一九四六、四七年李锐日记

一册/ Vol. 1

1946-1947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46 年—1979 年日记录入说明	xii
一九四六年	
1. 1946 年	1
一九四七年	
2. 1947 年 1 月	3
3. 1947 年 2 月	10
4. 1947 年 3 月	17
5. 1947 年 4 月	25
6. 1947 年 5 月	33
7. 1947 年 6 月	42
8. 1947 年 7 月	49
9. 1947 年 8 月	57
10. 1947 年 9 月	64
11. 1947 年 10 月	71
12. 1947 年 11 月	79
13. 1947 年 12 月	87

1946 年 5 月 11 日（星期六） 阴、晴

没有午睡，上市场寻书，买了这个本子，为你记日记。北平的环境有变，不可能和你写生活的信了，这是无可奈何之事。这样也好，每周减去一个期待，精力更集中。

花四{万}元买了七本《徐霞客游记》，万有文库本。这个伟大的旅行家涉足山川三十年。闲时翻翻这种东西，对于中国地理与风土，增长些知识。

（之后不几天新[1]就回来了[2]，本子遂躺在抽屉里。）

1946 年 9 月 7 日，晴（在新拔）

请吕吃饭，交际一番。此君过去当极不满我之傲慢。从他身上想起那夜王的告诫：要主动和一切人关系弄好。承德九月，闭门不出，这是一大教训。

知识分子的怀疑、成见、自尊、骄傲，都是和人关系弄不好的原因。

下午听新拔区书谈本地情况。这是围场多匪之区，干部先后死卅名。均政治土匪，盘踞大坝（百数十里无人烟），难以剿灭。粮、柴、鞋是目前三大工作。

晚开扩干会，检讨行军以来种种。大家批评甚多。欧提及驱车赴大庙事[3]，作为照顾私多公少之例。此亦在意料之中，不足为怪。未予解释。

1946 年 9 月 8 日，晴、阴

晨清书。此次书籍未散失，诚大幸。

拣出“杜甫诗”等。读傅东华[4]之“杜传”。过去对杜诗常流露忠君思想，常不快，觉远非李白之豪放浪漫之可贵。今读此传，对杜之伟大了解多矣。这是一个忠实反映时代，关怀人民的仁人。

想不出什么事情可做，读英文吧。

1946 年 10 月 30 日，晴（在林西）

昨夜见 C，谈及我工作变动。这样专搞业务，我是愿意的。刚开始预备谈我的缺点及自己意见，因来人而中止。曾知道有人写信事。总觉如处理应兼听，多征求些意见，这样我当不会做不起劲。但今天就不快，有些闷，过几天也许就好了。自石金会后，对做行政工作就心灰意冷，怀有去意，这一决定也有精神准备，但颇觉这样调换就解决问题了？！

颇想与新一信，颇想能快离开此地。

---

[1] 新：即李锐的妻子范元甄。“新”是 1942 年 5 月后李锐、范元甄两人之间对范使用的称呼，取意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过。在这之前，两人间用“甄”或“mei”称呼或自称范。——李南央注

[2] 李锐和范元甄于 1945 年 10 月随杨家岭大队离开延安赴热河承德办报。李锐任《冀热辽日报》社长，范元甄任报社副总编辑。范于 1946 年 2 月被派往北平参加《解放》三日刊创刊工作。后因国共两党和谈破裂，范在 5 月返回承德。——李南央注

[3] 国民党军队 7 月攻占承德，报社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撤退。范元甄 7 月 26 日在随家属队撤入内蒙境内路过大庙时，于当地一老乡家中生下长子范苗。此事大概是指李锐曾用公家的汽车赶赴大庙看望妻儿，引起同志们的不满。——李南央注

[4] 似应为傅东华所著《李白与杜甫》，1933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傅东华（1893—1971）浙江金华人，作家、翻译家。一生以翻译为主，译作有《飘》、《红字》、《琥珀》等，另有散文集《山胡桃集》，评论集《诗歌与批评》、《创作与模仿》等。傅曾是严济慈上中学时的英语老师。

预备吃新留下的“好力生”[5]。一看说明单，方知是产妇与儿童用的。拟连青布一起捎与新。

1946 年 11 月 19 日，晴

下午听对几个军事高级干部处分的报告。他们是思想腐化与个人主义失掉立场。当听到“艰苦奋斗”一段时，想了想自己的情形，有些事值得提起警惕。

昨夜去访问一个将军。看到他的用物，新做皮衣裤，心中颇羡慕，曾想到我也弄到这么一套多好。买那顶狐皮帽，对现在这套旧棉衣常觉不好。想吃新鲜牛奶，昨天竟想开口问人家要糖……。这一年来，由于地位不同，在生活要求上比延安不同，眼睛向上。自己写了社论，提出不要为个人打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结果还不是教条主义！

要完全学张子良的作风是难做到的，总应学一点点，对于生活一定要知足。

1946 年 12 月 2 日，晴

一口气看完《在辽远的北方》。这是少年和青年最好的读物，天真、轻快、健康。这种情调，今天的中国是没有的。

天气是很冷了，坐在房内不生火，手写字就不灵活，不听指挥。本地人说冷了五分，还有五分。

想去林东一次，颇有些浪漫情调，想骑在马上尝尝蒙古草原的寒冷，拜访阔的和穷的蒙古人的冬天生活。一年来我的生活是很枯燥的，现在倒是一个间隙。

前天夏云同志来，谈及接到东北来信，她们第一批已去克东。这两天就特别想念我的新和细苗，大概没有留在齐齐哈尔。她不冷吗？情绪还好吗？多么想看到她的信。晚上现在又重复承德之病了，并不愿改它。还是要改，也许这趟一跑就改过来了。

与 H 的关系越来越僵，自知应更主动去接近他，精诚动金石，然而做不到。就这一件事就足证明自己的渺小！

十九日的日记写了“生活要知足”。因为怕外出遇雪风，为做皮裤，终而又作了一套新棉衣，且将布换了一件皮，使经理部很不满意，在小组会对我提出意见。今早找李季[6]说了一阵，又关于做衣经过以及他们过去对新之照顾等谈了许多，承认自己颇有愿多照顾自己一些，冀热辽的东西可多用一些，这种思想之不对。还有一种不好思想，革命后从来没穿过件好衣，现在有条件，将来往南回，就要做两件穿穿，也含有对此间故意如此之意。你就不满，而我却也有了实惠。

这是一种什么思想呢？还是自视特殊，觉得自己可以倚恃地位阔气，还是生活要求向上者看齐，觉得别的机关首长都穿得不坏，我为何要如此寒伧。

又写下这些，是不是以后能痛改呢？

我还是很自私自利的，在生活问题上很花心思钻小心眼的。

因之我更应出去跑跑，接触下面群众的生活，教育教育自己。鲁北的 80%以上的人不是冬天都没有衣服穿吗？一家人共一件破皮袄吗？看看那幅图画，自己会有羞愧之感的。

然而就是写到这里，并不感觉这事沉痛，只是沉重，那是由于人家谈论了。

如果新在此地，也许不会有此事，也许就是为她花心思了。这也同样不好的。

明知其不对而故为之，在许多事情上我的自制力还是很弱的。

[5] 即鱼肝油 A、D 丸。——李南央注

[6] 李季：解放战争时冀热辽日报社经理，东北人。——李南央注

总之，还是仗了自己今天“位置”，这一点非常、非常不好。

外出时将带着这个本子，一切都记上。

1947 年 1 月 5 日，晴

声援学生的反美运动，明天开座谈会，后天开大会。拟好通电和口号，晚饭前后写好一千字的时评，准备后天刊出。

昨夜业务会，我强调了工作制度效率等问题。几天来，我已开始以身作则。一般整天都在办公室工作，早晨看稿、发稿，白天看或写东西。抽出一刻钟记简单日记。英文坚持每天读半小时，摆在晚上。

一九四七年计划之一便是工作生活之更规律化，硬要像企业工人一样，有一定产量，然后是提高质量。

二日晚写出与新的信。

昨天为修改尤韦一书事，对黄华[7]大发脾气。这是非常放纵的行为，不能欺负老实人。

1947 年 1 月 7 日

吃早饭时，接新的信和照片，害得我饭少吃了 2/3。兴奋、高兴，就吃不下饭了。

信也未及细读，便去开大会。会总算开得不错，配合了叫口号，这是过去几次大会所未采用的。程政委[8]提出了群众性争取国军工作的新问题。未参加游行，实在太冷，回来时鼻子发痛。

新还是想我去东北，这是意料中的。她只接到我第一次信。她对这里的牢骚有一部分道理，分局过去领导有严重官僚主义。但热河确有许多困难之处，新是不知道的。她在热河之一段生活还是应自己负责，不能怪领导，也不能责我未对她做严重斗争。那种情况下严重斗争，岂不越斗越糟。

《东北日报》有进步，“西满”比之还要好。

我现在并不很想去东北，对这个报纸无论如何是发生了感情，我不愿在逆境中和它分手，私人感情的想念只有听之好了。新的信虽短，但其健康情绪与生活使我大大高兴。

关于报纸本身及还有些问题，想周全后，拟与分局写一信。

昨夜去看《白毛女》的，故未记日记。这个戏的正式演出是第一次看，演得还不错。没接触过农民生活和斗争，从这种戏中也可坚定革命意志。

昨天座谈会，我被人称为“老青年”了。

1947 年 1 月 8 日

发冀东、晋察冀、及各分区电，解决联络问题。

去分局商谈购材料事。东北运费每斤一万，未提起我自己想去一趟。如不应允，则很不好。

鲁北情况只听了个尾巴，那里干部连油都吃不上，荞面就是细粮。

---

[7] 黄华：原名陆孝华，江苏人，燕京大学毕业。时与李锐同在在冀热辽日报社工作。1949 年随报社南下。后曾在新华社湖南分社、湖南人民出版社担任领导工作。与曾任外交部长的黄华不是一人。——李南央注

[8] 程政委：程子华（1905-1991），山西解县人。1926 年入党，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创建人。时任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创建冀察热辽解放区。1948 年率部参加辽沈战役，同年 11 月率部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北平和平解放后任北平警备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调任山西省委书记、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山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曾任商业部长。文革后任民政部部长。是中共八届和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十三届中顾委委员。

与刘克[9]电话打通，约好每天联络。今接他一信，及何伟[10]两信，稿数件。地方稿增多，篇幅甚挤。今起抽条[11]。

1947 年 1 月 9 日（星期四） 晴

晚开小会谈如何写大会问题，以这次声援学运大会为例。我没有准备，临时想到谈了一些。以后这类业务学习应加强。

早和几个工人闲扯了一阵。为伙食等，工人情绪不高，有怪话。抽条后，工作加重些。我的工作中心还是要写文。

特别喜爱抽条后的报。今天是第一天。

准备写编蒙古土地文，材料现成。延安现可广播二千字。

晚对小谭看稿改错批评过重，他睡在床上大发牢骚。我对同志们鼓励少，批评多之老毛病，仍是自骄作怪。

自向延抗议后，转播稿现多了。

1947 年 1 月 10 日（星期五） 晴

本来预备看材料写蒙古土地文，但为电务科金鑫问题所扰，一连几个人来谈话，而且存绝对相反的反映。此事需较细心处理。

找小谭一说，对我之逼得紧与生活差而牢骚。这是一个曾被娇养过的眼高手低的人。谈话后，他似高兴了一些，很显然需要温暖与关照。

晚开小组会，要加强学习。

工厂一个工人怠工，要回赤峰。应坚竟让他走，我事先亦不知。夜间终于追回，发觉有可疑之点。应只单纯从雇佣观点来处理。

1947 年 1 月 11 日（星期六） 晴

到郑依平[12]处弄回十几本东北来的书，内有《日日夜夜》等。

徐志贯[13]在前天送来两只鸡，今天杀了一只。被勤务员放了大把花椒，又咸，仍吃完了。吃时想起与新一起煮东西吃的情形，我老是让她吃好的。

关于金鑫事，一共找五个人谈过，更需慎重处理，需花时间。真无可奈何。

晚开社务会，多事务问题。自承学习领导总责，想定了就要坚持下去，也督促自己学习。为那工

[9] 刘克：又名刘相尧，李锐武大同学，土木系 1939 年毕业。抗战初期到延安后，即去华北敌后，一直在部队工作。抗美援朝时，任铁道兵副司令员。后因脑病开刀，成植物人。——李南央注

[10] 何伟：抗战后原《赤烽民声报》社长。冀热辽分局撤退到林西后，《冀热辽日报》与《民声报》合并。——李南央注

[11] 抽条：指压缩文章和行间间距，增加版面字数。——李南央注

[12] 郑依平：（1909—1976 年）福建省长汀县人，原名郑佩。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 年转为中共党员。1937 年 5 月到延安，1942 年初到中央党校一部学习，1945 年初在中央党校二部工作。10 月以后任热河军区、冀察热辽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1948 年 6 月调到哈尔滨市工作，先后任《哈尔滨日报》专栏《党的生活》编委、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兼市委青委书记、团市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是市级领导干部中最早被公开点名批判斗争的市委领导人，被定为“叛徒”和“三反分子”，开除党籍。1976 年 2 月 6 日含冤去世。口述遗嘱：尸体可留医院解剖，不留骨灰，拿去当肥料用。1979 年 5 月获平反。

[13] 徐志贯：原新安旅行团负责人。解放战争时在林西工作。

人事，批评了应之处理不当，应仍执拗，而我词色也过于严厉。没再继续谈下去，以后有机会再个别谈。

简记日记可能继续下去——为了每晚看一次新和苗（照片夹在本子内）也要记两句。

1947 年 1 月 12 日，晴

昨夜开始看斯坦倍克的《相持》，今夜读完。写美国农村的劳资斗争，主要写了三个人，两个红党和一个群众领袖。作者用诸葛亮与阿斗来写党员的领导艺术，无疑是不正确的。但所写事实大体全是真实的，为我们大大开了眼界。

找康静来算是谈通了，承认了自己也不对。明天再找发报台全体来开一会，最后调解。这次事件处理是成功的。

杨清[14]同志来座谈很久。关于宣委会，我的意见是要能坚持下去。何伟热辽要留，此兄英文真可以。我好像把一切人都挤跑了。

应坚来，想通了。这个同志是可以理喻的。

1947 年 1 月 13 日（星期一）

昨天并没有成功，康等坚持赶金出电务科，否则不干了。群众情绪如此，一时说服不过来，只能经过一过程再说。

今天脾气特燥，又对勤务员发了脾气。成天是琐事，文章动笔又只能搁下。非常烦燥。

危拱之[15]同志来谈陆定一[16]同志文，她即去乌丹赴任。托带去与刘克、何伟信。

1947 年 1 月 14 日（星期二） 晴

上午去马洪[17]同志处找来蒙古材料。看到东北局《群众》六、七期，上有林彪读历史决议摘记。印象最深者是：在城市中建立民主政府条件未成熟前，中国革命仍是以农村为主，建立中心根据地，切忌分散力量，否则无法打下坚实基础。必须很好照顾团结富农与中小地主。摘记非常简练，如口号。林是毛主席最好学生，精通毛主席思想与作风的。

---

[14] 杨清：即欧阳钦，杨清是化名。（1900-1978）湖南宁乡人。1919 年春赴法国勤工俭学，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 年去苏联，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训练班学习。1926 年回国，在叶挺的独立团参加了北伐战争。后参加了第二至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及长征。到达延安后，先后作组织、统战和宣传工作。抗战后历任中共冀热辽分局秘书长，中共旅大地委书记，旅大区党委书记等职，参加了东北解放战争和接管旅大地区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旅大市委书记兼旅大市市长，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兼黑龙江省省长及国务院东北协作区主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书记等职。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5] 危拱之：(1905—1973)信阳市人。原名危玉辰。1937 年叶剑英在延安时的妻子，是叶的第四任妻子。参加过长征。1945 年冬担任赤峰市委副书记。1949 年后因病长期修养，直至 1973 年 2 月 8 日在北京去世。一生曾多次受到不公正待遇：1929 年 10 月在苏联，因反对王明的小宗派斗争，被戴上托派嫌疑的帽子，受到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以后又因抵制王明的“肃反”，被宣布永远开除党籍，1935 年底获恢复党籍；1943 年 3 月回延安参加整风，在抢救运动中又受到冲击。

[16] 陆定一：（1906—1996）江苏无锡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从事宣传和青年工作。1928 年底赴苏联莫斯科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少共国际执委、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0 年回国继续作宣传工作，参加了长征。延安时担任过《解放日报》总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宣部部长、兼文化部部长。1956 年当选为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1959 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62 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文革”后对共产党执政有反思，赞成多党执政。

[17] 马洪：（1920—）山西定襄人。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 年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解放战争时任冀热辽分局秘书长，与此时在同一地区做报社工作的李锐相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家计委委员。整肃高岗时被打成高岗集团成员。80 年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南央注

公安局为特务案一稿经过分局，责备我们不该删了他们最精彩的东西。这些人党八股极了，将新闻与党内报告混为一谈。

也许是在马处烤炭火之故，整日头痛，几乎没有做什么事。

晚上出去散步，见有蜂蜜，很想买些。

谢文清[18]自林东回，谈了一些那边工作缺点

1947 年 1 月 15 日（星期三） 晴

上午读学习文件。又想到林东、经棚以及林西地方工作的若干缺点，联系到报纸应适当批评。想到许多问题（这是最近几天在脑中盘旋的），觉得应该写封信给分局，附带谈到报纸工作。

从我的职务来说，我每天至少应有相当时间来想问题，研究材料，决不能事务式地过去。

而生活往往易烦恼人。如火呀、饭呀，总太不如人意！我还不能不为生活而烦恼。也许再过十年，我能完全“单纯”吧。

晨醒仍是很想念新，这种日子也是不好过的。以后能不能决心早起。但屋子又太暗。

吃晚饭时，程政委来。关于林东、经棚地方工作及整个领导上我所感触到的一些问题扼要和他谈了。即土地改革基本未动，干部包办，不愿下乡，党内生活不严，好坏典型的掘发，剿匪问题，雷厉风行的作风，以及报纸上应有适当批评等。

1947 年 1 月 16 日（星期四）

昨夜小雪。今天起得较早。戴上手套在外读英文。

动手写蒙民土地改革社论，起了一个头。此文只是把分局指示编缩一下，明天一定要写成。白天太短，晚间又不想写东西。

读完《生命》与《宁死不屈》。不喜欢后者那种议论叙述多而形像少的写法。《生命》故事极动人，革命者是不应有绝望之感的。

下了点雪，刮点风就奇冷。晚饭后出外散步几分钟，鼻子就刺痛，额头冷得发麻。街上店铺早早关门，一切都像封了冻。

1947 年 1 月 17 日（星期五） 晴

仍早起，室内运动已成习惯。读英文半小时。《如何进行蒙旗土地改革》文写就。摘写《林东农村所见》，均送程、杨。

老廖[19]从热中来信，寄来热中报第二期。随写一新闻，报编印均不错。他们工作情绪似很好。

接总社新一号情况通报，抄存。

拟明日宣传委员会第一次会发言提纲。

今天几乎没读什书，在灯下工作甚久。

[18] 谢文清：李锐在《冀热辽日报》的同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广电部副部长。——李南央注

[19] 老廖：廖经天。广东人，归国华侨，曾在延安任日本友人野坂参三秘书。时在《群众日报》工作。1949 年以后曾在《新湖南报》、《广西桂北日报》工作，一度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57 年在中苏友好协会任副总干事时被划为右派分子。右派“改正”后，程子华安排他到民政部工作。——李南央注

1947 年 1 月 18 日（星期六）

宣委会开会，一般谈谈。大家要求报上有政治常识及每周时事总结之类。这是老问题，人力不及，只好自己动手，或者开一个头。

看到中央来的一些政治通报，蒋系上层将领悲观日甚，总结起来军火、兵员、士气、战力都是问题，简直无法克服。

今天电讯蒋又要派张治中谈判了。是意中事。这一着连一般老百姓都骗不了了。

晚开讨论会，甚清冷，大家对文件未细读。新干部政治水准低，看不出问题。因而想起延安讨论会之拍桌子吵起来情景。

夜读《在敌人后方》。

1947 年 1 月 19 日（星期日） 晴

今天特冷，脚冻，大便时手伸不出来。

编出参考消息。拟周出二次。

蒙古土地文程政委送回，几处改得很好。

这几天关于时局想得较多。但只有坚决打，才能打出个名堂来。

多想工作，精力集中。

与新写信，摘日记与她看。最近生活和工作比较规律和严肃化，这是好的，要继续发扬。

1947 年 1 月 20 日（星期一）

郑依平来吃另一只鸡。他谈到他们学习文件的争论。“杀头”是定了的，蒋决不再是和平对象。他说程政委要他们读读联共党史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一章及斯大林十八次大会报告及国内战争史第一章。

晚上到文工团去跳了舞。约从 6 点半开始，跳了四个钟头，我跳了 3/4。空前的尽兴，跳得满身汗。高等文化运动。回来擦了个澡。

第一跳便找了“白毛女”，女孩子很轻巧。所有跳的人兴致都很高。我还是跳得不好，要有会跳的人指点才好。可惜新不在。

新对我的跳舞是有过戏谑的妒意的。

1947 年 1 月 21 日（星期二） 阴

今天是除夕。“每逢佳节倍思亲”，想我的新和苗苗。

早起洗头，饭后又刮胡。应该像这么回事。

只放一天假，工人不高兴，做了些解释动员工作。

读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一章，准备读两遍，作笔记。借来《尼赫鲁传》。

沈毓珂[20]从县委开会回。谈到村财政与新贵思想可写社论。

晚打麻将，开娱乐会。我们有几个人谈联语、笑话至半夜。尽兴而眠。

[20] 沈毓珂：时在李锐领导的冀热辽日报任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任朱德的秘书。去世前任湖北十堰市市委书记。——李南央注

1947 年 1 月 24 日（星期五）

过年放了两天假，也就松松快快玩了几天。昨夜跳舞未遂，打麻将到夜二点，非常疲倦。我和了一个八千多付，一个六千多付，将三家永翻不了身。

初一早晚逛了两次大街。街上人还不很多，只有许多盛装女人出来游逛。人们见了面都是作恭打揖，摆摊者极少。门联并不热闹，这个工作无人做。

昨天整理好陆定一文。下午去张平凯[21]处吃饭。他特邀我和老朱[22]去。席间张令彬[23] 同志又约初四去他处吃饭。同乡人在一起，总不免有些乡亲之感，尽管在思想作风上对这位主任颇怀不敬。

今天早晨司令部请西蒙代表吃饭作陪。下午分局请，见到许多蒙古人和蒙古报社社长。谈了一阵（他昨天曾来），有一个代表说，过去西蒙的人不可能来东蒙。

晚写好寄新信，托黎君带去。她要的棉花等物一点也没有捎，新是不是失望。

1947 年 1 月 25 日（星期六）

沈毓珂今天去林东。天气奇冷，风中带雪，大概就是所谓白毛风。

早饭后动笔，关于内蒙分治社论一气呵成，有些基本点未发挥。

应约去张令彬同志处吃晚饭，菜不多而精，略有家乡风味，年糕非常好。

晚看《子弟兵与老百姓》。最后一场似活报，无中心人物，但仍感动人。中队长归来时我掉泪了。

1947 年 1 月 26 日（星期日）

今天仍奇冷，墨水盒冻住。烤化后钢笔拿出来又冻住了。整日脚是冰凉的。工人情绪很低，有生病的。大营子秧歌队听说有冻坏耳朵的。今天来几场秧歌，也不愿出房去看。有人说室外已零下四十度。

徐志贯来坐甚久，谈县委干部不团结情况。村财政极乱，七十户小村有九个人吃大锅饭。此等现象甚普遍，极想写一文。

蒙古自运社论，分局觉得为时尚早，须添些内容，这是对的。

晚在杨清同志处吃晚饭。程在，听谈到一些部队干部违法情形。

晚在司令部听热中汇报，不精彩。

昨夜 MT[24]。

1947 年 1 月 27 日（星期一）

今天没刮风，较暖和得多。

---

[21] 张平凯：（1910-1990）湖南平江人，原名张世频，又名张夏远。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察热辽军区纵队政治部主任、冀热辽军区后勤司令部参谋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志愿军后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放军后勤学院副政委、山西省军区副政委等职。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22] 老朱：朱九思。李锐武汉大学同学，原在赵尔陆纵队任民运部长，被李锐争取到《冀热辽日报》任副总编辑。南下解放湖南后任新湖南报社长。后到武汉任华中工学院院长、党委书记。——李南央注

[23] 张令彬：（1902-1987）解放军将领，李锐老家湖南平江人。1926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秋收起义。解放战争中任冀察热辽军区后勤司令部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授中将军衔，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部部长。——李南央注

[24] MT: 英文 Masturbate，行手淫。——李南央注

整日在分局听石影[25]的热辽汇报。开阔边缘区斗争甚精彩。北票县干部思想作风朴素、生活艰苦，是工作做得好的基本原因。有许多东西可报导，也可写文。约好后天详谈。

今年润二月，我整卅，很巧。但就我一个人，无心纪念。但新和母亲等会纪念的。

夜有街上的龙灯来，真非易事。

1947 年 1 月 28 日（星期二） 晴

听热辽的土地改革等报告。材料多，组织得不好。作了点笔记，有些现成材料可弄来。

政治部的刘主任是献钟[26]人，今天开会闲谈时才知道。会后被拉出去一个地方吃饭，吃到火锅。

老朱病了，晚上代编本地稿。

小郭抄写常出毛病。分局欢宴蒙民代表，恰将胡政委一段话全漏掉，心中非常不快。

看完《森林在战斗着》，写得平平，人物性格不凸[突]出，还不及《在敌人后方》真切。

1947 年 1 月 29 日（星期三）

拟找石影谈材料未果。

今日收复曹、单、新东、清丰四县，冀鲁豫区已脱出被动，局部反攻局面了。平汉北段，似为牵制为主。

从分局取回一些去年八、九月份外报，几乎翻了整日。九月时《大公报》社论对我态度坏极，现在这些人则受到教育了。听说京平等地记者已相约不刊不利中共消息，对我之退出城市，减轻包袱有所认识了。

1947 年 1 月 30 日（星期四）

自过年来，早起与读英文习惯均中断了。

赴分局开政协大会筹备会，颇有老一套之感。又要拟通电和讲点话。

回来后，意外收到新的信和一大包报与书，内有《四大家族》。今天读得一半。

新的信主要是反省她一年来之逃避自我批评。看情形她生活工作都好，使我高兴得很。写苗儿很多，简直是向我示威。

晚石影来谈材料约二多钟。拟写北票干部作风及一典型斗争。

1947 年 1 月 31 日（星期五）

《四大家族》读完。书后我写下一句：这本书的出版宣布了“杀头政策”，为蒋介石最后敲了丧钟。很想摘要在报上发表。

早匆匆写一款条，托程政委带林东。因车坏折回，拟再写一评论与新。

晚写就与新信。拟好通电。

---

[25] 石影：又叫石英。延安时大概是在青干校学习，较年轻，会跳舞，说话没遮拦，似是一个烈士后代。不知是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的，写有人性三部曲(《人性伏击》、《公开潜伏》和《寻觅真情》)的那个作家和诗人。——李南央注

[26] 献钟：地处湖南平江县境内，因此刘与李锐是同乡。——李南央注

1947 年 2 月 1 日（星期六）

今天开政协大会，农民田才讲话，生动而通俗，群众欢迎极了，时时发出笑声与掌声。“公家人”讲话就没有笑声。语言是宣传工作最基本的东西，我必须下功夫学习语言。

1947 年 2 月 2 日（星期日）

写就北票干部作风新闻。零碎读完韬奋之《患难余生记》。这是近代中国一个由民族热情而走上坚决革命道路的一个伟大革命家、事业家。

书中提到郑代巩之受难，令我凄然良久。

刘健群对他一段谈话，令我印象最深。这就是蒋介石陷害人才的手腕。

1947 年 2 月 3 日（星期一）

今日我几整日未离笔，写就北票干部作风社论及一新闻。

郑依平来坐一阵，说他老婆带着三个孩子从晋察冀往东北去了。

晚拣出《子夜》来读，颇带着学习一课政治经济的心情来读。这可与《四大家族》相联系学习。

与郑商量组织跳舞事。这样想跳舞，新一定奇怪。

1947 年 2 月 4 日（星期二）

今早吃饭非常少，简直不想吃。是不是一种胃病的味道。这两天消化显然不好。

杨清同志来了，我知道对那社论有意见。他主要考虑是没经过地委同意。等四月开会再说。我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但当时我只绕了一个弯，谈了一些党对报纸没有利用，“在冀热辽没有造成过任何运动”。而东北有马斌工作方法，有消灭夹生饭。本想对分局领导直接提出些意见，仍压下了。

老朱也是有同感的。问题就在社论中对另一面批评较尖锐。

今天一天不快活，晚饭又吃不好，几乎发脾气。

晚到街上逛了一趟，家家门口有灯，各种各样。有的有灯谜，有的有新式画，别饶风趣。在南方和延安也没有过。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方式。但八股起来则很糟，还不如这种自流。

1947 年 2 月 5 日（星期三）

昨夜竟又 MT！

听天山情况汇报，那里还是一锅生饭。乌拉哈区六十四个村长，九个地主、廿个富农、十八个中农、九个贫农、二个二流子、十九个抽大烟的。从此可见一斑。当村长按地亩轮流，一百亩五天，五百亩廿五天，百亩下无资格。

“蟒牛河东大团巢穴毁灭”通讯，写了个头。

晚上和老朱谈起出四版问题。三个支社一通，材料土改没问题。谈得很兴奋，还准备去挖那些人。

晚写好与鲁蛮信。今日元宵，张平凯约去跳舞。场子不好，跳得不久，我却未空一场，也过瘾了。

1947 年 2 月 6 日（星期四）

晨醒甚早，因昨夜兴奋之故。

找杨清谈四版问题。他当然赞成。人员必须扩充，主要谈到热河形势。他认为敌人不增兵是不可能往北进攻的，与全国战局不可分。

蒋介石已去徐州，鲁南将有大会战。这可能接近最后转变战局一战。如形势不利，也可能不在此会战。

周旅长明日去热辽，托他带信。来坐谈甚久，关于军事形势，他谈了许多，颇足启示。这是一个爽直，善与人亲近，党性甚强的好军人。

写完通讯。记人家口述，怎么样也写不生动。

今天热中意外地通报了。收到两个短战报，真是高兴。好像生了个儿子一样高兴。

1947 年 2 月 7 日（星期五）

分局学习汇报会。有人提出歌舞升平问题，实是好心偏见，不影响工作的娱乐是必要的。

{史}之德同志来借书，留吃饭。他曾去北平受降，这倒是一段好史料。

晚克真、老樊、应坚一起谈工厂合并问题，首先解决房子。

1947 年 2 月 8 日（星期六）

动手写春耕社论。客来停笔，一直没写成。

政治部介绍一云南军连长来工作，名叫张吉达，是宁城战斗负伤下来的。现伤已养好，态度一般还好。今天来谈了一阵，外表还老成，是一缅甸华侨，四 0 年回国，去年四月才来东北。谈话后，决定来参加编辑工作。

早饭吃不下，到晚饭时即饿得不行，吃饭又吃不多，恐怕是太不运动，消化力弱之故。

整日头重，颇有点像在延安时周期头昏的味道。心中很不畅快。

睡得特早。

今天热东通报，未收到稿。

1947 年 2 月 9 日（星期日）

春耕社论又因客来未写成。已写好三分之二。杨清同志来，关于印厂合并及增加人等问题和他谈了，要看四版就得下本钱。

张已搬来。晚上开了小欢迎会，大家谈得很好。张说到云南事变及云南军对中央军特别是杜聿明之仇恨。这样的军队在反攻到一定时候是一定会起变化的。当然我们必须很好做工作，工作是好做的。

收到老何自五分社来稿，写得简练生动，有感情。文笔潇洒，只是有的不太像新闻。

昨天头昏，大概是太疲劳故。今天睡到天亮才醒。一天很好，只是食欲仍不佳。

1947 年 2 月 10 日（星期一）

近几天天气很暖和，屋内没结冰。大概立春之故。但也许还会有大冷，雪根本没怎么下。

社论写就。这是年后写的第四篇。

很感疲劳，倒在椅子上假寐良久。破例吃了三顿饭，晚饭还想吃，吃得也较多一些了。

整日看美国经济恐慌材料，拟编一文。

晚读谭政政工报告。读到对落后分子“耐心感化”,“亲切谈话最有效力”之处，即将金鑫叫来，谈了一阵。他说过去从未有人和他这样几次谈。再经过一个时候送回电务科。

晚饭后，感情来了，拿出新的信，读了一遍，又看娘俩照片。苗儿样子好玩得很。不知新现在在做什么，睡觉了吗？

1947 年 2 月 11 日（星期二）

今天开宣委会，谈报纸工作。大多不赞成马上扩版。主要是发行不能改善，扩了亦无用。但要准备扩。我提出分局起未能很好利用报纸，报上应有适当批评问题。杨清同志所谈，或回避、或牛头不对马嘴，什么写光明、写黑暗，非常不痛快。回来和老朱发了顿牢骚。他也是有牢骚的。

临时决定李季去东北买材料。

和新写了三张，明天再续写。

就是这样生活下去吧，涌起一点想去东北的念头。待在这里，易固步自封，难进步。

1947 年 2 月 12 日（星期三）

分局研究室柴沐等弄了个关于生产材料，很长，大调查家派头，不顾及报纸及今日印刷情况。只好自己去找他们谈，请求压缩。

喜欢长，许多人有此病。胡政委是特殊之一。材料文章，讲话都是长。今天顺便和柴提及，有机会和分局同志谈谈需要，下面也有这反映。毛主席的反党八股在一定条件下还需发展。有材料、有内容的东西，但不看条件，一味求其“全”，而不厌其烦、其长，也是党八股。

马夫老王来反映，运输班不满意我，说我从来没看过他们一次。说“何社长好”。这意见是对的。不管实际上我确忙，但许多地方官僚主义。观众对演员的道歉是从来不理会的。

特去看了下西屋病的女同志。晚与李季长谈。两个报社问题，干部情况，领导作风等，目的在使他都熟悉党的一套，特别是自我批评作风。

1947 年 2 月 13 日（星期四）

晚上参加经理部会议，听了运输班同志相互间的批评。虽然简单，但诚恳质朴之气是知识分子所远不及的。一个老张为青骡子死掉而一直难过，大个儿几乎要哭，让人家安慰他才罢。我承认过去对大家太无照顾，这点不对，以后要改。最后空气活泼得多，各人提出了生活要求，如没有毛巾，绑带等。当即应允为之解决。

下午开扩大社务会，讨论学习问题。改由老樊负责。

接柴沐电话，很不高兴。早晨本已去信解释为何将富材料先发，结果硬像灵牌位子动不得。在电话上我的语气很不好，太无耐心。早晨改好那个材料，还特别写信去，“斗胆删压”，结果恐还是闹得不欢。

1947 年 2 月 14 日（星期五）

早改谢文清通讯稿为新闻，和他谈了一阵新闻道理。他和立波[27]、秋浦[28]诸人一样，只喜写文艺式

[27] 立波：周立波(1908-1979）湖南益阳人，原名周绍仪，笔名张一柯、张尚斌等。作家、翻译家。立波取自英语 Liberty

之通讯，这就不叫作记者。

林东派来三个蒙古新闻同志来学习。二个派电台。晚饭后去电台一转。

工厂合并事，应、吴、樊三个人分工问题研究了很久。从上而下，从下而上，交换几次意见才作决定。这样尽管还有问题，也不至有大问题了。

胡去延安，要带走报社工作报告。要很好准备，写得精简而扼要。

1947 年 2 月 15 日（星期六）

电务科的么明道一早就跑来大哭特哭，因小事康静打了他。康之领导对落后调皮分子是打击惩罚，毛病很大。目前情形仍只能转弯，慢慢谈，操之过急反于事无补。这里面还存在两个报社的问题。此事纠缠一天，很烦人。

电台电池已不能维持工作，只好找分局。上面动动嘴，问题仍不能解决。幸附带谈到省府电台合并问题。如此则便利多矣。

准备明天请客，平江人团聚。到张令彬同志处面邀。打麻将直到夜三点才回，一年来空前未有盛举也。

克真厂合并全天搬来，几月来彼处工人有很大进步。

1947 年 2 月 16 日（星期日）

睡了三四个钟头，起来较晚。昨夜收报台因电池不能支持，有几通报抄丢，中央社也要停收了。今天为此事又跑司令部，直接和三科谈了一下。以后还是要少经过上层。

早饭徐志贯请我们几个人在楼西旅馆吃的。下午即回新拔。共六个客人：二张、刘、郑、夏、徐，四个平江人，自多谈家乡轶事之类。七大平江干部有廿五六人，比广东一省还多。茶还不错，尽欢而散吧。客人出门连呼“{莫}怪”。

晚和应、吴、樊三人谈工厂事，确定分工。应引起过去在中央印刷厂之牢骚，对领导不满。他这种“不得志”心理，我是很了解的，需很好和他长谈。

1947 年 2 月 17 日（星期一）

胡政委从林东回来。早晨来坐，谈到下面有好材料，而一般会议反映不出。嘱记者应很好报导典型。

（自由）的汉语音译。1934 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战地记者赴晋察冀边区和抗日战争前线采访，创作了有影响的报告文学集《晋察冀印象记》、《战地日记》。1939 年赴延安，任教于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1946 年任北平军调部英文翻译，同年赴东北参加土改，于 1948 年写成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此书是他的代表作，获 1951 年斯大林文学奖金 3 等奖，曾被译成多种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文学》编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湖南省文联主席等职。曾到北京石景山钢铁厂深入生活，创作了反映钢铁工人生活的长篇《铁水奔流》。1955 年回故乡安家落户，写出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集《禾场上》，描写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山乡巨变》及其续篇等著作。晚年创作的《湘江一夜》被评为 1978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28] 秋浦：（1919-2005）江苏丹阳人，原名贡厚生。1938 年经西安赴延安，入抗大学习，同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半年后即被派往晋察冀边区工作，在冀热察挺进军随营学校担任秘书，并独自一人创办了校刊——《随校生活》。1941 年被调往平西《挺进报》工作，1942 年起任《晋察冀日报》编辑。1947 年筹办《内蒙古日报》，并主持报社工作。1959 年任中国科学院内蒙古分院副院长，并主持该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工作，1962 年调京任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直至离休。

康静来，很婉转和他长谈。又将谭政报告中之一段如何耐心领导，惩办无效念给他听。效果是好的。金鑫事，他已有自觉，承认自己有错误。这件事绕一个大圈子，对我也增进了经验。

郑为印剿匪传单事，来坐很久。此人旧知识分子气太重一点，趣味也是阳春白雪。

今天一天就这样客来客去过去了。

早晨应坚来谈，他对自己缺点还是了解的。过去我对他有些方式过硬，方式好些，多关心些，他的情绪还是能稳定的。

人事问题，就是很重要工作。无可奈何的。

总社关于国民党区金融骚动来密电。

程政委晚上来坐谈很久（他今天刚从林东回）。这次热北地委会主要讨论了土地改革。准备动员机关、学校全体干部下乡。虽然嫌晚一点，总是大好事。他谈到今日土匪已不能以过去概念了解。现在的土匪是地主对土地改革最后垂死挣扎，对农民一切破坏手段无效，便走上武装反抗（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受国民党支持向乡村进攻。所以剿匪必须彻底，土地改革打垮其社会基础，改变农民变天心理。我准备写剿匪社论已很久，前天和老朱也谈到这个基本点，但尚没有这样明确。现在好写了。其次所谈的就是农村的重要性，没有乡村即没有城市，有城市没有乡村必失败。这个问题热河走过一点弯路，东北更走过一大段弯路。但毛主席早就规定了这一条。精通毛主席思想真非易事。又谈到热河农民的斗争性。

今天晚饭后又到运输班坐了一阵，见到承德出来的伙夫老于。他抽了卅年大烟，现在已戒了。非常高兴。他说“我现在是一个小伙子了。”

晚和小谭详谈编辑与写作问题，劝他不要再写那种诗，要对党的政策与工作研究发生浓厚兴趣。

今天心情很畅快，觉得自己学了点点思想领导，慢慢较自觉地知道要善于等待。此外胡、程之来，不管怎样，总是对报纸工作的看重。程还谈到如何搞一个班子：收、编、印都放在汽车上。我觉得只要汽车有保证，我们是可以努力促其实现的。

1947 年 2 月 18 日（星期二）

整日头炸痛，但仍勉强读完《恐惧与无畏》第二部。写莫斯科近郊的战斗。写巴武尔一章之用智，之爱护战士（教会战士杀伤敌人保护自己），也写了高级指挥员之领导艺术。战争就是艺术。写得如此生动，如此似教科书。想想我们的部队，恐怕团级干部能够这样的都很少。听说第一部在晋冀鲁豫起了很大作用。文学著作能如此指导实际是很难得的。

剿匪部队今日出发。这次该有点结果。

找到区台同志。省府电台不愿合，已经两天与外面断联系。新闻工作之被重视是不容易的。

1947 年 2 月 19 日（星期三）

动手写剿匪社论。刚开头，即为客人打断。郑依平、胡士翔同志来谈印厂材料事。建议他们设法派部队去新拔取回铜模铸字炉，可以奉送。得四个 Agfa 胶卷。惜皆一九四三、四四年的，不知能用否。郑提出找徐懋庸[29]，又同回吃晚饭。吹了许多牛皮，谈路线，谈王明，也谈张某之好为人师。人在一起

[29] 徐懋庸：（1910-1977）浙江上虞人，原名徐茂荣。30 年代参加左联，并写作杂文。1938 年去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员、晋鲁冀鲁豫边区文联主任、《华北文化》主编、冀察热辽联大校长、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第三分团政治委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共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副部长、中南文化部副部长等职。1957 年被划为右派分子。“文革”期间受到迫害，1977 年病逝于南京。因 1936 年鲁迅发表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名字长期被蒙上不光彩的颜色。

总是喜欢谈别人缺点。约好星六上徐处高级跳舞。我的姿势尚被评为正派也。

晚赴分局开会。土匪数股围城，今夜处决匪首黑龙（国民党委派之地下军旅长）等十三名。紧急戒严，明晨清查户口，各机关派干部参加。家中开大会未赶上参加，回来作业警戒布置，并派人去收报台，怕那批孩子们害怕。

今天一天未写东西。老廖来信，吴迎山 “八里军蒋哭记略”是一个好材料。应去电嘉奖。

1947 年 2 月 20 日（星期四）

昨夜甚平安。

写好土匪社论。将吴迎山稿加以压缩。这样的东西对群众有很大教育意义，可编短剧。

老朱似不带劲，有些应快发表东西积压，记者稿也不改了。谈了几句，我的语气也不好，就连忙收住。自己用心工作吧，行动影响比单纯批评要好得多。

1947 年 2 月 21 日（星期五）

分局听李子光同志路南情况汇报。材料零碎，不具体无典型，一种走马观花，连一条新闻也弄不出来。似乎越是上层人的汇报，越空泛。汇报了关于路南地少人多地区一律推平办法（工作团创造）是不妥当的。绥中二十几个村统计，富农三分之二以上被伤害了，当然也伤害到中农。掌握政策不是易事。

老朱有病，难怪情绪似这样不好。

听了一天，很疲倦，回来什么事也不想做了。

剿匪社论再开一会后，研究再写。他们意见嫌太简单。大概是各样问题都要谈到，这样文变成元旦社论了，一切并列无突出之点。

1947 年 2 月 22 日（星期六）

听大板一个典型群众路线报告（老朱等昨夜去分局即听这个材料）。陕北女同志声音太小，有人记录，早归来了。

编压“团结奋斗”上林西查地材料。一两万字，每多原料，大部可在报上发表。编后交柴沐。作文编公是不讨好的事，真是为了工作，否则真不愿打这种交道。

遇到张子良同志。他很有牢骚，不满组织硬派他无经验之工作。他想去东北，对分局之考虑问题不成熟就下决定，拿组织压人，非常不满。连这样好的同志也团结不住，真是值得检讨。

夜与郑到建国学院跳舞，整整跳了二个多钟头，两肩发酸。

1947 年 2 月 23 日（星期日）

座谈剿匪问题，现况、历史、经验都谈到，真是上了一课。但文章不好写，又是要求包罗万象。

晚上回来，开夜车赶写黑龙案详情。夜一点睡。非常疲倦。

派工人鄂风田到新拔去看坚壁东西是否有下落。

1947 年 2 月 24（星期一）

整日听李东冶同志热辽工作汇报。昨天他就讲了剿匪经验。热辽工作做得好与领导之抓紧土地改

革中心，贯彻下层，结合各项工作，突破一点等作风分不开。详细作了笔记，可写的东西非常多。李向我要发报机，恐无以对。

今日鲁中大捷，出了号外。一周来沉默局面打破。回来为版样不好又责备了人。

昨夜下了雪。春雪利种烟。天气近几日较冷，但风已软了。

1947 年 2 月 25（星期二）

李继续汇报一天。材料真丰富，详细记了一个征扩典型。分局同志只是注意到登“团结奋斗”。殊不知，报上那些不能用（除建党等外）。先在报上发了，看党内刊物是否需要再重复。李很开阔，重视报纸。争取和他详谈一次。

军台来山东歼敌五万，活捉李仙洲惊人捷报。马上出了号外。人们真是高兴极了。

1947 年 2 月 26 （星期三）

重写剿匪社论。起了一个头，因事搁下。

张维冷[30]自林东回来。组织部要他来报社。虽然大知识分子难办，但人手太少，特向谷写了封信。

西满分社来电，要和我们联络。最近马达几每天坏，非常恼火。领导的人只知看消息，根本不了解这种苦恼。也许心里觉得“只知找领导，自己不想办法”。

电务科的么明道小流氓气很重，不爱惜器材，故意将马达整坏，又烧掉副灯泡，叫来臭骂了一顿。对有些人不能单纯说服。

晚开学习会，我困得不行。

想念新和苗儿，只能看看照片。苗满七个月了。很想接新回来。

1947 年 2 月 27 （星期四）

早饭后，埋头写就剿匪社论。写了二千四百字，包罗万象了。还有中心就是。

蒋介石仓皇飞济南，鲁南各城已撤。还是分散杀鲁，还是全部北调打济南？还是寻敌主力歼灭。但不管怎样，胶济路是要切一断的。济南能打下为什么不打？“再剥一层皮”社论已提出“废除蒋政权”。危机快成熟了，现在是十月革命前夕，八、九月间的样子，群众的觉悟差不多了，阶级力量对比重大变化了。

郑来吹牛皮。晚上又有客人来探消息，谈战局，热河只好谈谈过瘾。

有便人去乌丹，寄一信与何伟。

老朱对有些稿子压，不耐烦改。自己动手改了两篇长稿。有了几年国文教员经验，我倒还有耐心。办报就得做这些琐事，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纺织的人往往不管好不好织布的，除非他纺了自己织。

1947 年 2 月 28（星期五）

马达又坏了，电池又危险，只好又出去活动。

到分局找在承德那次分局讨论报纸工作的纪录，没找到。回来后仍决心写一年多来的工作概况。

[30] 张维冷：在热河冀热辽日报与李锐同事。没有到过延安，去过印度，英文很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联部工作。——李南央注

到下午饭时，写就。约五千字。大体上问题都谈到了，着重检讨与现况。

昨天写完社论后发牢骚：天下最苦事莫过于写文。今天又是头昏极了。

晚仍读《整风文件》，三风报告。写文必须详。

《再剥开一层皮》社论，提出“废除蒋政权”，危机真是快成熟了。此文口气甚骄傲，这是以前所没有的。

1947 年 3 月 1 日（星期六）

锡云同志明天走，赶写许多信。给克寒[31]、光生[32]同志。谈工作情况及热河一些要事，并附“概况”及三月份合订本。另给乔木[33]信，谈对分局意见（没贯彻群众路线，自我批评等）。另给黄牛[34]、宗彦[35]、大夏[36]、蒋齐生[37]等信。写邓拓[38]一信并附“概况”与合订本。一直忙到现在——六点半。郑、徐在张平凯处组织舞会，我可要去跳舞了。

1947 年 3 月 2 日（星期日）

为马达事，找李司令员。

遇刘胖和陈老一起上张令彬处玩。打麻将、吃饭、又打麻将至夜十二时归。太伤神费时，以后要避免此戏。跳跳舞好。

---

[31] 克寒：陈克寒(1917—1980）浙江慈溪人，新闻记者，报刊、通讯社主编。1934 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在延安参与创办《解放》周刊。历任《新华日报》、华北出版社长兼总编辑、新华总社第一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新华社中原总分社社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新华社总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32] 光生：余光生（1906-1978）江苏镇江人，原名余宰杨，曾用名余辛白，生于日本东京，六岁时随父母返回祖国。曾任延安《解放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铁道部副部长。

[33] 乔木：胡乔木(1912-1992）江苏盐城人。本名胡鼎新，乔木是笔名。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肄业。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北平西郊区委书记，共青团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1935 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书记，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书记，中共江苏省临时工委委员。1937 年后任安吴青训班副主任，中共中央青委委员，中国青年联合会办事处宣传部部长。1941 年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1948 年后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新华社社长，新闻总署署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顾问、名誉院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

[34] 黄牛：黄乃，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黄兴的遗腹子，李锐的小学同学、终生的好友。曾留学日本。延安时，在总政做“敌情”编辑，为日本友人冈野进（野坂参三）的助手。1949 年双目失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盲人协会主席，发明有一种新盲文。文革后与李锐同住一公寓楼。于 2004 年 2 月去世。——李南央注

[35] 宗彦：余宗彦。延安时期与李锐同在《解放日报》工作，任该报国内版、评论部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李南央注

[36] 大夏：夏英喆，延安时与范元甄同窑洞住。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时，同高扬文结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离婚，曾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李南央注

[37] 蒋齐生：陕西雩县（今户县）人。1937 年在延安参加革命，入陕北公学学习。1946 年到新华社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长期从事新闻摄影工作，任新华社摄影部研究员，

[38] 邓拓：（1912-1966）福建闽侯人，原名邓子健、邓云特。1930 年参加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秋到达解放区后，历任《晋察冀日报》社长，晋察冀新华总分社社长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和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等职。1961 年应《北京晚报》的要求，以马南屯为笔名开设了《燕山夜话》专栏。“文革”初期《燕山夜话》变成了“反党黑文”，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成员，因此含冤自尽，成为“四人帮”1966 年大兴文字狱的第一个牺牲者。

1947 年 3 月 3（星期一）

前夜的跳舞，大家认为是最舒服的一次：人少，没乱闯的，音乐还好。我学了个新步法，很生。

早饭后去找李子光[39]同志谈电台合作。开始他一口咬定不行,后来终说通了。

陈老做了个骑兵歌，邀大家座谈。据说他原很固执，不愿修改。大家提了许多意见。原稿说得客气些，就是“菜太丰富了”。我提两点：短、口语，骑兵特点。学到许多做歌谱须知。徐懋庸发言过分些，此人是很逞能的。饭后又在郑处坐了很久。刘胖谈他们两个大车生产很有办法，节省马料，开豆腐坊（不住店），账目十天一日要总结一次。刘使人愿亲近，他态度和气，平易近人，无丝毫架子。

回来后即找樊谈大车生产事。

1947 年 3 月 4 日（星期二）

也许是前夜受了点凉，昨夜即感喉头发炎，今早更厉害了。声已哑。

小谭病了，早晨代他约半点钟。近来我对人态度极不好，老是责备多（主要对黄、谭，老朱也在内）。老朱显然是很不高兴的，今天说了标了题“受埋怨”。很想找他一谈，我对他工作也有些意见。想了一下，还是从实际中改变作风，到转变情势再总结为好。

找组织部要张维冷来。

两方电台今天起合作。

又想写蒙古材料了。东蒙正在开会。

近来起得迟，没读英文了。明天是否能决心早起呢？将新的三次来信装订好。

昨夜梦见毛主席，现在还有印象。似没那么胖，好像是乔木和我在一起，他向毛介绍我，毛主席还看了我的藏书，还在一起照了相。真是有味得很的怪事。

1947 年 3 月 5（星期三）

整理热辽材料，写出“热辽蒋区拾零”及三家窝铺典型。想起写篇“一切工作必须与土地改革相结合”的社论。一方面需看实际材料，同时要看些旧文件，如领导方法之类。

晚张令彬来谈约二小时。他主要谈他对分局——程领导不满,详述一年多来他建议若干次，有的意见后来证实是对的，都不采纳或置之不理，非常痛心，现已到不愿再提意见程度。借医牙，想去东北（他意见包括去年和平、作战、粮仓、金融、疏散、游击战为主方针、主力分散、一元化，省府领导等）。又谈到黄、陈等不满情绪等。我当时劝导少而附和多（与乔木信等），这是不很妥当的。张是井冈山老同志，现在如此牢骚，怀才不遇，别的高级干部也不少，分局领导是要检讨的。但张本人如此谈，不合适。思想认识有偏向的，也许还夹有个人感情成分在内。

1947 年 3 月 6 日（星期四）

今天和程政委几谈了一天。早饭后去几个人，先谈形势和四月会。热河仍不能大动，方针还是先将根据地巩固。全国形势也不能看作是十月革命之七、八月，还是复什曲折得很，还有国际因素。这些问题思想上较明确些了。后单独与他谈张的问题。兼听则明，程今天是很虚心听的，对这一年来许多重

[39] 李子光：原名贾一中，1902 年生于河北蓟县西山北头村。1922 年毕业于宝蓟中学。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直到 1967 年，历任热河省副省长，河北省委党委、副省长等职。

大事件过程都作了解释。二中全会后，分局即没有了和平思想，不复员。承德撤退过程，军事失利（撤退一段他没有检讨），热北无煤不能放军工部。没料到张家口之失。热河军力之弱，张所提意见没采纳即消极，他去解释过一次，以为没事。又谈到黄陈情形，感慨“人事问题最难”。又谈到他自己历史（毛不熟），各方来人不熟悉。我特别强调这许多老同志不能再放走，对许多干部影响不好。他亦承认，谓分局领导有缺点。我将与乔木信两点谈了。他尚不同意未贯彻群众路线（以当时热西为例），说分局同志未早下去是提得对的。最后我谈到对报纸利用不够，他亦承认，说以后设法加强。四月会前要学《抗日游击战战略问题》，说他一九四四在晋察冀高干会上才了解此书价值。

今天谈话对我有很大教育。一个领导同志思虑很深，度量要大（收烟问题更改是对的），如何精通毛主席思想。

程稳健，是一个军才。但我很觉较保守一点。

1947 年 3 月 7 日（星期五）

今天本想找令彬同志一谈，早晨去时仅提了要款之事。因人多，没谈什么。

晚为纪念三八，分局有盛大舞会，直跳到十二点始回。满身大汗。

1947 年 3 月 8（星期六）

上午到司令部和朱参谋长谈三月来敌我形势。用发言人形式写出。

政治干部刘、郑请吃饭。谈定后，即去扑克、麻将之后吃饭。猪蹄子没烂，很可惜。饭后跳了阵舞。想再活动，晚上跳舞未成。到公安局打扑克。十点一大群人去澡堂洗澡。公安局开的澡堂，洗得满身大汗（后来叫老朱也来洗，不花钱）。休息了好久，汗仍未干。这个 weekend 过得不坏。

张维冷今天搬来。

1947 年 3 月 9 日（星期日）

和朱、张谈工作，断断续续谈了一天。上午被邀去司令部打排球，三道街一边，阵营不弱。风太大，两局即罢。回来后腿酸得不行，筋骨酸了一天。真是年纪大了。当学生时，连打十局也不累。

晚开会，欢迎张。主要对下乡同志讲了些话。

今天七个台全通。

1947 年 3 月 10（星期一）

司令部汇报军事形势，参谋做的，技术性，无分析。以后每周一次。

听说要配合下东北的攻势了，因东北来电要求。那天和程谈话，他说去年为东北背了大包袱，现在该人家背了。这思想是不好的。

晚张平凯请去吃腊肉，有黄、张等，都是牢骚人。恰好程{李}去了，我很觉干介。饭后没多坐，就回来了。听说东北的汽车已动身一周。闹纸荒，借钱买纸。

1947 年 3 月 11 日（星期二）

写就发言人谈话。真是纸上谈兵。

下午用买来的机子和一九四三年十月的胶卷照了四张相，许、飞、F 等。

晚接新的信，照片及寄物。非常兴奋，又非常担心。苗儿害了次肺炎，新又闹情绪，缺奶。现不及多写。

总司令保卫延安讲演，讲到不要“坐享其成”，似对这里说的。

1947 年 3 月 12（星期三）

昨夜翻了二月来的《东北日报》和《西满日报》。一小时失眠，为新担心。

早起又捧着我的苗儿照片死看，他笑我也笑。又读新信一遍。日内有空动手写一长信劝她。

读完《王贵与李香香》，这是用陕北民间语汇提炼而成的通俗诗。又读完阿英的《李闯王》。人物不突出，精雕不够，无高潮，煞尾没劲，说教式并不能感人。

很倦。郑依平在此吃饭。

莫洛托夫声明要讨论中国问题。这个月是一个关键。

晚看文工团演出短戏，没一个会唱的。

1947 年 3 月 13 日（星期四）

翻了一天的报，作了笔记。

晚开学习会，我谈了下热河局势。从历史到现状，没有什么大争论。

谢文清提出去年来林西后，分局没工作团到热北是不对的，当时热北局面不稳。

1947 年 3 月 14（星期五）

到分局要书，没弄到大连版毛的选集。甚怅。

回来翻《短篇创作选》,《两个房东》，都是好文。新人新生活、新天地、新感情、轻松健康，有生活。写小说比写社论有味得多。

晚开社务会。财经危机，主要讨论生产和节约。

1947 年 3 月 15 日（星期六）

郑依平来坐了一天。

中央社已收了两三天，知道消息较多。蒋区发动“反干涉”运动，国民党的宣传伎俩比过去强多了，一般中间人还是糊涂的，能转移视线。

蒋机对延安开始轰炸，大概都搬家了。

晚程政委来，约去洗澡。每周有这么一次倒挺不错。

1947 年 3 月 16（星期日）

忽然心血来潮，到张令彬处，谈平江历史，很想写写。他是很有空的。

明天即有人去东北，回来赶着写信。

晚饭后去分局开会，讨论生产社论。决定写几篇，我写总的。这一形式分局也已很懂得採用了。程提出“连胜论”思想，我稍不同意。今天战争与抗战不同，无那样长相持阶段，今天形势在许多地方

至少应该是四四下半年到四五上半年形势。很想和他写一信。

晚回来续写信，至十二点半，共七页，连布明早寄出。

今晨 out[40]。

1947 年 3 月 17 日（星期一）

竟又 out！

和张维冷到黑水村参加二百多人的斗争大会。群众情绪很高，王姓地主被拖打八次，最后一次由妇女动手。群众一般觉悟，对地主之装蒜无同情心（当然有部分心理同情）。会基本上由群众主持，他们比干部会主持。姜老头会用问答式，能掌握会场。许多老太婆也去了。回来和一六十多老妇谈起，她们切身最恨的还是配给不公。很后悔没带相机去。

回来极倦，睡了一觉。

晚再写信，共四页。两信中心在劝新安心工作，提出精神准备回来。她可能不高兴。

1947 年 3 月 18 日（星期二）

补记四天日记，许多事已记不真。以后要坚持每天记。

整日读《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及程去年底报告，及《解放日报》有关战局社论与中央二月一日指示。准备明天讨论发言。

高潮到来后，局势仍是曲折复什的，美国可能用军事援蒋。反攻前谁料到美国如此公开援蒋？胜利信心当然没问题。

热河局势不能令人满意，战没打好。去年底方针以巩固为主是对的，现在应转以扩大为主。想起四四——四五扩大解放区情形，晋察冀收复县城较少，与程之“保守”有关。不主动配合东北也是不对的。

晚省府欢宴蒙古代表。蒙<饭>非常难吃，很不舒服。

1947 年 3 月 19（星期三）

今天讨论可归纳为“缓”、“急”二方。前者是程，后者是大多发言者。从对高潮到来看法与热河行动均如此。许多人认为几个月内高潮一定到来，都想回承德过年。

“前程”可能长，不一定很快到来，强调长期性与困难。对全局如此估计，我同意程看法。但以此热河还需长期准备。不管今天东北攻势，“动”，蒋军今天调走明天还会来，“何必急于收复失地”。这种看法我就不同意，恐怕许多人还会有意见。还要讨论一次。

晚传达四月会议情况。

昨今两日大雪。

1947 年 3 月 20 日（星期四） 细雪终日

分局省府召开财经供给会议。财政开支目前大半靠通货。为避免膨胀，本年内各机关经费减发一半。领导上对大生产、大家动手方针没能掌握。今天大家发言，都一致强调生产与节约，机关部队都是

[40] Out：指梦遗。——李南央注

搞商业，商业不能产生价值，如不改变也会同蒋区情形类似。

晚上与生产科大车班同志谈运销生产。五辆大车弄好了，就能解决大半问题。

张维冷谈及他拟写热河近代史。我鼓励他写。我也可参加，弄些材料。

新拔坚壁东西全军覆没，能剩下新五铜模真是大幸。昨天郑依平来，竟想扣下铜模，我气得拍了桌子。今早上分局找程谈，恰好刘胖来，当面谈清。

中央社消息延安退出，好像快了一点。

1947 年 3 月 21（星期五）

到政治部取铜模，仍弄得很不愉快。这次无可奈何事情影响了以后关系。

多灾多难的铜模，总算到手了。

开始融雪。

新华社已发表撤出延安消息，大概撤往绥米一带，也可能过了河。延安的书报材料一定有损失。

1947 年 3 月 22 日（星期六）

动手写宣传发财致富社论。整日杂事不断，没写完，也写不出味道。头昏得很。

晚饭后，第一次散步北门外看雪景。北城门上有“受降”二字，大概是米振标与蒙人作战遗迹[41]。看了如此草原雪景，便想起毛词：“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句子来。

文章写不出，索性不写了。晚上三个人聊聊天，睡得较早。

1947 年 3 月 23（星期日）

整日写文。写就生产社论两篇：“领导”，“宣传吴满有方向”。已经比较习惯有人来打岔，时写时停。

这次翻了翻《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等文，觉得每个做经济工作同志，乃至每个党员都应精读这本书。记起四二年底（四三初？）刚读这本书时，才恍然大悟：共产党是要做这些工作的，是用这样的态度——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工作的。

1947 年 3 月 24 日（星期一）

一时兴之所至，将毛主席两篇原稿社论加以粘贴装订，晚间并加题记，以备好者浏览。附带整理抽屉，清理杂物。又装订新此次来信（她好像故意这样难我）。不觉摸摸索索一天过去。

晚程来闲坐。因人多，不然很想对局势意见一谈。

英文荒废很久了，主要是起得晚。最近很善在床上想新。此病不去，无法早起读英文。且看自己决心如何吧。

[41] 民国 2 年，公元 1913 年 1 月 23 日绥远城将军张绍曾在归绥主持召开了有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各旗札萨克王公参加的“西盟会议”，成功地迫使两盟各族全部就范，拥戴共和并抵制外蒙古“独立”。3 月，中华民国政府为阻止外蒙古军的袭入及内蒙古王公的“独立”活动，派毅军副司令、陆军中将、热河副都统米振标为林西镇守使，率 12 个营队，兵力 4 万余人，驻林西、统布、经棚、乌丹、赤峰等地。6 月，米振标率热河驻军出击盘踞在昭乌达盟一带的外蒙古军，首战告捷，收复林西县城。

1947 年 3 月 25（星期二）

取出《鲁迅书简》，不觉翻读便不忍释手。其中为人、治学、作战之可学者极多。单说恒心，学外国文，他就说透了我的必失败。

两社论仿照元旦文，先印出大家传看、修改。法虽好，但太费时，不宜常用。

刘克来电话，几天可来此。

到柴沐处借回大堆蒙古材料。决心想弄点东西出来，配合这次内蒙自治政府的成立。

1947 年 3 月 26 日（星期三）

今天分局继续上星三形势座谈。在对新高潮到来的估计与冀热辽区如何争取之两问题上，比上次深刻具体多了。大多数发言者（杨、李、高等）的意见是：新高潮在半年至一年左右总会开始到来（主要是军事胜利标志），只有对形势有明确估计，才好订工作方针。李作了出人意料的建设性的提议：迅速转变运动战，扩大野战部队，两战略区可联合作战。程比上次进了一步，比较同意新高潮到来不是长远之事（但并不爽快，过多强调整个长期性问题——这是与会者不会忽视的），对本区工作——最中心问题却避开没谈，老扯高潮到来之后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同盟等之有人可能脱离革命派之问题，又大谈第三党问题。弄得生动活泼的会又死样活气（好在快散场了）。我的发言，却意外遭到程的“解释”。我仍再次提出“以扩大为主”（上次提出没人重视）问题，并谈到这次配合东北不如去年。程随即解释前后两次：一是“战局在开始变动”一文当时他不赞成，我误会为“与中央方针有出入”；二是配合东北实情及绝无“坐享其成”思想，并严重声明这“有关党员品质”，“不是旧军队”，又说并非不同意我的意见。这完全是出乎我意料的（程讲后，高支持了下我的意见）。回来和老朱谈及，在思想上对程是有信赖的，但总觉，“谨慎有余、开展不足”，或说比较保守些。

有点不高兴，和令彬同志一路出来，他谈到“不愿发言”。后二张谈到中央有命令来了，93、53 去调七{0}去东北了。一般同志的急还是有些道理的。

晚打牌三圈才回来。

1947 年 3 月 27 日（星期四）

又是心血来潮，很想弄本一般介绍的“热河便览”之类小册子。一直想就动手看地理材料并作笔记，现在过细想想此非易事，还是先弄出些可发表的（如蒙古材料）作基础。

读少奇同志党章报告，约廿多页。想起分局思想领导之差，不能使许多负责干部动脑筋，全心工作，确是大问题。

又想到党八股，这是建党路线的问题，很想写一短文，在《团结奋斗》上能发表。由昨天情形，很想与程一信。

想的事许多许多。今早仍起得迟。

为那二万稿纸事，对老樊责备是不当的。

1947 年 3 月 28（星期五）

春天来了这样久，无春光，春意也只在疲倦上感觉到。南方的桃花也许快谢了。

整日读党章报告（第一次在户外晒了下太阳），匆匆翻过，思考甚少。只联想到这样几点：分局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差（这条全书特别强调），高级干部团结问题（自动性、积极性），承德时代过分集中，群众路线很不够（包括党内）。自我批评，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的自我批评（有决定意义）不够。分局委员之扩大，党八股是建党路线问题。

联系到自己是民主是自我批评问题，两样武器都没抓好。

晚到分局漫谈，程、杨都在。想到的一些意见没机会提出，大家是五湖四海扯，少联系到领导。

下午徐懋庸来坐谈甚久，谈在上海被鲁迅骂的经过，甚详。谈鲁迅之爱革命青年事甚多，有次特买二元糖果与他小孩。

1947 年 3 月 29 日（星期六）

早饭后分局召开学习小组长会，确定学习计划。先学一年来形势。

再度改写二篇生产社论，颇有些烦。

令彬同志来坐谈，井冈山生活，有个战士一次战斗后爬大山，在一根树上刻字："爬一次就够了"。毛在旁加一句：此山爬了要再爬。

昨夜总社未发电。三通报后即发停工呼号，

1947 年 3 月 30（星期日）

各地代表大都于今天到达。老何早上十点即到。谈群众斗争甚为兴奋，比过去似活泼健谈。他谈到一句："搞报纸的人应到下面去跑跑，再看各种稿子就能看出问题。"

到政治部同刘克一起回来，鲁蛮[42]也回来了。晚上为他们接风。刘克更军人气，老干部味更浓，大谈老婆问题。人很多，无法对谈，后又到他处坐了一阵。

昨夜仍无报，大概机器坏了。

晚鲁蛮谈何伟同志之坚决要离开此间，去热辽工作，并促成铅印。

我真好像一个刺猬一样，将许多人都刺跑了似的。正如预料，何对"民声报的人都走了"已起大误会。这是无可奈何之事，让他去罢。

1947 年 3 月 31 日

党民代表团首次会。

赵毅敏[43]同志来坐谈甚久，下面回来的人都是很兴奋的。他谈了许多群众的故事。后又来许多客人，直聊到吃晚饭。可惜当时无纪录。"王石子碑"的故事是很多的。有个农民到处宣传，他每天用一盆水内放一镜晚上照月亮，有个十五晚上，镜中月亮内现出两支队伍，一打红旗，兵强马壮；一打白旗，形容枯瘦，红旗是八路，白旗是中央军。

晚饭后出去拜访热辽、冀东代表。见到北票县书王云同志，很谦虚朴素的。热辽地委对报纸是很

[42] 鲁蛮：1946 年李锐在冀热辽报社的同事。——李南央注

[43] 赵毅敏：日记中有时又称赵大爷。（1904—2002）河南省滑县人。1924 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年后转为中共党员。1925 年 11 月到 1928 年 11 月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毕业后，先后被派往哈尔滨、绥芬河、上海、奉天工作。1938 年赴延安曾出任鲁艺副院长。抗战后任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宣传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局宣传部长、中联部副部长等职。晚年担任过中顾委委员，中纪委副书记等职。

看重的，很想弄铅印。

读黄钢[44]，老廖信，很受感动。他们真是在艰苦奋斗，特别是黄钢，非常想念他。上次写的信，没人过去，他也看不到。发了两个电报鼓励，表示敬意。他们都是要人，当地几无法解决干部问题。和老朱商量，拟让刘彦去热东。

黄身体很不好，想要分局去一电报关照地委。

晚欢迎胜利剧社晚会，音乐大饱耳福。

1947 年 4 月 1 日

今日竟风沙雪齐来，好像对南边来的人一个示威。

昨天对谭讲了一顿，实际上是我的“求痛快”（老朱批评）。当然他很不痛快，提出要离开。今天找他长谈了二三个钟头，算转过来了。以后切记这次教训。

早饭后找热中代表，见到王丕年[45]同志，弄到些材料。他们谈热中空白还很多，对十六旅似很有些意见。

与徐、郑同去剧社回拜，提议他们将作品寄往东北去。

确定王淑芸同志回报社，她对报社工作有高度热情。王韦大概也可以。就怕夜长梦多。

今晚总社恢复发报。

1947 年 4 月 2 日

今日隆重开幕。二 0 四代表中，大革命时代者十五人，内战五十多，余抗战。程讲话提到“新高潮快到来”。大会要贯彻七大精神，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团结一致。黄火青[46]讲话生动提出许多具体问题，如一切为主力，作战方针等，放手展开批评。

在武委会吃饭。饭后，教老朱学舞。晚上感觉右脑隐痛，似有一根筋从耳内往上爬，直到右脑顶，像疥疮灌脓时之隐痛，很不舒服。也有心理作用，想起邹韬奋之癌症。

索性不作事，睡得较早。

1947 年 4 月 3 日（星期四）

天气又变了，又下起雪来了。又穿起毡疙瘩。

冀东李中权[47]报告概况与作战，整五个钟头。有过程、情况、经验、分析，夹以生动例子，甚引人

[44] 黄钢：1938 年进入延安鲁艺。1942 年调到延安《解放日报》当记者。抗战后曾到热河李锐领导的报社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事电影创作与评论。1981 年曾因在《时代的报告》增刊上发表了批判白桦的电影《苦恋》的文章而一时颇令人侧目。——李南央注

[45] 王丕年：（1915—）陕西横山县人。1935 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1942 年担任延安县县委书记，在大生产运动中被授予“模范县委书记”的称号。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亲自为他颁奖，毛泽东为他题词“善于领导群众”。 抗战胜利后赴东北开展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共松江省委组织部部长、人事厅厅长、黑龙江省民政厅厅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1986 年离休。

[46] 黄火青：（1901-1999）湖北枣阳县人。1926 年加入共产党。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师政委、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党校秘书长，冀热辽中央分局副书记，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书记兼市长，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顾委常委。

[47] 李中权：（1915—）四川达县人。1932 年参加川东红军游击队，1933 年加入共产党，参加过长征。到达延安后，长期在抗大工作。1942 年到晋察冀军区冀东分区任政治部主任。1944 年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

听。其中主力、游击队、民兵等许多材料都可在报上刊登，冀东新华社似未利用。有一爆炸英雄刘勇，简直是李勇式人物，似也没见报导。和老朱谈，他准备即去找李。

热东报导已约好，由王韦负责。

柴沐关于土地改革与生产关系社论，甚装腔作势，问题谈得不深，印排后再提意见好了。

有些想新，感情有时是一涌而来。不过她在这里时，我每天开会，她不能参加，又是会不高兴的。

1947 年 4 月 4 日（星期五）

冀东继续报告。攻通州、武清两个战例很好，掌握情况与政治工作。

晚饭后找王孝意谈热中情况。有这样几点：1、土地改革反对追数字，限期完成任务，宁肯做熟一块，不肯夹生一片。2、热中干部少，部队没基础（有基础的划出，接收的没基础）。3、建中在敌包围降队骚扰中，幸部队能坚持下来（十四个外来干部，区长、区书都是新干部），是范例。4、不满十六旅保存实力，对地方无大帮助，没打好战（群众纪律不错）。

冀东报告使我联想起热河。他们部队也是新的，打得好，对地方工作帮助大。虽有地区新老之别，但领导思想是有关系。他们也困难（没满员），但没忘记打好仗。

几乎去打牌，做了自我斗争。

1947 年 4 月 5 日（星期六）

昨天接到各解放区许多报纸刊物，一大筐子，承德时代都没有过。大都是去年年底的。

今天冀东报告群运。去年他们曾有错误的四二指示（泼冷水）。掌握毛主席思想真不是易事，什么事多反复三思总是好的。

何伟谈起枪毙恶霸张兰。原先全村人，连村干在内都说张是好人，都骂告状的张老婆是刁妇。但事实恰恰相反。

截收东北电。柳河歼十三军一个师一个团，热河的人真是高兴极了。

晚看《大家喜欢》。角色齐强，演出卖力，满意之至。

1947 年 4 月 6 日（星期日）

天气特别好，游玩了一整天。稀有之事。早饭后和各地区代表比排球，1/3 胜。非常累。接着理发，一个半月没理发了。晚饭后，三个客人来（有刘学初、老朱朋友王飞，都是团政委）。一起去找刘克，又是为老婆问题，大摆龙门。很难替刘想办法。谈了许多打仗问题。谈到《恐惧无畏》第二部，斗智。我们的指挥员一般还差。谈到炮兵，攻坚没炮是不行的，光凭勇敢，死伤太大，也不能解决问题。刘克送我手枪一支。最近一直闹肚子，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1947 年 4 月 7 日（星期一）

冀东财经报告有许多好经验。如银行在农村小贷款，对敌金融斗争。财经工作是一个非常复什，

战军 9 纵政委、46 军政委。 参加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1949 年率 46 军在湘南剿匪。1951 年调任空三军政委，后担任北京军区空军参谋长、副司令员兼代政委。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8 年调任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不久改任第二政委，1983 年离休。

变化多端的工作，今天上了一课。听这些报告，一直记笔记甚详。但一个合作社的典型，那个人在讲书，实在不能记，最后被主席请下了台，很痛快。

又谈刘克的事情，又到他们住处坐谈了一阵。去电台，恰逢他们开小组会，为两个不到十五岁女孩子闹得烟雾尘天。

1947 年 4 月 8 日（星期二）

廿二分区邱报告。去年乌丹土地改革完成十一万亩，到农民手中者不过二万亩。七十多行政村，无一村长不是地主狗腿。夹 生到此种程度，分局似乎并不了解。胡的总结现在看来真是肤浅得很。

刘克、王飞、方正来坐谈到十一点才走。扯的范围极广，一直到延安审干。刘谈到胡当政委不知抓紧建军，是“书生”。“书生”当政要吃亏的。

柳谈邱[48]之作风：能组织大家工作，有知识分子长处，对新事物感觉敏锐，有魄力，和他在一起工作很“舒服”。这都是值得学习的。

1947 年 4 月 9 日（星期三）

热东王国权[49]报告，甚平淡。工作的经验、问题，似都没谈出。

分局小组开会谈邱报告的缺点：对过去土地改革似一笔抹杀，“所有村干部是坏的”不妥；查地要有时间限制；对林西易摩擦说的态度不好。

晚上听音乐会，大饱耳福。会餐菜太多，不能细嚼，真味不浓。几个大合唱仍模仿黄河大合唱，就不能成为好艺术。女声独唱“告状的人”，有感情，是好的。我们这些人的口味也许太高了。

1947 年 4 月 10 日（星期四）

今天是疲劳报告。回想起在学校读书时不愿听讲的情形来。

热东刘政委报告伤员情形，发了许多牢骚，很激动，对上面责备很大。精神欠妥，不是与人为善态度，求痛快而已，但问题是提出来了：领导的官僚主义。

又到刘克处坐了一阵，很想谈些心，未果。客人太多。刘谈到作行政工作之必要，使我有些新领悟：行政工作就是组织工作。

改了何伟一篇长文（他过去写回东西就没动过，怕不满）。昨天还特送还他再看一遍，声明改的不一定妥当。却回了一个条子：“能用则用，不用退还，不再乱改。” 当时是很冒火的。现在一想，何必跟这种人一样狭窄呢！

钢笔坏了，拆开灌水。肚子仍坏，似乎肠子只有一半作用。

1947 年 4 月 11 日（星期五）

十七旅报告还很扼要，许多数字听者觉得是必须的。提出意见中，主要是全党从思想、政治、组

[48] 此处有“邱会作”旁注，用的是圆珠笔，应该是后来写的。字迹像是李锐的。——李南央注

[49] 王国权：（1911—）河南巩县人。1935 年加入共产党。历任晋察冀一分区地委书记，热河省委组织部部长和民运部部长并兼承德市委书记，热东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热河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政委。1957 年被调往外交部工作，历任中国驻民主德国、波兰大使兼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首席代表。1970 年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1973 年后历任中国驻澳大利亚、意大利大使等职。1978 年任民政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织各方面对主力重视问题。领导上发了决定指示，然而实际上差得远。后方机关伙食无一不比主力好，这是标本的领导官僚主义。我总觉得，整个作战思想保守、也影响到对主力的重视，而东北则真是上上下下都贯穿了这一精神。晚上在分局开小组会，谈得很热闹，提出许多问题：主力、供给、领导之威信没建立等。我谈了几点：迅速集中作战，主力对地方帮助（热中），供给之人贪污，领导的官僚主义，党内群众路线……夜十二点始归。

昨天在刘克处见到林彪写的一个战术动作，内容是怎样下决心，一点两面战术，战斗中决心，三猛。给我印象最深者，即因不好好作战所给士气之损失，往往超过伤亡之损失。正说明今日热河之情形。

1947 年 4 月 12 日（星期六）

刘克、刘学初、方正来玩了一天。在城外春游一周，照了几张相。远望树梢，好像有点黄绿色了。冰则全化了。一到三点，又刮起黄风来。

方明日去东北，赶着和新写信，主要谈工作“神圣感”问题，及她之狭窄等。又提到因扩版，想她快回来。罗罗嗦嗦写了一大堆，恐怕她不高兴。断断续续写到晚上。

张平凯又组织舞会，去跳了二个钟头。老朱算是跳下了海。

今天休会。

明天是我满卅岁。昨夜竟忘记给母亲写一信。

1947 年 4 月 13 日（星期日）

今天是润二月廿二日，我满卅。特为在晚饭后出城照了几张相，不知照得如何。

接到新的信，谈到她几月来思想的阴暗面——计较待遇，缺奶的原因。她这样写出来后，是否会好一些呢？将信给老朱看了。觉得还是接她回来的好。

1947 年 4 月 14 日（星期一）

热北报告。因报告人口才好，听得还集中，记了一些。蒙古问题是复什的。

大陆气候——干燥、黄尘满天，随便刮风。鼻子竟出血。真不是好地方。

终于和老何谈了两个钟头，算是双方基本上都讲了一些，他中心觉得我“排挤”他。举的例子，我做了解释，还不能消除，甚至联系到生活上莫名其妙的事。唯我独尊、自我中心到如此程度的人，真是第一次碰到。我简直没自信能和他合作下去。

现在心情沉重得很。当然我自己之主观，不自觉地独断是很大毛病。

甚至想到离开的问题。

1947 年 4 月 15 日（星期二）

王孝慈[50]报告热中，怀着重大的不满。给人印象：态度是傲慢的。小组座谈时，多谈到他报告的缺点。我则着重讲到坚持热中之不易、王作风之艰苦。县书没有马，地委没小灶，这不是件小事。

晚上，找赵谈了谈与何关系问题。他说，为消除“排挤”误解，大会后我下乡一时。这当然是高

[50] 王孝慈：（1905—1992）陕西渭南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 年任热中地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北京铁道学院院长兼院党委书记，甘肃省副省长等职。

兴之事，但因此而下去，心中又有另外一种感觉。赵谈到作战方针已解决，属东北大体可告解决。令人兴奋非凡！原想与程写一信的，就不必写了。南移之日可能不出冬天。他同意新回来，扩版需人。

和应坚谈了许久。他之不满，地位情绪非常厉害，我是很能了解的，自己有过类似经验。

1947 年 4 月 16 日（星期三）

十六旅报告。黄很狭窄，针对王提出相反意见。地方与主力关系之成为问题，得一实证。

新又另有信来，主要批评我之买物，缺乏群众观点，思想右之残余。读时大概脸是红的，心跳很厉害。她说的很中要害。买物事，自李季走后，即戚戚于怀。现在戳得好，新为纠正了。非常感激你——我的益友、良师、好半！

老是写许多苗的事情，故意欠[51]我似的。新这次信多读几遍，一定从今切实改造，日新人新。

晚二次看《粮食》，的确是好戏。

1947 年 4 月 17 日（星期四）

今天是汇报最后一天，竟真是压轴，非常精彩。刘导生[52]报告冀热察情况。他自称也许是除了李先念[53]外（当然不一定）最困难地区。但领导开展、正确，胜利坚持了那个地区。军事方针是主动出击、积极歼敌，从难敌进攻，发展中解决困难。财经是节衣缩食，勒紧裤带过日子。干部思想开始很紊乱，由于思想领导抓得紧，也都克服过来了。这个报告好像是专门给热河的同志作的。

晚上小组会，谈开会方法，都同意缩短时间。我提出这次开会根本不合时宜，没走群众路线，亡羊补牢未为晚，快开快解决问题，快下去部署反攻。张子良发了许多牢骚，不满官僚主义领导。今年生产，群众、机关都很松，而报告却做了。他接了东北五封信，那里是热火朝天。

晨起大风夹雨。石庄外围大捷。

1947 年 4 月 18 日（星期五）

昨天经组织部发电报与新，要她回来。此事踌躇两天，最后才下了决心——无其他前途。

延安又消灭一个旅。白天打八个钟头，此是新特点。战局变化很快，这两个月发展回忆了一下，许多战场完全挨打，只有陕北主动，现在也被动了。

下午开扩版会。困难有，当然可以克服。大家情绪很好，工厂无大问题，别的就好解决。决定争取六一，或五月中旬扩版。

晚上乌丹电话，记录新闻：收复井陉、获鹿，刘部歼一快速纵队。大家甚兴奋。

---

[51] 欠：湖南话，馋人的意思。——李南央注

[52] 刘导生：（1913—）江苏丰县人。193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一•二九运动。1937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抗战和解放战争中在山东工作 11 年，曾任大众日报社社长、滨海建国学院院长、中共滨海地委宣传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青委代书记，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书记，北京市第六届政协副主席，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53] 李先念：（1909-1992）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 年后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任职。1935 年参加长征，1936 年第四方面军的一部分在甘肃渡黄河西进，组成西路军。1937 年率西路军余部转战到新疆。同年底到达延安。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第五师师长兼政委，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原协助刘伯承、邓小平进行军事和政治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湖北省任职。1954 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财政部部长。1969 年 4 月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文革”中协助周恩来总理主持经济工作。1983 年 6 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88 年 4 月任第七届全国政协主席。

蒋介石在玩最后把戏：改组国府，孙科任副主席。但孙之谈话，情绪并不高。

应、黄与我谈支委开会对我意见：一、过于严厉，老是批评人。二、对编部具体帮助少，工作只压。三、小鬼反映，说我难侍候，脾气大。支部改选，酝酿批评领导。

1947 年 4 月 19 日（星期六）

《战局转折点》社论，说战局已全局变化，两三个月内，我将全面攻势。今天大号外，人心当然大兴奋。郑来谈及，他们及文工团等都下去。看到《政治训令》草稿，开始反攻。对一般人也许又是突然而来，无渐变过程。明天小组讨论形势，想起这里之冬眠状态，玻璃被冰蒙住，看不到外面的新形势就要到来。现在又是匆忙得很，太无远见了。不要回头看吧，只要今后打得好，还是一样。

应跟野战支社出去。很想自己去，又恐扩版家中人照顾不来。但我不去又只有老朱去，老朱留在家中也许比我好。发电各支社告五一扩版事（工厂愿提前扩）。从郑处弄到几本书，有《东北农村调查》。又想写热河材料了。发电要鲁荻快回。

晚在文工团跳舞。

1947 年 4 月 20 日（星期日）

竟下起雪来了，而且很大。冀东的同志说是过了两个冬天。

今天讨论作战方针，几乎一致同意以运动战为主。可见人心所向。早晨准备了提纲，我是从过去谈到今后，着重军事。每一时期的缺点和错误，总的觉得领导缺乏预见，方针不明确、不具体，军事主动性差。关于目前工作着重谈到“一切为前线”问题，后方干部下去，节衣缩食等。

我发言提纲摘要：

停战令前：

1、 对战争估计认识不足，建立根据地不具体，无重点，“完整省”。

2、 作战部署在西线错了。

3、 平泉错误，{左票，右}至十五号收复。

4、 东线失败。

停战令到承德失守：

1、 东线失败后，七个月对峙，不脱衣睡觉局面。前一时期之被动，被蚕食，和平幻想。

2、 持久的防御计划，死守战略要点，修工事。萧四二报告（中央方针？）

3、 五月战役？

4、 七一指示战争动员不明确。

5、 八.廿指示没具体指出承德失守后之各种困难。

6、 撤退、后方、新拔教训，游击战为主与大后方之矛盾。

承赤失守后

1、 宁城战之冲昏头脑、扩版。

2、 敌基本守势，军事主动积极不够。“力争”缩短相持，不能慢慢休整，加速出击——冀热察精神。

3、 主力与地方关系。

4、 对困难认识与克服。

会后与张平凯同到令彬同志处打麻将直到夜十时。

1947 年 4 月 21 日（星期一）

继续讨论形势。冀东讨论只一人主张运动为主，其余是一半游为主，一半并重。冀东敌后力量及所处地位与热河是不同的。

张子良发言又谈到机关生产之官样文章。他是极怀恋富春[54]同志的领导的。我今天发言谈了些自力更生，连鞋子都是到东北去买（报社也是如此）。“置之死地而后生”是完全辩证的。

没开完会就去与赵谈去前方问题。他同意我帮记者团。电台去。他显然已听到我对领导之有许多意见，提到“受人影响”，大批评许多人“偏”，分局许多大事“有预计”，“缺乏预见哪里都这样”。又谈到领导威信问题，显恐和我多谈。当然，看问题必须全面，必须了解具体情况，对领导之不满，已成群众普遍呼声。作为一个领导者的态度，就应该是尽量多倾听，不忙着先解释，不然人家就不说了。检讨自己，当然许多问题不全面。我们是从下面看见事物、事变、人，视野是有限制的，有些问题也许还带主观的成分。但领导者的职责，却必须倾听这些意见。上下经验相结合，才会有正确的领导。我没有和赵长谈，对于他之喜谈自己过去之得意事的特点，我倒是已习惯了的。

真没料到张平凯是如此大请其客，吃得非常不安，相信许多人吃了后还怀着不满心情。这个人从下层出身，怎么这样喜欢场面、交际、虚荣，耍头{王}？有机会应对之说穿。这样于公于私竟无一点好处。

回来与何商量派前线支社车。他不同意，很有理由。扩版他亦是拖延。

1947 年 4 月 22 日（星期二）

今天讨论谈财经问题。没准备，就没发言。张平凯处的副主任发了许多牢骚，许多就是对张发的。财经的统一与分散仍是最大争论问题。贪污未惩，只打苍蝇，不能息众怒。

最近精神其实很懒散，简直不想看书、提笔。也许与何之关系有关。老朱今天说此人是一“怪物”，经理部同志对其傲慢态度甚不满。

自应、黄谈后，我已很自觉。一方面注意态度，另方面思想上尊重对方。想先做到这一点：了解、体贴，并努力帮助解决下级困难——这是今天张子良又谈到富春同志的领导后的感想。

告诉樊，小灶取消细粮。

见程、朱等，商量派野战支社问题。还是不派电台，谢先去。我现在仍在摇摆。一则怕到前面去，弄不出名堂，扩版后问题多，特别是副刊。再过细想几天。

1947 年 4 月 23 日（星期三）

继续谈财经。主要谈货币发行办法。我只着重谈了下一年多来，未用大力发展扶助群众生产，机关生产更差，只是单纯在解决财政困难上兜圈子。而领导机构也是很不健全，政府几无甚作用。

[54] 富春：李富春。（1900-1975）湖南长沙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工作和财经工作的重要奠基人。1919 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是中共旅欧总支部领导成员之一。1925 年初赴苏联学习，同年 7 月回国参加北伐战争。1934 年参加长征。1936 年 7 月任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秘书长、财政经济部部长、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职。抗日战争结束后到东北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重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文革”中是所谓“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武委会副主任提出对张平凯经济问题。张在机关大概包揽财权，一定有较严重问题。

晚看《土地还家》，写斗倒假分地。两个干部，一走群众路线，一不走。架子是有了，已是一好提纲，加以充实、修补，可成为一好戏。

刘克来坐，谈及他们已对大会感之疲劳。

1947 年 4 月 24 日（星期四）

天气又渐暖和了，皮衣可脱，但树仍未发芽，许多春菜都种上了。

今天谈建设区土地改革。柴沐等人之“研究”派头，实际空空，颇令人厌。中央局提出边沿区坚决实行方针是合时宜的。

何也与赵谈他之去留。何告我赵已同意他离报。程并说赵亦觉得我不去前方为好，在附近下乡即成。

1947 年 4 月 25 日（星期五）

今天传达毛主席在七大的口头报告和结论，大部在延已听过。全报告如此充满预见，特别关于国民党和美国的问题。

派电台出去已不可能了，都无信心。赵嘱我不要到前方去算了。这种情形真也提不起劲，找个机会在林西下下乡算了。

找刘导生谈冀热察情形未成。刘是茶陵人，年青朝气，和蔼近人。

接新的电报，她不愿回，苗的体弱。我回电今秋再议。她是应回来的，这边如此缺人。苗弱则是大问题，不能远行。

1947 年 4 月 26 日（星期六）

上午继续传达毛主席结论。个性与党性几次讲到，领导一定要有预见，否则就不能叫领导。这点大概给大家印象很深。

下午找刘谈。材料不多，只能写一点笼统的东西。

晚看《兵》彩排。教育性当然很大，企图表现整个自卫战争目的的主题，勇气很大。从艺术上来要求，缺点很多：二三幕不像歌剧，故事不连贯（三个独幕），写蒋军之卡通化，对士兵不熟悉，没血肉，概念，无主题歌，每一幕似各有{蓝本}。缺点是很多的，不如多写独幕，省力、易演，易成功。

1947 年 4 月 27 日（星期日）

意外接到新的信。她情绪很不好，大发脾气。苗病及我之要她回来，都是原因。主要还是她之自居特殊，个人要求太多，不满情绪太重。她回来了也是不得安静的。要说没碰过钉子，也碰得头破过，出过血，为何还是这样骄呢？不能抑制自己呢？我总觉得她生活没吃过苦。苗儿的条件不能算坏了。想想延安的母亲生活（不要去想长征，想热河老百姓）。当然我是说空话，没尽责任。不过就是苗在一起，我相信我能抑制——当然这与父性有关。富春同志的警告：女同志要能舍得小孩，她根本忘了。

不断来人，社论（《一切为前线》）断续写成。

听说上午动员开得很好。

1947 年 4 月 28 日（星期一）

有人去东北。早晨匆匆写一信与新。安慰多，不敢多说“理论”了。对新写信非用心不成，要设想她接读后的反映[应]。

今天上午开始讨论发言。对热辽纵队解释之不满，是一较普遍问题。对领导之缺预见，思想领导差，不具体、无重点，也将是普遍意见。

下午机关开动员大会，很热烈。工人表现很好，工资捐十分，还捐款，有的每月捐鞋一双，直到打回赤峰——群众是有了政治觉悟的。

晚上到张令彬处借到一个自动对光好机子。{想电}老公借粮了。

黄张等人，意见似未消除。

1947 年 4 月 29 日（星期二）

没有来得及准备，便发言了。讲了几个问题：发行交通，过去缺点、全党办报、支社，其他。最后谈了点对领导意见，提到团结问题。

下午用自动对光机拍了一卷。方法又摸到了，只要 F，速度弄习惯，则无问题。

成天刮大风，黄沙扑面。

1947 年 4 月 30 日（星期三）

泰安消灭了三个旅。已超过七十五个旅了。最后确定老朱带记者去前方。

1947 年 5 月 1 日（星期四）

运昌同志报告，去年东线失败之前因后果，甚详。他声明去年四月承德会议时，未发一言。他的涵养是很不错的。当时主要是东北局的方针——分散开阔根据地与冀热辽之集中作战有矛盾。老部队晚到了半个月，以及交通、新兵等等条件所限，这一场公案算得了个了解。黄永胜[55]谈建军，说过去根本忽视了。问题提得尖锐有理，精神似有点偏。

热中之李敏田，老廖等甚苦，地委领导关心太差。

晚开会，老朱谈一年编辑经验，谈地方化，重心等问题。

凌源收复系里应外合，五个保安连，我已掌握其三，主要是搞物资，声东击西也。

1947 年 5 月 2 日（星期五）

新华社社论《全力准备大反攻》，提出反攻之长期性、曲折性。美国可能军事直接干涉，速胜观点之不对。这种预见是完全必要的。因此想到程的报告提纲根本没谈到今后可能发生之许多问题，及其方

[55] 黄永胜：（1910-1983）湖北咸宁人。1927 年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随部队上井冈山，同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时任冀察热辽军区副司令员。1955 年授上将军衔。文化大革命中升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第九届政治局委员。1971 年“九一三事件”后被撤职。1973 年 8 月 20 日被开除党籍，1981 年 1 月 2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认他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 18 年，剥夺其政治权利 5 年。1983 年 4 月 26 日病死于青岛。

针。马载[56]来征求意见，我谈了这样几点：本区形势太略，对过去检讨只是摸了一下，对今后问题，对过去领导总的检讨，去年五月战役和平思想未彻底转变。

张令彬发言谈到村财政之严重（过去曾想写社论，迟迟未果）。晚去找他谈，打牌二圈。对麻将已无兴趣。跳舞被禁止了。

何的为人真狭隘，毫无理由要刘彦去热辽，完全是迁就他。这样的人，真是典型。

朱等今早动身

1947 年 5 月 3 日（星期六）

程作总结报告。只是将草稿略加增添。停战令下后，他十二晚的演说，已作了批评。这是必要的。自我批评虽有，但总嫌不深刻，对今后必将遇到问题。只谈了个城市工作不能因噎废食。

1947 年 5 月 4 日（星期日）

程的报告上午完毕。会还得五六天，拖得很烦人。见到李惠，她是从冀东来，去大连。邀来坐了一阵，谈谈老汤情形。晚刘雪初[57]来，明晨可能赴前方。他们对此会议均无好评。拖拖拉拉，一般化，没有典型，也就谈不上推广。

参加了下午的群众大会。合县一千多民兵，骑马来参加（上午检阅未看到），当场有一百五十左右民兵参军，持续两个多钟头，一直高潮。群众的掌声不断，吹鼓手增添兴奋。这种场面只有电影才能表达。我拍了一个胶卷，做了些采访。这次大会证明林西饭大部做熟了，民兵家中无一未分到土地。印厂工人极兴奋，民兵参军游行时，自动跑到街上叫口号。

1947 年 5 月 5 日（星期一）

早改写昨日大会消息。

上午代表团讨论程之报告，李乐光[58]一个人讲了一个半钟头。我也懒得发言了。程报告关于今后许多必需注意到问题讲得很多（也是预见问题）。过去批评不深刻，没提到群众路线，无官僚主义之语。就从对报纸来说，很标本官僚主义。没人想听，真懒得再谈。最后我说了句泄气话：还有几个报告发给大家看看算了，留时间让大家多讨论一些。这当然是空话，对这个会恐怕大多数人是觉得开得不好的。前紧后松，许多问题，有些人的思想问题并未解决。我对领导之不满并未解决。

晚写好在大会的发言提纲，鲁蛮要带走一份。昨天照的一卷还不错。

下午清理屋子。一个多月来，浑浑噩噩，没有系统想过一个问题。

---

[56] 马载：（1905-1997）原名马存汉，又名马东汉，河南安阳县人。1925 年入黄埔军校第四期。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曾任热河省委组织部部长、热辽地区地委书记、热河省委副书记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四川石油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副主任等职，1978 年任轻工部顾问。

[57] 刘雪初：（1914—）湖南宁乡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后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干事、冀察热辽军区团政委、第四野战军兵团政治部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坦克局局长，北京工业学院党委书记，南京工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兼院长，南京化学工业公司党委书记，教育部、化学工业部副部长。

[58] 李乐光：（1902-1955）河北乐亭人。原名李兆瑞，曾用名李耀平、李伯馀。父亲李子恒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挚友。1926 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 年时任中共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城工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过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兼市政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1947 年 5 月 6 日（星期二）

寿阳解放，正太线已控制三百里。中央似搬兴县。是否下一步即联合攻太原？中央要找个好的家？全面反攻当即意味几个战略区兵力之联合使用、调遣。

高自立[59]报告财经，村财政是严重问题。

原《民声报》两三工人到老何处“哭”，要跟他走。这反映何对工人领导是较深入的。不管其如何宗派狭窄，其关心下面是值得学习的（也不管其私人家长气之如何）。和应、樊谈了一晚，要健全社务会。

整日狂风飞沙，阵阵骤雨，窗纸噼啪不歇，黄沙满屋。

已立夏，后园杏花刚开，有的才见苞，柳树才露芽。

朱台已通。写就发言提纲，并印出。

1947 年 5 月 7 日（星期三）

晨起，窗外竟飞粉雪，又穿起皮衣。真是塞上风光。前一些时想过“总不会再下雪了”。

上午高的报告完。全报告似缺中心，印象不深。下午讨论，我提几点零碎意见，发展生产列第一方针，但无机构保证，仍落空。机关生产自流，商业亦自流。吸金枪牌[60]是“傻瓜”，等于鼓励美国烟入口，坚决反对。蒋区纸烟应一律禁止，这点大家都赞成。讨论最后，集中到惩贪污问题。东北家属有带烟百余两者，被东北列为干部教材。程政委报告中提及，应严追。老樊反映陈子坚妻带去一百多两。此人是积极通讯员，过去贪污行为都很严重，以貌不能相人。

今天很冷。

1947 年 5 月 8 日（星期四）

中央社电，东北我集结队伍似已完毕，即将发动新攻势。收复耀县，已操[抄]胡宗南屁股矣。山东蒋军开始转入被动。全国反攻第一阶段当先拿下整个山西。三路四城计划先完成，控制了整个山西，华北平原自无问题。

上午仍谈高报告。张子良发表意见，予我印象最深者，是分局豆腐坊例子：为生产而生产，二个人工，一个牲畜，给几十个人豆腐，成本计算自然大赔。

下午找王国权、王孝慈谈两个支社问题。热东对黄钢印象是好的，无大问题。热中还是有问题：人弱、地委帮助少，加之王珅载之啰嗦。

晚到张令彬处弄胶卷。打了三圈牌。

1947 年 5 月 9 日（星期五）

李运昌[61]报告军事，方针明确，内容具体，传达了林彪指挥概解。

---

[59] 高自立：（1900-1950）江西萍乡人。原名高省烦，化名周和生。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秋收起义后随部队上井冈山。1934 年 6 月赴苏联学习，1938 年初回国。抗日战争时期，历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兼民政厅厅长、代理主席、副主席兼建设厅厅长、边区政府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委员兼财经委员会书记、冀察热辽分局副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冀察热辽办事处副主任等职。1950 年 1 月 9 日于沈阳病逝。

[60] 金枪牌：美国烟名。

[61] 李运昌：（1908—）河北乐亭人。原名李芳岐。1925 年黄埔军校四期学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冀察热辽军区

和林火谈了下机关生产采访问题。

今早为地方稿发得迟，对张态度太急。以后需很好注意。

1947 年 5 月 10 日（星期六）

早接内蒙自治政府成立电报。匆匆编改旧社论稿，也是应景，没什么思想。

黄火青报告党建，具体例子多，干部偏向是自由主义和贪污腐化。关于自由主义，我还是很值得检讨的。对领导许多意见，平常还是谈得很随便。

下午写对支社的一些零星意见。

二版大样几四千字“简讯”，长者七百字，真气人已极。临时抽下再发稿，忍着气，还是使人很受不了的。黄华太不能掌握，谭是个牛屎堆，非常不喜欢此人。常易形之于色，今天又使其难堪，并急得找他谈，同意他下去跑跑，又急得找张让王淑芸暂到采通部。张显然不高兴，说“当然是我没做好。”我还是老病不能铲除，心中很难过。

1947 年 5 月 11 日（星期日）

今天是赵的土地报告，将中央最近决定介绍了下而已。报告时想起许多应写的社论，如消灭夹生标准问题，并想起应与研究室订合同，他们可经常供给“工作经验”之类小品。

下午写就对支社意见十条。很零碎，也许对他们有些用处。后天闭会，必需在两天内将所有信件弄好。

晚洗澡。很想开始冷水浴。

想新回来之念日炽。前几天动手与她写了些，但写不下去，唯恐触起她不满情绪。真是苦哉苦哉。——我这还是大男子中心？

1947 年 5 月 12 日（星期一）

今天休会。

上午与黄钢、老廖写长信，重抄与新信（五月八日写的）。

下午与鲁蛮谈工作。

晚何伟谈他的一生经验，与群众感情结合确非易事。这些方面，他显然有些自满情绪，看不起我们这些没下过乡的人。

1947 年 5 月 13 日（星期二）

何伟今早走了。当然他之定要离报社与我有关。他对报纸事业感甚浓，而觉我之“排挤”他而发去志。想起林采也原有此感，我还是应该深自检讨，不要多责别人。

我对何之关系：一、业务上不信任他。二、自己管了全局（有些对外关系过去就应移交与他）。不管客观情形如何，总是包揽太多。三、心里面不愿与他接近，因之外表就勉强。四、这次刘彦事利用了赵的外力，使其更反感（我玩“手段”）。

副司令员，后任中共热河省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交通部副部长，司法部第一副部长等职。文革后曾是中顾委委员。

上午开发行出版会，赵、杨等算是为报纸与新华社说了些话，动员大家写稿，利用这个武器。杨在思想上是看重这个东西的。

下午与张对调搬家，清书清了一下午。房子小而僻静。自来林西后，才算一个人独住。还是独住好，静、精力集中，好想问题。

工人有几个因何走波动。开了个小会。我觉得我较全面考虑了问题，稳定了应的思想。

晚与鲁、张一起长谈审干情形。鲁是有巨大悲哀的，至今创痕未复。

1947 年 5 月 14 日（星期三）

大会正式闭幕。黄火青结论甚好，许多问题明确具体。如赵之土地报告中心不明确，黄就强调了对地主富农更放手，过去缩手缩脚。陈老感情颇冲动（有轻微速胜思想），鼓胜利之气还是好的。王孝慈的估计，我最同意。解决了重要问题（建军、土地、作战），但并不是解决了所有问题。

下午与樊坐谈甚久。他谈到何伟对我意见：作风玩手腕，排挤包揽。樊对我提批评是很恰当的：与工人群众等接近不诚，无感情。有妥协但要不忘原则（指与应关系），有许多重要问题没抓住（无计划之意）。也谈到我长处：业务熟练、政治还是强，懂得多。应曾对他说永不愿与我在一起（主要为那次工人张斌事），使我非常沉重。我对樊表示了痛下决心，多听人家意见，虚心接受批评，多集体领导，改变作风，大家一起进步。今天谈话是很有意义的。

今天这样心之沉重，为自己的缺点不改而影响别人工作情绪而感到沉重。——这是好消息。

见到江文。新怎未托他带信。

昨夜终发一电与新，要她回来。听到路上不好走，刘胖孩子病了，心中又不安已极——强烈的父亲的责任感。

晚听音乐会，没有精彩节目。我的口味不高。在娱乐场合，我没有任何东西可娱乐大家，这是一缺陷。

昨夜开始检查报纸工作。如承德时一样，将意见写出，大家轮看。

1947 年 5 月 15 日（星期四）

整日写几信，全部写好。热东、热中、热辽、冀东、鲁热察，全发出，松下一大担。

林西县委宣传部长{王梦任}来谈彼县通讯工作情形。四个月他写了十三篇，各区都有人写通讯。这次扩大会准备专谈下通讯工作。我准备届时去听听。

晚开业务支部联会，讨论变动。应坚故意顶老樊（经理部有些问题），弄得会上不愉快。我最后还是有些急，不必留应多谈，让他自己多想想为好。

又是大风沙。仍不能脱毛裤。

上午曾找石井泉谈。能常找工人同志谈，对他们、对自己都有很多好处。

1947 年 5 月 16 日（星期五） 黄昏下了阵雨

未起床，刘克匆匆来辞行。其实他们汽车九点才走。没去送送。上午在家坐不住，去找赵谈些事情。许多问题不等待多谈，即回复，使人不愿多谈下去。找柴沐约好研究定货制，有一人在他们那里专对报纸服务是很必要的。下午提笔写围场收复社论，未果。消息来了才写得出似的。

重读新三、廿三信。她说“由衷地关心群众是很必要的。{李}但关心很不够。你确实比我还差，

你在很多方面还是一个大学生，仿佛没经过多大冶炼。以现在职务、历史为标准来衡量，则显得太不够了。”新说得很对。今天对这话，似有新的启示。经常想个人的事情还是太多。

从分局拿来几张一月份《解放日报》（改四开了）。有徐老七十特刊。徐老特点是：密切联系群众，知识与工农、生产相结合，把群众当先生和朋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痛恨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朴素勤奋，艰苦奋斗的模范。徐老长征时不骑马，自己做鞋。丰衣足食时他自己种菜，节省公家发伙食、开支，一切用旧的。——想想徐老（我们在省委时常一起开会，他很记得我）再想想自己，还是很惭愧的。

今天本想要总务科买块洗脸肥皂与我，终作罢，这与读这特刊有关。以后要买除非自己有了钱。其实是不应用的，生活水准总是想高攀。

晚睡得较早。下午写好与新信，交李懋。

1947 年 5 月 17 日（星期六）

昨天晚饭雨后曾出南城一走。树叶突生，居然阵阵绿丛映入眼帘。

热中急电，围场昨下午四时收复。上午一个钟头赶写了社论（主要是写爱主力、援前线）。赵等觉“详细战果未来，暂时不登。”又争一次，亦无效。心中是很不高兴的。农村呆久了，无时间观念，这样以后也懒得赶急了。

晚见赵，嘱将社论改掉一些，去批评。晚上重写好。

1947 年 5 月 18 日（星期日）

晨下雨，冷如江南冬天。

张对采通即开始整顿，进行立功运动。这个领导方法必须学好。

中午赵又找去谈。社论再添些内容，另写一两军战力盛弱评论。这材料是好的，赵已有主动，应欢迎。下午力疾再写好社论与记者评，觉得比前二次要好。文章还是多磨几次好。

对小谭成见转不过来，很不愿找他多谈，这是很不对的。对应也还是耐心不够，这个人摇摆不定、患得患失毛病是大的。为什么不能下决心帮助他改进呢？这样对自己也是一锻炼。

1947 年 5 月 19 日（星期一）

昨夜睡在床上读完《人鼠之间》。虽然美国农民的悲惨命运远不能和中国相比，但读后，心还是沉重的。作者硬将李奈处死在佐治手下，这是美国现实的大悲剧。贫苦农民的纯朴可爱，他们的友谊和悲苦的命运是不分国界的。但作者为什么要挑一个神经不健全的人作主角呢？这样真实感要差。也许美国人读来不同，他还是写给美国人看的。

上午接到新的信，开始很震动。她非常不满我要她回来，认为我是“个人第一”，在感情问题上甚至说我“狠”。连读了两遍，渐平静一些，才提笔写回信。委曲之感，几乎想哭一场才舒服。

晚开业务会。

1947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二）

上午到分局开会，谈大会报导，附带谈扩版问题。报名确定《新长城日报》。我是不喜欢加“新”

字的。大家对报纸利用，今后也许要好一些。我又着重谈了一下。

看见彭真同志致[至]东北领导后，就给老朱谈过，应派大员来。如今是来了。令人兴奋之事。

又弄回一些书。

下午续为新写信。苑子纪[62]来谈备买材料事，决心搞一好印厂。

新的信一共写了八页，写来写去还是离不开要她回来问题，看后她一定冒火。今天写，心情已无昨日之不健康情绪。写后重负并未放下。为她着想，当然在东北好，我去了也不愿回，但统一与这边工作着想还是早回来好。

晚与小谭长谈，做了自我批评，以补长期对他之成见。谈后，他似好一些。

1947 年 5 月 21 日（星期三）

整日看各解放区报纸。《晋绥日报》联系结合实际，批评推动作用强，副刊也实际而精明。《人民日报》是不及的。一面看版样，一面摘可抄的。

墙报征稿，写了我的立功计划一部——关于业务七条，内有每月至少一社论、情｛復｝短评，每月一综合广播稿，二周一次业务课等。

晚间大车队讲时事。

苗苗这两张照片，每天不知要拿出来看多少次。这小家伙可爱极了，那股憨劲。

天气还是冷，没有春天，好像也没有夏天。

1947 年 5 月 22 日（星期四）

昨夜接东北电，收复公主岭，怀德又歼敌二个师。战局在大转变。总社广播，至四月共歼正规军 79.5 旅，加五月份已到 90 个旅了，100 快到。全面大反攻可能在八月出现。中央社战报很没劲，鸟报言说是“战略撤退”。学潮汹涌超过一•二九规模[63]。蒋贼危机深重极了。

上午就派了写报头之事。头很昏，也许与这几天 sex 有关。

找林火谈入党弄清历史问题。

下午分局欢宴彭真。这种酒席无任何兴致，简直是浪费。这点党也不能免俗。中国酒席是应该革命的。

晚开支部大会，讨论立功及通过四新党员。

康静问题已到彻底决心弄时候了。对电务科问题，我是做到了耐心细致的。

1947 年 5 月 23 日（星期五）

新来电，仍不拟来。想去地方，并盼我也去。

回电在意中，也不完全在意中，希望她能就此真进步下去。我的一些个人想法、要求，这个报纸可以得到的一个力量就此完全打消吧。真能要决心打消——其实决心也是笑话，你无决心的自由。现在

[62] 苑子纪：从延安出来的，时在晋察冀分局作后勤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重工业部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副局长。

[63] 1947 年 5 月，上海等大城市学生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口号下，举行大规模的罢课示威游行。5 月 20 日国民党当局在南京、天津殴伤、逮捕学生百余人，造成了著名的“五二 0 血案”。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里称当时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是和军事战场相呼应的“第二条战线”。

心中有生理的气闷反映，也不想再浪费党的电台电流（来往几次电报什么要紧事），有人去东北再回信好了。各干各的事业。对苗心中很难过，精神负担是否可完全就此解除？我已习惯作坏的准备：长期分开，无好的回忆。准备她变卦吧。这次的信对我是有损伤的。我有自信，对她已无自信，这又使我回忆那一年。这也是为革命的牺牲。全付精力工作吧，感情的安慰从工作来！

晚去找赵，一直打牌。与东光同志下了三盘围棋，连输。

1947 年 5 月 24 日（星期六） 下午雨雹

头沉痛，心情不快，精神有种坏的准备，好像对新已遥遥无期，对 taa[64]已无把握似的。这是种什么味道。昨天取下了新所有照片，只留有苗儿，今天重又放上一张。似乎也是一种悲哀吧：没有强烈想念，不想到一起合作搞一业务，我对 taa 无吸引力。过了卅，再为这些事情苦恼，真是很不应该。暂时忘却吧，想念有何实际意义呢？计划自己的工作，藉此埋下头来，反正什么坏的事也经过了。

整上午仍翻外报。下午继续昨天的会。康静问题算是得到了初步解决。我说过去做了三次妥协，现在再不能妥协了。大概有了点觉悟。从承德起，电务科总是最恼火的，花多少心事精力在这些人事问题上。

晚去剧社谈副刊问题。他们谈到开始转载很不好，给我一大启示。尽力钻本地材料吧。我之喜欢现成东西还是一种懒惰办法。

1947 年 5 月 25 日（星期日）

睡前为新信，大发泄一顿。暂留着吧，这样安静一些。

晨赵来，谈及东北战局先打四平，各路均可相机行事。

出去找副刊材料，胡士翔处弄到一些旧的战斗故事之类。弄得点东北出版物。遂到党校找马载，谈写犯错误同志的思想反省笔记。王韦已答应写。

新说的《群众》十二期找来了，午睡前一口气粗读二遍。关于作战形势、对蒋、城乡关系等诸多问题，有了明确了解。还需再精读几遍。

晚开业务会，谈扩版及副刊等。大家不动脑子，我一人谈得多。以后要使每人更多创造性、能动性。老张无热情，“自由味”重。

清克图弄的版样图很好，这人可作资料工作。

1947 年 5 月 26 日（星期一） 大风沙

我简直不能自抑！

上午分局开扩版座谈会，大家提了许多好的意见，是关心报纸的。如要照顾群众，培养典型。关于编排、错字、要地图，名词解释、大家写稿，杨清提出要建立报社的作风：认真切实负责，一家不闹独立性，不怕麻烦，精细等等。赵所谓无思想内容。找谷要人，组织部再去电要新回。

下午理发、洗澡。理发的说林西有两个月可穿单衣。

分配李敏具体工作。

[64] Taa：范元甄 1942 年 7 月 14 日和 21 日在延安时的日记，也曾四次使用了“taa”。猜想应该是“她”的意思，暗指某一不愿直写其名的女性。李锐在这里指的应该是范元甄。——李南央注

和张谈副刊计划及写热河史话材料，先利用副刊。要他先介绍各县概况。写作之念甚浓，但还很乱，不知如何下手。

再看《胜利报》。“老百姓”版甚切实，可利用者甚多。先转“老百姓课本”。

报名决定用《群众日报》。

见到老张和林火坐谈工作，很高兴。

和刘彦、克真谈刻地图事。此事在承德未解决，现在一定要设法解决。我的克服困难精神还是不够的。

坚持要新回来思想确定，人也就轻松了一些。我一定要坚持，新没理由不回。

东北要调黄钢去搞电影，使我很丧然若失之减去了一个台柱！还是要争取一下。

1947 年 5 月 27 日（星期二） 续刮大风

昨夜臭虫咬坏了，半夜没睡好。Ms 一次才入睡。整上午精神不好。在后围拔了一个半钟头的草，决定将炕拆了。

读《贝多芬传》。这个人的忍耐力是超人。刚开始读一点，一定要将这本书读懂。

接赵寄来柴沐万字长文。六个问题并列而谈，还要作社论。什么作风！给赵提了个详细意见，实际也是纠正他。他回信“可以改变”。当然应改变。杨清文亦无重心。

晚一口气写了十二封要稿的信。

新再接组织部电报将怎样呢？一定是坚持。我很害怕这种长期分离。

1947 年 5 月 28 日（星期三）

晚开全体大会讨论立功。工人的觉悟显然提高了，踊跃发言，落后分子都作了自我批评。今天的会，事先并未布置，选举也是比较好的。清克图还代表四个蒙古同志说了话，说要“今后看”。我的讲话是建立报社作风，总括了会场精神：一、不怕困难。二、不怕麻烦。三、认真负责。四、紧张团结。将每个部门特点都联系说到了，举例也较生动，时有笑声。这大概是我在报社讲话比较好的一次。但还应归功群众的进步。会后老樊谈甚久，说立功运动搞好了，一切都可搞好。这当然是至理。他说，对此工作领导要看成是同办报一样，才能做好。我听到这点似觉新鲜。在我思想上，过去未解决这一问题。老樊是有组织能力的。

1947 年 5 月 29 日（星期四）

民委会开会（分局任我为民委之一），响应蒋区学运。我提议趁此将青年团工作搞一下。决定由青年团自下而上发起。

准备副刊稿。乌丹农民李文秀的故事非常动人，拟作第一篇。仿写了个小调式东西：消灭十三军，交黄华改了一下。以后要学写通俗的东西。很想动手写“热河知识”。柴沐来，对我所提意见，看样子能接受。

听说有人去东北，晚赶写一信与新，引了贝多芬的情书。总离不开“统一”主题。我知道自己是那样爱新。这孩子就是毅力差，进步慢，懂得多做得少。一气写了五页。走的人又走不成了。

搬到这小屋子很静，宜于工作。

1947 年 5 月 30 日（星期五）

整日编副刊，及看旧材料。想动手写“恶惧[霸]传”——这必须多读赵树理小说及通俗读物，决心写吧。

又想利用中央社电讯，弄点小东西。

沙洪[65]来谈文艺副刊。先三期又是理论。我提议干脆先给群众以食物。

明天就开始编二版，似有大姑娘上轿味道。先将头条题标好。好像穷人一下得了许多钱，不知如何用法似的。决定将“新华社”照例报头字取消。报头版样已弄好，副刊也划好。

1947 年 5 月 31 日（星期六）

正式发四开稿。

整日在工厂、编部串来串去。

鲁荻回来，正是时候。热北支社架子也已撑好。他谈到新在《西满日报》，大家印象很好，很能起带头作用，很刻苦，是“台柱”。听了非常高兴，应传令嘉奖。

鲁大略谈了下王爷庙开会情形。三派斗争，蒙古问题复什得很，汉人在内工作很不好做。

晚听彭真报告，略做笔记。说明问题就是明确：主力问题我过去是并不懂的。中农问题也说得很透彻。略做了笔记。

赶写《抗战胜利以来学运概况》。

1947 年 6 月 1 日（星期日）

昨夜到天亮才睡。今天恐又早不了。

大概有母亲生孩子的喜悦吧（承德扩版时也有此喜悦）。读者当然多是高兴的。

早晨赶着写《第二战线》。

生活打烂，早操停止。

1947 年 6 月 2 日（星期一）

昨夜又是两点多睡的。疲劳过多，“熬过了”反而不想睡了。午觉也不大能睡着了。

上午六二座谈会，讲了廿分钟话。主要讲这次学运与历史上每次不同：广泛、连续持久，及其根本原因：爆发在蒋介石总危机及解放军胜利基础上。

食量很差。便结。这样两三天可以，长了就不行，要想法改善。今天工厂情形已较好。

对于自己花了劳动的东西，总是特别喜爱的。我的报，翻来复去看多少次。彻底检查了一下，这两天报纸，《东北一年》错的太多，几乎生了气。原则错误两处，错字九，标点错三十七处！

张来要照机。很不想还了，将来设法换一个。

[65] 沙洪：（1920-2004）安徽省萧县人。原名王敦和，诗人。是 1940 年山东沂蒙山抗日根据地流传出的《跟着共产党走》一歌的词作者，当时唱遍全国。1936 年 10 月参加徐州秘密学联进行抗日救国活动。1937 年 12 月在安吴堡西北青年训练班、延安抗大学习，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 年到 1954 年一直在山东从事新闻报刊工作。曾担任《大众日报》副刊主编、新华社济南分社主任及《青岛日报》社长、总编辑等职。后调中宣部任体育卫生处副处长。“文革”后先后任中组部宣教干部局局长、副秘书长、中央干部教育领导小组和中央知识分子联系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创办并担任北京现代管理学院院长。是《民主与法制》以及《老年天地》杂志的创办人之一。

1947 年 6 月 3 日（星期二）

真气死人，昨夜未得等看第一张，大题一字未印出。简直想找人发一顿脾气。

上午到司令部开剿匪会议。热北六七月中心工作是剿匪、挖匪根。沈毓珂前天自乌丹来电话谈到村干恐匪思想仍严重。热河解放后，一直闹这个问题，远未解决。主要是分局领导无专人负责，没认真下决心解决，顶多半途而废。

午觉也睡不成，总有人来扰。还好，现在没电话吵。

下午准备副刊第三期稿，写《{拥声}短》一文。最后去掉挖苦，恐引起误会。

1947 年 6 月 4 日（星期三）

晨赵来，尚未起床。昨夜十二点后睡。

吃饭后接新四.卅的信。大概是带漏了。这家伙打了人又来摸摸，但还是非常高兴。巧克力可以吃了。断续和她写了一些，述接信后爽朗心理。

晚饭在张令彬处约吃。谈到和彭谈话，对分局各同志意见。李事务、黄无人愿接近。看他的意思颇不想回来。

接老朱自热中转来电报，可能最近恢复联络。呆在那里大概无多事可作。程命沈去围场。

1947 年 6 月 5 日（星期四）

为一段文与消息未配合，又发了黄华的脾气，非常不对。

晚开业务会，简单传达了彭的报告及剿匪工作。决定加强校对，及编采联系。开本市通讯员会，为读者服务须特别加强。我自己先动手作一些吧。

新终第三次来电："日内去牡丹江作群众工作。决当不负此段离别。手冢[66]同行，苗可无虑。望自保重不尽。"这倒是意中。Taa 这样决心很好，但望真能大改造。不知怎样，读后有股凄凉味道。何日能见面呢？

1947 年 6 月 6 日（星期五）

教厅王厅长写来空洞长文，将其改成新闻发表，大概会得罪人。

画苗儿像不成。和 Mei[67]写信。打了败仗。

下午突传来赤峰收复消息，敌自动撤退。敌之收缩兵力在意中，但没料到这样快。工人们多赤峰人，兴奋之极。我也有些兴奋。建议弄些传单宣传品去。

1947 年 6 月 7 日（星期六）

早赶写社论。又是要迟一两天发表，甚不痛快。老张赶了个{海}材料，配合一下。

为张令彬照全家福。特托他向东北一谈。下午到赵处知道凯丰[68]曾来电报要过。下午去吃饭，又嘱

[66] 手冢：范元甄雇佣的日本保姆。原来是日本护士。——李南央注

[67] Mei：这是延安整风前李锐和范元甄之间对范的称呼。——李南央注

[68] 凯丰：（1906-1955）原名何克全，江西萍乡人。1927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 12 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

咐一番。

晚又为新写了一页，谈到能去东北也好。

寄一信及照片与李老[69]。父执之谊。

1947 年 6 月 8 日（星期日）

热辽马达坏，又不通矣。稿甚荒，到研究室去索稿。

报纸将尽，分局数说我们干什么的，非常生气。联想到社论事，真官僚主义领导。写信发了点牢骚。赵特来下。赤峰社论事又说什么当时消息不确，莫名其妙。准备搞两辆汽车，干脆自己运纸。明天应坚等去赤峰打前站。

张维冷说我很瘦，肝火旺。我也知道，这几天脾气不好。Out 次数甚多。

情绪还是几分钟过去了。要写热河战局社论

1947 年 6 月 9 日（星期一）

写好评热河战局，改成新闻发表了。赵很注意与我的关系，晚来坐甚久。满足于自己的一点一滴，对一般反映领导不满就气起来。关于时局谈了些情况。蒋之危机严重已极，除陈诚外，都不赞成打。制造和谈又到时候了。

以为马洪明天走，匆匆给新写了二页。

晚鲁荻大发过去受曲牢骚。这也是个孩子，没经过什么挫折。

1947 年 6 月 10 日（星期二）

接到新的长信，随写了二页。

一天虽也工作，但极不平静，乱想一阵。无人可谈此事，没谁爱听。我甚至怀疑 taa 之根本感情状况。关于周太和[70]写信一句，涂了“特别声明”一句，而贺据说已和人结婚。为什么要这样写上呢？想这些无聊得很，无聊得很。

忘却一切吧，为什么要这样自我苦恼。

说不出什么道理，非常非常想苗。他的像显得单薄，他没有好奶，他病……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上午给 taa 发一电报：赞成你决心下去，盼多保重。就这样吧，各奔前程。

多年以来没有的孤寂之感，颇似保安处回来一年味道。但那时有刘祖春[71]可倾心而谈，现在自己全

大学学习。1930 年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 年 1 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长征到达延安后任中宣部代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沈阳市委书记，1952 年任中宣部副部长。1955 年病逝。

[69] 李老：李锐父亲的朋友李六如。李锐家乡平江县第一个共产党员。延安时曾任毛泽东秘书。解放战争时任热河省政府秘书长、中共热河省委常委、东北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所著自传体小说《六十年的变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内外发行。——李南央注

[70] 周太和：（1914 年—）江苏省淮阴人。1938 年至 1942 年先后在延安抗大、延安马列学院、延安马列研究院学习，之后在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任研究员、支部书记，与范元甄同学、同事。抗战胜利后赴东北，任冀东行署财贸工作组成员、黑龙江省拜泉县委副书记兼县长、黑龙江省青岗县委书记等职。1949 年至 1963 年一直担任陈云秘书。文革前调化工部工作。文革后曾任石油化工部副部长、国家体改委顾问等职。——李南央注

[71] 刘祖春：湖南凤凰人，李锐延安时的同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宣传

部吞下去！

1947 年 6 月 11 日（星期三）

大标题又错了，真是气人已极。整日脾气不好，晚上支部会对工厂批评过分了些。

我还是成天批评人，不是鼓励人。明[72]，你还要不要进步？将来新回来，看到还是老样子！

沈毓珂自赤峰来电话了。朱台已通。

发黄钢电，问他能否抽出来当记者。

如骨鲠喉，感情负担放不下。新呀新，你好磨人！

1947 年 6 月 12 日（星期四）

昨夜给新写信到鸡叫二遍，才平静下来。今晚写完，完全理智写的。

没睡觉，一天就无精力做事了。

这个负担从明天起要放下了，真正放下了。

1947 年 6 月 13 日（星期五）

上午到会训班报告时事，约两个多钟头，接着打了两圈牌。下雨被阻。对麻将毫无兴趣了。

冷水浴大概可坚持下去，也必须坚持。

晚欢宴西蒙代表。这种酒席真有些厌恶，毫无道理。

下午在后园拍了三张照。

发信与新，托后勤部车带走，不知可靠否。

1947 年 6 月 14 日（星期六）

整天头昏，不想做事。

奎壁[73]同志等来，留下五个蒙古青年训练报务，将来准备在君子庙建一支社。

鲁荻工作很积极，想问题还不细致。

快迁赤峰了，可能一周后动身。我真担心将来东北蒋军经热河溃逃，狗急跳墙，乱窜一气，弄不好，又要退一下，就够呛。

一口气读完《结婚进行曲》，这些人物还是很熟悉的。这是蒋区新女性的悲剧。黄瑛身上可找出一些新的东西，如倔强、任性之类，少社会经验。

1947 年 6 月 15 日（星期日）

今天算是很作了些事。挖匪根社论写出，看了一些文章。

部副部长。——李南央注

[72] 李锐小名：明伢子。——李南央注

[73] 奎壁：（1903—1986）蒙古族。1924 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 年转为中共党员。曾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任中共内蒙古工委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后曾任中顾委委员。

那天照了一个胶卷，洗出很好。可以说有点把握了。早晨太阳好用 F8，1/25 没错。

决定搬家步骤。

朱、廖都已到赤峰。

1947 年 6 月 16 日（星期一）

为马达事跑了一整天。省府台军区要抽走，根本想不管我们。连谈了两次，算是将马达答应留下。马达马达，好苦人！从承德一直闹到现在。

汽车运走不可能的。看报都要看，运输就不管。决定大车。明天起停报。接受承德教训，耳根硬一点。晚十一点通知赵，他们仍是下围棋。

1947 年 6 月 17 日（星期二）

老廖突然来了，很高兴。停止了剪旧报，谈了几个钟头。热中地委竟不想要电台。他与老朱意见，将那电台抽作野战电台。地委离得近是可以的。王孝慈对报纸已经重视，但轻视记者，不看重电台。大概就是便于“指示”作用吧。王珅载哪像个宣传部长，不撤换是不对的，只能给人麻烦。野战台困难多极，主要还是马达。

沈毓珂赤峰报导，我改时及标题，都将原文夸大了，与事实不符，这是一大教训。赤峰有的老百姓还是“变天”思想，因我们不是打进去的。蒋军退走时，谣言很起了些作用，带走好几千人，学生走了 2/3。

今天一天轻松。早晨马洪来通知，分局还要我们去，等程回来说。只好再去解释，已成事实，非打定主意不行。

1947 年 6 月 18 日（星期三）

今早走了六个大车。工人基本走了。

剪旧报完毕。成天还是感觉轻松。

廿一日有两辆汽车给我们，就决定廿一全体南下，廿二就可到了。七一出版大体不会有问题。

为马达事，真是生气极了。昨天晚上即没联络，今天又没有。给赵写了封“不干了”的大牢骚。李匡同志对报社电台看法也是成问题的：“最好不中断”。赵亲自出马，压了一下，三科才答应将好马达留下。夜十点半三科长又来电话道歉一番。以后还得提一提。

接老朱信，马达影响一切。

1947 年 6 月 19 日（星期四）

昨夜倾盆大雨。真没想到林西还有这么一手。

傍晚又下。

整日读《萍踪忆语》[74]。韬奋见解现在看来当然是肤浅的，但在他之当时就难能可贵了。观察也不深刻，但总是一好记者。

[74] 邹韬奋 1933 年至 1935 年旅欧时所写。

1947 年 6 月 20 日

叶柏寿收复了。赤峰{大}定。书籍全部搬走。上午给新写了两页。

到分局确定廿一走。听说李聚奎[75]为新不回来事特来一电报，说新应回来。这意见当然是对的。

读完《集中营》，甚感动。钢铁是可以熔化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不能熔化的。由此书也可看出蒋介石之一定灭亡。在他占绝对统治优势的集中营，他也战胜不过这些“犯人”！两次暴动，何等壮烈，又何等艺术！这应搬之舞台和银幕，广作国际宣传。

1947 年 6 月 21 日（星期六）

终日大小雨不停，满街泥泞，不知哪天能走成。汽车是没问题，就等天晴。

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乃至连书也不想读。下雨影响报也没收好。

马达果如所料，还是给了个日本的。此问题要彻底解决。又去了趟司令部，听了些道歉的话。

1947 年 6 月 22 日（星期日）

老廖为地位、领导不重视等，很不想再回热中。为此特去找赵。我意让廖能做地委宣部副部长。恐难成，因牵连一批干部的调整，参加地委会或可能。与乐光三人下了一天围棋，我最后终赢了一盘。高级领导机关闲起来是非常闲的。

这几天我也大闲特闲，简直闲得不想做事了。心很不安。

晚饭时又下雨。这样后天不知走得成否。

塔斯社广播，美国要搞志愿军了。来个一万、二万吧，抓些美国俘虏展览倒是好事，这样政治上美国就一点欺骗作用也起不了了。

1947 年 6 月 23 日（星期一）

天气完全晴了，但晚饭后又下零碎雨。但望明天能稳定，否则路上下起来真不得了。汽车决定明天走，另走一大车，共五十多人。

写完给新的信，最后整理物件完毕。

别了，林西！住了八个月零九天。

下午开全体大会，主要谈后方问题。

晚到分局辞行。约黄写文。

见到程政委。他对扩版后报纸甚满意，又谈到新回来问题。

陈老写了个《发言人谈话》，甚平淡。此老别扭劲很大，仍坚决要走，对程之不满溢于言表。

1947 年 6 月 24 日（星期二）

晨九点才开车。我在大门口照了一张相。

[75] 李聚奎：（1904—1905）湖南安化人。参加过北伐战争。1928 年参加平江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 年参加长征。抗战胜利后历任冀察热辽军区参谋长、西满军区参谋长等职。后一直在军队后勤部门任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等职。1952 年受命组建解放军后勤学院并出任院长。1955 年任国家石油工业部部长。1958 年任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同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后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后勤学院政治委员等职。

路坏，车坏，几半途折返，下午四点才赶上一同出发两大车。十一点到五分蝇宿营。饿乏之至。

黄昏渡西拉木伦，历史名河。在桥上、桥头拍了七、八张。采用 5.6 光圈，1/25。时间过长，恐会一片黑。

1947 年 6 月 25 日（星期三）

坏车加上坏人，开车的是第一次正式开车，几出大危险。一路胆战心惊，遇坡就推车。出发前对大家所说“汽车不如大车”，是完全灵验了。

下午到乌丹，车需大修，即住下。480 里，三天到赤峰。

下车即找刘克，吃饭吹牛。曾去见邱会作[76]同志。他们对沈毓珂写的《赤峰金融消息》报导小二分区抢购不合事实，甚不满。总局与政策亦不少。提名将军需非常慎重。邱对我之提出募捐，随口答应一千两。将来是可设法募一些的。

晚睡意好，一空格门板也睡着了。

1947 年 6 月 26 日（星期四）

八点车才开出。一路仍是坏，补带三次之多。下午四点到赤峰。

颇有凯旋之意。进北门即遇老杨。老百姓是注视而过。市面甚不如前，人心未定。未经战争，还有怀疑。

居然力争到杨子彬大院。四进深院，宫廷式建筑，是养老颐性之所。我们几人居最上房。庭内有丁香，樱桃、杏、牡丹、芍药，环境幽静。后门二道街即工厂及工人宿舍。房屋亦甚宽敞。大家见面当然非常高兴，十个人到三盛园吃了一顿。工厂许多旧人都回来，机器等也已找到。

晚谈热中支社问题。决定抽出电台，留人交地委为完全地方报。廖很不愿再呆下去。

1947 年 6 月 27 日（星期五）

老杨与韩美村[77]旅长来坐谈了一上午。韩甚朴质，无旧军人习气，头脑清楚，估计问题亦现实。谈东北蒋军内幕，杜、石等人物情况，昆明事变，他自己从武廿年经历。极生动，材料丰富，许多可集成篇。

凌源来了三百多俘虏，请韩去谈话。我们跟着前去。有一半是铁路警察，老弱残兵之态。这等队伍如何不放下武器。

韩从他们生活谈起，亲切动听，效果很好，不少人当受影响。内中有二三十人是最后从赤峰抓去的，许多家属等在门外想见。

客人不断地来。

老杨之清高劲如故，决心提出要走。

---

[76] 邱会作：（1914—2002）江西兴国人。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总后勤部部长。“九•一三”事件后，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一起被监视居住。1979 年被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关押在秦城监狱，上世纪 80 年代初提前保外就医，随夫人胡敏回到了陕西，直至去世。

[77] 韩梅村：华容人（与平江同郡），黄埔军校三期生，原国民党东北保安第三支队司令，1947 年 5 月 1 日在凌源起义。

1947 年 6 月 28 日（星期六）

今天出去拜客。

在韩梅村处坐谈一上午。一九四四年桂黔战役时逃难惨状，他亲身经历，许多过去都不知道，《解放日报》反映的极有限。韩走过黔桂最穷苦的苗区。有志之士，又亲见人间惨剧，自会坚定斗志。

随韩之邓氏夫妇原在湖南搞过报纸，被徐懋庸拉走。今天找徐商量，软词拒绝。这个人还是要力争过来。

1947 年 6 月 29 日（星期日）

写一年战局评论。无非一套八股。

康静问题日严重，公然提出要走，和结婚。晚四人会谈至深夜二点，词严义正，才把他骄气打下，答应好好工作。但问题仍未解决。

1947 年 6 月 30 日（星期一）

看村财政材料。这是份很好的总结，大部内容可用。写者袁君实总结能力甚强，文笔亦好。这样的人搞评论是好材料。决计弄一专页一社论出来。

分局已到。黄答应写城乡关系问题。

1947 年 7 月 1 日（星期二）

约韩梅村写文。

报直到中午才出。

街上很热闹。出不了门。

1947 年 7 月 2 日（星期三） 大雨

到分局听赤峰汇报。这次进城仍乱，各抓一把。拆房、住房。上层逃亡者约一二千人，多原逃（蒋占时又回）。蒋人员及部分教员、学生，蒋特务系统留下者三四百人（我有些怀疑此数字）。大家随谈[]中心。

晚上拼版到半夜。梦中叫醒数次看大样及付印样。

晚开社务会，解决工厂经理部关系及总务科工作关系问题。老樊做事不会走弯路。

东北纸已到林西，释重负。

1947 年 7 月 3 日（星期四）

找到一家眼镜店修相机，守着看拆到下午二点才回，算是长了门知识。

晚到韩处小坐。几天来很疲惫。昨夜梦见苗，抱他拉屎，竟比我拉的还多。有趣得很。

1947 年 7 月 4 日（星期五）

宣传委会开会，无明堂得很。应付七七差事，赵总算答应写篇社论。我就觉得他会写不好。

关于惩贪污，赵告我东北公开登报。待我一问，又说只登名字，不登事实。我真觉得可笑。在林

西我那样争取不理会，人家榜样来了，还要解释使不登事实。不知什么脑子。

他们今天透露组织部曾与新一信。对下面说分局政治领导差，不满意，他们是很不满的。这一点真不得了！

晚开编委会，正式确定机构关系。

1947 年 7 月 5 日（星期六）

编了几段骂蒋军的歌谣。

老杨来，对分局领导互相发顿牢骚。杨说“他们不支持一件事，也不反对一件事。”倒是很中肯的。他回忆富春同志领导他的细致、具体体贴，而主动。工人工钱涨了，就来问：“钱涨够了吧。”使人工作痛快。老杨本人当然是清高自大、不得意之感。对分局一些意见还是对的。

老朱也是不满得很，很讨厌“冀热辽作风”。意即疲沓，不闻不问，要死不活，毫无生气。

刘志敏从东北归来。李季弄得一个敌产印厂，有廿多种铜模字。

接到新五月初的信。这次信情绪还好。

1947 年 7 月 6 日（星期日）

看旧戏班演《逼上梁山》。演唱均差劲。为了剧本硬看完了。

晚上韩与两对湖南夫妇（原派到韩处工作的）来坐谈到十一点，畅叙乡情。其中邓[78]，一谈是我一•二九年底离湖南时到桥头河去巡视工作时的一师文书。他还记得我和他在一个坟堆处谈了许久，他知道琬姐。另外周的妻子是四中的学生，乡气极重，我简直不能用长沙话与他们谈话了。韩简直{极慕}我们那样早就在革命。邓周均愿来报社，此事还得费周折。

1947 年 7 月 7 日（星期一）

七七大会几阵雨，群众情绪没浇冷。武工队受奖与参军（解放大队）是两个高潮，比林西五四大会要弱一点。群众场面是能激发人的上进信心的。

康静问题决定彻底清算，索兴调他住到这边来，老朱住到电务科去整顿。

1947 年 7 月 8 日（星期二）

最近以来都是早上三、四点钟看付印样子，弄得一天极疲劳。

到分局开知份子问题会，空谈理论不顾实际——物质上解决问题是无济于事的。

徐懋庸谈本地知份五个特点：

1、 成份不好。2、对政治不关心。3、无理想。4、不易进步。5、文化低。

应坚是 sick again。这两天又开始好点了，又忙于自吹了。

1947 年 7 月 10 日（星期四）

刘伯承渡河首捷，两个旅一师部，恰恰衔接了东北的攻势。

[78] 邓：邓钧洪，湖南来阳人。韩梅村起义后，即调李锐领导的冀热辽报社工作。1949 年随李锐南下到新湖南报社工作，后任《新湖南报》副社长。1957 年被打成《新湖南报》右派集团头子。——李南央注

约略与张谈了下他的主要缺点：不接近群众。

1947 年 7 月 11 日（星期五）

上午到赵处，本想能谈些工作问题，还是 3/4 时间他谈了。也好，听听情况。刘朱已到 GCZ，批评非常严格。土改曾是陈谭主意，军事没组过一个旅。分头把口，依靠主力；财经不发票，“就通货膨胀，也是为了老百姓”。刘说抗战时期未实行耕者有其田是历史教训。关于形势，朱说准备三五年到十五年，长期打算，美国出兵一百万也打垮他。刘说，快些，半年、一年、一两年，美不敢出兵（苏联），但与朱不矛盾。我区战略意义，毛与程电，无全国影响人物……。

他们一二周后就下去。这次我决心下去了。

下午开康静大会。电务科个人发言是都还直率敢讲，许多小事情都不遗漏。对政治落后同志要特别抓紧。

石印《民声报》在热辽出刊，真是“如见其人”（老朱语）。这种事业心是值得推奖的。

接新六. 一四信，“反正不回来。”对此事有木然之感。她仍在想我去，对领导当然是不满得很。这原因不能使我离此，我不是一个见异思迁的人。的确，“遐想”很少，一切均从实际出发，从可能条件出发。

莫名其妙又怀疑起新的感情情况来。

和老张略谈他之脱离群众，清高缺点太严重，起了点刺的作用，还没到大喝一声。

1947 年 7 月 12 日（星期六）

天亮前做了两个梦。一个是新回来，抱着她感情得很。一个是好些女同志丈夫离开后变了卦，“挑生活好的对象”，好像有{扯离心}。后者显然是昨夜林惠如来坐，及老樊谈她[他]与肖林离婚经过所受的影响。

我竟又想到哈尔滨是否离拜泉近的缘故？又想到我从保安处回来后，克坚[79]带给我的那封信。每封信中似都有一个给我的感情准备工作。

无聊得很，一早起来就想这些。

下午续开康静大会。

晚饭后去李贤平处，买回相机与胶卷。

1947 年 7 月 13 日（星期日）

张平凯自前线回来，晚上去看他，谈此次反攻情形甚详。情报差，指挥不灵活，协同动作差。十八旅游击作风，十六、七战力弱，失掉许多胜利机会。目前需好好休整。我觉得虽要休整，但不能使敌人钻空。地方上还应好好打，迷惑，集小胜。

[79] 克坚：吴克坚（1900—1986）湖南平江人。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中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独立团政治部主任。1932 年至 1936 年春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列宁学校研究班进修，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6 年 4 月赴巴黎任中共创办的《救国时报》（巴黎版）总经理，同时兼顾旅欧华侨的统战工作。七七事变后回国参加抗战。历任中共长江局副秘书长、《新华日报》总编辑、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等职。抗战胜利后随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重庆、南京、上海等地参加国共和平谈判工作及情报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上海做统战工作。1955 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1980 年当选为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委员。

上午开副刊会议。复三日刊，短、多样，这几条大体都一致，必须和广泛群众读者接触，这一点对老张定有教训。

1947 年 7 月 14 日（星期一）

康静大会今日结束。我的发言主要谈教训、电务科过去之自由主义，及对事不对人，改造教育、严肃党纪，推翻康之订婚。老朱发言谈到新闻台译电之重要，过去是次要地位。这点很好，我也未注意。老朱到电务科此番整顿，意义极大。启发领导方法：必须亲自动手。

晚欢迎黄等自前线回来。黄火青的讲话，不予敌喘息之机，赶上全国形势，不能慢慢休整，要打下去。这解决了我思想上的大顾虑。黄永胜的讲话很不谦虚。整个说来，仗是没打好的。

谢文清回。

1947 年 7 月 15 日（星期二）

晨听说西线继续动作，即去分局。杨谈似没如此快。他们仍计划巡视一周，我仍带电台随他们行动。

与新写信，托韩带去。这次“统一”谈得很少，“炽烈”也未透纸上。

韩等如约来吃晚饭。两桌，真是便饭。张平凯的六瓶汽水增光不少。今天共有十个湖南人，照了好些像。

晚到分局参加韩入党式，十二点半始回。集中感想为“天下好人归中共”。拟好好一写。

林惠如告我意外喜事，灼姐夫妇[80]已到晋察冀，并进党校。是从晋察冀来的人谈的。又告马黄之事。上了年纪以后，喜换新人，难道是一般现象？

1947 年 7 月 16 日（星期三）

晨寄出给新的信件。

上午老杨来，一直谈到吃中饭。谈对许多人物的观感，谈处理人事关系心得，谈他的缺点与今后工作。

今天午睡大概有两个钟头，恢复了一下几天来的困倦。老廖派来送信的人，将我甜睡弄断。

安若从林东回来。说田绿萍[81]讲的，苗儿不会说话，也不会哭、笑。她是怎么碰上的，得这么个印象。

晚饭后打了阵排球，竟头昏。

晚最后解决康静问题，编委会每人向他提了意见，我要他重新做一个好党员。电务科今后要强调民主生活，这次会是开成功的，处理康的问题也成功。

年柯来，想到报社。

1947 年 7 月 17 日（星期四）

整日写韩入党报导。人客来往，无法一气呵成。

[80] 灼姐夫妇：李锐二姐李英华和丈夫王铁铮。——李南央注

[81] 田绿萍：解放战争时《冀热辽日报》资料室的工作人员。沈毓珂的夫人。——李南央注

1947 年 7 月 18 日（星期五）

今天很热，简直有南方热劲。

早晨将《天下好人归中共》写完，即交赵。晚上去取，因顾及“当作宝贝了”，不必用社论。我的看法却不如此，略提了一下。照理是没听见的。

下了几盘围棋回来。黄钢竟来了，都非常兴奋，就一直谈到十二点过。

热东地委对报纸是很关心的。黄钢精神如旧，和一个承德女孩子恋了爱，优点很多。

1947 年 7 月 19 日（星期六）

上午仍和黄谈。承德检讨，他的历史问题，新闻工作的新创造。我向他介绍了报社主要的人，他已无意搞电影了。我鼓励他写无人区材料。

下午翻带来外报。一般战况透露还是多的，外界对我之必将军事胜利是不能了解的。

晚到分局开会，决定廿三走。

热中电台已回来，又是人事纠纷。

1947 年 7 月 20 日（星期日）

因为打防疫针，行期推迟一周。

晚赵传达少奇同志在晋察冀关于二一指示解释及严整党纪军纪问题。

高潮一定来，快来、即大革命，一定会胜利。将来直捣京沪，其他坛坛罐罐可慢点收拾。这是完全正确的。全国形势如山西，那就时间还要长一点才能最后全胜。

后一部分赵讲得不好，仍是骂下面，责备下面，而不从领导本身来多检讨。这样不能说服人。

见到黄{图}山，新给我的信物，他交与林西了。真糟！

1947 年 7 月 21 日（星期一）

写好《一个区长的反省》。

发行问题准备自成立交通队，将来交给政府。老杨做交通局副局长了，有些事情就好办得多。

他与胡凌[82]昨夜曾来，我们不在家。晚上与黄、朱一起去看他们。胡凌谈新的情形甚详。江文等因感她态度太强硬，我由张令彬带的信未交她，只将报给新了。他们还考虑 D[83]的问题，这人在牡丹江。王铮说，这人曾因订婚事告人说“小范已来，等她的意见如何”之类。我相信新不致有什么。但他们如此照顾也是应该的。从南满报社搬出到哈又到松江省委这几天，新又瘦了。这孩子之无谓倔强也许将害她终身。关于与新关系，今晚想得极多。这个矛盾将终身不解？

1947 年 7 月 22 日（星期二）

昨夜的会议是有历史意义的，开到二点。总结所谈的有这几个问题：一、关于新闻报导的广泛与

[82] 胡凌：杨作材的夫人。——李南央注

[83] D: 指邓力群。李锐在延安遭遇抢救运动被抓到保安处期间，邓力群和范元甄之间曾有过不该发生的事情。李锐从保安处放出来后与范元甄离婚，这件事既是原因。此时邓力群也在东北，并给范元甄写了信。详情可参见李南央编辑的《父母昨日书》中的有关信件。——李南央注

深入，如何打破现在“老一套”作风，即深入报导群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反对“差不多”。这是全解放区报纸的共同问题。二、适当批评报导缺点。三、记者及支社与地方党委关系问题。四、分局对报纸领导（我提出三点：不能很好利用，耳目作用，未具体推动全党办报）。又谈到对分局领导其他许多意见，如这两次会（欢迎黄及赵之报告）。五、迎接新形势的准备工作。大家谈得非常热烈。

上午精神不济，睡了一阵。中午又睡了一大觉。

晚上继续谈工作中主要缺点，散坐庭院，他们有纸烟抽。直到夜一点，谈兴尤浓。

给分局写了信，要他们开一次会专门讨论下报纸工作。已决定后天开。

全党办报责任仍在报社本身之各方，各种方法争取。

继续想到与新的问题。真从个人自私来说有何幸福？除对我严厉提意见外，长期的苦恼之极。我探索了一下我的感情深处，道德的因素（这当然是对的）极重极重。长此以往，虽能支持，意义又何在？我从未有如今日这样自私想过自己的问题，这样想其实也并没有损伤新及我对她的感情，我这样想想是更深入全面一些，将有助于今后关系，使我能平衡，不冲动。

近来非常热了，时有骤雨，像南方气候。好在这房子不错。

1947 年 7 月 23 日（星期三）

明天到分局开会讨论报纸工作，各人准备提纲。

明天黄火青之弃妻去东北，赶着和新写信至夜二点。黄钢也写了一信，这是由新六. 十九日来信引起的。“纸上谈兵”，大为我们这些报人所不满。

我的感情状况已进入平静时期，这是新的行动逼成的，这种逼与四四年一段颇有类似处。

我自己是不是有疑虑？这其实是很无聊的。但思想上真免不了“坏的打算”，我再经不起一次“突然袭击”。

竟又想到东北局调我去，我会不去。

1947 年 7 月 24 日（星期四）

整日在分局开会。我们每人讲了一套。老朱谈对领导意见，中间常被插断。他们的自我批评真是要命。

我又提到批评揭露问题，杨竟又谈光明黑暗问题，我真不耐了。为纵队设新闻台事，插了他几句，又插赵几句。赵似很不为然，将了我一军：“你还不也想走？”我就说有“提意见自由。”

会后，赵约下盘围棋而缓和。

接到新的书包，《国内战争史》有了。上面又写了信教训。黄克诚[84]三点并不恰当。六月四日信提到“感情绝对忠贞”。何必说这些呢？她当然也意识到我难全信任她。就这样吧。

因起得迟，新的信未能发出。

---

[84] 黄克诚：（1902-1986）湖南永兴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参加北伐战争。1928 年率永兴年关暴动农民起义部队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参加过长征。抗战期间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苏北区党委书记等职。抗战胜利后进军东北，在西满、冀察热辽任军队兼地方等职务。天津解放后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任湖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是李锐的直接上级。1952 年 10 月调京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政委，授大将军衔。1954 年后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第八届中共中央书记书记。1959 年庐山会议上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调任山西省副省长。“文革”后任中央军委顾问。

晨醒前梦见新，是亲热的梦。

1947 年 7 月 25 日（星期五）

上午找石、张谈工厂情况。纯粹是应坚个人思想作祟，他讨厌的人就想踢出去。此人唯一优点恐怕就是技术了，现在增加一个闹独立性。好在克真已来。

来一大堆客人。夏耘[85]大谈王明下飞机时第一句话："斯大林同志派我回来。"

与黄钢各买鸡一只。我的私心是想为苗做周岁，想吃清炖鸡。徐懋庸夫妇亦来。不料大司务红焖，咸得发苦，气死人！

晚，月下座谈，又是深夜。

1947 年 7 月 26 日（星期六）

上午写分局关于报纸决定，午后完成。总还感觉不够具体。交大家传看，再修改。

下午理发，赴省会宴席。无聊得很，又是欢迎，"劳苦功高"的黄司令员。我对这人印象不好，仗没打好，为人也不好。纪念八一还要特写他，大家都无此情绪，都觉应专写十三旅。

苗的生日昨天过了。

1947 年 7 月 27 日（星期日）

上午续打第二针。整日有反应，手肿痛。过去非常反对打针之类，现在也许要管人家，就不行了。

清理什物，装新的信，翻看北平几页信。新之波动，期我之切，历历在目。心极沉重。新是好同志、好爱人、好朋友，问题是如何使她完全步入正轨。

晚睡得较早。

1947 年 7 月 28 日（星期一）

改好"决定"，送分局，并开会谈一路应注意问题。

仍清理什物。带走《两个策略》。

再为新写信三张。

日记本带着，坚持记下去。

晚开会，谈社论及杂务。

1947 年 7 月 29 日（星期二） 行六十里，宿莫里河

晨六点半动身。忘记了口罩与小刀。

大车出东门，木桥又坏，约四五里即上漫长山坡道。出廿里，回首看红山如太平洋中一撮小浊浪，又如特捏之一堆假红石山。

昨夜睡迟，五点醒。一路微困，但不敢打盹，时有小凹地，一不小心，即请下车。

[85] 夏耘：（1913-1987）河北雄县人。原名陈振声。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入延安抗大、中央党校学习。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办公厅秘书，八路军热河军区组织部部长，热河省粮食局局长，人民政府工业部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秘书长、副部长，重工业部办公厅主任、副部长，冶金工业部副部长。

路枕木扒光，铁轨有卧道旁者。近热水五里地许，一辆“十七汽车团”卡车残骸躺路旁，平射炮弹壳仍四散，有两被人立置。

热水站水塔已毁，老哈河四墩桥无恙。

下午三点抵宿营地莫里河。约一百多户，群众变天思想厉害。找到O区书（新干部甚强）刘玉荣，晚谈至九点，写稿三篇约一千五百字。

找刘时，曾在车站拍战后遗迹四张。

房东芦家大羊跑走，妇道说是被拉走的。

问到烧酒的办法。

午在新地休息。与农民谈耪地情形。雨水反常。

1947 年 7 月 30 日（星期三） 行四十里，宿三家

昨夜睡得不熟。五点多醒来，约六点动身。一路大平川，树木极多，一二里地即一营子。

上午九点到古山。战争痕迹没去细看。车站全毁，烈士纪念塔（有一面字依稀看出：“为争取民主而牺牲烈士名垂千古”）字文被蒋军毁了。过一里地到公格营子，找到十三旅旅部，黄、陈、包等旅首长均在。与黄、包谈该旅夏攻以来特点，及整训情况。住院系陈姓地主家，房子半洋式，甚精致。本人已逃。此地农家有高院墙，高柳树，村道遮阴，引人拍照。共拍了四张。这营子有蒙人，有蒙女嫁汉人的。至一家菜园小憩，女的仍保持蒙装，年四十多。问话含羞，远不如汉人。

下午三点动身往三家。一路风景更好，不禁在马上大唱“大好河山”。似如冀中平原，树林村庄极密（大车电台先行）。过古山五里，有日本筑之大飞机场，有八对水门汀之飞机库，远看如小圆山，亦如大蒙古包。场边已种地，场内成牧马场矣。停马拍了四张。

到三家已五点。这里正经过一斗争。明天上午不走。九点即入寝。

宿地为大德源烧锅。“先生”招待殷勤，于姓老头（在此烧锅曾十八年）谈他对八路军观感是“军民一致”，“是一家呀!”斗王家他分到一斗。这个烧锅有八十年历史，土酒篓子可装一万多斤酒。

电台没有通。

1947 年 7 月 31 日（星期四） 行十六里，宿乃林

早起写十三旅稿。小郭整理几个英雄材料。写成新闻三篇，内一访问黄鹊显材料，共约二千字。九点到分局住处，他们找建中一区组干郭万甲谈话已完毕（黄火青很称赞郭，懂得管理政权）。斗争王善人（国治）甚精彩。分果实办法很细致，各取所需、编号折粮。昨天问烧锅对王家印象是“有求必应”，“不大离”，外号善人，本领就是会盘剥。后到王家去参观，评议会正在算账，编号本一定是有会做生意人搞得，像大帐本一样。房子并不漂亮，但内容丰富，整囤小米已霉烂，标本土财主。

上午八点四十分与赤峰通报。

下午三点动身到乃林。一到就凭吊战场。去年五月乃林战斗，水塔上几挺重机，始终没打下，战斗很激烈（团的协同动作不好，决心不大）。水塔下面炸了两个大洞，整个塔身裂了口。塔前十几米过即火车道，有一水洞上面枪眼如麻脸。铁道上一排矮树下面一层被机枪扫得光秃秃的，长不出一片叶。为杨主席拍了一张照。进西门街里，单人战壕仍在，有的屋瓦被爬破，显然上面曾架过机枪。东西大街房屋新而整齐，墙上有步枪弹痕迹。住房很少，一片荒凉景象。

党校康峰任四区区书（仍属建中），谈了点他们来后廿多天工作。与一区刘郭等作风就两回事了。

他是先有一套要斗争、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不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出发，先解决群众最迫切问题。锄草未抓紧，地已荒二分之一以上。明天开全区群众大会，再全面组织抢耪也。

晚写短消息。程云因交来一稿。

九点就寝，睡一过道。

甘苏庙以南庄稼即远不如乃林古山，玉沟子则地更瘠，荒地也更多。

1947 年 8 月 1 日（星期五） 行三十五里，宿韩七柳

昨夜没有通成，杨述林要回去一趟。考虑再三，让他去一趟也好，将稿带走。说不出什么，总有点不放心。

昨晚还睡得不错，有风就能盖被子，蚊子也咬不成。似梦见新。一胎生两个女儿，生了四天，滑稽得很，想念得很也。

四区开群众大会，九点赶至甘苏庙（骑八里跑马，直奔山坡）。马载工作团在此。四乡农民扛棍，抬锣鼓，如约而来。杨雨民[86]讲话甚长，当会有些影响。场面还是好的。会后四路游行，即抓人分东西。由上而下布置的一整套，连开会也站队，此之谓大刀阔斧阶段也。只要能抓紧细密，不代替下去，这种方式当然还是有好作用。

村长是旧的富农。在他家吃午饭，房子甚好。此地仍较富。二点动身，看甘苏庙。两层楼，有泥做大佛。庙是康熙爷时盖的。本营今仍有一半蒙人（七八十户）。蒙古人的精力财富全被满清用喇嘛教控制住了。

1947 年 8 月 2 日 行四十里，宿天义

昨夜睡柜，咬得仍厉害。蚊多，也有臭虫。夜起数次，看他们通报。杨述林昨夜已到。朱黄有公报来。

国民党在天义毁房甚多。共筑有四五十碉堡，街四周修围墙，十字街中心修三丈高炮楼，各家屋角上也修炮楼，地下各屋均连通。街内外断绝行人，街内住民有照片证书，“比满洲国限制还厉害。”根本无买卖，集市在街外。住的七八个月，始终如惊弓之鸟。去年五月打一仗，打得老百姓很恐慌，至今窗户多用砖封。此地自前年起，反复七次，老百姓弄得“糊里糊涂”。过去为鸡蛋及毛、粮，人的集散地，每天可运走几列鸡蛋。

上午十点即到。写乃林大会等三条消息（昨夜小郭写的要不得）。下午区委汇报问题甚多，走了弯路。

1947 年 8 月 3 日 行七十里，至叶柏寿

晨起阴。昨夜睡菜店柜台，无一个蚊子。借垫毯子太硬，疲劳似未恢复。

上午一路零星遇雨，十点后狂风飞沙，路又坏，下午二点始抵叶。饭后即参观南岸车站工厂。日本的设备比关里进步多了。攀到机修一小楼，用电力装煤、石车，如漏斗，下面可起开。最好是工厂，可停十辆机车，辐射形，前面十几米一大圆形台转车。修理机件，是单间，比长辛店合理多了，有暖气

86 杨雨民：内蒙古赤峰人。1936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语系。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冀中军区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热河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河北省第一至三届政协副主席。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设备。未见动力房。照了几张像。两个好车头都升了火，人们还上去坐了一阵。见到机器动力，我总是有灵气兴奋感觉。有这些东西才谈得到生活水准提高。

叶柏寿已被军事化了。满街工事，极冷落。理发店与一书店似唯一完整者。

戴上耳机听到八一社论。

1947 年 8 月 4 日 晴，叶柏寿停一天

昨夜睡一高桌，环境极不好，肚又痛，大便已夹有白色液质。很糟。

整日听汇报开会，晚饭后又与马海富谈。这里工作做得不错，有特点。开会我发表了点意见，并建议杨主席电老杨来一次。他即拟好电报。

主要是交通。

求透不求快，与分局大刀阔斧方针是矛盾的。后者我想不通。

建平等他来此之抓一把，乱七八糟，实太严重。而这些领导毫无预见。

晚写天义消息三则，叶赤线交通一则，叶站工厂一则，约八百字。

1947 年 8 月 5 日 抵凌源

早与马海富谈一阵。

九点乘火车，一点 0 五分至凌源。当至十八旅部休息，吃丰盛午餐，而我们却找到一很坏住处。

晚饭应政治部欢宴。宋昕同志任副主任，有几个青委干部在政治部工作。

晚看晚会。十一旅小剧团还有个规模，四个女的，魔术还引人，士兵是喜看的，惜难加政治内容。《陈家震回家》改变了一些，地方化。接着京戏与闹子，《打鼓骂曹》是好戏，第一次看。《铁公鸡》武打，《连环套》是热河故事。我空前全部看完。

杨树林回来，带老朱信。

1947 年 8 月 6 日 晴

整日听县委的汇报。讲的不好，没讲出多少东西。不敢站住这城市思想，不敢胜利思想是主要的。谁都是来抓一把，五日京兆。很想写一文。

晚县上请客。夏天竟吃不到蔬菜，尽是肉。中国酒席真要革命。

天义消息仍无也。

1947 年 8 月 7 日 晴

上午写就叶柏寿二条新闻，约六七百字。外出买奶粉。到翻身会看开干部大会，斗争贪污干部。七十多乡干中真正好的积极分子还找不出几个。

下午去听十八旅汇报。他们与地委关系极坏，分家引起。兼听则明。

与丁、韦略谈。

晚饭后向十八旅连以上干部作时事报告。仅一点廿分，实在讲不多。

晚写凌源消息二则，七百字。

吃西瓜颇多。是日本从台湾移过来的种子，子很小，还甜。

1947 年 8 月 8 日 晴，行七一里，宿小房身

晨七时离开凌源。住了三天，已足够，这样的城市真不如住乡下舒服。我们的住处猥秽已极，离开时才知道那三对母女原来是赤峰撤去的窑子。好在后来搬了一个房子。

天气极热，也吃不下东西。十二点即住下。房东姓罗，几个儿子都借<钱>念书借穷了。二儿子大概“九一八”后从沈阳入关，后又参加八路军，从冀东去了东北，有照片。母亲已六十，父亲已寻去。他的两个儿子很朴实，大的十九，种地。豆包队[87]还扰吵过他们。

有一小学，十七个学生，尽读《百家姓》、《论语》。先生倒还年青。主要是没课本。二年来教{部}真不知做了些什么。

下午到河边洗了澡，好像是来热河后第一次。到瓜园吃瓜（今天共吃了六个香瓜，新知道了会大骂）。瓜主叫刘尚宾，扎大烟。我好奇，看了他大烟。用五百元原价与他，劝他戒烟，并邀他老婆兄弟一起谈。回来又告诉区公所，即不能戒忌，也传播了好影响。

1947 年 8 月 9 日 雨，仍宿小房身

昨夜睡在房顶上，仍有蚊子，咬得够呛。

晨五时即下雨，直到下午五点才住。面积很宽，下透了。一边看雨，一边写旱象与喜雨消息。下午发出。

又写成《马海富来到叶柏寿》，一千二百字。用尽了所得材料，只能这个样子。要写好东西，非有深入调查不可。

硬读了几页《两个策略》。天快黑，也读不进去。晚饭后已晴，明天能走了，再不走，这里粮食也要被我们吃尽。

很想写《新区杂记》一文。

小房身罗文家大哥被区干吊打过三次，要枪，差点被斗——这是杨雨民告我的。可见我还不善启发谈材料。

1947 年 8 月 10 日 晴

汽车路破了没修，七十多里路到建昌竟走了一天。一路庄稼尽高粱谷子，长得较凌源好。也是一条大川。据说冀东也不过如此。建昌城甚小，一条大街，战迹斑斑，大商号一两家全毁。城南建筑甚多，去年打下建昌后，怕于大川再来，全烧了。现在似有点后悔。但于也就没再来了。晚饭在司令部吃的。再走十五里到李珠营子。有一教堂，地委在此。被很客气招待。又吃一顿饭，即大雨倾盆。

与杨共宿一大空屋。这个教堂房子不讲究。

区里最熟的人算林肖侠[88]了。有许多承德面熟的人。

1947 年 8 月 11 日

地委干部会今日开幕，要开廿天。大概要参加完。今年尽开会了。

[87] 豆包队：即土匪。

[88] 林肖侠：抗战时在重庆任新华日报印刷厂厂长，与当时在新华日报工作的范元甄熟悉。是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张浩的儿子、曾任建设部长林汉雄的哥哥。——李南央注

如何搜集材料还等听汇报再说。

小郭让他下乡，留在这里也只能起书记作用，让他到乡下碰碰好。

下午到报社详细看了一下。有一铅印工人韩志明甚强，能利用铅字做模再倒字。铅印八开可办起来。

整个报社很有朝气。

1947 年 8 月 12 日

上午与王宽谈，只能得几根骨头，一个轮廓而已。

下午写就十八旅新闻四百字。又要小郭整理其他有关县则。小郭明日下乡。

晚饭后，一伙去报社逛逛。

1947 年 8 月 13 日 晴

挤出早晨与睡午觉时间写好王宽介绍。感觉神经很疲劳。

上午听建昌报告，条理很清，关于熟、较熟与夹生之标准区别。晚饭后找杨清、田星云等同志谈，订得太高，按照那标准作，普遍要求就会犯严重错误。另外还有些小问题也有毛病，如照顾军干属，流氓革命坚定性等问题。开始听了我觉得不错，没有深思（也缺经验）。找人谈是好办法。

下午齐广仁报告要路沟工作，谈得具体细致。因情况不熟，人家哈哈大笑，我却不懂。

夜去看皮影戏，是新内容，值得大大提倡。这比秧歌更方便更吸人。

昨天电台又没通好，马海富稿尚未发完！

1947 年 8 月 14 日

绥中概况报告甚平。徐晃和尚房子区材料生动。土地分散，而地主恶霸统治仍残酷而复什。极想收集恶霸材料。

这样丰富的现实反映太少。那个区有许多李有才[89]。快板又好又多，可以收到一些。

此间《人民报》应办成通俗群众报，对象是区级干部。此意和地委零碎谈了一下，也和高文晋等[90]谈了一下。这样的报比大报更难办。

近日和杨雨民同志谈得较多、较广。热河抗战史是该写一写的。可惜现在无时间，不然倒是好机会，以后也难有机会这样两人住在一起了。

上午报通，存稿发完。

1947 年 8 月 15 日 晴

上午徐晃报告和尚营子材料完后，即将他材料取来，没听建东报告。决定消灭掉徐的材料，并约他写几篇。又约绥中李树红写一个村的材料。

听说程已回，黄杨廿五回，我大概也同回了。除一般材料外，集中精力搞典型恶霸，群领及村子

[89] 赵树理作品《李有才板话》的主人公。李有才是个民间艺人，善说快板。他了解农村的社会、历史状况，有一定的阅历和斗争经验，性格豪爽但又冷静深沉，用快板的特殊武器进行斗争。故事讲的是抗战时期，阎锡山统治区的一个叫阎家山的村庄改选村政权和实行减租减息的曲折过程。

[90] 高文晋：1946 年时任《冀热辽日报》采通科科长。——李南央注

材料搞到手，还想弄点天主堂，这是热东特色之一。因之几天内恐写不出什么新闻拍回去。

天气潮湿，蚊子咬，吃得虽不错，精神总不够用。

1947 年 8 月 16 日

朝阳、建东汇报。朝阳武装斗争，王老糟是一特色。约王慎义写。

好几个县以及礼堂标语都提到消灭贫雇农口号。杨清同志一起谈到，这是不妥当的，不可能的事实。那就要消灭剥削，必引起一次一次平推，无人敢生产发展，是一种小资幻想。冀中是“左”打一下右，改打一下又左，冀东也反得厉害，建昌营只剩下公营商店。纺织要三个月（？）才能恢复。左的“好”，是党几十年来的传统。东北局关于富农与中小地主已有电来，要纠正偏向。一概“扫地出门”，使我想到一九三二年家中之事[91]。

到报社开一会，略谈了一下。与林伟谈她被俘经过甚详。她最后感想：经这次被俘生活，回来对什么都觉得满意。

1947 年 8 月 17 日

锦义、锦西汇报。锦义没报告出什么经验。抓到兴城与朝阳材料。朝、建、建东恶霸传都在写中。

听汇报，精力很不集中。

与杨扯分局领导甚久，许多问题他也与我有同感，如对胡之不民主等。

晚，地委刘留报社同志一起开会。干部问题我抓得紧，免得将来又出麻烦。着重谈了一下通俗群众报问题。

很想了<解>一下新有没有回来的问题。当然没有回来，不会有意外奇迹出现。

1947 年 8 月 18 日 晴

喀左旗汇报，说出蒙古人心理变化。王爷用{辫}子捆上革命，哄堂大笑。公营子群众现已自动要斗王爷，将喇嘛庙佛像砸毁。纯农区蒙民工作可往前走一步。我很早就有此一想法，热中听说与分局指示有出入。只要实际没出问题，“过”倒是可以的，否则总是跟在群众后面。

与杨又谈一晚。

1947 年 8 月 19 日 雨

兴城、凌建汇报。兴城局面有缩小，据说是领导不团结，没掌握住工作中心。没有报告出什么名堂来。凌建大城子新区工作，杜星垣[92]同志带工作团做的，有许多经验，成问题的干部变好了。“废物利用”，家庭妇女起大作用。他特别提到知分子与工农结合，才能解决问题。约他专门写些，并约他与

[91] 1932 年红军占领李锐家乡平江时，将李家妇孺无目的地赶出家门，名曰“肉体消灭地主”。途中两个祖母因小脚，走不动，被推下山崖。其余约七八口人经武汉绕到长沙李锐家中。李锐母亲自己生活并不富裕，但是接待了这些逃难的亲属。这些亲属先后全部病死在李锐家中。——李南央注

[92] 杜星垣：（1914—）福建霞浦人。1936 年参加上海抗日救国青年团。同年毕业于大夏大学教育学院。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全民抗战》助理编辑、中共热东地委敌工部部长、冀察热辽联合大学教育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中共广州市委工业部部长、市委副书记，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助理，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国务院第一副秘书长、秘书长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和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顾问。曾是中顾委委员。

徐写一工作团总结的东西。

决定廿四下午走。

1947 年 8 月 20 日 晴

今晨好像连着梦见新，有调皮，好像还在那个地方旅行。离宫？烟雨楼被拆光了。

凌源最后汇报，零碎得很。

晚找苑、高谈，了解他们的工作情绪。黄钢被存些意见在此：待人过严，脾气大，使人喘不了气。这是我自己要切忌的。

与杨常谈人物。民先学社许多人都共同认识，人都有怀旧之情。

1947 年 8 月 21 日 晴

进城赶集竟买了十条烟，作为生产。建昌一条大街，一里多路全是赶集的人。土货多，已有葡萄上市，二百元买了一斤。

归途见一队很整齐男女老幼农民，压一戴高帽游行。一问，是为土匪牵线。这当然是农民觉悟标志，但远地游行一成风气，就很碍生产，也不一定都愿意。不知道是干部，还是积极分子路线。

1947 年 8 月 22 日 晴、雨

上午参加辽西小组会。对富农及阶级划分问题，仍都不清楚。绥中县书精神仍较左。一个区干要能掌握政策是件极不容易之事，因为这至少需要有耐心，仔细了解材料，倾听群众意见。

下午去访问“扫地出门”的农家。七十五老头说不出什么。“一人饱暖千人怨”，倒也说出真理。这是翻天覆地的事情。这老头这一辈子恐怕是想不通了，会因怨而死。地主阶级也就有大部必然这样消灭，他们的儿孙辈要能改造过来才好。

在农会院内找到一书箱，翻了半天，得乱七八糟十几本。此系赵家之物，儿子在承德读书，那些作文简直腐朽得不成样，这是应该毁灭的。晚找王田{叔}谈此间工作特点。

1947 年 8 月 23 日 晴

上午翻看外报一阵，并整理材料。这次搜集不少，但无重点，且亲自谈的不多。

午睡时，想写《南征杂记》之念甚浓，以写问题为主。待回去再看。

下午找高再谈，去剧社要大鼓词，又最后向张明人索稿。开会太多，许多人实在没工夫写。

见到十四日的报。

1947 年 8 月 24 日 晴

黄鹊等作报告，内容都还扼要中的。作简单纪录。有的问题可写社论，如大胆提拔新干部。

因为要走，今天做事最多。下午找群领杨{升}谈话。晚从周治国处抄民谚。找王田{叔}等同志谈。最后报社王同志来做临别赠言。高文晋到我睡后才走。

似乎应该总结一下在热东地委半月的生活。值得提出两点：一、没有重点，无管地区或那[哪]类问题、人物，一般的抓。二、不够积极挤时间，多谈一些（这与和杨一起住受扯谈有关）。

1947 年 8 月 25 日 晴、雨

今早先动身，竟忘记向地委同志告别。

到四道营子蒙奸李芳[93]（众议员，过去看《民国之精华》即留此名印象）家，将他藏书大抓了一把，共两大箱。我不抓，无人管，终将四散成引火之物。因为父亲的关系，收集这些书，更带一种说不出的感情：真是世界的根本变化。虽都是旧书，正因为如此，有许多可{贵}的。如时间从容（共花了二个钟头）可收更多。翻时很悔自己太不懂旧书。

下午三四点到小平房，共行七十里。下雨投宿。

1947 年 8 月 26 日 晴

晨四时出发，大雾到七点始散。穿起雨衣，欣赏雾景。在四官营子过来（过了岭），碰见赴任的朱军同志。他带有新的信（朱 电告）。和他谈了一阵，似觉他这样装满了许多“品评”、“意见”去，不太妥当。

坐大车上，匆读新信一遍。虽知她不会回来，“爱情的光辉”我很受用。我应该同情新的处境，她的“知音”实在太少。

下午四点多才到凌源城。城外正枪毙了汉奸镇长，群众围观，有点敌情，城内也有些谣言，似不如来时之安定。

到政治部，竟记起弄照相机事。宣传科长许文益[94]是原青委的，很热心替我找。

宿一回民家，很干净。又读新信一遍。

我的新和苗儿呵……

1947 年 8 月 27 日 晴

分局车上午才到。今天在凌源停一天。

弄到两架收音机。在许处又得到《东北边防形势论》一书。我借给程的那本，他已给彭真同志。

听房东说及对翻身会有意见。吞吐说一点，如大吃喝、报私仇、份子复什。这当然是难免的。今天又是整日斗争会，各户都派人去听，说也打得凶。县府王秘书说，这样像是为官府办一样。

气管又发炎了，似热伤风。自伤寒后，气管很易发炎。

又读新信。这孩子处不得一点逆境，生活上小事太爱计较。西满问题基本上是生活纠纷。女同志要培养气量确非易事。

1947 年 8 月 28 日 晴

自凌源出发，中午十二点半即到天义。仍在叶店打尖。骑马不吃草，将田墨林大骂了一顿。脾气仍抑制不住，有时是为小事触发，这样对下面同志印象是不好的，对勤务员也没一点好处。

---

[93] 李锐父亲名李积芳，与此人只一字之差。李积芳的简历也收集在《民国之精华》一书中。李芳与李积芳曾同是民国初期的国会众议员。——李南央注

[94] 许文益：（1917—）上海市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青委管理科科长，第四野战军团副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驻民主德国大使馆二等秘书、一等秘书，外交部人事司副司长，世界知识出版社副社长，驻刚果大使馆参赞，黎巴嫩大使。1971 年 8 月 20 日出任驻蒙古国大使，9 月 14 日见证了林彪等人所乘三叉戟飞机坠毁现场。

在天义停了四五个钟头。车老板讨厌有女同志坐车，闹别扭。晚上仍抢先行宿韩七柳。下决心明天赶到赤峰。而老板子与老百姓都认为这是不可能之事。

1947 年 8 月 29 日 小雨终日

三点就起来，催着套车。十一点半就行九十里，赶到莫里河，这是南行宿地第一站。在纵队司令部杨怀珠[95]处午餐。他殷勤招待，又说到现在报纸改进多了。一点五分再出发，上坡即下来走，车老板也有了完全信心。终于六点一刻到家，大家都极高兴。

歇下来就忙着与张、黄翻带回来的书看，这真是一大杰作。

与朱谈家中情况至夜三点。他与黄钢的团结有些问题，两人性子都有些急，而黄对人对己都绷得太紧，在热东已使有些人吃不消。

1947 年 8 月 30 日 雨

下起大雨来了。真是大幸。昨夜盖被，气候比南面冷多了。

终日谈谈看看，算是休息。下午与朱找赵，坐谈甚久。看到冀晋党委传达刘的报告，批评领导左的路线。这是晋察冀长期不民主，下级盲目服从所造成的。王孝慈给赵信，谈到读了《伟大而朴质的人》受了感动，又安心下来。

1947 年 8 月 31 日

上午与朱、黄、鲁谈他们互相意见，大体算是谈开了。我觉得朱的态度不好，有些傲慢。黄则太看重自己个人的写作，也是急躁。问题当然没有最后解决，将来也许还要爆发。

晚商量明天开大会事。

1947 年 9 月 1 日

程昨夜回。新如所料未归！

总社纪念记者节很隆重，发了许多检查立场与作风的文章、材料。以晋绥县反克里空为契机。

上午开会。赵的讲话对有些不安心同志可能有些作用。我没准备，临时想了讲的。黄钢讲节约很朴素。

中午会餐几成大风波。我们四桌酒席，大家只一样肉很少的菜，我当时发觉已晚。有人反映是统治阶级过节。晚上在清真馆请了三桌，才补救过来。

文工团演戏《纪律》，写不择手段阻碍群运的生产科长。这是现实问题，可发表。《反翻把》，杜印[96]的副主任演得真好。郑依平说比东北的好。

田墨林发现同街地主扫出的书，去抓了一批。内有光绪年《大公报》数张。

终日热热闹闹，如办大喜。黄钢结婚。

---

[95] 杨怀珠：（1910—），江西吉安人。1930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中央苏区反“围剿”、长征和东征战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晋冀鲁豫地区作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授予少将军衔。

[96] 杜印：（1919—）江苏省镇江市人。原名任生。中共党员。1940 年在延安鲁艺戏剧系学习。1946 年开始发表作品。与别人合作的电影剧本《永不消逝的电波》曾家喻户晓。一生从事戏剧工作。

1947 年 9 月 2 日 晴

上午看建东材料，改黄钢文。

中午接到新的信物。苗又病了，到八月廿三正是廿四天。李季回来后病的。新的情绪极坏，竟将手冢打走。房间如黄瑛说苗是需父亲的孩子。 我怎么也镇静不了，只好翻了一下午旧书。动笔写信，一段即止，写不下去……。

翻来覆去看寄来的十六张照片。我的苗儿多可爱，真苦了你，我的 Mei。将照片压在桌上，也是“卧薪尝胆”之意。

晚谈分给冀热察印刷机器事。

1947 年 9 月 3 日

上午写就凌源区小队新闻及短论。

新和苗的情况终日压在心头。晚到分局，赵在开会。见到凌莎，谈及新的情形。说她曾给苑子纪一条，“死不回冀热辽”。又是要去牡丹江，又怀疑与何伟[97]有何更深关系……。这些都令人怀疑到我们感情状况。有过延安那一段，不能怪人，而大家也都是好心的。凌显然不满新这种态度：“总是冀热辽区的干部，这里总是一个组织的意见，不能用那种态度。”总的，她觉得太傲慢。这是对的。

中午曾午睡，这是回来后第一次。下午政治部请记者吃饭。赤峰最大一家饭庄，有海菜，菜味均纯正清淡。郑的白珠亦未回，问题似更复什一些。

晚力疾写绥中材料，成一千二百字。

1947 年 9 月 4 日

上午找马洪谈新的情况。以最后奢望心意写了一电报：此间大批干部下乡，你如能回，苗儿可交保姆与我，你可下乡。请再考虑。下午又接电话：私人电报发不出。原寄谷一电，问苗病况，也发不出。真是无可奈何。

晚段来座谈甚久。这是吸引人的年青将领，谁对他都有好感。他强调土改，没土改就没战争胜利。军事将领没政治头脑是打不好仗的。我是很想写他。

1947 年 9 月 5 日 晴

上午将旧书全部清理，分成三箱。找清克图来编书目。沈毓珂对我之不借书很有意见。

下午程作报告，令人很兴奋。分局领导作风大概从此会有大改变了。令出必行、严整纪律、扫除疲沓、事业第一、抓住典型、干部下乡。东北留学一趟，精神是带回了。

晚上社召开扩大编委会，直到夜二点。互相间作了较充分的自我批评与批评。大家对我提了意见，这是来热河后空前一次，对今后报社团结说是转折点亦可。归纳大家对我意见，主要有这几点：和大家联系团结差（过去态度不好），对下面思想动态不能掌握，解决问题不明确，中心在于如何建立领导核心。特别编委会同志互相间撕破了脸，对张维冷之不与群众接近知识分子作风提了直率意见。老朱之谈，我对他十次九次让步。张谈我遇事抓得过紧。这些更鞭策自己，我自己也认识到我是有进步的。我最后

[97] 此何伟与前边提到的报社的何伟不是一个人。这个何伟是范元甄在武汉圣罗以中学读书时的国文教师，引导范元甄参加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驻越南大使，河南省委副书记和教育部长等职。文革中病逝。——李南央注

谈，将个人缺点与感想提到思想上来，基本还是自高自大，不能与群众结合。而能力就是发挥大家积极性，不能团结群众，就没有能力。张一眼闭一眼的消极思想，自由主义也谈了出来，这几天因新苗的波动也谈了出来。

1947 年 9 月 6 日 晴

发出绥中材料，又加添了一些。

下午传达程的报告。晚黄等传达程的战术报告，精彩得很。没能去听。

林总在军事上已发展了一步。

1947 年 9 月 7 日 晴

上午给新写了两张。现在写信真是顾虑很多，三思下笔，顾及她的反应。

李作夏季总结报告。隆化、内蒙、北票（早撤）都有严重缺点，思想深度差。现象都指出了，根源没指出——领导机关战争思想不够。为何准备这样匆忙呢？

与邱谈野战支社任务。一切事情还是先谈清楚好。在郭处晚餐。他从东北带回许多谈资，以后要多挖出一些。刘胖又要铜模了。

晚看一团《白毛女》。就一幕还好。

晚又力疾给新写信至夜深。组部寄来她给东组的信，读后当然不高兴，好像我们只剩下“人不如故”了。这倒是我前年六月所思主要思想。现在已知这样了，她这样提，当然对我有刺激。

1947 年 9 月 8 日 晴

野战支社突决定下午要走。匆忙开了个会，大家将一些主要应注意的问题谈了谈。总社有一指示，也解决了一些基本问题。秋季大攻势就要开始了。

黄钢走时留下少奇同志《论党员修养》第六部分——《组织与纪律修养》小册子与我，他的用意我是知道的。那上面有两章特别讲领导人如何执行民主集中制等问题。匆匆读了一遍，为新摘抄了些。

晚上仍忍不住又写了一些批评她对东组的信。老朱也谈起流亡之事，竟大发了一顿牢骚。

1947 年 9 月 9 日

上午又给新写了一些，“摘抄补遗”。书信生活何日结束！？可见这几天来如何影响我的身心、工作。

赶写了锦西的稿子。

1947 年 9 月 10 日

混混沌沌一天，啥事也没干！

郑依平来。真是个消极的人物，去前方也不大愿意。

读完《清宫二年记》，写慈禧晚年情形。对这些历史掌故总是有兴趣。

晚开编委会，赵来谈了些政治情况。魏特迈[98]对蒋政权是失望得很！民盟人物政治上还是幼稚的，竟上了魏一当。张学良恐也上当。在外面环境，站稳立场也不是件易事。

刘陈南下，总社仍未报导。长江流域都震动了。蒋介石在筑江南防线。这样就好，今年之内总要打出个名堂来。

总觉得应拿下个大城市才好，这样可推动全国高潮。

1947 年 9 月 11 日

一天就没做什么事情。下午老杨来磨菇了一下午。晚讲一次党课，少奇同志论“愿意与强迫统一”的问题。

精神上好像需要振作一下，几天来生活影响很大。

1947 年 9 月 12 日 晴

到分局听段汇报冀热察情况（昨天冀东汇报没通知到）。主要谈军事。傅作义已坐大了，有廿万人。质虽不强，恐是最后的麻烦。经验中谈主动性积极及战术上歼灭战思想甚好。冀东旧区村干部对抗问题很多。记录抄了一些。

午睡后起又给新写了一些。

晚总社通知有重要报，大概是刘邓进大别山及总战局大变化报导。与朱、张乱谈至夜二点，兴奋之故也。

已发现有数起鼠疫死亡。

1947 年 9 月 13 日 雨

杨春圃[99]谈发动群众。区党委与三地委关于左右倾——杀人与推平问题有大争执。左右倾问题上了一大课。

挖了一本晋察冀印的《毛选》。比东北多《农村调查》及数短篇，纸张亦好。

今天出了号外，全国反攻了。“最光荣的位置是到长江以北各省去”。甚为心动，也兴奋之至。全国高潮已到，打倒蒋介石了。十多年来夙愿如今得偿了。

想起将苗留在东北与新一起南下之事，也不会是太远之事。明年总可能吧。

1947 年 9 月 14 日

上午分局开下乡会，他们都准备下去。这是大喜讯。去年就能如此，热河、冀东局面就不同了。领导是决定的。

很久以来没有认真写过问题的文章。外出时想写的《南行什记》，时间性过，记忆已旧，也写不成了。脑中活力甚少，从未有如今日怠倦之感。不认真作甚事，翻翻闲书，处理些琐事，一天就混过。

晚开编委支书联会，整贪污。到会各人先坦白自己家底。除徐之光给七钱烟土外，无任何家底。

---

[98] 魏德迈：美国杜鲁门政府派到中国的特使。——李南央注

[99] 杨春圃：（1913—）河北任丘人。原名杨雨祥。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冀热察区党委常委兼社会部部长、冀热察行政公署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文革”初期兼中共沈阳市委第一书记，后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副书记。1986 年离休。

这次给新捎棉花，考虑许多次还是向公家要了。其实她在那里可多花钱买。但是已开口要，存有希望，我亦不能做其他帮助，只好硬着头皮要。与朱、张谈及樊之太不懂照顾我们生活。

1947 年 9 月 15 日

至夜深写出和尚房农代会全部稿子。报导较完整，看了几次材料，写得较用心。快板报导可转播。

寄新的物件、信都交张叔宽了。放下这件事，精力就集中起来。

克真去林西，接后方书版铸字。

近日似又要求 sex 高潮。四三年之后直到现在，过的就是一种节欲生活，这是不近情理的。新似乎根本不想一下。从这事也令人增负气之感。如果直到进关不能统一，是非常不好的。人总是随环境变的，何况已知她现在如此一种感情状况。十天来吧，从未为此事如此不宁者。

吃霉饭引起风波。雷厉风行，将经理部，大司务、伙委找来开了一个会，彻底谈了一下。订菜谱，解决霉米。

1947 年 9 月 16 日 雨

秋雨终日，但一雨就成冬了。大家都感觉很冷，我将夹裤也加上了。这一冷，对热河就更冷淡似的。今天又清谈一阵。中午接总社《参考》。美联社报导南京甚慌乱，刘军已到芜湖对岸。真令人兴奋。黄火青那次作报告时，我的估计对了。刘军一定先插下长江。长江呵，长江呵！清谈时怀疑无已，老朱甚至说："对热河太无兴趣。"

发完和尚房区稿后，匆写了一短论，算是对消息的画龙点睛。

给赵写了一短信，提及对程报告之强调长期战争精神与今日形势似有出入，而事变发展往往出人意料。自去年冬至今，感想犹存的就是慢（稳重非慢）。目前因为扩兵而土改，追求扩兵数字。他回信，分局是反对慢的。是这样就好。

晚上谈下乡，老张竟发脾气。

1947 年 9 月 17 日 晴

今日为大兴奋之日。辽西歼敌四千五百人，活捉一师长。当写就一短论。林总的战术思想一通，胜仗就来了。

鼠疫传到工厂隔壁了，必须作紧急处置。与分局商议，或下乡。但困难甚多。电台、又无交通工具。到司令部一谈，无用。弄回几圈葡萄而已。

与鲁到文庙看房子，必要时暂搬文庙。

1947 年 9 月 18 日 晴

搬文庙。终日动荡，逃难场面。想起去年围场之景。

张维冷终日隔隔不入，给人练习忍耐机会。

又清书装箱。这是一大累赘，终有一天会全部丢下。又谈长江{位}置。

时局、鼠疫、工作，桩桩使人不安，还有新的因素，这在我几是前所未有之情况。情绪很松懈。

晚黄、李报告严整贪污与歪风。打老虎，砍大树，精神固好，但非其时也。人心动荡忙着下乡，

官子多多。分局、军区竟明天拂然而去。到王家，夜两度找赵，谈具体困难，及一切可能发生情况。供之了解了解而已。

1947 年 9 月 19 日

上午支应了一些零星事，为工厂找了住房。下午读一几十页《内战史》。很仔细，列宁领导是决定一切的。

懒散如故，见朱之终日伏案甚觉愧然。

昨推一阵铁球，今天还有影响。

晚开对张意见会，谈得还好。我谈较多，提到他之根本缺点：（以自己整风经验）自命不凡、洁身自好、目空一切，对具体政治生活无兴趣，对与实际远离的事物有兴趣。生活作风特殊，不了解自己“无知”、贫乏，组织观念弱等等。基本上他都接受了。临睡前，并诚恳谈及他在重庆时，党即对他有批评。骄傲、报国青年。别人评语：油头粉面。并非一帆风顺之类。

1947 年 9 月 20 日

老张等一行今日下乡。

这次鼠疫，又是无交通工具。下决心找高一谈，要买汽车。下午去找他，慷慨答应可给金子。回来真是兴高采烈。决定李季去东北。为起监督作用，与老朱谈起另去一人，并作些别的事情。老朱愿去，这也甚合我意。除他外，也无别人。我似有私意就是看能否弄回新。

买汽车，大家都高兴。

1947 年 9 月 21 日

金子只批了十五两。又去磨菇，增加了五两。凡事要磨，要抓机会。江文回来，要到马达一部。又另从材料费中要了廿两。能买些东西了。

计划问东北要每月供给一百令纸。

终日为此事兴奋。

晚上谈购物之事。

1947 年 9 月 22 日 雨

终日下雨。上午赶着写信，给凯丰信，介绍老朱，给新信最后表示“千言万语劝君归”。

死了一个公家人，说是还打过两针。人们顿增恐怖情绪。街上还传说死了四个！

与朱商量，经老樊同意，决要李季买回毯子与皮大衣。计算了下自己可变卖之物，能顶得上。

晚找李季详谈了下，指出他之有浪费、手宽。他自承爱用“面子钱”。贪污材料发现不出。

朱走后，作死板编辑工作，也许心情能定下来。

1947 年 9 月 23 日

老朱今早走了。

套上笼头，开始编报。好在大家都已熟练，远不如承德之吃力。

政府系统机关大部搬走，精神压力增加。

昨夜接张维冷信。给赵写了一信，主要是要材料。这样下去真不行。

找母亲们谈了谈，想解决她们集体带孩子的问题。

庙中寂静，半月初升，独守后殿，将《接战以来》翻完。韬奋对蒋介石当时还存不少幻想。

与樊处理应坚老婆吸烟事。娶老百姓妇女真不能随便。

1947 年 9 月 24 日 晴

今日又是大兴奋。杨仗子再歼敌两个师（49A、79D、105）共七千人（俘六千）。疾写两篇短论。提到热东援前不力。

信心是增高了，工作是赶不上去的。

下午参加支委会。分局整风号召。如此环境，难很好整。

黄钢已去前方，写来第一篇特写《抢换肩》，甚好。今天第一封电报掉了“一 0 五师”几个字，急得直转，到深夜报不能付印。

记得有早梦见新。重新整她。

1947 年 9 月 25 日 晴

M 来。F Tm. Ms.!!!

一 0 五师果然不错，报早晨才付印。

赵送来信。他还总以为我们想下乡。张维<冷>等已去热东。

整天精神不好。

1947 年 9 月 26 日 晴

早晨收到沈毓珂两篇稿。通讯改成新闻，很勉强。沈文是改组派。好处是简练，也抓到了中心问题。

东北最近广播我们的东西很多，过去对此我太放松，最近才抓紧，应一直抓紧下去。

很想写些东西，都还不成熟。下午又开支部大会。晚上鲁蛮回来，时间不属我。

粗翻了下《历史决议案》，应精读十遍，读通。《内战史》也在读。

老杨吃中饭，仍旧想走，十足消极。我只是采取不赞成态度。略谈一些，无法彻头和他谈。将来也许能有机会彻谈一下。

非常想念新，午觉都睡不安稳。

1947 年 9 月 27 日

早晨为经费事，对老樊动了态度，事后甚悔。但对他之工作不主动，无计划，确恼甚。正看电报时，接新九. 二短简，如挨了一棒。闷闷不乐，终日不能排遣。

午睡睡不着，较平静下来。

上午曾急就章，写《不久便可分晓》。讥刺陈诚之文。有材料，写还是快的。

编报后短论抓得很紧，广播也抓得紧了。最近东北转播极多。黄钢起伟大作用。

1947 年 9 月 28 日 晴

苑子纪回来，带来切纸版机与制锌钢版机。这是一个极有办事能力的同志。当报社总经理多好，富春同志肯定要他。

零碎谈了一点见闻。去年东北之争在：城乡关系，打不打，城市保卫不保，如何打等问题上。林总是全才，高（李南央按：高岗）全力支持。陈李不够明确。对去年三月中央决议林电：请中央冷静些。多么大的政治勇气！估计一年才能搞光东北蒋军。一般形势估计较缓一些。对此间是喜夸大，有方针似又无方针，无中心明确的方针。又与苑谈新的情况甚久。

见到张令彬，仍是自己一切都对的味道。喝了一大杯苏联葡萄酒。拿回最近报纸，晚间即翻读。写热河地主文油然而生。

1947 年 9 月 29 日 晴

今日为中秋。校对维辛斯基演说费三小时，再无心情赏月思亲。

打扑克几场以点缀节日。

晚与鲁蛮谈至深夜两点。他要我对他提意见。在写作采访等问题上也直率提了一些。指出他文字基础差，综合总结，分析能力均差。决心当记者，当然可以当好。他对我意见有二：处事犹豫，迁就照顾太多，使人易无所适从；对干部看法似不易变动（成见之意）。前者老朱提得更明确些。实际是自己了解情况不够，影响决断之明晰。谈得很多，很融洽。干部的思想动态，过去太没注意。

这个古庙冷得很，风从四壁来。盖的比林西过冬还多，但还是冷。终夜脚凉。

1947 年 9 月 30 日 晴

前方台通得很好，今天收报三千多字。49A 俘虏成群躺在高粱地里等着俘虏。东北发来祝贺社论没收全。一上午就是查对了几封电报，对错报我倒是能手。

因为杨广所写评 49A 覆灭刺激，没午睡，写了一个总结此次战役致胜原因的综合报导。八百字，节用了黄钢的一些材料。发得太零碎，东北也是要整理综合，不如自己先做。

搬入文庙十二天，今天晚上还都。有电灯，安入暖室。那个后殿再住下去会病的。

1947 年 10 月 1 日 晴

前方俘官送来。到政治部打听其情况，准备明天去访问。

压了许久心债。热东妇女作用稿匆匆写了，加写短论，可能起点作用，现在也合时宜。

决心反映一批地主材料。

1947 年 10 月 2 日 晴

与于、苏等解放军官座谈三、四小时。我以含糊身份出现，主持座谈。中心原拟谈杂牌，却变成胜败对比原因。这些人都有架子，都有自命不凡，特别不服输。谈苏联问题，我立场把得很稳。他们以为我是李司令员，这与衣服有关。同这样一些人谈话，似比农民易谈。这是接触农民太少了，没他们的语汇，听不懂话。这些人有的有流气，如那批来延记者一样，很不入味。内中宁坚似较进步，也有教养。

鲁荻写的访问，几乎又重写。

1947 年 10 月 3 日 晴

处理完稿件，赴欢迎解放军官的宴。我似被那几位所注目。欢迎大会太无准备，几次要我讲话没讲。心里倒有些感想，比那两位可能讲得好一些。现已无青年时之风头气。大众场所沉默一些好。高泽霖讲的还很得体。

归途想买一相簿贴苗儿像，没买到。

下午编南霸天材料，甚顺利。

增发{冀中}电。昨夜与东北没通，甚生气。杨、康二人闹意气，找来一谈。为杨书林之当面撒谎，拍桌子训了他几句。这是承德撤退后之第一次，为工作所致。但仍是容忍不够。虽必须压，不必拍桌子，这样损丧对方自尊，没好处。切记、切记。

晚另成三小地主材料及短论。

1947 年 10 月 4 日 晴

昨夜冷水浴换了干擦之法，很好。

近日精力集中，工作效率大大提高。早饭前后，稿子就基本发完。上午还可做许多事。下午则睡一觉就时间不多了。

Sex 还是很恼火。奈何、奈何！否则我精力会更好。

晚编写完《十大天》等地主材料。我自己的存货可供四天左右。也许可多挖一点。准备弄完这批材料，即写《热河地主分析》一文。一定要写出来，将来编一集子，算是来热一纪念。

中午接赵电话，谓访俘我像审问，这是过分的。不知谁反映。我们还觉谈得不错。也许主观。提到各地委步调不一等问题，他很同意。晚又写一信，提三事：党委报导、步调一致、“看新闻”。

今天发出南霸天材料。

1947 年 10 月 5 日 晴

自编报以来，脑子木板，不能深思。想写地主文章，将旧材料翻出，兴致又不高了。

照<相>机修好后，今天替自己照了二张看书像。以后不再照自己了。不找书看，技术难进步。

晚再弄了两篇地主材料，已觉太平淡，停止算了。

朱仍未见来电，应早到了。新回之事是无望的。

1947 年 10 月 6 日 晴

东北大捷。53A 主力被歼一师一团，另歼一保安师，解放八城。合众电，长春可能撤退。蒋飞北平，再去汉，只是天上可往来了。我们是一切往上涨，而蒋贼是一切往下，士气太坏。时局发展我看是会快，力量是优劣太悬了。陈毅下去，七天克十三城，如入无人之境。刘伯承似稍停，过江之说未证实。陈赓已到陕南，陕北也打出去了。只晋察冀差劲。

发完稿即等俘虏军官来，共来三百。照了几张。可惜成单行走。

近日意识到脑太紧张，今日就不大看写。本预备驱车出城，未果。

晚贴苗儿的照片，多日夙愿也。近来很喜欢抱院内的小孩。

1947 年 10 月 7 日 晴

编报时写评北宁破击一稿，无自己思想。黄钢马达已坏，急电热东救援。

晚读《大渡河》剧本。作者（陈白尘）雄心甚大，搜材亦广。此剧有魄力，也简洁（似受《苏沃洛夫元帅》影响），但写石达开其刚愎个性跃然纸上。但政治思想极模糊，治兵之道亦无突出之处。岂石本如此命？而着力写与宝英之精神恋爱，竟至神嫉而拒言以报复求平衡，笔墨用得太过，也不似一代豪杰之气质，这还是作者之思想情调喜好所限。写这类男女纠葛（不庸俗）作者是内行的，写得这样程度也就不易，至少将太平天国失败主因之一——内部不和写出来了。

1947 年 10 月 8 日 阴

将书又重新搬出，加以分类，放进书柜。又索性整理抽斗，一切似长期打算一般。但愿无意外相扰。

读《扬州古记》，清兵之残暴，日寇堪与相比。但戳屠之众，三光政策亦不及也。此历史血案能书印后代，实极不易。作者似为一名儒，文章老练，好报告记录也。

上午入厕时，曾为地主文分段又翻《东北农村调查》，寻找启发。今日之清书，由找《太行调查》不得而来。

整日颇有懒散之意。

赵中午回来，去坐了一阵，谈敌情。中央二年作战计划，地点还是一大问题。

苑子纪来，请他上清真馆。他意想知道高与我之谈话，他去东北已成。

1947 年 10 月 9 日

昨夜高岗[100]同志抵赤，夜十点约我去谈。原是问消息，结果谈到十二点。今早去要报，又谈到十一点。真没料到谈到如此直率。他问我老百姓情绪，土改情况，各地委负责人，对分局同志评论，扩军把握等等。他谈了许多：去年东北七七转变，林彪拉走军队厉害，“家”，农村与城市，一切工作依靠群众，东北剿匪之彻底（十三万步枪、千挺机枪、四十多炮），深林大地寨，冻死人、冻伤八千，农村新气象，老百姓有地、房、马、衣，就帮助我们。八［］缴五独师，明春五十团，敌定增兵，十五万才起作用。远东鲁泉，小丰满不能打。谈到分局同志：程政治弱，杨老，黄无经<验>，李幼稚……党代会文件流毒害人，建党不提思想作风，整军小资级夸大。程谈三日，许多错。王孝慈不看分局指示（少看好）。整日非常兴奋（接上）

[100] 高岗：（1905—1954）陕西横山县人。1926 年入中国共产党，是红军陕甘宁根据地创始人之一。1945 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成为 13 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战争中先后担任北满军区司令、东北军区司令兼政委等职务；辽沈战役结束后，留在东北，先后担任共产党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兼政委等职务，是当时六个大区唯一一个身兼党政军四大要职的领导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与彭德怀密切配合，使东北成为志愿军的可靠后勤基地。1949 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2 年 11 月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53 年被指控为要搞掉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排名第二的刘少奇和第三的周恩来，在 1954 年 2 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被撤销一切职务，监管居住。1954 年 8 月 17 日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1955 年 3 月因“高饶反党联盟事件”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

1947 年 10 月 10 日

总部发了讨蒋宣言，及六十七条口号。这是指出革命新高潮到来的历史文件。“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真是气壮山河。中国革命是快要胜利了，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了。

早将信寄与赵，他又约我去谈了好一阵。对分局领导之不具体、无检查、无分工等提了许多意见，也谈到代表会之失败。以后应广听下面意见。找我去是看他写给新的信。很谦虚，给富春同志信也提到要新回之事。作风是在改了，这是好消息。我自己应力戒急躁自高，谦受益。

刮风，非常冷，已进入热河冬天，简直像林西的气候，已穿上皮袄。过节会餐，下午两点吃饭，生活被打乱。

老大姐来，详谈了赤市工作。群众一般是发动起来了，基本群众都得了好处，挖了许多夹壁。

1947 年 10 月 11 日

祝捷筹备会变成紧急防疫，鼠疫仍在严重发展。鲁荻回来，谈及很慌。

我随去找叶田同志不遇，又找张市长。我们住的地方太坏，一定要搬。整个生活又要打乱。

1947 年 10 月 12 日

胶东大捷，东北大利。

苑子纪明天走，赶着写信。电灯息后才去找他。给新的信提到“隔膜与生疏”。对于她之回，似始终无希望似的。我也是尽心力而已。

鼠疫实严重。据云医生受贿，老百姓死了不愿烧尸。而这一阵死的比过去还多，还有狗畜等死，有打了四针的公家人死。

下午到司令部去看房，而管理的人反说怕我们传了他，真是混蛋。

1947 年 10 月 13 日

昨天突然死去九人，我们住的第四区是重心之一。三道街、二道街都要封锁住。我们杨家大院，处于疫区之中，人心很不安。编完报后，我也无心做事。这一摊子真是不得了。

说是来了一日本医生。

晚开会讲了下形势，讨论了鼠疫问题。大家意见还是快搬出城。但我们牵连太大，电台、工厂、发行，一大堆。决定鲁荻去王家一趟，同时搞马达回。接老朱电。卅日到哈。

1947 年 10 月 14 日

东隔壁又死一人，据云系肺病。大车队被封锁在内。似更动荡。与赵通电话，鲁荻没走成。上午匆赶到西南角卫生部去看房子。工厂不能搬去，也是没用。终决定搬分局原址，下午就搬过来了。房子好，这附近还没发生过问题，这样大家也安定一些。

真是怕再过此动荡生活了。只要不大发展，还是不搬出城的好。

1947 年 10 月 15 日

房子的主人是高皇同志，房中摆有许多好花草盆景。可惜我还无此雅兴，这大概是有年纪的人才

会有的玩意，同时也还是生活中缺少一种什么的寄托。只要有条件，我不反对这些，还准备常灌些水。

下午认真准备了晚上作“形势报告”。从四大文件谈起，谈战局与目前工作，任务。讲了约二小时。似觉态度过“严厉”一些。

没有稿子，必须自己写些东西，但提不起笔来。“明天吧”。但明天仍不见得写！

1947 年 10 月 16 日

又发生一种懒散的心境。草草编完报后，即找闲书看，乱翻几本。《清朝轶闻》是一种解闷的书。午饭有腰花，这是从小爱吃的东西，竟也引不起食欲。下午就索性出去跑跑，想增强食欲。到张平凯处（他来了几封打官司的信，一直没复，怕见怪），又不在。回来仍翻闲书。晚读《平屋杂文》。夏丏尊是一个有思想、不满现状、想改革的人。文章寓意都很深，比朱光潜之以导师自居平易近人，现在读来仍不无意义。几篇妇女问题文章，对我们的新女性也是有益的。我们颇有些既不愿作妻又不愿作母的女同志，然而仍不能不作母，结果苦闷不能自拔。新就是这样人。我之懒散是与她有关的，也还有性的苦闷。

1947 年 10 月 17 日

晴了几天，今天有刮小风。

晨接张立文同志通知，这几天鼠疫又严重，昨天竟死十余人（非全鼠疫）。烧人又开始拉警报，今天拉了两次。鲁来电话准备搬，他在看房子。我总还是不想搬，大搬动一次影响太大，过几天再看。

今天闹稿荒，简直才凑。听说来了些稿，本拟动笔又搁下，我在自己对自己自由主义。本想与女同志谈一次，她们开了许多次会，因家务问题闹无原则纠纷。过两天再谈。如真要搬家，又一切乱了。

听说李季在东北有包女招待及贪污事，此事不好姑息及主观估计。

校对科两俘来谈，想家。劝导了一阵。

1947 年 10 月 18 日 没刮风

湘鄂西游击队及皖南游击队情形今天发了。可编写得很简单，也写得不好，都是全国所注目的头等意义的新闻。现在好像是排了戏，刚一出出在演出。

整日懒散，提不起笔写文。仍翻什书。鼠疫仍严重，今日共死六人。收到一些稿，可对付一天。明天大概非写不可了。

晚上安若、田绿平来谈甚久，主要谈她们女同志最近开的几次会。为算家务而起。那天我和王淑云曾谈找所有女同志谈一次，她们态度都好，是一个党员的正确态度，看到自己狭窄的缺点。明天准备一下，晚上和她们谈谈。报社女同志现在一般都还好，个别人也只是旧的意识存在，哪能这样快？

1947 年 10 月 19 日

早晨似洒了点雨，马上凉起来。

早饭前就发完稿。下了决心编写要路沟总结。中间来人谈话，几中断。至夜深十二点多，编写出约六千多字。未遑更多推敲，只好急忙送出。这也是夹生饭，但总比没饭强。

多做了点事，心中似舒服得多。

晚接东北电，报导防治鼠疫成功。主要是造成群众性运动，与领导作风之雷厉风行，当然要有一

定技术条件。又想到此地领导之官僚主义，真是可怕。明天写一短文，将一军。

昨夜睡觉非常安静。

阜新已收复。鲁蛮走得太晚，这人政治上不开展。

1947 年 10 月 20 日

写出鼠疫带刺短论。如不发展，就决定不搬了。鲁荻昨天电话说，已看好房子。

今天翻了一下午各地来报，《冀中导报》与《晋绥日报》最富朝气，有战斗性。人家通讯基础多好，想起要特别向党委写一专文，要他们言行相符，给党报负责供给稿件。对这种领导真是生气。各报关于土改均有不少专文，准备好好看看，摘录转载一些，或另写文。

我现在的精力只能做点编写工作，无法搞问题。这样下去，真是不得了。

和老樊谈了下生产，不应打积极买卖的主意了。

1947 年 10 月 21 日 起风

将各地报上土改文章通讯全剪下。翻了一下，拟了几个题，或辑录，或另写文。处理这些材料仍采前者，文章还是另外写的。

鲁荻回来。几经磋商，决定搬家。靠王家十二里，地名蟒牛营子，说是风景很好。我的考虑有二：离分局近，好反映土改。赤峰成了座死城，在这里坚持不必逞英雄，无益。鲁大发分局牢骚：官僚，不下去，自满，成天忙于开会，吉普车鸟来鸟去。说高岗下到工作团，参加群众会，马上看出问题：假积极分子，工作团是娃娃。王丕年等大不满分局。高说要改造领导：官机关。

想起自己是患得患失，庸俗自利，过去有许多意见不敢尖锐提：怕领导对己不利，怕“人微言轻”，对党责任心不够。对赵关系更是如此，话都只说到嘴边上（当然这与对方有关），要讲究技术——照顾对方接受程度，但内容总要基本说出。有时我又表现沉不住气，牢骚多。今后要拿出勇气，突破这一点，认真对党负责的精神，深思熟虑，坚决提意见（这点张令彬是好的）。

有位凌源的钱老先生来访，曾是“人民代表”，坐过蒋狱。这次吃紧，搬来赤峰。吹了自己一顿，要写一本《民主论》，自己亲身经历。家庭是封建大地主破产，“十三年看牛种地”，这恐是迎合心理。和这种老头交往，酸理十足，引不起兴趣。要写文章，总不能制止他。

晚上买了两个梨吃。

1947 年 10 月 23 日

今早走一汽车，停刊出简报。

终日清书，分类成数箱。以后不再随开了。

明天就离开赤峰，大概不会再回来了。真没想到要被鼠疫赶得乱跑。

补廿二日

短论大概生了点效，张平凯来信要我［］{輓}搬家。他不知报社许多具体困难。

晚与女同志谈一个多钟头，讲些这次会上她们暴露的缺点。女同志一般的狭窄、意气、不十分注意政治，讲小孩问题、夫妇关系问题，其实也是自己现身说法。

1947 年 10 月 24 日

上午弄到十点才动身。新地打尖，晚宿莫里河过枣营。稍有劳动，饭量不止倍增。不劳动，菜好也无用。

1947 年 10 月 25 日 起风

四点起床吃饭，澈明动身。十点到蟒牛营子。路过王家见赵。得悉朝阳已收复，晋察冀空前大胜。一万三，总司令亲自指挥。

房子不好，鲁吹牛。为房子分配鲁与应竟打起来。此事我应负责。和他们两人各谈通。晚上再在一起谈通。我对应许多意见直通说出，效果是好的。

高岗就在沟那边营子，直接带动工作团。和他谈了约三点钟，中心仍是领导。他和六个地书谈过，都极不满意。权：工作做了两个月出来提高。五年水、热两地根本没分。王孝慈更不满，空洞、无具体，只见决议不见行动……高和他们提出严重官僚主义（下去后回来谈：王家最坏，根本没分地），大吃一惊，反尽解释。黄火青“庸俗得很，嘻哈敷衍”，“到热辽也不会下去村子”，“这样一个担子担不动”，“几百条狗拉大车，只见头动，不见车动”，“他们作风我看很难改变”，“程是老好人”。我最后问他我应怎办？带一大棒提意见？系统提些？他说等他回来后。要求讨论报纸工作，要他参加。

《东北日报》许多新闻是他们写的。

1947 年 10 月 26 日

吃午饭时高岗同志写条来，约去参加工作团总结经验会（就在沟那边营子，半里地。他派小车来接，可见他之看重报社）。有王丕年、杨浚、蒙白云梁？汪及区书韩左。对我真是上了一大课。高将他的意见与东北经验及感想等，随时生动具体说出，非常明确。他讲了许多原则的问题。如领导与群众路线，但是结合着工作团具体情况谈出的。他也提到若干年前的往事（西北局大知识分子：王恩华、贾牧天，余[于？]光远、{江青在}绥德的工作团，尽搞“理论”），也谈他自己的经验。虽内容多是批评别人错误（如林枫[101]之清算与减租分开），及自己的正确，但并不觉得是自大。因必须谈这些不能使说明更有力。我做了详细记录，可写许多东西。有了一些基本观念，领导就是要这样生动具体的。他和这个营子几十个积极分子，翻身会人都谈过话。收集材料，遇到问题及时解决。在水泉还参加群众会，当会议要流产时，他起来说话。在已里罕和县书谈了一个钟头，要他们讲老实话，结果谈出 8/10 农会是假的，地多没分。他特别生气热河之土地“基本解决” 说法。高特别几次提到多作报导。

甚想与他一块去王家（原拟与鲁一起去王家的），终留下与王等一起谈好报导问题。他们写工作经验及许多新鲜东西（如展览会），我写四次假农会过程，还可写社论。高即去冀东，可惜我们派不出人一起跟去。

1947 年 10 月 27 日

稿子都是早准备好的。早饭后，便去王家。赵在给蒙古代表作报告。在杨清处坐了许久，零零碎

[101] 林枫：（1906-1977）黑龙江望奎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前，长期领导北方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地下斗争。1945 年任东满分局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1951 年任东北局副书记。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1963 年任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党委书记。

碎扯些，很难谈什么问题。可记者：他说平分土地是毛主席的思想，苏维埃前期的作法。

许之祯[102]同志去东北，路过此地，特去看他。谈延安撤退前后情形，中央印厂损失很多。这是在意料中的。总社在太行，范长江[103]跟着陆（陆定一——李南央按）。毛主席坚持不离陕北：一、是块“臭肉”，到哪里哪里来绿头苍蝇。二、陕北是只口袋，黄河渡口封住，将胡宗南装进袋内。九个旅攻保安时，那夜大雨，毛（{周}、任、陆＆内人），徒步山道，泥滑难行，据老百姓说，敌人就在五里外。毛主席曾有廿多天没吃到肉。撤退前，有一不能吃苦女同志去{找}他，他说：人有此贱性。我住了这么多年，吃得胖胖的，路也不能走了，以后就能走的。

毛儿子岸英，坚持让他吃大灶，在杨家岭影响很大。后方关心他时，他还要人将英文书寄给他：我还可读英文。

这是何等传奇式的材料。这样的大智大勇的圣人，革命当然定会成功。

吃饭时，许念了毛五四前所作的一首沁园春，气魄即极雄伟。

1947 年 10 月 28 日

昨夜清样很晚，没冷浴。竟又 out。一周已二次矣！

编完报后，去电台巡视一周。即去沟东参加听贫中农小组的分粮、查阶级会。讨论对扎大烟的办法，花时最久，都很认真。翻身主任不够强，不能掌握会场。

晚读《农村资料》，热河部分。想编一热河手册之念又油然而生。但还是要写现实问题。

1947 年 10 月 29 日

蟒牛营子开果实展览会，到二千多群众。周围几十里，甚铺张。分局、省委人也都来了。群众情绪实际是很不够的，据说分果实仍有不公。

平津学生来了些，约三人坐谈甚久。感情上对这些人容易接近。约他们写稿。蒋区民心确久变，一剧专出身在故宫博物院当文书的江涧民说，他有次拿一百元买物，告商贩这票像假的。商贩答曰：“管它真的假的！”公教人员生活太苦，肚子一饿，就想世界变也。听说有一武大学生，约他们回去好好写些东西。

1947 年 10 月 30 日

到王家听工作团汇报。徐懋庸是平铺了一套，他有一原稿已寄来，是不能发表的，那会害人。马洪因受高岗指点，尽讲了些弯路经验。看情形，这会不见得能开好，水准何其低也。虽然我自己也不懂，但能觉出其低！

晚跑马回家，离家三里许，路拦一破车，马吃惊一跃，拔{蹦}太快，掉在沟内，后脑重摔。回来

---

[102] 许之祯：中国共产党著名女革命家帅孟奇的表弟，1917 年与帅孟奇结为夫妻。1928 年帅孟奇和许先后赴苏联学习，两年后帅回国，许留在苏联工作。1932 年帅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因多年无音信，许误以为她已牺牲，在苏联重新组织了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曾担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帅一直没有再建立家庭。

103 范长江：（1909-1970）四川内江人，原名范希天。193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 年起从事新闻工作，曾任《大公报》记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新华通讯社总编辑、新华社副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党委书記兼副主席等职。文革中从 1967 年起被长期关押，受尽折磨和摧残。1970 年 10 月 23 日在河南确山跳井自杀。八年以后（1978 年 12 月 27 日）才获得平反。

躺了许久。骑马是大危险事。

1947 年 10 月 31 日

再到王家听汇报。都是零零碎碎谈些问题。赵之“结论”，什么也没解决。到底工作因目前存在什么主要问题，主要经验，下一步如何做？当然也不能怪他，没下去是无法有发言权的。土改没天才，是一点一滴经验积累来的。徐懋庸如何能负此责任。无经验，又不虚心，还要逞强，出风头。这些都应引起自己警惕。

当了赵等的面，许多尖锐意见不知怎样总难谈出。是我自己之无勇气？明哲保身？但硬是谈不下去。呜呼！

黄从朝阳回来。只谈“风景好”，觉轻浮得很。群众活跃就是修了路，便于吉普车跑。果不出高岗所料，这样下去如何得了。

1947 年 11 月 1 日

晨接到毛家富铺群众开大会斗争打人干部一稿。甚兴奋。编完报后，即写社论。写成约一千五六百字，文思如涌（问题弄清楚，成竹在胸），随写《谈土改报导》一文。将热辽关于建平光数字报导，大大痛斥了一番，又联系谈到过去的统计专家，《土改基本完成》，写得颇泼刺。分局看了也许“犯忌”，不高兴。

听说许之祯要走，赶给老朱、新写信。又寄报。给新写信似很难了，能说些什么呢？如此长期隔膜……

今晨天亮前曾又梦新，是一种很不好的滋味，如四四年六——十月情景。现记不清了。

很想给分局写一信，心所识危，不敢不言。

1947 年 11 月 2 日

昨天过去紧张，今天就松弛了一些。

本想写假农会社论的，清清书，整理下屋子就过去了。晚饭后去找王丕年等，他们正开会，坐谈了许久。徐懋庸自发通知，问题很多，他们很不满。谈起两天汇报，什么问题也没解决，这种领导真不得了。

我们住的这家在逃地主，积极分子将他抓回来了，全营震动。这家伙叫“三道弯”，据说是食其肉也不能解恨的。群众要抓他回来，主要是挖财宝。

今夜在办公室，为改稿事对鲁荻几生了气。我很不喜欢他那种浮夸作风。工作一般负责，但老是大而化之。

接黄钢信，对采访与行政之矛盾极苦恼。

1947 年 11 月 3 日

黄钢来信，为金鑫事大发牢骚。特派王安民去。赶着写信，又给程写了信。略谈高岗来及对分局意见。应坚去朝阳搞材料，恐怕已经晚了。

心情想松松，读词。尽是些幽情的。“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越读越悠悠。

晚饭后找这营子前两届农会主任谈他们详情，只能得一轮廓。许多内情，地主控制是谈不出的。必须多方调查。不过写新闻有一大体情况及问题本质也就行了。

1947 年 11 月 4 日

本地稿又是很零乱。早晨匆匆改马洪水家村报导。写的经验还好，仔细用心标题（不参加汇报是标不出来的）。

今日大事之一是老廖回来。他明天就要走。赶着谈了一些，鼓励他大胆写稿。热中对徐懋庸意见并未消除。老廖看问题比过去不同得多，他是学了不少东西。鲁说他“酸”，其实是认真注意“小问题”，这精神是对头的。

另一大事是接老朱及新信。老朱刚到五天，所获似很多。纸有解决希望，汽车正购中。东北办报条件太令人满意了。

从苗病以来，每接新信就是接一堆苦恼与不安。这次因久未接我信，连署名都改了，心眼真窄。我离赤那信看情形似未接到，也不知怎样丢的了。

我将苦果终生呼？我这就是自私呼？

1947 年 11 月 5 日

发老廖宁城检查领导稿，甚激动。王丕年之类如此祸国殃民，失掉立场，真是想不到的。分局之官僚主义是助长这种歪风的。过去只听说“王孝慈与王丕年搞不到一起”，“老说他品质不好”，不分清是非，只对有意见多的人存坏感真是可恨得很！

东北恰又来社论，号召批评整顿思想，更为我们撑腰。到下午才记起没写短论，又急着赶了一篇。

老廖下午走。昨夜在炕上与他谈甚久。谈老婆，真是衷心同情。我也向他发了些牢骚。发新的牢骚，生理上的。老廖对农村有大兴趣，他之不愿回赤，是怕受刺激。临行再三叮咛他多写稿，寄材料回。

吃饭时与樊、鲁谈起：用编委会名义给东北局建议，留高岗在此。顾忌仍多，也许又是想想而已。

马洪来信，错了一字，似对删了许多不满意，原稿要回。编辑真难也，吃力挨骂，从无人体谅。

给朱去一电。

1947 年 11 月 6 日

到天亮前才付印，头条拼错一段，一直闹得我没睡，昨夜上床也快十二点。下完稿后，就不想做事，在窗下躺看新寄来参考，竟发现里面还夹有 21/9 短笺，署名仍是“元甄”。很怪我长久没与她信。二三百字，有千斤之重。二年她是为苗“牺牲”了，怨恨之情，并不比过去长信愤慨来得轻。我心沉重如故，也不能自遣。错就错在“无{家}”也。今生如何是了？

晚饭后到工作队去。将开门，见到最近抓到的我们住屋主三道弯（鸡巴毛）。留小须。高利盘剥，四乡人恨之入骨，都要打死。这家伙还只说“我没犯坏事，可以调查。”我出门时冷笑了三声：“当然要调查。”

王丕年神色不自然。批评的基本精神他同意，“有十几两金子。”此公斤斤者在此也。

赵将“谈土改领导”一文空前删削，几天不送来。揭到疮疤，这也在意中。非常气愤，鲁亦气。我竟说，如元甄不回，我即要走。即复一短信说对分局有意见。或寄出。

1947 年 11 月 7 日

“十月卅年”社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历史经验是为世人所不易接受的。即反动派纸老虎一半仍是畏惧！今天问题确在对敌估计过高，对己估计过低。宋子文主粤党竟是为蒋准备后路。民盟解散时评中提到革命新高潮已到。双十后我对全体人员报告形势中即勇敢提到：新高潮已经到来。那样自信提出是对的。

赵、杨一早就来。赵座谈终日，仍是征询意见而来。然我一开口，他就接上，仍是他说的多也。我当然也谈了一些，但不是尽情而谈。提到高岗，他只说“高是全权代表”，也不言其他。对他个人也提了一点。对热中之批评他“地主路线”似颇不平。空洞承认分局有官僚主义，而具体事又一一驳之。我也就提到“你们解释太多”。接受批评真非易事，真也得慢慢来也。好像有点转机。杨将去南团。对徐懋庸之骄浅，他们也已有感。

我的墙外，一群女积极分子牵来恶霸妻挖出五{十元}银洋。

1947 年 11 月 8 日

断断续续写《假农会》社论。睡觉前决心完成。凡事怕拖，一拖兴致也拖垮。

意外接到黄牛、宗彦来信。向明[104]与那个普金恋爱起来，苦了我的牛。竟如此情重，为那个“宝贝”写了许多诗寄来。《河东曲》旧诗与新体《比喻》，是好诗，可感动的好情诗。

“反复哪堪温旧梦”，“专情只为多情恼，柜上[105]无眠夜作诗”。

“回头想你当时情景，更深刻地对你寄以同情。”我连读三遍，热泪几乎涌出。深夜静思，和诗不成，得碎句若干：“西喇大凌冲河流，冲淡犹浓今生愁”，“寄语竹马美恋花，埋首扶桑老行家。刘邓大江扫千里，黄李星河吃苦瓜”。

1947 年 11 月 9 日

刮风，很冷。三道湾夫妇被翻身妇女牵来挖财宝，什么也没挖出。有一最积极之岳寡妇（其夫在岳家摔死）到处找窖，“不说，回去反吊。”完全是理直气壮，为大家办事样子。拍照了几张，不一定好，光线太坏。我还没有当场看见打死过人，这次如打死三道湾，一定要去看。

白天总定不下心来写文。来了批外报，《冀鲁豫日报》还有些经验，晋察冀则甚少。又翻出 JPM，非常难耐也。

老樊成天串门，又不好拒绝。

为《新闻通讯》有些毛病，对鲁荻态度非常不好，而且在众人之前。总是不满意人家，其实他还是努力的，坐办公室比我好。

给张维冷写信。

赵破天荒说“《假农会》很好。”

1947 年 11 月 10 日

决改六号，上午即换字架，动员全体人员参加，直到夜十二点，仍未搞完。我参加约四小时，累

[104] 向明：黄乃的第一任妻子，在延安与黄乃结的婚。出延安后，两人分在不同的地区工作，导致婚变。——李南央注

[105] 我手中尚存有黄乃诗的原件。他在此处有注释：我睡在矮柜上。——李南央注

得很。今日参加一是对六号字感情，一是动手后对大家影响，否则坚持不下来。

恰听说八里军敌情，又赶着打洞。当然不会有事，可也怪麻烦，不能不预防万一。

1947 年 11 月 11 日

又刮大风。眼看报排不出来，即去王家。

在赵处读到少奇与晋察冀及东北代表团谈话记录。太匆忙，记忆力又差，只记得其精神：对晋察冀之无原则纠纷批评甚严厉。基本的还是“党内斗争”的原则，一切无原则要截钉终止。而晋察冀是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的。批评必须带建设性。赵之用意我是懂的，即不随便对领导加著批评，要负责任。回想今年林西与张关系仍不够明确原则。精彩处太多，硬记不全。对东北谈党、干部、农村民主（为东北人民建设一个民主基础）及工人、知份等问题。

见张令彬，他慷慨对报社预算无限制。幸运取到十月份《东北日报》。风沙漫天中赶回。仍在改样，今夜不能付印。工厂乱得很。断然决定，报少出一天。尽了最大努力，是不能也。

1947 年 11 月 12 日

现在头痛得要炸，与烧柴有关。但新（范、甄）的信又袭击了我一下。她发出警告了，情形危险了，要挽救危机了，而且必须由我努力，她已无此兴趣。今天拆开包时，我就先看老朱的信，看完公事才看她的信。我的精神是有准备的，但未料到她戒备如此之深。好吧，我的“湘{匣子}”破唱片从此不再开了，永远不再开了。

当然她这一年很苦，应该同情她。我这人没同情她吗？为她一切设身处地想过，也从未有过绝对意见，只是建议、希望，决定权在你，不在我。我的度量当然还太小，还不能容忍她之如此戒备冷漠态度。真是何苦。工作压死人，还要找苦恼，找活刑受。简直要大叫几声，哭一场才痛快似的。

读少奇党报告，头痛得读不完。

今天初步解决了工厂问题，民主选举挑字段长。总暴露应坚官僚主义。最近与老樊谈颇多，想整干部思想——地主思想，编采普整，总社个别。找刘彦谈了一下，要他们准备。

老朱信写得很多，明天再细读。很害怕自己生病。

1947 年 11 月 13 日

昨夜头痛一晚，早起洗冷水澡，似好一些。

拿了一堆东西来印，当然不能印。有晋冀鲁豫许多材料，扣下来看了再说。

无法禁止乱想。明知新之情绪变态，接我信大概也生气，但总不应连署名也变，这是不能原谅的。

早下了大雪。

1947 年 11 月 14 日

晨起又洗冰水，大概支持不下去了。

马洪来，明天工作团又汇报。整日抢着读少奇报告及各文件，做了札记。毛《湖南农运考察》第三段：农民与农协，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工人纷纷生病，报简直赶不出来了。

1947 年 11 月 15 日

早下雪。已刮风三天。到王家听汇报，不精彩。吃完晚饭即回。胡锡奎[106]同志似不以我之急回为然（看神色，他大概有话讲），不知我之离不开家也。“图减负担，以多打少”内容我已注意，标题未改，临时改了派人送回。鲁、刘既不照办，回来大发一顿脾气。晚又将李找来谈了许久工作，要他改变作风，用思想、去浮夸，克服事务乱抓。

1947 年 11 月 16 日

现在这个报，没有我真是会出不来。这情形很危险，病了怎办？整日头痛，脾气极不好。只好向人解释。

应坚自朝阳回，买了些乱七八糟纸。与老樊谈过，这次好好找他一谈思想作风。应有意来找我谈，晚上就谈了许久。谈他的官僚主义、不切实，干部关系。

1947 年 11 月 18 日

昨天病倒了。早从办公室回，即倒下。勉强吃了点饭，头内有两把刀在太阳穴割，痛得支持不住。马洪来，勉强谈了一阵，就不能校稿了。大吐几次，终要他们找医生来。晚一日本医生（博士）从军区来，主要是中炭毒。又吐，打了二针。昨夜睡较好。自己吃了两个梨，今天躺坐一天。翻翻报，口述一短论《快整治队伍》，刘彦记。早晨仍处理了稿子。晚吃了菜，头仍痛，没精神，吃了点点稀饭。

昨天应来谈。我谈到精神不好，易病，竟大冲动起来。谈老婆、保安处、杨之事、热河二年对领导之不满、工作做不好、报办不好、自己累死，也无法。精神痛苦之至——碰到官僚主义领导，真痛苦之至，竟至痛哭起来。神志是清晰的，竟不能自制乱谈许多。

九思昨天来电，十六动身，“范暂不归”。此乃意中也。

1947 年 11 月 19 日

晨又下雪。今日头仍昏，只听刘彦念了下标题。找鲁谈他思想问题，对此已有自觉。工作之松、乱，与思想有关（对今日之大风暴革命认识不足，无根本阶级观点）。

沈毓珂自前方回来，没去看老婆就来扯了一两点钟，催了几次还不走。前方战士太苦，要手套，想发起手套运动。

晚开支部会，谈整治及查思想。我坐在躺椅上说得很多，感情是激动的。“三道湾”在这院子内吊了一下，工厂只李连印一人说吊得好，还有女同志眼圈红，流泪。真是愤慨得很，这情形不整不得了。刘彦坦白了他被特务逼迫的一段，这是思想的自觉，政治上的勇气。

白天躺在床上，曾想做一首词：比自己为松柏儿常青，不管烈日冰封，闲情不浓。没做起来。

1947 年 11 月 20 日

今天没躺床了。精神当然很不济，头迷昏，简直不能看东西。看黄钢“白庙子战斗”一批稿，很

[106] 胡锡奎：（1896—1970）湖北孝感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时任热河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1948 年 11 月任辽西省委书记，12 月出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大学党组书记、副校长。

马虎，草草发出。

接到程政委信，闷闷了一整天。打架很厉害，本质还是对领导人抓正了自己缺点的一种本能对抗，特别因这缺点被看成过份。原文是这样：“你现在乡村了，这很好，这对你万分需要。希望你能够亲手去作，不要站在外面，只是参加他们些会议，和农民们、工作团人能谈谈话，就满足了。这对你的思想改造，工作作风的改进，成为实事求是，而不是人云亦云，有自己的正确见解，而不为任何其他原因（如感情）所引偏的关键。这是我对你很高兴、很希望的事情。”闷了一天，甚至发火，“不干了。”晚上又平静下来。这与鲁荻来反映外界对最近土改报导反映好有关。

程写的其实大体是对的。我没有受过最下层农民群众的教育，没有与他们的感情、智慧起过感情的共鸣，长期停滞在书本上，间接的传说，对新的东西、经验等体会自易流于浅薄、空泛，自易人云亦云，没有自己坚定的正确见解。这也是新常有的批评。我不怪客观原因，这是我自己不努力下到实际去之故。对于非下去不可，我总持有不同见解。这也许仍是自己不对。当然报社近日具体情形他不知道，但去年林西我是应争取下去的。老朱回来后，下去一个月也好。

1947 年 11 月 21 日

精神比昨日要好。断断续续，也将黄钢评论改写成社论了。分局人全走，不送审，但无时间让我多想想，只好在校样上多读几遍。正写文时，韩梅村来，他是特来看我的。兴致极高，而且对写作似兴致更浓。他接受搞独五师，在东北见了许多被俘高级军官，都是过去同事。这些人心理是复什的，有最顽固者转变后，说放了我，出哈尔滨即回转来。这些心理都非我们所能体会的。我精神不好，又急着写文，他也觉出，没久坐就走了。韩丢下几本什志，从《东北文艺》翻到《代尾声》，一口气读下。沙布洛夫与安娘到底是健在的，他们生活了几星期却别离了三年。“他是为她而生活的。”中国的革命者在恋爱上是畏缩的。这样的话、思想就多少年压下去了，这个尾声燃起了对新压抑已久的感情。我们是恋爱得不错的，我为什么不为她而生活呢？我一天要想她多少次呢？创伤那样沉重（那是不能去想的，太伤心了!）我也是还是死灰复燃，而且横溢不减当年。痛苦？欢快？感情泉涌。迅写下面一章：

不怕你烈日蒸晒，我松柏儿常青；
不怕你北风鞭打，我松柏儿常青；
不怕你冰雹交加，我松柏儿常青。

那急躁无知的采油者，
鲁莽地剥开我的皮。
我咬紧牙关，
袒胸与严寒搏斗，
袒胸与三伏搏斗，
袒胸与心旱搏斗。
采油人觉醒过来，
只是敷了一层泥巴，
我松柏儿还是常青。

长江之水，黄河之水，黑龙江之水，

冲不倒我，
改变不了我的面目。
衡山之巅，泰山之巅，兴安岭之巅，
我迎风高昂，愈老愈坚。

1947 年 11 月 22 日

头昏、头昏，什么也不能看。心烦之至！然而闲不下，只好翻《苏联介绍》等刊。读了一篇十六岁棉花姑娘成英雄的故事。这孩子在夏天也是成天在田里工作，不午睡、不休息一分钟，全部精力、时间交与棉花。棉花是欢迎人多照顾的。辛勤是一切事业成功的基本秘诀。苏联人厉害得很，这是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化了的人。我们差得很。我自己就很差，也很骄，一点点病就哇啦哇啦。

工作、工作、工作。要想办法消灭头昏，想办法能静下来读书，写文。要做的事太多了。

食欲非常不好，像有胃病的人。

1947 年 11 月 23 日

好一些，但仍紧张不起来。写了个民兵担架的综合报导和短论。又批评了鲁的马虎、粗心，早就告诉发的配合稿都忘了发。热河土改广播和他大体谈了下，写工作团情况弯路，不彻底原因，地主阴谋、新经验。我自己还不能整理材料，看多了东西头昏。

又读“苏介”，一个空军英雄的故事。敌后受伤，饿了十九天，腿被锯断，因当空军的志愿不灭，终用半年时光用假腿成功，再入空军，杀敌二年，而得英雄。人的毅力是可以战胜一切的，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一定要有志愿，热狂的事业心。我现在没有，甚至动摇新闻工作，幻想经济工业，这是不对的。安心下来，做个辛勤的工作者。想着印刷力强，应编《增刊》。又读赛甫琳娜纪念高尔基文。人是应该常有人在旁进忠言的，否则就不能前进。

什么时候去掉自私，那多快活，大解放。我这人好处是责任心，对工作有热情，有信心。然而自私虽不妨碍整个工作，但常苦恼，虚心差，关心群众还差，脾气很不好，责人太严，把人家狭住。缺点多得很。《军大一年》刊物写林总性格特点：温存、果断、沉毅、机智、平时像一支缓慢细流。他的部队是快速与敏捷。

1947 年 11 月 24 日

天又阴了。近来老刮风。但天阴使人能坐下来安静工作。

几天来都是半夜看大样，天亮前又看一次付印样，无法睡好。早晨在床上炽热想着要写《热河二年》，这是昨夜读《亚洲苏联》引起的。还应配以照片，可到东北去付印。

昨夜竟又 M。zh Last one! Be care, be care 太无毅力！

又整理报纸材料一番。是想写什么的先奏？

读外报，《晋绥》有起色，《晋察冀》太不像样了，大政消息一条也没有。暂停报导，整顿内部？

1947 年 11 月 25 日

以剪报作休息。订了两个本子，预备将自己在热河写的东西贴起来。延安所写未贴。虽非损失，

也是一可惜，不能很好回顾自己思想过程。

白天总难提笔写东西。看了些关于农干训练的材料，准备写社论。

晚开编采二查会，都讲得不深刻。黄华真迂夫子，从晋朝高祖状元说起，阶级分析很少。这个会我一定参加领导下去。这批人思想糊涂、复什得很，我自己也可从而得到教育，学习。积极分子会内，我初步谈了下自己地主思想残余：对小地<主>照顾，富农生产认识，无农民感情。读《晋绥日报》常芝青反省文，很受震动。我们对农村一无所知，领导言论，岂不危险！

给热东一电，如何做土改报导。

1947 年 11 月 26 日

早起复老廖信，要他深入典型，能回来住一时。

又大批评鲁荻。彻底检查了他的广播，一塌糊涂。他已到怕我程度，好在还能当面谈。我必须纠正了，立即停止漫无止境地批评人，否则会离心涣散，还是应以鼓励为主。

晚二查会，集中对山丹。这女孩太差，东西还不愿交出。我讲话较多，主要说明谁养活的问题。大家认识有改变，发言较多。

老樊整顿工厂见效，今天开夜车赶上明天出二张。我开夜车赶写社论，是编辑人家意见，联系本区情况而已。无实际经验体会，写不出深刻东西。

1947 年 11 月 27 日

到王家谈了一天。赵从热东回。分局检讨了一番，过去官僚主义、不深入、事务领导、“坐而论道”（高岗语）。虽分工，什么人都管，什么也不管。各人作了检讨。程很深刻，无魄力（赵谓他曾有消极观念），经验主义。胡追地主路线，高等要他不按“路线”，也都查了下自己阶级。现即分头下去。赵即在热中（高当总司令），想留我一道，我主动先答应了。说到前线情形，黄 YS（李南央按：似为黄永胜）果然仍闹情绪，对抗组织，开会称病，“王八蛋去”。奇怪者刘亦跟走，邱（李南央按：似为邱会作）工作还积<极>，必须撤也。程处境是很难的。

社论带去与高看，谈了点把钟。他说“假农会”文没写到最重要一点：群众起来监督。他说只留一个多月了。天黑才动身回。鲁等马达也要到了。

白天曾下小雪，冷风颇有林西味道。今年比去年冷。晚看稿到十一点。

1947 年 11 月 28 日

Sex 苦恼，几又 out！整日头昏。

力疾改写社论，无暇细细推敲，写好等排。

细改鲁荻广播稿。此人太差，又不用心。老廖又来信：“老死农村”，迟暮之感甚甚。女人问题对他是大苦恼。说不出的一种同情。

刘克来信，并寄《骑兵通讯》。此兄笔已涩矣！前方看不到报是大苦事。“除了打仗，就是整训部队。也不想别的。”军人生活，人的性格可起大变化。长期伏案，我现在就大不如过去好动了。

笔杆生活，何日终止！写东西已成生活必需一部，不写好像也就少了件什么要弥补似的。自己觉得自己是个好编辑。

晚仍开二查会。山丹姑娘已轰开，无沉痛感，不自己也。我又讲道一顿。

老樊在追山丹。

1947 年 11 月 29 日

和老樊一起算是把应坚的问题谈通了，大体接受了我们的意见，表示以后好好虚心工作。工厂由樊领导。由此得一经验，对干部有意见，还是应及早正面指出，不要含糊保留过久。方式还是次要的。

为广播稿，对鲁荻态度极不好。这是绝后一次了吧，简直太放纵了。对同志不能这样“狠”，要尊重对方，他并非没尽自己努力。

1947 年 11 月 30 日

早快马到王家开会。

中心谈分地。马洪《老牛赶山》有毛病。将地主全赶到山上，实际就是准备荒地，这对农民也不利。此稿没仔细看，自己不懂，以后还是要多加注意，或送人一看。

徐懋庸赞成打乱平分，实际都倾向这种。中农大体也不动的多。高常插言，联系报纸如何宣传，这对大家重视报纸极好教育。

晚到张令彬<处>坐，谈及他被思想清算，带了八顶帽子：消极怠工、打拉干部、贪污腐化……。我只婉转提了一点：过去对分局有意见，对下面乱说是不好的。他似不悦。包袱太重了：二六年党员，工人、雇农出身，不容易纠正过来。这样的人能有机会听听群众意见倒是好的。每次谈话总是强调过去意见正确，有功，对工作想往好做，有热情。这倒是好的。

刘家栋明天去东北，晚赶着给新写情书，要唱高音。将那几句“松柏儿常青”抄了与她。另“题照”四句：

丁香花影报和平，关外关里压战云。

班机越过燕山顶，春风吹送滦水情。

这倒是实情也。

1947 年 12 月 1 日

又续开了一天会，问题谈得深刻一些。关于戒烟、酒、糖， 爱护粮食，富农、商业等问题，高岗都讲了很多，并特别联系报纸宣传。

早上在刘家栋处坐甚久。他当然关心新之回来。将狐皮托他带新。高还有两日回去，提及和他一起去看新一趟。七天就可到，快一半。高说报纸最近很有劲。晚回来前又去高处。他本拟再讲几个问题，不知大家不开了。给我提了一下：交朋友与大会，组织与工作，群众意见与领导，如何执行贫农路线。

半个钟头马就跑到家了，从未骑过如此好马。回来大家商议，不回赤峰，一起搬到这里来。准备防空洞。

这次汇报准备写个东西。

老朱已到赤峰，汽车还在乌丹，困难多端。和他通了电话。

1947 年 12 月 2 日

硬坚持将工作团汇报内容整理了一下。问题很零碎，登出还是有些好处。

昨夜几人最后决定，书版也搬到这里来。今晨又曾犹豫，老樊倒是固定了。与老朱通电话，他明天还回不来。

想了一下，这次和赵、高一起开会谈的内容：一、立场与思想检讨。二、缺指导性。三、主客观原因：全党办报差，分局领导差，干部原因，物质困难。四、努力的、有进步的。五、今后希望真正实际上贯彻全党办报，首先分局加强领导与利用，供给材料，政治帮助。

又详细改了广播稿。坚持下去。

伤风，喉不舒服。

贴苗儿、新妈照片。共得 46 张矣。

1947 年 12 月 3 日

早修改汇报稿寄赵。王丕年来，谈高岗又谈到评等级要简单等问题。王坐甚久，主要为了《亭城教训》，斤斤于字面计较，只好劝说一番。

花了几一天功夫，将热河两年所写杂七杂八东西，交以剪贴。绝大部分都在一则纪念，一则检查下自己思想。

老朱天黑时到家，直谈到一两点，久久不能入睡。新之倔强愈增，好像要把这关系拼掉似的。最后两页信竟又似逼人上梁山似的。常态乎？变态呼？我亦麻木矣！

炕头火炽不成眠。——只得此一句。

苗照极甜，以此慰［］乎？那张单人照，一个狠心女人的样子，我不愿看。再三再四非我去哈一行不可，那气魄是“不来就拉倒”。

真没料到老朱弄回一女孩，倒也算事。

1947 年 12 月 4 日

天亮前看付印，终失眠！整日昏昏。

讨论了一下明天开会讲话内容，略加分工。

稿寄回。这次变前加了一张，还好。

刘克来信取报。回信有云：爱情退色，友情温暖温暖，机械化生活吧。一种莫名的疲劳情绪。需要休息呵！

休息是无用的，就是病了，脑子也不能休息。

昨夜和老朱谈了一下这期间主要工作情况、心得，嘱他深入采通，要写东西，研究问题。

1947 年 12 月 5 日

今天的会真是解决了问题，从思想到具体问题。来热河二年所未有。主要是高岗出席，分局有了检讨。

我先谈几个问题：

一、 自己检讨：立场思想不稳，宣传开明地主。张永泰送稿，强调照顾富农，夸大数字报导，冀东基本完成。无运动，指导极差，战斗性差，揭发不够。

二、 原因：内部、思想立场、无经验、缺研究、领导不深入。分局领导，只谈负责同志不会利用报纸，对批评之不正确态度，坐而论道（元旦社论为例）。全党办报差，主要是地委一级。

三、 最近有改进，分局也有改进。

今后要解决地委一级问题，分局领导加强，支社问题。

高岗谈：确实、即原则，思想领导、酝、研究、自己钻研、经常主动提出问题，一个时期中心报导，和分局决议一致，一字不闹独立——工作更好。分局一个时期、一个月主要报导方向告报社，通知通讯员要解决什么。反贪、反官，必须利用报纸，能不能批评，害怕暴露？大报与小报，各地通讯员必须为大报服务，无任何借词。农民报，报导好坏典型，发行很快搞好。努力，最近有进步。力争大部真实，当加于区别，通讯员是听说还是经历。不在机关采访。

老朱介绍《东北日报》情形时，我将干部加以对比，大家当然是吃一惊。要两个苏联汽车，高马上答应了。

赵谈，有进步，努力，林西安心，富地思想等由分局负责，指导性，方针等也是分局负责。土改，中央表扬，背了大包袱。分局官僚主义，坐而论道，论不出来。批评自己没坚持。

确实、建立威信，“统计专家”问题，少起副作用。报社干部县级宣传部抽。

回来一路高兴得很，老樊连说“高岗好”。

1947 年 12 月 6 日

写戒烟文，只起了一个头。

刘克昨夜来信，今早复了一信。告黄乃事，发顿牢骚。

苗画像不像婴儿，如三四岁小孩，一点不天真。新太不懂画。

1947 年 12 月 7 日

半夜看大样等共四次，真是没办法！

早写戒烟文。电务科又来开会，去将那些歪风痛骂了一顿。回来老杨来了，边谈边赶着写完付排。这当然写不好。

杨从冀东回，谈到冀东地主路线，有地主告县委书记状，地委将地主款待，县书被放招待似坐冷板凳，被地主奚落一顿。老杨想当工兵参谋，与老朱三人一起到西樵看了韩梅村。晚从王家取回一些柿、栗、梨，还一尾大鱼（一斤多）。

电务科这顿骂起了作用。

晚开编委会，谈各部门主要问题。应坚老实多了。

1947 年 12 月 8 日

整天就贪读了《鲁迅书简》，读得头昏沉沉的。只记得他写的一些生活琐事。对母亲，写海婴之生活，眷爱跃然纸上。

1947 年 12 月 9 日

高岗同志特派人来取报，要消息，很详细写了。做下乡准备，清理下衣物。

又来二平津学生。一名方洪，武岗人，沈阳搞过《新生命报》，北大学生，是有志于报业的。另一学美术，力争来此。看样子技术还不错，谈苗儿油画像缺点甚中肯。脸部画笔与衣服一样，不似婴儿肌

肉，眼无神，神态亦不对，颜色浮在布上，匠工也。“最后晚餐”也模得似照片。这些我到[倒]很谈得来。

给张、高文晋写了信，给鲁蛮也写了信。

1947 年 12 月 10 日

昨夜已眠，李季、克真来，还有老朱的 Miss 王。长得还不错，不似照片之非 girl。

今天和樊、朱一起和李季谈了约三小时，承认了一些。我谈透很多，主要谈无立场，危险性，无原则关系。鼓励仍多，当然批评还是严重的。还要继续谈，也附带提了下老朱之不虚此行。自己对买豪绒作了检讨。

上午对为何要进行土改，查阶<级>、查思想等问题作了一个较长报告。还是书本气很重，并无具体可谈。

新寄来鸭绒枕，完全是准备两人睡的。Sex 最近好多了。

晚饭招待新来者。吃 fish，“每逢吃鱼想家乡”。

1947 年 12 月 11 日

早又找李季一谈。昨夜听说哭了一场。四十的人易哭，也许真甚伤心？对其贪腐实情仍是怀疑的，恐大部未谈出也。要用，有何办法！

早饭后，即乘马来平庄。四十里，大概两个钟头。表坏了。即找到石绛同志。此间明天即开五个行政村的农代会，准备谈分地、民主建设、扩军等问题。群众情绪很高，积极布置会场，送来草、煤。平津学生甚刻苦，作风亦好，比我们参加革命幸福得多，一来就上了大道。平庄小贩多，地少，分不到什么东西，外营不大愿帮助。宿于半里地内之李连窝铺。石即住于此。亦穷，但外营还愿帮助。住在中农王姓家。有坏地五十多亩，虽未分到浮物，情绪亦好，田赞成打乱平分。赶集卖切糕之类，有一小驴，喂猪，生活很有办法。一家十口，仅有被三条，穿是大问题。做一套衣，需米一斗多，“怎么做得起”。平时不吃油。今天切糕只卖了一半，剩下只好自己吃，“吃不起”。我们吃饭也吃切糕，可是吃不下。各村代表，晚上陆续盛装而到。新窝铺来四男三女一儿童，内一山东光棍，新的皮大毡。听说最积极，无变天也。一十八岁青年，甚滑，能讲一套。地主都押起，讨饭。王家两箱好衣埋了三年，都烂了。“将来不能饿死他们。”一路上见老乡都笑容满脸。进营子时曾问工作团，一老头答：“他们都住穷人家，和穷人一起吃。”这一条关系极大。

见到几个准备给我们的平津同学，都还踏实。

平庄曾为日人拟建一中等城市，横直十二条大街，移赤峰于此。已盖了不少房子，都已毁。军校利用一部。军校在此侵犯群众利益之事极多，主要为借物不还。

1947 年 12 月 12 日

七个行政村，一三一名代表参加，妇女约 1/4。今天是一般发言，约三十多人讲话，共五个钟头，都还讲得扼要，有许多很生动。马蹄营子妇女讲得最长，最有条理。讲她们如何挖财宝，翻了两个身。妇女同样分地、斗争和老爷们一样。毛家窝铺龚寡妇，四十四岁，讲她如何开脑筋，十七岁闺女怕八路军要去，送到婆家。两个女同志住她家，后将闺女接回，分了衣服，有吃有穿，乐得作了梦，也梦见自己梳了两个大辫子骑马参加八路军。一边背包袱，一边挂枪。四岁小孩尿尿，尿醒了。讲得非常天真。

下来和我们直扯，是衷心的快乐。讲话内容大体为如何打开了思想，坦白藏东西（有一人还被吊）。感谢工作团，批评区政府，如何挖浮财。我曾向石谈及，如区政府很坏，即可民主改选之。有一曾疯过的任老头，很稳。据王韦说，威信亦高。这样的人就可在区政府办事。他们懂得办不好事，就会为群众唾弃。王孝慈来参加会了。要石和他商量。

晚参加上下水家及新窝铺小组会，约三个钟头。二十多人挤一房，烟太重，将完时即走了。开得不算好，工作团人讲话太多，发言者就那几个好讲话的。有一小伙风头甚重。检讨今天的会，只能{形式}上提有人不守秩序。明天各村发言，则谈得较好：头领人如何当防空洞，帮别村翻身，妇女{做}鞋。到底这三个村子还存在什么问题，则没谈到。

非常疲倦，回来倒头便睡。天气很冷，有林西风味。

1947 年 12 月 13 日

屋子煤烟太多，头昏得听不进去，时时刻刻要跑到屋外去，简直没听进去多少东西。昨天要石绛和王孝慈说的冻结区政府问题，王谈得更深入。工作团与当地干部不能调和，后者干脆调开。工作团掌握一切，另起炉灶，干部可调到别地工作。

徐讲了下民主问题，还得体。我照了几张相。手冷得不行。5.6，2/25，无把握。

和杜印谈创作问题，他们感觉与工作之矛盾不得解决。应该有几人专门在下面以创作为主。报社到愿给人此条件，他们都无法离开工作。

晚参加三家小组会，王善人已自动回来。群众斗不起来。经过九次农会，过去都扎烟针，大家显然顾虑甚多。决心到三家去，自己毫无把握，太无经验。

1947 年 12 月 14 日

今天甚精彩，烟也少了，全部听见。但农民语言还听不惯，有些听后仍抓不住其中心。今天谈得有中心：讲自己工作缺点，对区、军校和工作团的意见。敢讲这点是差不多，有的也很懂得含蓄。任老头极能控制会场。散会前穷人要团结，要看人家好处，心怀宽大之至。这老头生活历史极为曲折，扛活、种地、看林、曾想当土匪，当过老道，也是不平。对旧社会灰心之至，如今高兴之至。赵讲农民要抓到民主，甚为得体。区长反省要求宽大。李孔亮太文，老百姓听不懂。在农民面前反省比在知识分子群众不同，面子问题没有那样阻碍。对纯朴单纯的人，自然不会有这些顾虑。晚参加赵、王略谈。县级调防意见明确，待与高岗商量。

今天与一清华土木毕业生肖安谈甚多。是宝庆人，初中震泽，高中长高。很开朗，他已同意到报社工作。这次收获是不小的。与赵谈及写消灭官僚主义作风文，他意着重群众监督一点。这是对的。这次农代会思想启示很大，一切东西只有到群众面前考验过，才是及格的。

晚参加平庄李窝铺小组会，谈分地，帮助他们解决了产粮为准的分地法。有两个代表开始很想不开，要照地亩数分。困极，未终会即回来了。

1947 年 12 月 15 日

为防 out，先 out，早起擦澡。

讨论分地，比昨天更热烈。这是主题。我也作了好事之徒，生怕不以产量为准，提出二八、一九的比例，弄得更复什，结果当然讨论不出结论。一定要得出具体比例是不可能，也不需要的，各村农民

自会决定。中间曾问孝慈同志，他意完全平等平分为好。因为总的阶级已消灭，群众已占优势。“过去左了，今天唯恐右。”但群众不能接受，地主还是应给坏地。

为写官僚主义文，与孝慈同志谈热中情况甚久，主要是对分局意见，他过去之被定为“反领导”经过。分局不走群众路线，不民主，不虚心听下面意见，拿领导压下级。如去年十二月决议，硬要强调照顾，蒙民政要减租。王到现在仍是余气犹在，“过去检[简]历一来，便完蛋。”主要没检查。

晚参加拉麻地，狐家小组会，勉强答应各扩十人的任务。这两村工作还差。

和平津同学谈报导写法，给他们的稿子提意见。

1947 年 12 月 16 日

最后一天扩军，会场热闹，但实际数字并不大，代表只四人参军。女的发言到[倒]很积极，愿送儿子、丈夫。和李孔亮谈到一破坏分子范贻烈公审后未枪毙事，是黄火青没答应。怂恿他打电话问赵，会毕即毙掉。到军校去坐了一阵，取来点稿子，做了个“帮凶”。会散后，在教室外将该犯执决。没绑，枪从后脑进。有一半代表在场，这影响是深远而普遍的。

晚总结会，谈了下报导问题。以冬不冷为例，要反复考察，并怀疑。给大家影响尚好。会后与平津同学扯谈蒋区学运及闻一多教授情况。闻一多当时自称为“肉体大旗”，“火山口”，这种战士雄姿在历史上是少有的。

早晨写信，回家取书报。九思来信，谈报导，冬不冷吹了牛，汽车事恐有变故。

1947 年 12 月 17 日

搬来和石绛住一起。这里工作团来往人川流不息，无法写文，也太冷，不想提笔。

斗争工作团一坏蛋，混进之警察{队}长与姘头双双跪下，痛打一顿。此风不好，我们{的}去还制止不了。喜欢用打，{长教}农民也。

最后与平津同学作报导定稿。明晨就最后弄好了。

1947 年 12 月 18 日

天气冷极。昨天曾写官僚主义文，开了一头，今天也不想续写，索性与石绛扯谈（他眼疼）终日。谈绘画，谈热赤领导，各地委作风，得到一些写该文具体材料。汤神庙与要路沟扩军，前者汇报谈缺点多，数字也较少，后者尽谈成绩，数字也大。于是一受批评，一受奖励。结果汤如期完成，质量也好，要路沟却完不成，质量也差。

坐在房内吃糕、吃梨，与杨新等谈写他们来解放区后观感。可集成小册子。

1947 年 12 月 19 日

晨处理稿件，寄回家。石绛眼病不去王家，最后与他确定抽三——四人，古山七家再抽二人。

昨天与杨新谈他们感想，有可记者。如硬看斗争场面，锻炼自己感情。原先以为一定来后拉入党，结果感觉自己作为一个党员还差得很，优越感没有了。这里老干部都如此能干，什么事与蒋区都那样尖锐不同。如报纸。在蒋区不看头条，只选看副刊，而这里是照着工作的……。

饭后来三家，路过马蹄营，见孝慈同志。他谈到这两天调查发现评阶级有大问题，是按生活——

吃穿，而非按剥削。结果许多长年扛活耪青“年{旺}无田”户关于贫雇圈外，而破落地<主>、流<氓>，反在内，这是极大不公。他意前者可少分，或不分东西，但应参加贫雇小组。后者可均分东西，但不参加小组。政治上一定要分别。他谈到一些都作了纪录。

三家长期夹生，九次假农会，现在关键问题还没打开。在打地分地，大户已全关起。

到明庙上正在牵人斗争，马拖一降酒地主，冷冷清清。倒是儿童热闹，他们自己起出一大车东西，要归儿童，还要生产。随参加中农分地会。众人举手打乱平分，这显然是被迫的，发言的就那几个人。饭后去访问一上中杨歪脖，他之赞成均分是贫农地都是“荒板”，分了就没话可说了。晚五牌小组订产量，困极，未终会即归。

房东是一下降地主或富中，已无地，地都被王、鲍二家盘去。当家已死，小叔子很傻，老爷耳聋。这家是弄不出什么材料的。

1947 年 12 月 20 日

今天极丰富。早饭后我到赤贫家李文忠调查分果实及评成份情况，又到区干郭万忠及现在工会主任邱国群，前任主任陈海山（严重贪污），民兵队长杨秀清等家看。感觉真正赤贫得果实太少、太坏，区村干部都得毡被（李文忠家五口即无被）。陈海山{铁道}也是赤贫，光景比中农似还强。到庙上与夏炎同志谈甚久，他亦不同意现在分地。成份没订好，也分不好，村中宗族关系也复什。油房、粉房等所谓群众生产，内中许多贪污资本，主持人均富农、中农。工作团也很不纯，打地时打{鸽}子，有流氓{酗酒}。下午到晚上贫雇大会自发开起来了（十个代表被{留}住了，有关），我一直参加，想出点主意（将郭万忠抓来）。坦白者三四十人，过去是区村干部集体贪污。有一王国山将区干隐蔽东西一五一十都弄出。他是王国治家长活，很摸底。在会上，群众均纷说“各人洗脸各人光。”“嘴碰心。”过去怕地方官，现在省主席有错误也敢告。周围村影响显然是大的。

老朱来信，X{同田}交朋友报导来抗议，“但无原则纠纷”。热东地委贱买果实也与事实不符，抗议。这都是我处理的，恐有“哗众取宠”之病？

杜印寄来打地精数表。明晨即{送田}。

1947 年 12 月 21 日

昨夜听说最后订了六条。一早就有人到庙上来坦白。

听王组的订成份会议，议了九等。这完全是知识分子的一套。三亩半圈、一间房、三口人是五等，七口八亩半圈、有井，五间房，就是七等。同时贫雇农如此细分，毫无好处。分浮物也只能按生活情况、需缺来定。

石绛来，四人共在我处谈三家问题。区村干部集体贪污，这是严重阻碍，也许还有勾结地富之事。目前是分地、分浮，评等、反贪污，反防空洞一起烩。中心是分地。张凡谈九次农会甚详。留他们吃糖，吃晚饭。

晚找来五个老实贫雇农，知道村中情形较多的开九次农会调查会，变天思想现在是没有了。

许昌解放，陈毅大军做孤立郑州的工作了，沈阳外围大战已起。

1947 年 12 月 22 日

和工作团同志谈评成份是必须按剥削关系。过去这里也是按吃穿，许多上贫评为中农，而他们是

长年扛活的。

找王国治过堂。此人主要为两个儿子扎烟，对财产留恋无心了。“国策”全中国都一样，往哪儿跑？这倒也是实话。这是旧社会的“合法剥削”一型的地主，很会经营，常施行小恩小惠。追问与区村干部勾搭事无结果，可能也无何勾搭。再找被群众扣押之原区村干部陈海山、杨树声、张风阁妻等谈郭万忠材料，找支书“先生”宋殿宾谈支部情况。去年到今年只开过一两次会。这是一个小贩、商人、扎烟、{铁道}的支部。

晚参加两牌的评等会。

1947 年 12 月 23 日

今天离三家，上午到李连窝铺。

即看农民分地。认识沙窝地与好地之分。这里好地少而远，贫雇中都不要，都留给地富了，中农多坏地。打乱平分都高兴。分地时，一片喜洋之气。照了二张。

同石绛到新窝铺。他们画了张图，按小组分，各小组再自己去分，这样更简便些。这里也是打乱分。妇女来开会（为了很小的事）都穿了新衣，已不像穷人了，与三家迥然不同。和她们谈纺织事。这里虽不产棉花，但将来是能发展纺织的。真正翻了身，就都愿过好日子。这一带生产空气太差。

找了些日本人的农业书，没有教条。日本因国内农业不佳，对满洲极注意。这份遗产始终无人注意。竟找到三函《和靖{偏}爱》。

1947 年 12 月 24 日

平庄行政村开分地总结会。确实分了的只一村，许多问题恐尚不能发现。李连窝铺按产粮，有的中农增加田地（十几口人）卅多亩，这必须防止。关于究竟按粮、按地，争谈了许多。我原觉应按粮，地亩上限制。大家一谈，又觉还是按地亩好，粮上节制。其实只要掌握一不要太悬殊，一多照顾贫雇的原则，农民自会分好的（完全平的思想农民不能接受，也不可能）。这是知识分子一种多余的操心，坐在屋子内空争论而已。

会后我提注意生产等问题。

和石绛谈来报社工作事，似有心动。这个同志很踏实，正派，他说自己事务主义。他当过续范亭[107]秘书。曾谈此老优点很多。审干时很清醒，{挖特}不无问题。日本投降后，写信与毛主席，言山西控制华北重要，必须力争，但那时兵力不及。自奉极薄，有余钱随分与周围人。

晚找张为鹞，傅林谈，嘱他们收集各种调查材料。他们又谈学运情况，如何演《凯旋》等剧事。

1947 年 12 月 25 日

早起到军校澡堂洗澡，甚好。随到校部吃饭。对报纸意见是错字与拼版乱。他们的高干队（县支干部）九十九人，都有严重贪腐。

[107] 续范亭：（1893—1947）山西崞县（今原平县）人。名培模。1909 年加入同盟会，1911 年参加辛亥革命。1937 年抗战爆发后，任第二战区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与共产党人合作创建山西新军，后任新军总指挥、八路军晋绥军区副司令员。1941 年入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治肺病，1946 年冬延安疏散，毛泽东亲到医院劝续范亭转移。翌年移居山西临县，病势恶化时致信中共中央请求“如承追认入党，实平生之大愿也”。1947 年 9 月 13 日病逝次日，中共中央发出复电，追认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下午到王家，找高岗同志。他谈我来正好，想写一篇文章。谈了点“萌芽”。主要是如何建立新的工作方法，如何大放手干。再酝酿酝酿写。所谈都已记录，还乱。

晚找令彬同志，谈清算等事。

在高岗同志处谈时，有热中书记强晓初[108]、李{望}准等。高即将强与他之信给我看。此举意义甚大，强当即说“本来准备给你们寄一份的。”

林总已来电，程专管前面。可能陈云同志来。高说陈、黄、
李三人来一，他两个月后回东北。

1947 年 12 月 26 日

今日读文件，整日在高处。有赵、孝慈，座谈终日。眉目已清，主要写思想，打破旧的一套，建立新作风，及新的工作方法。站队，如何站。高思想深，对事物新感觉甚锐——要走到前面领导，提出问题明确。

朱早晨来。家中制度有些改变。如不看付印样，由应负责。但毛病不少，仍应脑中掌握，其不怕麻烦精神不如我也。

1947 年 12 月 27 日

强晓初汇报热中情况，大部他那信中都有。对全盘工作估计，似仍过高，今天新的工作方法一点没提到。报纸上已登了那么多，似乎对他们没什么影响。

九思说到“我们过去操心太多。”此话有一半道理。碰到这样一种班子，你不操心太多，成么？也许我太狭窄，有许多东西我是过意不去的。每天看到版歪了，栏线根根不正，真是难过。这也许是我的弱点。

写高文，至深夜二点。

新十一月廿四日来信，看样子是“拉”一下也。大概也感觉到朱带回的信写得过份了，我简直在那信中成了她的“人民公敌”。

1947 年 12 月 28 日

上午力疾写成约四千字。人来来往往，嘈杂之至，精力极不集中，脑子似涂上浆糊。

给高看，他又提了些意见，补充一些。高潮问题强调，旧作风要中止，有些语气要含浑一些。

阅后就一直扯谈，极无约束，可记者约如下：

△ 前年十一月廿？到沈阳，几天后即撤退。到北满时，去电中央，陈述东北形势：守在土城对苏不便，应退出，留秘工。部队不能吸在城周，应分散剿匪（当时土匪遍地）。干部下乡，发动群众才有靠山。将来进城，进不了也不要紧。中央回电：读未发完电报，十分正确，完全同意。去年二月曾电，如此招待马歇尔是否会给人民以错觉。回电是清醒的，也有不清醒的。此时林不得{归}日亦给中央十数电，指出关内和关外大打阴谋。当时——争论与和平幻想关系甚大。林、高是无和平幻想的，所以能有今日局面。

108 强晓初：（1918—2007）陕西安定（今子长）人。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安大学行政学院院长、中共热中地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松江省委第二书记兼省政府主席，黑龙江省委书记，七机部副部长、山东省委书记，吉林省委第一书记。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 四平战后，林：□天王老子下令，中央下令，也要撤退。对人民负责任。□

△ 撤退后，昏昏沉沉，劝彭到后方去。吕退过松花江，大骂一顿。高赶到前面，林坚推高，高坚推林。中央决定。

△ 找吕谈□你是镀金的共产党员。□林在旁：完全同意。

△ 彭是□草包□。当面讲，不懂军事，实际工作经验太差。李不要看处理事务很快，很有条理，到大局势问题就糊涂，没主见。说到李最近给他一信，自我批评再不这样糊涂，不用脑了。寻这信与我看，寻了半天没寻到。

△ 特别推崇陈云厉害，很厉害。东北就是这二人（林）厉害。

△ 林是政治家，刘伯承是政治家。实际晋冀鲁豫书记。

△ 定一急躁些。

△ 再三谈要有突出的思想，独到见解。

作中流砥柱，挽狂澜，何等不易！

高对别人汇报用心记，时刻插问，思想很集中，一个问题反复思索，酝酿。

那天孝慈同志所谈，调查意见，高认为不妥，现在不是一切调查好再行动。

1947 年 12 月 29 日

白天读少奇对晋察冀、东北代表团谈话等文件，我居然被大家称赞读得很好。读了好几个钟头，非常疲劳。

晚，高作报告，几作速记。我得重新弄过也，以报告形式发表。

徐等四人谈避孕，谈斯托泼的理论。

1947 年 12 月 30 日

晨四点起床，拖拖拉拉写到夜十二点。毛主席报告也顾不上看。

总算写成了。前二段花功夫较大，越到后面越潦草。

1947 年 12 月 31 日

早稍作修补，给大家念了一遍，都感觉可以。赵读后觉甚有力。

在高处逐句斟酌，遇到批评过去就问：会不会刺激分局？

只在辞句，个别字稍修正，更动大一点就是对假报告人之“岂不可耻”几句，改成“深自惭愧”，有些上下气不够的地方也提得很中肯。

运昌同志在座，当场解决要两辆汽车的问题。

热中同志劲头似不对，都急着回去，对工作团热情亦不高，我们几人感觉特甚。反映后，留了一天，讨论甚好，大体认识到干部贪腐阻力之严重。我就三家材料讲了十分钟的话，田宁县书樊平劲头不对，强调工作团找茬，“小资疯狂”。

吃饭后即回家。可能晚上开得更好。

回家感觉心就踏实些。给新写信，大概今年写不完了。校对毛主席报告，夜二点，实在支持不住了。

一九四七年再不会来了。

一九四八、四九年李锐日记

第 2-1 册/Vol. 2 -1
1948.1.1.-1948.3.7.

李锐 1948 年小日记本/Li Rui diary 1948
1948.3.21. – 1948.6.2.

第 2 册/Vol. 2
1948.9.7.—1949.1.27.

本册日记注：

1948 年和 1949 年正值中共所谓解放战争时期，李锐的日记写在三个不同的本子上。为了阅读方便，我将三个本子的内容合并于本文件。又为了读者对照原件的方便，在目录和日记中都注明了原件的册名。

——李南央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46 年—1979 年日记录入说明	xii
一九四八年	
2-1 册	
1. 1948 年 1 月	1
2. 1948 年 2 月	9
3. 1948 年 3 月	19
4. 最后几页范元甄记	21
李锐 1948 小日记本/Li Rui diary 1948	
5. 1948 年 3 月 21 日	22
6. 1948 年 4 月	22
7. 1948 年 6 月	26
2 册	
8. 1948 年 9 月	27
9. 1948 年 10 月	31
10. 1948 年 11 月	63
11. 1948 年 12 月	90
一九四九年	
12. 1949 年 1 月	97

2-1 册

1948 年 1 月 1 日（星期四）晴（下午和衣而卧，out）

今年做的第一件工作是写完“去年”给新的信。十点送出。将那个绿小象给苗当礼物。十月在赤峰照的四张像也附去。

工人和十几个女同志等搞了个秧歌队，兴緻很高。我原先想不放假的想法是不行的。脑中装的事情多一些，对这些娱乐就无兴緻了，似乎也没娱乐的要求。

准备开扩大编委会，讨论下各部门中心改进，和老樊初步谈了下，他主要准备查阶级查思想整党，及发行、材料等。这次去东北用钱仍宽些，似对朱有意见。在对李季问题他与朱曾说穿有怀疑。这样是好的，不然就会影响团结。李季之贪腐确实，朱是有感情偏袒的。

毛主席的报告是把牌摊开了：大王、二王在这里，你就得输。粗看一遍，影［印］象深者：团结中农之战略任务。对中等资产阶级的争取。农业经济的合作社发展（新的富农经济还不解）。提到东方问题，气魄空前。没提困难，一切空前有利。主力到蒋区（实际是拖着蒋军走）。今天报套色、刻特号字，几无一错字。总社广播三次，标点亦播。更正中有“份为分”，不知毛主席为何对这字这样认真。十一年来毛主席笔下第一次写打倒蒋介石。今天任务就是坚决打倒［到］底。全国胜利。

晚校高岗报告。中农几句改得更明确强调些，以符合毛文。校至夜二点。（领导成份是国家经济，未强发展资义）。

1948 年 1 月 2 日（星期五）晴

大概最后校稿到四点多，工人技术低真气死人。

秧歌队出发，为老朱 Pair 照了二张。随与朱骑马到西桥韩梅村处玩，以渡假日。韩对城工部总结五一起义强调军事，张德发吹牛，独吞物资等很不满。碰到这类些真不好发言。留吃晚饭。他的太太炒的菜味极好。

应坚现在是思想真转了，自动来谈如何把工作搞好，又谈到他住中［的］中农家一牛被牵。西桥一廿多么［亩］地贾老头，被摊 4 千斤公粮，这可能是村干不公。对中农政策需大加注意。拟就这村子检查一下。

1948 年开始了，这是彻底摧毁封建与更大胜利的一年。我应多增加些什么呢？要很好读完那五本书，很好读毛著，用功研究土地问题，要把自己的理论提高一些。

总社来电勉历［励］三点：坚定立场当长工反客里空[1]，改造通讯网，使之真正为贫雇服务，写作群众化、通俗化、地方化。对搞新闻工作常有一种空洞的动摇，至少这一两年内自己应安心工作，提高业务，也要鼓历［励］别人安心于位。

1948 年 1 月 3 日（星期六）晴

读毛主<席>报告补记：斩断第三条路的幻想。苏联力量现已超过美国（但对美国军国主义的增长是要严加警惕的）——政治经济综合。充分认识现在有利形势与我们的力量。

晚开李季会，对他认识与意见都坦白谈出，基本的还是要放手让其工作，在行动中考验。老樊曾

[1] 客里空：苏联一九四二年出版的剧本《前线》中的一个角色——前线特派记者。作者用讽刺的笔法，刻画了客里空不上前线，不深入部队，每天呆在前线总指挥部里，信口开河、弄虚作假，“创造”新闻。

考虑是否会跑。这倒是过虑的。我谈对待错误态度，对别人态度，应公开揭发。为此事共谈了三四个钟头。李明天即动身。给新写信，主要谈自己想提高理论的感觉，至夜一点。

1948 年 1 月 4 日（星期日）晴

写了一天的信：给新补写了些形势看法之类。给杨赓写一长信，谈及二年来主要经历和教训：自己没决心下去一时，理论差，缺政治勇气，无法系统、根本、大胆提意见，因而长期苦闷。官僚主义过去也感觉到，但高岗来才大开脑筋。李季等下午去东北，又写了许多找关系的信。东北日报李廖、宣传部等。临时决定应坚同去，这样更完善些。

晚谈查阶级思想工作布置，准备明天我作一形势等传达报告，联系社内情况。电务科人在赤峰严重包庇地主，接受赃物，这是一大教训：必须能直接掌握一两个正派能反映情况的人。

1948 年 1 月 5 日（星期一）晴 昨夜小雪

写"肃清官僚主义"文。约及一半，笔下火气甚大，对过去领导颇为愤愤也。

刘家栋回，带来新信及画像等。这次是大唱"高调"了。半年来尝 made me mad! hey good half 你搞得人家好苦！因为来人，竟然同意春天回热河，"真像云中掉下来一样"。这次是好好摸了一番，"不要伤心"。其实你不知我了解之深，每接"横拳"，不过困脑［恼］一下。对我进步之殷切，缺点之气恼，这还是爱之根底。说一见面徒存"男女心"，无论如何是不公的。以后在一起，要增加朋友的态度，倒是不应混淆在"男女心"一起。苗儿第一次动笔，我的儿子是会当一个 professor 的，心里痛爱之至。所谓"心花怒放"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吧。我的"诗""酸"，其实"丁香花影报和平"之句，新儿并未体会到也。画像头发极诱人，还要写 mad，重重揍你一顿屁股！

老樊谈我不在家，他有些意见行不通。走前还需好好开次会。

1948 年 1 月 6 日（星期二）晴

昨夜发生极意外痛心之事，报务员韩志新自杀。电务科这次二查，查出一个五人集团包庇地主，接受贿赂物，极为严重。群众斗争一番，稍有过火，昨夜对全体人员报告形势和联系二查，对电务科讲得重一些（犯国法，不像一个党员之类），原先准备讲犯错误者不要悲观一节，又未讲进去（还是思想认识不够，少奇同志报告是讲得极清楚的）。散会后，本拟续写文，因老朱在工作，遂早睡。电务科小鬼匆匆送来韩一信，我以为是坦白材料遂放着，而不知是绝命书。待会小鬼来说韩已自刎。是用步枪自杀的。信无丝毫埋怨，痛恨地主拉入泥坑。我随即与樊、朱、鲁去看他的尸体，弹从腹入，悲恸之至。摸了摸他的额头（我如更关心同志，随拆看信，尚可能挽救其生命。此事当永记终生）。召开全电务科会，谈了些教训，大家情绪还算稳定。今日一天都不安。

今夜召开大会介绍此一事件，我谈教训：加强对地主认识，阶级教育，对待错误的态度，领导责任，更关心爱护每一同志。当场有人责我未及时看信。

官僚主义文是夜十二点写完，着重点在前车之鉴。

1948 年 1 月 7 日（星期三）晴

与老朱去王家，找赵高谈文章及我之行址。他们认为文章是中肯的、深刻的，但高怕分局其他同志"会跳起来，认识的深刻性差""党内问题"。后运昌同志看了，也流露怕重之意。高遂决意电报通知

要点，能容文则寄文。这样当然是慎重的。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也是一个“群众觉悟”问题。

最后决定我去叶柏寿，同刘家栋、柴沫（尚未定）一起去。确定我负责，搞半月。高对杨德之乐观，一切都好精神十分担心，想具体了解叶柏寿大轰开后的情形到底如何？是否一阵风括［刮］过去。主要了解：放手的成功经验，产生那［哪］些不好东西，真正贫雇得到何物：何人掌权，地被打击程度，群众觉悟程度 ，起质的变化没有，起来干部情况（调查旧干部典型）。总之解决了什么，存在什么，放手中的经验，应注意那［哪］些问题，今后干什么，政策的掌握（中农、商业）。

高说，陈云说 99%是掌握材料，方针政策随之就解<决>了。

准备后天出发，高派小吉普送我们，这样可节省两天时间，但目标太大。

这几天和樊谈到，多接近人，多了解干部情况，至其情绪。和朱谈与鲁关系应增加政治，帮助纠正其缺点，不要只是感情关系。

王凡去哈，在高处和新写一短信，刘告我新最后电话说又不拟回热了。一定要我去一趟，我已决心去一趟。

1948 年 1 月 8 日（星期日）晴

刘克移防，来玩了半天。颇不想搞骑兵，“事务主义”，整训事不多，想打仗。写了一个短剧，颇想再搞工程。一边陪他，一边准备动身。

到王家，和刘、柴简单一谈，明早走。杨作材住一炕，想去东北搞工业。换抽草烟即大谈节约。谈及新情况他是很不了解新的，只看些表面现象。又谈到离延路上一段，“看见累还不让其骑骡”。这也是很可笑的，在当时直到现在对于这些事情我是早不计较了。对{武}{匪}的鲁森等刚到林西时之告状，我一直未计较，主要责己，这是对的。

赵在召开群<众>的对区村干部打骂压迫人的会，这是普遍严重问题。

1948 年 1 月 9 日（星期五）晴

坐一中型吉普离王家。过在义后一雪窝路被阻，车陷路约一钟头，到叶柏寿时已黄昏。非常疲倦。找到田志周同志，谈了一段县干部的决心与工作团合并，及整队情形。这些好经验可惜未及时报导。与热中对照即觉此间首先解决这一问题，是成功的第一步。

1948 年 1 月 10 日（星期六）晴

起床后即来万寿，一区正开农代会，参加了半天。情绪不及平庄，反映问题也不算多。田继续谈工作过程。仍倦，九时即睡。

1948 年 1 月 11 日（星期日）晴

早给朱一信，谈与南团联络及印刷问题。寄回元旦印得坏的报一张。

与田谈终日，晚找一区各村农民代表谈。我找的是崑兑沟三个代表，其中有一“上贫”，实际是下中，瞒岁数，不够老实。其他两人还老实。订成份谈得较详细。

现在感觉问题，大致如下：一半以上地区土地并没分妥，真正好的贫雇农掌权没有是一大问题（一区地主带来带去，代表来开会即带来区上押着，不敢放。四百多代表看成份很复什［杂］户）对地主翻把问题重视差。一区农代几没谈这问题（主要只谈了扩军）。农民兴趣止于挖浮<财>，阶级的觉悟仍差。

订成份有大问题。主要标准是吃穿，光景，而不是剥削关系。恐怕赤贫一层问题会最多。订阶级一般都宽，许多下中可能混入“上贫”。农代会是开得不算好的。

1948 年 1 月 12 日（星期一）晴

听刘说东北结婚有新决定，女的需二年以上党令［龄］。早给九思一信，告知此事。趁决定未下早点就事。纯系私人通知，否则不好收拾。

看农代会记录，所谈者主要为：挖浮数目及经过，各村互相纠纷，扩军问题。对地主翻把及分地等重大问题没多谈，事实上已有几个村发现打手榴弹之事。田稍有自满，对工作估计或亦过高。订成份是“够吃”论，相当事务主义，不看报。文化低同志是吃亏的。已当八九年县委书记，石工出身，积极负责，还能想问题。领导上不注意如何提高一步，是非常可惜的。当然这无疑还是好县委书记。近来常想，有机会搞一个县，还有信心搞好。

十一点离开万寿到小塔子沟，这是四区（好区）做得较好的村，地已分好。三人分宿于贫农家。晚找刘区长谈。去年六月解放后，此地是游击区，有过一段困难过程。“稀里糊涂”斗争过地主。简单谈了一下过程。见到的几个村干部，都还是老实庄稼人。看情形是做得较好的。

1948 年 1 月 13 日（星期二）晴

和六个村农会委员座谈了一天。先谈各人成份，次谈工作过程。这两个月的教育和锻炼是好的，装的是正派东西。工作团一起打地，“比我们还能吃苦”。问题是对地主松懈，“他们还能扎刺”。启发后也觉仇结 1 年了，要好好管着。半年来尽误工，以后要好好过日子。现在村干中有近一半是旧村干，去年七八月第一次斗争时分东西较多。这里面可能有些问题。晚上继续谈组织，贫雇农团没有有利形成，骨干核心似亦不明确。

对 Zhi 总有一种讨厌情绪，看不起这种人的“架子”。彼对我也是颇看不起的。当然这不会成为“苦恼“。客观摆开才好。

1948 年 1 月 14 日（星期三）刮风、转冷（昨夜 out）

早到刘处扯谈，黄凯来，当然不如陈来好。我颇想留东北，但这里究竟是一事业。刘不想再呆机关了，想去南满。高很青年气，在这样的人下面工作是痛快的。我竟忍不住谈到 Zhi 是官僚主义助手。下午又和刘谈与程之几次纠纷，自我表现也。这些都要切戒！

找五个贫雇谈，没什么明堂。本想了解第一次分浮详情，而回答是“很公道，大家伙分的”。这问题可能不甚严重。南房地的村干则十三人是旧的，那里可能比这差。很快谈完即分去各家看看。中农焦站声扛一辈子活，侄儿也扛活，不能政治上照顾是不对的。贫农中有许多尚不扛活，中农公粮一般重。看了三家扫地出门户，朱家十七口挤两舖小炕，衣裳还是穿着。娘儿们一看就是有钱人家的，满口“国策”“民人平等”。全家男子都还下地。另外两家则情绪显然很坏，恐惧似已过去。晚上找几个中农谈，都给地富作过保，说了老实话，见面时都哭了。心里当然是可怜的。有的分进些地，对“平均”是赞成的。公粮因经过数次讨论，也难谈出意见。

昨夜睡前读完西蒙诺夫的“俄国问题”，对美国的政治贩子，社会制度，国民性（纠结于对待俄国问题上）真是讽刺得淋漓尽致。史密斯可能就是史诺之类的人。这本书的政治价值无疑超过艺术价值。很想能写一讽刺官僚主义的剧本，可惜无此才华。将来与新谈谈看，她也许能写。

1948 年 1 月 15 日（星期四）刮风、极冷、脚冻

晨起看几天来的材料，将问题摘出，准备和刘、柴讨论。因等汽车来，三人竟闲谈了一天，车直到晚上还没来。刘区长回来，晚上又扯了一阵。他们之集训基干队，原来是准备第二次全扣地富作看守用的。原因是有几个村发现谣言，也有打黑枪的。并未查清楚。县上曾说过他们放地主太早，就准备再来一次全体扣押。我们提出怀疑，才又动摇。迁移地主，区与区对调的意见，也为我们所动摇。目前中心基本工作是什么，刘区长也还没认识到是提高群众阶级觉悟，继续挖坏根彻底搞垮地主的问题。只是公粮、扩军，转来转去。工作团临走时也没提到这一点。

1948 年 1 月 16 日（星期五）转暖

吃过早饭汽车开来。果然昨天冻陷在河里了，几十个老乡才弄出来。

刘谈到 Zhi 之书本气，还不敢正视分局之官僚主义。问刘“到底感觉最主要的在什么地方？”（刘答主要不了解下情）。对高之和下面同志随谈颇有不满，刘告我：“以后谈话小心一些。”刘对他之与分局几个同志关系，奉迎附和甚{赞}是不满的。昨天我曾提到高谈之百条狗拉车比喻，甚为后悔。

刘区长带来一十八岁的女区农委，第一眼就不顺眼，不正派的样子。这个区妇女工作尽搞年青的起来是不妥当的。这个村的主任都是十八岁姑娘，中年妇女就一定旁观。

晚饭时到波罗赤，区长曹万高原承德青联的。晚上简略谈了下，地完全没分，“两三天内可分好”。有六个村子搞乱。过去土匪活动厉害，和工作团有矛盾，“瞧不起区上”，最后为枪事吵了一场，不欢而散。临时改变计划到这个区来是对的，问题存在很多，区干也弱。地主有的又第二次扣押。

1948 年 1 月 17 日（星期六）晴

杨德同志的信说地委开会对此间估计“也很严重”，“不合理、不公平、不平衡”。他们没有具体材料，只是一种抽象的“必然的”估计。

找波罗赤的村干、贫雇农、中农，分开谈了半天。基本情况是贫雇没有起来，地没分，分果实不是{垮}穷境，小商人当作赤贫。村主任是傀儡，“先生”和其他人当权。扩军三天八十一人，是强迫与利诱，每人{花}一石三斗米。今天送走后，家属哭，说是硬拉去的。中农极不满，公粮全由他们出，有收入七石，出十石者。太保水泉村主任在农代会被扣押后（该村原是假农会，地主当权，好些地富当作中农），全村男女来请愿释放。显然有坏人在操纵。晚上参加分地大会，更证实贫雇没起来，几乎无人发言。订成份很有问题。我将一“高掌柜”（“赤贫”）扯出站了队，说明小商人无房无地不能当作赤贫。波罗赤显然是锅夹生饭。重要果实仍压着，廿七户地主押着，每天卅多人吃大锅饭。

和老朱打通电话，他已接到信，当照办。

坏纸印的报简直看不清，和老樊电话没打通。非坚决换纸不行。

1948 年 1 月 18 日（星期日）晴

今天回叶柏寿。他们二人到附近村子，我留万寿街上。先找农会几个人谈，发现有几户小买卖，染匠等不该斗的，三户寡妇，三四十亩地也罚得很重。挨家去看了一下，并找染匠及一小什货商谈。贫雇中有一半是手艺工人及小贩，勉强按农村划阶层办法，是不可能合理的。很显然把集镇当农村办理。

晚睡较早。读汪景祺西征随笔，有“红石村三娘子”一篇，系谈南方人的艳遇，优越感极重。

1948 年 1 月 19 日（星期一）晴（out）

起床后即与十六个农会委员座谈。该斗什么人呢？“小买卖、奸商、斗富裕的”。公粮由果实出。逼得我讲了一通商业政策等问题。大家反映“过去谁也没给我们这样细致谈过。”

下午刘柴回来，谈及波罗赤五百新兵出事很多，扎烟的、烧门窗，来比赛青年的……土改没完成，即如此扩兵是很危险的。报上也许会大吹特吹。

晚找九个贫雇谈。

三人汇集三个地方材料及提出问题至十一点。此行算有结果。

1948 年 1 月 20 日（星期二）晴

到叶柏寿吃早饭。与田志周、赵县长汇谈了一天。晚上我谈了此行所思及主要问题。田最后谈完全同意我们所谈，并不过份。

分局电话嘱廿五前回去。大概是分局开土地会，高可能早回。明天去二区杜家窝舖再呆两天。这样就亲自看了四个区。

1948 年 1 月 21 日（星期三）晴

晚后到沙海，二区区政府所在地，与区长略谈。睏极，脱衣午睡。晚与刘付［副］政委及区干 2 人谈，他们看出问题甚多，估计极低。主要是中农当权，坏人操纵，乃至曾发生惨案。好些村子都发现黑名单，把村干阵营扰乱。区干精神是对头的。

“放心不下”。一旧村干追地主女儿故事。——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48 年 1 月 22 日（星期四）晴、刮风、极冷

饭后驱车来南窪村，杜家窝铺旁二里。宿旧农会处。寒冷之至，不敢外出。找村干、贫雇谈至夜八点。浮物牲口分得尚好，地已分。已罢黜之村干比现任能说会道得多。谈防窃权是一大问题，对地主照例以为无法扎刺。村干为我们过了一堂，问第一个，要民兵打，二个民兵哭了，气得武装队长要打民兵。地主威风毫未倒也。干部情面未敢撕破。

1948 年 1 月 23 日（星期五）晴 续刮大风

昨半夜敲门，离此八里之芷店来土匪。被押地主曾告送饭者：中央军快打来了。农会存有五十斤大烟，一千多银洋未分。为防万一，起来穿好衣服，叫醒警卫员戒备。后又和衣而卧。晨起区长送信来，土匪十多人打了卅多抢，有四支匣子，大烟银洋均劫去，地主未动，村干均跑走。此显然来为财，与村干恐又有关。群众未真正发动，一切怪事均出。

饭后驱车返王家。大风夹沙，两脚压在被下仍冻木。下车已成泥人。

晚向高赵汇报，仍由我主讲。详谈材料，至夜十二时。高频说“够了”，对我们此行加以赞许。谓杨历来是不深入下去，这是最大毛病。毛主席有次批评他，回来伤心哭了。对胡之盲目乐观，“年前真正彻底完成”极怀疑，说担保比叶柏寿还差。那里是各县平均轰闹，没有一堆问题才怪。

1948 年 1 月 24 日（星期六）晴

早饭后与刘柴谈如何分工写。我原意分问题写，他们觉仍照汇报办法分地方写原料，这样也好，更真切些。

高谈东北形势：蒋卫必将死守沈阳外围（包括阜新）及北宁走廊，必定拼死拼命。八九纵这次根本尚未打，而中央社对新立屯却大肆报道，这两天正大战，打新立屯也。

回到家中，九思代为整理房间。他已新婚数日矣。平津同学来三人，另二人硬要下期来，邓钧洪同志亦来。

1948 年 1 月 25 日（星期日）晴（Ms）

今日甚懒散，翻翻书报，读土地问题历史文件小册子。想了下叶柏寿，未动笔写材料。与老樊谈纸张供给等问题，决定去冀东大批购买。二查运动很有进展，校对科之俘虏历史大体坦白，有参加过张高峰、诺门坎事件的宪兵。邓来谈电务科、校对科若干新同志情绪不好，怕挨骂。有一电务科同志说“我来一年，社长尚不知有此人。”（这是有其实际困难的）。支委会检讨韩志新之死，有同志对我那夜没看信不满那是对的。总之今后应更多关心下层。我们的菜太好，已嘱管理员降底［低］。

晚向编採二部谈叶柏寿问题，提出对我们工作的教训：大胆怀疑、了解全面、文字反映与实际的距离。我建议内勤一年至少有二月到三个月到乡下学习，而且必须到村中与广大群众接触。每县能掌握一两个村的情况，就近就要掌握莽牛营子、土城子、西桥的情况。以大力克服内外克［客］里空。对有问题的新闻可用编者加“按语”的办法引起读者注意。

1948 年 1 月 26 日（星期一）晴

整日翻读半月来报纸，主要读关于土改者。《东北日报》社论对贫雇路线了解更深入一些。“中农被搞即有流氓当权”。呼芸突点提出真假贫雇路线，以此衡量则叶柏寿假的多矣！《晋察冀日报》反急性病社论似强调静心酝酿，说要慢分地、分浮，与高岗同志所谈精神很不符。是否老解放区情况不同？那里步调似很不一致。又读查田运动，过去读不懂，现在能读懂了。

晚向编採二部谈叶柏寿情况及东北战局，可能给大家以较深的印象。这样才能把领导工作做好。自己可以有点较实在的东西给人。

1948 年 1 月 27 日（星期二）晴

动手写叶柏寿材料。自己写了两个区。打电话问柴沫，他竟未动笔。决心全写下去。为求快，让小郭来笔录，至晚写完五个区情况。朱、樊、鲁三人有些矛盾，九思结婚缎子被面起了点小风波。鲁樊有互看不起之处，虽非原则问题，仍必须谈通。心里各种别扭都坦白谈出，“久不洗脸”，互相都有好处。我谈了自己过去之联系群众内外都差，要尊重人特别是下级，这是一个群众观点与自大与否的思想问题。再谈到大家要多想大问题，研究指示与情况，作分局助手。过去是很不负责也无勇气的。我谈的主要是自己很久以来的经历感触。

分局通知廿九开土地会。

1948 年 1 月 28 日（星期三）晴

今天打了一场大战。现在是夜二点一刻。

叶柏寿材料全部写完。上午整理昨天写的，一边找人复抄，同时仍笔录办法，写就后一部总结意见。这些已酝酿好几天，《东北日报》的社论又给以启发。没有按过去旧的问题整理，首先即从真假贫雇路线谈起，一切问题从这里发生。今后复查中心应从经济转入政治，贫雇农内部站队，审查干部，发展民主，挖尽坏根。方式也不能如田志周所说全面铺开，这是不可能的，只能有重点逐渐铺开，不能机械求快。这是真正用了脑子的。

晚开编採会，讨论学习，及总社三点指示等问题，我强调学习及如何联系下面办法。我们直接掌握附近这两三个村及宁城县，有人专管，每周汇报。通知各分支社照样办理。每个内勤每年平均下乡三月学习。

1948 年 1 月 29 日（星期四）晴

天明即起。找鲁谈注意综合地主活动、中农等材料，并加研九[究]，及如何掌握附近村，鼓历[励]其情绪（过去我对他太不讲九［究］方式）。又嘱樊，三人多商量，照顾平津同学生活。即坐骡车来王家。人未到齐明天才能开会。见高，谈及官僚文以为是他写的。对叶县情况杨似有不满处（不满批评太多）。办事是为难的。随将所写材料与刘、柴一起谈。今后怎办还是不写好。刘提复查中心还是彻底打倒地主为主。磨姑了一天。高可能早走。

晚与高<一>起下围棋十余盘，开始败，后较转小胜，丢生也。

1948 年 1 月 30 日（星期五）晴（0）

今天正式开会，赵还强调多谈缺点问题。杨总数［算］提出些问题，还有些具体材料。对地主政策：狠的解释是对的。吊打一顿决非狠，迫使其生产就范才是狠。有些领导同志怕中农情绪，贫雇最大问题是孤立。胡讲一套空洞之至，空洞讲“组织工作跟不上”，好像还是二年前那种总结味道。到底热辽目前存在什么问题，半个也没讲出。区代表会当作好经验谈，恐怕实际还不对，半月开一次会，农民那［哪］里受得了。工作团是检查工作的说法也不对。高对范汉杰事很重视，写了一决定，今在会上宣读征求意见。我提到对西部傅、石斗争决不能轻视，热河系两面受敌也。

陕甘宁一开始“左”就冒头（受晋绥影响）。习一电，烈士家属亦似难免，老区中农占优势也要贫雇当权，结果是破<产>户与流氓。地主出身干部即遭殃。

略准备明天发言。但杨的精神颇使人大为难也。

1948 年 1 月 31 日（星期六）晴

早与杨略谈。我写的材料他并未详看，还说写的要给南团一看。当即回绝。因官僚文前面未提“成绩”很不满，今早特将毛主席“改造学习”最前面一段唸给我听。我之有偏，这是应警惕的。但那官僚文却不可不必先写成绩也。过去领导作风好的有多少值得一提！

孝慈同志对平分土地之不平讲得很好。贫雇路线也还不是整个阶级。

马洪谈得很痛快，对过去领导大加讨伐。做假报告党性不纯，听假报告党性更不纯，对人民罪恶之至。山头红枪会事件，三四千人暴动，事先准备周密，而我工作团竟毫无所知，共死十余人。红枪会死伤数百。其根本原因是我孤立之至。全宁城亦极严重。过去大都是假的。我们在农村处绝对孤立状态。对地主斗争不讲策略，地富一视同仁，中农侵犯普遍重。贫雇不要有黑点的，就少数人跳舞，加上干部之地富思想，包办代替，流氓当道，焉得不掉脑袋。越搞久，越乱、越困难。

晚到高处，谈哈尔滨接收前后之严重局面。李兆麟之死，缺乏阶级警惕，及二毛子引诱。进大城市要绝对清醒。高今天插话时因热问题如此严重，说到一句：如无全国、东北形势，还不在林西！这话是很重的。不知分局诸公震动如何。

睡前准备发言材料，按问题讲。

1948 年 2 月 1 日（星期日）晴

开会时几次提到报纸毛病，有的是并无其事。如“劳而之苦”之类。短论有的是有问题的，高说社论要送看。赵忙接说许多东西不晓得，真令人生气之至。我也忍不住回了几句，不快之至。很久以来的矛盾剧烈爆发：继续下去抑留家照顾写点东西？干脆改行，搞一个县。无实际经验做不好。加之无人了解其苦衷，只知呱啦，让贤为妙。——当然这些还是个人想法，动机不大好。见 M 之“吃香”，颇有嫉意。文字工作做得再好，也不过是吹牛皮而已！有一点毛病就千手所指！

1948 年 2 月 2 日（星期一）晴、小风

早晨将官僚文稍添改与杨再看，盖知其意见多也。会前因数小处而争执起来。如郭万忠事硬说“我没亲眼见就不相信”。简直是无理取闹。去年八月之下乡，“总比坐在机关好”，此即其常言之“历史地看问题也”。最后终说出其真意：“这篇文章合乎事实根据的很少。”真未料阻力如此之大。奇怪的是今天高上午不在，赵在旁略予帮忙，态度不够明确。

今天我讲了约二个多钟头，按照高意：态度好、客观。材料说完后，仍将总的意见提出：当时真的贫雇路线即少，地主阶级并未打倒。干部严重不纯，中农等政策甚错。所以危机很大。对地主土匪活动应极大警惕。复查意见亦略指出。县委之大复查方针是不对的，中心不彻底打垮地主树立贫雇优势，讲政策查阶级，赔偿中农。整顿贫雇队伍。对南团来信精神之不妥亦提出。最后提到各团交换干部，无重点领导，对各县（特别是热辽）如此平均使用力量，即对宁城亦提出怀疑。无成熟经验可循，特别是搞乱了的地区。及时总结交流经验，利用报纸，得有这么几个人办理。晚饭时，杨之气仍未平：“就几百个人搞一个区，没有问题砍我脑袋!”我是几件事都和他碰上了。

整日闷闷，让贤决心突增，搞经建工作去。将来总是有大批干部要转业的，何不早转！散会后找赵谈，他之感杨之不对头，谓过去冲突即多，“常将问题冲淡”。当即同去找高谈。官僚文之预先不发，完全正确。“否则要冲出天大乱子”。“我总不是来篡位的吧，Cental 要我在此也不在。”“来了帮帮忙有什么不好。”高急着马上找大家来将问题谈通。

这样处理心中稍平一些。不愿再干之意已告赵。看随高去东北之后情形如何，可能的话，决心改行。这工作太伤脑筋，太空，厌倦，干不下去了。

一月二日登之高报告，高谓有严重的缺点，这与我之急有关。甚为不安。

朱来信，马洪补去假报告一段，驾凌一切，实不好。

1948 年 2 月 3 日（星期二）晴

黄讲热北情况。这次是真的下去了。关于旧干部分析讲了许多确实材料。谈到没有放手民主作风即不可能好而快。大概昨晚谈得不错，提起这次“亲自下去，满身冷汗，普遍不彻底。”并说以后在决定一个问题之先，先必须了解下情，问问群众，这应成为一种工作制度。关于富农问题检讨过去书本气严重。高在这时插了一段：先了解情况，然后出主意，不是但有许多观点还成问题，如地主打得太狠之

类。对热北问题亦未发现。这人是较滑的。抽象了解情况，出抽象主意。我们往往容易自认为“成熟了的老布尔塞维克”一定时间、一定地点、一定问题，那［哪］里都成熟。弄架飞机就不成熟，分地办法就不成熟。必须在事物运动中不断丰富自己。那种自以为党政军民学都有一点点，大而化之，不痛不痒，对事物的实际指导是无用处的。运动中不断发生许多新问题，模模糊糊，深一步分析就不知道了。不在运动中丰富自己，就不能前进。这当然是指他们这几个人病状而谈。并说能如此常下去，地委、县区委就不好意思不下去了。黄最后说作风上官僚主义，思想上必主观主义，组织上必形式主义。

最后谈分工写几个指示（政策、思想作风、组织问题、典型经验）。高分配时未提到我，心中颇不快。这是毫无道理的。个人得失、计算，妨害自己思想开展。

晚到高处又三人下围棋，败多。但有一局杀得对方只活两小角，由于勇敢而来。大概晚一点才睡。

1948 年 2 月 4 日（星期三）晴（M）

高岗同志找我们几人谈了一天，主要谈分局同志领导作风。强、马、柴[2]与我提供了许多具体材料，真是没有什么保留地谈出来了。主要是不肯下去，不虚心倾听意见，喜听好话，不老实，自以为是，调和思想，是非不明，保守，喜搬书本，不能团结干部，做假报告，喜欢解释，向落后看齐，在林西坐待胜利（柴这人我是看不起的，现在是附和，并非自己思想有此觉悟）。我提关键在领导，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切搞不好。这是一大家一致意见。高认为很难转变，抵抗很顽固。他可多个别谈，但这会上要慢慢谈，要有论据，根源追出，态度、方法考究一点，提问题要使之能接受，但不要调和。转变必须在运动中，不是一次会议中能解决的。大家都转，逐渐转。许多问题大体已暴露，谁也不能否定。进一步提问题，有的还没摸到，有的还肤浅，笼统抽象的估计多，总的思想未转，趋向是好的，但仅仅是开始，还会遇到抵抗。应该是诚心诚意为人民负责。有许多观点是错的（如扩兵强迫是群众压力，坏干部问题采何态度，眼不见即不相信，藉口历史观点而冲淡问题。走马观花也好……）。批评揭发，要刺在痛处，有论据。官僚主义本质是一个思想问题。高觉基本在自以为是与不老实，“这些人老了”。他最近与林总去一电谓党内有许多喜用奴才，客里空，而不提拔年青有为人。大家又特别说到胡之向中央作假报告（这次还印了出来发下去，倒也好，示众示众），这是必须翻案的。

工作团战略任务，批评坏的即客里空，所谓“全面”观点——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48 年 2 月 5 日（星期四）晴

胡一般检讨了一下：尽批评人家，而不知自己之脏。过去尽听汇报没了解土改改变一切之类。讨论主题转入假农会形成、产生根源等。你言我语，谈得很深。一般干部对地主危害性认识不足，基本问题是群众未起。杨发言强调对“踢开”之分析，精神实不对头，未了解今天必须先撇开再说。

晚到赵处吹甚久（黄亦在），从他历史，坐监生活，旅莫支部，28.5 布[3]到外国女人喜好中国人原因，彼亦有意让我知其历史，非教条派也。谈到任何问题总还喜欢吹自己，包括女人在内。

[2] 强、马、柴：强晓初、马洪、柴沫。——李南央注

[3] 28.5 布：即 1929 年夏，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中出现的一个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小团体。——李南央注

1948 年 2 月 6 日（星期五）晴

早在赵处谈得较深，谓“自己在人家心目中之地位”以劝我。谓自己“很空、错误很多，决心下去。”（但谈到具体问题到又不空也）。离延前少奇诸同志赠言：放得松才抓得紧，在轰轰烈烈热潮中保持冷静。要他注意军事。扯到审干，谈及乔木之偏，易下结论，复角多，在中宣部时都不满，对青委一段反省很差，和{柯}刘之争（为教育事，偏在目前实用一面）。

高今天先谈组织问题，特别提到培养、提拔新人材，毛主席提拔习仲勋、惠中权等之事。“鲁忠才长征记”[4]——这才是解决问题的作风。东北局如何准备提拔新人。又谈到西北局过去领导官僚主义重，负责人下去少，对战争准备差。劳动英雄方面可研九［究］。“个人面子算什么？是对人民负责的问题”。然后批评这次新作风的长文，“一切{道理}列{所}”无解释。“到群众中去”没讲清楚。贫雇路线就是党的组织路线、工作路线不完全，有毛病。“我还很不成熟，很粗”。绕了一个大圈子，才转到对分局的批评，首说过去有成绩，支持了局面，后提出几个问题：下去可不可集中领导？言语不通能不能下去？是否下到村不如地方干部？一一加以批驳。下去是要发现材料（毛主席批评洛甫之为下去而下去，搞了几箱地主账本）。要坚持经常下去。东北经验几次大运动没解决（比较抓得紧），切记。现在是开始。接着黄、杨，都一般谈了一下。马洪讲了一顿但一般，顾虑多，说热西估计、民主作风等。晚饭后与马柴等扯，决定继续讲（马告我，程谓我过去在林西是跟张令彬等转：张今天也谈了一下，几乎冲淡）。晚上续开。柴沫谈研九［究］室之统计数字，向中央假报告。四月会议大家插言加以批判，这是一个根本没有准备的会，形式主义，土改没谈，作风未转。我的发言集中于暴露缺点与表扬问题（批驳“光明与黑暗”理论）缺点是个别，不敢信，成绩一般轻易信，表扬后无检查帮助即垮台。整顿文，不{顾}假报告是非常典型的。最后谈到自我批评差，赵之“大炮”称号。干部不能解决问题。高结语说：现在门窗打开了，“威信会无限提高”。散会后高一路说：“今天总算脱了下裤子。”不过，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少奇：不要光听下面报告，要亲自检查）——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48 年 2 月 7 日（星期六）晴

今天主要谈大变动中的问题。高谈大放手中的领导。细致紧张，成功与否，决定与领导。最大偏向是容易自满（看形势），最怕自流。要敢于怀疑，及时检查及时发现问题，规模越大问题越多。晚上听到辽阳之捷。高没参加会，乱谈一气，也就散了。与高下围棋到二点半。每盘均败，每况愈下。

到张令彬同志处总谈一下，他之发言低，过去自己没很好站住脚，现在是首肯了。——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48 年 2 月 8 日（星期日）晴

早饭时子华同志到分局，对他心中是有尊敬的。沈阳外围作战极冷，一尺多厚的雪，找不到路，走不多久雪水浸透鞋内，一休息便结成冰，手脚冻肿。必需先泡在冷水内，取出后上面结成一层冰，用棍子敲掉。攻新立屯时，上一小山包，三个班接连上去，战士都哭着下来了。24D 关内最老的一个营，一半以上的排连干部都冻坏了。但士气极旺，牵制的都不听命令要投入战斗。担架队则大都开了小差。

[4] 《鲁忠才长征记》：是延安《解放日报》1941 年 9 月 14 日、15 连续两日刊载的一篇调查报告，具体地记述了鄜县城关区第一次运盐的经验，包括牲口数，往返日期，沿途的各站概况，生活情况及问题，经验教训等。毛泽东看到这篇报告后认为写得很好，而且开调查会的方法也很好，特为《鲁忠才长征记》写了按语。

有的是成份不好。前面只能用打土豪办法解决困难，也无法分给老百姓。几十万部队挤在一起，真是像蝗虫一样。

回来时碰见家栋，说可能高也早走，要我过年后几天即去。

九思之婚因没等组织部来信批准（是老樊去当面谈的），他们很不满意。此事我的原则严肃性仍不够，以友情钻了一空子，当然也为工作出发。

下午二点回家。大家又觉我出去了好久似的。克真等都来了。老王很快可弄好五付架子，已有三付铸字｛铲｝开动，不久每月即可出三十万字的书。老樊很不满鲁森，谈了许久，这次要帮他们解决这问题。工厂二查后，大有进步，工人的雇佣观点开始有点改变。过去应坚只团结了两三个人，弄得非常孤立。老樊是一个有组织能力的人，做工人工作还是有一套办法。他说现在是下定了决心在报社要把工作干好，这不能不给我一些影响。这十天来我的改行思想斗争很大，有厌倦情绪，有对分局不满到厌恶情绪，有个人的一些其实是很空洞的打算。恐怕是很难动的，还是安心下来吧。

晚饭后打了七八个 game 的排球，空前的疲乏之至，骨头硬了！

和编採同志漫谈中农问题及封建与半封建区别等甚久。这样的闲聊方式很好。我觉得我现在与过去很大的区别，就是主动的、不自觉的、有兴趣地接近群众了。这是我近来的大进步。

晚与朱谈开会情况。

1948 年 2 月 9 日（星期一）晴（天气大大暖了，穿皮鞋已不冻脚）

旧历除夕。晨醒在床上打油两句：半夜当班且作书，糖水滚沸汗如珠。高音一起人欲醉，受宠若惊和“酸诗”。

整日懒散之至，不愿提笔，翻翻报。晚饭后又打排球，并找乌拉夫妇闲谈。他们对冀东意见很多，到这只觉人浮于事，还不紧张。

1948 年 2 月 10 日（星期二）晴

让自己过了一天年，打了一天 bridge，几牌就熟了。晚上组织平津同学座谈学运，这几个人大家印象都不错。白原、乌拉、博琳三人作风都朴素扎实，无浮夸之气。他们在学校里并不是很急［激］进的份子，那个自命为急［激］进的到［倒］是可能有问题。

1948 年 2 月 11 日（星期三）晴

正预备写叶柏寿稿，高来电话叫去。决定快起程了，要我和刘先到热辽了解一个行政村（先搞一个自然村），约一周左右。大概廿三四可到哈。分局同志都在，听了杨起草对中央的报告，精神还是对头的。承德问题严重，承认官僚主义极严重（我提胡向中央的假报告应翻案，这是面子问题也，杨说曾三次写上又勾去）。赵提议要我来写分局检讨的新闻，他写文章。对于这次会，高说是“基本成功的”。向中央、东北局、向下面都钉死了钉子，以后就得好好改了。说杨这两天有新的转机，自动找高谈。程将官僚文印发八九纵，其精神到底不同。高对他们似稍有信心。我提到跳［调］皮之事。说到东北与凯丰再谈。高说凯有很大进步，对问题有独到处，有的地方比富春同志强（洛甫也承认凯比他进步快）。富是“大草包”，在西满抓紧财经，而放松土改，不知抓根本问题。刘说：“不要看高吊儿浪当”，对大问题极用心，抓得非常紧。实际经验是基本的，但能钻也能解决问题。如王鹤寿。谈着谈着，又下起围棋来了。最好的一盘是输半子。晚上回家，将九思叫起，他因与老樊关系，非常别扭，提出负不起责。

知识分子之多疑真要命！三人谈得很晚。

1948 年 2 月 12 日（星期四）晴

上午把分局检讨新闻写好，对于那篇文章倒是有偏爱，基本内容都用上，颇有“看又怎么”之味。下午向编採传达分局会议，只讲完政策一段。大家提了些问题，已能当即作答。晚再找樊、朱、鲁彻谈，把互相关系|关系|基本解决。对九思从未如今日之正面提出意见：不主动、多疑、闹知识分子的别扭，好在碰到我能了解，别人就会生很大误会隔阂。今晚把许多问题算是彻底谈了，原先总在怀疑老樊要怎样怎样。这种情况樊是没预料到的。一直又谈到 12 点多。

1948 年 2 月 13 日（星期五）阴

晨将新闻寄出，最后又改了一下，精神准备又通不过也。高、刘来电话要我今晚赶去。但家中事还是多耽误下好。又找樊鲁再谈，九思亦完全转过来了，将组织部意见事告他。又找白原、黄淑芝、冼毓明等一谈。问问他们有些什么观感意见。白原之“不紧张，学习差”是很中肯的。

现在渐自觉多接触群众之必要与真能得到好处。

下午继续讲完分局会议，并对最近报纸发生的一些问题作了说明。零零星星整理了一下杂物。

这次真是下了最大决心为私事向党请假（前天他们几人都在，高问请准假没有）。到了东北也会有难为情之处的。反正就这么回事吧，再拖下去是很不好的。好在这次机会好，1942 年五月新第二次打胎，也请过两个礼拜的假，此外到大庙去耽误过两天。十多年以来，为个人的事情就只这么几次吧。心中当然是不安的。在如此紧张情况下，离开岗位，特别是自己刚得到点点东西，正好用于工作的时候。这个内仄是无法消止的，待将来补偿吧。但愿我不在家时，没什么意外发生。

1948 年 2 月 14 日（星期六）阴、小风，下午下雪（6）

到王家时才八点多。高说那新闻写得比文章更厉害，“可能程他们有意见”。杨这两天转得较好，说杨是小媳妇。详细谈到胡关于中农、富农传达时的错误。建昌会时与高争得很厉害，有块土地会议大牌子。恰恰发了那个“土法是公开法令，抽补指中农而言”的电报。这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是不对的，而这次会议上，胡却不正面作反省，高对之极为生气。我们走时，正和杨赵谈此事。要在对中央报告上加上这一条：是传达错了。关于富、中农问题，高的意见与慎重态度是极对的，当时在那种风下，每次工作团会议都坚持解释他的意见，这在我的思想上没有受左的影响也是因这种信任。记得张秀山报告来时，因与胡传达有出入，还特电东北询问，并问了高。没有高在这里，胡之专断，那股空而左的大风，将不知到何种程度！实际经验与理论结合何等重要。那两天讨论时，高就要他们将列、斯搬出，说明中农之重要。很想能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一长时。

赵写的文章将我写新闻内容包括一些进去，那当然是力量不够的。但要取消就取消算了吧，不妥协就会影响今后工作关系。只要能在报上登出一点，就胜利了。

十点半动身，一点半到新惠，路上很冷。越往东走，越上坡，越荒凉。新惠一条大长街，很大的旗政府。过去防鼠疫设备很多，可制疫清，现在全没了。去年蒙北二千七百多人，干部几乎退出，这是一极其严重的问题。今年如不及早预防，发展起来将不得了。沿途耗子洞多极。

这里过去是种烟重点，县干换了几拨都与过去存烟款多，贪污有关。一来就找到县书、县长等谈了很久，他们也感觉侵犯中农等有问题。召集了所有干部及各村农代会数百人，集中开几天会。明天开

始。他们仔细读了毛主席报告，县书有思想，还虚心。初步感觉问题是：斗争面和方式太宽，全家扣，全县十二万人，扣了 1900 多户。有一区二万人，扣三千多人。普遍吊打。群众感觉看守不过来（而地委领导尚批评某村有两家没扣是缺点）。过份强调特务活动，提出“村村有特务”估计。杀人也很多，据他们谈，这次至少在 200 人以上。一共有 160 干部，新干 4/5，多中农，也没怎么站队。一下铺开全县，在地委就只听到贫雇路线，要狠，要普遍，越快越好。政策并没交代清楚。《翻身报》上就暴露很多问题。妇女“尖锐斗，顽固老婆与跳［调］皮媳妇”，“正派中农自动将好地拿出”。李专员讲话，{荸}子匠、地主伙伕、货郎担子，贫雇团都不要。直谈到夜一点。冀东来干部三人也参加。

1948 年 2 月 15 日（星期日）夜雪、阴

我与刘及冀东二人及一蒙古同志来大各召，离城十里。满村尽是除奸标语。

贫团正分地，由七个评议员摊，别人提意见不听。我住在一贫农刘齐家，老头 62，少年经过地方，识字不少，管写账。会唱医书、推算黄历、看日子之类，是一农村八卦丹，各样大小事的顾问。立场不稳。

晚将贫团干部找来一般谈谈，有新贵气。据说对中农侵犯尚不严重。过去旧干有贪污的被压［押］在县。

1948 年 2 月 16 日（星期一）晴

上午和组织、除奸委员谈被斗户情况。看情形还没有什么大错了。可能有些富农斗过了。谈后找两三家地富看看，富农丁和是“斗官公吏[5]斗的”。“Zho 了一天洋屁股的都要斗”。这上面可能有问题。

到刘处，见到冀东同志，云有贫雇谈，有五六家是斗官公吏斗的。

晚即找这五六家来谈，中有三家根本没在被斗户名单中，有三家（中农和贫农）是因当了 Boy、写字的、卖票的（为逃避劳工）而被斗。所谓提升一级，身上还缝着“被分富农”条。问他是不是富农，“按地土［土地］不是富农，当了官公吏挨分，就算富农呸!”

1948 年 2 月 17 日（星期二）晴

早翻“清宫二年记”。对这{些}轶闻总是非常有兴趣。慈禧之荒淫、顽固、狠毒、倨傲，跃然纸上。

到刘处汇报。我谈被斗户情况：斗争面宽（全村 970[+]人/186 户，斗了 170[+]人/22 户，人口占 17%），斗所谓“官公吏”，侵犯中农乃至贫农；对小富小地斗过火；普遍讨饭，许多恐是装像（今早一老头来要路条讨饭去，满嘴酒气）。这村存在的问题是：阶级划分中农向两头挤，贫雇现有 120[+]户，中农长牲口多；分地机械按圈子几分，上中下几么［亩］，全部打烂，中农乃至贫雇都不满，怨声载道。由几个评议员摊；干部中大都是旧的（当然有问题），新的显然有流氓；拆了喇嘛庙，不让蒙古人敬佛。蒙古张同志调查许多有趣材料：偷着敬佛，探在墙洞内，放在帽盒内、抽屉内，半夜烧香，将屋封严。拆庙主要是汉人想得柴烧。十个喇嘛押了八个，怕他们“造反”。

估计干部问题很严重，确定中心就搞这一个问题。

下午到“联社”了解，现在占有十七人，十二牲口，二大车，有油房［坊］、粉房［坊］、铁匠等。这些人是为逃避“官公吏”——支差而去的。三股中有二股是区里的（尽是斗争果实作假）。说十股中只一股是贫团的，有地主在内，办事的尽商人和中农。

[5] 官公吏：日语，政府和公共机关的职员，办事员。

晚上刘来谈，蒙人锄奸委员王惠俊果然是一大坏蛋，化形地主，多年胡子，打死过许多人，这次委员是骗来的，现在最掌权。他住的一家蒙人是土匪窝，其中一上屯委员也是土匪。好几个参加“大队”，也不知为何都回家了。与刘齐老头扯一阵，这个“万金油”看见我们知道些内情也就讲一点，“吴先生是科长，早不敢说。”这个村子问题是很严重的。实际现在是土匪当道，全村都不敢吱声。

第一晚就看出干部有问题，是不错的。有些外表还能看出端倪。

1948 年 2 月 18 日（星期三）晴

上午即坐一牛车返新惠城。那个假农会几乎弄了秧歌吹打相送。

高早一天动身，与我们同时到，明天就动身了。

晚邀县委座谈至夜一点，我作记录。这个“大风暴”是一个“大乱暴”，开了老百姓一个玩笑，杀人四百左右，内有不少贫雇。中农普遍侵犯，到处拆庙，到处斗特，一片恐怖混乱。其责任当然在胡等人及地委之领导，对县干部都没将政策交待亲［清］楚。县委胡［糊］里糊涂回来，也没集合干部开大会，就这么蛋下去了。高的讲话痛责这种小资阶及［级］疯狂性的对人民不负责的领导，启发县干敢于怀疑检讨（关于政策及大放手方法等大体交待）。要柴将这里情形详告程赵等。我建议高的名义与黄胡一信，不然柴去难作斗争，并要高告县委勇于到地委检讨。

回来五人在一炕上无法成眠，几终夜未入睡。

1948 年 2 月 19 日（星期四）晴、晚下雪

早六点半即出发，至下窪一段还有上坡，或山岭。一过下窪就无大坡，过奈曼旗就是大平原了。在下窪兵站休息约二点钟，增加兵站几个车同行。遇见杨作材、史立德、李乐光。李交我新 1.30 的短简，“等候光脸”，太早了。这位“新妹”现在是很正常了。为取信几乎误了车。我坐在二号吉普前面，不受灰颠之罪。

下午三点到八仙筒，从奈曼至八仙筒一段一百多里。过去（廿年前）都是蒙古地，有大森林。汉人从南移来，砍树开荒，蒙人气得移往北面河窝。沿途老柳树极多，奇状如怪兽、如大珊瑚。原来蒙人盖包、编篱笆等都用柳条。把脑袋砍掉，雨水下浸，树就空心，且长怪状。这里老百姓是按阶层挂各种布条，贫、雇、中红色，富黄，地白。在黄花筒问一被分富农，还留有牲口。八仙筒是一个不小的市镇，满街悬旗挂灯，每家贴有红对联，有“贫雇中农一条心”之语。问农会主任，地是去年七月分的，富农是自愿。大概这次平分还没到这些边沿地区，此间通辽吉一分区管。

晚与高在一炕闲谈甚久。我们走后程找他谈了两天。程过去觉胡很不错，是老布，现才知是一书生。民运归赵搞。这算是具体搬了最重的一块石头。胡找高谈，征求意见，高当面说：你还很不成熟，很空，没有基础。胡答这次要好好补一课。给中央的报告又大修改了，将胡传达错误一段详细填上。

因为主题是看新，一路就只好让他们开玩笑。新到西北局去过一次，高那次就问，大概是杨答：这个女同志能写能说。新在延安几年没好好工作是很可惜的。

1948 年 2 月 20 日（星期五）冷、风雪

与家栋坐一卡车先走。冷得只流涕水。

到通辽约十点多钟。还是一片战时景象。有一大绸缎庄，门口挂有马掌农具店的木牌。这里过去大概侵犯商业也不小。去年鼠疫死一万多人，街上死二千几百，郊外小坟累累。县干都没退出。毛子队

来时，见隔离所之简陋，都哭了起来。那时干部都是随时准备死的，但没死一人，打针还是有用。新惠全县死二千七百多人。这一带是满洲黑死病区，今年还需大注意。

高找地委及县委谈到夜一点。我参加插些话。对分局领导及热河情况完全是赤裸谈出，给他们很大警惕（我陪坐有时不免绕盘）。高在据[距]此 60 里之余粮堡停了一下，看到那个农会形式主义很重，门口挂了五六个很整齐的牌子，有妇女法庭、儿童法庭，里面据说正开斗争会，几个年青妇女|妇女|在内嘻嘻哈哈，农会负责的不像个正经人，手很柔细。提起县委很大注意。高的作风之一是嘴勤，到处见到什么即谈出，方式随便，使下面毫无拘束。

1948 年 2 月 21 日（星期六）晴、小雪

通辽没正式车站，通郑家屯路有几十里还没舖石头。昨夜弄到三点过了才开车。汽车上火车时，我也跟着出了点力。天气有林西味道。

早八点车到达门，离郑屯还有 80 里。因防空不敢走了，敌机活动很厉害，在通辽投过炸弹，经常扫射机车。我们在达门一家很脏而有大炕的店里呆到下午三点才开车。高扯谈了许多极有意义的历史路线：郭洪涛、朱理治如何搞篡党阴谋，郭冒充中央代表，一来就想以机会主义开除高，不成后又拉一下。三五年七月朱来后，就几遭不测了。中央到后放出，帽子并未取消，高被毛主席找去谈了一下，毛只说："我比你们稍好一些。"高当时是不懂这话含义的。后被定到作内蒙工作。刘志丹等东征为表明忠实，不必要地牺牲在前线。他们两人分别时，刘将马送与高，高送刘一皮衣，互相叮嘱：那一个没死，那一个负责把陕北党问题搞清楚。郭是一极阴险流氓无赖，当苏区代表会时，群起反对时，所谓"中央"仍加保证。后来 Lof[6]并提拔为组部代部长!（调山东毛是不同意的）。这真叫物以类聚。红 26A 被叛徒搞垮后，高当木匠又重新建军、建苏区。他说那时没一套系统的干部政策，但谁是好人坏人，该用什么人这是很有分寸的。郭之卑劣继续到七大，许多人坚主开除，后到高处哭，求留一前途。只高主张留在党内作一标准教育。在东北来的职务也是高分配的，并支持其作原则斗争（{德}说他们早将这种人搞掉了）。因而最后真正感动了这个家伙（据其表示）。又谈到抗战初期及前夜的教条主义者与毛主席的争斗，关于蒋之有抗日可能（瓦堡会议？）博<古>搬了一大堆马列原著引证其不可能，附和者甚多，毛最后说：请将你那教科书借给我看看，不能不引起大家的哄笑。后来毛特别准备两天才发言，一一驳倒。东征策略，又回师陕北，政治军事双收（教义者要西征，那就一定会覆没于回军）。使 Lid[7]终于佩服。中央到陕北时共四五千人，战斗兵才三千，疲惫不堪。徐老等均穿女人花衣。因之只有毛主席才最深刻体会到陕北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立足点和出发点，没有陕北这块苏区，恐怕红军和党就终会覆没。

高非常喜欢和同行几个女孩子打扑克，这一场极有意义的教诲就突然中止了。我怅然久之（后来我教会他动{植}矿的游戏）。

傍晚到郑家屯，完全是一片战时景象。街上车马拥挤不堪，担架队络绎奔赴前线（大后方要去五万人，佳木县的都动员了）。驱车至一小饭店吃了些面，回到车上即痛快脱衣睡觉（二等车厢的座位可变成卧床）。

1948 年 2 月 22 日（星期日）晴

晨七点左右到白城子。因怕飞机来，没上街吃饭即开车。和车站交涉好了，一切车都要让这专车。

[6] Lof：应为洛甫。——李南央注
[7] Lid：应为李德。——李南央注

傍晚就可到齐齐哈尔。

和高比手力，他站着，我急忙就过去，左手中指穿过坐椅背上一大铁钉，好在有韅鞍［磺胺］粉。当然很痛，当时情景很可怕。铁钉有利，一有运动量就很快。这是一个经验，凡危险事莫不如此。

闲谈女人，和刘谈高之生活作风，对女孩子太随便一些。这里旁人必须帮助他加以注意。例如王这等人是不正派的。

1948 年 2 月 23 日（星期一）晴

昨天傍晚到齐市，这个城比张家口大，是日本过去很重要的军事地带。直到昂昂溪，尽是军营机场仓库，曾驻廿万正规军。地下仓库隧道甚多，从忠灵塔至车站一数里长大地道已发现。据说到昂溪四十里也有长地道。开道工人大都被弄死。不亲历其境，不知帝国主义准备战争之残酷与规模。另一重点是铁路，共有职工万余，车站大楼七层，哈尔滨也无此大建筑。省委为高驱车遊全市及车站附近铁路建筑区。我也跟着借光。

早到省委吃饭，认识王阑西同志，问到潘乃斌等情况。这人看样子就是一白面书生。饭后参加省委的会，主要是高谈热河情况，分局的官僚主义作风，自以为老布之成熟，对各处都是有警惕的。下午二点军区请吃饭，开车已是三点了。为解寂寞，与那几个女孩子轮番唱歌，高之兴趣甚高，昨天就唱了许许多多。陕北民歌都是调情的，印象最深的是：城墙上跑马不嫌高，睡在你旁边还想你。

夜半两点半到哈尔滨。有一事应记：高妻来车上接时，女孩们曾问，他有几个太太？这不是生活小事，因为无知的人只能从这些方面来看人。

高坚要先到他家休息，我们只停了一下。这原是法领馆，非常堂皇富丽，大概还是一生第一次进如此阔宅吧。听高妻说，今日新曾来电话探问。

1948 年 2 月 24 日（星期二）晴

晨五点被送到道里 13 道街东新公寓（那一级干部招待所），原为名｛巴｝大脱公寓。相当考究的大城市大旅馆，昔［惜］无洗澡设备，马马虎虎搽［擦］个澡，刚想睡下，边雪枫同志来访，他正参加职工会，又见到溪沙母子。早饭前几处电话打通报到，新在阿城，声音甚小，通知今晚夜去阿。

李季等来，材料大贵，购纸不多，纸仍不能依靠东北。去东北日报见到王揖、刘白羽、木青等，印象最不佳者，他们要求沙发甚殷。这大概是不可避免的吧。哈尔滨太繁华了，干部生活水平太高。从莽牛营子来，有一种说不出的反感，特别是想到毛主席还在山沟，大家住在这样的城市应如何力求简朴才对。到办事处又应酬一番。

凯丰同志今早刚入院。找到郭述中，在他处吃饭，谈甚久。发了些热河领导的牢骚，谈出想改行的念头甚切。他连声说决不要应有此念头，要坚持这个事业，最近登的马林可夫在情报局的报告，还特别提到培养报纸干部的重要，说这样干部现在党内太少。看情形这问题是无法再提的了。

1948 年 2 月 25 日（星期三）晴

昨夜七点十五分车来阿城，在车站买了两瓶酒，元宵月色极好。十七个月的团圆。九十里。八点半即到。新来车站接。进屋后，拥抱时我说：这一点钟过得好长！苗之意外地长得胖白，还不会叫爸爸。他的表情似意味到这位生客的不平凡。新妹妹来，使我们几谈一终宵。她作了空前的自我批评，在过去和现在许多待人处事上的严重的剥削意识，损人利己。当然，这种觉悟比整风时深刻得多了。她自己说

得好：整风曾变成了她的一个包袱。在对待苗儿的生活上已发觉自己在向资级生活水平看齐。最近算了一个细账，耗费惊人!（这点我也应负责任）。谈话中空前承认她比我的毛病多，这两年我的进步比她大。这些当然是我们今后健康幸福生活的良好的新基础。这是结婚九年来最有意义的 honey light。D 某又有信来[8]，对此事新是有了完全彻底反省的。“如含苍蝇”。但还以为我有怀疑。

今日整日与苗作伴，熟悉他，也让他熟悉我。这小猪长得太可爱了，白得像外国孩子。平常一天都不哭。坐在大筐篱由自己玩儿，笑起来甜极。这一个冬天条件好，没有病。但今日却发了烧，原因是多事的妈妈为他过节，吃小十个饺子，当然消化不了。吃了蓖麻油。晚上大便，似好了一些。

新的住处太贵族，住在这地方甚觉不安。农村太苦了，那样脏黑的房子，没柴烧不起炕，一辈子也不知道写［洗］澡的滋味。而这里室内如春，有花草，卧室隔壁就是洗澡间。老朱所说：“哈尔滨是诱惑人的”，这大概是他没老婆人的心情吧。记得从徐州回到武汉时，因从前线回，已不习惯那种城市的繁杂了。现在当然是另一种心情，尽管这城市是我们的财产，这是革命的胜利，但农村太苦了呀！昨天郭述中有句话讲得很好，住在这些洋房内与周围群众无一点直接联系。

1948 年 2 月 26 日（星期四）小雪

我也许不该带那本书来的，可能给新以很不好的反映。

因为不该吃挂面，苗又烧一天，39º.6！新去开会，我找来医生看了。关于饮食，过去新对苗儿，大概过多脂肪。那医生说小孩不宜开斋太早，要吃得简单，要没有滋味，不能让小孩挑嘴。新过去开的每天菜单，无宜讲究了调味。将苗儿哄抱了整天，体味到一天天带病孩的痛苦。抱着他走一个钟头，我都有点吃不消，这以年多来的生活，新是非常幸［辛］苦的。这恐怕是她一生最大的一次生活磨练。

昨夜还谈到准备回热（今天谈了她没发的长信亦如此准备），今夜又翻案，基本原因当然是不愿迁就我回热的思想未打消。今日苗的病也有关系。

1948 年 2 月 27 日（星期五）下午大雪

昨夜上半夜苗吵得很厉害，没有睡好。又吃了蓖麻油（这是我过去最怕的药），拉了一床。和新躺在苗的旁边谈得很不融洽。这个苦恼的主题不知还要苦恼一短时到一长时。我来是无望的，具体问题似在苗的保姆，这个老太太能争取去倒不错。昨天新回时因苗病发了点小脾气，我顶了几句。她说：你为何不用开玩笑方式来批评呢？接受她这建议。

翻了翻两月来的东北小报，人家群运报导与领导是强。王鹤寿文谈大放手运动中看了一堆缺点而加否定的思想问题，对我很有启示。像叶柏寿，无疑应肯定其成功，有些缺点也不宜责之过深，就是新惠恐也应找其优点。凯丰的“高潮与领导”社论是解决了问题的，特别是最后一致，对东北情况来说，很重要，这是最后一次大斗争了。又草看了一篇论自我批评的专文，其中提到光反省而不见诸行动，这是一种对自我批评的一种实际绞杀。新过去是有这种毛病的。

准备将自己这一年多来的一些感触与自己意识到的仍存毛病与新一谈。她对我的日记还是想看的。

苗儿今日体温降到 38º 左右，有两次是 37º.8。下午老太太因他不肯光吃牛奶煮了点小米面糊，四点时哭醒。很害怕又像昨天一样。这家伙两天就瘦多了。对我已熟识，常自动要我抱。有许多动作，代替说话，只能体会一点点。

这个糖厂规模甚大，完全机械化。昨天参观了附属铁工厂，有二丈长的大车床。

[8] D 某：邓力群。意指邓力群给范元甄写了信。——李南央注

社论中分地原则，按各村具体情况办理。这思想十二月在平庄农代会时我即很明确，但后来未深想，也未在会上或报上将这思想反映出来。而“老牛赶山”、“打乱平分”，反使得下面很混乱。正确的萌芽的东西，今后要有意识使之明确起来。——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48 年 2 月 28 日（星期六）晴（S—3m）

本来想今晨去哈的，因怕苗好得不稳及了，而未去成。

现在这样每天无所事事，休养一样的生活，倒没有一种特别不安的感觉。这大概是早有经［精］神准备，和分局请准了假，自己过去从来不偷懒等有关。竟［既］然如此，就索兴［性］来关照下和新的生活吧，吃得有营养一点。听老太太说新有什么吃什么，从不讲吃。这一年多来新之耗费主要在孩子身上，对自己是薄的。

翻到她的思想自传，入党以来无一专一工作，是新最大吃亏处。她的文采是强于我的，不应任其荒芜。思想意识上的一些毛病，现在倒真有自信能帮助她改掉。那末不论如何这次一定要让她同回热河。到热后，困难会很多，如对苗的某些条件，如她的工作等等，足够估计困难后再克服吧。另外这次花钱，虽然身边有，自己也还是应做一榜样，特别是对家里。

1948 年 2 月 29 日（星期日）晴（S—τ）

搭六点车来哈，到东新等了很久才吃早饭。这边的火车一点钟平均走 90 里，记得过去平汉只有 60 里。

松江省委已通知新开职工会，关于去热问题这两天所谈，向否定摆得很厉害。

饭后去找刘，午饭后高回，谈到不愿回热问题，他答以：“也有点同意。”要我们拟一电稿，因必须和分局商量。因刘想离职，小陶提到要我继任之可能。这是很意外的。过去谈想走，高是不怎么支持的，现在之同意很可能与此念有关，不然他何必管此闲事。今天并要我去帮帮忙。这种可能性需好好加番考虑。如此到是一大变动。

在刘处，两位女同志（还有高妻）谈程妻事很多，这是一个剥削阶级意识很重，生活向资及［级］方式蜕化的女人。问题是干政，他们取名曰“女书记”。她身上有些东西，如向公家用钱也是值得我警惕的。

到铁路宿舍看小何，老汤离哈一昼夜火车，去信还很花时间。光生同志不在家，刘斯是老样子，他们是去年二月才离延的。

朱学范来了，晚会欢迎。六幕歌剧“为谁打天下”，看了三幕即回。很不紧凑，话歌揉不在一起，对地主描写多噱头，表皮。

1948 年 3 月 1 日（星期一）（S）

新就决定开职工会了。上午逛商场，有永安等规模，货物当然还是贫乏的。买了口旧皮箱，新花 600 元买 Mouth red，实际是 for only one。在李老处午餐，见到林总[9]，温文尔雅，一届［介］书生，寡言谈。大概是静如处女、猛如狮虎的将军吧。李老身体较在热河要好，与精神愉快有关。略谈分局领导，他很强调“一般知识”。他们住的是丹麦领事馆，这么个小国家，竟如此豪华，摆设中国理意很多，住室亦很考究。可恶者竟在书柜上雕{按}大苍蝇，以讽刺中国之落后？夏云来谈一阵，自然也谈到留此事。

[9] 李老：即李六如，林总：即林彪。——李南央注

此位仁兄对生活大概是很自得了。特带我们去参观其住处。回阿城前到安林处略坐，他的住室比之桥儿沟，大概就多了电灯与暖气吧。做文化工作的与经济工作的，生活悬殊如此大，是极不合理的。

苗儿在我们离开两日中，眼又闹病，看了真是难过。新用硼酸为他热敷许久，眼看就好一些。小孩离开母亲是很困难的，一定要有好保姆。

1948 年 3 月 2 日（二）（S、W）

苗的眼睛好多了，也没有热。白天睡很多。医生来看，已不打紧。

认真想了下回热与留此事，与新谈。她觉我对热有留恋，那儿适合我，也提到地位之事。这些我当然也不会否认。留此当然有好处，领导好，能统一，对苗儿也好。但尚无具体工作。谈到我“不愿作群工”，又几起争执。这边已进入生产，是赶尾声。当然新区还很多。而我之想搞工建，虽无技术，而是趁早之感。科学是社会进步的决定因素（革命成功之后），自信还能钻进去。这就叫逃避现实？东北今天应有众多干部向此转。

新对我之傲慢气（当然决不止对我一人而已）至今无丝毫改变。现到无“自尊心”之反抗，微觉不平而已。我倒是一个一步步走的人。

1948 年 3 月 3 日（星期三）晴（S）

新搭晨车去哈，我搭晚车去。苗眼已痊<愈>，只是太缠人，饮食等已复常态。这次去哈大概就要决定今后若干年的工作了。这完全是自寻的转变，给赵这样一个电报吧：“拟调李锐来东北工作，请能同意。”就这样决定吧，反正是为党工作。世界上的事情总不可能几全或双全的，一利一弊，就是为私吧。

1948 年 3 月 4 日（星期日）晴（S）

新已参加会。上午出外找办事处不着，即碰搭电车去南岗，到高处。先与刘商洽拟电报事，高知我来，光生同志亦在，要我即上去。电报他改“请”为“望”，就发出了。富春同志等拟好一春耕指示，已油印传阅。高觉无力，一般化，不痛不痒，要我重写。当即看完，也提到“极端重要未予说明”。后黄克诚同志来，大家谈了一下，高总提了几点：重要性、目前情况、领导等。黄强调粮食是一切，全民动员。要我今天就写出。在刘处见到老蒋[10]，就扯谈起来。老蒋是有思想的人，谈对张如心左方针之不满（整批整批开除学生，学校内打死人）。他下乡（哈市近郊）几月，对扫堂子，打人等均有自觉。他现在还兼青委。因怕有人再来，下午就索兴［性］回公寓了。写至晚十点半，大体已写好。

1948 年 3 月 5 日（星期五）阴（S.no O）

晨六点半即起，最后又修改了一下，去［重］写五段，后两段用原来的（即机关部队生产）。高过细看了两遍，还满意，没什么修改。刘在次序上提了些意见。高之显著优点，凡问题要有特出［殊］思想意见，是思想解决问题，而非技术解决。这几个月东北土改、职工、教育等方面均有些乱，土改打击面宽，普遍侵犯中农，打人问题等。中央近来电，对新区土改规定步骤，先打大地主，中立富农，对地主强调策略。准备到五 0 年完成。晋绥之打击刘少白据说也错了。陕北追悼李鼎铭，毛主席挽词特别说明开明绅士是民族民主阵线一份子。这都说明土地会议在这些重要政策上都有原则性的疏忽乃至错误。

[10] 老蒋：即蒋南翔。——李南央注

中央对各地近来宣传，批评甚严，离开了马克思立场，和违背中央方针。主要是指单纯强调贫雇、农民而言。

在刘处又重抄改一遍。吃过午饭，高约去俱乐部玩，这是原来哈尔滨外侨最阔气的俱乐部，有弹子、抬［台］球、地球（第一次见）、网球，图书等。第一次打弹子，与玩那种地球（即小孩玩的打棍之类），图书英文小说甚多，有 Ice Land Fishman。与高随下围棋三盘，有一好手帮助，赢了一盘。回公寓已吃过晚饭。今夜不回阿城。

1948 年 3 月 6 日（星期六）晴（S.ho o）

今天逛了一天。修表，到商场、书店，买了本英文联共党史。又到南岗秋林看了看，外国人商店比中国考究多了：干净、美观与宽场［敞］。在李毅处吃午饭，他是哈局工电处长，管旧职员几百人，就他一老干部，不懂技术就不行了。这是一个精心自己业务的好同志。下午四点到道理马？电影院看一德国片子：谁是我们的凶手？艺术与政治都无懈可击。写柏林几个普通市民的战后生活，从思想与生活中给观众解决了谁是战犯这一伟大主题。紧凑而戏剧性，并无噱头，镜头手法都好。主要用对比，不如过去中国片子之硬对比，而是故事发展比较自然。找到座旁一女郎解释俄文字幕，否则真抓瞎了。回公寓匆匆吃饭，晚车到阿城。

果如所料，苗儿很乖。

1948 年 3 月 7 日（星期日）晴（S.q）

大家陪苗一天。他会教［叫］爸爸了，但是无意识的，还不会叫妈妈。走路仍走不稳，扶得轻一点就直害怕。

以下为日记本最后几页内容，是范元甄的笔迹

（经前 14—15 天排卵，可能期 2—3 日计）

12 月 29 日	根据这四个月计算：	
1 月 27 日	一月危险期	9—13 日
2 月 23 日	二月危险期	5—9 日
3 月 19 日	三月危险期	1—5 日

一月九日危险期	9 日—13 日
二月	5 日—9 日
三月	1 日—5 日

一月经后	12 天至 16 天
二月经后	9 天至 18 天
三月	11 天 15 天
	11 天至 16 天

三、春耕应该是包括全体农村人口，全体农民的生产运动，它应该以贫雇农为骨干为领导力量。使他们充分认识只有发展生产才能彻底翻身。使他们认识消灭封建制度以后，如果不能发展生产摆脱贫困则是无产阶级的耻辱。

应该打破中农的思想顾虑，告诉他们勤劳致富是共产党所欢迎所鼓励的。要组织督促地主富农从事生产，分给他们应得数量的土地即能够维持生产的粮食，并尽可能解决生产工具与畜力困难。可以向被斗争后的地主富农公开宣布：今后由自己劳动生产所得，就是合法的，决不再斗再分，未被挖净的财宝，他们可以拿出来作为生产资本，不能再斗再分。

李锐 1948 小日记本/Li Rui diary 1948

1948 年 3 月 21 日（星期日）晴 哈尔滨

整有半个月没记日记了。环境彻底换了。就改用这个本子吧。也是取面目一新之意。

十二日开始参加听东北局的会议，真是“胜读十年书”。从十三日开始到现在，是总结讨论这两个月的平分运动。虽是个别人的意见，但对整个估计有根本分歧。G[11]嘱向 Ct.[12]拟一电报。昨夜拟好，将每人发言摘出领导思想的五点教训：1 、崇拜自发性，放弃领导，作了群众的尾巴。助长农民均产思想，片面强调贫雇。2、对东北阶级情况了解差，划阶级有错误，没记住毛主席团结 90%的基本方针。3、对过去工作未很好总结，对下情了解不具体、不及时，没分清石河地区情况。左倾情绪，笼统反右，追求运动规模，运动解决一切。既未提出防左，发现偏向又没决心及时纠正。上面怕泼冷水，下面怕地富思想。4、干部的政策策略观念模糊，教育研究差，盲目性片面性，摇摆不敢坚持，又无纪律束缚，乃至修改政策。5、干部思想追浮重于分地。两个月主要时间与努力用在追浮，无限度，以此作为斗争彻底标准。一切偏向：打击面宽，地富不分，工商学，打杀等，均与此密切有关。

十天来，每天开完会后即看戏，或与新度过，没有整理研究纪录。连过去那批材料也没动。这种情况必须停止了。

参加会的感想：

1. 对情况必须及时具体掌握，必须有冷静客观分析。在任何轰轰烈烈运动下，一定要保持冷静分析的头脑。

2. 一时被大家认为最好的东西，往往事后发现错了。这是盲目附合群众，不加批判之故。

3. 凡总结检讨工作，必须是对事而不是对人。从对人的负责，吸取教训出发，决不能有其他杂念。否则本来正确的或有些正确的意见，也为人所弃，所不重视。

4. 全面领导的人必须做到最大宽容，尽量启发大家发表各种不同意见，让任何意见都发表出来，不要怕绝对相反的意见出现，不要怕刺伤领导。只有争论，才能出现真理。

1948 年 4 月 1 日（星期四）晴

会昨天开完了。接着前面记下去。

5. 要能全面是件极不易的事，此即必须照顾绝对相反的两种情况：好坏、易难、左右……。这必须有实际切身经验与一定理论修养，并时刻保持虚心态度，才能济事。

[11] G：指高岗。
[12] Ct：指中央。

6. 小资阶级的急性、片面、疯狂、迎合、投机，等等这次会体验很深。严肃的对人的负责，去掉个人一切杂念，这是克服的前提。

7. 想通一件事、一个问题，三思三思之后，就应有坚持精神，不怕孤立。错也错的有个道理。真错了，再慢慢想通改。当然不要坚持错误到底（我过去既不三思问题，也没坚持过什么争论，保安处一段是一辈子教训）。Hang K.Z.[13]的精神，其明确肯定硬追是值得学习的。

8. 掌握材料是基本的，否则就无一切，无以总结、判断，也无从提新任务。之后就要全面系统想问题。

暂写到这里吧。以后随习随记。这一个月没能逐日作日记很可惜。

昨天林总总结，特别印象深刻的是全面转变问题。去掉不合时宜的旧的一套，对新事物敏感，建立新的一套。党员干部要各有专长，科学知识、政治理论都要学，提倡实干精神，迅速与准确，健全的事务主义。

G 要我四五天内将总结弄出。今早商量乃报告形势，至于肯定中农，一律不动，去电 GT。

东北书店挑书，上商场一次，存款十万石银行。

新想我今晚去。老{公}[14]生病了，苗由她带，累人得很。我一个人是没办法的。带孩子是疲劳神经的。过去对新的生活体会太少，这一个月我们过得不坏 more sex。好象是 honeymoon 吧。在一起有在一起的好处。但还是分开对新好。这样她能独立工作，否则总有依赖性。

1948 年 4 月 2 日（星期五）晴

今天起得特别早。约五点半，G 约一起坐车看松花江。这是第一次。江还没全开冻，沿江休息处及水上俱乐部，这都是汉口江边所没有的。但其宽阔雄伟，那就远赶不上了。对面的太阳岛倒有点像长沙的水陆洲。据说夏天这里人山人海，是哈尔滨最好的游息区。随又驱车经道外到江边，那就脏多了。但岸上也有游艇。

动手写 G 的总结。因为提纲搞了几次，他讲是没增添什么新的思想。材料要自己来补，很写不下去。只写成第一部分，倒是把《升官图》看完了。讽刺是很深刻的。当然群众没写好，两个主角出身不清，尾声似也欠妥。但这都不损其价值。戏剧性一如《结婚进行曲》，手法轻巧。这个人很有前途。又引起写官僚主义的轮廓，我有写剧本的本事多好。有些人们应该搬到舞台上出出丑，对全党当然是大教育。

1948 年 4 月 3 日（星期六）晴

继续写完第二部分：根源开了一个头。脑子贫乏而疲倦。下午找 G 下了三盘围棋。他告我让刘导生[15]同志参加分局。“应该提拔这些有朝气的新人才，提拔这些年青有为的人。CY[16]同志与我的意见是一致的。”

安林照的和我专拍苗和新的片子都洗好了，神情都不错。这是我们结婚以来认真地在一起照的像。

新来电话问我何日去，要我邀客人。奇怪，好像隔了好久似的，想念得很，也想亲密。这时如还

[13] 指黄克诚。
[14] 这大概是看小孩的保姆的名字。
[15] 刘导生：1937 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山东《大众日报》社社长。解放后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
[16] CY：指陈云。

在热河，真不得了！

晚上本拟赶写，被邀去看电影《爱迪生传》。英语简直听不懂一句完整的，只能就画面猜。这是多么伟大的人。电灯泡试验了一万次，终于成功。留声机是他的试验场一个工人无意转动一个盘子发出声音，他马上追究，终于发明录音。第一个成功的灯泡亮了四十小时，他一直守在旁边没睡觉。他的妻子常常通宵等他不归。无限的毅力，辛勤的工作，日以继夜的工作，对新鲜事物的感觉。

竞如来谈，不赞成新放弃新闻岗位。她是从新的交际特长出发。她说有一个白毛子验了廿多年的大便和血，很安心工作。外国人的业务精神真值得我们学。

1948 年 4 月 4 日（星期日）晴

现在已过十一点，今天大概是写了一天吧，终于写完。自己添了最后领导作风一段，糊里糊涂写了四十页，约一万二千字。架子是会议和 G 的，肉是我接上去的。主要根源是我自己解决的。现在脑子发胀，明天再修改。

刮了胡子，很想亲亲什么。刮出了血也无人管。写起东西来时，特别想要人帮忙。似乎又很希望能每天在一起过的样子。

1948 年 4 月 5 日（星期一）晴

上午仔细看了一遍，无暇多做推敲，交了上去。

晚车去阿城。看到 CY 关于城市问题电报。过去清算斗争与工人增资分红，实际破坏工商业，对工人亦不利，是彻底错了。

1948 年 4 月 6 日（星期二）晴

昨晚新开鉴定会，到一点多才回来。又招抚苗，怕他踢被，整夜没睡好。

新被调离糖厂，开会与人吵了一架。自傲思想终不能忍，不懂得退一步，不从效果出发。

参观糖厂整个机器生产过程，由一老工人讲解。机器组成是庞大的，过滤过程过于繁杂。四十多年前的机器很老式了，还需手工加工，很耽误生产。一定的生活水准和安定的生活，工人是很难革命的。见到一波兰技术工人，看凝糖的，在厂已三十多年。他的全部思想就是安于工作，很少想到其他似的。欧美贵族工人当然更难革命。

帮新清清东西，和苗混了一天。他对我已很熟。

晚仍到十一点才睡。

1948 年 4 月 7 日（星期三）晴

晨四点即起，忙着打行李。苗儿在这两间很舒服的房子过了一个对他很有意义的冬天——没有病过。

现在我住的地方成了一个家了。以后每天总将有个把钟头消磨在苗儿身上。他很惹人。

G 等着我写一份给 CT 的电报，即总结这次运动。二千字写完，明上午十时交卷。我疲倦之至。冒然答应下来。

整天杂事与人客不断。到晚上才请新帮忙速记。刚搞了个把钟头，她已困得不行。

1948 年 4 月 8 日（星期四）阴

晨六时起，到十点总算念写完毕。匆匆改了一下。这大概是得重写的，为的是按时交卷而已。

上楼 G 与光生正在研讨总结，我即参加。他们已经搞了一部分，今天谈到去年十一月会议缺点为止，谈得很细致。主要在能真抓住辫子，又能使人信服。G 非常谨慎，一字一句推敲。我写时还是很草率的。

1948 年 4 月 9 日（星期五）晴

今天谈完。G 介绍 CY 这次之左，他是十分谨慎仔细的人。这次有中农问题，放手问题，贫雇｛满足｝片面问题。左得很，不下于王鹤寿[17]。原因是上面的土地会议，晋绥告农民书，以及下层群众情绪，战争形势。C 在常会检讨很深刻：soults. M.的错主要由我负责，中农问题有的同志是对的，是我错了。工商业问题来电报问是否有材料调研，这是违反组织与政治原则。G 说，都像他这样精神，问题就好解决。

富春同志也来谈了一阵。他检讨主要在富农问题，以为廿多年政策变了。十一月会最主要问题在对过去情况没总结。关于发展党自报公议办法 他觉得应考虑。

最后几节与光生同志单独搞完。这两天工作有两点较明确感想：如何把现象问题最后归结到思想根源（这次最后归到思想方法的片面性，以及急性病和盲目性）以及提出问题作检讨，如何使人心服，就是要全面周到。为什么左？领导精神还有好东西没有？讲了坏的，必须提到好的（想起在《解放日报》检讨日本投降后的报导工作，我硬说只应谈缺点。当然那还夹杂个人不满情绪）。

昨天下午谈完后，光生来座谈很久。主要谈《解放日报》旧事，人物浮沉。邓左星[18]到底回家后离开党了。吴敏[19]办学校，克寒[20]随刘邓南下。关于过去情形，他检讨很多：最主要是干部问题没搞好，其次是政策思想教育差，审干丧了元气。他也承认那样提拔扬文影响干部情绪，不妥当。张映吾[21]政治不开展。对干部使用有不适当处，未能都发挥积极性。新闻事业上将莫艾[22]葬送，老艾是用思想很深的人，过去估计不足。克寒业务很精，不妥越权，妨碍他的工作范围。他去年离开时总结了几条经验，如群众路线，主动自动性，解放区与面向全国，报纸与通讯社（最终还是报纸为主）。

1948 年 4 月 23 日（星期五）晴

两个星期没记日记了。两人在一起的规律生活还没建立起来。又加上小儿子，是三个人的生活。

上星期五才写完，一连不断气写了五天。这对自己是一个思想周密的锻炼。哪些问题能公开写，哪些不能；问题的深度，语气的分寸，G 个人的地位与需照顾的问题。主要当然还是真抓到问题核心与

[17] 王鹤寿： 1945 年后历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东北局副秘书长，东北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1953 年后，历任中央重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家建委主任，冶金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中纪委副书记，常务书记， 第二书记等职。

[18] 邓左星：？

[19] 吴敏：延安时在《解放日报》任第三版主编。

[20] 克寒：陈克寒。1937 年在延安参与创办《解放》周刊。历任《新华日报》、华北出版社长兼总编辑、新华总社第一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新华社中原总分社社长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社总社长兼总编辑，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21] 张映吾：原延安《解放日报》的编辑。解放初期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处长。后任过驻苏联大使馆参赞。文革后负责过《世界知识》的复刊工作。

[22] 莫艾：延安《解放日报》记者。吴满有事迹的发现者。解放后一直在新华总社工作。

系统的思想。这种高度的要求之下，我的力量是很不够的，不能完成任务的。关于“自发论”，记取了一下《思想方法论》。这本书收集得很有用处，真用到时，读起来才有深刻感。好好读些理论书，现在是非常需要的。也较能读懂的。

光生同志将全文压缩调整，我还没有全部看。按照过去经验，他不一定压整得很好的。这次与 G 讨论，也可能压好。总比我自己要搞得好。

今天 G 谈到研究室问题。L.f 夫妇来，我提到新，（他说她愿意吗？）是搞全面问题。我看也只能如党务室性质。大概是研究情况，提出问题，帮助决定政策以及一些日常政务。我也不再想异议。自己应着手选定一个重点，工商业吧。日常工作当然离不开写文章。

读完《旅顺口》，这是两周中第二件大事。前后读了整三天（这是写完那总结后的休息）。这本书写得好极了。写俄罗斯民族坚贞、英勇不屈的精神，写当时帝俄腐败统治在海陆军中的表现，写那些卑污的叛国将领，写那些聪明、忠诚、勇敢的将领与士兵。张罗科、茨芬纳列夫、康特拉琴科等人身上有多少可学习的东西。这些人的魂灵一直遗留到现代苏联儿女的身上。欧格涅夫就像康特纳琴珂似的。

读了这本书，又燃起我想写历史东西的欲望。昨天读了范文澜的《太平天国》（过去没读过），写得并不好，无重点中心思想。G 之一生，过去的廿年是很值得一写的。这倒可列为工作的附计划。新在一起是愿意参加的。

第三件大事是几天前新和我大吵了三次。因我顶了一下，或谈不投机，而爆发。我当然是高度理智忍耐，事后提醒。从阿城回后，不慎而孕，所以发言权很低（主要当然是自己还有基本弱点，不能为人表率）。她情绪很不好，常有 xisidili[23]。但必须耐心彻底谈谈，不能这样任其自流下去。

生活上的事是杨庚来谈过一天。对工作条件很不满，牢骚很多。这些我是能了解的。星期日打过一次网球。

工作还无头绪。现在恐怕是首先有计划读书。手边握着《德国农民战争》。

苗儿习惯一般很好，不难带。但妈妈有时惹多了些。

1948 年 6 月 2 日（星期三）阴、雨

一个多月没记日记了。是不想记。生活失掉平衡！

处理与 taa[24]的关系，终感觉自己的无能，信心也很差了。常常由主动转入被动，自觉到精神有萎靡之处。譬如今天就干脆睡了几个钟头。这对于我是稀有之事。头昏之病比热河易来得多。那时多半是工作真的累得不行，而现在工作是并不累的。

谢文耀[25]竟也死了。对我的损失恐怕是失去一个将十年经历彻心而谈的人。在武大几年，他是了解我最多的、最深的。好人总是容易死去。我是很悲痛的。见报的晚上我哭了一场，现在提起笔似乎还想哭一场。

对热河工作的怀念大概将是无已的。我不是一个轻易换工作、对环境不满到呆不下去的人。我形容自己现在是“自投罗网”。

在任何情况下，都可受到锻炼，还是受下去吧。也有好处。环境总是人

[23] XISIDILI：歇斯底里。

[24] taa：范元甄 1942 年 7 月 14 日和 21 日在延安时的日记，也曾四次使用了“taa:。猜想应该是“她”的意思，暗指某一不愿直写其名的女性。李锐在这里指的应该是范元甄。

[25] 谢文耀：李锐武大同学，1937 年 2 月武大自发党支部在谢家成立。抗战时在新四军五师从事新闻工作。历任《七七报》总编辑，副社长，新华社华中总分社负责人。1948 年 2 月在汝南李楼被俘牺牲。

来适应（和改造）的。

承担别人的错是最蠢不过。

工作也不能老被动，或再全盘想想。去搞一个县，或参加一个市。

2 册

1948 年 9 月 7 日

农业部谈

明年耕地面积扩大 5%，产量提高 5%。今年 18 万垧水田，明年计划最高恢复到 30 万垧水田（天理、辽北二龙山、吉林饮马河），梨树——4000 垧，辽南盘山 2 万垧，辽北前郭旗，合江田陆村。

需要公家大量投资，私资力量难搞。

辽北通辽河共计划达十万垧，水旱一起。

伪满也在 30 万垧左右。

稻子最好一穗 160 粒。

东北最为害的水，北满黑龙江。

1、呼伊尔河，无出口。最为害是嫩江。伪满计划上游多开水田。

2、拉林河、吉林、松江之间，长年双城水灾，松江治了一下，舒兰吃亏。

3、辽北洮儿河，今年淹十多万垧。西辽河修了一下。

4、南满辽河，非常危险，修堤。

5、合江汤王河。

小河受害很多，各省都有一些。

伪满历年有水害，如何变水田，水引出。防水治水与修水田可结合起来。

今年耕地总面<积>：1435 垧。——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今年水害，各种灾害损失达 100 万吨。

70 万垧麦地损失 2/3。常年每垧打 3.5 石。麦子“十年九不收”。春麦怕伏雨，冬麦能种，要用冬麦种。需试验一两年。

明年拟增产可达 150——200 万吨。共 1400 万吨粮。

各种作物比例：今年——明年

麦：66 万垧（主要没种），8——9%可出芽。

明年能保持今年量即不错。

稻麦合在一起，10%耕地面积（旱粳）。

豆田，今年 200 万垧，明年 25%。

高粱，今年 200 万垧，明年 25%。

根据需要与农民轮作。

棉，今年种二万垧不到，原计划七万垧，明年能达七万垧即不错。产地：辽宁、安东、辽北、南满要调剂粮。

亚麻，今年种 12000 垧，明年需 35000 垧，无大问题。北满五省种。必须与工业结合。

甜菜，10000 垧，可出六千吨砂糖。10%出糖。

一拖拉机顶 300 人。——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东北羊减少恐不到十万只羊。群众无习惯，猪养多。可大量提倡。羊还不敢提倡。西满牛群。

马瘟。牛猪等均可治。大量造血清。马鼻<肺炎>现无法治。现已开训练班。秋后普注射，改善饲养方法。

美会配羊繁种。

三千种马失散，现培养马种（海城是养骡区）。

南满柞蚕，安东辽宁，蚕放在树上喂，可大量发展。公营农场，共 16 万垧地，明年可达 20——25 万。去年买进 140 拖拉机（伪满时共 400 左右，破）。要一套机器。统一管理、领导，训练。今年无政府。

政策问题：

1、 地照作用很大，丈地后发太晚。先发照，留数量与等级后填。

2、 租佃、军属、部，代耕问题很大。准许出租，不敢要租。农村房照。房子难解决。

3、 地富开荒的地权问题，土地自由买卖问题，地权与负担两大顾虑。

1948 年 9 月 24 日，自记

关于新富农问题

1、 土改完成后，用什么样的行动口号、方针，才能最好刺激农村经济的发展？

2、 《吴满有方向》[26]一文的全部精神和内容今天是否适用。此文精神实质土改前后是否有区别？

3、 新富农方向与组织起来有无矛盾？

4、 只提组织起来，能否解决第一个问题。这个口号如不易为全体个体农民所接受，是否需提另一个辅助口号？

5、 对于新富农发展是提倡、奖励、或允许，而自流？

6、 党员能不能向新富农发展？吴满有退地等意义？

退出封建剥削，抑资义剥削？增加土地牲畜与雇长工问题。土地与长工问题。

东北农情材料

九一八前，东北全年产粮食约 1500 万吨。

内出口（国内外）约 300 万吨，
卖给城市 150 万吨，　} 450 万吨

占全部产量 30%。

副产物按当时价值（贵些）20 万吨粮，

另一部销城市，两者合计约等于 20%粮产。

农民总收入 50%以上与城市有关。

八一五前全部耕地数

16,520,000 垧。

内水田 320,045 垧。

[26] 吴满有：陕西横山人。1928 年逃荒到延安务农，开始穷得卖女儿，通过辛勤劳动致富，成为劳动模范。延安《解放日报》的记者莫艾，最先报导了他的事迹。1943 年 1 月 11 日李锐写了《开展吴满有运动》一文，作为《解放日报》社论发表，起到了纠正打击“新富农”的左的倾向，对推动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起了很好的作用。——李南央注

农村合作社问题

1、 普遍到什么程度？合江一区一个。吉林重视，一区可到四、五个。延边{酒法}多，对副业生产注意。其他省注意差。

不赞成总搞典型，跟不上形势（不能典型后再普遍），也不赞成村村搞。

提一个区一个，好区可多几个。

2、 以何者为主？

以供销、商品流转为主（综合性），吉林提以生产为主。两者分不开，不对立。

3、 合作社与国营商店关系。

4、 群众加入自愿原则。领导是贫雇中。地富可入，一股一票。

5、 国家要有固定资本。

6、 商业部中心任务搞合作社：双方有利，合利国无利都做，合利国不利不做。

如何帮助？

一般不搞合作贷款（按具体需要贷）。不放帐，不贷款，可赊欠。

洛<甫>：

地富参加问题可考虑。公民权问题。有些矛盾，可入 50%不多。阶级有限制。

供销为主，搞合作网，否则生产品也无法发展。目的是要普遍。手段要步骤，要干部重点发展，但不能那样慢，可大胆一些，与陕北不同。国家掌握物资、交通。现缺干部与经验。搞训班，一些农村积份，小学生，可搞合作社。

党内教育，干部认识清楚，易变成商店。

有了合作社就可控制市场。

高<岗>：

全党在思想上要有大转变。基本区农村党政头等任务发展生产，新的革命内容。根据：国家物资，群众觉悟需要，干部条件。采用哪种方式群众能接受。调查此材料。消——生产，有时也很难分，应根据群众迫切需要。国家稍投资，指导发展。

粮栈，可代做供销，吸收土产，买粮换物，诱导群众办合作社。

现在贸易机关很少关心群众需要，合营商店还投机倒把。性质是完成任务与商人交道，还是很好群众服务才叫完成任务。

小型、季节、简单，目前发展。不能开始有定型，供销与生产何者为主，应按群众需要办理。

入股提倡，但决不能强迫摊派。方向是普遍。但今天没干部，无条件，决不能搞，否则容易用旧人，商人钻入。即不贪腐，只图牟利，不懂为民办事。

情况、力量搞清楚，积极训干部。

县贸易公司讨论如何办，扶植合社，以事例诱导农民。其次完成国家所给任务。

鹤寿：

搞生产，农民不脱离本行的易搞。如伐木余需要。生产与消卖可结合。消卖合社农民来搞困难，我们无干部，农民则只长于种地赶车，消卖则需商人算盘，非一两天能学会。生产到供销综合，不能一下跳。上面则以公商店，粮栈等吸收农民参加。区代卖店。如开始即每区搞一供销很困难。

1948 年 9 月 25 日

农业生产总结

王：

1、 领导思想状况。农社主义或多或少存在。对新义在农村如何搞法，省县不清楚。合伙，集喂马等。指导思想。

2、 各阶层生产，思想动态

① 对私有权失去信心，特别地富中。

② 对自己前途无底，贫雇中。

因之生产积极性有限度，两者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反映出来，中农不如贫雇积极。问题解决得好即积极些。估计：基本积极，有限度——常波动。

反过来影响组织起来与提高技术。

3、 关于组织起来。要求普组起来（？）

必要。东北历史条件。今年分散，无地雇牛犋。

实际状况，有很大成绩，没撂荒，铲趟。

着重讲毛病。强命，发展得和群众关系。放哨。原因有三：

① 领导思想模糊、简单，怕撂荒，未与发家联系。

② 主观出发，不知群众水平。大、长，违反自愿、需要。

③ 组内部不合理。

灾情损失足够认识。照顾南满。中农问题。稳定生产情绪。——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仍是今后方向。不能否定。允许自由干。

4、 提高技术，成绩

① 生产准备，买马，防灾，选种，水利准备。

② 深耕细作（比开荒重要）。

③ 水利，消、积，水田可大发展。

④ 某些地区主要开荒。

⑤ 作物分类提倡，龙江 20%豆不对。

⑥ 农业试验场，种马场。

思想顾虑：远景，以及目前负担。粮是私权。

1、 干部农社主义残余{从平运}，后来转过来。自流放任今天不是主要的，合伙种地各省都有。

2、 纠偏问题。阶级关系不协调，中农水平一般与贫雇差不多。

3、 干部作风问题。努力，毛病大。

区乡干苦，四面受气，得罪各阶层，家。上面加帽子。

4、 组织起来

插秧者 90%以上。

干部的组织起来。一般能自愿 30%问题还多。

马的问题。死亡太大，如何增加。

计划性分工。

1、 什么情况：土改、纠偏、灾情。

2、 成绩、收获、副业、各阶层变化、怎样得来。

3、 几条经验：

① 土改后农村党干什么。比重分工。

② 政策问题，私权与远景。

已分者确定，不该分者补偿，自己生产保护，负担不能过重。支配自己劳力的自由。

一些问题不要讲得太少，如私有权。

1948 年 10 月 3 日

东北基本情况与主要工作

高：

一、正确战略指导下，完成土改。从大量歼敌到根本歼敌为期不远（不是敌强我弱问题）。

二、消灭封剥，发展农业生产，管理国营企业，从殖民地经济到人民经济。

土改、生产数字。

（联系国内国际讲最主要最新的）。

三、群众情况

基本群众觉悟高，安心。党好，不望国。

中上层了解国来不了，敌人一切在人民面前已作结论。

四、干部英勇努力，完成土改，扩军，生产，粗糙创业，进入领导生产。城市、工业、马、手工业、经义，不易接受新东西。学理论差，对普遍真理理论重视不够。根据情况与基本原理办事。

敌人困难日增，将来蒋区收复，战争破坏大，估计到。

另（疑应为“零”——李南央注）、片是极为完整。

因之要集中统一，政权、法令、有计划、有组织、科学，干部要转过来。

暗藏敌特反动分子还会活动，但我们不会睡觉。

联系讲国内形势。

任务：支援战争直到把蒋消灭。东北有此条件，挑起此担。工业、铁路、粮食，对外贸易。

加强工业建设，农村党全力搞农业。党的负责人兼搞建设工作。无抽象政治家，党员去搞生产。

工厂党员少，组织涣散，要加强。

思想组织上加强，能力提高。建党。

建政，充分利用政权。

建党：需要，条件，时机成熟，落后客观。方针是公开的、积极的。方法是自报公议批准。城乡，着重工厂。总的要求 1%。但各地不要死布置，按情况办事。防止形式，拉夫，只发展不教育。整党主要是教育，结合进行。

建政：为建立农村正常阶级关系，民主生活，发展生产，提高觉悟，巩固反封斗<争>果实。系统的组织，与各阶层联系更紧，正式政权，法令行事。农会不能也不够代替政权作用。新区贫团，农会还需存在一时。干部要懂得运用政权。春前完成三级选举。干部会用农会，自卫队。广泛、民主、直接。最好发挥群众创造性。最有权威、威信。进行经济建设，与敌斗争。最好形式，国家系统组织，{学会使用}、要求，防止偏向，过高，小手小脚，阶级地异己份子当权。

情况透彻了解即得心应手。

经验主义：唯心论、不分析现实，指导，手工业社会反映}马义政与教义政。无计划无远见方针。——李南央注：此两行写在纸页天头。

大量培养干部。东北已缺，早解放，要派去南方。

技术与政策，业务与政治。训练班，专门学校，副职，订出计划。

思想作风，经验主义，统一集中，理论水平，总结工作，做报告，学习马列总结自己，联系与超脱。关键是省县级，基本是省级和东北局。区县是注意了解党当前政策与工作结合。区乡是民主作风，工作方法。

1948 年 10 月 7 日

经验主义，骄傲自大，政治摇摆，主观主义，盲目性，组织上无政府无纪律。——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天头。

农业生产总结与计划

高：

一切准备工作最基本的是透彻了解土改直接目的是生产（对分地认识是深刻）。注意要鼓生产的劲，不能松劲。现正是紧要关头，不能做空头政治家。

农民是要求“黄金万两”，“牛羊满圈”。下面干部怕资本主义（怕提吴满有）。事实上会有一少部分上升为富农。不要怕。有政权、领导、军、国经、合社，吴式富农对今天有好处。政策是多数人发财。

陶：

32 县。

1、 干部劲还大。战争，群众顾虑大。负担要解决。20%差不多。购粮印象太坏，变相掠夺。中农在生产中被侵犯很大。牲口用。一般农民最大目标是作地主。各方面照顾好中农，否则发财致富难树立。

2、 现在是恢复生产的问题。明年目标是 1300 万石（450）。但不要虫灾，水灾可保。今年推 30 万吨。深耕细作可保证。明年依此可提高 10%。最高应该 1500 万石。450 万农民（700 万人）每人没三石，不能改善生活。15%不高。

3、 新区 200 万人。土地分不合理。春耕前搞好。主要分好地。地主打垮不敢保。100 万建设区。锦州拿下，也要分好。北黑一起分。今年生产好，等分地。小富农还是动。按 1933。雇一人即小富。征多余，不挖。

鱼可当肥料。辽宁基本问题是粮、地少。——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4、 老区、半老<区>普建政。农会保留一下，辅助。新区首先农会。分地办法由上而下，下而上结合（现在力量不同）。地主也等着分，农民自动，不波浪。

林一山[27]：

辽宁向南流水丰收。北流水、辽、黑、营等，南满粮区，空前歉收。辽三成，海 3.5，黑 3.5，营 5。

[27] 林一山：（1911—2008）山东文登县人。1935 年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曾任该校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七七”事变后离校，到山东半岛负责组织抗日武装起义，成功后曾任胶东半岛抗日部队司令员。抗战后调任东北辽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等职。1949 年开始从事水利工作，长期担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一职，是三峡工程最坚定的“主上派”。1958 年 1 月在中共中央南宁会议上，与李锐同在毛泽东面前对“三峡工程”上与不上展开过“御前辩论”。——李南央注

高粱病重。

三县丰，六县中等，三县恐慌。

平均每人 2.9 亩。产量平均 4 斗。土地缺少不下山东。主要是副业。五斤苹果换斤粮换不出，难侍弄，结果 50+万棵死 1/3 到 1/2。大片葡萄完。40 万人靠炸蚕。丝贱于棉，难养。树砍许多烧炭。

棉花，棉价低，不愿种。今年四万亩，种子不够。

鱼贱，三斤黄花买不到一斤粮。

盐恢复 60%，70 万吨已恢复 45 万吨。

今年奖励发财致富，生产高潮。铲趟多，施肥多。

水利，3081 条，1400+里，河 1315 里。辽河工程比伪满大。

生产困难情况，足够估计。——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天头。

牲口死，逃亡，达百分之十几。都是主要牲口。劳力有余。提高生产主要是精耕细作。

意见：

增产方针在全东北是否以精细为主？在目前水准能扩大面积仍扩大有利。按地区提。

农民保守严重，强调重点示范，许多办法说服。

选种特别重要。一样经营，好种可多几倍。

肥料增产关系很大。南满缺，制肥田粉。

△ 今天形势好的方面也要估计到困难可能发生（不是大曲折）。经济困难比战争大。怕战胜松劲。

社会性缺粮（？）问题。经济危机到边沿。战争消耗大，危机在认识不到危机。经济不能看得过于乐观。

苏联是战争——生产□□战争□□生产。我们是一直战争，对生产一直注意不够。将来战争下去许多困难会想不到。

张启龙[28]：

省委对生产认<识>不够。90——100%组织起来。一号召就强命起来，区干大部认为不组织犯国法。85——90%组织起来，根据自愿原则起不多，一半以上是强迫。“自愿两离”。人马换工不合理，侵犯私有，卖工不自由（顶多本村）。甚至分了草山，工厂也要拉回种地。粮食封，区像小国。集体开荒设定私权。区级不敢传达自愿，只怕卡光。地富造谣大部向中农造。“夏天多出汗，秋天多挨打。”也有贫雇怕卡光。相当普遍。地富反不害怕。党员向新富发展。党籍问题要考虑。共产党员是否要发财致富。

新富农问题。今年丰收明年增产标准。合江粮贱。买马问题。——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明年增产 15%，合江不可能。因今年丰收。王县调查，每垧平均 2300 斤。估计可打 2400+斤。按深细，明年只能增五万吨（常年是 2000 斤）。每劳力三垧，每牲 4.9 垧（大垧）。今年增 14 万吨。

明年每垧增 60——70 斤。公营农场可能减少。今年已开 15000 垧。有的拿学校，犯人搞。

[28] 张启龙：(1900-1987) 湖南浏阳人，曾用名张复生。1926 年加入中共党员。1927 年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1935 年 11 月参加长征。到陕北后曾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学习。抗战后赴东北，先后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吉东(东满)军区政委，合江省委书记，合江军区政委，黑龙江省委书记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辽东省委书记兼辽东军区政委，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中组部副部长，南京市副市长。文革后曾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中纪委副书记。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顾委委员。

还有 25%二流明年可改。一部贫雇中生产情绪可增高。

水利已基本解决。388 里，20 万劳力（二千工）。

现在存在问题是购粮。粮无人要，粮价跌。

计划买几万匹马，买不进（三铲趟死不少马，4000⁺ ）。

开多了荒，锄不过草。

黄欧东[29]：

新区忽视生产，对贫雇只顾眼前利益。

粮食归大堆现象，领导上及时注意不够。对生产搞商业的留恋。苦乐不均。对节缩注意不够（辽北部分干部）。

方针：精细为主，部分开荒，大力防荒。多种棉麻。

今年一般二铲趟。以今年为准（1580 斤），明年提高 10%到 1700 斤有把握。如解决下面几个问题，可到 20%。

1、 防汛。需四千吨粮，40 亿。可保 20 万垧地。

2、 水利。准备四千稻田。

3、 康、清、锣、北、黑等均可种棉。计划三万垧。要三百万斤。棉贷。

4、 灾害今年 80 万垧。虫灾最重。12⁺万水灾。新民、清、昌、开、锣、康，虫灾最严重。不收。二——六成。有的高粱种子也没有。

负担。48 万吨。340⁺万大垧。实应征北面。210⁺万垧。现定 23%。

黄火青：

过去认为生产难搞。人畜力，国民经济尚未停止下降。提出明年增产 18 万吨，一亩增二升。热察主要靠开荒，荒地可能有 300 万亩。明年主要消灭熟荒。可增 18 万吨之一半。平北，热东等则精细。

计划种 150 万亩棉。今年 80——100 万亩。

300 万亩麦。

今年总面：4600 万亩（240 乡）

热河：灾。人畜力下降。补中，选种。——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天头。

冀东 1600，热河 2400。

问题：农民怕发财致富。新区怕再分（老区分五、七田）。纠偏补中，干部思想障碍，做得差。达到团结、生产两个目的。

人力畜力下降厉害。脱离生产平均 4—5%。冀热察 6%。新区不到。

林西 7.8%，有的村 16%。

去年杀 28000。鼠疫 10000。今年灾死 18000-2。抽大烟热河过去 60 万，经棚 30%。{饥干}队。

寄城 37000，减少 13000 青壮年。

冀东牲畜减少 27%。

[29] 黄欧东：（1905—1993）江西永丰人。原名黄次洲。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抗战时，一直在学校和宣传部门工作，曾任陕北红军大学地方干部营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嫩江省建设厅厅长，黑龙江省委委员兼建设厅厅长，辽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解放后在沈阳市委任领导职务。1954 年后一直在辽宁省委任领导职务。是中共 8 届候补中央委员，11 届中央委员，12 届中顾委委员。

明年除组织外，妇女应更注意。

禁烟。恐仍有 60——70 万。春耕前 40 岁下要搞掉成一运动。

谷米之折。——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天头。

奖励性。漫散地不征收，不征皮。禁杀母牲。出口。新买牲口，半年不出战勤（车，三月）。

战争与生产结合问题。战勤浪费大，两兵一工。各级领导很好分工。两者矛盾，战争第一。

今年灾区，49 县旗占 67%。160—200 万人。占全区 13%。饿死 12000—15000 人。七县饿死 7900 牲口。今年啃青。

一年灾，三年才能恢复。领导开始没看重。生产救灾，将群众关系搞好，干部有信心。注意牲饱，否则明年还要严重。

种子是教训，未调剂好，官僚主义。

种早熟作物。麦、苞米，预先准备好。北部天时不{正}。早晚中三套种子。

刘锡五[30]：

任务明确，工作积极，组织思想与方法有问题。

瞎催。早种瞎苗不好——误时，没经验、知识。

思想：

1、 发财致富不明确。“发财脑瓜”。

2、 不了解新情况。马死多。

3、 组织起来互助两利。强迫，憋气不好。要求 70%，由小到大，少——多，[ ] ——死。不根据个体、觉悟。

4、 工作方法，没定群众路线，想完成任务。县书写信指示，“不组起即地富思想。”很多糊涂思想。

牲口自然死亡每 10 死 1 。一般生殖快。一垧需要 5 斗种 （220 斤）。足衣足食口号。——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天头。

明年计划：

精细、保马、防灾。

农村人口 190 万，整劳 45 万，36 万马（死四万）。

种 213 万垧（比去年多 13 万）（小垧）。秋收 188 垧。

一整劳种 4.8 垧（小），一马 6+垧。

各种灾毁 60 万垧，抢种 40 万，荒 35 万垧。

明年要求种到 215+万小垧，打 130 万吨，增加 20 万吨。

马力要增加，明年开骡马大会。

水灾，种子不好，麦种是大问题。

群众思想：负担 21%。不重，问题不能解决。

1、 个体经济与互助合作发生矛盾。主观主义造成。

[30] 刘锡五：（1904-1970）河南省孟县人，曾用名刘荣福、刘心平。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参加上海第一次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在江苏、上海从事地下活动，后被派往东北、河北等地工作。1931 年因叛徒出卖入狱，1936 年 10 月出狱赴延安，在中共组织部门工作。抗战后赴东北，曾任中共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1949 至 1952 年，任吉林省委书记，1955 年至“文化大革命”前，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书记。1970 年在“文革”中于郑州含冤去世。

2、 劳动致富与负担矛盾，暂时与永久不能结合。

组织决不能强迫命令。但必须党的领导，加强农村党：尽量减轻负担。提出劳动致富、足衣足食口号，改善生活提得太少。

不能满足即不能提高。

母牛三牛五头。

物价，谷贱伤农。

土地买卖现象。

避免开会多。

——李南央注：此 5 行写在纸页天头。

张策[31]：

1、 劳动力一般增多。生产积极性增高。两个问题：

1） 负担。20%赞成，30%饿。

2） 物价政策。去年购粮，现谷贱伤劳。组副业，尽量不卖粮。

2、 土地，按人口平分，需调整。不少买卖现象。劳力少卖，有大批撂荒。轮耕，未开地可大开。

3、 决定的是牲力。起决定作用（？）牲口大批减少。马换牛，提倡牧畜。小马少，牛犊多。改变对牛观点，母牛不出战勤。

不能规定马工价，早晚变。

今冬明春工作：

民主运动必开会多。联系群众情绪。阿城副业生产超过粮产，2/3，总的 1/3。副业解决大问题。

精细主要靠上粪，不是制，观念上革命。

云泽[32]：

对生产重视不够，早种吃亏。收 120 万石。明年增 14%。公粮 20 万石，购 10 万石。

五个盟至少有 250—300 万牲。牛 1/5，羊 3/5，马、骆 1/5。明年增 15—17%。死亡率 5—6%。今年少，过去 20—30%（815 后）。畜旺人不旺。

明年扩大开荒。

畜牧业纠偏问题。西蒙还不是平分。两庚，游牧区基本采取救济办法，怕引起又分不到误会，两头不讨好。

陈正人[33]：

---

31 张策：（1911-1999）陕西高陵县人。1932 年加入中共，次年参加红二十六军。1934 年以后历任陕西省委常委、嫩江省委常委兼白城子地委书记、东蒙工委书记、松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松江军区政委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过交通部副部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兼国家编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兼中共西安市委第一书记，中央广播事业局党委书记。“文革”后担任中纪委副书记，中顾委委员。

32 云泽：即乌兰夫（1906-1988）蒙古族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进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 年回国后在内蒙西部地区从事地下工作。抗战开始后在蒙旗保安总队、蒙旗独立旅、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 3 师从事军运工作。1941 年夏到延安，任延安民族学院教育处长。1945 年回到内蒙，先后任绥蒙政府主席、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兼政委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副主席等职。

33 陈正人：（1907-1972）江西省遂川县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没有参加长征。

明年增产 24 万吨。

蛟河东 110 万人过去粮不够，现有剩。增开九万垧（榆树曾长落 27 万吨，去年出 4 万吨），产量需大大提高。

群众均产观念，中农。

宣布政策未遵守，负担、开荒等。群众影响极不好。

耕地 160⁺万大垧。今年可征 150 万垧。公粮 37 万吨。根据三种不同地区征收？25%还多。

购粮政策。粮价太贱，30 斤大豆才能换一尺布。

工价还清，对明年互助关系甚大。

龙江八马扣槎。——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天头。

强调区乡干部模范作用，乡干一定参加生产，区干尽可能参加。

组织起来问题。不要提百分数，80%、40、20 都不对。有的地方 100%是假的。还多麻烦，要人放哨。“保证不荒一亩地”口号下提出组织起来有毛病，消极，群众看成是国法。夏锄提出非自愿者可解散，反真正能组织好。少数地方发展高级，农业到副业，临时到长期，小到大，部分到全民。

保安屯例子，有余粮。少数屯可买洋犁。

一般的提高一步，少数屯［］外高级方向。

总之要根据群众觉悟程度。

范式人[34]：

明年主要靠精细。180 万大垧。3600 多。

40⁺万 全劳。一牲 4.5—5 垧。90%有牲，一劳 4 垧。平均产 2250 斤（可能到 2400 斤）。

明年每垧增两斗。增 80 万石。

主要靠组织起来增产。强迫也有。今年较满意，群众只劳力强的反对。

自愿的基本问题是两利。少数人不愿不强迫。

今年收 150 万吨。明年达 1100 万石，还无把握。省调查与县不符合。

领导是根本的转变。基本是生产。因建党试点而放松生产。

干部怕资义发展，群众怕冒尖。

副业抓不好（30%，20%），吃大亏。今冬能解决明年春耕的一些资本。结合防灾、虫、水。

17%麦，收的比 20 万石麦种多不了多少。

35.7 万吨公粮。

刘澜波[35]：

1937 年到延安。抗战后到东北，先后任中共吉辽、吉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1949 年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兼江西军区政治委员。1952 年后历任国家建筑工程部部长兼党组书记、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机械部部长、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等职。

34 范式人：（1909-1986）福建寿宁人。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 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任中共黑龙江省委副书记、人民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粮食部党组书记，邮电部党组书记，中共福建省委第二书记。是中共第十二届中顾委委员。

35 刘澜波：（1904-1982）辽宁凤城人，原名刘玉田，字澜波。1926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于同年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1928 年转为中共党员。1937 年参与组织东北救亡总会，任党团书记。1939 年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后任安东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安东省委书记、辽东省委副书记、辽东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燃料工业部副部长、电力工业部、水利电力部部长，国务院顾问。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今年 1/3 人口灾荒，豆饼也没吃。

平运错误严重，领导急转直下，无经验。

有九成年景，风调雨顺，不能归功领导，防止骄傲。

群众思想情况，怕负担重。去年五成，收 25%+。今年宣传收 17%。如征 97000 吨，达 17—18%。

物价，谷贱。

城市与农村负担比例。

城市移民问题。——李南央注：此两行写在纸页天头。

开荒，砍掉森林（公安处砍二千松树）。开荒只少数区，高山。提倡精细，柞蚕、副业。增产 15%。

省委农工并重问题，怎么重法？农业还是主要的。领导重点是农业，明年再转城市。

组织起来不能过高。算账办法搬运城市，不能太细，只能粗糙一些，也不能“勉强一些”。不能如战勤。

城乡负担究应如何比例。提不出政策方针。农村负担重（高：商业税与公债解决）。

帮助农民防灾。熊、鸟。

朱其文[36]：

哈市农具造得较好。北满重点，改良一下。

三万摊贩，游民，移民跑回，失业工人，无房住人。

有劳动力摊贩等移下乡。

袁任远[37]：

城乡负担，农负太重。商人应与农民同重。20%摊贩也应抽税。

陶铸[38]：

组织起来，有意识提各种各样形式。后十县提得高一些，组织的收成好些。提纲强调不够。最重要是记账还工。今年条件比去年好。好好宣传典型。两利才能做得自愿。

劳模运动搞得凶一些，组织起来与劳模分不开。

妇女要重视，可搞主要劳动（少数）。

城市商人轻，贫民无保证，工人也很苦。就只加重点商人，养肥点再说。不同意冬鞋贷款，慢一些。

马天水[39]：

36 朱其文：（1909-1987）江苏省如皋县人。1930 年中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吉鸿昌部第一游击队副司令员，冯玉祥部特派员。抗战时曾任平西专员，冀热边行署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曾任辽北省政府副主席。1948 年调任中共哈尔滨特别市委常委、市长，后相继任沈阳市市长，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保加利亚，越南大使。在外交部离休。

37 袁任远：（1898-1986）湖南慈利县人。早年入湖南政法专门学堂学习。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百色起义。后在红军中从事政治工作。抗战后调东北工作，曾任吉林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和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青海省委书记和省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纪委副书记，是中共第十二届中顾委委员。

38 陶铸：(1908-1969）湖南祁阳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鄂豫挺进支队政委、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宣传部部长。

39 马天水：（1911-1988）河北唐县人，原名马登年。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后历任唐县县政府财经科长、中共

纠偏普纠而糙的地方生产好。搞典型细致而未普纠地方，生产不好。

思想顾虑未解决，竞赛搞不起。竞赛带起一切工作。一切都竞赛。

林枫：

明年计划各省商量一下，拟一基本大纲。农业建设有重点，如水利，试场。农业投资斟减。群众路线解决。

1948 年 10 月 8 日

财经经济，工业问题。

陈云：

财政开支，工业投资（购粮），物价问题，三个问题把人搞苦。每天需一万吨粮开支。

工业投资，修铁路（还准备关内枕木）。如收亚麻，金矿，糖萝卜。右肩财政，左肩工业。

还有物价问题。三千万人中有千万城市人口。

前两者要钞票（今年不投，明年投资更大），后者又反对钞票。

（一）财政金融情况

一、140 万人（热河外），军 108 万（包括 2 万公安队），地方 32 万（热河 40 万）。

军 77%， 地方 23% （公安不在），3/4:1/4。

脱离生产人数 4.5+%，实际比 140 万多。

1946.11.总部只供 78000。

去年十二月接近 140 万数字。

1948 第二季度（三月）开始此数字。涨得陡，与各解放区比。

华北，陕甘宁，晋绥，山东，7950 万人。

160 万，3/4 军，1/4 地方。

脱离生产人数占 2.46%。

晋东南一年物价只涨一倍，1.37%。

晋察冀	2.54%
渤海	3.04%
山东	2.78%
西北（包括晋绥）	6.7% 别区借给

基本矛盾是 4.5%。但 4.5 解决了东北的问题。财政看不好。军事、政治上却非此不行。

中央：农业区，秋收，不能超过 2%。即有危险性。

或挑起 4.5，或裁兵，

如 2.5，则只能 77 万人。

有工业，4.5 不一定高（苏联 10%）。

冀晋五分区地委书记等职。1949 年 5 月南下任中共皖南区党委副书记、书记。1952 年 1 月调上海市工作，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长期负责上海工业生产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被结合进市革委会领导班子，1970 年 3 月起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971 年 1 月后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是中共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届中央委员。1972 年起全面主持上海市工作。1977 年 1 月停职审查，1978 年被开除党籍。1982 年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因其审讯期间患反应性精神病，中止起诉，取保候审。

办法：较少后面充实前方。苦几年再说。

二、四八年收支

{走进}48 年开支增。实力不足。总 134 万吨。棉耒[蕾]3000 吨。出口粮。城市粮要购（券与实物）。

3.2 签字（15000 吨棉），5.8 第一批米到大连。布匹用途只能先军后市场。

煤，机器折旧 60 年。——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天头。

48 年支出：360 万吨粮。

1、 粮秣。人吃马嚼。打油：85 万吨粮秣经费、运费 10 万，共 95 万吨。

2、 各种经费。办公、卫生、军工、后勤——170 万吨（缴中央：26 万吨，地方 1+万吨）。

3、 工业投资：铁路、工业 37 万吨。林业、农贷 23 万。共 60 万吨。

4、 明年单衣 60%，15 万吨。

5、 仓底，13 万吨。

6、 购粮，付产物等 30 万吨。

六项共 360 万吨。

四八年收入：360 万吨。

1、上年剩余　　10 万吨

2、公粮 37%　　134 万吨

3、对外贸已（去本、利）25.1%　　91 万吨

4、工业，所有工业都起作用并非都赚　89 万吨

主要是纱锭、盐、拿回钱，纸不能供市场，24.5%

工业与对外贸易将近 50%—49.6%。

粮食是根本。

木头给不了。鱼烂。

数量、时间、质量。

棉衣补到天热。

专校学生，吃的如我大灶。

46 底和各合作社布、菜。——李南央注：此几行写在纸页天头。

5、秋收 3.07%，　11 万吨。

6、银行投资　　5 万吨。

7、杂收，土等　20 吨。

华北：公粮、棉花　　60—82%。

晋东南、农业税　　82%。

晋察冀、农业税　　78%。

华东、农业税　　71%。

西北、农业税　　60%。

三、财政收支特殊“平衡”，并不等于每季、月平衡。

友方计划，{罗津}防疫，不是按我计划办事。

{墨}外损失。轰炸。

望[旺]月、淡月。

用的棉花是印度。东欧棉花均要币。任何错觉都不对。第一是共义，其次是交换。

真正物资平衡，是否每月货币收支平衡？收少用多。只能求救：公债、银行借。

工业不能不投资，不能不收买、抵押（如林业借款）。

货币回笼靠物资、贸易，税收小。烟酒税率多。除林、工、铁等大数投资，修建外。

每月需 2850 亿。收贸易 700 亿，税收 300 万。两者相抵，缺 1850 亿。如果前项算入 5000 亿。

吸收私资不大，哈市顶多 100 亿。

四、物价大涨原因何在。有无可能平衡。

1、钞票发多。

2、物资不足。

3、人为原因，有错误缺点。

研究人为原因：粮价三月涨，粮食禁止流通可作为教训。进东北即如此。如果三月开放，可能不至那样高涨。170—17000。发行只三倍（自然物价要超过发行，但可以不是九倍）。在哈市：

公价远落后于市价。必需提高公价、电、车。

教训：调整价格在先，开放粮食在先？应该先开放粮食，流平后再调价。七月十日开放是被迫，不开有死人危险，开有商人投机危险，两较，后者可解决。缺粮，余粮农民均同意，只余粮城市居民不同意。这是少数。九月底涨速不比七月高。公家买进 45000 吨。证明社会调剂力量大。

物价不稳，涨风。——李南央注：此句写于纸页的天头。

七月涨，有必然因素：供求失调。人为因素：只准 25 公斤，份内与份外之涨。发行受影响，份内与份外增加。项目{多}增，发行增。调整公私，公里价格有教训，就是先开后调要好些。次次调整，不能各行其是。有统一标准，平均物价指数，不要拉稀屎，要赶鸭子，齐涨齐停。如煤 60%，火车高 15%，恰好，要提一起提。

有无可能避免大涨？（对平涨说）

军事原因。部队要扩大，民夫动员，等外界。不在经济范围，纯从经济说，要有三条件：

1、 避免错误，如调价，赶鸭子。

2、 每月货币收支接近平衡。

3、 掌握一定数量物资，必需的物资。2200 亿水平线上。军事财政 1650。工农现款投资 550（每月计算）。支出方面：2200。

a. 设法增加实物供给。即物物交换，少拿现款。增加实物供给是最大出路。

b. 国家银行变为全部公家机关的总会计（苏联会计与国家银行统一）。

c. 纪律。拿票到市场买物必需先向公买，否则违反财政纪律。

收入方面，达到 2100，每月：

a. 回笼最大是工业：铁路运输为主，其次煤、电业、自来水、电报、电话（全东北月 50^{+}亿）。

b. 贸易公司。以布换粮。

c. 税收，提高些，烟酒，营业补收。 450

d. 城市储蓄，公债 300

以上要有条件：

1、 公价不能太落后于市价。

但这办法也只有几分把握。九月开始战费，停运，无办法时还只能发行。裁、减、欠都不行，只能发。

2、 什么叫掌握一定数必需物资？

除一切开支粮外，要经常保持 40—50 万吨。

人吃、马嚼油，100 万吨。出口 80 万吨（苏、鲜、大）。职工、城市。65（后 13），共 245 万吨。

第二条件是公粮要征足够数。总 215 万吨，不能减。购粮只准备 30 万吨（内 5 万吨蛋肉副产）。

如只买 25 万吨，2100 万农民集中卖，我不大量买，价提不高。两匹布（7.5 斤—8 斤匹）或 2.5 匹（包括运输）买一吨粗粮。合作社需大、快开展。

工业品缺不可能与农价一样。前途。

两害——粮贱伤农。我们也没买。明年无粮增发行。

两利——工业品跟不上，粮食高些，我买到。

一利——或利我（剪刀可能缩小点，也可能缩不小）不利农，我买到粮贱。

决定还是买，冬季筹员要大（张作霖如此）。

布——除棉单一切布开支外，要掌握 100 万匹布。明年五月才能达到此目的。

六七月之后才能回答有无可能避免物价大跳。

但保证努力票子不乱发。票子与物资（布锭）吨 104%。

三年票子负担，230 万吨粮。人民负担重。

1948 年 10 月 11 日

五、一九四九年预算（12.1）

陈云：

总数	517 万吨	
公粮	208.5 吨，合 200.5 吨（有细粮）	
占全部	40% 不到。	
对外贸易	148 万吨	28.65%
工业	94 万吨	18.2%
税收	25 万吨	4.83%
冬鞋公债之类	10 万吨	
四八年仓底单衣	25 万吨	6%

总支出：517 万吨

人吃、马、油	100 万吨
军事用途，近	70 万吨
社会事业	30 万吨
经济投资	50 万吨（不包括松江桥）
交中央（除军、运等外）	10 万吨
其他经费，临时费等	250⁺万吨

应准备 8000 公里铁道器材，1500 公里铁轨。东起海州西至天水。徐、鄂以北，军需准备。这些还得另打主意（双变单，东北拆一段）。

这是一年周转。每月货币不相符仍存在。

六、 精于业务，提倡节约

最大问题是财经生产管理中的浪费，应有自觉，都是新问题。因有经验比之现实相差很远。并非做经济工作同志能干，而是形势所迫，责任重大。

1、 首先向财政部门提出，未脱出单纯财政供给，应有财政建树。

2、 银行业务仍未脱离发行。看物价，远落后。现要求起调剂作用，使各方面生产发展。

3、 生产运输中精简保管作用。马匹减少，粮食损失浪费保管（运输、定额，加工到必须程度，并非单纯粮局工作，各方面注意。可节省 15 万吨）。

如挖煤矿，不照顾长远，只挖 20+%，其他损失。蛮挖，“为增产”。礼拜鞋的损失。火车头保证三万到五万公里再修，节省很多。车皮变仓库现象很多。32%运煤，现 20%+军用。

葡<萄>酒，苹果可少吃，重要在生产建设。应设则设，可去则去（人员）。多设一个人花多少钱。前方等于 2.10 吨粮，即黄金一两，后方 1.4 吨粮。包括吃穿、办公，严肃注意。

生活、办公标准还有许多可节省。现在时新买几套沙发，搬家照例破坏，通通修理。肺病打针，必要，不必要都打。小孩死了就死了，不能打。打必要干部。

大汽车每年　　75 吨粮。

小汽车　　15 吨粮。

不准做生意，只能农工业生产。

学校事业不可能完全公办。小学、农村小学，其他社会事业，如水利、农业建设均如此。公家帮助。

财经干部负主要责任，全体干部协力同心。

七、省财政问题（地方财政）

计划、编制、支付等统一到省一级。办法：

上级（东北级）与省确定编制，下面实行。

公粮、衣服上面发。除此以外，其他开支与农工投资靠自己收入解决。

要有全年预决算，交财政部审查。计划、收支上统一。

1937—815， 木材最高。一立方米=1950 斤高粱。——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二）国营工业经济计划

一、产量比重

1、最完整、大，是铁路。现 8000 公里，共 10000。华北（包括陇海）4900。苏联总是把运输工业摆最前面。

（哈市五大企业 2000 工人，铁路 16000）。

现在铁路收入每月 75000 吨粮（除南满）。

电力、军工未计。明年计划：

煤:　　800 万吨

纸：　　15000 吨

盐：　60 万吨
金：　10 万两　20 万吨粮
木：　300 万立方米，可能等于 200 万吨粮
布：　350 万匹　140 万吨
除电力、铁路，生产 500+万吨粮。30 万工人，农民 2100 万，生产 1200 万吨。

二、重点：恢复发展重工业，与军工一致。一切为枪炮弹。方向：轻工业是提高质量，扩大产量。
通化钢铁，吉林辽南铜。吉林、四平化学工业、汽车零件制造厂。

一车皮 25 立米——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东北缺：矿物油与电器材料。
很大资本投入。目前不能作财政打算。现在挨骂，将来以免大骂一顿。
金属原料将大缺。
困难：资本与专门家。如钢，一个没有。
省吃俭用，集中力量投资。

三、计划性
现在问题是无计划性。并非各工厂无一点数字计划。
下面有计划，上面无计划，则下面通通烂（如资义。我们错误带此性质）。{供销}不与铁路、对外贸易配合，则无用。
没有总计划等于无计划。
随便计划等于无计划，最后总破产。如产 15000 吨纸，不计划硫磺，无用。计划要解决四问题。
1、 原材料（如林业二万多公里，笑话，无常识，远没有进门。精明强干相差太远。）
2、 技术保证。
3、 必需投资。 } 问题还多得很。
4、 计算运输

一万锭子，75 万美金——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无全部经济计划，工业生产计划要破产。
农业、工业、财政三计划。上面是贸易计划、金融计划、运输计划。丝毫无经验，不能吹牛。

四、工人与科干
过去发动工人有成绩，必需的。但某种程度缺点，对技术人员轻视。工人好，知识有限。

五、总结业务，学习苏联
大体上当政治家，还没有变无级企业家。很多同志还不熟悉自己所管生产过程。不精于业务，更多同志不会计算。
什么东西存仓库，叫一揽子。工厂不能保障原料。
要减少事故，煤矿、{朱}[]2425，检查许多毛病（好坏经验不总结，一辈子犯错误）。提高质量，以免浪费，减低成本。
学习苏联，有争论。英美德日传统。肯定学苏。扬弃资义经验。好的已学，不再走弯路。军、政、

技术占第一位。将来可能发生争论。

六、干部对象，发展党员

六十岁做吹鼓手，气不长。大政方针把握，干部对象是现存旧技术、管理人员与提高工人（一定时期）。中国估计 30—50 万带“长”字的。这些人或有业务或有技术。方针是要改造思想后是干部。

发展党员。现太少，13 万工人（工业？）只 1500。可比农村多。

最严重问题是缺少专门家。自己要有长期计划，哈工大。

（三）各省工业问题

一、情况（热河不在）

1409 单位，工人 32300

27% 加工业，

33%供给为主，出卖为辅，

其余出卖为主，供给为辅。40%。但内容贫乏，铁炉 214， 工人 281，小得很。

重要工厂：安东（锋）针，每年四万万（华北几十万石粮）。安东锯条，通化葡萄酒，吉林水龙带，{独}粮油，阿城糖厂，佳木玻、双鸭子煤，大马哈鱼，齐市纺织，火柴、辽北四平砂轮厂。

东北 510 万家，农民 360 万家。——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比重：总生产量 40 万吨粮。与大资{1/6}+，比私营可能小些（指工业）。

作用：主要保证供给财政。供一部市场需要。

二、任务：

继续保证供给，提高出卖。在整个公营工业轮带中把钮作用。协助大公，指导管理私企（另一是合作社）。现在此作用很小。

三、避免盲目性，提高计划性——最重要问题

生产方向、数量、管理。

粮食加工暂时大体不会有大量发展。

经过自由竞争后，大吃小，进吃后，已达饱和点：小规模纺织、手纺搞不得。火柴（安东九万箱有危险，通化 360 万瓶无把握）。纸烟、肥皂、清凉饮料、牙刷，以上要十分谨慎。除非质量大提高。玻璃要考虑。

生财有道：林业、金子、麻袋（每年需 500 万条——公家），农民用具、纸张（民用纸），特殊土产。军事、农民、大公所需的。组织七八十种管理委会（辛迪加）：粮秣（大公联小公、私）、丝棉织、火柴、纸烟、纸张、煤矿、金、木材、铁工业、被服，均以大公为头联小公到私人。

承认过渡性，力争比较长期性（如军工现分散）。

拆大补小，拆东墙补西<墙>，基本结束。

四、过去统一必要，现除个别需统（拿来、订货），余均由地方办。

五、上对下协助，生产计划，资金依靠各自解决。原料应协助，依经济原则。

六、整理工厂四个问题：

1、缩小单位，节省开支人员。

2、经济核算。过去老太婆帐，家务清理，支付会计手续。

3、教育干部，大部是新的。

4、关心工人。人的思想不改造，不能合理。人是决定因素，活的。

七、由工业部管理。领导省多者设工业厅、工商厅、工业局。

1948 年 10 月 11 日

工业讨论

何长工[40]：

轻重工业比例，克服盲目。明年完成 400+万发。缺 3400 吨钢。专家合理集中使用，组织起来改造。应组母机工厂。

差 900 多机器。利用各省流动加工。群众性工厂。

邵式平[41]：

许多事没搞好是没计划。

六种经济怀疑：向后看封建残余、房产带封建性？向前看。营口美国人产业，帝义经济准不准许存在？整个来讲是与蒋官资决战问题。

破坏现象，还是广泛、继续。工厂收集器材定要统一。

计划中知道两条：多少生产品，如何分配。

可多办农场。

后方机关可否办工厂。商业与部门供给范围。

工人跳厂问题。铁工、私企高，工资不平衡。

何：

成本计算方法。直接、间接生产人员，警卫部队不能算生产人员。

王首道[42]：

社会需要量很难估计，产、运、销整个计划不能脱节。工业、铁道、军工、军需等都要统一计划。需一统一计划机关。

---

40 何长工：（1900—1987）湖南华容人，又名何堃。1919 年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同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 年加入共产党。1924 年回国。1927 年参加秋收起义，曾任红 28 团党代表，红八军军长，红十三军政委，红军大学校长，红九军团政委，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东北军政大学代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重工业部副部长、代部长，地质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副院长。是中共第十二届中顾委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41 邵式平：（1899-1965）江西弋阳县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与方志敏一起组织农民运动，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在长征中曾担任纵队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到延安后任陕北公学教育长、抗大分校副校长。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担任党政领导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华东局委员，中共江西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是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42 王首道：（1906-1996）湖南浏阳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 年参加长征。到陕北后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1946 年后任东北行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主任、工业部部长。1949 年随第四野战军南下，任长沙市军管会副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1952 年后任交通部副部长、部长，国务院第六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文革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各省三缺：材原料、资金、技术干部。一怕：统过去。

省应设工业厅、局，上下联系。任务：管省营、私企。代表国家管国营企业，在其辖境内在政、法令、党方面保证完成计划。业务，干部保持单独系统。

1948 年 10 月 12 日

建党说明

洛甫[43]：

任务复什，有城市、各方需统一。国家规模，各行一方时代已过去。

手工业——机器，组织工作要改变。提出许多新任务、新问题。

党的组织、工作、思想也要提高一步，适应新情况。转变到新的条件有初步成绩。

一）反对经验主义

新形势下，要求组织、工作、思想迅速转变。首先是思想转变。铁道与毛驴不同（有一同志写整本书，铁路最大弱点是不能随便指挥）。思想认识要统一。城市、机器、铁路、大炮，经验主义就违反，老一套，并对新情况加以抵抗。首先是思想抵抗——即经义。中央指出这是目前干部中主要危险。因形势、历史条件不同，并非研究哲学，而是与目前生活、工作、任务有关，与当前实际有关。

1、 夸大，不适当强调特殊性、地方性，或民族性。地方主义、本位主义、民族主义思想。局部、个别与全局对立，缺乏全局、整体、国际主义观点。孤立看局部，对局部认识也不正确。如片面强调私资，发展自由资义思想，没看到国营与合作社。根本违反马列辩证法的第一条：彼此联系的，互相制约。毛：全局观点，“战略问题”就是研究全局问题。

2、 过份、片面强调局部、个别经验。何日进城，推开四海皆准的马列主义，赶毛驴经验赶火车，容易保守顽固（调整房子就很困难。花园开荒，洋房做豆腐）。没有前进、发展观点。辩证法第二条违背：发展。

3、 马义从具体出发。经验主义排除全盘性，对自己经验也不能很好分析，实际不是经验，偶然现象当作经验。毛：“战争规律性”，“思索研究”，报纸“一声雷”。领导方法。“大会不能自报公议，经家庭同意”。各种各样片面现象，夸大为经验。特殊性中到底什么包含原则性、普遍性。情况很少，总结经验很多。

用马义武器，毛思，中央指示来加以分析，内在阶级，才能真得到些经验。经验主义也可开中药铺。真正经验，包含高度原则性，不但分析现象，而且看到将来。迷惑于现象中爬不出，犹疑动摇，看不到最基本的东西。政治上动摇，分不清主要与次要，基本与非基本。如说过去城市工作基本是对的估计。提出很多怀疑：侵犯、房子、几十条次要理由。

4、 计划性很少。明确的政治路线，基本方针，无此不好搞计划。整个经济构成，不搞清楚，各部门就不好计划。无一定方向搞不出一定计划。到处乱碰，容易犯事务主义。碰到什么问题讲什么话，碰到什么事解决什么问题。

---

[43] 洛甫：即张闻天（1900-1976）上海浦东人。1920 年—1924 年先后留学日本和美国。1925 年去苏联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工作。1931 年回国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1934 年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1935 年遵义会议后在中共中央负总责，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1938 年兼任马列学院院长。抗战后先后出任中共合江省委书记、东北局组织部长、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和辽东省委书记等职。1950 年 1 月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未赴任)。1951 年 4 月任驻苏联大使，1955 年 1 月回外交部任常务副部长。1959 年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文革”期间受到残酷迫害，1976 年在流放地无锡逝世。

毛著：误用经验出毛病。满足经验很危险。感性、局部，缺乏理论。大的作用的战争指导者。

办法：

1、 要多加批判揭发。老资格包袱很大，毫不进步，自鸣得意。

毛强调理论，时刻讲与实际结合。实际工作同志要提高一步。对事物只能用马义分析，要武器。“没意思”，实际看中别的东西。其他阶级观点。

列宁：做什么？强调理论重要，无中间道路。轻视理论非常危险。崇拜自发性（平运），违反马义。

毛：一定要学习马义。这三年搞很多经验，现要很好提高，批判就是学习。多研究中央指示，并非埋头读书，而是在工作中与理论学习结合。

现在党内思想还是很庞什。三年工作自满情绪，下去搞一套经验，一套是搞不出来的，否则一定是经义，只能搞一点、两点。更加提高马义武器，只能如此。公开建党许多人不相信，不是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总是怀疑犹豫。自由主义发展，经义容易自由主义。

2、 因之在各部门加强思想教育。

3、 努力宣传马义、毛思。100—200 个。

4、 宣传部门工作适合形势需要，加强马义思想领导。毛论联合政府，掌握思想教育重要，否则一切政治任务不能完成。

但不要乱批判经义。有些同志理论差，但在党领导下很好工作，并非经义。但必须学习马义，学习马义不能与教义混为一谈。经常翻翻书有好处。

应说明怀疑并非坏事，而是提高认识。通过自己得出正确结论。——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二）集中统一

中央指责，加强思想，政治、政策的统一领导。写报告并非技术问题，包括思想领导方法问题。联系与超脱各项具体与事务工作，在全局上很好思索一番，否则领导工作就要失败。战略胜利决定战争胜利。建立报告制度就是从全局看问题，不要怕麻烦，思想上的懒惰，小资阶级东西。关于领导方法决定。向上作报告同时搞清楚自己工作问题。报告制度就是领导工作一部分。困难的是集中，内部有机联系。上面检查，批判、表扬。

既抓住中心，又不犯事义、官僚主义，能及时解决许多具体问题。要有点清闲时间，科学化。否则又官义、事义。分工分得好，节省时间。如谈话，过去可扯一天。

提纲上的几条。强调纪律，及时生动领导。党内民主，反对官义、形义，建立正规制度。

三）党的基层组织问题

强大的群众性的党。基层组织落后形势。

一般对群众觉悟估计低，到乡下带回一大堆现象感想，而看不到基本东西。大胆发展条件已成熟。

公开建党还有人害怕。还是好处多。原则问题，也是方法问题。党说了算与群众说了算对立是关门主义，另一面是尾巴主义。公开建党不必怕，还有党批准。公议最重要，过去没此一条。

建立支部不要像黑瞎子拔苞米。重视支部基层工作，反对单纯行政观点。

明年春耕前总比例 1/100。产业工人 5—10%。明年春耕前区委开代表大会，民主选举区委。县可考虑开代表会议。

四）干部问题

大量培养新干部——主要方向。

全东北（热不在）三万老干，1/3 地方，2/3 军队。

县以上 1987，现 4000⁺，老干不算多。

需建立部门工作，坚强机关，主要方面是财经。分配时调整下。

新干部可提拔培养。2600 中学生参加。村以上 15 万。1800 区，2 万村（热河不在）。成份好，积极，经过相当斗争锻炼，他们功劳很大。培养新干主要是区干，设副职。办法少，上面抓得紧，强命严重。思想顾虑。主要加强教育，适当解决生活困难。

明春前，十万党员受到训练。1500 区，3000 区干。省初级党校，县训班。常委中一人主持，不能交次要人负责。首长驯话不行，从他们实际情况需要出发，大多数区书由新干担任，区长全部。秋前，区书全部新干。县委副部长，副县长，大胆勇敢一点。

新老（即上下、外来、地方）关系，主要是民主问题。老干中也有休养干部，钻空子，搞摊子，自满自足，功臣自居，这种倾向非常危险。愿搞财经，老大情绪，退休思想，以此终身。个人名誉、地位打算者不少。单独搞个局面，分配工作很困难，强调个人前途（不要讥笑农民个人主义）。

老干中不守纪律自义严重，小广播多，党的秘密乱弹琴，发牢骚多，闹无原则纠纷。

纠正这些偏向最好办法是发扬党内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

非党干部，每个党员要团结一批非党积份。

10 月 13 日讨论

黄火青：

分局，军地一起 24 万党员，地方 17 万，有老根<据>地。

冀东 128000， 人口 2.4%，全区 1.2%？

冀热察 24600，人口 1.5%。

热河　　热东 9870 ，　　人口 0.6%。

热辽 6252，　　人口 0.5%。

热中 7016，　　人口 0.6%⁻。

昭盟 4516，　　人口 1%⁺。

冀东 72%村有支部。

老区已有相当数量。主要是团结教育。平运否定一切，老党员、支部被斗。

半老区党员数量少，整理旧有组织，着重发展，或者巩固发展并重。

新收复区，慎重发展（叶柏寿在内）。

重点发展，妇女多发展些。

干部问题：

区以上 18000。冀东、冀热察 12000（介绍到军队 1800 不在内）。

冀东县以上全部 815 前。区 22%是 815 前。

冀热察 2150 干部，新干占 932。

热河、热中 2147，老干 297（区以上）。

县以上女干部很少。

干部思想问题很多。平运时过分强调党内不纯，割断历史。农村干部普遍停止生活，过多打击，不是与人为善，调动处分乃至公审，杀了过多。冀东区以上 2500 调动，新东杀 240 人，内 40⁺干部。

罪名是贪污淫案 19，强迫命令 17，党内不纯问题并未解决。

新旧干部不团结也普遍。实际是支部与贫农团不团结。

干部思想问题严重，不左即右（不右即左）。现在农村中右的情绪又起。不会根据具体情况解决问题。如平运时，冀东、冀热察已很左，杀人很多，根本未提反左防左，机械执行反右。

下面干部训练很差。要重视宣传教育工作，一切动员不会结合群众切身利益。

对公开建党认识不足，抵抗多。未整理好的不公开。公一部，秘一部。公开了不好办事。公开党如何工作，要进行教育。

反经义，对上级文件不认真研究。

张启龙：

必须联系生产发展党。

群众中太平观念、思想，怕发财致富。与为人民服务矛盾。模范带头吃亏（早{稻}）。

谢邦治[44]：

明春前 70%村有支部。干部地方化（区），大部或全部。

农村干部困难：家庭生活与办法少。我们对农民干部照顾太差（党的利益与个人利益矛盾怎办，要一头。念模范干部六条），领导干部偏向，不懂农村干部苦衷，将其当脱离生产者看待、使用。

区干沾染脱离群众一套。学老干，简单化，或者硬执行“上级指示”（评分，八、九）。

老干难分配工作，讲价钱，同级不团结，县。

（高：现在搭起架子来了。老婆、地位、生活等问题都来）。

农村干部不能当脱离生产者使用。研究农村工作方法。——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洛甫：

关于党的政策宣传问题，如何通俗化。小册子，也要统一。如什么叫共产党，如何使农民易懂。党校老一套很厉害，有的牛头不对马嘴（进去要宣传）。

革命前途的宣传。但现在有些只讲“牺牲，视死如归”，把新党员吓跑。说明理想，为理想奋斗。

各省宣传部要编。

发展自我批评，细目争执，阻碍自我批评发展。各省要帮助。报纸作用非常大，许多缺点要揭露。对记者也冷淡。

党员处分办法，慎重其事，不能缺席裁判。奖励也要慎重。女党员比例 15%。

1948 年 10 月 14 日

政权建设

[44] 谢邦治：（1916—2008）黑龙江五常县人。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 年 7 月任中共松江省委第二副书记。1949 年后历任中共武汉市委副书记，长江航运局副局长，交通部部长助理、副部长，司法部副部长。1959 年 9 月调上海交通大学任校长兼校党委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秘书长，市委常委。1962 年调外交部工作，历任驻保加利亚、阿富汗、上沃尔、芬兰大使。1980 年任司法部副部长。是中共第十二届中纪委委员。

林枫：

农村区村政权不能包括开明士绅。

城市三三制不要勉强凑数。三三制政策基本不变。人民代表会议是最好形式，不同于资级议会制，人民自己管理国家。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即政府委员会主席。

要加强领导，县长应仅次于县书。

贫雇中农团结问题，主要通过原有干部。

生产就是建政主要工作，改变强命作风。

简精机构，勤什人员不超过 1/5，甚至 1/6。

区级要分等，三四等。

生产、粮食部门一定要健全。农、工业部门。

讨论

叶季壮[45]：

粮食局成为单独部门，直归主席领导。税务机构加强，审查旧人员。税收意义不在财政收入，而在票子回笼。机构不能大，必要人员配备。

冯仲云[46]：

改进卫生。各县设卫生科，区卫生员。

黄火青：

公民权问题。地富子弟不当权者，有被选权，最好不当选。地富好者转农缩短后备期。

澜波：

区设在合作助理。

1948 年 10 月 14 日下午

高：农村起码减少 30 万匹马。军队中有 18 万匹。苏联计划能完成 100，要争 125。——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农业讨论

各省耕地面积：

松江：1,375,326 大垧

龙江：1,850,000 大垧　不都九扣

合江：739,150 大垧

嫩江：2,200,000 大垧

辽北：3,454,011 大垧

[45] 叶季壮：（1893—1967）广东新会人，原名毓年。1925 年参加省港大罢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广州起义和长征。抗战时担任军队后勤、边区财政领导工作。抗战后，曾任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对外贸易部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等职。

[46] 冯仲云：（1908-1968）江苏省武进县人，1927 年在北京清华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1933 年后一直在东北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任松江省政府主席兼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1952 年调任北京图书馆馆长，1954 年 11 月改任水利部副部长至去世。

安东：577,505 大垧
辽宁：717,000 大垧
内蒙：480,000 大垧
吉林：1,640,000 大垧
方针：确定精耕细作为主，开荒为辅。
开荒：劳力并不缺，畜力差。增水田。
合江：25000 垧（旱），7000 垧水田。
30000 垧
松江：65000 垧（旱），10000 垧水田。
龙江：30000 垧（旱），3000 垧水田。
嫩江：50000 垧（旱），13000 垧水田。
安东：30000 垧（旱），8000 垧水田。
辽宁：不开。（营口 3 万垧，群众 1 万垧），16000 垧水田。
内蒙：48000 垧（旱），4000 垧水田。
吉林：50000 垧（旱），12000 垧水田。
辽北西辽河修好：200,000，否则 0—100000 垧（旱），6000 垧水田。
总计 503,000 垧旱田，水田 80,000 垧。

增产计划：
松江：10%，2200 斤，常年 2000。
各省都 10%，龙江常年 2100，合江 2100，10%。
嫩江：8%，常年 1700。
辽北：今年 1005，明年 1700，常年 1800，5%。
吉林：长年 2000，10%。
安东：2000，2100，5%。
辽宁：2200，2300，15%。
内蒙：1300，5%。
明年增产计划，总 12%。

种棉价格，种子，粮食，三个问题要解决。平均每亩 259（辽南）。伪满辽河平原最高 2 万吨。全东北 4 万吨。——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棉花：
辽北：1—30000/40000 垧，3000 吨净花，争取 4000 吨。辽北 309。
安东：空。
辽宁：40000 大垧。

18 斤粗粮，1 斤棉，8 万垧，8 千吨子，一亩 20 斤。要新种。特种作物要专门公司管理。——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亚麻每垧收杆 2000 斤，14%线，400 斤子。120 斤种子，一斤杆一斤豆。免公粮。
龙江：明年 10000 垧。

合江：明年 6000 垧。
松江：明年 6000 垧。
嫩江：明年 2000 垧。
吉林：明年 4000 垧。
线麻（军鞋与票纸）农业部通知，蓖麻。

政策问题：
决定了不要变。
农民均不可能平。积、懒。小富农只搞多余{封}，不打，赶。凡新区禁止打人（真恨揍两顿可以）。蒋大势已去。十分慎重，不彻底再查一次，决不能搞中。有裂痕，地富能生活。工商业根本不动。奸特政府处理。过去小富是富中。
农会过程不要长。带三亿过来，留烧锅，地留一份，更策略一些。
过了封建、官资之线即错。

4288 粗高粱，换一吨汽油。——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的天头。

强调能动力，苏联一人吃 200g，从不叫困难。“愉快主义”阻碍克服困难毅力。一切方法克服困难，有信心克服困难。工作多困难也多，总有办法克服。发扬积创。

1948 年 10 月 15 日

各省工业讨论

高：
先确定几个原则：
1、 国家工业为主体。2、重工为主。3、没钱，不能样样投。4、各省哪些有希望，哪些是盲目性的，特殊作用。

首道：
首先是与战争，军需有关。财政解决问题——国家，民用工业各省搞一些，必要。不发展物价更涨。安东提纺织与农业生产有关归省营，可考虑。500 到 1000 亿。

高：
基本靠自力更生。东北总基地意义主要是重工业。基本方针弄清楚。

冯仲云：
火柴应专卖。原料是军事性，对回笼比税收可能大。各省余资应{援}入工业，不要各立门户。可互相投资。

远德：
工业利润 50%扩大再生产。

张策：
机械规定困难。

火青：

利用私资，国家资义，发展各省工业。多给发展机会。

德仲：

但矛盾很多，恐不能完成国家任务。

远德：

私资出路不多。农、林，基本发展生产。好处多，坏处少。给一定利益。

陈云：

各省不肯{援}林场，{援}最坏的，无利可图，又怕私资提高工资。

冬鞋贷金，2000 亿分配（按现在物价分数）

哈市 710 亿，松江 200 亿，嫩江 190 亿，龙江 150 亿，合江 80 亿，吉林 200 亿，辽宁 80 亿，安东 150 亿，辽北 220 亿，内蒙 10 亿。

陈云：

地方财政：交，余，略补。地方文教经费如何定。可否多收点公粮以补助村财政等。

村财政不能零摊，2.0 脱离生产人员，由大公负担（粮、衣）。

李范五[47]：

没有现金，发实物损失大。20%。如改薪水制，票子更不够（主张多发些票子）。村小学尽量民办负担不了。

仲云：

后方应实行薪金制。主要是新干，要实行则需全面。

加工 70%难做到。——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陈云：

多征一点地方粮，原则可考虑。在一定数量内，决定增公粮 5%，只少不多。不归大公。

折合率不变。豆子 8/10。开大项目，教育辅助、修桥铺路、战勤、开会、卫生、优属，临时救济。

林枫：

原则确定办义仓。群众自愿，民管。

陈云：

生意不能做。国家财物，税收等不能动。

王兴让[48]：

---

47 李范五：（1912－1986）黑龙江穆棱人。原名李福德，别名张松。1932 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 年赴苏联学习。1938 年回到延安。抗战后被派往东北工作。曾任中共合江省工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林业部副部长，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

48 王兴让：（1913-1997）辽宁丹东市人，回族。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晋冀鲁豫边区工商管理总局局长、冀南银行太行区行行长、华北财经委员会委员，辽宁省政府财政厅厅长、东北商业部副部长、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部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央商业部副部长，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等职。

地方比国家财政多二困难：无银行，无贸易？

叶：

各省依靠加工业，但推销不出。

政军讨论　　10 月 16 日

办马列分院。各省抽县级干部若干受训。

省府编制

粮食局独立，卫生处军区取消者独立。

军区问题

伍：

军区是否取消。明年二线各团。

十个军区两种情况：六个无对敌作战任务，另四个有（辽、辽北、热、吉绥），作战情况又有份量不同。

一般军区基本任务：剿匪、治安，二线各团，管理伤兵病院，训练干部，临时任务。

北满四江是否取消？三个方案：

1、 彻底取消。练兵成立预备师，大军区管，其他任务交省府。

2、 取消后，另成军事部，属省府。下三处一科，武装治安处（与公安处可合并），政治处，战俘、卫生处（与民政厅合），秘书科。

3、 保留军区，取消供应机关，与省府合。保留司政，单独成立卫生厅。

如按第一方案，省府吃不消，难行通。第二方案结果，机构反可能增加，且有若干干部不好处理。

富春同意第三方案。

二线兵团，第一期 40 团，第二期 76 团，都完成。

{林罗}：

明年动员十万新兵。整个东北 0.25%（包括热河）分配。冀察热辽 12 团、辽北 9，安东 3，辽宁 4，吉林 5，松江 2，龙江 3，嫩江 2，合江 1。明年三月动员，四月底前集中完毕。五月一日正式训，到七月。

县大队保留不经济，要取消。加强公安队，动员新兵建筑在经常工作。

军区供给要明确。许多部队搞生产去了，自给是否合算，不要混淆不清。训练、生产两头没搞好。

罗：

明年动员 5000 学生到部队系统。

俘虏要做 20 万预算。地方要抽些干部去训练。十几个独立师如何捏成拳头问题。

1948 年 10 月 19 日

高总结

一、 对形势认识

东北解放在今年，也可能十一月。沈阳在内。决定的在消灭敌人，不让其撤回。蒋已决心放弃东北（我的看法），搞掉 23 万，“和斯<大林>格<勒>一样”（对全国而言）。18 万军队压下去，郑洞国投降条件，长春解决。

革命高潮来了，敌人不那么整齐。

中央指示：这种情况都叫反正。

沈阳 20 个师，战斗兵最高 20 万。敌人想突围，天津动员五万余众。营口尽量撤，或加在葫岛。冬天没法过，不能等死。葫岛决不立足，要集结几点（现在部队垮得很厉害）。

敌人撤出东北、华北，守长江还是主动（统治阶级不能主动）。

双方斗争焦点是消灭力量问题。

东北、华北总崩溃。平津易得，解放了东北就解放了华北。这种可能性很大。

充分估计自己力量，仔细分析敌人。我们现在认识是远远赶不上形势发展。模糊、怀疑，不能在高潮中积极想办法消灭敌人，势必工作步调不一致。内部胜利团结战斗情绪不高，懒洋洋。充分估计，否则我们就会失掉机会，不能掌握指导运动。形势不等人。

我们现在力量完全是建在新的基础上，原来没有力量自以为有力量，那是错误。现在认识力量不足也是错误。应取得经验教训。

认清形势很重要，否则没一股劲。报社写文章，采取积极姿态，反复宣传，建立了人民的军、经、政一套。敌人是无法搞垮的。

二、 我们有困难，大体是局部的，总有办法克服。要从全局，发展形势着眼，防止局部静止观察问题。

明年南满就要大量种棉花。

鼓励大家认识困难，克服困难，用尽一切方法，不是叫喊。如何找解决困难的方法。有而不承认是不对的。困难有根本的，有次要的。来东北最初没兵，人民没觉悟，没组织起来，这是根本环节。今天困难性质是前进中的困难，干部质量均差，增强工业等，与过去性质根本不同。研究、分析克服困难，积极因素增长，消极因素下去。

形势是确定了的，敌人各方面必然伸手找我。分崩离析，动机、形式不同。官、财，林。

形势认识不肯定，就难以布置工作。对干部要讲清。各岗位努力工作，沈阳附近省用一切努力建立线索，搞垮敌人军队。经济坚决封锁。

不是听胜利看胜利，不要叫苦，不要怕麻烦。

广播、传单，号召沈阳一切人立功。为这些工作要准备调干部。热河南区只准留一个老干，东北每县只准留五个老干。还要准备中央调干部。

对一切要有准备。组织，政治准备。

这次文件基本通过（等中央批准），除这些以外不准传达。

敌人都过来很好，但不等于解决问题。不是人民的军队，是大势所趋被迫反正，必须清醒认识。历史经验教训，大革命，唐生智，抗战蒋万岁。来东北要李华堂等（杀了多少人头）。部队必须有阶级路线，历史错误总重犯，左、右。

都起义{略}：决不是万事大吉。伸手、握手。不要冲昏头脑。非常清醒。对反正军队坚决改造方针，不能丝毫迁就基本原则。因其过去是反人民的军队，大小军阀，现在是迫不得已。但策略方法要稳当，技巧（潘{钊瑞}经验教训）。

条件：接受党建军原则。政治制度，士兵委员会，干部轮训。这是国民党几百万军队的问题，这

是全国的问题，要提高警觉性，不要麻痹。

热河对于困难要忍耐。

洛甫：

沈阳不成问题。干部需要是很大。望东北起领导作用。现在要调，全局有别就好。更要强调工业。每县留五人，县书、组、县长、公安、财粮。其他县级干部全调。多留一个党性不纯。十一月十五日集中。区干两个强的调一。春耕时区干老的全调出。城市也要调。老干抽三分之一，时间不定。决不能调坏的。

1948 年 10 月 26 日

接收沈阳问题

高岗：

沈敌人要撤，主力任务歼敌。14 独立团到沈周围活动接收。

要准备干部。长春进去仍有乱。“缴枪式”还是干部不好。忙于写布告，俘虏自走，坐客车，一万多到吉林。警备司令骂：无政府（笑）。沈阳之紊乱当能设想。决定的还是干部。14 团能负保护之责。大批集中各方面干部，旧机构不要先打乱。政治部专派人去传达干部组织分工。搞委员会，现在干部都要集中。

（工业部全部搬去），铁路重点搬沈阳，职工重点也在沈，十年也搬去。文化（不要老给秦、吴来来往往）、妇女，东北局也在沈。

没打下考察一番也好。90%可能。粮食将成大问题。

伤兵将是大问题（用其原有一套）。

东北完全解放，全是新情况。困难：敌人破坏很大，粮缺，战争破坏。好处：连成一片，工业，人心振奋。但 600 万人吃穿是大问题。交通工具、电力、粮都要准备好，预想到一切困难。

军事上：敌退我打一部。残兵败将敌窜、挤在沈周围。团军俘强迫集中几处，严格管理。城内必须确保一切工厂建筑等，只能保护不能破坏。配合保安人员清查特务，暗藏武器等。

政治上：预先把布告写好，印好，贴出，迅速成立市府。

沈收复后，东北局一时工作都在此，集中一切力量在此地区。

一个月到一个半月补充、慰劳主力。后面是 25—30 万俘虏收编训。即是二线兵团，不要让走散。老弱残废可送走。第一等任务。各省扩充十万训好。把学校办好。炮弹、子弹、炮（不是沈往外搬），生产、铁道（头等——毛），北宁必须修通，否则犯错误。

东北行政委会应改正式政府。城市工作主要是搞工业（农村搞了土改问题不大），不能把沈阳与其他区同等看待，抽得力干部搞工业。

每行政村都有电话，公路修修。

学校，多少医大、铁院、科学院等，有统一计划。社会政策（张作柏放——中央）老家伙来，民主人士，形形色色很多，工商根本不动。

外国领事馆，外资财产（美国领事不承认，被送出境），没承认我政府，不能行使职权。医院、教堂又不同。方针，赶出帝义，策略。

首道：

大的战略转变。一切工作转。这着棋一定胜利。同意总工作布署。担心是变化太快，恐连几十天时间也没有。现在要加速度准备，以应形势转快。总头确定，才好分头进行。军政、经、大、公、群要有整个布署（长春商人乱进城），硬做到不搬，不破坏。完全停止，原封不动负责保管。经济方针政策：接收（不是打土豪）大兵方式。

经济：工厂、矿山，一切器材物资、房产、现款、人员，原封不动负责保管，按照计划系统接收。弄清敌人系统，规定范围，不准搬不准动，稳下来（陈云方针）。统一指挥分工接收。不是混合多头，而是集中、统一于接收委会。服从最高领导，暂不负责接收。接收时间不谈分配，以命令行之。服从总司令（本位发展，变相浪费）。

组织准备，财、交、铁、金、商、军需、军工……，850 人。工业部只留林、金等，全部去。

富春：

混合，统一接收。

陈云：

完全打乱不行。

互相监督（？）干部召集起来开几天会。各部分要带一部份武器（各带武装不行）。去的人员严格教育。

汽车带多少。经费。1、工人薪金（原职、原薪，铁路即 200 亿一月）。2、采购，一律禁止，统一由贸局。3、日常经费。技术人员不动。不准乱抢。

季庄[壮]：

准备两套，参加市府与整个委会。各单位只能带自己经费，不能多带。恐需调一汽车团去，运输不解决，恐无饭吃。

金{祥}[49]：

不怕外乱，而怕内乱。基本三个问题：

1、教育纪律。2、组织管理。3、政策。

东北局统一教育，定几条严格纪律，约法三章。组织不能混合接收。统一划分接收范围（暂时照原有系统），各部门系统，管理不易。

外国人如何处理，首先不动。

林枫：

教部多去些人。车老去。卫生部白希清[50]去。公安陈龙去，法院接收监狱档案。日本人，总的张学

[49] 金祥：是否左金祥？（—2000)）。江西省永新县人。1932 年参加工农红军，1935 年加入共产党。参加了井冈山反“围剿”和长征。抗战时在八路军、新四军均任过职。解放战争时期在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机要部门任职。参加了济南、淮海、渡江和解放上海等重大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总参机要局顾问、副局长等职。

[50]白希清：（1904— 1997） 辽宁省新民县人，满族。1921 年考入奉天医科专门学校。1930 年获医学学士学位，留校任病理学助教。1931 年到北京协和医学院病理学系进修，1933 年被选派到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皇家医学院及理茨病理学研究所进修病理学。因完整肾的解剖成功，被选为英国病理学会会员。1935 年 5 月回国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病理学讲师，1942 年任盛京医科大学病理学教授。1945 年经林枫和焦若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 年 1 月任本溪“东北公学”校长。后该校停办，转任新创办东北大学副校长。1947 年 5 月调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卫生委员会副主任。1948 年 2 月任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1954 年调北京后，历任中央卫生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书记。1979 年 10 月任中华医学会会长、党组书记，19 届名誉会长。

思[51]去。第一、工厂机器，技术人员。物资。第二、文献档案。第三、房子之类。不要鼓励占便宜，鼓励吃亏（遵守法令纪律）。甘重斗[52]做社局长（松江秘长），邵凯教局长，陈念之副局长，季林卫生局长，建设局长赵飞克[53]，公安局局长何侠，法院长张如龙（专员），贾石财，朱尧之商。

立三：

接沈是当前中心工作，政治意义大，对全国影响大。接收好：集中、统一，严格纪律，保证不乱。不同意分散接收，允许各部门系统接收会乱。建有权统一领导机关，要有常委同志出马。委员会中有一常委，一切机关归此委会领导，不归原机关领导。

开始一段用旧的一套，保部在内。

工会最大部分干部去，哈市多调些，150 人，配合帮助工业部搞工作。

正操[54]：

接、打、打接，统一。分卫戍区，负责一切。交通（外入粮煤）不能乱动。经费统一带。卫戍统一。接收还是系统分工。俘虏原有干部可不动。

陈云：

沈外围秋收无收，几百万人吃饭。铁路不通，多乱一时。提出十一月修通沈阳，四平南段先修。

平化：

哈市干部已准备抽。不讲价钱。

贺诚[55]：

尽量利用敌人员，也可能跑散。我伤兵需预备五万。大烂摊子。俘虏伤兵几万难办，卫生部不能接收了，自己去。原计划十万伤兵，锦沈、长沈各五万。问题在运输，吃收容不成问题。

{国植}：

俘虏收容准备好。部队任务是看守不是接收（长春教训）。原来看管人不动。

---

[51] 张学思：（1916-1970））奉天(今沈阳)人。又名张昉，字述卿。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之弟。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 年到延安入马列学院学习。抗战后赴东北，任辽宁省政府主席、辽宁军区司令员，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辽东办事处主任等职。1949 年 4 月受命创建海军学校，任安东海军学校副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大连海军学校副校长兼副政委，海军副参谋长。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6 年赴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1958 年毕业回国后任海军第一副参谋长、参谋长。

[52] 甘重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内务部副部长。

[53] 赵飞克：（1909—1975 年）湖北武昌人。1930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土木工程系，旋去英国爱丁堡大学工学院进修。1931 年在英国加入英国共产党（回国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5 年获利物浦大学工学院工学硕士学位。1936 年 9 月回国，先后在河北省立工学院、天津工商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投身革命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武汉市建设局局长、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武汉市人民政府秘书长。1955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任技术科学部副主任。

[54] 正操：吕正操（1905—）辽宁海城人。字必之。1922 年参加张学良的东北军卫队旅，西安事变时担任张公馆的内勤工作。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 10 月在冀中率部脱离国民党五十三军，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创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中曾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员、东北铁路总局局长兼政委、军委铁道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铁道部部长，铁道兵政委等职。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55] 贺诚：（1901—1992）四川三台（今射洪）人。原名李平。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伐战争和长征。1937 年赴苏联学习，1945 年回国。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1958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修权：

集中到最高度。政策敌人比干部还遵守。规定具体执行办法。紧箍咒更紧一些。有粮就解决问题。大车运，每天至少 3000—3500 辆。一天两千吨粮。

高：

名单开出交组织。召大会谈，分开谈。破坏纪律找头子，连坐法，部部负责。各地准备运粮进去。现在预先集中些粮在飞流河等处。具体计划，只能接收不能处理，最高机关处理。长春经验教训，严厉命令。

1948 年 10 月 28 日

沈委会一次会

陈云：

沈阳军事管制委会，陈、伍、陶、王、陈郁[56]、张、朱、陈龙，粮财由易秀湘[57]负责。

（一） 分工：

1、 军事，敌俘、编、散、弹药、武器、卫戍——伍。

2、 政权，市政，各阶部政策，外交、文教——朱、张。

开始短时总有几万人要吃饭，先找商会资家，先筹点粮。

3、 社会部，治安——陈。与卫戍区别。联系（明、暗）特务要快抓（张作柏放），不要影响一般治安。分别大小，一般党团员用登记办法。

4、 财、铁、金融、贸易（易管），票子掌握市场。抢修铁路。

5、 工业、军工、军需（王）。

6、 宣传、广播电台，报纸。

7、 房产（张），归政委会。

陶铸组织是管委会实际办事机关。

（二） 准备些什么？

外国行是否即停季请示中央——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1、对沈广播，军、公教、工人、群。2、传单、八章多印。3、布告。哪些系统出？军管委会入城布告简单。约法三章。市、卫，就职布告。主要依靠八章。入城守则布告，对自己人员。

接收乱不乱的问题。方针是不乱，“自上而下，先统后分。”

---

[56] 陈郁：（1901-1974）广东宝安县人。1925 年任香港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副主席，同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参加广州起义。1931 赴苏联学习，1940 年回到延安。解放战争中在东北从事工业工作。1949 年任华北人民政府重工业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北重工业部改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燃料工业部和机械工业部，任燃料工业部部长。1955 年燃料工业部分为煤炭、电力、石油 3 个部，任煤炭工业部部长。1957 年 8 月调广东省工作，曾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省长。·

[57] 易秀湘：（1905-1954）江西赣县人。1929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第四、五次反围剿和长征。1935 年冬到达陕北后在卫生系统任负责职务。1939 年秋调中央军委总后勤部任政治部主任，此后任中央军委供给部部长、中央管理局局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冀热辽边区政府贸易局局长，西满军区副参谋长，东北人民政府商业部副部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广东省人民政府财政厅厅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南行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中南局委员等。

（三）、接收方法，几种接收：受降式、打进去，考虑自上而下。找头子，先报到。打乱也采这办法。暂时一切不动。军事代表制，尽管有些偷窃，损失也会比乱接好。

先统后分（可有系统），先不忙分。

怎样接法。系统接，接收之权，无分配之权。

（四）、什么问题上可能出大乱子？

党收复最大城市，赴考样子。

1、 对外国人、外交，处理适当不适当，可能犯大错。外国银行是否停止营业？ {迟}一周停。私人银行不动。

2、 抓、打、杀人多。

3、 没收封闭。

4、 票子。停用理由。比价不贴现，市面停顿。吉林十一天后停止，法币不垮，贫民稍救济。金券总低 25%。本票占市场再不填。前方研究不好垫，不如救济收进赶快推出。救济公教人员，工人，发维持费。四斤到八斤高粱米。

长春商人很乱。红票 90 亿。——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开始筹码不够，票子如何出去。应有计划，大量买进物品，票子流出（群众不怕我们票垮）。取得全国政权后，敌票拆低也应收一些。条件是敌人不再发（红军票）。

（五）其他具体问题

1、警察枪下否。

2、中间报纸，哈尔滨办法（敌人停）。外国记者消息好的利用。新闻检查，一般不停。干部一律不准与外人谈什么（除有职务者）。苏，先看护照。

3、何时走，何地点。

工业——500，　　政权——470 干，586

公安——800（200 干），市政——55

宣传　　军事——30（干部）500

财经——150，　　军管会

武装、经费、服装、汽车。

军管、军事、政委会、市府、财经、工业、治安、七大系统。

军事：政治干部。

1948 年 10 月 31 日

言多必失，人多出秀才。——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管委会二次会

陈：

一）决定驻地等。

下午六——七点接头。

驻地条件：（下辽）

1、 保持电话，办公室设备，临时宿舍。

2、 力求集中，不要分散。

3、 一切物资、文件不得外拿。

4、 禁止拆、烧。

5、 扫清地雷，注意警戒。

6、 无事不准出外，有事二人行动。

7、 不准乱打枪。

8、 只准公安机关抓特，不准杀，不准没收。

采购统一于商业局。

二）接收办法

1、根本原则：自上而下。

2、出一布告，布告内容：照常工作，保管资财，按级向上呈报，负责人（依级下推）办理。 有奖有罚。

3、派二等角色视察，由军管会找头子谈话（人多则分头谈）。各找军管会下属各单位。

4、接收组织，签字，时间。

只对军管会负责，不要忙接。签字只有几个人能负责。原系统不动，派军事代表（公安系统为迅速，一般签字不由最高人办理。警察徒手服务）。

布告要审查。

5、接收分工

军事机关——伍

联勤——朱理治[58]

政务

警察、党务、特务——陈龙

外交——委托市政府

财政金融——易

工业——王

问题：

气象台归政府。医院医生暂归政府。原则照中长条约。铁路宾馆归外交接。

报纸——姜丕之管。

房产——组织机关不能占房子。看房子写布告启<示>。房子分配以东北局为主。张、申、朱。

收集大批日用品劳军。一切前方能用物品集中。——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三）外交问题。陈自管。

有英美领事馆，汇丰银行。

[58] 朱理治：(1907—1978) 江苏南通人，原名朱铭勋。清华大学肄业。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 年 3 月去延安，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副部长，东北银行总经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东北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任，国家交通部副部长，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兼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

公文来往，使其承认我地方政府。公文、派员、出入、银行、电台。

派不派兵保护，先问 Brother。电台问题，登记批准。银行停业是否立即停业，再请示。头一周不动。

要先派人看守（派人责任即大）——问中央。

四）粮食问题

3、奖励粮食进城。2、市内动员借粮（必需供给者）。1、保护现有粮收存敌粮（朱理治）。（原件顺序如此——李南央注。）

五）金融物价

物价按何标准计算。物、钞两缺。

粮价应比铁岭高（铁比开源高），如低是错误。

1、发一批维持费。2、贸局收买一批物资。3、公教人员可换若干比价。75 折、6 折，数量不应过多，少于工资与救济费。需二三个亿才能周转。收员第一，填补最次。

物价不要使之暴涨、爆落，不要低于解区。

允许农民商人进城购物。注意物价不能低，高、低要恰当。

六）铁路问题

集中力量修抚——清原，力争 15 天。本溪与安东间，吕东[59]保证修好。（一周到十天）里面动员三千人向外修。枕木不要烧。

七）卫戍工作

分五六个卫戍分区，分区司令部。

白天不戒严，组纠察队，晚六点起戒严。哨兵不准拦汽车，只巡队能拦。开始三五天内严，夜间特通行证。卫戍司部出戒严布告，防特，机关不准群众进入，干部通行证。

三师卫戍部队，高射部队。

八）干部教育

入城各种问题好好传达，重新教育一次。发生问题唯各单位负责人是问。

九）干部来时到何处找。

先是报军管会批准。南面混河铺，北面文官屯，东面东陵，西边驻家烽火铺——以上地点干部入口处。北面均需经党政、军介绍信。南面各部门派人守。陈龙派干部，卫戍派部队。通知卫戍司令部。

十）明日如何前进。

1948 年 11 月 1 日

报纸、传单。——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管委会三次会

[59] 吕东：（—2002）辽宁海城人。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后先后任沈阳市委书记，辽东财经办事处主任，南满分局财委副书记、东北工业部第一副部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重工业部副部长、冶金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名为航空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家经委副主任、主任等职。

陈云：

力争沈阳为长春前途，争取周福成反正，和平进城对我有利。张学思写信，欢迎反正。一团编一团，口气可稍大一些。

办法张、王去前面，铁岭俘虏放一些。

打法：可能先营后沈。围沈部队到达总需稍停，也有同打可能。

现留此工作：干部教育、印刷物、集中干部。

编好一天报，招牌。抚顺、本溪先走。印地址电话，催粮。

明天准备前进。军管会到陶处。干部集中铁岭。

晚四次会

陈云：

陶来信，沈阳只剩四个团未解决，今晚可能突入城，要我们黄昏出发与他们汇合。到蒲河，分批走。军委会先走，其余干部明晨拂晓出发。各部门派定代理人。明晨出发者到懿路，曾传之带队。留守处周剑英等徒步的送铁岭。

今晚出发。陈：3，伍 5， 张 1，朱 1，陶 3，陈龙 1，刘 1， 易 1， 朱其文 1， 共 117 辆。

1948 年 11 月 2 日，榆林堡

五次会

陶铸到。沈市情况尚好，悬旗欢迎。散兵二三万，部队有的稍乱。军事物资乱了一些，敌已基本解决。周福成均被俘。昨夜投炸弹。

陈云：

向陶介绍军管会情况，及接收方针。

决定住址，原系统住。

有五六万俘虏需吃饭，总共要准备每天 15 万斤粮。具体分工（目前）：

朱其文——市政恢复，召集商人摊粮。

电力，王首道负责。

交通警、消防、卫生警先恢复。放枪、服务报到，暂一律用（以后大部搞掉）。

票子占领市场：发工资，购物，增换金券。

戒严封城三天（粮不如长春）。

防止英美记者挑拨。苏汽车，哈有苏烟、Votoga。转盘枪不用。日本技术人员不出面，日侨管不忙。

汽车汽油归易秀湘。干部明天下午进城。

调高射炮入城防卫。

现无自来水，通知不在茅房大便，抓紧水管。今晚集中力量先搞电。

陶提工委名单。组、宣、不管室、农村部，呈报东北局。辽宁省府不进城。决定三个师。

卫戍司令、政委陶。

1948 年 11 月 3 日下午

市府出布告禁拆房。物价，工商贷款救济款公薪，开业。100—500 万——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

纸页天头。

陈云谈，汇报

发工资 100 分，60 万。75 万人，每人 20 万元。300 亿。物价如何定。粮价，3500—4000。百货公司收买与金券比价。添多少，添什么人。

报到马上发工薪。即定物价。

（法国领事来找，侨民安全。美国领事要求保护。）

张：

最低薪 45 金券，冬发棉衣、帽，每月 40 斤米（扣 30 元）。技工 90（开车），科员 4 倍。

调动电话自己先通。电报通本、抚。省府有维持会。辽北办事处自动来信。

老百姓拆房。

送枪如何处理。交通规则。

朱：

粮已订 70 万斤。

易：

接收物资。金券发估计两亿。

陈龙：

缴枪纪录尚好，已收 800+ （部队上缴一中队）。仓库 800（部队挖出 2200），手枪收一部。文件、挡正接，重点是收枪。十几台汽车部队拉走。

清出彭济群（嫩主席）。——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消防队 20 台收，18 台能用，12 台最好，可出动。三朝元老领导好。

交通警大部没有，无臂章。部队不准通行。盖印来不及。（陈：沈阳经验，没有各带兵，伍无兵）。

讲话两次（罪恶归蒋，原谅），反映还好，只要没处罚就行。总队长很积极。分驻所长、局长均来约 200+。分贴布告，较高兴。八分局派出分局长市中心，派代表接收。局长重点搞秩序。

问题没拿到兵（要同聂司令商量再说）。分局无兵。通行困难，来不及站岗。

（陈：60 万件劳品。将军[军将]大大吃好几天。全国大解放开始。）

打枪是放哨打的（鲜部最多）。拉东西卫戍多。图门兵站部长邵到警局长家搜抢，把隔壁三轮车家私物拿走。驻地拉物，军队动老百姓动，流氓领军队枪。南九条住张师长告团长快整东西，两天内。缺乏有力部队铁面无私。今天无严密制止。

明天保证警察上街。左右问题，暂靠右。

市府有 40 万斤粮，易 50+万斤粮，商会 70 万斤粮。康宁街沙内略教堂。——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朱其文：

接收顺利，一切完整。电行 40+，汽车 10+，仓库、金、仅丢一辆汽车。好处在一地下工作人员联络小职员在沈委会，保持秩序。局长都在。谈话到 100+人（原有 600 人）。保障生产财产。电、〈自〉来水无问题。中心问题是老百姓抢。有煤有 gas。商会：物价、金、法、流、关金最好能用，都不用问题

就大。散兵游勇占学校房子（没收容），抢老百姓,拆房，四郊抢多。市府禁拆房布告，布告贴晚。商会答应 70 万斤。

外人。美国领事祝福、保护。法领事来：身份证，请求保护，通行。教堂有两教士，部队进去要粮，要去 100+斤粮，软禁。嬷嬷不轻出门，尽保护之责。晚间不通行，没要求派兵。士兵用刺刀逼电台，搜粮，自行车，两袋面取走。承认自行车，退回。满意（电台非搞不行，“对党负责”）。Simolin 教士，美领事两封公函，门口挂牌希望保护。

意见：1、市面乱，主要是部队起。如何戒好严。部队内部检查一下（陈赞成）。出通告。自由找房（下面不得罪）。2、路上通行困难，臂章问题。

地下工作人员作用。关外，关内也不在。——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易秀湘：

仓库，盐无，粮 50+万斤，布 2 万匹，煤 22 万吨。银行已接。守库部队仍拉粮等。要汽车运粮。

王：

金券二亿问题很大，不能兑换。后天发表物价。工薪 500 亿，救济费 10 亿。工商贷款面大，一万户，100—500 万元，400—500 亿。票面放加利收回。

流通券收回一万箱。

公布我区物价。金券比价不好兑。现物价 800。银行一般整齐，副经理，东北人都不走（关内人最后也不走）（外交公署有南方人没走）。

首道：

生产管理局接收最完整。副局长、代局长在。纺织厂、烟厂、机械厂、中等厂，有一地下人员，召集会到 60 人，情绪好，很快可恢复生产。橡胶厂，拉走些汽油。资会东办，原住敌军，缴械翻乱，无大破坏。精炼（钢）完整，有电很快复工。电器材料完整，机器厂被炸波及，中纺公司稍有翻乱。妨碍：交通工具，不能通行，无兵。

一起组护厂委员会。职工一起组织（地下人参组）。直接见面开会。主要厂有军事代表。有缺煤缺粮的。

预支半月薪金为好。生产弹药武器很多。

枪多万面。部队加话机。——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刘居英[60]：

车辆厂长，中长理事找到。皇姑屯完整机制、机修均好。材料总厂，中长完整。沈局被抢，电话线路还有。昨下午三台机车被炸（昨天 300 炸弹）。机车 400 台，即能用 80 台。桥梁工厂机器在，房被炸（工厂不大）。好处有秘密工作，情报在起作用。高级人员不摸底，副局长搬三次家。车站空袭，员工发愁，上班未解决。

部队领老百姓抢。

[60] 刘居英：（1917—）吉林省长春人，原名刘志诚。北京大学肄业。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东北、山东一带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曾任长春市市长兼卫戍司令部政治委员，东满军区兵站司令员，中央军委铁道部哈尔滨、沈阳铁路局局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长铁路管理局局长、志愿军铁路管理局局长、志愿军前线运输司令部司令员等职。1954 年先后任军事工程学院副院长、院长，海军政治部主任，铁道兵副司令员。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铁岭修通，哈{劳英}带修，26 小时。

问题：中长与图有两摊，旧有跑，难办，缺兵，警察无吃。工人自卫队 100+枪未缴，如何处理。工人生活救济。

学思：

电总局完整。政委会总政搬去有破坏。

朱理治：

六补给区副司令不在，他了解全面。

被服厂完整 1100 机器，800 台用。工人在上工。我入城前有 4000 吨粮。二师已取走几十万条毛巾。仓库东西很多。炮弹多，各种弹 180 万发。

卫部通知整训（法教堂）。生活，高粱米，咸菜。——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陈：

军纪问题。

护厂委会，干部少时有好，不至冲突。两套，妨碍首长负责即有害。应是协助厂长性质。可组织。但有极端民主化危险。作用是保护财产。

通行问题已解决。

散兵游勇加紧收容、遣散（不会受降，只会缴枪）。

派兵可解决，兵用到重点。

能自由通行臂章一般不要。

外交，要求保护即派兵（党员、干部）。陈龙侦电台，公文来往，法国补公文。

物价：公布开，安物价。

发工薪维持费，暂时（有等级）。流亡政府不发。最多 15 万，分点小等，6、8、10，三等（不分等好）。

每人 10 万，150 亿。

街公所派人看房子。房租不提。

工人与公教人员换部分金券比贷款好。票子大部在公教人手上。开始贷款工商不好。

发钱时注意工人运动。

报纸通知通行证，指定各处。

催辽东报。——李南央注：此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电车出动，电话全通。

陶：

25 万人粮食至少一个月。刘放组宣传处，接收文化。

伍：

防空，要准备建立。

1948 年 11 月 4 日

朱理治：

兵工厂完整无缺。轰炸三天偏左偏右。围墙，火药，三千台机器，步枪现在一月 500，步炮 10，轻机 70，冲锋机，各种炮弹，一月 20000，枪弹 400 万发，存 2700 崩山炮弹（75）约二万发。迫<击>炮弹引线未装 70000+，小型炸弹 126 箱（红弹），大 6500。昨夜山炮弹搬完。15 卡车半天装完，八个车皮。守卫部队不让出入。

一个连不够，需一个营。要汽车，积<极>防空。

陈修如未出面，私下保护。总工师出面。

制汽车修理厂，野战后勤控制。内燃机已搬。

铁医大完整。最大医药仓库（{专用}器材）完整。马洛湾医院（医主任与邹有关），中央制药厂尚好。26 卫生大队，卫生处大破，90 后医一部——均次要。

问题要粮、钱。医院造最低预算。

所有仓库均在部队手中。一纵一库有 20000 匹布交不够。二从[纵]一被服厂交，独一师要大衣、豆油。接收四被服厂。

12 个粮栈（官、私各一部），大概是加工任务。先调查再说。

估计独四师接收更多。

问题：供部无干部，带来干部少，而野战多。估计不敢动。

飞机场汽油无人管。抚本不要去。

已有 100+人来报到。（换装），二千多人已散。

陈：

无兵。军需人员可报到。要小东西批准。真正大公无私难办到，不能呆呆板板。大致不错。

军队纪律，理想标准。过去、现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易秀湘：

20 万。一天 50 万斤，28、62.5 万斤。

现只有二天多粮。办法：再借。辽北运开源。

叶：安—本，六号通。最低 5000 吨，六号后自沈运。超快多，先、包，加超过分。煤 9。办理{结算}法令。北面，最低 20，最、源集中 39，[石介龙] ——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任务：准备 50000 吨，1000 万斤。

本溪已通，可来 2000 吨，动 200 万。

铁岭至少要运 20000 吨（20 天），易 250 万。

朱其文：

外交问题。英国领事来函要拜访，未署名。美、法领<事>再要求保护。陈读中央电报。就职通知。对美领可将一军。派兵去，{不安}即要证件。

地下同志反映：自上而下同意，也必须下而上，与工人谈谈。

火柴工厂，烟卷公司，老板跑。群众抢，是否代管。不代管会光。

陈：

慢一点。商会推人代管。怕警察保护。建筑公司材料是国，允交出。官私合股都可，让其代存，维持。

通行仍受阻。

散兵游勇抢吃店。城内六家，糖点心，烟厂。伤兵住医院失火。抢，群众受其影响。

意见：弄些力量，来维持镇压。拼命巡逻，毙个把。电车、开否，订价。

电信局死二人。传令嘉奖修路。——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刘居英：

上班者 2/3。害怕空袭。工作加强挖防空洞。共丢 150 枚。检车段，车站损失大。两台机车。

普遍走不通路（卫戍司令部召连长会议）。除拉走 48 车皮，还有 128 车，70%是炮弹，七三四六。

首道：

本溪好，均开工。煤每月 9 万吨。洋灰 99 吨，钢日产 2.5 吨。电 20000T。

抚顺大致好。

铁西区基本好。精炼化验室搬走一部。

纠纷：

①自行车工厂，驻军不让接收。资委令厂：解决基本问题，质好，战略性。

②橡胶、轮带，各种皮带，航校也要接收。昨天飞机炸一部。

③总卫生部接收小纺纱厂（药布等）。

各厂生活难解决。通行要解决。

注意组织工人、职员，保护工厂是主要的。护厂队不应缴枪（？）现有重新组护厂队。厂长积极，带群众性保护。开始注意工人运动。

铁西要求多高炮。炸就有被抢危险。保护被炸与仓库。

国民党欠薪——不能答复。

解决贫民以工代赈。抢风，卫戍问题，专门讨论。必需组专门卫戍部队。接收专家，专门部队。——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学思：

东北大学全部搬走，留下房子，纺织新机器。现三个中学。

满铁医院完整。院长外均在。1030 人，连学生。专家不换，争取为目的。

博物馆，四库全书全存，明清档案大部。

第二监狱破坏。

气象台完。红十字医院连院长护士被 12 纵拉走，已被破坏。

共 4530 职员，约 5 千。

学生 4450， 医院学校，约 5 个，无粮无煤。

报社接收乱。

陈龙：

三个分局武装 500 多缴上。党部文件无，进城一周前全部搬走。房子群众破坏。{保留}局也如此。宪兵六团房子也破坏。

交通警情绪不高，无饭，不听指挥。

少将在街上乱跑，散兵游勇仍极多。换便衣抢物。开出八辆车，被哨兵打死二人。散车很多，收集中。动员保甲长打扫。

卫戍部队不内行。

要求两个基本连，成立执法队。

防空可恢复。

改造旧警走许多迂回曲折道路。

党员等登记，可稍缓一步。

重点是极力恢复秩序，抓特，军警关系。取出 12 部电台，清出特务，大特没跑出。辽河治［］计划在长春。政委会材料很多。省城电报已通铁岭，邮电均通。

经验：首先抓住车站——物资待运集中处。——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陈：问题：

俘虏，抢，通行。

伍：

必须有专门卫戍部队。现在反起麻烦。

1948 年 11 月 5 日

王企之[61]：

汇丰开门无业（一说人已走，未开门）。

私银行等 20 家，给中纺等存贷纱。

物价公布后，金券大波动。高粱算，60:1。 内 150，金 300。纱布不成交。

沈市分行开业（听听本地意见）。

陈：

调查辽东，汇丰是否营业。

私银不妨国计民生下可营业。不忙召谈。

金券 2.52 亿，关金=8 亿多金券。

银行问题将来市府统一出公告。1、发。2、贫贷。3、公教兑换。一定数、人、时。4、实物贷款。5、最后压价收。

陈龙：

散兵少。部队抢仓库较少。交通警出来。部队听指挥的少。我散兵到群众家缴枪，群众反映不好（如有不法之徒严办）。感觉遗憾，军队互相打机枪。办仓库事。（皇姑屯）群众抢粮店，不听制止，打死伤一。昨夜大西区抢了三条街。公安人员执行职务困难。

[61] 王企之：（1904-1952）辽宁海城人，原名王殿越。早年就读于怀德商业中学。1929 年在辽宁省财政厅工作同时就读于东北大学政经系。后一直做财务方面工作。1935 年在北平参加革命，仍从事财务工作。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东北负责金融工作，曾任东北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合作事业管理委员会委员、东北银行副总经理和总经理、中国人民银行东北区行行长和党组书记等职。

要求执法队出动。利用保部，巡逻。

只许公安人员收缴民枪。

招待将领。办宴会。收集慰劳品。——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区委汇报

沈区：

△ 保甲反映

俘枪最多。区收容 1000，500⁺在民家。登记后较安心。关心币制。不敢开门，也怕抢。部队收民枪，商人更害怕。（三从[纵]二师）已停。

青年一要求职业，三次大战（柏林、南）。

小商急求开市。贴上条子即不敢抢。

满意：部队纪律好，坏的少。怕农民会（{西方}、国宣传）。大富户跑。

△ 北四区（一{天}）

群众怕斗怕分，群众怕没饭吃。要做买卖。区所接收 70⁺枪。家家有枪（收是否对），私人买的。

43000⁺人，314 甲。一纱厂，一胶鞋、被服，启东烟草，领事馆区在。找旧人员才能接头。工资都发。启东无顾虑，通车即开工。一千多工人，一个英人。贫民要求快解除戒严（街上饿死二人），粮食没有买的。

发钱办法。车站北（高炮仓库）运责。——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 北关区

开过保甲会。10 保，411 甲。5 万人。贫民区。枪收回代管。皮革厂，一千多人。问老百姓时说纪律好。区所困难：人少，没吃。

△ 大石区

居民区。57000⁺户，12 保，302 甲。无公工厂，仓，铁工厂多。火柴、皮革，私银二。国民党员 130 人，区书在。开了几次座谈会。

△ 皇姑区

18750 户，79000 人。造机车在。小市已有买卖。

△ 机关太多，小的接收不完。

群众：走道、饭、票。对我很好。住贫民家比乡下的还热情。有盼望，有饭吃了。区长要官印。

铁西区

穷人多，公富私穷。国民党时 50⁺厂开工。7 万多人。被炸是站西仓库。

工人连坐法。负责看管房产，保护工厂、财产。

群众抢不严重。粮食更严重，否则抢不能解决。

部队撤是否发生问题。

已宣布不清算、不斗。不准借粮栈。

宣传工作要统一。

军管期间军政关系，与部队讲清。

看工厂工人生活要解决。

接收干部要精明强干，忍劳忍怨。必须一定技术之长。——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 大东区

辽宁医学院，美人办。问我接收不接收（不愿交即不接收？）。

朱理治：

军装工人当俘抓。

工资如何发法。1、公教人员。2、报到。

朱：38000，公安 20048。

王：120000（70000），17 万左右。

刘：30000，连抚本 50000。

苏：10000。

洛：12000。90 万人，60 万人与我有关 2/3。

查电台，国际法。通知信，问银行营业。公文发。——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易：

供给系统乱。粮栈 75 万斤（一个地区）。

陈：

应收集十万汽油桶。

首：

最重要，中央机器厂（各种弹簧钢，母机）、电器、橡胶、精炼、兵工、制车、机车、机车修厂、桥梁）。

陈：

部队要吃些大米白面是天公地道，人情。群众跟着拿一些，军队对政府也是尊重的。班长守车皮自动负责。应估计主力部队是好的，守工厂很负责。对天放枪很负责。

公教人员，国企职工，贫寒学生，已报到即领，没报到即｛拉｝。

电车 500 元、铁西，电话 20 万一架。

外交：美人感谢（苏不哼），住宅宿舍。也要。法领谓无地方住。对军队纪律表示好感。

一部队到美领家取五加仑汽油。要求证明，姓名照片。夜间通行（戒严），有紧急情况通知派人一起走。给汽车通行证。法领说，全东北侨民保护问题。电报、通信、送公文（英美提）——现不答复（美领馆确有电台，现仍发报）。金子可换钱。

美领馆二职员轰炸将脸上 cut。

亲见美有电台，英有。

朝鲜师没收一批物品。

学生、工人工作。敌产局交易。研究报纸。——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1948 年 11 月 6 日

群众佩服我电车恢复。粮食群众说还要贱。商会对价格规定满意。

老中华发二亿，正好。

伪满七千万（纸票高于现洋），到二亿（康二）时，物价仍低于过去二亿时。康七、五亿。最后 120 亿（外面只 74 亿）。发二亿时沈{圆}一亿二。

有沈，发行量大。

物价定高，没钱人吃亏。

比价低，没钱人吃亏。按粮食，400。

兑公教职工（在工人手中不多），填多少？

商人自相兑换不禁。经济{进攻}。

兑者：各机关公教人员，公营企业职工，公校教职员{各}系统呈各{属}主管机关，——处，——盖章按人数换。除垮而外，所有{定}粮油税{公国事业均}东北票。

鉴于公教人员数多，生活苦，不愿垮停。

各地收集炮弹。清理炸后余烬。——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董文琦[62]原准备粥厂，避寒所。有粮栈准开粥厂。以一万斤粮救济。道德会，贫民不少。8900 套棉衣（材料还在）。

四师卫戍，一师西部，二师太和区，独三旧城，东部、北、皇，{内}独四。两个独师直归卫司指挥。

金券兑换：

100：1。普兑。可能兑 100 亿，可能很少。黑市，金券自动挤出。

第三党问题。第一监狱科长有武装号召党员不交武装（过去调查有第三党）。

总部工作队，第一、三队，到处召保甲长抓特收枪。李世奎。

鞍山城防工作团，也收枪。

小西区区政府与分局收枪冲突。

铁岭不能封锁粮食。

两起以上接收，守卫队只承认最初一起。

祝捷慰劳大会。

1948 年 11 月 7 日

粮食：

加工比例宽，细粮加部队。

北面每天运铁岭六七十万斤——大部分带壳（沈市每天需七十万斤）。

物价：

高粱 2800—3000、4000，肉 1620，包子 500。今天金券 1:200。

刘放：

[62] 董文琦：(1901—)吉林双城，人字洁忱。日本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土木科毕业。抗战胜利后代表国民党政府接收沈阳市政，曾任沈阳市長、行政院政务委员、蒋介石总统府国策顾问。后去台湾，曾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及顾问二十二年。

报社 14 家，八家公。

群众愿订《东北民报》，私营，15000 份，可收外电，规模健全（后勤占）。副社长在，张西口。

19 家戏院，《民权报》）回民办。

陈：

印刷要集中、统一，不要过于分散。

文化、工人，均应如军政，有大房子。

现在定居的均非最后，不应完全迁就现状，尤不能先到为君。目前工作要做。

兵工厂被炸：

中要害。炮、枪厂、工具厂。蒋决心炸此厂。定要带走陈。卫通知陈走（他们弃我）。一月出十门，75 山炮。主要是装药。{检飞机}（受损失不大）。陈主张分散市区，市区不会炸。文官屯也将炸。是否分散？

陈：

精密机器分散隐藏。

1948 年 11 月 8 日

陈：

死的东西接完，现在是接 15 万人。清理研究原职员情况，分系统了解。

收进先高后低。出口，先低后高。

今日开门者仍少。电车三路，铁西难修，最重要。仍有抢。

物价不忙跌，还看一下，需照顾全局价格。与其将来猛高，不如现在高。目的在筹{码出}［］。

与外人不妥当（朱回拜）。

法：火车通去哈看侨。不可答应去。“不能答复”。

英：香港偶尔有商人来。老婆能不能来。“如苏联能通行，可从那边想办法。”出于市长之口不行。

美：通信问题（英美反复套我与苏关系）。“有办法到大连即可来。”在哈也见到从美来信（秘密邮订除新民主国家，其他国不行）。清原恢复，大连差一桥，安奉通。（可以不讲）美无领土野心。

陈：

意义在东北经察除军政等外，主要是与苏关系。朱错误：与大连关系，及与苏信件来往可以。确定这个性质是一个乱子。美如传出，苏不舒服。对朱误解。有些不必讲，不应讲的，如交通，德领可去哈。言多必失。干部天真，不怕人笑我们“不答复”。不忙于答复，对方是帝义。

陶：

少来往，应酬。

外领所提问题：

通信。老婆（美）去哈（法）贸易兑换，打猎、交通、美金、支票。

有的可争取主动，汽车即来。

国境问题。如何执行实现中苏条约。领馆。

处理散伙兵当作大问题。街内清理，遣送出城。区上与卫戍、公安集中力量搞。

第三党问题。于天聪，三百人起义军。
旧职员交待后如何办。旧警察。
苏联，同志工作方法。高中、外军、政治态度、报到动机，总的政策。
贫民迫切要求救济。

1、苏炳文[63]、王化一起义等人问题，采何政策。
2、53A，赵{侉芦}副军长、王理寰（130D），另一师长 166D，八兵团正副军长，53A 参长。
3、不属 53A，{李}飞、{喜发}亚 ，政令办公厅公任，剿总副参长。宋玉英一副参长，无甚抵抗。
王化一、{赵震寰} 家均有我同志在策动 53A 起义，很积极。
苏炳文等可不必作绊脚石了，作泥菩萨。
小功，遣散，不抓、关。
可用，放下武器。

1948 年 11 月 10 日

外交：
1、 少见、不见、允许才见。
2、 权书问题。
3、 准备回答，不多讲。
4、 超出者，“不能答复”。
5、 汽车收起。

沈市共二万多家商店。敌在时七千多开门，现 50%恢复。这两天银行收金子约千两，银几千两，金券百万。金券定外流，不能贷商款。国货。

一细纱纺织一匹布（十斤）。一包约 40 细。一条毛巾二两纱。—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朱：
外人均没答复。
法提：工人工资标准（领馆工人标准）。
英：启东、颐巾来要求开业，想到安东去买烟草。
美：要大使大纲。
419050（机器），图 0203，中型 020/4055472。
英：一经路教堂。三号有三辆汽车被我军队拉走。小、中{青}、大学。汇丰银行仓库药品没让其拿。英领要继开粥厂。
教士四五人来找（英法），都没见。
英领到政委会长没见。
安东不能去。文件公开可以。工资标改新的。

[63] 苏炳文：（1892-1975），字翰章。原东北军将领，曾任上将军事参议官。九·一八事变后，在黑龙江省的海（拉尔）满（洲里）地区率部抗日，一度誉满全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锦州之际，与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策动部队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任黑龙江省体委主任、省民革副主任委员。

救济总署什么东西归谁?

首道：

关于接收问题。

1、什么标准叫接完。a.资产（成品）b.人员 c.档案。按系统有多少单位。（初期不变）租出很多。无人管者要接收。生产管局：出租者 48 厂。

公私合营三家，自己 36 家（另二家印钞）。资委会：七个大，粮、冶、电、橡、化工、制车、玻。

问题：1、仓库。2、房产。

仓库：要查、附属。[ ] 辽没有收发站。寄散材料。要不要点验？要。中纺结果有的多，有的少。

积极是装模作样，有些人是。

奖励什么人？真正看护厂，群众拥护的。多奖，随时奖，登报。物质奖生效。隐瞒硬要罚，不引起大恐慌。

大体估计，接收还未完成。

军事代表与原维持会。军代包办不好，旧的新组织也不好。工厂临时管会（军代作主任）。

接收纠纷：印厂，农产具 [ ] 处等。现不分配。

复工问题。

生产对象。电力可解决。烟可解决。燃料。

1、 有销路与相当原料可复工。

2、 铝管修复。

3、 护厂，有坏人。

单独武装，长期护厂。

高级人员报到。

十月工资问题，如何过渡。

陈：

倾向于等级拉长一些，不能迁就北满。主要是高级技术人员。

抚、本、鞍均完整。辽阳太迟，稍有损失。麻袋工厂可复工。注意辽阳纱织厂。麻袋三百万一年。

坏分子洗刷看有无力量。

东北建设必须铁路要点与工厂设高射炮。

弹药不下车，粮弹两尽。新民开始通。

清原四天可能。

皇姑机车最有秩序。林厂［场］丰富，运木 100 吨。三路局，25 高职报到（又跑三个）。东运最坏。中长路十个处长跑四个，经理、财务、总务跑。技术处长好。沈局处长多消极。

上层中最害怕的是贪污问题，告发多。

特务来报名扣不扣。

1948 年 11 月 12 日

开始训练旧职员问题。社团登记。——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产情：

纱比布机动，价格常比布高。

市上存原料不多，冻结状态，如何活跃。商人愿出外买棉、粮。东西丰来粮，换走破烂。

商人愿拿出东西换北满粮（不好搞）。

粮跌。织布一万多工人，冻住，原料少。廿万肥皂，卖不出。粮可维持半月。

旧职员：

是否可开始训练。

电车日收 1800 万，不赔。一天送 30000 吨（十个钟头）。哈一万余吨（16 万人用）。

税收问题，照国党抑照我。产销可先收。营业暂缓（研究一下）。

俘虏中还有若干技术人员。开火车，电台，译电，兵工厂。注意与留用的问题。

社会团体要求登记。集会结社自由。

加工业要求开业者多。是否坏人钻入（可登记开业）。

四郊粮食要兑。农民粮困难——肯定要还，以后还。

陈：

粮主要靠农民进来，商人也可去运。社会调剂力量大。价格政策掌握农民有利。

走的有多少。走不走。暂集训，改造。有出路，有饭吃。——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政务系统有二个旧职员无事干，要解决（流亡政府）。简组、简伍。每天集中训训。将来开大训班。

陈：

大部中下级可为我服务。思想必改造。劳动态度与群众观点，官僚作风，都要改造（上拍下压）。大势所趋要用，是一大社会问题。这次不带新人来不能解决问题。红军加熊式辉[64]。

这些人愿意学，怕斗、集训。

也有想走的。家中在北平（北平生活低）。有些虽有问题的。少数会走。

社团问题：

反革命少，可能被利用多。发展倾向与我对立。

陈龙：

不能完全停止，地下很麻烦。半合法群众觉悟对付（哈不承认合法与非法，报后自生自灭）。不拒绝申请登记，但不批准，也不号召登记。口头通知，少活动以免误会。

贫民问题：

铁西多一些。董留衣即发。以工代赈（哈：城市搞副业困难，最好是市政、建筑等招工）。

逃亡地主是否回家？给东北局一电。

党派

地主

旧职回家

工人开工。

炮弹 30 万发，美多，无 60。

[64] 熊式辉：江西人，国民党政学系头子，曾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局秘书长、江西省政府主席、松沪警备司令。

子弹，500 万发。

技术人员要求参观。是否集训一时，做作报告。

——李南央注：此几行写在纸页的天头。

待处理的人：

高职、战俘、留任官、国特。也做点工作。特务登记见之于公告文字不甚妥，但可做。

陶：

用政策方法来瓦解特务，不胜其抓（现有材料大小一千多）。公开号召后，个别头子自首申明。

1948 年 11 月 13 日

技术人员问题。

登记技术人员 116 名，高技 63。

开座谈会前思想混乱。①流血斗争，是否还斗。暂时哄哄。②工资标准，能否维持生活，国民党无保证，每月工程师不过 100 斤。③许多家送北平。

形势。国垮一定，我胜也一定。少数保守要入关。“再挤，恐三次大战。”东北恐将成为战场。美国不会看国垮。

主要是解决生活。

共有否那样大力量消化得了工业？有无如此大资本器材？知识？

怕参军，到处跟走。

隐瞒物资，奖励拿出，不急处罚。

土改时过火的影响极深，讲理强几倍，不讲理也强几倍。心中沉重暗印。再继斗非完蛋不可。秦始皇为例。

瞧不起南方人。优越感受不了（日、国一样）。

国民党是亲戚关系。会计主任，不信任东北人。看法是国不懂技术（对我也类似看法，也有抢房、车）。

轻视成分不大，善意。有些人是卖弄自己。国时失意，急于想做事情绪。

对苏：纪律、与拆机器余波。

1948 年 11 月 14 日

工人工作汇报

张{维祯}：

哈来 71 干部。

军事代表做群工困难。

发现有计划护厂与有计划偷东西。

纱、被服工厂，成立，厂长原任，布置。——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欺负土包子，“最好机器”。

员工与我有相当大距离。

能开工都开工（橡、烟、机等未开）。主要问题是电力不足。（橡皮最重要制带厂被炸）。

纱厂 23000 开工。{西}纸厂开工。还有弹簧、炼钢。棉花共收 150 万斤。纱，1000 件，毛巾 2000 打等均收验。化学、电器部分均开。

恢复多大，做什么，好做计划。

此外缺煤粮，无工可做。国，在时未全开。军需部门女工将失业。工资问题。电车厂要再借十万。

国党欠工，十月份普遍未发。

员工思想动态：

1、 一纺织工告我，生产标准量被打。隐瞒机件。公私关系有距离。

2、 怕斗。两双皮鞋要分一双。

3、 怕失业。一朝天子一朝臣。“照常上班是利用”。

4、 职员对工人不敢管（严管才怪）。工人不服管，生产无纪律，工人普遍有斗争情绪。“还是这些人对斗起来。”“换汤不换药”。一般还是满意，好情绪为主。

5、 平均主义思想。私企对经理生活好不满，想分。

6、 工资问题。私企也关心。资本家要和公家组合作社。

7、 其他谣言多，到处借破衣，哈不准穿好的，借不到破衣不敢上街去。闻香队。怕烫发。土改，打、剥皮。土改是怎回事。

不管说什么话都是新鲜的。唱歌，一切都新鲜。

注意宣教。有些厂每天讲个把钟头。准备搞训练班，三天，三四百人。区委多开训班，三五天。

国党沈市工会。

写很左标语。护厂会。下面组织复什。国民党参议员当理事长，被清洗解放军官也混在一起。宣传以后吃好的，两面手段。赵、高两人，大概不是特务，可能是国党内一派。要用，要警惕。如何用许多地下关系与长有关。到处是地下关系（兵工厂六十多），如何处理。

国党、三青团如何登记坦白（出一布告）。枪支很多。工会组织问题。垂直工会多。今天应开始建下面工会或组代表会，上面组市筹委会。

宣教工作，利用报纸，市委借给材料，出版干部的工人通讯。到处办训班。祝劳大会。

问题：

① 工会组织，市下是区或工厂为单位？公营又都有垂直系统，相互关系，领导。实际就剩私企，各行业。不解决干部不好配备。厂、工会、党之间关系。需不需要工会？有协理员即行。害怕对立，冷淡（军需），无权力，碍手脚，想兼军代（私企慢一些）。

（书太贵。——此写在页底空白处）

② 伪工会处理，似也不全伪，自称是新成立的。订六小时工制，与厂方搞吃，照发工资（私企）也影响到公营。

国党职工团应否登记，登记如何办。

③ 私企（铁西 320 工厂，60 多私加工），纺织 60^{+}（共一万人）。皇姑 30^{+}厂，铁公 3 个。苏家屯 40^{+}。大部未开工。问题：

A. 工资。

B. 最主要是怕没收，分散藏物，等待没收。

C. 工时。

D. 要求货款。

E. 国资性。不见面，拉走。

需要表明态度。已有召开会的。有出租、合营、加工，我不接收，资家不管（出广告，私企出来维持，要负责）。又未发生活费。工人走就会被抢。有自抢、被抢。

④ 失业工人问题。国党时与我来后，复工是大问题，特别是兵工厂，一万工，只一个开工。我们很快会超过铁西原 30 万工人，兵工 14000 人，国党 3 万工人，纺织 3000，橡 3000，钢 12 万人。目前是维持问题。

⑤ 工人生活，吃糠是极少，可维持一月。联勤系统发实物，布服等。

家属待遇，补助？

⑥ 干部如何配备？重点。

⑦ 工会工作重点，中心工作。

⑧ 国党三青团员处理。

（沈阳最盛时 5000^{+}家工厂。市政 2000 人。电力 1000^{+}，电话 1070。——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铁路：李明哲。12000 人。

绝大部分上班，无事干。无电、煤，管理人员观望。工人情绪大部对我好。

要斗北站长，斗大职员。职员对我印象好：纪律、入城布告到心里。作风。

怕斗、裁、家属去平（怕长春第二）。

关心工资。国有铁路中长关系，对我军队关心中（国党枪毙六个司机，1/3 职员挨打，{廖}打站长）。我们部队懂铁路，不坐车索地位，（729）后方情形（三年大进步）。

反贪污。

陈：

现最重要是：

铁路、兵工、汽车、资源系统、电力。干部按此配备。

首道：

工资要解决，等级 6:1。实际工资比北满低。电业局长可吃四个杂役薪资。

过渡工资办法，十一月份要。

生活有无保证，能否都复工？职业。

斗争不能早搞，否则造成恐怖。

高职听信谣言，不穿好衣，如{二}工校长。大部职员是关外人。

陈：

讨论三个问题：1、开工。2、工资。3、工运。

1、开工

A、第一缺电，煤无问题，原料如何对头。讨论工人运动第一个问题是电。整个需六万，三万也行。

B、所有能开工的都开工，擦机器，炸坏的也修。兵工厂，集中轰炸损失与分散损失（搬家）相较，后者大（成本、生产力）。

C、工人不要散，还招。不要你抢、我抢。各归各厂，不要抢。恢复的可登报（除兵工）。

鞍山本身要 12 万。

2、工资

组委会解决，首道负责，带过渡性。国党欠薪用别的名义要发点救济费。问题在今后。

3、工运

A、工人与职员。要斗需解决适当。诉苦方式注意。职员靠我吃饭，统治工人思想已解除（已有道歉）。要做工作，不一定斗。多使工人了解我们。关键在管理人员，长字号。实质是资家与工人矛盾。争论在这些人的处理。办法只能是赔礼道歉，自批。十年、十五年还是要他们。

基本是法律。带群众性不妨。多自上而下，不能暴力。可稍迟。工人与技员工作做得差不多。处理时先到军管会{待}任。先做若干调动抑或受训。

私企也派几个人去了解下，不要零碎搞。

筹备会自上而下，没沈阳工人都可以。知份可。

二七社论慢发。区书可兼工厂职务。区委很少力量搞私企，主要搞公企。区委进厂。

陈：

市委下：工业、学生、等，不能地域分。

工厂：军代，党组书记，工会特派员。

1948 年 11 月 15 日

{扩定}周：

各阶层反映：谣言多，工资、劳资关系，学生、学制。明令公布。一套旧制如何转为新的。

群众有劳军要求。工人献 60 炮。

陶：

群众三个问题：要不要我？如要，能否养活？工人吃开想斗（北关分了一工厂）。解决思想顾虑主要靠宣传。

易：

好：不抓、快，纪律好。群：怕斗，土地分无问题。出路，党派问题。

肖：

贫民希望分些东西。部队城政有很大进步。主要是工商、工厂等。住房，小拿有。

△ 将官估计一百，校 461，尉 1000⁺。城内俘 16000。将校招所内有特务户活动。特系多。

△ 贫民只要劳动即能吃上饭。吃糠的已没有。要求分的是流氓与坏人。

△ 金券处理满意，粮食公布高，买价低，比国相反。没饭吃的人无劳力者，如何救济。

△ 秧歌不提倡，少出去。

△ 各区劳军。

1948 年 11 月 16 日

学生情况

△ 中等学校 39，主要是中学。报到 36，共 50 以上。

原有学生 23000，　　报到 15769（增加中）。

原有教职员 1252，　　报到 1142。

大部复课。

进步：师专（大学）、沈医、市二中、省一中、省一女中，占 2/5，其他学校 1/10。

△ 学生觉不够劲，学生高于一切，要斗校长。“解放了”。担心学制。正规、短训班，怕扭秧歌（二女生退学）。

△ 顽固者少数，伪装积极。不抓、不斗即跟我。对国，动摇。市二中六百学生，有六七个坏的。

△ 教员进步的占 1/6，顽固 1/6（不可靠）。

△ 都要求看我们的书报。教员主要是担心职业。

△ 公民、党义、近代史不上，改政治课。历史由我改，教材未来。其他人员均维持不动。

Δ 学生情况特点：

1. 国。腐败认识，吃空额，共产矫枉过正。

2. 学生生活不安定，高职无校址。四青中无桌椅。长春撤退露宿，吃不饱饭，卖饭。

3. 解放区影响很大。国吃败仗，不相信报。

4. 盲目正统观念一般不存在。大多数学生愿接近我们。关心哈尔滨。

5. 国，反动教育不可忽视，反动看法很多：

a、 反动的国家民族观念，共党不要国家，老毛子跟来。

b、 污蔑土改，流血斗争。

c、 教育制度，扭三月秧歌毕业，特别关心学制。

d、 歪曲抗战历史，台儿庄、缅甸、共不抗。九一八至七七不提。

国承认我优点加以歪曲。共，领导青年好，但无感情，木头。共义人生观，共、三、新义，都好。国腐败无能，共矫枉过正。

△ 政工处活动厉害，有学生组织，特务统治，中校长委任。青中校长均走。

△ 学生自治会成分不好，进步学校一般好。个别发展国党员。市中六百学生只六党员（？）后自己不敢承认是党团员。登记没一人写。

国党有一定统治力量影响。

我们人派下去，两天不敢接近。昆{光}：“我们不落后也不进步。”（教员）

总的倾向我们，失学要求入学。进步的还是少数。

学联积极分子三百多，四五百最多。

大多数怀疑观望，不了解。

△ 市学联与东部学联，均党领导。方针未建党。学联分子与学生脱离。

△ 学生要求

1、生活安定复课，私改公（教员亦如此，是否一朝天子一朝臣？）

2、大后方（哈）怎样？要不要学生。

3、对党政策许多糊涂观念。

4、学生个人出路，三年生毕业无出路。“共不要学生，”“共打胜仗是工农，”失学学生找出路，地主子弟能不能回去。

坏校长要求斗。对青年团不了解。

△ 青年工作意见

1、 继了解情况，帮助教部复课。

2、 组织些宣传教育活动，报告座谈，加深党的影响。

3、 健全现在学联组织。

学校如何迅速安定，干部快派入学校，确定学制。

△ 课程与教员的矛盾，干部不够。

△ 45 小学，45549 学生，教员 1081，现在 28100 学生。

△ 一般教职员不知怎样跟法，市二中集款买书，轮流读。维持原状方针为进步教员所不了解。顽固怕斗抓，多数怕不能胜任。薪金、职业保证，也有点怕斗争心理（安东斗的影响）。

有一私中将头发均剪掉。出不出担架。女中校长怕强迫结婚。

△ 行政、群团步调要一致。秧歌不能扭。给师修茅房。

△ 登记失学、失业。

△ 私立学校无人管、接收。

△ 组织各方人讲演。

陈：

最需要高明的人一周去讲一次课。

△ 正规性增加，但由于战争，临时性也不能免。

1948 年 11 月 19 日

外交问题

陈：

1、方针，挤走。手段现急进。中央的批评。美领抗轰炸，未登报。发通行证。回拜。电台经过，卅六小时过。现为某种必要，必须使外人闭塞。原则问题不承认，称先生。

2、要去取电台。

3、要断绝交通，来往人，电灯，电话断。

4、美法同时动作。

5、英法美侨民也同时动作，使之闭塞。

6、准备好即行动。过去无经验。

7、明日下午一时动作（情愿挑大粪）。革命革大了，无办法，非学。共面前无部［不］能克服困难。准备碰钉子，力争不碰。

组临时委会，伍、陈、朱、李。

8、防左。保护生命，衣食住。禁人身侮辱，立场，执行者不说话，不拿物，不受物，纪律处理。

1、取电台，发电机。

2、写一通知、命令，断绝出入，均列入。

3、准备收条。

4、别无损失，签字，不签。

5、去的人不带武器。公安系统人，教育，必须遵守纪律。

具体问题：

1、 来往地址允许几个。集中？分开？彼此间能否来往？准备吃的，宽华人，一律不准来往。汽车通行证取消。

2、 电话设法只通市府。送出信只准送市府，我代送。保证看不见，不发无线电报。中国职员外面的不准进。

3、 电源弄断。

4、 {亲见}人。

5、 接头人，集中市府。

6、 生活保证。

7、 明，下一点行动。

1948 年 11 月 20 日

军管目的

1、 全清一切残敌和散兵游勇等一切武抵敌人。

2、 接收与管制。

3、 经常秩序，歼灭混乱。

4、 收缴武装与违禁品。

5、 解散反动党派团体，登记成员，管制反动份子（按时报告行动）。

6、 捕必须捕者，没官资。

7、 建政、整法庭，临人民参议会。

8、 宣传组织工作，可靠基础上建工、学，团体。

9、 整理秘组，建党。

时间三——六月，或更长。

1948 年 11 月 21 日

处理美领问题

△ 昨日经过

无权交，停止行动抗议。电台等均已封好，清单已打好。发报机有灰尘，受窘。七部轻便原写五部（均未来得及查清）。否认美孚行直接关系。

原清单署名交解放军总部。我坚持中文单据，收据之收据。保证再无电台起稿数次（不写电台只写财产）。

“塞密台，二小时内，我脖子很嫩。”

七部轻便报机，700 瓦收发报机能通华北。

要求副领处之钥匙（如何上班未答复）。

钥匙交他。楼下上搞了一夜。

禁止外出，很紧张，致抗议。

△ 七部轻便电台。
△ 发射电台破获。} 藉口

△ 估计会拖延不走：无交通工具。

△ 搞出证据审问。

△ 挤走与赶走。现在是如何赶走。

领——佐木——蒙——曹，有整个计划。

佐、曹已捕。美为主，与国合。佐 Milamin 与领联。Munt 领导。佐，遣侨时留下，留用机关是美领。追到领馆即不见人（代号，名册无）。

△ 主要任务是情报（佐是日宪兵），已抓五个。

总处：四部电台，密本，一发报机（佐，家两部台）。

美领家有发报声，如何办？

△ Hurst 西田——公开名册无，菲人。是否搜查，电台与人。

○ 再问佐，查黑人，电台搜（缓和）。

○ 不是赶走而是治罪问题。

1948 年 11 月 25 日

工资问题

工业部

资委会（国家），生产管理局（东北国营）。

中纺、抚、本——共约 70000 人（抚 35000，本 8000），现 56970。

只有造纸、洋灰、电信未统计。

军工部　15479 人
军需部　13130 人　} 28609

卫生部　3600

铁道局　14027，　本、辽、皇屯西不在内。

共 99026 人。

人数可能有些出入（按发钱人统计）。

不正常开工：　44409（抚、本）
沈阳正常开工：　8279
报到无工作：　3902　} 工业部情
全部开工者　50915 人

国民党工资与分数对比

八月份　最高 179 分　职员最低 715
1795=611.9 金元　一分=3.1 元
71 分=220.9 元　一元=3200 我币
职{来}的 2500

1.27 高米，900 斤高米——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底薪最高　553.8 金元，低 113.8 元

米货金，职员每日三斗。

陈：

这种情况不确实。国党 400 斤高米，比北满 700 斤低（全国 2000 斤大米）。这是沈阳围城米{长}特殊情况。承平时代不能满足技术人员。

工资意见：

用过渡临时办法，平均 150 斤粮计算。特点工人一般低，职员一般高。

按原等级不动，最低、高给予调整。

职员 120—300。

工人 80—200。

技术 150—00。

学徒 60—80，{新}工 70——100。

政委会

职员与报到学习者 2500

公费生 6500

教职员 2000

上班集训者拟 30 万，教职员感低，一月 100 斤米可维持。

市政府、职员与公费生 10100 人

公费补助 3000

市府与税局 1492，留 800+

市政企业 921

公安局： 报到 5200 } 6400

铁路 1200

市公安能用者 1000 左右

警察一般赶上中等职员薪水

铁路：已做工 14027

与哈局业务差不多，出入 100 次。将来超一倍。

下部没饭吃，上部看政策。

最高级技术人 13 人，总工程师{三}类。

要求：快发，按原等级不行，已打乱整编。

后勤：

军工 15000 均有工做，文官屯增至 4500

讨论决定：

保甲不给薪资

工人、职员、警察、公费生、官吏，科长上，技术性与政治性，产业与行政之别，各有个别例外。卫生局长、消防队长，高技，集训，保甲、教职员。

一列车 900 吨——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警察如何处理。交通、户籍、消防用。

刑事、武装警队均不用。但不能马上一脚踢开，否则散处各方，增加盗匪。暂集训。

不用的职员：

逃亡地主大小职员，老警特，老而无用，贪污首要份子。

个别原不得志科长可要。

没按法约几章办事者要处罚。

不准备用者不集训。科长以上不训，及最坏的。

九省流亡政府都要遣散回去。

公费生问题　　60 斤，集训共 20 万。

原则要养着，但原封不动也不妥。

陈：

三——五日沈不能恢复正常状态，弄不好会散。小市、偷，比维持损失要大。

七万工人平均 100 斤，均粗粮，17500 吨，可办。

半开工七折。

履历卡片很有用——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市委工作问题

市委工作范围性质

分地方与产业两委员会。算军管会之地方部、党务部。

陈：

公企直属一套又搞党务时代已过。必须{在行}多工作——群众、党务要依靠地方党。

市委与工厂关系原则与具体，干部的具体情况，横的领导面与原直属系统之间关系。

各产业系统本身组织不能取消，又属市委领导（？）有分歧则需报到市委领导。

铁路、军工需有直属系统。军需应归地方领导，本身干部太弱。其他工业、市政企均归地方无问题。

各产系统组党务工作委员会，属市委领导。

铁路职员处理：

1、 裁一部分人——军统、中统、军官、门子。

2、 何种人受训——将来需用的人，技术人员，政治可改造者尽量收容。

3、 通过地下关系了解情况。

4、 一般普查。

准备长，改组快——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为统一，先独立调度所与电务部门。

联合办公，机、车、电分开，文件分。宣布单一负责人，宣布厂{72}不留原因，（有的未当时发表）退席。

宣布受训名单。

特别高技成立一秘书处，按上总工程师等名义，对技术上有威望者必需在地位名誉上满足之。

伪满比关里来的高明。

如此处理各方面反映很好。只个别觉{得}太快。

要委任状，条子也行。

免职者给退职证。讲一讲，给将来以希望。

调整关系中注意旧派系，各用几个头，下面编散。

一般职员让不让去北平？

积极分子，有技术品行不好，如何办？（暂留）。

各产业需改组。

市政没法解决的：

战干团，新疆遣回（中下级）——30^{+}

政工队，有些是各机关被裁受训，集体入党。无固定工作，对国不满。作为一般党员看待。

陈：

改组要慎重些。干部条件如何。

不答应离沈，刚稳住。

1948 年 11 月 26 日

陈谈接收报告写法时提及：

△ 这次发两个重要报：

1、多征十万吨粮。共 220 万吨。

2、枕木多 50 万立方米。

△ 丢的最次要，抓的最紧要。

△ 工资，三个月恢复不好，故决心发。

△ 经常在旁提醒重要问题——左右作用。

△ 鹅毛扇摇摇，摇出问题。不踱方步大事不出来。踱方步时，不要人来找。

△ 领导者必须抓住大问题。

△ 不忙于弄出钱。

1948 年 11 月 28 日

一立方米——6 根，2400 万根。关里 10 斤米一斤汽油——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陈报告

一、东北情况与任务

1、 东北解放，但全国未解放，因而最根本中心任务：支援全国。

2、 工业第一（土改次要，自上而下法律行之。比重与方法变），农业也还是重要，但不及工业重。工业中又是重工业，军事工业第一。

3、 还有许多军事任务：铁路、机器、武器与兵源。特别突出的是铁路。我们装备现超过国，也赶过七七时日寇，但无铁路即不能行动。一个列车等于 30 万驴。铁路：钢铁与道木，都出在东北。一公里 1700 根。

关里要各种机器。

4、 教育，提高技术的正规的教育。训练班少搞，搞正规值得。要学生。每年出几百个专门家。

军事教育，除步兵外，加机械化干部。

5、 反对不良倾向

a. 无组织无纪律现象，要求统一集中。

b. 防止骄傲，军、地方，千万注意。

c. 松劲，可休息一下。除打以外还要加紧生产，比过去任务更重。

d. 享乐腐化，大城市，软的。是从旧社会来的，还是旧城市，一定会发生变化。有些人来东北不及格，环境好欲望总是向上的。（延安椅子的发展，住窑发展）自己要节制约束一些，检点一些，自爱。

e. 反对局部、本位、地位，小摊主义。总的是反局部主义，与全局相反，一定会倒下来。“我是哪一省，哪一系统”这都不行。坛坛罐罐都打烂，只能马义。摊摊子，现讲集中统一，要步调一致。财经委会、工业部不呆，要到工厂，不做党的工作，要做厂长。想搞一套，永远不行（一个人要死的）。工业机器比农业复什得多，不能一人搞一套。农民拿锄头掌握全局。“宁为鸡首，不为牛后”，一个人专门的只能有一样，善于自己安心处理局部。

二、沈阳情况与任务

情况：

1、 重工业，铁路中心，东北经济过去与今后根本改变的关键，大改变。无沈阳，鞍山占了也是死的，如钢。故过去从辽南运到延吉，还运焦炭，费老劲。沈阳占后，其他地方均为沈准备原料。机械母机工厂，其他，八大厂。有大厂房都是好的。

铁路南北通，运输经济大增，路近，车皮增。工业比重与农业比重根本变化。过去农 10，工 5， 现在工业大大增加。2400 万人产 1100 万吨粮，120 万工人产 400 万吨。

农业分工发生变动。南满应种棉花，大豆出口可换机器。矿装输船损失 50% 。明年三月后可能粮大涨。包袱要背，局部荒年——这是困难。

2、 今天沈阳还远不是哈尔滨，后者经过二年工作、整理。不等于天下太平。如看成哈则是错觉（陈之小心，不看戏），特务过一个时候要活动的。警觉性提高，散游还多。沈总有 360 电台（哈 120，国无准备的）。现在还只紧紧给了一打击。

抚顺产煤，现在还不够自己用。

现在的开工是要赔老本的。不要被现象蒙蔽，非正式。

电力还没有解决。现在 24500，应有 60000。鞍山 125000，小丰满全放不够。

干部不愿呆农村。

粮 6 钢 1。

干部任务如何迅速恢复正规生产。干部能力不胜任。——李南央注：此几句写在纸页的天头。

工业与工业的衔接。

工人是大问题，过去已散，数量远不够。

资金、一千万道钉，七千万万，35 万吨粮。

目前沈阳任务：

确保城市治安，正确执行政策，准备恢复生产。

1、 散俘集中，打特、电台与武器。许多人员处置，重新搞户口需二年。户警不能全改，刑警等集训。将校俘、高职、中央社编辑，人员处置非常复什，制止破坏。

2、 政策。流亡地主很多，党团员、战俘、金券，借贷关系是否 100:1。

3、 复工问题。

三、沈阳当前工作重心，地方党

放在国营大企业。大企业中的群众与党的工作必须依靠地方党。

市委重心转国营工厂，而非市民、一般工商等。

向工厂行政同志讲清楚，工厂党与群工不靠地方党无可能：

1、又管行政又管党务不行，业务还不精，已够忙。北满经验证明，铁路党委只是行政党团。

2、工业部 138800 工人，只 1500 党员。铁路 88000，只 3000 党员。为何弱？因无专人搞党与群工。

3、原料、机器、劳动者三者合起才能生产。最重要，决定的还是活的人。工人与工程师，改造其脑筋，所有做行政工作的均需注意。资本家只注意科学，而压人，我们是两者结合。

今后是地方领导工厂党与群工，完成生产计划。但现在认识与组织形式上尚未解决。军工、军需有政治部，铁路部分也有。

组产业委员会与地方委员会。

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工厂同志。现在问题是没人做工作。党与群工现在、将来均归市委领导。苏联均如此。铁道政治部工作差不多后也取消，工作计划交地方党委一份。过去是因工业少，北方党力量搞农民。苏联已经过分了一点，代替些行政。

派来的不见得低，自己不见得高。有人来总比没人好，一定不能拿去做行政工作。

工作的困难最重要是思想。

1948 年 12 月 4 日

房子问题

焦点在办公室，住宅还好解决。

1948 年 12 月 8 日

旧职员问题

银行

贵族职员，杂役比其他经理强。

主任以上高职，　　去平数 78%，剩下是技职。

科长下中级，　　去平数 24%。

大体无能，旧裙带。解放区逃来者，政态不好。有一部自己不愿干。

低级职员，　　去 10%。

技工、司机电台等　　去 12%。我用不完，也有自愿走。

普通工人　　去 20%。

茶房、守卫　　去 78%。

平均 42%，其中

已自动走 10^{+}%

40%中，杂役占一半以上，高职 20%，再次为中职。

杂役——缩小与贵族。

高职——科长以上，105 去 82。

中职——行员（薪水多）。

工业中官私合营情形如何——首道问，专开会谈。——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反动机构：尖端政治责，与警特等，旧官僚机构因人设事者不能用。

政、警——政策、改造。

茶房——附属品。

财政官僚、金、关、坏、统
行政官僚
政治警察
} 社会出路都有

去者要分别说明。

处理官资事项

朱其文谈侵犯私资事：

又确有官资隐蔽事。租私房、搞生产，群众害怕。强租，军队住民房普遍，且住好的。

看东西，拿东西等，各区均发生一些。

登报登记官资，不登查出受罚。除商自登，其他只有检举权，不能乱拿——市府统一处理。

房子不准撵（城防部队纪律不好），砍东陵松树！

告廖。

私人银行钱庄允不允许登记。

啤酒厂——秋林， {电统}二

——李南央注：此几句写在纸页天头。

各部门抢招学生，波动。教部应有方针。私校登记问题。

去哈工商参观团，慢一点，与工人一起去。

银行不要接造币厂内原存税局东西应退税局。没按系统，乱。

再发 20 亿给市府清除垃圾。

1948 年 12 月 9 日

旧职员问题

工业部：

煤矿局

原 140 人，报到 121 人，留用 64，其他去矿山。

局长 2，未到，处长 9， 到 4。

科长 22，到 16。

无遣散者，留用，送矿山，或学习。

生产管理局，国党遣散 66，回 17
原 155，143 职员，12 技师。
现有 106（原 96 职员），报到即 106。
一局长，二处长，一主秘，四主任，13 科长。
二专员（头子均关内人）。

东北电业局：188，飞走 46
原 142 人，均报到，均留用，内 15 学生。
留用者局长一，处长三。

沈阳电业局：
原 533 人，报到 498 均留用。
未报到者局 1，科长 7，17 管理人员。

机械工厂
原 11 人，均报到留用。

纺织管理局，经理走
原 61 人，报到 46 人，未 15，科长 2，12 职员，工程师 4 均报到。
职员基本未动（机关内）。
留用：1、技术人员与业务管理人员，政态较好（沈电副局长），另一类参国，态度较差。中常的多。前者大体未动，原技术人员，工师仍不动。
2、官僚，如总务处长，不懂技术业务（多少懂一点）。一类是接收中有点功绩，另一类是坏的。有一民社党（冯亦{吾}）。

铁路局
中长理事 8，报到 1（最坏，国防部）。
局长　原 5　到 1 业务官僚，此人与我有些关系，原摆参议，现暗示回家。
顾问　原 8　到无
处长　原 37　到 16　留用 11。
疏散 5，秘书、材料、经理等，贪污重。
工程司 65（正副，帮，23 飞走），留用 59，另 6 个不是工程师。
公务员　原 167　到 127　留用 119。
科长　原 117（专员、主秘等）到 75，留用 57，14 散，4 受训。
科员　749 报到，留 594，散 63（主要是裙带关系）。
办事员　到 205，　留 98，102 受训，疏 5。
司事　原 337，　留 298，散 8，余受训。
原 1723，留用 1391，免 125，受训 240，员中有 33 中统、军统，其他是裙带、官僚，六个中央社记者。

职员思想：受训提问题，中级以上职员提

1、中长路，对中苏条约处理，沈输如何管理，一松一紧，很波动（是一个问题）。

2、土法十条，铁路员工是否白职，房屋是否平分，城市房屋是否分。

3、新义、社义、共义有何区别？

4、学习与工作比重。组织何时颁布，将来待遇。高技不满，不安心，发薪日期。

5、铁路住宅是否分，如何分。高技职住宅被掉。

6、平津解放后家属接回。

7、各单位首长如何产生。

8、住城困难，下乡有地种否。

A.“局长不见面，处长转一转，科长哼一哼，理事长年待 15 分钟，办事员累得满头汗，。”——过去口谣，现积极上班。

B. 不穿洋服，不烫发。

C. 下线上（从走到吃饭），看报。

国党员约占 30%左右。

教育部，中等以上

教员	原	435	到	324	72.3%。
职员		270		222	86%。
工友		257		221	
学生		9756		2028	72.5%。

校长 10 留 2，7 逃，1 捕。

粮钱折数不满，无煤。招生，公费，挖教员。

教员寒假办训班，进步分子不耐烦，急于要求位置。

财政处

物调局，3 局长，到 1（少将）

处长	19	5
科长	34	18
专员	10	8
职员	386	232
勤什	168	142
警卫	185	25

徐州打下，进关之心变。——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军粮筹购委会		到
处长	12	5
科长	61	23
职员	371	212
工人	96	67

房产处理局

局长	3	1
处长	14	10
专委	16	6
科长	41	29
专员	48	41
技师	19	11
职员	416	333
勤杂	243	163

盐务办事处

处长	1	0
科长	3	3
职员	26	25

商业学校

教职员	29	全
学生	386	全

包括工厂在内　　3232　　2310 准留用 1900+

遣散者：
1、老弱残废
2、政治问题
3、贪腐头子
4、处长以上

市政府，6 局、2 处及法统、税局等

本系统共 1504 人　　到
市府　565　　512
一局长，30 科长，480 职员
市府留用 278，各系统 548。
税局 533，只留 67，427 学习。
各系统　735 学习。
洗印 220 人，14.6%。
卫生、建设局科长留 8，技术性。
学习后有无事做？学习中要不要审、斗？
生活问题不安心，分{俘}，{旅}大。
工人均未计，均未动。
国党裁者现又来报到。

后勤部

兵工厂

936 职员，11951 技工人，80%，15941 普通工人。高职、技无大波动（陈修和[65]作用）。

熟工人，12 斤高米一天。——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技工走的多，1158 人，工资低，粮次，原来待遇好，每天白吃一顿面，发煤，现均无。光发粮不便当。

需裁者很少。

卫生部

医生、司药 815，等，要裁一批。

共 1553。

被服厂

职 983，到 853，乱七八糟多，空额，要裁一批。

第六补给区

尉以上 299，报到 800 名

共留 120。

政委会

参加学习 2440，国 596，20%，团 49，青年党 2，团社 1。

政务会：

原 731，到 450，378 学习。

各流亡省市（九省二市）

1195 到，学 916（230 科长上）。

司法

（248 法统，234，145）共 440。

农业部等技术人员，水利、农垦等

867，337，383。

卫生医务，全留用

到 156，学 106，医生 48，洗刷可能到 2/3。

司法警 200+，已洗。

公安

原 5896，到 5338，留用 2753。

[65] 陈修和：（1896—1998）四川乐至人。黄埔第五期生。曾任上海兵工厂政治指导员兼代主任，蒋介石侍从副官。1932 年赴法国高等兵工学校留学，回国后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兵工研究专门委员。抗战期间先后担任兵工署驻越南、香港、昆明办事处长，中美联合勤务司令部军械处长，经手向国内调运了大批抗战物资。沈阳解放前夕时任沈阳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第九十兵工总厂厂长的陈毅然起义，随即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兵工厂第一任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务国务院参事。

留——消、卫、交、户、技工。

受训 577（警官、刑警）。

编余 1498，公安队武警，匪地子弟。

留用者存 80+， 巡官以上（伪满警）。

陈：

有部分决不能用，如司法部分。但接收、移交、过河拆桥矛盾。

1、公教职工全算一起，八万多。洗刷者恐不到七千人。5—7000，不到 10%，约 7—8%。新政权推翻了旧政权，不去掉则不合理。

2、分开谈：

工厂、铁路、学校很少。生产教育机关只去 1—2%，其次是财政、金融，30—40%，第四是公安，最多是高级政府。

3、出路吃饭，改行，劳动，出路讲清楚。有些是有过的，不问已很好。

搞掉过去地位，在新政权下按本领吃饭。

十分=一元。——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工资问题

陈：

厂长应以 55%注意工人问题，机器是死的，工人是活的，一辈子要注意。

1、福利——电车、看戏半价。

2、粮食加工好。

先搞一次工代会，听听意见。

问题：

1）什么工人技术比北满高？（兵工、机器、部分技术人员）。

2）国党、伪满承平时代工人工资究竟多少？（否则厂长白做。决定政策主要是厂长，应 55%注意工人，45%注意业务）

600 分：布 45 元，肉 60，米 35，金 90，白洋 100，折 60 元。

国党——技最高，168—938，930 分，工人 130 分（不对）

（战前加工，7 毛—1.6）底、津、配。

标准比承平时代要低一点。

3）十一月份的意见：低，粮坏高、票少、迟，煤贵，十万元不该扣。军需部补发九十日工资。

4）哪几种工人工资比北满应高？

国党等级可用，我们订的不一定好。基本用，不必学国党之底薪、津贴、配给之类。

技工要求：（有点还价）

高：米 220 斤、钱 30 万、煤 800 斤=117 万（160 分）。

低：160 。

学徒：25—60。

普通工人：70 起，轻工最高 175。

普技工最高：210。
技师高：630。
特殊技术在外。
铁路、兵工，少数应超过者，可超 210。
专家可到 1200 分。

财政关系不大，不能靠此解决财政。财政靠工人工资解决得好增加生产，与财政不密切。
考虑暂维持哈标准，增补助费。
整个工资低，比沪、津低。这次高了不会再降。

蜡烛不点不亮。——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工资不断矛盾不断克服（苏如此），最后提高工人觉悟。国家资产（工人福利），实质即国家与个人矛盾。但不要每月评、吵。
最后确定：超过北满标准预支薪。南北满统一解决。

1949 年 1 月 7 日

军管接收经验

陈：
条件：1、未经战斗。2、人心变，地下活动。3、军队纪律好。4、我们工作。
无社会处：党部也应自上而下登记。
缺文化处：管学校，{国}国外，外事处，军事处（舰、工、炮等特种兵，学校等）。
如何快：
电是城市中心关键，一切努力先通电。
筹码问题：金券尚作为商品存在，逐渐{占}——条件是还有平津。
先发维持费，工资反正要发，只要票子够，即先发。
二万多工人上课，3500 工人集中受训四天，工厂代表会，职工均有——组织形式。开始组工会无把握，不忙组市总工会，先组工厂代表联席会。
报纸不要忙于解答各种问题，不要断章取义摘录文件。如任弼时报告中知份一段，必须登全套。
A. 外交：错误在右倾：1、市长就职发通知，回拜。C 负责，政治不高明。2.警惕性不够，朱负主责，试探。可以考虑三年。
3、必须谨慎，一举一动请示。
B. 散俘，处理不够快、好。看成重大问题。干净与快，否则盗案接踵。
C. 弹药疏散，危险之至，尽快。有轨道线，先找铁路载车{发}。自带三个连，看站。
（何：工兵扫地雷）。

后勤：理治
1、接收，部队交接多损失大。汽车零件事件。
本身不健全，无武装。
2、强调统接统分，苦乐不均。

3、多尽快复工，有重点生产。

4、不同于军事与地方机关，可完全自上而下，战斗情况即困难。

5、对旧职员政治思想不能迁就。

6、对工人生活开始照顾不够，重轻不分。

7、手工业方式，不集体办公，不利用公房子，旅馆。旧职员感觉毛病：会多，又可通，条子，可拖，简单又啰嗦。办公制度的建立。

8、军代不要多变动。大厂预先决定好，配强干部做厂长。

公安卫戍不管接收。一个菩萨一个庙，司令部不动。——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公安：陈龙

1、地下工作不可缺少，不能轻视。

2、弄出材料，有计划做。准备向导。军民、护厂、锄奸、材料。

3、俘虏应党政军民先集中力量收容。

4、放监狱教训，盗匪不可放。侦察人员乱拉关系存物资，引狼入室。进城先有强力执法部队。

发生抢粮店事，先由自己部队弄仓库而起。

抓特也要自上而下，先抓大，次抓小。个把小跑不可惜。

5、分局治安，总局抓特，电台不能乱搞，材料力量集中。

6、国党大员想来减罪立功，动摇，是否利用。可自上下报到接收，有时间性。

7、旧警，解除武装，徒手服务，分别处理。

侦缉队中应有顾问（刑事警），地头蛇，保证其生活，说清楚。

旧警决不能一脚踢开，集训分化弄出材料。

8、铁路警不能用。

9、雷厉风行，不要拖沓，形势不同，不能以平时作风处理新收复城市。多面放走，业务结合政治形势。

目前治安：一二千散俘，一千多宪兵均散四郊。

建设消防队。

如何建立生产单位保卫工作。

工业部：首道

1）有条件复工，愈快复工愈好，立即复工。护厂安定人心，解决工人生活基本一环（生产无计划，盲目等暂不理）。

先复工，后调整，订计划。

2）掌握中心，争取时间。军事行动结束即去。飞机问题。组“随军经济工作团”，精干，军需后勤更应如此。前方部队无法注意贵重物品。

军队困难后方尽力为之解决。

3）不能多头制，军管会一元化。

4）军事代表制形式很好（经验）。

一定要先用旧人（副），我+旧。全用我、旧均不行。新老很好结合。

9）三不够：

a. 干部（工业部几全部出动，但南满太大），北满新干部很起作用（共 300 人）。

b. 思想准备不够，情况与政策。

c. 武器少，专门训练部队，数量足够。

10）工资问题，严重注意支付

工会：维桢

1、军队缺点：

岗哨放前门，后门进人不知道。

易起火厂实行戒严。

2、军代制，军代一人忙，干部各方来，事情不商量。是否厂内组接收委会，吸收老工人参加。

3、保护有功者未奖励，本抚献器材者即奖。

4、工会，大城市中应有独立机关，先拨一房子，单独经费

财政，秀湘：

1、电话簿子上发现新机关。

2、供给任务超过接收。主要依靠敌仓库，中心抓紧仓库，否则供给成问题，坏人抢去。

快，一定部队看守，负责的老部队。受接收机关指挥，部队供给首先保证，主动先照顾。

物价对供给关系重要。

供给的组织系统。

3、金融物价。

4、电话簿子非常重要，发现仓库。

运粮干部艰苦。——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5、印鉴，特别是税务机关，防止作非法行为。

6、干部奖罚。

7、债权债务如何处理。

8、签字，签不签。好奖坏追。

市政府，其文：

地下工作作用。31 号很危险，几被抢。

造币厂未按先统后分，遭损失。

商业局收买破烂。

税务局因干部少只接收，未照顾继续工作。怕贪污（应收 8—10 亿），损失 100 亿上，因小失大。收税对象不是贫民，打烂中断一下。

保甲{县}先摧毁，先无腿脚接不上气。利用一短时，快发现新积份，清扫小组。

与群众见面问题。绅团来拜会不见，政权性质。

外交：

给通行证，没看成是特务机关。

答问题是弄巧成拙，应该是有一件答一件。

卫司，修权：

带六个人，军事系统，卫、政、后，过分不健全。

向中央建议，每个大城训练一警卫师，专门训练，利用广播。——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

散俘无头可抓。

接收应有专门部队。各自建制，弄得每一单位卫司都要负责保护，也无法应付。

几个警卫独师是饿鬼。

各部门协调问题，彼此告状。

部队稍有违纪，不好兴师问罪问题。

政务，学思：

后来人不清楚方针，多发解释。写出一决定之类就好办。

交通工具，不解决不好办事。

受训的旧人员如何处理。大多数想再做事。

教育，{纯才}

维持原状，稳定下来，逐渐改良。

护校委会，学生代表也参加，也叫军代。

对旧人应提高警惕。

对学生教员思想动态了解不够。

不忙于先搞社会活动。

必准大批书报。组各项报告（四万人听）。

电影戏剧（比报告好）。

十万元{后}搞好，搬家，招生多，波动。私校问题。

企之：

私银行存公款。

一新：

散俘，靠区上。伪职员会办出毛病，贪污，放走。

送走逆回，后退几次。先集中力量一下搞完。

政治机构要加强。

犯纪律看法，没收军品、米、抢少。但有的是后方机关。

桂昌：

公共房产无人接。办公室要健全。

招待所，干部来往乱。

伤员，俘虏最好集中在小城市。

公安局与卫戍矛盾。

接收物资中调剂问题。

陈：

卫司机构不健全，警司拿东西不要讲抢。主要做了工作，不能与抓物资并提。

各处做一总结，大、分总结。出一本。

军管会继续存在。工作各归原位。如{归}业务。

惩奖各处提议，各处分开干部会，传达，干部{警}批，可不签字。

撵老百姓搬家的均需经政府，不准撵。定配房产处理可研经教。

1949 年 1 月 27 日

党团登记问{中央}——李南央注：此句书写在纸页天头。人员处理讨论

陈龙：

留用人员中有不少三青、党员及特。登记不好（铁路登二千多）就一律留用思想。另一种都坏，不用。

潜伏党派分子，登、调（最后加一段）。

△ 清除一些群众满意，好的更积极。工人觉我太宽大。警受训中坏人很多，该办者应办。交待有功可减罪。户籍接触群众多，过去管穷人，包庇坏人，群众恨。但罪也不大。逐渐洗刷，印象特坏可早洗，最后留者不多。交、消做坏事者也有（旧警不作弊者几乎没有）。消警敲诈，交警欺负三轮，送礼等。主要是领头人干，个别要洗刷，大多数肯定留用。交警陆续补新成份。群众一时不了解，意见重视，不做尾巴。

刘居英：

留用免职最初以政治分别，靠地下工作。党团登记需热潮又难热潮。用何名义号召，工会、行政都不好，公安局不行。后用老干部行政出面。军、中统很难来登记。{老}特如何处理，不影响登记。一定时候要公布，抓怕造成恐慌，不抓不行。

留用不等于原职，否则群众影响不好。妨碍生产，不称职者换职。俟其真有改变再回职亦可。依据自己干部情况决定，能换就换，非一律换。

职员与工人矛盾问题。旧职感觉步步紧。

轮受训办法。

等其觉悟：工作损失大。

先从最坏者调动，掉不等于不要（陈）。——李南央注：此几句写在纸页天头。

其文：

无干部掌握者旧职无事做。训班，发现留用人中有的有问题，隐瞒，中有地主份子。下职中有党特，负责份子。必须清查。

受训中挤、易彻底。

保甲问题。限制严，毫无机动权。铁西区则解散，有的还提高地位，更坏。

留下的不可能开大训班，加强日常学习。

党团份子登记继续做。

解职开除中有很多是有问题的，是特，检举出。

欧东：

1、保甲问题。

留用与揭发罪恶最初未结合做。开始选没用。暂利用与粉碎此制度不明确。

个别应发动群众斗争，否则老观望。

2、旧人留用数字大。

a. 不是原职。 b. 领导力量强可多留几个，弱者则应少留几个。

3、旧职旧作风经常袭击我干部，应提高警惕。

军需部：工厂

旧职原封不动时间太长，一切信任。

受训中进行坦白运动，经过训练者表现较好。不能用的职员受训后如何处理。

学思：

已留者应进行审查，分部门。

陈郁：

工业部是上下、左右变动，内外少。职员中应作些工作，必须清洗个别坏份子。

维桢：

不相信职员，最普遍现象是麻痹。工厂中对党团登记不够重视，利用北平解放，号召登记。

{电业}：

职员中带枪者还很多，原高职降级。

曾志[66]：

工厂工长问题，都脱生产，专管工人，有些还兼特务，与工人矛盾最直接。班长有当十八年。应该选举（或参加生产、管人少）。陈：注意新人，上来干不了，过渡一下，副职。这些人有技术管理经验。

陈：

1、集训与留用中：清坏人、教育。

原封不动并不是开始即如此，头子都换，继之调动多。集训应作为办法之一，过渡阶段，否则有些人搞不清。花一两月经费。

2、党团、特必须警觉。北平占后，统一发动号召登记，枪支也要登记清楚。

3、工长、职员中有问题要解决，但要注意切勿左。主要看工人觉悟。①干部数量与政策。②斗争分轻重缓急，有步骤。③处理要适当，防左。承认这批人有业务知识，人数亦多，有经验，决不可能一下都调开。技术管理上不能乱提、越级提。十几年内还少不了这批人。处理方法不能太苦，不要轻易开除。80，90% 应在原岗位调动。正→副左右调开，调机关。对这批人专上训班不上，必群众批评。

政府与企业不同，企业可靠工人，政府训班中好搞。

---

[66] 曾志：（1911—1998）湖南省宜章县人。陶铸的夫人。1926 年 8 月考入湖南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同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 年 12 月赴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抗战后一直在东北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武汉市军管会物资接管部副部长，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兼广州电业局局长、广州市委书记等职。“文革”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是中国共产党七大候补代表，八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代表，十五大特邀代表，中顾委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不忽视工人对职员不满，不麻痹党团问题，处理时但是估计全国大势，社会问题，国统治几十年，旧社会意识形态不易一下更变。

要求斗。

机要处要印厂。

广播台，汽车二。——李南央注：此几句写在纸页天头。

27911-3

陈云：　　25644

刘居英：　　76442

朱{若}之：　　27601　（沈市银行）

王企之：　　43942

张学思：　　21009

陈先舟：　　26150　26155

朱理治：　　27915

申{鹤}：　　26818　中正路 22 号。

一九五 0、五一、五二年李锐日记

第三册/ Vol. 3

1950.12.19.-1952.10.15.

第四册/ Vol. 4

1952.11.1.-1952.12.28.

本册日记注：

中共执掌政权的初期李锐日记记得很零散。第三册日记截止于 1952 年 10 月 15 日，11 月后的日记记在第四册日记本上。为方便阅读，我将第四册中 1952 年最后两个月的日记合并在本文件内。

——李南央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46 年—1979 年日记录入说明	xii

三册

一九五 0 年

1. 1950 年 12 月 19 日	1

一九五一年

2. 1951 年 1 月	1
3. 1951 年 2 月	4
4. 1951 年 3 月	4
5. 1951 年 4 月	6
6. 1951 年 5 月	9
7. 1951 年 10 月	10
8. 1951 年 11 月	11
9. 1951 年 12 月	12

一九五二年

10. 1952 年 1 月	14
11. 1952 年 2 月	24
12. 1952 年 3 月	31
13. 1952 年 4 月	38
14. 1952 年 5 月	42
15. 1952 年 6 月	53
16. 1952 年 7 月	57
17. 1952 年 8 月	61
18. 1952 年 9 月	67
19. 1952 年 10 月	74

四册

一九五二年

1. 1952 年 11 月	80
2. 1952 年 12 月	86

1950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二）

城市宣传会议今天结束，开了四天，算是有始有终。我作了关于时事宣传教育的报告。因认真做了准备，反映尚好。我思想是很不深的，常接触到一点点就止步了。与无经验，少读书有关。但也还是不用功。这次能较深谈到阶级教育一点，还是新的启发。

今天黄老讲了时局。估计和平解决可能性甚少，还得拖打下去。又正式宣布了我管宣传部日常工作。能得到领导的信任当然是高兴之事，但安心作泛泛的宣传工作，确也下不了决心。的确也想能索性去京，但又的确颇留恋今天自己在这里这一点“局面”，生活的某些方便。

新已搬工业厅，下午去看她。对这几月生活，她在日记上有检讨，工作情绪尚好，但委曲之情也深。自觉到生活简单好。她对孩子过去太复什了，也苦恼了自己。

1950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三）

新华社载谈北京会议情形。毛主席对新华社工作很关心，为“参考”上没标明人民志愿军，三找陈克寒[1]谈，并写信。公布中苏条约用的“塔斯”衔不当。苏联记者定量甚高，一月 25 条新闻，三篇通讯，写得好的拍电鼓励。罗果夫是贫农出身，发现群众中好创造，即去调查，并召开群众会，将正反意见满篇发表。

与朱长谈，解决了两人这一时期之不协调。他对我几点具体意见：传达省委土改会没准备，对编委会没抓紧，那次肃特社论出毛病等。这些意见都是对的，我对工作确有很马虎处。自己写文章很认真，改别人文章就很不认真，这种工作精神不配做一个领导人。这次我坚持主动、忍让是对的。但今天没向他提意见，以后应当适当提出。

新显然愿多做点工作，愿领导了解和重视她，这都是积极的精神。我多么愿望她振作，努力起来呵！

1950 年 12 月 21 日（星期四）

传达中央财经方针，不照顾情绪，不照顾理由，不照顾特殊。这甚至在小单位也是适用的。我总是要自视特殊的，希望人家多加照顾，生活的欲求还是多，有满足欲。做一个布（布尔什维克——编者按）就必须各种克制。人总是很会运用也会适应环境的。

以后二、四、六要去宣传部一转。枷背上了！这样我会越来越空。在报纸业务中，接触事物还多些。

人总是爱与人谈论别人缺点的，与组织部长大谈刘的缺点，这种态度是非同志的。

1951 年 1 月 3 日（星期三）

先记下一些琐事：

去年底接到黄牛自莫斯科来信，眼睛已经没希望了，去得太晚，已无开刀资格，留盲童学校学习也未成。接信时甚激动。后来我们回了信。黄牛还乐观，带了一个手风琴回来，并准备恢复工作。元旦

[1] 陈克寒：(1917—1980）浙江慈溪人，新闻记者，报刊、通讯社主编。1934 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在延安参与创办《解放》周刊。历任《新华日报》、华北出版社长兼总编辑、新华总社第一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新华社中原总分社社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新华社总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宴会上碰见他大哥，谓十四日已到京。谈到为他物色一女人事。

新来住了三天，有几点可记下：希我强悍些（我确实发觉自己脆弱之严重）；那晚之不能释怀，想吵我不{容}；很不惯分开住了。新的情形实在需根本改变，与党与己与我均极不利。精力浪费，影响工作，两人也太受影响。我的责任，归根到底是自己脆弱，知病而不能下药，或者下错了药。

周调湘西，我的工作黄老在省委会上又正式宣布了一下。我之想离去，周道义上同情（老周[2]已来信，老板[3]之考虑）。昨天谈及工作困难：无人，与龙关系，省委本身困难（与朱还好办）。

报社内部我与朱分工、别扭，同志们很关心。算初步解决了一下，先让为主，这是我一贯方针。那天邓、苏共同来与我尊重谈，劝我打消走意，恳切之情，使我久久不能排去。这也是最大的安慰。处久了，方式究竟是次要之物。

1951 年 1 月 16 日（星期二）

△ 小舟[4]调走，青委事也加在身上，更成打杂。有天到他处谈了好一阵，他对我意见主要是提骄傲。外界如此印象，我很害怕现在这样下去。新的提醒是对的，不深而傲，危险之至！我对<他>也提了几点：对自己意见似不坚持，不用功，对宣部工作太任性了些。好处：有时有长者风，处事明快简单。但想得不深，请他吃了李合盛[5]。

△ 李震勋[6]来，谈东北情形很有限。喷气式知道具体一点。

△ 老周来信，陈仍愿调我们去。但因恐与黄老争，电报无用，“等一等”。估计是待开会面谈。索性与黄老一谈，并示信。回得很坚决：除非中央调人来。与许多人谈起，都说无望。老高却希望我能沾沾他们的边。倒也好，多知道些东西。为退押向黄老要了 200 万[7]，心中当然是矛盾的。新严肃地教导了我，使我认识得更清楚些。

△ 与老朱关系作了调整，小舟谈话也起了作用。他之不满我是最近之推、偷闲，有温情。退押事有误会（以为我拿了几百万稿费!），觉我不刻苦（这仍是对的）。政治上东北一年大不同处：看问题反复考虑了（热河“打乱平分”好处甚多）。那篇分三次登文章事也提出一谈，是总编室压了（还不能全怪他，事情总不能过于忆[臆]测）。这些事肚量还太狭，他之任性、骄傲等，均承认了，且说到自己思想之不深。人情问题似不愿多谈。从下午谈到晚上，触及工作与思想，问题甚多，均觉对大家谈谈都是有益的。与老朱相处教训：主动直接谈，不要拐弯。生活上要刻苦些，现在是越来越松了。如果碰到对方也是松的人，我会在这方面发展。“派力司”是面镜子。

---

[2] 老周：周太和。（1914 年—）江苏省淮阴人。1938 年至 1942 年先后在延安抗大、延安马列学院、延安马列研究院学习，之后与范元甄同在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任研究员、支部书记。抗战胜利后赴东北，任冀东行署财贸工作组成员、黑龙江省拜泉县委副书记兼县长、黑龙江省青岗县委书记等职。1949 年至 1963 年一直担任陈云秘书。“文革”前调化工部工作。文革后曾任石油化工部副部长、国家体改委顾问等职。——李南央注

[3] 老板：即陈云。——李南央注

[4] 小舟：周小舟（1912—1966）原名周怀求，湖南湘潭人。1935 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时入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委书记，中共八大中央候补委员。1959 年庐山会议上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分子，被撤职。后到湖南浏阳县的大瑶人民公社接受改造。1962 年 6 月调任广州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院长。1966 年 12 月 25 日“文化大革命” 期间不堪侮辱，服安眠药自杀。1979 年 2 月 15 日中共中央恢复了他的名誉。

[5] 李合盛：长沙市一家有名的回民餐馆，创业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 年），由益阳桃江回民李国安经营，代代传继，至今有百余年的历史。

[6] 李震勋：即林格，李锐岳云中学同班同学，湘雅医学院毕业，延安卫生学校教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大连医学院院长。“文革”中不幸去世。——李南央注

[7] 此款是李锐为母亲要的，因母亲没钱向政府交纳“退押”款。——李南央注

△ 黄牛到京来了信，接我们信后甚感动。他大概没有其他再亲近的人了。他仍拟搞日本问题。弼时同志在杨家沟对他说过，应带一两个徒弟。他现在问题是找助手不易，找爱人，我想更是不易的。买了些家乡吃物托人捎他，接到后也许更增他“乡愁”。

△ 新刚才来条：“工作还是未最后钻进，今天又有郁郁感。也许与37.5°有关。”老高很想她管秘书主任事。我想认真劝她就暂管下去：目前老高无别的人，工作需要；作得好可少事务些；锻炼自己行政能力；也是资格，对今后工作有好处。按新的情况说，她当然应多为党担负些责任。这几年“资”对她也有影响。趁此“资”下也好。（这也许使她觉得我出发点不好，但实际上公私两利。现在干部政策“资”[8]就还是重要一条。有什么办法!）37.5°是大问题，最近我未管此事，很不对。

那晚我之无理，偶有事触发，新即不能自持。“一失足，成千古恨”？在生活问题上，我身上集中了许多矛盾，到现在为止我找不到解决之道。矛盾不能解决就只有加深。我宁愿坐半年牢，也不愿背着这些矛盾过日子。自问还不是一个糟糕的人，但这个问题上我就是无能无用，几头不讨好。自问是爱和关心自己的人的，却动辙得咎，变成一种经常当小媳妇，小心翼翼的状态。看了这些，新也许又大为不满。我大概是一个很自私的人，应该老老实实承认这点，不然为何引起大家那样大的不能谅解？我一天尽想些什么呢？自己的工作，想做这件事或那件事，想看这本书或那本书，想怎样做了对自己有利一些。生活上尽量往舒服的路走（老实话，这里面是包括着另一半的，还有我的两个儿子）。而对 family 呢？也是老实话，对付敷衍过去，这也是为自己出发，不要使自己为难。

生活要求要收缩，一定要克制！

工作要勤恳再勤恳，向乔木看齐，工作的地方。

两人问题要积极解决，新也不愿我小心翼翼。希望她埋在工作中后，自己的缺点能逐渐自然克服。

我多么希望都解放出来！认清一切矛盾，掌握一切规律，变成自由的人。

△ 李合盛吃饭时，我又大挖苦顾 X。新回来提出，我是很不当的。好说人之短，必护自己之短，自己也“飘飘然”起来了，是很可怜的！

1951 年 1 月 19 日（星期五）

昨天在宣传部开会，对胡之别扭，态度很急，不觉拿出在报社态度出来。当时即察觉，即转弯，但已不大好转了。对胡之别扭是要批评的，但当讲究方式。

小舟与朱谈时，说热河意见是我多用了钱。此事还是弄清楚一下好。我很担心我不能很好克制今后生活欲望。盼新有些督促，揭破面子。我想穿得好一点，住房收饰得漂亮一些，多弄点书，想挣点稿费，也爱听恭维话。吃的要求倒不高，用东西想用好的，想把好刀子之类，这些比今天同志们大家的水平是高得多的。大家心里不说就是。

1951 年 1 月 23 日（星期二）

昨天搬到橘隐园新居，这个舞台布景式的房子。一斤肉做了八碗菜，煞费苦心。不论怎样单薄，这个住的条件在长沙总是上等了。一个人带着孩子，总是单独一栋，生活的舒适应与工作成正比才对。想起承德来。那时我也是追求住的条件，对沙发感兴趣，影响和平幻想。现在形势当然不同，但记取这次教训是很必要的。这样住着有不安处。

这次 weekend 又过得不愉快。新骂了保姆，根源在我们不和。每遇此情，其苦不堪言状。俩人都

[8] “资”：这里三处所提“资”，指的应该是“资格”。——李南央注

应作共同努力，决不应不能改善。新之责我最深者，年来她主动看到我长处，即有家庭原因，亦不至如此不满，我应更认真想一下。

祖春来谈毛主席领导方法：

1、善于总结工作，善于写文章，使经验概括，结晶成几句易记（家喻户晓）的话。

2、争取主动，一定时期有中心，不要平均使用力量（来了事也不管）。

3、避免被动，不跟人家跑，自己坚持步骤。

4、手续周到，集思广益，共同负责。

5、充分利用电报，用下面经验指导下面，用表扬来推动工作，进行批评。

6、博，一定时中心工作，其他电报也看。充分掌握情况，以便布置下步工作。

1951 年 2 月 9 日（星期四）

花了一天半时间，读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本书这样晚才读它。保尔的精神是应该时时刻刻记住的：克服一切痛苦而从不喊苦；生命的每一时刻都不应该白过；在任何天大的困难面前是斗争过去。斯巴达的精神。然而对身体的左倾幼稚病是不对的。与保尔相比，自己太渺小了：老是掂着个人的这这那那。我身体多么好，应该多做些工作。

昨晚开会到十二点。检讨领导，我与朱的关系。同志们对我有很多期望，很奖励我。当然批评我的骄傲，“大而化之”，“才子气”。在文字工作、宣传工作方面，我深深感觉自己只配做一个独立劳动者。

一个多月来，精神很松弛，只是应付杂事。

地主发家文决心快搞完。下一步搞毛主席的旧文。

读理论书，以后一天至少要读四个钟头的书。

不要再为家庭琐事再苦恼自己。你真是一个傻瓜！

新是一个感情做的人，不是一个理智的人，只有感情很服了，才能谈到别的。我好像直到现在才做这个结论。也是大傻瓜！

1951 年 3 月 18 日（星期日）

现在自己想做的事情太多：

1、长沙时代毛主席材料的收集、翻报、谈话。

2、摘唐纵[9]日记。属于国民党抗日真象的史料。

3、想写点思想杂文，未动笔。

4、湖南地主发家史，只差一篇总文章。

5、时论文章还是想写。

这样下去不行，会一事无成，必须一件件来。现在确定计划如下：

中心是毛主席材料。

[9] 唐纵（1905—1981）湖南炎陵人。1927 年第六期黄埔军校毕业后，在国民党中央情报处、《建国日报》、复兴社任职。1944 年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常委，后继升为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国防保安局中将局长。1949 去台，先后担任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要职，1981 年病逝于台北。其失落在大陆最有价值的材料是在蒋介石侍从室工作八年的日记。李锐大概是最早接触这些日记的人。他看过后印象最深的是唐纵 1942 年日记中的一句话：延安最近很乱，可惜我们没有一个内线。这些日记 1991 年由群众出版社以公安部档案馆的名义在大陆出版，书名是《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李南央注

地主发家突击三五天完成。

唐纵日记只准备今年七七先利用写一文。

思想短文随时写点好了。

总的讲，这种以个人工作为第一的方针是不对的，包含着很大的个人利益在内。总的还应有 1/3—1/2 时间搞宣传部工作，既在其位就不应太吊儿郎当了。

以后上午的时间除开会外，属于宣传部。

下午整理材料，看材料，搞个人的某些东西。

晚上读书，加强学习，想点问题。

今晚读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我多糟糕，过去此文没有全文读过，如读过，会在许多地方启发我的。毛主席文必须常读。

已翻了唐纵八年的日记。此人是大特务头子，蒋介石的忠实走狗，但甚用功。读逻辑学，学“思想方法”，善于积累材料（上中下等人，活的、死的……）。做事有条理，写日记就很有恒。不甚追逐物质享受。这些都有可取之处。

我现在太乱了，做事太无条理。

已开始的几个好习惯必坚持下去：

读东西记卡片，并加温习。

写文、作报告等作提纲，作详细准备，决不潦草。

随时想到可行之事，即记下随时告有关方面。

正反、反复思想问题的初步习惯坚持与发扬。凡事多慎重一下，觉得自己并不高明，有意识克服骄傲。

处人处事要坚决改正的：

凭灵感，而不是系统周密的。

对朱之计较，“人不理我，我不理人”，气量小。

对下面同志之苛刻，疾言厉色（实质是摆架子）。

压制生活欲望（最近好些了）。

克服温情，对旧社会看得太单纯（如方振之）。

对新感情、政治并重。首先帮助她克服骄傲，高慢，不容人。

对龙之关系，淡然处之，不必过于紧张，慢慢来。也促工作，也促本人。

自己给自己开的支票要兑现。

生活欲望不应在满足了之后才停止。（此两行为范元甄字体——李南央注。）

1951 年 3 月 28 日（星期三）

昨天做了十四张卡片，将《情况报导》10—19 期需要摘要的东西多半摘下来了。对重新武装西德和日本的问题有了较明确的了解，对美国军力弄清楚了些。为了今天下午的形势报告，又读了列昂节夫《资义总危机的进一步尖锐》一书，得点理论上的知识。列宁“帝国主义论”一书非读不可。配合工作读书容易读进。

为了安静和专心工作，搬到这个小玻房来，工作效率的确高些。沙发不是好东西，在旁边就不愿往桌子上坐，紧张工作宜于“斗室”。

唐纵日记告一段落。地主发家史总需在去北京前弄起才好，而且必须在下月七日前弄起，恐怕要开夜工。

苗苗肺还需打针，不能一下去学校。苗苗不进学校，我就难下乡跑跑。

黄老今天以四事（陈突不来，增新兵八万，47{师}急走，麦克阿瑟声明）考虑局势将有大变。根据美国今日兵力，大变不可能。黄主要觉得蒋匪可能爬上骚扰。这有弊，利更多。但是否就变成战情，妨碍整个建设计划？这还是局部，大部地区还是可以一面应战，一面建设。和平只有打出来，小打没有什么不好。黄老似有打完之后再搞情绪。他总有准备大打情绪，我一直不如此看。

1951 年 4 月 3 日（星期二） 晴

农村不让地富子弟出来读书，特写了篇社论。为此读了《政策汇编》中文教部分，并查过去中央划阶级草案。学生在解放前后，其客观地位是起了变化的，这是更明确。很感觉报纸上思想东西太少，以后当注意多写些。短文仍未能动笔。批判“怕富”问题，材料已得。过去写过一篇《谈穷》，写起来也就不太困难。重读《农业社会主义问答》。

地主发家材料今天未动，必须在十号前搞出来。要精确计划时间。新约去看电影，也只能作罢。

宣传部来件，每件必细改，以养成他们好习惯。这点是在青委时，乔木给的影响。

工人训练班约去讲话，推辞了。电话中听说黄老去了，甚不安。我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干部讲话兴趣高些呢？自己写指示要向工人作报告，从不实践！记住这点，以后应设法补一次。

今年我能不能开始读《资本论》了？许多社论，书不读不行了。

和唐旭之谈了，将他留住是好的。他有古东西，外国文也好，兴趣亦宽，合我脾味。

《团结起来到明天》很好，黄钢是有毅力之人。

对朱，我仍狭窄过了，不愿和他谈话。

1951 年 4 月 5 日（星期四） 晴

认真检查，我过去的生活和工作都是没有什么计划性的，今后要努力做到工作的计划性。可以每月、每周做，头天晚上想想第二天应该做和可能做的事。现在想到，在十号之前，应该将抗美援朝代表会的报告提纲做出报纸会议发言提纲，及地主发家材料编好。

今天交出怕富社论及地主子弟上学短评。

民国九年报纸有毛主席关于“湖南共和国”等文十余篇。张平子[10]谓“泽人”，“真心”也是笔名，还有“A.T”，文章都像。已见“润之”笔名。当时用笔名多是很合理的，因文章太多了，有不便处。

心血来潮，写了《有分寸》短文。我似乎还是能写短文的。总记得轻骑队骂肖三[11]文，政治上何等幼稚、狂妄！想起这些事，我之骄傲甚可怕，而且又如此缺界线。难道现在还不痛改吗？

新，是感情之至之人，她的骄傲情绪又常流露了。批评陈锡、朱{尧}田、梁春阳，讲人短处就应同时警惕自己短处才对，将人家当镜子才有意义。

[10] 张平子：1938 年曾任湖南《大公报》社长。该报是当时湖南影响最大的民办报纸。“五四”运动时毛泽东在该报发表过许多文章。1950 年张将自己珍藏的 1917 年至 1949 年的《大公报》赠予时任《新湖南报》社长的李锐，李从中发现毛作为该报特约撰稿员发表的有关赵五贞女士自杀事件与湖南自治运动等一系列珍贵文稿。——李南央注

[11] 肖三：（1896-1983）湖南湘乡人，原名肖子章，诗人。毛泽东的小学同学。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学习后回到延安，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编辑部主任。是中国共产党内见过列宁的仅有两人之一（另一人是柯庆施）。在延安时喜欢言必称：“我在苏联……”，因此很让李锐那样的年轻人反感，故写文讽刺。——李南央注

斯大林说：“没有计划就等于没有工作。”

晚，翻记录本。毛主席谈“天才与辛苦”，辛苦就创造天才。毛主席每天工作 12—14 小时，周总理工作 16 小时。

补记一点昨天开会时黄老谈话及个别谈话时要点：

○ 对肃特不能怀疑，朝战后被逼如此。有三种蠢动：旧军官、官僚、地主、特务。看看列宁在 1918—19 时的文章便知。

○ 劳保条例等于土改法。工人伟大胜利，坚决有计划实行，必须由点到面。上级机关干部都下到厂去，不同意市委搞六个厂，顶多三个。不同意派某女同志去裕湘搞，这样就可免乱，清出来的人集中养着均可。

○ 合作社，战略方针是普遍搞，战术是先搞重点，取得经验。也要赚钱。

又补记那次刘祖春来谈事：

○ 尤金谈巴巴宁多做了栋房子被撤职，一高级将军两地两个老婆，职撤。联共纪律严格。

○ 要宣传自己工作重要。

○ 自己生活要做模范。

○ 乔木有次一文退回五次（？）向毛主席说情愿作总务科长。

1951 年 4 月 11 日（星期三） 晴

这几天甚疲劳，睡得晚。睡前因看东西、想事，影响入睡，早晨又不能久睡。但精神好，甚受“辛苦出天才”的感染。多做工作，少想其他，尤其少想纯属个人的事情。

自己今后工作问题，曾找黄老谈了几次。文字工作觉自己“底子”不雄厚，发展不大，不愿与“文化人”为伍等等。但最后决心还需外力，走允许则定了。昨天黄老口气并不愿松了，刘某“讲、写均差。”他认为宣传工作三条件：讲、写，能活动，自以此视我为好材料了。他也觉得此事将来比组织部事业大，要人。而我今天之恋栈者：熟悉，对史料、写点小文之爱好（对讲话甚头痛），以及生活、地位之某种留恋。但从大方面说来，并钻不进入。新之坚决反对我某些纯个人恋栈是对的，独对此工作意义之抹煞态度则出于偏激。我似乎是一个有劳动习惯的人。现在不看书，不写点东西，不想事就不能空过一分钟。这并非坏事，是好事。到别的工作岗位，仍然会如此。不劳动即不能过日子，这是共产主义者的起码品质。而想自己的事，现在减少多了，也许是“已满足”之故。为了工作我是极端“自私”的，新与孩子主动不够，但时间花得并不少，也许比一般丈夫、父亲多多了。但新时时不满，时时骂我、责我，大概也就在我这个“不主动”的精神方面。我不需要爱——夫妻、父子的爱吗？真是只还原到只要“性交”吗？并不是这样的。我也并不满足呵！虽然我也是自私，但我总不愿过于苛待别人，过于以“个人利害”为第一。我也许有资情，某些事情上阶级感情弱（这是肯定的），但我总不喜欢新对保姆那种“雇佣”态度。旧社会的“同情心”加以提高，有原则性之后，是好事情。

作为个人这些问题，有时我很痛苦，但似乎也无从说处。有时我的经验是说不得的，启不了口的。我是有过残酷“受曲”经验的人，这些问题是解放了的，并未成为包袱。但我确能“受”下去。为了什么呢？不应为个人太看重。党呵，死过多少人呵，我们的担子多重呵，人家怎样在看着我们呵，这些确是我思想逐渐占为主要部分的东西。回想三八年在徐州那种“孤单”心情，是用“英雄气概”来征服了。我现在当然是比较健康多了。金明的行为当然是一种蜕化，但党当然没将这看成一件大事。到了将来，当然是一件大事。而我却被同等发落，心中似也不甘。

看《上饶集中营》时，大大流了两次泪，都是在唱歌时。我沉重想起“决不能忘了本。我们是这

样过来的，应该常常自觉受教育，自觉检查自己。”

1951 年 4 月 16 日（星期一）

晨八点即去庸园，下午二点才返。与黄老谈到最长一次，可记事颇多。

○ 谈到高[12]的干部政策，喜恶分明，好用熟悉人与“搬家”之类。黄老说，斯大林去察里津时，开了一个名单，必须这批人同去，托洛斯基的人一个不要。说明“合手”、“贯彻一个意志”之重要。总之是为人民整个利益，这不是什么“宗派”。

○ 统战如小孩打反手游戏，真正假了，但本质是真的，战略策略可意会不可言传。自称懂得统战重要是 1931、32 后，苏区之极端孤立，西安事变后三天也就领悟过来了：“杀不得”。

○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可说对我犯了重大错误——没有继续围剿，因而也促起了七七事变，后来又逼得牢中放出上千的人（有少数也回家不干了），也是不智之处。日本没在头两年搞垮蒋，对蒋存有幻想，也是错误，否则后来国际形势也会不同。

○ 东北平分土地阶段争论，那两个月是错了的，好在军事胜利掩盖了。为了照顾干部情绪可以那样说（因工作忙，黄老后来几天未参加了）。

○ 彭真错误是思想方法，看不清当时东北形势的实质，同时也不懂得尊重别人意见，干部政策有问题。方针对了，个人英雄主义倒不怕。当然经验差些也是问题，证明尚经不起大考验。MSC 印象不好，说是坐在树上砍柴。当时他们也劝我下乡，坐在城内对彼不利。

○ 出关后，黄给毛第一个电报说到六大困难，“无”：无群众、无鞋衣、无粮、无战场……，仗不能打。林总当时上下都逼打，得黄电稿后下了退的行动决心。有变为西路军危险。林很照顾，黄曾激先以总司令之权。用思想极深之人。

○ 到热河主要解决了财经问题。程[13]不敢负责任，犹豫，越团结越不满。黄<火>青看风使舵，胡到不是品质不好的人，当时是带了圣旨回来。

○ 洛甫思想很不深，不下苦功的人。王稼祥则不同多了。

○ 古田会议反对流寇实际是反朱。当时 M.朱不和，M 下了野，后打不好又接回来。当时中央曾要斗 M，国际不同意，群众威信太高。反罗明路线就是反 M，M 当时对朱、彭大概也尖酸刻薄些，团结上有点毛病，在中央极为孤立。下面意见又反映不上来，M 从未对下面谈（黄老即拥护者），否则会分裂成两派。彭之攻城大概与“中央”也有关。朱后来不大说话了。刘当时搞全总执行局，无发言权，也不讲话。遵义会议如接受当总书记也不得了。“各路诸侯称雄”？（当时苏联在列宁下也有此问题）

○ 毛主席还写过政权问题，流氓问题等小册子。

○ 指挥员在战场上下决心，特别取决于经验。一看、一听，就能下决心。

○ 问题还不在经验多不多，看用不用思想。有间接经验，只要深用思想就能解决问题。经验很多的人，如用思想不深，也枉然（如武{青}、刘慎之）。高是深用思想的人。

黄老是我佩服的人，以后和他有谈话，重要者必记下。

自己改行问题又谈了许久，并提出老高说的印象。终不准。刘斌来是搞秘书长，大概没有一个适宜的人时是动不了的。我需要安下心来。

看到《古今第一法书》。王羲之的一块字，及各朝名人题签，颇怀疑其真伪。但刘墉、郑板桥题字

[12] 高：即高岗。高岗出事后，黄克诚曾对李锐说：你对了。——李南央注
[13] 程：程子华。——李南央注

确是真的。又看到十几幅《金瓶梅》插图春宫，尼罗版。能搞到手就好。此次去京要设法弄到一幅齐白石的画才好。

下午匆匆去报纸会议作结，讲得一般，没好好准备。第二天我插话时，对下面照顾不够，批评多了些，曾引起个别同志不满，后来才转过来。一次教训。

1951 年 4 月 17 日（星期二）

旭之来信愿早来，名义需早确定下，恐引起胡波动。

这次与新又大冲突一次，我写了“文书”。事后当然甚难过，两人同时转弯。又埋怨我有时软弱！我们的情况实在不应再明知故犯下去。Taa 要求柔也要求刚，我必须恰到好处。

现在头绪越来越多，宗教问题逼着来，不管似不行了。如何是好。目前我一心想写毛的事迹文。

1951 年 4 月 19 日（星期四）

我已决定不去京开会了。对今后业务是不利的，但节余时间写自己想写东西则有利。避免与龙同去也好。新今天去湘潭工厂。她想做番事，孩子又挂念甚重。我可代劳也。只要她专心于工作，我自应代劳。

上午听朱凡[14]传达中教会议。订了一套法规，俄英文可并读。证之我过去主张仍读英文是对的。乔木爱义教育报告，外在、内在，经常性甚深刻。我是一个基本抄袭的人，自己用思想太浅了，总的学习也太少之故。

下午参观土产展览会，潦草一看花了三个钟头。这是一种很好的教育，得益很多。颇想写一介绍短文。

1951 年 5 月 5 日（星期六）

事情是按照最坏的情况发展，是否已到了顶点？那天晚上公公[15]来大闹时，我是绝然理智的，否则真有些受不了。第二天晚上，琬姐又来发泄了一下。昨天回家，公公之气未消，将我之照片全部交我，我之字迹则毁矣！从旧的思想与习惯来衡量，此种“绝望”也甚合理。我两年来的忍耐与“努力”，全部破产了。责任我自己全部担起，不怨任何人。我不善于处理。尽管是生活事、家庭事，总对我有影响，而且问题还远未完结。

对于新只希望她好好工作，只希望她认真在工作中改正自己的缺点，成为一个事实上有用的人。

我的忍耐，可怕与可惊（回想起来）的忍耐，在她眼中只是“小孩子”，可以“哄哄”好的。我是一个想以自己的“诚”来化人的，对陈企霞，对丁明[16]似乎是收到过效的。对于魏泽同[17]非自动地以“深恶痛绝”对之（最近听说他身体坏极了），至今不安。分析事物自问比较能冷静、能客观。但我确温情，软弱，无有积极的办法。我这种性格的养成是未经历过严重的阶级斗争。

---

[14] 朱凡：（1909—1987）江苏涟水人。上海同文书院肄业。1932 年毕业于上海艺术大学。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湖南省文教厅厅长、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湖南大学校长。

[15] 公公：李锐的母亲。自丈夫去世之后，她即要求家人称以“公公”，以示同尽父责。——李南央注

[16] 延安时代，李锐与陈企霞和丁明曾在《解放日报》共过事。《父母昨日书》中收录的李锐与范元甄在延安的通信中，对与两人在工作中发生的矛盾曾有记录。——李南央注

[17] 魏泽同：李锐武汉大学同级同学。进延安前任成都地下市委书记，进延安后在中央党校学习。抢救运动一开始即承认自己是特务，并“咬”出李锐是他的上级。80 年代曾给李锐写过信就此事道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民政部办公厅主任。其父是谢觉哉的朋友。——李南央注

十多年来，许多生活的不幸纠缠于我，今日尚不能自拔，呜呼！
然而我必须想办法自拔。

1951 年 10 月 15 日

黄老讲毛选：
上海中央根本没发生正作用，实际不起作用。红旗，全国都望在井冈山。
孔夫子思想实际统治两千多年，孙中山思想也并未曾统治。推翻一切反动思想，毛思想统治。
1932—35，毛很少发表著作了，这期间问题及思想集中在《战略问题》与《实践论》两文中。

1951 年 10 月 25 日

这三、四天所作事：
写成 1922 年泥木工人罢工事，约六七千字。
与唐商后，决定将《毛主席初期革命活动》写成。几篇草稿他看后甚觉有意义。
现在拟分段写。一师时代部写二万字。
讲二次国内战争，未准备好，甚平平。
编校“通报”，“要点”，细改以示范。
给我一月时间就好。
今夜抄摘张昆弟[18]日记讫。
几夜来都是十二点后睡，尚能支持。
现有一点了。要学习鲁迅工作精神：小跑步跑完一生，一笔不苟。

1951 年 10 月 28 日

廿八日寄新信。下午去广播站。和是一大少爷也。
发罗仲言[19]、陈书农[20]、乃至熊梦飞[21]信，索毛主席事迹。

1951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一）

送苗苗入学，检查身体。设备还不错，保姆还多，。主持人不熟悉。柳问苗要不要苹果，“留给爸爸吃。”接新信后，晚上又去看苗一次。午睡三小时，比在家自然要好。以后当每日去看，但所方不高兴。

---

[18] 张昆弟：（1894—1932）湖南桃江人，号芝圃。中共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1913 年考入湖南第一师范，与毛泽东、蔡和森等同学。1918 年 4 月，新民学会成立，是其中活动分子之一。次年，与李维汉、李富春等一起赴法勤工俭学。1922 年春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 6 月赴莫斯科出席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候补委员。1932 年 5 月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开展“反改组派”运动，张被诬为“反革命”。同年秋被杀害于洪湖县瞿家湾。

[19] 罗仲言：即罗章龙（1896—1995）湖南浏阳人，中共创始人之一。1918 年参加湖南新民学会。因不认同 1930 年底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所选中央，而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与第二年 1 月被开除出党。此后一直在大学任教。1995 年以 99 岁高龄在北京去世。——李南央注

[20] 陈书农：（1898—1970）湖南长沙人。1918 年与毛泽东等共同成立了湖南新民学会，任干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安排为省政府的参事和省文史馆馆员。——李南央注

[21] 熊梦飞：曾与毛泽东同为湖南新民学会会员，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后来参加了国民党，在其中任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等职。长沙解放后不久即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李锐为了解毛泽东早期活动，曾去监狱提审过他。——李南央注

新情绪似好，要我谈关系意见。

接黄乃信，我很不该久不写信。他又神经病三月。经验是盲人必须自己奋斗，不能赖外力。现未找到助手，拟放弃文字工作，专作盲人工作。决寄点钱与他。

整日搞一师时代材料，作动笔准备。

十一点半睡。

1951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二）

写成“一师简介”，“领导学生会”，“主办夜学”三段，约六七千字。

唐[22]代弄出《讲堂录》[23]的分析，此是一大功迹。我此生不可能，其他高手恐亦不可能。唐古书浏览甚丰。晚与他至陈伯家观书，得《六十年来日本、中国》三本。

如像今日之努力，则周内“一师时代”可成。

谨慎写之，每篇复看至少五遍！

还有文绩二：李四喜，毛选。

1951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三）

上午宁纯宦[24]先生来谈毛主席一师情形，稍有收获。下午本部例会。看苗苗，还不甚合群。晚续研究一师材料，至十二时。晚政治部在河利文请吃西餐。浪费，吃不舒服。

1951 年 11 月 1 日（星期四）

上午读“近代史”，找五四前湖南大事，决定翻这一时期《长沙大公报》。

下午常德宣部长史轮来谈土改宣传情况，该不该土改仍须作宣传也。

苗苗已会滑梭板，坐浪船了。

晚看李四喜材料，一时睡。

1951 年 11 月 2 日（星期五）

上午去总工会干训班讲时事任务，第一次为工会服务也。下午读有关农民问题理论书。尤金文系统而深刻。接新信，工作甚顺利。即与老高谈，{他}复信。

1951 年 11 月 3 日（星期六）

省委例会，谈公私企业公司问题。主持者甚困难也，无理论又无实际。

续研究李四喜材料，决定写法。

晚向劳模（农业）作报告，形势与李四喜，不知有几人能听懂。

---

[22] 唐：唐麟（1911—1968）湖南邵阳人，李锐的朋友。抗战初期任邵阳县委书记。时任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初期任湖南大学副校长。“文革”中坠楼身亡，死因至今是迷。——李南央注

[23]《讲堂录》：毛泽东 21 岁时所写笔记，共 47 页，一万多字，全部为“兰亭体”小楷字书成。前面 11 页为《离骚》、《九歌》全文抄录，一丝不苟；后面 36 页主要是国文和修身的听课笔记。涉及范围很广：先秦哲学、楚辞、汉赋、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以及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与文学家。

[24] 宁纯宦：（1893-1982）湖南双峰县人，字柏轩。与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同过学。参加过毛发起的驱赶校长张干的活动，协助毛办过工人夜校。一师毕业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文史馆馆员。

去交际处找人下围棋不得，过舞场未入，看到一双摇得厉害。又有事情。

苗苗回家特作了腰子面。

晚续读农民问题理论。

1951 年 11 月 4 日（星期日）

上午心血来潮，出外买书。下午乱翻画报、书，头极昏（明知饭后不能看东西，故犯而得报应）。

寄卅万元与元坤[25]交新。黄乃 20 万，另借四万。

看《虎妞》归。续读农民问题理论至夜十二时。

1951 年 11 月 5 日（星期一）

再看一遍农民问题的摘记，头昏沉，只好去清书。下午仍昏沉，只好擦万金油作事。勉强准备晚上的报告。晚在湘雅对面北风中讲了两小时，累甚。

新下了哀的美敦书[26]，也在意中，但未料到陈云同志也发表了意见[27]。

井水不犯河水大概恰不可能做到。

我的性格中确有很懦弱的一面。

我的自私，其实集中表现在想保持自己生活的平衡——我要集中精力工作。可是事实却是最大的不平衡，不宁静。真是好讽刺。

我好像变得很麻木了。我就错得必须成为众矢之的吗？奶奶之死也要由我负主要责任！我对 taa 的主要意见，讲过一次的，似乎从不再想过。

灯下独笔无谈处！也不能再与黄乃谈了！

现在真到了该总结时候。

我是以自己为中心出发，强人为己，一切错由此而生。因此应恨己，而不要怨人了！

懦弱与自私确该猛醒，败仗很大。

“变态”是可恶者，如东北不欢迎，如之何！

陈还是欢迎我的。

1951 年 12 月 5 日（星期三）

与唐去湖大参加党组会。

下午在湖大图书馆找到《向导》二、三、四集，郭沫若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等极宝贵的文献，高兴非凡。这些书是陈浴新[28]捐赠的。此人有书癖。

夜贪看至一时。

---

[25] 元坤：范元甄大妹范元坤。范元甄是武汉市人，家人均在武汉。此时范元甄已到武汉工作。——李南央注

[26] 哀的美敦书：英文 ultimate 的译音，最后通牒意。——李南央注

[27] 1951 年 10 月 31 日在北京出差的范元甄写给李锐的信中有这样一段：“今天中午陈云同志提起（他们都看了我给老周的信），我只谈到你回家下跪一件（凭我们十几年的夫妇名义，谅能相信我不会将事实作任何夸大吧——也无法再夸大了，再也不可能想出超过你母亲所为的杜撰了）。陈云同志说：‘这种母亲还要她作什么？’”——李南央注

[28] 陈浴新：1950 年至 1958 年任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时年已 60 高龄。为收集、抢救古籍和文物作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极为辛苦的劳作。周正颖、罗益群、恰烟打口（网上笔名）分别写有文章《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历史文献的收藏及特色》，《闽人藏书存湘记》和《戎马书生陈浴新护书记》介绍其人其事。——李南央注

1951 年 12 月 6 日（星期四）

材料接触越多，越难下笔。

决心读完《列宁生平事业简史》。

本月争取完成初稿。

昨夜到今天想着有两文可独立写：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湖南工人运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出版物

晚九点半写就关于“伦理学原理”的批语约三千字。如果从去年九月得此书算起，到这三千字写了一年多。由于自己没有哲学知识，对五四前后学术思潮不熟悉，更无旧学，因此读毛主席这些批语非常困难。但反复读，并找原书研究，终读懂了一些。唸与老唐听后，完成了一件伟大工程！大概最艰难的一段路走过来了。

1951 年 12 月 7 日（星期五）

整理“读书特点”的提纲，拟置“原理批语”,“讲堂录”之前。老唐将《讲堂录》说明写就，约二千字。不懂旧学，实在写不出来。

续读《列宁简史》，甚有心得，学习史笔也。

下午去通泰街，灼姐信果又大发脾气，又谈些老古董事，几次看表才走成。

毛主席报告稿，又是看两遍，师爷之责。

1951 年 12 月 8 日（星期六）

开人代会一天，只能做两件事：上午看湖大党史问题，下午看一报告，无聊之至。

实在弄得疲劳，晚上竟只能读书了。

接新信，亲热香甜！接祖春信，言将来湘土改。

中央大惩贪污。我之应反省者：买书，要胡真买了支笔，胡真自动买一留声机均受之。在报社时，泥匠为通泰街修墙大概用了两石石灰。

买书之事需下决心控制了，有些书完全不应自己单要一份的。

有白喉。苗苗不让接回，也不让去看。

1951 年 12 月 9 日（星期日）

从上午十点到现在，几写了一整天。成“读书特点”及“反军阀斗争初试”两段。约四千字。历史背景算是弄清楚了。

晚与老高请唐父等吃饭，会旧结新似无可非。夜最后整就“三育并重”一段。

1951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一）

上午出席人代会，读《列宁简史》。

据草稿，写就“俭朴谦逊作风”和“受师生爱戴”两段。

依现在规模，已大体写成十二段。即：

1、关于第一师范
2、关于杨昌济先生
3、好学不厌（读书特点）
4、《讲堂录》介绍
5、《伦理学原理》批语介绍
6、三育并重，体格锻炼
7、俭朴谦逊作风
8、与军阀斗争初试
9、领导学友会
10、主办夜学
11、受师生爱戴
12、创办新民学会

题未定

还可能要写三段：
朋友
心爱天下（伟大抱负）
社会调查、游学（材料很不够）
一九五一年大概可以完成这件事。
但希望一气写下 1919—1922 年。

今天开会时，从彭一湖[29]处知道龙伯坚[30]也和毛主席办过《新湖南报》（果有此报）和活动过。约好明天去谈。原以为活人找得差不多了，看情形还差得远。决不可自满！“时时刻刻想到自己不行”！

晚马列主义夜校开学，乱讲了几句。第一次课我讲，要准备提纲。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一）（原件如此——李南央注）

昨夜睡前拟好十二月底前完成写作计划，定计划是非常重要的，必须练习坚持。

上午与龙伯坚谈《湘江评论》，《新湖南》事。他曾为杨开慧看过乳癣，与毛主席有过一段历史关系。毛主席当时是从不放过一个统战对象的。

蒋竹如[31]寄来万余字材料，有几句有很大启发 。

必办事必即时了结。

1952 年 1 月 1 日（星期二） 雨

去年最末时刻给新写了封信，报告与苗过除夕经过。

中午庸园请饭，统战也。首次吃果子狸和香猪，都是一种野物，甚名贵。前者如鸡与猪肉之间的

[29] 彭一湖：1924 年 8 月—1926 年 1 月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1949 年 8 月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委员的彭被派到长沙发展组织。后任民建中央常委，政协委员。1957 年被打成右派。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曾提到他：“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李南央注

[30] 龙伯坚：（1900－1983）长沙府攸县人，中医学家。1923 年毕业于湘雅医学专门学校，1931 年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获公共卫生硕士学位。1933 年回国，任湖南省卫生处处长等职。1949 年参与湖南和平解放工作，后任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医研究所所长。1957 年被打成“右派”，后调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情报所，从事《黄帝内经》的研究整理。

[31] 蒋竹如：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也参加过新民学会。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李南央注

肉类，反不如香猪之有特色。多喝了几杯洋河大曲，至晚头极昏。

下午林、严夫妇来，谈思想改造问题。替妹妹看了病，这是一对非常有朝气的夫妇。

晚我去看了一下军区大礼堂和舞厅，二唐携苗看《星星之火》。我去看了半场，约十点归。即入睡，头昏未解也。

1952 年 1 月 2 日（星期三） 晴

上午湘雅支部来人谈湘雅思想情况。湖大亦来人。看了林{骄}威的自传，提好意见送去。

今年二事：读理论书，有意识多去工厂。

省委例会，毛主席要各省宣传部也每月作三反报告，全面抓起来了。

确定高知分思想改造党小组名单。

我的桌子、书架、书柜、抽屉都太乱，必须保持条理，规格的生活。以后上午上楼办公，晚挤时写作。

1952 年 1 月 3 日（星期四） 晴

上午上楼办公，至少免得大家往下跑，工作效率要提高得多。

朱凡来谈师院人事，晚后随去找黄老，路遇。初步谈定调邓均鹏去任副院长。干部是靠干部推荐的，这是根本的“干部路线”。将刘、程等对朱意见与他一谈。此人还不是虚心人。我不了解情况，不便多谈。

到宣部后发过两次火，说来是去年的事，改得了的。甚觉老唐之无言可畏也。

下午逼出一篇社论，揩黄老在湖大报告的油。

新元旦信，薪水制下 87 万，为她捏一把汗。关于工作、生活、写作，她有较“深”了解，甚愿一闻。她也是主张我下工厂的。英雄所见。

今天尚无内仄之事。

1952 年 1 月 4 日（星期五） 晴

上午上楼办公，谈大家三反揭露事实。对胡意见多。我有动摇。原因是揩油买了支钢笔，胡送来留声机受了。这应该是最后教训了，脑子里总要时刻记得张子良[32]的影子。

买书的问题上对自己再下警告！

下午在机要室看了两个多钟头电报。以后至少每周要去看一次。

中央强调放手民主，领导以身作则，一齐下水。

我也应该小小洗个澡，思想上是逃避的。

毛主席称赞武汉的勇敢。

政局决议五条：

1、整编部队，加强国防力量。

2、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

3、增产节约，准备国家大规模建设。

4、平衡收支，继续稳定物价。

[32] 《人民日报》当年有篇文章《一贯保持艰苦朴素作风的共产党员——张子良》。

5、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义而坚决斗争。

晚，朱来谈通俗出版社改公营问题。

准备明日上午教育会议的报告。读《学习译丛》第一辑:《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一文，得益良多。

1952 年 1 月 5 日（星期六） 晴

上午至教育会议作思想改造报告。准备时觉稍有心得之处，即社会在变化，人必须跟随变化，发挥思想之积极能力。

下午最后改对方克文意见。

拟去工厂，如妹妹咳嗽好，下周成行。

与新信。

1952 年 1 月 6 日（星期日） 晴

苗苗跌伤额鼻，眼青肿，看了难过之至。胖而笨，又穿上大皮鞋。小孩穿这种皮鞋是完全不对的！

桢兄来谈甚久，留吃午饭。和他谈阶级分析，以母为例。琬姐是一感情物。他也意识到自己犹豫不开展等弱点。报出杨某寄存物椅、等，是一种提高。

翻了下地主发家材料，甚叹过去为何不写出，最后回顾而已！

新来信，处理干部关系似有了些觉悟，但要看实践。优越感甚重也。对我意见仍在刚回长一段生活，谓我揭发不深。

整天没做什么事。

党代会黄老讲三反，自杀活该，组工作组如土改，就是整在座的。干脆明确之至。

晚布置下配合三反工作，检查宣传部帐。胡真上北京用了 500 万元，我难逃纵容之罪。钢笔 25 万原来是胡打了一白条，决心退出，以解包袱。

1952 年 1 月 7 日（星期一） 晴

上午参加机关党员大会，我作了检讨。从思想上讲三点：二年多来庸俗作风的发展，对请客的看法，党内用请客推动工作，不是从政治原则出发，个人与小公得方便的本位作风。揩大公的油，为了个人也从中揩油。纵容胡真此种思想作风，受了留声机。干部间自由主义作风的发展，遇了问题不提出，一团和气。

会后本拟和唐一道找黄老谈对金意见，恰金本人在，又未启口。周礼[33]同志说应该当面他[谈]。个人患得患失作怪。

下午去军区参加转业会了，听说大家对金等意见端出来了，土委会问题性质严重，是奸商思想。群众力量才能解决一切，黄老是从外面煽火。宣部同志谓我对胡真包庇，想包庇未有，但不及时向群众{掀}破，或错或不错，特别是唐来后紧张之时。然对他本人则是斗争了的。不过，500 万问题未能发觉，深处挖，与笔、机有关也。这是大教训。

1952 年 1 月 8 日（星期二） 晴

上午上楼办公，以后每天上午集中精力于部务。三反思想情况必须写些东西。

[33] 周礼：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长期在湖南从事地下工作，曾任中共湖南省工委负责人。

下午和睡前改了三段："一师时代"，放置一个时候是对的。

常香玉唱做具佳，人也脱俗，加以政治培养，前途无限，可以出国。《花木兰》甚入情理。剧场遇李老，大概回乡一转再来。

1952 年 1 月 9 日（星期三） 阴

老唐告我对门支部有人谓我小孩非地主保姆不能带，当时颇生反感。但事实上我们对小孩较之一般干部都过份多矣！问题不在地主保姆，同志们提出意见来好。

唐原则性强，找李九思来谈了她的大观园作风，非组织观念，我有助长的。

难道还能自满吗？我比别人用公家钱少？实际上是适可而止地挤公家。

新托人带来小孩物，真害怕她买这买那。饼干、糖、面，好像长沙都没有，我扣刻[克]了婴粮。一笑。给新写信。

给胡真写了信，将问题提出。

宴常香玉。晚整理"一师时代"两段。

1952 年 1 月 10 日（星期四） 阴

这几天都要挨到八点半才能起来。

上午上楼办公。准备写《庸俗作风》材料。

吃午饭时，周礼同志提到工业厂会对新意见，坐汽车浪费事。杨第甫[34]突然说，有一群众煽动保姆，谓范 xx 不配当党员，如何如何，颇懒得再打听。传达对我有意见，有架子，这是必须警惕改正的。对宣干班讲课拿钱有人提出变相贪污。此事我未能坚持，拿是不好的，贪小失大，何苦乃尔！这都是教训。

老朱谓报社对我们两人意见，主要是民主作风问题。

下午《庸俗作风》未写起。晚写成社论一篇。材料明确，写起来快。

和柯来信，似有诚意改了，算是一收获。

引了基洛夫一段话，这人是非常厉害的。

听说下午党代会上，黄老担保每一个被检举的人，要做检讨。对为照顾身体事，作了点解释。

睡前社论交唐一改，他认为正是时候。

1952 年 1 月 11 日（星期五） 晴

上午将社论再改一遍寄出。薄的报告向资产阶级开刀。

"资级的剥削群众，不劳而食，损人为己，唯利是图，假公济私，投机取巧，铺张浪费，享乐至上等腐化堕落思想，对于革命和建设事业都是极端有害的。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上述的资级思想，只能是批评改造的对象，而不能听其自由传播，为害国家。"

和资级还将有十年、廿年的瓜葛。斗争是严重的，是必须胜利的，自己要时时刻刻警惕。

下午省市宣传例会，讨论了三反，将大家抓起来。

我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是严重的，在我的思想中，没有树立过必须与一切非无级思想作斗争的观念，是一种和平共居的思想。

[34] 杨第甫：（1911-2002）湖南湘潭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委秘书长。其子杨小凯"文革"后成为著名经济学家。因肺癌，2004 年 7 月在澳大利亚去世，年仅 56 岁。——李南央注

《反庸俗作风》写好，这也是反自己。

大家要胡回来，但须照顾土改。

晚再读薄报告，黄老说领导者后检讨，与薄讲相反。

与唐看《宝笛仙盆》，哈尔滨看过的。

1952 年 1 月 12 日（星期六） 雨

整日省委开三反会。我建议廿号前检查领导告一段落，以全力转入财经、工商界。

晚改写“一师时代”。

1952 年 1 月 13 日（星期日） 雪

昨夜十时，朱邓来，报社放手出了乱子。小资级泛滥，与不纯分子，斗地主似的整、反领导。谈至一点半，旋共去橘隐园，召编委及少数人谈如何扭转，又不损元气。晨六时开编部支部大会，疯狂可灵[怜]，直到痛哭流涕，全部鸡毛蒜皮，捕风捉影（领导严重官义，不民主，自食其果），扭不过来。与朱拂袖而去庸园。下午大会决停训，黄老坚守，周礼同志下午参加支部大会，直到八点归来。

我的教训：

严重脱离群众，缺乏民主生活，没有照顾平均主义。思想教育、党的教育极差。

明日下午准备去作检讨。

整整小四小时，算是坚决扭过来了，算归有些经验。

失去常香玉《西厢》!

1952 年 1 月 14 日（星期一） 雨

晨十时方起。写报社事件通报。去庸园，考虑不发。三反汇报者接连来，已入紧张阶段。商人准备反三反，而干部陷于机关，大矛盾、大困难，必须争取主动。下午去经武路续开支部会。作了潦草的检讨，大家也无心追究了。我买书前后共 200+万元！当然是岂有此理之事（有为省委同志买者）!

批评了廖的软弱。

1952 年 1 月 15 日（星期二） 晴

上午省委三反会，确定发动群众，不要收束。廿号前告段落，全力去财经部局门，向资反坚决进攻！得不偿失，名利双失。“干部一股怨气，向资级发泄”。

下午改写思想改造报告文，未能参加检查我的会。

大家意见：脾气大，感想、才子办事。纵胡，夫妇关系，报社与这边对新意见不少。

新从唐转信，似很不冷静也。与唐详谈与新关系。

元吉[35]信焰高气扬。

1952 年 1 月 16 日（星期三） 阴

上午省委委员检讨会，黄老谈及工作组织性差，他不会出大偏差，但也办不出大成绩。曹[36]感谢群

[35] 元吉：范元吉，范元甄的大弟。——李南央注

[36] 曹：应该是曹瑛，时任长沙市委书记。后调外交部工作，做过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李锐庐山会议落难后，对李锐一

众和党的教育，步步发展、放松工作、追求欢乐享受。金[37]谈甚久，严重铺张浪费，摆了帐，解释小圈子，男女关系一提，生活追求享受，影响工作。决心紧张振作起来。（曹谓金“锋芒毕露，有恃无恐，一帆风顺，飞黄腾达”）。大家态度是诚恳的。

Lsd 来！

这几天都精神不济，一个通夜影响如此之大？

下午晚上写完思改文。

与元吉、新写信。

1952 年 1 月 17 日（星期四） 晴

九时始起床。昨夜失眠一小时。

上午写好《教育工作者为什么要思改》文，寄出。

下午参加检讨会。大家对我意见集中于几点：

脾气大，是群众观点差，不尊重同志。此点意见最多。

工作无计划、缺组织，凭感想，大少爷作风，管大事不管小事，大而化之，不细心考虑别人意见。

对胡真迁就，化小公事，三反初不重视。

坚决改正这些，每天检查。

1952 年 1 月 18 日（星期五） 阴

省委委员开了一整天，比较深刻地作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大家对金主要又提出骄傲自大问题，对干部态度。陈、刘因此流过眼泪。干部政策集中于宋的问题，太不讲品质了。王讲了自己的四平八稳，看问题不深，但比较周到，作事能按部就班，胸怀是宽的，因而干部关系好。下午老高[38]来，谈了工业方针的分歧。他主张搞基本工业和矿。大家批评了他的不问政治。干部摆法问题也谈了。周谈了自己心情，对金之隔阂。问题更端开了，谈了心情，通了情报。晚与唐看《常胜将军》。

晚续改《一师时代》。

1952 年 1 月 19 日（星期六） 晴

下午省委会续开。骇人听闻的王丕敏[39]案件！

我讲了几点意见，金的看法，参谋部，向干部作报告，利用报纸工具，讲了自己的自高自大。曹、陈等也插话指出。黄老讲话时也说到“李锐也自高自大”！黄老讲了：改变会的开法，说明干部政策，要用有能力而带缺点的人。宋犯法也逮捕。讲自己之学世故，人材之难。金是党少有的优秀人材，缺点要改。以后每月省委会要加一条互提意见。干部政策解释印象甚深，出发点强调要解决工作。金也再作了检讨。我最后提到注意身体，以及组织部加新血液问题。

晚去庸园看了别墅图样。

直非常好。—李南央注

[37] 金：应该是金明，时任湖南省委副书记，后作过商业部部长。—李南央注

[38] 老高：高文华，时任湖南省委副书记兼省工业厅厅长，后调北京，曾任水产部部长。—李南央注

[39] 王丕敏：原长沙市公安局局长。1952 年 4 月，作为长沙市公安局严重违法乱纪行为的主要责任者，经中央电令（毛泽东手令）被处决。此案现正在复查中。—李南央注

续改《一师时代》。

1952 年 1 月 20 日（星期日） 晴

上午去市委参加开除王丕敏党籍会。唐应作深刻检讨。

李清从北京回，借来乔木两份思想改造报告。晚读两遍，对资级思想更明确。

不要担心资不积极赚钱。资级思不可能产生新民义思。节制资本，节制思想，共纲教育与社义教育分不开。两种诱惑：合法利润（不大），将来到新义地位。引之投资生产，思改是与之斗争过程。主要出路是国资义，加工订货，公私合营，受领导，不搞暴利，思想就有所改变。资思不愿如此干。“为人作嫁”，“为谁辛苦为谁忙”。要求：服从共纲，准备新义，为人民立功（戴罪立功，剥削不理直气壮）。摸清底，违法身败名裂。

三反打威风，变得臭，服服帖帖，不要怕他们学习中抬不起头。使之有自知之明，一定要受领。思想在社会上吃不开，谁领导谁，勿存怕说话太过份或怕违背了统战的思想。树立新义思，斗争尖锐而长期。

李济、陈叔已离经济，成为政客，可坐而论道（生活好，政治地位）。

天天生长新义，不到完全新义，斗争不停。不能设想对他们谈清楚什么，他们即不干坏事，资本家是拜物教，全部生活为利润服务。

毛：“铁扫帚什么地方没扫到，什么地方的脏东西就不会自动清理出去。”

节制资本是与资基金斗，用思想概念来规定资级思改进度，不如说用具体经济政策引导前进。经济一步步，思改一步步。

学马义的滑稽，学我们一套，有好处。培养积分，奉公守法，愿搞生产合作社好，{欧}文，中小资可培。

资思改配合经济需要，学马列是少数。各种方法配合：工会、家庭、上有国，旁有工会，中有店员，下有子女，围攻、不断提新要求，水涨船高。财经不断变，年年新注意不完，步步逼其前进。共同纲领，政策法令大张旗鼓学，全体参加。

经济上是暴利思，反国营领导。政治上一直改良、妥协。对反动派不革命，对革命战争恐怖，不相信，快胜利才倒。“两败俱伤”、“南北朝”、“第三条路”，资思反映（小资革蒋命，片面主观、急性、宗派，左右错）。

分析思想看具体历史内容，具体利害。

现在改良义思问题解决。

反映资级在各种不同时期基本利益思想即资思。

每个人思想有主导一面，具体分析。

贪污是资思：本质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提腐朽资思不妥，似乎资级不存在了）。

陈已生[40]：资级用毛思武装起来不对，只能用毛思不断改造。

资思有合法的，非法的。非法行为即非法思。如贿赂、逃税、暴利、投机。合理赚钱即合法思想，具体分析。

资思不可能完全合乎共纲之法，必改造。不可能自然而然服从。两年事实证明。将来间谍问题。

资级本有另外一条路，硬拉走这条路，是大斗争问题。

[40] 陈已生：是 1945 年 12 月 30 日成立的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创始人之一。

新来信，称“部长先生”，对我称她“冲动”大冒火，以为春节拒绝她来。匆复一信，也作了自我批评。

1952 年 1 月 21 日（星期一） 晴

上午客人川流不息，我又说得多，总是想表示自己“知道多”，“高明”。积习何如此之深！

下午理发，甚疲劳。拉四次，似有肠炎。我的肠子是一问题。晚饭照旧吃，不管它。

改好思改报告清样。

晚饭后与唐去陈家取来字画 22 件，布置别墅也。

晚读《论共产党员修养》一遍。必须精读。

略想到几点：

与新分歧是对一些现实问题（其中有带原则性问题）的态度。

一则嫉恶如仇，看不惯一切不满意和不良现象，宣告绝交。而自己又并不能“洁身自好”，做模范，因而苦恼之极。但有些原则精神则是对的。

一则迁就多于斗争，有时也随波逐流，求一点个人的“舒适”，没有明确的阶级爱憎，强调妥协，实事求是。有时变成纯粹调和，自己也陷入并不满意的包袱中，学坏样子。

这是个人利益问题，孽根未除问题。也还知道控制，有限度，但尝一点是一点。

我的毛病中还有如 P.61 第三条，自高自大，个人英雄主义：

计较党内地位高低，喜奉承，逞能干，好居功，好表现自己，好包办。没有“涵养”，不能平等地谦逊和气地待人。自满，好为人师，好教训别人，指挥别人。

略想二年多来，思想中之问题：

敌情观念不明确，

待人没从阶级分析（亲属、同学……），

与上级生活的交往，个人接近，不是政治的，

干部间缺乏原则的斗争（主要与朱、胡），

工作中的个人企图，想写点什么。

1952 年 1 月 22 日（星期二） 晴

上午省委会，确定三反步骤与组织部队。黄老谓此次乃各种思想大暴露，一切问题总暴露，而领导则孤立与被动。

集中全力搞工商界，其他公安、文教暂不动。王丕敏案因牵动太大，暂不公布。

“要点”与“通报”看讫。

下午去青委讲资级思想问题。

晚去湘雅讲三反——思想改造——土改。

在家桢处坐约半小时，他去土改尚受家庭阻挠也。

读《最主要之点》，安格林娜伟大之一生。此书应置案头，可时时得益。

1952 年 1 月 23 日（星期三） 晴

记性似极不好，上午作了几件事都想不起来。

与唐谈话有急躁处，应改。尊重人不够也。

下午宣传部例会，确定今年工作纲要。

晚写《朋友》一段，得熊梦飞“补遗”，记杨怀中甚详。读毕《论语类钞》，当时是非凡之人！毛主席是完全吸取了中国旧文化的精华的。

可以全部定稿矣！

1952 年 1 月 24 日（星期四） 晴

整天省委开三反扩大会，讲内外布置问题。

我被分配到粮食公司。在加工、运输、建仓、偷窃等方面均有问题。正副经理据说还是正派的。

年是过不成了，党团员不放假。

明天还要去党校上课。军区课只好换人去算了。

苗苗还是放了假。额伤已好。妹姬实在太顽皮了，防不胜防。

新不知能否回来。孩子们都在家，当然更念着。

1952 年 1 月 25 日（星期五） 晴

上午去党校讲党史，有部分农民干部。真是不管人家听得懂不懂。

下午去粮食公司帮助三反。经理介绍情况，问题不大，却被围攻了七天，很被动。恋爱问题引起众怒，多住了间房子，人还朴素。看了他们全部记录，并取回有问题分子的材料。

经理房中没有放一本书！

晚参加市委召开三反宣传会，具体工作全交他们做了。

1952 年 1 月 26 日（星期六） 晴

阴历除夕。中午去通泰街吃饭。晨琬姐送礼物，也只好再补送一点。

上午仍去粮食公司，听汇报。团员和群众反领导情绪还未完全解决。由谁领导？

下午召开团员会，和小资级思想战三个钟头，直到也提不出什么问题了。估计少数人仍不服的。

晚接新信。“你这杀千刀的!”

但不回来却也是惩我一法。因存希望也。

晚上陪孩子们玩。改我的“一师时代”。

关于杨昌济，决成两段。至十二点四十分写成上段：一位值得怀念的“师表”——杨昌济先生。共三千二百字。

1952 年 1 月 27 日（星期日） 晴、雨

改了一上午社论。

午饭后以拜年作休息。

至晚七点半写成下段：相敬相爱的师生关系，2300 字。

压下玩一玩（松桂园舞会）念头，赶“一师时代”，并以报“杀千刀的”。寄来一大盒食物，苗苗高兴极了，信也懒得听了。妹姬实在是个大无畏者，她像长了翅膀。

计算了一下，“朋友”一段成后，共约 35000 字，连注释，将达四万字。确实是一件不小的工程。回首一下，亏我下这个决心！

夜十二时，最后写成“志同道合的朋友”一段，共4000字。重新拟了个目录，计算了一下字数。

《第一师范求学时的毛泽东同志》初稿算是写过了。这件工作大概是去年七月后开始的，断断续续地顶多写过一整天。最困难一段路是“讲堂录”和“伦理学原理”的批语。

准备铅印排出，清样再细改一次。印出数十份交本地的人们审阅。再加一次修改，原[然]后寄北京处理。

1952年1月28日（星期一） 雨

整天开省市协商扩大会，向资级交底。黄老提出打老虎，小小改了一下。几位商人轻描淡写讲了一下，给自己加上“罪人”帽子。战斗尚未开始。

晚与唐看常香玉《红娘》。千古名剧，也是一辈子的事情。据唐说，所有演剧均赶不上原著。

1952年1月29日（星期二） 阴、雨

昨夜失眠，晨醒很早。

收集材料准备写给中央电报。

上午省委扩大会，决定先打200只老虎（千万以上）。沾钱的人，不贪污者困难。全国范围的战果频来，黄老决心也逐步变。问题似越来越清楚，这是一场非常伟大的战斗。

晚去粮食公司，参加半小时小组会。随去程宅，开第一师范扩建会。此事与我颇偶合。校址在河西为妥，城南旧址盖一纪念馆。

与周士钊[41]同来坐约二小时，请他帮助这一工程。他谈到几次与毛主席会见陈事：

对帝义，他骂一句，我骂二句，他打一下，我打二下。

二十年也打不到鸭绿江。120万，军队品质考验，谈不成，我还有厉害东西——空军，参加前线战斗。

我出方向，具体办法前方创造。

具体计算纺机与木机的数字，后来居上，要廿年，十年不行。钢太少，不如卢森堡。

与钱有关人，很难不贪。身体甚好。

（又将目录编过，写好封面，及材料来源说明。）

毛主席甚不愿编“选集”。“过时了的东西，懒得看。”对现在的问题有兴趣。记得，记得。

1952年1月30日（星期三） 雨

上午开部会。关于派人去工厂问题，我很不接受批评，傲慢仍作怪。

下午再详改一次“一师时代”，逐段统一语句。“心忧天下”排最后，并重补一个尾巴，也就完整了。

直到十一点完工，明天付排了。

以后准备写成1919—22，并整理照片。

这几天写作欲望很浓。

[41] 周士钊：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班同学。长沙解放前任湖南第一师范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副省长。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1950年在周携毛泽东读过的《伦理学原理》原书进京，将书交还本人的前三天，给李锐看了此书，李锐1977.10.16.写给大姐李琬华的信中说：“一见了那些批语，真大吃一惊！因此动了写那本书（《毛泽东初期革命活动》）的念头。”——李南央注

1952 年 1 月 31 日（星期四） 晴

“一师”付排。收拾残稿和原料。

上午写就给中央报告，无甚内容也，聊备一格。

下午去粮食公司，找一坦白七百万元者谈话。只有七百万，暂鼓励其检举别人。

到友协找来一些旧画报。

与唐看《山地大战》，即保卫塞瓦斯托波尔。写水兵，英雄，活的人，会找乐趣的人。舰长到不见得动人，也许演员之故。玛利亚是英雄，怀着沉重的感情，与丈夫的殉难地共存亡。但保卫祖国的感情更高，她很快就懂得了水兵，并爱上了这些英雄。我似乎特别能懂得玛利亚这类感情。

为自己花了十万元。衬衣、毛巾、牙刷，在承德穿起的衬衣实在该退休了。

1952 年，二月

一月份简结：

1、写作：社论二篇，报告性文章一篇，共一万三千字。

“毛主席在一师”完成。本月份写成八千字，并全部修正。

2、报告，讲课五次。

3、参加三反，处理报社问题，到粮食公司。算下去接触了自己右倾思想，未深刻检讨。

对骄傲自满感触较深，注意改中。

4、宣传部日常工作较注意。

1952 年 2 月 1 日（星期五） 雨

整天在粮食公司。因经理不在，欠冷静。马上就注意了。凭什么？

作动员报告欠严肃，对贪污分子缺乏仇恨所至。

晚省委开会，黄老谓二年多来大错将经济大权交予了旧人，我们只抓中心去了。思想与决心打虎，打错了再赔礼。

讲了八条：

领导决心，

组织队伍，

发动群众，

交待政策，

研究敌情，

分配任务，

讲究战术，

限期突破。

1952 年 2 月 2 日（星期六） 雨、阴

上午去粮食公司，再打气，错了将来磕头。找两个“老虎”谈话，未有收获，动摇是大问题。

接新信，续向我进攻。似觉她甚不了解我。

晚写勤工俭学，约二千字。昨夜拟了个计划。

1952 年 2 月 3 日（星期日） 晴

不知周末矣！

整日在粮食公司，再加大煽火，有不满分子在泄气。

昨天和我担保多一千元即枪毙的人，坦白卅万元。另一保证的人，又谈出五家米厂。非常生动的经验。

下午再开动员大会。讲话、口号、宣誓、表态。

看了战国墓。五层棺椁，黑、红漆如新，可惜曾被盗掘。最名贵者为竹简。细小如篦垫子的竹条，字迹可见。现泡在水中。世界第一也。墨子反厚葬是有道理的。

中国实在是一文化至高古国！

遇李淑一[42]先生，谈及毛杨结婚事。“好奇心冲动”，大有助于我材料的收集也。

老朱写了申明书。

晚写就“勤工俭学”，共 4500 字，草稿。

1952 年 2 月 4 日（星期一） 晴

上午想写社论未成。遇见黄老。谈到国家机构的危险：财经部的命脉抓在人家手上。钱、盲目建设。内部的公安部门如此之糟，省可捉 28 只老虎，市可捉 23 只。干部是一代代换，没有在最初将一批新干部放在财经部门锻炼，而交给旧人是犯了错误。不发展党也不妥当，大教训。他是在说服干部处长的资格论。

陈毅电报，那些大贪污分子已不是同志了，是资级代理人，希望蒋美复辟，不愿入社义。不要大海捉鱼，要签筒抽签。不要试图一举而竞全功。打虎计划，软硬办法，反差不多。

毛电：争取 90%中小资暂到我方或中立。6%左右孤立，惩处 1%。逐渐了解，逐渐深入，逐渐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斗争过程。紧张艰苦工作，大中小矛盾大，着重打投机商。街道一年开几次群众检讨派出所。

晚饭后，不到二点钟赶写了一篇社论。

到粮食公司，略有进展。

复看“驱张运动”材料。又十二点了。

1952 年 2 月 5 日（星期二） 晴

上午到粮食公司参加会，提些具体意见。已登报的坦白者又挤出几十万！余二人增点线索。晚上听说是胶着，干部情绪有影响。

报社大虎在擒，找和柯来谈。

下午、晚上抽时校“一师时代”清样，并写注释约四千字，请唐大删。

[42] 李淑一：毛泽东青年时代好友柳直荀的遗孀。1957 年初，李淑一将自己悼念丈夫的一首词呈寄毛泽东，5 月毛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回赠。词中的“骄扬”指毛的夫人杨开慧，“柳”指柳直荀。李淑一是李锐大姐李琬华抗战时期在湖南安化桥头河“省力第一临时中学”教书的同事。李淑一和柳直荀的独子柳晓昂曾在国家计委水电组工作，与李锐接触甚多。——李南央注

1952 年 2 月 6 日（星期三） 雨

一早托儿所来电话，苗苗不好，似出疹。即去湘雅找严医生。是“清江麻疹”，即风疹，不转病，无大关系，但需严格隔离。回来安顿住处，已到下午二时矣。疲乏之至。

除看稿，去粮食公司一转外，全部时间看完“一师”清样，并写就全部注解。苦矣哉！

排出后，加上注解，将超过六万字！

现已一点半，上床恐又不能入睡。

1952 年 2 月 7 日（星期四） 雨

上午到粮食公司参加打虎大会，不可谓轰得不凶也。极为顽固。饭后我又找个别谈，无用。

下午省委汇报，经验是要猛攻，决心不能动摇。黄老讲三点：不怕偏，900 万以下快交待，追写材料，越多越好。“贪污经”。

晚又去公司，再几人谈话，仍坚持顽固。心中颇有点动摇，又怕别人动摇，此事甚不易办。

有疲劳之感，注解未最后写完。

十一点半睡，较早。

1952 年 2 月 8 日（星期五） 小雨

苗苗一直未烧，大概无事。

今天最后写好全部注解，看完第二遍清样大部，担子可以放下来了。

昨晚他们将我与唐的军，有鬼，就我们两人没打着。

下午倪政来谈：电台已轰到一只，老朱已捉三只，几个通晚轰、狠。

四点去公司，正布置狠打。去法院找来米厂经理（原装疯半年），有了结果。大案子，这个是 2500 万。因此我用出全身力量，压出一千万。晚开大会又加一千万。大轰以警其余群虎也。

甚为痛快。老虎非我族类也。

旧社会之可怕！

晚作自我检讨，讲右倾思想较深，从热河对美蒋谈起。

1952 年 2 月 9 日（星期六） 晴

昨夜金、宋均去粮食公司。因牵连到市，重视此案也。上午到公司，群情甚高，对领导甚信仰。原来有不少人已动摇。找彭再谈，此人奸狡之至！是复旦学生。

看完全部清样。下午看了阿尔美尼亚，美妙已极。

颇想休息一下。晚去交际处下一盘棋，并跳舞。新走后第一次也。

1952 年 2 月 10 日（星期日） 晴

今天为生火事，又发了柳的脾气。甚不对。

注解清样亦看好，算是付印了。印 25 份。

新似乎很久没来信了。

原来计划的写作，本月内完不成了。

这几天有疲劳之感。

1952 年 2 月 11 日（星期一） 晴

整日在粮食公司，坐催与布置。现有些胶着。小小轰了另一个，无效。晚闻其自杀。可能无问题？

看《俄罗斯航空之父》。洗澡。

晚读毛选中论资级。中央要写文章。

1952 年 2 月 12 日（星期二） 小雨

上午、晚上均去粮司，作些具体布置。有一嫌疑被斗分子，坐桶下井。

印出来了，这是很无把握之举。先寄出七份。

又看了些 1918—19 旧材料。

晚周惠[43]来谈甚久。言及他之从上到下先整自己，示范。镇反还要大搞一些。

我真是不能不下去了，人家也觉奇怪。

1952 年 2 月 13 日（星期三） 小雨

晨接朝鲜来的两代表团。

继续准备反资级进攻文及王丕敏社论。

晚到粮司听情况。

中南要湖南打 1100 只大老虎，有点想不通。

1952 年 2 月 14 日（星期四） 阴

黄老在省委会谈：

三反其味无穷。对思想、政治、组织、经济、党、国，都是伟大意义，是一综合性运动。整、清党，思想改造，学习业务，无所不包。

二中全会决议对资级讲了许多，运动不来不明确。黄老当时曾感觉“限制太早了”。

毛主席曾对黄讲：“城市主要问题，本质是资级与无级斗争问题。”（黄老认为是生产）

本质不认识，一切都模糊。要反开端，改变观念。国经领导、税收、合作社、贷款，劳资（过去老压店员，怕垮失业，没了解跨不了）……节制资本，必须执行二全决议案。

合作社曾怕多影响私资，束手束脚。

税收，商人办法比我们多。

将来搞特务，也还会主要是资级。

政治、思想、经济、组织，斗争都是对资级，但还要合作。资级要{垄}断。

二年多来经济建设损失至少 40%（吃死猪）。

三反愈彻底愈好，政、经、思、组都有好处。

要有彻底决心，不准有漏网，关系党团太严重。

对老干部不能再姑息。要党、国，还要那几个干部？

毒蛇射手，壮士断腕。

杀一儆百，三年后反，不得了，下面变铁托。

[43] 周惠：（1918—2004）江苏灌南县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湖南担任领导工作。文革后曾任交通部副部长、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书记。1987 年任中顾委委员。

现在要注意分析材料。

中午见李老，略谈旧事。晚老高请李老吃饭。

粮司无进展。

1952 年 2 月 15 日（星期五） 雨

晨赴粮司，将副经理老红军训了几句。不推一下，紧张不起来。重新分了工。

下午讨论王丕敏问题。沉痛的教训。曹、闫要作深刻检讨，并应受处分。这是真正的震动，真正的与资级思想斗争的问题。

晚曹请李老吃饭，“更不能不去”。

粮司紧张起来了。

1952 年 2 月 16 日（星期六） 雪子，0º

大寒。今冬第一次。

新对第一、二节批示寄来，根本否定多。她的基本意见是对的：客观，没有马义的分析，必须重写。

对我之坐办公室再深致不满。这意见自然是对的。我的兴趣在死东西，而不在活东西。这是严重的。

但这个包袱又不愿案置，还想弄完。如何是好。

复新长信。

报社董仲卿送法院。我对此人看法有错误，对旧社会人太不了解了。

1952 年 2 月 17 日（星期日） 雪

省委会传达毛主席决心：

三反是严重阶斗，三年不成样子，再七年不三反，党变质，变国了。三全后，反过一下，未大反，致成今天情况。党有马义也会变质，有三反才不变质。有领导，有好党员，反对向国方面走的人。没三反学马义学不好。马义是意识形态。三反是斗争，加斗争才能革命。有的人在整风整党中好（宋德贵）。过去整好人，坏人未整。这次都整。好人整成更好，坏整掉。三反不胜，党要失败。准备反掉一批，公务人员 260 万，反掉 60 万。党员 40 万洗掉。

领导过去是半教义，不反则全官义，整好才摘官义帽。反不出是估计不足。撤职、打虎、决心、内外攻、层层围。反右倾思想，主要是反右。凡估计、计划、压力不足，皆右倾。划清两条界线，共、国、资、工，对马义敬而远之，对资级唯恐不热是党内国分子。内部革命。处理原则：开除、撤职、关、杀，有的占几种。整垮怎办？中国人多，可以补。对老干照办。党无封建、无派别，只有三反。军队一定搞干净，不能亡。地方先搞专以上。

派人下去督战，加压力。两月不够三月，1952 不够，1953。

大家都检讨已经右倾了。

我是严重右倾，现在还右倾：估计不足，抵抗中南 7000，1000 数字，打虎时动摇。

晚在陈{白西}同志家吃饭，请李老、{堂}与平江的元老。活不久了。

高、陈、谭等均谈到：德才问题。同意我之自满，对中南的提法，只用几十有才人。

睡前汇报，跳井的已突破，承诺二千多万。甚为兴奋。

1952 年 2 月 18 日（星期一） 阴，仍大寒

整日在粮司。唐少海谈后追加 800 万。另外两个反复翻供者，甚使人动摇。没确实材料难下决心。晚作了个报告，决定搞资本家。

文章写不出来。

1952 年 2 月 19 日（星期二） 晴

上午找李老谈毛主席在湖南组党情形。历来沉默寡言，谈必中肯，惊人的朴素。

觉“一师时期”太深，不适合一般读者，研究性的东西。第一二段甚觉太空。

晚去粮司。胶着状态。

接新波动性，复信。笔锋带有感情。

1952 年 2 月 20 日（星期三） 晴

天气好了。雪对农作是好的。党对今年旱灾警惕特高。

罗传达毛主席关于三反意见。作了笔记。句句是见血之言。他的语言真是吸尽了精华。

再看新信，她的基本意见，方向最重要，无热情，功绩不能如劳苦。这都对。但“如七仲尼谈奇材”则偏也。只能作为材料也还不服输。也许会如此。还应提高信心。黄老说看了一遍，只说滕代远[44]不会参加新民学会。对我谓毛吸收中国文化遗产这点是甚同意的。谈到改变工作，“几千万人，将来几十万党员”，“不要改行了，改后也许又不满意。”我提到水电。他却说写点著作好。

究竟应开除些什么人。干部政策、估价，颇有点混乱思想。

1952 年 2 月 21 日（星期四） 晴

改写好“一师”第一段。这是一个不能完工的工程。

晚去找谢老谈，他提议用叙述体，而不用史料体，这是为了多数读者的原故。

我似乎是一个只能整理材料的人，丝毫没有天才。

1952 年 2 月 22 日（星期五） 晴

两次去粮司。段经理竟以纪凯夫[45]比现在之对重大嫌疑犯，糊涂之至。去按了几指头。

“一师”二三段合并成一段。还需压缩。舍不得“材料”。

晚又非得十二点后不能入睡了。

1952 年 2 月 23 日（星期六） 晴

去粮司整右倾思想，指出他们右倾的几点具体表现：对老虎估计，犹豫，不往大估计，不深追材料，等待外面材料，老实人，无仇恨等。其实有些也是自我批评。

---

[44] 滕代远：（1904-1974）湖南麻阳人。早年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24 年 10 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 7 月与彭德怀、黄公略等领导平江起义，同年 12 月与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会师井冈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任铁道部部长。1964 年 12 月至 1974 年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是中共第七、八、九、十届中央委员。

[45] 纪凯夫：纪凯夫案件当事人。1951 年武汉市第二医院一个老干部盗窃公款未遂，反诬青年干部纪凯夫陷害他，将纪关押了几个月。后来纪在毛泽东的过问下平反，涉案人员都受到了处分。

晚与杨、唐看《夫妇进行曲》。标本小资剧。

苗苗甚懂事了。吃了五个花卷，对妹姬大模大样。很想妈妈的，自己写信。

1952 年 2 月 24 日（星期日） 雨

下午带苗苗看《中国什剧团》。实在有民族自豪感。勇敢、冒险、惊奇与中国的功夫，坚韧与毅力。

晚上无聊，竟打了场麻将。其实并非休息，已无延安兴趣了。

1952 年 2 月 25 日（星期一） 雨

上午老高来谈了一上午，就商他的方向。老布，想为人民做一件具体的事情，想专搞筱溪发电。我考虑省委将安排他“平衡”工作。中午黄老果露此意。

我自己倒是比较明确，想做件具体事情了。

谈到人事颇深。{首}，的老练，气量，宋常顶也。

文章仍写不出来。无材料，也没钻。

晚去粮司。一个已过 5000 万，“估计不足”!

1952 年 2 月 26 日（星期二） 阴

上午去李老处问 1921 前后官办总工会情形。

发新信。

近日写作不多，心情不紧张。

买回一玻璃墨水台，自费也。并买苹果三斤。

晚改一二段清样。

1952 年 2 月 27 日（星期三） 雨、阴

上午简直虚度。下午省委会，谈“整好、整垮、整掉”原则。关于宋惠问题提出我的意见。

晚省委宴李老和吕振羽[46]。未闻牛皮。

覃来，谈湖大准备三反事。

晚全部改好一二段清样。苦矣哉。

1952 年 2 月 28 日（星期四） 雨

重看了范文澜检讨《通史简编》文。必须历史的观点。翻吕著关于王船山[47]介绍，有收获。

粮司又捉虎一只。

找周校长谈，多谈就出材料。决再找他详谈一次。

---

[46] 吕振羽：（1901-1980）湖南邵阳人，原名柳岗，历史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26 年参加北伐军。1936 年加入共产党，1938 年回长沙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曾任塘田战时讲学院副院长。1942 年赴延安，曾任刘少奇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辽东省委常委、大连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东北人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等职。1962 年蒙冤入狱，1978 年后予以平反。著有《中国政治思想史》、《简明中国通史》和《中国民族简史》等。

[47] 王船山：（1619-1692），本名夫之，字而农，号姜斋，因其在湖南衡阳县曲兰镇的石船山下著书立说数十年而终，故世称船山先生。七岁读完十三经，十四岁中秀才，二十岁就读岳麓书院，先后结行社、匡社。明崇祯十五年（1642 年）赴武昌乡试，中第五名举人。因农民起义阻断仕途之路。

接李震一提的意见，甚中肯，是认真看了的。建议次序颠倒一下，前半部谈思想沉默。即复信。

晚读完《论苏维埃人的性格》，很有启发。

偶翻到《志摩日记》，令人作呕。内有 1918 的生活。这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道路，是不偶然的。

1952 年 2 月 29 日（星期五） 雨

考虑再三，决先写出 1922 的工人运动。将材料最后清检付抄。从“第一次劳动年鉴”有所获。

下午蒋竹如来，抓住谈了三个钟头，也有新的材料。此人尚清晰。

晚在粮司闲谈，了解一些机关情形。

洗了个澡。读《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48]。

1952 年 3 月 1 日（星期六） 晴

今天打了个大胜仗！（大概不是月[水]中捞月）。

整整一天猛打直追阎静斋为首的 1000 两木头大案已水落石出。约六亿，共九人，为首三人。

教训很大，大胆怀疑不够，右倾动摇。

信心真正提高了。

晚，谢刘二老送李老宴。晚归，苗已准备睡。

到夜二点，读完布洛克的《斯大林画像》。在扉页上写下：作者的死去是世界传记文学的大损失。这本书写得真好：深刻、高度思想，生动风趣，逻辑力，材料组织的巧妙。读这样的书，真是一种享受。

真想重新写过我的“一师时代”。

1952 年 3 月 2 日（星期日） 阴

苗苗对我非常亲热，小孩是想家的。妹姬则一点不放让，认真得很。

今天又作无聊事。与高、贾在唐房四川，实在不是休息。

干伤风。喉干，鼻燥。

1952 年 3 月 3 日（星期一） 雨

上午处理部务，看文改稿。

在粮司整下午和晚上。问题已入党内和领导，眉目较清。找了八个党团员谈话。又找宋，确定日内找段一谈，将问题提出。这两天他的警惕很高了。打虎已 13 只，内大虎十只。

新来信，言及处理人事过程，吸收了过去经验，自己洗了澡。这是喜讯。

1952 年 3 月 4 日（星期二） 雨

安娜[49]来长治神经病。备款住院。

粮司问题牵连到段。整日了解情况，并与段谈话。材料不多，不谈出也不行。可能无大问题。

下午李震一来谈对一师稿意见，有中肯处。

[48] 《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前捷克共产党总书记伏契克狱中所作。文革前曾收入中学生语文课本。——李南央注

[49] 安娜：似是郭沫若的日本妻子郭安娜。——李南央注

1952 年 3 月 5 日（星期三） 阴雨

改后一二段寄出三份。给刘、廖、新信。

此事真想摆下了，觉自己低能！

王丕敏社论起了个提纲，事情未定案就不想写。

下午金明同志谈甚久。谈人事、今后工作、农村敌情还是大问题。谈老高，“不真摸底”。我改换工作，“不表态度”。谈程观园，“老家伙”，令人发笑之至。

伏契克报告读完。真正的共产主义人，一字一血，伟大的乐观。

收到报社补一月份稿费 28 万。很想要点钱，但有了钱又作什么用呢？买吃物，又怕养成好吃零食习惯。最近买苹果较多。

下午布置湘雅打虎，准备 3.15 动手。

如此下去，得读点理论书。今年大概又拖下去了。但参加了三反确是一辈子事。

读“资级专政到无级专政”（辅助资料下，P.363）。

就剥削者为什么夺取政权后就一定腐化呢？因为他的目的就在夺取政权并适合其本阶级政治经济。而无级党之不能腐化，是夺政权后，要用此政权来建立新的新义经济。

1952 年 3 月 7 日（星期五） 雨

写就王丕敏社论，了却一件事。

近日闲散心理上升，需纠正过来。晚上又无缘无故出去吃粉（与唐）。

闫静斋又翻了。一亿如何用法，最后一道防线坚守。气得卡住他的脖子。

晚睡晏起习惯想改。改不掉，上午只能做二个多钟头事。

果戈理三十六岁已写出《巡抚》和开始《死魂灵》，果戈理写作是非常严谨的。

1952 年 3 月 8 日（星期六） 雨

决先动手写 1922 前后的工人运动。再看安源材料。找来有关书籍。

读凯洛夫《教育学》的“培养共义道德方法”，“意志与性格的培养”与“苏维埃教师”各章。肯定了所写的介绍杨怀中，师生关系等段。

还必须补叙徐老几句。

晚无聊一番。老高夫妇、杨唐 ，十二圈，而且大吃一气。下周要禁止了。

1952 年 3 月 9 日（星期日） 雨停

雨好像可以停止了。

苗苗有绘画天才似的，描一茶杯笔力整势均佳。为新寄去。

安源提纲拟好，并写就前言四百字。

下午与昨夜川友同观《永远的秘密》。神经紧张的间谍战，培养人的勇敢、机智与坚定、沉着等优良品格。随去纺裕兴，我买钞，多久以来未有之“浪费！”

1952 年 3 月 10 日（星期一） 雨

接范信，又是发作我一顿。抱着妹姬讲了几句。

上午去粮司，布置转入收材料为主，转变硬轰办法。重新组织队伍。闫静斋彻底翻了。这倒也好，决心深入搞材料。

黄老归。王丕敏中央电立即枪决。风正紧也。乐少华自杀了（买了 20 克 T.D.T），留条：恨死王盛荣。

改好王丕敏社论。

晚写安源罢工，得 2400 字。

1952 年 3 月 11 日（星期二） 小雨

昨夜倾盆大雨。噩梦醒来数次。

写成安源罢工，共约六千字。

李震一修改意见甚好，此人有文才。

下午省委会。黄老传达，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到新阶段，从此只有一天天更严格了。像苏联一样。不论什么人，犯了错误就惩办。早已想到这一点，如此传达印象更深。

当政党不这样，无法治国。毛主席实在英明。

封建皇帝尚知借头，何况我们？

看了王丕敏的所谓反省，哀鸣免一死。但已晚了！不流血，教育就不深刻。

1952 年 3 月 12 日（星期三） 雨

今天几整日写作。改好泥木罢工和安源罢工。后者约 7500 字。均付抄。

我是一个很少想像力的人。

午饭后贴好《苏联画集》，我的唯一最爱的消遣。大概从七八岁起玩纸烟画片，我就爱好美术了，我是本来可以成为一个画家的。

希望三月份内能写完 1922 前后。

1952 年 3 月 13 日（星期四） 雨

郭小川[50]，张水华[51]等晨到。为土改电影收集材料。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应给帮助。

上午首道同志作交待，程原来 1950 年即通知改变也。过去酬劳不够。黄老谈今后应注意事项，也不必对外主动宣传。

下午最后通过王丕敏案。实在是慎重、慎重了。黄老作沉痛讲话。这是三年来{所}处理第一次。每人要挖挖思想底。

曹、徐检讨竟交我写，此事混账之至！当时不可拒绝。

最后整理好王案材料。晚去粮司，木两案增多材料。

接“范”信，又擂我一顿。自认是俗物！

[50] 郭小川：（1919—1976）原名郭恩大。诗人，即那位“粉碎四人帮，大快人心事”一诗的作者。因躺在床上吸烟，烟头慢慢点燃被褥，在睡眠中窒息死亡。1941 年到延安。李锐 1948 年离开热河后，郭调入群众日报社任副总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李南央注

[51] 张水华：（1916-1995）电影导演。1945 年导演了歌剧《白毛女》。代表作有《林家铺子》，《烈火中永生》和《伤逝》。

1952 年 3 月 14 日（星期五） 晴

上午省府新旧主席交替会。行礼如仪。

郭等来谈了一下午，提供了关于剧本写法的一点意见。开国后写一个村子过程，从干部身上回朔过去土改与战争等过程。他们也是如此感觉。谈毛主席青年活动。郭对“一师”意见：去掉消极东西，只留积极，唯心东西对读者受不了。祖春说暂不要寄京。

扯谈到深夜。乔木瘤疡。

1952 年 3 月 15 日（星期六） 又下雨了

九点半才起床。睡晚实在不好。

前夜看了《收获》一章，无经验之人很不易写出，我却能体会也。人生经历我还是经了一些别人不易经之事。

将曹、徐检讨弄好，及通知与决定，送庸园。大牢骚一下：事实与原则均不许如此作，虽勉强作了仍持异议。黄老召开省委会，将了曹一军。

不这样解决，民愤难平也。

兢兢业业做事，勤勤恳恳做事，将个人摆下。

1952 年 3 月 16 日（星期日） 晴

昨夜曾为新改黄老信。写信与黄老。今日终未发。

地书联席会，讨论三反，生产，四五六七八月工作安排。

汇报殊不愿听也。三反经验除最具体者外，大同小异。朱凡来将文教打虎移交与我。

中午适琬姐来约苗苗去吃饭。我唐突了几句，她一人哭了一顿径自而去。我正有客人，甚为怅怅。

晚同曹为郭等谈土改，谈农民不易成为阶级队伍。

1952 年 3 月 17 日（星期一） 晴

上午欢迎李、洪团长大会。李报告太长而繁琐。

派梁宜苏去桃源找易礼容[52]谈史料。

1914—20 背景料又清出若干交徐整理。

翻《马克思传》。不熟悉欧洲近代史，有难读处。

翻《鲁迅传》，熟悉些历史背景。

今年卅六岁了。十来年我究做了些什么呢？今后又能做些什么呢？也很少做梦。就是这样东抄西写下去？工作能变动倒是好的，但形势似难变，现在更是讲纪律了。

[52] 易礼容：（1898—1997）湖南湘乡人。字润生，号韵珊。1919 年 6 月加入毛泽东、萧子升、蔡和森等人发起的新民学会。1921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何叔衡一起创立了湖南第一个党小组被称为“三人小组”。 1927 年 4 月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选为中央委员。“马日事变”后，被任为中共湖南省临时省军委书记、代理省委书记。1929 年 9 月流亡日本。1931 年“九·一八”前夕回到上海，结参加了工人运动工作。1949 年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以后调任政协秘书长。先后任第二届到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至七届政协常委。“文革”中不肯向中央专案组提供刘少奇有变节行为的证明材料和毛泽东十次去安源的材料，被关入秦城监狱，1975 年 4 月方获释。

1952 年 3 月 18 日（星期二） 晴雨

整天听会。

发新信。随接信。冷冰地交待一些事务。

晚到粮司了解木头案，作些布置。卫生系统打虎推出去了。

和老唐计划《伟大祖国的湖南》丛书，拟了一二十个题目。历史、地、全面地介绍，史地、文物、革命、反革命、产业、当前任务等，无所不包。给高中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

每本二万字。

1952 年 3 月 19 日（星期三） 晴

会结束了，黄老作了三反总结，很周到而具体。讲到今后思想、组织、生活的严格问题，他入党以来思想最震动的一次。有些事情过去是统战，现在是立场问题。今后就必须一切从严了。

安源与泥木罢工二文最后整理，寄立三同志审阅。

读《基洛夫童年》，贯穿了阶级意识，坚强的、好学的、无畏的、智慧的形象，是活的，入情入理的童年生活。

第一次去澡堂洗了个澡。

苗苗改出自款，倒惹成麻烦：全由母亲负担。

1952 年 3 月 20 日（星期四） 晴阴

北京来拍三反新闻，上午应酬。

下午看五反展览会预展。材料丰富，但零碎，重点不突出。提了些意见。

看了商人如何做假药，如何夹带表，印象甚深。

到新华、三联选书若干，有《托尔斯泰传》。

1952 年 3 月 21 日（星期五） 晴

读林辰的《鲁迅事迹考》。写法严谨，这是我所崇尚的传记文学。

下午在湘雅开会，决定步骤与作法。思想改造与打虎结合进行，仍必须提完整的三反。

去庸园。黄老明天去荆江堤，很少见的不愉快，发了些牢骚：事情难办，几方受掣，几月不能解决，会变无政府主义。衡阳地委事，中南局不信任省的意见。学习委员会要我不等他回，宣传部要管事，慨叹自己兼事太多。

晚与唐找刘老谈要学委会名单及机构等。

看了《美丽的华西丽沙》，非常好的童话片。写爱劳动、勇敢、克服困难，不为利诱。

1952 年 3 月 22 日（星期六） 晴

天气似晴定了。脱棉衣。

寄新信，告财政情况。

动手写《郭亮传》[53]。1928.3.27.夜被杀于司门口！

[53] 郭亮：（1901—1928）湖南长沙人，又名靖嘉。1920 年秋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毛泽东当时在一师附小担任主事，经毛介绍加入新民学会，1921 年冬由毛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主要从事工人运动。被害前给妻子李灿英写了一封

李老寄来《平民读本》[54]四本。1922 年时代，这是有伟大启蒙意义的。

1952 年 3 月 23 日（星期日） 晴

为名单事去庸园。得《王羲之圣教碑》，商务印。现已不易得。即寄新。

晚与唐到老高家闲谈，打扑克，并同去吃馄饨归。谈高的历史，冀南暴动错误，南区的幸存者。对郭亮印象：1925，曾写十 一张信纸的工作指示。英雄好汉，当时给人印象比夏曦[55]好，煽动家。

1952 年 3 月 24 日（星期一） 雨转阴

大雨、骤寒。又穿起棉衣。

上午协商会，行礼如仪。又带上一枷！

郭传写得一千余字。不是自己的心之所感，写起来就生涩。

梁归，易礼容竟谈不出什么！真是俗物。

晚读《收获》。不能坐办公室了，必须深入现场，到群众中去，才有活的生命。

打开了女人的纤细的心幕。

1952 年 3 月 25 日（星期二） 雨

周校长送来“一师时代”。他看得很细，补充了一些事实，意见也是中肯的。头两段未看好，得另约时间谈。

王丕敏案重出纠纷，事实还要开大会对证，实在是麻烦而艰难之事。对我也是教训：着笔之重。

郭传材料已最后收齐。老唐告以鲁迅《刻苦大观》（三间集）即写三月廿九之事[56]，喜出望外。

第一二段顺利改写好，以下写事迹。可以三月廿八见报也。

新来信，责我之健忘。语重心软。

1952 年 3 月 26 日（星期三） 雨阴

整日写《郭亮事略》，似觉尚有意义。

我的动机是藉以影射也[57]。《女吊》亦如此。

久不写这类感情的文章了，下笔重沉。

遗书，“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 1928 年 3 月 29 日在长沙被国民党杀害，头颅被割下挂起示众。鲁迅得知此事后，愤然挥笔：“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的。”

[54] 1923 年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湖南共产党组织决定利用该促进会来推动工农教育，派曾开办过工人夜校的李六如和郭亮进入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利用这一合法身份，李六如编写了《平民读本》4 册。这套通俗教材包括日常生活常识、社会文化科学知识以及国内外大事，并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浅知识和俄国十月革命。

[55] 夏曦：（1901-1936）湖南益阳人。字蔓伯，又作蔓白，化名劳侠。1917 年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1919 年投身五四运动和湖南驱张斗争并参加毛泽东等创建的新民学会。1921 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是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主要负责人。1927 年 5 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后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0 年回国后任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31 年 1 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增补为候补中央委员。从 1931 年到 1934 年积极贯彻执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进行肃反，给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党团组织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造成了重大损失。1935 年 11 月参加长征。1936 年 2 月途经贵州毕节时，不幸溺水牺牲。

[56] 见注释 216“郭亮”之内容。

[57] 见注释 222。

现已夜一点，恐又久久不能入睡。

共得八千字，配上照片和遗书。

昨夜读《收获》至一点半。睡眠显然不够，给新信写不成了。

1952 年 3 月 27 日（星期四） 晴

整天客人来往。

寄新信，并包裹。郭传定稿。老朱来取走照片、遗书。

有此文，《烈士传》好编了。

又在午夜后入睡。

1952 年 3 月 28 日（星期五） 晴

上午矿冶学院与革大交换房子事价钱讲妥，大家都还满意。对清华这些学校似有感情。谈话太多。

逛书店，买回批画报，给苗苗书，字帖二本。

《新燕京》二期，斗张东荪[58]，大快人事。

以后每月计划买二万元左右画报。

1952 年 3 月 29 日（星期六） 雨

又是雨，转冷。

上午省委会。黄老一见即说：郭亮是 XX[59]杀的。我说“心照不宣”算了。

下午招待《繁荣乌克兰》，真羡慕这样的生活。有费多托夫的画的介绍。下午接苗回的。

1952 年 3 月 30 日（星期日） 雨

整了书架、柜、桌，眉目一新。乱七八糟东西也太多，必须恢复整洁习惯，生活必须很有条理。杨昌济说康德[60]的生活就像时钟一样。

今日事今日毕，必须回的信马上回，必须立即办的事绝不拖，该送字篓的东西随手丢了。

节约买书，书是读的，不是放着陈设的。

---

[58] 张东荪：（1886—1973）浙江杭州人。原名万田、字圣心。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大。辛亥革命回国，任孙中山临时大总统秘书。后曾从事办报刊和在燕京、北京大学等校教书。抗战后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并任常委。北平和平解放，张是中共和傅作义谈判的中间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等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 422 页有：“看来除像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对张的注释是：“张东荪……抗美援朝时，因出卖国家重要情报，被免去政府委员职务，但从宽处理，不逮捕法办，并照发工资，随后民盟中央决定开除他的盟籍。”1973 年死于北京秦城监狱。著有《认识论》、《科学与哲学》、《道德哲学》等，译有《物质与记忆》、《创化论》。

[59] 郭亮 1928 年为程潜所杀。程潜与毛泽东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毛泽东 18 岁时曾是他麾下的新兵。程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中和林伯渠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占领南京；抗日战争中统辖长江以北五个战区的对日作战，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相互支持，解放战争中任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后率部起义。湖南解放后遂被毛泽东任命为第一任湖南省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参加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时毛泽东亲往车站迎接；毛泽东还曾邀他一起游中南海，并亲自为其划船荡桨。

[60] 康德：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 。

苗苗今晨跑来告我他会穿裤子和袜子了。孩子的长大是一天天看得见的。

夜准备去湘雅作的报告。

1952 年 3 月 31 日（星期一） 阴

昨夜仍是十二点上床，约半个钟头后才入睡，今晨六点半就醒了。几天来均如此。只好燃灯读《收获》。写阿来巧霞之死以说明新旧之天壤区别。芙罗霞究竟是可爱的人，作者故意到此时才着笔。妹姬将来会不会是芙罗霞，我的那位是颇有芙罗霞精神的。阿芙多霞的细腻，阿兰亭娜的事业心都有一些。尽讲恭维的吧。

到湘雅作报告，暂只能指桑骂槐，借燕京讲一顿。但还是明确的。群众情绪似高，凌则不自然矣！一场大斗争。

我仍不能忘怀这些事，仍不能不计较，不能不为此不舒服的！“四.三”！我们好像是不得已而按在今天工作位置上似的。“反资格说”碰得如此具体事情却拥护资格了！照顾、人情什么也好，自己对自己发顿牢骚吧。“副牌子”货！

我是不是会忍不住什么时候还要讲几句呢？

可以停止了，放在心里融化这种不够修养。

又接到一封淋漓的臭骂，我大概将被骂进棺材。

今天实行了昨天的信条，明天继续下去。

猫和老鼠总是半晚将我吵醒。

久已压制的属于个人的一种感情，今天似有不愿受拘束之势。

看有关罗盛教[61]的文章，曾三次噙泪，写郭文也曾噙泪。我还是一个甚有感情的人。

努力做一个合乎共义标准的人。

买书不能再揩公家一点油！切记切记。

克制一切自我表现，深刻了解自己能力不强知道很少。

做好一点一滴的工作。

改行问题怎办？现在大概可以通过中央了。

我的唯一好处，大概还在不愿偷懒。

1952 年 4 月 1 日（星期二） 阴晴

昨夜真是见了鬼。失眠，只好看书。想睡了，耗子大吵，打鼠机将一只大耗子打伤了，只好起来用铲子铲死，因而睡不着了。再看书，直闹到两三点，仍不能入睡。藉助非法行动。

整日颇为懒散，没去开会，整理工运材料，拟写入一师前一段。再看些有关材料。

读完《收获》，拟抽时做作笔记。

1952 年 4 月 2 日（星期三） 晴

又将整个要写的材料整理一遍，并动手写“进入一师以前”一段。

下午去找周校长谈了二个多钟头。他补充了一些事实，提了系统的增加时代背景的意见。

新来哀地美敦书，命去汉商谈今后大计。

[61] 罗盛教：志愿军战士，为救一名落水朝鲜儿童而牺牲。——李南央注

因此而不宁！

1952 年 4 月 3 日（星期四） 晴

写“入一师前”，约二千字，未完。需准备明日学习委员会的发言。

去庸园请假二天。晨发信“只身请罪”。

自“九千岁”处得来毛主席幼年读的《盛世危言》和《新民丛报》，并得当时还书条。实在是珍物。

关于资级思想问题，需用点功夫了。艾、杨、于文大概均有毛病。路透与台湾转发艾文，敌人嗅觉很高。

作理论工作不易！

没有实际，不联系实际，就不可能有理论！

于文是作书本上的游戏。

1952 年 4 月 4 日，晚车去汉，5 日、6 日、7 日、8 日在新处

深深了解 taa 对我失望之深！我之负其良意婆心。期望我之高，感情之深，而不能自制，不能排遣。这次只是略略表示了一点诚意，主要是我今后行动的合拍。

1952 年 4 月 9 日（星期三） 热

晨到家。上午即开省委会，谈三地委的问题。情况各不同，夸张缺点与诬告，闹宗派与品质恶劣，贪污与失掉立场。

曹找我谈，市委正谈闫[62]的右倾问题。新的争论得到申雪之日。

对宋的问题我到[倒]坚持了原则，谭老对此甚有好感似的。

处理积压四天的公务。

给新信。甚感疲乏。见到定一同志检讨电。

1952 年 4 月 10 日（星期四） 似夏天热，80ºF

昨夜臭虫捣乱一夜。

继续处理公务。去湘潭人回，只在贺尔康[63]家续搜到一点材料。

艾、杨、于文的错误引起大警惕。没有实际锻炼的人，如此危险。

黄老谈及陆不喜看电报，无实际锻炼，脾气古怪，要我今后常看电报。

晚宴别王主席。

为闫事再寄信新。

1952 年 4 月 11 日（星期五） 雨

昨夜大风雨，气候骤转冷。

孟来谈湘雅情况，凌开始低头。教授情绪不稳，思想问题甚多，要去作解答。

---

[62] 闫：闫子祥，时任长沙市长。范元甄调工作去汉口前，在长沙工作的自来水公司归其领导。后曾担任过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院长。——李南央注

[63] 1925 年毛泽东在韶山开展农民运动时，贺尔康受湖南团省委委派，到韶山帮助毛的工作。1927 年秋收起义期间，曾与毛泽东、彭公达、易礼容、夏明翰、毛福轩等同为新湖南省委委员。1928 年 3 月被捕牺牲。后出版有《贺尔康日记》。

与高杨谈今后工作去向，并谈去汉目的。小溪水电明年亦不易动。幻想而已。

晚车站送王行。“友谊竞赛”，甚不得体。

与高杨看《遥远的乡村》，似读一篇中学生文章之乏味。

1952 年 4 月 12 日（星期六） 阴雨

写就“一师读书前”。这是去汉前未完稿。

唐竟要车过河去接他。我自己要注意这些事情，走三里路可节省 14 万！

二朱来看电报，又谈艾文甚久。

王丕敏今日枪决。未去参加公审大会。

散步归来甚倦，十点即入睡。

1952 年 4 月 13 日（星期日） 晴

不让接苗苗回，也不欢迎去看。

上午省委会。三三一，全局负责人是集体贪污主犯。共产党员之血书攻守同盟。老高想不通这些事情。

金钱利欲熏心，共产党员是可以被打倒的。

这种人也许还有“两重人格”，——搞钱，损公利己，但也还认真做点工作？但后者是越来越淡，且服从前者的。

宋惠撤换，继任人选讨论中。长沙专员缺乏政治原则精神，不能升任。

午饭后观《他在保卫祖国》预演。这样高明的导演和演员，看出了是《乡村女教师》。那样热爱生活、热爱孩子和丈夫的最快乐的人。战争失去了一切，就转而变成最勇敢坚定的游击队指挥员。这两种性格是相通的。若干镜头与“她”的几个面形，很久都不会忘去。在失去丈夫和孩子时，我不能忍住眼泪。

晚去湘雅解答问题，几达三小时。加了点压力。

“性格、天性”等讲得不通俗，没讲好。平时必须注意研读这类问题。

1952 年 4 月 14 日（星期一） 晴

上午省委会，谈清理退赃。仍需反右，发动群众。

为粮司新案，与刘焕到市粮司及一仓库谈了一下午。追二个老虎，对证。显然在耍流氓，造假，使刘不敢妄信。

接黄钢信得到启发，将冯定原文及中宣部修改文对照，并编出交大家学习。

1952 年 4 月 15 日（星期二） 晴

接新两信，甜甚。我为什么不喜欢读这样的信呢？这次回来心总被牵着，尤其夜间。

检出自来水两件附信，一并寄曹。“此事我知之较祥，颇有感想。如有必要我们可谈谈。”

上午开了文教系统三反会，传达省委精神，并去市委看有关省粮材料。老虎与米商，似尽量扩大案情。此是甚毒之法。

将冯定文编出对照，写一通知。

晚宣部内开工作检查会。我平时太不接触大家了，很有必要。

“一师”简直改不起来，除非开夜车。

1952 年 4 月 16 日（星期三） 晴

上午上楼办公，效率甚高。以后当坚持此制。

午饭后观《列宁在 1918》预演。伟大的领袖和完整的人。对敌人需无情镇压。处理事物之高度原则，敏捷和明确。对工农，对孩子的热爱，没有一分钟不想工作，不想事。磁铁石一样的吸人力。生活的幽默。

在商务为图书室购一部分思想史书籍。与夏印同志到公安所，取最近发现的唐纵数件。谈党的保卫工作。联共情况比我们复什得多。

丁玲[64]介绍康濯[65]来。闲谈文坛。我说话太多！

晚十点后才动手，至一点，改好第一二三段。简直想工作通夜。

瓦西利运 30 列车粮食归来，自己却饿昏过去了。这件事应永远记住！

1952 年 4 月 17 日（星期四） 晴

上午看电报，黄老等在一起扯到中饭。谈文艺、旧小说、作家动态。像《水浒》百读不厌的书，新小说中还没有，只有鲁迅什文可与比。

华北假虎约 20%，其他 30%不能算贪污分子者。这种情况是普遍的。

陈甚好表现自己，“我是高明的。”“我早就如此看到，现在果然如此。”

黄老是有右的思想的。“宽”，对旧人看法？

谈到对资级只联合没斗争。

下午宣传部召集传达讨论中宣部检讨会。人到多，发言亦多。我提出反右纠左，前者是从黄老谈话得到启示的。

综合几点：对资级作用估计，不能笼统反资级思想，具体分析资级内部及资级思想，资级与无级对立与统一，如何改造资级思想达到何要求。

1952 年 4 月 18 日（星期五） 晴

昨天发下补贴 78 万元，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如此正规的工作报酬。交通泰街 30 万，以后准

[64] 丁玲：（1904—1986）湖南临澧人。原名蒋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在长沙等地上中学时受到“五四”思潮的影响。1923 年进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1927 年发表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1930 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1933 年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后逃离南京转赴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县。在陕北历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等职。1948 年写成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被译成多种外文，1951 年获斯大林文学奖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文艺界多种领导职务。1955 年和 1957 年被定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主要成员。1958 年又受到“再批判”，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文革”期间受迫害并被投入监狱。1979 年平反后重返文坛、先后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65] 康濯：（1920—1991）湖南湘阴人，原名毛季常。作家，以写农村生活作品为多。1938 年到延安进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任《文艺报》编委。较有影响的有作品有《亲家》、《买牛記》、《春种秋收》、《牲畜专家》、《竞赛》等。毕巧林曾在《文化批判的背后与人格——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一书中的“康濯的二丑艺术”一节对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艺界历次批判运动中的表现有所评述。

备照此数给，以报义务也。每月交小成[66]20 万用，包括牛奶与妹姬吃饭水果等。本月仍可存 40 万。

上午上楼办公，开小会布置工作。

整个下午到现在午夜，最后（多少次了）改“一师稿”，共约四段。一二三段已付排校。

明天争取完稿，然后争取本月内写完“工人运动”。

现在略知道作家生活之不易，尤其写长篇之不易！我这是最好的条件，可排初稿，还有人抄稿。

趁在此岗位，应多写点东西。

接[读]谢老书《何叔衡传》书后，甚感人。

黄老曾告杨，舍不得我这支笔。这是转业的具体困难。

我参加革命后，大概算是有点锻炼的。也唯此而已，呜呼！

1952 年 4 月 19 日（星期六） 晴、雨

昨夜失眠。Mst。晨六点半醒，随起。竟不能午睡。

除少数公务、会客外，整日修改“一师”稿。只剩下最后一段了。共计添一段，合并两段，共 14 段了。字数未减。

最后一段需补写时代背景。改后好多了。谢谢给我帮助的人，特别是周校长和李震一，他们花了功夫，提了宝贵意见。

拟详读陈伯达《论毛泽东思想》一文，作为理论的校正。

争取四月份定稿。

今年七一编出《烈士传》，写出工人运动。

弄历史材料，似乎是在延安培养起来的兴趣。最早的影响，还是 1935 年暑假读李剑农《卅年政治史》[67]。

我没有旧学底子，弄起来很困难。

晚上点洋烛，不然又将开夜车了。

1952 年 5 月 1 日（星期四） 晴、夜雨

上午到协操坪参加五一大会，在台上呆到队伍走完。十二点钟矣。因而想到斯大林红场检阅，实在是不容易的事。

主席团中有机械厂的劳模叶材林。十八年的锻工，三反中提拔为工厂主任。是平江人，看情形是朴实的人。

又把玩几件书贴画珍品，实在是妙物。

再看“一师”清样，写“补”注解。越来越吃力了。过十二点了，仍不想入睡。

1952 年 5 月 2 日（星期五） 晴、雨

整日修正“一师”清样，补注解，非常吃力。因而口味不佳。

---

[66] 小成：成立良，李锐当时的警卫员。后送去读高中、之后进清华大学学习。毕业后一直在国防工业部门工作。——李南央注

[67] 李剑农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李剑农（1880-1963）湖南邵阳人。号德生，别名剑龙，中国历史学家。1911 年参加辛亥革命，曾为湖南军阀赵恒惕起草省宪，并任省务院长兼教育司长。1924 年 11 月因与赵政见分歧离职。自此专心治学，研究戊戌以后三十年政治史。1963 年病逝武汉。

晚，四人谈胡真问题，挖根，而胡不易接受。

1952 年 5 月 3 日（星期六） 晴、雨

昨夜一点多才入睡，晨六点半即起，中午也未能午睡。抢着将“一师”十二段修正好。

上午唐传达中南高教三反会。学校反贪污莫想反彻底，适可而止，要上课。均高明。

晚上街，为自己买汗衫、袜花 11 万元。三担谷子！

苗苗腮腺炎，高烧。将通夜守着他。吃了磺胺。托儿所传染，39.5º。

1952 年 5 月 4 日（星期日） 阴雨

昨夜苗苗一夜不安静，睡在我床上。整夜神经紧张地假寐了三四小时，深感父亲的职责。晨六点起，七点多严医生来，过细看了。病症不错，发烧还因打防疫针。并发性可能睾丸肿，脑炎则万分之一二耳。开了退烧药，心才放下。晚八点，苗烧退到 38.7º（肛门）。

上午力疾开会。午饭后观德片《今日的粮食》。德国恢复太困难了。

发新信。

1952 年 5 月 5 日（星期一） 阴雨

昨晚足睡了八个半小时。

上午上楼办公。派人去衡阳参加地委会。听说斗争已经剧烈。《人民日报》拟作宗派主义放全国事件指导。

昨夜看市对曹材料。切记原则立场。收受礼物、贪图生活享受者的大教训，不正确的干部关系的大教训。

下午省委会，三反定案问题，都深感不加压力，群众不起，打不出老虎。群众起而不偏，不打出假老虎也不可能。和土改一样，也似 1943 审干。这是规律。

晨交出十二段改样。

晚改好“新民学会”，打好最后一段草稿。

一点一刻了！

苗苗已完全退烧，活泼起来了。看画报，翻叉叉。只是耳下肿大未消，更增加笨态。

1952 年 5 月 6 日（星期二） 阴

明天是新的生日，满三十一岁了。我的人！

除开应付一些事务外，每一分钟都付与了“一师时代”。最后一段抢着于下午四时写好，付印。主要写时代背景，太啰嗦一点。

我真是被弄得头昏脑胀，食物无味了。

寄出北京之日，该为自己开个庆祝会。

插图也大致清出。有的请人照未照好。

想将“茶录”等取一件为新寿。明天去裱。

苗回所了。

1952 年 5 月 7 日（星期三） 晴

上午准备讲资产阶级问题的材料。

看完“一师”全部清样，明晨可全部打出样子。拟送谭、朱一阅，即寄京算了，此包袱实不能再背。

重清工人运动材料，即动手写。每天挤时写，决不能拖。到六月，事多、热，一切无从办起。

寄贺新生日信。“茶录”未能去裱。

重伤风了，疲劳之故。仍工作到十二点。无法休息，睡不着。

1952 年 5 月 8 日（星期四） 阴雨

清样送出二份。向朱露出不安于此之情。不愿卷到文教委会也。

准备明天报告。抓了一堆材料，恐怕还是要等到明上午临时突击。

1952 年 5 月 9 日（星期五） 阴

买《旅伴》一本，寄新。

上午准备，下午报告：资级及其思想问题，讲了足足二个半钟头，非常疲劳。简直是空前的。也许与打防疫针有关。

晚上简直做不起事来了。

补记：前晚似重伤风，喝五六大缸开水，热水擦身出汗，第二天竟好了。

1952 年 5 月 10 日（星期六）

腰背酸痛起来，也许受凉了。

听说东北细菌死人不少。愤怒之至！从阿拉斯加打过去！

寄最后清样与新，并寄《苏维埃人性格》，题字。

1952 年 5 月 11 日（星期日） 阴

下午用热水袋敷背。

上午开文教打虎会，谈定案追赃。

下午孟来商量湘雅三反，倒不倒人问题。

再改清样。如此下去可再改十遍也，非寄出不行了。

谭只改了几个字寄回。此公实在暮气！

1952 年 5 月 12 日（星期一） 晴

晨朱凡同志来谈“一师时代”。在教育立场予以赞扬。谓对杨先生应略加批判。

上午仍挤时补正。加“伦理学”注，添“用人之长”一段。

引《庄子齐物论》几段一句，斟酌再三。唐主张删去，因庄子之消极思想，毛主席当时不至注意。

新来信，言近日进步，以自我批评团结干部。安心下来了。《旅伴》已收到。我实愿以“一师时代”影响她之埋头工作。

摘引马恩列斯幼年与读书时之特点，拟与毛主席比较，写一结束语。也许又写不成。

原拟引《志摩日记》中胡适之、徐志摩等人当时之风花雪月作对比，实狗屎上佛堂，太不敬而打消。

下午参加“市委问题”会。曹、闫发言。新信将编入资料。

1952 年 5 月 13 日（星期二） 晴

上午省委会，谈经建方针，五年计划。都是空泛概念，如何得了！

老高所提还是用了思想之言：农村水利第一，为此服务工业第二。省所能做的为国防工业服务工业不多。25 万纱锭都觉头大身轻也。

衡阳地委问题极严重，王派完全是陷害的宗派活动！

老唐为《庄子齐物论》，批评我钻牛角尖。确是如此。

下午朱凡来，谈文教委会问题，我确毫无兴趣。免不了教训。

晚观《控诉》，马马虎虎。

上粉馆，竟动了下气。切记！

1952 年 5 月 14 日（星期三） 晴 mst

孟敝田同志来，再谈湘雅倒人问题。他甚同意我之狠斗、留任方针。但中南卫生部要搬下去。必须权衡利害。

新将清样看完了，做了许多文章修改，衷心谢了。而且赶着分三次寄来，认真之至！

整日作最后修正，“无期徒刑”该解放了！

放大照片，皱纹何其多也！

1952 年 5 月 15 日（星期四） 晴

上午交出最后修正稿，该是最后了吧！

做一切工作似有如此精神就不得了。

找农学院人来谈该院思改，不能再置之不理了。

下午听市委问题会。发言人正气，水平高得多。建设局长很深刻，谓闫是品质问题，报复与打击人，与新的看法一样。我过去只估计狭窄。曹实在是腐朽了的官义。老了！完全生了锈。

参加这样的会对自己很有好处：原则性的锻炼，走群众路线，尊重群众和干部。人才到处都是。

光作一个勤恳的工作人员是不够的，必须嗅觉敏锐，正气冲天而又能迎刃而解。

1952 年 5 月 16 日（星期五） 晴

整日为腰痛所苦，竟至影响饮食，呼吸都不自然。下午到湘雅请专家看了一下。无妨。才放了心。

1952 年 5 月 17 日（星期六） 晴、晚大雨

上午省委会。衡阳及柳州专区发现敌机空投死鼠及肥皂，手巾等物。黄老电话认为过去麻痹，必须大力宣传防止。

实在是紧张的生活了。这样倒好，敌人让你一刻、一分钟也不忘记它的凶恶存在。

下午续以市委会。有人发言谓新当然是缺点，从写信之盛气即可看出。她这人实在是“英雄本色”。

闫之恶劣实出人意外，无不众口一词是品质问题。

发言的人甚尖锐：不需要像小孩吃药放点糖。良药苦口，该多苦就多苦。党的水平是高的。

清样全部脱手了。天！

插图目次已排定。

晚拟早睡，唐来扯谈到十二点。

《旅伴》读完。平常人的平常事，见其伟大。肯定社义制度对人训练的优越。

人的潜力发掘出来，世界就翻了。

寄新信。

1952 年 5 月 18 日（星期日） 阴雨

新来信。十六日晚动身北上。

王前[68]夫妇，吴培元、谢云槐来，谈土改收获。劝王送父亲回乡复查。请他们到一饭馆吃饭，才知物价之便宜。

湘雅问题，写好给中南信。编好细菌战提纲。

“一师”交待好了，以后的是否即续写呢？

腰痛整了一星期，今天好些了。

晚饭后上街，买《火星》两本。

1952 年 5 月

薄传达

要有个运动，来阵台风，只每日打扫不顶事。

进城后形势：1950 上年，自发社义斗争，要搞垮资级。南讲演，贸易部曾搞垮一部分工商业。当然错误，冒险政策，当时需提。

1950.6.对资级来个退却，“调整”，调税报告。陈报告，照顾备至。开会，七八月好转。下半年赚 11 万亿，沪 3 亿。

′51 初，资级神气，钱、地位、官、抗美援朝有的反对。毛再三考虑，资是否从此动摇。

′51 上年猖狂，前后须巩固，任其泛滥。纯利 24 万亿，比农业社多。党内起变化，不能不斗了。

毛，时机到，“抓住小辫子，痛整一番。”过去是团结阶级，三五反是打阶级。费时三五月后，再拉。“打起来他不喊万岁，不要紧，严惩一番。”鼓大家勇气。“现在打得不喊万岁。临完一拉，还会喊万岁。”

目的有二：

1、划清界线。工人充分发动，没三五反，争不到群众。

2、肃清五毒，打得老实，拉入轨道，让其行动。否则社义无法建设。

学东西，了解了城市、资级，过去“全国没一个市委了解城市和资级。”经建开始。

三反开始，毛，“实际上是整党运动。过去没具体办法，有些老干部神气得很，整不住。这次整住了。没威信的快藉此机会建立。八条举了手不顶事。三反完了，再讲八条。先把神气整下去。”“资”，

[68] 王前：李锐武大同级教育系毕业，1949 年任湖南一师教务主任，将毛泽东早年一师“夜学日誌”等从孔校长家找出，送给李锐写书参考。——李南央注

过去取消不了，现在可取消了。“党内有个壳子，好人顶不出来，必须把这种生产关系冲破。”

十二月毛让大家搬石头，撤职，再加点名。毛：“要搞大的，越大越好，有个大震动。”“不要怕，我就不怕这一点。坏人很厉害，整了，无非报复。就准备来报，或者把我们滚下去，或不投我们票。不要紧，斗争了不见得不投，不斗也未必投。”“放高利，入股，党资义化，富农化，成幻想？”要紧张，下得手，贪腐不能当同志看。“有些人过去英勇，和资级斗，分家，站到反对面。”“列宁讲过，谁战胜谁。过去看不懂，现在具体，了解了。是个谁战胜谁问题。”两条道路，资、社，斗争。

中材，计划局，资委会自行集会，唱对台。

苏 1936 实业党，我雏形太多。

铁托主义就是资级影响，腐蚀了。拉过，派来，无怪美国人幻想有道理。刘、张干部福利好，就无党气味。

三反是突然袭击，为保社而斗争。

元旦团拜，毛：“过去第一二次国共合作，都是两个党，各搞个，现彻底合，县地委合并了。”“要整一下，但主要整共。”

全国全党受袭击，除毛外，都被动。

整三种人：

1、留用人员。包下对，但不能靠他们做坏事。

2、新知。

3、老干，钱{秀}英，整下去。

毛：“我与资级犬牙交错，时时一起，吃饭，跳舞，女儿结婚彻底交错。裙带关系，要弄清楚，讲透，讲得越丑越好。”“有些人懒，思想死亡了，不动脑。有些人吃点、得点、闹点，思想腐化停滞了。你停滞就请到后边去，到招待所去吃饭，让别人来做。”看电报。不看，我就无知识了，疲倦也得看。我们知识来源：1、电报，2、群众来信，3、找右派谈话。除此，还须多学点感性知识。劝陈伯达到天津搞点感性。

三五反后，应与资级关系彻底澄清。“谁代谁搞清楚。”最后必然要交待关系。

性质，毫无疑问，向资级大进军。过去土改，抗美都是削弱，但仍非消灭。其中最坏砍掉，有如消灭德日意。反革命派划清。五反必做到：

1、人心拥护。2、市场繁荣。3、秋收有望。4、生产发展。

分五类，非左中右。重处者人缘不好一条（杀刘元敬，不举手。“虽凶，人心不拥，刀放不下）。大风暴后，既利于团结，又利于控制。”两头做到，才对。

1、定搞新义，非社义。不能操之过急。削弱而非消灭。有利于国计民生，要发展。对大资：①中劳部，施复亮[69]本身体现资反思想和利益。斗两条：民建以大资为靠，本人思想代表资级。

无一不看，省市以上，限劳。（此句写在纸页天头——李南央注。）

[69] 施复亮：（1899—1970）浙江金华县人，原名施存统。1920 年 3 月结识《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参加了陈发起的创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活动，成为成员之一。曾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任团中央书记。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脱党。抗战后在重庆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建国会，为负责人之一。1949 年 9 月代表民建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政协第一届常委兼副秘书长。中共执政后，历任劳动部第一副部长，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和第二至四届全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常委、副主任委员等职。毛在这里说的施复亮原则错误是指他 1952.3.5.在民建会发言，主张民建必须放弃代表资产阶级的企图，转而确立工人阶级和中共的领导权，以团结彻底拥护共同纲领并信奉毛泽东思想的工商业者，与共产党及其他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教育改造全国工商业者为宗旨。毛泽东看到发言记录后批示：“完全错误，一塌糊涂。”

毛说这是原则错误，违背党历来政策。政权性质有资级参加，四个阶级，就要有代言人，真正代言人，没真正代表其利益的人则不叫有资级参加。你们要取消施资思，他说只有一点，我还嫌不够，还要大点的，要换一个有大资思更多的。你们想搞他成马义者，变成共党员。我不要，你们要吧。

2、民建组织份子，要多吸收大资。统战部要以中小为基。“要以大资为基。因其技术进步，工人众多，生产量大，都具代表性，比中小重要。必须加强他们工厂中党群工作及统战工作。”

3、运动中把资级搞臭，很沉重。艾文不要资思，资级本人也要有无。陈写文驳斥。沪贸、工业部，要没收百余厂店，各取所需，各斗所斗，错误。[70]

事实上大资均违法户，因真正代表性可划守法户。工厂越大越好，资家也越大越大[好]，不能套雇佣路线。团资要团大的，小资无代表性。不可只要小中，不要大。“企图消大资，灭资思是错。”沪将资2300亿大资划守法户，非毛下决心不能。

打击对象是完全有害无益大投机商，不能扩大打范围。一般不法份子，斗后团，检查从严，处理从宽。除大投机商外，其他关统战内部斗争，用内部办法解决。毛始终掌握打击面不过5%，一般3%。有些五毒全不定放5%，争取为我服务。规定过关名单，毛：“天津李，沪盛，必须保护，是政府干部，按干部政策应保护。不保护即没干部了。”顾准[71]提，早实行社义，打击应护303人，大写文章、作报告，对资级来个“猖狂进攻”。积分子现已撤。

五反中，毛：“应分别：坚决保护，衣冠整齐过关；二、弃甲曳兵过关；三、死到关这边。”不同程度与保护过关。

五反后新经计划。对上层资，经济计划在内，一直保护，争取到底。大城市把资级面貌搞清，划清城市阶级成份，弄清各人身份。

五反后头戴帽子不能错，先打透再加照顾。面对面有逼供，定案不可完全按资数。1、政治态度好；2、生产贡献大；3、政治有代表性，可成守法户。带头坦白立功，可降级处理。

工人、中小必不满，做工作。中小靠大过活（沪12000大户，6000有决定性）。

资家最主要贡献就是生产，交税不算贡献。

全国资20万亿，拿回20%，其他公私合，公股和，分期还。既得实利又维生产。

六月团结阶级，新{老}上团，改变与资关系面貌，划清界限，纯洁党团工会，改组工商联、民建。

主要是工人监督生产问题。确定范围职权极复什。与十月后不同，资家有利，{工缴麦耙类}搞准，中心是利润分配。毛：四马分尸：资、国税、工人福利、工厂公积金。研究具体比例，四马分肥资得一份。

上海经验：

1、解决干部弱的问题。肯定加强区。

2、首抓大的，重点在12000（共163000户），十人以上商店，四五十人上工厂。全沪职工62万，他们占40万。独立工业户家庭，68000户（另有11万摊贩，有20亿资本的）。

与其他城市不同，7.4%户，占70%人数。棉麻、毛、纺、织、染，占全部经济70%。6000户百货

[70] 1952年4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陆定一就艾思奇等人的文章代表中宣部做的检讨。这个检讨实际是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陈伯达按照毛所表明的态度起草的。这大概就是毛所谓“陈写文驳斥”说法的由来。杨奎松先生《建国前后中共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演变》一文对这一史实有详细介绍和分析。

[71] 顾准：（1915—1974）早年毕业于上海立信会计学校。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第一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后来两次被打成“右派”，仍然坚持理想和信念不动摇。在逆境中写下了《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著作，对共产党执政后所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思考和探索。1994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顾准文集》。

占全国税收 70%，打千眼井不如治一滩。

3、严密控制，充分发动，准备，统一号令。发了 90 篇通讯，半守法户描写成违法户。八条纪律，一条限资，七条限己。工人自动纠错。

资家不斗，硬；斗了，软。 与斗地主不同。

4、工人与资家背靠背斗。资方面对面。坐上观虎斗（报纸互相规劝），不过高估计攻守同盟。订文明办法，不扣不打，太太小姐会，夫妻斗。保证不登报，不到大会斗，很感激。武戏文唱，区里叫文戏武唱。

群众发动诉苦，检举，“背后杀朝廷”。

74 户面对面，只发动了积份。

背靠背后得后转，派代表来斗有拉有打。郭棣和[72]感激大哭，工人气魄大。

好处便于控制，充分动群众（落后中间）。

5、充分运用资，不法准加入战斗，不捕不罚，立功赎过，起义。

6、不战而胜。不战在战的基础上。检查少数，俘虏多数。队伍阵势摆好，家庭工作，劝降，红色小开，严阵以待，不战而胜。

1952 年 5 月 19 日（星期一） 阴

整上午办公。完全精力用在日常工作，事情是做得完的。

插图全部到手了，给陆、胡信也已写好，只等明天寄出。

新到京后急着等信的，十七寄出信当未收到。

下午续听市委会，发言的差一些了。妇联同志破口骂了一顿：民主人士比工人要紧，马路市长（坏马路市长），一公安局人算生活帐，过于渲染了。

过去也和曹等混混，当然是不对头的。新的帮助，好在收兵甚早。

读完《铜墙铁壁》。读《种谷记》[73]，即估计对了，不亚于赵树理[74]。真正的中国小说，最好的长篇。也许外国人不喜欢。

石得富身上似乎还应该有点农民的东西。

1952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二） 晴

28 份印出来了，然已赶不上寄京。插图也已贴好签字，共得 34 幅，不可不谓琳琅满目。

包袱真正卸下来了。南下以后做的一件成名堂的事，也许是我转业前的临走秋波。

恐新等信，先发短简。

上午省委会，宋传达五年轮廓。43 处大建设，集中东北与西北。湖南还是中南重点：水力、国防、肥料、机械等。当然大有可为。就地转业是困难的。

说老实话，进工厂决心够不够？也许要进去之后，决心才最后解决的。这是惰性，无经验，对此觉悟不够之故。

---

[72] 郭棣和：时为上海永安纺织厂工程师。

[73] 《铜墙铁壁》和《种谷记》均为小说家柳青的作品。《种谷记》是他的第一篇长篇小说，故事背景是陕甘宁边区刚刚兴起的生产互助运动。《铜墙铁壁》描写的是解放战争中陕北人民保粮支前的故事。

[74] 赵树理：（1906-1970）山西沁水人，原名赵树礼，以写农村题材见长。最著名的作品是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

写历史东西，总还可作副业。

对于三五反，省委领导确不高明，也没抓紧。此事也难怪，都没经验。

晚参加湘雅积极分子会，与少数人谈了下“适可而止”问题。不易接受也。

1952 年 5 月 21 日（星期三） 阴、雨

上午去农学院作思想改造报告，真是卖狗皮膏药。实在厌烦此种生活了。凭这一点，还是转业好。

回来赶上听黄老讲衡阳地委问题的后一段。王锦新此人完全是国民党作风，党之复杂情况实在可怕。我们的党在许多地方组织和单位中，封建的、国民党式的问题实在是很不少的。三反彻底翻过来，洗一个大澡。真如毛主席所说，一个壳壳不顶破，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旧的生产关系非革命不可了。

中午未能休息。寄出“一师”与陆、胡部长及北长街转新。共十本。

下午续听市委问题会。张滨黄讲得甚深刻。市委无核心，人多一心，根子烂了。曹在王案问题上还需深究，有无品质问题。闫则是国民党作风，可怕的人，地老鼠，对上积累材料，整倒你，对下打击报复、陷害。

甚感疲劳，脑子的疲劳。还需写好鉴定。

妹姬发烧一天。吃了药，随即又好了。小孩发烧实莫名其妙。医生来看，也说不出道理，还是与气候有关。

1952 年 5 月 22 日（星期四） 阴

上午办公。何时才能结束看、改文章的生涯！

昨夜躺在床上读完《杜布罗夫斯基》[75]，远不及《甲必丹之女》[76]。只是一个这样故事性甚重的故事而已！然而好像是很有名的小说。

下午{尚}子锦发言，对曹的抽茄{立}克纽[77]为带原则性，是生活腐化表现。我原来倒不觉如此。这些事合在一起，自是原则性问题。

对闫描写甚深刻，尤其打垮干部一点，不战而则已，战端一起，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打垮、打服（其实不服）、打走！

1952 年 5 月 23 日（星期五） 雨

上午省委会。衡阳王锦新一致开除出党。益、衡两区取消，划 26000 乡，小乡制。黄老关于区划一系列小思想：为接近群众，便于控制。

八个市存废问题。有同志提议废除，完全不从发展看问题。

军区老虎剩 1/10，省市能剩 50%即好。此事过去我甚有意见，然未深追，故只能随便谈了 7000——5000 之类。

{曾直}发言，解除滑头、顾虑，彻底谈了。从个人主义分析，市委人各一心，自由主义。曹是放不下架子，被动到底。闫党性不纯，品质恶劣，如此打击干部，非解决问题不可。

---

[75] 《杜布罗夫斯基》是俄国诗人普希金于 1833 年根据朋友纳晓金讲述的一个真实故事写成的一部小说。

[76] 《甲必丹之女》，又译作《上尉的女儿》，是普希金最后一部重要作品。小说以贵族青年军官格利涅夫自述的形式，向人们展示了发生在十八世纪后半叶著名的普加乔夫农民起义的画面。

[77] “麦克纽杜”据说是美国通用雪茄公司生产的，具有 150 年历史的畅销雪茄品牌。原件“克纽”前一字难以辨认，似为“立”字，但肯定不是“麦”字；“克纽”后也无“杜”字。

对我之自由主义，患得患失，教育实在大。

1952 年 5 月 24 日（星期六） 雨

上午老唐鉴定，对他我却讲不出成套意见。

写好自己的鉴定。挖是需要群众力量的，自己是怕痛的。

市协商会请易礼容吃饭，和他谈到晚十点半，挖出一些东西。党成立之前，肯定没有搞工人运动。

那时是搞“湖南国”。喜看告示，极不重视个人生活。20 年似有组党思想。sy[78]，组党是同时并进的。学生运动和文化运动极注意。当时应如此。“赵恒惕社会基础”，明确指出是地主阶级。

易甚不愿抹杀自己的“功绩”，可笑可叹！

接新信。我何日能摆脱生活之被动？

1952 年 5 月 25 日（星期日） 雨

今天接苗苗回。翻叉线甚高兴。

懒散心情下读了果戈理的《外套》,《鼻子》。前者实在深刻，腐烂的官僚社会，善良的渺小人物，厌恶与同情。《鼻子》却不大喜欢这种“怪故事”。又读了《葡萄熟了的时候》，看到了欢乐的、和平的新式的社会主义农村的影子。制成电影就更活更鲜明了。

赵树理的“决心到群众中去”，这是一个极其朴质的人。

又读了秦兆阳的《幸福》。这只是加了|的|工的农村故事，没有灵魂的东西。

非常想告别现在的生活了。

1952 年 5 月 26 日（星期一） 雨

老下雨，几不知夏之即至了。

上午易礼容来，留吃午饭。补谈了文化书社，驱张运动等材料。又谈毛主席特点（谓从未和人谈及）。

1、非常重感情，一点不马虎，对友对爱人。

2、自制力强，政治化、理智。

3、英雄气性，记牙眼，公私分明。可弃嫌修好。

4、努力，想到哪做到哪。

5、历来贫民化，生活朴素。

6、关心穷苦劳动人民，北京给围巾一老者。

7、个人极要自由，又极守纪律。

此种辩证统一贯穿于一切方面。文件如个性。将马列主义溶化了。

易某大不老实人也，至今仍谈其光荣之过去！

接新信，不耐写信与等信的生活。仍寄京一信，并与老周信，言及决心与要求，力争现场也。实在再不宜在机关了。

想争取在六月十日前将要写的东西赶出，以备寄《人民日报》作七一之用。

[78] Sy：应该是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于 1921 年 7 月成立，1922 年 5 月正式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 年 1 月改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这两天似有懒散与不安心情。个人真是可怕的东西。昨晚为一封面字错，发了态度。自写鉴定甚不愿交非党员看，总觉向群众做检讨深不了。

决心转业则写作完后，要准备注意看些必要的东西了。以至想到去东北一趟。

新的家庭生活要求甚旺。我似乎是在闲时多想到，工作起来就忘了。

晚上支部大会通过了我的三反鉴定，大家的意见已不多了。大家提到我的写作与工作的冲突。

1952 年 5 月 27 日（星期二） 阴雨

昨下午未去参加市委会。闫子祥发言，作了整个翻案，“有凭有据”，“理直气壮”。今早老高特找我去纠正我的认识，我也几乎同意了。下午曹发言，空空洞洞，请求大会“申雪”。晚张滨黄、刘晴波找我来谈，他们对闫看法并不似高、金。闫长期处心积累，收集材料，故而有理有据，但打击报复本质不变，他们决心弄清是非。新的问题，闫作了全部翻案，缺席裁判。新如不回，是非确难弄清。我必须找记录看了。老高的情绪很可奇怪，将曹说得一钱不值，我倒也不完全同意。大的原则也还要人抓。

大风浪中保持清醒，此点学来不易。

事实、实事求是、平衡与冷静、周密的分析，老高之易冲动是面镜子。

市委这次会是大教育、大锻炼。我虽非当事人。

对事必须有见解，尤不应轻易放弃见解。

随波逐流最不利，切记切记。

除去一切杂念，一切个人因素斩断。新闫问题即如此性质。

1952 年 5 月 28 日（星期三） 晴端午 Mst

昨夜失眠，晨醒早，均想着新闫之争问题。

上午开会时，忍不住将昨晚张刘来谈情况和老高谈了一下，他似不愿改变印象。从他态度似隐约觉得他对新其实是有许多意见的，当然他半个字也没提及。此人确又不易摸底。

黄老自中南归，三反五反最大问题在经济影响。县区暂不谈，也许不反了。毛说：不怕少，实事求是就是成绩。不能用数字来作成绩了。

目前形势是：边拖，边稳（经济），边建设。

鞍山 360 万吨，大冶 240 万吨。——第一个五年。

潘狄特夫人[79]致谢粮食。毛：微不足道。中印、日、印尼团结起来，亚洲和平有保障。潘探听英国态度：像印度一样就好了。

下午续找易礼容谈。他对“一师”提了些细致的意见。杨开慧未“英勇”殉难，肯定此稿之意见。

早晨吃了个黍子，一天肚子不舒服，打滞嗝。不想写东西，也不想开夜车了。上床看小说吧。

1952 年 5 月 29 日（星期四） 阴

上午办公。事情好象是处理不完的，连清样也看不完了。

下午到湘雅再讲实事求是和不怕少，说服“不甘心”。听了几个老虎材料，教以如何定案。

请易礼容到徐长关吃了晚饭。似有应酬之必要。

[79] 潘狄特夫人：多译作潘迪特夫人。印度前总理尼赫鲁的妹妹。印度政治家、外加家，曾任部长、邦长、国会议员，驻苏联、美国、墨西哥大使。

开始读《列宁格勒日记》，是那样和饥饿与炮火轰炸战斗过来的！

1952 年 5 月 30 日（星期五） 雨

雨好像下个不停了，涨大水的天气，东西又开始起霉。我真讨厌我现在的住室，低洼，周围吵闹，潮湿，好像不透气。

整个下午和晚上都在湘雅。继续听老虎材料，教以定案。“不甘心”情绪较昨天好些。晚谈美帝影响，彻底解决“湘雅精神”。真是奴才大训练所，过去没有知道这么多感性材料，实应彻底揭发，无情揭发。这个丑恶的、血淋淋的地方。说服为何不搞垮凌邓。

接到新非常甜蜜的信，好像 1939 年在湖南时接到的一样。我为什么不需要如此呢？

1952 年 5 月 31 日（星期六） 阴雨

省市委开全席会谈曹闫问题。曹检讨较深一步，闫则仍续开炮攻人，因之大家对闫意见较多，并集中在对干部打击报复问题。如此，高、金印象不能不又作改变了。晚上与周、刘部长一起劝闫，诚恳态度他当有所感。然对干部政策问题仍坚持己见。新的问题我略提出，并说明我之看法。

英坎特帕雷副主教要来长，金对这类事情似特有兴趣。

1952 年 6 月 1 日（星期日） 晴

儿童节。上午让妹姬到托儿所过节，一起回来吃午饭。苗见到跑车，最初是高兴的伏在椅上收藏兴奋，还说要给妹妹买一个小的。

下午带苗看《小司令》。到国际书店买画报并到百货公司买食物。尽了双亲之责。

1952 年 6 月 2 日（星期一） 晴

天气似晴定了。好不容易。《列宁格勒日记》尚未读完。寄新信。下午又接返汉信。转业已排好号了。“一师时代”反映初步尚好，陈伯达同志说是“好东西”，田是欣赏这类东西的人。

整日开曹闫会，直到晚八点。我也讲了几句，实际上省委提意见对曹烧得最厉害。指出其严重自满，“大材小用”，无本事。黄老指出闫个人意识之严重，曾作打油诗：“一切为个人，个人易头昏，头昏乱子起，诊病要除根。”对干部难逃打击报复的结论。曹是烧熟了，整日低头笔记（我说这是三年来第一次见曹做笔记）。闫则未开步也。

晚孟来谈湘雅情况，坚决扭转“不甘心”情绪。老朱来谈至十二点半。

1952 年 6 月 3 日（星期二） 晴

接英国人。78 岁，身体实值得羡慕。车站致词甚得体，满面感激与兴奋。此人是红色主教，在英国社会地位甚高，准备写一本新中国的书。

因此也就弄得小城市忙乱一番。

整日应付事务，抓着袁福青同志谈了下泥木罢工等情。他是 1920 参加劳工会的[80]，真正老家伙。

[80] 根据网上资料，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是 1922 年 5 月 1 日召开的，袁福清是否参加了此次大会不很确切。袁参加了 1926 年 5 月 1 日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并与苏兆征，邓中夏，刘少奇等 13 人一起被选入大会主席团。李锐在这里说的 1920 年似乎有误。——李南央注

1952 年 6 月 4 日（星期三） 晴

整日陪约翰逊三人。早饭、午饭时谈毛主席在长沙十年轮廓，并去城南旧址，船山学社一看。周世钊亦来。下午将袁福青同志找来谈泥木罢工。又选送几张照片，以争取想写书材料之殷实。

徐盈[81]评来，建议广东看农运讲习所等与长沙衔接，将革命正统端正过来。

晚宴会谈多了一些，“招架”之说我讲过了，后又补正过来。金君故作政治与风雅，此点类似冯君。

三人均健谈，言词得体。约、是一边倒也，向毛主席绣像举手敬礼久之。

英国人愿将美国人推下海去（美兵谓三岛太小，开车入海）。牛奶留小孩吃，大人只能参一点在咖啡中，鸡蛋仍一周一个。原因：殖民地已丧失，养殖民军，资家与美资之勾结，希望英共强大。

1952 年 6 月 5 日（星期四） 晚雨

晨送约三人，似觉昨天之疲劳了。

昨晨老高来谈干部情况未果，特去他家续谈。摸了他的底：对黄、金，特别是宋不满意一面。贾大姐也说：想专搞工业是确实的，负气则人之情也。

临时决定明晨去看荆江分洪，约一周。发信告新，请假也。

读完《莫斯科性格》，难怪新之兴奋，柯利涅娃与波 V 波夫性格中隐有我们两人某种东西。但我的“自尊心”早已被打垮了。“女人包袱轻，容易坚持正确。”有一定道理。

发《烈士传》第一批稿。这也是在湖南夙愿之一。

1952 年 6 月 6 日—12 日

去看了荆江分洪的伟大工程。与高、陈、袁等厂长同行。

南闸、北闸、大堤都看了个大概。李绮云同志说用的是“人海战术”。人多——这是我们祖国建设中最大的资本。全部的组织工作，特别是动员几个省做各种供应工作，只我们才能办到。但最困难的也仍是供应。据说这样的工程在资义国家至少需三年。自己确实因此增强了建设的兴趣和信心。

在沙市受到过分的款待。荆州凭吊一番。沙市有一很好公园，汉中通此一运河（现勉强通小船），任何地图与书上似都未见。荆州自古重要原因。回来中途停船，半夜坐小划子到岳阳赶早车。多年不过此生活了，食量大增，阳光与空气尽量享受。泛滨湖过洞庭，可惜新不在一道。

1952 年 6 月 15 日（星期日）

回来后作事如下：

接新信后，十三夜即去找黄老详谈，多谈及自己弱点。黄仍以两大建设为词，并谓陈云同志也没有在下面做过具体工作。朱、唐不能接替是说不过去的，但承认我的转业条件了。我还谈到写历史是不安心之表现。

随给老周，潘琪[82]写信，拟动员外围。曹自愿打边鼓。

---

[81] 徐盈：（1912-1996）山东德州人。著名女记者彭子冈的丈夫。1932 年在保定农学院读书时加入保定左联小组，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上海《大公报》记者、重庆《大公报》采访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天津《进步日报》编委、主笔，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副局长。1957 年被打成右派。文革后曾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抗战中的西北》、《烽火十城》、《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和小说《前后方》等。

[82] 潘琪：本名潘乃斌。李锐在武汉大学读书时同学，一起搞救亡运动。抗战时在华中区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交通部副部长。——李南央注

关于省委组织、城工委会等问题，会上空前意见纷纭。我坚持了自己意见（省委会议我是不大愿说话的），老高却讥我不支持他的冲破壳壳话。我在壳壳下面如何“冲”？

处理公事。编好《烈士传》。

昨天晨、晚连看高尔基三部曲[83]。这是文学片子，深刻写出高尔基思想与个性的成长过程。

1952 年 6 月 22 日（星期日） 晴

一周未记日记。起先是太热，这几天下大雨，连续开会，懒散之故。

上午带苗去看《世界青年联欢》纪录片。片前有崔承喜[84]的战时四个舞蹈[85]，这才叫艺术。舞蹈与音乐恐怕是最适于发抒感情的一种东西。我对青委似乎太不尽责了（不论怎样，省委交付了这个任务）。

昨夜失眠，续读《堡垒》[86]。其中资级的家庭生活，我在中学时心的深处是向往的，因此甚能理解。读完后，对资国资本主义当将增加感性知识。

省扩大会开了一周，未细心听，有时跟着捣乱，作打油诗，画人像。很不应该。从明天起停止。

新竟为我买 25 万元鞋，立即写信去制止。恐已无意义。这孩子有了钱就花，自然也是关心和爱。她为自己不这样花钱了。此风不可涨（几天前想买欧米伽，不对）。信中告以想闻发酸也。

雨夜……

《烈士传》已编好付印。对文字工作也是有意识，也真不想量力了。今接马列学院信，要我之“一师时代”。也不想写信问京中消息。

讲话、作报告、看稿、开会……实在想休止。实不能转业，是要改弦更张，下乡下工厂去，少待在家中。

1952 年 6 月 23 日（星期一） 晴

今天讨论王锦心[新]问题。少见的阴谋反党分子。个人主义之无限发展，走到反党道路。此人无党性，亦无人性。一切反动派的卑劣手段均施展出来，利用组织一批有毛病的和不满分子。

晚谈湘雅问题。确定思想改造步骤。

湖大“集体贪污案”，详细看了下，肯定是假的。而唐居然信以为真！打虎中未吸取教训，也未深入追查。

接潘琪信，恐难帮上忙也。

1952 年 6 月 24 日（星期二） mist

今日续讨论王锦心[新]问题，我坚持开除意见。其实绝大多数人是赞成此意见的。“此人不开除，清除何人呢？”然而“朝廷有人”，省委不能予考虑。“察看三年”，写决议取消“{组}书”好了。黄老实在是老练。

晚与唐、杨看天心公园。地势高，印象甚好，只是小了点。又到东塘转了一圈，再观《义犬救主》。

---

[83] 高尔基三部曲：苏联作家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改编有电影。——李南央注

[84] 崔承喜：朝鲜舞蹈家，将传统朝鲜舞蹈与西方现代舞相结合创造了崔承喜舞蹈体系。五十年代初曾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举办过崔承喜舞蹈研究班。我国舞蹈演员金艺华、斯琴塔日哈、崔美善、蒋祖慧等都曾师从于她。

[85] 崔承喜和她的学生表演的四个节目：《乘风破浪》、《母亲》、《女游击队员》和《前线的一夜》。

[86] 《堡垒》：美国作家德来赛著，写一美国家庭历史，谴责资本主义制度。

夜校《烈士传》至二点半。再读谢老写何、姜、王三文，感动不已。凌波[87]同志是如此大智若愚之人。我过去太幼稚了，似觉得这是一个老好人而已。

1952 年 6 月 25 日（星期三） 晴

昨夜四点半始入睡，晨八点起。上午力疾校好《烈士传》。临时又补《黄公略传》。甚觉仍草率，亦无可奈何。

下午两点出席座谈会，并作最后发言。力求在较大、较原则问题上给人以概念。如抗美援朝胜利意义，作战方法的变化，谈判与战争关系，战争与建设关系，前途等。

某公又作一点多钟“照本宣科”报告，腻人之至！受罪之至！谁听你革命胜利？

1952 年 6 月 26 日（星期四） 晴

上午是对省委提意见。沉默半小时，黄大姐又讲死了多少妇女，要认真执行婚姻法廿分钟。阿门！如是散了会（关于领导问题也无人提意见，这个局面不到工业化是无法改变的）。

天气甚热，难以做事。晚上扯扯谈而已。

1952 年 6 月 27 日（星期五） 晴

接老周信，他作了多方面的努力了。感谢如此诚恳的人。老板说“x 老是从棺材里伸手抓人的人”！我是碰到家了。

潘、周信均寄与新。

妹姬发烧，38.5º-7º（肛门）。但吃玩照旧。医生给璜胺粉，说是受暑。小孩难捉摸。

以后只有早起，上午还能做些事，下午不行了。

1952 年 6 月 28 日（星期六） 晴

妹姬今天不烧了。此事对她无影响，对我却有大影响。

黄老作总结，讲三反意义甚深刻，是一革命运动，具体收获甚多：主要是暴露了各方面的本质情况，警惕了全党，挽救了干部。缺点说到数字分配太多。

苗苗未生痱子。与朋友玩，“我的东西”看得重。要他分饼干给大家吃，同意了，但最后一片好的留下，将吃了一口的给人。为小家伙照了二张。让他们都在外面睡。

新来长信，谈鉴定和自己根本弱点。为此应专复一信。

[87] 谢老：谢觉哉。何：何叔衡。谢、何与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在中国共产党内被誉为苏区“五老”。1934 年除何外，其他“四老”均随红军主力转移，参加了长征，独何被留在苏区，以 58 岁的高龄参加游击战争。1935 年 2 月何等由部队护送转移，经过长汀县水口镇梅迳村时被敌人包围。因敌众我寡，何在战斗中负伤，纵身跳崖就义。这里的“王”、“凌波”应该是一个人：王凌波（1889－1942）湖南宁乡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书记长兼党团副书记。1927 年长沙“马日”事变后，曾两次被捕入狱，始终不屈。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担任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兼新四军驻湘办事处主任。1940 年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非法将其武装“押送出境”。同年到延安，担任行政学院副院长。1942.6.3.因脑溢血急救无效，逝世。姜，应该是王凌波的夫人姜国仁。1940 年凌波 51 岁生日时，姜曾写诗一首互勉：风雨结同舟，依依约白头，任凭潮浪险，相与渡横流。凌波回赠诗一首：相识各年少，而今快白头。前途正艰巨，拔剑断横流。

1952 年 6 月 29 日（星期日） 晴

与首脑们去韶山。毛主席在此生长，到十七、八岁始离开。那间中等茅舍是东方的圣地，不能不令人怀着虔敬心情。想到应加以布置，使之成为一有教育意义的纪念地。“毛主席与韶山”是可写之题，他与农民的联系从这里开始。

八点一刻到家，热极。苗已返所。

1952 年 6 月 30 日（星期一） 晴

大热，甚烦躁。应静下来。

新来信，鼓励作苍蝇[88]。与黄信稿未拟好，争取日内写好。

热与思想背道而驰，终日流汗。但这还是坐在家中，不能不想到在延安上山开荒急求休息一下的心情。阶级意识是磨出来的，理性出不了阶级意识。

黄老昨天谈到他打游击时，最初有四个月没穿草鞋，脚底磨了半寸厚的茧。

25 万元凉鞋退了，是大快事。

1952 年 7 月 1 日（星期二） 晴

给新写一长信，详谈如何改正缺点。

致田家英[89]信，复马列学院信。

晚观《波罗的海代表》。科学家精神，老人青年的精神，这些形象应常记着。

1952 年 7 月 2 日（星期三） 晴

看湘雅历史资料。晚到湘雅作思想改造动员报告。讲到湘雅精神的本质问题。

天气大热，晚上礼堂最高屋顶睡觉，全城如在脚下。

1952 年 7 月 3 日（星期四） 晴

听说黄老即去中南。给钱大姐信，给黄老信表示坚决。下午见面，现应允了。原来他已确定被调：都留不住了。

谈一师校址，实在是“湘人多事”，不胜其麻烦。

晚与老高长谈，他是力争离此，搞一中型机械厂。

今天是双喜临门：文物委会从旧纸堆中翻到一张《湘江评论》第二号，及第一期增刊。《民众大联合》文在。

关于中国兵器、祭品、陶瓷、钱币等发展史，见到出土实物，增加了大知识。中国实在是一个伟大的高度文化的民族。

---

[88] 李锐 1952 年 6 月 17 日给范元甄的信中曾提到：“曹<瑛>提用苍蝇政策，似不习惯”。李锐那时想转业，但是一直得不到黄克诚的首肯。这里“作苍蝇”，似乎是指多像苍蝇一样在耳边不停地“嗡嗡”，使黄耐烦不过，最终同意的做法。——李南央注

[89] 田家英：（1922-1966）四川成都人，原名曾正昌。李锐的挚友。李锐著有专文纪念（参见李锐《怀念廿篇》）。1937 年 15 岁赴延安，入陕北公学，1938 年加入共产党。1946 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国，中文基础较差，毛泽东让田在工作之余当儿子的文史教员。1948 年经毛的老秘书胡乔木推荐任毛秘书直至去世，并兼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文革初期在被通知停职反省的第二天自杀。——李南央注

周代射箭的一种似步枪开关的兵器，全国第一次发现。

1952 年 7 月 4 日（星期五） 晴

上午发新、潘信，作最后布置。

因此想到必须立即动手将东西写完。

1952 年 7 月 10 日（星期四） 阴

几天内大事：

下了大雨，旱象暂过去，只部分地区仍受威胁。今年如再丰收，大助于建设。

我事已成定局：黄老与中南谈好（赵大爷也同意了），认为无法挽留了。老高也定局。

现在问题是自己向哪方面发展：管理抑技术？刚才与黄老谈，他不赞成常变动工作，要钻一门（他说我应往理论发展）。到华钢应主要学技术。到 50 岁，用十五年工夫，兼学管理等。他的意见当然好，只是自己还无此决心。为党，应该有此决心。我外文太差，学俄文真无勇气。

1934 起就走了“歪道”，18 年后又回头来。当然不是回头，然而摸 xy 确是回头。从个人来说，促成原因有二：对宣传工作的厌倦情绪（写历史传记还有兴趣，但不能专作此行）；新的推动下，胧朦的“头等任务”的感觉。要转自应往这方转。也许将来结果，我可写点什么。

现在的想法是，还是自搞一个厂？

老高传达了五年计划，恢复三年即转入五年计划。如无大战，两个五年自然可以转入社会主义。局部战争代替大战前途是可能很大的。

情况已告新，新大概已动身考察原料。两人统一方便多了。老周昨亦来信。

1952 年 7 月 14 日（星期一） 阴

未能按日记日记，更助长懒散心理。

十一、十二两日省委对中央管理干部作鉴定，这是最深刻的共产党员的基础课。

勾画每个人的脸谱，几句话道出他的本质，严肃、公平、尖锐，但有灵活与余地。

每个人都由黄老作结论，确是掌舵之人。举几个例子：小舟：懒散、怕麻烦。老高：对问题有偏激（未写的：“共义夸大狂”）。刘：共产主义事业与个人意识斗争未解决。金：处理个人问题与同志关系问题尚欠老练（有小资产情调）。刘老：（一切都好，年龄太老）。

我的鉴定（黄唸的）：正派、聪明、有原则性、有能力。但实际锻炼不够，不愿做宣传工作。

原来“能力”之前有写作二字，但取消了。

几天中写就“文化书社”与“勤工俭学”两段，颇想在本月份内全本弄完。争取逛次庐山。

教育是否上层建筑问题，苏联争论已经结论：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不可能对各阶级一视同仁，绝对与生产相联系，是劳动力再生产手段之一。教育的一切形态、形式，归根到底都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只有社会主义条件，才能保证人的个性全面发展，使教育与生产劳动和德育结合起来。教育是为巩固和发展新基础服务的。这个问题原弄不清楚，现较明确了。

新来两信，已动身去沙市，对我事似不甚清楚。也是天凉失眠，在一起吧，好人。

转业之后，传记、史料工作丢了，这是唯一怅惘之处。

1952 年 7 月 15 日（星期二） 晴

天气已转晴，水的威胁暂过去，今年可望丰收。

整日开会谈财经、地方工业方针问题。老高“地方主义”帽子摘下。我也用心想了一下，还是盲目性与暴利思想支配，但情绪上对国家有对抗，对计划经济之速无精神准备。

新的转变来临，对旧东西总要痛打一顿，这是完全必要的，但自己不必因此磕头。

金谈到党内关系之复杂，能人[忍]而善察言观色（无伤大原则）乃至“奉迎”，必顺，否则也必倒霉。新恐即后者也。

1952 年 7 月 16 日（星期三） 晴

上午与老高扯他愿我在华钢。下午至庸园乱弹，自中饭至晚饭。黄老信写好，明日去汉一行，组织手续也办妥了。

遵义会后，洛 F 任“总书职”，团结了教条派，一致对张国焘，这是重要的后果之一。

毛主席乱谈常寓政治于诙谐：唯利是图（对资家谈）各种人均可扯。

中国贫苦知分的伟大革命作用，许多人从不满现实各种道路走上革命。

华中干部策略性强，搞垮国党，无所不用，华北干部直线一些（补记）。

党的骨干绝大部出于军队，军队是一切之母。

长征之困难、惨苦，历史上空前绝后。

西安事变之前，议论纷纭，毛提出大游击方针，晋冀鲁豫四省纵横。

五次围剿时，Lid 到三军团找东西吃，彭总说：给他一瓢屎吃。

刚上井冈山时，对贺[90]，士兵{们}叫迫击“炮筒”，“通”——充分的农民心理。

湖南暴动时杀{土豪}政策实不如太平天国。

晚参加朱凡再鉴定，至深夜三点始归。水平不一，看事各异。傲慢任性，意见繁多。可为殷鉴。

1952 年 7 月 17 日（星期四） 晴

晨被一大哭小孩吵醒。实在困乏。

妇委追人命问题（今年已五百多），黄老谓：乡下女离男，机关男离女，各结统一战线。

夜与金、高同去汉。

1952 年 7 月 25 日（星期五） 晴、雨

昨天自汉回，疲劳已基本恢复。

金、高帮助下，转业已告成功。到华钢，约八月底去，先到东北。

新提前回来，蜜月数天。前天到东湖疗养所（非常近代化居所，湖光山色武大校景全收入目），下午游水，晚散步，情调之至。金甚有感慨，拍了一个胶卷。

暖暖的湖水，不能不令人回想十七年前的生活，这些小资产恐终身亦不能抹去。与新谈到，我们两人是武汉一代青年的一种象征，一种纪念，应该特殊珍惜。

高、金牢骚老婆，几两个终夜。这是前一代的“悲剧”一角。他们想温我们当年的小资产情调，甚至高兴写写情书之类，增加了对“老家伙”这方面的了解：人是非常具体细腻的东西。

[90] 贺：似指的是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贺子珍。——李南央注

新送到车站，心满意足而别。寄信新。

1952 年 7 月 26 日（星期六） 晴

回来后已改好“勤工俭学”，“文化书社”两段。今天定“五四前后”大纲，颇想到岳麓山住一短时，但又恐反浪费时间。

接新信，真是奇迹也：“飞报佳音。廿四晨妹来到。竟有如此美妙事，看来我们是要走运了。”[91]

大概是要走运了，这个妙物，巴夫洛甫在天之灵显？

几天来能睡，大概余倦未息也。然而又有点耐不住了。

向省委请假一月，拟离湘前，将“初期”稿写完。

1952 年 7 月 27 日（星期日） 晴

昨今吃了两个大西瓜，为苗苗买也。觉苗高多了，去年的衣完全不能穿了。

整日挥汗工作，“五四前后”轮廓已打好，“湘江评论”初稿已就。如此努力，十天可望基本完工。

真盼望下场大雨，帮我一忙。

给新短信。

1952 年 7 月 28 日（星期一） 晴

上午写完“湘江评论”草稿，甚感疲劳。下午在楼上过道清凉多了，脑子可用。拟好“驱张运动”提纲，草稿易成也。

晚上街买回纺绸裤一段，及苏联胶卷等物。花十万元。

1952 年 7 月 29 日（星期二） 晴

上下午写“驱张运动”草稿，得五千字。得力于准备充分。下午上楼稍凉快，头脑清新些亦有功也。

回来五天共写成一万一千字，改稿二篇。成绩不坏，继续努力。

接新信，言及办厂困难，想打退堂鼓，似怨我不了解她具体困难。每接此种信，闷闷者久之。这次我拍的片都坏了，得到教训。

晚与唐观《大地星光》，一片假味，淡然无味。

妹妹昨晚发 39.7º（肛门）。即取药，云系伤风。半夜稍退，今下午则全退烧了。

1952 年 7 月 30 日（星期三） 晴

上午改好“湖南自治运动”。这一段还是去年七月在橘隐园写的，一年未动。

下午看材料，拟在“湘江评论”后补写关于赵女士自杀一节。

金约去游水。走了二里路，至湖跨渡，因未设备好，至常淹死人，警察不让游。转回至一小河沟游了一阵，甚不痛快。老高亦来，饭后打扑克两盘，十一点半始归。

今晚颇凉，浪费了四个钟头，可惜可惜。

[91] 妹来到，指来了例假。——李南央注

1952 年 7 月 31 日（星期四） 晴

上午动手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建党”。此段构思甚久，原拟分成两段，因材料薄，只有合并写，且事实是连贯的。

“自修大学——自修大学补习班——湘江学校”可独成一段。

如此就只剩“工人运动”了。

全部争取八月十日定稿付排。

1952 年 8 月 1 日（星期五） 晴

紧张劳动。上午写就“自修大学——湘江学校”一段，约三千余字。

下午写“工人运动序言”，及争取黄庞[92]等草稿。

寄新信，附严医生关于苗病况信。复《学生》杂志索稿信，婉言谢绝。

省委为我转业发电，措词甚加抬举，有“希望甚大”之词。这下可是戴上木枷了。

晚饭后带苗、妹找严医生看病。两人都是伤风（托所出麻疹多，怕苗也犯）。苗肺部情况需待黎医生做最后判断，支气管摄影术需麻醉，甚麻烦，秋凉后才行。严说不该将信寄新。

晚将黄庞一段写就。院外讲写，甚凉快自得。

1952 年 8 月 2 日（星期六） 晴

晨起即写一短信与新，告与严谈情况。小家伙发烧伤风则照例不报也。

上午讲写“工运序言”。只是把材料述出，有待整理修改，下午可完。详细介绍了一下李老的《平民读本》，是值得介绍的。

现在每早恢复八段锦，床上腹部动作增至 60 下了。近来甚感自己还是年轻力强，青春并未过去。

我的优点似乎是能钻进去，不得结果誓不收兵。比延安时代思想提高多了，方法也要好一些，有了判断力。

接新亲热的“明果”信，两人东湖照放大寄来，题以新的开始。

接苗回过生日，七月廿六日我也忘了，记成是八月廿六。

晚上闷热得什么也做不成，坐在冷水盆中遍身淋水，放[方]稍解暑。

1952 年 8 月 3 日（星期日） 晴

昨夜睡在大风中，老像伤了风，却伤不成。冷水澡之功。

上午改写“粤汉罢工”，很吃力，别人草稿不如自己一气呵成也。

下午编写“水口山罢工”，根据刘亚球原稿，对蒋先云[93]写了几句。

今日共得六千余字。

---

[92] 黄庞：黄爱、庞人铨。二人均为 1920 年时湖南劳工会的领导人物。

[93] 蒋先云：（1902—1927）湖南新田人。192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 年夏赴安源开展工人运动，和李立三、刘少奇等一起领导了安源工人大罢工。同年 12 月又领导了水口山矿工的大罢工并取得胜利。1924 年春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1925 年 2 月参加东征讨伐陈炯明和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不久率部参加第二次东征。1926 年 3 月中山舰事件后，退出国民党及第 1 军。北伐战争开始后任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兼补充团第 5 团团长，参加了攻打九江、南昌等战役。1927 年率部北上河南，5 月 28 日在攻克临颍城的战斗中牺牲。年仅 25 岁。周恩来在武昌亲自主持召开他的追悼会，当时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第 198 期刊登了题为《悼蒋先云同志》的悼词。

晚在院中看剩余材料。只剩下两大段了：

1、各手工业的罢工。其中铅印一节或另行一段。因毛主席致大中报社记者函，实是对知识分子一大教训也。

2、与赵恒惕的合法斗争，这是最后也是最精彩之一段。

翻肖三“第八章”，确是乱草一堆。

苗烧大体已退，妹仍在 38°。

今天杀鸡，买瓜，为苗补过生日。

写作亦可如生产竞赛，可以赶的，但必须做好准备工作。

1952 年 8 月 4 日（星期一） 晴、晚大雨，夜 mst

今天勉力将六篇手工业罢工弄完，在万字左右。材料枯燥些，还必须修改，应该在读者地位全盘改一次。

晚饭前下了场大雨，真是感谢上天！能够坐在房内工作到十一点半。

宋乃德同志送来 Omega 表二支，此事几乎忘了。留下大的需 250 万元！立即写信问新，感情想要，理智上不应要。如果旧表能卖出，则可以买也。

明天当能全部完成草稿，按计划提前了五天。以二天先修改一部付排，再以两天改完，十日能全部付排，月中出清样。

1952 年 8 月 5 日（星期二） 晴阴

上午谭老来，扯谈至十二点，只写了几百字。

下午将“与赵恒惕合法斗争”写成，自写了 3000 字，另附毛主席自己稿 3500 字。昨天计算了下共八万字以上。

接新信，担忧苗病。好在第二天寄了信去。对自己似有过左了，因读《卓亚与舒拉》有感，觉自己根本非革命者，几一无是处。

我们的灵魂中有许多还是丑恶的东西，自私自利也多，但我们还应算是较好的党员，我们行动绝大部分是对党有利的。新之缺点在有学无术。当然学未全通，常觉自己渺小是对的，但不能而自卑，只能自警。新现在似走上一条踏实的道路。对性生活的批评是完全对的，但久别之后，应容许放浪一二天，适可而止也。这属浪漫主义。新对我缺点的再次提醒，当谦为复信。

接青年出版社李庚[94]同志信，谓田家英已告他我之“大作”由中央办公厅审查，极欲我交他们出版。此人口气颇争买卖似的。只要有发表价值，难道我会挑地方吗？

颇决心买Ω了。

昨夜之 mst，虽为失眠，极不应该，决心告别！

晚写完“教训长衣先生”一段。

[94] 李庚：（1916-1997） 祖籍福建福州，出生于北京。原名李赓，笔名：孟凡、梁明、严浩，黄文等。1935 年参与南京的一二·九学生运动，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到中共长江局、南方局工作。1941 年在桂林创办《青年生活》杂志。1942 年“皖南事变”后被派赴新四军，1944 年受延安“抢救运动”的波及，被诬为“特嫌”，入狱半年后得释放，转在解放区学校任教。1947 年随军北撤，至大连任光华书店编辑部主任，创办《学习生活》杂志。1950 年至 1957 年负责筹建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为中国青年出版社首任副社长兼总编辑。1951 年被聘为中央美术学院兼职教授。1957 年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1977 年在胡耀邦过问下摘去右派帽子，1979 年得到改正，后继续从事出版工作。

全部草稿基本完成。乌拉！

下一步是修改和补遗，争取三天完成，如此则九号付排。

新对我缺点概括：

1、脱离群众。

2、缺乏组织才能。

3、资产阶级观点（常有立场不稳）。

4、易满足，漂浮。

切记、切戒。自觉斗争，彻底改正。

今天未午睡，现已十二点半，仍不想睡。

接军委总政宣传部一信，要十本“一师时代”。看情形，北京已传开了。

这对我是一个鼓励。

但与“一师时代”相比，这八万字粗糙多了，也无法像那样精雕了。

老高答应与袁福青同志一道细看一遍。

睡前拟了一个目录。

1952 年 8 月 6 日（星期三） 阴

上午老朱来，谈他工作问题，约占去 3/5 时间。

由于开夜车到两点，今天成绩仍大：

水口山尾巴和北岳农工会，共 2500 字。

改好毛怎样领导工运一段，并新写 2000 字。为了提到理论上来，几天中曾翻读《论党》和《联共党史》，学习建党理论和工运与马克思主义结合问题。

1952 年 8 月 7 日（星期四） 晴

晨被隔墙捉贼吵醒。睡了不到四小时，整日甚疲惫。

上午看土改预展。农民受地主压迫剥削部分甚精彩。百年“被窝”，六十年“{簸箕}”，逃壮丁砍下手指头，抓掉头发、尸骨，地主的各种刑具（闻所未闻之溺桶，快活凳……），各种改革武器，铁烟管、假秤，大小斗，百寿字帐，八步百鸟床，七层绸寿衣……。惟解放后太长而琐屑，应大删。

下午改好“争取黄庞”，改比写还慢。

晚几无力做事。新来信，赞成Ω。

1952 年 8 月 8 日（星期五） 阴

原拟修改“建党”一大段，临时决定明天先发一批稿。遂全力先易后难，改就安源、泥木、第一次民主运动、勤工俭学、教训盾先生五段。弄到夜一点半，精疲力竭了。

寄新信，并苗妹照片，似忘记写欣然接受对我之意见。

杨来告，刘调京，高接任工业部并华钢。如此，则担子更重！

1952 年 8 月 9 日（星期六） 晴

上午改好“与赵恒惕说理斗争”一段，共六段付排。今天整日（现在十二点了）共改好水口山与

粤汉路罢工两段，殊缓慢。这样也免得在清样上多变动，但文字方面比“一师”则粗糙多了。

晚饭后曾去找黄老问当时衡阳党及国社人情形，杨福涛牺牲前是候补省委、衡阳特书。

接托所信要苗转学，殊不乐。明日拟去一谈。

明日拟成四段。今晚去舞场，看十分钟即归。

我似乎太多说话了，为何要说无必要之话？

1952 年 8 月 10 日（星期日） 阴

整日劳动，间至院中舒舒筋骨。

修改文化书社、湘江评论、驱张运动三篇，至夜十一点一刻。

现在感觉整个的是太长了，舍不得割材料（如驱张中张毒罪行），必须冷静鸟瞰一次。

八万字恐不会少，六小时才能看完！

不应自馁，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材料，不枉湖南三年。

我大概是 1950 年 10 月得阅《伦理学原理》而起意的。《大公报》是一关键，孔家材料是第二关键，第三关键是活人。

肖三文如写得好些，也不敢动笔的。

由材料决定——即由实际决定。

整理材料过程中，推测力大大发展了。

原计划五四前后一段移至明天。

几天来失眠，白天几不能午睡，晚间在五六时左右。今天弄来一点安眠药，必须好好睡一晚了。脑子太胀，发朦。

电影全部牺牲了。

以此精神从事工业，是能做点点事的。

昨夜 out，过疲也。

1952 年 8 月 11 日（星期一） 晴、阴

出了冷门。“五四前后爱国运动”一段整整占去五个钟头，重新审查材料和加增补。

最困难的“马义研会、建团、建党”一段，就在应付情况下修正再构思了，支持到十二点过才结束战斗。

完全不能午睡，天气又较热，真是以布克精神对付的。

新来信谓等我信，此人恐一辈子未尝过此种味道。小Ω如能凑款可买也。

晚睡前只好吃安眠药。

1952 年 8 月 12 日（星期二） 晴、阴

天公总算照应，近周来时时遮荫，且下点雨。

今上午将昨天两段再修饰一过，添自修大学一节，共 15000 字付排。

已发稿八万字了，初步目录亦确定。

剩下最后 800 米了。

感觉最大问题是材料繁什，特别工人运动部分，直接有关者不多。初印后，基本工作是压缩。

1952 年 8 月 13 日（星期三） 阴、小雨

上午十一点将稿发完，遂向新报捷。但各行业一段甚不成形，必须作大修改，也许要重写。赵女士一段，考虑一天，仍补写，否则是一心病。

复李庚、总政宣部信。

今天是唯一懒散一天，晚上也不想写什么了。明上午将赵女士一段写成。

找田家英“封建时妇女生活”文看了。材料费大力，但如掌故，没有跳出来写，且有炫耀之嫌。

1952 年 8 月 14 日（星期四） 晴阴

上午中南宣传部同志来看毛主席材料，未能集中精力写完赵女士事件。下午全部完毕。赵女士事件得 2500 字，人力车夫一段改就，晚并看二校四段。

似乎轻松一些了。

晚开始翻《奥斯特洛夫斯基传》[95]——达到人的意志力的顶点。

1952 年 8 月 15 日（星期五） 阴、风

上午陪黄老到湘雅看病。谈到老高之钻入牛角尖不转弯（毛主席钻入能立即转回），我应予协助。又谈到我 50 岁成专家。

脑子似仍不能静下。中午不能睡，翻奥传。

改二校五段，略有增补。添了语言一节，接近工人这是第一关。

1952 年 8 月 16 日（星期六） 阴

今日是妹妹生日。杀鸡、买糖，带来亲爱妈妈，颇为隆重。

拟好材料说明，并往报社一次。

1952 年 8 月 17 日（星期日） 晴、风

校毕全部清样，增补不太多。

报社印厂特别动员了几个人连日赶，无此条件则不知拖至何日！

五点归来闯入省委会讨论被提拔省委委员名单，唐入选。自己也想到：本已熬到资格而放弃。但地位观念比以前通多了。

重要的是努力工作的精神。

1952 年 8 月 18 日（星期一） 晴、风

昨晚大无聊，高、曹、唐，“高尚娱乐”至今晨四点。整日疲乏，殊不应当，特别不适于最近甚忙后情况。

上午开扩大会，下午则未去了。

接新信，言及她自己波动情况。我总对她之不能决心定下来作事有意见，别人也不能不有意见。为何为自己想得这样多呢？

我对自己还是有一定信心的，我大概是一个幻想较少的人。

[95] 《奥斯特洛夫斯基传》：奥斯特洛夫斯基，苏联作家，《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

印稿要明天才能出来，殊为不乐！

复新信。

1952 年 8 月 19 日（星期二） 晴

印稿上午不能出，甚不耐烦。上午只好理发。月底以前仍须努力做前后修改。

读完《联共党史》第九章，读新版本，1938 本不好用了。

杨曾谈两次北京来信，云转业之苦，王头发全白，某某开了顶，是大困难。这些都不能动摇我，我还是有点英雄气概的人。对文字工作虽厌，但十多年经验，一旦弃之，自然也不无{那个}， 特别觉得自己有搞历史材料的兴趣，而且也能搞（这是对后代一种非常重要的教育），也不无怅怅。

忽然想到为老高（还可集合董大姐、曹等）写一自传性历史材料，以白区恐怖与坚韧为主题。这一方面虽路线错，但精神是伟大的，许多优秀者都死于此。可以追叙等体裁写之——这也是忽然想到而已。

晚饭后印稿送到，当即分发，20 本可全发出。

寄新二本。

约陈牧天[96]来，请他修正。

1952 年 8 月 21 日（星期四） 晴

这两天读书。陈：《论毛泽东思想》，及《列宁简史》等。做有关摘记。

新于十九日去北京了。真糟！

发烧半月，未接慰问，甚不愉快。我每次信都只想到自己事了。

昨夜找老高谈，先打听下情况。

接周太和信，云华钢事待十月初也。

寄北京信。

又翻出大堆史料，拟再淘一次。

八月底能结束此事才好，必须结束。

1952 年 8 月 27 日（星期三） 晴，廿六 mst

好多天不写日记了，这也与过得懒散有关。印稿在慢慢地改，一边也翻翻有关的书，今天并读起《语法修辞》来了。前天借来《曾国藩事业与生平》一书，据易礼容说，曾对青年求学时的毛主席是不无影响的。现在来读读，有批判能力了，也不无益处。

已收到李震一、袁福清、谢华、李达[97]等退回的，李完全是应酬式的恭维，令人不快。

李主要是文字组织，谢只有一点，但很重要。

---

[96] 陈牧天：李锐转业到燃料工业部后，将陈也调到水电总局。1959 年庐山会议后，陈被打成李锐反党集团成员，文革后方获彻底平反。离休前一直在水电总局工作。——李南央注

[97] 李达：（1890-1966）湖南零陵岚角山镇（今属冷水滩市）人。字永锡，号鹤鸣，笔名立达，鹤、胡炎、江春等。1913 年赴日求学，后因病回国。1917 年再次赴日，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即东京帝国大学），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 年回国，与陈独秀、陈望道等人共同发起在上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并代理小组书记。1921 年出席中共一大。后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主编《新时代》杂志。1923 年自动离党，从事教育。1949 年参加与策动湖南和平起义，同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等职。“文化大革命”初指出“顶峰论”违反辩证法，被迫害致死。1980 年平反。出版有《李达文集》。

昨天接新信，连呼“要”。让她也尝尝这个味道。去莫的人要三月才回，我不知何日能走成了。

这两天为Ω花了点时间。《烈士传》二三版稿费已送来，表款已不成问题。这是在湖南工作的一物质收获：需要一个走得准确的表。

时间似乎多出来了，必须用心细致，不要浪费时间了。只等新寄回，即应定稿。

也想到趁此还写、编点东西出来。

1952 年 8 月 28 日（星期四） 晴

清理该用图片。读《语法修辞》。再读有关理论书，并草改。

发现一篇回忆毛主席在广东农运所讲课材料。

必须督促自己，有计划完成修改了。

1952 年 8 月 29 日（星期五） 晴

下午去湖大，与李达谈一下午，有用材料甚少。此人市侩气重。

晚至小舟处，他已认真看了一遍，甚称赞也。提了几点中肯意见，如赴法目的必须说明。赵女士一段认为可要，黄庞存疑。

黄老要我先去武汉坐待，否则夜长梦多，恐中宣部出阻。甚有道理。

必须加快速度了。

1952 年 8 月 30 日（星期六） 晴转热

晨接新寄来前三节。听到最难得的赞辞，殊为光荣。建党一节批曰：十分精彩，认为吸引人读下去。

大概这篇稿子还站得住脚。

赴法青年分类分析，这个意见比小舟的更进一步。赵女士一段坚主取消，令我踌躇。本来这一段就是不准备写的。

小舟认为各行业罢工仍可留原貌。

给新信。

“要”函飞来后，小哥气不消。

同做“连理梦”，{无次又}无{何}。

1952 年 8 月 31 日（星期日） 晴

与老高、袁福清同志谈一整天，所得甚多。

老高谓：学联、知识分子作用应更强调。黄庞问题更明确了，活人不提。

1952 年 9 月 2 日（星期二） 晴

昨天去株洲 331 厂参观，今晚归，同去者高、曹。

有五百青年，抗战时各地兵工厂工人。思想问题甚多，是大特点。

有许多苏联最新式机器，有一种只能在 20℃时用（现改了 4℃）。

专家总顾问是 1916 彼得堡暴动的。师长、管专家如将军对士兵，很严格。谈了约二点钟。意见：

有工人不守车间纪律，必须如军队一样。
材料不能按时来。
一切事必须守信用。工厂未能按所提意见编制。
每天都去车间。厂长每天要开一刻钟车间主任会，解决必须问题，了解情况。
极愿意询问技术问题。
要看毛主席故乡，高度政治性。
“首先是中国工人努力，其次是帮助——斯大林同志的决定。”
试油时，日夜不休息。
深感要决心钻技术，学俄文语言，锻炼身体。工人的思想情况，政治教育是头等问题。
新寄来极宝贵意见，领导工运特点思想性提高一步，肯定各行业合并写。
必须有起伏。
结束语甚重要。
集中突击三天，不能再拖了。

1952 年 9 月 3 日（星期三） 晴

比较集中了精力，改好 35 页。甚觉迟缓，一字一句硬伤脑筋。
得悉中央指名调事。还有老高，小舟。很不安。
到通泰街，大听诉苦。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如何没良心之类。此局何时得了！（用打圈记我去的次数）
为一小事，唐大发脾气。我也硬了一下。何必如此！

1952 年 9 月 4 日（星期四） 晴

有人来打扰，晚去庸园，速度比昨日更慢，明天当然不能完成。
自觉思想性是硬往高拉！
学联问题，不好如何补。
女人与 sex 似是老家伙谈话主题，兴趣集中于此，也只好谈谈了事。
联共党章有禁生活放荡一条，大概是成为问题。
现在还弄不清是指名调抑上缴。
金去中南可为说项。
《初期活动》不宜寄出了，改了再说。
将义务十一条剪下，置诸本内。

1952 年 9 月 7 日（星期日） 晴

三天来都集中力量作大修改。今晚已改完安源罢工，余下的都不困难了。
新已到汉，车上发信。此行工作问题似较如意，唯“要”空前也（昨夜上街购大批“突击”[98]）。
一师材料说引得太滥了。乔木不能看即无人作主。呜呼！
黄老赴桂。考虑再三，未随去：工作未毕，广西不感兴趣也。

[98] 突击：一种日本产的避孕套品牌。——李南央注

我亦“要”得厉害也。昨夜 mst。

精力似旺盛，今夜恐又失眠，连着几天失眠了。疲劳不堪才能熄灯。

明后天争取完工。

1952 年 9 月 8 日（星期一） 晴

完工了。结束语尚未写。

接新回汉信，二点也不能入睡，大概是伯仲之间了。Mst 之后，只维持了昨天一天，这是前所未有之事！

完全根据新的意见改了。

“一击”也决心去掉。“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大概道理是如此。费力不讨好，亦见之为文也。

运动了一番，不知有助于入睡否？

1952 年 9 月 9 日（星期二） 晴

写好了煞尾和结束语，自己也不满意，却无能无力似的。

陈再老自汉回，谓我已决定调京，在工业系统，接一个什么局，却不悉是党内抑党外。为什么不分配到现场呢？现在机关还重要些吗？莫斯科人未回，实在是大不利。

高兴者转业成功了，但在北京坐机关，则殊不妙也。不过转了就好办了。

老高情况不妙，对他实有惋惜之情。

发新信。

1952 年 9 月 10 日（星期三） 晴

天气甚热。真秋老虎！

最后看一遍，终日未离坐。开始发往工厂。必须卸下此重担了，如限定日期动身就不好办了。

晚观《马克{宁}青年时代》。更加肯定夜校意义，贫民读本应介绍。

接到新汇款 62 万元。她不拟来了？

1952 年 9 月 11 日（星期四）

看好 2/3，续发工厂。

今天奇热，室内 96°。我整日苦工，洗澡三次。

全部照新意见改了。

给新信，并寄结束语。拟好“几点说明”。

赵女士归并于“湘江评论”段。

“盾先生”与“说理斗争”均改作者叙说体。材料可能留得过多。

热得无法睡。

1952 年 9 月 12 日（星期五） 大风

昨半夜转凉。

上午改看最后一遍，全部完工。

小舟来扯谈，观珍物。取走“唐纵日记”，《曾国藩传》。

下午看金。情形如陈谈，他未便多问，倒也不感兴趣了。

国家大事三条：旅大中长不撤[99]，盘马弯弓如料也。内外蒙铁路修，完全军事，距离亦缩短，五年计划扣环。

烈士公园一转。此处是好公园底子，看到汉墓，规模不大者。

晚归，知灼姐来。去琬姐处，谈东北事颇多。沈常停电，物价高此一倍。

琬姐此次思想改造似大有进步。

1952 年 9 月 13 日（星期六） 风

昨夜大风，弄得两点后才睡。今日初步清书，致未午睡。

结束语改好。不似咖啡，似清茶矣。

好像是尽了最后一分力了！老天爷！

下午灼姐来谈家事，以阶级之刀剖解，说得“寡毒”之至。基本意见是一致的。她亦坦白挡驾。我则公布自私，只负经济，不负精神。三年够苦了。

申明已无丝毫人情意，似说别人问题一般。

估计甚有反感。这样也好，先说绝一些好。

苗对泥人仍感兴趣。

接新长信，她对我留京似颇同意。“局长”之说已传出。

新目前位置以不动为好。

晚陪 331 专家。明日即再去韶山。实在是国际主义，无可奈何。

灼姐说二事：冯君被撤，作些表面文章，花花绿绿。快人之事。

关于合作互助不能入社义，必待工业化问题。L 之论被驳倒。高谓洋面包吃得太多了。东北实际情况，不待工业化，也可逐步向之发展。

谈到陈伯达之身教，马列出来人朴素作风甚受影响。老夫子对物质生活极不关心。

---

[99] 似应指未能撤销 1945 年与苏联签订的中长铁路条约。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沙俄在中国东北修筑了一条“丁”字宽轨全长 2489 公里的铁路，亦称东清铁路、中国东省铁路。其干线西起满洲里止于旅顺口。1895 年俄国决定将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过中国东北。1896 年和 1898 年先后强迫中国签订《中俄密约》和《旅大租地条约》等不平等条约，攫取建筑和经理中东铁路干支两线的特权。1897 年 8 月中东铁路开始动工兴建，到 1903 年 2 月全线竣工通车，交给设在哈尔滨的中东铁路管理局管理和运营，名为中俄共同修筑、经营，实为俄国所独占。日俄战争后，按照《朴茨茅斯条约》规定，俄国将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让给日本，称“南满铁路”。1924 年，中东铁路由中苏两国共同经营。1933 年中东铁路改称“北满铁路”。1935 年苏联将北满铁路卖给伪满洲国。1945 年 8 月根据南京国民政府与苏方有关协定，北满铁路和南满铁路合并，改称中国长春铁路，简称中长铁路，归中苏共同所有和共同经营。1949 年 12 月毛泽东出访苏联，通过与斯大林及其他苏联领导人的多次商谈，斯大林终于同意与中国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以取代 1945 年 8 月 14 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外交部准备的条约第一稿和第二稿草案明确提出：1945 年签订的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口协定继续有效，这就是说，苏联方面同意在形式上签订一个新条约，但实际内容(相关的协定)不得有任何改动。在中苏双方代表谈判的前一天，即 1 月 22 日，联共（布）中央批准了这些草案。对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本身，中方没有提出任何原则性的修改意见。但是 1 月 26 日中方提出的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除旅顺撤军问题外，几乎完全推翻了苏方的原有设想，其中包括苏联政府立即将中长铁路及其所属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所有。苏方于 1 月 28 日提交了协定修改稿，除了没提放弃在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外，接受了关于旅顺口的条款（不包括移交财产），也接受了大连的行政完全隶属中国管辖、立即由中国政府接收大连（不包括旅顺口）的一切财产的条款，苏方还接受了在对日和约签订后或不迟于 1952 年末无偿地向中国移交中长铁路的权利及全部财产的条款。

戒之、戒之。

1952 年 9 月 14 日（星期日）

陪十个专家去韶山。因为是尽义务，因此无大兴趣。

总顾问非常政治化，毛主席早年情形他都知道一些。吃中饭时，为毛主席健康干杯。看到那间茅舍，毛主席在这生活到十六岁，深受感动的表情。

想多留他们在长沙一天，看了土改展览会，说不动心。总顾问说：工作忙，星期一要工作。他们是工作第一。我们似的老油条在苏联大概是极少的。

回来吃晚饭时，因逢坦克节，内中有一坦克英雄，头发很少，是被烧掉了的，28 岁。

我喝了六杯伏特加。酒精气重，不惯。为了使他们高兴。

有一个只 24 岁，还应该是多玩的时候。工作很积极，懂事，也政治化。我谈到因长期战争，我们许多干部还不会玩。他说他们过去也如此。然而他本人一生下地，当然是玩之中长大的。

发现交际处有钢琴，副总顾问很兴奋，搬到舞厅，他弹了许多曲子，弹得很不错，手动作很优美。老头儿、小伙子一起合唱他们最喜欢的情歌，像“工人歌”的调子。

一谈，原来副总顾问的老婆很喜欢音乐，他深受影响。他有二个孩子，在卫国战争初期，妻儿一起在一次轰炸中全被炸死。他因深爱着妻，直到现在未结婚。身体很壮，像基洛夫的样子。非常喜欢孩子。从这人身上，应修正我们老家伙对“毛子”的一种看法。

还有一个眼睛特别深的学者样的人，很少说话。

还有一个发动机专家，并不太好玩。

他们睡觉很少，打起“接龙”[100]来到半夜。吃得也少，但身体极好。

我在舞厅坐到十一点，看他们玩，也和他们谈谈。

他们都有兴致学中文。有一人要和我订约，为了中苏友谊，要我学俄文。

1952 年 9 月 15 日（星期一）

新已接到结束语了，来短信。

真正是看最后的清样了。

有两件事颇有斗争：买哔叽料及 七灯机[101]事。

开始看《卓亚和舒拉的故事》，跳着看的。姐弟牺牲处，禁不住流泪。

有天和老唐谈起，文学作品最感人的，教育意义最大的，是传记作品。电影亦如此。

我如写文学作品，一定全力写传记。

像杨连弟[102]，罗盛教是应写传的。

给新信。

---

[100] 接龙：一种苏联骨牌游戏。——李南央注

[101] 指电子管收音机。——李南央注。

[102] 杨连弟：1919 年出生于天津市北仓镇。因家境贫穷，14 岁时学鞋匠，以后又当过电工、架子工，练就了一身登高技能。1949 年初天津解放后，与干过架子工的同伴一起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铁道兵纵队，成为闻名铁道兵的“登高英雄”。1950 年 11 月随铁道兵入朝参战。1951 年 9 月被选为志愿军国庆观礼代表团代表回到北京，在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出席了全国铁路劳动模范代表会。后返回朝鲜，升为副连长。1952 年 5 月 15 日在朝鲜清川大桥下，被一颗突然爆炸的定时炸弹击中头部，不幸牺牲，年仅 33 岁。随后，志愿军领导机关授予杨连弟“一级英雄”称号，并追记特等功，命名他生前所在连队为“杨连弟连”。他还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冷水浴似能坚持，昨夜十二点还洗了。

应该向一师时代的毛主席那种锻炼自制的精神学习。

许久以来未如此早睡，十点半上床。多日疲劳了！

1952 年 9 月 16 日（星期二） 雨

续看最后清样，“结束语”似乎还可以的样子。

下午到新华书店找科工书籍，挑了十多本，并若干科普小册子和一些画册。

一延安新华社的女同志（陈某妻子）来找。未入党，离了婚，神经已失常。悲剧人物。要和我一起到北京去。

看清样至夜十二点。

1952 年 9 月 17 日（星期三） 晴

黄老在省委会临别赠言。湖南三年之主要缺点是干部问题保守，未能大胆提拔。讲到老家伙要让后起者上来，不要挡路，安心进元老院。谈对自己要有底，自知之明。苛刻待己而宽对人。要学习善于处理自己问题，人家问题和对待社会。特别讲到饶漱石[103]同志之无懈可击，连生活细节都极注意，从不乱言。不知者不知，“大家意见办事”，但到有把握时，则坚持原则到底，决不退让。

对主要继任人也作了交待：优点与缺点。

晚老高请吃饭，“四川”一圈。

清书，舍不得的太多。怎办？给六弟[104]等清出约五六十本。再清一二次，以后不能靠书工作了！

全部清样看毕，改完最后一字，亲至报社。明天或可印出。谢天谢地。

中央来电，我等月底、月初到京。急信告新。

1952 年 9 月 18 日（星期四） 晴

清书。

黄老来，要我和他一起走，诸事方便，盛意难却。

他提醒我要善于处理干部问题，人是“活”的。又谈到他自己经验。因彭尧一班子为一事误会，别扭一两年，甚掣肘。懂得人情，宽对下，生活、工作到感情，融洽才好。对上级不能硬顶。有些上级，实际多数受不了，因而误大事。

他当然有所知而发，终身铭记此言。颇有“平生得一领导足矣”之感。

给新快信。

找严医生，再谈苗照相事。因来不及照，协和可办。谈了他们的判断。

---

[103] 饶漱石：（1903—1975）江西临川人。曾用名梁朴。1923 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秘密工作。1929 年任共青团北满省委书记，代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32 年任上海工会联合会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5 年赴苏联，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抗日战争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华中局副书记和代理书记，新四军政委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委兼华东军区政委。是中共七届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1952 年调任中组部部长。1954 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被定为与高岗联盟进行分裂党、篡夺党政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55 年 3 月被开除党籍。1975 年 3 月 2 日病死。

[104] 六弟：范元甄最小的弟弟范元乾。——李南央注

1952 年 9 月 19 日（星期五） 晴

清书，完 3/4。寄汉口六包。不能午睡。

Radio 仍拟留下。糟之至！晚与灼姐去老高处，谈至十二点。

1952 年 9 月 20 日（星期六） 晴

清文件、抽屉、清毛主席文物，清画报。

睡不好。

晚唐、杨请客。回来与琬、灼、家桢大谈家庭问题。母亲一阶级异己分子。

实际是阶级分析问题。琬姐为十多年受苦而哭，最后使之了解如此而已。

为家桢赠言：需要革命性格与对敌之毒辣。

我必须解除自己精神的包袱。

义务我尽可能尽，但实际上与感情上是敌对的。他们强调可变化。变了再说。

当然对琬姐是有歉意的，十六年前情形不能不回忆起来。

1952 年 9 月 21 日（星期日） 晴

书清理完毕。留机交回宣传部。

《初期活动》印好，已无暇再顾了。

中午至湘雅吃饭。

苗苗听说去汉口甚高兴，大活泼。

书店送捷克留机，完全意外之事也。

晚宴会，被包围，喝啤酒不下五瓶。回来吐了一些，即好。

与金谈，到十二点，以人事为多。他对我提两点：更老练，团结各样人。党内复什，人各有缺点，如掌握一小局面，则应懂得树立中心，正派作风为上（谓我初入湖南阶段在党内一些处理上表现幼稚）。认为“不要太多批评权”，嘴不牢，骄傲自大也。

他意与黄老一致。甚感激。

1952 年 9 月 22 日（星期一） 晴

连发两快信与新。新怪我为何要随头儿走，不知其情也。

晚欢送会。观京剧，不能退席。

寄中宣部陈、胡部长 20 本。图片得 23 幅。信甚简单。并给田家英一信。

1952 年 9 月 23 日（星期二） 晴甚热

晨宣部茶点欢送。讲了几句话，说明宣传工作之重要。

湖南三年写文最多，总计在 40—50 万字间。报纸之事也不及收集了。

东西算是大体清理完毕，人亦疲倦不堪。

下午仍往观《碉堡区》。阶级性之决定意义。

晚程宅宴会，仍略喝酒。

小舟谓我处理朱凡关系太世故，这是老唐意见。老唐有所不悦乎？

1952 年 9 月 24 日（星期三） 晴、晚大风

钉箱，编号，大小有十七八件之多。欤猗盛哉！来次三次大战，就把问题解决了。

新来信大愤，不解为何连连快信，孩子为何不留汉稍住。不能不复一信予以说明。

两张单页

1、完整路线——知、资级有其意见，不仅工农兵，民主人士来不及改，可讨论。

2、统一战线政策，公私两利。拉、封、继办兼顾，愿学好可当我干部看待，发稿。

3、报、社、广，政治领导统一。通社稿编辑集散，省委一级合。广台，卫生，社会事业，讲座。

4、评论经常有，天天社论，九解释，一解决问题。设服务台有问必答，必须答，马上执行不拖。报纸可以讨论（如工作中的问题，可宣布讨论）。批与自我批。第一次一般批，第二次就指名，不准驳，公平（报社有错承认）。报导，报社与新华社区别，新社不一定播（多播积极）。

5、企业化，未规定赔钱。不、少赔，订不太低。

6、记者政治待遇。经常与负责人谈，东北经验。

东北：

1、与群众结合，网。

2、真实性。

3、合不合政策。扫荡问题，禁粮出口（省）。

4、批评与自我批评，否则不能贯彻政策（偶尔事件多，未结合贯彻政策过程）。

5、主动性，不能被动，无计划。记者是记录，内情是改稿。编辑分轻重。单纯反映。写稿多反映多，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文必录。下面同志并不愿看无指导性。连续性。

办法：确定参加各系统会议名单，固定人。要求反映、组织消息、短评（否则无声音）。附带解决干部安心问题。

地方工作——注意政策。

国内外——与列义水平。

党委关系：

开会参加，看报，找人讲，动员宣传部门。

（这二页是写在单独两页上的，应该是李锐在湖南做报社工作时的笔记。——李南央注）

1952 年 10 月 3 日（星期五） 晴

廿九日到京，今天是第五天了。

廿五深夜一点从长沙动身，各界隆重欢送黄老。车开之前，与送行者挥手告别，心中似无惜别之情。我为自己另辟一条大道了。

廿六下午二点到汉口，住部艺临时招待所。新随即到来，见孩子欢甚。晚至云樵路晚餐，孩子决暂放在此处。新至我处宿，难忘之夜。

廿七日上午，与新一起谈话渡过。下午至中南局转关系，找祖春不遇。回至滨江见黄、高。晚赴邓老宴会，见钱大姐。知我工作决定在 1 分局之内。

晚与新至交际处舞，十点归岳飞街。仍为难忘之夜！

廿八日晨八点半，与新共早餐，送我上车。

车上两天扑克渡过，睡眠饮食均好。见到河北大平原了。

北方的生活又已开始。

廿九日下午三点抵北京。车站隆重欢迎华侨、民族代表，我等悄悄走过。

出站即至中组部，见到帅、李。工作范围已定，小局似未定。被送到翠明庄住下。

这是有名之地，高等旅馆也。

卅日发信与新。见到周太和，言及我可能到燃料工业部搞水电。逛文化宫与中山公园，在前门吃牛杂碎。

北京一片节日景象，家家如过新年。天安门打扮似新娘，毛主席大像极活，大手笔。

十月一日观礼，在左台，整整看了四小时。八点即去，出门不利，在文化宫碰见中宣部人，谓已在中组部备案，已无发言权矣。

看见如此整齐雄壮的兵种，大坦克群，第一次见喷气机，名不虚传。第一次见火箭炮——喀秋莎，只是汽车上装一排发射管，道理在炮弹。第一次见汽车装大探照灯。轻骑兵可爱。千人军乐团。

少数民族实在是开眼界。

少先队放鸽子、放气球，人人快乐，团结一心。女的个个花衣，被人欣赏，几乎手上都举有花束。花海与旗海，真是无比的欢乐与舒畅。一切光荣、祝贺与骄傲都朝着天安门上的毛主席。我不禁也回忆到 1934、35、37 到北京时的心情，与最近刚作完了一件事情的心情。

压队的体育大队与文艺大队，前者给人以新的希望，后者象征我们民族的传统创造与聪明。

毛主席最后到城角致意，仍甚胖。捷、罗文工团员在一个台上，是文工团员的情绪。

见到一些熟人。我不该穿“礼服”。

宗彦热情如故，定邀到家中吃饭。饭后一同逛了下什刹海。送他“一师”与“初期活动”一览。又请我到市场吃小馆，同到天安门看人海、看花炮。什么人都挤到天安门来了，真是人山人海。

老高等挤到中心去了。九点回来极倦，晒了一天，脸起大变化。

二日，黄老来。新北京生活甚不便。刘部长终于来此。给李桂英信，问托所事。

黄老谈到美国兵在朝鲜消耗之惊人，国内运冰激凌，一个连九门轻机，四门重机，一个师百多辆坦克，三人一架无线电话机。拆桥，填洞新法。死一人即有直升机来载去。消灭一个连可得百多发子弹……。真是现代战争了，一切要从新学。

接六弟信，复信。

老周来，老板这几天尚无空。谈到很久就在物色搞水电人。我有刚考大学时填志愿之心情。人家真把我学过机械当作会[回]事情。听说机械部也在争取。

真是诚惶诚恐。发新信。

老家伙们就是喜打扑克，谈女人。

三日。拜会首道同志。雍和宫碰钉子。在北海直坐到下午四点，真是好地方，百来不厌。中山公园则无味道。

很为自己工作着急，不要塌台？！

今天是中秋，国庆余欢尤在。中组部来人谈话。

四日。招待所同志谈及孩子可来，即再告新。托儿所事恐需到工作岗位才好解决。只要有住处，总好办。

帅大姐[105]请吃螃蟹，有张越霞[106]，此人风韵全在，难怪有人窥测。打扑克至十点。

李部长来通知，我分在燃料部，搞电业！

五日。搞电业，真是丈二和尚！老高说实话，谓我非拼命干之办事才。此种看法是理所当然，事实亦如此。但我尚有决心钻入，踏实办事也。虚心第一、勤奋第一，总有办法。

新来信，续泼冷水。谢谢泼冷水，常提醒我。但她之一股骄气，看不起“宣传工作”，实在逼人，不好。

下午好不容易找到安林、小徐处，谈托儿所事。估计六岁孩子难办。万不得已，自己带两个月，下期再说。有些准备总好办。成立良带苗苗。

晚逛市场书店。北京商人实在利[厉]害，居然能找到几部《新青年》。见到八、九卷，无甚材料。

1952 年 10 月 6 日（星期一） 晴

干燥空气稍惯了一点。便结。

准备请老高谈谈他的三年教训，经验。

下午和刚从苏联回来夫妇漫谈苏联生活。他是 1921 去苏，24 回，27 去，直到现在，已是异国人了。共产主义道德的全社会建立实在是{几}代的事情。还有甘作老婆的女党员专门服伺丈夫，小组会批评亦无用，19 次大会后可能解决这类问题。年老、伤残者的讨小便宜，无法禁止。有小偷，有被准许的开业医生（税重）。薪资高，物价亦高。大概也是供求关系，购买力太高，得排队买（衣料等物）。纪律严格，该办就办，国家、党，人员多。党内分工严密，政府有何部门，党有何部门，非常强调党证。难顾[雇]到佣人，亦无必要。二个孩子还要上税，三个就不上了。学生膳食仍自理。

晚赴电影局观《南征北战》。水平很高的片子了，人物处理亦好，写蒋军合情理。小毛病仍不少。

1952 年 10 月 7 日（星期二） 晴

北京老是晴天的。

上下午逛了三贝子公园[107]。动物园增加东西不少，此地将来成为大动物园和植物园。畅观楼[108]已闭，日本人将东西搬走了。

大概走了十多里路，实在是好运动、好休息。

晚观尚小云“王昭君”，不愧一代艺人。

---

[105] 帅大姐：帅孟奇（1897—1998）湖南汉寿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内被尊称为帅大姐。1932 年在上海领导工人罢工时被捕，受尽酷刑，被压断腿骨，被灌煤油七窍流血，视死如归，始终保守党的机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顾委委员等职。

[106] 张越霞：（1910-1979）浙江浦江人。延安时与博古结婚。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参加农民运动，任浦江妇女协会负责人。大革命失败后去上海，任中共中央机关秘密交通员。1933 年被捕，抗战开始后无条件获释。1938 年任中共广东省委妇女部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北京市第四区区委书记、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物价局局长。是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妇联执委。

[107] 三贝子公园：原是清朝某郡王的三子福康安贝子的私人花园，称三贝子花园。后来几易其主，于光绪五年时为清廷所收，并入乐善园。1907 年购入老虎、狮子、斑马等动物，改称万牲园，是北京最早的动物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大规模改造和扩建，1955 年 4 月 10 日正式命名为北京动物园。

[108] 畅观楼：位于北京动物园内西北部，建成于清末，是昔日皇家惟一一座郊外西式行宫，供慈禧来往颐和园途中在此休息。

1952 年 10 月 8 日（星期三） 晴

早饭后找帅大姐。我已肯定到燃料工业部搞“电业设计”。真是天晓得，得从幼稚园开始。好吧，就这样开始我下半生的道路！看情形可能是当副职。这样好些。

孩子问题必须到工作部局后才有办法。大托儿所与小学都一律关门了。私人路线，恐亦无可通融。

中午兴致所至，群至东来顺吃涮锅子，真是尽肚子装，弄得吃不下晚饭了。平生第一次吃东来顺[109]，其味道似尚不如我在延安时的自制“漱口缸”。

晚灼姐来。大胖子带来了，晕车。言及与琬姐共同向公公开火一次，琬姐竟说“这是反动行为”之语。大进步了。

1952 年 10 月 9 日（星期四） 阴、刮风

往观玻璃人。人太多了。转观历史博物馆，看人类发展史。形象具体，是专家们的大创作。说名词亦好。登午门楼看建筑史。我们伟大的祖国！

昨天读完《卓娅与舒拉的故事》。苏维埃的伟大灵魂！在社会主义国家，少年、青年，如此被塑造出来。社会、学校与家庭教育的伟大功绩。人亦如物，可按社会需要塑造。卓娅的好学与博学，也都远过于卅六岁之我！其坚毅、勇敢、严格精神均平日一点一滴，时时刻刻锻炼而成，非简单的爱国热情的冲动也。

我坚持了冷水澡。想起这个少女，就不好意思不坚持了。下午观“群神会”。

晚至政务院礼堂观地方剧。看见毛主席似比前年见时更胖了些。脸色甚好，没有白发。湘剧与花鼓戏，他几十年不看了。

今晚甚冷，归来近十二点。仍赴冷浴。

1952 年 10 月 10 日（星期五）刮风、寒潮来袭

今天整日甚紧张。

早饭后去中组部取介绍信去燃料部。老高与王林[110]通电话，我是搞水电工程局，正如老周所谈。于刚[111]夫妇与灼姐来，请吃东来顺，大喝啤酒与葡萄酒。于刚搁在统战部甚可惜也。十一点王林同志来，谈话刚开头，乔木同志来电话，要我搞党史：“请求你重视此工作。”谓宣传部没抓紧，向我最后个人呼吁似的。说良心话，党史亦我所愿也，二者不可得兼也。此一着本来料到，但来此十日之后才谈，则未料到。我婉言谢绝：“听组织分配。”在座人均为我紧张。妙在中组部不久又来电话，催我赴任。关系信均请王林同志代办了。翠明庄不能再住，明天去部报到。

下午李老竟先来看我们，殊为失礼。老人大概寂居无聊，愿谈谈往事。

晚间安部长[112]到老高处，又最后钉得死死的。

这一次转业，可谓时机缘分俱到。

---

[109] 东来顺：北京老字号回民饭馆，以涮羊肉驰名。——李南央注

[110] 王林：延安时在中央组织部负责内部交通工作。解放战争中原在冀热辽，后派到冀东。时任电力部副部长。——李南央注

[111] 于刚：1939 年时任湘乡中心县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周恩来秘书。“文革”后任统战部副部长。是李锐一生的好友。——李南央注

[112] 安部长：安子文（1909—1980）陕西子洲县人。原名安志翰，字浩然。时任中组部副部长。1925 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 经王若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 年中共八大上成为中央委员，随后提任为中组部部长。文革后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接新信，他们准备中旬来京。

1952 年 10 月 11 日 晴

早饭后至燃部报到，见到王林同志。可能还让我做一二十天的较自由民，原来两个局长都外勤未归。

游万寿山，几个殿均已开放，摆了一些零星东西，有慈禧大画像，恐是《清宫二年记》中所载者。十七孔桥仍未及去。谐趣园是一妙处。戏台雨廊修成劳模修养所殊不佳，休养所应在湖边另盖房。跑了几十里坏路看温泉，除一泉井外，一无所看。重工业部将此名胜占为小学，岂有此理。归来时至八一中学。规模宏大、现代，停一排小汽车。对孩子如此花钱，现在过于脱离社会。

晚逛书店，购画报约五万元。买水利常识一本，真常识也。

1952 年 10 月 12 日 晴

上午至新华饭店看湖南来人。不该对夏谈“工作受影响”语，未为人设身想。

老周请吃螃蟹。洛甫新疆电报（太不实际），王同志是王震的理论支持者。可叹！

斯大林论经济问题，提出帝国主义之间矛盾是世界主要矛盾，是过去和将来战争因素，当前任务不是推翻资义而是和平反战统一战线。1927 初定一同志文章中曾提到美英矛盾与美苏矛盾问题，也有此提法。

这是大理论问题，也是大实际问题，高度的策略。

看了下老板。几天来都小病，未见客谈话。问了一下工作，“三年南下冤不冤枉？”“估计到很快就要回头来的。”最重要的是他说：如果搞不好，就要准备让路（老周说他在几个地方讲过这句话）。49 年是占领阵地，这次阵营整齐了一点，但将来变化仍大，还会有调整的。

深深记住这句话！

老周也叮嘱，人家在注视着，“看你的本事。”必须预先作好准备。

也谈了下领导问题，他自己工作问题，学俄文问题，去苏参观学习问题。

我应该做些什么准备呢？先了解些什么呢？

一、五年计划蓝图，根本方针的体会。

二、燃部轮廓，工程局干部情况，过去存在的主要问题、困难。

三、当前进行的主要工作。

四、我的任务，从何着手。

五、先向哪方向学习？

老周还说到老板问我工作定了否。“他不愿到我这里来？”“我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不能去为老板当助手，心中甚谦然。

1952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一） 晴

上午中组部来人说干部问题和干部思想，教育问题。幸而邀了几个人，算对付过去了（早上将前次党代会记录温了一遍，有好处）。

给家桢、琬姐电，告以工作已定。寄十万元回家。

马林科夫报告读毕，最后一段讲斯大林在社义经济问题等的理论发展，进入共义三个条件：生产力不断增长，集体农庄变为全民财产（彻底消灭私有），商品流转代以生产交换，智力与体力对立消灭，

五小时工作。

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在社义社会无矛盾是不对的。

党的问题的四点：

1、发展自下批评，揭发和消灭缺点。

2、严格遵守党和国家纪律。

3、挑选人材，检查工作执行情况，忠实，有文化，精通业务，撤销不称职人。

4、加强思想工作，提高修养。

1952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二） 晴

到水电工程局去了一下，见到在家的四个老干部。一个负责人事科的，当过负责干部的秘书；一个清凉山的报务员，一个转业的特务团长，一个“球员”式的长期在外的枣园系统的青年。后二人才来一个多月。我都觉得不坏，将来都能做许多工作的。每个人都有其奋斗历史，也定有其长处。

去看了分配的居处。原来专家住的，房子好，但太小，只有长沙住的四间一间大。想到今后生活，想到和新一起，房间稍大，开开留声机转了下不可能了。严重的问题是必须自己立火作饭。得将柳阿姨留作此事。

为以后的生活想得许多。回来和大家也介绍了一下，流露对房子太小的不满和作饭的麻烦，这是不对的，这是次要之事，应完全放得开。工作高于一切，生活服从工作。

与延安比比吧，不害羞。计较什么！混蛋！

晚大家往观张君秋，四小名旦首席。似第一次看《白蛇传》，唱得很不错。

给新电报催早来，怕托所满员。

1952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三） 晴

邻居刘锡五同志嗜字画，将我所藏取出与观，叹为珍品，不可多得。他这类常识甚丰。

高等去看新港，我留等新、苗儿来。

看了黄乃，他还存开刀的希望，坐谈到九点才回。他所进行的文盲[盲文]教育和盲文改革工作艰难之至，完全靠手摸一种点点。他的性格和语文基础与爱好，使他能坚持下去，开始有收获，他为此已作了不少工作。

黄乃的情形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鞭策。我们多么幸福呵！还不多为党作些工作！

黄乃的毅力，性格和修养、嗜好，为一个去新疆的湖南女孩子所认识和感动。他们通信许久，并处在一种爱情之中。我将信取回看了，还是自然的情况。当然，女孩子有幻想与英雄主义的人，此事也未可乐观，但对黄乃目前就起了多么大的鼓励！

我应该尽最大努力促成此事。

在一起的日子是否浪费时间太多，是否过于放任？我们十几年来只会过吵架、想念、热狂、离别……的日子。今后应该学会处理经常、统一、平稳、有约束的生活，如像学会新的工作一样。是吗？我从今天起！

1952.11.7.

（此段是范元甄的笔迹——李南央注）

四册

1952 年 11 月始，水电局工作日誌

1952 年 11 月 1 日—3 日

正式来局上班。发临时任命令。

至资料室翻看材料目录，借《水力工程学》,《工程地质学》书数本。十五、六年未接触科学书，甚感困难了。

看第一个五年计划拟建电站的（及勘测站）说明材料。

找余忠、张显庭、周太开、陈士元等谈局的机械问题。

开始处理一些日常事情。

1952 年 11 月 4 日

黄坛口改变建坝报告，专门问题看不懂。

下午和张昌龄、陈士元、张显庭与专家谈话，问到一般情况，特别关心机构问题。工程局名实不符，无施工组织。机构必须能保证将来大任务，看远点，又要依据目前情况。要有建筑与安装公司之类组织。

因之考虑：先搭大架子。如何搭法？

1952 年 11 月 5 日

续考虑机构问题：

性质——水电基本建设局，非单设计、勘测也。

任务——建大水电站，必须包括施工，还兼管下面。

目前有三方案：

1、独立局。几个大处，另有建筑公司（企业化）。

2、部属局。设计、勘测等独立在外。

3、在电总局内，与火建平行。

总的有关问题：

1、力量。能否搭大架子？还是慢慢走，快走。

2、水、火关系。分？合？利弊。

3、上下关系。直属（势在必行，丰满等可在外）后增加被动，人力调配好处亦多。

上午刘部长[113]召集会，谈中苏友好月。中央有通知，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认识苏援助决定作用。

下午陈部长[114]主持局司长学习。财委为提高干部政治理论和业务水平，甚强调学习，首长负责。今下午即读斯大林演说及马林科夫报告。如能坚持，当然是大好之事。

1952 年 11 月 6 日

今天到局七点过十分，日渐正规了。

[113] 刘部长：刘澜波。——李南央注

[114] 陈部长：即陈郁。——李南央注

上午续考虑机构问题，查看干部概数。

下午找王主任谈机构问题。他的意见：

1、决定于计划的拍板。何时搞？

2、施工组织需要，何时组织？性质是基建。

3、水火立刻合起来好处多。

老汤[115]来信：不要急于接管事务，也不要急于读水电书籍，先选择一重点，带几个人深入下面作一两个月调查研究，具体实际知识很快即会丰富。

1952 年 11 月 7 日

上午纪念十月革命会，观《难忘的一九一九年》。

看官厅、三门峡二事故报告，均对安全第一警惕不足，对工人关心不足。

三门峡钻探十三孔总结已到：（过程甚为艰险）准备工作不周，有浪费，对河水含沙量认识不够，生活也缺乏考虑，影响工作情绪。

有记录错误。钻机各种故障。

应有充分器材、生活设备。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以便计算成本。

安全、检修制度。

钻深：67—18，一般 40 左右。

纯时：153—35。

一小时进度：0.084—0.33。

地质多闪烁斑岩及黑色页岩，少部砂岩、碳石等，有少许煤层。

每公尺成本约 100 万。

1952 年 11 月 8 日

张局长[116]自西南归，略谈龙溪河上清涵洞水冲问题。丁字墙未拆，助长水势。专家补救方案同意修灌水部分三十公尺石方，但基础不必灌浆，另修一布可夫式槽，以阻回水刷坝基。另机器房（不该修地下）设干燥设备，护墙{残}延长，左岸墙{从}开修以放水势。水库泥沙沉淀甚大（过去未作精密测绘），需即解决。

总之此一工程设计不周，有毛病。

下午学习。

1952 年 11 月 9 日（星期日）

刘克来吃午饭，谈朝鲜事颇多。劳党内部（*朝鲜劳动党——李南央注*）有派，干部水平不一，作风有甚恶劣者。至今年始完全解决对我之尊敬（如二周年贺电等）。斯电：彭是世界第一名军略家，你们懂得什么。毛主席对此次出击意义估计甚高。

---

[115] 老汤：汤钦训。——李南央注

[116] 张局长：张铁铮。（1910—2005）辽宁省辽中县人。194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 年东北解放后，先后任东满铁路局秘书长，东北铁路佳木斯办事处主任，丰满水电局局长、党委书记。1950 年 8 月后，历任中央燃料工业部水电工程局副局长，水利电力部水利水电建设总局副局长。1959 年被打成李锐反党集团成员。“文化大革命”后任水利电力部规划总院副院长，电力工业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局长、党委书记，电力工业部顾问。

晚田家英来，赠以近代史书多册，使之满载而归。相谈甚多。打至釜山时，谓最危险之时也。北撤时，谓能保存 1/2 干部力量即是胜利。“我乃好战分子。”平时阅四五种报纸（有“光明”、“新湖南”），什志甚普通，包括科学技术之类。喜作作旧诗，也写起居注，随写随丢。也喜复信，谓肖三作[117]是：造谣。脾气则不小也。睡眠、饮食均好。

我之大作，提议将“一师”合并，大删削。请其代为斧正。

1952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一）

晨，陈老约谈。主要谈机构问题。生产与基建应分开，水火合局不对，与专家意见一致。催我们速拟方案。听康士坦丁诺夫汇报黄坛口、龙溪河等问题。

下午与张局长续商机构问题。我表示了明确地支持他的意见，但提到必须以目前力量为基础。

晚本局中苏友好联欢会。讲话半小时。

1952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二）

上午康士坦丁诺夫来谈若干技术问题及机构问题。关于勘测意见（黄河三坝址）：

1、特别注意地质钻探。苏联工程地质学书关于初步技术设计等有详细介绍。局应聘地质专家（短期指导都可）。岩盘光钻探一下还不行，还必须研究其物理、化学特性，渗水、耐压强度等一系列实验。

2、地形测量较好办，水库牵连问题大。淹没、人口迁移等。

3、水文测量的正确性，关系极大。

4、黄河泥沙应进行特别调查、研究（有无正确资料），泥沙来源，如何永远解决。

5、如黄河设坝问题，必须由高级权威、非常有经验，综合设计全面考虑来解决。

关于机构意见：（几个专家一致意见）

1、应名为：水电建设总局。领导水电勘测、设计、施工，地方组织，包括丰满应交总局。

2、人力必须集中使用，很好组织起来。

3、注意培养干部，着重青年。

4、应有水电工程师。

下午召集局内几个同志研究拟定机构草案。设八大处：

计划、设计、勘测、工程、机电、经理、人事、秘书，另设水电试验所，技术学校及各地方组织。

东北、西南、华东设水电工程局，中南勘测处，华北、西北筹备处。

晚上在国际饭店与专家联欢舞会。

1952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三）

上午与张局长找计划专家杜诺波洛夫谈机构问题，将草案提出。他甚同意，认为有成立总局必要，总局应有完善一套组织。现有力量太分散，应集中使用，克服地方偏向，要看远景，成立地方下层机构。选择最必要的先成立、加强，三四年之后才动手的暂不成立。

人力不多，战线缩小，集中力量，取得经验再扩大。

集中使用力量，加强领导机构，从具体任务出发，加强一二下属单位，从而培养发展干部。

[117] 肖三曾写了一本关于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书，毛泽东看后很不高兴。印出的书全部销毁。因之李锐所著《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能够出版，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李南央注

总局是领导机关，监督检查，不是执行机关。勘测、设计应使之企业化。

分工明确，各有专责（分工要细），才能培养大批专业干部。

财务与供应分开，成立劳动工薪处（各种定额，组竞赛、工资等）。

1952 年 11 月 13 日（星期四）

拟定组织机构编制的说明和草案。

规定阅看公文范围。上下带指示性的、业务的、重要的综合报告。

1952 年 11 月 14 日

将草案寄陈、刘部长，并附信。洛水河第一测量队过京赴兰州，讲话，强调工作质量，严格精密作风，为西北同志树立榜样。

下午找刘部长谈机构等问题，预作疏通。

1952 年 11 月 15 日（星期六）

上午召集这次转业的党团员十余人座谈。意见甚广，主要是工作乱、无制度。对人事意见，生活困难，评薪不平等。拟下星期再开一次会。

晨，找王主任征求机构意见。他只说各有利弊。陈部长定下星期一开党组会。

下午学习。

1952 年 11 月 16 日（星期日）

晚张局长电话拟找陈老先谈，需作疏通问题。陈老允找刘部长先谈，并约明晨我们先去一谈。

1952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一）

七时找陈老谈。他意先谈任务等根本道理，如有争论则不必急作结论。

开会整日。党组大多数意见均赞同独立，只火局负责人及王主任赞成合并，理由都不充分，只是电字上作文章，丝毫不顾及浩大基建任务。陈老曾将财委最近关于加强基建指示唸了一遍：要加速主动准备，不要等待。生产部门帮助基建。但对于上下统一，机构本身加强则无反对意见。因此合不合问题可摆在一边，先积极办起事来。陈老结论甚策略。我则急性一点，应对火示尊重态度也。

1952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二）

陈老一早约谈。他甚坚持将勘、设、施工等作为局属企业单位，整个局最好亦企业化，完全走在前面一步，不要过渡。我们尚赶不上此种精神。

企业化与行政单位，之间厉害，我尚不摸底。

陈老谓老板意见是独立进行，任务太大。

火局想多揽事而已。

上午挤时间将转业干部会开完。勘、设两处之一定乱乃无法避免之事，会之目的也只能做到使党员干部加强责任心，牢骚分子使之“在朝”。

下午研究机构。企业化，设、勘等均以公司名之。整个局如企业化，自方便多多，但不知有例可

援否，我太不了解财经部门情况。

1952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三）

拟加强各地水电组织及垂直系统电，拟由财委名义发出。

1952 年 11 月 20 日（星期四）

将昨拟电稿再改一次。处理公文。

看丰满工程概要。从日文编辑，生涩之至。

听张局长谈，小鬼子对黄河曾有整套计划，全毁了。国民党遣走日专家之可恶。

1952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五）

用财委名义电，陈老觉道理太简，口气生硬，退回修改。又加了个帽子（下午送陈老，仍觉不妥。写带指示性，下属不提具体意见）。

改好兰州工程筹备处编制意见。

晨作学习问题解答（马林科夫国际形势部分）。

看黄河图集。日本人胃口大，但确作了不少事情。

外出问题，陈老以先去华东、中南为宜。此两地亦争取办学校。谓财委办公会议已同意水电垂直意见。

下午随张局长去清华，参观各工程馆。满园在盖房子。逛约一小时半。

1952 年 11 月 22 日（星期六）

支部会，解决人选。

参加刘部长召开的供电会议筹备会。完全不懂的事。

下午学习。开始读《少年电工学》。

1952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一）

搬家到部办公。

下午讨论煤总机构。苏联煤业部共有 49 个单位，其中有 15 个总局（工人食品供应设有总局）。

考虑到我们机构中勘、设、工程、供应应设局，教育应设处。

晚改就电报。

1952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二）

搬家妥当，正式在部开始办公。三楼，朝南，房屋甚宽大。

电稿交出。研究专家在 1950 年的九个报告。

《斯大林派来的人怎样在中国河流上工作着》（《人民日报》，11.25.）

△ 就地取材，联系实际，多方比较，钻研创造。

△ 打破旧有技术定额和工程进度。

△ 最经济计算是多方面的：工费多少，工程难易，淹没损失，坝址地质条件，工程效益。

△ 工作主要方法：实地观察、试验，发动大家共同讨论。

“只要有人就行。人可创造一切。”

1952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三）

研究机构会。仍采过渡办法。九处、或二局七处，共十五、六个单位。

下午学习。联系本身情况，意见甚多。电业提出过去未能作好宣传，使领导重视、抓紧，致丧失订货等良机。在机械化问题上，进行了讨论：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办事。

1952 年 11 月 27 日（星期四）

电报又作了次修改。陈老催我快去华东、中南，抓紧机会扩充下面机构。他谈到很重要一点：决不要忙着伸手先要人，养肥再说。

下午找周、邱，研究此电报有无发的必要及可能。老板正考虑地质与一机械，邱觉如此发来无力。

老板甚强调学习。学三年，一直学下去。马报告是根据斯大林来，应先学“经济”文，重视工作方法与思想方法。“给陈、曹二人买《大众哲学》。”

1952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五）

原拟电报作罢。陈老认为发有好处。他又改了几处，甚当。下午改就，第五次了。

决定两三日内去华东、中南一行。找陆、陈、周等工程师研究华东机构情况。大家意见可统一。黄坛口，发电力量可观，施工应力争一九四五[五四]年全部完。学校华东、中南均热<心>，应力争办。刘部长亦同意去华东原则。

取来送莫五年计划电业材料，翻看水力部分。过去也大体知悉。

决定下周一动身。

告陆钦侃[118]工程师应准备了解资料：黄坛口、古田及华东、中南人事机构。

1952 年 11 月 29 日（星期六）

阅看华东有关资料，黄河资料，看送莫五年计划大纲。轮廓更清楚一些。

上午参加编制与建筹会，确定我局人数。勘、设二局各添为 800 人，局本部 350 人，工程队 350。

下午与程学敏[119]工程师（自中南归）谈汉水情况。毛主席批“根治”。水利部布可夫勘测后，丹江口、碾盘山已定局。作土坝，引水道即用洋灰洞（泻水用），一年可完。完全新问题。

洪水问题未解决前，总得跟在水利部后面跑。我们缺一布可夫，说不起话。

首先还是要解决长江洪水。汉水后是嘉陵江。如此则资、沅水落空了！

---

[118] 陆钦侃：（1913—2011）水利水电与防洪专家。1936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土木系，1947 年获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水利硕士，曾供职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参加 1946 年资源委员会派赴美国垦务局的三峡工程研究工作。1949 年后一直从事水利水电规划，曾任水利电力部规划局副总工程师。1988 年参加三峡工程专题论证，任防洪组顾问，是该组两位拒绝在当时论证结论上签字的专家之一（另一位是已故水利专家方宗岱）。曾多次与其他人联合，和个人独自上书中央力陈三峡工程不可建的理由。三峡工程开工后，不懈上书和发表文章肯陈将三峡工程危害降低到最小程度的挽救措施。——李南央注

[119] 程学敏：（1917—2015）水工专家。1939 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1943 年在英国伦敦亚历山大吉伯咨询公司工作。1946 年回国在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任工程师。李锐任水电总局局长时，程任规划处总工程师。文革后先后在水电部外事办、中电联外事部任总工程师。是三峡工程论证时拒绝在论证书上签字的九位专家之一。—李南央注

中南勘测处争取了几个人归队。内有胡慎思[120]、方宗岱[121]、任{导}沂，{沐}处副处长。此人可争取。
下午学习未能参加。

1952 年 11 月 30 日（星期日）

在家看材料、电报，并作摘记。

1952 年 12 月 1 日（星期一）

甚为匆忙。浏览部分有关材料。兰州、西南来人谈。
弄妥一批介绍信。请刘部长给江华[122]、华东孟局长、李副部长写介绍信。略谈水利部被动事。
发潘琪信。请加强中南勘测处。

1952 年 12 月 2 日（星期二）

晨十点五分离京，陆钦侃工程师同行。
车上请陆谈水力知识。
Q=AV
$V=C\sqrt{2gh}$　　c=系数，g 管口头
$V=1/\eta * r^{2/3} * S^{1/2}$　　河道、隧洞等
η——粗糙系数，一般河床 0.025
钢、混泥土 0.014

1952 年 12 月 3 日（星期三）

浙江水工处计划处长吴元严同车，来谈浙江及黄坛口情形甚详。总投资约 2500 亿，最大教训是地质钻探不确、不详，水文亦不确，洪水量测得太少，现无法估计将来最大洪水量，有一定危险或浪费。
浙水[江]水工处 120 人。90 技员，30 管理人员，工程师 30。
陆续谈电力知识：
KW=9.8QHe　　e 机器效率 0.8 左右
Q 利用流量，H 有效水头
KVA x 电力因素（0.8—0.91—1）=KW
HP x .736=Kw　　1HP=736W
Kw÷EF（负荷因素）= 装置容量
Lf 0.5—0.7　　load factor

[120] 胡慎思：老水电专家。五强溪电站工程第一任总设计师。
[121] 方宗岱：水利专家，泥沙专家，1935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工学院土木系，后留校成为武大的首届研究生，从事黄河泥沙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水利科学院泥沙研究所副所长。是拒绝在三峡工程防洪专题组论证结论上签字的专家之一（另一人为陆钦侃）。——李南央注
[122] 江华：（1907-1999）湖南江华县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井冈山三次“反围剿”斗争和红军长征。抗战时在八路军担任政治工作。抗战胜利后在东北任职。1949 年 8 月任杭州市委书记兼市长，1954 年 8 月任浙江省委书记。文革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80 年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庭长，主持了对林彪、江青集团十名主犯的审判工作。

LF=平均 lf ÷最高 L

过沪宁线。杨柳尚绿，市镇甚密，运河如带，水叉纵横，烟阁不少。

晚六点半抵沪，宿中燃部招待所。

1952 年 12 月 4 日（星期四）

上午找华东电管局孟局长。承热情帮助。谓中燃部动手太晚，第一机械与轻工部都摆了许多局，在上海有依靠。他答应如成立机构，一般干部可配几个。约定找财委。

住到上海大厦 1502。

排定日程，争取一个月回京，但九号恐不能离开上海。

给张局长电报。要兰州编制。

1952 年 12 月 5 日（星期五）

上午去华东财委，只见到地方工业局李人凤局长。他刚调来，不大摸头绪。各方都在抓干部，有困难。他也认为如有中财委电报就好办事。

煤总刘局长来谈，孟局长亦来。允尽力帮助。

给陈刘部长电：速办中财委电。

找到吴克坚同志，介绍宋副秘书长。晚观闽戏时，介绍见到骆耕漠副主任。允向谭政委汇报约谈。

1952 年 12 月 6 日（星期六）

与陈部长通长途电话，告以几天情况。他嘱不等财委电（估计财委不会发），尽量争取，按地方情况办事。广东话听不大清楚。

张局长给孟电话，孟将情况简介。张转达了陈部长意，似将电报转财委了。

福建在沪管采购的林世华（原水工总处）来谈古田工程情况：

设计步骤乱，坝、电压、机器、铁塔、钢管都有问题，计划不定。

买材料无通盘计划。

坝高矮似未最后确定（现照临时坝计划）。

打山洞成绩不成，空气压缩机能自造。机器水头已加高，但坝高尚未定。

将来运输有大问题，18 吨重机器公路桥梁无法运，架铁塔技术问题也很多。

福州电厂烧木头，用松木！

1952 年 12 月 7 日—13 日

华东局谭政委同意华东设局。由我写就两草案交上。

中经财委转去，催过两次，又请孟催。

直接给华东局张副秘书长电话催问。

十二日得华东局给浙江省委与教育部党组两指示信。

十三日去看孟局长辞行。至教育部接洽水电学校事，允极力帮助。

给张局长告陈刘部长信。将草案寄回。

1952 年 12 月 14 日

今晨离沪，上午十一时抵杭。至浙江水电处，遇徐处长。随后浙财委顾、朱主任，工业厅闫厅长来访，将此行目的告知。

正逢开省人代会。下午抽空逛灵隐、韬光、孤山等处。

晚七点至十点，与江华同志详谈。表示欢迎此举，并初步谈定即以工业厅副厅长王醒同志主其事。对黄坛口，认为是“热情与盲目之举”。我则强调罗桐埠。

1952 年 12 月 15 日

上午抽空逛九溪十八涧、六和塔、虎跑、净寺。

下午王醒同志谈黄坛口情况与问题。

1、领导问题。盲目被动，规模多大，需多少人，投多少资均不清楚。胆大、热情。

2、边施工边设计，对设计复什了解不够（至今拿不出设备材料规范），施工进度无法掌握。

3、坝址的错误。勘测资料不全，政治影响。

4、团结与教育技术干部问题（检查混凝土施工）。

5、工资与生活问题。

1952 年 12 月 16 日

上午与王醒同志谈建局及水电学校等问题。

上午至水流处听主要干部汇报情况，并向全体人员讲话。鼓励多，批评少，肯定成绩。

下午省财委统同志等均开会。抽空游西湖。大概时令不对，印象平淡。

晚会见财委副主任朱讯。告以省委确定王为局长，干部配备同意所提数目，唯次序得挂在浙省建筑公司等以后。集中统一观念已贯彻下来矣！

在新疆各族歌舞会上见到组织部长，请予帮助解决干部的及早配备。

1952 年 12 月 17 日

（参观麻纺厂，过程与纺纱大体只煞尾有别。）

上午再与王醒同志谈，使之对北京要求更进一步深刻。给江华同志信，请支援速解决干部问题。古田出人事，省委亦同意所提方案。

下午徐处长陪逛了下旧书铺，得《浙江潮》1—10。送周建人[123]先生（住交际处开会）。

午夜离杭。

1952 年 12 月 18 日

坐了一夜，上午抵黄坛口，即听关于施工情况汇报：

1、围堰已合拢，但漏水严重。原因是泥心未打到底（差三公尺），有侥幸心理，预先估计不足，对河底情况了解不够，以为是坚石，其实是卵石。拐弯处一老沉箱有移动（铁条未拉）。

需经常加固，加高、加厚。目前灌泥心。随时检查。

[123] 周建人：（1888—1984）浙江绍兴人，鲁迅的三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先后担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浙江省省长等职。

2、开挖，有 25000 方。

与浇混泥[凝]土有矛盾，不能同时兼作。方案：闷炮，或错开（时间要拖迟）。

3、浇捣准备。拌合楼设计与制造都有缺点，现补救加固。

吊杆效率有问题，最理想只能四分钟一次，要装好一支要五天，一固定地点只能灌到三块。450 公方一单位，连续 36 小时。雨天困难。

4、砂石运输困难，堆积场与雨季矛盾。

5、坝体已浇部分漏水，都在接缝处，渗出。说明质量有问题。

下午看坝，围堰施工，开挖和拌合楼。

看出问题：东山接头隧洞，紫色页岩处还应再向下挖。拆围堰工作慢。

（第二天陆看：已浇好混凝土有裂缝很大，视察廊道顶也有裂缝。〈）〉

1952 年 12 月 19 日

石青同志召开党委会，汇报情况（陆找技干了解情况）。

1、初期三个月没计划，有亦形式。（1951.9 开工）做到哪里算到哪里（计划在脑子里）。

最大问题是器材供应不上，特别是机械工具。

技术人员思想混乱，生活条件困难。

2、围堰加固有创造。泥心。

3、1952 才组指挥所（三工区：围堰、开挖、浇捣）。干部分到工地当指导员。组检查组。

4、二期开始有计划，计划逐渐让群众掌握。初步民政，废把头制，加强了工人政教。

5、潜水工培养了几班，左右工程进行。

6、技干只顾考虑如何施工方便（部门观点），质量总不细致。

7、执行施工计划领导必亲自动手，紧紧掌握工程发展情况、变化，及时解决问题。领导统一到底，层层抓。

8、准备工作必须充足，长期被动都由此而来。

整个抓紧了，个别深入差。

技术学习研究疏忽。

9、生活福利差，眷属宿舍未解决，“当和尚”。

10、1954 发电，关键在开挖。

11、设计与材料不对头，又改设计，设计与施工不能很好配合，前者赶不上后者。材料积压或用不到，不合用。资金积压买不来。互相牵扯。

12、浇捣设备问题。

13、技术干部思想作风保守，不敢负责，责任心不够，严格作风很差（依靠工人较通）。

下午召集主要党、行政、技干讲话。提纲要点如下：

（一）黄坛口工程意义

1、好学校，训练干部、工人，提高技术和领导，打下一定基础。省领导有决心。条件不够，大家努力，工人创造。围堰等成绩。

2、错误。设计、调研不周，大教训，付学，下不为例（专家帮助）。

3、勇敢、决心与冒险，同时仍要反保守。

（二）全国水电任务

1、任务大，力量小。华东成立局（全国建设规模）。

2、必须有充分准备工作，大胆放手准备：技术、设备、勘测、先进经验。

3、最重要是人力准备。

（三）对黄坛口要求和建议：

1、要求：大批培养干部、工人（节约 5—10%作教费）[ ] [ ] 人，积累经验，提高技术，全面经验。

2、建议：a. 先进经验采用，真空作业法。b. 质量严格，责任心。c. 继续发扬依靠群众方针。潜能（安全注意）。d. 组织加强，合理使用人力、干部。e. 节约。f. 1954 上半年完工。

讲话后续与训练班几个“教员”谈话，完全是几个“阿飞”式小流氓。

晚与石青同志谈须抓紧对国华人员的政治教育。质量仍要抓紧，方式要注意。房子必须解决，与工程进行有直接关系。

对黄坛口感觉：

1、致错原因：技术干部无经验，思想不纯，与地方急躁结合产物。

2、必须有充分周密设计与准备工作。

3、老干部领导技术完全可以。如何带动技干前进，如何结合政治教育。

4、居住、生活必须做好。

1952 年 12 月 20 日

晨离黄坛口，中午至上饶，下午乘古田小车宿建阳。

沿途观看福建大山与落差高的溪水。实利于小型发电。

1952 年 12 月 21 日

中午到古田，与梁东初同志略谈日程，即参观 1920 公尺隧洞，30 公尺及临时坝址。对土法打钻印象深刻。转回看厂房地址。

认识了坚硬的流纹岩。闽浙地质多此岩层。

职工宿舍解决甚好，省领导注意此问题。

晚上听主要干部汇报情况：

1、古田溪洪水旧资料不可靠，弄得今年洪水。而旧县志有记载，过去未注意收集。

2、厂房防空。绝对可靠应置山洞内。

3、先周密设计才能施工，未能严格运行。

4、打洞有大成绩，九倍以上。训练大批打洞工人。技术上有创造（风钻零件比美货好）。

5、与中央联系差，技术规格不了解，器材规范与厂家能力不合拍。

6、最大缺点缺乏计划性，计划多变。

7、对整个工程复什性认识不足。

8、整个组织需加研究。行政、技术与施工混在一起，施工非企业化机构。

9、培养设计力量，初未重视高工学生。

10、学习苏联经验，思想、体会均差。

11、器材问题，买、用不合。

12、困难。安装工人，国外新货，设计干部少，钻机。

对古田自力更生、克服困难、老干部梁钻入技术，慎重调查（土法打钻）等印象甚深刻。

1952 年 12 月 22 日

上午参观曹洋 400kw 厂。1.6 米木坝，木制水管，厂房简单，就地取材，只花 50 亿。

一个很好的标本。福建小型方向。

看风钻内冲头，解决了易折断问题。

下午与梁乘车至福州，路上梁谈他的主要经验：

1、一定要钻技术，不懂就问，问到底。不能说服我，就不同意。

2、不懂群众工作即不能领导技术，光政治自然也不行了。

3、对困难估计不足，对群众力量也估计不足，对技术人员觉悟却估计过高。

4、初期老干部本钱下得太少，当时可能多抓一些。

5、战略规划是基本关键。设计初步必须面广，如抓一点即作深入、往往报废。

会见工业厂梁厂长，略谈来意。招待过于客气。提覃、梁任副局长。

晚洗温泉水。

1952 年 12 月 23 日

上午抽空观看市容。

中午至省委，见叶飞[124]同志以下诸省委负责同志。同意所提派二干部参加华东水电局领导。我主要谈三点：

1、1954 完工。

2、大批培养干部。

3、将来统一调配使用。

叶同意再加强古田力量。省委提做 30 公尺高坝，厂房放山洞。两点请京才能做最后决定。

下午返古田。

晚召集党员干部谈两点：决心钻业务，帮助技术干部政治提高，自己模范作用。

读陈云同志对地质人员讲话，启发甚大。

1952 年 12 月 24 日

上午向古田主要干部讲话（提纲另纸留下）。正午十二点离古田，晚宿崇安。

1952 年 12 月 25 日

上午九点抵上饶。只能乘明晨沪粤快车。

补记十多天来工作日誌，并理发。

[124] 叶飞：（1914-1999）生于菲律宾，1918 年归国。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 年转入共产党。抗战时在新四军中任军职。解放战争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任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建省省长，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交通部部长，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政治委员、司令员。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具双重国籍。

1952 年 12 月 26 日

经福建省运输公司帮助，始购到车票。硬坐一天，晚抵株洲。经过站长帮助才买到软卧。陆工程师总计此次行程共 5500 公里。内有 1/5 公路，1/5 时间在车上。身体不好的人硬吃不消也。

1952 年 12 月 27 日

正午抵汉。中南勘测处李处长等曾来接。

下午往工业部见到袁、潘部长：晚了！工业部干部已全部分光，且因中央各部直接抓人，告了一状，现一切冻结。机关如何搞均统由大区作主，成立局已无此可能，补充几个干部还有可能。学校事，潘允帮助解决。为应付朝战，投资有缩小。

当即电话北京告此情况，请部长在北京抓紧向组织部的会议备案，提出要求。

袁、潘请吃饭，观电影。告以京官生活。

接张局长信。

1952 年 12 月 28 日

上午过江至勘测处，与李、胡等汇谈情况。

目前中南主要问题是：

1、任务还不明确，明年下半年事少。

2、干部思想（包括李）对长期勘测颇不满，无法向设计提高发展。

3、与水利部门关系，如何配合、合作。感到力量对比悬殊太大，一有任务吃不消。

4、干部力量两头小，缺基层人员。

5、目前无人管，财委也不理。

6、以何为重点？（资沅汉，并进问题）

7、对外联络差。

我无法对一些问题作肯定答复，只能零碎谈些意见：下层人员想尽一切方法抓，轻重思想要弄通，重视勘测，学校定要办。

下午至长江水利委会见到林一山同志。水电局在水、电之间。谈如何加强联系与配合问题。

汉水决定先做碾盘山，第一期可发五万。接做丹江口，沅水也准备做。嘉陵江方案已定，在北碚作 100 公尺高坝，回水南充，可发五六十万，淹没七十万。大概各小流域防洪水库极多。

问题：1、服从防洪急迫任务。大坝配合作电厂等工作，一起设计。有被动，积极性。

2、小坝小厂如何应付？

与李{慎}主任约定，明天下午二时谈话。

一九五三、五四、五五年李锐日记

第四册/Vol. 4

本册日记特别说明：

李锐 1954 年 12 月至 1955 年 3 月访问前苏联期间的日记是单独写在一个很薄的工作记事本内的，因篇幅不多，并入李锐第四册日记。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李锐日记—出访卷》收入了李锐这段访苏期间的日记，但是与我手中的原件内容差别甚大。因为原件残缺不全，本册内这一期间日记按出版社版本录入，但凡遇日期有原件的，则将原件内容用楷体字录入附在出版社版本之后，日期题头后也作了注明。李锐 1955 年 3 月结束出访苏联后就没有日记了，再次开始有日记是 1960 年 2 月，这期间有五年的缺失。我曾就此询问过父亲，他自己已记不清这以后是否还有日记，但是肯定地说：即使有，篇幅也不会多，因为后来工作太忙，就没有再坚持记了。

——李南央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46 年—1979 年日记录入说明	xii
一九五三年	
1. 1953 年 1 月	1
2. 1953 年 2 月	7
3. 1953 年 3 月	12
4. 1953 年 5 月	14
5. 1953 年 7 月	17
6. 1953 年 8 月	23
7. 1953 年 9 月	26
8. 1953 年 10 月	27
9. 中央对方方检讨批示	28
10. 1953 年 11 月	29
一九五四年	
11. 1954 年 1 月	29
12. 1954 年 2 月	32
13. 1954 年 3 月	33
14. 1954 年 4 月	34
15. 1954 年 7 月	34
16. 1954 年 12 月	41
一九五五年	
17. 1955 年 1 月	51
18. 1955 年 2 月	62
19. 1955 年 3 月	70

1953 年 1 月 7 日（星期三）

去年十二月卅日夜返京。一周中重要事务：

①参加重做五年计划的一些会议。本局计划因回来晚未参预[与]，只是工地房屋建筑部分参加了一些意见。总的紧缩 1/3，只能有一大体标准，一般技术定额似乎还好找根据，惟劳动力方面难做。

②处理桦甸防汛及与丰满矛盾问题。由此接触与水利部门交道，今后将是长期摩擦问题。

③古田覃修典[1]、（毕际昌[2]副厂长回来）来，确定厂房置山洞内（如技术能解决）。30 米坝不做，只做引水小坝。输电必须考虑福州。

④西南王景任来。狮子滩决定不作，影响自然甚大，亦无可奈何。王情绪甚不佳，说服两次，决定办一技工学校，以备与 1954—55 计划衔接。另外确定西南勘测计划。目前似应以嘉陵江为主，兼顾大马及西南整个规划。

⑤给李{慎}主任，袁、潘部长，王醒等信。

⑥确定水电学校计划。

五年计划缩小，便于集中力量，取得经验，逐步扩大——根本上对无领导经验的我们是有利的。

有老在计划过程中的领导似乎只是压，特别对房屋扣得厉害（容易扣），他似乎没有到过这类工地去过。这个问题上现也不必过争，到时自然必须解决的。

元旦日曾找老周问情况：

1、保证需要，消减次要（纺、轻）。

2、顾农田水利。

3、保证预备费。

投资逐增，↗反对↘。

上午研究桦甸问题报告。关于西南勘测任务确定开一次会。

下午听安部长报告。党内仍<存>在四种不健康现象：

1、缺乏自下而上批与自我批，缺乏经常性。

2、无组无纪，报喜不报忧。

3、挑选干部不按德才兼备标准，资格、唯才。防止唯业务偏向。

毛主席：会打静脉注射，皮下注射，啥也不会。

4、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下面强迫命。“保持三反光荣传统。”

至张局长家见黄总工程师。刚自黄河勘测回，拜访性质。

1953 年 1 月 8 日（星期四）

上午与刘部长汇报外出情况。华东确定由部委命。强调了一下古田、黄坛口工程的意义。

---

[1] 覃修典：（1909—1994）原籍湖北蒲圻县，生于湖北武昌。父亲为辛亥革命元老。1928 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1932 年毕业后，在天津海河委员会任助理工程师。1934 年获清华大学公费赴美留学，次年获土木工程学系水利专业硕士学位。毕业后，先后在美国垦务局、爱奥华大学和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实习。1936 年赴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院考察实习。1937 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讲授水力发电工程、河港工程和水力学等课程。在校期间曾带领学生对云南境内的河川水电资源进行了勘测和调查。是我国水电事业的开创者之一，我国最早的几座水电站以及新中国第一批大型水电站的建设者。三峡工程论证时参加了电力系统专题组的论证，拒绝在论证结论上签字。

[2] 毕际昌：（1916-1998）山西和顺县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在福建省任职。1981 年调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工作，历任副总经理、副董事长、党组副书记、首任首席监事。

谈到对黄[3]方针。刘认为应大胆使用。这点是一致的。

下午与康士坦丁诺夫谈五年计划，许多具体项目我弄不清楚。“泻水孔”原来是坝底一种排水或泥沙的装置。

康认为电站应统一做，堤坝和厂房等不要分开作，分开作，在责任、设备等方面都会有问题。

对工地房屋看法是两条道路问题。

桓仁工人八千不够。机械化要看具体工作，中国目前情况也不可能如何大规模机械化。

这些看法都是相同的。

1953 年 1 月 9 日（星期五）

中南电话，勘测处已列编制外。找刘部长，又自拟一次稿。仍是私人写信为好。代写就给中南李主任信。

这个月需作好者：

1、五年计划细目研究。

2、五三年工作计划大纲。

3、准备全国会议。

我自己先钻哪一项业务呢？勘测？初步设计？

下午向支部传达安部长报告。随布置工程公司检查领导问题。

与《人民日报》王揖[4]通电话，告以可报导事项。

系统看五年计划投资与各种定额计算——第一步接触业务。

自己没有任何经验，也没有看到任何参考书——无法看出问题，只能这样接受一些知识而已！

但愿这是短时期内的情况。

早接触了这方面的材料，这次去黄坛口、古田也可多得些东西。

1953 年 1 月 9 日（星期五）补

勘测、设计及王景任等，谈西南今年勘测任务。确定次序：嘉陵江、滇北、大马。训练几百技工，成立勘测处。

与黄总谈三门峡。水库即塞，仍可发电。黄河平原缺水，影响工业发展，工业用水大。

1953 年 1 月 10 日（星期六）

上午听丰满总工程师汇报桓仁情况。

[3] 黄：黄育贤。1924 年从清华大学留美，在加州理工大学（CIT）毕业后，又到麻省理工大学（MIT）继续深造。回国后曾任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下属水力发电工程总处处长，1944 年曾陪同美国专家萨凡奇在四川、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等省进行为期两个多月的考察，特别考察了长江三峡坝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水电总局总工程师。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到黄河青铜峡水电站打扫厕所三年。中美关系解冻后在其生活在美国的大女儿的帮助下移居美国。1979 年李锐复出后第一次出国访问，曾在美国拜访了他。——李南央注

[4] 王揖：（1919-1986）四川阆中人。1937 年到延安，先后入延安抗大、中央党校学习，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与李锐在延安《解放日报》同事，任编辑。后一直从事新闻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南央注

1953 年 1 月 12 日（星期一）

上午续与康谈。康提出：

1、桓仁 1957 不能发电，1958 可发一台。

2、现在可采纳这个工程进度表。

3、勘测到 1953 一季不够。续作技术钻探仍应属勘测部分。

4、清水河能否与桓仁同时作？十年合理。苏专家合同未订即列入计划，严重问题。法律。

同时进行两个设计施工很困难。

必须很好考虑力量，具体计算人力——工程师和技术员。

下午听周总理国际形势报告。四小时。做了详细笔记。

（今天送妹姬治病）。

1953 年 1 月 13 日（星期二）

上午财务司召开关于财务成本计划会议。问题听不懂，本局与此有关者也很少（今年除东北总投资只 1500⁺亿）。不懂财务不行。

确定工程公司干部调换，赵斌代张众吼。张工作有成绩，作风毛病较严重。

下午《人民日报》记者来。作概貌介绍，使之了解水电勘测人员之艰苦。黄河勘测应大事介绍。

程局长来谈对二部长评论。

1、无底，易左右摇摆。这方面意见多，到这边去了。有时表现很坚决，实行并非真坚决。

2、热情有余，也是无底。

程认为电力增长太少。苏联 1928 才 130 万 Kw，增长最大。当前问题是计划专家与苏哲文[5]都拗得厉害，陈老听此二人意见。

增长慢，这点有同感。

推动我翻《苏经济资料》。

晚开部党委会。至十点半散！

1953 年 1 月 14 日（星期三）

上午听许副部长传达贾主任关于基建中建筑问题和 1953 计划问题。作了纪录，回交大家传阅。以后决定用详作记录办法。

传达中有一些建筑定额，财委如何抓大东西。

桦甸问题仍未最后结论，实耽误不少时间。与水利部门麻烦得作充分精神准备。

与张定好一月份要办事，并拟好日程，置诸案头：

1、具体研究五年计划。

2、作五三年计划大纲。

3、作五二年总结。

[5] 苏哲文：（1915—2006）湖北省浠水县人，原名苏有威。1935 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积极参加一二·九、一二·一六抗日救亡运动。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 年由中共重庆办事处派往东北解放区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在燃料工业部，电力工业部，水利电力部担任计划部门负责人。1975 年先后任水利电力部规划设计院副院长、院长。1979 年先后任电力工业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水利电力部总工程师。是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成员、三峡工程综合经济评价专题论证主持人。

4、各地机构确定。

5、学校问题研究。

6、准备全国会议。

7、财务、材料研究。

至人事司谈张众吼工作，及争取几个干部。

{穆}瑞同志来谈，确定作勘测处副处长。此人已 47 岁，长期做公安工作，1928 年入党，半农民干部。今天给他充分精神准备：钻技术、辛苦、累、年纪、眼力。首先是行政事务上抓起来。

又借来一批材料和书。

1953 年 1 月 15 日（星期四）

开扩大局务会，至下午四时。

宣布五年计划、五三年计划，讨论了五二年总结，宣布机构。

五二年勘测有成绩。设计得经验不多，远不如施工单位。

与黄总谈水火关系。桓仁设计他认为需三四百人，可着手准备初步资料。

必须使自己有条理，有计划地工作。时刻保持头脑清醒，不坠入事务！注意嘴滑，强调“斗争性”。

1953 年 1 月 16 日（星期五）

复拟古田、华东财委（华东水电局取消事）电。交上关于机构通知及华东委任令。

这样频繁地为机构问题是否引起财委反感？

找陈老发了点牢骚。水电问题嘱，其态度明确。

《人民日报》刊有苏联设计经验文，通知大家及各地区学习。

读苏联一二次五年计划中电气部分等文。

考虑水火关系问题，五二年总结问题。

黄老约明晨谈话。

1953 年 1 月 17 日（星期六）

在黄老处谈到十点。他给金、周写了信，并说转业干部中可以挑到人。允代为打听为我接好头。

谈到昨夜 CT 会。主席谈，是“大西北主义”。从资源与国防，自以西北为重，兰州成大十字中心。

发湖南信，但愿有点结果。

中南因汉水紧，同意扩充勘测处。李先念同志曾召见方明。学校亦给一所。

这是大有利消息，我们在下面与地方并无矛盾也。

1953 年 1 月 19 日（星期一）

黄河：小缩小放，小缩大放，大缩大放。（此行写在纸页天头——李南央注）

上午找教育处全体同志谈学校问题，摸清了他们存在问题和情况。向大家交待了目的、要求，抓住关键及步骤等，将老爷式的李建{哲}工作方法予以取消。

下午已无法去听专家讲防空问题。

华东财委一同志来谈黄坛口、古田投资问题。详告古田情况。

浙江电话告紧。告以企业单位方针。

陈老对前交二电均压下。

以水电局名义给华东发一电。

《人民日报》记者来谈黄河概况，交与一批勘测照片（内有人钻牛皮袋过河片），介绍黄坛口情况。

读今年勘测计划，直到晚九点方回宿舍。

1953 年 1 月 20 日（星期二）

华东再告紧，王醒同志谓省委已将他们另派工作。

甚为老火！给陈云同志写了一信，并一电稿。

康来谈桓仁施工等情况，需要八种专家，对旧技干方针仍是团结加斗争。

摘记财委转东北对专家工作经验。

读翻《苏联经济资料》电气部分等。

1953 年 1 月 21 日（星期三）

李建{哲}来作了点检讨。再着<重>指出其所谓不愿作教育工作毛病，个人思想，领导架子。

陈老同意给陈云同志信。

给华东电陈老又压着未发，此事甚奇怪，告以是他自己主张。发了！

发方明电，汉水标高特别加以嘱咐。

下午学习会上，因人引起，也忍不住发了点牢骚，将一得一失情况让人们知道知道。

实际都是流露出对领导之不满。

1953 年 1 月 22 日（星期四）

发方明信，告以抓紧争取技术人员。

问黄老转业干部事。

下午黄河全流域踏勘会[汇]报，甚为精彩。托龙段移星六谈。

嘱勘测处将全流域照片择要放大装订成册。

1953 年 1 月 23 日（星期五）

上午传达周总理报告，及谈局工作问题。

对过去估计：壮大力量、政治进步、经验与技术提高，以及勘测的具体收获。

教训：基建程序，总体观念（预见）。

对今后要求：如何解决任务与力量矛盾，新老干部提高问题，民主生活，对领导监督。

康士坦丁诺夫同志已决定下月初归国，确有惜别之情。他来辞行，买一瓷盘（斯、毛像）及杭锦送作纪念。

读《苏联经济资料》三集。他们做第一个五年计划走了许多弯路：对工业发展速度估计过低。

1953 年 1 月 24 日（星期六）

上午黄总汇报龙口（禹门）段踏勘情况。共有十余坝址，此段地质多石灰岩与页岩，只有龙口、石盘、龙门三数处适宜作高坝，余均只宜作土坝。黄经验多，选择坝址的施工条件及电厂布置等与众不

同。所拍照片，确是行家。

下午学习，谈新民主主义经济法则与社义是否有区别问题。我认为无本质区别，只程度差别。其实斯大林原文将“社会主义生产”改为“新民主主义生产”即可。

晚欢送、欢迎专家。为康士坦丁诺夫喝酒甚多，跳舞至十一时。

1953 年 1 月 25 日（星期日）

夜十一点半赴车站欢送康士坦丁诺夫，老头儿甚为感谢。晚与吴斌谈话约三小时。

1953 年 1 月 26 日（星期一）

整日开会谈勘测处 1953 年工作，关于钻探次序讨论甚久。力量有限，又必须照顾重要坝址的比较钻探。确定勘测处领导全国各地勘测工作。

1953 年 1 月 27 日（星期二）

华东又来信，上海可弄到三数十技术人员，惟需中财委指示。万幸、万幸，财委同意华东设局，惟上海吸收人仍得中央同意。这是一大胜利，否则今后工作如何进行？

因大学生分配问题、张众吼工作问题等找人事司谈。

续读《苏联经济资料》。下午访地质部刘部长，所提任务承允为“头等任务”。

1953 年 1 月 28 日（星期三）

勘测处续研究五三年工作。

计委会来人提及刘家峡是否应往前移。中小型也须照顾，否则电器工业局利用率成问题。

计划专家几次找张局长谈新安江应及早动手，以解决上海电源。

上午陈老传达机构问题。讨论时我发言“顶”得很厉害：不同意地方编制中根本划掉水电部分。晚陈老谈：今天会开得不好，只此一次。切记。

1953 年 1 月 29 日（星期四）

人事司调来王鲁南[6]同志（原开滦人事处长）任设计处长，此人似可信托。

云南石龙坝主任张龙携设计资料来。问题很多，偏远地区不能不予照顾。

桦甸问题还未最好解决。水利部关系！

基建空防要求很严，4%，尖锐注意。水丰教训。

催勘测处为《人民日报》写稿。

读《论经济计划》文。

我来水电局第一阶段应告一结束了：为建立机构，自成系统而斗争，算是过去了。总结一下：争来些干部，华东、中南扩大，上下印象加强，“有此一份”了。西交民巷冷落时期已经过去，黄、金等

[6] 王鲁南：（1916—）山东平原县人。毕业于山东柳城师范学校。1938 年到延安入陕北公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晋察冀边区从事教育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任开滦矿务局人事部长兼矿区人事处长。1953 年调京，历任电力工业部水电勘测设计局副局长、水电建设总局副局长、水电总局机关党委书记。1958 年调陕西师范学院任党委第一书记。1960 年 5 月调任陕西工业大学党委书记。1972 年 3 月调任西安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1979 年 1 月调任电力工业部教育司长，至 1983 年离休。

临别赠言：“成为核心”，似在朝此方向走去。

今后应多努力者：具体钻业务，整顿机关，干部中形成学习热潮。学习什么？

1、水文知识及一般水电知识（最极浅的）。

2、提出“计划任务书”与“初步设计书”的主要根据和条件的学习。

3、黄河流域的概貌（要做 10—20 张卡片）。

（1、3 两项放在二、三、四，三个月内）。

晚上回家应坚持两个钟头学习（不看什书了）。

晚老周电话告知那天财委开会情形：1、水电独立，讲本可做到，但陈老未坚持，与火一并讲了。2、华北、东北电系统内有水电几十人。我将大致情形让老周知悉。何时再找他一次，有绝大好处。

下午看电报，见到毛主席一批语：一定要将苏联一切先进经验学到手！

关于使用专家经验：

1、不主动找。

2、大问题不问。不要凡问题就问，临时咨询多。

3、建议没下落，应坚持采纳专家意见。

4、无计划。

5、未使之系统了解情况。

6、如何使之带徒弟，派技干跟专家（公路总局 40 工程师开一个月会一起学）。

7、联系的责任制。

对专家印象：

计划周密，

严格准确，

贯彻到底。

1953 年 1 月 30 日（星期五）

苏联力量包括人与设备。（此行写在纸页天头——李南央注）

应该考虑一下和张局长的分工了。

一天琐事甚多，《论计划经济》一文两天尚未看完。

计委会王、余两局长来谈五年计划水电增加投资问题：刘家峡提前，汉水增一万亿。我谈两大矛盾：苏联力量（目前三大水电站进行，均 56 年完工）恐难同时帮助设计两大电站（并不如何下于斯大林格勒站）；水利部必治黄、汉、三门峡，汉水已列入计划。如此，除桓仁外，四大电站实不可能。

{老}苏同志来信，据云水电任务大了：我提黄河三处（三门或换资水）。

我估计苏联最高同意搞两个，而且时间得错开，这是非同小可之事。

下午刘、陈部长传达总理、主任在财头会议报告。传达得不甚好。

1953 年 2 月 2 日（星期一）

一九五二年勘测总结性报导提出修改意见。

作完《论经济计划》一文摘要。

下午参加测量队会议，准备作全年总结。实际是初次与这些同志见面。去年成绩很大，测量方法

与培养干部都有一套办法了。小青年测、描图本事都很高。

校正《人民日报》画刊。

计委会同志明确提出五年计划内添入兰州与汉水，这样就是四大电站同时动手了。苏联今天亦不过如此，这是完全无根据的计划。考虑写一声明。

现每晚看黄河材料约一小时。

1953 年 2 月 3 日（星期二）

改好李鹗鼎[7]写的报导稿，寄《人民日报》。

建筑工人回家过年，交通成大问题。赵彬来谈工地一些情况。目前应抓紧干部整训，作好开工一切准备工作。

哈工大有专家来参观。准备日程，请他们作些报告，开座谈会。

水电专家已来一位，尚不知名字。

张昌龄[8]工程师自开封归，谈整理黄河水文情形。陕州洪水确定 1843 年为 32000。陕州、兰州等站可靠性可达 90%，唯泥沙难定。一个站年纪录需 9—10 天整理（一个人）。

黄河枯水一般在 200 左右。

年总流量 500 亿立方，并不大。

蒸发量是大问题，目前所测均不准。

准备五日局务会。拟五二年提纲。

1953 年 2 月 4 日（星期三）

五二年总结提纲草稿拟就，印发大家，准备明日讨论。

测量队袁、龚、俞三同志及李鹗鼎来谈队的基本思想情况。准备讲话内容。下午参加测队总结大会，并讲话。鼓励成绩，从思想上谈之目前存在等问题。为深造、前途、苦、政治进步等问题，特别讲了下抑制自满情绪问题。

晚谈官厅问题。

1953 年 2 月 5 日（星期四）

上午与张局长，胡、李、陈工师等赴计委会召集之官厅会议。情况彻底端出，症结之处（流量不明，水库操作未决，总体布置错误，电厂难摆，施工不能配合）弄清。这一场公案算是弄个明白。

最大意义还在今后汉水，这是一种警告。

下午局务会，关于总结，大家补充意见甚多。

干部问题除想一切办法开源之外，我提出基本点：自力更生，大胆提拔；各得其所，各尽其能。特别后者，目前甚为重要。也有闲人！测量队的提拔是很好范例。

---

[7] 李鹗鼎：（1919—2001）天津人。水力发电工程专家。主持施工的水电站有狮子滩、三门峡、刘家峡、映秀湾、猫跳河等。1940 年清华大学土木系毕业。曾与程学敏等同在英国实习，1946 年同船返回中国。曾任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理事长、国际大坝委员会副主席，水利电力部副部长。1995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8] 张昌龄：1933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1935 年获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硕士学位。1936 年回国。曾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水力发电工程总处、三峡勘测处主任，水力发电工程总处副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燃料工业部水电局南京办事处主任，水电局副总工程师，电力部、水利电力部水利水电建设总局、规划设计院副总工程师，电力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总工程师等职。

近日接米谷生，陈牧天信。表示愿来水电工作。

1953 年 2 月 6 日（星期五）

发信一批，为争取干部：小舟、黄老、朱、陈，米。

哈尔滨工大，水能利用专家格勤瓦切夫斯基，水利机械专家瓦西列索夫带九个研究生来局“参观”。下午初步介绍了一些情况。专家都是热忱，愿多做工作的。

我局新来专家格屋利列赤也是水能利用的。病了，尚未见到。

明天开会欢迎并介绍情况，交谈问题。

晚看资料，准备讲话提纲。

1953 年 2 月 7 日（星期六）

上午会议尚好。张局长简介黄河情况，黄总等谈黄河泥沙问题。

商定他们在北京日程。专家提出让研究生作专题报告，此点未想到。哈工大完全按苏联规化办的。这次之来，才开始认识此种合作之重大意义。许多技术问题可以请他们研究。清华也必须抓紧。有专人管此事。

学习会提出请部长每月和我们具体研究一次主要问题。

感觉专家是后面支柱。

这批研究生可能完全是新型的人材。

我在讲话中提出新老技术干部学习竞赛问题。

应该编出一部黄河治水发电的内部资料。此事已和黄、张、李谈到。

1953 年 2 月 9 日（星期一）

两位研究生作专题报告。一讲求水电设备额公式等（学习苏联先进科学体会心得），一讲断面环流理论的理论（如何去泥沙）。

前者大部分听不懂，后者大体能听懂。对大家都是较新的东西。

科学，自然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得到无限发展。

上午仍由我们的人讲述钻探、水文等方面问题及作一些解答。专家对张昌龄工师的黄河水文报告甚为称赞。下午又补讲了黄河洪水问题。

晚请他们在翠花楼吃饭。

1953 年 2 月 10 日（星期二）

晨陪二专家及九研究生去官厅。过八达岭看长城。

“没有什么设计的，就是这样盖起来的。”但估计大体的规划、选线总还是做了的。

下午二点抵官厅。时间匆促，只看了进水口、出水口、静水池、坝基开挖三处。

座谈至夜十一点。格洛瓦切夫斯基主要意见：

隧洞、溢洪道双重排洪不合理。

应首先考虑如何利用隧洞发电。电厂未布置好是大缺点。涵洞排沙不可能。

水文没弄清楚，水库如何操作。

下游用水应很好计算。从涵洞定时放定量水（整日不断）是不必要的。

许多技术问题使得官厅工程人员无辞以对。

座谈后，立山坡观工地夜景。“工程人员就是喜爱这样的场景。”“这就是生命。”谈他在战争中生活。要我无论如何争取去苏联参观三个月。列宁格勒非去不可，艺术馆非看不可。

夜十二点后始睡。

1953 年 2 月 11 日（星期三）

晨王局长再三征求专家意见。

1、施工有条理，隧洞水泥砌工很好。

2、应重视工人安全，这是技术干部绝对责任，人是最可宝贵的。

3、费力工作应考虑如何减轻。

归途参观十三陵、颐和园。对铜亭的评语：“无聊”。

1953 年 2 月 12 日（星期四）

机构问题始终不定。电总、王主任都还有意见！陈老认为再等待下好，不要用行政办法。

现在 1953 第一季过去一半了，而我们机构权限问题尚未定。呜呼！

关于五年计划苏联消息：

应对全亚洲起领导号召作用。

资料不够，设计力量准备不足。

设备只能供给 30%。

总的速度{援}年 13%。但年度计划可以大些，如此主动。

总之应建立在可靠基础上。

与新来水电专家格沃利列赤（水工），库茨涅佐夫（水利、水轮机布置）见面。电业组长一起谈了二个钟头。

利列赤拟先了解流域、水文、目前工作情况。原[然]后{快}出去实勘。

下午开官厅问题座谈会，三位专家均出席。切夫斯基作了系统发言。强调首先必须利用排洪隧洞，然后其他。有了水库、堤坝、修电厂总是上算的。

1953 年 2 月 13 日（星期五）

与哈工大研究生续商今后联系问题，充分利用他们的力量。俄专五十人决定抽出。

昨夜庆祝中苏条约三年宴会。伤酒！整日头昏沉。

兰州吸收技术工人加以训练问题，我轻易在教育处复文上签了字。张局长谓西北招收技工甚困难，只有汽车司机还可找一些，如此签发不妥。切记此次马虎！

1953 年 2 月 18 日（星期三）

拟好一个专家工作的计划，首先是系统介绍情况。与张局长一起去谈，他们甚为赞同。实际上将专家变为我们的总工程师来使用：一起工作，就完全争取主动了。

请张龙同志来会谈石龙坝问题。决定停工。郑重开了一个会。

看黄河资料：准备自己先做第一次：黄河概况的介绍。

1953 年 2 月 19 日（星期四）

整日部开会。陈老传达毛主席和薄主任反官僚主义指示。打通思想时代过去了。

对陈老意见：只对上面指示努力遵守，跟着办，对下情照顾了解均差（有些问题该争恐亦未争）。

晚同张局长找刘部长谈龙溪河问题。上马责任问题较一致了。东北接收，刘似亦同意。

1953 年 2 月 20 日（星期五）

整日仍开会，未能用心细听。

给专家谈情况只能改明天。

张局长在会上谈了水电方针及准备差、等待思想等。谈得无力，不够明确。这是他的大缺点。

党委制与行政矛盾在华北工厂中问题仍严重。

晚拟就黄河概况提纲。

1953 年 2 月 21 日（星期六）

上午向专家谈黄河概况，之后就三门峡等问了些问题。非常严重，巨大的历史性问题。

今年重点自己应努力研究黄河资料。

女秘书来了，陆钦侃也开始抓着办事，感到事情将顺利一些。

现在似乎感到工作将会有头绪一些。

与设计处同志谈展开资产阶级设计思想批判问题的学习和检查。必须严肃对待此一工作，当作进入五年计划工作的决定环节。

1953 年 2 月 25 日（星期三）

几天来忙得未能记日誌。

今天利用讨论电总五三年工作时，草写了五二年工作总结和五三年工作要点，直到夜九点（一个尾巴明晨补好）。即时打印出来。这也是一个宣传工作，让大家了解我们做了些什么，将作些什么。大概部长们也并不知道其详。关于开始设计桓仁问题，详看了专家组 1950 年 6 月的报告，自己思想就全明确了。与张局长又作了交谈，他是一贯坚持的，且谓如在特殊情况下，自己设计也未始不可能。

冒险、保守——两面开刀，时刻警惕着。

张有拖的毛病，去年总结就拖了约半月。

关于设计处检讨设计思想问题，坚持了开会的意见（不必先由几个人做好总结），大家一起酝酿，只有这么几个人。我只能在原则上讲讲大道理，作了初步准备。

陈部长作了检查官僚主义的总结。关于依靠中央和依靠地方党问题一点，讲得甚好。唯另一面，必须及时提意见，特别是发<生>了重大矛盾时不要含糊，却一字未提。这仍是思想方法的片面性问题。刘部长补充了这点。

写好调陈牧天的单子。

1953 年 2 月 26 日（星期四）

上午仍参加电总工作的讨论。写完“问题与要求”。

张写的几段，词不达意之处甚多。

打印出来后又续改了几次，算是了却一桩大事。

1953 年 2 月 27 日（星期五）

快速办法拟好树立正确设计思想讲话的提纲，着重过去思想批判和今后思想问题。下午召集主要人员讲了。张局长讲了学习专家精神，实事求是，认真负责，钻研。

周总理批示检查黄坛口了！此事张原无检讨精神，我催促下，如此形势，似已通了。

晚与刘部长谈官厅、黄坛口问题时，顺便提出接收丰满。做事之难也！

1953 年 3 月 4 日（星期三）

日记本带回家中，又拖了几天，只字未记。

刚受新嘱要谦和稳重些，今天竟为李建{哲}之不老实与盲目逞能而大发其火。事后甚为难受：为何缺修养至此！完全是以领导者压人。尽管此事有值得生气之处，但应出于严正的批评，而不应以急躁处之。

张局长之谦和应是很好学习对象。

星期一、二均参加设计处会，问题慢慢谈开。开始谈买办思想问题，此点甚重要。

黄坛口检查恐必须张局长亲去了。丰满接收事决，我就要去东北了。

留在北京应付琐事，实感无味。

譬如要给部里全体人谈一次《实践论》学习中的问题，非做准备不可。

官厅隧洞计委会赞成用，水利部也好不反对了。

关于汉水不能开始设计问题，正式向水利部提出。

专家认为黄坛口坝也许可不需转弯。这真是大好事。

1953 年 3 月 6 日（星期五）

斯大林同志死了！其突然与震动有如苏德战争爆发，天崩地塌似的感觉！

下午二点半正在开会，部的首脑召谈水局五三年工作。消息证实了。部长要去国际饭店开追悼会，会停开。久久站立窗前，眼泪夺眶。回到办公室，真想痛哭一场！

似乎没有经受过这样严重的心灵的打击。我们是毫无准备呀！

三点作《实践论》解答报告，只能继续作。满礼堂的人，大家都激动的，沉重的。我硬着喉音讲了两小时，例子中特提到斯大林的重视螺丝钉的演说。

刘部长来宣布这个极其不幸的消息，致哀时又哭了。

回局向党团员谈了对这个不幸事件的应有态度，提高自己觉悟，加倍努力做好工作，学习苏联。

吃晚饭时，听到苏联共发的公告。哀乐一起，又感觉精神不能支持了。

很不愿今晚一人独自过去。

回来反复听公告，将两个收音机找听莫斯科消息。

昨天看到病况公报，似乎他的复原是无疑问的事情。

为什么会这样突然呢？

昨夜准备材料至十二点半。也决未一想他的病会继续恶化。

这是无可补偿的损失！

掌舵的人突然倒下！共产主义社会尚未完成，帝国主义还未消灭，我们还等待理论的最高峰给我

们的教育。

我应该按照联共党员标准来锻炼自己。

我应该学习俄文。

我应该精通业务。

我应该自觉克服自己一切缺点。

以此来纪念斯大林同志的逝世！

找到了莫斯科十点的中国广播。下午四点灵柩已移入工会圆柱大门。赫鲁晓夫任治丧会主席。

毛主席下了命令。全国自七——九日下半旗三天，停止一切娱乐宴会！

我一个人在宿舍过这个沉痛的时刻！

莫斯科沉重的哀乐，裂人心脏！

1953 年 3 月 7 日（星期六）

一夜睡不安稳，梦见斯大林全身瘫麻，仍转过身怕压住和他同睡的婴儿。

晨六时听莫斯科广播。还是昨夜的通告。

上午续谈我们工作。陈老不了解情况，空洞的“稳重”。我与张都正面与之争执。今年设计桓仁问题只得再拖一下（刘部长同意）。这样的会只有一个意义，让了解一点情况。

比较明确的问题是：干部不够，要补充；机构须逐步建立。

这样的领导实在成问题。（为何对老板说干不了，而对下面又如此主观，没有自我批评精神呢？）

一月下旬给陈云同志的信，薄主任批回来了：“此事可予原则同意……”有了圣旨，就好办了。

刘部长倒还是解决问题的样子。

坚持主动争取的方针，不该妥协处，决不妥协，变未知数为已知数 。

报纸出得甚晚，沉重的大黑柩！

这几天的报纸都要留下来。

晚听到斯大林安葬方法的广播。果如所料：和列宁摆在一起，永恒的伟大的象征。

马林科夫继任主席。依次是贝利亚、莫洛托夫……

这个伟大的名字除开集体力量外，是无人能填补的。

1953 年 3 月 8 日（星期日）

新大概在厂中脱不开身了。

听广播、看书。我对外国文特别困难似的。

精力不大集中。

1953 年 3 月 9 日（星期一）

参加斯大林追悼大会，自下午十二点半至六点半。约六十万人。毛主席写了文章，没有讲话。

毛主席文称斯大林全面地发展了马列理论。

六十年的伟大革命事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理论到了最高峰。不待最后光辉高点而陨落了！

代表整个的一个时代。

新谈到石景山厂工人之悲痛。工人首先是联系到自己生活。

新看到病况便哭了。

1953 年 3 月 10 日（星期二）

了解桦甸情况。打木板椿较困难，河床不固定最困难。

1953 年 3 月 11 日（星期三）

晨赴计委会，找王、余局长谈我们情况。次序难排列，桓仁动手也难定，也有意水丰。与水利部关系同意我们提的原则。中小型亦照顾。

培养设计力量问题提出由小到大，先抓住小的做做，以为锻炼。他们不了解情况。

与张局长谈接收丰满应注意之处。主要在如何分配干部。

晚去刘部长谈，尚融洽。几个问题（丰满、桓仁、中南设局、总局通知等）都算解决了。

新曾回来，等到八点半，以为我看电影去了，实在不巧。她以为我本周会走。

1953 年 5 月 6 日（星期三）

这次出差将日记中断，今天起恢复。

这属于规律生活内容之一。这几晚为《初期活动》研究《新民通信集》，连续夜车。仍早起。冷浴等亦未间断。很好，很好。

《通信集》已摘要完毕，可作利用了。仍晚间为此二小时。今晚开了党委会，甚可惜。

关于迎接综合组来准备工作，陈老抓了我们一下。此事在我思想中未引起很大注意是完全不对的，从明天起必须抓紧。这月要开勘测会，颇不利此事。如何求得统一。

丰满报告已写就发出，了却一差事。

这两天为新思想不平甚不安。今夜几乎和刘部长谈及，总算压住。

现已注意自己之平和，几能时时警惕。

我之熟练似乎仍在文字而不在数字！

新思想问题甚多，不能不有所计较。此点埋藏甚深，久作压抑。我亦久久同情也。

必须密切关心新的情况，以最大同情和热情关心她思想问题。

这时期用钱甚为浪费，简直不用脑子。今天起记账，生平第一次，亦为规律生活之一。

要使自己成为一器[架]机器，吝惜每一分钟！

1953 年 5 月 7 日（星期四）

整日开局务会，汇报情况，准备综合组来工作，第二季工作。对兰州压死六人事特作了讨论。

我特别谈了下必须做好全面彻底研究准备后，才谈得上确定方案，施工起来自然就快。过去提出的五个电站计划，苏联自然大打问号，是很不成熟的——这个问题一直未明确提出。现在自己思想也较明确，也是提的时候了。

我讲话总是不可能用平和之辞。能否改变？

晚归，洗了袜子。即动手另一生活。“成立新民学会”一段可修改者不多。

勤学一段，需加增补，已写了数百字，并将应插入各段内容大体布置了。

新归，即不可能续写了。

1953 年 5 月 8 日（星期五）

上午至勘测处检查黄河资料，并拟定“黄河资料研究组”方案。

中午曾去看杨作材[9]，取了六根筋骨，幸活也。

开始准备勘测会讲题。

丰满情况全部编就付印制。

晚上决心早睡，恢复一周来疲劳。

1953 年 5 月 9 日（星期六）

准备勘测会报告。

桦甸设计已来。

下午听陈老讲反官僚主义。“话到一半嘴边留”，听者实大苦！

晚，新去观德国工业展。得一人在家将“求学时期”最后定稿。

极累。

1953 年 5 月 15 日（星期五）

今天开勘测会，作了《必须重视勘测工作》的报告。印发了提纲，讲时充实许多材料，初步反映尚好。库兹夫特说“很好的报告，非常愉快地听完”。大概不是客气话。

自己感觉原来思想较成熟，材料也熟，内部联系尚紧，中心也较突出。自然，由于技术知识差，这些问题并非都懂、真懂，仍不过有宣传经验之可利用。提纲写得仍很匆忙。但昨天下午请大家审查了一下午，关系甚大。

刘部长也认真准备了，尽是讲得具体和“到家”。但到底还隔一层。

两专家和刘谈了一下午（十三日），介绍些情况和问题。关于设计力量：可同时设计三、四个大中型电站，此甚有利。很奇怪，部长同志们对我们的话总是不信任或将信将疑，而我们对下级则并非如此。

不热心了解情况，又不信任一定的干部，如何领导!

自己加注意：凭聪明，一知半解多。事无巨细不厌，放不下则提不起，摔不开则收不拢。自知为“发言人”，却似无可奈何。

这都是镜子，人懂得照镜子甚不易。

曾看一下午电报。毛主席批了许多，集中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夸奖了湖南省委对戒烟运动推迟的“抗”的意见。“硬着头皮干，是不正确的。”

“水能利用”是好东西，必须学。

想学的东西也真多，还有俄文。待“初期”完毕后即开始俄文。自己有读书本事，应多读书。

新来信，能自觉控制了，要我不必担心。大喜之事。担心总是担心的，最大问题是不实际、不扎实，生不下根，无坚忍之力。能看到而不能做到，能聪明而不能傻笨，敏感而欠迟钝，想宽大而实狭窄。本事总在外面，一览无余，而棱角尚多。有独到之见，不能使人信服……好玉还要多磨。但愿渐入佳境。

今后二年专心黄河。我是个搞材料的材料，作材料工作尚有信心。

徐老[10]四十三留法，进工厂习法文。应记住这种精神。我们将来总不要被青年看成“供品”才好。

[9] 杨作材：李锐的武汉大学校友，1936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律系，延安时曾负责杨家岭中央大礼堂的修建（他家开建筑公司，懂得建筑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李南央注

马克思是坐在椅子上停止心脏跳动的。

今晚回来，为休息脑子，大扫除洗脸间，又清理苗妹房子，不觉至十一点，而不能入睡了。

做了一点事，得意之念必须力除，只应该想到还有哪些不够。

总是应该朝不够处着想。

够了就完了。写文章上倒是有此体会。

无事翻《新民通信集》，也是一种鞭策。多伟大的幻想和品格！

1953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三）

北京春天竟也多雨。

昨夜将“一师”部分压缩定稿。今寄黎、田。谓本周一谈。实在揣不下去了。

“初期”主要补写与蔡讨论社义一节。莫名其妙伤了风，不敢再开夜车。

上午是专家钻探技术报告。

下午召各地区同志扩大会，对局提意见，并且谈及今后组织问题。必须集中统一，思想上已无大阻碍。

几天来大事如下：

“设计对勘测要求”与“水文基础报告”都是打开茅塞之举：需要如此周密准备，过去皆“偶然目标”。大量比较是 40—100！

水文之多变性与不重复性，使我认识到水文站之重要。必须加强，万年大计工作。

前夜中监委检查组来开会至午夜以后，此次使张局长对自我检讨认识当进一步。他此次去浙处理得不高明，使地方觉北京局无勇气检讨，推委责任，弄得被动，还得另写一篇自我批评。

刘部长听了报告，对水电准备之复什艰巨认识进了一步。今后使领导加深认识是非常重要工作。

1953 年 5 月 21 日（星期四） 阴雨

寄爷爷、新信。希望不再听到“情绪”之类字。

上午地质学院教授作工程地质报告。还过得去，给人以一般常识，也谈到不密切水电地质的思想情况：久远之事，怕干不了。

下午会甚松，来宾、代表发言无大可取。

关于黄坛口的检讨，张不愿提自己名字。我即主动提出以局的名义，并作了些修改。

整日觉浑身松软，清涕不止，头重，伤风未去也。

夜仍力疾作稿。已插好两小段，一大节待明天写。

1953 年 5 月 22 日（星期五） 晴

是一种有病的味道。上午未去上班（也不大想听黄总报告），力疾写完。整整伏案四个半小时！

[10] 徐老：徐特立(1877—1968) 湖南长沙人。原名徐懋恂，又名徐立华，字师陶。中国共产党早期“五老”之一。1913 年任长沙师范学校校长，毛泽东曾在此校学习。1919 年到法国勤工俭学。1924 年回国后创办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和湖南孤儿院。“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南昌起义。1928 年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 年回国后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创办了列宁小学、列宁师范等。参加了长征。在延安曾任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抗战爆发后，以八路军高级参谋长的名义任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主任，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40 年创办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并任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是中共第七、八届中央委员。

下午扩大会谈勘测组织问题。下面同志对集中统一仍有抵抗，还必须边统边待。关于水文的长期建设，大家认识仍很不足。这点决不能让步，我做了充分的说服。

晚谈张局长总结报告内容。关于过去检讨，力主全面、彻底、深刻，都揽下来，实际做给部长们看也。

九点归，将修改本全部了结，时十一点半。此一负担是否就此能卸下了呢？

记住此一写作过程，毅力的体验，方法的得当。虽中断八月，但因而使质提高，这也是绍酒必须久藏之理？

今后作一切工作，应秉此精神！

马克思有微分手稿一千余页，为《资本论》，学数学廿六年。

我难道不能学《水能利用》？不学真是混蛋！懒虫！

包袱卸下后就应开始俄文。

不管伤风，必须去洗冷水澡了。

1953 年 7 月 1 日（星期三）

《初期活动》在《中青》隆重刊出。缺图片。寄来稿费 192 万。晚为老唐买来凡高画集。

上午开局务扩大会，谈三季度工作要点。设计处必须打开局面了。事情其实是做不完的。滦河被提出。勘、教二处都需下去检查。很想去西北一转。

布置了一下反官僚，走{得}后也无甚关系。

下午准备专家来会。翻译分了 30 名，比地质公平多多。因争地质而大动唇舌，竟受夸奖，实也滑稽。

“老实”是万万不行的。

俄文已一周未唸，还应恢复，此事可促成生活规律。

1953 年 7 月 2 日（星期四）

续看黄河资料。

下午出门统战。至地质部要求黄河列入日程，续派专人来工作。至地质学院拜会刘院长，然后至北郊见古田来人。

接收丰满命令算是定了。半年！如此忍耐。

1953 年 7 月 3 日（星期五）

上午部开会研究向中央报告。现象罗列，无突出问题。工作如此，文章是写不好的。王主任也不能不慨然言之。水电总共 37 个字，我说我可以贡献 200 个字，态度嫌傲慢。实无可如何也！

准备下周开会的意见。许多根本问题过去张局长提出过，而归为大水电主义。

总的感觉，过去领导是消极与畏葸。

我将以充分材料从思想上争取这次会解决方针步骤问题。

1953 年 7 月 4 日（星期六）

上午赴电总谈向中央报告，一致认为水电应予说明。我提出燃料部中心问题是领导问题，陷于事务应付，全总被动。

事情做好，文章才能写好。王主任通知写 600 字。

言多必失，应该切记、切记。

周末详谈了新的思想情况。由使用、安排观念而来的厌倦情绪。考虑到自己能力如何最善利用。

1953 年 7 月 6 日（星期一）

坐办公室，只能应付事务。

600 字草稿拟好。

专家组即将到来。黄河组必须加速工作。

计划问题应钻入考虑了。

《初期活动》引起之麻烦开始：

1、《人民中国》要转载。

2、少儿营讲故事。

1953 年 7 月 7 日（星期二）

上午与专家谈五年计划。他们的修改意见，对设计力量作了最高安排。

摘富春同志报告要点。

1953 年 7 月 8 日（星期三）

600 字定稿交出。

与惠大姐[11]、李谈出差任务。中南至今无局长实不是办法。人事司建议向计委会写一总一要求。甚当。

1953 年 7 月 9 日（星期四）

热得可以！

清理各种案卷。

谈 54 年计划。方针是争取多办事，需要、可能两者允许。不能浪费设计、施工力量。

苏开始新建布克塔马水电站：高坝、混凝土，水库比古比雪夫还大。

石山江水电站（哈萨克）水堰用浮桥（未用桥）开始建，十天完成。两岸混凝土厂成一个环。16 个月后开始通电。

1953 年 7 月 10 日（星期五）

听说计委会人找计划处同志谈及我们对官厅“消极”之类。下午即与张找计委燃局同志一谈。随又找到安志文[12]同志，算是将我们基本意见向有关方面作了反映：

过去问题是：方针不定，任务不明，原因为：

[11] 惠大姐：当时水电局负责人事工作的老干部。——李南央注

[12] 安志文：（1919—）陕西省子州县人。1937 年入延安抗大，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国家计委委员、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建委副主任。1979 年后，历任六机部第一副部长、党组第一副书记、部长、党组书记，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党组书记等职。曾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中顾委委员。

对水电建设基本规律不清楚。

对水电力量没作了解。

表现出：“不急”，

火候不倒（施工才叫大修）

} 无信心

黄坛口错误。

基本规律：长期准备，大量勘测，比较研究，综合全面考虑。

我们方针：

先易后难，大、中型可平行作业，大力加强勘测，准备资料。

从情绪上说，似乎“痛快”了一点。

1953 年 7 月 11 日（星期六）

商务部长召开修改向中央报告会。有王、余局长在。我仍直率提出等待、依赖思想，不了解规律，非冒进问题等。陈老亦基本承认（包括对技术干部力量过低估计），但不完全同意我之意见。

琐事不断。杭州学校初步设计的审查也提来。

1953 年 7 月 13 日（星期一）

《黄河概况介绍》修改好交出。

孙瑞检查野外工作，告以安全为主。

五四年项目定案。

看电报：

中央对五多批示：

非一纸命令所能办到，各种任务、会议、训练、文件、表格，何者宜存、宜废、宜改，分析区别对待。一切皆废即一切还原，也不可能一次安排好一切。经常注意，不断检查，不断改进。反掉错误制度和领导方法，随时建立正确的。清理三年来文件。反官义，分散。

长春汽车厂，中央通报全国支持。我们技术落后，且无经验。

对官义多将信将疑，认真摆开检查。主要工作和主要指示，则往往惊心动魄。

抚顺 301 厂问题：

技术无人管理：1、未掌握技术关节，水平测量（厚薄不匀），水泥分析，混土强度。

2、施工前应据设计提出质量标准，施工方法，明白向全体交待。

3、贯彻质量检查：原材料，施工过程，验收。控制关键，逐级负责。交接检查制，群众性（下工序对上工序，下班对上班）。要有甲、乙方，建设与施工。厂长兼工程处主任不妥。不能採调和态度（大事化小）。

甲方要有工地代表（代表工作方法要研究）。

工地管理，除专业分工外，需统一管理，不分工种由工地主任指挥。

缺乏好快省全面观点。

对各地厂矿重要指示，抄发当地党委、工业部。

新旧思想批判易，如何取得先进科学技术则难：学俄文，学习与工作矛盾，科技与具体实际结合，改思与政治觉悟如何统一。防单纯技术观点，生搬硬套。

定时召开设计人员座谈会。

提倡深入工地，调研、搞好设计，要与施工结合。

人事部检查公文指示，分正确、基本正确、有缺点错误，可办可不办等几类。

1953 年 7 月 15 日（星期三）

关于丰满水位问题，到计委开会。上游要放，下游怕放！

同意 258.3，同时解决了桦甸堤加高的问题。贾主任似甚干脆。

张谈问题不易明确，常喜拿套技术架子。

部的报告打回了，缺乏分析。毛主席所说，含矸率太高也。尤有趣者，谓水电说得太少了。安志文说：重煤、轻电，不管油，水电不在话下。因而徐部长找去，水电要写一段。

那么，就写一段吧。

晚与黄、王漫谈部的领导，链条掷在地下，提不起环节来。忙死，辛苦过甚，而谁也不满。此次写了四个月的报告是一好反映。

准备中型电站资料。

1953 年 7 月 14 日（星期二）补记

去科学院参加竺院长主持的黄河会。他们各所均甚热情而认真。此间无老油条。

1953 年 7 月 16 日（星期四）

上午去计委参加为电工局水电机市场而召开的座谈会。追官厅定贷，向水利部大将了一军。

几个中型亦简单提出。今后须认真进一步研究了。

昨天下午专家来详谈了官厅意见，似与沙巴耶夫尚未全一致。他们不同意隧洞排沙，这是不可能的，不应以此作试验。如水利部坚持不利用，则另打隧洞。

专家之间也有一定本位、狭隘观点。但他们能争论，而深追。

又写了一千多字，在我真是老话了。

热得混账！

1953 年 7 月 17 日（星期五）

徐部长处谈部的报告内容。地质问题，煤总是开步走中的问题，而我们是连开步走都谈不上。为何形成如此局面，实在值得追究。

我似乎到处是个不满分子。

细读马林科夫 1941 的报告，都是针对我们今天情况说的。

晚去黄老处，知道消息不少。财头会议实具党代会性质。清算了财政路线问题，一切以个人品质，思想意识为本，不论有多大本事，离此根本，则为害越大，摔得越重。

贝利亚竟欲举行政变！

1953 年 7 月 18 日（星期六）

上午专家详问关于设计组织与力量问题。他们仍认为各大区成立设计分局为好。中国是大国，地区性问题多，专家来了也可分去各处跑动。

张局长今晚上东北，问题算是解决。

1953 年 7 月 20 日（星期一）

上午去设计处谈设计机构问题，请他们准备意见。

北郊房屋因图张批不下来，至今开工不成。问题实严重。

燃料局电业处送来关于水电意见，对我基本有利。但莫洛托夫所指醉心于大企业建设，而主张不大和中型电站建设，是指火电而言。当然我今天仍应注意这点。张局长过去强调大，盖因专家曾如此提出，且未详研需要与可能。

1953 年 7 月 21 日（星期二）

读《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笔记稿改就。

将专家一些有关水电建设基本问题的报告、谈话整理出来，共得七篇。可印成一小册，可分发各有关方面。

过去所作的许多查勘报告都如手抄经书，藏之资料室，要用时才打印。这种情况必须根本转变。

与吴滨谈研究室工作。此人安排妥当，抓紧一些，应能做点事。但麻烦也需准备。

1953 年 7 月 22 日（星期三）

续读《苏联经建资料》第二册。莫洛托夫之反对醉心于大企业建设，而主张建不大和中型电站主要是指火电站，这个问题今天对我们有其一定意义。张局长思想过去确过偏重了一些。

应作摘记。

下午去安定门外看将来专家住的房子。整个布局比北郊好一些。

1953 年 7 月 23 日（星期四）

决定加编一篇苏联水电建设简史的东西，从苏联百科全书等可找到有关材料。

专家访谈：与水利部分工，何时确定设计组织官厅问题，试验所不赞成办。

下午部谈 54 年计划。

局基本控制在 6000 亿，1/17。

需要与可能，可靠基础，设计可能性，设备有无。高提出注意东欧冒进，储备款应到 6%，注意差价与结合部问题。

1953 年 7 月 24 日（星期五）

1、找来一些苏联水电开发资料，来不及读。找到世界各国水电发展比例情，90%以上者有北欧几个国家，日本。

2、专家报告谈话几篇文章已校定。

3、黄河研究组在水利部开会，谈了目前工作情况及问题，确定办公室等组织机构。主持人考虑仍亦党委会人担任为宜。因水利问题量大，中国非苏联，水电为主需若干年后也。

（注意克服自己思想问题）。

4、看黄河航运，灌溉大概况文。提出：标点等技术统一，需有一简明概括，图示，注意解放变化。

5、科学画报，地质、地理等科学，工业什志十余种，室内决存放，可随时翻阅。前天读了地震介绍，略知常识。

6、去计划司谈 54 年计划。龙溪河应争取，黄坛口不能勾掉，6000 亿应保持。

7、古田再作技经调查，专家不同意。此事与张局长亦曾注意到，但未坚决。也觉矫枉过正也。惜未与专家及时联系。

1953 年 7 月 25 日（星期六）

1、找资料室五位同志谈谈他们工作情况，从思想上说明他们工作的重要性。找人事处增加五个干部。这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资料室拟置研究室，将来还可进一步作些编写介绍工作。过去图纸全部清理了是一大工程。三个中学女团员是优秀的，现在青年比我们时代踏实多了。

2、读完苏联水电简史的文章，此文应多读几篇[遍]。找到了根据，可找出一些重要经验。此文及百科全书介绍，及新五年水电情况等，可合编成一本小册子。

3、唐处长来谈勘测处缺人情况，野外队政治干部始终未予注意。即告人事处。

4、向军委要转业干部。黄老已作交待。

5、黄坛口问题中央已作批示，我们责任是未作好监督与技术指导责任，善后办法亦如我们意见。

1953 年 7 月 26 日（星期日）

约汤、石、郭、潘、朱五老同学聚餐并游颐和园，拍照。带来孩子们。累极，也相当尽兴。夫人尚未冒火也，大幸！

1953 年 7 月 27 日（星期一）

1、专家来谈水利部系统技术人员分工问题。

2、福建省财委主任，工业厅副厅长来谈古田问题。他们意见：装 1.5 万，大厂房，铁塔线路，并提出第二五年远景。负荷计算可能偏高。地方总是想多作事。梁、王不团结问题及对华东水电局关系问题谈了一下。

3、准备两天内正式研究一次设计组织、力量及五年项目问题。

4、计划处程、陈来谈他们的困难。外务多，人力弱，定额作不出（水电站布置与结构是多样性的）等。颇有意将陈调出成立工程处，陈牧天回计划处。计划处无党员实难办，程政治上太弱。对过去计划处工作提出二点：

了解各方情况很差，无底。

大、中认识问题，三大电站计划冒了些。

他们谈到很重要一点：三反时抓大批小，矫枉过正了一点。此事应深入研究一下。

5、定了研究室的工作，吴滨开始摆摊子。

6、留苏学生廿人归来茶会，讲了水电情况，去苏非一切“满自己意”，身体好三点。

1953 年 7 月 28 日（星期二）

1、看黄河材料：防洪、经济、开发意见重复。但系黄委会人写，迁就？不迁就？

2、人事处所写要干部材料书，改写二次，做国文教员。到处作人事工作同志均如此，思想表达不出，又不愿利用新的力量，培养新的力量，在“政治可靠”中兜圈子。

3、天津大学教授来谈去镜泊湖实习事。

4、确定用《苏联水电建设简史》一文。

5、官厅问题仍麻烦，下游要用 150 个水灌溉。专家嘱按程序，不要急，机器不能先订，必须初步设计之后。

6、定好星期五研究设计组织等问题。

1953 年 7 月 29 日（星期三）

1、《人民日报》决定发表黄坛口问题，送来新闻。考虑配合文章。

2、写介绍“一个伟大建设开端”文，约 3600 字，直到晚八点。

1953 年 7 月 30 日（星期四）

1、改就“介绍文”。拟将水电建设基本情形加以改写。

2、看黄河勘测工作文，甚清晰。

3、张局长电话，接管困难甚多，翻译决不放走一个。

4、与王局长电话，告以办公室主任应由张任问题。

5、大伙房[13]仍组联合小组，计算高低坝经济比较和装置容量。大概原设计无大问题。

官厅下游灌溉用水无变化，仍保证 20 个水。

容量专家仍不肯定，计委却要 55 发电。

1953 年 7 月 31 日（星期五）

今天用一天时间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会：研究全国设计力量和组织，水电建设的基本方针。对于过去计划作了初步批判。

实际上是抓大（对的），放了中小。而大的则可能性不够。三反思想批判有矫枉过正处。

设计力量大家意见还是先必须集中。

大家自由发表了意见，我们这些“权威”的水平还是不低的。

晚马洪至家随谈，介绍了情况，新的长路。

他讲了几点经验：

1、克服厌烦数字情绪，习惯，从中学解问题，即计算。

2、抓住一个实际锻炼的机会，如到一施工单位住上一长时期，实际摸。

不直接负责，总隔一层。

3、重工业部是新班子，1948 左右大学生多。鞍钢炼铁厂副厂长是 1949 清华的（这不是全部真理）。

4、紧跟专家学，一样样钻。

5、去苏联专学一下好。

1953 年 8 月 1 日（星期六）

1、改好两文。拟最后通改一次。

2、丰满水位，桦甸上游决口告急。专家意见：具体放流量应在原则下由地方决定，团长打战不能由后方指挥。接触到紧急的具体技术处置。

[13] 大伙房：大伙房水库位于辽河支流浑河中上游，辽宁省抚顺市境内，距抚顺市 18 公里，距沈阳市 68 公里，是一座防洪、供水、灌溉、发电、养鱼等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利工程。工程于 1954 年 4 月开工，1958 年 9 月竣工并投入使用。

3、浙江顾主任，华东财委一同志来谈黄坛口用电，及《人民日报》稿处理。随邀《人民日报》季音[14]同志来，当面谈好发表办法。

1953 年 8 月 3 日（星期一）

今天一天似乎喘不过气来。

1、阅关于官厅问题。鲁赤庚，布科夫签字的意见已译好。我们坚持的意见，二年官司算是告了一个结束。文件内容主要是：官厅以下几级应开发，可靠出力全部为 7 万，可装 12—15 万，只要打洞就行。

泥沙靠上游解决（水库泥沙运用研究），枯水年放水官厅要停电。第三方案因地质不能用，可用原隧洞或打长隧洞。

2、布置五年计划的制订工作。自己主要得抓工程项目和重要定额及总的平衡。注意冒，保两条斗争。

3、再读格在勘测会议报告。

1953 年 8 月 4 日（星期二）

1、最好[后]改将二文，寄王揖。但对“法则”文总有点不放心似的。是不是自己过去顾虑了？

2、找吴斌等几人谈了研究室工作。大概这部分工作是自己熟悉的，容易抓。计划处还不懂得抓而别人是要求自己抓的。

3、去水利部谈大伙房。钱似是老练的人。我讲的简单而干脆（知道不多）。过去对水利部埋怨多，积极参预少，应彻底变过来。要影响大家朝正确方向走。

4、古田工程问题简单谈了下。设计处人大概有些事总不敢负责。

1953 年 8 月 5 日（星期三）

1、上午听钻探队汇报。这些同志极其辛苦了而非常负责完成了工作任务的。主要问题是过去缺乏计划，搬运浪费较多，无政治指导员，生活与学习等，对此讲了点意见。

2、下午研究五年项目。大体定了八个项目，主要问题是设计力量。

3、福建同志再来谈。仍要求以前几点。

1953 年 8 月 6 日（星期四）

1、丰满四专家来京，晨往车站迎接。

2、张局长谈接管所受到阻挠，此事实令人愤懑。

3、改写七月份综合报告。

4、晚去中南海宣传部诸公处扯谈至夜十二时。阿尔巴尼亚 60%工厂停顿，东欧盲目冒进甚严重。

[14] 季音：浙江上虞人。原名谷斯钦。194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 年参加新四军。曾任《上虞日报》、国际新闻社编辑，新华通讯社华中分社、《华中日报》编辑、记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南京《新华日报》总编室主任、副总编辑，《人民日报》驻上海记者站负责人、农村新闻编辑部主任。1956 年获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著有长篇通讯《大江的浪花》、《第一枪》、《南线》、《出击》等。1957 年曾和同为记者的夫人习平一起被划为右派。

1953 年 8 月 7 日（星期五）

1、上午去计委谈古田问题：厂房地下，一次做好。线路根据情况确定，尽量用木材。装机两台。

2、向张介绍订五年情况，及方针意见。

1953 年 8 月 17 日（星期一）

请沈经理汇报丰满问题。讲了几点体会：

1、全体了解设计意图。

2、抓住灌钻重点。

3、整个水电站建设的整体连贯性，用年割断不妥。

4、施工规律，季节性，繁什性，安装细致性。

5、计划之后是进度、质量。

6、充分依靠群众、组织。主要是交底，一起办。政治思想不断提高。

7、准备工作不怕早。

似伤了风。

晚去田家英处扯谈（赵女士一段删掉了）。见到古今国宝不少。

他甚喜唐诗与词，是一个真正的诗人。

十二点约黎澍[15]去四牌楼小吃，喝酒共一斤。归来已一点半。仍冷浴。

1953 年 8 月 18 日（星期一）

霸蛮办法抵抗伤风。

去东郊向钻探队和训练班讲话。真是狗皮膏药。但从群众情况考虑，讲了有必要。

何纯渤[16]来谈东北分家。顶了几下，最后仍得由刘出面。

向刘汇报水电问题，部里要开会也。谈到过去主要问题是领导有等待思想，不了解规律情况。刘承认对勘测未抓紧。

计委如此大摊摊，造成局领导部局面。当否？

1953 年 8 月 25 日（星期二）

自沈回来，甚疲惫。仍在部办公。

公文一堆。

1953 年 8 月 26 日（星期三）

与沈经理电话。丰满水位 263.31—29，因机组震动，开四门。在作混凝土护岸。嘱张局长早归。

西南学校问题，谈了一上午。无力而要办，几败俱伤，不可能全说服。

---

[15] 黎澍：（1912—1988）湖南醴陵人，历史学家，李锐的密友。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白区从事报业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从事出版工作。文革后任《历史研究》杂志主编兼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1980 年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总编辑。1966 年以前主要研究项目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孙中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毛泽东思想。粉碎“四人帮”后，主要研究项目有：中国的封建主义、近代中国文化史、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问题等。——李南央注

[16] 何纯渤：（1941—）辽宁凤城人，满族，曾用名何萍。1936 年考进东北大学工学院电机工程系学习。曾任辽宁省电业管理局局长，东北电业局局长兼党组书记。

龙溪河设计决定来京作。

王鲁南同志谈鞍钢重要经验。必须配备政治干部，才能抓起技术力量。

考虑九月份去西南。

1953 年 8 月 27 日（星期四）

邵维中判五年徒刑，立即执行。此事公文来往，监察室，人事处压着，部、大姐又提出不同意见，未能立即处理。现在全面被动，真冒了火。

用部长名义复信告甘省委，决派惠大姐去兰一行。

1953 年 9 月 1 日（星期二）

这几天办事可记如下：

1、为开会送部资料一批。写意见。

2、到商业部交涉建筑公司事。

3、找刘秀峰[17]同志谈官厅机构。

4、为刘部长写丰满报告。

5、决定下星期一去西南。

6、与梁东初[18]同志长谈一次。关于施工的地方军与野战军组织问题，对张的意见。下面谓我们意见不一致，可能指大中型问题。

7、参加黄河组会。因人员调动，稳定人心也。

陈老今谓高主席在中央会谈到水电应具战略眼光。详情不知。

中央指示增加收入，紧缩开支，以解决赤字。

我们现在用钱是花啦啦流……。

1953 年 9 月 5 日（星期六）

几天来主要事：

1、到军委总干部部要人，有结果。

2、为天津大学水电学生一个未分配到，向计委人事部力争，并告水电 11000 技干。人事部觉因不了解情况而抱歉，送了南大九地理系学生。

3、传达中央讨论燃部工作意见，水电战略意义讲了不少。

4、写水电意见，改了三次。

5、决定十月份去西南。

1953 年 9 月 22 日

全国人大当前迫切任务：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克服当前财政困难，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增加生产方面：首先要发动群众，挖活力，找窍门，推广先进经验，加强计划管理，建立责任制度，

[17] 刘秀峰：直隶（今河北）完县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河北一带从事组织和宣传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中共中央华北局组织部部长、副书记兼工业部部长，华北行政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建筑工程部部长。

[18] 梁东初：时任古田溪工程处党委书记。

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以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本年度计划。

消减事业开支，坚决消减那些可以消减的、可以推迟的，或可办可不办的事业拨款。各行政部门都要精简机构、精简官员，节约行政经费。

经济部门节约生产削[消]耗，减少非生产开支。

国家建设方针：增加生产，厉行节约，重点建设，稳步前进。党领导和群众积极性。

上海 1953，27.4 万，减去 2.5 检，实际 24.9。

八月份最高额 23.1

年底最高额 25.0 以上

′54，28.2。

南京 5.7（5.41），减去 1.0，实际 4.7。

上半年最高额 4.2，下半年 4.6

′54，5.4。

“只许流汗，不许流血。”

“认走十步远，不走一步险。”

克服五多是关系着县以上领导机关的工作方法科学化的问题。

反组织上分散主义，思想上主观主义，作风上官僚主义，从而建设集中统一的实事求是的和切实贯彻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作风的问题。

1953 年 9 月 28 日（星期一）

此一期间，处理事情之急躁、主观达到甚为严重地步。主要表现如“四年情况与今后布置”未能与张反复商量就轻易送出（未先交各大区同志研究勉强照办了）。党组会上实际是打了个“败仗”。

“急”之印象，上下颇深也。立此为戒！

大区会与党组会似将张之“夸大狂”显了几下。此一问题解决，明朗，于今后合作有利多了。张之细致与一定稳重长处，应多加体会。凡事再思三思，必须如此。

应考虑下计划，第四季工作，建立党组和会议等制度。

1953 年 9 月 29 日（星期二）

七点廿到班。又拣起俄文，仍在名词变格。这次不知能坚持多久（过去也没认真唸）。

想了一下第四季工作。必须养成工作的计划性，工作的科学化。

今天要做到无一“急”的表现，不多讲无谓之话。

1953 年 10 月 6 日（星期二）

比较注意些了，但仍常讲无谓话。

“架子”要改。

批公文几处不仔细，张局长给纠正了。如龙溪河坝型未定，下面做不好计划的。

有一问题久久未决找不找富春同志谈谈。有些关键问题应让他明了，国家计算也应探明。

还是喜看闲书。水力学带回去了。

在新面前模范作用。从心底尊重一切同志。

1953 年 10 月 15 日（星期四）

沙可夫闲谈谓：要学习技术和俄文，生活逼使如此。

仍然是喜多嘴，好表现——新为此说。有如“成定”。

1953 年 10 月 22 日（星期四）

今日做事较多。

上午与刘部长谈干部问题，意见较接近了。他仍认为火候不到，等下批专家来，计划定才好谈。实际现在如不如此争取则要犯错误了。

接着 T.来谈与水利部分工总问题，特别谈到干部。此意见发出有很大好处。

处理《人民画报》关于丰满报导稿。看“通讯”五期稿。

昨天从黄总了解黄坛口地质概况，滩峡几章必须好好一读。

吃饭时仍爱多闲谈。

注意“稳当”有进步。昨夜观库图佐夫形象，如此从容、镇静与看得深远！

（以下写在 10 月 22 日日记的背面，没有日期——李南央注。）

农村之底六条：

1、小农经济，

2、10%缺粮户，

3、每年 2000—4000 万灾区人口，

5、80—90%拥我，

6、老区 60—70%，新区已组织起来。

中央对方方检讨批示

（此页不是李锐的笔迹，当是别人做的记录——李南央注）

害怕运动会发生偏差，因而束手束脚，是不对的。认为群众运动中偏差不可免，因而采取放任态度也是不对的。领导的责任就在于既要放手发动群众，又要预见和发现运动中可能产生的“左”、右偏差，并适时地加以纠正，使运动得到健康的发展。

强调稳健，强调稳步前进的工作方针，这和右倾思想并无必然联系，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

不是任何住在领导机关的人，就会“对下面实际情况不清楚，”“对人民生活不关心”；同样地也不是任何同资产阶级及开明士绅接触的人，就会受到他们的影响。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住在领导机关或到下层工作，也不在于同资产阶级有无直接接触，而在于自己的立场、观点和工作方法是否正确。

组织一切力量环绕于党的领导周围与环绕于党的领导核心及其领导同志周围，这两者是一致的，而不是矛盾的。方方同志[19]的错误在于，他不是组织一切力量去环绕于华南分局及以陶铸同志为首的

[19] 方方：（1904—1971）广东普宁人，原名方思琼。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至 1942 年一直在闽粤赣地区工作。1943 年到延安。1946 年任北平军调处中共代表叶剑英的政治顾问，军调部驻广州第八小组中共首席代表。1947 年后历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书记、华南分局书记。1949 年 9 月中共中央重新组成新华南分局，叶剑英任第一书记，张云逸任第二书记，方方退居为第三书记。1950 年春广东开始试行“土改”，方方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主任，其工作随即被批评为太右，是“和平土改”。1951 年 4 月中共中南局将河南南阳地委书记赵紫阳调到广东，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副主任。1951

华南分局的领导核心的周围，而是把省府的力量置于自己个人的周围，想和华南分局分庭抗礼。

“铲除自我，服从大我”，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应改为：“坚决克服个人主义，加强纪律性，服从党的领导”。

1953 年 11 月 9 日（星期一）

下午与梁、鲁南同志谈甚久。对王谈到甚为尖锐，也许是过头了的。责任分清是对的，讲自己如何、如何多了。主要是自己做样子给人看。

为何不能稳重地、生根地（因而表现出来缓慢一些）处理问题与说明问题？

知道的不多而自大，实又装腔作势。

乱打比方甚错误，如以电影广告比之计划任务书。

1954 年 1 月 3 日（星期日） 晴

初步考虑了一下′54 年大事。工程重点为官厅与滇北。

下午与专家谈第一季工作，提到第四季未完工作应列入（当时我忘记查）。

东北同志汇报了官厅情况，必须争取及早定案。不抓紧，′55 年完不成。

1954 年 1 月 4 日（星期一） 晴阴

本周应作事：

五四年计划检查，

官厅钻探情况和定案，

干部培训计划修改，

丰满宣传，

五四年工作大纲，

以礼河[20]报告。

确定了党组名单，王英仍决定在官厅。

参加部审定电计划会。以礼河、干[赣]南追加 500 亿。干[赣]南仍必须考虑水电，恐须专家去一次。

1954 年 1 月 5 日（星期二）

王英工作仍定在官厅。

丰满材料交《人民日报》。

年 12 月又调广西省委代理书记陶铸接替方方主管广东土改运动。在陶、赵主持下，广东先后 36 次大规模进行“土改整队”、“整肃”，至 1952 年 5 月，全省共处理广东“地方主义”干部 6515 人，广东省各级党委都由南下干部接手。作为长期在广东工作的本土干部方方一直不同意“广东干部队伍不纯”的估计，出面保护广东干部，陶、赵为此向上提出“广东地方主义问题”。1952 年 6 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亲自主持会议，周恩来、薄一波、罗瑞卿、邓子恢、叶剑英、赵尔陆、陶铸和方方本人都出席了会议，毛当面批评方方：广东搞地方主义，并说：“这里是最高会议，讨论广东问题。”又说，方方“你犯了两条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干部问题犯地方主义错误。——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全国三个乌龟，广东、福建和广西。现在福建、广西爬上来了，广东还在爬”。毛泽东宣布，陶铸取代方方。方方于 1952 年 7 月由华南分局第三书记降为第五书记，1955 年调离广东，到中央侨委任副主任。1994 年 4 月，方方的“广东地方主义”一案获平反。

[20] 以礼河在云南省东北部，源出会泽县境，西北流到巧家县南入金沙江。长一百二十公里。上游水流湍急，水能丰富。——李南央注

五四年计划没摸，狮子滩[21]项目有问题。

下午到计委开五四年会：要钱也。我提了人的问题：向水利部要。富春同志嘱写一报告与他。

1954 年 1 月 6 日（星期三）

黄总谈新安江[22]。过去死唱罗桐埠是不对的，但踏勘须有高级水平，应尽可能避免大淹没。

常流来谈勘测处问题，孙的过渡阶段可告结束。下午去东郊一转。李谈两方面工作：抓紧必要勘测，资源普查。但后者是干部问题。

测、钻、地质、隧洞，均应成立独立企化队。勘处将来简干置于设局内，行政一摊领导独立队。

修改以礼河报告。改写好给王景任信。

与陈、程谈官厅钻探情况。地质部人员之开肠破肚作法不能盲从。

晚陈部长开计划会至十二点。奉陪 100 亿也。

1954 年 1 月 7 日（星期四）

修改好以礼河报告。追五四数项。以礼河列 350。小水电站花钱不多，机器约十亿。

写给李主席要人报告。

去北京医院检查。印象：慢性结肠炎。

1954 年 1 月 8 日（星期五） 晴

上午与刘部长谈黄河组问题。两专家组长谈黄河任务。苏联完全是由电站部提出规划。中国复什，必须照顾此种情况。下午到水利部谈，摸了一下底：邝山难办。对目前黄河组力量怀疑。如何领导？

刘部长简谈了下水火合与工作问题。此事已提出，增加考虑了。

感到今年甚紧，以后螺丝将更紧。

给李主席报告未能写就。

规定计划，讲究效率，抓紧重心，别无他法。

1954 年 1 月 9 日（星期六）

汇报以礼河。黄总：要特别注意水文地质调查。高坝，向那姑漏水问题，玄武岩气孔问题。沿河方案较好，隧洞出渣有困难。

1954 年 1 月 11 日（星期一）

黄委会赵主任汇报黄河要点和邝山水库。上午听了，觉甚不对头。防洪第一思想所束，“蓄水拦沙”

[21] 狮子滩是四川省（今属重庆市）长寿县龙溪河的一个梯级。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水电处在四川、贵州等地建了一些小水电站，狮子滩是其中电力最大的上游龙头一级，装机容量四万八千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提出了扩建这些梯级电站。狮子滩地形条件很不好，地质情况复杂。1954 年 8 月正式开工，到 1956 年 10 月第一台机组发电，只用了两年多一点时间，比预定计划提前十四个月。这个工程对初步扭转当时国内重火电、轻水电的倾向起了很大作用。——李南央注

[22] 新安江源出安徽休宁，东流到浙江建德县梅城，汇入富春江。新安江水电站是我国第一个自己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水电站。李锐主持水电工程局时，该电站是一突破性工程。1957 年 4 月动工，装机六十五万千瓦，仅三年半蓄水发电，其速度在当时世界未见。尤其造价未超预算，包括三十万移民费用，投资与火电相差无几。该电站水库且成为旅游胜地——千岛湖。——李南央注

之迂旧套法。晚特为此去看六专家。他们果然不满，认为无一致思想，邝山片面。他们用各种好酒和列巴[23]糖果热情招待。

1954 年 1 月 12 日（星期二）

专家反映了邝山未结合发电意见。他们拟六月回国。二月初看黄河重点，约个半[半个]月。

徐部长召谈勘测计划，主要是地质问题。明确一个问题，请高教部从普通地质学生中转些学工程地质，半年也好。

华北局派来干部田忠分设计局，鲁平未定，文化均中高也。

1954 年 1 月 13 日（星期三）

与勘测设计同志谈计划一天。紧螺丝，时间不能放松。官厅下游完全可考虑，拒马河灌溉不能解决，取消。

1954 年 1 月 14 日（星期四）

到北京医院照 X 光，灌肠四次，大受其罪。

1954 年 1 月 15 日

黄坛口最后开了一个会，算是告一交待。东山地质还得完全弄清。

报告农业社义改造。讲得快，似无法改正。

与专家谈：干[赣]南缓去。官厅必须地质弄清，早去无用。如即准备东山颇为冒险。拒马河取消。

1954 年 1 月 19—23 日，大事

谈干[赣]南情况。局不能有所结论。黄总意见应比较上犹、贡水、桃江三水，不能只抓上犹[24]（解放前即如此）。言之有理。而中南只重上犹。时间有矛盾。

- 上高、李主席信发出。李允约谈话。
- 黄河在计委开会。决成立规划委会（与我在部谈意见同）。邝山停止，集中力量。自应列入委会，工作非如此不可也。

考虑充实黄河组干部，大家紧张一顿，日子甚觉过不下去，但潜力或可由此发掘。

- 与专家谈设计勘测机构。专家连催三次，甚为不快。他说焦点在组织，我说在人。问题一定解决也。人事拟大动一下。
- 局会，谈五年项目。永定河第二列入。是否能作十个以上，心中殊无底。
- 到有色局与高、李局长谈干[赣]南。地质承允，勘探力量也允拨出。
- 到电工局与周建南[25]畅谈。他甚感与我们联系太少，工作困难。告以五年项目，有勇气作五万。

---

[23] 列巴：俄语“面包”的译音。

[24] 上犹江在赣南。源出湘赣边境诸广山，东流经上犹县到南康县的凤岗附近入章水，至赣州会合贡水而为赣江。桃江源于广西桃江，在赣州附近汇入贡水。上犹江水电站比狮子滩电站大，是我国“一五”计划的重点建设工程之一，于 1955 年 3 月 8 日正式动工，1957 年 10 月 16 日第一台机组投产发电。其大坝为钢混重力空腹坝，四台单机出力为 15MW 水轮发电机组置于大坝空腹内，成为我国最早的坝内式厂房水电站。每千瓦造价仅一千零五十元，与火电造价完全相等。——李南央注

[25] 周建南：（1917—1995）江苏宜兴人。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1937 年底到延安，1939 年由中组部派往重庆做地下

由此可请专家了。以后应加强联系。

○ 格勒瓦切夫斯基关于动力学院作了详尽建议，对大连工学院之残缺状况亦作努力。

○ 人事处拟′54 要大学生计划，几出乱子。不了解各方情况，交给一学生办，连“水电专业”亦不要全。人事部已大改善，全部数字已印出。拿来一看，一目了然。关键事必须抓住。

1954 年 1 月 25 日（星期一）

上午研究设计、勘测机构及人事安排。我是属意于李向设计局总工程师发展。

问题在于政治和组织领导，还不在于技干本身。

干[赣]南根据用电户情况及火电安排，先作上犹水。似可不作技经报告，逼作初步设计。

1954 年 1 月 26 日（星期二）

必须开始看黄河资料了。

很想写《综合利用》之文。

下午听五年电力情况，这也是第二次。部长们似无准备，各人说一通。陈老思想对水电仍限于：集中力量搞大的。

晚发奖大会。讲人的能动性，潜力之无限。今年虽困难，因而有信心。

1954 年 1 月 27 日（星期三）

听官厅地质汇报。张兴仁[26]判断角砾岩非下陷而是岩石挤压而成，肯定可以打洞。

近来浮嚣之气未减而增，每天监督检查岂不害羞。学习老张之平易近人。

问题在自己究有何本领？实际业务一窍不通，每天接触几个常见的人“解决”点零碎问题，签公文而已！

今年有进步者，每周工作星期一先整一下，大体还按着办到。这点也必须坚持。

1954 年 1 月 28 日（星期四）

今天做了件很好的事，做太晚了。

到设计处找 6 个青年党员谈情况。问题：图纸等业务可以发动群众力量逐步解决；工程师尽管事务无法集中精力于技领导，而事务行政可交青年做；工程师怕负责，团结问题未解决；计划管理应加强，也可做到。90%青年团员，事情还怕办不好？当面将了王、胡的军。过去情况也都清楚，无决心解决，老等外力。

长期只接触工程师，而与青年同志不接触，没能更好依靠他们。这是一大错误。

1954 年 2 月 2 日

星期六、日到官厅。黄河四专家去看中国施工，顺便解决了东岸地质：正常情况，角砾岩形成乃区域性，共生现象。180 米一钻孔太多了，共打二三孔即够。此次决定由张兴仁作结论，抛开了实质上不敢负责的地质部人员是完全正确的。有了把握，靠着专家，必痛下决断。

统战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东北工业部电工局局长、一机部副部长、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等职。是李锐从延安时代起的朋友。——李南央注

[26] 张兴仁：地质专家。后来担任过水电部天津勘测设计院副总工程师。在三峡论证期间是地质地震专题组的成员。

这次经验很重要。

考虑龙溪河提前 56 年发电。解决丰满窝工。设计赶不上？过年后再到设计处续谈。

专家颇急，促我们干昆明、个旧！大概是计划司促的原故。

考虑 15 年远景问题。

水电基本政治、经济、技术原则。

假期拟看看这方面材料。

1954 年 3 月 1 日（星期一）

这一段落可记之事：

1、黄河编制报告的领导问题（张原放松）。但自己还未掌握情况。

2、系统了解设计处工作情况后，作了个报告，将问题提出。要抓紧以后的检查和贯彻。

3、云南工程局人选解决。李天柱[27]同志来谈妥各项问题。

4、狮子滩提前工程问题解决，但设计并未最后解决。

5、到清华讲五年问题。关于五年方针问题自己进一步研究了一下，向局干部作了今年工作的报告，提出讨论团结问题（初步接触了转业干部思想）。

6、搬了家，行政管理统一，机关较就绪。

7、开始读《水能利用》，但未能经常 。

1、年假其中到黄老、老板处长谈，大收获。

2、单行本定稿（补“湘江”一段）。

3、与老周谈（2.28）：

重大问题必须自己反复考虑成熟，然后送出。即令主席批准，出了乱子仍应归自己负责。

两翼不稳，鸟身亦不稳。

1954 年 3 月 2 日

为黄河未列五年，与计划司苏哲文同志大吵一次，发了脾气，表现自己之骄傲，不尊重同志，幼稚。为来水电局后最严重的一次错误。

1954 年 3 月 3 日

党组会，谈五年及团结问题，交待了昨天的错误。房子、伙食问题甚大。

1954 年 3 月 4 日

1、不要伸手，要伸为人民、为党之手，不伸为个人之手。

2、不要欠债，欠了即还。

3、善于控制与约束自己。

4、历史无情。

5、

1、{答礼}

[27] 云南工程局后改为中国水利电力第十四工程局，李天柱为第一任局长。——李南央注

2、华东主席
3、中央{所养}
4、财经、组会薄派反 D
1、欺上瞒下
2、抓小辫
3、一包炸药
4、莫测高深，道貌岸然
5、
粉面书生，盖棺不能论定。

1954 年 4 月 27 日

两个月内两次去黄河，一点也没记。

以“票友”身份促成了三门<峡>方案的统一组织，并以电报形式固定下来，这算是做的最大一件事情。

水利部过去基本问题是没有综合利用思想，单纯防洪观点，又急于求成。K 说还有商人味道，嘴说综合而实非。

官厅、大伙房（较好），邝山为最顶点，整个淮河当然更无此考虑。

格洛略夫谓邝山为欺骗国家。

我还没有能一个一个问题解决的本事，工作还是杂乱无章，没有安排。

生活更如是。此次曾与新长谈一天，算是通心了一点，但仍无信心，奈何！

“多苦想”。

大事聪明，小事糊涂，实不易也。

昨夜{局态}会发言半小时，关于自己骄傲问题，讲得较深。说了就得做呵！

1954 年 4 月 28 日（星期三）

昨天开了个党组会，讨论党员思想情况问题。必须自己抓了，对转业干部过去确照顾不够。除开自己写文外，作为一个领导者，如何紧紧抓住一件事情彻底做好，把大家动员起来，我还缺乏这种经验。工作方法还是很不成系统的，零碎的。

向望过一种新的生活。长期以来的不满……

1954 年 7 月 1 日（星期四） 阴

半年过去了。上半年作了些什么？

四全学习后，还未能做到凡事尊重别人，虚心以待，急躁仍存。

好在熟人面前略可表现自己。

仍爱写文动笔之类，对于经济具体计算仍无兴趣。

谈不上什么学习，东抓抓、西抓抓，无计划也。

（以下无日期——李南央注）

设备（全国电力）

1949 184 万 kW
1952 202 万 kW 9.55%
战前 259 万 kW 78%

现有
水力 18.2 9%
火力 184 91%
国营 180 89%
私营 22 11%

发电量
1949 48.92 亿度
1952 80.9 （1957：197.5 亿度 244%）
1962 930 万，水 35%

五年中共增 243.5kW
水 66.8 27% 1957 水 19.2%

水：
兰州 80—100 1955 施工，′59 开始发电
龙江 80 1955 施工，′59 开始发电
资水 28 1955 施工，′59 开始发电
浑江、桓仁 28 1955 施工，1960 开始发电
潼孟段[28] 80—140，全流域规划
嫩江乌尔科 6 1955 施工，60 开始发电

1957 年后
牡丹江莲花泡 28
松花江红石砬子[29] 28
新安江罗桐埠 30
大马河 50—80

五年共投资 347.138 亿
外汇 136.186 亿
火力占 34%
水力占 28.4%
输变电 17.7%
其他 19.9%

五年共需技术人员 14,037

[28] 潼孟段：现三门峡坝址所在的黄河河段。
[29] 红石砬子镇属吉林省桦甸市，位于吉林省东南部长白山麓，松花江上游。建于此地的红石水电站以发电为主，主要向东北电力系统供电。

生产　　7267，　基建 2842
水力　　3928
培养水力中技干部　　4400

投资：

丰满	6x72500kW	4920 亿	（五年）
水丰	2x95000	3440 亿	（五年）
桓仁	29 万五年 15900	27,700 亿	（全部）
乌尔科	6 万　　7555	11560 亿	（全部）

		五年	全部	
龙口	100	24950	55000	
资水	28	11500	19500	
兰州	100	25460	54600	
龙溪河	4.2	4930	5910	1957
石龙坝	0.6	75	400	1954

全部、五年 98730（外汇 19458）

专家：

组长
总工师，设计全面技术
水力资源勘测
水文
水能应用
工程地质
水工建筑物
厂房设计
重力机械，堰堤各式机械
电气（发电设备及自动控制）
施工设计
建筑设备与运用

经状与 V Plane [Plan]

（一）经济成就（三年）

1、土改、受灾亩 12000（1949）2100（1951）

农业总值 1952 为′49 的 150.6%

2、官资没收，私资控制

帝资没收，征用，出入口、银行等。

对私资经过调整（改组），统购、统销，加工定货，议价，公私合营等方式及五反，控制力已大大加强。

工业（不包手工）公私比重 43.8%（1949）—67.3%（52）

生产手段　　68.4%　　—82.8%
消费资料　　32.68%　　—55.3%
私银已挤垮 1%

对苏、新出入口占总出入的 7%，全由国家

对资国出入口私占 7.5%

批发中主要商品粮、花纱布、钢铁、煤、木材、油，重要出口，国家控制。私零售 1952 年 67%。

3、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巩固工农业结合，空前繁荣。新建铁路 1267 公里，解决了粮食、工业原料（棉）供应，农产推销及工业品市场，差价调整。社会商品总值年增 30%。

4、国企完成民主改革

提高了设备利用率，工人平均工资已达或过战前。工业总值 1952 达′49 226%。 一般超过历史生产水平。

4 [5]、全国财政统一（收支、物资、现金）反贪污，节约支出。

1951 有结余，物价稳定

1951、52，以全部收入 22.36%经建投资。

（二）V 建方针

1、中环重工、钢铁、煤、电力、石油、机器制造、飞、坦、拖拉机、船、车辆制造、军工、有色金属、基本化工，以改造经和国防面貌，为农集打基。不妨重工范内，轻工以纺、纸、制药为主。

2、速度，年增 20% 。决定于全党、工阶、技人顽强努力，苏援。

反对{右}建设计划、发掘人、物财力的潜力，及组工作保守、防冒险。

3、扩大社经比重，在计划经轨道上前进，进步巩固国营领导。

社义工业为人经核心，重要私工国家控制（国家资义形式）。

个经为基，劳互、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集农场，扩大国农场，增单面产量，适宜扩耕面。

壮大国商和合商，控国内市场，重要工农品批发由国控，零售相对优势。生产手段，重要生活资料逐年绝优，限制自由市场。

4、工地理分布：国防、长建观点与实际状结合，充运东北（钢铁、机器等）。沪（特别机制）现基。培养干部、技术、劳动。

铁路连接中 S 及沿海，沟通西南、西北、华北。中南为主，以适应防安全下长建。

5、贯彻节约，积资金，加强管国企，节约原材，提高劳动生产率，低成本，发掘财源，扩大收入，开展储蓄。

节制国内消费，扩出口，保证外汇。

生活水平提高速度必须低于工农增长速度，以保证国建速度。

6、采苏技术标准原则，大量培技干，提高工农文化水平。

7、朝战如目前，仍可建。两年来边打、边稳边建。争时壮大国防。

（三）主要指标、项目

1、工农总值　　57 为 52，178%

2、工值总值　　57 为 52，256%，率 20.4%
制造生产手段 57 为 52，330.5%
制造消费手段 57 为 52，198%
工值中，生、消比重　1952 年 43.84:56.16　（公私略）
1957 年 56.5:43.5
劳动生产率提高　60—80%
降低成本　　30—35%
3、农总值　　57 为 52，153%，　9%率
粮′57 达　　4800 亿斤　　为′52 157
棉′57 达　　3720 万担　　为′52 140.7
农合达耕面　30—40% 扩耕 3000 万亩
国农场　　3000 万亩（1952 700）　2%
试办集农　　160 万亩　　0.1%
4、交通
达 1948.91 亿吨 km，为 255
铁路占 90% 、航 7%
新建铁路 12000km，　50%
增船 40 万吨，为 253，国营增至 70%
公路新、改 17900
5、商品总值，为 200.8%，　批 81.2，零 62.5
出口 193，　进口 142
△　{五}、总财支 1352 万亿，赤字 8
△　工资水平达 180—200
项目：
1、{I F}　T450—500 万吨（58）′62—1300
2、机制，自给半，二个五年特小、大、全面
扩建 50 厂，新 21 厂。
包头在五年内准建第四工基地［］
大冶、石山，二三基地（工），五、本溪。
3、′60 年造 12—16 万汽，4 万拖，长、东两汽，北满、西北两拖，电、电二千能力
4、Air 修转制
沈 1500—3000，哈 1500，　371，1200（修 620）
南昌 600，121，1500 台，450　［］
新建　哈　3000，［］6000
……
5、Mchi 工　平 100，占 300　D 需，35
包、兰、西、线　16—19
6、船，民为辅　40 万吨，修 70
7、机车 370，　货 9500

8、电机 62 自给，57、93 万 kW 能力，257 万 kW 电动机

9、煤 5381， 62：16018

10、石油′57：450，′62：700—1000

11、电力′57：445，′62：930， 水 35%，62 火，新 3% （西北多准）

12、钢 76000，′62：15 万吨，铝 3 万，第二基地（贵修文，或巩），乌 3.5 万，锡 3.3，铅 3.5，锌 3.5，钼 1.0。

13、太原、兰、吉林三合成氨厂，56——58 年成，硝酸亚 9 万吨……

14、水泥 548 万吨，新建包、兰、宁、洛、豫五厂。

△ 纺织，新建 215 万，达 765 万，11.6 万台布机

水利：

根治黄河：57 年前后完成总体设计，开始根治。

长江、珠江进行治理准备，或开始工作及防汛，水土保持工作。

续根治淮河，55 年全完工。

根治或治理其他中小河。

兴水库 44，船闸 30，闸坝 185，灌{溉}［］85，扩大灌地 9670 万亩。

铁路

天成、成昆、贵昆、湘贵—3000， 53—57 年

兰哈、兰包、2448，57 年……

林业：

橡树：一千万亩，园 500，林 374000 万亩。

经投资占财总支 44.3%，600 万亿，生手段 41

布局：

I F、 机制中心：京、汉冶、包

军、 机制中心：齐齐哈尔，兰州

电器、机制中心：西安

煤、矿机工业：大同

机制工业：成都

五年中进行工业区总体设计，都市建设计及必要都市工程。

四、准备工作

1、重心转，干部、苏援、经验

2、巨大经济潜力、节、用于主要。

a.提高生产，降成本，工商企积累。

b.工商各税（私资）。

c.农业税（增产）。

d.节约行政费用。

3、地质勘查

五年内探明十年所需，10500 人员。

4、设计，重要由苏

I.色、煤、电、油、兵工、航、化、建材、机制、电机、电讯器材、汽拖、纸等设计，及水利、铁道、交通、农业、建筑、设计组织，3 万人。

5、新的建筑组织，机化。

6、机制业。

7、技干部，办学校解决。

现有大学生 174000（52 招 68000 在外）。

五年内毕业 492400，工科 16 万，中技 23 万。

五、请援：

1、方针任务审。

2、技援：

a. 设计，45（[ ] [ ] [ ]），24 工厂已提 } 151

新 56T，43 井，28 电站等，共

′53 年底定计划书，105

四综合专组

电气化规划（水、火）

IF，远景。

机制，

船舶工业。

b. 工设备，100 万吨。

c. 专家 1 千。

d. 技术资料。

技术标准

典型设计

操作规程

机器电机制造图纸

现行技术经济定额。

基建指示

一、头等重要地位，′53 规模空前，过′52 一倍总值。繁重，复什而生疏任务。

大工厂建立迟早，决定工业化程度、速度。

增长：原有设备充分利用，劳率提高。大规模新企生产，原企扩改——主要。

空前规模基建（投资′53 增 150），在整个经济工作中比重起根本变化。

领导重点放于基建。

二、矛盾：

任务大，力量弱。

300 个单位要设计（53），需一万人。

需立即抽调力量才能赶上需要。

施工，′53 需要 104 万人，现 90 万，缺领导骨干，技人员。紧急办法扩大加强施工力量。

最优秀干部、技员、工，投入基建。

三、自生产部门抽调是主要来源（鞍钢）

a. 三年出了大批干部、技员。

b. 即出问题，再抽回临时集合解决。否则必垮无疑。以后几次抽，割几道韭菜，势在必割。

四、今冬：做好设计进度计划，资料收集，研究过去、苏、设计资料。

施工部门增固定工人，冬季整训，提高工人技水平，总结经验。

工作现场走向工厂化。

实行企业化经营方法，经核制。

五、克服混类等待思想，积极扩大力量。谁动手早，谁即更好完成。自力更生方针。

以下是李锐第一次出访前苏联期间的日记，内容根据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李锐日记——出访卷》录入。凡有原件的，按原件输入的内容附在出版社版本之后，在日期题头中作了注明。——李南央注

1954 年 12 月 16 日（星期四）

晨六点半至机场，七点半起飞；十点五十五分准时到达沙音沙达，十三点二十五分到乌兰巴托。进房小歇，招待热茶一杯。外蒙荒凉之至，少见森林。而蒙苏边境树木即多。入苏境后，山头全变黑色，一片森林。贝加尔湖上空飞约一刻钟，湖宽 40 公里，为世界第一深湖（2000 米）。十六点四十分准时到伊尔库茨克，天已微黑。晚六点半才吃上饭。因饿，觉西餐亦甚好。八点多睡，盖毯子很不习惯。

次日晨两点起飞，因受大风阻，九点多始到新西伯利亚。饭堂外有列宁、斯大林坐谈大雕像。内有西伯利亚风景画，名家摹品。升空时间十点，自伊尔库茨克起飞换了飞机，上已改用莫斯科时间，拨慢五小时。过西部西伯利亚大平原，沼泽地甚多，越往西村庄渐多，除耕地外，尽是小树林。土地全部被雪覆盖住。十点四十分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为铁路交叉点，树林茂密。因系国际航线，食堂较考究。人们进出甚多，非常安静，有礼貌。工作人员专心一致，甚紧张。城市离机场 40 公里，北面为工厂区，城市有一群高楼，周围都是大森林，湖沼很多。起飞不久，即见乌拉尔山，已近欧洲。因莫斯科气候不好，改航古比雪夫。三点半到达。航站甚小，一女工作人员特来看望中国朋友，站长也热情招待。食堂精致，茶食可口，如中国小地方一样，没有架势，东西实在。八点由航空公司人领我们进城，宿公司宿舍。上街观光一小时，绕广场一周。有夏伯阳铜像，有检阅台，有街头公园，有俄国最早上演话剧的大戏院。院主特来迎接。走廊悬挂几十幅中国宣传画。苏联现正加深对中国的宣传。街上行人夜间也端立而视，向中国客人问好。

1954 年 12 月 18 日（星期六）

晨四点半即醒来。在机场早餐，约十点起飞。站长等人均来送别，殷勤诚恳。

古城城外正在盖多层公寓，只见塔式起重机，很少见人。火电厂架出高压线，铁塔耸立，11 万双回路。城郊小木房甚多，上班人多，匆匆步行。电车不见拥挤，街心无警察，车辆从容而行，不鸣喇叭。食堂女服务员穿着整齐，动作迅速，亲切文雅，与顾客之间有如家人。不像中国总是使人感觉买卖关系，招呼周到也显虚伪或俗气。

两点到达莫斯科。电站部对外联络司司长来接，说已准备先做若干报告，在莫斯科停留 12 天。机场离城 28 公里，沿途多树木，扫雪车下有滚刷。零下 5ºC，比北京似还暖和。住基辅旅馆。饭后即逛地下铁道，环行走了一半，车站比宫殿还好，各种壁饰、雕刻，多是斯大林像，却不见列宁。红场比想象的还小，即大街路边也。莫斯科桥上看夜景，街道印象如上海。

莫斯科城居住条件很困难，一家数口，住一小房间；学生睡一沙发，每月 15 卢布。

1954 年 12 月 19 日（星期日）

上午十时见张闻天大使。说苏联同志并不注意送礼之事。下午看油画馆。入油画森林，多年愿望实现。有一 30 年经历的讲解员，谈名画细节。

1954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一）

晨商务参赞处等负责同志来。十点二十分到电站部。副部长接见，谈了计划。他们拟的甚为周到，基本上满足了我们的要求。副部长一开始即提出，俄国俗话“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用头等点心水果招待。在座还有水电设计院院长、总工程师、火电院院长等。下午开会研究计划，确定路线。电站部提的计划。

1、 莫斯科：介绍概况，电站部组织方面及所属企业机构情况，之后到现场。设计院水、火各两天，了解机构与活动情况；全苏热工研究所，两个热电厂；两个科研所；两个大学（动力、建筑学院）；电器制造厂、变压器厂、锅炉制造厂。

2、 列宁格勒：水工研究所，斯大林金属工厂，电力电器制造厂，加里宁工业大学等。

3、 工地与生产单位：乌拉尔、莫洛托夫水电站（50 万千瓦）；后卡玛火电站；德聂伯（64 万千瓦），卡霍夫卡，高加索明格查乌尔（36 万千瓦），克拉姆（高水头），高尔基、斯大林格勒等水电站。

1954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二）

上午到对外司谈计划，基本定案。计划总题是：

1、 苏联电业发展几个主要阶段。
2、 二、三、四个五年计划和利用国内动力资源的主要情况。
3、 综合发电供热经验。
4、 发电站利用当地劣质煤的经验。
5、 电业对自动化与远方操作贯彻情况。
6、 农业电气化和电站部、农业部联系。
7、 电力系统工作经验。
8、 部的领导分工，人员定额等，电业中央机关基本情况和一长制原则。
9、 电站部企业上的经济核算。
10、电站部系统报表、总结制度。
11、先进经验交流及合理化建议创造发明推广。
12、电站部企业社会主义竞赛组织问题。
13、技术规范。
14、工资制度。

计划甚为周到。概况、基本工作、设计机构、勘测部门、发送电运转、电力系统经营管理、科学

研究、施工等，都包括。理论学习与现场参观，听与看交叉进行。

下午参观列宁博物馆。手稿、实物模型、油画特多，还有纪录电影。

1954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三）异体字为按日记原件录入内容

出了几小阵太阳。留学生来说是几年未有之现象。每天吃饭太磨时间。十一点去看古代文化馆，有埃及厅、意大利厅、德国厅、法国厅等内有 6000 年前彩陶葬器，三四千年前墓碑文，木乃伊，铜镜、油画等等。三点后去莫斯科大学，高 150 米大建筑。逛红场对面大百货商店。双层三排，4000 工作人员，规模之大出乎想象。七点去通俗天文馆，专题讲地球构造，用新的原子学说；满天星斗，最好催眠，几乎睡着了。

＊＊＊

今天出了几小阵太阳，留学生来此几年未有之现象。吃饭太磨时间。近十一点才去看古代文化馆。有埃及厅。六千年前彩陶葬器，有鱼、花纹亦较我国为细。王的葬礼甚丰，三四千年前墓碑文全象形字。有多[不]少谷物之类（前彩陶有谷物）。木乃伊为挖空五脏、塞药品（至今不清），或石心之类，木乃伊为保持灵魂与肉体不灭之意。棺椁两层，狮身人面像亦为王像供祀奉用。小装饰品甚考究。木俑艺人有 365 个。碑刻王像面脚侧、身正，奴隶全侧身。有表示葬礼过程雕、画，奴隶一群哭号，还有抓发的。纪元前数百年的人像画已完全现实的了。（贵族王公葬饰）

也有铜镜，未标年代。人类文化发展过程，竟如此类似。

意大利、德国厅，全部实物均石膏模品，酷似之至。米开朗琪罗的大卫像，五公尺多高：强壮、美丽、英武与复仇。文艺复兴时代油画极多，十五、六世纪宗教画多是木板，以后就是画布了。

荷兰画甚多。主题为舰海与海景。非常细致。

有几幅静物写生（有印刷品），火腿、茶具、柠檬都是活的，笔法细腻，但又非宫[工]笔。

看到林不[布]兰两幅：老妇与国王娶少女事。光线集中于少女，纯洁象征。林画都像雕刻，笔法老练而潇洒，特别讲究用光。

有一幅裸女，为十五世纪一画宗教画画家所画。画中人深爱画家，头部为人割去，到下一世纪才找到补好。此画归博物馆所有时，裸女被穿上了衣服。经研九[究]服饰非当世纪所有，终于洗去恢复原状。

法国厅油画甚多，也有桌具和人物手扇，极尽豪华。罗伯特和大卫的画甚多，惜未多解释。

三点后去莫斯科大学，高 150 米，伟大建筑！无介绍终未能进去一观。逛红场对面大百货商店。双层三排，四千工作人员，规模之大出乎想象。花二芦[卢]布买了 20 片弹片（乐器曼陀林的拨弦片——李南央注），大概是最便宜东西了。睡衣二百多卢布一套。

七点去通俗天文台。今天专题讲地球构造，用新的原子系统。满天星斗，最好催眠，几乎睡着了。

寄新信（自延安整风起，李锐称前妻范元甄为“新”——李南央注），并张局长信。

1954 年 12 月 23 日（星期四）异体字为按日记原件录入内容

十点到水电设计院。在偏僻街道，五层旧楼房。隆重招待，主要干部均出席。总工程师是第一副院长。有标准设计处、生产处。技术处长做概况报告。存在问题甚多，必须座谈。他们很重视资源准备工作，正式开始设计，其计划均经过内外层层审查。我们现在还没有水电的社会力量，设计的甲方是生

产管理局。

负责接待的季莫非也夫老头引我们登列宁山，观莫斯科全城，谈运河历史；莫斯科河过去春天泛滥，夏天干枯连喂鸭的水也没有。莫斯科大学地基不好，挖掉相当于房重的基土，所花钱等于盖一古比雪夫水电站。季莫非也夫参加过冬宫战斗，甚固执，必须按他的计划执行。水、火电人员一起行动，互相牵制。同刘部长扯谈常到下半夜，须加控制。

＊＊＊

十点到水电设计院，在偏僻街道，五层楼旧房。隆重招待，主要干部均出席。总工程师是第一副院长。有标准设计处、生产处。

技术处长作概况报告，一个半钟头讲不了什么。存在问题甚多，必须座谈。下午为此开会。

很重视资源准备工作。

正式开始设计，其计划均经过内外层层审查。我们现在还没有水电的社会力量。

设计的甲方是生产管理局。

招待我们的菲莫吉也夫引我们登列宁山看莫<斯科>城，谈运河。莫斯科河过去连喂鸭也不可能（夏天干了），春天泛滥。莫斯科大学地基不好，曾挖掉相当于房重的基土，所花钱等于盖一古比雪夫<电站>。

此老头参加过冬宫战斗，甚固执：必按他订的计划执行。如此则水火一起行动，互相牵制。

和刘<澜波>扯谈甚多，需加控制。

水电设计院长

中国水力资源丰富，尽力在短时将苏经验介绍。

苏水力资源可达三万亿度，中国相差不多。苏个别大的一点可达 100 万以上，中国亦如此。

综合开发问题苏丰富，包括水电、灌溉、航运三方面。中国还必须包括防洪，苏较少。总的有许多值得介绍。

关于水电计划，如何利用水力资源，苏掌握水火充分配合，水力与燃料，保证国民经济利用，拟作专题报告。

苏水电同志在水电发展过程中也是从无到有，对自己资源也是了解不够透彻，走了很长一段路程，很复杂。开始研九[究]资源，编制计划，然后实现。伏尔霍夫——德聶泊——伏尔加——西伯利亚大电站。很高兴和中国同志一切开发中国水力资源。

以上是拟谈的总的方针。先介绍题目（根据中国同志提的计划）

1. 苏水电设计院发展过程，组织机构，今后发展远景。
2. 苏水设院关于勘测工作组织和技术装备。12.25.
3. 苏水设计标准设计和定额方法。12.28.
4. 附件技术问题：自动化远方控制，起动调整，建筑艺术问题，围堰堵口问题。
5. 水电设计经济问题，水力资源综合开发问题。1.3.

列宁格勒主题：

1. 水电发展中水文组织和装备。
2. 高坝的设计。
3. 混凝土施工的设计。

梯比里斯分院：

关于水电隧道设计问题。12.30.

以上共九个报告。希望介绍中国水电建设现状，以及水力资源研九[究]情况。

水库泥沙淤积与建筑材料等问题可找水工研究所谈。

苏联水电设计院发展过程、组织机构及今后发展

苏水设院技术处长

俄罗斯关于水电与水力资源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水电资源勘测只在有限几个地方：伏尔霍夫、德聶泊等河。之后在20世纪初，认为有进一步研九[究]水力资源问题，由内河航运局主持，包括了八条河水力发电问题。提

1．森拉河，流入

2．下威克河，流入白海

3．伏尔霍夫

4．德聶泊

5．苏赫拉河，邱沙河（乌拉尔），依索{斯}河，安加拉河。

除上述河外，并在北高加索和中亚也作了一些研九[究]。同时组织了第一批勘测人员对俄罗斯北部河流勘测研九[究]工作。

19世纪后期，俄已开始提出远距离送电问题。1876年炮兵军官提出爆[瀑]布发电，长距离送电。

1889年，世界利用交流电送电前两年，俄一工程师建议在三河上建水电站，长距送电。

但由于帝俄经济落后，无可能实现上述水电站建设。革命前夕，只建成两个小水电站，千瓩左右。最大1300瓩.只十<月>革命后才广泛开展水电建设，建巨大水电站。党和政府在初期对水电事业在国民经济中作用给了足够估计。

伏尔霍夫修建开始1918，国内战争时期，经<济>困难。1920.12党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全俄电气化计划，列宁亲自主持，九个水电站，47.5万瓩，相当计划1/3.列宁公式：共义即苏政权加电气化。现在仍保持巨大价值。

按电气化计划要求，成立了许多水电勘测机构。1918.伏尔霍夫，1920.成立西北河流水电水利工程局，1921.成立德聶泊工程局，1922.苏北部水力工程局，1927 成立中央有关水电设计勘测机构，当时称电业建设公司，包括水火电。1930 在整个苏联大部分河流均进行调查勘测工作，规模很大，工作细致。

1930 年一年中水电设计勘测工作从电业建设公司分开，成立独立中央机构：全苏水电建设公司。1931，32？称为设计机构。1936成为水电设计院。

水电设勘机构从1936起，逐渐将分散机构统一为中央领导机构。

为完成莫斯科运河设计施工，伊凡、乌利、雷宾<斯克>水电站水工建筑设计施工工作，1932在苏内务部成立伏尔加建筑公司，1937成立水工设计局。

除伏尔加上游几个工程外，在乌拉尔採金工业方面作了些水电站。其后在伏下游进行勘测设计工作。现水电设计院除古<比雪夫>、斯<大林格勒>外，还作数量不大的个别工程的远景设计。

苏现有水电设计院成为全苏主导机构：莫<斯科>、列<宁格勒>、哈尔科夫、梯<比里斯>、叶里才[尼塞]、巴库、塔什干。

莫斯科分院还有一直属明斯克分所，列分所在阿尔马塔，中亚分院伏龙芝由塔什干管。（哈尔科夫有分所{里窝夫}），塔什干分院包括四个共和国，分所在伏龙芝。

大工程据[驻]有设计小组，可达 60 人之多。水电站只派个别人去帮助。

分院分配工作根据地区划分。高、塔分院如此。哈尔科夫院除乌克兰，还担北高加索水电站。其他地区由莫列分担。列：北部和西北部，莫：中央和西部，鄂毕、额尔齐斯归列。安加拉、叶尼<塞>、伏尔加归莫，远东部分归列。

苏水电设计院共有 12000 人工作，技术人员 5500，勘测队 258 个。

水电设计院工作分三部份：初级、实际具体工程、标准设计和定额方法。（第三部分作专题）

初级设计——河流开发方案，某一地区工业经济方面河流综合利用方案。制定这些方案目的在查明资源对某一河流区流或一组（几河）利用合理性、可能性。提出第一批工程和电流潮流图。河流综合开发在设计方面有其特点。如梯级性，地区工业经济特性，区流调整问题均需全面考虑。综合开发是严重、困难而复杂问题，欲完成开发方案，必多方搜集原始资料，初步踏勘与专门勘测，这就说明对其重视。

具体工程设计工作：一般分三阶段，初、技、施工设计。

对每一工程勘设任务提出：首先研九[究]这一地区河流开发方案，再根据设计院建议，由国家有关机关向院提出具体勘设任务。

对河流开发方案研究结果，第一批水电工程意见，然后制定工程项目表，即对院的设计任务。一般项目表由院本身提出，有关机关审核。

初步设计：目的说明技术可能性和经济合理性，可在水电工程上进行附属工程建设。根据初设解决一下问题：

1. 坝址、厂址。决定坝址以下几点：
   1） 水位标高、正常高水位。
   2） 水工建筑各种规范：容量、设备数量、施工场、工地选定、修路、公路专线、备电、造经问题（根据预算）。

解决上述巨大复杂工作，必进行大规模勘测工作，坝址、水库、淹没等问题。

初设应由电站部批准。工程造价超过一亿，由部长会议建委批准。

技术设计——一般根据初设进行。目的在对初设未查明问题进行审定，对各项工程建筑物构造进行决定，编制工程总预算。为此还须进行补充勘测，坝址、库址。

技设是电站部批准，只有在造价超过初设估计时，需呈建委批准。

施工设计开始一般由[在]着手施工时开始提交，辅助工程可在技设时提交。主要工程图纸一般必须在技设批准后方能提出，施工图纸由设计机构直接交施工单位，由施工总工程师签字交施工人员。

三阶段设计费用%：

初设 10%—15%（小工程 15%）

技设 30%

施工 60%

勘测按费用%：

初设 30%

技设 50—60%

施工 10—20%

设计生产[产生]工程：

设计水电站现不能有一组从头到尾统一作。由专业小组分头作，互相配合。水电站工程（总负责人是工程设计总工程师或工程设计组负责人）大工程设计总工程师兼组长，小工程组内有几个总工程师，重要工程设计组。

总订方，甲方是运行总局，设计工程交设院，再交某一分院。分院总师交某一工程设计总师负责。他与勘测、专业设计、科研共同研九[究]。拟订、设计生产计划。总工作由工程设计总师负责，由分院总师领导。编好计划交水电设计院审查，或批准、或修改。工设总师找勘、专业、科研共同制定预算，预算须要甲方批准。另由分院总师、科研机关或其他不属部的机关，研九[究]有无可能完成此工作。科研如属电站部，向部申请，不属部由计委审核。

最重要的还不是工作分配，更重要是保证及时与质量好。设计工作属院内专业的，共同制定进度表，包括勘测。要托外部期限保证由计委取得。

现开始简化。委托别的单位，计委只管不能达成协议者，其他双方直接完成。

质量监督，工程总师掌握大权，情况向之汇报。有款退还，返工工程须重新进行。总师没同意不算完成，也不给费。

院、分院总师，院长、分院长，在整个设计过程起很大作用。苏一长制，每一单位首长对整个工作负全责。总师负责技术问题，解决技术问题。院长不只<承>担管理问题，也<承>担重大技术问题，特别重大技术问题与总师共同负责。

施工图纸提高期限和程序。制定进度表，争取施工单位同意。分歧由上级机关解决（主管副部长）。

所有施工图纸由设计机构交付，但大型工程有设计组在工地上担任，钢筋重新计算，隐蔽工程验收等。施工设计只由设计机构作，大工程可由驻工地组作一部分。从提高任务须多少时间？得任务后，有些工作可平行作。设院不是企业单位，是国家预算单位。

1954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五）异体字为按日记原件录入内容

天气在 0ºC 以下，有小雨雪。九点至火电设计院。院长报告该院发展经过，甚为扼要。主要教训根本关键都提到，大家都满意。感觉负责全面工作的人，谈问题自不同。下午至对外司谈三门峡设计及长江规划。三门峡设计步骤方法已基本定案；长江拟先去三四人，将资料收齐全，专家组再去。苏联决心帮我们解决这两个大问题。应很好布置学习。

＊＊

仍在零度以上，并有小雨雪。

九点至火电设院。院长报告该院发展经过，甚为扼要。主要教训，根本关键都提到。大家都满意。感觉负责全面工作的人谈问题自不同。

下午至对外司谈三局设计和长江规划。前者步骤方法已基本定案，长江拟先去三四人，将资料齐全，专家组再去。苏决心帮我们解决此二大问题。应该很好布置学习。

沈鸿同志归国，带新信并弹片一包。

扯谈又至夜一点。每晚几只能睡六小时左右。

小项谈情况颇多。

斯逝前，学生中农村人即骂：修大城市，古比雪夫农民吃不饱饭，税重。且事后斯威信一落千丈，冠名等均公开宣布取消:干法不妥。告宣言中提马恩列如何谦虚，贝<利亚>至死一字未供，其

他全招，家属放逐西伯利亚。被害一大批人，放出有的已根本不能工作。对捷（斯维）妻家属陷害。

格鲁吉亚人民不挂斯像而挂贝像（民族情绪）。贝生活阔绰，马球、女 30 多。

党生活{配}报刊式，开会讲话二、三、五分钟，主席团、分配任务、提纲。学生中党员极少，感觉无民主太集中。

有一次谣传币改，抢购，要{款}老太婆买摩车。这两天德国时局，又有波动，抢购，小偷警察踢一脚。

管大事不管小事。坐圈故事。

将军离婚，房子、儿子费用。

1954 年 12 月 25 日（星期六）异体字为日记原件内容

上午到水电设计总院听讲勘测工作。曾得斯大林奖金的地质总工程师报告，内容甚丰富。苏联勘测设计工作以卢布计算，用在勘测的是 60~65%，用在设计的是 30~35%。对勘测工作特别重视，为设计提供有关自然条件的全部资料，没有好的勘测就没有好的设计，这方面苏联水电建设初期有过教训。勘测处下分地形测量、地质、水文、勘测方法、勘测机械化五个科。工作量按费用分，地质占 67%，地形测量占 19%，水文占 14%。对勘测工作要求甚严格，特别对工程地质，有很多规程和学习文件，不但技术员读，还要编通俗材料给工长和工人阅读。

隆重招待，甚不安。他们全心全意要满足我们的要求。苏联重视人才，博士每月 5000 卢布，硕士 3000 卢布，而且兼职兼薪。佐罗塔略夫教授 30000 卢布一个月，这就是鼓励先进、创造与才能的政策。但中国行不通。这是一个非常爱好音乐的民族，学生一听歌子，即能分辨出何人所作及优缺点。

晚至大使馆跳舞。30 日我要作中国水力资源和水电建设报告，准备提纲，约三千字即够。跟接待老头子关系已沟通，水电人员不参加火电的活动了，分开活动。

＊＊＊

上午到水院听讲勘测工作。地质总工程师报告。曾得斯大林奖金。内容甚丰富。仍隆重招待，甚不安。

和老头关系已通。下星一与院长单谈，不听火院报告了。

墙上挂图小设备。

转经报告阶段，地球物理作一米三钻孔法。他们全心全意要满足我们的要求。

至高尔基文化公园北京饭店吃了一顿中国饭，花钱不少。

卅日我要作中国水力资源和水电建设报告。准备提纲，约三千字即够。

博士每月 5000 卢布，硕士 3000，而且兼职兼薪。佐罗托略夫即达三万一月。这是鼓历[励]先进、创造、才能的政策。但中国行不通。

这是一个非常爱好音乐民族。学生一听歌子即能判别何人作，优缺点。白毛女歌不满意，在改。

晚至大使馆跳舞。

1954 年 12 月 26 日（星期日）异体字为按日记原件录入内容

上午写完报告提纲。水电设计院五位工程师同我们一起参观建筑展览会水电部分，占一个大厅：勘测——科学试验——设计——施工。勘测部分由各种新设备：70~130 厘米的大钻机（合金钻头），人可从竖井吊下去观察；试验土壤剪力、抗压力的几种新机械，有一种是万能试验机，目前还未推行；取

完整土壤的冲击式钻机，套管是剖开了的。坝内厂房的各种设计图样，据说卡姆设计人员不赞成坝内形式，潮湿，运转人员下去不方便。溢洪道部分经过厂房顶部，图样甚多，减少溢洪部分可达 25~50%。还有混凝土坝应力分析的偏光剖视图。施工部分项目最多：古比雪夫等现场布置，砂石料系统；斯大林格勒目前施工情况，支流已封闭，在浇溢流厂房部分。900 米跨度大铁索吊桥；厂房艺术装置有高加索风格；土坝充填法；明格查乌尔取消木架桥方法；大铁筋槽式焊接法；运河、渠道平行流水作业法；开挖、压实，铺钢筋网浇制，直到绿化；还有混凝土与石方等分年增长图表。参观后题字："我们在这里上了苏联水电建设先进经验的第一课"。六点半始归。晚上开会，研究明天同水电设计总院院长谈话及今后分头接洽方法。

＊＊

上午写完提纲。

水电设院五位工程师（内有地质总工程师，得斯大林奖金者）同我们一起去参观建筑展览会水电部分。

占一大厅，勘测—科学试验—新设计—施工。勘测部分有各种新设备：70an—130an 的大钻机，人可从竖井吊下去观察（合金钻头）；试验土壤抗剪力、压力的几种新机械。有一种是万能试机，目前还未推行。列院所造（我们现在还不能试验剪力）。取完整土壤的冲击式钻机，套管是剖开了的。坝内厂房的各种设计图样，据说卡姆设计人不赞成此种形式，潮湿运转人下去不方便……。溢洪道部分经过厂房图样甚多，减少溢洪部分可达 25—50%。还有混凝土坝应力分析的{偏}视图。

施工部分最多，古雪等现场布置，砂石料系统，斯站目前施工情况，支流也封闭，在浇溢洪厂房部分。900 米大铁索吊桥。厂房艺术装置，高加索有高加索风格。土坝冲击法，明格索乌尔取消木架桥方法；大铁筋槽式焊接法；运河、渠道平行流水作业法；开挖、压实（？）、放钢筋网浇制，直到绿化。混、土、石方的几年增长图表。

最后题字：我们在这里上了苏水电建设先进经验的第一课。六点半始归。

提纲和{至老}拟妥。

晚开会研九[究]明天和水设院长谈话及今后分头接洽方法。

1954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一）

水电设计总院院长伏兹聂辛斯基谈有关设计院组织机构的发展、组织分工及与分院分工等问题。苏联初期的水电勘测设计由各小型设计院分区进行，如乌拉尔、阿尔泰等。1931 年成立总院，勘测设计单独进行。总院对分院技术上领导，便利设计，统一标准，并制定工作计划，分交各分院，批准财政预算，以及监督财务、分配干部，协调工地与设计机构的关系等等。

＊＊

12.27—555.1.2.可记之事 异体字为按日记原件录入内容

30 日作了资源与建设概况的报告，连翻<译>共一小时半。约五千字。听者有 16 位，对外司长亦来。讲后又问了一些问题。对与水利部关系甚感不解，认为三门<峡>应由一部负责。院长最后说这是一个全面而充分的报告，要译稿。

听标准报告，规范资料真多！有了这批材料，方能真正达到快与好。此点中央领导方面似体会较差。这些如专家是一样重要的。

毕业生作论文，技术处长亲自看两遍（200 页），找谈问题，随时电话告知。

元旦大雪纷飞，群至红场溜达拍照甚多。小女孩、群众照。列墓不开放，但排队过墓之人仍不断。满街人群拥拥，有卖南瓜子、松子的。

一日晚至大使馆会餐。“半月不知肉味”，熟人甚多，新华社诸公、丁玲、张瑞芳。作家大会民主自由，不愿听哄下台。讽刺画，对肖洛霍夫（名高、政低）看法……

留学生刚来时被抢事，真正不管“小事”也。

这个民族活得痛快而任性。服从和命令的习惯好的尽量鼓历[励]，落后活该。

作家排队买肥皂。

音乐大厅听红军歌舞团，好大厅，全部男子合唱，铃铛歌的轻声抒情鼻音和[合]唱。

除夕按苏联仪式度过，克宫钟声干杯。三点半始睡。

看过两次电影：“蜻蜓”、“忠实的爱情”。轻挑的女孩子青年和中年恋爱，夫妇生活的不健康，可见已是普遍的社会问题。思想水平也不高，摄影技术是好的，诱人的。但电影不能以这些东西作决定。

1954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二）

水电设计院标准设计处处长作报告，关于标准设计与设计规程的编制。苏联为了降低工程造价，提高工程质量，加快建设速度，缩短设计时间，大量编制并推行标准设计和设计规程。范围包括水工建筑、电气、水力机械及建筑美化等。院内专设一个处掌握这方面工作，有很多有经验的工程师参加，并适当采用各研究机构及其他部门的资料。凡具有全国性的技术规程，大部分是由设计、科研单位根据国家计划进行编制，经过部长会议建设委员会批准执行。这一点我们中央领导方面似体会较差，这些具有法律性质的规程规范，同专家是一样重要的。

1954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三）

水电设计院技术处处长谈技术处职责、内部分工及与勘测处、生产分配处、计划处、人事处和劳动工资处等的关系问题。技术处内有水工、动能经济、施工预算、电气、成套设备等专业小组，35 人中有 23 个总专家，有的专业很窄，分工很细，如船闸、隧洞，淹没损失等专家。此外，还有总的木材专家。

1954 年 12 月 30 日（星期四）

我在水电设计院作了中国水力资源与水电建设概况的报告。连翻译共一个半小时，约 5000 字。听者有 16 位，电站部对外司司长亦来。讲后又回答了一些问题。跟水利部关系问题他们甚感不解，认为三门峡应由一个部负责。院长最后说：这是一个全面而充分的报告，要去译稿。

1954 年 12 月 31 日（星期五）

水电设计院副总工程师德尔门谈水力资源普查。沙皇时代，有些工程技术人员曾对一些河流的水力开发有过幻想，但未能实现。革命胜利后，水力资源研究工作没有统一计划，各自进行，1927 年才开始全苏水力资源有计划全面调查，有了一定的勘测、设计、施工经验。有了干部，才有可能制定全国

水力资源勘测的统一计划。进行此项工作目的，是了解水能蕴藏资源及开发可能性。在国家有开发必要时才做河流规划。

下午，水院勘测总工程师谈勘测处的组织机构。勘测处总工程师同时是莫斯科分院的副总工程师。各专业科通过总工程师领导下属总队与分队。大的总队一般 400~500 人，分队 50~150 人，小队 10~15 人。

除夕按苏联方式度过。克里姆林宫钟声响时干杯，三点半始睡。

1955 年元旦（星期六）

大雪纷飞。大家到红场踏雪，拍照甚多。列宁墓不开放，但排队过墓之人仍不断。满街人群拥挤，有农妇卖南瓜子、松子的。晚至大使馆会餐。“半月不知肉味”。熟人甚多，新华社诸公，丁玲、张瑞芳等。丁谈作家大会民主自由，不愿听，就哄下台，贴讽刺画。对肖洛霍夫看法（声望高，政治水平低……）。留学生刚来时，发生被抢之事，他们的社会真正是不管“小事”。这个民族任性而活得痛快。有服从和命令的双重习惯，好的尽量鼓励，落后活该。有点时局谣言，作家排队买肥皂。音乐大厅听红军歌舞团演唱，大厅甚堂皇，全部男声合唱，铃铛歌的轻声抒情、鼻音合唱。

1955 年 1 月 2 日（星期日）

晚观《天鹅湖》。大戏院金碧辉煌，名不虚传。但《天鹅湖》远不如中国的演出内容之完整，加以常在掌声、节目中间谢幕，打断剧情，俗套之至。看过两次电影。其中《蜻蜓》，忠实的爱情，轻佻的女孩子，青年和中年恋爱，夫妇生活的不健康，可见已是普遍的社会问题。片子思想水平不高，摄影技术是好的、诱人的。但评论电影不能以这些东西作决定。

1955 年 1 月 3 日（星期一）异体字为按日记原件录入内容

水电院作建筑艺术、河床堵口、自动化等三个小报告，均是名家。但内容空泛，都不满意。

＊＊

水电院作建筑艺术、堵口、自动化等三个小报告，均是名家，但内容空泛，都偶不满意。

给新信新报告近来生活。

昨晚观“天鹅湖”，大戏院金碧辉煌，名不虚传。但“天鹅湖”远不如在中国的歌剧院之童话内容之完整。加以常有节目中谢幕，打断剧情，俗套之至。舞技似较好一点。

1955 年 1 月 4 日（星期二）

水电院谈计划问题、设计问题至下午四点。不吃午饭，饿肚子也惯了。连院长全部行政人员只 2~3%，勘测也不过 6~7%；批准一个司机甚难。

晚观《旅顺口》。小剧院实在小，派头则大，舞台不超过北京的青年宫。有历史传统，人物自然之至，是在台上生活，而不是“看我在演戏”。王西平[30]来谈莫斯科特点：无太阳，狐臭，一条龙（排队），喝凉水，均是现象；地下铁道、莫斯科大学是好的。

＊＊

[30] 王西平：王西萍（1914—1993）山东乐陵人。1936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四局副局长、航空工业局局长。60 年代初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78 年获平反后曾任交通部副部长。

至水院谈设计问题至下午四点。饿着肚子也惯了。连院长，全部行政人员只 2—3%，勘测也不过 6—7%，批准一个司机甚难。

晚观“旅顺口”。小剧院实小，派头亦大，舞台不超过青年宫大。如历史重观，人物自然之至，是在台上生活，而不是“看我在演戏”。

王西平曾来谈莫斯科特点：无太阳、狐臭、一条龙、喝凉水，均现象也。地下铁，莫斯科大学好。

1955 年 1 月 5 日（星期三）异体字为按日记原件录入内容

至莫斯科电业局。老生产局，全国最大电网系统，很有规模，大会议堂，墙悬列宁、斯大林 1920 年时画像，墙镌列宁名言。中央调度室，整 242 万负荷，最高负荷 320 万，电话线即 1.2 万公里。三个值班工程师，一个女记录员。调度通话有自动记录（好打官司）。表演谢尔巴科夫水电站一台机器的起闭，水轮机起动不到一分钟，共 3 分钟左右，周波等一切自动记录。水电站在 320 公里外，只 1 人值班。有记录日光度设备，夏天阴雨时增 10 万负荷。电视机 30 万台，7 万负荷。此调度室刚建 5 年，战时在郊外地下。配电板是耐火木板，便于拆装，可锯开。

晚饭前至书店买画册及图片。看来此间存货极少，随到随卖光。

＊＊

至莫斯科电业局，老生产局，最大系统，很有规模。大会议室，墙悬列、斯′20 年时画像，墙镌列宁名言。

中央调度室，正[整]242 三负荷 320 万大概最高，电话线即 12000 公里，五个值班工程师，一女记录员。调度通话有自动记录（好打官司）。表演谢尔巴科夫水电站一台机器的起闭，水轮机不到一分钟，共三分钟左右。周波等一切均自动记录，水电站是 320 公里外，只一人值班。

记录日光度设备，夏天阴雨可增 10 万负荷。

电视机达 30 万，7.5 万负荷。

此调度室刚建五年，战时在郊外地下。

配电板是耐火木板，便于新装，可锯开。

晚饭前至书店买画册及图片，看来此间存货极少，随到随卖光。

1955 年 1 月 6 日（星期四）异体字为按日记原件录入内容

至火电设计院听电力系统报告，整整 6 小时。苏联也是水、火两派，各执一见，电人相轻。归来甚疲劳。又听到过年时抢购肥皂、盐之事。人民对战争厌、惧之极。苏联人会生活、尽情欢乐，全力工作。

＊＊

火院报告电力系统，整整六小时。苏联已是水火两派，各执一见，电人相轻。归来甚疲劳。下围棋数盘。

又听到过年时抢购肥皂、盐之事。人民对战争厌惧之极。苏联人会生活，尽情欢乐，尽力工作。

1955 年 1 月 7 日（星期五）异体字为按日记原件录入内容

水院动能经济总专家报告动能经济和综合利用。这是一门大学问。投资与效益的计算，目前尚无结论。问了不少问题。苏联的河流从规划与利用到建设，其传统都是以水电为中心。我们提的问题，自

然难于回答得令人满意。

＊＊

水电动能经济总专家报告动能经济和综合利用。这是一门大学问，投资与功效的计算目前尚无结论。问了不少问题。苏联河流从效用与规划，建设传统都是以水电为中心。我们的问题自使之难于答得满意。

1955 年 1 月 8 日（星期六）异体字为按日记原件录入内容

上午没去电业局，看火院的四个报告，并作摘记。有关组织领导和干部方面情况了解更多。下午至水院，副总工介绍苏联水电建设的历史经验。1902 年有一个拟灌溉 1 万公顷土地的计划。1912 年提出综合利用的设计，在花岗岩地区修坝，灌溉 60 万公顷，资本家阻碍计划实现，说“白煤可用黑煤代替，船运可用火车代替，只有灌溉没法解决”。1920 年，全俄电气化计划中规定修 9 个水电站，总容量 47.5 万千瓦。虽因高加索还有孟什维克，克里米亚还未解放，没实现，但此计划有远见，也很庞大。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正确的民族政策，少数民族积极修建水电站，高加索水能资源得以开发。此时期勘测工作很弱，地质人员很少，对地质工作估计不足，拖延了设计和施工。在实际施工过程中，不断吸取教训，这种情况与中国类同。看额尔齐斯河流规划报告的照片图表，有技术经济指标表，梯级示意图，地形测量成果示意图，流域内水文站、区域地质示意图等，供领导用的，解释甚详。

晚至大剧院观《水晶鞋》。剧情紧凑，穿插自然，音乐则远不如《天鹅湖》。女主角为俄罗斯功勋演员。

＊＊

上午改去电业局，看火院的四个报告并作摘记。组织领导和干部方面知道更多。

下午至水院，看 иршЫе 河规划报告的照片图本，为领导用的，解释甚详。

晚至大剧院观“水晶鞋”，剧情紧凑，穿插自然，唯音乐远不如“天鹅湖”。女主角为俄罗斯功勋演员，人们也{取不出衣}，谢幕几十次。

1955 年 1 月 9 日（星期日）异体字为按日记原件录入内容

甚冷，零下 16~18ºC。

正午至“地主之家”参观，实为农奴剧院。建于 18 世纪，居室及附屋均毁，现修复正厅及剧场。主人为当时俄国最大地主，有地 83 万公顷，农奴 20 余万，直接做工者 8000 余人。农奴生活及刑具照片等物，略有陈放，份量太轻。主要陈列此建筑物及当时农奴戏剧音乐的成就。格林卡曾到此弹过钢琴。下午，至高尔克列宁博物馆，大树林，大池塘，两层楼房子，不大，很简朴。列宁生活实物陈列甚多。衣物、图书、手稿照片、有名的椅子，起居室、卧室、手杖，临终时的床，均原状。克鲁普斯卡雅最后为列宁读的书——杰克·伦敦的《爱情的生命》。餐具也极简单。“冬季花园”中国棕榈树甚多，有一株树龄 90 年的。一工厂送给列宁的衣料，儿童们送的书夹，乌兹别克送的东方小桌椅，跟克里姆林宫直通的电话机，喜欢散步的林道，有名的园亭。虽居此“豪华”的旧俄卫戍司令别墅，处处看出列宁生活的简单朴素。斯大林来过，睡书房外一小榻。

＊＊

今日甚冷 ，总在 0 下 16—18° 。

正午至地主之家，实为农奴剧院，盖于十八世纪末，现＜残＞余正厅及剧场。居室及附屋均火

毁。此勋爵曾{聚}极有名农奴演员，社会不许，女抑郁而死，有三张画像。一时曾敌过大剧院。几百人上台。道具五千余件，均火毁。

有一油画厅，均建筑师兼画家为之收集。十七八世纪欧洲名画甚多。地板极考究，天花装饰甚多，全木结构，整个感觉还是小巧玲珑，别墅之味。

此勋爵为当时俄国最大地主，有地 83 万公顷，农奴 20 余万，直接作工者 8000 余人。农奴生活及刑具照片实物略有陈设，份量太轻。主要陈列此一建筑及当时农奴戏剧音乐的成就。

格林卡曾到此弹过钢琴。

下午至高尔克列宁博物馆。夏季当极好，树林甚大，有大池塘。

两层房子，实简朴，也不很大。

列宁生活实物陈列甚多，衣物、图书、手稿照片，有名的椅子。起居室、卧室，临终时的床，均悉原状。克鲁布斯卡雅最后（前两天）为列宁读的书——杰克伦敦的《爱情的生命》。手杖、餐具也极简单。克、只从莫斯科带来一茶壶和台布。“冬季花园”中国棕榈树甚多，多 50 年，有一 90 年的。一工厂送列一衣料，儿童们送书夹，乌兹贝克送的东方小桌椅和克里姆林直通的电话（居此条件）。喜散步的林道，有名的园亭。

虽居此“豪华”的卫戍司令别墅，处处看到列宁生活的简单朴素。

斯大林来此睡书房外一小榻。

1955 年 1 月 10 日（星期一）异体字为按日记原件录入内容

上午至水院谈标准设计处工作，资料室全在内。总院共 350 人，此处占 250 人。下午五点始归。水电真要加快，中国好条件能充分利用，须请苏方解决三个问题：1、提供标准设计，及各种规范、定额等成套资料；2、接受一批人到设计院来实习一年或二年，回去能独立工作；3、苏方要派一全面人材作总顾问二年。技术资料最好能及时供给。水电与水利部关系，是否可按河流分，或者长江等规划由他们负责，实际也为水电培养人材。有专家和规程规范，不怕走样。要想水利部也并行发展水电是困难的。即与刘部长谈了这些问题。今天还谈了苏联水电发展情况。战后恢复时期也有地质教训，高加索电站出过问题。苏联水电发展史材料，总院已开来一个单子，水工杂志亦借来，开始翻阅。以后将以每天剩余时间从事此工作。做任何工作，必须先了解其历史过程。

＊＊＊＊＊＊＊＊＊＊＊＊＊＊＊＊＊＊＊＊＊＊＊＊＊＊＊＊＊＊＊＊＊＊＊＊＊＊＊

上午至水院谈标准设计处工作。资料室全在内，总院 350 人，此处占 250 人。下午五点始归。

水电真要能加快，中国好条件能充分利用感觉要解决三个问题：

1．得到标准设计和各种规范，定额等成套资料。

2．派一批人道设计院来实习一年或二年，回去能独立工作。

3．苏方要拍一全面人材做总顾问二年。

技术资料最好能及时供给。

与水利部关系是否按河流分，或者长江等规划由他们负责。实际也为水电培养人材。有专家规程，不怕走样。要想水利部也并行发展水电是困难的。与刘部长谈了这些问题。

今天还谈了苏联水电发展情况。恢复时期也有地质的教训——高加索电站。

苏联水电发展史材料，总院已开来一个大单子，水工杂志亦借来，开始翻译。以后将以每天剩余时间从事此工作。

1955 年 1 月 12 日（星期三）

到苏联科学院动力研究所，副所长老一代专家文帖尔谈电业发展的基本原则：1、充分利用各种燃料（煤、泥煤、瓦斯等）；2、不建设孤立的火电站；3、充分利用河流径流，梯级开发，这原则只适用政权属于人民的苏联和中国。但也有区别：苏电气化时技术水平低，而中国可利用苏联最新设备和技术（如 40 万伏送电）。中国水电站建设应加速，可节省燃料，应综合利用。科学技术博士茹洛乌洛夫谈关于科学院对水力发电的研究，科学院偏重计算方法的理论根据研究，设计院偏重于实际应用。苏联正处于水电建设发展的时代，原因：1、发电成本水电比火电低（四分之一至十分之一）；2、水电站有极大灵活性，开动 10 万千瓦水轮机只要 10 秒钟：改变出力快，在电网中是很好的后备力量；3、水电的自动化较易实现，可远方控制，劳动生产率高；4、水电站水工建筑物可供综合利用。

1955 年 1 月 13 日（星期四）

至莫斯科水电设计分院会见技术处处长及黑海区、北高加索区工程组组长。分别介绍了技术处职责，设计总工程师在设计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各专业组间的联系。下午参观苏科学院动力研究所的电工试验室。主要研究方向是远方送电与统一高压电网问题，还有交流电试验所。高压试验所是一老教堂改建而成，据说从前普希金曾在这里结婚。主要研究高压放电，闪电对送电影响，电晕现象的条件及防雷等等。

1955 年 1 月 14 日（星期五）异体字为按日记原件录入内容

上午至高教部，谈电业高教和中教情况。副部长虽是动力大学副校长，但对水电专业情况不熟悉。

下午五点至科学院，由副院长接见。此乃科学王宫，大厅挂满油画，会议室在对面。茹克和文帖尔均来。茹克坐我左手，介绍苏联水电发展概况，苏联今后要大量发展水力发电事业，最近十年内增加到 2000 万千瓦（1954 年底运转中的水电容量为 400 万千瓦）。主要遇到困难：1、高压输电；2、径流利用方式；3、地质问题。还要考虑综合利用。西伯利亚安格拉另一座 300 万千瓦已开始修建。第一次听到。我也应命对中国水电作了简单说明。晚八点半才回来吃饭。

＊＊

上午至高教部。谈电业高教和中教情况。付[副]部长虽是动力大学付[副]校长，但对水电专业情况并不熟悉。

下午五点至科学院，由付[副]院长接见。此乃科学王宫。大厅在油画中会议室对面，xyk 和文帖尔均来。Xyk 坐我左手，介绍苏联水电发展概况。安加拉为一 300 万 kw 已开始修建，第一次听到。我也应请做了简单说明（中国水电）。Xyk 答应作报告和座谈。

晚八点半才回来吃饭！

1955 年 1 月 15 日（星期六）异体字为按日记原件录入内容

在建筑学院参观一天。在地下室作如此多的水工试验，令人感佩。见到古宾、格里申等水电、水工权威人士，均甚朴实，埋头苦干的学者。晚至大使馆，张大使回国，送礼问题算是解决。又是晚八点才回来吃饭。

＊＊

在建筑学院参观一天，在地下室作如此多水工实验，令人感佩。见到古宾、格利兴等水电、水

工权威人士，均甚朴实。埋头苦干的学者，可写一段摘记。

晚至大使馆，张大使回国。送礼问题算是解决。又是晚六[八]点才回来吃饭。

1955 年 1 月 16 日（星期日）异体字为按日记原件录入内容

中午参观工业技术展览馆。81 年历史，两万件展品，列宁、高尔基及许多有名科学家都来作过讲演。看电工、油、煤、水工，钢铁等馆。电工、水工看得详细，略看煤、油。见了许多新奇东西：可催眠睡十天的电波机；20 万高周波的电磁感应机，温度可达 2000ºC，而手可握住；各种形式的电焊机；电流扩大机，增大灵敏度；检查钢材的电磁 X 光机；掘土机模型，4.14 立米；透平钻机；船闸放水办法……。寄张局长信并材料数份。

晚观《嘉尔曼》（卡门），惜主角差，仍极动人。

＊＊＊

算是睡了八小时。

昨夜蒙古演员来。BЫ MHe ЦαδЪēì？

中午参观工业技术展览馆。81 年历史 2 万件展品。列宁、高尔基及许多有名科学家都讲过演。有电工、油、煤、水工、钢铁等馆。较多看了电工、水工、粗看煤、油。

见到许多新奇东西：可催睡十天的电波机；20 万高电波的电磁感应机，温度可达 2000°而手可以握住；各种形式的电焊机；电流扩大机，增大灵敏度；检查钢材的电磁 x 光机；掘土机模型，4.14 米高；透平钻机；船闸放水办法……

晚观“嘉尔曼”，惜主角差，但仍极动人。四幕，与小说出入大，主题未受，集中于嘉尔曼与小队长、斗牛士。最后嘉尔曼挺身受刺，印象极深。

寄张局长信并材料数份。

寄新信。

1955 年 1 月 17 日（星期一）异体字为按日记原件录入内容

整天在动力学院，晚七点始归。滴水、粒饭未进，算是熬出来了。实验室、教研室与业务部门的联系，与实际高度结合。

晚看《勘设 30 年》等材料。

＊＊＊

整天在动力学院，七点始归。滴水粒饭未进，算是熬出来了。

实验室、教研室与业务部门的联系，高度的与实际结合。

关于此校可写一介绍文。

晚看“勘设卅年”等材料。

1955 年 1 月 18 日（星期二）异体字为按日记原件录入内容

天气转暖，街上化雪。整天在动力研究所，熬到下午六点，到乌兹别克饭店吃饭，面片汤尚可，油炒抓饭则只是一股草油味。听燃料综合利用的报告。今后生产过程综合利用为必然前途。太阳能讲了一个半小时，“未来博士”非常热情，但不知听众大部入眠状态。文帖尔已 78 岁，关于水电发展几个原则说明，说得非常清楚，无一字废话。不过只是老生常谈，不如茹克讲的深。

＊＊

这两天又转暖和了。街上化雪。

整天在动力研九＜究＞所，熬到下午六点。到乌兹贝克饭店吃饭，面片汤尚可，油炒抓饭则只是一股羊油味。

听燃料综合利用的报告，今后生产过程综合利用为必然前途。

太阳能讲了一个半小时，“未来博士”非常热情，但不知听众大部入眠状态。

文帖尔已七十八岁!关于水电发展几个原则说明说得很清楚,无一字废话。不过已是一般常态，不如 xyk 讲的深。

水电设计院已基本谈完,历史发展谈了四天,挖出不少东西:卅年来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和曲折。

关于历史情况所介绍的一批资料已开始翻译。大体上四五万字的简史材料是够了。

我作的报告，维索涅克斯基嘱于水工杂志发表已表同意，须寄回北京作些修改。

高耀{世}来，苏学生陋习：大[打]小抄，听课吵，走一步可碰到乱事。中国解放完全靠红军，朝鲜学生的高慢，越学生纯朴。

又听到犹太人之事。{朱}打死老头妻之类……

昨天至郊外 40 公里看伯尔汗宫,雪地放晴,一片好景致。油画均 17—18—19 世纪,大幅甚多,雕刻惜均用木笼盖住。拍照甚多。

晚茶会喝酒若干。

报告又初步改了一次，还需改一次。

1955 年 1 月 19 日（星期三）

台尔曼继续谈苏联水电建设历史经验，介绍高加索、中亚细亚地区水电发展情况。算是谈了些过去吃亏的教训。

1955 年 1 月 20 日（星期四）

水电设计院副院长舒曼尔谈“干部培养问题”。大学毕业生分配来设计院，首先派做施工设计工作，因其实际经验不多，一年半后调做技术设计，四、五年后再做初步设计或河流规划。逐步丰富经验，增加知识。

1955 年 1 月 22—23 日

莫斯科分院水力机械专业组组长介绍其组织及各阶段的工作内容。

至 23 日止，水电设计院范围已基本谈完，历史发展经验谈了 4 天，算是挖出了不少东西，大概设计院领导为我的诚心所打动，具体讲了些他们的错误和教训，30 年来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和曲折。关于历史情况所介绍的一批资料，已开始翻译，大体上四五万字的简史材料是足够了。我做的报告，伏兹聂辛斯基嘱于《水工》杂志发表，已表同意，须寄回北京作些修改。高耀世[31]来谈苏联学生的陋习，打小抄，听课吵，男生到宿舍乱来，说中国胜利完全靠苏联红军；朝鲜学生傲慢；越南学生纯朴，等等。

至郊外 40 公里看伯尔汉宫，雪后放晴，一片好景致。油画均 17~19 世纪的，大幅甚多，雕刻惜均用木笼盖住，拍照甚多。晚茶会。报告又初步改了一次，还需改一次。

[31] 高耀世：高文华的女儿。——李南央注

1955 年 1 月 24 日（星期一）乙未年正月初一 异体字为按日记原件录入内容

零下 16ºC，有风雪，甚冷。参观克里姆林宫，几座教堂，布局甚乱，墙内为一小山丘，古代也是选此制高点。15 世纪教堂，四墙、天穹均圣像和圣经故事。有剥三层始显出最初画稿者。最早一幅像为 12 世纪的，18 世纪者即带现实生活味道。伊凡雷帝大公教堂有皇座，教皇座，于此行婚礼。大主教均葬于堂中。钟楼高 80 米，白塔金顶，尚美观。200 吨钟，铸后木架烧掉坠下，一百年后始发现摔破一块，露出断面，为铜铝合金。据说尚无北京大钟者大。炮王 64 吨，89 厘米口径，炮弹 2 吨一个，大概从未用过。兵器博物馆，头面盔甲，全身锁链甲，只露一条眼缝，几十公斤重，马上摔下即爬不起来。17 世纪已有火药、步枪、手枪。马亦有盔甲，马鞍配件甚豪华，中国比不上；马车笨重，极富装饰，法国送的，上有天使之类油画。当时欧洲各国不打仗，大概常互送礼物。皇冠甚多，均历代实物，镶各种宝石，几公斤一顶，左右两手棒和顶球也是几公斤。宝座不如中国大方，有象牙的，双人座。女人束腰严重，细如一握，内脏肋骨均变形。裙拖一丈。凯塞琳女皇衣为银丝所织，死后留衣一万五千件，而国库已空。彼得大帝自制大皮靴，此人高 2.04 米，会十种手艺，宫廷置大木勺和酒缸，迟到者罚酒。教皇极尽豪华奢侈，衣饰珍珠 16 公斤，另一件衣用 12 万颗珍珠，镶各种宝石。餐具陈列甚多，大概发展为装饰。皇帝赠赐礼物亦为餐具。女皇请法国匠人打三吨银餐具，手工艺亦精。象牙项链，四十工匠做若干年。水晶杯似盛水。各种钟表。日本送大鹰极好。物件保存极科学，大厅布置明亮。

给张局长写信。文章已完，信使寄回。

＊＊＊

今天参观克里姆林宫，-16°，有风雪，甚冷。

几座教堂，布局甚乱，墙内为小一[一小]山丘，古代也是选此制高点也。

15 世纪教堂，满墙、天穹均圣像和圣经故事，有剥三层始显出最初画稿者。最早一幅像为 12 世纪，也是剥出来的。十九世纪者即带现实生活味道。

伊凡雷帝大典教堂有皇座、教堂座，于此行婚礼。大教主均葬于堂中。

钟楼高 80 米，白塔金顶尚美观。

200T 钟，铸后木架烧掉下，一百年后始发现摔破一块，露出断面，为铜银合金。据说尚无北京大钟寺者大。

炮王 64T，89 公分口径，炮弹 2T 一个，大概从未用过。

兵器博物馆，全身头面、锁链甲，如坦克只露一条缝。几十公斤重，马上摔下即爬不起来。马亦有盔甲。

17 世纪已有火药步枪、手枪。

马鞍配件甚豪华，中国不如。马车笨重，极富装饰，法国送者均饰天使之类油画。

当时欧洲各国如不打战[仗]，大概常互送礼物。

皇冠甚多，均历代实物，镶各种宝石，几公斤一顶，左右两手棒和顶球，也是几公斤。

宝座不如中国大方，有象牙者双人座。

女人束腰严重，细如一握，内脏肋骨均变形，裙拖一丈。凯塞琳女皇衣为银丝所织，死后留衣一万五千件，而国库已空（鞋甚小）。

彼得大帝自制大皮靴，此人高 2.04 公尺，会十几种手艺，大木勺缸，迟到者罚酒。、教皇之豪华奢侈：衣饰珍珠 16 公斤，另一件用 12 万颗珍珠，镶各种宝石。

餐具陈列甚多，大概发展为装饰，皇帝赠赐礼物亦为餐具。女皇请法国匠人打三 T 银餐具。

手工艺亦精，象牙项链，四十工匠作若干年。水晶杯似盛水。各种钟表。

日本送象牙大鹰，极好。

物件保存极科学，大厅布置明亮。

至中央大商店买金工家俱、钢片拼件玩具四件，130руб。

写信。给新、张局长。

文章已完，信使寄回。

1955 年 1 月 25 日（星期二）异体字为按日记原件录入内容

电站部副部长谈部的机构组织，“最后是最好的”。晚与水利、水电学生、研究生座谈至十二点，谈水电经验教训、国内存在问题及访苏初步印象等。夜两点始睡。

＊＊

电部付[副]部长谈部的机构组织，“最后是最好的”。

晚与水利、水电学生、研九[究]生座谈至十二时。谈水电经验教训，回国存在问题及访苏初步印象等。

晚二点始睡。

1955 年 1 月 26 日（星期三）异体字为按日记原件录入内容

上午到火电总局谈机构、工地领导。下午四点一刻谒列宁、斯大林墓。我们优先进入。墓置地下，厅不太大，二玻璃棺并列，微红灯光，似入眠状态。列宁胡根甚乱，右手五指内屈，似深睡，稍现缩小。斯大林白发尚不多，为棕色，似刚入睡，手有力，脸部丰满，胸挂勋带，二金星章。只缓步约两分钟，印象极深。

代刘澜波拟就回陈郁部长电报（因水利部要上三峡）：目前水电无力量参加长江规划，三峡乃长远之事，不宜过急。致张局长信。又是夜一点就寝。

＊＊

上午至火电总局，谈机构、工地领导。

下午四点一刻谒列斯墓。我们为首进入。墓堂在地下，厅尚大，二玻璃棺并列，微红灯光，似入眠状态。列胡根甚乱，右手五指内屈，似深睡。稍现缩小。斯，白发尚不多，为棕色，刚入睡，手有力，脸部丰满，胸挂勋带，二金星章。只缓步约二分钟，终生印象也。

长江规划电报拟就，并张信。

晚饭前睡了一小时，现又夜一点矣。

1955 年 1 月 27 日（星期四）异体字为按日记原件录入内容

气温 0ºC 左右，化雪。

水电建设总局局长罗索夫讲电站建设部水电建设总局（部内局）的发展过程和组织机构，讲得甚好。水电总局下设生产调度、计划、财务、劳资、会计总务、机械化、技术、人事、设备、机要 11 个处，共计 86 人，人事处只 3 人。总局系统技术人员 8236 人，其中受高等教育的 1917 人，中技教育的 1547 人，其他为有实际经验的技术人员。

在北京饭店遇汉学家鄂山荫博士，要请我吃饭。博士谓必须解决的问题是，苏联人太自大，中国

人太自谦，似有极深体会。他 20 年代在上海领事馆工作过，对中国文化似到迷信程度，汉学好得很，一口好普通话。他的体会自有道理。李德全[32]之女来谈：许多传染病，如鼠疫、梅毒、伤寒等苏联已基本绝迹，肺病亦少，治病全免费，住院饭费亦包。医生待遇低，因工作生活条件较工程师为好，学医的仍多。

＊＊＊

又化雪。0°左右。

今天水总局长罗索夫讲得甚好。大总局才 83 人，人事处 3 人。

那天在北京饭店遇见的汉学博士鄂山荫明天硬是要请吃饭，还有近代史的硕士，焉得不去。

博士谓必须解决的问题是苏人自大，中人自小，似体会极深。对中国文化似到迷信程度，汉字也好得很。一口好普通话。

体会自极有道理。

李德全女来谈，许多传染病，如鼠疫、梅毒，伤寒等已基本绝迹，肺病亦少。治病全免费，住院饭费亦免。医生待遇低，因工作生活条件较工＜程＞师等为好。

1955 年 1 月 28 日（星期五）异体字为按日记原件录入内容

罗索夫继续谈话，要我们介绍情况。提了些问题。

晚应鄂山荫博士之约，主人深得中国待客之道。

九点半赶回观法国电影，为一传奇故事。纯朴勇敢而向往爱情的市镇青年，还有国王，打仗，好剑术和骑术。休息脑子，以此种电影为上。

＊＊＊

罗索夫谈话，要我们介绍情况，提了些问题。

接到很不愉快的信。我之一生私生活不幸可谓极矣!这又有何必要呢？四十将届,仍为此伤神，不得安宁。

又发两信。

晚应博士之约，菜加了倍，深得中国之道。

九点半赴观法国电影，写一传奇故事。纯朴勇敢而响望[向往]爱情的市镇青年，还有国王，打战[仗]，好剑术和骑术。休息脑子，以此种电影为上。

1955 年 1 月 29 日（星期六）异体字为按日记原件录入内容

上午在家，只看了一篇记录。十二点到电站建设部听领导干部司副司长谈干部问题。十分重视正确选拔配备干部。国家对领导干部的要求逐渐提高，要具有高等文化，能支持新鲜事物和最先进东西；要随时随地深入了解干部,注意日常工作中的表现;要及时查明青年干部情况,大胆提拔担任领导工作；同时查明不称职干部，代以有才干者；批评与自我批评，可培养干部对自己缺点不可容忍的性格。司下设技术干部处和人事统计处，共 16 人。干部工作人员首先应有生产知识，技术上、政治上都是强的。过去“技术决定一切”口号，改为“掌握技术的人决定一切”。另有教育司，职责为提高技术人员技术

[32] 李德全：（1906—1972）北京通县人。冯玉祥夫人。抗日战争中拥护共产党的主张，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解放战争期间，随同冯玉祥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第一任部长。全国妇联第一、二、三届副主席。

水平。

晚观《白毛女》。真是难为人家，中国生活当然不易了解，更不易表现。反派角色基本上是形式主义的，改成话剧也难讨好。

这几天仍到下一点才睡。

＊＊

上午在家只看了一篇记录。昨天不快仍郁郁于怀。

十二点到电建部听干部问题。

年终鉴定由上级作，否则便不是一长制。

晚观“白毛女”。很难为的，农民也演得像农民。中国生活当然不易了解，更不易表现，反派角色基本上是形式主义的。改成话剧也是难讨好。

休息时来一空军元帅，无中国架势之大（只跟一副官）。

这几天仍到一点才睡。

1955 年 1 月 30 日（星期日）异体字为按日记原件录入内容

电站部请游扎哥尔斯大教堂，12 个城堡组成城墙，内有 15 世纪以来几座大教堂和大钟楼，18 世纪的一座现仍在用。参观了待散的祈祷，主教、神父、善男信女吻十字架，神父摸头吻手。青年也不少，唱赞诗，都是虔诚的。壁画甚多，升天图、圣母子之类。祈祷堂与大祭堂相连，有取暖设备。教堂博物馆多陈列皇室赠与主教遗物。金、玉、宝石，神龛极多。15 世纪一座教堂正在进行壁画特大恢复工作，为纪念此教堂创始人。当年波兰人曾围攻此教堂城 14 个月，大主教为伟大爱国主义者。纪念此次战争图画，实物模型甚多，双方也是地道战。有很好的民间手工艺展览馆。此镇为有名木雕故乡，牙雕、石刻、漆器等与中国类似。神学院院长、神父（教堂艺术发展教授）请吃饭。彼得父子来过的神学院会议厅，陈列有各种十字架，并不吃斋。有一二百学生，每月 50 卢布。这个国家的落后阶层仍占相当数量。人们挑选工作重视的条件：房子、薪水、能力和积极性均集中表现于“卢布”。勋章基本是表现年限与特殊贡献。

夜间大使馆研究室同志来讲国际形势。赫鲁晓夫谓英美记者，称铁托同志可以报道；问南斯拉夫大使，你们将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看来苏对南错误是：过火，不留任何余地，封锁，逼上梁山，同时对铁托国内影响估计不足。最近因形势紧张，特别强调重工业，而前一时期强调轻工业。理论家认为重轻应同时发展，最终目的为消费。苏联也是多赶风头的人，理论随政策转者实多。刮南风、刮北风，随风转。只要苗头，扯顺风旗快，一呼百应。总之，头脑清醒，光荣孤立者少。大运动时保持冷静，中外古今皆不易。

＊＊

电站部请游 Jagopckun 大教堂。如克林[里]姆林宫之一组。12 个城堡组成城墙，内有十五世纪以来几座大教堂和大钟楼。

18 世纪一座现在仍用。参观了将散的弥撒。主教、神父、善男信女，吻十字，神父摸头吻手。青年也不少。唱赞诗，都是虔诚的。壁画甚多，升天图圣母子之类。祈祷堂与大祭堂相连。当年就有配暖设备。

教堂博物馆多陈列皇室赠与主教遗物。金、玉宝石神龛极多。金银珍珠刺绣的“络经”（覆于棺盖上的人像），神桌桌围，宝石、珍珠大＜主教＞冠。也是各种餐具。古代经书，历代大主教的

棺盖，“络经”盖内{藏}有“真骨”（无此真骨、灰之类，即无人来祈祷，大教堂必有此物）。十五世纪一座教堂进行了壁画等大恢复工作，为纪念此大教堂创始人。当年波兰人曾围攻此教堂城14个月，此大主教为伟大爱国主义者。纪念此次战争图画、实物模型甚多，双方也是地道战。

有很好的民间手工艺展览馆。此镇即为有名木雕故乡，家庭妇女均会此手艺。惜卖物处无人。牙雕、石刻，漆器等也与中国同物类似。各族民间农民日用品，盐合[盒]、麻篦、扁担、槌衣棒等。妇女花衣裙很漂亮，花天鹅绒图案亦佳。

神学院长、神父（教堂艺术发展教授）请吃饭，一股怪葱味。彼得父子来过的神乐源餐厅，陈列有各种十字架（挂用的，墓物），并不吃斋。有一二百学生，每月50卢布。有机关生产。除宗教课只一门宪法。院长致词，最后：“上帝保佑我们”。肉饼味甚好。

初期教堂反动派亦镇压，少数教徒任其存在，相信苏维埃政权，不能反动。当然此间是不如中国与政治有联系了。这个国家的落后阶层看来有相当教堂[徒]。

旅行社翻译，东方大学毕业，1000руб。中国话讲写都还可以。

人们挑选工作重视的条件：房子、薪水。能力和积极性均集中表现于руб。勋章基本是表现年限与特殊贡献。

1955年1月31日（星期一）异体字为按日记原件录入内容

上午留家改纪录，共成5篇。必须在回国前将全部记录整理好。下午四时参观莫斯科大学，豪华铺张之至，无效面积太多，通风好。为等电梯，据说上课要早半小时出发。宿舍小巧适用，“红角”有做饭处。600人教室，均有电教设备。总觉得学校还是清华式好。

＊＊

昨夜大使馆研九[究]室同志来讲国际形势。

赫鲁晓夫谓英美记者称铁托同志，可以报导。问南斯拉夫大使，你们将社义还是资义，南国内情况还是不很清楚的。看起来错误是：过火、不留任何余地、封锁逼上梁山，将人民与铁托笼统处理，对铁托国内影响估计不足。

最近因形势紧，特强调重工业，而前一时强调轻工业，引起理论家认为重轻应同时发展。最终为日品、为消费。此国赶风头人，理论追实际人实多。刮南方[风]、刮北风，只要有苗头，扯顺风旗快而一呼百应。头脑清醒，光荣孤立，大运动时保持冷静，中外古今皆不易也。

今天留家改记录，共成五篇。必须在回国前将记录整理好。

下午四点参观莫斯科大学。豪华铺张之至，无效面积之多！通风好。等电梯，据说上课要早半小时出发。宿舍小巧适用，红角、做饭处。600人教室，均有电影设备。总觉学校还是清华式好。

1955年2月1日（星期二）异体字为按日记原件录入内容

天气如上海一样。

同教育司谈，原领导所有中技、日、夜校、函授校、电业学院（非大学），领导干部学习班等。设电业和土建两专业。1955年毕业人数为4500人。中技日校规模600~2000人，建立中技校原则：置现场附近（卡玛、高尔基附近均有，火电亦如此）。参观有83年历史的一所中技学校，电气试验室完善之至，似无操场，有一小健身房。

今天滴水未进，饿得最厉害，回来又吃不下东西。一女学生来，谈犹太人问题，说他们决不作吃

力工作，总是找最轻松活干。施工情况弄了点材料。

＊＊

天气如上海一样。

和教育司谈。参观 83 年历史的一所中技学校。电器实验室完善之至!似无操场,有一小健身房。

今天滴水未进，饿得厉害。回来又吃不下东西。

一女学生亦来谈犹太人问题：决不作吃力工作，总是找最轻松事。

施工情况弄了点材料。

1955 年 2 月 2 日（星期三）异体字为按日记原件录入内容

仍为 0ºC。

计划司工作谈到下午四点，甚觉疲劳。计划司下设 6 个处：土建安装投资计划处；2、工业生产企业计划处；3、组织机构劳动计划处；4、计划方法和成本计划处；5、经济统计处；6、计划完成监督处；共 52 人。主要任务是掌握基建计划，同时监督下级执行情况。

又是夜两点睡。

＊＊

仍在 0°。

计划司谈到下午四点。

甚觉疲劳。

又是二点睡。

1955 年 2 月 3 日（星期四）异体字为按日记原件录入内容

供应总局谈供应工作。完全是根据计划供应，方式有三：1、供应基数由计划审查，部长会议批准。2、集中计划供应的，部和有关部门直接订货，以上两方式器材由部供应总局供应。3、非直接计划供应，现场、工地、公司与当地制造工业部销售单位直接定购。原供应总局为 90~100 人，分家后为 80 人。

晚腰痛甚剧。

＊＊

0°。

谈供应工作。

腰痛。晚回来至街散步，买画片若干。

刘谓我讲话随便。“最近才重视中国。”

1955 年 2 月 4 日（星期五）异体字为按日记原件录入内容

天气完全如上海。

技术司谈至下午 2 点。腰痛先回。可惜未看到火电新安装施工。电站建筑部技术司主要任务是制定技术措施，保证施工工期提前完成，降低成本，总结先进经验并推广，同时给工地必要的技术援助。下设土建、安装、机械化、标准设计和预算，新技术及生产调度六个处。核对纪录三份，精力不济。

＊＊

0 上 1°。

天气完全如上海。

技术司谈至下午二点。腰痛先回。惜未看到火电预安装施工。

对记录三份。精力不济。

1955 年 2 月 5 日（星期六）异体字为按日记原件录入内容

至锅炉厂参观整整一天。实际是石油设备为主，做小铁床，电焊甚全。有高周波焊接，大弯管机。重工业工人实苦。

＊＊

0 上 1°。

至锅炉厂参观。整整一天。实际是石油设备为主。做小铣床。

电焊甚全。有高周波焊接，大弯管机。重工工人实苦。

每年可达 750 万 kw 能力。

1955 年 2 月 6 日（星期日）异体字为按日记原件录入内容

九点半始起床。到医务所检查，问肾肝是否曾有毛病。谅必仍是局部受凉。看纪录四篇，并听生产调度处情况汇报。晚看乌拉诺娃独幕芭蕾舞《热捷特》。写王子与村姑爱情，使人屏息以观，如醉如仙，谢幕 12 次。可谓观众征服，感情升华。观后久而无所思。

＊＊

九点半始起床。医务所云须检查尿，肾、肝是否有毛病。谅必仍是局部受凉。

看记录四篇并听生产调度处情况汇报。

晚观乌兰诺娃之“Кебulb”（此芭蕾舞剧中文名为《吉赛尔》，英文是“ Giselle”—李南央注），只两幕，使人心醉入仙。第一幕写一农村非常单纯姑娘，视爱情如神圣，坚真[贞]不渝，一旦发觉受骗，仍勇敢争夺。最后失败成疯而死。真是屏息以观。第二幕写鬼境，全部无可奈何而仍珍视爱情。抛花八次，谢幕共十二次。可谓人心征服。

使人感情升华，观后久而无所思！

1955 年 2 月 7 日（星期一）异体字为按日记原件录入内容

至水总和技术处谈。处长索科洛夫讲组织及工作情况。处下设设计鉴定、施工预算、科学研究，勘测设计 4 个组，主要承担设计审查任务。有一工程师专门负责合理化建议和新创造发明工作。下午四点才完，又滴水未进。腰痛甚厉害，找医生又看了一下，此医生去过大连，甚友好。睡前拔了十个火罐，生平第一次。又热敷。

＊＊

至水总和技术处谈，下午四点毕，滴水未进。

腰痛甚厉害，找医务室医生又看了一下。医生去过大连，甚友谊。睡前拔了十个火罐（Bahk），生平第一次。又用热袋敷。

1955 年 2 月 8 日（星期二）异体字为按日记原件录入内容

晨起觉痛部集中左边。季莫非也夫老头亲来陪去医院。经过 3 个医生诊断是神经性痛，按摩一阵，要休息几天。每天去按摩一次。生平未得此病，痉挛痛得厉害，鼓胀，饮食无味。分析原因是过度疲劳，睡眠不足，又老是饥饿，晚上睡觉可能被子没盖好。白天睡了一小时。广播马林科夫辞职，布尔加宁继位，为准备战争。

＊＊

晨起觉痛部集中左边，上升。季莫非也夫老头亲来随去医院，经过三个医生诊断是神经性痛，按摩了一阵。要休息几天，每天去按摩一次。平生未得此病，痉挛痛得厉害，又有点膨胀味，饮食亦无味。

分析原因：疲劳、睡眠不足、饿，晚睡觉可能被子没盖好（此种现象我很少有）。

白天睡了一小时。

广播马林科夫辞职，苏尔加宁继任。为准备战争？

1955 年 2 月 9 日（星期三）异体字为按日记原件录入内容

上午来了医生、护士。在中国人看来，女医生之夸张舞台动作，真如神经质，无法对其信任。她推翻原医生判断，谓可能是肾病，要验尿，不吃肉，少吃盐等。大家甚关心。一人生病确影响大家。

马林科夫当电站部部长，朱可夫任国防部部长。刘部长来谈形势（病后，我换了一个房间），仍至夜一点。白天睡了两个钟头，崔军[33]陪我。他们对音乐已甚爱好。整天休息，就感到莫斯科广播及音乐之好了。

＊＊

上午来了医生博士。女医生在中国人看来其夸张舞台动作真如神经质，无法对其有信任。指手划脚一顿，推翻昨天医生判断，谓可能是肾病，要验尿。不吃肉，少吃盐等。处此情况只得由人家安排。

大家甚关心。一人生病确影响大家。

马林科夫当电站部长。果如所料，朱可夫任国防部长。刘来谈形势仍至夜一点。

今天白天睡了二个钟头。

崔军陪我，他们对音乐已甚爱好了。

整天休息。就感到莫斯科广播及音乐之好了。

1955 年 2 月 10 日（星期四）异体字为按日记原件录入内容

痛得轻些。吃白水煮小鸡。水果也无味道。读点俄文，看报，下午又睡了一个半小时。休息甚好。

＊＊

神经果未来，只有一女孩取走尿瓶。

今天痛得轻些，不如昨天之阵阵扯，痉挛似的。

[33] 崔军：（1928—）陕西绥德县人。父亲崔田夫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陕北行政公署主任。1934 年 7 月随母亲在绥德县薛家峁镇被国民党抓进牢房。1934 年下半年，转入陕北苏区。1937 年进入延安保小读书。1942 年进入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1947 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1948 年赴前苏联留学，进莫斯科动力学院攻读水电工程专业。1954 年学成回国，曾任青铜峡水电工程局副总工程师、水电指挥部参谋长、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副主任兼参谋长。武警少将。

味口不好，老吃白水煮小鸡，水果也无味道。
大便零碎。这样下去，消化非坏不可。
读点俄文，看报。下午又睡一小时半。
休息甚好。今天大家休息了一天。

1955 年 2 月 11 日（星期五）

八点起床。不论如何，要照常工作和生活了。病也是自己掌握的。

在农业电气化总局谈至下午三点。为农村装机容量约 200 万千瓦，只 40%是水电。系统供给容量今后将每年增大，估计每年将达 20 万千瓦左右。现电力已用于耕种、收割，电动拖拉机尚未推广。根据农业电气化的远景计划，拟定基建计划和设计计划；500 万卢布以上，由全苏农业部审批。500 万卢布以下，由各共和国审批。关于中国农村电气发展，应利用所有可能条件以求发展，各有关部门应负责帮助农业方面，如分设备，建小水电站等，尤应利用灌溉落差，大水电路线上应考虑农村用电。

恢复工作稍觉勉强。胃口较好。寄张局长信。

＊＊＊

八点起床。不论如何今天要照常工作和生活了。
病也是自己掌握的，要趟[躺]再几天也可以。

1955 年 2 月 12 日（星期六）

至水院送礼。院长伏兹聂辛斯基谈对中国水电建设意见：正确设计水工枢纽有很大意义，正确选择开发方案则更为重要。第一任务是正确选定第一期水力资源开发对象，从用户、地区、经济发展考虑，必须与火电配合研究，不能单纯从电能经济计算。还有两点不能忽视：（1）水利枢纽要考虑，困难在于水电效益和灌溉、航运效益不能同一指标表现，还没有一个计算公式 可得出各有关部门总的效益。（2）在系统内配合水、火比例选定问题。苏联水比火投资高 1~3 倍，但发电成本只是火电 1/5~1/7，有时 1/10。发展水电一次投资多，五年后成本即低，抵偿年限最多 12~15 年。中国需有动能经济计算单位，无此单位即难看到水电优势。特别是现阶段，尚未选定具体工程对象，对动能经济计算更不能吝惜精力和财力。第二任务是在河川上选定坝址和总体布置，应采用逐步确定方法，须研究两个或两个以上对象，进一步作详细研究（水文、地形、施工条件、交通情况）。意义特别重大的是地质，因地质方面容易犯大错误。必须进行详细地质勘测，并订正其结论。地质勘测开支约占水电造价 2%，不能吝惜。无好的地质机构，即无法保证设计建设上不犯错误。关于动能经济组设立问题，20~30 人，必须是工程技术人员，一个秘书，有经济人员，眼界远大，对中国工业分布情况熟悉，没有幻想，很实际的人。

半夜一点，胸肋下郁痛，感觉气不够用，坐立不安，呼吸急促，嘴唇紫疳，全身发抖，惊动众人。请来“兽医”，闹到四点，平生未有之大事故。

1955 年 2 月 13 日（星期日）

五点之后模糊睡了一阵。整日腰背均痛，呼吸迫促二次，胃口极坏。又来一地方医生，云肾病可能。晚研究是否南行，决心必去。十二点睡，吃安眠药，听音乐、扯谈、看报，以分散注意力。

1955 年 2 月 14 日（星期一）

昨夜安眠药睡得甚好。晨起前肋下已不觉疼痛。自己决定出发，但刘部长等均不同意。季莫非也夫来，同去医院，五六个主治医生会诊甚久。详照 X 光，仍是神经性痛。主治医生系亚美尼亚人，甚幽默："吃到我家乡的酒就好了。"得到医生批准，匆匆准备行装。中苏条约五年宴会，惜不能去。甚愿看看朱可夫的样子。

夜十二点到机场，一点仍不能起飞，宿机场旅馆"一夜风流"房间。

1955 年 2 月 15 日（星期二）

晨醒得甚早。前肋处又微痛。

十一点方起飞，两点至哈尔科夫。机场甚漂亮，大厅顶部画以乌克兰及各族人民仰视飞机检阅，万里晴空，无限欢乐，威力与信心。两种仰视的透视，不易处理。停十分钟，下午四点半至罗斯托夫，宿机场旅馆，房间甚舒适。站长为我们忙前忙后，招待贵宾。饭厅是国际航线标准，比基辅旅馆好。但胃口不佳。电业局总工程师带领参观城市。四公里大街，两旁花园，大部分新盖的房子，盛装饰，非常美的城市。60 万人。至顿河岸。此间今年几未下大雪，去年最冷零下 25ºC。下小雨，极似中国南方。至电业局办公处调度室参观。罗斯托夫系统有凝气式、热电、水电站。约十一点就寝。洗澡出汗太多，失眠。

1955 年 2 月 16 日（星期三）

晨八点起飞，过克拉斯诺达尔班草原。九点四十分过黑海边，为不冻海。九点五十分过海，300 米低飞，海分紫绿两色，甚为分明，海天一色。南面有高山起伏，河川流出，此高加索前山，山上看不见雪迹，树木成林。十点五分见索契，各种大疗养所建筑，各种色调，柠檬树甚多。远处有高雪山。十点四十分抵苏呼米机场，因梯比利斯有大风不能起落。驱车至海边观潮，拣石子。潮水突然涌没海滩。只我一人，不及后跑，鞋裤全湿。拍照一张，以浪潮为背景。闲逛机场附近乡村，全如四川、云南味道。有高棕榈树，有芭蕉、橘树、葡萄，梨等。此城属格鲁吉亚民族自治区，也是疗养胜地。见中国人都表示欢迎，是真诚的。三点午饭，鱼罐头甚好，酸泡菜也比莫斯科好些。四点二十分决定起飞，二十分钟后即入山区。过高加索最高山脉伽兹沃克（海拔 6000 米），随后即升高至 3000 米。天边有微乳白光，翼下山道间丛丛灯火。俯瞰埃里温城甚整齐，有集体农庄和小镇，一大片灯火在中心，如童话世界，如烟火、礼炮、花炮从天空洒下后情景。二十分钟后抵埃城。夜七点驱车观城市夜景，登斯大林公园山头。旧城区平房似河北农村民房，革命前 3 万 5 千人，现 35~40 万人。有重工业。

1955 年 2 月 17 日（星期四）

晨十点到亚美尼亚电业局。1926 年建成第一座水电站，全部水电自成系统。全苏四个自动化远方控制系统之一。驱车至塞凡水电站，为拉兹丹河梯级的第一级。总容量 3.54 万千瓦。一钢管曾因水锤爆裂 17 米，立关水门，气浪将人冲走。市内有炼铝厂。水电厂房石头建成，100 吨吊车。施工最大部件 25 吨，最困难是变压器安装，用专线缆闸放下甚困难。电缆 80 公尺高上送。埃里温 1926 年建第一座水电站，四卧式水轮机共 6000 千瓦，60 米水头。当时塞凡未准许放低水位，另一 2X2400 千瓦在下游处。现拟建一新站，将此废除。旧站为全俄电气化计划中水电站之一，当时影响甚大。

90 米宽高大拱桥，悬空施工，跨河连系两岸成一城。高山柏油道甚美观。全城多红色石头房，民

族形式，山头小栋为工人住宅。街道宽，整齐，两旁大公寓，大学在街道边，建筑有土耳其、波斯风格。亚美尼亚共 150 万人，2000 年前即有较高文化，过去受土耳其、蒙古入侵，1827 年归俄。这里有世界上最好的泉水，仅维也纳可比。人民对中国热情之至，一出门，路人注目或逐渐围上，报以敬意。

晚观亚美尼亚民族古老故事剧。剧场宏大，前后两厅，均容一千数百人，为半弧形。晚饭时，主人电业局局长强留一天。

1955 年 2 月 18 日（星期五）

来苏后游览最舒服的一天。晨驱车上斯大林公园山丘，斯大林像 1950 年建，纪念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 80 周年。高 50 米，铜像 16.1 米，底座彩石，民族形式，图案花纹无一相似。城市机关，宿舍建筑，均用凝灰岩（似粘土）火成岩镶面，耐风化。有土黄，肉红色各种颜色，建筑样式几无一相同，而调子一致。高五层，多公寓，均在马路两侧。山坡旧房留作博物馆之用。新车站如古罗马建筑，檐饰如中国斗拱，处理甚好。城南工厂区，有汽车零件、罐头、轻工业等工厂。离城十多公里，有 6 世纪一教堂遗址，尚可见大圆柱，柱头装饰有葡萄、回纹、雄鹰，大概毁于地震。古井深 50 米。教堂中心乃一城镇，集体农庄、文化宫正建设。有教堂为 4 世纪建筑，据称为世界最老教堂建筑。教堂样式，似甘肃洮河所见清真寺。女人头巾饰亦如洮河妇女。图书馆藏书一万多卷。自 3 世纪来手抄稿，9 世纪有纸，多羊皮书，宗教故事，书页中图案甚多，画得极细致，色彩富丽。第一次大战后自土耳其弄来。还有大代数学、医学（如本草）等书，也有哲学书。亚美尼亚乃有古老悠久文化民族。阿莱依山传说为人类发源之地，人民心中日夜不忘，现在土耳其境内。

1955 年 2 月 20 日（星期日）

先看正在施工的阿捷尼地下厂房，无压隧洞，渠道，玄武岩；上部结晶状，好开挖，下部柱状难挖；导洞先盖顶（也是人工，用震动器），然后打边墙，下部照旧开挖。隧洞 8 人一班日进 2~6 米，45 米竖井送混凝土等，准许超挖 20 厘米（美国 35~40 厘米）。只看了厂房与隧洞两部分，至下午两点。隧洞开挖多用装岩机，拖斗用电车。厂房全用大理石墙面，柱子用白玉大理石，庄严豪华。高压管道仍在厂房后。水轮机仍用法兰西斯式，此式乃世界利用水头最高者。有溢洪道，冲击力大，非用不可。前池双层，不及去看。

晚对外文化处宴会，艺人五位。即席歌弹，男女高音，弹手为人民演员。高歌一再，以示热情和敬意也。我们只能报以谢辞。送我们影印本、古建筑集、埃里温照片簿。留此四天，印象极深：古老民族，爱艺术，坚忍，热情；果木与灌溉；朴素、庄严的建筑风格；水力利用，有相当工业；处东西方间，地理条件穷山恶水；其努力实高于我国西北人，条件实远不如延安。

久穆什电站，最主要梯级，利用近 300 米落差，占全梯级落差的 1/3。水库离厂房 20 公里，堆石坝高 17 米，长 120 米，有效库容 550 万立米。坝端有进水口，有三个闸门到渠道，溢洪两闸门，多余水经底洞，泥沙亦可冲出。渠道长共 18 公里，12 公里隧洞，6 公里明渠，最长洞 7 公里，直径 5 米，明渠过 70 个（秒立方）水。坚硬岩石，开挖困难，用专门板桩式开挖机。四个渡槽，有排冰建筑，有桥，山水溢洪，前池和日调节池（为减少耗水量）30 万立米，有闸门，底洞将污泥冲走，深 16 米。钢管长 920 米，直径 3 米，下部 2.6 米，最后部分厚度 28 毫米，末端承受 290 米水压。4 台机组，高水头用法拉西斯型，最高效率 91%，发电机效率 97.5%，球形蝴蝶阀，涡轮在水下，出线 11 万伏。机组本身有一小变压器，露天式，母线 5 根。自动化改装为远方控制，从埃里温直接调度。涡轮机轴承水润滑。

1955 年 2 月 21 日（星期一）

晨八点半出发。腰肋痛似已基本好转。坐一小车，与司机漫谈。分水岭这边不长树木，雨水少，下山即见树林。小河潺潺，路旁全种果木，农户睡觉皆用小铁床。山坡地也只能用耕牛。牛瘦，烧草粪铺地。过一农庄渠道水电站。远望厂房。近十年中建的新工业城，有钢铁厂，5 万人。库拉河两岸大平川，多种棉花。全部柏油公路，80 公里速度。下午五点到格鲁吉亚，城市沿库拉河两岸山坡建筑（可能青岛是如此模样？）比埃里温显然繁荣，历史长些。埃里温像硬撑起来的，这里是自然的欧化大城市，人们穿着也好些。

住部长会议楼对面国际旅馆，排场也比埃里温大一些。局长招待吃饭。葡萄酒味近似中国，较纯。晚观歌剧，大剧院颇有莫斯科派头，观众风度亦同。班子整齐，有人民演员，男中音极受欢迎，水平也可与莫斯科相比。歌剧不外男女情死故事，欧洲人历来生活反映也。此间古代决斗甚流行。旅馆临大街，难以安眠。

1955 年 2 月 22 日（星期二）

十点半出发，看城中贯流式水电站。厂房在坝墩内，水轮机横卧钢管口处，外套转子，隔水层。水头最高 11 米，现 6 米，机组 3X6000 千瓦。又是公路桥，也增加城市美观。扎莫——阿夫恰利水电站非常老了，机器瑞典制造，是苏联建设的第二个水电站，设计图纸都印出“1930”。枢纽应有尽有，虹吸溢洪道，鱼道，进水渠闸门，后二者多余。到处鱼道均空设，虹吸为当时技术时髦。电站前建列宁纪念像，手指此处必须盖一电站，发人深思。

观梯比利斯古城，11 世纪重盖的大教堂。葬历代皇帝、名人。梯比利斯为温泉之意，第一位俄皇帝打猎，鸟落温泉，因而建成。饭后游览市区，大学均在路旁。建筑不如埃里温之统一和谐。五年前新开辟大公园及新建体育场，高山疗养区，新住宅等。看得出在以很大力量解决人民福利。高山饭店观夜景，头上脚下都是星星，脚下如天文台。大路上舞场，可想见夏季热闹。主人说，全城半数以上人，晚间均来此山。第一次坐下山电车。

1955 年 2 月 23 日（星期三）

晨十点出发往赫拉姆。中途至一区中心停甚久。新盖学校，少年们围观三个外国人。人们均在泉水处喝水。赫河两岸山峰很像辽宁浑江的桓仁、沙尖子等处。榛树间有松树，可捕鱼。两点野餐，风景甚好。全部柏油路。上午参观博物馆。有古代陶器，不如中国彩陶。但解说人好说“世界第一”。电业局长竟然问：中国有无葡萄、橘子吃？吃不吃牛羊肉？女人骑不骑马？“格鲁吉亚什么都有，我不会去中国”。

晚 6 点半在总工程师家吃格鲁吉亚民族饭，奶酪饼，冷水鱼有红斑点。干了十杯啤酒，女主人热情大方。

1955 年 2 月 24 日（星期四）

至设计分院。关于隧洞讲了许多新东西。招待甚隆重。6 种点心，3 种干果，苹果、梨等，均女工作人员自做。下午参观地下印刷厂，饮水思源处。1903~1906 年共三年，当时出六七千份报纸。被破坏时，人已移走。检查一天未发现任何东西，后在井屋偶见一印刷纸角，即点火看井，被旁洞吸去，后即挖屋脊，发现机房。1935 年恢复现状，印刷机器仍找回。女主人现仍活着。共两间房，一女主人住，

一间出租。挂有当时有关人照片。设计甚妙，分几次施工，一批批辞退工人。先挖房基，建地下室，盖好顶拱，再挖井，挖地下水道。房留下一竖洞，一年开两次，送笨重物。晚参观区选举会，选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代表，中央选区提赫鲁晓夫（曾作过莫斯科区委书记、州委书记）。

1955 年 2 月 25 日（星期五）

晨八时出发。先看一施工中的农村水电站，位灌溉渠末端，79 米水头，1900 千瓦，一年建成，400 万卢布，比火电贱。哥里实一小城，为斯大林出生地，新盖一纪念馆，旧馆陈列高加索时代事迹。一水电站 50 米水头，2 台 1500 千瓦，用 6 个水，一台自动化，厂房美观，有 5 栋住宅。灌溉先修，全由集体农庄自建。至集体农庄做客，主席家两间房，全部新式，有弹簧床、钢琴、电冰箱。吃饭在一劳模家，大房间，大野鸡、小熏鸡、各种烙饼等。“毛主席是世界领袖”，两次干杯。六点赶回，七点半参加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 34 周年庆祝会，由格鲁吉亚部长会议副主席作一年成绩报告：19 所大学，2.9 万大学生，歌舞晚会，大合唱，诗朗诵。民族情调甚重。

1955 年 2 月 26 日（星期六）

上午至建筑公司，座谈时间不长。主人很觉惋惜。下午一点，格鲁吉亚部长会议主席接见，办公楼甚为堂皇，大国派头。人似精明强干，工业情况熟悉。茶宴干杯不止，祝毛主席长寿。说这是世界人民利益。（对此是否苏共有过统一说法？）七点看儿童宫，有中国历史小组，普希金纪念会，小孩热情鼓掌，高唱《莫斯科——北京》。九点盛大宴会，人民演员、民族歌手，近十人喝酒未打败仗。席间我诵李白《赠汪伦》诗。夜两点始散席。得隧洞标准设计资料三卷及图片。大家甚为兴奋。

三点始就寝。

1955 年 2 月 27 日（星期日）

九点起床，整理行装，十二点始出梯比利斯城。人们似已知道我们将分别，停步处，总有人围观，或向车招手。电业局长随车送行。进入阿塞拜疆，指责农村房屋矮小，平土房；无一根树木，说阿塞拜疆男人懒散，骑马，女人干内外活，人也长得黑粗，衣着颇脏。“三十年仍如此状况，格鲁吉亚即不允许。”此地可能气候较差，缺水。也有灌溉，不见果木园。柏油路好，开到 90 公里。五点半抵明格查乌尔水电站工地。见一 71 岁中国老头，山东人，流落五十年。工地房屋建设甚宽广，均独栋。晚饭水饺甚好，有中国味。为来苏联后第一次有食欲。

1955 年 2 月 28 日（星期一）

早餐肉卷亦好。介绍情况甚扼要。后再看现场。世界第三高土坝，溢洪道尚在施工，丰满两台机组被拆来安装于此。水库如海，甚壮观。水力枢纽布置复杂，施工问题甚多，土质不好。参观整个工地城市，大广场，房屋样式调和。有体育场，文化宫内有小电影厅、舞厅。两大广场，树木成荫。办公室均甚考究，住宅亦不坏。三点谈至五点半，想问的问题都谈了。晚饭比莫斯科高明多多，吃得甚饱。夜 11 点离此赴 35 公里处车站。

1955 年 3 月 1 日（星期二）

车过十二点才开。上车无月台，甚不方便。老式车厢，两人一间，约一点睡。车震荡甚厉害，铁路远不如我国。夜热醒数次。八点起床。

自明格查尔水电站赴巴库车上，遇阿塞拜疆姑娘，嘱留字以为纪念：“希望你们生活得更幸福。”沿路走一个多钟头，左边石油塔如林，约 200 米一座，右边油管露天。住在海边旅馆，房间面海，颇有黄浦一角之感。高楼较少，海边有公园，松树甚多。海中大概都是油船、货船。今冬多在 7ºC ~8ºC，已春来。雨多。

部长会议、文化处、电业局均派人来接，近十二点早饭。游基洛夫公园。城市房屋建筑风格远不如埃里温、梯比利斯。观依赞尼博物馆、古代城堡、桥，建筑甚朴厚。石油展览，略得知识。里海采油为人类壮举。

1955 年 3 月 2 日（星期三）

晨七点三刻起飞去斯大林格勒。到机场前路过一采油中心，每塔相距只 20 米左右。

天气好，飞得平稳，十二点到达。机场一带为激战区，小木房甚多。住国际旅社，在市中心，斜对面即保罗斯投降处。街两旁新建楼房多五六层高，尚有枪弹痕迹的旧房屋。下午参观运河船闸，第一次具体看此种建筑物。栅船设备，放水平衡等，自动操作室只一人。沿途司机谈当年双方防线，坦克纪念碑标志防线处。小木房一片片，此城要恢复成大城市模样，尚需十年。晚观西蒙诺夫话剧《一段爱情的历史》。剧院在广场，内外形均如莫斯科大剧院。内四层，后楼斜升，天花板顶部为名作家像，休息厅中展览斯大林格勒城庆祝胜利图景，色淡、柔和。

1955 年 3 月 3 日（星期四）

上午十二点到达水电站工地。过河前，穿过城市主要街道，双方防线纪念坦克标志甚多。德寇最早以伞兵在拖拉机工厂前着陆，战争由此开始。路过红十月工厂，厂靠河岸，宿舍面大街。拖拉机厂亦如此。河未封冻，小汽船渡河，不到半小时。局长先谈简况，副总工程师详谈主要工程及施工步骤，至夜九点半。工地人多开朗、乐观、快乐。谈话极明畅，常夹幽默。如说中国人善变戏法。谈到由于国际形势，年投资减少，要三年后始发电。感到特点是大与多（工地、规模、设备等等），大开眼界也。住新宿舍，用电太浪费。

1955 年 3 月 4 日（星期五）

整天参观工地。很冷。汽车修配厂两个系统，日常小修及大修，规模之大，如大工厂。钢筋场，单存料达一公里。照明塔，焊接钢筋设备，第一次见弯钢筋机械，绝大部分在露天。凿桩模型，改变设计，施工对设计必须批判接受，看模型后方同意。不管设计图纸怎样详尽，有的必须做实物模型。文化宫花 800 万，体育场花 400 万，真舍得。按我们观点是本末倒置。看不到临时房屋，暖房有花、菜。下午看现场。跨伏尔加河吊桥，近观才知其高大。圆圈钢板桩，25 米一根，中填石。深水井全部将达 600 个，船闸 200 米。护坝消渗井，四方，20 米一个。吸泥船，构造简单，工作效率高，一昼夜 10000~15000 立方米。柏油混凝土，作渗井用，永久性，不坏，为总工程师首创，用途广大。

晚观《世界冠军》电影。苏联提倡体育，非我们所能想象。电影观众亦如城市中人。无此一套设施，人们难安心于多年工地生活。工人坐火车上班，有公共汽车。工地房屋全永久建筑，如盖一新城，大概属于斯城重建之部分。今年只打 20 万立米混凝土，1957 年 250 万方。

1955 年 3 月 5 日（星期六）

上午工程局局长、总工程师谈问题至十二点半，介绍电站建设概况及工程局组织机构。工程总土

方 1.5 亿立米，混凝土 760 万立方，电站容量 170 万千瓦，18 台机组，年发电量 100 亿度；准备扩大到 24 台，230 万千瓦，110 亿度。正报批中。输电至莫斯科、顿巴斯。人们生活标准突出印象：颇讲究房屋中的装饰，灯具、墙纸、家具、地毯，挂油画，有套好衣服。音乐、体育、戏院，电影等为必需品。吃饭一般倒简单。交通设施具，处处森林，文化宫、体育场，街头公园等等，印象很深。

已连续几天睡眠不足。离高加索后，吃饭又如莫斯科矣。两点过伏尔加河，河风甚劲。到斯大林格勒参观。此城为畔河起伏丘陵地，有深沟小河，这些便于作战。除部分新建房屋外，实际仍有战后荒凉之感。先恢复工厂，盖工厂宿舍。当年战线曲折错综，现有坦克塔为志，炮口方向为原敌人占地。油池被炸后，汽油流入河内，全河着火。前敌后火，当年无数人被烧死。拖拉机厂工人首先应战。我们走上一争夺最激烈的高地，此山头为烈士墓，隔一山沟对面山头有坦克塔，集体农庄所建。司机为当年运输兵，谈一米见方地，有一千颗炮弹，现仍可随地拣到。几次停车，雪地挖纪念品，得弹头四枚，德兵破钢盔半片等物。英雄“巴卡洛夫屋”现已翻盖房子，有纪念碑，前有一坦克塔。说明“此为最后防线，决不能再退。”一二百米处，德寇一千余人被炸死。天文台为东德所赠。斯大林像石嵌极妙。

下午六点飞罗斯托夫。宿顿河旅馆，饭厅乌烟瘴气，有哈尔滨归来的白俄。

1955 年 3 月 6 日（星期日）

只睡了六小时。起飞前，车行顿河岸，极似松花江。十一点抵扎波罗什，电局、电厂负责人均来迎接。车过旧城，房屋甚好，曾被破坏 40%。新城全部在修复，街道五层公寓建筑，大戏院均极豪华。拦河坝即接城市大道末端，车辆行人均从坝上过，旁边即变电站。37 米水头，现满负荷运行。对岸即“电城”。电局、厂办公室、学校等均在此。招待所前一片小树林，如处疗养胜地，不胜羡慕。厂长于席间谈，中国客人来到，最为愉快事。如夏天树荫，清风徐来。观文化宫、电影院、小礼堂、图书馆（三万本书），健身房等等。厂长作概况介绍：德聂伯水电站列入全俄电气化计划，为南方最大水电站。十月革命 10 周年纪念日开工，1932 年一台机组发电，1938 年全部容量 56 万千瓦投入运转，1950 年达 65 万千瓦。战争时期，49 个溢流孔，破坏 37 个，厂房全部破坏。一军士剪断引火线壮烈牺牲，水电站免遭更严重损失。立无名英雄碑。坝脚开洞排水困难。厂房下游大玻璃窗，下层均通廊，似无防空设备。树林繁多，有杏园。

晚观爵士音乐团演奏，夜睡 6 小时。

1955 年 3 月 7 日（星期一）

晨十点多始出发。到车站前 4 公里，经过乌克兰农村道，化雪，车不能行，走了两小时。大车抛锚，大家甚狼狈。上柏油公路后，笔直大道，道旁有旅馆，加油站，为标准旅行公路。乌克兰农村房屋不算好，院子不大，似家家有井，也不干净，鸡鸣狗叫亦如中国。

德聂伯电力局长、副局长等陪同我们一起到德聂伯下一级正在紧张施工的卡霍夫卡水电站。都是老家伙，谈高级干部的升、降：车间主任——厂总工程师——副部长，副部长——局长——车间主任。罗索夫原搞电站，调到中央工作，再调总局任局长。苏联一个长时期也是行政负责人不懂技术，现在党委书记都是工程师出身。

晚七点始到工地。住房为总工程师公馆，亦如德聂伯住屋。德聂伯与格鲁吉亚两局长鲜明对比：朴实与傲慢。干部之不平衡，各种差别，国内外都一样。晚定好日程，在此停留三天。

1955 年 3 月 8 日（星期二）

晨八点起床。昨夜睡足 7 小时。

真是害怕吃饭，菜凉与腥味，真如吃药。

上午听副总工程师讲概况。此人基本数据常乱，远不如斯大林格勒副总，给人大而化之之感。卡霍夫卡地质复杂，基础石灰岩，上有细粒砂子，砂上有泥。水位变化 6 米，两岸浅滩。建筑物尺寸大，无经验。原丰满专家康士坦丁诺夫来，下午由他引领参观工地。溢洪坝垛已起来，第一次具体细看预制外壳如何安装，及伸缩缝作法。厂房平行作业，一端已在钢柱上架好起重机，进行安装。第二台发电机安装，蜗壳已架好。铁路桥梁亦在上端上游面架设，整个成梯级自左岸往右岸，很复杂的工作。下到上游底，看厂内溢洪道进水处，在蜗壳进水口下部，包围蜗壳，左二口，右一口，出水口在尾水上部，上部原仅三米。此种施工，工地甚有意见。溢洪 20 米水头，蜗壳非圆形，直径几达 25 米，水头过低之故。进水三口，上游桥墩斜仰角 35~40°。见到 8 台大老吊，有大型起重机数台，混凝土运送为环形，现因厂房安装已成双钳形。外壳作法甚细，消力坝为齿形。工地较斯大林格勒紧凑得多。

晚参加“三八”会，被邀上主席台。12 岁女孩子柳达拉手风琴极妙。此地区有 120 人音乐学校。十一点始散。十二点吃饭。一点就寝。

1955 年 3 月 9 日（星期三）

八点起床。电站部跟来的乌里扬诺夫是那种只会照管自己之人。技术干部无行政经验，远不如季莫非也夫老头。文化宫甚精致，进门有舞厅（无此建筑，苏联人似很难生活）。音乐为苏联人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从小熏陶，社会习惯。工地有 10000 人，有 3000 妇女，321 女技干。已经看到三个水电城市了。平房，二层、三层的永久住宅，领导人小住宅，文化宫、体育场、学校、幼儿园、托儿站、大学分院、花园、暖房、集体市场、商店、食堂和面包工厂。这些城市与将来工厂或集体农庄发展结合。上午计划处处长谈计划与组织。工地整个计划工作，根据工程预算制定，年度计划包括投资计划（与整个国家预算有关），物资计划（与国家企业有关）及劳动计划（与国家劳动生产率有关）。统计为计划不可缺少部分。工程局长应监督每天工作完成情况、工作量、劳动力等等，逐日报表由局长掌握，必须制定降低成本计划。向局长提出若干问题：几年来的主要困难、基础处理、堵口方法、安装土建、平行作业等。下午看船闸、混凝土工厂。一级船闸，深 25 米，宽约 20 米，长估计 200 米以上，进出水设计甚复杂。船闸底部中缝壅水，上部为桥梁。混凝土工厂全部自动化，一组 2000 立米，共 12 人，最少可 6 人，进料、称料全用电钮，杠杆称，自动量计。砂石厂甚大，地道下料。水泥吹送器也是新的，大风泵。刘部长参加评奖会议，争论甚烈。

晚饭前地质师谈，深井泵解决了深水排水问题。围堰上共有 82 个，每小时 70 方，透平式，电动机 20 千瓦，扬程 40 米。

晚饭由局长主持，吃到十二点。喝酒、唱歌。苏联人豪迈、乐观，人人都会唱歌。党委书记好嗓子。我们也尽力应付，大家被闹得很兴奋，似乎是此行第一次如此热闹。其情景与埃里温、梯比利斯不同。

1955 年 3 月 10 日（星期四）

七点半完全醒来。

上午谈地质与平行安装作业问题。主要原则是：一次浇制混凝土，尽量使安装与混凝土部分平行

作业，先安装首部以便蓄水，最大限度利用施工起重机，设计时，起重机的能力要能吊起最大件。第一台机组安装完需两个半月，以后间隔时间不长。下午局长谈概况和主要问题。1951 年 4 月卡霍夫卡水电站正式开工，政府规定 1956 年底第一台机组发电。土方 4200 万立米，混凝土 144 万立米，坝和厂房建在细砂层上。在苏联当时是头一回。离工业中心远，施工时需建 150 公里铁路并输电线路，需大量电力和材料运输。参观钢筋混凝土预制厂。

1955 年 3 月 11 日（星期五）

凌晨三点起床，深夜早餐，四点乘轮船赴里尔格。

德聂伯下游河床甚宽，大河规模。里尔格有工业，为近海城市。十点自里尔格起飞，十二点半至卡尔科夫午餐，一点半飞莫斯科。出国即届三个月，谈话多，看得更多，然未消化，至少应有一、两天静下来回嚼一番。设计了解较多，施工所知太少，应酬也太多，搅在一起，也无办法。回国前该办事：1.笔记全部整理出来；2.拟定好水电部分汇报提纲；3.文章题目；4.小册子提纲。

下午 4 点抵莫斯科。小雪。经过熟悉的街道、房屋市中心，居米特罗波里旅馆，二楼面街房。停下来觉全身散了似的。在机场即得张局长等信及材料，成立电力工业部，机构、干部整编。家中甚紧张。

晚与罗西北[34]等谈，改好刊《水工》杂志文。服安眠药，十点半入睡。

1955 年 3 月 12 日（星期六）

晨八点半起床，整整睡了 10 小时，来苏后空前好睡。

最后改定《水工》杂志文。写信 5 封。

下午到北京饭店饱餐，并在公园散步。走道全部成冰场。苏联青年们真幸福。花样场有老头与女孩跳舞，实在美妙之至。

1955 年 3 月 13 日（星期日）

主要逛街。小项[35]陪了大半天。又至北京饭店吃饭。

1955 年 3 月 14 日（星期一）

上午在家看笔记。何纯渤同志来谈甲乙方关系。中国还有思想问题，实际是干部水平问题。下午去电站部，戛洛赤金工作方法实令人不解，大家集于小屋，莫知所措。水电同志与技术处长谈，无准备，临时问些问题，只知一些概念。我们还是索要规程，真是完全不知趣，甚为恼火。回来发了牢骚。晚上刘部长召谈时，重讲了一次。苏方也不应该如此对待，颇有情绪。日程大改，列宁格勒四天。23 日满三个月。

1955 年 3 月 15 日（星期二）

上午与设计院舒尔曼、安乐生及物理探勘女专家谈至两点。各部作各部规划，但规划要同一时间

[34] 罗西北：（1926—2005）湖南湘潭人。父亲罗亦农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1928 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杀害，母亲在此之前不久在苏联落水遇难。1938 年入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1940 年到苏联学习。1945 年回国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194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与李鹏、林汉雄是同学，归国后同被李锐要到水电建设总局工作。曾任刘家峡水电工程局总工程师、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院长兼党组书记等职。

[35] 小项：项苏云。林汉雄的妻子。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项英之女。——李南央注

批准，工作过程中密切联系，很好配合。部门间有矛盾，上级解决。作哪一电站工程，由部长会议决定，决定中规定有关部门工作，有一主导部门。水电站建设以电站部为主，农业部、航运部供给资料。矛盾先在部解决，后到计委。河流开发最后结论由政府作决定，计委提出具体意见，从整个国民经济观点出发。政治经济学观点，第一部类生产应走在第二部类生产之前。工业在前，发电应暂超过灌溉。

既已决定 24 日回国，也无所留恋了。夜十一点五十分离莫斯科乘火车赴列宁格勒。

1955 年 3 月 16 日（星期三）

晨八时起，窗外飞雪。不断有树林掠过，农庄小木房多 30~50 平米一所，如莫斯科郊外。十点四十分抵列城。站台不甚美观。原黄河组四专家均来接。穿过中心大街，房屋均四、五层，甚整齐。住市政府旁爱沙尼亚旅馆。天气阴沉，下午三点始赴设计院听水文报告，至七点。隆重招待，很诚恳。匆匆晚饭，即到剧院观歌剧。为乌兹别克古老神话，音乐东方味重，演员不亚于莫斯科。遇曾来华工作的地质专家阿卡林，老头对中国还有兴趣，认为南京像列宁格勒。归途看 150 年前大教堂，花岗石整圆柱三十多根。有名青铜骑士，支点为后马腿及尾三点，基石自然，大艺术品，一面有法文。叶加塞林二世，为彼得所建。此人值得纪念。十二点在涅瓦河畔观夜景，1 点后入睡。

1955 年 3 月 17 日（星期四）

晨八点起床。

上午至金属工厂，沿涅瓦河两岸，均三四层楼房，甚为整齐。见到高温高压 2、5、10 万蒸汽透平汽包，透平叶子曲线甚难设计，也靠实验，应力分析用电阻片测，有电子管微分计算器。水轮机厂很大。见到古比雪夫订货，旋 14 米 X4.5 米大床二台，轮叶 18 吨，外包不锈钢，轮身 48 吨。大吊车 500/70 吨。轮轴内空心加工。水轮发电机实验室，大小两种，测出力、转速、效率，孔隙试验机。设计局大房间，可容百人。见到丰满专家巴洛果夫等。晚观玛雅可夫斯基话剧。剧院一如莫斯科大剧院，主角为人民演员。下午飞雪。

1955 年 3 月 18 日（星期五）

又飞雪。

上午到设计院听完关于乌尔齐水电站设计概要介绍。又谈问题，集中于坝体、围堰及坝内厂房，并观水文仪器。有音波测深、自动水位、离子（电抗）测盐浓度、取泥沙（悬、推移质）、流速等等。下午五点始归。在狮子、青铜骑士处照相。匆匆至大百货店一转。晚观《巴黎火焰》芭蕾舞，功勋演员达 6 人，场面极大，写 1789 年法国大革命。十二点过入睡。

1955 年 3 月 19 日（星期六）

上午参观直流研究所。比莫斯科大。45 万安爆响，直流高波前放射等试验，最高达 225 万伏电压试验，铁塔试验，50 万刀闸，听电晕声音。下午至水工研究所，如参观百货公司，匆匆跑了七八个实验室。副所长甚年轻，热情、精明，几全部主要人员陪同宴会。所有资料规程送了一份，光学应力塑料也送了许多，非常满意。收获“最后最好”。毛主席纪念章也使他们很高兴。该所创始人多位均在座。晚与研究生沈崇刚[36]谈教授们对黄河规划意见，及坝内厂房比较等。

[36] 沈崇刚：（1926—2003）江苏江宁人。1948 年毕业于原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1951 年赴原苏联列宁格勒加里宁工学院

1955 年 3 月 20 日（星期日）

晨六点即醒。又半睡至八点半。

整日风雪，颇似天留客。逛城市两个钟头，登阿芙乐拉军舰，至斯莫尔雷，参观冬宫。虽在街旁，但一入内，其堂皇富丽、金碧辉煌及艺术饱宝藏之多，为之惊讶。厅堂连接不尽，令人叹服洋皇帝与土皇帝之别。最大宝库在欧洲画廊，藏有世界珍品。匆匆晃过，无法细看，甚为遗憾。又单独去俄罗斯博物馆，绘画大宝库，不少著名作品，看到真迹，印象特深。晚宴会，与设计院总工程师谈黄河对中国影响及水库泥沙问题。散席时，金属工厂党委副书记特送我小毛巾一条，报以钢笔一支。吃早点后，直饿到晚宴，吃一堆冷餐，乱七八糟，又灌酒几杯。好在此种生活快结束了。夜十一点五十分开车，金属工厂专家及爱人送行。与刘部长等谈至两点，久久不能入睡。

1955 年 3 月 21 日（星期一）

晨七点又醒，九点始起床。十点四十分到莫斯科。仍住“米特罗波里”单房。谈定 23 日走。因飞机需分三批。规程资料等仍未到手。下午整理东西，共三箱。至北京饭店晚饭，即席跳舞，卫生而又文娱；似有厌居之感：想家，饮食太不调和。

1955 年 3 月 22 日（星期二）

物件精简一箱，火车运走。下午两点，第一副部长叶尔马可夫接见，应酬性质。我简单讲了几点，将设计资料提出，刘部长又追问，仍无结果。资料所得无几，目录尚未交，实质为对我之不信任也。晚至北京饭店夜宴梯比利斯客人，楼上跳舞，喝酒颇多。

1955 年 3 月 23 日（星期三）

晨五点即醒，失眠。

与刘部长至李强参赞等处辞行。李谈，专家初去中国，一切不准携带，现在稍松。过去尚不知中国走何道路，总路线后较放心。至刘〈晓〉大使处辞行，晚电站部欢送宴会。第一副部长、水院院长均来。我无情绪，一杯未喝。台尔曼谈历史总结，伏兹聂辛斯基致词，称赞我们学习之勤劳，钻研。台尔曼为我干杯。此次访苏，同水电设计总院结成深交。

夜一点半起飞。

1955 年 3 月 24 日（星期四）

假睡至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早餐，等至九点半起飞。零下　　5 ℃。两点半抵新西伯利亚，仍在原处午餐。汤清淡，有中国橘子。三点半起飞。机上睡不着，耳震甚大。北京时间一点到达伊尔库茨克。饭后快三点方就寝。

水工建筑教研室留学，1955 年获博士学位。曾先后任三门峡工程局驻苏设计代表、黄河水利委员会勘测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结构材料所副所长、水利水电情报研究所水情组组长、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一九六四年李锐日记

第五册/Vol. 5
1964.1.1. -- 1964.2.29.

第七册/Vol. 7
1964.3.1. -- 1964.12.31.

1964 年日记注：

李锐 1964 年日记是分记在两个日记本内的。1 月和 2 月写在第 5 册内，3 月至 12 月写在第 7 册内。为方便阅读，将两册 1964 年日记内容合并于本文件。

——李南央注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46 年—1979 年日记录入说明	xii
一九六四年	
五册	
1. 1964 年 1 月	1
2. 1964 年 2 月	12
六册	
3. 1964 年 3 月	20
4. 1964 年 4 月	28
5. 1964 年 5 月	37
6. 1964 年 6 月	45
7. 1964 年 7 月	51
8. 1964 年 8 月	59
9. 1964 年 9 月	67
10. 1964 年 10 月	75
11. 1964 年 11 月	86
12. 1964 年 12 月	93

五册

1964 年 1 月 1 日（星期三）

五点当做六点醒来。小腿抽筋，可能室温较低所致。六点五分，罗书记通过喇叭讲话，人们尚在梦中也。

六点半到屋外，雨未止，间有雪花，山头则隐隐灰白雾中。正是：一九六四雨中来，群山隔岁白头翁（或将前句改为：江淮一夜小寒雨，更贴切）。以上乃早餐后试笔。

午睡不成，吟得一律，初稿如下：

一九六三太匆匆，好书精读半落空（书未读成梦是空）。

无牵无挂再去国，有闲有暇当用功。

江淮一夜小寒雨，大别隔岁白头翁。

知命之年行看到，来者可追敢懈松？

尾联很不佳，当改作。

周扬文件仍未摘完。雨虽止，而路湿，无法上山散步，只好在屋周围兜圈子。至此深深感到，放假之日，也无人可以闲谈。不禁想起兴华之朝梁，西岗之小于也。慢慢再发现吧。邻居管副主任，知识面还较广，但格调不高。大概春暖花开之后，人们更是忙于“自留地”，谁想与“野僧”闲谈？

翻读唐、宋人诗，及诗词格律小册。如此常翻翻，大概可剽学一点诗道了。

广播北京之元旦。么么大概很是欢乐，却不能到八号楼去找爸爸了。不平之情又小小泛起，再打油四句：

虚岁今年四十八，北上南下鬓毛雪。（南来北去）

磨子潭上两三冬，文化教员寿半百。

（牢骚加重，“虚岁”可改“小李”也）

1964 年 1 月 2 日（星期四） 阴

肚子翻腾，四点半即醒来。终又迷糊到六点后起床。大概是昨夜吃了半个熟红薯，二片芝麻糖，接着喝了几口茶的原故。上午拉了六次。医务室取 SG 片，按量服之，下午水泄停止。

到罗的办公室闲谈一阵，等着将书买来，告以需买教师教学用书。谈及家属中女方亲属来住无问题，而男方则必闹，此已成当今规律。问题不在经济，而在思想——女人之狭窄。当然家庭生活以女方为中心，而女系亲属自然易于融洽调和（有矛盾好解决），是根本原因。我们的妇联不知注意及此否，也许本身即犯此病也。

下午散步到磨子潭公社，遇朱秘书，谈了一个多小时，了解概况：总人口四千多，田地约 3500 亩，是缺粮社。但茶、竹、木材等土产尚好，生活水平已略超过五七年。三分之二的户都自己杀了猪（全县甚普遍）。五个大队，六十几个生产队（队干部补贴一个月——三个月劳动力）。公社脱产 10 人，国家工资，60—40 元不等。在分配上，现在比高级社时，队与队间差别还大些，群众极为满意（以队为基础核算）。责任田即富中路线，曾希圣的乱指挥，有三角秧，整地要一平如镜，爬土如面，沟直如线。插秧就要插一两个月。不让种玉米，要种豆子，等等。那时谁敢议论，现在这样谈还得了。与解放前比，衣食住甚至超过本地小地主，三分之一人家盖了新房。牛有剩余，因山区田少。水牛值一千多元。公社信用存款有二万多元。现正准备进行社义教育运动。责任田时还有所谓“五统一”（水利、分配、耕畜、

大农化、劳力），实际是无法统的。

963 年 1 月 3 日（星期五） 晴

昨夜睡得较早，不到五点即醒来。做功约半小时。天气放晴。消化也觉正常了。

毛遂自荐，整天听区委书记在公社、区{直}大会上的报告，传达中央关于农村十项决定（1963.5），算是了解点世情。开始是讲认识论，好多“飞跃”，听众当然多数是弄不清的。哲学如何通俗化是个大问题。十项题目大意纪[记]得如下（前有序言，讲此文件之重要）

1、农村大好形势，悲观之不对，高举三旗之正确。

2、社义社会有阶级，矛盾和斗争，长期、曲折、复杂，几十年，几代才能解决。

3、当前有严重阶及[级]斗争。四类分子活动，资义活动。

4、对此采取什么态度，有和平共处，组织上胡[糊]里胡[糊]涂，经济上妈妈[马马]虎虎。

5、依靠谁，争取谁。

6、社义教育运动。分清敌我，内矛、是非；贯彻 60 条，巩固集体经济。洗手洗澡。无级教育，家谱，青年一代。以后三五年教育，团结 95%群干，不要互相整。

7、怎样组织革命队伍，组织贫农、下中农。

8、四清：账目、仓库、财务、工分。普遍存在四不清矛盾。退赃，如何整法（吸收过去教训）。

9、干部参加集体劳动，伟大意义。

10、用马义科学方法做调查研究。

上下午共讲了七、八个小时。讲解部分很详细，看来上面传达都有所本。

基本问题是要进行阶级斗争、阶级教育（都是长期的）、整顿队伍、加强团结，同反修结合。

斯大林的错误理论：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大概一半是对的：阶级斗争在社义社会是长期存在的问题。领导及时注意，当然不应当是越来越尖锐了。

强调十三年后，写出这么重要文件，是从认识论而来，感性——理性的反复提高，物质——精神的反复影响而来。

现在的住房，很像延安时的小窑洞，家具之简单也很像（但还没有自制“沙发”也）。延安的书架还大一些，三屉桌没漆，床是木板而已，生活则丰富多了。电灯与伙食当然无法相比。必须每天注意松懈情绪。记得当年一书上曾题“在这儿每一刻都是宝贵的。”（题在“联共党史”上）如今也应有此觉悟。

午睡已习惯坐以养神了，有时甚至可以睡着一小阵。

1964 年 1 月 4 日（星期六） 晴

半夜醒来，但仍睡着。六点半始起床，就来不及多做功了。

看完“湖南自治运动史”资料。关于同彭璜等提出的“湖南国”、“湖南门罗主义”问题，过去是完全回避的，如不回避，很不好着笔。

中午骑车到石槽买回泥炉，可以吃热菜饭了。下午四点才发现磨子潭大队开讨论会的地点，晚上又去听了一个多小时。四清问题还没展开，发言不踊跃，精神也不大集中（妇女拉鞋底，带小孩），发言者也还是就文件而谈。同公社的武装部长（郭）闲谈，提出干部分不到超产粮，家庭困难不得解决。他只 34 元一月，八口之家，是一个普遍问题。

接灼姐信。

1963 年 1 月 5 日（星期日） 晴

六点一刻起床，做功约半小时。上下午均往听区、社会之报告；社义教育问题（当系某某之稿也）。关于做法与政策界限等定得很细。团结内部，打击敌人。听时，精力很不集中。认识公社之书记（朱）、主任余及信用社干部汪，余、汪并到居住小坐。奇怪者，汪竟知我的名字，谓从工区得知。说是“报纸见过的。”拙拙[咄咄]怪事。

与管散步，谈历史掌故。夜翻看《曾国藩嘉言钞》。

对门邻居小葛母女，中午关门睡觉，几中炭毒，幸自己起床。虽跌倒，仍将窗户开了。烤炭火亦应小心。葛女义乌人，劳动妇女，乐观而大方，在家中上山砍柴，能担一百几十斤。

1964 年 1 月 6 日（星期一） 阴

六点一刻起床。六点三刻才开始做功，只活动了半小时，远不如小树林之五十分钟。必须六点起床才行。上午和晚上仍去听磨子潭大队的讨论会，晚上才逐渐活跃起来。四类分子活动也有，如不好好劳动，藉副业搞公家东西；破坏兵役等。农民中的偷窃分子，不务正业分子，光占便宜。自留地还未谈及，只听说有的队竟然同集体地一样多，这恐怕是最大的问题了。

读“哲学史简编”四章。下午老王来，谈他的简历。1958 年当民警时，讲了怪话挨斗，直到开除党籍。一气回家，六一年平反了。现在增了工资。为我弄来稻草铺床。

上金家冲（桃花冲也）散步，在公社隔壁陶家，买到鸡蛋 2 个。纺车锭子跳得厉害，我居然仍如熟手一样能纺出线来。陶是生产队长，独生女已读不起中学（每月七、八元），回家生产了。

1963 年 1 月 7 日（星期二） 阴

五点三刻起床，共活动了 45 分钟。

重看“旧作辑录”和“新民通讯集”一遍。想起 56 年初以四天时间补订全书，许多问题、材料无法仔细推敲，当然值得重新研究一次。

出乎意外，这儿有一份“参考”。下午将十二月份借来，直翻到夜十点。

到西坝头散步，观察夏季游水道路。警卫们说夏天禁止游水，佛子岭淹死过人。

晚饭后解来小坐，谈及帮助他们做些文字修饰和讲点历史常识之类工作，不存客气，对我充分利用之。

晚餐炖猪蹄一个。一人独食，总是不安的。

1963 年 1 月 8 日（星期三） 阴雨

又是阴天。五点不到即醒来，又三刻起床。垫草之后，暖热得多，是否因而易醒？做活动 45 分钟。上下午均续看“参考”，三点始毕。总理非洲之行，外电估价极高，所谓“第三世界”的影响。科切托夫果然是所谓“教条派”也，苏国内老派潜力估计是大的。美国去年钢产 1 亿 1 千万 T，汽车 760 万辆，日本 3200 万 T。苏东欧严重问题仍是农业。看来关键在生产关系和政策、领导。苏集体化高，波低，然而都是统不了，下面自由行动。赫光头政策是求助于化肥，不是动员群众，整顿队伍。化肥少了，多了，都会有问题的。

晚上厨房老王将《安徽日报》刊的主席诗词十首拿来请求解讲，原来后面几首都是因“蚍蜉撼树”而作的。“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一句（镝乃箭头）还不大懂。“九嶷山上”七律，不知“友人”

原诗，因何事而作，全诗立意就不完全清楚。“长岛人歌动地诗”，当描日本，“敢有歌吟动地哀”赠诗之影响？“芙蓉国里尽朝晖”也是指日本革命形势？韶山、庐山之诗，读之不免感慨万端。小舟所书原诗尚在本子里也。“咒”当比“哭”好，“擎”为何改“悬”？（报纸电码有错？）“遍地英雄下夕烟”，诗意盎然；“更信人民百万年”，太俗，当时就说过此意。“登庐山”后四句全部改动，浪漫怀古，唐诗翻写，气韵意味都深长了。

午餐又是猪蹄。

五点到浴池洗澡，人多池小，匆匆一泡。傍晚下牛毛雨，无法散步。

1963 年 1 月 9 日（星期四） 阴雨

五点半醒来，即起床。做功并活动共 50 分钟。

上午看新的报纸与“参考”，“哲学史简编”一小段。午餐后听见广播修桥，参加一小时，挖搬石头，因雨而归。皮袄汗湿，改穿棉衣。雨止后没有再去。读“毛选”四卷。

晚餐后，许来闲谈。曾希圣主要问题是作风不民主，硬整人。从责任田看，乃从“左”到右也。读“史记”。要等到不可开交才能揭盖，人民损失难以计了。当代历史是无法写的。有关活人死尽，历史教训也就淹没。

新年又过了九天，仍未动笔。什么原因？无欲望，无动力也！

1963 年 1 月 10 日（星期五） 阴

六点起床，活动 40 分钟。近来睡得安稳，中午也能坐寐一阵。

仍读“史记”，并“哲学史简编”。

路泥泞，没有上山冲散步。晚饭后信步桥头，遇到另一大队开会社员。闲谈自留地问题，说平均只有 20%，看来还是不愿多讲也，但也觉得种多了妨碍集体，肥料就是问题。对我所提解决运输养毛驴之事，引起兴趣，说此处也有养毛驴的。这些大队似比磨子潭队活跃。

今早喝到豆浆。

1963 年 1 月 11 日（星期六） 阴雨

五点醒，六点起床。河岸做功，并无寒气。

早餐有油饼、煎蛋。孙、王二位总尽力换花样。

上午翻看“湘江评论”等材料毕。下午出外散步，山冲仍路湿。遂到桥头茅屋，听白水畈大队开会。一个生产队长讲自己砍了 30 根山木，两根松树，欠款一百多元。因家庭人多，缺粮户，已叫儿子辍学回家，参加生产。砍伐竹木山林最普通，有一生产队已将两山伐光了。大家都砍，谁也怕吃亏。队干部自己不净，更无法制止。有的地主分子威胁干部：留一线路让人走。后来同公社彭主任谈及，干部手脚不净居多，原因还在六 0 年整风之后，继以责任田，虽有平反，都缩手单干之利了。藉口干部当不起，不愿多管事。此次如社、大队不先洗干净，也无法带动生产队的都干净。不能逼追，又是在面上：问题复杂也。

将两个文件匆匆翻阅一遍。几年来之种种问题，与“几大反复”分不开也。（“几大反复”乃彭语）。

1964 年 1 月 12 日（星期日） 雨

咄咄怪事：七点始醒来。大概昨夜想到：早晨还下雨则无法做功之故。

几乎看了一天报纸。瞿希贤[1]下乡文甚好。农村中很少唱她的歌，不通俗也。山西农民作曲家史掌元领导的歌咏队是最好的政治、政策宣传队。歌子一唱，问题就解决。凡事只要联系现实，锲而不舍，就能钻出结果，发生意想不到的影响。

小雨一直不停，无法散步。走到供销店闲谈，弄清楚了他们同商店的区别。两年分红，一股得股金的 2/5（两元一股）。农村中有积蓄的人，入股自比银行长期存款合算。

晚饭后到单身宿舍（原俱乐部）同几个调来不久的中技生闲谈（有两个是北京水电校的：路寿山、曹嘉军，西安电校的名汤洪熙），谈电的常识，关于接地线，如何恰回到发电机构成回路问题，仍然弄不清楚。劝他们节约。来此不惯者：寂寞（如此安静），想家，学习问题。鼓励他们自己进修，或入函授大学。告知两大队社员可以参观电厂。

什么书也读不进时，只有翻诗。拟自己约束，正式按顺序翻下去。今天先读“汉魏六朝诗选”，余冠英选本。忽想起六一年十一月返京过宝东赠朝梁之作，第七句已忘，即补成：饥住劳同三百日，尚觉可诵，甚切实情也。

杀了猪，给我做了最好的菜：猪脑煮金银豆腐，炒肉片。实在食之有愧。

1964 年 1 月 13 日（星期一） 阴雨

昨夜睡得甚不好，断断续续，自调后尚失眠。对门儿啼，也时时搅我。六点多始起床。细雨不止，无法活动。

停电，广播主席为巴拿马事谈话突止，不知能否演变成苏彝士形势。看月初几天“参考”。东欧之“自由化”实令人担忧。

下午正式翻“修订本”。首段即遇暗礁：何年进东山高小？十六岁则 1909；而长沙抢米发生于 1910 年 4 月，《西行漫记》则记于在韶山闻之，入东山之前。萧三所写之错无疑，而周士钊则肯定于 1909 秋十六岁入东山，读半年（萧是一年），半年之说乃本人所言。如是则有几种可能：1、1910 秋，十七岁入东山，在校仍议论过抢米事（第四章有此记载）。2、1909 秋入东山，半年后仍返家。1910 年末赴长沙。3、1909 秋入东山，抢米时仍在校。则不止半年矣。总之，1910 年 4 月抢米之期乃无可更易，则本人、萧、周均有误记也。由此可见查对史料之难。这是现代事，本人、当事人均在，却如此难以定案。

解送我辣椒一碗。与他谈定讲历史、古代、现代各五讲，也许本周即开始。吃安徽老百姓的饭已一个多月，觉得一点事不做，实在过意不去。

晚上，管水轮机的四级工张道兴（大概是最高级的了）和电话班童杨来我房扯谈，原先只是面熟而已。方知磨子潭之种种不合理，机组水头高了即不能运行，192（？）以上得全部弃水。他们也觉应装一小机作厂用电（有排沙孔可装），但上面不支持。

接苗苗信，说学习有进步，小妹、么么不及一字。

[1] 瞿希贤：（1919—2008）上海人。女作曲家。1944 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1946 年加入共产党。1948 年毕业于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作曲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其所作《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乌苏里船歌》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歌曲曾传唱一时。

1964 年 1 月 14 日（星期二） 晴

今日雨雾松散，放晴了。六点起床，活动四十分钟。

上午到河下洗衣，颇如延安生活。但那儿冬天是结冰的。库中之水，并不冻手。

翻看材料，细读斯诺第四章。这是一九三六年本人所谈，还只 43 岁，当是唯一可靠第一手材料（但史实也有差错），对自己思想发展阶段的分析，应最为确切。可惜当年利用得不够，考虑不深。将第四章中有关思想影响部分重作摘记。

冲中道路仍湿，不能进去散步。走到医务室看了几天报纸，得知巴拿马事起因。晚饭后走到桥头，白水坂大队人们邀进去闲谈了近两个小时。他们大概把我当作个什么“首长”，大大发开牢骚了，真是有意思得很。大讲五风和饥荒时生活：五八年下半即半斤，五九、六 0 最严重，四两、二两（小秤），有时两个月不见一粒粮。树皮、树根、苦菜，各种野菜都吃遍了。有一个生产队长告我，他队 96 人，死了 24 人。人们则说，这是平常数字，有的队死的还多；有的接着说，他队死了 45 人；路上到处可见死人。死者老年多，也有青壮年、小孩，很壮实的也死了。干部则不准说是饿死的。食堂走几里路吃饭，去晚了就吃不上。干部、司务长、做饭的，没一个饿死的（指大队以上），家属也没饿死的（那天公社彭主任也谈到这一点）。外面参观的来了，一点滴粮食都搜出来，做干饭，几个菜。参观的一走，就几天没吃的。当时实际情况县里都是明白的，谁也不敢说。刮风时，日夜逼着干，不干就打人、抓人、不给口粮，调到别的队。谁不怕“倒霉”，谁还敢讲一句老实话。县委王副政委，为修一个水利，说三个月完不成，就调到一个生产队管制劳动。群众还吃点稀的，却故意整他，给糠粑粑吃。一个老年妇女，讲起法院院长到她生产队来的故事，不断引起哄笑：那时上面发了点糯米、红糖下来，给浮肿的人，他都贪污了，锁在屋内，被人偷走，于是吊起一个嫌疑犯（并不是此人偷的）。被吊的装死，吓得院长将他放下，煮饭给他吃。此人等院长一走就吃，院长一来就又装死。当时已无法生产，喝了点稀汤，干部领着人们到地里，大家围坐着，根本无法干活。鸡猪都死尽、杀尽，但牛杀得很少。干部后来也被整得厉害，有的被关起来，都向群众道了歉。有个较铳[冲]的小伙说：他赔礼算什么？人还不死了。为此大家甚不以为然。原来人们大概把我当着一个“高高在上”的，听我说起各种代食品，从玉米芯、叶、瓜藤到榆树皮，都说的是“行话”。问我吃过多久？“半年”，这才真相信我是能理解他们这些牢骚的。完全是一种欢腾的情绪，当作可笑的过去。“现在都讲老实话了。”“干部群众是一家人。”说霍山范围之内，大概情况差不多。对比之下，兴华村恐怕还是中等或中上情况，时间也没有这样长。六一年的种子，都是外面调进来的。这一场谈话，是从我问产量开始的。白水坂山高，只能打二百多斤。我则与之算气候帐，对比青海，黑龙江之无霜期短促地区情况，怪他们干劲不足，应想办法改良土壤。中国农民真是盖世无双：不畏任何艰难困苦，心怀宽广，听话（决不能说是愚蠢，愚蠢的是信任浮夸、自己浮夸的人），乐观。他们相信县以上的领导决不是这样乱来的，只是这一层干部：大队——公社——县，将事情弄坏了。完全是新的一代农民。

室温总在 10℃。领 60 元。

1964 年 1 月 15 日（星期三） 阴雨

天又阴雨。早晨细雨，山头有雪。下午傍晚又下雨。

考虑几天，还是集中两个题目：五四时期他的思想发展；新民学会和五四时期湖南革命运动。先作长篇。今天开始摘记杨昌济材料并作初步分析。

一个单干“医生”（叫刘维钢，哥哥在水文站工作）来坐谈甚久。因淮南灾情，来此就食并“开业”。

后经解证实，大概是自己乱撞一阵之后，自学做起医生来，人还聪明，却向我自吹是“安医”五年毕业，攻小儿科，又会中医、针灸，还会治猪、鸡病。向社员诊病只收药费（0.28 青霉素针，收 1 元）。来此第一个月赚了 150 元，现在少了。大概治愈过几个人，群众中传说，工区来了个高明医生，胆子很大。这也是现在的农村“新闻”（说政府准许私人医生开业）。因先不明底细，只有劝他不走资义道路，还是应归到公社医务集体中去。青年中也可出江湖医生。农村医务人员太缺，可以让人胡[糊]弄。不过，比迷信又好多了，总能打青霉素。此人是挨饿时去公社的，干部和医生饿不了，有机动粮，可贪污浮肿食物。又说死青壮年多，是因新陈代谢太快，妇女则死得少。

晚上参加选举职工代表会。与解谈完，讲点历史概况。

早餐吃饺子。

1964 年 1 月 16 日（星期四） 阴

五点半醒来。昨夜仍有雨，山头雪满。做活动 40 分钟。

信用社汪来，公社会今天结束。会开得很好，生产队干部原先总以为必又整人，有人“倒霉”也。四类分子有七种花样，如嘱咐儿子记仇，准备倒算，破坏竹木等。说老公社（石槽区）共死四千人，区书已撤职。白水坂死七十多人（1/7）。当时干部们都是半夜偷着做饭吃。有机动粮，弄点吃食，办法很多。后来平反，“吃点、沾点”不算错误了。

前夜白水坂说只打二百多斤，果然是不说实话，也在四百斤以上。请汪午餐，两份粉蒸肉。

下午和晚上准备“历史概要”讲稿第一讲：一个总的轮廓。只有周谷城的通史可作蓝本，拟讲十次，穿带有《二千年间》小册子可作参考。此书概括力甚强，但解放后没印行，可能因其水平不够，或有缺点。

1964 年 1 月 17 日（星期五） 晴

算是天晴了。六点起床。近来又便结，同在北京相似。吃鸡蛋的原故？

准备第一讲“轮廓”，花了大半天写好提纲。晚上讲了两小时，材料仍多了，自觉重点不突出，人们可能记不住什么。看来尚有兴趣，讲完后，有人留下愿再谈谈。管主任亦在其内。人们程度不齐，职工中还有部分在识字的。这总算是庐山以来可纪念之事：又开口正常地讲点什么了。藉此系统整理一下一些历史概念，是很有意义的。

接灼姐信，云珠珠可能开始“神经分裂症”，已动身去京诊治。即复信告以经济不必发愁，我完全可以协助。给大胖信，将生活情况写告。

右手腕又生筋扭痛，不知何故。

晚上到桥头民工（砌石队）处闲谈，原来都是白水坂的。

1964 年 1 月 18 日（星期六） 晴

到底是长期未作此种劳动，昨夜上床后几乎失眠，连忙服眠药，睡到六点半始醒来。

天空无一片云彩，晴定了。给苗苗写信二页，为么么画了“铃兰”牙膏的商标图案。看报，借来几本书，再没有做其他事。下午散步到公社，遇彭主任。他说这次会议干部们（主要是大队一级）的问题只谈出十之一二，不逼不追，互相观望，谈大不谈小，谈远不谈近。说外部矛盾问题不大，问题还在内部，一般都在三、五百元。五风，整风，平反，几次反复，早就不愿干，现在还有此情绪。问题就是摊开，也没有办法，还能抓起来？一家老小照样还得养着。问起到底如何弄到钱的？公社化，大社变小，

又变队，变来变去，账目谁能弄清？自己是清楚的。结算现在虽在队，但大队上下其手，办法多得很。说大队干部工资由国家开，这意见过去提过，上面不同意，否则，就更不会劳动了。他明天去白水坂，决定明天同他走一趟，也练练腿脚骨。

晚上仍到民工队闲谈。

1964 年 1 月 19 日（星期日） 晴

今天完成白水坂之行，同公社彭主任一道，将近九点始动身。从公社过去翻一个大岭，即望见水库全貌。然后沿“白水”沟行，说是有一处全是白色水，因而得名。过龙门坎，连续几个不小的跌水，小瀑布，还有“龙洞”，比杭州之九溪十八涧不知强多少，颇似福建的山沟。当然两岸山坡还是丘陵意。中途在白水头朱秘书家稍坐。去年一个半小时暴雨，水漫进了屋，说是几十年未见过的，许多田，坡被冲坏。一路看见痕迹。在供销社处又小坐。一路男女老少同彭熟如家人。所谓“坂”，即是缓坡或小块平地的山冲。平江大概叫“埠”（可能埠大一些），浙江大概叫“坞”。在大队部隔壁储家吃饭。这是过去的大食堂，房屋宽敞，有两进。有运米客人经过，共八人一桌，吃船拐子肉，香美之至。主妇殷勤。该家正杀了猪，单肉即三百二十斤，毛猪总是四百好几十斤。红米饭也比食堂的香，但家乡腌菜则不如湖南的了。最有趣之事是彭特引我到一家双生子娶的双生女一家做客。只有双女在家，细脒眼，胖墩墩的，确难分出（归途看见弟弟正挑米过来）。女家陪送很丰盛：红油的箱柜、桌子、盆、桶，热水瓶等等。是去年办的喜事。饭后，又到大队书记（汪）家坐了一阵，招待炒瓜子、山毛栗。同彭一路所谈可记者如下：见到龙门坎，当然提起水电站，马上指给我路边的小引水道，一个石砌的深洞和下面毁掉的一小块田。当时动了手，“厂房”都盖了的，现在已变成“古迹”了。“遍地开花”之时，全县搞了一百多个，无一成功。六二年还由县主办两个，决心办成的，连机器都有了，花了几万块钱，多少劳力，也都失败了。因而慨叹那几年的无效劳动。五八、五九年有灾，于是大搞水利。六安专区修“淖？渠”，劳力都是倾村而出，粮食吃光，一场空水网化。六 0 年是风调雨顺，可是无力生产了。办过一个月的大食堂，二三百人，走五里路吃饭，就那么一点稀的，后来才改小食堂。死人根本不算什么事，倒在路上的，东西、衣服即被剥去。当时省委上报只死一千人。现在大队干部劲头不大，原来是国家固定工资（二、三十元），现在补贴工分。对下哪一面也不敢得罪，又担心这一级哪天取消，回去当老百姓，要留后路（汪书记说这是不假）。大队干部“超支”的多，当然，还有瞒着查不出的。磨子潭方书记即五、六百元。怎么办？这种情形普遍。沿路看见茶树很多，白水坂并有红茶场，群众一点兴趣也没有了，茶树几年没施过肥，恨不得死掉算了。原因是茶叶摘后甚娇，不能久放，须立即处理。都要送到大队，做不出来。叶子变质，即不值钱。生产队还要开工分，因而不如种地。彭说今年拟改变，以生产队为单位，就地做，但机器有问题（没见到机器）。国家要做红茶。对于所有的技术改良，种子改良，密植（4—6）等，一概无兴趣。密植仍是 8 寸，只是欢迎化肥，半夜赶路去挑，群众欢迎的是立竿见影之事。大队干部之间“靠背”（不团结）相当普遍，抵消精力。彭甚至主张一个大队一个人就“着”，干脆拿国家工资，这样才有责任心。公社现在九人，妇女、青年、文书乃至会计都可裁去。武装兼青年，文书秘书、会计一人，或信任[用]社人兼会计。妇女无事可做，生了孩子的回家了。因此公社五个人即够。各人分工一个大队，可多住在大队。从前区是大公社，现在的生产队即过去之小组。要了解一个地方的农村和干部情况，谈何容易！彭还谈到六一年下种时，稻谷和玉米籽都从地里扒了吃了。

1964 年 1 月 20 日（星期一） 晴转阴

昨天到底很累，九点即上床。今晨六点起。醒来到处冰冻，室温总在 5℃。于是换穿皮袄，并且棉

背心。上午仍觉疲倦。读了点有关宋明哲学的书。问明银行寄取款方法，再告灼姐。

下午去石槽汇 30 元与母亲。归途遇王会计。人们总好谈及那两年情形。家属在寿县饿得跑来此地，20 斤两人共吃，才度过命来。说女人奶头如老人一样了。许来，希讲如何写总结，讲语法修辞，形式逻辑。军人派头。也许感触过去就搁下了（嫌解的总结写不好，发生过顶撞）。只好漫然应之。

晚上参加职工大会：防火动员（合肥供电单位发生一次火警），罗书记来，谈及六 0 年救了附近七个生产队（归水库管），劳力全搞水利去了，帮助秋收，治浮肿病人。他十天挖了 500 多斤葛根，超过任务一倍。完全是农民本色。此人朴实、勤恳、待人真诚，还有原则。

1964 年 1 月 21 日（星期二） 阴

六点起床。活动 40 分钟。天气又变阴沉。几乎整日读周著通史。很后悔没多带几本历史书和思想史来。

下午在附近散步，参观新盖的住屋。泥地，难干燥，买不到石灰。买五毛钱酥糖（多少日子花了这五毛钱）。晚间看书很少，只打瞌铳，不知什么原故。来此很少失眠，睡眠难道还不够吗？

晚饭后仍散步到桥头民工队处，同他们扯谈。信用社汪会计（烈龙）家共十个亲兄弟（无姊妹），现剩六个。我只见其四，都在一个生产队，老十自己单独生活，做了新棉衣。老五是生产队长，老八烈虎当兵七年（去过海南岛三年，种橡胶，过不惯又回来了），山里人总是恋着山里。谈起羊肉都摇头，“那个吃不得，筷子都要洗过。”西红柿不能吃的；棉花一亩地只 20 斤，种不得；至于水果，更无此要求；牛奶、羊奶能吃，简直是天下奇闻。分析他们盖的房子不科学：不朝阳，不讲卫生，钱都花了（草房三间五六百元，瓦屋千元以上）。这条还承认。不能养羊是糟蹋庄稼，等等。大概山里人习惯的改变，比平原困难得多。他们是看不惯，也看不起平原区的事物的。

1964 年 1 月 22 日（星期三） 雨

天气又阴又雨。早晨活动时还没下。又改穿皮袄。室温总在 10℃以下。整日读周著通史，上卷毕。此书选用材料甚多，但与叙述常重复，至于排比、写法和观点，尚多问题也。可取者还是材料较丰，比范著强。历史书总得史实丰才好，才能读之有味。

晚饭后又到民工队闲谈（冒雨散步也）。下象棋三盘，皆胜。白水坂居民千人，现无一在外念书中学生。在坐的有几个初中生，是读不起，家中要劳力。因而建议大队应予补助，并讲述其理，大家都异口同声赞成此事（他们问我彭德怀现在哪里？只好支吾过去）。

许拿来一本旧的《语法修辞讲义》（大概是五二、三年部队所用），告以写通文字决非易事，尤不能先要求将“总结”写好，说有的负责干部一辈子也写不好总结。初学写作，还是得从应用文写起。似乎泼了点冷水，也是避免引起解的不安也。

1964 年 1 月 23 日（星期四） 雨、阴、雪

一早就是雨、雪，不能活动。

将通史下卷挑阅翻完。眼睛极疲倦，两次到门口就地跑步。晚上听文件传达，康世恩[2]的“松辽会

[2] 康世恩：（1915—1995）河北怀安人。参加了了一二•九运动。1936 年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同年加入共产党。后一直在晋绥一带作地方和地方部队政治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事石油开发工作。曾任石油部副部长兼大庆油田会战指挥部总指挥，石油化学工业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石油部部长等职。是中共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

战”。很像一桌几十碗菜的酒席，过程情况被略去，不知根据。说是企业也要打“歼灭战”，要“革命化”。解放军的一套政治工作经验当然是有用的，总之一切须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还记得一个“三老、四严、四个一样。”其实也就是号召作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优秀分子也。听说是四万人会战。不知“大庆”是否即“安达”。是勘探阶段抑生产阶段？抑两者结合阶段？颇有风起之感，已不是“青萍之末”了[3]。

1964 年 1 月 24 日（星期五） 晴

六点起床，活动 40 分钟。天气放晴，白天可以节省炭火。第二篓炭又烧掉不少了。

第二讲“关于皇帝”提纲写就，有 14 页，比上讲还多，讲时必须压缩。

晚上有电影（机子坏了，没放成），今天暂停。

接琬姐、灼姐信。灼姐拟下旬动身去长。复信。将手边存款寄 100 元至长沙，免得琬姐也因而紧张。

1964 年 1 月 25 日（星期六） 晴

五点一刻醒来，六点起床，活动四十分钟。此地人们竟无一做早操的，民警队也是偶尔出操。

给灼姐信补上一页，请找湖南戊戌材料。骑车去石槽寄款、寄信。一个住在石灰窑（离此三里）的小女孩上学，强着搭车，累得出一身汗。

晚餐前上浴池洗澡，开始人不挤，泡得甚为舒服。遇上老周，说他有一堂兄现已 104 岁，单身，从不舍得上澡堂洗澡。寿县人洗“干澡”；用秫秸干擦身上痒处。这也是生平第一次听说。

今天有意松懈，只是翻读“近代诗抄”。谭嗣同诗何其阔大、雄放、豪迈：

河流大野犹嫌束，山入潼关不解平。

斗酒纵横天下事，名山风雨百年心。

自向冰天炼奇骨，暂教佳句属通眉。

如将其存诗二百首全部读通，真实材料也就可得一半了。诗以言志，诗以寄情。一般说，人之感情不到不得不迸发时，是不会写诗的。一个率情之人，真诚之人，是必定诗如其人的。

晚餐后仍到民工处扯谈，他们是很欢迎我去的。今天大谈大队干部手脚不净；从家庭生活，铺的、盖的，即可看出。上下其手，连布票也有问题。谈到下了台的“杜书记”，当面还是不敢、不愿讲。对于我的劝导：他们负有监督责人[任]，必须与人为善，都还是首肯的。又谈起不喜欢吃“玉六”，只有大米好。当我说及北京只供应 1/10 左右大米，一半玉米时，异口同声：北京去不得。

对门小葛送来甜酒糟一碗，煮甜酒冲蛋，并放胡椒，似乎解放后在长沙亦未吃过。这就几乎是三十年前的口福再尝了。

1964 年 1 月 26 日（星期日） 阴

五点一刻醒来，仍六点起床。活动 40 分钟。

上午随 10 人|们|到戴家冲砍放大树。已死的板栗树，高近十米，约三、四围，几百年的古树，惜完全朽蚀。豆腐房小赵爬到树顶系好网绳，众人远处一拉，立即轰响倒下，生平未见壮观。参加拉绳时，

[3] 战国时宋玉《风赋》曰:“风起于青萍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是说风从地上产生出来，开始时先在浮萍草头上轻轻流动，接下来吹遍河流山谷，最后聚集在山口，成为盛怒的飙风了。李锐这里的意思似乎是说感到了某种浮动的潮流且已有了一段时间。——李南央注

脚踩入溪水。我尚未参加用力，树就倒了。原来还以为决拉不倒的，不料根底已全蚀空，稍有外力就溃溃了。

隔壁管主任送酱汁牛肉佐餐。下午在房内同邻居们打一百分两局。虎林归来后第一次。

晚观电影《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柳堡的故事》，真是像过星期天。

1964 年 1 月 27 日（星期一） 阴

昨夜究竟较累，睡到六点半始醒来。又有小雨，没有作活动。

读谭诗，不解者太多。“留别湘中同志八篇”，梁启超亦不解其“语语有寄托”，而叹“独恨无人作郑笺”。不知湖南老一辈中人尚有能解者否。又翻“史记选”。不想提笔。

晚上仍到民工处，下象棋三局，负一。

上午搞运行的青年汤洪喜来坐谈近二小时，只有谈谈水电情况。他六一年去过三门峡，未见架高压线，大坝、厂房土建已毕。我尚不能忘情也。他们是在“人民手册”上见到我的职务名字。这就没有办法了。

1964 年 1 月 28 日（星期二） 阴转晴

一个大耗子捣乱，四点半即吵醒。六点起床。活动四十分钟。

读“哲学史简编”。这类书读后还需常翻翻，以便将一些基本概念记牢。下午佛子岭工会主任陈来坐（同“五厂评比”代表来），关心与客气也。讲来讲去三点：不着急；生活要求请直提出来；帮助此间干些工作，如水工。此人在合肥见过，竟全忘了，而且记不清是否即省局之人。后来问到管主任，才得知其身份。

晚饭后同小汤散步，接着同三个青年打 100 分到十点一刻，共打了四局。

1964 年 1 月 29 日（星期三） 晴

五点多醒来，六点十分起床。活动半小时。早晨甚冷。

仍读“哲学史简编”。为找寻一篇历史论文的刊出日期，翻阅前两年日记。多么难以度过的日月。可能是 61 年读过的（为什么中国封建时期特长？）。

管处熟了，常来坐坐。今天问及子女教育问题。晚上管等来打 100 分至八点半。

1964 年 1 月 30 日（星期四） 晴

天气晴定了。早晨仍冷。又是五点醒来。

近日便结，当是太无活动之故。

准备第三讲（官僚、军事制度）的提纲，基本按照“二千年间”，就以周著通史材料。

为使房间稍觉宽敞一点，特到招待所换来一个窄一点的棕绷，床位挪动一下，算是稍出了点汗。找篾匠老朱帮忙，将篾笼修理好。锯竹筒三节：一作笔筒，二作墨池与笔洗，还是想以画字当作休息。

晚观电影《七天七夜》，写延安青化砭之战。如一篇新闻通讯且平平之作。

1964 年 1 月 31 日（星期五） 晴

仍五点多醒来。晨风冻耳。活动四十分钟。

读完“哲学史简编”。此书写得很简明，中国部分条理清晰，论断也明确，叙述扼要。春秋断为奴隶制崩溃时期，因而孔子思想有进步意义，老子断为唯物论者。

下午到公社山冲散步，遇汪会计，略谈白水坂开会情况。生产队问题揭了一些，大队干部未及。

晚上讲“关于皇帝”，近二小时。

本月份共用 30 元，内伙食 25 元（5 元鸡蛋），另用 5 元。大概比延安时还要节约。

1964 年 2 月 1 日（星期六）

昨夜服眠药并自调。五点半醒来，竟又睡到六点三刻。只做一刻钟活动。

上午翻读哲学。下午做了一件事：小葛设法借来四斤花生，小裴也参加，将之剥出，用小包裹寄给么么和苗妹（可装一公斤多一点）。去石槽路上正遇邮局老刘骑车带孩子来洗澡，包裹交他，节省一大半来回路。老刘大孩子在后面与我同路，十三岁，在小学六年级，穿起爸爸的衣裤，衣如长袍，裤脚卷起一半。问起来，他的妈妈是 60 年吊死的。那时爸爸下乡去了，他在机关食堂吃饭，妈妈带着妹妹在家只有十九斤粮。只说妈妈吊死的样子他都记得。实在不想再问其详。前天帮修篾笼的老朱，他的老婆也是那时吊死的，一个男孩也死了。人们谈起来，当作平常事而已。

晚餐前上浴池洗澡。晚上为小汤讲解毛主席诗词十首。后来管主任取来臧克家的解说文，写得不高明。观电影《红霞》。歌曲太不动人，女主角形象好的。

1964 年 2 月 2 日（星期日） 晴

六点半始起床。早晨很冷，室温 1℃。加了件薄羊毛衣。

翻《枣下论丛》和旧的《人民文学》。管主任去合肥，托买书和修棉毛衣（合肥德政，可以换半截）。下午参加种松树，栽了一百多棵，约两小时毕。种松树必须踩紧。

晚上同解闲谈。给苗苗、小妹信。

1964 年 2 月 3 日（星期一） 晴

今晨又是 2℃。昨夜已觉被子薄了。将全部被褥翻晒。今夜改盖鸭绒被。

几乎整天读旧报并《枣下论丛》。要来旧报纸和墨汁，开始画字。解主任约为春节墙报写稿，没有答应。

晚饭后散步，哼成以下联句，也可应命也：

年年岁岁磨子潭上风光好，

日日夜夜水电站里意气豪。（或干劲高）

堵塞一切漏水，

培育四周山林。

掌握水文规律，

确保大坝安全。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

活要多做，电要多发。

水机旦暮为电转，

涛声日夜代鸡鸣。

收到八号楼老刘的信，问“工业券”如何处理，说他们三人都好。不免想起他们对我的二年照顾

来。

晚上听“七评”。十点半广播即闭，没有听完。

1964 年 2 月 4 日（星期二） 阴

天气又变坏了。仍五点多醒来。早晨活动半小时。早饭后画字。

整天听会。分站 63 年各项工作总结，以及今年一季工作布置和政治工作等等。三顿饭一顿吃，应有尽有。从水工观测到广播歌曲，从发了多少电到看了多少病人，详细的流水帐。现在强调四个第一，学习部队政治工作经验当然对，主其事者连别人写好的总结也念不下去，有了“挂帅”在前，也不以为意了。

几乎五年不闻世事，从这儿以见一斑，还是几年前之水平也。这个问题，恐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死绝才能解决。

1964 年 2 月 5 日（星期三） 雨雪

五点醒来，不到六点起床。活动了 40 分钟。

下了一点雪，来势很好，一会儿就变雨了。

翻“伦理学原理”，实在翻不下去，真正的古董。兴之所至，大画其字，写“黄河之水天上来”，并读李白几首有名的七古“抽刀断水水更流”；“上有青冥之长天，下有绿水之波澜”，等等。情景、心意、飞思，人不到其境，无法理解其深度。

晚上参加办公室的小会，等于没参加，看“参考”去了。西德寄来一份电器新产品的广告册子，“Export Market”，竟无一人知其为何物。

1964 年 2 月 6 日（星期四） 阴

近来常做奇梦。昨夜梦见到了巴黎，在一个古老的铺子买老式点心。大概是过去的一个想念，能到西欧一趟，逛鲁弗尔和罗马古迹。如今真是永生梦幻了。

六点半，广播响声才起床。只活动了十分钟。上午仍翻“伦理学”。理发，为过春节也。

“春节有感联对”交卷，很值得一书。庐山以来，我这个“老作家”第一次发表稿件，刊于墙报：

磨子潭上年年岁岁风光好，水电站里日日夜夜干劲高。

堵塞一切漏水，培育四周山林。

掌握水文规律，确保坝体安全。

山高水深两不厌，心红志专总是欢。

江淮细雨辞旧岁，大别和风迎新春。

水机朝暮为电转，涛声日夜代鸡鸣。

为借放大镜到水工室小坐，谈起这儿的水文情况和机组、水头等等。

下午看了六篇墙报稿子，立即改就三篇。另三篇过于空洞，只有退回。这也是可记之事：多么想动一动脑子呵！动一动笔呵！我颇有爱罗先珂住在鲁迅家时的心情。

坝顶和桥上都安好电灯，山谷夜空，悬挂两串火珠，给人一种兴旺之气。

夜读《人民文学》上的《突击主峰》，很受感动。真正的英雄，真正的坚持必能获胜。这种坚持完全不同于炮火连天战场上的不暇思索，而是用自己感觉到的即将停止跳动的一息息生命换来的。我只在青海过日月山（？），到过 3200m 的高度。在“第二台阶”仰望顶峰：碧蓝碧蓝天空，没有一丝灰尘。

俯视脚下，白云缭绕在群峰之间。巨大冰川，像汹涌澎湃河水，在群山脚下回旋奔流。唯有珠峰冲开层层云幕，昂首傲视苍穹。四周是冰雪世界，到处都反射着强烈的莹光。由于阳光灿烂，高山地区空气的透明度又大，因此苍穹本身便像一座千灯相照的大厅。在这地球之巅的辉煌厅堂之中，珠峰以它那庞大身躯和金字塔形的顶峰，更加显示了我们星球的雄伟壮丽。三百多米的高度，他用了几乎一个昼夜的时间。这一段事迹应当永远留在小学教科书上。记得小学课本上读到“铁达尼号”，对小孩子的影响是很深的。这却是人家的事情。58 年坐“图 104”去莫斯科，在 9000 公尺上飞过，下面只是见到一片无边无际的云海，而上空仍是阳光蔚蓝一片。1937 年十一月下午登泰山，在南天门上看日落，一个巨大的暗红球在整个紫灰大雾的世界中浮沉；以及第二<天>早上在日观峰看日出，这种情景都是一辈子不会忘记的。

1964 年 2 月 7 日（星期五） 雨

早晨停电又下雨。六点多始起来。只能站在门口略做活动。

翻看报纸、参考，草读“七评”。再次毛骨悚然（“好朋友”，“有足够勇气”）。这个混蛋想混水摸鱼，如此不择手段。形势如此，夫复何言！

又改墙报稿二篇。将“联对”题改为“小联迎春节”，因并非真是什么“有感”也。

晚上参加工会会员大会。大概发补助金是一大事。

夜读“板桥集”。

1964 年 2 月 8 日（星期六） 雪雨

六点起床。略作活动。上午下雪子，比历次雪都大。

又改墙报<稿>数篇。正书、正事都不想看，不想做。翻完“板桥家书”，从但是眼光来看，当然有很多通达之论；重视农民，“天地之间一等人”这一点，今天仍有光辉。大抵每书议论一件事，讲心中之话，文字生动，毫无做作，这在今天也是难得的。“秀才受病，只是推廓不开，他若推廓得开，又不是秀才了。”我曾被目为“秀才”，旋被推翻。倘细细思之，我身上“秀才”之气并不甚多，有些事“推廓不开”，但许多事还“推廓得开”，否则尚能如此豁达记此一段乎？在山上时听到“跟随多年，仍是书生”之论，甚不以为然。如今证实，此种不以为然实在是为然也。我之缺点与优点常常是同一的或并生的，如自信力之过甚，生一主意，即难动摇，非达目的，决不罢休。“板桥家书”读后，似乎可写若干则。

向邻居青年借来《奥德河上的春天》，写向柏林进军，得斯大林奖金作品。作者只比我大二、三岁。“星”似乎在热河时读过，但只记得这么一个模糊的名字了。书有五百多页，写侦察兵，当然有恋爱。战争生活本身动人，内有军委委员，军、师一级干部的生活，心理描述，也觉亲切。因此竟看到夜一点始释手，快过一半了。

1964 年 2 月 9 日（星期日） 阴

昨夜上床后许久才睡着，熬夜的规律。七点一刻起床。外面冰冻，也就不及做活动了。

上下午都在门口跑步十分钟。看完《奥德河上的春天》。第三部还直接写了希特拉地下室的情况，这些地方就完全可以当作历史小说来读了。主角鲁卡卓夫和塔尼亚的恋爱写得很好，真正经过战火生活的感情。全书警句不多，但人物思想刻划还是比[较]深的。大概我能记住的只有刚从监狱出来德共老党员的一句话：“恋爱不行了，但还可以工作。”

晚饭后同小汤散步，在没有盖好的房子中，见到睡在泥地上的两个灾民孩子。薄薄的一点草，没有被子，在嚼生苞米。用敌意的眼光看着我们。后来在医务室门口见到他们的母亲，在做豆渣饼。是从灵璧来的。“掌柜的五九年饿死了。”身上的衣服是公家救济的。很不忍再问下去。他们是动员南来就食的，然而区政府怎么没有一个统一安排呢？最近要饭的又多起来了，有的女人还打着赤脚。一见到一听见这些事情，心情总是非常沉重。首先的问题还是农民要有饭吃，要有衣穿，有被窝盖，特别是孩子不应饿着、冻着。这还是最根本的问题。皖北的旱涝问题不了解到底是怎样一个问题，十多年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情况也不清楚。哪些有效，哪些无效，哪些反而帮了倒忙。

1964 年 2 月 10 日（星期一） 阴

看错了表，六点半始起床。略作活动。

毛遂自荐，包写春联。生平第一次，如此写一整天大字。只有颜体还能写成正体，隶书、魏碑都不能成形。可是仍以行书受欢迎，这倒出乎意料。总以为人们喜欢规矩字也。在八号楼乱画字一年多，今天算是“用于一时”。这也是山中无老虎之故。共写成 47 付。毁掉的总在 10 付[幅]左右。自己做了一付[幅]，尚未成熟：

山居浩气更风发，窗外涛声代鸡鸣。

而且写成了，悬之墙上，可打“3 分”也。

晚上小汤送来日记本，要我题字。这个孩子甚愿亲近我（有如小于，但小于则是经过风霜的）。大概是昨天讲到如何练习语文，最好是写日记。又下象棋五盘，均轻易取胜。

1964 年 2 月 11 日（星期二） 阴

六点十分起床。昨夜服药，睡得尚好。活动半小时。天地冻得厉害，还不觉得冷。

几乎又写了一天对子，数量比昨天较少。边写边想。发觉管主任即取去“喜逢春雨花千树，笑舞东风柳万条”一联，于是翻诗本，偷拼几联：

春逢满山无穷碧，朝霞映树别样红。

（杨万里有诗：“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山树花开莺乱啼，春江水暖鸭先知。

（徐元杰有句“花开红树乱莺啼”也）

终身争五好，每事学三思。

泽以长流乃及远，山因直上而成高。

（成联）

又将主席诗“红雨”、“独有”二联写入。

不断有人来求书，还有写“福”字的，这就比八号楼和西岗过得有意思了。厨房老王特送我茶叶一包，很是诚意，不收不好。下午又去洗澡，真是过年一样。

昨天接到灼姐信，从长沙发。珠珠之病尚未最后定，也许不是精神方面的问题。托找书之事，无法进行。

“浩气风发”之联终于撕掉，何必引起误解。不禁想起“西湖虽好莫题诗”[4]来。

[4] 清代词人朱孝藏集句联：词客有灵应识我，西湖虽好莫题诗。此联刻于杭州西溪秋雪庵。

1964 年 2 月 12 日（星期三） 阴、除夕

六点十分起床。活动半小时。又写了整整一天。尺书大联两幅，生平“杰作”也。

给各所、室分别撰写门联。水工所为“日日夜夜勤观测，年年岁岁保安全”；发电所为“发电多快好省，工作紧张严肃”；厂房门口书一大幅：“大别山里风光好，磨子潭上发电多”；资料室等为“一丝不苟管档案”之类，理发室：“手巧心灵人人满意，桃红柳绿户户春风”，等等，还有些福字的。真是门庭若市。小汤来当“书童”。无人帮忙，尺书终写不成的。“理纸者 x 姬也”。确是画家应当留一笔的。自己门联换过一幅：

山居气清春不尽，窗外水活江有声。

四点半会餐，菜比新年合口味。喝白酒约三、四两间，大概出邻居意外也。饭后许主任来闲谈。参加晚会，有会讲笑话者，惜不懂地方话。会后罗书记来谈至十点，很是周到。仍谈他自己历史，在上海工厂时受些影响，回乡后就敢斗争了。

1964 年 2 月 13 日（星期四） 春节

昨夜罗来谈话时，即感觉酒意有点上来，不大舒服，随上床，已不能入睡。终于在十一点多时起床，先解手，后呕吐，方才平息。晨四点，为广播吵醒。假寐到七点后起床。

早晨吃豆浆、油条。司务长听说我不愿吃油腥，中、晚餐都特做了把粉炒肉、白菜，还做了非常可口的油皮、腰花汤，还有咸水鸭。虽是独食，也很是舒服。晚上还招待邻居共食美汤。司务长是厨子出身，菜完全像大馆子手面。剩下一张红纸，特书苏东坡“新城道中”七律，以为甲辰春节试笔，并悬之西壁粉墙，甚为耀目也。人们来打扑克，直到夜十一点半。早晨川流不息的人来拜年，后来我同邻居和几个青年也周游一次。

1964 年 2 月 14 日（星期五） 阴、雨

七点始起床。睡得尚好。

我的房间变成俱乐部了，几乎整天打 100 分。抽空洗好罩衣、裤及内衣。小葛又帮我下河洗好，并招拂用篾罩子烘干。完全是忘记一切，专心玩牌的心情。颇起想[想起]延安的周末麻将，打一付猪肝也。

三餐又是单做的，好菜。约好明天请司务长和厨房几位同志一起会餐。夜十二点牌局始终。

1964 年 2 月 15 日（星期六） 阴

仍阴，微雨。白水坂之行推迟到明天。昨夜服上眠药，大概近一点始安然入睡。七点起床。房间仍旧是 100 分俱乐部，还有人挤在这儿下象棋。为小汤的新本子题记如下：

写日记有许多好处。最重要的是可以督促、检查自己；可以养成做事有恒的习惯；可以备忘；同时也可藉此练习写作，使语法通畅。但日记很不易坚持。如果采取有话即长，无话即短的办法，各种各样的事情和偶有所感都不妨记下（日子长了，就会辨出哪些可记，哪些不必记），便容易坚持下去，慢慢养成习惯的。当然，日记主要写给自己看的。小汤同志以为如何？

今日之“牌兴”已是奉陪，人们已自然往我处集中也。邻居有夫妇打架，不得不出去劝慰女方（小丁）。此间夫妇关系乱七八糟之事颇多也。人云安徽风俗“开通”。

1964 年 2 月 16 日（星期日） 大雪

昨夜干到晨二点，不是我打了个大败仗：60 分挖底加翻，还不得罢休。对方三位都是抽烟的，虽加限制，如此斗室仍是烟闷窒息。仍服药上床。睡到七点始醒。做了些关于高音的伤心梦，已经逝去的“旧情”之梦。此种伤心，也早已忘却了，只有梦中偶见也。

大雪终日，群山在白雾迷蒙之中，惜无雅人同我登山一览雪景。然而推窗一观，也就很满足了。无法拒绝牌迷，晚上本拟谢绝，无奈罗书记第一次来入局，只好奉陪。幸九点即散。

春节白水坂之行失约，是唯一遗憾。“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结果变成“北风知我欲山行，漫天雪花没山林”了。

1964 年 2 月 17 日（星期一） 大雪

昨夜十点服眠药，睡到六点半始醒来。几天熬夜，一觉补足了。

外面是一片白茫茫世界，要带扫把才能走路了。早点后，打扫房间，回复日常生活。回想四天来，此间人们只有以打扑克度佳节，实在是个问题。

大雪终日，几乎达一尺厚。北京多年亦未遇此好雪。上午吟成四句：

天公知我有远行，故洒雪花没山林。

白水坂上人家好，应咒天公同我心。

仍以红纸书之，替下“东风知我欲山行”。

罗书记中午来闲谈一阵，晚上又来，谈至九点半。似乎有什么事要谈，却未见提出，只是闲谈而已。晚上许亦来谈写作速成问题，硬要我用他所藏之 50 年的小册子“怎样写作”。此人主观而自负。压住性子，而扯解释，语文、写作难以速成也，还是要采用目前出版的新教材。总以为我过去只是做惯发号司令，高高在上的工作，全然不了解下情，不知实际似的。这恐怕也是所谓下对上看法的一般通病。

1964 年 2 月 18 日（星期二） 阴、小雪

六点半起床。只做了十分钟活动。上下午在门口原地跑步，作深呼吸，每次约十分钟。

今天室温总在五、六度间（早晨降至一度），室外当在零下十度左右，北京亦不过如此也。几天来已着皮袄，并加薄毛衣。好像在兴华村时，也不过如此。

翻看许主任送来的几本语文书，看几天报纸，并看《香飘四季》，陈残云作品。此人笔墨甚好，但写的是广东农村大跃进事，一段难写的历史也。

晚上参加节育动员会，人们不甚严肃。朱医生讲了“安全期”的道理。过去我将排卵期弄错了。散会后，管来闲谈，谈到今天人们之滥生孩子，实际是对国家对自己都不负责任。这儿的出生率是 10%。以小见大，全国可能在 5%上下，一年就大半个法国也！

1964 年 2 月 19 日（星期三） 小雪

六点半起床，只活动一刻钟。整天飘小雪，室温总在 6℃左右。

重读毛选，从第一卷起，并做“成语典故”摘录。如能坚持，当能汇成一册也。

午饭后，同青年们打乒乓球半小时，脱衣而战，也胜过一局。下午散步到商店，遇公社秘书，闲谈生产队劳动组织问题，思想觉悟必须与物质刺激结合，劳动率才能真正有效到如同“责任田”一样。

晚续看《香飘四季》。我是为了解广东水乡生活而阅此书。

1964 年 2 月 20 日（星期四） 晴

今天总算见到太阳。仍六点半起床。只活动一刻钟。

几乎整天看小说。看完《香飘四季》，人物太多，一两个配角，给人印象生动，着墨最多的，反不生动。作者代叙过多，本人的言语特性反不显明，也许是不熟悉广东话。男人语言都大同小异，几个恋爱场面，内心活动较细腻，予人以真实感。生产场面，则无非是热烈竞赛而已，其实不论冻也好，手肿也好，累也好，即令英雄，也还是有感觉的，而作者只写了表面的一面，反不深刻。旧刊物上读了几篇。《山径崎岖》，写晋察冀反扫荡中的一个小鬼及其有关人物，如传奇之吸引人，人物活跳，对话宛如其人，文笔别致，甚至有幽默处，“别样红”也。

打到一个野猪，民警战士一枪解决。外形与家猪难以辨认，嘴稍尖，毛长些而已。此物如未被打死，咬人甚凶。去年曾咬死一人。

1964 年 2 月 21 日（星期五） 晴

仍六点半起床。活动一刻钟。上午亦活动一刻钟（跑步六分钟）。

午餐后仍打乒乓。胃中饭不觉呆滞了。

太阳很好，室温升到 10℃。续读毛选第一卷，做成语摘录。这件工作大概能坚持下来。

交通为雪所阻，“参考”只来到七号的。孩子们的信是否在途中？闻管言，六 0 年，无为 120 万人，死 40 万，河南信阳亦极严重。

1964 年 2 月 22 日（星期六） 阴、夜雪

近来六点半起床已成规律。早晨只能简单活动，没有做多少气功。但上下午两次跑步，活动量加大。

整天读“一卷”，做“成语”摘录，兴致尚高。第一卷只剩“实践论”了。

晚上人们来我处打 100 分。观战者三人，很是热闹，十一点过才散局。

1964 年 2 月 23 日（星期日） 雪

昨夜又是一场大雪，已扫出的路又被盖满。原来颇想今天柱杖去白水坂，天公第二次故意作难也。

六点半起床，略做活动即早餐。整日未读书亦未跑步。人们欣然聚此斗室，作百分之战，直到夜十一点。有人宁肯观战，也不愿同别人再凑一局。

1964 年 2 月 24 日（星期一） 晴转阴

六点半起床。几乎多日没有好好做过气功。

看几天的报纸、“参考”，翻六三年的旧画报（去年一年没有买过也没有看过一本画报，此瘾似已戒掉），因而一页书也没读。上午小汤送日记来，讲语法、修辞，并从日记中的人事、讲点修养问题，达两个小时。这也算是“个别辅导”吧。

晚上散步归来，本想读书，管主任等来，碍于情面，陪打 100 分，十点始散。

早点后扫尽门前窗外积雪，微微出汗，通身舒服。

1964 年 2 月 25 日（星期二） 阴

六点半起床。略作活动。上午将旧画报翻完，送还办公室。

晚上讲第三讲：官僚制度。下午略做准备。多日未翻历史了。只讲了一个半小时，人们似乎还有兴趣，对南北朝之豪门士族，编“姓谱”，“旧时王谢堂前燕”，大概是闻所未闻也。管主任已习惯来闲谈，我也随意谈之。这个春节，总算是五年来较为别致的，颇想吟成一律，但只得几句：

今年春节磨子潭，漫天飞絮烂群山（玉龙卷天吞群山）。

坝顶新嵌明珠串，屋内随添白炭欢。

乱画桃符二百幅，喜拜新年八十间。

〇世间滋味都尝遍，不论甜酸苦辣咸。

（七、八两句，廿六日补之）（八十间者，八十户也，这儿一户一间房子或一个门面也）八句还是牢骚也。

〇世味遍尝谁似我

1964 年 2 月 26 日（星期三） 晴

大大放晴。上午洗被子、被单和衣裤。借来大木盆，买来开水，放手大洗。小丁帮忙，下河清槌。棉衣脱掉，也不觉冷。小小劳动之后，通身总是舒服的。

开始读“第二卷”，并做“成语摘录”。看几天的报纸和参考。外国记者对“七评”看法是“破裂”局面已无法挽回，我已节节胜利。

晚上观电影《湖上斗争》。老片子，无一长处。

1964 年 2 月 27 日（星期四） 晴

又是大好晴天。整天开窗，阳光射入，室温最高 11℃。仍六点半起床，做功一刻钟。

续读第二卷并做成语摘录。速度较慢，今天只读完《游击战战略问题》。

上午到木工组，请老贾师父[傅]做了一个读书板架，很是满意。他们谈到前晚讲的很有兴趣，比前二讲好懂。以前的还是深了，与只讲一个半钟头也有关系。

晚上参加职工会，许又大训其人，“营长”姿态也。听管主任讲水工，实际是高不成低不就，术语、公式太多，不能浅出。回来告以他宜以高小生、民警为对象。

为管速写一幅，小葛见了，说“像得很。”再画小葛，即不成了。

右眉梢上，过去常觉有根筋在内跳动，最近跳得很频繁，今天几乎一天不止。问朱医生，说是神经。什么原因，有何问题没有，只能听之了。

今天是元宵，老孙为我包了饺子。

1964 年 2 月 28 日（星期五） 晴

六点半起床，做功 20 分钟。连续第三天放晴，路也快干了，晚饭后可以近处散步了。

上午续读第二卷并记成语。给苗、妹信，复老刘信。下午参加学习会，听两个十条文件。晚上打 100 分。

报载“三老、四严、四个第一。”[5]普天之下，政治工作第一。但望技术能紧紧地跟上去，由此尖端

[5] “三老四严”是六十年代初大庆油田职工提出的口号：“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对待工作，

也能解决才好。

1964 年 2 月 29 日（星期六） 阴、小雨

已经习惯六点半起床了。只活动了一刻钟。

上午将借来旧《中国青年》全部翻完，也有几篇可以留阅的文章。下午续读第二卷并摘记。许主任来，说买不到书，只有油印课文开班了。可以边讲课边讲写作，投其所好也。

读到卷二，觉得全部通了的：运用自如地打战，是同国民党的政治斗争，七年内战时的经验教训，将这两个问题全部解决了。经济建设、包括农业生产，是还没有全通的，是一直在摸索中的。是否有点“轻敌”了？农村工作的阶级路线是从来通的，问题还在生产组织和生产领导，这比工业还难得多。中国农村的特点是很不平衡，太分散，经济地理条件多样化，应当有相对的“独立自主”。而过去一些生产办法（包括生产组织）太集中，总想打阵地战（至少是运动战）、歼灭战，而忘记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似的。今天来讲，四个、五个第一，政治、思想等等，其目的应当最终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须紧紧抓住这一条。存在阶级斗争，斗争的目的最终也是为了这一条。政治是为了经济，经济能进一步巩固政治。

两年多，写完这个本子。从北京到磨子潭也。

七册

1964 年 3 月 1 日（星期日） 晴

开始用这个新的本子，这个本子好像是 1956 年安林送的。八年之前，真是很遥远的事了，正是进入我在北京工作的高潮年代。我是“叹逝川”还是“歌逝川”呢？

六点半起床，没有做什么活动。

正在读五版的文章，罗书记来闲谈，问一些干部任用方面的问题，似乎与他自己有关。随后人们来了，于是开始了 100 分。衣服泡了，也没洗成。

下午续打。晚上观《芦笙恋歌》。演员不错的，树林中的“野人”生活，想起《人猿泰山》来。

还没有收到孩子们的信，特别想念么么，有一晚梦见她，向我撒娇，好像是在八号楼。

1964 年 3 月 2 日（星期一） 阴雨

天气又坏了。原来已脱掉薄毛衣，下午又只得穿上。

六点半起床，活动了廿分钟。整天翻看旧的“参考”，先翻去年的。

下午参加了业余教育会。初中是五年毕业。正规的办法好，“单课独进”办法也是好的。历史还是愿意讲下去，两周一次也可。同管主任谈了点自己的情况，他连庐山会也不知道，这个地方大概是个死角，我事也未传达到这里。他谈到罗、许之间关系原不正常，说许还易处，而罗常“言不由衷”。同管邻居二月，今天开始谈点“入境问俗”之事。

晚上又是职工大会，选举治保委员。

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四个第一”是六十年代初由林彪在解放军内部提出来的，其内容是：“在人和武器的关系上，人的因素第一；在政治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的关系上，政治工作第一；在政治工作、思想工作与事务性工作的关系上，思想工作第一；在思想工作中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关系上，活的思想第一。”

1964 年 3 月 3 日（星期二） 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 20 分钟。读了五版两篇关于历史研究的长文。帮写三张表扬海报，一篇黑板报的稿子——定要节育。

罗病了，去看他，正在睡觉。下午他又来我处闲谈一大阵。谈到目前社教运动，是廿多年整风运动已达成熟的阶段，人是定要不断改造的。我欣逢其会，有何怨言。

将六三年“参考”翻完。晚上小葛，小丁带着孩子来串门。农村妇女所想的确是较简单，为点鸡毛蒜皮背后闲话，互相可以大吵大骂。耳根虽不清静，却也热闹也。

1964 年 3 月 4 日（星期三） 晴

六点一刻起床，做气功 25 分钟。上午跑步十分钟。必须坚持多做活动。

今天读完《论持久战》。想起廿六年前读此书时，何等幼稚，当年竟没有一个人谈过大革命的教训。老高等都是过来人，却不懂得同新干部谈一点点历史。在延安也无机会参加“两条路线”学习，只是道听塗[途]说一些。整风时，因小广播引起博古的大不满。

下午学习会。直到漫谈解散食堂，曾希圣的乱指挥，才稍活跃。对于油菜的“方块移苗”，罗书记说是“老和尚翻小和尚的鸡巴”（瞎忙）。

收到灼姐寄来书一包，有范著“通史”，“新民主主义通史”等，并信。小白[6]竟要我就地物色“爱人”，真是滑稽。

1964 年 3 月 5 日（星期四） 雨

又下雨了。六点一刻起床，没有做成活动。准备第四讲。读第二卷。给灼姐、小白长信，谈过春节情形，并山中风习，谈爱情与友情关系。抄《州委书记》警句一段，他们能物色好，通得过，我必欣然应命。爱情问题，有通禅之感，“难为水也”。

晚上两民警来，问“出身与自我改造关系，贫下中农出身要不要改造思想”等问题。

水文站小王要调往上游站，晚上特打百分送行。

1964 年 3 月 6 日（星期五） 阴

六点一刻起床，做功 25<分>钟。仍读第二卷。下午学习会，漫谈农村阶级斗争情况。此事必须常敲警钟也。和平环境，容易麻痹，百足之虫，虽死不僵。

晚饭后同青年们散步。晚上，罗、管均来闲谈，都愿意来天南海北乱扯，也是山居的文娱生活。在延安时，不是也常有此情形吗。运行组青年杜士泽持文章来求修改，细改后并予讲解。现在是采取有求必应的政策。为理发室写招牌。

1964 年 3 月 7 日（星期六） 阴

昨夜又是一夜春雨。

六点一刻起床，做功 25 分钟，直到七点廿五分始早餐。照例大半碗饭。

总是整夜连串长梦。昨夜梦见为么么洗澡，想念不已之故。右眉梢神经跳仍旧不止。续读第二卷，增加“人名”摘录。下午洗澡。晚上打百分。下午曾同管到公社小坐。

[6] 小白：李锐二姐夫王铁铮解放前作地下工作时曾用白姓。——李南央注

1964 年 3 月 8 日（星期日） 晴

昨夜睡得很不安稳，几次梦见孩子并高音。

六点廿分起床，做功 20 分钟。

上午同小汤去石槽，春节后第一次出门，等于散步晒太阳。过邮局，访鱼苗场，得知一些养鱼苗的知识。鱼塘后山一大片竹林，在远处一望，截其一长条，宛如所藏张宏《仙家犬吠白云中》也。又爬一山坡，到一汪姓农家小坐。虽然是散步，十一点回来，仍觉甚累。公社书记、主任来找管主任谈民工事，在我房内招待，特留吃午饭。说社教要到三月底才能结束。

下午人们来打百分。晚上观《冰上姐妹》。山里人没见过海，更没见过滑冰，很有兴趣。在电影场收到小妹和灼姐信。苗苗期考成绩不好，三角、化学不及格，要补考（代数也没及格），说是松劲的原故。收到孩子的信，心就放下了。还有么么画的一张蜡笔轮船，“很像真的”。钉在西墙，别致得很。小妹割了扁桃线[腺]，么么得了腮腺炎，住了两星期隔离室。现在跳绳能跳近一百个，将来不知是一个怎样能干的姑娘。小妹的信，只有一个错字，语法都通顺。苗苗语文 87，作文 71，总算是中游。灼姐担心我讲课累，殊不知我是闲得慌也。

1964 年 3 月 9 日（星期一） 晴

邻居小孩吵，半夜常醒来，但也未因此失眠。六点廿起床，做功 20 分钟。早餐后洗衣，罩衣裤索性请小葛洗了。换掉棉衣裤（只晚上着棉衣），以近此好太阳。室温达 15℃。

给苗苗、小妹和么么共写信三页。对苗苗没有责备，鼓励的批评，要他记住这次松劲教训。给琬姐信，要苦瓜籽。

仍读第二卷。晚饭后同青年散步，从东边上坝，西边下来，花 40 分钟，身上微微发热。水库暮霭，群山空寂，好像原始禁地。

晚上参加业余校开学会。三位领导人轮流讲话，兴之所至，或卖弄自己所知（如列宁头大之类），或重复已经宣讲过的东西，毫不尊重别人时间。关于一件男女关系受处分事，罗声色俱厉，大呼可耻，并以“淘尽千江水，难洗满面羞”为戒。此等事只宜小会讲。只有待将来，慢慢找机会来进言。

1964 年 3 月 10 日（星期二） 晴

六点一刻起床，做功 30 分钟，连活动约 40 分，同小树林时期相同了。

上午、下午都在户外活动了一刻钟（都原地跑步 10 分钟）。晚饭后到金家冲散步，在生产队要来三个花盆，准备栽兰花。又收到灼姐信，大胖为我找戊戌变法的书，几种都是我有的。他们太不熟悉历史书籍。上午复信，并将书单抄上，免得费神。拟写“初期哲学思想”事也告知，请注意有关材料。

下午备课。晚上初中班语文第一次上课，共到 24 人，财务股长也去了（已五十多），对门老李也去了（同济的）。讲语文教学问题，语言与文字关系，如何锻炼等问题。讲了 100 分钟，选了班长工人。教学方法由学员先讲，我作补充，大家同意。因认真做了准备，批评了不会讲话的人，不得不用心生动讲之，觉得效果尚好。

下午跑步后，微微发热，旋用冷水擦身。天气再转暖，仍恢复睡前冷水擦身。今天室温最高升至 17℃。

语文课备课加作业等+历史+学习及会议等，安排得好，尚有一半时间归自己读书弄材料也。六 0 年四月上虎林时买的一双布鞋，在西岗掌了底，北京补了后跟和后掌，今天又包皮头，尚可穿一年也。

拟专置套鞋内，另穿一双新布鞋。

1964 年 3 月 11 日（星期三） 晴

起床、做功、活动如昨。只是四点醒来，几乎失眠。后又迷胡[糊]两阵，直到天明。

第二卷剩下《矛盾论》。下午政治学习，实在是奉陪。人们谈到低标准时之饿与馋，以及商店后门等问题，始见活跃。

上午理发，下午洗澡。夜观电影《怎样写好毛笔字》及苏反特片《45 号地区》。后者写跳伞人员森林扑火生活，跳入火区边缘，用爆炸法隔断之。写大字似未强调悬手问题。

蚊子已经成群。

1964 年 3 月 12 日（星期四） 阴、雨

起床、做功、活动如昨。睡得也好。只是梦多，梦长，梦怪：金日成指名我并某人访朝，琬姐等还积有过去许多朝鲜民间文物，让我带去。此类事、念从未发生过，为何也见之于梦呢？

早餐后大劳动一小时，将窗前屋外彻底打扫。小葛参加，四个尿桶都远送河岸，也不管邻居是否同意也。

读完第二卷，第三卷也读了三分之一。本月拟全部读毕并摘完。

浴室老胡送我两株兰草，移栽盆中，搬入屋内，满室生光了。惜无“花架”，只好暂放在地上。

晚上政治学习会，奉陪情绪。灾区捐粮，安徽为何动手这样晚？报捐五斤，以粮票充之。

又下雨了，很像长沙的天气。这儿山区恐怕难得天旱。

1964 年 3 月 13 日（星期五） 晴

六点廿起床，做功 25 分钟，活动 10 分钟。

上午到木工组找板子，利用墙角做两个花架，将兰花搁上，真正的“芝兰之室”了。

下午去浴室搬来木躺椅一张，将箱子搁在床下，于是就代替了两次跑步活动。

续读第三卷，都是最熟悉的文章。然而往事一桩桩拥来，心情不静。开始翻《修辞学》，以作调剂。

下午没有参加学习，晚上参加的，寡味得很。

1964 年 3 月 14 日（星期六） 晴

五点醒来，又睡着一阵。六点十分起床，做功、活动 40 分钟。

整天读第三卷，只剩下“七大”部分了。

彻底晒被褥等。将草袋垫在躺椅上，于是成了“沙发”，比延安的略高级一点，整个房子也很像延安的中等窑洞，家具只有桌子是漆了的，床是棕绷，当然有电灯，其他就差不多了。伙食当然上等。生活的单纯，周末只有打扑克，也很相似。人们之忙于生产也同四三年以后一样，然而人却将到半百了。

下午洗澡后极热，将呢裤换下。晚饭后仍到聂家院[园]子散步，同青年一道。晚上打百分到十点。

四月份灼姐寄钱，我改由五月份寄单月，因而存入 20 元。来这儿已存款 40，寄母亲 30。每月平均只用卅多元，解放以来最节约的年份。

1964 年 3 月 15 日（星期日） 晴、风

五点醒来，六点十分起床，做功 25 分钟，活动一刻钟。教小汤打太极拳。

管主任分配桥头一块石子沙地，上午同小汤一起去拔草，烧草，挖了约一分多。共有三分多地，专种花生，为么么和苗苗、小妹劳动也。如果丰收，还可分寄长沙、沈阳。好太阳，大风，脱了毛衣、裤，认真劳动。十点半散工。人们看见我也在挥镢，颇感兴趣的样子。也许认为我还从未做过农活吧。

中午有菠菜、豆腐汤、有红烧肉，但饭仍只吃两碗。没有午休，又洗衣，穿木拖板下河洗清，真像延安生活（延安是穿草鞋下河的）。人们也颇奇怪能穿木板下河。

下午室温高至 21℃。读《论联合政府》。1945 年清凉山种种情景，如在目前。当时我对七大的总精神：以我为主，夺取全国胜利，是了解不够的。

收到苗仔|的|寄来的《语法修辞讲话》等。灼姐短信，以为我连谭之全集也没有。

1964 年 3 月 16 日（星期一） 晴

五点半醒来，六点起床。做功半小时，活动十分钟。上下午都参加锄麦地的草。办公室小集体的，共约四个多小时。锄板很钝，竹把也不如木把带劲。不免想起兴华村人使用工具的考究来，锄板上下午都要磨、鉴的。那样十个月的不停息的紧张的高效率的劳动，此生不再，也算“曾经沧海”了，然而农民则是一辈子。事非经过，不能发生感情。干活时大家说说笑笑，讲点荤事，很为轻松。对小孩子教育都赞成打、教结合。有如此“理论”：大干部收入多，孩子少，有保姆，孩子听教，当然用不着打骂，可以文明。然而基层干部，收入少，孩子多，管不过来，怎能不打？

下午挤时间备课，将一个个词语查了字典或《辞海》。“忱”字之意原来是“真实的感情”。“麻木不仁”，“不仁”原来连用之意即：“肢体麻痹不能活动”，麻木再予以强调也。难怪古人必须学《说文》，《小学》入手。

晚上讲课，《纪念白求恩》做第一课。人们到得很齐，罗、许均来。逐词讲解，也讲到抗战时期，青年为何轻视技术工作，这是人们现在不易理解的。

有失眠预感，服药上床。

收到苗仔寄来“语法”书。

柳树已见小芽。

1964 年 3 月 17 日（星期二） 阴

昨夜上床后，脑子甚不安静，只好自调以催眠。

六点半始起，做功活动半小时。上午读完第三卷。下午约小汤去桥头继续挖地，遇小路也拉去打短工。我只平整石子、杂草，未出大力。四点即归。下牛毛雨了。

小汤名汤洪熙，西安电校的；小路名路寿山，北京水电校的，均去年来此，在厂房值班，先当工人。

晚上罗书记先来拉瓜，直谈到八点半，讲抗战时减租斗争。四四年写《解放区水利事业》之时，记得华中的黄丝滩堤退建最为生动出名，一问，果然是无为县事，罗当时还参加过，一边还对敌斗争。也可谓巧遇了。罗走后，小汤来坐。小汤走后，管来坐。就无法再读书了。与管谈起所谓“大歼灭战”问题，电厂第一要事乃在安全也。

今日气温大降。再穿上毛裤、棉衣。

开始读第四卷。

1964 年 3 月 18 日（星期三） 阴

六点起床，做功，活动 40 分钟。天气转冷，但早晨手已不冻了。

续读第四卷。这是热河与东北时期，篇篇都是如此亲切，记忆犹新。下午洒化肥约一个小时。晚上听十条。粗读黎笋长文，越南是非常明确的了。昨夜罗谈到无为前县委书记之恶劣，上行下效，他家中死了好几个。

1964 年 3 月 19 日（星期四） 雨

一雨又成冬天，室温降到 10℃。只好再加毛衣，穿棉鞋。

六点廿分始起床，只活动 20 分钟。近日老孙为我大大改善伙食。面条、饺子、煎豆腐、干腌菜蒸肉，等等。胃口亦好，每餐两满碗，有时夜十点还觉肚饿。

上午续读第四卷。下午听反修文件。山雨欲来之势，全民预作准备也。准备公开分裂，取消同盟条约之类。支持“反党分子”竟是麻子[7]，还要“红场挂像”。此人不知高麻之臭也（彭当在高麻之列）。十二条罪状，四联四反。十九大中委已换三分之二，如今 3/4 全是一手提起的。这是一场长期复杂也艰巨的斗争，国际队伍的分化，重新组织，当然需要长期耐心的工作，工业建设当然是受影响的。既来之则安之，坏事变好事，辩证法通了，马克思主义通了，自无波动。

晚分组讨论，都是重复几句，只好早退。

1964 年 3 月 20 日（星期五） 阴

六点一刻起床。冷得很，活动时冻手，在屋内还得带[戴]帽子，也不敢多开窗户。室温已停在 9℃左右。

续读第四卷，已达一半。下午给王前写信，问语法修辞书刊情形。读语法书。下午参加一小段学习，讲了点赫光头之阴谋家情形。

晚上翻 62 年的“参考”，调剂阅读也。

1964 年 3 月 21 日（星期六） 晴、雨

六点起床。做功活动 40 分钟。

第四卷已读过半。发王前信，并苗苗信。下午仍翻旧“参考”。佛子岭王书记带人来查线路，来我处一坐，大概总觉我会在此“寂寞”也。

上午晴，下午雨，冷得要穿大衣。夜观《蚕花姑娘》，鼓励青年专心一行，安于农村。青年们对女主角都很熟悉，我则茫然。打百分至十一点始就寝。

1964 年 3 月 22 日（星期日） 阴

六点半起床。睡得不安稳，总是梦多，醒后还可再续梦。

上午翻旧“参考”。22 大时之“分裂”，日本和法国记者都估计到将出现严重分裂和“东西方”接近之可能。

[7] 高岗脸上有麻子，当年人称“高麻子”。——李南央注

罗书记照例来闲谈。四四年时，他工作地区曾打捞过两条美蒋飞机，甚有意思。又谈到用美人计活捉伪军队长故事。游击战实“传奇战”也。

下午打百分。

1964 年 3 月 23 日（星期一） 雨

六点半始起床。下雨、阴冷。开箱取出棉背心，穿大衣，最后只好生火。将炭盆再拖出来。山中春雨赛冬寒，真是出外[乎]意料。

续读第四卷。翻完 62 年旧“参考”。又取来最后几本，有六三年，也有六二年的一本。

晚上语文课，人们情绪甚高。讲完“白求恩”，决定专讲几次语法，以便同现有第二册课本衔接。新课本是去年十二月编的，语法同课文结合的，编得甚好。出作文题：《春雨》。

翻旧“参考”，十一点半始服药就寝。

1964 年 3 月 24 日（星期二） 阴

五点半即醒来。六点后起床，略做活动。

许主任一早即将作文送来。仔细改之。二三百字，大谈气象学；又是有了排灌，春雨即不迫切了；又突引“遥指杏花村”诗，（杜甫所作！）要“批判接受”。此人甚好卖弄自己之“知识”。作为“老师”，不得不认真指出其谬也。

今天有意休息，上午只翻旧“参考”。下午找小汤来帮忙理纸，写“条幅”补壁。找来找去：“黄河之水天上来”觉得不当；“明朝散发弄扁舟”更有嫌疑；“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似早一点。最后写谭诗“夜成”。“名山风雨百年心”，令我动心也。共写四纸，最后一纸勉强可挂。左右邻居竟大为赞赏。

夜续翻“参考”，过十一点。

1964 年 3 月 25 日（星期三） 晴

天老爷晴了。三点半醒来，几乎完全失眠。六点起床，做功，活动。手仍觉冻冷。

下午室温升到 12℃。上午佛子岭来人，业余校开会。下午又是政治学习。读报、闲谈，实在耗费我的读书时间。夜翻旧“参考”，仍过十一点。

《纽约时报》论苏联芭蕾舞颇合我意。谓跳跃、抬腿、旋转、高度古典舞步，有时则为纯粹马戏班技巧。这种动作过多，如文章的惊叹号过多，头几次使读者兴奋，但很快就失去作用。又头几次女演员高举在男演员头上时，观众会感觉兴奋，如继续下去，就会显得千篇一律，失去刺激。其他动作，如让女演员从空举中掉下，或前冲跳入男演员双臂，高跳、弹腿、急转等，除非用得节约，并表达某种感情，否则就不产生美的效果。

1964 年 3 月 26 日（星期四） 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活动 40 分钟。近日之易醒，睡不安稳，乃脑子不静，一些事排不开。如高音之“不知写了些什么材料”，系当时，还是六一年从虎林归来之日？如系后者，则必告状：打反攻，思想顽固，等等偏激之词也。一想到这些，怎能睡着！

天气大好，晒被子，洗衣服。下午活动时，原地跑步达十五分钟。

第四卷只剩个尾巴了，“参考”也全部翻完。语文每周上一次。计划的题目，应当动笔了，不能老看资料。

1964 年 3 月 27 日（星期五） 晴

又是五点醒来，睡约六小时，已经连续三四天了。恢复八号楼情况？六点十分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读完第四卷，摘录成语等亦毕，像是做完了一件事，然而刚开头也。

下午听西藏一团长的反击印军录音报告，很是生动、具体。印军如此封建性。雪山行军，高山病，缺水，当比战斗还难，人人要背 60 斤。印军伤亡俘虏尚大三倍，损失五个旅。战士之英勇，一如朝鲜战场。结局却完全是一场政治战，攻心战，打得“五体投地”，以舌头舔脚。

晚上看了一阵报纸，十点服药上床。

发琬姐信。

1964 年 3 月 28 日（星期六） 晴

仍五点多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活动 40 分钟。

早餐后，书兴大发，要来一些“低标准”的纸，写杜诗“春夜喜雨”。五六张之后，仍无一纸满意者，只好挂上一幅。解主任将他去年写的一些旧诗，庆祝国庆，丰收等等，拿来请教。韵脚是有的，只好略略讲点“要有诗意”，“非用诗表达不可的感情”，以及要有“比喻”和“精炼的语言、词汇”之类道理。

续读《修辞学》。下午洗澡。窗前挖地一小块，很想种点棉花也。

晚上打百分，看报、看“参考”。

发琬姐短信。

1964 年 3 月 29 日（星期日） 晴

半夜虽醒来，几乎自调，仍努力睡着了。六点半起床，略做活动。

上午发了大狠，扎扎实实劳动了两小时，开挖窗前约十平米的两小块地。先搬去乱堆放的柴禾，又将水沟中的淤泥挖出当肥料。冬季这儿是鸭子世界，积水甚多，现在基本干了。最后只穿上短裤，仍汗流不止。小葛见我善于积肥，颇为意外，问我何时学会劳动。答以“你还没出生呢。”岂不是四 0 年在大扁沟就挖过地？只是不是兴华村那种无效的和怄气的劳动。劳动总是愉快的。

下午听“大庆会战”传达，事情、场面都想象得出来。估计总赶不上当年北大荒那些“露营”、“苦战”，被子冻住，尿在裤中相比；也不能同吃瓜藤、玉米芯，仍然保证出勤相比。根本问题还在精神状态，物质困难总是可以有办法战胜的。不过五千公尺大雪山，背六十斤，赶敌人，又另当别论。

晚饭后散步，青年们为我上山，上树折桃花，未看电影。

1964 年 3 月 30 日（星期一） 晴

昨夜服药，睡得较好。六点起床，做功，活动 40 分钟。上午原地跑步一刻钟，下午则挖窗前水沟积肥 20 分钟。已经挖完了。体操与劳动结合，吃饭也香，消化也畅。

桃花插入竹筒中，一夜就开了，满室生光。备课《长征》与《雪》。细查《辞海》，“风流”解释似仍嫌不足。夜足讲两小时，诗词常识也讲了十分钟。讲完课才知道正播“八评”，然而喇叭已停。到青

年们宿舍开了收音机，听完下半部，青年们说连个“同志”也没有了，所谓公开分裂，当然是时间而已。

1964 年 3 月 31 日（星期二） 晴、风

昨夜近十二点始上床，不能入睡。自调助眠，无可奈何也。六点半起床，略做活动。

上午改了十本作文，内容多空泛，自造词语，错别字多，但相信成人总比儿童容易进步些。下午罗书记交来作文，并附“诗”一篇。逐字逐句同他谈了。他年青时读过许多旧小说，大概弹词之类东西甚多，生造词汇很多，如“认责”、“阔促”、“浸进”、“色颜奇出”、“美簇”之类。我客气地打了个比方：有些自学的唱京戏的人，很能哼一阵，但行家一听，全不是板眼。他很是同意。用一个本子记“教学周志”。能教会二十几个人写出通顺的文字，总是一件工作也。

下午续听完“八评”前部分，谓赫光头与伯恩斯坦，考茨基相比，是青出于蓝而甚于蓝。

夜参加全体职工会，听完大庆传达。

今天几乎已像夏天，室温达 26℃，外面更热，人们已有穿单衣的了。窗前插栽垂柳一枝。

冷水擦身上床。

1964 年 4 月 1 日（星期三） 晴

昨夜闷热，几次醒来，后来只好换毛巾被了。六点起床，做功活动 40 分钟。上午仍跑步一刻钟。两个女学生来看作文，略谈了谈。下午学习会，关于此处厂用电应安一小机组问题及机电技干的意见，正式提出。同佛子岭有矛盾，不便插言。

晚饭后没有散步，窗外整地。小汤、小路送来一束野丁香和李花。

夜翻《辞海》，查对成语，艰巨工程也。

收到家桢信，并苦瓜籽。他们身体都不好。

仍冷水擦身。

学习会上念了湖南上广东学习的文件（珠江三角洲的农业生产有特殊条件）。中央批语有“高官厚禄，养尊处优”之语。多年有此感触。此种现象能解决吗？有些人就是会做官，也会养尊，也会处优，能奈何得了？

1964 年 4 月 2 日（星期四） 晴

昨夜不闷热，睡得较好。六点起床，做功，活动 45<分>钟。

上午在门外跑步，仍引起人们好笑。一定坚持下去。最近两腿下半部，总觉沉重发木，大概是过程中的现象。手痒症还没发，今年能侥幸免了吗？人们说我胖了。前天过磅，连皮达 75kg，比北京重了 2kg。

中午翻窗外的地，将面上的肥土翻到下面去。下午则办了件大事，共挖 44 个坑，请小葛、小张、小裴先后帮忙，抬了四桶原粪水灌入，再盖上土，以备种棉花和苦瓜。窗前搭了五根竹杆，拟学橘隐园的牵牛遮阴的办法。但大家说不成，反惹小蚊子。

继续改作文，并准备下周讲“作文”的课稿。夜观电影《女司机》。实在无味，不到一半即归。

1964 年 4 月 3 日（星期五） 雨阴

昨夜上床后，大雷雨。山中春雷，竟如此暴烈，久久不能入睡。垂直的镁光金蛇将漆黑天空辟为

两半，然后是天崩地裂的霹雳。被窝盖上发热，不盖嫌冷，也是奇特气候的反映。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拟定“学作文的基本道理提纲”，照抄了少儿社出版的一个作文知识小册子，又根据 16 本作文的错别字和病句，编“作文病院”（一）。

下午听电力会议传达。刘部长报告，说是今年电量将达最高水平，明年将大增，都要“打歼灭战”。农业是五亿亩旱涝保收，大概还有尖端需要。我是极力让自己麻木下来，只能当“耳边风”也。呜呼！

1964 年 4 月 4 日（星期六） 阴、雨

近来仍是梦多。大概是老听这儿人们说“百丈祭”（几个厂的“对口赛”），于是梦游也。奇怪的是从二百多公尺的垂直地下通道爬上去，厂房又在山顶，导游者王醒[8]也。

六点起床，活动共 40 分钟。这两天只是翻完《艺海拾贝》。作者知识较广，观察细微，有一些好的见解。

小汤送作文来，当时讲改一番。杜世泽也送来一篇。这是作文的积极分子。

晚上许来谈了两个多小时，谓刁局长关心“收音机解决没有”（其实我是不愿带来，以免读书分心），说又要铺开摊子了（呜呼，我只能以“心如古井”对之）。对我事再次发表观感：中央总会解决的。这也算是一种群众意见吧。人们确难以理解我为何受如此重罚。我也忍不住说了一句：五年了，没有工作，而过去我是如何日以继夜的，其痛苦无法言传。又自动谈到他同罗的关系，如何吵翻，又如何好转（罗学习回来，态度改变）。又征求我对此间的意见。我提了以下几点：大问题是丰水时，水头超过 60m 不能发电，损失太大。厂用电的小机子要解决，修线路倒送电不合理。日常生产关键是厂房的安全发电，而技术力量过弱，刘主任又不能很好团结青年。因此一方面要力争来一个电气方面的大专程度的技干，同时要自力更生，关键在使刘改变作风。建议许到厂房去跟班几个月，一边学习，一边帮助解决团结问题。

山区气候，忽夏忽秋，棉毛衣裤和薄毛衣又全部穿上了。手痒皮炎开始发了，擦“可的松”。

许还谈到安徽揭盖子的情况。62 年初在北京揭的。先有人写匿名信，怕打击也。刘主席主持。说死人约 340 万。我是听听而已。

上午将理发室的招牌用油漆描好，花了一个半小时。这种事情大概还是在楚怡时有过兴趣的。

1964 年 4 月 5 日（星期日） 清明，阴、晴、雨

对门小孩半夜哭闹，醒来几次。六点不到起床。做功 20 分钟就下雨了。

今天是劳动日，上午参加修小学校的义务劳动。挖墙脚，约一个多小时，遍身大汗。回来擦身换衣。

罗书记等来打百分。

午饭后略休息，一人到桥头耙整那块石子地，四点始归。又大擦身洗头、换衣。躺着休息，读放翁诗。晚上罗等仍来打百分到十点。学大庆有一条是不打扑克也。但星期天，无可娱乐，人们就不避讳了。

[8] 王醒：（1917—1994）山东莱芜营子村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山东工作。1949 年 2 月南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浙江省工业厅副厅长、华东水电工程局局长、浙江省电力厅厅长兼新安江工程局局长、浙江省水电厅党组书记兼厅长等职。1962 年 10 月任浙江省副省长兼绍兴地委书记。“文革”后期 1971 年底任温州地委书记。1972 年赴阿尔巴尼亚任专家组组长。1973 年 7 月任中共杭州市委第二书记。1977 年 2 月任四川省电力局党委书记、西南电管局党组书记。1984 年 7 月离休后回山东休养至去世。

小路一早送来一束映山红。于是“花瓶”中有四种花了。

1964 年 4 月 6 日（星期一） 雨

对这儿气候的变化，真是五体投地：连下三天雨，就回到冬天了。室温降到 10℃，只好穿上棉衣，里面还有薄毛衣，背心，又开箱取出毛裤。据说夏天雨后，有时也很冷。

六点起床，只活动一刻钟，因雨而止。下午雨停时，在外面跑步，活动了 20 分钟。上午理发，请敲了背，通身舒服。解放后这一道工序不知为何作废。

读《修辞学》，备课，查字。晚上讲作文两个小时。看书到十一点始上床。

1964 年 4 月 7 日（星期二） 阴

昨夜盖两床被子还觉得冷。六点廿分始起床。活动半小时。

兰花开了，阵阵幽香，有生第一次享受。邻居说，应当作诗一首。兴之所至，居然立即诌出四句。摊纸纵书，画了四次，才得一张较满意的。诗并跋如下：

秀色满山无人夸，暂请屈尊就我家。

一夜冷香潜入梦，山草胜似山里花。

管主任见兰花开了，谓不可无诗，欣然应命，诌此四句。郑板桥咏兰诗云：“兰花本是山中草，还向山中种此花。尘世纷纷植盆盎，不如留与伴烟霞。”我乃故作俗人也。

悬之西壁，颇觉雅事一桩。

仍读《修辞学》，续改作文，看报纸，看“参考”。巴西局势逆转，这也是修正主义之害，巴共右倾之果也。

晚上小汤来下象棋，与之谈安心工作问题。

1964 年 4 月 8 日（星期三）

六点起床。还是下雨，只活动了 20 分钟。

这本《修辞学》实在写得烦琐之至，行文也烦琐，看着看着，书兴勃发，立即铺纸，将“冷香”诗重写数幅（“三月花”改为“山里花”，“管主任”改为“邻翁”，末句改为“诚哉我乃一俗人也”），最后一幅较满意，仍悬于西壁。

为解改黑板报稿。下午翻“板桥集”。有写当时书画家绝句若干首，颇起灵感：南宁以来七年经历，只可记以“无题”也。随哼出以下二首：

一电忽传飞鬱林，错将三峡当三门。

诸公为我捏把汗，成竹在胸奏圣明。

@两家当庭各述志，言之有理即书纸。（各执辞）

文章自古书生累（增命达），福兮祸兮我自知。

@释难疑　　应召（命）上书隔日期

冤家　各执辞（此四句写在纸页天头处——李南央注。）

往事一勾起，心情即稍稍不静。拿起德永直《静静的群山》翻了几十页。日本投降后，国内混乱情况写得很细，但大概不会再翻下去了，必须按计划读书工作。

下午学习会忘了，后来去参加了一半。晚上很冷，没有法子，九点半即上床。

1964 年 4 月 9 日（星期四） 阴

昨夜睡得甚好，只是梦多而已。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仍读《修辞学》，只剩数十页矣。

午饭后闲坐，又得一首，记一九五八年高潮也：

△ 海上风涛翻复翻，@弄潮文武比浪漫。

笑语洞中方七日，世上已过一千年。

△ 海上弄潮 @ 哀哀诸公赛八仙

@ 一呱二呱三呱叫

（此三句写在纸页天头处——李南央注。）

晚上罗书记来谈学习事，征求意见。谈及同佛子岭关系等。对“分站”称呼，经济独立等甚有意见。逐渐发觉其主观较强，不易接受他人意见。

人们来打百分，奉陪到九点半。

1964 年 4 月 10 日（星期五）

六点起床，做功活动 40 分钟。

早餐后画字。昨日诗意未尽，边画边想，前两句改为：

海上弄潮翻复翻，各路诸侯比浪漫。

又续成一首：

羡煞人间风格高，不识时务学老鸹；
一二三次呱呱叫，赢得“怕鬼”心犹焦。

上午许特来闲谈，直扯到吃午饭。正式提出打扑克事，接受他的好意，正在“学大庆”也。此间人们无任何娱乐，三五天打次百分，不能苛求。好在我早已注意。还谈写诗问题，因我将他的作文改动了（完全应当改，改得对）。这就无法深谈。

下午参加学习会，听读社论，分站第一季度总结。完全事物流水账，连分了多少包纸、烟，生了几个孩子，与发电量并列。忍不住提出，准备修改后正式谈一次如何写总结问题。

收到王前寄来“汉语知识”二本，连夜翻阅。许送一束香椿，感情厚意也。

1964 年 4 月 11 日（星期六）

梦多而古怪。前夜长梦游古城堡，塑像竟能活动，昨夜是见公请罪也。

六点起床，做功活动 40 分钟。早饭后，何才高即来问字，请书字幅。以“咏梅（卜算子）”应之。又书斗方：“勤读、多想”。由是心不能静，将带来材料随意翻阅。究竟何日能正式动手，必须利用此绝好时间。

昨天寄苗苗一信。孩子们不来信，想念么么不已。午饭后得四句：

破浪乘风突突烟，（乘风破浪）

姐姐夸它像真船。

跳绳念念一百个，（数数）

么么小女最偏怜。

（元慎“遣悲怀”：“谢公最小偏怜女”，谓晋人谢奕小女谢道韫极有才学，最受爱怜也。

即书之悬于西壁么么的轮船之旁。

下午许来，为之批讲一季度总结报告，毛病何在，如何写为好。允以后代做“秘书”工作。

洗澡、洗衣。晚上参加处理二反人员大会。对本人的处分有不同意见。开得最活泼的一次会。会后许又来闲谈一阵。

1964 年 4 月 12 日（星期日） 阴

昨夜服阿米妥上床，睡得安稳。六点半始起床，略做活动。

上午许将去年的一份水工管理报告拿来，写得较为简洁。详细批讲。罗也来了，讲了一个多小时。他们有此要求，并有兴趣，这就好了。许已去厂房蹲过，认为建议甚好。

上午毛毛雨，下午停止。中午没有休息，同小汤一起去挖猪圈外侧的一块地，约有 1.2 分。小汤一点半走了，我一直坚持到五点。小路来帮了大忙。挖得只剩下一个尾巴，水沟也已挖好。人们都很赞赏这块地，说种棉花“着”。汗出得多，过累，吃饭并没有多吃。晚饭后，同小路散步到厂房，小汤讲解仪表常识。夜观《革命家庭》。增加了戏剧性。于蓝是好演员，恰如其分，小孩惹人喜欢，对主题的深化，动人有帮助。大儿临刑前之唱国际歌，将感情带到那个时代。提灯会，马日事变，都还在我的记忆之中。飞行集会那样处理也很好，保留这一段史实。

王前来信，得知语法近年定型情况。兰花开得真好，人们到我屋来，乃入芝兰之室也。一大束映山红也都开放，置之窗台，远望如一把火炬。

1964 年 4 月 13 日（星期一） 阴、半晴

五点五十分起床。做功活动 40 分钟。

上午参加挖公路排水沟的义务劳动。山上到处是映山红。听说砍柴火的砍得太多，原来，有的山头是一片火红的。十点钟时就饿了。中饭仍吃得不多。有点累。下午备课，没去劳动了。夜讲“作文基本道理”，开快车，一次讲完。大家愿专学语法。

1964 年 4 月 14 日（星期二） 雨

昨夜又下雨，天很难放晴。麦子多已抽穗，很需要太阳。

仍六点起床。活动四十分钟。

几乎整天编“汉语基本知识”。这对自己是一次很好的学习。续读《修辞学》。此书写得并不高明。写这类书（现代汉语）恐须作许多统计工作，以为基础。以“红旗歌谣”为主要资料也不妥当。毛选引得最多，分裂割碎，读者还是不知道当代文章圣手的主要风格何在。

几次大雷阵雨，太阳也露过一两次，雾气之重同重庆相仿。夜间喘息突来，也有感冒感觉。连忙自服苛达因，并找朱医生要了 APC 和麻黄素。大概可以止住。

1964 年 4 月 15 日（星期三） 雨

昨夜上床时加服了眠药，睡得虽不安稳，但总是睡着了的。出了几次小汗，几次怪梦。六点起来，精神尚好。

一早就下雨，没有做活动。又像昨天一样，时时阵雨，太阳也出来一阵。雾气极重，群山常常全部被遮住，整天可欣赏到米家山水。

《修辞学》算是看完了。在书末批了一句：作者写了一部修辞学，但这篇后记太不会修辞了。上午改了几本作文，眼睛即不能支持，甚至发现重影。休息一大阵之后，仍不能恢复。又找朱医生，给点了四环素、可的松，似乎好一点。下午学习会，讨论分房子问题。夜观《朝阳沟》，豫剧。故事写得并不好，总是中学生就都恋爱了。很怀疑这类片子、戏剧，能真正鼓励青年在农村安家。

晚上仍有感冒意，呼吸不匀比昨天好。再服 APC 上床。

1964 年 4 月 16 日（星期三） 晴、夜雨

睡得还算好。六点起床。活动 20 分钟。视力仍觉不好。再点眼药。看书不多。

下午参加义务劳动，挖沟、挖土、填方。给王前复信。夜观《勇敢的人》。多年以前看过，很好的片子。

1964 年 4 月 17 日（星期五） 晴间多云

昨夜服阿米妥，时醒时睡着。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未敢多疲劳。

给琬、灼姐信。看“参考”、看报，上午几未读书。下午参加学习，漫谈关系。为电影事讲了半天。晚饭后散步，喘息突来，忙去找朱医生，仍要来 APC，麻黄素，服了双份，并含片，躺了两小时方见平服。大概还是感冒潜伏，遇着晚上冷湿空气，就一下过敏起来。视力今天仍不好。

1964 年 4 月 18 日（星期六） 晴

昨夜睡得甚不安稳，也可能有点闷热，又不敢将空气对流或大开窗户。十二点起服眠药，久久不能入睡。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只看了几份作文，眼睛即模胡[糊]，发胀。只好挺尸，什么也不做。读四号字书也不成。下午约小汤翻整猪圈外那块地，挖了种子窝，上了一半猪粪，干了三个小时，通身大汗，疲劳之至。随即洗澡，又是几身大汗。休息半个小时后才吃晚饭。硬办法竟奏效，今夜喘息没有发作。晚上小汤来下象棋，让马炮各一，仍敌不过我的攻势。

1964 年 4 月 19 日（星期日） 晴

手痒皮炎闹到高潮，比去年厉害，当与气候有关，已影响睡眠。

昨夜仍服眠药。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早餐时，遇见省厅设计院来的四个技术干部，谈及淮河情况，谓淮北河网化问题，当时是有不同意见的，但与曾希圣相左，即打成右派，无人敢说。润河集已拆除。临淮岗作为临时滞洪还是合理的，土坝与闸门都已基本完工了。同河南矛盾甚大，过去淮河总想走蓄的路，而未注意泄，堤防有问题。淮北已做工程有些还可利用，但需电排配合。又谈到当时佛子岭为何修连拱坝过程，本提有两河口方案。这类谈话，总好像多年不抽烟的人，又重抽一支似的。

视力仍不好，勉强改完几本作文。只好洗衣，整理屋子，翻翻杜诗。五点半到七点，拉着小汤、小李将花生种了。那块地已被雨下板了，也来不及再翻一次。

晚上陪打百分到九点半。今天完全是夏天日子，整日都是只能穿短袖汗衫。

1964 年 4 月 20 日（星期一） 晴

睡得不安稳。六点起床，活动 40 分钟。看书一小时即不能继续，只好翻看“参考”，报纸。双手痒症仍在高潮，整天擦药，第三瓶可的松将尽（去年只用了两瓶）。下午点种窗前棉花，向招待所周嫂子要来种子，共种约 40 棵。也出了一身汗。

晚上讲语法，学生似感兴趣，自己也是一次学习。

今天室温高达 27℃。向招待所借来席子，准备过夏天了。

1964 年 4 月 21 日（星期二） 雨

梦中数醒，似冷似热，只盖毛巾被，两手外置，入被中即痒热不止也。六点起床，活动约 40 分钟。早晨出了阵太阳，随即阵雨，下午又大雷雨。手痒得烦躁之至，开始擦第四瓶可的松。下午即转气喘，又似感冒。挺尸、读书，都不得安稳。室温降至 22℃。夜间只好再服 APC 并麻黄素，不断含喉片。勉强读《论语》，翻宋诗。对身体不禁有点悲观起来。在北京闲居两年，喘息从未如这几天发作过，即感冒时也未这样发作过。南方气候难道就不能适应了？得句：

坐卧不宁因气喘，

骤寒骤暑已不惯。

1964 年 4 月 22 日（星期三） 阴

昨夜服眠药上床，十二点醒来，不能入睡，只好再服药。晨六点半始起床，没有做活动。通身仍有感冒意。服药三次，看点闲书。改许的文章一篇。下午约小汤、黄，谈他们的思想、工作情况。拟写五一墙报，不能无的放矢也。

今晚情况较好，喘息没有发作。接苗苗信，参加了南口劳动。语文有进步。么么，小妹都好。阅十七日《人民日报》，贺赫光头七十电，颇为意外。原因安在？

1、对苏联人民说话。（电文甚感情，安慰之意？）

2、对帝义说话，不必高兴。

3、对前途看法：暂时情况？

4、留给光头一条路？

兰花香气已消，她的任务已经完成。

1964 年 4 月 23 日（星期四） 阴、夜雨

昨夜仍服眠药。睡得尚可。六点起床，做功半小时。精力不好，只是读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特点》一文（四月十九《人民日报》），建立一个轮廓观念。

为五一墙报写了篇短文，提出安全发电一千天的目标，如何着手解决主要矛盾问题，以发电所为例。交许看了，拟以罗的名义刊出。提到许已到厂房跟班劳动。但许即将去党校学习，他不愿去，想学点技术。听说公社也要配政治指导员。正是高潮之时也。下午不该去平整棉地，又喘息起来，晚饭几乎吃不下。只好服麻黄素两片。夜观《锡城的故事》，长而松散，好像电视上看过。仍服眠药上床。手痒已到最高潮，又向医务室要来两瓶可的松，今天开始用第五瓶。

1964 年 4 月 24 日（星期五） 阴、晨雨

昨夜又下了一夜雨。醒来数次。手痒，喘息阵阵。十二点起服麻黄素两片。三点半醒来，五点后睡着一小阵，挨到七点半始起床。来此第一次迟起也。

老孙送来早餐。胃口甚坏。中饭送来面条，勉强吃了一半。晚上又专做了水饺，算是吃完了。室温降至 18℃。穿上毛背心，薄毛衣和毛布夹袄，换上呢裤，真成了病人。开职工大会，没有参加，弄得人们来看望。

上下午都编写语法讲义。词患已毕。晚上重写寄么么的七绝。写了六七张都不满意。最后用一张破纸，洒脱放手，心手相师，算是可以补璧了。大概有十天左右没有画字，手便生了。

1964 年 4 月 25 日（星期六） 阴、小雨

昨夜是上半夜喘息，只好拼命吃含片，服麻黄素，安眠药。大概一点始入睡。同北京严重时情况一样，不能躺下也。六点半刻[始]起床。（又下一夜雨）整日阴沉或牛毛雨，时刻要大喘的样子，弄得整天紧张。只改了几篇作文（也是墙报稿）。朱医生开一大批药，麻黄素、“信宁咳”、含片，开胃药之类。双手为喷一种“氯乙烷”，说是对一般汗泡疹有效，喷了两瓶也不起作用。

晚饭后到罗处小坐，安全一千天事不见提起，他自己则写了一篇不痛不痒稿子，只好算了。教小舒如何作文。晚上张道兴、童杨、王益复来打百分，到九点半。今夜命运不知如何。谢谢老孙，为我做桂鱼。

1964 年 4 月 26 日（星期日） 晴

昨夜仍大闹上半夜，胸口气塞，黏膜痰不止，烦躁之至。时卧时坐，无可奈何。只好起来服麻黄素，眠药，背被坐床，一点多才又躺下。幸手痒较轻，终于睡着。七点起床。上午读闲书。

北京的“专家”们来查看佛子岭的漏水（专家乃当事人也），一大群来此（4 号坝垛有渗水），大吃一顿而去。颇有所感，不免赋一绝句：

开国治淮谁为先，佛子翩然降人间。

润河集上称雄闸，今日方闻已身捐。

下午、晚上打百分，还有四个参谋，热闹之至。今晚不知命运如何。人们对我如此闲居，颇为关切。大概也是不解的。

1964 年 4 月 27 日（星期一） 阴雨

仍是上半夜，采用先坐床看书办法，一边以含片等调整喉部粘液，待眠药、麻黄素等起作用时，徐徐躺下。但躺下后仍闹了一阵，约近一点始入睡。半夜又下起雨来。

今日细雨霏霏，听说寿县地已涝。天公如此作恶，淮北今年再灾，就很成问题了。有一个八九岁的小孩，曹县逃荒来的，父母在另一个地方，独自在这儿生活，只是在要饭的时候失去顽皮劲，整天同这儿的孩子们闹着，也没有被窝，一条单裤，光头赤脚，晚上大概睡在礼堂内，也不知有点草没有。凡事只怕横心，父母不横心，怎能让自己的孩子像野物一样生活？

续改五一作文，几乎全部是空话，大概是这儿传之已久的作风。下午在办公室，同罗、许、解等闲聊，谈谈王明路线，同斯大林的关系，新华社的收报，如何利用剪报，等等。无非是传授|的|五湖四海的知识。夜讲语法，当堂做练习，课堂上甚为活跃。回房后，连忙服药，一个小时后，方才平服。仍

采用昨夜办法入睡。对这儿的天气真是五体投地，室温降至 13℃。只好穿上棉衣、毛裤，关紧窗户，使灯光与体温的暖气不致流失也。

1964 年 4 月 28 日（星期二） 阴

昨夜改服苛达因和苯巴比妥，仍先靠被坐床。翻杜诗，吟得四句：

山居无日不看山，远近高低不一般（远山近山俱耐看）。

山不厌高真豪语，何日登临（直上）山之巅。

大概十二点后即入睡。今日没有下雨，但阴冷。中午躺了一阵，起来后即大咳喘，一个小时后方止。朱医生给开了四环素胶囊。续改五一作文。千篇一律，空洞无物，也只有耐心改之。看报、看“参考”。苏共二月反华报告，《安徽日报》今日已到。匆匆一阅。于是想起贺电中“亲爱的同志，健康长寿”，也可以反面观之，真正的讽刺语气也。夜观《小兵张嘎》，非常好的片子。英勇的侦察兵，仍是孩子，稚气可爱。

1964 年 4 月 29 日（星期三） 阴

昨夜服完苛达因，眠药后，朱医生来打针（Aminophylline）仍坐床约一小时，没有喘息。但针药不能吸收，臂疼久之。

前夜另一绝句，昨夜续成，今日书之。

无情霪雨真堪忧（{阴阴天雨人人忧}，一场好麦将（看）歉收。

闻道寿县地又涝，淮河定要好好修。

（四月廿七夜窗外雨声不息，气喘又发，坐床不寐，有感而作）。

几乎写了一天字。上午是写五一标语二三十张。办公室买来新抓笔一支，并不好写。

给部人事处信，索“可待因”。

下午冒险去浴池洗澡，当然出大汗。穿上棉衣在外室休息了半小时，才敢出来。

今夜没有打针，也没有服药，看结果如何。手痒已止，共用去六瓶多可的松。

1964 年 4 月 30 日（星期四） 晴、多云

可能还是洗澡之故，一夜鼻塞，喘咳虽较好，但四点醒后，即不能入睡。呼吸不畅，胸口如木板一块，黏痰仍多。昨夜的梦忘记了，但记得前夜的梦：同胡公同去新安江，共住一室，谈得很深，谓自己许多意见并未谈完也。真正的梦境！

感冒似未发展，只是疲倦之至。窗前棉花没出，晚饭后请小汤重播。

五一墙报倒也热闹。我的建议（安全发电 1000 天）专写于黑板（以分站名义），但不知是否发动讨论。罗上午又来征求意见。

夜读《论语》，并将“典故”中出自《论语》者摘出。就采取这个办法吧：将成语典故等，每天处理几条。真是光阴似箭，四月份又完了。本月印象深者三事：语法（读书、编讲义、讲课）；种地（花劳动不多，颇有意义，体力还是不错的）；气喘（老病终于发作，体质到底差了，不可过于乐观。问题是绝不能感冒，尤在气候剧变时，必与气喘同来）。山区气候决不能等闲视之。看来最冷、最热地区都好办，而冷热骤变，则难对付也。人又何尝不如此。

本月零用 13 元，其中一半为捐款，工会费等。近日老孙总是做好菜，今晚又特做桂鱼一条。

1964 年 5 月 1 日（星期五） 晴

昨夜十一点朱医生来打针（麻黄素）。上床后仍不能入睡。只好再服可待因和浓米那，而且犯禁自调，大概一点半左右入睡。六点广播声中醒来。七点起床。

上午将《论语》读完（过去最后几章没有读完），并开始摘记其中流传的成语。

过节，大部分人是劳动去了。几个“老客”下午在我处打百分。夜观《跟踪追击》，看过的片子，随俗热闹。七点时朱医生仍打一针 Aminophylline，改在臀部。

邻居妇女总为小鸡吵架，中午睡不着午觉。在房门上贴大字报一纸，人们甚感兴趣：

小戚小葛好邻居，打打闹闹笑嘻嘻。

忽然一日不说话，只为丫头抓小鸡。

两人都住在我对面。丫头乃小戚小女孩也。

夜匆匆流[浏]览苏共反华文件共九个版，十二点半始上床。新鲜印象事有二：一为攻击新安江、新丰江施工，一为“胜利冲昏头脑”乃饿死人之{反症}也，哪儿有胜利。

1964 年 5 月 2 日（星期六） 晴

昨夜算是没有闹，六点醒来，约睡了五个多小时。仍不能午睡。

上午洗了衣服。没有让出汗。室温升高至 21℃（夜降至 18℃），没脱棉衣。非常小心。

下午人们又来打了阵百分。晚饭后，华东电管局的汪德芳（副局长？）和省局刁、佛子岭的徐等来看我。他们是来检查工作的。开了一天会。将我对此处的几个主要看法讲了，强调要来一个搞电的大专干部。最后又留下谈了罗与佛子岭的关系，也支持罗留在此处。同汪还是 58 年在上海见过的，不能不有感触也。下午到金家冲散步，桑树已经成荫，已无一块闲土了。一路哼得四句：

四季山居景不同，雪后朝晴映嫩红（朝阳映黛紫里红）。

最是春雨绵绵日，米家泼墨黑淡（而）浓。

第四句后三字或改为：淡而浓，烟蒙浓；或不如米家泼墨烟蒙蒙，淡而浓。

1964 年 5 月 3 日（星期日） 阴、雨

昨夜只小喘了一个小时，即入睡了。

今天天气又变坏，白天也不舒服起来。复方甘草片下午没有离过口。精神不好，书也读不进。只是将《论语》中的成语摘完。

散步遇到河南商城和南宿州的难民，说从商城到宿州全淹了,原因是新挖的河道倒灌水。商城过去从来不涝的。老百姓真是苦了！

1964 年 5 月 4 日（星期一） 晴

昨夜坐床约一小时，服麻黄素并眠药。晨五点半醒来。约睡五个多小时。精神仍不好，视力模糊，不能久看书。读了几页《孟子》。看报、“参考”。下午几次散步，看近山、远山，以绿色减轻视力的模胡[糊]也。

夜上课，续讲语法。课堂做练习，学生解答，我省力而效果好。

1964 年 5 月 5 日（星期二） 晴

昨夜不自量力，没有服药，即上床卧倒，结果大喘咳，且鼻塞如感冒。只好坐床，服可达因和阿米妥，闹到十二点以后始躺下。六点后起床。整天如患感冒。要了感冒药吃了。人家已穿单衣，而我棉衣终日。什么缘故？

读了一天《孟子》，摘出其中成语。上卷已读 2/3。晚饭后同青年们慢慢散步。

1964 年 5 月 6 日（星期三） 晴

昨夜只坐床约一个多小时，徐徐睡下。只是鼻塞一夜，奇梦时来也。六点半起床。太阳甚好，室温高至 24℃，棉衣也不敢脱下。

仍读《孟子》，并摘记。分量不如昨日。

接灼姐信，担心山中气候变化，不幸而言中矣。下午有意洗澡，出一身汗。服 APC，驱去感冒。夜观《鄂尔多斯风暴》，平平之作。

1964 年 5 月 7 日（星期四） 晴

昨夜经过甚好，睡得也较好。六点半起床。

室温已高到 26℃。毛衣、夹衣一直不敢脱。

一天就是给灼姐写了一信，几乎没做什么事。晚饭后散步金家冲，从山[生]产队要来几株葫芦秧栽了。

1964 年 5 月 8 日（星期五） 晴

昨夜睡得很好。六点起床，活动了 20 分钟。白天精神亦好。只有一两次短时的呼吸不适。

给苗苗信，写上寄么么的诗。续读《孟子》，编语法讲义。词汇已毕。

晚上听管讲水工课，杂乱无章，轻重主次不分，真是想为大家另讲一次。

听中央的四封信件，都是揭底的，义正词严，提出具体措施，尚留有后路。

收到大胖信，云曾到祁连山下，见到当年被俘的四方面军栽的白杨，已经高耸入天。

1964 年 5 月 9 日（星期六） 雨

昨夜又小闹一个多小时。只好坐床服可待因，眠药。考其原因，坐在外面听广播（人们单衣，我则毛衣加背心也）；上床前擦了身。睡得不安稳。梦见同灯草胡同主人[9]谈心，殊属无谓。大概还是有过幻想之故。

整天阵雨不息，也就整天气粗，黏痰不止。

续读《孟子》，读郭沫若日本文字改革文。汉语拼音确要尽力加快推行才好，但社会积习实在不易改变，大概从前搞过新文字的人现在也没兴趣了。先夹用些拉丁化，是办法之一。

下午又觉视力不济，远望燕子，总是双影，看了 20 分钟也纠正不过来。人们晚上来打百分，直到夜一点始毕。也是有意为之，反正上床要喘的。

[9] 应指的是刘澜波。其家住北京灯草胡同。

1964 年 5 月 10 日（星期日） 阴（星一补记）

不料昨夜上床仍不能立即安眠，只得再药。约两点以后始入睡。

下了一夜雨，上午仍淅沥不止。

霍山新华书店万某来，过去施工时在此地服务的。人们特为我约来，谈买书办法。得打 40 分二局。他带有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今年由群众社新印的，扩大发行量了）。立即借来读之。颇是意外之得。

晚上罗来谈话，谈人事关系，也谈到他自己的缺点。很委婉地做了些建议，要他放手，不要遇事都抓，告以要“难得糊涂”之理。方式有时会变成决定的，不要遇事在会上谈，多个别谈，有些事必须暂装聋作哑。谈到如何培养接班的，等等，直到十点半。接着看此“实录”，不觉到一点半。上床仍喘，只好服药坐床。再看书，大概两点半始入睡。

1964 年 5 月 11 日（星期一） 晴

昨夜睡了不到四个小时。仍六点半起床。精神不好，视力特别不好。整天看《我的前半生》，直到夜十二点半始毕。这是中国最末一代最典型的封建代表形成、发展和最后觉醒的一个戏剧过程，这是中国最黑暗的四十年的某个侧面。溥仪一伙虽然扮演的是一个丑角，然而却最赤裸裸暴露了日本军阀的里里外外。溥仪这样一个怪胎，畸形的软骨儿，终于能够成为一个人，实在是党的改造政策的英明。书中实录相当彻底暴露了自己，心理状态描写较充分，材料选用恰当，文笔也是吸引人的。关于东北人民 14 年的惨苦生活，则嫌写得不足，例如“人圈”就没有写到。此书还可以加工，将来可以完全公开发行，活的近代史也。

1964 年 5 月 12 日（星期二） 晴

昨夜一点上床，仍不得安睡。只好服麻黄素和眠药。六点起床，但精神比昨天稍好。

写“安全检查”的标语。读“参考”，来往七封信。夜上课。语法就算基本完了。下午将窗前棉花地的草锄了，略出汗，几乎喘息。

1964 年 5 月 13 日（星期三） 晴

昨夜平静无事。睡了七个小时，值得大书。

六点半起床，精神略好。人们忙于“迎峰安全大检查”，我真是唯一“散澹之人”。

《孟子》全部读完，成语也摘完，最后一则竟是“自以为是”。

下午洗澡，出一身大汗，极累。晚饭后，同小汤、小路到金家冲散步，大吃桑葚。边走边在两旁树上摘食，专找紫黑色而粒大的，几乎吃得不想再吃了。我是什么时候吃过此物的呢？似乎还在楚怡？近四十年了？

1964 年 5 月 14 日（星期四） 晴

昨夜又平静无事，睡足七小时（只服了眠药）。六点半起床，精神已较好，只是视力仍旧不好，顶多看一小时书，就得休息。

要了“沃古林”。看《孙子兵法》，仍是为了摘成语。有限的几条。

晚饭后到聂家园子散步。对穷苦简陋的农民生活，总是制[止]不住感慨。前天又见到从河南民权来逃荒的人群，这两天少了。

1964 年 5 月 15 日（星期五） 阴雨

昨夜继续平静，惟四点醒来即未再入睡。六点起床，活动了半小时。视力仍不好，精神亦不佳。戴镜子改作文。视力决不会是营养问题。

晚上人们来打百分，表示欢迎，反正不能看书也。九点一刻散。

1964 年 5 月 16 日（星期六） 雨

昨夜终因气候之变，又小发作。只好服麻黄素，眠药，大概闹到一点始入睡。王宜富（医务室司药）说，怎么还挂这张（乘风破浪突突烟）？上午兴来，写成一幅，将“山居”之一改动数字 ：

山居无日不看山，远山近山不一般。

山不厌高望不厌，何日登上南山巅。

看来看去，总觉不顺口。想起“题西林壁”句。远近高低人家虽已用过，我之观感既同，还是可以用的。终哼成两首，完全写实也：

山居无日不看山，远近高低不一般。

碧黛赭绿青蓝紫，四时风雨艳阳天。

山居日久更爱山，早晚漫步山麓间。

山不厌高真豪语，何日攀上山之巅。

下午趁雨后将窗前棉花补苗，不过十来棵，即气喘累累。不敢去洗澡，擦身换衣。夜观《阿拉尔罕》，《阿福寻宝记》。前者同苏联同类片相比，还差一截似的。后者典型上海片，剧作者王若望[10]则是新闻。

人事处来信，可待因要主治大夫批，无法寄出也。

出语文考试题十道。管云，罗大概要调走，无法恋栈。六十二岁之人，事事揽权，何必如此。

山居第三首改为：

四季山居景不同，雪后朝晴映山红。

最是春雨绵绵日，米家泼墨淡而浓。

1964 年 5 月 17 日（星期日） 阴雨

昨夜十二点上床，仍服药，却失眠，约两点始入睡。六点半起床。一夜大雨，云达 80mm。

人们来打百分，欣赏山居二首。下午渐感喘息，找朱医生取药，至夜益重。只好服麻黄素。近日胃口极坏，厨房也无新鲜菜蔬。夜间只好再打百分。

1964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一） 阴雨

昨夜仍大喘息，麻黄素未能止住。继服眠药，大概闹到一点始安静。坐床读杜诗。忽得短句，起床书于纸上，恐今晨即忘也：

[10] 王若望：（1918—2001）江苏省武进县人，原名王寿华，笔名若望、若涵、若木。1934 年因参加罢工被中华民国政府逮捕并判刑。1937 年 8 月因抗战爆发而获释，后赴延安，加入共产党。曾任《文艺月报》副主编等职。1957 年被打成右派。1968 年因批判毛泽东入狱四年。1978 年平反，出任《上海文学》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87 年被邓小平点名开除出党。1989 年因参与八九民运被捕，入狱 14 个月。1992 年流亡美国。因肺癌逝世于纽约。李锐曾有诗给他，戏他为：“满头辫子被人抓”。——李南央注

风送连夜雨，哮喘盼天明。

山中春早归也迟，骤暑骤寒乱穿衣。

哮喘老病又欺我，夜夜坐床翻唐诗（旧）。有谁知

三、四乃写日记时补作，也算一绝。

昨夜大概喉头丝丝不止，梦中也有感觉。今晨也为此醒来。整日阴霾细雨，胸部气闷，喘息似时待发作。翻看读毛选时的摘记，看报，看“参考”。

家属们全部搬走了，这幢房子全部变为单身宿舍，这就安静多了。鸭子、母鸡、小鸡、烟气、吵架、通通走了，骤然安静下来。躺在木椅上午睡，竟达一个半小时。下午精神略好，作文全部改毕。夜语文考试。学生们不专心听解释，几乎生气。考试之后，讲解此次作文存在问题。九点半归来，大不舒服，开始喘息。今夜必不得安静也。

1964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二）

昨夜与前夜相似，麻黄素未完全止住。没再服眠药，试试能否睡着。大概十二点以后睡着了。梦见高音发出柔和的声音，引我言归于好，并有灯草胡同人士参加，等等。梦中颇为心动。然我之“立场”则坦然不动也。梦做得很长，似乎小便之后，还续做了一阵。

给大胖写信，提到谭嗣同青年时在兰州时的豪迈不羁生活。翻谭全集，终于找到这段：“徒步河西，尝于隆冬朔雪，挟一骑兵，间道疾驰，凡七昼夜，行千六百里，岩谷阻深，都无人迹，载饥载渴，斧冰作糜。比达，髀肉狼藉，濡染裤裆。此同辈所目骇神战，而嗣同殊不觉。”又谈到对风景的看法，颇可记下：“能不忆江南？”无非小桥流水；变成音乐，也是那种“梁兄呀”的越剧腔，小家碧玉也。何如西北奇山崛起，黄沙遮日，乃慷慨丈夫；粗犷的秦腔也正是此种气派的反映。公园不过是困居城市的人的一点可怜享受，其实，再好的公园，盆景而已。颐和园是盆景，西湖何尝不是盆景，长沙烈士公园的那点“天然”，何足道哉。天下名山大川，当然有好风景，又大抵同骚人墨客、和尚道士乃至帝王将相分不开。所谓无庙不成山，无碑不成胜（两句乃自撰），真正的风景却往往在那些不可胜数的不知名的深山高谷，河流上游，而这只有做资源勘测工作的人才有缘欣赏。我有过七年此种经历，因此是一个“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人。又给灼姐信，询问书寄出否。

豆腐房给我一大碗豆腐脑，过去何必老吃硬豆腐呢？有此发现，胃口可能稍好。下午勉强去棉地移苗，动作几下，即喘息不已。如何是好。仍坚持将可移者移完，殊不能保证全苗。

晚上几位常客来强打百分，奉陪到十点。

1964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三） 阴

昨夜只服了本巴比妥，未服麻黄素，坐床到十二点入睡。

北戴河可成一首，只得一句：北戴河边浪滔天。其余续不下去。

仍六点半起床。将《老子》成语摘出。翻《大学》、《中庸》。下午赴浴池洗澡。罗来谈甚久。从合肥回，已决定调响洪店。

夜，几位常客又来，没让打百分，座谈一阵而散。

1964 年 5 月 21 日（星期四） 阴

昨夜尚好，坐床一阵即入睡。六点半起床。

上午到招待所烘茶叶。周嫂子讲炒茶、烘茶之道（绿茶），茶杆五根脆断呈五种颜色，即烘好矣。

阵阵茶香入呼吸管道，觉得极舒服。下午大决心，颇有恃无恐，将花生地全部锄完，从二点到五点，出几身大汗。回来休息半小时后擦身。

隧洞放水，小小壮观。为放水之事，昨天不客气地对罗、管说，这是“无事自扰”。此种放水实在是水利部系统的杰作，还说什么华东掌握云云。佛子岭来的两位同志（一工会，一技安员）送来四纸求书，真是不胜荣幸。上床之前，欣写就。

夜观《冰山上的来客》。此片颇有别致之处，但有些故弄玄虚的地方，对观众不一定适合。音乐极好，令人感到，好音乐都在少数民族。

放水之事，我只要来防汛计划看了下。从库容与水情简略判断，实无放的必要也。否则，这种近乎年调节水库就将吃大亏。此等事自己应当掌握自己命运。

1964 年 5 月 22 日（星期五） 晴

昨夜作字毕，十一点后即上床躺下，竟自调催睡。两点喘息丝声中醒来。即坐床。终服麻黄素、眠药，但均失效。成七律一章，记去年来此以前某夜情景也：

并非候鸟也南迁，不容踌躇霜满天。
什刹海边几忘返，烤肉季座堪留连。
把酒胸怀（纵横）天下事，停箸慷慨壁上观。
夜半宫门已在望，李郎影子黄寺[11]前。

此诗一做，怎么再睡得着呢？于是卧以待旦。六点半起床，精神自然不好。

买纸写字（七分一张的打字纸），将山居三首写寄灼姐。用红笔写闲章“曾经沧海”并“庸夫俗子耳”。共写两张殊不恰意。

下午看贴，装茶叶。夜小汤送来一缸子黑桑葚，此间唯一水果也。

天老爷放晴了，救我一下。黄昏时隧洞又放水，比阴雨还厉害。关紧窗户，出外带口罩，力免此突然袭击。

写字似有所悟：不能拘谨，必须放手；但放手更难，须不失规矩，有基本功夫也。

1964 年 5 月 23 日（星期六） 晴

昨夜只服眠药，坐床到十一点，即朦胧睡去。六点起床。精神甚好。

又几乎作字一天。童、张二位送来纸四张求字。写李、杜诗各一，毛诗二首，并用红墨作闲章：曾经沧海、北去南来、实事求是、山居无日不看山、发愤作书。给灼姐字条又另写一幅，稍觉满意。

邻居晚饭请吃肘子。听广播时，又成一首：

拙字屈然上墙沿，标语语录诗连篇。
山中无虎猴子霸，一纸挥了七分钱。

先得最后一句，然后续成一、三、二。打字纸七分钱一张，是这儿唯一可买到的大张纸也。

夜打百分至十二点。

[11] 此诗记述的应该是李锐离京前与田家英共度的那天晚上。黄寺，那时北京的北郊。李锐的住所可在 8 路汽车的六铺炕站或黄寺站下车。——李南央注

1964 年 5 月 24 日（星期日） 雨

昨夜甚疲倦。上床后未发作。约睡五个多小时。六点半起床。

上午锄窗前棉花，又下起雨来了。下午打百分，人来人往。青年们都已搬来，清静而热闹。精力不济，喘息又发，至夜雨越下越紧也。

接灼姐信，云书尚未寄出。

1964 年 5 月 25 日（星期一） 阴间晴

昨夜九点上床，下一点方躺下渐入睡。麻黄素已失作用，又服本巴比妥。含片之类不停，终于止不住，最后大概黏痰已完，“自知理屈”，放我一条生路，让我入睡了。

仍六点起床。续翻《孙子兵法》。收到灼姐寄书一大包。有《中国历代哲学文选》（缺先秦部分），高兴之至。即随意翻阅。各人都有小传，注释较多，正便于我这种“剽学”之人。接王前信。

夜上课，讲朱自清的《春》。准备了半小时。

1964 年 5 月 26 日（星期二） 晴

昨夜比较安静，约十一点即入睡。六点半起床。睡得稍好，精神即强多了。

上午看一个星期的“参考”和报纸（公路不通，邮件被阻）。

下午锄棉花，从二点到五点，一直没有休息。晚饭也多吃半碗。

小汤、小路搬到对门房间。

中午为小路作一速写头像，自评可得 80 分也。夜看《北京晚报》，倍觉亲切。

喘息如基本制住，则应迅速恢复规律生活。

1964 年 5 月 27 日（星期三） 阴

昨夜十点半上床，完全没有喘，也未服药，即安然睡去。五点半醒来，五点三刻起床，做气功，活动共半小时。

仍看《孙子兵法》，整理书架。又将窗前棉花锄了一次，共有六十棵苗。下午洗澡，并打扫窗前户外，出一身大汗，几乎要喘息。休息过来了。

晚上学员评比，大家很是认真，最后票选五人。

逃荒的越来越多了。散步遇见公社彭主任，很担忧粮食，对挖山地，只能开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正是插秧高潮，今年沤了绿肥，这是山区历史未有过的事。

1964 年 5 月 28 日（星期四） 阴间晴

昨夜很是安静，连续第三夜了。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下午在户外散步也增多。一则视力模糊，不能久看书；一则需要活动筋骨也。

听说王志松辍学，是因我有次上课对他态度不好之故。晚饭后散步，特去他家致意，示歉，请他坚持上课。不知能否劝回。

晚上给灼姐、琬姐信，告知本月将四书读了一遍。“关于古代经典，我的志向，就在见识一番，否则枉做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

最近梦中常有高音形象。又盼望孩子们的信了。这样的绝句似乎是久已成熟的，只差拼凑成句：

自况“无期”何日休，安乐难共岂患忧？

合则两伤离双美，二十二年已到头。

可能是五五年某夜，大吵一顿之后，在日历背面写过一绝句，以记感慨。现在只记得其中有“无期徒刑”四字。高音后来曾见过此绝。

《孙子兵法》看毕，并摘出成语。

1964 年 5 月 29 日（星期五） 阴

昨夜小有发作，随即平静入睡。服眠药。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多。上午看报纸，“参考”。下午看了一本小说：《破落户的故事》，英国 Thackeray 著，风格像菲尔丁。作者对资本主义初期英国中上层社会的空虚、无聊，虚荣等等生活是极为不满的。

夜为马新维作字三纸，写闲章：踏遍青山人未老，山不厌高。颇自况也。

1964 年 5 月 30 日（星期六） 阴

昨夜上床后小咳了半小时方入睡。但四点即因喉丝而醒。立即坐起，半小时后再躺下，仍不能安然入睡。迷胡[糊]一阵，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语法知识”句子部分交付打印，算是结束一事。天气欲雨不雨，欲晴不晴，衣服多穿不舒服，少穿又怕出问题。

下午帮助清理图书，真是一些破铜烂铁。又看了一本小说《儿子们归来》，写纳粹开始东线败局时，国内人们的思想变化情况：写一个家庭的三个儿子，作者似乎即《马门教授》的作者。青年们之容易中毒，教师的责任，父母的不易，母爱的影响，等等。为什么不见编成电影？晚上又看了一本苏联反特故事《将计就计》。人们来打百分半小时。

今天有一不愉快事：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窗前小桑树的叶子，我不在屋时，突然光了。

1964 年 5 月 31 日（星期日） 阴间晴

昨夜睡得尚好。六点半醒来。没有做活动。将《三年早知道》短篇集（马烽）几乎翻看完了。这是五八年前出版的，因此尚存《一篇特写》，《四访孙玉厚》等篇。其实浮夸，硬造等风气，是由来已久的。作者在各方面受赵树理影响很深。朴素是好的，但太少波澜。

上午罗书记来闲谈，仍不外如何处干部关系之类。告以初到一个地方同生人相处，总要经过一个试、摸阶段，如对拳者一样。

下午同小路进金家冲爬山，观看水库风光。漫步，微微出汗。归途过公社，与彭主任谈甚久。关于大队干部问题，他认为将来必定还要照他的看法办：大队一或二人仍拿国家工资，算在公社干部亦可（派出员身份），这样才能贯彻领导，解决思想问题。目前拿工分补贴，认为是过渡，不安于位：或者光搞自己生产，对工作不大闻问；或者做工作，扯亏空，总在几百元（平时又不便常去查帐）。弄钱办法甚多。公社一级，现在有五人的，也有十人的，五个完全可以了。干部们现在不比地位、等级、只考虑实际收益，怎么“快活”（轻松也，本地俗语）。石槽大队干部还是好的，哪个队副业收入多即去哪队生产。团已名存实亡。妇女队长之类，觉得是一不光彩的职务，不愿承认。今年社教运动当然有作用，大概也在警钟而已。群众现在胆大，干部胆小，同六 0 年之一年整干有关。这个问题是大问题。彭每次同我谈，是有意向我反映。或者是收集材料再说。再管一次闲事？

本月份费用 29 元（内零用 6 元）。

1964 年 6 月 1 日（星期一） 阴间雨

昨夜十点后上床，睡得甚好。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偶然又买到茶叶，上午即烘之，费时颇久。两个小姑娘各将一斤三两和半斤茶叶（一元一斤）卖掉，拿到那点钱，高兴极了的样子。农民手中没有零用钱，一分、一角都是珍惜的。一斤茶叶来之不易，要五斤多“茶草”才能做成。得连夜炒、烘，老远走来卖掉（还得担心这是“一类物资”[12]）。

下午补那一分多地的棉苗，总在 50 棵左右，出一身大汗。人们都奇怪我为何如此出汗。休息 20 分钟后，方洗头、擦身，非常小心，大概不至出事。晚上上课，人们因小生产有些松懈，少数几个人辍学问题，做了讨论。关于那晚对王志松态度问题（过于严厉讲了几句，使之脸红），我保证不再发生。

1964 年 6 月 2 日（星期二） 晴、大风

昨夜终于出了问题：上床之前，有感冒感觉，上床之后，喘息小有发作，连忙起来服眠药并 APC，含喉片，约十一点后睡下。但梦中气短而醒，约两点半，即服麻黄素，三点半再服 APC。坐床甚久，躺下亦不能入睡，直到天明。出了两次汗。六点半起床，

疲软无力，整天没有看书，只是看了几天的报纸和“参考”。有关于张子良的报导。仍在兴安岭林区，还是盖的延安被子，对于他总是记忆犹新的。那种艰苦朴素，深入群众的作风，真是望尘莫及的。“参考”上载阿联专家对阿斯旺有不同意见，高坝筑成后，蒸发和水库漏水，将使水量损失很大，同时自然污泥的肥料丧失了。这种巨大改变自然的工程必须将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全部弄清不可。

午睡怎么也不成，脱衣上床也仍然只好再起来。晚上散步割了几下麦子，手法仍熟，打腰已忘。割了不到一捆，就气喘起来，真是成了病夫。

《人民日报》刊登一则棉花幼苗移植成功的报导，总结为“窝要小，水要少，苗要小，天要好。”最好是两片子叶或出一片真叶的苗，而要晴天早上或中午栽，则完全意料之外也。

此地也有小咬！

1964 年 6 月 3 日（星期三） 晴

昨夜九点过即服眠药，约十点入睡，并加自调，双保险也。整整睡足了八小时。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小咬咬得一天不安于室。窗外棉锄第三次，又移苗五棵，共得苗七十五棵。看能收到几斤。

下午去浴室洗澡。晚上约昌太禧来谈作文。此人较笨，读过三年私塾，背过四书，但现在完全不能背了。让他每天写日记，暂停作文，写半月再看。教以写日记方法，是否有效还难有把握。是否能坚持个别施教也难有把握。

服眠药上床。

家家户户割麦忙，我同几个青年是最二流子的了。

1964 年 6 月 4 日（星期四） 晴

昨夜睡得尚好。五点三刻起床。做功半小时，又活动十分钟。感觉精神很足，于是参加割麦。上午约两个半小时，稍微有点累。同兴华村相比，这就等于游戏了。短把镰刀，弯月形，锯齿（不要磨），是一大特点。好像打腰又记起来了。

[12]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生产资料实行集中管理、统一平衡分配制度，将全部物资分为一、二、三类。一类物资为统配物资，由国家计委平衡分配；二类物资为部管物资，由国务院各部负责分配；其余为三类物资，又称地方管理物资。

中午躺下，未能睡着，因门外变成打麦场也。下午约割两小时，即完毕。并未脱外衣，可是已感气喘，于是专捆麦子。渐渐觉得感冒劲也来了。四点半回来，简单擦身、换衣，即休息。鼻涕不止。晚饭后仍到金家冲散步，观看社员烧山，油茶树都薰黄了，说是不会死。夜间觉感冒越来越重，于是服APC，并阿米妥。十点上床。

孩子们不来信，什么原因？

1964 年 6 月 5 日（星期五） 晴

昨夜睡得尚好，感冒没有发展。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有意休息，只看完一本福尔摩斯，洗洗衣服。夜观《狼牙山五壮士》。

1964 年 6 月 6 日（星期六） 晴

昨夜睡足七小时。五点三刻起床，活动 40 分钟。上下午锄棉花地，地板成石头一样，棉花种两次，移苗三分之二，花劳动多而大，反不如人家后种没锄过草的。此种不好的地土，实不应去费功夫。现在是骑虎难下。看几天“参考”。下午赴浴室洗澡。晚饭后散步参观瓦窑，看做瓦过程。夜打百分到十二点。

1964 年 6 月 7 日（星期日） 晴

五点半即醒来。很睏，但睡不着了。六点后起床。活动半小时。

两个月来都吃不到什么青菜。弄到一点苋菜，又老得无味。只有等瓜类下来了。

上下午都有人来打百分。小路有一张旧包皮纸，是薄高丽纸，拼补起来，书范成大《村居即事》，“乡村四月闲人少”，正是目前情况也。字透入纸，写来舒服之至。再写打字纸，就完全飘在上面了。又有几起来求字的。

夜观《锦上添花》，难得的轻松。晚饭后散步归来，过王宜富家，正遇他们喝酒，于是也陪了三两。因《村居即事》而成一绝：

家家户户麦收忙，昼夜连枷响磅磅。

夫妻双双紧刨地，抢点玉璐已插秧。

1964 年 6 月 8 日（星期一） 晴

昨夜睡足七小时。六点起床，活动 20 分钟。将作文改完。作字二幅。锄窗外棉花，以代工间操。备课。夜上课，到二十三人，殊出意外，因正是农忙高潮也。十点半就寝。

1964 年 6 月 9 日（星期二） 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看几天的报纸、“参考”。《民抄董其昌》文，谓其字也是奴颜媚骨。甚是。在琉璃厂接触董字时，即奇怪为何影响明清两代，实在不屑一藏。

接灼姐信，并包裹单，又寄喘药。接大胖信。他们喜欢我的字和诗。也许有偏爱也。为佛子岭人作字二幅。写李白早发白帝城，附跋云：对我国天赐水力之富，古代诗人甚多歌颂。太白尤喜吟咏，如名句黄河之水天上来。望天门山七绝云：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

片日边来。则俨然一坝址也。

中午假寐不成，得四句：

我欲踏破神州山，遍寻天赐水力源。

喜马拉雅尚未识，如今困居磨子潭。

晚饭时稍出汗。天气欲变，即感喘息征兆，无力看书。夜与青年们打四十分，竟至十二点。

1964 年 6 月 10 日（星期三） 雨阴

昨夜约三点多气短而醒，只好起来服麻黄素，坐床待之。天明时卧下，终不能成睡。半夜雨不息，敏感竟如此程度？六点一刻起床。精神不振。

邮局将包裹送来。即服“清津宁肺丸”。此类成药，过去在京吃过很多，不见有效。其他成药好几种，及苏联的“复方安茶硷”，大概比麻黄素要好。

仍不能午睡。将昨天四句吟成一律：

七年踏破九州山，

遍访水能天赐源。

古田以礼刘家峡，

新安上犹狮子滩。柘溪

大河上下起规划，（利用）~~黄河利用~~大河上下学规划

三峡迟早~~成~~争论。（开发）~~长江~~三峡开发~~起~~力争论

雅鲁藏布尚未识，

如今闲居磨子潭。

细雨霏霏，上午将人家送的一包“尿素”洒在棉地，并最后移苗约十株。弄得一身大汗。

上午上浴池洗澡。夜有人来闲坐，九点半即上床。

1964 年 6 月 11 日（星期四） 晴

昨夜睡足八个多小时。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厂房小修，停机。人们“电气化”打鱼，几乎在岸边看了一天：共打 1600 多斤。家家户户分若干斤，皆大欢喜。大部分是扁鱼。有一条 50 多斤重的鲢鱼。水中放电，人离一公尺即可。真想也跳下水去浪漫一番（有小范围较深处可以游泳）。由于我是最好的看客，打鱼者奖励我一条大鲤鱼（只打了三四条，变成珍品了）。拿回来送与邻居。空气中满是鱼腥气，有海边的感觉。

1964 年 6 月 12 日（星期五） 晴

昨夜不该任性，一点归房，擦身上床，即开始微喘，终于转剧。只好起服“代菲特灵”和眠药，大概两点后入睡。六点半起床。当然精神不佳。

邻居特找我谈放水的问题，水是过<去>放过因旱受影响，去年河北蓄水又成涝灾，故今年又放也。此是几乎是我预料到的结果，放水之前只讲过他们一句重话：“无事自扰”，现在自然不好再讲重话了，只得讲一些基本道理，具体办时也应当拟定几个方案，不要为一方之言所左右。又扯到治淮，说佛子岭（连拱坝）是英雄的尝试，偶然的目标也。

1964 年 6 月 13 日（星期六） 晴

昨夜服眠药，睡得尚好。六点起床，略做活动。上午在尾水处看打鱼，兴之所至，几经考虑，决心下去，在隧洞前水洼游了半小时。石头挂破几处而已。水温约在 17—18℃间。下午在北面山脚拐弯处大游了一阵，也下水摸到两条小鱼，尚不觉累。

管了一件闲事，也许干涉内政过甚，强迫他们送鱼给公社。公社彭主任上午遇见，即谈到明天过节，想要点鱼。转告罗后，满答应，而执行者小气之至，使得我只好强行干预了。实在是闲事，下不为例。

晚上同青年们打百分。感冒有袭来之势，连忙服 APC。十一点半服“代菲特灵”，并眠药上床。

1964 年 6 月 14 日（星期日） 晴 端午节

昨夜大幸，没有发作。六点半始起床。厨房早晨卖油条，以庆端午。我也吃了两根。中晚饭都特做了菜。胃口不佳，吃得不香。孩子们想必过得甚欢。么么一定穿了新衣服下楼。长沙、沈阳则可能念到山居之人也。

上午打了一阵百分，下午同人下象棋三盘。已是夏天感觉。换上薄裤，仍然一动即出汗。

罗书记调响洪甸，晚上开送别会，由他临别赠言。讲话得体，但一些要害尚未突出。刚讲了地方关系，解主任接着就为打鱼事挑起矛盾。水平之低，农民式的小气，真是没有办法。

1964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一） 晴

今天值得大书：下午三点，同小曹，小徐（发报告的）到水库，划船下水游泳。上坝时即喘息、气短了，没有完全休息过来，以至下水后游到中途（原拟穿过水库到渔站，约七、八百米），气上不来了，只好上船。归途又游了约 300 米。总之是大胜利，原来是以为今年游不成了的。

晚上参加送别饭，喝酒一杯。夜观电影《槐树庄》。从艺术上来说，不及《汾水长流》是一完整故事，而这不过是一篇不甚连续的人物报导而已。

寄长沙 30 元。上午翻历代哲学文选。昨夜睡得尚可。六点半始起床。

1964 年 6 月 16 日（星期二） 晴

六点一刻起床。略作活动。

罗书记上午来谈到十点，恳切征求我的意见。我谈到主要干部关系，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要抓紧（以这次隧洞放水为例），如何放手让下面工作，等等。他婉委提出要我很好教育那几个小青年，谈到小汤之骄傲。将邵阳产的竹制铅笔盒送给他，作为这一段纪念。这位六十二岁的老同志对我确是关心而照顾的，也总是主动来“取经”的。他当也感到我的诚意。晚饭后特去他家话别。

室温高达 28℃，坐在弄道内看《托尔斯泰传》。仍有小咬捣乱。

再锄窗外棉花，当作工间操。夜上课，讲两篇文言文。对张道兴冲口挖苦了一句，使他不好下台。以后当注意。

1964 年 6 月 17 日（星期三） 晴

昨夜上床前冷水擦身，促起气短，久久未能平息。大概到十一点始入睡。

罗书记大概在四点左右出发，起床送别。又睡下。六点起床，略做活动。

上午同小汤、小路上石槽，竹椅没有订成。商店有纱窗，可以买若干尺防蚊。

整日懒散得很。室温 27℃—28℃。下午洗澡出汗，敢于穿夏天的汗衫了。

1964 年 6 月 18 日（星期四） 雨

昨夜睡足六七小时。早晨即小雨，不能活动。

给琬、灼、苗苗和小妹写信。孩子们是怎么回事呢？只知有母不知有父了！

整日都好像时时将喘息的样子。难道天气如此灵验？送来凉椅一把（篾制的，如藤制一样），是原来罗的用物，很是盛意，夏天的屁股就好受多了。夜为值班的补课。有感冒意，很觉疲倦。

1964 年 6 月 19 日（星期五） 雨

昨夜服“代菲特灵”一片并眠药，大概十一点以后始入睡。六点一刻起床。下雨，也无力作活动。

上午读了几页托传，眼睛疲劳之至，戴镜子也不想看书。喘病以来，就没去参加过学习了，下午特去参加。读《改造我们的学习》。答应下周主讲一次，今天也略讲了一些当时的背景。听说有什么评比团之类要来，这两天到处在除草（环境卫生）。为此找解谈了一阵，甚不以他们之招待为然。来了人，即端盘子办酒席似的，庸俗作风，似乎是安徽几个水库的传统作风。善于招待来宾，佛子岭恐怕可考第一，其他则不堪问矣。说是水库管理先进，却严重漏水，要补坝，要放干水库，天下奇闻（邻居管竟以新安江水库不能放干，为其缺点，令人啼笑皆非。我说设计火车时，是不考虑翻车措施的）。

给灼姐信，有“七年经验，付诸东流”的牢骚。

夜观朝鲜片《红色宣传员》，中国作风的影响。稻田除草器，好像我们还没有。

下午起，一直感觉气短，也不敢擦身了。

1964 年 6 月 20 日（星期六） 晴

昨夜上床后即痰喘，只好起服代菲特灵，并眠药。又任性，不能制住 sex 的搅扰而自调。明知故犯，对喘息乃火上加油也（也是为了催眠）。大概仍到十二点后始入睡。

六点一刻起床。打喷嚏，感冒意加重。只好到医务室取药。读几页“托传”，挺尸。下午仍去浴池洗澡。出汗不多，没出问题。夜间打百分至一点。

1964 年 6 月 21 日（星期日） 晴

整日闲散，时觉气短。服灼姐寄来的成药，似有效。改了几篇作文。夜打扑克至九点。

1964 年 6 月 22 日（星期一） 晴

几个蚊子，闹到十二点方入睡。六点起床，略做活动。

改了一天的作文卷，人们有进步，写得多认真。第一次评了一本 85 分的卷子。赵怀保与李洪起写得较好，都是由于小时想念书而念不成，参军后即发愤学习，终于短时内能达到初中水平。凡办事总以主动的热烈愿望为重要条件。有的人，能朴素地写自己的话，通顺上口；有的人硬要咬文嚼字，转弯抹角，结果离题，不知所云。文如其人，大体上如此。

上午佛子陵书记李毕云来坐谈。原鄂豫皖老干部，谈打战，谈四七年坚持大别山事。老红军特点，一开口就让人察出。“李老头”是此间人人尊敬的人。好处是无为而治，善于自处，让别人好办事。

夜上课。《梁生宝买稻种》，第一次如此分析一段作品。

1964 年 6 月 23 日（星期二） 晴

上半夜失眠（并未气短），只好起来服眠药。六点起床，略做活动。读“改造学习”有关文件。做点发言准备。

窗外棉花死了四棵，都是单株的，长得有一尺多高了。挖开根部，也没发现虫，不知什么原故。

晚饭后，到招待所回看李书记，谈了些小生产之类琐碎事。关心到我没挂帐子，没收音机。收音机事，多次被提出，都谢绝了。自有蚊子以来，夜间已不能做事，只是坐在走廊内闲谈，或借光看书。屋内开灯，一夜都宁静不了。

1964 年 6 月 24 日（星期三） 雨

六点一刻起床。夜半即下大雨，无法活动。视力越来越不好，不戴镜子连老五号也看不成了。

下午学习，讲了近两个小时，很觉疲倦。结尾讲到：反主观主义对任何人都是一辈子的事，人总容易主观，容易凭感情冲动，凭一时兴念，一知半解，片面材料，表面现象，甚至浮夸假象，来办事情，真正的实际情况是不容易到手的。语重心长，谁能理解？

晚饭后同青年们勉强散步。气压低，气上不来。温水擦身之后，喘息大发，坐床久之，不能制止。服代菲特灵，又看邻居引小孩一阵，逐渐平服下来，已近十一点了，再服眠药上床。

1964 年 6 月 25 日（星期四） 雨

六点起床。仍下雨，不能做活动。早饭后，感通身无力，好像要生病似的。挺尸之后，不料竟睡到十点始醒，意外收获。

将几天“参考”看完。对美国 60 层高的圆柱形公寓颇感兴趣。中午得诗四句：

喘息已了小挺尸，通身如绵无所思。

且看陋室天棚角，蟢子悠然在挂丝。

过道门口的燕窝，不知谁家顽童捣毁了。这几天燕子老往屋里飞，不安之至。今天看见又在原窝喙泥修复，实在令人生敬。

下午只改完几本作文。夜参加职工大会。佛子岭加固工程竟如此浩大，总费用 1300 万，可谓纪念品矣。人们颇感兴奋，殊不知我心底之沉重。水利部欠的这些债不知何日还毕。李毕云讲到此地三多：厨房、毛[茅]房、屋前屋后菜地，我一来也是这三样最刺眼。当时也提到，似乎是无法解决的样子，现在则至少不合法了。李甚注意到文明生活，这点比罗高明得多。提到小生产每人限制一至二分地，此点也甚不易办到。对我表示感谢，实在惭愧也。此来也起了卫生部长作用。

1964 年 6 月 26 日（星期五） 雨

昨夜开会时尚好，回房即喘，洗脚后更剧。只好服麻黄素坐床。蚊子也捣乱，最后只好挂起棺材蚊帐，闹到十二点以后方渐安静。竟又自调。实在岂有此理。

给琬姐、母亲信，告以寄出茶叶。接灼姐信，言及工业之品种质量解决，乃“宝贵经验”，不胜感慨，此乃 ABC，当年赵、王之争即在此。我之第三次上书[13]有语：“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但千人大会

[13] 指给毛泽东的第三封意见信。——李南央注

上这正是“反对总路线”之一罪也。

下午参加学会，几乎自始自[至]终谈生活，谈八块钱一条的呢裤子。晚饭后及早擦身，非常小息[心]不引起喘息。九点服药，准备上床。

1964 年 6 月 27 日（星期六） 阴雨

三点终于醒来，再服眠药也已过迟。迷迷糊糊一阵，六点一刻起床。精神尚好。上午给母亲信重写，并给王前信，告以近来身体情况。

阴雨几天，气压过低，人们多不舒服。下午去浴池用小盆洗了个澡，尚未出事。上午感冒似乎已成，去医务室要了 APC。晚上人们照例来百分，至十二点半始毕。招待所周嫂子送来帐子，用四个钉子挂之。

1964 年 6 月 28 日（星期日） 阴雨

虽然挂了帐子，免除同蚊子作战一事，上床之后的敏感气短，仍闹了一个多钟头。六点一刻始醒来。近七点起床。整天都感觉气短，像闷在澡堂子外间一样，身上发粘。千分、百分，直打到夜九点半，人们尽兴而散。

1964 年 6 月 29 日（星期一） 雨

昨夜仍服代菲特灵并眠药上床。帐内闷气，连毛巾被也未盖好即睡去。晨五点因气上不来而醒。索兴起床。已无力作活动。体操不可能，气功亦不可能，如何是好！衣服不敢太少穿，又不能多穿，闷气而不敢吹风。

上午翻看旧报，有无漏掉的。下午为俱乐部写标语九条。多日不作字，手就生了。整天气短，晚上力疾上课，讲《为人民服务》。为布置作文而读也。引述了《论联合政府》末尾两段，不禁勾引起一些回忆：延安、长沙，初读此段，利用此段写社论，种种情景。

上床前尽量安静，服好代菲特灵并眠药，约十点半上床。

1964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二） 间晴、暴雨

昨夜又是大发作。坐床不成，弄得上下床几次，最后只好再服麻黄素。总在十二点后始平复。盖毛巾被闷热，半夜似冷醒，拉盖了被子。六点醒来，六点半后始起床。

上午晴了一阵，下午大暴雨。两次暴雨间，到浴池洗澡，水太热，弄得大汗不止，无法不吹点风，于是又喷嚏不止。整天防止气短，真是变成度命而已的形势。

晚饭小散步，金家冲冲下来的水，颇像小黄河，漫上卫生所路上来了。

木工组贾师傅来装上纱窗，感激不尽。如此夜间可以看书矣。

六月份用费 23+9 元。纱窗、茶叶即占五元。

1964 年 7 月 1 日（星期三） 晴间阴，24℃

昨夜九点即服一大片代菲特灵。十点上床，小坐一阵，大概十一点不到即睡着了。只盖了毛巾被，直到五点多醒来。没有气短。六点起床，做了气功，约一刻钟，又活动了五分钟。精神大振。上午大洗衣服。小路、小汤帮忙下河清的。上午几乎没做什么。同青年们闲聊聊。午饭吃了两汤碗，也是多日来

未有的胃口。午觉睡着一个多小时。三点用冷水擦身，直到发热。坚决用积极办法来制服气短和莫名其妙的感冒。

四点才记得去学习。学解放军政治思<想>工作。讲了几句关于我们党同建军的关系。军队有最完整的一套，其他经济工作等就不能相比了。苏共斯大林时代，干部第一，技术第一的影响，对今天赫光头的统治，也是帮了忙得。

晚上没去看电影。人们来打千分，只有奉陪。午睡时得断句：

一二三四怕什么？开除离婚砍脑壳。

这倒不是牢骚，而是自我嘲讽了。

1964 年 7 月 2 日（星期四） 晴

昨夜只服眠药，十点半上床，仍折腾了近一个小时方入睡。可能还是毛巾被没全盖住，稍着凉，又是三、四点间喘醒，闹了一个小时方又迷糊入睡。六点一刻起床，做功活动共半小时。

青年们有修鞋家具，自己动手钉补了皮鞋后跟。整天只是看了几页《托尔斯泰传》。最热的一天，室温 27℃。无风，雨后蒸人的很。下午热躁看不成书，索性锄窗外棉花。不过半个小时，通身出水，休息一阵即去浴室洗澡，洗后怎么样也止不住汗。兜风，用扇子，竟没有立时打喷嚏，算是度过汗后略受风的一关。

晚饭后上金家冲看苦瓜，已有两株开始结瓜了。

小汤又从厂房提来一个甲鱼，厨房烧的远不如上次自己煮的。

夜观《延安游击队》。今天只是散步后大喘咳约一刻钟。晚间虽贪凉，也较正常。铺上席子。

1964 年 7 月 3 日（星期五） 晴，27℃

昨夜睡足六个多小时。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气短威胁将要过去的样子，只是晚间略有痰咳。

读“托传”十来页，看《播火记》，约三分之一，不想看了。今天又有省局人来 “检查工作”。当天来去有甚意思？也有两个人到我屋一坐，谈谈应酬了几句。晚上碰到省设计院来的，两个青年，一大连工院，一华中工院，都是湖南人，谈得颇欢。我仍宣传偶然目标，与这条发电河流之被浪费问题。

1964 年 7 月 4 日（星期六） 晴

昨夜没挂蚊帐，只用毛巾被，一夜没出事故。睡足约七个小时。六点起床，做功 20 分钟，又活动 10 分钟。

过道门口挂上篾棚，凉快多了。

看完《播火记》，总觉得许多对话，情景不够真实。当然，写成这样的规模甚不容易。女人对话，学《红楼梦》的痕迹太明显，反分不出人物的个性了。长篇小说是艰巨的劳动。

现在是正常的热天味道，从早到晚不必再脱衣加衣，我的喘息也应当过去才合常情。下午下河洗澡，水并不觉甚冷，洗后无异常现象。晚上设计院两个湖南青年来闲谈到十一点多。

1964 年 7 月 5 日（星期日） 晴

昨夜十二点始入睡。六点半起床。上午看“托传”，同人们在过道闲谈，下午同两个湖南人（胡楚威，罗宗澍）并小曹、小徐到水库划船游泳，水温总在 20℃上下。罗游得甚好，一同游到溢洪道靠岸

休息等船，终因气短威胁不敢勉强游至渔场也（罗听见我的呼喘声，建议靠岸）。又在岸边游了一阵。第一次得知救人要诀：拖脚，抓头发，或者打昏使之失去知觉，否则被死抓住就会同归于尽。水中呆了约一个半小时，尽兴而归。

晚上仍坐河岸闲谈，说游泳种种，十一点半始散。胡罗明天将返合肥也。

1964 年 7 月 6 日（星期一） 晴

昨夜又是十二点始入睡。六点半始起床。热得很。室温最高其实也只是 29℃。心不静焉？坐在小过道（宽 1.2 米，国家标准）看完《托尔斯泰传》。82 岁老人苦斗一生，没有找到出路，也没有解脱。然而从沙皇对小车站的包围，一个小时汇报一次，老人可以长眠矣！

午觉睡不成。人们拿“小瘦子”开开心，颇解除一点寂寞。下午发狠去锄棉花。地如石板，草用手拔也拔不出来，还锄掉两棵棉花。一点又廿分钟之后，毒日之下有将中暑感觉，赶紧归来。服仁丹几粒，一个小时后安静，然后下河洗澡，水温约 13℃上下。尚不觉甚凉也。

晚上上课，讲《南京路上好八连》。人们一起乘凉乱谈，十二点后归房。夜观星斗，不觉想起昨晚散步时汪源宗所谈他父亲被开除，母亲饿死，村内劳力死 2/3（家在合肥郊区），真是一切苦难由农民承担，工人、干部有饿死一个的？为何对农民如此之不放心？中国农民实在经得起考验。农民手中既算多了几颗粮食，有什么可怕？还怕弄不出来？农村资义难道必须用如此快步才能解决？

1964 年 7 月 7 日（星期二） 晴

昨夜光上身睡的，半夜才穿上衬衣，只是拉了点稀的，其他无异样。

六点半起床，室温清晨降至 24℃，仍通身发热，不得安宁。

又想起灼信所云，品种规格解决，在质不在量的宝贵经验，不禁感慨系之，这实是 ABC。真搞工业的人，当年何尝不心中雪亮，我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配角万岁”，竟成大罪也。问题在于必须承认故有经验，不能只有自己经历方予批准。信手写上这些，可见积习难出，尘心不死！

下午三点同小徐到水库，顶风，先将船划到渔场，费时 45 分。从渔场往回游，约 1/3 处强，感喉丝气短，只好上船。休息约十分钟，再下水，竟一口气游回。总算胜利。小徐乃防风电台发报者，家住芜湖。谈及那两年困难时情形，家中一切能卖之物卖光，被子在内，以换 3.5 元一斤粮票。

1964 年 7 月 8 日（星期三） 晴

昨夜又是乘凉到十二点后始睡。西壁日晒之后，如一烘炉，半夜热还不能全部散尽。

六点半起床。听完新闻。上午看报、看“参考”。午睡得一小时，高兴之至。下午不得不参加学习，水库之行只好作罢。人们大谈“土地改革”，此间特殊问题。有人累得一天“上班五次”，中午、晚上都不休息。怎能怪农民的自留地？写诗一首，悬之西壁：

@ 山中夏日更炎炎，当午热风和汗眠（摇扇）。

蝉声断续无力气（极烦躁），也盼如水夜凉天？（一阵蝉声一阵躁）。

@ 句首改为：不料山中夏日炎，三句：声声噪。

1964 年 7 月 9 日（星期四） 晴

昨夜十一点半上床，晨六点始醒来，而且午睡得一小时，精神大好。

下午小徐被人阻止下库，无人摇船，只好一人沿东岸而游。至警戒线来回，去时中途稍停，归时则只仰息片刻也。看来下水之初易气短一阵，习惯之后就轻多了。石工组和警卫队同志大概都知道我游泳之事了。今天石工组全都在坝顶干活，做我的监泳者。

看李老《六十年变迁》第二部，为熟悉此段历史侧面也。

1964 年 7 月 10 日（星期五） 晴

昨夜仍闷热，十二点始上床，随意自调以代眠药，久久方入睡。

六点半起床。续看“变迁”。浮光掠影之人事也。“汤谟”大概即唐炳初[14]，郭紫云事可能指袁彝波案[15]，安源罢工等剪接而来，介乎张恨水与现代小说间的一种东西。还须勉强读完。

下午学习，自是闲谈为主。中午、晚上下河洗澡两次。第一次喉丝一阵，而晚饭后一次竟无任何反映[应]。

上午崔股长来请教作文，藉谈电厂刘主任作风事。游泳也备案，争取主动也。

1964 年 7 月 11 日（星期六） 晴

昨夜仍乘凉至十二点。只穿一裤衩，半夜凉醒，方盖毛巾被。

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续看“变迁”。午睡迷胡[糊]约一个多小时，尽是短梦。三点与童扬下水库，他水性尚好。同游了一个三角：沿东岸至警戒线，然后至对岸溢洪道，斜线回到出发点。只是开始时喉丝气短，归途反自如极了。午睡后觉有丝喘，几乎不打算去的，却得此收获。身体大有可为也。在水库之中，人们看来是颇“危险”的。今后仍需小心为上。

上午张家健来谈刘主任领导事甚久，看法与大家相似，加上一些对自己的夸奖。

夜观电影《欢天喜地》，《北国江南》。后者上海新片，简直看不下去。

苦瓜熟了，连吃两顿，加了半碗饭。而此间人们，凡尝了的，都吐了，摇头不止。可见新事物被接受之难。

1964 年 7 月 12 日（星期日） 晴 32℃—26℃

昨夜十二点上床，仍裸卧入睡。六点半起床。今日多云，闷热。上午下象棋几盘，均非敌手。中午一分钟也没睡着。下河冲凉，略觉喉丝。两点与童扬从西坝头下水库，一口气顶风游到渔场。在沙滩上躺了约一刻钟，想起东湖、北戴河的生活。归途顺风，至少要少花三分之一时间。童扬被我拖得甚累，去时上岸休息几次，也少游约百公尺。估计来去有 1500 米。这条上下坝路比东边好多了。

接灼姐信，教以专读毛选。

---

[14] 唐炳初：（1889—1966）湖南平江士绅。早年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毕业，是同盟会员，参加了辛亥革命。后历任湖南银行清理处长，省河厘金征收总局局长。湖南解放前夕曾参与程潜、陈明仁湖南和平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

[15] 这里应该指的是袁植，字彝波。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二期生，在湘军中被视为英才，曾担任过少年彭德怀（彭得华）的上司。时值赵恒惕任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其在 1920 年末逼迫谭延闿下台，谭遂去广州孙中山元帅府任职。1923 年 6 月谭授意湘西镇守使蔡巨猷等宣布湘西独立。7 月蔡等率部从湘西出发，分三路讨伐赵恒惕。孙中山委谭延闿为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8 月 7 日谭在其湖南旧部的掩护下进入衡阳。第二师师长鲁涤平，原为谭之旧部，掌握着几个团的兵力，在战争中举足轻重。鲁涤平建议谭赵双方停战议和，未成，便在姜畬召开团长以上的军事会议反对赵恒惕，准备投向孙中山。会上，团长袁植态度暧昧。鲁涤平惧袁植之才，恐袁不为己用，设伏兵于袁植回部途中，将袁杀死。

1964 年 7 月 13 日（星期一） 晴

昨夜同青年们打千分几盘，直到一点始回房。仍闷热，裸卧入睡。几通夜没盖东西。

晨五点即被小瘦子哭声吵醒。想起孩子们久不来信，不知是否高音出了什么名堂，很是不安。

上午改作文，备课。午睡迷胡[糊]了一个多钟头，似乎做了些吃西红柿的短梦。三点上坝，警卫队的魏光华随我下水，他过去从不敢去深水处。教他伴岸边游。风浪甚大，有的盖过脑袋。顶风游到渔场停船处（比昨天远约百公尺），休息一刻钟，即返。东南风，仍无法仰泳休息，来去基本上都蛙式到底。魏是狗爬，但比我快，到底青年有力气。上来已经六点一刻了，水中呆了两个多小时。夜间正上课，广播“九评”。大家都愿听，就索性停课了。此评真是挖底了。

1964 年 7 月 14 日（星期二） 晴

昨夜十二点后上床，仍裸卧，不久入睡。半夜凉醒，原来房门尚未关着。

上午补游泳裤花了近两个小时，此件毛线裤质量太坏。

机械组朱师傅夫妇送我两大把荠菜，真是喜出望外。中午吃了一大盘菜叶，晚间是杆子（惜无辣椒）。近日饭量增加，游水之功也。

下午三点三刻下水，渔场来回。风浪没昨天的大。去时划了一千四百下（看到昨天停船处则在 1500 下），估计距离 800—900 米。回来时计算了一下，约快 1/8。蛙式无速度原因在夹蹬腿无力，头部在水面，如果用力，就不能持久了。慢慢练练看。归来上到坝顶六点差十分，估计水中呆了约一个半小时。以去年什刹海 1000 米 42 分钟计算，一个半小时，除去风阻，至少应划 1800m 左右也。警卫队人员对我如此划法甚感兴趣，说星期天划船跟我到小岛（比渔场还远一倍也）。下午出发时向邻居戏言：如果六点半不回来，请为我准备一付薄板棺材。真出了事故，也可能解除人们的责任了。

夜乘凉，“汪源宗谈五九年霍山机械厂做车床翻翻[番]的故事。3500 元一台卖给公社，完全不能使用，废铁一堆。县办的几个工厂，全部垮台。又谈到五八年稻子烂在地里，连女人也动员出去找铁砂了。”

接罗书记信，响洪店主变烧了。执长不敢负责，为保持现场，让事故扩大，不可收拾。

1964 年 7 月 15 日（星期三） 晴

昨夜十二点上床，仍打开门，凉快多了。五点半广播声中醒来。《人民日报》社论：到江湖河海去游泳吧。不禁雀跃，而且号召在大风浪中锻炼。此文实应早几年就写。人定湖不知开放了没有？

没有午睡即同小曹上坝，在起闭机房下层就地面躺了一阵，两点钟水文站的船才划过来。警卫队的胡排副划船远征小岛，顶风走了 40 分钟，三点与魏光华下水回游。原估计要一个多钟头才能游到的，只花 50 分钟。估计近 1500 公尺，算是痛快之游。水面风约五级，真是响应社论号召了。

1964 年 7 月 16 日（星期四） 晴

昨夜索性在外乘凉挺尸，十二点后方进房。六点起来。

已经有旱象了，据说早玉米已成问题。但窗外棉花长得甚好，要开花了。

佛子岭来人开三季度会，下午只好参加了一下。完全流水账，说放水是正确措施。中途退出。游泳休息一天。看完几天的“参考”。整天就是同闷热、同出汗作斗争。上午照例写标语十多张。“小暑即事”不大合平仄，又改写如下：

不料山中夏日炎，当午热风和汗眠。

一阵蝉声一阵躁，也盼如水夜凉天？

1964 年 7 月 17 日（星期五） 晴

已成规律，昨夜十二点后进房，六点起床。热得什么也不愿做。许久没有看书了，唯一之事是下午游泳。

今天虽上坝后没休息过来，下水不久即觉喉丝，仍从渔场游了回来，共一小时，总在 1500m 左右。又在坝前玩了二十多分钟，始上岸。

晚上闲谈时，以先发制人，劝佛子岭提倡游泳。而解主任则正式提出，要对我负责云云。看来此事将来总有麻烦的。脖上、手臂都长了痱子，整天不停出汗。

1964 年 7 月 18 日（星期六） 晴

昨夜较凉，有风，下半夜盖了被单。五点即醒来，只睡了四个多钟头。热得什么也不想做。看完“变迁”。难道还要这样写第三部？

下午风平浪静。渔场来回，仰泳几乎一半，为了休息也。

夜晚乘凉打千分。买到一个小西瓜，五斤一块钱，与全宿舍人分食之。

1964 年 7 月 19 日（星期日） 雨

昨夜十二点即入房上床。六点起来。下了 48mm 的雨，真是下稻子，人们高兴之至。

睡了两个小时的好午觉，入夏以来未有之举。

下午仍打千分。晚上听总结会，听了一半。阴天即感觉喉丝多痰，非常小心，下午没敢去锄棉花，不料晚上突然发作，痰不多，却上不来气，直闹到十一点多。吃过眠药，代菲特灵均不见效，只好请来朱医生，打了一针。

1964 年 7 月 20 日（星期一） 晴间阴

六点醒来，稍觉无力。不敢再去游泳，也不敢去锄草。

看完“九评”，并“参考”等。关于阶级斗争，以长期、反复、曲折、复杂，如波浪起伏，代替了斯大林的越来越尖锐。共产主义的建成是百年以上之事，这样提法就主动了。夜上课，暑假开始。

1964 年 7 月 21 日（星期二） 晴

昨夜十一点即上床入睡，睡足了六个多小时。六点起床。

昨天翻看四版《最近反华言论》，大谈我们党内生活的“不民主”，“听命于一人”。

办了一件大事：七点到十点半，锄完棉花地。这块地天晴如石板，只有利用雨后。魏光华、小张还帮了点忙，否则，疲累更不堪设想，通身如水淋过。这次锄得比较干净。棉花究竟打不打来，有两种说法。

中午午睡不成。三点上坝，快四点才下水，目标仍是渔场。水平如镜，开始觉得简直划不动似的。由于小便，歇了几分钟。归途蛙式到底，而且加快速度，魏光华一直没能赶上。晚上右臂稍觉酸累。晚饭后，回访佛子岭客人，同周主任（管生产的）谈了发电所的主要矛盾等问题。

1964 年 7 月 22 日（星期三） 晴间阴

昨夜十一点即入房，挂帐裸卧。五点半醒来。早饭后将窗外杂草和棉地零星草锄了，出一身老汗。

今日多云，也不觉阴凉。午睡铺席地上，虽有阵风，仍没睡着。

将“文汇”、“解放”等报纸翻完。一动就出汗。我是一个特别急躁之人，在生理上也有反映。晚上较凉快，十点多即入房。

1964 年 7 月 23 日（星期四） 晴

昨夜关门、关窗，挂帐睡的，仍折腾到十一点后始入睡。五点醒来，卧床听广播。在北京时，早晨还是坚持活动的。近来几次梦见高音，梦境颇有怀土之情。大概是久不接孩子们来信，联想有关。联想则是高音阻拦之类，而梦境到相反也。

上午复罗书记信，讲了点工作方法，如何抓住主要环节。看几天的“参考”。收到王前寄来的《从毛著学逻辑》小册子。

下午雷雨。作诗一首，并书之悬壁。有跋云：大暑之日，喜逢雷雨，书兴大发，捉笔一挥：

磨子潭水千尺深，安澜发电尽其能；

于我独作消暑伴，日随鱼鳖戏翻腾。

1964 年 7 月 24 日（星期五） 晴

昨夜甚凉快，坐道口打千分二盘。十点多服药上床。稍觉喉丝。盖了毛巾被，夜三点严重喘醒。服代菲特灵，亦不能入睡。磨到天亮，六点起床。

这里迎接“三厂评比”，突击打扫卫生。照例要大写标语，我又得练字机会。上午挑选主席语录，共六条，多针对此间情况者。有一条颇为人们少见：“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当盲从，绝对不应当提倡奴隶主义。”人的精华就在思维，有头脑而不能用，不愿用，实莫大悲剧。

一共写了四百个左右大字，闷热挥汗，殊不舒服。每逢自调，即加重喘息。最后一次教训。

1964 年 7 月 25 日（星期六） 下午暴雨

昨夜下了二盘象棋，十一点后始入睡，五点多即醒来。六点起床，做了 20 分钟气功。

上午看报纸、“参考”，看“合二而一”文章及周谷城的“艺术论”。记得批判胡适的时候，看过杨献珍有关哲学的讲座，罗列古人的语录甚多，感觉不伦不类。觉得他古人的书读得不多，也没读通，有卖弄之意。这次竟作为批判对象了。对周谷城的感觉还不一样，这些人旧的东西太多，染色太深，已无从洗掉，但总还有他自己的见解，有可取之某一点。“时代精神”的涵义，由于从来没在左翼待过，自然不能理解人们对它的习惯用法。

给灼姐信，谈生活近况。下午暴雨达 50mm。午睡不成，游泳也不成。

夜观电影《草原晨曲》。

1964 年 7 月 26 日（星期日） 晴

五点半即被广播声吵醒。仍然要突击卫生。早晨较凉，我也再打扫窗前杂草垃圾。赤膊出一身大汗，随用冷水擦身，没出毛病。看小说《珍珠》，多写大跃进青年人物，但愿不是“朝露”，不是假象。

中午又突降暴雨，又是午睡不成，也没能下库。可是小魏和俞士忠在坝上直等我到四点，真是不该打千分的。

忽然想起咏史诗，竟记不起来了，又未留稿，记忆真坏。近日视力很不好，写这些字全是花的。

1964 年 7 月 27 日（星期一） 晴，多云

昨夜两点气短，即起床服代菲特灵，并麻黄素、眠药等（大概与盖得少有关），一个多小时后停止喘息入睡。六点起床。

为民警队人写字若干张。看报纸。第一次关门午睡，竟睡着了一个多小时。下午游泳。一人至渔场来回。去时气短得很，呼吸很不好，多痰，只好仰泳，回来较正常。只仰了约 70m，用蛙式到底。几天来的暴雨，水凉了，反比温水舒服，只是冷热很不均匀。

有位吴局长和三厂评比人员来看我，吃了闭门羹，倒也免去一番应酬。晚上凉快，不到十点即上床。

1964 年 7 月 28 日（星期二） 阴

昨夜睡得甚好。六点起床，做气功活动 20 分钟。上午看报纸等。看完姚文元驳周谷城的长文。这样的文章我当然写不出的。姚的文笔比李希凡强，引证气也少一些。

又午睡一个多小时。几天来室温都在 25℃以下。阴云密布，却不像要下暴雨的样子。决心过坝。走到桥边就落雨点了，碰见的人们都劝阻。上坝后只休息了一刻钟，小魏先下水了，只好随之。自己感觉喉丝威胁。山头有人观泳。下水后猛划了几下，有点不能久持的样子。仍奋力前进，加多仰泳，终游到渔场，落后小魏约一百米。只在水中休息一刻钟即往回游，几乎蛙式到底，一路领先，因气已顺了也。

夜晚人们观电影，我翻小说。十点上床。

1964 年 7 月 29 日（星期三） 阴间晴

昨夜又睡得甚好，席子下加了垫被。六点起床，活动 20 分钟。上午翻 59—61 散文选，再读《实干家潘永福》。赵树理当个省级领导干部，或农业部门负责人，或中央农村工作部门负责人，我看比许多英雄豪杰要实在得多。

许来谈了一小阵，问起我的问题如何，北京有无信息。人们当然是不解的也！

下午参加学习。许讲空军政治工作经验：及时发现，确实弄清，迅速解决。是越做越细了。赵怀保将发电所的矛盾（刘与大家关系）提出来。此人似比较公正，不如崔之滑。

晚上看报纸到十点半。李秀成自述乃变节分子自白书，自己过去也是模胡[糊]的。

1964 年 7 月 30 日（星期四） 晴、阴、微雨

昨夜睡得还好。五点半醒来，六点起床。活动 20 分钟。

续看“散文选”。给苗妹信，尽心而已，看来父子关系也是政治关系了。高音之功利令人可叹，这点豁达我还是有的。

下午游泳。上坝气喘，休息半小时也缓不过来。小魏、小王（子华）同游。去时只好多仰，归途则蛙式到底，一路领先，自觉速度空前。回来后又同青年们比拉手拉弹簧（三根、两根），颇不落后也。

夜听中央复信，似对国民党当年复信：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事情已到绝境了。

1964 年 7 月 31 日（星期五） 晴、阴，暴雨

昨夜失眠到近一点，几乎自调。六点起床。

上午翻谭嗣同全集，决心继续翻下去。下午学习，看“参考”。许谈军事尖端有进展，钢在千万吨，不卖肉给苏联了（多要没有给），账已还清。

晚饭后同青年比拉簧，扳手劲。夜读罗尔纲《忠王苦肉缓兵计》文未毕。

七月份用费 23+6 元。

1964 年 8 月 1 日（星期六） 多云

天亮之前气促而醒。只吃了点甘草片，又迷胡[糊]一阵。梦见三个孩子，么么已印象不清，苗苗解释没写信原因（也记不清了）。六点起床。

上午看毕罗尔纲文，事实分析也言之有理，然而终究是自白降书。敌人以此招[昭]示太平军，忠王降了，其瓦解士气也是严重之至的。

午睡小阵，二点即上坝，三点半独自下水。前四五百米，总是气促，以后就正常了，直游到渔轮处。水上歇了二三分钟即回游，蛙式到底，尚有余力。正遇见水文站人在立标尺，又在坝前游了个来回，约四百米。今天是空前纪录，总在一千九百米上下也。自觉双脚蹬夹比较有了进步，下一步是练速度了。如果气顺，蛙式当可一直游 1000 米以上。试将头部左右侧放，如侧泳然，也起一种换式休息的作用。四肢简直有一种机械的感觉，真是舒服极了。

夜观电影《暴风<雨>中的雄鹰》。

医务所买回我需要的药数种。谢谢朱医生的关心。取回含碘喉症片和喘息定片各一瓶，复方查碱也买到了。

1964 年 8 月 2 日（星期日）晴、多云

早晨没有广播，睡到六点始醒来。

今天大事是接到苗苗的信。只是报告了成绩，说比上期有进步，三角 79 分，但化学仍不及格。小妹除代数 4 分外，其他均 5 分。么么一个字也未提。总数[算]是收到信了。

午睡不成，气喘突来。两点钟仍决心上坝。又忘了带含片。上坝后休息了半小时，同小魏一起下水。去程几乎大部分用仰泳，气一直没缓过来。到渔轮后又续向东游了二百多米，到另一山嘴。上岸略休息一阵，顶风回游。完全在库中游，山头观望，定是好镜头。与小魏从两个角度出发，我略远，终于让他最后领先。蛙式坚持到底，几次想换仰式休息一下，坚持过来了。今天仍是胜利。昨天游后右臂觉酸累，下水之后，还是变成机械了。

晚上大吃西瓜。吕太胜给我留了一个 15 斤重的。

1964 年 8 月 3 日（星期一） 晴、多云

昨夜睡了近七个小时。六点起床。天上云彩甚浓，借锄去抢救花生，花生开花即不宜锄了。一边锄，一边拔（王家兴在路上挡住我告知其理）。花生已结的有小指大了。整整三个小时，锄、拔轮番，当作休息，把两块半好的基本弄干净了。明天还得来一次。回来休息擦身，在自来水管冲的。中午只是挺尸，没有睡着。两点动身上坝，带了一个闹钟。先在坝前游了一个来回，四百米用了 13 分钟。因为是下水即游，气促得厉害，如果大游一阵之后再测验，成绩可能好些。休息了几分钟，不管气促粘痰的

威胁，仍远征渔轮。归途蛙式到底，共用一点十分。如此，则到鱼场只多于 800 米也。回来吃了 1/4 个西瓜。

1964 年 8 月 4 日（星期二） 多云、雨

昨夜只睡了六个小时多。上午仍大劳动。锄、拔花生地的草，这比兴华村的豆子还难锄。整整三个小时，过路人们见我裤叉[衩]湿透（赤膊上阵），都劝回家歇息。真是挥汗如雨，这也是未曾有关[过]的经验。回头喝了五杯茶。只用盆水擦了身。午睡又不成。下午来回，不多不少仍一小时零十分。在坝上劳动的家属欣然观泳。晚上大腿也感觉有点酸了。

许来略谈，讲了点发脾气问题，实质无能也。

1964 年 8 月 5 日（星期三） 晴、阵雨

昨夜闷热。自觉自调，仍不能入睡。只能盖被单，两点多喘醒一次。闹了近一小时，服药，随睡着。五点前又喘一次。原因是自调？还是凉醒有关？或者两者都是？

灼姐来信，谆谆以戒骄相勉。我也许要带进棺材？经汪元宗介绍，翻了李世农[16]案的小册子，1958 年的各省大案之一。已完全平反，恢复原职。安徽的李锐在内。不禁记起成都会议时的顽笑语。这种教训是什么呢？一个人大权独揽时，可以黑白颠倒至何种地步！而人们则是分类的教训：个人置之度外者极个别，摇旗呐喊者一群，随声附和多数，也有明哲保身之群，广大群众则唯有绝对服从而信任也。有什么办法预防此种个人当权。古往今来好像是没有办法的。封建朝代设摆样子的都察院，但也还有个别的好御史，以死谏者。而现在，人们反而“聪明”了。共产党员总是要反对奴隶主义的，“驯服工具”字样现在似乎不见诸报刊了。以上这些话如果断章取义，那又不得了了。

中午阵雨之后，闷热之至，直到晚上，如黄梅天气。下午没去游泳。

1964 年 8 月 6 日（星期四） 晴

六点起床。上午准备语文考题，并用大纸写之。粘痰不断，服含片。午睡不成。两点从东边上坝，出了一身大汗。同小魏游往小岛（磨子潭庙所在），警卫队一人划船。气短，粘痰阻喉，速度也没受影响。去时花 50 分钟，先于小魏一步。归途也交替用仰式，只花了 40 分钟，落后了 50 米。如果一人独游，速度就会慢多了。估计 2500 米左右。生平第一次远游，真觉累了。

晚上考试，直磨到近十一点始散。

1964 年 8 月 7 日（星期五） 晴

天气大热。今日立秋，入三伏，真秋老虎也。居北地多年，已失此感觉。

上午有人补考，阅卷。下午参加学习。坐办公室过道内，闷热之至。看了几篇报刊文章。晚饭几乎不想吃了。喘息要大犯的样子。服两种含片止住。晚上乘凉到十点，听广播。美国轰炸越南，还不大像扩大战争，可能国内因素还是主要的。《人民日报》再刊李秀成文，比较全面了。

[16] 李世农：（1910—2006）河北巨鹿人。1930 年加入共产党。1951 年至 1958 年先后任中共安徽省委委员、组织部部长、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等职。1958 年 1 月 27 日，曾希圣主持的中共安徽省委扩大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世农、杨效椿、李锐党籍的决定》，将李世农等人定性为“反党集团。杨时任安徽省组织部长、省检察长，李时任省委委员，省副检察长。此案于 1962 年 7 月翻案。

1964 年 8 月 8 日（星期六） 晴

昨夜睡六小时。六点起床，想写信而不想提笔；想看正书，结果抓了一本反特小说。这大概就是夏天的影响。

午睡不成，两点赤脚上坝。三点多下水，在坝前来回以测速度。共游 400+2000。长距离安[按]400 米平均 15 分钟，仰泳并不见得快些，而且摆动。

夜观《汾水长流》，甚佳。

1964 年 8 月 9 日（星期日） 多云

昨夜睡得尚好。六点起床。即荷锄锄棉花，足足一个多小时方毕。照例通身大汗。

上午看完那本反特小说，并“晚报”等。午睡仍不成。两点上坝。小朱划船，同李洪启、马新维、夏凤山（均民警队）同游至大岛，多日愿望也。他们都上船休息了两次，我则带着喘息粘痰，一口气游到，花一小时又廿五分。休息一刻钟即返，气顺些了，游得也较快，蛙仰交替，只用了一小时又九分钟。可能有点风力。李洪启也坚持一口气游到。算是又带三个徒弟。回来碰见许主任，郑重其事地说，佛子岭党委禁止我游泳，不敢负责也。

1964 年 8 月 10 日（星期一） 多云

六点起床。多云。早餐后即上花生地拔草，真是拔不完的草。正在发愁之时，一个常来要饭的孩子，在路上走过，“我来帮你拔草吧。”颇有点喜从天降。他拔得别[比]我快也很干净，连那块想丢的赖地也保留下来了。这孩子竟已十七岁。蒙城人，父母在六 0 年死去，叫徐兴亮。读过四年书，无依无靠，就不想回家了。招待他吃了七分饭，两个菜。

仍午睡不成。下午有点冒险。风浪甚大，同魏光华顶风游到大岛，来回估计用了两个半小时。下不为例也。归房已六点半。极累，吃了个小西瓜，几乎不想吃饭了。

夜间有风而闷热。

1964 年 8 月 11 日（星期二） 多云、阴

六点起床，闷热。上午坐过道给苗苗、大胖、灼姐写信。午睡不成。忽然想起前年同灼姐在北海喝茶的情形。吟得四句：

北海饮茶树荫浓，人生难得此从容。

盛年不复又两载，瓜片一壶皖山中。

真是无可奈何的情绪。

欲雨不雨，已经穿泳裤出门，雨脚从对山过来。有人力劝，终于折回。结果一直下点小雨，懊丧不止。

1964 年 8 月 12 日（星期三） 晴

上午许主任约去龙门坎看一引水坝小工程，一路尚不觉累。过白水口见到大岛，才觉得游得真远。山里人种棉花三四棵堆在一起，也不打头。稻子可望丰收。

小工程其实可用木槽渡过，但生产队要修流水坝，求一劳永逸，免去日常管理。公社彭主任同行，谈及生产队不事生产之事甚多。如牛不接种，而此间一条水牛值一千多元也。

下午参加学习。分站已决心将家属组织起来生产。甚表拥护。

昨夜下半夜竟喘醒，忙服查碱并含片，约一小时后止住，并续入睡。睡前曾意识到是否有喘？因前天下水毫未气促，去程几乎一直用蛙式到底，甚为舒畅。昨夜竟与意识有关？如此过敏？

又收到苗苗八月五日信，检讨不守信用，“对不起”。最后“工作积极，思想改造好。”高音指示？

1964 年 8 月 13 日（星期四） 晴

总是易醒，左邻右舍稍有动作即醒。三点钟后醒来，往往不易再入睡。最近已完全不能午睡，只是挺尸养神而已。上午翻毛选，为许摘语录，开过支票也。给苗苗、灼姐信写就。“自认为必须讲的话决不回避”此乃“缺点与优点同在”，“见义勇为之病或将带进棺材”也。

小汤明天返沪省亲，给以二十五元托买书物。

上坝前即感粘痰气促，下水后果然久久不能平息，直到游近鱼场始稍舒服。今天游新路线，沿鱼场山边到小岛，再从弓弦直游回来，估计共达 2800 米以上。回程全用蛙式，而且没打算仰一下，共划水 1800 次，警戒线前约 1150 次。如此，小岛至坝下，不是 1200 米而是至少 1300 米了。共花一小时又五十分钟，一大胜利，归来尚不觉过分疲劳。

1964 年 8 月 14 日（星期五） 晴

这几天都是十一点左右即入睡，能睡足六个多小时。梦见三个孩子，想念之深也。

上午读毛选若干页。大概不到秋凉，读书正常不起来。越南挑衅大体过去，与我预料相同。

下午学习，仍翻报刊，读有关李自成文两篇，肯定其历史作用（主流），而自白书则是投降行为，对统治阶级的幻想所致。农民英雄究竟是农民英雄，不可能有整套的正确路线方向和政策思想。

1964 年 8 月 15 日（星期六） 晴

滔天之幸，平安上岸。下午三点四十五分，同小魏、小夏、马新维、王子华游向大岛。候[侯]排副划船，还带着一个不大会游得朱敦宝。游至八百米处，魏、王在右前方先我五六十米，马、夏在我附近，我压阵。粘痰刚逼完，气已近顺畅。赶紧招呼船靠近来。但小朱穿着救生衣在船尾泡着，候[侯]排副将船单划过来，我让他转去将小朱载上，再快划过来。同时招呼王、魏靠拢一些。真是说时近[迟]，看时快，马上风浪起来了。先是小浪，接着盖过人头大浪排山倒海压过来。我赶紧叫喊王、魏往回游，靠岸，要小夏靠岸。马新维想向船靠近，而船已敌不过风浪只往横瞟了。又招呼马向岸游，我自己则顺浪向东岸斜切过去。浪头大概在一公尺以上，东南风，向东岸横划极费力。好在自己气促已完全过去，可以不必仰游缓气了。但见马新维的慌张情况，向后看两次又看不见王子华（看见小魏上来了，而只对小魏较放心，马、夏前次都是两次上船休息的，王子华也老喜仰泳），心中甚是恐慌：想到马、王可能出问题，则如何是好！甚至想到王子华的大肚子老婆还在警卫班望着的形象；我这次真是交差不了。自己的力气虽较有把握，但也是生平遇如此大浪，浪头淹没几次之后，觉得前进得有限，心中想着，难道只能管自己了？又招呼马新维要沉住气，又问小魏，说王子华在后面来了。我是第四个上岸的。上岸之后，马新维说已想到淹死的问题，“此生完了”等等。船也很危险。小朱沉不住气，候[侯]已作了翻船的打算。真是一次大教训。我平时对小魏的许多指点、教戒，今天都是灵验了，小魏也说下次再不干了。今天的问题是不该带小朱，否则船一直尾随，风浪初起，马新维可能就先上船了。真是滔天之幸！对我的考验是两个：一是沉着指挥；二是首先关心到同游者的安全。回到警卫班，心中说不出的高兴。看见王子华的老婆仍坐在那里，人们都料不到我们五个人进行了一次生死的搏斗。夜再观《女篮五号》，马新维仍

在说：世界是值得留恋的。小魏也说老实话，喝了两口水，也想到死了。这都同我 1931 年在湘江遇险时情形一样。

1964 年 8 月 16 日（星期日） 晴、多云

昨夜看《女篮五号》后失眠久之，只好起来服药。勾引一种旧情的回忆，总是伤神的。睡到七点始起床。中午又睡着了一个多小时。

起风欲雨，三点后仍上坝。同李洪启沿岸边鱼场来回，游得最慢最不顺畅的一次。去程粘痰气促一直未解除，归途最后再一气用蛙式划了 400m，而且两臂都觉得累，一直没有游松快。不过回家后，倒不觉得累了。

上午翻看旧《科学大众》。从邻居找到《安徒生童话选集》，欣然读之。书还是借着读的好。

1964 年 8 月 17 日（星期一） 多云、雨

早晨五点多，许主任即敲门而入。听到前天的风险，再次提出不让我游泳。“我是甘居中游”的，要我不要再争上游了。我沉默以对，不置可否。

续翻《科学大众》等。下午一场好雨。玉米、黄豆都旱了。大概除将割的中稻外，一切作物都要雨，棉花也不例外。从生产队摘来些苦瓜，瓜期似比黄瓜要长。

翻《曾国藩嘉言钞》。

1964 年 8 月 18 日（星期二） 阴

昨夜十一点多喘息醒来。先服含片无效，继服复方查碱，又无效，最后只好用麻黄素两片。已近三点了。迷糊到六点。

整日胃口不佳，天气也不能去游泳，如有所失。看几天的报纸与“参考”。赫鲁晓夫已决心开分裂会议，向 26 党发出了通知。一切已经讲绝，怎样发展都不被动。

晚饭后，许来闲谈一阵，征求意见。只讲了要细心、耐心，要学文化技术两条。此人颇沾沾自喜的，还不懂得何谓虚心。

夜观《雾海夜航》，一部失败的片子，好题材写坏了，主题没有突出表达，人物没有一个写好的，弄了一堆出洋相的人和事。原编导石挥，也难怪。用小市民的心理手法来处理这样严肃的题材。

1964 年 8 月 19 日（星期三） 阴

昨夜只小闹了不到一小时，心理作用引起的。六点起床。仍翻看《曾国藩嘉言钞》。虽是屠夫，时代、阶级、立场不同，然颇有可取之“嘉言”，如养生、处己、办事等等。

这几天侍弄棉花以代休息。窗前棉花长得甚好，居此间上游也。

将书桌仍打横过来，清理书架。夏天基本过去，恢复读书生活。自四月底以来，哮喘与炎热，将读书计划打断。

许来谈片时，谓人们有新气象，当表支持。此人必须以鼓励为主。夜读书至十点半。

1964 年 8 月 20 日（星期四） 阴、小雨

昨夜平静。六点起床。略做气功。

整日作字，殊属意外。写掉一瓶墨汁。小徐受人之托求二张，马新维要送同乡新屋落成，写了三张。“赤壁怀古”（题曰：赤壁怀古，东坡名词；劣纸拙字，如何以堪），——“昆仑”，都是“念奴娇”调也。邻居见了也索一张，书“洗脚上床真一快”绝句，跋云：“此诗乃放翁八十岁作，对农家生活情意真挚，千载感人。邻翁索字补壁，只取‘洗脚上床’乃养生之道，外含喻意邻翁正当壮年，勤于农事，尚可拼半条命也。”邻翁乃管新民君，磨子潭副主任也。每日勤劳，如一施工领班。

夜观《扑不灭的火焰》，看过的。

翻到“一为迁客去长沙”（公有斗方为我裱出），不觉套之：

五年寄居何用嗟，北望长安已无家。

飘飘沙鸥谁得似？~~渔樵耕读伴烟霞~~。〇

〇不厌不倦思无邪。

1964 年 8 月 21 日（星期五） 阴、中雨

昨半夜小有发作，服两种含片即平服。以后即噩梦频来，几次呓中惊醒。尚张眼，看房中是否有人袭入。又作往事长梦。现在还记得由刘带我们到农垦部谈工作，王震留吃午饭，刘告我要减人，似不得已，眼圈亦红，而铁铮几变得认不出了。两个肛门解手。一切都是心中不平之气引起的也。

接琬姐从大连寄来的信。带领湖南少年参加运动会，大、二妹留在沈阳。“表姊妹欢聚，兴奋得不可形容。要是所有的兄弟姊妹都能聚会，他们更是幸福了。”这真是梦幻也。

翻毛选。下午利用学习看报刊。李秀成讨论，大概没有什么新的意见了。

1964 年 8 月 22 日（星期六） 晴

昨夜抽掉席子，半夜仍喘醒。服药，闹了约一小时。加盖睡衣。每逢自调必喘，如此不能克制？昨夜室温降至 18℃，难怪着凉。六点起床，略做气功，为深呼吸而已。

为许主任找语录，翻毛选至第三卷。很想逐篇做札记，有可写的。

请木工组锯拖板一双，方知柳木最当。又找王家兴弄皮带，取水管一截片薄，颇有欣然为老师办事之意。很是感激。这双新木板大概连明年的夏天也可对付了。

作字二副，小徐求书，送报务老师的礼物；画闲章“拙字如何上墙”。

夏天过去了，认真恢复读书生活。夜间吟得四句：

山中一雨先得秋，作伴鱼鳖且暂休。

旧业已荒旧书在？依旧兀兀坐案头。（兀兀即矻矻，劳极貌）

1964 年 8 月 23 日（星期日） 晴

昨夜小发作约半小时，服药后即平复。六点起床。早餐后即应人们提议，将“日随鱼鳖戏翻腾”换下，将昨夜四句补墙，并跋云：处暑之日朝寒如初冬矣，今晨室温降至 17℃，穿长袖衬衣并毛背心。

上午打扑克二场。水文站小汪并渔场小胡（均十八、九青年），约我下水，欣然应之。仍由小朱划船。两点 0 五分出发，至大岛来回，中间没有休息。四点三十五分顶风返回，归途小汪与我并肩而游，我用蛙式一直到底。过警戒线后最后四百米，几次想仰游休息，也坚持克制了。于是在几个方面都创造了空前纪录：一气四千多米，速度，蛙式一气二千多。今年可以结束了，目的已经达到。归来尚不觉甚累。至招待所与佛子岭徐主任闲谈一阵。夜观《51<号>兵站》。取回秋被。

1964 年 8 月 24 日（星期一） 晴

昨夜收到小妹信，如报丧：“由于妈妈身体不好，而我又有许多严重的缺点，她没有精力教育我，因此不久我就到你那里去。等水利电力部寄来介绍信，我就动身到合肥水利厅招待所，你来接我。动身时会打电报。具体情况到后再谈。”

不能不勾引起种种往事。去年在八号楼也有过这么一次，还记得小妹当时的神情。然当[当然]非常难过，伤心落泪。即给苗、妹和他们的妈妈各写一信，方才平复，服眠药上床。早晨给六铺<炕>电报“这里住处困难，小妹勿来，详情信告。”并将三信写毕。十点时，同部干部司打通电话，请他们帮忙去了解一下情况，予以说服。如果 1961 年不办好手续，这几年日子真是怎么过！现在只有拿孩子发泄了。

继续为许翻毛选语录。夜观《青年鲁班》，三辈演得甚好，片子有教育意义。因牵连一些技术问题，难以引起一般观众兴趣也。广播曾再三宣传，而不满座。《扑不灭的火焰》是旧片，却水泄不通。电影的原则之一，是必须故事动人，能有广泛兴趣者。

1964 年 8 月 25 日（星期二） 晴

昨夜平安无事，看来就是没让着一点凉也。

上午将四卷翻毕，全部摘好，请小徐钞写，算是了却一件许愿。下午洗澡。向俱乐部借来几本画报和康濯[17]的《东方红》上下，想松散一下精神。画报翻完，《东方红》可能是不会看的。

今天转热，室温达 28℃。晚上乘凉，听办公室开会讨论定员。朱医生大诉苦，一个人确实不成。此间行政人员不算多。民警是个问题，能否以别的办法代替。

1964 年 8 月 26 日（星期三） 晴

昨夜睡得尚好。长梦，梦见公等，还有那位帮我改检讨稿的人。那两年发生的事，大脑皮质中用砂纸也磨不掉也。

上午看“参考”、报纸，下午参加学习。不过照旧议论琐事。我也藉此休息，看报刊。罗书记来信，谈响洪店工作情形，谓不如此间纯朴。

今天仍热。晚上散步、乘凉，翻新来的刊物。

电报、长途电话共五元，本月份最大开支也。

早晨劳动一小时，打棉花老叶。夜开始作“读毛选札记”。

1964 年 8 月 27 日（星期四） 晴

昨夜服药入睡，睡得尚好。六点起床，略做气功，活动。上午将《中庸》、《大学》中的成语摘出。至此，《四子书》成语已全部摘出矣。

天气大热，室温 28℃。午睡后决然上坝。两点五十分下水，沿西岸到鱼场，穿过小岛北端过湖面最宽处至白水口，然后沿东岸返回，计游两小时又一刻钟，估计当在 3500m 左右。过湖时起北风，略有浪波，心中不很踏实，因前次余悸犹在也。仰泳较多，以便万一有大风浪时储蓄力量。这种横渡下不为例了。小魏坐渔轮在东岸迎我。同他一气以蛙式返游，归来颇觉疲劳。晚饭吃得不多。

[17] 康濯：（1920—1991）湖南湘阴人，原名毛季常。作家，以写农村生活作品为多。1938 年到延安进鲁艺文学系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任《文艺报》编委。较有影响的有作品有《亲家》、《买牛記》、《春种秋收》、《牲畜专家》、《竞赛》等。毕巧林曾在《文化批判的背后与人格——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一书中的“康濯的二丑艺术”一节对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艺界历次批判运动中的表现有所评述。

夜翻报纸。读戚本禹再论李秀成文。“自述”过去似未看完过，印象不深。戚文言之成理，比前文论述更详。但从事实出发，李之投降未造成瓦解太平军事实，本人随即被杀，其历史功绩自不应以此不可原宥的重大污点而抹杀。再予歌颂当然也是不对的。似乎同向忠发[18]不同，向没起过什么正面作用。

1964 年 8 月 28 日（星期五） 多云

又垫了席子。昨夜睡得甚好。五点三刻起床，做功，活动约廿分钟。

广播《人民日报》社论，干部参加劳动才能站稳立场，得到贫下中农的信任。

上午许来谈，拟下厂跟班劳动三个月。前几天我曾提到此事，未得到响应，还是社论有力量。前几天报载朝鲜学制有根本改革，全部改为中高级技校，取消一般中学，以便更好就业，其中一部分则升大学。就目前大部初、高中生不能升学，必须当农民、工人等来说，朝鲜办法很值得效法。近来也同人发过此种议论，一般初高中不如半工半读或技校来得实在。教育制度全部继承资产阶级一套，总不是办法。

下午为佛子岭两技术员肖、王二君作字。天气闷热，连写四幅不如意，第五幅也勉强，空前败兴之事。

夜间稍凉，顺利写就三幅。连作五幅者，乃书：“淡妆浓抹总相宜”，有跋云：“此苏东坡泳西湖名诗。西湖水深不过数尺，周围小山数座，其胜在偎依杭州，遍布楼台寺庙耳。于我等劈山立坝，造库于群山中人看来，西湖盆景而已。”又一幅跋云“此绝乃为女民兵题照，悬之男名兵家又何妨。儿女多奇志，乃包括男儿也。”夜间作字时，方君逗留甚久。

1964 年 8 月 29 日（星期六） 多云、暴雨

四点醒来，略有粘痰。未服药，又翻身睡去。六点起床，活动一刻钟。

不断有人求字，颇想收集若干诗句、语录，以免临时翻找。随手翻开“板桥集”，已读者几无印象，幸有红圈圈出也。视力模胡[糊]，四号字竟也看不清楚。于是上午就这样滑过去了。午睡后，至浴池洗澡。四点多，下暴雨，西边仍有日出。板桥诗《闲居》有句：“江南大好秋蔬菜，紫笋红菱煮鲫鱼”。不禁想起苦瓜使我一夏没有减餐；如今瓜已下架，不可不记，成七绝一首：

长沙寄我苦瓜子[籽]，泸州无人识苦瓜。

半口犹嫌瓜太苦，岂知味在苦到家。

晚上打 40 分至十点半。下午暴雨 10mm，仍闷热。

1964 年 8 月 30 日（星期日） 多雨、阵雨

昨夜是两头闹。上床时突发，只好含片并服眠药。四五点间又喘醒，气上不来，粘痰阻塞，挨到六点起床后始服含片。上午觉通身无力。天气亦闷热，没有看书。午睡也不成。同人们打 40 分，下象棋数盘。

夜停电，大家都坐在东头小场，借远处闪电大谈鬼怪，于是有姑娘不敢回招待所睡觉了。

[18] 向忠发：（1880—1931）湖北汉川人。工人出身。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从事工人运动。1925 年参加中共四大，同年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后又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在 1928 年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1931 年 6 月 22 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随即叛变，24 日晚被枪毙。关于向是否叛变的事情，目前有争论，因为在此之前他与李立三等因为左倾冒进主义路线错误被王明，博古夺去领导权，在被逮捕的时候已无实权，而且被捕后立刻被杀，如果叛变，似不应得此下场。

苗仔寄来《工业数学》，很是迅速。近来视力显著减退，记日记也得带[戴]镜子了。

1964 年 8 月 31 日（星期一） 多云、阴、暴雨

昨夜服药后始入睡。六点起床。略做活动。

佛子岭来人求字，小徐再索几张。上午较凉爽，竟作字六幅。写孟子，毛、刘语录，自凑古语、谚语两则，又书爱晚亭之由来，并集杜牧、李商隐之情诗，咏史断句，等等。于是订小本一个："作字存底"，以备随时取用也。字如不作正规练习，将日趋浮滑，取巧之道，不可不慎。

夜观《杨乃武与小白菜》，此剧在北京有一年曾因误了日期而没看成。魏喜奎与杨乃武演唱俱佳，剪裁也得当。王君找我同坐，问了些学校，家庭情况。

八月份用费 23+8 元。

1964 年 9 月 1 日（星期二） 多云、阵雨

昨夜几失眠，服药后入睡。到医务室取眠药两种（巴比妥与苯巴比妥），仍用四种交替。

读什书，看"参考"。下午始静下来看"谭集"，作眉批。下午几次阵雨，西边日出东边雨，很闷热。得四句：

谁道山中无秋虎？一阵闷雷一阵雨。

毒日穿过乌云来，汗蒸气塞赛大暑。

上午王君来小坐，与苗仔同年也。太禧交来一篇日记，有了进步。虽然"发表一个提议"之类用词仍多，只要肯写就好了。逐字逐句为之讲解。他认字是比较多的。晚间秋季始业，上第一课。没有讲书，大家漫谈。对目前每周二时不满足，有过高要求。告以扎扎实实学好这两小时和做好作文，就必然日有进步的。事实上人人都有了进步。

晚饭前突发喘息。服药，半小时后始过去。

1964 年 9 月 2 日（星期三）

三点左右气短而醒，服药坐床，半小时后又入睡。此种喘息定片（含盐酸异丙荃肾上腺素 $C_{11}H_{17}No_g.HCl$），比麻黄素效用尚好。只有时服后觉得心跳，头稍昏而已。六点起床，略做活动。

上午备课，读字典。下午参加学习。读"本本主义"。匆匆看了一遍"著作选读"那几篇文章。办公室新订有《新华月报》，有一篇《美国经济军事化》的长文，正是多久以来想知道的。准备将要点摘出。今天是真正的秋老虎。四句改作如下：

谁道山中无秋虎？骄阳穿云收阵雨。

鸡雏卧阴鸟不飞，汗塞气蒸赛大暑。

夜观《抓壮丁》，完全喜剧手法。惜人们不大听懂四川话。此片问题在农民苦难与喜剧形式不能调和。

1964 年 9 月 3 日（星期四） 晴

半夜喘息而醒，服含片，半小时后入睡。直到六点始醒。昨夜仍服眠药。

上午给琬姐信。将《廿五年来美国经济军事化》长文摘要毕。天气大热，午睡不成。书"秋虎"四句悬之西壁，仍未能解热。两点上坝，两点五十分一人下水。沿渔场往小岛，只达岛对岸由原道而返。

有风浪，游得极累，大概不到三千米，花了近两个小时。归来躺倒，几不能吃晚饭了。勉强用五味姜吃了一点汤泡饭。乘凉到十点多才入房。疲累似已过去。为金陵女儿作绝句一首：

年华豆蔻别秦淮，破涕为欢进山来；

红妆且卸工装换，山色湖光喜女才。

一二句改为：依依渺渺别秦淮，断脸横颐山里来。

二三句：脉脉纱幕何日揭？十年磨炼许成才。

“豆蔻”如解为杜牧诗，则出典太不庄重，不如“含苞欲放别秦淮”。这是阿尔巴尼亚有名歌曲也。则第二句亦可改为“雨过天青（露重易消）进山来”。豆蔻——改蕾绽。

1964 年 9 月 4 日（星期五） 晴

昨夜睡得安静，五点廿醒来，随即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精神爽快。

上午读书看报，下午学习，仍老样也。忽又出去拔草一刻钟。

收到小妹信，将事情经过告我。原来是回了两句嘴而冒大火了，就逼着写信。暑期参加无线电定向测验活动，常常回来太晚。小妹倔强，回嘴是好事，孩子想讲述理由也。一周来，心中闷闷，不知小妹出了什么事，这就放心了。

晚饭后同小徐、方君散步。花生地又长大草了，只好听之。

1964 年 9 月 5 日（星期六） 晴

睡得不安稳，半夜服药，四点醒来即不能入睡。六点起床，整天无精力，连四号字也看花。翻翻元白诗选，《离骚》则不可读也。

几天来胃口极坏，根本不想吃饭，可能同“喘息定片”吃多了有关。一种肾上线[腺]的激素。小汤回来，书没买到。游泳裤甚满意，可与武大的相比，13.5 元。

夜观《战上海》，勾引解放沈阳的回忆。

理发员的小孩误吃拌了耗子药的稀饭而死去。父亲真是该死，这儿关心鸡鸭甚于关心孩子。

1964 年 9 月 6 日（星期日） 上午晴、下午雨

昨夜服药，十二点后始入睡。五点醒来，六点起床。

估计下午有雷雨。八点同小汤、小王，童杨划船游水，试穿新裤。小王则第一次上坝划船也。桨不好，两人也划不动，只好绕湖一周而返。游一个半小时，上来极累。午饭仍不想吃。午睡亦不成。左脚指砸了一下，甚不方便。晚上同许谈及六月放水之事，这是真正头等大事，必须自己掌握命运而不能盲目服从也。

1964 年 9 月 7 日（星期一） 晴转雨

昨夜服眠药上床。半夜气短而醒，仍含片坐床，约闹一小时后乃迷胡[糊]入睡。六点起床，略做活动。

仍看“谭集”。批评少作，很有自知之明。给安林信，索两本有关水电的“拙著”，丢在他家的废书也，不知被丢掉了没有。上午小王来谈，严肃地告以遵守劳动纪律等问题，不要任性，让别人迁就。似有所领会，还完全是一个孩子。

下午略备课。胃口仍极坏，原因大概就在“喘息定片”的付作用：心悸、作呕等。

夜上课，人到得很齐，整整讲了一个半小时。但愿今夜不发作，免去服药。最近减食，竟掉磅 4—5 公斤。

1964 年 9 月 8 日（星期二） 雨

昨夜上床即发作。改服安查碱，并眠药。结果身心两不安静。喘息倒不甚厉害，而脑子翻腾，无法收拾：从感情真空，给部党组汇报十个月简况，动手写东西，直到如何在此间如何让人多利用一下（如讲现代史，帮助毛选学习，讲点水电知识等等），漫无边际，过往今来，有意浪漫，直到听见小汤下班归来（上半夜一点下班）。再次服眠药，近三点始入睡。仍六点起床。

毫无胃口，什么也不想吃。中午塞了点面条。午睡不成，写“陋室铭”：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树色入窗青，笑谈有劳者，往来接班人。可以慎独身，阅典经，无高音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不是诸葛庐，也非子云亭。孔子曰，何陋之有。》跋曰：“刘禹锡陋室铭自古传诵，惜其轻视白丁，孤高自赏，无靖节，放翁讽。今改数字，以补吾壁。”

其他人们可解，而“高音”、“独身”之双关，无人可解也。

晚饭勉强吃一碗，用小汤带来的腌菜做汤，否则一碗也吃不下。大概多日药性总爆发了。夜间人们聚房谈“陋室铭”。最后小王、小徐留下，谈小王的毛病，九点后散去。小鬼竟听到什么“庐山会议”了，此间有人到百丈祭开会传回来的。小徐提到我对广播诗朗诵曰“装腔作势”，确是多年随口雌黄之病也。真空似乎又已恢复原状，可叹。

1964 年 9 月 9 日（星期三） 阴

昨夜半夜发作，坐床约一小时。第二次几乎发作而醒。将痰杯倒在床上了，很是狼狈。六点起床，没有做活动。

上午大洗衣服，备课。下午参加学习。因夜餐问题，开了个“吃面条”会，批判青年们的忘本思想。我讲了四二年清凉山陈企霞[19]反对吃霉饭的故事。对许之过于生硬态度转了点圜。此事许抓得甚对。

天气转凉，特别小心。穿上毛背心，再不能如四月间的冒失了。还得自抽真空！

寄长沙 30 元。

1964 年 9 月 10 日（星期四） 阴

仍是半夜发作。只用了普通含片，也未服眠药。六点起床，略做活动。

续读 “谭集”，很慢很慢，精力不集中。时刻警惕天气变化，毛背心穿脱四五次之多，也不敢去浴池洗澡了。胃口仍坏，吃饭硬塞。想么么，为她画了张铅笔头像，将“轮船”合在一起，悬之西壁，朝夕相对也。

小王喜来闲聊，我也会用“财迷”口语了。晚饭后，同小汤、小王散步，看小学校新址。夜给小妹、苗苗，罗书记信。

[19] 陈企霞：（1913—1988）浙江鄞县人。作家。1931 年开始发表小说，后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5 年加入共产党，1940 年赴延安，在中央青委宣传部、《解放日报》副刊部工作时与李锐同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全国文联、作协任一定领导职务，曾任《文艺报》主编。1955 年因“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冤案而受到错误处理。后任杭州大学教师。1979 年恢复名誉，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副主席、《民族文学》杂志主编。

1964 年 9 月 11 日（星期五） 晴

昨夜上床时小有发作，服含片，坐床一阵，然后入睡。四点廿分醒来，即不能入睡。五点半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参加割稻，烂泥尚深。生平第一次割稻，同割麦仿佛，不过稻粒容易掉一些。出了不知多少汗。回来大洗，大喝水。中饭仍不想吃。一大收获是苦瓜并未下架，而且结瓜累累。中、晚两餐都靠苦瓜下饭也。

下午为发电所同志补课。从司务长处弄来一个小书架，正好搁在书架上，将书刊物重新搁放，几种资料用起来就很方便了。又是几次大汗，下河洗澡。出汗虽多，洗冷水次数虽多，并未发作。夜间小王来谈，告以有人关于我犯错误事的物议。提到小汤等房子事，又是离婚什么，等等。很是感谢，小鬼完全是一种由衷的关心。我这人难道处此境地，还有什么 absorption 之处？我需更好慎独。

1964 年 9 月 12 日（星期六） 晴

昨天大概空气较干燥，上床时没发作，但服药仍失眠。十二点后二次服眠药，约五点醒来，随即起床，做功，活动约半小时。

上午参加打稻，即利用乒乓台子，也是生平第一次。十点半毕，擦身后极累，几乎吃不下午饭，勉强汤泡着吃了一碗。午睡不成。怕下雨，都去摘棉花，连窗前共摘约一斤多。几次暴雨打坏了。

下午仍不能做事，热甚，室温 28℃。一位讲废话的人来坐，真是难以应付。拟了一张纪念性的谈话提纲，我几乎要变小丑了，真是可笑得很。{白下}girl 身上大概也可看到高音当年的某一点飘忽不定的东西。

夜仍乘凉，近十点归房。服眠药。

1964 年 9 月 13 日（星期日） 晴、下午室温 29℃

昨夜甚热，十点后即上床。不能盖任何东西。十二点转凉，需盖毛巾被时，小发作醒来。服含片坐床一阵，约一小时后入睡。天亮前应换秋被时，又喘息醒来，就不再睡了，五点四十分起床。问题就在温度升降（如加湿度就更严重了）之间。

做功活动半小时。夜坐床想来想去，还是将“修改本”弄完了吧。上午翻了几页。小王来闲坐，与之谈家庭认识问题，比我料想的情况还重：不要入团，时刻回忆过去，母亲的干爸爸等等。原来城市中上层家庭解放后生活下降受过整的，其状况实比农村更复杂。农村一目了然，而城市则许多纱幕遮着也，譬如她的父亲也是“店员”了之类，可能表现还不错的。母亲则念着在台湾的干爸爸。似乎小说家还没多接触到这一深层。

打了一阵 40 分。午睡不成。下午酷热如暑，纹风不动，几无处可呆。小王夜间同在河边乘凉，表示得特别 intimate。心中颇有反感“不要老台”，谓我不应家庭问题开教训也。以孩子待之。

1964 年 9 月 14 日（星期一） 阴，19℃

表停了，大概四点醒来，以为还是十二点多。于是服眠药，结果广播后，竟又睡着。小鬼敲门叫起。

上午改作文，翻“修改本”。午餐回房吃，如市场热闹，使我将饭吃完。似乎午睡了一阵。天气突然转凉，穿毛背心矣。同解主任谈“房子事件”，及风言风语事。他颇意外，说到罗走时的关照。

接灼姐信，孩子们暑期聚会之欢乐。琬姐胖了，朱朱已返沈。很是高兴。

夜上课。同吴忠厚个别谈了一下，随即交来作文。数学必须有个别帮助也。同小汤、小路、小曹三青年闲谈到十一点始归房。青年们总是只看到别人缺点。

1964 年 9 月 15 日（星期二） 阴，室温 18℃

昨夜一直盖的被子，因此没有发作。五点多醒来，即起床。做功活动约半小时。天气有深秋之感，换穿薄毛衣了。

上午续翻“修改本”，一种“进入角色”的感觉。午睡约一小时。下午读完一篇旧文《西方哲学史中的主观能动性问题》，并翻材料。晚饭前请许来谈“房子事件”。否认是指我。提到风言风语，修正主义等，有联系，则不松口，要我同青年接触时注意。问具体事情，则又无言。后忽再提起打扑克之事，使我激动。谓此事已过去，不必再提了。于是彼勃然大怒：多读毛选，不要风花雪月。最后竟大喊，“这儿是共产党领导，没你的自由。”我则婉言对之。随即吃饭。小路来，他已听到，才告以是为“房子事件”。我倒心平气和。总之是自己不谦虚，不该盘根究底也。可能摘录那几千字主席语录就已触犯了。这是一位专权施威之人，何必计较。也是一生的教训。在虎林也未遇到也。

1964 年 9 月 16 日（星期三） 阴、20℃

昨夜未服药，睡得尚好。四点醒来，六点起床。许即来，又谈了一个小时。总的说，有所缓和。我是全力顺受，表示接受意见。但终忍不住伤心流泪，盖完全意外而生平未受此闷棍也。开始气势仍高，由于我之诚恳，渐低缓。承认是向青年说了接触我注意，“对你不放心”。 “房子事是指你说的”。还有什么“化妆品”（实在可笑，也被迫作解释），而打扑克之风乃由我引起，“连着三夜打到半夜”。如此夸大，无可奈何，只有听之而已。

早饭后，崔股长来坐甚久，最后方表示受许委托，要我不要难过。崔说其脾气，现在还改了一些。给部党组汇报信，并一请求。下午参加学习，谈国庆活动。回来改作业。晚饭后独自散步。夜为五个学生补课。还提到“对伙食有意见”，彻底的莫须有。甚好，增多见识。此种人更甚于西岗那位姓孟的。又有受伤之感，吃不下饭。

1964 年 9 月 17 日（星期四） 阴、间晴、雨

昨夜服药上床，随即发作。坐起约一小时始睡下。四点醒来，无可奈何。六点起床，做功 20 分钟。

精神不济，勉强将汇报写好，并加小感触四条。胃口极坏，肚子觉饿，又不想吃。午睡自然不成，散步无力还得散步。晚饭后许来，直谈到九点半，当然是想进一步缓和。“你感觉寂寞，我们就来谈。”关于诗，果然从作文本上那首开始。这真叫做“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我仍诚恳待之，我仍诚恳待之。（原文如此——李南央注）但告以去佛子岭的打算。生平未受到此种“待遇”，除非在保安处。实在是怕半瓶醋，大部时间是听其滔滔不绝的议论。我也讲了自己的心情：一时之错，五年离开工作。“修改本”也让看了。当然还有遗留问题：他同青年的交代如何收回。如果仍留此，需要解决；如果走，则不了了之。这回的教训真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呜呼！“汇报”仍需寄出，气候实在也受不了。奇怪的是还提到对我有“迟钝”印象，而且很深。此点倒不警惕。问题就在不理会半瓶建议也，如用诗来写此间新人新事之类。

1964 年 9 月 18 日（星期五） 雨

昨夜上床小发作。服含片，并眠药，入睡。仍四点多醒来。六点起床。

“汇报”改就并抄好。午睡不成，索兴去浴池洗澡。下午学习仍险滩也。阅日共复信，太长。小王见我像耗子见 cat 一样了，可怜得很。当然我也不甚舒服。

胃口极坏，向朱医生求援，弄了点水药。晚饭仍吃不下。西壁摘下“陋室”，换以“霜辰月”，聊代心情也：“从头越”。[20]

1964 年 9 月 19 日（星期六） 雨阴

昨夜上床服含片，加喘息定片，不到一小时即制住了。大约五点醒来，算是睡得较好的一夜。

六点起床。上午将汇报发出。看完《名利场》英汉对照本。此书有 70 万字，节本只几章，很是精彩。作者常常出来说话，这大概是 19 世纪时英国小说的风尚。

午睡不成。下午翻翻“晚报”。肚饥而不想吃。买了两斤鲜藕，算是过中秋。似乎在北京也没吃过，只是儿时喜欢吃的。没有精力，说话都无力。晚上两碗饭分两次吃完的：五点半，七点。幸亏有酸豆角也。上金家冲摘苦瓜，大小累累，摘了半口袋。瓜期之长，人们都觉意外。

1964 年 9 月 20 日（星期日） 阴、中秋节

昨夜仍是上床前即感发作，索兴服药坐案，待粘痰去尽，方上床入睡。天亮前醒来。六点多起床。半夜大发梦呓，大喊屋内是谁。小徐来敲门，我才觉醒。这种梦呓，大概常有发生，昨夜是喘片引起心悸[悸]之故。

今天是中秋，读了一天书。先翻看为“修改本”准备的一些五四思想材料。读到恩格斯一段话：“辩证法哲学在一切事物上和一切事物中都看到了不可避免的灭亡的印迹；除了不断的发生和消灭的过程，除了无穷的由低级进到高级的上升过程以外，没有任何东西是永存的。”多么精彩。立即读《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此文过去一直没有读过。至夜九点半粗读毕。这是关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如何从黑格尔——费尔巴哈中产生出来的一个概括说明。

晚饭后一人散步，走到花生地前头去了。感到一种深深的寂寞，在这儿无一个、半个能谈心之人。不免想起王朝将来了。天涯何处逢知心！如果还得呆下去，天气凉了，必须埋头读书，将不想做的事还是耐心做完。厨房有许多菜，全不想吃，晚饭分两次吃的，仍靠酸豆角救命。

1964 年 9 月 21 日（星期一） 阴、雨

昨夜上床前很是平静，可是一上床立即发作，约坐到十二点方躺下。频频起床小便，直到一点半未能入睡，只好起床服眠药。五点多醒来，六点起床。天欲雨，没做活动。

给灼姐信，告以寂寞之情。写至“我心如松柏，我形如飘萍，”不禁恸哭。

上午翻看报纸，“参考”。李秀成的讨论很深入了。我以前的折中论：肯定过去历史，被批评得很厉害，已经是一个变节的叛徒，尚有何功可言。下午备课、改卷。胃口之倒，生理、精神各半。今天有苦瓜，稍好。夜上课，在小学校新址。

[20] 毛泽东 1935 年 2 月所写《忆秦娥.娄山关》词：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1964 年 9 月 22 日（星期二） 阴、小雨

昨夜几乎下了一夜雨。上床前粘痰已基本清除。但四点醒来，粘痰裹在喉中，似乎要大发作的样子。没有坐起，也没有服含片，听之阵阵吐出。约一小时后又睡着了。

六点起床。雨已止。没做活动。早饭吃得较多，胃口有好转趋势。中饭、晚饭都吃了一碗半。苦瓜汤也有关系。且吃肉二块。

上午续看积存的五四材料，精神甚安定。午睡仍不成。下午洗澡。为小学校作字七幅，均儿童教育方针也，并书“回眸时看小於菟”一付。

从招待所取回冬被，全部铺上。昨夜加盖了毛巾毯，尚觉不怎么暖和也。晚上参加职工大会，听安全传达。电力系统各处事故甚多。提到警卫队游泳之事。此事由我而起，当参加检查。

1964 年 9 月 23 日（星期三） 晴

昨夜上床前还正常，但一上床即突然发作。只好服药，做起约一个多小时，让其平复。昨夜室温 17℃。取下了帐子，也许有关，但盖的是冬被了。

六点起床，略做活动。将这几天看过的材料做摘要。效率很低，心绪不静也。也许又是这两天服喘片的结果，又不想吃了。中饭分作两次吃的。意外放晴，大晒被子。晚饭用苦瓜汤泡了两碗，煎的鸡蛋，一箸未动。上供销店买来一瓶奶粉，一包方片。不加补充，连看书都困难了。

下午在屋外扫了一下地，就要发作的样子。今日为何不安定？只缘胖姑来忽现。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还剩下珞珈风华？已是知非之人了！

夜观《农奴》，很好的片子，应当在全世界放映。“哑巴”演得非常好，“活佛”形象差些。奴隶生活的穷困、苦难似还写得不够。想起在青海草原上见到的帐篷和那些蓬首垢面的人，一年四季就睡在草泥地上，无人不得关节炎。

1964 年 9 月 24 日（星期四） 阴

昨夜上床时，没让小窗对流，室温保持在 18℃，被子也晒热了，因而没有发作起来，只是吐出几次粘痰即睡去。做了许多许多的梦，还有当前之事。六点起床，略做活动。

早饭后上坝，警卫队人都不在了，原来是想去一起谈谈那次游泳事故的。续作材料摘记，并翻翻“马恩第一卷”上已作记号等处。下午摘棉花，被雨淋坏了。洗澡后又去摘苦瓜，又得半袋。中、晚餐都硬塞了两碗，因而精力较好。晚饭后，佛子岭王书记来谈，约一小时。只解释了游泳与房子事件两事，许事未谈。即令许如何谈了，目前仍以不谈为上。

1964 年 9 月 25 日（星期五）

昨夜似乎无异样，九点多即上床。可是一躺下即喉丝，粘痰阻喉。无奈，起服安查碱并眠药。大概一直坐到近十一点，粘痰清除完毕，始躺下入睡。只醒来两次，一直睡到六点起床。连前夜，都是多久以来未有之好睡了。

早饭后将席子、帐子送还招待所。就在所后山坡上折了几枝桂花，插入竹筒，放在我的墙角悬架上，于是桂花香陋室了。这也算作“化妆品”吧。竟然午睡了一阵，而且因闻着桂花香亦飞香入梦——做了一个与香有关的梦。

继续做材料摘记。开始读列宁的《做什么》。这本名著过去似乎从未读过。桂花之香：浓郁而淡雅，

甜腻而清幽，飘忽而沉着，远近如一，久闻如初，不像兰花只是阵阵袭来。

1964 年 9 月 26 日（星期六） 阴、雨

昨夜上床前已将粘痰咳尽，因而一夜正常，直睡到六点起床。梦多，乱七八糟，有大玩蛇的，有公、有老板，好像又发了梦呓。

做功、活动半小时。读《做什么》。国庆节又要帖语录，要大写十来张。又翻“毛选”，随读《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若干段。上午同小徐去挖了一小块花生，每株都有十来颗，二三十颗不等，可谓丰收。煮了小半面盆，大家分食之。有人主张慢半月收方好，邻居则主马上收。过几天再说。

下午打扫屋前，拆除菜地拦棚，面目一新。感谢桂花香，周末与我作伴也。

1964 年 9 月 27 日（星期日） 阴、小雨

昨夜上床，入睡正常。但四点醒来，有发作之意。即起服复方安查硷（天津厂出品）。似睡着未睡着，天亮起来。

今天胃口正常了，尤其晚餐，很想吃点油腥，可惜厨房只能炒点豆腐。

为摘语录，再读毛选一些文章，也不能不勾引起一些历史的回忆。为邻居改节日文章，改作文几篇。下午散步金家冲，摘回几条苦瓜。苦瓜之顽强，瓜期之长，很值得写一篇短文。

还是心静不下来，沉不下来。即使不读书，还是有许多事可做的。我还在受搅乱？实在可笑亦复可怜。

夜观《白毛女》。

1964 年 9 月 28 日（星期一） 晴

昨夜上床前有预感，即服安查硷。果然发作。坐了一个多小时，总在十二点后始入睡。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今日胃口正常，中、晚餐都吃了两碗。

上午写语录，共十来张，多者二百多字一张。午睡仍不成，起来洗衣、洗澡。看“参考”，改作文几篇。夜上课，连讲两课，颇觉吃力。

1964 年 9 月 29 日（星期二） 晴

昨夜尚好，四点醒来，复又睡着。只是梦多，又有当前之梦，似乎连着两次，大概与真恸过心有关。六点起床，室温已降至 14℃。活动 20 分钟。

上午几乎尽做琐事了。再打扫屋前卫生，清出冬衣，洗衣。下午也只看了“参考”和报纸。主席和日本社会党谈话，指出苏联挖人家领土之不当，准备争论 25 年。赫光头连着三次否认新武器事，狼狈得很。夜听广播，经济全面好转了。一听到基本建议，新高潮在形成、生长，心就要动荡。这点职业反映，大概一辈子也消不掉了。

许来闲谈甚久。说主席曾找彭去谈过，彭仍不认错。

下午又摘一次棉花。

1964 年 9 月 30 日（星期三） 晴

昨夜有预感，服眠药上床，仍失眠久之。

五点醒来，六点前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续看报纸、画刊，改墙报稿。除开打扫卫生，出墙报之外，此间几无节日气象。倒是好处。如仍住八号楼，则日子不好过也。午睡不成。

下午一人上金家冲采桂花。只一户独家见到一颗[棵]，花已开败。勉强摘了几枝回来，尚有余香，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这十五年过得真快，49 年进长沙之夜，好像还是昨天一样。晚上人们都去看电影。老纪录片，不愿重看，于是读点英文，不成，又翻看李杜诗集，心仍不能定。终于吟得四句：

十年一别回长沙，举城若醉不夜花。

何键公馆作行馆，发布新闻我当家。

第四句有双关之意。入城之夜，我甚为冷静，主持新闻发布，记得同金明尚有争执也。

上床之前，找出高丽纸，抓笔书之，跋云：一九三八年长沙大火时离开这个城市，一九四九年六月和平解放归来。入城之夜，情如昨日，不觉十五年矣。

（第四句改为：新闻发了喜朝霞）

1964 年 10 月 1 日（星期四） 晴

昨夜服药上床后，不到一小时即入睡。天亮起床，活动 20 分钟。

早餐后听佛子岭的广播。对我来讲，新事是古巴也反对莫斯科会，至今只有九国答复；东欧之控制与反控制（提法）52:52（左派党 22 个，其他乃分出者和小组等）。后又听天安门实况，声音太躁。午餐吃了不少肉，几乎是入夏以来未有过的。午睡挺尸而已。读诗、改诗均不成，只好去摘棉花，又晒棉花。今天可能摘了近两斤籽棉。室温 20℃。天气很暖和，薄毛衣也穿不住了。

夜为小汤注“万国音标”的读法，纯粹的技术工作也做不下来，心绪翻腾不已。终于提笔给刘写一“私信”，要求解决工作问题。

1964 年 10 月 2 日（星期五） 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一夜平静（也同气温和干燥有关）。四点醒来，服[复]又迷胡[糊]一阵。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人们都无事可做，有人来闲聊。“私信”再看一遍，还是搁下吧，该到工作之时，刘等总不致搁置吧。但也难说，“久病无孝子”焉？考虑两天再说。

午睡不成。将“回长沙”改作，另书一纸：

十年一别回长沙，城醉不眠永夜花。

何键公馆充行馆，消息播了喜朝霞。

（夹道迎驻何键家，倾城花炮倾城醉，消息播了东方霞）

稍觉有点儿诗意也。

夜续读《做什么》。

1964 年 10 月 3 日（星期六） 阴

昨夜九点多即上床。室温高达 22℃。盖秋被，仍时时醒来。睡得很不安稳。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早餐后即去起花生。上午得大半盆，挖了一块最好的；下午只挖到五点，所得如上午，花劳动却多得多。地多石子，即长得不好，有的一株甚至只有几颗，都烂掉了。上午好的一株多至四、五十颗。

归来腰酸背胀，洗头擦身。饭餐胃口尚好。

夜读书，翻诗词。有人来闲谈。

1964 年 10 月 4 日（星期日） 晴

昨夜竟失眠，只好起服眠药。室温高，开始只能盖毛巾毯了。六点前起床，活动 20 分钟。

早餐后，共四人去起最后的花生，得半篮子。一大半送给邻居管了。他收花生很少，对我之“丰收”甚表羡慕。颇好吃食，很应当送赠也。归来将劳动衣服、鞋等全部洗净。今年农事告一段落了。

午睡只能挺尸而已，一分钟也睡不着。下午看“参考”，洗澡，摘棉花。傍晚变天（白天室温高达 25℃，太阳凶得很），飘毛毛雨。正好花生收了，也晒了。

昨夜做了一个长梦，同黄乃谈了很久，甚至要下围棋。他住在日共中央将来驻京的一所大房子内（计划很大，刚开始修建）。大概还是五八年看过他的。

1964 年 10 月 5 日（星期一） 雨

昨夜似乎下了一夜小雨，真是秋风带秋雨。六点起床，室温降至 17℃，穿上毛布上衣。

看了一上午的报纸。关于万顿[吨]水压机制造过程，报导很详细。这确是大跃进的产物。记得五八年在长乐路招待所遇见沈鸿[21]，为我讲最初草图的情形。当时我对上海的能制造也是有信心的。水电的人大代表，已见到增加的有李津身，张昌龄（浙江可能还有徐恰时），这是公道的。敢于修新安江，总属于大胆之事，如果随着当时燃料部和刘王（以火为主，习惯于火，对水怀疑）的思想，新安江当难于这样早修成也。

昨夜翻李后主词，似乎那些情景、感怀，无可奈何的悲叹，“往事已成空，还如在梦中”；“人生愁恨何能免，消魂独我情何限”；“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等，我能完全与此“长于妇人之手”的一代词人通心。不过，我究竟是 30—60 年代的人，过去的日子我并没有枉过，没有浪费，我心安如松柏，实在不应当“往事只堪哀”的。“往事慰我怀”者又何限呢！

下午续读《做什么》，备课。夜上课，足足讲了两小时。提前服安查硷。

1964 年 10 月 6 日（星期二） 雨、阴

昨夜睡得算好。醒来几次，过一阵也就入睡了。六点起床。

雨下了一夜，一直没停，不能活动。订了个本子，想练小字，也抄抄诗词。写了两三页都不如意，只有怪笔不好了。长锋中楷很不惯用，又只这样一支。续读《做什么》，并翻完借来的几本旧《红旗》。看完罗迈关于统一战线的长文，还有些关于自然科学与哲学关系的文章。右脑内似有一根筋扯着痛，一阵阵，过去也有过这种现象，不知是何原故。从医务室要来止痛片吃了。晚上觉好一些。夜观《海上神鹰》。仍服安查硷。

1964 年 10 月 7 日（星期三） 雨

昨夜睡得尚好。提前服安查硷，似乎效果不错。夜仍下雨。六点前起床。不能活动。雨几乎整天

[21] 沈鸿：（1906—1998）浙江海宁县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只读过四年小学，少年学徒，1931 年开办了自己的工厂。1937 年带工人和机器经西安到达延安，任驻在安塞县山沟里的茶坊兵工厂总工程师。194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从事工业工作，先后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助理，电机工业部副部长，煤炭工业部副部长，农业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和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职。

淅沥，室温 14℃。已穿呢裤。

读完《做什么》。揭破了第二国际和俄国机会主义（经济主义）关于工人运动的自流主义，崇拜自发性和建立手工业式组织的错误。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党，作为党的思想基础。必须建立全国集中的秘密的党，工人运动必须同社会主义结合。列宁又理论又实际解决了这些革命初期最根本的问题，当时还只 32 岁，理论上完全成熟了，实际斗争经验也是成熟了的。中国党的领袖形成太晚了！早期的理论水平也太低。

夜听广播，西津已建成发电（送到柳州）。地名都几乎忘了。

发作一小时，服安查硷，平静后始上床。

1964 年 10 月 8 日（星期四） 晴

昨夜睡足六个半小时。六点起床。

上午读书，翻“马恩列斯论中国”等。上午为邮局老刘作字五幅，几乎写了一下午，甚不应手。夜读《名山诗钞》。

接大胖信。今年五年级，快毕业了。

教小汤国际音标。有些音标只能捉摸，无法读准确。每逢情绪松懈只有挺尸之时，一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就不由得惭愧起来。马克思只活了 65 岁，是坐着死去的。他们的生命，每一分钟都交给了无产阶级，交给了全人类。

1964 年 10 月 9 日（星期五） 晴

昨夜没有服药，上床觉得正常，于是自调以助入睡，但三点一刻醒来。喉丝不止，只好起服安查硷，久久不能入睡。迷糊几阵，六点一刻始起床。

今天看完“列斯论中国”。这是第一次读完这本书。从延安起，理论书实在读得太少了，只是遇到问题，才去翻有关篇章。按照今天的说法，叫做“带着问题学”。但必须系统读一些最基本书，只是读“摘要”是不行的。“谭传”没有动手，决心作罢，读书第一。机会再失，真是不可宽宥。

1964 年 10 月 10 日（星期六） 晴

昨夜上床后失眠，只好服眠药 0.3。大概近十二点始睡去。六点起床，略作活动。

为昨写五幅字画闲章。新添两个：志在千里，壮心未已。“回长沙”绝句又再改写如下，觉得稍好一点：

十年一别回长沙，夹道迎驻何键家。

倾城（永夜）花炮倾城醉，消息播了东方霞。

今日心情甚是安静宽畅。剪下的五四材料摘毕，似乎可以动手写了。夜看“参考”，并细阅已摘各种材料。腊斯克发表声明，谓我不久将爆炸核装置。情报还是灵通的。

1964 年 10 月 11 日（星期日） 晴

昨夜意外，上床即发作，只好起服安查硷。坐床到十二点左右始入睡。六点一刻起床。

今天做了一件事，将一些摘记阅毕，翻看日记中诗句，随手改了些字句等。有断句续成一首的，如

几片麻黄素，
喘息未能平。
风送连夜雨，
倚床盼天明。（张眼）
赠 Negative girl 硬的一首：
依依渺渺别秦淮，
断脸横颐（进山来）山里来。
纱幕脉脉何日揭，
十年磨炼许成才。
“家家户户麦收忙”，应续成七律。
下午摘收棉花，空前之多，得一口袋。如加上第一次被人拿走的，估计可得三斤皮棉也。

1964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一） 晴

昨夜两点半小有发作，起服安查硷，一小时后复入睡。

六点起床，略作活动。翻看材料，考虑动手次序。还是先易后难。哲学思想最后写，先将要修改与增补者弄完。

为生活总要占去不少时间，虽当作休息调剂，有时还是多占时间。上午洗哔叽裤，相当费事，晒棉花倒是一种乐趣了。

夜观《千万不要忘记》，很有教育意义的片子。剧本，演员也都好，合乎生活逻辑。只是岳母最后承认“不大相当”，可以不必。此种女人极难改造，只能强使服帖而已。回来找小路谈到十一点半，细问家庭情况。主要谈他与小汤、小王三人情况。总要以政治、思想互相帮助为主，要警惕小王的家庭，本人则 negative。母亲可能比丁少纯[22]的岳母坏得多。按照许的说法，“何必管他们闲事。”我不能视而无睹也。

翻 1961 年返京后的旧日记。高音之虐待，很像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世上公私生涯如我者，确是稀有稀有。

1964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二） 阴

昨夜十二点半始上床，入睡当在一点之后。五点半即被广播催醒，只好起床。做功，活动约 20 分钟。

开始摘抄该添补的材料，做得很慢，视力昏漠，不能不时常休息。

收到安林寄来的自己的三本小书（《论河流规划与水力发电》不在内，大概他处独缺此本），一气将长江规划文（批判林一山[23]235 方案）看完，想起当年的勇气和判断的准确，今天实不应失去信心。当然八年之后，绝大部分论点和具体推算都是经受住了考验的。

---

[22] 丁少纯：《千万不要忘记》中的男主角。电机厂工人，因受岳母影响，打野鸭子卖钱，置办毛料西服，因此被认为忘记阶级斗争、忘本，丢掉了工人阶级的本色。

[23] 林一山：（1911—2008）山东文登县人。1935 年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曾任该校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七七”事变后离校，到山东半岛负责组织抗日武装起义，后曾任胶东半岛抗日部队司令员。抗战胜利后调任东北辽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等职。1949 年开始从事水利工作，长期担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一职，是三峡工程最坚定的“主上派”。1958 年 1 月在中共中央南宁会议上，与李锐同在毛泽东面前对“三峡工程”上与不上展开过“御前辩论”。——李南央注

晚上上课之后，又翻看了《苏联水电建设》一书，印行后从未从头翻过一次。将 1955 年写的考察报告的主要部分看后，真是“还如在梦中”。为什么要让安林把这几本东西寄来呢？自寻痛苦。甚至幻想到，如果这五年没有离开岗位，会长进多少！几年来体会深之事：“什么叫痛苦”也。散步时将“北戴河”哼成，过去只有断句：

北戴河滨浪滔天，元帅升帐遍地烟。

金门炮火惩而已，公社阳光暖无边。

报载马君寿、林元惕（林的名字一直忘记了）为人大代表。

右脑顶内今天又时觉隐痛。用手能按到部位，颇有点担心脑癌之类。不过癌症发前是毫无感觉的。1943—44，1945（离延安）—1961，1959——现在三次长期性的深重痛苦，脑子不受生理的伤害也是说不过去的。得有点准备。

下午上金家冲摘最后几根苦瓜，顺便摘了棉花，竟喘息起来，一小时后始止。

1964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三） 阴雨

昨夜服眠药上床，睡得尚好。

五点半醒来即起。做功活动半小时。

续摘抄材料，做得很勉强。案头摆着水电书，触发回忆，不禁提笔写出这样的小诗，几乎是一涌而出：

一见钟情，
我的知己。
我没有注意你的美丽多姿，
只是关心你是否坚贞无比。
数不完的约会，
记不清的流连，
直到钻进你的心里。
新安江你说话呀，
我怎么能忘记你。
我噙着泪写这些小诗，
是欢乐？是痛苦？
是迷恋？还是无可奈何？
只有你们知音。
呵，永不疲倦的歌手，
创造美好生活的尖兵，
我剩下的一些感情，
全都交给你们。
你们都说话呀，
讲讲我对你们的忠诚。

很想每个地方（已发电或尚未建成的）写几行，抒发这种纯粹属于个人的情感。最后结尾几句也一涌而出，如上。不仅是“噙着泪”，而且伤心得大恸。李后主是“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

因否“垂泪对宫娥”；是“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 而“断脸复横颐”，这是做了俘虏的才子帝王的沉重伤痛。而我呢？是想起了那些紧张的勘测日子，想起钻入新安江河床底下的隧道，想起自己承担过的风险，想起那些沸腾的生活，想起自己全身心倾注的事业，而突然中断，今天又还住在这样一个“打补钉”的水电站，怎能没有一点个人的哀伤？为党为人民做了一点工作，份内之事，何足道哉！然而，我终竟是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还不能免除这点酸气。“你们都说话呀”，甚至可批评我为狂妄：“你有什么资格，凭什么要人民修建的工程向你个人说话。”然而我提笔的冲动，却是从这句话而来的，真是无可奈何。究竟不是诗人，不能接下去一首首写出。古田只写了两句：古田，我的第一个朋友，是你给我上了第一课。作为抒发感情，旧诗受约束，新诗比较不受约束，但新诗要写得像诗实更难一些。

情绪一直不能平静，外面又下着毛毛雨，不能散步，关在斗室，实有天地何期[其]狭小之感。

晚饭后，喘息发作，连服药两种，直到九点多才渐平息。

又有吵架的女人来邻居哭诉，更难看书了。

1964 年 10 月 15 日（星期四） 晴间阴

昨夜睡得尚好，五点半醒后即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续摘抄材料，进度仍慢，心不专也。下午洗澡、洗衣。夜读柳子厚《与许京兆孟容书》。这种文章是读不得的。“年少气锐，不识几徵，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简直是为我写的一样。

1964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五） 晴转雨

清晨广播，X 光头下台，随即试作分析如下：

不论情况如何，是转折变化的开始。内外压力太大：

1）还完全能控制，暂退居后台，以观变化。这种可能性很少，或几乎不存在（既能控制，何必后台）。

2）集团本身仍强固，但与光头矛盾大，逼其让位，以便和缓内外局势。这一可能也存在今后必逐渐变化可能与必然。

3）内外压力，内部压力甚大，集团在挣扎，牺牲光头，企图继续维持，但变化将日渐发展。

4）目前内部压力即居优势，勃列日涅夫不过一过渡形式，在酝酿大变化。

外部压力形势显然（东德等最近可能有较大变化），内部压力则为：被排挤的各种力量：广大中下层，绝大多数党员；军事系统。

阿尔巴尼亚的采取“告苏共党员书”形式，总是有所估计的。晚上新闻广播，标题已改为“X 下台”。则第一种估计完全不存在了，第四种可能性也许不大，看来二、三种可能较大。此种分析且为邻居一谈。上次对北部湾的分析是完全对的。无任何内部消息，几年来靠自己作分析，也是一种好锻炼。

下午转阴雨，喘息时将发作的样子，很不舒服，只好停止看书。材料摘了一些，又回到老路：还必须将宋明理学这些东西弄一个明确概念，即写法要将注释搬入正文。又翻了下梅林的马克思传，几乎不用注释，一切有关历史、思想影响的东西（包括人物）都放在正文中。

晚上喘息正式发作，不能做事了。

1964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 雨

昨夜服了三种药，坐床到十一点始入睡。一夜下雨，三点多醒来。听见群雁鸣叫，正是风紧雨大

之时。雁群为什么没有计划好呢？

五点半即听到广播，爆炸了第一枚原子弹。选择在第二天，以表庆贺之意也。贺词似颇热情，寄以希望。

有感冒意，取 APC 服了。上午只是看看报纸、“参考”，半休息。

人们在河岸水草边拾到不少一斤多重的“野鸭”，当是黎明前与风雨搏斗失败坠地死去的小雁（今年孵出的）。想起在兴华村望群雁南归的心情：“我何日归去。”如今在磨子潭又碰到南飞雁，难道有从乌苏里江畔飞来的吗？

午睡不成，兴之所至，将弄来的厚纸盒板当画板，为么么认真画了张头像。用安林给我的赭色炭笔，画了两个多小时，很是满意。让我上美术学院我还是高兴的。

夜看《央金》，写西藏农奴的故事。

1964 年 10 月 18 日（星期日） 阴、小雨

昨夜早服药，上床后未再发作。三点醒来，不久又睡着。六点起床。

上午写鲁迅“答客诮”，以与么么头像配合。下午参加职工大会，三季度总结，四季度工作。老一套流水账。晚上管来闲坐，谈到领导问题。我终提出今年放水之事（佛子岭对此尚无觉悟），只是埋怨省方，毫无自我批评。管却忘记当时说我不了解南方水情也。

1964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一） 阴、小雨

昨夜上床后又发作，只好加服喘息定片（此药有副作用），坐床到十一点半方入睡。五点半醒来，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几乎写了一天信。给大胖长信，予以勉励，讲处人处事要原则灵活，牢记立场（阶级、原则、组织）方法（思想、工作）二事，具体对待事物。将几首“遣怀”写告，说明乃个人感情，不应同情。作为旧习难除，人之具体、复杂，标本借鉴而已。给琬、灼信并母亲信，请抄寄父亲的诗（父亲喜欢玉谿生诗）。给安林信，谢谢寄书。么么头像，本是侧身头转过来的，我故作聪明将衣服改成正面的，早晨才发觉角度不对，改过来了。凡事不细加辨识就易出笑话。

1964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二） 雨

昨夜仍是上床发作，只好服药，一小时后始入睡，近十二点矣。五点半醒来，六点起床。下雨，不能活动。

又给苗妹一信。给大胖信细看一遍，恐有副作用也。给母亲寄款三十元。

看报纸、“参考”。

下午雨转大。出去走了一趟，回来即发作，只好服药。

昨天是去浴池时走急了几步而发作。夜间易发作当然是由于温度而过早躺卧。从气候来说，这儿确实不相宜了。北京还没有复信，总不至于不理吧。也得作此精神准备。像今天下午这种发作，完全是粘痰作怪，经过一个小时（服药之后），粘痰吐完之后，呼吸正常，就没事了。问题就在粘痰到底是怎样发生的，是怎么回事？

1964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三） 阴、小雨

昨夜避免睡前外出（尿尿、漱口），上床后平静入睡。只是半夜时常醒来，复又频频短梦中睡着。六点起床，细雨霏霏，不能活动。整天没读多少书，不甚安定。

上午谢登国同志来坐谈一阵。他明日将去佛子岭工作也。建议多读点书，谈了点宣传工作应注意之事。

大胖来信，云将下乡五个月，参加“四清”，毕业设计也不做了，廿六日即动身。我的信收不到了，是一麻烦。

夜观“村里年轻人续集”，修小水电站事。从经济说，一个大队修一个，显然是有问题的，再富有也过多积压资金。远不如赵树理写农村问题之深刻，总是一些浮面现象也。《绿色原野》看了后半截，十三个民族开辟伊犁一草原。少数民族单纯朴质，会工作也会生活，也会寻找欢乐。汉民族身上的约束、陈迹太多了，多少年代才能解放得好？

1964 年 10 月 22 日（星期四） 雨

昨夜只是在看电影时粘痰发作，回来又看了一阵书才上床。约十一点半入睡。一觉睡到五点半，六点起床。

昨夜几乎下一夜，今天又淅淅沥沥，下一天，似回复到春天的情况。下午搬动一下箱子，就发作起来。

整天在房内呆着，看《哲学文选宋元明编》。第一次读陈同甫、叶水心文。文章“穷而后工”是一点也不错的。“答朱元晦”书，心情沉痛，观点何其明锐。

1964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五） 阴、小雨

昨夜上床已近十一点，保护得好，没有怎么发作即入睡。

大翻有关宋明理学的评述材料，看《枣下论丛》中哲学史等文，又随手翻完《从毛著学逻辑》小册子。几乎不怎么求消化也。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能散步，不能做任何活动。秋雨似春雨，秋风吹不动。

得 16 日“参考”。光头下台，西方果然意外，说是“主席团”逼下台的，苏斯洛夫为首；外因主要是同我们关系，内因是工农两套，企业混乱，农业问题没解决。西方估计不可能发生剧烈改变。《真理报》当天还载一条口号：坚决执行二十、廿二大路线（没有提对外关系）。我的估计大体符合实情：变的开始。看来酝酿变的力量（还弄不清是何者为主，力量本身的聚分也是在变的），当前力求慢慢转弯。阿朱别伊，萨丘科夫谓已解除职务。这倒是紧要之处。阿朱别伊实在是小丑中之小丑，太不像话。有张红场群众的照片。莫斯科人们的纷纷然，如在眼前。

夜上课，人到得很齐。归来服药。

1964 年 10 月 24 日（星期六） 阴、多云

三点半梦中醒来。高音故事也。久久不能复睡。迷糊几阵，六点起床。

上午改作文卷。马新维写文大有进步。怎样教育好孩子文，举自己经历说明教育孩子道理，颇得为文之道。只此一人，也足安慰。

翻读哲学。脑子不管事了，刚读过的书，如《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终结》，几无印象矣。

对镜自画头像草稿，一幅苦像，毫无生气。

与水文站人下象棋三盘，又全胜。

1964 年 10 月 25 日（星期日） 阴、雨

昨夜睡得尚好，大概只发了几次梦呓（今天小戚告我听到吼叫）。

北方的冷高压继续南下，同南方暖气在长江一带纠缠，还有几天阴雨。人也下霉了。也受人们过周末的影响，借来一本《一个农艺师的杂记抄》。果戈理式的写法，正面人物是反衬出来的。比较喜欢读这类“针砭”的东西，既是讽刺，当要某种夸张，我们现在是无人敢写这类作品了。80—90%的正面，也应当留 10—20%的反面，生活中本来存在的，而往往反面的更能发人深省。

又记起 54 年在莫斯科水电设计院的四十天，挖他们的失败教训多么难挖呵！“对于苏联集体农庄的集体性，人们思想中的集体观念，这一基本倾向似不应怀疑。究竟三十多年了，而且主要是生产力的根本变化。政治经济学的规律。我们主要还是双手加牛犁也。”

饭后下象棋，下得头昏脑胀。下不为例。

1964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一） 阴、雨

昨夜上床后仍发作，只好起服查碱并眠药。三点醒来复又睡着。六点起床。

为自己画了张头像。比例似有问题，仍是凶神恶煞的样子。等几天看能不能改动。

夜上课，到 15 人。专门讲了下作文问题。

阅 17 日“参考”。光头参加了全会的，苏斯洛夫为起诉人。西方报导，苏谓执行改革方法有错，包括中苏分歧，东欧关系，建立个人迷信，用人唯亲，族阀裙带，不定期召开主席团会，农业失败。“智囊团”（还有塔斯社长等）全部下台。《真理报》社论仍强调和平共处为对外总路线，执行召开国际会议积极路线，发展同社义兄弟关系。后一部分当是批评光头的：建设中的主观主义和放任自流，空洞计划，轻率决定，脱离现实，夸夸其谈，热中[衷]行政命令，不考虑科学实验已解决的问题，一人决定，蔑视群众经验。集体领导最重要，反对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日本官方则估计和平共处不会改变，具体做法会变，对我政策可能发生某种变化。纷传人事上还会有许多变动。总之，在变，要变（美国在估计勃为过渡班子）。

（此页翻重了，藉此凑诗若干。）

赠大胖（1964 国庆节后）未寄出

十五年前一顽童，如今上天乘火龙。

长江后浪推前浪，舅舅齿老壮心同。

苦雨（十月下旬得前二句，十一月八日凑成）

山中苦雨属春秋，十天半月无止休。

小诗吟罢送字篓，旧梦难断心难收。

念么么（十一月七日得第一句，翌日续之）

每逢周末念么么，两岁即解忆爸爸。

山秋况是淫雨日，更堪广播“小喇叭”。

为么么画头像 十一月十六夜

蜡笔一盒九分钱，红黄蓝黑色色全。

夜来兴遣雕虫技，么女抿嘴对我焉。

{进}1965 （1965.1.11）[24]

一九六五欣然来，劳筋苦心晓色开。（曙）

逝水经天复化雨，不奈青春誓不回。

诗此四句，意犹未尽。因鸭公“菩萨蛮”[25]，东施效颦，平生第一次填词也：

叹老嗟痛非我事，壮心未已千里志。昨日不可留，赶上须迎头。山高惧两足，水深喜常浴。为何两不厌？素来不欺（辞）严。

歌德谓人之青春可再现。

读父亲遗诗有感（夜宿望仙桥三章）

五十年前望仙桥，走马夜宿残灯摇。（伤萍漂）

仆仆京官乡心切，茫茫世事沧海潮。

泥脚上山翻天地，洪钟破空震云霄。

遗诗三章诵读后，前代最知后代骄？

这四句不好，改为：

曾盼粤东出兵日，敢知神州赛天骄。（岂料）

遗诗吟罢义山调，今人喜歌“看今朝”。

出兵日——义师出。

儿童采梅相赠

风风雨雨打春前，人言梨杏开危岩。

多谢儿童攀折下，皖人不识岭上先。（山民）

再游白水畈公社王会计感言

昔日满山合抱树，今朝举目秃童头。

只因寿县大军到，挥斧创{业}燃小炉。

（此诗纯记实，于大跃进精神有碍）。

1964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二） 阴

昨夜仍服安查碱，眠药上床，睡得尚好。六点起床。

今日又是“美术日”也。重画头像，对镜过细研究，问题在比例没有掌握好。以整个下午之力完成。然神情不似。大概多年自画像以来，从无一幅满意的，这次也不能怪工具（马粪纸板和铅笔）。

[24] 参见李锐 1965 年 1 月 11 日日记。

[25] “鸭公”一词在李锐的日记中反复出现过多次。我问过父亲：“鸭公”所指何人，是否为胡乔木？取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有“春江水暖鸭先知”之意。父亲说他已记不得了。此处提到“因鸭公‘菩萨蛮’”。1965 年元旦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一期同时登出胡乔木的《词十六首》，其中第五首即为“菩萨蛮”。因此我认为“鸭公”可肯定为胡乔木矣。——李南央注

灼姐来信，谆谆以虚心戒骄，精读理论书相劝。又收到“毛著”上下及工运材料等。晚上将“夜话”草草翻过，精彩者实不多。作者太喜掉书袋，不肯割爱，是为查“不怕天”在北京站买此书的。其实在京时，有些都在报上看过的。

1964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三） 雨

昨夜提前服药，晚上根本没有外出，不知怎么就发作起来。虽然老阴雨，室温总在 14℃上下。可能是湿度，也可能是晚上“条件反射”似的过敏。睡得尚好。六点起床。

上午又用毛笔蘸墨画了一张，仍旧失败。简直有“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决心。怎么自画像从来没有成功过？

下午参加学习。发小册子三本，内有林总关于政治思想工作摘录一本。夜间匆匆先翻一下。看三天的“参考”。西方对光头下台评论仍多，较一致的是会变，对外政策名义不变而实际会变。今年十月节口号已不提禁试条约，而是禁止一切核试验了。

1964 年 10 月 29 日（星期四） 阴、雨

昨夜上床后即喘。虽服安查碱，仍弄到十二点半以后始入睡。五点即醒来。梦境过于清晰，部内人事，刘等关注也。自不能再入睡。六点起床。

又是一天阴雨。上午抄汉语拼音表，准备下周教授。下午翻报刊。不想读正书。为汪聘臣作字二幅。多日不写，手就生了。

1964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五） 晴

昨夜睡得甚好。五点醒来，六点起床。

天公放晴，心情一快。早餐后，抓紧洗衣，一大木盆。只是冲走新袜一只，美中不足。读艾著哲学历史唯物主义部分。棉花又受雨灾，萎缩变形，有的已烂掉或堕地。摘了一小袋。

夜读龚自珍诗。“秋心如海复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其“忧郁、愤激、无可奈何”的心境，非一般人所能体会也。这是一大奇才。

不少西方记者，官方人士都在估计勃、柯政权的过渡性，谓莫斯科本身也在观望。

十月用费 27 元。

1964 年 10 月 31 日（星期六） 雨

昨夜空气较躁，被褥也晒过，自然睡个好觉。只醒来一次，直到六点起床。可是天又阴雨矣！

上午给灼姐信，谈到骄傲，云愿在我身上不成为癌症。当努力非常客观地认识自己，非常实际地尊重别人，自是决不与自信混淆，养成多想少说习惯，特别要力戒冲动。我这人看来似乎“聪明”，其实常常愚蠢之至，我已付出多么大代价，今后应当变扎实一些。不过自己常常有矛盾，问题似在多了一些特殊的“阅历”， 而又不能学到与此相当的特殊“世故”。

读不进正经书，只好翻“历代小简”之类。诸葛亮诫子：“静以养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欲静夜，才欲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慆慢则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理性。”所谓静者，即勿骄勿躁，当终身守此静字。

下午曾莫名其妙发作一阵。

1964 年 11 月 1 日（星期日） 晴

昨夜上床后仍发作，只好起来服安查碱，结果弄到十二点后始入睡。四点多即醒来，直到天亮时才迷胡[糊]了约半个小时。六点半起床。

给灼姐信，压缩一下发出。续读有关宋明理学的述作。再翻范寿康哲学史。这是三十年前的书，此人是有思想有见解的，可惜到台湾去了。

整天有好太阳。晒被子让夜晚暖和一些。室温曾升到 17℃。夜观《独立大队》。甚有故事，演员也好。

右手靠肩处似着凉酸痛，抬手不便，用热袋敷之。

1964 年 11 月 2 日（星期一） 晴

天气好了。昨夜未服药，睡得甚好。也许与自调有关。

六点起床。十点听广播。刚听完宫本显治答记者问就停电了。估计似与我预计者基本相同。集团本身在矛盾，是变的开始（似说标志赫修正义的破产），还得看以后的发展。不知哥穆尔卡怎样说的。最关键之事还是同我关系分裂国际之路走不通了，非变不可。怎样变，还得看以后发展。这样由其他党先打边鼓的办法甚好。看到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讲话全文，是想解决团结问题，提到帝义存在的威胁了。要加强国防力量，当然对 20，21，22 大之“唯一路线”还照旧提。

夜教汉语拼音，请小学彭老师帮忙。

1964 年 11 月 3 日（星期二） 晴

昨夜睡得尚好。只是四点醒来，脑中翻腾，睡不着了。看来气候是根本问题。

做功活动 20 分钟。续读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的几章。上午十点广播（东欧的震动），仍没听好。下午摘棉花，可惜被雨捂坏了，还是窗外的较好，共摘了一斤多。

西方报导我发射的为铀 235 弹，美国惊慌，都认为我科学技术比原来估计要高得多（原估计为钚 239，从铀 238 裂出较易），铀 235 在铀矿中只千分之七，需大厂、大量电力和高度技术。如此则制造氢弹也会意外临近（锂曾出口）。有人估计我可每月产一颗，日本人估计此事比光头下台还重要。

1964 年 10[11]月 4 日（星期三） 阴

昨夜本来正常，上床后竟又发作（可能是出外小解时心理作用所致？）只好起服安查碱并眠药，直到近十二点始入睡。五点醒来，六点起床。略做活动。

上午清理剪报，下午看报纸、“参考”。哥穆尔卡讲话果然呼吁团结，“中苏负最大责任”。当是苏方受[授]意。东欧的头头和西欧那些党都到莫斯科去了。下午在猜不是小平即总理去莫斯科，晚上广播果然总理去，贺总同去。当是同国防部有所接触。形势之好转大体已定，先解决一些迫切问题，真属于认识问题的分歧可留待以后长谈。迫切问题当是：国际会议，反帝斗争统一步调（即对外政策总路线问题——从理论到实际）。实质也就是要苏共领导从根本上放弃修正主义路线，回到马列主义立场上来。

1964 年 11 月 5 日（星期四） 阴

昨夜睡得尚好。奇怪的是竟 out，真是百年一遇，好像虎林归来之后还没发生过。

六点起床，微雨，不能活动。整日翻看剪报，并作摘录。准备花几天时间翻完，或只看哲学部分。

今天才看到刊有宫本显治等讲话的《安徽日报》，十七号答记者，是很不容易作的。“矛盾的表现”，“破产的表现。”

右手仍用热敷。室温 12℃，可是感觉比前几天冷了。北京尚无回音，得准备在此再过一个冬天。上午佛子岭工会主席等来谈文化学习事，反映还是说我的认真，抓得还紧。答应多订几个补课的时间。

午睡一个多小时，舒服之致，真奇迹也。

1964 年 11 月 6 日（星期五） 晴

昨夜睡得尚好。六点起床，做功活动二十分钟。

续看剪报并摘抄。看报纸、“参考”。流[浏]览批评冯定的文章。根本问题总是阶级立场、观点和阶级分析，关于群众的积极性和盲目性问题，关于领导、领袖和群众关系问题。我思想上还存在些问题，以后要注意彻底解决。批判“中间人物”长文前天就看了。以写中间人物为主，这种论调当然错误，但康濯赞扬赵树理的意见：“作品和人物总使人感到是深厚的泥土中挖出，并且历经时间的磨练而总是色泽不减。”我是同意的。过去我一直认为赵的作品总是比较深刻地反映了农村工作中的问题，而有些时文多写些热闹现象而已，将来赵的作品无疑能成为“古典”。立波作品中似乎也没有那种轰轰烈烈的人物。60、61、62 年究竟怎样写呢？难道《实干家潘福兴》[26]也写错了吗？这个批判为什么 1963 年没有能展开呢？中间人物当然只能作为陪衬，但因此联系批评赵树理我却是不能同意的。我是赵派。作品总得有份量，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为小路作头像，两次始成功。右手仍用热敷。

“中间人物”说法的出现，很可能是对大跃进那几年的看法有关。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1964 年 11 月 7 日（星期六） 阴

昨夜十一点上床，竟一觉睡到六点。多久未有之美睡。惟梦仍多，总是往事纠缠也。

做功、活动半小时。听广播贺电、社论，后者重申我之基本观点。

又是周末，整日强勉读书。夜翻《曾氏嘉言钞》。治学、修身有可摘钞者。又读吴梅村诗。悲歌赠吴季子：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不胜感慨。又记起“夜半宫门已在望”之夜也。平淡坦荡之怀何日能跻？

1964 年 11 月 8 日（星期日） 阴

昨夜上床后莫名其妙又小发作。即起服安查碱并眠药，睡到六点半起床。略做活动。

静心读书，未受周末人们之纷纷扰扰。

上午观赛篮球一会。中午同青年们打乒乓球一个多小时（轮流上场，我也只能一次打一盘，即感气促），通身出汗，右手也不觉其酸胀了。两点半即去浴池洗澡，甚觉畅快。

买得蜂蜜三斤。山里人来卖的，一元一斤。请厨房一蒸，漂腊[蜡]一薄片层。

上月下旬苦雨时吟得断句，前两天和昨天又有断句。晚间散步时，轻轻哼成三绝（书于十月廿五日后翻重了的空页中），颇觉道出心情也。

[26] 这里李锐将书名记错，应该是《实干家潘永福》，赵树理著。——李南央注

1964 年 11 月 9 日（星期一） 晴

四点即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多久以来，不能专作一事，材料不想弄，对“修改本”毫无兴趣，读书则无计划。心绪不定之故也。仍续看《曾氏嘉言钞》。决心看完，并摘出若干。发现此人也是讲究理学的，不过很想治汉、宋并经济之学于一炉耳。十年代时（本世纪初），湖南士子不受曾氏影响者是很少的。与黎邵西通讯中甚为赞赏，杨昌济当然更受影响的。“可大歌”，“大本大原”等类用词，似亦从曾氏而来。《正蒙》、《西铭》等也是曾氏所称赞之书。

下午改作文并备课。李洪启作文有进步。只要有几个人学得扎实，就是一种安慰了。夜上课至七点半，缺席者少。没去看电影。看书至十点。

当时作书行文，似颇受曾氏文风影响。（此句写在纸页天头——李南央注）。

1964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二） 晴

昨夜上床后又小发作，约一个小时始安静。梦多，总是旧事翻腾，可见不死心也。

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手已觉冷，人定湖小树林此时大概也不过如是。室温早晨已降至 7℃。

上午在屋外晒太阳看书。“曾钞”全部看完。又发现有“浪战”等字眼，更证实昨天看法。看三、四号“参考”。《真理报》有社论，强调纲领，全民党，要开国际会等等，似乎坚持老一套姿态看看的样子。邀志贺义雄去参加十月节，这些似乎都是故作姿态，可能也反映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西方又在报导对我要采“坚定立场”。因社论中有“反沙文主义和小资级冒险主义”词句。前途也不能过多乐观，变化当不会太快。这时我们的策略甚为重要。总之，以先解决迫切问题为要，“全民党”那些问题可以暂不去谈论。

1964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三） 晴

昨夜上床后又几乎发作。睡得尚好。同晒被子有关也。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摘钞“曾氏嘉言”。将关于“骄傲”摘完，续摘“关于读书”。下午摘棉花半小时，尚可再摘一次。不知是何原因，难道就是弯了腰？竟又发作一阵。

夜观《虎穴追踪》，看过的老片子。看书至十点半。

1964 年 11 月 12 日（星期四） 晴

昨夜睡得甚好，直到六点前醒来。即起床。出屋已见霜，做功带手套了。早晨室温已降至 6℃。

上午大洗衣服，将呢裤也洗了。通身出汗。又冲走手套一双。一切事大概都是要“吃一堑”才“长一智”的。今天是池内尚有余水时将手套丢入而冲走的。长一智最难之处，还在思想、意识与作风等等方面。人类生活小事到容易觉得，容易长智，而于自己的修养，为人处事的根本之道，却最难觉悟最难改正。

仍摘抄“曾氏语录”。“读书”毕，钞集“关于修养”。虽然阶级立场截然不同，然许多古人修养之道，如今仍可活用也。如慎独、谨严、胸襟广大、窒欲惩忿之类。

晚饭后与河南小王散步至厂房，观主变检修。此间已准备多日，佛子岭来几十人协作，王书记深入蹲点，只我这一个局外人也。甚感惭愧。

1964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五） 晴

昨夜睡得甚好。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续摘钞曾氏语录，至夜十一点，基本完毕。

邻居买来一个大甲鱼（四、五斤），下午亲自烧之。一半和肉一斤红烧。晚上三位“光头”共餐，鲜美之至。余半明日清炖也。

1964 年 11 月 14 日（星期六） 晴

昨夜十一点上床。睡得尚好。半夜醒来，觉得寒意很重。六点起床，室温已降至 5℃矣。

昨夜做了一大梦。梦见到苏联，云有一九丈高之巨人，他自己培育出了一种不怕旱涝之粮种，颗粒大如李杏，举世无敌。好像连梦两次都是此事。细节则无印象了。

坚持做功活动，亦如小树林生活。对喘息之敌[抵]御寒气总有好处。

上午将曾氏语录摘毕，共约一万三、四千字。为主变吊芯动员书画字廿二个。下午上厂房看吊出之铁芯，反正是一大堆矽钢片与线圈，庞然大物而已。

总理已回来，只发了“会见”公报。停留了一个礼拜，总应该谈了多次。结果到底如何，只能从今后报纸上看点端倪。《人民日报》十月革命社论，提出“逐步解决”，是为至论。已经向相反方向走得如此之远，回头路难走，也只能一步步走也。

夜观《三个战友》，不高明的喜剧，看了半天才记得从前看过的。高声朗诵古文，至十点。

1964 年 11 月 15 日（星期日） 晴

到底天气好，又晒了被子，一夜睡得甚好。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星期天气氛甚浓，难于坐屋整天读书。上午看了阵篮球，又摘一次棉花。中午打乒乓球，以活动右臂。通身出汗。下午观看佛子岭的民兵操练表演，很是精神。看完西蒙诺夫剧本《异邦暗影》。此人这几年似乎也是赫光头的追随者，是否连自己的作品也忘记了呢？

夜看王汶石小说集《风雪之夜》。作者的好处是满腔热情，比较熟悉农村的新人新事。有些材料则失之真实。如棉花亩产 1100 斤之类。昨夜又是长梦，梦见黄牛与祖春[27]，似乎同在一个梦中。

1964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一） 晴

昨夜睡得七个钟头。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改作文卷，备课。没有读书。夜上课，复习拼音，讲《哈密瓜的故乡》。检修口号“誓夺五好设备”觉得语法不顺，提高学员议论一番。

“大头”为我弄来几张滤油纸（很像炭画纸），以小孩儿的腊[蜡]笔（九分钱一盒），为么么画彩色头像，尚觉满意。悬之西壁，顿觉满屋生光，艳丽之至。直画到近十二点始上床。

1964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二） 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不久后即入睡。六点半起床。不及做活动了。早餐后即修饰昨夜“杰作”。又花了一个多小时。以复写纸背衬，悬之西壁。滤油纸效果极好，简直有油画的感觉。中午躺着休息时，专为此吟成四句并书之。将先写成的放翁秋思诗（诗情也似并刀快）贴于东墙。

下午看报并“参考”。日本人又测出有铀 238，镎 239，估计离氢弹不远了。莫斯科情况似有点混乱，西方记者有的说“存在新的爆炸性的政治危机。”这也许是总理此行尚看不出大进展的主要原因。

右臂贴了一种“伤湿止痛膏”，上海的新产品，如同橡皮膏，很是简便干净。

1964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三） 阴

昨夜服眠药上床，睡得尚好。六点起床，略做活动。

整日心绪不静，不知做什么为好。正书读不进去，看报，翻材料。将《风雪之夜》看完。马克思

[27] 祖春：刘祖春。湖南凤凰人，李锐延安时的同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南央注

的书也读不进。下午眼昏蒙，只好出外散步，往金家冲转了一趟。久不来此，桑叶全凋，山上杂树转成秋色，而油茶盛开，路旁白菜油绿欲滴。

1964 年 11 月 19 日（星期四） 晴

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压住自己，看“学会通信集”。比过去似判断得深一些，但材料不熟了。蔡和森[28]可惜早牺牲了，这是一个深刻考虑问题的火一样的实干家。

右臂仍不好，又加贴膏药两块。

晚饭后打了一阵乒乓，出一身汗。下象棋两盘。又借来几本小说。看完苏联电影剧本《妻子》。写一个情操思想高尚的女性。俄国人的性格，直率，粗硬，还有许多庸俗的人，他们的生活是痛快的。中国人，总是孔夫子的后代。现在是新的道德、新的生活建立的过渡时期。当然一切都还在创造、变动，发展之中，还没有定型。

1964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五） 晴

四点多醒来，大概是最后睡得较好之故。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只是将“通信集”看完。下午看报、看“参考”。西方记者都已看出“苏联没有让步”，实际想几面讨好。也讲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而国内则继续自由化。早晨广播了同美国实业代表团打得火热，主席团换进了几个人（有谢列平，还有一个好像是乌克兰的谢列斯特）等等。看来修正主义集团，不反彻底是不行的。

整天没有读什么书，很是不安。

天气真好。

1964 年 11 月 21 日（星期六）

昨夜十二点听《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一早又听了两次。现代修义的大破产，革命的大胜利。历史道路依然是曲折的，修义分子还在坚持没有赫鲁晓夫的赫主义，要为赫招魂，是个别的事情，历史将按照马列道路前进，苏联人民会保卫他们的成果。看来不会停止公开的揭发和公开的斗争，牛鬼蛇神必须拉到阳光地里才能消灭。总理此行，我原来也想得乐观了一些，举出的十二大罪状，说明我们坚持原则到底也。将勃列日涅夫在招待会的长篇讲话看了一遍。在对外政策上似乎是想向我们靠拢：社义团结；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第三才是和平共处。又肯定禁试条约，发展苏美关系，故意不触及同我们的关系。总之想各方都讨好，都不得罪。提到帝国主义总无理直气壮之气。

这两天下午仍莫名其妙小发作一阵。粘痰不多。仍没有读什么书。夜观《流水欢歌》，老一套的修水电站故事，如当年报纸一篇通讯，阅后即忘也。

给苗妹信，为何又不来信了呢？孩子们对这个爸爸实在是没什么关系了。

供销社买到两种橘子，0.55 一斤，意外口福。

1964 年 11 月 22 日（星期日） 晴

昨夜自觉自调，睡得尚好。

上午大扫除。大家动手，将窗前彻底清扫，棉花杆拔干净了，棉桃剥出摊晒。

下午同好几个人下象棋，一边晒太阳，完全是过周末。晚饭后同河南小王散步，谈起农村缺布情

[28] 蔡和森：（1895—1931）湖南原湘乡县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李富春的夫人蔡畅的哥哥。与毛泽东一同组织新民学会，1920 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 年 10 月被法国政府遣送回国，年底加入共产党。1927 年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 年 6 月被叛徒顾顺章出卖在香港被捕，随即被引渡到广州。在狱中受尽折磨，同年 8 月据说是被以铁钉钉死在监狱的墙壁上。妻子向警予也是中共早期党员，也是被国民党杀害的。

况，用团线织布，偷棉花成风，实际上造成更大浪费。

1964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一） 晴

昨夜约十一点睡着。虽小便两次，一直睡得甚好。真是谢谢好天气。

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晒太阳，看“句子分析”书，准备为学生复习一次语法，特别是许多常用虚词用不好。

下午王子华、黄用信来补课。改作文卷，备课。今天仍未读正书。材料又是放下了，一点热情也没有，索然寡味。夜上课，讲记叙文详略并“织女、牵牛星”。听到“光年”等天文知识，大家诧异之至。督促作文，限时交卷。

买到两斤苹果，0.75 一斤！

1964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二） 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睡得甚好。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早餐后临麓山寺碑，又读英文一小时，然后才翻材料。午后太阳直射桌前，很是不便。将书架移至西边，桌子转个方向，面对东墙，弄得出身大汗。三点半去浴池洗澡，回来收拾翻晒的棉花，一下午就过去了。晚上看《马克思传》。此书一直只读了 1/3，久久没有终卷，不知何故。近来总觉容易疲劳，缺乏精力，今日特甚，只想挺尸。右臂仍热敷并贴膏药。

1964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三） 晴

昨夜十点不到就很困，随即上床。但上床后却无法入睡，只好起服眠药，睡得尚好。六点十分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将书架，桌子归原位。因为上午面东坐着仍有太阳，且不能从窗口看到远山、大坝和长桥了，不仅不便于休息眼力，且失掉一种恬静的乐趣。昨天的换位，得到一个改变木躺椅和藤椅方位的结果，这样也便于挺尸。学生来补课，客人来闲坐都方便了。记下这些琐事，是颇关系今天这种单调的生活的原故。

下午将猪圈外那块棉花剩下些桃子全部摘完。至此，棉花算是收完了，可能有 12 斤左右籽棉。人们见我晒了一大簸盘，颇表惊异，因质量也较好也。

晚上下了一夜象棋，欲罢不能，对自己很是不满。

1964 年 11 月 26 日（星期四） 晴

昨夜约十一点入睡。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早餐后打开水、解手、热敷右臂，晒棉花。絮絮喳喳，就到九点了。读了两个小时书，仍看“马传”。临帖一阵。下午想弄材料，摆了一桌子，结果静不下心来，书也没看几页，只是将赫光头怎样下台并其他党有关文件看完了。

晚上又下象棋。找王立学谈作文问题，深切感到没有文化之苦，说是忙过这几天定好好写。昨天曾找昌太禧谈了很久，也是促他决心作文。拟先看草稿，一句句来帮助。此人较笨一点。谈起他的哥哥在家（庐江县）当大队书记，困难的两年大队饿死人很少，由于他正派，决不多占。这是来这里后听到的唯一好干部。饿肚子的考验比战场上还难得多。

1964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五） 晴

昨夜睡得尚好，只是梦多，小便之后接着又做。

六点半起床（喇叭没响，以为是月光照窗）。仍活动 20 分钟。

上午琐事如旧，自动去打扫了一下茅厕，实在脏得过意不去，只要有工具，此事愿意经常为之。读了点英文，写字，然后读“马传”。马克思的任何一天对我都是鞭策。有时写到清晨四时，思想对于他是最高的娱乐，科学研究是安慰他的不竭的源泉。他从早晨九点钟到晚间七点钟都坐在不列颠博物院里，他的惊人的劳动足够和他的惊人的才力同行并进。不要老是浪费时间呵！李锐同志，将来后悔无及。

清晨四点后，粘痰甚多，似感冒后期。请朱医生看，喉咙有点发炎。为治右臂，服一种新药，抗炎松，作用如可的松。

夜仍读“马传”。

1964 年 11 月 28 日（星期六） 阴

昨夜睡足七小时。喉躁已停止。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总是第一个起床也。

读英文，写字共一小时。改作文卷。“马传”看得很少。下午看报、看“参考”。西方记者观察大体不差：有礼貌地保持分歧；不采取向资本主义重大让步，在第三世界中为同我竞争可能对西方压力加大；重视波德戈尔内地位提高，对待中印边界问题似比过去稍有改变。关于核武器社论似针对苏方而发。

夜观《护士日记》，看到最后才记得过去看过的，轻飘飘的上海片子。

1964 年 11 月 29 日（星期日） 阴

昨夜简直睡了近八小时，真是奇迹。早晨四点醒来，以为睡不着了，竟在断续梦中又睡了几阵。六点一刻起床。仍活动了 20 分钟。

上午洗衣服，看书。中午听到广播，才知北京是 70 万人示威，主席登上了天安门楼。刚果这样曲折有极大好处，一帆风顺将反而事多。“土著”部族的战士，要对付现代化的武器，当然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阿尔及利亚倒是可以派志愿军去的。

从一本旧“识文”上看了一篇极好的英国小说：《青春》。作者歌颂了水手们对航海事业的忠诚，同大自然搏斗的坚忍不拔，同舟共济的美德。写的那种气质就像《冰岛渔夫》一样。六十岁的老船长坚持为焚烧中的老船“送终”，描写得也实在动人，就像看到那样一幅油画一样。那种将事业，责任和生命溶合在一起的精神，大概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出现的一种好品德。作者积累了二十年的海洋生活，生活的感受使他非写出亲身经历不可。被称为“海洋作家”，名 Joseph Comrad 1857-1924。小说中的主人——讲故事的二副是廿岁的青年，而船长与大副都是老头，他们同暴君般的大自然作生死斗争，都同样显现出了青春的无畏活力。昨夜在电影中看到学生们的单纯与幻想的样子，颇觉到自己是迟暮了。今天读了这篇小说，那位要给火船送终的船长形象，实在值得我永远留在记忆中。此刊另一篇古比雪夫工程局出的回忆文，最初写到我认识的儒克、马洛歇夫。古比雪夫也是旧游之地，当然又引起许多职业的回忆。而我的一切回忆录都是无法写出的。

1964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一） 阴、微雨

昨夜服眠药上床。仍睡得好。做了奇怪之至的梦：第一个是同灼、琬三人，似都是因予人激怒，而有有心人写信说项，受到砍头处分，结果砍头之后，脑袋又马上长好了。于是告人说此“大快”，只

有一点点痛，时间短到只几分之一秒。接着第二个梦是找见了 pangguniang（胖姑娘——南央按），却很瘦了，高矮差不多，是在教书，告她脑袋已长好了，约时间长谈，随着就醒来了。这都是“日有所思”的结果。去年来这儿前见到刘时，谈过“只差砍头也”。Pang 的两张照片尚在照片簿中，少年时心里的 Romance。

改作文卷，备课（语法复习）。

看完古比雪夫文（只登了一半，右岸围堰决口事故为止）。真是见鬼，为什么要碰到这类东西，五年前的种种又一幕幕在脑中闪现。想起紫坪铺导流明槽的事故，现在连紫坪铺的命运都不知道了。

夜参加职工大会，关于检修总结之类。听到新事是三年调整提前完成（弄不清原订年份 63—65？）。很冷，提前回房。

已穿厚毛衣，不敢再加多了，棉鞋则整天未脱，引起青年们的奇怪。室温白天已在 10℃以下。

本月份共用 20+10=30 元。零用十元几乎是最高的月份了。盖买蜂蜜 4 元，水果 3.2 元也。

1964 年 12 月 1 日（星期二） 阴

昨夜睡得还好，只是梦多。

六点十分起床，活动了一刻钟。

今天很冷了，白天室温一直是 6℃。又换穿那件新绒衣，并毛背心，在屋子里也要戴帽子了。

整天改作文卷，翻语法书。最近个别访问了四个学生。小董与朱师傅都交了作文（本期一篇也没做过），都写得认真，有进步。很是高兴。

为了取暖，在屋外作了原地小跑步，以后准备恢复这项工间运动。

四望山顶（拔海一千公尺以上，因山顶能看到四个县而得名）下雪了。

北京毫无消息，肯定要在此过冬了。五年不能工作，此情何以能堪？颇起写“第四信”的念头[29]。人之一生几个五年！这是六十年代呵！读任何书，也平静不下来。然而不平静又怎办？

夜上课，讲语法两小时。零零碎碎，自己甚不满意。不长于此道也。

接罗质卿同志信，劝我保重身体。

1964 年 12 月 2 日（星期三） 小雪

六点起床。走出屋来，满山玉树琼枝了。大概半夜下起的，带雨意的湿雪。

在门口作了几分钟呼吸。从厨房弄来火种，烧起炭盆。炭气的矛盾只好忍受。晚上又从厨房弄来一盆柴炭，但记得热河王家村的中煤毒，不敢将门窗闭紧。室温仍在 6℃左右。

整天读“马传”。梅林行文受马克思影响很深，本人也是才华横溢的政论家，有很好的文学修养。

上午曾翻了下去年、前年的旧日记，看到许多关于么么的记载，令我伤心。连忙到屋外让冷风侵面，不然就会制不住落泪的。这是怎样的惩罚呵！夺去我的一切！一切！马克思常说：“关于人情的事没有一件是与我无关的。”自问我是一个讲“人情”过分到温情的人，不仅是廿二年逆来顺受的夫妇生活如此；即处理一般同志、干部、同级、上下级间关系，也无不如此。对待黄宇齐的自闹一个月的家庭纠纷而不上班，我是人情到家了的；反右时的保护沈信祥，而换来以怨报德，我也淡然处之。可是我今天却落到这样一个“世态人情”的下场。大概只有遭到横死或真是哮喘大发作一口气上不来了，也许会

[29] 李锐在作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时，曾给毛写过三封信。“颇起写‘第四信’的念头”，应该是想给毛泽东写信的意思。——李南央注

有人觉得有点“心愧”，但也难说。一切是政治第一也。

1964 年 12 月 3 日（星期四） 晴

四点半醒来，未能再睡着。六点起床。炭火没有生着。好在天晴了。

活动 20 分钟。上午看报和“参考”。意大利《新团结》谓，将赫弄下台是为了继续执行其政策，此种看法颇深刻。但事实将很难如愿也。刚果之事就左右为难。亚非拉留学生在莫斯科示威游行，出动马队，讽刺太大。

收到么么和苗苗、小妹照片八张，意外之喜。苗苗竟无一信。这孩子很奇怪。么么一张今年夏天半身像如出水白莲。整个下午和夜晚，为之摹画，仍用滤油张与小孩腊[蜡]笔。画成之后因两处比例不对，又大改（可用刀子刮去），终于非常成功。拟再作一幅寄回北京。今天就做了这一件事。

1964 年 12 月 4 日（星期五） 晴转多云

昨夜服药上床，睡得不错。六点起床。室温降至 3℃，外面上冻了。

活动 20 分钟。整天作画，复制四岁那张，最后失败了。原先想用淡色，用一种肉红调子，结果弄得“关公”式的感觉，当然同蹩脚腊[蜡]笔不听话也有关系。凡事多做几次，就取得经验了。这种腊[蜡]笔利用得好，用这种滤油纸，简直有油画的效果。一直劳动到十一点。

1964 年 12 月 5 日（星期六） 晴

昨夜未服眠药，上床不久即入睡。六点醒来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室温早晨仍 3℃，屋外总在零下二、三度，尚不觉甚冷，已开始习惯之故。

上午同小张到仓库抬来 67 斤炭，弄得通身大汗。换穿丝棉背心，身上整天感觉暖和。

仍作画，复制六岁这张。直到晚饭后始毕。借来几本画报作参考，只有彩色照片，没有油画，从照片阴影部分学用紫、绿等色。开始用紫色时，觉得很光艳，最后效果反不好，一种脏污印象。只好多改草绿，仍觉稍重，但基本成功，比昨天那张好多了。主要是整个精神显出来了。

接灼姐信，云铁铮胃出血，不懂得养生之道的结果。

1964 年 12 月 6 日（星期日） 晴

昨夜画到一点始睡，几乎失眠。五点半醒来，六点半起床。

没做活动，又几乎改了一天的画。最后经过别人与自己选择，两张复制品都不如第一张好，真是奇怪。应当是有了经验之后，能够取长补短才对，结果正相反。这就是所谓艺术特性？不过，话剧演员如果是这样就糟了。

1964 年 12 月 7 日（星期一） 晴

昨夜又弄到十一点始上床。服眠药，睡得甚稳。六点一刻始起床。不及多作活动了（现在早晨增加上厨房弄火一个的项目）。

两张画作最后修改，基本趋于一致。群众选择，似乎是半斤八两，难分高下了，弄得我也几乎不能作决定。结果四岁的选定复制，六岁的选定初作。拟明天寄出。

下午改作文卷。赵怀宝的写得很好，马新维的在求发展，俞士忠大有进步。晚间上课后特别将几

个人的作文前后作了对比，鼓励大家坚持下去。

天亮之前，小腿肚抽筋，大概室温低了之故。

1964 年 12 月 8 日（星期二） 阴

昨夜服眠药 0.3，睡得较熟。但梦仍多，一个接一个。被毒蛇咬了，用“济德胜药片”治好。这是前两天在朱医师处闲谈知道的有名秘方，马上就入梦了。

给苗妹信，将么么画像寄出。不寄出就老要去改动，不胜其烦也。续看“马传”。精力不大好，没有读几页。

1964 年 12 月 9 日（星期三） 阴、小雨

昨夜九点时甚困，立即上床。因邻居敲了一下门，结果仍弄到十点后始入睡。做一系列的奇梦，总围绕着“不堪回首”的往事也，好像是解脱不了的样子。

六点起床，活动 20 分钟。天气倒不冷，因防湿度与气压低，仍生炭火。屋内坐久了又头痛。书读得不多，流[浏]览了一下霍查的长报告。讲得很是明确。光头做不了替死鬼。

夜观《青山恋》，上海片子，总给人以“做戏”的感觉。新闻片中看到新安江。呜呼？

1964 年 12 月 10 日（星期四） 阴、雨

昨夜睡足七小时。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续读“马传”，只剩下最后两章了。驱逐瞌睡，夜十点半读毕。恩格斯的墓前演说是百读不厌的，决心将全书摘要（按照自己的需要）。突然想起写“我的右倾”的杂记，例如对“群众运动”的看法，等等。

1964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五） 阴、小雪

六点起床。在甬道口做点活动。大概一直下了一夜小雨。

开始作“马传”摘要。但上午青年们来扯闲谈，耽误了两三小时。屋内坐久即头晕，只好到室外活动，呼吸一阵。炭气与暖气的矛盾，大概要持续到春末了。

视力好像 sine curve，好一阵坏一阵，最近又差了。晚上看了一下霍山县庐剧团来演出的《芦荡火种》。大概是庐剧、其他一些歌剧调，话剧和文明戏的杂烩，作为一个县剧团就不易了。虽穿大衣，带围脖，仍敌不住寒冷，未终场而归。我也总算看了“现代剧”了。

1964 年 12 月 12 日（星期六） 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剧团练武功的小伙子见我打自己的太极拳，竟要向我“学习”。只好据实以告：医病也。

上午摘抄“马传”。

同许某不愉快事，考虑再三，免吃暗亏，终约佛子岭王槐同志详谈。几谈了一下午。让它捣住，总不是办法，精神上也不痛快。甚怀疑北京之不复信，与听了片面反映有关。

晚上人们都去看戏，我关门看书。

1964 年 12 月 13 日（星期日） 阴

似乎每月自调一次，已成规律。六点一刻起床，没有作活动。整天心绪不定，跟着人们过周末，看打球。下午下象棋，人们都|下|不过我了。

夜观剧团《红嫂》，实在不高明。《甲午风云》感人之至。演员整齐，强过话剧。邓世昌{样}好，使人想起谭嗣同的形象，大概就是这种气概。

1964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一） 晴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人们补休。同大头上石槽一趟，月份牌没有买到。总有半年没来过，毫无变化也。太阳极好，打开窗户，下午室温升至 10℃。

做“马传”摘记若干。改作文卷，备课。夜上课。多种原因，只到了十个人。讲鲁迅的《一件小事》。我也是第一次细读此文，只此一文，就可见鲁迅当年之鹤立鸡群。

1964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二） 晴

昨夜十点即入睡，睡得极好。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续做摘记，等于再读一遍，真是消磨时间之举。

小伙子们的闲事（有关 Negative girl）不要去管。对县剧团的人讲了一句“去掉某些文明戏演法”，也不要再多讲了。

晚上王家兴来下象棋五局，4:1。为吃饭事有点不痛快，真是太不开展了，胸中气塞得很，拍了几下也无效。

1964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三） 晴

昨夜睡得甚好。六点起床，很冷，很不想起来。被子一揭，也就睡不成了。做功活动半小时。天气晴，精神也较爽快。几乎整天伏案做“马传”摘记。

剧团中演反派的角色来坐谈了一阵。目前要求 100%现代戏。我们的做法总是如此运动到底，想起“车子化”[30]。大城市剧团好办，观众总不至大成问题，而县里面问题就多了，现在上座率不到一半。凡事我总不大赞成这种彻底做法（对敌斗争除外）。

晚饭后警卫队刘益发来下象棋。他是强手，2:2。

观《水上春秋》与剧团演的《彩虹》。

到磨子潭整整一年了！

1964 年 12 月 17 日（星期四） 晴

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伏案一天，第七章尚未摘完。抄书好处多，但太费时间。下午到瓦窑散步，才最后懂得青砖之理。喷水之后，如果烧得不熟，则呈花色。旧时有加涂黑烟的。一块砖或瓦（混算）要两斤多柴火；而用煤，一砖半斤多。

夜观剧团自编剧《常青岭》，写本地山区坚持绿化荒山斗争事。总的印象还好，但人物、情节有的

[30] 这里指的应是大跃进中出现的各种一蜂窝的“化”，如：滚珠轴承化、车子化。——李南央注

不够典型。当然不精炼，有老一套，主要的正面、反面人物反而写得不充实。阿庆嫂仍扮主角，动作不协调，唱腔则无法要求也。

1964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五） 晴

三点半醒来，迷胡[糊]到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同剧团的人们漫谈了两个多小时，主要讲《常青岭》的问题：地主分子不典型（破坏活动及对中农的煽火不够），队长较概念（农民要算细账的），正副队长与会计集中于一个没有分家的家庭不合适，等等。演出、音乐方面也谈了一些，简直是冒充内行了，这也许是一种残余的青春爱好吧。阿庆嫂也在场，指出她的某一呆板动作（这是我所喜谈的小处也）。

下午参加学习，听了一个骇人听闻的白银公司变质的文件，大概是那几年甘肃大乱时的产物。

夜观剧团的三个喜剧：《送肥记》、《红管家》、《空花轿》，印象不错。

靳遐辉为我带来纸笔等物，还送香蕉平[苹]果和橘子一包，盛情难却。

1964 年 12 月 19 日（星期六） 晴

昨晚睡足七小时。六点起床。室温 2.5℃，室外总在 0 下 2—3℃了。坚持活动半小时。

久久逝去的青春，似乎从深远的山谷中传来一丝回声：“喜爱的面型”总常萦回。我竟在户外转逛了一个小时。这儿白天也是异常安静。上午勉强做了些摘记，下午到公社串门，同彭主任（至今还不知其名）谈甚久。干部四清要看具体情况，有些家庭确实困难，大概多少是自己手宽了，多年积下来的，千儿八百有的是。仍谈到老题，大队干部工作、劳动与生活的矛盾，思想不稳定。认为报上写的好例子是做了特殊安排的，不相信。开会、中心工作紧张时，无法劳动，可劳动时又无甚活计了。补贴工分，一年百把块钱，如何养活一家（总工分的 1%已定死）。他自己一身棉衣无数补丁，枕头也没一个。好处是每次“清、反”，不要写材料。对于这些情况，他甚感慨系之。也谈到闹待遇的人得到升级，而从不哼声之人原封不同[动]（大概连系到自己）。

夜观《红孩子》。原来在电视上看过的。

1964 年 12 月 20 日（星期日） 晴

睡得很好。六点半起床。

没有读书，也没做摘记。给灼姐写了一长信（昨天又收到一信），谈到延年益寿的看法。完全赞同恩格斯论马克思之死的论点：“活活看着许多未完的工作摆在眼前，受着很想要做而明知不能做的苦楚——那或许比这悠然死去更苦一千倍。”如果完全失掉了工作能力，我决不苟延生命浪费粮食，给别人增加麻烦。“退休”制度颇为怀疑。也谈到马克思常爱说的话：“人情的事没有一件是与我无关的。”我是一个颇讲“人情”的人。当然过去有过不少失掉立场之处，但我并不将自己这一点“惹麻烦”的东西否定掉。对高音我也如此，我将终生保留我的“人情”——对她的全面的正确的看法，包括夫妇生活在内。常看见山里人的艰苦，反顾自己，就以一身衣着、一身习惯与农民相比，除了惭愧之外，实应看到自己的一些丑恶：患得患失、自怜自爱、无端伤感，满腹牢骚……。这五年生活的最大幸福就是接触了今天中国的基层生活，懂得了更多的世事。培根云：“闭塞之症于人的身体最为凶险，在人的精神方面亦复如此。然而除了真心朋友之外，没有一种药剂师可以通心的。”我已习惯慎独生活，每天自己回味。近来青春之感，证明我还不想当和尚，也不至心如古井。

1964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一） 晴

昨晚困甚，睡得较早。近来常常如此，大概是早起，白天毫无休息的原故。

续做摘记。拿起《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多久想读此书，读了几页，脑子装不进去，只好又放下。徒呼奈何！如果是读黑格尔的，更不知如何生硬了。

省局刁与马馥堂（供应司）来，原以为会来我处一坐，甚至想到也许党组让马来谈换地方之事，结果坐车匆匆而去。略感失望而已。

1964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二） 晴（冬至）

昨夜又是困甚。在外面活动了一阵，回来勉强看书若干，近十点即上床。睡得较好，只是梦多梦多（原文如此——李南央注）。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专心做摘记。解登国来坐了一个多小时，谈了些做宣传工作的修养。右臂近来仍不好，下午特洗澡贴膏药。直到晚间仍做摘记。翻《贝多芬传》。

1964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三） 晴

竟睡到六点半始醒来。活动十分钟。吃零、打扫、做些零碎事，总要到八点以后才能伏案。早晨时间磨蹭太多。

续做摘记，第九章已毕。为换口味，读《湖南农运考察报告》，做了点杂记，个别不甚合语法处于书中修改。看几天来的报纸，发灼、琬姐信。

夜观《林则徐》。第二次看，剧本、演员都是上乘。下午参加学习，听社教运动文件。

1964 年 12 月 24 日（星期四） 晴

昨夜仍困，做事不多，十点多即上床。睡得好，六点起床，活动 20 分钟。七点四十分开始写字。将“农运报告”杂记做完，续读下一篇。“马传”第十章摘毕。晚上困时，外出活动一阵，冷风洗面，精神一爽。

1964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五） 阴

梦见三个孩子，同么么一起吃饭。这也是生活（晚上又大责其娘）。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整日伏案，“马传”十一章摘毕。读“毛选”。下午三点到聂家园子散步，一个人不想走深了。晚餐口味较好，煎了两个荷包蛋。

晚上仍困，戴眼镜做摘记。十点上床。右臂酸痛加重。

1964 年 12 月 26 日（星期六） 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完全是意外之喜，收到高济[31]寄来的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一卷。于是放下摘记，贪看这本书了。谢谢廿九楼的这位邻居，深知我的癖好。

[31] 文革后高济移民美国，在纽约做寓公。终身未婚。每次去中国均探望李锐。——李南央注

1964 年 12 月 27 日（星期日） 晴

不到四点醒来，失眠。难道是《戴高乐回忆录》触动了我的哪一根中枢神经？几乎整日看此书。

同小汤走象棋一个小时，速战速决 5:0。下午刘兰发又来了，2:1，但第三局我悔了一步。廿九楼“把着”的老毛病也。

1964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一） 阴

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看完《戴高乐回忆录》，文件部分准备翻翻算了。戴高乐当然不是小丑，而是法国资产阶级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人物。由于战前是小人物，“自由法国”是小手工业场面，唯恐遭受摆布，同《丘吉尔回忆录》相比，自然缺乏宏大规模。但对于英法关系，邱吉尔与英国人之老狐狸，暴露甚多，让读者看到了赤裸裸的所谓帝国主义之间的“同盟”关系。这是此书的最大历史价值，这也帮助人们了解今日戴高乐之所由来。

夜上课。改在俱乐部了。

1964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二） 晴

梦见“草公”，形象如最后一次所见。何印象之深。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整日伏案，终于将《戴高乐回忆录》文件部分也翻完。可惜不搞外交也不搞国际问题，否则更觉有趣。当年的丘吉尔、罗斯福对这位仁兄大概是恼火透了。

关于农村“四清”总有所感。旧时代所谓“俸以养廉”，现在到底怎办？教育、觉悟自是主要的，但生活实困难，怎办？

1964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三） 晴

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上午续做“马传”摘记，已进入第十四章了。争取今年完成此事。下午洗澡。写元旦标语。直到晚间，共写了五十多张，作字大过其瘾。

“参考”载菲律宾记者说：一生从没见过这么多裤子（任何一个外国人来中国见到个个妇女都穿裤子，当然是很不习惯的），不禁大笑。

夜听总理报告摘要。今年收成比 1957 高，1957 年为 3700 亿斤，今年可能接近 4000 亿斤了，明年农业计划提高 5%，工业 11%，工业仍必须回到老规律。其实当年 15%或超过就已不低了，走了 4—5 年弯路，当然现在充实提高多了。

1964 年 12 月 31 日（星期四） 晴

昨夜十一点多始上床。恐失眠，服笨巴比妥三片，终又自调始入睡。六点一刻起床。活动一刻钟。

整日伏案，“马传”全部摘完，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也大体摘完，弄得视力昏花。

下午到金家冲散步。公社的人都开三干会去了。

晚上许来坐到十点半，联络之意，我亦客气相待。问到“修改本”事，这倒变成一个外力了。也好。

1964 真正完了，只剩下一个多小时。一年回顾可记者如下：

读书：毛选四卷细读一遍，作了语文资料性等摘记。开始再细读，逐篇作札记（已作两篇）。读了

列宁《做什么》、“列斯论中国”，重读马恩两卷集若干文章；读完艾著哲学第二部分（历史唯物主义）；读完《马克思传》，做了详细摘记，约四万多字（也为修改本作准备）。报刊上有关反修等政治文件、文章则篇篇细读。细读《论语》、《孟子》、《中庸》、《礼记》、《老子》、《孙子兵法》一遍，并将其中成语全部摘出。读《古文观止》若干文章，看《曾国藩嘉言钞》（都同修改本准备工作有关）并作摘记。其他杂书，成本者有《戴高乐回忆录》、《贝多芬传》等，还看了些小说。结合教书，看了《汉语知识》、《句子分析》、《现代汉语修辞学》等。

计划的写作，可说没有动手。仍在整理、熟悉资料阶段。

业余初中班语文，只是做到了认真上课，改卷。如何个别的[地]因材施教，个别启发等，做得很少。

自己的为求平静的“自娱”：学写旧诗，打油三十多首；作字有进步，但无章法，临帖很少；作画几幅，略有所得。

生活：喘病于四月末开始大发作，直到十一月始告停息。春季气候多变，劳动时出汗脱衣，感冒引起，应作下半生的大教训。这段期间，严重时大大影响读书，影响精神。坚持了积极锻炼：早起做功活动，散步、工间操等；六月至九月初大肆游泳，抬头蛙式可一气游四公里（几乎每次都是先有喘息发作），这是我青年时期远远没有达到的成绩。失眠有很大好转，近一两月已基本停服安眠药。日常休息甚有规律，“坎兑自调”每月总有一、二次。此事不好，应予戒除。全年用去 390 元（内伙食 270，一般零用 80，特殊用项 40），寄母亲 150（180？），结余 180 元。（收支账目大体相符）同过去相比，当然大大节约了。但在零用方面，还可节约也，学习以“分”为单位花钱。

大事：与许发生一次冲突。严格对己检查，归根到底，其疚在我。遇到“不顺意”之事，如何先作临场忍耐，然后再思想弄通。“认识必然，求得自由”，还需作很大努力。当然，一般说来，这方面是有进步的（因此事给党组写了封“请求易地”之信，也可不必也）。

据以上所记，1965 年应努力者：

毛选逐篇作杂记（心得），马恩与列宁的两卷集中没读过的细读一次，其他重读。读哲学。

“修改本”坚决做完。开始做“谭传”资料摘记。“心中蕴蓄的东西”， 随时写出来，抄书或写作必须每日不断。“谭传”事还须考虑，如集中“修改本”则作罢。

“自娱”方法可以继续，特别是作字。

积极锻炼身体。

时刻注意修养，包括一言一行。

一九六 0—六三年李锐日记

第六册/Vol. 6
1960.2.7.—1960.2.23.

第五册/Vol. 5
1960.2.24.—1963.12.31.

本册日记注：

1960 年 2 月 7 日至 23 日的日记是写在李锐日记第六册内的，为了阅读方便，并入本文件。

——李南央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46 年—1979 年日记录入说明	xii
一九六 0 年	
六册	
1. 1960 年 2 月	1
五册	
2. 1960 年 2 月 24 日	4
3. 1960 年 3 月	7
一九六一年	
4. 1961 年 11 月	10
5. 1961 年 12 月	14
一九六二年	
6. 1962 年 1 月	20
7. 1962 年 2 月	27
8. 1962 年 3 月	34
9. 1962 年 4 月	41
10. 1962 年 5 月	47
11. 1962 年 6 月	53
12. 1962 年 7 月	59
13. 1962 年 8 月	65
14. 1962 年 9 月	71
15. 1962 年 10 月	78
16. 1962 年 11 月	84
17. 1962 年 12 月	90
一九六三年	
18. 1963 年 1 月	96
19. 1963 年 2 月	104
20. 1963 年 3 月	109
21. 1963 年 4 月	115
22. 1963 年 5 月	121
23. 1963 年 6 月	125
24. 1963 年 7 月	131
李锐思想汇报	136
25. 1963 年 8 月	140
26. 1963 年 9 月	147
27. 1963 年 10 月	153
28. 1963 年 11 月	159
29. 1963 年 12 月	165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1946 年　　任《冀热辽日报》社长

报社设在承德。7 月国民党攻占承德，报社仓促撤离，妻子范元甄随报社家属撤至齐齐哈尔。11 月报社迁至林西继续办报。

1947 年　　任《群众日报》副社长、社长

6 月解放军反攻夺回赤峰，报社迁赤峰，报纸改为《群众日报》。10 月高岗抵赤峰，与高岗开始有较密切接触。10 月 24 日因鼠疫，报社离开赤峰迁至蟒牛营子。

1948 年　　任高岗、陈云秘书

2 月随高岗到哈尔滨探望范元甄，遂留在东北局担任高岗秘书。10 月调任时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和新成立的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云的政治秘书。

1949 年　　离东北南下

5 月在天津停留，调新成立的湖南省委办报。6 月随报社经武汉入长沙，任《新湖南报》社长，兼管新华社湖南分社、广播电台和新华书店等部门。

1950—52 年　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长

1950 年 12 月调省委任宣传部副部长、部长，至 1952 年 10 月转业。在此期间，完成了日后颇有影响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

1952—57 年　转业从事水力发电建设

1952 年 10 月调北京，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工程局局长。1953 年该局改为水力发电建设总局。1955 年 7 月 30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撤销燃料工业部，设立煤炭工业部、电力工业部、石油工业部。李锐于该年 10 月任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兼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局长。

1958 年　　任毛泽东兼职秘书、水利电力部副部长

1958 年 1 月 17 日李锐接通知参加中央南宁会议，与时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的林一山共同向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陈述对于三峡建坝一事的意见。毛泽东采纳了李锐的意见：目前三峡建设提不到日程。会议后，毛泽东指定李锐任他的兼职秘书。1958 年 2 月 11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定，水利部与电力部合并，成立水利电力部。同年 3 月水利部工程总局和电力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合并为水利电力部水工建设总局，李锐任局长。1958 年 8 月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

1959—60 年　庐山会议后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

1959 年 7 月在庐山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1960 年 4 月下放北大荒虎林 850 农场劳动。

1961—62 年　从北大荒回到北京、赋闲

1961 年 11 月从北大荒回到北京，11 月 30 日与范元甄正式离婚。在京闲居。

1962—67 年　发配安徽磨子潭水电站任文化教员、劳动

1962 年 12 月离京赴安徽磨子潭水电站劳动，当文化教员。1966 年 6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转为劳动改造。

1967—75 年　被捕、入北京秦城监狱

1967 年 11 月 11 日—1975 年 5 月 30 日，被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单人牢房，从未被宣布过被捕罪名。

1975—79 年　重返磨子潭，平反复出

1975 年 5 月 30 日从秦城释放，直接送返安徽磨子潭水电站继续劳动改造。1979 年 1 月 4 日回到北京，恢复工作。任水利电力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不久，水利电力部于 2 月 23 日分为水利、电力两部，续任电力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1980—82 年　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至离休

1982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再一次将水利、电力两部合并。参与水利、电力两部合并后的干部选任。1982 年 3 月 6 日正式从电力工业部副部长位置上退下。

1982.3—84 年 调入中共中央组织部

1982 年 3 月 29 日，服从陈云安排入中共中央组织部组建青年干部局，任局长（因不愿再入政治漩涡，而对陈云要求保持数月沉默，陈云写了一个纸条：“你为什么不能‘能上能下’，一定要当副部长？”而不得不上任）。1982 年 9 月选为第十二届中共中央委员。1983 年 2 月陈野苹继宋任穷任中组部部长时被任命为常务副部长。1984 年 9 月，李伯宁、邓力群、范元甄和刘泽鹏母亲先后、分递“告状信”，陈云批示：这么多人对李锐有意见，不适合再在组织部工作。欲调至经济中心任顾问，本人坚持留在中组部。9 月 27 日，乔石代表组织部结论：82 年到中组部后，表现是好的，工作是有成绩的。10 月 2 日正式离休。

1985 年　除继续任中共中央委员外，无任职务

4 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论三峡工程》，5 月出版《起用一代新人》。

1986-87 年　从中共中央委员转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86 年 2 月接受主持中共组织史资料征集、编纂工作。1987 年 1 月 16 日胡耀邦下台，传邓力群将接任总书记一职。7 月 10 日写信给赵紫阳、邓小平，反对邓力群担任总书记。10 月在中共十三大上选为中顾委委员。

1988-89 年

享受离休生活。1989 年 1 月 9 日-2 月 20 日，应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邀请，赴美国讲学。4 月 5 日，胡耀邦去世前 10 天，与胡长谈 7 个小时，后将此次谈话写成文章“胡耀邦去世前的谈话”。5 月，春秋出版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联合内部发行著述《庐山会议实录》。 5 月 6 日，与另三位中顾委文职委员：李昌、于光远和杜润生联名至中央军委、国务院和学生、市民公开建议书：“紧急建议：呼吁学生与部队双方无条件撤退”。“六四”之后，四人在中顾委挨批，不予“党员登记”。

1990 年

8 月，陈云批示“他们四人的意见是在党内的正式会议上提出的，符合组织原则。此种事情在党内多次发生，应吸取教训，不要今天开除了，明天又平反。薄一波在中顾委会上宣读陈云批示，说：这个事情就一风吹了，今后不要再提。9 月长女李南央携女儿巴筱忙离国。

1991-92 年　中顾委解散

享受离休生活。1992 年 10 月，中共十四大宣布中顾委解散。从此未有任何正式职务。

1993 年　出访澳大利亚、美国

3 月 19 日-4 月 17 日，应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邀请，赴澳洲访问、座谈、讲演。5 月 21 日-7 月 1 日，应美国科罗拉多大学邀请，参加“党——国” 中国问题研讨会。会前由女儿李南央陪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圣地亚哥分校分别作“三峡”和“毛泽东”主题报告。会后至波士顿接受美国制片人苏珊《中国革命》一片采访，并在哈佛费正清中心做“中国问题”讲演。返德州女儿家小住数日之后，由女婿巴悌忠陪伴，参加明尼苏达“海峡两岸问题”《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上》研讨会（胡绩伟、苏绍智、王若水、陆铿，台湾的吕秀莲和龙应台等也参会，许家屯参加了会外活动）。回国后被国安部反复询问与许家屯会面情况，从此再未被获准出境（包括香港）参加各类学术活动，1997 年申请探望女儿，参加外孙女的高中毕业典礼也遭拒批。

1994 年后　彻底享受离休生活

1997　中共十五大前以《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为题上书江泽民为首的中央领导。

2000 12 月 14 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由李锐实际负总责，并任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央卷）由中共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至此，李锐自 1986 年 2 月接替冯文彬主持的这项工作基本结束。中央、省、地、县四级共编纂《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3067 部，总字数逾 15 亿字。

2002 中共十六大前上书江泽民及中常委，提出十项党内民主化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建议。

2004 12 月 29 日在北京医院赵紫阳所住 911 病房门前与把守的便衣争执许久，经对方请示上级，获准进入病房探望了赵紫阳。一个便衣和一位护士始终在旁守护，说话极不方便。两人谈话仅十几分钟。20 天后，2005 年 1 月 17 日赵紫阳去世。

注：2004 年底，李南央编辑的自印版《父母昨日书》出版，李锐意识到自己的日记今后也会出版，12 月 21 日日记中记有：“《父母早年书信》已装订两套：铅印本和原件复印本，真是大工程。如何出版还待落实。我这一生，真是一丝不挂公之于众了。如果日记全都出版。”此后日记书写字跡渐渐清晰，家事则明显地有所记，有所不记了。

2007 中共十七大前上书胡锦涛和中常委《关于十七大对党本身进行改革的几点建议》。9 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李锐墨跡选》。

2009 再次上书胡锦涛并中常委（关于克服经济困难开创改革新局面的建议），对胡锦涛“以人为本”的口号及温家宝的决策过程实行“民主、透明、监督”说法表示拥护，呼吁逐步有序地推进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的落实。

2010 自费出版十九卷《李锐文集》。

2012 11 月中共十八大上作为列席代表，在分组会上发言，呼吁“宪政开张”。

2013 7 月，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出版《李锐口述往事》，10 月 29 日李南央一家携样书从北京机场海关入关，样书被扣。

2014 1 月 7 日李南央就首都机场海关扣留《李锐口述往事》样书一事，向北京第三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6 月 18 日获立案。

2016 5 月香港天地图书出版李锐最后一本文集《李锐期颐集》。

2017 10 月中共十九大被定为“特邀代表”，但没有出席会议，向大会递交手写十九大书面发言，呼吁：广开言路，让人民说话。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李锐墨跡选》（修订版）。

2018 3 月 26 日最后一篇日记，3 月 30 日因肺部感染入住北京医院 A 座 815A 病房。

李锐大事年表

1917 4 月 13 日出生于北京。父亲李积芳在京任众议院议员。5 月发生府院之争，总理段祺瑞被黎元洪解职，众议院议长汤化龙也跟随辞职，吴景濂继任众议院议长。6 月黎元洪邀请督军团首领张勋进京调解，张勋逼迫黎元洪于 6 月 13 日解散国会。李积芳将全家迁回湖南，居平江老家，自己赴广州参加孙中山的非常国会。

1920 父亲返回湖南闲居，全家居长沙。

1922 父亲心脏病发作去世，小妹妹不久夭折。母亲时年 32 岁，拒绝祖母要求携子回平江老家居住的要求，退回路费，削发盟誓，独自在长沙养育三个子女。

1923 入长沙楚怡小学读书，与黄兴遗腹子黄乃同学，俩人成为终生好友。

1928 小学毕业入楚怡中学。

1929 转入岳云中学。

1934 初夏，岳云中学毕业，进京会考，未考取清华，后在京报考武大，考取。秋季入武汉大学，冬，在《珞珈月刊》发表一生唯一一篇小说《走》。

1935 12 月在武汉参加 “一二·九”学生运动，当选为武汉大学学生救国会常务干事，负责宣传工作。

1936 1 月 12 日创办《救国报》，暑假回湖南长沙参加长沙救亡活动，与廖意林、唐荣前、邓克生创办三日刊《湘流》。冬，参加武汉市秘密学联领导工作，与懿训女中代表范元甄相识。

1937 2 月在谢文耀家成立武大自发党支部，定称为武汉临时支部。5 月中旬离校北上北平寻找党，除两个从反省院出来的人，自发临时支部的所有成员都被接受为正式党员。期间与武大同学万国瑞（杨纯）同居。6 月 6 日被捕，在警察局关押一周，交“保证书”后被释放。“七七”事变后，与文立徵、万国瑞随平津流亡同学会同学至天津，然后乘船到烟台，转入济南，参加三路军抗日干部训练班。不久离开，转入山东平津流亡同学会工作，与万国瑞失去联系。11 月受同学会和山东省民先部委托去武汉募捐，在武汉见到谢文耀。回长沙探望母亲，被扣，绝食抗议后被放出，赶回武汉。因泰安已失守，按省青委书记杨学诚指示回到徐州。

1938 1 月到徐州，在五战区开辟青年工作，担任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的总负责人，但未正式接上中共组织关系。3 月参加在武汉召开的全国学联代表大会，正式接上组织关系，并

介绍从鲁北前线到后方寻找组织关系的文立徵入党。会后带领文立徵、郑琳、乔彬等十几人同返徐州。5 月带领五战区青年救国会三、四十人进入于学忠部，组建战地工作团。随部突围时被打散，只身到淮阴。后经苏北乘船至上海，绕道香港、广州，6 月回到武汉，接上组织关系后，被中共长江局派往湖南，在省委组织部工作并任省青委负责人，结识省机关报《观察日报》总编辑黎澍，成为终生好友。11 月 12 日长沙大火后，在街上巧遇随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第三厅抗战演剧九队到长沙参加大火善后工作的范元甄，后明确恋爱关系。

1939 7 月 25 日代表湖南省青委赴重庆，参加南方局青年工作会议，9 月 13 日晚，与在重庆《新华日报》任记者的范元甄结婚。10 月 5 日离重庆返回湖南交代工作，准备与范元甄同去延安。11 月 22 日离湖南再赴重庆，12 月 10 日到达重庆，15 日左右与胡乔木等人同车离开重庆，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逗留几天，之后乘八路军卡车，于 12 月 31 日到达延安。

1940 被胡乔木留在在中央青委工作，搞青年运动史，后担任中央青委宣传部宣传科长。

1941 9 月被博古调到延安《解放日报》，任国内版编辑，写有一系列“辟栏”文章和社论，影响最大的一篇社论为《开展吴满有运动》。

1942 3 月 31 日毛泽东召开《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会后报纸改为以宣传中共为主。11 月抢救运动开始。因报纸工作性质，报社内并未真正展开 “抢救”。

1943 4 月 3 日，因武大同学魏泽同承认自己是特务，咬出“李锐是上级”，而被捕，入延安保安处“监狱”。

1944 因小学同班好友赵炳烺随中外记者代表团来延安参观，6 月获释，回《解放日报》工作，因在保安处期间，妻子范元甄与邓力群发生关系，范认为与邓有真正感情，俩人离婚。

1945 6 月与范元甄复婚，8 月 15 日日本投降，10 月二人同随杨家岭大队离延安赴热河办报，11 月到达承德，任《冀热辽日报》社长。

1946 7 月国民党攻占承德，报社仓促撤离，7 月 26 日长子范苗生于撤退途中，范元甄随家属队撤至齐齐哈尔，李在 11 月经赤峰至林西继续办报。

1947 6 月解放军反攻夺回赤峰，报社迁赤峰，报纸改为《群众日报》，任副社长、社长。10 月高岗到赤峰巡视工作，与高岗数次长谈，替高岗书写分局会议报告。

1948 2 月底到东北探亲，3 月调东北局任高岗政治秘书。10 月调任陈云政治秘书，参加解放沈阳工作。

1949 2 月初随陈云进入解放的北平，4 月回到沈阳，5 月离东北南下。经天津报到，调新建湖南省委办报。6 月 9 日到达武汉，8 月 6 日入长沙，任《新湖南报》社长。

1950 12 月调任省委宣传部长。8 月 16 日长女李南央出生。

1952 10 月，调北京中央政府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工程局任局长。

1953 年初写报告给陈云，建议成立独立的部外总局。获陈云批准，成立水力发电建设总局，任总局局长。创办《水力发电》月刊，建造办公大楼，陆续成立勘探设计总院及各大区勘探设计院，争取到狮子滩、上犹江、以礼河等水电项目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4 完成黄河规划。12 月 16 日参加电力代表团，任副团长，赴苏联考察。

1955 3 月 24 日从苏联回国。在苏期间收到中央发来“建设三峡”电报，刘澜波接受李锐意见，复电：“三峡是长远的事情，现在还提不到日程”。向中央交付详细报告《电力代表团访问苏联（1954-1955）》。7 月 30 日燃料工业部解散，分为电力、煤炭、石油三个部。任电力部部长助理。

1956 6 月《中国水利》发表林一山文章《关于长江流域规划若干问题的商讨》，正式公开提出修建三峡解决长江洪水问题。9 月组织《水力发电》专刊提出不同意见。9 月 1 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长江水利资源查勘测工作结束——开始编制流域规划要点，争取年底确定第一期开发工程方案，解决三峡大坝施工期间发电、航运问题的研究工作即将完成》。

1957 4 月 13 日在《人民日报》四版发表杂文《大鱼网主义》，反对建设三峡。总局在北海公园开办水电展览会，宣传水电。7 月，著作《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1958 1 月与林一山一起被招，参加中共中央南宁会议，发生“御前辩论”。毛泽东接受李锐意见，搁置“三峡”建设。2 月水利、电力两部合并，任副部长，并毛泽东兼职秘书。3 月陪同周恩来第一次考察三峡。10 月，任团长，率中国水电代表团访问苏联，参观斯大林格勒水电站截流。4 月 8 日，幼女范茂出生。

1959 水电总局在北海公园建成装机容量为十千瓦的“少年先锋水电站”。7 月参加“庐山会议”，在会上被定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分子；8 月返回水利电力部接受批斗，被定为“三反分子”——反水利、反火电、反三峡，成为“李锐反党集团”首要分子。受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处分。

1960 4 月 23 日，发配北大荒虎林县 852 农场兴华村劳改，几乎饿死。

1961 秋，获田家英、李富春援手，调虎林镇发电厂劳改。再次获李富春援手，11 月 20 日返京，11 月 30 日与范元甄再次离婚。

1962 1 月 11 日—2 月 7 日，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水利电力部准备为李锐恢复党籍，降局级使用，因范元甄揭发其“反毛”言论，失去机会。

1963 4 月去安徽磨子潭水电站继续改造，任水库职工文化教员。1966 年文革开始后转为劳动改造。

1967 11 月 11 日被专机送到北京，入秦城监狱，单间监禁。未宣布被捕原因。

1975 5 月 30 日出狱，未解释释放原因。请求见儿女，被范元甄拒绝。当日被送返安徽磨子潭水电站继续改造。11 月大姐李婉华、二姐李英华至磨子潭探望。

1977 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在二姐李英华——也是位“老革命”的援助下开始平反申述。

1978 5 月 15 日收长女李南央来信。6 月 21 日李南央在北京见到胡耀邦，被告知李锐申述已批转中组部李步新副部长处理。7 月 28 日大姐李婉华、大姐夫唐家桢与与女儿李南央至磨子潭探望。10 月 16 日省委办公室致信省卫生局，通知李锐住院。23 日离开磨子潭，24 日入住合肥第一人民医院治病，遇文革前的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允回京后立即帮忙解决问题。12 月 30 日接中组部、水利电力部返京通知。

1979 1 月 4 日乘火车返回北京，先从陕西返回北京的女儿李南央及林汉雄等老水电部下及延安友人林肖雄等车站接车，入住白广路水利电力部招待所。安子文欲调其至中央党校任教务部主任，婉拒；1 月底在水利电力部复职，任副部长。1 月 20 日—2 月 5 日由女儿李南央、女婿巴悌忠陪伴赴长沙省亲，见到母亲和大姐一家。2 月水利、电力两部分开，刘澜波任电力部长，留电力部任常务副部长。5 月随康世恩率领的中国能源考察团出访巴西、美国。这次出访是其思想的转折点。7 月搬入木樨地 22 号楼，10 月与张玉珍结婚。

1980 母亲去世。7 月，长办主任魏廷铮陪同邓小平游览三峡，说动邓建设三峡。陈云嘱立即写信中央，陈述三峡不可上马原因。9 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秦城八年狱中诗集《龙胆紫集》。

1982 2 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水利、电力两部再次合并，钱正英任部长，以年龄到线为由不予留任， 3 月 6 日正式从水电部退休，随即被陈云调入中组部，创建青年干部局并任局长，参加组建中共十二大班子小组。1982 年 9 月由帅孟奇、章蕴提名，选为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起草 1982 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社论《起用一代新人》，1982 年 9 月 5 日在中共十二大小组会上发言《选拔中青年干部问题》，并在各省、市组织工作会议上做了

一系列有关干部“四化”，选拔中青年干部，组建“第三梯队”等问题的发言。

1983 2 月，被任命为中组部常务副部长。11 月 16 日—25 日，任三人代表团团长，代表中共中央参加几内亚民主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4 9 月，李伯宁、邓力群、范元甄和刘泽鹏母亲先后、分递“告状信”，陈云批示：这么多人对李锐有意见，不适合再在组织部工作。欲调至经济中心任顾问，本人坚持留在中组部。9 月 27 日，乔石代表组织部结论：82 年到中组部后，表现是好的，工作是有成绩的。10 月 2 日正式离休。

1985 4 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论三峡工程》，5 月出版《起用一代新人》。

1987 1 月 16 日耀邦下台，传邓力群将接任总书记一职。7 月 10 日写信给赵紫阳、邓小平，揭发邓力群问题，反对邓力群担任总书记。邓小平批示：1.撤销（邓力群）一切职务；2. 旧账不算；3.保留政治局委员候选。当晚胡启立电话告知，但隐去第三条。赵紫阳曾对宗凤鸣说过：李锐为党立了一大功。10 月在中共十三大上选为中顾委委员，邓力群则落选中央委员、进中顾委再选，落选中顾委常委，仅任中顾委委员。

1989 1 月 9 日—2 月 20 日，应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邀请，赴美国讲学。访问了哈佛、密歇根、芝加哥、伯克利和斯坦福 5 所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及胡佛研究所。4 月 5 日，胡耀邦突然去世前 10 天，应胡耀邦邀请，至胡家长谈 7 个小时。5 月，春秋出版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联合内部发行著述《庐山会议实录》。 5 月 6 日，与另三位中顾委文职委员：李昌、于光远和杜润生联名至中央军委、国务院和学生、市民公开建议书： “紧急建议：呼吁学生与部队双方无条件撤退”。“六四”之后，四人在中顾委挨批，不予“党员登记”。

1990 8 月，陈云批示“他们四人的意见并未违反党的组织原则。此种事情在党内多次发生，因吸取教训，不要今天开除了，明天又平反。”薄一波在中顾委会上宣读陈云批示，说：这个事情就一风吹了，今后不要再提。9 月长女李南央携女儿巴筱忙忙离国。

1992 10 月，中共十四大宣布中顾委解散。从此未有任何正式职务。

1993 3 月 19 日—4 月 17 日，应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邀请，赴澳洲访问、座谈、讲演。5 月 21 日—7 月 1 日，应美国科罗拉多大学邀请，参加 “党——国” 中国问题研讨会（遇苏绍智、王若水，前者流亡美国，后者在哈佛做访问学者）。会前由女儿李南央陪伴在加州洛杉矶大学和圣地亚哥大学分别作“三峡”和“毛泽东”主题报告（在洛杉矶见到流亡美国的许家屯、金尧如）。会后至波士顿接受美国制片人苏珊《中国革命》一片采访，并在哈佛费正清中心做“中国问题”讲演。返德州女儿家小住数日之后，由女婿巴悌忠陪伴，参加明尼苏达“海峡两岸问题”《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上》研讨会（胡绩伟、

苏绍智、王若水、许家屯、陆铿，台湾的吕秀莲和龙应台等也参会）。回国后被国安部反复询问与许家屯会面情况，从此再未被获准出境（包括香港）参加各类学术活动，1997 年申请探望女儿，参加外孙女的高中毕业典礼也遭拒批。

1997 中共十五大前，以《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为题，上书江泽民为首的中央领导。

2002 中共十六大前上书江泽民和中常委，提出十项党内民主化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建议。

2004 12 月 29 日，赵紫阳逝世 20 天前在北京医院 911 病房见到赵，两人简短对话。

2007 中共十七大前上书胡锦涛和中常委《关于十七大对党本身进行改革的几点建议》。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李锐墨跡选》。

2009 再次上书胡锦涛并中常委（关于克服经济困难开创改革新局面的建议），对胡锦涛“以人为本”的口号及温家宝决策过程实行“民主、透明、监督”的说法表示拥护，呼吁逐步有序地推进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的落实。

2010 自费出版十九卷《李锐文集》。

2012 11 月中共十八大上作为列席代表，在分组会上发言，呼吁“宪政开张”。

2013 4 月在《炎黄春秋》发表“关于牟宜之”一文。7 月，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出版《李锐口述往事》。10 月 29 日女儿李南央一家携 53 本《李锐口述往事》从香港入境，被首都机场海关扣留。李南央聘请律师对“予以没收”决定提出行政复议，首都机场海关坚持“没收”决定，11 月 25 日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李南央随即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首都机场海关行为提出行政诉讼。

2014 1 月 7 日北京第三中级法院接受李南央上诉材料，6 月 18 日正式受理李南央为《李锐口述往事》一书被首都机场海关没收案提出的行政诉讼。9 月 15 日三中院发出“行政案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第一次“延长审限通知书”，12 月 12 日三中院发出第二次“延长审限通知书”。

2015 3 月 9 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发出“变更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第三次“延长审限通知书”。6 月 1 日，9 月 1 日和 12 月 2 日发出第四、五、六次“延长审限通知书”。4 月、5 月、8 月在《炎黄春秋》上分别发表“他是讲究作人的”（为曾彦修去世而作），“九九感怀”，“我为何提议重发邓小平‘8・18’讲话”等三篇文章。

2016 1 月、2 月在《炎黄春秋》分别发表“重温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选拔第三梯队的有关回忆”二文。3 月 1 日、5 月 31 日、8 月 30 日、11 月 28 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发出第七、八、九、十次“延长审限通知书”。3 月 31 日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通知：

不得举行寿宴。4 月 13 日在《炎黄春秋》第四期上发表“百年回首”一文。4 月 15 日美国驻华大使马克斯·博卡斯赠送李锐期颐生日贺信及礼物。5 月香港天地出版社出版《李锐期颐文集》。

2017 10 月中共十九大被定为“特邀代表”，但没有出席会议，向大会递交手写十九大书面发言，呼吁：广开言路，让人民说话。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李锐墨跡选》（修订版）。2 月 20 日、5 月 26 日、8 月 21 日、11 月 28 日，北京第三中级法院发出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次“延长审限通知书”。

2018 3 月 30 日因肺部感染入住北京医院 A 座 815A 病房。4 月 13 日 101 岁生日当天在病床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採访，发出绝唱：“毛病不改，积恶成习”。3 月 1 日北京第三中级法院发出第十五次“延长审限通知书”，4 月 10 日发出“行政案件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第二次变更），8 月 30 日发出第十六次“延长审限通知书”。

2019 2 月 16 日晨 8 点 32 分在北京医院辞世。2 月 20 日中共组织部为其举办了戒备森严的遗体告别仪式。2 月 25 日，北京第三中级法院发出因《李锐口述往事》一书被扣而起的李南央状告首都机场海关一案的第十七次“延长审限通知书”。

2 月 15 日（北美时间）纽约时报发表悼文：Li Rui, a Mao confidant who turned party critic, dies at 101

2 月 16 日晚，日本 NHK 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播出新闻短片：李锐辞世

2 月 16 日，英国 BBC 中文网发表悼文：李锐：呼吁宪政的“两头真”中共改革派旗帜

2 月 16 日，台湾自由时报发表文章：曾指习近平只有小学程度毛泽东前秘书李锐今晨逝世

2 月 16 日，德国之声中文网发表悼文：一生坎坷诤言灼谏毛泽东秘书李锐去世

2 月 17 日，台湾联合报新闻网发表文章：曾提拔习近平、想平反六四、毛泽东秘书李锐 101 岁过世

2 月 17 日，日本朝日新闻发表悼文：李锐先生——做人与当党员，他一贯坚持做人的良心

2 月 17 日，美国世界日报发表文章：李锐辞世——李南央：盖党旗是对父亲最大侮辱

2 月 18 日，法国费加罗报发表文章：Les dernières confidences au Figaro du secrétaire de Mao

2 月 18 日，英国卫报发表文章：Daughter of Mao’s personal secretary boycotts father’s funeral

2 月 20 日，美联社 2 月 20 日发稿：Daughter of ex-Mao secretary boycotts Communist-led memorial

2 月 22 日，英国电讯报发表悼文：Li Rui, Mao Tse-tung’s personal secretary until he dared to criticize the regime-obituary

3 月 2 日，英国经济学人月刊发表悼文：A thorn in their side –Obituary Li Rui died on February 16th

3 月 17 日，中国人民日报要闻 4 版最下方刊登新华社 2 月 28 日电 “李锐同志逝世”，罗列一生所任职务（高岗、陈云用“东北局领导同志”代替，删除曾任毛泽东秘书一职，将 1959 年庐山会议后遭受迫害改为“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

李锐 1946 年—1979 年日记录入说明：

1. 1946 年至 1979 年日记分三册，由美国溪流出版社于 2008 年 4 月以小批量印刷方式出版。本 Word 录入文本与正式出版的三册日记无差别，只对个别误植作了更正，同时将“编者注”统一改写为“李南央注”。
2. 日记的日期格式没有完全按照原件书写方式录入，日期前均加入了年份；“年、月”统一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日”统一用“星期 x”表示
3. 凡是日记正文以外，写在日记本天、地和旁侧空白处的字都用楷体字表示，并加以说明。
4. 原件语气标点符号全部保留，逗号和句号没有完全按原文标注，对原件“一逗到底”的使用进行了改正。
5. 书中注释，除标有“李南央注”的以外，均选、编自网上资料。
6. 原件字迹不清，我猜测的字加{ }号。
7. 原件中我认为的漏字写在<>内。
8. 原件中我认为的别字在［x］内更正。
9. 原件中我认为的衍字用|　|号括出。
10. 原件中缺损的字用［］表示。

李南央
2019 年 5 月 1 日

1961 年 11 月 27 日，阴

昨夜小雨，睡足六小时。

两次给小妹学校电话，问小妹肚痛情况（慢性盲肠在家住过十天）。么么在我房跳猴皮筋，为她讲小人书，又一人玩象棋子，蒸馒头。小孩的类比力是很强的。

给小于[13]、朝良等信。接闫国卿信，收到行李单据，托代买围巾。购点心二斤归。能否给么么吃，留待批准。

读《马克思传》，记忆力坏极。想到点什么，如不马上记下，顷刻即忘。

同苗苗谈尿床和功课，每夜 2—3 点间，我叫他一次。

托设院寄出转户口信。“求援”信比之 37 年 7 月 6 日事件。又是“伪善”，“极端虚伪”。

1961 年 11 月 28 日，晴

喉头躁痛，出白沫痰，全身亦是重感冒味道。不知其故，实在没有引起感冒的情况。

读什书。同么么混。“自己的事自己做完”，却回答“我不会的呢？”确是聪明。

再住下去可能会嫌饭吃多了的，自己得知趣一点，采取措施。议论叛徒铁托，也是顺口讽刺，“那是具体问题，”“也想翻案”云云。

1961 年 11 月 29 日，晴

么么晚上老哭，声音大时也可将我哭醒。喉痛，找了些什么橘红片之类吃了。后又买到咳嗽糖浆（吃了一点么么的大{挨}头子）。得到批准将点心给么么吃了。

读马克吐温短篇小说，翻印度简史。没有像昨天完全挺尸。接人事处信，到部办户口和旅费报销手续。党委没人，户口没办成。旅费则嫌行李过重，自己出了一部分款。神经的刺激仍在，不愉快的。转两次汽车，今天精力也不好。市面、行李、街景如旧。买回一瓶菠萝汁，白纸 100 张只 0.3 元。夜帮蔡嫂熬奶油至十点。仍搽身。

1961 年 11 月 30 日，晴

法院来人，分开谈了一上午。我只说明决绝情况无可挽回。经济处理还是我的方案，却谈得甚久。法院认为 40 元一月无此高标准也。他们只提 30。大概又大骂我一通，听到“坏蛋”之词，无所不用其极。这样倒好，除孩子外，使人无遗憾，可以心安。写明“共同存款”留我 3000，又每月 60，其他好东西全留给孩子。这样，所谓“最后考验”总可不再骂了？但也难说。没有扫地出门也。饭后，不能毫无所感，打油二首：

你走你的阳关道，（尔请走尔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我自过我独木桥）

二十二年终分手，

窗外白杨叶正凋。（一枯杨[树]风萧萧）

[13] 小于：于善浦。1955 年毕业于东北鲁迅文学院美术系，被分配到北京故宫博物院陈列部工作。曾在金文专家唐兰先生指导下研究商周青铜器，后又跟沈从文先生研究中国古代织绣。1957 年整风运动中因建议：研究人员多学点业务，少参加点政治运动，被打成右派。1958 年和文化部的其他右派一起被遣送北大荒八五 0 农场劳改，在那里认识了李锐。1979 年于善浦获平反，在东陵继续从事研究工作。——李南央注

世事当今正反闻，
亲人最后变仇人。（终竟）
为避边寒返都日，（边）
一台压轴办离婚。
题以“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卅日六铺坑楼头”。

发灼姐、小于信（附粮票）。翻《印度简史》。夜观电视，篮球决赛。惜因屋内温度不够，看了一半。咳痰转多，喉仍痛。

1961 年 12 月 1 日，晴

总是三~四点醒来。上午到部取户口信，同孙司长略谈。去年七月信，重查历史问题事他不知道。法院办了手续甚感惊异。刘部长在医院，别人不谈。还得几天等。

书店橱窗中只有陈列品，但还是买到五本书，《挥尘录》，《张居正大传》等。也买了本《青春之歌》，拟看一次。总是自己一代的历史。下午翻什么书也看不进去，脑子完全是反作用。最后读《张居正传》，至夜九点。咳痰仍不见好。

1961 年 12 月 2 日，阴、小雪

上午到医院预挂号。杨济生已病。奇珍阁买兔肉 2 份。牛肉粉条一，共九元。为孩子们团聚。
小妹参加广播台活动，苗苗得表扬信，期中考试甚好（班上 50 人，14 人受表扬，上游之列）。
感冒病了，没吃晚饭。读《张居正传》，甚引人。小妹同我睡，也是咳嗽。

1961 年 12 月 3 日，晴

又大发作，要强撵我出屋，守住将窗户打开（知我疾咳嗽多日也）。最后一招是将被窝、什物掷之窗外。出手一拦，则出泼皮撒赖：“你还打人”。于是我眼鼻之间被抓破，又手持菜刀破门而入，幸蔡嫂死命抱住，否则是要大流血的。好在这些都有精神准备，并非意外之击，还破口骂刘。此人实令人心死。抱小妹一阵，心痛之至。本来同么儿混得甚好，画其涂色之态。仍读张传。钢笔亦摔破，我之旧笔则不肯给。看来最后分家还是大麻烦。又命蔡嫂不要做饭。八点始吃面一碗。

1961 年 12 月 4 日，晴、阴

至鼓楼修笔。书刊处翻什志。到安林[14]家，都不在。有专业而安分人的生活。归来自煮挂面（请蔡嫂借来二筒），吃一顿饱饭。情绪逼得以小器回敬：将黄豆等封锁，只留孩子们也。将带回蜂蜜分装瓶中，费时甚久。原来也是以慰病况的，只好作罢了。晚上以电炉煮食挂面。苗苗病了，没有上学。么么整日少来。读张传。晚上满屋煤烟，又无暖气（气小，上不来），大开窗户，咳痰更重。

1961 年 12 月 5 日，阴

昨夜睡得迟，睡得尚好。屋内温度低，头沉痛，痰转多。仍力疾将张传读完。早晨煮了点饭豆吃了。苗苗仍卧床，有烧。中午大恩赏饭（挂面一碗），与么儿同食。转户口又要拖到星四。正式分家，

[14] 安林：画家，范元甄的好朋友徐瑞璋的丈夫。安林和徐瑞璋与李锐夫妇曾同在延安，安在延安鲁艺任教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央戏剧学院教授舞台美术。——李南央注

衣物，《死魂灵百图》与《宋人画册》留下，只好割爱。情绪黯然。

1961 年 12 月 6 日，晴

下午到医院，仍吸入、拔火罐（生平第一次）。中医陈大夫看，先吃化痰药五付。

晚上又大发作：为何回来不检讨，无歉意。从此屋到彼屋，马上滚蛋。今天痰咳转重，有气喘之势。只有拚命应付，穿上大衣，戴上口罩，全副武装也。只僵持到夜三点。与部通电话，谓刘部长即出差二周，要我好好休息，身体不好。真是讽刺。我的信全交组织部，也想过。但仍意外也[15]。

1961 年 12 月 7 日，晴

上午到医院吸入，取药五付。翠华楼午餐。还有熟人，没有等号。德外只办了户口手续，粮食还得到部定量。今日西部前线平静无事。为苗苗补代数习题一通。藉此又受教训。夜略谈，听我的意见。只提小学教员，对保姆一贯态度之根源，生活铺张又极矛盾。从来看不起领导，党内也是娇生惯养，从未吃过一天苦，没到农村生活过一天，数事。连矫情亦未谈。劝我不进则退，则是确实的。决心设法离此。

1961 年 12 月 8 日，阴

上午到部交涉住招待所。粮食定量 28 斤。又到德外办好粮证等。回来午饭，赏鸡蛋一枚。下午到医院拔火罐。第一次上百货大楼，排两条长龙，也不知是买何物。十分疲倦。

今天什么书也没读，只看完消息报同肯尼迪谈话。社论揭穿甚好。也许还有人有幻想。既然要去招待所了，当然就平静无事。总务科来人谈房子事。

1961 年 12 月 9 日，晴

上午到医院拔火罐、吸入，检查眼睛，花一个半小时。做了瞳孔放大，说有些远视和散光。是年龄正常生理现象。出来在街上很不舒服。翠华楼吃午饭，买菜九元。周末也。为此又受到批评，腐蚀孩子也。这也是最后一次，经济也不允许了。

又理发，归来已下午三点。极其疲惫。比较平静谈了一阵，说明自己回来态度。发琬姐信。

1961 年 12 月 10 日，晴

整日有体温，腋下 37.5º。浑身酸痛。只有服索密痛、阿司匹林。仍读完《斯大林时代》。写得好，历史观点，实际政治精神，概括力强。当然有许多不足之处。

1961 年 12 月 11 日，晴

读德来塞《天才》。发觉仍有体温。下午上医院，38.5º。服合霉素。汽车来回，甚疲倦。滑稽的是医生开了个休息一周的条子。晚上又来训一下：无动力，只求“瓦全”，“身体比离北京时好了。”真是狼心一样，简直怕看那付神气。么么回香山了[16]。

[15] 李锐从北大荒寄给范元甄的信，范全部上交给“组织”。——李南央注

[16] 么么在位于香山附近的六一幼儿园入托。——李南央注

1961 年 12 月 12 日，晴，大风

昨夜因贪读《天才》，睡得较迟。一早尚未起床，即来大骂。两次掀开被窝："你到底对不对得起人。"似谈到她的处分不会轻。下午找人帮忙，搬到廿八楼。房间较大，暖气好，用水也方便。这样总可安生一点。但也担心哪天不舒服了来大吵一顿。总是"生不见面，死不烧香"的心情。晚上蔡嫂送来零星物件，好像又怕我受凉。烧未退也。

1961 年 12 月 13 日，晴、大风终日

昨夜上床前后极不安适，似心脏麻痹状态。久久始入睡。几天来视力很不好，头也木痛。

仍读《天才》。上册将毕，写得不如《美国悲剧》。人物对话太不生动，白描过多。社会风俗习尚也看不大出。

九楼三餐，避不碰面。周末得另想办法。

1961 年 12 月 14 日，晴

昨夜睡得很好，咳痰已渐好，体温已停止。今天精神大好。

《天才》读下册，平铺直叙，只写一个人物，无波澜起伏，不大想读下去了。为找点事做，同中青社联系。小于来信，工整的美术字。报告近况，甚觉亲切。晚饭前外出，为闫国卿寄围巾一条。视力要想办法，必须间着休息。

晚开始校正"重印本"。开收音机听"小夜曲"。一人极安静。慢慢恢复脑力。

1961 年 12 月 15 日，晴

总还是醒得早。只花一个小时，就同蔡嫂将一箱书搬上楼，完整如旧，底层也没有水渍，这是可庆。翻到些旧东西，情如隔世！将"初期"有关资料全部搬过来。翻了一下午。脑子不行了，吸不进去，头部麻木。又翻到《解放日报》上发表过的文章目录，应当印出来，至少有史料价值。必须作为一个纪念。

1961 年 12 月 16 日，大雪

医院挂号不成。上午到西四换好布票，为孩子排队买了八两糕。还有半乞丐。买书三本。小妹晚上没回。似看我又不顺眼，出题相斥。开始翻一些材料书。

1961 年 12 月 17 日，晴

早晨醒得颇迟。蔡嫂外出锁门。同苗苗至我房："又读史料书"，大不顺眼。翻书架、抽屉。下午帮苗苗温习阿基米德，甚费事。元坤来。不知何事触动，晚上叫去，训到十二点：最后一题为为何'59 年不离，是否怕小辫？云云。二十年之帐如何算，又是小妹电话未告，又是电视没修。总之是若要发泄，何患无辞。最后透露本身问题，市委讨论两次无结论，甚为冲动也。果然提出"为何还能在此吃饭？"吃饭确是一问题。不过即上街吃饭了，也还是可以上门来的，随时可来也，除非真又离京。还说到元坤之"身体很好哩。"这都属于"觉悟"。

1961 年 12 月 18 日，晴

六点即从床上叫去，要清算这二十年。沉默是不行的，道歉更不行，认错是空洞，必要一件件谈，真正沉痛。然而真流泪又是为自己哭伤也。从政治说到生活，法官审案，犯人总无愉快之前，总有反感。仍然说出，一切都好，就是受不了。总追逼：为何要说珍惜政治。不管反映如何谈了对追夫妇间走火语的不同看法，要从行动后果看，全面看，具体看。说是还有派意见应开除也。实无法令人以解。诚恳劝不要纠缠生活，不要一谈就动感情，别人不能理解。又谈了点国际形势，农村情况，点面问题之类，说了点自己看法。晚上要抓住开训：为何这样不能检讨，不能否定，不承认是异己，连反映“好象热情”也是异己。呜呼！当然就不能再给饭吃了。我宁肯饿死，也不能再受此训凌。拿到 4.5 斤粮票，总还有饭馆。但就是怕，不吃饭仍不得安静。我生何孽！

1961 年 12 月 19 日，晴

早饭仍在蔡嫂处吃的。煮了小豆也。上午到医院取药，修了三双皮鞋。大明配眼镜总等了近二小时。市场取帽子，买书。意外在“和风”餐厅吃了四元一客饭，甚满意，只是贵了一点。然后到王府大街打听修收音机、电视机（规定任务，也是为了孩子）。约好的三轮失信，白耽误一下午。晚餐带来两个馒头，只吃了一个。又买一瓶菠萝水并半斤糖。今天花了近 20 元！

读《欧也尼葛朗代》，巴尔扎克真是第一流的。《天才》不想读完了。异己问题是想不通的。

1961 年 12 月 20 日，晴

早午饭厨房就食。晚上煮了点面。竟问：还在这儿吃？蔡嫂将粮票取去买米。

发灼、琬信，告以住廿八楼。

几次电话始打通来修电视。廿五楼又记成廿九楼也。再约三轮。

读完“葛朗代”。真是入木三分，同《高老头》实成对照。“五四期刊集”重要文续读。读刘厚生《张謇传》。史料多，选择甚好，文笔也生动。有感而作之作也。但观点还是旧的。眼力不好，但晚上仍坚持到十点。以后当如学生上课，一或二小时休息一次。

1961 年 12 月 21 日（星期四）晴

单人简食。晚上取回窝头一枚。有菠萝水也。受过兴华村训练，只求塞肚而已。

校“初期”若干页。到夜十一点，看完《天才》。第三部写得较紧凑生动，有场面。如舞会，阳台冲突，安琪拉临产开刀等。尾声之宗教教义，则感累赘。是一本解剖美国社会之书。

下午坐三轮修收音机，需彻底检查。买苏版党史，取其纸张洁白。

今日没有碰面。

1961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五） 晴

读完《张謇传》。到夜十点。今天眼力尚好。

吃饭真成了问题。一生之中为口食未如此窘过。奉命至展览馆西餐，为么么买肉饼也。五元得二枚。自己只吃了二两面包，一碗汤。四点钟煮面一碗。

想花几天功夫将应看材料看完，然后有计划读点书。

1961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一） 晴

读完《贝多芬传》。罗曼罗兰精通音乐，才能写得如此深刻。也就是二万字，真如矿石中炼出的纯金：总研究了百倍的材料。“在悲苦的深渊里，从事于讴歌欢乐。”“他的一生宛如一天雷雨的日子。”耳聋对于音乐家是整个世界的死灭，而他要重建那已经死灭的世界，重造音响的王国。这是何等毅力。贝多芬私生活极端不幸，几次失恋，终身不娶，常常一文不名。

又翻《中国思想通史》四卷，吕坤[17]一节。又翻《朱自清诗文集》。我还是喜欢这种清爽、自然、隽利的短文。思想观点虽为时代所限，但篇篇有至情，说的话流畅。时下之文，多是观点虽好，而无情意，长八股太多。这一个月的闲居，读书，可能使自己今后去向渐明：养养笔墨，作件有益的小事。要学会真正的观察，深思和绝对的控制。但还要保留独见，哪怕一时竟错，竟“不通”，总以自通为上。精明与糊涂都是难得，但必得。廿八楼的生活，是真正解放的开始。还不是耳根清静，神经的紧张与可怕的反映。正如“公公”[18]一样。尽管内容是截然两个时代。我好像还在要求“个性解放”。代价如此之大，我也必须偿付、承受，决不翻悔。

电视机修好了。小妹回来，同观马戏。有一女青年叫我旧官名：“你回来了。”

1961 年 12 月 24 日（星期日） 晴

苗、妹大概都感冒了，轻烧。一早带他们到鼓楼医院，透视，都没问题。这样可释母亲的紧张，否则日子又将不知怎样过了。小妹下午体温增到 38.6。晚上特去鼓楼买羚翘片。上午归途曾去苗苗学校一转，原来是八旗子弟经正书院旧址，是一个很老的中学。

几整日在原居度过。收到大马哈鱼。三餐同食，未有异言。

续看朱自清集等。

夜读 X 报告，十点半就寝。

1961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一） 晴

奇怪之事，ou[19]t。大概是四点左右。二三年来，屈指可数之三四次也。饮食男女，后欲几绝（意欲尚未绝也）。而前欲现在是只求勉强填腹，一切勿论矣：每日可得九两，菜稍许；不离蔡嫂则得可口。还有何求？

整日招抚苗、妹。小妹一直发烧，晚上到 39℃。白天为她讲读《天方夜谭》，陪她。晚上医生来打了针，取合霉素与她服（不是医生同意，我讲的又无用。苗苗也服了）。帮助苗苗改好作文。写拣马粪，竟写了一千多字。又帮复习物理。将全部书清好，腾出大桌，以便孩子过假日。

夜回来读完 X 报告。只是揭露事实，条理、分析都很差。为什么不逐渐来解决呢？

1961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二） 晴

整日在原居，陪小妹。下午又 38℃。陪她看画，读《天方夜谭》一则。翻“白皮书”，甚引人，因问题情况太熟悉也。

晚上吃饭甚不快。吃了两个馒头，一大一小。同蔡嫂讲“自觉”，要注意。直到睡前考虑干脆上市

[17] 吕坤：（1536—1618）宁陵（今属河南）人。字叔简、心吾、新吾。明代学者。官至刑部侍郎。曾上疏陈天下安危，认为不能轻视农夫、织妇，因世人赖其为生。

[18] 公公：即李锐的母亲。——李南央注

[19] Out：遗精。——李南央注

场吃的问题。问题还是时间与经济，打乱了原来的读书计划。

1961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三） 晴

今天没有躺床听广播，六点前起来。以后还是一醒即起，可在过道做操。昨夜无聊，自 out 一次！近日仍每晚服眠药。

整日仍陪小妹。用么么蜡笔为她画像，题“小妹在生病”，说很像。

将同专家活动的照片贴完。清出自己及须重印底片，又清出些孩子们的照片。不能不感慨系之。过去决心是不论怎样也应维持下去，单纯为了孩子也如此。庐山事件之后实在是无法勉强了。下午收到法院正式通知。吃饭事同蔡嫂商量，我每天 8 两，单做。吃两顿。留出三斤半作机动之用。晚给小于信。

1961 年 12 月 28 日（星期四） 晴

六点起，早操五分钟。洗“睡衣”。取鞋，毅然买《欧洲 700 年绘画选》。莱比锡印，实在精品。但选的标准颇有问题，如无苏里科夫，比卡索选一幅立体派静物。共 120 张，铜版纸亦极好。费 35 元。

帮苗苗改《愚公移山》短文。发现此儿甚倔。

再寄俄文英[英文]《矛盾论》等小册子给徐振国。寄柳帖，两本《观赏植物》小于。餐厅花四元一份，买一点鸭肉、炸虾，给么么过节。收音机取回（载入法院通知也）。坏一个管子，“中周”不好等。修两机之责已尽。接家桢信，勉我整理思想，更谦虚、忠诚、坚毅，检查错误，思想上取得最后胜利。家事“塞翁失马”待之。

夜读毕《王若飞在狱中》。真正把监狱当作战场和学校，用芦杆写了二十万字，用“孟子”作武器。大概始终带脚镣。利用放风。在延安接触印象是憨厚长者。

1961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五） 晴

大概修两机得点好感，这几天没甚发作。吃份儿饭了也免去一题。小妹已起床。自己复习功课。

照片清理完毕。下午上医院，为苗修鞋等。购营养药二十元。在医院遇见吴俊扬[20]，随谈一阵。得悉今年钢不到 900 万吨！粮大概三千多亿。说问题在煤变化太大。劳力乃一说，问题甚多。去年矿石达一亿多 T，一半乃人力，焉得不垮。农村情况，生活当普遍比城市要好。夜观电视。回来读 700 年画。十点半就寝。接灼姐短信。

1961 年 12 月 30 日（星期六） 阴、晚雪

为再买磷脂去王府井。结果买书三本，月历二份（文物出版社偶然购得）。又浪费一上午。拆洗丝棉背心。兴华村时穿得甚脏。

么么回来了，说个不停。蔡嫂说一路问：爸爸不会又走吧。观电视时，小手打了我的眼睛，连忙回头说：失错。真是有趣极了。说话音色美，但 Hang。认出小妹画像：你画的。晚餐颇有节意，大概情绪尚好。电视有《复活》上集。用片断倒叙，从法庭开始。下午去商场路上遇陈希（已忘其名），雪

[20] 吴俊扬：（1918—1999）江苏宜兴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延安抗大、马列学院学习，后留中央政治研究室任研究员。抗战后赴东北从事工业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在李富春办公室任秘书、主任。后任国家计委综合局局长、计委委员、党组成员。文革后曾任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省长兼省计划委员会主任。1982 年调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任专职副总干事，1985 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职顾问。

中谈了大半个小时，甚为关心也。因她同大夏[21]甚熟，大夏常问及。谈了些部里情况。苏联一般人对“反党集团”看法。

1961 年 12 月 31 日（星期日） 大风

一九六一年又过去了。可记之事似乎只有：继续受基层生活的某些锻炼；读了点书；维持和调整（对一九六 0 年而言）身体。思想方面也只能限于个人独思。当然，最后唱了台压轴。何去何从，方向未定，也无法安排。1962 年，新年祝词也只能说这样几句：更谦虚一些、更谨慎一些、更实事求是一些、更刻苦一些、更能控制一些，培养那点未灭的朝气，那点点幻想。对自己的错误、缺点不能有丝毫“自怜”之心保存。做到真正的解放。

整日在“家”同孩子们过除夕。上午、晚上都看电视。顶风买糖。么么又发烧。画了张蜡笔像，很不成功。包饺子，不能不想起兴华村生活。伊人似在尽力维持好情绪。

1962 年元旦（星期一） 晴

昨夜三点服眠药，睡到近七点始醒来。以后即复此法。

么么仍发烧。上下午两次背到医务室打针。通身是汗，尚被讥讽也！中午“群众”同过节，被当客人。未言半语，挨着么么混。画睡像又失败。

“新年献词”现在记得的：题目是“更高举起三面红旗，在党和国家集中统一领导下奋勇前进”。也是“正反闻”，一圈之后，还是要集中统一。工业是解决调整，品种、质量上升。高瞻远瞩、脚踏实地、鼓足干劲、实事求是。社<会主>义团结有痛心之事。对外总政策：社阵团结，支援民族解放，争取和平，反对帝义侵略。下午陈希到廿九楼看我，谈了约一小时。告我 X 问题一些情况。布加勒斯特是他们先攻，调回专家也是想施压力（再来一个也不要）。晚上自听广播，以当休息。

1962 年 1 月 2 日（星期二） 晴

么么仍小烧，续打针，没有回园。

翻完《湘灾纪略》。得电话，在意中：纸张困难为辞也。不能不有“刑解之人”的感慨。晚到安林家整理藏画。他们夫妇甚不以“压轴”为然也。安林谈到“受影响”之论之非。小徐[22]则讲吴某如何在最困难时期对待其妻，使之终受感动。材料事得停下，专心读书。小徐口口声声甄别，未与之多答腔。

夜不能入睡，又起服眠药。

1962 年 1 月 3 日（星期三） 晴

早起即觉感冒（又不该未穿棉衣在走廊做操）。服药，多喝水。晚间似已制止。实行两餐矣。续翻“驱张”材料。此题大可再写一次。清出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传》。懒散，不能专心读书。看画也无聊，多久没有情绪。整整两年半了，没有工作，比保安处还长了一整年。

[21] 大夏：夏英喆，延安时与范元甄同窑洞住。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时，同高扬文结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离婚。曾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李南央注

[22] 小徐：徐瑞璋，安林的妻子，范元甄的中学同学、好朋友，在范的影响下参加革命，曾是延安的第一个女播音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在卫生部工作。——李南央注

1962 年 1 月 4 日（星期四） 晴、三级风

做了一件事，将存放安林处的全套《人民画报》和《苏联画报》处理（得 130 元）。这也是变故之后的一种后果。麻烦在搬动也。两者十年，有一百几十斤也，作为文献保存也是好的。有什么办法！说不定调出京时，大部书籍还得处理。下午在马凯吃饭，买回两份羊排骨，甚觉油大。晚读什么书也不安定。本已开始政治经学，又只好翻闲书。存入银行 140 元，记账，以控制生活费用。再无大少爷之条件了。

1962 年 1 月 5 日（星期五） 晴

整日懒散，不能集中读书。又翻闲书。回旧居决读《列宁反修正主义》，其他不涉。

灼姐寄来十斤干菜，有茄干、罗卜、白菜，另一大包用油炒好了。可谓无微不至！琬、灼对我真是做到自我牺牲。嘱详言生活起居。不知我是何等狼狈也。“自调坎兑”是一问题。要学习马约翰[23]的办法。人活到 80 岁不知是何味道。

1962 年 1 月 6 日（星期六） 晴

四点醒来，服药 0.4 毫无作用。只得起床洗衣。

有些什感：一代英雄打定天下，进入承平，治世久久，必生问题。从来正确，从来谦虚谨慎，功业过大，世成定论，久久亦反己律。决断与任性，对立而统一，大决断与大任性也常相伴。大概艰危之时“任性”不至生事，风顺之日则起大波也。客观亦常害人。因真假之像常易混淆。曾参杀人，三传即为动摇也。竹解[节]虚心是我师，此种金石古语，永生光辉。人之难即在常怀疑自己，怀疑他人他事，完全是自然状态（根本不用头脑者不在此例）。肉体痛苦有时限，可以复合；精神创伤徒徒无期，甚至不可复愈。思想解放谈何容易。世之痛苦莫过于作昧心之言。世上光眼瞎子何其多也。

寄家桢、灼姐信。上街一趟，买书三本（《晚清文学丛钞》,《黄公度诗外辑》）。

这几天都帮苗复习功课，补衬衣裤。我的衣服十年的都在穿，如不送人，则解放战争时期和供给制时衣服，尚可穿五年以上也。

招待科技人员宴会上陈毅讲话：鼓励科学人员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不浮夸、不偷巧，穷毕生之力。还是回到马克思的道路，如何攀登科学高峰。

1962 年 1 月 7 日（星期日） 晴

上午陈希带小孩来坐甚久。谈苏人琐事，言刘已归。

读范著“通史”。秦皇篡政，咸阳一地，70 万人修宫室 147 处；骊山造华（编者按：华清池），方圆几里达 70 万人。这类材料我都怀疑（还有宫中美女一万人等）。首先是吃饭如何解决？很想把几种通史对照一读。

夜观电视《胆剑篇》。勾践前两幕弱一点。电视限制太多，舞台气氛感觉不出，因之就不如读剧本之动人。苦成[24]处理比原著好。

[23] 马约翰：(1882—1966)出生于厦门鼓浪屿，生前任清华大学体育教授。是我国体育界元老、著名的体育教育家。

[24] 苦成：曹禺在话剧《胆剑篇》中虚构的一个英雄人物。

1962 年 1 月 8 日（星期一） 整日中雪

整日懒散，只是读了点通史和政治经济学。下午全在旧居翻闲书，摆围棋谱。

写信刘部长，请约谈话。

读完《李自成供词考证》。

1962 年 1 月 9 日（星期二） 晴

昨夜困极，上床较早。但上床后又不能入睡。坎兑后又服药，始朦胧睡去。但噩梦梦呓自己吵醒。

外出一天，将一架热河得的旧相机（几从未用过）处理，得 90 元。可以买些药品和吃饭馆矣。

取回蔡嫂木箱。同安林漫谈绘事。借《素描教学》。似乎只有安林是一切如故。

夜观《珍珠》，如略加剪裁当更动人。

一动即盗汗。书架，床搬动方向。

1962 年 1 月 10 日（星期三） 阴转晴

昨夜服眠药仍不能入睡。苦甚。早六点起做操。

我还是痴人。蔡嫂告我能否买到带鱼，可取回煮萝卜。于是又上街。

52 年冬做的嘎巴丁，翻面。东华旧人竟还认识我姓李（有一专司翻改处，甚方便，价稍高）。49 年在沈，余送我之望远镜，毫无用场，处理得 60 元。我的生活基金达过去一月薪俸矣。

走几处寻饭，通身是汗。在翠华楼花 9 元。而归来时告以“这几天请勿来，要写材料。”近月来我是自愿跑街，为孩子，{否}多为此人！夜看《维多利亚女王传》（逛旧书店购得），甚有趣。作者即《张居正大传》[25]作者所称道者，“有史记丰神”，征用史料极丰，利用得也精确自然，行文引人入胜。卞之（共 70 多种）琳译[26]，译笔也是好的，惜错字太多。

1962 年 1 月 11 日（星期四） 晴

昨夜又如前夜。但五点半始醒来。做早操。这几天读政治经济学渐入佳境，经济核算制有点心得。

续看“维多利亚传”。仍是懒散心情。给徐振国写信（曾先后收徐及闫国卿信，收到围巾也）。买墨汁一瓶，开始写字。暂不临帖，随意划。

两餐躲开食之，真是可怜之状。

1962 年 1 月 12 日（星五） 晴

六点起，早操。读政经学一小时。上街理发、吃饭。文华殿看报影展览。绘画馆观沈周、陈老莲画展。沈之书画似均不及文徵明，却比之杜甫（谓能画各种题材），山水间有上品。陈之人物脸部过于浮肿，任伯年则胜于蓝了。书法还是那些老货。王羲之“雨后贴”实伪，然字传入内府，直传到“三希堂”之类，写得实在不高明。颜真卿字也很不好（还是晚年东西），是真的也写得不好。沈周学黄庭坚

[25] 《维多利亚女王传》作者是英国传记文学家里敦·斯特莱切（Giles Lytton Strachey，1880-1320），该书出版于 1921 年。《张居正大传》作者朱东润，（1896－1988），江苏泰兴人。1916 年英国伦敦西南学院肄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全国写作学会名誉会长等职。其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历史，尤其专长历史人物传记文字的创作。除《张居正大传》，还著有《杜甫叙论》等传记文字作品，其《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我国最早的文学批评著作之一。

[26] 卞之琳：（1910—2000）江苏海门人，诗人、翻译家。

相当到家。消磨到两点去医院，极累。医院又是三个多小时。中医开补药，内科要查血。肝无异常，却怀疑我有“眼突症”。外科腿弯叉伤无妨也。

夜观波兰《十字军》。拉得太长，共三小时。也许上下二集。最后大战，场面大，14 世纪骑士作战，满身盔甲。古代大概只有如此办法，一身铁衣，还拿刀牌作战，真是不易。

1962 年 1 月 13 日（星六） 晴

上午去吃饭又受白眼。神经实不能再受摧残。将粮票取出。下午至马凯，花 2.4 元。因不是只吃 1/9，全部下肚，饱极。整日如病后无力，大部时间挺尸，甚至思索也停止。

早起做操没带帽子，几成感冒。连服 APC 等片，下午正常。

给灼信，告以心情。

1962 年 1 月 14 日（星日） 晴

起得很早。做操。小妹送来早晚饭和冰鞋，说都去滑冰。颇为意外。为了孩子，到什刹海，还能滑，但腿硬多了。带么么坐滑椅，穿着小冰鞋还能站住，兴奋得很。整整二小时。背么么上车。只好在“家”午餐。同么么、小妹混了一下午，两个孩子都很高兴。小妹对游戏很有兴趣。么么话真多真甜，她会哄你，亲脸。抱举此儿，心中又高兴又酸痛。她出生之后，逢此巨变，多么不幸。送走小妹，独自吃了饭回来。夜得小于信，已结婚。

部仍无回音。也是令人闷闷的。

1962 年 1 月 15 日（星一） 晴

上医院抽血，不该喝杯果子水，影响血糖检查。上东单菜市买三个票的菜，修鞋、吃饭今天花十元。买工艺月份牌，剪纸花送小于新婚。给孙司长电话。刘在开会，“不要着急”。同田{清}通了电话，会将开到月底，下周一、二抽时相晤。心稍安定，不能再挺尸。

八版常有些好的谚语，惜无一份报纸，不能随时摘下。好像有一条：在愤怒时真理也会变成无理（？）爱情时则相反。吃在嘴里有冷的也有热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流水一样朝着一个方向。

1962 年 1 月 16 日（星二） 晴

昨夜未服药，睡得还好。五点醒来，做早操。整日头木木然，什么书也读不进。《哥略夫里奥夫家族》看了一半即搁下。也不想写字。也许同中药有关。参茸丸每天一丸，不应有大的反映。

发灼信。很馋。此种情况，在虎林即预见也。

夜抄摘“增广<贤文>”。

1962 年 1 月 17 日（星期三） 晴、风

去部里领生活费。不愿碰见一个熟人的心理。

只是将《哥略夫里奥夫家族》看完。只（写）十个左右的人，完全是家庭日常琐事。可怕的贪欲，毫无人性。家史的三种特性：懒散、绝顶的无用、习惯的酗酒。每个人从头至尾的交待，以及互相之间的联系、关系。长寿街[27]有的是这样的人物：群官娘的贪欲寡情；本舅的贪鄙，无能；狒猴之强霸感，

[27] 长寿街：湖南平江县长寿街镇。李锐的老家。——李南央注

渠铭之懒惰无用，生活的放荡；凌猫父子之绝顶无用；思哥之懦弱、无用，醉于仙坛。还有贪鄙的四婶，何尝不是“哥略夫族”之中国版。

为苗苗讲语法。彼人一归即速离开。

今天两顿饭吃得很饱。计算一月份已用去 75 元（《700 年欧洲画集》35 元在外），必须紧缩控制了。

接到小于信并照片。

今晨三点醒来，白天尚不觉困。

1962 年 1 月 18 日（星期四） 晴

昨夜十点服眠药，一直睡到五点半。多久以来的好睡。

最近一周，情绪不定，精神不振作，常常挺尸。应当想到在北大荒时又多么想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全部支配自己时间，抓紧读书。现在生活条件如此之好（吃饭阻碍并不大），不能再加浪费。闲日难再！

上午读政治经济学，下午帮苗复习语文。翻改旧毛布衣并十多件衬衣裤等，付币 8 元。觉甚费事也。夜观《苏曼瓦王》，捷克反特片，水平之下，情节都不明晰。抄摘“增广”毕。《辞海》竟无“增广”之条。

1962 年 1 月 19 日（星期五） 晴

上午读《政治经济学》一章。上街取衣、买物。下午二点去医院。查血结果，肝功能等均正常，只血色素 10.5 克（正常 12 克），稍低，有贫血现象。这好像是老毛病。也是开的红色补丸。夜上陈希家闲谈，为取《参考》。谈青年系统故人情况。

1962 年 1 月 20 日（星期六） 晴

几乎又是大不愉快。中午碰面，大概是办好取存手续，交我去年 12 月存入的 2500 元，又公债 500。后者搭上，早有准备。提出异议，问及存款情况。谓我冷讽，几乎发作。赶忙避开。终于还搭上 300。这一场景，简直有巴尔扎克气味！（还逼着写一收据，可笑可叹！）[28]

部来电话，谓春节前刘部长实无时间谈话。当是实情。发灼姐信。关于报刊、书籍用纸问题，写一小建议。

晚陈希送来本月《参考》。

1962 年 1 月 21 日（星期日） 晴

昨夜睡得甚好。晨六点始起床。看毕《参考》，头昏脑胀。又看毕《蔡文姬》[29]。浪漫主义之作，现代语言，使人觉得分量不重，乃诗人之作。作者有类似经历，感情相通，乃他人难为者。

蔡嫂送来上午饭。下午五点上街排队一个半小时始吃上饭。幸豆腐甚好。

今日心绪平静。书也读得进去。

廿二年的结束，应当记下点什么才对。“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恐怕应当是这样的结论。吵骂发展到虐待、侮辱，从人格到人身，给人家也给自己过不下去。这是一个漫长的（特别这十多年）渐

[28] 括号内“还逼着写一收据，可笑可叹！”一句，日记原件中是位于“晚陈希送来本月《参考》”之后的。李锐在校对清样时，将此句移至现在的位置。——李南央注

[29] 《蔡文姬》：是郭沫若的作品。

变到质变的过程，有思想的似乎也有病态的原因。当然前者是根本。如果是真正的政治、思想的关心，不应当发展到如此满足于一己发泄的形式（和程度）。想到最后分别时，可以留下这么几句话：你无遗憾，我亦无留恋，而事实上是应当有所遗憾与留恋的；这也就是我们廿二年生活的真正悲剧之所在。真是无可如何之事。

蔡嫂告我，通知她不为我做任何事也。

1962 年 1 月 22 日（星期一） 晴、大风

六点起来，早操一刻钟。上街买书。在什刹海转逛一个多小时：有入人世之感。“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哪怕只有一个人了解，还念叨，也就足以安慰了。这倒不是阿 Q，“死了总是可惜的”，呜呼！自己应当毫无怨言，应当明达，应当安分，老老实实做好不论什么事，不要为难蔡嫂。应当克服排队，经济两大困难，上街吃饭算了。春节也如此。一言为定。“不能共安乐，尤不能共患难。”这几天老想着这意思。

1962 年 1 月 23 日（星期二） 晴、风

昨夜无聊，自调坎兑。晨六点起，未作操。因睡得不好也。上午去医院，问清补丸“毒”字，是药房妨乱服中药方子另变几味药。遇曹瑛[30]，甚亲切（这是到医院见熟人第一次主动打招呼者，谅能如故旧也）。只言搞好身体，现在能读点书也好。抄下地址、电话。下午续读《德伯家的苔丝》，哈代写得如此细腻，如此乡土情味。原文一定美极。翻译甚好。风景与心理描写合二而一，气魄不如旧俄大作家，但细腻则过之，与谢德林有相同处。人到只剩下旧时回忆，老想写点旧忆，恐怕是最悲哀之事了吧。

接到灼姐包裹：芽精、参茸丸、葡萄糖等。晚上去取，图章都带了，就是忘记包裹单，只好跑两次。满身大汗。精力集中问题要时刻注意，否则会出问题。夜读《瓜豆集》[31]。此人某些社会、习俗问题的观察，自有深刻独见之处。此人之文是不可能传下去了。钉好几本子，抄{青}文，锻炼精力集中也。

大概是体力有恢复，近来有性欲要求。饱暖思淫欲，一点也不错也。在兴华村毫无要求。

1962 年 1 月 24 日（星期三） 晴、风

早操时总有风。毫无影响。设计院总务科长帮助解决吃饭问题，拟让传达室同志带回饭。想之再三，还是麻烦蔡嫂到商场去买，或自己去买。今天煮吃买来的炒面条，自己加点油料，吃得很饱。一天 8 两也就够了。洗出一套食盒，取来小锅，这一套比虎林强多了。差者自由市场而已。苗苗大考，说考得很好，只有语文、俄文有小错。近来观察，苗苗还是能用脑子的，能坚持自己意见，不盲从（遗传乎？一笑），对俄语有兴趣，能静下来读书。这些比我儿时好，扎实些。

用筷子绑了个“隔屉”，可以蒸物。

读书近来太乱，又无法改变似的。人大哲学教员李光耀来找我谈“伦理学原理”一书问题。想起 59 年没有复李琪信。

1962 年 1 月 25 日（星期四） 晴、大风

一天又混过去。六点起床，早操增至 20 分钟。贴“家族编年”相片，占去一上午时间，而且甚累。

[30] 曹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任长沙市委书记，与时在省委宣传部工作的李锐同事。后调外交部工作，做过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李锐庐山会议落难后，对李锐一直非常好。—李南央注

[31] 《瓜豆集》：鲁迅大弟周作人自编文集。

同苗苗一起午餐。嘱他寒假做好一件事：练字。似乎没有兴趣。大考成绩很好，只有俄语 96 分，其他 100 分或 5 分。但学期成绩不算很好。有平时作业差的问题。静心读《水浒》，但无计划。嘱寒假争取读完。

竟午睡约一小时。接小于信并结婚照片。收音机听到罗伯特的黑人、工人歌曲，感人之至。

仍不能集中精神读书。只好乱翻。夜十点半上床。

1962 年 1 月 26 日（星期五） 晴、大风

仍读《政治经济学》。清回几本诗选。拟有系统地将全部诗选选择一读，摘抄若干。八五 0 阁楼上读“诗史”，已得一轮廓也。

小妹放假，全 5 分。图画式手工甚爱好，手也巧。此女将来能学点东西。

现在是上午去就食，带回一点，下午自食，倒也相安。

“苔丝”尚未读毕。

这两天改穿毛裤，觉腿冷，左腿弯酸痛。仍穿棉裤，不敢如此锻炼。

1962 年 1 月 27 日（星期六）

风基本停了。上午到商场买馒头一斤，豆腐老[脑]二两。下午上交道口观《菲利与玛利》。匈牙利的严肃喜剧片。但满场（用明天的票坐最后排）。马凯晚餐，买菜二份，明后天无虑也。

上午清底片，只剔出约 1/8，还得再清一次。如此恐得几十元印（晚上复查，还需再清）。

整日没有读书。昨夜二点半醒来，又服一次眠药。大概到四点始入睡。

1962 年 1 月 28 日（星期日） 又大风

昨天买的粮食，今天也没吃完。三餐大概只吃了七两，买回的菜也只吃了一半。有感冒意，挺尸，也读点书。

徐振国又寄来一箱鱼（钩σ），净重约七斤。腌了晒干的。心甚感激。骑自行车去取的。来回约四里，一点不累。前一个月骑过一次，甚觉累。证明体力有了进步。此间总务科借给我一辆自行车。传达室老刘、老徐，总局老人，甚为照顾。

1962 年 1 月 29 日（星期一） 仍大风

感冒似未发作。昨夜又是起床服药始入睡。收音机音乐可以催眠，但无人为之关机。

今天大事是读完“苔丝”。永留人世的悲剧，歌颂爱情，歌颂纯洁的灵魂，也歌颂了劳动和与之伴随的一切生活。故事的结局如此高潮，如此出人意表。写农村的生活和田园风习，有如《冰岛渔夫》的感人。作者几乎是在精雕细刻，却又不露刀痕，使读者时时为苔丝的命运提心吊胆,明知会向悲剧发展，总愿作者安排稍好一点。“苔丝”比“安娜”命运令人耿耿于怀。关于宗教问题写得甚多，是反神权的。惜不了解欧洲之宗教历史。这样好的书，过去一直没想到去读它。

部分给副业生产物（白菜、萝卜各 15 斤，土豆 7 斤，葱 1 斤，花生一斤，肉一斤，油半斤，海带 1 斤），请老刘取回。无劳受禄。全部交给蔡嫂。孩子们过寒假有点菜吃了，心中稍安。蔡嫂昨天态度开始改变，被追查也！

1962 年 1 月 30 日（星期二） 晴

又是三点半醒来，陷入乱思。感冒没发展，只是喉头有白痰（大概是前天擦身，没等汗停所致）。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翻读完毕，开始读帝义部分。开始看《傲慢与偏见》。

上午十点至商场为孩子们买年货。买馒头、烧饼 2.4 斤，又年糕 1.4 斤，并送老刘、老徐饼干各半斤。

今日碰面，又吩咐打电话，买灯泡也。蔡嫂态度也转，大概是昨天几十斤菜的结果！只要是对孩子有益之事，一概都做，其他不计。

结一月份帐，惊人得很：172 元有少无多。吃饭占 50 元，点心、果汁 36 元，营养药 24 元，书籍 44 元，其他改衣零用。暂定以后月计划：吃饭 30 元，点心 10 元，营养药 10 元，其他 10 元。恐怕做不到（下月还有改衣费 24 元特别开支）。特别开支就只有用存款了。停止买书也是一个办法，但恐做不到。

发灼姐，徐振国信。

1962 年 1 月 31 日（星期三） 晴

昨夜十二点起服眠药，断断续续睡到六点，总共睡了八小时。多日未有之事。至夜十一点半，看完《傲慢与偏见》。无哈代之哲理，和作者的许多自白，像读故事书一样。因而读得极快。

上午教小妹写字。

感冒藏得很深。喉痛，塞痰，服羚解丸四枚。

1962 年 2 月 1 日（星期四） 晴、风基本停息

抄摘《素描教学》。启人深思者甚多，非仅关绘画也。如“虽然正确，然而不妙”，即形似、神似问题。“差不多要画一百遍，才能有精炼的结果。”“整体地领会所描画的对象，顺序确定细节。”“开始和结束都需要才能，而中间却需要埋头苦干。”“素描是思考、研究物体本质；油画是感觉、表达外表。”

喉痰转剧，浓痰变多。用甘草片。身体是一点麻胡[马虎]也不成了。

教小妹写字。

孩子们有了菜吃，心中也安慰一些。

下午至夜间，一口气读完“哈代短篇集”，六篇中感人者，只第一篇《儿子的否决权》。

1962 年 2 月 2 日（星期五） 晴

昨夜空前失眠。十点半入睡，已服药并卡选因二片。十二点半又起服药，无效；二点再服，并逼得坎兑，仍只能半入睡。四点又服，迷迷糊糊到七点半起床。与喉痛不舒服可能有关。上医院，中西合璧。但西医也开了羚翘丸。

今天取衣、吃饭、胶卷、糖果等共花近 40 元。马凯家常豆腐确是家常，但花 2.7 元！安林不遇，相机没取到。

昨夜无法入睡时，思想翻腾，伤感片刻，乃至泪下。

1962 年 2 月 3 日（星期六） 晴

早起读任鸿隽《爱因斯坦与相对论》，应是最通俗解说，仍读不懂。真是可怜。

么么提早接回，来到我处，说个不停，东翻西找，总是见纸就要画船。还是喜欢吃糖，自称“糖姑娘”。小照片上也能认得出爸爸。眼力极好。问爸爸为何住在这里？这可无法说明了。

从安林处取回相机。

特让小妹来通知春节一起吃饭。此事得考虑一下。

小于寄来一小盒松籽。真是千里寄鹅毛！北京也是新鲜之物。

特至陈希处取《参考》。送小姑娘糖一盒。

偶翻林语堂《大荒集》，有易卜生情书一束，同歌德一样。这些老头都爱妙龄少女也。岂人情之常，抑艺术家性灵？

住在六铺坑这个地方整整八年了，大概是一生居留最久之地。一草一木都有所感。山河五亿呵！志趣相投的事业。如此残酷。

1962 年 2 月 4 日（星期日） 晴

除夕。整天同孩子们混。我的乖么么。小妹与么么挑棍，照了一张。同苗苗下象棋三盘。一起吃饭二顿。蔡嫂做了粉蒸肉。多年没尝。喝了茅台，引起整日咳嗽。

仍是自我麻木！

夜观电视，九点归来。

1962 年 2 月 5 日（星期一） 晴，初一也

今天颇无精神准备，下午找着教训，老一套：“更反动”。当然对此人更反动（此种感受是不错的），而题目只剩下一个“吃饭问题”。为何还要如此“自私”，“扰乱”之类。不要给东西影响孩子。立即愤然拿了二个火烧，一个馒头，剩饭一碗归来。这是真正最后一次了！昨天不应心软，去同餐二顿。苗苗、小妹心中也很清楚，不必敷衍的。近来睡觉全靠眠药，又常失效，如何是好！

陈励特来看我，谈岳云[32]旧事。在教书，似满意。这是一个农民型的旧知识分子。他现在还欠岳云一笔钱。中学、大学都是母校帮助的。到武汉考大学时，只 12 元，分了 6 元与老汤。比我大六岁。说到小妹身上如何有我的缺点，又是苗苗本身生命就是错误。只有呜呼！

1962 年 2 月 6 日（星期二） 晴

晨起，听《红旗》社论广播，《加强党的战斗力》。建设时期绝不能削弱党的战斗作用：对百分之几，团结中间广大群众，有所为而发也。强调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知无不言之类，民主集中关系，注意经常工作，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等优良传统。老经总得常念。

今日足未出户，两餐蔡嫂送来。

读高尔基剧本《小市民》和《最后一代》，读《且介亭什文》。接小于信。

1962 年 2 月 7 日（星期三） 阴

又是三点醒来，真是苦事。

仍终日足不出户。望窗外人群来来往往，携儿抱女，其乐融融。我则读《且介亭》，翻《警世通言》。

蔡嫂送饭，一点白菜，一碗甘菜汤，如送牢饭也。还好，有广播可听：古典音乐、相声、广播剧

[32] 岳云：李锐的中学母校名。——李南央注

（昨天听了《两张油画》，还有多日以前的一个美国工人被开除故事，都很好）。最忠实听众。这也是生活。罚我过去廿年过得太紧张了。

小妹带么么来了一下，说是么么明天将返院。又让小妹再来通知去吃晚饭。拒绝了。随后蔡嫂又来。恐引起蔡嫂反感，只好去吃“鱼头”。么么喝了半杯葡萄酒，脸绯红，很不安静。同孩子们观电视：《阿米哥》。过去似看过。又嘱带孩子们参观鲁迅馆。

晚下湿雪。

1962 年 2 月 8 日（星期一）

昨夜十二点起服药，睡到五点。早洗衣，出几身汗。一动即汗。

趁上午雪未化，带么么、小妹至人定湖，将 120 拍完。久不操此，殊无把握。整日同孩子们混。

读完两天报，顾炎武文甚好。亚马逊河原是如此水乡。

夜得琬姐信、电，今天起程，急盼见我之心情。与灼姐同一。枷锁既解，过此留宿，遂无恐惧矣！

1962 年 2 月 9 日（星期五） 阴、夜雪

昨夜又是十二点后始入睡。必须服药。做奇怪的梦：先是见勇猛大鹰于云端追捕两只毛兔似的飞物，后来则是古装仙女飞于空中，也是被鹰追逐，一群仙女与之搏斗而胜。

蔡嫂送么么去了。做饭、炒了点罗卜也备琬姐合用。24 次车明天清晨到达。

读《陆贽文》，真是大勇捐身。最后以“论裴延龄奸蠹书”贬斥，几遭诛戮，时年 42 岁。之后十年闭门不出入避谤不著书，集医方五十卷。续读《且介亭》，翻《大荒集》，论读书等文，非无一用，然过油滑，哗众取宠而已。

1962 年 2 月 10 日（星期六） 阴、雪

晨五点起，六点出发去北京站。昨夜大雪。车晚点一个多小时。琬姐瘦老多矣，一刹眼有母亲形态。在候汽车处，恰遇大、小胖来找，他们从沈阳刚到。电话知我在站。一同回来，急做面吃。小胖像灼姐，大胖像铁铮[33]，都极纯朴。小胖极用功，功课好，现在西安四军医大。但不愿学医。大胖在北京工业学院，已入党，是班长，甚懂事。苗苗、小妹来，极兴奋。似突来如此两个大哥哥，又都是大学生，还有个参了军有黄道。为他们拍了几张照。苗、妹连来两次，又去回看。小胖明早走，先回爷爷处宿。我与大胖宿于隔壁。琐谈家中旧人事。四婶、陈伯均已死去。算哥已退职，腿摔断过，将近 60 岁了。南、北都为我带来食物。一种意见都是搞好身体也。骨肉之情。真是想到沈阳去共过几天。自 1934 年上武大后，除几次回家，1936 年之后，三人就没在一起共住过了。

十二点始睡。琬姐关心者：改正错误、恢复党籍。

1962 年 2 月 11 日（星期日） 晴

昨夜服药，睡足了五小时。饼干当早点。上街吃饭，买物。几乎将一袋衣丢了。在翠华楼花去 20 元。请老刘买好车票。

[33] 大胖、小胖是李锐二姐李英华的长子和二子的小名。大胖名李力康，北京工业学院毕业后曾留校担任讲师，后调出，历任兵器部（原五机部）党组秘书、部长秘书，福州市副市长，香港华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山东国际经济开发胜利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2000 年退休。小胖名王力丰，西安第四军医大学毕业后于八十年代初公派至瑞典攻读脑神经博士学位。后留在瑞典从事中医针灸。——李南央注

早晨叫我去做“最后帮助”，答以有事，几又大发作。下午又让小妹来叫，琬姐索性去了，让讲了一顿。官仔大少爷、反革命之类，还提到国瑞打胎欺骗事。总之是仁至义尽。还有从未管过孩子。琬姐总算领教一次。“三人中，还只有你好点，”算是“得了路”。

大胖下乡返校，还在想在生活上给我些帮助。同琬姐闲聊到夜二点。让她们对我放下心来。

1962 年 2 月 12 日（星期一） 晴

晨六点醒来。蔡嫂送来早餐。苗、妹来送大姑。乘出租至站。给灼姐电报。琬姐情绪看来是好的。诗之事也嘱放心。

吃饭、理发。买的书几乎又丢了。上医院，遇张映吾[34]。粮食未过关，也有虚夸，开荒地尽草。“光头”内外日子均不好过。同[]二勉强拉手。中医仍开治痰咳药。

灼姐又带我鸡蛋、土豆、鱼等。琬姐带熏肉、鸡等，真如珍宝。母亲包了几块姜，并题字。几个广柑，苹果都给孩子，自己也留吃一枚。

1962 年 2 月 13 日（星期二） 晴

同苗妹参观鲁迅博物馆，约二小时半。小妹多看不懂，苗苗回来也难谈出印象最深之事，倒是把我引回到三十年代去了。那些熟悉的报刊，那些木刻书刊，绒面《海上述林》，逝世后的情形，也想起我们在邮政员会开的追悼会。

印象深之物事：修订书籍工具；自小直到逝世前二日文稿。如此工笔整齐小楷；极其整洁、有条理和简朴习惯；刻苦自律的生活。书夹和小块包布。[35]

又留条促帮助孩子学习。蔡嫂则告如何问起饮食，吃鸡蛋之事。此人之反复任性，人类之空前绝后。

看不进书，几不想看书，头木木然。夜晚觉盗汗。整日感觉疲倦。

教苗妹画画。

1962 年 2 月 14 日（星期三） 晴

昨夜睡前甚困，上床又一小时乱想。睡着二小时醒来，再也不能入睡。只好服药。时时怪梦，盗汗。晨食鸡蛋二枚，灼姐所赐也。

第一次拖地板，通身是汗。并洗“睡衣”。寄灼姐信，嘱她们疗养好。

上午碰面，汹汹然提起琬姐不可再来。

下午帮苗妹作文。小妹很快写好，苗苗倔了两个钟头，写了一行。只好留条，并告打小妹耳光事。晚上找去一同训苗。竟说到所谓“自己脾气不好，打骂爸爸，现在只好交党来改。”呜呼！此人之要面子实在可怕。

续读《政治经济学》。看梅里美《查理第九轶事》。服水药（杏仁、栀等），并二陈丸。咳嗽好多。

1962 年 2 月 15 日（星期四） 晴

早六点起，恢复早操。昨夜睡得较好。

[34] 张映吾：李锐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时的同事。上海解放时担任过市府新闻处代表，后做过驻前苏联文化参赞。——李南央注

[35] 此一段在日记原文中位于最后一段“教苗妹画画”之前。李锐在校对清样时将其移至此处。——李南央注

到部取生活费。房水电仍 1.4 元，不解何故。

850[36]来要 61 年 1、2 月份之 160 元，真是可恼。可惜收条回来后已毁。归途到北海画舫斋观迎春画展。佳品不多，国画技法上不吸收西法实难发展。鼓楼新华书店为我留书多种。买书十元，内有《星火燎原》六，《六十年变迁》二，等。买《夏目漱石选集》第二（第一过去未注意）。读《哥儿》，朴实幽默，如说故事。

最近可能服眠药过多，头更木木闷闷。

食柑橘一枚已两天，而牙酸不止，影响吃饭。牙齿也是真坏起来了。

下午带小妹参观自然博物馆，只看完动物部分。

1962 年 2 月 16 日（星期五） 晴

早操后通身舒服。昨夜未服眠药，睡足约七小时。多日未有之事。

续读《政治经济学》。看完《哥儿》。赵树理也似这种文风。续看《旅宿》。帮苗苗做几何，发现老师改练习也有错。“家庭”讨论，拟让小妹转到北郊小学，对身体和改正缺点有好处。小妹又发烧 38.8º，带到医务室打针，自己注射 B12（灼姐前寄来一盒）。仍一周二次。

夜观玻利维亚片《瀑布》，为的是看南美风景习俗。内容则“全民劳动”也，远赶不上 30 年代《大路》等片水平。听完《雷雨》三四幕广播。此剧看过两次，这次听还是动人心魄。又续听《蔡文姬》断片，几乎入睡。

1962 年 2 月 17 日（星期六） 晴、大风

六点起，早操。昨夜睡七小时。

小妹仍发烧。

选印一批照片。上街修鞋，取照片。那天下雪照的有几张甚好，侧光与黄镜头之功。今天又用廿多元！修鞋、照片、吃饭、点心四项。

小妹转学尚有困难，北郊五年级有 5 人登记要转。谈到东郊有一男老师不正常情况，需加警惕。又谈“立场”，可说者“正反闻”一句也。“可写沈阳接管”。真是可笑。又谈到大夏在市委谈到对其许多不利处。我现在真是能做到对一切保持沉默了。对这位高明之事，实也再无兴趣。又劝我好好读书，只能答当然在读书也。

大胖晚间来，不遇。留一小包花生，乃同学所赠。要我多增加营养。心中甚觉不安。

出汗过多，夜搽澡，换衣。

补：调子不如以前之高。

1962 年 2 月 18 日（星期日） 晴、大风

六点半起床。昨夜又睡足七小时。

洗衣后，吃大碗面，九点动身去看么么。车甚挤，从颐和园又步行，到六一院时已十一点钟。四个孩子全气管炎住在病室。么么呆了很久，不讲话，脸显著瘦了。给她剥橘子，吃糖。接着吃面饭，吐了。招抚睡下。看照片甚久。后来才说话，要爸爸多呆一会儿。答：“不想妈妈，不想阿姨。”全院看了一遍，三栋二层大房，都有一游戏室，有钢琴，寝室如暖房，全部种了果树，世界第一流水平。青龙桥

[36] 指李锐曾流放过的北大荒 850 农场。——李南央注

吃午饭。比城内价廉物美，三两饭即够。穿北宫门出东宫门，过后山听松风至迎春亭，为孩子们买冰糖葫芦和糖核桃。

夜观电视《甲午海战》，将人真地带到十九世纪末。李鸿章之媚外昏朽，邓世昌之英雄，渔民之仇倭传统。

1962 年 2 月 19 日（星期一） 晴、风

好景不常：昨夜服药，仍四点醒来。早操。读《政治经济学》二章。提前吃午饭。司徒乔画展却星一休息，只好到文物出版社等地转逛，买狐毫小笔一枝。新华书店已无书可购，在颐和园书店还买到《狄得罗》。

中医开水药旧方，略有变更，加琥珀粉，谓可安眠。春季不赞成服参茸丸，似是中医铁规。仍开麦味地黄丸。

夜翻新购书。吴晗《春天集》，分量轻，一种民主人士气味。

为小妹转学，发人事处信。

1962 年 2 月 20 日（星期二） 晴、下午大风

睡情如昨。

小妹已转好学。

读完帝国主义部分。将《旅宿》尾巴看完。这篇东西很有情趣，抒写作者出世、入世的美学思想，主人公是画家（第一人称）。写山景、写雨、写海，更重要的是写贯穿全篇的唯一的一个世家女子。婚姻不幸，任性，玩世不恭，似已入禅道。画家被她的外形与内在所牵引，画并未作一张，诗写得不少（都是汉诗）。作者对资产阶级的社会显然是厌恶的，想保留自我的美好天地。第一次读夏目漱石的作品，只此二篇，不知第一集有些什么。日本人写的东西更接近我们，特别是这些精通汉学的人。似乎鲁迅也是喜爱夏目漱石的。

下午遇着在家，连话也不想答。在厨房随意吃点饭，带回明天口粮（听说明天在家也）。

夜陈希送来《参考》，真是感激。说到北京还要大精简，甚忙。不拟再催了。

收小于信。

1962 年 2 月 21 日（星期三） 晴

昨夜十二点 out。仰睡之故。醒来即不能入睡。一点半服药，断断续续睡到六点。

发小于、陈地信（要布袋）。读《政治经济学》最前面一部分。开始看《创业史》。这是仅次于赵树理的作者。《种谷记》即注意读了。真正熟悉中国农村的人。

下午兴致所至，将《哭灵》抄就，并将《菊花会》开了个头。真是悲哀，剩下写儿时回忆了。但也是为了练习脑力，也不应当完全让笔生锈。

自做饭两顿。晚上煮了面，将琬姐带来的一个鸡腿煮了。这几天都在吃灼姐捎的鸡蛋。我的伙食真是不易，南、北几千里的支援。

晚上去吃药。不愿见面，小妹当传达！

1962 年 2 月 22 日（星期四） 晴

除稍读《政治经济学》外，几乎整日被《创业史》占去。对农民了解得透，有作者的思想，议论有的恰到好处。作者大概深爱家乡，八百里秦川，终南山下，又是水稻区域，怎能不写风景？也描得恰当，与情节相融。语言是农民的，但还不是每个人物像赵树理一样，几句话既可辨别其为何人。气魄也是大的，对各种类型农民的思想意识挖得很深。

小妹下午来补地理。蔡嫂送饭两次。夜一点上床。

1962 年 2 月 23 日（星期五） 晴、小雪

昨夜仍服药，睡到六点半。

整日看《创业史》毕。为小妹补地理。夜观《春雷》，不及《洪湖赤卫队》远矣。

1962 年 2 月 24 日（星期六） 小雪

上街、吃饭，取照片等。又买书 10 元，有《新桃花扇》等（仍鼓楼书店所留）。观司徒乔遗作。《灾民图》是伟大的艺术家的良心，技巧上看来最高的是粉画。一张缅甸的《夜宵图》实在高明，水彩近国画风格，国画则不如徐悲鸿，看来素描底子也不如徐。《三个老华工》实杰作，同思想感情为此深切有关。

归来一身大汗。擦身，换衣。夜乱翻书至十二点。服药上床。

1962 年 2 月 25 日（星期日） 阴、大风

上午整理内务。要来一个书架置西墙，将书分装两架，坐卧都可随手取阅了。

整日脑子木木，尤其前额如板状，什么书也不想看。

叫去吃饭。中午自煮面，晚上只好去。

琬姐来时找小妹谈过“公公可怜”之类话，大概盘问出来，“进行了一天阶级斗争”。汹汹然找来谈，又是“政治面目不明”。无法容忍，将筷子一推，爬[扒]完几口面即走了。此人可悲可笑。吃西瓜不忘抗日，时时刻刻用着斗争会上的调子。让她在花腔女高音中生活下去吧。

晚上看完卓别林的《一个国王在纽约》。真是讽刺得淋漓尽致。可惜无缘看到影片。

1962 年 2 月 26 日（星期一） 晴

昨夜仍睡约 6 小时，头仍木木。只是将《菊花会》写毕。读了点《政治经济学》。上医务室打 B12。乱翻什书。

晚上女高音竟跑来又要谈琬姐事，又谈起吃饭事，实不愿应付，命其速走。再去一次，当蔡嫂面言明三月一日起划清界限，完全自理。情绪到了要爆炸程度，大吼了几下。去时自己亦无把握控制。果然如此。有次，北京医院医生怀疑我有甲状腺病，似眼突出，今夜才深深意识到控制不住的危险。要严加注意，要想法找件具体事做。

近日有性欲要求，也使人心烦。已绝欲三年，今后还不知将再绝若干年。因之必须找到精力集中之处和精神安定之法。目前头木，记忆衰退，精神恍惚都不是好现象。

接灼姐信。

1962 年 2 月 27 日（星期二） 晴

昨夜不能入睡，自调坎兑。三点醒，再服药，继续睡到七点半。稀有之事。整日精神良好。将《菊花会》抄好，将两稿寄灼姐，并说明为练习精力集中，拟写回忆，希予合作。颇有些想法：抄文、写文，这样可打发日子。逐渐能读进些书。

夜上陈希家，托其爱人借《解放日报》等。目前增产节约，整顿秩序，精兵简政等。此次做到畅所欲言。钢到 800 多也。

1962 年 2 月 28 日（星期三） 晴、风

昨夜服药，睡得尚好。但上午甚感疲倦。读《政治经济学》几页，即躺下，更不能提笔，只是将报纸看完。看完郭沫若之驳《随园诗话》，甚有意思。

下午去医院。又买书 6 元。得哈利《太平天国亲历记》。上马凯吃饭。蔡嫂送最后两餐。活到 45 岁，为吃饭事弄得如此狼狈！如果算命，真不知前世何孽！

中药是否暂停服？自己做锻炼，骑车也是一法。集中精力，练习记忆，读书抄文，对目前生活一定要非常满足、非常满足。在北大荒不是常憧憬这样的生活吗？能吃到粮食，能吃得饱，能有较多时间读书。而现在是可以上馆子，全部时间读书，生活条件安定、舒适，房子朝阳，暖气，每天二次热水，过去家居也未有如此方便。李锐呀，李锐，你怎么这样不知足呢？定要清除自己任何抱怨之情，何等没出息。这也还是立场问题。

夜观《走向新岸》，动人的。

二月份费用：共 154 元。内书籍 32 元，吃饭 40 元，果汁、饼干等 15 元，营养药 15 元，胶卷照片 16 元，改衣服、修鞋等 30 元，其他（车费）7 元。其中琬姐来花用约 30 元。再除改衣，照片等款，自己生活费 75 元。书也买得太多了。因此原来计划不超过 60 元。如果真正节约起来是可能的。

1962 年 3 月 1 日（星期四） 晴、风

昨夜睡得还好。仍与服药有关。

自理炊事，吃昨天剩余饭菜，甚为心安。没有读正书。草《卖旧物》1500 字。《挨打》架子想好，抓住兴致大概可以写下去的。又搬来《鲁迅全集》，并混账“兄弟”全部什文集，休息时翻翻。

夜翻什书，并《北京晚报》几张。《王道与霸道》有掉书袋，卖弄博学之病。《红与专》之青春漫步甚平平也。

1962 年 3 月 2 日（星期五） 晴

心中闷郁，只有挺尸。

抄就《卖旧物》，甚觉无聊，不想再提笔。书架上随手抽书翻翻。《平屋什文》之中年人等，都是一股暮气。翻到《太平天国亲历记》才被吸引。外国人总是详记事实，最为可贵。中国的士人历来顾忌太多，束缚太多，不敢实记事实。没有这些纪实的资料，又何来历史？根据什么来作研究分析？我们这一代的历史，后代研究起来就困难。弄历史的人接触不到全面资料，只看将来如何看待“内府档案”。

上市、上商场买饭二斤归。计米饭 1.2 斤，炒面 0.4，火烧 0.4，共花 0.56 元。又丢下饭盒，骑车再取。每买一次东西，就要丢三落四，如何是好。中药决计停服，也没有砂锅可用。

1962 年 3 月 3 日（星期六） 晴

睡足六小时。

读《政治经济学》一章。翻“亲历记”。上商场买饭、买纸、果汁等。下午么么回，先在我处玩了约一小时，画像一张。精神一松。

夜听《北京人》，似演得过火。整日头木木，前额尤甚。

1962 年 3 月 4 日（星期日） 晴

前额如石板，几挺尸半日，有大病后感觉，通身发软。

早晨抄、改“旧物”一遍。翻“亲历记”。什么事也不想做。蔡嫂和孩子们送来棕绷床。问我买钢琴意见，只有支持。

接陈地信。

1962 年 3 月 5 日（星期一） 晴

今天精神似乎好一点。么么要在家住几天。

上午去取书并几个黄罗[萝]卜。读高士其的《科学诗》。读毕拟交苗、妹。政经学第一分册读完，现只剩二分册了。午饭后睡着了一小阵。

上街洗旧照片，花 11 元。吃饭 2.2 元。夜至安林家，谈司徒乔的画。过去因去美国一段不清，大概受些影响。《灾民图》不见印出，似亦无选作出版。而此人思想是深的，有很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又谈李天祥等人作品，似北大荒派之套色木刻。李是安林现在老师。谓其对色彩研究很深，会教学，强调速写重要，不会速写即不能作大画家。又为我讲解冷热关系。再看“印象主义”，爱不释手也。Monet 等作品仍是写实的。“睡莲”一幅，掌握色彩，技法之老练透熟，亦如齐白石晚年之画虾也。看来也只是弯弯几笔。要来碳棒小根，6B 一支。交修相机款 10 元。

1962 年 3 月 6 日（星期二） 阴转晴

发点牢骚：从客观上说，我这个人现在真是道道地地最无用的人了，没有劳动，不创造任何价值，因而也实在是一个被遗忘了的人，虽然不能说是“被遗弃”。

下午接到从百货大楼打来的电话，商量买钢琴之事。“还是找你商量一下。”这就是我现在所表现的“使用价值”，未被遗忘之处！[37]

第一分册读完，就自然找出《资本论》第一卷来。过去只读过序言，今天开始读几页正文。真正接触到马克思是怎样写作这样的科学著作的：每一种意见，断语，甚至是譬语，凡是有出处的，必须精确地注出；是这样消化、征用别人的劳动的。

读《素描教学》，按其程式对镜自画像，定中心线并整个轮廓。

么么来玩，一眼看出是“爸爸”。独自唱“没羞没脸皮……”儿歌。问是哪儿学来的，指着自己脑袋“Ber 头想出来的。”真有意思。

今天将剩下菜饭吃完。晚上又几乎什么书都不能翻了，只好翻《司托泼》。

[37] 我的母亲范元甄此时决定让我开始学习钢琴。这里指的是与我父亲李锐商量买钢琴之事。后来在母亲的老朋友，时任中央广播文工团合唱团副团长徐炜阿姨的帮助下，买下了合唱团男高音歌唱家朱崇茂家的旧琴。——李南央注

1962 年 3 月 7 日（星期三） 晴、风

上午么么又来玩一阵。穿珠子，说个不停。昨天数数 10 位数，今天即能快数了。

上午到商场吃饭，吃了一碟白菜，香口之至。买回火烧等。自己摆 1959 围棋选，一局如摆三四次，当有所获。

下午将像画毕。凶神恶样子，没有办法。

马克思呀，你的《资本论》真不易读，觉得太烦琐了。

夜“举家”观《社会中坚》，难得看到的美国罢工片，讲工人团结斗争之重要。

1962 年 3 月 8 日（星期四） 晴

早晨么么回园。

今天用日本蜡笔写自画，可说是失败的。镜子不对劲也有关。轮廓不准，鼻、嘴都不得法，神情亦呆。

夜自走棋局。中午去商场，买到 1.2 两米饭。略读《资本论》。

1962 年 3 月 9 日（星期五） 晴

睡得尚好，约六小时多。头部似形壳，亦痛。还能读书。读《政治经济学》一章。翻到“白皮书”，事情熟悉，翻了几十页。写《挨打》一千多字。没去商场食堂，将昨天剩饭吃了。下午蔡嫂炒了些胡萝卜送来。母亲捎来咸鸭蛋还有三枚，晚上煮了白水面吃了。吃一顿计划一顿的，这也是生活。

不敢多摆围棋。晚上即感浑身酸痛，如流感之后，不知何故。

1962 年 3 月 10 日（星期六） 晴

早晨上部取生活费，甚觉疲倦。昨天酸痛更重。街上吃饭未果，十点归来煮白水面一碗。躺下之后仍不适。服索密痛二片，下午见好。不能读书，摆围棋消遣。钢琴仍买旧货。告以苗苗功课不好。

1962 年 3 月 11 日（星期日） 晴

简直不敢看日历。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过去。昨夜服药，睡得甚好。

上午偶然观《墨西哥人》，有些像《牛虻》。写墨西哥人倔强的性格，拳斗之启发：菲利蒲除意志、技巧之外，有过艰苦的“挨打”训练，经得起最沉重的打击，毫不气馁。杰克伦敦原著改编的。听广播《套中人》，除一般叙述外，穿插具体事有三：婚事、自行车和坠梯。别里可夫如在目前，契柯夫 44 岁就死了（1860—1904），留下多少东西给人类。读《富兰克林自传》。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某种奠基人。那个时候的报纸由印刷所办。扫街、修路，一切都是民办。读来很有趣味。私人合办图书馆，也是引人深思的。

蔡嫂将琬姐带我之小块“腊肉”剩下骨头煮好海带送来。今天一天就靠此二餐。多日未有之美味。富兰克林一生讲节食，证明节食亦可长寿，是有道理的。他有 13 条生活道德的标准，如食不过饱，饮不过量，沉默，除非于人于己有利之言不谈，避免琐屑谈话；决断，决定做的应该做的事，必须成功；俭朴、勤劳、诚恳等等，也即古人“养性修身之道”，不过不如理学家之言罢了。还有贞洁一条：非为健康和后嗣不行房事。不知富有几个女儿，这条是不易办的。日常作息起居也定得很严格。想起杨昌济

[38]之为人。

1962 年 3 月 12 日（星期一） 晴

读政经一章。上街取照片，不甚满意。贪其较便宜。旧片全部交印，再花 11.5 元。计为了结“两伤双美编年”共 45 元，也是我之一生的段落纪念。买 19 世纪末日本作家樋口一叶、二叶亭四迷两人选集。这是读夏目漱石后对日本作家发生好感所致。先翻一叶日记，这是一位只活了 25 岁的女子。在那个乌七八糟的文坛中，如此严肃对待自己创作和个人生活，在现在也是令人敬佩的。

吃饭花了 5 元。买回二盘菜，还可维持明天一天。寄财务科信，以后月费拨银行转。

夜观《哈蒂发》，原来是写奴隶时期斗争故事。地理背景不明，像非洲或近东，沙漠地区，时代当在纪元前？人类历史过程是极愚蠢和极聪明的交织过程。

1962 年 3 月 13 日（星期二） 晴

天气很暖和了，白天室外到 18℃。两次试脱下棉衣，十分钟后又穿上。

读政经二章，只剩四章了。读范著通史。搬出后即中止，仍应读完。少翻什书。

下午上医务室打针，上商场买果汁、饼干。昨天买到一个烤馒头的铁丝夹子，用来很惬意。夜观《春香传》。今古奇观式的故事，朝鲜片的力作。五彩的，镜头甚美。溪边、林中、高树上荡秋千，姑娘飘飘欲仙，诗情画意，令人发思古幽情。情节还有不够真实处，春香家应贫寒一些。有些镜头太累赘，太无含蓄余味。总的是可观片子。

1962 年 3 月 14 日（星期三） 晴、大风

大风，整天没有出门。读政经学一章，读通史。早饭后和中午极感疲累，其实昨夜睡足七小时。迷迷糊糊挺尸两阵。下午蔡嫂送来炒豆腐，特意说明受嘱留一份。我是软心之人，但这些小情节引不起波动了。

昨夜梦见尤林洛夫，还似有十月革命街头情景，还有列宁，真是奇事。

抄改《挨打》，尾巴未毕。

1962 年 3 月 15 日（星期四） 晴、大风

冒着大风上街吃饭。第一次上“烤肉季”，上都名馆也。叫焖肉，豆腐各一盘。做法老手，但现在是讲量了，实惠并不比马凯强。五个小火烧大概是特色。共花 4 元。又到后门桥买米饭一斤。饭后到画舫斋观插图展览。彦涵木刻应评第一，蒋兆和不如黄胄。周令钊装饰甚好，表现少数民族传奇故事。叶浅予《子夜》原稿反不如报纸印出生动，吴荪甫形象觉洋气一些，像跟班人，不像大实业家。

回来极累，挺尸一小时。翻明清史料等。照片最后一批洗毕，再花 4 元。银行取款 30 元。一个月 60 元是过不去的。

[38] 杨昌济：（1871—1920）湖南长沙县人。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老师。其女杨开慧为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1903 年考取官费留日学生，在日本学习 6 年。1909 年从日本赴英国继续攻读哲学、伦理学，后又到德国考察教育。回国后献身教育，支持和参加新文化运动。1918 年 6 月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五四运动时，发表《告学生》一文，表达他对青年的热切期望。

1962 年 3 月 16 日（星期五） 晴、大风

《政治经济学》读完，可记大事业。全部有打记，甚便于以后翻阅。这样的书，我们可能还是写不出来的。一则对资本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经济著作不如人家之熟悉，二则最主要的是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还不成熟也。续读通史。西汉儒学一段写得很好，对宋明理学评述很精：伦理道德虽无不打上封建统治阶级烙印，但精到处也与人民的伦理道德有{其}神一性。

取来电炉，电工可来安插销，如此就无吃饭顾虑了。只要有粮食，就饿不着。

夜阅毕二叶亭四迷的《浮云》。描叙中颇多章回小说的俗调，如柳眉杏眼之类，不如夏目漱石远矣。

接灼姐信，嘱以休息为主。

1962 年 3 月 17 日（星期六） 晴

今日风息。读通史。电话北京图书馆。借书要介绍信，拟罢。

插销不能安，为此二事闷闷，影响精神与物质也。写信索书，旋毁之。闭门韬晦，何必多事。

下午赴动物园接么么归。带我去缴费处。归途因走道不顺意而大哭。此儿实乖巧。看苗苗作业，几何不好，写字稍有进步。钢琴已买归。看了一眼，不愿多留。

昨半夜自调坎兑。近来睡眠较好，多日没有服药。

1962 年 3 月 18 日（星期日） 阴

暖气已停。今日天阴，室内下降至 13℃，只好再穿棉裤，整日足不出户。翻明清史料，翻董小宛考，明末公子三大风流，而诗妓之贞雅有识，非《桃花扇》一剧也。

很想找么么一亲，实不愿见花腔。夜翻《新桃花扇》。

1962 年 3 月 19 日（星期一） 阴

昨夜小雪，外出加毛背心。空气清新，脚无尘土。烤肉季吃粉条一盘 1.5 元。听食客说过去吃饭之贱。

受不住书的引诱，又买书约 18 元。有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五四资料》等，又鲁迅手稿。

每吃一盘菜，又想到可买一本书。还是精神胜于物质也。理发、取照片。小妹求钉钢琴坐椅，真是为了孩子。仍看《新桃花扇》，只图情节，文笔甚陋，格调亦低。

1962 年 3 月 20 日（星期二） 晴

早晨人大哲学系两个青年来取《伦理学原理》照片。和他们谈读历史熟悉古籍，说吕思勉精读廿四史三遍之事。

骑车上鼓楼。装电炉插销。马凯吃饭，花 5.6 元，肉菜二种。翻《隋唐五代史》，只求史料也。回来又想着弄抗战史事，以 5—10 年功夫，总可有所结果。活人活材料过多，倒是困难。

收到帆布袋。夜读《梦溪笔谈》新校正本。

1962 年 3 月 21 日（星期三） 晴、风

发灼姐、家桢并陈地信。打 B12，每周一次了，总忘。翻完唐弢《长短集》，因内中有周作人五十诗及苏雪林一案（当时在武大实可向上海投一稿也。记得已动员中文系人不上课。我画一狗追主人于《宇

宙风》苏文上，贴于寝食[室]食堂过道），还有甫明事迹。续读通史，翻郭沫若《文史论集》。其实第一<部>分中有些文不必选入，并无学术性质。

衣架不让用，花腔为人可叹之至。用电炉煮面两餐。马凯之菜，可口空前。

坎兑之潮又起，奈何！

1962 年 3 月 22 日（星期四） 风

近日头木木情况较好，大概与睡好有关。昨夜因迟睡，只好服药。

读通史，上街买饭，取出最后一批照片。马凯买鲜鱼两盘，肉一，共花 6 元。骑车遇风，已不觉过累，汗出得也不过多。下午整理照片编年，只好凭孩子们年岁貌态以定。夜看二叶亭四迷《留影》至十二点半。五个人物生动之至，家庭爱情悲剧，衬之以社会，养子的命运，小野指边的纯朴、懦弱，受儒家“情分”的束缚；小夜子的善良、爱情的执著，自求独立的坚强，舍己为人；那对母女的狠辣、卑下，外强中干；家庭冲突，“夫妇”角吵，细腻入微，如闻其声，使人非一口气看完不可。

1962 年 3 月 23 日（星期五） 风

上午特去观西藏写生。人物、风景都是爽朗，明快，充满阳光的，多习作性质。潘 x 素描老练，还是董希文技法熟，因而题材较广，画幅也多。市场旧书铺买到《夏目漱石一集》（我是猫）。前记中有关二集的说明，评述。多日以来即访此书。又到人民市场问修脸盆事，归来已下午三点。今日二餐。故居取物，外国名著都被取走，将来又得争执一番。夜翻《甲申纪事》。

1962 年 3 月 24 日（星期六） 风

读通史一节。煮面食后上街。将虎林带回脸盆在东四市场修好（亲自动手一例，否则交蔡嫂始终无法处理）。然后看电影两场。《痛苦的一页》，写希特勒上台前夜德国社会情况，小资产阶级乃至工人子弟如何参加了冲锋队。《上尉的女儿》似旧片（报载宽银幕，谅必是新彩色片），明星影院条件太差，又坐后排，印象仍深。读普希金原作时即深为感动也。最后镜头是普加恰夫上断头台，盖世英雄，宁愿为鹰而短命，绝不愿做乌鸦苟活长寿。女主角似毫无思想，演得太贫血。虽为家庭束缚，应当爱憎分明的。

又在旧书店找到《历史研究》1957.10 月一本（内有《长沙购书记》一文）。归途吃点心果汁一元，并在马凯晚餐，买“脑{脍}豆腐”。

苗苗洗澡中煤毒，赶去看时已醒来。医生已打过针（老徐告可即服醋，当时[是]民间老方，不知效用到底如何）。此儿体质终弱，也笨拙，早一点将门打开即可无事。

昨夜二点醒来，终于自调后再入睡！

1962 年 3 月 25 日（星期日） 大风

整日六级大风。上午重读《封建社会长期迟滞》一文。拟作“读史摘要”。看完二叶亭四迷《平凡》。全书看毕，写儿时与小花狗的感情极为真切，写性欲要求也是真率的。看来郁达夫曾受其影响。三篇都写知识分子，对封建、官僚社会的厌恶，卑微的愿望也不能实现。这些人物、生活、习俗，感情同旧中国相似，都是熟悉的，因而亲切。夜为观《小康人家》，却再看《没说完的故事》。此片值得再看一遍。两位主角的坚毅、不屈于“个人不幸”的精神，我正需要。丽莎形象真像维那斯雕塑，特别是侧面。尤

林发作时有一近景置裴多芬胸像。虽是爱音乐，也象征性格也。这一对中年恋爱者的可贵品格：永远向前，全副精力，时刻战斗，“我”融化于事业和理想。忽然想到，关于恋爱和婚姻我似乎可以写一篇博士论文。谁有我这么多丰富的经历呢？可以先写下断想。斯托泼教授关于性的生活写下不朽的著作，有益于人群。我是可以写些感想给青年和中年的，虽然尚无老年的经验。

1962 年 3 月 26 日（星期一） 大风

开始读《哲学原理》。每日 25 页，得读一个月。

突然心血来潮，整理“初期”重印本。难得闲空，了却这一段旧账。材料甚多，尤以驱张一节不易，难者还是当时“哲学思想”。“原理”一书应当重写。于是将已收之书和材料再行搬出，并动手改订。

接灼、琬信。

1962 年 3 月 27 日（星期二） 下午大风

半夜好一阵打喷嚏，身上觉冷。而这两天都是穿绒衣睡的（原已改穿衬衣，几天前又恢复）。早晨即觉感冒味道。服 APC，并上医务室。仍开 APC。没有取药。只好挺尸，翻闲书。下午和夜晚看杰克伦敦短篇集。《但勃斯之梦》令人痛快之至，《一块排骨》使人郁郁不散（此篇写拳斗及拳斗家之细节，好像作者本人有过此种经验）。又看樋口一叶的《浊流》等三篇。《自焚》，结构松，主题人物都不鲜明，不深。《浊流》也并未有意识引人到社会问题去，好像只是嫖客与妓女本身的问题，结构也散一些。

服 APC 四次。伤风未发展。

发琬、灼姐信。

1962 年 3 月 28 日（星期三） 风

读《哲学原理》十几页，即外出。至东四市场修食盆等。旧书店翻找《历史研究》等刊物十多本，又买到《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三、四集（12 元）。两点看《更高原则》，捷克沦陷时一个中学对待屠杀政策的反抗。写了几个典型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最勇敢的贫苦学生，引用了二千年前希腊哲人对个人气节和抵抗强暴的格言为主。听不清原话。动人的片子。

马凯夜餐。买回猪肠两盘，分一份与孩子。小妹馋也。结三月份帐，共花约 150 元。如何是好！计大宗：照片 29，吃饭 33，书（报）48，营养药 12，糖果等 10。今天又从银行取出 50 元。下个月必须节省了。不去书店倒是一法。

收徐振国信，谓无鱼可买。我已忘之。

人民日报社论《稳扎稳打，逐步前进》，写乌鲁木齐河治理利用，一小河也！

1962 年 3 月 29 日（星期四） 晴

今日无风。早起晒被，洗头，精神一爽。

蔡嫂送来炒油白菜并二米饭。多日未有之美食。

收到灼姐寄腊八豆炒面包果。复信并寄徐振国信。

读完“一师校史稿”。乃 58 年，王前[39]所寄，颇有些材料。拟去信一问。又翻《湘灾纪略》。当集

[39] 王前：李锐武大同级教育系毕业，1949 年任湖南一师教务主任，将毛泽东早年一师“夜学日志”等从孔校长家找出。——李南央注

中精力将“初期”有关资料收拢。为谢文清[40]写材料。

1962 年 3 月 30 日（星期五） 晴

上午只是给王前信，请说明“校史”资料。

特骑车至交道口观《理查三世》。莎氏名剧。只是累娜夫人事不易理解，仅是“妇人心”而已？可惜是字幕，简直听不懂。15 世纪的英国宫廷，伦敦都简陋得很，还没有沈阳故宫的规模。最后战场一场印象深刻。欧洲的盔甲比中国的大概顶用。帽子上露眼睛（在莫斯科见过）。回来当然一身大汗，极累。吃腊八豆，想起儿时生活。

1962 年 3 月 31 日（星期六）

早晨碰鬼。去取物，高音卧病。为派我去修收音机而顶起来。“为孩子可以，为你，对不起。”竟跑到阳台上撒泼，骂街。

看不下书，上街吃饭。为了孩子，雇三轮将收音机搬到百货大楼修理，比公私合营处可靠得多。逛市场，买书三本。书买得不少，必须读。

昨夜服药后仍不能入睡，只好自调。今日精神反爽。抑自然规律，必以人工顺从焉？换衣搽身。谢谢灼姐寄来炒面。早餐解决。

1962 年 4 月 1 日（星期日） 阴雨

上午下雨，下午飞湿雪。

苗苗来请去吃午饭。随后么么来了，欢乐之至。唱新歌。蔡嫂送来菠菜与豆芽。决不再与共餐也，此计早定。

下午同孩子同观体操电视。夜偶然想起，移抄《论理学原理》批语，至十一点半。

今天起有报纸了。

1962 年 4 月 2 日（星期一） 大风

上午读《哲学原理》，很被吸引。

为试验体力，骑车至东四市场取脸盆。看电影两场。匈牙利片《最后决定》。写一种偶然事件，使女杀死主家。《华灯初上》，香港片总是那种味道。回来顶着北风，上坡又多，精疲力竭。慰劳加粮 2 两。

物价涨得可以，人造皮箱 125 元，新脸盆小疤也得 1 元。幸亏书还涨得较小。

近日又服眠药。

1962 年 4 月 3 日（星期二） 大风

读《哲学原理》，并《谭嗣同论》。第一次上住屋旁边“小合作社”，买果汁一瓶。蔡嫂买来挂面 5 斤。精力不集中，只好抄批语，看围棋谱，贴照片。

[40] 谢文清：李锐在《冀热辽日报》的同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在新华社工作，文革后曾任广电部副部长。——李南央注

1962 年 4 月 4 日（星期三） 风

天气暖和，杏花似乎已开了近一周，柳树都已抽芽。

鼓楼买饭，买书（得《趣味数学》），马凯吃饭。与一唐山说书人同桌：多劳多得，现每月收入 1300—1400 元，几乎吓了我一跳。说有好茶叶 50 元一斤，因而“开销也大”，还有单干户（曲艺界）。又云兰州仍抢食。商店有玻璃制脸盆（3 元）、痰盂，可以培养谨慎性格。

报纸出现“扎扎实实”口号。（此句写在纸页天头—李南央注）

翻新买来的《灯下集》等。许多历史知识，如斗将。但急就篇也。徙迁精神是非常值得学习的。读完《科学诗》。蒋和森“时代歌手”文[41]，说杜甫“以饥寒之身而怀济世之心，处穷迫之境而无厌世之人。”断句“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谓诗“要求感情必须根植在时代生活深处，必须具有内在思想光辉，方有动人力量。”全文只录“登高”一律[]{文}。

昨夜睡不足五小时，整日精神即不振。想到对党（领导）、对群众负责问题，常为人们写文。根本在对群众负责也，对群众的今天与明天负责也。党司何事？除群众之利尚有何事？领导、上级总是有限的，而群众及其生活则是无限的。亦如歌德名言：“理论是灰色的，生活是常青的”。

1962 年 4 月 5 日（星期四） 晴

又是四点醒来。取来近代史资料书。云在何伟[42]家见到万国瑞[43]。“原来成那个样子，像民主人士。”颇有得意之处。

只是读“原理”若干页，翻翻杂书而已。完全没有青菜吃，靠 VC，靠马凯过日子！

换下棉衣裤。

1962 年 4 月 6 日（星期五） 阴

没有睡好。读书困难，索兴借取食盆看了两场电影：《带翼的人》，《水火之间》。前者写德国技术人员要解决政治方向问题。用 3—4 段回忆手法（颜色用棕色）。后者是香港片，用《上海屋檐下》手法，可看。小市民如何被生活折磨。

夜听《遥远的道路》话剧。马凯吃饭。又取款 50 元。

看完“樋口”选集。

1962 年 4 月 7 日（星期六） 阴晴

昨夜睡得较好（连续七小时），整日精神爽快。读“原理”，“通史”，并翻《哲学笔记》。作为一个思想家，哲学家，不懂自然科学是不行的。公[44]于此似差一点。年轻时自然科学无丝毫兴趣，甚为可惜。

---

[41] 蒋和森（1928—1996，文学评论家）发表在 1962 年 4 月 4 日《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伟大的时代歌手——论杜甫的生活的创作》。

[42] 何伟：（1910—1973）河南汝阳（今汝南）人。范元甄的入党介绍人。1934 年毕业于华中大学。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鄂豫皖区委组织部部长，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七师政治部主任，中共哈尔滨市委、牡丹江省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广西省委副书记兼桂北区委书记，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广州市市长，外交部部长助理，驻越南大使，中共河南省委第二书记，教育部部长等职。——李南央注

[43] 万国瑞：（1917—2005）四川峨嵋县人。后改名杨纯。李锐武汉大学同学，他的第一个恋人。抗战初期在山东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卫生部副部长。——李南央注

[44] 公：这里指毛泽东。——李南央注

谭嗣同还搞“以太”，通数学。马、恩、列都是精通的。《科学诗》读完后交与苗苗。

利用饭后贴相片。家族亲友本（1937 前）已贴完。自娱之一也。很想到刘老[45]处下围棋，怕老头有忌讳。

1962 年 4 月 8 日（星期日） 阴、小阵雨

昨夜服药又不能入睡，又自调，如何是好。但今日精神尚好。

《我是猫》看得很慢，有油滑之感。

接王前长信，热情回答了所询各事。因肺病在疗养院，返校后再查资料。

下午陈希送来三、四月《参考》。心感无已。睡前全部翻完。

今日么么生日，接回来了。午睡时去看了一下，顽皮撒娇之至。没有买一点东西，心甚不安。明天上街再补。

下午听完《悭吝人》。如此淋漓痛快，禁不住跟着大笑。回想延安青艺演出，印象很浅，完全不是用喜剧手法演的。

1962 年 4 月 9 日（星期一） 晴、风

提早作了饭吃。上王府井取收音机（24 元修理费，换灯泡 4 个）。65 岁的三轮车工帮忙，麻烦之至。东单买到白菜苔，酱黄瓜。晚餐又煮面。满意得很。

夜到人定湖散步，想起 60 年离京前半夜跑到亭中自哭，以及同孩子们照相事。

给王前、灼姐信。今天几没有读书。

1962 年 4 月 10 日（星期二） 晴

五点醒后即起。整天没有读书。

上午么么来，带她玩了两个多小时。捏泥窝窝。照了一张相（不会好）。一秒钟也不能停。儿童心理和生活很适宜于电影形式，至少是镜头的跳动。下午至东四市场取脸盆，观《劳动与爱情》。苏联有此小说。苏联青年、中年中爱情的问题总是多的。在“青海餐厅”吃饭。陈希很早就介绍了，羊肉泡馍（1.5）一大碗，还有辣椒油，并买肉一盘，饭一斤。然后又观《大街上发生事情》，保加利亚片，质量甚低。

银行取款。部财务科已寄银行。

1962 年 4 月 11 日（星期三） 晴、风

上午读“原理”和通史。下午带么么和小妹到北海划船。么么兴奋之至，吃三根冰棍。照像四张，用 16、1/125，无把握。观胡佩衡遗作。此人似才华不大，用色太“翠”，工笔与写意之间，大幅无一幅有魄力者。写漓江多，而无一幅浑然之感者。写生小品有好的，皱法较佳，字也不大好。注意国画教育，大概是一长处，并有著述。

蔡嫂送来豆干，真美味也。豆制品可用豆票换得。

晚上只是听广播而已。“两伤双美”相簿基本帖完。

[45] 我对此“刘老”有印象，但记不得名字了。是一民主人士，住在北海公园内五龙亭附近的一个园中园内。我曾随父母去做过客，在园内的池塘里钓过鱼。——李南央注

接小于信，农场仍在变。兴华等公社仍归县矣。“人心动荡”，焉得不动荡。

1962 年 4 月 12 日（星期四） 大风

几乎终日六七级大风。

用晚报介绍方法洗两条哔叽裤，并熨好。清出七、八双春夏穿的旧袜子和旧睡衣等等，要准备过夏天了。

一做琐事即读不成书了。昨夜睡得尚好，只是前额老板木，连小说也不想看，只读通史一节。

蔡嫂交兔肉一小碗。么么不肯午睡，故意顽皮，而在幼儿园如此守规矩。小孩真是有趣的东西。

相片全部贴完。将今年二月照的几张置卷首，题以 1939—1961“两伤双美编年”。这三本像簿花时间、精力不少，也付出若干感伤。为了忘却才好。

1962 年 4 月 13 日（星期五） 晴

大概已成规律，一两天睡得较好，接着就失眠。昨夜两点多醒来，直到天亮前才迷糊一阵。仍如时起床。早操已成习惯。

九点至东单买到菠菜、香菜。染裤。青海餐厅花掉 7 元。6 春卷，只舍得吃一个。又买炸鸭，送给孩子。这也是多年的一种习惯，一人不惯美食也。一点观《小刀会》。京、海派的总合，真正民族形式，没有芭蕾痕迹，气声磅礴，武打大观，色彩绚丽。西妇面部油彩过重，失真实感等小病而已。

只读了点通史。夜听话剧《阴谋与爱情》。买四卷本《红楼梦》。接小于信。

1962 年 4 月 14 日（星期六） 晴

仍懒散。读了点“原理”。商场食堂买回二斤米饭、火烧，并老豆腐 2 两。煮两餐菠菜。半年多来未有之大吃蔬菜也。

翻“湖南辛亥史事”，抢米事可着重一书。又翻《西行漫记》，当时对此书有所避讳，未能充分利用。

1962 年 4 月 15 日（星期日） 晴

天气奇暖，简直可以脱毛裤了。

翻完《湖南辛亥史事》，禹之模等人革命精神令人感叹（似乎不是商会会长）。马福益等会党比同盟会分子组织力还好一些。名著《三千里江山》如百衲衣，一些英雄事迹，战场佳话，伟大见闻的拼凑。人物都浮在纸上，如一段段的新闻通讯，一点也不吸引人看下去。

夜听刘淑芳独唱会。外国歌尤其亚非歌唱得真好，缠绵动人。

“抢米”事写了几句。

1962 年 4 月 16 日（星期一） 阴、大风

接灼姐信，云可能今晚动身。看来尚未定。

早起安排今日读何书，做何事。但到白天即懒散下来。

近日饭量较增，28 斤已不够矣。

翻完一些资料（两天没记日记，隔日之事就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1962 年 4 月 17 日（星期二） 晴、风

读“原理”甚少。《我是猫》看到鼻子夫人出现较有意思了。确如海带，好像没头没尾写下去，我也就随意阅之。

给小于信。人定湖散步半小时，自得其乐。脱毛裤。人大闭会，只有简单公报。

1962 年 4 月 18 日（星期三） 晴

今天风小些了。上后门桥理发、吃饭、买饭。此馆已如马凯卖菜了。黄花鱼 2.2 元，花 4.8 元。遇一新宝安生产队的小孩，正粮 26 斤，每天补 4 两，计件每天可得二、三工分，每分一元多。他每月只开三十多元。这就可观了。

中午大劳动：洗衣外，洗三件毛衣裤。菠菜已可随意买多少，七分一斤。糖蒜 1.36 一斤，好茶叶也有了，中等的 1.6 元一两。取存款 32 元。翻《闲闲录》等，吴兆骞之充军宁古塔，清初文纲之残酷，科场案之株连，充军及于家族，任何时读来都是令人愤懑（《江南闱》）。

1962 年 4 月 19 日（星期四） 晴

接灼姐十七信，云今晨到京，又延期。怎么信任邮局一天即可到京？

将皮大衣、皮袄等送去拆洗（兴华一年穿得甚苦）。东单买西红柿、黄瓜等，准备招待琬、灼。归途观《阴谋与爱情》，惜电影院太次（明星）。

晒被。只是上午读“原理”一小时。冬被已不能盖，嘱蔡嫂要小被。为小于买帖二本。用口罩纱布遮窗，顿觉室内安静，无裸露之感。原来窗外来往行人，甚为干扰也。

1962 年 4 月 20 日（星期五） 晴

早晨正准备出去为琬姐买桃酥，她们已坐出租到了。用笼子装了一对来亨鸡和一对大兔子，非常有趣。为我专炖了只鸡。琬姐胖多了。两人气色都很好，甚为愉快。多年以来没有如此欢聚（离开长沙时一起呆过一下），被人所诅咒是“骨肉之情也”。

部通知每月供 2.5 斤豆票和一斤白糖。

昨夜睡得很不好。

1962 年 4 月 21 日（星期六） 晴、大风

昨夜服药只睡得五小时。易屋、易床也有点关系。

早饭后同至北京车站取行李。未到。去看梅姐[46]。老了、瘦了。看见我们三人兴奋之至。悄悄问琬姐：帽子摘未？还买了点心。有水肿，高血压。约定同杏姐[47]吃饭。然后至“曲园”，吃不像粉的粉。掌柜的接受了不要砸了招牌的意见。

翻古叙怀，多年未有之乐。琬姐去唐家栋[48]家，灼姐宿王家[49]。

[46] 梅姐：李锐父亲李积芳的好友叶筱松的二女儿，名叫叶葆贞。曾在石驸马大街幼儿园当了多年园长，1965 年去世。——李南央注

[47] 李锐父亲的朋友叶筱松的三女儿。——李南央注

[48] 唐家栋：李锐大姐夫唐家桢的弟弟。一•二九参加的革命，时在北京市党校任职。——李南央注

[49] 王家：李锐二姐夫王铁铮的父母家。——李南央注

1962 年 4 月 22 日（星期日） 晴、大风、阴

昨夜服药，仍只能睡六小时。六点起，至人定湖早操。十点后大胖先来。四人同至马凯午餐，游北海。我六点先归。他们都至王家晚餐。琬姐乃过门客也。

夜谈儿时琐事至一点半。灼姐带来炖鸡 3/4 分与孩子。

1962 年 4 月 23 日（星期一） 晴、风

昨夜服药睡了约三小时。今日精神尚好。灼姐前夜找到谭壮[50]，谈小胖转学事。壮伢尚邀我出来散散心也。

整日翻古谈天，聊到我今后生活。下午到车站取行李。夜在曲园邀宴梅、杏姐，花 60 元。空前之举。但饭菜质佳，并送菜二盘，以表诚意。四十多年前，她们亲见我们三人出生。59 年母亲两次到京打扰[51]，不安久久。小小表意。

1962 年 4 月 24 日（星期二） 晴、风

昨夜仍只睡得约五小时。精神尚能支持。上午谈天。下午到王府井购物。商店摆出各种新商品，都要券了。东单菜市买 2.5 斤豆票香干与臭豆腐。均鲜透。

前年今夜离京也：孑然一身出京门[52]。

1962 年 4 月 25 日（星期三） 晴

昨夜十点入睡，三点醒来，四点——五点又睡，六点起床。仍早操。上午仍谈天，要我不问经济，营养第一。医生们意见，药物次要，高蛋白最上，“养鸡与兔”。中午马凯午餐。为修布袋拉锁专跑王府井一次。

1962 年 4 月 26 日（星期四） 阴、风

8：20 出发，至动物园乘出租至六一园看么么。开始总是腼腆，愿意照相。琬、灼姐都说比照片好看。在园内转了一个大圈。十点半送去洗澡，然后我们参观住室等。不料洗澡穿衣慢而哭了。临走时又只[直]擦眼泪，弄得心中难受。只说眼眉好像我。碰见朱老师，看来甚灵活，还有方法。从北门进颐和园，石舫吃饭，稍作游览。半山小坐闲谈，后山后湖实在比前面留人。买得苹果脯三斤送母亲。仍乘出租，五点不到即返家。归途风沙较大，并不觉累。夜仍谈到一点，尽翻古事，又担心我之生活。苗苗来找去看电视。见到二位姑姑，引起一番议论。王老太太硬送来鸡蛋十枚。

1962 年 4 月 27 日（星期五） 晴

今天六点始醒，七点半起床。上午在人定湖一转。马凯中餐，吃到蛋炒饭。一直饱到七点。买车

[50] 谭壮：（1916—1992）湖南省新化县人，李锐楚怡小学同班同学。1934 年考入湖南湘雅医学院。抗争爆发后，离开学校投奔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并于 1939 年 5 月到达延安。历任八路军军医院外科医生、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外科主任兼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教员。194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北京市卫生局局长等职。——李南央注

[51] 李锐母亲 59 年到北京看望儿子，因为范元甄反对不能住在儿子家，曾在梅姐家借住。——李南央注

[52] 根据李锐 1961.11.20.日记和 1960.4.23.从牡丹江寄给范元甄的信中的记述，李锐应该是在 1960.4.21.晚离开北京去北大荒的。此处记述有误。——李南央注

票转了一个大圈子，实在不与人方便。明晨仍得去东单取卧票。买十元点心送琬姐孩子们。

1962 年 4 月 28 日（星期六） 晴、风

昨夜睡足六小时。晨至湖畔早操。上午至东单取卧铺票，回来累甚。下午琬、灼姐自去办行李，让我休息。夜谈天到一点。又取款 50 元。共为琬姐来取 130 元。

（昨夜 out，与累有关）。

1962 年 4 月 29 日（星期日） 晴、风

服药仍只能睡五小时。一天甚为紧张。原来梅姐下午还要来，改由她们去一趟。来[带]回送我的炒萝卜菜等物。上午至“中国照相”，花了两个多钟头。奇珍阁午餐，甚合味，小炒牛肉。鸡兔两对大概可安平到达长沙。八点半到站，九点半开车，一切顺利。车开时，琬姐还是哭了。此次三姊弟一起住了十天。琬姐两年多来为我事重病，掉了一身肉。这次到沈阳小住，得到恢复。我的身体情况好转，也使她们大为心安。这十天比过去十年更为可贵。但无“双美”，则无此良机也。

1962 年 4 月 30 日（星期一） 晴、风

昨夜服药，十一点多上床。五点即醒。索兴起来，大扫除，大洗衣服。灼姐、大胖来帮了点忙。马凯午餐，吃到两种炒牛肉。下午同灼姐闲谈琬姐情况。夜同观《耕云播雨》。

部分鱼、肉各一斤，油半斤，四月份 6 张购物券。鱼肉交孩子一半。

夜去看么么。接王前信。对收集资料极为热心。

1962 年 5 月 1 日（星期二） 阴

昨夜睡够八小时。但仍觉疲倦，不能读书。

上午只是给王前复了信。中午炒蛋二枚，菠菜煮肉一两，并蔡嫂送来鱼，算是为自己过五一节。甚为平静。想起兴华村淫雨生活。

1962 年 5 月 2 日（星期三） 上午雨、下午晴

一场好春雨。大概是下半夜下起，中午始停。

昨夜不到九点即上床，五点醒来，睡得甚稳。但上午仍觉疲倦，读不进书。

接小于信，言 850 之不安。

我的么么来玩，惜不能带之出游。下午携小妹逛王府井，买了二元钱小泥人。观上海工艺美展，外贸宣传画，脸盆，暖瓶等佳品极多。又从东华门穿神武门，观绘画馆。吴小仙笔力甚强。我在成都买得之文嘉似比展品要好，也许仍是赝品。御花园牡丹盛开。夜同苗苗观希腊片《伪金币》。接吻过多，同青少年不宜。

1962 年 5 月 3 日（星期四） 晴

昨夜睡七小时，早起做操，学“简化太极拳”。

仍不想读书。灼姐来谈起几天内尽困，乃知这十天是过于疲倦了。

大胖亦来，同至马凯午餐。仍吃炒牛肉。又到御花园观牡丹，闲坐到五点。夜观《圣彼德的伞》。

很好的片子，用这样的方法来歌颂爱情。

接王前寄一师资料，估计可用者不多。今年手痒病大好。B12 或其他原因？近日搽药两次。看鲁迅诗稿，字有金石气。

1962 年 5 月 4 日（星期五） 晴、下午大风

回旧楼取衣物。读《哲学原理》几页。读不大进去。

赴商场买点心、果汁、果酱罐头，都要票 1.5。我只能买两个罐头！

苗苗晚上来取旧凉鞋，交夏衣二件。几何学得不好。提出明天上马凯要求。苗苗功课也是没有办法管。百无聊赖，翻阅“安娜”。当然比延安懂得更多了。

1962 年 5 月 5 日（星期六） 晴

睡够七小时。仍觉疲倦。只有翻“安娜”。

下午带苗苗、小妹上马凯，花了 9 元。孩子们吃饱了，最后加了一盘对虾。

夜一人观《如何是好》。如何解决家务事的婚姻喜剧。又如此混过一天。

1962 年 5 月 6 日（星期日） 晴

早起洗床单两床并衬衣。读“安娜”。睡觉好而疲倦，手痒，续擦药。

灼姐来，闲谈，高音之可笑狂妄。住协和时，为借《战争与和平》，说“这些你没资格和我谈”。只有离开了，此人之本质才能逐渐认清。过去的生活是：我只观其“好处”，彼只观我“坏处”。同至“中国”取照片。必须等观样片。奇珍阁晚餐后，至北海东岸闲坐。夜九点始归。

1962 年 5 月 7 日（星期一） 阴、晚大风

昨夜睡得甚好。

上午只写了二封信：琬姐、王前。双手擦药，不方便做事。

下午取相片。仍至北海与灼姐共餐，只花了 1.5 元，最便宜的一次：一碗红枣，两碗卤面。

夜观《风云儿女》。二十多年前没有看过，即“义勇军曲”片子。田汉剧本，亦“回春之曲”水平。演员对话正是侯宝林相声中资料。谈瑛之一举一动与讲话均引起观众，特别是孩子们大笑。演员中只王人美还看得下去。袁牧之如演“奥涅金”。但摄影是好的。总算有时代意义，当时能唱出此歌声即是大事。作为艺术，这种片子只能作为资料了，观众实难看下去。京剧、小说，可完整留传下来，然而电影能完整流传下来是较困难的。时代生命力强，而历史生命力弱。

琬、灼同么么照的几张甚好。

1962 年 5 月 8 日（星期二） 阴

整日大风，天昏地暗。没能做早操。只好足不出户。手痒终于大发作，影响睡觉。

上午复小于信。传授司托泼数条。

下午灼姐来，小胖转学事仍无结果。吃挂面两顿。自理伙食，餐连餐，麻烦也心烦。何日结束此种生活。

什么书也没有读。

1962 年 5 月 9 日（星期三） 晴、下午大风

昨夜自调坎兑。晨起仍早操。手痒继续发展，似因气候转热而来。

同灼姐至马凯午餐。实际只吃了一小盘牛肉粉丝 1.2 元。北海闲坐一下午。夜八点始吃上白菜饭。几次遇见原总局的一些同志，都还表示过去的亲切。

1962 年 5 月 10 日（星期四） 晴

昨夜一觉睡了七小时。五点醒来。湖畔早操。两手擦药，不便做事。读“原理”仅一页。

下午翻杨昌济材料。“劝学篇”的八点感想，今天仍有其意义。带回的一份腊肉，吃了三顿。银行存款只剩下 150 元，顶多再补助三个月，不下决心节约，日子实不好过了。

整理四月份报纸。到工人日报社买昨天报一份，上有《粤汉路罢工记》一篇，详细写了当日情景，不知其来源如何。

蔡嫂来取水壶，引起不快。

1962 年 5 月 11 日（星期五） 晴

不想读书。整理旧报纸。

不知何故停电。只好约灼姐到马凯午餐。两个菜，买饭两斤，怎样也得 5 元。到北海观书法展览。文化界“名人”字，多桃符之类，没有根底，以“飞”遮拙更见其拙。见到张瑞图尺半大字，甚觉痛快。

蔡嫂买来烟干一斤。

夜观《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西德片，揭露法西<斯>余孽。演员、镜头、对话，有一种特殊明快、风趣的幽默。同女店主的恋爱（女店主想发财，挡不住世俗仍屈服于爱情）也很别致。剧终的处理，卡车上反照镜中的{围}圆，拍案叫绝。电影总代表一个民族的文化。

取来夏衣。

1962 年 5 月 12 日（星期六） 晴、风

继续整理剪报。么么回来，唱丁香花，玩围棋子，自己要换干净裤。苗苗写字稍有进步。

夜大胖来，为煮挂面。学校尽吃无油菠菜，7 分一盘。农村学生多有粮票。听周总理报告传达，谓´58 只能安排 1200 万 T 也，因而失调。同学们中传说去年只 700 万 T。

昨日商店有“高级针织品”自由购买，毛巾毯 60 元一床！

1962 年 5 月 13 日（星期日） 阴、夜大风

昨夜睡得尚好。

约好灼姐、大胖，至后门桥吃饭。买《人民文学》5 号送大胖。黑眼镜几乎丢了。仍到北海闲坐，六点始归。大风沙遮天。手痒已影响睡眠。

1962 年 5 月 14 日（星期一） 晴、风

昨夜半夜醒来，只好服药。断续睡着。近来总是各种梦，有历史的，也有眼面前琐事。七点半始起床。洗衬衣裤，洗鞋三双。又摘洗菠菜。劳动到十点，超过早操的运动量多矣。

看了几页“安娜”。下午手擦药。接家桢信，建议以气功治失眠。又担心生活也。

晚接王前信。将《参考》还陈希。只有扯扯苏联生活。

1962 年 5 月 15 日（星期二） 晴、风

睡七小时，仍觉疲倦。

同灼姐至王府井取照片。比样片好不了多少，侧光不柔和。奇珍阁午餐，并甜食，共花 5 元。归来作儿时回忆。夜同听苏军球队广播，60——55，竟打赢了。看来决定因素还是后天：技术与速度，而非高度也。

1962 年 5 月 16 日（星期三） 晴、风

五点醒来。读“原理”数页。取来“文选”。么么肚泄已好。

下午至商场食堂买面、菜共一元。以后每周顶多去马凯两次即可。下午开始做气功，只 10 分钟。气功可治我之急躁。

夜听乒乓比赛。小于寄我黄豆 2 公斤。

1962 年 5 月 17 日（星期四） 晴、风

上午去医院看手。皮科李大夫谓自主神经问题。失眠、结肠过敏（大便一次不净）等均同一现象。赞成太极拳，不赞成打 B12。开水药两种，并口服药两张。遇曹瑛，谈经济形势之严重，生产力受破坏等。收到王前寄来长沙市委书，翻开第一页颇觉不快。匆匆翻了一遍，还略有新材料。号称找过 450 人。“故事”与写法不一致。客观自需要此种通俗读物。

1962 年 5 月 18 日（星期五） 晴、无风

早晨找于文学简易太极拳。上午至鼓楼拆洗棉裤、棉衣。索价过高，只好作罢。幼儿园照片放大 20 张，甚好。与灼姐在北海闲坐整天，仿膳午餐，3.5 元。吃一个肉菜，最贱吃法。谈争取恢复 D 藉事。

夜小妹受命找去观苏军篮球赛。究竟输了。克鲁明太高，以高取胜究非正道。

1962 年 5 月 19 日（星期六） 晴

今天是唯一没怎么刮风的天。昨夜擦药后手痒燥，又热。换毛巾被，又换被，来去折腾。服药，一点始入睡。今早迟起，没做早操。

为寄出照片给家桢信。同灼姐至市场买到带屉铝锅（终于以旧锅节约 3.5 张券，如由我单办，则放弃机会也），当前一大基本建设。奇珍阁吃面四碗，共花 3 元。十日取出之 60 元又只剩 5 元矣，经济已成问题。又到东单买烟豆干等。恐怕今后只宜每周上饭馆一次。

晚上肚泄一次。

1962 年 5 月 20 日（星期日） 晴

七点始起床。只在房前早操。上午觉疲倦，挺尸闭目，有时竟睡着。写了一封信，请约谈话。

下午读了点“安娜”。整日没有大便。

1962 年 5 月 21 日（星期一） 晴、风

早晨跟于文学了第二节。又是肚痛，急着解手。

上街理发。同灼姐在后门桥午餐，吃 2.5 元。又到北海闲坐。纯粹夏天气温，闷热，出汗，手擦药后火辣。晚上不能做事，听听广播，回忆鲁艺，带到延安歌声中。

夜做气功一次，约 15 分钟。

1962 年 5 月 22 日（星期二） 晴、风

昨夜一觉直到天亮始醒来。上午骑车取款。银行已不接汇。

下午至商场买芹菜、莴笋共 6 毛。誊信稿。做气功两次，晚上约 20 分钟。消灭个人的东西，开阔一些。

上午去取衣，为拿书事，又受泼妇之恶语秽声，殊不值得。

1962 年 5 月 23 日（星期三） 晴、风

早晨继续向于文学太极拳。

今天完全夏装。在双虹树坐水阁凉亭，花 2 元吃简易午餐。谈生活琐事。五点始归。夜仍做气功。信尚未发出。

1962 年 5 月 24 日（星期四） 晴、风

上午读“原理”，洗衣裤。下午至双虹树凉座。夜观《新婚之夜》。上等片子。听苏军、八一篮球赛。最后三秒钟，看来是苏方裁判不公平，未允八一罚球，以一球之差而“败”。

1962 年 5 月 25 日（星期五） 晴

早操已成习惯。

上午同灼姐参观全国美展。都觉版画第一，是全面成熟的，其次为书籍插图等，再次水彩、油画，国画殿后，还待发展也。

奇珍阁午餐，尽量节约，仍花 3 元。然后是双虹树凉亭，因吃得饱，七点始离去。多年不登白塔，颇心旷神怡。塔后有高级茶座，甚为开阔。几天来晚上只睡了约 6 小时，精神尚好。

1962 年 5 月 26 日（星期六） 晴、雨

人大李光耀送还“伦理学”照片。正式持函约请参加该校学术报告会。只好婉言谢绝，告以原由。

下阵点雨，感觉非常舒服。读“安娜”，洗衣。蔡嫂来传达“要哪间房，要东西开单子。又问那只照相机等。”不知又是何种猫猫风来也，干脆集中一屋正好。

夜访老陈取《参考》。正式建议我抓紧时机向中央提出要求，真情可感。并谓当时见我之顶，甚为叹息也。信作最后润色。

接家桢信。

1962 年 5 月 27 日（星期日） 晴

昨夜服药后，十二点始入睡。晨七点起。

上午带可爱的么么到人定湖玩了一个半小时。怕过桥，一启发，又跑过去了。非常想摘花花，我们幼儿园的都谢了。很陡的坡也敢下去。自己去玩水，滑梭板。跷板都坏了，幼儿园的阿姨不让我们小小班的跷。红薯秧一看就认出（我都没认出），是阿姨教过的。喝了很多菠萝水，“我口渴得很。”跑着的后影特别惹人。我一觉睡到天亮，没有娇气。

同灼姐、大胖至马凯午餐，花 8 元，吃狮子头也。小胖转学事已不可能，学校都要精简。双虹树坐到七点。

夜抄信数次，老写错字，手也不听指挥，竟抄到十二点。不过三四百字也！

收到 5.3《青年报》。

1962 年 5 月 28 日（星期一） 晴

早晨将信寄出。买饭、买粮。同蔡嫂关系全部断了，一切自理，这样到是干净利落。

昨夜睡 5 小时。中午似乎睡着 20 分钟。下午同灼姐在白塔茶座，谈今后生活重建事。晚间节约，回来煮挂面吃。昨夜肚痛，半夜解手。最近常有肚痛现象。

1962 年 5 月 29 日（星期二） 晴

早晨四点半因性梦醒来，即不能入睡。上午赵彬[53]来看望。“老首长”也。知道些水电人事，颇为感叹。出外买粮。琬姐寄来 200 元与我们，全交与灼姐。下午在白塔坐，晚峨嵋餐，物美价廉。梅姐不遇。发家桢、小于信。

感冒。

1962 年 5 月 30 日（星期三） 晴、风

昨夜服羚丸二枚。又是眠药。热得睡不着，又不敢过于通风。晨五点即醒。亦未作早操。八点梅姐来电话，说做了铳菜也。九点至双虹树，谈我的根本缺点。灼姐说方伯伯曾说要写一铜牌，刻上“虚心戒傲”四字，还有“粗心浮躁”的评语，大约是十岁左右事情。彻底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有了基本功，解决了立场、组织观念、纪律性等等原则问题，读一切什书才能进得去出得来，否则不如不读，不能为我所用反为它所用。

中午至王家看两位老人。同至马凯午餐。灼姐好友朱亦赶来送别。三点半谭壮来。都说我气色尚好。四点至车站。一个月十天的相聚生活告一结束。今天上午的搔到痒处（正中缺点）的谈心，结得甚好，心情舒畅。从车站出来，为了买电斗，从市场到西单来回，终于八点配就，共花 18.2 元。第一次到森隆[54]夜宵。馄饨二碗，饼二枚，1.76 元。

1962 年 5 月 31 日（星期四） 晴

恢复正常生活。早操约 25 分钟。蒸食薯片。可能时间短，想起薯丝饭的味道。

---

[53] 赵彬：1950 年曾任开滦煤矿总管理局军代表，后参加了中国矿业学院的创办工作，任筹备处副主任。其在燃料工业部所任职务不详。

[54] 北京老字号森隆饭庄。由江苏丹徒人张森隆开办，并以他的名字为字号。张森隆，号春山，到北京后靠卖肉馅起家于民国初年。后在东安市场北门的金鱼胡同开办稻香春南味食品店。1920 年张将稻香春全部翻修重建，改成三层楼房，一层为稻香春南味食品店，二层为森隆西餐馆，三层是森隆中餐馆。1924 年 4 月 17 日，森隆饭庄正式开业。森隆饭庄 1956 年参加公私合营，1968 年东安市场改造时，取消了森隆饭庄。1979 年在东四北大街路东的江苏餐厅改称森隆饭庄。

读“原理”，翻《小仓山房尺牍》。

老刘买来大米三斤，薯粉三斤。夜做米饭，用 1/8。做菜二道：莴笋粉条、大头菜虾皮汤，吃得极饱。散步半小时。

接家桢、琬姐信，言电熨斗并香油一斤已托人带京。

气功一次。

1962 年 6 月 1 日（星期五） 晴

早操似已入佳境。做气功一次。上午读“原理”。给琬、灼信。商场买黄花鱼一斤，菜若干。一斤鱼正好吃两顿。中午米饭，二菜。晚上挂面。早晨煮薯粉包米面（2/3，1/3），亦可口也。再有一斤香油，连存油当可支持五个月，要琬、灼不必再寄东西了。

翻《绿野仙踪》。

1962 年 6 月 2 日（星期六） 阴

昨夜自调坎兑之后方入睡。气功之戒，只得不顾。“非人不暖”[55]，已违法三年矣！

读“原理”小节后，骑车到什刹海购游泳证。马凯午餐，花四元，田鸡殊不佳也。全国粮票饭馆已不收，想必是控制城市销粮。到办事处登记 70 斤，以后可随时换用。读《仓山尺牍》，世情通达，妙语环生。

夜观墨西哥片《偷渡的苦工》。劳动人民的渴求工作，热爱生活，勇于反抗，眷念祖国。这就是美国宪法。

晚饭前抱么么来亲热一阵。

1962 年 6 月 3 日（星期日） 晴、阴、夜大风

昨夜三点醒来，服药，竟睡至七点半。真是多年未有之举。

清理五月份报纸。卫生运动：为痰盂、食盒、铝锅等大开光。

下午四点半观《小莲娜寻父记》。如此好片，该多买几张带孩子们来看。两个孩子演得好极了。虽然惊险，仍然是童心。

1962 年 6 月 4 日（星期一） 阴、晴

昨夜睡得较好。六点半始起。早操。几天来早餐都是薯粉煮苞米面。如果每月四斤薯粉，则早餐将不变。

读“原理”只一小时。上商场买菜。黄瓜一斤只 0.34 元了。大头菜 0.12，莴笋 0.06。买过节物。鸡蛋二枚，豆腐乳几块，虾皮一小包。中午吃一两肉丝炒姜莴笋一碗。下午虽阴天，仍去什刹海游泳。购月票以动员自己。水凉，上来风一吹更凉，仍坚持了二小时，晒了一阵太阳。完全是孩子世界，50 米只深 1.3m。跳水池深 3m，不让游水。第一次下水，只一气游了次 50m。水中约待 40 分钟。回来胃口好，大头菜煮挂面一锅。买到一斤枇杷、一斤杏子。牙已不能吃杏子了！夜苗苗来，正好招待。

[55] 野史传，纪晓岚编《四库全书》时，乾隆赏两名宫女伺候起卧，并有旨曰：“念纪晓岚年老，非人不暖，特赏宫女两名，在御书房中伴宿，以示朕体贴老臣之至意钦此。”

1962 年 6 月 5 日（星期二） 晴

上午读“原理”二小时。下午抄材料二小时。多日未有之勤快。实行多吃菜办法。中午煮一大碗水罗[萝]卜，放了点虾皮；晚餐一碗大头菜。也许是气功有效，早操，游水之功，饭量在增加。几阵觉肚饿，也是少有之事。

昨夜听《堂棣之花》。琬、灼之待我实如聂莹也！[56]。

1962 年 6 月 6 日（星期三） 晴、大风

昨半夜 out。精神甚有负担。几乎一年未有之事。

大风终日，没有去游泳。读“原理”并《矛盾论》。写要物单。北屋出租金 1.2 元。

今日端午，素食两餐。

1962 年 6 月 7 日（星期四） 晴、风

昨夜睡得警醒小心，小便数次，为防再 out 也。

今日早操。精神均极正常。

上午将东西集中北屋，以皮箱换樟柜。只差书未清出。

下午游泳时天又阴霾。池中约待 50 分钟。水仍觉凉。

西单晚餐，红烧牛肉毫无油水。然后至梅姐取琬姐托人带来的香油一瓶并电斗。闲聊至八点。动员老弱退休，甚有顾虑。杏姐身体亦不好。

银根紧，{改}发两月工业券[57]。买铝壶，花 8.9 券，以旧壶换之，节约了 1/3。

1962 年 6 月 8 日（星期五） 晴、风

昨夜一点醒来。服药，仍不能入睡。苦甚。

午间睡着了半小时，游泳时精力尚好。水中半小时，晒太阳半小时。地安门买鱼、菜，什物。归途遇阵雨。

今天几未读书。上午给琬、灼写信，洗洗衣就过去了。一天忙吃三餐，相当麻烦而费时间。5 毛钱<1>斤的“杂海鱼”，咸得要命，到底不是东西。倒是黄瓜已可当水果。

1962 年 6 月 9 日（星期六） 晴、风

昨夜睡得正常。

上午读“原理”一小节，即收拾内务。将空床搬出，再搬来一个沙发，篦篓当小桌，铺上台布。任伯年团扇，丁云鹏“西园雅集图”悬之壁上，雅致多了。做长居久安之计。

因是周末，游泳池甚挤，勉强泡了 40 分钟，晒太阳半小时，并作气功。还是怕呛水，侧泳顶多只能游 50 米了。不敢霸蛮多游，恰到好处才是。

马凯晚餐，4 元“船拐肉”。孩子们约看《花儿朵朵》。回晚了。

---

[56] 《堂棣之花》，郭沫若的战国史剧，讲的是战国时期聂政刺侠累的故事。聂莹是聂政的姐姐，此剧主要描写了聂莹、聂政姐弟之情。

[57] 工业券：政府在三年困难时期后的调整时期出笼的一种购物票证，以工资为基数，每 20 元发一张。所有轻工产品都需凭此券购得，其中包括糖果。当时一般工人的工资每月 40 元左右。根据李锐在这里的记载，夫妻都工作的工人家庭，两个月所得工业券方可购得铝壶一只。——李南央注

1962 年 6 月 10 日（星期日） 晴、风

我也过星期，没有读书。

早晨见苗苗，嘱餐后带么么来。结果没有来。整日怅怅。

和泥堵耗子洞，房门底缝也以纸封住。下午仍至什刹海，一场五千人如何容下也，池中难泳十步，但当有晒太阳一席之地。水中、岸上各待半小时而返。

夜观《昨天》。写匈牙利事变。从农业社角度写，暴露敌人极不够，远不如纪录片。

昨夜梦见田、吴二君[58]。近来怪梦甚多。

1962 年 6 月 11 日（星期一） 晴、风

五点醒来。七点半吃完早餐，即去看么么。正在娇气“不回幼儿园。”和了一阵，抱着送到汽车站。

读“原理”。视力又差，得戴眼镜。改躺在沙发做气功。

羡慕深水池的干净。跳了七八次水，并在高台跳了一次，大出洋相，小腹、大腿都摔红。在东湖时，好像从来没有这样摔过。晒太阳，作气功，舒适之至。一切俱忘，不染一尘。

六日取来的 60 元，又只剩下 35 元了。

夜观《真假儿媳妇》。将黑眼镜到底丢了，又得破钞。

昨夜梦见父亲复活。北大荒时作过这种梦。

1962 年 6 月 12 日（星期二） 晴、夜雨

开始垫了席子。窗户对流，夜间尚有凉意。

为了买眼镜，王府井来回前门，加上吃饭，买饼干半斤等，又花 15 元。下午将“原理”第一篇读完，历史物义部分可以快读，也较熟悉些。

买回二斤草莓做果汁，还费糖，实不如干脆买果汁也。

1962 年 6 月 13 日（星期三） 晴

昨夜一场好雨，今天空气清爽。早晨在小树林做操，精神特别振奋。开始读历史唯义部分。

得悉季[59]已无事，甚感安慰。

1.3m 池没有换水，改在浅池对游 25m。没有歇气，仰、侧倒换算是游了 100 米。今天实游最多。一个星期很有收获。精神、睡眠、体力，都感觉有进步。可惜的是只能基本素食。

1962 年 6 月 14 日（星期四） 晴、风

早晨回原居送物，又藉故唠叨。厌恶之至！此人之心毒，过去实视而不见。其实有 44 年拆散人家夫妻事就可概观了。又是要线毯，其实都是我去北大荒之用物也，昨天还想留狐皮袄。算了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住在这一堆总不是办法。为了消除闷气，给部里打了电话：出差了。也好，安心游泳。深池正换水，孩子们全挤在浅池，无法下足。只好跳跳水，晒太阳半小时。

晚间散步时，觉何不如就在人定湖一游。

[58] 这里指的应该是田家英、吴冷西。——李南央注

[59] 这里应该指的是季成龙获得解脱。李锐任水电建设总局局长时，季任副局长。李锐在庐山出事后，季也被列入李锐在水电部的所谓“李锐反党集团”成员。——李南央注

几天来听日本一年青女作家的中篇《活下去》，非常朴素的要活下去的控诉。出身不同，时代不同，比桶口一叶的感人得多。续读“原理”。“安娜”一直拖拖拉拉，上部至今未看完。

1962 年 6 月 15 日（星期五） 晴、风

今天头出水蛙式，游了三次 25 米，空前之举。找人请教了蛙式唤气法等。后门桥晚餐，1.6 肉丁，甚佳。到安林处取字画，恭维了他的油画习作。

接灼姐信。

1962 年 6 月 16 日（星期六） 晴、风

早晨没去小树林，只在屋前作简操。

挂上齐白石的红梅。读“原理”一节。复灼姐信。周末，泳池人山人海，池中仅有立锥之地。只好晒晒太阳回来。

夜观东德片《白菜主任》。中国也可能是毒草了，无一个清新的正面人物。作家似有点神经质，外国人多此种味道？

1962 年 6 月 17 日（星期日） 晴

今天乃游水日。一早苗苗即来商约。上午单独去什刹海，人较少，还可游完 50m。但蛙式反不如前日了。下午同孩子们去颐和园（高音亦去，苗苗先并未讲清），比过去范围扩大多了。教苗、妹仰泳。苗苗已能单独游六七米了，小妹亦可渐放开手。到底是大池，水深，距岸约 140 米处，游了两个来回。只是第一次去时，挨着两个柱子歇了一下，并不甚吃力。仰、侧换着，一气游 300m 大概无问题。有船伴着，就敢到龙王庙了。游得舒畅。归途在“西颐”晚餐，比马凯好，价钱有的还贱一些。从形式上看，似乎是“一家人”。

1962 年 6 月 18 日（星期一） 晴

上午忙于生活，理发、买菜、买饭，一页书未读。下午仍去什刹海，池中之难游，还不在人多，而是水被乱七八糟激荡，阻力也特大。曾经沧海，老想着颐和园，游不起兴趣了。

买到西红柿，0.35 一斤。

1962 年 6 月 19 日（星期二） 阴

预报有小阵雨，没有去成颐和园。晚上散步时，决心就利用人定湖算了，看来水还是比较干净的。什刹海无法游，颐和园太远，又费钱。

头整日如有一箍扎住，是否气功不得法之故？停做几天再看。

上午读“原理”约二小时。下午去换脸盆，不意与高音大吵一顿，几至动武。真无聊之至。脾气好象反变坏了。前天理发时，也几动火。一怒之下，将北屋独占，全部书籍集中，累出一身大汗。

晚接小于信，老婆强迫退职，牢骚甚大。

银行活期只剩 70 元了，必须力求节约，否则只有卖物。

1962 年 6 月 20 日（星期三） 晴、云

今天一大愉快和胜利。下午三点到人定湖游水，共花一小时。上岸休息一次，水中共净游约 25—30 分钟。如此痛快而不费一文，时间又如此经济。

上午读“原理”。给琬姐、小于写信。开始看“安娜”下部。“安娜”在艺术完整上最高，恐怕最重要还在全是作者最熟悉的人和生活。

近来睡觉好多了。游水之功？中午人民大学两青年来送书，谈及安徽、山东等省情况，似乎对我有一种由衷的关心。

1962 年 6 月 21 日（星期四） 阴

昨夜下了点雨。喉内黏痰多，如感冒之后。但白天又很正常。整日像要下雨，不敢去游水。商场食堂买到七毛一份的鱼，如此可免去马凯等地。不上街就节约了。

发琬姐、小于信。读“原理”。“安娜”回家看谢廖莎极动人。

夜听中日乒乓赛到十一点半。男子完全不敌也。

1962 年 6 月 22 日（星期五） 阴

昨夜睡得迟，七点始起（久未服眠药）。门前早操。整天阴云，似有雨。下午仍到人定湖游水。游约半小时，游者四、五人。水温，风软，并无凉意。

读“原理”。“安娜”看得较快。

收到小于画布，夜送与安林一块。谈到九点。云台湾有轰动。都上来倒也好，大概是看准目前“困难”，尼赫鲁也在找麻烦。将灭亡的人总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对这种形势我是从来乐观的（如 1950 年底之三次大战形势）。问题还是吃饭问题麻烦。

晚上盖被、放帘。

1962 年 6 月 23 日（星期六） 阴

夜十点听台湾动态广播。如果上岸，实在大妙也。这样全国动员，于整个形势有好处：紧张做好一切工作，埋怨牢骚情绪可以减少。

上午骑车将五件旧画送到王府井处理，来去只花了一个多小时，并不累。下午仍游水，一群孩子甚感新奇。

夜看“安娜”。右牙床痛，几颗牙似摇动。

1962 年 6 月 24 日（星期日） 雨、阴

起得较迟。下雨、不能游水。似乎游水成为每天最重要之事。

读完“安娜”。人间爱情大悲剧。中国的悲剧是更惨的。安娜是殉于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疯狂的任性——“我要报复”（读完下部，才感到高音身上不幸，有安娜的某种影子）。写了安娜、列文、渥伦斯基、卡列宁，奥布浪斯基等几个主要人物，也写了六十年代俄国社会。那么多的生活场景和事件：舞会、滑冰、赛马、打猎、俱乐部、沙龙、婚礼、临终、生育、割草、农庄、选举、著书、新婚、嫉妒、画室……。安娜是主要线索，但又平行地安排了列文的生活（分量可能差不多），列文写他自己，思想与生活的苦闷。托尔斯泰没有确定的[地]徘徊在贵族与农民、宗教与无神的世界观、人生观。说教很多，令人沉闷。

结尾简直是多余的，好像是为自己写的。奥布浪斯基这个可爱的花花公子，倒是写得最生动，活灵活现的。

夜听乒乓球赛。

1962 年 6 月 25 日（星期一） 阴、雨、晴

这几晚都盖被，白天有时还可穿毛背心，只有 23℃。下午出了阵太阳。仍游水，时间更长。

为生活，买菜、买物，使人也变得琐屑，时间也零碎了。为电炉几乎有波动。

大胖来电话，暑假不去长沙，湖南已作备战。

早晚总觉有痰，似感冒前后，但并无正式症候。可能是体力有所增强。侧泳显然耐久一些了。

早晨没有看到么么。去迟了？

1962 年 6 月 26 日（星期二） 晴

我现在这是一种什么生活呢？为了三餐，磨去生气。游水算是唯一事情。旧画丢不出去。付了报费，一文莫名。活期只剩 70 元，再取出 30 元，大概顶多支持到八月。必须另想它法。

下午仍游水。不敢久练，饭量增大不得了也。马凯午餐，1.55 炒蛋，毫无油气。竟为这事而闷闷！

夜观《歌唱家卡达？》，太什乱。只是到处演出而已。听乒乓赛甚有兴趣。庄则栋不给人喘息机会，徐寅生很用智慧。

1962 年 6 月 27 日（星期三） 晴

看牙。原来是发炎。取去脓血，出了一身汗。服合霉素并漱药。医生云，板牙摇动已无法治，只有让一边多负担。牙齿比眼睛还会衰落得快。

奇珍阁吃面两碗。买《孟子译注》一部。

午睡作了几个怪梦。

下午游水，第二次空前游了约 300 多米。甚感愉快。

医院遇任虹[60]，主动招呼。但儿童剧实不愿远程去观。

旧画留在画店算了。颇有写文谋生之念。但何处能收呢？六月份约用 100 元，有 30 元为买眼镜，改衣等特殊用项。因此紧缩得好，60 元勉强可过。

今晨又到小树林早操。

1962 年 6 月 28 日（星期四） 晴

今天是豆腐日。买千张皮并豆腐脑，又鸭一只（3.5 元）。

下午游水，遇警察干涉。只游了一次而返。今后怎办？仍去什刹海？

晚饭后仍有大群人在游，并无人干涉。

读《孟子》。历史唯义部分读得较快。夜听乒乓赛无线广播，至十一点半。

接灼姐信。

[60] 任虹：（1911—1998）贵州黄平县人，苗族。原名常学墉，音乐教育家、指挥家、口琴家。自幼爱好音乐，1932 年开始学习口琴，1933 年下半年考入国立音专。后从事音乐教育。1940 年夏进延安鲁艺任教。期间曾参加《兄妹开荒》、《白毛女》、《黄河大合唱》等的演出，并任指挥。从 50 年代起，一直担任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

1962 年 6 月 29 日（星期五） 晴

下午只好去什刹海。已感不习惯。晒太阳是好的。

买到《常用英语词汇》。

拉肚子，尽水，几乎弄脏裤子。大概是昨天徒然吃豆腐脑过多，晚上又大喝水并吃西红柿三枚。

近日常听《小城春秋》，很吸引人。

虎林带回奶油，今日始尽。

1962 年 6 月 30 日（星期六） 晴

昨夜又是不能入睡再起服眠药的。睡得很不安稳。也与坎兑有关。自然来潮乎？

上午七点半去游水。一个人，舒服之至。游了三个来回，在 400m 以上。

翻读英语词汇。夜观《烽火里程》。过去大概在电视中看过的，不坏的片子。

为电炉事再费口舌。

今天同昨天一样，明天大概又同今天一样。要像卢梭一样读书才好，现在是连小说也不想读。巴尔扎克的《乡下医生》看了一个头，就不想再看下去。翻译得远不如傅雷也有关。

肚子仍不好。饮食照旧。洋白菜一角钱可买三斤了。

1962 年 7 月 1 日（星期日） 晴

昨夜睡得不安稳，一系列的梦。上午仍游水，约 25 分钟，三个来回。侧泳较能持久了。

门口买得田鸡，一元 20 只。两个上海人，云是十三陵捉来的。因此就吃了两顿田鸡挂面。

下午成立良[61]带儿子来，谈到今年湘潭一带秋收可能好，只是雨多一些。刮共产风时，斗中农最厉害。全国尚有 1/2 断粮也。

天气甚热，37℃。在屋内打赤膊。读《孟子》。

1962 年 7 月 2 日（星期一） 晴

早晨至小树林做操。十点半游水，两来回。又有人干涉。

商场买饭。接灼姐信，并复。读历史唯义，读孟子。

早晨翻英语词汇。麻木过日子也。学右侧可泳。

1962 年 7 月 3 日（星期二） 晴

整日头中麻木，读不进书。天又闷热，室内到 32℃。只好赤膊。上午仍去游水，只两来回。午休时不能安静。自调坎兑，精神反为一驰。

1962 年 7 月 4 日（星期三） 晴

改在下午游水，人多，亦无人干涉了。生活秩序又恢复原状。

本月仍 2.5 两油，大米三斤。食堂买饭，比上马凯到底便宜多了。小桃子 0.4 一斤。二年来第一次正式吃水果（琬姐带的橘柑，灼姐带的苹果在外）。西红柿已 0.13 一斤。

[61] 成立良：李锐在湖南工作时的公务员，后跟随李锐从湖南到北京。李锐送他入高中学习，之后以调干生身份进入清华大学。毕业后从事科研工作。——李南央注

读历史唯义，读孟子，也翻历史小简之类。翻英语常用词。多久以来，上午总感疲倦。饭后读书时，不到一小时即不能继续，有时竟能坐下睡着。

1962 年 7 月 5 日（星期四） 晴

昨夜一只蚊子扰得半夜没有入睡。起服 0.3。大概近三点才睡着。

上午刚读半小时书，又是疲倦，只好赴商场买饭。购铝制炒锅一支。

午睡不着。下午沿小岛游了一圈。晚八点小阵雨后去散步，量了一下小岛范围，水面约在 250—300M。大风中坐小岛做气功。

不戴眼镜就看不成书报了！

1962 年 7 月 6 日（星期五） 晴

切菜伤了左拇指，没去游水。夜在湖边散步。有人在岛南长游，羡慕之至，真想跳下水去。

历史唯义只剩下最后三章了。开始看《三国》。早饭后仍觉疲倦。前额又整日跳动。电炉真扣下 20 元，七月份只剩下 37 元。如何生活！只好做彻底的和尚。但每日菜金也得四五毛。

电话打不通。无业游民整整三年矣。“往事已成空，还如在梦中。”不敢翻后主词[62]。

1962 年 7 月 7 日（星期六） 晴

七七廿五年了[63]！北京十年，从没去过一次翊教寺[64]。现在真有此意愿。

读书后即去买饭。骑车排队，累得一身汗。总计每天为三餐饭总得花四小时。下

午去湖边遇警察巡逻，孩子们都集中岸上。只好晚饭后去。人很多。在岛南大湖中游了一个来回。一天三个时间都试过，当然还是下午好，可晒点太阳。但晚上则一点也不花时间，反正要散步，也不能读书。

取蚊帐。同么么亲热一阵。我的多么可爱的小女儿。

夜听《武则天》。天后的气势，写的、演得都好。颇有所感（但也过于理想）。

1962 年 7 月 8 日（星期日） 上午大雨、阴

早晨大阵雨，下午也有小雨。没有雨具，连房门也没出。上午苗苗送么么来，陪我玩到十一点。我只会叠衣服，改裤子，她却能唱：“洪湖水，浪打浪”，还有“挂着望远镜”的海军歌（这都不是儿歌）。要吃西红柿的皮，“有营养”。老师的话是神圣的。望着么儿，不知怎么又引起伤心，她的欢乐使我噙住眼泪。约好晚饭后去湖上看我游水。然而天不作美，一直像要下雨。下午只好翻《三国》。

马凯晚餐。2.1 元的粉蒸肉，甚满意。然而 5 两饭仍不觉饱肚。

夜听排球赛，中国队竟打得如此之好。

---

[62] 后主：李煜（937—978）南唐中主李璟第六子。宋建隆二年（961 年）在金陵即位，在位十五年，世称李后主。宋开宝七年（975 年）十月，宋兵南下攻金陵，十一月城破，后主出降，被俘到汴京，封违命侯。太平兴国三年（978）七夕是他四十二岁生日，宋太宗恨他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词，命人在宴会上将他毒死。追封吴王，葬洛阳邙山。李后主留下词约三十首，分为前期、后期。后期为成为亡国之君后所作。李锐在此所引之句出自李后主在软禁生涯中所作《子夜歌》：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高楼谁与上？长记秋晴望。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

[63] 指“七七事变”已经 25 年过去了。——李南央注

[64] 翊教寺：李锐 1937 年 5 月到北平接党的关系时所居之地。——李南央注

1962 年 7 月 9 日（星期一） 晴

早晨么么又来亲热一下。喝了甜甜水。暑期拟接回。上次回家挨了打，岂有此理之事。

下午人大李杰雍、许启贤两青年教师来，许是专研伦理学的，对鲍尔生那本书读得较通。留下一篇介绍文章。讲定合作研究批语，弄清那一段的哲学思想。眼力似越来越不好。连续读书，一小时即感不支。营养有问题？当然是缺油的。办法是大用存款算了。

傍晚阵雨之后，仍去游水。在北湖游了两个来回。晚上几乎不能做什么事。翻翻苏诗。“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因而获罪[65]。“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再远谪儋州[66]。宋朝竟是这样一个可怜的朝廷，看来唐代是博大的。

1962 年 7 月 10 日（星期二） 晴

上午读书二小时。感觉缺油。中午去马凯，家乡鱼一份，2.7 元。晚上又煮米饭吃一次。明天还可吃一顿。下午游水，遇七中三个学生，和他们谈了一阵。

1962 年 7 月 11 日（星期三） 晴

唯物主义部分只剩最后一章了。《三国》前部分事情零乱，人物出现太多，艺术手法远不能同《红楼梦》，也不能同《水浒》相比。

下午许启贤君来取文章，谈了点意见。

几天来都不能午睡，晚上也只能睡六小时左右。仍游水。南湖游一个来回，并不觉累。晚上鼓楼取车。买到《星火燎原》第二卷，英语发音一本。读到十一点。读了《伟大第一步》，记方志敏，电台工作人员日记等。此书应篇篇读完，十年内战情况知道更具体一些。

接灼姐信，安慰我的黯然情绪。必须十分耐心，对身体不要悲观。小合作社秤了一下，134.5 斤。除皮后，当有 65 或 64.5kg 也。基本恢复到过去情况了。

1962 年 7 月 12 日（星期四） 晴

陈励上午来看我。谈闲[闲谈]约三小时。“总角”关系，甚表关心。谈到自处问题，留得青山在，私生活要一刀两断，不要藕断丝连（很奇怪，竟是人们共同看法）。谈到他的经验：“非我不可”，颇有自负之感。然而这倒也是真理。苗苗，小妹来安排暑期作业，要我帮语文和写字。下午带苗苗去什刹海，完全没有游。

夜观《雾都孤儿》。此片过去大概看过原版。第一次吃西瓜，一毛钱一小块，吃了三块。

1962 年 7 月 13 日（星期五） 大雨

上午大雨，下午也不断。这场下透了。不能再“罪岁”。

读《星火燎原》二卷。睡了小阵午觉。夜听《羊泉》。第一次吃冬瓜、茄子，都只有几分¢一斤了，西红柿已降至 6 分。

---

[65] 元丰 8 年（1085 年）5 月 1 日，苏轼写诗云：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而 56 天前的 3 月 5 日，宋神宗（北宋第六代皇帝）驾崩。国丧之间写出咏颂欢乐心情的诗，成为贾宜等人弹劾苏东坡的严重理由。

[66] 苏东坡此诗中表达的逆境中的快活心情传到京师，遂又被贬逐到海南儋州。

1962 年 7 月 14 日（星期六） 阴

“原理”全书算是读完。眼力已不能支持一个小时。取开镜子，老五号都是花花打晃。是否真同营养有关？

下午游水，南湖一个来回，只有在水中头脑才最安静，能忘掉一切。

夜观《游手好闲女人》，很好的片子。迪莫夫大概即是演《没说完故事》中的教授亦奥赛罗。与田打通电话，云极忙，文件与会议。也许实情，也许推脱，总之不能要求人家设身处地，要求人家也同我之“厚道”也。呜呼。这就是当代生活。只有手足之情经起了这种考验。两位陈君之可贵。知足常乐，能忍自安。只有向儒家的消极东西求援了。

1962 年 7 月 15 日（星期日） 晴、阴

上午给灼姐信。大胖来呆一天，遂有生趣。马凯午餐，遇张锷[67]夫妇。有关切之情，谓“你自己当很清楚。”谈些人世沧桑。

下午同大胖游水。第一次在南湖左侧游到底。与大胖蛙式速度相当。一天没有读书。

1962 年 7 月 16 日（星期一） 雨

上午仍下雨。老徐好意将乡下人送来的 74eggs 卖我。一元四个也。个儿过小。总是不易得之物。

午睡自调，无可如何。自行车钥匙丢了。越来越管不住事。

1962 年 7 月 17 日（星期二） 阴

夜间多怪梦。

苗苗和小妹来习字。真是过晚了。

到新街口银行取款 200 元。西安食堂吃羊肉泡馍 2 元。归途买到沙果，0.25 一斤。下午游水，以 150 下游毕一趟，估计用六~七分钟。

夜听杨子荣战友讲杨之战斗事迹，甚为感人。

接王前信。

小妹晚间送来西瓜。谢师焉？

1962 年 7 月 18 日（星期三） 晴

上午给琬姐，王前信。食堂买饭。读孟子。游水改从东岸下水，练习蛙式。水中时间稍长。夜听《中锋在黎明前死去》，又《一个真实故事》。一个病缠的女犯代替另一个判死刑的同志就义。

1962 年 7 月 19 日（星期四） 晴

天亮前咳嗽醒来。喉黏痰多。忙盖上巾毯捂一阵。

早饭后仍觉不适，喝了些蜜水，坐起来，才算过去。

下午仍去游水。果然觉呼吸不顺。五分钟即上岸。看来这几天雨后湿度大，夜凉有关。喘症仍不可大意。下午去医院。眼睛本身无问题。约作“视野”（？）试验。牙全磨了一下。酸痛是无法解决的。给部电话打不通，甚为矛盾也。

[67] 张锷：画家。同李锐是延安时期的熟人，曾在延安鲁艺美术系任教。——李南央注

窗外白杨叶浓，不停欢动，玉米正在抽穗，春情发动，已是窗外一年正好绿色时光。

夜观《人血不是水》。写 1920 年代乌克兰农村分地时残酷斗争。人物过多，头绪纷繁，可能是一部中篇或长篇，硬塞到电影中来。中国观众很难接受，演员亦不佳。

1962 年 7 月 20 日（星期五） 晴

几天来都是六点半才起床。后去小树林早操。早餐改煮点面疙瘩和菜，吃得较饱一点。1.9 的虾米罐头，远不如一个炒菜。以后再不上这类罐头当了。

上午苗苗来习字。夸奖了他的作文，很多篇有中心，写自己的思想感情也较真实，造句一般都通顺。下午带他到人定湖游水，可惜来了警察，只游了一次。太迟钝，肌肉特别紧张，大概远不如我小时学得快。

晚间又去游了一个来回。买了不新鲜的小鱼五斤，送给孩子们一些。有北大荒吃鱼经验，弄洗甚快。每天为了三餐，炊事总在四小时以上。上顿愁下顿，人也就烦琐起来。看着书，锅又开了，不觉又是十一点。去买饭还是煮挂面？上午将“故事书”基本摘完。

1962 年 7 月 21 日（星期六） 晴

昨夜失眠久之，只好半夜服眠药。七点起，迅速动作。8:40 到医院，检查“视野”。颇费时间。结果正常。医生谓疲劳原因，恐不在眼睛本身。仍嘱两个月后再去检查一次。第一次知道“生理色盲”，很有趣。

昨夜蒸的鱼没坏，但味道不佳。两顿均食之。下午四点后游水。觉呼吸不顺，气换不过来。横游一个多来回即罢。

夜听《最后一幕》。大胖来信，嘱不要再游水了。在东单买到苦瓜，0.35 一斤。给部人事处打电话，刘因病住院了。

1962 年 7 月 22 日（星期日） 晴

六点半始醒来。上午清理报纸。六、七两月可留者甚少。

中午吃了腌菜炒苦瓜。本月自煮最后一餐米饭（一月约三斤，可吃八次）。真正的乡饭也。下午四点后去游水，仍觉喉丝，呼吸不顺。横游约两个来回。晚上苗苗带么么来了。么么说去看我游水没有碰到。我归来曾遇“大姨”带着她，不愿去打招呼而错过。小家伙胖了。“我肉吃得多。”特别欢乐。

1962 年 7 月 23 日（星期一） 晴、阴

几乎读不成书。眼睛疲劳，昏昏欲睡。上午为苗苗讲改作文。天气在变，怕影响气管，没有去游水。不敢勇敢了。

为电炉事给齐俊英打电话，甚为不快。为了吃饭，使人变得如此烦琐！高音竟使我陷于如此境地。

1962 年 7 月 24 日（星期二） 雨

雨声叫醒，睡不着，无奈何而自调。模模糊糊七点醒来。梦多得可怕。

整上午大雨。苗妹来习字。苗苗将作文抄整好了。两个孩子都是很淳朴的，苗苗尤其老实。“感言”二字仍写上。这种个性很好。

下午雨停时到后门桥吃饭。过油肉（2.70）一份，感觉缺油也。电炉事说问了供电局，可用。仍要收高费，未予同意。

1962 年 7 月 25 日（星期三） 雨

夜雨，睡得尚好。闭眼即梦。做了一个多美的梦：见髯公[68]，极为亲切，说党籍要先解决，云代说项。

给帅大姐[69]处打通了电话，身体不好。秘书大概是湖南人，语音关切，留下电话号码。想起 38 年帅大姐第一次到教育会坪{闫}公馆来，同我接关系情况，不禁感伤起来。索兴哭了一阵。总务科来人解释电炉事，要设法另找地方住。几乎整日大雨。喉头发丝，呼吸不顺。喝蜂蜜一匙，稍好。开始看《奥勃洛摩夫》。

1962 年 7 月 26 日（星期四） 晴

早晨小妹带么么来，方知今天是苗儿生日。

为用去本月“豆票”，排队一个多小时，整上午即此过去。午睡不成，读书又不成。谨慎下没游水，于是决然骑车去“蟾宫” 观《白痴》。不虚此行。多么深刻动人的表演，公爵与娜塔莎都极难演，前者更佳，后者主要之点都在眼神之中。旧书店以 10 元买《莎士比亚全集》。两碗肘子也。不买下对不起自己。译者是在敌伪时期于贫穷疾病中奋斗十年完成了 31 种，最后死去[70]。这是为一种高尚理想而不惜生命的典型，我难道连买来读一读都不应当做吗？虽然手头又只剩下 3.5 元，离六号发生活费还有十天。

晚上苗儿送来一碗饭和一碗辣椒苦瓜。他过生日去了曲园，很满意。为他买了桃子，他说家里也买了。十六岁了，很想亲他一阵。久久地看着他，感觉到自己父亲之爱。偶尔听到《三不愿意》，甚有意思。

1962 年 7 月 27 日（星期五） 晴

昨夜又失眠。一点服药。七点起床。

《奥勃洛摩夫》写得深刻，但太沉闷。读介绍莎士比亚文。发现第十二卷有坏页，甚不快。

下午游水，湖水涨了。水中呆了约廿多分钟，全身舒畅。

接灼姐信，担心游水。即复，并复大胖信。

1962 年 7 月 28 日（星期六） 晴

为了换莎集十二卷，上午又到东四。看日本电影《正是为了爱》。过细一想，过去看过的。场小，闷热，出来很感不适。“青海”餐厅午餐，肘子 5.6 元。第一次独自叫如此贵菜。

---

[68] 髯公：周恩来别号：美髯公。——李南央注

[69] 帅大姐：帅孟奇（1897-—1998）湖南汉寿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内被尊称为帅大姐。1932 年在上海领导工人罢工时被捕，受尽酷刑，被压断腿骨，被灌煤油七窍流血，视死如归，始终保守党的机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顾委委员等职。

[70] 这套《莎士比亚全集》的译者应该是朱生豪先生。朱生豪 1912 年 2 月 2 日生于浙江嘉兴一小商人家庭，卒于 1944 年 12 月 26 日 。1929 年入杭州之江大学。1933 年到上海世界书局任英文编辑。1943 年回嘉兴老家，全力翻译莎士比亚剧作。译有莎士比亚全集 37 部剧作中的喜剧 13 部、悲剧 10 部、传奇剧 4 部和历史剧 4 部，共 31 部。其中有 27 种曾分订为 3 册，由世界书局于 1947 年出版，另外 4 部连同已印的 24 部，1962 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朱生豪是中国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先行者和主要翻译者。

下午游水，水暖，稍有太阳，舒服之至。出外跑一趟，如此之累。全日没有读书。夜又至人定湖散步，人们都很悠闲。游水的、乘凉的、小孩嬉戏，晚风徐来，在湖畔坐了好一阵。

接许启贤信，云即将出发招生。（归时遇见人躲着不敢打招呼！）

1962 年 7 月 29 日（星期日） 晴

吃点好菜总想到孩子，原想送点田鸡给么么。

昨夜睡得尚好，只是梦多，奇离古怪的梦。梦见阿富汗的农村（那天骑车从东四回来，路过一胡同见到阿之大使馆也），还梦见小舟[71]，这是庐山后唯一一次。

上午打扫房子，洗衣，买了一元田鸡，做了一次失败的馒头，如此过去。下午约苗苗去游水。送红薯与么么，正遇花腔家有常客，随即走出。

今天是蛙式日，一次游约 40m，只以仰泳休息，没游侧式。如此坚持，蛙式当能学好。

夜听“奥涅金”下部。我的“黄金时代”也已逝去！

复许启贤信。十五天能否将“原理”抄出？

1962 年 7 月 30 日（星期一） 晴、下午阵雨

昨夜失眠到三点。一小耗子捣乱有关。服两次药，0.4。晨八点起床。几年未有之事也。

上午竟开始抄批语，晚上又抄一阵。视力尚好。也许同这几天饮食改善有关？（吃了一个肘子，一元田鸡）肯定同营养有关。午觉睡着一阵。可能受凉，喉丝，呼吸不顺。仍去游水。遇同楼一青年。他在上犹实习听过报告。木拖板被偷去，只好光脚回来。一人独吃西瓜一个，也是平生第一次。想起 35 年同立征[72]在马神庙吃西瓜情景，两人共吃半个即饱了。

1962 年 7 月 31 日（星期二） 晴

昨夜未服药，睡得尚好。久不去小树林，只在窗前早操。起床总在 6:30 左右。

上午抄批语，效率尚好。苗、妹来习字，改作文。小妹性犟，为“花儿草”别扭。“的”，“得”之分，语法上我也弄不清。苗苗的语法还是学得好的，写字也有进步。

商场买饭。谢谢一位妇女，告诉我丢了五斤粮票，被人捡去。终追回了。丢三挪四情况常常发生，还是精力不集中。七月份共用 117 元：饭馆 33，主副食 48（肉、鸡蛋 22 元），点心水果等 16，其他 20（书 14），大概是花销最少一月了。必须点滴节约，大宗更要节约。

下午游水仍觉呼吸不顺，喉丝，不敢久游。

1962 年 8 月 1 日（星期三） 晴

重新发表“论修养”文。很粗略过目一遍。国内、国际情况谅都有必要也。

上午仍抄“批语”。骑车去买木板鞋，直到东四牌楼才买到。幸而甚合适，同武大时穿的一样。下

[71] 小舟：周小舟（1912—1966）湖南湘潭人，原名周怀求。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 年加入共产党。1936 年 10 月赴延安，任毛泽东秘书。后到冀中等游击根据地工作，任冀中区党的宣传部长。解放战争期间，在察哈尔担任地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在湖南工作，先后担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长，湘西区党委书记，省委第一书记。1959 年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1966 年 12 月文革开始半年后自杀。

[72] 立征：文立徵。李锐中学同学，好友，1934 年考入辅仁大学。抗战初期由李锐介绍入党。为小说《铁道游击队》中政委李正的原型。抗战后一直留在山东坚持游击战。后被叛徒出卖，在山东牺牲。

午游水，仍觉喉丝。

给琬姐信。收到《体育文丛》三本。

1962 年 8 月 2 日（星期四） 晴

除了极困难的二、三处外，“批语”已全部抄完。自己也没想到能这么快。此书认真读一遍还是很必要的，否则即无法探索这时期的思想情况。

卖田鸡的知道我的住处了，在窗口外招呼，一元 45 只，惜过小。洗切时发现田鸡腿比上身还长，其游水恐主要靠腿。下午游水仍觉喉头发丝，没有久游。蛙式无有进步，还是呼吸问题没解决，蹬腿也不得法。凡事靠自己摸索总是事倍功半。我之一生，没遇见过一个有影响的老师；领导者得些收获；朋友则无长期相处者，如田友[73]只得其狂狷一面，与花腔之廿二年则是完全失败了的。

1962 年 8 月 3 日（星期五） 晴

六点起，到小树林早操。

“批语”遗下的几处没有抄完，如猜天书。三个孩子都来了。小妹要练笔法，苗苗还不懂笔势，么么闹个不停，只好老办法用几张图片对付。

田鸡吃了四顿。豆角 0.16 一斤。买小西瓜一个。下午游水，喉丝似已过去。蛙式一气游了约 60—70 米，空前之举。晚上仍不能做事。

接到王前寄来的《郭亮故事》。昨夜二点后失眠约二小时。

1962 年 8 月 4 日（星期六） 晴

一连串凶梦。

“批语”尾巴仍留着。上午排队买菜耽误，有什么办法。蛙式觉有进展，如加苦练，有十次必见大效。不过仍不敢行此法也。

1962 年 8 月 5 日（星期日） 阴、晴、阵雨

昨夜睡足七小时。

上午么么来玩了两小时。带来蜡笔画本，却没有画成，瞎混了一阵。“你为什么好久不到我们家来？”真是把我问住了。我的小女儿，但愿你长大了不会有任何痛苦的回忆，特别是没有说不出的痛苦的回忆。一切不幸，一切创伤都在我们这一代结束吧。

今天蛙式大有进步：横渡两次。第二次尚不觉累。

两顿菜是豆角煮冬瓜，豆角煮茄子。久已不知炒菜味也。西红柿当是最后一批了。

今天听完《红岩》。写得气壮山河，人物是永生的。

---

[73] 田友：这里似乎指的是李锐的好友田家英。田家英（1922—1966）原名曾正昌，四川成都人。出身于一个药店小老板之家。3 岁丧父后，家境开始衰落。读到初中一年级因母亡被迫离开学堂到药铺当学徒，以“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的誓言走上半工半读之路。13 岁便向报刊投稿并连连被采用，“田家英”成了他最常用的笔名。1937 年 15 岁奔赴延安，首先入陕北公学，1938 年加入共产党，同年毕业留校成为最年轻的近代史教员。1946 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国，中文基础较差，毛泽东让他在工作之余来当儿子的文史教员。1948 年经毛的老秘书胡乔木推荐任毛泽东秘书直至去世。并兼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文革初期在被通知停职反省的第二天自杀。李锐著有专文纪念（参见李锐《怀念廿篇》）。——李南央注

1962 年 8 月 6 日（星期一） 晴

上午么么又来了，要讲故事。蔡嫂送新玉米一个。太嫩。说偷得厉害，只好摘掉。么么说“我们家什么都有。”“你这儿什么没有。”“你原来在我们家。”“妈妈给你吵了架。”问她怎么知道的：“你还穿着长袖衣的时候，在家里我看见的。”小家伙实在机灵。很想吃蜂蜜：“我们家没有蜂蜜了。”

上午只是将“批语”尾巴弄完，还有几十个字实无办法。下午按报纸介绍去奶店买奶油，结果并不常有。喝了杯酸奶，买了一种奶干，又在市场买到点酱牛肉。将晚饭分做两半吃，晚上游水也。

接灼姐信。

962 年 8 月 7 日（星期二） 晴、阴

苗苗写字有进步，笔划已略有颜意，今天给了两个四分。小妹则进步较小。只读了一段“孟子”。下午游水甚短，归后即有阵雨。

接小于信。晚上有蚊子，完全不能做事，只能听听广播。《许姬传》写梅兰花[芳]关心别人事甚感人。夜找陈希，正逢外出，只取来几张《参考》。

1962 年 8 月 8 日（星期三） 晴

上午写信三封：灼姐、小于、王前。随外出买饭，发信。

最近大概蛋白、脂肪吃得较多，感觉不如前响之黄瘦了。

下午仍游水，蛙式没能横渡，不愿勉强也。随意游了三阵，共约一小时。晚上照例到湖畔散步。第一次发现有一妇女游泳。

1962 年 8 月 9 日（星期四） 晴

昨夜几有意自调。整日无任何异样。身体确在进步。多日未有之大热晴天。上午孩子们又来卖我田鸡，1.3 元 96 只。剩下无人买了，两利之事。为了嘴巴，只好丢下书本。正好么么来，分与蔡嫂一半。同么么玩狗熊马车。

下午游水，又遇隔壁楼的钱姓青年，为我将衣裤放到树上。蛙式横渡一次，以后应当用慢法练持久。

嘴小烂，辣椒吃得过多？

1962 年 8 月 10 日（星期五） 晴

上午又属于孩子们。苗、妹写字。两篇作文留着明天改。么么极为兴奋地送来苦瓜和腌菜，用小手巾包着。再三吩咐如何吃法，“我不吃苦瓜，只吃腌菜。”逼着讲故事。只好读了《小蝌蚪找妈妈》和《钓鱼》。不知是否蔡嫂的主意：“北屋门打开，阿姨还放菜。”又说那把小竹椅上面有小兔，“你怎么说你是客人。”我真记不得这回事了。

蛙式有进展，三次横渡，第三次竟渡了一个半。如勉强一下，可以来回的。苗苗提出“借挂一下郑板桥”，不知是否高音主意。看秦宝三的气功疗法，比唐山的要切实可行，当争取定时养练。

今天大便一次，消化甚好。昨夜睡得亦好。齐熏蚊子，效力不大。在门口下象棋一盘。

1962 年 8 月 11 日（星期六） 晴

上午三个孩子都来了。为苗、妹讲改作文。苗苗《春游颐和园》写得甚好，老师曾打 90 分。小妹介绍莫扎特却抓不住中心。么么学会强辩，这大概也是儿童的一种自发性。讲了个《小兔子觅食》，刚从广播学来的。

下午正去游水，湖中刚淹死一小孩，就在桥旁。不论怎样，是可以避免的。一经干涉也就无人再游了。只好晚上去游，竟一次横渡也不成。但蛙式夹腿似稍有进步，两手也改划小了。

只读“孟子”两段。昨夜上半夜又失眠，只好起来服药。

1962 年 8 月 12 日（星期日） 晴

好像也有星期日感觉，什么书也不想读。只好看《奥勃洛摩夫》。胃好像也扩大。中饭提前，吃两大碗“炸酱面”。四点再吃“点心”，然后游水。时间特长，水中大概超过一小时。但蛙式只横渡一次。开始做秦宝三式气功。

1962 年 8 月 13 日（星期一） 晴

特意去北海观文物展览，又忘记星期一休息。只好逛商店、书店。取棉衣，上马凯，买桃子。虽然选了“多云”外出，仍然闷热满身是汗。3.3 元“红烧肉”，一些排骨也。买到“多维葡萄糖”。注意营养，锻炼身体，这是我现在生活的目的了！呜呼！

下午四点去游水，南湖无人，只好独自在北湖来回二次，蛙式反退步。看来不下苦功，难以进步。

晚上蚊子，闷热，连听广播都受影响。昨夜做了一个长怪梦：好像是土耳其使馆特务官员搞什么鬼，我冒险予以揭破。

1962 年 8 月 14 日（星期二） 晴

今天报纸材料较多，花了一个多小时翻完。苗苗将作文抄好，结尾用“发现自己怕困难的缺点，”很恰当。小妹习字进步很慢，最大毛病是别人说不得。我对他们好像客人一样了。么么没来，带去葡萄、香果。

买到 32 个鸡蛋，一元四个，甚小。早晚都做了 15 分钟气功。下午蛙式改了换气办法，约划两下一口气，较自然些。横渡两次。对岸似见到是苗苗带着么么，拼命喊，不应，也许认错，反而喊累了。

续看“奥夫”。晚上断了菜，不愿去排队也。

1962 年 8 月 15 日（星期三） 晴

上午么么同她的玩伴到我屋子来了。么么原来不想一个人单独来，很腼腆的样子。给她吃了一个桃子。如果今后离开北京，看见不了么么，我的最可爱的小女儿，这怎么过活！

出外买到“腐竹”，买菜，还算顺利，没有排队。又炒了泡菜。

接灼姐信，小胖可能明天从沈过京。湖里又淹死了人。四点多去时空无一人，独自一个下水。今天“竞技状态”特好，蛙式横渡直角，还不觉累。有人来干涉，只好上来。晚上仍到小岛做气功。到老陈处坐一小时，毫无消息。

1962 年 8 月 16 日（星期四） 晴

小胖子上午来到。为他做午饭。直谈到五点。他八点上火车返校。要他这半年中心是稳定专业思想，丢掉幻想，将个人总是安排在“之一”的地位。军事生活受用一生，主动适应，等等。一个很有个性，很能艰苦努力的孩子。大、小胖这两个外甥殊令人满意。灼姐捎来一袋大米，五包奶粉，味精等等，油一瓶。我比初生婴儿被照顾得更周到。

晚上到湖畔，又有人游了。赶快回来换衣，游了约半小时，天已全黑。舒服之至！嘴巴闭臭，有人聊天，畅快之事。夜下象棋一盘。

1962 年 8 月 17 日（星期五） 晴

给灼姐信没写完，三个孩子都来了。正同么么讲小故事书，忽然家桢兄弟来到，完全意外。留他们吃午饭，谈到下午二点始离去。家桢见瘦，肝炎仍未好。此次来京，纯粹暑期休息。他已 54 岁了，说还可做十个钟头的手术。应当很好陪他游游。琬姐带来一大篮子东西：油、米、肉、皮蛋，糖，两口铝锅，铝铲等。母亲两小包：“明儿，我寄来皮蛋六个，梅子与五味姜各一包，别无他嘱，希你多多保重身体，送我归山为幸。”引起一些感情。老人多种顽固，但有养育之恩。家桢谈到湖南今年早稻丰收，各种情况好转。漯河买到 1.2 元一只熟兔，鸡蛋一般一元四、五个，肉、油乃至粮食自由市场均有出售。政策深入，农业肯定可较快好转。

晚上起风，湖中只我一人游水矣。琬姐包给么么的小衣，特用了一个包袱皮，家桢问我还记得否？原来是我在武大住房用的窗帘布。然而他们还不知道这是国瑞的纪念物。

1962 年 8 月 18 日（星期六） 阴

今日是阴天，没有游水。中午煮了一大锅湖南米饭，咸肉煮冬瓜，皮蛋，熏圆蛋，请三个孩子吃饭。前天是小妹生日，我也忘了。孩子们都很高兴，么么兴奋而贫嘴起来，几乎变成另外一个孩子样子。小妹说她可以连续唱两个小时不同的歌，还说会拗口令。马上就说了一个。同楼下孩子学了许多贫嘴歌：“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太太上茅房。”还挖苦我：“不害羞，还吃代乳粉。”

昨下半夜服药。

1962 年 8 月 19 日（星期日） 晴

整天懒散过去，书也没读，水也没游成。发琬、灼信。给母亲短信。

1962 年 8 月 20 日（星期一） 晴

没有安排做事，等家桢没来。上午么么同她的小朋友来玩一阵。原来她在同伴中是有名的会唱歌表演的。为我演唱了小蝴蝶两只歌，颇有骄气。家庭物质条件太好也。中午用灼姐送来的米，吃了满满三碗。油炒茄子，原来是很好吃的。油多了，可以吃炒菜。小妹说以后大米卖八毛一斤，鸡蛋二元一斤，汉口油条不要粮票，对付自由市场。脸盆已经不要票了。其实情况很简单，农村稍一松动，农民为什么不想多交换呢？不到共义社会，“小自由”总应得保留，实际只是一种生活方便，无关大局，对大局有利。苏联多有集体农庄市场，莫斯科街上有卖葵花籽的，擦皮鞋的是“个人经营”。总想划一，结果走向反面。标准还是应当是否利于生产，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从其中注意政策思想教育，永远应当如此。

下午在北湖一人游水，三来回。

今日习“麓山碑”，间架活泼，笔势谨严，似融合二王与魏碑也。

向收发室老刘换了两斤苞米棒，夜蒸食三棒。想起去年西岗大吃苞米情景。

1962 年 8 月 21 日（星期二） 晴

又是下半夜失眠。主动自调。

上午为小妹改作文。写擀面事，以歌谣开头，甚活泼。女儿比儿子聪明多了。下午为苗讲改日记，内容都具体，字写得太坏，语法修辞问题甚多。讲了一个半小时，感觉很累。仍想游水，独自一人。裤带已断。今年也可告结束了。

接王前信。

1962 年 8 月 22 日（星期三） 晴

大胖下午来，同去游水。晚饭炒田鸡。他们把大米都留给我了。也带来一个锅铲，实在为我想得周到。晚上同去唐家栋家。根本不知地点，找了一个半钟头才找到。家桢已十年没见大胖了。夜十一点半始到家。灼姐寄我《文心雕龙注》和《红楼梦》（四卷本）。

1962 年 8 月 23 日（星期四） 晴

北京近郊已旱，伏天不下雨，也是少有现象。

昨夜服 0.4，只睡 4 小时。大胖十点即来，教他下围棋。下午六点始离去。

大早送田鸡者即来。100 只，1.7 元。勉强收下。只要全国、全民都好转了，个人的一点委曲不解决，又算得什么呢？同历史相较，何足挂齿！

1962 年 8 月 24 日（星期五） 晴

昨夜睡得较好。读《马克思传》，翻鲁迅诗。赴德胜门购物。下午游水，遇人干涉，只一来回。今年可能是最后几次了。大胖送粮票来，正好将田鸡吃完。我现在颇有余粮大米，挂面存得 25 斤。

1962 年 8 月 25 日（星期六） 阴

家桢上午来。围棋直下到八点吃晚饭。他好杀，但根基不固。担心我者，政治、家庭、身体三事。对高音之死灰复燃很担心。此事经我说明，较放心了。不愿留宿，夜十点半送至车站。谈到他自己颇想下乡，对医学院颇感灰心。去工地当受我事影响也。

1962 年 8 月 26 日（星期日） 阴

清晨雨声醒来。阴天。游水大概即此结束了。从六月二日开始，几未间断，收效很大：身体、肺量、还学好蛙式，右侧泳。以后就是迎接滑冰了。

读书很少。给灼姐、王前信。卖田鸡者早晨送来 1.4 元，70 只。晚间留么么吃鸡腿。饭前带到小树林散步。孩子起“风疹”，通身大块，有点蔫。她认得许多菜，只是将萝卜与白菜混淆了。

1962 年 8 月 27 日（星期一） 晴

是秋天的感觉了，有北风，但夜晚竟有两三人在湖中游水。水是不凉的。今天我可无游水打算。

“马传”读得很慢，时代背景不熟也有关。上午为订《文学史》上鼓楼书店。窗外苞米已基本拔尽，还剩下蓖麻和一些残杆。绿景留不几天了。我真是成了一个被遗忘的人。又得住在这么一个众目睽睽的地方，怎能不引起某些心潮波伏？又习、观《北海麓山碑》。取消席子。

1962 年 8 月 28 日（星期二） 晴

夜一点失眠，服药后，大概三点又睡着。七点起来。仍做气功，早操。

读“马传”。推进事物发展的人，往往也阻碍乃至推复（倒退）事物的发展，很客观变成很主观。问题何在？过份自信？真假难辨，主观有责，客观也有责。有一种想法，想读西方的哲学史，可是《中国思想通史》还没翻过一遍呢！不应当由于视力稍稍不好而不振作起来。近二月来，可说没有读什么书，做什么事，过日子而已。夏天已过去，应当克服视力的困难，多读书，按计划做事，恢复自己的工作能力。

下午到南湖独游一个来回（南北直渡）。当时以蛙式，而不觉累也。今年游水的伟大结束式。

1962 年 8 月 29 日（星期三） 晴

昨夜睡足七小时。德胜门购物，洗衣，做饭，一上午即过去了。整下午读“马传”。梅林完全践马克思文体，警句写此传，用了二十多年功夫。

晚餐后么么来了一下，苗苗接回去吃饭。“我在爸爸这里吃。”包了几粒葡萄，硬要打开，犟了半天，苗苗只好抱走。孩子近在咫尺，不能亲近。我过的什么样的生活！纵观历史，横看世情，全国、全局已经好转，个人委曲，又何足挂齿！达观成为常态，谈何容易。

1962 年 8 月 30 日（星期四） 晴

晨雨醒来，还不到五点，再不能入睡。送田鸡者至矣。两次共 3 元。

劳动一上午，将书架对调，食物架移至窗角。全屋大扫除，又忙着做饭。一点始躺下休息一阵。仍无法午睡。续读“马传”。给小胖写信。夜观《黑桃皇后》。黄金战胜爱情，生命就是赌博，多么可怕的悲剧。只有丽扎身上还看到一点少女的纯洁。盖尔曼在表演上外形辅助过多一些。

从西岗带回的干辣椒，放在一铁罐内，好久不用，结果被虫蛀完了，只剩下一层薄皮。

八月份帐目 80 元，只上一次馆子，主副食仍 41 元，水果点心等 21 元。

1962 年 8 月 31 日（星期五） 晴

又是半夜醒来，无奈自调！

书架清理完毕，大体分类，精神焕发的样子。不能午睡，沙发挺尸。想着可挂一幅对联：无党、无家又无业；有书、有画还有闲。

下午读“马传”。书店来电话云《中国文学史》已到。夜上唐家栋家，谈家桢情况。深夜十一点始归。琬姐二女信。

1962 年 9 月 1 日（星期六） 晴

么么一早来，缠着讲故事，而自己又讲起来。要讲她知道的。说我的“暖和”暖字发音不对，即予纠正。可惜九点外出，不然正好同她混一上午。

家栋杀鸡宰兔招待。谈家桢思想情况，破除多年苦闷，分析他的思想实质，问题关键，直到十一点始归。分析别人情况，还是客观冷静的。家桢很接受我们的意见：根本问题在自己没有从思想完全站在组织一边，半客人味道。承认“思想上尚未入党也。”讲到琬姐一点可喜情况：闻说台湾之蠢动，应当加入组织，代写申请书。

1962 年 9 月 2 日（星期日） 晴

大胖一早就来了。同赴鼓楼书店，买到《中国文学史》。纸张不好，甚感不快。翻了几段，较为简练。

教大胖写字。大概是多日少睡，从三点午睡，将近五点始醒来，顿觉增加若干精力。

晚上全楼熏蚊子，迟到十点才做饭吃。

大胖还记得公公常哼吟的外公的一些诗中的断句：

短衣三尺剑，匹马万重山。

楼兰犹未斩，莫唱大刀还。（送友人赴新疆）

才说离家又说归，一肩行李总相随，

夜长不寐围炉坐，且数鸡鸣到几回。

望仙桥下水依依

1962 年 9 月 3 日（星期一） 晴

为母亲买杂物，跑到下午二点始归。先到前门外，天桥，然后王府井，东四，最后东单，还去崇外托运站打听，只在两三个地方见到。新的奇贵，然而运输更难，要做木架，得廿元左右。暂且搁下算了。青海餐厅午餐，花 2 元。第一次将一盘肉吃完。因未准备在外吃饭，未带家私也。

么么班上有肝炎，得暂换班。蔡嫂来告高音有病，后又带么么来。小家伙只吵着“我不回幼儿园，”“我不到别的班上。”蔡嫂又告，那天在家大哭，要到爸爸这儿吃饭，弄得都哭了。我很懂得蔡嫂的心情，只好半句也不答白。

夜观《兰箭》，描写飞机技术和有关潜艇的反特斗争。

1962 年 9 月 4 日（星期二） 晴

一早送么么返园。已经说通，极乖。在汽车上也学做大孩子。经过颐和园小坐（归来在谐趣园看到荷花，很后悔只带她在知春亭坐了一下）。返园即打针，随即同小小二班孩子混在一起。该班王老师保证 100%无问题，令人放心。

颐和园水 23℃。吃了一个面包下水，绕泳区一周，游了约 500 米。蛙、仰夹一点侧，对自己力量的最后考验。完全可以去龙王庙，只 600 米。今年是真正最后一次了。

回来做饭，吃毕五点了。

1962 年 9 月 5 日（星期三） 晴

昨晚睡得还好，但整天感觉疲劳，不想读书。上午洗衣，下午熨衣，做饭，吃饭三次，读书几页，如此而已。现在早晚凉意已浓，大概立秋之后，晚上室外已降到 16℃左右。帐子还不能取消。仍盖毛巾毯。夜间关窗，只留顶窗让空气对流。

1962 年 9 月 6 日（星期四） 晴

早晨仍坚持到小树林锻炼半小时。气功占 15 分钟。饭量较增，与此有关。

昨夜睡得不多，但整日精神甚好。读“马传”，“通史”，翻“文学史”，也翻“陆贽文”。上午给琬姐、二妹信。电炉又收几 30 元，为之不快。生活费用是一问题了。

夜观缅甸片《人生》。故事硬编的，颇曲折。女主角和医生较好，风土习俗有趣。第一次见到脚划船。手抓饭实在可以改革。中国人似乎从来不手抓饭。箸、筯，由来已久。

1962 年 9 月 7 日（星期五） 晴

整天为母姊效劳：上午上东安市场，百货大楼买桃酥、月饼等物，花约 20 元。归途偶去东华门碰见一对旧沙发，立即买下，60 元也。下午上东四等处托卖皮袄（灼姐寄兴华村者）。因取出活期 100 元，将无款补过今年。

到北京站探问，意外之至：沙发可以随票运走，比三号那天结果完全相反。

近来失眠，原因即在想自己事如何了结，无法不想。

1962 年 9 月 8 日（星期六） 晴

今早气功作了 20 分钟。读“通史”，中断几月。所谓材料与观点，不掌握材料，对此无深功夫，观点无从发挥其作用。马克思、列宁有几个呢？两者不可得兼。宁肯材料充分，有独到之处，而观点有所错误，读者还能得益，可以各自掏金。否则几条观点，马克思早准备好了。对自己应要求观点，对别人则不比[必]苛求。问题应在有无材料，有无独见，并非人云亦云，而是从自己艰苦搜索而得之结论。当然有了正确观点，对待材料，搜集材料也会不同，会做得更好。

下午家桢来，同将沙发运至车站，意外顺利，只是花了 30 元运费。

夜听《茶花女》话剧（演员水平不高）。小仲马留给人类这样崇高的灵魂，美丽的悲剧。马格里特死前终于还能见到悔悟的阿芒，还得到公平。呵！我是“夜半不能寐，服药独伤心”。

给幼儿园电话，得知么么一切都好，吃得也多。接灼姐信，说到写作欲望。

1962 年 9 月 9 日（星期日） 晴

大胖九点来，同去车站送家桢。回来做米饭吃。大胖谈到他曾学过一年拳斗，讲拳斗基本要领。难怪前次掰手掰不过他。想到苗苗实在应当学一项体育活动，太文弱了。大胖对写字兴趣甚大。告以只有刻苦临帖一法，别无捷径。

夜至湖岛小坐。似乎是一种精力好的象征，昨夜竟又自调。

1962 年 9 月 10 日（星期一） 晴

上午写写字，给灼姐复信（支持她的写作想法），也就过去。平行读的书太多，还是一本本看完好。本月扣钱之多，原来是原居漏收之电费。

昨夜原不想再挂蚊帐，几个蚊子闹得只好再挂，入睡在午夜了。

晚报载唐相谪死于海南之事：“五十余年车马客，无人相送到崖州。”“琼与中原隔，自然音信疏，天涯无去雁，船上有回书。一别五年后，相思万里余。开缄更多感，老泪湿霜须。”可惜不熟悉古史，不然收集点“迁客什记”之类，当是每代历史的一个侧面。

十年夜夜看大样，三载无有“参考”来。

1962 年 9 月 11 日（星期二） 晴

整理回来后的剪报，准备连旧存的全部贴起来。

停电，只好上马凯吃饭。随坐环行[74]观《塔曼果》。最后焚死的场面壮烈极了，那种气壮山河，视死如归的歌声，终于将软弱的爱西也挽救过来了。夜观《不同命运》，和平环境，舒适生活中苏联青年中的问题：追求个人享受，极端自私自利的发展。当然中老年中也有那样的音乐家。不知怎样，在达尼亚身上总看到高音的影子。

1962 年 9 月 12 日（星期三） 晴

下半夜又失眠，只好服药。大概三点后入睡。蔡嫂六点廿分送豆腐脑来始醒。

贴剪报整日，也是一种休息。夜观《廿世纪同龄人》，也引起我十年波澜。家庭生活也是有始无终了。呜呼！战争之残酷，对观众甚有压迫。亲见自己血肉事业毁于刹那，也是人生最大痛苦之一种。观后觉得还是应当直接做些被写上历史的工作，而不应当去述说历史。

1962 年 9 月 13 日（星期四） 晴

几乎又是整天劳动。剪报贴完并分类。有些文章值得再读，有些还没读过。

今天是中秋，蒸食琬姐寄来的咸肉和大米，晚餐并添皮蛋一枚（一共六枚，给孩子们吃了三个）。买京白梨二斤，月饼则舍不得买也，手中钱也不够。这就算是为自己过节。夜到湖边小坐。得一联句：晚风摇柳赏团月，孤影{只}座听歌声。纯粹写实也。

1962 年 9 月 14 日（星期五） 晴

近来梦之多，成套，实在空前，总是围绕庐山后情景也。昨夜醒来几次，梦都连续做下去，各种人物一一梦到。

蔡嫂告我，孩子们昨夜来我处两次，是中秋夜来看爸爸的。湖畔孤影太久，不然也许会同苗妹一起到北海去赏月的。

早晨买到一只甲鱼，3.5 斤小鲤鱼，共 3.4 元，忙了一上午。甲鱼味美，留下明天招待苗、妹。

翻吕著《中国文法要略》，又平行一本。无可奈何。

第一次杀甲鱼，无人帮忙，一个人真对付不了。头砍下后，半天四脚还在伸动，真是顽强的爬虫。

1962 年 9 月 15 日（星期六） 晴

昨夜睡得尚好，可是上午读书不得一小时，竟躺在沙发上睡着一阵。整日感觉一种疲倦。中午只有小妹来了。剩下甲鱼让她带回给苗、么。么么下午接回。原来想去看游泳表演，因此放弃这个难有的念头。暂时还在小二班，老师夸她乖。

1962 年 9 月 16 日（星期日） 晴

早晨小雨，对旱情无大补益。上午仍觉困倦。整日[]是看了显克微支的《炭画》、《为了面包》等几

[74] 环行：4 路环城公共汽车。记得是从后门桥始发，环内城一周回到后门桥。——李南央注

篇小说，也没有习字。腌的鱼臭了，只好蒸食（舍不得用油炸，否则是佳品）。秋意甚重，穿上毛内睡衣。秋蚊余威，每夜还得挂帐子。

1962 年 9 月 17 日（星期一） 晴

实行了一种愿望：整日观男女单打网球决赛。平生没有看过好手比赛。网球是最喜爱运动，出校后即失去条件。上午女子是对磨，有人比之看“钟摆”，颇乏味。下午较精彩。网球不比别的球类，看来容易，打好实难上难。一成名手，即颇稳定，球龄也长。大概可打到四十岁左右。下午同一些运动员坐在看台一角，唯一有树影之处。运动员们都很朴素，亲近人，不像我们那个时代那股骄调调。对面见到“只可风花雪月”人，不胜感慨。

在普罗食堂花 5 毛钱吃饭一顿，其实还花了 0.32 的冤枉钱。

报纸发表《现代修正主义者堕落到何等地步》。

1962 年 9 月 18 日（星期二） 晴

做不完的梦。昨夜又是二点醒来，后来是连串长梦，自己也感到梦话连篇，止不住要讲。

为电炉收费事，又费精神。终也知道，小人到处都有。情绪不佳。上午洗沙发套，下午上鼓楼理发、取款。明年再过一年，真只有靠卖物维持了。

1962 年 9 月 19 日（星期三） 晴

长梦，梦见立徵，为他画像。他似乎从极危险境地中生还，小会上受欢迎，等等。随着又梦见黄牛[75]。又从外面骑车归，三个孩子在一无遮拦阳台上玩，我叫了一声么么，苗苗却如“冰棍”样跌下楼来。一身冷汗惊醒。

上鼓楼购物，兑公债（有 43 元）。得维持到年底才行。皮袄不易卖出。接灼姐信，买到《红岩》。因听过广播，夜十一点半即翻完。适合青年阅读。作者熟悉的还是监狱斗争。

U—2 飞机事件，报纸不见苏联反映。近来苏联消息也很少。塔斯社授权关于古巴声明只刊二栏地位。看来主要是关于铁托问题存在大分歧。陈毅在保国庆会讲话，将情况正面指明。看来是几大问题：对美国认识问题，战略策略问题，铁托问题（铁托谓非思想意识乃政治分歧），国内问题，以及斯大林老问题，还有中印问题等。

1962 年 9 月 20 日（星期四） 晴

也许是 2 两豆腐脑之故？近来消化总不畅。今日解手三次，仍觉胀胀。

看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占据材料，有分析和见解，令人喜读。松村谦三谓总理谈到“东方毕竟是东方，亚洲人应该改变世界的历史。我们应该成为一体，加强同文同种的联系。”（后二句可能是松村自己的话）言外之意，颇有消息。

夜观中阿排球赛，看到世界水平的男队。惜对手太差，打不起来。也看到女队，个儿真高。归来汽车挤得出汗。

[75] 黄牛：黄乃。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黄兴的遗腹子，李锐的小学同学、终生的好友。曾留学日本。延安时，在总政做“敌情”编辑，为日本友人冈野进（野坂参三）的助手。1949 年双目失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盲人协会主席，发明有一种新盲文。文革后与李锐同住一公寓楼。于 2004 年 2 月去世。——李南央注

1962 年 9 月 21 日（星期五） 晴

昨夜一种奇迹：梦遗而未遗，气功之功{噢}？

续看“唐史论稿”，录有白居易七律一首，以证唐代门生座主关系：

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

岂止形骸同土木，兼将寿夭任乾坤。

胸中壮气犹须遣，身外浮云何足论！

还有一条遗恨事，高家门馆未酬恩。

白何牢骚至此，不读书真不知道。

偶与黎澍[76]通上电话，约至马凯晚餐。谈新凤霞[77]。大学生读书太少。功成名遂不传，传者孔子、岳飞也。

1962 年 9 月 22 日（星期六） 阴、雨

一得阴雨，秋意猝浓。室温降至 22℃。穿上毛背心。

上午马凯取菜。下午至故居翻书，取来两袋，什书、传记、哲学之类。长日无所事，惟有强读书。

昨夜开始盖被。夜翻过“仙踪”，竟而自调。

小妹当了中队长。

1962 年 9 月 23 日（星期日） 晴

偶阅《二千年间》，过去从未翻过。作者 1946 年写。有很大概括力，惜乎要用“通俗”之笔，遂难成学术之作。关于朝代纪年划分办法，便于记忆，说得很好。闲书一堆，更将妨碍正书阅读矣。

剩菜又吃了一天。

接灼姐信，介绍“可的松”药。

1962 年 9 月 24 日（星期一） 晴

复灼姐信。谈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变发[化]，政治思想与科学技术问题。抄白诗四句，言及个人得失之顽固。

设计院行政处刘某来，谈电炉收费事。当面又是如何照顾之类，“老部长”呀，竟提起“中组部管”，“还应好干一番 。”“学习时随便谈，′59 记不得了。”此人连长出身也。

下午赴王府井染花道袍。买到《托尔斯泰传》（苏联写）及《大波》第三部，几乎要买《汉书》。可是想到“汉书选”还没读而作罢。既买了书，即未上饭馆。

夜翻《大波》。开始穿薄线衣。昨夜下半夜又失眠，只好起来服药。

---

[76] 黎澍：（1912—1988）湖南醴陵人，历史学家，李锐的密友。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白区从事报业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从事出版工作。文革后任《历史研究》杂志主编兼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1980 年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总编辑。1966 年以前主要研究项目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孙中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毛泽东思想。粉碎“四人帮”后，主要研究项目有：中国的封建主义、近代中国文化史、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问题等。——李南央注

[77] 新凤霞：（1927—1998）江苏苏州人。原名杨淑敏。评剧演员，剧作家吴祖光的夫人。7 岁学京剧，13 岁学评剧，16 岁即任主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是中国评剧团和中国评剧院演员，并担任过首都实验评剧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评剧团团长。文革中受迫害，患中风未得及时抢救，下肢瘫痪无法再登舞台，遂开始写作。著有：《新凤霞回忆录》、《以苦为乐》、《我当小演员的时候》、《少年时》、《新凤霞说戏》。1982 年加入共产党。

1962 年 9 月 25 日（星期二）阴、晴

上午大劳动。昨天翻箱，发现有虫。棉毛衣似都洗得不净。于是重洗八件，并全部要收的绸衣裤。四个盆子流水作业。

老徐又送来一兔，已杀好。又切又炖，直到吃过午饭方躺下。竟睡着了一小时。可见劳动之功。一九六[五]二年这几天来到北京（一九六二年应为笔误——李南央注），这十年过得特别快。七年沸腾的生活，还如在梦中。

夜观《智擒眼镜蛇》。作者故布迷阵。

1962 年 9 月 26 日（星期三） 阴

今天室外 21℃。借来自行车，整日为生活。

上午熨衣，读书一阵。老徐告知买节鸭。将他的购货本与我，并借款。买来两只 13.5 元（1.83 一斤）。洗、破，弄那点肠子花时最多。用盐渍好。大胖子也许会来，免得上馆子。

1962 年 9 月 27 日（星期四） 晴

降温。近来到小树林早操很正规，气功已坚持下来，每天 20 分钟。

将床移位以便室内也可散步。同老鼠斗争，常吵得半夜<三>更睡不好。发现在纸卷内作窝。故居取来窗帘，作过冬准备矣。

续读“通史”。搁下多日。在思索通史的写法。范老之作当然是好的，但总觉不足，显得割裂零碎，拼凑之感。写好一部通史，恐是毕生之力。《大波》第三部已无非看下去不可引力。作者已知缺点所在，却不能摆脱。大概为材料所俘虏，还是《死水微澜》味道浓些，紧凑得多。

近来 Sex 要求渐大，饱暖之故也。

1962 年 9 月 28 日（星期五） 晴

又是一天忙于生活。上午骑车上王府井洗衣，购物，鼓楼取款。买到《随园诗话》,《沧浪诗话》。随便翻翻。随园实博学多才之人，也是大胆思想之人。最近眼力较好，甚至可偶然不带镜阅报小阵。服鱼肝油之功？

夜听《黑奴恨》。应当是人类永远保留剧目。听“十全公报”。庐山乃铁案也，加“修正主义”一条。

1962 年 9 月 29 日（星期六） 晴

上午又是为了生活：购物，洗衣。九月份豆票必须花掉。只好上街，而且排队。睡衣破得不能再穿，只好洗净待补。

下午索兴又当一次青年，心血来潮，骑车至先农坛观上海与体院足球。青年冠军与国家队，可是“没劲”，0 比 0。我却大有收获：来回都只用 40 分钟。通过前门大街，甚感紧张，只在会堂西侧冷道上，因只注意建筑去了，冲倒了一女学生车子，也算是一个小事故吧。由于我带了黑眼睛[镜]之故，远远听着骂：“流氓”，真是冤枉。

归来还不觉累，还买到大黄西红柿。骑车好处真多。过天安门，节日盛装。我也就算是过了国庆吧。

1962 年 9 月 30 日（星期日） 晴

读了“公报”后，两天来心境很平静：丢掉幻想，老实生活：尽己力量，好好工作。

夜间仍多长梦。古里古怪的“旧事”、“熟人”都来到梦中。我也是“每逢佳节想当年。”这也是一种病。

九月份共用款 187 元。内中 115 元是家桢来购物之特殊用途。生活费只 82 元，食物方面约有 30 元实际是用在下个月。还有书报 15 元。因此生活费用完全可能，也应当控制在 60 元以内。问题就在克制欲望，不要贪多。如买书，买食物。银行活期只余 20 元，以后三个月也无法乱花了。

下午等么儿没来，很是怅怅。

买玫瑰酒一瓶，以红烧鸭，香干自酌，并煮白菜、粉丝半锅，算是为自己过此大节。此情也是前所未有。

午观《冬梅》。

1962 年 10 月 1 日（星期一） 阴

昨夜三点后即未入睡，弹簧夹连打三只小耗。第三只完全没有想到，看来是有窝了。整日精神尚好。

接灼姐信，慰我节日寂寞也。送两只鸭腿、鸭菌，西柿三枚与么么。有点疲样，顽皮劲。昨天是刚买的气球破了，哭着不来了。三个孩子和成立良来玩一阵。成云虽有丰收，但每人只分 350 斤谷，口粮不够一半。城里人哪知乡下人事。

《大波》三部还是写得细致，语言尤其特色：当时、当地、当事人的语言。

夜观意大利片《她在黑暗中》。写一个憧憬正常人的生活的妓女的不幸遭遇。她的天真，率直有点近乎“疯态”，也为观众展开了糜烂的社会生活。我是第一次看到所谓摇摆舞，圣玛丽亚节等等。“卡贝利亚”那种“疯态”如直对高音，神经马上紧张起来。这是任何观众所无的感觉。

1962 年 10 月 2 日（星期二） 阴

六点无铃声，使我睡到六点半始醒来。大胖上午来，我做的鸭子实在好吃。同他漫谈到五点。说 U-2 飞机种种，我得些知识。谈他的小组长。

么么来玩猫球，欢乐之至：“你好好让猫翻跟斗，让我大笑。”带着她那付小黑眼镜。听《红岩》广播。

夜阅《大波》至十一点半。

接小于信。故宫同意他返京。

1962 年 10 月 3 日（星期三） 晴

看完《大波》三部。看来作者费了很大精力收集材料。端、赵之争，以及这两人都写得很出色，使人如重温历史，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接家桢信。对我三梦之联似印象很深，说有家还不如无家好。“一切听组织”、“戒骄戒躁”，都是很对的。

1962 年 10 月 4 日（星期四） 晴

上午就是写了三封信：灼姐、家桢、小于。发信、买物。读什么书呢？犹豫不定。翻曾左家书。有些读书方法。

1962 年 10 月 5 日（星期五） 晴

这几天都是五点醒来。上午写字后即去古[鼓]楼改衣，购食物，又买鸭子一只。节日供应今日截至也。

么么小二班也隔离。电话询问情况，蔡嫂说这次回来，吃晚[饭]不香，晚上肚子胀鼓。小家伙乱说一气，可能是消化不好，并无肝炎。

夜听《钗头凤》。陆游与唐惠仙悲剧。剧本不算顶好，仍有诗剧之感。陆游如此多情的诗人。还是“沈园”两首动人，引起我的许多感伤。（剧中“淡了，远了”的是真情）。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

此身行作稷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1962 年 10 月 6 日（星期六） 晴

再翻气功书，颇有心得。甚言一次应作半小时。当实践之。

翻《随园诗话》，佳作甚多。上午仍读“通史”。下午去北海观画展。俗品满目，一幅《村头喜事》以雪夜灯光人影出之，意境都好。有一幅令箭荷花尚好，款题比之霸王虞姬，恰当。

洗好地毯已铺上，屋中顿觉暖和严实。

昨夜又打死耗子二只。

1962 年 10 月 7 日（星期日） 晴

今天又一次体力大考验：下午骑车去看么么，一趟用 65 分钟。走学院路，觉得比西直门远一点。

么么想回家，问我是不是接她回去。带她到园中逛了一阵，坐了浪船，翘板，吃了两颗糖，情绪慢慢转过来。问她爸爸有几个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是爸爸的，也是妈妈的。”又带她去看了医生，什么病也没有，问她自己大便也是好的。老师说吃饭、睡觉都好。小三班还不隔离，但小二班又隔离，得廿几号才能回小三班。

苗苗来吃午饭。作业有 2、3 分，代数说是粗心。老师批语说对公共事很热心。日记写得很好，字也有显著进步。予以鼓励。归来通身大汗，擦澡，做饭吃，卧听音乐。觉鼻塞，有感冒症。也许骑车时敞开衣凉风贪得过多。总政音乐会，手风琴拉得真好，从未听过如此美妙手风琴，如听陆春林笛子：手风琴可以拉得这样好的。

今早气功注意意守丹田和导引小周天，意识较集中，觉全身微汗。做了 20 分钟停止。做完其他动作后甚觉累。

昨夜自调。对今日整天活动似未发生影响。Sex 亢进感，须加克制。在幼儿园闻到桂花香。

1962 年 10 月 8 日（星期一） 晴

到底感冒了。过累、吹风，回来歇息不够即擦澡。整日鼻涕头重。自服 APC4 片。下午去医务所，开了合霉素等。虽未看书，但翻字。衣服已泡，只好洗了两大盆。照旧挂面，拼命喝水。估计不至发展。

夜听《兵临城下》。小胖来信，字迹端正，语法通顺。问人事之道。蔡嫂将剩余一瓶茅台送来。又勾起 59 年情景。

1962 年 10 月 9 日（星期二） 晴

服药，在门前略做早操。整天休息。感冒已停止。身体抵抗力大大加强也。翻字，翻《随图诗话》。“钱塘苏小兰乡亲”条，甚狭意。夜听“小萝卜头”姐姐广播，声音凄切，将感情带回黑暗年代。

1962 年 10 月 10 日（星期三） 晴

今天仍半休息。读“通史”若干页而已。补袜子。

秋菠菜已大量下来。柿子 0.18 一斤。

昨夜又打耗子一只。

1962 年 10 月 11 日（星期四） 晴

故宫观书画，下午二点始归。饿着肚子看的。文房四宝大开眼界。笔之种类真多，还有大棕笔，有五色磨墨之精致如金玉之品。纸、砚不及细看。赶着看了下钟表室。吸烟人颇有意思，其余好像 39 年看过的。邓石如展览也是大开眼界。原来他之可贵在脱出千年来虞欧颜柳的影响，而从篆，分金石得法，自创一派。最好的还是隶书，行书似乎苍劲古朴有余而间架不足。其传派有包世臣、赵之谦、何绍基、沈寐叟、吴昌硕、康有为等。大概都在篆、分上受其影响。记下几幅联话：

不知明月为谁好，时有落华随我行。

不速到房唯夜月，无私惠我有春风。

世虑全消，凡几点落华。听数声啼鸟，粗缘割断，推半窗明月，盼一缕清风。——此联是一尺隶书。我所得之何绍基隶书扇，原来源出于邓。绘画馆则匆匆而过了。见到郑板桥一幅好竹石，飘逸之至。八大也有佳作。愧送人之题款，则证实我所藏之“异果奇花见一斑”乃真品也。

1962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五） 晴、风

昨夜长梦。同胡公[78]一道，好像安排我做一种什么事情。

冒北风外出，将皮袄卖掉得 100 元。王府井取道袍，染成深咖啡色，可以随便穿了。

观潘天寿画展。只能说是意境有新奇处，用笔老练，“寓巧于拙，寓美于朴”。鱼鹰等是好的，构图有佳作。指画过多（总觉得指画有江湖气）。我不喜欢这派画，更不喜其字：过于拙、怪。《人民日报》有人写文，捧得如齐白石之能独创。国画总有问题。

为苗苗买小字帖，内词 28 首，标点了一夜。还有两首标不好。买《三国志》一部。何日能看呢？

青年刘玉敬去机关农场，自动要为我购乡下各种副食。此人在窗外劳动半年，天天见他积粪，给我印象甚好。

这几天吃蒸白薯，一斤换五斤，说是比粮食合算。我则当点心也。

[78] 胡公：指胡乔木。——李南央注

1962 年 10 月 13 日（星期六） 大风

终日大风，总在五六级。早晨虽仍到小树林，大风带沙，不敢久做功。冒风出外买菜。炒千张皮，芹菜一大食盒。

“通史”只剩下一章。仍翻“诗话”。习字兴趣渐浓。

昨夜打死第七只小耗子。夜开始霜冻。

1962 年 10 月 14 日（星期日） 晴、风

早晨仍在窗外做功一会。上午去故居取衣、书。成立良帮助将书全放入两个大木箱内。1952 离长沙时，也是他清的书。

午饭后他又来坐谈甚久，谈乡下情况。58 年时树都砍光了（烧炭炼钢），乡支书之土皇帝（曾抓到县里，近又复职），群众意见甚大。饿死一些人，竟有人打听美国，台湾如何。他的家乡是最落后乡，当然也是一些最落后情形。又谈到 58 年体育大跃进情况。谓范事也全无问题[79]。当是好事。乱推广品种，损失也大。

1962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一） 晴

下半夜失眠，睡着即梦（总是围绕旧事），即醒。

同蔡嫂问到现已调局[80]。何时能搬。想到孩子生活若干改变，又觉不该问。一种莫名其妙的感伤，什么事也不想干，挺尸也挺不住。

1962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二） 晴

为补交房租电费事，高音来找。约总务科人算好帐。

故居遇见徐炜[81]，闲谈两句。学西班牙文，英文都正时髦，惜无留声机，不然我也真愿意学学会话。

将《青春之歌》翻了一下，也算是翻完后半部。语言还不大像当时的。如“争取进步，团结中间，孤立反动”之类，这都是今天的语言。也许当时有些观念，但语言不会是这样的。文学，最要紧的是语言。李劼人[82]之高明也在此。

夜观苏联片《山鹰》。何等神勇的传奇，至少使观众过瘾。结局也是合理的，为民族赴汤蹈火，终死于爱情。

1962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三） 晴

近来消化甚好，什么原因？然而牙齿逆转：冷、热一点都是酸胀，饭后要酸好一阵。

上午写信两封，给灼姐和小胖。信中写到苏小故事，也写到“好书常读，故人忽来”之联，以及

[79] 成立良这时也常来我母亲处，带我们三个孩子出去玩，因此对我母亲范元甄的情况是了解的。这里应该是说我母亲的被审查问题快解决了。——李南央注

[80] 此处应指范元甄的问题已有结论，工作有变化。不久后，范即离开 232 厂，回到三机部机关，在航空工业总局总技术处任处长。——李南央注

[81] 徐炜：（1921—）广东人。抗日战争时范元甄在抗敌演剧九队的朋友，后留在白区工作。上海解放时，为当时最大广播电台宣布解放消息的播音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广播文工团合唱团副团长，上海广播文工团副团长。离休前任上海师大声乐副教授。——李南央注

[82] 李劼人：（1891—1962）四川成都人，原名李家祥，现代小说家，翻译家。前面日记提到的小说《大波》的作者。一生留有五、六百万字的著作和译作。

生活比和尚还静。但{廑}心如沸，不悟禅机也。中午马凯吃炒肉片一盘，服务员见了说“多日不见来”。剩一多半回来。鸭子已可自由买，看来还不如吃炒肉片之合算。

1962 年 10 月 18 日（星期四） 晴

又是下半夜时睡时醒，梦不断。仍六点起床。

出外买一点东西，洗菜做饭，上午就又过去了。只有翻“诗话”。决不决心读英文呢？午餐竟出现四个菜，也是奇事，而且有鱿鱼肉片。刘玉敬送来各物：香油一斤（5.5 元），羊肉斤半（3.3 元），烧鸡一只（1.9 元）。颇想请客了。还有茅台一瓶也。

王前来信，言及“过苦日子”后，教员情绪不高。湖南今年已丰收。

夜观《柏林情话》，意思不大。

1962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五） 晴

如此懒散，读不成书。翻林庚白的《孑楼随便》（似应为《孑楼随笔》——李南央注），有点掌故而已。封建婚姻与自由婚姻以冷水变开与开水变冷形容，此种例子当然存在，我即一例。

1962 年 10 月 20 日（星期六） 阴

好像要下雪的样子。上午上古[鼓]楼理发，买物。买到不涩的大柿子。整理报纸，心血来潮，删压李希凡关于神拳文，并给报社一信，建议内部设文章病院。真是好管闲事。

夜观两场电影《柯山红日》，《仇恨旋风》。后片写捷尔仁斯基，钢铁的人，在警惕中、时刻斗争中生活的人。记住一语：“对自己的错误绝不原谅。”印度开始大举进犯。

1962 年 10 月 21 日（星期日） 晴

苗苗送日记来，小妹也来了。苗苗骑车将脸摔破，得一次教训也好。字仍无进步，几何测验有一道题根本不会做。同他谈了一阵历史。留小妹吃碗羊肉。

复王前信。翻闲书。夜观《躲藏的激流》，墨西哥片，有印第安群众、孩子。多么穷困的农村，没有水，恶霸村长，寄希望于总统，由乡村教师，医生来改造社会。但见到墨西哥贫困的农村。

收复失地。

1962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一） 晴

继续收复失地。看来打战[仗]印度人是不行的。

读“通史”。下午特去卖掉几本书，买奶油，就便观《自由之风》，音乐喜剧。

大晒被窝。有一种想写东西的想法，又想读英文。

1962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二） 晴

读完范著“通史”第二编，不甚满意。学术思想部分一般写得较好，史事穿插总觉突兀，前后头绪也不流畅，经济、生产也过少。可惜自己没有本钱，没有读过史书，真是想写历史。

近日吃柿子和一种“广梨”很多。

夜听篮球广播。

1962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三） 晴

开始看周谷城“通史”。直接引用史料，这点反觉比范著好（范是经过翻译变为自己语言的）。

下午上古[鼓]楼买物，买到辣椒萝卜。想起长沙那种“糟”房卖的辣椒罗[萝]卜。

1962 年 10 月 25 日（星期四） 晴

又平行翻《西方名著提要》。康德著作难读。外表似和尚，内心如海潮。何日结束此种生活？

美国对古巴开始行动，这样倒好，苏联不能不正面表示态度，也不好老拖住“裁军谈判”了。

1962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五） 晴

给大胖信，问英文读本事。

读完宇同《中国哲学大纲》序论[83]。此书写于战前，有功夫之人。不到万字，给人以明确系统概念。

下午心血来潮，骑车到东四拟观《东进序曲》（报上连篇介绍也）。票已售完。

估计美国硬打不起来，苏联宣布火箭力量，可以对付一切来侵、大侵，还有环球火箭，各种核弹。这方面我们太落后了，概念也形成不起来。关于印度无理，《真理报》算是在 25 日发表了社论，态度还明确。24 日声明当感动许多中间方面。

1962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六） 晴

《再论尼赫鲁哲学》，痛快淋漓，只有我们才写得出，才敢写。以三十年前史实作例，以蒋介石况尼赫鲁绝妙之笔，不仅教育印共，亦且教育各国共产党人以及苏共也。苏联对印之援助经济到军事何其积极（米格还超过我）。不要搬起石头打自己脚也。不知赫鲁晓夫读不读此文。

么么回来，特去看她。像个大女孩子了。颇矜于自己处境之优异，带点撒娇。又跟我来玩一阵，只有棋子可当烧饼摆。“你怎么说是‘客人’，你是爸爸，不是客人。”“你刚回来时，同我们住在一起。”小家伙几次自动谈到这个不可解的问题。我怎么同她说呢？这个过份聪明的“背儿头”。

1962 年 10 月 28 日（星期日） 晴

被文学史卷二吸引，读了一上午。下午孩子们都来了。么么在地毯上打滚玩，捉爸爸。苗苗在班上大概各方面都是中游。

夜观《如何是好》。看过的片子，片名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昨夜又是四点醒来。

古巴已被承认是社会主义国家。

1962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一） 晴

停电，中午只好出外吃饭。受不起书店引诱，买《李白诗选》等三本书。内《人间魔窟》，记重庆“渣滓洞”等事。编写太坏。买旧特大毛笔一支，（此种笔名曰“抓笔”，大概必须用五指抓住方能挥写也。—此句写在纸页天头，李南央注）可写尺书。

今日大大违反节约原则。还是不能上街。

赫鲁晓夫又缩回去了。既已在古巴建立前哨，就要考虑到如果人家硬来，如何应付。如此不过长

[83] 《中国哲学大纲》：张岱年著。张岱年字季同，别名宇同。

敌人志气，灭己威风，实如商人行为[84]。

翻出儿时回忆几篇，几又想动笔矣。

1962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二） 晴

本月份想节约，仍花 80 元，如何是好。副食有转至下月者。零用、买物仍有浪费。为下月订一控制计划，50 元以内。长期不给母亲汇一元，也不应当。纯为生活故，也不能不催问了。

早餐后习字已成习惯，颇觉有进步。提此抓笔，也不觉生。翻周著“通史”，并“文学史”。读书极少，翻围棋谱逍遥。

昨夜曾坎兑。终日有心理影响。

1962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三） 阴

起床即洗衣。气功只做十分钟。社论《保卫古巴革命》。预防赫、肯信件也。书也不想读，只有看棋谱。复大胖来信。

1962 年 11 月 1 日（星期四） 阴

睡得很好。服眠药之故。中午还睡着一阵。真是怪事。终日郁郁，甚书也不想读。翻周史一节而已。

夜观《阿甫夫妇》，百无聊赖也。越南片，焰火与抒情，常觉断线，水平不高。但得见苗家风习，当时社会压迫等情。观外国片，纵差，总可多知道些风土人情的东西。

1962 年 11 月 2 日（星期五）

晨起即刮大风。练功只好作罢。

接大胖信，阅“见到你的信，不知怎的，我心中有些难过，”之句，眼泪不觉夺眶而出。我是温情之人，丢不了感情。也是心如古井久矣之故。

对光头是商人感觉，已由今天陈外长声明证实：“古巴的自由和权利不能拿来作交易。”此件实际是对苏联而发。米高扬去古巴，看来想弥缝裂口。

窗外白杨已全黄了。真是一夜秋风杨叶黄。续读文学史，此书写得满意。

1962 年 11 月 3 日（星期六）

早晨广播即听到卡斯特罗谈到同苏联有分歧意见。这是一个英雄，骨头硬得很。苏联今天是“绥靖”外交，但愿不要变成张伯伦。有一种 36 年希特勒飞扬跋扈的感觉。历史当然不会重演。世界革命的大旗要由我们来高擎了。苏联一般人有一种怕战争的情绪，赫光头利用了这种情绪。

准备明天大胖来，上商场采买。买到“苏油”2.5 斤（十元），质量可能有问题，有伴气。本月费用计划定要超过了。

读了几页文学史。夜观《铁道卫士》，又是看过的。

[84] 可参阅有关“加勒比海危机”的文献，了解此一史实。

1962 年 11 月 4 日（星期日） 晴

今日转晴。大胖呆了一天。谈到西藏战士只能吃到两顿稀饭，根本问题还是运输。

苗苗、小妹在一起午饭。有鸭子、豆腐、莴笋、千张皮。小妹踢毽子好手，但只会一种式子。讲了儿时“跪、跳、跨、剪”四式。现在没有名钱亦无铜板，鸭笔管也找不到，只好用猴皮筋做毽子。大胖帮苗苗补几何，一起补语文。下象棋二盘。对大胖发表了一通对国际形势看法。群众游行支援古巴。

1962 年 11 月 5 日（星期一） 晴

早晨广播社论，提到“绥靖”问题，已有此预感也。报纸很可以介绍一些三十年代末的历史，现在人们多无此感性知识。我确实是可以做一个不坏的政论家的。在武大时，即整天议论。延安有习作，长沙则颇独立思考而大胆高论了（热河时反映也是快的）。

今日群众游行，规模更大，为抗美援朝后所仅有。开始着棉衣、毛裤。将“故事”可摘之处摘完，此书换另一个写法，可作青少年读物。

1962 年 11 月 6 日（星期二） 晴

给琬、灼姐信。寄出“故事”。颇想动笔。写什么呢？《忆立徵》该写出了。可从岳云时读《生活周刊》，“论绪”写起。最可纪念者，一二•九之信也，此信掀起了武大高潮。

仍读“文学史”。

睡觉成波浪形，今晨又是四点醒来。

1962 年 11 月 7 日（星期三） 晴

戏写石鼓，竟比汉隶顺手得多。

上街取棉裤，皮大衣。四个月仍未得。买《历代文选》，并无“新文”，但注释甚详。久不去商场食堂，买饭一斤，菜一份，共 0.54，价廉物美。今后应利用此处。买枣酱一斤。

早晚上下床的心情：又是一天开始！一天又完了！

1962 年 11 月 8 日（星期四） 晴

陈外长讲：对帝义侵略采取什么态度，是一原则问题。屈辱让步，牺牲主权，纵容侵略？抑坚持斗争。保卫主权，反对侵略，必须立场鲜明，不能含混不清。柯西金则说：既然美国已作庄严声明（不入侵古巴），进攻性武器即失去存在意义，因而是双方的让步，这是互相让步，明智的妥协。“冲突的尖锐性终于消除。”对比之下，有意思得很。总理对三项建议作了解释：是对等的，不是片面的，是平等的而不是屈服的，是互让的而不是强加于人的，是互相尊重的而不是欺凌一方的，是友好协商的而不是武断专横的。

夜观阿根廷片《血的河流》。如此奴隶劳动，不知是砍一种什么树？奎宁？

1962 年 11 月 9 日（星期五） 晴、风

每天为三餐要花去四个小时以上。又上商场买饭一斤，菜一份，花 0.54 元。最近老吃油白菜，百吃不厌也。白菜实菜中之王。

苗苗几何考得不好，要我帮补。不见来。真要补习，自己还得重新温一遍。

仍读文学史，第二卷还没读完也。李清照晚年，一人在浙江流落，孤苦穷困，难怪写出“凄凄惨惨寂寂，”“怎一个愁字了得。”诗都极雄壮，充满爱国精神。问题在以“词为别一家”，只适于抒写个人情怀也。兴华村断句记下：豆叶瓜藤充“代食”，急风斜雨佑午餐。

夜观《沙皇与木匠》。彼得演员不称，无其气概。似观一连串的十八世纪荷兰风俗画。那种女人后脑勺小帽，大裙，木鞋，男人小高帽，名画中常见。外国人多么懂得寻欢作乐，中国实在是一个苦难的民族。

昨夜又自调，无可奈何。

1962 年 11 月 10 日（星期六） 晴

不想节约。上古[鼓]楼买水果，1.5 元。自己想吃，也为明天孩子来。买《英语同义词例》，仍然是一种心血来潮。

夜观西班牙片《影子部队》，歌颂城市小市民的劳动妇女，鞭鞑、讥讽那些不事生产的“演员”、音乐家、画家的丈夫和男人。还有一个“发明家”。三对夫妇，两个单身（一男一女），一个女医师，人物有现实的，也有夸张的。当作喜剧的悲剧。由于“女光棍”的转变和音乐家的归来不合逻辑，减少全剧的悲剧力量。总之是好片子。但比意大利那些片子稍逊一筹。

橘子一斤 0.45 元，味淡，但闻橘思故乡也。

1962 年 11 月 11 日（星期日） 晴

苗苗、么么上午来玩。一口气唱完新学的歌。将两盒残棋子抱走。苗苗几何只 56 分，代数 68。代数是粗心，几何则不熟，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将题做出，回家后慢慢做才做出来。我必须自己温习一遍才能教他。

大胖送来铁哑林[铃]一对，我能举 30 下。增加一个室内锻炼方法。

夜观《鬼魂西行》，聪明别致的故事。实是大英帝国的哀鸣，只能以鬼魂式的阿 Q 胜利来聊遣悲愤。

灼姐来信，因未接我信而挂念也。

1962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一） 阴、小雨

晨起小雨，在门口做早功。四点半醒来。老想法，该催催了，打打电话。然而起床之后，此念即淡去：有什么可问的呢？反正已被遗忘，此人还活在世上就是了。

每听电话铃声，也总想到：找我的吗？多么可笑。成天望着窗外，杨柳等树已呈去年归来时景色，残叶将尽，只剩一株蓖麻还傲然还绿。树木从春风吹醒之后，风吹、雨淋、日晒，不畏一切，欢迎一切，生长自己，造福人类，只有寒冬才休息下来。我之一生，只有今年算是“休息”下来。这又是何种寒冬呢？

“文学史”二卷算是读完。夜抄诗。哑铃举 34、36 下，连续两次，感觉不适。

商场买饭，0.4 元一份“黄焖鱼”，大概是最便宜的菜了。饭量有显著增加。这两天报载美舰检查苏联船详情，真是奇耻大辱。列宁、斯大林在天之灵，何等感想！

1962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二） 阴

天气阴霾，心情如是。什么书也读不进。写《忆立徵》，开了个头，写不下去，记忆中简直搜不出

东西来。没有接受昨天教训，哑铃勉强举了 40 下，一下午都头晕无力。只好挺尸。食堂买鱼什两碗，0.4 元，加以豆腐煮之，如母亲所做口味也。

1962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三） 晴

在外面跑了几乎一天。“修禄堂”翻书，买《杜甫集》。青海食堂午餐。卖掉旧书 1.8 元（以符合外出收支）。《新芽》画展已过去，扑空。不要的几幅旧画仍未售出，大概售不出了。取回皮大衣和棉裤，工钱 12.3 元。本月份最大的开支。

决心读英文，仍从发音读起。

1962 年 11 月 15 日（星期四） 阴

上午习字后，读发音不到一小时，即得去商场买饭。花 0.9 元（黄鱼 0.4 元，两份鱼什 0.3 元）。下午续读发音，回想中学的英文教员，没有一个发音教好了的，连字母发音与“音名”都没有区别其理。用字典将“万国音标”与老音标对照，有些字的发音两者即异，不知何从。特别“ə”，“ɔ”也有 ð、ǒ 两种读法。照书本读音，仍不能解决问题。找出林语堂《大荒集》一文，也解决不了。只有留声机片才成。

昨夜长梦到日本观乒乓赛。小便后又续梦下去，有趣得很。近日睡觉较好，但梦长而多却无办法。夜送暖气，煤炭是好转了。

纪念宣言声明社论，有些话是指着赫君说的。翻几何。

1962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五）

五点半始醒，睡眠真正好转了。

晨时暖气即来，上午又送，室暖如春。阳光射窗，树影浮动，心情亦畅。写《白菜》小文一半。《辞海》关于“淡”之解释有“大味如淡”，见《杨雄传》，而手头无汉书可查。心血来潮，返故居清书，下午时间即过去。又搬来两袋。从“惟陈言之务去”联想到今文大弊之一：无自己主张，东摘西引，辞书而已。发音得读完。翻出旧日记，黄乃等的信，真是不胜感慨。又见《架子》小文，一字也不愿改也。

1962 年 11 月 17 日（星期六） 晴

隔天记先日之事，常茫然记不起一事。记忆坏到如此程度？乃无可记之事也。

乱翻了点书，摘记若干字。有写文之意而未动笔。商场买饭，买鱼什四份：0.6 元。又止不住嘴馋，仍购水果一元。预买大白菜共 62 斤，两个月的。重者四五斤一颗。今年北京蔬菜之丰，殊出意外。我是真正的北京公民，基层生活之种种，无不亲历。

夜观苏联片《风》，写十月革命后动乱情况。青年工人之英勇无畏，略及流浪儿。烟头之可爱，玛莎之可敬。三个主角只剩一个从枪毙后之土堆中爬出，抬着进入会场。苏联今天青年观之，也是隔了几世的。

1962 年 11 月 18 日（星期日） 晴

早晨起得较晚（6:40）。未去小树林，也因风大。

上午苗苗讲如何复习功课，几何只能帮助他熟悉一点旧的定理。下午苗苗来专下象棋两盘。还是

俄文最好，也最有兴趣，还喜欢历史。又考了次几何，全对了。因时间给的充分。问题还在迟缓。

早晨听了一个美国片《天堂笑声》。如此聪明的喜剧。夜读《鲁迅书简》，至十一点半。此是最爱读书之一。

1962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一）

整日阴霾。白天没送暖气。只好披着厚睡衣，将气窗也关死。读了一天《鲁迅书简》。甚了解老人当时的寂寞心情，有一个能谈谈的青年，他是多么兴奋，而情不自禁。这是一个办法，不想读书时，就找最爱翻书翻，并作摘抄。

1962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二） 晴

早餐后听《团圆》广播剧。巴金原作，很感动人。政治部主任将认女过程处理得很好。我现在大概很受不起感情重的东西，剧末我也流出了眼泪。

整日读《鲁迅书简》。大概也是年龄与阅历多了些的缘故，比过去读时更能了解其心情。

商场买饭，一次只能米饭 6 两了。买烂苹果一斤（0.4 元，好的 0.6）。实不上算，烂得太凶也。

夜观《欧也妮•格朗台》，精炼之至。每一人物，均是巴尔扎克的。结尾真好，真是资本主义与人性（爱情、妻子、母性的毁灭）不两立的大悲剧。

从公布地图看，雅鲁藏布江河湾段一部分在被占区域。朝鲜社论有“不能互相暗算和表里不一”语。

1962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三） 阴

又是阴天。昨夜竟睡足 8 小时，值得大书一笔。

整日读“书简”。拟摘抄。

接灼姐信，写来“杨妈”小传。颇兴奋。已经夜十一点，不及回信了。

停火后撤声明乃七擒孟获办法也。实在是高棋，完全是中国古典式的。

翻前面日记，方知是昨天返京的。整整一年了。呜呼，予何言哉。

1962 年 11 月 22 日（星期四） 晴

这一年最大收获大概是身体终于恢复过来，更进一步习惯“跑腿子”生活。读书不多，来日可追。花钱却不少也。

印度提斯浦尔地区一片混乱（查地图，在喜马拉雅山麓），停火实在是“喜从天降”。 罗素颇起点作用。

仍读“书简”。下午苗苗来补历史。教科书上几根骨头，孩子难以记忆。岳云的历史讲义是大部头的，比之现在分量重多了。五分钟哑铃坚持下来。夜给灼姐复信，建议“素材”与“成品”交流，也是给自己以压力。

上午上古[鼓]楼理发、购物。钱真是像水一样。买《枣下论丛》一本。

1962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五） 晴、阴

上午取来《鲁迅全集》等。翻出接管沈阳的日记，可成一文也。但必须找当时《东北日报》才可

成篇（提过此事，高音之讥讽犹在耳边）。

梅姐来电话，她们要来看我，表示欢迎。

1962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六） 阴

四点醒来，此现象已多日未有。

早晨小树林已觉冻耳。冬季应坚持下来，气喘或可因此根除。

为准备招待客人，上马凯买肉丁一份，1.8 元，两处买饭 1.6 斤。

“书简”基本翻完，夜翻“格言”抄。

1962 年 11 月 25 日（星期日） 阴转晴

上午大胖来。告修义是敌我关系。赫与肯有不可告人之信往来，辫子被抓住。真是荒唐。已指名为修义头子。谓印乃和平中立核心，如何、如何。供米格 21，我连图纸都不卖。打落苏供直升机，已予通知。内部不起变化，外部困难也。我们还是缺尖端，非短时能解决。

下午老汤[85]携两个孩子来，留吃晚饭，九点始归。已调京。问题年初即已全解决。是高音找来谈的，说是伤心得哭了。老汤仍是“和事派”。我则据实以告，从思想政治到家庭纠纷。

梅姐，璟良[86]如约而来，坚不吃饭。后同去高音，结果不知。高音还说要找黄牛谈。什么意思呢？“压轴”已完，再无戏可唱了。

整日不快者，么么来说：“爸爸不好。”一问是：“听见妈妈同一客人说的。”

璟良送来围棋子，似是名贵的“云子”。老汤是不能谈天的，但也无人可谈天了。

昨夜楼上吵得不能入睡。自调。

1962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一） 晴

四点半醒来。昨夜服了眠药，睡好了约 6 小时。做气功时，脑子也翻腾。

九点同部里打了一电话。蹇[87]接的。“一年了，同志。”正式提出介绍到组织部谈话。未允，说是刘最近还提到谈话，“工作”如何，嘱再等一下。实在是不能平静。59 年尾的情景又一幕幕浮现。受伤的情绪，如刀砍过。又想起那本烧了的日记。烧了也好[88]。

夜写《杨妈》二千字。下午给灼姐信。

1962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二） 晴

昨夜服药，睡得甚好。今天精神亦爽。

《杨妈》写成并誊正一份。约三千字，完全是平铺直叙，全无文采。

---

[85] 老汤：汤钦训，李锐在岳云中学与武汉大学的同班、同系同学，也是“一•二九”后学校救亡运动的战友。抗战开始时即入党，并于 1938 年到延安。在延安一直任农具工厂即兵工厂的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事飞机制造工作，在哈尔滨一二 0 厂任厂长，后在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部负责技术工作。一直与范元甄同事。两个男孩子，老二死于交通事故，老大文革随父亲下放干校，误食敌敌畏，无人发现而惨死。——李南央注

[86] 璟良：叶璟良，李锐父亲李积芳的好友叶筱松的长子，梅姐的弟弟。——李南央注

[87] 蹇先佛：（1916—）湖南磁利县人。解放军大将肖克的夫人。1934 年参加红军，1935 年入党。参加过长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燃料工业部电力设计局副局长，电力工业部（后为水利电力部）干部司副司长、司长、水利电力部政治部负责人，电力工业部副部长等职。

[88] 应该是指那本被二姐李英华烧掉的北大荒日记。——李南央注

又开始读《论语》。根本违反不终卷不读他书之道。

夜观《家庭争执》。捷克大概是一社会问题。写夫妇间职业不同，所好、性格等之差异，加以与老辈难合而生之隔阂。作者似欲细刻琐事，但问题之铺开、解决均不够。难写也。我似乎可作“家庭关系顾问”。虽然顾问自己完全失败了，但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也。

1962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三） 晴

早上小树林，已觉冻耳鼻。坚持下去。

上下午读《论语》。写文，累试不成。

接小胖信，言功课之紧。

1962 年 11 月 29 日（星期四） 晴

昨夜二点醒来，服药，仍不成眠。再服药，大概近五点始入睡。七点起床，没上小树林。

准备此种生活之将结束，决心将“初期”改订稿完成。下午动手，当以一月成之。

夜观《无名氏画像》。

1962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五） 晴

今天未能动笔，只是再读《体育研究》文及有关材料，同时将原搜集（为订正稿）资料清出。不觉一天又已过去。

本月共花 70 元，如除去改衣 12 元，苏油 12 元（吃用一半），存菜 2 元，则只花 50 元也。可见每月不应超出 60 元（房租电费在内）。

夜听《渔人之家》至十点半。动人的剧本。

接触哲学等理论思想问题，即深感这方面的贫乏。已经读过的书又好像全无印象了。

1962 年 12 月 1 日（星期六） 晴

今天有“进入角色”感觉。下午将《体育研究》文哲学分析摘完大部，并翻哲学唯物论部分，颇有心得。

上午给灼姐信，寄出《杨妈》并“引言”。上马凯买菜一份，稍加油也。接王前信，“出手必好文章”。人们皆认为我应当写点什么也。窗前无意见高音返家，像老太婆样，一时颇生同情之心。一时而已。

夜观《仅次于上帝的人》。法国片，好片子。故事、立意，演员都是上乘，船长如并非在演戏。可同《勇士奇遇》并驾。

1962 年 12 月 2 日（星期日） 晴

昨夜又几乎失眠。

上午至银行转期。取利息 90 元。

下午苗苗和小妹来，都长胖了。小妹对集糖张[纸]有深厚兴趣。帮助她分了类，说明各种图案和优劣。苗苗几何还是有困难。只有同他一起温习，看能否帮助他。复习了历史。

接灼姐信，对和事佬要斩钉截铁也。

将“体育”文摘完。必须重读哲学及有关哲学史文章。

1962 年 12 月 3 日（星期一） 晴

读哲学，并摘抄要点。买了一份英文活页，培根的 Of Studies。找出《论说文集》(Bacon Essay)翻阅，真是“相见恨晚”，多么精妙之言。读了《逆境》、《友谊》、《学问》等三篇。警句连篇，有的占全文之半。此书买来后，竟连目录也没翻过。该责卅大板。

夜观法国片《妓女》，好像多年前曾看过。《一张照片》（挨打生活）写毕，夜十一点矣。

1962 年 12 月 4 日（星期二） 晴

昨夜服药上床，三点醒来，不能入睡。只好五点起床。续读培根文若干篇。“照片”文定稿。

下午人大许启贤送来《伦理学原理》介绍文并《新体育》合订本。读哲学动态等。夜读冯友兰论文二集末尾三篇文章：“评章太炎”，“谭嗣同”，“严复思想”。书越多读，越觉自己之空。实际事务乎？抽象理论乎？何去何从？

1962 年 12 月 5 日（星期三） 阴

昨夜未服药，睡得尚好。

将《新体育》所载“锻炼身体故事”摘完。新的材料不多，但组织得尚好，文笔也流利。许启贤写的《伦理学原理》介绍文不得要领，无内在联系。看来得用点苦功，将原书仔细一读，予以消化才成，无法取巧也。

夜观希腊片《血的圣诞节》。一个正直而英勇的爱国家庭的哀歌。帮助英国人作战。故事用回忆手法，联结得很简练，人物亲切动人。政治就是打击德国人。故事凄婉，和平生活之巨大代价。我则感到家庭与孩子的幻灭。真是始料之不及！

1962 年 12 月 6 日（星期四） 晴

昨夜服药，睡足六小时。文思来潮，只想动笔。

下午又去搬书。找来“札记”，“中庸”，找出“淡而不厌”等注解。“中庸”、“大学”、“表记”、“学记”等都是值得精读之篇，难怪订为“四子书”也。

苗苗晚饭前后来补“历史”。又下棋一盘。九点半始归去。高音为苗苗几何事找我谈，又是提起一大串，又得出“智力根本有问题”的全盘否定结论。我实懒得多理答也。

1962 年 12 月 7 日（星期五） 晴

整天写了一篇《纸老虎、泥塑巨人》，1800 多字，还向设计院找来列宁全集三本引用。

夜十一点半上床。服药两种。

1962 年 12 月 8 日（星期六） 晴

又几乎改了大半天，最后成 2000 字，引了“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向亡灵求助之句。下午寄出。直书李锐之名，于人难题也。但此文骨鲠在喉，不得不写，似 59 年之“两条绞索”也。

马凯买来一碗粉蒸肉，共花 2.2 元。小妹带么么来，错过。赶着去看么么。话多极了，表扬自己之

乖。

赫与铁托连日会谈，《人民日报》将之排在朝鲜斥铁托文的尾巴上，真是难堪之至。联大苏美宣言草案说要建立“没有战争”的世界，看将来如何下台。

搬来一三角架放书。出一身汗。

1962 年 12 月 9 日（星期日） 晴

昨夜仍只睡约 6 小时。一天精神尚好。孩子们没有来。上午将《一张照片》抄一份。下午大胖来，不肯吃晚饭。“失恋问题”已解决。言功课甚重。

许君来取走《新体育》。琬姐托人送来咸肉一包，真是不安之至。夜给灼、琬信。寄出“照片”文，并谈 Bacon 之相见恨晚。又复王前信。十一点后上床。

1962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一） 晴

四点醒来又再睡着一阵。

近日天气较暖，早晨小树林亦不觉冻鼻。翻读《论语》、《中庸》等。培根文已阅过半。午睡一小时，许久未曾有过之事。各种奇梦。

夜观《李双双》。只是两个主角有戏，其他过显配搭。张瑞芳总是不易，语言强过表演多矣。观众对喜旺更感兴趣。

1962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二） 阴

晨做功前后，洗衣服和被单，只小出汗，并未大累，而且在小树林待四十分钟，之后也毫无要感冒之意。皆证明体质有了变化。增益其所不能，持之以恒，确见功效。人们从过前[门前过]并整日来回领粮，只出[我]足不出户。翻读《论语》几乎终日。四十五岁来读“四子书”，似乎也不算晚也。

1962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三） 晴

翻完《论语》，又翻读《老子》毕。过去读过一半，尚有印象。{都}为“淡”字，为形容“水清”而翻读也。

小妹来，谈及苗苗不愿来我处，有时坐着发呆。这孩子是否真是先天有问题呢？小妹想念东郊小学，文娱活跃，跳舞、演戏，同学团结。而北郊反是，特别是有些同学“使坏”，心眼儿狭。

下午上东四书店，翻到“管子”《水地篇》。“汉书”已售完。

1962 年 12 月 13 日（星期四） 阴

写出《白菜性格》草稿。下午将旧皮大衣送去处理。考之再三，无钱买书也。钢笔杆意外断了，只好另换。

晨四点醒，再也不能睡着。中午挺尸连眼也不想闭。回来一身大汗。但望今晚能睡好。

1962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五） 阴

上午将“白菜”定稿，1000 字。下午上市场书店翻到汉书“杨雄传”。“大味必淡”，注乃“谓无至味也”。可见不找到第一手决不能作罢。打破砂锅问到底，实在是好格言。那批上当的旧画终于只得收

回。

接灼姐信。写来唐炳初蒙的一些琐事。

夜观《世纪之初》，写列宁流放，《火星报》的出版。似乎克鲁斯普[普斯]卡雅演得更自然一些。西伯利亚堆满书籍的木板房子，那么厚的手稿，火一样的，朴质的人。妻子是那样坚定而温顺。郑重地介绍了普列汉诺夫。

捷共大会公开走向分裂，指责了我们。倒也好，可将问题向人们谈开说明白。

1962 年 12 月 15 日（星期六） 晴

社论广播听了两次。从来是在挨骂中生长的。又举了李卜克内西一票的例子。肯尼迪正在指挥反华大合唱。对敌如此之忍让、亲和，对己如此之狠，把尼赫鲁当作亲人，对铁托之亲热吹捧，重大问题都提出来了。文章是长的，可以锻炼人们真正的党性和提高理论水平，是大好机会。开始读列宁“反修正主义”。想到抗美援朝时我们的国际主义，可写一小文。当时{核热}优势尚在美方也。

“白菜”再修改誊清一次。又觉得没有什么味道了。

夜观《五天五夜》，抢救德累斯顿藏画史实。法西斯是一天也不应忘记的。

1962 年 12 月 16 日（星期日） 晴

晨七点半始醒来。前所未有。没有做功。几整天读反修正主义文，列宁第二国际破产二文。好像是不久前发生之事。读到下午四点，脑昏头胀，只好停止。

接琬姐信，出差上海，才得空写一信，也觉得非雇女工不可。身体曾转瘦。一家都弱，就是我一人如此饱食终日。

1962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一） 晴

大概是近日读书、动笔较多，一种非常疲劳感觉。上午翻杂书。下午找出 60 年“声明”及社论等剪报（西岗保存的？）又读得头昏脑胀。

夜观阿片《锻炼》。别人送的票。今年国庆五彩片，拍得甚好。

1962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二） 晴

上午接王前信。即复。并抄寄“白菜”稿，以答关注也。

下午上东四，旧皮大衣售出，得 121 元。买《初学记》，唐朝给皇子读的类书。“交友”一条颇有意思。材料很多。在书店阅植物词典：白菜即菘，李时珍曰：菘性冬晚凋，四时常见，有松之操，故曰菘。似乎是一大发现。过去工具书买得太少。

在收发室做饭时，同老刘谈起，住此又一年了！

1962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三） 晴、风

六点半始起床（五点醒来，昨夜自调）。只在窗外做功一刻钟。九点即外出。存款、买书，又上西单看书。曲园午饭。为梅姐送书。下午在琉璃厂度过。书店、碑店、笔墨庄，然后是宝古斋与荣宝斋。归来第一次逛琉厂也。宝古斋扩大许多，有了后招待室。观王缉字等。为之“开张”，买杨守敬大对联，4 元。这也是打肿脸了。回来收到副刊退稿，半在意料，还是闷闷。生平第一次受此待遇。自 1934 年

《珞珈月刊》刊《走》以来，值得纪念之日。因人废言？警报未解除？呜呼！自寻烦恼，自找辱受。为何不记住宣公之抄药方？不过确也是“泥塑巨人”比喻过于神似而招之过也。

1962 年 12 月 20 日（星期四） 晴

夜两点醒来。只好服药。折腾到五点迷糊入睡。七点始醒来。不及到小树林做功矣。

上午给灼姐信，转去琬姐信，并“纸、泥”文。谈及实骨鲠在喉，并非不知自爱，又存不因人废言之幸。自 1934 珞珈月刊发表《走》以来，刊出文字也近 100 万，却第一次尝到退稿待遇。此生添一经验，得一读者，也算纪念也。

下午大胖来取钱 10 元。因接琬姐信，决于寒假去长沙省亲。杨守敬对联挂上，满屋顿现气势。齐白石梅花也换上陈师曾的墨菊。壁间稍为变化，以娱两目。

读不成书，翻吴清源著《黑布局》。比那些全国棋局系统有意思多了。

夜观《越过深渊》。主题甚好，但剧本，演员均未属上乘。但那些玄武岩山谷，埃黑渔广场，漂亮的“豆腐”镶墙，仍深深留在记忆之中。

1962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五） 晴

六点前起床。小树林不冷。今年过于暖和，非好兆。

疲倦懒散心情，只能翻翻闲书，阅《黑布局》之类。试新买来旧笔，大字似有进步。

小妹送来泡菜。食堂买饭。

1962 年 12 月 22 日（星期六） 阴

又是两点多醒来，只好服药。大概四点后入睡。七点始醒。竟未闻铃声。

窗外活动一刻钟。仍翻闲书。门口买得甲鱼 7.5 斤（一元斤）。原拟为孩子送一部分，正好小妹带么么来了。高音退回，谓“不能买私人东西，做了报告。”欺我与世隔绝也。同么么一阵欢乐，为之驱散。

翻看《小城春秋》，夜一点始毕。原听过广播，听比读吸引人。如此成功越狱，过去没听见谁谈起过。

1962 年 12 月 23 日（星期日） 晴

早晨七点始醒来。翻闲书。《德国古典短篇小说》，并不精彩。

小妹送菜刀来，杀甲鱼 4 个。么么也来旁观。一大劳动。有一只母的，蛋甚多。考虑再三，慈父之心驱使，让蔡嫂取去一碗并那一窝蛋。

苗苗二周不来了。这孩子不知是何倔性发作。

夜观《巴格达窃贼》，不少天方夜谭故事。歌颂爱情，善心与友情，终于战胜邪魔。

1962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一） 晴

“德国小说”中《木偶戏子保罗》十分动人，很像梅里美的小说。读完《罗密欧与朱丽叶》。莎士比亚的文学警句，演出时实在难办。这种剧本确实以舞剧或歌剧形式更合适。

夜观《黑营》，越南当时的外籍军团是如此作战的。也不难想象现在南越的情况。

1962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二） 晴

上午上北海观“新军美展”。有幅莲花油画，印象较深刻。过去没见过油画画荷花。但全部是粉荷，应有一半白荷才显出冷艳。古元的“夏”，玉带桥的幽静，甚好。特去看刘老，借“文史资料”碰了钉子。讲了一顿找精神寄托，劝写东西之类。又谈古人之著书，司马迁，其实听出说的与想的之矛盾。此老人遇到政治是掉树叶怕打脑袋的。也不以为意。

书店留下《十万个为什么》一套。今读《黑面包干》[89]，至夜十一点。头昏脑胀而止。已读 2/3。这种写法，似乎最合我的理想。

1962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三） 晴

读完《黑面包干》。写得非常好的一本书：浅显而深刻，故事而政治，零碎而系统，自然而雕刻，平淡而丰富。列宁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患难见朋友，越是贫弱时，越想帮助人，越是舍己为人。总要想到过去，想到别人。常翻翻自己写过的日记。很想写点读后札记之类。此书对各种各样的人，从老干部到中学生都是可读的，亲切的。

夜观《小岛奇闻》。总算是第一次看到丹麦风光。演员毫无做作，如真实的人和生活。抒情小品插入美国佬的哇啦哇啦。

1962 年 12 月 27 日（星期四） 小晴

将许启贤的介绍“伦理学原理”稿摘要毕。昨天曾有人大同志来要过。自己开过支票的事还是做完吧。

甲鱼死了两只，全部 6 只都宰好，煮食一半。大劳动。贪多毛病总不能改（不过这次是高音唱高调退回小半也）。

本月开支又将大大超过预算：精神（书）与物质（甲鱼之类，还有分购之物）。买柿子 10 斤，拟让大胖带去长沙。接灼姐信。甚赞“照片”文。“泥塑巨人”得一读者也。

1962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五） 晴

这几天总是半夜醒来。只好服药。又辗转久之。有时 Sex 也予冲击。

上午上银行取款。煎油，作了两顿饭菜，一天就过去了（将带鱼三斤做熟了）。中午特去看苗苗。几何、俄文考了 100。鼓励建立信心。对代数似有把握。好久不来是因过忙，晚上要六点才回。

老徐送来一张票，夜观评剧电影《绒线姻缘》。

1962 年 12 月 29 日（星期六） 大风

整天大风，足不出户。读艾著哲学。摘要，一节而已。

1963 年日历，年历早挂起来了。1962 年是过去了！

夜停电，只好找老徐下象棋。

“苹果”写了个头。

泽登巴尔讲话，苏派也。“妥协、明智”，“对修正、教条两线斗争”。只参观体院而已。

[89]《黑面包干》：前苏联，德拉伯金娜著，叶多心译。是作者根据亲身经历所写的十月革命初期的回忆录，记述红军保卫新生苏维埃政权的艰难时事，充满英雄理想和忍受饥饿不畏死亡的精神。

1962 年 12 月 30 日（星期日） 晴

将全年费用总结了一下，概数如下：

共用 1450 元

吃饭和零食 700 元（后者 160）

书报 200 元 ›250

照片 50 元

其他零用（衣服用 60 元） 250 元

琬灼来，沙发等 250 元

3/6 是物质（嘴），1/6 精神食粮，1/6 为人，1/6 零用。平均月用竟达 120 元！（125 元）。还漏了房租、电炉费 80 元，共 1530 元。

将“烟嘴”定稿，抄寄灼姐，并写第二国际破产文心得。

老刘帮着从部里领来 24 斤大米，2 斤油，斤半肉，半肉[斤]猪油。将油、米分一半与孩子。小妹很高兴地拿去了。

昨夜竟又自调。“梦精”之过嗎？

1962 年 12 月 31 日（星期一） 晴

半夜又失眠。五点后睡着到七点。

整日忙着给孩子做菜。下午大胖来，临时吃饭。准备大考，明天不能来。逼着吃了碗甲鱼。灼姐不让他去长沙，琬姐吃不到柿子了。

起床即听到“托格里蒂分歧”广播。论述全面深刻。最可安慰者写到“泥脚巨人”。

夜听《红色宣传员》。农村情况总是相似的。

还有半页纸，简单结束一下这一年：

①最大收获还是身体。看来体质有所增强，基本没有生过病。坚持了锻炼，早晨的自由气功和自由太极拳等。三个月的游水，工间活动，出外骑车，睡前擦身，少穿衣服，等等，都是有效的。应当坚持下去，达到劳卫制标准[90]。

②读了一点书，但不系统，浅尝而止，也少做摘记。以后重点还是应当放在经典著作。要有较切实的计划，要做摘记，以便记忆。还应结合形势紧一些。

③保持了规律的生活，起居作息，使失眠也有好转。情绪基本安定。

④精神状态还不是完全向前看，常有感慨，想当年。急躁之病虽无发作机会，但没有意识磨光。

⑤动笔很差，旧业不应全荒疏（人们亦有此看法）。

⑥花钱太多，少爷办法。应抓紧节约，收支相符。应多少给老母亲寄点钱。

1963 年 1 月 1 日（星期二） 晴、风

四点醒来，后又睡着。大风。只在窗外活动 20 分钟，迎接 63 年。

[90] 劳卫制：1954 年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公布的《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的暂行条例和项目标准》（简称“劳卫制”）。“劳卫制”的项目标准分为少年级、一级和二级三个级别，并分各个年龄段。主要包括田径、举重和射击三个项目。各项的成绩达标要求均有较高难度，尤其是二级“劳卫制”的标准已接近于后来颁布的三级专业运动员的成绩要求。“劳卫制”公布后，全国范围的群众性体育运动获得积极开展，体委并要求学校和社会单位每年都要进行测试考核。“劳卫制”到 1959 年因粮食定量锐减，学校和单位实行“劳逸结合”后，自行终止。

上午忙于做菜。三个孩子 11 点来，也为我带来兔肉和鱼。都喜欢吃粉条。么么娇气，吃了几块肉之后，就不好好吃饭了。饭后我们游戏：猜领袖，接词口，又看画。苗苗昨天作了一天功课，上午还作功课。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孩子。两点半，倦了，才归去。

细读“分歧”文及陶里亚蒂等讲话。真是考茨基路线再版。有斗争、有争论、有波折，才能前进。出了叛徒，是不幸，也是幸事，风平浪静总不能练出驾船的人。

接王前、小于信。关于“淡”之“歌颂”，及“君子之交淡以成”等原文，详作解释，认为“淡”是消极意义。此点应作正面解说：古人之意也可作新的理解，着重在质朴与持久。

孩子们来的欢乐，压在心上。

1963 年 1 月 2 日（星期三） 晴、大风

昨夜担心失眠，上床后再服药。七点始起床。

大风中在窗外活动 20 分钟，下午又活动 20 分钟。近日便结，甚以为苦。

将“分歧”全文摘要。读元旦社论，稳步前进也。社论还只有阿、朝全文刊载。

《苹果》草稿毕。先读完“反修正主义”，平行读哲学（摘要）。以后报上最重要文应摘要。

英文读不读呢？想了又想。小文章还是要写，积累材料也好。还可以旺盛地工作 20 年，也许还长。

夜观《红帆》。一首现实的童话诗。

1963 年 1 月 3 日（星期四） 晴、风

又睡到近七点。上午去医院看腿痒。取回两种涂药，并内服药（非那岗，大概类似安眠药的镇静药），并取安眠药（苯巴比妥有副作用，未给）。东单菜市转了一圈，东西甚多。东四见到连鱼。下午持本去时，早光了。结果买了一袋书。有《搅水女人》，《圣经怎样一本书》，《庄子内篇》等。骑了共两小时车，相当累了。

夜读《搅水女人》。傅雷谓巴尔扎克喜写情欲至极到“人妖”似的典型，而环境特点描写如极细致的工笔画，是一点也不错的。李劼人受其影响很大。看来《大波》没有写完。七十二岁死去，很是可惜。

1963 年 1 月 4 日（星期五） 晴、大风

服“非那岗”，整粒有关，又睡到七点。只在窗外活动 20 分钟。

整天读《搅水女人》，夜十点毕。搅得我什么书也没再读。巴尔扎克小说上手即放不下。译得也真好。非列普与玛克斯所谓“无毒不丈夫”者也，现代即黑衫党或戴笠系统中之人物。

1963 年 1 月 5 日（星期六） 晴、大风

晨六点半到小树林，好像多日不来。冷风冻耳，几不能做完全部活动。

细读“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一些基本问题再反复解释，促我读完列宁原书。

“新年肉票”三两明天截至，只好冒大风骑车到鼓楼用掉。也是体力考验。

翻《十万个为什么》及《文言语法》。

1963 年 1 月 6 日（星期日） 晴、大风

半夜醒来不到一小时，又睡到七点半。

大风终日，足不出户。苗苗上下午都来，复习语文，下象棋。告以记忆方法。物理考了 99 分，全期是 5 分。政治也考得不错。苗苗的实在和用功，比我小时好，毫无偷巧之心。对孩子要有信心，尤其要让他自己建立信心。

1963 年 1 月 7 日（星期一） 晴、风

晨六点半全副武装（猴帽、棉衣、手扪、棉鞋）到小树林。

读卡斯特罗二日演说原文，似即席讲话。不愧为一个革命家的冲天气概。

“两个苹果”定稿，约 2000 字。

接灼姐信，言肝病未去。甚为担心。

苗苗散学后又来下棋。语文考试只错了一个标点。

1963 年 1 月 8 日（星期二） 晴

晨六点半上小树林练功。大概穿的空心棉衣之故，上午感觉感冒味道，来势不轻。服 APC 两片，躺下休息，猛喝开水。仍洗衣一大盆。加了衣服。夜间即好转。仍擦身。

翻看《十万个为什么》等。情绪不佳。

1963 年 1 月 9 日（星期三） 晴

七点起床，没有做户外活动。加穿丝棉背心，以巩固昨天好转。

昨夜做奇怪凶煞两梦。一梦割人四肢，还要坐观，设法中途逃走，安上两个木脚后，此人精神即已全变。此梦由“泥足巨人”事而来？另一梦是苏联青年自由报名参加美苏航空公司当服务员，《真理报》登半版广告号召。这倒是不奇怪的梦境。

上午上鼓楼购物、买书：契柯夫小说二卷集，菲尔司的《大伟人华尔德传》等。明知无力如此买书了，还是无法抗拒引诱。

给灼姐、王前信。夜上什刹海滑冰。有四、五及[级]风，比去年第一次强多了。滑了一小时，几次要摔，还没摔成。回来顶风骑车比滑一小时累多了。出一身汗。洗头擦身，舒服之至。

何伟大概调到郑州，欢迎小妹去过寒假。高音让小妹来征求爸爸的意见。我告要弄清是否夫人欢迎。郑州大概是光有些房子而已。

很感疲劳，仍服药入睡。

1963 年 1 月 10 日（星期四） 晴、风

六点半起床。只在窗外活动 20 分钟。

仔细读报，上午就过去了。“反修义”读得很慢。老刘送来代做的一斤馒头，真是感谢。

五点到冰场，七点半始归。八点晚餐。成立良同苗苗，小妹也去了，因此多滑了一个小时。倒滑似乎有了点门路。苗苗比去年好得多。

1963 年 1 月 11 日（星期五） 晴

近七点始上小树林。空气比窗外清新得多。决心恢复读英文。

上午成立良来，谈捉鱼，如何抓鳝鱼，甚有趣。

续读“反修正义”。与黎澍电话，正忙着反修义也。

给小于信。冰刀全部换前掌螺丝，如不发现，会出大事故。从冰场七点十分返家，蔡嫂带小妹来传达高音书款事，令人恼火之至。孩子受罪。只有割断一切之法。[91]

昨夜梦见一伙部里人。

1963 年 1 月 12 日（星期六） 晴

今日无风。仍不下雪，令人不安。6:40 至小树林活动。

上午读英语二课（高中二课本）。读“反修义”。给《人民日报》写信，建议对马恩列斯同修正主义历史斗争，作通俗资料介绍。“何必多此一举”，没有发出。

五点一刻至冰场，滑一个半小时，大摔一跤。外刃无进步，有些胆怯了。

回来做饭。8:20 观苏联芭蕾舞剧片（庆祝我国十周年节目），有乌兰诺娃“仙女们”独幕舞剧，是青年时成名之作。还有列别普斯卡雅的“浮士德”一幕。真是眼福。“仙女们”为肖邦轻快曲乐，被誉为“看得见的音乐”。

1963 年 1 月 13 日（星期日） 晴

整天没有外出。大胖来晚餐并宿，睡两张沙发。

给灼姐信。

下午突来一湖南妇女，设计院工作人员，拉兄弟是“武大同学”关系。寒假回长沙，有何物便带否。幸亏没贪此方便。一细问，与丈夫离了婚。何必扯此种麻烦关系。同大胖还可扯闲谈。

夜同观《荒凉的河岸》。西岗看过的片子。

1963 年 1 月 14 日（星期一） 晴

昨夜服药仍失眠。自调之后，一点半始入睡。

整天精神不振，午睡也不成。早晨去看了么么，同来见“大哥”。小女儿只问我“你怎么老不来。”还认得挂画钩。

赫去德国，是有问题，还是马上自己出台作战？不过从我们派出成员来看，还是照常对付。

大胖下午五点走。没有另外买物，只将自己食用的酥油等给他带去了。灼姐又来信，言及不要带物。

夜观法国彩色片《漂亮的朋友》。写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借新闻武器所作的政治暗斗。政客斗不过财团。以特有的法国“情妇生活”，花花拆白公子的寻花问柳为故事线索。纯粹的“巴黎生活”。好像巴尔扎克没有写过此种“政治情妇”，也许时代尚未出现。

1963 年 1 月 15 日（星期二） 晴

五点醒来，似乎又恢复到两月前情况。

读英文一小时。读“反修义”。列宁似乎一直是以全副精力在进行理论斗争，这样的人恐怕是绝后了。

[91] 当时我用每月的零用钱买了一些课外书（母亲每月给我一元，上中学后改为二元）。记得有长篇小说《这一代人》，《乘风破浪》和短篇小说集《礼物》等。因为钱不够，曾向爸爸要了钱，并向蔡阿姨借过钱。后被母亲发现，逼问钱从哪里来的，只好如实相告。因此被罚几个通晚坐在床上，不许睡觉。——李南央注

滑冰无进步，胆子变小。

晒被、洗衣，无风之日也。

1963 年 1 月 16 日（星期三） 晴

五点半醒来。昨夜只服“非那岗”一粒。本月为春节花销过多，又将大大超过预算。毫无办法！连日都到商场买饭。大胖给了粮票近 20 斤，须花出。给了蔡嫂 5 斤。

今天滑冰两小时，稍有进步。小妹已放假，也是一人来滑冰。有一个八岁小女孩，一个人勇敢地滑，连连摔跤也不在乎。教了她一阵。冰场人们都是互相关心似的。

读书也不多。

早餐后，画字时间让给英语。

1963 年 1 月 17 日（星期四） 晴、下午、夜大风

昨夜上床时甚疲倦，脑子转入翻腾，近十二点再起来服药。六点半始起床。仍至小树林做功。

上午骑车绕城一周。上王府井为小妹、么么买糖半斤。送老刘、老徐点心各一斤。然后到西单购豆豉辣椒，碰到四川香肠之类。西单菜市比东单丰富得多，腊味都在 4—5 元一斤，比五六年贵几倍也。回来做饭，吃饭之后，仍不能午睡。上故居看苗、妹。小妹明天去郑州，拟住十天，带了棉花等物。孩子已届花信了。发育之早，大概像母亲。苗苗每门考得不错。寒假要去拜访育才老同学。

考[卡]斯特罗又有重要演说。反复强调反帝与革命精神，呼吁团结，“不为分裂火上加油。”反修正主义没讲出什么道理。总之，精神感人。

小妹管生活帐，说每月菜金 60 元，改善生活 10 元（商场买饭），固定主副食 18 元，已不买水果。过得如此之紧。我用得过于浪费，很是不安。

夜又听《伊索》，警句剧也。

1963 年 1 月 18 日（星期五） 大风

整夜整日六级大风。足不出户，只在过道活动。

昨夜服药失眠如旧。睡着了午觉。春节部又供应 2.5 斤肉，一只鸭，可以好好招待孩子了。

接大胖信。读“反修义”并英文。

两天没去滑冰。如此“独白”生活，大概也是世上苦刑之一。保安处还有一窑洞随便聊聊。

1963 年 1 月 19 日（星期六） 阴

昨夜睡得尚好。六点半上小树林做功。读英文。“反修义”已 1/3。

滑冰二小时，听“指导”讲叉步，后滑等技术。观冰球。

接灼姐信，念我春节寂寞也。

东德大会似有转机？但不知是怎样的继续攻击。

1963 年 1 月 20 日（星期日） 大风

昨夜服阿米妥，竟一直睡到八点起床（夜间即大风，也不做去小树林准备），前所未有。此也与多日睡不好有关。

整天精神充足，睡好了觉原来如此之妙。午餐用猪肉煮豆腐，放豆豉辣椒，平江味也。给灼姐信如下：

“我这是连着三年独自过春节了，已经很习惯。就是过去有‘家’时，除开有孩子们混以外，心灵的某种怅惘也并无诉处，还得提防突然的发作。现在至少可以自由自在地过自己的年了，也就很是知足。生平有过两次‘解放’的感觉：第一次是一九三四年进武大，从母亲的管制中获得自由；第二次就是一九六一年的脱离此君。原来以为是‘无期徒刑’（为此作过一首打油诗，忘了），却因祸得福，实在是余生大幸。回想我的私生活，从一九四三年到六一年（三九到四三还较正常），不过是一个忠实于爱情和珍惜青春历史的人的一场十几年恶梦而已。这场恶梦充满各种奇特的考验与难堪的折磨，大概也只有巴尔扎克才写得出来（中外作家中似乎只有巴尔扎克才善于塑造那种情欲畸形发展的‘人妖’）。因此就从这种‘解放’而言，我今后也应当活得更好一些，更多做点事情才是。吃过‘苦中苦’的人，大概‘甜’是无处不在的。在兴化村时，就常觉耳根清静和神经不紧张之福。现在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你们念我春节寂寞，是人之常情，也从自己生活经验出发，却难以了解我这种知足心情也。这说得似乎太消极了一些，然而有什么法子呢？生活就是如此。六十年代的中国，革了二十好多年命的人，春节时不过是如此心情，这真是青年一代无法理解的。”

又给琬姐信，告以过春节情形。半年以来，已经不戴镜子看书，但近日又觉眼花，不知何故。

1963 年 1 月 21 日（星期一） 晴、大风

三点半醒来，随又一阵阵入睡。七点到小树林做功。读英文一小时。“反修义”已读一半。

商场买饭 2 斤，将一月份粮票花毕。下午苗苗来，期末考全部 90 分以上，学期成绩物理、俄文、历史 5 分，其余均 4 分。只体育 3 分。寒假还是集中复习功课，很懂得也很愿意用功。

大风中滑冰，很不得劲。小成、苗苗都去了。归途排队 40 分钟买南豆腐。顶风骑车，风沙打脸。如此大累，也许能睡好觉。

1963 年 1 月 22 日（星期二） 晴、大风

四点醒来，没能再入睡。挨到六点半始起床。小树林做功时尚未起风。

为了过年，让么么、苗苗吃到好菜，特到东单去买牛肉和冬笋。买肉队伍排到街上，几百人的长龙，只好却步。买冬笋也排了一个小时又十分钟。古[鼓]楼银行取款。骑车回，风吹得耳朵尖痛，不愿去滑冰了。

读“反修义”50 页。北大荒 570 天，这一年多来的市民生活，对于联系群众，与群众同呼吸，普通劳动者身份等问题，感触较深，真正有所收获。生活的“安逸”（总是相对而言），不知不觉向这方面的追求，必脱离群众，也磨蚀革命意志。整风、反特殊化、一个月劳动、将军当兵，都不失为好办法，但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群众还是另眼相看，自己也是特殊相待。问题确实在如何做好真正的“普通劳动者身份”，彻底反掉“特殊化”，从思想意识，生活作风到社会习气。

1963 年 1 月 23 日（星期三） 晴、大风

又是整日大风，不能滑冰。六点半到小树林做功。

四点三刻醒来。大概是十一点入睡，已成近日规律，睡眠不到六小时。但今天又午睡了一阵，迷迷糊糊状态。

开始读 On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2P，即花了一个多小时。续读“反修义”，翻《十万个

为什么》。

本月份花约 95 元。内元旦，春节开支约 35 元。问题在没有量入为出，每类开支无闸门也。

1963 年 1 月 24 日（星期四） 晴、大风

今天是除夕，做了红烧肉，准备孩子们明天午餐。

读“On People’s”二页。“反修义”30 页。下午冒风去滑冰一个半小时。略出汗。自滑一个小圆圈，好像有点进步。晚上老徐来下象棋三盘。喝葡萄酒一杯，香肠半根，苹果二个。听广播守岁。

1963 年 1 月 25 日（星期五） 晴、大风

昨夜读“反修义”，十一点后始上床。三点半醒来。服药，脑子仍不能安静。想起孩子，伤感突起，直到天明才迷糊睡着。八点半醒。

苗苗来取冰鞋去滑冰。蔡嫂送么么来。同么么一直玩到吃饭。讲她带来的画画书，讲动物故事，翻手绳。记忆真好，所挂杨守敬对联，还记得有“秋、丰、马”三字。11＋3 个 1 是 14。蔡嫂饭前曾带来高音小条，10 点半有电视，她外出，上“她处”吃饭。答以不愿走动，谢绝了。（昨夜翻去年春节，大年初一将我又赶走，也是硬邀去过年也）。红烧肉、冬笋炒肉、粉丝，孩子们都极爱吃。么么真能大口吃肥肉。直到两点，才回去睡午觉。苗苗又来下象棋两盘，要学围棋。只好讲点基本道理和夺角棋谱，并走 1/4 盘。么么还问：“你怎么那么喜欢我。”

1963 年 1 月 26 日（星期六） 晴

早晨六点半在窗外做功半小时。昨夜睡足了六小时。

正在读英文，苗苗来约带么么去滑冰。冰场呆了一个小时，只是给么么穿那冰鞋了。她紧张得很，只是扶着椅子走了几下，不敢自走。回来等车几半小时，弄得很累。还要做饭吃。

25 楼前竟有“被窝戏”，这是怎么保存下来的？好像是趁春节从外地来的。

下午成立良夫妇同苗苗来，下象棋二盘。整天没读成书。

将赫等在德国会议上的讲话详细看了：分歧是如此清楚，表现得又是如此恶劣。经济第一也（讽我几年来经济困难情况），谓我“骂街”，要战争，不要和平共处。美国有四万颗核弹，全体完蛋，战争性质已变，和平共处就可消灭资本主义。“对外关系经验不同”（遁词而已）。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南、阿可交换的商人办法），“不要激情”等等。伍修权发言时，竟被摇铃制止，怪叫跺脚，太不像话了。

接王前信，以教师立场讲，“淡”之有消极感，是对的。

德国大会看来是赫特意亲去导演的。放出要团结空气，却继续进攻。要为铁托翻案，以作下一步棋准备，而且如果我们再作驳文，好将责任转嫁。此人实一阴谋权术之流，其作风还不如英国的 Sentheman。所恃依的大概就是那“绰绰有余”的核弹也。

1963 年 1 月 27 日（星期日） 晴、风

睡得尚好。七点始到户外活动。仍刮风，没去冰场。

读英文一个半小时。“反修义”剩得不多了。听、读“团结起来”社论。如此之快，揭开底子。“公开争论”，有点意外。是否因《消息报》又放了第一枪。但文章是早写好了的。集中一点：不能为铁托翻案，要保卫宣言和声明已经处在严重关头，有公开撕毁危险。认为德国大会是一新的高峰，精心策划

下进行。警告悬崖勒马，指着赫的鼻子讲了：今天这样讲，明天那样讲，自相矛盾，不能当作圣旨。形势是很恶劣了，颇为心忧。同第二国际时代有所不同，都是当政党，国内不容易出现左派。这场斗争长期而复杂化了。经济必须更快好转，农业究竟是农业，没有重工业，没有基本建设的大增长，实力终究有限，重工业的原料和生产资料只有重工业本身才能解决。三年来这场争论整个过程完全不知道，三年来的国情也不清楚，这是历史给我最严重的处罚！

1963 年 1 月 28 日（星期一） 雪

三点半醒来，没有服药。断断续续地睡着，零零碎碎做奇梦。近八点始起床。

上午苗苗来下象棋两盘。窗外突然飞雪，真是喜出望外。可惜下得不大，中午即止，风也停息。欣然去冰场，滑两小时，出一身汗，并喝小豆粥两碗。归途在马凯吃米粉两碗，牛肉梢，1.2 元。总算是牛肉粉，只能与从前长沙二等粉馆六个铜板一碗者相比。

晚上也不觉过饱。给灼姐信，告以读“团结起来”社论感想。甚有忧虑也。同第二国际时代不同，都是当政党，难出现左派，有公开分裂可能。重工业是现代国家标志，其原料、生产资料都得本身解决。如基建过慢，非长久之计也。但愿杞人忧天。

1963 年 1 月 29 日（星期二） 大风

昨夜睡得好。六点廿分钟起床。大风中在窗外活动 20 分钟。

上下午均在盥洗室做活动。读完“反修正主义”，列宁声音萦绕耳边。加入国际的 19 条，有 8 条是针对反右倾机会主义而设的。开始读《列宁传》（两卷本）。这类书可以较快读，夜晚读了 100 页，有流放期和办《火星报》同普列汉诺夫二个表决事。《世纪之初》的电影镜头一幕幕重现，对传记也就倍觉亲切。那个流放小屋，大辫子姑娘的到来，搬书箱进屋，帮工人打官司，宪兵检查，“十七人抗议书”的会议，那个神经病患的同志，同查苏利奇会见，船上的工人会议，瑞士普列汉诺夫家的会议，普氏的旧式学者神态，慕尼黑的印刷厂，克鲁普斯卡雅的到来。读传记书的习惯，注意材料的选择应用，写法问题。

1963 年 1 月 30 日（星期三） 晴、风

睡得甚好。六点半起床。窗外活动半小时。有风。

读完英文后，即上商场买饭、买菜。上午必须付出这一个半小时，实在可惜（将我赶出故居之后，又禁止蔡嫂为我做任何生活事，这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读《列宁传》100 页。起了一个想法：回忆不限儿时吧，二十多年都可以写。想起几天前想起的一题“冷”。1937 年 12 月在泰安，39 年底到延安，46 年到林西，北大荒，四次经验。可以先想想题目，最值得写的先做一计划。

眼睛时好时坏。老徐帮助订到一斤牛奶。仍是从前那个送奶的人。每月要 9 元。只有不上书店了。

昨夜睡前做操，有效。《列宁传》的启示。

1963 年 1 月 31 日（星期四） 晴、风

睡足六个半小时，并午睡小阵。六点半到小树林做功。较冷。

读毕英文，准备菜饭、煎油。从收发室来来去去，花了一个多小时。读“列传”100 页。冒风上冰场。发觉刀已磨偏，风又大，滑得兴致不高。六点半即离开。为一斤豆票用掉，在地安门商场排队一个

小时。回来擦身，八点半才吃饭。很觉疲劳。

开始喝牛奶。应当多读点书。

1963 年 2 月 1 日（星期五） 晴、风

睡足约六小时。四点半醒来，不能再睡。五点半起床，六点到小树林。

大、小胖早饭后来到。接电话后即准备做饭。几种腊味，豆皮，粉丝，白肉。谈“安娜”，谈德国大会。让六子下围棋两盘。晚上闲谈到十二点。

苗苗去滑冰，来见了“大哥、二哥”。我的欢快的日子。

午间抽空翻读《托尔斯泰传》。

灼姐又带来约 15 斤小站米，肉 2 斤，油一瓶，及饺子等。真是会得胃病的。

1963 年 2 月 2 日（星期六） 晴、风

六点半起来。睡得不足，没去小树林活动。大、小胖睡到十点才起床。我是续当厨司。午餐约小妹来（廿八从郑州回的。找我一次不在）。开了琬姐给的菌油罐头。小胖三点火车返西安。同大胖下围棋三盘。夜读《叶尔绍夫》。昨夜扯了很久的原子能，宇宙，时间，相对论，电怎样从地里返回工厂。只是电我总弄不清怎样从地里返回。

1963 年 2 月 3 日（星期日） 晴

七点起床，后做活动。天气好，无风。九点半到冰场。冰刀刚磨，涩，滑不动。观花样滑冰表演。过去只在电影中看过，今天饱了眼福。还是女孩儿滑得好看。苗苗也来，有进步。出了一身汗，归来极累，皮袄也汗湿。

下午四点起看《叶尔绍夫兄弟》，一口气到第二天早晨四点。除吃饭外，整整十一小时看毕。写 56 年风浪中，捍卫阶级和党性原则，充满与生活血肉相连的政论和哲理，对于当代苏联社会生活刻画极深，揭发了许多一两个指头的问题，针砭恰到好处。

1963 年 2 月 4 日（星期一） 晴

八点半起床。睡了四个半小时。鼻子又有点出血，也从喉头咳出。觉喉变干。整天头昏沉，读书困难。下午给灼姐信，复小于信。上冰场滑冰两小时。十点半上床。

1963 年 2 月 5 日（星期二） 晴

两点半因喉头发干痛，有黏痰，起来服羚翘丸二枚，并眠药。七点半起床。感觉是感冒后期味道。上医务室取药。下午鼻子开始流涕，喉头干炎如旧。看来是前夜到四点，穿睡衣所致。一点也不能浪漫了。

读完“People’s”（本该一号就读完的）。翻回忆鲁迅书。

1963 年 2 月 6 日（星期三） 晴

真正感冒了，而且拉肚五次。大概与服牛黄上清丸有关。整天流涕。仍整日翻回忆鲁迅的小册子，并翻《黑布局》。肚子响了一天。无风又闹病，不能滑冰，真是可惜。

接杨仁[92]信。回电话。大概是问候之意也。

小妹来改作文：读《红岩》。文字清楚、流畅。

1963 年 2 月 7 日（星期四） 晴、风

昨夜睡得尚好。六点醒来。整日鼻涕，无力读书，只好摆围棋。改穿棉袄。

下午苗苗来改作文：滑冰。字仍不好。写“急刹车”，描写累赘，真不及小妹。苗苗帮着买来含片，又买萝卜等。儿子可为老子服务了。

翻《千家诗》。兴之所至，补作除夕一首：

且听广播圆舞曲，忽忆儿时悲与欢。

1963 年 2 月 8 日（星期五） 晴

睡足八小时，七点起床。鼻涕，喉痛，痰咳，无力仍如昨天。只好挺尸，摆围棋（黑布局），读诗。

从医务室要来点药。续服合霉素，羚丸等。这次教训要永远记住，年龄不许浪漫一次了，开夜车必须穿暖。

1963 年 2 月 9 日（星期六） 晴

今天见好。上午仍摆棋玩。下午骑车去看杨仁。傅先生[93]血压病，已不能工作。

出了身汗，夜晚擦身。

“两眼看着九个指头，一心想着六亿人民。”

1963 年 2 月 10 日（星期日） 晴

感冒已经过去。昨夜睡得也好。仍小心，没做活动。

大胖来呆了一整天。讲围棋，闲谈。谈学生生活。竟发生在哈尔滨广场破坏事，实在意料不到。

几天感冒将生活完全打乱，锻炼和读书都中断。

1963 年 2 月 11 日（星期一） 晴

昨夜咳醒，喉痒，感冒并未过去。早点后，通身汗。仍冒风去看么么，欢乐而正常。

上午上商场买饭，买甘草剂片。又无豆制品，只好仍煮萝卜吃。

接灼姐、小于信。复小于信。告以“独宿”实情。仍彻底休息。摆棋，听广播。复王前上月信。

1963 年 2 月 12 日（星期二） 晴

春节后第一次上古[鼓]楼购物。南豆腐八块。这是生平最喜欢的菜（平江话，豆腐当肉）。很感谢现在这种供应。酱菜只买一角钱的了，免得浪费。一盘鸭血 4 角。自做“金银汤”。禁不住书店诱惑，买菲尔丁的《约盟夫•安德路斯传》。这是西岗读过的，比“华尔德”写得有趣。又盖德尔选集卷二（卷一缺）。大胖介绍的，拟看后给孩子。受报纸再三介绍，下午上北海观“人物画”。蒋兆和的甚好，但总嫌过多带碳画素描意，保留碳画的皱法。邵宇会取巧。有幅解放军同蒙古人军民关系（饮酒），个个都

[92] 杨仁：李锐大姐李琬华在长沙周南和上海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读书时的同学，是她一生的好友。——李南央注

[93] 傅任敢，杨仁的丈夫，翻译家，教育学家。——李南央注

像伪军。还有黄海渔民则似一反派，禁不住向一群观画的学生讲了。古代仕女画总是太死，费工真大。黄胄过水彩皱法，总是很脏似的，新疆人物却是生动的，几乎人人神情不同，不像邵宇，三个人也是面形一样。李可染浴牛，真是国画。归途信步到棋艺社观围棋，后来同一人对了好几盘。过快、过杀，又心不在焉，盘盘大败，但很有意思。学的“黑布局”一点也记不起。

回来已快九点，上床过十一点了。

1963 年 2 月 13 日（星期三） 晴

竟梦见“高音求和”。几乎从不梦见此君，醒来怪不舒服。还有同苏联友人同作战的长梦。在他们的乡下，小镇中，尤林诺夫们。这些真正的国际朋友，是令人怀念的。

六点起来，上小树林做功四十分钟，已不觉冷。

上午作室内扫除，帮收发室抄写“住宿须知”。只能写行楷也。稍一动作即通身汗。必须更好锻炼，最近肚皮在往大长。

冰场今天关闭，这十多天真是可惜。

1963 年 2 月 14 日（星期四） 晴

早晨做功如昨。上下午亦恢复户外活动：铁哑铃和随意拳。上午读第二遍“On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4P。读完《列宁传》上册。开始看《盖达尔选集》。《军事秘密》如电影分镜头，可能不适合中国孩子读。

西哈努克对盛大欢迎“感觉惶恐”，倒是真心话。其他报告义正词严，也给了光头面子。

1963 年 2 月 15 日（星期五） 晴

早晨做功如作[昨]。睡足七小时。

仍读英文。大胖带来的猪肉已做气味，以干菜笋蒸之。琐事一扰，书就拿不起了！

下午发小于信并书。“独宿”事未告，无必要也。又手谈，左右手也。读《丘克与盖克》，甚有意思。

1963 年 2 月 16 日（星期六） 雪

睡足七小时。早晨做功如昨。上午读英文，商场买饭。下午读《列宁传》下册。细读《马克思认识论是实践论》一文。

终日小雪。空气湿润，舒服多了。

小妹送来么么底片。觉得历史老师教得不好，算术总粗心。将留下的几份晚报与她。

今天买了 1.6 元的蜜橘，多久没有买水果了。吃一个较酸，牙倒，几乎吃不成饭！

形势似稍趋缓和的样子。新西兰态度明朗。如英国也有此表示，则欧洲有望。这是瞎想。看来我们方针是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原则，但也针锋相对。还是后发制人，留有余地。同蒋介石那套，用途广泛，有利有理有节也。

1963 年 2 月 17 日（星期日） 晴

睡足七小时。早晨做气功。小树林空气清新湿润，帽子也可不戴。

没读英文，只读了“列传”下册。

下午苗苗来，谈了些学习方法，恢复记日记，以便帮助语文。

给灼姐信。此次感冒，喘病未起，看来可能最后与我告别了。

1963 年 2 月 18 日（星期一） 晴

昨夜几乎睡足八小时。六点醒来竟又睡着 20 分钟。可是昨天还睡觉[着]了阵午觉。做气功如昨。

上午上鼓楼理发，买食物。回来做饭就吃饭了。下午读完第二遍“On People’s”。读艾著哲学。不再平行读正书了。

1963 年 2 月 19 日（星期二） 晴

波浪发展，昨夜睡得又差。加以自调。早晨仍六点起来做功。

读《怎样读英文报》。解放前旧书。读艾著哲学，并翻“时间”等小册子。利用做饭间隙洗衣。夜间摆棋。有瘾了。

1963 年 2 月 20 日（星期三） 晴

昨夜服药，睡足七小时。早晨做功。

读罢英文，即看光头演说。下午又看要点。真是彻头彻尾，是可忍孰不可忍，连那点人话也全被鬼话盖得无人气了。理论就是同归于尽，只有妥协，只有“和平共处”，颇有过去汉口人打架之势，手执武器，人家真要来的样子，就跑了，嘴巴却还是硬的。居然将香港，澳门抬出（台湾则一字不提），司马昭之心。铁托事就文字本身也不能自圆其说，西柏林只要是“联合国”就成了。呜呼！此人真可休矣。难道我们就此示众完了？我们的中学生也能看出其本质。黑体字选得好。

1963 年 2 月 21 日（星期四） 晴

睡足七小时。小树林做功。连我有五个人了。

英文没有读毕，即来报。《真理报》文章更是一片恫吓。老子第一，词句上强词夺理。纸老虎问题，战略战术矛盾竟谓之两面派。真是无理取闹了。令人可叹者几处强调“你们靠我吃饭，啰嗦什么。”大国主义，嗯啸纸上。找出 60 年《列宁主义万岁》三文详读。当时正赴虎林途中，三文都没有好好读过。所有论点当时都已提出。不过古巴，阿尔巴尼亚之后，更尖锐化了。“泥塑巨人”《人民日报》文中已提出，毫无印象。也许此文当时就没有读过。

1963 年 2 月 22 日（星期五） 晴

早晨做功。读英文一小时。商场买饭只花半小时，费时最短的一次。

光头在东德大会报告，实质就是 1 亿吨吓人吓己而已。有了这个东西，什么马列主义也不需要也不起作用了，如此而已。Simple this and nothing more！字面词句上的争论是没有意思的了。列宁的话是怎么引用都可以的，各取所需也。全文刊出一字不遗，真是最好的示众（是否交换条件？我们的也能全文刊出？）

老徐送票，夜观《蔓罗花》。苗族的美丽而壮烈的爱情故事。但舞剧，抒情不如巴莱[芭蕾]，武把子不如《小刀会》也。

1963 年 2 月 23 日（星期六） 风

仍冒风做功。

读哲学不成。翻茅盾的《历史和历史剧》。《真理报》2 月 10 日文章，似略有诚意，愿意谈判了，铁托问题似不好完全执片面之词了。“团结起来”集中这个问题，使之无法躲闪也。问题仍在好话说尽无用，要看行动。

么么下午即来，留着吃了晚饭。苗苗来接。菌油烧豆腐。“黑东西好吃。”一进房就认得“马”字，第四个。又认了一个“月”字。写自己的“兰”字。发笔真有意思。“动物故事”听个没完。苗苗老师来家，课堂纪律不好，做作业慢。小妹老师来两次，纪律不好，听课不用心，情况还不全清楚。郑州之行看来有害无益。

1963 年 2 月 24 日（星期日） 晴、风

两点多即失眠。但四、五点以后又睡着。七点半始起床。没去做功了。早点时大胖即来。同他谈了近几天报上文章情况。前次讲的什么哈尔滨爆破事，果然是学生间道听途说，要他作为教训。

载人飞船发射力是 2000 万马力，这是惊人的。6 个斯大林水电站动力！我们的问题是尖端，因而人家就认为发言权不大。氢弹是“干净”的，但引起爆炸仍得一颗原子弹，高温是氢合成氦原子过程中产生的。原子弹能量 50%是高温，爆炸热能，其他是 10%辐射，25%辐射污染，这部分最麻烦，若干年也存在。铀放射完毕即变成铅。

下午三个孩子先后来了。苗苗下象棋是迟钝，令人不耐。么么记忆力真怪，昨天讲的动物故事，不知怎么注意了书上的小插图，哪篇讲过，什么题目，都能道出，回去还复述了“吃醉了酒的麻雀”。小妹贪看小说，让她读完《丘克与盖克》等。毛病是粗心，上课精力不集中，自己大概也还弄不清楚。记得儿时曾被人们评为骄傲，自己也不明白其理。

夜于文来取气功书。做示范动作。

1963 年 2 月 25 日（星期一） 大风

冒风做功。

读英文，勉强读哲学两小节。只好翻阅《十万个为什么》。得知太阳内部构造常识。4H—2 氖 1 氘—1H—氚，2 氚—Hl+2H 此过程需 140 亿年。

又刊两版，多列士与陶里亚蒂之文，多少知道些 60 年会议争论情形。意共提纲值得买来一阅，看走到什么地方去了。多列士扮演了急先锋。好家伙，采用了集中火力的办法。这样倒好，便于向群众弄清是非。昨天报主席接见契尔沃年科，也许给人们以希望。光头必须有国内压力才成，此人对外是不顾一切的。

1963 年 2 月 26 日（星期二） 大风

四点多醒来。不能入睡。大风。只在窗外活动十分钟。商场买饭，大费时间。下午才读阿报文章。立场坚定，铁托问题势不两立，直称“赫鲁晓夫修义集团”。托出布加勒斯特会议问题，并破坏国家关系等事实。赫如不公开认错，则是虚假团结而已。

1963 年 2 月 27 日（星期三） 晴

昨夜听《分歧从何而来》到二点多（今晨）才上床。虽服药，脑子仍翻腾。八点始起床。

上午上古[鼓]楼用掉豆票。买书几本。买到《围棋》杂志。

从下午四点到夜间，摆了一盘吴清源的“名人战”。实在高明。

一不刮风，即是春天，很想多出外活动。有什么地方可去呢？只好翻《十万个为什么》之类。哲学不想读。

1963 年 2 月 28 日（星期四） 晴

睡足六个多小时。早晨做功。

攻读“高中课本”，光读一种，总觉枯燥。做饭稍一复杂，就花去近二小时（洗芹菜，炒千张皮，共两大碗，可食一周）。没有办法。

日共决议用词立意都很慎重，团结问题，与我一致，强调苏中核心。很怕再争论，因而提出不做声的退让办法，则过于消极。细读《分歧从何而来》，这倒是有点像支火箭，无法躲闪了。“有没有这样的政治家风度？”实在妙极，也痛极。如果还有知觉有廉耻的话，多列士不会感觉“替罪羊”吧。当然只是一个多列士，一个陶柯里亚蒂，当然不值得如此大张旗鼓。问题就在打掉那个指挥棒。谁叫你们跟着转，活该当众脱裤子。列宁当年的话要挖苦得多，尖刻得多，也愤怒得多。

本月份只用去 45 元，包括房租与牛奶。完全、也应当节约的。

接灼姐信，身体又不好，但注意营养后已好转。

1963 年 3 月 1 日（星期五） 晴

早晨做功。赶回听再论分歧。又细读报。是全面彻底清算也。不得已于言，关系世界命运问题。末尾一段，听来主席加话甚多。“可爱的朋友们、同志们，我看是不敢的。”

下午想轻松一下。四点去什刹海棋艺社观下围棋，直到九点始归。下了二盘，还凑合。归来做饭，擦身，甚为紧张。

1963 年 3 月 2 日（星期六） 晴

今天生活是昨天再版。先听后读（粗读）。下午仍去手谈。杀败对手几盘，颇能运用妙招了，是上月摆谱之助。

1963 年 3 月 3 日（星期日） 晴

昨夜到底睡不安稳。二点醒来服药，久久始再入睡。晨七点半起。上午听《国家与革命》。下午苗苗来，交给他“怎样作文”小书。家长会上受到表扬。对小妹意见甚大，“老外跑，偷看小说，管不住。”感觉对几何有了兴趣。

么么着色照片嵌在镜框内，压住满屋暮气，顿生光辉。

夜摆棋谱，兴趣越来越浓。

1963 年 3 月 4 日（星期一） 晴

又是睡不好。七点始起。没有做功。续听“再论”。

下午去古[鼓]楼买《红旗》，早已购光。又去棋社，遇一老头，让九子，仍败。也是过份胆怯所致。

1963 年 3 月 5 日（星期二） 晴

睡足六小时。早晨做功。上午给琬、灼姐写信，报告平安也。有点感想:“再论”等均是明辨是非，坚持方向之大论。列宁则有《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等基本理论的重武器。当代美、英、德、日、法等资本帝国主义究竟是一个怎样具体模样？关于核武器问题，也需要有专门军事著作予以批判。

下午仍到棋艺社手谈。夜特去观印尼片《杜兰曲》，大失所望。幼稚的游击战，不成故事的故事。略有点民间风俗，舞蹈，葬礼等。

1963 年 3 月 6 日（星期三） 晴

昨夜睡得较好。

早晨做功半小时。上午只读了英文，即去买饭。小妹送日记、作业来，留吃午饭。日记写得很好，作业也整齐，上课还有些打野。我的可爱的大女儿。

下午仍到棋艺社手谈。夜十一点始上床。报纸刊有水火资料，有隔世之感。

1963 年 3 月 7 日（星期四） 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仍做气功半小时，较以往增 15 分钟。拟坚持下去。

早点后即毅然去购乒乓票，八面槽排队 40 分钟落空，再赶至体育馆，用了点灵活，算是得好票三张，多年未有之“豪举”也。

石油部一退休胡老头来手谈一下午（棋艺社得识），兴致甚高。夜间又自摆谱。从明天起必须戒“谈”了。

接王前信，谈及学古文之“新潮流”，不以为然。而农村“子曰铺”及算命之类也出现，颇以为忧。

1963 年 3 月 8 日（星期五） 雪

睡足七小时。晨六点起，冒雪做功，甚为舒畅。

“评美共声明”，狠狠给了光头一棒。提出“瑗珲条约”，是否要翻一切老帐？记得是乌苏里江以东问题（海参威也在内？）。

手谈欲罢不能，再摆吴清源名人战一局，甚得启发。

1963 年 3 月 9 日（星期六） 阴

又是四点半醒来，不能入睡。六点起床。做功半小时。

丹吉这面镜子真是好水银，如此透亮，真没料到向尼赫鲁发此肉麻誓言。陶、多等捧艾森豪威尔本质还不同样。

夜携小妹观乒乓表演，十一点始归。坐位太高，看得不清晰，实不如观其他球赛。

1963 年 3 月 10 日（星期日） 阴

七点半始起床。没有做功。

今天空前热闹。胡老头同一位李同志来手谈多局。大胖来，苗苗带么么来。没有同么么始终观戏，甚觉怅怅。苗苗的日记也只讲了一段。

1963 年 3 月 11 日（星期一） 晴

读了半小时英文和一节哲学，翻“十万个”。大洗衣服。夜大补衣服。长沙解放时买的两件灰绒布衬衣，作为“睡衣”又穿了一冬，大补、小补无数次了，还可对付一冬。54 年在上海买的两件衬衣，一件在西岗送给胡木匠，一件已腐，只好退休了。60 年去兴华村时穿的一双布鞋，钉了胶掌又穿两年，今天补后跟，至少还可穿一年。破枕巾将两头剪下，正好做沙发的枕头布用。就是买书不懂得节约，吃饭花用也太大。一个人总有浪费。

1963 年 3 月 12 日（星期二） 晴

睡足七小时。读英文和哲学一章。

下午上东四，处理那副残破棋子，得购书之款。买《都尔的本堂神甫》等。

胡志明与诺沃提尼联合声明，一派苏腔。胡想持中立，但在国际总路线上看来是滑到那边去了。

1963 年 3 月 13 日（星期三） 晴

气功仍坚持半小时。买到 2 斤或鲫鱼（一元斤）。中午清蒸一斤。想起虎林用麻袋背鱼，此生不再了。吃点好的，即想到孩子。蔡嫂说他们现在吃得很好。

看完“本堂神甫”，开始再读“再论”，用小册子本。

1963 年 3 月 14 日（星期四） 阴

睡足七小时。做功半小时。六点起床也。

读英文常用字。中午去看苗苗。日记字已写规矩了。蔡嫂只夸“哥哥”。小妹一吃完饭就去学校了。

下午上棋艺社。夜约胡老头手谈多局，直到十一点。

今天公布两党信件。日契尔年科谈话，当是通知要大发表文件也。两信同刊头版，但愿是一个开端。

1963 年 3 月 15 日（星期五） 晴

昨夜大失眠。二点起来服药，并自调。六点半醒来。七点起床。没有做功。整日有意松懈。读点英文，画画大字。食堂买饭花了一个小时。午睡了几十分钟。完全是春天味道了，太阳晒得可以光身晒似的。

1963 年 3 月 16 日（星期六） 晴

空前睡得好。昨夜九点半上床，即入睡。五点半醒来。

读英文，“再论”。

蒸好四条鲫鱼，准备明天待客之用。将五个棋子磨小，约花一小时。市场索价一元一个。齐白石磨印，室内泥塘，大概是这种磨法。我是干磨。洋灰地太粗糙。自己动手，总有办法也。

无人来手谈，颇为怅怅。

暖气已停，冬季真正结束了。

1963 年 3 月 17 日（星期日） 晴

大胖没来，鲫鱼只好招待自己了。孩子们也都没来。

看完《比哀兰德》，说棋的话过多。听《悭吝人》，淋漓尽致。

1963 年 3 月 18 日（星期一） 晴

睡得很好。早功已习惯 30 分钟，总共每早约花 50 分钟（包括来去走路）。

读英文常用字，练习记忆也。续读“再论”。

收发室火炉已拆，恢复电炉。

下午上古[鼓]楼购物、买书。随到棋艺社与人手谈三局，皆败，甚至从胜到败。贪杀太狠，而不顾安全所致。回来再翻“黑布局”。多么稳当，立足牢固。凡事皆得如此，岂手谈哉？

1963 年 3 月 19 日（星期二） 晴

做了一个长梦，梦境犹在：鲁迅来家（故居？）做客，还有夫人，欣赏我的藏画，观看扇面，还睡了一夜。高音似以局外人出现一下，我同鲁迅打了一个会意的眼神。真是大大奇梦。

仍读常用字。买饭又花一小时。

胡老头下午来手谈，六局之多，4:2，我胜也。

夜听《雷雨》三、四幕。此剧可听多次，总是将人带到那个时代，那些人物，何等熟悉。1936 冬在汉口首次观此剧（唐槐秋剧团[94]）。情景如昨，初恋的回忆也。

接灼姐信。

1963 年 3 月 20 日（星期三） 晴

又是奇梦：同刘共话原子武器，他带有一手提电视机（云胡公所赠）。深夜又共观巴黎受核弹轰炸情景，同车归去，忽突告他也离婚了。

做功时感小腿麻。反正主要是得深呼吸，总不致有甚副作用。

近来心野，总是勉强读书。下午将“再论”读完。如有光头全部文件，摘出矛盾，各种荒唐，定有人观。

闷时只有望望窗外：忽见窗外柳梢绿，我已独居第四春！（不能用谪居也）。

老刘又帮忙从机关取来油三斤。

1963 年 3 月 21 日（星期四） 晴

昨夜醒来数次，仍睡着。有 Sex 的要求也。

小树林早晨活动的人渐渐多起来了。

上午去古[鼓]楼购物，市场已有高价猪肉（1.80—2.2 元一斤）猪油等。买鸡蛋一斤（2.2 元）。考虑

[94] 唐槐秋：（1898—1954）湖南湘乡人，原名震球。中国戏剧活动家、演员、导演。14 岁留学日本，1925 年毕业回国，与田汉相识，开始戏剧生涯。主演了《到民间去》、《苏州夜话》、《名优之死》等一批电影和话剧。《雷雨》是他作为导演的代表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戏曲研究院担任京剧导演。

再三，实在太贵。买菜刀一把，属基本建设。指甲刀也有了，0.35 一个，质量较差。维持较好的饮食，非 40 元以上不可！

只是细读了法共、意共言论而已，简直不想读书。日子难过，无奈，仍一人手谈。

1963 年 3 月 22 日（星期五） 晴

小树林已杏花满树矣。

早点后画大字，信手得一绝：

终日坐窗读书来，从头攀越何必哀。

四年忘却开花日，不觉杏花一夜开。（也许是桃花，非杏花）

读英文和哲学。细读报纸。下午大风，无法作户外户活动。请人买到砂纸，夜磨修棋子，仍翻“黑布局”。

1963 年 3 月 23 日（星期六） 晴

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下午三点到部，同刘（还有钱）谈话（上午通知，上古[鼓]楼买物去了）。党籍问题，现在不考虑，不甄别。我重申 1960 年 7 月，1962 年 5 月两信之意，决定许多不合事实，如此甚不安静，也不平。说决定有一两条就够了（意指庐山）。我讲到庐山之错虽有根源，但也是一时性，还有许多具体原因（如何与小舟接近）。讲了一个例子：廿三夜我并不赞成去黄老处，是硬充好汉。错由自己犯的，无讲的必要。说还可讲。我说多年前之事了，不讲了。也谈到自己对主席，中央之常态。1952—59 七年同事可见。“决定”意见要我写，我说不写了，谈一次。最后谈工作问题。我说听从组织安排，做点什么工作。考虑我去某一工程局（可能是水电）。谈了自己想法。如党籍不能解决，则不如编编字典搞图书馆，做死工作，不接触人（似乎听到我一种想法，颇感兴趣）。说这当然是消极思想，很愿去工地改造。刘说从年龄也不晚。我则说四十六了，从生理说，30—50 为最好年华，差不多了。也说到，分配地方去不合适。问到生活：读书与锻炼身体而已。离婚是早已成熟，对范情况已完全不知。回来当然久久不能平静，然而没有落泪。忽然想起么么，要带孩子们去照一个像，要做离京的具体安排了。还有点意气想法：回到文字行当去吧，离开此部。

给灼姐信，告知此情。

昨夜两点醒来，只好服药。睡了几天好的，又波浪形。上床前服好药，但终不住一恸！

1963 年 3 月 24 日（星期日） 晴

四点醒来。早晨仍做功。但终日沉沉，无以自安。

报纸也只能翻翻。胃口如在庐山，勉强下咽。

下午么么来，强为欢聚，抑制悲伤，否则小儿看见眼泪，会莫名其妙。还是讲动物故事，以唱歌交换。

广播也懒得打开，只有挺尸：脑子翻乱，矛盾无已。自怜悲惨，又有何益？（上海之“怕”，一一实践，过无不及[95]）。往事如梦何必哀呵！最后意念集中一点：最低最低，为了孩子！

[95] 1959 年 4 月 2 日至 5 日中共在上海召开了八届七中全会。在最后一天的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长篇讲话，回顾“大跃进”一年多来过程，提出十六个问题。讲到第十五个问题要解放思想时，点了李锐的名说：李锐怕鬼，要改。公事公办，怕什么？为了鼓励大家讲真话，于是讲了“六不怕”的问题：不怕戴机会主义帽子、不怕记过、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李南央注

1963 年 3 月 25 日（星期一） 晴

昨夜九点有困意，立即上床，竟睡到今晨五点始醒。

早晨请教了那位每天同时做气功的老年人，他已做三年，秦宝三式，主要是细、长、松，姿势端正，每次呼吸不必勉强长（他比我短）。他已做三年，血压下降，每次四、五十分钟不等，两腿无异样，也是倒呼气，气自然下降，无丝毫副作用。如此就放心了。

么么特来同爸爸再见。送到车站。要我四月八日后带么么玩几天，过好生日，照个胶卷。

由于翻出“决定”等材料，无法平静，下午只好去棋艺社手谈，忘记自己的存在。

1963 年 3 月 26 日（星期二） 晴

昨夜只能服药，大概十二点后入睡。六点起来，做功。

这几天早晨都觉冷，仍不能离手套。翻翻《十万个为什么》第八册。读书不进。

中午去看苗苗，下午看苗苗日记，夜间为之校讲。关于纠正同学犯规小事，教师很细致，告以不能像街头警察一样。

1963 年 3 月 27 日（星期三） 晴

睡得尚好。

打通一个电话。胡老头上午十点来，手谈终日。我执白棋较多，自觉有进步，能统筹全局。只是常喜“扒着”，坏习惯要改。

1963 年 3 月 28 日（星期四） 晴

昨夜上床不能入睡，只好自调。三点醒来，无论如何不能睡着，又未再服药，苦得很。脑子如波涛。

读了点英文。商场买饭二斤。下午胡老头来手谈。我全执白子，胜。有两盘约 15 子以上。

家桢来信，身体尚好，但已感衰弱。母亲念着去平江，也是想念儿子的一种说法。父母之心！

1963 年 3 月 29 日（星期五） 晴

昨夜九点即服药，一直睡到六点醒来。

上午复王前信，略谈学生读古文问题，对旧东西必须是决裂与批判两个方面。

上午上梅姐处取棋盘，闲谈一阵。胖姑娘[96]在南京似独居，一生不幸。不禁谈起青年时之“有意”。

夜胡老头来，手谈至十一点。仍执白棋全胜。杀得头昏脑胀。活棋看成死棋，仍有“扒着”，切戒。

接灼信。

1963 年 3 月 30 日（星期六） 晴

大概昨天回来，出汗后换衣，起床前觉有感冒意。服羚翘丸并合霉素，大喝开水。下午减轻。

下午胡老头来手谈，互有胜负。

[96] 胖姑娘：李锐父亲李积芳的好友叶筱松的二女儿梅姐从她的大姐那里过继来的女儿。80 年代改革开放后，胖姑娘年轻时的恋人从美国回来，找到胖姑娘，将她接到美国小住过一阵。后来还为她在南京买了一套公寓。搬入该居所不久，胖姑娘不幸竟被入室抢劫的歹徒杀害于居室内。李锐年轻时曾喜欢过胖姑娘。——李南央注

么么回来，要先来看爸爸。本周长得又红又胖，抱着真是唯一欢快。

晚上大胖来吃饭并过夜。炒了半斤肉，一直过份节省油，油多的菜味道竟如此之好。教大胖围棋，让 6 子，弄到一点半始上床。仍服药。

上午补了半天袜子，共五双。

1963 年 3 月 31 日（星期日） 小雨

晨七点起。

上午同大胖闲聊。么么来拍皮球，听故事。下午苗苗、小妹先后来。小妹受到老师表扬。语文考了 100 分。乒乓是校队，种子选手。苗苗代数，几何仍考得不好。俄文，语文则好。同他下两盘象棋，我输了。妈妈是发脾气。我则予以鼓励。

夜胡老头仍来手谈，2:1。我执白子，均六七子出入。

本月份共花 60 元，包括房租、牛奶。40 元是为了嘴巴。

1963 年 4 月 1 日（星期一） 晴

昨夜睡了六小时。大扫除，大洗衣服，收拾冬装。

上午外出，竟至陶然亭一游。脚掌磨破。经菜市口，谭嗣同就义之地也。

大胖送来灼姐带来食物：肘子和腊八豆。同夜餐。

胡老头来手谈三局，仍 2:1。“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97]内心并不寂寞也。

1963 年 4 月 2 日（星期二） 风

睡得不好。仍做功。头重，只好挺尸。什么书也看不进。

下午胡老头来手谈四局。执白子全胜（21—5 子）。

只有服从命运安排：去工地为上。以兴华村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再艰险的路也有走完之日，再苦之刑也有告终之时。这也是生活，是应当向前看。经济翰林院等恐不是出路也。

夜噩梦哭醒。

1963 年 4 月 3 日（星期三） 晴

昨夜九点服药，约十点入睡。五点后始醒来。梦见黄牛。

上午给琬、灼信，报告将去工地。商场买饭。下午胡老头仍来手谈，四局俱胜。两局只胜一子。今天杀得较凶。

鸡蛋跌 1.7 元一斤。人们购买力有限。

夜灯灭二小时，无法做事。

1963 年 4 月 4 日（星期四） 晴

一连串短梦，做完一个，醒来一次。

生活正常起来。画字（又写八分了）。读点英文常用字，哲学一节。下午胡老头来，夜晚因灭电又

[97] 孟浩然作《留别王维》中句：寂寞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

来。共得 6 局，败一局，因收宫子不慎而损一角（16 子），有一局他全军覆没。“扒着”已极力克服，只偶犯一小次。

苏共信似力求共同语言。

1963 年 4 月 5 日（星期五） 风、阴

几天来数服药，尚能入睡。

早晨小树林寒意仍重。许多花都开了。心绪正常。读英文并哲学。胡老头来两次，各有胜负。大胜一局，小败一局，其他均出入 3、4 子。布局似有所悟，然战术很不熟练，终局时往往出纰漏。手谈如写文，做事，必须前后左右始终一贯，顾大局时还必须细察小处。

1963 年 4 月 6 日（星期六） 晴

昨夜未服药，约睡六小时多。

小树林早功时，得一断句：人间多雨露，海内有知音。

蔡嫂送来豆豉辣椒油两瓶，并油炸蚕豆。油留一大瓶与孩子。

下午么么来，故意讲怪话，淘气。自画蝴蝶，形状线条都很规矩。爸爸这点美术爱好无法传给孩子了。

请陈长德修补毛衣。

1963 年 4 月 7 日（星期日）

奇怪长梦。梦见列宁，似来帮助我们工作，在十月之前。熟悉一切具体事情，生活朴素之至，睡一小硬板床。

为么么过生日，一上午做菜做饭。么么十点半即来同爸爸玩。问我为什么老不上班？只有撒谎了！“我在幼儿园乖累了，回来就要乱七八糟淘气。”“月”字，“马”字还认得。苗苗几何全班重考。仍有小错，问题还是想得慢。小妹乒乓比赛第三。去看体育表演了，下午才来。各门均考 100 分，粗枝大叶有改进，作文写得活泼流畅。

大胖下午来，夜餐，下围棋两盘。十点方归。

1963 年 4 月 8 日（星期一） 晴

睡得尚好。

小树林早晨冻手。活动的人们越来越多，居然有人来向我请教做功。

么么来向爸爸再见，情绪饱满之至。苗苗的字时好时坏。中午特将日记本送去，正在用心做几何，比我初中时用功得多。小妹在练钢琴。

翻看文学史第三卷。读了点英文。下午胡老头来谈三局，俱负，最后一盘大败。我的攻守似有进步。如有高手指点，或更多领悟。

1963 年 4 月 9 日（星期二） 晴、风

睡得很好。

早晨见到薄冰。做功仍是不够入“静”。

上午读书。下午骑车到展览馆观英国三百年水彩画展，均原作，集来不易。风景小品为主，早期多钢笔淡彩，也有类似我国水墨者。近代的几幅印象派：东方港口（？），夜空飞鸟等，给人印象深刻。有一幅“打网球”，全绿调子，油画底稿，街人似迷惘之感。看来绘画上英国远不如法、意等之茂盛。观鲁佛尔[98]之平生志愿，无以得偿了。

1963 年 4 月 10 日（星期三） 晴

五点半起来。今天已转暖。

上午洗衣、做菜。好像有一种准备行装的情绪了。

接家桢兄，鼓励也。又担心“破镜重圆”。

乒乓球 5:1 打败日本，我也高兴。输了会影响全国青少年的情绪。

胡老头下午、夜间均来手谈。想变换杀法，输了三局。攻守兼备原则均不能违反，冒险、取巧，均不足道。

1963 年 4 月 11 日（星期四） 晴

昨夜服药，睡到五点半始醒。早晨寒意很轻了。

上午复家桢信。仍看文学史三卷，翻唐诗。上故居取春装。蔡嫂说苗、妹特点：苗苗看来笨，心眼不少，爱穿好衣。小妹实有憨气，躲着看书，晚上到十二点。

买饭时听人说起我是不是已工作了，算是人们之关心或不解吧。

1963 年 4 月 12 日（星期五） 晴

高音晚上来我处，以苗苗将入团，听蔡嫂说我将工作为藉口，探问我的情况。一见那副想训诫人的神情，又是“对自己错误认识、态度，”反感顿起。虽然终于讲到谈话情况，不甄别，去工地等，实在冷漠之至，何必探问也。又说起做爸爸的责任，干脆硬顶回，孩子由你负第一责任，我无从为力。悻悻然归去。拿走《三国》。好不容易平复心情，又被搅了一下。

五点醒来，睡够六小时。仍读文学史卷三。读 Sleepyhead Chekhov 原作。我是有过渴睡经验的。

下午张老先生来教手谈。多年前在青岛同吴清源下过，吴让三子，互有胜败。让我五子，一杀即败，只胜过一盘。教走官子，围棋之道，无穷无尽，此生是学不成了。

1963 年 4 月 13 日（星期六） 晴、小雨

仍五点醒来。气功似不可能入静，连五分钟也不成。

上午上古[鼓]楼买副食，鸡蛋 1.5 元一斤。仍读文学史卷三。想起昨夜何必对高音态度一番。复家桢信提到新旧婚姻烧开水的妙喻，虽然是结成冰了，但总还有烧炉子的回忆！

下午胡老头来手谈。他大败两局，两局出入一子。与高手相较，根本问题是无基本功训练。

夜观《骑车人之死》。

1963 年 4 月 14 日（星期日） 阴

六点始醒来。只在窗外活动 20 分钟。三个星期以来，一直未能振作。今天仍只能翻闲书。连闲书

[98] 鲁佛尔：应指法国巴黎卢浮宫。

也不想翻，挺尸也挺不下去。孩子们都没有来，定是高音有令。

1963 年 4 月 15 日（星期一） 阴

这几天穿高领球衣做早功。此衣是 1960 年买，一直未用，离开武大即没穿过这种球衣。

远见蔡嫂同么么出来，走到路上拦着抱了一下。“忘记动物故事了。”小妹对我处感兴趣的大概只是小说，曾看到有《小城春秋》。

张老先生下午来教手谈，真是盛情。仍让五子，最好一局输 8 子。他一着子，我即窘得不好走那[哪]子好。

仍读文学史卷三。每天要“设计”两餐饭，颇为不易。商场买饭，只许 6 两，大不便了。

1963 年 4 月 16 日（星期二） 阴

四点半醒来。精神不济，读文学史卷三若干页而已，“黑布局”也懒得翻。

昨夜一场春雨还不小，麦子总算有望。

夜读唐诗，收发室下象棋。

1963 年 4 月 17 日（星期三） 晴间阴

昨夜服药，随意自调，方入睡。今天精神尚好。

早点后画字，涂五律一首，以记陶然亭之游：

闹市真寂寞，穷巷犹可行。（闹市无心遇，遮颜过）

慧眼观世界，热血待苍生。（赤胆对苍生）慧眼

人间多雨露，海内有知音。

莫起今昔叹，把酒贱浮名。何牢骚乃耳？

仍读文学史卷三，只剩最后两三章。

1963 年 4 月 18 日（星期四） 晴

昨夜提前擦身，感到困即上床，大概十点入睡，四点半后醒来。睡得不错。六点五分即到小树林做功。

开始读《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恩格斯 24 岁时的著作，“并不脸红”。显然带着极大的痛苦和愤怒的感情写的，他自己做过许多实地调查，“骨鲠在喉”之作。带材料性，可以快读。

每人供应半斤鸡蛋，0.98 一斤。老刘买不起，用他的购物本买了三斤半。又买苹果一斤。几个月没有尝过水果了。

中午去看苗、妹。苗苗几何补考只 3 分。几何怎办？高音回来吃午饭，只好立即返回。

1963 年 4 月 19 日（星期五） 晴、阴

睡得很好。五点始醒来。到小树林可提前 25 分钟。

仍读“状况”。上午上古[鼓]楼补棉毛裤（这些裤龄总有近十年了，去年已补过一次）。买到《英语口语日常用句》，这是久久盼望的书。此书 20 年代即已出版，为什么那时没人介绍过来呢？英语 in to nation 区别如此之大！中学时英文学得太坏，变成苦刑，无人引起一点兴趣，悔之真晚矣，现在当时的

生字当时就忘了。

老徐的“购货证”亦交我买鸡蛋二斤，每天可保证吃二枚了。牛肉 1.4 元一斤。以物易物，农民愿将东西拿出来。

长梦，同二公谈得甚好。

1963 年 4 月 20 日（星期六） 晴

睡得很好。五点醒来。做功时久久不觉大腿麻热了。

仍读“状况”并“口语”。

商场花 0.66 买饭一斤二两。下午去看胡老头，胃病未愈，仍来手谈四局，胜负各半。

夜观《南海潮》。人物概念者多，男主角似不像广东人，也不像渔民，只是做成“憨态”而已。阿彩也不怎么动人。倒是“猫仔”博得所有观众的喜爱。安排的戏也真多，喧宾夺主了，全片也显得冗长，不精炼，如《一江春水向东流》风格。序歌，词曲俱不高明，也生硬。此片远不如宣传之非看不可。

1963 年 4 月 21 日（星期日） 晴

半夜略失眠，六点后始起床。大胖来，正好做了牛肉炒把粉，几十年未尝过的李家传统菜也。

下午胡老头带病手谈，互有胜负。我攻有余而守不足，自己不干净之故。

灼姐又来信，挂念身体也。孩子们都没有来。

1963 年 4 月 22 日（星期一） 晴

半夜醒来，折腾甚久，后又模糊入睡，直到六点始醒。

上午复灼姐信，谈及想做件具体事情。自觉“多嘴”之病，不易根除。下午胡、张二老先生相继来手谈。让五子，不服输，总要杀，而不求自保，结果因小失大，失去角、边之空。同高手总不宜杀，是一原则。也是不自量力之故。

1963 年 4 月 23 日（星期二） 晴

睡得尚好。五点半起来。气功做了 35 分钟。早晨在小树林近一小时的活动，真是一种极大享受。

读“Spoken”。习魏碑甚有心得。

下午胡老头来手谈，空前溃败一局，有攻无守也。急流勇退，适可而止，瞻前顾后，统筹全局，不因小失大，乐中生悲，等等都是围棋的学问。活，必须活透，无懈可击，方谓立于不败之地 。

1963 年 4 月 24 日（星期三） 晴

午夜醒来又随意自调。饱暖之故？

仍六点起做早功。上午读:“Spoken”与“状况”。下午胡、张二老先后来手谈。一对高手，不知所措，有一局竟被占去一半空。略懂占空之理，学会算“空”。

1963 年 4 月 25 日（星期四） 晴

周来早晨已不觉手冷。五点半醒来。昨夜服“眠尔通”，似比阿米妥适应。

上午特去王府井观林凡眠、潘恩同画展。潘是传统西洋方法，功底很深，有一种竹林等画法，稍

吸收国画笔墨，写意之幅似缺乏气势。林一些即自成一格，溶合中外古今，有国画大写意，有印象派，甚至有野兽派等痕迹，装饰意也重。许多幅诗意盎然，但不为一般人所欣赏。

夜在门口散步，同一个叫“刘翎”小女孩谈了半天。“都是一百分，99 爸爸也要打手心。”脑子像么么，想事得很。

1963 年 4 月 26 日（星期五） 风、雨

生活刻板如时钟。手谈兴致不衰。下午一点胡老头即来。他溃败两局，我有两局负四、五子。小漏洞不注意，不会收官，不能走犟着。

1963 年 4 月 27 日（星期六） 阴

唯一可记之事：晚上补了四双袜子。接王前信。

1963 年 4 月 28 日（星期日） 晴

节日气象。机关又供应油 2 斤，酒一斤，花生一斤等。与孩子平分。

下午仍手谈。这几夜均服“眠尔通”，睡足七小时。大扫除，大洗衣服。

1963 年 4 月 29 日（星期一） 晴

“状况”还没读完，“Spoken”也不到一小时。无事可记。本月份共用 57 元，“口福”46 元。

1963 年 4 月 30 日（星期二） 晴

上午十点到部。冯约谈话，十点半到一点。“决定”逐条将事实讲清楚，分析不当之处也予辨明，实在可成立者有限。冯最后说了几点：

1、主要问题是庐山，其他都是次要的，不必关心（我也料到这不过是安自己之心而已）。庐山问题思想上没挖彻底，有些“决定”上没写（山上人只你一个开除），经过研究讨论才作决定。

思想上要进一步挖。

2、不甄别、不讨论，非刘之意见。

3、没确定去何处工作，短时不能决定。做些工作，锻炼一下，做一个时期工作（再说之意）。

4、多向党汇报自己思想认识。

5、甄别暂不谈，争取重新入党也可。组织会注意许多问题，经过相当时候。

6、非一般（右机）问题，政治上来研究。

7、工作中表现，政治上提高思想认识。多汇报，加强学习。

总之，比刘上次所谈较为具体。自己应当积极起来。情况已经说明，办法也已指出，只能照办，咽下一切痛苦。

下午找么仔玩了一阵，对动物故事似兴趣稍减。人定湖转了一圈，勇敢地下坡到水边。记性真好。去年初下雪日照相事，全部记得。“哥哥后来的，我们快回去了，姐姐同我做雪人。”问了许多问题，我怎么回答呢？“爸爸你怎么老不上班？”“你的电炉坏了，为什么不同我们住在一起？”“我不吵你，你一人住在北屋，还不安静？”“你长大了做什么？你不做坏蛋吧？你学雷锋一样吧？”等等。她大概见我如此久久闲居，是个没有工作的人，于是忽然想起大概我还没有长大，所以还没做事。

1963 年 5 月 1 日（星期三） 晴

五点四十分即到小树林做功。

上午遇苗苗在打电话。他有两周没来，找来狠狠训了一个多钟头。“没有事情就不来，”“改日记只是挑字挑词，”当时冒火之至。事后又极懊悔。我半夜半夜抱着转游的儿子呵。

下午大胖来。小妹、么仔、苗苗又先后来了。小妹成绩都是 5 分，100 分多，只是贪看小说。

胡老头仍来手谈。晚上让大胖七子，下了几盘，直到十二点始睡。

接灼姐信，衷情安慰。

1963 年 5 月 2 日（星期四） 晴

早晨仍五点半醒来。大胖睡沙发！

后做早功。么仔来听动物故事。同大胖下棋。下午胡老头来。改苗苗日记。

1963 年 5 月 3 日（星期五） 阴雨

几睡足八小时。六点始起床。

上午复灼姐信，告以二次谈话简况。么么上下午都来缠爸爸，讲动物故事，讲三毛今昔。听说下雨，连忙从铁丝网钻出，抄近路跑回去了。

张、胡老均来手谈。让 6 子也不成，越走越气馁。

梅姐来电话，说见到李老[99]谈起我。话没讲清楚。心情矛盾，不要幻想。

上午理发。故居取书。

1963 年 5 月 4 日（星期六） 晴

洗被子。改盖秋被了。转眼夏天就来。

胡老头十二点即来，四点离去。

开始看《人民群众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书，及《东周列国志》。后者在小学时看过的。决不能存幻想。此语甚有启发，免得再来一次失望。

1963 年 5 月 5 日（星期日） 阴

看“列国志”。庐山之事，再如何思想彻底呢？兴趣仍在手谈。

1963 年 5 月 6 日（星期一） 晴

睡得尚好，只是怪梦太多。

上午上鼓楼修电炉，取衣、买书物。下午六点又去取电炉。买了一支测电笔。电炉长期使用，以防万一。

有了榨菜，0.85 一斤。

下午张老来，总得输十几子，毫无办法，越来越不敢杀。今天好处是无大毛病，分散活几块。

[99] 李老：李六如。李锐父亲的朋友，李锐家乡平江县第一个共产党员。延安时曾任毛泽东秘书。解放战争时任热河省政府秘书长、中共热河省委常委、东北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所著自传体小说《六十年的变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内外发行。——李南央注

1963 年 5 月 7 日（星期二） 阴

五点半醒来。昨夜因恐失眠，又随意自调。

上午清阅四月份报纸。刘宁一在新共致词讲到对外政策总路线：

1、在无阶国际义原则下，发展同苏、社国友好互助；

2、在五项原则基础上，争取同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3、支持各被压迫人民及民族反帝反殖斗争。

晚饭后到湖畔散步。已经立夏，我算是开始夏季生活了。

1963 年 5 月 8 日（星期三） 晴

睡得尚好。早功做 35 分钟。小树林甚为热闹。

读“社义教育文件”（1957 的两卷集）。下午和晚上胡老头均来手谈。五点到西单买毛线（请小陈改织毛衣），来回只花了 70 分钟，出一身汗。

槐花香得真浓，想起岳云教室楼旁的老槐。

1963 年 5 月 9 日（星期四） 晴

昨夜严重失眠。十一点服药上床，两点多醒来，三点半再服药，辗转入睡，六点半起床。只在窗前做功。

室内 22℃，夏天的味道了。湖水很暖，很想跳下去一游。下午手谈，溃败两局。

读 55 年老板粮食报告，很有感触。上午写两页“思想提纲”，久荒此业了。

接家桢信，周末可能从济南来京（出外参观，从广州、上海转济南）。

1963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五） 晴

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

读了点“文件”。

下午张、胡二老均来。同张越走越弱，无法招架。

湖畔散步，遇宋惠[100]，来房小坐。建议到熟人处走动走动，“心放宽一些。”

粮食仍进口一些。钢去年才 750 万 T！石油倒是赶上来了，6—700。略知一点世事。还遇见马载[101]同志，都说比过去瘦了。我倒觉得最近胖了呢？

1963 年 5 月 11 日（星期六） 晴

昨夜服药及时，大概十一点后入睡。

夏天突然到来。脱掉棉毛衫，简直可穿衬衣了。

准备鱼肉，招待家桢。已告大胖。

上午读文件。下午胡老头来手谈，又溃败一局。

[100] 宋惠这个名字在《李锐日记》第一册中出现过，是他在湖南省委工作时的同事。——李南央注

[101] 马载：（1905—1997）河南安阳县人。原名马存汉，又名马东汉。1925 年入黄埔军校第四期。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曾任热河省委组织部部长、热辽地区地委书记、热河省委副书记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四川石油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副主任等职，1978 年任轻工部顾问。

1963 年 5 月 12 日（星期日） 晴

五点半即起。家桢没有来，丰盛晚餐招待大胖。上午苗苗同么么来，为苗苗讲解日记，比上次能接受了。用词仍不如小妹。天资竟有如此大别。么么同爸爸欢乐之至。将北屋大扫除。

1963 年 5 月 13 日（星期一） 晴

睡足七小时，六点始起床。早功仍是不能“入静”，连五分钟也不成。

接灼姐信，关心检查也。下午张、胡老先后来。张溃败一局，又败四子一局，真是伟大之至。还是要杀得勇敢一点。晚饭后湖边散步又遇马载同志，对我之没有工作，甚表惋惜之意。有什么法子呢？

1963 年 5 月 14 日（星期二） 晴

读“修改党章”等文件。翻出 59 年材料，还算平静，没有脑子要炸裂那种感觉了。真是情如隔世，时间这个东西是多么厉害。仍然是矛盾！斗争、统一。有什么法子，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1963 年 5 月 15 日（星期三） 晴

上午课程如昨。动笔则沉重之至。下午张、胡二老来手谈。也听女篮比赛。苏队以 2 米巨人为主，双手放篮，其实没甚意思了。

1963 年 5 月 16 日（星期四） 晴

久已不能午睡，能睡到六——七小时，也就对付过日子了。

上午翻看山上旧材料约二小时。下午胡老头来手谈。全胜，让二子下了两局，亦胜。

衬裤又是补一次穿一次了。左手开始发痒，已有小泡。

苏斯洛夫参加会谈，果如所料，谈谈而已。

1963 年 5 月 17 日（星期五） 晴

昨夜竟热得不能盖被，屡屡醒来，换上毛巾被，始睡到五点半。

上午仍翻阅旧材料。下午张、胡二老来手谈。仍提不起笔，如何是好。

刘胡声明，完全是我们的观点了。

电工杨师傅特来新安了电炉插销，换了三腿的，完全保险。再三致谢。

1963 年 5 月 18 日（星期六） 阴雨

上午读“修养”等文件，情绪很正常。准备明天家桢万一来，买了点肉菜。

夜胡老头来手谈，至十二点。晚上大雨。

1963 年 5 月 19 日（星期日） 阴雨

终夜大雨。上午仍小下，空前喜雨也。

昨夜服药，晨六点多始醒。做好菜，家桢不见来。是何缘故？

苗苗来讲解日记。么么来了一下。正在手谈。

1963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一） 晴

手痒炎症大发作，影响睡眠，已不好用热水了。

读了点文件。下午家桢来，恰好没准备菜，只好多煎几个鸡蛋。夜十点离去。聊不出大味道。主题仍是我事，总以争取恢复为上。

昨夜大发梦呓，竟将收发室老任吵醒，不知出了什么事故。

1963 年 5 月 21 日（星期二） 晴

手炎来势突猛，“可的松”不起作用，只好明天走一次医院。

下午胡老头来手谈，厮杀剧烈。

“修养”读后，关于“绝对，无条件”，“好表现”，“有时大发展”等等问题，应当全面深查。

1963 年 5 月 22 日（星期三） 阴

九点去医院。开 Mydrocortisoni 及水药等。又取安眠药。买蜜枣，桃酥等 12 元（自己从来没有买吃过）。买《列国故事》。中午吃粉一碗，包子二个，共花 0.7 元。

回来甚疲劳。胡老头仍来手谈。必须控制了。

红枣被老鼠偷光。

1963 年 5 月 23 日（星期四） 阴、小雨

冷风，有如秋天。

上午上古[鼓]楼买菜，取款。以清炖牛肉，干菜蒸肉，炒腰花款待家桢、大胖。捎 40 元与老人，以表心意而已。家桢谈童年玩水，捉鱼生活。我们是能捉到一个蚱蜢就是最大的快乐了。

1963 年 5 月 24 日（星期五） 阴

读完“修养”等文件。手炎很凶，终日不安。

1963 年 5 月 25 日（星期六） 阴

“修养”摘要毕。略略想了一想写法。下午上故居找么么不遇，只有高音在家，废然而返。

做菜请小陈午餐，酬谢织毛衣也。谓过去最喜听我的报告。恍如谈天宝遗事。

1963 年 5 月 26 日（星期日） 晴

昨夜近一点服药。久不用“笨巴比妥纳”，睡到七点。起来觉头晕，没有做功。

么么、小妹来吃荔枝。带么么逛人定湖，硬学大人打树叶响。苗苗下午来下象棋三盘，讲改日记。么么赖着不肯回去吃饭。喝了一碗汤，即说已吃过饭了。邻居一老头送几幅董其昌、刘墉手卷、中堂来观。宝古斋以真品售出，但甚不可靠。

1963 年 5 月 27 日（星期一） 晴

昨夜随意自调。上午精神不振。

早晨近七点始到小树林做功。翻些什书。但食量尚好。上商场买饭。胡老头晚上来手谈。只要坚

守攻守兼顾原则，总能保持优势。残局或收官时之小毛病时常发生，大意与轻敌之故。

63 年又过去五个月了。呜呼！没有做一件事。

1963 年 5 月 28 日（星期二） 晴

睡足了六个多小时。上午仍觉困倦，不知何故。索兴上古[鼓]楼购物，牛肉 1.2 元一斤，蛋 1.1 元。自己改善伙食。

仍读“文件”。考茨基关于知识分子的灿烂论述，解决思想疙瘩。经典必须常读，否则就起霉生锈。书都读过不只一次，却不能留下印象，仍是不自沉痛之故。

胡老头夜谈。又恢复让二子，保持不败。

1963 年 5 月 29 日（星期三） 晴

这几晚都服“非那岗”，睡得尚稳。今早六点始醒来。

上下午均读“文件”上下卷。重读“胡风材料”，甚有教益。没有这样几场革命，知识分子的问题不得解决。

夜仍手谈。让二子，但败一局。教训是不让人活，而自己终不活也。

1963 年 5 月 30 日（星期四） 晴、夜雨

五点醒来。只睡约六小时。仍服“非那岗”也。

气功一直是 30 分钟了。搽 Hydrocortisoni 一瓶后，手炎也基本停止。近日没用热水，也不用肥皂。冷水澡身已开始约十天。上午买饭，读书甚少。下午胡老头来，手谈不让子亦不利。凡事拗不得。

1963 年 5 月 31 日（星期五） 晴

夜两点不眠，只好服药。

上午晒打地毯，大洗地板。然后上古[鼓]楼理发、购物。为么么买了两件小东西，并做草莓汁，以备六一也。

下午手谈。夜读苏古声明，基调是“共处与裁军”，也说到反帝，亚非拉革命，分歧与修正主义等则避开不谈。对古巴看来是要管到底的样子。总之是不和谐的两部合唱，妥协加革命。

本月份帐目：共口用 62 元。为长沙用 52 元（12+40）。

1963 年 6 月 1 日（星期六） 晴

五点即醒来。

上午清、剪五月份报纸。下午翻看“十万个”。夜重读“文艺战线上一场大辩论”。月来矛盾，痛苦无已，其源仍在个人！

1963 年 6 月 2 日（星期日） 晴

许许多多怪梦。日本占领时之东北，如何将一苏军战士“争取”过来，等等。

上午找么么来，欢乐之至。带上“手表”，而“小火车”家中已有了。“我问阿姨，爸爸妈妈吵架了的。”小脑瓜总在想此事也。下午苗苗来检阅日记。下周即毕业考，自觉有把握，只是几何差点。

读吴梅村诗。“自叹”云：“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松筠敢厌风霜苦，鱼鸟犹思天地宽。”“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君恩未许夸前席，世路谁能脱左骖？雁去雁来空塞北，花开花落自江南。”亡国之痛，失足之恨，穷而后工也。

1963 年 6 月 3 日（星期一） 晴

五点半醒来。么么欢快上园。给我送衣服来。胖得滚圆滚圆的。

上午取来游泳检查证，又买饭，就到十一点了。

下午手谈。告以今后因游泳之故，下午不能奉陪。这样来戒“谈”算了。信灼姐信，将近一月没有去信，告知矛盾之苦。根源仍在不忘个人。决心根据文件标准检查自己。

1963 年 6 月 4 日（星期二） 晴

五点醒来。睡足六小时。

读文件做摘记。上医务室办体检。下午欣然往什刹海。明天才开放。只好上棋艺社一转。晚上胡老头来手谈三局，让二子。

夏装已全部取来。去年情如昨日！

1963 年 6 月 5 日（星期三） 晴

直到六点始醒，睡足七小时。

仍读文件。下午去什刹海，水尚凉 14.5℃，孩子们打闹如故。只整游了 3x50m，似乎蛙式比侧式还适应些。第一天，总是还不大适应的。见一年纪大的妇女，缓慢地来回游着，如此持久，竟是唯一的一个。

苗妹来。苗苗物理等考得甚好。

1963 年 6 月 6 日（星期四） 阴间雨

睡得很好，五点半醒来。

读毛选二卷整风文，不意回忆起延安生活。当时是实际太少，不懂得联系。如果早有人讲讲王博路线之事，进步可能快一些，也早知道些世事。

早晨即下雨，气功没做完即归。现在一斤米饭，两餐吃完，得花 0.45 元。

1963 年 6 月 7 日（星期五）

昨夜随意自调。想起延安西山时所谓“遭了荒年”的说法。

仍如时做功。阴天，不能游泳。双腿稍觉酸胀。整日读毛选二卷、三卷。有些文章过去似乎没有多读过。

馒头，挂面似引不起胃口了。

崔庸健的履历，当比金日成引起人们尊敬。真正老一辈的人，有亲切之感。

1963 年 6 月 8 日（星期六） 阴、大风

五点醒来。

终日大风，只有足不出户。仍读毛选。读契科甫《我的一生》，《新婚》。内地死水式的生活，知识分子的无出路，向往独立生活，讴歌劳动。

从蔡嫂处得知苗苗几何考得不错。

夜胡老头来手谈二局。过于用强，甚不畅快。

1963 年 6 月 9 日（星期日） 晴

睡得尚可。

几乎同么么玩了一上午。逛人定湖。自发地撒了谎，问她，说阿姨知道她来的。结果蔡嫂、苗苗（骑车）到湖边才找到我们。勇敢地走独木，最后跳下摔破了膝盖，哇哇要哭，一鼓励，就止住了。用手巾给她擦眼泪，“没有眼泪”，实在有趣之至。跳了捉蝴蝶花的午，姿势优美。坐在自行车后座上也不害怕。小家伙将来比小妹可能更聪明。

苗苗的几何，代数考得算好，但都有一道题小错或未做完。问题还是不熟练。

早晨大扫除。夜手谈二局败北，急躁孤攻所致。

1963 年 6 月 10 日（星期一） 晴

五点半醒来。仍读文件。下午游泳。较适应，人也少些。

晚上苗苗来，考得较好，高兴地下了三盘象棋。谈了升学打算，仍考一中。

1963 年 6 月 11 日（星期二） 晴

睡足近七小时。六点始醒来。

上午翻阅 57 年反右文件。下午在游泳池呆两小时。开始大热，晒得很凶。室内已达 82° F，热风炙人。自制什酱面，第一回，甚为可口。

家桢来信，言琬姐心脏有病，已住院检查，而母亲则嚷着要来京，说是为我做些吃的也。麻烦人得很。只好去信谢绝。

夜手谈二局，胜负各一。十一点半服药上床。

1963 年 6 月 12 日（星期三） 晴

昨夜大热。老徐半夜追爬窗子人，因而醒来，久久不能入睡。

上午开始草写“汇报”，情绪正常。下午读书，胡老头来手谈四局。3:1，仍让二子。在北屋消夏也。金姓老头又送来好茶一壶，无以为答。这大概还是“旧官”在作怪。

复家桢信，并给母亲一信。

1963 年 6 月 13 日（星期四） 晴

四点半醒来。中午竟睡着了一下。

读《枣下论丛》等。夜续读《中国文学史》，好几本书都只剩下一个尾巴。

下午游泳，新换过水，五点左右人很少了，游得尚惬意。用三式游了 3x50，蛙式游了 2x50，如在人定湖，当进步多矣。

今日仍两餐炸酱面。蔬菜大贱，洋白菜堆集如山。看来计划种多了。

灼姐来信，照旧慰安开导之意。送还茶壶，在刘家观看所藏字画。宝古斋的好主顾，连“御制梅花”也买来了。佳品太少，橱柜等也配得俗气，不脱商人风雅。

1963 年 6 月 14 日（星期五） 晴

四点半即醒来。六点前即到小树林做功。

续读文学史卷三。食堂买饭吃（停电了）。下午游泳，耐力不如昨天。

大热，夜间很难做事。

1963 年 6 月 15 日（星期六） 晴

预防失眠，荒年之感，遂又自调。

读完文学史卷三。此书立论公允，有精到之见。虽是集体创作，文笔、文采颇为一贯。

下午在北屋手谈。电炉做饭，室温顿增，做毕即不想吃矣。

1963 年 6 月 16 日（星期日） 晴

么么上下午都来，还是要讲动物故事。用心听，打赤脚骑“高高”。好大个西红柿一气吃完。“为什么要叫么仔？”你是“李仔，锐仔。”不知什么时候将我的名字记住了。苗苗长得比我只矮 2—3cm 了。日记略有进步，情绪很好，对考试有信心。

夜听“总路线”信至十一点。就是总路线一基调问题，谈具体、个别问题可能是有“共同音调”的。

1963 年 6 月 17 日（星期一） 多云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

么么兴致勃勃地来“再见”。多么欢乐的童年，我却什么也不能给她增添。

上午再听“总路线”，并全部读完。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全民党、团之类，这就触到“内政”了。关于“反个人迷信”，根本不同意这个口号的提法。这是非常正确的。“一切错误归别人，一切功劳归自己”，一语即勾勒出此人面貌。

下午翻看《离骚》，《唐诗杂论》等。闻一多以诗人之笔写的孟浩然，杜甫（未完）短传，完全从“诗”的角度，以诗的语言写出。闻是一个功力、才华双全的人。尚记得初中时读《死水》，可惜无人指导。

1963 年 6 月 18 日（星期二） 阴

续读文学史卷一，并文件。想提笔而终于提不起来。

买饭花去整整一个小时。此种生活何日结束。

设计院来人通知中组部日内有人来谈。谈什么呢？可能是人家材料。

夜听完全本《武则天》（以前听过后半部），演员甚吸引人。不禁又想起庐山的一幕。掌管天下之人，决不能留有异己。真理在手，必须高度集中。剧本语言与现代化痕迹均远不如《胆剑篇》。

1963 年 6 月 19 日（星期三） 晴

上午仍阅文件。摆好纸笔，未写一字。

下午中组部来人（贾士秀及另一人），谈黄克诚二事：李震一与高岗（即我与他谈高之干部政策等情况）。十多年前的历史了。其实后者早写过材料，并没多的可谈。还得写一下。

夜翻阅什书。

1963 年 6 月 20 日（星期四） 晴

近日视力又觉不好，看晚报则必须带镜。读书容易疲劳，乃至模糊。

仍翻阅文件。久不读英语了，大字则间常画画，也未成为日课。自三月以来，生活甚不紧张，也与手谈过多有关。本周来已停止，以后每周一二次即可。

黄的材料写好，也只有三言两语也。

1963 年 6 月 21 日（星期五） 晴

昨夜服药，十二点上床，睡得不够安稳。午觉睡着一阵，大发梦呓。胡老头来听见了。

黄老材料送出。上午开始写“汇报”。开了一个头，觉得能写得下去。

接大胖信，七一能来。

夜观法国片《妈妈你不要哭》。类似《青年近卫军》，高三班学生的自发斗争，甚为动人。是根据实事编的。

读完《肯尼迪大阴谋》并肯之演说，已十二点。

1963 年 6 月 22 日（星期六） 晴

五点半醒来，睡得不稳。

理发、买物，十一点到游泳池。刚换水，12℃，但游了 4 次 100m，全蛙式。人少如不是肚饿，可再呆一小时。回来做好饭，吃罢，已经快两点了。

买了一斤青椒（0.29 元），4 两肉。就想起儿时生活了。

午睡不着，也没看成书，想提笔也没写成。天气甚热。

么么忽然跑来，要赖在我处吃晚饭，好不易让蔡嫂带走。定要我摇手送她进大门。这个使人心疼的孩子。

老汤电话问秦本立[102]地址。

1963 年 6 月 23 日（星期日） 晴

五点醒来。

上午正开始续写，么么来了。照例是动物故事，还定要去人定湖，还骑高高。在床上滚，故意顽皮，吐爸爸的唾沫。“你想我不来，不想我就来。”吃了两根冰棒才安静。直到小妹来接回吃午饭。

午睡不着。下午苗苗来，帮他测验俄文单子，讲作文题大意。还是决定考一中，有把握。对“论语”古文等似有兴趣。准备暑期为他讲一点。

[102] 秦本立：李锐中学同班好友。1938 年北京大学教育系毕业后即从事教育工作。后在北京教师进修学院任教。文革中不幸去世。——李南央注

1963 年 6 月 24 日（星期一） 晴

五点半起来。昨夜服药，睡得尚可。

晚报载，医生有言，如能睡四小时，尚不算失眠也。以后也不必再背此包袱。

今天写了两三小时。将廿三夜第一次找谈话前遇见黄老，嘱不要讲出情节写出。精神甚觉畅快。

上午十点半去游泳，一次 200m，一次 300m，均用蛙式，只花 9 分钟与 14 分钟。凡事坚持总有进步也。

夜听《同志，你走错了路》。好戏，值得再听。

1963 年 6 月 25 日（星期二） 晴

一个小耗子吵得一夜没睡好。服药后，断续到五点多醒来。梦也是断断续续的。又梦见公，事则已忘。

上午续写，真是难产也。下午看 Moscow News，有 Khrushchev 答 Kennedy 的讲演。谓 Ken 有现实精神，有积极意义，然后就是具体就停止冷战、核试验、裁军，柏林问题等讲了一套老话。生字太多，查字典看又慢，只能得个大意算了。不知是否刊载或借题揭发批驳。

提早晚餐，决心去测验 200m[103]。可是今天洗池停止开放，只好到棋艺社观战，九点始归。

1963 年 6 月 26 日（星期三） 晴

一早，原总局供应处长刘？特来看我。63 岁，59 年也挨了一下，怕晚年再碰什么，因而退休了。讲东周列国祈奚之事，我不熟悉。“君可则可，君否则否”。借去列国志。名字怎么也记不起了。“还是要上级相待。”一个老钳工，抗战时在晋察冀搞军工的。

算是初稿写就，不到四千字，提纲性质。

夜在湖畔遇到陈希，谈到九点始归。也是劝我好好检讨，仍有望也。谢谢他的好意。

今天买到苦瓜，6 分一斤。吃两顿炸酱面。

闷热得很。

1963 年 6 月 27 日（星期四） 晴

昨夜两个蚊子吵得十二点后服药入睡。五点即醒来。午睡仍不成。

“汇报”改就，下午复写两份。

六点赴游泳池测 200m，甚觉畅快。归途至棋艺社与人手谈二局。

1963 年 6 月 28 日（星期五） 晴

最近大体只能睡足六小时。昨夜只好服药。一个蚊子吵，较闷热。

“汇报”添了个尾巴，复写完毕。

给灼姐短信。五点多到游泳池，深水池可以游。一、二次游 10 分钟上来，第三次 27 分钟，大概 400m 以上了。只用仰式小休两次，基本用蛙式，侧泳也可 100m 后再换式了。人不多，水也干净，甚觉畅快。归途至棋艺社观战，休息一小时也。

[103] 在深水池游泳需通过 200 米测验，方可得到深水合格证。——李南央注

1963 年 6 月 29 日（星期六） 晴

上午只是翻《十万个为什么》。买饭、做菜就花去一个多小时。午睡未成，胡老头即来扣门手谈。一周生疏，欣然应命。采用起首即绞杀办法，胜多负少。还是对手太软也。

晚上又有两三个蚊子捣乱。近来大便结得厉害，一日两三次，每次一点点。不知何故。

1963 年 6 月 30 日（星期日） 晴

昨夜蚊子，闷热，加以烦躁，服药几无效，大概近一点方入睡。六点半醒来，仍去小树林。只好移床，挂蚊帐。

么么上下午都来了，亲热得很。穿了件新衣，但硬要说“我在幼儿园穿了三天了。”幼儿自发的撒谎，意在表示她之爱干净（这是小妹的分析）。连吃二根糖，三个西红柿。仍听动物故事。会叠纸衣裤做成小人，还会叠小球，并变成“电话”，这是她的创造。小妹到底还是孩子，下午同她一起叠“电话”一个小时。小妹志愿是：实验女附中，六中，十中，均女中。语文很有把握，算术没把握，而第一志愿平均分在 98 分左右也。在班上女生中是第一，语文常第一。苗苗上午来复习语文。毕业考语文只得 76 分，他说平时都没下过 80 分。

夜读德国古典短篇《小顽固》，一首辣椒味的牧歌。

“汇报”又修改一遍。

么么见到墙上挂的梅花，“这是冬天快完的时候开的。”还记得我有次去看她时，桂花正开。幼儿的记忆实在惊人。

本月费用 56 元（吃 35）。

1963 年 7 月 1 日（星期一） 晴

昨夜十二点听七一声明：正式提出你在实行分裂。

服药后久久不能入睡。五点半醒来。

早餐后即去古[鼓]楼买菜，回来做菜。大胖十一点到。一个肉票买到二斤排骨，以之炖冬瓜海带，并蒸“唯一笋干”，又托人买饭。因大胖近一月不来也。

下午同去游泳。以蛙式连续游了半小时。测验 50m 侧泳，1 分 27 秒。劳卫制总够了。

约苗、妹晚上来吃饭。大概又忘了，甚觉不快。

1963 年 7 月 2 日（星期二） 阴

子夜后大雨，清晨方止。只好立窗口做功 20 分钟。又是一场及时雨。

发灼姐信。续读文学史卷一。二、三已毕也。

将“厨房”搬至北屋，电工很是帮忙。很像江南黄梅天气。

妇女大会之指挥棒导演攻击中印边界，实在是笨拙而无聊之举。

1963 年 7 月 3 日（星期三） 晴

上半夜没挂蚊帐，大概仍有一个蚊子吵闹，又只得再挂。做了一个回到长寿街的长梦。算、德、继哥等均在，长寿街甚是繁荣，有了工厂、楼房。算哥谓曾遇见一平江老干部，在长沙见过我，说我很“浮躁”，德哥屋内挂有长城内外远景示意图。

续读文学史卷三。下午游泳。12℃竟游了 25 分钟。上来后，皮肉半天还是凉的。

晚上为苗苗讲评作文到十点。主要问题是死板，重心不突出，语法毛病很多。老师一般认真。同小妹相比，苗苗很无聪明。

1963 年 7 月 4 日（星期四） 晴

昨夜又是反复弄到十二点后方入睡。六点起床。上午只是看了一节“Moscow News”。下午游泳：5 分、10 分，然后是 30 分钟游了 600m。水温 14℃，通身舒畅。5 分钟 100m，长距离也可坚持了。

躺入“棺材帐”（南下时发的军用帐也）中又是不能入睡，只好起来服药。将帐中吟得四句写下以纪今日 600M 之盛举也：

深水池凉泅者少，曾经沧海嫌池小。

来回十趟六百米，（三十分钟）费时两刻甘伏老。

1963 年 7 月 5 日（星期五） 晴

五点半醒来。只读了点文学史。上午补游泳裤，才想起一条新毛巾昨天丢在换衣室了。丢三拉四是改不了了。

今天程序是 10 分，30 分，25 分。600M 用了 29 分。游完五个来回时，几乎动摇。有风，小呛了点水。休息十分钟后游第三次，就完全是玩儿了，习惯习惯仰泳。归途在棋艺社遇胡老头，二局大小胜。

明天生活费不来，只剩下四毛钱了。

1963 年 7 月 6 日（星期六） 阴

昨夜不算很闷热，蚊子也只一、二，然心中烦躁，不得入睡。遂又自调，不愿服药也。

六点始醒来，迟迟未起，终未去小树林做功，罕有破例，特为记之。戒之。终日精神亦觉不济。

“汇报”又读一遍。

下午不拟游泳，骑车至梅姐处一谈。六老[104]曾告她，刘[105]曾找他谈我家事也。梅姐言六老甚关心我，谓四十多年轻，今后仍可为也。心甚感之。

归途经四川饭店买到烧饼 6 个，油卷一根，并食凉粉一碗，只一毛钱也。

1963 年 7 月 7 日（星期日） 晴

今天是七七，26 年了，世事也真是难以逆料。26 年后的今天，翊教寺两主人竟仍在京[106]，而其中之一竟如此闲居也！

昨夜睡前泻肚，今天又拉三次，大概是那碗凉粉作怪。只好多吃蒜瓣。

么么上午来，闹着要吃冰棒。两根始罢。问她姐姐考得怎样？“考得不好。”从哥哥问话得知。叫小妹来，也未见来。翻闲书，翻《青铜时代》。近日眼力又感不好，易觉疲劳。昨夜睡得尚好，但多怪梦。过了一个白天，一些情景现在还记得清楚。如老廖在“流放”队伍中，如延安西山之搬家也；又有藏人之朝南岳，等等。

---

[104] 六老：即李六如。——李南央注

[105] 刘：即刘澜波。——李南央注

[106] 1937 年 5 月李锐从武汉北上北平接党的关系，住在翊教寺。他当时的恋人、武大同学万国瑞（后改名杨纯），先他到北京，已住此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纯也调在北京工作。——李南央注

夜在门口下象棋数盘。

1963 年 7 月 8 日（星期一） 晴

晨五点拉肚一次。只好自服两次合霉素。但晚上又拉一次。

这两天都翻看《青铜时代》及《十批判书》，想得点知识。但多看不懂。仔细读查，又无此兴致。

下午仍去游泳。第二次坚持了 40 分钟，但未记长度，总在 700—800M 之间。归来仍到棋艺社一转，与人打杀一局，败北。

1963 年 7 月 9 日（星期二） 晴、多云

刚到小树林做功，即肚痛。仍泻。只好去医务室要了药。下午亦未游泳。特去故居，问小妹考试结果。原来是么么受了哥哥的骗。语文自觉考得很好，算术 12 道题错了半道。苗苗将去年高中考题全部做出，还多下 20 分钟。要他好好休息，不要过于紧张。从小妹处取来《风云初记》。开头几段有《荷花淀》的诗意，抒情气重，越到后面，越是松散，人物、故事均不集中，似一些断片凑合。作者叙述过多，人物行动过少。

1963 年 7 月 10 日（星期三） 晴、多云

早晨仍拉一次，肚稍痛。

快速看完《风云初记》，不成功的作品，作者尚无长篇功力也。

下午游泳，第二次游了近 40 分钟。有一青年游 5 分钟即累，对我之持久很觉诧异。不过像我是缓游者，也是独此一家了。

归途棋艺社观、战。让 5 子两局。高手之取势，稳扎稳打，与收宫之细。

接灼姐短信。

近日视力又很不好，非带[戴]镜不可了。给苗苗送表去，鼓励考试也。

中央十日声明，针锋相对，后发制人。赫鲁晓夫拼命强调顾国内之“一致”，不择手段争取主动，正见其拙也。

接灼姐短信。

1963 年 7 月 11 日（星期四） 间晴

昨夜在外乘凉，十二点后始上床。

六点起床。拉肚已停止。

仍读文学史卷一。午睡不成。下午游泳。第二次 40 分钟。归途手谈，好杀，让子也败。

1963 年 7 月 12 日（星期五） 间晴

拉肚已好。因观棋而影响晚餐（过晚），胃已觉不适。须加注意了。

读书很少。翻看 Moscow News。商场买饭。桃子 0.5 一斤，尚舍不得买也。买香瓜二个。

下午去故居，送蔡嫂香皂二块，并钱十元，她日内回河南老家探亲。蔡嫂来京十年，忠实勤恳，抚育么么，已如家人。目前只有生活费，表此心意而已。小妹谈暑期计划。这孩子有不少白头发了，大概也是我的遗传。又来我处下“五子联”，很是精明。

今日没去游泳。夜间将“汇报”送与老陈一阅。谈及苏联人心及目前控制甚紧，人们不敢乱说话了。蒙古人所谓爸妈吵架感觉。

1963 年 7 月 13 日（星期六） 间晴

仍是晚睡早醒。

续读文学史卷一。下午游泳，11.5℃，冷入骨头。坚持 25 〈分〉钟，甚为青年们赞赏。

大胖晚上来，留宿。明早返沈。灼姐复信收到。一点放[方]入睡。

上午苗苗来详谈考试情况，70—80 分。

1963 年 7 月 14 日（星期日） 晴、夜大雨

睡得很不安稳，断梦。五点醒来。送大胖。么么照例上午欣然而来，要到人定湖喝汽水。弄得拖板坏了，赤脚而归。正洗脚时，小家伙一个人又跑了。

近日视力不好，眼发胀，看书一小时都难支持。

1963 年 7 月 15 日（星期一） 晴

昨夜服药，睡约六小时。看完报后，眼睛疲劳得不行，戴镜子亦无济于事。只好上商场买肉六毛钱，又桃子一斤，尝一次也（0.35 一斤）。又吃西瓜一块（一毛钱）。

下午泳[游]泳，时间、速度、距离都是空前的：47 分钟，1100 米。游泳检查证丢了，在“招领处”取到，前次丢的毛巾也找到。归途在棋艺社与一中手对局，本是大胜之局，两三招走坏，变成败局。后门桥出了闯车事故，摔倒，肇事者逃跑。算是没受伤，只手擦破皮，车也没有摔坏。切记切记，危险之至。

1963 年 7 月 16 日（星期二） 晴

近来总要到十二点以后才能入睡。原因还是热与烦躁，而后者还是主要的。

视力仍不好，读书甚少。只好去商场买饭，遇见苗苗也在买饭（蔡嫂昨天走了），什么生活！小妹来下一阵五子联。

今天 42 分钟游 1000 米。到晚上，前额总觉板木，不知是否游泳之故。棋社与人对局三盘，均不佳，只一局胜一子。还不习惯围一群人指着，反影响自己原来计划。

1963 年 7 月 17 日（星期三） 晴

无事可记。游泳时遇大雨，雨中泡了 25 分钟，白珠沸腾，蒙一层水雾，雨打得张不开眼，当年在东湖尚未有此经历也。雨停后只游了一次 300 米。“检查证”今天真正丢了。

在棋社与人对局至八点半始归。对手平平，有一位尚不如胡老头也。

1963 年 7 月 18 日（星期四） 晴

上午大洗衣服、被单，并烫衣数件（整个夏季大概烫两次就够了），出几身汗。然后是做饭。中午仍未能小睡。昨夜曾自调，精力过盛（？）焉？下午听妇女代表团报告。从原则到细节，美、意代表的感觉甚代表一般中间分子：妇女也这样不民主，如此反华不赞成。分裂是贯穿于一切方面了。这次核谈

判如签订一个什么协议，则更可欺骗世人了。历史将如此曲折前进，实在是意料不及。

大便不通，吃辣椒所致？

1963 年 7 月 19 日（星期五） 晴

六点即到小树林做功。上故居看孩子们。见高音卧床，只好问了几句就回了。

视力仍坏。深水池洗刷，不愿在浅池挤，只好上棋社观战，并与人对局。晚上又在大门口下象棋到十二点。

1963 年 7 月 20 日（星期六） 晴

算是将文学史卷一读完。读《哀江南赋序》，第一次读此名文。“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因是想起西山 500 日[107]，庐山{会}后 300 日，又北荒 500 日，其痛、其苦、其悲、其哀，实无可笔述，无可言说也！

深池新换水，总在 13℃左右，仍坚持游了 900 米，约 38 分钟。错以为游了 1000。

1963 年 7 月 21 日（星期日） 晴

昨夜十二点后始入睡。六点半起床，只在门前略做功。

重读“总路线文”。“个人迷信”一段，我们读来是明白之至的。但写得简略，予人以曲解之机。

么么直到晚饭后始来（白天来了客人，又去北海划船）。“我的老毛病，要听动物故事。”摔跤的纸人儿，玩得很高兴。

又在门口下象棋至十一点。夜观英国片《罪恶之家》。揭开含情纱幕之作。轻松而严肃，平常而残酷。好片子。

1963 年 7 月 22 日（星期一） 阴、大雨

修车、理发。九点半到西板桥王家看两位老人[108]。刚进门即倾盆大雨，只好留下吃饭。王奶奶待如上宾，又是西瓜，又是买肉炒辣椒。两点半始归。

谈判公报，果如所料，留一线缝，门不关死。然而还是由我们提出的建议。王炳南[109]之局面也？

1963 年 7 月 23 日（星期二） 间晴

将“汇报”前半部改写，后半部没动。

昨夜到陈希家，提出前面要写得明确。似乎从习出了问题暗示要交待清楚。他不知当时详情也。

游了 1000m，花 42 分钟。看来不易加快了，而且游了约 100m 仰泳。在棋社观战，高手对弈，甚为过瘾。

---

[107] 指李锐 1943 年 4 月在延安开展的“抢救运动”中被抓至西山的保安处，关押 500 余日后始放出。——李南央注

[108] 李锐二姐夫王铁铮的父母。——李南央注

[109] 王炳南：（1908—1988）陕西乾县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 年赴日本留学，1931 年转去德国。1936 年春回国，做西北军杨虎城部第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统战工作。抗战时期一直从事宣传和与各国友好人士的联络工作。抗战后参加重庆谈判，任毛泽东的秘书。后担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副组长，参与对外政策的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政务院外交部办公厅主任、部长助理，1955 年任中国驻波兰大使，兼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第一任首席代表，参加了长达九年的中美会谈。1964 年回国任外交部副部长。“文革”后出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党组书记，后任顾问。

1963 年 7 月 24 日（星期三） 阴、阵雨

“汇报”抄就。再看几遍，就送出吧。

中饭故意吃得很饱。预报有雨，仍只好去深池。今天程序是 150，250，900，速度如前。遇大雨，想游完一千，最后时间也不够了。在棋社与高手“苏先生”对二局，让九子。因好杀，均败北。听了不少基本道理。与高手根本不能乱杀，只能真正有空可钻，方能动手。基本战术是“断”的问题，真正高明者实杀而未杀，自己占了也稳固了空。棋道真是无穷。

1963 年 7 月 25 日（星期四） 晴

昨夜上床后，十一点小胖来了。沈阳车因洪水不通。六点后始起床。只在床前做功一刻钟。

小胖远不如大胖知道世事，同他聊天主要在科技方面，很用思想，但有些钻牛角。夜晚扯为人的思想是物质活动而扯到十二点。他有一种危险倾向：人的社会属性被自然属性决定和支配，用生物的人来说明社会的人。提到古代人的大脑的“沟回”不如现代人，这样就会导致人种优劣论。这与他的对政治、思想不热心是相联的。他们学校的队长、指导员制度及人选的某些缺点，大概影响了他这种倾向的发生。资产阶级哲学中大概是有生物人来解释许多现象这一流派的。可惜我不熟悉，不能更引经据典来开导他。这是一个有才华，很用思想的孩子，但目前的学校教育不能完全解决他的问题。关于自由，他大概也有不少混乱的思想。

将“汇报”最后抄好。给灼姐信。没有去游泳。买饭、买肉、买西瓜一个招待外甥。十二点以后始上床。

李锐思想汇报 1963 年 7 月 25 日

刘部长并党组：

这个汇报还是六月初写的。现抄好寄上。请予审阅。

工作安排不知下半年能否定妥。

敬礼

李锐

七月廿五日

刘澜波八月廿日用红笔圈过，并注：送党组同志（李南央注）

李（葆华）8.27.签

杜（星垣）八、二七签

冯（仲云） 26/8 签

程（明陛）23.8 签

思想汇报

（一） 自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回京后，一年半过去了。在这个时间中，一方面较系统地读了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重读毛选和党的一些文件，加强学习，继续检查，反省自己的错误；同时，也积极设法整顿一下身体。由于视力衰退，书读得不多。报纸上的及有关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文件，则是仔细读了的，如列宁反修正主义的文件全部读了。可是记忆力很坏了，几乎随读随忘。因之，读书的效率很不高。

由于回来之后，一直等待部党组找我谈话；在北大荒劳动时，一九六 0 年写过一份相当长的“半

年劳动小结”（当时抄了一份请农垦局寄交党组，谅早已阅过），后来又写过一个“年终自我鉴定”，对自己的错误和思想都续有检查。因此，就没有想到要向组织写思想汇报。四月底，冯部长找我谈话时，提到应常向组织作思想汇报。这次笔报，仍先继续检查我在庐山的错误。

（二） 我在庐山所犯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反主席的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我当时参与的活动，干扰了党的正常工作的进行，严重影响了党的团结和党的路线。我不仅在小组会上发言，呼应了彭德怀同志对党发动攻击的信，而且同周小舟，周惠同志一起，作了许多破坏主席威信的议论，还同二周到黄克诚同志处活动，对抗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庐山写的材料和以后的检查中，除开交待了活动事实之外，我只是初步承认了这种错误，但在思想上对这一错误的严重性质及其危害的程度，远没有彻底的认识。经过六 0 年至六一年在北大荒的一段劳动，亲自经历了农村遭受天灾时所遇到的种种困难；这一年多来，认真学习了党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全部文件，才比较进一步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在五九年庐山会议那一严重的历史关节时，我是造成祸害的当事者之一，确是罪孽深重。然而在内心深处，又常觉得我那是一时性的错误，我并没有居心反党，我同彭德怀同志并没有什么关系；尤其觉得对于主席从来是五体投地，有的也只是某个具体问题上的意见。有时也就不免陷入某种个人的痛苦。今年三月刘部长找我谈话，说对我的问题不甄别，现不考虑恢复党籍问题。回来之后，痛苦了许多日子。因之，觉得在思想上如不彻底认清自己的错误，这种纠缠于个人的痛苦总不能最后解决，对自己的改造没有好处。

（三）这里先补一点以前没有交待过的事实：五九年七月廿三日后的一个清晨，主席收到我的一封信后，找我们四个人（黄、二周同我）去谈话。我走到主席住处时，正碰到黄克诚同志，他就对我说，“将你们那晚上的那些话都向主席讲了吧。”我连忙说，“我向主席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我没有将关键问题——七月廿三晚上在黄处同周小舟同志一起讲的那些对主席的坏话交待出来），所以现在找我们谈。那些话现在讲不得，千万不要讲。”当时我只顾掩盖自己的错误，将一个党员对党应有的起码忠诚，完全抛在九霄云外。当时还有这样庸俗的看法：主席正在“非常之怒”的时候，如果讲出那些话，会“火上加油”。还这样安慰自己：“等到将来适当的时机再向主席交待吧。”（实际上，如果这次真隐瞒过去了，以后就会一直隐瞒下去的）。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我品质之恶劣。这种投机取巧，对党造成了何等的损害。

（四）我在庐山所犯错误，最突出表现在毫无组织观念和纪律观念。自入党以来受过不知多少次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的教育。关于维护党的团结和巩固的统一，对党忠诚老实，是党员最重要的义务，关于自由主义的危害等等道理，平时口头上能讲一套，也以此教育过别人，可是实际上，对于这些原则我并没有切切实实，身体力行过。过去常犯自由主义，延安整风时，小广播的教训是没有接受的。近十多年以来，更是明知故犯，乃至认为“没有点自由主义人还怎么过日子”；所谓组织性、纪律性只是对普通党员的要求，而自居于“老家伙”的行列，可以随心所欲。因此，庐山的错误，在我决不是偶然的。

七月廿三日主席讲了话，严厉指出了会议中出现的主要危险倾向。作为一个党员，一个比较做负责工作的干部，即令思想怎样不通，也应当起码做到组织服从。而我却朝着错误的方向一步步深陷下去：先是同二周一起牢骚，对主席作狂妄的诽议；明知这种议论不对头，又同二周订约：“讲了等于烧了。”次一步是七月廿三夜同二周去黄克诚处，继续讲主席的坏话，同时向二周通风报信，将自己知道的一些不利于他们二人的情况告知他们。再次一步，主席想抢救我们，连续两次找我们谈话，并让旁听常委批判彭的会议。而我却如前面所述，不仅不向主席交心，还阻止黄克诚同志向主席将情况讲清楚。后来在小组会上，也是一直抗拒，避重就轻，不将关键问题及时交待。就是这样一错再错，不立即回到党的立场上来。直到最后，黄克诚同志在小组会上将情况和盘托出，我才被迫作了交待。

像我这样一个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意识、习惯、作风等等方面，同无产阶级党的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同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和集中领导，同这些保证革命胜利最根本的原则，天生就存在对抗性，是格格不入的。平时犯了自由主义，有些个人得失，往往是或者善于藏拙，没有被发觉；或者发觉受到批评，作点检讨而已；或者在整风运动时，举一两个例子，作点所谓“深刻检讨”，就都这样“过关”了。对于自己灵魂深处这种同党的组织性、纪律性的对抗，长期不予严肃看待，相反地，还自己骗自己：“服从组织，遵守党纪，这总不成问题。”终于，在庐山这样一个特殊情况之下——党正遇到困难，正要求全党高度集中、统一意志、维护党的团结和党的路线的时候；同时又有同我气味相投的人一起叽叽喳喳的机会，我的这种在组织纪律上的对抗性，就恶性地爆发了。给党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党也就不得不进行严肃的处理。

（五）我之所以犯这样严重的错误，总的说来，自然是顽强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所致。具体讲来，以下几点是比较根本的问题。

1） 地主家庭和资产阶级教育，对自己阶级烙印打得很深。过去却认为：我是自觉地背叛了那个家庭和那种学校，才来参加革命的。实际上，“一二•九”运动时，我不过是带着抗日民主的要求，带着“个性解放”、“个性自由”、个人政治活动的英雄心理等等同无产阶级不相容的思想意识参加革命的。在革命队伍中，长期以来，是个人意见第一，顽强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办事，不愿受约束；即使受了约束，也是身受心不受。二十多年来，从来没有真正认为有自我改造的必要，没有进行过真正的自我思想斗争——否定旧我，建立新我。延安整风时，思想刚开始触动，被关进保安处，从此反背上一个包袱：这样的考验我都受了，对党还有什么不驯服的。

2） 思想深处长期保留着“敢于抗上”、“不畏权势”等旧意识。对于组织观念强的同志，认为是“庸碌之辈”；对于自由主义厉害的人，则认为是“有才干”的。党和主席所称许的独立思考，按照自己的标准作歪曲的理解，即不是在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组织原则立场上来运用独立思考，而是自己随心所欲地独立思考。实质上，就是唯我独尊，也不重视权威。主席的威信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无价之宝；对于主席的爱护，就是对党的利益、对阶级和人民利益的爱护。主席曾经那样看重过我的“一孔之见”，奖导奢常，按理更应当兢兢业业，一心一德才是。而我却个人意见一受阻，竟放肆妄为到破坏主席威信的地步。

3） 骄傲自大确实是同一个党员的品德绝对不相容的。这是资产阶级的天性之一。我的狂妄自大，自以为是，不是随着党龄的增长逐渐克服，而是随着工作职务的提升日益发展。平时所注意的“不要自满”，也只是从保护自己出发，一种技术性的注意而已；并没有从实质上真正认识到，所谓个人的能力、才华，一旦离开了组织，离开了集体，就一钱不值，一事无成。过去常常自诩为没有教条，不“随风倒”，“能看问题”，这些都是一种狂妄自大或者与狂妄自大互相助长的东西。近十多年来，一帆风顺，真是飘飘然不知天高地厚。对于党的路线、政策、不仅没有过真正深刻的理解，就是历来有关文件，也常常是过目而已，没有好好学习过。

“骄傲和放肆必然会把自己淹死。”现在我才算是真正尝到了这口苦药。

4） 在党内讲究私人关系，个人感情。谁看得起我，谁了解我，谁重视我的意见，这是最主要的。按照自己的标准、好恶、佩服某人，轻视某人。总之，是将个人关系置于组织之上，将组织看成是某种个人关系的结合。“士为知己者用”，“朝廷有人好做官”，“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等等旧意识，旧习惯，都作为自己的“党内世故”。在庐山同周小舟、周惠、黄克诚等同志的来往，除开气味相投之外，也是这种旧意识在作祟。

（六）关于在庐山所犯错误，我当继续检查。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政治性错误。我不能说这是一时的幼稚，事实上是明知故犯的。不过，从我的历史、思想查看，我之所以犯这个错误，主要还是思想意识上的问题，我绝无其他居心，相信党也了解这一点。我在党内历史很简单，过去长时间在知识分子堆中做点文字宣传工作，在延安也没有参加过党史学习，读的书主要是主席著作的正面教材（《六大以来》两条路线的材料我都没有机会学习过）。所以从这方面说，我也确存在幼稚的一面。我同彭德怀同志从来无任何来往。我同黄克诚、周小舟、周惠三同志的关系，均如过去所作交待。在庐山接近，除开前述气味相投这个根本原因之外，也有些次要的客观原因：如湖南时在一起工作（上下级关系），庐山开会时同二周一个小组，七月廿三日前主席找我们三人（二周同我）一起谈过两次话等。在五八年、五九年历次中央的会议上，我同周小舟同志是很少接触的。这几年同黄克诚同志也没有过接触。说明这些，不是还想来开脱自己，而是再次讲清楚同他们的关系。

（七）关于开除我的党籍决定中所举的事实根据，四月底同冯部长的谈话中，我已将其中多数与事实不符以及分析过高之处，都作了说明。关于自己对待党籍问题的消极悲观思想，在一九六 0 年七月上中组部、部党组的信中，曾作了检查。我现在再次向党提出恳求，希望党仍能考虑我的党籍问题，将我留在党内改造。我是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岁的时候离开学校的，之后就在党内生活。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虽然二十多年来，我是一个桀骜不驯的顽子，但整个生命还是同党结在一起的。四年以来，在党外的种种痛苦，实非言语所能形容。“思想从严，处理从宽”，切切恳望仍能施之于我。我一定彻底认识错误，坚决改正错误，今后重新做人。

以上所写，很不深刻，还是点滴的东西。请党组同志审阅指正。

李锐

一九六三年七月廿日

1963 年 7 月 26 日（星期五） 晴

半夜梦呓，叫得巡夜的老徐在窗外招呼。五点唤醒小胖，六点火车也。

将“汇报”寄出。附言“工作安排下半年是否能定妥？”心中涌出一种复杂的哀伤，久久无以遣去。找出几本书置于桌上，读不下去，视力也哀伤。

下午深水池洗刷，只好去棋社观战，并与强手对一局。虽让三子，因贪杀而败，总是守不住“棋经”。

1963 年 7 月 27 日（星期六） 阴、阵雨

读哲学，翻什书。下午果然下雨，没去游泳。正晚餐时，么么兴致勃勃跑来。我说“爸爸正想你。”“我也想你呀。”唱“好八连，不乱花一文钱。”还有个针线包。搬出饼干盒，好饼干非吃几块不可。逼着讲了一个编的炸鬼子故事。只有几句就完了，“这不是故事，是话。”判断得真准确。只好又讲动物故事。披上雨衣送回去。小家伙实在逗人。

1963 年 7 月 28 日（星期日） 晴

昨夜睡足八小时。多久以来盛事。

翻《雨般秋雨盦》，原来“耳学”，大观楼对联等等，均从此出。

上午花了二小时买菜、肉，切菜、做饭、炒菜，弄得几乎不想吃了。下午游泳，14℃，40 分钟游

了 1000M。还不算太累。

么么晚餐时来，说明早姐姐有事，要我送她[110]。又认真告我：“姐姐买书撒了谎（大概即前几天向我要钱买的一本小说），妈妈说挣的钱是养你们的。妈妈哭了。”

夜在门口下象棋至十二点。

1963 年 7 月 29 日（星期一） 晴

早晨要送么么，只在窗口做功 20 分钟。小妹拿了蔡嫂的钱买了“安娜”，情况还没有问清楚。这孩子是有些自己的名堂，她怎么知道要看“安娜”呢？么么很懂事了，乖得很。记得二岁阿姨带到理发铺去过一次。妈妈打屁股，不肯午睡。老师说智力、语言很好，友爱、谦让也好，画画差些。

八点半到动物园，硬要我等车开才能走。几乎要扁嘴了。

下午只游了 600 米。昨夜睡得很不好有关。不愿坚持，人也较挤。

光头与哈里曼拥抱，真是做得出。也是“立此存照”。关于干部参加劳动，报纸宣传得很透。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兴华村体验很深也。

邻居特带“参考”与我，真是感激不尽。

1963 年 7 月 30 日（星期二） 晴

五点三刻即到小树林做功。空气也觉得特别新鲜。

莫斯科部分禁试协议签字，真正下水了。这样倒也好，形势分明，红旗、白旗、旗帜鲜明，人们便于何去何从。斗争更复什，困难增加，但也更能激奋人心，受到锻炼。

下午以 42 分钟游 1000 米。先游了 300，稍稍觉累。

晚上邻居来谈形势，嘴巴闭得太臭，乐于谈谈也。

1963 年 7 月 31 日（星期三） 晴

找到小妹，向我借钱买书事果然没有告诉妈妈。甚怀疑给蔡嫂的十元，她截去了。谈到爸爸对她有了不信任，不觉难过吗。这孩子鬼名堂多，需严加注意。

苗苗劳动回来，晒黑了点。买饭时碰到，不及多谈。

下午只游了 600M，有点觉累。与中午没睡成，不想游有关。碰见立波，他倒有不自然。呼呜！

报纸集中报导，甚为有力。看来从定稿到标题，有丰泽园的手笔[111]。声明完全撕破脸了。

1963 年 8 月 1 日（星期四） 晴

昨夜已经上床，苗苗同小妹来了。高音捎信，不要这个李小妹了，让我带。果如所料，开头既是“与你性情相近。”为了不难为孩子，没有回信，也没有捎讽刺话，只说现在生活与工作都没安定，敷衍一下。小妹很倔，窖口不开。原来借我的 1.4 元是为了买“安娜”。幸而离了婚，否则昨夜又将半宿吵闹。但仍服药。

今晨六点半始起床。只在窗外树丛做功。买来半条鲤鱼，剖鳞砍了左指。多年没吃过河鱼。

下午没去游泳。

[110] 么么在六一幼儿园入托，每个星期回家一次。幼儿园班车停在动物园前，需要家长到班车站接送。——李南央注

[111] 即毛泽东，丰泽园是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居所。——李南央注

郁[于]文来谈及做功提肛时，决不能使劲，否则有副作用，如头昏之类。我的头额发木发闷，想与做功不得法有关。

还是要读哲学。

自己动手修好墙上插销开关。用了试电笔，带电接线头，颇有点危险。

七月份用 47 元（给蔡嫂 10 元在外），用度最省的一月。

1963 年 8 月 2 日（星期五） 晴

睡六小时。读《马克思主<义>根本问题》（普列汉诺夫）。此书 1937 年即出版，至今始一读。又翻培根文集。颇有写类此什文念头。如论恋爱，夫妇、朋友、痛苦、会议、疾病、批评等等，还有斗争会之类。也是藏书而已。

上午的时间总是为口食而不得不中断。十点半以后就要当厨司、采买了。

深水池又刷洗，只好到棋社观战二小时。近一周未去也。

接灼姐信。

1963 年 8 月 3 日（星期六） 晴

仍睡得不好。视力也不好。读书半小时即不能支持，而且离不了镜子。

下午游泳，12℃，奋力坚持 1000m。有青年们好奇来问：“叔叔，你游了多少？”极表惊异。还有人请教，“为何这么大本事。”告以坚持下去，即可成功。

么么来过一次，我未归。晚上又来，悄悄说，“爸爸到屋里去，讲件事。”问她则是星一不回去，要住几天，在我处吃午饭。满额头痱子，简直不像她了。大概热得可怜。小妹来，方知尚未定。小家伙是很想住在家里的。

1963 年 8 月 4 日（星期日） 阴、大雨

昨夜自调入睡。六点半始起床。在窗外树丛做功。

下半夜下雨。下午真是倾盆大雨，多年不见。

么么上午来听故事。小妹通知，要住几天了，在我处吃饭。

邻居借来一本《文史资料》，下午一口气翻完。有蒋介石整龙云，入川等篇。颇为精彩。

1963 年 8 月 5 日（星期一） 阴

昨夜服药，睡得尚好。小树林已成泽国，青蛙欢叫，人们只能在边沿区活动。

高音一早送么么来，云小妹不可靠。小家伙不好对付，盖无一刻能安静也。

骑车带上商场，排队买肉时，就一人跑到外边抓虫虫去了。又要做饭，又要讲故事，不然就往家跑。粉条炒肉吃得很高兴。要吃馒片，不吃米饭。

深水池被大雨冲脏，今天又刷池，空跑一趟。

读完“根本问题”。赫集团报刊攻我者，翻来复去似乎只是这样几条歪曲的东西：以亿万人毁灭换世界革命；要个人迷信；什么草鞋和清水汤而已。

1963 年 8 月 6 日（星期二） 雨

整天都在下雨，如南方梅雨天。

上午么么同她的小朋友来玩，打着小伞，以主人自居，还回家取玩具。“今天有田鸡，不在你这儿吃饭。”

视力很不好，简直读不成书，写这几个字也是模模糊糊。

下午和晚上，胡老头乘阴雨天凉，连战若干局，已不让子。而我败多胜少矣，不过仍小败大胜。

1963 年 8 月 7 日（星期三） 雨

零零碎碎又下了一天。总能睡约六小时。

为何视力如此之差呢？带镜子仍看不成书。

么么时来时去，带着她的小伞。炉子灭了[112]，在我处晚餐。只有一个咸鸭蛋，也吃得很满意。很喜欢吃冬瓜。难道也是遗传？小妹一早来告，录取了女十中，第三志愿也。大概算术只 90 多分之故。实验女中总在 98—100，标准过高。

日本原子大会中，苏方甚狼狈。在群众中必然趋势也。

1963 年 8 月 8 日（星期四） 雨

昨夜又下了一整夜。河北平原洪水为灾，火车已不通。太行山洪冲向漳河，滏阳河，滹沱、小马等河。报载“特大洪水”（百年一遇？）何时能解决暴雨问题！

下午又倾盆大雨，整日不停。上午趁雨小时去买了饭，发琬、灼姐信。

开始读“战国史”（杨宽著）。

么么告我今天立秋，她的政治常识颇为可观了。知道卡斯特罗，看照片簿时，见列宁塑像即知为何人。“皇帝是最坏最坏的。”动物故事快讲完，只有讲“民间故事”了。

读书困难，只好约胡老头手谈，四点至十点。今天战绩较好。仍是不能攻守兼备，大违棋经之道，强攻而不自补。

1963 年 8 月 9 日（星期五） 阴、雨

昨夜整整一夜倾盆大雨，24 小时内|达|市区达 318mm，附近有些楼房已进水。人们只有踏水上班。人定湖水溢漫到后边马路上，孩子们说有鱼跑出来了。

么么来午餐、晚餐，开始乱淘气了。用脚踏脏床单，吃人家给的糖豆，而且说哥哥、姐姐、妈妈都给买过，说得活灵活现。苗、妹来一问，原无此事。小孩子的自发说谎，无办法之事。

胡老头仍来手谈。胜多。仍是强攻之病，贪杀自误。手谈之后，必服药上床。阴雨天手痒疹泡又大发作。但还未起手腕皮炎。

1963 年 8 月 10 日（星期六） 晴

居然有“天晴了”之感。阴雨以来只能站在窗口做功，其他活动均停止。

带么仔骑车上街。先绕人定湖一转，水已全退。跑了五家肉铺，才买到一斤肉，价仅一元，颇为

[112] 蔡阿姨回河南探亲，由我负责做饭。晚上常常封不好蜂窝煤炉子，将火封灭。天气潮，炉子很不好生着，因此常常不能按时吃饭——李南央注。

意外。决心买白兰瓜，一个 0.8 元。又是做菜做饭，还得讲两个故事。用了团粉炒粉丝肉，三个孩子一起午餐。么仔简直不吃饭了，“菜好吃呗。”奇怪，小家伙吃不惯白兰瓜，最后连红壤也不吃了。

恐深水池不净，下午没去游泳。翻看《敌后武工队》，广播听起来颇有意思，人物语言大同小异，歇后语连篇，故事而已。此类小说大概宜于说书人用。

1963 年 8 月 11 日（星期日） 晴

小树林还很潮湿泥滑，还有孩子在洼地捉小鱼。

走马观花地翻看《敌后武工队》故事。洗衣，擦地板。么么一天没来。下午游泳 12℃，100+200+600。第三次因肚略痛没再坚持。呛了二小口水，也不舒服。人多极了，“检查证”又丢失。

归途在棋社观高手对局，始终纠杀。

上午许大铮曾来手谈，让四子，仍大败也。

接琬姐信，已出院。

1963 年 8 月 12 日（星期一） 晴

仍读“战国史”。

下午游泳，100+200+1000，人多，但未呛水。小妹同去，教她仰泳。归途在棋社与人对局，四盘均胜。

1963 年 8 月 13 日（星期二） 晴

睡足六小时。小树林做功。九点到美术馆观油画、雕塑展览（美院研究班）。印象深者有“信天游”，“在激流中”，“访贫问苦”，“三千里江山”等。“信天游”当然令人想起延安，想起四五年走到张家口一路情景。画，总得富有诗意才能动人。“三千里江山”也有诗意。过去对雕塑无大好感，这回的“瑞雪”，“山间小道”，“耕”等，印象很深，这是真正的石雕，石雕与泥塑的价值应当是大不相同的。云岗与龙门何等气魄与何等技能！“延安”边上那幅，主席背影过胖（延安与现今不同也），显得假。头发？八角帽？也分不清。远不如“老农”之真切。可能也是模特儿之故也。

又吃了一天挂面。外出只花 0.16 吃了西瓜。几乎想买“史记”，幸钱带得不够。

夜与胡老头手谈到十一点。2:2，胜 30，6 子各一局；败半子，五子。杀得过紧，杀不成时，未及早收兵，收官吃亏也。

下午游泳，1000 米花了 43 分钟，也许多游了 60m。

报载体院一老师得 1500m 冠军，爬泳，只用 24 分多钟，赛过青年。体力充沛，常游万米，真是奇迹。

1963 年 8 月 14 日（星期三） 晴、夜雨

昨夜服药，睡 6 小时。仍读“战国史”。

下午游泳，次序仍 100+200+1000，1000m 花 42 分钟。青年们比我快多了，而且甚累。

夜与胡手谈两局，一胜一败，败局本是大胜之局，因攻前自补不够，大教训也。

1963 年 8 月 15 日（星期四） 晴、夜阵雨

昨夜一阵狂风大雨，小树林中好多树都被刮倒了。

评苏联八月三日声明，听两次，晚上又读一次。理直气壮也。1959.6.20.撕毁原弹事，当时在庐山还未通知，赫之与美妥协，蓄谋已久。邻居晚上送参考，与之谈及赫光头对斯大林的好处——对敌斗争之原则精神全部抛弃，其大国主义，强加于人等等，则又过之。我们的声明还是语重心长，劝其谨防上当也。事实教训，估计不要多久就会来到的。

下午游泳，1000 米花 40 分钟，无法再快了。前 300 米则约 11 分钟。

寄琬姐信，劝她作长期修养打算。

1963 年 8 月 16 日（星期五） 晴

上故居看苗、妹。苗苗尚未发榜。小妹今天生日，买了一些新书，中午出外吃了午饭，很高兴。我则黯然也。

仍读“战国史”。合纵连横，朝秦暮楚等成语之确切，二百多年的混战，时敌时友，时战时和，宰相、将军各国可以互换互用，具体情形有些难于设想。史书关于兵力，战争规模等总难令人相信。各国有兵 30 万—100 万不等，一次可杀死几十万人等等，都难以置信。当时生产规模，如何能解决后勤问题？

中午睡着了一阵。有些肚泻，没去游泳。

晚上胡老头来手谈，仍败一局。刘姓老头又送来好茶一壶。

1963 年 8 月 17 日（星期六） 晴

昨夜又是长梦。梦中人有宗彦[113]，鸭公。待我如故也。还是平日幻想所致。

续读“战国史”。用字典看 Moscow News。

深池换水，游泳扑空。只好至棋社观战。

夜听足球赛，攻势一边倒，3:0。观众狂热。印足亦是强队。凡事以守为主总非上策。

1963 年 8 月 18 日（星期日） 晴

睡到六点半始醒来。没有去小树林做功。

么么没有来，大概是外出吃饭了。上午许大铮来学棋，四点以后胡老头来手谈。只有一局失利，余皆胜 10—20 余子不等。已锻炼不再悔着。这是手谈原则，此病要痛除。

1963 年 8 月 19 日（星期一） 阴雨

么么早晨过门一亲。蔡嫂于前日归来。还念着没来看爸爸。

读“战国史”若干页。下午手谈，大胜小败，还是观察思索不够，着子过急，而且还有大活大胜之局，两眼似乎看瞎，而变成死局。小处仍有“把着”。

[113] 宗彦：余宗彦。延安时期与李锐同在《解放日报》工作，任该报国内版、评论部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李南央注

1963 年 8 月 20 日（星期二） 晴

昨夜不到十点上床，随即入睡。今晨近六点始醒来。多久以来未有好睡。

苗苗兴奋地来告知已接第一志愿录取一中。同他谈了一阵今后学习的问题，还是愿学数学。

午饭后胡即来鏖战，大胜几局。又让二子二局，一局功败垂成。胜利之中，一着不慎也。手谈竟如此酷似生活。仍读历史。

1963 年 8 月 21 日（星期三） 晴

昨夜仍睡足七小时。

上午上古[鼓]楼理发，修背心。原想打算买过一件，又作罢。此件仍 1949 年云樵路[114]所赠也。修补之后还可对付一二年。买到鲜鲤鱼一条，0.76 一斤。

下午游泳空前纪录，先游 300m，继之 1500m。前 1000 用 39 分钟，后 500 用 20 分。虽是老牛漫步，青年却无一奉陪。右腿弯的叉伤曾有隐痛，今天又感觉，还无甚大妨碍。自觉腿的后蹬力强了。

过棋社与胡老头对局二盘。又是大胜之局，一着之误（不自补），教训不已。狠杀对方之时，必须再三检查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1963 年 8 月 22 日（星期四） 晴

昨夜究竟甚感疲劳了，却不能入睡。只好又起来服药。

读完“战国史”。下午张老来手谈。不知何故，随意乱走，25 分钟一局，连败四局，仍让五子。实在不成话。游泳也耽误了。

晚上近十一点大胖来宿。谈到珠珠[115]恋爱事及小胖之思想问题。这一代青年的教育，确实是件大事。灼姐带话，一切服从组织，尤要心服。

1963 年 8 月 23 日（星期五） 晴

上午教大胖走棋。下午同去颐和园，划船伴我游泳。南北岸游了一个来回，尚不觉累，了一心愿。比在深水池脸盆中舒畅得不可比拟，真为蛟龙入海。湖中游的人也不少，人们何等欢乐呵！稍有风浪，顺风时就快多了。

1963 年 8 月 24 日（星期六） 晴

做了许多幻想好梦，公之如何开恩之类，说情之人甚多。有连写之梦为重归旧业，还我山河也。

可能是昨天究竟累了，也可能是见此脸盆似的深池生厌倦，今天游泳甚觉无力也无兴趣。下水三次，只一次游了 300M。练了几次快游，头仍在水外，30 米用 45 秒。如极力快游，蛙式百米也得三分钟。

开始读李剑农的《宋元明经济史稿》。晚上胡老头来对局三盘。吸收过去教训，沉着应战，记住棋经，攻守兼备等原则，终于大胜二局，平一局。平局在应错一子！否则也是大胜。尤可贵者，未把一着。

[114] 汉口云樵路是范元甄娘家。李锐 1949 年南下长沙先过此。——李南央注

[115] 珠珠：李锐二姐李英华的长女。在大连工学院读书。文革中被分配去贵州的三线工厂。文革结束后调到浙江水利勘测设计院作情报资料工作。——李南央注

1963 年 8 月 25 日（星期日） 晴

六点半始起床。只在窗外短短做功。

么么上午来了。买来的一斤苹果，好的没舍得吃，看着她吃了一个。讲动物故事三则始离去。

下午和晚上，胡老头均来手谈。曾败二局，三、五子，都是走了错着之故。

1963 年 8 月 26 日（星期一） 晴

仍读史书。今天为各游泳场结束之日，没有去游，有始而无终也。因深池水已大脏。今夏游泳有大收获，抬头蛙式，可谓已经毕业，如不讲速度，坚持一二小时也无问题。廿五日在颐和园之南北岸来回，是一大检阅。即无船尾随，也操纵自如，并不胆怯也。只是专习蛙式，侧式荒疏。但也无甚关系，因侧式究竟不宜于持久与辨别方向。

晚上胡老头仍来手谈，竟至十一点。四局中大胜二局，中胜一局（16 子），败一局（7 子），乃已败而强行，不及早收兵，争取活子之故。

1963 年 8 月 27 日（星期二） 晴

续翻读明清史料书。朱元璋是完全靠重刑治国的。

天气闷热，晚间尤甚。

1963 年 8 月 28 日（星期三） 晴

终日闷热之至。读书不成，只能随手翻翻。

夜胡老头来手谈，战斗不利。

1963 年 8 月 29 日（星期四） 阴

昨夜几不能入睡，只好起来再澡身，并服药。晨七点始起床。

天气转凉，能读书矣。大胖来晚餐。郁[于]文来下象棋。三天以来喉头感痛，有痛，似感冒症候。也许因体质增强，感冒不成也。

1963 年 8 月 30 日（星期五） 间晴

半夜黏痰甚多。含甘草片，大喝开水。感冒可逼退。

翻读什书。上午仍骑车上古[鼓]楼送毛线（修理背心用）。每天的活动应予保持，并坚持冷浴。

1963 年 8 月 31 日（星期六） 阴

仍整夜、整日黏痰。略感疲倦。

早晨照常活动。翻看《梦溪笔谈》，《乐律》等则跳过也。有兴趣的还是“人事”等类。孙之翰非砚，晏殊讲实话，都有深意。

清理一月报纸。本月用费 52 元，口食总在 40 元以上。日为三餐，餐后睡觉，如此而已！多久以来，麻痹状态，甚至连书也不想读。只余对弈，暂以忘怀。

1963 年 9 月 1 日（星期日） 晴

大胖特来，同观曹雪芹纪念展出。内容甚为丰富，惜观者拥挤，不能随意细观。康熙，雍正批奏，衣服、器用，居室部分等印象很深。这个展览可出一图册也。

在珍奇馆午餐，家乡豆腐尚不及六铺炕食堂。餐后又观泥人张。实际不如宣传。艺人不习解剖，人物多如照相，大多头小身长，京戏粉彩翻版而已，实远不如石湾陶器（遇蒋齐生，他的评语，我亦同感）。归来极累，喉头大不舒服，担心感冒发展。

么么六点来，听了一个故事，大概回去传话“爸爸病了。”小妹特来问要不要送饭。

1963 年 9 月 2 日（星期一） 晴

睡得尚可。早晨没有去做功。将北窗关住，风不对流，黏痰即减少。

终日未出大门，看《儒林外史》。感冒似已顶过矣。

夜听中苏篮球赛，输 5 分。看来还在投篮不如对方之准，投篮次数可能超过也。

比共省委决议，是欧洲一个缺口，真理总是同水性一样，是堵不住的。

1963 年 9 月 3 日（星期二） 晴

早晨做功，而且下午洗了冷浴，感冒顶过，再补它一下，看情况如何。

读完艾地报告，对印尼情况有大致了解。问题还在武装，必须掌握若干，方能立于不败。苏加诺应使之接受卡塞姆教训。印尼情况是很复什的，确定目前仍为半殖民地性质，这点甚为重要。但党的几年计划，似乎放在静止的课堂式教育，而没有强调各种实际斗争，也许是有所顾忌？教育还是要从斗争中所得才解决问题。文化还不是第一位，书本理论也不是第一位，否则党就是一个讲授马列主义的学院而已。

1963 年 9 月 4 日（星期三） 晴

仍坚持冷浴。感冒似乎尚未过去。有一种需要振作之感。刚继续摘记哲学，报纸来了（详读巴西、美国文章。后者分析得很准确，难怪引起莫斯科之恼怒和害怕）而中断。

全部鞋、布票交蔡嫂。床褥恢复冬装。

1963 年 9 月 5 日（星期四） 晴

感冒捎尾阶段，鼻涕多，疲劳等现象。冷浴停止一天。

上午大洗衣服、床单、窗帘等，花了二个小时，弄得很疲乏。

整日读报。法共、比共《火星报》文章写得很好，文章也不八股。《火星报》之名也好极了。意共短信也透露了好消息。看来西欧的缺口已经打开，这几天又是一个反修高潮。

《儒林外史》看了大半，有些看不下去了。结构太松，有些讽刺显得浮浅。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只讲了肯定的主要一方面，而没有触及许多缺点。

手痒炎症仍在发展，一年闹两次，以后就麻烦了。

1963 年 9 月 6 日（星期五） 晴

六点即听《分歧由来》全文。后又从报纸细读一过。“余地”大概不多了，有者当亦细节。无此事

实全面揭露，连我也曾有“过程不明”之感。“公然表示支持反党分子”，听至此毛骨悚然，罪孽大矣！应当彻底检讨，“错误严重”，还是一般认识。

下午上古[鼓]楼购物，以代运动。高音送来孩子夏天照片数张，大概是报答布票也。

买《文学评论》，读俞平伯十二钗描写文。真是红楼梦专家，就当日作者和当日之书而娓娓论之，一丝一扣，入情入理。

仍冷浴。

1963 年 9 月 7 日（星期六） 晴

恢复读英文。下午劳动两个多小时，切了三斤红辣椒，装了两瓶。想起虎林生活，做了十多斤辣椒萝卜准备六一年过冬也。走时分送与小于与王医生。他们今年的生活当大大好了。北大荒有极好的名誉，可是远处的人们谁能知道绝大部分人是不安心的呢？希望那里的人们现在能大体安定下来。

1963 年 9 月 8 日（星期日） 晴

昨夜服药后始入睡。六点半始起床。在窗前做功。

星期天，人们熙熙攘攘，进进出出，我也静不下心来读书。么么上午来混了一个多钟头，升了中三班，穿起了小妹的海军服。日子过得真快，还清楚记得小妹穿这件新衣时的高兴劲。那些动物故事，哪个讲过，我一点影子都没有，她却能个个说个大概。哥哥姐姐都上学校排节目去了，“妈妈带我到人定湖划船，买了一包糖豆，叫我上爸爸这儿来。”

下午翻红楼梦研究资料，这是最不费脑子的书。

1963 年 9 月 9 日（星期一） 晴

读英文。翻阅明清史料，还翻草字，也就消磨一天。近来常想到所谓痛苦的内容，怎样排队呢？我之一生倒颇可为此略略自豪，编年史：儿时的挨打生活；打肿脸充胖子的借债卖物度日；寡母的流泪；1937.7.6.—13 的北平一周；济南的当众受刑；1942.12 月以后 1943.4—1944.6 月的一年半“冤狱”；然后是离婚的一年，所谓爱情的最大幻灭；然后是 15 年逐渐发展的可怕的无可休止的吵架生活；59 年的事变；1960—61 北大荒的生活和饥饿；61 年至今的寂寞独居。虽然肉体（包括肉刑）痛苦微不足道，（但长期饥饿也是不易经历的）；属于精神的，则一应俱全。可以像培根一样，写一篇“关于痛苦”，第一句话似乎都想好了：“肉体的痛苦是可以言传和有止境的，精神的痛苦则往往难以言传和没有止境。”

金老头又送来一壶好茶。

1963 年 9 月 10 日（星期二） 晴、雨

读英文。下午胡老头来手谈，各有胜负。老毛病不改，过于用强，不是攻守兼备，错着也多，过快，不多思考。用心之局则必胜。

夜听话剧《夺印》。

1963 年 9 月 11 日（星期三） 阴

九月七号 Moscow’s News 有整两版苏联专家回忆在中国的“Like friend and brother”，内有 Kornew 一小段，从照片可以判定。只说到成打的工业设计，没说明是水利。说是 1959 年下半年对专家态度大

变，其原因是“pressure from above”，又说人民对他们还是友好的。他真的以为领导和人民在中国也能分开？写完上面几句，才突然想起科尔涅夫是水利部的专家组长，原来还同斯托波夫弄混了，科尔涅夫也是极熟的。

上午上古[鼓]楼取毛背心未成。上书店，终于经不住引诱，买书 4.5 元。归来一口气看完何香凝的《回忆孙中山和廖仲恺》。写得甚有感情。夜读《李自成》，作者用了大功，将历史写活了，使人有亲历其境之感。人物、语言、场面都好，材料排比上比李劼人更妥帖。这部著作当如水浒、红楼，永代相传。

1963 年 9 月 12 日（星期四） 阴

五点四十分起床。早晨小雨，仍去小树林做功。

读《李自成》，一卷上部已毕。晚上开始下卷。

胡老头曾来手谈。精力不集中，败了几局。

1963 年 9 月 13 日（星期五） 晴

昨夜看《李自成》到二点。六点半起床，没有去小树林。房内做功。并听斯大林问题广播，揭光头之底，十月革命时尚未入党，此篇当最能引起世界人们关注。

看完下卷。下午将书还与书店。

夜手谈三局，败二局。服药上床。

1963 年 9 月 14 日（星期六） 阴转晴

洗毛衣三件。晚上补好，又可对付一冬了。

晨七点始起床。

上午摘抄哲学。下午胡老头来手谈。让子与不让均大胜，四局。最后一局输三子。关键还在多想，找人家弱点，更要找自己弱点，该断之处必断，勇敢而谨慎也。

开始读英文《名利场》节本，英汉对照，有好处，也有坏处。

1963 年 9 月 15 日（星期日） 阴

完全是秋天了。室内总在 20℃。开始穿毛背心。

几乎七点始起床。么么上下午来转了一下，因家中有客人来，新鲜和兴奋，不愿听“动物故事”了。

从书架上取下《三国志》，诸葛亮传没有读完；又取莎剧 12 卷，只读完关于莎氏的一篇介绍；又找笔记杂书；等等。最后取出《丘吉尔回忆录》。此书多年想翻，没有翻过，于是翻看一下吧。

1963 年 9 月 16 日（星期一） 晴

看完“邱录”第一卷，这是一个完全成熟的资产阶级大政治家。英国雷达在战前的发展，同他有关。

么么耳朵要烤电，得在家住二周。上午突来，要在我处吃饭。只好骑车带到商场去买饭，结果又还是要吃馒头。买的一碟干炸鸡块（质量很坏），小家伙悄悄对我说：“爸爸，我告诉你：我同妈妈在古[鼓]楼饭馆中吃过。”每逢么崽讲这类生活琐事，总易引起一种伤感。这个孩子何其不幸。

下午眼力实在不济，只好烫衣服，出了一身小汗。

1963 年 9 月 17 日（星期二） 晴

晨六点即到小树林。近来活动量增加，原地跑步达 10 分钟，最后做 20 次俯卧撑，共约 55 分钟。小腿肚觉得有点胀了。

么么一早就来，在人定湖玩了一小时。为了打鱼，水几乎放干，湖面就很难看了。同管公园的人闲谈一阵，建议明年开放游泳。

开始读“邱录”第二卷。

下午胡老头来手谈三局，2:1。让子一局不慎输了七子。

夜观墨西哥片《躲藏的天堂》，极有意思。

1963 年 9 月 18 日（星期三） 晴

今天是 918，广播中有一首歌曲予以纪念，报纸则一无表示。我却记起了当年在岳云时的少年愤激，读田中奏折时的满腔热泪。

么么来，几乎混了一上午，最后只好带她骑车去买“牛奶葡萄”作一结束。

下午又将《赤壁之战》拿来，硬要讲这个曹操的故事。“我就是喜欢听打战的。”小家伙有她自己的判断：妈妈的话一定要听，家里只有她工作了。“爸爸，你上过学校吗？你还没有上班，你还没有工作。”以此之故，爸爸当然就不如妈妈远甚了！

两天前的一碗剩饭馊了，仍炒了吃下。这倒是 60 年来养成的好习惯。但心里一直不适，是否会坏肚子。

“邱录”甚吸引人，材料丰富，写得生动，事情都是熟悉的，增加许多知识，主要的在了解一个最彻底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立场和权术。当代一切国务活动家，尤其是搞外交的人，实应一读此书。

已穿上薄毛衣。

1963 年 9 月 19 日（星期四） 晴

续读《丘吉尔回忆录》。下午手谈，互有胜负。“把着”之病仍未根除。

夜邻居来谈国际情势。苏联向加拿大购小麦五亿美元，农业没有过关，而大吹牛，垦荒问题，这是赫氏国内失政之一。

1963 年 9 月 20 日（星期五） 晴

活动量增加之后，无大异样，小腿肚胀痛已消。近来睡觉亦好，四点醒来后也能再睡着。

上午上古[鼓]楼理发，买猪肚一个（好像多少年以来未尝此物），葡萄酒一瓶。后者受报纸宣传，为玫瑰香纯汁酿成，颇有自款之意。46 岁的孤寂汉也。

“邱录”二卷读毕。此人似乎尚健在。

1963 年 9 月 21 日（星期六） 晴

灼姐来信，已经上班，精力尚能支持。谈及视力与肝功能有关。

“丘吉尔”第二卷读完。回忆录应属于最有价值的一种史料，虽有观点、立场问题，但材料是第

一手，读来令人亲切。

下午么么来，要带她去看《碧海丹心》。但小家伙究竟有些坚持不下去。八一厂演兵是到家的，田华也在水平之上。

1963 年 9 月 22 日（星期日） 晴

起得稍迟，只在窗前做功。

小孩完全有自发的撒谎。么么回家说爸爸要我带饭去吃。她突然吵着要回去吃饭，却变成如此说法。上午带么么上商场买哨子，大概向往很久了。下午带小妹骑车上街转了一个多小时，准备开始骑车上学。苗苗练习国庆扭秧歌，半夜才回来。这些就是现在青少年的革命热情的一种表现方式了。

晚上停电甚久（一部分线路保险丝坏了），情绪很不好。

1963 年 9 月 23 日（星期一） 晴、阴

邻居送来本月“参考”，几乎看了一天。古巴没有签字，原因大概就是最近受到的空袭之故。肯尼迪在联大演说时，古巴代表全部退席，此举倒是明确。

该收藏的夏衣今天洗毕。自己动手，将窗玻璃用坭子泥好。去年请修理工帮忙，说是旧的泥不上，也信以为真。凡事只有亲自动手才能得实证也。

新闻广播访问新安江（正装第四台），恍如隔世。第二个五年到三个五年，我是如此度过的。我好像一个在后方医院养了几年伤的士兵，突然听到前方传来的炮声。

1963 年 9 月 24 日（星期二） 晴

五点醒来。六点即到小树林做功。运动量增加之后，上午亦不觉过倦。今天第一次跑步到小树林，以后拟坚持下去。

“丘吉尔”第三卷读完。主要写海战，也增加知识。最重要的还是慕尼黑前后的形势。邱氏原书只写到 1940.5 张伯伦倒台，据说由他儿子在续写，但未再出版。

下午胡老头来对弈，总是粗心，竟连死子不吃，反被咬出大块。总是胜败之心过甚，还有刹那“走火”。切戒切戒。

夜从头到尾听一次《抓壮丁》，为四川话而听也。方言中最有风趣者是蜀语。

1963 年 9 月 25 日（星期三） 晴、风

读了一小时英文。《丘吉尔回忆录》全部看完（附录基本没看）。此书终于张伯伦下台，邱上台，最后在议会倒张风波中，邱挺身为张辩护，真是老奸巨滑，使张不能不推之为继任人选。以后的五年没有出书，可惜得很。

天气很凉了，毛衣已不能再脱。

晚上仍坚持冷水擦身。

1963 年 9 月 26 日（星期四） 晴、风

五点半起床。近来甚少失眠。

上故居取冬衣。么么前两天曾发烧。

读英文。下午眼睛简直不行了，又疲倦又模糊，只好将两条裤子烫就。

晚上胡老头来对局二盘，不让子者我亦败三子。原因在狠杀时，自己有漏洞，同时收官大意。

上午听南斯拉夫文章。这一反面典型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1963 年 9 月 27 日（星期五） 晴、风

资义不能和平过渡到社义；社义却可以蜕化为资义。其故安在？1、社义原来国家政权控制严密。2、蜕化的领导集团有过“革命”本钱；3、马义的招牌仍能迷惑人。4、帝义集团的收买。5、其他蜕变者的支持。这是当代最严重的问题。

么么上午来玩，仍带去商场购物。下午只能翻点什书，视力不好。

给安林电话，决心将全部画册，字画搬回。回来两年没有去取，这回也许搬回后，又快“工作”了？

上故居取物，无意翻到三峡争论材料，感慨系之。

1963 年 9 月 28 日（星期六） 晴

昨夜睡得甚好。五点醒来。六点前即到小树林，是第一个人。

九点雇一板车到安林家搬回这一大柜子。安林父子帮忙，感谢不尽。回来将“六分半书”挂上，又换上张君度等画，四壁焕然一新。但故居生活如入眼底，不禁又感伤起来。

下午胡老头来，三局均败，空前未有之事。

夜邻居来谈三门峡，严重情况。如果真成悲剧，我也是有责任的。虽然当时曾明确谈过根本问题在水土保持，黄委会应全力以赴，而不应管三门峡工程，可是当时有什么办法呢？

1963 年 9 月 29 日（星期日） 晴

昨夜失眠。起来服药后，午夜后大概入睡。六点半始起床。

上午仍整理书画柜。请金老头来观字画。说板桥字当是中年所写，对龚半斤山水也不甚欣赏。都合我意。匆匆吃过午饭，即骑车到北海听讲围棋中日对局（陈祖德胜杉山九段半子），纠杀很剧烈。陈走得有特点，无俗着，妙手不少。下一局是沈某对业余六段，沈胜，白棋软手，败着甚多。容园主人亦来观棋。散场时，特打了一个招呼。

夜张老来，仍让五子，三局均败。走得急，有败着，两次胜局变败局。

清理书架，到十一点后始毕。

1963 年 9 月 30 日（星期一） 晴

昨夜睡得不好。六点半始起床。后去小树林。

机关配给一斤半肉，逼得我“过节”。特去商场买了 1.2 元水果，准备招待孩子。

上故居送月费，只看见小妹。她明天参加少先队，六点多即集合。我倒是想起延安的生活。碰巧翻出《纪念何斌》一文，那个时实“美丽的梦想”。

看画册，让心情松散一点。

夜金老头来欣赏字画。谓板桥字力胜于气，此即有烟火气之谓也。又说何子贞字册系 35 岁时所写。

本月费用 61 元，书报费超过十元，其他各项已成规律。

1963 年 10 月 1 日（星期二） 晴

上午做菜。大胖来了，却不能在此午餐。讲了些形势：新三国志；拖；分居而未离也（同美国 kiss，我在旁指点）；三国条约不仅政治上想整我，亦有其经济原因（国内歉收，试验费款支票开得太多，月球计划变更等等）；农业甚严重；人民向我者多，尤其中年以上（自费旅行者见闻）；国内实际上已是法西斯统治。我国彻底建议出来后，和平旗子也抓在我手；戴维营并无甚结果（出现 U2）。肯尼迪上台，运导弹至古巴，手脚又不干净，被人抓住而投降。美国目标仍在统一欧洲（我甚担心东欧，尤其东德）。目前赫鲁路线这样发展下去，特别是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侵蚀，年青一代问题更大，蜕化危险如何防止呢？亚非拉能包围住欧洲吗？必须内部起变化。

一人独食为苦事，何况又有好菜。做成四样：霉干菜蒸肉，排骨萝卜汤，四季豆炒肉，芫荽炒千张皮，还喝了点酒。

下午三点胡老头来对谈三局，2:1。今天浮躁之气稍减，收官时仍有大漏洞。

夜细看 Ingres 画册。

1963 年 10 月 2 日（星期三） 晴

坎兑自调，几月来已成规律，2—3 次，已不想控制也。

小妹和么么为打电话来一转。寂寞无聊，只有看画册。夜翻白皮书。中秋月夜如此而已。

1963 年 10 月 3 日（星期四） 晴、风

大风终日，早晨也没去小树林。仍翻看白皮书，如看《丘吉尔回忆录》之兴趣。所述各事，历历在目，均在笔头经过也。

风中散步，“能共月来吾未独。”

1963 年 10 月 4 日（星期五） 晴、风

昨夜睡足七小时。但上床即噩梦不断，似有梦呓。

小树林很冷了。分两节做功，夹以跑步，暖和身手。

再读《列宁主义万岁》。反修文件拟全部再读一次，并系统做摘记。

么么上午来，说明前天看电影前晚了，没来，表示歉意。“有和尚，有白蛇”。钻我的空子，带去买了个气球（阿姨不给买），顺便买饭 2 斤。小家伙拿了张五元币，说是五分钱，“买根冰棍。”此种自发性真是没法子。送么么回故居，叮嘱蔡嫂此事。

将画册全部搬来，“一柜字画富翁”了。

下午将电炉，厨房从北屋搬回，这样也节省点南北屋跑来跑去的时间，并增加室温。

1963 年 10 月 5 日（星期六） 晴

听说早晨有轻霜，特穿上棉毛衫，其实并不比昨天冷。

续读“列义万岁”小册子。上商场买饭，并买本子两个，拟做摘记也。

下午胡老头来弈三局，2:1，让子局胜。仍将卡眼看做整眼。谈及昨天走了一步空前妙着，不仅死棋变活，且杀得对方几全军覆没。

1963 年 10 月 6 日（星期日） 晴

昨夜睡得又好。

邻居借来一本《文史资料》，得以消磨一天。

1963 年 10 月 7 日（星期一） 晴

上午到东安市场将红脊四卷本《中国思想通史》卖掉（因第四卷纸张太坏，得七折款），换以新版绿脊本，置之书架，眼睛清爽多了。大红色的书面过多，给人以不安定的感觉。装饰得不好，正如沙发，床头雕以红五角星之不安也。又买《鲁迅诗歌注》、《艺海拾贝》及全套大字本“再论”、“总路线”等。“诗歌注” 原诗用仿宋体，又挤，很不舒服，这是出版者的弄巧成拙。好像许久没去过市场，食物、用品更丰富了。

夜观《跟踪追击》，似不如《羊城暗哨》之有大意外之笔。

1963 年 10 月 8 日（星期二） 晴

昨夜小雨。小树林中空气清新极了。六点到，只有一个读俄文的学生。

整日无风，是北京最好的秋日。

续读反修文件。上下午均到户外做哑令[铃]活动。双手上举，老任也只能 40 下（一开始说可举 100 下）。两手平撑开十字，则不如我，老任和小石的俯卧撑也都远不如我。这也是活力，可见我的锻炼颇有成效。

邻居又送来一本《文史资料》，夜看到十一点以后。

1963 年 10 月 9 日（星期三） 晴

大概是近日睡眠过好，昨夜失眠。睡约五小时。仍六点起床。白天尚不觉倦。竟梦见高音求观，前所未有之事。

邻居又送来一本《文史资料》，得知国民党远征军本末。宋哲元大刀队“俘日坦克”事，有趣之至。此类掌故，值得流传。胡汉民谓孙科三种脾气：革命、浑人、大少爷，也是有趣的。

1963 年 10 月 10 日（星期四） 晴

几天来前额总像一块铁板压住，沉闷之至。不知是否气功关系。

仍读反修文件。上午至古[鼓]楼购物。晚上胡老头来，胜败　　各一。

昨天曾发致琬、灼姐信，报平安夜。

下午去故居取物，看见苗儿。云三角吃力。除俄语、语文外，其他功课都感觉较重。如能同孩子们在一起，日子也好打发一些。

老刘帮我买来十斤碎米，免得上商场买饭了，也节约一点。

1963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五） 晴

运动量相当增加，兴趣甚好，哑铃可举 40 下矣，不过较吃力，一般仍限在 30 下。俯卧撑 20 次，已不甚吃力，而且是哑铃之后连续做的。跑步大概每晨在四、五百米之间，原地跑步不计。

上午仍读反修文件。下午清出拟处理之画册等。看了几小时“Искусетьо”，当时兴趣为何如

是之浓？

昨天买肉 0.5 元，吃了四顿，对我算是价廉物美也。

夜胡老头来，三局 2:1。他的棋有长进，软着甚少，步步紧扣逼。胜二局其实有悔着，应当不算。中盘扭杀后期，互相漏洞甚多。如欲攻对方，必自己补前而不透声色，方可取胜也，否则偷鸡不着丢把米。

1963 年 10 月 12 日（星期六）

昨夜防失眠，吃药又自调，几乎仍不能入睡。早起仍做功。

中国书店来人，处理了一批不拟保留的画册等，共 67 元（五或六折，“艺术”仅 3 折）。

中午在商场午餐（只花 0.45 元）。上王府井购物，多久未到百货大楼，颇有藏歌“逛新城”之感。买呢裤一条（30.5 元），备冬季外出，并滑冰之用，旧呢服给苗儿穿了。在北京总不适于穿棉裤。过去“老爷生活”，已觉不需呢裤，这也是迁变之一。

么么由别人接回，蔡嫂扑空。小家伙说饿了，随我吃了一碗面条。怕辣得很。

晚上胡来对弈三局，仍 2:1。我空前败一局（约 20 子）。买来围棋初步书二本，但定式无法记住了。

1963 年 10 月 13 日（星期日） 晴

六点半始起床。没有去小树林，只在屋内做功。上午张老来对弈，仍让五子，四局均惨败。老毛病，甚至乱杀，总差一气也。原则还是必须先求自活，立于不败之地，方能相机进攻。好像总是手不从心。

么么和苗苗上午均来，吵着要在我处吃饭。虽有牛肉，却放了辣椒，只好哄回去。苗苗下午又来看画册。高音入医院。苗苗懂事，没有讲他们下午都去医院的。仔细改了苗苗几个月的日记，字仍无进步。政治热情甚高。学习努力，热心公共事务，扭秧歌受了表扬。目前注入式教育，看来收效尚好，思想单纯。已能谅解“妈妈的发脾气。”晚上去故居看孩子们，么么故意撒娇。抱着她，总要问：“爸爸为何不同我们住在一起。”这是什么生活！

七点半即返。再同胡老头对弈三局，败二局。心情不佳，棋也走不好。藉以浇愁，也无法麻木。

1963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一） 晴

五点醒来。过去读书时就没练过跑，现在跑三、四<百>米就累得不行。还是要坚持下去，总会有进步。

前额铁板感觉依旧。做“列义万岁”摘要。翻“定式”作为休息，很感兴趣。

晚饭后上故居看苗苗和小妹。

1963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二） 晴

续做反修摘记。下午张、胡二老来手谈，同张对局三败，似已无法接受教训。

晚改用热水擦身。

1963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三） 晴、风

五点多醒来，睡得尚好。早点后，即去古[鼓]楼购物，取裤。呢裤甚觉合适，就穿上了。五毛钱排

骨，炖一锅汤，两顿还没吃完。自从恢复两枚鸡蛋之后，视力又觉好得多。难道真是营养问题？如此之灵验？能看书，精神状态就好一些。

续做反修摘记。晚饭后去看小妹。英语很不熟，督促学好万国音标。图画不错，字方正，比以前写得紧凑一些了。收集的糖张[纸]甚有意思。苗苗今早四点即劳动去了。

1963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四） 晴

六点即到小树林。跑 400 米，腿就甚累。

上午续做反修摘记。下午和晚上，胡老头均来对弈，只输过一局。但各盘都有败着，拗着，总是忘记攻守兼备原则，和过着发动进攻，泄漏天机。

晚饭后去故居，帮小妹英语读音。可惜我自己发不准确，如 e ，ə， e： 也分不清。

1963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五） 晴

早晨有风，只做功 20 分钟。

上古[鼓]楼买菜，猪肉一斤。生活需要改善，以维护视力也。

“定式”草草翻毕。今日未读正书。清理画片，拟传给孩子们。

晚饭后去看小妹，数学作业之整洁，很像我幼时，当年等号都是用尺打的。

晚上与胡对弈，全胜。有一局沿边诱敌攻我，反将敌边角扫清，也是坚守攻守兼备原则，方克至此。

1963 年 10 月 19 日（星期六） 晴

五点半起床，六点即到小树林。尚寂静无人。

上午做反修摘记。下午与胡老头对弈五局，4:1 也。空前一次杀掉两块（但自己不慎失一块），时机成熟与次序良好，问题还在对方常有败着。

晚上邻居来闲谈国际时事。苏联仍在四处购粮，我赠古巴物资如此之丰，真是支撑其腰杆硬起来。

1963 年 10 月 20 日（星期日） 晴

昨夜睡得较晚，近七点始起床，就没去小树林了，算是也过星期天吧。近来总是长梦，与自己各段历史有关人物，累累出场。又几次梦见公，不外鄙弃冷落之情。可见我无甚怨意也。这些都是不能控制的大脑皮质之事。

上午小妹、么么，还有陈朴来。将全部所藏画片，向小妹移交。写上“苗苗、小妹、么么好好保存。”自己幼时玩“纸烟菩萨”入了迷，那[哪]里见过如许多的画片（遂道会做礼拜得过画片）。

晚上又去故居，同孩子一起看了电视：《三人行》。人物、生活都是熟悉的。左派的不如中、右二个写得生动。么么为一根香蕉红了脸，孩子们对份内之物尤其是所好的，是很难让步的。为什么要流传“融三岁，能让梨”呢？

上午听匈牙利片《军乐》。军阀部队中随时都产生法西斯式悲剧。

1963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一） 晴

“列义万岁”三文的摘记，今日方毕。

同胡老头约定对战新法，以胜败让先，十子以上让一子。夜谈五局，胜利空前：对子局胜 1（1 子），让 2 子局胜 1（溃败，20 子以上也），让 3 子局胜 2（3 子与溃败），败 1（我溃）。如此兴趣增加，提高棋品，也是作风的一种锻炼。

近两天来，肋骨和背部觉振痛，不知何故。特穿上棉裤，记取 1955 年初在莫斯科的教训也。

昨夜服药入睡。

1963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二） 晴

肋骨围痛，有扩大意。

上午听“四评”广播。下午手谈。相互执黑白，以 3:2 败，也是空前。但有一胜局使对方只活两角也。棋品仍不好，败即急躁。

金姓老人送来鱼一碟，只有领情了。

1963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三） 阴

兴致勃勃骑车去参观日本展览会。只怪自己没有预先打听：由机关发票，我这世外人就不得其门而入了。只好归途在书店消磨一小时，以平平败兴。买《近代诗选》，《下乡集》（赵树理的，内有未看过的《互作鉴定》两篇，及《大波》四卷残<稿>。下午就看这些了。眼睛又不好起来。肋骨痛实际是腰痛，同莫斯科那次很相像。

读龚定盦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感慨无已。龚诗对当代及后代来人大概影响很大。鲁迅旧诗也可找到其气概韵味和感情。

夜对弈，2:2。下子过快，加以轻敌，必使前功尽弃也。

1963 年 10 月 24 日（星期四） 风

昨夜迟睡，七点始起床，就没去小树林了。

腰痛加剧。上午仍做反修摘记。翻《近代诗抄》。下午胡老来对弈五局，全胜。四局均让二子。颇觉舒畅。

夜观西班牙片《瞎子领路人》。对黑暗社会形形色色坏物，一一展览，但不深刻，不如以前所观此类片子。

接王前长信，云见到母亲等，始知我仍在原处。

1963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五） 晴

六点半始起床。仍到小树林做功 20 分钟。腰痛不已，坐起后即不能直腰。

上午骑车到古[鼓]楼，拟买一热水袋。但要 5.5 元，颜色亦不佳，作罢。仍向故居借用。

为去中国书店买旧书介绍信及看“参考”事，给办公厅一信。安克成[116]同志不在家，无人做主。也许又是自寻烦恼之举也。

看完《大波》四卷残稿。书末写上：“作者于此绝笔，读者也是大憾。”

王笠托人送来菌油，茶叶二筒。系出差长沙，母亲交“明儿收”者。天伦乡味，今日何堪！

[116] 安克成：时任水电部办公厅主任。——李南央注

1963 年 10 月 26 日（星期六） 晴

腰痛略影响睡眠。专上古[鼓]楼购狗皮膏药（王回回产品），一张 0.75 元。请老刘帮助贴在背上偏左处，说是此处较右边凸出，有红晕。用热带敷了三次，卧椅大半天。翻阅闲书。回故居与孩子们同晚餐，离居后之第一回也。

平生第一次贴膏药。上医院无挂号证，焉能不令人生世外之感。一天精力也差。

1963 年 10 月 27 日（星期日） 晴

七点一刻始起床。狗皮膏已见效，没有再躺了。

大胖来。同么么一起午餐。帮苗苗改劳动总结。晚上同孩子们看电视《年青的一代》。楼上邻居一家来看，喧宾夺主，颇为不快。

1963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一） 阴

六点一刻起床，睡得尚好。小树林做功，运动量减少。情绪不好，什么书也不想看。最后翻出一本《谁之罪》（赫尔岑），看了几十页。只热敷一次，左边已不觉痛。但整天精神不好，午睡一阵，迷迷糊糊。

鱼冻被耗子吃了，仍舍不得倒掉，将剩下的煮面，刺卡了喉咙，几乎要出大祸的样子。连忙喝醋吞饭粒。卡刺，这还是儿时的经验。蔡嫂做了二斤鱼，一个星期多才吃完。

1963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二） 晴

六点半始到小树林做功。暂减去跑步。腰围已不觉疼，只有疲胀感觉。

上午复王前信，只有蛙式 1500 之类可告也。下午张胡二老均来，同张老对弈二局，均惨败。情绪不佳亦有关。晚上邻居来学棋，让 13 子，仍负 40—50 子。此种悬殊，非象棋等所可解。

多久未上商场买饭，到底比碎米饭好吃。整天几乎没有读什么书。仍感困倦。

1963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三） 晴

睡足七小时。早晨活动除跑步外，均复旧。精神爽快。

上午特上古[鼓]楼购肉半斤。《谁之罪》有些看不下去了。

下午观看徐悲鸿画展。大概是眼光高了，素描还是国外部分为上乘。国画间有佳作，如“漓江春雨”，“逆风等”。柏树一般是好的，狮、鹰也有佳作，奔马实不敢恭维（过去多次机会，都没有买一幅也），晨鸡只有立意是好的，猫则远不如任伯年。几幅有名大作，国画、油画人物都太平板（田横本人例外），缺乏思想，有的给人以呆滞之感。油画技巧似不如现在青年。桂林山水几幅是失败之作，喜马拉雅几幅都好，其素描基础在国画，油画中似乎并无特别表现。

狗皮膏药揭去，让苗苗擦洗背部，膏药洗不掉。

1963 年 10 月 31 日（星期四） 晴

又是响铃后始起床。睡得甚好。腰背已完全不痛了。精神较好。

上午续读反修文件。金姓老头来闲坐，谈买字画经验，如何出学费。下午胡老来手谈三局，前两局只胜 6、2 子，第三局 19 子，比较用心，但疏漏之处，缓着，败着颇多。发起战役时，必须将先后次

序，迂回包抄与要害之处一一周到，临阵不乱，始得制胜也，否则总是功亏一篑。

夜观《红日》。全部军事战斗，长达两小时，写张灵甫之覆灭，手法较新，但一般观众缺乏军事知识，有些关键处不易明白。整个战役应有一沙盘作业之类予以说明，就好多了。

本月生活费用 55 元（呢裤在外，计划外用款），为嘴 38 元。

1963 年 11 月 1 日（星期五） 晴

上午特上故宫观历代画展。十二点过后门桥，在一回回馆吃面一碗，烧饼一个，惜羊杂碎不热。归来疲乏之至。印象深的画只有几幅。李公麟“放牧图”得见全貌。马一千多匹，姿态千百，与“清明上河图”共垂千古之作也。徐天池大幅葡萄，藤叶生动之至，题字也比郑板桥佳。石溪，八大几幅都好，难怪齐白石要做门下走狗。有一幅康熙时的“画状元”的工笔雪景，过去没见过，简直像浮雕。观画如有同好一起，实是人生乐事，然从未得此机会。见到张宏一幅，不如我所藏“仙家犬吠白云中”之有情致。龚半斤列入清朝画家，明末已成名，仍明朝为是。赵之谦影响后来海派形成，惜过去未曾留得一帧。

夜手谈二局均负，功败垂成。但学到一招扑杀（似活未活）。原是 ABC 之类，过去未经历过，就不知其理也。

近来仍是通夜长梦，自觉梦呓，梦中精神清晰，醒后久久不释。

1963 年 11 月 2 日（星期六） 晴

胡老头昨送诗一首，讽我仍间有“把着”之病：

黑白纷争是弈棋，沉思应着莫迟疑。

出奇制胜为上策，悔子虽赢不足奇。

于是和原韵报答四句（答“悔子之教”）

你死我活方为棋，贪生怕死可哀兮。

偏攻误守是我病，请君常候两不离。（恋攻）

上午听“联印反华”。赫氏云雨之手，完全是烂政客的作风。

下午与胡对局，两局不利，仍在恋攻过甚也，因小失大也多。

夜与孩子们同餐，并观电视。

接灼姐信，云气功之副作用。

1963 年 11 月 3 日（星期日） 晴

挨到七点半始起床。么么来讲刘家五兄弟故事，讲得清楚明白。老师也夸这点。问我腰痛好了没有。显然长高了，很懂事了。下午邻居来闲谈甚久。杂论水电人物与工程。胡老头又答诗一首：

漫道弈棋不贪生，死多活少怎样赢。

贪生怕死哀何在，请君示我个中情。

夜至故居观电视《杨乃武与小白菜》。千古以来冤案最能激动人心，此事颇值得史家记其本末。

1963 年 11 月 4 日（星期一） 晴

晨六点起床，赴小树林活动。早点后随手画字：和原韵一绝又四句释“生死问题”。

棋道兵法论死生，争先击敌第一经。

贪生怕死老挨打，懦夫之志众所轻。
攻守兼备攻为先，勇往直前方两全。
生死之间辩证法，置之死地而凯旋。
续做反修摘记。

1963 年 11 月 5 日（星期而） 晴

事情逆转。下午二点到部，冯负责通知：党籍不谈，到响洪店|到|劳动。吞吞吐吐谈劳动也是应景之意，说上次我谈的对决定意见，“部里的错误”、“偷书”事，都不是什么问题。“偷书”可照我解释，当时神经不正常。又说“庐山也不是问题。”问到被捕事，“那也不是问题。”“事情很难讲。”有不便讲之意。气候到底是起了怎样变化呢？我自然提出异议。以北大荒经验，双方都不好办。身体是问题。问及为何前言工作，现变劳动，则无以为答。情绪实无法控制，妻离子散，苟延生命也出口了。七月下旬送出的检讨，好像他没见过，换来一些安慰话而已。刘允“谈几分钟”，打通思想之意。

归来极不平静，在房内长啸。写告灼姐，发出影响别人也不好。到人定湖一转，湖水满了，红太阳如在冬雾之中悬空，一切凝结，落叶满地。

晚上张老来手谈二局，无心对弈也。想起孩子，特别是么么，欲哭无泪！

1963 年 11 月 6 日（星期三） 晴

昨夜服药，睡得还好，心中立意已定也。

早晨与王秘书电话约刘谈话。发灼姐信，将情况写告。翻看画册，心境如在庐山时也。不想吃饭，时[食]而无味。晚上胡老头来对弈，两局皆败，可见精神恍惚。

仍请老刘买来碎米十斤。本月粮票已全部买粮。

在修暖气道，试气，新油漆蒸发之味，充满廊道，如在工厂机械车间，激动深埋在内心之活力。忽然忆起五二年此时刚到北京，在西交民巷上班，那一股为五年计划的勇猛之气。

昨半夜曾起拉肚，白天仍拉三次，不知何故。

1963 年 11 月 7 日（星期四） 晴

清晨即大风。没有起床去做功。

上午挺尸，下午胡老头来手谈四局，后二局让 2 子，全胜。可见精力尚能集中也。

夜晚刘接去部谈了二小时，冯亦在座。要讲的全讲了：身体；精神；劳动之不合宜；有生之日不多，想做件资料性工作，利用一点长处；家庭；北大荒之“劳改犯人”；庐山错误，百思不得其解，如此罪大恶极；四年半了，右派也早已摘帽；上海多条之竟然验；等等。刘也讲了许多，要点不外：1、全部过程均经中央（包括去北大荒）；2、还是下去锻炼好；3、留得青山在，续受委曲吧；4、问题还是庐山（当我说及冯言山上也非主要问题时）；5、不知小范写了些什么材料，他们也没看到（只说惑人左右之信当然是严重的，我对此无原则），大概害人至深（还写到同刘关系）。关于劳动问题，做了广义解释，澄清为就是去工作（我则说须有名义职务），总不是体力，学运转也可。我再三表示异议，再三要我考虑，谓已通知响洪店书记来京安排。最后送出门，“你再考虑。”所谓劳动得到澄清，使人较为平静。到底是那[哪]一关节，何人过不起呢？还谈到决定中有些与事实不符是可能的，编大字典的想法不好（要恢复党籍才工作）。

1963 年 11 月 8 日（星期五） 晴

三点醒来，脑中翻腾，勉强迷糊到七点多始起床。没去小树林做功。将昨夜情况写告灼姐。

蔡嫂来，作了些生活安排。要孩子们星期天上午都同爸爸一起去照个相。伤感之情无法排遣，不禁两次失声。送书回故居，高音开门，淡淡敷衍一句，又是那股神气：这对你好。不想答话。晚上苗妹来坐到八点半。孩子们对爸爸心情完全懵懂也。

夜听《钗头凤》，沈园一段，真是不合时宜。我之错、错、错，与放翁正相反也。

买布做裤衩两条，准备行装。

1963 年 11 月 9 日（星期六） 晴

小树林做功。搬书回故居，这两年也就是将书搬来搬去也。又翻看《死水微澜》，这第一本，比《大波》写的得心应手，作者对袍哥生活似极熟悉。

下午胡老头来，对弈三局，败 2 胜一。

晚上翻巴尔扎克的一些短篇，也许是译手不高，同《贝姨》等名作不能相比，有的读不下去。

1963 年 11 月 10 日（星期日） 晴

七点始到小树林。完全是冬天了，树叶剩的不多了。

上午带三个孩子上古[鼓]楼照相。么么高兴得很，跳来跳去。

翻完两本闲书。接灼姐信，言铁铮腰痛病弄得很麻烦，要我不要等闲视之。

1963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一） 晴

六点三刻始到小树林。么么原拟住家一周，陪伴爸爸之意。因无暖气，仍归园。蔡嫂曰，这回极乖，没有娇气。穿上小妹那件绿外套，一点也不大了。

整日翻闲书。生活完全打乱。略做反修摘记，心已定不下来。取来谭嗣同全集，颇有为之写传的冲动。如果此念早生，也许能有所感，现在是晚了。难道携之入皖？

下午大胖来，灼姐之关心也。

1963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二） 晴

六点半到小树林，尚是早客也。续做反修笔记。上古[鼓]楼买菜。下午胡来谈三局，2:1。金老头来谈宝古斋观画情形。夜听广播剧。新运会申金丹 800m 跑 1 分 59 秒 1，真是不能设想[117]，男的也没有几个人能达到如此成绩，200m23.5 秒也是男子不易为之的。朝鲜人很有一股劲。

上中国书店购书信及订“参考”手续，办公厅与党委寄来。尚未自寻烦恼。可惜两事都已过时了。

[117] 新运会全名是新兴力量运动会。1962 年夏，第四届亚运会的东道国印度尼西亚拒绝台湾体育组织以“中华民国”名义参加，并拒绝以色列参加。为此国际体育组织一些人决定不承认第四届亚运会，并撤销对印尼奥委会的承认，不定期地禁止印尼参加奥运会。为了抗议这一决定，印尼总统苏加诺倡议举办新兴力量运动会。这一倡议得到亚、非、拉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支持，包括中国在内的 48 个国家和地区的 2404 名运动员参加了 1963 年 11 月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这一国际盛会。朝鲜运动员申金丹在第一次新运会上打破了 800 米世界纪录，当时被宣传得很厉害，申几乎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但后来又有传说，谓申并不完全是女性。除了新运会外，朝鲜没有送她参加过其他世界级运动会。

1963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三） 晴

六点起床，原有恋床之意，想到小树林作活动后通身之舒服，即跃然而起。

将过去拟处理之假画次品及石涛大小件（小斗方尚有“意思也，可能非赝品）交与金老头，因宝石斋将有行家来他处。

书搬了几回，还是有两书架。下午又清出若干本重复书及劣译本东四处理，得 10 元，拟作行前购零星用。

1963 年 11 月 14 日（星期四） 晴

六点起床。九点到部。冯谈，因响洪店房子不好，改去磨子潭（佛子岭上一段，1x1.4 万千瓦），帮助工会做点文教工作。自己读书，研究，也可去“农村作调查”（这是刘说的，当时我即答这乃不伦不类。“还提意见”？），劳动则随当地干部，自己量力而为，时间是两三年。与响洪店书记张剑英谈当地生活情况。施工后有老年同志留下，交通尚方便，水库内通轮船也。医务室取“医疗证”，已改到“人民医院”，仍有波动，这也真算是彻底了。关于党委写信直呼其名，今天也向冯正式提出异议。

归来给琬、灼姐写信，告此决定。拟下月初动身。心尚平静。

下午胡老头来谈二局。让二子，均胜。但到夜间，想起七八年就这样过了，一生精华年代，又不平静起来。

1963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五） 晴

三点醒来，再不能入睡。挨到六点半起床。仍到小树林，略做活动。

还不完全是心血来潮，有写谭嗣同传的想法。在西岗住时，对此愤火一生的人物，觉得其事迹应更多传播人间。今年四月某日过菜市口，想起临终语：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何等气概！

上午回故居清书时，即有意将有关材料书留下，带去磨子潭。“初期”材料也带去。下午并摘抄一部分，以免书箱过重。精神有所寄托，日子就好过一些。这两年心不定，竟一事未成，实在可惜。特别是今年，书也没读成。

晚上金老头特来坐谈，听说我要走，表示惜别。前曾听收发室人说，我“不愿出来”，这也是人们之一种心理也。很婉转谈到《人民日报》登小孩坐在稻穗上照片事，表示真心的同情。我却无言以对。只能说自己是犯了错误也。

1963 年 11 月 16 日（星期六） 晴

五点半醒来即起床。跑步仍未恢复。搬书，清书一小时。到西四取布票未成，累得一身大汗而归。下午手谈，3:1。让二子二局均胜。胡老头亦谓我急躁也。此病何日能改？

晚上清理拟带走书，占两隔半书架！需再精简一半。昨天高音问我下去事，真悔不该搭腔。但也点出：有人写攻击材料，被视为严重，部党组亦不知情。

1963 年 11 月 17 日（星期日） 阴雾

昨夜服药，睡到七点始起床。到小树林略做活动。

么么来，还不知道爸爸要走，给我讲了一个五兄弟的故事。大胖来，知道我快要走了也。榨菜炒

肉，豆腐烧肉，蒸一大锅好米饭（平时吃碎米），算是大会餐。

让九子，教围棋二盘，外甥均败也。下午同去取照片。三个孩子都像生气，很是不快。只好算了。

1963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一） 阴

清理“初期”资料，甚悔年来未将此事完成。

夜听《在战和问题上两条路线》广播，五评也。独夫、懦夫的历史总是要重演的。翻《戊戌变法史论》。

1963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二） 晴

上午仍清书，累得通身大汗。回来再作饭吃，坐一刻也不成。将来磨子潭的生活，唯一缺陷，可能是找不到要的书也，生活琐事，当得排除。

下午手谈，兴致已不高，战绩亦不佳，四局败一。仍翻戊戌材料书。

1963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三） 阴

六点半到小树林，就是早客了。

上午仍回故居清书，基本完毕。决定将“通鉴”处理。这两年没读，今后再难有机会了。《戊戌变法史论》及《黄道宪传》翻看毕。

琬姐二女来信，少年游泳选手。琬姐、家桢身体均不好。小家伙还希望明年暑假来北京。这个舅舅真是惭愧得很。

1963 年 11 月 21 日（星期四） 阴、小雪

昨夜服药，睡足七小时。近来总能睡 6—7 小时。

上午将《资治通鉴正续》,《资本论》等处理，共得 78 元，可做动身的准备费了。下午到国子监中国书店翻旧书，找到一本林语堂的《啼笑皆非》，从前没见过的也。“戊戌变法”四卷尚未买到。买《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仍汤志钧撰，此人大概专治戊戌史 。

夜回故居看苗妹，都在灯下做功课。小妹说，每天约需两小时才能做完，真是没有什么空余时间了。告知他们我将去安徽。约定周末再去照相片。

接灼姐信。

1963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五） 阴

已固定六点起床。六点廿五到小树林，尚蒙蒙亮也。去时已恢复跑步。

今天大累。为买平装本《戊戌变法》（约省二元），将内城绕了一整圈。上午在西城，下午在东城。奇珍阁吃粉两碗。书都买到，并碰见齐赫文斯芩之《中国变法运动和康有为》，1962 年出版，过去并不知有此书。零星物件大体已买齐。买夏天汗衫二件，稿纸 300 等。

近来作怪梦，尚记得梦见带黑狗之人[118]（第一次）。又一狮头装入一玻璃瓶，由一老人点蜡火，诱

[118] 即康生。在延安康生喜穿黑皮衣，牵一黑狗，骑黑马，非常扎眼。延安抢救运动时，康生即说李锐父亲是为红军所杀，诬其为阶级异己分子。后李锐父亲好友李六如出面作证得以澄清。康生庐山时又旧话重提，谓李锐有杀父之仇，是阶级异己分子。——李南央注

之吃食。

1963 年 11 月 23 日（星期六） 晴

整日翻看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观点立场自不可论，材料搜集虽多，仍是堆砌，其整理分析远不及李剑农之书也。也还有些判断和议论可取。只翻完戊戌一段。

在故居同孩子们晚餐（高音于前几天再入医院）。再去鼓楼照相。也是尽心事而已，难有把握。

胡老头来对弈二局，均胜。阅晚报，始知肯尼迪被刺死，真正新闻也。

邻居来闲谈到十一点。估计几种可能：极右分子、黑人、私仇，吴庭艳之流。

1963 年 11 月 24 日（星期日） 阴

么么、大胖上午先后来，午餐时，小妹亦来。共有五个菜聚餐。主菜是公公送来的菌油煮南豆腐。苗苗和同学游颐和园去了，留了一碗与他。与大胖闲谈他的对象问题。青年人之事，无法干涉也。云看到苏联内部片子：拆毁炮台武器，有坦克、兵舰等，士兵似乎不甚高兴的样子。

晚上在故居同孩子们一起晚餐，见到么么同小妹姐闹别扭的犟劲。

1963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一） 晴、风

早晨即大风，只活动半小时。

整天翻戊戌材料。光绪不失为想有作为的青年皇帝。

晚上苗苗来，同他简单说我事与爸爸妈妈分开事，详情只能将来告他，希望他学好基础课能考上大学。

1963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二） 晴、风

早晨又刮风，只在窗外略做活动。

整天翻看材料，并作“初期”有关资料的摘抄，厚本材料书即可不带了。

接琬姐信，甚为我事心焦：为何不找他一谈。她怎么能知道如此复什情况。不平静。下午三点到老陈家长谈，听些世事，心境稍舒。

腰又作痛。也是引起烦躁之因。

1963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三） 晴、风

早晨风较小，到小树林活动。

上下午均摘抄“初期”有关资料。“五四期刊”第二集将毕（第三集已摘过）。给琬姐信，告以无可奈何，她的想法天真。也只有想开，向前看。

晚上看陶然亭客[119]，绕什刹海漫步，烤肉季喝茅台四两，又再漫步，直径到西安门，再喝大曲二两。谭传千万不能写，以谭自居之误会，更置死地；仍在沾边，越来越严重，无人能解；申明“造谣”后之信，害人害己，承认自私；“明升暗降”；弄到有酒意，吴季子；“闹市遮颜过”诗；专读马列；太

[119] 陶然亭客即是田家英。下边所记均为两人在那晚谈话的情景。李锐《怀念田家英》一文中较详细地记述了当时的情景。“申明‘造谣’后之信”应指的是康生所谓李锐父亲是为红军说杀一事为造谣。“明升暗降”应指的是田家英当时在毛泽东身边的困难处境。——李南央注

平天国，辛亥革命；一人大步过北海大桥，走到后门方碰上一辆三轮，归来已十二点半了。精神上“痛快”一下。可是谭传要吹！高音仍在向人播老调。

1963 年 11 月 28 日（星期四） 晴

昨夜一点上床，疲累与酒意并没能睡稳，梦中似肢体分裂，五点多即醒来。两腿酸极，挨到七点起床，腿有点抬不起来。

上午挺尸一阵。给灼姐信，是否改弄抗战材料？

上商场理发，买菜，做饭。中午再挺尸，睡着了四十分钟。

陈长德拆烂污，毛衣没有织成，送来了。这也是一种生活教训。问到另外一个女同志，方知她手艺很不高。

晚上许大铮来学棋二盘，谈及他家同梅兰芳的深厚关系。他的祖父是梅的四十年好友，叔祖即许姬传，现仍住梅家。

睡觉之前，仍写谭传之念又起。为什么不能写呢？本无此心，何必管物议！

1963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五） 晴

昨夜服药，醒得仍早。小树林活动，戴帽子了，耳朵已觉冻冷。

为毛衣上古[鼓]楼。线不够，已织部分还得拆洗，又恐延时取不出，干脆作罢。大胖的爷爷上午特来，并邀到马凯午餐，饯别之意。老人说及，“也许你再回来，我看不见了。”使我眼圈发热。老人也是不平“如此耽搁，可惜了。”乱猜“是否有人忌才。”只好再三解释。

下午三点，胡老头来对弈三局，均胜。

晚上去看苗苗和小妹。孩子们看到照片很高兴，比上次略好。好像爸爸去安徽在他们心中是有兴味之事，小妹说，火车、汽车、轮船都坐了。

同观电视《特殊任务》，头绪弄不清楚。

发灼姐信，将昨晚想法告知。

1963 年 11 月 30 日（星期六） 晴

六点一刻起床。上午劳动。老任、老徐帮忙，将字画柜全部搬入故居。我没出力，也出一身汗。又将书架搬回东墙一个，将屋内扫除，保持“铁达尼邮船”精神也[120]。

剩下的最后几天，就是选择带走的书了。衣服还得做一次清理。

下午上古[鼓]楼买食物，大胖明天还来吃饭。

本月份日常费用 48 元，动身费用 56 元。计药品 13 元，书、稿纸 16 元，夏衫 11 元，牙膏、牙刷等 6 元，照相 10 元。

晚上许大铮约了机电处两工程师来下围棋，由于不明对方，采取了轻敌方针，四局中竟败二局，均打劫而败。十二点后始上床。

1963 年 12 月 1 日（星期日） 晴

在小树林碰到老陈，教他做气功。同至我处早点，闲谈到十点。谈了翊教寺问题，杨纯，高音等

[120] 即泰坦尼克号游轮。这里指的应是在最后沉没之前，船上的航海人员沉着、镇定、坚司其职的精神。——李南央注

等。

苗苗来下象棋。要留下《鲁迅全集》等。大胖来午餐。么么不午睡跑来同爸爸亲热。

接灼姐信，说琬姐告她，极思念我，想亲来北京为我整装，要大胖代表她们送我，看作是我的儿子。

邻居送来肯尼迪遇刺后之一周“参考”。

1963 年 12 月 2 日（星期一） 晴

五点半起床。看错表了。上下午均摘抄“初期”资料。谭传资料带不带？仍举棋不定。

在门口遇见金老，好意谈及我之生活，是否可“重圆”。人到年纪，又如此远离小孩，感慨得很。只好表示感谢。金是与胡老头谈及的。劝我戒急躁之病。这也是“人间多雨露”也。

送老刘、徐、任每人二斤肉，真是谢谢他们对我两年来的照顾。蒸芋头一个，价廉物美。晚上送一碗与苗妹，孩子都觉味道好。

琬姐又来信，寄粮票。即复信，退粮票十斤，并寄照片。

给王前写信，告以行止。晚上到故居，同孩子一起晚餐。

1963 年 12 月 3 日（星期二） 晴

开始装带走的书。“五四期刊”第二集已基本摘毕。因余湖南学联活动尾巴较长，又不想再摘，此书仍带走吧。将衣箱搬来，仍同孩子晚餐。将清出苏联名城画片及克里姆林画片等交给小妹。小妹颇像我小时候，爱搜集画片。但他们现在条件好多了。

许大铮来学棋一局。心绪不定，有所谓淡淡的哀愁。

早饭后即骑车到西板桥看王家二老，谈一小时，仍是高音之事。十点车到保安寺，梅姐竟因直肠癌，动大手术，臀部全部割除，肛门改在左腹。流泪数次，谈来很伤心。但手术如此干净，已是万幸。坐一小时告辞。

将银行存款改存二年了。人之身体情况，也是有旦夕祸福。如欲贪生，我的唯一办法是只有积极锻炼了。一切怪病，传统病，管它娘。

1963 年 12 月 4 日（星期三） 晴、风

又是五点醒来。近日只能睡得六小时，脑子翻腾。写孙中山传？这总不会发生误解？天下之事也很难说，还是只能如宣公之编医书也。

回故居清理衣服，将全部“官服”晾吹一次。清理衣箱，想起六 0 年四月情形。能不慨然？北去南下，同一“迁客”也！

接灼姐信，不写谭传；专读马列毛，写点与此有关之题为好。

晚上到黎家，谓谭传倒无不可写之理，只是此人味道不大，不如写孙中山或蒋介石。但两者材料均太多，连最基本的也搜集不起来。当然孙传是想过的。何不读哲学，弄哲学？谈到中国无真正思想家。孔夫子是什么都说一点，接触一点，远不如希腊诸家。近代则黑格尔之精、细深透，中国简直无人能比。谈到找他，挡驾等等之不快，讲了些直率、牢骚，不禁黯然。彼有重话，我亦有实言。听到姚雪垠写《李自成》之事，得到湖北图书馆很大帮助。无极大功力与毅力，实无法写出。

1963 年 12 月 5 日（星期五） 晴

昨夜十二点始睡，但五点又醒，无可奈何。

小树林做功。将告别了，我的小树林。

提早吃午饭，骑车到王府井购物，买鞋、手巾等。买到“老头乐”。13.6 尺布票不知如何用法，终于未用。上集邮公司买邮票二元，准备给苗妹写信用。为糖纸买糖，给么么买蛋糕。

观《野火春风斗古城》。同孩子晚餐。糖纸、邮票都很满意。苗苗和小妹对“斗古城”都能谈出些意见，有漏洞。

晚上与黎电话，对昨夜说的过重处，表示歉意。他亦有歉意。这就好了。

汇款 100 元与灼姐。几年来，用她的钱甚多，她连手表都没一个，并公债。

1963 年 12 月 6 日（星期五） 晴

昨夜服药并自调。睡了约八小时，七点始起床。没有做活动，觉得甚累。

上午上古[鼓]楼拟做一件罩衣不成。下午继续清理杂物，装满一篾笼书，重约七、八十斤，必须再加精简。

金老来，仍是惜别之意。说是走后，觉得这一带“减光”了。再三讲多经磨难之意，是一种诚心的好意。虽是旧社会中人，对新社会也还是有认识的。又要求看我写之书，不便拒却，将“修改本”与他一阅。甚至说到“经济有困难可写信来。”

给灼姐信。

昨天过一十字路口，进退之间，使无轨为我停车，出了一身冷汗。骑车之教训。

1963 年 12 月 7 日（星期六） 晴

昨夜换盖秋被，睡得较安稳。六点廿分始起床。早点后，接到人事处电话，说介绍信写好了。一问方知“劳动锻炼”写在做点工作之前，极为恼火。十点骑车到部，见到塞先佛等，讲到几次谈话过程，他们同意将工作写为主要的，而附以“根据身体情况做点轻微劳动。”当将信稿改好，让我同意。允交冯看后，星一再寄我。估计不致再变动，归途心情较好。

幼儿园来电话，么么抽血检查肝炎尚无结果，今天不能接回，明后天就得去幼儿园一趟了。

将书箱再看一遍，抽不出几本，只好依旧。车票已买来。金老送来带鱼一盘，盛情难却。

晚上胡老并两工程师来对弈，三局负一，杀得甚为紧张。

1963 年 12 月 8 日（星期日） 晴

巨大的劳动。为了么么，九点四十五分钟动身，骑车去幼儿园。过颐和园时，正花一小时。十一点到达。么仔一个人独居一间，见了爸爸，意外的高兴，只是怀疑有肝炎，并未服药。同仁医院电话[121]，要我接么么回去。不论将有多累，是愿意“遵命”的。

等么仔吃过两个馅饼，十二点三刻才带她回转。杨老师只夸“能力强，友爱，会说，会讲故事，只是画画差些。”“像爸爸。”

花了一个半小时，骨头都散了。大胖十点即来，没有看到门上的条子，蒸好的饭也没吃。留他坐到三点半，依依而别。

[121] 即指范元甄。她正在同仁医院住院。——李南央注

同孩子们一起晚餐，并看电视《汾水长流》。

早晨小妹同朴朴来时，让转告“大姨之不懂事。”昨夜全家宿于故居也。

1963 年 12 月 9 日（星期一） 晴

睡了七小时，疲劳仍未恢复。小树林活动。又考虑了一下谭传材料是否带走问题。从篾笼中取出，拟明天作最后决定。灼姐又来信，大胖来电话，关心此事也。

么么上午来，一人画轮船，自判 3、4、5 分不等。高音让小妹带来一信，“自我革命”老话，自称“善意”，也不知何种“心血来潮”，只有置之不理。将为小妹买书事判我之条，批下的四句话留交苗苗和小妹：“孩子不是发泄对象，李锐已非出气之筒。凡事多多反躬自问，一切自然心平气和。”

老陈下午特来看我，坐谈到四点半。谈抗战初期青运人事，谈他自己抗战时的经历。感谢他这两年的关心，斯世难得也。

晚上送《桐阴论画》与金老话别。邻居高济特来惜别，谈到十点半。讲了点社义教育必须从外面灌输的道理。人事处将信送来，几全部按照星六的原稿。此事算如意了结。金老谈到衣服“越多越少”，颇是辩证法也。

1963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二） 晴

昨夜服药，仍六点醒来。七点始到小树林做功，共 30 分钟。

最后封箱，捆行李，捆书箱，终于又加了一个手提包。上午将沙发，地毯等请老刘、老徐搬回故居。下午雇三轮将四件行李送到北京站，办完托运，回来已五点半。归途买《康有为诗文选》（谭传材料仍全部带走，书箱重 59 公斤）。大胖送来粮票 30 斤，灼姐真是怕我“饿怕了。”同孩子们一起晚餐，大胖先回。观电视《霓虹灯哨兵》。小妹看过几回，仍是不厌。么仔也记得许多情节。幼儿园电话，查血结果，啥病也没有。大家都高兴得很。

接琬姐信。

1963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三） 晴

昨夜清理杂物到十二点后始上床。六点起来，只在窗外活动十分钟。随即最后清理带走物件，得增加一个网袋，有许多该随行李运走的小东西都得塞在袋内了。最后撤床，搬“厨房家什”，仍用了一小车，直到九点半始到故居吃饭。蔡嫂将饭热了三次，一大碗海带肉汤。北屋一大堆乱七八糟东西，也来不及向蔡嫂详细交待了。匆匆吃完饭，同么么亲了一下，不敢多亲热她，怕一下冲动，收不住眼泪。硬起心，同么么招手告别。老徐和老任帮提着两个袋子，送我到 27 路站。安定门换车到北京站，正十一点，但已检票入站台了。

发琬、灼信，晚上写好的，报告动身。硬卧甚挤，天津上来大批人。我是中铺，甚为不便。只将今天报略略看了，根本没有动书。中饭吃一客饭，晚上吃一炒菜。对面同行的是两个搞车辆工作的老技工，闲谈中获得不少关于车辆的知识。

1963 年 12 月 12 日（星期四） 晴

昨夜八点半上床，十点、十二点起来两次，又迷糊睡到二点。因卧票只买到徐州，被列车员叫起来，连中铺也睡不成了。等到四点多，才让睡到上铺去。加了 5 元钱。怎么也睡不着了。六点起来洗脸，

七点始到蚌埠。因误点，赶不上早晨的车到合肥。下车时，原在总局当房产科长的王宝田招呼我，当时认不出来，过后才想起。于是同他一起三人（还有一同行小查）在蚌埠溜大街，吃两顿饭，逛书店，买书二本。王谈到 60—61 困难时的许多情况，以及总局 59 反右情况，以及我之“集团”中人们的下落。乡下的死人，挨饿的情况，至今牲口未恢复过来。死青年，60—70%搞“责任田”（安徽）。他是 60 年下放到安徽来的，现在物资局。过水家湖后，他们即指给我看沿途的空壳工厂和不冒烟的烟囱：有钢铁厂、炼焦厂、炼铝厂、火电厂，还有不知名的厂，多集中于合肥市郊，因而人们称合肥“外强中干”。今年皖北闹两次水灾，几乎颗粒无收，但淮南、江南都很好。王言及他去过的泗县一带，举家无被，晚上钻草堆的情况。房子无门，有床亦极简陋。淮北是全国有名的灾区，水涝不解决，仍然是“凤阳花鼓”——得出外逃荒也。中国全体农民要“衣食不虑”，谈何容易。

下午四点卅分到合肥。王一直帮我打电话，拿行李。电管局来车，送我上车之后方走。电管局招待所在市中心最堂皇的十字路口，七层大楼尚未完工，房子施工质量不佳，办公楼房已住满家属。招待所在四楼，住一北屋单间。食堂饭菜尚好，粉蒸肉一碗 0.35，没有吃完。上街找书店、药房，买到四颗“银翘解毒丸”。感冒颇重，整日喉痛不已。什么书也没买到。在旧书店租书处无意租到《州委书记》上下册，在合肥的日子好过了。

1963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五） 晴

昨夜看《州委书记》，九点多即上床。屋子很冷。早晨司机又送来药片并含片。

下午接到电管局，见到二位李局长（李仲春，刚从工业学院调来，李云廷是原电业局局长，电管局已同水电厅分家，直属华东管理局了）。一般抗战干部初见面时的闲谈，甚为客气。详细介绍了佛子岭干部的情况，及几个坝的漏水问题。今年涝灾暴露过去一些工程，大小问题甚多，不起作用，或不大起作用，老百姓甚有意见。目前系统都以 11 万联络，同上海网已升压 20 万通联。局内无水工干部，更无地质人员。谈了约两小时，并写好介绍信。随坐车到车站，将行李取出，司机暂搬到电管局存放。

晚上观电影《箱根风云录》，很好的日本片子，颇有气魄。写十七世纪凿一 1400 公尺引水隧洞的社会、自然两面斗争过程。原始的施工方法，竹管代水平仪的测量，甚感亲切。归来听说佛子岭的人事科长已坐车来接。

整天空时即阅《州委书记》，但到夜十二点，上册尚未看完。屋子很冷，浓痰极多。早晨已加了件毛衣，换穿棉衣、棉背心了。

上册的问题似乎尚未完全展开，问题似不如《叶尔绍夫兄弟》之尖锐（也许下册写了邻州的虚报与高压作风等问题），揭开了文艺界一些“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问题，恋爱与婚姻问题，首长的家庭生活问题。洲委书记还是正常的，无公务员亦无保姆，住得也简单，夫妻、父子关系都较正常。对反“个人迷信”则是肯定的，并涉及“个人迷信时代”遗留下的问题及当时的“告状”情况。也有老干部间的和平共处问题。有一段爱情与友谊的话颇值得抄下，这是我长期考虑过的：

“大家知道，爱——这是一种不如友谊那样巩固的感情，而且，无论如何也是更自私的，只有在与友谊并存的时候，爱情才是巩固的，长久的，忘我的。在困难的时刻，在人生的道路上时时可以遇到的容易摔跤的地方，友谊会扶助爱情。在爱情无能为力和不忠实的地方，友谊却能坚持，能经得住一切。”（P.91）

切尔诺古斯同洲委书记第一次谈话说“咱们每人都有自己痛苦的，但是宝贵的回忆，不值得拿这些事情来互相烦扰。”（切是“个人迷信时期”受过打击的老布）。

满街都是卖花生和大红袍的。像初中时一样，今天又吃了一小包（一毛钱二小两，花生五毛一斤）。

这东西会成瘾的。合肥卫生状况不好，交通秩序甚乱，今天还遇见压死人。其实汽车并不多，街道也不算窄。新盖的大楼徒有其表，施工质量差，特别是水泥地毛躁，灰尘越扫越多。

1963 年 12 月 14 日（星期六） 晴

昨夜十二点始睡。忍着冷与鼻喉的不舒服。夜晚浓痰浓涕甚多，感冒可能已到后期。

早晨六点即起床，补记日记。

仍到街上喝豆酱[浆]，吃油条、包子（1 毛一碗，一毛二——五二件），不收粮票，只贵二、三分钱。

搬到已空出的南屋，抢着看《州委书记》。午饭后佛子岭党委副书记（兼管磨子潭）罗志卿及人事科长徐 X（女性，长沙人）来，甚为客气。他们坐二部车来，有一小吉普可专放行李。罗是芜湖人，已 61 岁，部队老干部。下午佛站副主任徐慎平和司机亦来接头。王宝田来坐谈甚久，同他逛街，上“逍遥津”（三国张辽作战之地），一个小公园。看到丛竹，颇有乡思。同王上一饭馆晚餐，菜比北京略贵。鼻子塞得什么味道都尝不出了。吃饭时打发过四起要饭的难民，有年轻力壮者。

招待所主任原学水文的，说起从“水电”上读过我的文章，因而两天来证实我是何人了。

整个晚上读《州委书记》，到十二点始毕。邻州书记如昨天估计，是一虚报成绩的独裁者。隐射“斯大林时代”旧作风，而以主角书记代表赫光头时期“新人”。整个当代农业和工业生产中的形势和问题，特别是所谓农村文化问题全面涉及。对赫之政策全部支持，其价值就远不如《叶尔绍夫兄弟》了。看“叶兄弟”而得感冒，这次是感冒中强看毕。与柯切托夫何期[其]有缘。此种虚夸邀功，一手遮天之人，当年又何尝只外国才有呢？生活上之特殊，也有人并不落后的。如此写省委书记，作家必须相当成熟。熟悉内情，且具魄力，我们是万万写不得的。好像县委书记的对比也无人写过，生产大队长倒是记者、作家手下的常客。在篇幅上作者以 90%多写正面人物，10%写否定人物，分量安排甚当。

1963 年 12 月 15 日（星期日） 阴、雨

昨夜十二点服药上床。六点半起床。夜间痰涕较少，也许与屋子温度稍高有关。补记昨天日记后，上街早点。仍是豆浆、油条，然后上书店还书。直等到九点半以后，罗书记等始来。真如过眼烟云，离开合肥。下午近一点始到六安，请司机吃饭，花二元。有火锅。他们都能喝酒，也陪了一下。饭后到六安城内一转，还不如南下时之平江，似乎外货，土货都不多。六安是一专区。吃饭处在城外汽车路旁，原为百货公司，现改饭铺，即大而无当。旁边一个大戏院，摆到那[哪]里也是大戏院，据说通过报。里面还甚堂皇，但门窗很脏，里面估计是红红绿绿，俗不堪耐。“礼堂、戏院、大楼、招待所”，这是解放后几年一股大风，有的县大概也受影响。又经过霍山街道，更是简陋，而此区还是较富的。安徽大概是中国的中等省份，应当比广西好，但从今天经过的两个县城来看，则不如广西了。

五点多到达佛子岭，有郭沫若题字的牌楼，办公室，宾馆都修得很好。看见坝后那个小厂房，才想起五四年到淮委要人时，吴觉陪我与张灿明到响洪店去，是先到过佛子岭的。

法国的梧桐很好，宾馆饭厅顶棚的“藻井”也甚好。只是门窗全部朱红，给人以天天在办喜事的感觉。

今天的吉普车，到达佛子岭时看到尾水，看到两岸的山峰，前七年的生活如电影镜头在脑中展开。从第一次到古田，到以后能认定坝址，对有坝址的山与水，真正产生了感情，深深的感情。我当然可以写一部几十万字的七年回忆录，像戴维斯的出使莫斯科记。可能将历史档案都放进去，包括同林一山的争论，南宁会议上的考卷，自然是一部颇为动人的中国五年计划初期的好材料。如果两三年后仍将过实

质是“赋闲”的生活，也许真动起笔来，以娱晚年，藏之名山。

司机在路上说到曾希圣[122]在皖北搞稻田，两头失蹋，老百姓的怨声。现在“李葆华[123]很好。”

1963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一） 晴

昨夜九点上床，大概十点后入睡。五点醒来，觉得几日疲劳大大解除。感冒可能已近尾声。

早餐后，同罗到办公室，看王怀同志，谈话一阵，客拜主之意。十点以后始坐车上坝到船码头。水库水位相当高 120（坝顶 126？），电站小火轮专载我们两人和几件行李，甚觉过意不去。船运部门也有专船开磨子潭。搞了七年水电，还是第一次坐船在水库航行。如此观望山水，平湖空寂疑无路，两岸青山引我来。虽作寄客，也颇心旷神怡。装载木炭不果，罗引我登上山头，说春天一到，满山兰花飘香，并指出草丛中何者是兰花。

十二点半到达尾水下三里处登岸。暂住招待所，房子尚未腾好。食堂伙食尚佳，自己磨豆腐，炒肉片只三毛也。

见到许副主任，部队干部，好谈讲。晚上特来，要我多读《共产党员修养》。我则告以“普通一干部”相待，不要惹人家过多麻烦。

晚饭前到澡堂洗澡，这也是随俗，多年不洗这种池子了。

认识食堂两个大司父[师傅]，只求有辣椒吃也。

许说读过我的文章；合肥招待所主任原学水文，估计出我为何人，也说读过我的文章。大概当年的《水力发电》在水利系统中很有读者，尤其是常有对立面出现。

1963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二） 晴

昨夜睡得尚好。六点廿分起床。这儿天亮比北京稍晚。

早操还没恢复。感冒似已基本过去，今天痰涕已减少。

早餐吃稀饭 2 分。到罗书记家看望。随后他陪我参观坝和厂房。坝长顶约 320m，高约 70^{+}m。第一次看大头坝，原来“内部”也是空的，比连拱觉牢固，但比重力节省多了。不知高度是否有限制，否则，应提倡此型。厂房一台 1.6 万，在检修。蝴蝶阀，涡壳，尾水闸门。都是故人，不禁感慨系之。

下午罗又同我至相连的“冲”观看果园、菜地。共种桃、梨、苹果千余株，都已挂果，如无专人管理，将长不好。归途又看卫生所等，算是全部浏览完毕。谈到工作，他说帮助职工文化教育，原是部分派的也，站上也无专职教员。晚餐后去看许主任。原是保卫科长，讲了自己历史。一家八口（6 个小孩!）正围着矮桌吃面条，北方农家样子。晚上写毕五封信：琬、灼、苗妹、大胖，向部报销信。给灼姐信有此一段：第一次航行于已建成水库之中，不免感慨系之。今天又爬上坝顶，钻入坝垛，下厂房，看水轮涡壳，昔日种种情景，如镜头闪过。这种滋味，只我一人独知。鹰的翅膀折掉，变[便]变成小鸡在地上活着。我自认无个人英雄，但有浓厚的事业心。过去七年算有了点经验，但山崩地拆，摔下来了，夫复何言！因此这两天的感情上，觉得还是不该来水电站。我非诗人，无以遣情，只有一边含泪（写至

[122] 曾希圣：（1904—1968）湖南资兴仁。1924 年考入黄埔军校，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 年加入共产党，后从事情报工作。参加了长征。抗战中和解放战争中，主要在军队从事政治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过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1958 年在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位上，积极推行“大跃进”的极左政策，导致大量非正常死亡，中国官方公布的安徽死亡人数是 237 万。

[123] 李葆华：李大钊之子。1958 年至 1961 年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1962 年调安徽任省委书记。1978 年 3 月回到北京任人民银行行长。他是当年我和二姑李英华为父亲平反找的所有人中间最真挚、热情的。他说：当年是我处理错了，我有责任尽我最大的力量使李锐同志早日获得平反。——李南央注

此痛哭了一阵），向你写诉这么几句。我的此种残酷遭遇，人世实属罕见。也好，就在这儿教工人识字，学加减乘除，“将军当兵”，聊以自慰。

1963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三） 晴

昨夜睡足七小时，六点起床。早晨空气湿冷，怕影响咳嗽，没有恢复早功。

将灼信重写，压缩、增加乐观。九点起身赴石槽，走半小时，相当快步，有五里路也。先到邮局发信，然后是观“镇容”。有一家新盖的门面甚大的供销社，日用百货，什货，还有两家小什货店，一家裁缝店，一家饭馆，正在炸油条。进去吃了一根（一毛一根）。还有家肉店兼销铁器山货，还有一家竹篾铺，四乡农民络绎挑苞米来换布票。100 斤，8 元，布票丈七。这是吸收余粮好法子，农民当然甚为满意。途中还有个船码头。十一点返回，略觉疲倦。下游无大河湾，但夏天的游泳场总是可以找到的。来回途中，就有人向我打招呼。到裁缝处（私人的）补袖子，他也知道是“罗书记同来的。”也有家庭妇女望着自笑。大概是两个原因引起他们注意：罗书记亲自接来，如此客气接待；相貌块头。当然还是地方太小的原故。买了四毛钱干银鱼（非洞庭湖银鱼，乃本水库产小鱼），请厨房代炒。招待所张大嫂又送我一碗泡辣椒，三餐的菜就不单调了。中午是粉蒸肉，三角一碗，几乎可与马凯 9 角的相比，略少一些。如此水平，每月伙食 20 元左右即够。下午翻《康有为诗文集》，杜诗全部背得。杨深彦也能背诵许多经传史书以至佛经，博学强记是旧时代文士的一大本领，我们是被洋学堂耽误了。

正觉得屋子呆不住，招待所老周头送来炭盆，烧的白炭。马上暖和起来，可以关门读书了。

将食盒放在食堂备用，两位大师傅见我老自己洗碗，很是不满，要我如在家里一样随便。出自衷心，“如在家里”之言，我怎能不感动？他们那[哪]知我是无家之人。晚上观电影《英雄小八路》，中平。礼堂颇大，秩序很不好。第二个片子《中国木偶》，看了一点就回来了。

午餐后曾睡着一个小时，也是多日疲劳之故。

1963 年 12 月 19 日（星期四） 晴

昨夜十点即上床，五点多醒来，六点十分起床。做活动 20 分钟。大便已改在早餐之前。如能成习惯，真是大好事。北京两年，解手不规则，也成苦事。

早餐回房之后，屋内焕然一新：只剩一张床（原来三张），搬来茶几，靠椅，一大盆白炭火烧得通红。忙将桌子横放窗下，坐下写此数行，以记心情之愉快。今天起即按计划读书动笔如何？

上午开始读“列宁反修、机义斗争”小册子。还只二节，发觉仍是老写法，对历史背景，事实情况讲得很少，只是反正论点的引述。自然这也是重要的辑录。

下午借来几天报纸看了，并将“六评”读完（“六评”只在火车上听到题目）。晚上翻什书。十点上床。

生了炭火，室温 10—11℃。

上午罗又特来，怕我“着急”。说住房就同办公在一起，正合吾意。以五分钟时间向他讲了我的简史，他也谈了自己简史。大概是 40 或 42 年参加工作的，原先在地方基层，南下后做公安工作。原是佛子岭工地保卫科长。此人甚纯朴。

1963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五） 晴

昨夜睡得甚好。六点起床。做活动约 30 分钟。

读书计划尚在酝酿，拟先将六评摘要完毕，当然都要重读一遍。开始做一评摘要，再读二评。

午睡半小时，起来后头炸痛，两穴如中煤毒尾声情况。炭火应不致有问题。2 点缓步去石槽，三点半归来。买日历一本，芝麻糖一斤（1.35）。头痛稍好。仍读书。晚上读毕五评。许来坐谈，说房子刷了，明天可能干。真是待如上宾。谈照相，他学过刑事照相。

午餐大师傅特做一碗猪脑煮肝片，简直是名贵菜了。

1963 年 12 月 21 日（星期六） 晴

六点起床，做气功 25 分钟并略做活动。续读“列宁反修”小册子。一评摘抄完毕，开始摘抄二评。竟又午睡一小时。

上“桃花冲”（果园所在之冲，我取名也）唯一老乡家串门。粮食充足，养两口大肥猪，卖一口，留下一口 2 百多斤的自己吃。此地老乡都习惯吃猪油，卖猪留油。生产队一个半人，种九亩地（四亩菜地），缴公一千多元，真有本事。

又到医务所取药。咳痰，鼻涕仍多。

晚餐前后搬入新居，约 4X3.5m，刷得雪白。大概是一个 100 支光的灯泡。整理到十点，还擦了个澡。厨房大师傅送我一盆开水。招待所借我暖壶、脸盆、痰盂、褥子和被单，四五个人帮着搬家。就为此盛情，也应当有利于磨子潭也。

1963 年 12 月 22 日（星期日） 晴

昨夜失眠，新居之故。十二点起来服药，六点半始醒。没有做活动。河岸上的小毛[茅]厕甚多。好在是冬天。

厨房老王一早就用铁锹送来红炭火，又让去灌开水，实在感激。罗书记早餐后亦来坐谈一小时，只好说照顾过分了。罗是农民出身，曾在上海做过铜匠。无为四 0 年减租，42 年正式脱产做农会工作。谈到此地线路亦受台风影响，因是不敢自动化。邻居关系看来都很融洽，互相照顾。

上午洗衣，龙头甚方便，水源比招待所似干净一些。商店买茶缸一个。送我破电灯罩一个（新的要 0.72），城市则无此规矩，亦不便启口也。

午餐后，坐休 20 分钟后即去石槽。在竹篾具社磨了半个头[多]钟头嘴唇，算是答应 4 元钱做竹书架一个。2.5 尺宽 4.2 尺高，但不知做成何样，衷心则希望是一艺术品也。买暖壶一个，火钳一把。不论怎样缓步，十里路总要出汗。

今日读书不多，三评亦未读完。晚餐后与邻居管副主任（管水工的一个老中级技干，过去淮委管收方）闲谈淮河。几年发电，治淮情况。他痛感佛子岭修得不合理，不上算（我则认为两级当一级，装机总在 15 万左右，防洪也好些，实际这是一条发电河流）。临淮岗已停，河南、江苏都有意见也。也谈曾希圣之蛮干，淮北河网化问题，挖了许多河，现在桥也没有。“谁不同意就整谁，关起来。”“现在出了李青天。”这也是所谓“民间议论”吧。我只好说，做了好事没人记，一两件坏事则议论不已。

晚上将“初期”资料全部拿出，先了此夙愿。

给八号楼老刘、老任、老徐一信，非常感谢他们三人对我两年之照顾。将四川寄来的一封“官司”信（成都院一坏分子）转与北京处理，此人大概几年与世隔绝，还寄总局“李局长”。

洗衣、晒被。看完《人民日报》一篇报导，《从太行山到汾河湾》，大写农村的好情况、好形势。农村何其不平衡。

1963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一） 晴

昨夜仍服药上床，大概十一点后始入睡。今晨六点半，老孙送炭火敲门才醒来。如无人打扰，可能还睡下去，这是极罕有之事。来此后大便也较畅快。

上午到办公室借报看，另一副主任解问到生活需用品等。书架木工组可做。于是再上石槽，将竹架退了。归来仍觉不适，头仍炸痛。医务室又给了药。是否穿多了呢？试着将棉背心改毛背心，呢裤改单裤。室内温度因阳光充足，没有生火，也达 18℃。

下午省管局刁局长、佛子岭周主任来，罗、许同来。58 年到上海主持下放时，刁在，我却一点影子也没有了。谈了些农村用电和安徽系统等情况。招待他们吃了荸荠（对门邻居送来的）。晚上听刁的形势报告，没有多的新东西，但总是两年第一次听报告也。苏购粮花 8 亿美元，今年收 1.2 亿吨（去年 1.45 亿），国内两大问题：中苏关系和粮食。我们 64—65 两年方针还是调整、巩固、提高。

十点后上床。

1963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二） 阴、风

六点十分起床，五点醒来，做活动约 40 分钟。起风，天阴，降温，仍穿上丝棉背心。下午且换穿棉裤、棉鞋，通身棉矣。终日生炭火，不旺，室温 13℃。翻看“湖南历史资料”四本。读完三评。下午感觉视力很不好，戴眼镜也不成，只好出外散步。信步到聂家园子，一个小队聚居处。走入一家观看，每人 370 斤原粮，只 20%大米，其余苞米。一家母子二人，儿子体弱，不能劳动，生活就艰难了。住的是原来“民办中学”，猪就养在堂屋中。我的斗室应算是宫殿了。这种山区在安徽算是富的，能吃饱肚子的。中国农民什么时候才能过得像个文明生活。

晚上翻点什书，疲倦不堪，昏昏欲睡，伏案竟也睡着一阵。昨晚睡得也好。是什么原故？

1963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三） 阴

六点十分起床，在河岸做功。昨夜下了一场小雪，空气清寒。

整日生火，室温总在 10℃以下，窗户又不能不略开通气。要空气还是要暖和，矛盾无法解决。

“湖南历史资料”全部翻完，可利用之处不少。

许送来一则机组大修新闻稿，非常干巴，只能将文字通顺而已。

午间脱衣上床，未能睡着。起来头仍痛，只好信步上山。走到“磨子潭公社”隔壁人家一坐，做不速之客。家家养猪是一大特点。

晚上读“后主词”，仍困倦。今早起来，室内温度是 5℃。

1963 年 12 月 26 日（星期四） 晴

六点起床。室温降至 2℃。河岸做功并活动，手耳均觉冻冷，总在-6℃以下。河床已结薄冰也。

读关于李大钊思想发展文数篇，并翻已抄材料。所谓“进入角色”乎？下午读完四评，摘二评毕。解副主任（尚不知其名）来，闲谈此间生活学习情形。三点上山散步，四点归。夜读唐诗。不觉手痒，写此四句，情绪何其低沉也：

窗前推出拦河坝，案首翻破圣贤书。

昔日豪情何日再？有山有水心宽余。

将上床，又得四句，纪实也：

（昔）曾住兴华村，今来磨子潭。

南北五千里，依旧不胜寒。

十一日自京上车得感冒，今日方断绝服药，然痰咳尚留一尾巴也。

1963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五） 晴

六点半起床，只做了十分钟活动。

阅“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思想发展”等几篇文章。听周扬长文广播，不甚清楚。要展开全面战斗，各条战线动员。

酝酿先整理两文：早期哲学思想；五四时期的湖南革命运动。基本材料是够的。晚上看几天的报纸。总理非洲之行，意义重大。确实是去晚了一点。

上午室温一直是 8℃。改穿皮袄，棉背心则换毛背心，一点也不敢大意。千万不能生病。下午只出外散步一刻钟。

1963 年 12 月 28 日（星期六） 晴

六点半始起床。只做气功约一刻钟。必须六点起床。

与昨天同样，早晨室温只降到 4℃。生炭火后，即升至 8℃。

下午阳光直射室内，可再升 12℃ 左右。大概即此规律。

厨房老王或老孙，每早都送燃炭一锹并开水一壶，这也是人缘吧。

上午给灼姐一信，请买“五四时期马义传播”一书。以后当不胜其麻烦了。翻材料甚少。

下午理发。到木工厂取书架，并竹筒（作笔筒之用，还是楚怡小学时刻过此种竹笔筒的）。将箧箱书全部摆出，正好四格，当是磨子潭一大富翁了。再没有什么要等待的了，一切条件已备，只欠自己的计划与切实执行。

1963 年 12 月 29 日（星期日） 晴

六点起床。做功约 25 分钟。几乎终日翻读辛亥前后史书，并“湖南省志”。下午二点多曾散步到生产队，观杀猪。晚上在邻居家闲谈一小阵。至解副主任家，回拜性质也。

从厨房买到两个大萝卜，当水果吃，很觉凉爽。想起兴华村的萝卜来了。

杀猪确不是一件易事，四个人抓住脚头耳朵，一下也不能放松，才杀死断气，烫、刮、吹、剖肚。烫之前要用长铁棍捅那么几下（以便吹气），更得内行。

1963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一） 阴雨

昨夜睡得较迟，六点半始起床。仍做功约 20 分钟。

读完“帝义与中国政治”。此书写得简练，有观点，可能是作者成名之作。

下午上山散步半小时。看两天报纸。周扬长文略阅一过，当再看一遍，并做摘记。

晚上相当大的雨，真正是南方天气。机组已带负荷，河中流水滔滔，得二句：

开窗临“尾水”，涛声代鸡鸣。

大胖来信，云两年来对他思想教导，永不忘记，令我惭愧无已。欲睡不成，将前二句续成四句：

晓雾江上坐，今日又放晴。

“陋室”面“尾水”，涛声代鸡鸣。此乃早起做功时之观感也。

1963 年 12 月 31 日（星期二） 雨

六点半起床。太阳出山迟，只是微明。穿上套鞋做功。

周扬报告再阅一过，并作摘记（没有做完）。

今日放假，我亦不能终日伏窗也。

下午又雨，一直到夜晚不止。五点会餐，食堂共开十桌，四冷六热，甚为丰盛。与罗、许、解及数青年同桌，喝大曲，白兰地共约 3 两多，兴致尚好。饭后，许又来闲谈甚久，害怕我寂寞也。不知“老头”已如“老僧”，可以自对棋谱，看贴画字也。

一九六三年生活总账：共用去 900 元（1000 元）

吃饭　　440（内水果点心约 1/6）

零用　　160（内书报费约 3/7）

房电费　　94

特殊开支　　206（内计“来磨子潭动身用费”77 元，为寄长沙 100 元，呢裤 30 元）

收支相抵、超支　　180 元（寄灼姐 100 元不在）

共超支　　280 元（存款利息、卖旧书）

同一九六二年相比（1530 元），只占 2/3，基本上是节约了（同物价关系不大）。

如　吃饭　　700—440

零用　　450—160（书报 300——70）

一九六四年当可收支相抵也。按这半个月经验，伙食 20 元，零用 5 元即够。

李锐日记第六册[1]

Li Rui Diary Vol. 6

录诗专册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46 年—1979 年日记录入说明	xii

录诗

1. 1959 年 6-8	1
2. 1959 年 8 月 13 日	1
3. 1960 年 4 月	1
4. 1961 年 11 月 30 日	2
5. 1961 年 11 月	2
6. 1963 年	2
7. 1963 年 2 月 3 日	2
8. 1963 年 3 月 22 日	3
9. 1962 年 4 月 16 日	3
10. 1963 年 11 月 4 日	3
11. 1963 年 11 月 2 日、4 日	3
12. 1963 年 12 月 26 日	4
13. 1963 年 12 月 30 日	4
14. 1964 年元旦	4
15. 1964 年 3 月 6 日	5
16. 1964 年 2 月 17 日	5
17. 1964 年 2 月 25 日	5
18. 1964 年 4 月 7 日	6
19. 1964 年 4 月 8 日	6
20. 1964 年 4 月 9 日	6
21. 1964 年 4 月 11 日	7
22. 1964 年 4 月 26 日	7

[1] 李锐第六本日记的前几页是 1960 年 2 月 7 日至 23 日的日记，以后为抄录的中国古诗词和自己的诗作。这里我只录入了他自己的诗作，抄录的古诗词没有输入。1960 年 2 月那几天的日记合并进第五册内。——李南央注

23. 1964 年 4 月 28 日 7
24. 1946 年 4 月 29 日—5 月 16 日 7
25. 1964 年 5 月 18 日 8
26. 1964 年 5 月 22 日 8
27. 1964 年 5 月 23 日 8
28. 1964 年 5 月 28 日 9
29. 1964 年 6 月 7 日 9
30. 1964 年 6 月 10 日 9
31. 1964 年 6 月 25 日 9
32. 1964 年 7 月 8 日 9
33. 1964 年 7 月 23 日 10
34. 1964 年 8 月 11 日 10
35. 1964 年 8 月 20 日 10
36. 1964 年 8 月 22 日 10
37. 1964 年 8 月 29 日 10
38. 1964 年 9 月 1 日 11
39. 1964 年 9 月 30 日 11
40. 1964 年 10 月 13 日 11
41. 1964 年 10 月 14 日 11
42. 1964 年十一后 12
43. 1964 年 11 月 8 日 12
44. 1964 年 11 月 9 日 12
45. 1964 年 11 月 16 日 13
46. 1965 年 1 月 11 日 13
47. 1965 年 2 月 12 日 14
48. 1965 年 3 月 9 日 14
49. 1965 年 3 月 13 日 14
50. 1965 年 3 月 13 日 15
51. 1965 年 4 月 16 日 15
52. 1965 年 4 月 16 日 15
53. 1965 年 5 月 3 日 16
54. 1965 年 5 月 4 日 16
55. 1965 年 5 月 13 日 16
56. 1965 年 6 月 3 日 17
57. 1965 年 6 月 10 日 17
58. 1965 年 6 月 25 日 17
59. 1965 年 6 月 27 日 17
60. 1965 年 8 月 9 日 18
61. 1965 年 9 月 9 日 18

62. 1965年9月17日 18
63. 1965年10月 19
64. 1965年12月15日 19
65. 1966年1月19日 19
66. 19665年2月6日 19
67. 1966年2月13日 20
68. 1966年2月21日 20
69. 1966年2月28日 20
70. 1966年4月14日 20
71. 1966年5月30日 20

1959 年 6 月-8 月

庐山诗

含鄱口上望鄱阳，
变幻湖光霎眼间。
高处为云低处雾，
谈笑不觉失群山。

二百盘上神仙会，
仙人洞中仙众醉。
忽然平地一声雷，
披甲彙纲争近卫。[2]

二十三夜鬼缠身，
号角鸣金如罔闻。
一失足成千古恨，
丹心隔夜转黑心？

1959 年 8 月 13 日

江新轮上

一轮明月逐波游，
两岁破梦难潮浮。
衣袖犹携牯岭雾，
长江滚滚向东流。

1960 年 4 月

赴北京站[3]

二十五年珞珈魂，
孑然一身出国门。
山河五亿梦中会，
留得七载十罪名。

[2] 指争当毛泽东的近卫军，斗争彭德怀。——2014 年 3 月 16 日李锐对李南央的解释。
[3] 李锐 1960 年 4 月 23 日离北京赴北大荒劳改。——李南央注

1961 年 11 月 30 日[4]

尔请走尔阳关道，我自过我独木桥。
二十二年终分手，窗外白杨叶正凋。
世事当今正反闻，亲人一夜变仇人。
为避边寒返都日，一台压轴办离婚。

1961 年 11 月

返京道中

列车长啸过宝东，
兴华在望冷烟中。
白杨束天傲荒草，
土屋蹲地拒金风。[5]

雪里蹒跚寻豆荚，
炕头促膝话襟胸。
劳住饥同三百日，
心有灵犀一线通。

1963 年

一九六三年春节

有肉无酒又过年，
台灯伴我坐窗前。
且听广播圆舞曲，
忽忆儿时压岁钱（悲与欢）。

1963 年 2 月 3 日

深池水凉泅者少，
曾经沧海嫌池小。
来回十趟六百米，
费时两刻甘伏老。

[4] 李锐和范元甄在这一天拿到离婚裁定书。——李南央注
[5] 拒金风：指拒绝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要搞钱。——2014 年 3 月 16 日李锐为李南央解释。

1963 年 3 月 22 日

终日坐窗读书来，
从头攀越何必哀。
四年忘却花开日，
不觉桃花一夜开。

1963 年 4 月 16 日

游陶然亭

闹市遮颜过，小巷犹可行。
禁眼观世界，赤胆对苍生。
人间多雨露，海内有知音。
莫起今昔叹，把酒贱浮名。

1963 年 11 月 4 日

胡老舟投诗

漫道弈棋不贪生，
死多活少怎样赢？
贪生怕死哀何在？
请君释我个中情。
攻守兼备攻为先，
勇往直前方两全。
生死之间辩证法，
置之死地而凯旋。

1963 年 11 月 2 日、4 日

胡老讽我“把着”之病

黑白纷争是弈棋，沉思应着莫迟疑。
出奇制胜为上策，悔子虽赢不足奇。

答悔子之教

你死我活方为棋，贪生怕死可哀兮。

偏攻误守是我病，请君常候两不离。

答“生死问题”

棋道兵法论死生，争先攻敌第一经。
贪生怕死老挨打，懦夫之志众所轻。

1963 年 12 月 26 日

窗前推出空心坝，
案首翻破圣哲书。
昔日豪情何日再？
有山有水心宽余。

1963 年 12 月 30 日

此早起做气功时观感也。

晓雾江上升，
今朝又放晴。
斗室面尾水，
涛声代鸡鸣。

1964 年元旦

一九六三太匆匆，好书精读半落空。
无挂五牵再去国，有暇有闲当用功。
江淮一夜小寒雨，大别隔岸白头翁。
知命之年行看到[6]，来者可追敢懈松？

一夜雨声不息，山头则降小雪也。

又一首

虚岁今年四十八，
南来北去鬓毛雪。
磨子潭上两三冬，
文化教员寿半百。

[6] 快到六十岁了。——2014 年 3 月 16 日李锐为李南央解释。

1964 年 3 月 6 日 春联（墙报）

磨子潭上年年岁岁风光好，
水电站里日日夜夜干劲高。

堵塞一切漏水，培育四周山林。
掌握水文规律，确保大坝安全。

山高水深两不厌，心红志专总是欢。
江淮细雨辞旧岁，大别和风迎新春。

水机旦暮为电转，涛声日夜代鸡鸣。
终于争五好，每事学三思。

自制春联

山居浩气更风发
窗外涛声代鸡鸣（取消）

山居气清春不尽
窗外水活江有声

1964 年 2 月 17 日

天公知我有远行，
故洒雪花没山林。
白水坂上人家好，
应咒天公同我心。

1964 年 2 月 25 日

今年春节磨子潭，玉龙舞空吞群山。
坝顶新嵌明珠串，屋内随添白炭欢。
乱画桃符两百幅，喜拜新年八十间。
世味遍尝惟似我，不论甜酸苦辣咸。

（八十间乃八十户也。多一户一间房子。第八句乃是牢骚也）

1964 年 4 月 7 日

秀色满山无人夸，
暂请屈尊就我家；
一夜冷香潜入梦，
山草胜似山里花。

邻居见兰花已开，谓不可无诗。欣然应命诌此四句。郑板桥咏兰云：兰花本是山中草，还向山中种此花。尘世纷纷植盆盎，不如留与伴烟霞。我乃一俗人也。

1964 年 4 月 8 日

南宁记事

一电忽传飞鬱林，“三峡”误报作“三门”。
诸公为我捏把汗，成竹在胸奏圣明。
冤家廷对（当庭）各执辞，隔日上书论是非（应命隔日上书期）
文章自古憎命达，福兮祸兮我自知。

1964 年 4 月 9 日

一九五八年记事

弄潮海上翻复翻，
哀哀诸公赛八仙。
笑语洞中方七日，
世上已过一千年。

又

羡煞人间风格高，
不识时务学老鸹；
一呱二呱三呱叫，
赢得“怕鬼”心犹焦。[7]

[7] 1958 年 1 月 7 日南宁会议李锐与林一山在毛泽东面前辩论三峡问题后，得毛赏识，被任命为毛的兼职秘书。1958 年 7 月 7 日开完华东计划会议之后，李锐第一次上书毛泽东，委婉地对 1957 年制定的钢生产指标提出意见。毛没有反应。1958 年 11 月武昌会议上，毛找李锐谈话，提到这第一封信，说他信中“观点不甚明朗”。受此次谈话鼓舞，李锐于 1959 年 3

1964 年 4 月 11 日

乘风破浪突突烟，
姐姐夸它像真船。
跳绳数数一百个，
么么小女最偏怜。

1964 年 4 月 26 日

开国治淮谁为先？
佛子翩然降人间。
润河集上称雄闸，
今日方闻身已捐。（悄悄拆去史无前）

1964 年 4 月 28 日

四月廿七夜，窗外雨声不息，气喘又发，有感而作。

淫淫天雨人人忧，
一场好麦看歉收。
闻道寿县地又涝，
淮河定要好好修。

1964 年 4 月 29 日 —5 月 16 日

山居无日不看山，
远近高低不一般；
翠黛赭绿清蓝紫，
四时风雨艳阳天。

月初二次上书，谈 1959 年钢产量指标太高，影响全局。信写好后，恰遇陈云的秘书，李锐延安的老熟人周太和，便将信示之，周看了很赞成，又拿去给陈云看。陈看后说，信中多涉及计委，最好能给李富春看看，李锐照办，并向毛泽东说明。继之 3 月下旬在上海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又召见李锐，说李锐的信只给了他几根骨头，不给肉吃，意思是觉信写得太简单了。李锐于是第三次上书，谈了六个问题。上海会议结束后，紧接着召开八届七中全会，会上，毛当众感谢李锐给他写了三封信，说是“共产党感谢共产党”。但又说：李锐怕鬼，要改（给他的信先给李富春看）。当然 5 个月后在庐山会议上，毛则云雨翻覆了。——李南央注

四季山居景不同，
雪后朝睦映嫩红。
最是春雨绵绵日，
半家泼墨淡而浓。

山居日久更爱山，
早晚漫步山麓间。
山不厌高真豪语，
何日直上山之巅。

1964 年 5 月 18 日

几片麻黄素，哮喘不能平。
风送连夜雨，张（睁）眼盼天明。

山中春早归也迟，
已暑犹寒乱着衣。
哮喘老病又欺我，
坐床夜夜有谁知（我自坐床翻旧诗）。

1964 年 5 月 22 日

并非候鸟也南迁，不容蹉蹉霜满天。
什刹海边几忘返，烤肉季座堪留连。
把酒纵横天下事，停箸慨惊壁上观。
夜半宫门已在望，西风影子黄寺前。

1964 年 5 月 23 日

拙字居然上墙沿，
标语语录诗连篇。
山中无虎猴子霸，
一纸挥了七分钱。

1964 年 5 月 28 日

自况“无期”何日休，
安乐难共岂患忧。
合则两伤离双美，
二十二年已到头。

一九五五年（？）某夜，大吵一顿之后，在日历背面书一绝句，已忘，内有“无期徒刑”语也。过去写此等生活者有：踏月千万步，夜寒腿更沉。但愿人已睡，容我独吞声。纯粹写实也。

1964 年 6 月 7 日

家家户户麦收忙，昼夜连枷响磅磅。
夫妻双双紧刨地，儿女对对戏打场。
抢点玉珞抢送粪，赢得寸阴赢得粮。
磨子潭上四时景，最是五月好风光。

1964 年 6 月 10 日

七年踏破九州山，遍访水能天赐源。
以礼古田刘家峡，新安拓溪狮子滩。
大河上下学规划，三峡开发力争论。
雅鲁赞布尚未识，如今闲居磨子潭。

1964 年 6 月 25 日

喘息已了小挺尸，
通身如绵无所思；
仰看斗室天棚角，
蟢子悠然在挂丝。

1964 年 7 月 8 日

不料山中夏日炎，
热风当午和汗眠。
一阵蝉声一阵躁，
也盼如水夜凉天？

1964 年 7 月 23 日

磨子潭水千尺深，
安澜发电尽其能；
于我独作消暑伴，
日随鱼鳖戏翻腾。

1964 年 8 月 11 日

北海饮茶树荫浓，
人生难得此从容。
盛年不复又两载，
瓜片一壶霍山中。

1964 年 8 月 20 日

五年寄居何用嗟，
长安北望已无家。
飘飘沙鸥谁得似？
不厌不倦思无邪。

1964 年 8 月 22 日

山中一雨先得秋，
作伴鱼鳖且暂休。
旧业已荒旧书在，
依旧兀兀坐案头。

1964 年 8 月 29 日

长沙寄我苦瓜籽，
庐州无人识苦瓜。
半口犹嫌瓜太苦，
岂知味在苦到家。

1964 年 9 月 1 日

谁道山中无秋虎？
骄阳穿云收阵雨。
鸡鸭卧阴鸟倦飞，
汗塞气蒸赛大暑。

依依渺渺别秦淮，
断脸横颐山里来。
脉脉纱幕何日揭？
十年磨炼杵成材。

1964 年 9 月 30 日

一九三八年长沙大火时离开这个城市，一九四九年六月和平解放归来。入城之夜恍如昨日。不觉十五年矣。

十年一别回长沙，
夹道迎驻何健家[8]。
倾城花炮倾城醉，
消息播了东方霞。

1964 年 10 月 13 日

北戴河滨浪滔天，
元帅升帐遍地烟，
金门炮火惩而已，
公社阳光暖无边。

1964 年 10 月 14 日

一见钟情，
我的知己。
我没有注意你的美丽多姿，
只是关心你是否坚贞无比。
数不完的约会，

[8] 新湖南报社入城后，报社驻担任过湖南省长的何健的公馆。——李南央注

记不清的流连，
直到钻进你的心（里）底。
新安江你说话呀，
我怎么能忘记你。

我噙着泪写这些小诗，
是欢乐，还是痛苦？
是迷恋，还是无可奈何？
只有你们知音。
呵，永不疲倦的歌手，
创造美好生活的尖兵，
我剩下的一些感情，
全都交给你们。
你们都说话呀，
讲讲我对你们的忠诚。

1964 年十一后

赠大胖（未寄出）

十五年前一顽童，
如今上天乘火龙。
长江后浪推前浪，
舅舅齿老壮心同（珞舅）

1964 年 11 月 8 日

山中苦雨属春秋，
十天半月无止休。
小诗吟罢掷字篓，
旧梦难断心难收。

1964 年 11 月 9 日

念么么

每逢周末念么娃，

两岁即解忆爸爸。
山秋况是淫雨日，
更堪广播“小喇叭”。

1964 年 11 月 16 日

为么么作头像

蜡笔一盒九分钱，
红黄蓝黑色色全。
夜来兴遣雕虫技，
么女抿嘴对我嫣。

1965 年 1 月 11 日

迎一九六五

一九六五欣然来，
劳筋苦心曙色开。
逝水经天复化雨，
不夺青春誓不回。

歌德云，人之青春可再、可三。
诌此四句意犹未尽，因鸭公[9]“蔷薇客”，东施效颦，平生第一次填词。

叹老嗟病非我事，壮心未已千里志。
昨日不可留，赶上须迎头。
山高惧两足，水深喜常浴。
为何两不厌？素来不辞严。

读父亲遗诗有感

五十年前望仙桥，流水依依伤萍飘。
仆仆京官多心切，茫茫世事沧海潮。
曾盼粤东义师出，敢知神州赛天骄？
遗诗读罢如山调，今人喜歌“看今朝”。

[9] 鸭公：应指胡乔木。取“春江水暖鸭先知”之意，意即胡乔木任毛泽东秘书，对毛的意图领会最早。——李南央注

儿童采梅相赠

斜风细雨打春前，
人言梨杏开危岩，
多谢儿童攀折下，
山民不识岭上先。

1965 年 2 月 12 日

再游白水坂主人感言

昔日满山合抱树，
今朝举目秃童头。
只因寿县大军队，
挥斧创夷燃小炉。

1965 年 3 月 9 日

大兰易寻小兰少，
一箭一朵花开早。
公社友人夜送来，
幽香薰梦不觉晓。

1965 年 3 月 13 日

房前闲望　二首

春风喜弄柳枝条，
细看点点如吐芽。
山花未开且独舞，
隔岸观者剪麦苗。

四十里外四望山，
拔海穿云一千三。
当年豪气下蒙姑，
甘海直落金沙川。

1965 年 3 月 13 日

小诗自遣实可哀，
况无半点风骚才。
（壮心未已千里志）心情舒畅谈何易，
梦中有幸得抒怀。

1965 年 4 月 16 日

自贻　　二首

平生好画又好书，
作画作字不作诗。
盛年赢得身轻日，
也学打油专自贻。

一床一桌一箱书，
也是生活五岁余。
北去南来心不老，
明年不知在何处。

读坡翁诗怀念三个孩子

儋州留坡翁，
尚有小儿从。
牛矢觅归路，
溪边舞云风。

1965 年 4 月 16 日

风沙渐减十年春，
颐和西苑看游人。
常叹名园皆盆景，
世间胜景在无名。

无题

锦城壮志圣眷隆，春色满园海棠红。
应命捉刀意难补，传语落第文不工。

谈笑风生神仙会，霹雳雷惊九霄中。
惩躯旦夕何足挂，盖棺战友东南功。

雪梅粉梅影婆娑，
小兰大兰三五寡。
谢了桃红杜鹃俏，
山居两载得春多。

香雪一枝助精神，
薰兰数箭不染尘。
争妍桃李且相处，
似火杜鹃最觉亲。

危岩采梅风雨中，
乱山挖草荆棘丛。
柳岸桃花随手折，
学童归赠映山红。

1965 年 5 月 3 日

六岁寄居因何情？
牢骚偶语非素心。
圣代当今多雨露，
解铃还望系铃人。

1965 年 5 月 4 日

山高幸有雨脚降，越岭幽兰送余香。
涧水竹林人家静，茶芽麦浪相冠芳。
田间穿梭女送壶，膝上搭桥男育秧。
无限春光康皮坂，留连一日谢彭郎。

1965 年 5 月 13 日

抄完一书一轻松，
却又回到现世中。

春秋夏冬总伏案，
我岂愿作蛀书虫？

1965 年 6 月 3 日

多谢地球巡天回，
库水又暖重崖苔。
鱼鳖喜迎旧侣伴，
去年李郎今又来。

1965 年 6 月 10 日

水深鱼潜不飞鸥，
风恬波静无行舟。
唯有青山殷勤甚，
不厌日日观独泅。

须臾风起水开锅，
平芜地裂翻银坡，
双手劈开雪峰卷，
一身如在浪桥播。（摇篮）

1965 年 6 月 25 日

山中夏雨必作难，
喘息忽来不成眠。
倚枕莞然稻解渴，
明朝喜看葱翠田。

1965 年 6 月 27 日

听歌

我不是诗人，
写不出胸中的海潮；
我不会音乐，
谱不出心底的江涛。

然而我能领会，我喜倾听，
那些发人至情的诗篇（风骚），
那些扣人心弦的歌谣。
山中夏夜如此深沉寂静，
忽然传来邻居收听的一支歌曲，
它像月夜海波（江水）的鳞光颤颤，
它像山谷弯道的白杨萧萧。
是一段回忆，还是一腔向往？
是逝去的欢乐，还是盼望的来朝？
将我的感情蓦地燃烧。

1965 年 8 月 9 日

坐爱窗前桑，
忽见一叶黄。
叶有先伏老，
无视两鬓霜。

1965 年 9 月 9 日

自来苦事作京官，
身不由己牍如山。
忆否偷闲摆龙阵？
东四牌楼消[宵]夜摊。

1965 年 9 月 17 日

八月香飘又一年，
陈家老树真有缘。
秋客喜温童年梦，
远足岳麓采桂还。

老桂双双守竹林，
攀登尚未已瞧瞧。
如此秋光容独赏，
好枝尽折享众邻。

1965 年 10 月

蛛丝清拂灭蠹鱼，
国庆前夕大扫除。
萧萧秋风送秋雨，
万家欢乐我温书。

自来不喜死读书，
也曾人前笑腐儒。
谁道现世无报应，
如今竟成一蠹虫。

1965 年 12 月 15 日

荒岭茶棵陡且高，
牛郎诧语防老猫。
为平哮喘徐徐上，
费时三刻也自豪。

龙门岭上观奔岚，
万马当年跃龙岩。
闽中车迴三昼夜，
今朝漫步不赧颜？（何悠然）

1966 年 1 月 19 日

春节三度写春联，
豪情欢乐映门前。
抓笔羊毫三支秃，
磨子潭上七百天。

1966 年 2 月 6 日

紧跟少年攀柴山，
手脚齐上不为难。
回首水库落眼底，
不登巅峰不回还。

1966 年 2 月 13 日

危岩远望露娇容，
摇尽余雪向晴空。
别来一年香如故，
请君伴我过残冬。

1966 年 2 月 21 日

龙门无缘亲踏勘，
天上俯察一索悬。
报请禹王莫诧异，
有朝一日石壁关。

1966 年 2 月 28 日

早春何在登高山，
东岭西岭别有天。
峭壁荆丛喜钻越，
小兰不遇尽兴还。

1966 年 4 月 14 日

白衣战士非虚传，闪闪（兵丛）霜刃刀剪钳。
攻坚摧敌赖协作，救死扶伤凭红专。
寝废食忘当机断，手巧心灵着鞭先。
打破框框下乡去，开刀上门史无前。

1966 年 5 月 30 日

山中无特产，
唯有此荒茶。
妇孺辛苦摘，
价贱味亦佳。
千里寸心寄，
沈阳与长沙。（阿姊与阿妈）

（补遗）仿金陵怀古

楼台烟雨唱后庭，
王气千年一降城。
百万雄师渡江日，
江南从此一片春。
南海长夜识熊掌，[10]
牯岭松风饮茅台。[11]
何期自讼七年后，
影像不得入眼来。

[10] 李锐任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时，一日半夜被招进中南海毛的榻前议事。谈话中逢毛开夜宵，有熊掌，李锐应毛邀请与其共食。——李南央注
[11] 牯岭——庐山牯岭，这里应指 1959 年庐山会议初“神仙会”阶段人们的举止心情。——李南央注

一九六五年李锐日记第七册

第七册/Vol. 7
1965.1.1. -- 1965.6.16.

第八册/Vol. 8
1965.6.17. -- 1965.12.31.

1965 年日记注：

李锐 1965 年日记是分记在两个日记本内的。1 月到 6 月 16 日写在第 7 册内，6 月 17 日至 12 月写在第 8 册内。为方便阅读，将两册 1964 年日记内容合并于本文件。

——李南央注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46 年—1979 年日记录入说明	xii

一九六五年

七册

1. 1965 年 1 月	1
2. 1965 年 2 月	7
3. 1965 年 3 月	14
4. 1965 年 4 月	20
5. 1965 年 5 月	26
6. 1965 年 6 月	33

八册

7. 1965 年 6 月 17 日	37
8. 1965 年 7 月	41
9. 1965 年 8 月	48
10. 1965 年 9 月	54
11. 1965 年 10 月	62
12. 1965 年 11 月	69
13. 1965 年 12 月	75
14. 1965 年小结	81

七册

1965 年元旦（星期五） 晴

六点起床。做功活动 20 分钟。室温早晨又降至 5℃（近来多是 7—8℃）。早餐吃了一块炸糕和一块米锅巴和一碗自制豆腐肉片汤。比平日食量要多，以庆祝元旦也。

只是将《贝多芬传》摘完，整日同大家一样游玩，下午下象棋，晚餐后同青年们作“动{植钉}（27 孔）”的游戏（教会小汤作伴）。夜观《春燕展翅》。许多杂技有了发展。生活真应当是美好的。

1965 年 1 月 2 日（星期六） 晴

昨夜未服眠药，一觉竟睡到近七点（早晨广播喇叭没响）。多久未有之好睡。

今天将星期日前移，人们仍休息，我也略受影响，只将《贝多芬传》译者附文若干警句摘完，又将《戴高乐回忆录》摘完。只取其若干情景，心理之描述和一些比喻。

在供销店买到一本《实用农村手册》，真是百科全书。我是一个喜欢积蓄常识的人。

上午至许家一坐，回访性质。倒是听到一些情况：农村有两面政权，有四类分子当家的，有蜕化的，等等。抓民兵，要第一书记当政委，各省能独自作战，搞个兵工厂。

1965 年 1 月 3 日（星期日） 晴转多云

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给高济写了复信，云：戴高乐并非小丑，而是法国资产阶级中的一个人物。由于战前位低人微，战时寄人篱下，局面甚小，此书遂不如《丘吉尔回忆录》之规模宏大，史料繁多。但正因为如此，它所显示的一个不甘屈辱的弱者的敏感、倔强、奋斗和某些率真，比丘吉尔这个老狐狸就有可爱和动人之处了；从而也看到今日戴高乐的由来。请他帮助找书。

下午洗澡，仍贴胶布膏药。今天几乎没有读书，只看了报纸、“参考”。考虑“修改本”动手问题。能否一、二月分[份]弄完？

1965 年 1 月 4 日（星期一） 阴

六点五分起床。睡得不甚安稳。做功活动半小时。

洗衣服洗到九点多。将“戴高乐”与信寄出。看看报纸，下午才动手弄材料，算是开了张。写了三则补充，晚上又写了一则。

夜上课，讲《口技》，是好文章。

1965 年 1 月 5 日（星期二） 晴

昨夜恐失眠，服药上床。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整日伏案，翻阅过去已摘钞的材料，写补充两则。夜给王前一长信，问究竟哪一年进的东山高小：十六岁，1909？或十七岁，1910？斯诺所记几件事情，以 1910 年四月长沙抢米暴动为准，都有年代的误差。1936 年是 43 岁，自己大概也弄不清楚了。将来“修改本”定稿时，这类事当然可以含糊过去，无关大体，读者也无法察觉。但作为“史家”严正之笔，则应当弄准确也。

时股长送我一个冬笋，于是晚餐竟有三样菜：冬笋炒肉片，熏鱼，牛肉炖豆付脑。近来食欲消化

都很正常，大概同心情正常也有关。只是孩子们为何还不来信呢？

1965 年 1 月 6 日（星期三） 晴

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仍翻看材料，进度甚慢。下午参加学习，“政府报告”。农业拖拉机增 4 倍，化肥 2 倍，电力 22 倍，以及水利等等，但产量只比 1957 高一些。今年一般风调雨顺，这应作何解释？七年之中“伤了元气”所致？伤了什么“元气”？去年钢产量不知能否达到 1200 万 T？石油可能过了 1000 万吨。

夜观《友谊》。看“参考”。

1965 年 1 月 7 日（星期四） 晴、大风

又是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活动 20 分钟。

整日伏案，比昨日稍有进展。不能定稿之处即跳过，这样先将第一遍修补结束。

夜上课（补去年年尾的一次缺课）。将《我们的师表》翻完。徐老应补写一段。

十一点始上床。

卫生所门前的刺柏清理掉许多枝杈，弄了一枝回来，插入盆中，使房中添点绿色，空气中散发点清气。

今日理发。

1965 年 1 月 8 日（星期五） 晴

又是五点醒来，六点勉强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整日伏案，较有进展。然而遇到的问题是“独立思考”及“读书笔记”两段要重写了，如果哲学思想独立成篇的话。1916 年 7 月 25 给肖子升信利用了，单独写一小节。但插入那[哪]一段呢？大概以后问题会越来越多。暂时的办法是，凡属需要补充的材料，全部编写出来，如何剪接或施行大手术，下一步再说。或者在编写新材料过程中，会逐渐明确起来。

大概是炭火关系，上午头痛得很。下午大开窗户，也没去学习。但晚上也没有动笔。晚饭后为么么剥花生一小时，也是一种劳动。用脚踩的，或者踩碎，或者原封不动，不知大批做花生米究有何妙法脱壳。

1965 年 1 月 9 日（星期六） 晴

五点半醒来，六点起床。室温又降至 3℃。做功活动半小时。

民兵十来人脱产训练半月，准备检阅，因此近来同我一个时候起床了。

几乎整日没有动笔。遇到礁石，必须先绕过。翻阅摘钞的“马传”，并其他材料。下午洗澡。夜观《羌笛颂》。片子过长，不简练，没有余味，可动人之处反受影响。

1965 年 1 月 10 日（星期日） 晴、大风

昨夜睡得较好，五点半醒来复又迷胡[糊]睡着。六点三刻始起床。

上午将花生剥完，大拇指和食指都剥痛了。然后小汤来下象棋，又是 5:0。

中午弄来许多燃尽的柴火炭，饭后头即刺痛，还是没有接受莽牛营子的教训：严重的中煤毒。连

忙大开窗户，并外出散步。三点半以后才开始看摘记的“马传”， 直到夜间。头已不再疼了。

给苗妹信，责问为何久久不来信，原因何在。甚怀疑高音作怪。写了几句气话，恐对孩子反而不利，作罢。

为妨[防]失眠，服药上床，已近十一点矣。

1965 年 1 月 11 日（星期一） 晴

六点醒来，即起床。室内已降至 1℃。室外当在-9℃左右。仍坚持做功，活动半小时，穿皮袄，带猴帽，围巾。

办公室请写一横批，诗兴发作，书鸭公之菩萨蛮：攀山越水寻常事[1]。随诌四句，以迎 1965 年。意犹未尽，效颦，平生第一次填词，也算是菩萨蛮吧（俱见前“专页”），书之悬于东壁。

改作文卷，朱师傅有进步，颇觉安慰。备课。夜讲徐老谈艰苦奋斗，先讲徐轶事若干则，大家甚有兴趣。

1965 年 1 月 12 日（星期二） 晴

六点一刻始起床。做功活动 20 分钟。室温已接近 0℃。生一阵大炭火，升至 5℃。

将花生米包裹缝，给苗妹信写好。九点时头即疼痛，赶忙出外散步，吸换空气。今天似乎又没有做什么事，同头痛有关。

看完几天的报纸。“马传”摘记尚未看完。请大头帮忙又领来 55 斤炭。大晒被窝，彻底清扫床下，等等劳动，没有大出汗。称了一下，有 152 斤，大概同夏天差不多。

晚上许来，谈每周参加一天劳动事。久想去厂房，欣然应命，参加运行。

毛主席接见斯诺，看来此人一直还在正常的新闻事业的队伍中。1953 年肖三[2]同我谈不要提斯诺，也未动摇。当时曾考虑此人即使大坏，但《西行漫记》总是起过历史作用的东西，抹杀不了的。对待具体事情的历史观点，常常不易为人们掌握，尤其是关于当代的人和事。几十年几百年之后，往往是没有问题的，而当代常常有问题。这也是一种“功利”过甚之处。

1965 年 1 月 13 日（星期三） 晴

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开始将前面几页定稿，正式抄录，贴补到书上。这样也稳定情绪，否则又会动摇乃至停顿的。

下午参加学习，听社教文件。分站结合的问题仍是挪用公款之类。看完一周的“参考”。美国的日子确实不大好过了。印尼退出联合国，赞之曰“摸了老虎的屁股。”当是主席所添加的。

夜观《光辉的节日》。

[1] 刘再复回忆胡乔木的文章中引有胡乔木诗词的段落:“攀山越水寻常事,英雄不识艰难字,奇迹总人为,登高必自卑。……”至此可以肯定，鸭公即指胡乔木。——李南央注

[2] 肖三:（1896—1983）湖南湘乡人。少年时曾和毛泽东在湘乡东山小学同学。1918 年参加新民学会，1920 年留法、德国，加入中国共产主义者小组。1923 年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后回国做团的工作。1927 年再次赴苏，任中国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代表，后回到延安，曾任延安鲁艺编译部主任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外联部主任。

1965 年 1 月 14 日（星期四） 晴

昨夜睡得甚好，近来总能睡足七小时。六点十分起床。做功活动 20 分钟。

早饭后将报纸看完。九点始伏案。颇有 1957 年春节那四天突击的精神。虽然现在真是“老牛破车”了，但认真、“入定”似不减当年。为不打乱生活秩序，夜十点半停笔，并重服眠药。

1965 年 1 月 15 日（星期五） 晴

六点醒来时，仍极困。眠药之效。勉强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第二小节改毕，以下就要动大手术了，可能要全部改写，还在酝酿阶段，题目大概都要更动。

下午听佛子岭开会广播，听了一半，实在太疲倦。晚上摘材料。给灼姐信，催书，并告争取第一季度弄完。临睡之前，拟了一个“新目录”，最大更动是将“新民学会”抽出独立成一章。

1965 年 1 月 16 日（星期六） 晴

睡得尚好，睡足六个多小时。六点十分起床。仍做功活动半小时。

整日伏案，大有收获。动了大手术，将“独立思考，刻苦锻炼”与“一本笔记一本书”打烂合拼。一节写如何好学深思（保留“一本笔记一本书”之题）；二节写如何“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即用此题），写读报、读什志，游学等；三节写“野蛮其体魄”，即体育锻炼。直到夜十点。第一节拼写基本完毕。将改好的第一、二页与小汤看了，他说比原来的好得多。

上午公社王会计来谈四清退赔情况，多者有上千元的。一个大队文书带着留声机出差，还有逛上海的。干部不纯，总是农村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执行甚严，房子不能作抵，只好卖瓦（二分一块），卖猪最为通常。手表、衣料等退出甚多。实质乃变相贪污，亦如三反时情况也。农村干部总要学城市的样子，城市就是舒服得多，这也是根本性的矛盾。

1965 年 1 月 17 日（星期日） 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准备多睡一阵。六点半始起床。

仍终日伏案，着手写新的第三小节“从天下万事万物学之”。现在就两面贴补的办法，翻阅不便，如果灼姐能寄下一本，就可单面修补，好经常斟酌了。

下午佛子岭广播会报告形势，零星听了一点。

夜观《满意不满意》，很有意思的片子。

1965 年 1 月 18 日（星期一） 晴

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整日伏案。续成一小节。大概困难的还是哲学思想那一段，到底怎样写，还没想好。

略备课。晚上将第二册语文最后一课讲了，并复习语法。由于学生之笨，与不用心，上了点火。马上察觉，为什么不怪自己教得不好？讲了两个半小时，晚上再无力熬夜。

1965 年 1 月 19 日（星期二） 晴

昨夜犯戒自调，近日 Sex 有高潮之意。不想控制，是不是要找点佛经读读？六点十分起床（五点一刻醒来，以为是六点一刻了）。仍做功 20 分钟。

终日伏案。从供销店买来一种较好的纸，作垫衬纸抄正稿之用。用带来的两本“修改本”剪贴定稿，进度颇快，至夜十点半，已贴补、重抄定稿 23 页矣。

晚饭后听传达挪用公款的一个文件。此间此风甚炽，一直不以为然，现在是非认真办不可了。农村干部逼得那样紧，机关企业松了更不成话。

1965 年 1 月 20 日（星期三） 阴

昨夜睡得不甚安稳，似与消化有关。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天气大暖，早晨室温 6℃。整日伏案，直到夜十点半。已到四十几页，心境完全沉入也。

大概许几次来见到东西墙两首“菩萨蛮”甚不顺眼。下午老赵竟来要抄下，甚有意思。当告他内容，东壁者乃勉励自己也。此阕如传到“月坛”[3]去了倒好。要问我何所为而写？未能忘情之作也。何情未忘？水磨生电也。嗟呼！

开始有点不高兴，晚餐时，心中如一块板，颇有山上之味。很快平服，心平气和。具体时、地、人，当然应当客观，应当入境就俗。切记切记。

颇想开夜车。仍服下眠药，勉强上床：不打乱生活秩序。

1965 年 1 月 21 日（星期四） 阴

服眠药总多奇梦，而且醒来必漂漂渺渺，留不下一点印象。六点广播响，实在不想起来。仍然起来，决不能开例。活动半小时。

早饭后为民警王信才写春联、中堂十多幅，他是要带回家去用的。

被单上弄了点墨，又洗被单，弄到十点半才伏案。今天将已写草稿全部移抄完毕。下面一节专写“刻苦锻炼”，“哲学思想”拟放在“学生时代”最后一节，分量重，在写作顺序上这样也好承前启后。他究竟是一个思想家。

徐寅生的文章尚未细读。大凡一个人办通了一项专业，有了思想水平，必能总结出一套东西来的。

夜观《聂耳》，很好的片子。歌舞团一部分可精减一些，码头工人和结尾（写《义勇军进行曲》情景）印象很深，颇多外国片手法。赵丹演来不易，张瑞芳甚恰当（也是自己当年回忆）。给王前信，提出杨昌济著作等十个问题，请他协助。给琬姐信。十一点始就寝。

1965 年 1 月 22 日（星期五） 阴

仍六点起床。睡得不安稳，梦多，似乎部里有人告我：“已更正了。”云云。活动 20 分钟。上午看报，又有反修材料了。整日伏案，只基本写编成“野蛮其体魄”（即“刻苦锻炼”）一节。下午也没去参加学习。

1965 年 1 月 23 日（星期六） 微雨

六点起床。略做活动。

今天到厂房参加运行班劳动，按时到达。郑焕华的班。先只能了解一点表面情况。中午归来，略觉累。下午参加打扫清洁后，四点半回来。开始觉得头痛。仍按时晚餐，而且吃的较多，头就越来越痛了，如中煤毒，如酒醉之后，坐卧不安。于是听广播，力疾改文，将“野蛮其体魄”定稿。十点时，拿

[3] 当时水电部办公楼在月坛。——李南央注

出这日记本，几乎支持不住了。

1965 年 1 月 24 日（星期日） 阴

昨夜擦上万金油上床，一点醒来，几失眠，头痛之至。再睡着后，竟连做奇梦：公来到我处，款以好菜，各种乡味，谈鸭公之词，不知怎么高音也来了，带来小妹、么么谨见。以后就模胡[糊]了。六点又擦上万金油，好像续梦。直睡到七点半始起床。整日如病后，头仍沉痛，不想吃饭。午餐吃面一碗。晚上请老孙炒了醋溜白菜和酸菜。

还是伏案，将“作风、性格”（拟改名“通身都是胆”）一节编整完毕，而“学友会与工人夜校”则贴上而已。

夜观《两个巡逻兵》。十点一刻服眠药上床。

1965 年 1 月 25 日（星期一） 阴

六点五分勉强起床。做功活动 20 分钟。到下午病态始基本消去。

将昨天贴好的两节复看一遍，准备接着写哲学思想。翻阅已摘记的材料并有关书籍。必须赶快动手，否则会拖下去的。

夜期终考试，只到十三人。

1965 年 1 月 26 日（星期二） 晴

昨夜睡得尚好，六点五分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民警队为学生补考，下午也有人在宿舍补考。利用时间阅卷。只有几个人在 80 及以上，多数是 70 多分。除个别人以外，课堂作文水平实际是小学生而已。文化的提高，实在不是易事。

想动手写“哲学思想”。晚上许来坐谈甚久，要我不参加劳动了。之后汪元宗又来闲谈。连提纲也没拟出来。原书七、八两小节可合并成一节，“新民学会”同“勤工俭学”合并成一章，“哲学思想”或放入“学生时代”或放入“新民学会”。

接高济信，积极帮我找书。《马恩传》上卷已寄出。

1965 年 1 月 27 日（星期三） 阴

六点十分始起床，广播响晚了。仍做功活动 20 分钟。

几乎看了一天的“参考”，集了十张没看。核弹仍在引起议论，真正心虚的还是帝国主义。对我之一手抗美，一手抗苏，之坚决，毫不妥协，大概也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晚饭后听传达社教新的文件，一律称为四清，全国一天之内传达到基层。听了一遍，似乎没有特别紧急问题。

酝酿下一节，如何合并。开始写了一个头。避开夜车，十点三刻上床。服眠药。

接灼姐信。

1965 年 1 月 28 日（星期四） 小雨

六点五分起床。做功活动 20 分钟。

未能终日伏案。炭火生得不大，但连续坐屋内两小时即头痛。下午曾在外面散步一小时。

将试卷全部看毕，分期考、作文、学习精神三类判了分数。

“心忧天下”一节拼写出来，很不满意，还得改几次。这样，“学生时代”就只剩下“哲学思想”一节了。

收到灼姐寄来的一大堆本子，一年也用不完。

夜九点，商店小陈来求书春联十余付[幅]。

1965 年 1 月 29 日（星期五） 阴

昨夜看材料到十一点，想写的东西颇多。“思想方向”（暂名，比“哲学思想”好）还不能动笔。精神亢奋。服眠药上床。下半夜奇梦，遇林总，请为说项。在山上时大概有过此念头，六年后来入梦也。

六点十分起床。活动 20 分钟。

收到高济寄来的“马恩传”第一卷及《新建设》五六期合刊。急忙流[浏]览。材料丰富，分析深刻，但似为材料所束，不如梅林之简练而富文采。

下午洗澡，贴狗皮膏药（右上臂一直没好），颇见效。晚上买年货：平[苹]果七斤、花生 2 斤、花生米一斤，共费约 5 元。将收的花生五斤全部送小伙子们。这样，我自己劳动一场，几乎半斤也没有吃到嘴。

给高济、灼姐信。

1965 年 1 月 30 日（星期六） 晴

昨夜仍十一点睡，六点十分起床。做功活动 20 分钟。

几乎整天写春联。纸裁得不当，写起来甚别扭。为朱医生书一大幅。日子过来真快，去年写春联好像昨日之事也。字略有进步。纸小，用一支破笔，也很如意。

夜读“马恩传”。有三位客人来坐，款以花生。下象棋几盘，此间似无对手了。

接苗苗短信，甚潦草，极不快。

1965 年 1 月 31 日（星期日） 阴

昨夜十点上床，睡得尚好。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续写春联。为靳遐辉书“中堂”两幅（咏梅词今古二首，有跋），颇觉得心应手。

接琬姐并母亲信。原来母亲接我苦瓜诗后，过两天即写好复信，并将父亲诗原稿和她自己四十年前诗稿一并寄我，被琬姐耽搁了。一大堆孩子们的照片。高兴极了，这就真是让我过成一个愉快的春节。

读书不多，晚上有人来下象棋，把花生吃光。

1965 年 2 月 1 日（星期一） 阴

六点十分起床。做功活动 20 分钟。

一片过年气象。但老虎灶的孩子唯一的一个带钻铲的狮子灯，说是纸糊的，“迷信嘛”，被禁止了。这是在这儿一年来看到的孩子们仅有的欢乐，里面点上腊[蜡]烛，作为主人的孩子拉着骄傲地游行着，后面一大群孩子跟着，又高兴又羡慕，现在却被“革命化”革掉了。

晚餐与时股长一起，喝了两杯葡萄酒，一小杯大曲。司务长切了很好的拼盘，做了一盆好腰花汤。

夜观《为了和平》，取材闻一多事件。白杨比赵丹演得好，内心的东西较多。王宜富、小汤、光聘

来打扑克，款以甜酒冲蛋（时股长送的一碗自制甜酒），花生糖，竟到晨四点。真是守岁了。

一月份费用 41 元，20+21，内中过年费用约 9 元。

1965 年 2 月 2 日（星期二） 晴、春节

七点半起床，到底觉得疲倦。做了一件事：为谷师傅画了张头像，仍用腊[蜡]笔。多久的心愿。今年只 51 岁，看去似已六十了。十五岁进小煤窑挖煤，直到 1952 年始离开。近二十年的牛马生活，眼睛坏了，身上很多伤痕。最好的劳动本色，完全闲不住，总要找点事做做。整个神态似在“忆苦”。

夜观朝鲜片《游击队的姑娘》。

母亲的信写得很好，体贴而鼓励：“希尔心情开朗。自己不可太省。我已年过古稀多了，没有甚么了不起。希尔好好保重身体，往后再为国尽力，不使为娘的担心着急，即是尔的好意。惟我心里时刻不能忘的，母子团聚，其他一切都不在乎。”寄来的诗都是五十多年前和四十年前的原稿，嘱我保存。现录存于此：

父亲诗：宿望仙桥

才是离家又说归，一肩行李总相随。
夜长不寐围炉坐，且数鸡鸣到几回。
世事如棋我不知，望仙桥下水依依。
此行犹忆离家日，到我归来腊尽时。

三十韶华容易过，一官奔走为谁忙？
若非时局艰难甚，那得偷闲返故乡。

送江浴民之蒙古

边塞烽火急，男儿度玉关；短衣三尺剑，匹马万重山。
传书有雁还。楼兰犹未斩，莫唱大刀环。（原为一句空——李南央注）

母亲诗：春夜感怀

幽房独坐意绵绵，剔尽寒灯尚未眠。
纱窗月黯花无影，惟有钟声到耳边。

春分节眺望有感

天桃犹未谢，刘郎已别离。
来年春更好，莫向杜鹃啼。
（以上两首当是父亲离家时所作）

以下四首当是父亲死后不久所作：

鹣鹣比翼忆当年，如今无复话前缘。
伤心怕读遗书缄，泪洒斑痕一纸钱。

停针无语对容光，不禁心酸泪自双。
自信愁肠成万结，任他事事总难降。

自怜薄命更谁如，忧到无聊恨转随。
且问箇牛谁管束？来生莫误百年期。

不信幽明路不通，梦魂犹识笑音容。
知否家庭寻乐处，阿儿更比女聪明。

父亲诗格调较高，显然受玉溪生的影响（记得父亲遗书中有广东版李义山集），母亲诗则一般闺怨体也。“伤心怕读遗书缄，泪洒斑痕一纸钱”则是纪实，五六岁的回忆尚有印象也。

1965 年 2 月 3 日（星期三） 阴

昨夜十点即上床，服眠药，一直睡到七点一刻始起床。
谷师傅头像最后修改，并题像赞：

煤窑念载，牛马生涯；双瞳膜翳，满身伤疤。
江山色变，劳动开花。老而益壮，谁人不夸。

算是了却一件心愿。磨子潭一年，只有这位老人令我发生感情。人们评定颇好，只是太“苦像”。很难再改动了。
读了一点书，总有人们来去。夜观《青云曲》。王宜富等又来打 40 分，近十二点始毕。

1965 年 2 月 4 日（星期四） 阴、立春

七点半起床。服眠药总睡得较好。
几乎打了一天的扑克。假期无事，人们到处成局，我只好破戒奉陪。晚上王宜富等又来，九点半即结束。年算过完了。真正玩了几天，看了点书。十一点半始上床。

1965 年 2 月 5 日（星期五） 晴、多云

七点一刻起床。
上午人们仍休息，看赛球。佛子岭的客人来房一转，问到昨夜演出印象。只好撒谎说不错。
续读“马恩传”，第三章“青年黑格尔运动”难啃得很。西方哲学，基督教问题乃至西方历史都不熟悉，没有这方面知识，就更难读了。但必须硬着头皮读下去。直到晚上，这一章仍未读完。
老虎灶的孩子从山岩上砍下一枝半开的梅花，插在河畔，被我远远看见。请求之后，小男孩慨然送给我了。将刺柏丢掉，插入盆中，置于墙角，俨然一株雪梅。从外面进来，一股熟悉的水仙花香（在六铺炕没有买、养过梅花），真是意外意外的机遇。

1965 年 2 月 6 日（星期六） 晴

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奇梦，现在记忆还清新如梦：那位“多言”的市长约我与高音商谈（似乎高音在彼家工作），让我仍去参加那种会议。会上公一认出，必然请我出去。我决不愿去受此待遇，乃至痛哭。后拗不过两人劝说，去参加会了（会场在一七层楼上）。公一边讲话，一边走过会场空道，看到走向我这边来了，我将帽沿拉低，仍被认出，于是将我拉出来，我就随他一同到会场外面。我与他辩论良久，记得最后我说了一句“既来之则安之”，打动了他，欣然同我再进会场，叫人拿酒来，与我干杯，全场欢然。这类幻想，过去几年中也许闪过，终于来到梦中。
六点起床。做功活动 20 分钟。
续读“马恩传”。青年黑格尔读不下去，脑子开小差。结果成七律一章“读父亲遗诗有感”。

夜观《丹娘》，不少斯大林的镜头（新闻片剪辑的）。苏联人看不到这类片子了。看了五天的报纸。

1965 年 2 月 7 日（星期日） 阴

昨夜九点半即上床。七点始醒来起床。多久未有之好睡。但是仍不想读书，又找不到其他事做。看报纸，出外散步，下午同三个青年去石槽。因雨，半路折回。只好又打一阵扑克。

接灼姐信，颇不以我对高音保持“人情”为然也。

1965 年 2 月 8 日（星期一） 阴、小雨

昨夜九点半上床，睡得甚好。又做了一个类似前夜的梦。似乎以历史为主，老高也参加了，最后仍由公出场，云云。

睡得好，却仍觉疲倦。读书一天，将第四章“激进民主主义”读完，第五章“莱茵报”也读了一半。材料摘引过多，特别是注解部分，这完全是专家们的读物。

1965 年 2 月 9 日（星期二） 多云

昨夜仍九点过即上床，睡得甚好，只是做一些生活上的短梦。六点起床。小雨。在屋檐下做功十分钟。

睡得好，精神仍不见到好，这种读枯燥理论书的生活大概是不能振奋精神的。于是看了一上午的“参考”，下午又看报刊，直到晚上，才开始读第六章。

夜观《公社定有回天力》。

1965 年 2 月 10 日（星期三） 阴

昨夜又睡了八个多小时。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勉力伏案，读完第六章“转向共产主义”；第七章“德法年鉴”读了一半，脑子实在受不了。下午到公社一转，遇见王会计和组织委员（新来的）。二十三条下来，退赔紧张空气稍缓一点。“重点在整党内当权派”，这就极其明确了。夜翻旧诗到十点半。

1965 年 2 月 11 日（星期四） 晴

昨夜睡得不安稳，竟 out，也是稀罕之事。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八点到公社，同汪烈龙一起上白水畈。他昨天又约的，不能不领情，也是藉此活动筋骨，几乎自停止游泳之后就没有多活动过了。在他家午餐，款以八碗，还是过年的派式也。谈起白水畈过去树成林，都是 58 年大炼钢铁烧掉了，现在一颗[棵]大树也看不见了（实在是林业、农业和人力齐受影响）。生产队收入，去年一工在七角左右，这还是较好的。30 元一月，在农村就是好收入了。大队干部工分补贴不到 100 元，劳动多的才三个月，少的廿来天。如何养家？

买了一袋鸡蛋，提着回来，已下午三点，算是走了廿里山路。连忙洗澡。甚累。晚餐后仍看不成书。大概是见到农家的融乐空气，妻儿依依，不禁有感，想起么儿。从书架上信手拿下《吴梅村诗集》，真是后悔：又翻到“悲歌赠吴季子”！旧诗还是不应当去翻，消极的东西过多也。

见到汪烈土已不认得了，甚是不安，催快治疗。

1965 年 2 月 12 日（星期五） 晴，室温 16℃

昨夜睡得甚好。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天气如阳春三月，蚊子突然起飞咬人了。

棉衣、毛裤都有点穿不住，但不敢脱。终日伏案。“马恩传”终于看毕，并开始做摘记。又请人在老虎灶后山石壁上采了粉梅两枝，原来的一大枝白梅已经盛开两天了，剪成短枝插入“竹瓶”；粉梅置墙角，如一小树，冷艳之至。

晚上张道兴来走棋，特将晚报上两个全国冠军的一盘棋摆了一次，很有意思。

1965 年 2 月 13 日（星期六） 晴

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又是大好晴天。

参加植树挖坑。上午在西坝路，下午在东坝路，在堆石中挖，颇吃力，又久不劳动，手指也磨裂。下午三点半提早回来。洗澡，疲倦之至。晚上无力看书，读杂书，看报。张道兴来，下象棋三盘。

1965 年 2 月 14 日（星期日） 晴

近七点始醒来。没有做活动。

天气仍然很好。气象预备[报]谓多阴雨，完全失效。早餐后广播太吵人，只好洗衣。下午为活动筋骨，同王俊峰（河南小王）到石槽，将两袋棉花带去脱籽，排队者甚多，只好请邮局老刘代办。回来时走得很累。

晚上一大堆人来扯闲谈，真正的闲谈。谈起河南农村妇女找对象：“一个花嫌小，三个花嫌老，两个花难找。”有趣得很。

断断续续将第一章摘记做完，力争本周全部摘完。晚上闭窗之后，梅香真浓。马克思比我整整大 99 岁，因此便于记忆有关的年代。最巧的是，中学和进大学的年分[份]与我是相同的：1835 年进波恩大学，1836 年就向燕妮求婚，他的爱情生活开始得多么早（我是 1934 进武大的，1936 初恋）。

1965 年 2 月 15 日（星期一） 雨

六点起床。下雨，不能作活动。大概硬是感冒了（前天在山头挖坑，不能不脱衣，风又大）。整天喉头发炎，多粘痰。含喉片，服感冒药。上午续做摘记。下午给琬姐、母亲写信。录上“读父亲遗诗有感”，并其他几首小诗。

夜观《新兴运动会》。千岛之国大概非常美丽，此生是无缘观光了。十点半服眠药上床。

1965 年 2 月 16 日（星期二） 阴、雨

昨夜粘痰多，时时吐之。一点半又服眠药并蜂蜜，大概闹到三点才入睡。人们奇怪我没有早起，盖今天是元宵，食堂炸油条也。

穿上皮袄保暖，精神尚好。给母亲信，又誊录一半。小字写不好，写百来字手即酸，平时少用之故。

没有看书。取来一种含阿片的甘草片。身体真是不行了？

1965 年 2 月 17 日（星期三） 阴

睡得尚可。七点始起床。总是病态，没有精神，胃口也不好。

看了几天的“参考”。续作“马恩传”摘记。觉得累，找来一本《白洋淀纪事》，换换口味。但篇篇松散，作者好像就是那篇《荷花淀》是好的。说是小说，都无短篇应具的情节，远不如康濯、马烽[4]等人之作（作者同他们应属一类）。

1965 年 2 月 18 日（星期四） 阴

七点起床。感冒后期现象浑身无力，多痰多鼻涕。闲坐不住，只好将那本“白洋淀”翻完，如同吃了一堆生枣子。

晚上厨房老詹为我做了烤饼，吃了小半个。

1965 年 2 月 19 日（星期五） 阴

七点起床。上午作了点摘记。下午洗澡，未能出汗。翻“宋诗选”。

1965 年 2 月 20 日（星期六） 阴

仍七点起床。终日没有精神，没有胃口，多痰多涕，感冒似在继续发展。勉强作点摘记。翻翻旧诗。

夜观《五朵金花》，看过两次了，仍使人兴奋。无聊，打扑克到十点多，很不应该。

1965 年 2 月 21 日（星期日） 雨雪

七点半起床。下小雪子。

仍同昨天一样，感冒在继续，畏寒。下午洗澡，未能出汗。两顿均吃面，放辣椒，稍稍发汗。又打扑克一天。必须戒了。生炭火，翻旧诗。采梅绝句哼成，“再游白水畈”亦成句。每天要听一遍“每周一歌”，颇有感于当年。

1965 年 2 月 22 日（星期一） 雪

仍七点起床。室温早晨已降至 3℃。痰涕不断，通身酸软。朱医生建议打了一针“安乃近”，并服 APC。

做了一点点摘记。下午参加业余学校开会。看“参考”、报刊。夜开学，到者十余人。新增加三个学生。议举优秀学生两名：俞士忠，赵怀保，赞成马新维者亦多。

1965 年 2 月 23 日（星期二） 多云间晴

仍近七点起床。今日较好。上午作摘记。出了太阳，抢着洗衣，打扫房间。甚累。下午洗澡，看报。夜看报。觉精神较好。打“安乃近”，仍服 APC。手痒皮炎开始。

[4] 马烽：（1922—2004）山西孝义县人，原名马书铭。四十年代解放区著名作家，山药蛋派代表人物 ，这一流派的作品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口语化的写作特点，追求生活的真实，反映生活的矛盾和问题。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文联执行副主席，中国大众文艺研究会会长。其代表作有与西戎合作 1946 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五十年代初期的《结婚》(曾入选中学课本)、《一架弹花机》，六十年代初的《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七八十年代则有短篇小说《结婚现场会》、《葫芦沟今昔》。其他体裁上，著名的有电影剧本《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咱们的退休兵》，长篇传记《刘胡兰传》等。

1965 年 2 月 24 日（星期三） 晴

六点半起床。早晨室温仍 3℃。好天气。

今天算是基本恢复了正常状态，能够伏案五六小时了。摘记已进行到第四章，下午还参加了“学习”（照例的扯闲谈，从豹子爬树到癞头。唸了一段社论，又到“双革”，以及困难年代等，有什么法子）。看完三天“参考”，外电对同盟条约十五年双方贺电分析甚详。苏方避免谈美国，谓中苏关系实质仍原地未动，只是莫斯科的方式、口气变了一些。

老刘送来棉花，竟将近五斤，生平创举。劳动之不易，一生白吃饭白穿衣，实在愧死。

1965 年 2 月 25 日（星期四） 晴、多云

昨夜近十一点始入睡。四点醒来，失眠。六点半起床。

一天精神尚好，整日伏案，摘记已做到 363 页。下午和晚上都到户外做了点活动。夜给灼姐信。农村问题感触甚多。二十三条是很对头了，但公社、大队两级干部，今后生活困难问题如何解决？一切决定于干部，干部问题又在如何防止特殊化。

1965 年 2 月 26 日（星期五） 阴、小雨

昨夜十点半上床即失眠，无可奈何自调，仍不能入睡。十二点起来服眠药，大概近一点始睡着。

今晨仍未能恢复做功。室温又降至 6℃左右，只好生火，又头痛得厉害。终日伏案做摘记，第五章未毕。下午四点只好出外活动、散步。晚饭后仍散步。夜不能再作摘记，随意翻翻旧诗，许多几年内读过的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完全像梦境一样消逝。今天想到一个比方：暴雨山洪冲走岩石，冲转河滩石头，不论大小，遗留在河床滩上的，总一致摸[磨]去棱角，变成圆弧周边，这种情况一如各种运动之于人们。但石头是自然界的东西，没有意识，而人是有意识的，意识由自己的阶级立场或隐或显地支配着。因之，人这样的滩石，卵石就有两种：一种是将自己身上真正的脏东西，有害的棱角和刺针逐渐磨洗磨光；另一种则是变成新社会的“水晶球”，学会一套圆滑应世的本领。不过有的总要常露马脚，有的则不露马脚，所谓盖棺并不能论定也。

九点即服眠药，不到十点即上床，希望睡好。

1965 年 2 月 27 日（星期六） 晴

六点十分起床。做功活动 20 分钟。开始恢复正常生活。

今天精神甚好，整日伏案，至夜九点，摘记已做到 P.479，开始第六章了，但明天恐怕是不能结束的。这两天听广播，工业交通会议等提出的口号都变成这样对偶式的：破除迷信，尊重科学；敢于革命，根据可能。这就对头了。工业也好，农业也好，年年宣传搞生产高潮，我总是怀疑：一则到底是否应当采取这样的领导办法？二则下面有没有真正的较普遍的高潮？否则，如果逼得紧，又会到处应付，出现形式主义的。

十点后小汤来走象棋。十一点始上床。

1965 年 2 月 28 日（星期日） 多云

几乎七点半才起床。整天伏案，摘记做到 P.546。开始用第三个笔记本了。感觉眼、脑甚累。几次出外散步。

夜观《家庭问题》。的确是当代的大问题。我也是希望苗苗和小妹能够升入大学的，愿意他们成为劳动化的知识分子，而不大想他们成为知识化的工人或农民。苗苗的手倒是确有问题。

二月分[份]费用 29 元（20+9）。

1965 年 3 月 1 日（星期一） 阴

六点十分起床。做功活动约半小时。

终日伏案，摘记已做到 P.627，只剩五六十页了。有点头晕脑胀。下午去浴池洗澡，算是一种休息。下午备课一小时。夜上课，讲《为人民服务》。记性真坏，去年讲过的，而且也出过作文题。今天到二十人，新生三人，学生情绪甚高。

“参考”上有《听斯诺谈中国》。此人是有眼力的。1）中国“自力更生”更成功。中苏斗争将更激烈。2）美国干涉南越战争似乎还要继续几年。阻止因素为：国内厌战，西欧压力，中国和亚非。3）中国有历时几世纪的传统，一旦出现有能力领导，社会就团结、安定。4）中国给贫困国家一个答案。5）美国政策不变，中美关系不变。

1965 年 3 月 2 日（星期二） 多云

近来多奇梦，有的情节至今还有点影子，还留下个别可怕的形象。昨夜竟梦见与高音“团圆”，还有大胖、公公在内，这真是现实思想在梦中的异化了；也许还是 1950 年在长沙当时的想法在大脑皮质中刻下了较深的印痕所致。

六点五分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三餐饭改在厨房吃，节省一点时间，也不生火了（室温终日在 8℃左右。下午一点半将“马恩传”摘记全部做完，用完 2 2/3 个笔记本，共约 6 万字，这是生平做得最长的读书摘记了，简直做<得>头昏眼花，完全木木然的状态了。下午民警队三人来补课。讲了两个钟头。我是不宜当教员的，缺乏一种应有的耐心，循循善诱，而易发急。今天对小朱几乎犯此病，好在自己发觉马上转过来了。

晚上读《新建设》上的《康德道德哲学》等文，完全读不进去了。将几天“参考”和报纸看完。法报“三方赌博”，谓当年中苏美三足鼎立，“活像三十年前斯大林、希特勒和巴黎——伦敦轴心之形势，每一方都希望从另外两方对抗中获利，每一方都有两个敌人，因而必须阻止两敌造成协议反对自己，但又必须避免使两敌之间矛盾达到危险地步。”谓美、苏目前正是如此。

1965 年 3 月 3 日（星期三） 晴、风

睡得甚好。仍是长梦，往事入梦也。

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带[戴]手套，耳朵已不觉冷了。读《新建设》（高济寄来）上的一篇《康德的道德哲学》，也是难读，摘要只有多记。下午洗澡，出汗甚多，正遇上大风，比较小心，总不致再感冒。夜为运行组、民警班等六个人补课。一丝不苟，八点半始下课。归房又做摘记，全文仍未做完。

中午休息时得句：小诗自遣实可哀。

1965 年 3 月 4 日（星期四） 晴

五点廿分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有风，冻耳朵。室温 5℃，上午降至 4℃，冷得背发

麻。

中午弄点火。下午太阳好，升至 7.5℃。整日伏案，将《新建设》消化完毕。可看之文全看了，两篇作了摘要，两书可以寄还北京了。“不用笔不看书”实在有道理。

1965 年 3 月 5 日（星期五） 多云转晴

昨夜睡得较好。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读摘记，在上面再作记要，趁读后留有印象，加深一点。上午很冷，下午生火后，天又开晴了。再领来一挑白炭 48 斤。晚餐后散步，休息甚久。又补袜子两双。从来不喜欢补袜子，但补衣服还比较在行。给高济信。“马传”明天仍寄不出去。

1965 年 3 月 6 日（星期六） 晴

昨夜十点前即上床，不久入睡，但十二点醒来，失眠了。只好起来服药，好不容易再睡着。六点起床时，药力还未消失。

室温降至 2℃，冻耳，极冷。带[戴]围巾做活动。窗上也结冰花。上午参加种树劳动。只是扶树秧，夯夯土，也觉很累。午餐后几乎想睡着，下午读书也觉无力气了，只是将第一本摘记看完。

夜观《天山的红花》。五彩的，特写镜头颇多，似乎波澜还不够多。牧区的改革看来是很不彻底的。

“参考”载日本记者谈，石油已达 1400—1500 万吨了，大庆藏量有 20 亿吨。1961 年是 700 万吨，看来是估计高了。

1965 年 3 月 7 日（星期日） 晴

七点才起床。跟随大家过礼拜天，没有读书。下午动员小家伙们上山采来大兰数株，又从小学彭老师处弄来一盆现成的。仍旧像去年一样，东西墙角各置一盆。

夜观《椰林曲》，看过的，简直没有什么印象了。两对夫妻的重逢，“亲热”镜头，其实可用“尽在不言中”的手法，导演太“现实”了，观众并不乐意看这些。

1965 年 3 月 8 日（星期一） 晴

六点起床。室温 4℃。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为小学两位彭老师作字，自己也写了一张“孔子论学六则”（初中语文第一册）悬之西壁。这是我的“西铭”了。下午想开始动笔，将已完成部分翻了一遍，以便再“进入角色”。连提纲也没写成，但大致轮廓是有了的，准备先分段写出，然后再予拼拢，总要在本月内完成此事。

1965 年 3 月 9 日（星期二） 晴、风，下午室温 13℃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天气晴好。但工作不紧张，提不起笔来，而且将借来的三本《人民文学》翻完。上午许来小坐，出差回来，礼节性质也。夜上课，作文交得颇踊跃。要设法使之坚持。公社王烈龙为我送来小兰一株（我正在上课），开花三朵，叶少面宽，与大兰炯[迥]然不同。放在教室中很香，移入盆中，屋内反而不怎么香了，不知何故。将东墙角“花架”移到西角，上下两层，颇为别致。诗以记之：

大兰易寻小兰少，一箭一朵花开早。

公社友人夜送来，出香薰梦不觉晓。

1965 年 3 月 10 日（星期三） 晴，下午室温 14℃

又是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将材料摆了一个阵势，仍动笔不起来。下午为运行组三人补课。三点钟散步到公社，想为小兰致谢也，只遇到新来的公社汪书记。主动认识了一下，谈了一阵。此人似比彭细致。又认识了区茶叶站负责人（也姓汪，原来就面熟的），一路回来。他在此时间久，对这位书记的评价比彭高，说肯用脑子。凡事总不能一己之印象，这又是一次经验。

小兰三朵，幽香满室。

1965 年 3 月 11 日（星期四） 晴、下午室温 15℃

大概四点以后睡得甚不安稳。昨天换了一个灯炮[泡]也入梦了。六点起床，做功活动 20 分钟。

今天仍翻材料，可以动笔了，自幸材料尚带得较充分。王前不见复信，不知何故。在小书架顶再放一排书，将底格空出放剪报等材料，书格也略松动一下，找东西就方便了。

下午洗澡后，将薄毛衣暂减去，晚上再穿上，记住去年教训。手痒擦药四五次后已暂停止，大概与近日天晴有关。人们说我比刚来时瘦了。常见面的人分得出胖瘦，大概真是瘦些了。自己则觉得白发增多，步履老态了。

夜观《海魂》，看《女飞行员》到十一点。

1965 年 3 月 12 日（星期五） 晴、下午室温 17℃

昨夜睡得算好。仍六点起床。做功活动 20 分钟。

天气甚好，算是动笔开了个头，写了千把多字，无法一气写下去，材料倒是摆了一桌子。

夜参加职工会，讲五好评比之类。

1965 年 3 月 13 日（星期六） 下午室温 18℃

昨夜上床失眠，无聊自调（甚为后悔），仍不能入睡，只好起服眠药三片，不知何时睡着。仍六点起床。做功活动 20 分钟。

整天懒散，没有动笔。为“兰”查《辞海》，才弄清楚，古人所谓“蘭”乃指泽蘭、蘭草，属菊科，兰花则生于山中。小兰即山蘭，大兰即蕙蘭，福建的专名素心蘭（花蕊无紫斑点）。蕙蘭一茎七八朵，去年栽的多达 14 朵，可见尽信书不如无书也。昨夜失眠得句，记房外每日所见也：

春风吹绿柳枝条，细看点点如吐芽。
山花未开且独舞，隔岸观者嫩麦苗。剪

“小诗自遣”句亦续成，聊记一种刹那间之情感：
小诗自遣实可哀，况无半点风骚才。
壮心未已千里志，梦中有幸得抒怀。
“房前闲望”又一首

四十里外四望山，拔海穿云一千三。
当年豪气下蒙姑，甘海直落金沙川。

接灼姐信。

1965 年 3 月 14 日（星期日） 晴，下午室温 21℃

六点半起床。早餐后兴之所至，骑车至石槽一转，毫无目的，尽兴而归。出一身汗，不敢受凉。下午青年们来打扑克。夜观《水手长的故事》。记性不好，以为看过此片，其实只看过小说，乃去年新片也。

1965 年 3 月 15 日（星期一） 阴、大风、下午室温 11℃

大概昨夜室温高，睡得很不安稳，时梦时醒。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几乎整日刮风，有如北京春天。

改 15 本作文卷，备课，花了大半天时间。夜上课，讲廖初江如何学毛著，又讲这次作文情况。甚累。河岸一株桃花，含苞欲绽，折了几枝插入罐中，置于墙脚，增添一点活气。折花后弄得气促，如果是阴雨天，就很可能小喘了。

晚上很疲倦，什么书也没有翻。莫斯科打学生，殊令人愤慨不已。

1965 年 3 月 16 日（星期二） 晴、下午室温 14℃，早晨见霜

半夜醒来，几乎完全失眠。各种生活小梦。六点五分起床，做功活动一刻钟。

上午参加金家冲修桥，做个样子而已，石头搬、抬不动。下午索性不去了，也不管人们议论。自己实事求是，平安过好春天，记住去年教训。右肩臂仍酸痛不便，仍贴胶布止痛膏（狗皮膏医务室没有了）。

当前国际形势：“你们干你们的，我们干我们的。”

1965 年 3 月 17 日（星期三） 晴，下午室温 14℃

五点三十五分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仍带[戴]手套，加棉背心。整日读报，翻什书、并哲学。没有动笔。三月分[份]之“紧张”要成泡影了。如此不照计划办事！

又接灼姐信，总以身体第一相诫。

聂家园子的桥修好了，晚饭后直到冲里散步。又为彭老师作字条数幅。夜翻杜牧诗选，“不今不古，处于中间”，比较易读。

1965 年 3 月 18 日（星期四） 晴、下午室温 20℃

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佛子岭管业余教育的青年来谈甚久。读哲学。给灼姐信，未能发出。下午读书不多。夜翻什书。服眠药上床。

1965 年 3 月 19 日（星期五） 晴、多云，下午室温 14℃

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参加业余教育会，讲了点意见。下午读哲学几页，洗澡。合肥水利厅设计院的罗宗澍来访（去年来一起游泳过的），谈甚久，招待夜餐。该院一副院长贪污浪费达一二万元，还有几千元的，颇为意外。难怪城市要大搞四清。

1965 年 3 月 20 日（星期六） 雨，晨室温 7℃

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中雨，夜复雨。气温大降。生炭火。读哲学。上午谷师傅儿子来谈甚久。巢县死人极多，他所知道的公社有死人达 60——70%的，有的村子死绝，食人肉者。干部有趁机卖粮发家的，当时腐化事极多。死人不埋，欲多领分口粮。逼人生产，干部有打死人者。这次四清重点公社，十个大队长有撤下八个的，打击报复之事仍多。23 条一出，面上即松，退赔停止，群众谓走过场。关于彭老总谣言甚多：庐山对抗、朝鲜失利、毛岸英之死（“主席不致[至]如此量狭”），到苏联学习去了。人们情绪似觉不应如此冷淡处置也。关于曾希圣，做大坏事，也做了好事（责任田），形容当时农村情况真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也。人们至今仍爱谈这些“往事”，也是难免也。

1965 年 3 月 21 日（星期日） 雨

昨夜十一点后始上床。七点起来。雨声不断。仍生炭火。读苏诗，打扑克一阵。上胸部似隐隐作痛，心中犯疑，是否受邻居肺病传染？管主任已去休养，过去曾共食菜馓。

1965 年 3 月 22 日（星期一） 小雨、阴

五点多醒来。六点起床。做功一刻钟。

收到灼姐寄来书一大包。有马恩传第一卷，《中国史稿》两本等。匆匆一翻。“史稿”可望作大学教材定本，集体写作，当比范著强多了。不过还是一种提纲的感觉。将苏诗选本看完。几次贬谪，穷而后工也。下午为两民警补课。夜上课。听“三月会议”广播。主席手笔似乎甚多，尤其是一天到一万年之句，反修决心，气吞牛斗。

接高济信。

1965 年 3 月 23 日（星期二） 阴

五点廿分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活动 25 分钟。

上午仍读哲学。自己的书，就不必做摘记了。以后决心读书求精，好书多翻几次，熟悉大要，便于寻找。下午和晚上，帮助修改“五好”、“标兵”事迹，共十人。边改边讲。应当有计划培养几个“写手”，整顿磨子潭的“文风”，不限于语文班也。从古代诗歌看古代社会生活，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可写成文章，也可成专著。想必前人早做过，我寡闻而已。

夜画字至十点半。

1965 年 3 月 24 日（星期三） 多云

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读哲学。看几天的“参考”、报纸。“标兵、五好”稿改第二遍。公社王会计来小坐，谈及白水畈种田不上底肥，今年才决心改变。农民积习千百年，实不易纠正。翻看《活叶文选》之类语文书。读书在精颇有所悟，我一生读书都是流[浏]览而已。

1965 年 3 月 25 日（星期四） 阴间小晴

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从小没有用功背过书，现在无法补牢了。现在读书如行云流水，了无痕迹。徐老之贴在墙上，日夜对之，当是一法。

背部有一处隐酸痛如右臂，不知何故。还是要抄书，否则精力总是不易集中，不易紧张。

夜观《汾水长流》。好片子可以看两遍，当作欣赏了。

1965 年 3 月 26 日（星期五） 小雨

四点半醒来，即不能入睡。六点起床。做功半小时。

读哲学。一个小时就需要休息，眼、神均疲劳。间阅古文，以资调剂。

晚饭同青年们扳手劲，虽右臂不便，仍无敌。还是易发冒炸性 （看青年们玩牌，故逗输方，小汤无理所致），切记切记。

1965 年 3 月 27 日（星期六） 晴

昨夜服眠药 0.3，睡得较熟。六点起床。

上午读哲学，精力较集中。下午补好一件棉毛衫。洗澡。晚上同青年们打千分三盘，上床过十一点矣。青年们帮我将窗前大桑树枝弯下来，便于夏天遮荫也。

1965 年 3 月 28 日（星期日） 晴

十二点后入睡。七点起床。

上午同学徒工张连生下象棋。共有四个徒工，都是铜官山来的工人子弟，初中、高中（毕业）程度，很淳朴，比小汤、小路们强多了。十八元一月，粮食、生活费均不够。张连生家有六口人，只父亲一人劳动（约七十元）。

下午又同小张到金家冲漫步，到公社老陶家坐谈甚久。谈到小队的生产，公社人事，隔壁富农聂家情况，他如何坚持取消了他的基干民兵资格，公社一些人如何与聂家有吃喝之类关系，说是“好保长”。农村人事关系各处都是一样复杂的。小队去年一工不到七角钱，而聂家园子因有砖瓦窑和劳力多，达 1.3 元。相隔一里，区别如此之大。

夜打扑克至十点。

1965 年 3 月 29 日（星期一） 阴、小雨

昨夜眠药上床，睡得较稳。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改作文卷。下午为民警五人补课。夜上课。算是整天工作也。

1965 年 3 月 30 日（星期二） 晴、早晨室温 6℃，下午 13℃

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艾著哲学读完，算是读了两遍。关于“真理”问题，还有些疑问，以后要注意及之。

收到琬姐寄来的一箱腊肉，真不知如何是好。别人也许还觉得我这人甚讲口味。殊不知年近半百之人，尚被家人如此疼怜也。品种甚多，有肉、鱼、肚子、肝、香肠、条心、牛肉，还有一个圆饼，不知何物。真是煞费苦心。人间骨肉之情，大概只有封建社会如此看重，社会主义是淡多了。当然也同同经患难有关。虽然没有饿过肚子，同农民、工人的苦难不可同日而语，但我们三姐弟的童年，那种相依为命和生活中的某种酸幸，自然会保留这种老而弥亲的情分也。

“参考”上有卡斯特罗一篇讲演，得知其具体观点（也就是“天真”？）：埋怨这种分裂，觉得甚不可解（“只对敌人有利”），其经历与水平，自不能理解赫鲁晓夫主义乃历史产物，不可避免者，更不能理解必须彻底决裂论争到底的道理。有“世界革命中心”之语，似含讽刺，大概很受了些莫斯科的拉拢。关于越南问题，立场坚定，认为应冒“风险”。

三月分用费 20+9 元。

1965 年 3 月 31 日（星期三） 晴

五点半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给琬、灼姐写信。上午将摊子铺开，准备动笔。午餐后，忽然兴之所至，同谷师傅儿子到公社旁边山上挖兰草。棉袄汗湿，累得通身大汗，裤子挂破，算是挖到四棵，并不中意。总算尝到钻柴山的味道了。两点半回来，没有休息好即去洗澡。水极烫，又是大汗不止。整个下午就在出汗、静坐中过去了。翻了阵闲书。但望不要又感冒。

1965 年 4 月 1 日（星期四） 晴

昨夜不到十点即上床，睡得甚好，多梦而已。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整日精力不集中，亦非懒散。看几张“参考”，补一件衣服；翻箱倒笼，清晒衣服，准备换季，藉此做做杂事。将兰草又换上两盆。

1965 年 4 月 2 日（星期五） 晴转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活动 35 分钟。

上午同小董参加观测，算是“劳动”。在坝垛看位移，共七个坝垛，跑上跑下，垛内外温度相差甚大，不敢在垛内久待。也整整跑了一上午，学到点常识，仍细观察了坝墩，收缩缝，及有问题的“裂缝”等。

下午洗两条呢裤，下河，很吃力，又洗澡，就累了，只能翻翻杂书。晚上同小张下象棋。

1965 年 4 月 3 日（星期六） 雨

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上午看有关材料书。中午似乎迷胡[糊]了一阵。下午下雨，什么事也没做。

1965 年 4 月 4 日（星期日） 阴雨

六点起床。只能在门口做功一阵。

下雨，天气转冷。室温在 8℃—9℃之间。整天吊而[儿]郎当。下棋，扑克而已。

1965 年 4 月 5 日（星期一） 阴，早晨室温 7℃

六点起床。小雨中做功活动 29 分钟。

翻阅有关材料书。看完《严复传》。此人自视过高，孤芳自赏，终于堕入复古坑井，不能自拔。不进则退，确是至理。历史是公道的。为之立传，人们总纪念他之曾为前驱，他也曾被光绪召见过，大概也是一生包袱。“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

夜上课，讲《放下包袱，开动机器》。此文对自己也有好处。

1965 年 4 月 6 日（星期二） 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

上午在屋外晒太阳，搬出已摘资料，准备动笔，结果来了一大堆报纸、“参考”而中断。下午为民警四人补课，洗澡。夜翻《戊戌变法》第四册。一张元济诗句“无官赢得一身轻”，与我所得句何其相似。每诗都有详细解说，以诗引史事也。到十一点始上床。

公社汪书记等上午曾来小坐。

1965 年 4 月 7 日（星期三） 雨

又下雨了。

喇叭不响，近七点始起床。

将“戊戌变法”三、四两册翻完。篇幅大者《康南海自编年谱》，对所谓“百日维新”史事，有了个轮廓。康等纯粹书生，光绪真是少不更事，但当时确颇为震动，也有点“学生运动”的味道，可纪念者实是炽热的爱国精神。

收到苦瓜子和薤菜子。苦瓜子仍托生产队老李代种；薤菜子则送与朱师傅家的，此间只有他一家喜食此等菜也。

右臂酸痛加剧，不得已再贴狗皮膏药一张。

1965 年 4 月 8 日（星期四） 晴

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续将“变法”第一卷翻竟。七十年前史事，似乎历历如在目前，刚毅之流总是最邀宠的。慈禧之淫威专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翁同和亦书生也。读节录之“清代学术概论”，康有为之“太平世”纲目中有：“无家族，男女同居不得逾一年，届期需易人”；“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死则火葬”等，颇有意思得很。五八年故事也。成都之春，云及家庭，“五百年”之后云云。

1965 年 4 月 9 日（星期五） 雨

六点起床。小雨。在房檐下做功 20 分钟。

今天开笔再抄资料，旋为《师伏堂日记》所吸引，从午至夜看竟。戊戌湘事史料甚多，六君子就

义前后，两次梦见复生。此等震动，不能不入梦也。当时南学会讲课，尤[犹]如抗战初期抗大情况，规模不同耳。谭复生之讲天文，则如当时讲“社会发展史”，猴子变人。陈宝箴、黄公度诚开明之士，皮麓门也很难得，谭嗣同思想应细研究。

昨夜上床几有喘意。

1965 年 4 月 10 日（星期六） 阴

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广播柯庆施[5]死矣，享年 63 岁。最大荣誉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盖棺论定。生活朴素印象深。但望老板长寿。吟“无题”一道[首]，盖记锦城丝管也。

续翻材料。夜观《边寨烽火》。拥抱的镜头太头[长]，农村人们尤不习惯。

打千分一局，十一点始上床。服眠药。

1965 年 4 月 11 日（星期日） 晴、多云

仍六点起床。有人上班，照旧广播。

看书一阵，即有人来打扑克。佛子岭财务科长在此查账，会下围棋。从商店想来办法：借黑扣子一盒，两分币 150 个，自画棋盘。晚上下了一盘。对手连 ABC 也不懂得，只好边走边教，水平与大胖不相上下也。但总算是下了围棋。

大兰一剑已开，香味远不如小兰。今年方知大兰尚有“骚剑”（带暗红色，香味甚轻，去年即此种）、“青剑”之分。现在屋内共有骚、青各三剑。几位在石槽上学的女孩子，轮流为我“献花”。有映山红，一种如梨花；另一种如紫丁香（都不香），使斗室满春色也。

1965 年 4 月 12 日（星期一） 晴

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改作文卷，备课。下午洗澡。读《人境庐诗草》。夜上课，课堂甚活跃，自觉启问得法。

张道兴因还账有情绪，来谈甚久。告以如需款，可向我告贷也。

1965 年 4 月 13 日（星期二） 晴

五点半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仍不想动笔，也不愿勉强自己。下午为九人补课，讲两小时，甚累。将“自贻焚诗”全部抄写一遍，藉练毛笔小字，共达六十首，亦可观矣。至夜十点半始毕。

1965 年 4 月 14 日（星期三） 晴，下<午>室温|室|20℃

四点即醒来。失眠。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天气甚好，然而仍不愿动笔，只好抄诗，看“参考”、看报。晚饭后让九子一局，勉强可下了。夜观《英雄坦克手》，很好的片子。

[5] 柯庆施：（1902—1965）安徽歙县人。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中仅有的见过列宁的两人之一（另一人似记得是张国焘），因此一直在中共内部受到特殊尊敬，被称为柯老。生前曾说过对毛泽东的相信要到迷信的程度。在上海第一把手的位置上病逝时，被誉为毛主席的好学生，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殊荣备至。——李南央注

今天正式春装，脱掉棉衣、毛裤，棉毛衫也改成衬衫。

夜与一高手下象棋至十一点半，只好服眠药上床。

1965 年 4 月 15 日（星期四） 晴，下午室温 22℃

昨夜大概近一点始入睡。六点起床。仍做功活动半小时。

收到灼姐寄来“从五四到马义传播”等书四本，喜出望外。匆匆一翻，此书所搜集之思想资料果如所料，比较丰富。《马克思的女儿》小册子一本，一口气看完。过去读马恩回忆接触接[到]过三个女儿的动人之处，却不知如是之动人。既像父亲，也像母亲。这样的家庭，人类历史绝无仅有。又翦著《中国史纲要》第四册一本。“百家争鸣”，这个办法很好，中国通史出它几十种也不嫌多，只要不是互相抄袭，而是各存所见，各书其是。

1965 年 4 月 16 日（星期五） 阴

昨夜自调，甚为不当，此事太不自觉也。六点起床。仍做功活动 20 分钟。

摘抄“从五四……”，仅十多页，心绪甚不定。只好翻诗吟句。近日所得各首录下：

自贻（二首）

平生好画又好书，作画作字不作诗。

盛年赢得身轻日，也学打油专自贻。

一床一桌一箱书，也是生活五岁余。

北去南来心不老，明年不知又何处。

读坡翁诗有感（怀念三个孩子也）

飘飘一坡翁，尚有小儿从。

牛失觅归路，溪边舞云风。

风沙渐减十年春，颐和西苑看游人。

常欢名园皆盆景，第四句改为：世间胜景在无名。

无题

锦城壮志（三月）圣春隆，

春色满园满堂红（丝管夜夜入江空）。

应命捉刀意难补，

传语落弟文不工。

谈笑风生神仙会，

霹雳雷惊九霄中。

惩躯旦夕何足挂，

盖棺战友~~歹民从~~东南功。

春多（三首）

雪梅粉梅影婆娑，小兰大兰三五窠。

谢了桃红杜鹃俏，山居两年得春多。

香雪一枝助精神，蕙兰数箭不染尘。
争妍桃李且相处，似火杜鹃最觉亲。

危岩采梅风雨中，乱山挖草荆棘丛。
~~屋外~~柳岸桃花随手折，学童归赠映山红。

1965 年 4 月 17 日（星期六） 阴、小雨

睡得不安稳。六点起床。小雨，无法活动。
给灼姐信。青年们补休，吵闹得很，只好陪他们玩扑克。
夜观《飞越天险》。看过的片子，了无一点印象。

1965 年 4 月 18 日（星期日） 阴，室温 14℃

昨夜十一点半始上床。服眠药，睡得仍不稳，五点多即醒来。六点起床。
天欲雨。彭老师来约，过山去他家康皮畈一游，只好作罢。
邻居“失窃”。我曾管钥匙，提供了一点线索。人们乱哄了大半天。
昨夜似有感冒之意。今天换穿棉衣，加倍小心。
送来围棋子。

1965 年 4 月 19 日（星期一） 晴

睡得不安稳，竟梦见鼻老。“锦城丝管”之故乎？
感觉无力，没有做活动。完全是感冒味道。至医务室取 APC，Caleex，大喝开水。夜上课时，喉咙全哑了。原因可能是星五洗澡后贪了点凉，以及前几晚盖秋被，又穿的短衫睡觉。真是弱不禁风矣。
设计院的罗宗澍来，送苹果一包。夜下围棋，至十一点半。让四子，仍大败。罗比高科长要强多。将棋书借与一阅。
上午改作文卷，有一本实在改不下去。与青年们预计乒乓赛，预言：男子无问题；女子能得冠军，阵营上将用策略；庄则栋可能不上场，我意庄应上场。

1965 年 4 月 20 日（星期二） 晴

昨夜服眠药也只睡着了四小时。感冒转重。仍六点起床。
乒赛果然灵验，但庄仍上场，当然不上场也是不大好的，将表示对此种代表性的风格的怀疑。
发桢兄、高济信。接灼姐信，云“五四”书月内须寄还。即复信。又患感冒，真是不巧。
下午洗澡，蒸汽浴办法，出一身大汗，可能有好处。
罗宗澍明天将归，晚上与他对弈四盘，均让五子，输一盘，直到十一点多。（高济信寄“大风黄沙”四句，此四句乃他来信中语）。

1965 年 4 月 21 日（星期三） 阴

昨夜实不应下棋过晚，今天精神不济，感冒转重。仍六点起床。
只能翻翻报纸。下午竟坐在竹椅睡着了近两小时。年龄已不饶人，决不可丝毫大意，如果又同去年一样转成喘哮，今年就又完了！

1965 年 4 月 22 日（星期四） 雨

昨夜睡得尚好。多梦，“全家”人都入梦了，似乎抱着小妹哭过。

六点起床，整日无力。坐椅靠墙，翻看“参考”、报纸。书也不想看，连诗都不想翻。请朱医生打了针安乃近。

1965 年 4 月 23 日（星期五） 多云间晴

昨夜未服眠药，但有喘意，服安查硷上床。睡得尚好。六点起床。

整日想困，中午坐在椅上竟又睡着一个多小时。仍打一针。读了点书。下午无力，实在无聊，只好画么么的半身像（去年寄来照片）。似少女之深思什么，但仍是孩子的神情。晚饭后到聂家园子散步，水田全部改好了。对着农民的劳动，真是惭愧！归来觉得极累。夜间翻完张天翼的《文学杂评》，1957 年出版的旧书，为了看《莎菲日记》。写那样一种“自命不凡”的女性的苦闷，赤裸裸地写出。大革命失败之后，这种人很多，爱一种“丰仪”，“第 41”，也是这个问题。这样的男人似乎也多得很，这样一种女性在当代即应加责备。在岳云高中时，丁玲的《田家冲》给过我影响，至今不忘。大概几百年之后，后人研究“古代文学史”，也许还有丁玲的作品也说不定。

夜服眠药上床。十一点矣。

1965 年 4 月 24 日（星期六） 多云

昨夜因干涉一老大娘摘窗前桑叶，声音大了一点，遂引起喉丝，痰喘。上床之后，又起来服安查硷和眠药，直到痰咳光了，才入睡。似乎觉得今年不会像去年那样喘息。

将么么半身像改好，悬之西壁。

续打安乃近。看书若干页，看“参考”。无力做事。夜观《冰山上来客》。服安查硷、眠药上床。十一点矣。

1965 年 4 月 25 日（星期日） 雨

六点起床。整日如将喘息，气粗，只能同青年们玩玩千分。也觉无力。夜服安查硷后，仍觉喘息即发。服眠药二种上床。

1965 年 4 月 26 日（星期一） 阴

昨夜半夜咳醒，尚未转为喘息，不到一小时即平静。六点起床。精力觉有恢复。

续打一针安乃近。下午洗澡有点冒险。看报纸和“参考”，仍不想读资料书，翻翻闲书。食欲一直尚好。改作文数本。夜晚开会，没有上课。

1965 年 4 月 27 日（星期二） 雨

昨夜没有服药，上床后略有咳喘，不到一小时即平静入睡。半夜亦未发作，只是多梦而已。六点起床。

空气湿冷，又起风，不敢做气功。感冒似已基本结束，只是打不起精神。勉强读点书，报纸、“参考”看完。内外形势，心中了然。多年习惯，不论如何精力不济，报纸总看得下去。最近视力又很不好，极易疲劳，出现双影。

夜上课，同大家商量，将每次讲一新课办法改变为，讲一次，“巩固”一次即复习一次，掺合语法讲授等。

1965 年 4 月 28 日（星期三） 晨室温 8℃

昨夜服安查硷，上床后没有什么发作，睡得尚好，只是小便之后，几乎完全失眠。

晨起极冷，全部穿上冬衣，去年那种春寒又重温了。精神较好，读书若干页。

下午洗澡，使全身暖和一点。晚上忽觉肚剧痛，请朱医生开药，又用热水袋敷。

1965 年 4 月 29 日（星期四） 晴，晨室温 7℃

昨夜上床后仍用热水袋敷肚，疼痛减轻后方入睡。六点起床。因空气较冷，仍未敢做活动。

天气放晴，呼吸通畅，人就舒服多了。今天做了一件平生有趣之事：将去年收的四斤多棉花，请弹匠弹成一床薄被，自己参加套网，上下午劳动约三小时。用红黑毛线缀成“1964，zizi zhongdi；乙巳，Mezitan”几个字，真正的纪念品。纱线是“大头”支援的，四、五个青年帮我分成单线（强迫劳动了三次）。读书不多。

1965 年 4 月 30 日（星期五） 晴，下午室温 17℃

六点起床。略做气功。

为“五一”写标语七八十张。放手写大字，算得一个写字机器了。写字也可以出汗，人们大概很难体会。

看报纸、“参考”，书未读成。四月份竟这样懒散过去了！实在惭愧得很。

四月份费用 23 元+14 元，内特殊用项 11 元。

夜十一点上床，服眠药。

1965 年 5 月 1 日（星期六） 多云

六点起床。觉得天气尚好，不致下雨。大彭老师正好来邀，决然上他家作客。

七点半动身，翻储备岭，约 300 公尺左右，通身大汗，还歇了几气。翻过岭，即闻到兰花香。山头杂树甚多，也有小片杉树或松树，葱郁之气同这边炯[迥]然不同。下岭即詹家冲，三五住户，沿溪畔筑屋，南瓜架就爬在溪水之上，菜园也比这边多，妇女们正忙着采茶。第一次见到刚采下的嫩茶叶（叫“草”）。一亩地约能摘草二百斤（七八斤草烤一斤茶叶），新叶香得很。人们都忙着送粪，打绿肥，田野一片兴旺之气。又翻过一小岭，即见到东西康皮畈，大片汪汪水田，比白水畈气势大多了。彭家在西冲，新盖的草房（花 700 元），到达时已十点廿分。家中颇困难，四个孩子，三个大的都没有念书，需要劳力解决家用和家事。大儿子十九岁，放牛，去年得三千多工分。稍事休息，即到这个生产队所属地段和住户观光。附近有一小河，人家都很干净。老式瓦房，住房小，而堂屋、灶屋（多连在一起）甚宽敞。随处都是风景，可惜老户门院外的古老大树都被砍光了（当年干部们的屋前老树还较有保留）。今年积绿肥等形成一运动，亩产计划高的达 800 斤，而这一带群众都没上底肥的习惯。午饭吃得甚香（香椿拌辣椒甚好），彭老师还从食堂带肉回去；而前一次也是准备了肉，我没去成，很觉不安。家中似乎一床好被子都没有，盖房子还欠下一笔债。老师自己的孩子上不起学，农村生活走上富裕，谈何容易。饭后略休息，即回返。绕过东冲，过康皮岭，再进入詹家冲，发现路旁山坳一个庄户，周围尽是参天老

树包住，有柳树、枫杨、槐树，似乎还有柏树，大片竹林，小片松林，真是“修仙养性”之地，旧国画上也少见此种胜地。这一带住户，家家都有竹园，不如白水畈这边竹林毁坏之甚。再上岭下岭，没有再歇，到家已四点半了。还不觉大累，只是晚间觉小腿肚酸胀而已。

夜观《全国人民心愿》。又打千分至十一点。

1965 年 5 月 2 日（星期日） 晴

昨夜下雨，今天又放晴。六点多起床。整日闲散，同青年们下棋、千分，晚饭后又陪人走围棋一局。让九子，杀得几全军覆没，方连称“服气”不止。

1965 年 5 月 3 日（星期一） 晴

昨夜约十一点后入睡，未服眠药。六点起床。做功活动 25 分钟。

“五四……”书仍未看完。改作文卷，备课。拟续讲语法，并常犯错别字。俞士忠和崔清业的作文写得甚好。“一张犁”，“一个拖煤的箩筐”，都是自己切身之事，或记犁之“解放”，从生绿霉到上桐油；或记在私营小窑因损坏箩筐而受气，发愤苦干，挣钱还债后离去。

总是不能平静，得“天真幻想”四句，真是痴心妄想：

六岁寄居为何情？牢骚偶语非素心。
圣代当今多雨露，解铃还望系铃人。

夜上课。复习《做笨事》，此文六一年刊出者也。

1965 年 5 月 4 日（星期二） 晴，下室[午]室温 22℃

昨夜因大声讲了几句话，引起喉丝。上床后呼吸阻塞，粘痰增多，闹到十二点多，只好起服安查硷和眠药。六点半始起床。

精神尚好。上午读书，进度仍慢。寄灼姐信，书需延期也。

中午未得休息，陪人两局，让九子也惨败，颇乏味。

下午洗澡，补棉袄。原来拟买丝棉袄，决作罢，此袄尚可穿一冬。六 0 年北大荒前买的，已穿五个冬了。棉袄有罩衣就经穿。

晚饭后遇公社王会计，至金家冲散步。谈及人们之议论，也都知道庐山会议之类。“青年人不要接近”事，颇为奇怪。关于这些，我心确实坦然。

夜作诗一首，记康皮畈之游（“畈”字，《辞海》也查不出）。

山高幸有两脚降，越岭晓风飘兰香（送）。
竹林溪水人家静，麦浪茶园桐树芳。芽，冠
田间穿梭女送粪，塍上搭桥男育秧。（拎）
春光无限康皮畈，一日留连谢彭郎。

有序：山居近两年，远行只去过白水畈。每望储备岭，总怯于攀登。大彭老师家居岭北康皮畈，常言该地风光远胜白水畈。五一劳动节，特应邀一游。康皮畈东冲西冲果然桃花源也。小诗一首，毫无诗意，聊以记事耳。

“看秧”之事问大彭，才知道是拎稗子，不能叫做“拎秧”。以“打扫卫生”之例，又何不可？

田头分泥女运粪，塍间拎稗男育秧。

1965 年 5 月 5 日（星期三） 晴

睡得极不安稳，也许是室温太高，无数的短梦接短梦。

六点起床。略做活动。

机组大修，写标语一个半小时。“五四……”仍未读完。无心读书，只好翻阅报刊。

1965 年 5 月 6 日（星期四） 晴

昨夜上床仍是喉丝，只好服安查硷。睡了五个多小时，精神不佳。

将“五四……”读完，并续作摘记。中午似乎睡着了一小阵。多日以来，中午不得休息，总是让九子局一盘二盘，今天只好谢绝了。下午洗澡后，出汗约半小时始停止。晚饭后与两位彭老师散步桃园。地荒，树也基本是荒的，都概[慨]叹如交私人，将是另一翻[番]景象。

晚上小张又来下象棋，直到十点多。服眠药上床。

1965 年 5 月 7 日（星期五） 晴

明知故犯，昨夜服眠药后似觉不能入睡，遂又自调，不愿控制。结果今天整日引起喉丝，时刻将要发作喘息的样子，通身亦无力。似乎两者甚有联系。Last once，必须关闸。

高济寄来冯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两本，夹一“赠”条，盛情可感，但不能受“赠”，以后就不敢再请寄书了。又想起“大风黄沙”四字不妥，应该为“风沙渐减”之类，方符合实际。

续作摘记。晚饭后同二彭散步。与戴家冲生产队长闲聊，大谈生产队长之难当，事情难办。讲了一条真理，“你们上下班好领导，技术分等级；我们难办（一切是平均主义）。”

大洗衣服。

1965 年 5 月 8 日（星期六） 晴

昨夜仍有小喘息，服安查硷。五点半广播醒来，即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续做摘记，索然寡味，如同嚼腊[蜡]，因此进度甚慢。下午洗澡，换去棉毛衫，实在穿不住了，室温已高至 27℃。

晚上在小彭处下象棋至十点始归。

1965 年 5 月 9 日（星期日） 晴

昨夜上床后闹了一个多小时，粘痰不息，只好起服安查硷。大概十二点始入睡。五点半醒来，六点起床。无力做活动。

上下午均做摘记，进度甚慢，勉强为之。

大彭买来茶叶二斤。晚上特散步至小学，将五一节诗抄与一阅，信口谈及此种文字游戏。回来打乒乓一阵，弄得大喘，赶忙服安查硷。

1965 年 5 月 10 日（星期一） 晴

晨四点半醒来，喘息不能入睡。坐床，服安查硷。六点起床。虽无力，仍做功活动 20 分钟。

人们说脸色很不好。通身如绵，有点去年此时味道。仍勉强做摘记。下午去厂房一观土洋结合吊转子情况，此间大概是运行以来空前大事也。有点支持不住，半小时即归。又觉感冒将起，服钙克斯。一直到夜间，呼吸不畅，大喘逼近的样子。没有散步，摘记无力再作，只有坐在靠椅上。

上床之前，服安查硷、眠药。今夜停课。

1965 年 5 月 11 日（星期二） 晴

昨夜上床之后，喘息不止，只好起来再服麻黄素两片，约一小时后平息，但睡得极不安稳，时时醒来，胸口闷塞。想到将来必以此病淹息也。

六点起床，听人劝告，暂停做功等活动。因早晨气温较低。整日伏案做摘记。感冒似未发展。不敢洗澡。

接家桢信，以彻底清算错误，重新回到党相劝，并担心寄情于旧诗。总是人家一片好心，不以为怪。室外完全是夏天了。

1965 年 5 月 12 日（星期三） 晴

昨夜只服安查硷。上床之后，小喘约一个小时，即入睡。六点廿分始起床。没有做活动。

继续做摘记。下午看几天的“参考”、报纸。感冒好像并未发生。洗澡，很谨慎，未让吹风。精神觉得好多了。晚饭后为球赛作计时员。夜观《雷锋》。尚简洁、集中。

1965 年 5 月 13 日（星期四） 雨

昨夜只服安查硷上床。睡足约六小时。六点起床。

整日下雨，气压低，气阻胸闷，时时要作深呼吸。上床[午]即将摘记做完，松了口气，书可寄还了。给灼姐、高济信，寄母亲三十元。

得诗一首，抄书有感也：

抄完一书一轻松，却又回到现世中。
春秋夏冬总伏案，我岂愿作蛀书虫？

中午不得休息，电工小张来下象棋十盘，6:4。应当是 10:0，终因精力不能集中了。抓到一本反特小说《未结束的战斗》（江西出版的），一气翻完。上床已近一点了。

手痒皮炎发展到高峰，终日搽药不止，大概逐渐产生抗性，可的松不如 59 年用时有效了。

1965 年 5 月 14 日（星期五） 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没有做活动。

开始读冯著“哲学史新编”。终日手痒，时刻擦药。晚饭后同佛子岭高手下象棋二盘，1:1。仍用中炮，不能怯阵也。

得金银花几枝，其香如晚香玉，叶肥花瘦，山中真是出百宝。中午坐靠椅睡着了一个多小时。喘息不如昨天之重，只服一次定喘片。夜服安查硷上床。

1965 年 5 月 15 日（星期六） 晴

睡足六小时。六点起床。

几乎整日读哲学史，颇有兴趣。似乎对孔子肯定过多。作者对古东西熟，而且是消化了的，引证马恩列斯，也不勉强，颇能溶化。

昨夜没有去听传达。讲电业计划，有几大重点：京津唐系统，刘家峡（机组扩大到 22 万？）等，自动化、遥控等。晚了几年了。听了这些，我还是未能忘情。

晚上没去看电影，同王家兴干象棋四盘，竟 2:2。

1965 年 5 月 16 日（星期日） 晴

昨夜完全是心理作用引起的。睡前服了两片喘息定片，觉得“不要来杀”才好。上床之后无端痒咳起来，变成大喘。喝了蜂蜜水，再服安查硷才止住。大概十二点后始入睡。六点起床。

上午骑车去石槽，买裤子料，小汤、小王同行。坡没上到底，累得大喘。归来为人捎了 40 斤米，一口气骑回，竟不觉大累。

下午洗澡。不敢多用热水，怕出汗。其实像这样的天气，是完全可以下水游泳的。

晚上同新安江来的一个电焊工下象棋几盘。此人 1953—54 在总局当过水暖工，却根本不认得我似的。当时“高高在上”，也许真能造成此种形势？

1965 年 5 月 17 日（星期一） 晴

昨夜服安查硷入睡。六点起床。睡足六小时。早晨空气凉，不敢做功。

读“哲学史”，“孟子”一节写得清楚明确可信。

午睡不成。一只母鸡叫喊捣乱了，神经过敏，大概表现在生理上的一切地方。我这个人的整个毛病之一，大概有“过敏”。

下午拟正式提笔。翻看了一下已整理部分，“进入角色”。改作文、备课。夜上课，复习“放下包袱”。上课者九人，最少的一次。最后漫谈“聪明”、“天才”等问题，人们在这方面迷信甚多，还很相信“相面”。

1965 年 5 月 18 日（星期二） 多云间晴

昨夜未喘。但手痒得厉害，痒醒几次，大概同室温较高有关。睡了四五个小时。六点起床。

中午午睡不成，精力不好。手痒到了最高潮，用氯乙烷喷射，舒服一阵而已。整天懒散，读了点书。将过去写了的几百个字抄了一遍。

晚上有人来下棋，直到十点半。

1965 年 5 月 19 日（星期三） 晴，下午室温 25℃

昨夜上床后，极热。一只蚊子吵，心理作用又引来一阵喘息。只好起来服眠药，撤垫被，换盖毛巾毯，折腾到近一点才入睡。六点半起床。

上午坐下来想接着写下去，只得一二百字便停笔了。谢冀国来闲谈一阵学习之事，学“廿三条”，“实践论”等。

开始冷水擦身。

1965 年 5 月 20 日（星期四） 晴，下午室温 21℃

昨夜约十点入睡，平静无事。五点半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精神大佳。

虽未动手写，但翻阅了过去写过的材料。重读周扬关于哲学任务的报告，又看了一些读书笔记，深深觉得常翻阅已做的读书笔记，大有益处。

佛子岭李、王二书记下午来坐一阵，甚感关心。当天即回也。

手痒似乎顶点已经过去。晚上王家兴来下棋，十点半始散。

1965 年 5 月 21 日（星期五） 晴

昨夜上床后，仍小闹了约一小时，始安静下来。五点四十分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早餐后去厂房观看推力轴承，不看实物，凭想象总难弄清楚。“刮瓦”之事，在丰满即听说其难，今天现场看了，大概手稳、手轻即行了。工人们甚劳苦，磨涡轮的一班要顶十几个小时，在钢管、涡壳内干活，更是气闷。

下午洗澡，又是通身大汗。邻居来闲坐甚久，借钱，问及孩子们来信未等等。人们似乎知道点什么情况，也许我多疑。不必管它，自己读书得了。

晚上小张、王家兴又来下棋，至九点半。

重读马恩传摘记。

1965 年 5 月 22 日（星期六） 晴

昨夜上床后又折腾约一个小时始入睡。两点半醒来，又折腾了约一个小时。五点四十分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气象预报说是全省最低 18℃，实际山中早晨 14℃。情况仍与去年相似。有一点体力活动，或起床，或午睡醒来后，总有一阵小喘，过半小时或一小时方能平静。

下午在户外作了几百次上肢划水动作。今年究竟游不游泳呢？

续读马恩传摘记。记忆还是可以作些锻炼的。

今天全部夏装，着新的裤子。

1965 年 5 月 23 日（星期日） 晴，下午室温 28℃

昨夜十一点上床。蚊子一二只捣乱，十二点左右始入睡。五点半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活动 20 分钟。

今天大劳动。拆洗冬被，又被单三床等。王海光帮忙。冷水清洗时，用脚踩，顶多只耐 15 秒钟，总在 6—7℃左右。整整劳动一上午。下午将被褥等换下，晾晒，将冬被全部装入行李袋。略略休息一阵，一直连小喘也未发生。晚饭后至小学散步，也不感觉凉了。

晚上还是下棋。

1965 年 5 月 24 日（星期一） 晴

睡足六小时。五点半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活动 20 分钟。

续读马恩传摘记。又在广播号召游泳。原想今年停泳，迁就此间禁令，看来仍应“我行我素”也。

夏天的味道开始。下午精神不振，不想做事了。中午躺在椅子上似睡着了好大一阵。

夜上课。讲话过多，上床之前仍有喘意。同朱医生等闲谈谓商店人员不宣帐不行，否则人家会怀疑手脚不净也。

1965 年 5 月 25 日（星期二） 小雨，下午室温 18℃

睡得较好。五点半醒来，即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续阅摘记。下午为民警队四人补课。翻看高尔基短篇小说《26 个和 1 个》，实在动人。

气温陡降，可能是衣服加晚了，加得不够，下午即感气喘。晚饭后愈甚，竟不敢散步了。晚上看报纸、刊物，服安查硷上床。

1965 年 5 月 26 日（星期三） 晴，早晨室温 14℃

昨夜上床之后，折腾约一个小时始入睡。两点半醒来，大喘，起来服一片麻黄素，未能止住，直到天明。

六点起床。穿上棉背心，几乎同哮喘战斗一整天。破例上床午睡，也没有睡成功。

下午坚决洗澡，略出汗，没成事故。无力读书，将高尔基短篇翻完。

夜观《昆仑山上一棵草》，很好的片子。开长途的司机，1939 就有接触。总记得那个不大说话的华侨，其艰苦决不亚于前线作战。培养一种坚韧、豪迈的性格，互相之间是极其团结互助的。片子手法简洁，演员也恰当。

1965 年 5 月 27 日（星期四） 晴，下午室温 25℃

昨夜服安查硷上床，仍不安静。再起服喘息定片并甘草片（使喉头味觉舒服一些）。采用去年老办法，坐床不到一小时，即安静了，眠药也发生效率，睡得尚好。也许是安查硷与眠药之故？坐床时心跳得厉害，感觉就在喉头，每分钟近百下。

六点起床，没有做活动。看报纸、“参考”。下午到厂房一转，看吊放转子，推力轴承原来在最上层。

今天情况见好。晚上同设计院罗宗澍围棋一局，让五子，罗仍输。有四五人观战，都是棋迷。可惜过几天就回合肥了。

1965 年 5 月 28 日（星期五） 晴、风

昨夜较平静，睡得尚好，只是曾大发梦呓，自己叫醒来过。张开眼看见对墙的帽子，以为是两个人影，还大喊着，后来终于明白这是墙影。

六点起床。做活动半小时。

续读摘记，进度甚慢。午睡一小阵，起来后仍觉小喘，久久始平息。

下午四点时，决心到楮皮岭下河湾游泳。寂无一人。刚下水时觉得很凉，水温可能在 14—15℃间。刚游了十几米即气喘起来，比去年第一次下水情况还糟，大概是水凉之故。游了不到一百米，即上岸休息一小阵。再次下水，情况依旧，仰泳也不解决问题。天色已变，像要下雨，就没坚持了，小游一阵即归来，通身还是舒服之至。感觉对哮喘采取了积极进攻的姿态。只要天晴，一定坚持下去。右臂酸痛还没解决，不知有无影响。

晚上罗宗澍来下一盘，让五子，我胜三子。很不熟练了。

1965 年 5 月 29 日（星期六） 晴

昨夜上床后，莫名其妙又折腾了一个多小时。起来服安眠药，大概近十二点才入睡。两点半梦中喘醒，即忙起来服安查硷并喘片。坐床一阵，又闹了近一个小时方睡着。不知是否游泳之故，还是只盖毛巾毯的原故。

上午除看摘记外，看了“参考”和报纸。给灼姐信。午睡近一小时。起来仍喘，一直不停，只好服安查硷并定片。三点半仍下决心下水。下坡过河，搬了几块石头，即喘得不停。是否下水，很是踌躇。在岸边休息一阵，再服喘片，似乎好些了，坚决下河。水凉仍如昨日。共游两次，第二次带喘下去，来回游了约 300 米，只好多仰泳，以便呼吸顺畅一点。应当说，今天情况比昨天好一点，也增加了信心。今年仍大有可为。

晚上同罗宗澍对弈三局，仍让五子，我输二局，都有几个子。既然让了子，就不能再轻敌了。

1965 年 5 月 30 日（星期日） 晴

今天是真正的运动日。上午同青年们打乒乓，都打不过我，两次一共打了约两个小时，喘息也顶过去了。一大发现。大概过于疲劳，中饭并未多吃。躺着休息了近两个小时，没有睡着。下午三点罗宗澍来，一共五人同至河湾处游泳。他们都嫌水冷，我一人时间最长。喘息情况比昨天较好。估计继续下去，情况不会比去年坏。

晚上同小张干象棋 6 盘，4:2（输局让了子也）。下棋之理与做事一样，必须沉着应战，研究对方，准备变化，统筹全局，力争主动，尤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

昨夜情况胜似前夜，上床后不久入睡，下半夜折腾了一阵，没有起来服药。

1965 年 5 月 31 日（星期一） 晴

昨夜睡得较好。十点半上床后，小小闹了一下，也未服药即入睡，大概同疲劳有关。六点十分才起床。没有做活动，通身骨节感到有点酸硬。

上午读完摘记。午睡不成，为保护窗外的桑叶，两个月来动了好多嘴唇。石槽几个妇女在窗外一嘀咕，我就从迷胡[糊]中醒来了。很受抱怨。“叶子又不能吃。”两棵大桑树，今年桑椹结得特多，成了孩子们的注意中心。先是干涉爬树，以后是防止吵闹，很不安宁。

下午参加业余教育会，老一套，却一直开到五点。

夜上课，等到快八点陆续来了七个人。仔细清查，都有夜班，旷课者只一二人。

明天是六一。自从不写信以来，我似乎真不想孩子了。但么么明天有些什么活动呢？

1965 年 6 月 1 日（星期二） 多云

昨夜上课前后，喘息较重。夜服安查硷，上床后竟未大闹，睡得较好。六点十分方起床。未做活动。

上午收到苗苗电报式信，为寄么么照片两张。真是大孩子了，水电部已介绍入北郊小学。又问“工作情况”，似乎我不讲出，即不让孩子讲他们的情况。即复一短信，说“没有什么要向你们汇报”，严责苗妹之不守信约。复家桢信，告生活情况，身体自知注意。

下午两点半上坝。带上药瓶，在民警队休息了一大阵，感觉已平复，三点四十分下水。鱼场来回，共费时约一点十分。去程用蛙仰交替，过溢洪道后，呼吸始渐觉顺畅。归程基本用蛙式，右臂患处，尚

无异外感觉。今年几乎已失去信心，凡事怕实践，真没想到今天竟又如此力量，这样顺利，真是赞赏之至。感谢地球又巡天一周，让我再一人独享此乐。归来感觉有一点累，沿山边游，非常小心，手腿稍感疲倦，即换仰泳，让头、手、脚舒畅一阵。这个原则必须遵守到底。

夜观《红色娘子军》，值得再看一次。

卧水库中休息时，望云山四绕，水暖风平，真是多谢地球巡天回，我又得享此天福了。

1965 年 6 月 2 日（星期三） 雨

昨夜平安无事，睡得甚好。十一点上床，直到六点起床。难道真是昨天游泳治疗之功？

可是今天整天小雨，就很不舒服了，气总上不来。只能看看“参考”，翻翻小说、闲书。晚饭后索兴大打了一阵乒乓，结果上气不接下气。王家兴又来下了五盘象棋，才平复过来。我的支气管真是最好的晴雨干湿表了。服安查硷上床。

五月份共用 42 元（伙食 23，零用 10，做裤 10）。

1965 年 6 月 3 日（星期四） 雨

昨夜上床后，喘息不已，只好坐床一阵，旋即入睡。

六点一刻始起床。雨声一夜不息，幸未再闹。

除毛衣外，再加毛背心，并毛夹衣，身上始觉暖和。阴雨一天，我也气短一天。读书即眼花。老刘也未送报来，懒散之至。只是吟得绝句一首：

多谢地球巡天回，~~磨子潭水暖岸苔~~（库水又暖重岸苔）。

鱼鳖喜近旧侣伴，去年李郎今再来。（又）

夜听关于廿三条报告，直到十点。人们大概主要记得“放包袱”也。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如此三年一大运动，一年一小运动下去，要像揉面一样，否则不匀不熟。六条标准，生产增长是第六条。有天散步，同小学校隔壁的聂家谈起，说与责任田时相比，产量要差一半；没有哪个生产队不存在问题，主要是劳动强度不一，而工分基本拉平，积极性发挥不起来。这种看法当然过分，但问题总在如何增产。现在政治与生产实际是存在矛盾的，政治还未办好也。

1965 年 6 月 4 日（星期五） 晴、多云

六点起床。天晴了，人舒服一点。

今日端午，早晨也吃了一个粽子。厨房为我单包的几个碱水粽子，找不到了，真是可惜。

给苗苗、家桢的信，上午老刘才发出。只是看了报纸和“参考”。《新基本粒子对话》没有读完。

担心库内水温低，下午没敢去游泳。去浴室洗了个澡。晚上仍觉喘息，服止喘片。

1965 年 6 月 5 日（星期六） 晴，早晨室温 15℃

昨夜上床后不久即入睡，但下半夜时时喘醒，随又入睡，因而尽是些碎梦。

六点起床。做功活动 20 分钟。

读完《新基本粒子对话》，似懂非懂。注解还是比较好懂的。

下午游泳，仍是渔场来回，情况似不如六一节，喘息直到归程最后四百米才较好。总之是有信心的，今年不应当不如去年。一路遇到许多人，包括佛子岭的人。我是以攻为守，都只好说要搞安全措施。

谢谢毛主席的号召，否则我今年是游不成的。

夜晚人们看电影，我翻看闲书。

1965 年 6 月 6 日（星期日） 晴

昨夜睡得尚好。六点起床。做功活动 20 分钟。

上午看一大堆报纸。续读“哲学史”。午觉又睡着一阵。上坝时两点一刻，两点五十分下水。水不甚暖，去程一直喘息，只好多仰泳，直划到渔场山脚。小便后立即回游。一直用蛙式，坚持到底。200、400 米，计划换一下仰泳，坚持了。过溢洪道后实在想换一下了，主要是脖子和肩部接头处酸胀难受，呼吸也不甚顺畅，又勉强着一下下划下去，将头部侧一阵、正一阵，左右轮换，硬以蛙式坚持到底。上坝之后，坐下来，才感觉到真正累了。在水中共游了 95 分钟，比昨天多游了约 300 米。去程完全沿山脚，游的弓背。回来一直躺到六点。晚饭多吃了一碗稀饭。

夜晚将茅盾的《虹》随手翻翻，竟一口气看完，直到十二点。五四时期浪漫的梅女士，当然是一种典型，据说模特儿是胡兰畦[6]，此人抗战后似乎就下落不明了。茅盾大概也只接触了这一类人物，也颇喜欢这类人物，他似乎没有接触过向警予这样真正的一代风流。

1965 年 6 月 7 日（星期一） 晴

昨夜上床之后仍不安静，只好起服喘息定片，不久即入睡。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续读“哲学史”。洗衣服总要占去一些时间。午睡准备了一个大阵势：上床，结果一分钟也没睡着。两点上坝，在民警队休息到三点过了才下水。喘息情况比昨天较好。渔场人们请到船上休息了一小阵。今年捕鱼任务 31 万斤，有廿多人，还赔钱。问题在 60 马力的小火轮，如果用小马达机帆船之类，当然省多了。归程接受昨天过累教训，没有以蛙式到底。过溢洪道后，游了两次仰泳，也不累，也快多了。人们大体都知道我每天下库了，许也在家，没听到什么异言。真是谢谢毛主席的号召，去年只有社论还不行也。

有人从佛子岭带来栀子花。想起童年生活。

1965 年 6 月 8 日（星期二） 晴、多云

昨夜睡得尚好。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读哲学史，看报。下午上坝，为民警队四人补课。四点下水。天阴而无风，随意游到溢洪道折回，大概仍费去约 50 分钟。游得真慢，喘息情况如昨日。人们大概传得很开了，竟有人要特意上坝观泳，真是不胜荣幸。

夜与王家兴，小张，小饶下象棋到十点半。

[6] 胡兰畦：（1901—1994）四川成都人。1927 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女生队。1925 年参加北伐，曾在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工作。1930 年留学于柏林德国国立政治大学并加入共产党。因从事反法西斯斗争被捕入狱，经鲁迅、宋庆龄在上海向德国领事馆抗议后获释，1934 年应邀参加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抗战开始后，组织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在前线服务 4 年。1946 年任贵州日报社社长。1949 年后潘汉年等人对胡的地下党身份和复杂的社会关系提出了怀疑，仅在北京工学院主管后勤工作，直至文革处境一直困难，文革后重新入党，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著有长篇特写《在德国女牢中》，京剧剧本《大战东林寺》等。长篇特写《胡兰畦回忆录》(2 卷)获四川省社会科学荣誉奖。

1965 年 6 月 9 日（星期三） 雨

睡得晚即失眠，只好起服眠药，大概一点后始入睡。六点起床。精神尚好。

续读哲学史，进度甚慢。下午参加学习，所谓漫谈形势，老一套乱扯而已。目前此间问题是又有人扩大小生产（棉花、豆子之类），却不检查土地既不利用，又不交还公社；壮年亲属临时工太多，大概也是领导干部带头之故。

晚上同小伙子们大打乒乓，一直是上气不接下气，喘息不已。当与气温下雨有关。

1965 年 6 月 10 日（星期四） 雨、阴

昨夜上床之后仍不平息，只好坐床，约一小时后将粘痰基本吐完，始睡下。但一夜时时喘醒，极不安稳。

六点半起床。厨房以为我病倒了。

早晨仍下雨。上午读哲学史。午睡不成，王家兴硬来下象棋，竟至八盘，5:3。三点半去浴室痛快洗了个澡。

夜仍读书。不能去游泳。得绝句一首，心情真实，自觉有点意思：（磨子潭上独泅）

水深鱼潜不飞鸥，碧波千顷少行舟（风恬波静无行舟）；

唯有青山殷勤甚，不厌日日观独泅。

1965 年 6 月 11 日（星期五） 晴

昨夜睡得不错。五点半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读哲学史。法家一节，很得知识。《管子》一书是很值得读的。看来公未接触过此书。

下河大洗衣服，费去一个小时。下午参加学习，今天还扯了些农村情况，有几十个手表，拿供销店布匹作赌注，等等奇闻。

1965 年 6 月 12 日（星期六） 晴

昨夜上床，小坐一阵即入睡，但天亮前梦中喘息醒来。果然犯喘，可能是一直盖毛巾被之故。竟梦见家门先生。

六点起床。做功活动 20 分钟。

上午读书，下河洗被单等件。下午游泳，情况较好，一直游到小岛旁的山嘴，考虑再三，未敢穿湖而过，仍循原路弓背回来。整整游了两个小时，近 3000 米。今年第一次远游。

晚饭多吃了一点。夜间许来闲坐一阵，问及北京有信没有，觉得我应当走了，到处要动工也。简直像梦一样，闲住六年了。“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这种感情非身历其境，难以体会其深。我自然是未能忘情水电的，不必讳言。

1965 年 6 月 13 日（星期日） 晴

昨夜睡得尚好。五点半即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今天是运动日，上午同小伙子们大打乒乓，出几身大汗，根本没喘。

吃过午饭又连续打半小时，也就难以午睡了。两点多上坝，三点才下了水。到底有点累了，但喘息不甚重。渔场往返，仰蛙随意，侧泳几乎忘了。花了一小时另一刻。

晚上又打了一阵乒乓。

朱嫂子送来薤菜，连薤菜杆子，炒了两样，吃得舒服之至。

晚上像夏天了，需要乘凉一阵。王家兴找来下象棋，直到十二点多，不知若干局，还是平手。

1965 年 6 月 14 日（星期一） 骤雨

昨夜上床后闷热，失眠，大概一点半才入睡。六点一刻起床。

上午即有热伤风的感觉，流鼻涕，甚疲倦。要来“鼻眼净”点了（灼姐几次介绍此物之效），颇有效。午睡上床。大雨之后，冷、热、闷三种夹杂而至，一直不能睡着。

读完《老子》一节，很有所得。对老子思想的许多两面性（唯物、唯心、辩证，形上等）和“无为”之来源，解释得很好。于我也是一面镜子。我之处境，必须防止“旁观”等消极因素也。

夜上课，到 16 人，大修结束，恢复正常情况，直讲到九点三刻。讨论作文墙报事，有人反对将评改卷子贴出，面子问题。这倒是颇出意外。上课前哮喘突发作，只好叫学生去医务室取药。上课仍坚持下来。

1965 年 6 月 15 日（星期二） 晴

昨夜因邻人吵闹，弄到十二点后始入睡，安眠药性也无效。五点喘醒，烦躁之至。

上午读哲学史。午睡不成。收到苗苗、小妹信，完全是一派高音的腔调，说我“不从学习目的，学习态度上开导，”而且还造谣，“生活上好吗？伙食怎样？”（来磨子潭后谁还关心这些）。苗苗的信尤其像哀的美敦书。这样倒好，在高音控制之下，对这两个孩子我是连感情上的联系也只有断绝了的。

下午只到河里擦洗了个澡，没有下库游泳，整天都觉喘息时时要袭来。

寿县芦剧团来此，人们纷纷观看。因怕听此调，只有坐屋看书，看好几天的报纸。

1965 年 6 月 16 日（星期三） 晴

昨夜睡得不好，三点喘醒。起来服喘息定片，坐床一阵，大概四点后入睡。六点一刻起床。

上午读了点哲学史，给苗妹写信。拟停几天后再看一遍始发出。

中午睡着了。大概因躺着，裤裆绷得太紧，竟 out。多年未有之事。下午索兴未去游泳，听佛子岭周主任做检修总结报告。整整坐了三个多小时。工作做了许多，可惜讲的[得]不好。

晚上到小学散步，同测量队小伙子下了盘象棋。探听到一位工程师会下围棋。

八册

1965 年 6 月 17 日（星期四） 晴

昨夜睡得尚好，早起亦未觉喘息（近来早起总有喘息）。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读报纸、“参考”。收到上海寄来的《诗韵新编》。接灼姐信，担心我的游泳与喘息矛盾。中午周主任来闲谈半小时，亦担心我之独泅也。

午间仍睡着一小阵。两点动身上坝，极累，直到三点半始下水。云厚风恬，随意缓泅，渔场来回。去程仍有喘息，归程即舒畅了。民警队几个人也下来泡了一阵，听说佛子岭也组织游了。去年为此事之不愉快，今年得到解决了。

晚上测量队（省交通厅公路局）朱总工程师（同几个观众）来对弈三局。我着黑子，第一局不知虚实，且误失一块，输了；第二、三两局，放手先攻，使之无所喘息，胜十几与二十几子。此老不如胡老。十点半始罢战。大过其瘾，舒服之至。

星期一在课堂上唐突了王家兴和张建发二人，还没找到机会与他们谈谈，心中颇觉耿耿。我之急躁，好与人以色令，简直改不了似的。

1965 年 6 月 18 日（星期五） 多云

昨夜未服眠药，睡得甚好。五点半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读哲学史几页。中午又睡着一阵。下午参加学习，乱扯较少。晚上朱工程师仍来对弈 3 局。我执白棋，情况大体如昨，并觉其不如胡老远甚。

1965 年 6 月 19 日（星期六） 晴

昨夜上床仍小喘一阵，只好服药。五点半醒来，即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读哲学史。下午游泳。去程喘息不已，归程就舒畅了。真不知何日能结束此种情况。体力似觉不如去年。民警队的几个人都没有去年的勇气了，一次风浪吓了一年多还没过去。今年我是坚决单干，不惹是非。

小学对岸的砖瓦窑快做成了，一连去看过几次，中国最古老的手工业，“无梁殿”大概就是采取同类办法盖起来的。有一个老师傅，已经干此行几十年了。一个生产队来的，共十人，同我很熟了。一人一年约可得三四千工分，决定于烧砖数量（一人约三、四万块）。一窑只能烧一万多，五天，两斤柴火一块砖。

夜观《区委书记》，很老的片子，极有教育意义。苏联大概早存档了。芦剧《八一风暴》没接着看，人太挤，空气实在受不了。

1965 年 6 月 20 日（星期日） 晴

昨夜十二点后始入睡，一有吵声就睡不着了。五点半醒来，即起床。略做活动。

上午读书甚少。小饶来下象棋，这是一个高手。3:2，我胜一局。下午大彭老师特同我一起上坝，看我游泳。上坝前即有喘息，未休息过来即下水，因此去程游得甚苦，又小有风浪；归程总较顺利。在渔场只扶船小便一下，没有休息，共花一小时 25 分钟。下山后，特去菜园参观。西瓜、香瓜长得甚好，只有苦瓜长得太不像样子。同生产队老李说好，以后有空即去劳动。

晚饭后做了一件大事，将买的茶叶全部薰过装好。给谷师傅儿子大文出了一个作文题《假如我没有考上大学》。写得不实在，谈了一下作文方法。老刘晚上送来报纸，全部看完。

1965 年 6 月 21 日（星期一） 晴

昨夜仍是十二点后始入睡，小伙子们看戏回来吵闹得很。六点起床，做功活动 20 分钟。

上午读哲学史两小时。到卫生所扯本贝纳下台之事。根据昨夜广播外交政策不提反帝反殖，很可能是向右转了。晚上广播我大使请见，特别提到反殖反帝，看来一以表明我态度，一以促其不能放弃此立场也。但愿情况不似我之估计。

下午上坝极累，改由西坝路，中途有树荫可休息。三点下水，仍是渔场来回，整整花了一点四十

分钟。去程一直喘息如昨，归程仰泳时游了几次快速，尚可对付。

夜上课，到 15 人，无故缺课者只一二人。

1965 年 6 月 22 日（星期二） 晴

昨夜睡得尚好。五点半醒来，即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读书、看报。发出苗妹信，不觉黯然。

午睡不成，提早上坝，为民警队四人补课。四点下水，游约一千米，大概一百米要四分钟。回来不觉累，晚饭也吃得甚香。平常大概游 2000 米有点嫌多了。

1965 年 6 月 23 日（星期三） 多云

五点五十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没有读什么书，看了几天的“参考”和报纸。午睡一小时。两点上坝，三点下水，整整游了近两个小时。游过渔场东边第一个山嘴，喘息稍好一点，同下水前服药有关。几乎没有一点风浪，很想穿湖而过，还是遵守安全第一。归程过溢洪道时，为系竹牌[排]的捞回一根楠竹。竹业社的山里人没有一个能下水的，对我只是翘起大拇指。

1965 年 6 月 24 日（星期四） 阴、小雨

昨夜上床后略有喘息。五点五十分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给灼姐信，谈游泳事。

小雨不止，下午不能游泳。几终日读哲学史。气压一降，喘息即生。下午连服两次定片，晚上愈来愈不舒服，真是无可奈何。

1965 年 6 月 25 日（星期五） 雨

昨夜闹了一夜，两次起床、坐床，服定片。朦胧入睡，则梦见与公一同外出，生了病，我殷勤服侍也。

六点半勉强起床。吃饭。喘息与雨声不已，只有坐在靠椅上闭目休息。定片等对心脏颇有影响。弄来喉片含含，使呼吸稍顺。中午上床，睡着了一个多小时。整天翻翻旧诗，吟得一绝句，倒是真实心情也：

山中夏雨必作难，喘息忽来不成眠。

倚枕莞然稻解渴，来朝喜看葱翠田。

1965 年 6 月 26 日（星期六） 晴

昨天是病夫，今天是健将。一夜睡得尚好，六点起床。空气清冷，不敢做功。天气好，气压正常，我又活过来了。

下午毅然上坝，警卫队一伙已下水，并划船相随。我没作什么休息，随后游去，喘息不算厉害。他们没有到渔场即折回。到渔场后，感觉呼吸顺畅，风恬波静，转弯泅去。也许坝上有观众的刺激，估计到天气的正常，体力的舒畅，考虑一下，即决然穿库划向东岸，然后沿岸从警戒线斜线归来，约两个|两|小时，总在 2600 米以上，上坝后尚不觉甚累。

夜观《地下航线》，过去没有看过。又同小饶走象棋四局，3:1，直到十二点始上床。

上午用棉纸将赠大彭老师的诗写就。

穿库之举，下不为例？

1965 年 6 月 27 日（星期日） 晴

昨夜上床后很久方入睡。四点半醒来，六点起床。

上午参加环境卫生，屋周围除草，整整两个小时。因自己掌握了节奏，没有引起喘息。下午参加职工大会，整整坐了四个小时。检修末尾，开蝴蝶阀出一人身事故。问题根本在发电所领导刘以君的极端骄傲自满，脱离群众，和大家关系长期不好。此事我来不久即谈过。去年夏天佛子岭周主任来，我郑重谈过，并建议考虑换人。同许不止谈过一次，教训不能说不大。今天刘算是作了点检讨。看来并不容易趁热打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十点半了，时股长的收音机在播出一支朝鲜歌曲，是女声小合唱，非常非常动人。不觉信笔写下这样一首小诗（愿意称之为诗）：

我不是诗人，
写不出胸中的海潮；
我不会谱曲（音乐），
击不响心底的江涛。（谱不出）
然而，我能领会，我能听懂（喜倾听）：
那些发人至情的风骚，
那些扣人心弦的歌谣。
山中的夏夜如此深沉寂静，
忽然传来邻居收听的一支歌曲。
它像月夜江水的麟光颤颤，
它像山谷险道的白杨萧萧。
是一段回忆？还是一腔向往？
是逝去的欢乐，还是盼望的来朝（渴望）？
将我的感情蓦地燃烧。

1965 年 6 月 28 日（星期一） 晴、多云

昨夜服眠药，睡得尚好。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早饭后遇见王书记，建议趁热打铁，争取解决发电所的问题，并告以我过去的几次进言（实在是预见也）。身在此地，见到的最重要的问题，不能不提起，也算是一点责任感吧。

上午仍有“诗兴”。读书不多。公社汪烈龙来，谈及送他弟弟去合肥住精神病院事，如果不通过私人关系是住不进去的。留他午饭。下午按时上坝下水。天气多云，水静如一匹缎子，简直醉人。喘息不厉害。渔场正在收鱼，水域腥气很大，远远绕过，直奔小岛尾巴（165 水位露出来的），休息了几分钟，穿库到白水口转弯归来。蛙式极舒畅，共游两个小时，将近 3000 米。

晚上在大、小彭处闲谈，他们对我怎样参加革命的甚感兴趣。

1965 年 6 月 29 日（星期二） 多云

今天是最舒服的一天，几乎终日喘息无缘。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菜园除草劳动两个多小时，附带将苦瓜架子搭好，草拔去。已开始结瓜了，西瓜重的已达四斤。

午睡一个小时，按时上坝。下水后只有轻微喘息，很快过去。归程蛙式极舒畅，感觉有了速度，游约 2000 多米。在警卫队山上吃了几个味道好的小桃子。上午吃了两条黄瓜代菜，实在是愉快的劳动。兴华村的生活，实在难忘。

整天闷热，夜晚尤甚。在小学校晚上闲聊，也只穿汗衫了。

1965 年 6 月 30 日（星期三） 多云、小阵雨

昨天是裸体而卧，也没关窗户，只用毛巾盖了下肚子，并无热伤风感觉。六点起床。做功活动 25 分钟。

上午极闷热，只看了报纸、“参考”（阿尔及利亚事件看来纯粹是内部问题）。

午睡一小时。下午参加学习，只是谈盖房子杂事，末尾是勘查“游泳池”。佛子岭给了 600 元修池，说是挖个坑。西岸河滩有许多浅坑，略加处理即可利用。我带头下水，水温也正好，深处只齐上腰。去年是严重干涉，今年请作顾问，事物辩证发展也。

夜与小饶下象棋至十一点。

六月份用款 25 元（23+2），最少的一个月。

1965 年 7 月 1 日（星期四） 多云

昨夜喘息严重，两次服药坐床，大概睡了约三个小时。仍六点起床。

早餐后什么事也不能做，索兴睡着躺椅上，整整睡着了两个小时，好像是空前未有之事。但午睡就一分钟也不成了，只是看了报纸。下午仍带着喘息上坝，三点下水，颇有风浪，勉强过到对岸游至警戒线；休息几次，然后沿原路一气游回。喘息始终不止，但迎着风浪，慢慢蛙仰，细细品味，别有乐趣也。设想如遇大风浪，只要沉着，是可以应付的。如果喘息严重，则是麻烦的。但那时为了救命，也许能顶得过去。

从招待所取来席子，今年大概不至又换下了。夜间仍与小饶等下棋到十点多。服眠药上床。

1965 年 7 月 2 日（星期五） 多云间晴

昨夜尚好。六点过了才起床，没有做活动。

上午只是改了几本作文。将小谷的一篇与他做了详细讲解，如何写得朴素实在。看了他学校的作文卷，原来老师喜欢那种“党给了我一双金翅膀”，“飞向革命”之类的句子。

午睡不着，按时上坝下水。今天情况较好，仍是渔场来回，去程有轻微喉丝。迎着风浪，历时约一小时廿五分。

完全是夏天生活了，打赤膊，穿裤衩，夜晚乘凉。屋内只 28℃，即觉闷热难呆。又同小饶下象棋至十点多。曾一次连输五盘。

1965 年 7 月 3 日（星期六） 多云，中午室温 28℃

昨天服眠药，裸身而卧，平安无事。六点起床。

上午仍至老李处劳动。压香瓜蔓，锄西瓜地。蹲着不大成了。扎扎实实两个半小时，愉快的劳动。吃黄瓜两条，小西瓜一个。苦瓜有三四寸长了。汗出得真多，还少太阳，打着赤膊干的。

午睡不成。下午为教小汤游泳，到河湾处，水比上次温和多了，可是小汤直打哆嗦。游惯了水库，真像阳[阴]沟一样。后来又同他到前几天查勘过的水泡子去练仰泳，直到五点始归。

晚上又同小饶下象棋，大败四五局，后胜以 3:0，已十点一刻矣。仍服眠药上床。

接灼姐信。

1965 年 7 月 4 日（星期日） 晴、室温 31℃

六点起床。天热，不想做事，只想下棋。上下午都同小饶等大战若干局，败多胜少。大概人多嘴杂，脑子就乱了。也没去游泳，人们纷纷相问，商店一海军复员的说在坝上等待我许久，他也从渔场来回。

晚上乘凉而已。做了一坛泡菜。

1965 年 7 月 5 日（星期一） 下午大雨

昨夜未服眠药，睡得尚好。

上午算是读了几十页书。闷热，中午上招待所午睡。忽下大雨，原来躺在床上出汗，很快就冷着要盖棉被了。大概睡着了个把小时。

夜上课，到 20 人。作文仍交不出，真是没有办法。

九点观《原子弹爆炸》，看到一些设施（当然看不懂，过去也没机会去看一次反应堆），现场准备工作的镜头相当多，“化学兵”的艰苦训练，大概第一秒钟看到的是一片白光（银幕现黄白色，观众不一定注意到），中心温度不知是多少万度。

又同小饶下象棋到十二点多，6:6，和一局。下不为例了。服眠药上床。

1965 年 7 月 6 日（星期二） 下午大雨

六点起床。早餐后又休息一阵。天气闷极，下午果然大雨。衣服穿也不是，脱也不是，非常为难。大概午睡没盖什么东西，又流鼻涕。点“鼻眼净”（前次起了作用），大概不至发展成感冒。

看报，读了点书。

又接灼姐信，甚担心我之游泳。

1965 年 7 月 7 日（星期三） 多云

六点起床。仍未做功。

上午看报，读书，给灼姐信，说明游泳情况。

午睡不成。下午参加学习，许一人大讲其“下面顶，如何对付”的“不发脾气”的办法。孙秘书则总结“很有启发意义”。此间学习总难以上正规，不能联系，又不能好好读书。带去眼镜，将几张“参考”看完。

今天好天气，不得游泳，怅怅之至。

晚上没看电影，同小饶大战至十点廿分，6:3，杀了下几天来的威风。

1965 年 7 月 8 日（星期四） 下午大雨

昨夜服眠药上床，睡得仍不好。刚上床不能盖东西，乃至不能穿衣。半夜又喘醒，只好又服药，再盖毛巾被。

六点半起床，趁天阴，至菜园摘回三条苦瓜，并买香瓜三个。气压低，极不舒服。室温不过 26℃，却出闷汗。下午大雨，午睡一分钟也不成。三点半雨止，虽在喘息，却极想下水。上坝困难，决心至河湾。踉踉而至，喘息不已。水奇凉，如深水池刚换水的温度（11℃），游了几下只好上岸，怅怅而归。但总算下水了，也洗了个澡。

晚上开灯读书，还是出闷汗，只好时时出屋乘凉。

小饶强迫走棋一盘，转败为胜，在沉着应战也。

皮炎重新爆发，手脚、颈蔓延，难受之至。

1965 年 7 月 9 日（星期五） 多云间晴

昨夜十点半即服药上床，大概折腾到十二点以后始入睡。仍然只能将衬衣盖着肚皮，梦中喘醒，真是无可奈何。

今日气压较高，人稍觉舒服。上午续读哲学史，时读时歇，视力、精神都有关系。

黄瓜酸了（原来过咸，加了开水，并用烙铁浸入除去白泡沫），高兴之至，简直当水果吃了几根。

中午睡着约一小时。下午上坝，同民警队六个人乘风破浪，过坝来回警戒线。今天大约有五六级风，带着喘息也能应付。教他们改正姿势，学习蛙式。

晚上在小学乘凉至十点始归。

李献民来闲谈那两年淮北故事。食堂缺柴火，他母亲的坟也被挖了，但棺材已烂，不堪一烧。真正的不劳动即不得食，地里实无人劳动。家中绝对禁止起火，粮食不知搜过多少次。刨收红薯之浪费，大窑烂掉，大雪后又再去地里起刨。有的光洗薯粉吃。一个村 800 人一个食堂，一天到晚吃饭。大彭谈及一父亲杀了八岁孩子炒吃心肝（此人查出枪毙了）。不知他处情况相同否。大家情绪现在完全正常了，但有时总免不了要谈谈。

1965 年 7 月 10 日（星期六） 晴、多云、28℃

昨天没喘息，但上床后因热而折腾到十二点后始入睡，同去年情况一样。

上午读了一点书，看报，打赤膊坐在过道内，仍出闷汗。中午一分钟也没睡着。一点半即上坝，“组织”了二十|人|多人下库游泳。请我当指导。乌合之众，实际如学习会，应行故事也。对俞士忠几个能游的人，我是热心教他们改正姿势，学蛙泳。上坝即服了药，喘息甚轻。到渔场前山嘴缓坡处停了一大阵，来回都同几个会游的并肩前进，尤其是归程。看来只要不犯喘息，还是可以游出速度的。

晚上请小伙子们吃了一个生西瓜，花 1.08 元。家属队要钱要得厉害。

晚上同小饶下棋到近十一点。

早餐后大洗衣服。

1965 年 7 月 11 日（星期日） 晴，下午室温 30℃

昨夜上床后又折腾了近一个小时。闷热，略有喘息。六点半起床。

上午看了点报，在过道下棋。午间又是睡不着，又是蝉躁小暑天。两点多钟，实在无力，终于上坝，并下水。喘息不已，挨着山边，竟休息两小阵，才到溢洪道南的山嘴，又休息一大阵才一气游回。

晚上乘凉而已。

1965 年 7 月 12 日（星期一） 晴

昨夜服眠药，大概不到十一点即入睡，睡得甚好。五点半醒来，即起床。做功半小时。

上午看“参考”，读了几页书。午睡仍不成，满身淌汗。两点上坝，三点廿分始下水，略有喘息（每次先服药就好多了），过渔场到第一山嘴。归程特别顺利，很有速度，大半仰泳，共划 1200 下，共一点一刻左右，比平时约快一刻多钟。大体仰泳是可以加强速度的，蛙式则困难也。

夜上课，复习“服务”与“白求恩”两课。下周期考，以此为重点也。

1965 年 7 月 13 日（星期二） 晴

昨夜约十一点即入睡，睡得很好。

早晨停电，六点半始起床。

上午续读哲学史。午睡不成。两点上坝，为民警队补课，近四点始下水。同民警队四人沿溢洪道过库，游了一圈。正在系过库竹排，即沿竹排弧线而过。风浪不小，喘息不已，仍坚持下来了。

晚上闷热。下棋、乘凉，十二点后始能入屋上床。

1965 年 7 月 14 日（星期三） 多云

六点起床。略做活动。

上午看几天的报纸、“参考”。

下午同大文清除屋外杂草，出几身大汗，开始略感喘息。有人来参观就大搞一次卫生，而平时则到处屎尿。这次是“五厂评比”，在尽量打扮。形式主义，如此而已，实在是一种缩影。

四点多钟同大文到下游河床洗澡玩水。正在发电，水较凉，流速颇大，顺流而下，一两分钟就是百米开外。逆流而上，好久才两三米，但可横插而过，因只有十来公尺宽。这种玩水，也是平生第一次经验。

夜观《英雄儿女》。很好的片子，演员也好。

同小饶走棋，气得将棋子摔掉了，藉此戒棋也好。

1965 年 7 月 15 日（星期四） 下午大雨

六点起床。略做活动。

早餐后同大文继续将屋外杂草清除扫拔。上午读了几页书。中午过道有风，仍旧一分钟也睡不着。下午大雨，无法上坝，只有读书。但屋中仍闷。晚上室温降至 25℃，可以开灯看书了。

十点不到即服眠药上床。

1965 年 7 月 16 日（星期五） 多云

昨夜真灵，上床时有喘息（已服定片），大概因不能盖东西下半夜又喘醒，只好起来再服药，六点半始起床。

上午拟定语文期考题。续读哲学史。

小谷谈此间男女乌七八糟之事，有的实在意外也。农村甚乱，人们不以为意，山区恶俗之一。

午间迷迷胡胡[糊糊]睡着一阵。两点上坝，三点下水。竹牌[排]已在溢洪道与对岸警戒线间固定，过竹牌[排]后即是大风浪。沿牌[排]游了一个半来回，然后斜线归来，将近 2000 米。在风浪中全用蛙式，舒服之至。一人独在湖中，唯有青山作伴，大声喊话，以泄胸中之气。蛙式蹬腿似乎有进步。

晚饭后到瓜园摘苦瓜，吃香瓜。乘凉时为时股长谈越南战局。

服眠药上床，十二点矣。

1965 年 7 月 17 日（星期六） 晴

六点多起床。

上午看报，读哲学史。午睡一小阵。两点上坝，三点下水。渔场来回，没有小解，只一点十分钟，速度有了显著进步，而且不怎么累。

王宜富家送干菜一包，咸鸭蛋五个，都是夏天佐餐之物。干菜是专为炒苦瓜用的。

晚上同小饶下棋，竟至两点。

1965 年 7 月 18 日（星期日） 晴

昨夜上床久久始入睡。六点半起床。

早餐后又参加屋前大扫除，至九点毕，几身大汗。参观者已至，还在铲最后一堆草也。

邻居自佛子岭来，送白兰花两朵，蟠桃两枚。珍贵礼物。

午睡不成，就没有上坝。与小饶大战十一回合，空前大捷，9:2，痛快之至。

夜间乘凉，背面看电影：《母亲》，效果一样。

早早服眠药，十点半即上床。

1965 年 7 月 19 日（星期一） 晴

六点多起床。睡犹未足。

上午挥汗书字条四幅。石槽医院有人写信求字，自称“晚生”，滑稽得很。此间总有人欣赏我这种歪字，实在是山中人少见识也。

午睡似乎迷胡[糊]了刻把钟。闷汗不断，只好擦身，喝水，睡意就全散了。

今天游得很畅快，去程略有喘息（没有服药），过渔场到第一山嘴，没有靠岸小解。归程因感风浪，为绝对安全，斜线到溢洪道，等于绕一大圈，净游一小时廿五分钟。

到招待所看好住室。

夜乘凉聊天，又听到那两年奇闻：吃人肉，卖人肉之事。

语文期考，到者 17 人。明天还得补考。

1965 年 7 月 20 日（星期二） 多云

上午分几处找人补考。阅卷、看报。中午即到招待所午睡。迷胡[糊]了一阵。按时上坝。虽服了定片，喘息仍厉害，不知何故。渔场来回，归程仍有喘息。

今天大吃香瓜，一人大概吃了 2 斤。

夜宿招待所，乘凉，听老周头翻古。

1965 年 7 月 21 日（星期三） 阴雨

昨夜起来小便三次，仍睡着。七点始起床。

将卷子看完。下午参加学习，又是闲吹，主题是李家红，新鲜事儿。

报载游泳可治气管炎，我是自发到自为了。

1965 年 7 月 22 日（星期四） 阴

昨夜喘息，又起床服药。反正天阴，气压一低，必然来犯。

上午将学习成绩统计表制好，算是结束上半年唯一的工作了。下午按时下库，沿竹排横渡来回，一直喘息。后来下小雨，别有风趣，白珠散跳，远山迷朦，好像是春天一样。

晚上甚凉快，室温 24℃。看报纸、“参考”至十一点。

1965 年 7 月 23 日（星期五） 多云

昨夜睡得尚好。六点起床。

上午看报纸、刊物。中午睡不着，下河洗了个澡。下午参加学习，先听秘书读了半部《实践论》，然后是主任谈房子，勘察“广场”，最后家属队送来一筐梨子，味如野梨，我也吃了两个。

晚上在外面游散。本想参加机械组的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他们读不懂，主任忽然跑来，大言不惭一顿，“实践论”就是吃梨子之类，我只好离去。

九点半服眠药上床。

1965 年 7 月 24 日（星期六） 晴

天亮前喘醒，大概是没盖毛巾被之故。

上午坐过道看报、读书，吃香瓜，中午至招待所午睡。好像迷胡[糊]了一阵。两点后艰难地爬上坝顶，服喘片，三点后才下水。起大风，打雷，紧紧沿崖脚前进，不敢仰泳，怕呛水，一直蛙式，喘息不已。至溢洪道时觉略好转，于是在大浪飘托之中，如坐摇篮，顶浪沿竹牌[排]前进。回来时转来竹牌[排]南边，风浪更大，悠游自在，颇有海燕豪气，风浪来到更大些吧。一直用蛙式游回，一气未歇，游一点廿五分。

晚上乘凉，懒得去看“皖西芦剧”，与小饶大战，7:2，战果辉煌。夜十点多矣。

1965 年 7 月 25 日（星期日） 晴

又是天亮前喘醒，好像在梦中也有喘息，只好服药，迷胡[糊]到近七点始起床。

睡得太少，上午看书几页，什么事也不想做。这个月采取菜饭票制度，自理伙食，每天吃饭一角（一角 = 一斤粮），菜一、二、三角不等，比包伙便宜得多。

午间睡着一阵，两点多才上坝。动身前服药，一直感觉良好。但下水后逐渐喘息，转成呛咳，兴趣索然，未到渔场即折回。大部用仰泳，还感无力。仍游约一个多小时。回来后，省电业局刁局长及佛子岭王书记来看我（下午来一转，五厂评比），谈到有机会转告北京，二年到期能恢复工作，总望明年参加工作也。又提及同许关系之事。刁谓部队出身，与之谈过，还是那几件事。我亦未提得过分严重，留点余地也。离去之时，必须细谈一下。

夜乘凉、下棋。服眠药上床。

1965 年 7 月 26 日（星期一） 晴、多云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

上午坐过道读书看报。响洪店淹死一人，民警队下水的很少了，“领导不让”。此间作风即如此奇怪。我之独泅，人们已视为定规，如果不游，倒是奇怪的了。今日情况较昨天为好，沿竹牌[排]来回，全程游完一半，喘息开始平复。观察组测水温，说有 31℃，我不甚相信。有人关心，买到两个甲鱼，但做得不好。晚上想吃西瓜，小路等去瓜园吃瓜，带回一个相赠，又灌一肚子。能有瓜吃，是今年过夏一大快事。

与小饶战八局，几次妙着，自己也颇得意。

与人们乘凉到十二点多，主题又是谈曾希圣。在佛子岭避暑，遍洒香水，铜官山看戏，前空三排。无为县之死人情况，有老太婆偷了几个萝卜，干部用烧红铁叉烙嘴而死，等等。安徽人何日才不谈曾希圣了呢？

十二点后始归房。

1965 年 7 月 27 日（星期二） 阴、小雨

六点起床。上午读书较多，哲学史先秦部分只剩最后两章。

中午花一元钱买廿斤西瓜，请大家的客，结果不能午休了，只好下棋。4:3，战绩不佳。

台风影响带来低气压，小有喘息。理发。因雨不能上坝。

夜观《夏天的故事》，过去没看过，下等影片：文化决定一切。一个初中毕业生解决了农业社当前的和前进的大小问题。

服眠药上床。

1965 年 7 月 28 日（星期三） 晴

半夜下雨，喘息醒来，服药后又睡着。好像硬是感冒了。直睡到八点始起床，空前未有之举。

上午看报。收到么么大小照片 9 张，我的可爱的么仔！多么神气。入秋进北郊小学了。这大概是高音的唯一“仁义”。

下午没有上坝，也没参加学习，半休息状态。晚上还是乘凉下棋，与小饶 5:4，与小张 3:0，师徒俱败。

晚饭后去瓜园买瓜，西瓜竟全部光了。摘回一袋苦瓜，大者有一斤一条。

仍服眠药上床，十二点矣。

1965 年 7 月 29 日（星期四） 晴、多云

又是半夜咳醒，只好起来服定片。气温并不低，不知何故。六点半始起床。

上午看报、看“参考”。收到上海寄来《哲学文选先秦编》。 午间又请大家吃西瓜。小伙子<自>告奋勇去瓜地，不能不出钱也。三点始到坝上，休息廿分钟下水。上坝之前服过定片，但信心仍不强。开初采取极度均匀缓游办法，果然喘息较轻，仍是游完全程一半即舒坦多矣。

1965 年 7 月 30 日（星期五） 多云间晴

下半夜注意盖上毛巾被，喘息未起。六点半起床。

上午读书看报。午睡仍不成。两点同大文上坝，三点下水。他第一次长游，小心为上，让他靠边和紧靠竹排。过库到警戒线，我继续南进，他上岸休息，归程再一起回来。今天情况极佳，开始缓速，全用蛙式，喘息很轻，不久就完全平复了。

晚上与大文乘凉，闲谈这里青年们的情况。他对去年高考，成绩优异的地主家庭学生一个都没录取，很为不解。我告以接班人的阶级路线问题。出身问题，《人民日报》不久之前已作解答。他本人想留在公社，而父母旧观念，看不起农民也。思想甚苦恼。

1965 年 7 月 31 日（星期六） 晴、多云

昨夜未服眠药，睡得尚好。六点半起床。

早餐后去老虎灶泡茶，走了一趟，即引起小喘。

上午读书、看报、“参考”。午间挺尸而已，一分钟也睡不着。两点上坝，先服定片，三点下水，情况比昨天还好，几乎无甚喘息。绕竹牌[排]内湖游了两圈，近 3000 公尺，共费一小时五十分，中途也没小便。风浪比昨天大，舒服之至。

夜观《斯大林格勒战役》上下集，此片根本没有写群众，战史的写法，艺术性较差。这个城市去过两次，记忆犹新，不胜感慨。也想起在延安时对战情的关切。

七月份用费 17+14（31）元（西瓜 8 元）。

1965 年 8 月 1 日（星期日） 晴转阴

昨夜大概十二点后始入睡。六点半起床。

上午下棋玩耍，中午三个“老头”吃一大锅甲鱼。午睡不成。两点半始动身上坝，先服定片。小张、大文、小曹、老{聘}同去。大风大浪，有点像去年那次“遇险”，我仍坚决搏斗，沿竹牌[排]游了一圈。大文硬要同游，中途强迫他把着竹牌[排]，从西岸上山回来。如何躲浪，如何在大风浪中仰游，今天收获颇大。大风大浪不能行船，但可行人；凡事一实践，看来“不可为”之事也是可为的。

晚上听佛子岭时事广播，两大力量发展（马义、亚非拉），两个四分五裂（修集、帝义）。南越伪军有九个师，一万空军，一万五海军，南越解放军有 20 万人。谈判事苏问越，越未答复，苏即大肆宣传。援战我们不拖苏下水。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准备打烂坛坛罐罐（越南工业还不多，人大会堂小了）。

此间颇像大观园，又有男女之事大吵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65 年 8 月 2 日（星期一） 多云、阵雨

昨夜又是十二点后始入睡，半夜又喘醒，只好起来服药。

上午看了点书。中午又大吃西瓜。瓜园还有瓜。依旧请客。午间仍未睡着，按时上坝，先服定片，情况甚不好，一直气喘，只游了一圈。起游不久，即因呛了一点水引起咳喘，只好靠岸休息一阵。

晚上雷雨，佛子岭的报告接不过来，由许续讲，结果只听到一点阿尔及利亚形势。

1965 年 8 月 3 日（星期二）

昨夜大雨，也是入夏闹到最严重的一夜。起来两次服药，坐床。八点起来后，仍不舒服。

整个上午都在哮喘之中，还能看报。午餐煮了点挂面。下午去澡堂洗了个澡，出几身大汗，稍觉好一点。晚饭吃了碗苦瓜汤。晚饭后同小谷散步、乘凉，喘息时时要发作。十点服安查硷。

1965 年 8 月 4 日（星期三） 阴、雨

安查硷作用较大，昨夜睡得尚好，只是两点醒来，失眠，未喘息。天亮前又睡着一阵，六点起床。

上午算是将《哲学史先秦编》读完。下午大雨，参加学习，漫谈时事。整日在轻微喘息之中，无可奈何。夜观《地下尖兵》，第一次观看。晚上气温、气压均低，上床前服安查硷。

听朱医生谈童杨打小顾的详情。就打老婆一点而言，农村和这里都还是“封建社会”也。妻子不规矩而挨打，甚至被打死，仍同情男方也。

1965 年 8 月 5 日（星期四） 多云间晴，早晨室温 20℃

昨夜半夜冷喘醒来，服药后找了件外衣穿上，始入睡。八点始起床。

不舒服的情况比昨天稍好，翻读哲学中有关认识论部分。下午到澡堂洗澡。最近视力越来越不好，看四号字都模胡[糊]了。

服安查硷上床。

1965 年 8 月 6 日（星期五） 晴

昨夜睡得尚好。六点半起床。

续读有关认识论的剪报材料。下午参加学习。视力很坏，简直不能看书，四号字也要带眼镜。

天晴，气压升高，白天很觉舒服。晚饭后散步，喘息陡然袭来，连忙返房服药，好大一阵才制住。真是无可奈何。

给灼姐信。

1965 年 8 月 7 日（星期六） 晴

昨夜睡得尚好，下半夜小有喘息，六点半起床。

上午看报（两天没来报了）。陶铸长文似要提到理论高度，但无甚新的内容。如农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工农联盟等问题，只是将问题提出而已，1959 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仍是过去的提法。对我来说，总是透露了一些消息也。准备再细读一过，自己也想一想一些问题。

中午挺尸而已。四天没有游泳，有点恋恋。两点半动身上坝，三点廿分始下水，没有穿游泳裤，第一次光臀。游了一圈，仰泳时竟小便出来了，这也是第一次，过去非靠着东西小便不出，大概同紧裤有关。归来觉得甚累。

夜观新片《岸边激浪》，整个平平。但写隐藏十多年的地主婆甚有意义，人们容易失去警惕也。

服重量眠药上床。

1965 年 8 月 8 日（星期日） 多云

睡得不错。六点廿分起床。

上午读完贺龙论军队民主作<风>文。现代化条件下仍要民主一节甚好，全文扎扎实实，比陶铸文大不相同，这是驾轻就熟的题目。陶文总觉勉强。

中午似乎睡着了一阵。两点上坝，不到三点下水。风浪甚大，开始时喘息得几乎不想游了，不是有长期经验和锻炼，确难以游下去的。大概 600 米以后，渐好。游了一圈，仍光臀，仰泳时如躺摇篮。

在民警队下棋两盘。送我熟苞米两根。从树上摘梨子两个。

晚上小乘凉一会，即有感冒意，

1965 年 8 月 9 日（星期一） 阴、雨

六点半起床。

上午翻阅“修改稿”摘录材料，颇想趁天凉再开始。中午睡着了一阵，大概着了凉，鼻涕不止，通身都不舒服。点“鼻眼净”，服钙克斯。只好休息。翻翻诗集，得绝句两首：

雨打窗前桑，忽见一叶黄。（坐爱）

叶有先伏老，无视两鬓霜。

可题为“游泳三千公尺归来”也。

另一首在大风大浪中游泳时即有感触，未能联缀成句，暂且写下，尚待推敲也：

须臾风起水开锅，平芜地裂翻陡坡。

双手辟开雪峰卷，一身如在摇篮播。

视力越来越坏，连四号字也要带眼镜了。要来一瓶“沃古林”，点了一次。

下午特上澡堂洗澡，出一身大汗。晚餐又煮了挂面，再出一身汗。但望感冒能制止。夜服重量眠药后上床。

1965 年 8 月 10 日（星期二） 阴、大雨

昨夜睡得尚好，只是梦多、梦奇。近来常作系列长梦，有次连续梦见大、二、三公。

六点半起床，情况尚好，只是感冒感觉还在。

翻了点材料，即看报，看完黄家驷长文。这些人过去几乎是死角，现在也大动了。医疗应以农村为重点，总算觉悟到这个问题了。

接灼姐信，谈及北京一将军游泳，因呛水肺病而死。我现在是很小心的，今后还应更加小心。朱珠考大学估计能考上，苗苗怎样呢？还是挂心得很。孩子们多么不幸！整个中学时期与我隔绝，真是无可奈何！

中午怕再着凉，不敢午睡，同小伙子们打了场千分。下午看“参考”。晚上翻翻旧诗和 Spok’s English。

1965 年 8 月 11 日（星期三） 晴、多云

昨夜未服眠药，上床失眠，终至自调！六点半起床。

上午看新来报刊，下午只是上澡堂洗了个澡，什么事也没做。感冒似乎还有点尾巴，通身无力。

1965 年 8 月 12 日（星期四） 晴

昨夜未服眠药，睡得尚可。六点十分起床。

几乎看了一天的报刊、“参考”。下午多云，仍不想上坝，总觉喘息威胁也。常有咳嗽，小心为上。

夜闷热。十一点后始上床。

1965 年 8 月 13 日（星期五） 晴转阴

六点一刻起床。略做活动，锻炼视力。

上午看报，读哲学。仍有咳嗽，喉臊[燥]。下午两点毅然上坝，三点下水，游了一个半小时。沿竹牌[排]游了三趟，过 800 米后，喘息即渐平复，归来尚不觉累。洗衣，读书。

近日下半夜常醒来，有小喘，大概仍是转凉所致。

1965 年 8 月 14 日（星期六） 晴

五点半即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多久停止早课，还应当恢复。

上午读哲学，下午上坝。喘息不重，坚持游了两圈，费一小时又 50 分钟，估计约 3000m。最后几百米觉得累了，归来一直躺着休息。

晚上同小伙子们打 40 分。

本月伙食只用 17 元。过去浪费多矣（包伙 23 元）。

1965 年 8 月 15 日（星期日） 晴

仍是下半夜小有喘息。六点半起床。

无事可记。下午勉强上坝，游了一圈多，一点一刻钟。仰泳速度比蛙式快多了。找了康濯的《东方红》上下两本，不知能否看完。看了几节，似远不如柳青《创业史》之吸引人，行文做作太多。康濯现在好像是被批判的人物，他是赵树理派，这一点与我同道。几十年、百年之后，刘白羽[7]这些人的东西大概是留存不下来的，而赵树理（还有柳青等）的则将称为古典的了。

1965 年 8 月 16 日（星期一） 下午大雨

五点半醒来，随即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读哲学。下午一点半大雨，三点始止。看《东方红》，直到夜十一点。

晚饭后散步时开始喘息，夜间转剧，服安查硷并定片，上床前始告平复。下雨必作难，真是无可奈何。看来不离开这个地方，是没有转机的了。

夜服眠药上床。

1965 年 8 月 17 日（星期二） 多云

六点一刻起床。做了几分钟活动。

[7] 刘白羽：（1916—2005）北京通州人。作家。1938 年 12 月加入共产党。历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党支部书记、重庆《新华日报》副刊部主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记者、新华社总社军事特派记者、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作协副主席、作协书记处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顾问、《人民文学》主编等职。

上午读书、看报纸。七点半至八点的英语广播，近来听了几次，学习发音也。

天阴，总觉要喘，不敢上坝。下午、晚上看《东方红》下册。原来这还是第一部，整个结构很紧凑，各种矛盾配搭尚自然，但人物、语言等总觉“烟火”气太重，不是恰如其分。主、次人物都平均着笔，主角也就不突出了。也只是翻翻故事，没有细看。作者还是很有驾驭能力的。

1965 年 8 月 18 日（星期三） 阴、室温 21℃

六点半始起床。上午读书、看报，看“参考”。日本人说新加坡是“第三个中国”，马来亚当然是大有可为的。越南问题解决，印尼更左转，这些地方自然要进一步变化的。下午“学习”，扯谈而已。今天已是秋天味道，加了衣服，晚上要关窗睡觉了。夜大喘，服药。

1965 年 8 月 19 日（星期四） 阴，早晚室温 19℃

昨夜睡得尚好，六点一刻起床，略做活动。

上午听英语，读书。大彭来，代买土布 2 丈四尺。下午去公社，拟赠款若干与汪烈龙的弟弟（患精神病，已好），没有碰见人。路上突然喘息发作，真是无可奈何。

接灼姐信，珠珠已考取大连工学院。不免又想起苗苗明年能否考上。

1965 年 8 月 20 日（星期五） 阴、雨

昨夜服眠药上床，盖被子，睡得尚好。半夜大雨，没有发作。六点一刻起床。

上午仍读哲学，看报。下午参加学习，星五改为时事学习，于是更好随意乱扯了。

夜观《患难之交》。水平以下的片子。

碰见公社会计汪烈龙，给他 15 元，聊表心意而已。他弟弟汪烈士已渐正常，食量特大，可以远行若干里。

双手拥护现在的医疗下乡，这儿山区甚落后，交通不便，遇上急病，只有听天由命。到处是瘌痢头，卫生部门根本不过问，阑尾炎也不敢送到县医院去开刀。这个县的工作看来落[后]之处甚多。

穿薄毛衣。室温夜晚降至 18℃

1965 年 8 月 21 日（星期六） 阴，18℃

昨夜服安查硷上床，睡得甚好。天明前下雨。六点起床。

完全是深秋的意味了，加了条长衬裤，保暖为上。

英语广播听得甚有兴趣，甲、乙班（初、高中）都听。

许上午来问“行拂乱其所为”。有意与他谈了一阵，愿意接近，愿意“求教”，我当然是欢迎的。此人主要问题在自负甚高，不知天高地厚也。这也是环境造成的。

中午睡着了一阵。醒来后有喘息，仍去洗澡。

霍山发现霍乱，普遍打防疫针，但气喘患者不宜打。过两天再说。

晚上与小姚下象棋，9:8，大战到十点半。

1965 年 8 月 22 日（星期日） 晴

昨夜上床即发作，闹了一个多小时，下半夜又发作，又起来服药。六点半起床。

同小伙子们玩了一天，中午也没休息，打 40 分。

夜服安查硷，九点即上床。

1965 年 8 月 23 日（星期一） 晴

昨夜睡得甚好。六点起床。做活动半小时。

早餐后听英语广播。上午续读哲学，看报。下午两点上坝，游了两个圈子，一点四十分钟，总近 3000m，而且不觉得累。

夜仍看报。十一点上床。

1965 年 8 月 24 日（星期二） 晴

昨夜失眠，一点半又起来吃眠药，仍睡不安稳。五点即醒来，六点起床。做功半小时。

早餐后听英语广播。理发，看“参考”，就到十一点，吃午饭了（作息时间稍有更动）。中午似乎睡着了一小阵。两点上坝。虽然吃了定片，上坝后仍喘息不已。三点下水，原来只准备游一圈，不知不觉向渔场游去（很久没有游这个路程了）。喘息平复，风平浪静，穿湖而过，至白水口下侧转回，共游了一小时五十分。这大概是根本不着岸游得最远的一次，总在三公里多。今天蛙式也可小便了，可完全不停息，边游边解。

参加寿县社教的谈到基层干部打人之风特甚，吊、站等各种刑罚。

1965 年 8 月 25 日（星期三） 晴，下午室温 27℃

昨夜未服眠药，睡得尚好。五点半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早餐后听英语广播。解登国来小坐，谈及理论辅导事。我重申过去谈过的，“欢迎尽量利用”，但总要人家主动也（未明提许之态度）。

做有关实践和认识的哲学札记。下午参加学习，解传达有关《实践论》报告。许多哲学术语人们还是难以理解的。

晚饭后洗冷水脸，突然发作一阵。真是无可奈何。

夜观《落水记》，过去没看过。非常恶劣的“喜剧”片。

收到琬姐寄来的包裹，一丈五绸子，手巾等，合家照片两张。孩子们就像三十年代初的我们姊弟，母亲完全老态了。

1965 年 8 月 26 日（星期四） 晴

睡得妈妈[马马]虎虎。六点起床，做功活动 20 分钟。

早餐后听英语广播。装衣的竹箱发现有虫，全部取出晾晒，颇花时间。整日闷热，几乎没读什么书。下午亦未上坝，只下河洗了一个澡。

夜晚散步，聂家园子妇女说我比来时瘦了，还有的说也老了。老了是理所当然之事，焉得不老呢？

1965 年 8 月 27 日（星期五） 多云

昨夜服阿米妥上床（久未服此种，效力快一些），睡得尚可。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早餐后听英语广播，悟到 the 三种读法的道理。给琬、灼姐写信。下午参加学习，又是闲谈。晚上

破例打 40 分到十一点。

1965 年 8 月 28 日（星期六） 上午晴、下午狂风大雨

昨夜又失眠，只好起来服眠药，十二点后始入睡。六点起床。

停电，英语没有听成。上午将灼姐信写完，并拟致部党组信稿，要求明年分配工作。下午狂风大雨，同小姚下象棋 4:2。最后一局对方双车双炮，我则单车炮，沉着应战，最后胜利。遇险境总以沉着为上。

晚饭后即气喘不已。晚上小伙子们来打扑克，直到十二点。服安查硷并眠药上床。

1965 年 8 月 29 日（星期日） 阴、雨

六点起床。上午同小袁至石槽，什么也没有买到，请吃了几个油条而已。总算走了十里路。下午人们仍来玩扑克。夜下雨，气喘不已。服眠药、安查硷上床。

1965 年 8 月 30 日（星期一） 阴、雨

下半夜睡得不好。六点起床。略做活动。

早餐后听英语。上午看报，纪念抗日战争文章全部看了，文章质量比当年延安的要高得多。

午睡一小阵。下午读哲学。视力不好，当注意多做户外活动，连续看书不超过一个小时。气喘总觉在威胁。晚上有意去招待所与人下棋，九点归。还是要看书。

服安查硷，十点半上床。

本月份费用连伙食只 20 元（送人 15 元在外），最节约之月。

1965 年 8 月 31 日（星期二） 阴

睡得尚可，但下半夜时时醒来，好像几分钟就换一个梦，如万花筒，走马灯，现在也记不清是梦境还是醒后幻觉。

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早餐后至电话室听英语。整天读书看报。《胸中自有雄兵百万》，《伟大战略决战》（好像过去印行过），写得甚好。指挥军事，真是“得心应手”也，但以同样方法、决心，大炼钢铁，就有问题。一切事物有其本身客观规律，主观能动性只能有一定限度。

晚上到招待所与人下棋几局。洗了一个热水澡（澡堂在修理）。老周头甚是关心，再三嘱咐要我注意身体。对于游泳，甚不以为然。

夜服安查硷。

1965 年 9 月 1 日（星期三） 阴

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早餐后听英语广播。上午读哲学并做认识论札记。下午参加学习，即席解释了一些问题。人们最后竟又扯到农村“腐化”之事。

夜观《天山红花》，第二次看，完全为了再欣赏一次色彩和天山草原的风景。

上床之前气喘发作，服安查硷外再服定片，坐床一个小时始渐平复。

1965 年 9 月 2 日（星期四） 阴间晴

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读哲学。中午、下午北京两次长途电话，都接不通。不知何处打的。如果是部里让我回去，电话告知合肥就可以了，高音大概不会再抽风。懒得去多想，也锻炼得无动于衷。

下河洗了个澡，水还不算凉。夜听《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可能是鸭公手笔。“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一段似与越南战争的发展有关，毛思是当代世界思想武器好像也是第一次正式公开。

1965 年 9 月 3 日（星期五） 阴

四点醒来，喘息。气压过低，折腾甚久。又迷胡[糊]了一阵。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几乎没有读什么书，为人拟信稿。下午参加学习，听读《好字当头》，又勾起 1959 年上书“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回忆。

整日觉得不舒服，晚上果然喘息，连服查硷和定片。人们近来都说我瘦多了，对镜子自己也觉得。近日确明显感到体力、精力的不济，身心都有关系也。

昨天的北京长途真不知什么名堂。

今天只做了一件事：将有关材料再予整理一次。

夜服查硷并眠药上床。

1965 年 9 月 4 日（星期六） 晴、雨

五点即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听英语，看报纸、“参考”。中午小姚来下棋，争得厉害。三点下河洗澡，洗毕即气喘。五点左右，气压大降，严重喘息，喉丝响甚。服药，直到晚饭后始平息。夜作字。服查硷并眠药后上床。

1965 年 9 月 5 日（星期日） 阴

三点醒来，只好再服眠药。七点起床。心情闲散，什么事也没做，与人下棋而已。

下午、晚上都有喘息，几次服药。不离开这个地方是无法改变形势的了。

1965 年 9 月 6 日（星期一） 阴

昨夜睡得尚好。六点起床。做功十分钟。因雨止。

几乎整天清理剪报、信件等什物，好像要离开这个地方似的。有些杂乱的信底片断，反映一时的思想，可以留存于此：

△ 上坝顶，钻坝垛，下厂房，看涡壳，昔日种种境景，如镜头闪过。这种滋味，唯我独知。鹰的翅膀剪掉，像小鸡在地上活着。自认无个人英雄主义，但有强烈事业心。经过七年努力，有了点点经验，但山崩地拆，夫复何言！

△ 李后主是想起“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梦”，终“垂泪对宫娥”；是想起“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而“多少泪，断脸复横颐”。这是做了俘虏的帝王才子的沉重伤痛。时代不同，人不同，伤痛的思想内容不同，然而为个人则一也。当然不能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属于个人的伤痛了，问题是怎样看待这种伤痛。为党作了点工作，份内之事，何足道哉。我如果修养好些，就不会有这

些个人的“感伤”了。旧社会出来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总是积习难除，一身酸气。

△ 多跑一些地方是极好之事。可以开阔眼界，放大胸怀。祁连山下，河西走廊，乃古战场，“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地方，最是使人叹山河雄壮，歌古今豪杰。谭嗣同青年时，在兰州住过多年，发愤读书，最喜驰骋，看他是何等豪迈不羁：“往客河西，尝于隆冬朔雪，挟一骑兵，间道疾驰，凡七昼夜．行千六百里。岩谷阻深，都无人迹，载饥载渴，斧冰作糜，比达，髀肉狼藉，濡染裤裆。此同辈所目骇神战，而嗣同殊不觉。”此种性格，同狱中绝笔：“我自横刀向天笑”，乃一脉相通也。一九五八年秋，我去过青海北部，那是在大草滩上跑车，随意开去，都是道路……

△ 谈到风景。江南之好，无非小桥流水，变成音乐，也是那种“梁兄”的越剧腔，小家碧玉也；何如西北奇山崛起，风沙黄天，乃|乃|豪迈丈夫，粗犷的秦腔，正是此种气派的反映。公园不过是困居城市的人们的一点可怜享受，其实，再好的公园，盆景而已。颐和园是盆景，西湖何尝又不是盆景，长沙烈士公园的那点“天然”， 何足道哉。天下名山大川，当然有好风景，但大抵同骚人迁客，和尚道士乃至帝王将相分不开，无庙不成山，无碑不成胜也。真正的风景往往在那些不知名的深山高岩，河流上游，而这只有做资源勘查工作的人才有幸经常欣赏。

△ 骄傲是一政治原则问题。道理清楚，但积习易犯。原因仍在自视过高，而看人事，总斤斤于缺点，尤其自认为有“先见之明”时，更是如此。戒骄戒躁，乃一切圣哲所最注意的问题，大概是人类有史以来的通病。每次来信都要提及，当是对我这病印象最深，但愿在我身上不成为癌症。当努力非常客观地认识自己，非常实际地尊重别人。自是决不与自信混淆，养成多想少说的习惯，特别是力戒冲动。我从来厌恶“明哲保身”，但并不懂得真正的辩证法，如何求得实效。有时并非立场、观点问题，而方法不对，结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这人看来“聪明”，其实常常愚蠢之至。真理过头，即成荒谬，大概人的优点，往往也是如此。我已经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是应当扎实一些了。不过，自己常有矛盾，问题似乎在多了一些特殊的“阅历”，而又不能学到与此相当的特殊的“世故”。

△ 经常有一种很深的感觉：对自然科学知识没有基本的掌握（决不是一知半解），要精通一切，特别是搞社会主义建设，是很困难的。也许这仍是纯技术观点？

△ 为人的根本还是两条：一是正派，没有私心；二是思想方法正确（要学哲学），有革命朝气。当然还需要一些聪明，能够不失原则地应付各种各样情况。

△ 书还是要读得杂一些。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总结、利用了前人的精华，三教九流都可一读。最近又看了一遍《论语》和《孟子》，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这等书（影响过中国几千年）实应知其大概。我无“厚古薄今”的资格，实因过去太没有读过古书了。

△ 今人写的文章，炒现饭的太多，引证一通原著，还不如去读原著。没有自己的见解和心得，是不必写文的。

夜服查硷并眠药。十点半上床。

1965 年 9 月 7 日（星期二） 阴

睡得尚好，只是梦多，廿多年前与高音相识的某些情景，大概也夹杂些同杨纯有关之事。不断醒来，闭眼即梦。

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算是将《辨证唯物义与历史唯物义经典著作介绍》一书读完。

左边肋骨胀痛，动作、呼吸都有影响，不知何故。贴了两张“止痛膏”也无效。心情、精力都不佳。下午外出散步，压住心头之烦躁，久久之平静，好像要爆破的样子。

视力越来越坏。人家还是衬衫，我却毛衣还加罩衣。

夜仍服查硷并定片。

罗瑞卿的文章：美帝为了抢救它的失败，是可能发疯的，要有足够估计和准备。

1965 年 9 月 8 日（星期三） 多云

昨夜上床，仍闹了一个多小时。真是没有法子。五点多即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早餐后听英语。上午仍读哲学并作札记。下午此间评比“高潮”，停止学习。于是信步山冲往公社一转，碰见秘书。白水畈样板田收 760 斤，平均 5—600 斤，肥料起了作用。此事前年我就同白水的人谈过，去年如抓紧，早就可实现的。又谈起副业，也在动了。磨子潭公社将做区的样板。看来工作有起色。遇见信用社一债户，是生产队长，十元钱还不起，但是费了一口猪，仍周转不来，磨姑[菇]许久，只能还五元。农村的钱真是困难！一家人没衣穿，几年“没牵过一口猪”。似乎应定一个制度，任何一级干部，都应当每年到农村住一两个月。

晚上翻看闲书。服安查硷，定片上床。

1965 年 9 月 9 日（星期四） 阴

昨夜仍旧坐床一小时。又服眠药，方渐入睡。六点起床。微雨，没有做功。

上午又摊开一大堆材料，结果一天也没动手。

接部里党委信。真是高音抽风，大概是向部里索取那些旧信，于是问我如何处理。无聊之至！

接灼姐信，云琬姐去北京参加全运会。

下午洗衣，又引起一阵喘息。晚上乱画桃符，忽得绝句：

自来苦事作京官，身不由己牍如山。

忆否偷闲龙门阵，东四牌楼宵夜摊。

与田儿、黎澍曾有两次此种宵夜，弄到两点始归。贵人们大概已经忘了。

夜服安查硷并眠药。

1965 年 9 月 10 日（星期五） 晴

昨夜仍坐床约一小时。六点起床。做功活动二刻钟。

今日中秋，早晨老一套糍糕。中午也买了两个菜，算是过节。

翻开一堆材料，从何下手？还是小节小节地写吧。天气好，觉得舒服多了。下午搽了个澡，洗头。略有喘息。

夜观《常青树》，写大跃进时上海炼钢事，如当时报纸的一篇通讯也。

抓到一本反特小说《第四者》，十一点半阅毕上床。没有服药。

1965 年 9 月 11 日（星期六） 晴

昨夜平安无事。我完全由气温、湿度支配了。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早餐后听英语，翻看材料。今天算是动手了，写了一点点。下午三点外出散步，引起一阵气喘。晚饭后同小彭到河西摘苦瓜，又喘一阵。

夜观《小莲娜寻父记》。过去看过一次，非常动人的片子。想起么么的许多镜头。但游击队长为救

女儿而如此之冒险，当然是一非原则行动。

服眠药上床。

1965 年 9 月 12 日（星期日） 阴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小雨，没做活动。

闲散一天，打扑克、下棋。送变电队来的人有会下围棋的，晚上同他们下了一盘，水平如设计院的罗宗澍。

服眠药上床。

1965 年 9 月 13 日（星期一） 晴

昨夜自调，明知故犯，为了入睡。仍应早服眠药的。六点半始起床。

早餐后听英语。看报纸、“参考”、洗衣，上午就完了。下午为大彭作字二幅，并游康皮畈诗条一并送去。他大概要调往另一个小学。

送变电的两位来对弈二局，第二局让四字[子]，仍出入三四十子。为之解说基本原则。

夜上课。总结上期情况，讨论教学作文方法，如何更结合实用。对于个别抬杠者仍态度过硬，不能循循善诱。太禧谓我批评他作文写不好，所以干脆就不写了。

1965 年 9 月 14 日（星期二） 晴

两点喘息，只好服定片且服眠药。六点一刻起床。睡得不好。

早餐后听英语。复部党委信并发出。

今天是棋日，送变电两位同志上下午都来对弈。已让八子，仍败。实无可再让了。

夜又上一次语文课，再讲《为人民服务》，实际讲了堂政治课。喉咙如感冒似的，久不如此大声不歇讲话之故。

服眠药上床。

1965 年 9 月 15 日（星期六） 晴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早餐后听英语。接灼姐信，批评我之拗脾气，及看问题之不全面。

中午洗毛巾被，利用了所有的肥皂头。劳动一下，就引起小喘。下午参加学习，仍旧是《实践论》。解答了一些问题。

晚上送变电靳、季两位来对弈四局，他们明天回合肥了，甚是客气。

发桢兄信。

1965 年 9 月 16 日（星期四） 晴

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早餐后听英语。

今天又算是动手写了一些，但需时时休息，特别是视力不济。

弄来几小枝桂花，又被邻居抢去一半。下午决心到公社山冲里陈姓人家去摘。出门不久即喘，在公社略休息一阵。两个女人在树上光摘花叶，大枝不让，摘了一把小枝。归途遇见陶家老妪，又送我两

枝，花叶最满。回来插入两竹筒，房内顿时变成香窑，香得有点晕头了。又送邻居们几枝，必须分香也。

夜服眠药。

1965 年 9 月 17 日（星期五） 晴

昨夜九点即上床。因喝了口冷开水，引起小喘，只好又起来服药，弄到十点多始入睡。六点起床，做功活动 20 分钟。

早餐后听英语。对门小路今天才坦白，偷走几枝最好的桂花，我根本没有发觉。

续成昨日归途绝句：

八月香飘又一年，陈家老树真有缘。

秋高喜温同年梦，远足岳麓采桂还。

上午翻看报纸、“参考”，未能动笔。下午参加学习，谈质量问题。不禁想起三次上书，“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之言了。

晚上在招待所下棋，晚饭后到各学生家催作文。

1965 年 9 月 18 日（星期六） 晴

昨夜睡得尚好，只是梦多，离不开那两年之事，各种幻情。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早餐后听英语，兴趣很浓。

七月分[份]寄来么么照片，一直念着画一新的头像。上午摒除一切完成之，明信片样式，便于邮寄。右下角添一红领巾，信封题曰：么么上小学，早戴红领巾。

下午听县里的形势广播报告。越南意义有：太平、大西两洋枢纽地带，东南亚及印之影响（泰国为印支中心地带）。总理与阿尤布汉谈四点（转告美国）：不放第一枪；说话算数；有准备的；全面战争如炸完，打法就由不得谁了（我打我的之谓，你利用海空优势，我有陆空优势）。世界核大战不大可能，要准备中美间之战争。县委书记讲的还不错，是抗战时期老干部。

晚上与小姚大战，三胜，一负一和。

仍服眠药。

1965 年 9 月 19 日（星期日） 晴

睡得尚好。七点始起床。

么么头像寄出。一天悠散，没有读书。下了几盘棋。下午四点同王海光到公社山冲竹园，摘回大批桂花。有老树两株，只一树盛开。主动分送，仍遭抢劫。集体宿舍几户户飘香了。

夜再观《抓壮丁》。抗战期间国民党区最有名的黑幕之一，对此一群恶棍应有之愤恨被喜剧形式所冲淡。

1965 年 9 月 20 日（星期一） 晴，下午室温 24℃

约四点醒来，即感鼻塞。六点起床，做功。

早餐后听英语，鼻涕不止。点“鼻眼净”，服“安乃近”。中午挺尸，睡了一大觉。醒来得句，记昨日之事：

两株老桂守竹林，攀登尚未已醺醺。

如此秋光容独赏？好枝尽摘享众邻。

夜上课，再讲《白求恩》。利用了一下“远托异国，昔人所悲”而为“今人所乐”之意。作文交了十八本，空前盛事。个别催还是基本方法。几乎讲了两小时，归来甚累，服眠药上床。

1965 年 9 月 21 日（星期二） 晴，20℃

睡得尚好，只是梦多。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早餐后听英语。理发，看看报纸、“参考”，上午就完了。下午仍未能动笔。夜再上课，讲《愚公移山》，让大家讨论中心意思，再解释雄心壮志长期努力的道理。铁杵磨针，水滴石穿也。

仍服眠药上床。今天感冒痕迹已止。

1965 年 9 月 22 日（星期三） 晴

睡得尚好。梦见大胖，同居某校学习。五点醒来，旋起床。

参加清卫打扫。早餐后听英语，讲音标发音，正是我所渴望的。不想做别的事，几乎整日改作文卷，进度甚慢，比在清凉山处理稿件困难多了。

下午没有学习，人们在铲草，实在懒得去参加。四点钟毅然下河洗了个澡。水不凉，但有风，稍稍引起喘息。如果不是此病作梗，大概现在还坚持游泳也。

晚上送变电一吴姓同志来对弈，比前两位强。让四字[子]，胜 3，不小心负了一局。

1965 年 9 月 23 日（星期四） 晴

昨夜上床后，仍有小喘，只好起来服药。完全是条件反射，不能躺下也。六点起床。

还是打扫卫生，扒了几下草就喘起来，无可奈何。

上午为小学校写了七大张语录，从“学记”上摘了三条讲诱导原则的：“能博喻然后能为师”。真是写累了。下午继续改作文卷。详细看报。晚上王家兴来谈他的作文稿，对这次五好评比被刷下，很有意见。一直谈到十点半，稍微接受了点意见，此人过于鲠直，脾气暴躁，李逵式的人物。

1965 年 9 月 24 日（星期五） 晴

昨夜仍旧上床即小喘，又起来服药。天气如此干燥，室温也正常，实在不应当发作。六点起床。

仍打扫卫生——锄杂草。我敷衍了十分钟，喘息将发作即停歇。

早餐后听英语，弄清了ɔ：，ɔ，ə：等之音发音。

上午好不易将作文卷改完，疲乏之至。中午似乎睡着一阵。一动即喘，决心锻炼。三点钟向公社山冲漫步，走到公社仍喘息一阵。略坐谈即返，精神甚好。回来用冷水擦身，没再发作。

晚上看闲书。接琬姐从北京寄的信。她当自由兵，参观全运会，很想来看我。又接灼姐信，云琬姐即去沈。告诉治气喘偏方：香油、蜂蜜冲鸡蛋，早晚服。兴华村那位汲大爷也告诉过我（未有蜂蜜），大概这是东北流行的方子。

九点即服查硷并眠药。

1965 年 9 月 25 日（星期六） 晴

昨夜上床后不久即入睡。但两点醒来，失眠，脑子翻腾得厉害，只好起服眠药。六点起床，略做活动。

早餐后听英语，一边洗衣。准备收拾夏装，洗了一脚盆衣，又下河清。下午两点半又下河洗澡，正发电，水仍暖，竟未怎样喘息。

晒衣，清箱，取出冬衣，整整忙了一下午。

晚上打扑克，整整一屋子人，甚是热闹。

1965 年 9 月 26 日（星期日） 晴

半夜邻居响动，醒后失眠，只好起来服眠药。六点半始起床。

上午又洗一脚盆衣，并下棋。下午只看了续交的几本作文卷。夜听李宗仁广播，美国挖蒋介石墙脚的两个例子。大概会起影响。

1965 年 9 月 27 日（星期一） 阴、小雨

昨夜连续两次梦见三个孩子，一短梦，一长梦。真是“人间悲剧”。六点多起床。小雨，没做活动。

早餐后听英语。

几乎整日准备“作文讲解”。这次收到 27 本卷子，空前盛举。记性不好，摘下的材料，未注明“作者”，随即就忘了，又得重翻 27 次。夜上课，讲了近两个小时，学生们似乎印象很深。不通的例句，大概最有启发。小姚求书语录。这个青年有流氓习气，特摘以严厉之辞，如“工作随便，学习松懈”等。下课后，太禧又来谈，大概是卷子上写了奖励语。“表扬为主”，乃一真理也。王志松上班学习，作文不错，今晚也予以表扬。

服安查硷。

教育是一个最需要耐心的工作，今天似乎才有体会。

1965 年 9 月 28 日（星期二） 阴、小雨

昨夜睡得尚安稳。但五点即醒来。六点起床。小雨，没做活动。

早餐听英语。上午改墙报稿。有的完全是抄来的，乏味之至。下午看报，翻阅旧摘记。

供销社买到 11 斤苹果，意外之举。医务室给蜂王浆两瓶。

夜看书。给小汤提点意见，竟受白眼。青年之可怕，如此骄横，颇有鲁迅当年的感想。

服安查硷、眠药。

1965 年 9 月 29 日（星期三） 阴

一夜雨声不止。算是没有失眠。六点起床。因雨未作活动。

早餐后听英语，仍复习元音部分。上午写了三瓶墨汁的标语，真是体力劳动。下午屋外做了点活动，非常小心，以免引起喘息。

朱医生介绍《健康报》上的治哮喘中医方子及说明，我的大概属“哮喘”类（共分喘哮，咳喘三种）。言农村患者病因：“绝大部分由劳动汗出当风，感受外邪，初则感冒咳嗽未加彻治，风邪痰浊未得清肃，恋于肺系，致病发哮喘喘促，反复发作，绵延不愈。”且“不局限于冬春发作，炎夏亦哮喘而喘。”

“咳痰，泡沫状痰或白粘稠痰，喉中水鸡声。胸闷如窒。”我之症状即如所述。方子“三拗汤含哮喘丸为主”，后者含砷有毒性。又说“由于碾转就医，曾服多量麻黄素，安查硷，激素之类，”应用此方，则疗效不显著。最后一段我也是在实行的：“应尽量控制其标症的复发。除服药外，重在防护，注意气候变化、保暖，以防感冒；饮食不宜过饱，避免海腥辛辣食物，吸烟及其他刺激之品。”此病缠我多年，去春以后，时常发作，又背上一个“劳动”包袱，心情无以舒畅。仍当用积极方法增强体质，全力对抗。

夜未服安查硷，也未服眠药。今晨着棉毛衫。

1965 年 9 月 30 日（星期四） 阴、小雨

昨夜睡得尚好。六点始醒来，即起床。做功活动 20 分钟。

早餐后听英语。讲一故事，一听即知乃《愚公移山》也。

参加打扫卫生一小时。略出汗，但未引起喘息。必须积极治疗。写了十几过节的一尺以上的大字，颇为得心应手。中午没有休息，将房间彻底打扫，清了书架，弄死许多书虫。下午并擦身。

吟得绝句：

国庆前夕大扫除，蛛丝轻拂灭蠹鱼。

萧萧秋风送秋雨，万家欢乐我读书。

晚上人们来打扑克。

九月份费用 17（伙食）+13（零用）+13（布）共 43 元。

1965 年 10 月 1 日（星期五） 阴、雨

昨夜直到两点多才上床，躺下即喘息不已，只好起来服药。坐床甚久，最后睡着。天亮前始发觉是坐着睡着的。六点半起床。

又玩了一天。中午与二邻居“三老”会餐，我煮了一个猪肚子，喝半瓶葡萄酒，从未曾有之盛事也。晚上人们来打扑克，名将云集，直到夜一点半始散。服安查硷上床。

1965 年 10 月 2 日（星期六） 阴雨

还是安查硷有效，大概两点半睡到七点始醒。

早晨吃锅巴。仍旧玩了一天。打扑克、下棋。中午想锁门休息也不行，敲门硬入，无可奈何。晚上趁人们都去看电影了，闭门关灯，九点即上床。服眠药。

1965 年 10 月 3 日（星期日） 阴雨

昨夜上床仍久久不能入睡，又自调催眠，无可奈何。七点始起床。睡得尚好。

下雨，外出逛逛也不可能，只有下棋、打扑克。下午对饶舌的小姚发了态度，甚不应当，事后道歉。夜再观《洪湖赤卫队》。第一次是六一年在虎林看的，有些小地方与历史恐不全合。如谈拖拉机之类。喘息很重，连服两次药。

1965 年 10 月 4 日（星期一） 阴雨

昨夜坐床良久始入睡。六点起床。

早餐后听英语。

何才高来谈他的“未婚妻”，连夜百多里外赶来，又不愿离了。原因就是为一部缝纫机。农村姑娘如此“财迷”？我告何曰：可问她，到底是与缝纫机结婚，还是与何某结婚？这儿所见到的农村婚姻，基本是建立在经济利害关系上的。

整天没看什么书，只是看了报纸和“参考”。稍有动作即喘息。朱医生给我吃一种激素（醋酸可的松），治过敏、喘息等症。

夜上课。学生颇踊跃，作文交卷过半。新添几个旁听生。讲“被敌人反对是好事”，实际上了堂政治课。

1965 年 10 月 5 日（星期二） 阴、小雨

四点醒来，没再睡着了，脑子翻腾得厉害。六点半起床（作息时间更动，六点半响喇叭了）。

革命化的问题需要认真多想一想。详读了《红旗》社论《用无产阶级宇宙观创造我们的新世界》，做了摘记。旧的思想、观念、习惯是非常顽固的，自己身上的确应仔细清检一番。下午到招待所洗了个澡，尚未引起大喘。

接家桢信，说吃药还是必要的。他想下乡工作，拟复信赞成。

鸭公的 26 首，也准备再细读一次。

1965 年 10 月 6 日（星期三） 阴、小雨

仍旧是四点多醒来。六点起床，戴着草帽在房外略做活动。

早餐后听英语，弄清 m、n、ŋ 三个辅音的读法。开始读《反杜林论》。如此名著，快五十岁才读，实在不像话。

下午参加学习，实不如自己读书。“参考”载陈毅谈话，抗美态度强硬之至。准备单独对付，最大牺牲也，如何打法则不受限制。国际局势看来将如此紧张下去。正应 58 年所云：紧张好还是不紧张好的提法。

1965 年 10 月 7 日（星期四） 阴雨，室温 14℃

仍旧四点多醒来。随又迷胡[糊]几次。六点起床。小雨，不能做活动。

早餐后听英语。续读《反杜林论》，约 50 页。很难读，只有恩格斯正面的论断才读得进去。

上午听了陈毅的记者谈话，很是过瘾。核战是打不起来的。如此鼓气，亚非拉才能发动得起来，对联合国则肯定唱对台戏了。

卫生所是每天去闲聊时局的唯一处所。今天谈了我的总看法：今后世界局势，三种力量（革命、帝义、修义）长期斗争下去，互相利用矛盾。当然极为复杂，也会常出现分解、化合。但总趋势自是我强大，敌弱小下去。苏美之间又怎能互相信任？纯粹利害结合。苏联的人民和共产党员总不致忘记帝义本质和希特拉的教训。苏联与东欧的安于现状，追求生活，苟且偷安，内外必起变化的。亚非拉是穷则变，一穷二白，无现状可安，可苟且也。这是客观原因。“如此江山如此人”。同马克思一样，首先是一个革命家，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开始穿棉衣。

1965 年 10 月 8 日（星期五） 多云小晴

又是四点醒来。失眠约一小时，又迷胡[糊]睡着。六点半始起床。做功活动 20 分钟。

早餐后听英语。上午改了不到十本作文卷，大体都有些进步。下午参加学习，四点即散。夜观《苗家儿女》。上海片子，半生不熟，看到最后，总觉过去看过。

1965 年 10 月 9 日（星期六） 多云转小雨

昨夜上床后即失眠，只好起来服眠药（好几天未用药了）。约十二点入睡。六点半起床。略做活动。

早餐后电站职工大会，没听成英语。此种例会甚老套。听了一个头即返屋，改作文卷。下午天气又坏。读了几页书。晚上同小伙子们打 40 分。十二点始上床。服眠药。

1965 年 10 月 10 日（星期日） 阴、雨

七点起床。上午打 40 分，与小汤甚合手，颇有意思。下午到小学一转，闲坐，吃南瓜子。夜改作文卷，味同嚼蜡，勉强为之。

窗外雨声不息，洗脸濯足。喘息又发，奈何奈何，只好服药也。

夜与小姚酣战，3:3。十二点始上床。

1965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一） 阴

六点半起床。早餐后作字，共书五条幅，都不满意。以“明日歌”换下“孔子论学六则”，贴之西壁，以示警惕也。

将全部作文卷全部改毕，好几人甚有进步。准备“作文讲解”，直到晚餐前始停笔。晚上讲了整整两个小时，累极了。十点上床，没有服药。

1965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二） 多云

昨夜睡得甚好，只是奇梦不断。到了日本，住在一倒台的单身资本家家中，其弟为之雕一胸像，脸部能做各种表情。又见一种特殊之收音电视机。高音召开一个“记者会”似的，当场哭倒，我无动于中[衷]，等等。过去很想一游日本并西欧，此生无从圆梦了。

六点起床，做功活动 20 分钟。

三四天没来报，今天盼到。看了一天的报纸和“参考”。续读“反杜林”十多页。晚上小姚又来下棋，又到十二点，甚不好，下不为例。服眠药上床。

寄长沙 30 元，补九月份。

1965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三） 晴

昨夜上床即喘，只好又起来服药，闹到一点多才入睡。六点廿分起床。略做活动。

上午读“反杜林”。下午一点半听英语。然后参加学习。基本上闲扯一顿。我讲了点“经验是最根本”的道理。晚饭后与小姚走棋，4:2。看报。服安查硷。十点一刻上床。

1965 年 10 月 14 日（星期四） 晴，早晨室温 12℃

昨夜上床后仍有小喘，半小时后即入睡。无穷无尽的梦。仰睡，左右翻身，仍几次梦见与胡公一

同出差。

六点十分起床。做功时有喘，即停止。手已觉得冷了。

“反杜林”哲学部分读毕。为调剂脑力，开始翻翻数学。很想重温一下微积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精通微积分的。

晚餐后同小彭散步至聂家园子。玉米收成甚好。这个生产队稻子（一季）只打三百多斤，原因是缺水。白水畈大队平均 400 斤，比去年增好几成。山区农民习惯的改变大概比平原难得多。

近日胃口、消化都好，可能与服蜂皇浆有关。晚上九点王家兴来走棋，杀得他很不舒服。这是一个李逵式的工人。

1965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五） 晴，早晨室外 10℃

昨夜睡得尚好，五点醒来，后又迷胡[糊]一阵。六点半始起床。做功时小有气喘，仍坚持了 20 分钟。空气很冷了。

英语广播改在下午一点半。早餐后改为习字 20 分钟。续读“反杜林”。下午学习，连形式也维持不了，趁机看报纸、“参考”。印尼形势令人焦虑。

1965 年 10 月 16 日（星期六） 晴，早晨室温 8℃

昨夜十一点上床，大概十二点后始入睡。六点半起床。略做活动。

早餐后在屋外晒太阳，看书。与哈尔滨锅炉厂来度假的青年谈技术形势。20 万的在设计，´70 年运行。刘家峡机组 22.5 万。双内冷被罗马尼亚偷去了。谈到沈阳（二重、二汽），才想起有这个地方，而且是 58 年去过的。

续读“反杜林”，政治经济学部分好读一些了。

晚上送变电两位同志来下围棋，让四子，我败了。小姚接着又来下象棋到十二点，我大败 0:5。究竟脑袋不听使唤了，围棋极用脑子。

发家桢信，支持他下乡的想法。

1965 年 10 月 17 日（星期日） 晴

昨夜大概一点半入睡，睡晚了总不易睡着。七点起床。

上午到史家滩参加挖红薯。我只是拣拢归堆，也还是一身汗。棉衣决不敢脱，而人们多着单衣。红薯汁弄到手上，一时洗不掉，还是头次经验。薯秧的栽法大概不止一种，有立式、卧式，45º 等等。在兴华村时，种了点红薯，一个也没吃到过。

下午擦身换衣，很是舒服，一直都没引起喘息。看来还是要采取积极办法。

晚上同送变电孙某走三局，让三子我仍胜。但他好杀如我同张老对弈时一样。十一点始上床。服眠药。

1965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一） 晴

昨夜睡得甚好，梦不太多。六点半起床。做功，活动 20 分钟。不怎样喘息了。

续读“反杜林”。几天看不到报纸、“参考”。苏加诺回到雅加达，受陆军控制，必向右转了。但不知印尼共究竟能掌握多少武装力量，有无较好的根据地。晚上广播我商参处被武装检查，反华也是一定

的了，整个亚非局势都会受影响的。新华社一公开报导，局势就如此了。

下午在屋内被黄蜂蛰了一下，一直痛到晚上。夜上课，“紧密联系群众”，等于两小时政治课。

1965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二） 晴

昨夜睡得甚好，足足八小时。六点起床，做功活动 20 分钟。

好不容易来了报纸，抢着看了十三、十四的“参考”。印尼共的力量看来在外岛城市也难站住，只能转入农村了，武装力量恐怕也暂时撤退隐蔽分散为好。应当比我们 1927 年高明得多才对。坏事变好事，一帆风顺，反得不到锻炼。不掌握武装，就是苏加诺成了共产党也毫无用处。对亚非拉革命力量是一大教育。

下午到医务室请佛子岭来的冯医生针灸右肩头，用紫外线烤，并通以 6V 干电约半小时，谅必有效。

晚上看阜阳县的杂技，山里人也算是种眼福。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孩，演得很是沉着。

1965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三） 晴

六点半起床。做功活动 25 分钟。

已开始报导印尼局势了。上午十点细听新华社广播，《人民日报》今天是六个版面，大概是前所未有的。支持关心印尼共，谴责陆军右派，对苏加诺则纯客观报导（已标明其向右转了）。下午学习时，我谈了对印尼局势的看法，印尼共应当分别采取隐蔽、分散、集结力量的办法，建立根据地，抓住可靠武装。党员垮了一半，2/3 也不要紧，只要有几十万坚强党员，还怕什么。对比了 1927 年我们的情况。看来 9.30 之举，可能是有错误的，“军事政变”总不是办法。姑妄言之：其实应当将群众武装、发动起来，例如电台等要害，必要时就捣毁，大家不能利用。但不知当时具体情况。

续读“反杜林”。有部反映大革命军事斗争（叶挺团）的长篇小说《前驱》，已看完上部。作者是了解当时一些历史情况的。也许是过来人。但写得平平。做作之处太多。

发展独立自主民族经济基本方针。

一、尽快彻底废除帝义一切特权，掌握国家权力。

二、掌握国民经济重要命脉，国营经济领导权。

三、社会民主改革，扩大国内市场。

四、农、轻、重三者之间关系。首先适当解决吃、穿、用，通过多发展农轻来逐步发展重。

五、增加生产性投资，多建投资省收效快企业。

六、国民经济内部积累筹集基建资金。

七、大力培养民族干部，积极发展本国科技力量。

（此页笔记接在上篇日记的背面上——李南央注。）

1965 年 10 月 21 日（星期四） 晴

睡得尚好，只是梦多而奇。

将《前驱》下部看完。比上部写得好，比较紧凑。主要写平江战役，写农协的活动，乡土气还不浓厚，劣绅游乡等事可能也提早了一些。

下午仍针灸。

十月份起增加《光明日报》，看报纸的时间更多了。关于“岳阳楼记”的评论，有人总是要用现代

眼光来看待古人。

1965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五） 晴

六点廿分方起床。做功活动片刻。

上午改作文卷，佳卷甚少。下午学习，谈陈毅记者谈话。我讲了思想豁出去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便一切轻松的道理，人们似有所领会。亚非会议之开不成也是早先谈过的。也谈到五十、六十年代，科学技术进步之快，我们在许多方面还是落后的，还差一大截（不要以为放了两个原弹就了不起了）。

1965 年 10 月 23 日（星期六） 晴

近来睡眠、消化都较好。六点十分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将作文卷已缴者改完。“反杜林”还剩个尾巴。下午针灸。晚上送变电三人来下围棋至十点。平时我竟负一局，走得糊里胡[糊]涂了。

服眠药上床。

1965 年 10 月 24 日（星期日） 晴

昨夜上床不能入睡，任性自调。七点起床。

只能随大流，玩了一天，几乎下了一天的棋。晚上送变电下得最好的一位来，直到十点，后来让三子，一直溃败，比我同张老对弈时还败得惨。

服眠药上床。

自做萝卜炖肉，罕有之举。

1965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一） 晴

通夜做梦，数不清的梦，各种各样围绕过去那段生活的梦。昨夜又骑马，又过独木桥。六点廿分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反杜林”读毕。读至“劳动变成一种快乐”的出处，心中充满愉快。此书精华确在科学社会主义一部分。

下午将作文卷改完，准备“作文讲解”。晚上足足讲了两个小时，一些句子启发大家来修改，课堂颇活跃。我则疲劳之至。

今天才收到载印尼局势的《人民日报》。

1965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二） 晴

昨夜竟睡得甚好，只是梦多。又梦见胡公并二公。醒来在床上，梦境尚新鲜，现则无痕迹了。六点十分起床。做功活动 35 分钟。

今天不仅翻看了材料，而且动了笔，写了一段。明天也许能继续下去。今年能不能结束这个精神上的累赘呢？

厨房买来了牛肉，晚上自己做了牛肉炒萝卜丝，味美之至。来到磨子潭后，第一次炒菜。晚饭后针灸半小时。昨天似乎要感冒，服钙克斯，一切如常。近来患感冒的人极多，我一直不敢脱棉衣。

1965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三） 晴、多云

昨夜上床后不能入睡，只好起服眠药，大概十二点后入睡。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看了报纸、参考，一晃就完了。下午学习，也中途而散。可记者只是炖了一锅牛肉，完全是祖传家法也。

仍服眠药。

1965 年 10 月 28 日（星期四） 多云

六点十分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只是看了点材料，做点摘记，很是懒散。夜观《丰收之后》。很有教育意义的片子，赵五婶演得非常好。

1965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五） 多云

五点即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四十分钟。

上午应许忠义约，代写了一个请求修通至西溪十公里公路的一个意见。此间对外交通靠水库航运，极为不便。佛子岭放水修坝（!），就告断绝了。

几乎只想翻翻诗集。下午参加学习，漫谈而已。我似乎总成主角。

收到灼姐寄来学习材料、么么的习字本，高音之“恩惠”也。小家伙字写得端正，拼音字母写得很好。

晚饭后第四次针灸。本周老停电，英语也停了。

1965 年 10 月 30 日（星期六） 晴

五点半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活动 40 分钟。似乎来这里后，还没一次做功半小时。昨晨跑步一阵，引起小喘。今天只是原地跑了一下。记得马约翰撰文说过，跑步是最好的一种运动。

灼姐寄来一卷实践论等材料。上午将老艾的一个报告一口气看完了，有些提法和历史情况是过去所不知的。

下午仍静不下心来做事，四点钟即外出逛游。停电，屋里暗，不敢用眼力也。

收到灼姐寄来包裹，除“杞菊地黄丸”之类外，有棉毛衫两套，海米一包等。现在非兴华村可比，实在也是过于关心了。

夜有人来打扑克，至十点始散。服眠药上床。

1965 年 10 月 31 日（星期日） 晴

六点一刻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无事可记，想到山里散步，青年们不愿作伴而罢。与司机老华走象棋两盘，无论如何总走不过他。

夜观《林海雪原》。

收到灼姐信并膏药两张（天津“专科治喘”），贴于后颈骨下，也是姑妄贴之也。

十月份费用 21（伙食）+8（4 元送礼），共 32 元。

1965 年 11 月 1 日（星期一） 雨、阴，早晨室温 13℃

昨夜睡得甚好。五点醒来，旋又睡着。

六点半起床。做功活动 25 分钟。

连晴了二十天，今天下了些雨，并不觉得冷。重新穿起棉衣，大概脱不下了。

仍停电，光线暗，只好作字。写“雄关漫道真如铁”，并附李白“忆秦娥”传词，以换下“明日歌”。

夜上课，再讲“紧密联系群众”。又作准备，小半语文，大半政治，足足两小时。舌蔽[敝]唇焦，幸未引起喘息。

来了一堆报纸、“参考”，直看到十一点始就寝。

发灼姐信。

1965 年 11 月 2 日（星期二） 阴

昨夜上床即入睡，但一夜怪梦。有一长梦，似与公出差，问我孟子上一典故（扯到墨子，公输般），同游某接生院。将孩子淹于池中退出内脏，说是已死者，但又像活的。总之，梦境怪诞之至。

上午看报，做了两篇摘记。下午司机老华来下棋，3:1。居然胜了，真是不易。

晚上同小伙子们闲谈，河南黄河水利学校的两个，专讲吴芝圃[8]的故事。铜官山的几个学徒讲如何当临时工，拉板车。总喜欢说那两年之事，还扭不过来。

1965 年 11 月 3 日 阴、雨

昨夜时睡时醒，坐一坦克开入深渊而惊醒。大概四点多醒来。迷迷胡胡[糊糊]，到六点半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再读老艾报告，并做摘记。下午学习，写《实践论》心得。我也交了一份。

近日上床后仍有小喘，但丝声较轻，不知是否膏药之效。膏药贴后，实在痒得难受。今天揭去，药效大概也差不多了。

夜晚看完一本旧文艺刊物。

1965 年 11 月 4 日（星期四） 晴

六点一刻起床。做功活动 20 分钟。

摆开材料，翻看已修改部分，写了一小节。兴趣还是不大提得起来，才也尽了。

老停电，英语已中断两周，新闻也不能按时听。匆匆看了几天的报纸和“参考”。斯诺写文，谓中国在一代或两代内，在经济、军事、物质生活水平，空间上赶不上美国，但卅年内科技可达到世界水平。又谓我国内严重矛盾是癌症似的官僚主义，必须经常运用整风运动。又谓将来完成经济现代化时，难道不会出现今日苏联情况？此人有观察力，但总是西方幻想。

夜观纪录片“将美侵赶出越南”。

右臂针灸效果不大。打了一针可的松，也是姑妄打之。

[8] 吴芝圃：（1906—1967）原名吴殿祥，生于河南，1925 年在河南参加共产党，战争年代一直在河南工作。1955 年任河南省长，1958 年在他的主持下将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和其他一些省领导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58 年 8 月潘被撤职，吴被任命为河南省第一书记。1958 年大跃进期间吴在河南大刮“共产风”，酿成全省范围的大饥荒、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的悲剧。1962 年吴被免去在河南的职务，调中共中央中南局负责文教工作。

1965 年 11 月 5 日（星期五） 晴，早晨室温 9℃

昨夜睡得甚好。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也许因雾重寒冷之故，略有喘息。上午又将已写一节重新加以调整，究竟好多了。下午学习时事，漫谈而已。佛子岭花匠远道挑来十盆菊花，荣幸地分得一盆。晚上有慰问演出（慰问送变电），进去呆了几分钟，人多，吸烟的太多，只好退出。十点服眠药上床。

1965 年 11 月 6 日（星期六） 雨

昨天晒了全套被子。大概过热之故，竟生事故 out 了，睡得也不安稳。六点一刻起床。下雨，不能活动。

改了一天的作文，头昏眼花。全身觉得酸软，怀疑有体温，一检查正常。不知何故。中饭、晚饭时，通身出汗，不知何故。

夜参加联欢会。有一女生还不错。观电影《牧童投军》，一直出汗。回来只好擦身换衣。服安查硷上床。

1965 年 11 月 7 日（星期日） 多云

昨夜上床后，小喘半小时，即入睡。六点半起床。

整天觉得闷热，室温 17℃，只好脱下棉衣，依旧出汗不止。下午三点感觉心跳甚剧，一测达 112 次。稍休息一阵，下一盘棋。四点至医务室，朱医生一量，仍有 100 次。不知何故。晚饭后仍觉不适。冯医生说应量下血压，结果是 146，100（左手 138），稍高一些。朱医生给了种成药：血安平。我这人心脏从来是正常的，这下增了点负担。晚上没有去看电影，给家桢写了封信，向他请教，该注意些什么。

1965 年 11 月 8 日（星期一） 雨

昨夜睡得不安稳。六点半起床。

早餐后仍觉不适。至医务室，心律仍在 100 次以上，但血压降下来了。也许是服“血安平”之故（能这样快见效？）也许是昨天量得不准？整天无力，昏昏欲睡，不能看书。下午心律开始正常。勉强改了几本作文，准备讲稿。夜坚持上课。幸七点有晚会，讲一个多钟头即散课。听了几段唱歌，没有看电影，即回来。稍觉好了一些。十点服眠药上床。

1965 年 11 月 9 日（星期二） 阴，早晨室温 8℃

昨夜睡得尚好。六点廿分起床。略做活动。

上午看了点书，并做摘记。觉得正常一些。至医务室，脉搏仍 100 次，血压正常。第一次见识手术包（乙种，共 135 件）。听冯医生讲手术知识，如何夹血管之类。刀片都很小，也有较大的刀，大概锋利无比，可以防身也。

想听英语广播，又停电。下午看报纸、“参考”。甚累。晚上翻看《水工建筑物的破坏及其原因分析》，所谓“旧梦难断”的心情。刚到水电局，第一次报告，第一篇文章就接触这个问题。此书乃邻居外出开会带回的。

1965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三）

昨夜上床后即喘息不已，只好起来服安查硷并定片。睡得尚好，只是梦多。六点半始起床。略做活动。

几乎看了一天的《矛盾论》，并做摘记。英语广播大概已经结束了，下午没有收到。节目表上下周起已无此项目，幸好国际音标学了一遍。

下午没有学习，洗衣擦身，并洗头。小喘一阵。夜观《沙漠里的战斗》。过去没看过。上海片子总有上海味道。编辑部文章听了一半。

1965 年 11 月 11 日（星期四） 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略做活动。小有喘息。

上午只做了一件事，为唐承安（琬姐的大女儿）写家庭和社会关系的材料。颇有感慨。下午至公社山冲散步，简直要成废物了，走动一下即喘息。必须多做活动，至少增加散步。

看一堆报纸。灼姐又来信，因久未接信，不知是何原故也。农村征兵，有怕打战，损失劳力二顾虑。

1965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五） 晴

昨夜上床后仍有小喘。六点半起床，略做活动，引起喘息。早饭吃不安宁，吃了廿分钟。

上午改作文三卷，钉了双木拖鞋。下午参加学习，听读一篇王杰社论，乱谈一顿。然后去洗澡。澡堂新修，颇像个浴室了。邻居参加水库管理现场<会>回来，云三五计划，水利是小群、成套为主，批评了过去贪大，有的反而坏事。全国一亿库容以上水库有 193 座，保证 5 亿亩稳产高产田。排灌马力现有 800 多万。八九年前我总感觉水利部方针有问题，这种感觉在当时是对的。水利部只管修工程而与实际运用脱节（农业部），目前这个问题在组织上并未解决。

“联合行动”文揭露本质，看来要重新大开始了。

965 年 11 月 13 日（星期六） 多云

六点半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什么事也不想做，简直安静不下来，只有坐看窗外落叶。下午又去洗了个澡。又停电，更无法看书。为“浴室”画了几个大字，尺书也。

夜观新片《带兵的人》。写如何做人的工作，很好的片子。连长是头等演员，“自由”病的新兵，也是好演员。晚上同青年们打扑克至十二点。

1965 年 11 月 14 日（星期日） 晴

六点半起床。早饭后同谷师傅一起做了一小时义务劳动，浑身大汗，小有喘息。

仍旧是打 40 分，同邻居、同青年们。下午洗澡。晚上县开学王杰广播大会，家属也参加，全民行动。但到者寥寥无几，等了甚久尚未开始，回房看书。青年们说，只是发出一个号召。

服眠药上床。

1965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一） 多云

昨夜上床后仍有喘息，真是奇怪得很。

点半起床，做功活动 20 分钟。

找出“西方名著，自然科学部分”翻了一下。为么仔写了信，为写得端正，竟抄了五次，有些字注了拼音。信封也直书盈兰收。下午索兴骑车去石槽发信，取回报纸、“参考”。当然一身汗。邮局的人都说我瘦了。近来人们常问起何时回北京，大概也都觉得时间很长了。

1965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二） 雨

昨夜可能是贴了膏药之故，没有喘息。下半夜几乎失眠。六点起床。下雨，没做活动。

看了一篇评吴晗“海瑞罢官”（京剧）的长文，十分尖锐。海瑞之突然时髦，乃 1959 春天以后之事也。阶级分析的立场，具体的历史观点，实在不是易事。作者最后质问，此文出现于 1961 年，是何居心？不能提笔，只好重翻“天问”材料。至夜十点始毕。天气大寒。

1965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三） 阴

两点半醒来失眠，只好起服眠药。六点半起床，头昏昏然。没有做活动。

上午续做《矛盾论》笔记。下午学习，主要谈分配房子。议论纷纷。这个具体地方，只有平均主义，领导模范，方能服众。而现在主任拔尖，事情自然就难办了。我忍不住建议组织一分房委员会。

晚上读报。

1965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四） 阴

四点醒来，迷迷糊糊，没再入睡。六点半起床，略做活动。

续查看“天问”材料。

厨房鸡蛋告尽，中午往山里跑了一转，没有买着。藉作活动而已。还是有点小喘。下午三点至浴室，做换水劳动（可第一个洗澡也），累得汗流不息。休息了半小时，汗才稍止。这点便宜似乎沾不了了。整下午等于活动筋骨。晚饭前后，用医务室消毒器蒸蜂蜜，似乎蜡也除去。共灌四大瓶（9.5 斤）。夜再观《征服世界最高峰》，人类体力意志{种}豪举。

接母亲信，告治喘偏方。有一位九十四岁萧仲祁，是父亲老友（过去未听说过），送母亲一首七十六岁寿诗，一片谀词，老人甚是高兴，特抄寄来。需要泼点冷水。又让我不要寄钱，其实真的不寄，又慊慊然的。

在金家冲山冲里看到，水田内都呕[沤]了粪区。此事刚来不久即同这里的农民谈过，但他们过去从无此习惯。现在开始积肥了。也种了不少油菜、冬麦。原来都是只种一季稻的。

仍服眠药。

1965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五） 晴

睡得较好，梦也不多。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续翻材料，稍有所得。增加户外活<动>，原地跑步之类。下午学习，漫谈而已。夜人们来走棋与 40 分，老年胜青年也。

服眠药上床。

1965 年 11 月 20 日（星期六） 晴，早晨室外气温 0.5℃

昨夜睡得尚好。零碎梦甚多，竟梦见回武大复学了。六点一刻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一开始即原地跑步五分钟，有小喘息。

早餐开始复[服]灼姐所告偏方：鸡蛋、香油、蜂蜜冲服（昨天到聂家园子买来六个鸡蛋）。

已写一节又重新修改一次。下午洗澡，未再担负泼换水，很是畅快。右手臂近日酸痛似又恢复原状了。

夜观《好孩子》。上海片子，总在做戏，不像生活。

1965 年 11 月 21 日（星期日） 晴

六点一刻起床。

八点半，同冯医生远足白水畈，在汪烈龙家午饭，生产队长汪烈一陪我们。直到下午五点始返来。与冯总结，收获十大项：游山赏景，锻炼筋骨，参观油坊（为我们表演了打油方法），看高压线架设，拜访小学，睹今冬生产新貌（种了红花草、冬麦，呕[沤]了粪等），吃了南瓜子、花生，买了十五个鸡蛋（汪烈一跑到山冲里好不易买来的）。王烈一队今年亩产达 570 斤，列大队第二位，加上午季，有可能赶上千斤。信心大增。区在蹲点，起了决定作用。回程上岭稍急，才发生小喘。回到房间一坐下，才感觉累了。到浴室洗了热水澡后，才吃晚饭。

夜看“福尔摩斯”至十点。

1965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一） 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但两点醒来，失眠甚久，天亮前始入睡。六点一刻起床。略做活动。

几乎整日看“福尔摩斯”，除备课之外。夜再讲“被敌人反对是好事”，整整两个小时。十一点上床。

1965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二） 阴

六点一刻起床。略做活动。

将“福尔摩斯”看毕。大概还是在楚怡小学时看过此书。可取之处，在教人观察事物要细心，多用脑子，善于分析矛盾。

上午用脚盆观日食。想起 1944（45）年在延安清凉山头观日全食的情景。

1965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三） 雨

六点十分起床。做功活动 20 分钟。

上午看报纸、“参考”一大堆。下午学习《矛盾论》，做了点讲解。晚上文化娱乐，下棋看书。

1965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四） 晴

睡得尚好。六点一刻起床，略做活动。

天气很冷，又停电，屋内呆不住，只好到屋外走动，晒太阳，如过星期日。从朱医生处找来本《原子医学》，前面有关于原子物理的基础知识，原子量，分子量，外层电子，周期表等，还是在嶽云的印象。“张牛肉”当时颇接收了玻尔的学说，物理、化学都是选择了英文课本（1932—33）。

给母亲复信，谈萧老先生之诗“全是谀词。‘美才、俊、彦、英雄’，既非事实；‘谁能匹’、‘列上台’更是虚妄。” 请您老藏之箱笥，以免贻笑。又问家桢兄，那几天心律、血压不正常是否偶然现象。

早晨参加基层选举会，草草举手表决。邻居当选，致词“受大家爱戴”，无人为异！如果是农民、工人讲话，大概不会用这类字眼，一定还会表示谦虚之情。这是旧知识分子的笑话，特记于此。

下午洗澡，因迟迟开门，当众返回，太无涵养也。

1965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五） 晴，早晨室温 5℃

多么虚诞的梦境：先是到六公家做客，很是同情谅解，殷殷关问，还告及有人诬告之事，示意总可解决，并留午膳。接着又至公家，说了这样的话：“也许是我错了。但你们也可能有错。”定要留餐，极为亲切。又有一段长梦是修改一个文件，等等。梦一直做到六点醒来。六点一刻起床，做功活动 20 分钟。

将作文卷改完。看报纸、“参考”。有关于《浮士德》介绍。才知如此名著是怎么回事。

今日有霜冻，穿毛裤、棉鞋。又是冬天了，第三个冬天。

1965 年 11 月 27 日（星期六） 晴，早晨室温 4℃

昨夜因冷，不到十点即上床。睡得很好。又是长梦，次一级的人物出现。四点半醒来，又迷胡[糊]一阵。六点十分起床。大概在零下 2℃中，做功活动半小时。戴上手套，还觉手冷，又加丝棉背心。

坐屋外晒太阳、看书，看报。大晒被子，将两个被套对换过来。新做的土布套子套上自制棉絮，就非常暖和了。似乎比去年更怕冷。

夜再观《粮食》。归来打扑克至十一点。接灼姐信，并膏药四张。

1965 年 11 月 28 日（星期日） 晴

六点半起床。天气非常好，转暖和了。

上床[午]坐在窗外晒太阳、看书，下棋。下午同三个学徒到聂家园子漫步。第一次到南边山沟里去，只有两户人家，最高处姓储，老两口子，水库区移来的。冬天只见到两个小时太阳，太冷，很不方便。非常羡慕住在平地的人家。野猫抓鸡，还有老豹子，不大敢离子。那个老奶奶就是常来卖个小菜、鸡蛋的，算是熟人。说我现在气色比夏天好。人们似乎都颇留神我的气色，常有人谈起。

灼姐寄来的“地黄丸”服后，视力好多了。有时不戴眼镜，竟也能看报。

晚上同“好手”比 40 分，3:0 胜之。晚餐在时股长处吃桂鱼，破例喝了杯大曲，没有引起什么反应。夜给灼姐写信。

1965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一） 下午大风

睡得尚好，梦见公公，好像曾戴过眼镜。六点十分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仍坐在窗外晒太阳，读书。下午刮大风，黄沙蔽天，如北京春季风日。准备作文讲解。夜上课。因停电，上夜班的多，只到九人。课堂仍活跃。

屋温最高 10℃，不生火，屋内尚能呆住。第三个冬天，大概比较适应了。看报至十点始就寝。

1965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二） 晴

四点醒来，迷胡[糊]至六点起床。仍霜冻，但不如昨晨冷。围上围巾，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仍在屋外晒太阳，读书。下午看报。晚上将已写一段定稿，并抄出。仍服眠药上床。

1965 年 12 月 1 日（星期三） 晴

一个小耗子闹得下半夜没睡好，几次跑到枕头上来。邻居食物多，连带受灾。

六点起床，甚冷，总在-3℃左右。地上已见冰。做功活动半小时。想起八号楼两年，早晨在小树林的活动，那几个人还是按时做气功吗？

下午没有学习，几乎整天弄材料。《伦理学原理》批语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这些本来面目应当说清楚。

十一月费用 17+15=32 元，伙食费不到 20 元，零用主要是买了 11 块钱的蜂蜜。

1965 年 12 月 2 日（星期四） 晴

六点半起床。做功活动 20 分钟。

开始摘录《伦理学原理》批语，边看边摘。又要理解，又要认脱漏字，如同开矿、炼矿，进度甚慢。晚上详看了两篇长报导：《万里跟车》，《为革命、会革命》。只有深入实践，才能解决好问题；只有掌握辩证法，才能做好工作。《海瑞罢官》已展开讨论。非常好的措施。姚文是击中了要害的。

1965 年 12 月 3 日（星期五） 阴

五点半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续抄摘批语，进度甚慢。中午骑车去邮局，将自种棉花弹的棉絮寄给么么。出了一身汗，竟未丝毫喘息，大概偏方与锻炼（最近增加了原地跑步）都起了作用。下午学习《矛盾论》，我大概讲了一个小时。人们都读不懂，不打比方，也实在不好懂。

夜观《十二次列车》。此片好像看过，但个个镜头又都陌生。记忆真是老年状态了。

1965 年 12 月 4 日（星期六） 阴

半夜竟 out，今年第二次，梦中梦境引起。五点半醒来。六点起床。略做活动。

续摘抄批语，进度较好。可解到当时不仅以“自我”为绝对中心，且很赞成“浩然之气”精神。恐怕主要的还是“个性解放”的积极影响。借来一个五倍放大镜，小有帮助。

晚饭后再做针灸并注射可的松。人们来打四十分，至十一点。抽了一屋子烟，无可奈何。给蔡嫂信，告寄棉絮事。

近日便结，服“双醋酚酊”两片才有效。

1965 年 12 月 5 日（星期日） 阴

五点半醒来。六点半起床。

很想将批语摘完。但上下午人们总来打 40 分或下棋，盖树欲静而风不息也。司机老华象棋甚高，稳健，特别是残棋功夫深。今天竟以 2:1 胜之，殊属不易。

仍便结，服一片。

1965 年 12 月 6 日（星期一） 阴

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批语全部抄毕。水工所李成贤同志送来十倍放大镜，模糊之处放大后，更不清晰矣。一切“长编”工作似乎都已做完，就是不能动笔疾书也。

夜讲《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整整两个小时。大概做了两个小时的准备，人们听懂了，但比喻还少切身的。

接大彭信，邀游单龙寺。

1965 年 12 月 7 日（星期二） 阴

昨夜睡得总觉冷，甚至梦见屋子怎样漏风。

六点半起床。略做活动。

整天有浓痰，不知何时感冒了。吃了些银翘片，下午洗了热水澡。只看了报纸和“参考”。晚上汪元宗来谈此间要弄翻砂之事。很不同意此种头脑发热之举。对许之依旧外行，只是摇头。这种“挂帅”式领导大概还是很多很多的，头脑发热即藉“革命”之名以行。突出政治目的何在呢？有些人实际以此为不愿努力成为内行的防空洞。

1965 年 12 月 8 日（星期三） 晴

六点始起床。略做活动。

上午看批语材料。公社汪烈龙来坐甚久，谈到农村干部疲沓。现在在生产队蹲点的，终日无所事事。

下午参加学习《矛盾论》，我仍作些讲解，有意打点比方。

夜观《牧人之子》，最后才觉到是看过的。从广播才想起明天是 12.9 卅周年了。三十年呵！

1965 年 12 月 9 日（星期四） 晴

六点半起床。略做活动。

细阅批语，并作批语。《孟子》读得熟，影响颇深。从《文汇报》看了《海瑞罢官》，就剧论剧，姚文意见是对的，当然全面否定海瑞与清官则非历史观点也。

我成了预言家。昨天在学习会上讲辩证法举例，说多儿孕妇易出问题，今日应验：抬走一个。

给大彭信，告知如约领情。

1965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五） 晴

自己觉得梦呓。四点半醒来，未能再睡。六点十分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批语的批语写完，甚有所得。关于“心之力”的基本观点，内容是可以写一轮廓了。

司务长为我割了一个肘子，重三斤。生平第一次炖这么多肉吃也。

水电部总务处来信，问有无补助布票。大概我这个名字总务处账本上还有。

晚餐后与华师傅下棋，大败。越下越不好了。

为么么新寄的照片描了个草图。

1965 年 12 月 11 日（星期六） 晴

五点醒来。六点半起床。略做活动。

上午改作文卷。为么么描头像，开始打色底。午饭后十二点一刻与小彭动身，从聂家园子登茶棵岭，路遇打柴的，说这大岭有什么翻的。上半截坡度较大，以均匀速度稳步而上，到岭上正听广播响，费时三刻。上第二个小岭前，在一农家喝了点水。登上龙门岭，眼界大阔，千山万壑都在眼底，好像在闽西去龙岩一路印象。下岭坡极陡，一根柴棍拐杖，帮了大忙，比上山作用还大。下得山来两点多了。西溪至霍山公路经此，民工们正在赶修。大彭在迎接我们。先到卫生院休息。这是属公社集体制的，有九个人，中医为主，还有几个学徒。能够自给，药费利润 20%和 30%（西药），看病一角或二角。过供销店看见原在工区商店的老刘，甚是客气。谢家坎离单龙寺还有五六里，到达时已近六点了。大彭竟杀鸡待客，真是盛情。小学利用一家地主的小瓦屋，甚简陋。附近农家转了一趟，见到一面土墙，高处达 9 米左右，说是已有百年历史。筑墙时加树条，很值得建筑家研究一下。八点才吃完饭，还喝了酒。晚饭后，生产队的小伙子们来了一屋子。这个队还是文化活动的空白点，青年团没有工作，毫无学习之类。生产队长是一复员军人，从海南岛跑回来的。六一年、六二年的苦吃不消，没有油吃，木薯吃不惯。他说霍山去的都回来了，只留下两个人。同潘老师下象棋几盘。报纸看不到，订了也无用，因邮递员只一捆捆往公社或供销店一放而已，其他邮件也如此。好在还有一个半导体，否则真是与世隔绝了。

夜宿大彭住处，在空旷的侧屋，有两间教室。颇想起长沙南门外那种空旷旷的厝屋来，好在毫无儿时的恐怖感了。

1965 年 12 月 12 日（星期日） 晴

被子大概有十多斤重，睡得很暖。五点半即醒来。

六点半起床。仍到田头活动了 20 分钟。

八点吃早饭，然后应两位主人之请，作字近十幅，劳动了整整两个小时。一枝秃笔，天气也冷，又无甚书兴，无一幅满意者，真是对不起主人。

十点动身，大彭送我们至单龙寺。在供销店买点心，老刘几乎硬要送礼。十二点开始登龙门岭，一点到山顶。一路算是发现几处风景，无人烟的水墨山水也，有几座密茂的茶子山。中途又在陈姓农家喝水，吃点心，然后越茶棵岭。途中又遇打柴郎，他说怕我们碰“垮子”和“老猫”。这确是一个大荒岭，连好树也没一根，曾有老豹子咬过小牛，“垮子”之事可能也是出现过的。归来正两点半。稍休息，即打水擦身换衣，饱饱吃了一顿晚饭。这是对身体体力的一次大考验，小喘息也未发生。信心倍增，愉快之至。

1965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一） 晴

昨夜不到十点即上床。服眠药，睡得甚好。五点半醒来，六点一刻起床。略做活动。

大洗衣服。下河清的，水很暖和，一点小喘息也未发生。

将作文卷全部改毕。夜上课，讲作文，用报纸文章作例，颇起作用。将“正确思想哪里来”匆匆讲毕，下周准备再讲一次。

1965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二） 阴、小雨

六点半始起床。略做活动。

上午将么么头像画完，很是精神。买了张皮纸，重书鲁迅《答客诮》。

一天都是看报，看“参考”。复总务处信。

依旧便结，上五六次毛[茅]房，解不出来。夜服双醋酚酊二片。朱师傅送一碗野猫肉，腌过的，颇像雁肉。

1965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三） 雨

六点半起床。下雨，没做活动。

续看报纸，并作字一幅。回忆周末之游，得绝句二首：

荒岭茶棵陡且高，牛郎诧语防老猫。
为平哮喘徐徐上，费时三刻也自豪。

龙门岭上观奔岚，万马当年跃龙岩。
车回闽中三昼夜，今日漫步不赧颜？

下午参加学习，讲了一小段矛盾特殊性问题。夜观《夺印》，甚好。

洗了的袜子，没干，只好补破袜。最不愿做的活计（补衣服乃常事），无可奈何。

1965 年 12 月 16 日（星期四） 中雪

六点半起床。开门一看，漫天皆白，积雪好几寸。

上午作字两幅，抄诗四首。一直生火，室温未超出 10℃，晚上降至 6℃。炭火大了，头痛如裂，矛盾之至。

供销店做好事，运来苹果、橘子。共买十斤，钱五元。

夜看报，清理杂物。读“宣传会议讲话”。

1965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五） 晴

昨夜预作准备，盖了两床被，并取出皮袄。果然，今晨室温 0℃，室外总在-7℃左右。六点半起床，穿上皮袄、棉裤。

上午编了下“应用文讲义”，是抄一本书的，准备日内编出，好打印。人们对此兴趣较高。下午学习半途退出，煮的肉烧焦了。提早洗澡，甚是痛快。

夜细看报纸近四个小时。近来报上好文章甚多。刘雪初[9]任南京工学院院长，《按照辨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办事》，写高教如何革命化，摸到了一套经验：必须政治挂帅，必须参加生产劳动（到工厂、现场去，尤其是教师）。只有这样理论联系实际问题才能解决。文章也写得很生动，修辞学也好的。

仍便结，引起头痛。

每听才旦卓玛唱歌，总觉她是在用整个生命在唱似的。西藏农奴的翻身实在应当在全世界多多宣传。

[9] 刘雪初：（1914-）湖南宁乡人。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1937 年赴延安，曾在陕北公学、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59 年至 1968 年任南京工学院院长。1968 年四月任南京化学工业公司党委书记兼经理。后曾任教育部、化工部副部长。

1965 年 12 月 18 日（星期六） 晴

六点一刻起床，略做活动。

给灼姐、家桢信，谈周末之游及喘息好转。写“应用文”讲义。

晚上电管局设计室两位新老交大的来下围棋。让九子，真是陪幼儿园孩子做游戏。小张又来下象棋到十一点。

整日便结，服双醋酚酊一片不解决问题。服两片上床。

1965 年 12 月 19 日（星期日） 晴

六点半起床。天气甚好。整日玩耍。午饭后设计室四位女将来走五子，又与小萧下围棋一盘，让九子，全被分割。教以活棋之道。在家只同弟弟们乱走过，连大胖的水平也不如。高个儿原来是程志远的女儿。

1965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一） 晴

睡得尚好。六点半起床。略做活动。

材料摊开，刚要动手，大堆报纸来了，当然看报。从报上找了些“哲学群众化”的材料。

夜仍讲“正确思想哪里来”，整整两个小时，速度也较快。人们甚集中，也都听懂了。“我开车的一些体会”很受欢迎。

1965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二） 多云

六点半起床。昨夜服两片双醋酚酊，今天仍便结。下午一次拉的干的，不同以前是稀的多。颇影响精神。

几乎整天看报纸、“参考”，总算该看的都看完了，稍稍做了点摘抄。

汪元宗生了个儿子，请我取名。翻了下《辞海》，依条件选一“浩”字，很表满意。“汪浩”者，深广而大也。

下午提前去浴室。大劳动，换了一百三十桶水，尚不觉甚累。

1965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三） 阴

六点半起床。略做活动。

上午为开增产节约会写标语，纯粹体力劳动。此种老一套形势，看来是无可改变的，除非买不到红绿纸了。下午没有去听会，算是写了一小段（关于新青年前期）。晚上同老华下了四盘象棋，2:2。看书到十点。

昨夜服二片双醋，解手三次。

1965 年 12 月 23 日（星期四） 阴、小雨

六点半起床。略做活动。

“应用文讲义”大半编出付印。关于批语材料写了一小节，大胆写出那些“自尽其情”的唯心主义。大概是从彻底的辩证法和实际斗争，就迅速转到历史唯物主义了。

关于海瑞的争论开展得很充分，一次很好的学习。今天第一次发生了兴趣，觉得应当坚持写下去，

完全写出来。当作习作也是好的，甚至想开夜车。由于不愿也不可能不遵从这里的生活秩序，仍旧十点后上床。

上午又为发电所写了十来幅字，花去几三个小时，实不合算。

1965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五） 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

上午又将那节定稿稍修改了一下，考虑接下去的写法。

昨夜没有服双醋，严重便结。下午请朱医生从肛门注射了两次甘油，仍拉不下来。恼火之至。

将昨天写就的一节再修改一次。

电管局设计室三同志来闲坐一阵，谈了点苏联见闻。他们明天回合肥。

1965 年 12 月 25 日（星期六） 晴

六点半起床。四点醒来。后又迷迷胡胡[糊糊]睡了几阵，许许多多怪梦，竟有贝{郄}敌入梦（贝不知是美国还是法国记者，见[记]不清了）。

整天改作文卷，看报，同便秘斗争。昨夜服两片双醋酚酊，直到下午从肛门塞进一节肥皂，才解出来。此症如长此下去，是非常麻烦的。

1965 年 12 月 26 日（星期日） 晴，早晨室温-0.5℃

六点半起来，没有做活动。

本来准备动笔，刚开始不久，人们即来下棋，自己也不想抗拒，于是乎大战三青年。对小姚 3:0。六只年青的眼睛敌不住我这老眼也。下午老华来，则仍败绩。

依旧便秘。昨夜服了两片也不见大效，结果还是塞肥皂，在室内坐痰盂解了半个多小时，总算轻松了。

夜观 28 届乒乓赛。人们传言另两个冠军让给日本的。果有此事？大概是无稽之谈。

又观《英雄虎胆》。看过的。

1965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一） 晴

六点半起床。略做活动。

将“应用文讲义”弄完，续改作文卷并备课。夜晚仍讲作文并标点符号。病句讲解得好，是颇引起大家兴趣的，启发式启发得好，当然效果最好。水工所三个最逃课的学生，前两天有意刺了一个，这也是明知故犯，引起对抗情绪。今夜去他家动员，又因故不能上课。只答应下次定来。总不应再讽刺人。

整日室温在 5℃左右。有太阳即不生火，也习惯了。昨夜服两片，泻了五次，很不舒服。

1965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二） 晴

六点半起来，没有做活动。

今天动笔写了一点，并翻看材料。

上午打扫屋子周围，迎接元旦也。又领来一篓炭，用纸箱装好，上午就没做工间活动了。

昨夜只服一片，解手三次，肚子晕晕阵痛，不想再服“双醋酚酊”了。右臂再打一针醋酸可的松。

1965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三） 晴

昨夜九点即上床。半夜醒来，失眠约一小时。五点半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伏案整日，写了一点。与便结斗争，塞两次肥皂条，下毛[茅]房五次，才解出一点。大便化验没有虫卵。

晚看报至十点。

1965 年 12 月 30 日（星期四） 晴

睡得尚好。六点十分起床。做功活动约半小时。

今天大概是写得最多的一天。关于批语，已基本分析解说完毕，大概有三四千字。这是一个艰巨的劳动，这是今年读了一些哲学书和认真整理了材料的结果。当然还需继续加工、深化，但草稿总算有了。1965 年有了这一点成绩，将“批语”初步消化了，也算没有冤枉度过。凡事只要坚持、认真，不怕苦、不怕累、不怕“乏味”，总会有结果的。

昨夜没有服药，当然便结。上毛[茅]房五六次，解出三小节。朱医师出主意，用组织疗法，皮下注射。开始打第一针。大概要连续打一个月。

1965 年 12 月 31 日（星期五） 晴

六点一刻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今天仍基本写了一天。《体育之研究》利用完毕。关于此文之哲学观点，草稿打好。

人们晚上吃花生聚会，我也没去参加，趁此文兴，一气呵成，并开始誊正基本定稿。但十点钟终于有人来打扑克，无法驱逐，只好战至十二点半。

今日只用一次肥皂，解手四次，比昨天情况较好。1965 年一分钟也不剩了。服眠药上床。

1965 年生活总账：

共用 410 元，比去年多用 20 元，因送汪烈龙 15 元也。伙食减少，零用增多，蜂蜜、水果即占 20 元。

伙食	250
零用	116
特殊用项	44

补记 1965 年小结[10]

1964 年最后一天曾做过新年的计划，现逐条先对照一遍：

1、读书：基本上改为读哲学。从“马恩传”开始，共做笔记四本。大本书尚有冯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一、二册），艾著哲学。细读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并其他有关参考，详作笔记。三份报纸（“人民”、“文汇”、“光明”）上的文、史、哲基本都读了，逐日详细看了报。还读了《反杜林论》等。以后要坚持做摘记习惯。

2、“修改本”没有完成计划，只改出第一章，基本写出“思想方向”一节（二万多字），但总算爬过了这个最高峰。情绪总是勉强得很，这是根本问题。

3、打油、作字继续。

[10] 这个小结在李锐的日记本中是记在 1966 年 1 月 3 日之后的。为了阅读方便，编辑时将其调整到这里。——李南央注

4、二月、四月两次感冒，四月开始喘息，五六月转重，大概一直拖到十一月始好转。对一年的计划，正常生活有严重的影响。自调也未力戒。但夏季仍坚持游泳，有进步，甚为艰苦。入冬后增加原地跑步锻炼，增益其所不能，见效。灼姐寄来药物，并告单方。入冬后喘息有好转，失眠也大有好转。

5、修养方面进步不多，还存有少年时急躁、狭隘之病。

1966 年当续作努力：

1、“修改本”以突击精神结束。

2、认真读书，仍以哲学为主。做摘记。

3、记住教训，消灭气喘，决不感冒，积极锻炼身体。

一九六六年李锐日记

八册/Vol. 8

1966.1.1.—1966.8.29.

本册日记注：

1966年6月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李锐也受到所在地群众的游街、批斗。日记于8月29日终止。

——李南央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46年—1979年日记录入说明	xii
一九六六年	
1. 1966年1月	1
2. 1966年2月	6
3. 1966年3月	13
4. 1966年4月	20
5. 1966年5月	26
6. 1966年6月	33
7. 1966年7月	40
8. 1966年8月	46

1966 年元旦

六点不到即醒来。六点半起床。准备动笔。

人们结队而来。许最先来，礼节性也。告以写作之事。整天几场扑克。夜观《草原风暴》。青海制的片子，大金瓦寺乃旧游之地。

看报至十点半就寝。今日解手三次，仍塞肥皂，情况较昨日顺利。

1966 年 1 月 2 日（星期日） 多云

六点半起床。几乎整日伏案。

写至十点半，基本定稿已积累到一万字。希望趁“寒假”期间，精力集中，全部基本突击完毕。人们多次来邀打扑克，观电影，都未应允。

解手情况较昨天好，没有塞肥皂。

1966 年 1 月 3 日（星期一） 晴

广播提前响了一下。五点半醒来即起床。原来天还是漆黑的。做功活动半小时。

伏案整日，将全部草稿誊正，总计约 20,000 字。冠以“思想方向”小题，但尚有一段结论未写出。最大的难关算是闯过来了，当然还需要做多次修改，结合哲学的学习。

便结稍有好转，未用肥皂，解手三次。

1966 年 1 月 4 日（星期二） 晴

六点半起床。略做活动。

稍有松懈，上午只将定稿再看一过，改动两处，如何结束这一段尚未想好。晚上又翻看一遍。下午看报纸、“参考”，四五天的。元旦社论各方都谈到了，看来重工业不再是以钢为纲了。“基础工业”的提法当然是科学的。读完周扬长文，文艺大概只有靠新人了。

给灼姐[1]信，要书。

1966 年 1 月 5 日（星期三） 晴

六点半起床。略做活动。

开始写“思想方向”结束的一段。关于谭嗣同的三言两语，应从注解中移入此节。夜翻看带来的有关谭的材料。“仁学”是唯心或唯物为主，尚有争论也。记忆太坏，许多看过的东西，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上下午坚持了原地跑步活动，增益其所不能，很是有效。现在走急一点，也不再发生小喘了。解手三次，有进步。天气转暖，换下皮袄、棉裤。

1966 年 1 月 6 日（星期四） 晴

似乎许多奇梦，而且是有关高音[2]的。六点半起床。略做活动。

[1] 灼姐：李锐的二姐李英华。——李南央注

[2] 高音：指已经离婚的妻子范元甄。李锐因其常高声吵骂而起此绰号以代其名。——李南央注

仍整日伏案，只写了关于谭嗣同的几百字。又仔细将定稿看一遍，小地方修改，越看越不满意，索兴搁置一个时候再说吧。

1966 年 1 月 7 日（星期五） 晴

六点半起床。梦见苗苗和小妹，竟没有么么。

终于抽不下来。整日伏案，做了几处重要改动，写社会政治思想部分，大概工作到十一点以后（表交小汤带上海修去了）。

解手情况仍不好。跑步活动颇有进步，一次增至十分钟。今天惹得幼儿园的孩子全来了，将我团团围住，甚为有趣。

寄母 50 元。

1966 年 1 月 8 日（星期六） 晴

六点半起床。略做活动。

伏案至下午三点半，结束部分写毕。至此，“思想方向”全部脱稿，将近两万字，真是洋洋大观。还须大加砍削。今天是名副其实的脑力体力结合。提前去浴池，帮助换水，浑[混]身大汗。歇了半个多小时才干汗。毫无喘息之感。解手尚好，用了肥皂。

夜观《槐树庄》与《一百个放心》。后者甚有意思，非常好的喜剧片。

1966 年 1 月 9 日（星期日） 晴

六点始起床。躺在床上听完新闻。

依旧整日伏案，欲罢不能之势。又作改动、调整，增加李大钊一段。自己似乎开始有点“满意”的感觉了，也许旁人读来只是一个大杂烩的感觉而已。这次也还是在剽学的基础上加工的，除开能“略通文墨”之外，实在无一基本功。

解手仍是问题，还是用的肥皂。

1966 年 1 月 10 日（星期一） 阴

四点半醒来，未再睡着。六点半起床，略做活动。

终日伏案。又从头至尾细阅一过，有些改动，小有增添，将小尾巴截去了。晚上开始复写“定稿”（共五份）。抄了七页，每页 300 字要花 12 分钟左右。体力劳动也。

感谢厨房为我宰了一公鸡。自制清炖、红烧两种，算是自我慰劳。

近月来未有奇事，解手一次，相当顺利。服眠药上床。

1966 年 1 月 11 日（星期二） 雨

六点半起床。略做活动。

终日伏案。体力、脑力结合的劳动也，刻抄得晕头转向，但仍间有停笔，须作改动。一个小时抄三张而已，直到夜十点半，方才抄了一半。托尔斯泰夫人为《战争与和平》抄了七次，何等的劳动！

1966 年 1 月 12 日（星期三） 雨

好像五点多就醒了，六点半起床。

整日艰苦地劳动，直到夜十点半，因圆珠笔芯枯而罢。只剩下三千多字了。

下午洗了个澡，到室外活动筋骨数次。煮了一缸枣子当夜餐，延安生活也。

今日解手尚好。十一点服眠药上床。

1966 年 1 月 13 日（星期四） 雨

大概五点醒来，觉得甚困，但无法再入睡。脑子疲劳过度之故。六点半起床。下雨，没做活动。

上午全部复写完毕，从脑至手几乎成木人了。给琬姐[3]、灼姐写年信。全部装订成册，挂号寄灼姐一份。“你们可能是唯一的读者也。”这次劳动，说明脑子还可使用。复写共花三天，每天也能刻出七千字，大概“书记员”也不过如此。下午就基本休息了。很冷，也没有生火，换上皮袄。

1966 年 1 月 14 日（星期五） 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略做活动。

上午洗衣服费去一个多小时。开始整理新立的第二章“新民学会”。以“思想方向”作为第一节，但其他部分尚未完全成熟，还得将材料再温习一遍。

邻居还款 40 元，过年费用解决了。夜学期考试，只到八人，多数出差。

十点半就寝。

1966 年 1 月 15 日（星期六） 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做功活动 20 分钟。

上午细看“通信集”，做蔡信摘要。下午为民警队补考。晚上看报，积压很多天的了。

1966 年 1 月 16 日（星期日） 晴

大概五点多即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续看“通信集”，并做摘记。下午让自己娱乐了一下，同华师傅下棋六盘，完全平手。晚上将报纸、“参考”看完，并看《人民文学》上小说三篇。记得前两天广播上海永鑫厂已能制 170 多种异型无缝钢管，实在是了不起的事。1958 年上海计划会时，曾去参观过，基本上是个弄堂工厂，大概现在也还在那个老地方。决定的还是上海老工人精神。

1966 年 1 月 17 日（星期一） 阴、小雨

广播坏了，近七点才起床。

上午将蔡信摘要做完。下午几乎没做事。老华又来下棋几盘。剥花生，免得潮了。晚上补考，费去两个小时。

[3] 琬姐：李锐的大姐李琬华。——李南央注

1966 年 1 月 18 日（星期二） 阴

六点半起床。略做活动。

开始写蔡和森[4]，完全重写。这是一位英雄。

人们开始送纸来了。青年们大概是奉命都要贴语录。又为自己炖一猪肚子。

晚上学员评比，并补考。

1966 年 1 月 19 日（星三） 阴

很早就醒来，似乎没有睡着，又似乎有梦境。六点半起床，略做活动。

写了整整一天的字，大概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一天写这么多大字，而且大部是站着写的！五六个小时的春联，其他是大张语录、诗词，还有公社社员送来一堆。邻居今天方告我："洗脚上床真一快"之故事，有人竟说是"反动"的也。真是呼呜呼呜！

服眠药上床，得绝句：

春节三度写春联，豪情欢乐映门前。
秃笔一枚机械化，磨子潭上七百天。
（羊毫抓笔三支秃）

1966 年 1 月 20 日（星期四） 乙己除夕

睡得尚好。六点半起床。略做活动。

依旧写了一天的字。邻居送来二十大张纸写语录，勉强应承。我在此唯一作用即写字机器也。有趣的是邻居四壁全用"语录"遮满，都白纸。值此新春之节，不好写不吉利的比喻也。此种印象大概将毕生不忘。

晚餐照旧两碗饭。食堂会餐有五毛钱菜，自添皮蛋一枚，葡萄酒也免了。晚上看报至十一点。当然是想么么的。

1966 年 1 月 21 日（星期五） 初一

佛子岭送来的广播，五点半即将人摧[催]醒。只好起床。

上午做了一件事。将去年日记大略翻了一下，简单写了个年终总结。未能免俗，随大家玩玩。中午在张道兴家喝了不到二两酒，竟整个下午不舒服。我大概不能喝酒了，以后也决不能乘兴，引起喘息更是麻烦。

夜观《人民战争胜利万岁》记录片，二十年历史表现于一些晃过镜头。只是感觉日子真快，不免也想起自己生活中的许多镜头，特别是徐州战役，跟随几万溃兵，那天早晨迂[遇]到敌人炮火的场景。当时我是在徒手号召战斗。

1966 年 1 月 22 日（星期六） 阴

六点半起床。小雨，没做活动。

[4] 蔡和森：（1895—1931）湖南湘乡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毛泽东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同窗，1918 年与毛共同创立新民学会。1919 年底赴法勤工俭学。1921 年经陈独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 年夏在香港被英帝国主义逮捕，同年被引渡到广州，为国民党所杀害。

将“朋友们”一节基本编写出来，只余罗学瓒[5]一人，得另写。晚上也没去看电影。九至十一点，青年们来打扑克。

上午参加种树，挖了门前五个坑，栽五棵法国梧桐。

1966 年 1 月 23 日（星期日） 阴、小雪

没有广播，七点始起床。

上午正写罗学瓒一段，佛子岭的人来，礼节性也。晚上不得不去看演出，中途仍回来休息了一个小时。十点再去看电影《南海的早晨》。新片子，女主角似乎面熟，想了半天，原来像当年的胖姑娘[6]。

1966 年 1 月 24 日（星期一） 雪

昨夜大概近一点始入睡。七点半起床。假日的最后一天。

上午将“朋友们”一节整理完毕。下午和晚上同青年们打 40 分，直到夜九点。

入冬后，手指嫩娇异常，经常开裂，连花生都不能剥了。是否也是老态之一？

1966 年 1 月 25 日（星期二） 阴

昨夜服眠药，到底睡得安稳些。六点半起床。略做活动。

上午将初中班 32 人的学期成绩清理登记完毕，试卷也全部看完。下午看报纸、“参考”。春节各报均刊“独立寒秋”词[7]并大幅照片，这也是代表今年的宣传基调。一部《论语》统治了两千多年，毛泽东思想当然应当这样宣传，但问题在如何克服形式主义，避免成为套语，而真正求得实效。

夜将“思想方向”再看一遍，文字上小有改动。接琬姐的二妹信，谈毛弟已成“包袱”，他们全家锻炼身体的情况。

1966 年 1 月 26 日（星期三） 阴、雪

六点半起床，略做活动。

给二妹、毛弟写信，主要谈毛弟没考上初中的问题，要她们几个姐姐从家庭观念的圈子中跳出来，以革命工作态度来帮助毛弟。

下午参加了一下学习，特为读了一篇《人民日报》刊登的兰州一位女售货员写的关于矛盾观的文章，谈买与不买，好接待与难接待的问题，非常生动。许仍不重视，总是在卖弄他那一点夹生得很的知识。部队下来的同性吗？

1966 年 1 月 27 日（星期四） 晴

昨夜足足睡了八个小时。六点半起床。略做活动。

新民学会活<动>得全部重写。架子还没想好，只有一边整材料一边凑。

---

[5] 罗学瓒：（1893—1930）湖南湘潭人。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毛泽东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同班同学，是新民学会的第一批会员。1919 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 年 8 月在杭州为国民党所杀害。

[6] 胖姑娘：李锐父亲李积芳的好友叶筱松的二女儿梅姐的女儿。李锐年轻时曾喜欢过她。80 年代改革开放后，胖姑娘年轻时的恋人从美国回来，找到胖姑娘，将她接到美国小住过一阵。后来还为她在南京买了一套公寓。搬入该居所不久，胖姑娘不幸竟被入室抢劫的歹徒杀害于居室内。

[7] 毛泽东所作词《沁园春·雪》的第一句。

接琬姐信，一堆感情。去年全运会期间，她到六铺炕去看了么么，到学校去看了苗苗。说“看到了孩子也就看到了你一样。”又寄出腊味。弄得我也感情起来，热泪满眶，久久不能平静。

下午晚上都只好看报。上午曾下河洗衣，将鞋弄湿了。

1966 年 1 月 28 日（星期五） 晴

昨夜上床后失眠。十点半又起来服眠药。很久无此现象了。六点半起床。略做活动。

将“勤工俭学”一节改写完毕。

收到灼姐寄来月份牌，有六幅上乘油画，悬之东壁，满室生辉。

晚上有人来闲坐，只好看报。

1966 年 1 月 29 日（星期六） 晴

人们去佛子岭看“文明生产”，五点半即吵醒了。六点半起床。略做活动。

整天没有动笔也没有看书，心绪散漫，也就听之任之。房间里很冷，也不愿多生炭火。下午阳光甚好，到山冲散步一阵。三点半去浴室，一人在池中泡了半个小时。

夜观《碧空银花》，似乎看过的。

1966 年 1 月 30 日（星期日） 晴

大概五点即醒来。近七点始起床。

广播“空中大戏院”，吵死人。无法做事，只好在外面晒太阳，下棋算了。下午索兴游玩。同汪元宗、小张到公社山冲漫步。汪谈及弟弟找老婆，要出 20 套衣服，10 丈老布，80 元钱。家中无活钱的人，还是要打光棍。此种风气，不到农村真正富裕，恐怕难以转变。他家在肥东，去年歉收，每工只摊两毛多钱。关于农村情况，城里人不知道的太多了。

1966 年 1 月 31 日（星期一） 多云

大概三、四点钟时醒来，一直不能入睡。但间或迷胡[糊]一阵，甚至有梦，断断续续。六点半起床。略做活动。

上午去浴室洗澡，反引起疲劳。整日提不起精神，只是看点材料。晚上看报。

收到琬姐寄来的一盒腊味。

服眠药上床。

一月份费用 27 元（19+8）。

1966 年 2 月 1 日（星期二） 晴

服眠药效果总还是好些，昨夜睡得较安静。

六点起床，略做活动。

精神甚好。正准备动笔，又是几伙人求写语录。结果硬在办公室写了整整一个上午。最后写一大幅，四张大纸拼拢，书“有所创造”一段，甚是过瘾。

午饭后，兴之所至，同小王、小袁同游石槽南边山冲。有一高约二三十公尺大瀑布，雨季当有壮观。瀑布顶端山沟内，有生产队长之家，竹林一片，满山青翠（此山冲树木未遭砍伐）。两年多来看到

的最好山景。杀风景者，区委书记、公社书记在队长家赴宴，他们似有不便之势，见到我们大概也是意外之至。春天当重游一次，上更高峰。归途为慢跑了约二百米，毫无喘息之意。晚上同司机老王象棋11局，6:5胜之。今天是意外的游息之日。

下午室温14℃。石槽街上商店门楣、门扇等处，都花花绿绿贴了许多语录。看来也是形式而已。

1966年2月2日（星期三） 晴

昨夜仍服眠药上床，约十二点入睡。六点半起床。略做活动。

上午理发，几乎又没做什么事。下午参加学习，读社论。还是老样子，扯谈为主。四点即退出，洗澡去了。

晚上读了两篇哲学文章。今年仍以哲学为主。仍服眠药上床。

1966年2月3日（星期四） 多云

六点半起床。略做活动。

上午正准备做事，民警队刘益发拿来一大叠纸写语录，勉强写完。

下午翻看材料，看报纸、“参考”。将几个月的剪报全部清理。晚上大大浪漫，在朱医师家打麻将到夜两点半始归。下不为例。

1966年2月4日（星期五） 多云

大概三点多才入睡，六点即醒来。大概昨夜吃零食又喝水之故，肚子大泻。七点起床后又再躺到十点，没有睡着。

中午煮了点挂面吃了。到底没有精神。服合霉素。晚上只吃了半碗饭，烤了个馒头。晚上小郑来谈写字方法，他还不懂悬腕之理，受赵字影响太大。

九点半即服眠药上床。

借来工具，自己钉了鞋掌。

1966年2月5日（星期六） 晴

昨夜睡得安静。六点半起床。

一天虽然没有动笔，但脑子也未休息。“党的前身”一节，轮廓大体想好。拟先将材料排比，即可成稿。

夜观《东进序曲》。想起1938年五六月间在淮阴、涟水一段勾留：吴觉[8]与我同赴国民党的宴会，一场舌战。在连水与常恩多[9]的夜谈，唐君尧[10]讲西安捉蒋介石的故事。当时如能留在苏北，当是另外一种发展了。

[8] 吴觉：（1912—1984）江苏淮阴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一直在淮阴地区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常州地委书记，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副局长。文革后曾任南京工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

[9] 常恩多：（1885—1942）辽宁海城人。曾任东北军师长。1939年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1942年8月3日率部起义，将部队带入中共滨海抗日根据地。8月9日病逝。

[10] 唐君尧：（1899—1967）辽宁辽阳人。曾在东北军任旅长，有“虎将”之称。是张学良的心腹爱将。在西安事变中负责指挥扣押蒋介石的行动，并亲自挽扶在骊山石缝中被捉拿到的蒋介石下山。1948年沈阳解放时被解放军所俘，编入解放军军官教导团。1951年去香港。

1966 年 2 月 6 日（星期日） 晴

六点醒来。六点半起床。略做活动。

上午洗衣服，下河。有点累，就不想做事了。下午一点，同小王、小谢、小陈一同攀登浴室后面最高的荒柴山（人们都在此山打柴，现已封山）。从一条小路上去，完全靠爬，陡而滑，一直到半山腰。小作休息，然后沿滑柴的山道爬至山颠，已高过楮皮岭矣。也只能走路旁的荆棘草丛，路太陡太滑，共费五十分钟。“护林纠察”老聂追踪而上，以为我们是打柴的。他说仍不及茶枯岭高。下山更不能走柴路了，我几乎滑了一次。沿路采大兰两株，暂点缀房间也。归来两点三刻，通身大汗，脸晒得略略发痛。然后去浴室洗了一个痛快澡。以后至少每隔一周这样爬山一次。今天毫无喘息感觉。登上峰顶时，小谢说应作诗一首。晚上成句，并告之：

紧跟少年攀柴山，手脚并用不为难。（手脚齐上）
回首水库落眼底，不登巅峰不回还。

1966 年 2 月 7 日（星期一） 多云

醒来时三点，想尽一切办法入睡，又朦胧几阵。六点半起床，略做活动。

给琬姐写信，告以未与孩子通信原因，总还不免有牢骚之语。几乎整日没读书也没动笔，恍[晃]荡过去。天气冷，没生火是次要原因，主要是没打起精神。

晚上读旧札记。服眠药上床。

1966 年 2 月 8 日（星期二） 晴

六点醒来，即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又被拉着写了一整天的语录。为水工所写一直书大幅，下午四点始毕。站着写了一天。大概外科医生在手术台旁也是如此手脑并用也。尚不觉太累，出汗也不多。

夜看几天报纸。匆读“谢瑶环”长文。田汉[11]之有意攻击比吴晗[12]还明显，此人大概也久不得意。吴的情况看来与田不同，是属于“得意”之类的。一切从旧社会来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如不真正脱胎换骨，是无法真正永远掌握住马克思主义观点和站稳立场的，无法适应各种气候变化。我是“局外”之人。大概 1961 年的空气，“言者无罪”，相当“自由”的。

1966 年 2 月 9 日（星期三） 晴、下午室温 17℃

六点半起床。略做活动。

饭后尚未开始工作，既有人求书。索兴到办公室去写。结果又写到十点钟。写了 15 个尺半大字，平生第一次。抓笔锋短，尚不能应付。假我以时日与大笔，能否如张瑞图之作尺字行书？

11 田汉：（1898—1968）湖南长沙人，字寿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的作者。诗人、剧作家。早年留学日本，20 年代开始戏剧活动。1930 年加入“左联”，1932 年加人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国剧协主席和党组书记，全国文联副主席等职。创作了话剧《关汉卿》、《文成公主》、《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及整理戏曲《白蛇传》、《谢瑶环》等。文革时病死在狱中。

12 吴晗：（1909—1969）浙江义乌人。原名吴春晗。历史学家。1927 年入杭州浙江大学，后由胡适推荐入清华大学，为史学系工读生。毕业后任教。1943 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长。195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 年 11 月其戏剧作品《海瑞罢官》被批 “为彭德怀翻案”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1969 年 10 月 11 日死于狱中。

下午佛子岭职工大会转播，没有去听。青年们转告，西南修铁路情况。大概是川滇路，越过大渡河，金沙江，可能有横断山脉地区，极为艰险。目前还是援越问题。川黔可能已通了。

夜观《秘密图纸》。由于此片人们期待已久，不甚满足，眉目有不清楚之处。说明敌人更狡猾，魔高一丈道高二丈也。

1966 年 2 月 10 日（星期日） 阴、小雨

六点半起床。下雨，不能做活动。

重新开始逐篇读“毛选”，并做札记。今天做毕《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详细看报。看关于“清官”的文章，一大学习。

大概是组织液注射关系，右臀部剧痛，影响行动。医务室甚忙，只有顶住。

1966 年 2 月 11 日（星期五） 雪

六点半起床。出门一望，漫天皆白。半夜只听到雨声不息，没料到在天亮前下了一场好雪。

臀部疼，屋子冷，只有读书。做“井冈山斗争”札记。翻了一下《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找来《安徽日报》，读了关于焦裕禄[13]的通讯。至最后两段，禁不住热泪盈眶。与他这种联系群众，不怕艰苦，与贫下中农共同呼吸、共同生活精神对照，自己过去几十年，实在是差得太远！确实同出身有关，也同革命精神有关。这方面过去固然受高音的一些拖累，但主要还在自己。特别是北京七年，条件改变，向贪图安逸方面发展了。焦裕禄的形象，自己生活中的艰苦阶段，下半辈子，总要常常放在思想之中。关键总在力争做到忘我。通讯的小标题如下：

“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当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出现在群众面前”，“县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我活着没有治好沙丘，死后把我埋在沙堆上”。

1966 年 2 月 12 日（星期六） 晴间多云

因臀部疼，半夜醒来。想起癌症问题。结果连做两梦，得了癌症。可笑得很。六点半起床。没做活动。

算是动笔，写“党的前身”一节。天气冷，似乎精力也活跃不起来。朱医生打了一针止痛的安乃近，晚上好些了。再观《为了和平》。对这类写知识分子的片子，已无多大兴趣了。但有些动人的镜头，似乎同自己有联系似的。

1966 年 2 月 13 日（星期日） 晴

睡得甚好。六点半始醒来，即起床。略做活动。

上午晒太阳，翻看材料。下午同小王至浴室后峭岩，摘了几大枝正开粉梅。仍是去年老地方。小王根本不知此花，闻到真有香气，方喜出望外。由他上岩攀折，我只指挥分成也。在厨房找到一个旧瓦罐，大枝插入，以旧独木桩为罐座，古色古香。西壁正好是“咏梅”之词。夜晚灯下望之，颇觉暗香浮动。得一绝句，也是无聊之作：

[13] 焦裕禄：（1922—1964）山东淄博人。194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 年任河南兰考县委书记，1964 年逝于肝癌。1966 年 2 月 7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穆青、冯健、周原合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时刊登了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焦裕禄的热潮。

危岩远望露粉容，摇尽余雪向晴空。

别来一年香如故，请君伴我过残冬。

1966 年 2 月 14 日（星期一） 晴

六点半起床。甚冷。略做活动。

“党的前身”一节草稿基本写出，还剩个尾巴。

晚上业余学校“开学”，讲了点本期学习安排。还没有课本，将“应用文讲义”发给大家。今天遇到一个令人蒙头转向的教训，纯粹无意的开玩笑引起的。切记切记。

1966 年 2 月 15 日（星期二） 多云

六点半起床。略做活动。

上午又为水工所书大字 50 个。接近正楷的尺书尚不熟练。

“前身”草稿誊正。小有修改，但尾巴还未续上。

晚上主动找许谈至九点。先谈水库调度问题；次谈请转告刁局长寄语北京（已两年多了）；最后是两人关系及其他观感。果不出所料，与我冲突事挨了批评，因而不想再多与我接近（用了一个不恰当的形容词“明哲保身”）。久想与之再谈一次，今晚结果甚好，了切一桩心愿也。俞士忠谈到昨夜之粗暴，表示道歉。

右臀部之神经疼已转到左边。

1966 年 2 月 16 日（星期三） 晴

六点醒来，六点半起床。略做活动。

伏案一天，“前身”全部定稿，新第二章“新民学会”也算是完稿了。以后除“驱张运动”重写外，再补一节五四前后的思想状况，其他部分就没有太大的增补或修改了。希望三月份能解下这个包袱。

夜再观《农奴》。感触犹新。

1966 年 2 月 17 日（星期四） 晴

五点即醒来，胡思乱想到六点半起床。略做功活动。

将“第一次到北京”原稿贴出，看了一遍。太简略粗糙了，必须大加增补，以思想动态为主。

看几天报纸、“参考”。美国国内所谓“鸽派”声音越来越大，大概朝廷上下相当的“恐华病”。古巴一边倒了。将来可能成为拉美的绊脚石。魏蜀吴三国时代，五六十年方结束，当代的三国鼎立一半时间总是要的。

夜上课，讲“应用文”。语文、代数分开单课独进。学生绝大部分仍跑到这边教室来了，有些人劝说也不从。

1966 年 2 月 18 日（星期五） 晴

六点半起床。略做功活动。

兴致甚好，动笔写了。但财务股又催写语录了，结果又写了几乎一个上午。下午是学习，不好中途退出。晚上只好看报。

似乎感冒喉痛，有浓痰。服钙克斯、APC。没有多动。

1966 年 2 月 19 日（星期六） 阴

六点半起床。没有做活动。

感冒没有发展。仍服 APC。还有痰。

算是写了一千多字。明天如能动笔，这节可基本写完。

接毛弟信。信写得很好，比苗苗当年强多了，为什么没有考上初中呢？

1966 年 2 月 20 日（星期日） 阴

睡得尚好，只是梦多。感冒尚有持续，喉头有点发炎，仍有浓痰。朱医生开了地霉素，不知应否使用。还是因其属于贵重之类，姑妄吃之。

整天在看材料，在动笔，然而一字也未写出，昨天已写的一千多字也大部否定了。很不满意，啰嗦得很。

佛子岭在此开训练班，王槐同志等来小坐。告以两事：金家冲稻田应退出，上山不要砍大柴。

夜翻看旧诗，当作休息。

近来视力很不好，不到一个小时，眼即发花，甚至看大字也要戴眼镜，尤其是晚上。

1966 年 2 月 21 日（星期一） 雨、雪

竟梦见鲁迅，同他商量出版什么的事情，真是“梦中有幸”。六点半起床。没有做活动。

仍翻看材料，小小动笔。

感冒似乎尚未过去。下午洗澡出几身汗，晚上觉得舒服一点。喉痒咳嗽仍不止，幸未转喘。

读“黄河远上白云间”诗。忽然想起 1954 年（？）飞兰州，过龙门时看见悬索桥印象。时光回返，似乎可以当时情绪成此绝句：

龙门无缘亲踏勘，天上俯察一索牵。

报请禹王莫诧异，有朝一日石壁关。

夜翻康有为诗文集。“千古伤心过马关”，甚真挚。

电解蒸馏法 101.42℃沸腾

地球水总量约 140 亿亿吨。

重水约占万分之二弱。

生产 1kg 重水须 6 万度电，100 吨水。

超重水，大海中 10 亿分之也寻不到。

制造方法：锂置反应堆中，中子轰击，使之变成氚，与氧结合成超重水。

制造：1kg 超重水要消耗近 10 吨原子燃料。一个工厂，十年也不过制成几十公斤。

因此比重水贵万倍。

重水可作减速剂。

两者可制氢弹。氘与氚在极高温下产生聚变反应。1 克氘可放出 10 万度电力。

超重水有放射性。

（以上记在 1966 年 2 月 21 日日记背面—李南央注。）

1966 年 2 月 22 日（星期二） 阴、小雪

夜晚果然大雪。室温早晨降至 4℃。加衣，生火。

整日头痛。仍咳嗽。

为仓库写语录，整整一个上午。给琬姐、毛弟、灼姐信。看报纸、“参考”。人很不舒服，吃饭无味，食后几乎要吐。夜勉强上课。

1966 年 2 月 23 日（星期三） 晴、早晨室内气温 0℃

昨夜上课回来，几乎要喘息的样子。上床后咳嗽不止，喉痒发燥，久久不能入睡。大概四点即咳醒。气温过低有关。做长梦，与公[14]争执。夫子[15]与我表示好感，送小刀子一把。等等。六点半勉力起床。赶紧弄火，室温升至 6℃。但头痛欲裂，只好往外转游。朱医生给两种咳嗽药，上午仍痒咳不已。换上皮袄、棉裤。精力不济，只有抄诗。

小姚九点来，下象棋三盘，2:1 胜之。十点上床。

接灼姐信。坚决按中医法治疗。

1966 年 2 月 24 日（星期四） 晴、早晨室温 3℃

昨夜一点半喉痒咳醒，似乎无法停息，只好起来服“苛达因”。大概闹到三点多才入睡。还不是哮喘，还是感冒引起的咳嗽。因气温低的影响。继续服一种水药。

下午又是写语录。

1966 年 2 月 25 日（星期五） 晴

昨夜服戊匹比妥，几乎是一觉睡到天明。六点半起床。仍做活动。

又写一天语录。为仓库作尺书，为办公室再写一大幅，观者为堵。大概将来留在此间印象最深者即此一道也。又用广告颜料作尺幅丹书，生平第一次。似乎记得在楚怡小学时，见“魏痞子”（魏俊明，教务主任，学生很讨厌他管事太多、太严）用土红在报纸上写过大字。

夜观《罗汉钱》沪剧，腔调没有越剧那样软绵绵得令人烦厌。丁是娥是很好的演员，完全用内心来表达，不藉助于外型，戏曲演员中甚是难得。

睡前看完卡斯特罗[16]的演说。此文整个水平亦如当年之王明[17]等人。发表的迟，是否由于等待更多反映？

1966 年 2 月 26 日（星期六） 多云，早晨室温 5℃

昨夜仍痒咳一次。六点半起床。皮袄、棉裤仍不敢换下。

---

[14] 公：指毛泽东。——李南央注

[15] 夫子：指陈伯达。——李南央注

[16] 卡斯特罗：1959 年率领起义军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成立革命政府，出任政府总理，也是古巴共产党第一书记。2008 年 2 月由其弟劳尔•卡斯特罗接替其职务。

[17] 王明：（1904-1974）安徽金寨人，原名陈绍禹。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支持下，于 1931 年 1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主持中央工作。1938 年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被撤销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1956 年去苏联治病，仍被选为八届中共中央委员。但其至病逝再未回国。去世后被安葬在莫斯科郊外列宁山下的新圣母公墓里，墓碑上刻着一行用俄文书写的名字。妻子孟庆树 1983 年 9 月去世后与其合葬。

上午再作尺幅丹书约 40 字。这一差事大概可以告一结束了。

下午王槐同志来谈片时，训练班今天结束也。

感冒似已完全平复。晚上同小姚下棋至十二点，1:3 败。多久未下棋。

1966 年 2 月 27 日（星期日） 晴

七点始起床。广播未响。

整天游玩。下午同小王、小张上对面高压线塔山顶，找小兰不着。上山时稍觉气粗，但并未休息。砍柴的人说，小兰已开花了。

夜观《51 号兵站》。不知看过多少次。

1966 年 2 月 28 日（星期一） 晴

大概十二点后喉痒咳醒，只好起来服药。难道昨天洗澡又着凉了？

上午还写了个供电规定。续做“井冈山”笔记。

昨天与小彭、小郑约好，十二点即出发上公社后面高山寻找小兰，小汤也跟去了。在山上杜家稍憩。在阴坡荆棘丛中钻了 40 分钟，尽是大兰，但也尽兴而返。回来想起小兰先开，应当长于阳坡才对。家属们也这样说，有的还说朝东。浴室老胡早就告我，现在新划的柴山（史家滩河西岸），家属砍柴的已摘了小兰回来了。于是动员小汤，两点半再上西山。爬一个溜柴的滑坡道时，约在 70° 左右，手脚攀住些不大可靠的树枝、片石，出了一身冷汗。小汤也极担心我滑下。如果滚滑下去，必伤无疑。然而终于硬爬上去了。在柴林棘条中钻遍一个大山头，一点香气也没闻到，半片小兰叶也没见到。下山又绕了一个大弯，但见到山头枯林木石的美景，饱尝钻棘刺的乐趣。下得山来已四点半，还是尽兴而返。平生第一次如此钻山寻花，通身汗透。擦澡换衣。

晚饭又到山冲散步。电管局来的检工等四人，晚上来走围棋一局。让五子，胜之。

今天是一大考验，大概走了 20 里左右，完全是爬山，而且多半无路。博得小伙子的赞赏。

二月份费用 23 元（15+8）。大概是一九六 0 年四月以后独自生活以来，用费最少之月。

服眠药上床。今日之尽兴，诗记如上（李南央按：在日记原件中，下边的诗是写在纸的天头处的，故为“诗记如上”）：

早春何在上高山，东岭西岭别有天。

峭壁棘丛喜钻越，小兰不遇尽兴还。

1966 年 3 月 1 日（星期二） 晴

六点半起床。略做活动。

将“第一次到北京”一节已写部分再抄一遍。

夜上课，“应用文”讲毕。

电管局陈孔勋再来学弈，让五子、六子两局。比我与张老情况还差一些。直到十点半。

这几天大便特别干燥，小便枯黄，嘴角起泡。大概是所谓“上火”现象。医务室给 B1、B2、C 服用。

1966 年 3 月 2 日（星期三） 阴

六点半起床。没做活动。

早餐后精神不济，稍躺了一阵。昨夜自调之故？

下午参加学习，看了三张“参考”。印尼局势甚复杂，苏加诺还能搞出什么新名堂？

为谷大嫂写家信一封。昨天约好送小兰来的小女孩，结果带来一筐大兰。可见小兰之难找也。只好给二毛钱买糖吃。实在抱歉。

气压极低，如黄梅天之闷热难受，又不敢脱衣。下午室温升至 17℃。

夜再观《野火春风斗古城》。

1966 年 3 月 3 日（星期四） 阴

六点半起床。略做活动。

整日密云不雨，闷热之至。只穿空心棉袄，毛裤亦脱下，人们有的穿单衣了。

“北京”小节写了几百字。精力不集中，写不下去。

备课。夜上课，讲“继续保持艰苦奋斗作风”，整整两个小时。准备再讲一次。

服眠药上床。

1966 年 3 月 4 日（星期五） 阴

六点半起床。天气转冷，又将已脱衣裤全部复原。

上午看报，将日共四个版面长文浏览一过，到最后一部分，才发觉问题：采取列宁与第二国际某些共同行动（一起开会之类）办法，来揭露其本质，利用其两面性。似乎对我们目前之绝然一刀两断有异议。看来宫本[18]之行（还有威尔克斯[19]）主要谈此问题。朝鲜、越南是否有同感，则不得而知。

下午参加学习，读报而已。晚上六个孩子（三男三女）来房间玩了好一阵。最后为三个女孩子各画了一张花片，才欣然离去。

1966 年 3 月 5 日（星期六） 阴雨

六点半起床。略做活动。

天气又转冷了，大别山典型的春寒料峭。只有再加衣服。

一天写了几百字。夜观《烈火中永生》。江姐似乎演得太轻灵了一点，赵丹则总有做戏痕迹，有些镜头还可以精简些，小萝卜头是动人的。江姐刚上山时，老太婆张罗吃饭一场很是感人。过来人大概最怕这种场面。

同小姚下象棋至十二点。3:4 败。

1966 年 3 月 6 日（星期六） 雨

近七点始起床。天气大变，室温降至 5℃，又下雨。只好与小伙子们瞎混，打 40 分。

看了几天的报纸。晚上再观《烈火中永生》。观众甚少，可以安静欣赏。小萝卜头告别镜头，大概将久久不能忘去。江、许就义之前，似乎也只能演成这个样子。

[18] 宫本：宫本显治，时为日共总书记。

[19] 威尔克斯：时为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

1966 年 3 月 7 日（星期一） 阴、雪，早晨室温 4℃

六点半起床。下雪子，满天阴霾。生了点火，室温保持在 5°—6℃。安静伏案一天，结束“第一次到北京”一节。“湖南人们爱国运动”一节，修改增补不多。继续翻看与此节有关的材料。

1966 年 3 月 8 日（星期二） 阴

昨夜上床后即失眠，只好起来服眠药，大概到十二点以后方入睡。六点半起床。

今天工效甚好。上午改完全部作文卷，并备课。下午修改增补“湖南人民爱国运动”一节，也还不是轻易能过去的。

夜上课，讲作文病例。再讲“继续保持艰苦奋斗作风”。讲了点延安生活，这是学生们的要求。

十点半服药上床。

1966 年 3 月 9 日（星期三） 晴

昨夜睡得尚好，只是奇梦甚多。六点半起床。略做功。

伏案一天，结束“湖南爱运”一节。原来以为只是小有增补，结果新添与改写的竟达三千字。主要取材于“湖南省志”，长沙《大公报》1952 年时我无时间充分详细利用，“省志”为我做了补充。三月份能否一鼓作气爬过以后的几座高山呢？还有《湘江评论》要重写；五四后的思想态（新写）；驱张运动可能要重写或大加增补；“建党”也要大加增补。只要不感冒，不失眠，精力充沛，可以连续爬过去。

十点半服眠药上床。

1966 年 3 月 10 日（星期四） 晴

六点半起床。略做功活动。

上午只是看完几份“参考”。苏加诺[20]居然还在挣扎，不想完全向右派屈服，走不出第三条路，纵横捭阖只能继续俯仰随人。也是一面好镜子。

下午将《湘江评论》重阅一过，材料是这些，但须重作分析，作思想的总结。“湖南人民爱国运动”题目改为“洞庭湖闸门开了”。这是《湘江评论》创刊词中语。

下午备课，夜讲“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整整两个小时。

1966 年 3 月 11 日（星期五） 晴

六点半起床。略做功活动。

几乎伏案终日，收获不大。《湘江评论》一节如何写法，终未定局，只是起了一个头，先将事务性的东西交待清楚。没有去参加学习。邻居来坐。四清队伍来到，稍有点紧张，谈了几句主动为先。

夜觉甚困，九点半即上床。

1966 年 3 月 12 日（星期六） 晴

六点醒来，即起床。做功半小时，并略活动。

[20] 苏加诺：印度尼西亚第一任总统，“新兴力量”团结合作的倡导者，也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于 1956 年、1961 年和 1964 年三次访问中国。1967 年其总统职位被右翼军事将领苏哈托取代。

《湘江》写法大体想好。上午洗衣服、被单，大劳动。甚累。下午有人来闲谈，结果只写了几百字。

省电管局设计室两位同志（张仁根，殷华）来下围棋，共三局，未让子。第三局使之全局覆没。

夜观《山村姐妹》。妈妈[马马]虎虎，有政治性而缺艺术性也。

服眠药上床。

1966 年 3 月 13 日（星期日） 晴

六点起床。

上午重看《湘江评论》报。有新的收获，此节自应重写。

下午同小学生王申才同登南山，挖回青箭大兰数株，栽入小木箱中。出大汗，甚累。右眼被荆条打了一下，不能看书。接着洗澡。不知是否又会感冒，在山头曾受了一阵吹风（棉衣全部换下了）。如果今天不引起感冒，则体质确有改进。

夜勉力看完批评田汉戏剧思想长文。旧知识分子改造之难，跟随时代前进之难。

桃花已开。

1966 年 3 月 14 日（星期一） 雨、阴

六点半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将“湘江”看完，并做提要，但未写一字。情绪不甚安定。难道今年还要在此住下去吗？世间之事，实在难料。

毫无感冒之意。

摘桃花数枝，插入竹筒，置案头。

昨夜散步，遇戴家冲生产队长，谓獐子吃小兰（大兰不吃），小兰长阴坡，必须花开方能挖回，否则不开。关于小兰说法，越来越神了。

夜看完一本《解放军文艺》。十一点始上床。

1966 年 3 月 15 日（星期二） 晴

五点即醒。肚子不舒服，有泻意。六点上厕所，蹲了 40 分钟，拉出一点点。仍然便结，很不舒服。近十天又便结起来。

动笔写了一点。下午备课。将林总论政治工作小册子看毕。此书应当仔细多读，记得一九五二年即建议编印林总的文集。

夜上课，仍讲《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生命线》。大声讲了一个多小时，让大家讨论一阵。许多基本概念弄不清楚，大家同意此文多读几遍，直到消化。

看报至十一点，批判“赛金花”文很有意义。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马克思主义实在是不多的。旧知识分子的“猎奇”、“趣味”也是很害人的一种东西。听说夏衍[21]是有名的集邮家，大概也是书画收藏家。“玩物丧志”，存在决定意识，真正的革命者对于这些“小趣味”一定也是革命的态度的。

仍不能离眠药。

[21] 夏衍：（1900—1995）浙江杭州人。电影艺术家。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一直在后方从事文化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代表作有报告文学《包身工》，电影剧本《林家铺子》，话剧《上海屋檐下》等。

1966 年 3 月 16 日（星期三） 晴，下午室温 20℃

又是五点多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看报纸、“参考”。下午又写了整整四个多小时的语录和尺字标语。让小杨动手，将表调快一些。第一次自己打开，内有号码 11957463。难道 Omega 牌子生产过一千多万块了吗？

又买了一本《农村实用手册》增订本。晚上翻开，真是百科全书。

1966 年 3 月 17 日（星期四） 晴、雨

昨夜服“双醋酚酊”，起床即痛快泻拉一阵。

早饭后将欠下的语录写完。九点半上医务室，正遇见小肠疝气手术。穿上消毒衣帽，看到十一点。县医院的同志们甚客气，并约明日观看切胃的大手术。当好一个外科医生很不容易。内科医生只是用脑而已，外科则有动手的基本功在内，还必须具备作战时指挥员的镇静功夫。

下午只是看了点材料，几乎没有写出什么。夜上课，仍讲“政治工作是生命线”。逐字逐句讨论讲解。大家很同意这种扎扎实实抠的办法。

1966 年 3 月 18 日（星期五） 阴，早晨室温 9℃

六点醒来，即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天气又变，气温大降，又穿上丝棉背心与毛裤。这是入春第三次反复了。记得去年共五次之多。

上午十点半至下午四点半，除开吃午饭外，在医务室观看胃切除（3/5），胃肠连合手术。印象极深。最费时间的扎小血管和缝连，而现在已有新的扣扣办法了（我在观看时即发表此感想，旁边的护士不知道）。主治医生是解放初期医院的清洁工，完全是自己刻苦硬学出来的，主要靠临床经验。但县医院目前还不准也不能动胸科。病人的忍耐力甚高，将肠子拉拆时，大概是极其难受的。

1966 年 3 月 19 日（星期六） 晴，早晨室温 5℃

又是五点醒来，迷胡[糊]一阵，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天气放晴，精神也振作一些。整日伏案。《湘江》一节完工 2/3 了。

看十三日“参考”。苏加诺果然完全向右派屈服矣。印尼局势彻底明朗。印尼共应当有文告正式昭示于世，号召全民起来进行斗争。为什么至今仍听不到一点声音呢？如此困难吗？

夜观《草原雄鹰》。不错的，两条道路鲜明，色彩很浓，只是结尾显得了[潦]草一些。但也甚难结尾。

服眠药上床。

1966 年 3 月 20 日（星期日） 晴，下午室温 15℃

五点半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伏案，但写得甚少。此节仍未结束，越写越觉索然寡味。

下午同小姚象棋，4:1 胜之。觉得稳而狠了。

晚上看报纸、“参考”。收到灼姐寄来“语录”。

1966 年 3 月 21 日（星期一） 阴、雨

三点醒来，失眠。大概五点左右再入睡。两次梦见么么，有一次是带她去吃饭。六点起床。略作活动。

给灼姐信，说白天日子还好过，但一失眠，则心如油焚。谈到焦裕禄，相去千里。出身是根本问题之一。怕脏、怕累、怕吃苦，喜欢“知识”、书本，知识分子、“聪明人”，这些其实并未解决，或者春风吹又生。

终日伏案，至夜十点。“湘江评论”一节，算是告一结束。比过去扩大多矣，次序也作了调整，等于全部改写。

1966 年 3 月 22 日（星期二） 晴

五点多醒来，六点一刻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将《湘江》稿再看一过，小有修饰。翻看“驱张”材料，许多东西如果过去不做记号，简直就等于从没看过的一样。

下午见到白水畈一生产队长（汪烈一），谈到去冬作物都作得不错，稻种今年全改，一律种两季（过去只种一季稻子）。水库已可蓄水。今年计划是 800 斤，颇有信心。

夜晚右臂电针灸，并烤红外线。前天杨医生（县医院外科开刀的）看了，说是局部肌肉的麻痹，扎了四口针，近一个小时。

1966 年 3 月 23 日（星期三） 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早饭后听广播，老艾[22]死了。非常可惜的，只 56 岁。不过他的一生，大体还是书斋的一生，没做过什么实际工作。

终日伏案，动手整理“驱张”。原稿大体可保留一多半，叙述次序也不拟再加更动，只拟将新的材料补充进去，可能要扩大一倍还多。此节也有可能快速进行，因全系事实，不似思想部分之难以着笔也。

1966 年 3 月 24 日（星期四） 晴

昨夜仍服眠药。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终日伏案。“驱张”进行顺利，争取本月结束此节。

下午县医院中医朱医师来，右臂针灸并拔火罐。位置正对，觉得舒服多了。

夜上课，仍讲“生命线”。整整两个小时。

兰花开了一朵。

1966 年 3 月 25 日（星期五） 阴、雨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近日多长梦，梦与林总洽谈甚久。大概是山上留下的印象也。

[22] 老艾：艾思奇。（1910—1966）云南腾冲人。原名李生萱。哲学家。193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进延安，任抗大、马列学院教员，《解放日报》总编辑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代表作有 1932 年出版的《大众哲学》。

再度细看“天问”全部材料。“驱张”只剩下最后一段了。

天气转冷，入春第四次反复。

夜上课，再讲“正确思想哪里来”。

八点观《苦菜花》。较集中写母亲，但形象似乎过苦，后一阶段应当开朗一些。“校长”潜伏如此之久，亦不甚合理。

1966 年 3 月 26 日（星期六） 多云间晴

五点半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四清工作队的姜生同志（电管局负责送变电工作的）来谈，征求意见。谓许主要是思想作风问题。我甚同意。略谈了点对此间看法，整个来说还是正常的。扯了约两个小时。下午中医来针灸、拔火罐，并号了脉，说是虚弱，中气不足。开了张单子，建议服药。怕麻烦，拟作罢。还是自己加强锻炼。

“天问”看毕，材料应当说是丰富的。

晚上没做什么事，甚困。九点半上床，未服眠药。

1966 年 3 月 27 日（星期日） 多云间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兴致所至，也为了活动筋骨，与小袁、小张同去石槽。我骑慢车，也未出汗。买了 4.5 斤咸肉，饭铺的人愿意代为烟熏，真是一个巧遇。

下午动手写了一点。开始翻看陶菊隐[23]写的北洋军阀史料，更熟悉些背景材料。

晚上听李葆华[24]的国际形势传达。七个问题，回答一般怀疑（实质是贪生怕死思想）。东风压倒西风；美帝战略由欧移亚；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国际地位更孤立？为何不联修反帝？援越问题（引火烧身）；援助世界革命问题。看来印尼仍无消息（是好党，无武装斗争，建根据地经验，揭开盖子，搅动一潭死水了）。增加奥、苏丹、厄瓜多尔的左翼党。国内是备战备荒，四个保证：学毛著；四清；半工半读；干部参加劳动。

近十一点始上床。

1966 年 3 月 28 日（星期一） 多云

又是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今天算是写了一千多字，非常勉强。晚上几次搁笔，心绪不静。

下午朱医师仍来针灸并拔火罐。

《光明日报》文章否认“贞观之治”的说法。古代史究竟怎样写，古代史料究竟如何看待，成为根本问题了。

---

[23] 陶菊隐：（1898—1989）湖南长沙人。曾任《湖南新报》总编辑，1919 年以湖南报界联合会代表资格，参加了“驱张（敬尧）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上海文史馆副馆长。著有《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六君子传》、《袁世凯演义》等书。

[24] 李葆华：（1909—2005）河北乐亭人。中共先驱李大钊之子。1931 年加入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安徽省委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职。曾是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他是当年我和二姑李英华为父亲平反找的所有人中间最真挚、热情的。他说：当年是我处理错了，我有责任尽我最大的力量使李锐同志早日获得平反。——李南央注

1966 年 3 月 29 日（星期二） 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写了约一千字。下午到水文站写语录。用棉纱缠绑成球代笔，丹书尺字，颇为得手。

夜上课，仍讲“正确思想哪来”。灌浆队来了十个人听，坐满一教室。整整两小时。回来又同小伙子们吹原子能常识。只好服眠药上床。

1966 年 3 月 30 日（星期三） 雨，室温 7℃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写得很不积极。其实材料都已清出，也很好写了，就是毫无兴致。只好看报，看“参考”。开始批判翦伯赞[25]。从此人文章看（记得六二年在《人民日报》看过一两篇），傲态甚重，权威自居。

下午四清队的小梁来扯了几个小时。他们暂时先回。

夜观《龙马精神》。真正的农村事、农村人物，只是“放眼世界”的歌词联系得勉强一些。

天气起伏，大概是第五次了。

1966 年 3 月 31 日（星期四） 多云间晴

昨夜未服眠药，大概近十二点始入睡。

六点半起床。未做活动。

伏案终日。“驱张”一节，基本结束，但还须细加修改。大约新写五千多字，新加写的只剩“第二次到北京”一节了。三峡过后，出南津关至江汉平川了。

夜上课，讲两小时。仍讲“正确思想哪来”。新的课本发下。

右臂隐痛加剧，不知何故。

三月份用费 27（19+8）元。

服眠药上床。

1966 年 4 月 1 日（星期五） 晴

五点三刻醒来，六点一刻起床。略做功活动。

整日伏案。将“驱张”全部修改一次，并抄好归卷，暂时搁下。晚上将“第二次到北京”提纲想好。

1966 年 4 月 2 日（星期六） 阴

民兵早操，五点即吵醒，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看材料，迟迟不想动手写。将已整理部分翻了一下，竟无印象似的。难道这些都是今年写好的吗？五十岁的记忆力就如此之坏？

下午洗澡。仍用老的针灸和照红外线治右臂。霍山医院的小段主针，针后又按摩一阵，很觉舒服。

夜观《赤峰号》。服眠药上床。

[25] 翦伯赞：（1898—1968）湖南桃源人。原名象时。维吾尔族。历史学家。1924 年入美国加州大学攻读经济学，1926 年回国，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并兼任系主任、副校长。文革中，1968 年 12 月 18 日与夫人同时自杀。

1966 年 4 月 3 日（星期日） 雨

三点半醒来，严重失眠，脑子一秒钟也不得休息，胡思乱想。大概天亮前迷胡[糊]一阵。做了一个梦，同小妹、苗苗在一起，么么却未入梦。

为自己放假，娱乐一天，打扑克、下象棋。但下午仍为“一反三查”写了几十张标语。

由冯医生电针灸并照红外线。右臂似好一点。

今天兰花甚开，人们羡慕之至。

服眠药上床。

1966 年 4 月 4 日（星期一） 晴，室温最低 7℃

五点半醒来，六点一刻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零零碎碎看了些材料。脑子静不下来，下午索兴到医疗队去看脾脏割除。时间正好。脾脏乃血库（约装 800CC），极脆。病人乃从房上摔下震破的，血已漫腹腔。看了四十分钟，是一场战斗，八个人工作。

大便仍结。近来睡眠不足，脑子整天发木，且开小差。

1966 年 4 月 5 日（星期二） 晴，早晨室温 6℃

五点多醒来，六点一刻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仍然没有写出什么东西。继续看材料，看报纸、“参考”。读完何其芳[26]批判夏衍的文章。当然应当早就批判的。对美国民主如此响[向]往，非常奇怪。Tolerance 的问题，值得我深思。我很早就有的所谓“恕道”思想，也是这一类东西。

许来坐谈小阵。告知刁局长在北京曾见到刘，谈到我的要求工作事。刘谓党组研究。总算是通了一个消息。

晚饭后电针灸并烤红外线。

夜上课。语文第四册，第一课，直讲了两个小时。

1966 年 4 月 6 日（星期三） 晴，下午室温 13℃

昨夜未服眠药。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半小时，并做活动。

今天算是开了个头，大体可以写下去了。

撤销民警。早就应撤，好处多得很。听说是少奇同志提出来的。此事不深入了解，总是顾虑。前年九月给部党组写的信，提的几条意见中有此一条。可能认为我无敌情观念也。

整个晚上针灸烤电，几乎两个小时，只好躺着大家玩“动植矿”的游戏。人们毫无办法沾边也。

1966 年 4 月 7 日（星期四） 阴，下午室温 10℃

昨夜上床后失眠甚久，但四点三刻又醒来，未再入睡。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几整日伏案，开始写下去了。第一大段已写就，大概可以一气呵成。究竟材料比较熟悉了。干什么事都一样，只要情况熟了，就好办得多。

26 何其芳：（1912—1977）四川万县人。原名何永芳。诗人、文学评论家。1931 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8 年进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夜上课，整整讲两小时。学生们听得很集中，也很提问题。兰州的形象，近来总在脑中干扰。难道我竟有歌德之老兴[27]？

1966 年 4 月 8 日（星期五） 阴

算是睡到五点三刻，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将昨天草稿誊正修改完毕。下午参加学习，多久没参加，今天学《人民日报》转载的“一百例”文，特为通知。作了点漫谈。

晚上针灸一个半小时。皮肤照破了一块。同医生、护士们作智力游戏。

服眠药上床。

1966 年 4 月 9 日（星期六） 雨，室温 10℃

昨夜上床后仍失眠。十二点前响暴雷。大概近一点始入睡。梦见胡公，梦长，谈与高音关系，说我“不对”。后来又下围棋至深夜。现在仍历历在目。

终日伏案，但写的不多。看完几天报纸。夜观《胜利在望》。很好的短片。

1966 年 4 月 10 日（星期日） 阴，室温 10℃

昨夜睡得尚好。六点半始起床。

上午工作了不到两小时。人们来打扑克，只好奉陪。下午仍请冯医生电针灸，整整两个小时，效果很显著。

晚饭后又同几个人打乒乓，我竟稳桩，一直打得一身大汗。打了一个多小时，再去洗澡，通身舒服之至。

夜读“突出政治”（一论）。干部如能真正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问题就好办了。还必须从上到下起模范作用。此事说易行难，关键在反“特殊化”，在“平等待人”，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生活。

今天针灸时与小段谈话，为何不愿入团。“看不惯学校那一批人。”“进高中的是‘地委家属’。”真正了解下层的情况是极不易之事。

1966 年 4 月 11 日（星期一） 阴，室温最低 7℃

昨夜上床后失眠，只好起来服药，大概近十二点入睡。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整日伏案，“第二次到北京”一节还剩下在上海一个尾巴，但这尾巴可能很长。

晚上针灸烤电近两个小时。

1966 年 4 月 12 日（星期二） 多云间晴

五点多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只写了一点点。来了一堆报纸，几乎看了一天。吴晗问题完全转入政治问题，我原来对此人的估计看来是错误的。此人比我们早半代，大概受胡适[28]的影响很深，马克思主义是飘在水上面的一些油花

[27] 李锐曾回忆说，他 50 年代初在兰州出差，在那里的一个舞会上，曾与一个女孩子跳了一整晚上的舞。德国诗人歌德年轻时曾在一个酒店里被一位帮工的女郎格丽琴所吸引。老年歌德回忆：“这个女郎的容貌，从这一息间起，无论我到哪处都紧跟着我；那是一个女性给我的最初的持久的印象。” ——李南央注

[28]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原名胡洪，字希疆。后改名适，字适之。现代学者。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

而已。可能原来抓住“海瑞”这个题目是在赶风头，结果却将老底子全翻出来了，自己是顺流而下的。

请人做了一块腊肉，急火气重，但比咸肉好多了。中午多吃了半碗饭。这两天解手较好。

右臂肩部仍隐隐酸胀痛，在深部。

夜上课并观科教片《天有可测风云》。

1966 年 4 月 13 日（星期三） 多云间晴

五点半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终日伏案，结束“第二次到北京”一节，约达八、九千字。好像经过一个战役后似的疲劳，全部行程只剩下最后一个小岭了。争取四月份基本结束。

给灼姐信。拟就与部党组信稿，请求工作也。

服眠药上床。

1966 年 4 月 14 日（星期四）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看材料，重翻“湖南自治运动史”（上编），极其宝贵的一页资料。

夜上课，讲《松树风格》。

几次观看手术有感，成诗一章，过于直叙，毫无诗意也。

白衣战士非虚传，武器纷繁（手术台上）刀剪钳。（闪闪霜刃刀剪钳）

攻坚摧敌赖协作，救死扶伤凭红专；

@脑手并用~~当机断~~，寝食具忘当机断。

打破框框下乡去，开刀上门史无前。

@五六：寝食具忘当机断，脑手并用着鞭先。

寝废食忘当机断，手巧心灵着鞭先。

1966 年 4 月 15 日（星期五） 大风

五点半醒来，六点起床。大风，没有做活动。

上午将“自治运动”开了个头。下午参加学习，实在不想去浪费时间。晚上续看一些材料。翻《西行漫记》，真成为珍贵的史料了，尤其是那些个人的传记。“自治运动”一节，需要增添的不多。

前几天形象已经解除，但这两天又回来了。

服眠药上床。昨夜竟做奇梦，高音与共度难关。

燕子归来，旧居仍在。

1966 年 4 月 16 日（星期六）多云

五点半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几整日伏案，写得不少。仔细看原稿，过去在时间顺序上，漏洞不少，“湖南省志”比我仔细。

夜观《年青的一代》，比话剧处理得好。几个青年尤其肖继业演得甚好，兰兰很逼真，父亲、母亲，

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1954 年秋，毛泽东曾发动过一场对胡适政治、哲学、文学、历史、教育等领域思想的声势浩大的全面批判。

尤其母亲演得无份量，留不下印象。

1966 年 4 月 17 日（星期日） 晴

昨夜服阿米妥，睡得尚好。六点多起床。未做活动。

早点后，即为招待所写语录，整整四个小时未停。饭后又写一小时，始毕。计五十多张。悬手的基本功大概可以当一个理发匠了。

下午伏案，至夜九点，效率甚高。“自治运动”一节基本结束。努一把力，争取四月份跑完这个马拉松。

看《新人新作》至十一点。

1966 年 4 月 18 日（星期一） 晴

五点半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将“自治运动”修改一过，算是基本定稿。下午清箱晒衣，要准备迎接夏天了。下午室温升到 20℃。夜看报，“新人新作”至十一点。

1966 年 4 月 19 日（星期二） 晴，下午室温 21℃

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将“文化书社”一节整理好，轻松之至。此章次序须加调整，与蔡和森讨论一节往后移。

夜上课。看报至十一点。接灼姐信。讲知识分子毛病，自然是说给我听的：盲目自负；孤芳自赏；斤斤得意于自己思想领域里的一套东西；看不见外界的东西甚至摆着真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主观自负；生活散漫无羁；夸夸其谈，信口开河；缺乏政治的严肃性；不照顾客观影响，而洋洋自得。殊不知这是脱离劳动人民的东西与革命的实际要求是不符的。

1966 年 4 月 20 日（星期三） 晴、多云

五点半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尽看“参考”与报纸了。天气闷热。下午只看了点材料，不想动笔，神不守舍的样子。倒是将一本“新人新作”看完了。部队的几篇写得都好，说明作者生活扎实。

夜观《水库歌声》，有十三陵水库情景。大跃进时的急就章片子也。

1966 年 4 月 21 日（星期四） 晴、多云

五点半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几乎是磨蹭了一天。解决个大问题：将原来两节合并（马义研究会与共义讨论），实际成为建党前的思想总结。虽然整天没有提笔，觉得颇有收获。如果照旧两节，则哪一节也会有缺漏和重复。拟定此节提纲。

夜上课，再讲《继续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看报至十一点。

1966 年 4 月 22 日（星期五） 中午大雨

五点半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动手写了一点。下午参加学习。以后要注意不可过多闲扯，虽然人们对此有兴趣，仍属于卖弄见闻也。切记切记。

看“新人新作”第三集。《郭兴福和他的战士》令人感动之至。找来《北京日报》一阅。《燕山夜话》当时稍有嗅觉，特别对“长友”之类有反感。似拟与《北京晚报》一信（好像又写了，记不清），批评其掉书袋，脱离实际斗争，但未提到封建思想与宣扬资产阶级思想，情趣之高度。我是赞成“杂家”的，也有其危险的一面。

服眠药上床，十一点矣。

1966 年 4 月 23 日（星期六） 雨

喘息开始发作。仍只能睡六小时。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精力不集中，只是上午继续写了一些。下午却找到一本《乒乓群英》看完了。又看《北京日报》有关吴南星[29]材料。晚上与王家兴下象棋。

有感冒意，自服“安乃近”。睡前并有喘意。昨夜上床后即有喘息将发作之感。

1966 年 4 月 24 日（星期日） 阴，室温 15℃

昨夜上床后果然喘息，只好起来服定片并眠药，大概十二点后入睡。六点醒来，即起床。

上午仍感觉气粗，大概气压过低之故。下午洗澡后贴膏药，看是否好一些。整天玩游。

1966 年 4 月 25 日（星期一） 雨，室温 16℃

喘息硬是爆发了。大概四点喘醒，起来服定片，就一直未能安稳入睡。

整天觉得气粗。找来朱医师要了一瓶可的松，一天服两片。手上皮炎也开始发作。山区气候如此不能适应？上午观看开甲状线[腺]，是“地方性”的。肿瘤掏出前，喷射污血，病人似甚难过（局部麻醉）。算是又得了点见识。

下午和晚上将已写部分整理定稿，其余部分可以顺畅接下去了。本月内，全部峡谷，山头都可钻越完毕矣。

睡前服定片，可的松。

1966 年 4 月 26 日（星期二） 晴

昨夜上床后久久始入睡。五点醒来，六点起床。

整日伏案。今天颇有得意之笔。天气放晴，马上就舒服了。但下河洗衣，上岸后又觉小喘。

夜上课，讲应用文。

1966 年 4 月 27 日（星期三） 晴

又是五点醒来，五点半索兴起床。做功活动 40 分钟。

[29] 吴南星：吴晗（北京市副市长）、邓拓（北京市委书记）和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长）三人，在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所开设的专栏《三家村札记》上发表文章的笔名。吴出“吴”字，邓出“南”字（笔名马南邨），廖出“星”字（笔名繁星）。1966 年 3 月 28 日至 30 日，毛泽东和康生等人在谈话中点了吴南星的《三家村札记》。5 月 10 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和《“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此已是文化大革命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前兆。

几乎整日伏案，写得较多。也恢复了跑步活动。

晚饭后参加职工会，听许作反浪费检查。接触到“外行”、“官僚主义”、“一病三懒”等问题，但思想深处之骄傲自大、自以为是、专权施威等等作风，毫未触及。

夜观《南海的早晨》。原来又再看一次 30 年代的胖姑娘也。

看报。十一点上床。

1966 年 4 月 28 日（星期四） 下午室温 24℃

又是五点醒来，五点半起床。做功半小时，并稍活动。

“马义研究会”一节接近尾声了。伏案至下午四点。并改作文八本。

晚上课，讲作文，并复习。小谢来下棋，竟至十二点半！

1966 年 4 月 29 日（星期五） 雨，下午室温降至 15℃

睡了不到六个小时。近来连续睡眠不好，但精神尚好。六点起床。

整日伏案，两节合并之“马克义研究会”算是基本脱稿，新写部分约七千字。

天气突变。昨天是夏意，今天又是初冬了，呼吸又感迫促。“可的松”似起作用，皮炎可说没有发作。晚九点王家兴又来下棋至十点半。服眠药上床。

1966 年 4 月 30 日（星期六） 晴

依旧五点半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活动 20 分钟。

上午开始整理“建党”一节，须新写者不多。下午公社汪烈龙来坐谈甚久，一种关心也。

晚上没去参加小伙子们的节日晚会，怕中途退席。结果人们来下棋，竟至十二点。

服眠药上床。

接灼姐信，谓一切服从组织分配。不快者久之。

本月费用 38 元（14+6+18）。买了三丈布花 18 元，伙食只 14 元。最少的一个月。

1966 年五一节（星期日） 上午晴，下午雨

六[五]点半醒来，六点一刻起床。

上午只工作了不到两小时，人们即来娱乐，下棋与扑克，赶也赶不走也。

夜观电影《煤店新工人》。很好的短片。又下棋到十一点。稍一动作，即有喘意。

1966 年 5 月 2 日（星期一） 晴

六点起床。没有做活动。整日都有喘息威胁。只写了一点点。仍过假日也。

1966 年 5 月 3 日（星期二） 晴

昨夜眠药见效，整整睡了八小时，多久以来未有之好睡。

六点起床。略作功。

整日伏案。“建党”一节轮廓已毕，只需小补了。

夜上课，讲《沙漠进军》。给灼姐信，有点牢骚也。

1966 年 5 月 4 日（星期三） 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今天只是将“沁园春词，长沙”插入，写出解说。

今天是青年节。晚上看报，没去看旧片子。除开体力差了之外，精神上自觉与小伙子们并无距离也。

接三妹（唐利[丽]安）信。写得很好。

1966 年 5 月 5 日（星期四） 晴，下午室温 24℃

五点半醒来即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扩大“文化书社”一节，增补湖南通俗报材料。听到广播，郭沫若[30]表态，仍是即兴诗人的检讨也。“眼泪往肚里流”则是感情之语。吴晗历史之臭，也出乎意料。原来以为是民盟中较干净之人。

夜上课，讲“大豆”，自己也学点知识。

1966 年 5 月 6 日（星期五） 晴，夜雨

总睡不到六个小时。六点起床。略做活动。

上午继续增补，速度甚慢。下午参加学习，谈政治与业务关系，算是没有闲扯的一次。

晚上几乎没有做事。服眠药上床。

1966 年 5 月 7 日（星期六） 晴

五点醒来，五点三刻起床。做功半小时并活动。

开始整理“自修大学”，但前三节仍需大加修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一节必须作为思想转变完成作一总结。还得深加工[功]夫。

下午至公社找汪烈龙，嘱买茶叶也。视力近日又差，下午也是有意离开书桌。

夜观《东方红》，等于温习自己的历史。大渡河与“神枪手”等印象较深，“松花江”歌好像自己在唱也。

1966 年 5 月 8 日（星期日） 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可能是天气热了，久久不能入睡，并有小喘。服定片。

六点起床。广播批判邓拓[31]事。《北京日报》、《前线》为之打掩护。看来是中南海或颐年堂[32]发动的也。

捡拾片言只语的教训。

---

[30]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原名郭开贞。文学家、考古学家，诗人。1914 年赴日本学医，后改从文。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1927 年参加了南昌起义，任起义部队总政治部主任。同年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厅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在毛泽东发动的历次运动中，写过很多迎合实事的文字，被后人有所诟病。代表作有诗集《女神》，历史剧《屈原》、《王昭君》、《蔡文姬》等。

[31] 邓拓：（1912—1966）福建闽侯人。原名邓子健、邓云特，笔名马南邨、卜无忌等。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北京市委书记兼《前线》杂志主编等职。1966 年 5 月 18 日自杀，是文革运动的第一个自杀者。

[32] 颐年堂：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居所丰泽园庭院内的主体建筑。

越是困难时越要顶住，不能说一句泄气话。

休息视力，整整玩了一天。服眠药上床。

1966 年 5 月 9 日（星期一） 晴、大风，下午室温 27℃

五点半醒来，即起床。做功半小时，并略活动。

今天开始过夏天，只穿汗衫、单裤了。青年们议论我：怕冷也是你，怕热也是你。这就是所谓老态之一吧。

整日伏案，将“自修大学”一节弄完，只剩一个尾巴。下午还为机械组写了十几大张语录。

邓拓批判，声势浩大，涉及《前线》、《北京日报》等三党报。内情不知（最近报纸不见“言多”[33]名字，与之有关也）。当是丰泽园下令也。如当年“红楼”故事？

趁此机会，应当提高认识，增强嗅觉能力。社会主义革命之深入，稍一缓步，即跟不上也。

1966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二） 雨

昨夜睡得较好，不过热得似乎连毛巾毯都没有盖住，只是天亮前盖了一下。五点醒来，五点半起床。做功半小时，并活动。呼吸已做到一分钟三次。

广播爆炸了氢弹，就只差运载工具了。

将“自修大学”一节尾巴，“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的评介写好。至此，我的马拉松可说已基本结束。

夜上课，讲述“大渡河”。几乎引起小喘。

1966 年 5 月 11 日（星期三） 雨

下了一夜大雨，气温突降 10℃。真是大别山！又穿上毛衣。

“建团、建党”一节小修补完毕。

下午参加学习，讲《矛盾论》，解答一些问题，人们甚有兴趣。

夜打扑克至九点半。服眠药上床。

1966 年 5 月 12 日（星期四） 阴、室温 17℃

六点起床。小雨，没做活动。

几乎看了一天的报纸、“参考”。《燕山夜话》是一场大战斗。邻居关心之至，一天要来谈两三次。

小汤恋爱发生波折，给我看信，予以安慰：只有时间才能解决。

1966 年 5 月 13 日（星期五） 雨

一直睡到六点醒来。做了许多史梦。梦见黄乃[34]，还有陈佑钧等。大概是为看字画之类。六点一刻起床。没做活动。

上午翻阅“思想方向”一节。如何修改呢？看《论谭嗣同》文。下午参加学习，人们读“三家村”

[33] 似指彭真。

[34] 黄乃：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黄兴的遗腹子，李锐的小学同学、终生的好友。曾留学日本。延安时，在总政做“敌情”编辑，为日本友人冈野进（野坂参三）的助手。1949 年双目失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盲人协会主席，发明有一种新盲文。文革后与李锐同住一公寓楼。于 2004 年 2 月去世。——李南央注

报。姚文元[35]文可注意者："不管什么人支持，什么人指使"；还有"宰相"之事，还有后台也。

下河洗衣，气喘一大阵。夜上课又小犯。

1966 年 5 月 14 日（星期六） 阴、小雨，下午室温 14℃

睡得不安稳。六点起床。整日在小喘中，特别是下午转剧。

夜服定片两次，并安查硷。下棋至十点半方觉平复。服眠药上床。

夜观《两垅地》，吕剧，非常吸引人。

几乎整天没做什么事。夜与小姚棋，大胜 5:0。

1966 年 5 月 15 日（星期日） 晴

睡得不好，五点即醒。六点起床。一天仍有小喘之意。虽天气转晴。

下午汪烈龙来，为我买了几斤茶叶。同至公社，并在公社晚餐。诚恳相留也。

摘了一大把金银花，插入竹瓶，清香满室。

对"三家村"邓拓，广播群众声讨之声。

读《近代人物论丛》，谭、康，梁传。

1966 年 5 月 16 日（星期一） 阴

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整天都有喘意，完全是气候所致。精力不能集中，几乎什么事也不想做，勉强读了点书，翻翻一些札记。

做了两件家属活：上午拣茶叶杆，下午缠线团，都是很费时间的细活。

晚上只有看看短篇小说。

1966 年 5 月 17 日（星期二） 阴

昨夜上床后仍服定片，睡得较好。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十分钟。

有小雨也，又穿上棉衣。仍整日有喘意。晚上上课时，已不能多讲话，上气不接下气。气候作怪。

索兴将"工人运动"部分弄完。开始看旧稿，这部分的第一节，写得不错的，现在可能写不出来了。

服安茶硷与定片上床。

1966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三） 阴、雨

昨夜失眠久之，喉丝结束方入睡，但半夜又喘醒。去年生活开始重现！

六点起床。上午给利[丽]安（三妹）并琬姐、家桢[36]信。下午参加学习。看完戚本禹[37]文，谓邓拓

[35] 姚文元：（1932—2005）浙江诸暨人。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成员之一。194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前在上海卢湾区宣传部工作。其 1966 年 5 月 10 日在上海发表的批判"三家村"的文章，揭开了文革的序幕，本人很快成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红旗》杂志总编，1969 年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1981 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 20 年。1996 年 10 月刑满释放。

[36] 家桢：李锐的大姐夫，湘雅医院的外科大夫。

[37] 戚本禹：（1931—）山东威海人。194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前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科科长，《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文革初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并跃升为《红旗》杂志副总编、中央办公厅代主任。1968 年 1 月被隔离

原是叛徒。关于包庇吴晗过程，看来是市委有意。宣传部长也参加了的。

整日受喘息威胁。晚饭后发作。服安茶硷与定片。

1966 年 5 月 19 日（星期四） 阴、小雨

昨夜重复前夜情况，半夜喘醒，只好再服定片，睡得甚不安稳。人们谓脸色难看。只能翻翻《新人创作选》之类。

给灼姐信，谈及近日喘病情况。

下午漫步去公社，送茶叶钱。与文书等谈到此间应大量发展茶叶、茶籽等山林副业问题。谓一亩地可种 600 棵茶，可收干茶约 200 斤（最高），比粮食高多少倍。

夜上课，三讲“被敌人反对是好事”。尚未引起喘息。

1966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 阴、下午晴

昨夜加盖毛巾被，半夜没有喘醒。但上床后仍有小发作一阵。

还是一种没精力状态。看了点材料，无奈，只好读读英文。视力也很不好，不戴眼镜，什么也看不清了。

下午转晴，比较舒服一点了。

晚上走棋几盘，似将喘息暂忘。近十一点始上床。未服眠药与定片。

1966 年 5 月 21 日（星期六） 晴

下半夜喘醒，大概是稍凉一些。忙加盖毛巾被，并服定片。五点醒来，不能再入睡。六点起床。

天气转晴了，但上午仍不敢脱棉衣，下午才觉呼吸顺畅一些。

补“少年中国学会”一段。看材料、做摘记，大体已就。视力仍昏漠，不能连续工作一小时。这大概是近来喘息与长期睡眠不好之故。

早晨听广播，邓拓案似在向深入发展。市委当然不能辞咎。还有什么人呢？谨慎如鸭公[38]总不致卷入。可能还有中宣部？

1966 年 5 月 22 日（星期日） 晴

五点醒来，六点一刻起床。服眠药顶多睡六小时。

上午电管局一同志来下围棋，让四、五、六、七子不等。刚学走步也，不懂布局，只顾纠杀。道理讲清，毫无办法。晚上又来，到十点半。只有一盘我下糊涂了。

今日喘息较好。仍什么事也不想做。

1966 年 5 月 23 日（星期一） 晴

昨夜大概十一点后入睡。五点醒来。似乎梦见苏修改变了立场，与我言归于好。还梦见斯大林，真是奇特之至。又梦见李鹗鼎[39]，在某一小工地。这个名字都几乎忘了！

审查，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3 年 11 月 2 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8 年。1986 年出狱后在上海市图书馆收藏部任图书管理员。

[38] 鸭公：胡乔木。——李南央注

[39] 李鹗鼎：（1919—2001）天津人。水电工程专家。1940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系，1943 年留学英国实习水力发电工程。

看完“罗曼罗兰”小册子。受音乐影响如此之深，中国似无此先例。孔夫子是重视音乐的，然而后来除关入庙堂之外，就打入“三教九流”了。

将一些杂物推入床底。稍一动作，就通身大汗，气喘不已。似乎比去年还厉害。

托梁什明将两斤茶叶带与送变电队姜生同志。随口答应之事，得讲信用也。

1966 年 5 月 24 日（星期二） 晴

昨夜睡得较早，大概十点后即入睡了。大概不到五点即醒来，五点三刻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看报纸、“参考”。还是稍一动作即喘，真不知何故。

将借招待所的被褥一床送还。“一反三查”提及此事，这是刚来时招待所老周头的好意。其实完全不必借的，还是图睡得软一些也。

下午备课，改作文卷。夜讲“敢想、敢做”。

1966 年 5 月 25 日（星期三） 晴

睡足六小时。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看报纸、“参考”。下午参加学习，听“一反三查”的浪费总帐。不管单位如何小，一件件细算，浪费是惊人的。只要人人像居家过日子一样对待公事，就好了。估计在总开支中，浪费总要占十成中的二三成。宿舍门口铺石头路最为明显，弄巧成拙，此钱“非花不可”。

手背皮炎转剧，昨夜醒来三次。开始用一种“醋酸强的松”，比“可的松”更好一些？

1966 年 5 月 26 日（星期四） 多云转晴

五点半醒来，五点三刻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洗冬衣五大件！呢裤、毛裤之类。没有下河，直到十点半始毕。又将买来茶叶装箱。上午只是将报纸看了。大概是天气稳定，虽然大大劳动，也没喘息。

下午备课，夜再讲“敢想、敢做”。翻出“长江规划”文，结合“实践”、“矛盾”二论，还是颇为切实的。我不会忘记当年勇气，这段历史总有人记得的。从延安开始，就是带着问题学毛著的。过去高音曾讥我之“剽学”，我从不为悔也。

1966 年 5 月 27 日（星期五） 多云、阴

五点半醒来，即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很想将“少年中国学会”那一小段（不到一千字）写出，终于没有写成。整日什么事也不想做。皮炎手痒在发展。续服可的松。一瓶 50 片，服完算了，总不致有什么了不起的副作用。

晚上翻完一本《新民主义通史》（第二册）。

1966 年 5 月 28 日（星期六） 阴、雨

昨夜以自调代眠药，睡了近七个小时。今日精神究竟差些。

算是将“少年中国学会”不到千把字基本定稿。这种小修补将会没完没了。

夜观《地道战》。演员不突出，不够精炼，但写了发展过程。这类片子对亚非拉斗争有意义，真可

1946 年回国后一直从事水电工程工作。文革后曾任水利电力部总工程师，电力工业部副部长等职。

以学到东西。南越斗争实在应当多创作些好东西出来。

人们正式议论起彭[40]之久不见报事来，这类敏感一般都有了。

手背皮炎痒得厉害。

1966 年 5 月 29 日（星期日） 多云

四点半就醒来。睡不着，索兴起床。估计天气不致变坏。

小彭来约，同去康皮畈。七点半动身，上到岭顶花了半个小时。气喘不已，但不甚厉害。下完岭后，也就渐渐顺气了。大彭来接，至他家稍息，即去黄家河看公路桥。形状构造完全与赵州桥一样。用脚步量了一量，桥长约 70 多米，大拱跨度约 50 米强（赵桥为 50.82 米与 37.4 米），大拱两肩各有四个小拱，大拱修建时是利用沙包堆砌（最近一场大水将之冲走）。据说预计 24 万元造价，实用不到 20 万元。砌石是不规则的，也无甚大块。这是第二次游康皮畈一大收获。与大、小彭闲谈也难有甚多内容。一点半回返，三点半到家。满身大汗，甚累。

买回两斤茶叶，分一斤与邻居。利用其余火烘茶，直劳动到十点半。真是腰酸背胀了。

王家兴来闲谈家庭事，谓我不会再结婚的。这也是人们之一种看法，觉得我为何不给北京寄点茶叶。只好第一次向邻居说出此话：哀莫大于心死也。

1966 年 5 月 30 日（星期一） 多云转阴

昨夜极累了，两肩酸胀得厉害，但睡不安稳，上床后久久不能入睡。手几次痒醒，搽“强的松”。一点半醒来，服眠药，算是睡到六点始醒来。

上午做纸袋，装茶叶，缝包裹。给琬、灼姐并母亲写信。装成一斤三包。

成小诗六句，写与母亲：

山中无特产，唯有此荒茶。
妇孺辛苦摘，价贱味亦佳。
千里寸心寄，沈阳与长沙。

重点在第六句。七年以来，几乎是唯一通音问之处也！

下午一点半骑车至石槽寄出，又是一身大汗。四点钟洗了个痛快澡。

邻居近来常止不住要来闲谈“三家村”事，讲些言不由衷的话。今天吞吞吐吐讲了一句由衷之言：那时开神仙会，这次文化大革命之后再没人讲话了。

1966 年 5 月 31 日（星期二） 阴、小雨

昨夜十点前即上床入睡。四点醒来。室温 18℃。但有喘意。即加毛巾毯并服定片，又零零碎碎睡着几阵。梦也是零零碎碎的。六点起床。

[40] 应指彭真。1964 年 7 月，为了对那时已经开展的文化批判进行领导，根据毛泽东提议，成立了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成员有康生、周扬、吴冷西。面对批判《海瑞罢官》以来思想理论界的形势，1966 年 2 月 3 日这个小组在人大会堂讨论了批判吴晗等问题并拟订了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提出学术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以势压人。其主旨是欲把已开始的对《海瑞罢官》等作品的批判限制在学术范围内。于是就产生了由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先后八次审阅修改、最后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 5 月 16 日讨论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后来简称为《五一六通知》）。该“通知”点名批判了彭真，并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陆定一由此而被打倒。

看完几天的报纸。看完一本 5 月份《科学大众》，有隧洞衬砌用混凝土喷射机的介绍。如能趋于完善，真是一大革命。

夜上课，三讲“保持艰苦奋斗”。溢洪道施工单位有人参加，挤满了一教室。只好讲授为 90%了。

整日时有喘意。从医务室找来有关可的松的介绍一阅。

本月费用 38 元（18 元茶叶，袜子+5+15）。

1966 年 6 月 1 日（星期三） 多云、阴

四点不到即醒来，真是没有办法。挨到六点起床。做功五分钟。

早餐后，为换下西墙咏梅词，连写三张“游泳”，最后一张勉强成字。

下午参加学习，还是《矛盾论》。既未认真读书，也没讨论什么，我也无能为力，只有看看“参考”。

夜观《斯大林格勒》上下集，为了重温历史。此片最大缺点在没写人民的支持，是“孤军”作战。斯大林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大办公室中的活动过多，最后一个镜头还是一个人。不仅是包围歼灭的最初蓝图，就是一些细节，好像都是他一个人想出来的，其他人只是起一个附议的作用。可能历史事实也确如此。只有一个镜头写得颇通人情：华西列夫斯基两人完成包围圈归来，对之说：完成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华说：指示得好。“指示、指示、指示，指示是很容易的。”演员也演得恰到好处。总之，正面写了这一段史实。不禁想起延安当年情景也。

归来喘息即发，无可奈何。服查硷并眠药。

1966 年 6 月 2 日（星期四） 晴

四点喘息醒来。室温 16℃有关？服定片，未能再入睡。六点一刻起床。

早餐后去公社，茶叶没取到。与秘书、文书闲谈一阵。

为准备晚上讲《引言》，再读《文艺战线上一场大辩论》文。夜上课，人数空前，因增加溢洪道施工人员。

几天来连续服“氢化可的松”，一日三片。

1966 年 6 月 3 日（星期五） 晴，下午室温 21℃

五点半始醒来，睡足七小时。六点起床。做功活动 20 分钟。

早晨听到北大事，晚上听到北京市委改组。果如所料。其过程当甚复杂，但大体可估计出来。此次先锋可能是 101 也。

从陆平之[41]听命，似有晋察冀班子的问题。但起因只是“海瑞罢官”？只为先是保护吴晗后保护邓？还是有其他更根本的争论？则无法猜测也。如果将半年来的《解放军报》详阅，也许可得端倪。从邓拓“内部不搞争鸣”之语，也透出当时争论之剧烈。不亚于匡山[42]之夏。

看毕《南方来信》第一集。第一次见到此书。

[41] 陆平：（1914—2002）吉林长春人。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冀察军区、察哈尔军区、华北野战军三纵队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黑龙江省委委员，铁道部副部长，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北京市市委委员。文化大革命后任七机部副部长。

[42] 匡山：庐山又称匡山或匡庐。这里应指 1959 年夏季的庐山会议。

1966 年 6 月 4 日（星期六） 晴，下午室温 25℃

五点半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早餐后听广播，根子是前市委，似乎学校主要只一个北大。调吴德[43]恐与晋察冀老班子有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社会主义革命之深入、彻底等观念，人们至此当更进一步理解了。庐山是牵连到总路线问题，而这次是文化问题？十点又听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社论广播，看来保护吴晗完全是市委之意也。

午睡照例是闭眼而已，一分钟也不成。一点半上坝。喘息无法避免，两点四十分下水。稍觉水凉，小有喘息。以仰泳交替，过溢洪道后，渐平复。过竹排游一大圈，约花一点零五分，总游了 1500m 也。今年首战，非常正常，但腿弯部觉得有抽筋意，在水中甚是小心。大概是肌肉久不活动，紧张疲劳之故。

夜观《红色邮路》。新片子，如同一篇报纸通讯，艺术性太差。

与青年们下象棋到一点半。太随心所欲了。

1966 年 6 月 5 日（星期日） 晴

睡到六点半醒来。即起床。

天气大热。除看了点报纸外，整天懒散。邻居特来谈许事。谓“工作队厉害得很”。他准备揭发：如请人种地、养猪、拿公家床板修猪圈，因老婆与人吵架而整人，等等。此人是颇典型的，看风转向。

1966 年 6 月 6 日（星期一） 晴

五点三刻起床。做功半小时并活动。

上午洗床单二并被套，下河清净。水并不凉，亦未喘息。

十点听广播（《解放军报》刊登的文化革命教育材料）。下午参加机关小组的一反三查会，工作组认为不深不透，通知我也参加。四清时期的会议要参加到底了。人们集中对管主任提意见，对许尚有顾虑也。晚上也开，到九点半始毕。这样也好，使得别的时间必须抓紧利用了。

1966 年 6 月 7 日（星期二） 晴

五点醒来，随即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早餐后将茶叶装瓶，竟花了一个多小时。看几天的报纸。此次运动声势之大，实在空前，不知道具体过程，以仅有的一次经验实无法推断过程。

下午是文化革命学习，听人唸“讲话”，坐了整整四个小时。

夜上课，讲“文化大革命”社论（《解放军报》四月十八），上级布置的。从头至尾，整整两个小时，真是口焦唇敝。

昨夜上床前有小喘，今夜又重复。

[43] 吴德：（1913—1995）河北丰润人。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主要从事工人运动。抗战时曾任冀热察区党委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曾任冀热辽分局组织部部长，冀东区党委书记。文革前任吉林省委书记。文革开始调任北京市委任第二书记兼市长，后为北京市革委会主任、第一书记，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副委员长。1978 年 12 月后被免去这些职务。1982 年被选为中顾委委员。

1966 年 6 月 8 日（星期三） 晴

昨夜大概十一点即入睡了，极疲倦。睡到六点始醒，即起床。梦见高音，似乎极为缠绵。也是怪事。

上午将“少年中国学会”一段定稿。

午餐后，立即上坝。休息了 20 分钟，喘息未平，即下水。至溢洪道来回，竟花了近 40 分钟，一直喘息，但究竟是大运动了。下坝归来，两点还差十分。下午参加一反三查的小组会，非常疲倦。

1966 年 6 月 9 日（星期四） 晴

六点前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重新细致“党的前身”一节。

中午上坝，游了 1200 米，约 50 分钟。下来极累，背部酸痛，不知何故。下午勉强参加学习，听唸文件。晚上准备去上课，遇许，告知工会要我教代数，说小唐教得不好。经过十多秒钟后，醒悟过来：不合适也。即同意今夜就停止。许连忙同意去布置。小小有点不平静。也许是“序幕”。教了两年零几个月，尽力而为，问心无愧。这样更“清闲”实在不好。

必须全盘考虑一下今后之处境。

十点半上床，有喘意，没有服药。

1966 年 6 月 10 日（星期五） 晴、多云

下半夜气温下降，喘醒，立即换盖秋被。约半小时后又入睡。六点一刻始起床。

上午整理底稿，看报。增加的新名字是杨述[44]、陈荒煤[45]。

中午没有上坝，感觉不能如此“拼命”了。下午小组会，工作组同志谈得较好，组织大家从思想上认识浪费问题，并对许等批判。晚上听电站的声讨大会。小喘一阵。

1966 年 6 月 11 日（星期六） 晴转多云

昨夜上床即盖秋被，睡得尚好。六点起床。略做功活动。

早餐后打一瓶开水，即引起喘息。

上午看工运等材料。“工人运动”一章可补充的有限，大可走马而过。中午未能睡着。下午没有会。两点一刻上坝，到坝顶时，呼吸都很困难了。服定片，休息到三点十分下水。喘息甚严重，几乎想上岸，勉力越过溢洪道，开始平复。续游至渔场，归途扩充计划，顺竹排过至对岸绕归，约二千多米，费时约一点四十分钟。回来休息了半小时，按时吃饭，但极累。

夜观“村里年轻人”下集。坐藤椅休息也。

1966 年 6 月 12 日（星期日） 阴雨转多云

大概十点后入睡，一直睡到近六点，到底是大累之后。半夜醒来，有喘意。仍盖毛巾被，也没再

[44] 杨述：（1913—1980）江苏淮安人。原名杨德基。记者、编辑。作家韦君宜的丈夫。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在团中央、北京市高校党委和大学部担任领导职务。

[45] 陈荒煤：（1913—1996）湖北襄阳人。原名陈光美。作家、文艺评论家。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 年加入“左联”，1938 年到延安，任教于鲁迅艺术学院，后任文学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文化部电影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

出问题。六点一刻起床。

接桢兄信，要我不要钻故纸堆，从此次文化革命运动得点教训。

情绪不能安定，又想起给党组写信事，终于提不起笔。如此大风暴之时，写也无益。

下午参加小组会，人们漫谈困难时期的吃饭问题。看“参考”、报纸。新出现的名字是贺绿汀[46]，毫不意外。开始有了印尼共领导活动的消息。

晚饭后突然喘息。散步引起的？服定片暂止住，九点又开始。上床前再服定片。

1966 年 6 月 13 日（星期一） 多云

昨夜大概十一点入睡，睡得尚好。下半夜梦见三个孩子，都很欢乐。上午因此伤感久之。

开始整理“湖南工人运动”，进度尚好。

下午参加学习，读文件。晚上听佛子岭广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远的和近的。会后立即行动，写大字报。我当然是对象。自己写了一张很简单的：“欢迎大家向我开火：我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下来锻炼、改造的人。但觉得党对我的处分过程，心中是有不满的。平日言行当然会有所表露。比如：房内墙上喜贴新、旧诗词，很少主席语录；除教语文外，多埋首于自己旧作的整理；强调身体，不参加劳动，等等。我决心在这次运动中彻底揭发、批判自己，接受同志们的帮助。”确是心里话。在这里两年半，完全是一个特殊人物。群众的揭发，有助于更客观地认识自己。

1966 年 6 月 14 日（星期二） 多云

上午看大字报，下午学习。

食欲当然很坏。经验的重复。大字报内容无精力归拢起来。

晚餐吃了两分饭，喘息即犯，已成规律。晚上学习无法参加。

服安查硷、定片并眠药。

1966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三） 多云

半夜仍喘醒。窗户已闭，室温不低，又盖了被子，当是体力原故。六点起床。

认真回想在此两年半生活，一切问题仍在没有真正心服，此次必须彻底自己挖一挖。群众的帮助是形势，无此逼迫，我是不会动心的。

1966 年 6 月 16 日（星期四） 晴

当然睡得不好。半夜喘息，起服定片。六点起床。

上午静坐思过。下午参加学习。大家发言，开始集中对我提意见。最后我用几分钟再次表态：根本问题在对自己处分不满而来，在此地自视特殊，党组织（许等）不在眼下，诗的问题最能表达我这种思想感情。许多大家不知道的诗，我都交出来，加以批判。晚上续开会至九点半。我只对写语录不落款和个别错字事作了点说明，大概还是会引起不满。

[46] 贺绿汀：（1903—1999）湖南邵阳人。作曲家、音乐家。1943 年赴延安，曾任延安中央管弦乐团团长。194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主要作品有歌曲《天涯歌女》、《四季歌》、《游击队之歌》和钢琴曲《牧童短笛》等。

1966 年 6 月 17 日（星期五） 晴

昨夜上床之后大喘。起来服查硷、定片与眠药，仍久久不能入睡。半夜大概因气温稍降，盖的毛巾被不够，又喘醒。再服定片，只是迷迷胡胡[糊糊]睡了小阵。六点起床。

胃口当然极坏、极坏，几乎不能吃饭，比在山上更甚。

上午将“诗的问题”材料写就。下午、晚上均参加小组会。意见愈益激烈，已贴出就地劳动改造，三天交待思想根源大字报。思想根源确是自己这次决心彻底一挖的。来磨子潭两年半，确实没做过任何不可告人之事，这点心中是坦然的。

上床之前，服安查硷并定片。

中央决定改变大学招生办法，极为英明之举。

1966 年 6 月 18 日（星期六） 晴

还是半夜喘醒。大概一点半直到近四点，定片两次方平服。再服眠药，睡至六点半起床。

上午写提纲，共分以下几题：没有心服；同此间党组织关系；自视特殊，高人一等；诗的问题；人事关系（事实）；农村与公社人事关系；讲历史与语文课；整理旧作。

晚上参加小组会。

胃口极坏，开水泡饭硬吞也。晚饭后照例喘息一阵。夜服定片、眠药上床。

1966 年 6 月 19 日（星期日） 晴

昨夜睡得较好，只喘醒一次。六点一刻起床。

可说休息了一天。脑子甚疲劳，什么事也不能做。下午到浴室冲洗了个澡，刮了下胡子，似乎清爽一点。饭，还是用开水塞下。晚饭后散步仍犯喘。

服眠药上床。

1966 年 6 月 20 日（星期一） 晴，下午室温 27℃

睡得妈妈[马马]虎虎，喘醒一次，服定片。六点起床。

上午将两年半以来有关语文教学的材料，如三本书、讲课笔记、所编讲义、32 个作文题等等，交与工作队同志。

下午续看已写检查材料一遍。晚上参加学习。工作队同志号召继续鸣放写大字报。

晚上两次服定片。胃口如昨，勉强吃饭。

医务室已不给阿米妥了。

1966 年 6 月 21 日（星期二） 晴，下午室温 28—29℃

昨夜睡足六小时。五点半醒来，六点起床。

上午参加干部劳动，抬岩芯上坝，我尽力坚持到底。最后一次是扛一根整芯（约 50 斤）上坝，开始阶段如游泳情况，有小喘息，后来渐好。第一次是与许共抬，他有心脏病。第二次以后即换与王志松专抬垛内岩芯出垛外，一热一凉，倒是极好锻炼。十点半归来，休息、擦身、换衣。劳动总是愉快之事。午饭吃了整整四分并菜一份，多日未有之事。但午睡不成。下午学习。晚上连播大会，总结一周战绩，声势超过五七年反右。大字报共 3800 张，点名之人一百多，磨子潭 23 人。号召继续搞透，向广、深发

展，并指名此间领导没有积极参加。

今夜真正夏天了，取消垫被。

1966 年 6 月 22 日（星期三） 晴，下午室温近 30℃

昨夜赤身而睡，下半夜才盖毛巾毯。没有喘息，但睡得不安稳。竟梦见公。似是阴历过年时，去做客。其他就模胡[糊]了。

上午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此书过去为何不常翻翻，并加对照呢？没有树立一个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下午、晚上都学习。人们纷纷写大字报，向深广发展。

我的提纲应迅速正式写就。

接灼姐信，她只估计到我教语文，讲过历史可能有什么问题。真是愧疚之至。

1966 年 6 月 23 日（星期四） 晴

仍睡不到六个小时。人们去佛子岭参观大字报。五点即醒来，六点起床。

上午将检查写了头两节，下午学习时又续写一节。天气太热，进度很慢。晚上学习时只能看看已写提纲。

十天来，“新[47]信提示”是有帮助的，才真正看得下去。她看到了我的问题，却采取了不正确的帮助方法，结果适得其反。

今天是端午，买了 6 个咸鸭蛋。胃口稍好，与心情渐开朗有关。我还有什么包袱卸不下来呢？还担心失去什么呢？

晚饭后下河洗澡，引起大喘。

复灼姐信。简告我的情况。

1966 年 6 月 24 日（星期五） 晴

上床后总要到十二点始能入睡。五点即醒，无可奈何。

上午将“诗的问题”一节大部写完，主要是逐首作了简要批判。回头一看，此种思想情绪不加扫除确实危险，如食鸦片也。

下午、晚上除参加小组会，谈及我时，虽无新的材料，但群情甚愤，要求立即强制劳动。

晚饭后，几乎是无缘无故，大喘近两个小时。

1966 年 6 月 25 日（星期六） 大雨

仍是半夜喘醒，睡不好。

下雨、天气凉快，几乎写了一天。将前五节完稿，小有轻松之感。中午吃了四分饭并汤一份。但午睡仍不成。

夜观《椰林怒火》。晚饭后仍喘息，上床之前又犯，只好再服定片，并服眠药。今天拉蛔虫一条。

[47] 新：李锐和范元甄从延安整风运动起对范元甄的称呼。取其曾在《新华日报》工作过之意。——李南央注

1966 年 6 月 26 日（星期日） 晴

昨夜盖秋被，半夜又喘息。一直睡到近七点。无广播声，周围亦较安静之故。

上午和下午一部分时间，续写“自我揭发和批判”材料。下午和晚上参加学习。最近几天大字报向面发展，重心是分站领导，以许为首。过去只看到许是一般作风问题。

晚饭后仍喘息。夜服打虫药。

1966 年 6 月 27 日（星期一） 多云

改为五点半起床，五点即醒来。

上午将“批判”基本写就。找工作队给时间修改抄写，并谈安眠药问题。得到解决。下午、晚上细阅一过。大字报不拿事实的材料最难处理，只好拣要者略加说明。

近十一点上床，有喘。服定片。心情较好，中午吃了四分饭。旧作改写部分竟达八万字。

1966 年 6 月 28 日（星期二） 阴、雨

昨夜上床后久久未能入睡。五点半起床，睡得不到六小时也。

上下午将前四节抄就定稿。工作队老解拿去看了一下，说接触了思想问题，嫌琐碎。的确如此，我告他只是开端也。

晚上学习，发了点言（四节共 22 页，约 8000 字）。

拉出死蛔虫一两条。吃饭还是勉强。

收到灼姐汗衫等包裹，还有游泳裤！

1966 年 6 月 29 日（星期三） 雨，晚上室温 18℃

昨夜服眠药，含定片上床后，睡得尚好。五点半醒来即起床。

上下午伏案，写了 15 页，边写边改，两节尚未完。晚上大会，第二周总结。工作队同志指名批评我昨夜发言是在翘尾巴。

回来仔细回想昨晚发言，随口而说，有的也没说清楚，特别是在国民党时可以认真工作，在新社会也可认真工作，最有问题（我的意思是站在个人立场，认真做业务工作不是难事，而根本改变立场思想才是难事，这才是我们所要求的做工作。话根本没讲清楚）。谈到 59 年大字报也是不必要的，也有嫌疑。我这人真难改造！已经罪上加罪，现在是再明知故犯再加一重罪也。

夜喘息不已。

中午例外小睡一阵。

1966 年 6 月 30 日（星期四） 阴，夜室温 18℃

昨夜十二点后始入睡。五点半醒来即起床。噩梦多，昨夜开会事即入梦。

上午续写改材料，得 8 页。

下午果然开中型会，打垮我的嚣张气焰：尚进行反扑。

晚上续写材料。穿薄毛衣。喘息整日时时来袭，吃饭困难得很。

服安查硷上床。

本月费用 31 元（15+16），特殊者奶粉，席子。

1966 年 7 月 1 日（星期五） 晴，下午室温 22℃

上床久久不能入睡，十二点起来服眠药，四点又喘醒。迷胡[糊]一阵，六点起床（四点喘息因席子凉了，又穿长睡衣，又垫毛巾毯）。

伏案一天，至十一点，全部写完。结束写了：对自己作一个轮廓的总的批判。好像松了下点东西。

夜观田华主演之回忆三年片（即《党的女儿》，记忆太坏）。

这几天都是莫名其妙喘息即来。

晚上将最后一节：对自己作一个轮廓的总的批判写毕，全部完稿。十一点后始上床。服定片、眠药。

1966 年 7 月 2 日（星期六） 晴

睡了不到五个小时，六点起床。

上午正准备通阅一遍，工作队周、解两同志来，先问我对这次运动态度，然后要我写管、朱、时、王、王，王等材料。稿本中都已写到，要单写。只有应命。几乎花了一天时间，翻这两年多来的日记，只找出管与王两条，晚上写就。

今天共喘息三次，一次是解手之后，一次是去打开水，这都属于莫名其妙。第一次是冷水擦身之后，这倒在意中。根本问题在抵抗力差了。最<近>寝食两少，焉得不时时喘息。

广播已公开周扬[48]，林默涵[49]等当亦在内。

1966 年 7 月 3 日（星期日） 晴

昨夜服眠药，十点上床，足足睡了七个小时。多久未有之好睡。一天精神较好，但吃得仍少。

早饭后，将管等材料交上。然后将“自我揭发与批判”全部再细阅一过，装订成册，共 69 页，约 25000 字，共分十题及最后之总结。四点钟交上。去浴室洗了个澡，身心都觉轻松一点。

晚上只读了篇社论：《毛泽东思想万岁》，总结叙述了前五次后三次两条路线大斗争，文化大革命问题关系党与国家生死存亡，其影响之深广过去确不曾理解，最后引用了刘、周、林、邓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

视力坏到完全不能看四号字了。

1966 年 7 月 4 日（星期一） 晴

昨夜未服药上床。周围杂声太大，久久不能入睡。大概近十二点，只好仍服眠药。五点三刻起床。

整日勉强自己休息，只再看一遍社论，其余时间挺尸，回想一生中一些关键时刻，一些问题。

非常注意，但晚饭后上水龙头洗脚，仍引起喘息一阵。只好服定片。

中午上床，竟睡着了一阵。

---

[48] 周扬：（1908—1989）湖南益阳人。原名周起应。文艺理论家、文学翻译家。三十年代后中国共产党在文艺领域的主要负责人，曾任左翼作家联盟中共党团书记，一度被称为“文艺沙皇”。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秋到延安，曾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社科院副院长等职。曾是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1983 年因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纪念马克思百年诞辰的长文中提出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受到批判，做了违心检查。郁郁而终。

[49] 林默涵：（1913—2008）福建武平人。原名林烈。1938 年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同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文化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后曾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1966 年 7 月 5 日（星期二） 阴、阵雨

昨夜没服眠药，时睡时醒。一次噩梦大叫，引起别人来敲门。真是无可奈何。大概睡足了六个小时，五点三刻起床。

视力坏极，上午勉强读了一半《论共产党员修养》。四号字带眼镜也看不下去，如何是好。

下午参加学习。晚上又莫名其妙喘息，近两个小时。可能与气压有关。

安徽揪出李凡夫[50]。

1966 年 7 月 6 日（星期三） 阴

昨夜未服眠药上床。过道人们来往，无法入睡。十二点服药，五点半醒来，即起床。

上午仍半休息状态。下午参加学习，批判李凡夫。当然联系到我之实质与其无异。晚上仍参加会。

读《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记得刚买到鲁迅全集此卷时，即注意到这条注释，觉得是有问题的（利用了冯雪峰[51]成为右派）。记得在热河时，一次徐懋庸[52]倒是说了较正确的话：当时是关门主义和王明路线影响。两个口号也总觉得“国防文学”是不妥的。这一段历史公案，三十年后再翻出来，伟大之至。

晚上仍喘。服眠药上床。

1966 年 7 月 7 日（星期四） 阴，下午室温 22℃

半夜喘醒，仍是气温稍降关系，换盖秋被方入睡。五点半起床。

上午为驳斥李凡夫，关于主席三篇哲学论文如何全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写了一千多字材料，供工作队参考。

下午参加学习，晚上参加声讨李凡夫大会。

买到《欧阳海之歌》，当细细一读。

晚上仍莫名其妙喘息，完全过敏状态也。

1966 年 7 月 8 日（星期五） 晴

半夜又喘醒。昨夜上床即盖秋被并垫毛巾毯。两次服定片，心跳不已。

上午读《欧阳海之歌》。下午参加学习，看王立学等三人的大字报。

夜观《冬梅》。

晚上仍喘息。续读《欧》至十一点。

---

[50] 李凡夫：（1906—1999）广东香山县人，出生于华侨家庭。原名郑锡祥。193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七七事变”后到延安，就任《解放周刊》编辑，并担任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校教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安徽省委委员并调查研究室主任。1959 年反右倾后被撤销了领导职务，至 1962 年七千人大会后获得平反，复任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文革中再次被打倒，1978 年获彻底平反。

[51] 冯雪峰：（1903—1976）浙江义乌人。原名福春。诗人、文艺理论家。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代曾与鲁迅编辑出版《前哨》，与鲁迅过从甚密。1934 年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在党校工作。1936 年又被派回上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作家协会第一任党组书记、副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任社长。1955 年被卷入“胡风案”，在党内受到批判，1957 年被定为右派分子，1958 年被开除党籍。文革后被安排在鲁迅著作编辑室工作，但只许在家看稿、答疑。

[52] 徐懋庸：（1910—1977）浙江上虞人，原名徐茂荣。30 年代参加左联，并写作杂文。1938 年去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曾任抗大教员、晋冀鲁豫边区文联主任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教育部副部长等职。1957 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因 1936 年鲁迅发表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名字长期被蒙上不光彩的颜色。

1966 年 7 月 9 日（星期六） 晴

昨夜大概十二点后始入睡。五点半醒来，六点多起床。

至下午四点半，将《欧阳海之歌》<读毕>。此书值得多次翻阅，可学之处甚多，完全崭新的品质。与薛新文一段谈话写得非常深刻，阶级觉悟是人的成长的根本环节。

晚上没让参加学习，“对已交代问题，好好考虑。”

1966 年 7 月 10 日（星期日）多云，下午大雨

睡足六个小时。六点起床。

订的《光明日报》今天送到，细细看了六、七两天的。有批判“国防文学”长文。周扬这一摊子老帐，真够清算的，过去从来清算别人。总理招待亚非作家，几个主人中无陆，而有陶铸[53]。

下午听淮南电厂事传达。仍没参加讨论。考虑甚久，觉得有些材料还可补充。

至浴室洗了个痛快澡。今天吃了七分饭，食欲仍不佳。

十二点始上床。

1966 年 7 月 11 日（星期一） 阴，晚上室温 20℃

昨夜上床不能入睡，折腾至一点多。起来服眠药，近两点始入睡。六点半起床。

写补充材料，共七页。午睡竟达一个小时，奇迹也。

1966 年 7 月 12 日（星期二） 多云

昨夜喘醒两次。已盖秋被并垫毛巾毯，真是无可奈何。将茶缸置床上当痰盂。两次服定片，心跳不已，影响入睡。现只有眠尔通了。六点起床。

上午将补充材料抄一遍。下午学习后，与工作队老解简单谈了下“赶”（“刀山火海也敢上”之笔误）字问题，如认定故意，则字义仍通也。讲了，就不放入材料了，免得引起“斤斤计较”之印象。

看到报纸，陶果然代陆了。如此则老宣传部基本垮了。夫子为中央文化小组组长。

晚上电站大会。主要对象要揭深揭透，同时清经济（上海有一人贪污七万元，坦白后未予处分）。

观《节振国》，至十二点。

今天共喘息三次。大概是气温略有变化或者纯粹是莫名其妙的过敏也。

1966 年 7 月 13 日（星期三） 多云

早晨喘醒。六点起床。上午将补充材料定稿，“赶”字说明删去。做“眼保健操”。下午、晚上均学习。基本转入经济问题。

1966 年 7 月 14 日（星期四） 多云间晴，下午室温 26℃

昨夜两点喘醒，急忙盖被。六点起床。

[53] 陶铸：（1908—1969）湖南祁阳人。又名陶际华。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在广东工作，曾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一书记。在文革开始的 1966 年 8 月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兼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并取代陆定一任中宣部长。排位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为第四。但很快失信于毛，1967 年 1 月被定为“最大的保皇派”而被打倒。1969 年 11 月 30 日患癌症病逝。

视力极坏，已不能久看书。索兴休息。

下午、晚上参加小组会，大体如昨，学廿三条。今日只喘一次。寄母亲 30 元，附告身体如常。

1966 年 7 月 15 日（星期五） 晴

昨夜大风，闷热，连毛巾毯也未盖。半夜仍喘醒一次。六点起床。

上午看了一点点书。下午、晚上参加学习，仍学 23 条，反复交待政策也。

买西瓜两个，共 10 斤，纯粹独食。

只喘息一次，同气候密切相关。

1966 年 7 月 16 日（星期六） 晴，下午室温 29.5℃

昨夜睡得尚好，基本平安。六点起床。

上午到老虎灶烘茶叶，并在女浴室洗个澡。下午听工作队总结报告。

夜观《沙漠追匪记》。老片子，但印象很新。那样好的一个班长，真不应当死去。结尾连队归来时，至少应当在他坟前开一个纪念会才对。没有班长，匪首不可能捉住 。

今晚吃四分饭，一月来未有之举。

1966 年 7 月 17 日（星期日） 晴，下午室温 31℃

昨夜未服眠药，睡得尚好。六点起床。

上午看了三张报纸。那两年文艺界问题实在严重，周扬是公开宣传“海瑞上本”精神的。

下午参加学习，四点回房。人甚不舒服。右脚在房内莫名其妙扎了下，淌血甚多。

真正的夏天，晚上只有在外乘凉，近十一点才能进屋。而吵闹之声不绝于耳，无可奈何。

视力坏极了。晚上小喘息一次。又开始便结。

1966 年 7 月 18 日（星期一） 晴，下午室温 31℃

昨夜完全裸睡，大概湿度稳定（气温差 6℃），没有喘息。睡足六小时。六点起床。

今天将《论共产党员修养》读毕。真是行年 50，方知 49 之非。下定决心，今后做到这两条：

1）根据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根据党和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去检查自己的一切思想行动（要经常地），纠正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要时时刻刻注意）。

2）在思想、言论，行动上严格地约束自己，特别是对于同当时革命斗争有关的政治思想、言论和行动，要用严格的立场和正确的原则来约束自己，最好连许多“小节”（个人生活和态度等）也注意到。

重翻“思想方向”一节，颇有动手修改意图。

晚上参加学习。热得如在长沙一样。

1966 年 7 月 19 日（星期二） 晴，下午室温 31.5℃

大概十二点后方入睡。六点起床。

上午看报并“思想方向”，又觉得原来还写得颇不错似的。午间好像睡着了一下。整日手不停扇。

下午参加学习，听读李葆华的报告。目前还只在省地市开展，重点还是省级文化部门。看到《红旗》一篇谈北京市委的社论，问题确是从抗拒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抗拒上海市委与姚文）。主席曾批评，

结果仍想保护邓拓过关。晚上没有学习会，只有乘凉。房内像个蒸笼。

1966 年 7 月 20 日（星期三） 晴，下午室温 32℃

昨夜上床后又折腾几次，到水龙头冲凉，大概十二点后入睡。不得不服药也。六点起床。

上午总算是还能看看报，看点书。一到中午，房间即如蒸笼，午睡根本不成。

下午参加学习，椅子烫屁股。自学《矛盾论》等。

夜观《焦裕禄》。追悼大会时，贫农们哭，我亦掉泪。永远记住这个形象：他的立场、思想，生活与作风。

1966 年 7 月 21 日（星期四） 晴

昨夜大概十一点后入睡，睡前小有喘息。五点即起床。

吃两分稀饭，并一块炸糕。

上午参加劳动。先冤枉跑到坝顶一趟。清理垛内废料斗，整整三个小时。劳动总是愉快的。大吃西瓜。

午睡仍不成。

下午参加学习，让写与小汤关系材料。

晚上乘凉，闷热之至。大概十二点始上床。

1966 年 7 月 22 日（星期五） 晴多云，下午室温 29℃

六点起床。

多云，有风，但仍淌汗不止。在过道内写材料稿。午间似乎睡着了一下。

昨天买西瓜，多给了一元钱。家属队对帐，又找回来了。

寄灼姐信，简告近况。

真是想去游泳。

1966 年 7 月 23 日（星期六） 多云，下午室温 29.5℃

昨夜本来可早睡着的，有人来取小凳，吵醒。大概又弄到十二点后始入睡。六点半起床。

上午将材料写就，一些啰嗦事实也。下午交出。

只能看看报纸。再次看有关批判周扬的文章。每次在水龙头处擦身或冲凉后，总要喘息一阵。

夜再观《草原风暴》。大金瓦寺是旧游之地。

1966 年 7 月 24 日（星期日） 多云

昨夜上床又是几番折腾，大概十二点后始入睡。六点半起床。

上读[午]读了点书。下午参加学习，看旧报纸。周扬把通俗读物出版社也砍掉了，还有培养“尖子”等一套资产阶级教育政策。

晚上仍只有乘凉。

1966 年 7 月 25 日（星期一） 晴

昨夜仍是二点后入睡。六点起床。

上午读三篇哲学的辅导材料。慢慢读，慢慢消化，并结合“思想方向”一节。

下午参加大会，在垛内开的。主要讲四清之几怕等问题，目前尚是背对背阶段也。文化大革命则还须深揭。晚上开小组会。

午睡一分钟也不成。老是晴天，不知稻田是否缺水。六月十三夜以来，即未过小桥也。

1966 年 7 月 26 日（星期二） 晴间多云

大概也睡了五六个小时，六点起床。似乎梦见到平江老家一行。

上午仍读哲学材料，看报。中午似乎睡着了半个多小时。下午小组学习，司务长也发了言（梅山司务长贪污了 1400 元，自动交待的），但认为不老实。

晚上只有乘凉。

1966 年 7 月 27 日（星期三） 晴

半夜起来两次冲凉。蚊子捣乱，也热醒的。

读书、生活如昨。

一二十天来，几乎天天吃西瓜，比去年吃的多，好像在北京也没有吃的这么多，因还有别的水果。孩子们在一起，自己就不能管饱了。

夜乘凉，望星空，遐想甚多。

1966 年 7 月 28 日（星期四） 晴

大概睡着了约五个小时。五点半起床。紧张动作。

早晨开始参加办公室的学习“语录”。上午干部劳动，运木料。第一次推车走下坡道时，跟着跑了一阵，引起大喘，几乎动不了了。歇了一阵，幸亏带有定片，很快就止住了。表拨快了，一人提前回来约半小时。

下午参加学习，佛子岭开批判刘国真（管业余文教的那个青年）大会。人们说我请他吃过饭，为他写过旧诗。而刘则向人吹捧过我。只有写一材料说明与此人关系。

夜乘凉。不到十点即归房。

1966 年 7 月 29 日（星期五） 晴，下午室温 30℃

昨夜只醒来两次，睡得较好。五点不到醒来，五点半起床。

听广播，张平化[54]任中宣部副部长。前几天报上看到他名字列张际春[55]后，即估计到已调京专管日常部务了。

---

[54] 张平化：（1907—2001）湖南酃县人。原名张楚材。参加过北伐战争和长征。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宣传、政治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文革中曾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湖南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1977—1978 年任中宣部部长。后改任农委第一副主任，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顾问。曾是中顾委委员。

[55] 张际春：（1900—1968）湖南宜章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随朱德、陈毅湘南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一直在军队从事政治、宣传领导工作。参加过长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宣部副部长。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

六点一刻参加办公室学习半小时。上午将与刘关系材料交上，实在无甚内容。

下午参加学习两小时，晚上乘凉。

1966 年 7 月 30 日（星期六） 晴，下午室温 29℃

昨夜大概十一点后即入睡，只醒来一次。五点半起床。早晨要参加语录学习也。

老艾的辅导报告再读一过，是讲得很好的。

下午提前去浴室。一大发明，在浴室洗衣，有种种方便。

夜观《黄沙绿浪》。关于“消防、防空”的纪录片，增加许多知识，汽油弹原来是那么个东西。

1966 年 7 月 31 日（星期日）

昨夜关门睡觉。下半夜竟醒来穿上衣服，后来还盖了毛巾毯。六点半始起床。

上午看报，读了点书。视力极差。下午、晚上听广播大会，批判刘国真。刘之吹捧我，许多发言提到。根据大家揭发，此人阶级本质丝毫未变，反动透顶。

本月整用 28 元（伙食 16，西瓜 7）。

1966 年 8 月 1 日（星期一） 晴

闷热、吵噪声，睡不好觉。中午也无法睡着。

五点半起床。如果无广播，可能多睡着一会。

上午读了点书。下午参加大会，批判结束。工作队王中同志讲话，指出星四劳动时，我与王立学香瓜事，“嘻嘻哈哈”。此事我实不检点。并示意还须继续交待，如“诗词等”。晚上小组会我表态：当继续挖干净，否则今后无法生活与工作。

1966 年 8 月 2 日（星期二） 晴，下午室温 31℃

昨夜上床较早，睡得较好。五点半起床。

上午工作队老周找去谈话，要我续写管、朱、时材料。关于牵连 1958—1959 的一些旧诗为何没都写出原因作了点说明。他们都不知我这段历史。时的材料实无甚可写，管、朱可写者寥寥无几。上午均静坐细想。

1966 年 8 月 3 日（星期三） 晴，下午室温 31.5℃

昨夜折腾到十二点仍未能入睡，帐内不断进来蚊子。自调后一小时方睡着。五点半起床。

上下午将管、朱等补充材料写毕，重要者一二条而已。写字时不停挥扇，流汗不能戴眼镜，目视昏花，几不成字。1952 年夏，在省委旧楼赤膊大写“初期”，那真是黄金时代。

午睡得半小时，乃大汗卧床之功。

头脑热得昏昏然、木木然。回想管的一句话，从昨夜想到今天，不料竟无意于五月的日记中得之。原来以为决未记入者也。

夜十点归床，服眠药。希望不蹈昨夜覆辙。

1966 年 8 月 4 日（星期四） 晴，下午室温 32℃

昨夜比前夜情况还坏，总打了几十只蚊子，服药效力全部驱走。折腾到一点，大概迷胡[糊]入睡。早晨起来，帐内尚有两蚊，吃得饱饱的。

九点将材料抄毕。然后去劳动，仍搬木头。路上买西瓜三个。搬动时竟摔破两个，真是老态无用了。

六月十三后，无法系统看报，已看不到“参考”（自订《光明日报》七月六日才送）。前几天才从“日本民主青年同盟”不参加今年中日青年联欢，才发觉日共有了问题。今天从刘宁一[56]返京消息（“实际上无所不用其极地阻挠刘进入日本的却大有人在”）和“美日苏神圣同盟”文（“现在，有些人提出什么‘统一行动’，完全是‘联合行动’这个反革命口号的翻版，沿着此路走下去，势必同革命的叛徒，同苏修领导集团同流合污。到了这种地步，还谈得上什么反对美帝和反对本国垄断资本的斗争呢？”）方得知其中大概。

将蚊帐换了一种挂法，床上垫放杂物彻底精简，晚上又作降温措施，墙上也洒了些冷水。十点不到即服阿米妥（只剩下几粒，两月来老服眠尔通，效力日小），力争今晚睡上一觉。

1966 年 8 月 5 日（星期五） 晴，下午室温 32℃

果然见效，昨夜只醒来一次，睡到五点半始醒来。蚊子无法入侵了。

上午静坐思过，并看报纸。中午竟又睡着一阵。为细挖自己思想问题，下午开始翻看过去日记。闷热，看得很慢，有些字也不能一下认出。（下午学习，让先回来了。“自己想想，写材料。”）

晚仍坐屋外河岸道上，细想自己一生。从童年开始，主要毛病何在，直到十点后归房。

1966 年 8 月 6 日（星期六） 晴

昨夜上床后仍因闷热而折腾，大概近十二点始入睡。五点半起床。

七点开始，翻了整整一天的日记。从 1961.11——1963.12。过去一直不想细翻的原因即在怕因往事而引起伤感，果然两次大恸。一是一天么么哭着要到爸爸处来吃饭，蔡嫂说都哭起来了。一是琬姐想到北京来为我治行装，灼姐嘱大胖[57]送我。我还是一个感情的人，一点法子也没有。

捡出若干条思想上的问题，主要还在不心服。重看了部党组的几次谈话，他们也说的清楚，问题还在庐山。这样工作一天，倒也不觉甚累。只是没有胃口。

从社论看到，此次反党集团，是否 Peng，Luo，Lu？难怪过去提“篡军问题”。

夜晚仍乘凉，想的没有昨夜的多，但想到高音之关心我的自我革命，倒是一贯真诚的。

1966 年 8 月 7 日（星期日） 晴，下午室温 32℃

昨夜大概实行了“心静自然凉”之法，十一点回房上床，不久就睡着了。

继续细翻日记。中午睡着约半小时之外，整整在八小时以上，没有引起感伤。64 年喘息之可怕。

人们坐卡车游泳去，而我却闭门“旱游”（在屋内一丝不挂也）。这也是事物的两极发展。一笑。

---

[56] 刘宁一：（1907—1994）河北满城人。原名史连甲。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从事工人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联部副部长，全国总工会主席。文革初期在八届十一中全上被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文革后曾任统战部副部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书记。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

[57] 大胖：李锐二姐长子李力康。因李锐青年时出走参加革命，生死不明。李锐母亲将其改姓李，视为长孙，以继承李家香火。——李南央注

如此天旱，连附近田禾也没去看看！

1966 年 8 月 8 日（星期一） 晴

昨夜采前夜之法，甚为有效。大概十点多即入睡。可能睡足七个小时，一两月来之奇迹。五点半起床。

仍整日翻阅日记，下午五点全部毕。旧诗（并新诗两首），亦全部摘下，勾引起许多回忆。如无日记，许多事、问题确全忘得一干二净也。

夜乘凉，细思自己思想上存在之问题，彻底一一予以批判确是长期工程。

午间只躺了一小阵。室内虽闷热，但只要心静，汗流不止也可勉强工作也。

1966 年 8 月 9 日（星期二） 晴，下午室温 30℃

睡足了六个小时。五点半起床。

今天基本是考虑该补充哪些问题，并动手写了点草稿。旧诗问题，58、59 年有关者全部交出，过去是不愿在此地向人们讲自己这段的一些经历也。

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了，真不知庄稼怎样？

夜观《红花曲》。锡剧也。

1966 年 8 月 10 日（星期三） 晴

睡觉如昨。多久以来，喘息未犯，原因全在气候稳定。但不知如上坝下水，是否亦能不犯也。

上下午均伏案，草稿写得七页，进度中等。屋内不停洒凉水，尚能坐得下去。晚上乘凉，想一些事情。中午仍不能午睡。

1966 年 8 月 11 日（星期四） 晴，下午雨

睡觉较稳定了，总可得六个小时。五点半不到即起床，早五分钟就一切都提早了。

今天将“诗的问题”（补充）草稿写毕，分量与第一次差不多。这样，全部有问题者，包括 58—59“记事”都交待了，真是放下包袱了。

下午一场好雨。听说这一带旱情甚重。

晚上开始整理草稿。可以开灯在屋内做事。这两天都听中央文化革命决定，英明及时。

1966 年 8 月 12 日（星期五） 雨，下午室温 24℃

气候稍变，真是灵验得很，昨夜上床即闹喘息。本来十点服眠药，想睡一个好觉的。只好起来服定片。幸亏闹的时间不长，仍睡足约六小时。五点半起床。

上午和晚上将“旧诗问题”基本定稿，仔细看了两遍。下午参加中央决定的学习，要学习一个星期。已谈好我仍写自己的材料，不参加学习了。

晚饭后散步，小有喘息。十点，服定片并安茶硷，以免上床后再反复。

1966 年 8 月 13 日（星期六） 晴，下午室温 26℃

昨夜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

续整理第一、二节（对部党组的倨傲态度，对山上错误认识），不易一下定稿。天气不热，甚为有利。

午睡仍一分钟不得。下午五点听到十一中全会公报，最动心者：正在出现新的全面跃进局面。国民经济正在持续、健康发展。分站并发一贺电。

夜观《地道战》。不知今天南越之规模如何。热带多雨，土质情况是否普遍适宜。

小喘一次。

1966 年 8 月 14 日（星期日） 晴

昨夜上床后，躺下即感异样，连忙含定片，坐床一阵。非常害怕此种生活。五点半起床。

今天算是将有关公[58]的一节写出（思想中泛起的，自知有问题但未作彻底批判），只是基本草稿。这是我的反动思想中最严重的一部分。

晚上重看已写部分。今天仍有喘息。上床前先含定片平喘。

1966 年 8 月 15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下午室温最高 26℃

昨夜大概睡足六小时。长时以来，梦极多，有时许多人物连续来梦。昨夜是梦见黄牛，我与高音似乎为此而暂住一屋，以便招待也。五点半起床。

上午参加事故检查会至十点。中午竟午睡得半小时。到晚饭前，将昨天草稿的最难一节基本定稿，晚上翻阅有关领袖问题的文件。

1966 年 8 月 16 日（星期二） 晴，早晨室温 22℃

昨夜上床后本来正常，一想起该不至喘息，即感不适，完全是精神作用。只好起来含定片，并坐床一阵。五点半起床。

整日伏案，全部材料基本定稿，相当紧张而艰苦的劳动。几乎没有食欲了，一天吃了七分钱饭。

夜再观《夺印》。晚上小有喘息。

1966 年 8 月 17 日（星期三） 晴，下午室温 27℃

昨夜睡足六小时。五点半起床。还不算热。

整日伏案，将定稿抄一遍，一边又作小的修改，估计全部又将达 14,000 字左右。

晚上稍热，蚊子闹，不能很好工作。中午小有喘息。十点后服眠药。

1966 年 8 月 18 日（星期四） 晴

昨夜上床后没有喘息，大概睡足了六个多小时。五点醒来，觉得凉（只盖了毛巾毯），但未喘息。

上午参加劳动，仍在垛后桥搬运木头，出汗不太多。下午三点听首都游行实况广播。晚上又听了一次，甚为激动。主席五点即到，下金水桥同群众见面，在城楼上接见了许多青少年代表。林总、总理讲话，讲话中插喊了许多口号（这似乎也是空前的）。林总最后之话是：要使一切修义反革分子，资及右派<分>子永世不得翻身。主席是“领袖、统帅、舵手”。

下午学习会上，我再表态：这次是我彻底自我革命的最后机会。

[58] 公：指毛泽东。——李南央注

夏天看来基本过去。

1966 年 8 月 19 日（星期五） 多云

五点半起床。

上午算是全部完稿，共 40 页。又细阅一过。午觉似乎睡着了十分钟。下午、晚上均参加学习 16 条。晚饭喘息一个多小时，含定片。夜晚气温下降所致，赶忙加衣。

近日常有梦呓。记得一次狂叫，觉两手被人分开抓住。醒来尚在恐惧中。

1966 年 8 月 20 日（星期六） 晴，早晨室温 19℃

昨夜满以为可睡一好觉，十点上床，结果严重失眠。十一点半起来服眠药，大概近一点始入睡。

上午再细阅定稿。工作队同志来，谓 16 条学习仍参加。谈到大字报之无事实根据者，谓“讲时可略去”。大概要我准备向群众作一交代也。又谓以前写的，今日看法当深一层。与管之关系等未再问及。

夜再观《扑不灭的火焰》。遇到公社的人，谓今年收成受影响很大，白水畈可得 70%，抗旱好的要好一些。现已种荞麦、萝卜、胡萝卜等。

服眠药上床。

下午听安全大会。

1966 年 8 月 21 日（星期日） 多云、晴、阵雨

昨夜上床后小有感觉，服定片坐床一小阵，随即入睡，六点多才醒来。睡足七小时，多日未有好睡。

上午参加屋外打扫，劳动近二小时，但不累。下午学习 16 条。晚上补衣服，翻阅定稿。

发现一奇事：屋前新栽白杨，有一棵已“旱死”——叶子全部枯了。今晚散步发现，因下了一场好雨，竟又发出好多新叶，都在原枝上，只是片子甚小。白杨生命力原来如此之强。

今天看到八月十八城楼上的名单，前几人当与此次运动有关。但邓在刘前，老板已在富后，似无老蒋与冷西[59]等。

1966 年 8 月 22 日（星期一） 晴，早晨室温 19℃

昨夜上床。可能是精神作用？喘息终于爆发，只好起服定片，直闹到十二点。再服眠药，大概近一点始入睡。真是无可奈何。

六点起床（五点多即醒来），力疾开始复写定稿。中午睡着了约半小时，梦见蔡嫂为我做菜！

下午、晚上参加学习公报。

将冬被等全部搬出铺上，昨夜下半夜因凉再次喘醒也。晚饭后又喘息一次。

1966 年 8 月 23 日（星期二）晴，下午室温 25℃

昨夜睡得尚好，只是梦多。五点半起床。

上午、中午，晚上誊抄定稿，前三节已毕。右手三指麻木作痛矣。

下午大会，讲最近 16 条学习等情况。

[59] 邓：邓小平，刘：刘少奇，老板：陈云，富：李富春，老蒋：蒋南翔，冷西：吴冷西。——李南央注

晚上仍有喘息。已两天不敢洗澡。

1966 年 8 月 24 日（星期三）晴

睡得尚好，连串长梦。鸭公竟转业于木刻了，与我同观拓汉，等等。

五点半起床。上午、中午，力抄定稿，已至第 36 页，只剩几页了。下午、晚上仍参加学习，讨论文化革命组织事。

浴室冷水洗澡，当然喘息，含定片止住。夜服安查硷。

1966 年 8 月 25 日（星期四）晴

昨夜安静，当然同天气稳定有关。

整日在河西劳动，下午全站出动。上午劳动强度赶上兴华村，但中午只吃了三分饭。午睡一分钟也不成。下午甚无力。曾抬过两筐石头。

夜观《金沙江畔》。此片似是第一次看，关键放在一个土司女儿身上，总不妥当。

越累越不能入睡。服眠药上床。

1966 年 8 月 26 日（星期五）下午室温 28℃

昨夜睡得尚好。

上午即全部复写完毕，并复看一遍。中午依旧一分钟也睡不着。气温回升，有点秋老虎的味道了。下午、晚上均参加学习，“内矛”第一、五两节。

1966 年 8 月 27 日（星期六）晴，下午室温 29℃

昨夜上床后仍含定片方止住小喘。五点半起床。

将尾巴小作修改后，正式装订。拟再细读一两遍即交上。

下午参加学习，批判四旧[60]。

夜观《椰林怒火》。

1966 年 8 月 28 日（星期日）晴，下午阵雨

昨夜十点即上床，但仍有小喘，坐床一阵。五点半起床。

人们去石槽宣传。先在办公室集中“写材料”，随即打扫环境卫生，整整两个多小时，出几身大汗。十点归房，极累，吃饭也不香。

中午一分钟也未睡着。下午仍谈“四旧”。

夜落实选举权到人（选举文化革委会），我是第一个无选权者。

一分钟空闲也没有，一页也未复看。

1966 年 8 月 29 日（星期一）晴

昨夜上床后，情况如昨。四点半即醒来，五点半起床。

[60] 四旧：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1966 年 8 月份由红卫兵发起的“破四旧”运动席卷全国，毁掉了无数文化古迹和文物。

上午参加劳动。先到仓库搬东西，随即挖电线杆基坑。只吃了两分钱稀饭，与人一起挖了两个，最后累得头晕眼花，几乎跌倒，扶树休息一阵才缓过来。

中午吃了四分饭。又参加立杆劳动。闭目养神一小时。

此后文革进入高潮，李锐停止写日记，直至1967年元月一日始恢复。

——李南央注

一九七五、七六年李锐日记

八册/Vol. 8

1975.5.30.—1976.3.5.

本册日记注：

李锐于 1967 年 11 月 11 日晚被一辆吉普车拉到合肥，专机送往北京，关入秦城监狱。1975 年 5 月 30 日出狱，再次返回到磨子潭，恢复书写日记 。1976 年的日记也写在这个日记本内，于 3 月 5 日中断。因为李锐与“小客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被人发现，被要求搬入与另外人合住的房间，结束了单独居住的生活。这两年的日记内容都不多，为方便阅读，合并在本文件内。

——李南央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46 年—1979 年日记录入说明	xii
一九七五年	
1. 1975 年 5 月 30 日	1
2. 1975 年 6 月	1
3. 1975 年 7 月	5
4. 1975 年 8 月	9
5. 1975 年 9 月	14
6. 1975 年 10 月	18
7. 1975 年 11 月	22
8. 1975 年 12 月	25
一九七六年	
9. 1976 年 1 月	30
10. 1976 年 2 月	34
11. 1976 年 3 月	38

1975 年 5 月 30 日（星期五） 晴

下午三点起身，王宪举同志同至北京院取书。已改为成套公司，留守处无人。鼓楼取款买药物等。又去工业学院找大胖，云已去沪三月。华北饭店晚餐见到安徽省水电局朱（世尧）、周（晋祥）二同志。王吩咐数事，我表示决不负党期望。八点开车。终夜未眠。

1975 年 5 月 31 日（星期六） 晴

下午二点在蚌埠照相。还是六三年底同孩子们照过一次像。七点抵合肥，佛子岭车来接。周吩咐：力所能及劳动；尊重领导；工区范围（外出请假）；禁止单人游泳。表示绝对服从。经舒城、晓天、西溪，至磨子潭已十一点矣。

仍安排住在老房间。服（八年前）眠药。约睡三小时。

1975 年 6 月 1 日（星期日） 晴

此间变化甚大。新盖办公楼，梧桐成阴，梁家滩办了完全中学，新增宿舍，新人增加很多。一大群孩子来看此老头，原来青年已成家添丁。人们见面，无不亲切，使我如返故家。

下午此间诸领导约谈，约法四章如周昨夜所谈。我表示诚恳接受改造。

今天是儿童节，又开始样板戏汇映。夜观《杜鹃山》。

仓库先取出夏季衣物，大洗，极累。

1975 年 6 月 2 日（星期一）

昨夜服眠药，睡足四小时。

洗衣卅二件，未毕。屋内乱如“鸡窝”。仓库取出全部存物，书籍在外。一九六九年大坝过水四小时，被淹。存物都在楼上，保存甚好。睹物生情！

夜观《红灯记》。极累，头觉晕。仍不能入睡。

1975 年 6 月 3 日（星期二） 大雨

去医务所，血压略高。此间无 6911，幸带来一瓶。维 C、B，仍服如故。商店购日用品。开始整理内务。同青年们住在一起甚好。

夜观《奇袭白虎团》。几有喘意。发现遗失冬被。

1975 年 6 月 4 日（星期三） 阴

整理内务，也未得休息。昨夜服药睡足六小时。利眠宁较好。

夜观《龙江颂》。给灼、琬姊信。

1975 年 6 月 5 日（星期四） 晴

上午八点去石槽。人们都认识。银行转存款，邮局订报刊。买到塑料纱窗、草席、茶叶等。十点半赶回，累极。

下午洗澡，洗毛巾被等。开始喝豆浆。饭量 2、3、3 两，菜比八年前增加。

夜观《海港》。头觉晕，腿脚沉。是否过累之故？

1975 年 6 月 6 日（星期五） 晴

昨夜睡足七小时，一周来未得好睡。夜半又加服眠药奏效也。五点即起。开始早操、气功。

洗完最后一批袜子零件。冬衣装箱，破箱仍堪利用。

夜观《红色娘子军》，惜起首牢房一段没赶上看。

1975 年 6 月 7 日（星期六） 晴

五点半起床。继续整理内务。取回蜂蜜，仍有香气，可能利用。

洗晒结束。连续一周过劳，头晕，腿沉，无力之至。

夜开灯，小虫甚多。无力去观《平原作战》。

1975 年 6 月 8 日（星期日） 晴

昨夜十二点后入睡。六点起床。

洗完几个枕头套，算是真正结束洗晒了，房间也整理得像个房间了。蜂蜜略蒸吃一点，皆云未变味。而一瓶辣椒因上有香油，致新鲜如故，真是奇迹（据云辣椒越陈越好）。

从北京动身至此，购物等等花费约 60 元。已购菜饭票 15 元。

灯下补记一周日记。为书事，致信朱、周二同志。

1975 年 6 月 9 日（星期一） 雨

五点半起床。分配参加副业组劳动。真是出师不利，因一周来大累，因雨（室温降至 19℃），虽立即着毛衣，终于喘息大发。医务所听诊，沙音甚显，仍服喘息定（1970 年出厂，比我保存的 1965 自好一些），并请假。通身无力，说话亦费劲，报纸也不想看。

1975 年 6 月 10 日（星期二） 晴，室温 18℃—20℃

昨夜上半夜服利眠宁无效，喉亦痛，似后期感冒，有浓痰。三点再服利眠宁，六点起床。

冯医生听诊，加服银翘丸，养血安神片（觉贫血），续假二日。中午半睡着一小时。

关于同李殿林关系事，与王主任谈清。

夜开始抄秦吟。过瘾之至！

1975 年 6 月 11 日（星期三） 晴，室温最低 15℃

早晨三点半大喘咳，且有浓痰。将邻居们闹醒。盖上所有能盖的被物，仍畏寒。通身无力，只得再续假二天。

将马恩廿首抄毕。手发抖。

蜂蜜经过蒸笼消毒，谅无问题。此间蜂群多因农药死去，已难买到蜂蜜。

夜观《艳阳天》。

1975 年 6 月 12 日（星期四） 晴，20℃—24℃

昨夜一点喘醒。只好将上窗封住。四点醒来。
续抄秦吟。有意作适应气候活动。食欲、体力觉比昨日较好。
夜读报，聊天。马科斯谓中国为第三世界领袖，竟第一次出自亚洲人之口。
不敢去浴室洗澡。

1975 年 6 月 13 日（星期五） 晴，21℃—25℃

问题还在上窗必须封遮，三点喘醒，因[用]布幔临时挡住，再服利眠宁，始入睡。
续抄秦吟。医务所取药。借来在北京未看鲁迅四本杂文，拟将“鲁迅颂”定稿。
夜将窗户全部关住。

1975 年 6 月 14 日（星期六） 晴，21℃—25℃

昨夜睡得较安稳，约五小时。但午睡又喘醒。
觉精神较好。上午同老詹至金家冲稻田锄田埂草，约两个多小时，尚能支持。
续抄秦吟。夜补棉背心，早晚穿极合适。
今日端午，家家户户，节意甚浓。

1975 年 6 月 15 日（星期日） 晴，24℃

昨夜十一点入睡，三点醒来服眠药。六点半始醒。半月以来未有之好睡。
秦吟已抄至后半部。
气候已较习惯。

1975 年 6 月 16 日（星期一） 晴、阴，24℃

昨夜睡得较好。
上午劳动，甚累。下午听传达中央十三号文件。钢必争 2600 万 T。
左眼发炎。夜只略翻鲁迅书，不敢续抄。

1975 年 6 月 17 日（星期二） 晴，24℃

昨夜下雨，一点喘醒，靠坐不能入睡。五点半起床，喘息不已，只好请假。双手皮炎亦大发作，通身过敏。医务室取强的松软膏。借来六月分[份]《人民日报》、“参考”。下午冒险洗澡，故意浇冷水，必须积极锻炼。
续抄秦吟。

1975 年 6 月 18 日（星期三） 晴，24℃

昨夜尚好，只是双手奇痒。五点不到起床。冷空气中强作气功。
上午劳动，田塍草很不易锄。
下午首次参加学习，漫谈性质。
夜续抄秦吟。

1975 年 6 月 19 日（星期四） 晴，25℃

五点半起床。睡足六小时。

吃了一辈子大米饭，上午至金家冲稻田路{耦}秧（此地名{蓐}秧）。水已放，泥尚不深。下午仍锄草，觉累。

夜乘凉。听邻居们谈六九年大坝过水情况。

1975 年 6 月 20 日（星期五） 阴、小雨，25℃

五点即醒。上午仍锄草，下午学习，听读报纸。

看完十来天的《人民日报》。天气又变，但望不大喘息。双手皮炎奇痒，可的松亦几失灵。

1975 年 6 月 21 日（星期六） 雨

哮喘连夜不止。请假。

接琬姐信，连续数遍，双泪直淌。灼姐夫妇已迁居平江，颇为意外。外甥们个个都好，很是安慰。

夜破戒，下象棋一盘。十二点后始入睡。

1975 年 6 月 22 日（星期日） 晴、阴

六点起床。天气较好，呼吸即顺。

复琬姊信。需蚊帐等物。

1975 年 6 月 23 日（星期一） 晴，26℃

昨夜未喘。

上下午均劳动。但下午在日光过久，即感头晕。

1975 年 6 月 24 日（星期二）阴、夜大雨，21℃

上午仍锄田埂草。烤田问题说法不一。

下午听动员报告，总结检查上半年贯彻十三号文件。夜观越南片《一个小火车站》。

1975 年 6 月 25 日（星期三） 雨，21℃

整天都有喘意，夜大发作，打开水几走不回来。

下午勉强参加学习。秦吟抄毕。语录歌须大修改。

1975 年 6 月 26 日（星期四） 雨，16—18℃

昨夜又大喘。整天气闷，时有喘息。抄若干首。夜翻完《鲁迅故事》，几无可利用者。

仍洗澡。

1975 年 6 月 27 日（星期五） 雨，16℃

昨夜两点半喘醒，起来含药，又睡着约 2 小时。

鲁迅颂定稿。从“故事”得广州、香港四句，共 186 句。

收到蚌埠照的照片，精神状态尚好。寄琬、灼姐。

1975 年 6 月 28 日（星期六） 晴转阴，20℃

昨夜二点仍喘醒。六点始起床。

上午一人锄田埂，阳光下甚觉舒畅。下午听读九、十三号文件，不禁讲了点钢生产过程之复杂，比其他工业困难之所在。仍是好为人师也。

夜观“地震”、“双曲拱桥”，“农村安全用电”。双曲桥精彩之至。

1975 年 6 月 29 日（星期日）阴雨，21℃

夜翻旧“参考”至十一点半。六点半起床。

“资本论”辞抄一份。翻“科学普及”。开始抄马恩全集原来零星摘记。

一雨即喘。

1975 年 6 月 30 日（星期一） 雨，21℃

昨夜下半夜大雨，自然喘醒。起含定片。五点起床。强作气功。整日抄全集摘记。

竟午睡一小时。医务所给我加服“卵磷脂片”。

1975 年 7 月 1 日（星期二） 雨，21℃

昨夜十一点上床，含定片。夜半未喘（无雨）。五点半起床。

上午续抄摘记。接琬姐信，她们坚持要即来看我。告王主任，欣然同意。夜即复信。

夜观七四年五一节。

1975 年 7 月 2 日（星期三） 雨、阴，23℃

六点起床。

上午曾出一阵太阳，中午大雨，下午阴，气闷之至，晚上终于大喘息。定片二次。

将马恩部分抄毕。夜不敢乘凉。

1975 年 7 月 3 日（星期四） 上晴下雨，23℃

五点半起床。半夜喘起。四点即不能入睡。

田埂草无法下锄，索性上石槽一行。银行取款 100 元，因本月分[份]部里仍寄款 25 元也。买小竹椅等。幸遇吉普捎回。下午续抄摘记。夜观《创业》。

1975 年 7 月 4 日（星期五） 阴转晴，25℃

五点半起床。

上午续抄摘记，列斯部分。订“参考”不成。下午学习。夜乘凉仍喘，不能动作。

1975 年 7 月 5 日（星期六） 雨，24—22℃

昨夜睡得较好。五点半起床。

整日抄摘记并诗作。浴后略喘，夜凉亦喘，服定片两次。

1975 年 7 月 6 日（星期日） 晴，25℃

五点起床。四点醒来即不能入睡。
天气放晴，大家抢着晒被服，一屋潮气得以驱除。
续抄秦吟。老王赠一小笔记本，真雪中送炭也。
夜冷水冲浴，小喘息。

1975 年 7 月 7 日（星期一） 上午晴下午雨，25℃

总是三点半喘醒，温度略降之故。五点半起床。睡不到六个小时。仍午睡不着。
小戚从上海带回托购之物，塑料雨衣等。
续抄诗。夜与邻居们谈词，以“娄山关”作例。

1975 年 7 月 8 日（星期二） 晴、中午阵雨，24℃

四点半醒后即不能入睡。上下午都带喘锄田埂草并{耨}之，因而甚累。晚饭反而不香。

1975 年 7 月 9 日（星期三） 晴，26℃

大概十一点后入睡。四点即喘醒。
上午仍锄田埂，烈日下约二小时。真是汗如雨下，全身湿透，极累。觉头晕，休息后量血压，却正常。很放心。下午学习，全身无力，晚上勉强吃了二两饭。乘凉，听谈上海社会情况。

1975 年 7 月 10 日（星期四） 阴，22℃

半夜拉肚，晨转水泄。体温 38℃，不知何故。大概昨天即发烧也。服药三种：按乃近、痢特灵、氯霉素，中午睡着一大阵。整天吃了二两稀饭。秦城八年未有过之现象。气候不适应，体质已不堪劳动？

1975 年 7 月 11 日（星期五） 阴，23℃

继续水泄，六七次，什么也不想吃。中午勉强吃了二两稀饭。夜八点后，人们都观电影，觉无力上茅房，坐痰盂拉，出门倒盂时，突然痉挛，浑身发抖，几不能回房。幸遇小宋报信，王主任，医生们都来了。打了葡萄糖、减温针、止呕片等，逐渐安定。通身骨头像散了一样。

1975 年 7 月 12 日（星期六） 晴，26℃

夜半起拉一次。六点起床。仍不想吃。医务室吊注了 500CC 葡萄糖，500CC 葡萄盐水。精神稍好，烧渐退。晚上吃了一两面条。买了一个水果罐头，强吃了一半。

1975 年 7 月 13 日（星期日） 晴，26℃

昨夜未起床，水泄停止，粥状拉五六次。稍有胃口，中午吃了二两面，晚吃一两稀饭、几片饼干。续抄秦吟。

1975 年 7 月 14 日（星期一） 晴转雨，23℃

昨夜睡后，喉头下阵阵木痛，打嗝时尤甚，晚饭后又重复。异想天开到喉癌问题。当仔细注意之。

上午在医务室耽误甚久，仍有小烧。加开胃药。

今日吃饭一、一、二两，吃菜少许，亦不觉饿。

秦吟基本抄毕。

1975 年 7 月 15 日（星期二） 晴，25℃

睡得尚好，只是喉下部半夜仍阵阵嗝痛，喝水、饭后亦痛。将情况与怀疑同朱医生一谈，当然无法作任何判断。仍有烧，续服安乃近。今天吃饭有进步：1—2—2。小彭送的咸鸭蛋功劳甚大。

旧《文汇报》载饼肥草纸种稻，一大发明。

1975 年 7 月 16 日（星期三） 晴、阵雨，25℃

六点半始起床。精神较好，食量 1—2—3 两。

秦吟、摘抄全毕。成“沙石峪”一首。

喉下部异嗝亦好转。夜观《打击侵略者》。

1975 年 7 月 17 日（星期四） 晴，26℃

六点起床。

今日精神觉好，稍有胃口：1—3—3。

读积存报纸。

喉下阵痛亦减，是否与胃反映有关？

夜观《智取威虎山》。仍有体温。

1975 年 7 月 18 日（星期五） 晴，26℃

六点起床。

医务室呆了甚久，发现下腿肿。心脏到底何症？6911 等停服一周即有反映？体温释疑：腋下因天热不准，口腔只 37.1℃。续服 6911 等，并打了一针 B12，干[肝]精共 4CC。怀疑肝脏。

1975 年 7 月 19 日（星期六） 晴，29℃

昨夜甚热，十二点左右方入睡。五点半起床。做气功。

脚肿如故。打针。饭量已恢复。

读积存《文汇报》并摘抄。

夜观《沂蒙颂》。

1975 年 7 月 20 日（星期日） 晴，30℃

六点起床。

今天甚热。脚仍肿。只翻看了报纸。同青年下了三盘象棋。

1975 年 7 月 21 日（星期一） 阴、晴，27℃

晨接琬姐信。母亲生病。86 岁了。日夜扶侍，暂不能来。下午复信，并抄《资本论》辞寄去一阅。

下午脚肿加重，借来《新医学》刊几本，得点常识。

夜观“亚运会”。

1975 年 7 月 22 日（星期二） 晴，26℃

只睡了五个小时。五点半起床。气功 25 分钟。

浮肿如故，血压正常。续假半月。翻阅《农村医生手册》与自己病状有关部分。此书为湖南医学院编。浮肿原因甚多，生活环境的突然大改变，体质、器官大概都有关系。夜速翻北大中国文学简史一遍。大学生作品也。

1975 年 7 月 23 日（星期三） 晴，27℃

五点半起床。气功 25 分钟。

肿如故，续打针。摘抄简史上的诗词。收到琬姐寄蚊帐包裹单。

夜观《多瑙河之波》，罗片。

1975 年 7 月 24 日（星期四） 雨，25℃

起床气功如昨。下午增加坐功一次。肿如故，打针。续摘抄。注意闲聊。制下半年月份牌。

1975 年 7 月 25 日（星期五） 晴、阵雨，28℃

五点三刻起床。收到包裹。蚊帐甚合适，凉鞋亦好。

上午稍整内务，即倦极。中午服本巴比妥二片，亦未成眠。下午读报，续摘抄。

1975 年 7 月 26 日（星期六） 晴，26℃

昨夜奇梦极多，时时醒来。服定片。起床、气功如昨。

肿稍消，仍打针。精神较好，续抄诗。

1975 年 7 月 27 日（星期日） 晴，28℃

六点起床。

续摘抄“简史”中诗词。浮肿似续在减轻。天较热，饭量即减。两斤酸苹果倒牙，以蜂蜜水煮之，即罐头也。

1975 年 7 月 28 日（星期一） 晴，28℃

五点半起床。肚泄又三次。服药，续打针。肿续好转。

“简史”接近抄毕。整日精神尚好，惜午睡不成。今日有诗兴。

1975 年 7 月 29 日（星期二） 晴，30℃

起床。气功等如昨。

今日甚热。续打针。中午下象棋一盘，以老得意，使败者不乐，戒之。

破皮箱请皮匠补好。

今天吃到牛肉。

抄书不多。

1975 年 7 月 30 日（星期三） 晴、阵暴雨，26℃

昨夜甚热，睡不安稳。

“简史”诗词抄毕。哮喘预报气象，下午果然大雨。

整理报纸。给琬姐短信，告浮肿好转。

夜翻阅旧抄。

1975 年 7 月 31 日（星期四） 晴

昨夜喘醒数次，无可奈何。广播起床，略作功。

半个多月未至金家冲，早晨特往一看。稻穗接近出齐，长势甚好。附近生产队都在双抢，早稻可打五六百斤。一亩秧田，到底能栽多少亩，虽稠稀有关，说者极不一。

抄诗词乱抄。秦城摘录最后一部分也。

六七两个月只吃了约 40 斤粮食。

1975 年 8 月 1 日（星期五） 晴，26℃

昨夜服本巴比妥，效果甚好，五点始醒来。

中午未休息，下棋了。累累破戒！

诗词乱抄快抄完了。夜观阿尔巴尼亚片《宁死不屈》，零碎倒叙。

1975 年 8 月 2 日（星期六） 晴，26℃

昨夜有小喘息。五点半起床。气功半小时。

接灼姐信。他们是离职休息。母亲病已好转。

诗词已抄毕。秦城所遗只有范著通史的摘记了。

分买到三个西瓜。一人如何独食。今天食欲较好。脚胫凹印下午也不深了。

1975 年 8 月 3 日（星期日） 晴、下午大雨，25℃

未响广播，6:20 分起床。近来上床时必有小喘息，昨半夜雨即喘醒。

今天大任性，下了一下午象棋，晚上还着了一盘。

给灼姐信没写完。

1975 年 8 月 4 日（星期一） 整日阵雨，24℃

五点醒来，约睡足六小时，本巴比妥之功。

整天阵雨，我亦整天喘息。在秦城时，八月也是必犯的。

给灼姐写信，直到夜十点半。此地也有了小咬。

1975 年 8 月 5 日（星期二） 阴、阵雨，25℃

五点半起床。气功 20 分钟。

续打针。闷热，时有小喘息。与冯医生谈身体情况。下午参加大会，听中央十七号文件传达。上半年工业形势，钢铁落后。

夜观《半篮花生》、《送货路上》，后者是湖南花鼓戏。久不闻乡音矣。

1975 年 8 月 6 日（星期三） 晴、多云，26℃

昨夜喘息甚重。起床气功如昨。

肿未消。续休息半月。

上午读书，下午参加学习。讨论十七号文件，人们难以抓住重心。但谈到此间人浮如[于]事、借款等等，接触了实际。

每月六十元生活费正常矣。

晚上闷热，纳凉闲谈。讲了点三年五年争取准备的问题，不要有和平观念，弓弦拉紧点总是好的。

1975 年 8 月 7 日（星期四） 阴，26℃

半夜仍喘。

借到一本六九年版的主席诗词，颇有些材料。

劝青年们不要过多下棋、打牌，特别午休时影响邻居，起了点作用。

纳凉到十一点。

1975 年 8 月 8 日（星期五） 晴、阴，27℃

五点半起床。睡了五小时。中午竟睡着一小时。

下午参加学习，漫谈。

丹龙寺买来的 2.86 元一斤的茶叶，其味不如 1.7 元之深厚，不过色绿而已。茶叶等级越高，亦如旧昔大米之高等级，颜色虽好，营养价值反不如次品。茶叶色香味是城市与商品经济，消费阶级造成的，好看不好吃，其理有普遍意义。

1975 年 8 月 9 日（星期六） 晴，29℃

昨夜睡足六小时，靠利眠宁。五点半起床。做功半小时。

翻完六九年版。抄“成昆路”词等。

1975 年 8 月 10 日（星期日） 晴，28℃

未响广播，多睡了半小时。六点起床。过星期日。下棋、烘茶。天也闷热。

1975 年 8 月 11 日（星期一） 晴、阴，28℃

五点半起床。做功半小时。

近日读报、读书甚多。翻完“读红楼梦资料选”第一集。见到大彭。

1975 年 8 月 12 日（星期二） 雨，25℃

六点起床。昨夜两次大雨，均喘醒。中午得睡一小时。

红楼有关诗抄毕。

1975 年 8 月 13 日（星期三） 雨，24℃

台风影响，大雨。

开始抄范著通史摘录。下午参加学习。夜下棋。

第一次见到遥控水位记录仪，日本已用无线电操作。

1975 年 8 月 14 日（星期四） 中雨整日不断，22℃

五点半起床。

一日夜水位长约十公尺，夜已达 190。隧洞放水。人们是否因六九年大水过坝，余悸尚存？准确掌握水情，时届八月中旬，似不必过虑，放水即弃电也，对明春亦有影响。

1975 年 8 月 15 日（星期五）19℃，大雨不止

四点即喘醒。起视温度表，18℃矣！秋被再加毛巾毯，并着厚睡衣，含定片，已无法再眠。

通史摘录抄毕。秦城劳作，至此基本结束。

大雨不止，闻霍山县城已内涝。查看库容水位表：205，3.5 亿；195 约 2 亿。上游约 500 平方公里，100mm 即 5000 万方水矣。一昼夜已涨十公尺。昨夜隧洞半开放水。下午学习后力爬坝顶，水位已过 195，湖山青翠欲滴，水面碧鲜，大岛仅剩一巅，俯看坝下洞口，水浪奔腾，一片白雾，声震山谷，黄水咆哮，射流如箭。虽旧地重游，而此一静一动壮观，则多少年难得一遇也。惜乎六九年身不在此，未能目睹当年奇景巨灾。此站当年过于速成，迁就现成机组，195 以上库容难以利用，每届汛期常白白弃水，容量太小，相对库容甚大，十年前即有此意见。

1975 年 8 月 16 日（星期六）小雨，20℃

昨夜不时喘醒。

今日雨势渐减。Qinchengyin 决重抄一本。又购墨水一瓶。来此已用掉一瓶矣！

1975 年 8 月 17 日（星期日）雨，20℃

昨夜约睡五小时。雨仍不止。

闻将强迫开机（设计最高水头为 186）。争取此时多发电总是好事。六九年超高水头（196）发电后，涡轮叶片有损蚀，机轴摆动情况不知如何，但愿不出事故，以供设计参考。

自下雨以来，几乎日夜喘息不止。

重抄、改语录歌。

有人送鲜鱼大块，请老孙烹之。

1975 年 8 月 18 日（星期一）小雨，21℃

昨夜只睡四个多小时。午睡不着。整日小喘息，夜加重，连含定片。

续抄。夜观《草原儿女》。芭蕾与蒙古马舞等结合甚好，舞台当无此效果。

红卫兵收走书已失散！

1975 年 8 月 19 日（星期二）阴，22℃

一早就收到琬姐寄来的四张照片，非常高兴。孩子们长得壮实。“两个北瓜”尤觉年青，家桢老矣。即写复信。

夜去招待所。专案组王宪举等来，给我看专办结论，两条老帐：37.7.6.被捕事为叛徒，阶级异己维持 60 年原案，在磨时“坚持反动立场，毫无悔改之意”。当作口头声辩，分站诸人均在。书面意见至 12 点写毕。

1975 年 8 月 20 日（星期三） 小晴，22℃

昨夜服眠药两次，大概三点后方入睡。六点起床，八点半至招待所，听取王的意见。略作修改。如此两条，必戴帽子，等等，我心中有数也。八年！

给琬姐信写毕。

隧洞仍放水，忍不住提了意见。省里坚持也。河南事故，影响此间不敢蓄应蓄之水！

1975 年 8 月 21 日（星期四） 晴、下午阵雨，25℃

昨夜服本巴比妥，睡足了六个多小时。午睡又近一小时。早起做气功。

续抄，进度甚慢。今日喘息特重，白天含定片两次。

北京来人，一下传开。人们都是好心，猜测我应返京分配工作了。

加服 B6。

1975 年 8 月 22 日（星期五） 晴，26℃

天亮前曾喘醒，含定片后，竟睡到六点半。

上午看几天的报纸。下午学习，听宋佩璋[1]关于企业管理的报告。主席五条：流动资金、规章制度、成本核算、计划检查、厉行节约。安徽亏损者近 40%。全年产值 80 亿，上半年只完成 35%。反对以“利润挂帅”为名放弃经济核算，提高劳动生产率等错误思想。增产有虚假现象，实际蚀本，关键在路线与领导。

整日喘息不已，出汗不止。中午无法挺尸，将被褥等晾晒，去去潮气。慢慢搬动，收挂，整理床铺，即成大喘。这两天已放晴，可能气压仍低。

1975 年 8 月 23 日（星期六） 小晴，28℃

夜喘如昨。午睡亦不成。

续抄。借来一堆《科学实验》，可供翻阅。

夜下棋甚晚。戒之。

1975 年 8 月 24 日（星期日） 小晴，27℃

终日喘息不已。

[1] 宋佩璋：（1918—1988）河北临城人。193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军队做政治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续任师、军级政治干部。1967 年文革中历任安徽省革委会第二、第一副主任，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1977 年 6 月被审查，调离安徽。1984 年 2 月被撤销党内外职务。1955 年授上校军衔，1960 年晋升为大校军衔。

小彭又得肝炎，首次也是七三年[2]。
读郭著《李白与杜甫》。
夜服本巴比妥。

1975 年 8 月 25 日（星期一） 晴，26℃

昨夜睡了六小时。
续抄。读“李杜”。仍喘息。

1975 年 8 月 26 日（星期二） 晴，25℃

昨夜又是下半夜喘醒。室温 19℃，闭窗亦不能过此关。
续抄进度较快。
拟扎针治喘，医生已同意。

1975 年 8 月 27 日（星期三） 晴、下午大雨，25℃

夜中喘息不已。
力疾抄毕，约 480 首，抄得头昏脑胀。
下午大雨，哮喘大发作。六点请冯医生首次扎针半小时，共九个穴位。夜加重，缓缓移步至卫生所打了一针，不见效，服“费那定”（老药）并本巴比妥。日中用定片三次，未能止住。

1975 年 8 月 28 日（星期四） 晴、下午阵雨，25℃

昨夜睡得尚好，只喘醒一次。今日加倍小心，不做任何劳力之事，打开水亦可引起小喘。下午仍洗浴。因下午闭窗，保持了室温，小喘而已。

1975 年 8 月 29 日（星期五） 晴，26℃

四点喘醒，即不能入睡。终日喘音不止，读书亦受影响。晚上擦澡，引起大喘。分两次擦完，忙含定片。
给琬姐短信。

1975 年 8 月 30 日（星期六） 晴，26℃

昨夜喘醒两次。中午未得休息。
将“语录歌”复写了四份。
下洗[午]浴室洗澡。本已预备了定片，竟出现奇迹：洗了四件衣服，喘息自然平复，直到晚上，情况可说良好。
梦见么么两次。
买到煤油炉一个。
再给琬姐短信 。

[2] 李锐 1973 年在秦城监狱曾患肝炎。

1975 年 8 月 31 日（星期日） 晴，30℃

广播未响，多睡了一小时，补足了夜半喘耗。

又给琬姐一短信，告两日喘情较好。

买到一个煤油炉，蒙城产品。

晚上下棋，度周末也。

说话多了，也引起喘息。总结经验：气压低，雨天，晴雨之间；夜晚室温变化；稍稍着凉、吹风，必须注意保温；喘息将作特别已发时，绝对休息，安坐；注意其他因素；除消极防御外，必须积极锻炼，有每日登坝一次想法。原地跑步等应加恢复。

1975 年 9 月 1 日（星期一） 雨，25℃

夜半喘醒。终日喘息不已。勉强读书。

1975 年 9 月 2 日（星期二） 阴、阵雨，24℃

半夜喘醒，几无法对付。两臂皮炎，擦可的松配药水后较好。

翻完一本有关地质的《十万个为什么》。

1975 年 9 月 3 日（星期三） 阴，24℃

昨夜只服一次定片。晨起带喘作气功。

上午自制斫辣椒五斤，满满三瓶。

下午学习。听旧传达：加强企业管理。ABC 也，题中应有之议。

夜下棋，赢高手二局。

1975 年 9 月 4 日（星期四） 阴，25℃

终日喘息不已。下午在浴室，强洗衣六件。

翻阅《科学实验》，增加新知识。

1975 年 9 月 5 日（星期五） 晴，26℃

仍四点喘醒。

上午大会听“企管”传达。安徽年发电量达 45 亿度。下午讨论。喘息强坐。

夜三点始寐。

1975 年 9 月 6 日（星期六） 晴，27℃

（小王借款 10 元）

仍六点起床。约睡二小时。

上午听传达，下午讨论。终日喘息，晚上特甚，浴后几难回房。白昼亦含定片三次。

1975 年 9 月 7 日（星期日） 晴，27℃

昨夜眠药加定片，算是睡足了六、七小时。温差一变，或稍出力，即喘不已。

托人到上海买书。

1975 年 9 月 8 日（星期一） 晴，29℃

四点即喘醒，延续到早饭后稍息。

购书事何必麻烦人，决作罢。

翻阅《科学实验》及旧报。

1975 年 9 月 9 日（星期二） 晴，30℃

上午参加割稻，做点搬和上车之活，竟未引起大喘。但下午休息、洗浴，仍喘。夜晚特甚。

1975 年 9 月 10 日（星期三） 晴，30℃

这两天甚热，昨夜两点后始入睡。本巴比妥亦不起作用，因此整日喘息不已，晚饭后特重。含定片稍安。

1975 年 9 月 11 日（星期四） 晴、夜雨，30℃

昨夜虽喘，睡得较好。

上午平静，看书。中午即开始，一壶开水几提不回来。洗浴时，休息数次，夜晚终大发作。观《青松岭》，伏椅久久，勉强挪步至卫生所。朱医生量血压亦高。服强的松二片，冬眠灵一片，第五次含定片，并打肾上腺素针，十一点渐平复，慢慢回房。定片作用大减矣！

1975 年 9 月 12 日（星期五） 阴，28℃

约三点半喘醒，定片已不能立效。上午请冯医生针灸并烤红外线。天突、坛中两穴，约半小时多，出汗不已。下午无力参加大会，躺椅挺尸，若睡若寐，时时丝喘，夜晚加剧。

1975 年 9 月 13 日（星期六） 晴，26℃

四点喘醒。含定片坐床。靠墙半睡，似梦随醒。六点起床。

上午仍针灸，加左右手合谷穴。烤电大出汗。毫不知此法是否有效。终日喘息不已。小有劳动，水池洗物，即大喘，自己也感觉此病是空前之重了！夜仍勉强着棋，胜高手一局。

1975 年 9 月 14 日（星期日） 雨，19℃

昨夜真达妙境：终夜大喘不止，坐、立、靠、倚、伏，各种姿态，皆无以安。定片已含六次。吞蜂蜜、香油，心理作用也不起。三点至四点半之间，似迷糊一阵。早晨请朱医生打一针肾上线[腺]，平复约一个多小时。利用间隙打饭，上毛[茅]房。随即冯医生亦来，考虑是否住医务所，因已失料理生活能力。

中饭分两次用开水冲嚼，也没吃完。晚饭勉强吃完。至五点半，定片已含四次矣！近一周来曲线：



而过去不过：



各种外因、内因交相作用，药物自然逐渐失灵。病急乱投药：服强的松两次（共四片），冬眠灵、安茶硷，大概起了点综合作用，晚上较能活动一下。

1975 年 9 月 15 日（星期一） 阴，19℃

昨夜仍坐靠床，几阵睡着约五小时。晨起精神较好，吸气较顺，能打饭了。上午吊注葡萄糖 500CC 加氢化可的松 20 毫克（明日拟加至 50 毫克），并维生素 C。中午厨房特煮面六两，够吃三顿。下午仍针灸，烤红外线。空气稍一转换，或有不意动作，仍大发作一阵。白天只含定片一次。夜晚较安静。

1975 年 9 月 16 日（星期二） 多云，20℃

昨夜睡甚好，约<睡>六七小时。起床后仍甚小心。

上午针灸、烤电、打针。中午将裤子补完。下午续吊注，加氢化可的松 50mg。注前血压平稳。晚上有食欲。下棋至九点半，感觉良好。今日未大便。

1975 年 9 月 17 日（星期三） 晴，25℃

昨夜睡足五小时。三点半醒，再用巴比妥，亦不济。

上午看报，中午洗衣，下午针灸。买到十斤苹果。夜观《摘苹果的时候》。接琬姐信，复信。

1975 年 9 月 18 日（星期四） 晴，26℃

睡得尚好。早起作气功。上午针灸，续服强的松。下午洗浴、洗衣。夜散步，闲谈甚久。十点上床。

1975 年 9 月 19 日（星期五） 晴，25℃

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气功半小时。

上午针灸。下午看报、休息。人们纷纷办过节之物。

1975 年 9 月 20 日（星期六） 晨雨转多云，25℃

今日中秋，我也过节。老胡家代买到生公鸡，炒后红闷[焖]，只差咖喱矣！有人送小白菜，做鸡血豆腐、鸡杂汤。中午兴之所至，与邻居青年喝白干数杯。

下午着棋，洗浴。夜读书。在图书室竟借到《资本论注释》，《第一国际史》，《初谭集》，喜出意外。

哮喘难关过去，可以正常生活了。

1975 年 9 月 21 日（星期日） 晴，25℃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做功。上午仍针灸。翻读新借来书。

1975 年 9 月 22 日（星期一） 晴，24℃

五点半起床。上午针灸。读《资本论注释》。中午自煮面条加小白菜。下午沿老公社山冲散步。桂花无恙，老树已残。采得三两小枝，沿公路归。作伴者小彭也。

夜餐香极。

1975 年 9 月 23 日（星期二） 晴，24℃

睡得甚好。五点半起床。做气功。小有喘意。

上午针灸，读报。下午仍沿公路散步一小时。夜读书。

1975 年 9 月 24 日（星期三） 晴，24℃

可能昨天洗浴稍着凉，整日有感冒意。吃一片强力霉素，并糖浆。上午仍针灸。下午学习。实在坐不住，中途退室看书。接灼姐信，药物等都已准备好。河南水灾，车不通，不能启程。

1975 年 9 月 25 日（星期四） 阴，23℃

晨约四点半喘醒。五点半起床。仍做气功。

上午针灸。午饭后喘息加重，定片无效，勉强去医务室。朱医生为注安茶硷针剂 250mg，加 40CC 葡萄糖（之前已服一片氨茶硷）。整日出汗不止。夜仍勉强洗浴。只安静了九天。

1975 年 9 月 26 日（星期五） 雨，20℃

五点半起床。咳嗽，仍针灸。

接琬姐信，云车已通。但不知信阳、合肥公路是否通。已寄出药物。

整日翻读旧报。

1975 年 9 月 27 日（星期六） 雨，20℃

六点起床。复琬姐信，告宁肯晚来，走信阳好。收到包裹单。

仍针灸。下午将一堆衣服请人改缝。

1975 年 9 月 28 日（星期日） 雨，19℃

上午针灸。从新医疗手册上见到天突、坛中两穴位应下、上行斜扎，医生照办。觉胀酸得多。

晚上几位老青年闲谈，“悔不该进中技”（工资、政治均不如同时、甚或较迟的小学毕业生）。九点哮喘发作回房，一直闹到十二点还不能上床。初次喷雾气，也无立效。两次含定片，服安茶硷，其严重颇似十四日。

向客车司机打听到信阳、六安路已通。

1975 年 9 月 29 日（星期一） 阴，19℃

昨夜大概一点后始入睡。六点半起床。中午竟又睡着一阵。针灸如昨。下午有发作意，立喷雾，见效。

1975 年 9 月 30 日（星期二） 晴，21℃

昨夜含定片始能上床。四点喘醒，一直难止。与朱、冯两医师商定，仍吊注氢化可的松，100mg。其效似不如前两次。

下午能洗浴、洗衣。夜着棋至十点，始上床。

收到灼姐中药包，真是无微不至。

1975 年 10 月 1 日（星期三） 晴，22℃

睡得尚好。上午再吊注可的松 100mg，感觉甚好。中午又着棋，节日也。下午上公路散步，并至小彭姐家要到白菜。五点半始归来煮面。夜又着棋至十点半。

1975 年 10 月 2 日（星期四） 阴，19℃

昨夜十一点始上床。五点喘咳醒来，即起。

上午续吊注 100mg 氢化可的松，感觉良好。中午挺尸小休。二点半至山冲漫步。遇雾气，几乎发作。一出小冲，即告平复。随洗浴、洗衣，经过良好。食欲平平。

夜读旧报。九点三刻上床。

1975 年 10 月 3 日（星期五） 阴、毛毛雨，17℃

昨夜睡得甚好。两点小便，咳嗽，服强力霉素一片（日来为感冒引起咳嗽，日服一片），又利眠宁两片。五点半起床。

遵照冯医生意见，续吊注 80mg。浮肿又现，不知是否未消，或因可的松之故。血压正常，精神亦好。

1975 年 10 月 4 日（星期六） 多云转晴，17℃

睡得较好。晨起略作气功。上午最后吊注 50mg。整日感觉良好。下午山中散步约一小时。下午洗浴。又买到板栗，并赠人，以偿人情。夜读旧报。

1975 年 10 月 5 日（星期日） 晴，22℃

天亮前喘咳醒。室温 13.5℃。急喷雾并含定片，立止。但上午总觉有喘意。

早餐前，请丹龙寺彭{钟}奇老中医（小彭岳丈）看病，开方，谓须从补肾做起，用治本之法。平江药方甚称赞，药可缓服。仍服强的松三日，日六片。

收到灼姐寄来的 11 公斤大被包，真是雪中送炭，秋被正嫌薄了。糖、药、又是被单，感愧之至！意外的还有《红楼梦》，如此细心。

1975 年 10 月 6 日（星期一） 雨，19℃

四点三刻醒来。睡不着，五点起床。做气功。

只打 B12、肝精了。

读卅七、八回，诗社甚感亲切。

买回中药五副。下午磨白胡椒，消遣。夜观佛子岭宣传队演出。

1975 年 10 月 7 日（星期二） 晴，20℃

睡得甚好。五点三刻起床。做气功。

接桢兄、琬、灼信，详言治喘之理。拟走芜湖转道，而不相信信阳、六安路。

下午乘兴去石槽抓药，与小彭同行。打听到鹿茸制丸事，山芋肉缺。归来极累，简复琬、灼姐。

1975 年 10 月 8 日（星期三） 晴，22℃

五点醒来，五点半起床，睡足六个半小时。
停服 6911。请两位医生看桢兄信。补假问题由医生们解决了。
下午学习，读水浒文章。三点半至山冲，公路散步。夜补衣，清破衫。略读书。上午理发。

1975 年 10 月 9 日（星期四） 晴，22℃

五点半起床。做气功半小时。
上午读书。续打针。
午睡竟睡着半小时。
山冲公路散步一个半小时。洗浴、洗衣。午后略有咳喘意。夜观《侦察兵》。

1975 年 10 月 10 日（星期五） 阴雨，19℃

六点起床。略做气功。
上午打针。买回 50 斤木炭，弄火煎药。这也是生活。读书边煮药。下午读《科学实验》等。夜续读书。

1975 年 10 月 11 日（星期六） 雨，17℃

四点半醒来。五点半起床。
整天下雨，甚觉气闷，但未喘息。服蛤蚧精，煮第二副中药。
夜观《扁担精神赞》及《上海工业》，令人振奋。
接琬姐信，即动身。

1975 年 10 月 12 日（星期日） 雨，17℃

昨夜服蛤蚧精后，可能发热，失眠。一点后服眠药，渐入睡。六点起床。
读书。邻居青年处发现《宇宙之谜》，连忙借来。煎服第三副中药。
托小彭上合肥买书。
头次吃松菇。

1975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一） 阴，16℃

昨夜十一点后始入睡。服利眠宁。六点起床。
上午读书。下午公路散步至白水口下，见到水库大小岛。十年不见了。
自炒白菜，分外可口。平江中药服第四付：棉絮家乡分外暖，药材故土特殊亲。
嗓子发炎，咳嗽不已。服强力霉素。

1975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二） 阴，15℃

六点起床。略做气功。
上午读报。煎服第五付中药。人参哈蚧精今日服完。自制茭白与牛肉，两者均希物也。
咳嗽未发展。下午洗浴亦正常。

1975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三） 多云间晴，14℃

下半夜咳嗽较重。六点起床。

上午读报。下午、晚上参加学习，听读一关于国际形势文件。

医务所给一种消咳宁糖浆，作用较好。灼姐寄来六付中药，今日服完。整日疲软无力。

1975 年 10 月 16 日（星期四） 多云，15℃

毕竟是伤风了，略有体温，全身骨痛，不敢洗浴。加穿棉背心。只有坐屋读书。室温低至 13.5℃。

1975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五） 多云，16℃

六点起床。

上午仍骨痛，下午较好，山冲小散步。看《石头记》。加服安乃近。

小胡让我大松树。

1975 年 10 月 18 日（星期六） 多云，17℃

六点起床。做气功。

感冒较好，早服强力霉素起了作用。今日方有浓痰与鼻涕，亦不甚重。

下午至金家冲，收到四个鸡蛋。蛋甚缺。

洗浴、洗衣。夜与发财着棋。

1975 年 10 月 19 日（星期日） 晴，17℃

七点差十分始起床。未响广播，竟多睡了约一小时。

小彭自合肥归来。马恩全集有 6、12、16、22、26、27、28、30、32、33、34、35、36、37、39。如四方动员，看来可凑成一部。

下午至山冲散步。拖[托]买生鸡。夜与发财着棋。

1975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一） 晴，17℃

六点起床。做气功。

为做一书架，上午抬木头，梭板。幸亏小赵帮忙。

下午独自散步。看《石头记》。夜至小吕处着棋，闲话。

接琬姐信，铁铮病了，不能起程。

自炒饭吃。

1975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二） 晴，16℃

六点起床。做功。

读书，散步如昨。前天给上海邮购书店一函，托购列宁全集并探问马恩全集等情况。不知此机构尚在否。

洗浴、洗衣。

1975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三） 晴、多云，16℃

起床做功如昨。睡得甚好。但疲软无力。浮肿仍未全消。

下午学习，听吵架。夜观《烽火少年》。读科普书。

1975 年 10 月 23 日（星期四） 阴，16℃

睡得甚好。六点起床，做功。

《石头记》第二卷不知不觉快看完了。

下午洗浴。夜观《激战无名川》。高潮迭起，铁道兵丰功伟绩。

1975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五） 雨，14℃

下雨，无法做功。

浮肿未全消，一直继续打针。看第三卷。上午听社员谈附近生产队大队领导情况。坚持劳动，大公无私之难也，上面则看重者“有无能力”。

下午竟过手谈瘾，惜非对手。

夜参加学习，听读大养其猪文件。

1975 年 10 月 25 日（星期六） 阴、小雨，14℃

五点半起床。做功半小时。

很少喘意，加倍小心。

看书。下午洗浴、洗衣。接灼姐信，告铁铮病情。

1975 年 10 月 26 日（星期日） 阴、小雨，14℃

六点半起床。

午饭后同小彭沿公路至白水畈买油。旧地重游。十年了！打尖之处，主妇尚忆犹新。遇毛毛雨。甚累。

1975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一） 阴，14℃

昨夜两点后失眠，过累总睡不好。

复琬、灼信。看第四卷了。夜听漫谈越战等情况。

1975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二） 阴、中雨，13℃

整日下雨。看完《石头记》。后四十回最大功绩保存了宝黛悲剧，其他差得太远，特别是结局。

下午洗浴、洗衣。

1975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三） 多云，13℃

昨夜上床后小喘息，含定片后停止，但早起略有喘意。做气功。

让服强的松。3 天日/6 片（后三天日三片）。下午参加学习，听关于水浒的批示、信件。

1975 年 10 月 30 日（星期四） 晴，14℃

六点起床。略做气功。

续读《资本论注释》（因《石头记》而搁下）。下午洗浴。夜读《文汇报》（9 月 5 日）上海机床厂女“副博士”文。

中、晚餐都吃自己做的菜，多么可口！

1975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五） 晴，15℃

五点半即起床，做功。昨夜因谈话过多而失眠，大概一点后始入睡，眠药几乎无效。

随手翻出《初期》改写稿，看后即不忍释手，现在是改不出来了。这份东西，万幸！没有散失。整天翻看，就手改几个字，几句话，直到夜十二点半。

1975 年 11 月 1 日（星期六） 晴，15℃

昨夜利眠宁也失效，又是近一点始入睡，但四点半即醒。五点多即起床。做功。

又是整日翻看，随手改动一点。最艰难的《思想方向》过细看过，是好东西。何日能公诸于世！

1975 年 11 月 2 日（星期日） 多云，15℃

昨夜十二点即入睡。六点半始起床。

几整日伏案，已翻到“驱张”矣。感触甚深，十年前如此努力，日夜不倦，“无用材料”也。回顾十六年，千方百计不予浪费，虽不说寸阴，尺阴总惜，聊堪自慰。

下棋点名，亦不意外。

1975 年 11 月 3 日（星期一） 阴、毛雨，12℃

昨夜十一点上床。六点起床。做功。

又伏案一日，全部翻完。到工运第一节“从何着手”为止，这大概是 66 年五月间事，以后就搁笔了。很不甘心因人废言，此书曾影响一代青年，应当继续出版。现在补充的材料实在是颇为丰富，藏之抽斗，太可惜了！

夜观《列宁在十月》。列宁格勒许多地方还记得，甚感亲切。

1975 年 11 月 4 日（星期二） 阴、毛雨，12℃

六点起床。做功。

上午结伴上鱼场，买到 16 斤重大咸鱼（也许过咸难吃），以备豌、灼来时佐餐。

下午、晚上伏案。“思想方向”又细阅一过，稍有删削。鱼场竟借到《马克思传》。

1975 年 11 月 5 日（星期三） 雨，12℃

六点起床。做功。

几天来已改打复方维生素 CB 肝。

上午仍伏案，又看“思想方向”一遍。下午听农业学大寨传达。9.4 亿矣！

晚学习。

1975 年 11 月 6 日（星期四） 晴，14℃

上午琬、灼突然到来，带来几大包东西。十多年来未有之高兴，诗已难以表达。人们似乎都觉高兴事。

晚拜会主任。带来大袋药品、糖物等。

1975 年 11 月 7 日（星期五） 晴、多云，13℃

昨夜两服利眠宁，约睡六小时。不倦。

买生公鸡两只，请厨房帮助烹调。咖喱难。

1975 年 11 月 8 日（星期六） 多云，13℃

同琬、灼姐至金家冲散步。赞叹风景如画也。地头买回白菜、葱等，并至农家一坐。

1975 年 11 月 9 日（星期日） 雨，10℃

又下雨了。仍有浮肿。

1975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一） 阴、雨，10℃

昨夜连服眠药，始能入睡。

上午为陆敝至画遗像。站立近三个小时，两腿沉重，疲累之至。

夜读诗、看字，《今日诗书画》。

1975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二） 阴，10℃

睡得不大好，似有感冒意。

吃到家乡风味。煤油炉利用到最高度。

洗浴。晚饭时因油烟小喘息一回，立止。

1975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三） 阴，10℃

昨夜睡得甚好。

雨止。下午沿公路漫步，观看水库风光。归途买白菜，取鸡蛋，溪边洗菜。甚累。

1975 年 11 月 13 日（星期四） 多云，10℃

昨夜睡足六小时。四点醒来。

下午上坝观水库风光。洗浴。感冒似已停止。今日也不觉累。

1975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五） 多云，10℃

睡得甚好。

上午至石槽照相，路途亦拍数张。饭馆午餐。买茶叶、天麻。归来甚累。

1975 年 11 月 15 日（星期六） 晴，10℃

只睡六小时。五点即起。复制“思想方法”，费二小时。

上午三人拍照。琬姐做辣椒萝卜。

1975 年 11 月 16 日（星期日） 晴，10℃

续拍第二个胶卷。金秀顶照。夜烘茶叶。

1975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一） 晴，10℃

昨夜失眠。仍睡五、六小时。

已两日忘打针。仍浮肿。

琬灼明日将返湘。姊弟之情！复铁铮报，告她俩平安。

1975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二） 晴，10℃

五点半起床。早餐煮面饯行。十点半车开，依依惜别！

洗食具。下午洗浴，甚累。招待所不收房费。琬、灼甚过意不去，几次交谷奶奶，仍悄悄退还。与解书记谈及，甚感照顾。

给琬、灼信。夜观新片《第二个春天》。

1975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三） 晴，9℃

六点起床。气功 40 分钟。

下午听宣讲水浒。

1975 年 11 月 20 日（星期四） 晴，10℃

睡得较好。六点起床。做气功。

整天读十一月份报纸。夜观《鸡毛信》。

气功五大优点：１、使血液循环变得正常。２、能矫正脊梁骨歪斜。３、大量获得维生素类，钙和矿物质等，使血液成份变好。４、治疗内脏疾病。５、减轻眼睛紧张。

1975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五） 晴，10℃

六点起床。做气功。

读报及“陆游选集”。请人钉了一个洗脸架，整洁多矣。

夜续听讲水浒。

照片太差。

1975 年 11 月 22 日（星期六） 晴，9℃

五点半起床。着棉鞋、棉裤。蒙古冷空气将南下。

寄出照片。接琬、灼自六安发信，身体为重。

下午洗浴，仍冷水冲。哼七律。

1975 年 11 月 23 日（星期日） 晴，8℃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慢跑步 300 米。做气功。戴耳套矣。已结冰。早晨室温 2℃，室外当在零下 6℃左右。

给琬、灼信（七律）。有社员强送来红薯。

1975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一） 晴，10℃

六点起床。睡足六个半小时。慢跑步 400 米。做气功。

读报。下午散步。生活杂事。装台灯。

1975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二） 晴，9℃，清晨 5℃

起床。气功如昨。一天甚觉疲劳，不解何故。旧报全部读完。下午洗浴，洗被单两床。

1975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三） 晴，10℃，早晨 5℃

五点即醒。六点起床。活动如昨。

续读《资本论注释》。下午听水浒辅导录音。煎药。

1975 年 11 月 27 日（星期四） 晴，14℃，清晨 5℃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慢跑步 400 米。气功半小时。

书架做好。上午整理内务，下午作台灯罩，洗浴。夜读书报。稍一动作，仍通身出汗。

1975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五） 晴，13℃，晨 6℃

起床活动如昨。

接琬、灼平安抵长信，谓一路所见学大寨高潮，甚是感人。

下午参加学习，安徽明年要上纲要，八 0 年半数县达大寨标准。

1975 年 11 月 29 日（星期六） 晴，13℃，晨 5℃

早晨慢跑步能坚持下来。

自己节省，借钱与人，已感难于应付。

读“陆游选集”。蒸参。收到糖食包裹，如此娇惯，如何是好！夜观朝片《轧钢工人》。

腹胀痛。

1975 年 11 月 30 日（星期日） 晴，13℃，晨 6℃

晨起锻炼如昨。洗洗衣物总是满身汗渍。下午金家冲散步。夜观《地震》、《大寨田》。打针拟停。

1975 年 12 月 1 日（星期一） 晴，13℃

五点半醒来，即起。锻炼如昨。

整日腹闷胀。岂食红薯小块耶？总觉疲软无力。翻完九、十月份《文汇报》。

1975 年 12 月 2 日（星期二） 晴，12℃

起床锻炼如昨。读《宇宙之谜》。下午散步至老公社。洗浴。

1975 年 12 月 3 日（星期三） 小雨，11℃

昨夜十点半后服本巴比妥始入睡。六点起床。锻炼如昨。

续读《宇宙之谜》等，及原子能等小册子。下午听退还公款报告。夜学习，闲谈而已。

1975 年 12 月 4 日（星期四） 小雨，9℃

晨起锻炼如昨。

不止一人借债，只好将百元存折交人，由大家分配。

读《宇宙之谜》等。夜观朝片《战友》。

1975 年 12 月 5 日（星期五） 雨，9℃

四点即醒来。五点半起床。慢跑步过大桥，来回近 800 米。

好心支援，却发生如此不愉快事。

1975 年 12 月 6 日（星期六） 雨，8℃

晨起冒雨锻炼。

《西行漫记》流落在外，偶然寻归旧主。

夜参加动员会，大家帮助包干退还公款。

1975 年 12 月 7 日（星期日） 雨雪，7℃

五点即醒来。因雨，六点半始起床。

早饭后，即大雪不止。可惜不能散步。佛子岭李主任来坐，谈这次运动。又将定期存款拿出一半(300)支援欠户，否则，有这点法权，难以心安理得也。

1975 年 12 月 8 日（星期一） 雪，8℃

六点起床。大雪无法活动。甚冷，着毛袜。

买到两只母鸡，送河西喂养。途遇李主任，谈及应让“护坝队”归农事。下午参加了一半学习。退款难关已过。

夜聊天至十二点。又支援周老头 100 元。

1975 年 12 月 9 日（星期二） 雪，5℃

晨起 3℃。略做活动。

王会计来挤出最后 200 元。无钱一身轻！发生“滚蛋”事故。

夜至河西炒鸡。下午在走廊跑步取暖。昨夜睡不到五小时。

今天一二•九，四十年了！

1975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三） 雪，4℃

晨起，慢跑步驱尽寒意。

收到照片，高兴之至！姐姐太深情了，到六安后几乎想再返回。

下午参加一半学习。

1975 年 12 月 11 日（星期四） 晴，4℃

广播响后二分钟始醒，真是奇迹。读书，写信。本想让买马恩全集，反复想后，暂作罢。

1975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五） 晴，晨 3℃

广播起床。跑步、气功。

近三天来，饭前、饭后饿与胀，胃不舒服，嗝多，大便亦干燥。服酵母片等。

上下午均为生活。修泥炉。雪里红成功。

夜读“参考”，报纸。福特之来果然所料，比基辛格接近多矣。

1975 年 12 月 13 日（星期六） 晴，3℃

六点起床。锻炼如昨。

看几天的报纸。北京大概在开全国教育会议。还继续有人借钱，真是无可奈何。结了一下帐，半年来共借出 835 元[3]，除维持生活费用之外，已莫明一文。李主任说，“你不能降低标准。”如无琬、灼支持，不带来、寄来种种用物、食物，从何谈起“标准”。

胃不适较好，可能药物起作用。

1975 年 12 月 14 日（星期日） 晴，晨 2℃

五点半醒来，即起床。锻炼如昨。

下午上石槽取包裹。如此“惯使”！腊味阔别十年了。应当举行一个仪式，才能开食。浏阳无核蜜橘，也安然到达。多么漂亮的塑料桶，斗方陋室难以相配。

1975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一） 晴，晨 0 下 1℃

六点起床。极冷。锻炼如昨。

下午参加学习。取到订“参考”介绍信。给琬姐信，收到包裹，塑料桶无恙，浏阳无核蜜橘，自不如福建也。

夜观《海霞》。片首，大海救婴，惊心动魄。

1975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二） 晴，-1℃

早晨又加了件毛衣。锻炼如昨。

下午弄来 70 斤碎碳。通身汗透，大劳动。立即洗浴。虽未敢用冷水冲洗，究竟有感冒危险，以后当加倍小心。鼻子子{疖}，抹碘酒。晚上生了一小炉火，室温一度升至 7℃。

[3] 我曾问过父亲：那些借出去的钱后来都收回了吗？父亲说：大多没有还。能离开那个地方，也就不再追了。——李南央注

1975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三） 晴，-1℃

晨起略晚，似觉有感冒味，没跑步，略做气功。
详读《美国能否打赢下次战争》文，摘记。估计福特与我观点接近，已得证实。
下午金家冲散步，付出五元，得鸡蛋八枚。意外之事。
佛子岭有人带棋子来找我下围棋三盘，夜九点半始止。

1975 年 12 月 18 日（星期四） 晴，0℃

六点半起床。匆匆锻炼。
将积累“参考”看完。下午沐浴，仍冷水冲。食乌贼炖肉，秦城时曾有此奢望。

1975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五） 晴，2℃

六点起床。仍跑过大桥来回。
胃痛已止，但两天觉头阵痛，秦城时亦有此情况。
将积压报纸看完。几天来利用家乡风味，勤于烹调。
夜张家{建}来归还李敝民借款 100 元。

1975 年 12 月 20 日（星期六） 晴，2℃

起床锻炼如昨。
看完原子能几本小册子。下午洗浴，未用冷水冲。
收款随借出一半。

1975 年 12 月 21 日（星期日） 晴，2℃

直睡到六点半始醒来，多日未有好睡。头痛渐止。调理生活。
米德尔顿长文，材料甚丰而且消化，论断确切，言之成理。

1975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一） 晴，2℃

四点半即醒，五点半起床。锻炼如昨。
又做两瓶雪里红。翻《科学实验》。接琬姐信，云棉裤已寄出。

1975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二） 晴，2℃

六点起床。锻炼如昨。
接灼姐信。看报、读书。夜观《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大饱眼福，无限动人，兴奋之至。回房填“破阵子”一首。初稿也：

世界高峰再上，
中华儿女称雄。
雪坂冰崖一索道，（千仞冰崖一索道）
云海山涛十级风。（万丈雪坡十级风）
幻奇莫测容。（千难万险中）

不怕断粮缺氧，
就为斗志立功。
一息尚存爬上去，
重担争挑互助中。
红旗插此峰。

云海山涛翻滚，银宫玉塔迷蒙，
千仞冰崖一索道，万丈雪坡十级风。

————————————————————————————

云海山涛滚滚。
冰渣雪雾蒙蒙。
千仞银墙一索道，
万丈玉崖十级风。
千难万险中。

世界高峰再上，
中华儿女称雄。
一息尚存爬上去，
重担争挑掮不松。
为民立新功。

1975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三） 晴、多云，4℃

六点起床。坚持锻炼。忙于生活。米德尔顿文已完。

1975 年 12 月 25 日（星期四） 多云转晴，4℃

六点起床。锻炼如昨。
收到琬姐寄的丝棉裤，非常合适。复琬灼信。
上午参加学习，下午洗浴，夜再观《青松岭》。

1975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五） 晴，4℃

起床锻炼如昨。
看报、读书。下午至金家冲散步并取鸡蛋。夜观棋。

1975 年 12 月 27 日（星期六） 多云，3℃

起床锻炼如昨。
似感冒不快。复翻改订稿本。洗浴。夜观《民兵赞》。

1975 年 12 月 28 日（星期日） 晴，2℃

六点起床锻炼。
翻阅稿本，读“论语批注”，因“思想方向”遇疑难也。

1975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一） 晴，2℃

起床锻炼如昨。

读《论语批注》，北大哲学系工农兵学员作。自制卤菜。

1975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二） 晴，2℃

夜半醒后，仍睡着。起床锻炼如昨。

续读前书。夜观《红雨》，新片。

1975 年 12 月 31 日（星期三） 晴，2℃

六点起床，锻炼。

读书，看旧笔记。接灼姐信，怕我手头缺钱花。琬姐信未封入，即去信一问。

破阵子定稿如下：

云海山涛翻滚，　　世界高峰再上。
银宫玉塔惊叹（连绵），　　中华儿女当先。
万丈雪坡风十级，　　一息尚存爬上去，
千仞冰崖索一悬。　　重担争挑谈笑间。
幻奇莫测天。（提心吊胆看）　无高不可攀。

1976 年元旦 晴，3℃

五点因广播醒来。六点一刻始起床。没有跑步，略做气功。

饭后洗衣。上下午均着象棋，以示庆祝。

听到词二首，水调歌头与念奴娇熟悉词牌。壮凌云之志，反修正之妖也。

夜观《春苗》新片，比《红雨》强，矛盾尖锐而复杂，正面写文化大革命，大字报等并不觉生硬与“不艺术”。看来上海厂比北京厂要高明些。

1976 年 1 月 2 日（星期五） 晴，4℃

六点起床。锻炼。

兴之所至，买纸写字。破阵子补璧。

1976 年 1 月 3 日（星期六） 晴，4℃

六点起床，锻炼。气功可达 20 分钟矣。

收到琬姐包裹单二。下午听 25 号文件传达，陆定一如此肮脏历史。

夜观《侦察兵》。

1976 年 1 月 4 日（星期日） 晴，4℃

六点三刻始起床。四点半即醒。

上午骑车去石槽取包裹，棉鞋（内置各种调料、菜籽、蜜橘二枚），人参哈蚧精 46 支。如此无微不至。早晨曾哼得七律一首，以记琬、灼包裹频繁。

石槽遇大险，开山飞石，距离几米！下午又着棋。夜服人参哈蚧精。

1976 年 1 月 5 日（星期一） 晴，2℃

六点起床。锻炼。

上下午参加学习。给琬姐信，收到两包裹事。

1976 年 1 月 6 日（星期二） 晴，2℃

六点起床。锻炼。

收到琬姐信，告迟收信情况。元旦后同桢兄去北京治病。

看完几天报纸、“参考”。

1976 年 1 月 7 日（星期三） 晴，2℃

五点半起床。坚持锻炼。

整日头晕。上午、晚上参加学习。炭火、烟气，更加不适。

1976 年 1 月 8 日（星期四） 晴，2℃

六点起床。锻炼如昨。

不似昨日之头晕。上午学习仍年终评比。

有人送真正的红烧肉一小碗。

《人民日报》有“战地”副刊，田间短诗尚可，臧克家的则毫无诗意也。新诗必须从旧诗词中化出，方有出路。

夜与人谈回忆录问题。

1976 年 1 月 9 日（星期五） 晴，2℃

六点起床。做气功时，突闻沉痛的广播音，没料听到是总理的名字！不禁双泪直下。想起从前的一些情景，特别是山上出事之后的一次谈话，带着多么深的惋惜。虽知是在病中，总觉他从不生病，能够长寿的。

整日心情沉重。

为评比的两人写先进事迹材料。

1976 年 1 月 10 日（星期六） 晴，3℃

六点起床。听广播。越南唁电，如此简短，岂有此理！

上午参加学习。下午洗浴，仍冷水冲洗。

1976 年 1 月 11 日（星期日） 晴，2℃

近七点始起床。

用一个新笔记本做有关自然科学知识的摘录。27 个圈游戏，青年们竟有 108 个者！

1976 年 1 月 12 日（星期一） 晴，2℃

六点起床。坚持锻炼。

收到琬姐自北京寄来的月份牌，高兴之至，立即悬挂，满室生辉，人也好像青春复返。

1976 年 1 月 13 日（星期二） 晴，2℃

六点起床。锻炼如昨。

整日伏案，审阅修改稿。下午洗浴，仍冷水冲。收到英文书数种，甚喜。

1976 年 1 月 14 日（星期三） 晴，2℃

六点起床，锻炼如昨。

上午学习。下午骑车去石槽取铁桶。买刀一把。通身大汗。读英文。昨夜半小失眠。

1976 年 1 月 15 日（星期四） 晴，3℃

六点起床。锻炼如昨。

细读报纸、“参考”。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也。下午洗浴。老赵来谈至豆房喂猪事，言及身体情况，待医生决定。

1976 年 1 月 16 日（星期五） 晴，5℃

四点半醒后即未睡着。六点起床，跑步越来越慢。

近日常头晕，量血压，尚正常，浮肿似仍小有遗留。

读基础英语。下午至金家冲买鸡蛋、白菜。多日吃不到青菜了，要到一两颗［棵］也好。

小戚从上海回来，买回马恩 32 卷。立即一翻，正是《资本论》一卷出版之后。但不禁又想起秦城最后两年半的日日夜夜。

1976 年 1 月 17 日（星期六） 晴，5℃

五点半起床。锻炼一个多小时。

气温回升。

上午读书。下午洗浴。洗衣一气呵成，甚累。夜观朝片《原形毕露》。

1976 年 1 月 18 日（星期日） 晴，5℃

昨夜兴之所至，读 32 卷，午夜后入睡。眠药有效。六点半始起床。

上午作字，下午读书，做菜。夜 Study English。

1976 年 1 月 19 日（星期一） 晴，5℃

六点起床（三点半醒后，睡得不好）。锻炼。

English。下午金家冲散步到桂树老屋。夜读 32 卷，草草翻毕。

1976 年 1 月 20 日（星期二） 微雨，3℃

六点起床。
空气湿润。干燥久矣！
上午有人来找着棋。下午沐浴。夜看旧稿至十一点。观《小八路》。

1976 年 1 月 21 日（星期三） 小雨雪，3℃

六点起床。锻炼如昨。
上午去金家冲买肉 2 斤。参加学习，解释词二首。夜仍学习。
下午沿公路散步一小时。左手觉沉痛，仍头晕，不知何故。近日甚觉易疲累，腿沉，不解何故。

1976 年 1 月 22 日（星期四） 晴，3℃

六点起床、锻炼。疲累，只想挺尸。
又借来三本《自然辩证法》杂志。下午洗浴。

1976 年 1 月 23 日（星期五） 晴，2℃

六点起床。跑步越来越觉腿沉了。左手酸痛加剧。
收到灼姐大包书。13 本，有《水浒全传》、《东条传》等。狂喜无已。立即翻《田中角荣其人》。
夜观《渡江侦察记》，很好的片子。

1976 年 1 月 24 日（星期六） 晴，2℃

六点起床、锻炼。
翻完“田中其人”。

1976 年 1 月 25 日（星期日） 雨，2℃

七点起床。
整日看《你到底要什么》，柯切托夫作。环境、人物似乎都是熟悉的。

1976 年 1 月 26 日（星期一） 阴，2℃

昨夜坐床看“要什么”到十一点。六点起床、锻炼。至夜九点看完“要什么”。写出 60 年代形形色色的苏联青年的混乱思想，不如《叶尔绍夫兄弟》与《州委书记》。布拉托夫似是作者自己，写了一大堆现象。

1976 年 1 月 27 日（星期二） 阴，2℃

六点起床、锻炼。
读报、读书。下午找老解一谈。说是一月后即寄来结论的，半年了。
翻“东条传”。

1976 年 1 月 28 日（星期三） 阴，2℃

上午听有关婚姻法等传达。人们忙于过节，我则为买苹果排队。翻“东条传”。开始看《多雪的冬天》。多么熟悉的心理，似为我而写此书。

收到二妹信并《地理知识》9 期。

1976 年 1 月 29 日（星期四） 阴，3℃

昨夜偷[贪]读书睡得过迟。六点半始起床，没做活动。

买年货苹果 20 斤。做菜、读书。下午洗浴。

1976 年 1 月 30 日（星期五） 晴，2℃

六点起床、锻炼。

今日除夕，我也未能免俗。上午洗衣、做菜，将琬姐寄来腊味蒸了几小块。晚上食堂不开餐，自煮腊羊肉面，并小饮自制橘子甜酒一杯。下午与晚上，见此孤独老人可怜，一位小客人[4]来与我作伴。特请吃京沪糖果，琬灼寄来尚未开盒也。

1976 年 1 月 31 日（星期六） 晴，2℃，初一

昨夜看《多雪的冬天》至一点，也是守岁，但六点不到即醒来，听老鼠掘洞声。

整个下午至夜晚，小客人包元宵（有人送了糯米粉），各种甜、肉馅，欣然自赏。

1976 年 2 月 1 日（星期日） 晴，2℃

睡到大天亮，七点多始起床。

整理内务，搬一点炭，多次休息，仍通身大汗。食欲亦不佳，整天都觉得疲劳。“冬天”草草看毕。

1976 年 2 月 2 日（星期一） 晴，3℃

六点半起床，没有锻炼。

读书、做菜、看报。大文夫妇来坐，晚上回看。

接琬姐信，心不要野了。

1976 年 2 月 3 日（星期二） 晴，2℃

二点醒来，失眠久久。七点起床。

看几天的报纸、“参考”。收到琬姐自北京寄的“花棉袄”。以后再不提这种麻烦了。杨仁与傅先生[5]十分关怀，送蛤蚧四只。

---

[4] 小客人：一位从上海来的女知识青年。1976 年 4 月 13 日她曾经给李锐的大姐写过一封信（参看《云天孤雁待春还——李锐 1975—1979 年家信集》）。76 年的 8 月两人曾发生过关系，为此二人均被大会批斗（参看《云天孤雁待春还》1977 年 5 月 2 日李锐给二姐李英华的信）。李锐日记也为此事中断过近十个月，至 1977 年元月方恢复。后面日记（1977 年 7 月 8 日和 1978 年 8 月 21 日）中提到的“花事”即指此事；“一瞥”即指看到这个女知青；日期题头凡有“*”者，为李锐做的记号，该日有与这个女青年有关的事发生。——李南央注

[5] 杨仁是李琬华长沙周南及上海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的同学，是她一生的挚友。杨仁的丈夫傅任敢，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是教育家、翻译家。他们对李锐一直极为关心。——李南央注

1976 年 2 月 4 日（星期三） 晴，2℃

今晨仍未锻炼。

收到二妹寄来《诗刊》。稿约包括旧体诗词。不甘寂寞，跃跃欲试。

下午沿公路散步。

1976 年 2 月 5 日（星期四） 晴，2℃

六点起床。恢复锻炼，跑过桥头。开始摘“冬天”。给二妹信。下午洗浴。夜河西散步。

1976 年 2 月 6 日（星期五） 多云、晴，2℃ *

六点起床，锻炼。

林业站到湖南去的人突来，只好带去一小包茶叶，咸鱼来不及买，机会太可惜了。

下午沿公路下金家冲漫步，路遇旧识漫谈。还我青春，想作首诗，难得的愉快心情。夜续摘“冬天”。

1976 年 2 月 7 日（星期六） 多云、晴，2℃

六点起床，锻炼。

上午听传达淮南事故，不停电不知影响之大。

下午至戴家冲漫步，六十年代居此也没深进过这个山冲。归来滚水沐浴，甚觉痛快。半月来，左手隐痛，不能持重，想不出原因。

1976 年 2 月 8 日（星期日） 晴，3℃ *

六点起床，锻炼。

听广播，华代总理。自制“老头乐”。“冬天”即摘完。下午金家冲漫步，过老王家，借《农业知识》一阅。招待小客人。夜再观《杜鹃山》。

1976 年 2 月 9 日（星期一） 多云，5℃

六点起床，锻炼。

胃甚坏，一天只吃了六两饭。

收到灼姐包裹，又是糖果，腊肉等一大包。惭愧之至！有四筒多珍皮干，真是新奇之物。下午至金家冲散步，看老牛郎二儿子的作文本。错别字，语法不通处，老师都不改正。

1976 年 2 月 10 日（星期二） 晴，5℃—13℃

六点起床，锻炼。

上午学习会，下午至金家冲漫步，洗浴，摘抄《你到底要什么？》，夜观 《三届军运会》。争座位。吃饭八两。

1976 年 2 月 11 日（星期三） 晴，5℃—12℃

六点起床，锻炼。

林业站人将花棉袄取走。“要什么”摘完。感情脆弱，心神不宁。收到琬姐、大妹等弟妹信，甚觉安慰。

1976 年 2 月 12 日（星期四） 多云转阴，10℃

昨夜两点醒来，失眠。服眠药，模胡[迷糊]一小时，六点半起床。做功。

几乎整日改旧稿，自己也不免惊叹材料收集之富。下午仍绕公路下金家冲漫步。洗浴。给灼姐信。

1976 年 2 月 13 日（星期五） 雨、阴，10℃

早晨下雨。六点起床。过道门口做功。

上午看报，洗衣、做菜。中午清衣极累，通身大汗。挺尸久久！再次批阅“思想方向”。

1976 年 2 月 14 日（星期六） 阴，10℃ *

昨夜服眠药过多，仍只睡足六小时。六点起床，锻炼。头稍觉昏沉。

思念么么秘密道出。上海鱼松一袋，杀公鸡一只，请老孙炒后红焖。受邻居影响也。夜观阿片《脚印》，主题甚好。

今日心情特畅。下午仍散步，洗浴。

1976 年 2 月 15 日（星期日） 雨，5℃ *

因雨，起床稍迟。上午读报。邻居新婚夫妇归来，小孩们吵得屋瓦起飞。自午［］夜蛰居房中，难得随意倾心。十点半服眠药上床。

1976 年 2 月 16 日（星期一） 阴，4℃

四点不到即醒，不能成眠，吟得七律一首：

红线来牵合一人，白头偕老敬如宾。
短长互补交心友，意气相投同志亲。
漆胶密密忽然裂，水乳融融不可分。
精性如松其味永，梅花竹子永为邻。

但当中二联须彻底改作，毫无诗味也。

乱翻书报，颇为懒散。天雨转寒，又不敢多生炭火。

定稿

一系红绳合一人，喜传海上太湖滨。
时烦双鲤漆胶谊，岂阻重山鱼水情。
志趣相投偕白首，短长互补葆青春。
风霜冰雪莫何奈，祝愿长如梅竹亲。

（此段写在纸页天头——李南央注）。

1976 年 2 月 17 日（星期二） 雨，5℃

夜分失眠，六点左右迷胡[糊]一阵，六点半起床。天雨无法锻炼，略作气功。
整天看报，翻阅旧笔记。昨天七律在全面改动。为人抄“语录歌”，以作字帖也。

1976 年 2 月 18 日（星期三） 阴，5℃

大概五点即醒来，六点起床、锻炼。最近睡得不好。
上午、晚上都学习，读报纸文章。下午至金家冲散步。寄二妹信。服眠药上床。

1976 年 2 月 19 日（星期四） 晴，8℃ *

又是五点醒来，六点起床，锻炼。
上午有求必应，交李氏字帖。下午听清华打招呼两个文件传达。夜开始看《征途》。勉力，勉力。

1976 年 2 月 20 日（星期五） 阴雨，4℃

五点半醒来，六点起床，锻炼，冒小雨也。
上午至河西取腊味，归来蒸煮。

1976 年 2 月 21 日（星期六） 阴，5℃

六点起床，锻炼。
翻《征途》，政治甚好，艺术如报纸通讯也。
总觉疲累。

1976 年 2 月 22 日（星期日） 多云间晴，5℃ *

昨夜服眠药，严重失眠，六点半起床。
读几天的报和“参考”。老李谈开春参加点劳动事，如每日一小时放两羊吃草。欣然应允。夜观新片《碧海红波》。

1976 年 2 月 23 日（星期一） 晴，8℃ *

昨夜仍服眠药。五点醒来，六点起床，锻炼。
上午看报、读书。晚餐竟作三样菜招待自己。一扫近日沉沉情绪。

1976 年 2 月 24 日（星期二） 晴，8℃

六点起床，睡不足六小时，锻炼。
翻《征途》。下午戴家冲漫步。洗浴、洗衣。

1976 年 2 月 25 日（星期三） 多云、晴，10℃ *

昨夜又失眠。十二点后服眠药，四点半醒，六点起床，坚持锻炼。
读书、报。收到《科学普及》、《地理知识》。下午、晚上参加学习。猜字谜。

1976 年 2 月 26 日（星期四） 阴，9℃ *

多日来睡得较好，六点起床，锻炼。读报翻书，做菜。

佛子岭摩托卡翻车死人。电站付主任闲谈甚久。170 控制水位的意见一吐为快，意见一致，混的看法。此间还算中上游，有的厂子多值每人五元！

晚上听故事。

1976 年 2 月 27 日（星期五） 雨，7℃ *

昨夜二点又失眠。四点服眠药，又睡了两小时，六点半起床。

上午拆丝棉袄，拟托人捎沪换面子。下午学习，夜读书。

1976 年 2 月 28 日（星期六） 雨，4℃ *

昨夜奇梦，白日所感也。六点起床，锻炼。

看完《征途》，一代红卫兵史事，政治意义甚大，惜艺术稍逊，社论过多，人物还不全都有真实感。许多劳动场面写得很好，东北风土情味也浓。青年人的好书。

下午曾雨中至金家冲漫步。

1976 年 2 月 29 日（星期日） 晴，4℃ *

二点醒来，即服眠药，仍不能入睡，天亮前迷胡[糊]一阵，七点起床。

下午至戴家冲漫步。多么想有人作伴！

肛门两旁神经皮炎发展。

1976 年 3 月 1 日（星期一） 晴，6℃ *

服眠药，仍睡得不好。六点起床。略跑步，气功。

上午洗衣，下午读书看报，夜为肝炎解说。

久不收到灼姐信，甚高兴。

1976 年 3 月 2 日（星期二） 晴，7℃ *

昨夜改服利眠宁，睡得较好。六点起床，仍跑步过桥头来回。

请人洗两床被子，换新弹十斤棉絮，并新制鸭绒被套。托去沪人买物，一大张单子。

收到琬姐信，林业站人茶叶带到。

1976 年 3 月 3 日（星期三） 晴，7℃ *

昨夜睡得又不好。仍六点起床。

肛门两侧皮炎仍在发展，已用药两瓶。

下午学习。读完几天报纸、“参考”。若有所失！

1976 年 3 月 4 日（星期四） 晴，5℃—13℃

四点醒来即不能入睡。六点起床，锻炼。

认真治肛门皮炎。看完报纸。下午至戴家冲散步，第一次走到尽头。想女女，一同散步多么好！夜至河西，请钟老中医看病，确定蛤蚧吃法。

1976 年 3 月 5 日（星期五） 晴，7℃

醒来如昨，六点起床。

复琬姐信，告知蛤蚧吃法。

下午学习，散步。肛门两侧皮炎，坐立不安。夜读书。有人来谈人事，短时。单凭自己印象，总不能全面了解一个人。

（1976 年日记至此中断。李锐和“小客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被人发现，李锐随即被要求搬入与人合住的房间，结束了单居生活。该年 8 月二人受到大会批斗。——李南央注）

一九六七年李锐日记

九册/Vol. 9

1967.1.1.--1967.11.10.

本册日记注：

本册日记终止于 11 月 10 日。李锐 11 月 11 日晚被一辆吉普车从磨子潭拉到合肥，专机送往北京，关进秦城监狱。直至 1975 年 5 月 30 日出狱，再次返回到磨子潭。

——李南央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46 年—1979 年日记录入说明	xii

一九六七年

1. 我的病症	1
2. 1967 年 1 月	3
3. 1967 年 2 月	12
4. 1967 年 3 月	19
5. 1967 年 4 月	26
6. 1967 年 5 月	34
7. 1967 年 6 月	40
8. 1967 年 7 月	46
9. 1967 年 8 月	52
10. 1967 年 9 月	57
11. 1967 年 10 月	62
12. 1967 年 11 月	68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1946 年　　任《冀热辽日报》社长

报社设在承德。7 月国民党攻占承德，报社仓促撤离，妻子范元甄随报社家属撤至齐齐哈尔。11 月报社迁至林西继续办报。

1947 年　　任《群众日报》副社长、社长

6 月解放军反攻夺回赤峰，报社迁赤峰，报纸改为《群众日报》。10 月高岗抵赤峰，与高岗开始有较密切接触。10 月 24 日因鼠疫，报社离开赤峰迁至蟒牛营子。

1948 年　　任高岗、陈云秘书

2 月随高岗到哈尔滨探望范元甄，遂留在东北局担任高岗秘书。10 月调任时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和新成立的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云的政治秘书。

1949 年　　离东北南下

5 月在天津停留，调新成立的湖南省委办报。6 月随报社经武汉入长沙，任《新湖南报》社长，兼管新华社湖南分社、广播电台和新华书店等部门。

1950—52 年　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长

1950 年 12 月调省委任宣传部副部长、部长，至 1952 年 10 月转业。在此期间，完成了日后颇有影响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

1952—57 年　转业从事水力发电建设

1952 年 10 月调北京，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工程局局长。1953 年该局改为水力发电建设总局。1955 年 7 月 30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撤销燃料工业部，设立煤炭工业部、电力工业部、石油工业部。李锐于该年 10 月任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兼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局长。

1958 年　　任毛泽东兼职秘书、水利电力部副部长

1958 年 1 月 17 日李锐接通知参加中央南宁会议，与时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的林一山共同向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陈述对于三峡建坝一事的意见。毛泽东采纳了李锐的意见：目前三峡建设提不到日程。会议后，毛泽东指定李锐任他的兼职秘书。1958 年 2 月 11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定，水利部与电力部合并，成立水利电力部。同年 3 月水利部工程总局和电力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合并为水利电力部水工建设总局，李锐任局长。1958 年 8 月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

1959—60 年　庐山会议后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

1959 年 7 月在庐山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1960 年 4 月下放北大荒虎林 850 农场劳动。

1961—62 年　从北大荒回到北京、赋闲

1961 年 11 月从北大荒回到北京，11 月 30 日与范元甄正式离婚。在京闲居。

1962—67 年　发配安徽磨子潭水电站任文化教员、劳动

1962 年 12 月离京赴安徽磨子潭水电站劳动，当文化教员。1966 年 6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转为劳动改造。

1967—75 年　被捕、入北京秦城监狱

1967 年 11 月 11 日—1975 年 5 月 30 日，被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单人牢房，从未被宣布过被捕罪名。

1975—79 年　重返磨子潭，平反复出

1975 年 5 月 30 日从秦城释放，直接送返安徽磨子潭水电站继续劳动改造。1979 年 1 月 4 日回到北京，恢复工作。任水利电力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不久，水利电力部于 2 月 23 日分为水利、电力两部，续任电力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1980—82 年　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至离休

1982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再一次将水利、电力两部合并。参与水利、电力两部合并后的干部选任。1982 年 3 月 6 日正式从电力工业部副部长位置上退下。

1982.3—84 年 调入中共中央组织部

1982 年 3 月 29 日，服从陈云安排入中共中央组织部组建青年干部局，任局长（因不愿再入政治漩涡，而对陈云要求保持数月沉默，陈云写了一个纸条：“你为什么不能‘能上能下’，一定要当副部长？”而不得不上任）。1982 年 9 月选为第十二届中共中央委员。1983 年 2 月陈野苹继宋任穷任中组部部长时被任命为常务副部长。1984 年 9 月，李伯宁、邓力群、范元甄和刘泽鹏母亲先后、分递“告状信”，陈云批示：这么多人对李锐有意见，不适合再在组织部工作。欲调至经济中心任顾问，本人坚持留在中组部。9 月 27 日，乔石代表组织部结论：82 年到中组部后，表现是好的，工作是有成绩的。10 月 2 日正式离休。

1985 年　除继续任中共中央委员外，无任职务

4 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论三峡工程》，5 月出版《起用一代新人》。

1986-87 年　从中共中央委员转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86 年 2 月接受主持中共组织史资料征集、编纂工作。1987 年 1 月 16 日胡耀邦下台，传邓力群将接任总书记一职。7 月 10 日写信给赵紫阳、邓小平，反对邓力群担任总书记。10 月在中共十三大上选为中顾委委员。

1988-89 年

享受离休生活。1989 年 1 月 9 日-2 月 20 日，应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邀请，赴美国讲学。4 月 5 日，胡耀邦去世前 10 天，与胡长谈 7 个小时，后将此次谈话写成文章“胡耀邦去世前的谈话”。5 月，春秋出版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联合内部发行著述《庐山会议实录》。 5 月 6 日，与另三位中顾委文职委员：李昌、于光远和杜润生联名至中央军委、国务院和学生、市民公开建议书：“紧急建议：呼吁学生与部队双方无条件撤退”。“六四”之后，四人在中顾委挨批，不予“党员登记”。

1990 年

8 月，陈云批示“他们四人的意见是在党内的正式会议上提出的，符合组织原则。此种事情在党内多次发生，应吸取教训，不要今天开除了，明天又平反。薄一波在中顾委会上宣读陈云批示，说：这个事情就一风吹了，今后不要再提。9 月长女李南央携女儿巴筱忙离国。

1991-92 年　中顾委解散

享受离休生活。1992 年 10 月，中共十四大宣布中顾委解散。从此未有任何正式职务。

1993 年　出访澳大利亚、美国

3 月 19 日-4 月 17 日，应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邀请，赴澳洲访问、座谈、讲演。5 月 21 日-7 月 1 日，应美国科罗拉多大学邀请，参加“党——国” 中国问题研讨会。会前由女儿李南央陪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圣地亚哥分校分别作“三峡”和“毛泽东”主题报告。会后至波士顿接受美国制片人苏珊《中国革命》一片采访，并在哈佛费正清中心做“中国问题”讲演。返德州女儿家小住数日之后，由女婿巴悌忠陪伴，参加明尼苏达“海峡两岸问题”《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上》研讨会（胡绩伟、苏绍智、王若水、陆铿，台湾的吕秀莲和龙应台等也参会，许家屯参加了会外活动）。回国后被国安部反复询问与许家屯会面情况，从此再未被获准出境（包括香港）参加各类学术活动，1997 年申请探望女儿，参加外孙女的高中毕业典礼也遭拒批。

1994 年后　彻底享受离休生活

1997　中共十五大前以《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为题上书江泽民为首的中央领导。

2000 12月14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由李锐实际负总责，并任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央卷）由中共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至此，李锐自1986年2月接替冯文彬主持的这项工作基本结束。中央、省、地、县四级共编纂《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3067部，总字数逾15亿字。

2002 中共十六大前上书江泽民及中常委，提出十项党内民主化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建议。

2004 12月29日在北京医院赵紫阳所住911病房门前与把守的便衣争执许久，经对方请示上级，获准进入病房探望了赵紫阳。一个便衣和一位护士始终在旁守护，说话极不方便。两人谈话仅十几分钟。20天后，2005年1月17日赵紫阳去世。

注：2004年底，李南央编辑的自印版《父母昨日书》出版，李锐意识到自己的日记今后也会出版，12月21日日记中记有：“《父母早年书信》已装订两套：铅印本和原件复印本，真是大工程。如何出版还待落实。我这一生，真是一丝不挂公之于众了。如果日记全都出版。”此后日记书写字跡渐渐清晰，家事则明显地有所记，有所不记了。

2007 中共十七大前上书胡锦涛和中常委《关于十七大对党本身进行改革的几点建议》。9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李锐墨跡选》。

2009 再次上书胡锦涛并中常委（关于克服经济困难开创改革新局面的建议），对胡锦涛“以人为本”的口号及温家宝的决策过程实行“民主、透明、监督”说法表示拥护，呼吁逐步有序地推进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的落实。

2010 自费出版十九卷《李锐文集》。

2012 11月中共十八大上作为列席代表，在分组会上发言，呼吁“宪政开张”。

2013 7月，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出版《李锐口述往事》，10月29日李南央一家携样书从北京机场海关入关，样书被扣。

2014 1月7日李南央就首都机场海关扣留《李锐口述往事》样书一事，向北京第三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6月18日获立案。

2016 5月香港天地图书出版李锐最后一本文集《李锐期颐集》。

2017 10月中共十九大被定为“特邀代表”，但没有出席会议，向大会递交手写十九大书面发言，呼吁：广开言路，让人民说话。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李锐墨跡选》（修订版）。

2018 3月26日最后一篇日记，3月30日因肺部感染入住北京医院A座815A病房。

李锐大事年表

1917 4 月 13 日出生于北京。父亲李积芳在京任众议院议员。5 月发生府院之争，总理段祺瑞被黎元洪解职，众议院议长汤化龙也跟随辞职，吴景濂继任众议院议长。6 月黎元洪邀请督军团首领张勋进京调解，张勋逼迫黎元洪于 6 月 13 日解散国会。李积芳将全家迁回湖南，居平江老家，自己赴广州参加孙中山的非常国会。

1920 父亲返回湖南闲居，全家居长沙。

1922 父亲心脏病发作去世，小妹妹不久夭折。母亲时年 32 岁，拒绝祖母要求携子回平江老家居住的要求，退回路费，削发盟誓，独自在长沙养育三个子女。

1923 入长沙楚怡小学读书，与黄兴遗腹子黄乃同学，俩人成为终生好友。

1928 小学毕业入楚怡中学。

1929 转入岳云中学。

1934 初夏，岳云中学毕业，进京会考，未考取清华，后在京报考武大，考取。秋季入武汉大学，冬，在《珞珈月刊》发表一生唯一一篇小说《走》。

1935 12 月在武汉参加 “一二·九”学生运动，当选为武汉大学学生救国会常务干事，负责宣传工作。

1936 1 月 12 日创办《救国报》，暑假回湖南长沙参加长沙救亡活动，与廖意林、唐荣前、邓克生创办三日刊《湘流》。冬，参加武汉市秘密学联领导工作，与懿训女中代表范元甄相识。

1937 2 月在谢文耀家成立武大自发党支部，定称为武汉临时支部。5 月中旬离校北上北平寻找党，除两个从反省院出来的人，自发临时支部的所有成员都被接受为正式党员。期间与武大同学万国瑞（杨纯）同居。6 月 6 日被捕，在警察局关押一周，交“保证书”后被释放。“七七”事变后，与文立徵、万国瑞随平津流亡同学会同学至天津，然后乘船到烟台，转入济南，参加三路军抗日干部训练班。不久离开，转入山东平津流亡同学会工作，与万国瑞失去联系。11 月受同学会和山东省民先部委托去武汉募捐，在武汉见到谢文耀。回长沙探望母亲，被扣，绝食抗议后被放出，赶回武汉。因泰安已失守，按省青委书记杨学诚指示回到徐州。

1938 1 月到徐州，在五战区开辟青年工作，担任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的总负责人，但未正式接上中共组织关系。3 月参加在武汉召开的全国学联代表大会，正式接上组织关系，并

介绍从鲁北前线到后方寻找组织关系的文立徵入党。会后带领文立徵、郑琳、乔彬等十几人同返徐州。5 月带领五战区青年救国会三、四十人进入于学忠部，组建战地工作团。随部突围时被打散，只身到淮阴。后经苏北乘船至上海，绕道香港、广州，6 月回到武汉，接上组织关系后，被中共长江局派往湖南，在省委组织部工作并任省青委负责人，结识省机关报《观察日报》总编辑黎澍，成为终生好友。11 月 12 日长沙大火后，在街上巧遇随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第三厅抗战演剧九队到长沙参加大火善后工作的范元甄，后明确恋爱关系。

1939 7 月 25 日代表湖南省青委赴重庆，参加南方局青年工作会议，9 月 13 日晚，与在重庆《新华日报》任记者的范元甄结婚。10 月 5 日离重庆返回湖南交代工作，准备与范元甄同去延安。11 月 22 日离湖南再赴重庆，12 月 10 日到达重庆，15 日左右与胡乔木等人同车离开重庆，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逗留几天，之后乘八路军卡车，于 12 月 31 日到达延安。

1940 被胡乔木留在在中央青委工作，搞青年运动史，后担任中央青委宣传部宣传科长。

1941 9 月被博古调到延安《解放日报》，任国内版编辑，写有一系列“辟栏”文章和社论，影响最大的一篇社论为《开展吴满有运动》。

1942 3 月 31 日毛泽东召开《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会后报纸改为以宣传中共为主。11 月抢救运动开始。因报纸工作性质，报社内并未真正展开 “抢救”。

1943 4 月 3 日，因武大同学魏泽同承认自己是特务，咬出“李锐是上级”，而被捕，入延安保安处“监狱”。

1944 因小学同班好友赵炳烺随中外记者代表团来延安参观，6 月获释，回《解放日报》工作，因在保安处期间，妻子范元甄与邓力群发生关系，范认为与邓有真正感情，俩人离婚。

1945 6 月与范元甄复婚，8 月 15 日日本投降，10 月二人同随杨家岭大队离延安赴热河办报，11 月到达承德，任《冀热辽日报》社长。

1946 7 月国民党攻占承德，报社仓促撤离，7 月 26 日长子范苗生于撤退途中，范元甄随家属队撤至齐齐哈尔，李在 11 月经赤峰至林西继续办报。

1947 6 月解放军反攻夺回赤峰，报社迁赤峰，报纸改为《群众日报》，任副社长、社长。10 月高岗到赤峰巡视工作，与高岗数次长谈，替高岗书写分局会议报告。

1948 2 月底到东北探亲，3 月调东北局任高岗政治秘书。10 月调任陈云政治秘书，参加解放沈阳工作。

1949 2 月初随陈云进入解放的北平，4 月回到沈阳，5 月离东北南下。经天津报到，调新建湖南省委办报。6 月 9 日到达武汉，8 月 6 日入长沙，任《新湖南报》社长。

1950 12 月调任省委宣传部长。8 月 16 日长女李南央出生。

1952 10 月，调北京中央政府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工程局任局长。

1953 年初写报告给陈云，建议成立独立的部外总局。获陈云批准，成立水力发电建设总局，任总局局长。创办《水力发电》月刊，建造办公大楼，陆续成立勘探设计总院及各大区勘探设计院，争取到狮子滩、上犹江、以礼河等水电项目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4 完成黄河规划。12 月 16 日参加电力代表团，任副团长，赴苏联考察。

1955 3 月 24 日从苏联回国。在苏期间收到中央发来“建设三峡”电报，刘澜波接受李锐意见，复电：“三峡是长远的事情，现在还提不到日程”。向中央交付详细报告《电力代表团访问苏联（1954-1955）》。7 月 30 日燃料工业部解散，分为电力、煤炭、石油三个部。任电力部部长助理。

1956 6 月《中国水利》发表林一山文章《关于长江流域规划若干问题的商讨》，正式公开提出修建三峡解决长江洪水问题。9 月组织《水力发电》专刊提出不同意见。9 月 1 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长江水利资源查勘测工作结束——开始编制流域规划要点，争取年底确定第一期开发工程方案，解决三峡大坝施工期间发电、航运问题的研究工作即将完成》。

1957 4 月 13 日在《人民日报》四版发表杂文《大鱼网主义》，反对建设三峡。总局在北海公园开办水电展览会，宣传水电。7 月，著作《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1958 1 月与林一山一起被招，参加中共中央南宁会议，发生“御前辩论”。毛泽东接受李锐意见，搁置“三峡”建设。2 月水利、电力两部合并，任副部长，并毛泽东兼职秘书。3 月陪同周恩来第一次考察三峡。10 月，任团长，率中国水电代表团访问苏联，参观斯大林格勒水电站截流。4 月 8 日，幼女范茂出生。

1959 水电总局在北海公园建成装机容量为十千瓦的“少年先锋水电站”。7 月参加“庐山会议”，在会上被定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分子；8 月返回水利电力部接受批斗，被定为“三反分子”——反水利、反火电、反三峡，成为“李锐反党集团”首要分子。受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处分。

1960 4 月 23 日，发配北大荒虎林县 852 农场兴华村劳改，几乎饿死。

1961 秋，获田家英、李富春援手，调虎林镇发电厂劳改。再次获李富春援手，11 月 20 日返京，11 月 30 日与范元甄再次离婚。

1962 1 月 11 日—2 月 7 日，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水利电力部准备为李锐恢复党籍，降局级使用，因范元甄揭发其“反毛”言论，失去机会。

1963 4 月去安徽磨子潭水电站继续改造，任水库职工文化教员。1966 年文革开始后转为劳动改造。

1967 11 月 11 日被专机送到北京，入秦城监狱，单间监禁。未宣布被捕原因。

1975 5 月 30 日出狱，未解释释放原因。请求见儿女，被范元甄拒绝。当日被送返安徽磨子潭水电站继续改造。11 月大姐李婉华、二姐李英华至磨子潭探望。

1977 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在二姐李英华——也是位“老革命”的援助下开始平反申述。

1978 5 月 15 日收长女李南央来信。6 月 21 日李南央在北京见到胡耀邦，被告知李锐申述已批转中组部李步新副部长处理。7 月 28 日大姐李婉华、大姐夫唐家桢与与女儿李南央至磨子潭探望。10 月 16 日省委办公室致信省卫生局，通知李锐住院。23 日离开磨子潭，24 日入住合肥第一人民医院治病，遇文革前的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允回京后立即帮忙解决问题。12 月 30 日接中组部、水利电力部返京通知。

1979 1 月 4 日乘火车返回北京，先从陕西返回北京的女儿李南央及林汉雄等老水电部下及延安友人林肖雄等车站接车，入住白广路水利电力部招待所。安子文欲调其至中央党校任教务部主任，婉拒；1 月底在水利电力部复职，任副部长。1 月 20 日—2 月 5 日由女儿李南央、女婿巴悌忠陪伴赴长沙省亲，见到母亲和大姐一家。2 月水利、电力两部分开，刘澜波任电力部长，留电力部任常务副部长。5 月随康世恩率领的中国能源考察团出访巴西、美国。这次出访是其思想的转折点。7 月搬入木樨地 22 号楼，10 月与张玉珍结婚。

1980 母亲去世。7 月，长办主任魏廷铮陪同邓小平游览三峡，说动邓建设三峡。陈云嘱立即写信中央，陈述三峡不可上马原因。9 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秦城八年狱中诗集《龙胆紫集》。

1982 2 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水利、电力两部再次合并，钱正英任部长，以年龄到线为由不予留任， 3 月 6 日正式从水电部退休，随即被陈云调入中组部，创建青年干部局并任局长，参加组建中共十二大班子小组。1982 年 9 月由帅孟奇、章蕴提名，选为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起草 1982 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社论《起用一代新人》，1982 年 9 月 5 日在中共十二大小组会上发言《选拔中青年干部问题》，并在各省、市组织工作会议上做了

一系列有关干部“四化”，选拔中青年干部，组建“第三梯队”等问题的发言。

1983 2 月，被任命为中组部常务副部长。11 月 16 日—25 日，任三人代表团团长，代表中共中央参加几内亚民主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4 9 月，李伯宁、邓力群、范元甄和刘泽鹏母亲先后、分递“告状信”，陈云批示：这么多人对李锐有意见，不适合再在组织部工作。欲调至经济中心任顾问，本人坚持留在中组部。9 月 27 日，乔石代表组织部结论：82 年到中组部后，表现是好的，工作是有成绩的。10 月 2 日正式离休。

1985 4 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论三峡工程》，5 月出版《起用一代新人》。

1987 1 月 16 日耀邦下台，传邓力群将接任总书记一职。7 月 10 日写信给赵紫阳、邓小平，揭发邓力群问题，反对邓力群担任总书记。邓小平批示：1.撤销（邓力群）一切职务；2. 旧账不算；3.保留政治局委员候选。当晚胡启立电话告知，但隐去第三条。赵紫阳曾对宗凤鸣说过：李锐为党立了一大功。10 月在中共十三大上选为中顾委委员，邓力群则落选中央委员、进中顾委再选，落选中顾委常委，仅任中顾委委员。

1989 1 月 9 日—2 月 20 日，应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邀请，赴美国讲学。访问了哈佛、密歇根、芝加哥、伯克利和斯坦福 5 所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及胡佛研究所。4 月 5 日，胡耀邦突然去世前 10 天，应胡耀邦邀请，至胡家长谈 7 个小时。5 月，春秋出版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联合内部发行著述《庐山会议实录》。 5 月 6 日，与另三位中顾委文职委员：李昌、于光远和杜润生联名至中央军委、国务院和学生、市民公开建议书： “紧急建议：呼吁学生与部队双方无条件撤退”。“六四”之后，四人在中顾委挨批，不予“党员登记”。

1990 8 月，陈云批示“他们四人的意见并未违反党的组织原则。此种事情在党内多次发生，因吸取教训，不要今天开除了，明天又平反。”薄一波在中顾委会上宣读陈云批示，说：这个事情就一风吹了，今后不要再提。9 月长女李南央携女儿巴筱忙忙离国。

1992 10 月，中共十四大宣布中顾委解散。从此未有任何正式职务。

1993 3 月 19 日—4 月 17 日，应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邀请，赴澳洲访问、座谈、讲演。5 月 21 日—7 月 1 日，应美国科罗拉多大学邀请，参加 “党——国” 中国问题研讨会（遇苏绍智、王若水，前者流亡美国，后者在哈佛做访问学者）。会前由女儿李南央陪伴在加州洛杉矶大学和圣地亚哥大学分别作“三峡”和“毛泽东”主题报告（在洛杉矶见到流亡美国的许家屯、金尧如）。会后至波士顿接受美国制片人苏珊《中国革命》一片采访，并在哈佛费正清中心做“中国问题”讲演。返德州女儿家小住数日之后，由女婿巴悌忠陪伴，参加明尼苏达“海峡两岸问题”《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上》研讨会（胡绩伟、

苏绍智、王若水、许家屯、陆铿，台湾的吕秀莲和龙应台等也参会）。回国后被国安部反复询问与许家屯会面情况，从此再未被获准出境（包括香港）参加各类学术活动，1997 年申请探望女儿，参加外孙女的高中毕业典礼也遭拒批。

1997 中共十五大前，以《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为题，上书江泽民为首的中央领导。

2002 中共十六大前上书江泽民和中常委，提出十项党内民主化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建议。

2004 12 月 29 日，赵紫阳逝世 20 天前在北京医院 911 病房见到赵，两人简短对话。

2007 中共十七大前上书胡锦涛和中常委《关于十七大对党本身进行改革的几点建议》。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李锐墨跡选》。

2009 再次上书胡锦涛并中常委（关于克服经济困难开创改革新局面的建议），对胡锦涛“以人为本”的口号及温家宝决策过程实行“民主、透明、监督”的说法表示拥护，呼吁逐步有序地推进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的落实。

2010 自费出版十九卷《李锐文集》。

2012 11 月中共十八大上作为列席代表，在分组会上发言，呼吁“宪政开张”。

2013 4 月在《炎黄春秋》发表“关于牟宜之”一文。7 月，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出版《李锐口述往事》。10 月 29 日女儿李南央一家携 53 本《李锐口述往事》从香港入境，被首都机场海关扣留。李南央聘请律师对“予以没收”决定提出行政复议，首都机场海关坚持“没收”决定，11 月 25 日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李南央随即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首都机场海关行为提出行政诉讼。

2014 1 月 7 日北京第三中级法院接受李南央上诉材料，6 月 18 日正式受理李南央为《李锐口述往事》一书被首都机场海关没收案提出的行政诉讼。9 月 15 日三中院发出“行政案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第一次“延长审限通知书”，12 月 12 日三中院发出第二次“延长审限通知书”。

2015 3 月 9 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发出“变更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第三次“延长审限通知书”。6 月 1 日，9 月 1 日和 12 月 2 日发出第四、五、六次“延长审限通知书”。4 月、5 月、8 月在《炎黄春秋》上分别发表“他是讲究作人的”（为曾彦修去世而作），“九九感怀”，“我为何提议重发邓小平‘8・18’讲话”等三篇文章。

2016 1 月、2 月在《炎黄春秋》分别发表“重温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选拔第三梯队的有关回忆”二文。3 月 1 日、5 月 31 日、8 月 30 日、11 月 28 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发出第七、八、九、十次“延长审限通知书”。3 月 31 日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通知：

不得举行寿宴。4 月 13 日在《炎黄春秋》第四期上发表“百年回首”一文。4 月 15 日美国驻华大使马克斯·博卡斯赠送李锐期颐生日贺信及礼物。5 月香港天地出版社出版《李锐期颐文集》。

2017 10 月中共十九大被定为“特邀代表”，但没有出席会议，向大会递交手写十九大书面发言，呼吁：广开言路，让人民说话。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李锐墨跡选》（修订版）。2 月 20 日、5 月 26 日、8 月 21 日、11 月 28 日，北京第三中级法院发出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次“延长审限通知书”。

2018 3 月 30 日因肺部感染入住北京医院 A 座 815A 病房。4 月 13 日 101 岁生日当天在病床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採访，发出绝唱：“毛病不改，积恶成习”。3 月 1 日北京第三中级法院发出第十五次“延长审限通知书”，4 月 10 日发出“行政案件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第二次变更），8 月 30 日发出第十六次“延长审限通知书”。

2019 2 月 16 日晨 8 点 32 分在北京医院辞世。2 月 20 日中共组织部为其举办了戒备森严的遗体告别仪式。2 月 25 日，北京第三中级法院发出因《李锐口述往事》一书被扣而起的李南央状告首都机场海关一案的第十七次“延长审限通知书”。

2 月 15 日（北美时间）纽约时报发表悼文：Li Rui, a Mao confidant who turned party critic, dies at 101

2 月 16 日晚，日本 NHK 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播出新闻短片：李锐辞世

2 月 16 日，英国 BBC 中文网发表悼文：李锐：呼吁宪政的“两头真”中共改革派旗帜

2 月 16 日，台湾自由时报发表文章：曾指习近平只有小学程度毛泽东前秘书李锐今晨逝世

2 月 16 日，德国之声中文网发表悼文：一生坎坷诤言灼谏毛泽东秘书李锐去世

2 月 17 日，台湾联合报新闻网发表文章：曾提拔习近平、想平反六四、毛泽东秘书李锐 101 岁过世

2 月 17 日，日本朝日新闻发表悼文：李锐先生——做人与当党员，他一贯坚持做人的良心

2 月 17 日，美国世界日报发表文章：李锐辞世——李南央：盖党旗是对父亲最大侮辱

2 月 18 日，法国费加罗报发表文章：Les dernières confidences au Figaro du secrétaire de Mao

2 月 18 日，英国卫报发表文章：Daughter of Mao’s personal secretary boycotts father’s funeral

2 月 20 日，美联社 2 月 20 日发稿：Daughter of ex-Mao secretary boycotts Communist-led memorial

2 月 22 日，英国电讯报发表悼文：Li Rui, Mao Tse-tung’s personal secretary until he dared to criticize the regime-obituary

3 月 2 日，英国经济学人月刊发表悼文：A thorn in their side –Obituary Li Rui died on February 16th

3 月 17 日，中国人民日报要闻 4 版最下方刊登新华社 2 月 28 日电 “李锐同志逝世”，罗列一生所任职务（高岗、陈云用“东北局领导同志”代替，删除曾任毛泽东秘书一职，将 1959 年庐山会议后遭受迫害改为“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

李锐 1946 年—1979 年日记录入说明：

1. 1946 年至 1979 年日记分三册，由美国溪流出版社于 2008 年 4 月以小批量印刷方式出版。本 Word 录入文本与正式出版的三册日记无差别，只对个别误植作了更正，同时将“编者注”统一改写为“李南央注”。
2. 日记的日期格式没有完全按照原件书写方式录入，日期前均加入了年份；“年、月”统一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日”统一用“星期 x”表示
3. 凡是日记正文以外，写在日记本天、地和旁侧空白处的字都用楷体字表示，并加以说明。
4. 原件语气标点符号全部保留，逗号和句号没有完全按原文标注，对原件“一逗到底”的使用进行了改正。
5. 书中注释，除标有“李南央注”的以外，均选、编自网上资料。
6. 原件字迹不清，我猜测的字加{ }号。
7. 原件中我认为的漏字写在<>内。
8. 原件中我认为的别字在［x］内更正。
9. 原件中我认为的衍字用|　|号括出。
10. 原件中缺损的字用［］表示。

李南央

2019 年 5 月 1

听到黑龙江的广播，宋任穷[37]、潘复生[38]出席，新的形式（潘可能新调不久有关）。

上午劳动，只是烧火而已。

午饭时，心血来潮，决心洗被子、被单“过年”，又洗一大堆衣服，直到三点半始毕。利用老虎灶清洗有利条件，尚不甚累。

滑稽之事：小赵（“五毒俱全”者）捡到一本林总的十月会议讲话（即廿七夜看到的那本），特借来细阅。晚上学习时，一种不愉快，引起几句牢骚话（对李殿林），完全没有必要。

1967 年 2 月 3 日（星期五） 晴，0℃→9℃

约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 20 分钟。

上午劳动，选搬胡萝卜。河西种的三块地，大部分没长起来，只能喂猪了。我“与猪争食”，又挑出约四五斤，付以菜票二毛，厨房不能不批准了。

下午详摘林总讲话。

1967 年 2 月 4 日（星期六） 晴，1℃→11℃

又是不到五点醒来。大概梦见公的，颇长，已忘。六点起床，做功并活动 20 分钟。

上午一人劳动，老赵挑油去了。只是将门打开，并未吩咐，我自动打食喂了猪，请人抬的。然后洗捞昨天的胡萝卜，又砍了一批并泡上。给孩子们挑些胡萝卜，算是点乐趣也。

下午将林总讲话抄毕。很重要的讲话，可能是就任后第一次长篇讲话，有主席气概，也有理论高度。

棉胶鞋包裹托人捎回。过于忙了，没及时寄出。他们与琬姐、母亲都好，这就完全放心了。还有一本“语录”，再丢失也不怕了。

1967 年 2 月 5 日（星期日） 晴，2℃→11℃

昨夜失眠而自调。仍五点醒来，六点半起床。

给灼姐信，并将三份材料底稿寄与一阅，以了解我的思想等情况。12 点半去石槽，买得一斤红枣，延安故事也。

下午甚懒散，读书甚少。有人想撵我出此宿舍，不得不作点精神准备，特找田德列一谈。

1967 年 2 月 6 日（星期一） 晴，3℃→10℃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

上午劳动，只是砍碎了点猪菜。关于“帽子不对头”的问题，特找原工作队周通复（还在做检查）并王宜富（一个造反队的）一谈，望大家能了解我过去错性质，与运动以来之态度。这也只是求心之安

[37] 宋任穷：（1909—2005）湖南浏阳人。原名宋韵琴。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秋收了起义，后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参加了长征。1955 年授上将军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中组部副部长，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东北局第一书记。文革后任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中组部部长。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后任中顾委副主任。其女宋彬彬即为毛泽东改名为宋要武的文革中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

[38] 潘复生：（1908—1980）山东文登人。原名刘开浚。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大跃进开始后被省长吴芝圃以“反右倾”为名打倒，1958 年 5 月经中央决定被撤销第一书记职务，1962 年 5 月获平反），全国供销总社主任兼党组书记，文革初调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文革中任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文革后因在文革中“左”的错误被审查。

而已。自己有意见谈出来总顺一点，结果当然是不会有的。

晚上照例学习。报纸见到南越战情。

1967 年 2 月 7 日（星期二） 阴、微雨，5℃→7℃

昨夜睡得极好，一点半又起来服眠药奏效，整整睡了八小时。多久以来未有之美睡。

上午切洗点猪菜，下午打扫卫生一阵。通身盗汗，影响背、手。回来热敷。真是无可奈何。这种日子真是难以打发，主动也无法争取。

又看到贴出的“参考消息”：初、高中要复学，下厂的学生撤走（初中、年幼、“保字号等”）。林总一句话：最最重要的是无阶立场，主席语，一切宗派义、小团体义都是搞不成事的。刘游街（第二次传）。刘澜涛[39]游街。新见名字：肖望东[40]，还有“张霖之[41]自杀”等。林总指示：提高无阶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科学性直指调查研究、阶级分析等而言。近日广播的《红旗》文章“革命纪律和革命权威”即与此有关。

1967 年 2 月 8 日（星期三） 阴、微雨，5℃→6℃ 除夕

睡得不错，许多奇梦。六点起床。做功 20 分钟。

上午劳动如昨。下午坐房读书、休息。汪元宗贴门联一幅：“向右走宁死不回，杀苏修赤胆忠心”，帽子改为“反革命修义分子”。不论怎样，这总是群众的一种看法。不能不有所感，随即哼成四句：

别是滋味又过年，从右回左永向前。

五十知非尚不晚，赢得自识快何言。

晚餐是真正的过年：买菜九角：牛肉、羊肉、猪肚、大肉丸，喝葡萄酒三杯。买到寸金。

也许是喝了点酒？心潮起伏（晚饭前看了一批贴出的传单，内有没见过的主席讲话），竟想到给总理一信，谈谈对许多问题的观感。也许以后真写出来，也许是心血一涌而已。

1967 年 2 月 9 日（星期四） 雪，3℃→5℃

昨天稍稍多吃了一点东西，肚子即不舒服。六点起床。下湿雪。

上午将剩下的胡萝卜切完。

睡了一觉，心潮退出，但下午终写了一封致富春同志的信，要求离去也。

必须下定决心，忍耐到底。

1967 年 2 月 10 日（星期五） 阴、早晨细雪，1℃→3℃

一夜大雪，足有半尺厚。六点起床。

---

[39] 刘澜涛：（1910—1997）陕西米脂人。又名刘华甫。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华北事务部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兰州军区第一政委等职。文革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曾是中共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

[40] 肖望东：（1910—1989）江西吉安人。1929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一直在部队从事政治工作。1955 年授中将军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第二政委。1965 年初调文化部任副部长，党组书记。翌年文化部长陆定一下台，任代部长，不久也被打倒关押九年。1975 年复出后任济南军区政委。曾是候补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

[41] 张霖之：（1908—1967）河北南宫人。原名张朝明。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初期，1967 年 1 月 22 日在煤炭部长位上被造反派批斗、殴打后，在关押处心脏病发作死亡。是文革中第一个被打死的部长级干部。

早点后，即参加扫雪，没有学习。全身盗汗，稍休息后，开始照例劳动。将菜洗净。下午上坝，用绞车将几乎大事故的卡车拉出险境。慢慢上，慢慢走，没有引起喘息，真是大幸。只是又通身盗汗。第一次到溢洪道顶，混凝土工程已完，闸门未安，水位甚低，但雪景如画，多久未经历之眼福愉快。

早起即穿新的棉胶鞋，保暖、抗雪水，都恰到好处。离虎林之后，六年不穿这种鞋了。

1967 年 2 月 11 日（星期六） 间晴，0℃→1℃

昨夜睡得甚冷。六点起床。做功约十分钟。

上午、下午均清拣胡萝卜，将大的削好与食堂。三点弄完。

将致富春同志信又写一遍。是否发出呢？睡一觉再说。

近来学会自己对自己说话，用长沙音，否则会失去说话能力的。一笑。

1967 年 2 月 12 日（星期日） 多云间晴，—1℃→1℃

大概五点醒来。决心将信发出，无非是好坏几种可能，至少让组织记得有这么个人在，有这么点要求吧。八年！这个数字能不能稍稍使人动心呢？

八点半冒寒风去石槽邮局，穿起胶棉鞋，不禁想起六 0 年从兴华村去四分场的情景。什么时候想起，都历历如在目前。

下午冒寒风看那大批传单，并摘抄主席讲话。未毕，为人所阻。晚上看到一张关于上海原市委问题的长传单，杨永直[42]果然不免。

想起昨夜怪梦：出笼老虎，大头巨人。但未惊醒，也没梦呓。

1967 年 2 月 13 日（星期一） 阴，—1℃→3℃

睡得甚冷。没料到还大冷一次。又梦见公，仍无白发也，有人在为之量血压，田儿[43]亦在。完全是旧景。这与昨天细观传单有关。

上午只是打扫厕所。猪菜积存甚多，没有再切。

摘抄昨日所观传单于本子上。下午读书，清抽屉，翻出六四年给小妹信底稿，引起感伤，不禁下泪。感情麻木已久，受不起偶尔触动了。去年初还有一致苗儿未发信。孩子们现在是怎样的情形呢？每伤心一回，几等于小病一场！

1967 年 2 月 14 日（星期二） 间晴，0℃→4℃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一刻钟。

---

[42] 杨永直：（1917—1994）安徽桐城人。本名方璞德。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延安在《解放日报》与李锐同事时任采访科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委员，上海《解放日报》社社长、总编辑，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文革初期挨整，后期曾投靠过四人帮。

[43] 田儿：田家英（1922—1966）原名曾正昌，四川成都人。出身于一个药店小老板之家。3 岁丧父后，家境开始衰落。读到初中一年级因母亡被迫离开学堂到药铺当学徒，以“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的誓言走上半工半读之路。13 岁便向报刊投稿并连连被采用，“田家英”成了他最常用的笔名。1937 年 15 岁奔赴延安，首先入陕北公学，1938 年加入共产党，同年毕业留校成为最年轻的近代史教员。1946 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国，中文基础较差，毛泽东让他在工作之余来当儿子的文史教员。1948 年经毛的老秘书胡乔木推荐任毛泽东秘书直至去世。并兼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文革初期在被通知停职反省的第二天自杀。李锐著有专文纪念（参见李锐《怀念廿篇》）。——李南央注

昨夜又小雪。

劳动只是打扫厕所，猪食尚丰也。从仓库又购来木炭一篓（47 斤）。第一篓烧了两个月，还剩下一些。

又有传单，总理答如何处置当权派（指国家机关部委）：罢官斗臭，置于一边；撤职留用，三月为期；停职留用，三月为期；留用（非原职、原单位）。又有所谓“贺龙兵变”名单，内有苏振华[44]、刘志坚[45]、王尚荣[46]等人名字，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

终于破戒，哼出昨日之伤心，背景移至晚间：

春夜苦寒伴一灯，扣窗碎雪不吱声。
何为翻出小妹（阿女）信，最怕伤心骨肉情。

1967 年 2 月 15 日（星期三） 晴，0℃→5℃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二十分钟。

上午劳动，挑选胡萝卜种子。老赵讲晚了，好的已拣与食堂。
下午读书。中午打饭，遇到极不愉快之事，不值一书。

1967 年 2 月 16 日（星期四） 晴、多云，0℃→7℃

一直服冬眠灵，可能得[对]睡眠也有好处。近来睡觉较正常，失眠减少。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一刻钟。

上午劳动，只是将胡萝卜种子捡完。中午为会场搬凳子，又是通身盗汗，衣裤湿透。下午改好一件棉毛衫（两件上下合并），藉此休息也。背仍隐痛不已。

晚上学习，几乎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广播福建情况，由部队三军领头才解决的。是否解决得最晚的一个省？

1967 年 2 月 17 日（星期五） 晴，2℃→9℃

大概两点多醒来，严重失眠，这是昨天庆幸的结果。六点起床。做功一刻钟。

上午只是将胡萝卜切完。下午读书，挺尸。气温回升，春寒第一个反复算是过去。耳朵冻了好几天，今日见好。

新调来的一个搞运行的施姓青年来我房小坐，想借书。他当然看了我的房门联与楣联，知为“何许人”也的，然而毫不介意。我与青年真是有什么缘分？

---

[44] 苏振华：（1912—1979）湖南平江人。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工农红军，参加了历次“反围剿”和长征，后一直在军队作政治工作。1955 年授上将军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海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文革中曾一度被解除职务。1973 年任海军第一政委。1976 年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革委会主任。是十一届中共政治局委员。

[45] 刘志坚：（1912—2006）湖南平江人。1928 年参加平江起义，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历次“反围剿”和长征。在军队从事政治宣传和情报工作。1955 年授中将军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总政宣传部部长，总政副主任。文革初期曾任军队文革领导小组组长，1967 年 1 月以“军队反动路线代表人物”名被关押达 7 年。1974 年 10 月复出，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昆明军区政委等职。是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1985 年增选为中顾委委员。

[46] 王尚荣：（1915—）湖北石道人。1931 年参加工农红军，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一直在军队任军事指挥员。1955 年授中将军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解放军总参作战部部长，副总参谋长。曾是中共候补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

1967 年 2 月 18 日（星期六） 晴、5℃→11℃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 20 分钟。

上午劳动，增加河西一个厕所，如此得一个半小时。泡洗麻饼头等，捞去短草。每天看喂猪，长得甚快，也颇有意思。吃得欢的，就长得壮。下午读书不多，通身无力，洗澡后略好。晚上照例学习，看几份报纸。宿舍内发生一起污秽事件。

1967 年 2 月 19 日（星期日） 多云，5℃→11℃

五点半醒来，挨到六点半始起床。星期天也。

整日懒散之至，并困，岂冬眠灵作用？

将传单中主席的一次讲话用记忆抄录毕。

下河洗衣，薰风宜人，有春天感觉。

1967 年 2 月 20 日（星期一） 阴，11℃

昨夜睡得发热，室温一夜没有下降也。今天整日在 11℃。上午只穿旧棉袄，下午并脱棉裤一阵。

六点起床。做功一刻钟。

上午劳动直到十一点，洗洗胡萝卜之类，也是盗汗。

下午读书，补了条裤子，即沈阳解放时那套夹军装，剩下的裤子，几年来一直是劳动服。

1967 年 2 月 21 日（星期二） 晴、多云、夜雨，10→12℃

昨夜仍睡得发热。许多怪梦，如抓“四子猴”，这完全是童年故事。

六点起床。做功一刻钟。

上午劳动到十一点，洗胡萝卜。下午参加锄麦，老赵总觉得我关在屋内不如户外活动也。这也是有道理的。

右手用力多，但到四点后，即感不支了，自动休息了下来。几次脱衣、换衣。盗汗不太严重，大致不会出问题，也不觉甚累。

1967 年 2 月 22 日（星期三） 阴、夜雨，7℃→8℃

昨夜上床后失眠久之，只好起来服鲁米那。仍睡得不安稳，醒来多次。

六点起床。做功五分钟。

上午实际只打扫了厕所，为自己洗了两斤菠菜。下午烧火煮猪食，直到四点三刻。然后洗澡。晚上翻了翻《马克思传》的摘记，感想甚多。突然想起用一种非常自由的体裁写自己的五十年！自传。用以自娱，或让儿女知道他们父亲的一生。真是遐想。

1967 年 2 月 23 日（星期四） 阴、雨，5℃→6℃

昨夜又下一夜，山顶盖雪。看来今年雨水及时，总不致再是旱年。

六点起床。做功五分钟。

上午劳动至十点半，洗胡萝卜而已。

有些日子不见越南战报是“春节停火”之故。消息不灵通，引起不必要的担心。

下午翻书，读了一篇安徒生的《冰姑娘》，写瑞士的风土人情，勇敢的猎人的生活。多美丽的山国，高山湖泊总是最美的，何况周围是高山、冰雪，乃至冰川世界。不禁想起 57 还是 56 年，同格洛哥什维赤、扎那岗在云南抚仙湖游泳的情景。真是童话世界。多次去云南，没去洱海一行，恐将成为终身憾事。

1967 年 2 月 24 日（星期五） 阴，3℃→5℃

又下一夜雪，约两三寸厚，真是丰年之兆。

六点十分起床。做功十分钟。

早饭后扫雪一段，竟引起小喘，仍不可大意也。劳动一天，下午炒薯杆（备研磨成粉）直到四点三刻。手背略感不适。

水电部造反派来三人谈刘澜波[47]问题。说已“停职留用”。说“这次对主席应当服了”，似知道我三分[份]材料内容，但问起似又不知此事。还提到“立功赎罪”。说我过去总有幻想，但那些人都垮了，“胡乔木[48]是反革修义分子”。我谈到有幻想也不是这些人，只有昙花一现的陶铸，倒是想过一下的。刘当然不存幻想。只谈了与刘关系及庐山会议时情况，及一些总的看法。

还谈到原政治局人垮得差不多了，刘邓在中南海斗了，中央委员近半数，北京大字报贴到天安门。给我一份“薄一波[49]130 条罪状”作参阅。来人对我过去情况似较熟悉。脑子当然静不下来，连服三种眠药上床。

1967 年 2 月 25 日（星期六） 阴、3℃→7℃

昨夜当然睡得不好，失眠之久，脑子翻腾，往事如潮。

六点一刻起床。做功 5 分钟。

上午静坐省思，来人提出谈三个问题：庐山会议前后刘之思想动态；部里哪些问题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与彭、薄、孙、吕、张等关系。

下午谈到三点半。夜晚将草稿基本写出。服眠药上床。十一点矣。

1967 年 2 月 26 日（星期日） 晴，5℃→8℃

睡得很不安稳。六点起床。

整整写了一天，共十三页。上下午和晚上都谈了的，边看一部分，边谈。仍不满意，谓有重要的

---

[47] 刘澜波：（1904-1982）辽宁凤城人。原名刘玉田，字澜波。1926 年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1928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7 年参与组织东北救亡总会，任党团书记。1939 年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后赴东北工作，曾任安东省人民政府主席、辽东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燃料工业部副部长、电力工业部、水利电力部部长，国务院顾问。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48] 胡乔木：(1912—1992）江苏盐城人。本名胡鼎新，“乔木”是笔名。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肄业。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到达延安后从事青年工作。1941 年任毛泽东秘书（至 1966 年文革始一直兼任此职），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1948 年后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新华社社长，新闻总署署长，中宣部副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

[49] 薄一波：（1908—2007）山西定襄县人，原名薄书存。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白区工作。1931 年在北平被捕，后因抗日战争爆发，中共急需干部，经中央决定，1936 年 8 月与狱中其他中共党员共同履行“反省”手续后出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财政部部长，国家建委主任，国家经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是中共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文革中因所谓“61 人叛徒集团”问题入狱。1979 年 7 月再度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后任中顾委副主任。

没写到。乔木等的材料都准备和盘托出，还想包庇刘澜波！青年们不能理解我们这一代人。他们看了我写的三分[份]材料，评价甚低（大概觉得没从出身、家庭等挖也），说在此也放毒不少，在此表现不好。旧诗引起惊异，“顽固得很”。这倒是确实的。建议我在此好好劳动改造，得到这儿工人的批准。说我比北京的部长们舒服多了（白天一切有人监督，都戴高帽、挂牌，坐汽车游过街之类），这点过去倒是有估计的。三人中主要的一名张德铨，很晚又来一次，说决留一人，等我想了再写好。

想来想去，“发难”者仍是高音。

一种感想：民主革命，敌人是看得见的，无任何犹豫，勇往直前就是。而社会主义革命，敌人是自己，是看不见的（眼睛是看别人的），因之艰难万分。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吃毒草长大的。

1967 年 2 月 27 日（星期一） 晴，6℃→9℃

虽服眠药，依旧睡得不安稳。六点一刻起床。

又写了整整一天。精神负担，心情沉重难以言传。因留下两人（韩岳如，李丙钰）明天要走，必须抢着写完。下午将乔木等材料写毕，非常复杂的感情一涌而上，不禁流泪。晚上两个青年来时，谈及此次材料与此人情况，一提到“鞠躬尽瘁”时，竟又止不住下泪。将彭德怀的一个材料（“怎么没早死去”）也写出，一并封好，请带交总理亲收。刘的材料补充完了。中午约两人来谈时，果如所料，他们完全是从高音处得来的材料。“柯庆施[50]是拿大棒的”，张冠李戴了。还有“福至心灵”，这是我忘了的。也有似根本无此事的。反正是孽债没有还了！晚上材料看完后，没有再提什么意见。

像经过一场战役，得到胜利，也有伤痛感觉。自然，八年来最后的包袱是卸下来了。

1967 年 2 月 28 日（星期二） 晴，6℃→11℃

睡得稍好一点。醒得仍早，挨到六点半始起床。

上午让自己完全休息，也不得不休息。三天三夜，“拉弓如满月”也。下午摘抄重要的传单。有林总十二月常委会的讲话：干部大批判运动。

似乎梦见孩子们的。

又将“刘澜波罪行录”找来一阅。“经济办法办企业”当然影响很大，这也正中工交系统头头们之下怀也。从这份材料略略知道近几年的一点轮廓，如“山、散、洞”，“进洞”之类。这是非常困难之事。恐怕还是利用天然地形与伪装法为好，交通线总无法掩蔽。

1967 年 3 月 1 日（星期三） 晴，6℃→13℃

四点即醒来。真是没有办法，脑子无法安静。

上午恢复劳动。下午抄“谦虚、戒骄”（这大概是六四年初讲的）。三点钟，赵启费来让“出去蹓蹓”，至金家冲锄麦。

晚上学习，看到“八二期报”所刊林总在去年五月政局扩大会所作报告。真是太重要了，太重要了。谈巩固专政最重要问题，防止政变，对毛<主>席思想作了最全面的阐述。谈彭罗陆杨问题，要搞政变的。此文件实是建国纲领。

[50] 柯庆施：（1902-1965）安徽歙县人。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中唯一见过列宁的两人之一（另一人似记得是张国焘），因此一直在中共内部受到特殊尊敬，被称为柯老。生前曾说过对毛泽东的相信要到迷信的程度。在上海第一把手的位置上病逝时，被誉为毛主席的好学生，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殊荣备至。——李南央注

工区有脑膜炎，已两次服药。（此段写在纸页天头——李南央注）

1967 年 3 月 2 日（星期四） 晴转多云，8℃→13℃

大概五点醒来，六点十分起床。做功五分钟。

整天参加锄麦，约 40 人，全部锄毕。中午躺下即觉甚累，下午仍力疾参加，到底影响背脾又作隐痛。

人们在地头开玩笑，谓我躲这个“好防空洞”中也，而且“秘书”之事亦传开。颇觉无谓。

1967 年 3 月 3 日（星期五） 晴转阴雨，12℃→11℃

六点起床。做功五分钟。

上午劳动到十一点，洗、切胡萝卜。胡萝卜已全部处理完毕。下午到金家冲参加桃树剪枝，李殿林当老师。生平第一次，剪了两株树。下雨后返回豆腐房，大家拉呱。

“谦虚、戒骄”抄毕。

1967 年 3 月 4 日（星期六） 阴、小雪，5℃→7℃

睡约五点半始醒来。梦多，短梦不断。六点五分起床。做功十分钟。

上午劳动至十一点，下午至四点。洗菜、捞麻饼头的短草。站久亦累。空前之事，买到一只母鸡，2.5 斤，1.86 元。红闷[焖]与清炖，家法制之。

山区早春气候第二个反复结束，开始第三个反复。已经是湿雪了。垂柳也已抽芽。

1967 年 3 月 5 日（星期日） 多云，3℃→6℃

昨夜有意自调，睡得不错。家事长梦。蔡嫂为我清衣，琬、灼二姊火车往复，细情则无痕迹矣。六点始醒来。六点半起床。

整日懒散，什么书也不想读。但终于只有翻书，看报。中午挺尸，似又睡着小阵。抑冬眠灵之故？

忙于三餐自炊。下河清衣，几又引起喘息。

1967 年 3 月 6 日（星期一） 晴、大风，2℃→6℃

六点起床。做功十分钟。

上午劳动，洗切猪菜，至十一点。

下午找王明堂谈自己的问题，不能老当作“牛鬼蛇神”也。略谈运动以来过程。他说两个问题这次要解决，都是受反动路线影响：剥夺政治权利，即文革选举权问题；剥夺工作权利，即调离工作岗位。如此则问题接近解决。谈的态度甚好。此人比王忠水平亦高。开始我即说，决不想找王忠再谈。

1967 年 3 月 7 日（星期二） 晴，2℃→7℃

昨夜失眠，起服眠药，仍久久不能入睡。四点即醒来。

六点起床，做功十分钟。

上午没有怎么劳动，下午劳动两小时，洗切菜。读书数页。晚上学习，王立学等谈平反事。九个月实在也不容易过来，实际上完全当敌人看待也。

1967 年 3 月 8 日（星期三） 阴，5℃→6℃

六点十分起床，做功五分钟。

上午劳动至十一点，下午至四点。为猪们整理食料。抄“十不怕”。看到一张传单，主席答复，“戴高帽、游街等均属武斗”。

1967 年 3 月 9 日（星期四） 晴、多云，5℃→8℃

睡得很不安稳，时时梦醒。六点一刻起床，做功五分钟。

上午劳动至十一点。下午小施（国平）来几扯谈一下午。业务上甚有朝气，很想改进这儿的一些操作、设备。家庭甚困难，每月伙食限制在 12 元，要寄 10 元与母亲。初步印象是一个很求上进的朴实青年。每月 31 斤，感到吃不饱。告以设法多吃点菜。

去年红卫兵搜走的电动刮胡刀及么儿头像几张送还了。想来也颇有意思。

1967 年 3 月 10 日（星期五） 晴，5℃→12℃

六点一刻起床，做功五分钟。

上午只劳动两个多小时。下午洗衣，看报。晚上看到张传单，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全国解放后，政府的组成是由上面派少数人去，加上大部留用人员组成的，不是人民革命产生的。关于由上面派人执政，有许多偶然性，多年前曾想到过这个问题，是由见到一些不称职的人而引起的。也曾想过一个单位负责人由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不知情形究竟如何。主席所言，确是真理。这次夺权，可谓二次革命，意义深远。又不赞成养盆花，谓庭院、公园应多植果树，也可种点油料作物，养盆花等乃士大夫习气。这意见也是革命的，但不能因此否定必要的栽花，取消观赏植物也。如此，“百花齐放”一词也当取消了。

1967 年 3 月 11 日（星期六） 晴，6℃→13℃

六点一刻起床，做功十分钟。

上午去石槽，汇款、买竹椅一张（1.12 元），准备过夏也。

下午参加锄麦，锄桃园一片，第二次，因前次不净。脱掉毛裤、棉衣，南风阵阵，毫无凉意。五点归来洗澡，一点不觉累。

1967 年 3 月 12 日（星期日） 晴，7℃→17℃

三点半即醒来。严重失眠，直到五点后始迷胡[糊]一阵。挨到六点半起床。

上午工作队姚友松交我工作队党委“关于平反问题的检查”（油印），谈到去年剥夺文革选举权，调离原工作及受监视，强制劳动等等错误。“恢复他们一切政治权利”。九个月“牛鬼蛇神”生活算告一结束，想来不至再有反复。去年原估计到十一月可告结束，延长了三个多月。

晚上碰见王明堂，云造反派尚有意见（原有“恢复工作”被抹去），还要劳动云云。谈了一下午无结果。

1967 年 3 月 13 日（星期一） 多云转晴，13℃→18℃

睡得不安稳。六点十分起床，做功十分钟。

上午劳动约两小时，下午约三小时。

翻“战国策选”。真是好文章，如果早在中学时期读了，对“操觚”之述当有大益。现在是晚了。

桃花已含苞欲放，完全是春天了，社员已开始犁田，季节比去年早得多。

晚上学习，谈了点在运动中也要实事求是之理，否则给组织增添麻烦。

朝苏关系已正式广播，金日成写信，金一赴苏。

1967 年 3 月 14 日（星期二） 多云，13℃→17℃

大概五点醒来。六点十分起床，做功十分钟。

上午劳动两小时，下午锄麦至五点。多言之病何日可戒！

1967 年 3 月 15 日（星期三） 阴间雨，13℃

六点十分起床，做功五分钟。

上午劳动，烧火。放猪之事不敢承担也。下午读书。天气又坏，大概进入第四次反复了。

1967 年 3 月 16 日（星期四） 阴、小雨，10℃

一夜碎梦，五花八门，时时醒来。小便三次，六点一刻起床。

上午扫厕后，即找工作队二王一谈，无甚结果，只得听之任之。

成语典故之多，见于文字的，中文当数世界第一。这一部分遗产，毛选有最好的活用，青年一代就难了。

晚上学习，王立学谈及王忠反口之事。

1967 年 3 月 17 日（星期五） 阴、雨，8℃

下半夜雨声催醒。许多梦，总还是那两年的接触而引起，印象何深。六点一刻起床。

上午劳动至十点半，切猪菜等。

看到一份重要传单：总理二月十八日向国防工业口造反派讲话，关于夺权、干部等问题讲得甚明确，谓十七年来主流是主席领导的一条红线。这就清楚之至了，否则如何写现代史！举张国焘[51]事，罗瑞卿[52]曾搞人人过关，这是过去不知道的。

1967 年 3 月 18 日（星期六） 晴，5℃→10℃

作一奇梦：与琬灼姐同车返国，过西伯利亚，上来一波兰女童，求学中文，偕之归寓，渐觉其通

[51] 张国焘：（1897—1979）江西萍乡人。原名特立。1916 年入北京大学。1920 年在北京加入中共早期组织。1921 年 7 月出席中共一大，当选为中央局成员，直至中共六大，一直在中共担任领导职务。1935 年红军长征时为红四方面军负责人，与红一方面军长征方向产生分歧，于 1935 年 10 月停止北上，率部南下川康，另立中央。1936 年 6 月取消所立“中央”，转回北上路线，于 10 月到达陕北。1937 年 3 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受到批判，但仍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1938 年 4 月初趁祭奠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4 月 18 日被开除出中共，不久在国民党特务机构中任职。1948 年 11 月去台湾，1949 年转居香港。1968 年移居加拿大多伦多，1979 年冬天死在那里的养老院。著有《我的回忆》。

[52] 罗瑞卿：（1906—1978）四川南充人。1926 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红军中任职，参加了长征。抗战时曾任抗大教育长、副校长，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战争中在军队担任政治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公安部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国防工办主任、军委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职。1955 年授大将军衔。

晓汉语。一日，除去女装，则黄果也（黄果乃楚怡中学同学，在长沙曾与家桢谈及此人），自美国转至东欧，负有间谍任务。告以一切坦白之道。真是何等离奇。

六点十分起床，做功五分钟。

上午劳动至十点半，下午读书。

1967 年 3 月 19 日（星期日） 多云，6℃→12℃

昨夜又雨，睡得尚可。六点半始起床。

终日翻书。《辞海》多年伴我，现在须臾不能离，此事尚感激高音也。袁子才联“定须如我难求友，到处饶人好着棋”，颇有所感。

1967 年 3 月 20 日（星期一） 阴、雨，8℃—10℃

一夜长梦，仍是那两年之事，似以灯草胡同主人[53]为主角也。六点廿始起床。

扫地一阵。动作稍急，即有喘息，只好回房歇息，读哲学文选。

张春桥[54]报告，谓主席之言，大学毕业生当一技术员尚有问题，自无法管全上海之事。三十多岁人当省委书记还是有望的。这样，大家也就定心了。

今日乃全面政权也，有经验之好干部多多也，非抗战初期可比。只有由青年们打天下。

1967 年 3 月 21 日（星期二） 晴，8℃→15℃

同昨夜梦情相似，大概到哪一个省遇见大办钢铁之事。六点一刻起床。

上午劳动至十一点，下午劳动至四点。将去年种的两块白菜（抽苔了）收回，挑了三次。然后拾猪粪（早晨放出两小时之故），仍是通身汗。晚饭自然吃得香些。

过小桥散步。小彭送我小兰一株，欣喜之至。

1967 年 3 月 22 日（星期三） 阴雨，8℃

一夜小雨，天气又变，又只得厚棉衣与棉裤了。

六点一刻起床。早饭后冒小雨仍在河西扫净七个厕所，然后切猪菜一小时。有通身如绵感觉。喘息未犯。开始服“强的松”。

下午清理旧报纸。洗澡，去得较早，人少，多久未有之热汤五分钟。

董道仁来谈河南情况。一个大反复，要揪回刘建勋[55]（据说刘是原来被夸奖过的）。

---

[53] 指刘澜波。其家在北京灯草胡同。

[54] 张春桥：（1917—2005）山东巨野人。1938 年进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主要从事报纸宣传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文革后历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上海市革委会主任、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是中共九、十届中央委员，十届政治局常委。“四人帮”的核心人物。1977 年 7 月被开除出党，1981 年 1 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 年 1 月改为无期徒刑，1997 年 12 月减为有期徒刑 18 年，1998 年 1 月保外就医。

[55] 刘建勋：（1913—1983）河北沧县人。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主要从事组织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湖北省委副书记、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书记兼广西军区政委、河南省第一书记兼河南省军区第一政委等职。文化大革命中，1968 年 1 月—1978 年 10 月任河南省革委会主任。曾是中共中央委员。

1967 年 3 月 23 日（星期四） 晴，5℃→10℃

昨夜长梦有老高[56]与曹瑛[57]。大概还是长沙时的印象。六点一刻起床，做功五分钟。

上午劳动至十点半，下午锄芫豆，直到五点半，感觉累了。吃了五分饭。今天买肉一斤半，炒、红烧，清炖三法食之。

1967 年 3 月 24 日（星期五） 晴，5℃→13℃

四点醒来，失眠。六点一刻起床。做功 10 分钟。

时堃若解除喂猪之职，拟由我代之，暂承担煮饲料事。中午和晚上找两个造反派人一谈：归还没收书籍及原稿等物，劳动安排，都同意考虑。谓我无事可做，只有劳动劳动。这倒是实情。

下午锄麦，甚觉疲累。

有传单谓北京斗争甚剧烈，有从上而下新反扑，将批斗谭震林[58]，解放农林口。

1967 年 3 月 25 日（星期六） 阴，10℃→12℃

四点多醒来，仍不能再睡。六点一刻起床。做功十分钟。

上午劳动至十一点。洗、切猪菜，并司火煮之。下午读书二小时。晚上学习，看到《八二七报》，得知安徽目前一些情况，及前省委负责人等检查。

1967 年 3 月 26 日（星期日） 阴、间雨，10℃

昨夜十点半上床，仍五点不到醒来。有敦伦[59]长梦，并未 out 也。岂闷热生春梦乎？挨至七点始起床。

翻读杂书，以度周末。得句：不知天命知昨非，嫩柳列岸，山石古苍，因有感想：泉石山林犹如宋元名画，人情风俗又经丙丁四扫。

1967 年 3 月 27 日（星期一） 阴，12℃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 20 分钟。

上午一人喂猪，弄得很紧张，因猪吃争食也。引起一阵哮喘。下午读书、看报，四点再喂一次。

看到北京情况的新传单，中央会议斗争甚剧烈，资义复辟逆流，刘邓不认罪，陶铸不投降等，关于八个回合的介绍。居此山中，真是不知世事。

左背仍有隐痛。

1967 年 3 月 28 日（星期二） 阴雨，11℃

昨夜两点多醒来，无法睡着，只好起服眠药，大概近四点始再入睡。出现奇迹，直到六点五十分

[56] 老高：高文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任湖南省委副书记兼省工业厅厅长，后调北京，曾任水产部部长。—李南央注

[57] 曹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任长沙市委书记。后调外交部工作，做过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李锐庐山会议落难后，对李锐一直非常好。—李南央注

[58] 谭震林：（1902—1983）湖南攸县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井冈山根据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华东局任职。1954 年调中共中央任副秘书长。1958 年当选为中共政治局委员，1959 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62 年后兼任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等职。

[59] 敦伦：做爱的委婉说法。出自周公之礼。

才醒来。七点后才去打饭，老孙颇以为怪。

一天都劳动，喂猪、煮食，只请老管帮了一下忙。喂食甚紧张，上午曾引起小喘。晚上遇到一意外之事，颇不快。

1967 年 3 月 29 日（星期三） 阴，8℃

昨夜大雨。喘息，不眠。

今天没有参加劳动，上午基本休息。中午兰州设计院，上海设计院张禄勋等三人来房谈外间情况，水电情况。张系原北京院的，五二年毕业的，搞一次回路。当然认识我，说我完全未改原样，说总以为我要变多了的。他们主要是来看响洪甸水内冷机组的。晚上特去招待所，又见到两个东北院的，一起坐谈到深夜两点，颇有见到亲人之感。来此三年多，第一回讲这样多话也。他们总的印象，觉得我态度乐观，对运动是了解的、接受的。谈到基建，我的备战观念不足，还不了解这是第一位问题。八年寄居，当然不只世情。但关于三次大战或美帝向我进攻问题，从朝鲜战争开始，我就是乐观的，许多观点，至今不变。“三娘教子，子教三娘”之说。

1967 年 3 月 30 日（星期四） 多云，6℃→8℃

昨夜三点服眠药上床，头觉膨胀若裂，久久始入睡。六点半醒来，挨到七点半始起床。

食鸡蛋二枚。上午什么事也不能做，冷得又穿上大棉袄。中午睡着近两个小时，精神始略告恢复。今后熬夜大概是困难了。

见到安徽军管的中央决定数条。一•二六夺权问题甚多也。

天气大概是第五次波浪。

1967 年 3 月 31 日（星期五） 晴，6℃→12℃

睡得尚好。长梦，梦见翦公，还有博古[60]，似乎在汉口，“爷爷”也夹在里面。六点五分起床，做功一刻钟。改在河岸，免得有人看见，又说是“迷信活动”（一笑）。

上午做点杂事，洗衣，买了两斤肉改善生活。下午读书，再读第四卷。四点半又到河岸做十分钟活动。

早晨听到关于清华调查的广播。传单上所说的“激烈斗争”已见反映。揭底，证据在此，并动员群众也。晚上更听到“清宫秘史”文（过去不知此事），等于公开了，算总账。“假革命，反革命”，“赫鲁晓夫”，中央会议上的斗争大概已告结束，公诸于世也。

真是惊心动魄！“修养”一书自己也需要消毒。一九六二年重新发表，过程如何？当时只觉得关于受得起委曲（似增新意，未较旧稿）一段，很有所指。

前夜同几个设计院同志闲谈时，谈到刘在去年十月会议上的检查，觉得只罗列事实，没有接触思

[60] 博古：（1907—1946）江苏无锡人，本名秦邦宪，中共早期领导人。1925 年入上海大学，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 年 5 月回国。1931 年 4 月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之后又任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负责人，这期间曾犯过“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1933 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又与李德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 年 10 月参加长征。1935 年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中共最高领导职务。1938 年任中共长江局组织部部长和南方局组织部部长。1941 年后，在延安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工作，任新华通讯社社长。1945 年在中共七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46 年 2 月以中共代表身分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和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会议。同年 4 月 8 日由重庆返延安汇报工作，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遇难。同时遇难的还有王若飞、叶挺、邓发等人。译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卡尔•马克思》等。

想，这是人们一看便知的。

三月份费用 28 元（14+14），伙食最低之月。

1967 年 4 月 1 日（星期六） 晴，9℃→15℃

昨夜竟梦见高音，还有孩子，与我言和等等，真是奇梦。六点五分起床，做功二十分钟。

早晨又听广播一次，才听清楚还有“胡某某”之名，对乔木尚留有余地焉？

接北京设计院总务科来信，限我一个月内将那间房子中的存物处理，否则“由革命群众处理”云。紧张地找两个造反派商量，晚上再开会，蒙同意返京一行，但需向佛子岭请示。因此想到，如能返京，最重要之事乃是找部里谈去留及今后安排也。

1967 年 4 月 2 日（星期日） 晴，12℃→20℃

昨夜虽服眠药上床，当然失眠。三点又醒来，只好再服一次。六点不到又醒了。

整日紧张准备行装。上午洗帐子，通身盗汗，引起喘息。清理衣服，大补袜子，办理各种琐事。虽尽量动作缓慢，仍阵阵通身盗汗，无可奈何。

晚上人保股与佛子岭通电话，说要请示，也不同意我明天先去佛。看来必须准备批不准也，如此则想不到另外办法。很可能是要撵高音走。部里有谁能关心呢？

1967 年 4 月 3 日（星期一） 阴雨，11℃

昨夜服双倍眠药上床，仍三点半醒来，即未再入睡。想到还不如直接给部里去一电报，直截了当得多。

六点起床，做功二十分钟。旋大风、夹雨，气温大降。整天只能做些零碎事，在靠椅上挺尸而已。中午只有糯米饭吃，使胃部甚不舒服。直到下午，只得消息：佛子岭同意了，向省局请示中。省局也可能问部里，部里大概不必再问谁了吧。

1967 年 4 月 4 日（星期二） 多云间晴，12℃

六点起床，做功 20 分钟。

整日不能安定，两次给佛子岭电话，没有人接。估计省局仍得向部请示也。这样倒也好。

只有作杂事，翻书。看一本旧的《红旗飘飘》，记三大战役。东北之事总是非常亲切的。

1967 年 4 月 5 日（星期三） 晴，10℃→16℃

昨夜睡得好，只服了冬眠灵。六点起床，在河床做功 20 分钟。

将《红旗飘飘》翻完。

果如所料，省局问部里去了，这就不知何日有回信也。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再读一遍，一算总账，就一切皆完。

1967 年 4 月 6 日（星期四） 阴，12℃→15℃

六点起床，做功二十分钟。

重看“修养”。基本精神从个人出发也，六二年实不应重新发表（不了解当时过程，有所为？）视

力很坏，不能连续看一个小时，夹着翻翻杂书，作为休息。夜阅《清宫秘史》剧本。由于作者立场观点反动，当然挑选那些史实。不知当时为何那样抗拒主席的意见。美化光绪、珍妃，丑化义和团，对康、梁寄以幻想。许景澄大哭，老百姓送鸡蛋，等等，当然是根本原则问题。

1967 年 4 月 7 日（星期五） 阴，12℃

黄乃与高音同时入梦，似乎是延安背景。六点起床，做功廿分钟。

上午与省局人事科打通电话，云已给部里去电报并派人去了。

抓到一本长篇小说《山村新人》，还可以看下去。视力甚坏，得时时休息。

夜看六安专区宣传队的演出，似是一些职业演员，节目还紧凑。

近十一点始上床。

1967 年 4 月 8 日（星期六） 阴，12℃

六点起床，做功 20 分钟。

小说看毕，“修养”亦再看毕。

给设计院总务科信，说明还未得到部里通知情况。

小赵送一团糯米粉，捻成圆条煮食之。不禁想起柳德芳的汤元[61]。

《山村新人》阅毕。

下午上石槽买鸡蛋，来回近两个小时。

服眠药上床。

1967 年 4 月 9 日（星期日） 阴，12℃

六点半起床。

抓来一本《革命生涯》，回忆录性质，平平。但知道王震[62]南下时，在平江县住了十天。有一篇“李秋三”甚动人。进藏先遣队伍，因高原病而坚持到最后一口气。

收到四月四日《八二七报》，载《一部极端反动、肮脏的罪恶史》。前面部分有明显与史实不符处，六 0 年后，许多事不知也。看来最大关键仍在三面红旗，庐山会议时：“成绩讲够，缺点讲够”，实际是鼓励讲缺点，其怀疑不满之情，令人感觉得出来。如让王光美揭发，当有可观。

1967 年 4 月 10 日（星期一） 阴、小雨，11℃

六点一刻起床。

上午劳动两小时，出一身汗，引起喘息（昨夜上床后喘息约一小时）。

看《文史通义》数篇。

与省局电话仍听不清，请佛子岭电话室传话，要我再等电话。决心先去合肥。经造反派与行政同意。明天又是雨天，甚不便也。

司机老王谈明天无车出去，决计步行。

[61] 柳德芳的汤元：长沙的名特小吃，为柳德芳汤元店独家经营。该店创始于清道光年间。

[62] 王震：（1908—1993）湖南浏阳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到达延安后曾任八路军一二 0 师三五九旅旅长。解放战争中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新疆军区代司令员兼政委，农垦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1955 年授上将军衔。文革后曾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967 年 4 月 11 日（星期二） 阴

今天是体力的一大考验。

准四点醒来，收拾停当，五点廿分始用棍子背着相当重的提包出发。天刚有微明，走出不到一里地，即通身盗汗，只好将毛衣脱下。过石槽时绕河滩近道，上公路后遇到拉板车的队员，得以将行李包放上，直到龙井冲。他们当然认识我的，石槽等附近人们，真是“谁人不识君”。上船时七点尚差一刻也。坐在小舱内，忙将毛衣再穿上。幸未下雨，否则将不胜库面夹雨寒风的。八点一刻到佛子岭坝下，加紧上下坝，赶到梁家滩车站时，只九点一刻，还有时间买了两个包子。总计一早走了（而且是相当疾行）近 20 里路，尚未引起大的喘息。汽车走舒城过（六三年底来时经六安），麦子长得极好，已开始犁田，一片繁忙兴旺之气。舒城车站新盖，车行颇多，大概与三线工程有关。四点始抵合肥。郊区房顶上即见大幅标语。

住省局三楼招待所（一进门即遇到有认识我的人，引至此处），随见到干部处王处长（女）并夺权派人。告以经过，他们大概要电话问一下设计院。给部里去电报、去人尚无结果，这些情况都是估计到的。

六点上四牌楼一带吃饭，看大字报。北京新消息是揭陈毅[63]、叶剑英[64]，军队文革换谢富治[65]，清华园十万人斗王光美等等。长江饭店餐厅甚挤，等了四十分钟。满街仍有小孩要饭，地摊买[卖]花生等的甚多。大字报实在可观，应有纪录影片留下这一段历史。

晚上有各校学生游行。安徽当前口号是打倒严光（原军区的，一•二大夺权后的负责人）。看来是群众自发行为，是否能“说了算”？

招待所是一礼堂隔成，如一大统舱，甚吵。服数倍眠药上床。

1967 年 4 月 12 日（星期三） 阴

果然睡不好。虽极疲惫，仍四点醒来，六点不到索兴起床。

早餐后，又上街看大字报，弄清楚所谓刘秀山[66]问题，此事李葆华竟同曾希圣[67]伯仲间也。电管局看到一份老板的大字报，街上则未见一份。街上与饭馆中要饭的，摆地摊的似比六三年来时更多。下午

[63] 陈毅：（1901—1972）四川乐至人。1919 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 8 月 1 日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抗日战争时曾任新四军代军长、军长。解放战争中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第一任市长。1954 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55 年授元帅军衔。1958 年任外交部长。是中共第七、九届中央委员，第八届政治局委员。

[64] 叶剑英：（1987—1986）广东梅县人。曾参与筹建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1928 年赴莫斯科学习，1930 年回国。参加了长征。1941 年任中央军委参谋长，解放战争中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广州市市长，中南军区代司令员，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5 年授元帅军衔。1975 年任国防部部长。是中共第八、九届政治局委员，第十、十一届副主席，第十二届政治局常委。

[65] 谢富治：（1909—1972）湖北黄安人。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后长期在部队从事政治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府主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55 年授上将军衔。1959 年后任公安部部长，1965 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67 年曾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是中共九届政治局委员。

[66] 刘秀山：（1912—1970）小说《在大别山上》的作者。三八式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在安徽省工作。由于在治理淮河问题上与省委领导发生分歧，1955 年被捕入狱。1962 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上，经刘少奇指明“刘秀山是坚持真理的好干部”得以平反。文革中被江青点名为坏人、国民党特务，1967 年再度入狱，1970 年死于狱中。文革后获平反。

[67] 曾希圣：（1904—1968）湖南兴宁人。1924 年入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安徽省第一把手，作风霸道，特别在大跃进期间造成安徽人民大量非正常死亡（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是 237 万），是当时饿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1962 年由李葆华接任其职，曾调山东任省委第一书记。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两点始归。干部处说，北京部里又有两造反派来找我，将从佛子岭折回。设计院电话未打通。

买到一本英文语录，很是高兴。

晚上与同房三人（一宿县专区水利局的，两个上海电校的青年）闲谈。学生大串联时，有一青年曾周游到昆明，完全是兴之所至。火车挤状，赛过我当年卢沟桥事变后离开北京，车下工具箱也趴得有人，坐在车厢门外的，有不少打瞌睡摔死。还有上海种种情况。几吨黄金是上海一名中医家。

总理电话，矛头不要指向军队负责人。否则下午还要开声讨大会。

1967 年 4 月 13 日（星期四） 阴

昨夜大概十一点后入睡，眠药只能管五个小时。仍四点醒来，小孩哭声吵醒。整天没有外出。两个造反派青年（其中之一前次来过）从上午十点谈到吃晚饭，总认为我不愿彻底揭刘澜波。还要写。将北京“家中”日记等等材料也都带来了，但帮助不大。

晚上看材料直到十一点。

1967 年 4 月 14 日（星期五） 雨、阴

眠药奏效，大概睡足了近六个小时。

写了一天，实在无甚内容。晚上两个青年来，当然不满意。大概去找过李葆华，提出一条：李说的，庐山宿舍门口，一次我同刘澜波、张霖之一起，谈了什么，关于彭德怀我说了什么。这类事怎么能有影子呢？人的大脑皮层可不可能记下他一生说过的什么话？

1967 年 4 月 15 日（星期六） 阴

睡足六小时。再尽量回忆，无奈大脑空空如也。

上午看了几天的报纸，许多大文章批“修养”，六一、六二年实际是在为庐山翻案也。

下午两青年来，又谈到六点。说我“一头热”，只讲自己，不讲刘澜波，好像总怀疑闲居北京两年有所活动似的。“部里有人为你活动”（昨天有这样的话），非常失望。关于回北京问题，听候通知，服从这里行动委会决定。我当然照办。

今晚可以睡个好觉了。

1967 年 4 月 16 日（星期日） 多云

睡得尚好。感谢眠药。

上午上四牌楼看大字报。于得水[68]的追悼大会中央文革不同意那样开。看到于的照片和履历。德田求一夫人已脱离日修。买到几张小报。六二年初大会上，刘少奇居然如此说过：“和彭德怀有相同观点的，只要不里通外国的就可以翻案。”“只要本人提出申诉，领导和其他同志认为有必要，就可以翻案。”回想闲居北京两年，虽然思想仍有不平，但翻案之念确从未汛[泛]起过也，确确实实觉得自己有罪孽深重一面的。

[68] 于得水：（1906—1967）山东文登人。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山东的牟平、文登、海阳一带组织武装力量，被当时群众誉为飞檐走壁的孤胆英雄。是小说《苦菜花》中于得海团长的原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浙江军区后勤部副部长，1961 年转业到安徽省民政厅任副厅长。文革中被迫害入狱，1967 年 2 月 16 日死于狱中。事后周恩来曾指示追查此案。1979 年获平反。

1967 年 4 月 17 日（星期一） 阴

六点起床。住此无法做任何活动，周围空气亦不新鲜（有煤炉之故）。

上午上街，只买到两分[份]报纸。行动委会人谈，华东电管局有人来找我，要我这一两天等候。

下午仍上街，详看大字报。教育学院墙外贴有几十张纸的有关教育战线的刘陆周蒋等材料。陆定一[69]坚持得最露骨，目的在：接班人与发展科学文化，高校内容要有：马列主义、孔夫子、唯心论。对“七三”指示实际是抵制的。看到一张有关陶铸的大字报，中组部造反派写的。谓帅大姐[70]是“反革命分子”，是无法消化。

从四牌楼边看边走路回来，极累。

1967 年 4 月 18 日（星期二） 雨

下半夜起下雨，一直下了一天。

六点起床。上午看英文语录并诗词格律。

弄到一张票，下午一点半上光明影院观《清宫秘史》。难怪此片 1950 年陆胡等不接受主席意见。过分美化光绪是显而易见的；歪曲义和团虽着笔不多，也是很明显的，批判白皮书之际是应当结合批判这个影片的。无尖锐的阶级立场和马克思主义观点，这部影片确也容易迷惑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正中下怀。人们历来对光绪有同情，对义和团有各种偏见也。

影院邻座一青年有张北航《红旗》，上载陈毅二月“复辟”谈话，请他唸了一下：自愿被揪出来，就那么几个干净人？八十岁了，推磨杀驴；大使下机戴牌；国家机密；王府井一百张大字报，不合事实等等。

1967 年 4 月 19 日（星期三） 多云转晴

六点起床。华东电管局吴志安三人找我谈汪德芳的问题。实在没有什么可谈的，仍谈了四、五个小时，明天还要谈。虽不满意，但甚客气。

下午上街看大字报。陈夫子[71]三月廿九同北大学生谈教育革命，有些意见颇中下怀。如学制大缩短，启发讨论为主，是否要中文系等，但他们对理科无知识也。

在街上吃了六块油炸豆腐，两碗馄饨。来此后，消化尚好。

---

[69] 陆定一：（1906—1996）江苏无锡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一直作青年工作。1928 年底赴莫斯科，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1930 年回国。参加了长征。后一直从事宣传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宣部部长，1956 年当选中共八届政治局候补委员，1959 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65 年兼文化部部长。文革初以“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之名被打倒。文革后曾任政协副主席，中顾委常委。

[70] 帅大姐：帅孟奇（1897—1998）湖南汉寿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内被尊称为帅大姐。1932 年在上海领导工人罢工时被捕，受尽酷刑，被压断腿骨，被灌煤油七窍流血，视死如归，始终保守党的机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顾委委员等职。

71 陈夫子：陈伯达（1904-1989）福建惠安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 年回国，1937 年去延安，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党校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马列学院编辑部主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要从事理论工作，曾任《红旗》杂志总编辑，中宣部副部长等职。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成为继毛、林、周后的第四号人物。1970 年 8 月的庐山会议上，林彪及追随者（陈在内）对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发动批判，8 月 31 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点了陈伯达的名，9 月 2 日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决定对陈进行审查和批判，陈随后不久被关入秦城监狱，1973 年 8 月的十届一中全会上被开除党籍和撤销一切职务。1981 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理“林彪、江青反党集团案”，陈被判处有期徒刑 18 年。1988 年 10 月刑满释放，1989 年病逝。

1967 年 4 月 20 日（星期四） 晴

六点起床。

上午擦澡，洗衣，写汪德芳材料。三个青年还没表示过分[份]失望。

看到一本北大的《文革通讯》。有“陶铸跳出来后”逐日大事，情况比较清楚。祖春[72]原来弄到中宣部去了，执行陶的路线。贺老总情况也知道清楚一些，“比武”之事，调某军进京事，联动[73]以他家为窝。

晚上省局四人来谈李葆华水利部工作问题，这倒是我过去的“老相识”。他们认为有违抗中央方针情况。柯老曾说淮河十几个亿丢到水里去了。谈到我过去写过的一分[份]意见书，要我根据记忆写些材料。郑敏曾留下谈及他是菊亭的侄孙。意外之遇。

1967 年 4 月 21 日（星期五） 晴

六点起床。

上午仍上街看大字报。有林总在军委的长报告：阶级斗争，主流、支流，军队支援，一些基本观点问题（最基本的东西往往最容易忘记）。

得通知，部里同意返京一行。两个青年从上海 22 次车回京，命我至蚌埠同行。由此引起一些猜测，中心问题恐我有“自由活动”也。

下午上车站买票。行装五分钟就清好了。

发灼姐信，好久没有写信了，告北京之行。

住对面床的言铨谈他的恋爱史，有通信一页，颇为别致。

今天甚热，可穿单衣。

1967 年 4 月 22 日（星期六） 阴、雨

昨夜一夜大雨，从初夏转入秋天。我仍毛裤、毛衣。

六点起床。

北京之行似已兴致索然，想去与不想去，后者反居上风矣。

上午合工大几个青年来谈李葆华情况。

中午至车站，秩序尚好，上车还找到座位。一点卅五开车，四点半抵蚌埠。与同座位的两个省立医院的小儿科医生、护士（刘明铮、黄如珍）同伴。请吃晚餐，并在车站对面茶社休息。回部里造反派两青年来电报，必坐 22 次车。虽然 14 次尚有铺位，22 次已无铺位，仍买 22 次票。在茶社煤烟中硬坐躺到夜一点半，一分钟也未睡着。蚌埠车站大厅地下睡满难民。

1967 年 4 月 23 日（星期日） 多云、晴

今晨两点上车，已无余席，只有坐在车厢走道的地板上。中午十二点半车过德州有人下车，才算“逐步升级”，找到一个正式坐位。三七年八月离北平时的挤得抬起来以后，还没坐过车厢地板。这也是对过去“做官、当老爷”，出门太舒服的一种“报复”也。

[72] 祖春：刘祖春。湖南凤凰人，李锐延安时的同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南央注

[73] 联动：1967 年初在北京出现的由部分文革初期中学红卫兵组成的学生组织。其成员的父母多在文革进行过程中被作为“黑帮分子”揪出受到冲击。

在车上勉力撑持。早餐食面，中午吃饭半碗。能吃苹果，沿途有买的，烧鸡则不敢吃也。

邻座一小女孩，宁波口音，约四岁，脸的上半部极像么么，睫毛甚长，时常看看她，也就时时回想起北京闲居两年同么么的种种。过济南后，还为她描了一个侧像。

听刘明铮谈了一些合肥八二七等情况及两派矛盾所在，算是对这代青年的一个直接接触，体会他们的思想感情。

下午六点半车抵北京站，两个青年在出站处等我，同乘公共汽车至部。住在传达室后屋，也未吃晚饭。一床薄被，颇为不快。告“红卫兵”的接待人说：“有如犯人”也。

北京气温比磨子潭还高。

1967 年 4 月 24 日（星期一）晴

昨夜先是和衣而卧，半夜后并不冷，乃宽衣睡下。六点起来，大概熟睡了四五个小时。无法早餐。八点钟由部里的红卫兵二人同乘车至北郊设计院，因设计院要我住在该处。

仍住八号楼（另有大招待所了）。有一人同住，如此安排原因有二：怕与刘澜波、齐俊英等有“串连”；“我们要对你负责”。

设计院正在斗争齐俊英。吃了一个馒头，十二点至设院饭厅“示众”。

中午在商场食堂吃饭，勉强吃了三两。

下午为房子事，找房产组，然后至部。尚无结果。

蔡嫂已于去年返乡。老徐、小姚先后去“家”，苗苗说来的，说是因都没回来又未来。由小姚将鞋取来。小姚谈去年接待红卫兵等事。张霖之已自杀，石油部的王志群[74]（演乐胡同邻居）是上吊死的。

设计院造反派三人来谈齐俊英事，八点即去。今晚需要好好休息一下。服眠药上床。

1967 年 4 月 25 日（星期二） 阴、小雨

六点起床，大概睡足了六小时。

十点外出。从西城转到东城，表修不成，风衣也买不到。百货大楼大概因两派斗争而关了大门。买了几本书，吃了顿饭，看了些大字报。有张旧大字报露出几行：王若飞[75]是叛徒。这些历史情况真是不了解了。

下午赴总局，谈张铁铮[76]、沈信祥、于开泉、黄育贤、牛洛桂[77]等人问题，整整四个小时。然后至集会处文明“示众”。

---

[74] 王志群：曾任燃料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

[75] 王若飞：（1896—1946）贵州安顺人，中共早期活动家。1922 年 6 月参与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 年 4 月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转为中共党员。1925 年 3 月回国。1928 年 6 月再次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1 年回国，任中共西北特委特派员，后在内蒙古包头因叛徒出卖被捕，1937 年获释。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副参谋长，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室党务研究室秘书等职。1945 年 6 月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 8 月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作为中共代表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1946 年 1 月代表中共方面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同年 4 月 8 日在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于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

[76] 张铁铮：（1910—2005）辽宁沈阳人。194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 年东北解放后，先后任东满铁路局秘书长，东北铁路佳木斯办事处主任，丰满水电局局长、党委书记。1950 年 8 月后，历任燃料工业部水电工程局副局长，水利电力部水利水电建设总局副局长。1959 年后曾被打为“李锐反党集团成员”。1978 年后任水利电力部规划总院副院长，电力工业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局长、党委书记，电力工业部顾问等职。

[77] 沈信祥为水电总局副局长；于开泉为水电总局副总工程师，水力发电专家，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水电动力工程专业；黄育贤为水电总局总工程师，水力发电专家，1929 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学位，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专员，文革后移居美国；牛洛桂（女）为水电总局人事处长。

呵，总局！好像勾起一点旧情，真是梦一样。

晚上设计院同志来续谈齐俊英问题。主要是干部路线，十多年前事，模胡[糊]得很。

1967 年 4 月 26 日（星期三） 晴

昨夜睡得较安静。

雨衣买不到，只好将那件破的不堪用的再洗刷出来。

设计院人续来谈齐俊英问题，两派引起争执，后经折中，都谈了。下午前几次来谈的高桂欣（？）等续来，说明统一安排。于文同来谈，问一些细事。

晚上去九号楼三门六号取物。苗苗开的门，么么抽条，长高得不认识了。还愿亲近。与元甄谈至近十点，态度尚好，还能谈下去，这当然同自己这次运动中有所前进有关。去年反动路线时，孩子们受些委曲，妈妈当然经历了空前的困难处境。听到这些，心中恻然。总是我的孩子，还没有大动感情。

借来一大包小报，传单材料。真是最重要的久盼之物，可大解饥渴。初初一翻，已是夜一点半了。服眠药上床。

1967 年 4 月 27 日（星期四） 晴

大概只睡了三、四个小时。

齐俊英的材料实在写不出什么东西，只写三纸。

胃口尚未恢复，每餐只能三两。小站米也还不习惯。面条则易下肚。

看小报、传单，至夜十点半就寝。视力也不允许开夜车了。

1967 年 4 月 28 日（星期五） 晴

六点起床。

上午看小报。刘少奇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实用主义哲学是由来已久，非常系统的。对陈老板有了新的认识，“夫妻店”思想恐怕连资产阶级思想都不像。这次运动确实是触及每一个人的灵魂，一切需要重新认识。

下午部里来五个人谈刘澜波、钱正英[78]问题。问到“水主火辅”的由来等。

晚上去“故居”，谈到十点。三条：阶级立场、投机品质、实用哲学。首先提出“恐你不能接受”，真不知我现在之将自己当作一个客观体的思想状况。谈到乔木为父亲印诗集，到我们这一代为止，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的东西，实在是根深蒂固的。说田儿是反革命分子。这都在意料之中。

回来看小报至十二点。服眠药上床。

1967 年 4 月 29 日（星期六） 多云

睡得甚不好。九点外出，先到西单修表，结果转到观音寺才修成。前门吃了两碗阳春面，然后至王府井修帽子。百货大楼已开门，风衣没有买的，幸亏昨晚餐时在鼓楼买到一件蓝色的。

下午列车电业局四人来谈季成龙[79]，之后是设计院五人来谈齐俊英。55 年审查我的历史问题时的情

[78] 钱正英：（1923—）浙江嘉兴人。194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大同大学土木工程系肄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在水利部门工作。1952—1974 年为水利部、水利电力部副部长，1974—1988 年为水利部、水利电力部部长。是中共第十至十四届中央委员，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三峡工程上马的最关键推动者之一（其余二人为李鹏、张光斗）。

[79] 季成龙：（1913—）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李锐任水电建设总局局长时，季任副局长。李锐在庐山出事后，季也被

况。

晚上去“故居”，小妹回来了。长胖了，像琬、灼二姊系统的姑娘。概略谈了她在运动中的情况。六月即反工作组，是少数派，曾劳动一月。后来七个人组织长征队，到了平型关，因病折回。现在仍是少数派，是“拆”派，说目前的大联合（多数派）是“捏”派。受打击时也加了血统论，爸爸是“反革命”（苗苗则是跟工作组的“红五类”）。头脑清楚，有股犟劲，许多特点大概像妈妈年青时情况。

么么过于早熟。九岁，二年级，《欧阳海之歌》已看几遍。什么书都能看了。谈到黑“修养”说：“欧阳海讲‘少奇同志亲切的教导……’”。

看小报至十一点。服眠药上床。

1967 年 4 月 30 日（星期日） 晴

六点起床。

上午续看小报。部机关井冈山来四人谈季成龙问题，只好将昨天已讲的又重复一遍。中午至新街口吃饭，买小报，并观国庆电影。两次下金水桥最是动人。

看油印的各种材料，至夜十一点半。内有主席讲话多种，如接见哲学人员等，也有 60 条等老文件。从姚孝发处借来一大堆。

四月份共用 34 元（23+11），比预计还要少一点。

1967 年 5 月 1 日（星期一） 晴

七点起床。看了一整天的油印材料，头昏脑胀，直到夜一点。

晚上鼓楼吃饭，吃了一杯酸牛奶。

1967 年 5 月 2 日（星期二） 晴

睡得不好，七点半起床。

上午正看材料，大胖来，他已结婚。中午同至西板桥，见到张利。谈长沙情况及北京文革初期情况。吃饭两顿。借回一大本材料，翻到近十二点。服眠药上床。

1967 年 5 月 3 日（星期三） 晴

七点起床。

上午续看油印件，有的是重翻。中午至新街口吃饭，买到小报四分[份]。途遇棋友胡老，倒是挂念过我的。下午邮电学院两人来谈胡乔木材料，只要庐山一段。只好谈之。说田儿已自杀，大概是可靠的。接着黑龙江来两人谈王丕年[80]事，真是意外。记得王在热河时有贪污金子事登过报的。此外那个蒙古女孩子是经他送与高麻子[81]的，实在恶劣。

夜翻看材料至十一点。不能再熬夜了。

列入李锐在水电部的所谓“李锐反党集团”成员。——李南央注

[80] 王丕年：（1915—）陕西横山人。1935 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1942 年担任延安县县委书记，在大生产运动中被授予“模范县委书记”的称号。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亲自为他颁奖，毛泽东主席还为他题词“善于领导群众”。 抗战胜利后赴东北开展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共松江省委组织部部长、人事厅厅长、黑龙江省民政厅厅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1986 年离休。

[81] 高麻子：即高岗。

1967 年 5 月 4 日（星期四） 晴

睡得不错，六点半起床。整天看材料。晚上又借来一本铅印的，真是看得头昏脑胀。略做摘记。

晚饭后回“旧居”取出地毯、毛毯，送去寄卖。高音又来态度，么么在场。与孩子的关系是真正的“疏”了。也好。

1967 年 5 月 5 日（星期五） 晴

六点半起床。

上午续看材料。借到一本铅印的，到去年十二月为止。并做摘记。高音处借的，全部归还。

下午科委来人谈一个西藏勘测处一个处长有贪污的问题。一开始就质问，几乎谈得很不愉快。

有“思归”之心。磨子潭多么安静。

给灼姐信。

同么么的感情似乎也疏远了，非常难过！

上午听设计院高桂新谈到，去年红卫兵去“旧居”清查我的书物，是高音写信给设计院谓我还存有文件等，设计院告部，由部来人办的。不论怎样，此事还是意外，真没料到高音如此将我当作砖头。还得作精神准备，还要想法“置于死地”的。

1967 年 5 月 6 日（星期六） 晴

睡足六小时。六点半起床。

上午续看材料，并到设计院找到高桂新要来“动态”等，并若干单份的，并建立一借阅关系。

中午至王府井午餐，买到小报五分[份]。王府井是北京消息传播中心。（此句写在纸页天头——李南央注）

下午四点钟，总局来人接去。原来在开批判总局的几个变节、叛徒分子大会（有张铁铮、于开泉、崔宗培[82]等）。上台站了约半小时。此等事如继续住下去，当然难免。

六点至大胖处，不遇。至北海晚餐。迎春盛开，园景如旧也。游人不算多。七点至大胖处，他们夫妇已出来找我了。闲谈至十点归。为我买到两本《参考材料》。十二点寝。

1967 年 5 月 7 日（星期日） 风、夜雨

七点起床。

早点后去“旧居”取衣物、鞋等。发现衣柜内两轴长字画（郑板桥字）不见了。也无心细清。林不兰等许多最好画册也不见了。书的情况则无从查出。

在大胖处晚餐，吃了一碗白菜。近来便结甚苦。将自行车借来。

1967 年 5 月 8 日（星期一） 晴

六点半起床。

继续看材料。再读林总三月二十日讲话。下午五点至鼓楼织毛衣（四天可取）并至王府井取帽子，买小报（小报材料不多了）。六点一刻至大胖处晚餐。骑车并不亚于小伙也。下围棋一盘，只让四子，大胖有大进步。

[82] 崔宗培：水利专家。1937 年在美国获博士学位。

1967 年 5 月 9 日（星期二） 晴

昨夜仍十二点入睡，六点半起床。

与部里电话，约定谈话。明天才能答复。

继续看材料。中午至王府井，买墨镜一付，7 元。途中遇有小游行队伍，为“解放大西南”的。下午邮电院又来两青年谈胡乔木事。带来几分[份]有关小报并油印材料。

夜听《沙家浜》交响乐。十一点半上床。

1967 年 5 月 10 日（星期三） 晴

睡得尚好，六点半起床。

上午到部里找到造反派王君铨，略谈。李代耕[83]不在，明天再约。

骑车转至王府井，午餐后归来。大运动也。下午来三起谈问题的：仍是西藏勘测处事；常流[84]事；胡易之[85]事；杨纯[86]当年情况。

1967 年 5 月 11 日（星期四） 晴

睡了约六小时。六点半起床。

八点交通部即来人谈周惠[87]问题。接着设计院又来几人谈干部路线与齐俊英，直到十二点。讲得口吐白沫。下午北医来四人，专谈三七年被捕事与杨纯情况。

至大胖处晚餐，见到他的姑姑。

十一点半服眠药上床。

1967 年 5 月 12 日（星期五） 晴

六点半起床。

上午参加设计院斗争齐俊英大会，作证二事（五四年审查干部时给我看有关材料）。照例不能午睡。

下午有人谈姜国焘情况，解放后第一次听到此人下落。

寄长沙 30 元。地毯款得 102 元。

1967 年 5 月 13 日（星期六） 晴

昨夜又是十二点后始入睡。六点半起床。

上午湖南来两人谈李善民[88]情况。这是三峡问题也。答应写一材料。

---

83 李代耕：（1918—1985）河南林县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新四军、解放区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从事电力工作，曾任水电部、电力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84 常流：水电规划设计院副院长。李锐庐山出事后，常也曾被打成“李锐反党集团”成员。

85 胡易之：电力工业部领导干部。

86 杨纯：（1917—2005）四川人，原名万国瑞。李锐武汉大学的同学，第一个恋人。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一直在山东从事地方武装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上海市杨树浦工业区委书记，华东纺织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1955 年 2 月担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秘书。1966 年任中央对外文委副主任、党组成员。1973 年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1977 年任卫生部党组成员。1978 年兼任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党组书记。1980 年任卫生部副部长。——李南央注

87 周惠：（1918—2004）江苏灌南县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湖南担任领导工作。文革后曾任交通部副部长、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书记。1987 年任中顾委委员。

88 李善民：（1916—）河北枣强人。1932 年毕业于河北省冀县乡村师范学校，任小学教师。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

下午再看胡乔木的材料。一代“政论家”如此下场！

北医又来三个女青年谈杨纯事，大概因当时新闻有“张训之夫妇”被捕一语，硬想此乃事实，我“不老实”也。被捕事又谈了两个小时，大不满而去。

1967 年 5 月 14 日（星期日） 晴

六点起床。

八点至大胖处早餐。与张利三人到王府井购物，想买件布衫（以适应今天生活），布票不够。中午至马凯吃饭，只花 2.1 元。为自己过五十整生也（大概是四月廿三）。下午四点三人同去看大胖的爷爷、奶奶。姑姑、姑父盛餐招待。夜八点半始归。带回“多余的话”[89]，看到十一点半。尽管是“内心坦白”，但问题是在敌人面前为党、为自己抹黑，无可原谅。

1967 年 5 月 15 日（星期一） 多云

昨夜大概近一点始入睡。六点半起床。

上午写李善民材料。同部革委会通电话，忙得很，还得明天再打。下午北医又来一人谈杨纯。被捕事未再追问，云杨尚未定性也。

夜看江青文《为人民立新功》。

1967 年 5 月 16 日（星期二） 晴

睡了不到六个小时。六点半起床。

上午到部里同李代耕、造反派王君铨谈了约一小时，三个问题：过程；对错误认识，运动态度；要求。要求只是顺便提一下，明知不能解决。李代耕说，庐山等问题抖干净，对自己有好处。他也是不明实情。八年未交待，不罪加一等就好了。两人意见，当然现在仍只有回磨子潭。

我写的三分[份]材料，他们都没见到，说刘可能交总理了。要我明天带去一阅。房子事爽快应允，同设计院一谈，仍不动。（说设计院恐不是为房子事）。

上商场购凉鞋一双。看到贴在墙上的罗、陆、杨铅印传单。听五月十六通知广播。

夜将三分[份]材料再阅一过，十一点半上床。

1967 年 5 月 17 日（星期三） 多云

六点半起床。

上午将三分[份]材料与胡等材料并富春、党组信一并交与造反派、党委一阅。

上市场买布上衣。王府井大字报仍在攻陈老总。宜宾告急。买到十几分[份]小报。

下午六机部两人谈潘乃斌[90]情况。大概是入党问题与谢文耀[91]有关。

晚上安徽来人问李葆华情况。有关水利工作问题，答应写材料。

直在地方武装部队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南水力发电工程局局长、武汉水电勘测设计院院长、水电部长沙勘测设计院院长，湖南省电力工业局局长、省交通厅厅长等职。文革后 1978 年调任水电部中南设计院党委书记。

[89] 《多余的话》：瞿秋白狱中绝笔。

[90] 潘乃斌：李锐在武大读书时的同学，一起搞过救亡运动。抗战时在华中区工作。——李南央注

[91] 谢文耀：李锐武大同学，1937 年 2 月武大自发党支部在谢家成立。抗战时在新四军五师从事新闻工作。历任《七七报》总编辑，副社长，新华社华中总分社负责人。1948 年 2 月在汝南李楼被俘牺牲。——李南央注

1967 年 5 月 18 日（星期四） 多云

昨夜服双分[份]安眠药，睡足六小时。廿多天经常睡不好也。

上午上王府井按[换]上衣，换了件大号的。见大字报，宜宾说是已死二百多人，形势仍严重。总理答外事口革命派谈话，中央仍保陈老总。说主席批文件，仍称“少奇同志”。难道还想留一线希望也。

下午计委来两人谈薄一波问题，主要就是庐山一段。这是谈话以来，最有水平的两个同志，态度也最正常。

1967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五） 多云

七点起床。

上午写薄一波的材料，也有四五张。下午返“旧居”清理书籍，弄得一塌糊涂。两个木箱及书柜大概被互相放乱了。有关水电、水利的材料一点也找不到了。只清了一个半小时，来两起人谈话而中断。南京来人谈吴继舟[92]。北医再来两个女孩子，再次负责说明杨纯没有被捕。

将围棋送与大胖。灼姐寄来粮票 60 斤。

1967 年 5 月 20 日（星期六） 多云

睡足了六个多小时。七点起床。

上午翻看两本有关水电的旧作，为写李葆华材料找点印像也。上午发灼姐信。

上午上“旧居”清理书籍，草草完毕。为苗苗腾出床位。房产科来电话，同意继续占用此房。北京之行，唯一私事，算告结束。清出“列宁传”等，拟带走。

计委来人，取走薄一波材料。答应可对质也。

1967 年 5 月 21 日（星期日） 阴

七点起床。上走[午]去旧居，清理两个柜子的书物。高音又云，苗苗床不拟搬入。看来确在挤我也。也可断定此次之返京，实出彼之策动。实在可怕！

中午至大胖处，吃猪肚，下围棋。晚餐后，同他们夫妇至北海散步。真是此次返京之第一次闲消也。夜穿毛衣。

1967 年 5 月 22 日（星期一） 阴

昨夜上床后严重失眠，十二点起服鲁米纳，并随意自调。又醒来数次。七点起床。

整天写李葆华材料。下午《人民日报》来人谈吴冷西[93]材料。庐山只有那么几条也。邮电学院又来人问胡乔木事。晚上又同大胖夫妇到北海散步，遇大风，几引起喘息。

---

[92] 吴继舟：（1915—1990）江西萍乡人。本名吴继周，吴继舟为曾用名。1935 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肄业。1940 年底到延安，入马列学院学习。1945 年离延安赴东北工作。1956 年至 1966 年任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文革后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党组成员、顾问，兼任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93] 吴冷西：（1919—）广东新会人。原名吴仕占。1937 年赴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 年入延安马列学院，后任马列主义研究室研究员。长期从事宣传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新华社总编辑、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中宣部副部长。1975 年成为毛泽东选集材料组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领导成员。1980 年任广东省省委书记并兼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1982 年任广播电视部部长、党组书记。

1967 年 5 月 23 日（星期二） 晴

昨夜睡足了六个小时。六点半起床。

将李葆华材料改抄一遍，费时大半天，实在没有什么可写，只能如此交卷。视力又越来越不好，是否去配过眼镜呢？

1967 年 5 月 24 日（星期三） 多云、雨

昨夜睡得不错。六点半起床。

将李葆华材料复写四分[份]，到合肥后，电管局还有人要的。

可以回磨子潭了，公私事都已了结。

但陪我住的赵金生忽告我，要两个书柜。真是节外生枝。

1967 年 5 月 25 日（星期四） 晴、多云

六点起床。

九点到部里，找革委会，约定星期六再谈。上财务科。

至王府井配眼镜（11 元）。老光增加度数，原镜视近左右各加 150sph，现在右加 250sph，左加 275sph。又买零星用物。

农林口的大游行，八人一排过了约半小时，打倒谭震林也。

十一点服鲁米纳上床。

1967 年 5 月 26 日（星期五） 晴

昨夜睡得尚好。六点半起床。

上午去观音寺取表。Omega 的任务已经完成。1951—1961 早已过“双美”阶段，如再续用，则成累赘矣[94]。归途置寄卖行。

下午八机部来人谈李齐{凤}情况（林萱），还是“九人支部”那一段。

1967 年 5 月 27 日（星期六） 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到部里，同革委会王君铨略谈。

还要写钱正英的材料。实在无甚可写。下午上海来人问田庚锡。

赵金生说，他们的造反队还是要我腾房子，真是不知从何说起。找到设计院的陆征懋一谈，答应与赵等说清楚。必须赶快回安徽去。

1967 年 5 月 28 日（星期日） 晴

睡得不好。半夜外面大吵，有“打倒保皇”之类喊声，总闹了两三个小时。

上午至旧居晾扫衣服，并整理杂物。高音之面孔如大吵闹之时，无法寒暄。

十点半即至大胖处，下围棋若干盘，吃墨鱼炖肉。晚餐前同小丽至北海拍照。

晚上又一同来我处，将收音机与之。

今天甚热，超过 30℃。服眠药上床。

[94] 1951 年李锐、范元甄在长沙各购一块 Omega 手表。

1967 年 5 月 29 日（星期一） 多云

昨夜几乎大失眠。七点起床。

上午到部里，至财务科借旅费，找不到人签字。至二楼找李代耕不着，与刘、钱一瞥。最后只好将条子等交王君铨处。

至鼓楼午餐，又到王府井买小报。骑车共约两小时也。

将钱正英材料写就，共三张纸。

关于房子事，赵金生仍纠缠。

1967 年 5 月 30 日（星期二） 晴

六点起床。

上午为房子等事去设计院，赵金生尾至，甚不愉快。谈妥以后寄“动态”，倒是一件大事。

清理小报与油印文件，可以随时动身了。

晚上大胖未归，与小丽下围棋三盘，快速结束。

1967 年 5 月 31 日（星期三） 晴

六点起床。

早上华北局来人谈三八年在长沙与我接过头的一杭大学生，只好将背景写几句。十点半被接去部，下午参加斗钱、刘大会，上台陪斗约半个多小时，然后绕楼游行。与刘谈话一句：何时来？来了一个多月。

房子事，王君铨食言，赵金生胜利。按下{策}办：书存仓库，衣柜存大胖处。

十一点半服鲁米纳上床。

本月费用惊人：吃饭与零用 29（21+8）元，不包括晚餐也。买物 90 元（眼镜 20 元，风衣 20 元，上衣 9 元，凉鞋 8 元等等）。交大胖 15 元，共 134 元。恰恰用去那块地毯。

1967 年 6 月 1 日（星期四） 晴

六点半起床。

上午理发，交涉在八号楼存书。老任为我解决了这个老大难题。

下午至总局。斗争朱国华[95]大会，参加陪斗，共有廿多人陪斗。除钱正英外，见到张铁铮、沈信祥、黄育贤、于开泉、崔宗培、李鹗鼎、胡易之，朱宝复[96]等人。真是一串。站了两个多小时，极累。回来晚上在石油部门口观三次核爆炸。

1967 年 6 月 2 日（星期五） 晴

六点半起床。一早就有人来谈潘琪[97]情况，说是三反分子。

九点半如约到部。谈五八年日本贸易代表想开发一条中国河流事。由季成龙经手，给我打过电话（在成都开会），我请示了总理，总理请示主席，主席不准资本主义国家插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个

[95] 朱国华：老红军干部。时任水利电力部水利电力建设总局副局长。
[96] 朱宝复：水电专家。1941 年清华大学留美生。北京水力发电设计院总工程师。
[97] 潘琪：即上面提到过的潘乃斌。——李南央注

情况我一点也记不起了。但一定要我正面肯定此事。我只能说季的回忆当然可靠。大概钱正英当时同意给一条内地小河。于是认为我还包庇刘、钱。真是从何说起！回来写了个材料，下午又送去。

夜服眠药上床。

1967 年 6 月 3 日（星期六） 晴

六点半起床。

一天甚紧张。上午大胖与小丽弟弟小诚同来搬书，搬到下午六点半始完毕。三大木箱移入老八号楼 126 储藏室。我几乎没有动手，因整天有人来谈人事材料。一机部设计院谈聶麦青（根本忘记此人）；新华社谈吴冷西达四个小时；水科院温{震}章来谈三门峡问题。

小丽丢了自行车。上了锁，只访人 20 分钟。听说还有拦路抢的。

1967 年 6 月 4 日（星期日） 晴

睡得不好，同房又听见我发梦呓。六点半起床。争取时间写好两分[份]材料。

大胖与小诚十点来，将衣柜搬至西板桥，出了几身汗，几乎弄不进那间九平米的小屋。最后拆了窗框。两点才吃午饭。

与小诚谈，拟请他装一高级半导体。

与“旧居”连一点形式的瓜葛也没有了！

大概有两夜梦见么么，今天又几次见到。她告我，“有你的照片塞在门缝中。”

1967 年 6 月 5 日（星期一） 晴

大概五点即醒来。六点半起床。九点至部。

从李代耕处取到路费报销条。财务科无人，又至银行取款。上前门排队四小时，买到七号的车票。买票时听说徐州大武斗，车停四日，一座桥被炸，砸车头七个，因此这两天买票特挤。

归来方知今天斗刘澜波（1930 年有叛变事），曾来找我去陪斗。

将东西最后清理，再到故居，只遇见么么一人在楼下。很懂事地同我上楼。不禁大恸：“知道不知道这三年多爸爸如何想你。”还忆得一些。亲了两阵，为我背“老三篇”。要她听妈妈话，“听毛主席话”。这半小时是这次回来最可贵的半小时。我的么仔！

1967 年 6 月 6 日（星期二） 多云

睡得很不好。奇梦。四点即醒来。六点起床，打包。七点即有人来找，谈齐俊英审查张铁铮事，一点印象也没有了。磨到八点半。急骑车至部。王君铨再食言：谁让买票的。看来是为昨天没参加会。只有听命。十点至北京站退票，排队三小时。两点才午餐：三两杂酱面。

下午设计院来几人谈曹维恭[98]情况。

晚上四人来约定生活纪律。昨天之事，我实不能负责也。

早上收到孩子们划清界限的信。总算有一信，心情平静。

98 曹维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技术人员。文革后曾任水利电力部计划司司长。李锐 1979 年复出返回水利电力部任职后即遇到世界银行向中国要求派遣工作人员事。曹维恭通过录用考试，但部领导大多反对派他出去，理由还是文革中揭发的所谓“特嫌”问题，其实曹只是与圣约翰大学的一位美籍神父保持了联系。李锐力排众议，将其派到世界银行工作，曹为我国水电开发项目利用世界银行贷款作了很多工作。——李南央注

1967 年 6 月 7 日（星期三） 阴、雨

六点半起床。

没有料到如此转冷，下午才穿上棉背心，有感冒味道了。找了一瓶“鼻眼净”点了些。

整天坐屋，对面床上找到本《太行人家》翻翻。

下午辽宁来人谈王铁铮[99]。最简单的一次谈话，完全是事务性交待。看来只是查对历史而已。

力丰[100]来。晚上五人同餐。西安尚平静。力丰谈学校医院注液的医疗事故，死者柯棣华[101]之子。

服鲁米纳上床。颇觉不适。

1967 年 6 月 8 日（星期四） 阴、雨

半夜腹痛醒来。不甚剧烈。终于起床解手，花半小时。久久始再睡着。

天气仍冷，续穿棉背心。

上午新华社再来人谈吴冷西，详细了解庐山会议情况。又谈了一上午。

下午翻看同屋的一本书《突破口上》。

1967 年 6 月 9 日（星期五） 晴

六点半起床。天气转晴。

上午设计院开斗齐俊英大会。刘、钱及总局的人来陪斗，我亦参加两小时。

下午水科院来人谈于忠情况。

看完一本《粮食采购队》。

晚看“彭真罪行录”。

1967 年 6 月 10 日（星期六） 晴

七点始起床。

上午科委来人谈武衡[102]情况，科学院来人谈郭佩珊[103]。

下午找到一本《红色的果实》，写得甚蹩脚。

晚与大胖下围棋。

买到一张《新闻战线》，有“二月提纲怎样出笼”，中宣部编的。

十二点始上床。

---

99 王铁铮：李锐的二姐夫。“三八”式干部，文革前在沈阳科委工作。——李南央注

100 力丰：王力丰，乳名小胖。李锐二姐李英华的二儿子，时在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学习。——李南央注

101 柯棣华：（1910—1942）出生于印度孟买。1939 年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到达延安，后赴晋察冀边区，曾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1941 年 11 月与卫生学校教员郭庆兰结婚，翌年生有一子，聂荣臻司令员亲自为其取名为“印华”。柯于 1942 年 7 月 7 日抗战五周年纪念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天，柯的癫痫病发作。聂荣臻鉴于敌后医疗条件太差，劝他去延安或回国治病，柯未听从。该年 12 月突然发病，不幸逝世，年仅 32 岁。

102 武衡：（1914—1999）江苏徐州人。清华大学地质系毕业，一•二九运动参加者。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曾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工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科院第一批院士（当时称学部委员）。1956 年国家制定 1956—1967 年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时是十人小组的成员。1957 年该规划获国务院原则批准并成立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武是副秘书长之一。文革后曾任科委副主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

103 郭佩珊：（1912—1985）河北定县人。李锐武汉大学机械系的同学。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长期在国统区的工厂和大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与技术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西南军区空军工程部部长兼成都 411 厂厂长，中科院物理所党委书记等职。

1967 年 6 月 11 日（星期日） 晴

睡得不安稳，有蚊子。七点起床。

在大胖处呆了一天，下围棋。中午小胖、小诚等一起会餐，吃鸭子。

在街上看到长沙惨案（六月六日，“湘江风雷”打死高司几十人）的大字报，很是不安。

对于武斗，如此三令五申禁止，我很不理解。

1967 年 6 月 12 日（星期一） 晴

昨夜仍是蚊子闹，十二点后始入睡。时时醒来。七点起床。

上午写毕武衡材料。有人来谈汪德芳情况，大概是华东电管局另一派的。

下午几人来谈郭林问题，还要写材料。北医又来人，开一张大单子，要我写杨纯材料。

大胖等都说我瘦了，可能如此。近来消化、睡眠都不好。

1967 年 6 月 13 日（星期二） 晴

仍是蚊子捣乱，睡不安稳。七点半起床。

勉强看完那本《红色的果实》，水平以下的作品。

钢铁学院两学生来谈王鹤寿[104]，实无甚可谈。问起我对当年 1070 的看法等等，如实以告，大开教训。

写郭林、杨纯材料。

看见么么一个人，绕大楼而过，很不想抑制自己的感情，仍然抑制住了。赶忙洗脸、擦身，叉过去。

每晚至大胖处晚餐，有些不安，如果引起麻烦之感就更不好了。我倒是为了感情上散散心。

1967 年 6 月 14 日（星期三） 雨

四点不到即醒来，不能入睡。

北医的学生分成两派，另一派来电话也要杨纯材料，必须我复写两分[份]，否则会抢。

下午到部里，造反派约谈刘澜波等材料，总觉得我不愿全部交待，有保留，有幻想。真是天晓得。申辩无用。谈了许多问题，限两天交卷。六点出来，遇雨，淋着到西板桥的。

夜服“利眠灵”三粒，一种新的安眠药。

1967 年 6 月 15 日（星期四） 晴间多云

睡得较好，七点半始起床。

整天思索写材料，脑子好像炸枯了的油渣，再炸也炸不出油了。

[104] 王鹤寿：（1909—1999）河北唐县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主要从事地下工作。抗战期间一直在延安陈云领导下做组织工作。1945 年后历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东北局副秘书长，东北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1953 年后历任中央重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家建委主任，冶金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中纪委副书记，常务书记， 第二书记等职。

1967 年 6 月 16 日（星期五） 阴

睡足了六小时，六点即起床。

整天写材料，写了 17 页，手已写痛。但上午设计院仍来几人谈那个“张诚问题”。此人我一点印象都没有，还逼得写了申明状。又有人来谈谭壮[105]。我怎么知道他怎样去延安的呢？下午还有人来谈许静，过去有人来谈过，好在只谈了几分钟。

十一点服眠药上床。

1967 年 6 月 17 日（星期六） 晴

七点起床。整天写材料。刘澜波的以及武大、找关系，被捕等均写完。杨纯材料亦写一部。下午北医又来三人谈杨纯，老问题，硬磨两个多小时。

晚与大、小胖，小丽一起散步。

服眠药上床。

1967 年 6 月 18 日（星期日） 晴

昨夜十二点后，因氢弹爆炸，人们报喜，不眠久之。六点半起床。

大、小胖，小丽十点来人定湖游泳，一点廿分上岸。我是老当益壮也，对自己甚满意，蛙式仍可到底。

但想起孩子们无人教他们，么么下过水没有？

1967 年 6 月 19 日（星期一） 晴

蚊子闹得睡不好，背也晒得发痛。

六点一刻起床，将全部要写材料写完。真是紧张得很。杨纯的写了 12 页，约五千字。下午到部见到王君铨，后天走，有人跟走。刘的材料等交他，然后到前门买四张车票。卧铺早光了。

晚上给孩子们信写好。

1967 年 6 月 20 日（星期二） 晴

昨夜眠药只睡了五小时，四点半即醒来，无法入睡。想起孩子们，怎能不伤心。

一早去北京站托运行李，九点到部交车票。与王君铨谈，问题似仍在对刘交待不够也，真不知从何说起。“多劳动”。又谈有关钱正英事，“水电发达国家多搞一条河流”事。那次日本贸易团来具体情况怎么也记不起来了，毫无办法。直谈到十二点半。下午南京工学院来谈唐秉光，晚上{乌颊河}再来谈郭林问题，好像要我作自我检查。

1967 年 6 月 21 日（星期三） 晴

六点起来，将行李包收拾停当，被褥等送还招待所，所存各物向老任简单交待。七点五十分离开

[105] 谭壮：（1916—1992）湖南新化人，李锐楚怡小学同班同学。1934 年考入湖南湘雅医学院。抗日战争爆发后，离开学校投奔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并于 1939 年 5 月到达延安，历任八路军军医院外科医生、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外科主任兼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教员。194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北京市卫生局局长等职。

八号楼。

王府井早点，市场买热水袋，去北京站寄存小件，十点半同小胖、小丽至北海一坐，告诉他们我被捕之事，下午三点方午餐。与小胖同骑车至北京站。

非常幸运，竟占到一个中铺（硬卧坐票，可自由占铺），一过天津就爬上去了。

1967 年 6 月 22 日（星期四） 晴

昨夜还是失眠，但也睡了好几个小时。七点半抵蚌埠。同行王文鹏有一厚本《资料选编》，是主席文章汇集，从《讲堂录》起。狼吞虎咽似地，在旅途、车上看了一整天。看到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

下午三点半抵合肥，仍住电管局招待所。竟如此凉快。擦身洗衣。将《自修大学创办宣言》等几件过去未见过的东西抄下。十点就寝。看完《讨瞿战报》第三期，与李秀成极其相似。

1967 年 6 月 23 日（星期五） 晴

睡得尚好。有风，并不热。

上午同小赵买好汽车票，取出行李，托运。买布鞋一双，核桃仁一斤。

下午看小报，晚上将“选编”再借来专看六二年一月讲话。又见到宿县老言。

1967 年 6 月 24 日（星期六） 阴、雨

严重失眠。有几个蚊子，两点半后才睡着一阵。四点三刻起床，六点廿分准时开车。下雨，天气凉爽，加穿了旧雨衣。不禁想起六三年十二月来磨时种种情景。霍山午餐，吃了四两，一大碗。十二点抵佛子岭，过坝时听说天旱了。两点四十分开船，躺在“甲板”上吹风，几乎什么也没想。船停在王家冲与龙井冲间，走了两三里，请一社员将行李挑上。这几里背得气喘不已。一路与小赵略谈，刘确为我作过活动，找过中组部。兴华村寄高音的代食[106]，刘在党组会上传观了。总之，造反派认为刘包庇了我，我是一概不知的。这点人们可能相信。

六点一刻到分站，很有回家之感。青年们很是热情，帮我开房门。晚上乘凉，门外闲谈“北京见闻”，讲这次运动伟大意义。

只有这里是我的“家”了。

十一点半上床。

1967 年 6 月 25 日（星期日） 阴雨

梦多，睡得不安稳。有雨，大概旱情可缓和。气压过低，终日有喘息感觉。

洗衣服，清理房间，看六月分[份]报。

小赵来谈“坐飞机”，人们极感兴趣。

夜服鲁米纳上床。

1967 年 6 月 26 日（星期一） 晴

六点起床，清理报纸，看五月分[份]报。

中午去石槽订报，存款。

[106] 我记得父亲从北大荒寄回的他们吃的食品，是一块黑硬的豆渣饼。——李南央注

下午写同刁岫生接触的材料。省电管局专来两人谈的。

1967 年 6 月 27 日（星期二） 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大洗被子、衣服，下河清泡。准备将被子全部收藏。下午缝秋被。

老赵来告上工。见我洗衣，准假一天。

电管局人对材料不满意，续写怎样来安徽的，及汪德芳材料。幸有底子。又将我的三分[份]交待借去。

连日老吃糯米，只有硬吃。

1967 年 6 月 28 日（星期三） 阴、多云

睡足六小时。五点三刻起床，做功五分钟，被人打断。

上午在金家冲间玉米苗。听老赵讲，麦子收了四千斤，还是减了产（扬花时下雨）。

已播玉米、豆子，红薯。

下午看桃子，上 8 米高凉台。

1967 年 6 月 29 日（星期四） 晴、阵雨、阴雨

五点三刻起床，做功十分钟。

金家冲锄玉米。中午有四个小时，但一点也睡不着。有喘息意，气压低也。下午在凉台歇了两多小时。李殿林让摘桃子吃，看桃子的人必须吃桃子也。桃子面味甚。

夜观“八二七”的演出，小将们英姿风发。

1967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五） 晴

昨夜服眠药并强的松。喘息威胁，气压低的夏季，大概于我最不适宜。

五点三刻起床，做功十分钟。

整天仍在金家冲锄玉米，喘息不止，坚持下去，没让人知道。通身大汗一直不止，如洗淋浴，真是大锻炼。夜观合肥“工联”演出，乐队甚好，比昨夜的强多。

六月分[份]用 50 元（27+23），内鞋等 9 元。此次去京买物共 100 元。

1967 年 7 月 1 日（星期六） 晴、下午雨

昨夜失眠，大概一点后始入睡。六点起床，做功五分钟。

上午顶大太阳锄地，似觉头晕，好在树荫下休息约一小时。下午冒雨栽红薯，第一次经验，从剪秧到朝上栽。老赵让大吃桃子，逐树选择。洗了个痛快澡。

晚上整理带回小报。张道兴借走四分[份]材料。

1967 年 7 月 2 日（星期日） 多云

眠药奏效，睡足七小时。六点半起床。

上午烘茶叶，共三斤。大叶太粗。又下河洗衣服。

下午同王海光、小曹，小施上水库游泳。顶风游至溢洪道，觉累，未敢横渡折回。共游约 1000 米。

回程照例舒适，蛙式到底。上坝未休息，即下水，虽有顶风，亦未感觉怎样喘息。

夜乘凉，什么事也没做。

1967 年 7 月 3 日（星期一） 雨，23℃

昨夜被人吵醒，但未失眠。肚痛、肚泻，可能前天桃子吃多了。

上午冒雨摘桃，都没熟，怕偷。我实不忍摘下，共摘 400 斤，下午续摘 150 斤。那棵大树总摘有 80 斤以上。不管肚子反应，又大吃一顿。

昨夜长梦，几年来的幻想集中入梦：林总说项也。醒后又续梦，详情已忘。

1967 年 7 月 4 日（星期二） 雨，22℃

六点起床，做功五分钟。

上午找不到老赵，不知干什么，只好到桃树高台处闲坐。下午上海来两人谈田庚锡，非常正常，并将田写我的信给我看了。比北京那次两人态度不同，年纪大些，有些经验了。

晚饭后代班守夜看桃，没想到雨后金家冲如此之冷。穿风衣、雨衣，缩成一团（当“团长”），仍敌不住寒气，当然引起喘息。十二点半与老赵夜餐，让他上“楼”睡觉，我一人独坐了六个小时。一分钟也假寐不成，太冷了。五点钟做功半小时，六点归房。人生难得经验。

1967 年 7 月 5 日（星期三） 雨，17℃

归房加衣上床，睡了两个小时，被人吵醒。九点半起来。穿毛衣。估计昨夜金家冲气温总在 12℃左右。睡前仍喘息。

十点半吃饭后，服眠药，睡了三个小时。下午补红薯苗。

昨夜冷得无可奈何时，哼成四句，以驱寒气，纯粹纪实也：

金家冲里夜看桃，山雨送寒山风长。

四面虫蛙奏妙乐，四面暑虫奏妙乐，

不觉鸟语曙色摇。

天明之前，鸟类就开始歌唱了。

1967 年 7 月 6 日（星期四） 晴、多云，12℃—20℃

昨夜上床后即喘息，有感冒意。服可的松并加量冬眠灵（以代眠药），又定片，大概十一点后入睡。六点起床。室温 12℃矣。

穿毛衣，厚长裤，在此四个夏天的第一次经历。向老赵请假，半休息。整理内务，清理书架，补裤子，糊信封。

晚上仍到桃园守夜。

1967 年 7 月 7 日（星期五） 晴，15℃—23℃

昨夜带足了衣服，没有受冻，但一分钟也睡不着。下半夜躺在板椅上，几次几乎入梦，随又醒来，总有点担心野物之类。

早晨回房上床，只睡了半小时，再也睡不着，只好起来。中午躺了三小时，且服了眠药，依旧睡

不足。环境、脑子两不安静也。

下午到金家冲，同老赵卖桃。另搭一守梨的凉台。整天有喘息意，睡眠之故。

夜看报，给小丽、灼姐信。

1967 年 7 月 8 日（星期六） 晴，23℃

六点半起床，睡足了七个小时。

整日在金家冲，帮老赵卖桃。中午未休息，标准的野外生活。

糯米饭似乎也渐习惯，人是怕被动的。

同青年们下象棋，至夜两点。运动以来第一次。

1967 年 7 月 9 日（星期日） 阴，22℃

昨夜大概近三点始入睡。气压过低，极不舒服。八点起床。整日有喘息意。与青年们下棋数盘。午觉一分钟也睡不着。

翻了报纸。钉鞋掌，文化娱乐也。

1967 年 7 月 10 日（星期一）多云、时雨，25℃

昨夜服各种药物上床。三点喘醒，即坐床，终不能入睡。六点起床，头昏昏然，浑身无力。

李殿林先让看卖桃，后让回来休息。中午看梨三小时。反正不能午睡，欣然应命。坐在桃树下，时晴时雨，略感暑气蒸人。

下午补衣、洗衣。书兴大发，写“娄山关”。

1967 年 7 月 11 日（星期二） 多云

昨夜睡得尚好，六点一刻起床。

整日在金家冲锄红薯，真是汗如雨下，毛巾时时拧出水来。中午吃饭六分，晚上五分，空前之举。遗憾是午睡仍是一分钟也不得。

1967 年 7 月 12 日（星期三） 晴，27℃

服眠药也睡不稳，六点一刻起床。

整日在金家冲锄地，出动三四十人。人多好干活。上午休息时，有人故意恶语讥讽，略略回应数语。下午大吃蟠桃，最后一株报销。

晚上人们看电影。拟争取早睡。

1967 年 7 月 13 日（星期四）晴、下午阵暴雨，29℃

昨夜虽早服药上床，仍不能入睡，无可奈何。睡约六小时，六点起床。

上午仍锄玉米，汗下如雨。中午照例睡不着。下午四点暴雨一刻钟，得以早下班。补衣、洗衣，看报。晚上将印尼共自我批评粗粗看完。艾地当年来做大报告时，对印尼共之漂浮，甚不以为然（日记似写了感想）。我们之吹捧，亦不能辞其咎也。

1967 年 7 月 14 日（星期五） 晴，29℃

昨夜仍有喘息。六点起床。

地太湿，不能下锄。向老赵请假，去石槽汇款。走得甚累。又生火，做了辣酱。

下午仍锄地，甚觉疲累，勉力为之。

医务所取冬眠灵，可的松等。

1967 年 7 月 15 日（星期六） 多云，28℃

下半夜喘息。六点一刻起床。甚觉无力，且有热感冒感觉。医务所开假条，索性休息、洗衣物等。清理几个月报纸，许多重要文件报纸不见，必须补看。

夜乘凉时看小报传单，有一康生讲话，七次主席的谈话。过去没有看到过全分[份]的。

服可的松、冬眠灵并眠尔通上床。

1967 年 7 月 16 日（星期日） 晴，29℃

又是下半夜大喘息，大概吵了左邻右舍。七点廿分始起床。

买了一斤野百合，与对门小伙子共同劳动煮食之。有莲子风味，大佳品也，真是山珍之一。

午睡不成，与小伙子们上坝。上山即喘，下水之后更喘，游至溢洪道稍好。沿竹牌[排]一圈，相当大的风浪，甚小心，总算游了 1500 米也。

至金家冲看梨两小时。买到九斤野百合，与人分之。吃到风刮下的梨子。

1967 年 7 月 17 日（星期一） 晴，23℃—31℃

睡不安稳，六点起床，做功十分钟。

上午在木工厂收胡萝卜籽并锄玉米，极热，汗如雨注，脚被一种刺藤挂破。

下午办公室通知搬家，离开集体宿舍。贤明措施。搬到食堂后一排家属宿舍，房子大一倍不止，后室有锅灶，也高得多。只是隔音不好（竹皮墙、棚）。通知后即动手，借来板车，小吕帮了大忙。紧张劳动两小时，晚饭前全部搬完。这样多的零碎东西。晚饭后只将床铺好，累到极点。左邻右舍尚表欢迎。

夜起风，但几次起床乘凉。服药，仍不能入睡。

搬家时，捡出为么么画的头像，不觉心恸，终于在浴室独自洗澡时放声也。

1967 年 7 月 18 日（星期二） 晴，25℃—30℃

昨夜大概十二点后始入睡，五点即醒来，六点起床。邻居的声音如在一间房子。

上午清理书物，摆好书架等，挂上语录、主席像等。北屋全部放杂物，洗脸间与饭厅，甚觉安然。

谷奶奶来看我。谈起北京之行，看孩子，竟止不住落泪！

下午同老李锄木工厂桃树周围的草，极感疲累。今天食欲亦不振。

晚上乘凉，几次反复上下床，十二点后始入睡（孩子们、母亲们的音乐以及鸡鸭不已，午睡更无希望了）。

1967 年 7 月 19 日（星期三）晴，23℃—30℃

四点多被响动声弄醒，开灯一看，书架底下，黄猫正同一两尺长小蛇在进行“龙虎斗”。为迅速结束战斗，用铁锹将蛇斩断，双方送出房门。左邻右舍听说此事，都甚惊异。迁入新居后，可记之第一件事也。不禁想起五九年在贵州乌江上看到的一次“龙虎斗”，历历如在眼前。

今天是所谓干部劳动日，多了两人，实际整天锄地，不过一个多小时。天气太热，乐于在地头谈磨子潭“形势”，我是唯一听众。与老赵谈定，明天起，中午几小时代许忠义看梨园，反正午睡不成。

1967 年 7 月 20 日（星期四） 晴，23℃—30℃

昨夜仍是几次上床下床，闷热，睡不好。七点起床。上午看报纸，上河西买瓜。

中午上金家冲，登台守望四个小时。

归来洗衣、洗澡。晚上只能乘凉。

1967 年 7 月 21 日（星期五） 晴、下午大雨，23-28-23℃

昨夜睡得稍好。上午清理衣物。小吕来，观去年作么么头像。只剩书架没整理了。

下午三点大雨，躲进守台帐子中，穿上棉大衣，仍哮喘不已。晚上着风衣，两次服定片止喘。看张春桥六月的讲话。

1967 年 7 月 22 日（星期六） 阵雨三次，23℃—24℃

昨夜上床即大喘，只好服氨茶碱。坐床将痰咳喘毕。喘病与体质实不容乐观了。今天整天喘意不止，完全是气候关系。

左手腕像扭伤痛，搬家日发生的。上医务所两次，找冯大{鼎}针灸不遇。

书架清理毕，搬家算是最后搞入贴了。夜翻看主席的一些讲话，拟全部系统细读一过，此乃头等重要之事。

东邻晚餐，只是盐水泡饭，孩子们也吃得很欢。住在这里，更能多了解一般工人家庭生活。

1967 年 7 月 23 日（星期日）晴，20℃—26℃

六点半起床。除中午仍看梨外，整日整理那些油印的主席讲话、文章等材料，按年编成五本。为编装成册，费时最多。这样就便于学习了。

晚上看到革联贴出的我的大字报，“反党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大叛徒”，材料全是“开除决定”中的，当是部造反派供给的。

看了这几天的报纸，刊鲁迅 Fair Play 文，真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近日听说安徽几个地方武斗情况，有后来居上之势。

1967 年 7 月 24 日（星期一） 晴，22℃—26℃，阵雨

昨夜大喘，服两种眠药上床。六点半起床。上午看讲话材料。

下午两点在金家冲，天气又突变，大雨。因梨已全部下完，棉大衣、被子都撤了，立即大喘，并大流鼻涕，喷嚏不止。六点至医务所针灸左手腕，阿足穴两针。量体温正常。服安乃近，钙克斯，老办法也。又服可的松，茶碱片。真是药罐子。

抄完一分[份]重要的讲话（康生五月讲七次指示）。

1967 年 7 月 25 日（星期二） 晴， 22℃—27℃

昨夜睡得稍好。六点起床。

上午大文借来一厚册《东方红》（主席未编著作等），只有极少数没看到过的。

下午在金家冲拆棚，略有喘息。劳动总是愉快的。

再发一信与省电管局王健民、裴崑、催还三分[份]材料。

1967 年 7 月 26 日（星期三） 晴，23℃—27℃

睡得尚可。六点一刻起床。

上午在厂房参加起吊油罐。摇车，觉头晕。为武汉事件，此间下午亦开会游行。我与老时翻一大火粪堆，上晒下烫，火灰呛人，甚觉疲累。弄完三分之二。

除开劳动之外，就是休息，加一点学习，生活非常单纯。

报纸几天不来，因交通中断，不知是合肥至此间还是其中一段。

1967 年 7 月 27 日（星期四） 晴，23℃—28℃，下午雨

昨夜上床后失眠，大概十二点后始入睡。十点半有人来还小报，似想谈几句也。

六点起床。极想恢复气功，但无场地。早餐后至医务室针灸左手腕，然后到金家冲锄黄豆。甚热，出汗极多。

下午大雨，在办公室翻捡梨子，吃烂梨不少。看“参考”。苏联“左、右”两派，谢列平（左）告败，但还有力量。

哮喘大发作，服各种药。

1967 年 7 月 28 日（星期五） 晴、雨，23℃—26℃

下半夜又发作，几无力起床。没吃早饭，坐床至十点，上班是不可能了。让李殿林在窗外讥讽一句。

整天在喘息之中，下午又雨，推波助澜，晚上加剧。

1967 年 7 月 29 日（星期六） 晴、阵雨，23℃—25℃

昨夜服各种药片上床，只坐床喘息一小时。六点起床，力疾上班。整天翻红薯秧，拔草。只中午阵雨，气压上升，就舒服一些了。左手腕仍针灸，似见好。

收到合肥寄来的华中工学院调查朱九思[107]历史的信。

1967 年 7 月 30 日（星期日） 晴，23℃—26℃

昨夜仍发作，十二点后始入睡。六点一刻起床。

[107] 朱九思：（1916—）江苏扬州人。李锐武汉大学同学。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12 月赴延安，在抗大任教。抗战后与李锐同在《冀热辽日报》工作，任副总编辑。南下解放湖南后任新湖南报社长。后到武汉任华中工学院院长、党委书记。

翻看旧的小报。整天有意休息。

夜听广播，彭德怀、罗瑞卿较系统批判。五三年是彭、高、饶。

下午和晚上仍发作，可能是气压稍低，也可能西瓜引起。服各种药上床。

1967 年 7 月 31 日（星期一） 晴，23℃—27℃

六点一刻起床。

写朱九思材料，很难有什么具体的东西。

下午又发作，难道真是西瓜之故？

晚接小丽信，并抄件江青讲话，“文攻武卫”。如果是以军事镇压挑起武斗者，这当然是正确的，早该如此，否则长沙的学生怎么打得过码头等工人，少数怎么同多数对打？“八二七”撤出合肥是明智的。

仍服各种药上床。

七月分[份]费用共 44 元，内伙食 19 元，胶鞋与木炭 11 元。

1967 年 8 月 1 日（星期二） 晴，23℃—28℃

昨夜上床后仍有喘息。六点一刻起床。

整日写朱的材料，下午写毕。需再誊清一遍。比在北京时天天写材料，觉从容得多。

白天平安，晚饭后忽又发作，兼“感冒”状。只得用“鼻眼净”（此药不敢常用，怕麻痹失效也），服各种药。下午左腕针灸。

1967 年 8 月 2 日（星期三） 晴，23℃—28℃

昨夜仍是上床后又喘息，再服定片。六点一刻起床。

搬家后第一次大扫除，一簸箕土，这种房子的土是扫不净的。

将材料抄正，共十页，约 4000 字。

给小丽信致谢。

中午吃西瓜竟又引起哮喘！夜仍服各种药。

1967 年 8 月 3 日（星期四） 晴，23℃—28℃

昨夜睡足六小时。六点起床。

整日在金家冲锄红薯沟中之草，还不觉过累。

将朱的材料送两个造反派阅。

天气稳定，晴热，无云，只是晚上小有喘息。夜只服冬眠灵。

1967 年 8 月 4 日（星期五） 晴，23℃—28℃

睡足六小时。六点五分起床。整日在金家冲锄地，极热，自带“瓶茶”。

吃到一个最甜的西瓜，四个夏天第一次遇到。今天基本没有喘息。右脚似有“铜钱癣”。

发出朱九思材料。

1967 年 8 月 5 日（星期六） 晴，23℃—28℃

睡足六小时，六点起床。

整日在金家冲锄地。玉米与黄豆都旱了，红薯叶也有黄了的。休息时同赵李二位谈谈国内外形势，天南海北，他们甚感兴趣，有些可能是“闻所未闻”，如关于美国黑人情况。

胯下阴部，朱学明也断言是“过敏性皮炎”，搽可的松水。

1967 年 8 月 6 日（星期日） 晴，23℃—29℃

六点半起床。

早晨煮百合。上河西买瓜三个，共 20 斤。整天休息，看报。

傍晚有喘息，因洗冷水引起。

1967 年 8 月 7 日（星期一） 晴，23℃—29℃

睡得尚可。六点起床。

整天锄医务所前黄豆玉米，旱得很，难锄有如兴华村地。上下午总共约四个小时，赵、李二位也耐不住如此烈日也。吃了一个西瓜解暑。社员种的“矮脚南特”长得很好，真是矮，穗多，去年试种打了 700 斤。

1967 年 8 月 8 日（星期二） 晴，22℃—29℃

昨夜工区闹小偷，弄得半夜被叫醒收衣服。六点起床。仍锄昨天那块地，共约四小时。

今天立秋，大热不过十天了。

1967 年 8 月 9 日（星期三） 晴，21℃—30℃

睡足六个半小时。

晒麦子，上午在办公室帮装麻袋。看了近一周的“参考”。苏联自赫秃下台后，已同等重视常规武力了。香港那些亲美蒋分子纷纷外走，大概感到香港真正“不稳”了。

中午加班，在大桥头守麦。三点前，参加了一下翻麦。不知何故，突然引起哮喘，并大发作，一直延续到晚间上床之后。先后三次服含定片并茶碱片。

1967 年 8 月 10 日（星期四） 晴，19℃—31℃

昨夜最凉，今晚最热，不知何故。

上午准备抗旱，收集胶管等物。白天基本休息，但午间仍是一分钟也睡不着。哼了昨天守麦断句，如久坐不嫌蝉声噪，三伏晒麦守桥头。看七天报纸。

晚饭后至金家冲浇黄豆。闷热，蚊蛾侵扰，两脚泥浆，又只靠手电照明，并不觉累。略有喘息，好在已带定片。下一点归来，闷热之至，两点才上床。

下午看完《人民战争万岁》。

1967 年 8 月 11 日（星期五） 晴，24℃—32℃

六点半醒来，后又睡至八点，九点才起床。丢了条毛巾，到金家冲没找着。总是丢三挪四。

白天基本休息，中午似乎睡着了一阵。与人共吃了一个 12 斤西瓜。过于熟，皮甚薄，惜不甜。

晚上仍在金家冲抗旱，单独浇了一个拐角，认真负责浇透了。做了六个人夜餐，算是野外生活也。很理想的行军锅灶，不到半小时即成。归来已下雨点，仍闷热。

断句续成：

三伏晒麦守桥头，当午难眠亦小休。

久坐不嫌蝉声噪，一心再望好秋收。

1967 年 8 月 12 日（星期六） 晴，24℃—32℃

大概三点才睡着。广播醒来，又睡到八点半，挨到九点才起床。

上午大洗衣服，并请人补衣裤，买布二尺。还是一九五三年刚到北京时做的一套衣服，还经过兴华村阶段。

下午四点同老赵、王立学至金家冲拆装管子，准备晚上抗旱。

三点廿五分喜得暴雨廿分钟，虽只打湿地皮，总不无小补，今夜亦免去金家冲。

夜照例坐门外。月如弯钩，牵牛织女独明，竟不知今夜乃巧夕也。

1967 年 8 月 13 日（星期日） 多云，24℃—27℃

六点醒来，即起床。

昨夜长梦水电故事，总是旧情不断，积累而成，好像还在做技术问题的“善断”也。几天前曾长梦“秋明医生”，似有他的师兄在座，还告他如何知其死讯。

上午取来家属补好的几条裤子。小地方再加工，真是“缝缝补补又两年”也。

晚饭前有感冒意，鼻涕不止。点“鼻眼净”，继续发展，直到上床前不止，且引起喘息。真不知什么原故。

昨夜上床后有喘息。

1967 年 8 月 14 日（星期一） 多云、雨、阴，24℃—27℃

昨夜上床后极不舒服，仍流鼻涕，开始喘息。只好加服眠药并定片。坐床，但不知何时竟睡着了。六点起床。

上午同老赵浇水文站前黄豆，弄得一身泥水。打赤脚，甚为痛快，引发童心。

中午一阵好雨近一个小时，大概抗旱可终止了。下午将那堆灰粪翻完。

昨天买的一本小册子《矮脚南特》看毕，增加点知识。

本月生活<费>未见寄来，不知何故？

晚饭后看完六、七号报纸，《红旗》十三期社论，说明彻底摧毁资阶司令部乃文化大革命中心任务。接着听“走社义，还是资义”道路文章，对刘修重炮总攻，历史、政治、思想，理论的总清算。真是决定中国与世界命运的大事。

1967 年 8 月 15 日（星期二） 雨、阴，24℃—28℃

下半夜大喘息。含定片，坐床，几无力起床。向老赵请假。一场好雨，红薯大概不旱了。

利用休息，看《列宁文选》第二卷。看完《左倾幼稚病》，写得何等具体深刻，许多名言出自此篇。

如真理过头即成荒谬。阶级、党、群众与领袖关系成为定论。

夜听庐山决议广播。八年了，我是一直承认了错误，这次运动彻底揭发了错误并作了自我批判，我还是一个想继续革命的人。

1967 年 8 月 16 日（星期三） 多云，24℃—27℃

仍是下半夜，但不如昨天夜之重。六点一刻起床。整天在金家冲翻红薯。

晚上仍有喘息。十点半上床。

1967 年 8 月 17 日（星期四） 晴转，24℃—27℃

昨夜较安静。

上午去石槽银行取款，汇 30 元与小丽，为半导体之用。谷奶奶送我半个冬瓜，大煮一锅饱食之。多久未有之盛事。

下午翻老招待所山坡红薯，草甚少，仍是一身大汗。

晚上在门外坐听广播，穿毛巾睡衣，还是有喘息。服眠药，含定片上床。

1967 年 8 月 18 日（星期五） 晴，22℃—28℃

昨夜将“痰盂”、定片等放在枕头边，免得再起床。下半夜仍小有喘息。

右脚部与跨下阴部有过敏皮炎或铜钱癣之类，时日甚长。昨天改搽癣药水，疼杀之至，但见效得多。

上午与李殿林同锄猪栏前小路上杂草，喘息发作，几不能支持。接着在木工厂，则甚事也未干，与之闲坐一阵而已。

晚上仍不适。下午在木工厂锄草。

1967 年 8 月 19 日（星期六） 晴，22℃—29℃

昨夜大失眠，无可奈何。六点起床。热得像秋老虎，整日在木工厂锄草。

中午理发，反正不能午睡，也省得听孩子吵哭与大人咒骂声。

1967 年 8 月 20 日（星期日） 晴，21℃—29℃

昨夜睡得颇好，大概同下半夜气温无大变化有关。

再读林总今年三月的重要讲话，为了巩固自己关于“主流与支流”的看法也，并介绍与大文。

读“列选”二卷。《叛徒考茨基》写得多么好呵！

寄部财务科信，问生活费事。

1967 年 8 月 21 日（星期一） 晴，22℃—31℃

六点起床，做功十分钟。

上午摘运南瓜，下午锄木工厂一小片豆地的草，长满了一种刺藤，如齿刀样锋利，被划破后极痛。四个人费了大劲才勉强弄干净。

给省电管局长途电话。王、裴二人已去北京，三分[份]材料命运不知。生活费收到了，大概在安徽

境内耽误近半月。再去信财务科告知此情。

1967 年 8 月 22 日（星期二） 晴，22℃—32℃

昨夜蒸热，大概十二点后始入睡。时时醒来，六点起床。

整天三人起猪圈粪，共廿车，而休息占半时间，因热得太凶也。

中午读书看报约一小时。

晚上似比昨夜还热一些。

1967 年 8 月 23 日（星期三） 晴，22℃—31℃

昨夜大概十二点才入睡。六点起床。

上午起完猪圈，下午挖土垫土。名副其实的秋老虎。左手腕疼痛加剧。

中午仍不能睡着一分钟。读《叛徒考茨基》。

接小丽信，为长沙父母安全考虑。看上海来的小报，有武汉事件情况，南京甚紧张。

1967 年 8 月 24 日（星期四） 晴，22℃—31℃

六点起床。

整天拉土垫圈。下午起云，干得多一点。早上因推车跑步上坡而引起哮喘，李殿林注意到了，休息了几分钟。左手腕无变化。

中午似乎迷糊了几分钟。

1967 年 8 月 25 日（星期五） 晴、下午雨，22℃—31℃

五点五十分起床。做功十分钟。

上午冒毒日收玉米。中午看报，竟有喘息、头晕。下午平粪堆，四点多幸下了点雨。

晚上当然有喘息。

1967 年 8 月 26 日（星期六） 晴，22℃—31℃

昨夜大喘，眠药失效。

今天没有上班，看看书报，晚上找“联委”人谈劳动问题，考虑改变内容也。

说北京来三人找我谈庐山情况，总离不开胡、田、吴。

晚上仍闷热。再不下雨，秋收、秋种影响都很大了。

1967 年 8 月 27 日（星期日） 晴，22℃—31℃

六点半起床。

谈了一天。中央办公厅介绍信，芦玉文、张文清、郭涛（郭是新华社的），属于批斗“最大一小撮”专案小组的（办公厅第二组）。田儿确已死去。主要谈胡、吴，大概还要写材料。

很是疲累。但望今夜喘息不犯。

1967 年 8 月 28 日（星期一） 晴，21℃—31℃

六点起床。

又谈一整天，特别是下午连续四个多小时。有的材料，大概是人家记得，我却毫无印象了。关于胡、吴、田集团的认识，上午我谈了一点“不能说有政治阴谋”，受到指责：“反扑”。中午过细深思，对主席之攻击，超过武班子，性质应当明确。下午谈到“实是联盟”，芦说是“漏网集团”。专案小组组长是总理、谢、康，杨等参加。最后安排写法，要我两天交卷。

晚上动手写了一个头，十二点上床。

1967 年 8 月 29 日（星期二） 晴，20℃—31℃

六点一刻起床。整天伏案，写了七八千字。利用了小学校，较为阴凉。晚上也写了两个小时。动笔思索，一些问题就认识得深刻些。

弄得一批传单，对整个形势清楚一些：不能急、急了必有反复，甚至翻车。放长线钓大鱼，一般人恐不易了解。

1967 年 8 月 30 日（星期三） 晴，24℃—31℃

昨夜大概十二点后睡着。六点起床。

整天伏案，晚上也在小学校。草稿基本完（第四部分看法没写），约 16000 字。晚上誊清了廿多页。精疲力竭，仍只到十二点半。

1967 年 8 月 31 日（星期四） 多云、夜雨，24℃—29℃

六点起床。全部抄写完毕，已是九月一日早四点了。共 68 页，几近二万字。平生罕有之举，五二年写那本书也没有这样紧张过，脑、手特别是手均已麻木。还剩下吴的材料没写，需要睡两个小时。

1967 年 9 月 1 日（星期五） 晴

睡了一个半小时，六点起床。

几乎难以再看一遍。上午上点碰头，交出材料并那个唯一的记录本——真正的孤本[108]（也没有什么惋惜之情了）。中午写好的吴的几页，及至总理信草稿。下午四点半碰头，又问了几个问题，似觉我尚有不彻底之处，大致还是满意的。又修改了补充谈话记录，连前两天的一并改好。晚上十点来取去，总理信也答应转交（但不知是否能收到也）。谈了“亮相”等语。

紧张的一周算是结束。仍闷热。十二点上床。

1967 年 9 月 2 日（星期六） 多云，23℃—27℃

七点醒来，挨到九点起床。

整天休息，看报，看“参考”。下午洗澡。

造反派同意改变劳动。

[108] 李锐在 1959 年夏庐山会议上的纪录本。1979 年李锐平反复出后，在陈伯达的专案材料中找到了这个本子。后主要依据此本的记录，写出了《庐山会议实录》一书。——李南央注

1967 年 9 月 3 日（星期日） 阴，21℃—23℃

六点起床。今天是秋天了。

上午到石槽寄款长沙。找到刘修那八个问题的答复。小丽寄的一卷小报竟被人截收了，不知有无损失。

整天看“参考”、小报。

1967 年 9 月 4 日（星期一） 多云，22℃

六点起床。恢复扫厕所，人们也不以为意了。

小报由孙玉华送来，拆开了，有十五张。

给小丽、灼姐信。

看报、看完全部“参考”。

晚上有霍山中学演出，看了十分钟。

1967 年 9 月 5 日（星期二） 多云、晴，21℃—26℃

五点五十分起床。做功十分钟。决心恢复气功。

劳动如作[昨]。老胡谈小组三人与造反派谈的情况，谓“比以前有进步”也。

看完一本旧《收获》，载长篇《源泉》，写一个连队战时政治工作，集中于改造解放兵。部队生活是平生最陌生部门。

邻居当兵五年的儿子突然回来省亲，颇是热闹。听说洛阳工厂仍停工。

1967 年 9 月 6 日（星期三） 晴、下午阵雨，21℃—27℃

五点三刻起床。做功一刻钟。

上午劳动如昨。开始将胡吴田材料抄一份留底。

天气极闷热，晚饭前阵雨二十分钟，接着洗澡。可能稍吹风，喘息加鼻涕不已，一直闹到上床之前。

下午补了条裤子。

1967 年 9 月 7 日（星期四） 晴，22℃—27℃

昨夜上床后仍闹，好在眠药奏效，但睡得极不安稳。六点廿分始起床。

劳动回来竟躺在硬椅上起不来了，直休息到午饭前。下午抄写那份材料，并读书。

晚上喘息不已，又似感冒。

1967 年 9 月 8 日（星期五） 晴，21℃—27℃

昨夜上床后仍喘息，一点半又喘醒，几乎无力起床。

早餐后劳动如昨。勉力抄那份材料。整天在喘息之中，晚上转剧，服氨茶碱并定片。喉亦臊痛，含片不断。

今夜恐胜过昨夜。

1967 年 9 月 9 日（星期六） 晴，21℃—27℃

昨夜因加强了保护措施，半夜只闹了一阵阵。六点一刻起床。

仍抄那份材料。

下午借来一批北京寄的小报，有多张瞿秋白的材料。此人好烟酒，在狱中这点上也表现得很恶劣，那些情书也完全是恋爱至上主义的。真是一面好镜子！

白天和晚上都发作一次。

夜十一点上床。手抓不住笔了。

1967 年 9 月 10 日（星期日） 雨，16℃—15℃

昨夜即雨，又下一天。心情有如节日，真是一场好雨，秋种与晚秋都解决问题了。

七点始起床。半夜小发作一下。

大概穿一件毛衣不够，下午发作，又加一件。两件老薄毛衣补了一下午。

续看小报。取消席子，取出全部垫被、盖被。我已有冬天将来的感觉。手仍抓不住笔。

晚上大发作。大概不能入睡，先坐床再说。

今天共用定片三次，并服氨茶碱。

1967 年 9 月 11 日（星期一） 上午雨、下午晴，14℃—17℃

昨夜大概十二点后入睡，梦极多。六点一刻起床。

穿棉衣与棉毛裤。人们见我着棉衣都甚惊异。

白天甚平安。抄写几页，看小报。

晚上发作，含定片。

1967 年 9 月 12 日（星期二） 晴，14℃—20℃

昨夜上床后继续喘息，粘痰全部吐完始渐平息。下半夜又小发作。六点半起床。

劳动如昨。上午仍有发作。

中午大洗全部夏装，下河清洗，共大小 18 件。小小喘息。买了四斤半辣椒，炒了一盒腌咸菜。又刮去玻窗绿漆并整理破窗玻璃，基本恢复窗明。下午如此过去。

晚上为大文画像两张，都不成功。

1967 年 9 月 13 日（星期三） 阴，14℃—17℃

昨夜上床，简直是无缘无故，大喘，粘痰咳了小半茶缸，恼火之至，闹到十二点始睡。

六点半起床。仍穿棉袄。劳动如昨。

为大文画像第三张，还基本可以。一年多来未有之文化娱乐。

1967 年 9 月 14 日（星期四） 晴，14℃—17℃

昨夜上床后仍喘咳约一小时，坚持未服药。不能入睡，自调后仍拖到十二点后大概才入睡。

一机部来两人谈陈易的情况，此人已无任何印象，提供情况后方引起一些回忆。上下午各谈一次，

甚近情理。晚上写材料，提到老板不少问题，谓周太和[109]已写材料。算是外围接触到老板问题。说我写的胡吴田已印出，大概颇有反映，他们也是看到该材料而来的。

晚上仍有喘息。便结没有解手。

1967 年 9 月 15 日（星期五） 晴，12℃—17℃

昨夜睡得尚好。六点十分起床。做功五分钟。

上午将材料写好。大概由于第一句话“提供的线索与情况”，颇为不满，又写了个补充。晚上又去找两人（陈能、李少章）一谈。认为我对大跃进还有保留，认罪不够，等等。多听些这样的意见甚好。似乎觉得我还有许多东西可揭发的，说以后定有不少人来找我。

1967 年 9 月 16 日（星期六） 晴，12℃—18℃

昨夜上床前后稍有喘息，定片一粒解决问题。六点起床。做功一刻钟。

上午劳动，过厂房前门时，人们集着我这“人物”闲聊了一个多小时，不好拒绝也。中午去石槽付报费，银行取款。生活费已寄来，比上月早多了。晚上看上海小报刊四分[份]。前次看的一种“吴冷西罪恶史”中，有一条说吴 41 年在“李锐主办的《春风》墙报投过稿，”真是滑稽之至，哪来《春风》？

1967 年 9 月 17 日（星期日） 晴，12℃—23℃

睡得尚好。六点半起床。

昨天买肉 1.2 斤，以海带炖之。明天中秋，提前过节也。几个月以来没有改善过伙食。为了对付哮喘，这也是必要的，增强一些抵抗力。

将那份材料全部抄完，了却一件事。

晚上仍有小喘息。

1967 年 9 月 18 日（星期一） 晴，13℃—19℃

半夜失眠。六点一刻起床。整天看借来的旧小报。

今天中秋，买小瓶葡萄酒。

1967 年 9 月 19 日（星期二） 晴，13℃—20℃

六点起床。劳动如昨。

有人觉得我太“舒服”了，殊不知哮喘之恼人也。

二机部来两人谈刘西尧[110]，只能写一些武大当时背景材料。

从小报上看到“毛选”五卷目录，没有读到过的似不太多。到 57 年为止，大跃进是另一阶段也。

晚上动手写材料。

---

[109] 周太和：（1914—）江苏淮阴市人。1938 年至 1942 年先后在延安抗大、延安马列学院、延安马列研究院学习，之后在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任研究员、支部书记，与范元甄同学、同事。抗战胜利后赴东北，任冀东行署财贸工作组成员、黑龙江省拜泉县委副书记兼县长、黑龙江省青岗县委书记等职。1949 年至 1963 年一直担任陈云秘书。文革前调化工部工作。文革后曾任石油化工部副部长、国家体改委顾问等职。——李南央注

[110] 刘西尧：（1916—）湖南长沙人。李锐武大同学。1937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湖北省委副书记，国防科委副主任，二机部部长。文革后曾任教育部部长。1963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67 年 9 月 20 日（星期三） 多云、晴，13℃—22℃

昨夜上床后仍喘息一阵。睡得尚好。六点一刻起床，竟觉困得很。

上午将材料写毕，下午又谈一阵。原来刘西尧的入党问题同“临时支部”有关，是笔糊涂账。此种情况在抗战初期并不为怪。

1967 年 9 月 22 日（星期五）晴，19℃—22℃

昨夜上床后大喘，只好起来含定片，并坐床，至平息为止。六点起床。做功十分钟。劳动如昨。

中午去石槽，买香油不果。

整天看文化革命的旧材料。常常温习，端正思想立场。

补 1967 年 9 月 21 日（星期四） 晴，13℃—22℃

六点起床。做功十分钟。有人呼我为“所长”，欣然应之。

借来一部《微积分》，翻点常识。能否翻完，殊无把握。

看旧小报。看主席“讲话”。

1967 年 9 月 23 日（星期六） 晴，14℃—24℃

昨夜较平安。六点起床。做功一刻钟。

劳动如昨。续看主席过去讲话（分订成四集），并翻数学杂书。白天未生喘息，洗澡后亦正常。

1967 年 9 月 24 日（星期日） 晴，14℃

昨夜上床后仍小发作。服眠药后入睡。

六点起床。做功一刻钟。上午休息，看数学、洗衣，下午打乒乓两次。头次喘息，第二次没有，很是高兴。晚上看书。

1967 年 9 月 25 日（星期一） 晴，14℃—24℃

五点三刻起床。做功活动 25 分钟。

上午劳动后，九点去石槽，买到两斤板油；售货员帮忙，找到粮站站长，买到香油两斤，真是大事。来回“急行军”，十点五十分到家。

下午看数学，并《新知识辞典》。炼油后，晚上吃到一顿热饭。

多次广播，主席视察五省一市，看来形势已趋全面稳定。

晚上浪漫出事：打了几下乒乓，引起大喘息。本来一天甚平安，两个小时方平复。不敢多用定片了。

1967 年 9 月 26 日（星期二） 晴，14℃—25℃

五点三刻起床。做功，活动半小时。

劳动如昨。读书不多，整天头昏闷，似发热，疲软无力。下午稍稍劳动一下，即大喘息，真是无可奈何。去看“参考”，也没能岔开。

晚上开始看那本厚册，去年文化大革命的《参考材料选集》。

1967 年 9 月 27 日（星期三） 晴，14℃—26℃

昨夜上床后，也许是心理作用，大喘息。坐床，起床含定片，十一点后再上床，闹了两个小时。六点起床。做功一刻钟。

劳动如昨。上午接合肥军管会一电话，查问当年《长沙大公报》下落。也是怪事。

看了一天“选集”，触动思想，应深入思考许多问题。

1967 年 9 月 28 日（星期四） 晴，16℃—24℃

可能是洗澡受凉，上床后喉咽发痛，粘痰不已，闹了约两个小时方入睡。

劳动如昨。医务室取喉片，开了土霉素，不知该不该用也。整天无力，看小报之类。买了一担柴禾，备改善伙食之用。

广播农业丰收，真是太好了！

1967 年 9 月 29 日（星期五） 多云、阴，18℃—21℃

先写病历：昨夜咽喉疼痛一夜，粘痰吐了半缸，大概一点入睡。三点多又醒来，不能入睡，眠药亦失效，喉片作用甚小。七点起床，全身无力，整天咽喉剧痛，头渐重，懒得移动，似乎是几年来最重一次感冒。请厨房擀了一斤面条，自做“病号饭”。医务所取到银翘解毒丸，下午、晚上服两次，并以硼酸水不断漱口，喉片亦不断含服，尽力防止再转剧也。

想念么么，颇动感情。桃花有开的，天旱之故。

1967 年 9 月 30 日（星期六） 雨，15℃—16℃

昨夜作充分准备，可能还是银翘丸奏效，喉痛减轻，而且睡着了。雨大概下了一夜。

六点一刻起床。午饭仍自炊。公家杀猪，买肉斤半，应当过节。人们忙着贴新标语，也颇有节日气氛。

喉痛大减，开始流鼻涕。

整天下雨，秋旱过去了。

本月费用 39 元（伙食 18，零用 19）。

1967 年 10 月 1 日（星期日） 阴，13℃

昨夜开始咳浓痰，大概是最后阶段了。

抓到一本小说《古城春色》，看了故事，远不如那本《源泉》。写平津解放的外围战役，作者似乎是听来的一些“故事”，军队生活感染不深，水平以下。一天翻完了。

听北京的实况转播，记得的一句是：斗私批修；“打得落花流水，全面崩溃”。局势已定。

晚上痰咳仍重。服眠药上床，十一点矣。

1967 年 10 月 2 日（星期一） 多云，12℃—19℃

睡得尚好，痰咳已大减。

看九月五日江青、康生讲话材料（转播的没听清楚），中央解决各省问题是如此细致，等待。

借来两本书，先看《绿竹村风云》。写潮汕山村，成立初级社前的斗争，乡土气息甚重，语言很有

土色。作者王杏元，有名的青年农民作家，风格上颇受赵树理的影响，但正面人物着笔多。

仍有痰，尾声了。

1967 年 10 月 3 日（星期二） 晴，12℃—17℃

昨夜睡得尚好，眠药奏效。

上午劳动。

看完《绿竹村风云》，有些生活中的好句子很想摘下来。虽非广东人，也觉得广东气很重，好像很熟悉那种山村。

下河洗衣，没引起喘息。

中午同司机老王走棋六盘，3:3，多久未有之娱乐也。

晚上看乒乓比赛至十点。当“付裁判”，休息了视力。

1967 年 10 月 4 日（星期三） 晴，8℃—18℃

六点起床。做功十分钟。

上午劳动。开始看《不光荣的权力》，澳大利亚现代作品，56 万字长篇，写 60 年中资产阶级罪恶政治、社会生活，手法是电影镜头。外国小说通病。

下午小心洗澡。

1967 年 10 月 5 日（星期四） 晴，9℃—18℃

六点起床。做功一刻钟。

劳动如昨。续看“权力”。中午去石槽取款，定猪肚。仍有浓痰。理发，大概两个多月没理了。

1967 年 10 月 6 日（星期五） 晴，9℃—18℃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做功一刻钟。

劳动如昨。续阅“权力”。一个个电影镜头，横断面太乱了。

中午骑车取回猪肚等，下河洗之。邻居两次送了两个萝卜，晚上煮萝卜肉汤。

睡前大浪漫，打乒乓约一小时，通身大汗。担心感冒，服安乃近预防。

1967 年 10 月 7 日（星期六） 晴，9℃—20℃

半夜失眠。六点起床。做功一刻钟。

“权力”只剩一个小尾巴了。

夜观新闻片《革命小将永跟毛主席》，上海片。

1967 年 10 月 8 日（星期日） 晴，13℃—20℃

七点才起床，睡得不错。仍有浓痰。早晨再服一枚银翘丸。

上午扫地、做菜过去了。看完“权力”，56 万字，真是长篇。人物太多，次要的太多，如电影场景的事情太多，不集中，不精炼。跑马场写那么多，还是弄不清其底细与执争所在，只有家庭的线索是清楚的，真正的正面人物都是昙花一现。大概素材积累太多，舍不得割爱，以致如此杂乱。关于澳大利亚

的风土人情等描写几乎看不到（这是我拿起此书的目的），作者还不是成熟的作家（与我同年，1950 年，即 33 岁写出，也不容易了。是澳共党员）。当然暴露澳大利亚整个国家的腐败、堕落，社会上层的卑劣无耻，是尖锐而赤裸裸的。

喉又作痛，再服银翘丸。借到《九三年》等。

1967 年 10 月 9 日（星期一） 晴，13℃—20℃

五点醒来。六点一刻起床。整天参加种麦。人们挖地，我耙地搂草。下午几乎没有休息，极累。中午咳得喉破，出血（估计是这原因）。出汗也多，但愿不再感冒。

晚上用温水擦身。

1967 年 10 月 10 日（星期二） 晴，13℃—20℃

睡得尚好，有长梦，梦见许多人物，最后是公出现，似乎从北门而入。

六点起床。做功活动一刻钟。

劳动如昨天，疲累感觉较轻。仍有浓痰。无法不脱衣，不吹风，不出汗。

买到九斤苹果，未吃过的品种。说是新疆来的，名“新平”（？）0.49 一斤。

晚上仍擦身。续看《九三年》。

1967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三） 阴、雨，17℃

六点起床，小雨。站在门口活动十分钟。仍整天参加种麦。

上午有一阵细雨，下午收工时遇中雨。人多好干活，已全部种毕。感冒似不致复发。肩胛、右上臂又出现去年疼痛，原因很清楚：吹风，出汗受冷所致。

全身淋湿，洗了一个热水澡。夜续看《九三年》，完全是历史小说。

1967 年 10 月 12 日（星期四） 阴雨，17℃—15℃

昨夜痰咳引起喘息，半夜服定片。七点始起床。

一身疲软无力。到医务所取“桑菊片”等。

看完《九三年》，当然是动人的历史再现。雨果为自己出了许多难题，那几场很难写的对话，都如此独到地完成了。七十一岁高龄的作品，人道主义者的典型，到底谁是第一主角呢？郎德纳克，郭文、西穆尔登？似乎朗德纳克写得更有始终而完整。雨果最后赋予此人一个多么高大的形象，这一点是不能原宥的：有如此高大的封建贵族？

1967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五） 雨，15℃

六点一刻起床。

劳动了一小时。几乎整天下雨，还不算阴冷。看完一本苏联小说《急骤的转变》。写一个战后收割机大工厂的故事。这些人物，工厂生活，环境等等，似乎都是非常熟悉的，确实也是熟悉的。

十一点始上床。有喘息意。服眠药。

1967 年 10 月 14 日（星期六） 阴，14℃

睡得甚不安稳。六点半起床。

劳动如昨。下午开分站两派大联合大会。听到主席视察时的一系列指示，关于形势，大联合，“以我为核心”问题，群众专政，干部问题，七大传统，上下关系，干群关系，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教育红卫兵，学习问题等等。看来整个形势在转向后期。

1967 年 10 月 15 日（星期日） 多云、间晴间雨，13℃

昨夜上床后仍小有喘息。六点半醒来，七点起床。

看完一本波兰现代小说《故事的开始》，写一个新冶金企业创建。仅够水平的东西，介乎于报告文学与小说之间。

中午去石槽，生活款已汇来。买牛肉 2 斤。夜观电影：今年五一节。有许多动人镜头，尤以越南代表一妇女激动地偎抚主席使人永久不忘。《地道战》已是第二或第三次看了。

1967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一） 多云间晴，8℃—15℃

六点半起床。

劳动如昨。借来十来张《工交战报》，一口气看完。多了解一些那几年的情况。两条路线斗争确实由来已久。

1967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二） 晴，7℃—15℃

睡得尚好，只是梦多而奇。

看几天的报纸，看《妮索》。

领来十斤草，加垫铺床。稍有动作即气喘不已。下雨以来，停止了做功，必须恢复。人们说我同初来时相比，大不同了，外表老态增加也。问题在自感体质的衰退，以前还没有这样明显的感觉。

夜观《平原游击队》，在这儿是看第二或第三次了。几乎没有座位。

1967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三） 晴，7℃—15℃

床上新草，睡得甚暖，似乎梦也很暖，还发了梦呓。六点起床。做功十分钟。

看完《妮索》，很好的小说，大概是写帕米尔高原高山少数民族。老红军肖比尔写得甚好，妮索也好，人物不太多，个个生动。作者大概在那里长期生活过，风土人情极熟。如此长篇，人物故事如此集中，只写了苏维埃政权初期的艰苦斗争。自然环境大概比西藏还困难，也类似西藏农奴生活：神权统治。

洗澡后发觉裤子血迹甚多，大概肛门一直出血。医务所上了点药，但愿不是痔疮。

又给省电管局电话，那个王健民仍没找到！

1967 年 10 月 19 日（星期四） 晴，7℃—17℃

六点起床。做功活动 20 分钟。

整天参加挖红薯，专司砍藤，略微出汗。下午毛衣也穿不住了。

夜观看四部纪录片，有第五、六次接近[见]红卫兵，和《白毛女》芭蕾片断（主席观看的一次）。我国的芭蕾看来还是不错的，只是白毛女的独舞似少了，不过瘾。大春的基本功甚好，插了一些中国的

武功也是好的。如看实地演出，可能会很满意的。

1967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五） 晴，15℃—17℃

六点起床。做功活动 20 分钟。

整天参加搬运薯藤，仍通身出汗，甚累。

1967 年 10 月 21 日（星期六） 晴，15℃—17℃

六点起床，隔壁小儿吵得厉害。失眠久之。

做功一刻钟。上午扫厕，洗衣，看书。下午劳动，搭晒薯藤架子，仍一身大汗。晚看《苦菜花》，写得较散，文字语言都不精炼。

1967 年 10 月 22 日（星期日） 阴、间雨，15℃

还是小儿吵得失眠。六点半起床。邻居叫买扁鱼。中午即为口食而忙。上午因雨，参加挂晒薯藤，通身大汗。

看完《苦菜花》。片断故事太多，母亲写得集中也较生动。是写整个抗战八年，前后历史线索交待并不甚清楚，党的路线政策等等也零碎，老县长喝酒泄密交待得不好。但此书似名噪一时，许多人物写得太轻飘，“爱情”故事似乎也过多，还有些色情的描写。那个一度反正的伪军也写得不典型，全书只有母亲是基本写得好的。也许作者生活基础如此。情节、故事乱、多，人物亦可大大精简，作者尚不能驾驭如此长篇，舍不得割爱。好像是一堆素材，但好处是保存“文艺形式”的抗战史实。

1967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一） 多云，15℃

六点起床。做功活动 20 分钟

整天参加整麦地，不算太累，但左手腕又剧痛。因感冒而起的痰咳，似乎到今天才算告别。再读《列宁传》。

1967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二） 晴，15℃—17℃

昨夜失眠。十一点再服眠药。六点十分起床（有长梦，梦见立徵[111]等）。做功一刻钟。

整日参加整地，极累。左手腕痛，只能右手使劲。右上板牙痛，服却痛片。看到《鸡血疗法》的简单说明，能治病百种。气喘列在第十位，可能很有疗效，惜此间无此条件。

手表失而复得，原来裤腰表袋破了，果然在一土坎下找到。如果耙地时丢在土内，即与麦种为伴了。本来不抱一点希望的，居然赶去找到。

1967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三）晴，15℃—20℃

牙痛影响睡眠。六点十分起床。做功活动十分钟。

没有参加种麦。整天用硼砂水漱口治牙痛，上颚肿了一块，并服土霉素。

上午洗衣，休息。厨房擀了一斤面，邻居送了好白菜，早晚均食流质，晚上肿痛即见轻。下午为

[111] 立徵：文立徵。李锐中学同学，好友，1934 年考入辅仁大学。抗战初期由李锐介绍入党。为小说《铁道游击队》中政委李正的原形。抗战后一直留在山东坚持游击战。后被叛徒出卖，在山东牺牲。——李南央注

李昇震[112]写入党问题材料。

夜续看《列宁传》。

多日劳动后休息下来，全身酸痛，骨头散了似的，真是老态了。

1967 年 10 月 26 日（星期四）晴，11℃—20℃

昨夜喘息，只好起服定片，折腾约一个小时。六点起床。做功 20 分钟。

上午补袜子。牙痛减轻。邻居们请吃红薯。下午看书。发我一叠学习文件，内有运动以来《政策汇集》，霍山县印的，如《语录》一样方便。夜翻看这些文件，并看《解放战争回忆录》。“慈不掌兵”。

1967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五） 晴，11℃—19℃

六点十分起床。做功一刻钟。

上午劳动，河东河西一转。将李昇震材料又抄正一份。

续读“列传”，看文件，“回忆录”看完。

1967 年 10 月 28 日（星期六）晴，10℃—19℃

六点起床。做功十五分钟。

早晨劳动毕，搭卡车去石槽，汇款长沙。买到去皮猪头一只（每斤 0.2 元），不禁想起延安生活也。

续读“列传”。列宁是一开始革命活动即有了理论准备（17 岁读《资本论》），普列汉诺夫的先行作用比陈独秀巨大得多。

1967 年 10 月 29 日（星期日）晴，9℃—21℃

七点起床。上午补衣服。分了 75 斤红薯。现已恢复晚饭后散步。小彭问我被捕事，详告之。

夜看完一分[份]《电影两条战线》材料。“文艺总是反映昨天”， 这也是框框也。

下午为自己劳动，将那天买的柴禾砍成小节，便于烧锅。通身大汗。别人大概一两刀可解决，我则五六七八刀，有力气也有技术。

1967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一） 阴、多云，13℃—15℃

六点十分起床。做功一刻钟。

上午劳动如旧。看书。下午打通了省电管局的电话，裴昆说“三分[份]材料少不了的”。不守诺言以至如斯。

看完十几天的“参考”。苏联卫星降落金星，大气层主要是 CO2，温度从 40℃—280℃，气压从 1—18 个大气压。当无生物也。格瓦纳在玻利维亚战死（一个廿几人的游击队）。埃及事件内情，阿密尔被捕后服毒死。反纳塞尔军官已全捕。

《语录》常读，总难记住。

[112]李昇震：李锐在湖南岳云中学、武汉大学的同班、同系同学。战争年代一直在国民党区做党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福州大学副校长。

1967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二） 阴雨，9℃—10℃

六点十分起床。下雨，不能做功。

冒雨扫厕两间。自煮红薯，吃得很香。

读书。究竟气压太低，下午、晚上接连喘息，连含定片两次，但望上床后不犯。

本月费用 32 元（18+14）。

1967 年 11 月 1 日（星期三） 阴雨，9℃—12℃ （屋内有小火）

六点五分起床。做功一刻钟。

冒雨劳动。河西厕所竟意外干净。

中央专案组又来两人（有一个上次来过的），仍谈胡田吴材料，又提出十几个问题，基本是补充和澄清。谈了一下午，并让写许立群[113]材料，其实没有什么可写的。总理信未转，仍带来交我，也好。

今天很冷，换厚毛衣。

夜开始写材料。

1967 年 11 月 2 日（星期四） 阴、雨，9℃—12℃

六点半起床。

下午四点将材料全部写毕，关于大会对质情况澄清了一点细节，晚饭后交卷。从两位来人手中得到几分[份]小报，内有主席同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的极重要的谈话。

招待所老周头特找我一谈，很关心我的身体，“不要背包袱”。似乎是两位客人向他谈及的。

1967 年 11 月 3 日（星期五） 阴雨，9℃—11℃

六点一刻起床。做功一刻钟。

早餐后乘卡车到石槽，买布九尺，拟做一罩衣。已穿八年该换了。

仍下雨，两腿感觉阴冷。整天小心喘息。

看完《731 细菌队》。这类书实应广为传播，最能说明什么是帝国主义，最惨绝人寰之事无一不能做出。

1967 年 11 月 4 日（星期六） 雨，9℃—10℃

半夜喷嚏打醒，不断流清鼻涕，难道被子盖少了？我是按温度计生活的。夜半是 9℃，已盖冬被加毛巾毯，可能还是盖少了。山区久雨，寒气逼人也。

六点半起床。冒雨扫厕二间。总觉感冒来袭，整天清鼻涕不止，用“鼻眼净”。左肩胛又开始酸胀疼，去年老地方。

找来几本书，都翻完了。有本《沂蒙故事集》，故事简单，硬要拉得长长的，废话不知多少。

晚上有冬寒感觉。

[113] 许立群：（1917—2000）江苏南京人。1936 年入学清华大学。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李锐、范元甄的信中称他为羊二或羊耳。延安时与范同在政策研究室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编译局局长，中宣部副部长、《红旗》杂志副总编等职。文革后任社会科学院顾问和哲学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李南央注

1967 年 11 月 5 日（星期日） 晴，6℃—15℃

昨夜盖两床被，睡得尚安稳。前夜硬是盖少了也。七点起床。五点半即醒来。

天晴了。打开窗户、房门，整日让阳光进来。

上午洗衣，请小路裁衣。

北京搞安源展览的来两人，谈安源罢工情况，翻刘修之案。谈那本旧作的材料来源。

1967 年 11 月 6 日（星期一） 晴，7℃—17℃

昨夜上床因背胛疼，小喘息久久不能入睡，只好再服眠药。六点一刻起床。

早饭后“大联委”的几个人同至去年运动时的“材料”封存室，取出我的旧作改写稿等材料，同北京来人一起翻阅。因我提到保存有主席部分早年手迹照片（《伦理学原批语》、《讲堂录》、《致黎锦西信》共三部分，82 张），强行借去。虽打借条，但不知能否再物归原主也。下午又谈一些出典，材料来源，有的已不复记忆。

夜翻改写稿“思想方向”等。这批东西算是一年又两月后，重返故园了。

左背胛痛疼，影响颈部与左臂。晚上用热水袋敷之。如去年办法。静听广播。

魏树勋，周年昌。（此两人名，写在纸页天头——李南央注）。

1967 年 11 月 7 日（星期二） 晴，7℃—20℃

昨夜背胛仍痛，失眠久之。六点一刻起床（大概五点多即醒来）。早晨周年昌又来谈一细节，再三叮嘱退还照片事。

扫厕二间后，背胛左臂痛得厉害，上卫生所打了一针，并贴止痛膏，不起什么作用。整天什么事也不能做，稍一动作，即增加疼胀。比去年麻烦者，很难摸到痛处，似在内部扩散。

晚上观六安县庐剧团的演出《沙家浜》，剧团中人代买了票，可以看下去。只是唱得平平。此剧中心仍是阿庆嫂。

1967 年 11 月 8 日（星期三） 雨，15℃

昨夜睡得很不安稳，时时醒来。六点一刻起床。

整天受肩胛痛的影响，坐卧不安，几同病人一样。不能坐着看书，只有躺着。看《列宁的青年时代》，此书过去似只翻过一下，没有细读，非常生动，引人入胜。

1967 年 11 月 9 日（星期四） 雨，10℃

睡得时时醒来。六点半起床。

整日天雨，左手胀疼无已，背胛则见好些。再看“思想方向”一节，应当基本肯定，须加修改。读完《列宁青年时代》。1893 年前即 23 岁前，马恩的主要著作都读了，已同民粹派巨头作过胜利的斗争。多么早熟！理论准备多么充分！

1967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五） 阴雨，8℃—9℃

睡得不安稳。移至左手腕背疼。六点一刻起床。

早餐后力疾扫厕二间，非常困难，只能右手动作也。

再看“思想方向”。

生产队老聂卖我蜂蜜两罐，约 20 斤。下午烧锅蒸热一遍，直到七点半始结束。

一九七七年李锐日记

十册/Vol. 10

19771.1.—1977.12.31.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46 年—1979 年日记录入说明	xii

一九七七年

1. 1977 年 1 月	1
2. 1977 年 2 月	5
3. 1977 年 3 月	8
4. 1977 年 4 月	12
5. 1977 年 5 月	15
6. 1977 年 6 月	19
7. 1977 年 7 月	23
8. 1977 年 8 月	27
9. 1977 年 9 月	31
10. 1977 年 10 月	35
11. 1977 年 11 月	40
12. 1977 年 12 月	44

1977 年 1 月 1 日（星期六）雪，室温-3℃—3℃

恢复日记，备忘也。

六点一刻起床。雪松下做气功。早饭后沐浴，水甚好，惜因臀部皮炎不敢坐池。

过年，买生、熟肉共二元四角，并鱼四角。专心务食：煮大半个蹄膀，肥肉熬油，一斤千张共煮之。十日前牛肉尚未吃完，熟菜够一周以上食用。晚餐老何送水饺一大碗，盛情厚意，甚感。

面粉雪下了一下午，天、地、山，茫茫一色。

整日抄《鲁迅书信集》，拟寄二妹等。

要紧的书和笔记本等，都搬来了，这个老电话室竟也住惯了。人真是一个奇怪的东西。

早晨去浴池时竟一瞥。

近来许多“禁歌”大大广播起来，《东方红》中那些抗战歌曲，真是使人旧梦依稀。

且买葡萄酒一瓶，北京玫瑰香也。

1977 年 1 月 2 日（星期日） 小雪，-2℃→3℃ *

半夜失眠，竟自调入睡。七点多始起床。又一瞥！

“鲁信”抄摘至 430 页矣，至夜十点。

打扫房子。下午听省委书记的广播，一句也听不清，只好回房。中、晚餐均自理。

1977 年 1 月 3 日（星期一） 小雪，-1℃→3℃

六点十分起床，做气功。

学习、年终评比，整天。炭火、烟气过重，下午三点即退返房中。有人来下象棋。抄到 512 页。冰天雪地，孩子木[们]玩竹制雪橇，使人想起哈尔滨或莫斯科也。

1977 年 1 月 4 日（星期二） 多云，-1℃→2℃

一觉睡到六点始醒来，起床做功。

整天在办公室开会，烟气太重。下午浴室人挤，匆匆将表遗失，幸而找到，已摔坏矣。夜抄摘至 550 页。

1977 年 1 月 5 日（星期三） 晴，-5℃→2℃

下半夜失眠，六点廿起床。

整日学习，又听并看了一遍 24 号文件：铁证如山。夜观《英雄儿女》，亲切之感。

1977 年 1 月 6 日（星期四） 多云半晴，-3℃→2℃

六点起床。做气功。

上午给灼姐信，问蜂蜜事。摘抄至 700 页。下午三点沐浴，已改正午矣。夜有人来着棋。

1977 年 1 月 7 日（星期五） 多云、晴，-1℃—3℃

六点起床，做气功。

利用学习摘抄，今天已到 1000 页。夜观主席永垂不朽片，达二小时，见到巴黎公社墙。

1977 年 1 月 8 日（星期六） 多云转晴，0℃→4℃

六点五分起床。做气功半小时。

纪念总理逝世周年，听广播。“鲁信”全部摘毕。夜观《枫树湾》，不精炼。手表已修好。头昏脑胀矣，皮炎又发作。

1977 年 1 月 9 日（星期日） 多云、半晴，1℃→4℃

七点廿起床。

看完几天的报纸、“参考”。略翻《科普》、《地理》十一期。一瞥，甚难过，想正反。

1977 年 1 月 10 日（星期一） 晴，1℃→4℃

六点起床，做功半小时。

上午将有关鲁迅诗作抄于剩余空页中。下午劳动两个小时，剪枝，大概有半个多月没劳动了，有点腰酸。夜续读抄马恩通信等，并与二妹信。利用旧句，得七律一首

四十年前武昌城，城外东湖又一村。
女士卖身不解耻，叭儿落水自惭形。
开筵庆祝西安变，举会哀思民族魂。
十里洋场虽寂寞，交通路上有歌声。

1977 年 1 月 11 日（星期二） 阴，1℃—4℃

六点廿起床，睡足六小时。气功半小时。

上午、晚上将剩页利用毕，抄马恩语录，发二妹信。中午沐浴，下午剪枝劳动，颇累。

1977 年 1 月 12 日（星期三） 多云，0℃—3℃

六点十分起床，做功。

上午学习，听到宣传会议传达，言及天安门事件，邓不能三个正确对待，妖精逼华交权。接小丽信并包裹单，词一首。下午独自上山剪枝，四点半归。与人着棋。夜翻诗词，读报。

1977 年 1 月 13 日（星期四） 晴，-5℃—1℃

六点五分起床。甚冷。气功半小时。

上午读报，读书。下午上山剪枝两小时，仍独自一人也。甚累，风大。中午沐浴。夜翻词书。

1977 年 1 月 14 日（星期五） 晴，-4℃—1℃

六点起床，做功半小时。

上午学习，改词。下午至招待所后剪枝，五点下班。夜观《阿勇》。看报。

同房者言，夜半梦呓严重。

1977 年 1 月 15 日（星期六） 晴，-3℃—2℃

六点起床，做功半小时。

上午看报读书，中午沐浴，下午至河西剪枝，夜观《杂记英豪》。香港拍，精妙之至。十点半就寝。

1977 年 1 月 16 日（星期日） 多云，-3℃—3℃

七点始起床。自煮面疙瘩。几乎整日抄录《沁园春》，平仄标注。致小丽信。收到皮大衣包裹。买木炭 50 斤。

1977 年 1 月 17 日（星期一） 中雪，-2℃—3℃

七点起床，做功半小时。

整日坐读，翻刘禹锡集等。红泥小火炉，唯有独自一杯无。夜有人来下象棋，至十点。

1977 年 1 月 18 日（星期二） 小小雪，-1℃—3℃

六点一刻起床，做功半小时。

几乎整天读刘集。工于律诗，写景、状物甚细腻。

1977 年 1 月 19 日（星期三） 阴，-1℃—4℃

六点起床。

上午学习，人们年终鉴定。读刘集中散文。下午有人来着棋。夜仍读书。

1977 年 1 月 20 日（星期四） 阴，-1℃—5℃

六点起床。

整日翻书。有诗兴，吟得绝句：

芳邻治手喜归来，[1]延水河边盛会开。
如响春雷山谷动，高呼领袖意深{几}。

此有历史意义往事也。并作书，寄小丽。

1977 年 1 月 21 日（星期五） 大雪，-1℃—3℃

六点起床。

整日大雪。收到小丽书九本，内有《格瓦纳传》，并英译毛诗等，高兴之至。即翻读之。

1977 年 1 月 22 日（星期六） 阴，-1℃—2℃

六点起床，做功半小时多。

煤气中毒，竟死二人！

读“格瓦纳”，着棋。上午为幼树打雪。

1977 年 1 月 23 日（星期日） 晴，-1℃—4℃

七点起床。

[1] 应该是记述 1940 年 3 月周恩来从前苏联治疗臂伤返回延安。——李南央注

天晴，晒被。送来三天的报纸、“参考”。收到琬姐信（15 日）并美术月份牌（国际书店版）。晒太阳读报，读“格瓦拉”。

1977 年 1 月 24 日（星期一） 晴，-1℃—4℃

六点起床，气功半小时。

几乎整天读“格瓦拉”。有人来着棋，5:0。夜买猪蹄膀二斤多。

1977 年 1 月 25 日（星期二） 阴，-1℃—3℃

六点起床。

上午、下午均劳动。稻田排水，觉累。

收到朱朱[2]信并怀念总理长诗，意外又高兴之至。外甥们对这个不肖的舅舅都是如此亲热！

1977 年 1 月 26 日（星期三） 中雪，-2℃—2℃

竟没有听到广播，六点四十始起床。又转冷。

上午学习，让我也写“年终鉴定”。

看完“格瓦拉”，一个冒险家的故事，然而是革命的。

1977 年 1 月 27 日（星期四） 阴雪，-2℃—2℃

六点起床，做功半小时。

开始读《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苏联复辟的》。

夜观《平原游击队》。

大雪纷飞。第一次着皮大衣。

1977 年 1 月 28 日（星期五） 雪，-3℃—0℃

六点一刻起床，做功。小雪不止，空气清新，冷得痛快。

上午学习，看“苏联复辟”。下午着棋。打开水，弄火归来，大摔一跤，瓶破炉翻，幸未受伤。老了，机体不灵之故。

1977 年 1 月 29 日（星期六） 大雪，-5℃—0℃

六点起床。大雪，只能在门口做功。

又买得五十斤炭。不敢去老虎灶打水了，用茶缸烧开水。读书看报。

1977 年 1 月 30 日（星期日） 晴，-6℃—0℃

甚冷。七点一刻起床。

有人来作][走]棋，8:0。

给琬姐、朱朱信。

[2] 朱朱：李锐二姐李英华的长女。——李南央注

1977 年 1 月 31 日（星期一） 晴转阴，-5℃—1℃

六点三刻始起床。几天来夜半失眠，服眠药。

上午扫雪约二小时。下午读“苏修复辟”。夜再观“主席永垂不朽”片。今天开始煮吃灼姐寄来的银耳。

1977 年 2 月 1 日（星期二） 晴转阴，-5℃—1℃

六点一刻起床，做功。

续读“复辟”。又买到四斤多牛肉，挑余的落脚货，倒是好东西。仍如前次炖之。中午沐浴。摔了一跤，似乎尽人皆知。

1977 年 2 月 2 日（星期三） 晴，-4℃—0℃

六点起床，做功半小时。

整天开会，动员学大庆，安全、事故问题。说是晚上谈我的“鉴定”，又不让参加了。有人来说自己的恋爱纠纷。看“帝国主义必败”，莫桑比克游击队故事。

1977 年 2 月 3 日（星期四） 晴，-5℃—3℃

六点起床，做功。

同时翻阅“复辟”、“纪事”。买年货糖食 1.5 元。下雪以来即断了报纸。

1977 年 2 月 4 日（星期五） -4℃—3℃

六点起床，做功。

上午学习会，鉴定需作全年：看不起群众，世界观，劳动，“累死也好”。八月以后，大道理无意见。下午听一、二号文件传达，钱部长电话会讲话，电紧张，′85 增 2000 万千瓦，大庆 5000 万吨，80 年拖拉机 40 万台—80 万，手扶 80—150 万，70%耕地机作，8 亿亩灌溉等。

1977 年 2 月 5 日（星期六） -4℃—3℃

六点起床，做功。来了八天报纸，灼姐信并包裹单，朱朱包裹单实已早到。匆匆看报纸、“参考”一遍。夜观“纪念堂”开工片。缺柴，改每周沐浴一次。

1977 年 2 月 6 日（星期日） 多云，-2℃—3℃

六点三刻起床。

自己生火。整日看报纸、“参考”，共八天！朱朱诗甚难改，不比文章。咳嗽，略有痰。

1977 年 2 月 7 日（星期一） 多云，-2℃—3℃

六点起床，做功。似乎是感冒了，仍有痰咳。

收到灼姐包裹并朱朱包裹。腊肉、猪肝。即蒸食，味道如学富街时平江所寄者，真是一大享受。寄朱朱诗信。

1977 年 2 月 8 日（星期二） 多云、下午雪，0℃—3℃

夜半咳醒。六点半起床。服感冒药、并糖浆。

下午上山剪树枝约二小时，下雪归。给灼姐信。夜读书。夜梦 Stalin，邀入克宫，似偕夫人迎接。真是奇梦！读郭小川[3]遗诗《秋歌》二首。

1977 年 2 月 9 日（星期三） 多云，0℃—4℃

六点半起床。

上午扫树雪。寄灼姐信。买到二斤小梨。仍咳嗽，有浓痰。下午学习。夜着棋。

1977 年 2 月 10 日（星期四） 晴，0℃—5℃

六点起床，做功。仍痰咳，服完铃翘片。整日看“复辟纪事”。

1977 年 2 月 11 日（星期五） 晴，1℃—5℃

六点起床，做功。

上午开会，电站 77 年工作要点，也有水库调度等。会后头痛剧烈，下午未参加座谈。看三天报纸、“参考”。

1977 年 2 月 12 日（星期六） 晴，1℃—6℃

低压 100。

六点起床，做功。

过年气甚浓，我亦受影响。特蒸平江、长沙腊肉等一大食盒，并蒸自制咸鱼一食盒。清理糖食等，买葡萄酒二瓶。小作内务扫除。四点始沐浴。

近日时感头痛（前额与梗部），夜半亦有感觉。至医务室量血压，果然低压 100。服利血平。须加小心。稍读书。

1977 年 2 月 13 日（星期日） 阴雪，1℃—4℃

六点三刻起床。

上午试血压，仍如昨天下午。加服利眠宁，稍有心理作用。觉疲劳。买到廿多斤白菜，中、夜餐均大量煮食。读《复辟纪事》等。

1977 年 2 月 14 日（星期一） 晴，0℃—4℃

六点半起床。

上午扫树雪。上午、下午量血压，已正常，大概利血平奏效。买得苹果十斤（三次购来），算是过年。夜翻旧诗。

[3] 郭小川：（1919—1976）河北丰宁人。原名郭恩大。诗人，因躺在床上吸烟，烟头慢慢点燃被褥，在睡眠中窒息死亡。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 年到延安，李锐 1948 年离开热河后，郭调入群众日报社任副总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李南央注

1977 年 2 月 15 日（星期二） 晴，-2℃—4℃

六点一刻起床，做功。

上午量血压，仍 100，看来是有些问题。“复辟纪事”快翻完了。托人买得咸肉 5 斤，公家打鱼分得一斤，又买甜酒一瓶。“年货”齐矣。

浓痰仍不止，此次感冒拖得甚久。

1977 年 2 月 16 日（星期三） 晴，-3℃—1℃

六点起床，做功半小时。

今天甚冷。看完《卡翁达自传》，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血压又平稳。中、晚餐都喝了甜酒，过年也。

1977 年 2 月 17 日（星期四）除夕 晴、甚冷，-5℃—1℃

六点一刻起床，做功半小时。

今日除夕，血压又平稳，可喜！中午自做“蚂蚁上树”，还是琬姐去年带来的细粉丝，喝巢县米酒。

袭来厌倦之感。

重翻郭著《李白与杜甫》。夜观《朝阳沟》。“纪事”阅毕。

1977 年 2 月 18 日（星期五） 晴，-5℃—4℃

七点始起床。夜自调，终日觉晕晕。

下午血压正常。中餐全自制菜，喝葡萄酒，饭二两。晚餐羊肉面。一群群孩子闯来找糖食，名曰“拜年”，抢走苹果！

“李杜”阅毕。

1977 年 2 月 19 日（星期六） -4℃—4℃

七点起床。

晨餐糯米糕，狮头等。中午沐浴。

下午翻此屋废书堆，也找到点宝贝。觉头晕，果然血压又高。仍服利血平。

夜翻乱书至十一点。

1977 年 2 月 20 日（星期日） 小雨，-1℃—4℃

七点起床。

上午血压仍高，颇影响情绪，但未影响食欲，看书也稍受影响。

夜观《秘密图纸》。座位太挤，极不舒服。

1977 年 2 月 21 日（星期一） 阴，0℃—4℃

七点起床。夜半起服眠药。

上午血压仍高，近 100，下午 90 多。未午休。房间大扫除，实在脏得看不下去了！

邻舍青年来谈心，评人事。旧《红旗》看到诗词 26 首。再观《秘密图纸》，弄清昨夜一个模胡[糊]

细节，也是对女主角的好感。厌倦之感已扫除。

1977 年 2 月 22 日（星期二） -1℃—7℃

六点起床，做功半小时。

上下午劳动，栽树，甚轻，觉累，身重。上午血压仍高，近 100。食欲甚佳，夜吃水果多枚。乱翻书。

1977 年 2 月 23 日（星期三） 晴，1℃—9℃

六点起床，做功。劳动如昨，累稍好。下午冷水擦身。收到琬、灼共四封信。大妹信甚好，小胖信使我含泪。还有包裹单。夜看十天报纸、“参考”，至十一点。

1977 年 2 月 24 日（星期四） 晴，2℃—13℃，

昨夜失眠，十二点起服眠药。六点一刻起床，做功。

整天在木工厂劳动，整地，虽轻活，但站久了，甚累。跟“大道理”在一起总不愉快。

包裹来了，看来年货一多半都给我了！我的琬姐！一个“雪峰蜜橘”虽已挤坏，但 9/10 都吃了。奶粉、蛋糕、桃苏[酥]，腊肉有十多斤，还有年糕。

1977 年 2 月 25 日（星期五） 小雨、阴，2℃—10℃

六点起床。小雨。上午仍休息，翻报纸、“参考”。下午栽树。招待晚餐。蒸琬姐寄来腊肉，极佳。夜观“总理不朽”片，泪流不止，与万众同悲。接映《雁红岭下》。仍有痰咳。

1977 年 2 月 26 日（星期六） 阴，2℃—9℃

六点一刻起床。睡得不好。长梦总理，往事太多也。

整天劳动，栽树。下午量血压，又高，盖上山之故。夜翻《文汇报》等。

1977 年 2 月 27 日（星期日） 晴，2℃—10℃

七点起床。

蒸年糕，作早餐，并冲奶粉。得句：花甲如同刚出生！不知侵夺了哪一位小公民的口粮。

洗鞋、洗衣，甚觉春暖。需换季了。给琬、灼信，至夜十点。下午量血压，仍稍高，脚小有浮肿。

1977 年 2 月 28 日（星期一） 晴转阴，5℃—15℃

六点起床，做功半小时。

五七组劳动，上山剪枝。下午听治保传达，寿县一工人抓窃盗能手，生动之至。夜读《诗刊》，陈毅诗 20 首，又使我翻“秦城吟”。

1977 年 3 月 1 日（星期二） 雨夹雪，4℃

六点一刻起床。大冷。又着棉鞋、棉裤，皮背心等。皮袄收快了。上午剥玉米，下午听联播，霍山县学大庆。血压仍高，加服“益寿宁”。夜着棋。

1977 年 3 月 2 日（星期三）

上午植树。下午听五号文件，反谣言。

1977 年 3 月 3 日（星期四） 晴，3℃—6℃

六点起床，稍作气功。

整日大风，山上植树。上午头痛，休息后，下山量压，反又平稳。夜观《三进山城》。

1977 年 3 月 4 日（星期五） 晴，4℃—7℃

昨夜大概十二点后始入睡，六点一刻起床。

上午仍植树。“八点才上山来！”真是一块臭肉也！下午学习。夜给大妹信，未毕。

1977 年 3 月 5 日（星期六） 晴，5℃—13℃

六点起床，稍做功。

整日山上剪树。我不过用锄挖动一下而已，但陡坡甚多，难以站住，想起苏思科夫名画：《苏沃洛夫过阿尔卑斯山》来。中午沐浴。夜看棋。收到朱朱信，很高兴。

1977 年 3 月 6 日（星期日） 晴，5℃—14℃

六点三刻起床。

煎年糕，喝牛奶。洗衣、洗碗锅之类。给大妹信写毕。大讲语文问题，好为人师也。

小孩吵得实在太过份了，只好熄灯。

1977 年 3 月 7 日（星期一） 晴，5℃—15℃，

六点起床，做功半小时。河西剪树，仍觉疲累。重看给大妹信，拟再修改一次（关于语文引“毛选”处）。

1977 年 3 月 8 日（星期二） 晴，6℃—14℃

六点起床，做功半小时。

河西剪树，只三个人，轻松愉快也。夜改信，未毕。

1977 年 3 月 9 日（星期三） 晴，5℃—14℃

六点起床，做功。

上午参加砍山伐木，做点“集材”之事。下午学习。来了三天报纸，《文汇报》材料甚多。夜抄信（语文部分抄朱朱），大妹信改毕。

1977 年 3 月 10 日（星期四） 多云转晴，6℃—12℃

六点起床，做功。昨夜大梦呓，将人吵醒。

河东剪树。一瞥。自觉优游，以赐高压。夜将大妹信写毕，并将语文一段抄出，拟寄朱朱一阅。

1977 年 3 月 11 日（星期五） 阴转晴，5℃—12℃

夜半下雨，空气湿润，人也觉舒服些。六点一刻起床。略做功。

发大妹信。整天在河西栽树。下午时阴时晴，山上有风，棉衣时着时脱，麻烦之至。夜抄《白菜》、《菊花会》旧稿，为小胖信作准备也。

1977 年 3 月 12 日（星期六） 多云，7℃—12℃

六点起床，做功。

上午河东剪枝，我则优游也。白帽，一瞥！下午学习一阵，看了《文汇报》。“半个红学家”，无事不同夺权有关。给小胖信，未毕。夜观纪录片，有坦桑尼亚风光，惜大雨中止。着棋至十二点。

1977 年 3 月 13 日（星期日） 多云转晴，7℃—15℃

昨夜一点服眠药，仍失眠。七点起床，头重，但整天未歇。给小胖、朱朱，琬姐信。整理内务，洗衣。

1977 年 3 月 14 日（星期一） 多云，7℃—15℃

六点起床，做功。

上午“上宫下壅”为树根培土，优游也。下午爬了一个小时大山，通身大汗疲累之至。留了一冬长发，今天剪短，显得精神一些。夜翻旧《红旗》，有 58 年的“县联社”文！

1977 年 3 月 15 日（星期二） 阴、雨，7℃—12℃，

六点一刻起床，做功。

上午剥玉米。中雨，屋漏。下午五七组交班。夜翻旧《红旗》，剪之。读“登楼赋”。

（原件空一天日记——李南央注）

1977 年 3 月 17 日（星期四） 雨，7℃—10℃

六点起床，做功。

上下午剥玉米。夜着棋，大胜。

1977 年 3 月 18 日（星期五） 阴雨，7℃—10℃

六点起床，做功。

上午剥玉米，下午学习，看《文汇报》、《黑龙江日报》。黑龙江受影响亦大。夜观《战斗新疆》、《雁红岭下》，《沙漠春天》三部片子，至十二点，平生未有之举也。

1977 年 3 月 19 日（星期六） 阴，7℃—10℃

六点半起床。

整天剥玉米。下午沐浴。夜着棋，竟到两点半！而且失败了。精力不济也。

1977 年 3 月 20 日（星期日） 多云间晴，7℃—10℃

服眠药睡到六点廿，七点半起床。

整理剪刊。下午着棋，又败 4:2。夜观《钢铁战士》、《甲午风云》，邓世昌演员如演谭嗣同，也正合适。

1977 年 3 月 21 日（星期一） 多云，7℃—12℃

六点起床，做功。

上下午均剥玉米。夜着棋至十一点半。服药仍失眠。收到《历史研究》。

1977 年 3 月 22 日（星期二） 多云间晴，7℃—13℃

六点半起床。

整日开会，学大庆会传达。

1977 年 3 月 23 日（星期三） 雨雪，5℃—7℃

上午剥玉米。下午听传达，罪证之二道道地地的叛徒、特务也。夜着棋。

1977 年 3 月 24 日（星期四） 晴，5℃—12℃

六点起床，做功。

整日做梯田。夜着棋。

1977 年 3 月 25 日（星期五） 晴，8℃—15℃

六点起床，做功。

上午打梯子。下午学习，也发了言。夜大败。

1977 年 3 月 26 日（星期六） 晴，7℃—18℃

六点起床，做功。

劳动如昨。下午沐浴。夜着棋，小胜。

1977 年 3 月 27 日（星期日） 晴，10℃—18℃

六点半起床。

洗衣，做菜。读完《人民文学》今年第一期，纪念总理专刊。夜着棋，小胜。

1977 年 3 月 28 日（星期一） 多云，11℃—18℃

六点起床。

整日放线，打树坑印，围小山转，等于锻炼也。仍好与人谈往事，戒之。读三天报纸，印，甘地夫人下台了！国际形势在此小范围将有小变，当拭目以待。资产阶级民主还是有生命力的。

1977 年 3 月 29 日（星期二） 阴雨，7℃—9℃，

六点起床。

一雨成冬，又着棉鞋。整日学习，读报，《文汇报》载上海音乐学院事，可以想象其情其景。下午沐浴。

1977 年 3 月 30 日（星期三） 阴，7℃—8℃

六点起床，做功。

打树眼。着棉衣、裤，通身出汗，不敢脱也。夜着棋，胜。

1977 年 3 月 31 日（星期四） 晴，10℃—14℃

六点起床，做功。

栽树，挖梯子。饭量稍增。夜观《铁道卫士》。

1977 年 4 月 1 日（星期五） 晴，10℃—14℃

六点半起床，做功。

上午挑树秧，下午植树，甚为疲累。夜读《历史研究》。76.六期《法家学说的历史演变》长文，此文写得甚好，恢复法家本来面目。

1977 年 4 月 2 日（星期六） 晴，11℃—15℃

六点起床，做功。劳动如昨。下午沐浴。小陶发现大批旧“参考”，如见金矿，夜翻看至十二点。

1977 年 4 月 3 日（星期日） 阴雨，12℃

七点起床。

上午洗衣、做菜。整日翻旧“参考”，所获甚多。三月廿九《人民日报》介绍了《历史研究》法家长文。

1977 年 4 月 4 日（星期一） 阴、小雨，13℃

六点起床。

整日东山头打梯子，欺人之甚，冒火一次，无可再忍也。

夜翻旧“参考”。

1977 年 4 月 5 日（星期二） 阴雨，12℃

六点起床，做功。

整日学习，看《文汇报》。下午沐浴。夜翻旧“参考”至十一点。晨与老于一谈昨日事。

1977 年 4 月 6 日（星期三） 阴、小雨，12℃

六点起床，做功。

上午剥玉米，下午学习。夜挖“金矿”，收获不小。

收到琬姐食物包裹单。

1977 年 4 月 7 日（星期四） 阴雨，9℃

六点起床，略做功。

上午剥玉米，下午学习。乐得挖矿，夜续挖至九点半。连日阴雨，有哮喘预感。穿着如冬天，得以平安。

1977 年 4 月 8 日（星期五） 阴雨，10℃

六点起床，做功。

上午剥玉米，下午听计委报告和先念讲话传达，略知经济大势。多么顺耳、熟悉而生疏，感慨无穷。′74 只增 0.8，′75，15%，′76 下降，几年来钢损失几千万吨，今年拟增 7%（工业 8%），又回复到常识轨道。

夜翻旧“参考”毕。睡前喘意甚重，立服定片，得以消除。

1977 年 4 月 9 日（星期六） 晴，15℃

六点起床，做功。

整日山头打坑、植树。下午沐浴。夜翻旧“参考”至十一点。

1977 年 4 月 10 日（星期日） 晴，17℃

六点半起床。

得灼姐信，祝“六十大寿”，寄照片三桢，并寄出灵芝精以为祝贺。即得诗稿：

健康全靠精神爽，岂有灵芝延命长。

为感多情阿姊意，不惭身贱服仙汤。

整日翻旧“参考”，头昏脑胀！

1977 年 4 月 11 日（星期一） 晴，17℃

六点一刻起床，做功。

整日传达安全大检查，得续翻旧“参考”。得六十自寿稿。夜寄小丽信，要书。

1977 年 4 月 12 日（星期二） 晴，17℃

六点起床。

昨夜哮喘，二点半起含定片，并服眠药，得睡三小时。整日在木工厂锄树苗。夜翻旧“参考”毕。

1977 年 4 月 13 日（星期三） 晴，18℃

六点起床，做功。

上午仍在木工厂锄草。下午听“一批二反三整大会”，听传达中央两文件。霍山县今年大寨化，大会动员乃此县号召也。夜讨论表态。贪污、盗窃之事，总是难免。

1977 年 4 月 14 日（星期四） 雨转晴、多云，18℃

昨夜又哮喘，闹了两三小时。含定片，影响别人。

上午因夜间大雨，学习，得看几天报纸。《跑步有益健康》文，甚受鼓舞。

1977 年 4 月 15 日（星期五） 晴，20℃

六点起床，做功。

上午庆祝大会，五卷发行，如过节日。未能先睹为快。下午挖山。琬姐寄有奶粉、花生米、白糖。灼姐除灵芝精四瓶，脉舒静外，有水果糖及平江麻片等。夜翻旧“参考”。上午劳动一小时。将矿藏全部挖出。

1977 年 4 月 16 日（星期六） 晴、夜大雨，21℃

六点起床，做功。上午仍挖山。交接班第四期了。下午剪路上林荫树枝。沐浴。夜着棋至两点。太浪漫，对身体不利。

1977 年 4 月 17 日（星期日） 晴，15℃

昨夜上床后又哮喘，含定片，并服眠药始渐入睡。仍六点半起床。

洗衣，翻旧“参考”。给琬、灼信。听人说一句“甚表遗憾”。

1977 年 4 月 18 日（星期一） 晴，7℃—19℃

六点起床，做功。

整天在金家冲改路扩田，颇累。夜又学习，自己读报。九点半上床，未喘。开始服灵芝精。

1977 年 4 月 19 日（星期二） 晴，7℃—20℃

六点起床。

打扫卫生。金家冲修路，锄田埂草。夜沐浴。读报。琬姐寄来菜籽。

1977 年 4 月 20 日（星期三） 晴，9℃—21℃

六点起床，做功。

上午劳动如昨。下午、晚上学习，读报而已。九点半上床，未喘。琬姐自平江寄薤菜籽。

1977 年 4 月 21 日（星期四） 晴，10℃—21℃

六点起床，做功。

上下午锄田埂草，甚累。夜吟诗，寻章摘句。

1977 年 4 月 22 日（星期五） 晴，11℃—21℃

六点半起床，做功。

金家冲劳动一天，铲田坎，修路。夜学习，照例看报。三七律将定稿。

1977 年 4 月 23 日（星期六） 晴、夜雨，20℃

昨夜半大雨，闷热。五点三刻起床。做功。

整日金家冲劳动。沐浴。索鸡不得，无以自寿。七律三首可定稿矣。吾登耳顺之科。

1977 年 4 月 24 日（星期日） 雨、阴，18℃

夜三点喘醒，雨后之故。含片无效，只得起床兀坐。终日喘息不止，用喷雾法略见效。

得灼姐寄第五卷，匆匆翻阅一过，并得七律二首。以菌面自寿。

手上皮炎大发作。

1977 年 4 月 25 日（星期一） 阴，18℃

昨夜服大量眠药、含片等，勉强入睡。六点起床，无力上班。开假条事，人心之险恶。

给琬、灼信。抄诗。

1977 年 4 月 26 日（星期二） 雨，16℃

昨夜勉强入睡。服眠药、含片。六点半起床。

喘息较昨日稍好，仍休息。翻五卷，并“诗韵”。假条问题。不敢沐浴，也不敢去打水，尽可能端坐。

1977 年 4 月 27 日（星期三） 雨、阴，9℃—14℃

仍半夜喘醒。六点一刻起床。

全副冬装，加皮背心，又着棉裤。整理旧“参考”剪报。续假两天。接朱朱信并照片。

1977 年 4 月 28 日（星期四） 晴，14℃

昨夜稍安，只服眠药。六点一刻起床。仍不敢气功。

全部旧“参考”剪毕，等于回顾八年。胃口不佳。夜观《长空雄鹰》新片。接小丽信。

1977 年 4 月 29 日（星期五） 阴、雨，9℃—14℃

昨夜上床即大喘，含定片，久久入睡。天亮前又喘醒。六点起床。

整日喘意，续假一天。看几天的报纸、“参考”。将旧“参考”剪报整理分订成册。接灼姐信，嘱我将“初期”一书毕稿，谓正是时候。

打针。

1977 年 4 月 30 日（星期六） 阴雨，10℃—15℃

仍夜半喘。六点起床。

整日喘息无已！下午强沐浴。读报纸、“参考”。读刘、龚集。

1977 年 5 月 1 日（星期日） 雨，9℃—15℃

半夜喘如昨。六点一刻起床。

过节，菜肴甚佳。但终日喘息。读龚自珍集。得七律一首，记写“初期”之事。夜不敢观《东方红》。

1977 年 5 月 2 日（星期一） 晴转雨，14℃

下半夜喘，坐床。七点起床。

上午看报纸、“参考”。去医务室，商量明日注射强的松事。复灼姐信，告去年八月事。给小丽信。因“初期”书，铮兄嘱加力完成，莫功亏一篑，感而赋诗二首。

1977 年 5 月 3 日（星期二） 雨，14℃

天明前喘醒坐床。六点起床。

原拟吊注氢化可的松，改服强的松四天。较安静。读报、读书。夜观《东方红》。但小发作一下。请假条！

1977 年 5 月 4 日（星期三） 雨，13℃

一点半大喘咳，至三点半。白昼除有痰咳外，喘意较轻，当是强的松之功。

再细读已亥杂诗。得绝句：藉病重翻已亥吟，岁哼三百愧唐人。积思多愤声情烈，剑胆琴心万玉鸣。

1977 年 5 月 5 日（星期四） 晴，14℃—19℃

二点喘醒，不寐，坐床。天亮前始睡着半时。夜无雨，又晴。六点半起床。

整日精神较好，读华文。开始细读第五卷，并略作生活事务。

1977 年 5 月 6 日（星期五） 阴雨，15℃

昨夜上床之后大闹一阵。十二点起服眠药，得以安睡。六点起床。做功。

整日整理旧报纸和“参考”，留剪一部分。

买得茶叶二斤，四元。

1977 年 5 月 7 日（星期六） 晴，14℃—17℃

四点半喘醒，坐床，六点起床，做功。

上午、中午烘新旧茶，下午洗塑料袋，沐浴。极累。精神尚好。

1977 年 5 月 8 日（星期日） 雨，15℃

天亮前小喘。六点半起床。

装包茶叶四袋，简直劳动了一上午。又买得茶叶 1.5 斤。给琬、灼，小丽信。

1977 年 5 月 9 日（星期一） 阴，15℃

夜分小喘醒，复入睡。六点起床，略做功。

报纸、“参考”全部剪毕。以后必逐日清理成习。读龚、魏集，并五卷。仍服强的松。茶叶四包并

信一齐寄出。

1977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二） 阴，15℃

仍半夜小喘。五点半起床，做功。

续取假条二日。托人又买到两三斤茶叶，抢着烘出，仍包装四包。小丽的凑半斤陈茶，长沙二包，平江、北京各一包，并信，直忙到夜十点。

1977 年 5 月 11 日（星期三） 阴、雨，15℃

夜喘如昨。六点起床，做功。

小金未来，包裹不能寄出。给朱朱信，议论恋爱与结婚问题。过来人也。夜观《江山多娇》，老片子，几全忘。

1977 年 5 月 12 日（星期四） 多云转晴，15℃—20℃

下半夜仍喘，睡不好。

续假，服强的松，减至日二片。略现浮肿。又买到半斤茶叶，速烘出。得寄小丽一斤新茶。小金来，包裹、信全发出。有人送鱼一碗。隧洞放水十公尺！可怕的愚蠢。

1977 年 5 月 13 日（星期五） 晴、下午大雨，20℃—15℃

仍半夜喘。五点半醒，即起。做功。

上午趁晴，洗衣、晒被，收拾冬被并冬装。中午后却大雨矣，夜又如冬。下午联播，运动第二阶段，二批，被点名，去年八月事。夜参加学习。这十多天病假未学习，甚有议论也。

1977 年 5 月 14 日（星期六） 雨，15℃—12℃

喘如昨。六点起床。又是冬装。

上午学习，继续写检查。回房静思，起稿。下午沐浴。仍开强的松，一次减至半片，不能再用矣！

1977 年 5 月 15 日（星期日） 晴，8℃—16℃

昨夜睡得较好。六点半起床。早餐煮玉米面。

炒现饭，抓伤疤，终日郁郁，如害重病。

有人还款百元。

1977 年 5 月 16 日（星期一） 阴，10℃—15℃

仍夜半喘。六点不到起床。房内做功。

有人从四十里外买来 4 斤很好的黄大茶。从八点至二点，烘拣始毕。装一斤寄朱朱，并信。

现饭炒定。

夜观《大浪淘沙》，有马日事变一段，济南车站，江汉关，湘江，等等，背景甚亲切，人物也是熟悉的。至十二点。

1977 年 5 月 17 日（星期二） 晴，14℃—18℃

睡了四五小时。六点半起床。

稿抄正，又看数遍。接桢兄信，批评自寿诗之悲观，怀昔情调。甚好。琬姐有一长信，并刘君照片，应上月中收到，竟遗失了！

1977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三） 多云、阴，17℃

五点半起床，作息时间改前半小时。

收到小型喷雾剂，正是所想要的。给桢兄信。中午将稿交出。下午学习，人们“放包袱”。夜有喘息，未观影片。复桢兄信。

1977 年 5 月 19 日（星期四） 阴、雨，16℃

上半夜喘。五点半起床。力疾上工。

上午点黄豆，尚不觉累，小有喘意。下午雨，学习，读五卷。饭量大好。夜观《苦菜花》。一瞥。

1977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 雨，16℃

五点半起床。天亮前喘醒。

上午学五卷，见《文汇报》江南厂骇人情况。下午、晚上运动学习。

1977 年 5 月 21 日（星期一） 晴，16℃—20℃

天亮前小喘。五点半起床。做功。

整日点黄豆，坚持下来，不甚累。晚上并生火蒸菜，洗衣。

1977 年 5 月 22 日（星期日） 晴，16℃—22℃

五点半起床。

恐明天下雨，整天点黄豆。稍觉累。夜读报，心绪甚不安宁。饿而不想吃。教训太甚，为何去年此时如此执迷不悟！

1977 年 5 月 23 日（星期一） 晴，16℃—22℃

昨夜睡得甚不安稳，连续噩梦。六点起床。

今日补休，理发。接二妹信，与小王旅行结婚，自杭苏沪宁转北京。给小丽信，嘱买礼品。成贺诗一首。夜学习。

1977 年 5 月 24 日（星期二） 阴雨，18℃

仍天亮前喘。五点半起床。略做功。

上午微雨，锄树苗圃。下午上山锄草，大雨归。沐浴。接灼姐长信，谆谆告诫，语重心长，惭愧之至。复信。夜观动画片，大橹故事。

1977 年 5 月 25 日（星期三） 雨，17℃

夜雨不止，天亮前喘。五点半起床，窗口做功。

上午学习时得通知，下午大会交待。回房准备，得又改明天。自然心绪不宁，极力自安。给灼信，回顾历史，应全面看人也。

夜观《洪湖赤卫队》。

1977 年 5 月 26 日（星期四） 晴，17℃—22℃

服眠药亦睡不好，喘。五点半起床。上午锄田埂草，十点归。中午不宁。下午痛打落水狗也。刑事分子，Anti—revolution，叛、异。夜会，听祝[4]检查，意外。

1977 年 5 月 27 日（星期五） 晴，23℃

当然睡得不好，且梦，似连续两次。五点起床。

上午在河西种玉米。登高山，几乎喘作。接桢兄信。琬姐因丢信而大烦恼，使人不安。下午、晚上均学习。

1977 年 5 月 28 日（星期六） 晴、雨，22℃

四点即醒，小喘。五点半起床。略作功。

上午河西点玉米，甚累。热而饿，中午却又吃不下。幸下午大雨。学习第五卷。沐浴。给桢、琬信。

1977 年 5 月 29 日（星期日） 晴，22℃—25℃

仍四点喘醒。五点半起床。

整天插秧，做些杂活，也试插了几兜，颇累。胃口较好，但饭量未增。

祝之乱来，骇人听闻，轻信的教训。

接小丽信。

1977 年 5 月 30 日（星期一） 晴，24℃

四点即醒，多日来没有睡足过六小时。六点半起床。

利用休息，房内打扫垃圾总有十多斤。洗些零星物件。复小丽信。

1977 年 5 月 31 日（星期二） 多云，23℃

仍旧四点醒。上床、起床前两次小喘。五点半起床。做功。

上午始秧田栽完，下午换班。沐浴。夜翻书报。胃口好转，劳动之功。

1977 年 6 月 1 日（星期三） 雨转晴，14℃—20℃

天亮前喘坐约一小时，五点半起床。

上午因雨学习，看两反展览，尊容上卡通矣！蛤蚧精盒等等果然在。下午巡回批判大会，教育甚

[4] 即为前面日记中所记“小客人”。——李南央注

深！

1977 年 6 月 2 日（星期四） 晴，14℃—24℃

喘息如昨。五点半起床，做功。整日河西种玉米，轻活也。还同人掰了一下手劲。

接灼姐信，即复，谈“异己”事。

1977 年 6 月 3 日（星期五） 晴，16℃—24℃

喘息如昨。五点半起床，做功。上午仍点玉米。下午、晚上学习五卷。

1977 年 6 月 4 日（星期六） 晴，17℃—26℃

四点即醒，五点半起床。做功。

上午河西种玉米毕。下午招待所后锄黄豆，甚闷热。五点半沐浴。感觉痛快，晚餐竟吃四两。夜观《小兵张嘎》。

1977 年 6 月 5 日（星期日） 多云，27℃

六点起床，做功。

早餐自煮玉米粥。整理内务，挂帐子，清理夏衣，蒸香肠。商店买茶叶三斤多，小火微烘（去年听人说，此种茶场茶不能烘，非也）。夜观《跟踪追击》。

1977 年 6 月 6 日（星期一） 晴，17℃—27℃

几次醒来，天亮前仍喘。五点半起床。做功。

整天锄黄豆，小咬、牛蚊肆虐，下午又不该着短裤。夜照例学习。补裤衩。寄出茶叶三包。

1977 年 6 月 7 日（星期二） 晴，27℃

五点起床，做功。

锄豆苗时被找回，让写“全面检查”也。

右眼前方，时时出现一小黑虫并蛛丝状，说是玻璃体问题。点了眼药水，无甚效果。读两天报纸、“参考”。草稿未毕。

1977 年 6 月 8 日（星期三） 晴，18℃—26℃

五点半起床，做功。

检查下午写毕。寄琬、灼信。告茶叶寄出。

1977 年 6 月 9 日（星期四） 雨，18℃—21℃

夜雨。五点半起床。做功。

检查无甚修改，下午交出。听说明天将去佛站，到[倒]也坦然。夜做点准备。

1977 年 6 月 10 日（星期五） 晴、夜雨

五点半起床。做功。七点一刻出发。A hard and happy travel! Don't forget today! A lesson for life! 归途观县城新市容，购物若干，得绝句一首。

1977 年 6 月 11 日（星期六） 晴，24℃

接连几夜都靠眠药。五点半起床。做功。上午锄豆苗。人们似传“赐坐”事。下午读五卷心得大会，多人发言联系自己，新气象也。夜观《红色娘子军》故事片。

1977 年 6 月 12 日（星期日） 晴，18℃—25℃

一夜未喘。六点起床。

上午作杂务，炸花生，洗碗，蒸。下午给灼姐信，补充“开除”情况。夜读杂书！

1977 年 6 月 13 日（星期一） 阴、小雨，19℃—22℃

天亮前仍喘，上床亦小喘，还是气候问题。五点半起床。

上午剥玉米，下午河西搂草，准备种红薯。夜读五卷毕，唸一通而已。

1977 年 6 月 14 日（星期二） 阴雨，19℃—22℃

喘息如昨。五点半起床。做功。

上午剥玉米。下午学习漫谈也。沐浴。好为人师！夜读东坡词。

1977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三） 雨，18℃

喘息如昨。

上午插红薯，几乎难以上山。下午交班，学习。夜仍学习。读五卷文。走马观花看大字报。

1977 年 6 月 16 日（星期四） 阴、小雨，18℃

喘息如昨。五点半起床。做功。

整天{耨}秧，尚不觉累。夜观纪念总理片，泪水不止！

接朱朱信。

1977 年 6 月 17 日（星期五） 雨、阴，18℃—20℃

五点半起床。做功。

上午学习。下午{耨}秧。夜学习。

1977 年 6 月 18 日（星期六） 阴，19℃

上床仍喘。五点半起床。做功。

上午{耨}秧毕，并锄黄豆。下午学习。沐浴。夜蒸腊味，准备端午也。

1977 年 6 月 19 日（星期日） 晴，22℃

上床仍喘。六点起床。

偶然看到《人民文学》第四期，有姚雪垠《谈<李自成>创作》长文，描述四人帮捣乱的小说等。给灼姐信，寄出“思想方向”。

1977 年 6 月 20 日（星期一） 晴，22℃

睡得不好。五点半起床。做功。

整天锄黄豆，甚觉疲累，并头痛。夜量血压，甚正常。什么原故？难道是饿？

1977 年 6 月 21 日（星期二） 多云，22℃

果然是有点病。五点半起床。做功。

早餐即欲作呕。仍锄黄豆，一小时，渐不支。十点至医务所，体温 37.5，心律约 100 次，头甚晕，心恶。开四环素等。下午开病假条。书记指示：一天天开也。似乎感觉是一种慢性病味道。多日之前，体温常 37.2，据云不算体温。

1977 年 6 月 22 日（星期三） 多云间晴，22℃

睡得不安稳，多梦，随醒。五点半起床，未做功。

早晨试体温 38℃，夜仍 37.5℃。打针，服安乃近。全身无力，饮食乏味，不知何病也。

接小丽信，未办婚礼品，新婚夫妇不受 50 元。

1977 年 6 月 23 日（星期四） 多云，22℃

五点半起床。

上午仍 37.5℃，续假一天，全力休息。夜温度正常。观《孟[勐]龙沙》。

1977 年 6 月 24 日（星期五） 晴，24℃

五点半起床。四点即醒。做功。

力疾上班。锄黄豆，无力。下午休息，未参加学习。读书。

1977 年 6 月 25 日（星期六） 晴，26℃

夜半喘息。五点半起床。做功。

上午听中央通知，改组安徽省委。原第一书记宋批四人帮捂盖子，去年反击右风另搞一套。住在山沟，不知世情。安徽并非“特殊”之地也。下午、晚上均讨论。

1977 年 6 月 26 日（星期日） 晴，22℃—30℃

昨夜热，又喘，睡得不安稳。一点服眠药。六点半起床。

洗衣，整理内务，整理五月份报纸，读书。

肥皂、牙膏买不到，据说肥皂厂已停产半年。

1977 年 6 月 27 日（星期一） 晴，28℃

半夜仍喘，睡不安稳。五点半起床。做功。

整日锄黄豆，甚闷热。下午有人心脏病发作，雷雨早归。夜学习，读报。

1977 年 6 月 28 日（星期二） 晴、雨，25℃

一点醒，服眠药。五点半起床。

上午补点玉米。下午大雨，读报刊，沐浴。

接二妹信，并哮喘气雾剂三瓶。

1977 年 6 月 29 日（星期三） 阴雨，24℃

半夜喘，起用喷雾剂。下半夜大雨，更不安。五点三刻起床。略做功。

上午栽红薯，因喘，提前归来。下午大会，传达万里[5]讲话等，处理地方军队关系乃最大事，情况掌握，甚有把握之感。

1977 年 6 月 30 日（星期四） 晴，26℃

喘如昨。五点半起床。做功。

整日搬动一个 10T 左右的老混凝土泵，还是廿年前施工旧物，从河西移至河东，中午亦未休息，尽力而为也。夜观《苦木逢春》，序幕手法甚旧。

1977 年 7 月 1 日（星期五） 晴，26℃

昨夜大概十一点始入睡。天亮前又喘醒。五点半起床。做功。

上午将老泵移至仓库。下午又是交接班。服长效氨茶碱。

1977 年 7 月 2 日（星期六） 晴，27℃

仍喘。五点半起床。做功。

整天{耨}禾，热甚。打针。

1977 年 7 月 3 日（星期日） 晴、夜大雨，27℃

夜仍喘，闷热也。六点半起床。

上午作些琐事。下午复二妹信。沐浴。

1977 年 7 月 4 日（星期一） 晴、下午大雨，27℃

夜喘，用喷雾剂，甚有效。有恃无恐了。五点半起床。做功 20 分钟。

上下午仍{耨}禾。上午闷热之至，下午大雨。天公作美，人们说笑，待我如常。夜读《历史研究》第二期并三天报、参。

[5] 万里：（1916—）山东东平人。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冀鲁豫地区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城市建设局局长，北京市委书记、副市长。文革后期 1975 年任铁道部部长、1977 年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后历任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1977 年 7 月 5 日（星期二） 晴，28℃

夜喘如昨。五点半起床。

早晨接灼姐长信，眷眷之情，铭记在心。夜复信。上下午仍{耨}禾。闷热之至，力疾从事。下午沐浴。

1977 年 7 月 6 日（星期三） 晴，28℃

夜睡足六小时。五点半起床。做功。

上午锄田埂草。下午学习。热得头昏。梦呓将人吵醒。

1977 年 7 月 7 日（星期四） 晴，28℃

夜甚热，睡不好。五点半起床。做功。

早打胎盘针。上午锄田埂草毕，并锄豆苗毕。下午木工厂锄树秧草。热甚。夜只有院中乘凉。不能午睡。

1977 年 7 月 8 日（星期五） 晴，28℃

夜热如昨。五点半起床。做功。

窗户全闭，室温保持至 28℃。上午续锄树秧苗，下午至河西锄玉米。人们说笑，花事颇谅解也。

夜院中乘凉。

1977 年 7 月 9 日（星期六） 晴，29℃

睡得不好。五点半起床。做功。

上午锄玉米，极热。下午开会，学大庆立先进也。夜乘凉。

1977 年 7 月 10 日（星期日） 晴，29℃

七点起床。

又收到灼姐长信，云十二、三动身。上午作琐事，下午坐廊道给朱朱、小丽信。读《历史研究》“资产阶级与四•一二政变”，写得甚好。

1977 年 7 月 11 日（星期一） 晴、夜雨，29℃—24℃

昨夜大概十二点后入睡。五点半起床。做功。

多云，稍凉。整日锄玉米。人们说笑，减少疲劳。夜雨，大凉。自炒薤菜，何其味美！

1977 年 7 月 12 日（星期二） 阴、雨，22℃—24℃

昨夜算是睡了一觉。

上午学习，闲聊。下午听省委 22 号文件（如何批宋）及李任[6]之发言传达。夜观《大庆人》与《暴

[6] 李任之：（1919—1983）广东东莞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县、地委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淮南矿务局局长、安徽省工业部部长、副省长、省委副书记，湖北省委委书记兼武汉市第一书记、市长。是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顾委委员。

风骤雨》，立波[7]也解放了。

1977 年 7 月 13 日（星期三） 晴，27℃

五点半起床。做功。

上午锄玉米，下午学习。夜观《槐树庄》。

肛门皮炎又大发作。

1977 年 7 月 14 日（星期四） 多云，22℃—28℃

半夜仍喘。五点半起床。皮炎请假一日，认真治疗。

收到灼姐包裹单。仍无法午睡。看三天报纸、“参考”。《人民日报》大有起色。

1977 年 7 月 15 日（星期五） 多云，22℃—27℃

睡足六小时。五点半起床。做功。

上午仍锄玉米。下午联播批宋。读《红旗》、《科普》。

1977 年 7 月 16 日（星期六） 雨，24℃

夜半起服眠药，睡足六小时。

雨，小喘。上午交班，利用空余二小时，煮蒸羊肉、腊肉等（羊肉系灼姐最近寄来），并摘来芹菜、蕹菜。食堂又有新鲜辣椒。下午学习，批宋。得阅“文汇”等报。

1977 年 7 月 17 日（星期日） 多云，23℃—22℃

夜雨，哮喘两次，一次喷雾剂，一次含定片，得止住。六点半起床。

仍注胎盘液针。清理旧报纸，读报刊、杂书。

1977 年 7 月 18 日（星期一） 阴雨，22℃

夜喘，睡得不好。

请病假一天。剪五、六月份“参考”，读书。得灼姐推迟动身短函。

1977 年 7 月 19 日（星期二） 雨、阴，22℃

半夜仍喘，大雨。五点半起床。

上午学习，读报。下午锄草，抱病参加，影响较好也。晚餐馒首一个半，稀饭一两，吃不完的腊肉。翻《人民文学》五期及《解放军文艺》等。

[7] 立波：周立波（1908—1979）湖南益阳人，原名周绍仪，立波取自英语 Liberty 的汉语音译。作家。1934 年参加左联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 年赴延安，任教于鲁艺文学系。1946 年赴东北参加土改，两年后完成其代表作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获 1951 年斯大林文学奖金 3 等奖，并被译成多种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到北京石景山钢铁厂深入生活，创作了小说《铁水奔流》。1955 年回乡安家落户，写出长篇《山乡巨变》及其续篇等著作。晚年创作的《湘江一夜》被评为 1978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1977 年 7 月 20 日（星期三） 阴雨，21℃

天亮前仍喘。五点半起床。做功。

上午锄红薯，带气喷剂，遇雨而归。下午学习。夜观《南征北战》。接桢兄信，谈哮喘与眼疾。

1977 年 7 月 21 日（星期四） 雨，21℃

夜喘，气喷两次。请假一天。

人们也是“学习”而已。读书刊，终日小心，续注胎盘液。

1977 年 7 月 22 日（星期五） 晴，21℃—26℃

五点半起床。

上午{耦}秧。因阴雨有烂根现象。下午未参加学习大会，认真治皮炎。夜听三全会公报。

1977 年 7 月 23 日（星期六） 晴，27℃

睡得不好。五点半起床。做功。

上午大会。下午稻田打药，不照顾屁股也，力疾为之。

1977 年 7 月 24 日（星期日） 晴，25℃

昨夜喘息较轻。六点半起床。

整日忙于对付臀部与肛门。下午给琬、灼信，并发出。夜观《八字宪法》科教片。

1977 年 7 月 25 日（星期一） 晴，26℃

五点半起床。做功。

整日在河西锄红薯，热、闷热，肛门皮炎转剧，以葵扇遮插，力疾劳作。有锻炼之乐，又何必取假条。

夜食馒首一枚，稀饭一两。搽药裸卧帐内，有人开灯，大光火。

1977 年 7 月 26 日（星期二） 晴，26℃

昨夜睡不足五小时，四点广播，去白水畈双抢。劳动如昨。上午人们提早，我则按时九点即归。得种者赠苦瓜一根，又摘薤菜，中餐大快。今年因久雨，代种苦瓜处出得不好，至今未长成。

1977 年 7 月 27 日（星期三） 雨，26℃

肛门皮炎转剧，伏天劳动之故。

五点半起床。做功。

上午河西锄红薯，九点归正大雨，邻女以小甲鱼换茶叶筒。夜餐清炖之。十多年未尝此美味了。

1977 年 7 月 28 日（星期四） 雨，24℃

仍有小喘。六点起床。

认真治疗肛门皮炎。请假，裸身坐卧一天。翻杂书刊。收到灼姐动身信，并包裹单。

1977 年 7 月 29 日（星期五） 雨，24℃

夜半喘甚。

继续整日裸身坐卧。下午传达文件，交臂失之！给灼姐信。再读“论严复”文。

1977 年 7 月 30 日（星期六） 晴，23℃—26℃

睡得尚好，昨夜未雨也。五点半起床。做功。

续假，在屋裸身。再细读“论严”文，作摘记，作补充“改本”的插语。自制西红柿罐头。

1977 年 7 月 31 日（星期日） 晴，24℃—27℃

昨夜竟喘两次，喷雾止之。六点半起床。

上午煮咸鱼，中餐又做丝瓜汤。苦瓜已无望！

关于严复插语定稿，并补入“改本”。夜观《金光大道》中集。

1977 年 8 月 1 日（星期一） 晴，24℃—27℃

半夜喘一次，喷雾即止。五点半起床。做功。

续假。收到灼姐宝贵包裹——肤轻松三瓶，蚕丝汗衫（120 公分）二件则小白所赠。读三天报纸、“参考”等。夜观《黄河飞渡》，五九年出品，过去没看过。多么熟悉的刘家峡一带风光，还有“引洮工程”，羊皮筏，红黑脸廓的男女青年。这是一部豪迈而风趣的片子，乡土气味极浓。

1977 年 8 月 2 日（星期二） 晴，24℃—27℃

仍喘。五点半起床。做功。

续假。开始翻“修改本”。下午参加一半会，有人欲“回潮”也。极热。

1977 年 8 月 3 日（星期三） 晴，24℃—27℃

五点半起床。做功。

续看“修改本”，无限感慨。买西瓜 45 斤。小风波。

1977 年 8 月 4 日（星期四） 晴，24℃—28℃

天亮前小喘。五点半起床。做功。

续假。肛门处难好。又买西瓜 14 斤，坏了一个，请人吃半个。“修改本”翻阅毕。

1977 年 8 月 5 日（星期五） 晴，24℃—29℃

小喘如昨。五点半起床。做功。

续假。得知黄老[8]见报。“十大关系”文一刊，我仍鸭子也。

大热，开西瓜两个。再翻“修改本”，看来应乘机定稿了。

夜再观《大浪淘沙》，两个女兵如何上井冈山？第一批有无女兵？

[8] 黄老：黄克诚。——李南央注

1977 年 8 月 6 日（星期六） 晴，25℃—30℃

天亮前稍凉，小喘。五点半起床。做功。

续假。“有人问矣”。准备下周上班。看来肛门皮炎可稳住，肤轻松五瓶亦，灼姐之功也。

黄老见报，人们对我之关心似超过自己。一笑。翻《光明日报》五六月份毕，有收获。

1977 年 8 月 7 日（星期日） 晴，26℃—31℃

昨夜甚热。服眠药，十一点后睡成。六点醒来。

早餐作鸡蛋蜂蜜糖饼。买得本地苹果 14 斤。读两天报纸、“参考”。叶挺值得纪念。

1977 年 8 月 8 日（星期一） 晴转阴、小雨，27℃

睡得很不好。五点半起床。未早餐。

参加河西锄红薯，九点归来。臀部皮炎复原，下午只好续假。“另眼相看”之目光时有所遇！无法午睡，甚不适。

1977 年 8 月 9 日（星期二） 阴雨，26℃

昨夜服眠药，睡得尚可。但因有欲雨状，用喷雾剂二次。五点半起床后，仍喘。续假。

竟有人特临舍下看望也。下午、夜间，大雨如注。及时雨，晚稻、玉米，豆子等等，丰收有望。酷暑得以解除。

1977 年 8 月 10 日（星期三） 多云、下午阵雨，26℃

夜半小喘作，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做功。

续假条面交组长：非不愿干活也。坐卧不安，皮炎转剧。看两天报纸，并“科普”、“地知”六期。又借得电工基础书。

1977 年 8 月 11 日（星期四） 多云，23℃—26℃

昨夜两次使用雾剂，小雨也。六点起床。续假。

裸坐读书。小孩窗外吵闹。右手、左手定律一别四十多年矣！

1977 年 8 月 12 日（星期五） 多云、转雨，23℃

五点半起床。做功。

打完最后一针胎盘。续假。仍读电工学。皮炎较好。

1977 年 8 月 13 日（星期六） 雨，23℃—21℃、晨 19℃

夜半仍小喘。五点半起。窗口做功。

收到灼姐信。即复并二信，夜小金来发出，又得小丽信。

嘱写与祝 times 材料。

读报、读书。夜观《上甘岭》。着毛衣矣！

1977 年 8 月 14 日（星期日） 雨，20℃

六点起床。

做软饼变成硬饼，盐也多了。

复小丽信。看杂书。有人还款 100 元。

1977 年 8 月 15 日（星期一） 雨，19℃

睡前喷雾一次，夜半竟未喘。皮炎虽未全好，天气转凉，或不致[至]再发展。

上班学习，看一堆画报，与《文汇报》等。夜再观《暴风骤雨》。

连夜频梦君。

1977 年 8 月 16 日（星期二） 晴，19℃—22℃

夜半仍喘。五点半起床。做功。

上午交班，读书，下午听中央文件传达。上午工交情况，铜、煤、电，不足也，非几个月能全面好转。阿党事，大度处之。

1977 年 8 月 17 日（星期三） 晴，19℃—22℃、

夜半仍小喘。五点半起。做功。

上午翻薯藤，肛门皮炎又转剧，下午只好裸卧。洗两床单等。重读《纳粹史》。中午发狠，洗床单两条。梦见公，待我如初。

1977 年 8 月 18 日（星期四） 晴，19℃—23℃

四点醒来，小喘。五点半起床。做功。

续假，肛门烂得很厉害。上午、中午继续发狠，两次共洗毛巾毯、毛巾睡衣、被单、秋被并衣服四件。用肥皂粉，木盆脚踩，只是清时麻烦。

1977 年 8 月 19 日（星期五） 晴，19℃—23℃

两点醒来，服眠药，竟自调，入睡后，一系列短小怪梦。五点半起床。做功。

续假。读《纳粹史》。煮蜂蜜。夜再观《枯木逢春》。

1977 年 8 月 20 日（星期六） 晴，20℃—23℃、

半夜小喘，喷雾，服眠药。五点半起床。做功。

续假。读《纳史》。随感甚多，懒得执笔。清理七月份报纸与“参考”。七月十九“参考”当有意不下发也。夜听十一大公报。

1977 年 8 月 21 日（星期日） 晴，20℃—23℃

小喘如昨，喷雾。六点半起床。

早餐制薄饼。听政治局名单，无老板，余、方等意料中。续读《纳史》。幸蒸腊味，中午没有买到菜。晚餐亦如此。

1977 年 8 月 22 日（星期一） 阴、雨，19℃—23℃

夜仍小喘。五点半起床。做功。

续假。《纳史》卷一重读毕，写得真好。皮炎无可奈何，买了鱼不敢吃，倒掉了。夜听政治报告，未毕。

1977 年 8 月 23 日（星期二） 阴，18℃—20℃

夜半大雨，哮喘大发，喷雾两次。六点起床。做功。

政治报告早晨只播了半小时。通知回“故居”，搬了一天家，利用两个窗口，累极！洗澡，洗衣，通身汗湿也。

“不要再破罐破摔”。

1977 年 8 月 24 日（星期三） 晴，20℃

昨夜哮喘，失眠较重，喷雾两次，服眠药，勉强入睡。与换环境也有关。六点起床。略做功。

清理书籍、杂物，晒鞋衣等，又忙了一天。

夜观《北大荒人》，旧地重游也。很好的片子。

1977 年 8 月 25 日（星期四） 晴转阴，20℃

四点喘醒，索兴起床。做功半小时。

又清整房间，杂物，忙了一天，算是恢复一年前秩序矣！读《纳史》二卷。皮炎如旧。肤轻松拟节约下来，改用地塞米松。

上午借来《安徽日报》，读华主席报告。未分配工作的干部大概为数甚大也。

1977 年 8 月 26 日（星期五） 晴，17℃—23℃

夜半仍喘。喷雾后，勉强入睡，怪梦一堆。五点半起床。做功半小时。

续假。读叶帅报告。“思想方向”又看一遍，小改数处。拟将全部原稿从头至尾再阅一过。晚饭后恢复河沿散步。

1977 年 8 月 27 日（星期六） 晴，17℃—23℃

夜半喘情如昨，半睡半醒至天亮。五点半起床。

作干浴已一个多月，似可坚持下来。做功半小时。上午阅原稿，有小改动。商店弄来纸盒，做大夹三个。

1977 年 8 月 28 日（星期日） 雨，20℃

昨夜喷雾上床，睡得尚好。七点始起床。自制小葱饼。

很想改稿，又懒动手，将一些零碎断句收集，抄下。

1977 年 8 月 29 日（星期一） 雨，20℃

夜雨，喘息时作，喷雾三次，下半夜眠药也失效。六点起床。

续注射胎盘液。翻读刘禹锡集，禁中时谔谔，天下免忉忉。皮炎可恶之志[至]。人们谓余当快出山矣，人心可见。闭幕词简略之至。理发。

1977 年 8 月 30 日（星期二） 阴、小雨，20℃

喘息较昨夜稍好。五点半起床。做功。

续注射。翻《读通鉴论》。三条小苦瓜崽子作汤一碗。夜再观《甲午风云》。

1977 年 8 月 31 日（星期三） 多云间晴，20℃

夜仍喷雾两次。续注射。五点半起床。做功半小时。

整日读《读通鉴论》，渐入佳境。

1977 年 9 月 1 日（星期四） 晴，20℃—23℃

夜半泻肚，治皮炎，受凉？晨又泻三次。服合霉素等。六点仍起床做功。

中午觉懒倦无力，又是 37.6℃低烧，不知何故。服安乃近。仍读《通鉴论》。

1977 年 9 月 2 日（星期五） 晴，20℃—25℃

夜半喘一次。五点半起床。做功半小时。

低温解除，腹泻亦止。收到三本科普等。两天报纸，消磨整日。恢复晚餐后散步。

1977 年 9 月 3 日（星期六） 晴，20℃—26℃

两点喘起，服眠药，断续入睡。五点半起床。做功半小时。

今日如过节，收到灼姐自京寄《历史研究》一、二、三期，并《沙俄侵华史》一卷，盖有“赠阅”，当是故人所赠也。三本翻了一天，心境愉快之至。与琬姐短信。

1977 年 9 月 4 日（星期日） 晴，21℃—28℃

夜半喷雾两次。六点半起床。

今天如夏日。续翻三本，两天报、“参考”。胎盘液注射完毕。食堂中午卖红烧肉等，花了半个小时始买到手。此种情景大概一辈子留下印象者也。

1977 年 9 月 5 日（星期一） 晴，21℃—28℃

夜喘如昨。五点半起床。做功半小时。

皮炎旧处又转剧，麻烦之至。整天侧身躺卧翻书，看报刊。

同夏天一样。夜散步。

1977 年 9 月 6 日（星期二） 晴，21℃—28℃

五点半起床。做功。

皮炎转剧，或与天气有关。只好用天津肤轻松，有点舍不得也。

欲改稿，未成，只好翻书刊。

1977 年 9 月 7 日（星期三） 阴、小雨转多云，25℃

五点半起床。做功。

收到灼姐、二妹信，甚慰，并《陈毅诗选》。“历史”第三期重复了。陈诗浏览一遍，如此经历、如此人，南方三年以及有关战争时词，难以为继，其事其人，历史难以再现。《赣南游击词》、《梅岭三章》，当传诵千古也。

复灼姐信。夜散步。

1977 年 9 月 8 日（星期四） 晴，25℃—23℃

五点半起床。夜半仍喘。做功。

续读陈诗。复二妹、敬之信。翻阅背景材料。

皮炎老火。

1977 年 9 月 9 日（星期五） 晴，16℃—23℃

夜如昨。五点半起床。穿毛巾[背]心并薄羊毛衫做功，几遭喘息，大概气温在 14℃左右。

看两天报刊。接小丽信，即复。须从北京寄稿纸也。翻材料。

1977 年 9 月 10 日（星期六） 晴，16℃—22℃

夜如昨。五点半起床。做功半小时。加穿毛、夹衣。

开始翻阅“工人运动”部分并材料。除安源外，其余不费事也。似又“进入角色”。

夜观《天山的红花》。如观外片，过去印象甚深，十年未忘，许多好镜头。

为安源材料再与灼姐信。

1977 年 9 月 11 日（星期日） 雨，16℃

夜小喘。六点起床。做葱油薄饼成功。阴雨霏霏，完全秋季了。加穿毛、布夹衣。

完成黄庞一段。加入总理《生别死离》诗篇，顿生光辉。

1977 年 9 月 12 日（星期一） 雨，16℃

山中夜雨必喘哮。昨夜喷雾上床，夜半仍再喷一次始得安静。六点起床，无法做功。

续整理粤汉罢工，小有增添。“参考”载李振翩[9]回忆驱张事，立即补入，以此证实叙述之殷实。

买辣椒六斤。劳逸结合，将水气擦干后，下午斩好、腌好。

1977 年 9 月 13 日（星期二） 阴、小雨，19℃

四点喘醒。五点半起床。做功半小时。

发现去年的一本《地理知识》被人劫走，又取巧退回，却遗失另一本《科学实验》。这样的青年！真是怀疑琬姐那封照片信是被这类人劫去了。

今日大事：完成“粤汉路罢工”插入部分，使全文生动一些。

[9] 李振翩：（1898—1984）湘乡县乐善乡人（现娄底市万宝镇石埠村），字承德，美籍华人、医学科学家。1919 年在湘雅医学院求学时结识毛泽东，与毛泽东一起参加了驱除张敬尧的运动，1973 年 8 月和毛泽东在北京重逢。

屁股够呛。

1977 年 9 月 14 日（星期三） 阴雨，19℃

一点半喘醒，喷雾、服眠药，断续入睡，怪梦不断。六点起床。不能做功。只是翻翻材料。借来几本《航空知识》，翻阅一过。又收到“地理”两本。

几斤梨子，大部烂了。与阴雨有关。

1977 年 9 月 15 日（星期四） 阴雨，18℃

三点喘醒，喷雾，断续入睡。五点半起床。做功。

有关杨开慧[10]材料清出，写了一小段，补入“建党”一章。易礼容[11]的说法，当年曾受影响，以至照片也未刊入。翻完几本刊物。

1977 年 9 月 16 日（星期五） 阴，20℃

昨夜三次喷雾，甚感疲惫，似睡未睡到天明。五点半起床。做功半小时。

整日翻背景材料，小有收获。夜读《读通鉴论》下，昏昏欲睡。九点半即止。

1977 年 9 月 17 日（星期六） 晴，16℃—20℃

昨夜喷雾两次，并服眠药，始断续入睡。

今日放晴，晒衣、被，洗衣、沐浴。收到大妹信，复关于语文长信也。读《读通鉴论》下，进度甚慢，结合看“通史”。夜观《金光大道》首集，太长。

1977 年 9 月 18 日（星期日） 晴，17℃—23℃

夜喘如昨。七点始起床。做葱油薄饼成功。蒸腊肉。

《思想方向》补引言。从头开始，再细阅细改、细补一遍。

1977 年 9 月 19 日（星期一） 晴、阵雨，19℃—23℃

仍夜半喘，喷雾。几天来搽“杀烈癣膏”，无效，只有拖了。每天一张假条。五点半起床。做功。

今日进度甚快，看补五节，写了段“牛司令”。柳直荀小传补入正文，“君失柳”之故[12]。谢老信也动人，值得补入。

下午听录音，传达部传达华主席关于电力先行指示，说到点子上。快，多搞水电，投资照顾，压下别的，实际快了。比当年计委高明得多。

---

[10] 杨开慧：（1901—1930）湖南长沙县人。杨昌济教授的独生女，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与毛泽东育有三个儿子。192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 年 10 月被国民党逮捕，11 月 14 日被杀害。

[11] 易礼容：（1989—1997）湖南湘乡人。早年参加过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和“驱张运动”。192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脱党。1929 年赴日本，1931 年回到上海，后在国民党中任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会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常委。

[12] 柳直荀：（1898—1932）湖南长沙人。参加了“五四运动”。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毛泽东夫人杨开慧介绍与李淑一结为夫妻。1927 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1932 年在苏区“肃反”中被自己人所杀害。1945 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予以平反。1957 年毛泽东回函李淑一，并和了一首《蝶恋花 • 答李淑一》，第一句：“我失娇杨君失柳”。

1977 年 9 月 20 日（星期二） 晴，16℃—22℃

喷雾上床，夜半仍一次。五点半起床。做功。

又看完两节，小有修补。

夜又观《平原游击队》。弄到一小枝桂花，满室飘香。给灼姐信。

1977 年 9 月 21 日（星期三） 晴，15℃—19℃

喘息，喷雾如昨。总计睡了六小时以上。五点半起床。床上痰盂倒翻事故。

寄板栗三斤与琬姐，并信，要书。

晒衣服并箱子，发现蠹鱼一只。

细阅《湘江评论》一节并原件及有关资料，小有添补。可以定稿矣。

夜补旧棉衣，还是 1960 去北大荒时买的，十八年了！

1977 年 9 月 22 日（星期四） 晴，14℃—17℃

三点喘醒，无法入睡，乱想而已。五点一刻起床。做功半小时。

整天伏案，“五四前后”修补毕。不知道这是第几次看了，至少定稿后有五次了。

取出全部冬被，秋被不行了。昨天起已着棉衣，今穿呢裤。

1977 年 9 月 23 日（星期五） 阴、小雨，17℃

四点醒来，未喘，亦未入睡。五点半起床。做功。

整日伏案。建党五节只是浏览一遍。补郭亮[13]小传。

高价买 15 斤苹果。不知是否可久留。

1977 年 9 月 24 日（星期六） 阴雨，17℃

十二点起服眠药，并喷雾。五点半起床。做功。

皮炎已近尾声，可以正坐伏案了。今天有大收获，将辛亥前湖南学运（包括禹之模公葬陈姚[14]）即“本会总记”（《湘江评论》四号）纳入。至此四期“湘江”全部重要资料利用完毕。

夜观《青年鲁班》，很好的片子。

[13] 郭亮：（1901—1928）湖南长沙人，又名靖嘉。1920 年秋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毛泽东当时在一师附小担任主事，经其介绍加入新民学会。1921 年冬由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主要从事工人运动。被害前，给妻子李灿英写了一封遗书，“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 1928 年 3 月 29 日在长沙被国民党杀害，头颅被割下挂起示众。鲁迅得知此事后，愤然挥笔：“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的。”

[14] 禹之模为同盟会湖南分会首任会长。陈天华，别字星台，号思黄，又号过庭，1875 年生于湖南新化，曾与黄兴等人组织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从事反清革命活动。他还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并担任书记部工作和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的编辑工作。1905 年 12 月为抗议日本政府取缔中国留学生进行革命活动的决定，于日本投海自杀。姚宏业（1881—1906）近代民主革命者。字剑生，湖南益阳人。1905 年加入同盟会，1906 年因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而回国，在上海创办公学，后因经费、校舍困难，加上诽谤流言，于 3 月 7 日投黄浦江自杀，终年 25 岁。陈天华自杀后，其灵柩由同盟会员运回上海，恰逢姚宏业投江自尽，湖南同盟会员禹之模于 1906 年夏将二人的灵柩运回长沙，并不顾当局禁令，发起组织各校师生数千人为二位义士在岳麓山下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安葬仪式。

1977 年 9 月 25 日（星期日） 阴雨，17℃

两点喘醒，喷雾，睡不着。五点廿起床。下雨，不能做功。即伏案。各节均有小补。

节气甚浓。巧极了，买到一只母鸡。即杀，中午、下午以炭火小炉炖之。夜吃鸡汤面，并买甜酒一斤。也是补寿也。

《学生时代》七节仍不归还！如何是好！真是岂有此理！

1977 年 9 月 26 日（星期一） 雨，17℃

仍两点喘醒。上床喷雾一次，只得再喷。服眠药，竟睡到六点始醒来。多久未有好睡。夜梦多奇事，翌日即忘，醒来却记得长梦参座[15]同参加一会，许多国外杂志，似又杂秦城事。

整日伏案，将“工人运动”全部剪贴好，并细改“泥木罢工”。

1977 年 9 月 27 日（星期二） 阴雨，16℃

喷雾上床。二点喘醒，再喷。不能入睡，天亮前迷糊一阵，六点起床。

整日伏案，“泥木”改毕，“水口山”亦毕，较简单也。

也过中秋，有鸡、肉等等。夜观《12 次列车》，车长演得甚好。

1977 年 9 月 28 日（星期三） 阴、小雨，18℃

喷雾上床，维持到两点。再喷并含定片，断续入睡。

五点四十起床。做功。

整日伏案，全部滤毕，可说手头资料已基本利用完了，待稿纸来，可复写者写之。

两斤半鸡，今天才吃了。

请于某一观改本，催《学生时代》七节“归赵”也。夜观《三进山城》。

1977 年 9 月 29 日（星期四） 晴，16℃—22℃

喘情如昨。六点起床。做功。

整日伏案。难办的“结束语”改好，勾掉刘、陈引语，而保留其有用部分，基本变为自己的语言。

1977 年 9 月 30 日（星期五） 多云转晴，16℃—22℃

夜喘如昨。五点半起床。仍喘不止，力疾做功。用大喷雾器，并定片，直到午休亦不止，中午仍洗衣有关。

整日伏案。再细阅“结束语”。

聊斋故事之感久矣，忽成一绝句。夜仍喘，沐浴引起。

1977 年 10 月 1 日（星期六） 晴，15℃—22℃

小喷雾上床，一点半喘醒，含定片竟入睡。六点半起床。

又买来一斤甜酒过节也。

又看“少年”，添一小段议论。再也看不下去，开始翻《水浒》。此书竟不知是小学抑中学时读过，

[15] 参座：叶剑英。——李南央注

也许还是楚怡吧。

未着汗衫，竟引起假感冒。清鼻涕不止！（此段写在纸页的天头——李南央注）。

1977 年 10 月 2 日（星期日） 晴，15℃—22℃

小喷上床，夜半未喘，六点半起床后，却大喘不已。整天有喘意，几乎甚事不想做，只得看《水浒》。当然累赘之处不少，但语言确生动，诗词也有好的，故事布局也引人入胜，颇不能歇手。

夜再观《甲午风云》，此片几看不厌，邓世昌是民族英雄。

1977 年 10 月 3 日（星期一） 晴，15℃—22℃

昨夜睡得尚好，只喷雾上床。七点始起床。

仍读《水浒》一日。夜观《白毛女》，50 年故事片，在长沙看过。

1977 年 10 月 4 日（星期二） 晴，15℃—22℃

小喷雾上床，二点喘醒，含定片。五点半起床。做功。

请人做挂面五斤。整天觉疲累，什么事也不想做，看报、翻《水浒》。

人问周、夏[16]见报，答：过去做过好事也。人孰能无过。

夜观《秘密图纸》。下午洗了个冷水澡，浴室并未烧水，觉有着凉意。下午体温曾 37.3℃，让服银翘片。

1977 年 10 月 5 日（星期三） 雨，16℃

一夜喘息不止，大小喷雾，下雨有关。整天不适。下午不见有体温。臀部皮炎小有复发，可能是回光返照了。

看《水浒》，写得甚老一套，夹杂些妖法，无味，三打祝家庄也觉平平。夜观《打铜锣》、《补锅》等，家乡花鼓戏，如此幽默动人，观众赞赏之至。湖南人幽默同川人有相似之处。

夜归大喘，小喷而止。

1977 年 10 月 6 日（星期四） 雨，14℃

十二点喘咳大作，起来喷大雾，含定片、含片、甘草片，闹了个把小时方安静。又服眠药，睡至四点三刻。六点起床。加着棉背心。

接灼姐信，尚未离沈。即复。

《水浒》不想翻了。

1977 年 10 月 7 日（星期五） 阴多云，13℃

大喷雾上床。夜半喘，含定片止。六点起床。交假条几天与老李。云：“又不靠你干活。”此人眼中，我始终是一劳力，甚实事求是。

收到小丽寄书，稿纸一大包。即抄“少年”。纸质甚好。复信。

收到琬姐寄来的四支肤轻松，真是救命之物。

[16] 周、夏：周扬、夏衍。——李南央注

1977 年 10 月 8 日（星期六） 晴，10℃—16℃

大喷上床，夜半喘醒，含定片两次。五点半起床。做功。

整日伏案，“少年”抄毕，仍有小改动，而且是非改不可。文章真是难事！下午沐浴，洗衣。翻了下《围棋》，唯一娱乐与休息也。寄小丽信。

1977 年 10 月 9 日（星期日） 晴，10℃—16℃

未喘，但三点半醒来，竟自调。仍睡不着，只好五点起床。

抄“战友们”，颇有感慨。看两天报纸、“参考”，借来一个月的《文汇报》等，颇有收获，而且整日精力不衰，中午未休息片刻。

1977 年 10 月 10 日（星期一） 多云，12℃—15℃

到底天气关系，只小喘一下。四点一刻醒来，即未能再睡。五点半起床。做功。

整日伏案。“战友们”抄毕，小有润色。

寄琬姐信。买了六斤萝卜，做三瓶辣椒萝卜。

1977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二） 晴，12℃—17℃

四点一刻醒来。五点半起床。做功。早餐自制烫饭。

整日伏案。“赴法勤工俭学”抄毕，小有润色。“党的前身”抄半，也小有修饰。

夜观《延河烽火》，有累赘之处，完全可以压缩。

1977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三） 晴，12℃—20℃

仍四点一刻醒来。小喘。五点半起床。做功。

整日伏案。“党的前身”抄毕，润色中有得意之笔。将熊梦飞[17]、肖子升[18]、周世钊[19]三人写入。

晚上多翻杂书休息，难以伏案。

1977 年 10 月 13 日（星期四） 晴，14℃—20℃

二点喘醒，服眠药，睡到五点半。起床，做功。

上午抄“第一次到北京”，又有得意笔，为何深情地回忆北京早春之美？

下午将全部存书取回，六七年搜集材料全部无损，真像过节一样。忙到夜九点，算是挤入这九平

[17] 熊梦飞：1933 年曾与毛泽东同为湖南新民学会会员，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后来参加了国民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长沙解放后不久即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李锐为了解毛泽东早期活动，曾去监狱提审过他。——李南央注

[18] 肖子升：（1894—1976）湖南湘乡人。又名萧瑜，字旭东。肖三的哥哥。是毛泽东就读东山高小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时的同学和朋友。1918 年参与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任总干事。1919 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任《民报》总编辑、后在大学任教、任院、校长职，曾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及国民政府农矿部次长、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等职。1926 年后即与毛泽东中断往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去台湾，后来又到法国、瑞士。1952 年去乌拉圭从事教育事业至去世。著有《和毛泽东一起行乞记》一书（1959 年出版），描写他与青年毛泽东二人一文不名徒步游走湖南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的经历。

[19] 周世钊：（1897—1976）湖南宁乡人。字敦元。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同窗五年的同学，曾担任毛创办的《湘江评论》的顾问。后主要从事教育工作。1927 年加入国民党，1946 年脱党。湖南解放前曾任湖南第一师范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58 年曾任湖南省副省长。

米房内。

给灼姐信，告知安源材料亦在。

1977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五） 晴，14℃—20℃

小喷雾上床，四点醒来，五点半起床。精神不振，似感冒。服银翘片。

将书物彻底整理好，翻旧存资料及有关背景书刊等。

竟有人告“几天内有好讯”也。

将房间布置稍作变动，桌子横放，便于看书伏案也。

1977 年 10 月 15 日（星期六） 晴，14℃—20℃

十点半服眠药，四点半醒，睡足六小时。多日未有之好睡也。

抄拟小补入之处数则。收到周世钊的“故事”少儿读物，也有点滴可用处。将“思想方向”寄长沙一阅，看这个“骨头”感头[觉]如何。

1977 年 10 月 16 日（星期日） 晴，14℃—18℃

睡得甚好，眠药之功，未小便也有关。硬是感冒味道，有浓痰。

整日伏案。“第一次到北京”抄毕。给琬姐信。发现丢书不少。谈劳动事，工作量大，需整日伏案也。

1977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一） 晴，14℃—18℃

四点半醒来。五点半起床。做功。

整日伏案，“北京”抄毕，开始抄“洞庭闸门”。即停，需翻资料也。

夜观《林则徐》，久久欲观此片，惜彩色甚坏。

1977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二） 晴，14℃—18℃

上午听结论，宣判 Dead！给灼信。

1977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三） 晴，14℃—19℃

服大量眠药上床，睡至四点。五点半起床。

灼信写毕。跟于谈，取回“学生时代”改稿七节并劳动事。精神完全崩溃状态，勉强就餐，颇有山上之味，神经有错乱感觉。洗碗，竟将象牙筷子丢了。这是纪念物，莫非凶兆！

1977 年 10 月 20 日（星期四） 晴，12℃—19℃

服眠药，四点醒来，又迷胡[糊]一阵。五点半起床。做功。

整日伏案，给华、叶信，并单独叶信。又给水电部信，决寄诗以表心迹。

1977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五） 晴，12℃—19℃

半夜喘醒，强服眠药。五点半起床。再看信，可完稿。

又有了豆浆、豆腐。

“马与恩”之作，又油然而起。夜观《永不消逝＜的＞电波》，无限往事勾起。

1977 年 10 月 22 日（星期六） 多云，13℃—19℃

靠眠药了！

收到灼姐沈阳信。即复。无泪可垂！

夜观《虎穴追踪》。

1977 年 10 月 23 日（星期日） 多云，12℃—18℃

三点服眠药，半醒半睡至七点起床。

蒸最后一块腊肉。信写毕。皮炎已好，必须劳动了。

1977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一） 晴，14℃—18℃

三点醒，如昨。五点半起床。做功。

收到小丽包裹：奶粉、方糖等，肤轻松五支乃宝物也，猪鬃牙刷。抄诗。下午扫落叶，通身出汗，甚舒适。夜翻英文。

1977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二） 晴，14℃—19℃

夜半小喘。四点醒来。六点起床。

上下午均扫落叶，约三小时。沐浴。几终日无言，读英文、翻诗。

1977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三） 晴，14℃—19℃

夜如昨。六点起床。做功。

上午扫叶。现每日有豆浆、豆腐，用两个票（2 两粮票）。读英文，翻杂书，抄稿甚少。

1977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四） 多云，16℃—20℃

未用眠药，小喘外，睡得尚好。

上下午扫叶，通身汗，但觉舒适，人必须有劳动也。抄“湘江闸门”，未毕。读英文，看两天报纸、“参考”。

1977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五） 多云，16℃—19℃

六点起床。做功。

扫马路叶，通身汗。“湘江闸门”仍未毕。收到二妹《历史研究》四期，急翻之。读杂书、英文。

1977 年 10 月 29 日（星期六） 晴，16℃—20℃

夜半雨，即喘。六点起床。做功。

抄稿“闸门”，剩一尾巴。上午扫叶，下午沐浴，甚痛快。并洗衣。夜观新闻片《獐子岛》。

1977 年 10 月 30 日（星期日） 晴，16℃—20℃

四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

“闸门”抄毕，小有润色，开始“湘江”。夜清理十年前旧存报，翻出《水电内部通讯》，五五年“局长报告”，感慨系之，当时真生龙活虎。

1977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一） 雨，14℃—15℃

未喘，四点醒来，六点起床。

开始抄《湘江评论》，需加修改者不多。

接二妹信，《李自成》二卷已买到。读点英文，翻杂书。

1977 年 11 月 1 日（星期二） 晴，13℃—16℃

四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

整上午抄稿。收桢兄信，《思想方向》已阅一遍：第二个读者也。

下午扫叶，沐浴，甚舒畅。夜观《女飞行员》（太长，可压缩，时时刻刻提到语录，毛思作用）。《我今天休息》（按：应该是《今天我休息》）。人们为什么不喜欢喜剧片呢？主角好像不是在演戏。

十一点就寝。

买苹果八斤。

1977 年 11 月 2 日（星期三） 晴，13℃—15℃

睡足六小时。六点起床。做功。

上午抄稿，下午扫叶。清旧报纸，见到郭诗捧 Miss[20]。一笑。迫于形势，或由衷之言，都可原谅。67.6 月之事。

1977 年 11 月 3 日（星期四） 晴，12℃—15℃

一点半醒来，服眠药。六点起床。做功。

收到桢哥寄来书四本（“回忆主席”、《隋唐五代史》、《诗词曲语辞汇》新版），又何长工：“勤俭学回忆”。立即翻阅，并摘记。明晨寄回，免误两周期限也。

下午扫球场树叶，甚累。

1977 年 11 月 4 日（星期五） 晴，9℃—13℃

夜如昨。六点起床。做功。

上午扫地一个小时，仍大汗。“湘江”抄毕。给桢哥、大、二妹信。读“三个世界”长文。

1977 年 11 月 5 日（星期六） 晴，9℃—18℃

五点醒来，堵耗子洞。六点起床。做功。续堵洞。

将破木箱用隔板隔成书架，于是全部书籍都上架了。二十年来，真是我如书架，书架如我！下午扫叶，沐浴。夜观《老兵新传》。

[20] 郭沫若吹捧江青诗。——李南央注

1977 年 11 月 6 日（星期日） 雨，10℃—12℃

小便两次，居然睡着，睡足七个小时，空前盛事。六点半起床。

上午拟改“勤工俭学”一节，何长工小册子中不少细节可利用也。下午突发豪兴：自做书架。又借来锯、斧，一直到夜九点。架子钉好，房间也重新布置，却精疲力竭矣！

1977 年 11 月 7 日（星期一） 雨，11℃

过累，即失眠。十一点起服眠药，仍久久不能入睡。三点半醒来。六点半起床。

书架又弄来木板，加了一层，比前架多了一层，共七层。买蜂蜜 12.3 斤（14.76 元），赊账。本月生活费，一半为人借去，一半订了明年报刊。

1977 年 11 月 8 日（星期二） 多云，9℃

睡足六小时。六点起床。做功。

整日伏案，“勤工俭学”修改毕，开始抄《驱张运动》。Rascal 事须加注意。

1977 年 11 月 9 日（星期三） 晴，7℃—9℃

四点半醒来。六点起床。做功。

上午因牙痛针灸。分红薯 50 斤，劳动果实也。下午扫叶两小时，通身大汗，甚累。抄“驱张”一页而已。夜偶翻廿年前水电“拙著”，岂止隔世！

服眠药上床。

1977 年 11 月 10 日（星期四） 多云，8℃—10℃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

下午扫叶一阵外，整日伏案。“驱张”基本抄毕，很少改动。牙痛续针灸，觉大好了，比在秦城时有效。

1977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五） 晴，8℃—10℃

昨夜十一点起服眠药。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

上午将“驱张”全部抄毕，并整理两种稿本并主要资料。下午晒全部铺盖，又大堵耗子洞，直到四点。甚累。开始抄“第二次到北京”。

早晨蒸食红薯，肚子整天不舒服。

1977 年 11 月 12 日（星期六） 晴，6℃—10℃

五点半醒来。即起床。做功。

上午大劳动，洗帐子并杂件，直到十点。下午扫叶一小时，沐浴，余时伏案，“二次到京”已抄一半。夜观《石油大庆花》。

生活费未到？

1977 年 11 月 13 日（星期日） 晴，6℃—11℃

睡得尚好。六点半起床。做功。

早餐红薯、牛奶。上午洗衣、做菜（海带、粉丝炖肉也）。抄稿，“二次到京”毕。寄小丽信，催稿纸。

1977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一） 晴，7℃—11℃

六点起床。做功。

上午听“四人帮罪证之三”传达，多已见报，下午就没去了。臀部皮炎又小有发作也。抄“自治运动”。

晚饭后自制“雪里红”（辣菜即{排}菜），斩碎加盐，渍了四瓶一罐，总有七、八斤。整整忙了两个多小时，以备冬季蔬菜青黄不接之需。

1977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二） 晴，7℃—10℃

睡得尚好。小喘。六点起床。做功。

上下午扫叶一阵外，伏案抄稿，“自治运动”已过一半，小有补充。下午沐浴，皮炎又小发作，搽肤轻松。

1977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三） 晴，8℃—11℃

一点半失眠，三点服眠药，模[迷]糊半睡。长梦到莫斯科，住乌克兰饭店，好像与夫人同伴。六点一刻起床。做功。

整日伏案，抄“自治运动”。有寡味之感，强迫不要搁笔。

1977 年 11 月 17 日（星期四） 晴，8℃—11℃

一点半醒来，服眠药。六点起床。做功。

“自治运动”抄毕，小有补充。上午扫叶一小时，下午二小时，通身出汗，甚舒服。心血来潮，买半斤棉花，将破旧丝棉袄絮成棉背心，花七角钱。晚餐后劳动至十点。

1977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五） 晴，8℃—13℃

四点半醒来。六点起床。做功。俯卧撑 40 下矣！

上午棉布[背]心大功告成，又想起秦城旧帽翻新之乐。开始抄“文化书社”。下午扫叶。夜翻杂书。

1977 年 11 月 19 日（星期六） 晴，8℃—13℃

醒来起床如昨。做功。

“书社”已抄过半。下午扫叶、沐浴。夜观“十一大”，无过去之另一套即席讲话了。

抄稿到十点半。服眠药上床。

1977 年 11 月 20 日（星期四） 晴，7℃—12℃

六点半起床。整日伏案。

“书社”加了个大尾巴，写一师新气象等，取自周世钊、肖三（未发行书），及“一师校史”稿本。题目拟改“书社与新文化运动”之类。请人洗被。

1977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一） 晴，7℃—12℃

四点半醒来。六点起床。做功。

“书社”抄毕，尾巴续好。为那七节，再找靳主任一谈，有什么办法！永记此事！下午扫叶。夜观动画片《大闹天宫》，再观《永不消逝电波》。

1977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二） 晴，7℃—11℃

大概五点前醒来，五点三刻起床。做功。

开始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下午扫叶，沐浴。夜翻杂书。

1977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三） 晴，6℃—12℃

仍是五点前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早操。

几终日伏案，“马义会”快抄完了，修补不多。

收到琬姐寄来“雪峰蜜橘”三十枚，如何是好！

下午听了点中央传达抓电力快上，仍是大薄弱环节也。水电一万下为小，四十万下为中。明年装 500 万千瓦，强调多搞水电。呜呼，李锐！

1977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四） 阴、小雨，7℃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小跑步。

“马义会”基本抄毕，有所改动。下午翻《湖南历史资料》，有不少材料还待引入。

着棉裤。

1977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五） 晴，6℃—12℃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跑步。

“马义”抄毕。又将“思想方向”一阅，很难压缩。

给琬姐信。

1977 年 11 月 26 日（星期六） 晴转多云，6℃—11℃

两点半醒来，严重失眠。六点起床。做功。竟日不倦。

翻《湖南历史资料》，看报。萨达特访以色列，至今未作报导也。夜翻杂书。

1977 年 11 月 27 日（星期日） 晴、多云，6℃—10℃

五点醒来。六点半起床。

精神有点松散。《湖南历史资料》中有可用者，对照一下，又不想动笔。翻《戊戌变法》，消磨一下午和夜晚。

1977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一） 晴，5℃—6℃

醒起如昨。做功，跑步 200 米。

仍松散。补“洞庭闸门开了”，未誊正，拟再看几遍也。又翻《戊戌变法》，张荫恒遣戍。此人充军，却一路乱谈，且是老年！

1977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二） 晴，4℃—9℃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小跑。

对照“史料”改稿，进度甚小。仍翻杂书，《郑板桥集》。夜 送来两天报纸。无信！

1977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三） 晴，4℃—9℃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跑步。

给小丽信，谈“写信”之事。给朱朱信。未抄稿，心情不顺也。得绝句一首，读龚诗引起。

1977 年 12 月 1 日（星期四） 晴，4℃—9℃

五点半醒，六点起床。做功，跑步。

《人民日报》刊姚雪垠访问记，甚得鼓舞。整日伏案，修改“水口山”，因《湖南历史资料》刊有纪实材料，很是生动，可以大段摘录也。

1977 年 12 月 2 日（星期五） 晴，4℃—9℃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一点服眠药）。做功。

“水口山”修改毕。但“安源”简直不想动笔。翻《严复传》，竟忘记过去看过一遍。夜观《祖国呵母亲》。找出|到|报上小张马克思夜读画，贴在案前墙上。

1977 年 12 月 3 日（星期六） 晴，4℃—9℃

五点醒来。做功，跑步。

开始抄“建党”，修改甚少。下午沐浴。记住忍耐。夜观《战斗中成长》，似未看过。

1977 年 12 月 4 日（星期日） 晴，6℃—10℃

四点醒来。竟梦见陈老总夫人，将诗送与，似在一工地式大房屋中。此秦城之想也，终于一梦。

续抄“建党”。等信心情。翻杂书。给朱朱信。

1977 年 12 月 5 日（星期一） 晴，6℃—10℃

十二点半服眠药，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小跑。

看四五天的报纸、“参考”。买公鸡一只，三斤，宰之。

1977 年 12 月 6 日（星期二） 晴，6℃—10℃

三点醒来，失眠。六点起床。做功。

“建党”大补抄《文汇报》刊张琼[21]文，记清水塘 22 年事也。

红烧公鸡，无人对酌也。

1977 年 12 月 7 日（星期三） 多云，6℃—9℃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小跑步。

“建党”抄毕。

仍无信来。晚上总是乱翻书，而不能有规则读书或做事，须加改变。

1977 年 12 月 8 日（星期四） 晴，6℃—9℃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

“思想方向”开始“定稿”，很难说“最后”也。夜观《跟踪追击》。虽然伏案整日，精神却是麻木状态。

1977 年 12 月 9 日（星期五） 晴，6℃—9℃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小有皮炎发作，未跑步。

整日伏案，效率甚高，“思想方向”清稿毕，“自修大学”与“新时代”亦将抄毕，另作其他小修补。

下午扫叶一阵。晚餐后补旧棉鞋（此鞋乃一九六 0 去北大荒时所制也）。

1977 年 12 月 10 日（星期六） 晴，5℃—9℃

三点服眠药，仍不成眠久久。一连串怪梦，似有梦呓。六点起床。做功。

整日伏案，“自修”抄毕。

无信！本月生活费亦未见汇来，只好索债为生矣。

1977 年 12 月 11 日（星期日） 晴，5℃—9℃

二点起服眠药，奏效。六点一刻起床。做功，跑步。

整日伏案，甚为满意。“建党”中补入肖述凡[22]小传并二次大会，这一节就不单薄了。“自修大学”补贺尔康[23]日记。

买冻肉（出口内销也）五斤，以花盆腌之。

1977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一） 晴，6℃—9℃

一点半服眠药，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小跑。

上午又买肉一袋，五斤，皆碎块，腌成三瓶。连昨天的，大概炼油二三斤，直到中午，甚累。下

[21] 张琼：（1902—1981）湖南汝城人。原名朱舜华。1919 年投入“五四运动”，结识毛泽东、刘少奇、杨开慧等人。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在上海从事教育工作，曾任上海虹口区第一中心小学校长、虹口区人民政府文教科长、副区长。

[22] 肖述凡：（1901—1926）湖南宁乡人。又名树藩。1921 年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主要从事青年工作。1926 年 10 月 30 日因染痢疾病逝。

[23] 贺尔康日记：记述有毛泽东 1925 年开展农民运动的事情。贺尔康：湖南湘潭人。1925 年经何叔衡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一直从事农民运动，参加了“秋收起义”。1928 年 4 月 12 日在长沙小吴门被国民党逮捕，14 日晚被杀害。

午、夜晚伏案，抄正“水口山”。

1977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二） 多云，6℃—9℃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小跑。

上午忙些杂务，甚累。看报而已。下午将“水口山”抄毕。夜准备修改“安源”。

讨账真难！

1977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三） 晴，6℃—10℃

一点半服眠药，久久入睡。竟梦见参座也。

为改“安源”，翻′67 所集主席讲话，直到夜九点。

1977 年 12 月 15 日（星期四） 晴转多云，6℃—9℃

一点半起服眠药。臀部皮炎又小发作，夜搽肤轻松。

仍整日翻阅主席讲话（53—60）。给小丽信，询问有未写信也。

1977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五） 多云，7℃—15℃

仍一点半服眠药。皮炎又闹，可恶之至！六点起床。做功。

虽整日伏案，“安源”进度不大，有一难点：1921.9、11 月是否两次去了？估计九月一次不大可能，因在“三十节”之前也。否则，11 月又去，似亦无必要。

给小丽信，催稿纸，是否来过信。

1977 年 12 月 17 日（星期六） 晴，5℃—9℃

五点三刻起床。做功。皮炎，不能跑步。

伏案，“安源”大动手术。刘修之软弱，如何写法，尚未成熟。立三倒是好写的。

讨账之难，真是教训。

夜翻主席多年讲话。

1977 年 12 月 18 日（星期日） 晴，5℃—10℃

两点半服眠药。又闹皮炎，久久不能入睡。七点始起床。

整日伏案，勉强改写“安源”。史笔的考验。罢工时，加入俱乐部的只 700 人！

1977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一） 晴，5℃—10℃

两点服眠药。六点起床。做功，小跑。

整日伏案，“安源”初改毕。

1977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二） 晴、多云，5℃—10℃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皮炎仍犯！

收到信，亦在意中，咎由自取也，甚平静。看一个月《光明日报》。下午沐浴。

1977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三） 雨，7℃

四点半醒来。

莫名其妙，将《资本论》辞重抄一份，有什么用？“学生时代”仍未取回。下午联播，华主席题词。挂号寄出“曲辞汇”。

1977 年 12 月 22 日（星期四） 雨，7℃—5℃

六点起床。做功。

广播中组部长胡[24]。决心将申请写正发出，并秦城诗若干，以明心志。抄到夜十一点。

1977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五） 阴，5℃—6℃

五点醒来，索兴起床。

“东方红”改二句：拨出辩证法云雾，小小方舟航向明。全诗意境大活。

给胡部长并请求信写好，发出。

夜观《年青的一代》。

1977 年 12 月 24 日（星期六） 小雨，6℃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小跑。

整日清理旧报。理发。三四个月没理了。

1977 年 12 月 25 日（星期日） 晴，2℃—5℃

昨夜皮炎闹得睡不安宁，十二点起服眠药，七点起床。

甚冷，着自制厚棉背心。不想做事，清理旧报纸。夜翻廿年前“拙著”。′53 年讲话，强调思想改造；′56 年文章即提出多快好省也。

1977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一） 晴，2℃—5℃

五点梦醒，六点起床。做功，小跑。

读英文、看报，翻书。接灼姐信，反复告诫也。

天气大冷，戴皮帽。

1977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二） 阴，4℃

四点半醒，枕上吟得绝句。六点起床。做功，小跑。

寄琬姐信。

1977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三） 阴、小雨，4℃—5℃

六点起床。做功，小跑。

Read English all day。夜翻杂书。

[24] 胡耀邦就任中组部部长。

1977 年 12 月 29 日（星期四） 阴、小雨，4℃—5℃

三点醒来，失眠久之，奇梦一堆。
读三天报纸。

1977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五） 雨，5℃

两点起服眠药，断续成梦。六点起床。做功。
日读英文，夜翻宋诗。买得苹果九斤，米糖二斤。

1977 年 12 月 31 日（星期六） 多云，5℃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
Read English。有人告以佛子岭 news，并不意外也。夜观《农奴》。

一九七八、七九年李锐日记

十册/Vol. 10

1978.1.1.-1979.1.19.

本册日记注：

1979 月 1 月 6 日李锐结束流放生活回到北京，于 1 月 19 日停止书写日记，直至 1981 年重新开始。1978 年和 1979 年的日记是写在同一个本子内的。因为 1979 年的日记只有几天，为方便阅读，同 1978 年日记合并于本文件。

——李南央注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46 年—1979 年日记录入说明	xii
一九七八年	
1. 1978 年 1 月	1
2. 1978 年 2 月	4
3. 1978 年 3 月	8
4. 1978 年 4 月	12
5. 1978 年 5 月	16
6. 1978 年 6 月	20
7. 1978 年 7 月	23
8. 1978 年 8 月	27
9. 1978 年 9 月	30
10. 1978 年 10 月	34
11. 1978 年 11 月	38
12. 1978 年 12 月	43
一九七九年	
13. 1979 年 1 月	95

1978 年元旦 阴，2℃—4℃

五点廿起床，广播响也。做功。

早餐食肉包子三个，味道颇佳。分得肉二斤，切煮，熬油，上午得以消磨。读梅村诗，得句：不学梅村学定庵，勉强凑成一律，以迎元旦。

夜观《铁证如山》。哀哉福建，莆田、晋江，旧游之地。看三天报纸。

1978 年 1 月 2 日（星期一） 晴，2℃—5℃

六点五十起床。做功。有点懒散，读诗而已！

1978 年 1 月 3 日（星期二） 晴，2℃—5℃

六点起床。做功，小跑。

读主席复陈毅论诗信，遂发诗兴，翻旧作，再读宋诗选等。如此喜爱李贺，亦怪也。陈诗几首七律，平仄确有不合之处。平仄岂难事耶？

1978 年 1 月 4 日（星期三） 多云、晴，2℃—5℃

四点醒来。做功。

翻看十二月份《光明》、《文汇报》。兴之所至，写毛笔字若干张。

夜观朝鲜片《高山之鹰》，露天，冷甚，着皮大衣。

1978 年 1 月 5 日（星期四） 晴，1℃—5℃

六点起床。做功。上午洗衣，整理内务。读报、练字，读英文。夜翻《人境庐诗》。

1978 年 1 月 6 日（星期五） 晴，1℃—5℃

三点半醒来，失眠。六点起床。做功。

皮炎仍在犯。下午读“人境庐”，上午将广交椅修好。

1978 年 1 月 7 日（星期六） 多云间晴，4℃—10℃

六点起床。做功。

读英文、“人境庐”，看报。下午沐浴。夜读杂书。

1978 年 1 月 8 日（星期日） 晴，5℃—8℃

昨夜睡足八小时，真奇迹也。七点起床。

整日读“人境庐”。旧学根底不深，必作不好旧诗，我只能打油也，冒充风雅也。

1978 年 1 月 9 日（星期一） 晴，4℃—7℃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

读两天报纸，读英文。夜观《红色背篓》。

1978 年 1 月 10 日（星期二） 晴，4℃—7℃

三点半醒来，失眠。六点起床。做功。

读报、读英文。

1978 年 1 月 11 日（星期三） 晴，4℃—7℃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

细读黄钢写的李四光文，文章感到达到一种成熟的境界，生动、具体，而有气魄，材料节约，用得恰到好处，附带写了总理和主席的风貌。李四光应当写一传记。

夜观《野火春风斗古城》。买公鸡一只，累了一个中午。

1978 年 1 月 12 日（星期四） 阴，4℃

五点醒来。做功。

读英文，重读黄钢文。寄一百元与母亲过春节，实际是为补偿琬姐为我买书等费用也。寄琬姐短信，寄水电部行政司信，三个月未收到生活费也。

1978 年 1 月 13 日（星期五） 阴、小雨转晴，5℃

这几天都服眠药，五点醒来，六点起床。门前做功。小雨也。

读英文、杂书。很想买马恩全集，外地寄，不合理，请人合肥买，却难托也。夜观《林海雪原》。

1978 年 1 月 14 日（星期六） 晴，5℃—10℃

眠药奏效，五点半醒，六点起床。做功。

发琬姐信。清理杂件，读两天报纸。有人还款、还书，都是怄气事。书少还两本！又记不起是什么书。夜读培根文。

1978 年 1 月 15 日（星期日） 雨转雪，4℃

夜雨，白天大雪。六点三刻起床。

大发写字之兴，用小毛笔抄诗稿。夜观《夺印》。

1978 年 1 月 16 日（星期一） 多云，3℃—6℃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雪中做功。

将马恩诗抄毕。夜读两天报纸。

1978 年 1 月 17 日（星期二） 晴，0℃—5℃

十二点起服眠药，六点起床。做功。室外当 0 下-7、-8 度也。

仍抄诗，小楷两天即有长进。上下午弄来浴室余火，以破脸盆作炭盆，延安亦无如此穷相也。却室暖增至 5℃。

1978 年 1 月 18 日（星期三） 晴，0℃—5℃

失眠自调，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
弄火生炭，烦人得很。抄诗改诗、读报看书，做菜吃饭。

1978 年 1 月 19 日（星期四） 晴，0℃—5℃

六点起床。做功。
缺乏根基，改诗不易。形象思维，典型词汇都不能得心应手也。
小金代买来小泥炉，方便之至，几乎可以随时起火了。

1978 年 1 月 20 日（星期五） 晴，0℃—5℃

三点起服眠药。六点起床。做功。
得灼姐返长信。下午复信，谈及与小丽信事。
夜读杂书。
佛子岭联播丑事，懒得去听也。

1978 年 1 月 21 日（星期六） 晴，1℃—6℃

三点醒来，又迷胡[糊]睡着，奇梦甚多。六点起床。做功。
上午弄火、做菜，下午沐浴、洗衣。甚累。读英文。夜读近代史。

1978 年 1 月 22 日（星期日） 晴，7℃

三点服眠药。六点半起床。
上午修钉旧书架，通身大汗。下午将铝锅等物开光，洗衣，又一身大汗。甚累。夜读近代史。

1978 年 1 月 23 日（星期一） 晴，7℃—8℃

昨夜坚持未服眠药，睡得零碎，怪梦极多。六点起床。恢复床上八段锦，灼姐来信也在试做。
读三天报纸、“参考”，读英文。夜观《东进序曲》。现在的报纸真有看头了。

1978 年 1 月 24 日（星期二） 晴，8℃

仍三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读英文、近代史等。下午沐浴。买肉三斤，腌之。

1978 年 1 月 25 日（星期三） 晴，7℃—10℃

三点半醒来，又断续入睡。六点起床。做功。读英文，弄火做菜。夜读《黄公度传》。

1978 年 1 月 26 日（星期四） 晴，7℃—11℃

二点醒来，大概睡至四点。六点起床。做功。
上午生火炖肉，下午读英文，夜观《龙马精神》。“黄传”读毕。皮炎又大发作！

1978 年 1 月 27 日（星期五） 雨雪，6℃

三点半醒来，一直失眠。六点起床。门口做功。
终日雨转雪，少活动。读英文、范著近代史等。生火热菜，如 log[1]！

1978 年 1 月 28 日（星期六） 阴，5℃

照例三点半醒来，六点起床。
读英文、读报，近代史。下午得观南斯拉夫片《桥》，甚佳。有感冒意，未沐浴。

1978 年 1 月 29 日（星期日） 多云，5℃

三点醒来，坚不服眠药，又小睡几阵。七点起床。
买年货——苹果与糖食。两餐两生火。读近代史毕。人们早早准备过年矣！

1978 年 1 月 30 日（星期一） 阴，5℃

睡情如昨。六点起床。做功。
收到二妹信，催我为她的学习提意见。拟寄赠《贝多芬传》。夜作摘记，这本珍贵的传记要告别了。

1978 年 1 月 31 日（星期二） 晴，5℃—3℃

二点醒来，约四点再睡着。六点起床。做功。
“贝传”抄完。可能是 46 年看第一遍，卅年后，有多少遭遇同感！多少话像是对我说的！
夜观《丰收之后》。

1978 年 2 月 1 日（星期三） 晴，3℃—6℃

三点醒来，即失眠。六点起床。
上午读报、洗衣，做菜。将“贝传”附录全部摘完。晚上仍是乱翻书。读《历史研究》第六期。

1978 年 2 月 2 日（星期四） 晴，3℃—6℃

六点起床。做功。
读英文。拟复二妹信，未完。

1978 年 2 月 3 日（星期五） 晴，0℃—6℃

四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
收到琬姐信，仍为照片事耿耿于怀。复琬姐信，并二妹信，寄“贝传”。
买到两个烂广柑。

1978 年 2 月 4 日（星期六） 晴多云，3℃—10℃

十二点服眠药。六点起床。做功。

[1] 如 log：log，英文“圆木”。意精神麻木状如木头。

收到琬姐寄挂历，包裹单。

读报、刊终日。下午沐浴。夜读《历史研究》。翻阅一月份“光明”、“文汇”。

1978 年 2 月 5 日（星期日） 雨，8℃

昨夜被窝过暖，反睡得不安稳。早起门口做功。

收到腊味包裹，下午蒸若干，香味满室。其中大块是大妹劳动所得，托乡人薰的，有腊鸡半只。

得通知，生活费已转到安徽。报上近来关于老干部审查问题，简直篇篇似对我而言，但不知有否一分希望也！

1978 年 2 月 6 日（星期一）除夕，阴、夜雨，7℃

睡得不好，六点起床。做功。

将“光明”、“文汇”可摘者摘出。

夜餐买菜三样，有腊味，喝葡萄酒，真是过年也。比兴华村、秦城如何！夜观中南海故居及大庆会议记录片。有人来借书，言对不起某某。

1978 年 2 月 7 日（星期二） 阴，7℃

昨夜十一点上床，未能守岁。四点服眠药，五点半醒来，又复入睡。七点半起床。

照例吃糍糕。中午又买得羊肉、鱼、煮粉丝白菜，津津有味也。独自一樽！

早晨沐浴。夜观《李双双》，不禁时时开口大笑。喜剧也。张瑞芳尚健在。三七年七七后，平津流亡道上即见过的。五四年莫斯科大使馆，也是过春节，跳过华尔兹也。

开始抄“安源罢工”。

1978 年 2 月 8 日（星期三） 阴雨，7℃

十二点、四点两次醒来，又妈[马]虎入睡。七点起床。

整日抄“安源”。夜观《天山上的红花》。此片看过几次，仍觉动人。此生无缘去新疆了。

1978 年 2 月 9 日（星期四） 雨，7℃

昨夜睡得尚好。七点起床。

整日伏案，“安源”改抄毕，刘修问题算是解决了。此稿已告结束矣！

夜再观《暴风骤雨》。马恩全集，霍山县书店已允购一套。

1978 年 2 月 10 日（星期五） 雪，5℃

四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

下雪子。整日头昏，似与木炭火有关。不时开窗，出外活动。读点英文，颇懒散。夜读杂书。

1978 年 2 月 11 日（星期六） 小雪，3℃

四点醒来。六点起床。窗前做功。

读英文，翻近代史。读《文艺黑线出笼》文，原来是那位“夫子”主干的。这段史实看来甚复杂。

夜看书到十一点。

1978 年 2 月 12 日（星期日） 多云，3℃ X

五点醒来。到八点始起床。闭眼休息而已。
读两天报纸。《回忆主席》始全部翻完。军事真是神机妙算也。

1978 年 2 月 13 日（星期一） 晴，3℃

三点醒来，迷糊又睡一阵。六点起床。做功。
读英文，“史记”等。给琬姐信，请买书。

1978 年 2 月 14 日（星期二） 阴、小雪，3℃

六点起床。做功。
看两天报纸。读“史记”。夜翻戊戌变法书。下午沐浴。

1978 年 2 月 15 日（星期三） 阴，3℃

六点起床。
读报。整日读戊戌变法书，颇同情光绪也。

1978 年 2 月 16 日（星期四） 小雪转晴，3℃—4℃

六点起床。做功。
生活费转至此间。四个月未发，其中必有文章。亦何必猜测！尚值 60 金也[2]！
续读戊戌变法卷四。稍读英文。夜十点仍不愿释卷。

1978 年 2 月 17 日（星期五） 晴，-1℃—3℃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甚冷。
读三天报纸。“戊戌”翻完。

1978 年 2 月 18 日（星期六） 晴，-1℃—4℃

五点半起床。做功。
上午作杂务，生火做菜。读报。中午沐浴。下午读书甚少。夜观《连心坝》。

1978 年 2 月 19 日（星期日） 晴，0℃—6℃

六点起床。做功。
上午有人闲聊。下午清理报纸。夜观《渡江侦察记》旧版。

[2] 李锐被开除党籍后工资降为 120 元，每月给三个孩子 60 元生活费，由水电部机关直接交范元甄，余 60 元。——李南央注

1978 年 2 月 20 日（星期一） 晴，0℃—7℃

六点起床。做功。

借书与人。效冯謹故事。读两天报纸。略读英文。夜仍读“戊戌”书。

1978 年 2 月 21 日（星期二） 晴，0℃—9℃

五点半醒来。六点起床。做功。

读英文，读“船山”书。中午沐浴。洗衣，晒被。拟换下厚冬被。

今日元宵，早晨食饺子十枚。

1978 年 2 月 22 日（星期三） 晴，2℃—9℃

五点半醒来。六点起床。做功。左腿酸痛，故意拗炼。

读英文，读两天报纸。《歌德巴赫猜想》读两遍。竟动感情流泪！有所成就，必须入迷、入魔也。下午理发。

1978 年 2 月 23 日（星期四） 晴，5℃—11℃

三点醒来，失眠。六点起床。做功。

读英文，读报。夜观《水手长的故事》。绝处逢生，死里求生，只要力争，无绝人之路也。

1978 年 2 月 24 日（星期五） 晴，5℃—12℃

醒起如昨。做功。上午英文，下午历史。这也是生活。

1978 年 2 月 25 日（星期六） 晴，6℃—12℃

三点醒来，复又睡着一阵。六点起床。

读书如昨。中午沐浴。《船山史论》读完后拟作摘记，高论甚多。夜再观《东进序曲》。流鼻涕不止，服铃翘片。

1978 年 2 月 26 日（星期日） 晴，6℃—12℃

五点醒来，后又睡着一阵。七点起床。

拟整理全部新旧剪报，结果看了一整天 67 年。

硬是感冒了，服铃翘片。

1978 年 2 月 27 日（星期一） 晴，7℃—13℃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

今天算是基本清理就绪。这些剪报材料，真是财富。

硬是感冒了。但食欲甚好。见文学评论目录，无缘见到。

1978 年 2 月 28 日（星期二） 多云、大风，10℃—8℃

夜半醒来。大风。五点再醒，六点起床。未能做功。

找出一张 66 年二月的《光明日报》关于音乐改革的大文章，寄与二妹。清理书籍，终找出“最后文章”。

昨夜有浓痰。感冒较重，不敢沐浴。

1978 年 3 月 1 日（星期三） 晴，8℃

服眠药上床。十二点始入睡。六点起床。做功。

读两天报纸，读英文。看名单。书架清理就绪。还是有人借钱，平时连招呼不敢打也。中午观《三打白骨精》，过去没看过。

1978 年 3 月 2 日（星期四） 多云，7℃—9℃

三点起服眠药。鼻涕、浓痰不止。感冒后期模样。六点起床。未做功。

整日无力读书。阅报，乱翻书而已。食欲未减。夜翻二月份《文汇报》，并《人民文学》十一期。点“滴鼻净”不已。

1978 年 3 月 3 日（星期五） 雨，8℃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感冒不适，读书甚少。

1978 年 3 月 4 日（星期六） 晴，8℃

服眠药上床。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

借到一月号《人民文学》，再读《哥德巴赫》。下午小心洗澡。夜读英文。

1978 年 3 月 5 日（星期日） 晴，9℃

十二点起服眠药。六点半起床。

借到“新唐书”一本，看《魏徵传》。又《人民文学》、《诗刊》各一本，均读毕。

夜听广播，人事果如所料。接灼姐信，甚感。即复，并抄与胡部长信。十二点服眠药上床。

1978 年 3 月 6 日（星期一） 晴，8℃—9℃

六点半起床。

邮递员换人，到处寻报。托人发挂号。摘“魏传”，读杂书。夜再观《桥》。

1978 年 3 月 7 日（星期二） 晴，8℃—10℃

六点起床。做功。

接灼姐包裹单。久不劳动，主动请示，“待研究”也。读英文，《船山史论》。

1978 年 3 月 8 日（星期三） 阴、小雨、大风，9℃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

感冒已过去，仍觉无力。读英文、“史论”。夜观《长空比翼》。

1978 年 3 月 9 日（星期四） 晴，8℃—11℃

睡得尚好。读英文，“史论”只几页。收到灼姐腊味包裹，惭愧得很。小小劳动，扫地，换窗玻璃。

1978 年 3 月 10 日（星期五） 晴，7℃—10℃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

读政府报告，多么熟悉！看来是各口汇总的，重点明确，也面面俱到，必须如此。乱了十多年了！哼七律二首：怀念总理逝世情况，记陈景润，未定稿。

1978 年 3 月 11 日（星期六） 阴，5℃

三点醒来，服眠药仍久久不能入睡。天亮前迷胡[糊]一阵。六点起床。做功。

看宪法并报告，强调民主与专政，强调法治，拨乱反正也。

蒸平江腊味，完全家乡味！湖南竟来信问水口山并农运材料。下午听计委后三年，六五并 2000 设想之大报告，何等熟悉呵！

怕感冒，不敢沐浴。

竟还有人来向我询问水口山等材料事（可能是湖南）。

夜观《保卫察里津》。这个城市曾两度光临也。

强调法治，是久已考虑之事。

1978 年 3 月 12 日（星期日） 晴，5℃ X

三点醒来，服眠药。七点半始起床。

写水口山材料。

今天颇有诗兴，将四首七绝各加几句白话，自创一体，成回忆延安四首。似乎还可写下去。

1978 年 3 月 13 日（星期一） 小雪，5℃—6℃

四点半醒来，未能入睡。六点起床。做功。

颇有诗兴。延安琐忆，又得三首。

竟下起雪来。整日生小泥炉，能饮一杯无？

1978 年 3 月 14 日（星期二） 阴，6℃

一点半醒来，二点半服眠药，仍不能入睡。浮想乱思也。六点一刻起床，未做功。早餐自制薄饼。

重抄水口山材料。见到原问件，有加了一段所谓“亲临开拓领导”的估计。因此又翻出稿本，再阅“思想方向”，有两三处重要小补。此稿可定矣。决心将注解全部整理抄出。

1978 年 3 月 15 日（星期三） 晴，2℃—10℃

二点醒来，时睡时醒。六点起床。做功。

有人关心买得老母鸡一只，4.3 斤，4.5 元。午饭后忙了两个小时，又洗衣，甚累。

“少年”一节注解毕。给琬姐信。

1978 年 3 月 16 日（星期四） 晴，5℃—11℃

坚持未服眠药，睡得勉强。六点起床。做功。

续作注释。《人民日报》纪念向警予文（非常之应当），促我在“战友们”中曾[增]入向一段。开始起草。

1978 年 3 月 17 日（星期五） 晴，8℃—13℃

昨夜十点半服眠药上床。睡得尚好，只是醒来几次，奇梦无已。六点起床。做功。

中午洗衣，作杂活。向警予稿基本草就。夜观《战上海》。

1978 年 3 月 18 日（星期六） 晴，9℃—12℃

四点一刻醒来，不能入睡。六点起床。做功。

向警予基本定稿。借来一个多月的《光明日报》，狼吞虎咽。

夜散步至河西索书，晚上专门送来“学生时代”2—8 节。近两年不见面，欣喜何似。全书脱稿，指日可待也。

服眠药上床。

1978 年 3 月 19 日（星期日） 阴，10℃

三点即醒来。大概只睡了不到四个小时。

弄注解，细活。这七节不拟重抄了。

夜观《难忘一九一九》。

1978 年 3 月 20 日（星期一） 雨，9℃

昨夜连雷雨，睡得妈[马]虎。六点起床。做功。

收到二妹喜信：大妹取录中医学院。午休时得绝句三首贺之，复信抄告。

借来“光明”、“文汇”等翻毕。夜观《杨门女将》，皆大欢喜。

1978 年 3 月 21 日（星期二） 多云、晴，8℃

五点醒来，五点半起床。阴雨，屋门做功。

整日伏案。“学校与老师”一节整理完毕，包括注释。几天的报纸也看完。发出二妹信。服眠药上床。

1978 年 3 月 22 日（星期三） 晴，3℃

两点半醒来，时睡时醒。六点起床。做功。

整日伏案，弄完两节。夜观《烈火中永生》，像十年前初观一样感动。睡前写“新目次”并“新版前言”。呜呼！过瘾也！

1978 年 3 月 23 日（星期四） 晴，5℃—9℃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

整日伏案，“学生时代”全部整理完毕，可作清稿，注解 94 条亦毕，似乎只待付印了。其他各章注解简单。

1978 年 3 月 24 日（星期五） 晴，5℃—10℃

上床失眠，十二点起服眠药。仍睡不好，顶多睡着四个小时。六点起床。做功。

整日伏案。“学生时代”注解又复查一遍，并开始第二章注解。又续作文字修饰。发现“洞庭闸门开了”一节须大加修饰。文章是改不完的！

中午洗床单、衣服。

1978 年 3 月 25 日（星期六） 晴，8℃—13℃

十二点起服眠药。五点醒来。六点半起床。做功。

有[又]浏览完“五四前后”，标出注解，尚未写出。下午沐浴。右手臂多久以来胀酸痛，贴了多次“止痛膏”不见效，不知何故。

十一点上床。

1978 年 3 月 26 日（星期日） 晴，8℃—12℃

三点醒来，服眠药。六点半始起床。

整日伏案。“建党”看毕。注解有限。将全部字数约记 27—28 万也。

1978 年 3 月 27 日（星期一） 晴，9℃—13℃

三点服眠药。六点起床。做功。

收到灼姐信。二妹寄来《李自成》等一包书并信纸等。如过节一样。一天复信。十点半服眠药上床。

1978 年 3 月 28 日（星期二） 晴，10℃—14℃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

发信。上午看几天报纸，下午看“工人运动”部分。一二节毕。总有人来借书！

1978 年 3 月 29 日（星期三） 雨，12℃

醒起如昨。

整日伏案。整理注释，阅毕“工人运动”部分。“我们的师表”被人乱借去，丢了！可恶之至。

1978 年 3 月 30 日（星期四） 阴、小雨，8℃—10℃

四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整日伏案，写注释，进度甚慢。“驱张”又小增订。又着棉裤。

1978 年 3 月 31 日（星期五） 阴雨，7℃

三点醒来，服眠药。六点起床。做功。

整日伏案，作好两章的注释。写王健民，裴昆材料。六七年三月强取走我的两万字“自我批判”

材料之人。

1978 年 4 月 1 日（星期六） 阴，8℃—7℃

二点半醒来，不久又睡着，直到五点半。六点起床。做功。

注释全部完毕！晚上借来装订机，全部订好。最后只剩下“收官子”了。

下午沐浴，弄火蒸腊味。

1978 年 4 月 2 日（星期日） 晴，5℃—10℃

三点醒来服眠药。六点半起床。

几整日伏案。“收官子”变成绣花了。整理所有草稿，清找“官子”——有无遗漏的材料或一时的构思，点滴不舍也。

给大彭信，请买茶叶。河西取书，没有取得，甚不快。

1978 年 4 月 3 日（星期一） 晴，5℃—12℃

昨夜十点半服眠药上床，睡得尚好。五点半醒来。六点起床。做功。

整日伏案。“收官子”。驱张一条材料来源，怎么也找不到了！

大概省局来三人，再让详写王、裴六七年要材料等事！写到十点，共六页。服眠药上床。

1978 年 4 月 4 日（星期二） 晴，6℃—13℃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

上午又补写材料二页。那两个人还是 5.16 之类问题。当年我何至同此号人言总理之事。人们至佛子岭听报告，第一、二把手问题甚严重，楼堂馆所，早有所感，如此大批甚好。

夜观《野猪林》，三名角，似乎是第一次看见杜近芳其人，甚过瘾。惜|名|太长，因九点后开映，十二点十分始毕，甚感疲倦。

晚饭后河西取床竟冒火了。

1978 年 4 月 5 日（星期三） 晴，10℃—14℃

二点半醒来，复又入睡，近六点始醒。六点半起床。未做功。

续“收官子”。

谢、王找谈劳动事，先主动甚好。自提锄锄河床草，及帮老詹做点什么轻活。夜观《风雪大别山》。拟一致刁信稿，为水库调度等意见也。

1978 年 4 月 6 日（星期四） 晴，10℃—15℃

昨夜睡得较好。六点起床。做功。

开始锄草，上下午共约三小时，右臂甚感酸痛。当注意不引起坏作用。大概是头一天之故，有点疲累，但尚能看书写字。“收官”也不多了。

1978 年 4 月 7 日（星期五） 晴，11℃—16℃

五点醒，六点起床。做功。

上班时帮助老詹将猪群放出。花了一个半小时，几乎将上册读完，写得真不易。夜观建军五十年纪录片，参座乃感情之人。

1978 年 4 月 8 日（星期六） 晴，12℃—17℃

醒如昨。做功。今天只用[做]了十分钟。

上午仍劳作一阵，打扫门前卫生。

整日放不下来，至夜一点，将《李自成》二卷中册读了 4/5。宫廷生活，崇桢几如实录。北京内城变迁须细作调查。

1978 年 4 月 9 日（星期日） 晴，14℃—19℃

六点半小金送报来，只好起床。

上午|读|中册看毕。寄二妹 50 元书款。

今日大暖。

梦参观美展，弈棋。

草至刁书。

1978 年 4 月 10 日（星期一） 晴，16℃—19℃

昨夜竟不能盖冬被矣。一点起服眠药。六点起床。做功。

上下午劳动约二小时。将几天报纸读文[完]，读英文。

1978 年 4 月 11 日（星期二） 晴，15℃—21℃

五点醒，六点起床。做功。

翻出“张骞传记”，竟不能释手，至夜始罢。下午沐浴。上午劳动一阵。

1978 年 4 月 12 日（星期三） 晴，15℃—23℃

睡得尚好，足七小时也。

上午劳动一阵后扎针，并电兴奋。臂仍酸胀如故。开始“下册”。

1978 年 4 月 13 日（星期四） 晴，16℃—25℃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

上午劳动一阵。“下册”读毕。李岩先建根据地意见自然正确，放弃洛阳亦失策。二卷总的印象：旧小说笔调过浓，充分利用史料，精心写各大场面，古籍典故常识运用自如。人物、语言，刻画不能说不细，但语言总不如《红楼梦》也，还不是呼之欲出，究竟隔了几层。

1978 年 4 月 14 日（星期五） 晴，19℃—27℃

简直是夏天味道。昨夜盖毛巾毯亦闷热。失眠。十二点起服眠药，五点半醒来，六点起床。做功。

右臂打了一针强的松，并烤红外。只将报纸看完。整理衣服。给琬姐短信。

1978 年 4 月 15 日（星期六） 阴雨，17℃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微雨。做功。

今天气温突降，又可着毛衣了。

翻半月来《文汇报》。下午沐浴。又借来《航空知识》等三本。夜观《岸边激浪》，平平。

1978 年 4 月 16 日（星期日） 阴雨，13℃ X

昨夜又盖冬被。加两件毛衣，又着呢裤。

上午忙于做菜，老时送甜酒糟大杯，晨煮酒蛋，美味之至。下午至夜，翻完成仿吾[3]长征回忆，大失所望，集录众之作，系统综述而已，毫无个人特色。

1978 年 4 月 17 日（星期一） 晴，13℃—17℃

四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

上午大扫除，室内外。看报，读“航知”等刊。天气稍暖。

1978 年 4 月 18 日（星期二） 晴，13℃—19℃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

上午帮老詹（看菜园），至十一点。下午沐浴。读完报纸并借来的刊物。

夜观《飞越天险》。

近日食欲甚好。皮炎小心！大洗塑料袋等。

1978 年 4 月 19 日（星期三） 阴雨，15℃

三点醒来，服眠药无效。五点左右迷胡[糊]一阵，六点起床。做功。

又借来去年一年《航空知识》。乱翻翻。夜将致刁信写好，拟明天发出。

1978 年 4 月 20 日（星期四） 雨，12℃—10℃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

气候如此反复，今天又可着棉衣裤了。已经收箱，只好多加毛衣、夹裤，呢裤。

上午竟买到一床素色床单，甚惬意，7.1 元。廿年未有之事。

看两天报纸。下午有人来下棋。夜观《达吉和她的父亲》。此片过去没看过，很是动人。演员、故事都好，而且见到彝族奴隶生活场景。

刁信发出。

[3] 成仿吾：（1897—1984）湖南新化人。原名灏。1910 年随兄赴日本留学。1921 年回国任湖南兵工厂技正。1922 年赴上海，与郭沫若、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编辑报刊。1925 年加入国民党，任黄埔军校教官等职。1928 年赴法国时，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到达陕北后在中央党校任教务主任，陕北公学校长，后历任西北联合大学校长，华北大学副校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东北师大校长，山东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等职。是中共十二届中顾委委员。

1978 年 4 月 21 日（星期五） 阴、小雨，9℃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

拜服山区气候，只好将棉衣、绒裤取出。几乎全副冬装矣。正午并生火做菜。翻《航空知识》，英文。

1978 年 4 月 22 日（星期六） 阴，12℃

醒起如昨。做功。

上午右臂电刺激、针灸，烤红外线，烤起三个泡，二度烧伤也。下午沐浴。小读英文。夜观《突破乌江》。

1978 年 4 月 23 日（星期日） 多云、晴，12℃—15℃

五点醒来，六点半起床。

今天隆重自寿。买得大春笋一支，蒸腊鸡半只（琬姐寄），喝葡萄酒二两。

翻《十万个为什么》等。《郭嘉传》等。

1978 年 4 月 24 日（星期一） 晴，15℃—17℃

四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

右臂换药。皮炎大发。搽“黑豆油软膏”，一种中药，共三次，发热无效。

翻杂书，读英文。服眠尔通上床。

1978 年 4 月 25 日（星期二） 晴，15℃—18℃

三点醒来，严重失眠。六点起床。做功。

仍作电兴奋，仍搽肤轻松。看报、读书，《地理知识》二、三期始到。夜观《昆仑山上一棵草》。

1978 年 4 月 26 日（星期三） 晴，15℃—19℃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

收到灼姐自长沙动身短信。夜即复。

服眠尔通上床。

1978 年 4 月 27 日（星期四） 阴、雨，18℃—16℃

三点醒，再服利眠宁。六点起床。

上午得认真看两小时菜园了。也好，户外读书也。下午锄草一阵，户警们关怀。

1978 年 4 月 28 日（星期五） 晴，15℃—19℃

三点醒来，服眠尔通，无效。四点半索性起床，写信，致乔稿。

收到灼姐旧书一包。

小金代购得头茶 3 斤，2.5 元。我乃首户得此珍品。下午烘出，夜作包裹，寄长沙两包，各 1.1 斤。

1978 年 4 月 29 日（星期六） 晴，17℃—20℃ X

服安眠酮（第一次用新药），并自调，入睡。四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

包裹寄出。上午看菜园二小时，搬小石头，准备砌坡也。下午有人来着棋。夜观《金色大雁》动画片。定向爆破堆石坝。大于 45 度，山高为坝高三倍以上。

1978 年 4 月 30 日（星期日） 晴，17℃—21℃

五点醒来，五点半起床。做功。

节日气氛，几乎整天下象棋。下午看书一阵。

皮炎大发作。夜十一点服安眠酮上床。

1978 年 5 月 1 日（星期一） 晴，18℃—21℃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

自制早点。看两天报纸。收到张众吼意外关怀信，嘱我向“胡青天”写申请。拟复短信，表示谢意。下午着棋。皮炎可恶之至！夜观《祖国呵，母亲》。

1978 年 5 月 2 日（星期二） 晴，18℃—22℃

安眠酮作用甚好，睡足六小时。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

上午看菜园二小时。皮炎、哮喘均发作。读书、翻刊物。夜着棋至十点半。仍服安眠酮上床。复张信，致琬姐短信。

1978 年 5 月 3 日（星期三） 阴，20℃

睡起如昨。整日小哮喘。皮炎捣乱。夜着棋。

1978 年 5 月 4 日（星期四） 晴，18℃—21℃

安眠酮保证睡足六小时。六点起床。做功。

上午看菜园至十点半。到聂家园买鸡蛋 28 枚，高价 0.75 也。

打油四句：雨后山冲空气新，秧田绒嫩绿茵茵；飞来飞去雀鸦恋，老汉吆呵一两声。

褚姓老汉看秧田，为我捎来鸡蛋。

夜晚与发财着棋，小胜。下午看书报。给二妹信，请买书。

灼姐包裹，肤轻松三支，冰糖一包。

1978 年 5 月 5 日（星期五） 雨，15℃

睡得不安稳，梦见苗苗、小妹，少有之梦。

上午买到一斤半小黄鱼，似鲇鱼类。水沟中剥洗，颇饶野趣。中午蒸食，美味也。

哮喘发作，勉强读书。

1978 年 5 月 6 日（星期六） 阴，15℃

夜半哮喘发作，喷雾两次。三点又服眠药，仍难入睡。六点起床，无力活动。略做功。

上午右臂作电兴奋。血压正常。

接灼姐抵京一周信，甚有信心。“小妹有消息，正在找爸爸，甚爱爸爸。与母决绝。漂亮辞句，掩盖腌脏本质。”我的好女儿。不禁泪下。

夜至河西散步闲谈。

1978 年 5 月 7 日（星期日） 晴，18℃—21℃

夜半仍哮喘。服药奏效。七点起床。

接二妹信。下午复信并琬姐信。愿当语文老师。

1978 年 5 月 8 日（星期一） 雨，19℃

昨夜十一点上床后哮喘，喷雾并服安眠酮。五点不到醒来。六点起床。做功。

整天小喘，极不舒服，也不愿看书。夜着棋，喷雾数次。

1978 年 5 月 9 日（星期二） 晴，18℃—20℃

半夜哮喘，喷雾，服眠药。四点半醒来，索性起床。

给灼姐写信，长沙信一并发出。上下午均有人来着棋。下午沐浴。夜观《小兵张嘎》时，哮喘大发作。夜散步河西请种苦瓜。

1978 年 5 月 10 日（星期三） 雨，17℃—15℃

夜半喘醒两次，喷雾两次，并服安眠酮，勉强入睡。六点起床。做功。

天不作美，疲软无力。下午幸有人来着棋。夜散步久久。

1978 年 5 月 11 日（星期四） 晴，15℃—20℃

夜半仍喘。六点起床。做功。

接琬、灼信。原来小妹是给大姑写信。么么已考取大学。同苗、么谈不来。不久要去长沙，并要来看爸爸。琬竟拟赴京请愿也。以聂政姊方之。复两信。

买得小扁鱼二条。河沟洗之，边看菜园。下午仍有人来着棋。小读英文。

1978 年 5 月 12 日（星期五） 晴，15℃—20℃

夜两点喘醒，喷雾，服利眠宁。五点醒来。六点起床。

上午优游两小时，至戴家冲遇生产队长，言及六条之好。过去被大队平调 1/3。看报而已。小读英文。

1978 年 5 月 13 日（星期六） 晴，16℃—23℃（烘茶叶时）

夜半仍喘，喷雾，服利眠宁。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

上午九点廿分至河沟时，猪刚进菜园，玉米被吃若干棵，只好移栽十来棵，不知成活否。累了一

个多小时，幸未成喘。中午烘茶叶，边着棋。五点半沐浴。

夜仍着棋。

1978 年 5 月 14 日（星期日） 晴，17℃—21℃

昨夜睡足六小时。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

又买到好茶叶三斤，据说有两斤实茶场茶，大队家属将之购出也。下午烘出。夜包裹三包寄长沙。

下午着棋。整天优游。

1978 年 5 月 15 日（星期一） 晴，17℃—21℃

夜半喘较好。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做功。

收到琬、灼，小妹信，并张众吼信。整日激动，得绝句。复信至夜十一点。

上午仍看菜园。玉米移植成功。商店买好茶 3 斤。

1978 年 5 月 16 日（星期二） 晴，17℃—21℃

醒起做功如昨。

考虑到昨日信过于感情，给小妹信又写过一封。上午看菜园，有人来谈越南情况。

1978 年 5 月 17 日（星期三） 雨，16℃

四点即醒来，未能入睡。五点半起床。

发琬、张信。下午有人来着棋。拟申请稿。夜十一点服眠药上床。

1978 年 5 月 18 日（星期四） 晴，16℃—21℃

五点醒来，六点差一刻起床。做功。

猪又进菜园，幸未出事故。

下午着棋。夜续拟稿。想起小妹想来看爸爸，如此受阻，难过之至。

1978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五） 晴，16℃—21℃

皮炎怕热，哮喘忌凉，夜半总因此而醒。又是四点即不能入睡。五点半起床。做功。

上午边看菜园，边将申请稿抄好。下午、晚上均有人来着棋，并送“弈林新编”，十一点始毕。过去任情也。

白天哮喘两次。睡前将稿抄毕。

1978 年 5 月 20 日（星期六） 晴，15℃—21℃

三点喘醒，雾喷，安眠酮有效，断续睡至六点半始起床。

上午看园，仍读英文。小赵代买茶叶 2 斤，1.2<元>，甚好。下午烘就。沐浴。

夜观《春满人间》。有二人来下棋至一点。太过分了。

1978 年 5 月 21 日（星期日） 多云间晴，16℃—21℃

当然睡得不好。七点起床。

整日优游，无所事事。阅稿，再看小妹信。中午大洗衣服，甚累。小喘。

1978 年 5 月 22 日（星期一） 晴，16℃—20℃

睡足六小时。五点半起床。做功。

上午看菜园，看报。下午看《文学详论》。夜观《董存瑞》。

1978 年 5 月 23 日（星期二） 晴，16℃—21℃

昨夜睡足六小时。五点半起床。做功。

得二妹信。吹鼓手事，果如所料，爸甚为反对也。已寄出书一批。信写得甚好。抄对重版《李白诗选》，拟将重复者寄二妹。

夜略着棋。

1978 年 5 月 24 日（星期三） 晴，16℃—21℃

五点半起床。做功。

上午看园，读英文。中午灼姐来到。喜甚。夜送至招待所。

1978 年 5 月 25 日（星期四） 晴，16℃—22℃

只睡了四个小时，眠药失效。

灼姐见王主任。

1978 年 5 月 26 日（星期五） 晴，17℃—23℃

睡足五个半小时。五点半起床。做功。

改稿。又买到茶叶三斤。

1978 年 5 月 27 日（星期六） 雨，20℃

晚上哮喘发作。昨夜只睡四个小时。

1978 年 5 月 28 日（星期日） 多云、晴，23℃

整日哮喘，无力。晨三点起床。夜喷雾两次。

1978 年 5 月 29 日（星期一） 阴、雨

整日哮喘不已。接琬姐、小妹信。又着棉衣。接张众吼第三信。

1978 年 5 月 30 日（星期二） 雨，18℃—16℃

半夜哮喘，三点醒。整日哮喘不已，喷雾、含定片，复方氨茶碱。

1978 年 5 月 31 日（星期三） 雨，16℃

睡了五个小时。仍三点醒。喷雾。

白天较优游。信、件毕。

1978 年 6 月 1 日（星期四） 阴，16℃

睡足五个半小时。四点醒来。

灼姐今晨乘车去合肥。七点跑百米至大门送行。感慨无已。但愿她不再来第三次。

给小妹写长信。给琬姐、二妹信。包装茶叶，四包。

1978 年 6 月 2 日（星期五） 多云，16℃

睡足六小时。三点醒来。含定片，不敢多喷。

寄出茶叶给小丽。整天看报纸、“参考”。积了七八天。

1978 年 6 月 3 日（星期六） 晴，14℃—20℃

夜半仍喘。含定片。睡足六小时。五点半起床。做功。

买到小鱼两斤，腌之，准备七月待客也。石槽喜卖鲜肉，少有盛事。二斤分炖海带，炒豆豉辣椒。下午沐浴。有人着棋。

找出 3.25 报。小妹真怪，怎么留神了？[4]

1978 年 6 月 4 日（星期日） 晴，15℃—21℃

两次醒来。服安眠酮，断续入睡。五点三刻起床。做功。

上午堵耗子洞，大搬动书架等物。中午又洗衣，甚累。夜读宋词。下午着棋。

1978 年 6 月 5 日（星期一） 多云，14℃—21℃

醒来一次，睡足六小时。五点半起床。做功。

接灼姐信，合肥没见到人。如所料。复信。优游整日。

夜仍喘。

1978 年 6 月 6 日（星期二） 晴，16℃—23℃

四点醒来。五点半起床。

上午走动，未坐守看园。寄书二本与二妹。读报、刊，并“观止”等。夜仍小喘。下午沐浴。

1978 年 6 月 7 日（星期三） 晴，16℃—24℃

醒起如昨。整日看报、刊，《人民文学》四、五期。晚饭后仍小喘。

[4] 1978 年 3 月 25 日这天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纪念周总理的文章，文章插有一张李锐在周总理身后露出半个面孔的照片。——李南央注

1978 年 6 月 8 日（星期四） 晴，16℃—25℃

十点半上床。一觉睡到五点。做功。

今日有夏意。整日看报刊。夜观匈牙利片《牧鹅少年马季》。好喜剧。52 年片子，过去没看过。

1978 年 6 月 9 日（星期五） 间晴，17℃—24℃

夜中雨。五点半喘醒。五点半起床。因雨未做功。

整日天气闷难受，时觉小喘。接琬姐信，转来小妹 4 月 7 日写给她的长信，对高音妈妈的认识深刻之至。

读报刊。寄灼姐短信，告白木耳找到了。包好茶叶两斤。下棋至夜十一点半！

1978 年 6 月 10 日（星期六） 晴，17℃—24℃

只睡了四小时，五点半起床。做功。今日端午。早晨吃粽子。

接琬姐转来小妹信，消息灵通。接我信后复信也。言与妈妈之决裂，已自学英文。真是好孩子。整日欢乐。

下午沐浴。着棋。夜抄诗。小妹礼物也。

1978 年 6 月 11 日（星期日） 晴，18℃—25℃

半夜小喘。服眠药。六点半起床。睡了六小时。

上午抄诗。吃午饭至五点着棋，夜又着。太过分了！洗衣。完全夏天了。

1978 年 6 月 12 日（星期一） 晴，20℃—26℃

夜半服眠药。五点醒来。随起床做功。

接灼姐信。刘病[5]。给小妹、琬、灼信。中午、夜着棋。请人洗冬被。

发小妹第四信。

1978 年 6 月 13 日（星期二） 晴，21℃—26℃

睡足五小时。五点半起床。做功。

皮炎大发作。

抄诗。中午收到灼姐信，“罪证”二事人们反感，必删去。重写信，附件半页。四点匆匆寄出。随后又再照写三份并写附件一份。明日再发出。手脑倦极。县剧团来此，也懒得去看了。十一点始上床。

收到灼姐寄来药物，喷雾剂等。

1978 年 6 月 14 日（星期三） 雨，20℃

夜雨。小喘。起来喷雾，睡得不好。六点起床。

上午看报，治皮炎。下午抄诗。夜观县剧团《十五贯》。

[5] 刘澜波此时已经复出，但生病住院。

1978 年 6 月 15 日（星期四） 晴、多云，20℃—25℃

仍喘，服安眠酮。只睡五小时。
今日较优游。收到灼姐包裹单。
仍晚饭后小喘。皮炎麻烦得很。
有人来着棋，夜 5:5。买得小菜 8 角钱，有青椒、西柿。

1978 年 6 月 16 日（星期五） 晴，21℃—26℃

算是勉强睡了六小时。五点半起床。做功。
包裹丰收。难为阿姊也！
抄诗。看报、刊。夜四人着棋，得全胜冠军，高兴之至。冷水沐浴。十一点半始上床。

1978 年 6 月 17 日（星期六） 晴，21℃—24℃

睡约五小时。五点廿起床。做功。
早餐认真，食鸡蛋二枚。看报，抄诗。夜十一点观《铁道游击队》。一点始就寝。

1978 年 6 月 18 日（星期日） 晴，22℃—26℃

早晨有人乱敲门，只好起床。中午竟得睡一小时。
给灼姐信，张众吼信。抄诗。读“竹话”。咏竹增 26 句。

1978 年 6 月 19 日（星期一） 晴、多云，22℃

睡足六小时。五点半起床。做功。
读报刊，抄诗。接琬姐、小妹信。小妹已到长沙就医，准备随即来此。即复信。整日抄诗。

1978 年 6 月 20 日（星期二） 晴，22℃—25℃

夜半小喘。五点半起床。小雨。做功。抄诗。告谢，云将请示也！

1978 年 6 月 21 日（星期三） 晴、多云，22℃

睡足六小时。五点半起床。做功。
抄诗。夜有人来着棋，打乱计划。原拟今天抄毕也。

1978 年 6 月 22 日（星期四） 晴，21℃—24℃

睡足五小时。五点半起床。做功。
整日抄诗，基本完毕。至夜十点半，眼花缭乱矣。并新作数首。

1978 年 6 月 23 日（星期五） 晴，21℃—24℃

又花了一上午，填平补齐，算是完毕。题“2759 夜吟，藏之娇女”。立即准备抄马恩摘记。

1978 年 6 月 24 日（星期六） 夜大雨、阴，22℃

昨夜服醋酸舒喘片、安眠酮，算是睡足七小时。一个月来未有之美眠也。

开始抄摘记。夜八点后有人来着棋，至十一点。

1978 年 6 月 25 日（星期日） 多云间晴，26℃

想方设法仍只睡了不足六小时。

整日抄摘记。闷热之至。

夜十点半观《刘巧儿》，至十二点半。廿多年不见新凤霞了！

1978 年 6 月 26 日（星期一） 晴，26℃

睡到四点半，起服安眠酮，小金铃声催起。

灼姐来两信，已抵沈。今日如节日也，但也并不兴奋。收到小丽书一大包。张众吼寄来《李自成》一卷上下。

抄摘记。

1978 年 6 月 27 日（星期二） 晴，23℃—26℃

睡足六小时。五点半起床。做功。

整日抄摘记，进度甚慢。天气闷热。

接灼姐电报返京。大概是调京了。复信，并复张众吼信。夜乘凉至九点半。

1978 年 6 月 28 日（星期三） 晴，23℃—27℃

睡了不到五小时。五点起床。

抄摘记。马恩完毕。翻旧抄本，后一部分摘什么。甚热，不想动笔。

夜观《我是八路军》。松散，不动人，结束，有点奇笔之感而已。

1978 年 6 月 29 日（星期四） 晴，25℃—27℃

睡得不好。五点半起床。做功。

开始抄四书成语等。

夜观《刘三姐》，至一点。美妙极了。

接灼、大妹，张信。

1978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五） 晴，26℃—28℃

睡了三四个小时。五点小金即送报来。

整天同热作战。续抄成语。夜着棋两盘。等小妹、琬来。下午蒸腊味，大出汗。

1978 年 7 月 1 日（星期六） 晴，26℃—29℃

五点半起床。做功。

成语抄毕。极闷热。闻道撞车事故，甚着急。给琬、女信。夜观《战斗里成长》。

1978 年 7 月 2 日（星期日） 晴，28℃—30℃

睡了不到五个小时。

又发出一电报：天太热，最好勿来。

今天等于休息，只是翻看了一周报纸。整日在走廊生活。夜乘凉至十二点始上床。

1978 年 7 月 3 日（星期一） 晴，28℃—31℃

一切如昨。只是温度上升 1℃。

傍晚等班车。为什么不给信？小妹病了？

1978 年 7 月 4 日（星期二） 晴，26℃—31℃

昨夜稍凉快，睡了五个小时。

整天热得难受，只看了报纸。翻《乐观者的女儿》。硬有人强下了三盘棋。晚上《大闹天宫》也没去看。乘凉到十二点半始回房。

1978 年 7 月 5 日（星期三） 晴，26℃—30.5℃

情况如昨。

看完《乐观者的女儿》。译者前言把问题说得太大了。藉此了解美国一般中上阶层或中等阶层人们心理。开始读《回忆阿登纳》。女秘书写的，很吸引人。

夜下河洗澡，杯水游泳。孩子们以“老将”尊敬之。

1978 年 7 月 6 日（星期四） 晴，25℃—31℃

昨夜睡得较好，约六小时。

早晨没等到电报。读《回忆阿登纳》。澡堂洗澡，没冷水冲了，甚不快。夜乘凉至十二点入房。

1978 年 7 月 7 日（星期五） 晴，26℃—31℃

一切如昨。“阿登纳”已过 2/3。这个女秘书很了不起，写得甚好，材料组织得极好。

仍未得回电。十一点归房。

1978 年 7 月 8 日（星期六） 晴，26℃—32℃

睡足了四五个小时。

回电“定来”，并接小妹信。琬姐利用了她的渠道，看来小妹也加入了战斗。

热得真可以！“阿登纳”看毕。

1978 年 7 月 9 日（星期日） 晴，27℃—32℃

早晨仍未得多睡一阵。

走廊即起居室。中午到晚餐前，大摆棋阵。晚餐后到拐弯处（长度 200 米）游泳一刻钟。

夜月有晕意。明天能雨？

1978 年 7 月 10 日（星期一） 晴、阵雨，27℃—32℃

晨接灼姐信，仍未离沈也。即复。
人们在“考试”，我也再看一遍人大文件。
中午竟下了十分钟雨，皆大欢喜。晚上真是乘凉了。又去游泳廿分钟。竟有小喘。

1978 年 7 月 11 日（星期二） 晴，24℃—28℃

昨夜睡足六小时，多日未有好睡。
看完几天积存报纸。下午洗热水澡，并电兴奋治右臂，久久以来极不舒服。买西瓜 20 斤。

1978 年 7 月 12 日（星期三） 多云、晴，24℃—28℃

昨夜又睡足六小时。
晨收到灼姐寄肤轻松等。大吃西瓜。只看报刊。夜观《夺印》。
小喘，血压正常，头晕。

1978 年 7 月 13 日（星期四） 晴，24℃—28℃

昨夜是多日未有好睡，近七小时。五点半起床。做功。
收到灼姐寄书一包。有“基辛格”、“铁托”。立即看“基辛格”，先翻中国之行。

1978 年 7 月 14 日（星期五） 晴，24℃—29℃

十一点始归房。五点半起床。做功。
过道生活。又翻看《铁托传》。下午至河湾洗澡，小泳。

1978 年 7 月 15 日（星期六） 阵雨，24℃—26℃

醒起如昨。天有欲雨意。中午下了约 4mm。高炮轰了十几发，也许起了点作用。
下午着棋，十点上床。喷雾两次，小喘。

1978 年 7 月 16 日（星期日） 阴，24℃—23℃

八点始起床。净睡约八小时，多年未有好睡也。
清理旧报，着棋。小雨，小喘。服醋酸舒喘灵等，又喷雾。

1978 年 7 月 17 日（星期一） 阴、小雨，21℃

睡到六点醒来。加衣，有小喘。
接灼姐沈阳信，尚未动身。
看报刊，洗衣、着棋。夜观《回民支队》。

1978 年 7 月 18 日（星期二） 阴，21℃

睡得尚可。略做功。
接小妹十三信。作试验治疗，月底才能动身，桢兄亦拟同来。复信，嘱桢勿来。

晚上放肆，着棋至十一点。整日有小喘，皮炎大发，屁股如猴。
买到三斤青椒。

1978 年 7 月 19 日（星期三） 多云间晴、雨，22℃

夜半喘息。睡足五小时。六点起床做功。
上午热，下午雨。
继续清理旧报。《铁托传》想看之处将毕。着棋。

1978 年 7 月 20 日（星期四） 多云，22℃—23℃

仍喘息。《铁托传》看完。右臂打封闭针。下午沐浴。

1978 年 7 月 21 日（星期五） 晴，22℃—25℃

半夜仍喘。白天也有小喘。六点起床。做功。
给小妹信，告此间将开会，索性晚几天来。
清理上半年旧报毕。夜观《五朵金花》，皆大欢喜。

1978 年 7 月 22 日（星期六） 晴，22℃—25℃

小喘不已。物归原主。自己有了个收音机。廿年未有之举。抄摘本可以补足了。夜玩收音机。

1978 年 7 月 23 日（星期日） 晴，22℃

六点差一刻起床。做功。
给琬姐信，索照片事。着棋，抄杂记。整日小喘。读关于柳青文。一个伟大品格的好作家。
接二妹信。

1978 年 7 月 24 日（星期一） 晴，23℃—26℃

六点起床。二点得雨，喘息久久。
抄杂记，看报刊。着棋。
廿六日又不在此开会了。再信告长沙。
夜观《十月风云》，勉强得很。

1978 年 7 月 25 日（星期二） 晴、下午雨，22℃—26℃

半夜喘息。服药，喷雾。五点半起床。做功。
抄杂抄。
又买得四个大西瓜。拟留待客。沐浴，皮炎稍好。夜观《白求恩》，太好了，尤其演白求恩者，精神、动作，恰到好处。

1978 年 7 月 26 日（星期三） 晴、下午雨，22℃—25℃

严重喘息，夜服药。喷雾两次，晨五点又喘。只好再服药、喷雾。不能作功，终日喘息不已。几

次喷雾、服药。

接琬姐信，云将廿七动身。看来正好接“将开会”信，真不巧。接威威信。夜着棋。本子抄满矣！

1978 年 7 月 27 日（星期四） 晴，22℃—26℃

整夜哮喘严重，喷雾四次并服药，仍不能止住。晨起不能动矣。请发财找冯医生不在家，带上喷雾器去医务室，打了一针肾上腺。

整日不能看书。着棋几盘。清书架。

1978 年 7 月 28 日（星期五） 晴，22℃—26℃

半夜大喘如昨，喷雾四次，服药。早起不能动弹，请人打水。仍注射肾上腺。上午较平稳。

1978 年 7 月 29 日（星期六） 晴，22℃—26℃

喘息如昨。六点起床。

下午碗姐、桢哥，小妹突然来到。欢快之至，畅谈至廿四点。小妹竟去北京。

1978 年 7 月 30 日（星期日） 晴，22℃—28℃

睡了不到五小时。终日畅谈。同桢哥着围棋一盘，输 40 子！喘息较好。

1978 年 7 月 31 日（星期日） 晴，21℃—26℃

睡足五小时。

前廿年，后廿年，作为夫妻与母女关系，情况介绍并分析完毕。小妹结论比我还悲观：决不可能有变化。

1978 年 8 月 1 日（星期二） 晴，22℃—27℃

睡眠很少，精神很好，真正享受生活的欢乐，尤其无拘束的无题漫谈，加以合味的菜饭，平生少有的欢聚。多么好的女儿。沐浴。难言之事一吐，包袱一卸[6]。

1978 年 8 月 2 日（星期三） 晴，23℃—28℃

五点半起床。漫谈渐深入，到生活分析。

中午竟在招待所睡着一小时，做将死之梦。

几天围棋三局皆输，但逐渐有进步。

女儿批评总结极全面，完全同意。又谈到十二点。

1978 年 8 月 3 日（星期四） 晴，24℃—30℃

睡足四小时。五点起床，招待所早点。

上午照相，下午同小妹游泳。夜仍漫谈。

[6] 指与“小客人”之事。——李南央注

1978 年 8 月 6 日（星期日） 晴、下午阵雨，25℃—30℃

仍只睡四五小时。

上午读灼信，准备小妹再度上京。下午和小妹买汽车票，邮局取信。两年多没走长路了。十二点始归房。

1978 年 8 月 7 日（星期一） 晴，26℃—27℃

五点起床。送行。欢乐的九天过去了。多么好的女儿，多么感激琬姐、桢哥的关怀。睡得少，谈得多，心情欢畅。应当有诗记之。

整日喘息。

1978 年 8 月 8 日（星期二） 晴转多云，25℃—28℃

昨夜算是睡足了七小时。五点半起床。做功。

收到灼姐信，果如所料。拟即请假去假[京]。复信并致娇女，共同行动。哼绝句赠娇女。

夜观《瓦尔特保卫萨拉内窝》。好极了。

十一点半上床。

1978 年 8 月 9 日（星期三） 上午晴下午阵雨，21—25℃

夜半哮喘，整日继之。下午雨后为甚。只好多用喷雾。看报纸、“参考”。积压一周了。

1978 年 8 月 10 日（星期四） 上午晴、下午—夜雨，26℃—24℃

一夜靠喷雾入睡。白天靠此维持呼吸，喷得不计其数了。

报纸看完。接桢哥信，小妹七日下午卧铺赴京。他们八日去黄山。放了心。

下午不能，也不敢沐浴。请人打水。

1978 年 8 月 11 日（星期五） 气候如昨

整夜整日喘息不已，几不能支持。请人打开水。

1978 年 8 月 12 日（星期六） 阴，24℃

可能是比较适应，喘息稍缓。注射肾上腺，服强的松并氨茶碱。夜观《乡村女教师》。

1978 年 8 月 13 日（星期日） 晴，25℃

昨夜较好。

接小妹信，灼姐夫妇已到京。

整日看《李自成》一卷。

1978 年 8 月 14 日（星期一） 晴，26℃

夜半只喷雾一次。六点差一刻起床。做功 20 分钟。

整日仍是喘意。一卷看得差不多了。

1978 年 8 月 15 日（星期二） 下午大雨，28℃—24℃

醒起如早[昨]。下午喘转重。仍沐浴。一卷毕。决心听英语讲座，并口读英文一小时。

1978 年 8 月 16 日（星期三） 多云，25℃

昨夜整夜喘息不止，喷雾五次以上。六点起床。

接小妹、灼姐信，已见到刘，或许小妹揭发活动是退阻原因。接张众吼信，甚关心。复信。下午又雨。好在喘息未大犯。

1978 年 8 月 17 日（星期四） 多云，24℃—25℃

夜半仍喘息，喷雾数次。六点起床。做功。

整日仍喘意不止。看“基辛格”。夜观“瓦尔特……”及《大刀记》，后者极差，至十二点半。

开始听七点半英语讲座。下午沐浴。

1978 年 8 月 18 日（星期五） 晴间多云，25℃

夜半仍喘，喷两次。六点起床。

读“基辛格”，听英语。

1978 年 8 月 19 日（星期六） 晴，28℃—26℃

夜喷两次。早起仍喘。做功。

可穿毛衣矣，但白昼甚热。“基辛格”一卷看毕。写得细腻生动。

下午沐浴。没有收到信。十三日是星期也。

1978 年 8 月 20 日（星期日） 晴，20℃—26℃

夜喷如昨。六点半起床。二点曾起服眠药，得以再睡着一阵。

“基辛格”二卷剩下小部分，不想看了。下午着棋。

1978 年 8 月 21 日（星期一） 晴，19℃

夜喷一次。五点半起床。甚冷，着毛衣、罩衣，厚裤。做功。

收到小妹并小丽信，未料到“如此复杂”。当是花事影响也。胡已批先治病。免不了女儿再奔波几日。

1978 年 8 月 22 日（星期二） 晴，22℃—27℃

夜半只喷一次。半夜为狗叫闹醒。五点半起床。做功。

“基辛格”看毕。给小妹、小丽信。下午沐浴。夜乘凉。

1978 年 8 月 23 日（星期三） 晴，22℃—27℃

夜半喷两次。五点半起床。做功。

白天仍有小喘。听英语已成习惯。下午着棋，大胜。

1978 年 8 月 24 日（星期四） 晴、下午阵雨，23℃—27℃

夜半仍喷。五点半起床。做功。大概因下雨之故，白天几次小喘，尤其乘凉时为甚。

功课如昨。中午在过道，闭目养神而已。有卖鲜鱼者，也懒得动手。

1978 年 8 月 25 日（星期五） 晴，23℃—27℃

夜喷五次，几乎起坐。雨后之故。

接小妹十九信，在具体经办。即复短信。读英文。下午击败三人，得冠军。夜乘凉听中荷足球赛，2:0。

1978 年 8 月 26 日（星期六） 晴，21℃—27℃

夜喷两次。六点起床后仍喘息不已。着毛衣，喷止。

读英文。处暑之后，仍如此酷热！整日仍坐过道打赤膊。流鼻涕不止，似热伤风味道。滴鼻净。下午沐浴，洗衣。夜观《兰兰与冬冬》，大笑数次。

1978 年 8 月 27 日（星期日） 晴，21℃—27℃

夜喷三次。盖毛巾被两条。五点半起床。听短播[波]。

上午洗毛巾毯、夹被并床单，又单衣两件，分两次，基本脚踩。仍极累。多久未有之劳动也。

1978 年 8 月 28 日（星期一） 晴，24℃—27℃

仍夜喷三次。五点醒来。六点起床。

接小妹廿一信，在“落实”中。因戴帽，难以进京也。呜呼！余生至此！终日郁郁，皮炎又大发作。脖上竟生癣一块，要来药水。

1978 年 8 月 29 日（星期二） 晴，24℃—27℃

夜喷两次。六点起床。

看报、读书，听英语广播。再看小妹信，转安定。下午沐浴。夜观《白毛女》。

1978 年 8 月 30 日（星期三） 晴，24℃—27℃

昨夜只喷一次。服好药片上床有关。五点半起床。做功。

接小妹信，治病事已定局，老干局长四句话甚为安慰。精神一爽。需作起身的事务准备了。下午开始清理旧剪报。复小妹信，致琬信。

1978 年 8 月 31 日（星期四） 晴，24℃—27℃

睡得尚好。服药片等有关。六点前起床。做功。

发信。清理剪报。下午沐浴。夜仍甚热，喷一次。

1978 年 9 月 1 日（星期五） 晴、下午阵雨，24℃—28℃

五点半起床。做功。

接琬桢信，描述黄山之行。
旧剪报基本清毕。下午大雨，马上喘息。只好喷雾。

1978 年 9 月 2 日（星期六） 晴，24℃—28℃

夜仍喘息。六点起床。做功。
复写“增广”。下午沐浴。有人问及皮炎情况。夜观《三打白骨精》。又喘。

1978 年 9 月 3 日（星期日） 下午雨，24℃—27℃

夜喷雾不止。六点起床。“增广”抄毕。复琬桢信。雨必影响，无可奈何。

1978 年 9 月 4 日（星期一） 晴，24℃—27℃

夜喷雾不止，皮炎也捣乱。
接灼姐两信。即复。处理废报纸，续理杂物。听英语已坚持下来。夜观《平鹰坟》，77 年出名，虽多老演员，水平甚低。受讥死之辱。

1978 年 9 月 5 日（星期二） 晴，24℃—27℃

夜喷两次。六点起床。做功。
努力加餐。两位姑姑带来肉食等基本下肚了。下午沐浴。
小毛[7]仍无信。收到山楂片包裹。

1978 年 9 月 6 日（星期三） 晴，24℃

夜喷两次。二点服眠药后，竟睡至六点始醒。
将旧稿及有关资料整理包装。续理杂物。决将自制书架改钉成木箱。下午沐浴。

1978 年 9 月 7 日（星期四） 晴，24℃

喷雾上床。夜半平安。二点服眠药。五点醒来。六点前起床。做功。
上午取消书架。甚累。下午下河洗澡。夜再观《白求恩》。

1978 年 9 月 8 日（星期五） 上午晴、下午—夜雨，24℃—26℃—23℃

夜半只喷一次。服眠药。五点即醒。六点半起床。做功。
接灼姐三日信。治病地点已定合肥。也好。
上午劳动两小时，大洗床单之类。清理饮食罐罐缸缸，极累。复灼姐信，并告小妹。
开始垫被，用秋被。

1978 年 9 月 9 日（星期六） 小雨、阴，18℃

几乎下了一夜雨，哮喘自然频烦[繁]。喷雾多次，勉强入睡。六点起床。
整理破烂。整日与哮喘斗争。中午着棋，大胜发财。沐浴。开始看巴尔扎克的《幻灭》。

[7] 小毛：李锐二姐李英华的小女儿王兰江的小名。她此时正在北京培训。——李南央注

1978 年 9 月 10 日（星期日） 晴，18℃

夜只喷两次。服眠药。睡得尚可。六点半起床。

洗小件东西。下午着棋。不知为何尚无动静。夜观《达吉和她的父亲》，想到小妹十年。

1978 年 9 月 11 日（星期一） 晴，16℃—19℃

夜半喷雾一次。服眠药。睡至五点半起床。着厚毛衣。做功。

接琬、桢信。琬姐似有不快，桢兄言及合肥之不合宜。请人洗帐子，篦匠补竹箱。五二年进京之物。清理衣箱，全部翻晒，累了一天。匆匆给灼姐信。

1978 年 9 月 12 日（星期二） 晴，15℃—19℃

夜喷一次。

五点三刻起床。做功。着棉衣！

上午看报刊，《幻灭》。下午与发财着棋。夜给琬姐复信。

1978 年 9 月 13 日（星期三） 晴，16℃—20℃

夜喷两次，睡得尚可。六点起床。做功。

看报，读书。买得苹果、梨十斤。中秋将到也。

1978 年 9 月 14 日（星期四） 晴，17℃—21℃

五点半起床。做功。

接小妹、卫东[8]信，非常高兴。夜复并寄“增广”。下午沐浴。皮炎恶性发作。

1978 年 9 月 15 日（星期五） 晴，18℃—26℃

夜喷一次。夜半服眠药，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做功。

苹果略酸即倒牙，只好退掉。读报刊，《幻灭》入佳境。巴尔扎克使出全身解数，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才能写得出来。

夜观《沙家店粮店》。

1978 年 9 月 16 日（星期六） 晴，19℃—27℃

睡如昨。五点三刻起床。略做功。

接到灼姐十日信，果如所料，地点未定，尚在争取也。情绪甚好。买得小公鸡一只，做成红烧咖喱鸡。“书箱”钉好了。下午下河沐浴。着棋。夜观《野火春风斗古城》。

1978 年 9 月 17 日（星期日） 晴，20℃—28℃

今日中秋。六点半起床。睡得不错。

上午洗衣。买得黑龙江红令酒一瓶，认真过节。

看《幻灭》。夜观《红楼梦》。剧本写来不易，宝黛演得尚好。

[8] 我的丈夫巴悌忠文革时改名林卫东。——李南央注

1978 年 9 月 18 日（星期一） 阴，20℃—17℃

五点半起床。做功。天气又变。

看完《幻灭》。夜观《51 号兵站》。着棉衣。复灼姐信。

1978 年 9 月 19 日（星期二） 小雨、阴，17℃

只服眠药。五点半起床。做功。

看几天报纸。下午沐浴。夜仍着棋。十一点半始入睡。

1978 年 9 月 20 日（星期三） 多云，15℃—17℃

夜喷一次。服眠药。六点起床。做功。

上午作些零星事，理发。下午着棋。夜仍有人来。十一点上床。

1978 年 9 月 21 日（星期四） 阴，17℃—19℃

夜喷一次。服眠药。睡足五个半小时。六点起床。小雨。

接灼姐信。随得通知到合肥治病。似又征求意见。当说明地理原因。上面来头亦不言及，且问及看文件，生活费之事。此乃中组部之关怀。可能莫然不解，真是可哀！随复灼信，是否最后努力一下。

下午到石槽发信。夜与发财着棋至十一点。

1978 年 9 月 22 日（星期五） 晴，17℃—19℃

严重失眠。着棋再不能任性了。六点前起床。做功。

给琬姐、小妹信。接卫东、灼姐信。为琬姐不快而不快。只好再写一信。整日懒散，看报刊而已。毛笔字复卫东信。夜又任性。

1978 年 9 月 23 日（星期六） 晴间多云，16℃—21℃

服眠药睡五小时。六点起床。做功。

真是粗枝大叶，原来小妹信在信封中未捡出。又 37.6℃了，只好再给小妹信。

安木箱的铰链、扣环，极累。下午着棋。夜十点正欲上床，有人来着棋，至十二点。

1978 年 9 月 24 日（星期日） 晴，16℃—21℃

眠药只作用四个多小时。六点半起床。

清理旧信、书札等。读书。夜仍有人来着棋。

1978 年 9 月 25 日（星期一） 晴，15℃—20℃

睡眠不足，又睡不着！六点起床。做功。

看韩丁[9]的好文章。何不让此人当农业部长。我如在朝必作如是主张。开始读辛辞。夜再观《桥》。

[9] 韩丁：（1919—2004）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人，英文名 Willam Hinton。记者。自中国的抗日战争到文革后期，多次到中国工作和访问，并在中国农村生活过较长时间。出版有介绍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实行革命的《土地》和《翻身》两书。

1978 年 9 月 26 日（星期二） 晴，14℃—19℃

五点半起床。甚冷。

只看隔天报纸了。《人民日报》内容多样，针对时弊了，颇合理想。

中午抓紧睡机，竟得睡熟一小时！下午至戴家冲散步半小时。野香扑鼻，玉米待收。如此山景，今后难得也。

沐浴。续读辛辞，英语。给朱朱信。

1978 年 9 月 27 日（星期三） 阴，17℃ X

昨夜服眠药外自调入睡。五点半起床。做功。

开始看《亨利.杰克逊》，藉此更多了解美国现代史。久久的一个念头，今天又油然而生。写了半页题目。开始看“杰克逊传”。

1978 年 9 月 28 日（星期四） 晴，16℃—19℃

服眠药。睡足约六小时。五点半起床。做功。

意外又接到小妹、卫东信。如此关心爸爸，怕我寂寞。小毛信大概是十七日左右写的，仍未定局。

下午沐浴。复信。续看“杰传”。夜有人来着棋。廿五日“一切主观……要受实践检验”一段，似为我而写[10]。

1978 年 9 月 29 日（星期五） 晴，15℃—21℃

昨夜又是十一点上床。三点起服眠药。五点半醒来。起床。做功。

上午看报刊而已。天气大好。中午竟哮喘喷雾一次。而且整日喘意。续看“杰克逊”。夜着棋。服醋酸喘片。

1978 年 9 月 30 日（星期六） 晴，13℃—21℃

昨夜十点上床，十一点服眠药。大概十二点后才入睡。真是没有办法。近来眠药无日能间。六点起床。

三天节日。买鲜肉二斤，做成三样。甚累。下午着棋。沐浴。夜观《传枪记》，河南京剧。

1978 年 10 月 1 日（星期日） 晴，16℃—23℃

六点半起床。

接灼姐、小毛信。云已定妥合肥安医。

看几天报纸。下午着棋。夜观《铁道游击队》、《万紫千红总是春》。后者第一次观，张瑞芳主演。十一点毕。

1978 年 10 月 2 日（星期一） 晴，17℃—25℃

五点三刻起床。两点起服眠药。做功。

[10] 《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受实践检验》一文是 1978 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一篇重要文章，是由胡耀邦组织写的。首先刊登在 9 月 10 日的《理论动态》上，9 月 25 日又以《人民日报》评论员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上午洗衣。“杰克逊”已看完。夜观《长空比翼》。复灼、小毛信。买到两斤半天麻。寄灼姐二斤。

1978 年 10 月 3 日（星期二） 晴，18℃—25℃

三点半醒来。五点半起床。做功。
寄出天麻。看两日报纸。读英文。下午沐浴。夜着棋。托人买茶油。

1978 年 10 月 4 日（星期三） 雨，14℃—15℃

睡足六小时。五点醒来。五点半起床。因雨，未能做功。
读英文。下午谷大文来谈良久，并求字。夜书读史。用小妹带来宣纸。夜着棋至十点半。

1978 年 10 月 5 日（星期四） 晴，14℃—18℃

夜喷一次。服眠药亦睡不熟。五点半起床，做功。
仍无动静。读英文，宋词。

1978 年 10 月 6 日（星期五） 晴，13℃—19℃

眠药起作用。睡足六小时。晨甚冷。加背心，做功。
多出一分钱，即有人送来鸡蛋。读英文，散步。给灼姐短信，告小毛返京仍须一问也。

1978 年 10 月 7 日（星期六） 晴，13℃—19℃

睡足六小时。五点半起床。做功。
给琬姐短信。心绪不定，只有读书。下午沐浴，洗衣。夜十一点上床。

1978 年 10 月 8 日（星期日） 晴，14℃—20℃

夜失眠。七点半始起床。自制早餐。
毫无消息。增加散步。胡乔木长文，消息甚多，感慨无已。

1978 年 10 月 9 日（星期一） 晴，15℃—19℃

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做功。
整日读书。下午散步半小时。有社员送来母鸡。懒得动手，未有口福。

1978 年 10 月 10 日（星期二） 晴，14℃—19℃

十一点服眠药。五点醒来，五点半起床。做功。整日读英文与宋词。

1978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三） 晴，14℃—19℃

二点失眠，三点服眠药。五点半起床。做功。
通知去合肥就医。行李是否全部搬去尚待问省局也。给灼姐信。收拾书箱，真是准备走了。
夜观《多瑙河之波》。

1978 年 10 月 12 日（星期四） 晴，13℃—18℃

三点醒来，服眠药。未能入睡。五点半起床。做功。
收拾好大书箱，只有杂物待放纸箱了。夜着棋。

1978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五） 晴，14℃—18℃

睡足六小时。五点半起床。做功。
几乎将“安娜”上册全翻一过。续清理杂物。以旧裤做椅垫套。

1978 年 10 月 14 日（星期六） 晴，13℃—18℃ X

未服眠药。五点半起床。做功。
大洗衣服、床单。下午沐浴。夜闲谈。

1978 年 10 月 15 日（星期日） 晴，12℃—17℃

四点醒来。六点起床。
整日清理杂物并作女红，得以消磨。夜观《祝福》。

1978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一） 晴，12℃—17℃

二点服眠药，五点半起床。
甚冷，改作[穿]丝棉袄。收到灼姐十日信。收到天麻也。下午至戴家冲散步。

1978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二） 晴，12℃—18℃

未服眠药，睡足六小时。五点半起床。做功。
发灼信。“债主”教训永远记住！读英文。下午至戴家冲散步。沐浴。

1978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三） 晴，13℃—18℃

一点半起服眠药。五点半起床。做功。
读《莫将血恨付秋风》。我总算万幸！
读书，散步。夜观《五朵金花》。细看《阿诗玛》!

1978 年 10 月 19 日（星期四） 晴，13℃—17℃

五点半起床。做功。
有人代买到十斤花生。下午戴家冲散步，与社员谈甚久。沐浴。
有人听到电话，可即去就医。具体情况明天方清楚。似索然寡味了。

1978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五） 晴，14℃—17℃

服眠药上床。十二点半醒来，再服利眠宁，一直失眠。三点又服安眠酮，仍不能入睡。五点半起床，头甚昏沉。
上午洗衣，大出汗。中午买到二斤乌龟肉，忙了一个半小时，清炖、红烧之。

1978 年 10 月 21 日（星期六） 夜小雨、多云，14—17℃

五点半起床。做功。

通知星期一去合肥。老靳送，怕我乱跑动也。行李仍留此处。

给灼姐信。下午去石槽取款。订报刊 20 元。沐浴。夜观“华访问朝鲜”。甚累。

1978 年 10 月 22 日（星期日） 阴，15℃

六点起床。昨夜小雨。

大忙了一天，所有纸箱、木箱，及带走行李清好。夜剥花生。发财、小彭、小刘帮忙，忙到十二点始上床。服眠药。共装九大件。

1978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一） 晴

当然睡得不好。五点半起床。

仍忙。八点始发车，人们自有预感，我则“再见”之情。老靳送我，同行者尚有一孕妇及大贾。六安午餐，强留做客（司机小艾大姐家），无可奈何。但家常饭可口并喝酒一杯。至合肥高速公路，直宽可观。四点一刻到合肥。先停回龙旅社。但联系人不在，几乎找不到宿处。省局、省组电话均碰壁。幸小艾私人关系找到水利局招待所，四楼宿之。极脏而断水。

1978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二） 晴，16℃

三点服眠药，又勉强睡着一阵。

取来省委办公室致省卫生局住院介绍信。但经办人不负责任（省局之周缙祥），交与佛子岭孙某，孙又交一采购员，与省卫生局接洽，云须先经门诊检查是否住院。只好与靳同至省组部，省委办公室找来省局政治部沈兰言（科长）及王某，始由彼办妥，于下午三时入院。高干病房，伙食 36 元一月，一小单间。医护人员似多于病人。与黄医生详谈病历。

下午至百货大楼买一人造革箱（23.3 元），可装携来衣服。看几天报纸，收拾杂物，擦澡。冷水亦不能随便用。

十点就寝。颇想到复兴医院情况。对门有熟人打招呼：李岩[11]，几乎认不出了。

1978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三） 多云，17℃

睡得尚可。五点三刻起床，至阳台做功。

三餐食欲甚好。皮科医生认为是股癣（霉菌所致），肤轻松乃方向不对。即配药，十多天可好。明年如着消毒内衣，可望不复发。抽了血样，其他尚未开始。

给灼、琬，小妹信。

中午同对门李岩愉快长谈。洗衣、看报。

1978 年 10 月 26 日（星期四） 小雨、阴，17℃

睡得不错，未服眠药。环境安静。六点一刻始醒来。六点半起床。不及做功。

将报纸看完。听英语。重看“少年”一节。个别字句有修饰。中午作心电图，“还好”。发王宝田

[11] 根据李锐给二姐李英华信所说，李岩曾担任过周恩来总理秘书。——李南央注

信。夜与小护士谈英语学习。

1978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五） 阴，小雨，12℃

昨夜大风，二楼门窗响得不停，几乎哮喘。六点起床。

科技大（可能管教学者）张耕野主动招呼，因从护士处知我在学英语也。作长谈。认识陕西赵、王等人。关于教育、干部等问题，意见一致。让我阅宦乡[12]世界经济形势报告。小作摘录。使我有一总的概念，所论苏联情况甚是。

夜观彩色电视，有小平招待记者会。张云，我事可能年底、年初有个了结。

1978 年 10 月 28 日（星期六） 晴，9℃

睡足六小时。六点起床。

几乎整日在电视室度过。晒太阳，读英文。翻完广播英语中册。

夜食肉包四个，过多也。再观邓记者会，比昨夜颜色好多了。

1978 年 10 月 29 日（星期日） 晴，9℃

三点起拉肚，当作病人了。加服药。夜 37.5℃。

仍在南屋活动。王宝田上下午均来。带来先念务虚讲话本。长谈下面情况，人心收拾，如商业系统，非一朝一夕之功。

食欲大减。夜观邓访日最后一集，并评剧喜剧《甜蜜事业》。由我开调了。

1978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一） 晴，9℃

六点半起床。四点曾服眠药。

整日在我的起居室，读英文。初读先念报告。看英文版《人民画报》。夜观电视，墨西哥舞蹈家，难以欣赏。农机展览与徐悲鸿甚好。

1978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二） 晴，12℃

（有暖气）

六点前起床（三点服眠药）。做功。

给灼、琬，小妹夫妇写信，并发出。下午应耳鼻喉科曹主任约至门诊，因非发作期，未能作脱敏检查治疗。

夜观“天门阵”等。

1978 年 11 月 1 日（星期三） 晴，12℃

二点服眠药。六点前起床。做功。

抄完今年出国进修生英语考题，拟寄小妹。科技大老张很是热心。得诗一首：病室偶相邻，交谈

[12] 宦乡：（1909—1989）江西遵义人。中共老一辈国际问题专家。先后任外交部欧非司司长，中国驻英国常任代办，外交部部长助理兼研究室主任，中国驻比利时、卢森堡、西欧共同体大使。1978 年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82 年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仍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著有《苏联东方政策》、《中日战争》、《国际政治学》、《纵横世界》等。

如故人；纵横天下事，喜见物皆春（原四句：依旧少年心）。

夜观电视，印度舞，都没兴趣。

1978 年 11 月 2 日（星期四） 晴，12℃

四点醒来，索兴起床。摘文件，做功。

上午到眼科，右眼“飞蚊”是有点小问题，吃杞菊地黄丸。

科技老张昨天见到赵守一[13]，文件、生活费落实事允查问。

1978 年 11 月 3 日（星期五） 晴，12℃

两点醒来。服眠药。六点起床。做功。

上午再看“少年”。看英文画报。接小妹、琬桢，并黎澍[14]信。黎信说明形势大好。

夜观电视《党的女儿》。

1978 年 11 月 4 日（星期六） 多云间晴，12℃

睡足六小时。六点前起床。做功。

晨发信与灼、黎。读英文。“少年”细阅毕。又看“思想方向”一过。夜观墨西哥历史片《在那些时代》。见到“拿破仑第三”丑角。

1978 年 11 月 5 日（星期日） 晴，14℃

三点起服眠药。六点起床。做功。

接灼姐信，云胡又作报告。续看定稿。读英文。夜观《秦香莲》。

1978 年 11 月 6 日（星期一） 晴，14℃

睡眠如昨。六点一刻起床。做功。

觉头晕，便秘。医生来看，服药。续看定稿。读英文。下午王宝田带来《革命诗抄》。老张爱人自西安来，谈陕西情况。邢贲思报告解放思想。夜观《望乡》。日本能出这样的影片。许多镜头将毕生不忘。

放射科拍后颈椎片。

1978 年 11 月 7 日（星期二） 晴，14℃

三点醒来。未<服>眠药，似又睡着一阵。六点起床。做功。

再抄“少年”。仍有修饰也。给琬、灼、妹，小彭信。夜观《于无声处》。冲突如此尖锐。何是非挖得还不深，丑恶不足。再改一改，将更好。

---

[13] 赵守一：（1917—1988）陕西渭南人。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曾与李锐同在《解放日报》工作。原在陕西任省委第二书记，文革中被中共中央文件点名为走资派，文革后期调安徽任革委会副主任。1982 年从安徽调北京任中宣部副部长、劳动人事部部长和党组书记。

[14] 黎澍：（1912—1988）湖南醴陵人，历史学家，李锐的密友。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白区从事报业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从事出版工作。文革后任《历史研究》杂志主编兼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1980 年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总编辑。1966 年以前主要研究项目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孙中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毛泽东思想。粉碎“四人帮”后，主要研究项目有：中国的封建主义、近代中国文化史、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问题等。——李南央注

1978 年 11 月 8 日（星期三） 晴，14℃

睡起如昨。做功。

后颈椎 5—7 有点问题，老年性，引起头晕。李岩也与此有关，已相当严重。

续抄“少年”。夜观《红色种子》。成都灯会当笔古代皇家更盛也。

1978 年 11 月 9 日（星期四） 阴、小雨，14℃

醒来两次。三点半后未能入睡。六点起床，擦身、换衣。

上午“少年”抄毕。下午作超声波检查。肝下移，稍大，因肺（“气肿”？）扩张压所致。体温有间若干日低烧 37.3—5（甚至 38℃）现象。如此住院细检，将底摸个清楚。

夜观《潜海姑娘》。十一点上床。（看毕《华罗庚》）。

1978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五） 雨，13℃

昨夜服眠药上床。三点又服。六点起床。做功。

翻完 7、8 两月《人民文学》。接小妹信，卫东作文一篇。夜观《金铃传》。

1978 年 11 月 11 日（星期六） 阴雨，11℃

一点半起服眠药。六点起床。做功。

续看定稿，复小妹、卫东信，并改作文。将心事写出。

感冒了。吃银翘片。

夜观《五朵金花》彩色片。杨丽坤演得细腻，像老演员。

1978 年 11 月 12 日（星期日） 阴、雨，17℃

感冒颇重。六点一刻起床。

信在大门口托一生人捎走，又有点后悔。

续看定稿。读英文。下午王宝田送肥皂来，谈了许久。行李寄存他处。

夜观《白蛇传》。演员唱做俱佳。晚上均 37.3℃。

1978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一） 间晴，11℃

昨夜服眠药上床，睡得尚好。六点起床。略做功。

天晴，感冒转入后期。鼻涕、痰多。精神却较爽快。

定稿必须再通盘细看一遍。文字、风格必须处处协调。

夜观湘剧《追鱼记》，美丽神话。

接灼姐信。

1978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二） 晴，12℃

服眠药上床，睡得尚好。

续改定稿。读英文。晚饭前，安子文同志突然来，畅谈秦城等。

夜观《望乡》。

仍有人反对。张道发夫妇来。

1978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三） 阴，11℃

昨夜哮喘，喷雾、眠药各两次。照顾周到。六点半起床。

续看定稿。上床[午]至安老处畅谈秦城故事一个半小时。下午又下围棋，不能轻敌也。

骨科医生，颈椎影响头晕，明日作理疗。

发灼姐信。夜观《追捕》，其妙无比，细节尚不太清楚。

1978 年 11 月 16 日（星期四） 多云，12℃

吃眠药睡到四点。六点起床略做功。

作颈牵、推拿理疗。一个疗程六次。今天甚觉不适，几乎没做什么事，只看了报纸。

接黎信：寄稿本，写回忆录。

寄灼信。夜观《雾都孤儿》。

1978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五） 多云，12℃

服眠药上床。三点又服。六点起床。做功。

上午头晕。买水果，作颈牵。下午看稿。电视前仍与安老手谈。夜观《林家铺子》，不解为何黑白。

1978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六） 晴，12℃

失眠，四点半起床。

加油阅稿。仍低烧，精神不佳。将黎信与安一阅，他甚怀疑“极重要”及文化大革命如何写。谈田儿死情。未看《花木兰》。

1978 年 11 月 19 日（星期日） 晴，11℃

九点半上床，无法入眠。十一点半服硝基安定一片，睡至两点，再服两片，再不能入睡。四点服两片安眠酮，七点醒来。加油阅定稿。下午王宝田来，留餐。夜着棋。观《女店员》。

1978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一） 多云、晴，9℃

服硝基安定两片（超量），约睡足五小时。六点起床。做功。

上午同安老长谈，获益甚多。

下午看定稿，将寄出部分基本完毕。接灼姐信，即复，并复小妹信。

夜观舒伯特音乐会。

1978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二） 阴，11℃

昨夜服眠药睡足六小时。四点半起床。

看稿后做功。上午搬到一个 15 平米双人房间，可以房中散步了。下午仍作颈牵。

给黎信，二、三、四章定稿，拟即寄出。收二妹信。

夜观《冬猎》，南苏篮球赛。

1978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三） 夜雨、阴，10℃

服安眠酮睡足六小时。六点起床。做功。

上午看报刊，下午给琬、二妹、灼并小彭（催小金事）信。老中医来，谈到肺部问题，当服中药了。

夜观罗片《沸腾生活》，写一船厂厂长勇于挑担，不怕风险创新事。安云有点事务主义（指管工人、幼儿园具体琐事），未可厚非。

1978 年 11 月 23 日（星期四） 11℃—14℃

眠药失效，索性四点起床，全力将二、三、四章阅毕。致黎信。于下午邮寄。邮寄后接灼姐信，吓一大跳，愤怒责备。即复。

又作肝超声，更确定肝大，肺气肿。

再观《于无声处》，更强烈。

1978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五） 多云，11℃—15℃

四点半起床。

灼信写毕发出。似乎松了一下。开始看“工运”部分。开始服中药。为贫血（较重）再作血验。下午安老约围棋，告“回忆录”作罢。他说：现在难写，非不可写，将来再说。

夜观“简单”黄梅戏介绍并特色。

作胆囊超声，正常。

接小妹信并作文。

1978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六） 12℃—15℃

昨夜服安眠酮二片，硝基安定一片，睡足六小时。

看“工运”部分。下午着棋。夜观《家》。老汤[15]说“三弟”像我青年时样，可能如此。

仍低烧。

1978 年 11 月 26 日（星期日） 多云，12℃—15℃

服两次眠药。睡足六小时。

接灼姐电报“稿本不寄”！为何如此迟迟？

满足安老棋瘾，真难奉陪。

夜观天安门诗歌朗颂，使人流泪。继观《笑逐颜开》。王宝田来，讲了个误会消息。

1978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一） 多云间晴，11℃—9℃

夜服三片眠药，睡足六小时。六点起床。做功。

上午看“工运”，“安源”再修改。下午着棋三盘。夜血科医师会诊，研究贫血。看 11.25 上下午“内

[15] 老汤：汤钦训，李锐在岳云中学与武汉大学的同班、同系同学，也是“一二九”后学校救亡运动的战友。抗战开始时即入党，并于 1938 年到延安。在延安一直任农具工厂即兵工厂的厂长。解放后从事飞机制造工作，在哈尔滨一二 0 厂任厂长，后在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部负责技术工作。一直与范元甄同事。——李南央注

参”。北京街头大字报。夜观《工会主任》独幕话剧。

1978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二） 7℃—14℃

眠药保证了六小时。五点半起床。做功。

上午透视肠胃约一个小时。取款，走了一个小时。下午下棋时，有一张怀璋老人来看安，话旧一个多小时。晚饭后又至安老处谈约一小时。夜观捷克片，看“内参”。功大于过。

1978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三） 晴，11℃—14℃

昨夜睡足六小时。六点起床，做功。

上午作直流离子导热，治失眠。中医来看。下午着棋，理发。安庆珠与安来房漫谈，周明栗及 6K 事。

夜观南片《夜袭机场》。接小妹信。

1978 年 11 月 30 日（星期四） 多云，11℃—14℃

眠药维持五个半小时。六点起床。

下午正与安老下棋，传来中央好消息，恭喜之至。他即说：到京定为我帮助早日解决。这叫做[作]水到渠成。

给灼、小妹信。下午至门诊作脱敏试验，并购物。

北京大字报似已停。

1978 年 12 月 1 日（星期一） 多云间晴， 14℃—19℃

三点半醒来，四点起床。

决心将两本英文书抄、记好，然后寄小妹。

脱敏反映不明显。忙于看“参考”。

1978 年 12 月 2 日（星期六） 晴，14℃—19℃

二点醒来，又断断续续睡着。六点前起床。做功。

抄英语会话，读报刊。四六开终于出矣！夜广播又出来一波等三人。病人刘{奇峰}、安庆珠来房漫谈。

1978 年 12 月 3 日（星期日） 晴间多云，14℃

六点起床。做功。

抄英文，看稿，看报刊。收到黎 30 日信，“昨信”却未收到。给张众吼、小丽信。

夜观《东进东进》，陈老总演得好极了。

1978 年 12 月 4 日（星期一） 晴间多云，14℃

眠药维持五小时。六点起床。做功。

上午安老来，决定帮忙，与胡乃儿女亲家。似欲留我在安徽。刘三帽已摘，余巩固新民义及四清

扩大化。北京已渐平静。收到黎、灼信。

1978 年 12 月 5 日（星期二） 7 晴，15℃—18℃

五点起床。

看了一天“大参考”。复灼、黎信。夜观美、巴篮球赛并伊朗钢琴。

1978 年 12 月 6 日（星期三） 晴间多云，17℃—19℃

吃了三次眠药，共五片。两点后迷迷糊糊，似睡非睡，五点起床。

看报刊，做功。收到灼姐，让向北长街写信，画蛇添足之举。

夜观《市委书记》，辽宁演出。大概以鞍钢为背景。主要人物，反面者如马天水之流。

1978 年 12 月 7 日（星期四） 晴间多云，17℃—19℃

五点起床，睡足五个半小时。

复灼姐信。下午到门诊看牙。仍是老毛病，拔牙可补。

报刊看不完。夜观《痛苦与欢乐》，在场者的感受即可入戏。

1978 年 12 月 8 日（星期五） 晴间多云，17℃—21℃

夜晚只能盖毯子了，暖气过大。五点起床。

抄英文。做功。看报刊。“工运”部分杀青，只剩结束语了。

夜观《带枪的人》。

1978 年 12 月 9 日（星期六） 晴间多云，17℃—21℃

五点起床。做功。

“结束语”毕。看报刊。接灼姐、小毛信。与安老通电话。

夜观亚运会开幕。

1978 年 12 月 10 日（星期日） 晴间多云，17℃—21℃

四点半醒来。六点起床。做功。

上午安老来，将两个问题细节谈清。他再次说妥为解决，并说可不必给陈信了。

给灼、琬、小妹信。又接小妹夫妇信并作文，张众吼信。夜观《一个失去记忆的人》。这类主题大概要几年才能渐渐减少。

1978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一） 晴间多云，17℃—20℃

无法取消安眠药。五点半起床。做功。

给小毛挂号信向刘致谢信。接小妹成了“明星”信。接《历史研究》“思想方向”打印稿三份。拟明年一月号用。

1978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二） 晴，17℃—21℃

三点半醒来。四点半起床。

打印稿看毕。请安大政治系搞哲学的安振英、岳介光过目。

看不完的报刊。复小金信。

夜观中日冰球赛。有殴打现象。

1978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三） 17℃—21℃

五点起床。

重看“学生时代”。做功。接小妹信并郑局长信。即复。并复小金信。病友看稿，均无意见。

夜观《蚕花姑娘》。

1978 年 12 月 14 日（星期四） 多云转晴，17℃—20℃

六点起床。做功。

“学生时代”基本毕。下午安大两位送稿来。孙陶林来（原来是安大校长），相谈甚欢。得知丁肇中带来密件事。

夜观《瑶山春》。接灼姐信。

1978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五） 多云间晴，17℃—21℃

仍服安眠酮二片，硝基安定一片上床。三点醒来，又服两片。一直不能入睡。五点起床后，头晕之至，几乎跌倒。

上午基本休息。下午复灼姐信，致黎信。全部杀青。将“思想方向”打印件一并寄黎。脱稿从此卸包袱。

张众吼托人送来奶油点心一大盒，如此情意，受之有愧。

夜未观电视。看报刊。两天来又感冒。喉炎，咳嗽。

1978 年 12 月 16 日（星期六） 多云间晴，17℃—21℃

三点半醒来。四点起床。

硬是感冒，喉头发炎，咳嗽终日，不得轻松。

王宝田来，告胡校长讲的十一条。请其购归芪蜂王浆等。

1978 年 12 月 17 日（星期日） 多云间晴，16℃—20℃

夜半后喉痛极。请来护士帮助取药。

上午赵守一同志来，一下子认不出来了。反说我是“贵人”。谈到山上公案之了结。信，合法合理。黄老已任纪委常务书记。给灼、小妹信。

夜观《曙光》。仍低烧。

1978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一） 多云，16℃—20℃

眠药帮助睡足六小时。咳嗽仍多。夜 37.9℃。

王宝田送来蜂乳浆。看报刊。看完《王昭君》。有莎士比亚风。

夜观中朝篮球赛。接小妹寄川橘信。

1978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二） 多云，16℃—20℃

夜半再服眠药。五点起床。

感冒以来即停止做功。

抄英语。加服治感冒中药并打消炎针。

夜省组部副部长赵达来，告中组部意见，正在解决我问题，问尚有何意见。告磨行存款事，行李则待起程时运走可也。

夜观芬兰西德冰球赛。接灼信。

1978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三） 多云，15℃—20℃

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

便壶事故。索性在热锅房内洗了个澡。给灼、小妹。老安给看某某在北大报告（十月作，浮夸风归之刘）。夜王宝田来，带胡讲话，甚明确。

夜再观《于无声处》。

1978 年 12 月 21 日（星期四） 阴，15℃—17℃

五点起床。仍不敢做功。

看报刊，材料。接小毛、大胖信。下午治牙。拔者确不能补矣。

夜观《兄妹探宝》。

1978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五） 多云，15℃—18℃

三点半醒来。四点半起床。

头甚晕。翻报刊。仍作直流电理疗。中午睡着一小时。

王宝田送来蜂蜜。夜观《女驸马》。

1978 年 12 月 23 日（星期六） 晴，15℃—18℃

六点起床。睡足六小时。

看报刊。仍作理疗。下午拍胸片。

夜观《黄浦江故事》，三全会。

仍低烧。

1978 年 12 月 24 日（星期日） 晴，15℃—18℃

睡得很不好。头晕。五点起床。

上午顾卓新同志来看我，甚亲切。示意快解决了。

接黎二信。灼、小毛信。李刘联名写信了。复小毛、灼信。

夜观《瑞典风光》。

1978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一） 多云，15℃—20℃

三点又服眠药，睡至五点。六点起床。

又给小妹、金信。下午至邮局发出。

透视与拍片对证。夜彭陶追悼会。观《秋收霹雳》。

夜改服眠药水化氯醛液 10CC。

1978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二） 晴，15℃—20℃

五点起床。

昨天收到顾卓新同志送来经济资料一大包，可阅者甚多。下午孙陶林同志来，话旧。接小妹信，威威贺年片。收到黎两信。即复。

1978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三） 阴、小雨，15℃—20℃

三点再服眠药，五点半起床。

上午于世忠与电力局王某来，2500 元落实矣！王申生画像尚在，王也写信电站要申冤[16] 。高兴之至。

医生们来会诊，认为过敏体质，哮喘、皮炎、低烧，贫血等等，均有内在联系，植物纤维神经功能紊乱。

下午收到小妹信，橘子廿斤已到，分与医护们、病友们。改好“春节”文，复小妹信。

1978 年 12 月 28 日（星期四） 晴，15℃—20℃

昨夜上床服安眠酮等失效。十一点又服水化氯醛液。睡至三点半醒来，即未成眠。五点半起床。

续看经济文件。接灼姐廿五信，接小妹信。真是好女儿。林一山文同感[17]。

夜观芭蕾舞。有《天鹅湖》二幕。

认识安徽李锐。复灼姐信。

1978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五） 多云间晴，15℃—20℃

睡足六小时。少有之事。

整日有意松弛，只看点报刊。夜观《长虹号起义》。

1978 年 12 月 30 日（星期六） 多云，15℃—20℃

服眠药睡至二点。再服水化氯醛液，五点半醒即起，感头晕。

卧床看文件，休息。

下午省委组织部{方}副部长等来，通知中组部、水电部让我即返京。电力局派人送。跟局李书记

[16] 香港国际时代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大哉李锐》一书中，收有王申生的文章《我与李锐的诗情画意》，该文中记述了这段故事。——李南央注

[17] 12 月 23 日林一山在《人民日报》第二版发表文章《毛主席指明了征服长江的方向》，文章隐瞒了 1958 年 1 月南宁会议上有关三峡争论的事实。——李南央注

通电话，明天来人谈去磨搬行李等事。夜与琬、灼、小妹、小毛，大胖信，并电报。接琬、桢信。

王宝田来，送橘柑一大袋。

1978 年 12 月 31 日（星期日） 阴，15℃—20℃

分两段服眠药，睡得尚好。

总有病友来谈安徽 G、P 派性问题及曾希圣时代留下派性（谓李{德来}“右”了）问题。下午刁局长来，落实运行李问题。谈甚久。

夜观文艺晚会至十二点。

1979 年元旦（星期一）多云，15℃—20℃

睡约五小时。六点起床。

看报刊、文件。接小彭信，接小妹夫妇信，并灼姐电报。只怪多嘴，懂老小川送来宣纸作字。

夜观电视至十一点。作字至十二点，甚不满意。

1979 年 1 月 2 日（星期二）多云，15℃—20℃

睡四小时。

早起作字。上午胃镜，吃大苦头。下午佛子岭新书记康仲卿、杨宗保等三人来，竟称“首长”。谈了几点给刁信事。

夜观《巴黎圣母院》。理发，复小彭信。收“战友们”打印稿。

1979 年 1 月 3 日（星期三）多云，15℃—20℃

睡足六小时。六点起床。

一天人客不断。王宝田来，电局周缙祥及佛子岭赵怀美、余世忠等等。送来行李，换大衣，交款 2537 元。立即将王申生像二张挂出，真是高兴之至！

夜清理杂物。十一点服眠药。

1979 年 1 月 4 日（星期四）多云，15℃—20℃

五点醒来。六点开始作胃液取出，受罪二个半小时，胃似受伤。

清理书刊杂物。下午到赵守一、顾卓新二同志处辞行。与赵谈二个小时，话旧，会议情况，四秀才，三点水[18]之类。

晚赵、于等复来。油不能托运，大麻烦人家了。

1979 年 1 月 5 日（星期五）

上午整理完毕，刁局长又来，周到之至。病历极详细。病友们、医护们依依不舍。晚饭后送行。

1979 年 1 月 6 日（星期六）多云

下午两点半抵京。小妹、小毛、小胖、张铁铮、陈牧天夫妇、林汉雄及部办公厅、政治部负责人

[18] 三点水：即江青。——李南央注

迎接。住部招待所。小妹、小毛即住一房。人客不断。

昨天大会为我平反。

1979 年 1 月 7 日（星期日）多云

上午钱来谈两个半小时，甚亲切，表态留部搞水电。谓中宣部、乔、麻公等可能打主意。王宝基来谈目前水电工程大概，及设计院散垮情况。下午季成龙、铁铮，张敖荣来，得悉部内复杂情况。把人放走是最大失策。两点半至北京医院探看澜波同志，话旧，部内情况，全会。

1979 年 1 月 8 日（星期一）

上午办公厅黄主任等来，沈信祥等整天人客不断。夜至葆华同志处，听他详谈安徽抓斗过程。致谢，答以“欠了这笔账”又看高文华同志、贾琏老态龙钟。代耕来。

1979 年 1 月 9 日（星期二）

黎澍接去，谈一整天。看照片，话西门。过天安门见大字报。

1979 年 1 月 10 日（星期三）

又是一天人客。陆钦侃、程学敏、顾文书、贺益、苏哲文等。刘、张、李三副部长来。夜罗西北，张敖荣来看材料。

1979 年 1 月 11 日（星期四）

九点至下午两点在黄老处，畅谈：注意自由主义，老板挽救了党，武器不能丢，八大为界，农业，10 亿人。见到浦。奇事，见到王宪举，并杨寿。

晨吴滨来。夜林汉雄夫妇、贺益、宝基等来。约星期天吃饭。

1979 年 1 月 12 日（星期五）

上午黄元镇来。下午看望亲家，并张众吼。夜宝基来。党组扩大会材料。不速之客。王化云来。

1979 年 1 月 13 日（星期六）

上午鲁平、于忠、覃修典、高希圣来。钱部长来。谈及耀邦同志“不强加于人”，中宣部等可无顾虑矣。

夜与马奇诺[19]通电话。陈云同志电话，心脏病，不见客。奚景岳来。

1979 年 1 月 14 日（星期日）

上午朱宝复等来，至林汉雄家午餐。看代耕。下午余书丹（许莊）来，大胖来。

[19] 马奇诺：郭静，原名郭雾云。李锐延安时代的熟人，李南央好朋友郭莹的母亲。因在延安难以被男同志“攻下”而得绰号“马奇诺”。马奇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法国防御线。——李南央注

1979 年 1 月 15 日（星期一）

上午总局老人马承簾等来。下午看曹瑛，拟拼老命也。

1979 年 1 月 16 日（星期二）

上午陆茂竹等来，小奚等来。

午饭后，看意大利片《招供》。安老电话，四点至北京医院。果如所料，奉调党校。热情邀我主持教学。婉言拒绝。谈全会事及康生罪行等。过道遇见王光美。至刘处谈到九点。北京饭店丰盛晚餐。

1979 年 1 月 17 日（星期三）

上午至部机关。钱同去回看党组成员。张昌龄来不遇。王波，张培基来。到老汤处晚餐。看马奇诺。话旧，谈高音。

1979 年 1 月 18 日（星期四）

上下午看《简报》。钱交“结论”。被捕事改延安结论为“政治错误”。李鹏等来不遇。夜至于刚家，畅谈。拟介绍与安老。九点半归。

1979 年 1 月 19 日（星期五）

上午到北京医院见到安老。已不强求了。介绍了于刚。伍弼时、柳晓昂来。夜李鹏来谈电力发展情况。准备明日返长。给灼姐信。

一九八一、八二年李锐日记

第十一册/Vol. 11
1981.12.27 -- 1982.12.17

第十二册/Vol. 12
1982.12. 18.-- 1982.12.31.

1981、82 年日记注：

李锐日记从 1979 年 1 月 20 日起中断了，直至 1981 年 12 月 27 日才又重新开始写，是同 1982 年的日记一起写在第 11 册日记本内的。但是此册日记止于 1982 年的 12 月 17 日，之后开始使用第 12 册日记本。为方便阅读，将第 11 册内 1981 年仅有的 5 天日记与该册和 12 册内 1982 年的日记合并于本文件。

——李南央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81 年后日记录入说明		xii
十一册		
一九八一年		
1.	1981 年 12 月 27 日	1
一九八二年		
2.	1982 年 1 月	2
3.	1982 年 2 月	13
4.	1982 年 3 月	19
5.	1982 年 4 月	29
6.	1982 年 5 月	39
7.	1982 年 6 月	48
8.	1982 年 7 月	57
9.	1982 年 8 月	66
10.	1982 年 9 月	74
11.	1982 年 10 月	81
12.	1982 年 11 月	89
13.	1982 年 12 月	98
十二册		

14. 1982年12月18日 103

十一册

1981 年 12 月 27 日（星期日）

周惠[1]来，谈蒙古情势。大鼻子、小鼻子、大青山三股，当年不如东蒙成立自治区。民族主义情绪，高层之两面派（谓第一书记会上博得喝彩声，实难信任）。造反学生一个未拘留。应付方针：釜底抽薪。我建议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弄清民族问题和蒙汉关系。

1981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一）

上午找程[2]、陆[3]，朱成章[4]座谈赴能源研究会发言事。中心讲讲水电在常规能源中比重，能源前景与加快水电等问题。

分发《窑洞杂述》。

1981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二）

下午《水力发电》座谈会。现发行 8000 份，但本系统技干定[订]户甚多。

1981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三）

上午党组会谈山西大同电厂等领导恶劣作风。

下午去莲花池看兵办房子。到 301 医院看齐、冀，上六楼看黄老[5]，谈了一个半小时，兴奋不歇。

---

[1] 周惠：（1918—2004）原名惠珏。江苏灌南县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曾任北方局青委委员，太岳区十敏县委书记，中共夏津地委书记。1949 年随军南下湖南，任中共益阳地委书记，常德地委书记，湖南省委委员、常委、省委副书记、省委宣传部部长。1957 年反右时，支持官健平，将新湖南报社三分之一以上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1959 年庐山会议后受周小舟牵连，受降职处分，调至国家交通部任工业局副局长。文革后曾任交通部副部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二届中顾委委员。

[2] 程：程学敏（1917—2015）水工专家。1939 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1943 年出国留英在伦敦亚历山大吉伯咨询公司工作。1946 年回国在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任工程师。李锐任水电总局局长时，程任规划处总工程师。文革后先后在水电部外事办、中电联外事部任总工程师。是全国政协委员。是三峡工程论证时拒绝在论证书上签字的九位专家之一。—李南央注

[3] 陆：陆钦侃：(1913—2011）江苏苏州人。水利水电与防洪专家。1936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土木系，1947 年获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水利硕士学位。曾供职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参加了 1946 年资源委员会派赴美国垦务局的三峡工程研究工作。1949 年后一直从事水利水电规划工作，曾任水利电力部规划局副总工程师。1988 年参加三峡工程专题论证，任防洪组顾问，是该组两位拒绝在当时论证结论上签字的专家之一（另一位是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专家方宗岱）。曾多次与其他人联合及个人独自上书中共中央，力陈三峡工程不可建的理由。三峡工程开工后，仍不懈上书和发表文章恳陈将三峡工程危害降至最小程度的挽救措施。—李南央注

[4] 朱成章：（1932—）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 1953 年毕业，后曾在燃料工业部、电力工业部，水利电力部下属的水电施工、设计、规划、计划部门及水利规划部门工作。1979 年从文革期间下放单位回京在电力工业部、水利电力部、能源部的能源、电力计划、规划，政策法规部门工作。

[5] 黄老：黄克诚（1902—1986）湖南永兴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1928 年率永兴年关暴动农民起义部队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参加过长征。抗战期间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苏北区党委书记等职。抗战胜利后进军东北，任西满军区司令员，中共西满分局代书记，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政委等职。中共夺取天津后，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中共夺取政权初期，

毛初期两大错误：出兵湘南，反 AB 团。与彭一样不愿认错，不愿写回忆录（活人有的拔得太高）。对《人民日报》振兴中华，心灵美等意见甚大。

夜，刘宇一[6]画家来。

黄老谈 30 年在平江讨论打长沙（时任支队政委），“暴动中夺取”不赞成，讥为机会主义。彭（彭德怀—李南央注）在郎梨市{河}口执大刀督阵。四三年审干，三师未受影响（传播袁宝华[7]坦白后）。

1981 年 12 月 31 日（星期四）

准备澜波[8]后事。生平事迹几大段：双十二前后与团结东北人；解放战争时在南满；领导电力工业；暮年的忠心耿耿，做开明人士。党的忠诚战士，电业出色领导人。

收到《窑洞》稿费。

孙（冶方）[9]老来祝贺“何惜乌纱”文。问左邻右舍是谁，不出所料。谈思想座谈会时，抗议中宣部只有反“自由化”一面。

黎澍[10]电话，谈评传事[11]。

1982 年 1 月 1 日（星期五）

上午孙老来谈甚久：旅莫支部 28.5 布事[12]，王明[13]、康生[14]杀三“托派”（过新疆），其中之一为他

任湖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2 年 10 月调京，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政委，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1955 年授大将军衔。1959 年庐山会议上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调任山西省任副省长。文革后任中央军委顾问。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纪委常务书记。

[6] 刘宇一：（1940—）祖籍南京。1960 年毕业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附中，1962 年开始从事艺术创作。文革后曾任广西艺术学院副院长。油画《良宵》、《人民万岁》为其代表作。曾为李锐作肖像油画。—李南央注

[7] 袁宝华：（1916—1991）河南南召县人。1934 年考入北京大学，先入数学系，后转入地质系学习。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 年底到延安。后主要从事组织和宣传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一直从事经济方面的领导工作。1985 年至 1991 年兼任人民大学校长和党组书记。是中共第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二届中顾委委员。

[8] 澜波：刘澜波（1904-1982）原名刘玉田，字澜波，辽宁凤城人。1926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1928 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7 年参与组织东北救亡总会，任党团书记。1939 年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后任安东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安东省委书记、辽东省委副书记、辽东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燃料工业部副部长、电力工业部、水利电力部部长，国务院顾问。是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

[9] 孙冶方：（1908—1983）原名薛萼果，江苏无锡人，经济学家，与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是兄弟。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 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 年回国后从事农村经济调查，宣传和党校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任苏皖解放区货物管理局局长。中共夺取政权后一直从事经济研究工作，1957 年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1965 年因其强调价值规律，认为利润是企业技术、经营管理水平的综合标志，受到批判，被撤销职务，下放农村劳动。文革中被关入秦城七年。文革结束获平反，与李锐是对门邻居。—李南央注

[10] 黎澍：（1912-1988）湖南醴陵人，历史学家，李锐的挚友。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白区从事报业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继续从事出版工作。文革后任《历史研究》杂志主编兼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1980 年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总编辑。1966 年以前主要研究项目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孙中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毛泽东思想。粉碎“四人帮”后，主要研究项目有：中国的封建主义、近代中国文化史、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问题等。—李南央注

[11] 评传事：应指写毛泽东评传的事情。—李南央注

入党介绍人。毛（毛泽东—李南央注）之一生应该来龙去脉弄个明白。对薄（薄一波—李南央注）文之意见。

下午改澜波公告、事迹。人客川流。

小郭送来甲鱼、野鸡。建南[15]夫妇来，刘清[16]随来。

1982 年 1 月 2 日（星期六）

晨刘明夫[17]来，渐语无伦次，后证实神经病复发。

上午党组会讨论澜波事迹，定稿。

下午黎澍来。

夜餐甲鱼并款待孙老。八点始散。

谭业伟来，转交吴祖光[18]赠《枕下诗》，索《龙集》[19]也。

---

[12] 28.5 布事：即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说法源于 1920 年代在前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他们中一些人由于观点相近，认为自己是共产国际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当时中国共产党瞿秋白路线的坚决反对者，故自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二十八个半”人名单曾有过多种版本，但是所有这些名单的共同之处是，头头为王明，“半个”是徐一新（原名徐以新，因为他的立场摇摆不定，而被认为是“半个”布尔什维克）；杨尚昆、张闻天、博古、陈昌浩、凯丰、王稼祥的名字都出现在大多数版本中，这对他们日后的命运都产生过影响。

[13] 王明：（1904-1974）原名陈绍禹，安徽金寨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得到校长米夫的赏识。1930 年回国后的第二年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身份来华，在米夫支持下，于 1931 年 1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主持中央工作。同年 10 月去苏联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1937 年 11 月回国，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1938 年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被撤销职务。中共夺取政权后任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1956 年去苏联治病，仍被选为八届中共中央委员，至病逝再未回国 。去世后被安葬在莫斯科郊外列宁山下的新圣母公墓里，墓碑上刻着一行用俄文书写的名字。妻子孟庆树 1983 年 9 月去世后与其合葬。

[14] 康生：（1898—1975）原名张叔平，又名张绍卿，赵容。山东诸城人，生于富裕地主家庭。1924 年入上海大学社会系读书，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负责中共情报机关。1933 年派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与团长王明关系密切，其时俄文名字音译就是康生。斯大林肃反期间，与王明一起将一些中共留苏人员打成托派分子。1937 年回国到延安，领导新成立的中共中央社会部。1942 年主持延安的“抢救运动”，将大批知识青年打成特务、叛徒和内奸，并在推倒王明中起了重要作用。1966 年担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顾问，成为政治局常委，1973 年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文革后被定为“四人帮反党集团”成员，1980 年被开除出中共。

[15] 建南：周建南（1917—1995）江苏宜兴人。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1937 年底到延安，1939 年 8 月由中组部派往重庆作地下统战工作。194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后，先后担任东北工业部电工局局长、一机部副部长、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等职。是李锐延安时期的熟人，好朋友。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二届中顾委委员。—李南央注

[16] 刘清：（1915—）原名石秀夫，江西省九江市人。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机械系，是李锐武汉大学的同学、朋友。曾任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李南央注

[17] 刘明夫：（1915—1996）湖南宁乡人。1937 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延安时为范元甄中央政治研究室同事。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文革中得过精神病。文革后与李锐是同楼、同单元的上下楼邻居。—李南央注

[18] 吴祖光：（1917—2003）又名吴召石、吴韶。生于北京，祖籍江苏武进。戏剧家。1936 年中法大学文科肄业，随即任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室秘书，开始戏剧创作。1957 年被打为“右派”，下放北大荒劳动改造。其代表作有话剧《正气歌》、《风雪夜归人》，评剧《花为媒》、《三打陶三春》等，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1987 年被胡乔木亲自登门要求退出中共。生前给人题词留墨最喜爱的四个字是“生正逢时”。妻子新凤霞是著名评剧演员。

1982 年 1 月 3 日（星期日）

再翻一书座谈会文件，准备明天出差郑州（参加能源学会成立）。

接翁长溥[20]信并《春城晚报》（上刊滇南纪行绝句五首）。

夜观《卡门》。只准演七场。法国人帮助排演，接近生活真实。

1982 年 1 月 4 日（星期一）

上午仍看材料。十二点一刻到机场，按时起飞。

下午二点到郑州，住花园口宾馆，占良田千亩。错误时、地与错误建筑，有专用铁路！科委副主任杨浚来。

夜徐恰［洽］时[21]等来谈。苏韦来。挤不出时间准备发言稿。

1982 年 1 月 5 日（星期二）

上午参加大会，下午准备发言稿。可能内容太多，一个半小时只能扼要谈点政策性意见。

夜省电管局王荣业等四人来。随后李毅[22]来，程重远[23]引李松林来（工作尚未安排）。

准备到十点半始睡。几日均服眠药。

夜刘杰[24]、省长等来，二十多年未面。

张挺、丁怀楚来。

1982 年 1 月 6 日（星期三）

煤炭部刘辉[25]讲完后，我讲了一点四十分钟。石油部闫敦实[26]讲一小时，煤炭难以满足翻两番，想

---

[19]《龙集》：以李锐在秦城监狱坐牢时，用棉签和紫药水写在列宁和马克思著作空白处的诗词为主，整理出版的李锐诗集《龙胆紫集》。—李南央注

[20] 翁长溥：（1924—）四川资阳县人。水电建设专家。1948 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土木系。中共夺取政权后一直在水电部门工作，曾任黄河三门峡工程局技术处副处长，广西水电工程局副局长，电力工业部昆明勘测设计院院长，广西壮族自治区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21] 徐洽时：（1910—2003）江苏宜兴人。1934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工学院土木系。1937 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学位。同年回国。曾任江西省工业专科学校教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钱塘江水电勘测处主任。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浙江水力发电工程处处长，电力工业部华东水力发电工程局副局长，新安江水电工程局总工程师，浙江省水利电力局副局长、水利厅厅长，中国水利学会第三届理事，是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22] 李毅：（1913—2008）河北枣强县人。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兼党总支书记，二机部科技局局长，科学院原子能所代理所长、常务副所长。

[23] 程重远：（1917—1999）山东章丘市人。中共党员。曾任山东泰西自卫团供给部部长，八路军山东纵队六支队后勤部长，冀鲁豫军区后勤部军工部长。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国家燃料工业部基建设计司副司长、电力工业部设计司副司长、华东电业管理局副局长兼上海电力学校党委书记、校长等职。

[24] 刘杰：（1915—）原名刘渤生。河北威县人。193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一直在北平、晋察冀边区工作。1943 年赴延安，1945 年作为晋察冀代表出席中共七大。后赴东北，在原察哈尔省任职。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副部长，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文革后曾任河南省委常务书记，省长。是中共第一、二届中顾委委员。

抬高水电地位。

下午座谈电，几条建议，林汉雄[27]主持，并找他一谈，告诫语也（苏韦反映外界意见）。

1982 年 1 月 7 日（星期四）

上午至黄委会看望王化云[28]等，谈约一个半小时。他们亦不赞成大柳树方案。100 亿水应灌溉下游，下游已有 1900 万亩灌溉效益。河南 100 万亩水稻，水土保持亦有进展。陕北能吃饱饭了。

下午续谈水电几条。华工院教授吴良骏送金缕曲一首。

至丁怀楚家晚餐，有张挺、徐锐[29]、温善章[30]、王湧泉。

1982 年 1 月 8 日（星期五）

晨六点十分抵京。

上午去医院治牙未果。上两处书店购书 30 元，过瘾也。

下午在家看报、看书。接小张电话：再度合并已定局[31]。夜上楼找老金[32]问清详情。

1982 年 1 月 9 日（星期六）

上午党组会，科技委汇报今年工作安排。

再度合并颇觉轻松了。

下午熊士正来，下周将去美国作访问学者二年，工程地质与基础处理。可作接班之人，通俄英法语。

---

[25] 刘辉：（1921—2012）原名贾榆。河北唐县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一直在地方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一直在煤矿部门工作，1981 年任煤炭部副部长至 1985 年离休。

[26] 闫敦实：湖南长沙人。1954 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地质系。1958 年赴前苏联石油及天然气勘探开发研究所实习。196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燃料化学工业部石油勘探开发规划研究院副院长，华北油田石油会战指挥部副指挥兼总地质师，石油工业部副部长、总地质师。

[27] 林汉雄：（1929—）湖北黄冈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张浩（林育英）的儿子。1940 年入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194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 年毕业于莫斯科动力学院水电站专业。回国后李锐将其留在水利电力部工作，曾任水电总局副局长，西北电力指挥部指挥。文革后曾任建设部部长。—李南央注

[28] 王化云：（1908—1993）山东馆陶县人。1935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 年起，历任中共冀鲁豫区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黄河河防指挥部司令员、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文革后任水利部副部长兼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是“南水北调”的积极倡导者之一。

[29] 徐锐：上世纪 50 年代在李锐领导的水电总局任苏联专家翻译。后在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作。—李南央注

[30] 温善章：（1930—）1956 年毕业于天津大学水利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李锐领导的水电总局工作。后一直在黄河水利委员会设计院工作。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三门峡水电站时，身为年轻技术员的温坚决反对此一工程，因此被打成右派，给李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南央注。

[31] 指电力部和水利部再度合并。—李南央注

[32] 金树望：（1910—2009）浙江诸暨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 年被关入延安保安处，直至抗战胜利才被放出。中共夺取政权后长期在国家人事部任领导工作，文革后曾任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是李锐延安时期的熟人，晚年同住一楼，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其夫人是王克敏的侄女，当年女扮男装逃出天津王克敏家奔赴延安，曾是轰动一时的新闻，到达延安后也立即被关入保安处。—李南央注

1982 年 1 月 10 日（星期日）

小琳[玲]、胜利[33]等五人来帮助大扫除，准备迎接琬姐[34]等。
画家刘宇一来改肖像,留午餐。夜为孙老画像。
朱宝复[35]又来，毛遂自荐，大材不用也。
夜杨达[36]电话，云澜波昨夜通宵未眠，找值夜班人员。
王怀安[37]，胡朝兰夫妇来。下午坐谈良久，谈魔鬼康生。

1982 年 1 月 11 日（星期一）

晨去医院治牙。
交待办公厅解决医院值夜人员。
下午劳资司汇报，问题成堆，劳资制度已走入一条死胡同。如何拐弯抹角走出，只有解决根本制度，根本调整。
画家宿此，约黎澍明日来写[画]像。
杨达电话，告知宋任穷[38]看澜波事。

1982 年 1 月 12 日（星期二）

上午至经济中心，听季崇威[39]讲外资情况。
黎澍来，因时间紧画像不成。
下午听教育司汇报。
澜波已呼吸短促。
送画家五十年代《火星》剪画两厚匾。

1982 年 1 月 13 日（星期三）

上午同黎澍至空军学院观刘宇一画展，颇有佳作，并到潘荻[40]家观字。

---

[33] 李锐再婚妻子张玉珍的养女钟小玲、养子钟胜利。—李南央注

[34] 琬姐：李琬华（1913—2008）湖南平江人。李锐的大姐。终生从事体育教育事业。—李南央注

[35] 朱宝复：（1913—1987）浙江上虞人。水电专家。1941 年清华大学留美生，毕业回国后曾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任职。1950 年代初期曾在浙江古田溪水力发电工程处任职，后曾任北京水力发电设计院总工程师。

[36] 杨达：刘澜波的夫人。

[37] 王怀安：四川自流井（今自贡）人。四川大学肄业。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推事。文革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参加过对“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审理。延安“抢救运动”时审问过李锐，后为北大荒劳改的难友。终身不忘在北大荒去李锐房间探望时，李曾经给过他大姐从湖南寄来的饼干。晚年与李锐住同楼，不同单元。李南央在 2010 年 10 月 14 日替父亲送还“延安保安处”难友名单时，王又一次提起北大荒的饼干。—李南央注

[38] 宋任穷：（1909—2005）原名宋韵琴。湖南浏阳人。1926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秋收起义后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参加过长征。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77 年任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1978 年任中组部部长，1982 年任政治局委员。是邓小平主政时期的“中共八大元老”之一。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宋彬彬即为其女。

[39] 季崇威:（1922—2001）江苏江阴人。经济学家。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总干事。是中共党员。

下午党组会听劳资司汇报。

夜柳思[41]来。

1982 年 1 月 14 日（星期四）

听生产司汇报。传达中央打击走私等文件并措施。陈云[42]同志考虑五天始下决心，党纪国法，铁面无私，罪大恶极铁面无私。将来必人心大快也。

为柳思户口等事，与曹瑛[43]电话。

1982 年 1 月 15 日（星期五）

上午党组会谈贯彻中央打击走私事。

与干国[44]、鹍鼎[45]谈水电人事。

1982 年 1 月 16 日（星期六）

上午党组会简议合部事。下午至中南海听耀邦传达小平精简机构人事讲话，如再不解决则将亡党亡国，不能再拖。以主席晚年接班处理失误为戒，必须强调年轻化。两部合并作一典例，立即动手。两部共到 123 人。

夜蒋春祥[46]来。

1982 年 1 月 17 日（星期日）

上午五人会，谈合部机构等问题。

下午整理书籍，烦人之至，容易疲劳，同五十年代大不相同了。

小胖[47]夫妇来。

琬姐电报，明夜到京。

---

[40] 潘荻：中共夺取政权后第一代女记者。新华社资深记者。

[41] 柳思：原在湖南长沙《中央日报》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中共进入长沙后曾协助接管该报，后在新湖南报社和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文革后调京在《团结报》任职。—李南央注

[42] 陈云：（1905—1995）江苏青浦人。上海商务印书馆学徒出身。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七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七届政治局委员，第八、第十二届政治局常务委员，也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纪委第一书记、第二届中顾委主任。

[43] 曹瑛：（1908—1990）又名石磊，湖南平江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初期曾任湖南省委委员兼长沙市委书记，后调外交部工作，做过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是中共中纪委常委，中共第一届中顾委委员。李锐 1959 年庐山会议下台后，对李一直持同情、友好的态度。—李南央注

[44] 干国：王干国（1925—1999），河南宁陵县人。194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区长、区委书记、副县长，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党委办公室主任、四川省电力局党委书记，水电部水电建设总局局长兼党委书记等职。

[45] 李鹍鼎：（1919—2001）天津人。水电工程专家。1940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系，1943 年留学英国实习水力发电工程。1946 年回国后一直从事水电工程工作。文革后曾任水利电力部总工程师，电力工业部副部长等职。

[46] 蒋春祥：李锐二姐李英华的长女朱珠的丈夫。—李南央注

[47] 小胖：李锐二姐李英华的次子王力丰。—李南央注

1982 年 1 月 18 日（星期一）

改好《要更加重视开发水电》文。合部事反映强烈，墙不易拆也。

下午党组会谈领导小组首次会情况，司局级只能 3 人。

参加小组会：为水电必须再留职二三年，此似一般呼声。

夜琬姐、家桢、毛弟[48]到。玉珍到车站没有接到。

1982 年 1 月 20 日（星期三）

收到新晃县一中学教员信，并七律。读小舟文[49]的反响（小舟文）。

下午找干国、西北[50]、铁铮[51]、鹗鼎等座谈总局方案。设计必须统一，可另成立规划研究院，包括系统、水、火、水利，核电。

1982 年 1 月 21 日（星期四）

与陆程梁等谈机构人事。国家机关党委王光楚来约，下午五点到中南海，与宋一平[52]谈部长、副部长人选，原则等。强调年轻化也。

夜到新楼参观，六门高层甚开阔。

“言多必失”终见报矣。

下班后到铁道兵大院看望刘克[53]。还认识我，流泪不止。62 年即得脑瘤，开刀两次。

---

[48] 家桢、毛弟：家桢：李锐的大姐夫唐家桢，湖南湘雅医学院的外科大夫。毛弟：李琬华的幼子(独生子)唐光。—李南央注

[49] 小舟：周小舟（1912—1966）又名周怀求，湖南湘潭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 年加入共产党。1936 年 10 月赴延安，任毛泽东秘书。后到冀中等游击根据地工作，任冀中区中共党的宣传部长。解放战争期间，在察哈尔担任地委书记。中共夺取政权后长期在湖南工作，先后担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长，湘西区委书记，省委第一书记。1959 年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1966 年 12 月文革开始半年后自杀。这里指李锐写的纪念周小舟的文章，后收入李锐文集《我心中的人物》。—李南央注

[50] 西北：罗西北（1926—2005）湖南湘潭人。父亲罗亦农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1928 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杀害，母亲在此之前不久在苏联落水遇难。1938 年入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1940 年到苏联学习。1945 年回国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194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与李鹏、林汉雄是同学，归国后同被李锐要到水电建设总局工作。曾任刘家峡水电工程局总工程师、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院长兼党组书记等职。

[51] 铁铮：张铁铮（1910—2005）辽宁沈阳人。194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 年东北解放后，先后任东满铁路局秘书长，东北铁路佳木斯办事处主任，丰满水电局局长、党委书记。1950 年 8 月后，历任中央燃料工业部水电工程局副局长，水利电力部水利水电建设总局副局长。1959 年后曾被打为“李锐反党集团成员”。1978 年后任水利电力部规划总院副院长，电力工业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局长、党委书记，电力工业部顾问等职。

[52] 宋一平：（1916—2005）湖北石首人。时任国家机关党委书记。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 年入前苏联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学习，1938 年回国。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武汉市委书记、国务院副秘书长等职。

[53] 刘克：（1915—2000）又名刘相尧。湖南攸县人。李锐武汉大学同学，入读土木工程系。1938 年进延安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去华北敌后，一直在部队工作。抗美援朝时，任铁道兵副司令员。1961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后因脑病开刀，成植物人。—李南央注

1982 年 1 月 22 日（星期五）

与鹍鼎漫谈总局人选。

改好《要更加重视水电开发》一文。与李鹏[54]、张彬[55]谈合并机构方案。水利部仍坚持“水利”两套司局。

下午观童玲、谢塞[赛]克等国手在礼堂表演，如观杂剧［技］，大饱眼福。

接陶键第一封信、诗甚好，信也动人。湖南埋没多少人才！

收到王宁信，谓周惠为何不撰文。

1982 年 1 月 23 日（星期六）

上午到北京医院看望澜波，神智甚清醒，完全靠人工维持。并看赵朴初[56]。

下午团拜[57]，看电影《归宿》。

晚餐满嫂[58]来。

同家桢手谈一局。

下午到老高（文华）[59]新居。找了年青老伴，七八老翁之喜。

1982 年 1 月 24 日（星期日）

上午团拜。五千人挤挤[济济]一堂，难以找熟人。与李昌[60]同席，谈三峡问题。向我索资料。邓、

---

[54] 李鹏：（1928—）四川宜宾人。三峡工程的积极促成者和 1989 年“六四”事件中共动用武力镇压学生、市民的坚决支持者和参与者。父亲李硕勋是中共早期党员，后被国民党杀害。1941 年至 1946 年在延安中学、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1948 年至 1955 年在前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水力发电系学习。回国后一直从事水电工作。文革后历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部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务院代总理、总理（1993 年人大投票选举其继任总理时，有 210 张反对票），全国人大委员长。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五中全会被任命为政治局委员），十三届至十五届政治局常委。

[55] 张彬：（1912—1997）曾用名锡俊。原籍江苏松江，生于福建莆田。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前曾历任抗大政治教员、晋察冀边区下花园电厂厂长兼厂党总支书记、边区军工局电厂厂长、冀北电力公司天津分公司军代表、冀北电力总公司军代表等职。中共夺取政权后，任华北电业总局副局长、燃料工业部电力局局长、电力部基建总局局长、水利电力部电力建设总局局长、水利电力部副部长、电力部副部长、中国灌排技术开发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56] 赵朴初：（1907—2000）安徽太湖人。早年就学于苏州东吴大学。1928 年后在佛教机构任职。1945 年参与发起组建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共夺取政权后曾担任过佛教、红十字会等机构的各种职务。1980 年后，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委、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主任、副主席、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曾为李锐的《龙胆紫集》题诗。

[57] 团拜：在国家机关中流行的一种春节假期集体聚会拜年、或给老资历领导人拜年的活动。—李南央注

[58] 满嫂：李锐大姐李琬华在长沙的朋友。—李南央注

[59] 高文华：（1905—1994）湖南益阳人。1925 年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参加了省港大罢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任湖南地下党省委书记，是李锐的上级。南下时任湖南省委副书记兼省工业厅厅长。后调北京，曾任轻工业部副部长，水产部副部长、党组书记。—李南央注

[60] 李昌：（1914—2010）湖南永顺县，土家族人。1935 年考入清华大学，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 年到延安，从事青年工作。1953 年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文革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是第二届中顾委委员，是中顾委中四个反对“六四”开枪的非军队委员之一。其他三人是：杜润生、于光远和李锐。

万[61]支持也。

常流[62]来。

送丁玲[63]冬笋两支，红菜苔几根。

夜吃团年饭。灼姐[64]夫妇、大胖、毛弟、琬姐夫妇及胜利夫妇。四十<年>未有之盛举也。

观电视到十一点。

1982 年 1 月 25 日（星期一）

电话拜年。

韩小洲[65]、马承廉等来。今年人客较少。

王玉清[66]谈老板[67]意见：出重要，进更重要（三种人[68]绝对排除）。宋还得留一下，自己最有资格退，但还要管几年干部。中青干部局未有动静，甚不满意。详谈中组部人事。

1982 年 1 月 26 日（星期二）

陈牧天[69]夫妇来。

下午至李普[70]家晚餐。穆青[71]、张铁夫[72]同作方城之戏[73]。夜十一点始归。

---

[61] 邓、万：指邓小平、万里支持三峡工程上马。—李南央注

[62] 常流：李锐延安时期“抢救运动”中保安处的难友，中共夺取政权初期在水电总局工作时的同事，后被打成“李锐反党集团”成员。五十年代初为同一楼的上下楼邻居。—李南央注

[63] 丁玲：（1904—1986）原名蒋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湖南临澧人。女作家，以 1927 年发表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而成名。中学时代，受到“五四”思潮的影响， 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曾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1933 年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后逃离南京转赴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县。在陕北历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等职。因在延安墙报《轻骑队》上发表了《三八节有感》等文章，在延安整风中受到严厉批评。1948 年写成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被译成多种外文，1951 年获斯大林文学奖。中共夺取政权后，先后担任文艺界多种重要领导职务。1955 年和 1957 年被定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主要成员，1958 年又受到“再批判”，下放北大荒劳动改造。文革期间被投入监狱。1979 年平反后（在此后的日记中可以看到李锐在丁玲平反中所起的作用，）重返文坛，先后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晚年与李锐是同楼的邻居。—李南央注

[64] 灼姐：李英华（1914—1991）湖南平江人。李锐的二姐。抗战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一直从事地下工作。文革后在中共中央党校任青年干部培训班班主任。朱厚泽即是她向李锐推荐的。—李南央注

[65] 韩小洲：时任水电部办公厅主任。—李南央注

[66] 王玉清：（1911—2002）江苏江阴人。1937 年入延安抗大，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延安中央组织部干部科干事、部机关党支部书记，东北局书记陈云秘书，东北财经委员会处长、大连远东电业公司总经理，鞍钢副总经理、鞍山市委常委，中央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第一副局长，冶金部经济研究所所长、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副部长、部党组成员，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秘书，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顾问等职。

[67] 老板，即陈云。王玉清时任陈云秘书。—李南央注

[68] 三种人：指文化大革命中有打、砸、抢行为的人。—李南央注

[69] 陈牧天：李锐在湖南省委宣传部工作时的部下，后随李锐转业到水电建设总局。1959 年后被打成“李锐反党集团”成员。—李南央注

1982 年 1 月 27 日（星期三）

今天琬姐生日。中午请黄乃[74]夫妇、满嫂，刘老[75]夫人会餐。
下午三点半王玉清有请：意外通知，到中组部主持青干局。
陈大毛一家来。
夜到灼姐家晚餐，共两桌，四十多年未有盛事。

1982 年 1 月 28 日（星期四）

上午党组讨论合并机构。水利保持计划、管理、基建三独立司。议论甚多。
下午同兵办周、冀、齐谈开常委谈心会事。
夜周家有、曹辛之[76]来。

1982 年 1 月 29 日（星期五）

硬是又感冒了，夜半咳嗽喉痒。
传达胡、赵、万[77]关于合部谈话。退休荣誉金、干部制度将有决定。强调年轻化，顾问尽量少。
买书，《福尔摩斯》全集。
夜与伯村[78]到曾志[79]家谈合部人事。曾表示欢迎王玉清所谈之事。

---

[70] 李普：（1918—2010）原名李前管，曾用名李壬练、李凤展等。湖南湘乡人。1938 年在长沙与李锐相识。抗战时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后于 1946 年 3 月任《新华日报》特派员，在北平采访和谈，住翠明庄，因而和李锐前妻范元甄也相识了。中共夺取政权后一直从事新闻工作，一度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离休前任新华社副社长。晚年和李锐成为密友。李普八十寿李锐赠诗：“相交 60 年，几度史无前，德赛先生事，岂能飘渺间。”—李南央注

[71] 穆青：（1921—2003）原名穆亚才，回族，河南人。新闻记者、摄影家。1937 年底在山西临汾参加八路军，193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毕业后先后在延安《解放日报》、《东北日报》、新华社从事记者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新华社副社长兼国内部主任、社长、党组书记等职。1966 年初与冯健、周原合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72] 张铁夫：（1922—2006）山东巨野人。194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 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后一直从事报社、宣传工作。1981 年调国家农委工作。

[73] 方城之戏：指打麻将。

[74] 黄乃：（1917—2004）湖南长沙人。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黄兴的遗腹子，李锐的小学同学、终生的好友。曾留学日本。延安时，在总政做“敌情”工作，为日本友人野冈进（野坂参三）的助手。1949 年双目失明。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盲人协会主席，发明有一种新盲文。文革后与李锐同住一公寓楼。—李南央注

[75] 刘老：湖南籍的一位民主人士，李锐亦记不得此人姓名。李南央记忆中儿时曾去这位刘老在北海公园内的家中做客。——李南央注

[76] 曹辛之：（1917—1995）江苏宜兴人。1938 年进延安就学于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后一直从事出版，诗歌创作。中共夺取政权后专门从事书籍装帧设计，曾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

[77] 胡、赵、万：胡耀邦，时任总书记；赵紫阳：时任总理；万里：时任副总理。——李南央注

[78] 伯村：陈伯村(1909—1992)四川岳池人。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主要从事组织工作。曾被打成“高、饶反党集团”成员。时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与李锐是同楼的邻居。—李南央注

1982 年 1 月 30 日（星期六）

陈尚文谈夏平生[80]事，但张彬等仍觉难以安排工作。
又收到陶键信、诗，此人有旧文人习气。
将陶键复印件寄胡真[81]并于刚[82]。
收到谭业伟转呈致意信。
萧乾[83]寄赠《梦之谷》并信，谈《龙》、《窑》两书读后感。

1982 年 1 月 31 日（星期日）

谭壮[84]、家栋[85]先后来。午餐、话旧，谈及化工部等派性并杨义邦等事[86]。
中午又去新楼观光。
下午夏平生来，拟返美仍留职。
夜观《安娜》三四集。

---

[79] 曾志：（1911—1998）湖南省宜章县人。陶铸的夫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上井冈山，参加了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1939 年底赴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40 年秋任中央妇委秘书长。1949 年 5 月后，先后任武汉市军管会物资接管部副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兼广州电业局局长、广州市委书记等职。文革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80] 夏平生：著有《现代管理方法：关键路经法与计划评审法》，电力工业出版社出版。

[81] 胡真：（1921—）江苏无锡人。193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 年赴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高级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后主要从事报纸宣传工作。1949 年南下湖南，历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代秘书长兼宣传处处长、省文化局长、省政府文教办公室副主任、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省委宣传部常委副部长。文革后出任省出版局局长，中共湖南省顾问委员会第一、二届委员。

[82] 于刚：（1914—1994）原名陈泽云。湖南长沙人。1934 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 年时任湘乡中心县委书记。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秘书。文革后任统战部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是李锐一生的好友。—李南央注

[83] 萧乾：（1910—1999）原名肖秉乾。祖籍黑龙江兴安岭地区，生于北京。蒙古族。记者、作家、文学翻译家。1930 年入辅仁大学英文系学习，后转入燕京大学新闻系。1931 年至 1935 年和美国人安澜、斯诺编译了《中国简报》、《活的中国》等刊物和文学集。1935 年进入《大公报》当记者，1939 年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任《大公报》驻英记者，1942 年入英国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读研究生。是二战时期欧洲战场唯一的中国战地记者。还曾采访报道第一届联合国大会、审判纳粹战犯等重大事件。中共夺取政权后主要从事翻译工作，1957 年被划为右派分子。文革后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代表作品和译著有《梦之谷》，《好兵帅克》。

[84] 谭壮：（1916—1992）湖南省新化县人，李锐楚怡小学同班同学。1934 年考入湖南湘雅医学院。抗日战争爆发后，离开学校投奔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并于 1939 年 5 月到达延安。历任八路军军医院外科医生、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外科主任兼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教员。194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北京市卫生局局长等职。—李南央注

[85] 家栋：唐家栋，李锐大姐夫唐家桢的弟弟。记得是在北京市党校工作。—李南央注

[86] 杨义邦：原名杨德伟。山东烟台人。曾任北京市燕山石油化学工业总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1970 年代担任化工部副部长，是当时最年轻的部长级干部。因其在对外经济工作涉嫌受贿造成几十万美元的损失，中共中央纪委于 1982 年 7 月 27 日给予留党查看二年和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2003 年又任中化国际公司总工程师。

1982 年 2 月 1 日（星期一）

上午科技委、出版社、情报所、水总、教育司，汇报关于合部机构。

下午党组会讨论各司局意见，传达赵（赵紫阳—李南央注）有关讲话。胡（胡耀邦—李南央注）一共开了五次动员会，问题讲透了。

1982 年 2 月 2 日（星期二）

上午党组会续讨论合部机构，水总方案，两个牌子定局。

下午治牙。

夜丁玲夫妇来，谈到十点。美国见闻，美与丑，赞扬与厌恶。要去《龙集》两本，拟赠聂华苓[87]也，谓此人甚有中国人情味。

灼姐来，仍重视职位问题。

1982 年 2 月 3 日（星期三）

上午到府右街参加网局局长会，通报情况。

在于刚家午餐，赞成老板之议，有“托孤”感，个人待遇不平事。

《红旗》约写水电文。

与王玉清通电话。老板同胡、宋谈妥，赵亦在座[88]。恐我专业干部不允，说“他还是搞政治的。”

黎澍电话，问及邓克生[89]事。

1982 年 2 月 4 日（星期四）

上午张彬来漫谈电与一次能源关系等问题。

下午去医院，拟去首都复查血色素又降到 9.7 克。姜大夫谈陈伯达[90]住院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乃得到暗示。

---

[87] 聂华苓：（1925—）湖北应山人。1945 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经济系，后转入外文系。1948 年毕业，1949 年去台湾，曾在台湾大学任教，1964 年赴美定居，任教于爱荷华大学，与美国诗人保罗．安哥尔（Paul Engle）创建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先后接待了世界各地的近千位诗人和作家。1971 年二人结为夫妻。

[88] 老板：陈云，胡:胡耀邦，宋：宋任穷 ，赵：赵紫阳；谈妥李锐去中组部任职之事。—李南央注

[89] 邓克生：（1911—1976）湖南长沙人。经济学家。早年参加国民党，马日事变后脱离国民党。1936 年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组织的湖南省文化界救国会，参加李锐、魏泽同等创办的《湘流报》（三日刊）的编辑工作，1938 年加入共产党，后一直从事办报工作，并将家庭财产捐出。1941 年转入苏中解放区，此后长期从事财经工作。1953 年转入理论工作，历任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党校副校长、省经济研究所所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党组书记、副所长等职。文革中遭到迫害，1976 年含冤去世。—李南央注

[90] 陈伯达：（1904—1989）福建惠安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 年回国，1937 年去延安。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党校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马列学院编辑部主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等职。中共夺取政权后主要从事理论工作，曾任《红旗》杂志总编辑，中宣部副部长等职。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成为继毛、林、周后的第四号人物。1970 年 8 月的庐山会议上，林彪及跟随者（陈在内）对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发动批判，8 月 31 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点了陈伯达的名，9 月 2 日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决定对陈进行审查和批判，陈随后不久被关入秦城监狱，1973 年 8 月的十届一中全会上被开除党籍和撤销一切职务。1981 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理“林彪、江青反党集团案”，陈被判处有期徒刑 18 年。1988 年 10 月刑满释放，1989 年病逝。

科技委讨论科技政策，我补充一节：应谈及电与整个四化、国民经济、人民生活及科技发展关系，包括速度、影响等等。

《读书》约写“彭自述”读后。

1982 年 2 月 5 日（星期五）

上午至基建工程兵总部开会，兵种撤销已定，但水电部队仍拟保留。此种形式，当从长计议。

跟《读书》沈昌文通电话，承诺《彭述》读后文。是一难作也。

杨达电话谈澜波梦呓：水电难搞，李锐不能离去。与秋里[91]谈及事，只好将实情告知。

柳思来，湖南凡言“冒得用”者[92]，要作检讨也。

1982 年 2 月 6 日（星期六）

翻阅内参资料，每有杂文题目，如湖南百户送礼调查，可曰“礼災”。

周惠女儿从内蒙回京，送来肥羊半只。

李淑一[93]请吃晚饭，大姐夫妇共五人，有武大老同学刘元（女）。

1982 年 2 月 7 日（星期日）

上午《读书》负责人沈昌文送来有关彭总书籍多种并传记性新书若干。留吃午餐。该刊编辑仅四人，尚兼职。

下午翻完《在彭总身边》，感人之至：农民的儿子，共产主义战士，人民军队的统帅。

夜观《安娜》，悲剧在只能碰到花花公子，而误以为是爱情也。

1982 年 2 月 8 日（星期一）

上午党组议司局长名单，下午找梁盖华、俞民荃，鲁南燕等谈。

夜重读《最后年月》，掩卷泪下。

1982 年 2 月 9 日（星期二）

上午党组讨论六五计划事，我发言应弄清电力的根本作用及与十条方针如何合拍，而不能一屁股

---

[91] 秋里：余秋里（1914—1999）江西吉安人。1929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后长期在军队从事政治工作。1936 年在战争中失去左臂，人称独臂将军。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58 年转业负责石油开发工作，任石油部部长。1964 年后历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能源委员会主任。1982 年回到军队，任解放军政治部主任，1985 年离休。是中共第九至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二届中顾委常委。

[92] 冒得用：湖南方言“没有用”的意思，是湖南人以谐音对自 1973 年起担任湖南省第一把手的毛致用的戏称。——李南央注

[93] 李淑一：(1901—1997) 湖南人，中学教师，李锐大姐李琬华的朋友。中学时代与毛泽东前夫人杨开慧是好朋友，其夫柳直荀是毛泽东早年朋友。因毛泽东所和一首《蝶恋花．答李淑一》而知名。其独子柳晓昂一直在国家计委负责电力计划工作。—李南央注

坐在煤上，电气化自有其自身规律。

下午改就关于三峡意见，但愿是此生最后一次了。

同伯村谈往事：延安时彭真[94]挤走陈，老头[95]从 AB 团直到文革，有脉络可寻。

1982 年 2 月 10 日（星期三）

上午同李鹏详谈，交某某之底，随后王林[96]来告书记处结果：正副安排并四部人选。澜波垂危不能起作用了！

下午阿曾亲妹曾宪榛[97]谈甚久。

先读屈原介绍并《离骚》，又读《干校六记》。

1982 年 2 月 11 日（星期四）

改好水电社论。陆、程[98]三峡意见清样看毕。

与李鹏<谈>水总人事，与王玉清通电话。

夜看帅大姐[99]。

读《自述》，仍无从着笔。

1982 年 2 月 12 日（星期五）

《论水电》清样送来，约 33 万字。翻了几篇，错字甚少。此段生涯也就此了结了。

上午党组会讨论司局干部，关于外事局人事，讲了点过头话，议论良久。“目中无人”语甚不妥。

夜张敖荣来，琬姐与之详谈小妹事[100]。

---

[94] 彭真：（1902—1997）山西曲沃人。192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山西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1951 年至 1966 年任北京市市长。1966 年 2 月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名义被打倒。文革后 1983 年被任命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此处所说“延安时挤走陈”，应指彭真 1941 年到达延安后取代陈云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一职。彭真在延安时期的作用，可参考何方所著《中共党史笔记》一书。—李南央注

[95] 老头：指毛泽东。此处指毛泽东积极参与领导了 1930 年初，中共在江西苏区发动的打 AB 团运动，据李锐在 1990 年代负责整理中共组织史资料时收集到的材料显示，那次运动共杀死自己人十万之多。毛泽东一直到文革，整自己人是一贯的。—李南央注

[96] 王林：（1915—2004）河北唐山人。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北方局秘书长，中央出版发行部副部长等职。延安时在中央组织部负责内部交通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开滦煤矿党委书记，燃料工业部办公厅主任，燃料工业部、电力工业部、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国家能源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等职。是第二届中顾委委员。

[97] 阿曾：曾宪植（1910—1989）湖南人，曾国藩弟弟曾国荃的玄孙女，叶剑英的前妻。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 1927 年的广州起义。中共夺取政权后在全国妇联工作 40 年，曾任妇联秘书长、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等职。曾宪榛是其大妹（1911—1997），湖南大学理科学士，曾任轻工部造纸研究所研究员。—李南央注

[98] 陆、程：陆钦侃、程学敏。—李南央注

[99] 帅大姐：帅孟奇（1897—1998）湖南汉寿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内被尊称为帅大姐。1932 年在上海领导工人罢工时被捕，受尽酷刑，被压断腿骨，被灌煤油七窍流血，视死如归，始终保守中共党的机密。1939 年李锐在湖南做地下工作时，帅大姐负责省委组织工作和财务，是他的直接上级。中共夺取政权后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是第一届中顾委委员。—李南央注

1982 年 2 月 13 日（星期六）

看《三峡意见》清样。

约四对“狗肉”friends[101]，明天会餐。

下午至黎澍家送《自述》，谈及去中组部事。说根本在建立凭考试、考核的干部制度，立根本大法才能全面扭转。“科举”之意义，至少从一个方面可发现人才，现在完全是个人欣赏与推荐制。

1982 年 2 月 14 日（星期日）

续看《自述》有关资料。

下午黎先来：着重写这是一个真正的人，号召大家以此为榜样。

祖春[102]夫妇继到。谓我云南之行带氧气袋：壮哉！建议小舟七律改首两句：潇湘独步君称键，砥柱中流亦大难。末句太柔，汉：南天极目泪阑干。

1982 年 2 月 15 日（星期一）

总要处理半天公文。下午党小组会，担心者仍是水电部中无人。

夜看《自述》，不大了解“对半开”究指哪些。

1982 年 2 月 16 日（星期二）

《自述》阅毕，开始构思。

下午党组续研讨司局机构人事。

同王玉清电话，书记处会确定人选情况，尚有常委最后一关。

老板催我去上班。

到灼姐家晚餐。

1982 年 2 月 17 日（星期三）

罚了一天苦功。《自述》读后约完成 2/3，到深夜一点。

刘宇一来，谈人们议论的不愉快，予以安慰。

杨小凯[103]来辞行，赴武大任教。

---

[100] 张敖荣：（1934—）江苏常州人。李锐 1950 年代在水电总局工作时的秘书，离休前任国家机关党委组织部部长。小妹是李锐长女李南央的小名。李南央夫妇在李锐平反后从陕西调回北京，与父亲同住，1979 年李锐与张玉珍结婚为张所不容，后全家搬出。张敖荣对李南央态度一如既往，特别是“六四”后为其向二机部党委作保：“这个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绝对不会有问题。”使其免于进一步的麻烦。—李南央注

[101] 指黎澍夫妇、于刚夫妇、李普夫妇和刘祖春夫妇。—李南央注

[102] 祖春：刘祖春（1914—2001）湖南凤凰人，李锐延安时的同事。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南央注

[103] 杨小凯：（1948—2004）湖南人。原名杨曦光。经济学学者。文革中是高中学生，因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而被康生点名，以反对周恩来为罪名，判刑十年。1978 年出狱后曾在邵阳新华印刷厂作校对工。后在赵紫阳的亲自过问下获批准从武汉大学赴美留学，1986 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患癌症去世前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任教。李南央在

晨接帅大姐电话，都已打好招呼。

1982 年 2 月 18 日（星期四）

上午苦干毕，约五千余字。
下午与鹍鼎谈总局事。
《读书》取走稿件。甚觉疲倦，到底老了。为写此文，两次垂泪。

1982 年 2 月 19 日（星期五）

昨夜睡得较好。
上午李鹏来谈总局人选问题。
看《论水电》清样。
夜再修改《自述》文。

1982 年 2 月 20 日（星期六）

五点起床，修改《自述》文毕。上午《读书》编辑杨进来，带书数本。
收到陈铁如信，寄立徵[104]有关资料。

1982 年 2 月 21 日（星期日）

原拟整日看《论水电》清样，仍有客人打断：湖南肖屏东[105]等来，新华社陈保廉来。
得悉部长安排变易消息，即告李鹏。
志民[106]来，表示愿去中组部。

1982 年 2 月 22 日（星期一）

整天挤出时间，算是将《水电》清样翻完。
看到“领导小组”向中央报告，此人为自己安排如此周到：吾辈望尘莫及。
夜杨达、帅大姐通电话：我还是专门利人之人。

1982 年 2 月 23 日（星期二）

上午将清样交出，同李鹏、王林谈顾问事，未动肝火。居然想独霸水总！

《于光远先生的一件小事》一文中记述了于光远先生帮助杨小凯离开湖南到北京工作的事情。—李南央注

[104] 立徵：文立徵（1911—1945）湖南衡山人。是李锐中学时代的好朋友，后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8 年由李锐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小说《铁道游击队》中政委李正的原形。抗战时一直留在山东坚持游击战。1945 年 2 月 22 日深夜在山东临城县检查工作时，被叛徒告密遭伪军袭击而牺牲。—李南央注

[105] 肖屏东：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

[106] 志民：李志民，　原任刘澜波秘书，随李锐调入中组部青干局任副局长。李锐离职后接任青干局局长，1989 年“六四”后青干局被解散，调海南岛任海南省组织部部长。—李南央注

祖春电话：傅任敢[107]后事办妥。

1982 年 2 月 24 日（星期三）

第一次疾言厉色同鹗鼎谈总局人事方案：如此为人摆布，力扭形势。下午与李鹏看澜波：灯油即将燃尽也，形如骷髅。不禁动情。人皆必经，但现代医学又何必如此使死者、生者如此受折磨。祖春住四楼，检查身体。漫谈两个多小时，二十多年经历简告。

1982 年 2 月 25 日（星期四）

上午参加傅任敢追悼会，悼词颇全面，是一个教育家，治学之人。虽无大建树，反右派，令人慨叹。

1982 年 2 月 26 日（星期五）

下午到 301，同肖克[108]谈两小时，彭文唸了一遍，史实无甚差异。朱、刘（朱德、刘伯承—李南央注）亦有实战经验军事家，刘乃行武出身。肖正收集 AB 团材料，绝非一贯正确也，极少作自我批评。又同黄老谈约一小时，耽[担]忧当前书记处与常委之不合拍：正在反走私等又搞文明月等等。赞成我去中组部。又见宋任穷，正要找我，通知上任。当前急事，推荐一批五十以下名单。

1982 年 2 月 27 日（星期六）

上午党组会讨论人事，杨义邦问题表态。
《自述》样本并清样来。
调中组部事，告有关人等。
广播台女记者来纠缠，硬将广播评论留下。
夜安东[109]电话。

1982 年 2 月 28 日（星期日）

早晨将清样看毕。朱正[110]来，请他复看一遍。“交待”改“交代”。

---

[107] 傅任敢：（1905—1982）原名举丰，湖南湘乡人。毕业于清华大学。李锐大姐李琬华的好朋友杨仁的丈夫，教育家、翻译家，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李南央注

[108] 肖克：（1908—2008）湖南省嘉禾县人。1926 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 0 师副师长，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兼华中军区参谋长。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农垦部副部长，军政大学校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学院院长和第一政治委员。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其夫人蹇先佛是李锐在电力部的同事，一直负责组织工作，离休前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李南央注

[109] 安东：刘安东（1946—）辽宁凤城人。刘澜波与杨达所生独子。196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0 年北京邮电学院无线电通信专业毕业。1984 年进入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工作。1998 年后历任国家邮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局长，信息产业部党组成员，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兼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董事长。

人客不断。杨仁一家，灼姐夫妇。安东夫妇来谈澜波后事。

周建南来，赞成去中组部。不能只在高干子弟圈子中，一机部好干部为各省罗致者，其实并非第一流。经济部门有人才，目前只在党政兜圈子。

肖克电话，详谈 AB 团事。

曹维恭[111]爱人来，收录机坚请带归。

1982 年 3 月 1 日（星期一）

上班前到人民出版社交清样。见到曾彦修[112]，漫谈。杂文刊物仍应等待时机。

朱正送来《民国大事日志》，查出程潜[113]39 年任职。这是一个搞学问与史料的人。

1982 年 3 月 2 日（星期二）

清理文件，不断有人话别。遗憾事也。

李鹏告万里[114]召集两部负责人谈话，言及老板举荐任副职。

下午随党组成员最后看澜波，大概旦夕之间矣。

转两信与周惠。给胡真、冰封[115]等信。

曹维恭带来圆珠笔甚多。

---

[110] 朱正：（1931—）湖南长沙人。编审、历史学家、编辑家，鲁迅问题研究专家。代表作有《鲁迅传略》、《反右派斗争始末》。中共夺取政权初期曾在李锐领导下的《新湖南报》工作，后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被打成反革命。文革后获平反。曾任民进中央常委，湖南出版社总编辑。为李锐所写《庐山会议实录》及其它著作和文章作了大量起草、校编工作。—李南央注

[111] 曹维恭：李锐五十年代初在水电总局工作时的老部下，后曾任电力工业部计划司副司长。李锐平反复职后，客观看待其所谓“历史问题”，力排众议，将其推荐到世界银行任职。曹后来为中国水电开发获取世界银行的贷款作了大量有益工作。—李南央注

[112] 曾彦修：（1919—）四川宜宾人。笔名严秀。杂文家。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入陕北公学、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与李锐的前妻范元甄在马列学院同学。后一直从事宣传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南方日报社、华南人民出版社社长，广东省教育厅厅长，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社长。1957 年曾被划为右派。晚年在香港出版《微觉此生未整人》一书。—李南央注

[113] 程潜：（1982—1968）字颂云。湖南醴陵人。陆军上将，老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等。担任过北伐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军委会参谋总长、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湖南省主席等职务。是 1928 年杀害中共早期工人运动领袖郭亮的凶手。1949 年 8 月同陈明仁一道在长沙率部起义。后曾任湖南省省长，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114] 万里：（1916—）山东东平人。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冀鲁豫地区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城市建设局局长，北京市委书记、副市长。文革后期 1975 年任铁道部部长、1977 年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1980 年至 1988 年任国务院副总理，是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三届政治局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115] 冰封：李冰封（1928—）原名李继槐，笔名严冬。福建福州人。中共夺取政权初期李锐在湖南从事新闻工作时的老部下。1957 年被打成右派，文革后曾任湖南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党组书记等职。—李南央注

1982 年 3 月 3 日（星期三）

办公室作料理。

上午参加党组会，司局人事。

接甘子玉[116]电话，关于水口任务书并贷款诸事。

下午出版社陈、程来，问清样最后数事：保密、部争论等。

四点至中组部见陈野苹[117]，催早日上班，当局长也。见面而已，尚不如宋大哥谈到当前要事。谓局任职人员均需经陈云过目。

看望丁玲，送《六记》、《自述》。至王怀安家，同张宣[118]长谈。

1982 年 3 月 4 日（星期四）

上午到友谊住院，复查贫血问题。医护多熟人，甚感亲切。邻居有吴雪[119]、林默涵[120]。

读刘禹锡集，推敲告别八句，暂定如下：（后记亦稍作修改）

重为冯妇又三年，临走还思已了缘；
感遇休惭空呐喊，伤时有愧众河川。
如今水力人皆宝，自古文章不值钱；
但愿波涛全化电，同床同梦永绵绵。

1982 年 3 月 5 日（星期五）

晨抽血 20CC，饭后两小时又抽一次。查血，作骨穿刺。

与吴雪谈《明月初照人》，总与民族习惯传统不调和，电视大概不会播了，无缘得观。默涵来谈家英[121]、姚溱[122]、羊耳[123]，均过于精明，叹息三才子也。我意精明未到家耳：不能看透康生之流必败。

---

[116] 甘子玉：（1929—）广东信宜人。1948 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电机工程系，195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重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程师、处长，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室秘书，国家计委计划组副组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1988 年起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117] 陈野苹：（1915—1994）原名陈荣檀，四川冕宁人。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 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一直从事组织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部干部处处长、秘书长、副部长兼局直属机关党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财贸干部处处长、干部训练处长、常务副部长兼秘书长、部长，组织部顾问等职。是中共第二届中顾委委员。

[118] 张宣：（1915—2012）四川永川人。1938 年在四川加入共产党，任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部长、青年部部长、书记。1941 年入延安在西北党校当教员，不久后在“抢救运动”中被打成特务，关入保安处。中共夺取政权后在西北民族学院任副院长，1957 年被打成右派，直至 1978 年方获平反，1982 年回到西北民族学院任院长兼党委书记，一年后即奉命离休。

[119] 吴雪：（1914—2006）四川广安人。戏剧艺术家。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 年到延安，1941 年 5 月延安成立青年艺术剧院，导演和主演了《雷雨》、《伪君子》和《上海屋檐下》等剧。1943 年执笔、导演和主演了喜剧《抓壮丁》。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中央戏剧学院党委副书记，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120] 林默涵：（1913—2008）福建武平人。文艺评论家。1938 年入延安马列学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中宣部、文化部副部长。

[121] 家英：田家英（1922—1966）别名曾正昌，四川成都人。李锐的挚友。父亲开一间小药店，三岁丧父后，家境渐衰落。初中一年级因母亡被迫辍学到药铺当学徒，立誓“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13 岁开始向报刊投稿并连连被采用，“田家英”成为最常用的笔名。1937 年 15 岁奔赴延安，入陕北公学，1938 年加入共产党，同年毕业留校成为最年轻的近代史教员。1946 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国，中文基础较差，毛泽东让田在工作之余当其子的文史教员。1948 年经毛的老秘书胡

玉珍、琬姐来，大堆食物。湖南已知我调中组部了。

澜波于下<午>三点去世！

得聂绀弩[124]赠《三草集》，夜匆匆翻过。唐人不及也，俚句入诗，信手拈来，尽成高雅。

1982 年 3 月 6 日（星期六）

早餐前作脾、肝超声波，有轻度脂肪肝。必须多作活动，注意饮食。

骨穿只取到末梢血，未得骨髓，还得重做。

与于刚、朱正电话，推敲《告别》。

中央正式通知任免命，上午十点至秋里处。他欲写悼文，详谈此次合部人事经过，赞刘贬王[125]。

下午玉珍送食物。

夜默涵来谈 66 年五月中央会议情况。林骂陆、康、陈献媚。

1982 年 3 月 7 日（星期日）

默涵来谈诗，八句建议改二字：误——愧，全——都。新诗观感相同，谓杨朔[126]曾刺田间[127]之“去、去”，“去他妈的”。

读《己亥杂诗》，《瓯北诗话》。

下午玉珍送食物来。

改悼词、报导稿。给王宁信。

接 Tuesday：上午照胸片。晚同默涵续谈：胡风事件始末，源于重庆争论，主席亲批舒芜信等。文革前江青插手过程，两次批语袭击。

乔木推荐任毛泽东秘书直至去世，并兼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文革初期在被通知停职反省的第二天自杀。李锐著有专文纪念（参见李锐《怀念廿篇》）。—李南央注

[122] 姚溱：（1921—1966）江苏南通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文革前任中宣部副部长，1966 年文革初起时自缢身亡。

[123] 羊耳：许立群（1917—2000）江苏南京人。从延安时期起，被大家称为羊二或羊耳，杨大是杨松。1936 年入清华大学。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延安时与李锐前妻范元甄同在政策研究室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中央编译局局长，中宣部副部长、《红旗》杂志副总编等职。文革后任社会科学院顾问和哲学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李南央注

[124] 聂绀弩：（1903—1986）湖北京山县人。诗人、作家。1924 年考入广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 2 期，参加过国共合作的第一次东征。20 年代中期曾去前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1927 年回国。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共夺取政权后，先后任中南区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理事兼古典文学研究部副部长、香港《文汇报》总主笔、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等职。1957 年曾被打为右派，发配北大荒劳改。文革中 1967 年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无期徒刑，1976 年获释，1979 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无罪。

[125] 刘：刘澜波，王：王林。—李南央注

[126] 杨朔：（1913—1968）原名杨毓珺。山东蓬莱人。作家。1937 年、1942 年两次赴延安，194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文学创作。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散文《荔枝蜜》、《雪浪花》、《茶花赋》等曾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文革中服安眠药自杀。

[127] 田间：（1916—1985）原名童天鉴。安徽无为人。诗人。1934 年加入“左联”，1938 年到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出版宣传工作。

1982 年 3 月 8 日（星期一）

上午再作骨穿刺，但血样仍不如意。小周、汤大夫来，再带去两片与首都。

下午小妹带忙忙[128]来，坐了两个多小时，谈所里情况。未作批评，以后慢慢进言。这一代青年！

夜偕玉珍、琬姐去看杨达。澜波入党时间，自己作了违心更改。

王宝基[129]来。“生活问题”已弄清楚。嘱安心搞完黄河上游。

姜大夫告，转氨酶 169（正常 120）。

1982 年 3 月 9 日（星期二）

上午同默涵谈文艺界历史问题。丁、冯与周、夏矛盾，夏之爆炸发言，冯不作辩解，颇似彭总当年。谓周扬[130]近年又偏颇处，对这一代青年看法不够全面：主要看到好的一面。

同胡绩伟[131]漫谈（他来看爱人开刀）。“王若水[132]问题”，及王某为人，他是一切摆在桌面上。主要是同中央保持一致：双包与“兴无灭资”（不赞成反封）。

贺毅[133]来，嘱到水总好自为之。

1982 年 3 月 10 日（星期三）

下午搬到 3 号。早起到阳台活动半小时。

看《朱元璋传》最后两章。虐杀治国，功大于过。

下午送澜波火葬。同李鹏谈水总人事，得失心过重。王某索车！可叹！

回家晚餐。同家桢略谈。带来一批书。

---

[128] 忙忙：李南央的女儿巴筱忙，小名忙忙。李锐在以后日记中有时称其毛毛。—李南央注

[129] 王宝基：（1920—2007）上海人。水电专家。1941 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土木系毕业，1943 年留英公费实习进修水力发电工程。1946 年回国。李锐 50 年代在水电总局工作时的部下，曾被打成“李锐反党集团”成员。后调离北京。文革后曾任西北勘测设计院长等职。

[130] 周扬：（1908—1989）原名周起应。湖南益阳人。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代后中共在文艺领域的主要负责人，一度被称为“文艺沙皇”。1937 年秋到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社科院副院长等职。1983 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纪念马克思百年诞辰的长文，提出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受到批判，做了违心检查，郁郁而终。是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届中顾委委员。

[131] 胡绩伟：（1916—2012）四川威远人。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办报工作。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晚年大声疾呼：新闻自由，体制改革。1983 年在“反对精神污染”运动中愤然辞去人民日报社长职务。

[132] 王若水：（1926—2002）湖南人。1946 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50 年底到人民日报工作，任理论组编辑。1950 年代参加过对胡适、梁漱溟的批判。后与杨献珍派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展开了长期的论争。1963 年发表《桌子的哲学》，受到毛泽东的称赞。1977 年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80 年代初发表文章，提出异化概念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异化问题；又发表《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为人道主义辩护》，主张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在 1987 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开除党籍。李锐认为他是党内最优秀的理论家。—李南央注

[133] 贺毅：（1929—2002）陕西子长县人。曾任基建工程兵水电指挥部参谋长、副政委，后升为政委，授予少将军衔。在苏联留学时与李鹏是同学。其父为原解放军装甲兵副司令员贺晋年少将。

1982 年 3 月 11 日（星期四）

读《权力论》。此乃必读书也。

张孝骞张老意见，须作血清铁饱和度试验，如正常，则可证实铁粒幼细胞。

下午家桢、琬姐、玉珍来，谈到六点始归。

夜读书。

1982 年 3 月 12 日（星期五）

上午傅、汤大夫陪同到首都医院作变态反应试验，共 35 针，毫无反应。取回“丙酸培氯松”气雾剂二瓶，医嘱现在即可日喷一二次。不拟执行。

下午王玉清、朱佳木[134]带来老板短条：“定要作副部长？”怕我无决心。[135]谈到“换思想不换人”之误，喜好能说会写之人[136]（如阮铭[137]）。“千千万万同意，但三种人决不行。”任仲夷[138]之“俱往矣”，必须提高警惕。现任之人（赵、王等[139]）均不合格。王（王玉清—李南央注）谈也不能囿于高干子弟圈子，并推荐副手：刘泽彭[140]（宋的秘书）。陈、邓（陈云、邓小平—李南央注）关于三种人完全一致（与胡（胡耀邦—李南央注）有不同看法，但这一原则仍一致）。王的女婿偷文件株连停职，今后同朱直接联系，可全信赖（朱理治[141]的儿子）。又谈到王若水事，同胡绩伟看法不同。

---

[134] 朱佳木：（1946—）江苏南通人。朱理治的儿子。1965 年入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共党史专业，1970 年毕业后入伍，197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 年调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理论组当干部。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秘书、研究生院副院长兼党委书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组组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任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等职。时任陈云小秘书。后打着陈云旗号背着陈干了三件事，陈云让王玉清想办法“赶紧赶走”。

[135] 陈云欲调李锐去中组部组阁青年干部局，主持“接班人”选拔工作，李锐对党内人事毫无兴趣，不愿担当此任。陈云一再催促，李锐迟迟不复，故陈有此条疑为李锐嫌只作局长职务太低而不愿上任。陈云言已至此，李锐只好从命。—李南央注

[136] “换思想不换人”为胡耀邦之语，“喜好能说会写之人”亦指胡耀邦。陈云派李锐去中组部即因对胡耀邦的“青红帮”（使用青年团、红卫兵）干部政策极为不满，让李锐顶住。—李南央注

[137] 阮铭：（1931—）祖籍江苏金山，生于上海。政治评论家。此时在中央党校工作，为胡耀邦所倚重。194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从事学生运动，1948 年考入北京燕京大学机械工程学系。一直到 1958 年先后担任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青年团委书记，是第三届团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后调入北京日报社、中宣部搞宣传工作。1977 年由胡耀邦推荐到中央党校工作。1983 年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被开除党籍。1988 年流亡海外。2002 年取得台湾的“中华民国”国籍，2004 年受连任陈水扁之聘，担任总统府国策顾问。

[138] 任仲夷：（1914—2005）河北威县人。被认为是中国 1970 年代末以后重要的改革者和政治家之一。曾提出在深圳特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验，试行三权分立。1935 年在北平中国大学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后一直在哈尔滨工作，曾任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文革后曾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139] 赵、王：赵振清、王照华，二人均时任中组部副部长。——李南央注

[140] 刘泽彭：（1946—）山东黄县人。1970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是陈云长子陈元的同班同学，因文革中是逍遥派而得到陈云赏识。197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吉林省宏伟机械厂技术员，七机部办公厅秘书，中组部青年干部局副局长，副秘书长、副部长。1992 年 8 月调离中组部，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中国新闻社社长。—李南央注

[141] 朱理治：(1907—1978) 又名朱铭勋。江苏南通人。清华大学肄业。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 年 3 月去延安，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副部长，东北银行总经理。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东北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任，国家交通部副部长，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兼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张敖荣来，愿意随我去中组部。

浦安修[142]来谈《自述》出版过程，由胡（胡耀邦—李南央注）作主，何长工[143]之作梗。援朝归后，“愿搞工业”，“还嫌位置不高？”“把我恨死”甚为不解。洪学智[144]拟建议“让贤”，未能谈。有人在写更好剧本，江西时曾住隔壁，常去掀被。“现在走路架势也不同了。”中央会上反对唱东方红，小平扯袖。[145]

1982 年 3 月 13 日（星期六）

昨天下午作耳鼻喉检查，今作前列线[腺]，均正常。

姜、傅大夫来谈，如需要则作第三次骨穿。争取下周检查毕。

读书甚慢。

晚饭后和默涵散步，读《权力论》中斯大林手段。

刘祺瑞[146]告别。谈造反派问题，化工部派性甚重。

1982 年 3 月 14 日（星期日）

一早回家，同家桢漫谈。

常流来，谈人们情绪。“前记”提法再斟酌。

让大家看老板信。

下午看曹瑛，留食。夜在灼姐家吃牛肉，八点半归医院。

谈吴、阮铭之受重视，而为群众之不满[147]。人事问题，文革后确空前复杂。

曹对中组部无一好评：风派、好人、无魄力、市侩……

---

[142] 浦安修：（1918—1991）江苏嘉定人。彭德怀的夫人。北平师范大学肄业。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 年参加八路军，1943 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57 年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庐山会议后受彭德怀株连，被免去职务。

[143] 何长工：（1900—1987）又名何堃。湖南华容人。1918 年毕业于省立长沙甲种工业学校。1919 年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同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 年回国。1927 年参加秋收起义，后参加了长征。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重工业部副部长、代部长，地质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副院长，是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第一届中顾委委员。

[144] 洪学智：（1913—2006）安徽金寨人。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担任政治工作职务。参加过长征。抗美援朝战争中是志愿军副司令员。此后一直在解放军的后勤部工作，曾任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中央军委委员。是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二届中央委员，第一、二届中顾委委员。1956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45] 这里谈的都是彭德怀曾经讲述过的他和毛泽东之间发生的事情。彭也曾对李锐说过，原来在江西时与毛来往随便，可以进屋掀他的被子，现在则说不得了。“邓扯袖”，应该是指邓小平扯彭德怀的袖子，制止他说那种话 。—李南央注

[146] 刘祺瑞：（1917—1999）陕西安塞人。1934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 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任中共甘泉县委、子长县委宣传部部长，集宁市委书记，东北军区第四野战医院院长。1950 年后，历任东北军区第四野战医院管理局局长、东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化学工业部政治部副主任、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党委书记、石油化学工业部政治部核心组组长、中共林业部纪委书记。

[147] 李锐的二姐李英华（灼姐）夫妇此时已经从沈阳调到中央党校任职。此处应是李锐对与他们谈话的记述。吴，应该是指吴明瑜。—李南央注

1982 年 3 月 15 日（星期一）

约定星四查血清铁，本周必出院。

下午程学敏、李志民、季诚龙[148]来。程谈徐恰[洽]时来信，不解我之去职，并表悲观。他们这批第一代人感触最深也。志民谈孙以瑾[149]观感，中组部难有变动，不乐观，有意见人，国务院照批。

1982 年 3 月 16 日（星期二）

陈增庆来，谈志民顾虑等及秋里拟写悼文。琬姐、玉珍来，已买好星四车票。陆钦侃、高某来谈水电前景，七点半始归。

《权力学》上卷将毕，斯大林事一清二楚。

夜观电影。

1982 年 3 月 17 日（星期三）

早抽血，复注射 BSP。血管、手腕胀痛，影响精神。查眼睛，白内障甚轻微。

下午鹍鼎来谈，似不解党内人事如此复杂。

四点去帅大姐处，她明天去云南，特约我一谈中组内部人事，中层有哪些可靠之人。初宜静听。遇见王照华[150]、郑伯克[151]、白志明等前来送行。

1982 年 3 月 18 日（星期四）

老年前列线[腺]肿大等病，与性生活有关，或频或绝，均易导致。

在默涵处见到蔡若虹[152]，大概还是在延安见过的。谓我胖得不认识了。

下午回家，与家桢、琬姐叙家常，又谈小妹事，嘱注意玉珍情绪。六点半送至车站。

1982 年 3 月 19 日（星期五）

催医生速得结果。让玉珍同人民医院陆道培联系。真是一切事都要拉私人关系。

---

[148] 季诚龙：（1916—2012）江苏江阴人。1936 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进延安在抗大学习。五十年代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任副局长，后被打成“李锐反党集团”成员，1962 年获甄别平反。文革后曾调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任副所长、党委书记，后离开任国家能源委员会办公厅主任。1982 年离休。

[149] 孙以瑾：（1913—1999）安徽寿县人。范元甄入党介绍人何伟的妻子。1937 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鄂豫皖区委妇委书记、无为县委书记。1944 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妇委秘书长。1949 年后，历任中共南宁市委书记、化学工业部基本化学局局长。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50] 王照华：（1921—2009）原名王廷向。山东肥城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生主要从事共产党的干部工作，曾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秘书长、副部长。

[151] 郑伯克：（1909—2008）四川沐川人。193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赴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后主要从事共产党的组织工作。1978 年 7 月起先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局局长、中央组织部顾问等职。曾参与了李锐的平反复出工作。—李南央注

[152] 蔡若虹：（1911—）画家。1938 年在香港经廖承志介绍去延安，于 1939 年 5 月到达延安，即在延安鲁迅文艺学院美术系教书。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中国美术协会主席。

血素再查 10.5 克。可能大量服 B6 起了作用。

下午到部观《少林寺》录像，精彩过瘾之至。

接胡真等信。右手热敷。

1982 年 3 月 20 日（星期六）

早五点起床。草怀念澜波文开头，不知何日能写成。

上午三次作骨穿，因二次片首都仍觉不满意。

下午李鹏来谈，司局人事已定，与钱（钱正英—李南央注）分工尚好。耿耿于怀也。

玉珍送鸡汤来，咖啡一罐。

晚饭后同默涵散步，谈时人文章。丁玲不讲语法，乔木喜欢戴望舒[153]，卞之琳[154]的西洋味新诗，不满周扬文，无风格、冗长。丁之“不算情书”写给雪峰的，没有读过。《茅盾回忆录》乃默涵建议。我却不该信口谈出有人要我写回忆录。

秋白《多余的话》究竟低沉，自己也知道“多余”。其文字非常口语化，林极推崇。

1982 年 3 月 21 日（星期日）

同默涵谈柳青[155]去世前他曾设法照顾。如此深入基层，同农民结合（稿费交生产队），恐无出其右。

下午朱成章来，谈水利意见并电力意见。因财政部调查，索兴上书。

《权力论》下卷只剩个尾部了。

大概是军科院宋某送来《毛军事文选》（此书系误送）。

1982 年 3 月 22 日（星期一）

江丰[156]谈国画在国外已不吃香，好的青年油画家，因写实风格，很有市场。美、欧、澳均如此，盖西方现代派欣赏者少。

下午李鹏来，向 China Daily 宣布水总人事，搪塞过去。谈吐甚不沉着，令人担忧。

---

[153] 戴望舒：（1905—1950）笔名戴梦鸥、江恩、艾昂甫等。浙江杭州人。诗人。1923 年入上海大学文学系，1925 年转入震旦大学法文班。后一直从事文学刊物的编辑出版工作。1929 年出版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其中《雨巷》成为传诵一时的名作，因此被称为“雨巷诗人”。中共夺取政权后，在新闻总署从事编译工作。不久在北京病逝。

[154] 卞之琳：（1910—2000）祖籍江苏溧水，出生于江苏海门。诗人、翻译家。1933 年毕业于北平北京大学英文系。抗战初期曾访问延安从事临时性教学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长期任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155] 柳青：（1916—1978）原名刘蕴华。陕西吴堡人。作家。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 年赴延安。1952 年任陕西省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并在长安县黄甫村落户 14 年。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创业史》、《种谷记》、《铜墙铁壁》。

[156] 江丰：（1910—1982）原名周熙。上海人。版画家。1931 年参加鲁迅举办的木刻讲习所，为左翼美术家联盟负责人之一。1938 年初到延安，从事文化工作，曾在延安鲁艺任美术部主任。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早期木刻作品有《言抗日者—杀!》，《东北抗日游击队》，《囚徒》等。

1982 年 3 月 23 日（星期二）

黎玉[157]谈山东并当年饶漱石[158]情况。确为阴谋家，背后整人。土改时，杀我一个，回杀一千，左得很。朱瑞搞形式，群众热闹场面，康生不愿居饶之下。

下午周灵光来，谈崔益涛闹房子事，偏巧在此新旧交替时发生。

与默涵散步，谈丁玲颜[艳]事，有一桌也。电影剧本应事后审查，与我同感。论文化部长人选。

与小周[159]商定《水电》稿费购国库券。

1982 年 3 月 24 日（星期三）

开始看《围城》，比喻大师。

下午首都张安教授会诊，怀疑遗传，较复杂，但第三次骨片正常。姜、傅大夫谈医德，叹世风。

玉珍送菜来，谈四个儿子夺母亲可怜遗产事。

张彬来，商量水利文，同意上书。王某之主观自负同感。

决定明日出院。

1982 年 3 月 25 日（星期四）

姜、傅大夫来通知诊断结论，乃张安意见。三年总算有个结果了。

上午十点出院，21 天。

晚上钟叔河[160]、朱正来。促我写出庐山始末。

1982 年 3 月 26 日（星期五）

上午到部，同韩小洲谈如何照顾水电老的干部和技干等。

代耕[161]亦同意水利上书事。王任重[162]找王林谈三峡，愿干此“大事业”。

---

[157] 黎玉：（1906—1986）原名李兴唐。山西崞县人。1926 年在崞县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 年考入北平大学法学院，后一直从事城市地下工作。抗战时在山东从事抗日军事斗争。1948 年在山东土改复查时期，由饶漱石、康生主持，对他进行了不公正的批判。中共夺取政权后在上海工作。1953 年调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1954 年起历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农业机械部(后为第八机械工业部)第一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78 年起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顾问，农业机械部顾问、党组成员。

[158] 饶漱石：（1903—1975）曾用名梁朴。江西临川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秘密工作。1929 年任共青团北满省委书记，代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32 年任上海工会联合会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5 年赴苏联，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抗日战争时，历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华中局副书记和代理书记，新四军政委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委兼华东军区政委。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共夺取政权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治委员会主席，华东局第一书记。1952 年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54 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被定为与高岗联盟进行分裂党、篡夺党政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55 年 3 月被开除党籍。病死于文革中。

[159] 小周：周保志，时任李锐秘书，后随去中组部续任秘书。李锐退休后继续留在中组部，曾任办公厅主任。1989 年回到水利部工作，退休前是水利部党组成员，长江水利委员会党组书记。——李南央注

[160] 钟叔河：（1931—）湖南平江人。李锐原在湖南作新闻工作时的老部下。出版家、作家、历史学家。1957 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因“污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判刑十年，劳改九年。80 年代初钟编辑的《走向世界》丛书影响极大。

一早默涵来电话，告中宣部易人，邓某代王，冷西管广播局[163]。黎澍电话则更详，为人们撵走也。

作材[164]来闲谈。下午写“水利”文。

1982 年 3 月 27 日（星期六）

到下午两点，《水利》文写毕。到部征求朱、陆、程意见，复印二份。程、陆、均认为无甚作用。

晚上金树望来谈甚久，此次人事变动有感。方毅[165]挤掉蒋、李、武，新成立劳动人事部，赵守一[166]任部长。明天吴波[167]来。

贫血原因：难以 100%结论。长期缺营养历史。肝炎、慢性病有影响。哮喘无关。老年人造血功能差，有无遗传？做了血红蛋白电泳，如再治疗不好，可再重做。

治疗，B6 续服。80 年十月骨片，证明铁粒幼，此次又全正常，目前不能再诊断铁粒幼（对陆诊断不置可否）。口服康力隆（{酮}酮）——仍注射。张定时看。铁剂、叶酸不再服。

1982 年 3 月 28 日（星期日）

九点金与吴波来，谈到十二点始散。上下古今，海阔天空，集中在“宜细”之事。恍然于必弄权术也。吴已 76 岁，外貌尚不甚老。

下午钟叔河、朱正来，谈“庐山始末”写法，篇幅可能近 20 万字。

李普夫妇来，共进晚餐。

夜观《邦斯舅舅》。

---

[161] 代耕：李代耕（1918—1985）河南林县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新四军、解放区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长期从事电力工作，曾任水电部、电力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162] 王任重：（1917—1992）河北人。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曾在乡村师范学校读书。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任区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区委副书记，行署主任等职。文革前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兼湖北省委第一书，是毛泽东“大跃进”运动的积极执行者。1978 年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1980—1982）等职，是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至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七届政协副主席。是三峡工程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163] 邓，即邓力群；冷西，即吴冷西。

[164] 作材：杨作材（1917—1989）江西德化人。李锐武汉大学的同学。1936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律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 年入延安抗大学习，曾负责杨家岭中央大礼堂的修建（他家开建筑公司，懂得建筑设计）。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等职。—李南央注

[165] 方毅：（1916—1997）福建厦门人。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后主要负责财经工作，1956 至 1961 任驻越南大使。回国后担任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文革后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长、党组书记、国家科委主任、党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是中共中央第十一、十二届政治局委员。

[166] 赵守一：（1917—1988）陕西渭南人。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李锐在延安时期《解放日报》的同事。原在陕西任省委第二书记，文革中被中共中央文件点名为走资派，文革后期调安徽任革委会副主任。1982 年从安徽调北京任中宣部副部长、劳动人事部部长和党组书记。—李南央注

[167] 吴波（1906—2005）安徽泾县人。194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财务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中央财政部办公厅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财政部副部长等职。文革后曾任财政部部长、党组书记，财政部顾问。

1982 年 3 月 29 日（星期一）

早再修改《水利》文，十点到部。同李鹏、沈根才[168]谈，铅印文件事。

下午至中组部正式上班。认识办公厅人员。

1982 年 3 月 30 日（星期二）

上午听湖南组<织>部长汇报十二大代<表>。讲者、听者，照本宣科，如礼点头，没提出任何问题，只是少一个半边天的负责人。

下午周洁冰[169]来汇报“太庙”人选，谈了七个，多报纸上的英雄，能否作人事工作呢？

晚钟叔河、朱正来谈个人出处与历史问题。“读《自述》”已见报。

1982 年 3 月 31 日（星期三）

上午刘家栋[170]（在三楼）来谈甚久。廿年遭遇，中组部观感相同。

逐日电报、阅件，大概一小时可毕。一切尚茫无头绪。

下午参加办公会，讨论顾问委会名单。补充若干，完全决定于资格也。

1982 年 4 月 1 日（星期四）

“水利”文全部改毕，拟先打印，再轮阅一过。

上午找王照华谈定，开各局长会，推选“菩萨”。

下午学习打击走私文件，研究室主任谈福建情况。政、经两方面大案均牵连到上面：马兴元[171]与郭超[172]，抬轿者与亲儿子也。项南[173]安排老婆工作甚得人心。

接彭梅魁[174]丈夫信，一个朴素的人，连接张之毅三信，谈《自述》并“读文”。

---

[168] 沈根才：（1924—）浙江鄞县人。毕业于厦门大学电机系。毕业后从事电力计划、电力系统规划、电力企业管理工作。1972 年调入水利电力部工作，后历任电力生产司副司长、水利电力部办公厅主任、水利电力部副总工程师等职。

[169] 周洁冰：时为中组部青年干部局干部。

[170] 刘家栋：（1917—）原名刘甲之。北京人。参加过一二．九运动，1936 年秋考入燕京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 11 月赴延安，入抗大学习。1938 年 3 月调中央组织部任部长陈云的秘书兼中央青委干事。1949 年任吉林市委副书记，1950 年任书记。文革后曾任中组部副部长，是第十二届中纪委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71] 马兴元：（1917—2005）山西昔阳县人。1937 年加入“牺牲救国同盟会”，193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昔阳县和河南林县任县委书记等职。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福建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省委常委、省委书记等职。1979 年后曾任福建省省长、省顾问委员会筹备组组长等职。是中共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二届中顾委委员。

[172] 郭超：（1914—1993）山东濮县人。193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濮县县委宣传部长、晋鲁豫区委组织部长等职。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贵州省委组织部长，中央有色金属局西南分局局长，冶金工业部有色金属局局长，云南省建委主任、副省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经济顾问等职。

[173] 项南：（1918—1997）原名项德崇。福建连城县人。父母为中共地下党员。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一直在地方担任宣传和青年工作。1951 年任安徽团委书记、安徽大学党委书记。1955 年调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1961 转入工业部门任领导职务。文革后历任一机部农机局长、一机部副部长、农机部副部长等职。1980 年调福建省工作，主政五年，被称为改革的先锋。后被借所谓“晋江假药案”受“警告处分”，项南至死没有在处分决定上签字。

[174] 彭梅魁：彭德怀的侄女。

1982 年 4 月 2 日（星期五）

上午部务会讨论“提干要走群众路线”文件。

下午办公会，讨论原郭玉峰[175]时副部长错误问题。在专案一办[176]迫害刘澜涛[177]、贾拓夫[178]、刘景范[179]事。刘景范曾怒斥康生为反革命而遭逮捕。

1982 年 4 月 3 日（星期六）

上午同照华邀各局负责人谈青干局工作与人选。两方面工作：方针政策、规划、典型经验等；抓人头（应限于省常委以上）。

下午曾志来，谈到五点。各省情况：广西未揭盖，白如冰[180]将如刘建勋[181]；湖南前年推荐七个中青

---

[175] 郭玉峰：（1919—2000）河北海兴县人。1938 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军队从事政治工作。1964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7 年 10 月—1975 年 6 月康生将其推到中共中央组织部业务组负责人的位置，1975 年 6 月—1977 年 12 月任部长。郭在中组部工作期间，听从康生的指令，审查、迫害了大批中共老干部，甚至在 1976 年 10 月四人帮被打倒后仍坚持文革路线。直至 1977 年 12 月胡耀邦接替了中组部长一职，才彻底扭转了局面，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郭则于 1980 年 5 月—1981 年 2 月被隔离审查，1983 年 7 月被开除中共党籍。

[176] 专案一办：1966 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中共中央成立了两个专门的组织机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中央专案组。中央专案组共有三个办公室，一办由汪东兴任主任，下属：刘少奇、王光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陶铸、陆定一、张闻天、彭真等七个专案组；二办先由杨成武任主任，杨被打倒后，改由黄永胜负责，下设：彭德怀、贺龙、罗瑞卿三个专案组；三办由谢富治任主任，下设“五一六”、抓叛徒、叶向真、其他，四个专案组。中央专案组的工作由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负责。专案组具体工作人员和负责人，由军委办事组根据中央碰头会的决定从军队选派，前后大约三次，一共约五百多人。周恩来每半个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主持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由每个专案组汇报工作。中共中央在 1978 年底举行的三中全会上，做出了撤销中央专案机构，将所有档案全部交中组部的决定。

[177] 刘澜涛：（1910—1997）又名刘华甫。陕西米脂人。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政务院华北事务部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兰州军区第一政委等职。文革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二届中顾委常务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78] 贾拓夫：（1912—1967）原名贾耀祖。陕西神木人。1928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是惟一原籍陕北参加万里长征全过程的人。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西北财经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兼轻工业部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59 年在庐山会议上参加西北小组的讨论，这个组中有彭德怀、李锐等。贾拓夫以计委党组副书记的身份自我检讨：指标定得过高，计委有责任。而李锐则尖锐地指出：比例失调，问题严重。那天下午，贾拓夫下楼吃饭，迎面与李锐相遇，他给李锐作了一个长揖，说：“讲得好！你帮计委说了话，应该感谢！”庐山会议后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2 年“七千人大会”后被摘去帽子，调任抚顺发电厂厂长。不久发生了所谓“《刘志丹》反党小说事件”，贾又被划入“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被安排到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工作。文革中因 1966 年 12 月康生在林彪主持的会议上说：“陕北的那个贾拓夫是一个老反党分子!”遭到各地许多单位和大学造反派的轮番批斗。1967 年 5 月 7 日，苗圃工人在北京西郊八角村的小树林里发现了卧倒在树下已死去的贾拓夫。其妻子和儿女直到十天后，才在太平间见到胳膊上和小腿上都有伤痕的贾的遗体。贾拓夫虽然在 1980 年获平反，但他到底是怎样死的，一直是个谜。—李南央注

[179] 刘景范：（1910—1990）字子忠，刘志丹的胞弟。陕西保安（今志丹）县人。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陕甘宁边区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在中央监察部任领导职务。“高岗事件”中受到牵连，被调到地质部任副部长。1962 年又因夫人李建彤所著小说《刘志丹》受到株连，被打成“反革命”。文革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捕入狱七年。1978 年获得平反，任民政部副部长。是中共第一、二届中顾委委员。

[180] 白如冰：（1912—1994）陕西清涧人。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主要从事后勤、财经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财委副主任、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局长、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主任、山东省副省长、

地书，六个不合格，毛致用[182]不合适；王恩茂[183]不清除突击分子，在新疆接受歌颂；黑龙江曾反对双包（赞成责任制）；河南、甘肃、辽宁、安徽、湖北、四川都较好。

张敖荣来，民意测验，电力部有 156 票赞成钱，水利部投我者 45 票。

1982 年 4 月 4 日（星期日）

朱正帮忙，劳动一整天，编出《怀念十篇》。尚差文耀[184]与澜波，否则不知何日杀青。

下午丁玲夫妇与江丰来，谈美国对丁之“失望”。聂华苓夫妇赞《龙》集。但望不惹出麻烦。

1982 年 4 月 5 日（星期一）

上午与周洁冰谈人选，有了五六个名单。

接九思[185]信，他以为中组部也管大学生分配。

下午办公会，听湖北汇报改选省党代表事。野苹传达抓紧四大工作等：调整机构、班子、反腐蚀、精神文明、整党。在此工作，一大困难是人头不熟。

1982 年 4 月 6 日（星期二）

张志杰详谈部内人事。郭玉峰留下局处与一般，50—60%，并非都有何问题。赵内外都有反映：“支持造反派”，影响用人。初期曾揭 61 人及刘邓安[186]等。曾、帅[187]观点不同。曾对汪东兴[188]态度，赵为华

省长等职。文革中 1970 年任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主任。1979 年 12 月—1982 年 12 月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兼济南军区政委。是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二届中顾委委员。

[181] 刘建勋：（1913—1983）河北沧县人。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主要从事组织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湖北省委副书记、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书记兼广西军区政委、河南省第一书记兼河南省军区第一政委等职。文革中 1968 年 1 月—1978 年 10 月任河南省革委会主任。是中共中央第九届至十一届中央委员。

[182] 毛致用：（1929—）湖南岳阳人。195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公社党委书记、县委副书记、书记，地委副书记、书记，省委副秘书长。1973 年至 1988 年任湖南第一把手。1988 年后调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98 年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83] 王恩茂：（1913—2001）江西永新人。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一直在部队担任政治工作。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治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文革后曾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副政委等职。1981 年重返新疆，任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兼乌鲁木齐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兼新疆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是中共中央第八、九届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84] 文耀：谢文耀，湖北汉川人，李锐在武汉大学的同学、好朋友。1937 年 2 月，李锐等八人在其家中成立自发的党组织，宣誓入党。抗战时在新四军五师从事新闻工作，历任《七七报》总编辑，副社长，新华社华中总分社负责人。1948 年 2 月在汝南李楼被国民党俘虏、杀害。他的第一个孩子在战乱中夭折，第二个孩子出生于 1944 年 2 月，寄养于农民家里，父子从未见过面。中共夺取政权后党组织方派人认领回来，已是六、七岁的牧童。—李南央注

[185] 九思：朱九思，江苏扬州人。李锐武汉大学同学。1937 年到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原在赵尔陆纵队任民运部长，后被李锐争取到《冀热辽日报》任副总编辑。1949 年南下湖南，先后任《新湖南报》副社长、总编辑、社长。1953 年参与创建华中工学院（1988 年改名华中理工大学，2000 年改为华中科技大学）任副院长。1979 年起担任院党委书记、院长、名誉院长。—李南央注

[186] 61 人，应指所谓“薄一波六十一人叛徒”问题。刘邓安，应指刘少奇、邓小平、安子文。—李南央注

[187] 曾、帅：应指曾志、帅孟奇。—李南央注

介绍来，骨干中有可疑者。

1982 年 4 月 7 日（星期三）

上午周洁冰来，谈各局可能人选。彭守范可定。民意测验很少人过十票。

下午部务会，退下副部长如何安排，暂不能定。

1982 年 4 月 8 日（星期四）

上午清理原办公室搬来杂件。大风甚冷。用小酒精灯作午饭。

看青年推荐材料。

下午李鹏来，看民意材料。

夜汉雄、小项[189]、贺毅、孙华峰[190]来。推荐谢绍明[191]任副局长。

1982 年 4 月 9 日（星期五）

上午到春藕斋，王玉清谈女婿事。公安部给林乎加[192]打招呼，而不给他们打，事甚蹊巧[跷]。杨义邦处理升级，老板再次坚持，两次告宋暂不退，俱往矣、俱在矣。近日特区两报告及项南文见报，均不满意，人事意见有距离，经济同小平有距，“同你更大”。关于任仲夷撤下，一人票。“收复失地”。

下午讨论王唐乔章[193]案。73.11—12 批总理乃老人[194]发动。同尼泊尔国王谈话，总理坐在旁边。“两个娘儿们把他整得好苦，如此规矩。给你们要不要，王后不允。”总理让会议由王主持，借同基辛格谈话，接受核保护伞，投降主义路线，一贯右倾。章又告王唐与邓勾结。康生谓江、张叛徒[195]，查档案，

---

[188] 汪东兴：（1916—）江西弋阳人。1932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第四、五次“反围剿”和红一方面军长征。自 1947 年起开始负责毛泽东的警卫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除了 1958 年短期下放江西省任副省长外，一直在中央警卫部门任职，负责中南海和毛泽东的警卫工作。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8 年起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是中共中央第九届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届政治局委员，第十一届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1978 年 12 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1980 年 2 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批准辞去政治局常委和党中央副主席职务，是第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

[189] 小项：项云，（林）汉雄的夫人，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项英烈士的女儿。—李南央注

[190] 孙华峰：（1929—）山东陵县人。曾任武警部队水电指挥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少将军衔。

[191] 谢绍明：（1924—）陕西安定（今子长县）人。193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入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其父谢子长，是与刘志丹齐名的陕甘根据地和陕北红军的创建者。1948 年为东北局组织选送苏联学习经济、工业的 21 个青年之一。这 21 人中有李鹏、邹家华等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的烈士子弟。这些人中在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的罗西北、李鹏、崔军、贺毅、林汉雄回国后都被李锐挑选去搞新兴的水力发电建设事业。谢则回到出国前的工作单位哈尔滨飞机发动机厂任副厂长。离休前任科技部副部长。文革中这 21 个人曾被立案为“4821 特务案”受到审查、迫害。文革结束后获平反。—李南央注

[192] 林乎加：（1916—）山东长岛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山东地方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书记处书记，1965 年调国家计委任副主任。1977 年任上海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1978 年调天津任革委会主任、市委第一书记。同年调北京任市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1981 年任农业部部长。是中共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193] 王唐乔章：应指王海蓉、唐闻生、乔冠华、章含之。这四人都曾是文革中外交部的负责人。—李南央注

[194] 老人：指毛泽东。—李南央注

[195] 此处应指康生临死前揭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一事。—李南央注

问王观澜[196]，老人不支[吱]声。

1982 年 4 月 10 日（星期六）

上午河北组织部青干处三人来谈，已选六人。看来是认真挑的，推荐名单已从 30 人中选了 10 人，拟再筛选成 3 人。下午讨论杨义邦问题，发了些言，谓如不出事，当成部长矣。此人问题在后台。

给老汤[197]电话，问谢绍明，老实正派人。

伯村晚上来谈到十点。

1982 年 4 月 11 日（星期日）

朱正宿此。整天看庐山旧材料。

上午曹瑛来，谈到人事总有激动。当年在杨家岭作记录，遇事林总是抑彭，而毛即言林说的是马克思主义的[198]。

柳晓昂[199]来，几乎催走。

陈明[200]代请观“913 事件”下集。活报与话剧之间，人物颇生动。橘子洲头可略去。

1982 年 4 月 12 日（星期一）

上午到玉泉山同黄老长谈。从大局、人事到青干局工作。打击腐蚀后，他比较放心，但对四美、文明月仍耿耿于怀。介绍他的女婿赵杰兵[201]。

下午办公会，相当事务。

接范岱年[202]信。他的父亲范寿康[203]回国定居，4.18 夜到京，乐年夫妇随行。

---

[196] 王观澜：（1906—1982）原名金水，字克洪。浙江临海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赴苏联学习，1930 年回国，一直在苏区从事宣传、土地革命工作。参加过长征。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农业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兼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1938 年康生曾称王是“托派”，受到毛泽东干预，王生病住院时，毛还到医院看望，并写了一封慰问的长信，此信曾被收入中学生语文课本。文革中也受到迫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平反，后任农业部顾问组组长。

[197] 老汤：汤钦训（1915—）湖南衡山人。李锐在岳云中学与武汉大学的同班、同系同学，也是“一二．九”后学校救亡运动的战友。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 1938 年到延安。在延安一直任农具工厂即兵工厂的副厂长。中共夺取政权后从事飞机制造工作，在哈尔滨一二 0 厂任总工程师、厂长。后调第三机械工业部技术局任副局长。一直与李锐前妻范元甄同事。—李南央注

[198] 林：林彪；彭：彭德怀；毛：毛泽东。—李南央注

[199] 柳晓昂：李淑一之子，1950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在国家计委从事水力发电建设的计划工作。—李南央注

[200] 陈明：（1917—）江西波阳人。1937 年赴延安，主要从事宣传和文艺创作。丁玲的第三个丈夫，小丁玲 13 岁，1942 年与丁玲在延安结婚。1955 年丁玲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后一直陪伴着丁玲，特别是在北大荒的八年，陈明一直与流放在那里的丁玲生活在一起。丁玲曾说过：没有陈明，我是不会活到今天的。1986 年 3 月 4 日，82 岁的丁玲临终时向陈明倾诉了最后的爱意：你再亲亲我，我是爱你的。我只担心你，你太苦了。

[201] 赵杰兵：（1948—）中学毕业在山西插队时曾任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后历任中组部干部，湖南省娄底地区地委副书记，张家界市委书记，中组部办公厅主任、部务委员，中央企业工委副书记，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等职。

[202] 范岱年：（1926—）浙江上虞人。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家。1948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中国

夜刘宇一来，赠款 100 元。办画展费钱费力，应当支持。

1982 年 4 月 13 日（星期二）

早晨同于刚电话，后悉统战部已安排好范寿康事。上午与作材、叶君健[204]等通电话，告知范事。复与范岱年通话。

下午讨论顾问委员会名单。我总算否了一人（熊某）[205]，赞成新添一人：胡绩伟。有人附议。

夜王申生[206]、张奔兄弟先后来。

赵杰兵来长谈，很能表达自己。

1982 年 4 月 14 日（星期三）

上午将“水利意见”定稿，送出付印。周洁冰来谈定部内借调三人。

下午部务会讨论事务文件。

夜与黎澍通电话，弄清赵杰兵在历史所情况：讲了假话（去农村），了解一个人甚不易。

1982 年 4 月 15 日（星期四）

上午医院取药、买书；刘宇一画展开幕，与赞助者合影；美术馆观哈默藏画，有林不伦作品。

下午赵杰兵来谈中纪委事。叶、许、习[207]三大家事，确需包公也。

南沙沟[208]今年春节有凄冷之感，为往年所无。

1982 年 4 月 16 日（星期五）

部内借调人员仍难定。约周、张谈，他们挑得很严。

赵杰兵来，谈即将返穗。给中青干部规划，让提意见，以见其才。

科学院《科学通报》编辑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副主任，北京航空学院教授等职。与许良英合著有《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书。

[203] 范寿康：（1896—1983）浙江上虞人。范岱年、范乐年的父亲。1913 年留学日本，1923 年回国，从事教育工作。曾任武汉大学人文学院哲学教育系教授，是李锐的老师。后从政国民党政府。抗战胜利后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处长、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兼台湾大学图书馆馆长。1970 年退休。1982 年从台湾经美国碾转回北京定居。—李南央注

[204] 叶君健：（1914—1999）湖北红安县人。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是李锐武大的同学。以翻译安徒生童话知名。其代表作有《土地》三部曲。其在英国剑桥大学进修时创作的英文长篇小说《山村》有近 20 种文字的译本。—李南央注

[205] 熊某：应该是熊复（1915—1995）四川邻水人。四川大学肄业。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 年入延安抗大学习。后一直从事宣传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秘书长、副部长。 文革期间曾任中宣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1978—1988 年任《红旗》杂志总编。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206] 王申生：（1950—）祖籍江西上饶，出生于上海。画家。1976 年作为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工农兵学员在李锐流放地安徽磨子潭水电站实习，与李锐结为忘年交。香港国际时代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大哉李锐》一书收入的王的文章：《我与李锐的诗情画意》记述了这段故事。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及市级美术展览。—李南央注

[207] 叶、许、习：应该是叶剑英、许世友和习仲勋三家。—李南央注

[208] 南沙沟：位于北京西城区三里河的中共高级干部住宅小区。与李锐所居被称为“黑帮楼”的复外大街 22 号楼不同，那里住的人多是文革中没有倒台、或解放较早之人。—李南央注

下午听二机部司局长配备，见到新女部长张忱[209]，给人印象：能干的省妇联主任，而且是北方老区的。

夜王申生夫妇带小孩来，旅游短住。伯村来，谈及书记处会反对我者，果然王某[210]也。

1982 年 4 月 17 日（星期六）

上午改“杨义邦考察”稿，看两小姐[211]材料。下午，部清党汇报。

1982 年 4 月 18 日（星期日）

上午朱正来。读《龙集》赠诗，汇集选就。

浦安修来，谈彭总事种种。关于薄、安选中委事，彭曾同陈赓[212]谈，予以支持。可是老人却跟安谈，彭抓辫子[213]。谈约三小时。

夜约叶君健赴机场接范寿康老。飞机晚点，十二点半始归。

1982 年 4 月 19 日（星期一）

上午找曾志。经济局抽不出人，一毛不拔也，似对成立青干局有疑问。下午部办公与党小组合会，讨论陆源[沅][214]告状信及耀邦批语。赵振清[215]就此作长篇发言。

---

[209] 张忱：（1918—2011）原名张希骞。河南新安人。女。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唐县妇女救国会主任、晋察冀边区妇女救国会宣传部部长、中共复县县委副书记。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中共武汉市委企业党委组织部部长、纺织工业党委书记、天津棉纺二厂副厂长、沈阳风动工具厂厂长、沈阳市计委副主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局长、局长，核工业部部长、顾问。

[210] 王某：应该指的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王任重。王从 1950 年代开始就是三峡工程积极的主上派。—李南央注

[211] 两小姐：应指的是王海容和唐闻生。王海容是毛泽东的外甥女，唐闻生是中国首任驻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的女儿，俩人在毛泽东谢世前，为少数几个可以接近毛并深得他信任中之人。—李南央注

[212] 陈赓：（1903—1961）湖南湘乡人。1916 年入湘军当兵，1921 年脱离湘军。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 年 5 月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留校任副队长、连长。1926 年赴苏学习，翌年回国参加南昌起义。后赴上海在中共中央作情报工作。参加过长征。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1955 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213] 此处薄、安应该指的是薄一波和安子文。薄一波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八大再次当选为八届中央委员。安于 1956 年中共八大上选为中央委员。老人是指毛泽东。彭德怀夫人浦安修在这里跟李锐谈的应该是彭德怀是赞同薄、安二人入选中央委员的，并跟陈赓谈过这个意思，毛应该是知道的。可是毛却跟安子文说彭认为二人有问题，反对他们入选。—李南央注

[214] 陆沅：女。安子文任中组部长时安的秘书。戴煌所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第三章曾记述了陆沅从五七干校回来又被投入修建地下工事劳改，直到 1977 年 4 月一粉碎“四人帮”已达六个月，郭玉峰还让人叫她在留党察看两年的结论上签字，否则立即开除党籍。在此之前，还想把陆赶往农村，理由是“黑帮”的秘书不能留在北京，并让北京市吊销陆沅丈夫的户口(因为陆沅丈夫是北京市的干部)把他们一道赶出北京。北京市的有关人员答覆说:“你们解决你们的问题，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加之陆沅奋起抗争，“赶出北京”的计谋才未得逞。后回到中组部工作。

[215] 赵振清：(1917—1997) 原名陶德明。山东临清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地方做组织工作。1949 年随军南下，任湖南省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处长。1952 年调中央组织部工作，任处长。文革后曾调上海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长，1978 年回中组部任副部长。

王申生作画三幅：蔡嫂，余立三峡船头，玉珍。
夜金树望来谈，昨夜机场有电视。

1982 年 4 月 20 日（星期二）

王申生正午回沪，一早即为此屋三人继续作画。张姨无法温柔，奈何！赠全部当年所积小画片。
下午办公会，门市没完没了。司法部陈卓[216]案，各部被告状事，耀邦批示：我有此眼力：多无限上纲，且有不实者。果然如此。

1982 年 4 月 21 日（星期三）

昨夜下了一场好雨。
“水利”清样送来。
下午续开陆源[沅]告状会。赵谈农机部事，与司法部情况类似。
六点去王耕今[217]家，请他审阅“水利”文。

1982 年 4 月 22 日（星期四）

中午到吴滨家，向程康琳[218]遗体告别。死于癌症。
下午志民来，与周洁冰一起谈，算是确定了三个人。
浦安修电话，已为我借到 58、59《人民日报》合订本。
胖姑娘[219]电话，来京参观几天。不愿来府。

1982 年 4 月 23 日（星期五）

上班前到师大浦处取《人民日报》合订本，坐谈四十分钟，给我以朴实之感。文献研究室马企荪、金冲及等四人来谈总理在庐山情况，几乎一上午。
下午部务会，听传达，耀邦讲当前工作总结及布置等五点。
夜刘云鹤[220]夫妇来，对此次精简人事安排意见颇多。如李锡铭[221]、陈璞如[222]、张忱等。谓谢北一[223]安排一批亲人。

---

[216] 陈卓：（1925—）河北任丘人。194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河北省公安厅副厅长，西藏工委社会部、政法部副部长，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公安局局长、区委副书记；司法部副部长，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兼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常务副会长。曾领导过“林彪、江青反党集团”案辩护律师团的工作。

[217] 王耕今：（1911—2007）河北南宫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入陕北公学学习。后任抗大一分校图书馆主任。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副处长、国家计委委员兼农林水利局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顾问等职。

[218] 吴滨是李锐在水电建设总局工作时的老部下，夫人程康琳去世后吴回到老家杭州，记得曾在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任职。程去世前是水电总局供应处处长，是李锐女婿巴悌忠的直接领导。—李南央注

[219] 胖姑娘：李锐父亲李积芳的好友叶筱松的二女儿梅姐的女儿。1980 年代改革开放后，胖姑娘年轻时的恋人从美国回来，找到胖姑娘，将她接到美国小住过一阵。后来还为她在南京买了一套公寓。搬入该居所不久，胖姑娘不幸竟被入室抢劫的歹徒杀害于居室内。李锐年轻时曾喜欢过胖姑娘。—李南央注

1982 年 4 月 24 日（星期六）

上午听山东汇报新进常委人选，全是农村上来地县干部。我提到山东工业已达 70%，常委中应有熟悉经济工业者（还没强调大学程度），竟无人响应。下午朱成章、陆钦侃来，他们还是不赞成发出，因为已经一统天下了，不会有好效果。

为“良宵”[224]进人大会堂给冯文彬[225]信。

胖姑娘和侄女来。刘宇一、朱正来。

1982 年 4 月 25 日（星期日）

上午办公会，赵继续讲了三小时。部内矛盾基本揭开。

大胖夫妇来午餐，象棋 2：0 胜。

刘宇一下午来，谈历史题材计划：谒黄陵、鲁迅葬礼、太平天国等。我建议：筑长城、文天祥正气歌，六君子就义等。

1982 年 4 月 26 日（星期一）

中午青干局第一次会，有周洁冰、彭守范、李志民、周保志和我五人参加。布置当前工作。

上午邀各局处级干部座<谈>。率直提出：青干局有无必要成立？谈得有些结果：各局不管之事尚多，而抓人头则大家都是抓宝塔尖也。

1982 年 4 月 27 日（星期二）

晨起将《水利》文定稿。

每天传阅件仍无法看完。

---

[220] 刘云鹤：（1917—2009）辽宁辽阳县人。1938 年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 年任鞍山市市长。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东北军区修建委员会副主任，东北工程总局局长，西南设计院副院长、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副总经理、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常务董事、董事等职。其夫人张丽是李锐第二任夫人张玉珍的好朋友。—李南央注

[221] 李锡铭：（1926—2008）河北束鹿人。1946 年入清华大学。194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 至 1970 年一直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工作，曾任党总支部副书记、代理书记、书记、厂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1975 年后历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党组成员，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是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十二届中共中央委员，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222] 陈璞如：（1918—1998）山东博兴人。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山东作地方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至 1977 年在贵州省工作，曾任贵州遵义地委书记、省委常委、省委计委主任、副省长等职。1977 年调辽宁任省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省长。1982 年 4 月调北京任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二届中顾委委员。

[223] 谢北一：（1920—）河南孟县人。1937 年入陕西云阳青训班学习。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安中央党校教员、洛阳市委组织部部长、洛阳市总工会主席。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处长、局长，第一机械工业部计划司司长，国家经委委员兼机械局局长，物资管理部副部长，国家建委副主任，北京市副市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副部长。

[224] 良宵：刘宇一的油画作品。此画后来在香港拍卖开出 863 万港币的价格。

[225] 冯文彬：（1911—1997）浙江诸暨人。少年时到上海当童工。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 年参加红军，作政治工作。参加过长征。到达延安后一直从事青年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青年团中央书记、书记处书记，中共天津市委常委，中共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副校长，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等职。是中共第一、二届中顾委委员。

下午部务会讨论退下老干部安排稿。

到政协礼堂参加胡愈之[226]（沈兹九[227]代）宴请范寿康。国内外儿子们间的矛盾。范樟年（美籍）欲将父亲作为专利，不让几位哥哥插手。

1982 年 4 月 28 日（星期三）

上午四川组织部来两人（李永寿）座谈中青干部问题，详细询问杨钟[228]情况。骄傲、片面性花絮："武胜县女干部没一个不搞男女关系。"同上下级吵架。大跃进时当地书秘书，阻止瞎指挥。

李志民所写文革经历甚得好评。

下午办公会，讨论顾问名单。

小周一早告我十二大代<表>选举结果，有 380 多票（470 投票）。

1982 年 4 月 29 日（星期四）

上午找中科院、中宣部、冶金部、计委和水电部五单位汇报青干工作。中科院刘茹影[229]谈得甚有条理，可独立成篇。机构不搞一刀切，更为明确。

下午看积压文件，与周、李、彭谈，拟发通知内容。三楼有了一间办公室。

下班后，玉珍拉去作衣服一套。父子作坊，三个半劳力，专做高档，手工细致。月入均一百几十元（也许不止此数）。

1982 年 4 月 30 日（星期五）

上午找志民谈，考虑如何写一有关文革期间干部表现文件，以及省市委班子结构等问题。现在是"行伍"科班出身，实质是农村或农民干部出身。

下午部务会，只谈了一件事：林业部王只谷[230]之死。

---

[226] 胡愈之：（1896—1986）浙江上虞人。1933 年初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主要从事报业。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出版总署署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

[227] 沈兹九：（1898—1989）浙江德清人。胡愈之的夫人。早年毕业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1921 年赴日本就读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艺术科。1925 年回国后先后在浙江、江苏、南京任教。1932 年开始从事报业工作。1935 年参与发起成立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193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协助胡愈之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全国妇联常委、宣传教育部部长兼《新中国妇女》杂志社社长、总编辑。为民盟第二届中央委员，第三、四、五届中央常委和第一、二届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任。

[228] 杨钟：（1932—2012）四川西充人。高中学历。历任地委政策研究室秘书处干事、区委书记、县委书记等职。1979 年 12 月—1982 年 5 月任四川省副省长，后任林业部部长、党组书记。1987 年因大兴安岭火灾部署救灾不利，被撤销部长一职。是中共第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

[229] 刘茹影：（1930—）四川荣县人，女。195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 年到石油部工作，参加了大庆油田会战。1965 年任石油部直工部办公室主任，翌年参加东方红炼油厂（后为燕山石油化工总厂）筹建工作。1971 年起任石油化工部进出口公司政工组副组长、中国科学院干部局中青年干部处处长，中纪委驻中国科学院纪检组副组长。1982 年中共十二大上选为中纪委委员。

[230] 王只谷：（1906—1982）湖北大冶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地方工作。1939 年底到延安，1941 年入马列学

电视“秦王李世民”，原剧本为一廿四岁女青年所写。

1982 年 5 月 1 日（星期六）

今天五一，在家休息。上午廖经天[231]来，谈约半小时。

整天翻阅杂志。有范岱年赠《科学对社会发展影响》等。

下午同玉珍到玉渊潭散步一小时。多久未有盛举。朱正来晚餐。

1982 年 5 月 2 日（星期日）

上午拟写纪念澜波文不成。王照华，郑伯克夫妇来谈甚久。关于北京退下来的人到各省当顾问设想，他们甚表赞同。翻看旧杂志。

灼姐夫妇来晚餐。曹维恭来，谈美国近闻。华盛顿晚上不敢外出，为十元钞票可以杀人。

1982 年 5 月 3 日（星期一）

上午大会堂参加五四纪念会，与青年们同桌座谈：当代青年特点是善于思考；第二次“冲击波”，好看西方社会学科某些著作。所谓信仰危机，总的情况两年来大有好转。下午部务会，中央成立 17 人人事工作小组，为十二大三个委员会准备名单，添陪末座[232]。

夜电视，女篮输南朝鲜 1 分！

1982 年 5 月 4 日（星期二）

上午到勤政殿参加人事安排小组（17 人组）会。秋里、仲勋[233]主持。有文件，谈三个委会进出规

院学习。1945 年离开延安后到东北，任中共地方政府干部。1949 年南下到湖北，在省委担任工会工作。后转入地方林业部门，1955 年调北京任林业部人事司副司长，1978 年任国家林业总局顾问。

[231] 廖经天：（1913—1998）原名廖今天。广东梅县人。少年时代曾在印尼办报，1937 年回国。1938 年赴延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和 1950 年代初期李锐在热河办《冀热辽日报》、在湖南办《新湖南报》时的同事。一直从事办报工作，曾任广西日报社社长，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1958 年被打成右派，1978 年获平反，1979 年调民政部任革命史研究室负责人。—李南央注

[232] 十七人人事工作小组：这是为中共十二大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人事安排而建立的工作小组，我曾向父亲询问这个小组的情况，他回忆说是 12 人，而不是 17 人，组长是胡耀邦，实际很少参加会议，由副组长余秋里负实际责任。小组成员中有日记中未提及的韩先楚。根据李锐日记可以确定该工作组分为两个小组，李锐所在小组由余秋里负责，成员有：章蕴、曾志、李昌、蒋南翔、高扬、程子华、韩光和李锐；另一小组由习仲勋负责，成员有：平杰三、朱云谦、甘渭汉，韩先楚。—李南央注

[233] 仲勋：习仲勋（1913—2000）陕西富平人。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从事农民运动。参与创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抗战胜利后曾任中组部副部长，解放战争中与贺龙统一领导西北地方武装和后方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等职。在 1962 年 9 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被指为“为高岗翻案”的小说《刘志丹》的幕后人，而被审查。1965 年 11 月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任副厂长，文革中又被关押、监护达 16 年之久。于 1978 年 12 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平反，并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之后曾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广州军区第二政委、省长、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是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7 年在批判胡耀邦的“党内生活会”上，明确表示党内元老逼迫胡耀邦下台违反党的原则；1989 年“六四”后，又明确表示同情赵紫阳的遭遇，之后长期住在广东深圳。其子习近平在 2012 年 11 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翌年 3 月在第十二

格。会毕，秋里又约至办公室小坐，表示亲近也。下午部办公室讨论如何成立办事机构。四个组及上山人选，由我驻山中。

收到王申生长信，论刘宇一画展。夜交小刘。北京对他的画展也有流言。社会对初出茅庐者何其苛刻。夜观中日女篮，胜 12 分。

1982 年 5 月 5 日（星期三）

整日处理杂件，复信。又多了一人：刘广祥，老本濮县书。下午五人小组会，召集上山八人读文件，保密纪律。

张敖荣来，谈及代表来之不易。要了辽宁一个名额，且经书记处会。

1982 年 5 月 6 日（星期四）

上午到北京饭店，武大校友欢迎范寿康。近 20 人，漫谈叙旧，甚为欢快。许多老同学，四十、三十多年不见。

下午三点上玉泉山，即参加耀邦、秋里、李昌、高扬座谈。青干局掌握 500 人，全盘棋就活了。经济不活，兔毛积压，生产与消费关系，责任制迟缓者采等待办法，民主有余。我补充给人以权威不足之感。

夜秋里来谈到十一点。满屋烟气！

1982 年 5 月 7 日（星期五）

晨六点四十分起床，外散步。空气清新之至。

上午讨论工作步骤，月底先拿出中委名单。夜晚纪要改正送出。

下午到庭园慢跑步。看材料。午睡不错。空气好。

晚饭后到黄老处。五楼观《少林寺》。开始看《我的回忆》。十一点上床。

1982 年 5 月 8 日（星期六）

六点起床。庭园活动半小时。上下午看材料。上下集中青干入十二大者翻完。四点半回家。刘宇一仍在。

夜观《咨三四郎》。

丁玲送来辣椒等。

1982 年 5 月 9 日（星期日）

睡得不如玉泉山安稳。

上午卢竞如[234]来，谈她十六年监狱生活，看平反结论。’62 年整“苏修特务”追问她当年东北局罗、

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成为国家主席和国家军事委员会主席。

[234] 卢竞如：（1905—1993）湖南平江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吴克坚的夫人。曾任延安军事学院俄文科（前抗大三分校俄文大队） 科主任。 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广播事业局主任。

陈、李等同苏联关系[235]，搞逼供，挨打。

灼姐来。下午同到党校。与玉珍一同来游山。颇吃惊于环境之优美。

夜看张国焘回忆二册。十一点上床。

1982 年 5 月 10 日（星期一）

六点一刻起床，户外活动半小时。

上午子华[236]、老蒋[237]、李昌、韩光[238]、章大姐[239]等小组会，谈退出名单：去世，26 人，各类问题，劳模 80 左右及转顾问者，约 140 人左右，加上部队，半数即可完成。

下午看材料，三点半户外活动。

夜散步，到八号楼同老蒋、韩光漫谈：老人家、十年、东北抗联、金日成。文教科不受重视之历史原因，干部结构、中委结构、部队、苏联，范围甚广。十点半始归。

1982 年 5 月 11 日（星期二）

六点起床，户外活动半小时，加慢跑步。平生居住环境，此为第一，当尽情享受。

上午讨论地方、中央一把手非中委 49 人。熊、胡[240]皆反对，对“凡是”印象尤深。胡且不够格任党史主任。

下午看材料，户外 20 分钟。

晚餐后散步，遇耀邦。谈及地方须同步：一把手与中委一致，提到冀、晋、鲁、陕、桂诸省，并

---

[235] 罗、陈、李：应该是在东北局任过职的罗荣桓、陈郁和李立三。罗荣桓 1946 年曾去苏联治病；陈郁 1931 年在前苏联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过，1940 年回国；李立三是 1931 年到的苏联，1946 年回国。

[236] 子华：程子华（1905-1991）山西解县人。1922 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入武汉黄埔分校，同年 12 月参加广州起义，之后随部编入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在海陆丰地区坚持斗争，后率部参加长征。抗战胜利后任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创建冀察热辽解放区。1948 年率部参加辽沈战役，同年 11 月率部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北平和平解放后任北平警备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夺取政权后，调任山西省委书记、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山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文革后任民政部部长、党组书记，主持《选举法》的修改工作，组织领导了文革以后的第一次全国县、乡选举。是中共七届候补中央委员、八届和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二届中顾委委员、常委；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237] 老蒋：蒋南翔（1913-1988）江苏宜兴人。1932 年 9 月入国立清华大学中文系学习，翌年参加共产党。曾任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一二．九”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延安时在中央青委工作，跟李锐同事。中共夺取政权后 1952 年至 1966 年任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和高教部长。文革后曾任天津市委书记、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等职。

[238] 韩光：（1912—2008）黑龙江齐齐哈尔人。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抗日联军作政治工作。1935 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8 年回国，在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办事处工作。1939 年底到延安，1945 年赴东北，先后任大连市委书记、旅大地委书记等职。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旅大市长、黑龙江省省长等职。1956 年调北京任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文革后曾任国家建委主任、党组书记。1982 年 9 月中共十二大上被任为中纪委书记、后任中纪委常务书记。

[239] 章大姐：章蕴（1905—1995）原名杜韫章。湖南长沙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一直从事妇女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华东局妇委书记、上海市委妇委书记，1953 年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文革后 1978 年 12 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纪委副书记，兼中组部顾问。是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一届中顾委委员。

[240] 熊、胡：熊应指熊复，1966 年出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新华社社长。1975 年后曾任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1978 年出任《红旗》杂志总编辑。胡似应指胡绳，参见注释 257。—李南央注

及湖南、河北要动，有的难动，自己未主动。湖南则万还不如毛也，焦尚可[241]。

服[晚]看材料，读书至十一点。

1982 年 5 月 12 日（星期三）

昨夜上床失眠，服安眠药仍不管事，下半夜始入睡。

上午讨论 49 人（未入十一届之一把手）毕。卢嘉锡[242]大争议，李昌讲了半小时，实为科学院方针及与方毅之矛盾。教育方面亦然。我将之点出。

下午到八号楼长谈，南翔先谈所谓“思考一代”，竞选、十七年及钱伟长[243]。说明他跟对立面（北大童大林[244]、于光远[245]……）之矛盾何在。李昌后进来，续谈科学院问题。夜又看文件、简报等等。

1982 年 5 月 13 日（星期四）

六点起床。户外活动半小时。

上下午大组会，讨论退留名单。二高四付[副]转顾问者，初步八人。军队年令[龄]减不下来：思想不解放，工作不深入，无决心。下午对钱小姐[246]群起议论：缺德、所谓专家。颇快人心。

《水利》件发出。夜接周惠电话。

---

[241] 万：万达，毛：毛致用，焦：焦林义。—李南央注

[242] 卢嘉锡：（1915—2001）福建厦门人，原籍台湾台南。1934 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化学系。1939 年在英国伦敦大学获博士学位，同年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和工作。1944 年在马里兰研究室参加美国国防研究工作时，获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颁发的成就奖。1945 年回国后历任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副教务长、研究部副部长、部长，校长助理、副校长等职。1955 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现称院士）。1960 年担任福州大学副校长和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所长并兼省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福建分院副院长。1981 年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院长。曾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

[243] 钱伟长：（1912—2009）江苏无锡人。力学家、应用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2 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博士学位。1942 年至 1946 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和喷射推进研究所与钱学森、林家翘、郭永怀一起在冯．卡门教授指导下从事航空航天领域的研究工作。1946 年年 5 月回国后应聘为清华大学教授，兼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56 年与钱学森等创办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曾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1957 年被划为右派分子，曾长期受到不公正的批判。

[244] 童大林：（1919—）福建厦门人。经济学家。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安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中共青冈县委宣传部部长、《黑龙江日报》总编辑。延安时与李锐共同办过《轻骑队》墙报。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处长、秘书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室主任、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著有《在历史的转折中》、《春雨行》、《黄金国土》等。

[245] 于光远：（1915—2013）上海人。经济学家、中科院院士。1934 年由上海大同大学转入清华大学，1936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 年兼任延安中山图书馆主任。历任中共中央图书馆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教授，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副处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常委，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科委副主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顾问。是中共第一、二届中顾委委员。著有：《我的教育思想》、《碎思录》、《文革中的我》、《古稀手迹》等。

[246] 钱小姐：指钱正英。虽然 17 人小组都反对钱进中委，但是在李先念的支持下，用广西省名额成为十二大代表，后进入中委。—李南央注

1982 年 5 月 14 日（星期五）

六点起床。户外活动半小时。

上下午开会，议及顾委之严肃与权威性，人物评价：王谦[247]、周子健[248]、刘西尧[249]、肖劲光[250]等。家丑事，爱人以德，已无能无力。心肌梗塞两次矣。曾志约散步，谈陶铸文革过程。

布置简报写法。

夜到五楼观美国电影：《玫瑰纹身》、《老人与海》。前者写美籍西西里岛人似吉卜赛人的爱情；后者如一首壮烈长诗。只有一个人物，印象极深。毅力与胜利信心，渔民之豪迈胸怀，海的乐观。

1982 年 5 月 15 日（星期六）

六点起床。户外活动半小时。上午开会，续议民族与部队退下情况。巴桑[251]退留及部队中犯错误人问题。总还要看另一面。

下午三点到部，约周洁冰等四人座谈。部内外人快定，分工抓部内三个局的人头。

夜观《咨三四郎》时，伯村来。刘宇一夜车返广西。为玉珍画像甚佳。

九点周惠偕女儿、外孙来。谈内蒙人事。离心者、两面三刀者，种种民族情绪，都已基本弄清。人事去留安排大致已定。春节前原来是冯与他通电话。

1982 年 5 月 16 日（星期日）

上午与朱正略谈。整理内务，画像等。大胖来午餐，不应待慢：又不是领馆。

下午同朱谈澜波事，原始材料交他带走。

五点多人来，杨赵夫妇、李静、满嫂、杨仁、阿曾妹、灼姐，话五十年前事。十点客人始散。甚觉疲劳。

1982 年 5 月 17 日（星期一）

八点回玉泉山。上下午会，所议多劳模，亦有肖寧其人。

晚饭后散步，遇乔、于等人。

---

[247] 王谦：（1917—2007）山西省平定县人。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前在太行地区工作，曾任太行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等职。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政协主席、省军区第一政委，四川省委书记兼四川省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等职。是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1985 年增选为第二届中顾委委员。

[248] 周子健：（1914—2003）安徽临泉人。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1946 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一机部部长。文革后曾任安徽省省长、代理第一书记。是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

[249] 刘西尧：（1916—2013）湖南长沙人。李锐武大同学。1937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湖北省委副书记，国防科委副主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文革后曾任教育部部长。1963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250] 肖劲光：（1903—1989）湖南长沙人。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和长征。1955 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是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至第十一届中央委，第一届中顾委常委。

[251] 巴桑：（1937—）女，藏族。195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 年任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1971 年任自治区党委书记。1958 年后一直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是中共第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三大后改任中纪委委员。

夜李昌来谈科院人事，胡克实[252]决退，曾建议我接替。科学咨询中心议三峡，国土经济等设想，议及童大林、光远情况。思想开放，童更近自由，于则漂浮一些。

与工作班子谈三期《简报》等。

1982 年 5 月 18 日（星期二）

六点起床。户外活动半小时。

上午仍议退出之人。略作准备，下午三点到春藕斋，与王、朱、三人议关于刘汉如[253]批语。见陈老板，略谈，虚实结合，抓 500 人头甚好。干好这件事，要顶住。

六点半归。夜观送审片《红象》、《笨人王老头》。后者尾巴须大改动。十二点上床。

1982 年 5 月 19 日（星期三）

六点起床。户外活动半小时。

上午总结去留一段。《简报》付印。

下午开始议论进入人选。过了 21 人。速度快不了。

晚饭后，曾志邀散步看望黄老，谈河北换人问题。黄老为金明[254]抱屈。方针与方法之错，金明上任请教：搞大团结，包产不一刀切。“我有责任了。”颇不满意不分清是非，一起换。认为林铁[255]治冀无功，而刘子厚[256]搞了工业。又谈到肃反未总结经验，他自己也参加过打 AB 团。他的团杀过一、二百士兵，后来长沙监狱中放出的，上海来的也杀了，杀到干部，他才不干了。整冀东党，有当时历史情况，过份追究，则无人可用。曾甚以为然。促与胡（胡耀邦—李南央注）谈。

1982 年 5 月 20 日（星期四）

昨夜十点半即上床，睡得较好。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过了 13 人，议刘杰被捕案。下午续会。人数还不及上午。

夜起草关于刘汉如批语稿。至夜十一点半。服药上床。

---

[252] 胡克实：（1921-2004）湖北武昌人。1935 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 年赴延安党校学习。中共夺取政权后从事青年工作，曾任共青团中央常务书记。文革后曾任中科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是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

[253] 刘汉如：文革时是北京航空大学的在校学生，“北航红旗”的成员，文革中批斗彭德怀的骨干分子。后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

[254] 金明：（1913—1998）山东青州人。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初期曾与李锐在湖南同事，任湖南省委书记、省政府副主席等职。1953 年调京任财政部副部长。1961 年调中南局任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文革后曾任商业部部长、国务院秘书长兼国务院机关党委书记等职。1979 年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是中共第一、二届中顾委委员。

[255] 林铁：（1904—1989）原名刘树德。重庆万县人。1926 年在北京政法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春赴法留学，1932 年至 1933 年在前苏联学习，1935 年回国。是中共夺取政权后的第一任河北省委书记，后兼省政府主席。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一届中顾委委员。

[256] 刘子厚：（1909—2001）原名刘文忠。河北任县人。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家乡和豫鄂边区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湖北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三门峡工程局局长兼党委书记，河北省委第二书记等职。文革开始后被任命为河北省省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国家计委副主任等职。是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1982 年 5 月 21 日（星期五）

仍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又抄改一遍。十点后看了点材料。

下午议 15 人。去掉胡绳[257]、冯文彬。

八点到春藕斋。觉得稍早一点。仍四人会谈。真正大事、大局、掌舵问题。经济“左”，要想七梦八。“粮食不荒[慌]”，经济作物、烟草已过头，批兔毛。不能照“动态清样”办事，不满中研室，胡主之启用。文彬事，用不可靠笔杆子，轻率表态，好“自由”人，欣赏造反笔头，没看准 C．D．写过材料。因此将心比心。

又到老蒋处谈到十二点，主题相似。谈阮铭、吴明瑜[258]（贴张劲夫[259]、乔等大字报），仍被欣赏。

1982 年 5 月 22 日（星期六）

睡得不好。六点半起床。户外活动 20 分钟。

上午会，议及马洪[260]，有人说是海派，高岗事，未能进入。

章大姐送来自制“慰英灵”，如梦令五首，格律不尽合，字句口号化。

下午返部，找张志杰问清情况：与王谈并未乱传。

返家过三里河章家，得月季二盆。

与吴波电话。

1982 年 5 月 23 日（星期日）

上午客人不断：伯村急于工作，程学敏来访，周建南来长谈人事，韩天石[261]夫妇来，谈及同老蒋矛

---

[257] 胡绳：（1918—2000）原名项志逖。江苏苏州人。北京大学肄业。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一直从事文化、报纸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中宣部秘书长，中央党校一部主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文革后曾负责毛选编辑工作。1982 年起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1985—1998 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是第十二届中共中央委员。八十有自寿诗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稍知天命。二十一世纪，略窥门庭。九十无望，呜呼尚飨！”

[258] 吴明瑜：（1931—）江苏苏州人。早年就读于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1949 年随华东野战军南下，在福建省政府作财经工作。1954 年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工业部工作，1956 年调入中国科学院，曾任政策研究室主任。1977 年 10 月调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曾任局长、委员，1983 年任副主任。1987 年改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259] 张劲夫：（1914—）安徽肥东人。193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一直在上海做救亡工作。上海沦陷后不久转入新四军作政治、宣传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在鲁中南工作。1949 年随军南下，历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兼省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地方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75 年后，历任国务院财政部部长，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并兼任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82 年起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共第二届中顾委常委。

[260] 马洪：（1920—2007）山西定襄人。1936 年参加牺盟会，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 年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解放战争时曾任冀察热辽分局秘书处处长。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东北局委员、副秘书长等职。1952 年随高岗调国家计委，任委员兼秘书长。“高饶事件”时，马洪被打成高岗的“五虎上将”之一，下放北京市工作。文革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副院长、院长、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等职。是中共第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

[261] 韩天石：（1914—2010）辽宁人。1933 年入北京大学学习，1935 年参加一二．九运动，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 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后一直做青年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团中央常委兼东北区委书记、鞍山市委书记、辽宁省委常委。1956 年后任昆明机床厂、云南重型机器厂副厂长，云南省建委副主任，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1979—1982 年任北

盾。胡亦鼓励过郭罗基[262]。

收到梁再信，她与立徵抗战初期在鲁南游击队共事，可作哀立徵<文>之补充。

1982 年 5 月 24 日（星期一）

六点起床。户外活动半小时。挤空复信。

上下午会，讨论较顺利。马洪事分别同高、余谈，取得同意。《简报》出。钱，两头表现很不好，工作好务虚名，水利不切实际，可以定论矣。

夜李英唐[263]来告：遇见胡，谓陈永贵[264]、韩英[265]什么都没有了，颇为叹息。为示宽大，应予照顾。呜呼！

服伺老板四事：各方面保证健康；凡能挡者挡之；处理必要之事；广泛接触、通风报信。

1982 年 5 月 25 日（星期二）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下午会，谈到各行业，年令[龄]等等结构问题。要看到十三大情况，避免大进大出。余谈到耀邦有关意见：陈、韩，以及劳模，两胡、吴，等等平衡问题。我说，是给我们出了难题。

夜观法国片《德伯家的苔丝》。看到英国十九世纪农村风习。

为章大姐如梦令翻词律。

1982 年 5 月 26 日（星期三）

五点半起床。为章大姐作如梦令，连前共二首。户外活动半小时。

上下午会。除部队外，新进者毕。大议于光远。我支持并讲公道话。余则大骂，并波及薛暮桥[266]。

京大学党委书记。是中共十二大中纪委书记，第二届中顾委委员。

[262] 郭罗基：（1932－）江苏无锡人。约在 194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 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58 年提前毕业并留校任教。在反右运动中，被指为“右倾”。1979 年在《红旗》杂志第 3 期上发表《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6 月 24 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谁之罪？》探讨张志新案件，10 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1982 年被调到南京大学。1989 年“六四”事件后被拒绝党员重新登记，取消教授资格。后出国。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哈佛大学法学院作研究。中国使领馆拒绝为其护照延期。现居美国波士顿。

[263] 李英唐：（1936—）河北井陉人。195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 年调中组部工作。1983 年起先后在中央书记处办公室和中央办公厅工作，后历任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委员、组织部长，中央纪委驻中国社会科学院纪检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委员。是中共第十五届中纪委委员。

[264] 陈永贵：（1915—1986）山西昔阳县大寨村农民。1948 年在土改运动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 年起任村党支部书记。1964 年 2 月 10 日《人民日报》刊登《大寨之路》一文，并发表社论号召全国学习大寨艰苦创业的精神，因此成名。文革中被选为中共九大代表，后成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文革结束后，坚持毛泽东的方针政策并为“四人帮”辩护，于 1980 年 9 月被迫辞职。之后在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与李锐同居复外大街 22 号楼直至去世。

[265] 韩英：（1935—）辽宁阜新人。195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 年毕业于北京矿业学院函授部采煤系。后历任山西大同矿务局工程师、矿长。文革开始后历任矿务局核心小组成员、革委会副主任，山西省革委会核心小组成员、革委会副主任、中共省委常委、省委书记。1978 年被华国锋调到北京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82 年回到煤炭系统，曾任煤炭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是中共第九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

[266] 薛暮桥：（1904—2005）原名薛雨林。江苏无锡人。经济学家，中科院院士。与其弟孙冶方一起被称为老一代经济学

也在意中。部队则不同意谢铁骊[267]，为《星光灿烂》。

夜到春藕斋，仍四人谈。批语定稿。赵信已印出，几乎短兵相接，似亦巧合。王谓：经济与干部两大问题不通。

1982 年 5 月 27 日（星期四）

五点半起床。如梦令又填两首，共四首交卷。户外活动半小时。

上下午会。军队新进 33 人毕。

中午理发。

夜同建南电话，问工交有关人的情况。如秦仲达[268]，即不理想。政治上不行，业务尚可。

1982 年 5 月 28 日（星期五）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下午复议去留名单。

因明天有宋庆龄周年活动，休会。星期日不休息。晚饭后回家。

1982 年 5 月 29 日（星期六）

六点半起床。

翻阅报纸、书刊。

收到王伊复[269]“怀念文”。徐怀云[270]和诗，诗文均好。《瞭望》约写中青干部文，婉言拒之。

复信一堆。

下午到部，召周、李等四人谈。人员无进展，开始查文革时材料，了解何谓四三（四四）派[271]（因

家中的“双子座”。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四．一二”政变中被捕，坐牢三年半，在狱中自学了政治经济学、哲学、英语、世界语。三十年代主要从事农村调查并开始研究经济学。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等职。1975 年以后，担任国家计委顾问兼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267] 谢铁骊：（1925—）江苏淮阴人。电影导演。1940 年入淮海军政干部学校学习，194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四军文工团戏剧教员、第三野战军第三十军文工团团长。中共夺取政权后，一直从事电影教学和电影制作工作。是第五至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代表作有《暴风骤雨》、《早春二月》等。

[268] 秦仲达：（1923—）山东荣成人。194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胶东行署工业研究室研究员，胶东军区兵工总厂工业研究室副主任。大连化工厂工务部部长、副厂长。中共夺取政权后，一直在化工系统工作。历任大连化工厂厂长，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化工局副局长，化学工业部司、局长，副部长、部长。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

[269] 王伊复：（1911—）江苏江阴人。水电专家。1935 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土木系，1945 至 1947 年在美国垦务局进修和工作，曾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水力发电工程总处工程师。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广州水电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

[270] 徐怀云：（1914—）美籍华人，原籍安徽。水电专家。1937—1940 在美国垦务局进修。1944 年陪同美垦务局大坝专家萨凡奇博士踏勘中国正在规划中的水电开发工程。同年九月萨氏又赴长江三峡踏勘三峡坝址，是为三峡工程的起源。1945 年 10 月 1 日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与美国垦务局签订三峡工程设计合约。徐 1946 年再次赴美，主持在丹佛垦务局开始的三峡工程的研究设计。中国技术人员参加该工作者前后共六十余人。1947 年国民党资源委员会通知美方中辍三峡工程设计。徐没再返国。李锐平反复出后 1979 年第一次出国访问，曾在美国旧金山机场见到徐。李南央到美国迁居加州后，与徐是近邻。—李南央注

赵杰兵事）。向照华问韩英情况。

看望杨达。早晨到友谊看病。到朱佳木处取材料。到帅大姐处，她谈到湖南情况，乡下包产乱套，干部不问事，提拔两大学生。问我部中情况，态度鲜明。

为章大姐改如梦令四首

回首雨花台畔，别语匆匆遗愿。五十易春秋，日日在肩“双担”。双担、双担，未敢白头言倦。

回首雨花台畔，从此一家离散。遗腹女初生，千绪万思相伴。相伴、相伴（遗范、遗范），儿女被人称赞。

回首雨花台畔，休说离愁千万。血雨又腥风，奔走后方前线。如愿、如愿（弹冠、弹冠），终见（欢庆）地旋天转。

骇浪恶风难忘，换得神怡心旷。春色满人间，告慰英灵如上。如上、如上，君必九天相望（胡不一归看望）。

1982 年 5 月 30 日（星期日）

八点半到山上。

整日开会。

又议王谦等人。此次严肃认真，不能太多照顾。这是坚强政治核心。十一届是否保留二分之一？

韩英留下无益，团中央书记不行，青年影响谈不上，是既得利益者，对三全抵制。

同各省电报商量名单。

1982 年 5 月 31 日（星期一）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由于耀邦再次要保留陈永贵、韩英等，争论激烈。我发言有急切语：不能强加于我们，也不能强加于彼。

中午看材料，定规范简历稿。与工作班子讨论修词。

晚饭后散步，看望黄老，谈一小时。反对一刀切包产到户，忧虑今年粮产。粮食是命，多种经营是钱，不能要钱不要命（“以粮为纲”口号不能丢）。现在风气是钱、权、爱。对万里最近一个批语，农村根本问题是发展商品经济不满（胡、赵都圈了）。向胡谈过两次。关于农村政策，有保留外，余同意黄老看法。五讲四美等也谈了。

1982 年 6 月 1 日（星期二）

六点起床。户外活动半小时。

上下午会。全部名单又再过一遍。到地方即卡住，余定明日休会，同各省通电话商量 。

地方人事仍各有复杂。江苏集体促许家屯[272]退居二线。吉林张根生[273]广东彭湃[274]事欠账，等等。

---

[271] 文革中 1967 年军队进驻北京中学军训后，学生中形成的两大派别。因一派在 4 月 3 日得到中央文革的接见，一派在 4 月 4 日得到接见而得名。我是“四三派”。——李南央注。

[272] 许家屯：（1916—）江苏如皋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中在江苏作地方工作，解放战争中在部队做政治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是福州市第一任市长，后调南京任市委书记、江苏省副省长。文革中 1970 年任江苏省革委会副主

夜十点半召集工作小组会，议定本名单写法。十二点上床。

1982 年 6 月 2 日（星期三）

六点半起床，户外活动。

上午看张根生、曾志材料，与秋里看，长谈两个多小时。关于抓四人帮等情况。

下午看材料，散步，稍悠哉。

章大姐约谈，原来为我提名。诚惶诚恐。她已与帅大姐商，秋里极表赞同。于是告以被捕事，是一政治错误。

夜看六一电视。

1982 年 6 月 3 日（星期四）

五点半起床，户外活动半小时。

今朝可谓平生最大安慰之日：上午章大姐推荐：近在咫尺，在座者一一发言，各个方面都谈到，最后秋里总结。我终于未置一词。怎么说好呢，还不是追悼会，却亲耳<听>如此称誉。

六一乔木七十大首[寿]，送来四首七律，让提意见。值得细细咏吟。

中午帅大姐、刘英[275]应召来，还是在哈尔滨见到刘的。

1982 年 6 月 4 日（星期五）

昨夜散步遇耀邦，略谈。谓将来人大常委规格可如中委，现在就得留出一批人。胡绩伟、胡绳可入此委，前者已不在一线。又说平老（平杰山—李南央注）也可入此。

上下午平衡名单，分六大部类，教育已补了几个，妇女少了，省区不足的留下空额。

昨天我推荐了一名妇女：李琴[276]。

任，1975 年任江苏省委书记，1983 年调香港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1990 年出走美国。1991 年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到美国后著有《许家屯回忆录》。曾是中共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1985 年增补为第一届中顾委委员。

[273] 张根生：（1923—2008）河北省安平县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县委副书记、书记。中共夺取政权后长期在广东工作，1975 年任广东省委书记。1977 年后历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农林部副部长，1979 年任吉林省委书记、省长。是中共第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

[274] 彭湃：（1896—1928）广东海丰县人，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192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早期农民运动领袖，海陆丰根据地苏维埃政权的创建者，与毛泽东齐名，被称为“广东农民王”。是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农委书记。1929 年 8 月在上海新闸路军委秘密机关开会时因叛徒告密被捕，六天后被杀害于龙华。其子彭丹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275] 刘英：（1905—2002）原名郑杰。湖南长沙人。张闻天的夫人。1925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是 30 名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之一。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人事司司长，驻苏联大使馆文化参赞。文革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选为中纪委委员。

[276] 李琴：河南汝南人。1945 年毕业于西北大学英语系。1949 年入新华社对外部做工农业报导，并负责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外事活动的报导，报导了 1971 年 4 月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和 10 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以及翌年 2 月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全过程。1975 年 10 月曾与穆青、朱穆之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反映江青当年 9 月在大寨讲话中的严重问题。后被称为“朱穆李”事件，被停职检查。丈夫杨立三，是中共执政后的第一任解放军后勤部部长，长征途中曾为重病的周恩来抬担架。病逝时，周恩来亲自为其抬棺。

夜观波兰片：《麻风女》。贵族与平民爱情的悲句[剧]。

为乔木七十寿得两句：当代称呼医国手，古稀尤作退锋郎。

三日诸公评价：

章：正直无私，有水平，陈云推荐，又经别人介绍，正需此种人才。当前工作重要，德才兼备榜样。

蒋：回忆三八年认识，延安乔木的关心（很热情的人），三次受屈。

李昌：锐气不减，难能可贵，写毛主席书的广大影响。

韩光：主席赏识，鼓吹海瑞。

曾志：德才，延安好丈夫。

程子华：热河办报，对高岗有看法，及早离开。

高扬：讲直话。

1982 年 6 月 5 日（星期六）

六点起床，户外活动半小时。

耀邦上午来谈讲，进程、设想与要求，又举人事案例。正式、候补必分，须拟定主席团名单等。

下午回部，召五人会谈，进人有点眉目。

1982 年 6 月 6 日（星期日）

昨夜浪漫，今日头沉。

整日人客不断。张耕野[277]来，谈我的意见书。紫阳已批宋平[278]办。给李雨甫[普][279]关于黄土高原治理意见。王伊复、陆钦侃，徐锐来，找了一份全的给他们去宣传。

翁长溥晚上来谈，钱（钱正英—李南央注）稍有自我批评。小胖夫妇带孩子来。

服眠药上床。

1982 年 6 月 7 日（星期一）

八点半回山。接大分类名单再过一遍，只有几个省已商定。由我传达耀邦五日讲话。

新进者一一再通过一次。

为乔木“所思”四首，答七律一首，并电话告于刚。尚难定稿。

寿乔木七十：

不输折槛谈何易，忆昔直言曾表彰。
当代许为医国手，古稀犹是退锋郎。

---

[277] 张耕野：曾任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副所长。

[278] 宋平：（1917—）山东莒县人。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 年后在延安党校任干事，后曾任延安马列学院教育处处长，周恩来的政治秘书。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1981 年后任国家计委主任，国务委员。1987 年任中组部部长，同年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选为政治局委员，十三届四中全会上选为政治局常委。

[279] 李雨普：（1925—）山东堂邑人。水利专家。1948 年西北农学院水利系肄业，1956 年前苏联莫斯科水利工程学院水利土壤改良系毕业，在该校学习时是李鹏的党支部书记。离休前是中国水利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

江山浩气诗如见，天地才情老更芳。
有幸同舟风雨后，玉泉山下牡丹香。

1982 年 6 月 8 日（星期二）

六点起床，户外活动。四点即醒，蚊子一个睡不着。

上下午会，全部名单又过毕。已得 354 人，尚余 18 名额，还待压缩。

对陈、韩、钱等人，韩司令（韩光—李南央注）坚决明确，决投反对票。提到毛老头之举王洪文[280]，不可盲从。

介绍苏联中委情况，党政为主。

夜观《佩剑将军》。收郑惠[281]诗。

1982 年 6 月 9 日（星期三）

六点起床，户外活动半<小>时。

上午工作班子议正式、候补，并退下 16 人，以符 350 之数。下午开会，通过上午成果。

寿乔木七十诗定稿并复郑信，略改其诗。夜十一点矣。

服眠药上床。

1982 年 6 月 10 日（星期四）

仍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又全部过毕。进退之间，大家都心中有数，易于定案多矣。

受秋里命，下午到晚上，同山东、安徽、江西、湖南、广西、四川、贵州、新疆、福建一或二把手通电话，告以三委名单事，十五及二十先后报来。

早晨发郑惠信时，复得四句：

做了新诗做旧诗，喜新好旧古稀时。
通今博古非余事，难得随心所欲之。

---

[280] 王洪文：（1934—1992）吉林长春人。“四人帮”成员之一。出生于贫农家庭，早年因家贫给别人放过猪。1951 年参加志愿军，同年加入共产党。复员后进上海国棉十七厂当工人，后担任保卫科干部。1966 年文革开始起来造反，参与发起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任司令。1967 年在上海“造反夺权”的“一月风暴”中夺取上海大权，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969 年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任为中央委员，后任上海市委书记。1973 年在中共十大上又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常委。1976 年 10 月 6 日被拘禁审查。在 1977 年 7 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1981 年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

[281] 郑惠：（1928—）湖南武冈人。1947 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1948 年进入冀东解放区，任《新唐山日报》编辑。中共夺取政权后，先后在新华社新闻学校、新闻总署研究室、中宣部党刊编辑室学习和工作。195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红旗》杂志社、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期间，参加了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2 年宪法、党的十二大报告等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并参与主持编写了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注释本。1983 年以后调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任室务委员、副主任。是《百年潮》杂志的创办人和第一任社长。

1982 年 6 月 11 日（星期五）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近来睡眠不足，但精神尚好。

上下午会，又稍有变动，以符合 350 人之数。但十一届只能保留 45%。布置写文字报告事。甘渭汉[282]让一看贺晋年[283]当年材料，欠账总是麻烦。与平杰三[284]谈于刚当年事。关键在李维汉[285]：小心过份，不予重用。

1982 年 6 月 12 日（星期六）整天下雨

晨巨雷，下雨，只户外廊沿[檐]活动一刻钟。

上午算是将名单告一结束。下周开始顾问委名单。高扬调河北，同他约谈大跃进河南放卫星挨整事。

强晓初[286]来谈吉林名单。秋里留吃中饭，有平江腊肉，三十多年未见过了。

下午回部开会。周惠来谈东蒙情况。

接李冰封、俞润泉[287]信。

1982 年 6 月 13 日（星期日）

昨夜哮喘。服日本药，并喷雾。因雨，过敏，睡约四小时。

中午仍未能午睡。

下午人客不断：平江来两人，县志、党史，提了点意见。个人情况实不愿谈。周惠来，谈东蒙人选，内蒙种种情况，赵振清情况及张平化[288]当年丑态。灼姐来，谈朱朱[289]事。

---

[282] 甘渭汉：（1908—1986）湖南平江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一直在军队从事政治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总政干部部部长，沈阳军区第二政委，总政副主任等职。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一届中顾委委员。

[283] 贺晋年：（1909—2003）陕西子长县人。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陕甘地区游击队和红军中任军事指挥员。抗战胜利后调东北，所部后编入第四野战军，任四十八军军长。参加了辽沈、平津战役。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据说论战功、资历、级别是应授中将衔的。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装甲兵副司令员。是第一、二届中顾委委员。

[284] 平杰三：（1906—2001）原名平俊义。河北内黄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晋冀鲁豫地区作地方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是第一届中顾委委员。

[285] 李维汉：（1896—1984）又名罗迈。湖南长沙人。1918 年和毛泽东、蔡和森等同为“新民学会”发起组织者。1919 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后主要从事中共的群众、宣传、教育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长期任统战部部长。文革后著有《回忆与研究》，对中共建国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有深刻的反思，并积极推动对延安抢救运动时被冤杀的王实味的平反工作。是中共五届政治局委员，八届中央委员，第一届中顾委委员。

[286] 强晓初：（1918—2007）陕西安定（今子长）人。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安大学行政学院院长、中共热中地委书记。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中共松江省委第二书记兼省政府主席，黑龙江省委书记，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山东省委书记，吉林省委第一书记。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287] 俞润泉：（1925—2002）广西大学法律系肄业。是《李锐诗词本事》的编注者之一。1949 年长沙易帜后入新创刊的《新湖南报》所办新闻干部训练班学习。是李锐在新湖南报社工作时的老部下。1955 年肃反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成员，1958 年反右运动中又被作为“反革命分子”判处劳动教养，直到文革结束后方获平反，被安排在湖南教育学院任教，并聘任为湖南省文史馆馆员。晚景凄凉，因喉癌手术后失声，靠笔与人交流。著有《湖南饮食丛谈》。李南央为其编有《俞润泉书信集》一书。—李南央注

[288] 张平化：（1907—2001）原名张楚材。湖南酃县人。参加过北伐战争和长征。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政治

夜同观《子夜》。中办送来中委说明底稿。代耕夫妇下午来，长谈。谈及教育部彭佩云[290]情况。

1982 年 6 月 14 日（星期一）

八点二十分上山。上下午会。顾委第一遍名单通过，约 130 人。明天上午讨论说明稿，下午再过中委名单。

夜乔晓光[291]电话。广西名单大体一致。山东、陕西电话亦来。

夜观阿根廷、比利时足球。人家打得真好。

1982 年 6 月 15 日（星期二）

六点起床，户外活动。因雨移走廊。

上午谈汇报提纲草稿。下午仍议中委名单。各省大都回电话，出入不大。

复梅行[292]信，李冰封信。

夜观巴西、苏联足球。

吃饭后同小周登山，看千佛洞。

1982 年 6 月 16 日（星期三）

五点半起床。昨夜十二点半王恩茂电话，报新疆名单。查名册，对证人名。

上下午又将中委名单一过，稍增又减。让青干局与华漱芳[293]谈话，觉政治不甚强，王金玲印象较好。

早晨老蒋来谈彭佩云，说明北大四清时情况，陆平未顶住，彭较硬。

晚与法陶[294]散步，问部内情况与看法。

高扬来辞行，即将去河北上任。谈金明情况及推荐伯村、小白[295]。

五楼人马已撤，报告 4.5 万字。

宣传工作。1941 年入延安党校学习，后在晋绥军区政治部任主任。抗战后被派往东北。1947 年 12 月中共占领哈尔滨后任市委书记。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文革中曾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湖南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1977—1978 年任中宣部部长，后改任中央农委第一副主任，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顾问。是第一届中顾委委员。

[289] 朱朱：李锐二姐李英华的长女。—李南央注

[290] 彭佩云：（1929—）湖南浏阳人。清华大学社会系毕业。194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中共夺取政权后任清华大学党总支书记，后调北京市委负责北京高校工作。1964 年至文革开始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文革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等职。是中共十三届中纪委委员，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

[291] 乔晓光：（1917—2003）河南广宗人。193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做地方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驻朝大使，广西壮族自治区常务书记、代理第一书记、第一书记等职。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二届中顾委委员。

[292] 梅行：（1919—2000）江苏江阴人。1938 年入延安抗大，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一直从事宣传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李富春办公室负责人，中共中央办公厅、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等职。

[293] 华淑芳：曾任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294] 法陶：杨法陶。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主任。

[295] 小白：王铁铮。李锐二姐李英华的丈夫。原名白荣华。1938 年在湖南常德作地下工作时化名小白。中共夺取政权后曾在辽宁省科委工作。文革后调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工作。—李南央注

1982 年 6 月 17 日（星期四）

六点起床。户外活动。

上下午过毕顾问名单。由此看出地方与中央之间，角度、条件之不同，很难平衡，实际是资历第一。

提纲早晨送来太晚，文字也不及一看。

1982 年 6 月 18 日（星期五）

六点起床，户外活动半小时。昨夜又雨。

昨下午过完顾委名单，得 121 人。

下午讨论汇报提纲，将再改一遍。军队中青年上来，阻力过大。

上午看完第一本简历并提纲。同工作小组谈如何规格化。同秋里长谈。从温业湛[296]问题谈起，澜波向余问及部长接班，余提我，澜波则谓“偏”、“锋芒”等，决意李鹏。往事矣。又谈及王某（王林—李南央注）之为人。

为李淑一住医院，请平杰三帮忙。

1982 年 6 月 19 日（星期六）

昨夜晚饭后同杰三同志绕山一周，大概是一号楼在修茸，另成一庭园格局。

上午过纪委名单。

下午返部开生活会。帅大姐，林铁讲得很直率。林已写成文字。

青干局五人碰了一下头，工作小有进展，徐功庭已上班。

夜朱正来，送来他写的关于钟叔河文及他自己事情。

1982 年 6 月 20 日（星期日）

回家也睡得不好。上午略办了点公事，提纲未改毕。

看毕钟、朱两人小传，写得很好。朱正、陈早春[297]下午<来>，留晚餐。陈谈自己情况很具体，难以离开出版社，经济关系太大，要减少 20 多元。

1982 年 6 月 21 日（星期一）

八点一刻返山。

整天讨论顾纪委名单，比较易通过。军队复议顾问名单，资历（上中少将）与功劳、贡献，难以平衡。最后意见只有略加扩大以解决矛盾。章大姐谈及首要功勋是军队，动了感情。

---

[296] 温业湛：（1928—）浙江吴兴（今湖州）人。上海圣约翰大学肄业。194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职员，驻苏丹大使馆随员，三等秘书，驻尼日利亚大使馆参赞，驻埃及、朝鲜、加拿大等国大使；外交部西北非司处长，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长、司长，外交部副部长等职。

[297] 陈早春：（1934—2018）湖南隆回人。1964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院。毕业后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任编辑。1969 年下放湖北干校与冯雪峰成为忘年交。著有长篇传记文学《冯雪峰》。197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 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是《鲁迅全集》第四卷的责任编辑。

1982 年 6 月 22 日（星期二）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八楼与李昌、南翔、韩光一起谈文化程度如何确切反映问题。讨论了一个办法，我写了几条，下午会议上通过。下午野苹来，谈各省人事调整情况，与我们的名单关系甚小。

接李雨普第二信。

汇报提纲改好付印。夜与工作班子小谈。观皮影《飞向太平洋》，无意思。

感觉哮喘。

1982 年 6 月 23 日（星期三）

早晨七点始起床。来此未有熟睡。

整天看材料，改小传，下午并看李雨普写的水利意见。因农业室谢华来[298]电话，明天起在西苑开会一周，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及专家参加，讨论因我的“起身炮”引起的意见，赵写了批语之故[299]。

同朱佳木电话。他不赞成文化程度改动之议。

1982 年 6 月 24 日（星期四）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看材料。小周将 55 岁以下 87 人略分类，稍看出点问题。

朱佳木回电话，陈不赞成文化程度改动方案，实事求是，激励来者。

过主席团，资格委名单。下午复议。中委个别调整，下祁山等，上山崙等。

晚餐后散步遇乔木，他已建议郝建秀[300]任团一把手，将来入阁管工青妇。

张根生亦下。广东材料取来。

1982 年 6 月 25 日（星期五）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讨论“汇报”。大家提了许多修改意见，我谈 78 人|人|情况分析。

下午部队人来，复议“汇报”。

又增顾委人选，最后得 170 人。

老蒋来谈去党校事，全力支持。

夜回家看昙花，开六朵。

农政室电话，谓是一大会，但无法参加。

---

[298] 谢华：（1920—）原名威曼青。山东黄县人。时任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后曾任中国农村合作协会会长。

[299] 1982 年 3 月李锐给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写信，对水利工作提出意见。这里所说的会议应该是根据赵的指示，由国家计委牵头，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召开的水利讨论会。李锐给赵紫阳的信被印发为大会文件。余习广、段绍译主编的《李锐上书集》中收录了这封信。—李南央注

[300] 郝建秀：（1935—）山东青岛人。纺织工人。1951 年 16 岁时因摸索出一套称为“郝建秀工作法”的细纱工作法而成为闻名全国的劳动模范。195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开始后成为青岛国棉八场革委会主任、青岛革委会副主任、山东省妇联主任，省委常委、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全国妇联主席。文革后任纺织工业部部长。是中共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后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2003 年任第十届政协副主席。

1982 年 6 月 26 日（星期六）

八点廿分回山。上午秋里约谈个别人选等。同工作小组谈汇报修改，并看材料。

下午耀邦来谈，整个七大前后安排。九月一日——十日开会[301]。

小平把“文革”关甚严，翁永曦[302]问题，我们也把得甚严。

晚饭后回家。朱正来，留宿。

小有哮喘。

1982 年 6 月 27 日（星期日）

五点起床。写水利会讲话要点。如果去讲，拟讲政治一小时。

同玉珍去试衣，上书店，十一点回来。见韩光夫妇留条。

灼姐和朱朱，威威[303]来。晚餐后，帅大姐约谈见尚昆情况：组部内部纠纷，如何解决人事，观点都一致。

九点回来，与灼姐等同车回山。

改好“汇报”。

1982 年 6 月 28 日（星期一）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整天复议顾问名单。有减有增，得 147 人。还是严格好，否则定难平衡。午饭后，秋里谈及贺龙[304]糖尿病，被注射葡萄糖致死。如此忠于，难免惨毙，大家不胜惋惜。

晚上在李昌家与南翔同听二汽三干部（有李昌女儿）谈王兆国[305]。拔高搞政治可以，但技术不行。归途至老蒋家坐，谈到周公辅成王，改长子世袭制之重大历史意义，王国维之功劳。

小周同李雨普详谈会议情况。

---

[301] 1982 年 8 月 6 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一届七中全会，9 月召开了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李南央注

[302] 翁永曦：（1948—）“老三届”，67 届高中毕业生。1980 年和其他三人（王岐山、朱嘉明和黄江南）上书陈云，提出“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的 24 字方针，受到陈云欣赏，被提拔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后因被原中学同学（翁永曦当面告诉李南央这个同学是贾延延，贾曾经是李南央 1989 年“六四”后收留我的海南海燕手编工艺品公司上级公司海南开发建设总公司的领导，我在公司见过他）检举其文革中曾参与批斗老师的行为而被贬职到安徽嘉山县任县委副书记。但翁本人不服，新华社记者将他的看法写成内参，被邓小平看到做了批示，翁受到撤职、开除党籍的处罚。1989 年我曾与翁永曦有过接触，那时他在牟其中的海南南德公司当顾问，其时正是牟其中的事业鼎盛时期。—李南央注

[303] 威威：李锐二姐李英华的三儿子王力威。—李南央注

[304] 贺龙：（1896—1969）原名贺文常，字云卿。湖南桑植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十大元帅第五位。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一师师长，后升为第二十军军长。参加了南昌起义和长征。抗日战争中任八路军 120 师师长。解放战争中率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由陕入川，配合第二野战军作战。中共夺取政权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国家体委主任。文革中因策划所谓的“二月兵变”被关押至死。

[305] 王兆国：（1941—）河北丰润人。196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哈尔滨工业大学动力机械系毕业。毕业后先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任技术员，后到湖北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任厂团委书记、党委书记。1982 年调京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以后历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福建省省长，国台办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总工会主席等职。是中共第十二至十五届中央委员，第十六、十七届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人大副委员长，第八、九届政协副主席。

1982 年 6 月 29 日（星期二）

昨夜十二点后上床。四点即醒来。六点半起床，略作活动。

上午纪委及余事议毕。待文件最后定稿，后天下午会，即可暂告结束。

下午看水利文件，终决定不去出席，以免引起无谓麻烦。反正该讲的已全部印出。

七点至九点到耀邦处长谈。资格委组成、王兆国事、中组部人事、毛晚年以及臧否人物，胡绩伟、邓某、王若水等。

1982 年 6 月 30 日（星期三）

昨夜服眠药上床，睡得尚好。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同秋里谈，说叶帅翘大拇指上下之意（老人不逝，四人帮难灭）。“老婆还是老婆”。

同工作班子开会，议定全部文件格式等。

下午秋里总结，分头下去，四路人马，十八日回来，中纪委名单缓议。

晚饭后回家，大雨中赴大会堂参加晚会，引起哮喘，幸带喷雾。玉珍小彭同行，与人象棋三盘而归。

1982 年 7 月 1 日（星期四）

上午八点半到部，与洁冰等聚谈。李燕杰[306]已 52 岁，显然不能再任团中央职（耀邦给我批件推荐）。

十一点看于刚，让他谈 39 年统战部遭遇，晚年以局长级退休！杨静仁[307]来，当年保安处[308]挑水打饭的“杨大人”也。让于刚任咨询组长。

下午回山，匆匆看中委文件，付印。章大姐来谈帅大姐建议纪委改组事。

1982 年 7 月 2 日（星期五）

五点起床工作。户外活动半小时。

上下午看毕中委全部材料，包括三大本简历，速度不可谓不快。

袁老[309]在此午餐，已 84 岁。所谈亦帅大姐建议。

晚饭后到黄老处，见到杨第甫[310]，又同来七楼，谈湖南省委班子。谓赵处琪[311]、王治国[312]、王汉平

---

[306] 李燕杰：（1930—）北京人。195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后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北京自修大学校长。19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其讲演曾颇受青年的欢迎。

[307] 杨静仁：（1918—2001）甘肃兰州人。回族。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 年进延安，任回民骑兵团政委。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和第一书记。1980 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82 年任统战部部长。是第五至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308] 保安处：延安抢救运动时设立的关押、审问被审查人员的机构。—李南央注

[309] 袁老：（1898—1986）袁任远，原名袁明濂、号毓灵。湖南慈利县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 17 岁的儿子一同参加了长征。自抗战起在中共内被称为“袁老”。是中共七大正式代表。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内务部副部长，青海省委书记、省长。是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届中顾委委员。

[310] 杨第甫：（1911—2002）湖南湘潭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 年进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1945 年离延安赴东北工作。1949 年参加南下工作团，历任中共湘潭县委书记、县长，中共株洲市委书记，湖南省委秘书长等职。1959 年庐

（经委副主任）必去，梁春阳不过反华[313]也。

1982 年 7 月 3 日（星期六）

六点起床，户外活动。近日作气功十分钟。

上午会，暂告段落。秋里小结，韩、蒋、曾、李、平，分头下去，再复查地方对象。曾志去东北，不放心之意。中午告余。中午未休息，除纪委三本简历，全部材料付印。

下午三点到党校，同李元栋[314]见面，谈约一小时半，印象都觉不错。又见汪{溪汉}，中平。

晚宗彦[315]夫妇来，谈到十点多。

乔木送来遗体捐献倡议，写作班子人都签了名。

1982 年 7 月 4 日（星期日）

近日仍哮喘，较轻微，喷雾见效。夏天是不能出差了。

朱正宿此，闲谈，古今舒服之人唯庸才。

几乎整日休息，甚感疲劳。翻翻报刊。

伯村来，似探听顾委名单。无可奉告。

1982 年 7 月 5 日（星期一）

八点廿返山。上午看毕纪委简历三本。在秋里处，韩司令、章大姐坐谈。福建有告马信，韩总咬住《山间铃响马帮来》，秋里甚不以为然。下午复郑惠、乔木信，此间签名者只 2 人，加章大姐、伯村夫妇。

看人事材料。给穆青信，求谢文耀轶事。

晚饭后与章大姐散步，谈毛、叶又及曾某[316]、蔡大姐（蔡畅，李富春夫人—李南央注）曾同章表示

山会议后被打成“湖南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成员，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劳动。1961 年获平反，任省农垦局局长。文革后任省科委副主任、省政协副主席。其子杨小凯(原名杨曦光)，是文革中《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的作者，被康生亲自点名入狱。在狱中十年自学成才，后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2004 年癌症去世前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任教。—李南央注

[311] 赵处琪：（1922—2000）山西孝义人。194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在山西吕梁地区、晋绥地区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长沙专署财政科长，湘潭地委财经部长，岳阳地委书记，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湖南省委常委，政工组副组长，组织部长，省委副书记等职。

[312] 王治国：（1923—2014）山西五台山人。194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前夕南下，曾任中共湘阴县委书记，湘潭地委书记，中共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省委书记，湖南省副省长，中共湖南省顾委副主任。

[313] 杨春阳：文革前曾任湖南省经委副主任，文革中曾被结合进省革命委员会筹备组。反华：反对华国锋。

[314] 李元栋：（1937—）贵州安顺人。195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为共青团贵州省委书记，团中央委员。后任贵州省体委主任，省委统战部部长，省委委员。

[315] 宗彦：余宗彦（1914—）浙江诸暨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进延安，先后入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学习。曾任延安《解放日报》、北平《解放》三日刊、《晋察冀日报》编辑。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人民铁道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新华通讯社铁道分社社长，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等职。是李锐的好朋友。—李南央注

[316] 毛、叶，曾某：毛泽东，叶剑英，曾某应该是叶剑英的第二任妻子曾宪植。—李南央注

对邓大姐意见。女人嫉妒也。

晚哮喘。

1982 年 7 月 6 日（星期二）

五点半起床，勉强户外活动。小有哮喘也。

看团中央一把手材料，给耀邦信，介绍方案。建议见一下李元栋。

整天小觉哮喘，疲倦，中午竟午睡一阵。下午找医生，给进口药。介绍热参喷雾剂，并开中药。

夜观意大利片《最后的音乐会》，写一白血病少女最后三个月的生活。

1982 年 7 月 7 日（星期三）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哮喘仍未退却。

上午到党校同朱厚泽[317]、杨正午[318]、潘季[319]、卢功勋[320]四人谈话，印象都好。朱将来可接贵州的班。

秋里告我，上午耀邦找李元栋谈，他与韩司令在座，他仍觉王兆国为上。

明天书记处讨论，作准备。

1982 年 7 月 8 日（星期四）

五点起床，活动一圈，作气功。

上午书记处会，全部到齐。认为偏老，产生一个年龄划一方案：七十一以上除元勋外，全退；六十六以上除个别外全退。王某（邓力群）[321]坐在对面，似有意搭话，表示好感。议及我的六十五，插了一句“青年头”。且观下文。

紫阳以为我参加了水利会，说争论热烈。

---

[317] 朱厚泽：（1931—2010）贵州织金人。贵阳师范学院历史和地理专业肄业。194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贵阳市青年团市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市委宣传部部长，贵阳市委书记。1983 年后任贵州省委书记。1985 年调京任中宣部部长，主张政治思想上要宽松、宽厚、宽容。1987 年胡耀邦因“反自由化”不利下台时受到牵连，被撤职。后曾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318] 杨正午：（1941—）湖南龙山人。土家族。196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湖南龙山县革委会副主任、龙山县委书记，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领导，湖南省委副书记、湖南省委书记。是中共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十三至十六届中央委员。

[319] 潘季：（1934—）江苏常熟人。1957 年毕业于西安交大电机系，后留学前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机电研究所，获副博士学位。1985 年后任西安交大党委书记。是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320] 卢功勋：（1933—）山西朔城人。195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公社党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县委书记。在中央党校培训部学习后，历任山西省委常委、省组织部部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是中共十二、十三届候补中央委员。

[321] 邓力群：（1915—）湖南桂东县人。北京大学肄业。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李锐在延安遭遇抢救运动被抓到保安处期间，被组织派去帮助李锐当时的妻子范元甄，俩人之间发生男女关系，受组织处分。1950 年代初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长，因跟随王震执行过“左”政策，引起疆人不满，受撤职处分。后调《红旗》杂志任副总编辑。文革后历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七负责人之一，社科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宣部部长。是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是 1987 年促胡耀邦下台的积极推手。中共十三大前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仅保留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名，但在十三大上落选中央委员，再被提名候选中顾委常委，又落选，被安排为中顾委委员。有著述《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李南央注

下午小会，退下 49 人，议进 33 人。

1982 年 7 月 9 日（星期五）

下雨，有哮喘。请陆天鑫大夫来看。背部酸痛开了中药，并喘片,进口新药。

上午到党校，找胡锦涛[322]，杨泰芳[323]谈。前者为清华 66 届，原在刘家峡，后调省，现任建委副主任，40 岁。如在水电，一处长而已。印象不错，将情况归写耀邦。下午他要找中青班三十人座谈。

1982 年 7 月 10 日（星期六）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睡得不好。开始服中药。

下午书记处会，中央机关过完。关于七十以上，产生三个方案。第三方案将引起麻烦。

不佞已被通过，而野苹同志因过线，反未通过。这样我这个新手将引起怎样反响？

关于中纪委，鹤寿[324]议论较多，决定韩光、李昌进去。

伯村夫妇晚上来看昙花。志萱[325]已是晚期，本人也已知道！

1982 年 7 月 11 日（星期日）

睡得不算好。六点起床。

上午安排朱正打小工：改章大姐“五古”。两封致敬信，看李冰封文。翻看书刊，略作准备。

下午三点书记处会，过完地方名单，有进有退。议到几个省的人事情况。

从上面看人必须同下面看相结合，再通过群众，才能全面。

回山住宿。

1982 年 7 月 12 日（星期一）

五点一刻起床。户外活动三刻钟。上午秋里谈，总结一下三次会的结果，准备材料。

下午书记处会，中委讨论毕。十一届中又上了几个工农，包括邢燕子[326]。人物议论甚多，从马兴元

---

[322] 胡锦涛：（1942—）安徽绩溪人。196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1982 年后调共青团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贵州省委书记，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1992 年后成为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

[323] 杨泰芳：（1927—2012）广东梅县人。194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 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机电工程系。曾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组织部干事，广东省邮电管理局长途电信科副科长、广东省电信器材厂厂长，广东省邮电科学研究所所长，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邮电部副部长、部长、党组书记。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

[324] 鹤寿：王鹤寿（1909—1999）河北唐县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主要从事地下工作。抗战期间一直在延安陈云领导下做组织工作。1945 年后历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东北局副秘书长，东北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1953 年后历任中央重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家建委主任，冶金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是中共中央第八届候补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二届中顾委委员，1978 年至 1987 年曾任中纪委副书记、常务书记， 第二书记。

[325] 志萱：赵志萱（1915—1982）辽宁兴城人。满族。陈伯村的夫人。1935 年考入燕京大学社会系。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到东北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哈尔滨锅炉厂厂长。文革后调中国科学院电工所任所长。

[326] 邢燕子：（1940—）女。天津宝坻人。上世纪六十年代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典型。1958 年初中毕业回乡务农，组织“燕子突击队”。1973—1983 曾任天津市委副书记。是中共第十至十二届中央委员。

到刘道生[327]。安徽张大维[328]（安庆市书）幸有组织部调查（七月九日）赶到，如此品质，几乎混入。

夜胡启立[329]来，传达耀邦出五期简报意见。胡绩伟66，8月八日生，仍不同意列入。

1982年7月13日（星期二）

早起活动一刻钟，看第一期简报，七点送出。同章大姐谈定中纪委机关十个人，只能按年令[龄]同意三、四人。

秋里、韩司令来，闲扯人事，韩属直爽之人。

下午书记处会，中委又过一遍，过完顾委名单。

1982年7月14日（星期三）

昨夜蚊子捣乱，睡不足四小时。五点起床，改好两信。

上午小组会，子华已回。再过纪委名单，议及昨天新上工农之多及青年团多了。

下午书记处会，包括工作班子（主席团、资格）名单，全部毕。谈到许多人事，如胡绩伟等评价，可能各人尺度不同。我建议人大、政协常委一气呵成，以便安民。被采纳。

晚上赵杰兵来谈到十点半。广州特区，小人物大富翁，高级领导人难以作案，但易开绿灯，和打保护伞。

夜，今年第一次大哮喘。

1982年7月15日（星期四）

昨夜折腾到二点始入睡。日本药Ci5-P大概起了好作用。

七点始起床。上午本组会，议人大、政协常委名单产生办法。

略微轻松，看点闲书。

陆大夫来，再开中药。今日天晴，下午渐正常。散步20分钟。

同乔木电话，谈文艺候选人。他仍主张王蒙[330]。夜与严文井[331]电话长谈，亦赞成王蒙。刘绍棠过去反《讲话》，现在保，截然相反。

---

[327] 刘道生：（1915—1995）湖南茶陵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一直在军队从事政治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海军第一副司令兼海军学院院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共第一、二届中顾委委员。

[328] 张大维：似应为张大为（1932—）河北抚宁人。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淮南市化工局副局长，淮南化肥厂党委副书记、厂长，安庆石化总厂党委书记、厂长，中共安庆市委副书记，合肥市市长，安徽省副省长。

[329] 胡启立：(1929—)陕西榆林人。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北京大学机械系毕业。后任北京大学团委书记，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文革中曾在宁夏地方任职，文革结束后又回到团中央工作。后曾任天津市委书记、市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常委。1989年因在“六四”事件中态度不坚定，被撤职。后曾任电子工业部部长。

[330] 王蒙：（1934—）河北南皮人。作家。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后从事青年团区委工作。1956年9月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3年起在新疆生活十年多。文革后调回北京，曾任《人民文学》主编，1986年至1989年任国家文化部部长。是中共第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十三届中央委员。

[331] 严文井：（1915—2005）湖北武昌人。作家。高中毕业后发表作品。1938年进延安，任鲁艺文学系教师，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人民文学》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他的童话和寓言作品影响较大。中篇童话《“下次开船”港》被译成多种外文。著有《严文井散文选》、《严文井童话寓言集》等。

夜严佑民[332]来，谈安徽候选人。

1982 年 7 月 16 日（星期五）

下半夜服眠药，睡到七点。

上午仍感喘意。

本组会，武新宇[333]、彭友今[334]等来，议人大、政协常委事。政协党内几达 70%！

两信已印出。看政治报告《为全面开创社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奋斗》。议论之处，可能在“全面高涨”，有追求速度之意。

下午喘平。与韦君宜[335]电话，谈王蒙，与鹤寿电话，调赵杰兵。

1982 年 7 月 17 日（星期六）

五点醒来，六点半起床，户外活动 25 分钟。仍有小喘。

秋里找谈，谓将留家两天。关于报告我提了几点：题目不简练；关于经济“全面高涨”说法只是空提一下；关于科技应着重写一下。干部问题也应多讲几句扎实话。

1982 年 7 月 18 日（星期日）

睡得尚可。上午在北屋工作，避免几起客人。找旧稿片断（哈尔滨时悼文耀），翻箱倒柜，无着落。

下午口授，请朱正代劳：怀文耀。

夜又一阵大风急雨。

1982 年 7 月 19 日（星期一）

回到山上即觉不适。上午随便看点东西，哮喘终发作。可能与又打 DDW 有关。山区气候与城内也有异。勉强吃了午饭，不能午睡。喷雾剂亦不解决问题，只好回家。有玉珍护理，到晚上即归平静。

下午小周引周洁冰来，详谈诸事：如王兆国、李燕祥、高勇[336]等，一一作了安排。

---

[332] 严佑民：（1918—2001） 陕西澄城人。193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曾在延安抗大、陕北公学学习。解放战争中在东北作公安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公安部副部长。文革中入狱 7 年。1975 年恢复工作。后曾任上海市委书记、安徽省委书记等职。

[333] 武新宇：（1906—1989）曾用名武汉三。山西阳高人。北平师范大学毕业。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从事教书职业。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在地方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内务部副部长，中国法学会第一任会长。是第二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第一届中顾委委员。

[334] 彭友今：（1914—）原名桂梁。四川大竹人。北平大学法商学院肄业。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安抗大教员。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统战部秘书长，政协秘书长，政协常委。

[335] 韦君宜：（1917—2002）原名魏蓁一。作家。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1935 年参加一二．九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 年进延安，从事新闻宣传及青年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初期在共青团中央、北京市委担任宣传部长和市文委主任。1954 年调中国作家协会，曾任《文艺学习》、《人民文学》杂志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社长。代表作有《思痛录》。

[336] 高勇：胡耀邦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时曾任胡的秘书。

1982 年 7 月 20 日（星期二）

八点返山，小心翼翼。服日本药，没有发作。

上下午会，议人大、政协常委党员名单，搜罗无遗，不使“一人向隅”。

夜观《台岛遗恨》。当今电影，趋向猎奇，不知如何结局才好。

两信改好寄中办。

1982 年 7 月 21 日（星期三）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仍有小喘。

下午外出汇报（共到 23 省市）。杰三讲完西北四省区，宁夏一二把手不团结，有文革问题争论，情况仍如三全前后，仍混乱。

朱佳木两次电话，不赞成高勇与赵杰兵。夜找陈昊苏[337]、何光伟[338]谈到十一点，团中央工作与人事。

1982 年 7 月 22 日（星期四）

昨夜半大雨。早起略作户外活动。

参加书记处会，两信并未宣读。嘱大家改后廿六日前退我。杨义邦案定了。耀邦提出最后加几句，给以前途，并谈及庄则栋[339]信（半年收不到粮票，下半生茫然），不能再重蹈故辙，一棍打死。对犯错误人予以关心，有出路。潘汉年[340]案彻底平反。过去是老头（指毛泽东——李南央注）钉死，怀疑者亦无能为力。下午曾志、韩光汇报出差，张根生仍催上，徐建春[341]、于一[342]同下。

1982 年 7 月 23 日（星期五）

五点半醒来，仍有小喘。户外活动未敢小跑。

上午读完王蒙小说《蝴蝶》。像一个故事大纲，最后两节才有点人物语言。有才华也有思想，拟约王一谈。

---

[337] 陈昊苏：（1942—）四川人。陈毅元帅长子。1965 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以后在七机部从事科研工作。1981 年起曾历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等职。1990 年后转至对外友协工作，后任会长。

[338] 何光伟：(1944—)湖南华容人。中共元老何长工之子。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后曾任国家旅游局局长。

[339] 庄则栋：（1940—2013）北京人。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冠军，后蝉联三届。文革中因其在“乒乓外交”中所起作用，被提任为国家体委主任。“四人帮”倒台后，被撤职，不久与妻子鲍蕙荞（钢琴家）离婚。1987 年从山西的关押处回到北京，在邓小平批准下与日本人佐佐木敦子结婚，后开设了自己的乒乓球俱乐部。

[340] 潘汉年：（1906—1977）江苏宜兴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做情报、地下工作，对中共夺取政权贡献巨大。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1955 年因“内奸”罪被判刑，关押、软禁至去世。其妻于潘病逝的第二年脑溢血死在被关押农场。无子女。

[341] 徐建春：（1935—）山东掖县人，女。1950 年高小毕业回乡务农。195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57 年参加团代会，受到毛泽东接见。接见时曾给毛泽东点烟，被《中国青年报》记者拍下，成为一张流传一时的照片。1970 年代后期起曾任山东省团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副主任。

[342] 于一：（1925—1994）山东掖县人。抗战期间参加游击队，在胶东军区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东北军工局四一厂、国营五二四厂、国营六七二厂总工程师、厂长，国营六二六厂厂长，第五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82 年 5 月起任兵器工业部部长，1985 年 6 月被邹家华替代。

下午李昌汇报中南之行。

晚上到中宣部干部局，由崔燕英约王蒙，谈到十点，印象不错。宿家中。

李普电话。

1982 年 7 月 24 日（星期六）

八点半回山。上午议人大常委名单。李昌坚持中青比例，事实上安排为主。

下午回部，与照华谈团中央人事。高勇任副职暂缓。

范某（元甄）竟又杀上门来，为“儿女费用”事，弄到机关党委，无聊之至。

朱正来，老谢文已有草稿，还得大改。帅大姐来，谈高勇等事。伍正诚[343]来。

夜李普夫妇来。答记者问。

1982 年 7 月 25 日（星期日）

昨夜两次服眠药，勉强睡了一阵。七点起床。

上午找小周来，并去找代耕，谈定范事与我无关，一切由水电部机关出面。上午。

下午黎澍、周惠、于刚先后来，高谈阔论，欢快之至。翁永曦其人原在内蒙插队，周见过。一边哮喘，一边交谈。

《论水电》书已印出，装帧甚佳。小周说，后记甚有气魄。

1982 年 7 月 26 日（星期一）

八点半回山，仍觉不适。

上午勉力访李燕杰于其家中。是一个高度热心于青年思想工作的人，有的青年大概是以“算命摊”待之。日平均接 50 封信，来访者不绝，妻儿帮助劳动。谈到团中央，也许身份一变反起不到今天作用了。

下午陈昊苏电话告以此情，研究如何安排为好。

到张光年[344]家，谈王蒙。聪明的老实人。文风将回转来的。意见一致，贺敬之[345]也表一致。

下午议人大常委名单。

---

[343] 伍正诚：（1910—1986）浙江杭州人。回族。水电专家。1934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系。1938 年获德国工程学位。后任浙江大学、交通大学教授。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华东水利学院及海河大学教授。是中国水力电力工程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195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344] 张光年：（1913—2002）笔名光未然。湖北老河口人。《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从事抗日救亡文艺活动。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是中共第一、二届中顾委委员。

[345] 贺敬之：（1924—）山东枣庄人。诗人。1940 年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194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后在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工作。文革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等职。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代表作有长诗《雷锋之歌》、《回延安》，与丁毅等合著歌剧《白毛女》。

1982 年 7 月 27 日（星期二）

六点起床，户外慢活动半小时。两信稿寄中办。

上下午议政协名单毕。于刚由平老提名，大家赞成，最后补入。即告。

整天仍有小喘。

夜观巴西片《生活之路》。这似乎是一个快乐的民族。回想起巴西一周情景，圣保罗和里约。海滨多美。

1982 年 7 月 28 日（星期三）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仍有小喘。与天气有关。

上午看有关材料。复信，分送《水电》十本。

下午秋里传达小平对名单意见。个别人下或候补，总的，只能如此。第二次强于一次。又谈王兆国。

1982 年 7 月 29 日（星期四）

上午书记处会，再讨论二信。当场改好交中办。又议了三个名单，小更动。八月六日讨论，安排小组做好调正[整]。耀邦谈到提拔年轻人迟了两年，又刮过倒退风。

小平谈王兆国，青年中有人，烈士子弟大多可信赖。张紫石会记仇。

陈锦华[346]有争论。姚依林[347]说讲得多，实干差。下午调整名单，晚上加班。五个名单毕。

到黄老处谈赵杰兵事。

1982 年 7 月 30 日（星期五）

早起略作活动。甚觉疲顿。

上午到友谊医院，血压 90—60，血色素倒是“10”了。

下午到部，开局内 7 人会，议定要办诸事。党校 140 人，竟未能选中一人。北京十多人正在选。

晚接到李昌信，无意于纪委。韩光亦将信与我一阅。

全会有会外〈工作人员〉300 人，我们有五人留人事小组参加讨论，自由一些。

---

[346] 陈锦华：（1929—）安徽青阳人。194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1960 年任纺织工业部部长办公室秘书，1971—76 年任轻工部计划组负责人。1976 年打倒“四人帮”后是中央赴上海工作组成员，后在上海市委任领导职务。1983—1990 任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总经理，后曾任国家体改委主任，国家计委主任。是中共十四届中央委员，1998 被任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347] 姚依林：（1917—1994）安徽贵池人。1934 年考入清华大学。193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领导学运和作地下工作。1946 年起转作经济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先后任贸易部副部长，商业部副部长，财贸部副部长，商业部部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1979—1993）。是中共第八、十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政治局候补委员、委员，书记处书记，第十三届政治局委员、常委。1989 年“六四”事件时，除李鹏外，是政治局常委中坚决支持采取军事镇压行动的唯一一人。

1982 年 7 月 31 日（星期六）

八点半回山。

整日特别紧张。五个名单及说明，第五期《简报》全部阅过、改正。送秋里签字，付印。

两个文件来不及看，纪律又不准带回家中。

晚上朱正同梁再（魏东明[348]妻）来，谈立徵。梁为其学生落实政策又有潦草信件，实在难以应付，婉言请谅。伯村与黄宇齐[349]夫妇来。

八一活动全未参加。

1982 年 8 月 1 日（星期日）

上午朱正来。处理好邓钧洪[350]告状信。到伯村家看望赵志萱。她已全知自己癌症晚期情况，精神正常。为此与崔月犁[351]通电话，允解决病床。

小胖夫妇带孩子来午餐。大胖亦来。谈五机部人事，唐仲文[352]较合适。

赵杰兵来，告他作两手准备。着围棋一盘，输了。

刘、谢文，终于未能动笔。

1982 年 8 月 2 日（星期一）

八点半上山。读全会文件，与朱云谦[353]谈部队情况及人事，又一劫机事件！

近日哮喘较稳定。

秋里回山，请吃西瓜。谈他不赞成两个倍增写死。陈是在政治局扩大会讲话，谈新老交替，成百万提中青干部，少做即多做，多做即少做。

晚上回家。

---

[348] 魏东明：（1915—1982）浙江绍兴人。1934 年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后从事抗日救亡文化活动。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延安任中央宣传部干部，在陕北公学、中央党校任过教师。抗战后赴东北，一直从事记者，教师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南昌大学党委书记，湖南大学副校长，湖南省文联主席，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是文革中湖南教育界第一个被学生揪斗者。文革后调北京，任《人民教育》杂志社主编。

[349] 黄宇齐：（1911—1984）四川江津人。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电力部中南电业管理局局长，水利电力部水电建设总局局长，电力工业部副部长等职。

[350] 邓钧洪：湖南来阳人。原在国民党韩梅村部做地下工作，韩起义后，即调李锐领导的冀热辽报社工作。1949 年随李锐南下到新湖南报社工作，后任《新湖南报》副社长。1957 年被打成《新湖南报》右派集团头子。—李南央注

[351] 崔月犁：（1920—1998）原名张广印。河北深县人。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北平、天津地区从事地下党工作。1949 年 1 月起，先后任彭真秘书、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市卫生体育部长，国家卫生部副部长、部长、党组书记等职。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二届中顾委委员。

[352] 唐仲文：（1930—）上海市人。1949 年在清华大学机械系汽车设计与制造专业学习。195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 年赴前苏联鄂木斯克工厂实习。历任技术员、技术科长、车间主任；第三机械工业部科长，第五机械工业部工程师、处长、党组成员，副部长。1982 年后历任第五机械部副部长，兵器工业部副部长，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机械电子工业部副部长。是中共第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

[353] 朱云谦：（1919—1989）江西莲花人。1932 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军队从事政治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

1982 年 8 月 3 日（星期二）

上午到部，听河南组织部副部长汇报中青干部情况。我谈了一些观点，又讲实质是知识分子问题。

座谈整日。下午王远来，王观澜与李伯钊[354]子，十七岁方从农村接出上学。人不活跳，须再予考虑。

夜宿家中。黎澍电话。陈伯达找周扬，为了发表文章。

翻《艺术哲学》序言。

1982 年 8 月 4 日（星期三）

八点半上书记处开会，确定中委上下十人名单，仍须另写一原则说明。乔木说吴胡[355]“凡是”，未在京作检讨，因而被动。吴仍保留候补，不升了。于光远因年令[龄]未进，甚惋惜。谈胡绩伟之党性来源于人性即对党之怀疑与悲观。但在“凡是上台”之论应予批驳时，却要立即声明，提此问题为求书记处舆论统一。悲夫。

下午回山开会，秋里说，工农分子不这样。讨论原则说明几条，及谈话名单。

接金实蘧[356]信，应予帮助。

1982 年 8 月 5 日（星期四）

夜雨。早晨小作活动。小喘。

上午将“人事安排说明”重写修订。下午和会上，小组开会定稿，并将人大、政协两名单又过一遍。下了若干，并定常委谈话名单。

近日感觉非常疲劳，今日尤甚，很想躺倒休息一下。不断哮喘也有关。

1982 年 8 月 6 日（星期五）

夜半哮喘，早晨仍喘。坚持户外活动 20 分钟。

上午书记处会讨论人大常委党员名单。全会后 130 人全已定，争取到明后天休息。1/3 不易。会后回山取材料。

1982 年 8 月 7 日（星期六）

上午到部开会。

---

[354] 李伯钊：（1919—1985）四川重庆人。原名李承萱。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三过草地的女红军。曾任延安鲁迅艺术学校校长。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等职。李伯钊是杨尚昆的夫人，1929 年两人在莫斯科结婚。后来李从前苏联回到江西曾与王观澜短暂同居，王远既是此时二人所生。1933 年杨尚昆也到了江西苏区，李即与杨恢复夫妻关系。王观澜 1937 年与徐明清在延安结婚。—李南央注

[355] 吴胡：应该是吴冷西和胡绳。吴冷西中共十一届是候补委员，十二届仍是候补委员。胡绳是十二届中央委员。—李南央注

[356] 金实蘧：（1916—1990）原名金鹏举，山东济南人。辅仁大学教育系毕业。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曾任王震秘书，延安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抗战后赴东北，后随四野南下在武汉任职。中共执政后曾任电力工业部技术司司长，水利电力部核电局局长。

1982 年 8 月 8 日（星期日）

改写怀澜波文。前半部毕，略带感情，以交代材料为底，亦别开生面也。

1982 年 8 月 9 日（星期一）

上下午 130 人会，发言踊跃，汪不能进，华不入核心[357]。

关于 1/3 议论基本一致，甚不易办到也。

1982 年 8 月 10 日（星期二）

在京西参加二小组会。

1982 年 8 月 11 日（星期三）

京西小组会。

1982 年 8 月 12 日（星期四）

上午京西小组会毕。

下午 130 人会，牵涉 91 人只能小有变动、调整，尤其大批增加不可能。

夜书记处会，十一点毕。

下午散会，遇见邓大姐[358]，说早已买了《龙胆紫集》，甚觉欣慰。

与光远打长电话，问胡、林反映。

1982 年 8 月 13 日（星期五）

上午到秋里处开会，总结三月安排工作，遗留问题，尾工，如简历等，交我负责。玉泉山班子还得保持。

与黎澍电话，问及林涧青[359]事。当年大整孙冶方等，自诩高人一等，找岔子也。

晚伯村来。

1982 年 8 月 14 日（星期六）

上午到部开本局会。闫淮、王远、赵洁[杰]兵即调。部内再争取二三。

---

[357] 指汪东兴和华国锋。汪东兴仍是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华国锋仍是十二、十三、十四届中央委员，十五届为候补委员，十六大则没有入选。—李南央注

[358] 邓大姐：邓颖超（1904—1992）河南光山人。周恩来的妻子。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长期从事妇女工作。是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至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政治局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六届主席。

[359] 林涧青：（1922—2008）原名林孝楚。福建连江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出版、编辑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三联书店副总编辑，《学习》杂志副总编辑，中宣部科学处副处长，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国内组负责人，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等职。是中共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

九点欢迎廖志高[360]顾问会，说是要“大胆”提意见。

1982 年 8 月 15 日（星期日）

原拟写好澜波文，终不果。上午来客，看望伯村。十一点又到秋里处。下午黎澍来，与朱正一起漫谈，夜餐。

小胖夫妇来时，仰卧不动，实在不愿谈话了。

白志明[361]夫妇来访，谈刘志丹[362]、谢子长[363]（郭洪涛[364]）两部分陕北事。白认为还是刘这一部分历史作用大。

1982 年 8 月 16 日（星期一）

热得可以，裸身入睡如在磨子潭。

今天完成两事，怀澜波文，下午请志民来定稿，他加了些细节。

与朱正合作拟就寿施嘉炀[365]八十。学会送来六元一张华纸，连写两幅，第二幅略佳。朱正，志民为之理纸、评议。

昙花第五批，最后开了十三朵。请伯村、树望两家来观。

1982 年 8 月 17 日（星期二）

上午到部听陕西中青干部工作汇报。马文瑞[366]抓得紧，还有成绩。全省 30 万大学毕业生，怎么找不出人才？一跳出党政老框就好办了。

下午回山上。晚与朱云谦散步，谈部队情况，青黄不接问题极为严重。仍有小喘。

---

[360] 廖志高：（1913—2000）四川冕宁人。193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西康省政府主席、省长，四川省委第一书记。1974 至 1982 年在福建省任第一把手。1982 年到中组部任顾问。是第一、二届中顾委委员。

[361] 白志明：（1918—）曾用名白志民、白治民、白炳智、白小尚。陕西清涧人。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陕甘省委书记，参加创建、保卫陕甘苏区。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陕西省委秘书长、书记处书记，福建省委书记，中组部副部长等职。

[362] 刘志丹：（1903—1936）名景桂，字子丹、志丹。陕西保安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四期学员。陕北红军和苏区的创始人之一。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受命东征，1936 年 4 月 14 日在战斗中牺牲。

[363] 谢子长：（1897—1935）原名世元，号浩如。陕西安定（今子长县）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陕北红军和苏区的创建人之一。因战伤恶化，于 1935 年 2 月 21 日去世。

[364] 郭洪涛：（1909—2004）陕西米脂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陕北红军的创建人之一。1938 年被派到山东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铁道部副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

[365] 施嘉炀：（1902—2002）福建福州人。水力发电学家，土木水利工程教育家。1915 年考入清华，后赴美留学，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士、硕士，电机工程学士学位，美国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学位。1928 年任清华土木工程系第一任系主任。终生从事教育。

[366] 马文瑞：（1912—2004）陕西子洲人。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延安抗大学习。一直在西北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劳动部部长。文革后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央党校副校长，陕西省第一书记。是中共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2 年 8 月 18 日（星期三）

早晨活动半小时，多么舒服。下半夜有雨，空气特别好。

上午听湖南中青干部汇报，太不注意提拔专业干部，有 12 万大专毕业生，而屁股要坐在高中生。讲了一大篇，也带点刺。根本问题是对待知分，思想仍没有解放。

开始写怀文耀。

1982 年 8 月 19 日（星期四）

早晨活动半小时。上午听四川汇报。李永寿[367]讲了三个小时，讲听两不倦。二年来已提拔五千多人。谈到二杨之优劣。杨汝岱[368]管全面并不理想。好处是草鞋书记本色。

下午看中委简历。

晚饭后散步，捡回一堆苹果。

夜观世界冰上花样大赛。

1982 年 8 月 20 日（星期五）

昨夜蚊子一个捣乱，下半夜服眠药，七点起床。小作活动。

整天看简历，如锄草之乏味。顾、纪委二委毕。晚餐前看甘渭汉钓鱼，他闲谈一三军团[369]历史，三军团挨整故事，始知彭之原委。慨叹军队情况之严重，许之教子无方，如此下场。

夜观《钟山风雨》草稿片，颇有气魄。与乔木闲谈，谓黎澍为空头历史家，没有著作。《人民日报》同中央之距离。

1982 年 8 月 21 日（星期六）

早起活动半小时。上午将中委简历全部看毕。

下午整理文件，刘文未毕。五点到北京医院看老蒋。他谈到中央党校的施政方针：正规化，要学文化（语文、历史、外语、数学等，有的可选修），入学、结业都要有考试。让荣高棠[370]当行政副校长。学校生活、环境、文娱、体育（德智体）全面搞好，老干部也愿意住下来。对宋振庭[371]不熟悉，拟排在

---

[367] 李永寿：（1935—）四川雅安人。1961 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195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在四川省委组织部工作。1982 年时任四川省委组织部青年处负责人。后曾任四川德阳市委书记，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368] 杨汝岱：（1926—）四川任寿人。195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高中文化程度。从县土改队组长做起，历任副区长，县委书记，地委书记，1978 年起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副省长、省委书记。是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三届政治局委员，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349] 1930 年 6 月 19 日，湘鄂赣的红五军、红八军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军团总指挥彭德怀，总政委滕代远，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时赣南、闽西地区的红三军、红四军、红十二军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委，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朱云卿任参谋长。

[350] 荣高棠：（1912—2006）河北霸县人。1932 年入清华外语系，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长期从事青年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从事体育工作，长期担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席一职，负责实际工作。主席贺龙。是第二届中顾委委员。

[351] 宋振庭：（1921—1985）吉林延吉人。1937 年入延安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安马列学院哲学研究室研究员，华北联合大学哲学教研室主任，中共延吉市委、延吉县委书记。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吉林省政论文化处处长，

荣之后。我支持他的方案。

朱正来，看他的信。王祥均及一同伴自甘肃来，二十多年不见，他的意图亦在料中，婉言拒绝。工作调动，不能走此后门。

1982 年 8 月 22 日（星期日）

偕玉珍并接灼姐、铁铮到玉泉山游玩了一天。上午环山，下午登山到塔下，并进楠木厅。

午餐有章大姐一家（儿、女、外孙女）及平杰三夫妇。大姐买来五粮液一瓶，我带来家制咖喱牛肉，甚为欢快。饮酒四杯。

1982 年 8 月 23 日（星期一）

上午八点半回山。改好澜波文，题目：一个在晚年大放光芒的人。

部队主席团等名单又有变动，同胡启立通电话。

关于中青干部通告稿等退志民。

1982 年 8 月 24 日（星期二）

上午到部与周洁冰并局内同志座谈，交待半月工作。大会期间无暇顾及。

下午柏原[372]、小郭、傅白卢[芦][373]、柳思来，说湖南情况并人事建议。留晚餐。

王祥均又来，只好应允有机会时帮忙。安东[374]来，怀刘文意见若干，即改就。

1982 年 8 月 25 日（星期三）

八点半回山，只我一人住此了。

早晨将怀念澜波文交秦川[375]，并谈及换高集[376]事。复与胡绩伟电话，报社送来李庄[377]、钱湜辛[378]材

中共吉林省委文教部、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

[352] 柏原：（1922—2007）陕西勉县人。195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湖南日报》（原《新湖南报》）编委，湖南科技出版社社长等职。1957 年曾被打成右派。

[373] 傅白芦：（1924-2013）江西省萍乡市人。中共夺取政权前在赣、湘、桂、黔十多家报刊任编辑、主笔和总编辑。194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先后任《新湖南报》社编委、秘书长，1957 年被打成右派。文革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社长，湖南省委宣传部第一副部长兼《湖南日报》社总编辑。1985 年 12 月离休。

[374] 安东：刘澜波的儿子刘安东。—李南央注

[375] 秦川：（1919—2002）贵州赤水人。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先后入延安抗大、中央党校学习。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中宣部宣传处处长，北京工业大学党委书记，《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是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

[376] 高集：（1920—2006）山西榆林人。老报人。1940 年入重庆大公报社，开始报人生涯。中共夺取政权后在人民日报社工作，曾任国际部副主任、海外版领导小组成员。195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377] 李庄：（1918—2006）也写作李莊。河北徐水人。1940 年在延安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晋冀豫日报》、华北《新华日报》编辑、记者，参与创建人民日报社。历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室主任，农村工作部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等职。是中共十二大中纪委委员。

[378] 钱湜辛：（1923—）笔名钟怀、上官茀等。安徽安庆人。1945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194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华中军区第六分区《战火报》编辑、主编，《新华日报》华中版编辑。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苏南日报》、江苏《新

料。

改好青干局汇报及七人材料等。

看徐寅生[379]材料，与荣高棠电话，此人必下。集中处理其他有关人事材料，与胡启立电话，弄清人事安排小组集中住京西，此间廿八日拆离。晚八点上秋里处汇报。简历不发，以免引起麻烦。八大本近日收到。

接邓大姐电话，谢谢我的《龙集》，说好看多了。她很喜欢旧诗，收集了许多，也很关心我的情况，希望不减当年朝气。谈到总理只是青年时做过旧诗，天津收集了若干首印出来了。她年青相识时也不知道这些东西。读诗可开阔思想，一种休息。总理很喜欢旧诗，但后来并未再做过。说我这么多年以来，反有收获，并关心现在生活。有机会见面再谈。

1982 年 8 月 26 日（星期四）

早起活动半小时。

上午荣高棠来谈徐寅生问题。同两信看法一致。

清理三个月来记录，看有关材料。下午看一堆“动态”等。

准备撤走下山。大会已来通知，中直代表团住一招，廿八上下报到。

1982 年 8 月 27 日（星期五）

早起活动半小时。略感牙周不适。

看名单有关变动材料。上午安排小组全体人员会议，个别变动讨论。告状信一堆，秋里传达昨天书记处会情况。廿九号交名单最后稿。

下午清理全部文件。

夜观罗片《十六个人》。归来修改报耀邦件。名单最后更动。

晚上同服务人员一起会餐，谢谢他们四个月的照顾。

1982 年 8 月 28 日（星期六）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后背部隐痛，不知何故。文件再阅一过。

上午到一招报到，回家午餐。下午开中直代表团会，组织部代表一起讨论任穷同志发言稿。六点到京西十楼看住处，取来人事材料信数件。听说搞专案的戴家璜（部队干部）还在告鹤寿的历史问题。秦川告知，刘文已发排。

开始写怀文耀。朱正带来《一二·九运动回忆录》，两年才印出来。我的一篇可能是最长的了。

1982 年 8 月 29 日（星期日）

六点起床。得看人事材料并准备青干问题发言。怀文耀不能写了。

华日报》编辑，《人民日报》编辑、评论员、评论部副主任。1984 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

[379] 徐寅生：（1938—）上海人。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冠军队成员。1964 年题为《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讲话，受到毛泽东的称赞。1977 年任国家体委副主任。

上午人客（廖经天等）被玉珍挡驾了。刘耀夫[380]来电话，谈交通部人事。

下午先到平杰三处，再去秋里处，补少数民族代表（主席团）。

晚上住入西京[京西]宾馆。

1982 年 8 月 30 日（星期一）

六点起床，无法活动。医生来，血压偏低 110、70。问头皮层内痛事。

九点书记处会，最后过名单。徐寅生下，李锋[381]、张根生（换下桂纯[382]）上。顾委增 10 人（有夏衍[383]），纪委更换。主席团对林乎加、韩英、汪东兴等意见甚大。一律不动。

下午大会堂预备会，接着资格会。

夜观美国片《冰峰探险》。极好，精神境界亦好，惊险镜头震动神经。

夜看代表审查材料，孙国治[384]恐不宜作候选人。

1982 年 8 月 31 日（星期二）

六点起床。医生来作神经检查，即去北京医院照片（胸、颈椎），并作心电图（秋里住入，方便多了）。

下午到秋里处谈外交部人事，姬鹏飞[385]、吴学谦[386]来，议定以姚广[387]代凌青[388]。说到黄华[389]之不看重

---

[380] 刘耀夫：（1916—2006）山西榆次人。1934 年毕业于山西省国民师范。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一直在中共地方组织和地方武装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在交通部工作，先后任劳资局局长，基建总局局长，人事局局长等职。

[381] 李锋：（1921—）河北徐水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河北做地方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河北省委副秘书长，文革中曾任河北魏县革委会主任，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文革后任河北省副省长。是中共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

[382] 桂纯：（？—2002）女。毕业于清华大学，曾在前苏联留学。归国后在吉林从事石化科研工作，参与了我国自主生产碳纤维的研发工作。

[383] 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字端先。生于浙江余杭县，祖籍河南开封。文学、电影、戏剧作家。参加了五四运动，1924 年经孙中山介绍加入国民党，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及翻译工作。代表作有报告文学《包身工》，译作高尔基的《母亲》，话剧《上海屋檐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文革后先后担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

[384] 孙国治：（1916—2005）河北涞源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做地方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湖南省交通厅副厅长、航运厅厅长，副省长。1979 年任湖南省省长。是中共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

[385] 姬鹏飞：（1910—2000）山西临猗人。193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一直在军队作政治工作。中华人民共和成立后曾任驻东德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港澳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等职。是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二届中顾委委员。

[386] 吴学谦：（1921—2008）上海人。193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外交部副部长、部长，国务院副总理（1988—1993）。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387] 姚广：（1921—2003）山西昔阳人。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 年进延安抗大学习。后在河北地方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驻波兰、加拿大、墨西哥、埃及、法国大使，1982 年后任外交部副部长。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388] 凌青：（1923—）原名林墨卿。福建福州人。是林则徐的曾孙。194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学习。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驻罗马尼亚、印尼大使馆一秘，驻委内瑞拉大使，外交部国际司、国际条法司司长，常驻联合国代表。

政治，业务第一，有“小圈子”等。说明此次安排与他无关。

佳木通知老人家（陈云—李南央注）意见：黄老仍不入顾委。

夜观《茶馆》。好演员。

1982 年 9 月 1 日（星期三）

小彭出差错，只好临时要车去会堂。上下午都听耀邦报告，中气甚足，下午似已感疲劳。

张光年介绍柯岩[390]，约写诗篇。

夜观《骆驼祥子》，好演员。尾巴显得松一些，时代衔接也不够明白。

甘渭汉介绍认识刘志坚[391]。

1982 年 9 月 2 日（星期四）

无法去参加代表团会，写有关中青干部问题发言稿。

1982 年 9 月 3 日（星期五）

上午怀仁堂主席团全体会讨论名单，耀邦主持。十一人发言。

下午分四个组讨论，我参加西楼第一组（华北华东），最后讲了五分钟，介绍 112 人（55 岁下）统计材料，人们甚感兴趣。周扬等特来打招呼。

1982 年 9 月 4 日（星期六）

昨夜严重失眠，两次服药，大概下半夜深方入睡，想到湖南省委班子等类问题。

上午秋里召去谈黄华、外交部问题。谓我“工农分子”，不该同黄谈温之落选原因。李昌亦来。简历去掉情况，印发代表。

下午签发全部简历定本。志民、闫淮等四人来，去湖南、辽宁了解情况。

早晨肖司令（肖克—李南央注）约谈，老头（毛泽东——李南央注）当年驱使湘南南征，解散四个贫民团，七大时讲了一句：我也犯过肃反错。肖遇见陈老总（陈毅——李南央注），说有自我批评，陈说，他这人很不易作批评。

夜观《三家巷》。大上当。

---

[389] 黄华：（1913—2010）河北磁县人。燕京大学肄业。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做青年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朝鲜停战谈判中方代表，驻加纳、埃及、加拿大大使，常驻联合国代表，外交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第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二届中顾委委员。

[390] 柯岩：（1929—）广东南海人。满族。女。儿童文学作家、诗人。曾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编剧。

[391] 刘志坚：（1912—2006）湖南平江人。1928 年参加平江起义，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历次“反围剿”和长征。在军队从事政治宣传和情报工作。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总政宣传部部长，总政副主任。文革初期曾任军队文革领导小组组长，1967 年 1 月以“军队反动路线代表人物”之罪被关押达 7 年。1974 年复出后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昆明军区政委等职。是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1985 年增选为第二届中顾委委员。

1982 年 9 月 5 日（星期日）

上午第一次到小组开会，人们颇表欢迎，让我第一个发言，讲中青年干部问题情况。插话甚多。

下午奋笔写成，晚上又再改一次。

1982 年 9 月 6 日（星期一）

下午大会，听叶帅、陈云讲话。叶已不能讲清楚了，唸不成句子。陈的气力也弱。半个小时即散。

上午为杨秀峰[392]、王德[393]退出顾委表扬信定稿。

夜观彩片《在这块土地上》。珠江厂片不可观，关系都交待不清。

1982 年 9 月 7 日（星期二）

上午打油，搜肠刮肚，大体凑成。

下午秋里约到勤政殿谈中纪委常委名单。鹤寿、野苹参加，鹤寿谈到人们对他的指责。

回家晚餐，续推敲。

晚上秋里来，十一届退下来的，分头电话通知，作点安抚工作。

1982 年 9 月 8 日（星期三）

早晨将四首诗定稿。

上午收集各代表团名单反映。昨天《快报》有李伯宁[394]发言，对鄙人大加指责：品质恶劣。原拟不予理会，晚上又见到印发信，秋里让我给他一信，同时与野苹、曾大姐谈。

下午预选。现代化。晚七点勤政殿主席团常委会，讨论名单至十一点。

1982 年 9 月 9 日（星期四）

昨夜改名单，下一点才上床。仍失眠。早六点起来，写致秋里信。勾起廿年前往事，甚为不快。上午写毕，下午抄毕，复印，送出，并附“水电”书一本。

下午、晚上秋里来并晚餐，颇有安慰之意，说为我胡等面前说了话：此乃人身攻击。

夜观美国影片：Evil under the Sun。

人民日报记者来送新闻稿，谓小舟文全编辑室都落泪了。

---

[392] 杨秀峰：（1887—1983）河北人。1929 年赴法留学，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转赴前苏联学习。后回国任教并从事革命活动。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高教部、教育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

[393] 王德：（1906—1996）原名曾宗乾。福建龙海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作青年工作。1938 年到延安，先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后转入八路军作政治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广东省委书记。

[394] 李伯宁：（1918—2010）河北任邱人。1935 年毕业于高阳县简易师范，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冀中导报》社任副总编辑。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水电部司长、副部长，水利部副部长。1984 年被任命为三峡省筹备组组长、党组书记。是坚决推动三峡工程上马者之一。1986 年任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曾撰文鼓吹库区居民就地后移上山种柑橘，获国务院领导称赞：“这不只是中国的创举，也对世界水库移民具有借鉴意义。”

1982 年 9 月 10 日（星期五）

仍睡得不好。六点即起。

上午正式选举，到十二点试[始]毕。鄙人少了 50 票，其中至少 40 票为李伯宁的功劳（共 1524 票）。小平等均少 5 票。说明至少有五个坏蛋或有问题的人。

下午新华社曾建辉[徽][395]、张孟白来，谈中委名单情况。穆青来，告应预备的履历等（李鹏等人）。

今天最大安慰是大会秘书处通知，收回李伯宁致主席团常委信。

夜观美国片《大山海啸》。

1982 年 9 月 11 日（星期六）

早晨给启立电话，请将复信在国务院二组读一下，估计来不及了。

上午大会闭幕，选举两个名单，汪东兴最后一名，鹤寿在纪委票数最少。

下午酝酿政治局等名单。李鹏未列入候补。

同钱正英略谈李伯宁事。

晚上回家。朱正来，改诗。乔木意见：四首有拼凑痕迹。真文与庚青韵[396]必分，“声”改“音”不妥。

曾宪杰[397]电话。胡绩伟信：刊宋（宋任穷，时任中组部长—李南央注）与我的发言，合为一文。

1982 年 9 月 12 日（星期日）

昨夜在家宿。

九点小组会定名单。十点赴北京饭店见曾宪杰。似乎三八年见过一面。颇自吹：世界知名国画家，颇为生意眼，对自己儿女直称混得不错，能赚多少钱也。与李慕良[398]为故交。李儿子来，介绍我为“李委员”!

下午中委选举常委、政局等，票数整齐。

仍回京西。与法陶谈部内人事。

晚启立电话，嘱中青年 30 人名单，明天常委接见。

1982 年 9 月 13 日（星期一）

算是结束了。五月三日开始。

六点起床。上午将怀文耀弄完。下午全会结束，耀邦讲话最后一句：坚信一条真理：公道自在人心。似与我信有关。照完相后，最后一个节目，全体政局人接见 39 个中青年中委。昨晚名单弄到二点。

---

[395] 曾建徽：（1928—）湖南平江人。194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新华广播电台英语广播部助理编辑，新华社对外部国内组编辑，记者组组长，新华社总编辑助理。1982 年任新华社副社长。1988 年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新华社副社长。1992 年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

[396] 真文韵、庚青韵，是明清时期北方戏曲作品使用的音韵名称。—李南央注

[397] 曾宪杰：（1916—）湖南长沙人。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的玄孙。湖南私立雅礼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湖北华中大学，后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云南分校。毕业后，以作画为业。中共夺取政权前定居香港，仍以作画为生。

[398] 李慕良：（1918—）字孟鄂。湖南长沙人。京剧琴师，京剧作曲家。15 岁时为言菊朋操琴，22 岁后一直为马连良操琴。

由我司仪，作简介，有传胪[399]之意。老人都很高兴。最后同陈云同志交待青年局干部情况。叶帅尚认得出我，是李锐。同小平握手，先念寒暄。

1982 年 9 月 14 日（星期二）

昨夜工作小组九个人开会到下一点，各人都讲了一点，是一个团结、和谐和效率高的班子。近五个月，很不容易。

仍六点起床。

上午周惠来，留午餐，又谈到一点始散。他讲了点心里话：同小舟相处，有个人英雄主义，斗小舟时，有不实事求是。应允写一篇悼文。官健平[400]事，谓周里[401]有责任。

夜观李小龙武打片《精武门》。此人早已去世，是美国学文学的，为女人所喜，sex 型。

下午到北京医院透视，胸肺正常，心电结果亦正常，颈椎增生等，仍老年普通症候。

1982 年 9 月 15 日（星期三）

上午收拾杂物，十点返家。

蔡嫂外甥女夫妇来京“旅行结婚”。这代青年实不像话，令人不快。

大家休息五天，我能不能休息呢？文债已毕，除庐山回忆之外。

杨达电话，似以电力部五个人登上名单而自矜：此乃形势所然。

夜伯村来久谈，只有应付。朱恩怀、邓耀群来，祝贺之意。

闻江丰心脏病突然去世。

1982 年 9 月 16 日（星期四）

早晨收拾书籍杂物，看报刊。

中午观中美女排，敌强我弱，打得不好。

下午三点到清华参加施嘉炀执教 55 年，80 寿辰纪念会，也讲了几句话（我的诗字已裱好，挂起来，题跋不直行）。归途绕路，多花了四十分钟。

晚上客人不断：赵石[402]（同方之达）、大毛和陈业灿，赵洁[杰]兵九点来，谈到十点，谓韩司令等

---

[399] 传胪：“胪”有陈列的意思，“传胪”就是依次唱名传呼。古代科举有“乡试、会试、殿试”三种。殿试由皇帝亲自出题，获得前十名的考卷，皇帝要亲自过目，考中的被赐予进士，并得皇帝亲自召见。召见当日，考取的进士恭立殿外听候传呼，被称为：“金殿传胪”。

[400] 官健平：（1913—1999）福建厦门人。194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益阳地委组织部长，1955 年被周惠安排到湖南日报社任总编辑。1957 年反右斗争时，周惠任中共湖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官在其直接领导下，将湖南报社编辑部三分之一的人打成右派；而 10 名编委中，除官本人和秘书长孟树德，其余 8 人无一幸免。—李南央注

[401] 周礼：（1903—2000）原名周策海，曾用名周里。湖南炎陵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湖南解放前曾任中共湖南地下党最高领导机关——湖南省工委书记。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湖南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省委副书记兼湘南区党委书记、省委书记、副省长.是第四届省政协主席。中共第一届中顾委委员。

[402] 赵石：（1914—2009）原名赵儒洵，曾用名张一民。河南汜水(今荥阳)人。清华大学肄业。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 年进延安党校学习。抗战后到东北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抚顺市委书记。1954 年被开除党籍，下放到沈阳中捷友谊厂机修车间任主任，后任沈阳第三机床厂副厂长。1979 年获平反，曾任辽宁省人大常委副主任等职。

在黄老前夸我。

1982 年 9 月 17 日（星期五）

上午到部，同蒋延东等见面。大家座谈发言稿见报事。

下午秋里召去，谈人大、政协名单等事，总结下经验。临别时，嘱我不能背黑锅。张敖荣来，谈到秋里曾找代耕问我的情况，有“为何不愿到能委”语。此人甚心细也。

1982 年 9 月 18 日（星期六）

上午到帅大姐家，问马辉之[403]为何不入顾委，曾大姐是否因夏大姐而并列，杨小凯尾巴事，等。见到蹇大姐，不认识我这个人也。

下午杨达来，致秋里信给她一阅。

赴丰泽园施拉姆[404]教授宴。于光远、廖盖隆[405]、冯兰瑞[406]在座。施为西方毛泽东专家，八 0 年同他们座谈过一次。

接贺信甚多。成也競[407]、铁铮、戴耀本[408]、杨弟[第]甫（词）等。

1982 年 9 月 19 日（星期日）

上午人客不断：余书丹[409]来谈轻工业部人事（一个处级干部提拔问题），说杨波[410]不民主。王宁来，谈小舟立传事。

---

[403] 马辉之：（1901—1994）湖南长沙县人。参加过“二七”大罢工。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赴苏联学习。后一直在白区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最高人民检察署东北分署副检察长，交通部副部长等职。

[404] 施拉姆：（—2012）Stuart Schram，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毛泽东研究专家。

[405] 廖盖隆：（1918—2001）广东信宜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延安马列学院讲授中国革命史。曾与李锐在延安《解放日报》同事，任国内评论部副主任。后调新华通讯总社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在中宣部工作。1957 年调任朱德的政治秘书。1961 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部（后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革后曾任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党史研究所副主任，并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406] 冯兰瑞：（1920—）贵州贵阳人。李昌的夫人。经济学家。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 年赴延安，先后在青年工作委员会和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上海《青年报》社长兼总编辑、《中国青年报》编委兼文教学生部主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兼马列教研室主任、黑龙江省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黑龙江省统计局副局长、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副所长兼党委书记、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执行主席、《经济学周报》社长。

[407] 成也競：（1919—1989）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原名陈燕琴。李锐好友余宗彦的妻子，邓颖超秘书陈楚平的妹妹，陈四益的姑姑。1938 年入延安陕北公学、延安女大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在延安解放日报社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新华社社长秘书，国际编辑科科长；文化部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机关党委宣传部长等职。1978 年后任《周恩来年谱》副主编，参加编写了《邓颖超传记》的工作。—李南央注

[408] 戴耀本：（1915—）江苏常德人。水利水电工程专家。1935 年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后获美国爱和华州立大学工程科学硕士学位。1948 年回国，历任湖南大学水利系教授、湖南省农林厅水利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电力工业部武汉水利电力设计院总工程师，湖南省水利电力厅和中南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等职。

[409] 余书丹：（1916—）后改名许庄。女。抗战初期在长沙做救亡工作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轻工业部任副司长。

林祥威[411]谈湖南公路落后，养路下放也。送菌油两瓶，老同学深情。铁铮来谈总局情况。嘱快物色接班人。下午晋驼[412]来，72 岁，冤曲四十年。送诗稿，索《龙胆紫集》。

朱正帮助立徵文的补遗。四首献辞最后修饰。

中午观古巴之战，打得甚好。

1982 年 9 月 20 日（星期一）

今天正式上班。下午部务会讨论传达十二大等事。

1982 年 9 月 21 日（星期二）

上午看文件、材料。同局内同志随谈。见朱雅芝，印象中平。

下午宋部长处开办公会。野苹列席书记处会，顾委不再管部内事。开始给我点工作：了解张长庚[413]名单事，部内更新人事，由我物色人选。

1982 年 9 月 22 日（星期三）

上午周、张志杰来谈张长庚事，主要是名单问题，有详细材料。郭玉峰曾四次交代。

下午局会谈分工，请北京市组即来汇报首钢等情况。

夜王云持董边[414]信来，关于妇女中青报告。真是无法拒绝。

杨维哲[415]、袁血卒[416]、王宁携儿子李坚来。罗西北夫妇来，真如走马灯也。

---

[410] 杨波：（1920—）原名杨鸿陆。山东荣成人。194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 年入建国学校财经大队学习，结业后在薛暮桥领导的中共山东分局调研室任调研员，后主要从事财经方面的工作。1979 年起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委员会常务副主任，1982 年任轻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兼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主任。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411] 林祥威：江苏无锡人。公路桥梁专家。1938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土木系。曾任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公路总局第二区公路工程管理局副总工程师。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湖南省交通厅公路局工程师、副处长、副局长，湖南省交通厅设计院院长兼总工程师、省交通厅副总工程师，中国公路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

[412] 晋驼：（1910—1990）山东夏津人，本名刘月舟，曾用名刘庆芳。作家。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 年 6 月被捕，出狱后曾任国民党汤恩伯所属十三游击队少将队长、教导大队长等职。1938 年重新加入中共，1940 年曾停止党籍，1949 年经中央东北局组织部恢复党籍。晚年潜心于蒲松龄研究。

[413] 张长庚：（1922—）原名李守顿。山东泰安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山东地方做抗日群众工作。抗战后调往辽西，曾任县委书记，中央东北局组织部干事、科长、副处长、处长等职。1954 年调中央组织部，任工业干部处副处长。文革中，1973 年郭玉峰任中组部部长时任组织部干部组组长、干部调配局局长。1982 年调铁道部政治处任副主任、顾问。1985 年离职。

[414] 董边：（1922—2004）山西忻县人。田家英的妻子。1937 年参加八路军，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入延安陕北公学、中央研究院学习。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新中国妇女杂志社副社长、社长，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等职。

[415] 杨维哲：（—2005）周建南的夫人。武汉大学毕业。曾任国家科委委员、攻关局局长。

[416] 袁血卒：（1908—2005）原名袁汉澄。陕西宁陕县人。1926 年考入西北军官学校，是“宁都暴动”领导人之一。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中国工农红军、冀热辽纵队担任政治、宣传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一直在军队和军事院校及地方大学工作。离休前曾任民政部副部长。

1982 年 9 月 23 日（星期四）

上午高雅辉来谈部内人事。湖南来人谈小舟年谱、传记事。

下午部委会，议翁永曦问题：真正危险人物，现在仍活动。我发言，谈及领导教训。

晚上钦训、作材来，随谈到九点。人们、老友都深感满意，欣表祝贺也。

同伯村去看望赵志萱，玉珍同去。大概是最后一面，已两月不食。

1982 年 9 月 24 日（星期五）

晨起，略作活动。

上午听船舶公司汇报未毕。任彦同志约谈，似为任白戈[417]求安排，谈及今后主要解决各省一二把手问题，北京部长们则较好办。甚为同意。又及部内人事，意见亦一致：赵、杨双方各有缺点。

下午听北京市委组织部汇报。好典型有首钢、清华、农场局、畜牧局等。不甚平衡，市级进展不大。谈了些意见，抓各大专三种人登记、干部子弟等问题。嘱送 20 人名单。

夜施嘉炀夫妇来，鹍鼎随来。胡、邓均有大发展水电意。二滩、三峡低坝。

1982 年 9 月 25 日（星期六）

上午看文件、材料。

下午部务会。

1982 年 9 月 26 日（星期日）

上午同朱正观法国 250 年画展。社会生活作品甚少，同俄罗斯十九世纪难比（画展到 18 世纪止步）。随遊紫竹院。大风、甚凉，只得快步而过。

归来观女排决战，果如所料，以悬殊比分获胜。

下午代耕来，详谈李伯宁攻击事，他曾予阻止，第二天王林发言，谓“不宜于组织工作”，影响甚于李。

1982 年 9 月 27 日（星期一）

上午到首钢听汇报。周冠五[418]等三位负责同志等均参加，华淑芳等亦来。谈得较深。关键有二：领导之认识与决心；安排技干作人事工作。

下午部务会，议“三种人”文件。

到老杨家取来沈从文《中国服装》。孙（冶方）老送来《文艺报》“不务正业”之作。

---

[417] 任白戈：（1906—1986）四川南充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宣传、政治工作。曾任延安抗大总校政教科科长。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市长，西南文联主席，四川省副省长等职。是第一届中顾委委员。

[418] 周冠五：（1918—2007）原名李均。山东金乡人。在济南中学读书时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石景山钢铁厂副厂长、厂长，石景山钢铁公司经理，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兼首都钢铁公司党委书记，首都钢铁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1995 年离职。其子周北方曾任首钢总公司助理总经理、总经理。1995 年 2 月 3 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以行贿罪对周北方立案侦察。翌年 10 月 25 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行贿罪，分别判处死刑、有期徒刑十三年。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生，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1982 年 9 月 28 日（星期二）

上午看文件、张长庚材料。野苹嘱四人仍作“结论”。简化，由我与照华找张志杰一谈。

下午刘延东[419]来，谈到五点半。印象甚好。清华 70 届（64 进校）抵制“文革”。因成立“共义青年学会”，“反革命”，父亲刘瑞龙[420]被关五年。有思想，有工作能力。曾被市委推为中委候选人。

晚上晋驼又来。

郭志恒带湖南二人来，谈郭亮传事。

1982 年 9 月 29 日（星期三）

上午到市畜牧局听汇报。局长赵华建放手使用知分，提拔为一、二把手，使养鸡、猪局面改观。机化养鸡场曾被否定，现已过关，成为全国标兵，产蛋率等已近国际水平。刘江管养鸡。

下午部务会，谈团中央人事。

1982 年 9 月 30 日（星期四）

上午张长庚谈约两小时。从名单问题谈起，可能回避，也可能此事陷得不深，大概郭玉峰亦不完全信任。对老干部有照顾一面，当年“顺境”，自不免使人难堪。总之宜粗。随后与照华一起同张志杰谈四人结论，简繁两种稿本。

下午同局内人员谈十月份工作，草拟“加快”文件及四省来京汇报。派人下去。

1982 年 10 月 1 日（星期五）

九点到党校，灼姐儿孙满堂，大聚餐。谈党校人事。“林派”兴起，老蒋并未上班，难办得很。

下午同灼姐夫妇遊樱桃沟，变成“森林公园”。谷中颇觉深幽闲静，疲倦而返。尚忆五九年五月最后一次“家庭欢”也。

有湖南来客送礼。郭佩珊[421]妻又来，仍送小礼。

让朱正看杨小凯等材料。

晚上孙老来谈，刘国光[422]文及他自己的计划经济观点：计划为主，决不能是商品经济论。

---

[419] 刘延东：（1945—）江苏南通人。196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0 年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毕业。毕业后曾当过工人、技术员、车间负责人、厂党委常委、厂政治部主任。1980 年进北京市委组织部工作，后历任朝阳区委副书记，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全国青联主席，统战部副部长、部长。是十七届、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2008 年起任国务委员，2013 年任副总理。

[420] 刘瑞龙：（1910—1988）江苏南通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后随刘少奇开辟淮北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中曾任第三野战军后勤司令兼政委。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中共华东局农委书记，农业部副部长等职。

[421] 郭佩珊：（1912—1985）河北定县人。1936 年入武汉大学机械系，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 年考入成都机械学校高级班，毕业后进四川南川县空军第二飞机制造厂工作。1939 年后到云南从事学生运动，后进入空军第十飞机修理厂工作。1941 年 12 月美国对日宣战后，该厂成为美空军修理基地。郭对美方飞机作了大胆改装，极大提高飞机作战能力。曾受到蒋介石嘉奖。抗战胜利后郭转入云南大学航空工程系任教。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西南军区空军工程部部长兼成都 411 厂厂长，军委空军修理局副局长，科学出版社副社长，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和党委书记等职。

留下三本《文艺报》没来得及看。关于《天云山传奇》的争论，他“不务正业”，写了一篇肯定文章。

1982 年 10 月 2 日（星期六）

睡得甚好。一天客人不断。

朱宝复仍老一套牢骚，陈牧天夫妇来谈甚久，言及文革初被党组抛出情况（“李锐余党”）。李鹏夫妇来，给看致秋里信。今天始总结印象：“不沉着、不诚恳”。

大胖夫妇留此午餐。下午着围棋、象棋各一局，一胜一负。

小胖夫妇带孩子来晚餐。

看完杨小凯材料，留反动思想尾巴恐难免也。

今天是父亲冥诞 100 年。昨天在灼姐家会餐以示纪念。

1982 年 10 月 3 日（星期日）

昨夜竟敦伦，七点始起床。

上午人客仍不断：王揖[423]夫妇（同来者有高铁[424]夫妇、邻居），随后陈希、刘耀夫来。同刘谈交通部人事（原人事局长）。刘延东偕姐姐来，谈到九点半。

下午直到晚上：钦训与何道藩，灼姐与小白，张铁铮与惠大姐，廖季立[425]谈刘国光文：与乔木不同，指令性缩小乃长远设想（钢材八种是指令性，但品种千万只能指导性）。

晚上刘宇一、文怀沙[426]来，久谈江丰之死，为《良宵》帮忙。

1982 年 10 月 4 日（星期一）

上午处理文件，下午部务会，议党员教育会议之开幕词。济济一堂，有民主而无效率也。欲加更弦，亦难插手。

晚王云来，妇联报告提些意见，必须在 270 万科技文教干部中选人，不再走工农老路。上海仍提

---

[422] 刘国光：（1923—）江苏南京人。经济学家。西南联大经济系学生，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1951 年赴前苏联莫斯科经济学院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学习，1955 年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一直在中科院（后为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后任副所长、所长。文革后曾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社科院副院长。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届候补中央委员。

[423] 王揖：（1919—1986）本名萧礼重。四川阆中人。1937 年入延安抗大，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一直从事报纸工作。曾任延安《解放日报》国际版编辑，与李锐同事。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文革后曾任中宣部新闻局局长—李南央注

[424] 高铁：（1915—1998）辽宁新民人。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文革后调北京大学任党委副书记，后任建材部副部长。与李锐是同楼、同单元的邻居。—李南央注

[425] 廖季立：（1915—1993）江西吉水人。1936 年入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1938 年入延安抗大。后一直从事经济研究工作。文革后曾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国家体改委副秘书长，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主要著作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论计划模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论述》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平衡调控》等。

[426] 文怀沙：（1910—）号燕叟。祖籍湖南。中共夺取政权后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大学任教。百岁以后以国学大师、“反江青英雄”等形象频繁出现于媒体。传记作家李辉 2009 年发表文章称，据其考证，文的年龄、国学大师身份均有疑点。

“郝建秀道路”。

1982 年 10 月 5 日（星期二）

上午约何光伟、王建功[427]先后来，了解何的情况并去留问题。团中央机关甚散漫，无核心，书记处没威信。

下午处理文件。何载[428]来谈往事（他是五八年中南海“黑旗事件”的牺牲者），“主公”[429]之任性，随心所欲事极多。对刘、任（弼时）等，由来久矣。部内人事，看法相同。部务会之事务函须解决。

晚朱正、刘宇一来，为《良宵》出一臂之力。上午同华峯小谈。

1982 年 10 月 6 日（星期三）

上午看完汇报工作清样。看汇报印件，催张志杰办四人结论。

下午部务会，算是说了要两周内解决部内退出人员名单,并先解决四人去向并张长庚调离。野苹也谈了对张志杰的看法。

将刘宇一信转与仲勋同志。

1982 年 10 月 7 日（星期四）

整天做些事务。四人结论简稿也包揽下来。国文教员的命。

想到一点：不增加新手，部的面目难以改观。向哪找人呢？旧的又如何退呢？

对长沙市长的任命，批了很不客气的话：湖南就找不到一个本地的、文化高的干部当长沙市长？

1982 年 10 月 8 日（星期五）

上午同张志杰修改高慈民、孙中范结论，压缩成千字出头。

下午听乔木报告，知识分子问题颇有新意。

1982 年 10 月 9 日（星期六）

上下午均部办公室，讨论四个人结论并人事退离。至少一年前就应当解决的问题，拖到现在。

催干部四化文件，搞了一个礼拜，难说是一个草稿。

青干局汇报发陈云同志处。

刘宇一、朱正宿此。湖南也转载了朱正信。

---

[427] 王建功：（1936—1998）河北望都人。195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学教师、教导处主任、县教育局负责人，山西省县、地级部门干部。1981 年至 1983 年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1983 年起历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兼太原市委书记、省委书记。1987 年 6 月被免职调山东，降职担任泰安市委副书记、市长，1991 年起历任山东省副省长，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人大主任等职。是中共第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

[428] 何载：（1919—）1956 年曾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副主任，并兼任中南海党总支书记，1957 年被打成右派。时任中组部秘书长。2007 年 12 月号《炎黄春秋》上刊有容全堂的《中南海“黑旗事件”》一文，对“黑旗事件”有所介绍。—李南央注

[429] 主公：指毛泽东。—李南央注

1982 年 10 月 10 日（星期日）

七点始起床。

上午罗西北夫妇、贺毅夫妇来，漫谈水电。现在水利全力搞水电，真是大好之事。程学敏从瑞典回来，送 Pen Watch 一支，并 Nes coeff 一瓶。

下午同朱正一起整补文耀稿，并找照片。

看干部四化稿，很不成熟，得由自己重写。

1982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一）

上午开局会，议定当前数事：去上海了解情况，四省来汇报，文件。

下午部务会，议“三种人”案例九，比较扎实。

夜去丁玲家。湖南请去作客，介绍点湖南概况。

1982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二）

上午部办公室，议部机构人事，纯事务性。

下午看文件、档案。部内找的人都不理想。

夜与朱正谈文件写法，他记了些意见。

高勇事，只好谈出朱佳木处意见[430]。

1982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三）

早晨仍坚持二十分钟阳台活动。

上午看各省汇报材料等。

照华谈团中央陈、何事，让我再找他们一谈。

下午《人民日报》二记者来，介绍首钢、畜牧局之大胆使用中青技干，关健在一把手之开明。

1982 年 10 月 14 日（星期四）

上午到市化工局，听取汇报。虽不如首钢，仍是较放手使用中青技干的单位。副书记钱永祁[431]，57 岁，曾上化工学院三年，40 年到盐城的。扬州中学高中二年，算是有文化的。印象尚不错，可否作副局长呢？

下午找曹志[432]谈，编《论知分》书。何载来谈个人问题，同邓某某宿怨。

夜伯村偕闫明光[433]来，谈宇齐（黄宇齐—李南央注）被告事，王林又参与。

---

[430] 参看 1982 年 7 月 21 日日记。朱佳木传达陈云意见，不赞成留任高勇。—李南央注

[431] 钱永祁：（1924—2008）江苏镇江人。194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京化工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432] 曹志：（1928—）山东安丘人。194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土改工作队组长，区委书记，县委常委，省宣传部处长，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委第一书记秘书，地委副书记。1970—1977 年任黑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1978—1983 任中组部研究室主任。后任中组部副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人大常委常务副秘书长，人大常委副委员长。

1982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五）

上午张志杰来，高等结论定稿。曹志交知识分子社论。刘广祥去上海任务。

下午到北郊农场局听汇报。副书记较解放，使用技干，政策制度之束缚，农工收入远不如农民。

1982 年 10 月 16 日（星期六）

上午局会，找研究室杨健生谈定青干问题利用《组工通讯》，如何分工，抓些什么。

下午听江西汇报常委班子人事，还不能全定。听北京市委汇报党代会委员人选。

知识分子社论稿粗粗一过。

1982 年 10 月 17 日（星期日）

一天人客不断。上午常流来，谈水电年鉴与学会事，告坚持事实，有历史观点，无计个人得失。将《对水利意见》并《三峡资料》给之。

张耕野夫妇来，谈何康[434]之脱离群众，好出风头，林乎加对之亦不感冒。张在党校研究班，计委只去他一人，老干部退下问题。

晚上陆钦侃来谈三峡低坝问题，万里批件，急于施工也。

1982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一）

上下午听四省汇报。山东、江苏、浙江毕，问题仍在文化重视不够，不看重大学毕业生也。为于刚事给平杰三，彭友今、彭冲[435]、曾志信。让伯克交上。夜陈昊苏来，谈到九点多：三起人事意见，何光伟等应留下，林炎志[436]两大学生主席，王军涛[437]的看法。谈及有人骂陈毅儿子当人大代表而泪下。

1982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二）

上午听汇报毕，并议定讨论题。几乎没有时间看文件。

---

[433] 闫明光：（1926—）闫宝航之女。辽宁人。1946 年入佳木斯东北大学学习。1947 年参加土改，任工作队队长。1949 年南下。后历任武汉市妇联宣传部长，北京市永定河水电工程局党委书记，华东局计经委政策研究室工交政治部巡视员，上海市广播电视工业公司党委副书记，上海申达（集团）公司董事长。

[434] 何康：（1923—）福建福州人。193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 年毕业于广西大学农学院。先后在广西、上海从事秘密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在农林口工作，后曾任农林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农业部长等职。

[435] 彭冲：（1915—2010）福建漳州人。193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从事地下工作。抗战后入新四军。解放战争中在第三野战军任师副政委。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南京市市长、市委第一书记，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文革后曾任上海市市长、市委第一书记。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第五届政协副主席，五、六、七届人大副委员长。

[436] 林炎志：（1948—）黑龙江望奎人。林枫的儿子。中学毕业后在工厂当工人期间入党。1978 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担任校学生会主席、全国学联主席。1984 年任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团中央常委。1989 年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1995 年后曾任河南省委常委，吉林省委副书记。

[437] 王军涛：（1958—）北京人。1978 年考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曾任北京《经济学周报》副主编。1989 年“六四”后在国内逃亡，于 1990 年 11 月被捕，以“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刑 13 年。1994 年以“保外就医”名义被直接送往美国。王军涛和林炎志虽然相差十岁，但都是恢复高考的 1978 年考入大学的同一届学生。两人同时参加了 1980 年底海淀区人民代表的竞选活动。王军涛在竞选讲演中曾经提出“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同贺敬之秘书通电话，谈刘宇一事。

下午野苹召谈如何开生活会，受命同张志杰谈，动员张发言。张谓赵振清有四五十份揭发检举材料，涉及帅大姐、安子文[438]等，即按向王玉清谈的讲即可。夜新华社侯嘉荫、张{梅淼}来，谈水电历史梗概，欲系统介绍水电也。

1982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三）

下午部长们等生活会，终于未让张来。真是闲扯一顿，未能及本质。张、赵双方难以摊开（赵亦不愿公开给胡信）[439]。

1982 年 10 月 21 日（星期四）

四省汇报结束。我讲了约两个小时，情况较清楚，可以写一概括性东西了。开了一整天会。向志民等布置此一任务。

1982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五）

上午看文件，布置以汇报形式写中青年干部提拔概况与存在问题。十一点何光伟来谈。

下午部务会，拟定省市调整小组名单，增李一清[440]等人，我提刘雪初[441]。总名单中，局长名列前茅，重任在肩也。又成立一安排老干部小组。

1982 年 10 月 23 日（星期六）

上午再到市府大楼建材局听汇报。此局党政分家作得很好（北京唯一的典型），几年来培养人才，抓培训办学校，提拔中青技干，老的妥善安排（增设调研员一职），做得有板有眼，井井有条。似是一较完整典型。

同张志杰谈部内人事一小时，认为打开新局面必有新局面班底，部内严重不纯，实际思想感情同文革一套没有决裂。

---

[438] 安子文：（1909—1980）原名安志翰，字浩然，陕西子洲县双湖峪镇人。1937 经王若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山西太岳工委书记、晋冀省委委员兼统战部部长、中央党校二部副主任和党校教育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兼中纪委副书记和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文革后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439] 此一阶段中组部内部的矛盾可参看戴煌所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郭玉峰在中组部的作为”一章。—李南央注

[440] 李一清：（1908—1996）山西平定人。1935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南军区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武汉钢铁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邮电部第一副部长等职。

[441] 刘雪初：（1914—1992）湖南宁乡人。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1937 年赴延安，曾在陕北公学、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二机部坦克局局长，北京工业学院党委书记，南京工学院第一书记兼院长，教育部副部长，化工部副部长等职。

1982 年 10 月 24 日（星期日）

一天没有客人，看点书刊，处理书信。

1982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一）

上午山东汇报概况，班子不理想，只好如此。苏[442]离不开白[443]之基础。赵林[444]退下来不甘心，去两个助手帮苏为好。白之问题：不高姿态，不愿认错。李子超[445]专擅，不能当常委书记，梁去任常书好。

下午小妹来，承认存款事透露给郭菁[446]。苗苗夫妇被赶出[447]。

找耿希贤同志谈处理范信事。

1982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二）

上午听江苏概况。班子不够协调，影响积性，调正[整]后较好。许[448]工作可以，深入下层，民主作风差，思想意识有毛病，从左→右，主要问题：解放老干部慢，跟华。对许、惠[449]都是两种看法。两派闹得厉害的地方，干部难出。

朱佳木来电话，陈（陈云—李南央注）意多抓四十岁上下。约去谈一次。

下午部务会，机构调正[整]，所报无我之名。

---

[442] 苏指新任山东省委书记苏毅然：（1918—）四川苍溪人。参加过长征，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学习过。文革前曾任山东省委书记。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二届中顾委委员。—李南央注

[443] 白，指原山东省委书记白如冰。梁，指梁步庭。—李南央注

[444] 赵林（1906—2003）原名罗惠民，曾用名罗祥林。江西吉安县人 1927 年加入中共，是中共七大、八大和十三大代表。中共执政后曾任：四川省委副书记，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革中曾因“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受到审查。文革后 1979 年任山东省委常务书记，同年兼任省政协主席。1982 年任中顾委委员。—李南央注

[445] 李子超：（1920—2002）山东沂南人。193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地方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一直在山东任职，历任省委副秘书长、秘书长兼统战部部长，省革委会副主任等职。

[446] 郭菁：（1915—2007）黑龙江黑河人，原名郭霁云。李锐、范元甄延安时代的熟人，李南央好朋友郭莹的母亲。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在延安难以被男同志“攻下”而得绰号“马奇诺防线”。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哈尔滨亚麻厂厂长，纺织工业部纺织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李锐复出时，因文革前的冤假错案不补发工资，水电部按文革开始后范元甄未领取的三个孩子生活费的数额补给李锐七千多元，以帮助他重新安家。后来范元甄知道水电部补发李锐钱的事，认为是他私吞孩子的生活费，闹到中组部，并给邓颖超写信。水电部即将文革中她没有领取的孩子的生活费补发给她，但是她不肯领取，一定要李锐交出水电部补给他的那笔钱。李锐曾认为是李南央对他再婚后被迫从家中搬出不满，怂恿范元甄闹的，李南央曾给父亲写过措辞十分激动的信指责他对自己人格的侮辱。这里是指这笔存款的事李南央曾与郭菁阿姨谈过。下边所提“找耿希贤同志谈处理范信事”，指的就是范元甄闹生活费的事。—李南央注

[447] 苗苗是李锐长子范苗的小名。指他们夫妇被母亲范元甄从家里赶出一事。—李南央注

[448] 许：许家屯。此处所说“跟华”，是指跟华国锋。—李南央注

[449] 惠：惠浴宇（1909—1989）江苏灌南人。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苏州市委书记、市长，南通市委书记、市长，江苏省省委常委、省长。文革后 1980 年重新担任江苏省省长。是第一、二届中顾委委员。

1982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三）

上午听上海概况。两方面阵线分明，“三个不足”说得过份：周克[450]办代替了组织部（“老面孔”，对组织部意见多）。陈锦华落选事，5∶6 票形势。

下午张志杰谈部内问题。赵之“文革”前期事及作风等问题。

晚上到 24 楼看李鹏，廖季立。

1982 年 10 月 28 日（星期四）

上下午改青干局汇报稿毕，付印。

下午四点到朱佳木处，谈对部的看法。嘱张写信（不便转告也）。宋之抓退出人名单事，乃小平催促。随到帅大姐处，证实乃帅告尚昆也。

1982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五）

赴京西宾馆集中，第一次指导小组会。先学文件，漫谈。

上午十一点回家。灼姐夫妇来。

1982 年 10 月 30 日（星期六）

上午指导小组会，确定开电话会，听有关北京概况汇报。地下地上问题，现在的调正[整]亦不理想。

下午处理积压信件等，五点回家，到南屋工作。

1982 年 10 月 31 日（星期日）

上午客人不断，伯村来谈东北情况。辽宁有十一户不结合农民，干旱单干，反而最丰收，引起对包干到户认识。李剑白[451]对陈俊生[452]看法，再观察下好。杨健生送电话稿来。何均[453]夫妇来，为儿女事。话旧。家栋送书来，谓传我需要也。

---

[450] 周克：（1919—）一二．九时期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后长期在上海及周边地区从事地下工作。1949 年解放军渡江前夕，组织领导了上海江湾机场军火库爆炸、长治号军舰起义等事件。中共夺取政权初期曾任上海共青团市委书记兼上海团校校长，市轻工业局局长。1957 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1978 年后获平反先后出任上海市科委副主任、市委副秘书长。1983 年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

[451] 李剑白：（1918—2008）原名李文杰，辽宁沈阳人。早年就读于东北大学。1937 年入延安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学习，同年加入共产党。历任抗大政治教育科科长，中共辽宁省委秘书长，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黑龙江省第五届政协主席、第九届人大常委主任。

[452] 陈俊生：（1927—2002）黑龙江桦南人。194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桦南县宣传部副部长，合江省委宣传部干事，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秘书，绥化县委常委，克山县委书记，黑龙江省委常委，齐齐哈尔市委书记，黑龙江省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国务院秘书长，国家机关党委书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等职。是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第十三、十四届中央委员。

[453] 何均：（1919—1998）安徽桐城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延安青年干部学校、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曾任延安大学教员，新华社编辑，朱德的政治秘书等职。在延安期间曾与李锐的好友田家英同过事。1953 年后历任中央书记处第一办公室农村组组长、中共中央办公厅综合组组长等职。

下午同玉珍遊陶然亭。买书，到荣宝斋，黄宝善还认出我来。

晚大胖夫妇来。夜改电话会稿。

1982 年 11 月 1 日（星期一）

整天在京西。

上午汇报青海、宁夏概况，两省都闹不团结，而后者到不可开交地步。所谓今年 4.23 事件，拍桌摔椅，大吵大闹，双方上京告状。

下午北京市委段[454]、焦[455]等来，汇报班子情况。即将开市党代会，要定三个名单。老的一个也不愿退，虽卧床不起。

夜回家。看文件。

1982 年 11 月 2 日（星期二）

住在京西。上午听山东概况。原来就比河北、山西好，近来生产上去了。但班子一、二把手不理想，恐也只好如此。

下午处理文件。找志民等来，将青干局汇报稿定稿。集体方式好。

夜观《母亲湖》、《如意》。后者年青人看不懂：意境很深。洗澡上床，不能入睡，服眠药。

1982 年 11 月 3 日（星期三）

早餐遇见吴俊扬[456]，已调回京。

上午听江苏概况。许（许家屯——李南央注）伤人太重，跟华（华国锋——李南央注）过紧，难以维持。江苏应产生人才。讨论电话会议讲稿。

中午竟发愤忘餐，一点十分始到食堂。早晨吃了一根半油条，不饿也。

下午四点志民等来。中青干部汇报定稿，并议及 26 个组织部情况稿。过去未很好总结，未指出总的问题也。

夜观美国片：《海军恩英号》，一扫雷舰人事纠纷，触及人的思想品质。谁谓资义社会不注意这些问题。

---

[454] 段：段君毅（1910—2004）山东濮县人。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一直从事学生运动。1937 年入延安党校学习，后派往山东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重庆市委常委，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文革中 1970 年曾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文革后调任铁道部部长，后曾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1984 年卸职，1992 年离休。是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二届中顾委常委。

[455] 焦：焦若愚（1915—）河北叶县人。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 年起在沈阳市任职，曾任沈阳市副市长、市委书记、市委第一书记。1965 年调任驻外大使。1979 年后先后任八机部部长，北京市市长。1983 年起任中共北京市顾委主任。是中共十二届中纪委委员，第二届中顾委委员。

[456] 吴俊扬：（1918—1999）江苏宜兴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在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任研究员。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李富春办公室秘书、主任，国家计委综合局局长。1977 年任甘肃省副省长。1982 年调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任副总干事。

1982 年 11 月 4 日（星期四）

夜两点又服眠药，睡到六点三刻起床。

上午听山西概况，派性纠葛难以肃清，班子难以组成：老的如何下，新的挑选如何排除干扰，跳出老圈子、县地圈子、秘书圈子，都是大问题。

下午看文件，再看忆文耀，并写《怀念》前记草稿。

回家晚餐。八点曹维恭来，谈美国社会风情。

1982 年 11 月 5 日（星期五）

八点十分到京西。

上午听河北概况。进新人几全停滞，是一种维持班子。

下午听青海汇报，梁步庭[457]、赵海峰[458]、扎喜旺徐[459]三人谈。关键在梁走摆不平。一军老干部相互比，以及张国声[460]如何安排。

晚上电话会，在邮电大楼，对下面当起推动作用。宋问及，又临时加了要从大企业、科研、院校选人之意。

1982 年 11 月 6 日（星期六）

上午听山东苏毅然汇报，下午讨论人事。我插话较多，且直言没上过大学的人就不知其可贵之类，说段君毅等在河南亲自找一万多人谈过话，起了作用。山东简直未找新人，只有空出两个名额。

1982 年 11 月 7 日（星期日）

上午总算将“忆文耀”大体弄好，并看了《新闻战线》的清样。

下午张维冷[461]夫妇来，中联部不落实政策，五九年下放山东的，回来没房子住。郭佩珊夫人来谈到七点，还是职称与房子！真是难以对付。

上午小妹带毛毛来，叫了外公与外婆。

---

[457] 梁步庭：（1921—）山东微山人。中共夺取政权后曾在共青团中央任职。1977 年后任中共青海省委常委、省委第一书记。1983 年调山东省任常委书记。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

[458] 赵海峰：（1920—2006）河北饶阳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吕梁军区独立十六团一营教导员，西北野战军一军三师九团政治处主任等职。中共夺取政权后先后任青海省乐都县委书记兼县长，青海省工业厅厅长，省计委主任等。文革后曾任青海省委常委、省委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等职。是接替梁步庭的第九任青海省委书记。

[459] 扎喜旺徐：（1912—2003）四川甘孜人，藏族。1935 年参加红军，随红军长征。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果洛藏族自治州州长，青海民族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青海省政协副主席、副省长，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文革后，历任中共青海省委常委、书记兼省政协主席，省政法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青海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

[460] 张国声：（1912—1997）山西翼城人。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薄一波领导下的牺盟会工作。抗战时曾任县一级领导。解放战争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解放青海和青海建政的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在青海任省一级领导。1963 年调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1979 年起先后任中共青海省委常务书记、省长、省顾问委员会主任。

[461] 张维冷：1946—1948 年热河冀热辽日报李锐的同事。没有到过延安，去过印度，英文很好。中共夺取政权后在中联部工作。—李南央注

1982 年 11 月 8 日（星期一）

上午同青海赵海峰单独谈。张国声不调出，工作难办，宋林[462]等必麻烦。随与梁步庭一起谈，看法相同。张早就不安于位，反谭（谭启龙—李南央注）有个人目的，对梁亦如此。

下午议四川班子名单，何郝炬[463]单独谈。认为第一方案似早一点，杨汝岱不如杨析综[464]。

夜偕玉珍来看电影：香港片《精变》，聊斋故事。

1982 年 11 月 9 日（星期二）

上午讨论青海班子。刘枫[465]45 岁，人大新闻系毕业。格桑多杰[466]上来，对沈{欣}之伸手不能让步，必须原则说清楚。六个班子名单回去定好，月底报来。

下午到部开会，讨论人大、政协常委名单。

夜回家，朱正、陈琼芝[467]来，谈延边情况，朝鲜人倾向南朝鲜，社会风气逆转，人心肖薄，唯利是图也。

1982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三）

上午讨论国务院拟机构改革文件，大家意见颇多，主要是党政要分工，经济管理体制要搞好。这个问题没解决，年令[龄]、文化要有定。

下午刘广祥、徐功庭等来汇报上海情况。选拔中青年只是个别单位有所行动，不能再拖、等了。党政分工前提：必有真正的行家、专业干部，上海特别老化，又不配套，等待观望。苏州组织部长事迹，报纸记者言过其实，地方有反感。

夜观美片：《当代启示录》，描写越战恐怖，有反战意。

---

[462] 宋林：（1917—2008）河北新城人。193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后一直在青海任职。曾任县委书记、县法院院长，省商业厅厅长，省委常委。文革后曾任省计委第一副主任，省委副书记，副省长。1983 年任省人大常委主任。

[463] 何郝炬：（1922—）四川成都人。1937 年进延安，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长江区航务局副局长，建工部西南工程管理总局局长，四川省建设管理委员会主任、省计委主任，国家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四川省副省长、省委副书记，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

[464] 杨析综：（1928—2007）四川大邑人。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195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 年起任县级领导职务，1978 年任地委领导职务。1982 年 1 月任四川省委副书记，1985 年调河南，历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是中共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十三届中央委员。

[465] 刘枫：（1937—）河北隆尧人。1961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历任青海省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省委办公厅秘书，省宣传部负责人，省委第一书记政治秘书。1978 年后历任省办公厅副主任，省委书记助理，省委副书记兼西宁市委书记，西宁市市长，青海省委常务副书记。1986 年调浙江省任省委副书记、1998 年任省政协主席。

[466] 格桑多杰：（1936—）青海省贵德县人。1951 年参加工作。历任果洛州州委宣传部长、副州长、州长、州委书记，青海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新闻出版局局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是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候补中央委员。

[467] 陈琼芝：（1938—2008）湖南常德人，女。1960 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吉林省延边大学任教 26 年。1986 年调入北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任教。时与朱正同被借调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作《鲁迅全集》的注释和编辑工作。著有《百年巴金》。

1982 年 11 月 11 日（星期四）

六点起床，大阳台活动半小时。早餐遇见奎壁[468]，谓周惠好是好，为何蒙古一把手要搞个汉人。

上午同李学智[469]谈宁夏班子情况，没有选一个大专的，建议空出名额。问题似不如青海麻烦了。因马、申二位在群众中影响不好了。

下午陈锦华来谈他个人情况。建议照旧工作，争取谈心。

晚上改《简报》，青海会谈纪要，中青年问题汇报稿等等。

1982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五）

上午议论四川班子并其他问题，都同意革命方案，杨汝岱与杨析综则以后者为合适：文化高、能向全面发展。决定派张灿明[470]去湖北。

下午召集工作人员会议，拟电话通知稿，将 26 省市分成三类，按时间急、缓、慢。周光春[471]来谈广西人事情况，同乔的关系，维护大派，庸碌之辈。

夜特去看郭佩珊，住处并不太挤，老婆谎言病危。

到帅大姐处，告我她与宋陈所谈，推荐任湘[472]等。

1982 年 11 月 13 日（星期六）

上午宁夏班子汇报，果如所料，李学智乐观了。马信[473]仍持不同意见，尤对申效曾[474]及程浩[475]、李

---

[468] 奎壁：（1903—1986）字子璋，曾用名刘卜一。内蒙土默特旗人。蒙古族。1923 年考入北京蒙藏学校，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一直在蒙古做地下和地方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中共内蒙分局副书记、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兼监察委员会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届委员会主席等职。

[469] 李学智：（1923—2005）山东临清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地方工作，曾任县委书记。中共夺取政权后在浙江省任地委领导。1971 年后调宁夏任自治区委员、区委第一书记兼宁夏军区第一政委。1982 年后任自治区区委书记。是中共第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十二届中央委员。

[470] 张灿明：（1914—）四川达县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入延安抗大。后在淮北地区工作，曾任县、地委书记。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蚌埠市委书记，华东局工业部副部长，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驻锡兰、蒙古、也门、芬兰大使，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等职。1983 年 3 月担任过对湖北省和武汉市领导班子进行考察和配备的工作组组长。

[471] 周光春：（1917—2011）曾用名周卿云。安徽无为人。复旦大学肄业。194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新四军淮南根据地、苏皖边区、新四军部队内做财粮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部长，中共中南局常委、经委主任、计委主任；广东省计委主任；广西壮族自治区计委主任、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自治区区委书记、副书记；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审计署特约顾问等职。

[472] 任湘：（1926—）地热专家。中共元老任弼时的侄子，父亲任作民是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的第一任秘书。1945 年毕业于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农业系，后任哈尔滨纺织厂、佳木斯东北第二纺织厂厂长、书记。1948 年赴前苏联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勘探系矿产地质勘探专业学习。1952 年留学回国，后一直从事地热资源利用的研究，曾任北京地质学院教研室主任、系总支书记、系主任；北京市地质局局长，北京市科协副主席、党组书记等职。

[473] 马信：（1915—1999）原名马果毅。河北宣化人。回族。北平宏大学院肄业。194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热河省公路局局长、农林厅厅长，宁夏回族自治区计委主任，中共银川市委书记，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自治区区委书记，区人民政府主席等职。

恽和[476]的看法。还有些人有争议。马并不真想通，关键是看什么人进来，是否自己满意的人。下午继续谈，小组先商量了一个小时，认为宁夏问题远不成熟，应要求他们按党性原则办事，敞开谈心，不算旧账，看来还难以做到。宋最后讲了一篇。

夜伯村来（已让他去湖北协助）。

朱正宿此。

1982 年 11 月 14 日（星期日）

上午做了件大事，请朱正清稿，将《怀念十篇》后记弄好。清理信件杂件。

下午不断来人，玉珍客人刘云鹤夫妇，刘谈东北人事。他是东北老专员，并建委人事，保某某一派甚有势力。人大新闻系讲师、画家朱维民[477]来谈江丰问题（华君武[478]攻击，抱不平也），谈及刘宇一画风庸俗，走错了路，如李谷一[479]也。王宝基来。

1982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一）

上午小组会，议湖北情况，伯村参加。

下午两点半莊静、乔斌（乔{云}平，当年同郑琳等一起从武汉去徐州，留山东的），乔在广西工作，甚欲见我。同法陶等讨论如何安排下去问题，先去哪几个省，有人、全面下去亦无不可。

1982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二）

上午由我主持讨论小组工作安排，必须争取早派人下去，先到急迫的省。都感到责任重大，一定要办好这件根本大事，不能出现夹生饭，要有点革命味道。下午处理文件，志民来谈组织部门调正[整]意见稿。《人民日报》两篇人事报导稿送来，让写一篇评论。义不容辞。

夜观电影《丝路花雨》，并戏片《十八扯》。

---

[474] 申效曾：（1927—）陕西米脂人。194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青年团宁夏省委副书记，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中共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委副书记，中共甘肃省委常委、省农办主任，省委秘书长；宁夏回族自治区区委副书记、区第五届政协副主席，甘肃省第六届政协副主席等职。

[475] 程浩：（1923—2005）陕西临潼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中共玉门市委第一书记、中共酒泉地委书记处书记、中共兰州市委代理工业书记、甘肃省建筑工程局党委书记、甘肃省石化局党组副书记。1978 年 10 月先后任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化局党组书记、局长，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政府顾问等职。

[476] 李恽和：（1921—2003）山西定襄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历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党委副书记。1978 年调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区党委副书记。

[477] 朱维民：（1932—）上海人。油画家。“李锐日记彩色扫描本”封面上的李锐肖像即是他的手笔。1953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1957 年被打成右派，发配新疆长期劳改。文革后获平反，任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副教授。1989 年“六四”时曾上街为学生募捐。—李南央注

[478] 华君武：（1915—2010）江苏无锡人。漫画家。1938 年到延安，曾在鲁艺文学院任研究员、教员。194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后任《人民日报》美术组组长、文艺部主任，1953 年后兼管全国美协工作。1979 年当选全国美协副主席。

[479] 李谷一：（1944—）湖南人。歌唱家。15 岁考入湖南艺术专科学校，后成为湖南省花鼓戏剧院主要演员。文革期间调入中央交响乐团担任独唱演员。1980 年因一曲气声唱法的《乡恋》引起争议，也从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

1982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三）

上午向赵健民[480]、任志垣[481]介绍青海情况。

下午乔斌来谈广西人事，乔晓光听不进不同意见，抱团团，肖寒[482]等湖南县书，原冀南干部，“当惯了一把手”，是个根本问题。

夜观美国片《朱利亚》，反法西斯的，很好。主角女剧作家极有性格。香港片《不共戴天》，老一套武大[打]无意思。

1982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四）

六点起来，阳台活动半小时。

上午陕西情况汇报，漫谈，名单根本没有反映西北工业、科教基地的要求，更谈不上文物古迹的前景，还是老框框兜圈子。

下午处理文件，寄出青干局汇报，给陈云同志信。27 个组织部情况材料亦寄出，并附信。

夜观国产片：《飞来女婿》、《家务清官》。

1982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五）

上午小组与宁夏李学智、黑伯里[483]谈《纪要》定稿。嘱回去按党性办事，开好常委会，搞好团结。

续听汇报浙江情况。李丰平[484]与铁瑛[485]实有矛盾，但未公开化。

下午周惠来谈蒙古情况。两蒙两汉四个主要领导退下来，较为顺利，明春搞好几个班子。

夜到象鼻沟蒋南翔处，为他写的报告提意见。

1982 年 11 月 20 日（星期六）

上午江苏柳林[486]汇报，许家屯回去情绪不振，中青干部新提了几个。

---

[480] 赵健民：（1912—2012）曾用名吴培强。山东冠县人。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冀鲁豫地区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铁道部副部长，山东省省长，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后曾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是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一、二届中顾委委员。

[481] 任志恒：（1918—1998）陕西淳化人。194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玉门石油管理局副局长、党委书记，煤炭工业部政治部主任，煤炭工业部副部长、纪检组组长。是中共十二届中纪委委员。

[482] 肖寒：（1924—）原名韩朝兰。河北清河人。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湖南安乡县委书记，广西省委政治研究室主任，柳州市委书记，南宁市委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常务书记、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至 1983 年调离。1985—1993 年任山东省人大副主任。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在十二届四中全会上被免职。

[483] 黑伯里：（1918—）山东临清人。回族。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主席。

[484] 李丰平：（1912—）四川铜梁人。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后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副省长、省委副书记、省长、省人大常委主任。是中共第一、二届中顾委委员。

[485] 铁瑛：（1916—2009）河南南乐人。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 年入抗大一分校学习，后在军队做政治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任上海公安部队副政治委员，南京军区军事法院院长，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是中共第十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1964 年授少将军衔。

[486] 柳林：（1918—2001）山东文登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徐州市副市长，南京市委副书记，江苏省工业部副部长、省委副秘书长，苏州市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副省长，南京市委第一书记，江苏省委第二

下午研究下去名单并漫谈半月来总结。

看《人民日报》两篇报导，准备写评论员文章。

1982 年 11 月 21 日（星期日）

朱正、陈琼芝呆了一天，看好《人民日报》两篇报导，朱写了评论草稿。

南翔的汇报看毕，部内提了些意见。湖南肖屏东来。

1982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一）

上午陈行庚[487]汇报贵州班子调整。朱厚泽接班比较一致。36 岁的笔杆子陈群林[488]则甚不理想，不仅因造过反，且无实际工作经验。李元栋下放。

下午拟写社论，终不果，只好回家写，到十一点未毕。

1982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二）

早六点起，匆匆写毕。上午让小周抄清，下午让李志民、赵杰兵来审定。他们还没有我解放，总怕得罪人也。五点复印送出。

今天《人民日报》已报导首钢第一篇选伯乐风波。

上午江苏柳林谈与许家屯关系，并对许评价，此人以离苏为好。又同辽宁组织部人谈。科委王康[489]来谈个人私事。夜回家休息。

1982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三）

上午宋主持研究小组工作，下去名单殊不理想。书记处拟先定四川班子。山东、安徽、浙江等须早派人下去。

下午杨易辰[490]、李力安[491]汇报黑龙江班子，颇感保守。议论陈俊生，趁势为接班人也。欧阳钦[492]确

书记等职。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487] 陈行庚：（1914—2011）湖北黄安人。1932 年参加红军，参加过长征，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贵州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副书记。

[488] 陈群林：（1946—）1976 年任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秘书，后升为省委副秘书长。据说胡锦涛的秘书陈世炬就是由他挑选推荐的。

[489] 王康（1917—2007）江苏金坛人。1938 年左右进延安，后进延安鲁艺学习。曾任中国人才研究会副理事长。著有《王康人才论集》。

[490] 杨易辰：（1914—1997）原名杨振九。辽宁法库人。1935 年由天津法商学院转北平中国大学法律系学习，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 年进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后任区、地、县、省级干部。中共夺取政权后任黑龙江省副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省委第一书记等职。1983 年 2 月退任省顾委主任。1983 年至 1988 年调京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491] 李力安：（1920—）山西五台人。193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做过县、地委领导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安康地委副书记，中央组织部处长。1958 年起历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书记、省委第二书记、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等职。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二届中顾委委员。

讲过：看错了人，省委已反复查实，可靠也。关键仍在没文化较高者，须续选。

夜观巴基斯坦片：《人世间》，颇动人的结尾。

1982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四）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湖南组织部李青来谈常委情况，也认为一批人水平低，刘玉娥[493]等甚不合适。研究下去人选，确定去十一个省。中午处理积压信件，并整理文件。

三点谭启龙[494]来谈四川班子，作了民意测验，比较成熟。谈了鲁大东[495]情况，附带言及青海、浙江。

1982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五）

上午讨论四川班子，先听各人交谈情况，均赞成革命方案。对鲁大东意见较多。谭、鲁随来汇报，基本定局。看来书记处亦将通过。目前还只此一家，当大起推动作用。

下午改好四分[份]简报材料。四川夜晚回家始定稿。

南君[496]从叙利亚归来，与大林同来家晚餐。谈叙方承包八亿美元营房任务问题。国内扯皮也。科威特过节每人发 180 元，公费医疗，可出国治疗。农民买华贵汽车如买毛驴。黎巴嫩请私人公司承包打扫战场。

星期五下午湖南李青来，详告诸人事问题，言及汪树[澍]白[497]等之安排及湖大、湘雅问题，官建[健]平问题。

1982 年 11 月 27 日（星期六）

上午听湖北汇报班子（沈因洛[498]等），基本未动，两个 1/3 均相差甚远，不能满意，必须重新考虑。

---

[492] 欧阳钦：（1900—1978）字惟亮，曾用名杨清（青）、杨文渊。湖南宁乡人。1918 年结识毛泽东。1919 年赴法勤工俭学，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中共夺取政权后任中共旅大市市委书记，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政委，省政协主席。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493] 刘玉娥：（1935—）山东牟平人。1956 年被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1953 年进湘潭纺印厂当工人，195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厂团委副书记、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湘潭市委副书记，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省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494] 谭启龙：（1913—2003）曾用名胡志萍。江西永新人。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府主席，山东省委书记，福建省委书记，1972 年回到浙江任省革委会主任。1977 年调青海任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1980 年调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是中共第八、九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二届中顾委委员。

[495] 鲁大东：（1916—1998）河北馆陶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地方县委工作。1943 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在军队作政治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中共乐山地委书记，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四川省委第二书记，四川省省长。是中共第九、十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二届中顾委委员。

[496] 南君：方南君，李锐的姑表弟，抗战时参加新安旅行团。中共夺取政权后在对外文联工作。（陈）大林是他的夫人。

[497] 汪澍白：（1923—2013）湖南长沙人。194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后，任新湖南报社秘书长，1959 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农场。文革后曾任湘潭大学副校长，湖南省社科院院长，后转入厦门大学任教授。著有《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源》。

[498] 沈因洛：（1920—）江苏吴县人。1938 年入延安陕北公学、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军队中做政治、组织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武汉钢铁公司副经理、经理，公司党委第一书记。1982 年后历任湖北省委书记兼省组织部

下午项南来谈福建班子，谈韩先楚[499]旧案甚详。马兴元必须下，中央要作工作。

五点柯兰[蓝][500]夫妇来谈湖南文艺界人事。

夜回家，湖南张志浩[501]、谌震[502]等三人来。傅白芦来，官案已写就，由朱正定稿。

1982 年 11 月 28 日（星期日）

上午建南、作材（偕刘佛年[503]）来作长谈。建南拟谈人事未果，只得另约。周惠亦来（热闹人），首长召见，煤电联营，问及小水火电，谓“怕左不怕右”，“是否又来大跃进了”。三峡方案都已点头，先念[504]则仍坚持 200 也[505]。

中午李普约观港片《投奔怒海》，越南岘港纪事。香港右派谓之反共片，主事者胆怯。非常严肃，揭露残暴黑暗、充满人道。

朱正为控官文定稿。李普处取谢文耀殉难报告。

1982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一）

上午听辽宁情况。沈阳二李印象较深，是接班对象。

下午李荒[506]汇报，甚不同意戴苏理[507]去辽宁。黄欧东[508]仍恋位，他自己坚决退。孙维本[509]、全树仁[510]

部长、省委副书记、省顾委副主任。

[499] 韩先楚：（1913—1986）湖北黄安人。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一直在军队担任军事指挥员。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九至十二届中央委员。

[500] 柯蓝：（1920—2006）原名唐一正。湖南长沙人。诗人。1937 年赴延安先后入陕北公学和鲁艺文学院学习，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副所长，湖南省文化局副局长，湖南省作协副主席，中国散文诗学会会长等职。

[501] 张志浩:（1920—）湖南望城县人。1949 年入新华社湖南分社、新湖南报新闻干部训练班学习。结业后在《新湖南报》任编辑。1957 年被划为右派，劳动教养。1979 年平反，回报社工作，后先后受聘于湖南人民出版社、岳麓书社。1981 年离休。

[502] 谌震:（1919—）生于山西省万荣县。1938 年开始新闻工作，担任过多家报纸的编辑。1949 年 9 月后曾任《新湖南报》编辑。1957 年被打成右派。1979 年获平反。晚年从事古籍整理和编史修志工作。主要著述有《人杰地灵话湖南》、《新译新评古文观止》、《新编中国通史》、《史学与书评》等。1996 年由湖南省人民政府聘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503] 刘佛年：（1914—2001）湖南醴陵人，教育家。1935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教育系。后留学英国、法国。归国后任国立师范学院、暨南大学教授。中共夺取政权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曾任上海师范学校校长，复旦大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校长。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语言组成员，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编委、副主任。195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504] 先念：李先念。（1909—1992）湖北黄安人。1927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是红四方面军的指挥员，后任西路军政委，西征失败后，1937 年到达延安入抗大、马列学院学习。后在新四军中任职。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兼武汉市市长。1954 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经部部长，长期主持国家财政工作。是中共八至十届政治局委员，十一、十二届政治局常委。1983 年任国家主席。1988 年任全国政协主席。

[505] 即三峡大坝高程为 200 米方案。现在建成的大坝设计高程是 175 米。—李南央注

[506] 李荒：（1916—）辽宁营口人。北平东北大学国文系毕业，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后曾辽西省委副书记，旅大市委第一书记，辽宁省委书记。

二人实在不甚理想，郭峰[511]万一病倒过渡无人。

晚上张恺帆[512]谈安徽班子，谓之匆匆提出名单是抢班夺权。

官健平、苏恩惠两件已批妥送部内两局。

1982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二）

上午小组会，汇报个别谈话情况，安徽、江苏等。四川方案已通过，党内即广播，以推动全局。

下午议定下去十一个省市的名单。下月上旬出发，行前开大小会，布置发文件等事。考虑选拔中青，各省班子问题等，综合几条告下去同志。

看文件、内参至十一点半。

1982 年 12 月 1 日（星期三）

上午介绍江西情况，先谈“文革”两大派等。许勤[513]能否接班议论较多。下午白栋材[514]、赵增益[515]汇报。一个月来逼出四个新人，有副教授、有厂长。

---

[507] 戴苏理：（1919—2000）山西襄垣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长子县委书记、豫西六地委副书记。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中共南阳地委书记、河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省纪委副书记、省委秘书长兼农村工作部部长、省委书记、省长；中共辽宁省委常务书记、省顾委主任。是中共第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二届中顾委委员。

[508] 黄欧东：（1905—1993）江西永丰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和长征。后曾在马列学院第一期学习，在抗大第一分校任政治部主任。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沈阳市长，辽宁省委书记、省长。文革后任辽宁省委第二书记，省人大主任。是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届中顾委委员。

[509] 孙维本：（1928—）辽宁营口人。194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高中文化。1961 年起任县级领导，1976 年起任地委级领导，1982 年任辽宁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后调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是中共第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三、十四届中央委员。

[510] 全树仁：（1930—2008）194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辽宁省抚顺市委组织部处长，抚顺钢厂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市委书记、市长等职。1982 年起历任辽宁省省委书记、省长、省人大主任等职。是中共第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三、十四届中央委员。

[511] 郭峰：（1915—2005）吉林德惠人。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安事变”时在东北军作地下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辽西省省委书记，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部长、东北局委员。“高饶事件”中被撤销党内职务，先后下方到旅大机械五金总厂和柴油机厂，分别任副厂长、厂长。1962 年调任辽宁省财委副主任。文革后曾任辽宁省委书记兼沈阳市第一书记，省委第一书记。1985 年自己提出退出领导岗位。

[512] 张恺帆：（1908—1991）安徽无为人。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上海吴淞区、沪西区区委书记，皖南地委组织部部长，苏皖边区政府秘书长，合肥市委书记等职。中共夺取政权后任安徽省副省长、省委书记。1959 年因反对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在庐山会议后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职务、开除党籍。1962 年 7 月恢复党籍和原职务。文革后任安徽省委书记和政协主席等职。

[513] 许勤：（1928—）辽宁绥中人。读过一年大学。194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临川县委宣传部部长、县委书记，南城县委书记，抚州地委书记，江西省委副秘书长、副省长兼秘书长、省委书记、副书记，省第七届人大常委会主任。是中共第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

[514] 白栋材：（1916—2014）陕西清涧人。193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陕北地区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南昌市市长，江西省委书记、省长。是中共第十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二届中顾委委员。

[515] 赵增益：（1920—1993）山西平定人。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任政治、情报、作战等部门处一级职务。中共夺取政权后先后任中共川东区党委秘书长，昆明市委第一书记、云南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江西省委书记、省长、省顾问委员会主任。

书记处通知汇报十一个省班子情况，临时赶材料，概括了几点。

夜看文件到十一点。

1982 年 12 月 2 日（星期四）

早起看汇报材料，甚为匆忙。九点到勤政殿，原来书记处只是通过四川、内蒙两个班子的文件等例事。耀邦等插话，强调重用知识分子。

下午任穷与我、赵同陈丕显[516]、韩宁夫[517]等谈湖北班子，仍进不来理想新人。

1982 年 12 月 3 日（星期五）

六点起床在室内活动。

上午听广东情况，张灿明汇报湖北之行。关键在韩宁夫之去留，人才有的是。

下午二点志民等来，他们要去西安开西北各省中青干部会。宋处听云南李启明[518]汇报，一个大学生也没选入，在老人中兜圈子。

顾卓新[519]来谈安徽人事，与张恺帆调子相反：支持袁振[520]、王光宇[521]，很不赞同张劲夫及周子健继续当政也。安徽还有 P、G 两派问题。

夜观香港武打片《忍无可忍》，甚没意思。

1982 年 12 月 4 日（星期六）

下半夜梦见陈老总，在一个新搬三间套房中，似来会见另一老帅，先到我房合掌致意。

上午任仲夷、刘田夫[522]、李坚贞[523]谈广东班子，还勉强可以。

---

[516] 陈丕显：（1916—1995）福建上杭人。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苏南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第一书记，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上海市政协主席，华东局书记，云南省委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武汉军区政委等职。是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 、十二届中央委员。1982 年起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517] 韩宁夫：（1915—1995）山东高唐人。山东大学肄业。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湖北省人民政府秘书长、武汉钢铁公司经理、常委书记，湖北省副省长，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省第四届政协主席、省长、省委第二书记、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518] 李启明：（1915—2007）山西神池人。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 年在杨虎城举办的步兵学校学习，翌年到陕北。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陕西省委常委、副省长、省长。文革后调云南任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二届中顾委委员。

[519] 顾卓新：（1910—2002）辽宁义县人。北平大学肄业。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地方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东北人民政府计委主任兼财委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文革后任安徽省委书记，省第四届政协主席和第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第二书记。是中共第一、二届中顾委委员。

[520] 袁振：（1916—2003）原名袁风彩，又名袁彰武。山东掖县人。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山东地方军区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鞍山市委常委、鞍山钢铁公司党委第一书记兼经理，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太原市委第一书记，安徽省委副书记等职。

[521] 王光宇：（1919—）安徽霍丘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河南永城县委书记。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中共阜阳地委书记，安徽省副省长、省委书记、副书记，省第六、七届人大常委会主任。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522] 刘田夫：（1907—2002）四川广安人。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后先后任中共广东高雷地委书记、粤西

下午四点到勤政殿，原约谈团中央班子，扑了空，大概改期未通知。

到部内书店买杂书 20 元。朱正来。

1982 年 12 月 5 日（星期日）

上午贵州汇报，朱厚泽定为二把手，池必卿[524]甚为开明。

下午灼姐夫妇来，谈东北人事情况，话旧，晚上才回。

廖季立来，谈经济体制，国营框内应允许不同体制。鸟与笼，有大小笼。关于陈（陈云—李南央注）之过份稳重，亦有同感。

1982 年 12 月 6 日（星期一）

上午书记处会，通过广东、贵州班子。山东都不满意，打了退票。

下午陕西马文瑞等汇报，一幅老面孔，大家不满意，只能婉言相劝。

晚上章泽[525]来长谈陕西人事，于明涛[526]过于谨慎，唯马首是瞻。陕西老家伙太多，掣肘处亦多，如外汇干了什么。

曾建徽来长谈，先谈湖南人事，后谈与《人民日报》关系。

1982 年 12 月 7 日（星期二）

上午项南汇报班子，情况较简单。

医生来看，给了药，当是感冒也。

下午到部开大会，到五十多人，下去的十一个组，我主讲，介绍情况，谈了下知识分子问题。

晚上回家休息。

区委书记，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副省长，1981 年任广东省省长。是中共第一、二届中顾委委员。

[523] 李坚贞：（1906—？）广东丰顺人。女。1926 年参加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后一直从事妇女和组织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委书记、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是中共第八、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一届中顾委委员。

[524] 池必卿：（1917—2007）山西平定人。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太行地区工作。中华人民过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兼太原市委第一书记。文革初期曾调天津市任革委会副主任。后被关押审查四年。1975 年调内蒙古自治区任革委会副主任，1978 年调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二届中顾委委员。

[525] 章泽：（1920—1991）辽宁海城人。东北大学肄业。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西北青年战地工作团分团政治指导员，延安市青联主席，中共哲里木盟东科尔沁中旗工委书记兼东蒙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中共乌兰浩特市委书记、市长，中共中央东北局青委书记。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群众工作组组长，陕西省委常务书记、省顾委主任。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526] 于明涛：（1918—）河北深县人。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湖南省委工业部部长、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兼省经委主任；陕西省委书记、省长；河南省委书记、省长；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1982 年 12 月 8 日（星期三）

上午万达[527]、周里谈湖南班子。耀邦让刘夫生[528]、董志文[529]等四人学习，毛致用亦表示愿学。应予支持（但耀邦可能让留下）。王向天[530]当组织部长（现教育厅长，采纳了我的意见）。柏原力荐任副部长。已 60，勉强接受。

项南谈福建班子，要北京的人。

乔晓光谈广西班子，言及遗留问题，约向小组汇报。周子健来谈安徽之事甚详，有记录。

1982 年 12 月 9 日（星期四）

昨夜下半夜咳嗽，喉痒，折腾约一小时。

上午书记处会，讨论江西、福建班子，原则同意。马兴元退下省长也已解决：必须照顾二千多山西人也。

中午回家休息。改好社论清样。

下午西藏汇报，由我主持。主席由谁担任（多吉才旦[531]？）未定。现在问题是藏人内部：本地、四川、青海三部份平衡，杨岑多吉[532]表现，平旺[533]（“英雄”）影响等。

晚上回家休息。

---

[527] 万达：（1918—2002）河南林县人。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县、地委书记。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湖南益阳地委副书记、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省委常委、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1979 年任省委第二书记。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528] 刘夫生：（1931—)山西定襄人。1946 年在晋察冀边区机关任电话员，194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 年随军南下。历任长沙地委组织部干事、科长，湘潭县委副书记，韶山乡党委书记。1970 年起任湖南省委委员，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副省长兼长沙市委第一书记。1983 年入湖南师范大学干训部学习，后任湖南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

[529] 董志文：（1933—）山西忻州人。1948 年任忻县八区通讯员，1949 年随军南下，195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区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地区革委会主任。1977 年任湖南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1983 年入湖南师范大学干训部学习。后任湖南省委常委、副省长、省人大副主任。

[530] 王向天：（1930—）湖南长沙人。194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 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历史系。历任湖南省委宣传部副处长、省教育厅副厅长、厅长、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副省长，湖南省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531] 多吉才旦：（1923—）藏族人。1948 年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中共夺取政权初期曾任中央民委藏民组组长，国务院西藏科学工作队社会科学组副组长。后担任西藏社会科学院院长，拉萨市委书记，1983 年任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1986 年离职后任中国藏学中心总干事长。

[532] 杨岭多吉：（1931—）四川巴安（今巴塘）人，藏族。194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共青团四川省委副书记，中共德格县委第一书记，阿坝藏族自治州州委第一书记，四川省副省长，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自治区委书记、自治区第四届政协主席，四川省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是中共第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

[533] 平旺：全名平措旺阶（1922—）四川巴康人。藏族。1949 年 8 月在云南剑川由中共滇西工委副书记欧根及组织部长王以中接受为中共党员，随后被派回西康巴唐建立了中共组织“康藏边地工委”，担任书记。1950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 18 军进入西藏前其正在重庆西南局汇报工作，即被任命为西藏工委委员、18 军民运部部长，随 18 军进藏。曾作为西康代表和达赖喇嘛一同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曾任共青团中央委员，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1959 年达赖喇嘛流亡国外后，于 1960 年被关入秦城监狱，1978 年获释。后曾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2004 年、2005 年两次写信给胡锦涛，请求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女儿平尼曾是民运人士魏京生中学时代的女友。

1982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五）

上午听广西乔晓光等汇报，只谈班子，未言及遗留问题。关键还是文化低，没找出人，只找了一个广西大学校长。下午看批件。

七点韩哲一[534]来，谈上海人事，到十点半。对胡立教[535]意见较多。

1982 年 12 月 11 日（星期六）

六点起床，未作活动。

上午处理文件、信件，青干局工作安排。看了点报刊。

下午二点严佑民来谈安徽情况。G、P 两派派性之深，搅得人事极其复杂。万、顾、赵[536]，张、周、严两个先后班子也受影响。三点半开上海小组会，余建亭、刘耀夫等来。

雪初、陈永清、谭伟、王浩等来谈湖南事。

1982 年 12 月 12 日（星期日）

上午小组会，再谈湖北班子。陈丕显、韩宁夫来，将意见一致。

下午部办公会，谈本身机构。关于政治局讨论的六个省班子名单，告诉任穷同志，新进的 37 人，60%组织部没有考察过，此事不宜逼得太紧。耀邦要留下毛致用。

朱正来帮忙料理信件。湖南刘皓宇[537]带来信件，并《湖南》大画册等。

1982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一）

八点半，毛致用、孙国治即来谈湖南班子。我主持小组会，讲的话较多也较狠，提出官健平问题。

下午看文件，改北京市委组织部送来的我的一堆谈话稿。

同雪初、永清谈去湖南做法。

1982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二）

上午十个组长会，我主讲情况和须注意之事，各省特点、人事也简要述之。会后同钱敏、张修竹谈江苏情况，介绍柳林谈话。

下午王恩茂、司马义[538]、铁木耳[539]汇报新疆班子，要求以大省待之，争名额也。关于两个主义一个王国，王仍耿耿于怀。

---

[534] 韩哲一：（1914—2011）山东禹城人。回族。1931 年在黑龙江黑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2 年赴苏联学习时参加少共。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国家计委、经委副主任，华东局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

[535] 胡立教：（1914—2006）江西吉安人。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华东局组织部部长、财政部副部长，牡丹江地委第一书记 ，中国人民银行代理行长，河南省委第二书记，上海市委第二书记。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536] 万：万里；顾：顾卓新；赵：赵守一。万里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革委会主任时，顾卓新和赵守一是革委会副主任。

[537] 刘皓宇：（1931—）湖南平江人。1949 年入新华社湖南分社、新湖南报社新闻干部培训班。1957 年在新湖南报社被划成右派，流浪廿多年。1979 年改正后，先后任湖南科技出版社编辑室副主任，岳麓书社副社长。1992 年离休。

夜观人艺《不尽长江》，写提拔中青干部，新老交替，很不错。

1982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三）

上午看材料，准备讲话稿。下午参加北京市委组织部的提拔中青干部会，讲话。
五点到北京医院看望孙冶方，肝癌晚期，已全身扩散。

1982 年 12 月 16 日（星期四）

早五点起床，向陈云、胡、邓、姚写关于三峡信。复范寿康信，送书画两本。
上午开小组会，听传达耀邦讲话等。
下午书记处会，讨论西藏班子。耀邦讲话：坚决两个 1/3，西藏换下两个初中的。

1982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五）

上午小组会讨论宁夏、山东班子问题。传达耀邦昨天意见。
下午处理信件。小周压信太多。

十二册

1982 年 12 月 18 日（星期六）

早八点到友谊医院。血色素空前上升：11.6 克。姜大夫开脑复康新药。
九点半到京西，宋约谈。上海批彭冲不要再追究个人，当时上面有华汪（华国锋、汪东兴——李南央注），双方求同存异。嘱相机而行。同佳木电话，问清三人不动。
下午在家清理杂件。张志杰来谈四人结论等事。赵杰兵来，告以各方印象，尤以北京市组为佳（赵母在市委）。

1982 年 12 月 19 日（星期日）

上午整行装。灼姐和朱朱来，十二点出发。在车站与余建亭[540]、丁秀等共十二人会合。多年不这样坐火车了。车上同余闲谈当年计委大跃进事。毛欲年增 1000 万 T 钢，宋（宋平—李南央注）、余持异议。

---

[538] 司马义：司马义．艾买提（1935—）新疆策勒人。维吾尔族。195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 年起为土改训练班学员，区、县团工委书记，县长，1960 年入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疆班学习。1963 年起历任地委宣传部、文教政治部副主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常委、自治区委员会书记、革委会副主任、自治区主席。1986 年后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委员。是中共第十至十六届中央委员，第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539] 铁木耳：铁木尔．达瓦买提（1927—）新疆托克逊人。维吾尔族。195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 年起历任乡长、副区长，县长，县委书记，1955 年入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系研究班学习，1964 年起历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革委会常委、革委会副主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区委书记、区人民政府主席。1993 年起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是中共第十二至十四届中央委员。

[540] 余建亭：（1918—）江西新建人。1935 年入北平燕京大学，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6 年加入中共，翌年进延安入抗大学习。1937 年毛泽东三次会见斯诺夫人海伦．斯诺余均担任翻译。抗战胜利后赴东北解放区，后担任陈云秘书。中共执政后历任东北纺织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国家计委工业生产综合计划局、重工业计划局局长，轻工业部副部长等职。

陈（陈云—李南央注）问余，富春为何不问下情。

九点入睡。

1982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一）

八点一刻到上海。周克等到车站接。住东明。与周交了上海特殊之底。

下午看材料，发现一封要信及笔记本未带。同家中电话，果然在黑皮夹中。嘱速寄来。老了，眼面前事记不住。

晚上到锦江小礼堂观两部外片（一巴西与西班牙合拍歌星之死，一英国“送信人”）。同上海头头们陈、胡、汪、韩等见面。陈说正回顾六年，非回顾不可。杨士法[541]在山东即认识我，从刘{星}处知道。归来已十一点。

1982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二）

早起略作讲话准备。上午九点到康平路向市委人事安排与机构改革两小组介绍指导小组两个月来工作情况，及耀邦等最近有关精神。听钟民[542]、忻元锡[543]等汇报。市委已在几百人范围内开展推荐活动，能进常委、正付[副]市长者已有 28 人。有此基础，工作方便多了。

下午二点小会，拟分经济、党政与文教科三部分了解人选。

带回常委扩大会 199 份《简报》，新旧之争全在于此。

晚上杨心培[544]、高扬来谈到九点半，将我当着中组部来人，有“共同语言”也。仍不外撇开他们另组人事班子，抓住之不足不放及对国栋[545]之不满等。解释陈之 70 岁问题，又谈到邢至康[546]问题。

非常疲困，十点半洗澡就寝。

---

[541] 杨士法：（1917—2010）天津人。北平大学肄业。1936 年加入中共，一直在山东地方政府工作。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共临沂地委书记，上海市工业局党委书记兼局长，中共上海市委工业工作部、重工业部部长，上海市杨浦区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监委书记，上海市科委主任、副市长，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等职。

[542] 钟民：（1910—1998）江西广昌人。1936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曾任上海市总工会主席。1961 年调福建省任副省长、省委书记。后调回上海任市委常委、市委书记。

[543] 忻元锡：（1918—2006）浙江定海人。1938 年加入中共，在苏皖边区做贸易、银行工作。中共执政后仍主要从事财政、银行工作。1982 年从财政部副部长位调上海任市委常委、副市长。1983—1992 年任上海市政府顾问。

[544] 杨心培：（1915—1989）山东日照人。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7 年七七事变后赴延安，进抗大学习。1938 年加入中共，后回到山东工作。中共执政后先后在浙江省委、温州地委和山东德州地委任职。1972 年后调上海，曾任上海市革委会郊区组领导成员，奉贤县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等职。是中共第十一届中纪委委员。

[545] 国栋：陈国栋（1911—2005）江西南昌人。1932 年加入中共，后作过青年团、组织和财政工作。中共执政后曾任财政部副部长兼交通银行董事长，粮食部副部长、代部长、部长。1979 年 12 月调上海历任市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兼警备区第一政委。

[546] 邢至康：（1930—）女，上海松江人。上海女子师范学校毕业。1946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曾任小学教师，嵩山区委宣传部干事、科长、副部长，上海南洋中学校长等职。1982 年 9 月在上海徐汇区区委副书记任上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三届续任。十二大后上升为上海市委委员，后曾任上海市妇联主任。中共十四大上，其位置被陈至立取代。

1982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三）

早起略作活动。上下午看《简报》，已 2/3。给周克信，要来《六年回顾》。有一期对赵振清意见甚大，谓作用甚于赵振东[547]。

黄大明、陈其五[548]等电话，都是四、五十年不见的故人。

晚饭后同柯兰[蓝]淮海路散步。

1982 年 12 月 23 日（星期四）

昨夜睡得较好，约七小时。

上午黄大明来，话旧，谈人事，送草书一幅。王元化[549]来，谈陈沂[550]等，较公允。

下午二点邢至康来，谈旧市委杨富珍[551]，个人经历并推荐人选。有轻工局长叶公琦[552]，地下党员，右派也。已通日英德三国文字。四点杨士法来，谈彭冲当年情况与韩哲一观点同。又个人问题，承认假党员之类。

夜观两部日本宽彩旧片，《夕雾楼悲剧》。

1982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五）

晨起略作活动。八点半陈其五（刘敏珩）来，一直谈到下午二点。话旧，珞珈山住了一星期，招

[547] 赵振东：1976 年打倒“四人帮“后，随苏振华赴上海的中央工作组成员，时在中央组织部工作。

[548] 陈其五：（1914—1984）原名刘敏珩，安徽巢湖人，蒙古族。1934 年入清华哲学系，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7 年“七七”事变后去武汉搞青年救国团活动，同年加入中共，12 月到山西卫立煌总部工作，不久转入新四军。中共执政后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高教部长等职。1962 年在上海主持传达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受到张春桥的追查。1963 年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支持巴金向党交心的发言，遭到左倾路线的迫害，1965 年被开除党籍，调到江苏农学院任教务处副处长。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残。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获平反。1981 年重新工作，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后患癌症，病逝于出差途中。

[549] 王元化：（1920—2008）祖籍湖北江陵，生于湖北武昌。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8 年加入中共。三十年代开始写作。曾任中共上海地下文委委员、代书记，主编 《奔流》文艺丛刊。抗战胜利后，曾任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讲师。中共执政后，曾任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上海文委文学处长。1955 年受到胡风案牵连，1981 年平反后，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550] 陈沂：（1912—2002）贵州遵义人。1931 年加入中共。后在八路军和地方从事宣传和办报工作。中共执政后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7 年被划为右派，下放黑龙江省劳动 21 年。1979 年 6 月起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

[551] 杨富珍：（1932—）江苏南汇（今属上海市）人。女，劳动模范。1949 年加入中共。在上海国棉一厂当织布挡车工时，1956 年、1959 年两次获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所在小组被授予“杨富珍小组”称号。1970 年后，历任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书记、市委常委，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徐汇区委书记，上海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和第十、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

[552] 叶公琦：（1929—）江苏吴县人。大夏大学肄业。1944 年加入中共。曾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嵩山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工业部部长，中共上海市邑庙区委工业部部长，上海市轻工业局副局长，上海市副市长、市第九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待吃橘子。《救中国》，他自己经历，柯庆施[553]整人，柯之用张（张春桥—李南央注），与江青结合。然后详谈上海当前人事，陈沂尤详。新旧关系比较公道。他与王一平[554]等私交甚好。故人畅谈挨整日也。

夜观三十年代日本片《太阳之子》、《阿部一族》。后者情节不甚分明。

下午四点钟民来，谈推荐人情况，谈到周克情况，请写一考察性材料。

1982 年 12 月 25 日（星期六）

看人头材料。上海真是人才荟萃之地。《六年回顾》摘要。

中午上街购橘子三斤，并不觉冷。

下午同刘雪初电话（在邵阳），告以上海做法，湖南更须补课也。湖南已分三批推荐名单，达 200 余人。与朱正电话，促下层动推。

晚饭后王申生来，职工对补考高中文凭甚有意见。

钟民来，送杨心培全部材料（松江、奉贤书记时小有欠帐），又蒋丽华材料，抵制四人帮“英雄”，谓老头（毛泽东——李南央注）法西斯独裁。

夜看毕《高山下花环》，到下二点。将战士、连排干部写活，英雄即凡人。

1982 年 12 月 26 日（星期日）

仍七点起床。陈沂十点来谈到二点，谓陈圈子小了，使韩、陈等旧人均不安于位。胡之粗，表现自己，使人反感。颇有“中间”派味道。谈及耀邦批评他：立场鲜明、吃过大苦，但不能团结多数，写文咄咄逼人，须更谨慎，尤其在上海。上海老干部、名人多，管意识形态得压住台。八点半召开工作组会，唸《六年回顾》。

下午上街为小玲子买登山服。

夜赴上影厂观《祸起萧墙》、《城南旧事》。会见徐桑楚[555]、张瑞芳[556]等。徐是九队的，三八年在长

---

[553] 柯庆施：（1902—1965）安徽歙县人。1922 年加入中共，同年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是中共见过列宁的两人之一（另一人是张国焘），因此一直在中共内部受到特殊尊敬，被称为柯老。中共执政后任南京市市长、江苏省委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八届五中全会增选）。生前曾说过对毛泽东的相信要到迷信的程度。在上海第一把手位置病逝时，被誉为毛主席的好学生，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李南央注

[554] 王一平：（1914—2007）山东荣成人。1932 年加入中共。1937 年赴延安，进抗大、中央党校学习。后赴山东在八路军和地方做政治工作。解放战争中继续在军队做政治工作。中共执政后历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委书记等职。1972 年至 1979 年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979 年至 1983 年任上海市副市长，市政协主席。是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二届中顾委委员。

[555] 徐桑楚：（1916—2011）原名徐诚炜。浙江鄞县人。1938 年与范元甄同在国民政府政治部三厅下属的抗敌演出九队工作（参看《父母昨日书》中所录 1938 年范元甄日记），任抗敌演剧九队队长，当时不是党员。后来徐自己说由范元甄介绍加入中共。范一直否认此一说法，与他们同在九队的徐炜也证明没有此事。其入党时间、地点和介绍人始终未能得到证实。”文革”中他曾找过范元甄，当时李南央也在场。那时徐已经获得“解放”，被结合进领导班子，范仍在受审查。徐要求范证明他是由她介绍加入的共产党，被范当场骂走。中共执政后徐历任长江电影制片厂厂长，海燕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等职。—李南央注

[556] 张瑞芳：（1918—2012）原籍北京，生于河北保定。1935 年入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学习。并参加戏剧活动。1938 年加入中共，从事戏剧演出。中共执政后相继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上海电影制片厂任演员。曾任上影演员剧团团长。

沙接过头。“墙”片我曾支持，地委书记最后出席法庭，改得棱角少一些。“旧事”如一首散文诗，原作者为台湾女作家，思乡之作也。导演为《巴山夜雨》导演，很细腻，小孩惟妙惟肖。

1982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一）

上午王崇基[557]（计委副主任）来谈人事等情况。此人长期管纺织，头脑清楚。

下午观日片《饥饿海峡》，一侦探片，近三个小时。

夜开会，杨永直[558]夫妇来，赶了末班车！给张春桥[559]信并检举欲整张者。但求体面退休。王若望[560]来，谈到十一点。与陈沂结怨过深。

1982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二）

赵行志[561]八点即来，谈到下午两点，最后甚激动，乃至哭泣，颇出意料。此人从自己观感跳不出来，不能放眼大局。准备了大堆资料，打官司到底。

下午杨堤[562]来，印象颇精干，有点故作谦虚，说文化低之类。

轻工局副局长叶公琦四点来，人很诚恳，化工专家，右派使之，并通英、日、法三国语言，提到朱正事。

晚上国栋、立教来，谈到近十一点。原来小平等都提过了动韩哲一、赵行志等人。上海造反派盘根错节，残余势力不可轻心。挖根子或和稀泥，乃新旧关键所在，非“团结”问题也。一般工作都可争论，但往事一触即跳：各人有帐。先念曾说韩尽力挤进去。

---

[557] 王崇基：（1928—）江苏盐城人。1946 年加入中共。1948 年毕业于沪江大学工商管理系。中共执政后一直在上海工作，曾任上海棉纺织工业公司经理、纺织工业局副局长、市计委副主任、市第九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558] 杨永直：（1917—1994）本名方璞德。安徽桐城人。1937 年加入中共。在延安《解放日报》与李锐同事时任采访科长。中共执政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上海《解放日报》社社长、总编辑，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市委宣传部部长等职。文革初期挨整，后期曾投靠过四人帮。—李南央注

[559] 张春桥：（1917—2005）山东巨野人。“四人帮”核心人物。1938 年进延安，同年加入中共。后主要从事报纸宣传工作。中共执政后，历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等职。文革后历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上海市革委会主任、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是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委员，十届政治局常委。 文革结束后被开除出党，1981 年 1 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 年 1 月改为无期徒刑，1997 年 12 月减为有期徒刑 18 年，1998 年 1 月保外就医。

[560] 王若望：（1918—2001）原名王寿华，笔名若望、若涵、若木。江苏省武进县人。工人出身。1933 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1934 年因参加罢工被逮捕并判刑，抗战爆发后获释，之后赴延安，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曾任《文艺月报》副主编，1957 年被打成右派。1968 年因批判毛泽东入狱四年。1978 年获平反，出任《上海文学》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87 年被邓小平点名开除出党。1989 年“六四”事件后被捕，入狱 14 个月。1992 年流亡美国。因肺癌逝世于纽约。李锐曾有诗给他，戏他为：“满头辫子被人抓”。—李南央注

[561] 赵行志：（1917—2009）江苏武进人。沪江大学肄业。1938 年加入中共。曾任华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科长、团政治处副主任、团政委。中共执政后在上海市委任职。后曾任驻日内瓦总领事，驻喀麦隆、伊拉克大使。文革后曾任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第五届政协副主席。

[562] 杨堤：（1924—）上海青浦人。1938 年加入新四军，后在地方做保安、公安工作。中共执政后曾任无锡市公安局长。1952 年调上海，曾任上海公安局处长，市委政法工作部办公室主任。1977 年后历任市邮电管理局局长，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1982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三）

早起仍活动 20 分钟。

上午参观上海城市规划展览会。新建、改造、改善，真是不易。小学生在过道内作体操，教员无立锥之地。观后发表意见：2000 年城市中心地带人口不但不应增加，还应减少。凡污染之厂，都应设法迁出，中心思想是方便与舒服（生产、工作与生活）。

下午陈铁迪[563]（同济付[副]书记，女，47 岁），吴邦国[564]（仪表局付[副]书记，清华六六届，42 岁），江景波[565]（同济付[副]校长，55 岁）先后来谈，都是多么好的知识分子，都是专业高材，政治先进，有能力者。江尤朴实，全家在新加坡，资方经理人，却无动于衷。

夜赴上影观《天云山传奇》、《泉水叮咚》，后者为张瑞芳主演。“天云”还是第一次点观。

1982 年 12 月 30 日（星期四）

八点半陈其五来。与建亭一道去看王一平，一直谈到近二点。听王谈：抽象承认过去有错误、缺点，甚至路线亦可，但三个路线不是，文理亦不通。讲了彭冲对华（华国锋——李南央注）的具体情况，如抵制湖南来的展览会，清查有不彻底，两个凡是赵行志，陈锦华均明朗。记住国栋两次事：一次谈，听说你这人不好团结；一次谈到过去情况，常委要改组。因此坚决退下来，自己过去曾为彭柏山[566]案，同柯庆施顶过。城市办人民公社，区书汇报会上柯大发脾气，挺身严肃提出要听下面真情（柯当时无可奈何，也未因此整他）。今后可能顺者留，逆者去。认为赵行志，陈锦华应留下。赵有头脑，能工作。陈有能力，又年轻。强调身体、脑子不行。大半天谈话，很有条理，身体与精神各半也。我提到顾委安排，是正直、公正人。文章自己的好（保卫自己果实意），不能否定。看到大局，三个人中央已定，国栋是陈云熟悉的同志。他们后来当然听广泛意见，中央授命，实际又做得如何，多从这方面看（可能有不周到处）。看来谈得还比较好，心中有闷气，让倒出来总是好的。

---

[563] 陈铁迪：（1935—）湖南长沙人。1952 年入同济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结构专业学习，1952 年加入中共。毕业后先后在南京工学院和同济大学任教。1978 年后任同济大学数力系党总支书记、校党委副书记。1983 年后历任上海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教卫工作党委书记，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主任等职。

[564] 吴邦国：（1941—）安徽肥东人。1960 年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1964 年加入中共。1967 年毕业后在上海电子管厂当工人、技术员、技术科科长、党委副书记、副厂长；1978 年后调上级公司任副经理；1983 年后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副书记、市委书记。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四届中央委员，第十五届政治局委员，第十六、十七届政治局常委；1995 年至 2003 年任国务院副总理；是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565] 江景波：（1927—）福建福州人。1952 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0 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土木工程系，在安徽滁县专区治淮工程指挥部工作，后调同济大学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教研室主任、教务处长、副校长、校长。曾任民盟副主席。1980 年加入中共。

[566] 彭柏山：（1910—1968）湖南茶陵人，原名彭冰山。1931 年参加左联，1935 年加入中共。解放战争中任三野 14 军副政委，参加了淮海战役。上海解放后继夏衍后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1955 年被定为“胡风反党集团”成员。文革中在河南郑州被迫害致死。1980 年 6 月获平反。

下午李肇基[567]（仪表局付[副]局长）、魏基民[568]来。魏在文革初期，偷听江青与聂元梓电话，保卫市委，因而挨整。宜于做党委工作。李是雷达专家，在西北搞导弹 16 年，精干又有政治的类型。

晚上小组开会，布置工作。小周电话稿没写出，生了气，使之“灰溜溜”。

1982 年 12 月 31 日（星期五）

早起活动 20 分钟。改好电话稿。上午与北京通话。

上午贺彭年[569]（交通办副主任）、杜述古[570]（原松江书记）来谈。贺原交大毕业，多年作政治工作，曾到有色研九[究]所搞清查，认识田庚锡（田也参加过一派，受蒙蔽）。杜为公认好的农村干部。

下午卢国梁[571]（进出口办）来谈上海外贸及到国棉十七厂等消除王洪文帮影响过程。这是一场持久战，关键在班子代代传好。四点韩哲一来，建议多作居间工作，使双方不再如此隔阂下去。韩可多作旧方工作。

夜到锦江小礼堂看京剧、电影（澳大利亚片“驯马师”，写英帝征服南非史实一个侧面）。同先念（还有姚依林）见面，与汪道涵[572]谈。

[567] 李肇基：（1930—）上海人。1951 年毕业于大同大学电机系，同年加入中共，并参加人民解放军。曾任国防科工委试验基地副处长。后任上海无线电十八厂副厂长、副总工程师，上海电视工业公司副总经理、副总工程师，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副局长，上海市副市长。

[568] 魏基民：1983 年至 1987 年曾任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569] 贺彭年：（1924—）江苏苏州人。1948 年上海交大毕业，1949 年加入中共。曾任上海市政工作部办公室副主任、主任、上海有色金属研究所党委书记等职。1979 年后历任上海市经委副秘书长、副主任，上海市人民政府交通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上海航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570] 杜述古：（1927—）曾任上海市松江县县委书记。后任上海大江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571] 卢国梁：后曾任上海外经贸委主任。

[572] 汪道涵：（1915—2005）安徽嘉山人。同盟会元老汪雨相之子。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3 年加入中共。一直在经济部门担任职务，抗战时是一个区的财经部长。中共执政后历任杭州市财经部长、浙江省财政厅长，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市长等职。1985 年退居二线。1991 年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是中共第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二届中顾委委员。

一九八三年李锐日记

第十二册/Vol. 12
1983.1.1-- 1983.8.6

第十三册/Vol. 13
1983.8.7.-- 1983.12.31.

（11.12.—12.1.《李锐日记—出访卷》）

1983 年日记注：

李锐 1983 年大部分日记是分记在两个本子内的。1 月至 8 月 6 日写在第 12 册内，8 月 7 日至 12 月写在第 13 册内。

4 月 15 日至 5 月 22 日因出差，日记没有内容。我后来发现了父亲的一些工作笔记本。其中标号⑤的笔记本封面标注时间是 1983. 4-5。此段内容可查看“李锐 1946-1994 工作笔记”第五册内容。

11 月 12 日至 12 月 1 日因出访几内亚，日记单独用了一个本子，原件丢失了。但是《李锐日记—出访卷》(1998 年 9 月作家出版社出版）收入了这些天的日记。李锐在该书“几内亚日记”一章前的文字说明中有这样一段话：“途经使馆不免要听到一些有关人事的意见。日记中的有关具体细节自然都略去了。”我向父亲要过几内亚日记的原件，他说出书时交给秘书了，秘书则说不记得日记原件的下落。

为了方便读者，将两册一书中的日记内容合并于本文件。

——李南央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81 年后日记录入说明	xii

一九八三年

十二册

1.	1983 年 1 月	1
2.	1983 年 2 月	11
3.	1983 年 3 月	20
4.	1983 年 4 月	27
5.	1983 年 5 月	31
6.	1983 年 6 月	33
7.	1983 年 7 月	40
8.	1983 年 8 月	47

十三册

9.	1983 年 8 月 7 日	48
10.	1983 年 9 月	54
11.	1983 年 10 月	61
12.	1983 年 11 月	68
	11 月 12 日-12 月 1 日录自《李锐日记—出访卷》	70
13.	1983 年 12 月 2 日	81

十二册

1983 年元旦（星期六）

上午参观新建的上海港客运码头后，即乘游艇沿黄浦江到吴淞，一路见到繁忙拥挤的船舶与码头，客运每天 1.2 万人。上海港年吞吐量 8700 万吨，为世界第十位。吴淞上岸参观集装箱码头，箱有 5、10 吨两种。龙门吊均标准吊件。登日本造集装箱船，大开眼界，全部自动化，包括灭火。船长必须通天文、人文、地文，有过硬的气象知识。我开顽[玩]笑说，谁如有瞎指挥病，请上远洋轮跑一趟。

下午参观宋庆龄、孙中山故居与一大会址。孙中山藏书甚丰，是一个大读书人。廿四史有两种板[版]本，英文书尤多。宋庆龄于抗战后离沪时曾将全部书物疏散，56 年才全部又找回来。故居朴素典雅，没有暖气。

到陈其五家晚餐，吃春卷，喝酒。陈谈自己甚详细，也喜欢旧诗词。两个小外孙尚是幼儿，能背唐诗 200 首，当场背“将进酒”。一个 27 岁女儿，“文革”中被人从四楼推下致残，坐于床上，不能说话，亦无甚表情，家人已经习惯。

随后又到黄宇齐家，谈到十二点始归。

关于此间人事，有些意见可取，如不要让老干部有“升级”之感。

归来哮喘。

1983 年 1 月 2 日（星期日）

七点始起床。给玉珍电话。俞润泉夫妇招待过了。

上午遊植物园，观盆景园。购得红果迎春共四盆。下午送到宇齐家，他们明天飞京。宇齐已断肝癌！

夜观电影《春兰秋菊》、《布谷催春》。

与国栋同志约定谈一次。

1983 年 1 月 3 日（星期一）

六点半起床，活动一刻钟。

上午陈锦华来，谈到十一点半。认为市委、市府民主生活都不正常，自己无权，不予支持，坚决要离去。“我的性格，一往直前，不左顾右盼。”建亭亦感口气过大，有骄气也。

中午一至三点到艺术研九[究]所观《假如我是真的》录像，淋漓尽至[致]，可惜未能改出。

交大翁史烈[1]来谈，宝钢朱尔沛[2]、张浩波[3]来谈。后两位练习生、工人出身，同农村干部炯[迥]然不同：精明、条理、敏捷之感。

郭建[4]夜来长途，问三峡意见。她持异议，并介绍江泽民[5]来沪。

---

[1] 翁史烈：（1932—）浙江宁波人。热力涡轮机专家。1952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62 年获前苏联列宁格勒造船学院科学技术副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和从事研究工作。1984 年至 1997 年任上海交大校长。1995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 朱尔沛：曾先后任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党委书记，宝钢集团副董事长、党委书记。

[3] 张浩波：1979 至 1988 年任上海宝钢工程指挥部副指挥和党委副书记，后任宝钢集团党委书记。。

[4] 郭建：（1912—2000）湖南株洲人。女。1934 年考入清华大学，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7 年加入中共，后一直从事妇女抗日救亡运动。中共执政后曾任上海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市商业局局长、市计划委员会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市妇联主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等职。1978 年任交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中共十二大被选为中纪委委员。

[5] 江泽民：（1926—）江苏扬州人。1946 年加入中共，1947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中共执政后在上海工作，历

晚上王韬来谈，徐祖清等来。

周克七点半谈到十一点半。详谈人事看法与考察办过程，最后进言：处在风尖浪口，众目睽睽，格外谨慎，但又不要束手束脚。周谈王申酉[6]案甚详。六万字供词值得一阅。

1983 年 1 月 4 日（星期二）

早起活动只能一刻钟，得节约时间看点东西。

上午李家镛来谈，石化总厂付[副]厂长，交大毕业的，业务甚熟，是一个对自己要求严格的人。所接触上海籍干部，并无“上海习气”感觉，而精明干练则一也。谭茀云[7]十点谈到十一点，谭声之的女儿。上海纺织机械公司付[副]经理，精通业务，会英日俄语，政治开朗，很有思想，起了一个念头：介绍为纺织部长候选人。即起信稿。十一点组织部翟浪来，谈组织部现状。一闲一忙，办事未通过组织系统，对考察办等做法有意见。

下午汪道涵来谈到五点半。胡立教失言事（“好人上去、坏人下来”），胡本人说责在起稿者，如属实则应坦白认错。江泽民来表示可考虑。谭茀云可先任付[副]部长。

晚上田庚锡来。有色研究所一派掌权，坏人在台上，因而告状。李中、于康来。

1983 年 1 月 5 日（星期三） 雨

武大机系同班廖云汉及同系叶自伟、张道敬、王世村等，一早来谈到十点。他们在本业坚守岗位，都成为真正专家和领导。廖是上海船厂总工，叶：机电一局情报所长，张：机电一局局长，王：轻工局技术处长。十点后夏征农[8]来，谈到一点重要东西：彭曾向陈锦华、赵行志推荐中委，国栋顾虑太多。

下午一点韩哲一来，托向老板致意：是紧跟中央的，岂有二心也（此公被称为“转头”也）。二点，宣传文艺界人士：罗竹风[9]、吴强[10]、杜宣[11]、马达[12]、李太成[13]、钟望阳[14]等来，谈到六点。集中攻陈沂，

任车间主任、厂党支部书记、副厂长。1955 年赴前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1956 年回国后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当过分厂厂长。1962 年调任一机部下属研究所任副所长、所长、代理党委书记。后调一机部外事局任副局长、局长。1982 年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部长。1985 年调上海任市长、市委书记。1982 年在中共十二大上被选定为中央委员，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成为政治局委员，1989 年“六四”后，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成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五中全会上成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93 年成为国家主席、国家军委主席。2002 年中共十六大上，其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由胡锦涛接替，直至 2004 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方辞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2005 年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辞去国家军委主席一职。

[6] 王申酉：（1946—1977）工人家庭出身。17 岁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1976 年毛泽东去世时，因在给女友的信中写了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观点被学校保卫科送入监狱。1977 年春天，上海市革委会根据当时党中央指示，决定在“五一”前公审并镇压一批“反革命分子”。王其时已被判“死缓”，此时改为“死刑、立即执行”，随即在一个三万人参加的公审大会上被宣布判决书，并立即押赴刑场枪决。

[7] 谭茀云：后任上海妇联主任。1991 年与曾任工厂厂长兼总工程师的丈夫杨振汉一起“下海”，在香港注册成立了杨谭顾问公司。

[8] 夏征农：（1904—2008）原名夏正和，笔名征农。江西丰城人。金陵大学、复旦大学肄业。1926 年加入中共，参加过南昌起义。1933 年加入左联，长期从事共产党的宣传文化工作。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共济南市委副书记，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部长，中共山东省委、济南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文联主席。是第一届中顾委委员。

[9] 罗竹风：（1911—1996）山东平度人。语言学家、宗教学家。1938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曾任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长，上海市语文学会会长。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兼宗教卷主编。

[10] 吴强：（1910—1990）原名汪大同，江苏涟水人。作家。河南大学肄业。1933 年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1938 年参加新四军，1939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曾任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代表作长篇小说《红日》。

[11] 杜宣：（1913—2004）江西九江人。原名杜苍凌。剧作家、散文家。1932 年加入中共，1933 年参加左联。后参加新四军。中共执政后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其代表作有电影剧本《兰兰和冬冬》、《长虹

谓是天怒人怨，不可终日也。

晚七点陈国栋来，谈到十二点半。详述三年过程及人事意见。

1983 年 1 月 6 日（星期四）阴

早起仍活动一刻钟。

赵行志八点即来，建议求同存异，不再在细节上计较了。真感到宜粗不宜细何等适用于此人。昨夜国栋评价：高傲、自负、思想古怪，不能不如此印象。

上午工作组会，讨论了解范围，缩小到十来人，与此间小组一起进行。党政两个结构，文化知识等要求标准，要有个区别。十一点约李庸夫[15]来谈一小时，言及振清{时}之弊病。

下午一点——四点赴文艺所观《教父》。据说是美国畅销小说一千多万本改编。大可删减。24 吋电视录像，甚疲劳。

归来洗澡，算是休息了半小时。

晚饭后，陈重远[16]夫妇、王申生、王若望来。王伊复挡之门外。钟石来谈到十一点。观点一致，共同语言就多。他认为组织部门要改组也。

上海春节后去京汇报，与北京通话。

1983 年 1 月 7 日（星期五）阴

上午清理文件，批办急件。一直没有能坐下来看点东西了。同建亭交待事务。午餐时，其五来送别。

下午二点一刻上车站，市府刘丰副秘<书>长和招待所长送行。谈到又有劫机事故（南京—杭州班机）。车上看材料并北京市组工会讲稿。

六点廿分到杭州，组织部长来接。先到杭州饭店，晚餐后搬到工作组驻地大华别墅。此处幽静，也有暖气。谭申平[17]谈铁、李矛盾，非原则大是大非问题，多人事及“文革”个人档案之类，互不信任。组织部人从中未起好作用。

十点沐浴后上床。

1983 年 1 月 8 日（星期六）小雪

三点醒来，服眠药仍睡不着了。六点起床，到窗外阳台小活动。小雪纷飞，大概杭州少见也。

号起义》、《先驱》等。

[12] 马达：（1925—）安徽安庆人。回族。1941 年起从事新闻工作。中共执政后曾任上海《劳动报》、《解放日报》总编辑。1978 年任《文汇报》总编辑。

[13] 李太成：曾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

[14] 钟望阳：（1910—1984）上海人。笔名苏苏。儿童文学家。1937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曾任上海文化局副局长，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上海文艺》副主编，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

[15] 李庸夫：（1927—1997）河南孟县人。1943 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先后在福建省、华东公安部、最高检察院任职。1965 年调任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长。文革后担任上海司法局局长、市政法委副书记，1984 年参与创建了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和上海政法专科学校（现上海政法学院前身），兼任院长和校长。

[16] 陈重远：（1928—）名玉栋，字重远。北京人。十岁入其伯父陈中孚在北京琉璃厂所开的古玩铺文古斋学习，十四岁正式学徒。后就读于辅仁大学经济系。中共执政后在兵器工业管理干部学院工作，从事经济理论和哲学理论教育三十六年。1985 年后重入古玩界。

[17] 谭申平：四川广安人。1932 年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36 年加入中共，1937 年入延安抗大学习。中共执政后历任中组部工业部干部处副处长，西南局经委副主任，工业交通部政治部主任，地质部副部长等职。曾是中纪委委员。

上午铁瑛来谈浙江人事安排，本人还想留在常委。省长人选不理想，袁芳烈[18]、薛驹[19]中流而已。宣传、组织两部倒是物色了两个人选：罗东，49 岁，浙大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人大研究生；薛艳莊[20]，52 岁，杭大付[副]校长。铁看似忠厚，与李丰平不能协调，偏信组织部。

下午李丰平来，赞成趁省委扩大会再推荐人选。过去两次，眼界未开扩，同铁瑛看法不同。晚上电话，同意十日上午让我去宣讲一番。不赞成{四}川仍留常委，更不赞成修补办法。关键在可多进几个新的。

晚上谭申平等汇报来此工作。介绍了罗东、薛艳莊、吴敏达[21]等几个人情况。

1983 年 1 月 9 日（星期日）小雪

六点起床，户外活动十分钟。

上午罗东来谈，印象甚好。十点半同去浙大吴敏达家，真正的专家，朴实，且有思想、有组织能力。

下午杭大付[副]校长薛艳莊来，内秀形。第一个上街游行者。有见解，群众拥护。现主持组织部工作的王裕民[22]来，谈组织部情况。苗世杰[23]已停职。

晚上准备明天讲话。十点半沐浴。

1983 年 1 月 10 日（星期一）晴

三点半醒来，不能入睡，脑子装事也。八点半到西冷三楼参加省委常委会，讲了约两个小时，改革调整班子情况，耀邦多次插话。中央年令[龄]、文化把关精神，发挥了一下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二十多年弯路）的看法。反映较好。重新动员，推荐。

下午一点半乘车遊玉皇山顶，归途看 724 工程——林彪公馆，如此豪华，有舞厅、电影馆、游泳池，辟了半个山。民脂民膏，现在作友谊商店之用。

晚上徐恰[洽]时、刘桂、杨德功、邹思运[24]来，谈人事看法。徐已听到付[副]省长对我谈话评价。

建亭来电话，北京有文件。周克考察待以后{寄}出。

1983 年 1 月 11 日（星期二） 雪

五点半起床。窗外百树梨花，有心欣赏。七点半上车站，八点开车，得以休息。只改好关于周克的考察报告。

下午三点十四分抵南京。组织部付[副]部长和小蒋来站接。住省委三招东楼，前美国大使馆也。

---

[18] 袁芳烈（1929—2009）山东沂南人。1946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任县、地委级干部，后升至浙江省副省长兼农业委员会主任，温州市委书记，浙江省政法委书记、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是中共第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

[19] 薛驹：（1922—）山西运城人。大同大学肄业。1938 年加入中共，一直在苏中根据地工作。中共执政后曾任浙江省委办公厅主任、省委副书记兼秘书长、省长、省顾委主任。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

[20] 薛艳庄：（1930—）浙江瑞安人。女。1952 年加入中共，同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历任杭州大学讲师、科研处处长，杭州大学党委副书记、书记，杭州大学副校长、校长，是浙江省第六届政协副主席。

[21] 吴敏达：（1929—）江苏苏州人。1952 年毕业于大同大学机械系。1959 年加入中共。历任浙江大学光学仪器系副主任、副教授、实验总厂厂长，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浙江省副省长、省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22] 汪裕民：（1921—2004）原名尚庆演。山东莱芜人。1940 年加入中共，一直在山东一带根据地工作。1949 年南下至浙江，担任县、地委领导，后曾任省农办副主任，省组织部副部长、代部长，省人大常委副主任。

[23] 苗世杰：50 年代末曾担任过温州市团委副书记。

[24] 这几位均应是浙江省水电设计院的老技术人员，前二者为李锐在岳云中学读书时的同学。—李南央注

小蒋介绍此间人事大势。四点半许家屯与组长钱敏[25]来，谈到六点。此间正集中精力搞地市合并，省委班子暂搁下。许三八年初在沛县搞青救团，说到徐州见过一个彪形大汉，大概就是鄙人也。

将中央精神略作介绍。

晚上工作组汇报。许已表示如不退下，大家不得安宁（老的全促其退下，常委中只储江[26]、周泽[27]二人劝留），问题也不得解决。目前较上方案为许、柳退，韩、顾上，但后者是否理想、合适，还待进一步研究。顾之能力还不清楚。另一大问题为清查甚不彻底，还有残余三种人，组织部也不干净。

1983 年 1 月 12 日（星期三） 雨

昨夜二点半服眠药，大概四点后又迷胡[糊]一阵。

六点起床，在暖房略作活动。

上午谈两人。叶诸泰，宣传部副部长，51 岁，四六年入党，大跃进时即有看法，敢于表态。下放苏北，当农民可读书，是一个肯用脑子的人，对省委看法颇多。孙家正，38 岁，团省委书记，南大中文系的，对团的工作有一套想法与做法，建议包一个工读学校或劳教农场，做一些扎扎实实工作，不搞花花哨哨。

约元坤[28]中午来，谈到二点。

农科院副院长孙舒来，学农业经济的，有一套宏观看法，专业知识丰富，敢于直言之人。三点多许家屯来，详谈处境之苦，又怕风波再起，不得安宁。五次检讨，几翻[番]流泪，终不得谅解。鸿沟之深。关于民意测验，须加县委书记。

夜到元坤家，煮挂面以换口味。细话旧事，并不觉房间之冷也。Make love is old! 九点归来。

1983 年 1 月 13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略作准备。

上午参加省委常委扩大会，到二、三十人。我讲了一个半小时，比杭州简略一点。但知识分子之实践与理论失误讲到了。最后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作结，以促团结。接着大家发言。

下午三点续开。刘、惠、包、管，诸老[29]与辛少波[30]、周一峰[31]等均发言，中心在促退、促进。知分

---

[25] 钱敏：（1916—）江苏无锡人。1938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历任县委、地委书记，杭州市委第一副书记、华东局经委副主任、第一机械部局长、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电子工业部部长等职。

[26] 储江：（1917—2011）江苏宜兴人。原名储兆瀛。1938 年加入中共。在苏中根据地做地方工作。中共执政后历任江苏省组织部副部长、省政法工作部副部长，苏州地委书记等职。1975 年任南京市委书记、市革委会主任。1977 年后任江苏省委书记、省纪委第一书记，省组织部部长。1983 年后任省人大常委主任。是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27] 周泽：（1923—2002）江苏太行人。1939 年加入中共。一直在泰兴地区作地方工作。中共执政后历任杨州地委书记，南京市委书记，江苏省劳动局局长，省委副秘书长等职。1977 年起先后任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副省长、省委副书记等职。1984 年后担任省顾委副主任。

[28] 元坤：李元坤，李锐父亲好友叶瑞棻（号筱松）与原配夫人所生长女（早逝）的女儿，小名胖姑娘。少年时住在北京成坊街，李锐曾与她同乘一辆洋车上学，心中暗恋过她。—李南央注

[29] 诸老：刘—刘顺元（见注释 66）；惠—惠浴宇（见“李锐日记 11 册”注释 449）；包—包厚昌（1911—1992）江苏无锡县人。1938 年加入中共，在江南抗日义勇军、新四军工作，参与创建和扩大中共苏南抗日根据地工作。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共无锡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书记兼市长，江苏省副省长兼省计委主任等职，是第四届省政协主席，省顾委筹备组负责人之一。管—管文蔚（1904—1993）江苏丹阳市建山乡人。1926 年加入中共，任丹阳县委、无锡县委书记等职。抗战期间，参与创建中共苏中抗日根据地工作。抗战后，先后在华东野战军、苏中军区、苏南军区任司令员。中共执政后，历任苏南区党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与行政公署主任，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省顾委委员，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李南央注

[30] 辛少波：(1914—2007)山东莱阳人。1937 年加入中共。一直在山东作地方工作。1949 年南下，先后任常州地委书记，江苏省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省政法部部长、省委书记、省委常委等职。

问题意见一致。对许家屯意坚辞缓。惠亦小作讲话过头之检讨，算是开得不错。会后许家屯复来谈民意测验动员事。

晚上与 Child friend 叙旧。

1983 年 1 月 14 日（星期五）

六点起床。

上午经委付[副]主任　　、省团委付[副]书<记>顾浩[32]先后来谈。学工业经济，　　（原文两处均空三字—李南央注）当过无锡柴油机厂<长>，有实践经验，也有理论水平，印象甚好。顾据说对许分不清是非。

下午游紫金山天文台，有导游者。张衡当然是伟大科学家。六四年即建 0.6 米望<远>镜，现在美国已达 5 米（我们在作 2 米）。参观总统府、熙园、孙中山就职处、东王府（瞻园）并雨花台。

夜参加广播电视晚会。

1983 年 1 月 15 日（星期六）

六点起床。上午刘顺元[33]、惠浴宇二老先后来谈。集中于许，必退，非下不可。建议惠不再谈许；刘对彭冲说法与中央一致。

下午凌启鸿[34]先来谈一小时，然后同去扬州。过南京大桥有 40 公里高速公路。五点半到达，一路又谈二小时。此人为实干家，专业栽培，常深入下层。

夜住西园宾馆。晚上地委书记傅宗华等来谈，拥许留任者。晚餐扬州名菜。

1983 年 1 月 16 日（星期日）

五点醒来敲墙也。早点吃富春包子，极佳。

外办负责人同行。先到漆雕工艺馆，名不虚传。到个园，大盐商家园春夏秋冬四景以假山石构成，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太湖石、黄山石等，为假山杰作。观史可法墓，八怪展品寥寥。然后遊瘦西湖，原不过便河（护城沟）之类。五亭桥独具风格，最后登平远堂[楼]。欧公、坡老词，大明寺，鉴真和尚处，最后到平山堂。记得对联如下：

山色湖光归一览，远山来与此堂平
欧公坡老峙千秋

---

[31] 周一峰：（1915—1991）原名周民峰。广西鹿寨人，壮族。在上海复旦大学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8 年加入中共，后入新四军。中共执政后历任苏州地委、市委书记，江苏省财经委、计委、建委、工办主任，副省长、省委常委等职。文革后任江苏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1983 年任中央广西工作组组长,1984 年任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驻安徽联络组组长。

[32] 顾浩：（1940—）江苏南通人。1964 年加入共产党。做过公社、县、地级干部，后历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副书记、省委常委、省组织部部长、南京市委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省文联主席、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是共青团中央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第十四届候补中央委员。

[33] 刘顺元：（1903—1996）山东博兴人。1924 年入北京师范大学英国文学系读书。1926 年加入国民党。1931 年经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批准，转入共产党，后在中共长江局组织部工作。抗战后在山东一带做地方工作。1945 年任职中共辽东省委副书记兼旅大地委第二书记时，看不惯苏军代表的颐指气使，多有抵触，被苏方所不容。建国伊始，刘任济南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在参加开国大典苏共代表团的压力下，撤销了刘的职务，并连降三级。刘少奇曾找刘谈话，令其就对苏态度做深刻检讨。1953 年斯大林逝世后，在刘少奇的直接过问下，刘得以复出，任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兼上海局委员（为省的第二把手）。文革后任浙江省委顾问。1978 年任中共中纪委副书记。是第一届中顾委委员。

[34] 凌启鸿：（1933—）农学家，水稻栽培学家。1956 年毕业于苏北农学院农学系，后留校任教。1978 年任江苏农学院农学系副主任。1983 年至 1998 年任江苏省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大腹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慈颜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归来作绝句，口占也：

多年愿望到扬州，也与欧公坡老游。
乐事常从忙里过，西园一宿此生修。

即赠与细仔。

四点到 33 号后东楼。罗运来[35]来谈片刻。柳林来，仍谈许必下事。

晚饭后与江渭清[36]谈。许家屯来谈到八点。孙福来（组部付[副]部长），谈到九点。

十点半赴车站，十一点十分开车。脱衣盖被，热得睡不着，只好起来穿衣，服眠药，折腾到近二点始入睡。

1983 年 1 月 17 日（星期一）阴

六点半起来，七点半吃温汤面一碗，八点一刻到济南，省委办公室主任来接。住南郊宾馆。48 年没有到这个城市了。

郝中士[37]已回京汇报，铁铮等小组同志汇报。关键问题在李子超、王济夫[38]等几个人是否进班子。组织部冯立族[39]、陶泊生来，简单谈了几句。下午四点苏毅然来，谈到六点。约定明天下午同常委扩大会一谈，希望我谈老的退与三种人问题。又谈李子超等问题，甚坚决，必留，否则，认为挤掉白如冰的人，工作也不好做。

中午吃鲫鱼，给元坤信。晚上看电视，铁铮来谈。

1983 年 1 月 18 日（星期二）小雪

五点半起床。阳台小作活动。

上午改好在北京市讲稿，并作准备。

下午两点半到俱乐部向常委会讲话，两个多小时，到六、七十人，见到李予昂[40]。苏亦承认过去思想不解放。

---

[35] 罗运来：（1922—1993）江苏涟水人。1939 年加入中共。在涟水地方工作，曾任县委书记。中共执政后，历任淮阴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地委副书记，徐州地委书记，江苏省农科院副院长、省农办副主任，苏州地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等职。

[36] 江渭清：（1910—2000）湖南平江人。1929 年参加中共。在红军中担任政治工作，1935 年后留在地方工作，抗战后转入新四军。解放战争中在华中野战军作政治工作。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共南京市委副书记，江苏省委第二书记、省委第一书记兼江苏军区第一政委，南京军区第三政委、代理第一政委，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1974 年后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福州军区政委。是中共第八、第十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二届中顾委委员。

[37] 郝中士：（1911—1985）江苏沛县人。1937 年加入中共，做地方工作。中共执政后历任广东省委副书记、副省长。1956 年秋入中央党校学习。1957 年至 1984 年历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编辑室副主任、主任，农村工作部副秘书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农林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农业部纪检组组长等职。

[38] 王济夫：（1928—1999）山东荣成人。1945 年加入中共，曾任胶东军区机要员，军区副科长。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共山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委副秘书长、研究室副主任，烟台地委书记，烟台市委书记等职。1987 至 1990 年曾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是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政协常委。1999 年赴台湾进行文化交流时发生意外事件，在台湾去世。

[39] 冯立族：（1926—1990）山东招远人。1942 年加入中共，在招远县地方工作。中共执政后，历任共青团山东省委常委、共青团省委副书记、书记，省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等职。是共青团第九届中央委员。

[40] 李予昂：（1901—1985）山西平遥人。1927 年加入中共，从事地下工作。1938 年入延安，曾在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做财政、贸易工作。中共执政后，历任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全国烟酒专卖总公司总经理、财政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1958 年 7 月调山东省工作，任省委财贸部部长、省委常委、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七点许衍梁[41]来谈到八点，三七年八月到济南同立徵到过他家的，现任省科协付[副]主席。

晚上休息，看电视《吉庆有余》。与北京通电话，让铁铮任付[副]组长。

1983 年 1 月 19 日（星期三）晴

仍四点醒来，六点半起床，略作活动。

上午十点参加省常委会，讨论苏的动员报告。与常委一一认识。

下午二点陈岱（陈颉宇）[42]来，话旧。陈氏姊妹是圣罗以的，三六年由何伟介绍入党。

三点半苏毅然来，谈到吃晚饭。关于人事留退，及过去与白等之关系。此人较平易近人，愿谈自己思想。

郝中士回济，谈北京讨论情况。晚上同工作组开会，促其抓紧。

1983 年 1 月 20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整理什物。

烟台来车晚点，再阅北京讲话，批好周克考察报告，同郝中士等谈话。省委付[副]秘书长周挺说，讲话拟整理成文件发到县级。嘱寄来清样。

十一点半到站，十二点一刻发车。盖被服眠药，仍不能入睡，躺到四点起来。同小周闲谈，以后注意事项正面提出，如内刊如何分类等，未予正面指责。此法甚好，今后当注意忍耐。

九点十分到北京站，彭守范来接，车开到站台。归家甚欢。朱正在，言及湖南事。

1983 年 1 月 21 日（星期五）晴

上午在家休息，翻报纸。

下午到部开会，讨论部机构人事。我的职务似已定。

陈沂电话。

1983 年 1 月 22 日（星期六）晴

平江有人来。特去医院，由玉珍应付。书店泡到十一点半，花 20 元买一堆杂书。下午到京西，同赵、王诸老谈。略翻材料。同陈沂谈。

晚上汪澍白、朱正、柳思夫妇来，谈湖南事。柳拟归去。

有湘潭电机厂工人易长村寄来一堆材料上访。今晚本人来，晓以常识，让回去找工作组谈。湖南知道我家地址者太多。

1983 年 1 月 23 日（星期日）晴

晨五点起床。看四省市材料。

八点半到京西，先同宋（宋任穷——李南央注）谈，九点开会，汇报了两个半小时。上海情况谈

---

[41] 许衍梁：（1911—1986）山东日照人。1935 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中共执政后，曾任济南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副市长。1961 年加入中共。后曾任济南市科技协会主任，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42] 陈岱：我母亲范元甄在武汉学联结识的朋友。我编的《父母昨日书》一书中范元甄 1938 年的日记曾经提到她们姊妹二人。文革后陈曾担任过山东电视台（或广播电台）台长。我在 2006 年曾经与陈岱通过电话，她责备我不应该写那篇《我有这样一个母亲》的文章，让我向母亲赔礼道歉。我按她的要求将全家照片寄给了她，但是她没有回信，也没有得到她在电话中所允诺的我母亲中学时代的照片。—李南央注

颇详。

下午客人不断：张志杰谈一个半小时，周建南夫妇来，送巴黎茶盘。赵守一来谈陕西、安徽情况并林牧[43]问题。告我野苹继任，我为常务。

大胖来谈，离秘书职。老汤夫妇来。

1983 年 1 月 24 日（星期一）晴

八点半到京西。上午小组讨论年前工作。发通知八条（据耀邦抓厅局地市班子调整，西安市来信，不注意智力结构），准备工作组归来座谈会。

下午志民等三人来谈青干局工作，王远汇报团中央代表大会事，北京介绍九人有三人合格。

1983 年 1 月 25 日（星期二）晴

上午看文件，翻出差期间漏看报纸。

下午小组听宁夏汇报，李学智过于狭隘，新人适当可代也。

湖北关广富[44]谈话，有言：未听到“放心”之语，还必须互相熟悉过程。这是一个创举，较四川更为震动。

1983 年 1 月 26 日（星期三）晴

昨夜宿京西。观电影《这不是误会》，反对开后门，情节不一目了然。

上午听王国权[45]天津情况，也可采第三方案，一、二把手让新的上。

宋同我谈他下的问题，言及有关赵的反映，同意我的看法：对文革中某些犯错误者的庇护。

下午四点朱佳木约谈，陈（陈云—李南央注）推荐刘泽彭任青干局付[副]局长。第一次朱与我见面即谈到他的这个意见，介绍上海四地情况。赵事又嘱不要介入了。想起麻公[46]对我之言：简单了一些。

出差一月简报定稿，寄出陆礼华[47]事信二封。

晚上麻公来谈到十点半。内蒙整套人事已基本定局，颇有踌躇满志之意。注意东部尽余“皇协军”局面：年轻而又有文化。抗战期间西部干部都下了。

有四句寄白下：

月照东楼半榻光，西园夜静腊梅香。
白头胜似青春日，为有灵犀一线{长}。

---

[43] 林牧：（1927—2006）1946 年入西北工业大学电机系学习，其间先后加入中国民盟、中共。1965 年因以中共陕西省委副秘书长身份参加胡耀邦在陕西发起的“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改革，两度被开除党籍，两度入狱。1978 年获平反后先后任陕西省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副秘书长，国务院科技干部管理局局长，西北大学党委书记。1989 年“六四”后，被第三次开除党籍，从此不再担任行政和学术职务。

[44] 关广富：（1931—）黑龙江穆棱人。满族。1948 年加入中共。曾任东北人民政府粮食总局科员。1949 年南下，任湖北省财政厅科长、办公室副主任。1964 年毕业于湖北大学经济系财政信贷专业。后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行长。1983 年至 1994 年任湖北省委书记，1993 年改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十四届中央委员。

[45] 王国权：（1911—2004）河南巩县人。河南大学肄业，1934 年赴日本东京学习，1935 年加入中共，1936 年回国。曾任晋察冀一分区地委书记，热东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等职。中共执政后曾任热河省委第一书记兼军区政委。1957 年调外交部，历任驻东德、波兰大使兼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首席代表。1973 年后历任驻澳大利亚、意大利大使等职。1978 年调民政部任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46] 麻公：即周惠。因脸上有麻子，绰号麻公、周麻子。—李南央注

[47] 陆礼华：（1900—1997）上海青浦人。1919 年毕业于中国女子体操学校。1922 年自筹资金，创办上海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曾组建两江女子篮球队，是中国第一支出国访问的女子篮球队，多次出访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地。李锐大姐李琬华曾是她的学生。1980 年任上海文史馆馆员。—李南央注

1983 年 1 月 27 日（星期四）晴

宋约陈与我谈部人选。言及赵事，看重上海李庚夫意见。请陈找赵一谈，应有所检讨。

建亭自上海回，有个一月汇报。两上两下经验，有一对象到日本使馆求去日本。

1983 年 1 月 28 日（星期五）晴

上午李学智谈宁夏班子。不同意申效曾进。大家说服，仍不通。此人过于狭隘，非一把手之肚量。

下午习[席]国光[48]来谈山西班子情况，罗必下。其实霍也可下，让年轻者上来。搞民意测验。

晚到警卫礼堂观《人到中年》、《海狼》。前片对比强烈，甚感人。

1983 年 1 月 29 日（星期六）晴

上午宋召集部办公会，确定部领导人选。拟选一二五十出头者任二把手。哈尔滨市书尉健行[49]，及钱永昌[50]等供考虑。青干局付[副]局长李志民、刘泽彭二人已定。

下午到京西处理文件。在北京市讲话清样已送来。通知志民、杰兵来，审阅一过。杰兵告知阮铭开除事，王胡子[51]直通常委，陈邓批准，而耀<邦>建议再考察，鹤寿难以执行。“笔杆子”确是一个问题。黄老（黄克诚—李南央注）仍对经济“自由化”有所担心。

晚到李普家聚餐，于刚与黎澍夫妇。漫谈主题为知识分子与老头（指毛泽东—李南央注），马克思理论剩下两个阶级，而中国则众多也。中国革命是靠知分与农民，一开始就要找工人。

1983 年 1 月 30 日（星期日）晴

上午九点半到京西开会，听廖公等汇报港澳班子。王匡[52]想要曾彦修去主持报政，我提出港澳干部地方化问题，郑华可提前之事。

下午金树望来，刚从辽宁开廿一省有关地市机构会归。江苏搞一刀切，盐城也市化是不现实的。

---

[48] 席国光：（1916—2001）河南孟县人。1936 年加入中共，同年入延安抗大、中央党校学习。曾任中共豫西特委秘书长、组织部部长，豫西地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兼郑州地委书记，华北局社会部科长等职。中共执政后，历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主任，公安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机关党委书记等职。

[49] 尉健行：（1931—）浙江新昌人。1949 年加入中共。大连工学院机械系毕业后赴前苏联乌拉尔卡明斯克铝加工厂学习。1955 年归国在东北轻合金加工厂工作，从生产计划科副科长作起，至 1980 年升任厂长、厂党委书记。1980 年获哈尔滨市、黑龙江省特等劳动模范称号。1980 年入中央党校一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1981 年升任哈尔滨市副市长、市长。1983 年调京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1984 年至 1987 年任中组部副部长、部长。后调中央监察部任部长。1995 年至 1997 年兼任北京市委书记。是中共第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委员，第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十四届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纪委常委，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纪委常委、书记。

[50] 钱永昌：（1933—）上海市人。1953 年毕业于大宫海运学院航海系，同年加入中共。历任上海海运局船舶三副、二副、大副、船长，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上海分公司副经理、经理，交通部远洋运输局局长，交通部常务副部长；部长，中国航海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第三届副理事长，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第二届副会长。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

[51] 王胡子：即王震（1908—1993）字余开，曾用名正林、建成。湖南浏阳人。出身贫农。1927 年参加中共。参加了长征。主要在军队从事政治工作。1955 年授上将军衔。中共执政后，曾任新疆军区代司令兼政委，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务院农垦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党校校长（1982—1987），国家副主席（1988—1993）。是中共中央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至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三峡工程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52] 王匡：（1917—2003）原名王卓培。广东东莞人。1937 年底赴延安，1938 年加入中共，曾先后入延安抗大、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学习。1941 年后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员。1944 年底随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入中原解放区，从事宣传、记者工作。中共执政后历任新华通讯社华南总分社社长，《南方日报》社社长，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委员，宣传部长，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候补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宣传部部长。1957 年参与创办《羊城晚报》。文革后历任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第一社长，国务院港澳办公室顾问等职。

宋谈到耀邦决心：马文瑞、霍士廉[53]、杨易辰、乔晓光等都下，否则面目改变不了。这正合我们的想法。

1983 年 1 月 31 日（星期一）阴

九点半到勤政殿，组织部人事暂只变宋陈交替[54]，其他暂不动，待物色好新人一起动。

江泽民去港澳（耀邦说，江去上海还用得着你提，问我上海之行有什么人可上，一下怎么能说准，只能答专业干部甚多）。曾彦修被邓力群否了。宁夏班子通过，申效曾留下，李学智也通了。

听台湾工作汇报。不要建什么党了。蔡前[55]其人尚在，死一千多人。

下午处理文件。晚上同杨健生谈部内情况，认为沉闷无活力，局长们都平平，无打开新局面人。

1983 年 2 月 1 日（星期二）小雪

上午强晓初等汇报吉林班子，比上次有长进，工作组去有推动。强是一个颇灵巧的人。刘杰汇报河南班子。

下午处理文件，看材料，同小周动了点火，两人工作关系不甚协调。

晚上回家。

1983 年 2 月 2 日（星期三）晴

上午研究广东六个班子名单，谈到云南安平生[56]情况。关山复[57]来信反映，不太像话，46 文件两个多月不讨论，警卫森严，一言堂等等。

下午强晓初{复}来定最后名单。

接白下信。夜宿家中。

---

[53] 霍士廉：（1909—1996）山西忻州人。1936 年加入中共。先在陕甘宁边区工作，后赴山东，在八路军和地方做政治工作。中共执政后曾在浙江省委任领导职务并兼任浙江大学校长、浙江行政学院院长。1965 年调陕西任省委第一书记，文革初期受冲击后被结合进省委领导班子任省革委会副主任。1977 年后历任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书记、区革委会主任，农业部部长，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顾委主任。是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二届中顾委委员。

[54] 宋陈交替：陈野苹接任宋任穷任中组部部长。

[55] 蔡前：（1908—1982）原名蔡孝乾，台湾彰化人。1919 年进台湾彰化公学读书，1924 年至 1925 年在中共创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读书，受瞿秋白、任弼时等人的影响，参加上海台湾青年会。1926 年返回台湾，宣传革命，帮助组织了台湾文化协会左翼，1928 年当选为台湾共产党（即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中央委员、任常委，负责宣传工作，随后在台湾建立了支部。同年 8 月又回到大陆，在江西瑞金根据地工作，后参加了长征。1935 年 10 月到达陕北后任反帝联盟主席。抗战爆发后先后在八路军总部、延安工作。1945 年到上海，1946 年返回台湾。1949 年 9 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共执政后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 年 1 月被国民党逮捕，后逃脱，3 个月后再次被捕，变节，使 1800 多人被捕。后加入国民党，任台湾国防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1956 年任国防部情报部研究室少将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1982 年 10 月在台湾病死。

[56] 安平生：（1917—1999）陕西周至人。1937 年赴延安，入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共。后在晋绥边区工作。中共执政后在北京郊区工委、中共华南分局工作。1955 年至 1961 年在广东省先后担任农村工作部部长、副省长。后调广西壮族自治区先后任区委会书记处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区委第一书记、区革委会主任等职。1977 年调云南省任省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省人大常委主任、省政协主席，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第一政委等职。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二届中顾委委员。

[57] 关山复：（1915—2010）吉林伊通人。1936 年加入中共，1937 年毕业于北平东北大学边疆政治系。1942 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一直从事地方党政工作。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统战部副秘书长、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吉林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宣传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党组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1983 年 2 月 3 日（星期四）晴

四点半起床，修改南京讲话稿。

九点书记处会，通过河南、吉林班子。于明涛不任省长何竹康[58]继，小组则不敢如此更换也。于一川[59]亦退。

乔木自云南前线归，详谈中越、中缅边境情况。都需作战略变化考虑也。

下午看文件、报纸，修改北京讲话。晚上始定稿。

1983 年 2 月 4 日（星期五）晴

寄出北京讲话，白下书信。

上午听陕西组任朴斋[60]、廖诗全[61]汇报。马文瑞已松动，石油机械厂曾慎达[62]有可能如曾[关]广富任一把手。如此则全局皆活。其他新人四、五都较成熟了。

下午听王星汇报甘肃情况。冯纪新[63]转向孤立，以李登瀛[64]为首促其下台，两方对立较尖锐，冯私人生活亦有把柄。

晚郭建来，推荐张洁瑜[65]到青干局。

1983 年 2 月 5 日（星期六）晴

两点半即醒来，服两次眠药仍不能入睡。六点起床。江苏讲话定稿。

下午李建壁、罗文正来谈陕西班子，介绍白{纪}民情况，认为强于周雅光[66]，不解为何久久不能进班子。当一把手都可以。

---

[58] 何竹康：（1932—）江苏南通人。1947 年在苏中江海公学学习，并加入中共，任华中指挥部交通大队、苏北军区总兵站会计。中共执政后在江苏省无锡市军管会工作。1951 年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学习，后赴前苏联莫斯科经济学院学习，归国后在河南省计委工作，1973 年成为省革委会计委党的核心小组成员，1978 年起先后任省计委副主任、主任、党组书记，副省长、省委副书记、省长。1987 年调吉林省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省人大常委主任。是中共第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委员，第十三、十四届中央委员。

[59] 于一川：（1917—1990）河北南皮人。早年曾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1936 年加入中共，作地方宣传、党政工作。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共信阳地委书记、云南省委副书记、云南省委第二书记、云南省省长、中共郑州市委第一书记、河南省委副书记、省委书记、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顾委主任。

[60] 任朴斋：（1918—2003）山西平定人。1936 年进工厂学徒，1937 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共，在地方公安和社会部工作。中共执政后长期在建筑部门工作，曾任国家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国家基建委副主任，国家建材部副部长。1983 年离休。

[61] 廖诗全：老红军，曾任铁道部副部长。

[62] 曾慎达：(1928—) 福建闽侯人。西北工业学院毕业，1955 年赴前苏联实习。历任宝鸡石油钻采机械研究所二室副主任，宝鸡石油机械厂总工程师，宝鸡石油综合机械厂厂长，陕西省副省长、省委副书记、书记等职。

[63] 冯纪新：（1915—2005）安徽金寨人。1936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副书记、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农委主任，江苏省副省长，第八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甘肃省省长，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是中共第一、二届中顾委委员。

[64] 李登瀛：（1914—1996）陕西神木人。1934 年加入中共，曾任县、地委书记。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共川北区委组织部部长，西南局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部长，中共渭南地委书记，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省长、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65] 张洁瑜：（1938—2012）河北霸县人。女。1956 年加入中共。1963 清华大学自动控制专业毕业，后留校任系团委副书记、年级主任、助教。1965 年被借调到中央党校任青训班辅导员。文革后先后任劳动人事部科技干部局一处负责人，中组部青年干部局综合处处长、青干局副局长、部办公厅主任、部秘书长。

[66] 周雅光：（1926—）河北迁安人。1943 年加入中共。曾任昌黎县委组织部部长。中共执政后历任昌黎县副县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巡视员，西北局组织部副处长，陕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汉中地委副书记、书记，陕西省委书记、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省第六届政协主席。

谭申平汇报浙江班子情况。铁瑛已决心全退，比较积极了，新人也渐成熟。

拟定十日召开中青及知识分子会。

1983 年 2 月 6 日（星期日）晴

上午到京西，宋约马文瑞谈陕西班子。马仍拟留下，谓本地无人接替，曾慎达只是厂长，太嫩也。强调老家伙太多，陕北、关中、陕南，困难重重。于明涛有情绪，甚至提到拟留陕退下（或去湖南）。马谈庐山。十一点半甘肃王秉祥[67]来谈，冯纪新问题，情况已经清楚。

下午人客不断：余宗彦、朱凤熙[68]来。朱谈半生经历在情报与地震过去。公安部门之：职业病（多疑）、老化、文化低、管劳改、粗暴。柯兰[蓝]来，上海余、丁不甚协调，丁耳背也。伯村来谈湖北情况，九思甚起作用。关广富利用银行系统了解山区经济规律与生产、交通、流通、基建等全盘安排。

夜建南电话，谈对李铁映[69]印象，冲一点。

1983 年 2 月 7 日（星期一）晴

八点半到京西，宋约杨易辰、李力安先谈。杨退全局皆活，陈雷[70]还须过渡，稍有可议。

十点小组会，顺利通过。进来者多大学生人，过去眼界未开也。工作组起了作用。

下午到大会堂参加总政召开离休茶会，遇李琴，长谈《经济参考》作用。我谓之中间地带，内参与报纸之间。

回家拟清书物不成，翻阅报刊。

1983 年 2 月 8 日（星期二）晴

建亭一早电话，上海事转复杂，国栋等拟请指导小组出面定方案，常委意见难一致，尤其肖卡，周克等难通过。

雪初详谈湖南情况：只能如此。志民、闫淮来谈。

下午约铁瑛、李丰平谈浙江班子。省委已报来，只是女同志换人。

夜读曾彦修旅行文第二篇：秦始皇评价。

1983 年 2 月 9 日（星期三）晴

上午小组讨论浙江班子，顺利通过。与黑龙江特点相同：老的留得少，新的进得多。续听辽宁工作组谢邦治汇报，仍在老的中兜圈子，新人少。

下午到部，听明天座谈准备。宋陈交替干部大会。宋谈到华当时强调精简是为阻挠老干部出来。

---

[67] 王秉祥：（1916—1993）原名王东平。陕西旬邑人。1935 年加入中共，1937 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曾任乡赤卫军大队长，县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县委书记。中共执政后曾任甘肃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省委书记、副省长。是中共第十二届中纪委委员。

[68] 朱凤熙：江苏宜兴人。李锐在延安解放日报社工作的同事。曾担任国家地震局领导。—李南央注

[69] 李铁映：（1936—）湖南长沙人。1955 年加入中共，同年入前捷克斯洛伐克理工大学物理系学习，1961 年毕业后一直从事技术工作，曾任研究室主任、研究所副所长。1981 年起历任沈阳市委书记、辽宁省委书记，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是中共第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委员，第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

[70] 陈雷：（1917—2006）黑龙江桦川人。原名姜士元。1936 年加入中共，在佳木斯地区做地下工作，后转入东北抗日联军。中共执政后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省长等职。1985 年任省顾委主任。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二届中顾委委员。

各部门与各地班子中人员一时拥挤，乃历史必然也。

1983 年 2 月 10 日（星期四）晴

九点勤政殿会，通过黑龙江、浙江班子。紫阳主持，老的退下、留得少，新的进得多，是共同特点。议及专家从政须注意处，或写几条，以防两不得彰，造成抑长扬短也。

下午人大会堂，青年领导干部及中青年知识分子会，45 岁下，280 人，鄙人司仪，开了两小时又十分钟，开得尚好。一波中篇讲话也很得体。

晚上代耕夫妇来，赠《中国电力工业发展史》（前七十年），并解放后稿本，说他多年星期日从不休息也。

夜看“懿贵妃”，演员不行。

下午二点到北京医院，向肖三遗体告别。

1983 年 2 月 11 日（星期五）晴

上午小组会，讨论三个月小节，拟出《简报》。下午修改毕。发表一点政见：究竟省委班子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要求一种怎样的结构与质量？第一书记必须是政治家，知识比较丰富的人。

下午青干局引见四个新的对象，张洁瑜等。漫谈一阵，印象不错。同洁冰略谈部内人事。小妹带孩子来。

晚上灼姐家提早过年。

1983 年 2 月 12 日（星期六）除夕，晴

上午到京西处理文件。批发《简报》。下午到建南家、范寿康家提早拜年。

晚上王白强父子来，送酒二瓶。儿子王　林（原文中间空一字—李南央注）在省委宣传部工作。谈河北情况仍不容乐观，派性存在。

看了傅任敢全部材料，可写一长文也。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家。

夜观电视到一点。

下午黄乃来，同去看刘明夫。

1983 年 2 月 13 日（星期日）初一，　晴

上午陈牧天夫妇来。总局情况有好转，抓施工较紧。

下午发一狠心，挨门挨户拜年，走遍本楼：金树望、伯村、郑伯克、赵毅敏、钱敏、李瑞山[71]、王鹤峰[72]、王怀安、王新三[73]、卢竞如、吴克坚[74]、白治民[75]、袁血卒、丁冬放[76]、王照华、刘竞雄[77]、毛鹤

[71] 李瑞山：（1920—1997）陕西延长人。1936 年加入中共，在陕西地方做青年工作。1945 年赴东北做组织工作。1949 年南下后历任湖南省的县、地、市、省级干部。1966 年文革开始调陕西省，任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主任。1979 年调京任国家农委副主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是中共九至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

[72] 王鹤峰：（1911—1999）河南濮阳人。1931 年加入中共，在山西地方、晋冀鲁豫军区工作。中共执政后历任北京市组织部副部长，铁道部政治部主任兼中央军委铁道兵团政治部主任，哈尔滨市委副书记，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等职。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任选中纪委常务委员。

[73] 王新三：（1914—1991）辽宁抚顺人。1933 年加入中共。1937 年入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在华北敌后工作，曾任游击队大队政委，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共抚顺市委书记、抚顺矿务局局长、国家计委燃料工业局局长，国家经委副主任，煤炭工业部副部长等职。

[74] 吴克坚：（1900—1986）湖南平江人。1924 年加入中共。曾赴苏联学习，赴法国办报。抗战期间曾任《新华日报》总

年[78]、邹家尤[79]。钱敏随来家小谈。在鹤峰家遇到郭述申[80]，话旧。

晚上西北夫妇、贺毅夫妇、崔军[81]、益涛来，议论周灵光[邹林光]，怪我选错人也。刘延东来，谈团中央人事、工作、劳动、学习、创新风。告以农村抓科技推广，注意青年思想动态。

1983 年 2 月 14 日（星期一）初二，晴

上午写傅任敢文稿序，未毕。布置南书房，挂书画。

毛鹤年夫妇、鹍鼎夫妇来。蔡若虹与朱维明[民]来，谈美术界事，华君武之霸道等，江丰对华之宽厚（历史反共）相互成见过深。国画川，意境胜，而非视觉艺术，反对杂入西法，如光感等。新旧诗观点一致。

灼姐一家十口晚餐，小妹带孩子来，又叫了外婆也。小琳[玲]子整天帮忙。

晚伯克夫妇来。武光来。上午谭壮夫妇、铁铮夫妇、陈希等来。

1983 年 2 月 15 日（星期二）初三， 晴

上午出门，同玉珍看望韩光。略谈此次纪委会报告由耀邦改定。随后去黎澍家，谓王某（邓力群）想当总书记也。乔公（胡乔木—李南央注）之共义论人们议论甚多。看于刚夫妇，陈德明已痊愈。代耕家与汉雄家均无人。

下午人客不断。李瑞山来时，钱昌照[82]夫妇来。钱谈教育、人事意见，并三峡往事，赠诗集、《华声报》。

韩晓洲[83]、柳汝缙等三人来，谈快选拔四十岁左右人。柳思、傅白卢[芦]来，确定回湘方针：团结好焦林义，形成执行中央路线核心。

晚徐庭功来，告以公私分明（找朱正来部事）。何载来，汉雄夫妇来。

编辑，范元甄在其领导下工作过。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兼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部长，中共上海联络局局长、华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第六办公室主任等职。1955 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文革中入狱达七年之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平反。—李南央注

[75] 白治民：即白志民。

[76] 丁冬放：（1910—1989）江苏兴化人。原名陈士彦。上海国立劳动大学肄业。1930 年加入中共。曾在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任中国经济组副组长，与范元甄同事。中共执政后，历任东北人民政府计委处长，中国人民银行东北区行副行长，中国人民银行信贷局局长、办公厅主任、行长助理、副行长。—李南央注

[77] 刘竞雄：安子文的夫人。

[78] 毛鹤年：（1911—1988）北京人。中国科学院院士。电力专家。1948 年后历任东北电业管理局总工程师，燃料工业部设计管理局总工程师、电力建设总局、电力建设研究所、水利电力部规划设计院总工程师，电力工业部副部长等职。

[79] 邹家尤：（1918—1995）湖北应山人。1938 年入延安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共。抗大毕业后在抗大总校工作。1945 年离开延安赴东北，任东北军区军事工业部经理处科长、副处长、处长。中共执政后，历任重工业部财务司副司长，地质部办公厅副主任，地质部财务司、计划司司长，地质部副部长，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等职。

[80] 郭述申：（1904—1995）湖北孝感人。原名郭树勋。1927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任旅大区党委副书记，旅大市委第一书记。1962 年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78 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纪委副书记，是第一届中顾委委员。

[81] 崔军：（1928—）陕西榆林人。父亲崔田夫（原名崔文宪）是中共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1937 年入延安保小读书，后入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1947 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翌年入莫斯科动力学院水电工程专业学习。回国后长期从事水电工作。曾任青铜峡水电工程局副总工程师、陕西省水电工程局副总工程师兼工程处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水电指挥部副参谋长、参谋长、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副主任兼参谋长等职。武警少将警衔。

[82] 钱昌照：（1899—1988）江苏张家港人。早年留学英国，先后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是上世纪 30 年代初成立的国家资源委员会的组织发起者之一，曾担任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中共执政后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兼计划局副局长。曾担任民革副主席。

[83] 韩晓洲：时任水电部办公厅主任。

1983 年 2 月 16 日（星期三）初四， 晴

上午客人仍不断：邹林光[84]来谈被人告状事（胜过“文革”!）

魏泽同[85]夫妇来，四十年后第一遭。

方克来谈湖南人事及本人要求。

曹瑛夫妇、肖桐[86]夫妇来。

下午算是将傅任敢文稿序言写就。四天假做了这一件小事！

1983 年 2 月 17 日（星期四）初五， 晴

八点到京西，刘雪初来谈对老蒋（指蒋南翔—李南央注）意见：固执、亲疏、老套，教育改革不能靠他。

上午甘肃、山东组汇报。甘肃得维持冯纪新，调和班子。山东李子超还得照顾苏毅然。但将情况写明。甘肃必补群众推荐课。野苹电话，杨心培抗议免职，要来北京。

下午山西、河北组汇报。山西霍罗都退、下，李立功[87]情况也摆清楚。王克文[88]当省长有异议，让霍罗再议是否可即定案。

河北不能再回[恢]复派性。两方面人都得按原则办。高扬、刘秉彦[89]暂不能动。两省都得搞群众推荐，此步必不可少。

晚上七点回家吃饭、看电视。同祖春电话，凤凰镇反落实事。

1983 年 2 月 18 日（星期五）晴

上午听云南、上海两工作组汇报。安平生根本不欢迎工作组，起码礼貌都不讲。关山复等怄气犹存。上海新人考察做得仔细，欢迎江泽民，张寿[90]不感兴趣。

下午三点至四点霍士廉、罗贵波[91]谈山西班子。他们两人都下，进新人较多，但科班经、技人员较

---

[84] 邹林光：（1919—2003）山东淄博沣水镇人。1938 年加入中共。1947 年从部队转业，任东北牡丹江电业局副局长，鞍山电业局局长。中共执政后，历任燃料工业部电业总局计划处处长，1985 年调任陕西省经委副主任、西北电业局局长。文革后调回北京任水电部计划管理局党组书记，基建工程兵水电指挥部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85] 魏泽同：（1916—2003）湖南人。其父是谢觉哉的朋友。李锐武汉大学同级同学。进延安前任中共成都地下市委书记。延安抢救运动中被逼不过，承认自己是特务，李锐是他的上级，李锐因此而被逮捕。中共执政后曾任民政部办公厅主任，1958 年被打成右派，1962 年下放内蒙古，与内蒙工人出身的齐虹结为夫妇。文革后平反。—李南央注

[86] 肖桐：（1921—1999）河北深县人。1938 年参加中共。中共执政后曾任国家建筑工程部副司长，国家建工总局局长、国家建委副主任、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副部长等职。是李锐第二任妻子张玉珍的朋友。—李南央注

[87] 李立功：（1925—）山西交城人。1940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历任共青团山西省委第二书记、吕梁县委书记，晋南地委书记，共青团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委宣传部、组织部部长。1981 年调山西省任常务书记、书记。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

[88] 王克文：（1917—1993）山西沁县人。1938 年加入中共。曾任太行二专署财粮科科长、太行行署财政处副处长、鄂豫四专署专员。中共执政后历任湖北省财政厅副厅长，武汉市副市长、市委第一书记，湖北省委书记，山西省委书记。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89] 刘秉彦：（1915—1998）河北蠡县人。1932 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1937 年加入中共，同年入伍，后一直在部队工作，曾担任过团长、军分区参谋长、司令员，旅长等职。中共执政后曾任第三、第七、第八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河北省委书记、代省长等职。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90] 张寿：（1930—2001）江苏常熟人。1949 年入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同年加入中共。历任上海交大学生党总支书记、学生会主席、上海学联主席，上海交大系主任、系党总支书记，校党委副书记、第一副校长。1982 年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经济信息中心主任，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副主任等职。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

[91] 罗贵波：（1907—1995）江西南康人。1927 年加入中共。参加过长征。后在部队担任政治工作。中共执政后，任中央

少。四点听江苏组汇报，焦点是许家屯，非下不可。顾秀莲[92]任省长亦不成熟。

夜观电影《闪光》。新手法过多，太不朴素，人物交待不清。

1983 年 2 月 19 日（星期六）晴

上午梁步庭谈山东情况。李子奇实在不宜进班子。周惠汇报内蒙班子，全部定局。

下午王国权汇报天津情况。陈、李之间实有矛盾。李水平不高，能干、通天。李定即坐冷板凳。云南情况堪忧。

1983 年 2 月 20 日（星期日）晴

上午到京西开小组工作人员会议，准备工作组长会议。关于班子未定各省的情况，主要特点大体摆清。

秋里来拜晚年，玉珍招待。

下午罗西北、张奔来，帮助改好关于水电上书。

给《人物》短稿，请大胖草稿，仍不能用。电话不断，无可奈何。

1983 年 2 月 21 日（星期一）晴

早起写《人物》稿，中午写就，下午送出。

十点半书记处通过十五省班子总结文件。关于安平生，有人打保，直言其按兵不动（对班子调整），工作组受冷遇。

下午新疆、广西工作组汇报。广西情况严重，要当作特殊问题处理，非一般调整班子。乔晓光、肖寒应调出。

冶方老下午五点逝世。外甥来告，晚饭后特往其家吊唁。遗嘱不留骨灰，经济理论观点请继续辩论。

1983 年 2 月 22 日（星期二）晴

整天开工作组长会议，由我主持。一共讲了 40 分钟话，发言甚集中。

1983 年 2 月 23 日（星期三）晴

上午辽宁汇报。郭峰、李荒与工作组谢邦治等。书记 4 老 2 新，省长是老的，形象实质均不佳。我提出由全树仁当省长，全局皆活。书记 3:3，省长也面目一新。

下午部办公会，讨论部内人员升级。四个调出人，仍应升级也。

谭伟来，交待湖南方针，促毛（指毛致用—李南央注）进步，形成新的核心。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1950 年赴越南，先后任中共中央联络代表，中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顾问团团长、首任大使。1958 年初任外交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1978 年底调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是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后递补为中央委员。是第一、二届中顾委委员。

[92] 顾秀莲：（1936—）江苏南通人。1956 年加入中共。曾先后在东北公安干部、沈阳冶金机械专科学校机械系学习。在基层历任技术员、团总支副书记、团委书记，在青岛纺织机械厂、上海纺织机械厂参加“四清”工作，任组长。1969 年至 1973 年在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工作，曾担任国家计委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1973 年至 1982 年任国家计委副主任。1982 年至 1989 年任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兼省体改委主任。1989 年至 1998 年任化学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1998 年后在全国妇联工作，任党组书记、副主席、主席。在十届人大上被任为副委员长。

1983 年 2 月 24 日（星期四）晴

上午九点书记处会，通过辽宁班子。因一着棋活，颇顺利。北京市委班子尚未结论。李铁映可调科学院任院长，紫阳之议，大家从和。

下午听山西班子汇报，工作组不同意李修仁[93]、霍士廉、罗贵波方案，大学只二人，临时改上新人。李修仁与王茂林[94]作比较方案。山西殊不理想。

夜作歌哭孙老（指孙冶方—李南央注）二章（下午先送于刚）。

傅白卢[芦]来，谈回湖南条件，须予重任始同意调回。乃社科院同人[仁]见解，无权一切谈不上。九点定稿交秦川。

宋告上海小平意见，三人留下，不能各打五十，三七开也不行。我意邓、陈对立教了解片面也[95]。

1983 年 2 月 25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改诗，再抄送秦川。廿八遗体告别，及时见报也。

言乃心声坦白难，马恩门下一冥顽。（花岗脑袋—冥顽）
横眉独语情无限，挥手书空气浩然。
明哲是非分大节，真才忧患在双肩。
芳邻推问吾何幸，华发豪情未了缘。

八载东郊锁同怀，劫后缘深户对开。
爱说古今天下事，喜聆改革济时才。
名山有意千秋业，健笔无声万里雷。
怅惘天云山语断，高楼留我独徘徊。

上午小组会，讨论各省更改名单。

建亭电话，详谈小平、阿丕会谈情况。小平曾批评陈胡等亦有缺点错误[96]。但赵行志、韩哲一、杨士法等顶得厉害。

下午赴北京市组部召开{工}青干领导座谈会。讲话四十分钟，乱谈[弹]琴也。

宋（宋任穷——李南央注）与我谈井泉[97]关系，十大时因宋拒作检讨，井拍桌相对。井邀叶飞[98]、

---

[93] 李修仁：（1921—）山西辽县（今左权）人。1937 年加入中共，曾任县级领导。中共执政后，历任山西省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主任，榆次地委书记处书记，山西省工交部秘书长、省轻工局局长、省经委主任。1982 年起历任太原市委第一书记，山西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等职。

[94] 王茂林：（1934—）江苏启东人。1952 年毕业于上海财经专修班。1956 年加入中共。在山西大同矿务局做过采煤班长，采煤区长、党支部书记、副矿长、矿长。1963 年曾在北京煤炭干校学习。1969 年后回到煤矿，任矿局领导。1977 年起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副省长，太原市市长。1985 年后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省委副书记。是中共十三、十四届中央委员。

[95] 此句意思：李锐认为邓小平和陈云对胡立教了解不够全面。—李南央注

[96] 小平：邓小平；阿丕：陈丕显；陈胡：陈丕显、胡立教。—李南央注

[97] 李井泉：（1909—1989）江西临川人。1930 年加入中共。参加过南昌起义和长征。中共执政后为四川省第一任省长，第一书记，后升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被称为“西南王”。“大跃进”年代大刮浮夸风，造成天府之国的四川大量民众死亡。1959 年庐山会议上积极批判彭德怀。文革中被打倒，罪名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夫人自杀，儿子被红卫兵打死，但不被人们同情。文革后是第一届中顾委委员。

[98] 叶飞：（1914—1999）福建南安人。1932 年加入中共。在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任职。抗战时在新四军任职，解放战争中在第三野战军任兵团司令员。中共执政后历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福建省军区司令员、第一政委，交通部部长，海军司令员、第一政委等职。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第八、十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江渭清、薛明[99]等赴江青处，留吃饺子，为江拉选票也。又说井与江及廖志高甚友善。今年拟同去庐山，颇有对我特殊信任之意。谓此等话未曾向人谈及。

晚上送来歌哭清样，又与于刚通话，改动数字。

1983 年 2 月 26 日（星期六）晴

上午书记处会，通过山西班子。省长定为王浩森[森浩][100]，煤炭部总工。霍仍在顾委协助。王克文留下，张健民[101]引起争论，万有偏向也，秋里促“尖锐”讲话。

讨论科技干部生活待遇问题，实为中年知分待遇问题。八五年才能达到职务下线：副教授 150 元，但目前福利、医疗、房子等可能解决者必解决。紫阳谈到实质是要解决脑力与体力拉开问题。

郝建秀谈到湖南情况，对毛致用只能如此，耀邦且以自己为例。山东对苏毅然之坚持李子超入班子意见甚大。郝极不满意苏之如此坚持，谓苏下亦可。宋不满郝之如此表态。

下午天津陈伟达[102]、张再旺[103]汇报班子方案，谈到李瑞环[104]之缺点，常委摊开谈了。我介绍了上海两上两下经验，甚感兴趣。

1983 年 2 月 27 日（星期日）晴

小玲、胜利[105]两家来过元宵，帮我整理书柜。一大工程。

老汤[106]夫妇为首都医院班子来。给介绍信到组织部谈。

何格高[107]来谈水电形势，请他写一材料。

下午赵杰兵来，黄老好谈过于稳重话，被王任重利用（看来不入顾委与此等事有关）。

---

[99] 薛明：贺龙夫人？—李南央

[100] 王森浩：（1933—）浙江慈溪人。李锐日记原文错写为王浩森。1955 年加入中共，1956 年毕业于北京矿业学院，后长期在山西大同和潞安矿务局工作。1982 年任煤炭工业部总工程师。1983 年起任山西省省长、省委副书记。1993 年任煤炭部部长、党组书记。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十四届中央委员。

[101] 张健民：（1920—）河北石家庄人。1938 年加入中共，在太行地区工作。中共执政后长期在河南省工作，曾任省组织部部长，省委常委，新乡地委第一书记。1965 年调贵州省，曾任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省革委会副主任。1978 年调山西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常委、副省长、省政法委书记、省人大副主任。是中共第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

[102] 陈伟达：（1916—1990）江苏响水人。1937 年加入中共。早年在上海暨南大学物理系学习。解放战争中在第三野战军任师政委。中共执政后历任杭州市公安部副部长，宁波市委书记、宁波地委书记，浙江省工业部部长，杭州市委书记，浙江省委常委、省组织部部长，副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1962 年起兼任浙江大学校长、党委书记。1972 年起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1978 年调天津市任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1984 年调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副书记。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二届中顾委委员。

[103] 张再旺：（1918—2010）江西南京人。1939 年入延安抗大一分校学习，1940 年加入中共。曾任晋冀鲁豫军政大学政治教员、第一野战军兵团政治部宣教科科长。中共执政后历任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西藏自治区宣传部部长，南开大学党委书记，天津市委常务书记、副书记、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主任。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104] 李瑞环：（1934—）天津宝坻人。1959 年加入中共。1951 年至 1965 年在北京第三建筑公司当工人，1965 年起任北京建筑材料供应公司党委副书记兼北京建筑木材厂党总支书记。1973 年起历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市总工会副主席、全总常务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天津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书记、代市长、市长。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第十三届政治局委员，“六四”事件后，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被增补为政治局常委，任至第十五届。是第八、九届全国政协主席。

[105] 小玲、胜利：钟小玲、钟胜利，李锐第二任妻子张玉珍领养的女儿和儿子。—李南央注

[106] 老汤：李锐岳云中学、武汉大学同学汤钦训。—李南央注

[107] 何格高：（1925—）湖南平江人。曾在国家计委工作，参加了三峡工程论证，是综合组与经济组专家，没有在本组论证书上签字。

1983 年 2 月 28 日（星期一）初二，晴

上午十点到北京医院向孙老遗体告别，令人悲痛。“歌哭”今天发表。归途到内部书店购书 15 元。

下午到京西。余建亭电话汇报上海班子已定，常委会情况大致还好，终究是党员要服从组织、中央也。但赵、韩、杨等怨气未平，终有一天还会发作的。

四点半听苏毅然汇报山东班子。苏也已作妥协，李子超只进常委，林平、徐建春退出。宋告昨天书记处讨论结果，甚不理想：陕西、广西、云南均不动，许家屯调出。

同建南夫妇电话，问赵江情况。

丁玲秘书王增如送来黄钢[108]转交物件。

1983 年 3 月 1 日（星期二）晴

三点即醒，服眠药，又睡了约一小时。

上午到部里开会，讨论二把手人选。定何光远[109]、赵宗鼎[110]二人。我则极力推荐江泽民。下午到京西处理文件、看文件。

晚上仍看文件。

1983 年 3 月 2 日（星期三）晴

上午云南组先研究情况，十点半安平生、李启明、刘明辉[111]汇报，焦点在刘树生[112]问题。

下午四点宋来，议定李、刘退出常委，刘摆第四位。

晚朱正来，谈湖南情况堪忧，柏原等处境不佳，公安系统问题严重。

晚看帅大姐，谈湖南情况。为文联、王驰[113]等事，老人曾介入也。又及何光远等事。

1983 年 3 月 3 日（星期四）晴

上午在京西，与建亭电话，告下午通过上海名单，简便之法。

李立功来谈，告山西应抓紧水土保持等，王建功之使用。

复信件多起，复小浪底意见。

---

[108] 黄钢：（1917—）湖北武昌人。1938 年进入延安鲁艺，1942 年调延安《解放日报》当记者，1946 年曾在热河李锐领导的报社工作。中共执政后从事电影创作与评论。改革开放初期，白桦在 1979 年 9 月出版的《十月》上发表了电影剧本《苦恋》，后来被拍成电影《太阳和人》，但是中宣部没有批准公开发行。剧本发表后引起争论，黄钢其时主持编辑《时代的报告》杂志，他以电影文艺评论员的身份在杂志上发表了批判《苦恋》的文章《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诗”？》，表达了非常“左”的立场。—李南央注

[109] 何光远：（1930—）河北安新人。1945 年加入中共。1951 年华北大学工学院肄业，同年赴苏联基辅工学院机械工业系学习。1956 年回国后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做过工艺师、科长、分厂厂长。1977 年调长春拖拉机厂任厂长。1980 年后历任长春市副市长，农业机械部副部长，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机械电子工业部副部长、部长。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四届中央委员。

[110] 赵宗鼎：曾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

[111] 刘明辉：（1915—2010）江西石城人。1933 年加入中共。参加过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中共执政后历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云南省公安厅厅长、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等职。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二届中顾委委员。

[112] 刘树生：（1926—）河北孟村人。回族。1946 年加入中共，担任过县通讯员、武工队副队长等职。中共执政后历任云南民族学院科长、副处长及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县委书记，思茅地委副书记等职。1975 年后任大理白族自治州州委副书记、书记，1981 年起任云南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是中共第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

[113] 王驰：（1926—）原名王源清。河北馆陶人。1940 年加入中共。曾任乡儿童团长，区委组织部干部、区委副书记。中共执政后 1954—1956 年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后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社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等职。

下午，书记处通过上海、山东、云南班子。上海叶叔华[114]（天文台女台长）被否。山东付[副]省长刘{品}前 61 岁下。换卢功勋。李子奇去政协，矛盾即解决矣。云南宋谈了刘树生问题，签名单如早发现，不可能进中委也。

夜观国产片二部，《见习律师》，不成名堂。

竟忘记约李普来取腊狗腿事（钟叔河送来四只，另一赠黎澍）。让人闲坐一小时。

1983 年 3 月 4 日（星期五）晴

上午听新疆王恩茂等汇报，新人较少，似也只能如此。

下午处理文件。北京市组会讲话，野苹意由办公厅下发各省，皮毛[115]问题颇不同意提出，如此，则无甚精彩了。

第一次往观女排对匈牙利，一小时毕。

1983 年 3 月 5 日（星期六）晴

上午同李普夫妇观湖南工笔画展，题词：别开生面楚有才，无穷新意斯为甚。（此句写在纸页天头—李南央注）

上午约李普夫妇往观湖南工笔画展，别开生面，颇多新意。遇廖沫沙[116]，一起题词。

陈永清电话，公安厅事由湖南自己处理。

1983 年 3 月 6 日（星期日）晴

上午听高扬汇报河北班子。江、金之争，公平待之，从大团结出发。

让朱正整理傅任敢传记材料。

下午张奔送来他们写的水电意见。

张之毅[117]来，谈社会学问题，人口、家庭问题等。

1983 年 3 月 7 日（星期一）晴

上午书记处通过内蒙、新疆班子。随后讨论北京段君毅退否问题。无人能马上接替，必须再留一段。李锡铭仍不必调动。耀邦征求了意见。最后我亦发言：人虽好，但太窄，也限于能力水平也。

下午马文瑞汇报，好不容易让章泽、张方海[118]退下。真是保守典型。张灿明回湖北，谈王全国[119]问题，如何团结老的必须全力支持。

---

[114] 叶叔华：（1927—）广东顺德人，女。1949 年毕业于中山大学。1981 年至 1993 年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台长。1980 年当选为科学院院士，1985 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天文学会外籍会员，1988—1994 当选为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副主席。

[115] 皮毛问题：应该指的是毛泽东将工人农民比作“皮”，将知识分子比作“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认为知识分子是附属与劳动人民、为劳动人民服务的；而此时知识分子已经被宣布为是劳动人民中的一部分，不再是从属关系。后来李锐等人更提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头脑，是社会中最先进的力量。这里应该指的是陈野苹不同意李锐在讲话中对毛泽东的这一说法公开提出异议。—李南央注

[116] 廖沫沙：（1907—1990）湖南长沙人。1930 年加入中共，1934 年加入左联。1961 年任职北京市统战部部长时，与邓拓、吴晗三人共用笔名吴南星在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所开设的专栏《三家村札记》上发表文章。1966 年 3 月毛泽东和康生等人在谈话中点了此专栏。5 月 10 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和《“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为文革拉开帷幕。1978 年获平反，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117] 张之毅：（1914—1987）湖南醴陵人。1939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先后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代理系主任，福建省研究院研究员。中共执政后，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统计处及国家统计局农业统计司工作。1956 年加入中共。后历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研究员。

各种各样人事相扰，真是没有办法：文联有人电话，要调某部一个干部！

1983 年 3 月 8 日（星期二）晴

上午听甘肃工作组汇报，常委中一半人以李登瀛为首，“死不瞑目”，攻冯纪新：践踏民主集中制，工作不踏实，生活问题，甚不正常。两个方案：冯留或下。随后又议及江苏、安徽、广西怎办？江苏三老已来，由丕显包干。

下午听冯纪新、肖华[120]谈。冯甚为激动。刘冰[121]单独找我谈，李登瀛当一把手不成也，谓冯留为好。

雪初即返湘，谈人事。晚上曹志电话。知识分子书三本，已落实。

1983 年 3 月 9 日（星期三）晴

上午处理文件，改北京市讲话稿。谭申平回京，略谈。

宋与万谈安徽班子有重大突破：六安地书黄璜[122]任一把手，温元凯[123]省长。

下午小组讨论江苏班子，亦有突破。丕显与三老（惠、刘、管[124]）会商：陈友焕任一把手，邓鸿勋（地书）省长[125]，三老坚持许家屯不下不回江苏。

1983 年 3 月 10 日（星期四）晴

上午书记处讨论陕西班子，马文瑞硬是留下，其理实无人同情。章泽、张方海都退二线，也就不能再支两根拐棍走路了。二把手李溪傅[126]59 岁，还“不放心”！随后讨论了一下江苏，三老坚持许退，

---

[118] 张方海：（1919—）陕西清涧人。1935 年加入中共。曾任共青团清涧县委书记，中共绥德县委书记，延安市委书记等职。中共执政后，历任陕西省国防工办主任、省委工业部部长，宝鸡地委书记，陕西省总工会主席、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书记，省顾委副主任。

[119] 王全国：（1919—）湖北襄阳人。1938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历任武汉市公安总局处长，桂林市市长，广东省工业厅厅长、省建、计委主任，中南局计委副主任，经委主任。1975 年历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副省长。1982 年起任湖北省委书记、省委副书记。1984 年调任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董事长。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120] 肖华：（1916—1985）江西兴国人。1930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共。一直在军队任职。解放战争时是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员。中共执政后历任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员，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职。文革末期粉碎“四人帮”后调甘肃帮助工作，任兰州军区第一政委。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第八、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121] 刘冰：（1921—）原名姚发光。河南伊川县人。1938 年加入中共，延安抗大毕业，后一直是邓小平的部下。中共执政后做青年工作，1956 年调清华大学任党委第一副书记。文革中 1975 年 8 月和 10 月，曾与另外两位党委副书记柳一安、惠宪钧、党委常委吕方正两次通过邓小平上书毛泽东，揭发迟群、谢敬宜在清华大学的行径，要求中央派人调查，予以解决。毛泽东认为刘冰等人的信反映了一些老干部对文革的不满，即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刘被批斗、撤职，邓小平不久也下台。1978 年获平反，调兰州大学任校长、党委书记，次年任甘肃省副省长，1982 年后任省委副书记、省委常务副书记、省人大主任。

[122] 黄璜：（1933—）江苏涟水人。1946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 年加入中共，后历任中共安庆地委统战部干部科副科长、望江县委书记处书记、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巡视员、无为县委副书记、霍丘县委第一书记、六安地委副书记、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江西省副省长，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区委书记。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123] 温元凯：（1946—）上海人。19 世纪 80 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风云人物。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1966 年加入中共。1973 年调入中国科技大学任教，后任化学系主任，安徽省教委副主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1984 著有《中国大趋势》。1989 年 7 月因“参加与发表支持动乱的呼吁、声明和演讲，并积极策划、煽动合肥地区的动乱”，被免去省教委党组成员职务，11 月被开除党籍。现任北京南洋林德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总裁。

[124] 三老：惠—惠浴宇，1928 年加入中共（见“李锐日记 11 册”注释 449）；刘—刘顺元，1926 年加入国民党，1931 年转入共产党（见注释 66）；管—管文蔚(1903-1993)（见注释 62）。—李南央注

[125] 邓鸿勋：（1931—）江苏人。1948 年入江南大学。1984 年起历任无锡市委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海南省省委书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1998 年 4 月被免职。是中共第十三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四届中央委员。

[126] 李溪傅：曾任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主任。

否则不离京。报邓陈（邓小平、陈云—李南央注）等再定。安徽挤出新对象，但温元凯任省长，太玄乎。甘肃，冯得下来。最后还讨论了教育问题，如何扩大大学招生。过去是南翔的质量第一思想，难以一致。没有人才，一切谈不上。

下午处理文件，同建亭通电话。上午上海常委会，气氛融洽。柯兰[蓝]有人反映什么。同宋谈，温必须好好调查，对万（万里—李南央注）之用人有微词也。晚上与钱敏一起找三老谈江苏班子。

1983 年 3 月 11 日（星期五）晴

上午到勤政殿，习、宋（习仲勋、宋任穷——李南央注）约冯纪新、肖华谈甘肃班子。冯甚激动，乃至流泪，盖委曲之深也。觉李登瀛等欲去之而后快，并非是大是大非，而是作风等类问题。是非说清，班子更换，冯原不想如此退二线，后亦接受。我最后讲了一句：感情冲动，到此为止。下午小组并习、同甘肃十一人开会，通过班子。习、宋、野苹、肖华都讲了一篇道理，对冯作了评价。最后大家表态，气氛融合，可望团结下去也。

王力[127]其人，居然随韵和诗，由邓力群转来。

同朱佳木电话，谈及温元凯等。

1983 年 3 月 12 日（星期六）晴

上午处理文件。看不完的资料，回不完的信函。

下午书记处通过甘肃班子，有两人作变动。来的十一个人全参加了，气氛融洽。

1983 年 3 月 13 日（星期日）晴

八点孙越琦[128]同郭可铨[129]来，为郭安排政协委员事。

傅白卢[芦]来，谈了一上午，动员回湘。湖南同意宣传部付[副]部长兼报社总编。下午听胡（胡耀邦—李南央注）的报告。

朱正将傅任敢事迹编抄毕。

1983 年 3 月 14 日（星期一）晴

上午处理文件、复信。北京讲话稿付印。

下午到勤政殿宋处，丕显在，同许家屯谈江苏班子。沈达人[130]身体有问题，倾向于韩培信[131]、顾秀

---

[127] 王力：（1921—1996）原名王光宾。江苏淮安人。1939 年加入中共，后主要从事报纸编辑和宣传工作。中共执政后任华东局宣传部秘书长兼宣传处处长。1953 年派至越南任越南劳动党宣传文教顾问组组长。1955 年回国。1958 年《红旗》杂志创刊，历任编委、副总编辑。1963 年任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66 年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1967 年 7 月去武汉处理军队和地方造反派组织矛盾问题，酿成“七二 0 事件”， 25 日受到天安门广场百万人集会的“热烈欢迎”从武汉“胜利地、光荣地回到北京”。8 月 26 日毛泽东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当晚，在中央小型碰头会上被拘捕，后被关进秦城监狱，开除党籍。1982 年 1 月获释。1996 年病逝。著有遗著《王力反思录》（2001 年香港北星出版社）。

[128] 孙越琦：（1893—1995）原名孙毓麒。浙江绍兴人。曾任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开滦煤矿总管理处副主任，河北人大常委副主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煤炭工业部顾问等职。曾任民革党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全国政协第五至八届政协常委。是三峡工程的坚决反对者之一。

[129] 郭可铨：（？—1985）中国老一代水利水电科研工作者，曾在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甘肃油矿局担任过总务处长。1953 年开始在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工作，参加了电力工业部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前身）的组建工作。长期从事水电研究工作。文革中被关在秦城监狱八年。1975 年获平反后回到水利电力部科技情报研究所工作。

[130] 沈达人：（1928—）江苏吴县人。1954 年加入中共。历任常州新毅纺织厂副厂长，常州市纺织工业局党委书记、局长，

连[莲]。晚上同惠老电话。

最后剩广西。宋亦同意我的看法，非班子问题，而是如何先解决遗留问题。

晚上陈慰慈（大毛）偕慰{地}（四毛）[132]来，四毛在桂林齿轮厂。谈及最近释放林雄飞，群众游行，高举标语："韦国清血债累累"。鸡蛋二毛一个，菜二角一斤。

1983 年 3 月 15 日（星期二）晴

早八点到医院看眼，白内障无大变化，配散光，远视眼镜。

十点在宋处，国权汇报天津情况。伯村不看对象，大谈主席缺点。

下午同许家屯、国泽、柳村一起谈江苏班子，名单拟定。韩、书记，顾、省长，沈达人常务书记，大学生上六人，政府班子更好看些。

晚朱正送来钟信。

1983 年 3 月 16 日（星期三）晴

上午小组开会，讨论江苏班子。许已最后定去港澳。

下午同安徽组张凯、罗{日}运并毛锋、法陶等研究安徽班子，弄了一个名单，只怕万（万里—李南央注）必通不过。

1983 年 3 月 17 日（星期四）晴

广西人已来，周光春说乔得下，才好办。

上午改"水电与能源意见"稿（去年一月郑州讲话）。

下午讨论河北班子，高扬等八人参加。

早晨将何格高关于乌江渡文送秦川，听到周扬文的风波，鼓励顶住。

夜朱正来，全力改文。

1983 年 3 月 18 日（星期五）晴

"水电能源"文未能改就。上午同韦纯束[133]谈广西问题。留乔，仍难改。他们寄希望另派人。

下午四点书记处通过江苏、河北班子。顾秀莲有争议，仍通过。

议经济形势，廿五各省来人开两会。

乔（胡乔木——李南央注）攻击周杨文，邓（邓力群——李南央注）某帮腔，受南斯拉夫影响，攻人道主义，说是王若水执笔。

夜柳晓昂来，送条幅。

常州市市长，中共常州市委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区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是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

[131] 韩培信：（1921—）江苏响水人。1940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历任江苏省常熟县县长、县委书记，苏州地委副书记、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省委代秘书长。1975 年后任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常委、省委书记。1977 年 10 月任轻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81 年起历任江苏省委书记、代省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

[132] 二者皆为陈长簇的女儿。陈长簇是李锐的父亲李积芳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和好朋友，也是同盟会会员，退休前（共产党执政前）一直当湖南省高等法院院长。—李南央注

[133] 韦纯束：（1922—）广西象州人。壮族。1941 年加入中共。历任中共桂林市临时工委副书记、桂中游击支队副政委兼象州县游击队政委。中共执政后，任桂平县县长、县委书记，广西省交通厅副厅长，南宁市市长、市委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自治区主席。是第二届中顾委委员。

1983 年 3 月 19 日（星期六）晴

下午小组同乔晓光单独会谈：打通思想、施加压力。同意调出赵懋勋[134]、肖寒、刘重桂[135]等人。首先要整顿好组织部、经委、办公厅、公安厅、报社等要害部门。我建议两个拳头：周光春抓生产，韦纯束抓处理（遗留问题）。宋上午同乔作了深谈，有所批评。上午覃、周、韦、乔分别谈。我与韦纯束谈了三个小时，此人头脑清楚，为人朴实，也还有决断，是现在威信最高的地方干部。

晚上改“水电”文。

1983 年 3 月 20 日（星期日）晴

上午小组同乔等四人讨论班子。因感乔还很不坚决，继续加压，指出关键部门与关键人物之必须调整。当面确定三套班子，各司其责：偷梁换柱，将乔架空也。但主客观仍是一把手形势，工作组加强，参加常委会，直接管遗留问题。

下午直到晚上，“水电”文改完。

1983 年 3 月 21 日（星期一）晴

上午书记处通过广西班子，大家对杀人问题注意较多，还提及吃人肉事。

周扬文风波以文件了结，秦川、王若水写了检查，王调出报社。仍去找周谈话也。乔木谓周、夏、巴（周扬、夏衍、巴金—李南央注），三人为自由化后台，对这类问题我总打个问号。出来时多嘴跟乔木讲了一句，王何必急急撤职。“你这个人。”知我未看到文件，才不责怪似的。

安徽来 11 人。下午分头谈话，我与王光宇、杨蔚屏[136]谈，拥袁派也。晚上找黄璜谈（在党校学习），印象不错。

1983 年 3 月 22 日（星期二）

早晨宋找黄璜谈，印象与我相同。晚上到勤政殿，宋、万、习、启立、野苹、振清与我共商安徽班子。黄璜与王光宇两个方案，只有宋倾向王。两方案同时议论。其他人员亦定，李世农[137]同意任顾委主任，这样便于平衡稳定。

1983 年 3 月 23 日（星期三）晴

上午小组会商安徽班子毕，即召安徽十一人宣布方案。但宋未讲第二方案。一致同意。宋并讲巩固发展大好形势与大团结两条，袁振亦承认有错误。下午又通过天津方案，陈伟达、张再旺来。

---

[134] 赵懋勋：（1914—2007）河北深泽人。1938 年加入中共。一直在河北地区从事地方工作。中共执政后，历任广西省南宁专属公安处处长，广西省公安厅厅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部长、区委书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等职。

[135] 刘重桂：（1915—2005）江西人。1933 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5 年加入中共，参加过长征。1955 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3 年起历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军区政委，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是中共第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

[136] 杨蔚屏：（1915—1989）山西临晋（今临猗）人。1937 年入延安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共。曾任晋豫区中条地委书记，洛阳地委书记。中共执政后，曾任中共河南省委秘书长、副书记、书记。大跃进时期，追随吴芝圃在河南搞过浮夸。1983 年 4 月起任安徽省委书记，安徽省副省长、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137] 李世农：（1910—2006）河北巨鹿人。1930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先后任安徽省组织部部长、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等职。1958 年被定为右派分子，下放劳动。1962 年 7 月获平反。文革结束后，1978 年 10 月起先后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省顾委员会（筹）主任等职。1985 年 5 月离休。

安徽又提出卢荣景[138]进班子问题。由我答复，小组认可。

1983 年 3 月 24 日（星期四）晴

上午书记处讨论安徽班子。万（万里—李南央注）大讲一顿，推翻小组一致方案。昨晚袁振去找他谈过也。其人总暴露：个人用人好恶，独断专行、气势凌人，直到当面谎言（杨勇[139]反对袁振说成赞成）。讨论过程中，我也插话多次，必须公道、坚定也。最后是大家屈从。天津班子顺利通过。

下午小组均甚气愤。商定对此班子，小组不负责任，亦不再派工作组（无人愿去也），由书记处直接处理。随召安徽十二人，宣布书记处方案，黄璜表态。

机构改革文定稿交出。

1983 年 3 月 25 日（星期五）晴

一早苏桦[140]来谈，谓袁振之个人活动如此放肆。又详谈张{大万}事。老婆插手，袁振之儿、媳传话，任人唯亲，唯一己好恶，到如此程度。安徽又添一派性：以劲夫划线。

耀邦对上海选拔中青年材料批语，写一 3000 字总结，政治局通过。

建南来谈，政出多门事（泽彭告知其详：改革讲话，到广东讲话，对阻力要斗争三、五年，老板（陈云—李南央注）：我活不了三、五年了。乔木找谈，老头（毛泽东—李南央注）晚年听不进意见，几次修改报告。邓某（邓力群——李南央注）在《红旗》座谈会谈出常委意见，统于国务院）。

通知傅白卢[芦]去湖南事。

1983 年 3 月 26 日（星期六）晴

上午到勤政殿，宋万等七人先谈（王光宇名次调整）,然后安徽十二人一起谈，整整一上午。批邓事，仲勋谈小平批语，不必追究，批乃好事（大概是对黄昆[141]党外人士说的）。我即插话：是被迫表态，一般应付，还是过去[分]出格。宋亦同感。使得袁振承认有严重错误，王郁昭[142]流泪（!）

七个人只一个大学生！廿九个班子中唯一的。

苏桦谈话，王郁昭材料送胡、赵。

下午浙江胡杰来，王远来谈青干局情况,彭、刘等情绪。延东谓“灾难性”。

晚上赵杰兵、曙新、刘耀夫来。

---

[138] 卢荣景：（1933—）安徽庐江人。1954 年加入中共。当过铜矿工人、助理技术员、矿党委秘书、人事科长、矿宣传部长、矿党委副书记。1968 年起任安徽省铜官山铜矿革委会主任，铜陵特区革委会政工组组长，铜陵市委副书记，市建委主任，马鞍山市委副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安徽省工业交通办公室第一副主任、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1984 年 12 月起历任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省长、省政协主席。是中共十三至十五届中央委员。

[139] 杨勇：（1919—1983）原名杨世骏。湖南浏阳人。1930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共。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七纵队、一纵队司令员，二野五兵团司令员。中共执政后，曾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志愿军二十兵团司令员、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解放军第一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届至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

[140] 苏桦：（1922—1989）安徽全椒人。1939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曾任江浦县县长、县委书记，安徽省办公厅副主任，马鞍山市委副书记，安庆市委第二书记，安徽省委书记、省委常委、副省长，省人大副主任等职。

[141] 黄昆：（1919—2005）北京人。物理学家，中国半导体技术奠基人，1955 年中科院第一批学部委员。1951 年从英国回国，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1977 年在邓小平的直接过问下，出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所长。是中共党员、九三学社社员。

[142] 王郁昭：（1926—）山东文登人。1946 年加入中共。曾任威海市武工队副教导员。中共执政后，历任安徽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安徽师范学院教务长、合肥师范学院副院长、中共全椒县委书记、安徽省委副书记，福建省省长，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是中共第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

1983 年 3 月 27 日（星期日）晴

上午同朱正去劲松，看望聂绀弩。大骂红楼梦之考证烦琐（周汝昌[143]等）。诗不过是文字游戏，文人是苦工，政治家可写意见，总结经验，文艺必须源于生活，要到基层接触群众。领袖有什么好写的。只读过小学，父亲教平仄，花过三串钱。下围棋两盘。

下午、晚上，将傅任敢文定稿。

四点到玉渊潭转了一个半小时，一年多没来过了。

为傅白卢[芦]去湖南事，打了多少电话，费了多少唇舌。

1983 年 3 月 28 日（星期一）晴

上午同法陶、健生等谈总结内容，耀邦有一批示，应形成一中央文件。

算是喘了一口气，找彭、刘谈青干局情况。

下午守范、广祥分别来谈，都急于办成一些事，守范对局的现状尤不满，认为无地位，任务不明。黄辅礽来谈武大校友会事。

1983 年 3 月 29 日（星期二）晴

上午小组会，讨论总结，我提出安徽、广西另向常委写报告。大家意见一致。

下午志民来，均告以由他任付[副]局长事。估计比较全面。

1983 年 3 月 30 日（星期三）晴

上午朱雅至[之]、张洁瑜来谈。

下午到部里开会，讨论翁永曦（参见“李锐日记 11 册”注释 302—李南央注）问题，此乃最危险人物。

到青干局同全体同志谈了一小时，当前要抓工作以及对此局看法。

1983 年 3 月 31 日（星期四）晴

上午看文件，各种各类，堆了几尺高。

下午改总结稿。季诚龙与安若夫妇来谈天津工作组情况，对伯村反映才有了全面了解。国权也是偏听。

收到元坤回忆文，文字不错，但太散了。

1983 年 4 月 1 日（星期五）晴

总结稿第一遍改就，过长。

继续看文件。收到《随笔》二期，有《白菜》文，浮名也。

上午宋处谈广西问题，参加者王从吾[144]、周一峰、毛铎[145]、王浩等。中心在乔晓光是否真心转变、彻底转变。

---

[143] 周汝昌：（1918—）天津人。红学家。曾就学于北京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中文系研究院。先后任燕京大学西语系教员、华西大学与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辑，中国曹雪芹学会荣誉会长。代表作《红楼梦新证》。

[144] 王从吾：（1910—2001）河南内黄人。1927 年加入中共。1939 年进延安，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后进延安中央党校第一部学习。曾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常委、组织部长，中共冀南区党委书记、华北局组织部副部长、部长。中共执政

下午代耕来谈，华东电日益紧张，大概都热中于核电。
晚上程学敏电话，也谈搞核电，水电即搁下了。

1983 年 4 月 2 日（星期六）晴

上午处理文件。安徽、广西二件付打印。
下午参加广西工作组 35 人会，讲话。从吾、任穷等亦讲话。这是历来最大的一个工作组，兵强马壮，声势浩大。
总结三稿均已打好，晚上修改。

1983 年 4 月 3 日（星期日）晴

四点醒来，做[作]诗，故乡等三首。这次去湖南索性发表一组诗。
上午改文件，并与朱正商量《现代诗词选》（安徽组稿），选定诗词各十首。
下午到动物园一游，廿多年暌别，看到黑猩猩等，走了二个多小时的路。
秦川交王若水申辩共二件，见其人概貌。一场大战斗。据云次于“实践标准”。
贺于刚夫妇四四年结婚：

正是长沙大火时，双双培德学堂师。
先行交易吾曾睹，择吉开张却不知。

1983 年 4 月 4 日（星期一）晴

上午处理文件、信件。给元坤寄书三本。
下午讨论总结，一二部分毕。安徽、广西二件均赞成。小组的精神——具体问题都是一致的。
晚在于刚家宴会，李普、黎澍共四对，第一个节目是我的 CC 贺诗[146]，大笑不已。
大谈周扬文风波事，对一言堂之反感。

1983 年 4 月 5 日（星期二）晴

上午讨论总结等毕，宋亦参加。内容须稍作调整。
下午同贵州组略谈，张海峰[147]带队。
晚上傅白卢[芦]饯行，面授机宜，人事须慎重。
周洁冰来谈了一下午。
四点醒来，为诗作纠缠也。

后历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中央党校校长等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中纪委副书记、书记。是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二届中顾委委员。

[145] 毛铎：（1912—1996）原名毛诞登。山西平陆人。1931 年加入中共，在山西从事工人运动。抗战时从事地方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在察哈尔省、石家庄等地从事宣传和组织工作。中共执政后历任石家庄市市长，中央政法干校校长，中南局委员。1978 年调中组部。1984 年参加中共中央机构改革指导小组，任广西组副组长。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纪委委员。

[146] CC:于刚原名陈泽云，夫人陈德明，取二人姓拼音第一字母，故为 CC。

[147] 张海峰：（1910—1998）河北衡水人。1934 年加入中共，曾任冀衡边抗日游击队负责人，湖北荆州专署专员。中共执政后，先后任武汉市武昌区委书记、市委秘书长、市委书记处书记，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党委第二书记、工程局局长、第一书记。1959 年任贵州省委书记处书记。1963 年调入外交部，历任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国大使，后曾任外交部顾问。是中共十二大中纪委委员。

1983 年 4 月 6 日（星期三）晴

修改总结，处理文件、信件。

北京讲话已印出，平生第一次，内部发全国。

1983 年 4 月 7 日（星期四）晴

讨论总结三稿，还须作调整。安徽、广西两件定稿。寄耀邦并常委。

1983 年 4 月 8 日（星期五）阴

上午再改。下午讨论定稿。晚上发出。星期一勤政殿会。

晚上去看丁玲，谈云南文艺界宗派。

1983 年 4 月 9 日（星期六）

准备出差。处理文件、信件。

十一日（此一日期为直书，写在下段文字的左侧。四月十一日日记中对天津事有记载——李南央注）。宋来电话，伯村惹麻烦。随问天津说是没开座谈会。有人来，接谈水产公司问题，大概引起文革派性问题，过于敏感。

下午到部里，同吉林、新疆、宁夏、贵州四省组织部同志谈中青年干部问题。

1983 年 4 月 10 日（星期日）

一天客人不断。上午黄乃来，自己坐汽车走路来，送春卷看老友，谈盲文拼音等问题。刘明夫和宁乡县书李品珍（抗战初）来谈湖南事。陆钦侃送洞庭湖资料。张敖荣来。

赵仕杰谈房子、伤心落泪。

晚上黄金度侄子来，真是没办法。

《现代旧体诗词》约选诗词各十首，请朱正帮忙选定。

1983 年 4 月 11 日（星期一）晴

上午十点到勤政殿，会没开成。

天津有人告状，工作组搜集材料要整陈伟达等。根本无此事。电话告伯村不要介入。

晚上秋里召，谈安徽班子等。

谈及庐山事。在车船上，彭说得不偿失，余劝，得改有得有失。对毛是佩服的，但说了就是不能改。什么万岁、千岁，百岁也活不了。在庐山余无任何揭发。赵尔陆[148]赞扬信写得好，余说是对毛的。赵准备一、二十箱吴芝圃[149]的烂铁，拟到山上展览。余劝阻，后向罗瑞卿等打招呼，求饶也。

---

[148] 赵尔陆：（1905—1967）山西崞县（今平原）人。1927 年参加了南昌起义，同年加入中共，1928 年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抗战时期先后任八路军总供给部副部长、冀晋纵队司令员兼冀晋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中任第四野战军暨华中军区第二参谋长。中共执政后历任第二、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兼国家计委副主任，军委国防工委副主任，国务院国防工办常务副主任兼中共中央国防工办政治部主任。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67 年文革中在迫害中病故。

[149] 吴芝圃：（1906—1967）原名吴殿祥，河南杞县人。1925 年加入中共。是 1925 年毛泽东主持的广州农民讲习所第六期学员。后曾任地方民运部部长，农民自卫军主任，县委书记，省工委委员，省组织部部长，地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军区政委等职。中共执政后，任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副主席，河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主席，河南省省长。是中共

肖华，揭彭“里通外国”，大反黄老，“大贪污犯”，反谭政[150]，总政文革整了四十几个部长，最后自己也倒。

杨成武[151]初期有错。

总政处理：离休、学习、撤下。

1983 年 4 月 12 日（星期二）阴

下午书记处会，讨论总结，都认为写得不错。有些枝节，个别字句修改。仲勋强调民主集中要多写些，鹤寿强调政治条件。伯村在天津事闹到书记处了。

邓某在报上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谈话。仲勋说，这就好了，学术问题嘛，要养成民主习惯，大家讲话。

晚陆钦侃来，谈三峡意见。高治国[152]来谈安平生一言堂可能更加严重。

1983 年 4 月 13 日（星期三）阴

宋电话，为伯村事。下午建议让我带他出游，从天津调回。

遗失文件两份都已找到。以后要注意工作秩序，老了，眼前事太易忘。

总结最后改好。

下午到部参加职称评定会。幸亏来了，补上小周，闫淮处级调研员。

小妹来，给爸爸送生日礼。

晚上到灼姐家吃饭。夜十点王敬之[153]携小孩来。

1983 年 4 月 14 日（星期四）晴

八点半到京西，同宋谈出差事。汇报湖北王定国情况并高治国反映安平生一言堂可能更严重。王可以当面提出警告诘言。随后同原安徽组同志谈，观点同指导小组一致，并告备忘录意。关于卢荣景、王郁昭、史钧杰[154]等人，工作组持否定态度。袁振乃不安定因素。“安徽不安”。

下午同伯村、杨清华并国权、法陶谈天津组同市委陈伟达之误会。但书记处干预，宋又嘱带陈出

第八届中央委员。1958 年“大跃进”期间，在河南推行“共产风”，造成全省 200 万人死亡。1962 年改任省委第二书记，后调中南局任书记处书记。

[150] 谭政：（1906—1988）原名谭世铭。湖南湘乡人。1927 年加入中共，参加过秋收起义，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和长征。抗战时曾任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曾任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中共执政后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 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在 1960 年 9 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被批判，受降职处理，并被调离军队。1979 年 3 月 21 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关于为“谭政反党宗派集团”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

[151] 杨成武：（1914—2004）原名杨能俊。福建长汀人。1930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共。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抗战时曾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解放战争中曾任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司令员。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文革中曾任代总参谋长，1968 年在此位置上被打倒、被捕。文革后 1977 年任中央军委委员、福州军区司令员。是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152] 高治国：（1914—1998）山西五台人。1937 年加入中共。解放战争中曾任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师政委。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共大竹地委书记，燃料工业部西南电力管理局局长，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云南省水利电力厅厅长，云南大学校长，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副书记，中共云南省顾委副主任。

[153] 王敬之：李锐大姐李琬华的二女婿。—李南央注

[154] 史钧杰：（1925—）河北平山人。1940 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铜陵县委宣传部长。中共执政后，历任铜陵县委书记，安庆地委副书记，桐城县委第一书记，巢湖地委书记，安徽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省委副书记、省第五、六届政协主席。

游，只得受委曲。情况谈清，又与陈伟达电话，去留皆可。当然是不欢迎也，极言天津之复杂。

晚上朱正来，谈及胡真之狭隘，谓我用人“唯亲”。

1983 年 4 月 15 日—5 月 22 日

出差湖北、广东、广西、湖南。

这些天日记可查看“李锐 1946-1994 工作笔记”第五册内容。——李南央注

1983 年 5 月 23 日（星期一）晴

一夜失眠，火车上整天极感疲惫。中{虽}吃眠药，仍不能入睡。窗外麦子长得甚好，田间人也很少。无法读书，只能胡思乱想，闭目养神。晚上九点四十到北京，志民来接，车开到站台，方便多了。回到家中，即感安定，需要好好休息两天。二妹[155]夫妇出差住此。

1983 年 5 月 24 日（星期二）晴

睡足了约六小时，竟放肆了一下。

六点半起床。上午休息，翻看这几天报纸。下午小彭[156]取回一大堆信件、文件与报刊。信都必须自己看与复！

杨作材电话，武大校友会事。杨小凯来，普林斯顿已接受他去读博士学位：数理经济国际上也是缺门。朱正来，批评了他的“自荐”，狂妄与愚蠢。代写了读总理知识分子文稿。

买了些家用杂物，玉珍甚高兴，心中有她也。老了，自觉需人照顾。

午睡一个半小时，究竟疲倦了。

1983 年 5 月 25 日（星期三）晴

三点小喘醒来，大概观电视有着凉感所致。喷雾、服眠药后，六点四十分始醒来。精神甚好。

七点半冯纪新来，谈甘肃形势：李登瀛掌握李子奇[157]，旧势力甚活跃（杨植霖[158]与李及陈熙[159]是儿女亲家），刘冰斗不过。他自己想调出来，建议作人事交流。李、葛士英[160]等调出。谈到十点。

下午处理 信件、杂件。四点老杨与唐健[见]林（文献室）来谈武大校友会事。星期天开会，社会工作也。

晚七点到农展馆看服装展销，玉珍购衣物数件。遇见徐达本，告以须等待也。熟人不少。出外场

---

[155] 二妹：李锐大姐李琬华的二女儿唐亦安。—李南央注

[156] 小彭：彭春生，时任李锐的司机。—李南央注

[157] 李子奇：（1923—2014）陕西神木人。1937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曾任共青团宁夏省委书记。1954 年赴前苏联莫斯科有色冶金矿业学院学习，回国后任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副经理、经理兼白银市市委书记等职。1979 年后任甘肃省轻工业厅厅长、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省委书记，全国政协第八届常务委员等职。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

[158] 杨植霖：（1911—1992）原名杨雨三。内蒙土默特旗人。1930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曾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协主席、党委书记处书记等职。1962 年调青海省任省委第一书记，西北局书记处书记。1978 年后任甘肃省委书记、顾问、省政协主席等职。

[159] 陈熙：1981 至 1983 曾任甘肃省委书记。

[160] 葛士英：（1919—2007）河北曲阳人。1937 年加入中共。曾任华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政治部民运部长，第十九兵团政治部主任。中共执政后，历任宁夏省人民政府秘书长，甘肃省计委副主任、副省长兼省计委主任、省委常委、副书记、省顾委副主任、省第六届政协主席。

受风，竟致哮喘。到和平里田雨[161]家，见陆礼华校长，为她房子事再写信周克。八十四岁，如此健康。归来困倦不堪。

1983 年 5 月 26 日（星期四）晴

早晨到医院看病并体检。翻报刊。

下午到京西上班。同赵振清略谈湖南情况，同杨健生谈。草拟致习、胡信，为毛致用学习事，宋在江苏，通电话，谓待回京后一起与习谈。

晚上志民、朱正等来。朱等即去义乌参加冯雪峰[162]八十诞辰纪念。中宣部不让扩大影响。志民谈青干局人事。

1983 年 5 月 27 日（星期五）晴

早晨四点喘醒，服药。

上午到京西，十点周洁冰、志民来，谈部内人事，青干局机构定妥。下午在家休息，翻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前后记，知此人后半生情况，保存这点“自由化”的人，与世何损？

赵杰兵来，让告知黄老对湖南估计不当。

1983 年 5 月 28 日（星期六）晴

上午到京西，宋在江苏，卅返京，约同去与仲勋谈毛（毛致用——李南央注）学习事。

十点到杨作材家，与武大诸人会晤，商明天会议事。

下午在家看材料。夜建南夫妇来，漫谈国务院人事与赵之经济管理。

1983 年 5 月 29 日（星期日）

上午在历史馆礼堂，开北京武大校友会成立大会，共到 650 人。许德珩[163]、叶圣陶[164]、朱光潜[165]、

---

[161] 田雨：湖北汉口人。1937 年毕业于上海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1938 年加入中共。抗战时曾在政治部三厅抗敌演剧三队工作。后入延安，担任延安青年艺术剧院舞蹈教员。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舞蹈团副团长、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编导、东方歌舞团副团长兼艺术指导。是李锐前妻范元甄和大姐李琬华共同的熟人。—李南央注

[162] 冯雪峰：（1903—1976）浙江义乌人。原名冯福春。现代诗人、文艺理论家。1926 年结识鲁迅，后与鲁迅过从甚密，相知相契。1927 年加入中共，1931 年任左联党团书记。1933 年调往中央苏区，参加了长征。1936 年复被派回上海，后主要从事文学创作。中共执政后，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文艺报》主编，作家协会副主席。1954 年被解除《文艺报》主编职务，1955 年因“胡风事件”受到批判，1957 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58 年被开除党籍。1961 年被摘去“右派帽子”。1967 年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下放劳动。1971 年回到北京，被安排在鲁迅著作编辑室工作，但只许在家看稿、答疑，直至病逝。

[163] 许德珩：（1890—1990）原名许础，字楚生。江西九江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1919 年赴法留学。1927 年回国后，曾任教于黄埔军校、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大学。抗日战争期间，任江西抗敌后援会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重庆发起创建九三学社。解放战争期间，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共执政后，曾先后担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水产部长。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九三学社第一至七届中央主席。1979 年加入中共。1989 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

[164] 叶圣陶：（1894—1988）原名叶绍钧。江苏苏州人。作家、出版家。早年当小学教师，五四运动前参加了李大钊、鲁迅支持的“新潮社”。1921 年与沈雁冰、郑振铎等组织“文学研究会”，并与朱自清等人创办诗刊《诗》。1923 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开始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中共执政后，历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是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政协常委、民进中央主席，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所著《稻草人》，是中国第一部童话集。

[165] 朱光潜：（1897—1986）笔名孟实、盟石。安徽桐城人。教育家、翻译家。1925 年出国留学，先后就学于英国爱丁堡

伍修权[166]、郭述申、曹瑛等均到。作材报告筹备经过，刘道玉[167]讲学校施政方针等。伍修权讲话，有现在领导比毛主席高明，博得掌声不息。会后四川饭店聚餐，与杨纯同桌也。

顾凡来，谈儿子工作事。

夜张拓来，谈上海宣传部长事。

1983 年 5 月 30 日（星期一）晴

上午到医院体检。

下午到京西，与建亭通电话。

1983 年 5 月 31 日（星期二）阴

上午宋来，互相汇报，毛学习事，他担心新班子刚建立即变动。

下午看文件，一大堆。

雪初电话，常德三市尚未批准。柯兰[蓝]活动散文学会，惹起议论。

1983 年 6 月 1 日（星期三）晴

整天在京西。

周一峰电话，广西 1100 人会，干部牵连到 30—40%，必须严加控制。促乔深刻检讨。宋不拟打电话，广西形势可能比湖南发展好，阵线分明也。

1983 年 6 月 2 日（星期四）晴

上午程星龄[168]来，谈到我走后形势好转，张希文到法院已解决。

上海通电话，宣传部人选定，马达不进。

下午同法陶、健生等谈会议总结事。到黄钢处取回立徵材料。他谈到一个重要问题，耀<邦>支持自由化，似乎改革需要王若水等理论支持，对周扬等温情脉脉，对黄钢如此残酷（参见注释 141—李南央注）。

大学、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斯塔斯堡大学，获文学硕士、博士学位。1933 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任教，并任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名誉会长。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民盟中央委员，中国作协顾问。是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166] 伍修权：（1908—1997）原名吴授泉。湖北武汉人。1925 年赴苏联学习，1929 年调伯力远东国家保卫局工作，翌年转为苏联共产党（布）候补党员，1931 年回国后转为中共党员。1931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 年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李德的翻译，参加了长征。抗战时曾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抗战后曾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军区参谋长兼军工部政委。中共执政后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外交部副部长、中国驻南斯拉夫首任大使，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是中共第八、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二届中顾委常委。

[167] 刘道玉：（1933—）湖北枣阳人。1958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毕业后留校，历任助教、讲师、副教务长、校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1977 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1981 年至 1988 年任武汉大学校长，1988 年 3 月被国家教委免去校长职务。

[168] 程星龄：（1900—1987）湖南醴陵人。1921 年考入北京大学，参加了国民党左派和北伐战争。1927 年后离开国民党在上海劳动大学和北平故宫博物院等处任职。曾参加策动和平解放湖南的工作。中共执政后曾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文教委员会主任、副省长兼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曾是民革湖南省主席、民革中央委员、常委。逝世后被追认为中共党员。

1983 年 6 月 3 日（星期五）晴

整天开指导小组会，谈一个半月情况。赵振清总汇报。

晚上家中接待志民等带来的上海、江苏、福建等省市青干处长，谈一小时：各级究竟要一些什么标准规格人选，知识分子问题还是一场持久战。刘正[169]来，说湖南事可放心，告以耀邦已基本同意毛去学习。李鹏来，告以将进国务院消息，定贺毅接替，罗西北如何照顾。

到帅大姐家，见到杨克宾，谈王驰事。

1983 年 6 月 4 日（星期六）晴

上午到医院检查超声波等，转安[氨]酶过 400，嘱全休息，打针，过二周再查。血色素已过 12 克。

下午续开小组会，我谈了湖南情况，着重谈新旧之对抗。

晚朱正来，送义乌火腿。柳晓昂来闲坐。人客难于应付。

极感疲劳。

1983 年 6 月 5 日（星期日） 大风

上午休息为主。朱正来，将陈铁如写的材料等交他处理。张铁铮来谈水电人事与形势，说李伯宁曾向陈云同志告我的状也。中午小胖一家午餐。下午晋驼来，没完没了。

夜闫淮爱人来告状。

1983 年 6 月 6 日（星期一）晴

上午续开小组会，金、宋谈闽、浙、粤、苏等省情况。

杭州市新班子全换书记。“究竟干什么？”以旅游为中心建设。原省组部问题严重，自成系统。

全国 14 省统计，省市已由 69—107 管县 66—427。必须控制了。谭启龙建议地委改实，河北只唐山。什么叫经济比较发达？20 万人，产值 7 亿？

政治关系把好，派性影响，县必搞民主推荐。

下午在家，开始读《小平文选》等。

李普夫妇在此晚餐。送来四川豆豉等。

1983 年 6 月 7 日（星期二）晴

上午在京西，关于毛致用学习信，胡、习已阅，同意熊代理。崔洪信也看了。处理文件，湖南电话。

下午韦纯束来谈二小时，大会开得甚好，乔的检讨有进步，可以过关了。主要问题都承认，可能有上千人要作刑事处分，2%（死人比，南宁市调查），死刑上百。韦、安等必作检讨。

李普介绍杨宝堂医生来作点穴按摩和经络调理，很舒服。经络已渐为国际公认。

夜观中英足球赛，5:1，大煞风景。

[169] 刘正：（1929—2006）湖南长沙人。1949 年加入中共，1952 年任湖南省委副书记周惠的秘书，后先后任长沙县委书记，省农村工作部办公室主任、省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省农村政治部副主任。1981 年起任湖南省省委常委、省委书记、省长、省委副书记。

1983 年 6 月 8 日（星期三）晴

上午到京西，复信三封。湖南讲话已寄来，甚长，是否整理未定。

下午杨大夫再来调理，似觉通身舒服。其理论为促进自我调节，人体本有此功能，西医有形而上学。

极力劝恢复气功，可采自我动作。

1983 年 6 月 9 日（星期四）晴

上午在京西处理文件。

下午到部里开会。中纪委规定各部成员就是否与中央、改、党风等相互提意见。大家笼统发言，未及本质。

夜到音乐学院观《费加罗婚礼》，毕业学生演出，大林[170]导演也。

1983 年 6 月 10 日（星期五）晴

上午同宋谈韦纯束汇报等。毛学习事，赵打岔：问题在万达，不能定局。

廖公（廖承志——李南央注）今晨突然去世。

下午在家，翻读叶蔚林《没有航标河流》，如一杯苦酒，地方色彩，政治气候都好，惜人物语言较差。

九点半杨大夫续来按摩。

1983 年 6 月 11 日（星期六）晴

上午在京西，约闫淮、志民一起谈，劝导和好。闫认为吵得太厉害，夫妻关系，终生学问。小周与志民谈，听不进人家批评意见，反击志民态度不好。

泽彭交我有关赵振清材料：分量甚重也。

丁玲女儿偕彭老总侄儿彭起超来，说在靠甲屯时，听彭总谈过我是刚强之人。

下午在家，徐洽时来，仍送茶叶。此人待我几十年如一日。谈及水利事业经费，下面多变成楼堂与道路。

杨大夫续来按摩调理。

1983 年 6 月 12 日（星期日）晴

朱正来，推敲八首，看湖南稿。

薛君度[171]来，北大讲学，中美中苏关系。此人过份表现自己，还问我对他文章评价。我说只能打 70 分（回忆章士钊文，似李宗仁归国，他出了大力）。又谈黄家风水不好，没出人才，幸有一女婿争气，大贬黄一中。留午餐。

下午刘正来。宋找他谈了，程星龄同耀邦谈了一个多小时，毛并非老实人。

---

[170] 大林：李锐堂弟方南君的夫人陈大林，曾任中央歌剧芭蕾舞剧团导演和团领导。—李南央注

[171] 薛君度：（1922—）黄兴的小女儿黄德华的夫婿。曾执教于香港大学历史系，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政治研究院，美国马里兰、哥伦比亚及哈佛大学。现任美国黄兴基金会董事长。

1983 年 6 月 13 日（星期一）晴

见耀邦经过，上午程星令[龄]来谈。

整日在京西，看“讲话提纲”。小周自负过高，对志民挑惕[剔]。多年看重其长处。

下午开会讨论“讲话”，会后同宋、陈谈赵的问题。先寄陈是“怕撞车”[172]。野苹谈了揭郭玉峰时情况，袁老发难，杨士杰[173]等积极参加，与陈串联，张志杰是机关领袖人物[174]。

晚饭后仍到河边散步半小时。

张敖荣来。谈宋一平之架子，又无甚本事。

1983 年 6 月 14 日（星期二）阴

上午在京西改《讲话稿》。程星令[龄]来谈见耀邦经过。毛并不老实，非下不可，为湖南人民请命之意。说过去一贯支持。

下午在宋处开组部会，名单书记处未通过，增曹志副部长，白志民顾问，杨、李退出顾问，伯克顾问，局长 60 岁一刀切。提王远任宣教副局长，杨建生组织局长。最后又谈赵事，陈处意见是组部内部摊开谈。

晚朱维民来画像，果然高手。此人十年劳教，生产队管教，新疆流浪，廿年后重拿画笔。

小妹带孩子来。朱正来改诗。

晚刘正来，告以赵召见，毛学习事有转机，可再研究（原通过不学习？）

1983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三）晴

上午到京西，看湖南材料，十一点到紫阳处。问毛学习意见，如实相告。让转告宋并胡，同意去学习。如此总算大功告成。

下午到朱佳木处，见陈元[175]。六个月病了三次：{儿}子多病身。主要谈高层矛盾，对经济形势看法，十二大报告中，分两大步总不大满意。前十年速度嫌慢，赤字问题，资金集中，煤炭、改革放手（放羊）等等。文件原以承包制为核心，利改税后，也难以改好了。老板不拟在具体问题上多的[加]干预。又问到我同泽彭谈过批件、小圈子事（对朱[176]个人之好意），予以说明。

晚到部开会。野苹传达五人商量结果，振清也退，志民任经济局长等。

1983 年 6 月 16 日（星期四）晴

鹤峰来，谈吉林情况。讲话稿最后定稿。仍决定让毛来京一谈。湖南文联王剑青告状：不同意我讲话中对康濯评价。即给耀邦信，答批示也。

---

[172] 宋、陈谈赵的问题：宋任穷、陈野苹，赵是赵振清；“先寄陈”陈应该指的是陈云；“与陈串联”则应该指的是陈野苹。—李南央注

[173] 杨士杰：（1911—1988）河北定州人。1931 年至 1937 年在河北省第二师范读书，参加“反帝大同盟”，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2 年加入中共，后一直在地方工作，曾任晋察冀边区第六分区地委书记，北岳区委宣传部长。中共执政后，任中共察哈尔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第一副书记、代理省委书记，山西省委第三书记，中共鞍山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职。

[174] 张志杰：曾任中组部干部局局长，是抗日英雄张之朴烈士之子。此段历史可参阅戴煌所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的第三章“中组部起狂飙”。

[175] 陈元：（1945—）陈云的儿子。1970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专业。曾任北京市西城区区委书记，北京市委常委，商贸工作部部长，中国人民银行党组副书记、副行长，国家开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是中共第十六届候补中央委员。

[176] 朱，应指陈云小秘书朱佳木。—李南央注

下午宋召集各地来京开会头头会，共 130 人。局长人事又作调正[整]。志民不到经局。
晚到党校看灼姐，小毛生了孩子。

1983 年 6 月 17 日（星期五）晴

昨夜雷雨，天气稍凉。
上午在京西，处理文件。在宋<处>与全树仁、李长春[177]谈，认识一下。李甚佳。
下午向部全体干部传达宋的讲话。
到青干局谈话，一千人问题[178]。
晚朱维民来续画。李鹏电话，告以确知消息也。

1983 年 6 月 18 日（星期六）晴

吉林组杨天放[179]汇报。政法问题大，强晓初无能为力，不愿搞民主推荐。在宋处，见到王朝文[180]，略谈。续见杨忻综、马荣堂，印象甚佳，杨头脑清晰。四川之左得出奇，61 年彭[181]去时发通知：一把手不接待，军事要害不让去，县地要常汇报。饿死人 800—1000 万。有些县有统计。

1983 年 6 月 19 日（星期日）晴

整天整理湖南讲话。朱正帮忙。
晚上八首诗定稿，信写好。
晋舵[驼]事同何载电话。

1983 年 6 月 20 日（星期一）晴

上午宁夏汇报。李学智心胸狭窄，冯信调京为好。处理文件。
下午张海峰汇报贵州。四清时全面换班派去二千人。北鲁冀与四清两部分人，机构改革尚好，常委补了两名新人。
晚帅大姐来，不同意杨健生任组织局长（写过“化为美女的毒蛇”）。张志杰为何不能当局长。
去看朱维民。如此画室。二宝：江丰的头发和张大爷[182]。

---

[177] 李长春：（1942—）辽宁大连人。1965 年加入中共，1966 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在辽宁沈阳市开关厂作技术员。1975 年起历任沈阳市电器工业公司革委会副主任、市机电工业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沈阳市委副秘书长、副市长兼市经委主任，市委书记、市长，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河南省委书记、省长、省人大主任，广东省委书记。是中共第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三至十七届中央委员，第十五届政治局委员，第十六、十七届政治局常委。

[178] 一千人问题：青干局曾为“第三梯队”提出过一个一千人接班人名单。据父亲李锐回忆，名单中干部子弟的比例并不高，大约在 10%强些。—李南央注

[179] 杨天放：（1918—1997）安徽桐城人。工人出身。1937 年赴延安，入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学习。1938 年加入中共。一直在地方工作。中共执政后曾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人事司司长、仪表局局长，沈阳市副市长，林业部副部长等职。

[180] 王朝文：（1930—）贵州黄平人。苗族。1951 年加入中共。曾任黄平县四屏区委干事，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团洲委书记、贵州省团委副书记，共青团中央委员。文革后任贵州省委常委、副省长、省长、省人大主任等职。是中共第十二至十四届中央委员。

[181] 指 1961 年彭德怀被下放到四川大三线工作时。—李南央注

[182] 张大爷是朱维民在新疆劳改时结识的，后随朱一起返京。朱和张大爷二人都是单身，张大爷为朱料理家务，二人相依为命，直至张大爷去世，朱维民将他送回山西老家安葬。—李南央注

1983 年 6 月 21 日（星期二）晴

上午在五间房讨论部的班子，转告了帅大姐意见。杨健生不重任组织局长，可改付[副]职。各局人选都是原来老人多，文化偏低，有老框框，这个局面得逐步改变过来。

下午在部开处长以上动员会，宋与陈都讲了一篇话，重点在解除对文革初期有这样那样错误的看法。宋讲了自己五七年后左的错误，又讲庐山会议面对面斗我之事。我说：你是比较温和的，他还不大同意。这是一个非常朴实的长者。

晚上周颖[183]由朱正偕来，谈聂绀弩当年判无期之事（传了林、江有暧昧关系），北大荒烧炕失火，承认“故意”而判一年。朱维民将肖像画完。他自己知道“任性、偏激、狂妄，”但不愿改正。这是本色，或还是自认正确的，却难接受别人意见。艺术家特质突出，大概不如此也难以如此独立生活下去。对刘宇一过贬。

1983 年 6 月 22 日（星期三）晴

上午钱敏来谈苏州情况。《讲话》稿分秒必争改完。在宋处见到吉林赵南起[184]等三人。谈延边情况。

下午到部开会，讨论七月组工会程序，四点回京西。宋、陈与韦纯束谈广西情况，杀 30 人恐仍太多。

晚程星老来，谓省厅局长要印出我的讲话。习找孙国治谈话，孙大攻击雪初不民主，超越省委，支持一派压一派，翻烧饼，要中央再派人去。为自己辩护。耀邦看进去了，批回慎重对待，不要再翻烧饼等。找刘正一谈（孙未动声色）。颇为愤慨。

1983 年 2[6]月 23 日（星期四）晴

上午强晓初谈吉林情况。

改讲话稿，请[主]人重抄一遍。白发苦工。

晚饭后河边散步 40 分钟。

1983 年 6 月 24 日（星期五）晴

整天改讲话稿。下午请赵杰兵、朱正来过目。没有参加廖公仪式，一直弄到晚十二点算是结束。

一把手报告稿改好。

1983 年 6 月 25 日（星期六）晴

讲话稿上午寄出。

九点在习处，启立、宋、陈一起同乔晓光、周光春谈。果如所料，乔对韦纯束等有微词，谓有些人事、报纸言论他不知道。自己承认两头小中间大。对他检讨，多数人认为有进步，但不深刻。大家促其进步下去，轻装上阵也。杀人 30，都嫌多了。让乔与韦国清会见，促韦表态。

下午同彭守范谈，问湖南情况，泽彭在座。同雪初电话，告即来京。

---

[183] 周颖：聂绀弩的夫人。

[184] 赵南起：（1927—）吉林永吉人。朝鲜族。1945 年入东北军政大学吉林分校学习。1947 年加入中共。1950 年赴朝鲜作战，任作战参谋。1973 年起任吉林省通化军分区政委、延边军分区第一政委、延边自治州州委第一书记；1984 年起任吉林省军区政委、吉林省副省长、省委书记等职。1985 年调京，历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部长、党委书记，中央军委委员，军事科学院院长。是中共第十二届至十四届中央委员。1988 年授上将军衔。

1983 年 6 月 26 日（星期日）晴

志民等准备的中青年讲话材料及湖南组织部材料看毕。

灼姐偕威威来。群众对先念任主席有不满，威望不够，十年台上也。多不熟悉党内历史情况。

陆钦侃来，因任政协委员也。谈三峡似已冷下去了。林一山用英语说，是愚蠢与无知的纪念碑。

晋驼来，但望最后一次（总不下七、八次了）。严肃指出，对组织部之不恭。

钟叔河来信，对洞庭甚赞赏也。

晚与刘正电话。

1983 年 6 月 27 日（星期一）晴

上午听山西组汇报。问题在罗贵波欲留下，有人抬轿，干涉人事，引起复杂形势。担心“第七次翻烧饼”也。

下午在部讨论部领导班子，局级又有若干变动。曹志排末位。

夜观《第三个人》（英片）及《武林志》。《红旗》廿五年请客。

1983 年 6 月 28 日（星期二）阴

上午雪初来，长谈湖南情况，形势发展已难以挡住。写信人孔祥瑞一般干部，万达支持到劳动局，胡作非为，拉一帮小兄弟。

下午同黄薇电话，问对曹志意见，也还是听人说，风派等。

晚朱正偕康濯夫人王勉思来，湖南文联事及康软弱缺点。

1983 年 6 月 29 日（星期三）晴

八点半，宋、刘三人谈，雪初详告湖南派性问题，具体单位湖大、公安、交通厅、益阳地委、邵阳均如此。宋已看，刘驳孔信讲话，已转习、胡启立。我也介绍了熊清泉讲话。十点讨论一把手文件：写两种，一报书记处，一下发。

下午处理文件。中午同秋里谈毛致用必须学习，说“不干预人事”。又讲了下照顾张平凯[185]，并同甘渭汉也谈了。宋告我，习听了我的部分录音，说讲得好。

水电长文寄熊复。复高菊村[186]信，致黎维新[187]信。

1983 年 6 月 30 日（星期四）晴

上午翻文件，拟准备党校讲课不果。鹤峰同志建议，各地工作组总结中青干部经验。胡易之谈山西另立标准问题。

中午周建南谈，介绍上午大会诸常委讲话，老板（陈云—李南央注）发言支持耀邦。同钱正英谈贺毅，谓可通过。

下午习处，宋、陈、乔石[188]听刘雪初汇报，方知耀邦上午已告毛致用，今年不要学习了，抓工作。

---

[185] 张平凯：（1910—1990）湖南平江人。1927 年加入中共，1928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长征。一直在军队做政治工作。中共执政后曾任解放军后勤学院副政委，山西省军区副政委。1955 年授少将军衔。著有《忆彭大将军》。

[186] 高菊村：（1936—）湖南泊罗人。1965 年调湖南省韶山管理局工作。先后任毛泽东纪念馆馆长、管理局副局长等职。—李南央注

[187] 黎维新：（1925—）笔名黎牧星。湖北武汉人。1949 年前在汉口《大刚报》担任副刊编辑，1949 年《新湖南报》创刊，担任文艺副刊编辑，后调任湖南人民出版社负责人，1955 年在反胡风运动中受到牵连。离休前任湖南省出版局副局长。

秋里回来亦反映工作组过急。周一峰、毛铎汇报广西，我只讲了两句：对乔不再追，赞成赵紫阳批语：适可而止。黄璜来谈安徽情况，局势可掌握，袁某五月去上海，不知何故。

晚上雪初来久谈，十点刘正亦来，谈湖南局势，促前进。

鲁立刚[189]大儿鲁光球自美国归来，谈与父见面情况及台湾形势。嘱写出。鲁著作两种，如能出版，当有影响。

王宁大儿李坚送来白兰、米兰数株。收黄大明寄《雁声集》。

1983 年 7 月 1 日（星期五）晴

上午习处开湖南会。毛、刘、刘参加。毛致用所提实是小事，如张希文，野苹即说可以使用。问到公安厅，承认官义，我则责成万达表态。

接着广西汇报，给乔打气，检讨可以了，常委互相通气，与工作组互相通气。乔对我到是频表尊重之意。

下午上海陈、汪汇报，方知王一平、赵行志等背水之战：陈锦华二书，赵人大主任，杨士法政协主席。赵之根本问题在由彭冲提为书记之故。陈揭其老底：反对上海对华事表态。

夜观意大利片《一个不被怀疑的人》，台港片《情网》。

1983 年 7 月 2 日（星期六）晴

整天在五间房讨论野苹讲话最后稿。

晚朱正与陈琼芝来，谈文艺界事，对作家评论。33 年鲁迅肯定丁玲为真正无产阶级作家，巴金比曹禺好（曹不该入党）。

闫明光偕弟媳吴志良来。

1983 年 7 月 3 日（星期日）晴

上午雪初来谈，湖南情况准备逆转，但也不一定。何载及早去处理孙国治事可施加影响也。

整日拟准备明天讲稿，实际工作不到四个小时。又是一堆材料，肯定讲不完的。

1983 年 7 月 4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准备。八点一刻到党校，八点半后开讲，十一点半结束。小教授[室]，60 人，无压迫之感可随意而谈。

中午在灼姐处午餐，与玉珍同去。

三点京西，匆匆理发。下午开会，讨论小组存留等问题，决定九月再议。

收到陶健寄来香港出版的诗集。

杨弟[第]甫的《心潮集》把我扯入！

湖南寄来讲话清样，先交雪初、泽彭看。

晚上夏平生来，谈核电之难，想介入咨询等。未置可否。

---

[188] 乔石：（1924—）浙江定海人，生于上海。1940 年加入中共，早年参加组织上海学生运动。中共执政后曾任杭州市青委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长，市青委书记。1962 年入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后调中共对外联络部，历任研究员、副局长、局长，副部长。文革后任对外联络部部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中组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是中共第十三届政治局委员，十四届政治局常委，1993 年任八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189] 鲁立刚：1920 年代在长沙周南女中任教，后受业于竺可桢门下，创办了湖南气象测候所，任主任。1936 年任长郡中学校长及湖南省教育厅长。晚年定居台湾。

1983 年 7 月 5 日（星期二）晴

上午黄道奇[190]来（开会），谈湖南形势甚好，地市班子亦好。毛的传达，大概不致走样。孙国治有点气粗。

何载来，介绍情况。明天即可起程。

下午江西组苏谦益[191]、安庆珠汇报。赵志坚[192]水平低，当不了市长，反映甚大。去年白栋材极力推荐作中委。许勤仍有反映，水平亦低。白的女儿插手倒卖木材等，杨尚奎[193]夫人搞武器！

晚饭后肖[萧]乾来，谈戴厚英[194]等事。随偕玉珍到他家回访。就在马路对面。

1983 年 7 月 6 日（星期三）晴

上午野苹报告，济济一堂。中午黄道奇来，送茶叶一包。问到朱尚同[195]情况。

下午看材料。同志民、健生等闲谈，在班子结构，组织部自身建设等问题上，讨论时要深入、具体、摆摆各地情况才好，不要泛泛之论。想补充几点意见。

晚上康濯、朱正来。请他看看戴厚英的申诉书。谈王剑青[196]其人。

夜看中美女排，精彩之至。

1983 年 7 月 7 日（星期四）晴

湖南讲话寄出。

下午参加文件组会，谈点意见：如何了解发言者情况（组织部长绝大部分换了），以及抓住重点。

夜观日美排球。

1983 年 7 月 8 日（星期五）晴

上午参加第七组安徽、江苏会，无甚精彩发言。

下午毛铎来，即返广西。谈几点意见：韦乔关系，大事必经常委会，人事处理政策杠杠，乔秘书事，等等。

野苹谈分工。他不在时主管。我管经济、宣教、青年三局，吕枫管调配。

---

[190] 黄道奇：（1924—）湖南湘潭人。1947 年加入中共，同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社会系。中共执政后，历任衡阳县委书记、县长，湖南省委宣传部副处长，株洲市委统战部部长，株洲市副市长，湖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等职。

[191] 苏谦益：（1913—2007）原绥远托克托县人。1932 年加入中共，一直在晋西北、绥蒙一代工作。中共执政后，曾任绥远省政府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1978 年后任北京工业学院（后改名为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兼院长。

[192] 赵志坚：（1935—）江西南昌人。劳动模范。1953 年加入中共。历任江西拖拉机制造厂生产组组长、车间主任、副总工程师、厂党委书记，江西省总工会副主任、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南昌市委第二书记，南昌市市长。江西省经委副主任。是第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193] 杨尚奎：（1905—1986）江西兴国人。1929 年加入中共。1940 年到延安，先后入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学习。后任中共敦化县委、吉南地委书记，吉林省委常委等职。中共执政后历任江西省委副书记、书记、第一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是第一届中顾委委员。

[194] 戴厚英：（1938—1996）安徽颍上人。1960 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上海大学文学院、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81 年开始发表作品，最著名的有长篇小说《人啊，人!》。1996 年 8 月 25 日被入室行窃的盗贼所杀。

[195] 朱尚同：（1929—）湖南长沙人。曾任湖南农学院副院长，中共长沙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湖南省教育厅党组书记等职。其父朱玫莹曾任第一任国民政府主席谭延凯秘书，国民政府福建省建设厅长，1949 年去台湾，1996 年去世。

[196] 王剑青：（1922-1998）女，四川盐亭人，中共党员。1939 年毕业于华北联合大学，历任《晋察冀日报》编辑、记者，《冀东日报》组长、采通部主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教育处副处长。《人民日报》记者、《中国青年报》编委。1963 年调到湖南任《湖南文学》主编、省文联副主席、秘书长。后调河北工作。

夜观中古女排，靠气胜。

1983 年 7 月 9 日（星期六）晴

上午参加第六组（上海、山东）会。

下午处理一批来信。宋找谈，毛铎去广西。散步遇见杨纯。

连接傅白芦信。讲话已细心修订。

下午黎澍来，交赵志钧的毛左倾路线分析稿。赵为岳阳地区邮电局长。

1983 年 7 月 10 日（星期日）晴

整天清理书籍、杂物，整理内务。胜利、小张帮忙。室内太乱了。

下午罗西北来，谈开发大渡河，1500 万，近 700 亿度。谈贺毅接李鹏。认为贺不硬，跟钱（钱正英—李南央注）跑，抓不起来。李鹏在三峡问题上也不够清醒。

晚上骆文[197]、王淑芸来，谈湖北省委宣传部还有派性人物。

1983 年 7 月 11 日（星期一）晴

雪初来略谈，长沙市委邹、朱有关情况信交他一阅，谨防形成小圈子。

下午参加二组，河北、内蒙，条、块人事甚复杂。赵杰兵告，该组对文凭有反感，为老干部叫屈也。

1983 年 7 月 12 日（星期二）晴

上午部办公会，研究会议程序。

下午新闻研九[究]所王凤超来谈延安《解放日报》往事，不敢答应文章。

1983 年 7 月 13 日（星期三） 雨、阴

上午到党校，参加培训班尖子二十余人座谈。印象甚好。最后讲了五分钟话：要有勇气。

下午听浙江组汇报，医大戴迪[198]问题——{保}之恩也。

乔晓光回去，大翘尾巴，工作组有事未与商量。处理杀人文件有粗糙处。

1983 年 7 月 14 日（星期四）晴

上午同浙江组部长王裕民、沈桂芳谈，陈忠绮（工作组）在坐。沈还是专业为重，不要接组织部班了。

下午耀邦在中南海接见宣传、组织两部会议人员，即席讲话，强调下面要独立思考，不要等红头文件。

晚上贺毅夫妇来，谈美国买掘进机事。翁长溥来，未落坐。

---

[197] 骆文：（1915—2003）江苏句容人。1933 年加入“左联”。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国剧协武汉分会主席，湖北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主席，《长江文艺》主编等职。

[198] 戴迪：（1935—）江苏人。1959 年毕业于浙江医学院。曾任浙江省政协常委，文卫体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省卫生厅厅长。

1983 年 7 月 15 日（星期五）晴

上午中宣部陈传统、崔燕英、刘辉三同志来汇报湖南文联调查情况，一厚叠印件，证据确凿。即送一套与宋，并附数语。

同何载两次电话。大概受包围，在“清派”二字做文章。催雪初明晨动身。

下午同见宋。崔燕英详谈老伴之受迫害，起因在查刘历远[199]问题。接受了这一难案。

1983 年 7 月 16 日（星期六）晴

上午又同泽彭畅谈高干子弟中问题的一面。乔木之子总还想从政治上搞点明[名]堂，生活上事总还好办，影响有限。亲见叶选宁[200]之派头。深圳相遇，招待长头发一群，茅台随意，而最为叶所宠。刘历远事与野苹一商，要管。搬黄老。

下午听安徽组汇报。黄璜不敢决断，随和，可能是难办，看来心中有数。组织部是麻烦，史{锡}杰掌握，老框框多。

夜代耕夫妇来。他的《电力工业卅年史》已脱稿，三年没有休息过周末，始克竣工。值得称赞。

接琬姐信。廿号左右来，家桢颈部开刀。

1983 年 7 月 17 日（星期日）晴 37℃

上午看组工资料，同朱正漫谈：毛早晚期思想关系。黎澍电话，他的旧文：三十年社会科学，内中冲破禁区观点甚多。

下午到京西，讨论野苹总结。

1983 年 7 月 18 日（星期一）晴

修改野苹总结。郭彤来谈内蒙付[副]组长孙伟事，摆老资格，生活特殊，麻烦地方。

欧济文[201]谈广西人事。嘱所整材料不要扩散，即令准确，也会引起极大麻烦。

下午宋讲第三梯队。

泽彭告陈（陈云—李南央注）批：赵振清应调离组织部。恰在此时，颇为麻烦。

1983 年 7 月 19 日（星期二）晴

上午刘家栋来谈整党问题。似不满杨士杰主管。张凌汇报，未能邀集各单位主其事者，似欲我参预[与]其事。

下午秋里讲话，谈军师团调整，似又快又好也。年令[龄]真降下来了。军队有服从一条，上面决心大即易贯彻。

为曹维恭事寄信周建南。将鲁光球所写材料寄对台小组。

---

[199] 刘历远：谷牧的儿子，曾任深圳金丰城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 叶选宁：（1938—2016）叶剑英与曾宪植所生之子。1966 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1974 年在劳动时被机器扎断右臂，不久调国务院侨办二组任副组长，后改任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秘书。1984 年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并组建中国凯利实业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88 年授少将军衔。1990 年任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

[201] 欧济文：（1921—）广西贵县人。1937 年加入中共。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1983 年 7 月 20 日（星期三）晴

几天来甚热。

上午野苹作总结讲话。看完广西最近材料。

下午陕西组任朴斋谈，关键仍是马文瑞，抓权不放。如机构改革仍让章泽、张方海主持。看组工会新闻稿、评论。

毛铎电话。

1983 年 7 月 21 日（星期四）晴

早起将新闻、评论稿看毕。

上午找山东冯立族，江苏孙福中，安徽卢荣景分别谈。问情况，也漫谈意见，如合理结构，组织部人员品德等。

下午贵州李冀峰[202]谈，仍须解决四清时问题。山西卢功勋谈，派性问题仍存在。王森浩为省长，解决了当时争议。陕西张勃兴[203]谈，关键还是马文瑞不放手，章泽亦有深感。李溪溥[204]可接班。建议曾慎达任西安市书，以资锻炼。

留宿京西。晚饭后同小赵下围棋一局，象棋两盘 2:0。

晚上黄道奇和李英臣（宣付[副]部长）来谈到十一点。华、王治国与赵处琪是麻将朋友，称兄道弟。近有人去见华，华不愿作检讨（大概仍估计有人赞成也）。一次到西单，被儿童们发现，这不是“华主席”。毛致用之并不老实，对上恭顺，对下倨傲，修铁山水库，无知蛮干。左派私。

1983 年 7 月 22 日（星期五）晴

昨夜无冷气，尚睡着了。

上午福建高胡来谈，地市大专进得少。胡平[205]不理想，王炎[206]对陆[路]东明[207]不放手。河南赵地来，守一女儿也。罗干[208]专管科技，对刘正威[209]印象好。

---

[202] 李冀峰：（1923—）原名李兴华，河南南乐人。1939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历任《贵州日报》编辑组组长，贵州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苗族自治县县委第一书记，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贵州省委常委、省顾委常委，贵州省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203] 张勃兴：（1930—）河北霸县人。1950 年加入中共。历任陕西洛商地区工业局局长、省石油化学工业局副局长、省组织部部长、省委书记、省长、省人大常委主任。是中共第十三、十四届中央委员。

[204] 李溪溥：（1923—）山东掖县人。1939 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掖县县委宣传部干事、西海地委宣传科科长。中共执政后，任中共山东省东平县委副书记、书记。国营 112 厂教育处副处长、副生产厂长、代生产厂长。1956 年入北京航空学院飞机系学习，毕业后任第三机械工业部 172 厂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厂长、厂党委书记。1981 年起历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省工业交通部部长、省委书记、副书记、省第七届人大常委会主任。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205] 胡平：（1930—）浙江嘉兴人。江苏省立工业专科学校肄业。1950 年加入中共。曾任福建省计委主任、副省长、省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国家经委副主任，商业部部长。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

[206] 王炎：（1918－2000）河北临城人。1937 年加入中共。曾任县委副书记，书记。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共晋江地委宣传部部长，福建省工业厅副厅长、省工业交通办公室副主任，省委工业部副部长、省水利厅、林业厅厅长，省建委、计委、经委主任、副省长、省人民政府顾问、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207] 陆[路]东明：（1931—）上海市人。1949 年参加工作。1960 年加入共产党。在福建电机厂任职期间，使该厂成为第一个生产出口机电产品的企业，为此被项南提为福建省副省长。戴晴在她的《也谈春夏之交》一文中有这样一段叙述：“我并不认识这位书记（按：胡耀邦）。我和他唯一的一次直接交道是为了一名被‘搞’掉的——请原谅这样用词，可那人确确实实被这么弄下台的——前福建省副省长路东明的问题。促使这名精力充沛、猛打猛冲的著名改革家去职的最后与最关键的一击来自胡总书记的一段充满无产阶级义愤的、感情色彩浓烈的批示。我作为一名实地调查记者则打报告请求他在事实面前否定自己。他在一定程度上这样做了。”

[208] 罗干：（1935—）山东济南人。1960 年加入中共。前东德富莱堡矿冶学院机械铸造专业毕业。1970 年起历任一机部郑

任朴斋谈话记录，加批语送宋。宋批转仲勋，建议与文瑞谈。

上午十点半到部开小会，赵事传达，安排到民政、司法部。

下午黄道奇来谈，湖北文联与宣传部矛盾由来已久。谈魏廷铮[210]其人。

晚上琬姐、家桢到京。

1983 年 7 月 23 日（星期六） 奇热

上午郭洪超[211]谈甘肃情况，谈冯纪新，刘冰要求离开等事。

宋住医院，日常事务当增多。

下午到部里，野苹同大家研究赵事，只有安排民政、司法部去。举张启龙[212]到伊黎事，是为“投降苏修”作准备，则大诬陷了。

收到熊复回信。

1983 年 7 月 24 日（星期日） 气温稍降

上午同朱正研究如何写毛的纪念文。还是老题目，学生时代的生活与思想。

徐祖德下午来，谈华东电管局情况。

与家桢着围棋一盘。

晚刘雪初电话，情况大体尚好。催中宣部人快去。

1983 年 7 月 25 日（星期一）阴

早去医院，取手痒药。嘱再抽血。

上午处理文件。收到雪初信，批转宋阅。十一点崔燕英带信来。

下午仲勋电话，谈广西事。谓不必让我去了。刘毅生等不通，可拉下来。与何载电话。湖南正在开地书会，坚持党性克服派性，仍在讲话中提出。

晚上同琬姐、家桢同到灼姐家晚餐。他俩留下。

1983 年 7 月 26 日（星期二）晴

上午同小赵到黄老处，谈张艾泉信[213]。同意办刘案，但说纪委是个议论机关，无实权，要办此事必

州机械研究所副所长，河南省科委主任、副省长、省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劳动部部长，国务院秘书长、国家机关工委书记，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是中共第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十三至十六届中央委员，第十五届政治局委员，十六届政治局常委。

[209] 刘正威：（1930—）河南新郑人。1952 年加入中共。历任第二机械工业部三局办公室主任、第八机械工业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河南省委副秘书长，南阳地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副书记，贵州省委副书记、书记。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

[210] 魏廷铮：（1926—）江苏盐城人。清华大学毕业。1949 年 9 月任林一山秘书，后先后担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汉江规划设计室主任，三峡工程设计领导小组组长。1986 年任水利电力部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成员，水利部长江流域委员会主任、国务院长江三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是三峡工程坚定的主上派。

[211] 郭洪超：甘肃正宁人。1933 年加入中共。一直在地方作政府工作。中共执政后，历任阿城县委书记，松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人事厅厅长，黑龙江省委政法部副部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甘肃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副书记、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212] 张启龙：（1900—1987）湖南浏阳人。1926 年加入中共。参加了长征。延安时曾在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学习。抗战胜利后赴东北，在省委、军委任职。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南京市副市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中纪委副书记。是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一届中顾委委员。

[213] 张艾泉，应该是前日所提崔燕英的丈夫。“刘 案”应该是指崔所告刘历远—谷牧儿子的事。—李南央注

须同时通天，告知书记处人直到耀邦，他也要同陈云谈。对当前形势总还有忧虑，是搞社义还是资义？经济犯罪如此严重。我谈到高干子弟等严重问题是个别现象，即说“你也滑头打哈哈。”党已严重不纯、变质，不是搞马义、社义。吃饭前后又谈到对毛评价，又说我偏，也许后人反而更称赞毛（同今天形势比）。此老人有固执一面，对今天形势了解也难全面。

下午听广西组李庚等汇报。同王浩电话，告以昨天习仲勋的意见。

关于是否同湖南通电话，同仲勋处问示。

晚上十点半雪初电话，谓孔祥瑞又写信可不予理会。毛的讲话尚好。

1983 年 7 月 27 日（星期三）晴、雨

整天在京西伏案，处理文件、阅读文件。余建亭电话，崔燕英电话。

同法陶谈赵事。

1983 年 7 月 28 日（星期四）晴

上午青海组汇报。赵海峰已站住，生活作风好（住房间）。选拔仍存在对知分偏见。原来比例小，工作组坚持。1/3，也是排在后面，配相。张国声挤扎西。陈云峰[214]是接班对象，懂理论、熟悉地方。黄静波[215]凭兴趣，抓外贸、文化。冬草虫买 5 斤。港澳客人不断。省政府副省长都协助顾问工作。有正式文件，必须通报。所谓“特线”也。

下午甘肃组王星、毛，汇报。李子奇仍跟着老班子中人转，黄罗斌[216]谓之跳不出手心。思想领导水平不高，抓不住关键大事，农业拿不定主意。卫生厅被人大否决，也应通报，是典型干扰事件。冯、刘都要求调出，关系仍不正常。

1983 年 7 月 29 日（星期五）晴，仍闷热

上午到部里开会，付[副]部长待遇放宽仍三关：9 级、抗战前、正局职。讨论这些事节奏总是缓慢。

下午到北京医院向宋汇报青海、甘肃情况。他找李子奇谈过。

晚黄老秘书电话，张艾泉信已交韩光处理。

看完整党文件及四政治家意见。

1983 年 7 月 30 日（星期六）晴

上午处理文件，看材料。

下午三点到北京医院看宋，汇报青海、甘肃两省情况。

归途买书 15 本，过瘾也。

---

[214] 陈云峰：（1928—）陕西兴平人，曾任青海第六届政协副主席。

[215] 黄静波：（1919—）陕西绥德人。1934 年加入中共。曾任米脂县委书记，陕甘宁边区粮食局局长，第一野战军后勤部副部长等职。中共执政后历任甘肃省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粮食部副部长，陕西省副省长，广东省副省长，青海省委书记、省长。

[216] 黄罗斌：（1916—1998）陕西蒲城人。1932 年加入中共。1937 年入延安抗大学习，后入中央党校学习。曾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宁夏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中共执政后历任宁夏省委副书记兼宁夏军区政委，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书记、书记，甘肃省第五届政协主席。是第二届中顾委委员。

1983 年 7 月 31 日（星期日）

上午刘宇一来，同朱正一起议定画传人选。下午朱维民来，看他的画集清样。新疆风光，维族群像。琬姐也觉得是油画高手。刘宇一则近画匠。朱不愿同刘见面谈。

晚陈永清电话。长沙邮电局有造反派人提十大口号，真是反面教材。

1983 年 8 月 1 日（星期一）

上午看文件。

下午陈永清汇报湖南近况。带回一堆材料，议定向中央写一反映，派性人物如此猖狂，“复辟危险”。

1983 年 8 月 2 日（星期二）晴

上午到部里开会，讨论清出人员。共 50 余人离部，有一半是文革问题。必抓紧办。看到中央通知部机构人事名单。

下午听辽宁组韩怀智[志][217]汇报。较顺利。三关情况近似湖南。上来新人多第一把手，精神风貌好。

晚李侃来，交鲁立刚书两本。

1983 年 8 月 3 日（星期三） 雨、阴

上午部办公会，野苹宣布部名单等，然后召集局长们会。我也讲了几句：不熟悉情况，希大家多帮助。

下午浙江组杨锡津汇报。浙江医大戴迪事，工作组内部意见也不一，与谭申平、彭清间不协调有关。

王铁铮汇报山东情况。苏毅然谈一派是老保有功，陆懋曾[218]却说他们到农科所剃了他的阴阳头，大家大笑。山东地市派性问题仍严重。

1983 年 8 月 4 日（星期四） 雨

上午宁夏工作组于明、李青等汇报甚详。李学智水平、能力大有问题。郝廷藻[219]使用不当，不能任常务书记。

下午武汉地方志徐良咏来谈何功伟[220]情况，约两个小时。

处理湖南一堆材料，交宋看。青海、甘肃异常情况已交宋。

---

[217] 韩怀志：（1922—2003）河北深县人。1938 年加入中共。曾任八路军一二 0 师政治部宣传队队长。1943 年入延安抗大学习。后任晋察冀军区炮兵旅司令部作战参谋、华北军区特种兵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中共执政后，历任总参谋部作战部参谋，第三机械工业部坦克厂厂长，第五机械工业部坦克厂党委书记、副部长。

[218] 陆懋曾：（1928—）江苏镇江人。1950 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艺系。1953 年加入中共。长期从事小麦育种和高产栽培的研究，先后与人合作选育推广了泰山 1 号、济南 2 号等二十一个小麦优良品种。1979 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历任山东省农科院副总农技师、副院长兼作物研究所所长，山东省科协副主席，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是中共第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

[219] 郝廷藻：（1932—）宁夏贺兰人。回族。1951 年加入中共。历任中共宁夏贺兰县委书记、银川市副市长、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区委副书记等职。

[220] 何功伟：（1915—1941）湖北咸宁人。1935 年为武汉一二．九学生运动主要领导之一。1936 年赴沪参加全国学联工作，8 月加入中共。后返湖北，曾任湖北省委委员，武昌区委、鄂南特委、湘鄂西区党委书记，鄂西特委书记等职。1939 年 9 月李锐与他在重庆曾经相见。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时，因叛徒出卖而被捕，11 月 17 日被秘密杀害于恩施方家坝。1942 年 6 月延安各界为之举行隆重追悼大会，李锐写了悼文。中央青委挽联称他是“全体青年楷模”。—李南央注。

1983 年 8 月 5 日（星期五）阴

上午到部里开会，听党校培训班情况汇报。

已经上了新套（二把手），批件不断涌来！

下午到京西，同法陶、健生谈小组结束事：省级班子新旧比较，新上来人了解。宋来谈湖南、甘肃，都要{设}法处理调出人。{政}法，必严加打击。

晚八点，丁玲、陈明来，谈到十二点多。主要谈南京被捕，历次审查结论问题。79 年干审局两人谈，未签字。而陆定一、周扬仍谓：不能平反，有污点，使陈荒煤[221]、张光年等总另眼相看。如出国，美国请一流女作家，及去法国事（代办籍口翻译作品得见，约请）。56 年由李之琏[222]负责审查过，最为知情。详谈丁陈集团事。陈乃青皮也（有野心，靠此大树，野心更大等等）。谈及现在青年思想：物质胜于精神，现在胜于将来，组织不如团伙。

1983 年 8 月 6 日（星期六）晴

上午王远来略谈，到宣教局任职，管培训。多请教。陈牧天来，嘱改文章。陆源[沅]来谈组织部人事，给陈写信后，担心挨整，甚至想自杀。

下午宋接广西乔电话，谓我对贺毅然要“立案审查”。决无此事也。

十三册

1983 年 8 月 8[7]日（星期日）晴

上午林默涵来，谈及丁玲事，也不以周扬等当年及现在态度为然。但与冯达关系是有缺点或错误的。人道主义不赞成学术问题提法，认为今天来谈异化是政治问题。不过国内影响小，国外影响大：被当作持不同政见者。

朱维民来，为琬姐、玉珍与我素描。总觉比例不大全准。对刘宇一“丑闻”展览，无调和余地。

晚上徐世长[223]来，赠《漫游西藏》。说“一事无成，也没做坏事。”钦训与刘清随来，忆及打足球，长跑等事。

李铁铮[224]来，曾著《西藏在中国法律地位》一书（留美博士论文文），谈及当年欲进联合国事，曾是国民党一届文官高考外事第一名，首任驻伊朗大使，64 年归国。说乔冠华[225]无精神准备当年进联合国，

---

[221] 陈荒煤：（1913—1996）湖北襄阳人。原名陈光美，笔名荒煤。1930 年代初先后在武汉、上海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活动，后转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8 年秋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文学系任教。抗战后，到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北方大学文艺研究室工作，主编《北方文化》。中共执政后，先后任中南军区文化部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文化部电影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文革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和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等职。

[222] 李之琏：（1913—2006）河北蠡县人。1932 年加入左联，1933 年加入中共。1940 年 5 月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入中央党校学习。1945 年被派往东北工作。中共执政后历任中组部工业干部管理处处长，中宣部副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文教干部管理处处长。1958 年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下放劳改。1978 年获平反，后任中共中纪委委员、中纪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中纪委常委。

[223] 徐世长：李锐武汉大学的校友。1936 年毕业于经济系。—李南央注

[224] 李铁铮：（1906—1999）湖南长沙人。1928 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曾任国民政府驻伊拉克、伊朗、泰国首任大使，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兼大使衔代表。中共执政后辞去国民党委任的外交职务，转入学界。曾任美国希利亚学院、理海大学、北卡罗纳州立大学客座教授，哈德福特大学终身教授。1964 年回到大陆，在中国外交学院任教。1976 年再去美国，任密执安大学、斯坦佛大学高级研究员。1978 年返国，任对外友协顾问、外交学院名誉教授。此时与李锐同楼、同单元毗邻相住。—李南央注

[225] 乔冠华：（1913—1983）江苏盐城人。早年留学德国，获哲学博士学位。抗战时主要从事新闻工作。1939 年加入中共。

却不向之打听。西藏事亦无人向他过问。今年已离开外事系统。

1983 年 8 月 8 日（星期一）晴

上午到部听经济局李岩（参加者吕枫、胡景发、连尹等）汇报工作概况。要管 4000 人，仍管 62 个单位。去年新任命 2000 人，年均约 1200 人，工作量是部的重头。兵器、轻工部领导有问题，铁道部全是“老铁路”当家，不重用铁道学院毕业生。

下午处理文件，同宋谈广西、湖南电话。

夜李铁铮赠《敝帚一把》，写得坦率而风趣，颇多史料，诚实而爱国的国民党官僚。

1983 年 8 月 9 日（星期二）晴

上午部务会，讨论郭玉峰处理问题。乃“帮凶与骨干”，送一中等城市。传达政法会精神。现乃非常状态，严重刑犯当敌我矛盾处理。部队连排干部转业，赵守一坚持复员，总政要转业。老大难。

下午到中纪委，同韩光、李昌、王又新讨论某公子如何处理。抓材料并告刘复之[226]。

翻《敝帚一把》，甚有趣味。

1983 年 8 月 10 日（星期三）晴

上午到部开会，讨论合资企业党组织问题。除深圳外，全国 48 家，新问题。

通过青干局两文件：大学生下放锻炼及机关青干下放。

朱正送来柏原信。

1983 年 8 月 11 日（星期四）晴

上午在部里处理文件。李岩等来谈兵器部问题。十点半同何载到京西，与陈永清会谈，以统一看法。何认为，刘雪初对湖南目前“逆转”看得过重。

下午同经济局方刚到国防工办，同张爱萍[227]、刘国光、邹家华[228]等谈兵器部领导班子问题。于一政治弱，狄子才[229]当“太上皇”。决定先调出狄，于的问题下一步解决。张珍[230]违纪事迅即了解。

1942 年秋到重庆《新华日报》主持《国际专栏》，直至抗战胜利。1946 年初随周恩来到上海，参加中共代表团的工作，同年底赴香港，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共执政后，历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等职。后因文革期间错误，被撤销一切职务，不久后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

[226] 刘复之：（1917—2013）广东梅县人。1937 年进入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学习。1938 年加入中共，后历任朱德、刘伯承和邓小平的秘书。中共执政后，历任公安部办公厅主任、公安部副部长、部长。文革后历任文化部副部长，司法部部长，公安部部长兼武警部队第一政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二届中顾委委员。

[227] 张爱萍：（1910—2003）四川达县人。1928 年加入中共，1929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长征。一直在部队担任指挥员。中共执政后曾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工办副主任，中央军委委员，国防科委主任，国家科委第一副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等职。1955 年授上将军衔。是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二届中顾委常员。是反对“六四”动用军队镇压学生的七上将之一。

[228] 邹家华：（1926—）上海市人。邹韬奋之子。1944 年参加新四军，1945 年加入中共。后毕业于莫斯科鲍曼高等工业学院机械制造系。历任工艺师、厂副总工程师、副厂长、厂长，一机部机械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国务院国防工办副主任，兵器工业部部长，电子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等职。是中共第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二至十四届中央委员，第十四届政治局委员。

[229] 狄子才：（1919—2014）陕西临潼人。1937 年加入中共，1938 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曾任华北联合大学校务主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干部学校校长、华北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秘书长。中共执政后，历任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校长、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中共青海省委书记、第五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铁道部纪委书记等职。

[230] 张珍：（1909—2004）河北定州人。1928 年加入中共。1932 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化学系。曾任冀中军区卫生部部长、晋

夜市委党校国民经济教研室一干部送来一堆材料。“慕名”而来？伯村来，上下楼太容易了。

1983 年 8 月 12 日（星期五）晴

上午到部。十点半同何载到京西与陈水清、崔洪一起谈湖南情况。何认为刘对当前出现问题看得过重，有些话说得过头（一派掌权，“清派”）。他比较听进了一批“中间”人意见。我最后讲了几条：尊重何的意见，多找老同志接触，强调团结，新班子内部一致，不要过份紧张等。

雪初寄来信与工作组对省委报告的意见。又与陈永清电话。他下午返长。

下午刘冰来谈甘肃近况。王星、毛颖在座。耀邦去时又出现一些小情况。冯纪新讲话受称赞，但未见报。嘱刘给耀邦写信。

夜朱维民修改油画像。朱正来。背景改为暖色，头部明朗些，皆大欢喜。但或违画家本意也。

陈传统电话，关于湖南文联中宣部报告，耀邦已批，原则同意。

1983 年 8 月 13 日（星期六）晴

上午到京西，何载向宋汇报。对孙国治甚宽，同雪初分歧在对派性看法也。一重一轻，且不同意一派掌权。我只对万达之避而不见我插了几句，似对黄道奇也有同感，谓之神经过于紧张，归于二十年受压所致。如何消除何的某些看法、影响，还是难事。他最后有工作组应撤离意见。

下午到部，马信来谈进京问题。同小周谈调经济局事，竟为房子而愿再拖几个月再定也。

1983 年 8 月 14 日（星期日）晴

上午写了几封信，为鲁立刚书事。水电文起了个头，原文让朱正再搞一次。

人客仍不断。家栋带儿媳来问迁户口，不客气限以五分钟。新华社苏仲湘[231]来，汪澍白老同学，喜旧诗词。汪德芳来，探问付[副]部长安排。

王若望来，乔木召见，嘱勿“自由化”，要同党一个声音。谈话将整成记录。此公将休息一年半，不能处理文字，只能听广播。

看完赵振清材料，实在是投靠。

1983 年 8 月 15 日（星期一）晴

上午到部，处理文件。李岩来谈经局处级干部安排，介绍小周。

下午到京西，宋召集小组会，确定九月分[份]基本结束。广西除外。发一通知，总结。同法陶谈，新疆物色当地接班人，最好懂维语。

晚上周惠电话，彭孟儒入京出国事。

1983 年 8 月 16 日（星期二）晴

上午办公会。专案材料处理，总理五批件（18[232]、404 案[233]、三千字简报为江青事）是否销毁，由书记处决定。我是赞成锁之铁柜的。怕有损总理形象也。讨论清理三种人问题。九月初开全国会，分两次开。

察冀边区政府工矿局局长、冀热辽军区军工部部长等职。中共执政后，历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化工局局长，重工业部化工局局长，化学工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副部长，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国防科工委顾问等职。

[231] 苏仲湘：（—2009）《中华诗词》发起人之一。曾任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研究员，离休后任野草诗社副社长兼主编。

[232] 18 号案：1954 年 3 月下旬，正在杭州疗养的江青收到一封由上海发出、经浙江省交际处长唐为平转交的匿名信，主

下午到京西，分别同甘肃组王星，宁夏组李青等谈。甘肃关键是李子奇摆脱旧人影响，发挥刘、冯作用。宁夏则李学智胸心过窄，不能团结一班人奋斗，郝廷藻使用过分，也难以接班。

1983 年 8 月 17 日（星期三）晴

早八点到医院抄病例，治牙，反引起整口牙剧痛，怀疑那位李姓女医生因不遂其嘱去神经而故意为难所致。

上午办公会续讨论整党文件，谈派性。我谈三点：严重程度，执政党与十年浩劫，各省要派人去。

下午宣传部唐联杰、陈传统等来谈湖南文联问题，他们的报告，耀邦已批示原则同意。何载来谈部里工作设想，减轻批审负担和会议负担。

晚徐世长来，《漫游西藏》国内版写介绍信。

1983 年 8 月 18 日（星期四）晴

上午处理文件。健生来。机构小组九月结束通知稿改就。

牙痛一天，下半夜痛醒。早到友谊，找到小高大夫，在门诊处取出神经，恢复正常。为那位傲慢李医生留面子也。

下午讨论整党文件。就思想拨乱反正与克服派性发言。

1983 年 8 月 19 日（星期五）晴

上午续讨论整党文件，再讲思想与派性。

宋平电话，准葛尔露天综合工程指挥人选。下午到京西。

晚到灼姐处，请谭壮吃饭也。

1983 年 8 月 20 日（星期六）晴

早到友谊治牙。上午于明涛来谈付[副]审计长人选。

下午习、乔、宋、陈听何载汇报湖南情况。上午曾找何谈，望看法一致，不料竟是毛、万、孙之传声筒也，几乎是批刘雪初之代言人，从人事安排（所有地市组部长全换）到湖大问题，当场为之打问号。六点半始散。

朱正来，钟叔河信，请对傅等回信。告以不能一厢情愿也。

1983 年 8 月 21 日（星期日）晴

昨夜失眠久之。服眠药亦无效。湖南之事恼人之至。

刘雪初来（昨天中午返京又不早告），同去与宋谈，为扭转反映，纪要通知能符合实情，再由刘汇

要是关于江青廿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的事情。此信被列为“18 号案”由公安部立案侦查，重点在上海，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亲自过问此案。直到 1961 年林伯渠去世，他的夫人朱明给中央写信反映林死后的一些遗留问题，发现她的笔迹与匿名信的笔迹一样，此案才有结果。朱明承认匿名信是她写的，并立即自杀。但是文革中江青又重提此案，称为“反革命黑调查”，使更多的人受到牵连和迫害。

[233] 404 号案：似应为 1969 年 1 月 7 日文革期间发生在 404 厂中国第一座核反应堆的 34—32 孔道工艺管元件烧结重大核事故。事故发生后，由 70 多名技术人员、工人和干部组成抢险队，在高剂量辐射现场轮流分批进入处理事故，经 20 余小时将故障排除。1969 年 1 月 16 日，周恩来作出派专机将有关人员接到北京进行医治疗养的决定，参加抢险的职工被二机部授予“34-32 英雄集体”称号。

报一次。

余宗彦来，留午餐，下围棋。

黄道奇、柏原信即交宋阅。（此句写在纸页上方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3 年 8 月 22 日（星期一）阴、小雨

上午处理文件，部内事渐熟悉。

下午雪初、何载同在野苹处谈，直到七点。证实湖南布置向何告雪初状，受包围，而何亦完全听见，如实上告也，因此毛、万才敢向中央电话要求再派工作组。我是针锋相对，使之不要滑过，包括先向习谈，才有星六下午汇报事。

晚上甚不安静。湖南如此反复，令人恼火。

1983 年 8 月 23 日（星期二）晴

上午办公会，通过几个局处级名单。

下午到京西，同宋略谈湖南事。送泥鳅两种（汤与干炸），回报蛤蚧酒也。

夜朱正来，改水电文。丁玲送来申诉书。遇李之琏两次，答应代为证明。

1983 年 8 月 24 日（星期三）晴

一早雪初即来，送信两封转陈、宋。有五条意见，但乔石已向湖南电话：抓生产、讲团结。陈传统到长沙，省委要看中宣部调查报告，告以注意动态。

上午内蒙彭孟儒来谈工作并安家及江西白栋才谓他与黄知本“犯有派性严重错误”事。彭曾于 41 年左权牺牲之役被俘，抓劳工送到东北，暴动入山，终逃出。

熊向辉[晖][234]来谈荣毅仁[235]公司事。

下午同郑科扬等三人谈，到北京组工会讲五点意见。

小周个人计较甚严重，不愿离开，怕引起物议，劝说劝说。

晚朱正来，《论三峡》湖南应允出版。

1983 年 8 月 25 日（星期四）雨

早五点起床，给大妹[236]信，谈婚事。

雪初电话，请中办将何载汇报记录一阅。常崇煊谈安徽情况，袁振指挥人事，遭人不满，黄璜遇

[234] 熊向晖：（1919—2005）原名熊汇荃。祖籍安徽凤阳，生于山东掖县。父亲曾任中华民国湖北高等法院庭长。1936 年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学习时加入中共。是中共情报“后三杰”之首（另两杰是申健、陈忠经），毛泽东曾评价其作用“一人能顶几个师”。曾任国民党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中共执政后在外交界工作，担任过驻英代办，周恩来助理、参加了与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的访华会谈，是中国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成员，首任驻墨西哥大使。文革期间和之后，担任过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台办公室副主任。1982 年后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1993 年离休。著有回忆录《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235] 荣毅仁：（1916—2005）江苏无锡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共产党执政前是无锡茂新面粉公司经理。1957 年后历任上海市副市长、市工商联副主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1978 年任新建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83 年起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3 年至 1998 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85 年秘密加入中共，直至去世后才在讣告中披露。

[236] 大妹：李锐大姐李琬华的长女唐承安。—李南央注

重大事不表态。关于机改成绩，报告中根本不提工作组，而袁成隆[237]等就坐在台上。张大维甚为狂妄，不怕再有一麻袋意见。

准备北京组工会讲话。

赴荣毅仁工作晚餐，经局胡景发同去。熊向晖谈当年轶事。69 年四帅：陈、聂、叶、徐讨论国际形势，定时向毛汇报，苏美重点在欧洲，100 万大军陈兵边界并不可怕："螳螂在前，黄雀跟后"。坚决反映打开中美关系，乃陈老总提出。陈逝世前经过，云以后找我详谈种种。说四次知道我：1、庐山传达；2、63 年在从化听小舟说：是才子与战士；3、70 年（73？）总理说肯用头脑，敢提意见；4、四千人讨论发言。对鄙人颇感兴趣也。

荣谈文革挨打情况，夫人住院缝四针。人事安排听组织部的，愿成立党组，要求入党，谓思想认识如此。九点半始归。

1983 年 8 月 26 日（星期五）路上大雨

早七点半同小周去平谷，途中大雨倾盆，车窗模糊一片。九点半到，参加汇报会。大家关心的是五十出头问题。本质是权与位，放不下架子做社会工作。

抓紧准备，中午几未休息，下午两点半讲了两个小时。随后县委书记陪去看一个大队与日资合作的绒毛衫厂。500 女工，人均收入 500 元，工资在外。姑娘不出村了。此县高产而穷，现在打开各种门路。

李其炎书记。(此句写在纸页底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五点半返回，不到七点到家，如行高速公路也。

1983 年 8 月 27 日（星期六）晴

上午在部办公，看总理批 18 号、404 号案文件。

下午四点半到北京医院看望赵振清。谈及耀邦提拔四人，谓宋部长亦曾讲过张长庚、孙中范不要动。

《文汇报》有捧《龙胆紫》文，平平。

1983 年 8 月 28 日（星期日）晴

整日同朱正干活。我写水电文，他看三峡材料。忽起念头，编《论三峡工程》，湖南接受出版，了此平生一事。

晚赵杰兵、黄梅来。黄梅即去美国读博士，攻英美现代文学。33 岁，黄老教女三爱。

1983 年 8 月 29 日（星期一）晴

上午在部，看刘案（文革中刘少奇专案—李南央注），材料江青定调也。查我 67 年被捕案，原因仍不明，经过江、康等人及总理划圈，发动者可能是张春桥，汪东兴批归入彭德怀案。

下午到京西，杨清华谈天津情况，陈伟达胸镜[境]狭窄些，李瑞环颇狂，陈的夫人难办，水平低，不愿离开外办。接班人尚无眉目。

水电文成稿，不到四千字。

[237] 袁成隆：（1913—2002）北京通县人。1937 年到延安，同年加入中共。曾任陕北公学一分校队长、山东省文联组织部部长、中共沧南地委副书记。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共清河、德州地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二办地区工作部组长，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工业办公室政治部副主任，农业机械部副部长。

1983 年 8 月 30 日（星期二）晴

上午续讨论各局人事。杨波来谈付[副]职人选，不能从京外选。

下午看完彭、陆、杨三卷[238]，实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杨卷中有长征中与张国焘分手记录，分手北上后为避免目标，称陕甘支队，靠三军团出险。如此忘本！

1983 年 8 月 31 日（星期三）晴

一早，韦纯束、黄云、王浩来。广西形势甚好。中央约来修改杀人处理文件。下午到勤政殿，习、乔、野苹参加。妙在谈对乔晓光要策略，讲究艺术。原件（杀人处理）由机改处理小组出面，是“上当了”，要推着乔走。王浩并谈，乔回去后说，湖南工作组犯了错，毛致用一气要上党校学习。习于是说，对乔所谈，可靠[告]雪初。当顺机提出，请习、乔找雪初一谈。晚上将此信告刘。

李铁铮晚上约谈出版《敝帚一把》事。接学生（菲律宾记者）信，称我为“大文人”也。

1983 年 9 月 1 日（星期四）晴

上午参观电子工业展览会。同邹家华、张有萱[239]一起，计算机局长廖幼俗解说。大开眼界。花布图案可 1 亿种，开中药方，报纸排版、激光制版等。看到单晶硅棒、切片、电路图，等等，大开眼界。电脑无所不在，无所不能！

晚狗肉宴：于刚父子、李普夫妇、谭壮、黄乃夫妇、黎澍，乱谈一气。小学同班之友，六十年前事，真是不易。

1983 年 9 月 2 日（星期五）晴

上午到仲勋处，乔、陈，一起同韦纯束、黄云、王浩谈广西杀人文件，最后字酌句斟。谈到乔晓光如必须下台，则对韦反帮了倒忙（湖南要雪初任一把手也如此），留晓光，减少阻力。

与习约定同雪初谈一次。

下午部办公会，通过老干局等编制人事。

1983 年 9 月 3 日（星期六）晴

上午到仲勋处，主要是他一人谈，不断打断雪初讲话，定了调，让何载去的（耀亦如此也）。连万达发言，县委一把手基本不要动，也听不见[进]去。“这不过是发言嘛”（并非决定）。又批刘不敢八次讲话。毛如何能掌握局势。

党校人事，韩、江任付[副]校长还得查问一下，知道蒋不大管事。

下午约干审局王荣兰四人谈三种人讲话稿。

一桌子文件，三个脑袋也看不完、处理不完。

---

[238] 彭：彭真，陆：陆定一，杨：杨尚昆。应该是指看 1966 年 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立“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一案的材料。—李南央注

[239] 张有萱：(1911—2001)辽宁大连人。1937 年毕业于旅顺工科大学机械系，1938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历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机械工业管理局局长，国家计委机械局局长，国家技术委员会、国家科委副主任，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副董事长。

1983 年 9 月 4 日（星期日）晴

同朱正一起在北屋工作整天，我看三种人材料，他编《论三峡工程》。

仍不断有客人来：马兆祥（教育部的）根本记不起，说是三门峡、丹江口的，认识白云[240]。拉扯一个小时。朱宝复来，让玉珍应付。晚雪初来，动员他向常委写意见（允考虑），劝我收缩。王自强来，要让儿子进京，挡住了。王申生来进修，送来像框二个等礼物。

1983 年 9 月 5 日（星期一）阴

上午到翠明庄讲话，15 个省市组织部讨论三种人处理问题。

下午五点到雪初家，他有信劝好松缓也。遇章大姐，云罗秋月找她，告雪初状：站在省委之上，每个单位要加个地下党等等。如此毛万！

罗西北来，为房子事。

1983 年 9 月 6 日（星期二）晴

上午办公会。伯村处分申诉无法更改，两案转交材料处理，等等。下午到马洪处，毕季龙[241]谈利用联合国请人来讲文官制度，及出国考察，深感几十年无制度之害。向社科院政治所出题：党政如何分工。回来同沙洪[242]谈，考虑成立一干部制度研究所之类，吸收余热人员，研究一些长远问题。

夜哮喘，无法工作。

1983 年 9 月 7 日（星期三）晴、阴

上午处理文件、看文件，消灭一堆。同沙洪谈干部制度研究所设想，研究一系列长远问题，如总结整人运动经验、党政分工、干部各种制度。

下午到京西，听四川组赵健民、林肖侠[243]等汇报。鲁大东不能左右但能影响常委，谭启龙在人事上仍说了算也。安平生更一言堂，要让刘树生当二把手。

复李琴信，感谢为施拉姆文译摘要。家桢允全文试译。

1983 年 9 月 8 日（星期四）雨

因雨即成哮喘。牙又剧痛，影响头面部。一早到友谊治疗。

上午同经济局去六省市搞企业整顿的同志座谈。云、贵、桂、湘、干[赣]、沪，大势介绍，派性与情况之复杂，必严格把三关，尤其专业关，必须内行领导也。党校李公天来谈拟出理论刊物事，约写毛泽东文，只能答允考虑。下午在京西听河南组汇报，一切较正常。刘正威、何竹康、罗干三人均不错，

---

[240] 白云：王铁铮，李锐二姐李英华的丈夫。—李南央注

[241] 华季龙：（1914—）原名毕庆芳，江苏仪征人。1936 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财政系。1941 年加入中共。曾任资源委员会专员、杭州英士大学教授。1948 年获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研究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50 年回国。历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秘书，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秘书处处长，外交部研究室专员、新闻司副司长、国际条法司副司长，联合国副秘书长。

[242] 沙洪：（1920—2004）原名王敦和，安徽省萧县人。1937 年 12 月在安吴堡西北青年训练班、延安抗大学习，1938 年加入中共。长期在山东担任新闻报刊的实际工作和领导工作。1940 年为庆祝中共创建 19 周年而作的《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又名《你是灯塔》，王久鸣作曲），当时唱遍全国。中共执政后曾任宣传部党刊《宣传通讯》主编、卫生体育工作处处长。文革后任卫生部新领导班子党组成员兼政研室主任，中组部宣教干部局局长。

[243] 林肖侠：湖北黄冈人。中共早期领导人张浩之子，林汉雄的哥哥，林彪的侄子。中共执政后曾任哈尔滨市委书记，《红旗》杂志社秘书长。

地市亦好，老新结合亦好。原因在段、刘一直抓得好，从揭批查开始，选青干早，又调走戴、李二人也。

晚湖南罗光裳[244]来，因有警告，应付之。恰遇周礼夫人及苏镜[245]来，未让碰面。言及工作组一撤，将大反复也。

1983 年 9 月 9 日（星期五）晴

野苹学习二月，照华出国，让我团团转也。

上午办公会，付[副]部长、部长级待遇问题，必须按章办和建立章程了，否则，缺口冲开，无法应付。今年四个月工作布署，重点在贯彻组工会精神，各局出差必步调统一，不要下面难以应付。

下午到京西，听贵州组张自强、张海峰汇报。属中等偏上。除列席常委会人数太多受干扰和四清问题待中央表态外，其他较好，班子也团结，对朱厚泽认识也一致。这样一个省摸一下，极有必要。

头晕，什么事也不想做，电视也懒看。机械部李民泽闯入递状纸，告杨立功[246]案，谓调查组不公。

1983 年 9 月 10 日（星期六）晴

曹国智[247]一早来电话，同程老到京开会。晚上如约前来，谈到十点。须讲实效，带的信由袁学之出名即可。曹谈到湖南师院人选斗争，及尹长民其人，亦私心为甚者也。

志民谈新疆情况，接王恩茂班人甚难从本地找出。

下午治牙。办公会，汇报三种人会情况。青海、内蒙、云南等省仍不愿谈及一派清一派之事（认为掌权派正确也）。派性何时了！

1983 年 9 月 11 日（星期日）晴

同家桢、琬姐、玉珍作一日游。经石景山、门头沟到戒台寺，佛门受戒三大寺之一。观自在、卧龙、抱塔松，游潭柘寺（岫云正名反不习惯），有千年祖孙银杏，庙宇较宏伟（仍不及江南、福建）。没去过少林、五台。在青山居贵宾室食自带野餐，厚脸请入，没花一文。归途绕房山，穿过燕山石化公司（有攀枝花空气感觉，污染太大），观周口店龙骨山，北京猿人遗址。展览馆乃人类起源实物教育，鱼群活化石从未见过。回来过卢沟桥稍停。四点半抵家。

夜同朱正改党校讲话文。

1983 年 9 月 12 日（星期一）晴

上午帅大姐到办公室来谈湖南情况，拟向小平作反映，劝我不必过急。匆匆改好三种人会议讲话。王浩来谈广西情况。

下午野苹交议省委常委老同志如何列席事，因贵州情况而引发。一波有批，书记处议及，一波并

---

[244] 罗光裳：女，中共执政初期曾在长沙新湖南报社工作，1957 年被打成右派。文革后担任过湖南妇联副主任。

[245] 苏镜：（1912—1989）女，湖南冷水江市人。1937 年加入中共。曾担任中共新化县工委首任书记。中共执政后曾任中央监委专员，中联部专员，湖南师院党委书记，纺织部办公室主任等职。

[246] 杨立功：（1919—2010）原名杨书勋。山东莱县人。1938 年加入中共。曾任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部长，县委书记等职。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共南阳地委书记，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厂长、党委书记，农业机械部、第八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农林部副部长、部长，农业机械部部长，机械工业部顾问等职。

[247] 曹国智：（1915—）湖南长沙人，曹国枢之妹。1935 年加入中共。是北平师范大学一二．九运动的头头，1937 年毕业(历史系)。后在长沙、沅陵等地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因与省委领导发生矛盾，1942 年脱党。1943 年后在湖南、广西中学任教，曾任长沙行素中学校长。中共执政后，历任湖南省教育厅科长、教育研究室主任、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湖南省第五届政协副主席。1979 年重新入党。—李南央注

请总结机改小组经验及各省大势。这倒是正中下怀。

晚上坚持散步。小赵送新疆西瓜一个。

1983 年 9 月 13 日（星期二）晴

上午约组织局、党政局、研究室并杨继生谈省常委列席人员事，代中央写几条通知。党校两付[副]校长情况已作了解，韩、江均勉强。从内部提也只能如此。

不论怎样快速，文件可批完，但看不完，每天有积压。

下午到京西听河北组赵武成等汇报，只要高扬在，情况可稳定发展，就担心高走。邢崇智[248]、张曙光[249]接班尚难，原文化也过低。新人尚好，派性潜伏着，县的问题多而复杂，但高扬乐观。

晚观《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场面雄伟，刻划深刻、思想较高。

1983 年 9 月 14 日（星期三）晴、晚大雨

一早上医院治牙，归途到帅大姐处，告以湘事计划，必找小平谈。十一点到南翔处，谈党校付[副]校长人选。校内选拔，只得韩、江二人也。翻出八 0 年初朱九思同新华社谈话，告他的保守思想：真理标准讨论、教授评级，重点校只清华、北大等。赠杨述诗《沧桑集》，让看序言，真理标准三十年前即强调之意。人之自我批评何等困难。

组部去湖南人带回雪初信件。

下午同杨健生、小赵谈湖南事。中纪委去湘调查原委，盖有人告状。李、刘架空毛致用，被清查分子统统上台。

晚陈述元[250]来。不敢承认三六年在武大留宿赠衣之事。小赵来谈清中纪委去人情况。

1983 年 9 月 15 日（星期四）晴

向野苹汇报党校付[副]校长人选事，及中纪委去湖南调查所谓被清查者翻案事，湖大再调查等，与鹤寿谈，免得碰车。

湖南开组工会，派常崇煊等前往。让杨健生、彭守范整理有关湖南情况汇报。孙国治情况报告，找干审局去人纠正。

晚总有客人。

1983 年 9 月 16 日（星期五）晴

上午办公会，讨论取消干部限制使用问题等。《红旗》水电文清样寄来。

下午听任朴斋谈陕西情况。形势甚好，关键在马文瑞不放手也。

---

[248] 邢崇智：（1927—2000）河北涉县人。1943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历任共青团中央办公厅组长、青农部部长、团中央常委，农业部副部长，河北保定地委第一书记，河北省委副书记、书记。是中共第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三届中央委员。

[249] 张曙光：（1920—2002）原名韩志洪。河北饶阳人。1938 年加入中共，担任过区、县委干部、县委书记。中共执政后历任共青团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书记，共青团中央青农部部长、办公厅副主任，云南省共青团省委第一书记，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委第一书记，河北省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河北省委书记兼省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二届中顾委委员。

[250] 陈述元：（1914—）湖南益阳县人。一二．九运动时任武汉学联主席，并与沈钧儒先生等“七君子”同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委。中共执政后任贵州大学、昆明工学院、云南民族学院教授。是经史学家、国学大师陈鼎忠（字天倪 1879—1968）的第五个儿子。

晚翁长溥来，告以不受欢迎乃由自己作风负责。

1983 年 9 月 17 日（星期六）晴

野苹不同意即派人去再调查湖大事。

应仲勋召，谈广西简报反映贺益然、刘毅生受仲勋命要拉下事。重申广西不要搞人人过关，不逼人检讨等。闲谈了许多他的经历，同高麻、少奇接触等等。当年列席政局会议也。对总理似有微言。彭真从不检讨。

文章退回《红旗》，并寄《人民日报》。

下午京西听谢邦治汇报辽宁情况，谈李铁映等甚详。都得观察一段。戴苏理可代。党政分工较好。

晚朱正来，改好三峡序言等。

1983 年 9 月 18 日（星期日）晴

整天电话、人客不断。上午郗占元[251]夫妇来，拟去总工会任顾问，但夫人又说两边都挂着。曹国枢[252]带来雪初信并大堆材料。湖南欲全面逆转，实亦不可能。告以北京投告[石]问路。黎澍电话：要整人。

韦纯束电话，简报收回，只发了书记，当接受教训。仲勋话不应下传。

一机部告杨立功状的李泽民又带来材料，人皆可推门而入也。

宗彦来，关于人道主义公案，他似站在中间，比较正统也。

晚建南夫妇来，谈杨立功案。湖大刘久成[253]当调动。随后胡绩伟来，谈乔邓（胡乔木、邓力群—李南央注）之活动，代拟全会讲话稿，要整人也。又单独谈到夜十一点半。建议找尚昆谈。仍攻人民性问题，四个坚持（都在决议前，不赞成毛思，但分了前后期，则无意见也）。

1983 年 9 月 19 日（星期一）晴

韦纯束电话告习的秘书，了此一事。小赵来谈理论战线一片混乱，要整自由化问题。又谈及李伯宁仍在攻我：此人当二把手不放心[254]。人生难得一仇人也。

下午通气会，讲了二个小时。最后谈了一些省的情况，派性问题严重残存，必抓好三种人问题。

处理完雪初带来信件，让健生具体办。

夜小舟夫人来。

1983 年 9 月 20 日（星期二）晴

一早治牙，照片结果必拔，消炎后才能拔，拔后一个多月才能镶上。下午李德仲[255]谈到在深圳，连

---

[251] 郗占元：（1913—2001）河北晋县人。1929 年加入中共。曾任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秘书长。中共执政后历任东北人民政府劳动部副部长、东北总工会副主席，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劳动部副部长、党组成员。文革后，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252] 曹国枢：湖南长沙市人。1936 年清华大学毕业，与蒋南翔同班，都是清华一二．九运动的头头，1938 年跟李锐同在湖南做地下工作，任中共湖南省青委委员，后来脱党。中共执政后是民主人士。—李南央注

[253] 刘久成：（1937—2010）湖南邵阳县人。1960 年加入中共，1963 年参加工作。文革后曾任湖南大学校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

[254] 此时中组部部长是陈野苹，李锐居陈之后任常务副部长，因此李伯宁称李锐为“二把手”。—李南央注

[255] 李德仲：（1910—2007）辽宁盖县人。东北大学肄业。1933 年加入中共。在晋察冀和东北工作。中共执政后历任吉林省委副书记，中科院物理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甘肃平凉地委副书记。中科院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兼中科院空间科学技术中心主任，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顾问等职。

拔带补只花了四个半小时！

上午仲勋电话，要复广西一电报，仍须嘱谨慎稳妥不搞批斗。找常崇煊等三人谈去湖南任务。

下午听李德仲等汇报广东情况。任仲夷威信较高，林若[256]用人有亲疏，招致不满。海南人选不理想，应派最强者作开辟人物。深圳将是出人才之地。

晚朱虎庄夫妇来谈白山情况。对刘书田[257]之大轰作风，甚为不满，质量有问题。清理三种人未予贯彻。

朱维民新疆来电话祝中秋愉快。

1983 年 9 月 21 日（星期三）晴

上午办公会，野苹传达小平讲话（邓某四人谈话也）：整党不走过场，反精神污染。一切中时弊，一挑起斗争，异化、人道义皆反社会主义也。通过“废除限制使用”文件。

下午听云南组汇报。安平生有所改进，但还待观察。接班人难定，安仍属意刘树生。此人能干而自负。雪初信摘要转鹤寿。

夜与绩伟通电话。

朱正夫妇、王申生等来过中秋。牙痛甚。

1983 年 9 月 22 日（星期四）晴

收到绩伟寄来《大渔网》复印件。处理一上午文件，处理不完也看不完。下午听新、甘、青三省简况，法陶主讲。新疆是接班人问题，一二年内要作出安排，有目标。青海仍有干扰，赵海峰缺魄力，汉人如何留下是一大问题。甘肃干扰太大，李子奇怕老班子中的“土八路”。

夜翻明天讲话材料。

1983 年 9 月 23 日（星期五）晴

抢着批急件。上午九点办公会，讨论部内机构。车队人员闹事。

下午三点到翠明庄，三种人座谈会讲话，一个小时。仍回部处理文件。

1983 年 9 月 24 日（星期六）晴

孙国治调查材料意见写出，必须按事实交待清楚也。何载三人调查与省组合写者倾向性过于明显。

处理了一大堆文件。

下午京西听赵北克汇报黑龙江情况。问题也是接班人难选，省政府班子不够团结，陈雷与宫本言[258]之间。尉健行总工会在打主意。照华不通气。

---

[256] 林若：（1924—）广东潮州人。1945 年加入中共。1983 年至 1991 年任广东省委书记，1991 年任省人大常委主任。是中共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

[257] 刘书田：（1920—2007）河北献县人。1939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历任三门峡工程局局长兼党委副书记，刘家峡工程局党委书记、局长，长江葛洲坝工程局党委第一书记，葛洲坝工程学院党委书记。1979 年起任水利部副部长兼葛洲坝工程局党委第一书记，水电部水利水电建设总局党委书记。1989 年被聘为中国水利水电工程总公司董事长、顾问。

[258] 宫本言：（1927—）山东威海人。1944 年加入中共。曾任华东第二军工局兵工厂党支部书记。中共执政后，历任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党委书记、厂长，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厂长，黑龙江省经委主任、副省长，哈尔滨市市长。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

1983 年 9 月 25 日（星期日）晴

整日同朱正校完《论三峡工程》。序言也毕。此生一段公案从此可束高阁了！

客人不断。灼姐午餐。小胖夫妇晚餐。晚上玉珍客人三位。中午观马拉松赛，42 号是中国人。机要交通送来雪初报告，晚上电话，改正。

1983 年 9 月 26 日（星期一）晴

雪初一早电话，云廿八返京。看到杨耀辉其人的告状信（多么貌似公正），乃通过中办周杰上达。耀邦批示，一面之词，值得仔细一读，正面议过有可取处。上午告知雪初一查。

下午听赵毅敏北京组汇报。有段君毅之思想解放，一切都好办一些。王鹤峰从山东回，云梁步庭与苏毅然间小有矛盾。

1983 年 9 月 27 日（星期二）阴

上午高速处理文件。湖南来信摘要发出。

下午到京西等宋，结果四点半才来，谈不到一小时。五点半到朱佳木处扑空，六点回家。

夜国智、国枢来，他俩在京活动小有结果。

1983 年 9 月 28 日（星期三）晴

上午段君毅、陈希同[259]来谈北京班子。拟进两个年轻的：张世绩、贾春旺[260]。我未同意陈元即任副市长。区委书记屁股还没坐热也[261]。

下午志民来谈，谓我会上发言插陈（陈野苹——李南央注）话多，须加注意。

五点同朱佳木谈湖南情况，并强调消除派性之重要，希陈云同志在二中全会发言中谈及。晚朱正同邵阳文联付[副]主席来送材料。

六点人大会堂招待回国专家会。席间遇计委文教局李昌隆，五十年代认识我，允送《巴山秀才》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3 年 9 月 29 日（星期四）晴

一早为琬姐改稿。

---

[259] 陈希同：（1930—2013）四川安岳人。1948 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49 年加入中共。1950 年代初期曾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的秘书。1971 年后历任昌平县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北京市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国务委员等职，是中共十二大中央委员。1997 年被中纪委开除党籍，后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玩忽职守罪各判处有期徒刑 13 年和 4 年。陈不服判决，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1998 年被驳回维持原判。2012 年在香港出版访谈录《陈希同亲述》。

[260] 贾春旺：（1938—）北京市人。1962 年加入中共。1964 年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留校任学生工作部部长、团委书记、校党委常委。1982 年后历任北京市委常委兼团市委第一副书记、书记，海淀区委书记，市委副书记兼市纪委书记，国家安全部部长、公安部部长，武警部队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是中共第十二至十六届中央委员。

[261] 父亲李锐跟我多次提到此事，2014 年 3 月 19 日又在戴晴和北京传知行研究所对他的采访中再次提及此事，此段录像将汇入斯坦佛大学胡佛研究所的李锐影像档案内。父亲说：那天，段和陈说王震同志找了他们，提议陈元进北京市委，他们感到有些为难。谈话时陈野苹也在场，没有搭腔。我觉出其实他们都不甚同意，但是又都不愿意明说，就自己冒了头，说：陈元刚到西城区工作不久，他不熟悉北京，北京人也不熟悉他。这样提上来对他自己不好，对陈云同志的影响也不好，还是放一放以后再说。我这样一说，大家都同意了。不久后我参加了一次纪念彭德怀的会，王震也去了。散会时我往外走，王震从后面上来，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两眼狠狠瞪着我说：李锐，你是我的死对头！—李南央注

上午同研究室等十人讨论派性问题，谈得较深。从具体人事出发，先发一《要情》，并代拟我的发言稿。

下午京西汇报。王鹤峰谈山东梁、苏矛盾等。杨德华谈天津情况。主要问题是李瑞环的思想作风问题，同陈伟达间之矛盾。

夜看完琬姐回忆录稿，后半部分实如中学生作文也。

1983 年 9 月 30 日（星期五）晴

上午同野苹等几人谈安徽、甘肃与黑龙江人事问题。都是前两个月经手的批件，从书记处转回者。

各省新班子《简报》已近十期了。

下午在京西听余建亭汇报上海情况。问题谈得较全面。赵行志几人之不满更甚，杨提接班不理想（赵等说杨是阿丕之人）。雪初谈礼送出境情形。熊清泉不错，焦林义甚好，乔石电话坏了大局也：放手工作。毛的电话是要何载代替。

晚上朱正夫妇来，一万字稿亦带来。

1983 年 10 月 1 日（星期六）晴

早起看《学生时代》稿，尚需大加工也。看汪澍白书前半部。

下午逼得与教授着围棋一局，象棋三盘，又与胜利三盘，算是过节也。

晚观电视。

1983 年 10 月 2 日（星期日）晴

整天看汪书等材料，构思如何写法。朱稿得大动手术，按汪书脉络写。做了些摘记，但刚进入角色马上又撤出，自己是写不成的了。

晚上驱车过天安门看夜景。又想起赌城拉斯威加的夜景。这儿肃穆庄严，那儿是五彩缭乱。

看《巴山秀才》，计委文教局李昌隆请客，结局真是神来之笔，大出意料也，既不落俗套，又道出历史本质。川人机智、幽默性格，远远不同于北方各省，在南方也是突出的。

1983 年 10 月 3 日（星期一）

一早总打了一个多小时电话，进进出出。余建亭谈柯兰[蓝]事没了。张烂[灿]明谈湖北组织部、纪委人选难产。于若木[262]告人事。欲与老板一谈未允（这是第二次碰钉，不能再碰了!）与李普通话（在青岛），推荐到国画院，欣然同意，即告蔡若虹。与曹瑛、陈永清通话，商全会发言事。

同朱正整日谈如何突出：有理想、有抱负、有实践、有胆识、种种不同凡响。万字出头的限制，也不能包罗万象。

夜钱敏来谈江苏形势甚好：工农产值超过去年；机改完成好；打击刑犯；抗洪救灾等五关。新班子亦团结。许家屯回来一次：听说班子团结，有讽刺意。湖南肖屏东来，送常德冷风材料。随同去李铁铮处，谈出版《敝帚一把》事。

为武大校庆书旧作。

[262] 于若木：（1919—2006）原名于式谷，又名陆华。山东淄博人。陈云的夫人。1937 年入陕北公学学习，后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38 年与陈云结婚后一直担任陈的秘书，作翻译和资料工作。去世前任中国营养学会荣誉理事。

1983 年 10 月 4 日（星期二）晴

上午解放日报时期的沈金石来，被迫害二三十年，至今未落实。穆青、冷西特介绍来谈。让干审局办理。

告洁冰所听到的张志杰私生活事，早打招呼为好。

下午向谭老板遗体告别。遇冷西，问好。曹志告知卢志[之]超、袁木[263]等笔杆子，当年有严重问题，而如此重用，殊为不当。

夜丁玲夫妇来谈，目前文艺青年之狂妄，个旧之会[264]，王安忆（茹志娟之女），祖慰、刘心武等，对记者之无礼，上台不发言。茹志娟说愿交出一小块领地，老作家不要“顾影自怜”。又谈及王蒙之事。

黄薇来谈科技干部局事，过于零乱。同劳动部有矛盾。

1983 年 10 月 5 日（星期三）晴

上午听新疆组胡昭衡[265]、杨培先[266]汇报。仍有派性残余，王恩茂接班人难解决。

仲勋电话，因见到打印件来信反映，湖南问题怎样解决？与宋商量后，全会期间分别找熊、焦、周、万谈。看情形再定或开会或再去工作组。说耀邦曾拟派一书记去蹲一个月。习说派李瑞山、张启龙去蹲半年。李当然不行。谁能去。

雪初、谭伟来谈，商定信稿等。下午未参加追悼会，事情做不完也。

晚上曹维恭夫妇来，谈世行工作董事人选不得力。

1983 年 10 月 6 日（星期四）晴

上午在家看文件，下午预备会，耀邦作事务、程序交待。会后到空招同张启龙、周礼谈湖南事，让周找耀邦等谈。

晚上苏毅然来家，谈青岛周振兴[267]事及山东往事。

1983 年 10 月 7 日（星期五）晴

在海招开会。上午我开头讲话，只讲了三种人问题。《简报》上补了一段整党试点情况。

同宋平谈林汉雄去准格尔问题，他不大赞成。同钱正英谈水电部付[副]部长人选。

认识了尉健行，宫本言等人。

---

[263] 袁木：（1928—）江苏光华人。复旦大学肄业，1950 年加入中共。离开学校后，先后任报社编辑、记者、新华社对外部、国内部编辑、记者。文革中期被调到中央组织部任宣传组联络员、调研室负责人，国务院秘书长助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秘书长，1988 年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发言人。其人被世人广知是因在 1989 年“六四”事件之前多次代表政府和学生对话，事件发生后在电视台记者新闻发布会上说“六四”事件“只死了 23 个人”，后來又修正說整个北京“只有 300 人死亡”。 2012 年“六四”事件当事人之一陈希同出版《陈希同口述：众口铄金难铄真》一书之后，记者电话采访袁，他表示：“当年的事说不清楚”。

[264] 1983 年 3 月，云南《个旧文艺》编辑部邀请作家丁玲、杨沫、白桦、蹇先艾、茹志娟、王安忆、祖慰等到云南为文学爱好者讲学，3 月 13 日个旧文艺创作中心的优秀学员代表跟应邀参加讲学的作家们在个旧市宝华公园参加了“文学林”植树活动。

[265] 胡昭衡：（1915—1999）河南荥阳人。1937 年肄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37 年参加八路军，1938 年加入中共。曾任天津市委书记，河北省委常委，卫生部副部长及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局长，国家经委经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266] 杨培先：（1926—2000）河北献县人。1941 年加入中共。曾任建工部新京铁工厂厂长，北京市物资局副局长，北京市国防工办副主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央机构改革新疆工作组负责人，中央党校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等职。

[267] 周振兴：（1927—）山东齐河人。1943 年加入中共。曾担任过县、地委书记。1982 年以后历任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第一书记，山东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委统战部部长。是山东省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等职。

晚上海军请客，夜观日本片《蒲田进行曲》，写影坛内幕，底层人们间朴实爱情。

1983 年 10 月 8 日（星期六）晴

海招讨论一天。大家对“原则上开除”的三个字都不同意。唸完全文，就文件议论仍改，因催得甚紧也，也觉仓促。

问李鹏水电部人事，李伯宁反对贺毅，李是忌妒别人过线仍在位也。

雪初两份文件先后处理完毕。

夜观《{偏镜}东彝》和美国片《巫山号》。同周建南一起，闲谈对万（万里—李南央注）的看法，此人用人不当，私心重，再上升不得了。

遇熊清泉，习、宋已找他们谈过。

1983 年 10 月 9 日（星期日）晴

上午讨论结束，华国峰参加小组会，让发言表了个态。我最后讲了一刻钟，关于派性问题，还问华知不知道王安义[268]其人。中午同建南闲谈。鹤寿发言讲到异化，人道主义问题也。

冯纪新电话约谈，因宋召改期。宋将他与习同焦、熊、毛、万四人谈话情况相告。两人公正，焦且讲了改革三阶段，而万则大表委曲，要离休。习指出湖南还是华的原班人马，告毛怎能都听万的。习、陈还将同孙国治一谈。两方面情况意见都听了就好。耀邦对周礼信有批示。

晚上同雪初电话。刘皓宇带来王安义等人材料。

1983 年 10 月 10 日（星期一）晴

上午通过指委名单并公告等。同李力安谈陈俊生等人事，建议派人调查作一正式结论，或交流一下。

到京西办公。下午同黄璜谈。此人头脑甚清楚，处事稳重，对袁振看法也公正。张大维合肥市长到顶了，提升秘书事及时煞住。交代了翁永曦情况。

冯纪新谈李子奇之软。但李子奇与习、宋谈工作组之越权，葛士英等调出反甚困难了。

雪初信宋已转交耀邦。

晚上池必卿来谈贵州四清事，对朱厚泽看法。胸境不宽，受打击过于耿耿，提出离开贵州，太脆弱、骄气。

白栋材谈江西接班人，许勤意见甚多。

1983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二）阴

上午在京西，任仲夷、韩培信、苏毅然先后来谈三省情况。任谈林若甚详，告以用人有不公正处，胸境不开阔，已在常务位置。江苏惠老（惠浴宇—李南央注）人事干预仍多。山东临沂、菏泽、柳城仍有派性问题。

下午全会通过决定，“原则上”仍保留。结束后同尚昆谈湖南人事并讲了对万的看法。他说何载品质不好，总是要抱一大腿也。

周里给耀邦信批示为比较客观。明天下午开湖南会，各人谈话记录都已看到。夜雪初、永清来，细看材料。

[268] 王安义：文革中湖南邵阳地区造反派组织“高司”的头头。

认识谭善和[269]、谭宗保之侄，将去新疆。

1983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三）晴

上午全会结束。陈（陈云—李南央注）讲话，语音有不清晰处，邓（邓小平—李南央注）则字字上口也。中午在京西吃涮羊肉。

下午二点约雪初、永清谈。三点湖南会。毛致用讲得四面俱到，机构改革好，工作组好之类。熊、焦、刘、万讲完，万在如此场面也就不装可怜相了。

李之琏来，丁玲与冯达[270]事，看法与我同。

1983 年 10 月 13 日（星期四）晴

上午海招小组讨论。陈璞如发言总觉颇似万里之风。吉林文艺界思想混乱较为突出。

下午续开湖南会，孙国治长篇发言，各种攻击，却举不出一个人名。石青山、严长民讲完。传开王安义在邵阳闹事近况，讨论还不敢抓起来。我问刘正，敢否决心。我讲整三种人时根本不要触及哪派，只问其坏事、坏行，大家一致赞同。

夜观《甘地传》。如此非暴力抵抗而得“独立”，总之是印度独具一格。可是印度教与回教之争，却又如此暴烈！

1983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五）晴

上午海招小组会，谈异化、精神污染。上面号召，一呼百应也。刘宾雁其人，没顾上发言。下午湖南会，陈永清谈王安义，好材料没讲好。口才之重要。雪初也讲得不够尖锐明确，略澄清一些事实。我讲了 40 分钟：与湖南关系，杨弟[第]甫之揭华国峰，参与写信。唐唐追悼事[271]，柏原拉板车。我的讲话惹了麻烦，甚表遗憾。农运报告反洋学堂。老同志为何如此捧华！

晚上续开，谈王安义事。到底高司该不该揭，将孙国治顶到墙上，并指出老不表态，以至尚未结案。宋讲一小时。习讲了近二小时，出乎意料之明确尖锐，你们是华国锋老班底，没有动过。散会已十一点半矣。

1983 年 10 月 15 日（星期六）晴

上午处理文件。雪初电话，甚表满意。

下午广西会。乔晓光谈，仍有抱怨。宋、习讲话，我也讲了几句。让乔舒服：设身处地为乔着想。果如所料，广西反比湖南好办。韦国清表态终是好事。

朱正来，再加一点，可以定稿。

杨仁、王申生来，照相。

---

[269] 谭善和：（1915—1991）湖南茶陵人。1931 年加入中共。参加了长征。1955 年授少将军衔。文革后历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中央军委工程兵司令员，乌鲁木齐军区政委。是中共第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二届中顾委委员。

[270] 冯达：丁玲的第二任丈夫。曾为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作过私人秘书和翻译。

[271] 应该指的是原湖南大学副校长唐麟在文革初期坠楼“自杀”，文革后在为其平反的追悼会上，其妻唐荣前因与参会省领导有所争议而激动，心脏病发，猝然去世。唐唐夫妇追悼会遂稍后一同举行。—李南央注

1983 年 10 月 16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送走琬姐夫妇。他们住了近三个月了。

整天在京西，分别同朱厚泽、熊清泉、徐少甫[272]、李子奇谈话。

毛、万、孙等均感到压力甚大。这些人负隅顽抗，非让人卡住脖子不可。李子奇屁股坐在一边，愿刘冰、冯纪新离开甘肃，葛[郭]洪超离开组织部，勉强同意葛士英可调出甘肃。

夜观电影《大桥下面》。香港片《绿天鹅夜总会》，太糟了。

1983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一）雨

整日在京西看文件。中午王芳来谈浙江情况。

晚上到万寿路看望湖南来人，同毛、熊、焦、刘谈了二个小时。希望：万、孙有个检讨，同中央真正一致；切实办几件事，言行一致；县级改革抓紧；落实知分政策，发现培养人才，经济上如何发挥湖南优势；教育搞好，整顿教师队伍。

黎澍来未遇。

1983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二）晴

上午部务会讨论“历史上整党经验教训”稿，写了三年，内容甚好，因过去教训都是“左”，文革更勿论。目前在防右，因而上报交差算了，不宜发表。

下午看全会简报。

晚周惠来，谈经济座谈会时，胡讲话要两军对阵，赵不以为然，以及胡插话，只安定七年等。

1983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三）晴

上午苏毅然、李昌安[273]来，谈青岛问题。周化南[274]告状有郝建秀批。派性看法还存在，遗留问题，人事评价未了也。周振兴其人则不宜继续留下。

下午传达二全会，讲了两个半小时。

晚上到展览馆看广州杂技团的飞车。惊险之至。滚环亦是绝技。彭泊[275]（抗战初期长沙认识的民先队员）之女彭尔立请客。

1983 年 10 月 20 日（星期四）晴

上午看到宋、习讲话印件。湖南问题暂告一段落，事情并未完结也。张启龙老来，看耀邦对周礼

---

[272] 徐少甫：（1920—2003）江苏滨海人。1938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长期在组织部门工作，曾任沈阳市组织部部长，辽宁省委组织部部长。文革后曾任辽宁省鞍山市委书记，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273] 李昌安：（1935—）辽宁鞍山市人。1951 年当工人，1960 年被评为北京市劳模，翌年入党。1973 年起在北京市委任职，1978 年后历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国务院副秘书长，保利集团公司常务副董事长、党组书记。是中共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二届候补委员、委员。

[274] 周化南：（1913—2007）祖籍山东文登县。1931 年参加中共。抗战时在薄一波领导的太行山地区工作。中共执政后，曾任吉林省财政厅副厅长、厅长等职。

[275] 彭泊：（1912—1993）本名彭司春，湖南保靖县人。参加过北伐战争。1935 年考入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系，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7 年赴延安入抗大学习，加入中共。后回到白区，在李昌领导下进行抗日救亡运动。中共执政后先在中南局团委、民委任职，后被调到广西民族学院任教，直至离休。1957 年因提出土家族单独自治的问题，被打成湘西头号右派。

的批件等。

小赵来，谈到刘顺元对人们议论胡之不满（段到上海同陈等谈，改革讲话挨批等事）。

下午宁夏、安徽汇报。李学智不懂事，胸心太窄，不能容人。袁振霸道，过去揽权，退下为好。

夜观轻工展品，遇高萍夫妇。

1983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五）晴

上午部务会，讨论整党学习。王实味问题，女儿八 0 年来信，当年定为托派打入党内之反革命分子，不服管教、侮骂党而处决。我作发言，三七年九月入党，四一年有交代，四二年续作交代（托派中委、宣传部长等），还是要革命的，不能定为反革命分子，处决更不对。但此事难以定案，只能不了了之。牵连到对中国整个托派的看法等问题。

下午在京西听内蒙、甘肃两组汇报。周惠已嘱意布赫接班。问题还在东西蒙，二哥不如大哥也。甘肃情况，李子奇软弱，倒向李登瀛等一边，错误吸收白银厂、冯纪新等教训。欲冯、刘出甘，郭洪超、葛士英齐下。如实向中央反映。

晚秦川来谈，胡绩伟提出辞职，秦亦拟退下。劝其坚持岗位，至少可起缓冲作用。

1983 年 10 月 22 日（星期六）晴

上午在京西，山东、江西两组汇报。必须改进领导方法，否则能上来的都陷入会海文山。干部必交流。卢洪与王殿成亲家避亲问题，青岛工作组还得让王铁铮去。

苏谦益、安庆珠来谈许勤看法，倪献策[276]反映都好。总之政治好、文化即关键也。赵志坚（劳模出身）能力不行，但过去省委看重许、赵二人。

下午在部里仍脱不了身。

夜丁玲夫妇来问二全会情况，详谈周扬情况。实际一贯右的，文艺思想；但整人，运动一来却左。党错必错。确喜搞圈子。

1983 年 10 月 23 日（星期日）晴

上午同朱正整理毛学生时代文。下午同小玲子、小琴［芹］子[277]、玉珍四人上香山。爬了半截山，看了半红叶，算是呼吸了二小时新鲜空气。尽兴而归。

1983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一）晴

晨五点起，改稿二小时。完成 2/3。

上午中联部一副部长等三人来谈去几内亚情况，应注意事项，须防止者越南捣乱。苏联东欧是拉拢阶段。几内亚经济情况不好，要改革，被苏控制，甚穷，落后。

下午江苏、浙江，钱敏、谭申平汇报。

夜改《学生时代》稿毕。

---

[276] 倪献策：（1936—）山东高密人。1958 年中专毕业后进江西新余钢铁公司基建处任助理技术员。1982 年 12 月起任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省长。1986 年 10 月因走私被罢免省长，1987 年 1 月被捕，同年 2 月被开除党籍，5 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其徇私舞弊案进行了公开审理，被判处有期徒刑 2 年。1989 年后任海南华夏实业发展公司总经理，1993 年任青岛银滩开发总公司总经理。

[277] 小琴子：李锐再婚妻子张玉珍的侄女。应该是“芹”，李锐总错写成“琴”。——李南央注

1983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二）雨

稿全部交打印。

上午到红都做衣，国际（!）商店购物。

下午湖北组陈伯村、张灿明汇报。关广富强于黄璜，敢同王全国斗，几个回合，使王较老实。钱永禄管意识形态不合适。

夜看打印稿毕。

1983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三）晴

上午听经济局汇报邮电、铁路、化工、轻工等五部班子情况。都还是不放手让科班人上来，而习惯用行伍出身者。因此提出一些建议，尤其铁路，按学历用人，应当有明文规定。

中午同玉珍到城乡部出国人员服务处借得西装二套，大衣一件。

下午到京西，同法陶、建生等座谈总结内容、地方厅局情况应当有一个单独材料。

伯村来谈，不敢留他再参加整党了。

1983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四）晴

上午中联部同行二人又来谈，几内亚大使有回电，还要参观也。回程拟改伦敦或苏黎世。巴黎已去过一次。

下午讨论总结报告。意见一致，我来写十几个省的主要问题。

晚上朱正带古华[278]来长谈。建议写出中国农村和农民的这三十年，然后再写拨动[乱]反正之后。几大部，有世界意义。

1983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五）晴

上午布置写 12 个省的问题，部务会，讨论一些公司负责人级别问题。只能暂维持原状。要拟定一个工资办法，不能再套行政等级。

下午董昕[279]来谈拟到全总写工运史。进京之难，婉言相告。坎坷廿多年，身体似比我还好。

黎澍电话，对《学生时代》颇赞许也。

1983 年 10 月 29 日（星期六）晴

上午承德报社来人，谈当年热河情况。

下午农牧部何康、朱荣来谈该部副部长人选问题，附带谈及农田灌溉应划出水利部。周建南来同野苹一起谈杨立功问题，调查材料应予见面。

1983 年 10 月 30 日（星期日）晴

朱正来，搞《中国青年》约写毛的短文。拿起《芙蓉镇》，竟不能释手，一口气看完了。多年未有

[278] 古华：（1942—）湖南嘉禾县人，原名罗鸿玉，作家。曾任湖南作家协会副主席。1981 年发表的小说《芙蓉镇》在翌年获茅盾文学奖。后移居加拿大，用笔名京夫子继续写作。

[279] 董昕：（1916—1994）河北唐山人。1933 年加入中共，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曾任中共中央青委干部科科长、中共唐山市委书记、北平工委书记。中共执政后，曾任全国总工会生产部部长、书记处书记。1958 年在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上与赖若愚一起被定为犯了“严重右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1979 年获平反。后曾任中共吉林省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省委工交部部长，吉林省副省长。

盛举，花了一天时间。未料到作者如此鞭笞人物与文革掌故。

1983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一）晴

上午研究国家各部第三梯队问题。开短会，半个小时。

下午野苹传达并讨论部整党问题，确定先行，半年结束，首先还是学习好文件之类。

夜写 14 个省问题稿。

1983 年 11 月 1 日（星期二）晴

上午部务会讨论本部整党，要让我主持，三人小组，有华峰与何载。

下午极为紧张：野苹明日讲话定稿、指导小组最后总结稿、14 省市问题稿。

晚上朱正偕古华来。作家颇担心“精神污染”向作家点名也。谈到几部曲不合读者潮流。我建议：如《人间喜剧》，一系列中长篇吧。

小妹带孩子来，翻我的藏书。

1983 年 11 月 2 日（星期三）晴

开始放暖气了，冬天已经到来。

上午开中央和国务院属部局负责人会。野苹讲话，第三梯队建议问题，以资督促，我也补充了廿分钟。

下午京西讨论最后总结稿，附带议及反污染，不要又搞整人，以势压人。宋说书记处讨论了（昨天秦川电话，谓中宣部传达，不要压人声势，污染还是内矛等）。

一早蔡若虹来，黄胄送我新疆女、驴图。

1983 年 11 月 3 日（星期四）晴

一早秦川送来邓（邓力群——李南央注）部长在《参考要闻》上的更正谈话。外国人管你更不更正，已经播出去了。

上午张玲、彭达来谈兵器部于一、狄子才问题，谈了一上午。这就是今日的组织工作！于一有些错误，现在是党组书记和部长，狄调出，中纪委尚不同意。

下午参观电子服务公司，看档案的输出表演。

1983 年 11 月 4 日（星期五）晴

中午写范寿康赠字幅跋语，寄武大。

晚上周惠来，招待夜餐。谈乔、邓（胡乔木、邓力群—李南央注）到底何为问题。他听到江苏传“逼得搞反右运动”之话。同习（习仲勋—李南央注）谈，当起而保卫耀（胡耀邦—李南央注）也。

上午部办公会，讨论晋驼问题等。晋不能恢复党籍。

1983 年 11 月 5 日（星期六）晴

整日在京西，讨论总结稿与十三省问题。文字修饰。各省问题无大更动，湖南稍改语气，毛致用必须明年学习。中纪委调查，清查一风吹及湖大问题一并驳回。

晚餐朱维民所约雕塑家未来，艺术家们之糊涂也。

同宋谈项庄舞剑问题[280]。

观曼谷雨中足球赛。

1983 年 11 月 6 日（星期日）晴

毛文与《中国青年》短稿定稿。看几内亚材料。晚上赴几内亚使馆晚宴。首次与非洲人聚会也。七男四女，呼杜尔、李主席万岁。

下午小琳[玲]子们和朱正帮助整理书架。

雪初来，写就与中纪委湖大事信。

1983 年 11 月 7 日（星期一）晴

上午华峰、何载、洁冰来谈本部整党事。关键在过去部领导统一有关重大问题之认识也。如清查、孙中范等几个主要对象，以及有关张长庚、赵振清看法等。过去存在对立性看法。

关于王安义派性闹事《要情反映》，耀邦批示：此人尚能留在党内？已告湖南并毛致用。批件并让我与雪初一阅。

下午指导小组在京西开结束大会。宋、赵讲话。我介绍总结内容，大功有成，圆满结束也。有 33 位七十岁以上老人参加。

1983 年 11 月 8 日（星期二）晴

上午部办公会，讨论干部子女问题文件。我发言激烈，要先查高干子女，尤其省军级以上：能量大、影响坏。还有大院问题，地方同样，要在这次整党中解决。

下午同整党委联席会，一波主持，由我主讲经验。工作组与三种人，以及各省具体问题。认识为一场革命之不断加深，包括对袁振之看法等完全一致。体会深刻，是“传帮带”也。

1983 年 11 月 9 日（星期三）晴

上午改好两个文件，同志民等谈话，看完必阅件。

下午回家整理书房杂件。

李鹏来座[坐]谈甚久，国务院处关系，万里尚重视，缺地方经验，交办事认真，多下去，该讲的讲，只要自觉准确。

1983 年 11 月 10 日（星期四）晴

降温，仍在阳台活动。上午取衣，裤子还不得。书房杂件整理毕。陈铁如写立徵传由朱正改好。《毛学生时代》清样看毕。

周政电话，嘱找杨建生再与宋谈。湖南仍未见动静也。

夜丁玲夫妇来小坐，送围巾一条，备出国之用。谈及 36 年在陕北为座上常客。丁说到陕北似小朝廷，毛对此语甚感兴趣。丁封林老为财政大臣之类。随曰还须三宫六院也。帝王思想之无意流露，咏岸青[281]尿尿诗（记得小舟也讲过），跨[胯]下地图之意。

---

[280] 此处应指李锐与宋任穷谈，他认为此时胡乔木和邓力群两人积极参与和推动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其实质是指向胡耀邦的，是要把胡耀邦搞下台。11 月 4 日李锐日记所记：李锐与周惠在家中夜餐“谈乔、邓到底何为问题。……与习谈，应当起而保卫耀也。”同这里说的“项庄舞剑”都是说的一个问题。—李南央注

[281] 岸青：毛岸青，毛泽东与杨开慧所生的第二个儿子。

1983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五）晴

早到部参加办公会，讨论孙国治结论。发言后先退。
下午在家看材料，整理行装。中联部谭修雅[雅修]二人来谈，各种应付讲话材料。
兴之所致[至]，同朱正合作题画绝句：

柱杖闲庭喜小休，
新雏掌上正啁啾。
后生略得先生意，
眼底风光笔底收。

附一长跋，寄湘潭齐白石纪念馆筹委会，附庸风雅也。

1983 年 11 月 12 日（星期六）晴

整天看几内亚材料，作摘记，并最后整行装。
接汪澍白信，文章小有修饰。让朱正跑一趟人民日报。
铁铮电话，告陈铁如亦曾大造过反。
小周来，表示友好也。
几内亚之行（11.12—12.1.），记在另一本子。

《李锐日记——出访卷》

1983 年 11 月 12 日（星期六）

夜七点半到机场。除家人与部里负责同志外，中联部钱李仁[282]部长也来送行。同钱系初次见面，谈“文革”时期之“左”，祸延世界，非洲有些国家，如刚果、贝宁等，比我们还“左”。几内亚经济搞集体化至今困难重重，贪官流行，管理紊乱。几内亚一秘夫妇来送行，满口“革命”词语，说 1970 年入侵，国内有第五纵队，独立后有拼音文字，小学、中学九年制。

九点起飞，747 头等舱甚宽敞。1979 年从阿拉斯加飞日本时，坐过一次国内民航的头等舱。当地时间夜两点（北京约晨六点）抵伊朗加沙。

机上照顾甚为周到，中国姑娘亦学了西风。服眠药二种，不到十点（北京时间）夜餐。有电影，随入睡。五点醒来，早餐。抵加沙时到机场一转，停约一小时。遇同机妇女代表团 3 人，团长张洁琼（张洁瑜之妹）说见过我。她们去爱尔兰、瑞典、西班牙。起飞后，夜景甚美，窗下加沙满目繁星，路灯如大方格阵。

现在应当说是 13 日了。仍北京时间，八点早餐。味道不如昨夜的。观美国影片，新婚夫妇度蜜月冲突琐事，时时搂抱 Kiss，“污染”之至。十二点又午餐。

认识同座何吉中，上海师院赴英研究生，攻博士学位，专学语言，交谈甚多。

1983 年 11 月 13 日（星期日）

当地时间约晨六点多抵法兰克福（时差七小时），机场停两个多小时。六条地下、地上通道，近一里长，好不容易找到 A1 出口门。民航办事处负责人接送。看画报。十点起飞，四十分钟抵布鲁塞尔。

[282] 钱李仁：（1924—）浙江嘉兴人，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系肄业。1940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在共青团中央工作，是第八届团中央常委。1982 年起，历任中联部副部长、部长，人民日报社社长。是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

机上同坐一德国人，去刚果的，用英文单词交谈。

公使刘祥纶等来接，到大使官邸，不到 20 公里，穿过片片大树林，高速公路，路面净极，呈黑色。司机说，国内沥青配料没解决，“高速”我们还修不起，路上划线的白油漆即受不了，要花多少钱。官邸在树林中，占地两公顷多，有大草坪，古木成群。住二楼，窗外圆锥形松树如坐地上，国内少见也。

午餐吃白菜、辣椒，两碗饭，还是乡味至上。午休仍只能闭目养神，但人极疲倦。

下午大使夫妇来小谈。三点驱车参观市容。高速公路大大节省时间。街区几无自行车，行人也不多。先到非洲博物馆走马观花。比利时曾是刚果殖民者，弄来不少东西，有全套热带动物标本，栩栩如生，从大象到鳄鱼；独木舟长达 25 米以上；奇特“神树”，根干如四面凹体；黑人种种装饰品及木雕艺术品；石器工具，也有矛箭。总的感觉离原始人不远。但编织物很细，头饰多为鸟兽毛羽、贝壳等所制，还有种种矿物乃至纸币，几应有尽有。馆前如凡尔赛宫前广场，颇为壮观。穿过复杂的住宅区到原子核型（九个大球为树枝形钢柱支住）展览馆，颇似巴黎铁塔作用，高约百米，电梯从中柱直上顶球，可览全城风景。然后下底层，再从旁柱升到其他八球。看了五个球（电楼梯上，电楼梯下），全部为科普知识展品。如原子结构，科学伟人，到海船种类等等。一律匆匆走过。这个新形展览馆被称为布鲁塞尔“三大件”之一。市政广场有几百年历史了，房屋仍在利用，小石块铺地。又转到商业中心区，一小街拐角处，观布鲁塞尔（旅游）另一“三大件”之一：小孩撒尿。传说故事，这个小孩曾在敌人进攻时报警救了布鲁塞尔。小纪念品商店甚多。市区高层方盒玻璃建筑（玻璃幕墙）多座。新式公寓房列队斜向排立道旁。远观北约、共同体大厦，别具风格。从皇宫外经过，卫士站岗颇有古风。皇室居处占一大片坡地，树林甚多。

住宅区紧靠大树林，因此城内无大公园。树林道旁，小车停一大片，人们可以漫步走进树林深处，多是山毛榉树，高数十丈。

晚上张大使来长谈，他是 1944 年武汉大学外文系学生，曾在联合国、伊拉克任职，西亚北非司长。关于外交部一些问题看法相同。

九点沐浴后上床。服眠药。

1983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一）

四点醒来，即不能入睡。挨到六点，到园内散步。占地约二公顷多，圈围约三百多米。使馆人多在跑步。七点半早餐。看材料。嘱使馆研究室准备一点布鲁塞尔城市建设资料。十一点赴机场，十二点起飞。舱中黑人多抽烟，极不舒服。午餐吃了约一个小时，一盘冷热零食。观电影，美国猎奇片，一男一女操纵双翼飞机，历险而死，穿插东方部落土人，有蒙古人乃至汉人，当然落后也。双翼老飞机之种种飞行绝技。

不能入睡。准备到机场时对记者致词。

下午五点半抵科纳克里。机场甚小。两个“贵宾室”挤满了人。几内亚卫生部长（中央委员）和康大使及使馆人员来接。室中无座处，闷热之至。还有电视台记者，一堆堆乱哄哄的人群。留人取行李，一行到住处“独立”旅馆，法国人所建，仍由法人管理，纯粹西方格调，饭厅点蜡烛。康大使小坐，谈及此间生活种种落后，也无时间观念。旅馆昨天才订下。

十点沐浴上床。

1983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二）

昨夜两次服眠药，睡到七点多始醒，疲劳似乎恢复过来了。

早餐在底层海滨，自助方式，纯粹西方食物。

九点康大使来，不出去参观了，到大使馆休息。一路观市容，颇似广东或海南县城，但脏乱。小

摊贩市场日用百货应有尽有，从食物到电器、收录机，有点像沙头角小街香港摊铺，中国货也多，骑楼店铺则黎巴嫩人商店，有 2000 多黎人。

使馆在海滨，占地甚广，院内有神树，大芒果树有四层楼高（野芒果更大更高），大橡皮树、椰子、木瓜、香蕉等等树木。在三楼凉台躺着观望大西洋，暖风徐来，心旷神怡。海滩尽黑礁石，或铁矿石也。大使夫人来谈甚久，上层官僚西方生活，居处豪华，部长有两辆小车，有人站岗、做饭。穷人则睡地下，农民吃不饱，城市每人月配大米 5～8 公斤。货币在中国印制。美元兑换黑市比官价高七八倍。除中国外，使馆都走私，有的还走私鸦片。派大学生到县农牧场（法巴）去当农民，有文化者带领农民，但没一个办好的，学生都走光。中国专家办小稻场，专家一走，三年后全荒了。官员贪污，社会上偷窃成风，尤其码头到货，从警察、工头到工人无不偷。

援建糖厂，油也偷，开工率低。

三大怪：银行存款无利息，只索保管费；邮件自取；机场领物不论大小，一件 900 元。

总统杜尔让妇女学种菜。使馆常借助飞机来往，从布鲁塞尔捎菜，曾中断过副食。杜尔弟弟学医，想传播中国改革经验，要去小册子。学排场、说官话、大话，已成习惯。同朝鲜关系密切，此次派总理来。

世界银行调查，施加压力。独立前，大米、咖啡、香蕉都出口，现每年进口粮食 8～10 万吨。

一点午餐，特香。电台夫妇赠木瓜，初尝也。坐阳台风浴，甚为惬意，午睡一小阵。

下午四点听康大使谈：几内亚独立之初，一切国有化。私商曾开放两次，关闭两次，现在又开放。党国体制一体化，省长即省委书记。全民皆党员。过去讲“社会主义”，现在改“人民革命”，非资本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与伊斯兰教义联到一起，讲行善，不贪盗，安分守己。“人民革命”为人民阶级与反人民阶级，也讲“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即阶级斗争。近来常讲要建设更高级社会主义。使人感觉形势需要什么讲什么，到美国可讲非社会主义，到东欧讲社会主义，到伊斯兰国家讲伊斯兰教义。政府高级官员中有亲西方与亲苏等派。杜尔弟弟为矿业部部长，反对亲苏的部长。杜尔也认识到政府官员经济不干净。现在的争议是要不要副总统，总理的权限要缩小。杜尔的报告中讲到，1984 年做到不进口粮食。由于进口粮食不足，首都供应人均每月 4 到 8 公斤，还保证不了。现在外贸收入约 2.5 亿美元，百分之九十靠出口矿产。石油进口每年 8000 万美元，还要进口汽车、拖拉机和军事设备。杜尔的报告中强调农业要机械化。问题还在农业生产，农民生产的大米因政府收购价还换不回成本，大都卖到邻国去了。

我在街道上看到许多破烂汽车遗弃在道旁。使用汽车的人不懂得维修，也没有修理汽车的地方，使用汽车（也包括其他机械设备）都是用得不能再用了，最后破烂到抛弃为止。不仅有社会主义国家援建的工厂，也有西德等援建的工厂，只要援建的专家撤走，往往两三年之内，就难以为继了。我在科纳克里附近看到这种援建的工厂，已空无一人。

晚餐后回旅馆。谭、吕去看节目。写完日记后，九点半就寝。

1983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三）

四点醒来，乱想一气，不能入睡。

床头有一系列现代设备，闹钟六点半响起，还有 Radio and music，但放不出音响。

七点一刻早餐，整装待车，同康大使一起到人民宫。八点半杜尔总统接见，鱼贯而行，李钟玉在一旁，随入大会堂，灯光照如白昼。坐第三排（最后一排），小吕坐在一起。九点杜尔来做报告，先领头呼“打到帝国主义”等口号，然后奏乐，少先队员们上台献红、黄、绿三色（单色）领巾，每个客人系一条。报告是一本书，200 多页，从头往下念去。好在使馆已译出摘要，花一个多小时看完，内容面面俱到，从意识形态到政治、组织、经济、外交。经济方面，提到矿产资源有十张王牌，要新成立一个由元首直管的发展委员会，统管开发，引进外资。农业方面，仍强调要搞机械化，重点在县农牧场。

政治是人民阶级与反人民阶级。

已向外定购 10 万吨粮，又说明年粮食要自给，等等。

宣读到下午一点。午餐招待，坐主宾席，杜尔来道谢。吃了点米饭，多牛羊肉。两点回到旅馆，汗衫湿透，擦身换衣午休。三点过，又起程来听报告。看来大家都还聚精会神，包括客人。杜尔常作此种长篇讲话，国内已习惯。非洲国家中，革命词句还是有听众的。我们当年比这要厉害得多。

给了我一把扇子（女人小式），解决点问题。台上灯光全部打开，增加热气。翻阅我准备的国内经济情况摘录，大使馆要我讲一次。

到晚八点才结束“疲劳轰炸”。又通知参观并晚餐。使馆参赞将我们接出，不去看那些小摆设了。在使馆吃鸡蛋面，九点半回到旅馆，沐浴，洗衣。十点半就寝。

1983 年 11 月 17 日（星期四）

半夜两点服眠药，六点前醒来，六点起床。感觉似恢复正常了。消化亦好，大概果汁等喝得较多。

上午续听“老杜”讲谈。看完薄一波关于计划比例文章，并作摘要。此文较全面总结了经验，今后道路只能如此也。

近一点始结束“轰炸”，留会场午餐，吃到非常辣的辣椒，出一身汗。谭、吕又没吃饱。中午回旅馆换衣。

下午各国代表团发言致贺词。我排在十二位，连翻译大概不到十分钟。我宣读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辞如下：

几内亚民主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亲爱的同志们：

值几内亚民主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我们谨向代表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并通过你们向几内亚民主党全体党员和几内亚人民致以兄弟般的敬意。

几内亚人民具有反帝斗争的光荣传统。在几内亚民主党和塞古·杜尔总书记的领导下，英雄的几内亚人民为民族解放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胜利地赢得了国家独立，并在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

贵党在国际事务中奉行独立自主和不结盟政策，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一切外来干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为促进非洲国家的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我们相信，这次代表大会将在几内亚人民争取各方面更大成就的事业中起到重要作用。

亲爱的同志们，中几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在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和建设各自国家的斗争中，一贯互相同情，互相支持。我们相信，这种友谊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祝几内亚民主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圆满成功！

宣读完毕，又向大会赠送狮子挂绣幛：代表信心与力量也，非洲人喜欢狮子。

其他发言多长，有的达半小时，人们似喜欢听长篇讲话，尤其是歌颂杜尔，喊万岁。扎伊尔代表讲到杜尔定重新当选等，全场欢动。

八点始回到使馆晚餐。颇有点感慨，三个人花二十天时间，似乎即为此几分钟也。

十点回旅馆，沐浴后就寝。

1983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五）

四点醒来，不能入睡。八点半，大使来接我到使馆。上午地方发言，可不参加。谭、吕十点亦来

使馆。王参赞等来，谈国内派来的几个专家组情况，都辛苦之至。黄金组感慨来晚了，好地方别人已捷足先登。过去“左”的路线，不愿“夺人之利”，只是无私，走到一条死胡同。现在四原则，灵活多了，讲求实效。糖厂不能正常开工，管理不善。职工全偷（码头上下人等都偷，不偷活不了，但不偷中国人的）。漫谈中都考虑到如何援助非洲的问题：原来生产方式如此落后，一下到电子时代，能否跨越？农村还得从头做起：以个体生产为主。这里农村连架锅灶都不会，用三块石头置地，烧火煮饭。如果海南岛、广东移民过来，像当年下南洋一样，长期影响，可能将此地农民带动起来。

使馆午餐后休息，三点半到会场，原以为下午选举总书记。各地发言未毕，杜尔坐台中央主持，认为各省发言没有不同意见和“批评”，时时打断发言者。但八股与歌颂如故，群众掌声笑声不断，会场无法控制。七点时退席。

大使馆招待晚宴。即席略谈二中全会情况及“清除精神污染”等等问题。大使与参赞认为是通了气了。

十点回旅馆，沐浴，洗衣，近十一点始就寝。

1983 年 11 月 19 日（星期六）

四点半醒来，六点起床，整理杂物。早餐仍乱七八糟塞饱。今天有两片香肠。八点一刻同大使一起出发。先突然安排到纪念碑广场，呆了一个多小时，晒非洲太阳。后来躲到黄果树下，同法国人交换名片。无人司仪，排队杂乱无章。九点半好不容易到体育场，车开不进去。先是等杜尔，等他来献花圈。李钟玉同来，同李友好握手致意。

体育场可坐 5 万人，一色白衣白帽。白色是此间礼服。好不容易在观礼台找到座位，还是新华社记者杨灿先占了的。后来总理出面，叫几内亚人退出，让外国客人就坐。对面台上转换大字标语、口号之类，是朝鲜派人来排练的。先是中小学生团体操，然后游行。青、妇、工、军，也有少量模拟车，如医院手术、厨师送菜之类，拖了一辆坦克模型。随后文艺队伍，民间舞蹈，节奏奇快，有特高高跷，翻筋斗，类似西藏的跳鬼舞等。这就免去看晚会了。民兵与部队衣色各不同，跑步前进，高抬腿，身向后仰，特殊姿势。有中国送的几辆炮车，最后有三架喷气式战斗机掠空而过，还有一辆摩托作表演。据说此种大游行，每年两次，年年如此，东风西渐，乐此不疲。

下午两点完毕，好不容易挤下看台，回使馆午餐。

闭目养神。四点半，同大使到经济参赞处，看望医疗队、糖厂、烟厂、黄金组等援外人员。他们生活很艰苦，本地货币贬值，副食供应贵而缺。联合国的志愿人员在外地更困难。闲谈交流了一些意见：如何针对几内亚的国情进行援助，讲究实效，帮助农民生产、生活，个体为主。大家又谈到，如果中国两广、海南岛大批移民来此，相信 5—10 年必见大效。医疗队来此已 15 年，仍不能自立更生；培养出来的人，或外流，或自己开业，或只为己谋利。也有好的。吃不饱饭是很少数。

在大使馆晚餐。谭、吕参加会议回来说，乍得、匈牙利、古巴等发言，或大骂利比亚，或大骂美国，都是借此作讲台也。

十点就寝。

1983 年 11 月 20 日（星期日）

昨夜十二点又服眠药。六点醒来，起床。谭、吕仍去参加会。

二秘（兼翻译）来谈外事干部情况。他 1961 年毕业，同班同学匈牙利人，今年已任驻中国大使。谈到外交部积压干部、老化等问题。政治第一的前提下：通语言才便于交谈，只有正常感情、友谊交往才能得到信息。知识面要广，会多种活动，如音乐、体育等等，才便于交往。外交人员要多面手，会开车、打字、译电，以及生活服务、电器使用、理发等等。西方使馆人员少而效率高。朝鲜是夫人管内务，

我们后勤太累赘。我问他：你能否当大使？他说：对外可以，对内不行。内部矛盾多，资历浅，压不住台。此地商务处 5 个人，贸易才 300 万元，5 人经费 100 万元。

上午十点到使馆。办公室主任来谈一些人事情况。十二点吃面。午休。二点起床。看大西洋。

新华社杨灿来谈人事。

看笔记资料。

谭、吕四点来使馆。杜尔当选，全体举手通过。还得选举中央委员等，有差额三十一人。这还是民主。

四点半又吃了一点饭（使馆星期日两餐）。有人守候人民宫。选举继续进行。杜尔在美景别墅招待外国客人。二秘回来后，我们即出发。沿途群众夹道欢迎，进别墅后只好步行。别墅建于海滨，有几座大圆穹房子，琉璃砖舞池，有圆伞，咖啡座，冷饮点心。我们坐了一桌。乐队奏非洲音乐，舞者基本是交际舞，也有自由摇摆者。我也凑兴，邀邻座黑姑娘起舞，三步四步还是在延安学会的。

不到八点即散，同大使回使馆夜餐。

近十点，谭、吕回来。选举未结束，可能出故障，明天上午还得继续。

十点半就寝。

1983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一）晴

一直是晴天。十二点服眠药，一直睡到六点半，闹钟响起床。七点早餐，在海边站了几分钟，正在涨潮。

给服务员黑姑娘送小礼物。

九点多，大使与二秘来，商定如何将耀邦贺电及带来礼物赠送杜尔。

十点到会场。在总统休息室等候，顺利应邀见到杜尔，到室内小坐，完成任务。问候，并代转胡、邓、赵、李的致意；祝贺重新当选，送上胡的贺电；并说后天离此，不再辞行。

上午仍有四个客人发言，然后是宣布中委选举名单。十二点休会，下午一点宣布政治局选举结果。

到使馆午餐，打卤面一大碗。

下午一点半到会场，两点才开会。杜尔即席讲了一篇革命道理，要反贪污，干部子弟要劳动。政治局委员 18 位，一一上台一排而立，少先队为他们系领巾，杜尔一一亲脸。于是几内亚民主党十二大闭幕。最后一次上台同杜尔握手。

四点半回使馆，休息，洗衣，然后沐浴。

读英语会话 900 句。

七点坐游泳池旁听海潮。

七点半晚餐，吃 Omolals 和牛肉饭。

晚上与谭、吕闲谈，如何看待几内亚及这次代表大会。使馆人员缺乏信心，实是问题。如何援助非洲是一大问题。

1983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二）晴

昨夜睡得甚好，未服眠药。

六点半起床。将睡衣裤洗了。

九点半，大使来。十点到民主党总部，拜访常务书记（议长）达马堂。颇似临时结构的两层楼，室内放置有列宁、卡斯特罗、毛泽东（含金翻版）像等。双方致词，我特别讲了国内农业、工业改革形势。几内亚资源、人民条件如此之好，只要经济政策对路，一定能很快发展起来。邀请派 5 人代表团明年下半年到中国访问。特别谈到农村政策。也不知道能否起点作用。四十分钟后辞出。然后拜会卫生部

长，其人朴实，同我国医疗队关系很好，是负责接送我们的。

在使馆午餐，同大使夫妇谈此间人事，两位翻译入党，有阻力；对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如何更进一步发挥作用的问题。

下午四点同使馆全体人员（五十余人）讲话。谈国内经济、政治大势，最后谈到知识分子干部问题，外事干部老化，必须通语言，谈到曾纪泽学外国语的故事（曾是清朝首任驻英公使）。还谈到研究非洲，如何援助非洲的问题。

仍在使馆晚餐。

同商务张参赞谈话，解决他与大使之间疙瘩。

七点回旅馆，清理箱子，洗衣、洗澡。

离北京至今整十天。几内亚执行任务算圆满结束。身体还可以。饮食、睡眠如同美国之行。

1983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三）晴

昨夜到十一点仍不能入睡。手面皮肤痒发作有关。十二点服眠药。六点半起床。一切整理就绪。

早餐后，八点半，二秘吴德机来为我们拍照。先在一楼餐厅外游泳池边、海边，又到旅馆楼前，此楼一边是抛物曲线形，一边是一般长方形，中间电梯为圆柱体。

驱车到清真寺。该寺由沙特出钱，摩洛哥管建筑，现只差室内装饰。据云，系世界第三大清真寺（首为沙特、次为巴基斯坦），堂内面积 75x75 米，立柱一百几十根，楼上为妇女礼拜场所，均有洗手、沐浴现代设备。在马路上拍全景。四座塔高 75 米。

然后驱车下乡，过援建烟厂。沿途见遗弃的破车，大片空油罐和已经停工的援建工厂等。路旁芒果树林，大块大块肥沃荒地，间有圆形茅草芦居。我们特停车到一小茅居，有妇女二，小孩二，应邀拍照。这种茅草屋如金字塔，没有窗户，门外向里面看一片黑。几内亚不让外人拍照。又拍路边风景，然后进市区大摊贩场。现在私商已开放，物品应有尽有，国营商店几乎关门。官员无法靠薪俸生活，多与私商来往，互得好处。我们三人作购物状，二秘在车上又拍了几张，当地风光多入镜头。

十一点回到使馆，与大使夫妇等一同拍照，取院内奇树和大西洋背景，恰遇一群小孩，招来相聚于浩渺大洋之滨，真是值得保存的非洲之行的纪念。海滩上没有卵石，黑色礁石大概也是某种矿体。

十二点与使馆同志一起座谈几内亚民主党十二大情况，同十一大时无大变化，着重经济，政治更强调集中，树立权威（反干部等级制度则为反革命）。人事变化，新上来五人，在次序升降上，仍有亲苏之势。新成立发展委员会，受杜尔直接领导，有行动权力，凌驾于各部之上，是否为摆脱各部之牵制？

午饭后休息，闭目养神而已。仍端坐走廊，以观大海。

又同大使座谈一阵，缓和同张参赞关系，解决几位翻译入党问题。

晚餐吃面条，七点返回旅馆。起程时，卫生部长来送行，同至机场。在候机室见到拉马堂与国防部长，也是送行之意。同卫生部长细谈：问题在经济，农村要搞活，中国走了二十多年弯路，等等，他与我完全同感。他说，农村经济已经讨论，将有改变，如提高收购价格等。

九点起飞，首次坐非航的空中公共汽车，头等舱并不如波音 747。

约十点抵塞内加尔首府达卡尔。梁枫大使（五十出头，现在最年轻大使）等来迎接。在机场小坐。梁刚来一个月，尚未递国书。机场同科纳克里大不相同，为西方格调。

约十二点起飞。

1983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四）阴，在布鲁塞尔

机上不能入睡，电影未看。迷糊到晨四点。简单早点。添加内衣。

本地时间七点到机场，使馆人员来接，带有大衣。仍住大使官邸。早餐后，大使来略谈，谓欧洲

因导弹布署事件而紧张，苏联已退出谈判。

上午卧床，只能闭目，养神不成，了无睡意。

下午三点半驱车往观滑铁卢战场，未能登狮子山，只看了全景画馆，配以人马、尸体雕塑，更增加真实感。为一画家 1912 年所作。拍照 3 张。

晚餐后，听新华社记者张荣典和首席记者邵彤谈布鲁塞尔市政情况。去几内亚经过布鲁塞尔时，因对这个城市的井然有序，印象特深。因此请使馆通知准备点材料，作较深入了解。下面是一些有关数字统计：

全市 98 万人。面积 16178 公顷，平均 1 公顷 61 人。外籍占 1/4。

关于占地情况：居民生活区 35.5%，工厂企业 5.3%，烟囱极少，商业 2%，行政办公 9%，公园森林 13.8%，道旁树不在内，道路、地区 19.4%，空地 15%（也是草坪）。

私人住房 45 万栋。公共房屋 8590 栋。

住房 76%有卫生设备（洗浴等），有暖气 61%，电话 72%。

建房趋势，四间一栋，超此标准只 4%。

旅馆 148 家，可住 14000 人。

小车 36 万辆，公共汽车 6000 辆，运货卡车 3600 辆，摩托车 11000 辆，拖拉机车 4200 辆，共 384,800 辆。

私人医所 2571 家，公共医所 4993 家。

月处理垃圾 2.9～3.8 万吨。垃圾袋分三种，玻璃、杂物与报纸分装。

公共设施离居民区不过远。

国家有布鲁塞尔事务部，负责市政总规划。此外各区政府，市规划局，同步三方协调。1962 年制定城市规划法，1973—1977 年制定出布鲁塞尔市规划。

首先要搜集基本资料。大家分工承担专题，如劳动人民要求变化。

交通规则极严。学生上下学时，四个路口都亮红灯，以免车祸。

现在有妇女回到家庭的设想，以解决就业。

谈到十点半始散。沐浴，洗衣。上床已过十一点。

1983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五）阴雨

服眠药，睡得甚好。八点半，翻译兰崇俊驾车领我们游览安特卫普，离布鲁塞尔 95 公里，高速公路单向三股道，另有停车道（市内有很窄的自行车道）。沿途可见到农舍，多尖顶三层小楼房，也有排列一起者。草场多养牛。

安港人工开挖一列列深水道（18 米深），有 1000 号泊位，即可同时停 1000 条万吨级船也。

经过一大吊车，正开启，让巨轮由小拖轮倒拖出。桥旁有 800 吨吊车。

仓库栉比，宽大而干净，码头极少工人。各类码头分开，如化工、散装矿砂、煤炭、集装箱等。到中国交换中心仓库，看出口旧瓷器（包括新瓷器、草编物）及地毯仓库。旧花瓶，每只可值千元。仓库整洁、高宽，管理有条不紊。此间培训我国港务人员。

归途观鲁本斯（17 世纪大画家）故居。三层楼房，亦一艺术建筑，外墙各种各样雕像甚多。本人油画不少，原作同印刷品大不一样，大饱眼福。参观免费。

过古老市政厅广场，有大雕像。勇士断一恶者手，陈尸脚下，还有躺着的鳄鱼。安特卫普本即此意：正义战胜邪恶也。回程车速 170 公里，规定时速限制 200 公里。

十二点三刻午餐。午睡入梦，究竟疲劳之至。三点起床。

下午翻《党员必读》，党章、宪法通读一过。

晚看电视，新闻及时，卢、比、法三国时间错开看。电视难观，广告过多。看到九点半。翻近七八天的《大公报》和《人民日报》。十一点就寝，服眠药。

1983 年 11 月 26 日（星期六）阴，大风

天气并不冷，有毛毛雨。

六点半起床，窗前稍作活动。早餐有自配可口牛奶等。使馆的大锅饭是不错的。

十点到比利时美术馆参观，约二小时。15 世纪开始，有鲁本斯专层，有哈尔斯的佳作，宗教画太多。有乾隆时瓷器。当代现代画，乱七八糟，真不堪入目。马拉之死，这儿也说是原作。

午餐后稍休息。看《人民日报》陈岱荪说西方经济学与我关系的文章。三点半同大使夫妇抵大使馆，在保密室向全体人员讲话。谈国内形势，整党，派性与三种人，提拔中青年干部等问题。听众认为“具体生动”，反应颇好。晚上有二秘、三秘夫妇来找我，详谈外交部积压干部问题。刘说，申请入党 19 年，不能解决，基层有人忌才，受压。知识分子成堆地方，加上有政工老干部挑剔，因此问题难办得很。外交部政治部系统干部，大概问题太多：资格老，文化低，不通外语，而又要出国。他们有几条具体意见：

一秘以下活动不应带翻译。

要培养能独立活动的多面手。

考试、考核及时选拔人才。

大使夫妇招待晚餐。喝茅台一瓶。闲谈往事。

在国外可多设几个参赞（回国不一定同等待遇），以便对等活动。丹麦有四个参赞。

会计不懂外语不行。

沐浴、洗衣。

1983 年 11 月 27 日（星期日）阴雨

昨夜大风。夜二点又服眠药，睡到八点始醒，空前之事。

清理杂物。十点吃上午饭。新华社邵彤、张荣典二位驾车导游，为找停车场得以旋上七层停车棚。

游市中心地铁站，有好几层，最下一层几十米为地铁，上层有有轨电车进出地面者。站台甚为宽大，有小吃小卖部等，且与附近大商场联通，上 city2 商场参观。

希尔顿旅馆附近有红灯区，下等妓院也。冒风雨步行一转，见一裸女坐窗橱内，有红灯，椅子各色各样。这可以说是西方社会一种“奇观”。

观火车南站。管理甚好，站台极宽大，也有各种小吃小卖，电梯上各站台。铁轨接头为尖楔形，不是国内开口衔接，因此行驶平稳舒适。

邵彤重感情，赠我 Parker 笔二枝，一圆珠，一吸水者，又巧克力一盒。

用 80 美元购得夏普牌四喇叭收录机，甚轻，又录音带十盘。都是谭雅修之功，她到过我家，觉家中太简陋了。

下午二点半回使馆，稍休息。谭来捆扎此“大件”。很是周到。

五点晚餐，尽量吃饱一点。

与大使辞行，谈及使馆个别人员入党问题。这时旁边一位湘乡老乡说她“个人奋斗”，大使即批评。都有感慨：外交好办，内交难办。

刘大使和邵彤来送行，七点半同到机场。

七点三刻起飞，一个小时抵苏黎世。使馆代办有活动，二秘来接。雨中驱车 150 公里，一个多小时抵伯尔尼。住招待所。

原为一马路旅店，100 万买来，一年即赚回。

1983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一）阴雨

服眠药睡了六小时。

早餐后，刘代办、杜武官来谈。问题是大使久久不能上任，瑞士亦觉不妥。台湾要求售武器，瑞士态度一直较好。四大产业：机械（能自制先进武器）、化工、纺织与手表（政府扶助老莱克斯与阿米加厂）。瑞士真正做到全民皆兵，18—45 岁，武器自己带回家，乃武装中立之国。

杜武官陪同游览市容，登议会大厦后山岗花园，野鸭、黑天鹅自由自在，还有海鸥作伴，行人投以食物，比家禽还亲近。象征五大洲之地球塑像，5 人合抱。今日为洋葱头节日，街头小摊贩甚拥挤，如糖葫芦长串挂于脖下。

老市区石头路，走廊（骑楼）商店街颇似老东安市场。高大旧钟楼有小人击钟响。街头已有圣诞节日气氛。

十二点午餐，下午一点一刻乘火车来日内瓦。沿途但见原野中栋栋“洋房”，绿草地，片片树林，柏油路，小车急驰不断，远山青黛，安静之至。如我国西北，瑞士土地实瘠薄，地养得如此之好实不易也。

两点四十五分抵日内瓦。李道豫代办来接，代表（大使）都外出开会去了。使馆靠近城郊，如在花园之中。住使馆客房。李代办谈外交人事，交我一份《日内瓦国际改革问题设想》。

四点驱车返回国联新、旧大厦。新大厦会议室如在蜗壳中，后半部全用 12 米高玻璃窗为墙，每块重一吨多，运来不易，窗外日内瓦湖景全收眼底。旧大厦全部大理石结构，为意大利、芬兰各国所产。大厅可容 2000 人。上台到发言处站了一下。仔细一观理事会议厅（1954 年周总理参加日内瓦会，即在此厅举行）。四面壁画为西班牙大画家塞蒂作品，作银粉与乌贼黑两色，写人类文明发展，战争与反战的和平力量。我们的人民大会堂风格似曾有所借鉴。

接着参观卫生组织大厦，顶层俯览全城夜色。建筑为现代风格，靠十二根柱子。底层铺设热带植物。

晚餐后，朱青女总领事来谈。朱曾任潘汉年、陈毅秘书，埋没二十年。她很赞成一秘以下不能带翻译。西方人讲究效率，尤其宴会场合，还用翻译，更无从交换意见。西欧人尤重时间。片面强调政治素质不行（赴美一信使逃跑，曾刊巴黎一报纸一版头条）。外事人员慎独之总要。八点半复驱车观夜景，车中看铜马、花钟等。

1983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二）阴转晴

睡得尚好，六点半起床。院内散步，参观总领事馆。原属中上层私人住宅。屋内有雕饰，原天花板有壁画，现已刷白。建筑为环绕过厅式，楼上环形栏杆，卧室不算宽大，一层客厅与二楼客厅较宽大。大理石等物甚讲究。惜花园草地已非原貌，我们已建房两栋。现一栋五层楼尚缺一角，因必须遵守国家法律，保留院中两棵大树。主人当年卖出此宅，由于前房所盖仓库，妨碍远望阿尔卑斯雪山之故。瑞士人极爱滑雪，尤重雪山之景，似为生活所不可缺，盖亦如日人之重视富士山。小国家妙物不多也。中国名山大川过多，遂无独秀者乎！

早餐后，李道豫代办来谈使馆人事。此地人员过多，有的人欲去纽约，便于升格。

十点到自然博物馆，李代办和二秘作向导。各种鸟兽虫鱼均置于精致橱窗展览，衬以自然背景，力求栩栩如生。或画，或实物，或二者结合，小至老鼠，大到巨象，使人身历其境。蚂蚁生活则为活物标本，群蚁如何谋生，从摄食到死亡，通过玻璃箱、管展示。死者均埋于沙堆之中。许多珍禽奇兽为平生所未见，翻译也难翻出其名。多种热带鱼，更没见过有翠蓝透明者，有如千手佛者。此馆灯光，极柔

和，全集中于展品，人行处则无灯光。中小学生来观者最多。反顾北京同类馆，不过大标本室也。

隔壁为钟表馆，小巧玲珑。最初计时器有沙袋（北京故宫有铜壶滴漏），展示整个钟表发展史，多与艺术结合，为贵族服务。还有作坊，电视则看八音钟、鸟鸣之类。整个钟表史亦为机械之母——齿轮传动史也。从钟表馆出来后，在街头、湖边拍照好几次。

国家艺术与历史博物馆则无大作品。还比不上比利时有哈尔斯的作品。现代派雕塑尤其荒唐，有几丈长的传动机械，丑陋不堪。现代家俱展品可取者甚多。

一点一刻回来午餐。李代办餐后来谈，说下午不能陪同了。

二点半出发，驱车一路游览到洛桑，由朱青陪同。先到 1954 年周总理住所，此屋已无人居，破旧不堪也。周围已盖高大公寓。

沿湖而行，湖边好地已布满别墅式房屋，坡地则多为农舍，也同别墅无甚差别，形式多样，外表几无雷同者。葡萄园多，其他尽草地牧场，极少见到菜蔬与麦地。

野禽漫游湖中，似家禽与人为伍。野鸭、天鹅、海鸥一群群集于岸边。有老太婆同天鹅对语，似说今天我来迟了。喂食时，天鹅长嘴伸到她的手上，我们去挑逗时，老太婆说，它也咬人的。

到洛桑湖边已是晚色，拍照二张，很不保险。洛桑有卓别林墓地，已无兴趣一观。

来到洛桑前，去 marge 参观一古城堡，2.5 法郎一人。内有兵器陈列馆，略知欧洲人从古代到近代兵器的发展史，全副钢盔钢甲（衣与裤），不知始于何时（在苏联也曾见过）。有小模型兵阵及作战方式，各种炮、弹甚多，有的同中国类似，也有短至二三尺的巨炮，还有升节云梯。模型中的吊桥，似同中国古代一致。弩亦相似，但比中国更机械化一些。

城堡全为石头砌成，地下室为环形，四角圆形楼亦通。

路旁见有盖房者，工具、堆料、拌合器甚为整齐，工人三五个而已。

湖边临近一小镇有游艇站。冬季艇上都蒙上盖布，如汽车群排列。

瑞士人夏天下水，冬天登山。大概一生有一半时间是在文化娱乐中度过的。

在洛桑登火车，车上有专门吸烟处所，很是整洁，坐车的人少。

一小时后抵伯尼尔，赶上夜餐。

1983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三）

暖气太热，无法调节。昨夜三点前没有盖任何东西。六点起床，记昨天日记。

早餐后与谭、吕闲谈：瑞士与比利时之比较。比有大国之风，瑞士则充分利用中立优势，地理条件加以人民勤劳，旅游刺激，造成国家公园化。两国行政、福利、环保等管理，又同资本主义高度文明有直接关系。

九点，刘耕园代办陪同游桐湖，离城约四十公里。环湖一周，十二点回来。沿途拍照甚多。游“仙人洞”，瀑布甚高，有三四叠，石灰岩峭壁之下，盘旋登山，扶手均天然木。有一 400 米长洞来不及去。登半山而止，真仙境也。山脚有一倚山楼阁别墅，面湖而筑，胜境日夜相伴。楼前树有“私人宅地”木牌。此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社会主义则必归公，而一归公则必定充公了之，难以维护。归途沿湖对岸，在一小教堂处停留，树木花草，连芦苇亦入庭园，以雪山为远景。此湖似较日内瓦湖更为别致。寸土覆盖，每木皆宝，无处不园，户户添景，家家如居画中。

瑞士银行存款绝对保密，到一定数量则余号码。据云某社会主义国家头头也存有巨款。老死之后，无人认领者有之。瑞士可谓资本主义最佳保险库，此乃安定社会，互相影响也。

午饭后，刘代办谈外交部多年积压干部。他曾留冰岛二年，乃发现冰岛舒适之人。仍当代办下去，“不能伸手”。夫人已 62 岁，老一秘，参赞不批。杜武官来谈人事，代打抱不平也。

三点动身去苏黎世，林兆润陪同。一路风景如画。凡路旁有村庄房屋之处，高速路旁必树有隔音

板。渐看到一些工厂，少冒烟者。一路上，林随谈瑞士情况：日内瓦 1/4 住宅，1/4 道路，1/4 园林，1/4 公共设施。人均住房 36 平米。车行一个半小时，平均速度 100 公里，抵苏黎世。参观机场的地下四层，有二层商店，最低层为火车站，站内地面干净得可以擀面条。铁路仍伸向地面。据云，苏黎世政府原拟建地铁，经民意测验取消，因道路尚不算太拥挤，资金改办科技性工科大学。

机场遇见冶金院在此进修的研究生夏君，与教授合作，已完成四篇论文，工资每月仅 1000 余元，说中国人不值钱。一日本研究生月薪 2500 元，因而辞去，此数尚不及当地一普通工人的收入。他的结论是：经济地位决定一切，中国穷，工资低，给你 1000 元不错了。

八点半起飞，中国民航机组人员已在招待所认识，优待谭也坐头等舱。一个小时后抵贝尔格莱德机场，灯光暗淡，厕所肮脏，商店苍白，大家解嘲一阵。

1983 年 12 月 1 日（星期四）

飞五小时多，过卡拉奇时，我吃了进口安眠药后，昏睡未醒，也未下飞机。时差关系，北京时间下午三点即未再睡。过新疆但见一片沙漠。

七点半抵北京。钱李仁、王照华和几内亚代办，还有老伴来接。休息室略事寒暄，即回家。路上只觉得车身颠簸，大概在西欧几天，走惯了高速公路，得适应国内道路了。

几内亚之行至此结束。

十三册

1983 年 12 月 2 日（星期五）晴

整天在家休息，翻阅报纸。

同于刚电话，谈国枢安排事。

李普夫妇来。香港书五本已寄到，转书者害怕双山也[283]。

朱正来，谈清寄书关系。

小赵来，交“黄梅的诗”[284]，略翻，有真情，但旧诗不解平仄也。

似觉倦极。

反污染，下面乱套。部长作了报告，传达书记处几条，形势较稳。

人们怕运动，怕反右，“左”惯之人，容易旧病复发。

天气甚暖和。

1983 年 12 月 3 日（星期六）晴

昨夜仍服眠药，方能入睡。九点上医院，查血取药，血色素降到 9.8 克。

---

[283] 这里似乎是指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此书有周记行 1977 年版，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0 年版，士林图书服务社 1994 年版，东方出版社 2004 年版。王西凡（1907－2002）本名王文元，笔名双山，浙江海宁硖石人，所谓中国“托派”代表人物。1925 年进北京大学后加入中共，亲近的同学中有陈其昌、王实味、胡风等。1927 年 7 月被派到苏联留学，留学期间阅读到当时由托洛茨基领导的左派反对派批评斯大林的文件，于 1928 年参加了左派反对派，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托派秘密组织的领导人之一。1929 年回国后，在上海由周恩来领导任党中央组织部干事。1930 年因托派身份被发现被开除出党，旋即与陈独秀一起推动左派反对派的发展。1931 年，当选为统一的托派的中央委员，并担任机关报编辑，时年 24 岁。1931 年被国民政府逮捕下狱，1934 年出狱。1935 年参加新成立的托派中央临委，创办《斗争》及《火花》。1937 年被国民政府特务机关逮捕押去南京，抗战开始后，国军撤出南京释放一切政治犯时获释。经香港回到上海，继续参加托派工作。1949 年流亡香港，被香港政府逮捕并驱逐到澳门。1975 年 3 月移居英国，在英国利兹逝世。

[284] 黄梅：黄克诚的小女儿，与赵杰兵是夫妻。—李南央注

十一点到部，同野苹谈三刻钟，带回书记处等文件。

反“污染”事，看来书记处会议曾有大争论也。

“十三个省级班子问题”文件，大体仍是原貌，无大的改动，湖南的钉子已钉死。

下午觉不适，有嗜睡感，量血压高压 100。喝了一杯糖水。

下午五点半，谭雅修、吕绍欣来，请他们吃饭，教会用收录机。

晚观电视片“二柳”，浅陋之至。

1983 年 12 月 4 日（星期日）晴

睡得尚好。

小王一早即来为我改刘宇一所画像。刘不大讲究色彩，改画比画画更难。

上午湘潭齐白石纪念馆二筹备者来访：田翠竹、欧阳濂（住马壁家）。让看所藏齐白石题画诗册。赞赏不已。

黄乃来，谈他的协会有造反派事。

秦川来，细谈两次书记处会，从农村形势争论，雇工问题。部长以《资本论》七个雇工为证，赵、万则以实际出发[285]。经济决不能再退。秋里说，对《解放军报》三条：不带头，赵易亚[286]不能翻案，不能影响经济。第二次乔（胡乔木—李南央注）亦来，是两票也。

下午朱维民偕钱绍武[287]来。大谈美术，技术与艺术之别，老师教人必循序渐进，不能将自己最后境界一下教与学生。线条与对比法（谈自己从师徐悲鸿与在苏留学时之不同感受）。一二三个馒头未饱，第四个才饱，不能光吃第四个也。又谈纪念堂坐像不当之理。当年是小型塑像，放大三公尺高，置于室内，实感完全两<回>事了。形与神似，是两种境界。

夜刘云鹤夫妇来。

1983 年 12 月 5 日（星期一）晴

上午到部，处理急件。谭伟来谈，湖南信件三封，反映省委扩大会情况。仍有人攻击刘、李，不同意见《简报》上无反映。毛致用等处心积累[虑]维持旧局面。

下午学习整党文件。

夜，湖南人大副主任吴志渊[288]来谈湖南情况，直指孙、万为三种人与军师。有张兰明[289]检讨为证。没有谈完，钱李仁来，过于客气，以为我身体甚不好了。漫谈中联部工作，世界无革命形势。研究所搞大部头书，不能配合。

---

[285] 部长：指时任宣传部部长（1982 年 4 月—1985 年 8 月）的邓力群；赵：赵紫阳；万：万里。李锐在这里记述的是邓力群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过，雇工 7 人以上即为资本家为依据反对发展个体经济，而赵紫阳和万里同他的观点相左。—李南央注

[286] 赵易亚：（1917—2002）江苏省泰兴县人。1938 年加入中共。一直在军队从事政治宣传工作。中共执政后，历任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党委副书记，解放军报社总编辑，顾问。1961 年授少将军衔。

[287] 钱绍武：（1928—）江苏无锡人。雕塑家。1951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留校任教。后赴前苏联列宁格勒列宾美术学院雕塑系学习，1959 年回国，一直在美院任教并曾担任雕塑系主任。

[288] 吴志渊：（1910—2012）陕西安定（今子长）人。辅仁大学肄业。1928 年加入中共。曾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西北抗日救国会主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副厅长。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云南省委常委、省第三届政协副主席、副省长；湖南省第五、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289] 张兰明：（1917—2014）山西赵城县人。1938 年加入中共，抗战期间在晋绥军区部队任政治干部，解放战争期间在晋绥吕梁军区任政治干部。中共执政后一直在湖南工作。1973 年起历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省纪委委员，省组织部副部长等职。

1983 年 12 月 6 日（星期二）晴

上午办公会，谈出部人员情况（不知谈过多少次了）。野苹学习十天，轮流。

下午整党委会，经贸部汇报，担心走过场，三种人清不出，怕造反派，怕子女受累。涉外人员受贿严重。我发言，涉外人员要订守则，一波最后讲话亦以为然。

夜伯村来，仍想参加整党也。

1983 年 12 月 7 日（星期三）晴

上午同刘泽彭谈三梯队情况，同吕枫谈定由谭伟去湖南任副组长。

下午到一波处，商谈九口整党负责人名单，并二批派赴各省和中央各部名单。万达可去江西，参加第三批。

夜观《蝴蝶夫人》歌剧，大林近修。

1983 年 12 月 8 日（星期四）晴

魏泽同一早来电话，大概多个人要求。嘱写信以便处理。

先到部处理急事。九点钟到勤政殿列席书记会，讨论宗教问题文件。关于干部子女问题，意见纷纷。先发朱国华事[290]，然后再出全面文件。以组织部原稿为基础。耀邦谈了四点。仍有人不同意发表此一文件。关于精神污染听到耀邦说了一句：前一段猛了点。

下午同志民、泽彭谈三梯队问题。改就出差几内亚文件。五点回拜钱李仁。

夜与黎澍家电话，才悉心肌梗塞住院。医生说“不乐观”。即告于刚。于告崔部长，全力抢救。

1983 年 12 月 9 日（星期五）晴

上午听访日报告。怀仁堂满座。耀邦谈到对日本的根本估计，不至酿成军国主义，应同意其加强自卫能力。军事开支为 0.9%，西德 4%也（总产值）。

下午雪初、吴志渊先后来谈湖南事。吴说，郭森[291]在会议上说：什么抗暴指挥部，有暴难道不抗？有霸当然反霸权主义嘛。是胡[糊]涂还是派性作怪？托向熊清泉等捎话：要王安义还是要中央政策，要敢于坚持原则。

县级机改六个组出发，简单讲了点意见：派性、走过场、关系网等。

王敬之来，谈长沙家庭事。魏泽同来谈级别、房子问题。

1983 年 12 月 10 日（星期六）晴

上午任穷同志听第三梯队汇报。志民、泽彭等讲得具体。他们到过 19 个省市。决定下周召开电话会议。

下午书记处听整党指委汇报并讨论。通过下去名单。耀邦认为各地、各部委必须全派人去，当耳目亦好。鹤寿不同意伯村参加此工作：莫让再犯错。认为他架大，主观、口气大、好训人、过去好整人，耀邦亦认为偏激。我解释亦无用了。兵器部事，鹤寿算是同意张、狄都撤走。

---

[290] 朱国华：朱德的孙子（朱德与原配夫人萧菊芳所生唯一儿子朱琦的小儿子），1957 年出生，1980 年代初大学毕业，在天津铁路部门工作。1983 年“严打”期间被捕，以流氓罪被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291] 郭森：河北威县人。1929 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巨鹿、广宗中心县委书记，濮阳特委书记，冀南区委秘书长、组织部部长。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财贸部部长，湖南省纪委副书记，湖南省第五、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告伯克同志，由中央保健委告卫生部关心黎澍病情。（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3 年 12 月 11 日（星期日）晴

随湖南来人欧阳濂到天坛宝古斋购选齐白石画。湘潭纪念齐氏诞辰 120 年之用。有的真伪难辨，有的一望即知是真是伪。李苦禅之子（46 岁）亦来，里手之至。齐孙齐佛来陪同。后又同观燕京书画社。每件内销均二千元以上，共得七件。已十一点半矣。

下午朱宝复来，还是老一套牢骚，发完即走。朱维民送来“李松石油画展”票。说是风景有其风格，年过六十。

晚到灼姐家吃饭。小毛夫妇出国回来。

1983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一）晴

上午书记处会，讨论处理淫秽书画传播文件。顾及若干紧张事挤在一起，又怕引起下面之“左”风与封建，难以控制，先搞试点，二个月后在人大常委通过一条例之类。刑法必须修改，必有法可依。

下午机关整党小组会，学习情况甚好。谈到本部若干有关重大问题：揭批郭玉峰、对待审查办、四个人的处理、张长庚去留、人员清理、赵事前后，等等。由典型事件可分出态度观点也。

晚到京西同周里谈话，作了记录。人事看法等问题完全一致。

1983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二）晴

上午九点到毛主席纪念堂，看毛周刘朱四个纪念室陈列。小传性的引言删去，但文字解说仍嫌多。总理部分丰富而亲切，那封劝说信，乔木仍赞成保留（因有“造点反”的语言）。陈列室名称改为纪念室，二郎腿坐像仍无法改变（有钢筋同底部相通）。

下午参加整党委听北京汇报。崇文门旅馆事件处理不易，房子问题更是如此。16 岁鹏炜 66 年曾参予打死人，怎样定政策，只能依法从宽。

夜陈铁如来，似是一朴实之人。

1983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三）晴

一早起来看材料。九点到海招，同第二批下去参加整党联络人员 100 余人讲话。讲情况材料为主，联系政策。

下午匆匆处理公文，三点开部务会，听整顿企业班子，大中型 3000 个汇报。文化关反不如省地两级掌握得好。起用技干阻力仍多。

夜丁玲夫妇来，漫谈文艺界事。姚雪垠骑虎难下，逢人即吹自己。古华善钻营，《芙蓉镇》无正面人物，南下干部写得不好，卖豆腐女似土娼，受沈从文影响，自己写沙汀谈《芙蓉镇》文。生活作风人皆有之，如周扬、荒煤同女秘书，等等。

给黎澍信，送橘子，让玉珍去看徐滨。

1983 年 12 月 15 日（星期四）晴

上午书记处会，讨论科学院任务、方针。多年争论算是有个比较一致看法。紫阳最后又强调了一下必须为经济、为四化服务。有些基础理论没上去，没有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亦无关。

中午在勤政殿吃涮羊肉。

下午部务会讨论三梯队电话会讲话稿。太匆忙了。一点半李琦涛来谈民航组工作。

下午六点去看于刚夫妇。(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3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五）晴

上午部办公会，讨论司局长由部审批等问题。

下午二点三梯队订正稿不及细看一过。三点到怀仁堂参加整党指委会。伍修权与我谈张平凯事，应予照顾。

晚开电话会，野苹主持，讲了四十分钟。北京各部济济一堂。嫌讲快了一些。

1983 年 12 月 17 日（星期六）晴

下午张稼夫[292]来谈山西问题，支持罗贵波反对王谦一派人还在活动（赵雨亭[293]还去重庆，王遥控）。基本上同我们向中央报告的一致。

上午参加整党委会，第二批人下去会议，一波讲了一个半小时。

夜谢涛[韬][294]、朱维民来。谢第一次认识。谈苏联比我们开放得多。如异化问题，自可公开讨论也。

曹国智与谭伟来，谈湖南近况。嘱向郭建写信转一波。

1983 年 12 月 18 日（星期日）晴

上午到美术馆参观李松石风景油画展。画家为默涵与我逐幅解释。为太行山及当年战争所感动。家庭是渔家后代，因对大海与渔家有深情。技法多样、严谨。随又到附中观一夫妇水彩画展。

下午林祥威来，卡麦隆援建公路，用最先进平路机与优质沥青，名利双收。修路技术可与西方竞争也。

晚李铁铮在湖南餐馆（银河）请客。湖南一级厨师手艺，有甲鱼、狗肉、鳝鱼，等等家乡味。客人有赵君迈[295]、周谷城[296]、程思远[297]，一女美籍华人。王定国[298]，均初会；还有伍修权、肖华。

---

[292] 张稼夫：(1903—1991）原名张古法，号宜今。山西文水人。毕业于山西省立农业专门学校。1927 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晋西区宣传部部长。1940 年曾短期在延安中共中央城市工作研究小组工作，后又回到晋绥边区做地方工作。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是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56 年后长期养病。是第一届中顾委委员。

[293] 赵雨亭:（1917—2008）山西平定人。1938 年加入中共。历任区、县委书记，地委宣传部长。中共执政后，历任山西运城地委、晋南地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省组织部部长、省委书记。1983 年后任省政协副主席，1995 年离休。

[294] 谢韬：(1922—2012）四川自贡人。1944 年毕业于成都金陵大学社会学系，1946 年加入中共。曾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延安新华总社编辑。中共执政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社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1955 年曾被打成“胡风反党集团”成员，文革后获得平反。2007 年所写《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在中国思想界引起极大震动。

[295] 赵君迈：(1901—1988）湖南衡山人。曾留学日本、美国。回国后在国民党军队和政府中任职，曾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长春市市长、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渔业管理总处处长。1949 年去香港经商。1955 年回大陆，曾任中国摔跤协会、中华武术协会会长。是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296] 周谷城：(1898—1996）湖南益阳人。早年就读湖南省立一中，1921 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后回长沙任明德中学、省立一师等校教员。1930 年后历任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授。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主席团成员以及首任执行主席，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会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是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任委员。代表作有《中国通史》 上、下册，《世界通史》一、二、三册。

[297] 程思远：(1908—2005）广西宾阳人。参加过北伐。1930 年任国民党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秘书。1948 年当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 年 7 月担任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副秘书长，不久后辞职移居香港，担任《正午报》专栏作家。1965 年 7 月陪同李宗仁夫妇从海外回到大陆。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提案委员会主任。

[298] 王定国：(1913 年—）四川营山人，谢觉哉夫人。1933 年加入中共，1934 年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中共执政后，曾

1983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一）晴

上午书记处会，讨论农村文件，甚为热烈。土地承包，5 年不变，以定人心。

一早秦川来谈耀邦找他们三人，加穆青、冷西。

下午改好电话会议文件。何载来谈整党等问题。

1983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二）晴

上午部办公会，讨论下去干部等问题，确定科学院人选，简单通报了一下耀邦同秦川等三人谈话。

下午参加整党委，听河北汇报。高扬在。开会问题，“开了一辈子，就是不会开”（少奇）。大家都感觉非改革不可，可先搞个初步东西也好。

晚曹国智来。她写给郭建转一波信，回忆旧事，提到楠木厅来我家过。接着潘基踬[299]来，也是忆旧多。

1983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三）晴

九点同下去考察 22 个大型企业班子的同志见面、小谈。处理积压文件。

司局级现由部批，实际上也还是闭着眼圈圈，除非略有所知者外。因此各级各部门人事部门之过硬，实为根本关键。

带回一大堆材料。

1983 年 12 月 22 日（星期四）晴

读完《准则》，开始读《决议》。

米山[300]来，许多待处理件仍得办。《速阅件》等也得看，不能世外桃园。魏泽同的工龄、级别（补助）、房子信只好批老干局办。此兄说得倒也老实：生活应改善一点。

下午去看齐白石画展，佳品不多。当年也许只有三两幅愿收藏也。

夜谭伟、崔洪来。带来何之光[301]关于邵阳“复辟”信。他们明天去长沙。谈了两小时。整党人员要过硬，要突破几点。

1983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五）晴

明为在家读书，实在批件不断。小彭上下午跑两趟。湖南事两信请宋转。

《决议》还留个尾巴。

夜湖南医学院三教授来，玉珍乳线[腺]增生，算是确诊，可以睡觉了。

1983 年 12 月 24 日（星期六）晴

情况同昨天一样。《决议》读完，开始读十二大报告。

任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是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299] 潘基踬：（1914—2012）湖南宁乡人。李锐武汉大学同学，1938 年毕业于土木系。中共执政后在李锐推荐下，曾任长沙市建设局局长，离休前是湖南省人大副主任。—李南央注

[300] 米山：时为接替周保志的李锐的新任秘书。—李南央注

[301] 何之光：（1923—）湖南醴陵人。1942 年加入中共，1947 年毕业于中山大学。长沙和平解放后在共青团省委工作。1955 年肃反中被诬为“特务”，1957 年被定为右派，开除党籍送劳动教养。1979 年获平反，任湖南省图书馆副馆长 。

下午小周来，湖南黄显孟来看完《周小舟传》，意见提完。
夜张敖荣来，谈民航情况，表示愿去政治部。
秦川来。大胖来谈工院事。
黎澍已完全稳定，将转院。

1983 年 12 月 25 日（星期日）晴

续读十二大报告。
下午到万寿路听组织部长会。讲了点建设组织部意见。耀邦批孙大雨[302]件交叶尚志[303]。叶送书稿。
夜李文定、杜迈之来，谈湖南事。
朱维民偕画家陈秀羲来。广州美院老师。

1983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一）晴

早起忽然心血来潮，拟写齐白石文，开始草稿。到下午终又作罢。
十点半到纪念堂，三鞠躬，首先见遗体，华国锋前我三人。国外有谣传奇世[304]也。四室一走而过。遇钱正英，谈水电部副部长事。
处理文件并阅件。仍然办公事。
秦川来，谓又紧张。电话调编委会记录，送启立转。
仍读《报告》。
夜江苏胡福明[305]来，他认为晚年中心问<题>在帝王思想：世界革命中心转移，第三个里程碑，要创造新道路。托带信惠老（惠浴宇—李南央注），再求写字也。

1983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二）晴

上午李志民陪同甘肃副省长、沙漠专家刘恕[306]来，谈专家无权亦难贯彻设想。西北绿化有赖科学，当权者必须有科学，应从她贯彻。（此段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上午读书不到二小时，仍送来待批文件。
下午一点半到办公室，同湖南组织部李青等谈，敦促组织部搞好自身建设。
两点半听黑龙江三梯队汇报。人选数量、质量都可，讲得也具体，大家较满意。插话：省级领导

---

[302] 孙大雨：（1905—1997）原名孙铭传，上海市人，祖籍浙江省诸暨市。1925 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校高等科，1926 年赴美国留学，1930 年回国后先后任教于武汉大学、北京大学，青岛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教授英国文学。1946 年由罗隆基介绍加入民主同盟，1957 年被毛泽东亲自点名划为右派，1958 年被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六年有期徒刑。

[303] 叶尚志：（1919—）安徽宿松坝人。1937 年进延安抗大学习，加入中共。后在山东地区工作。中共执政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三处处长，中央民委人事司司长，1964 年调任上海市宗教局代理党组书记。文革后曾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统战部副部长。

[304] 国外谣传奇世：大概指谣传华国锋为毛泽东的私生子—李南央注。

[305] 胡福明：（1935－）江苏无锡人。1955 年入北京大学新闻专业，翌年进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1962 年毕业后任教南京大学政治系。曾任系党总支副书记、副系主任、副教授、教授。1982 年 11 月调江苏省委工作，历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常委、省委党校校长等职。是 1978 年 5 月 11 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

[306] 刘恕：（1935—）辽宁沈阳人。1954 年加入中共。1960 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基洛夫森林工程学院林业系。历任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中国地理学会理事、沙漠分会副理事长，甘肃省副省长。合著有《中国沙漠概论》。

干部应有何种专业水平，李根深[307]、王耀臣[308]、朱典明[309]都是好典型。黑龙江人才多，有重点大学、大厂矿和大农场。

夜观电影《预备警官》、《国家利益》，乃法、意合拍，揭露政府间军火买卖及如何残酷镇压反战和平主义者。西方能制出此类片子，资及[级]民主很可以。

1983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三）晴

上午读《报告》毕，看文件。复沈图[310]信。

下午听江苏三梯队汇报，省委重视，有 1/3 妇女，盖顾秀莲之故也。

夜观话剧《火热的心》。写朱伯儒[311]事。政治与人情结合得极好，细节亦好。惜临时工小刘演技较差。

朱正来，正好帮助搞好齐白石文。

1983 年 12 月 29 日（星期四）晴

上午到三 0 五医院看望黎澍。精神尚好，欢谈一小时。他不知从何渠道，邓说：误听谎报军情。

给李子奇信（刘恕事）。

下午听北京三梯队汇报，我建议商业系统干部要“掺沙子”，整个文化太低。

夜周子健来，谈一个半小时：秋里老骂，误会白坚[312]之死与他有关。房子现在杨静仁住，嫌不好。孙友余遇破鞋[313]，以及安徽班子前后风波。袁振造谣：周令秘书吹嘘登报，中委名单压下中央通知（去年夏天我打的电话），皆莫须有也。又耀邦质问十二大发言为何及时见报。属常委讨论通过（其故在万、张并提）。《人民日报》要登“于我何干”。三次同万（万里—李南央注）谈，找严佑民一谈（谓万偏听程光华[314]、刘廉民[315]不妥。赵守一与严同学，过的话）。终拒绝，使严长期受屈，请示赵（赵紫阳—李南

[307] 李根深：（1930—）浙江湖州南浔镇人。1947 年加入中共。1951 年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动力专业毕业，后入读前苏联莫斯科莫洛托夫动力学院机械动力制造系汽轮机专业，获副博士学位。1982 年在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七研究院第三研究所任党委副书记、所长、总工程师。1983 年起，历任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副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政协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是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

[308] 王耀臣：（1931—）黑龙江牡丹江人。俄文翻译家。获俄中友谊勋章，曾任国家级黑龙江中俄科技合作及产业化中心顾问兼专家组组长。

[309] 朱典明：（1935—）中共党员。1958 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留校任教。1979 年赴荷兰海运研究所访问学者。回国后任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前哈军工）副教授、教务处副处长、院长助理。1983 年起历任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省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兼省科学院党组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教科文卫委主任，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等职。

[310] 沈图：（1918—1993）浙江桐庐人。1937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曾任民航总局副局长、局长、党委书记等职。1982 年任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1985 年被免去民航总局局长职务，1987 年 7 月政治局根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其所犯错误的调查情况，撤销其中央委员并开除党籍。原因是违反了外事纪律，利用职权为子女无偿索取国际航班机票。

[311] 朱伯儒：（1938—）广东茂名人。1955 年参军，1969 年加入中共，1983 年被授予“学习雷锋的光荣标兵”称号，同年升任武汉军区空军后勤部副部长。

[312] 白坚：（1911—1968）陕西靖边人。1928 年加入中共，同年夏入北平辅仁大学学习，后多在地方和地方军区工作。中共执政后，历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兼天津市副市长，三机部党组副书记，机电制造工业部副部长，一机部副部长。病逝于 1968 年文革之中。

[313] 孙友余：（1915—1998）安徽寿县人。1937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8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曾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局长、副部长，国务院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等职。“遇破鞋”，应指其与女作家张洁（改革开放初期名人，代表作有《爱，是不能忘记的》，《沉重的翅膀》）的婚外恋。两人于 1986 年结婚，其时孙已离休。

[314] 程光华：（1918—2002）河北藁城人。1933 年加入中共。1938 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共安徽省委政法部副部长、蚌埠市委第一书记、铜陵市委书记、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兼省公安厅厅长、省政法委书记、省顾委副主任等职。

央注），有事向万请示，赵谓此只是“工作方法”，但三次电话不理，只有拉倒。如此等等。朝中人事之难也。

深圳家具厂老板林光舜二人来。推销产品也。

齐文草毕。

1983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五）晴

一早与朱正将齐文定稿，交秦川。秦言：一支笔、理论家，但搞不好政治也。

续读《简编》。灼姐来，威威赠美国挂历。

下午玉珍给黎澍送鸡汤与胡萝卜汁。到办公室处理文件。

夜范岱年与乐年夫人来。送来寿康先生有关资料。拟写一纪念文也。谈甚久。

1983 年 12 月 31 日（星期六）晴

今年收到挂历最多，计：威威、李雄[316]、大胖、广州彭柏[泊]女（彭尔立）寄的、胜利妻、朱正，皆中外名画集也。

晚上偕朱正、玉珍去看望丁玲。告以结论事。她告受歧视事：八大小平讲到右派不能留在党内时，哭了一上午，下午见周扬，竟谓：今后不以同志相称。作何感想，伤口摸[抹]盐也；周告女儿，疑点已消，污点仍存；《十月》刊“莎菲女士日记”，通知作检讨；荒煤告文学史编会，“桑干河”可提；梅光迪[317]女儿（美籍）欲写评传，说作品可介绍，评传甚难；纪念鲁迅文不发表。又谈及 79 年文代会“将军”情形，及最近舒群[318]等对大纪念田汉意见。丁赠西德美术挂历，板鸭。

[315] 刘廉民：（1915—2000）河北平山人。1937 年加入中共，1940 年进延安。1945 年返回晋察冀工作。1949 年南下，后一直在安徽工作。曾任淮南市委书记。1971 年后历任马鞍山革委会主任、市委第一书记，安徽省委常委、省组织部部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等职。

[316] 李雄：李鹗鼎的儿子。—李南央注

[317] 梅光迪：（1890—1945）字迪生、觐庄，安徽宣城人。1911 年赴美留学，先在美国西北大学，后到哈佛大学专攻文学。1920 年回国任南开大学英文系主任。1921 年任国立东南大学洋文系主任。创办《学衡》杂志。1924 年去美国讲学。1927 年回国后任中央大学代理文学院院长。后又去美国哈佛大学工作。1936 年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兼外国文学系主任。1939 年文理学院分开，任文学院院长。1945 年在贵阳去世。

[318] 舒群：（1913—1989）原名李书堂，黑龙江阿城人，满族。1932 年加入中共，1935 年在上海参加左联。曾任八路军总司令部随军记者、延安《解放日报》副刊主编、延安鲁艺文学系主任、东北大学副校长、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东北文化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共执政后，任中国文联副秘书长。1955 年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成员，1978 年获平反。 文革后曾任丁玲创办的《中国》主编。

一九八四年李锐日记

第十三册/Vol. 13
1984.1.1-- 1984.2.29

第十四册/Vol. 14
1984.3.1.-- 1984.8.10.

第十五册/Vol. 15
1984.8.11.-- 1984.12.31.

1984 年日记注：

李锐 1984 年日记是分记在三个日记本内的。1 月 1 日至 2 月 29 日写在第 13 册内，3 月 1 日至 8 月 10 日写在第 14 册内，8 月 11 日至 12 月 31 日写在第 15 册内。为方便阅读，将三册 1984 年日记内容合并于本文件。

——李南央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81 年后日记录入说明 xii

一九八四年

十三册

1. 1984 年 1 月 1
2. 1984 年 2 月 10

十四册

3. 1984 年 3 月 16
4. 1984 年 4 月 24
5. 1984 年 5 月 32
6. 1984 年 6 月 45
7. 1984 年 7 月 53
8. 1984 年 8 月 62

十五册

9. 1984 年 8 月 11 日 65
10. 1984 年 9 月 71
11. 1984 年 10 月 79
12. 1984 年 11 月 88
13. 1984 年 12 月 96
14. 1984 年 3 月 16 日范元甄给乔石的信 104

十三册

1984 年元旦（星期日）

昨夜看完电视十二点，迎接新年才上床。六点起来。

早餐后王申生来，带来相机，却未照成。整天人客不断。伯村来谈黄宇齐情况，儿子被抓，闫明光思想不通。建南夫妇来，谈周子健等人事，送挂历。杨仁携女儿来，谈塑料地面等，对人体终有影响。

下午程学敏、陆钦侃来，谈钱正英从美国回来，大谈美技术高超，为三峡可借美债，真是想入非非。为照快相数张。范岱年来送父亲资料。李铁铮来，送香菇，又代送印度咖喱，回赠《龙胆紫》。

夜观电视《秋瑾》。

王丙乾[1]电话，税总局长待遇问题。

1984 年 1 月 2 日（星期一）晴

“立徵二篇”，我的回忆与书信介绍今天基本毕。朱正代抄。他的《寻兄记》[2]我亦看完。须稍加补充。陈铁如续有信来。从七九年到现在，整整四年，此事算告一段落。黄钢处耽误了二年多。

下午到河边照相。王申生带一高档相机。风大难支，照了几张枯枝冬景。

大胖父子，小妹携毛毛，胜利等陆续来。夜小胖夫妇来，观儿童歌唱。

杨波电话，催付[副]部长事。

1984 年 1 月 3 日（星期二）晴

今天仍在家读书。但有文件来必批阅。

周里谈话，虽在习、耀等传阅，但习仍认为暂不能动，而且情况仍同《纪要》一样也！

夜黎雪来，谈广东人事。吴南生[3]搞不正之风，雷雨水平不高。他曾被排挤：习杨，黎黄（静波）并提，实为自己级别与待遇而来。送张大千挂历。

湖南周正来。谓张启龙讲了话，甚好。刘正说省委与工作组都挨批。黄道奇组工会讲为他|他|摆过去的好，熊清泉也帮忙粉饰。有不礼貌：止住抽第三枝烟。

1984 年 1 月 4 日（星期三）晴

上午读书。《简编》尚余最后一篇。

因明天章大姐、郝建秀要听中组部整党汇报，下午到部开四人小组会，谈汇报内容。因行政处分二事，华峰与何载相顶撞。何爱揽权也。

学习只好告结束了。朱正来送湖南信。范岱年送寿康师材料，此人值得一写。

---

[1] 王丙乾：（1925—）河北蠡县人。1940 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历任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司长、部党组成员，财政部革委会副主任、副部长、党组书记，财政部部长，国务委员。是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

[2] 此文收入李锐《我心中的人物》（三联出版社出版，74 页《铁如寻兄记》）。李锐还有一些文章，包括《庐山会议实录》的个别章节，也是在朱正的帮助下完成的。—李南央注

[3] 吴南生：（1922—）广东潮阳人。汕头市商务英文专科学校肄业。1937 年加入中共，后入延安中央党校二部学习，毕业后一直做宣传工作。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共汕头市委、海南行政区委副书记，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南局副秘书长，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是深圳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广东省第五、六届政协主席。

1984 年 1 月 5 日（星期四）晴

照常上班。

下午听山西县级机构汇报。原平县书吕　（原件此处空二字—李南央注）打开了局面。有一些机关搞研究的大学生，搞专业的，下去任县一二把手，能够胜任。

将范寿康材料交朱正，如何摘录。

立徵二篇总算完工。

1984 年 1 月 6 日（星期五）晴

上午办公会，听外事局关于分片会议的汇报及纪要（高干子女涉外审查等问题）。找沙洪问人民日报班子事，中宣部拟加新人五人，“一锅端”也。照华已同意。

晚上周惠来，谈及王忍之[4]在二全会上，激昂慷慨，谓各条战线均已污染，似资义全面复辟。说报纸乃全国大事，力阻此人进报社。谈到九点半，主要谈内蒙人事调整。

韦纯束电话，来京汇报。

下午郭允中[5]来谈，鼓励其到民航上班，同沈图搞好关系。

夜谭艾丰来谈钱正英访美情况。三核一水，想用外资三峡上马，真是想入非非。还想美国人来搞小浪底与龙门。

1984 年 1 月 7 日（星期六）晴

一早将齐文校稿与秦川。谈报社人事，王忍之五人都是搞理论的，恐不合适。与野苹详谈经过，及我对乔、力（胡乔木、邓力群—李南央注）看法。

下午三点半到习处，听新疆汇报党代会事，决定延期。因报告中央尚未收到，必须慎重待之。

最后留下谈人民日报派人事，习（习仲勋—李南央注）、乔石、宋（宋任穷—李南央注）、陈（陈野苹—李南央注），我们五人意见一致，现在不宜进人，不要再搞乱。我谈了王忍之在二中全会发言，引起习谈强晓初来信，谓现在要否定小平讲话了，此人也是个大风派，还说周扬检讨不好，大家笑话他在七机部欠的账。我正面为胡绩伟说话，并言木君（应指胡乔木—李南央注）也讲错话也，为何如此不能容人。

1984 年 1 月 8 日（星期日）晴

整天客人不断，做不成事。

上午湖南肖屏东来，温济泽[6]来，谈他被打成右派经过及目前处境。谈梅益[7]其人，邓力某[群]之霸

---

[4] 王忍之：（1933—）江苏无锡人。1950 年加入中共。1955 年入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学习。毕业后，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马列主义研究院和国家计委从事研究。1978 年后任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主任，1982 年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1987 年 2 月至 1992 年底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92 年底至 2000 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员。

[5] 郭允中：辽宁阜新人。1949 年加入中共。历任中共宜黄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南昌洪都机械厂计划科副科长，沈阳新乐机械厂生产科科长，宝鸡宝成仪表厂总工程师、厂长，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兼省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第八机械工业部、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第三机械工业部办公厅主任，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国家空中交通管制局局长等职。

[6] 温济泽：（1914—1999）江苏淮阴人。1936 年加入中共。曾任延安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参与了对王实味的批判），《解放日报》编辑、副刊主编，新华通讯社口语广播编辑部主任、社务委员。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中国科普作协副理事长、理事长、名誉会长等职。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王实味终于在 1990

道。

阿富来，谈他自己情况及欲担负更重担子之雄心。愿做技术管理工作。

下午郭佩珊来，仍老一套。老干部局曾派人去看过。此兄口口声声不为名利，但满脑子名利。张耕野来，谈在王林处一年来混不下去了，想换个工作。

夜小妹来谈高能所班子反映。

1984 年 1 月 9 日（星期一）晴

八点半到方毅处，商量科学院班子，基本一致。院长与秘书长都必须妥协也。方学何子贞字，请赐一幅。

十点半续参加部委会，通过中央部委进人问题的文件。

下午听党政局整党汇报，黎韦来谈他个人问题及湖北新班子问题。

夜柏原来，谈湖南近况。带来一大堆材料，有毛致用问题。《人民日报》昨天一版刊常德烟厂厂长问题，应能打开一个缺口了。

1984 年 1 月 10 日（星期二）晴

上午八点半参加与劳动人事部合开的全国党政机关岗位责任制会议。十点半回部。野苹召集治民等共五人谈人民日报人事问题，顶住中宣部方案：五人全进，三副总编、二理论委，以免引起内部更大动乱。下午到习处，听周一峰汇报广西情况。

1984 年 1 月 11 日（星期三）晴

上午续听周一峰汇报。关键仍在乔晓光之转变，而广西老同志对乔毫无信心。最后我建议架空法，让韦纯束多负责。习宋谈韦国清事甚详，未见如此顽固与中央、群众对立者也。他们还准备与之再谈，促进一步认识错误。中午看周惠与惠老。谓我幕后促其去浙江也。

下午听调配局、研究室整党汇报。

1984 年 1 月 12 日（星期四）晴

一早将《冀热辽日报》须复印者划出，交与承德来人。

上午惠老、一峰来谈，南京华东顾委小组会情况。许世友因欠帐而孤立（宴会无人与同座）。聂凤智[8]谓，只希望再不被麻袋装走。七九年（？）先念、丕显扬州之行，许家屯搞夹道欢迎等，比迎华有过之无不及。又大谈许家屯其人，连入党也搞不清，金明否认写介绍信，自谓同俞络璜联系，而俞已死。当年信则明明交与惠老也。此人大概属变色龙，“一阔脸就变”之类。

年获得平反。

[7] 梅益：（1913—2003）广东潮安人。1935 年在北平参加左翼作家联盟，1937 年加入中共。抗战期间，在上海主持《译报》。1947 年至 1949 年在延安、太行新华通讯社总社任编委、副总编辑。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局长、党组书纪，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秘书长、副院长、党组第一书记、顾问。译有《西行漫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8] 聂凤智：（1914—1992）湖北大悟人。1929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 年加入中共。参加了长征。后一直在军队任各级指挥员。中共执政后，任华东军政大学教育长，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中朝联合军空军司令员，南京军区、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军区空军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军区空军司令员、军区司令员等职。1955 年和 1990 年分别被授予中将、上将军衔。是第十一届中共中央委员，第一届中顾委委员。

杨士杰来谈，谓赵事仍捂住，组部太软，不敢硬碰。提出孙大光[9]，鹤寿搞女人，不配在纪委。

下午中宣部干部局长来谈《人民日报》人事。野苹告我，昨夜邓力群电话，谓我反对也。谈了王忍之要加注脚，以免被动。二点听科学院、卫生部、航空、核工业部三梯队汇报。提出高文化结构，打开局面者等。

夜周惠来，谈乔木在二全会后两天经济会上讲话：只同力群商量过，同耀打过招呼；现在是两军对垒形势，要站好队（谁排头，是否文革又来？）思想工作会开不开都不一定了。三大尖端，至今记得。谈万达非华线，耀邦也赞成，让转告我（万里问周，万达如何）。又谈湖南谁接，熊、焦均可，他亦赞成。又谈常委，亚勋证明起义部队为党领导（批评周礼不负责任），姜是老实人，周政不错。

1984 年 1 月 13 日（星期五）晴

一早看好关于企业班子整顿的内外二稿。

上下午都在习处听韦纯束、乔晓光汇报，情况估计差不多。整党与处遗[10]结合进行，也意见一致。乔仍是不满情绪：厅局级人事配备及对一些老同志看法，过去冷淡或伤害太深所致也。他的秘书易子仪必须离开事，习宋均严肃提出，宋尤激烈。

夜朱正、小赵来。纪念范文已弄好。

1984 年 1 月 14 日（星期六）晴

上午在习处，续听乔、韦，并工作组周、毛一起汇报。下午一起同耀邦会谈，耀邦讲了六点意见。原来在湖南所谓肃清华的影响不妥；说，是正面之意：弄不好反而抬高也。谈到柳宗元文《驳复仇议》。要用古人之意，“亲亲相仇，谁救乱乎。”夜朱正来，一起研究，觉此文同今日广西形势反对报仇并不相关也。因拟信稿。

1984 年 1 月 15 日（星期日）晴

一早就致耀邦信写好。上午到部开会，将信发出。部会谈整党问题，定春节后开始第二阶段。

下午周一峰来谈广西人事，常委中人一一评价，有的偏向乔，有的中间，力量尚不厚也。本人确有留桂之意。

何格高来，谈水电事。对钱正英之一水三核甚忧虑，计委多不赞成三峡与广东核电，美国核电似已成交，利用 TVA 等积压设备。

大胖来，略谈他的出处，自认易进入角色，愿朝领导一个局面发展。

古华、维民先后来，古出国埃及、摩洛哥，可见见世面。谈未来世界，马义作用终有消失之日。

小平批乔木人道异化长文，让理论界讨论，允许辩论，不打棍子。高校学生必读。（此行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4 年 1 月 16 日（星期一）晴

钱正英上午来部，谈水电部两副部长：陆佑楣、张凤英情况，大体可定。一水三核则不愿谈也。

---

[9] 孙大光：（1917—2005）安徽寿县人。1934 年加入中共。此后一直在国民党占领区工作。中共执政后历任大连海运学院院长、交通部副部长、部长、地质部、地质矿产部部长等职。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二届中顾委委员，1995 年离休。

[10] 处遗：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李南央注

下午听春节老同志会名单汇报。此事甚麻烦；该来没来，不该来的来了，总是难免。

1984 年 1 月 17 日（星期二）晴

上午办公会，讨论丁玲问题。两个反党集团决定未宣布撤销是作协党组刘白羽等不同意，“毛主席批的”也！被捕问题维持 1940 年结论，“申明书”事为一失误。半个多世纪考验，廿多年逆境，应当做一公正结论了。尤其七九年恢复工作后，表现甚好。

下午听宣教局和办公厅整党汇报。对部领导意见是软、浮、拖等。

复曾宪杰、王宁信。

1984 年 1 月 18 日（星期三）晴

上午韶山高菊村来，他已整理出毛主席自幼到 1927 年全部第一手资料，约 20 万字。上册已出清样，但被文献室卡住，要由他们审查、出版。而标准是：不正确的东西要抽掉。这真是天大笑话。

下午听陕西、广西三梯队汇报。人才多得很，但地市一级还有顶门杠。广西对文革过严，开始也有好处。

企业班子问题材料都来不及看。

晚上郭允中来，由中组部通知任命有意见也。

同赵杰兵谈黄梅的诗，旧体根本不行，新诗还能驾驭语言，整个保留了当年思想感情的真实状况。

1984 年 1 月 19 日（星期四）晴

上午勤政殿会，先议计划生育事。钱信忠[11]一意孤行，且播谎言，受到万里等严厉责备。最后议《人民日报》人选事。邓力群招架不及。王忍之在二中全会发言过左，耀邦、万里都谈到周惠意见，此人决不宜管报纸。耀谈到报纸不能办成理论刊物。我最后讲了三点：原五人名单不合适；报纸重担压肩，无日能卸；书生不能办报。耀邦说，书生要打引号。因而名单就全否了。

下午野苹处谈兵器部整党和于一事。

明天讲话无法准备。

夜丁玲夫妇来，略谈南京被捕事。冯达深为惭悔，但一心想让丁逃脱也。

1984 年 1 月 20 日（星期五）晴

一早起来准备讲稿，老毛病一堆材料。上午到企业整顿小组参加例会，讲班子情况和问题、意见，约一个半小时。下午听说反映［应］尚好。新闻稿也写出了。

中办电话，明天下午三点耀邦约谈。

拟明日谈话提纲：

一）希望中央生活正常（回顾当年）。

邓力群要干什么？

污染事，《人民日报》事。

对乔木认识。看法：没有管过柴米油盐，单独挑过担子，总是一支笔。有时不认帐，不能容

[11] 钱信忠：（1911—2009）江苏宝山县人。1928 年在同济大学附属宝隆医院学医，后从军国民党。1932 年脱离国民党军队投奔红军，一直从事医疗工作。中共执政后长期任卫生部部长。1981 年起担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主任，1983 年卸职。1955 年授少将军衔。

人。

二）识人之不易，关键在用人。各有局限与特点、缺点（毛的教训）耀邦自己，中组部，万里，陈与邓。

三）秘书与子弟问题，谨慎小心，注意传话。

四）科学与技术第一（专家治国），科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好大喜功问题（三峡），水利“一水三核”。

五）偏离社会主义的担心。

六）湖南问题。

七）个人愿望：《毛传》，让我索全部资料。

谈丁玲事。

杰兵告刘顺元的担心，段到上海议论耀邦改革报告事。

大局在支持耀邦，黄老（黄克诚—李南央注）同感。

下午到于刚家慰问，旋去医院看望陈德明，气急促，危殆之状。（此句写在纸页上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4 年 1 月 21 日（星期六）晴

上午高菊村、柏原先后来。

下午三点到耀邦住室，谈到六点，整整三小时，惜无录音也。

我大体按几个问题谈自己意见。

关于 81—82 年争论：

经济上讲得尖刻些，速度问题，说把住老套套、老框框不放，引起陈云、紫阳误会。

1） 生产目的讨论，并非批评什么人。

2） 翻两番，八 0 年六月，在武汉讨论，小平、赵、姚心中都无数，小平问两番？答 7.2%，力争 7%，不少于 6%。姚说只能定 6%。八一年争 5 保 4，发急了，讲了难听的话，并非搞人家的鬼。互相不能说服，于是到各省，在下面鼓气。准备十二大报告时，争论爆发。有人告状，说在下面讲了要 10%，向乔反映。于是小平找去问：

3） 不要搞重点建设？答无此事。

4） 搞高指标？未超过 7%。

5） 不要整党？答要搞，怎么个写法。实际上报告上写了。

认为六五不能快，也不应快。说这段话删去，有点泼冷水。乔找我说，学毛晚年。

二中全会后，我在三委讲话，在顾问讲：我吃几碗干饭长大的大家还不知道（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上来的，这种说法大家服气）。

当时报纸铺天盖地。去日本前，要启立给各地电话，打招呼。启立是小平看中的，问过两次，三次讲定了。此事中央都知道（外面说法很多：团中央干部）。小平保了曾绍山、李雪峰。

认为民族地区还是民族干部当一把手好。周惠通，司马义如不能任一把手，则调北京委以重任。苏联比我们处理好，都是少数民族当一把手、二把手帮。

毛主席五四年定的盘子是高岗，不满意刘、周（刘少奇、周恩来—李南央注）。高急不可待，刘周裂痕无法弥补。

邓（邓小平——李南央注）谓乔（胡乔木——李南央注）两条：党的第一支笔；不是政治家（我谈了对乔的看法）。

关于改革文章，乔在昆明，送去看了，全文很好，略有增删。结果又向邓告状，说刮改革风等等（我说，乔有不认帐之毛病）。

说乔认为力群并不会写文章，写文不让参加。我谈了对此人看法后，说对此人现在摸不透。

说自己准备八七年下来，力等也下。

六[八]五年要新上几十人，书记处还要进四十几的。下五，换五个年轻上。

要敢于实践。列宁 1920（？）讲的。这是首要问题。要打开新局面。拨乱反正，反文革，正到解放初。新局面何来正？

就是两条：毫不谋私，大事请示。地方要敢于创造，现在是创造性不足，如老的不在了，会惶惶无主。

地方要分权，不能过于集中。

秦始皇亡在转业干部，军人三十六郡分封，地方闹事。

宋朝亡在过度集中，一切集中到朝廷，将在外君命有所不从。

现在只有四件事算是有了纲：

1. 外事方针、政策有了一套。

2. 党内生活、人事：干部四化、安排老同志，准则等。

3. 农业，还在发展，责任制到专业分工，又一大发展，里程碑式。

4. 统一战线，台、港、民族、宗教，让郑必坚写宗教问题（三个月，看了历史文件，互相矛盾）。

文化部长，朱穆之四平八稳，无新局面，不活泼，不像延安（想要让胡锦涛去，我不甚赞成。那就去当省长）。

计委宋过稳，大家不满计委老框。司局长级人换一批，交流一下，有的到省去当副省长亦可。

夜柏原来，告以湖南班子看法，想刘夫生任一把手，我未同意。焦年纪大，有帐，仍熊清泉替，毛必去学习。

刘安东来，想提升当官也。杨达诗六首，毫无诗味，只有请朱正帮忙。

统一与分散管理、分散制，改革提六条（此行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4 年 1 月 22 日（星期日）晴

上午写了八幅字条，除一绝句，皆七律也。送杨弟[第]甫、袁学之、俞润泉、张志浩、胡真、潘基踬并赵杰兵。

宗彦来，为写一幅送齐白石馆复本，补题送也競夫人。

陈德明就在我们去看望的当夜去世。下午去看望于刚，特告以“项公舞剑”经过，并三小时谈话情况。情绪尚稳定。晚年失偶亦大悲也。随去看黎澍，气色更好，亦大体相告，顶住《人民日报》人事，亦小胜仗，告慰病榻之人。遇胡华[12]、李春晖。胡谈发现杨开慧传记及书信与诗，藏于夹壁。有二九年杨开明从井冈山归，告以贺子贞[珍]事[13]。杨甚悲哀，说虽去上海，亦难复园[圆]。胡的印象，海派人

[12] 胡华：（1921—1987）浙江奉化人。原名胡家骅。1938 年入陕北公学学习，翌年加入中共。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中共执政后，曾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副主任，中共党史教研室主任。文革后开始研究党史人物，主编了丛书《中共党史人物传》。

[13] 杨开明是毛泽东第二任夫人杨开慧的弟弟。贺子珍是毛泽东的第三任妻子。毛泽东到井冈山后即与贺子珍结婚，此时

物。黎说：“在拉关系”。

1984 年 1 月 23 日（星期一）晴

一早告秦川：吴兴华留湘，说省委有反映。早好说明怕笑也。看到指委会通报，湖南情况之不妙。

上午找志民谈安东事。

改干部子女文件，经我手第三稿了。上楼找研究室人一谈，如何简练、精确、生动而有文采问题，如何按内容与对象用各种文体。

下午听内蒙组织部长第三梯队汇报。一把手认为还是汉人好。夜朱维民来。

1984 年 1 月 24 日（星期二）晴

上午老同志茶话会。我讲了五分钟话：衣食足而社义兴，是非标准以富民为第一。接过耀邦在贵州的话头。

下午部办公会，讨论新上来干部职务工资补助问题。地县两级，商业部任命一副部长：华容县书养猪模范，被挡住。

1984 年 1 月 25 日（星期三）晴

早起写好致王建功信。上午将丁玲平反文件作最后修改，去掉“一种失误”句，加七九年后几句。

下午到人大会堂参加老同志茶话会，与刘祖春、刘雪初、闫子祥同桌。祖春不知世事也。闫谈知识分子入党难。

夜朱维民来，为作油画像。

1984 年 1 月 26 日（星期四）晴

昨天范岱年来，送范寿康遗著二种。收到武大有关范的讲话等件，刘道玉长信，谈武大班子。

上午听山西三梯队汇报，卢功勋谈，议及王建功情况。

下午听房维中[14]报告，经济大势又好又难也。

夜朱维民来续作画。伯村来谈人事。

1984 年 1 月 27 日（星期五）晴

上午部办公会，传达耀邦广西讲话。十点参加程绯英[15]遗体告别，去的人甚多。

下午（原日记如此，后面没有任何记述—李南央注）

夜朱维民续画像。安东来。

杨开慧自己带着三个孩子住在长沙，后被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所杀。这里所说杨开慧的资料，应该是指翻修毛泽东祖宅时发现的。—李南央注

[14] 房维中：（1928—）辽宁海城人。1948 年入东北大学学习，1950 年加入中共。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干事，国家计委研究编辑室副处长，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员，国家计委研究室负责人、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理事。是九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第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三届中央委员、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九届全国协政协常委。

[15] 程绯英：即于刚夫人陈德明。陈德明是她的本名。—李南央注

1984 年 1 月 28 日（星期六）晴

上午听首钢汇报。周冠五一言堂谓之毛主席晚年，万里支持有过火处。对计委、利改税意见，向十一万工人传达。

下午参加部文娱会，四点整党小组讨论向党群口报告。

夜朱维民续画像，可能是一杰作。

1984 年 1 月 29 日（星期日）阴

上午常流来谈水电年鉴及水电事。李鹏夫妇来，谈到计委人事，万等对宋平不满意，四平八稳。范岱年来，武大寄来范老当年珞珈山文章复印本交岱年利用。

下午看望杨达，于刚。章大姐来家，不遇。

晚朱维民来，暂时画毕。钦训来。

李鹏夫妇来。（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4 年 1 月 30 日（星期一）阴

上午看望林铁、曾志，周子健不在家，蹇大姐和廖志高。林已如孩童，不多言，想外出玩玩。曾大姐主动让出住房。蹇住一小院，锅炉工是临时的，烧煤打摆子，在屋内撒尿。大姐 29 年参加革命，一家五人全出来，两弟弟牺牲。廖住原张鼎丞家，够豪华的了，主栋楼空着，此人不知有何功劳。谈魏金水[16]、林一心[17]，个人恩怨。

下午部办公会，讨论向书记处工作汇报去年、问题与今年部署。我意要突出重点。接着又谈曹志事，如何不让外界再议论了。

夜谭伟、崔洪来谈湖南情况。曹维恭来，拟荐计委。范岱年来。

1984 年 1 月 31 日（星期二）晴

上午改好向企业整顿班子讲话等件。

下午看望李楚离[18]、步新和帅大姐。大姐心情：有话要谈，对过去某些事总耿耿于怀，对宋亦不满也。谈与许之桢系表姊弟，指腹为婚，结婚廿多天即分开。许系罗亦农介绍入党，22 年。仍谓丁玲是“叛徒”，婉言解释，必维持原延安 40 年结论。六十周年上主席台，大为不满。

苗苗媳妇来送点心，给 100 元钱与孩子不受。

夜团拜李鹏不遇，看李锡铭，谈计、经委体制，建委体制，人事等。看望杨纯，谈红十字会人事。（此段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

[16] 魏金水：（1906—1992）福建龙岩市人。1929 年参加红军并加入中共。一直在闽粤赣地区工作。中共执政后曾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副省长。是第一届中顾委委员。

[17] 林一心：（1912—2010）福建永春县人。1931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曾任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共福建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省政协副主席。1982 年至 1985 年是中共中央中纪委委员。

[18] 李楚离：（1903—2000）河北元氏县人。1925 年考入北京大学。1926 年参加北伐，1927 年转为中共党员，参加了南昌起义。抗战期间在晋察冀一带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在冀察热辽一带工作。中共执政后先后在中央组织部和人事部工作。文革后任组织部顾问。是第一届中顾委委员。

1984 年 2 月 1 日（星期三）晴

上午了结必批文件。同刘泽彭谈，谓陈元与朱佳木矛盾很大，又说陈元反映，不解我与周太和、王玉清当年旧关系竟如何，似两人对我有评论也。真是天晓得。

下午仍上班一个半小时，回家与玉珍怄气：主题还是总要以小妹（李南央小名——李南央注）来敲打。谈开去反而好些，生活小事不必闷在心中，垂老之年，实不愿再心烦也。

铁铮来谈总局事。夜曹维恭来，送双卡[19]。

夜看电视到晨二点，服眠药上床。

十二点时，窗外花炮满空，人们由衷高兴也。二十多年的折腾，总该一去不返了。过去高着：不让人们过好年。挂钉画像。

上午十点半到宋处，谈见耀邦情况，他嘱咐慎言，不再插手湖南，说耀邦感觉我讽刺他过份插手湖南。我说：毛病是好打抱不平。（此段写在上页底部和下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4 年 2 月 2 日（星期四）初一，晴

整天人客不断：陈牧天夫妇（一年一次）、魏泽同、朱维民、张大爷。黄乃夫妇，留午餐。谈薛君度，摆弄双卡。

下午李鹗鼎夫妇、罗西北、崔军夫妇（谈轻工业部派性复杂，保夏之栩，崔军谈兵部人事等）。

王鹤峯来谈中纪委人事，过去大家对鹤寿意见，无法正常工作。鹤有原则{也}无原则，反《苦恋》第一位。

夜汉雄夫妇来，谈将去青岛或煤炭部。

湖南来人，朱正托带信与腊鱼。

1984 年 2 月 3 日（星期五）初二，晴

人客如流，做不成事。上午李志民、王远来，李雄夫妇、刘延东、毛鹤年夫妇来。

下午代耕夫妇来，同代耕谈水电部班子，提及汉雄亦赞成。陈继铁来。

灼姐一家老小来晚餐，九点始归。非常疲劳。同铁铮谈山东情况。

1984 年 2 月 4 日（星期六）初三，晴

一早拟写怀念范文，材料摊开，提不成笔。胜利、小琳[玲]等来吃午饭。韩小洲、马承簾、柳如绪来谈水电人事，也赞成汉雄回水电部。钱某在水利化也。谷志瑞夫妇来，张策[20]、孟连崑等来。

下午先去看黄老，谈瑞士、比利时见闻，谓我宣传资义。关于不准党员雇工事，非常坚持，否则将失去社义性质。陈云说对此要慎重，看得更远些。刘志坚（长寿街人）来，打断谈话，老人过于激动。

在灼姐家晚餐。同铁铮谈山东事。梁不愿与苏共事，郝建秀插手青岛过深。

---

[19] 双卡：当年甚为稀罕的可以装两个录音磁带的录放机。—李南央注

[20] 张策：（1911—1999）陕西高陵县人。1932 年加入中共。中共陕甘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中共执政后，历任交通部副部长，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兼西安市委第一书记，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党委书记等职。是第一、二届中共中顾委委员。

1984 年 2 月 5 日（星期日）初四，晴

上午钱敏来谈三线调整情况，共有 2000 亿投资（包括德阳等）。基本发挥了作用在好转。老干局童某夫妇来，还带来水果挂历。李普夫妇来，对“副部级”问题，仍有牢骚。确也是一问题。下午仍是不断来人，廖季立谈半天，关于计委班子有同感：算账与写文两种人，缺战略眼光者。主张从下面企业、计经委，和大专校中选人到司局级。

大胖来，下围棋两盘。

何光伟来，说团中央新班子甚团结。

四天过去，一事无成！

1984 年 2 月 6 日（星期一）初五，晴

早晨到医院治牙。

上午处理文件，不断来人。下午整党小组谈如何转入二阶段。部办公会，讨论向书记处汇报提纲。

1984 年 2 月 7 日（星期二）晴

上午在勤政殿，习、宋、乔石召集组织部成员谈今年工作部署等。抓三梯队，省部级一二把手调整等。我问及邓陈讲话文件引言为何如此之长。乔石答当时无能为力。看来习意要我们作“汇报提纲”乃醉翁之意也：促中宣部来一次。目前被视为独立王国也：各部直接下达文件过多，陆定一时代不同意中宣部直接发文。

下午同野苹谈黄欧东告徐少甫事。同郭峰通电话。省委对黄无能为力也，希望中央派人来干预。

夜曹维恭来，简历与三峡意见。

1984 年 2 月 8 日（星期三）晴

上午部务会，讨论 1、2、3、5、6 等文件。

1500 字报告定稿。

下午部办公会讨论陈部长报告。

王芳电话，为李丰平材料事。请示宋，拟予同意。老同志间疙瘩之深！

1984 年 2 月 9 日（星期四）晴

上午听黑龙江、江苏、北京三梯队考察汇报，均青干局人，甚为扼要。也讨论出一些意见。年青人急需锻炼，不是先上党校（党校客座教授）；形成干部考察制度，聘考察员；财贷，意识形态，政法等奇缺问题；近期对象；第一批先报之省。规格化。

下午章大姐（章蕴——李南央注）谈部情况。过去关键问题在赵，及对清查办工作看法等。大姐意见：

1） 外界对组部名誉不好，决扭转。

2） 门难进，不敢讲心里话。

3） 赵事快作结论，问题快解决。

4） 张志杰使用低了。

5） 80 人中问题少者快了结。

6） 清查办做出公正评价。

1984 年 2 月 10 日（星期五）阴

上午仍讨论野苹报告。我讲了章大姐几点意见，引起关于清查办和赵振清问题的讨论。明天还得谈一次。

下午纪希晨[21]来，为支持《中国老年》刊物事。谈了发挥余热，子女教育，老干部等问题。

处理人头文件，一大堆。

五点半到 305 医院看望黎澍，谈那两位[22]，“令人厌恶”。想解决房子问题。

1984 年 2 月 11 日（星期六）小雪

五点起床，读思想一致等文件。

上午讨论野苹动员部报告毕。过去关键在赵，而报告中暂不便提出。

下午传达一波处两个文件，如何思想一致等，并耀邦广西讲话。最后我指<出>去年 36 号文件通知中之不当：放了一把火也。[23]

早晨到秦川处（他昨晨来我已上班）放火之人约他谈话，估计拉一把。准备盾与矛。交《争鸣》与我看。

夜老南[24]来，学按摩到十点。

1984 年 2 月 12 日（星期日）阴

五点起床看速阅文件。整天人客不断，断断续续将怀念范寿康文基本写出。夜范岱年来，认为甚好。请他补个尾巴。

大胖一家呆了一天，象棋数局，各有胜负。朱维民自上海回来，改画。眼睛好多了，背景如灯光，也生动一些。

张奔、韩模宁来，谈三峡，已购进 11 米掘进机，钻头的“头”耗，可以解决也。

秦川来谈与放火人单独谈话情况，果如所料，拉一把也：个人无甚分歧，关系一向甚好，绩伟也是好人之类。秦讲：应当尊重耀邦，讲团结、民主，用人问题。此人心术不正，嘱防备到底。

夜张秀山、陈伯村来，谈黄欧东之闹派性，为金铁群[25]说项。

---

[21] 纪希晨：原名松晓。河南伊川人。1937 年加入中共。1938 年赴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学习。曾任晋绥边区《抗战日报》、《晋绥日报》和新华通讯社雁门分社编辑、驻成都办事处主任，《人民日报》西南记者站负责记者，新华社四川分社第一社长，《人民日报》记者部副主任。1983 年参加创办《中国老年》杂志，任总编辑。

[22] 指胡乔木和邓力群。—李南央注

[23] 此处应该指 1983 年由邓力群起草，胡乔木修改，于 10 月份发出的中共中央 36 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转发邓小平、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的通知》。该通知说，“要着重通过学习讨论，达到统一党内各部门对精神污染严重危害的思想认识。”李锐认为这个“通知”是邓力群放了一把“整人”的火，明着是批判王若水和周扬的关于社会主义异化和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关系等问题的观点，实际是对着胡耀邦去的，认为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李锐在 1983 年 11 月 4 日和 5 日的日记中就此看法都有记述。下一行和 2 月 12 日日记中所说“放火之人”，应该指的是该“通知”起草人邓力群。—李南央注

[24] 老南：刘澜波原来的司机。—李南央注

[25] 金铁群：（1917—）河北冀县人。1936 年加入中共。抗战时历任中央党校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西北党校教育长、延属地委宣传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松江省民政厅厅长、省委宣传部部长、民运部部长、省委常委、东北局组织部秘书长。中共执政后历任鞍山市委书记、本溪市委书记、辽宁省政策研究室局级调研员。1981 年后任辽宁大学党委书记。

1984 年 2 月 13 日（星期一）晴

上午柯兰[蓝]来，与之谈上海不检点事。承认无头信是他写的，同当时人事形势联系，谓草婴[26]想臭他。嘱写一交待材料。

任穷同志十点半来，同野苹与我谈“文革”当年事，如何奉命站出支持一派，如保护欧阳钦住到空军医院（请示总理，江青等打圈）及主席如何点李井泉名、刘澜涛名（西安多反革命？），因未与江青握手（患感冒），女妖拍桌，从而挨斗，后又传说未传达“林为副统帅”事。

黄欧东之闹派性，应建议一波找他来京一谈。

下午讨论向书记处汇报提纲。

夜刘老夫人刘梅来，恢复工资事实无法解决。

1984 年 2 月 14 日（星期二）晴

上午部务会，讨论老干部离休后生活待遇文件，职务管理名单。

下午人大会堂听吴学谦外交报告。外交走上了一条宽广大道，独立自主，不卑不亢，游泳于大三角与欧亚美大陆大海之中。

夜范岱年送来一个大尾巴，文章就好写完了。刘云鹤夫妇来，为定过去级别事。

1984 年 2 月 15 日（星期三）晴

晨四点半起床。范文大体就绪。

上午同张海峰长谈，对湖南人事看法。他认为万、孙应调出，毛、熊可合作，毛可作党代会以后动。

下午柯兰[蓝]来，即承认无头信是他写的。嘱写一交待。

夜大胖、小赵来。谭伟来谈湖南事，到十点半。

1984 年 2 月 16 日（星期四）晴

范文一早交秦川。说乔木写了新诗交周扬，二个战士合作得更美丽了[27]。

上午同谷景生谈黄欧东告状信事。看法一致，请他与郭峰研究，由联络组与省委解决。如必要可请一波处找黄来京一谈：老同志再不要闹派性了。

钱永昌来谈海运总公司问题，关于远洋船政委问题，应一长制，公司应短小精干，讲效益。同经贸部矛盾，先妥协后，合并后再进一步解决。

下午黄知真来谈湖北人事。韩宁夫对过去班子调整事，耿耿于怀，藉黎韦事发泄对丕显不满（“资级政客作风”），王定国不安定因素。关广富无此经验。发脾气不对，要先支持，后帮助（同野苹一起谈的）。

林肖侠等来谈柯兰[蓝]事，将材料交他们处理。

---

[26] 草婴：（1923—）原名盛峻峰，浙江宁波人。俄罗斯文学翻译家，2006 年被俄罗斯作家协会吸收为名誉会员。先后担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上海市翻译家协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等职务。并是华东师范大学和厦门大学的兼职教授。

[27] 参照 2 月 11 日和 12 日两天日记，李锐记述有邓力群找秦川谈话，拉拢秦川；此处记述胡乔木写了诗给周扬；李锐这里的意思是邓、乔二人对人又打又拉，彼此合作得很好。—李南央注

夜康晓[28]夫妇来，谈外交部人事，主要是对宫达非[29]有意见，听信亲信之言，自己退下来认为主要是宫的看法。

1984 年 2 月 17 日（星期五）晴

早晨到医院治牙、治腰痛，受凉所致。整日用热敷。

上午讨论 22 企业调查报告稿，写得颇好，大家意见一致，赞成抓紧四化、高文化结构。同意到经济工作会议再去讲一次班子问题。

下午陈璞如来谈铁道部人事，完全同意我的提法，铁路系统人才济济，太老化了，上上下下都应大换班。

1984 年 2 月 18 日（星期六）晴

简直没有时间处理日常公文，招整党四人小组谈第二阶段做法。

同启立通电话，谈三峡事。

下午野苹动员报告，讲了三个半小时，太啰嗦了。有好几位七、八十的老人在座。

王申生从上海回来。朱正自长沙回，带来琬姐、冰封、柏原、叔河大批食物，腊鱼、狗肉等。

1984 年 2 月 19 日（星期日）晴

一早起来看“22 企业”讲话材料。星二下午要去对 800 人讲话。翻看“新产业革命”讨论会资料。人客不断。小琳[玲]、胜利和朱维民来。

下午蔡若虹来，介绍给胡昭衡才打发走。代耕来谈三峡事，国务院实已拍板。建南电话谈三峡。柳晓昂来，郭佩珊夫妇来。

五点半到李普家，同于刚一起吃狗肉宴（狗肉之交异样亲）。漫谈甚欢。

1984 年 2 月 20 日（星期一）晴

四点半起来，看钱正英报告并三峡资料。上不上书呢？

同小赵谈去湖南事。

整天翻看有关资料，准备明天讲话。这才叫做“自讨苦吃”。

同华峰等谈去上海查实赵振清问题材料，切记勿卷入新旧是非之争。

1984 年 2 月 21 日（星期二）阴

仍一早起来准备材料。老毛病，看得越多，越舍不得去掉，可以讲一上午也。

---

[28] 康晓：山东招远人。1939 年入胶东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历任青年团淄博地委书记、山东省委宣传部部长，山东省团校校长，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外事政治部办公室副主任，驻几内亚大使馆参赞，外交部政治部副司长，驻法国大使馆参赞，驻几内亚大使。

[29] 宫达非：（1917—2000）山东莱阳人。1934 年毕业于省立烟台中学。1938 年参加中共，先后任胶东八路军五支队政治部宣传干事、组织干事、《大众日报》编辑、记者；新华社鲁中分社社长兼总编、鲁中南分社社长等职。中共执政后，调入外交部，历任驻缅甸使馆一秘，外交部西亚非洲司专员、副司长，驻摩洛哥使馆参赞，驻伊拉克、扎伊尔大使，外交部部长助理兼办公厅主任，外交部副部长、党组成员、顾问。

中午送饭，才得以将材料一大堆理好。下午到京西礼堂，曾大姐、李瑞山、赵荫华等陪同。两个小时，关于四十左右必须尽快提拔问题，算是给人以较深印象。

1984 年 2 月 22 日（星期三） 小小雪

上午办公会，谈对照检查事。安排一周三个下午。大家谈杨、赵之争。

下午野苹谈，曾与赵谈过偏右，建议赵到组部。他曾向耀邦推荐，未予同意（毛铎谈过干校打小报告，谓此种品质不宜在组织部）。我补充，可能是华国锋渠道也。

夜朱正来。

1984 年 2 月 23 日（星期四）晴

上午于一谈了三个小时，详谈同张珍关系，自己情况没具体讲。告以先高姿态，作检查：文革情况，团结问题。

下午听三省市小传汇报，插话甚多。

每人 500 字，也要跃然纸上也。

1984 年 2 月 24 日（星期四）晴

上午部办公会。总公司干部待遇件未通过，只能仍维持现状不变。通过“汇报提纲”。

中午帅大姐请吃饭，有于刚、曹瑛，漫谈到二点半，并照相。难得欢聚也。

刘肃来谈，摸底下不下。告以他不在拟动之列。说何竹康没管过工业，专门搞计划时间长。

下午任小彬[30]来谈，警告我不要树敌太多。组部应是各方都能接受的人。今后矛盾可能在何载，此人好表现自己，如此次下去调查，报告向上散发。

夜请曹维恭夫妇吃饭。

1984 年 2 月 25 日（星期六）晴

早晨送腊鱼等到章大姐家。

上午听四川三梯队汇报。有可入藏对象，一半多理工的，财贸等仍少。

1984 年 2 月 26 日（星期日）晴

八点半到部里扫地劳动一小时，满身尘土。玉珍劳动不止一小时也。回来洗澡、洗头，颇感舒适。

朱正改于刚诗稿。

1984 年 2 月 27 日（星期一）阴

徐少甫电话，李铁映下放事，又谈到自己处境，嘱放心工作。下午郭峰电话，仍要中组部去人，以便讲话。黄欧东在顾问组表态，有干扰省委人事事。

下午参加经济局企业处对照检查会，提了许多整改意见。企业干部不愿退休，乃待遇未定也。

《陈云文选》文材料已定，仍请朱正先作一草稿。两人凑一杂文：“小议真实性”。

雪初电话，派人去查王安义事。吴兴华文，黄道奇电话嘱迟交，而这边要早发也。

[30] 任小彬：时为中组部部长陈野苹秘书。—李南央注

范文如期发表。

1984 年 2 月 28 日（星期二）晴

早晨将杂文《真实性小议》交秦川。

下午办公会成员听野苹对照检查，一般都谈到了，不深也不具体，真是个好人，忠厚之至。

夜翻译小袁来坐了二个多小时，无任何事情，真是无可奈何。古华来谈出国感想，瑞士百年前破坏森林，灾害频烦[繁]，而严格立法，五十年始恢复。认为画图已画好了。摩洛哥的面包、埃及的大饼（一美元一百个），廉价保证。但我们还无代价援外！摩的柑橘又大又好又贱。

1984 年 2 月 29 日（星期三）晴

上午抓紧办批件。何载调查稿提意见。

孙国治问题野苹未让转整党办，只让口头通知，乃是防习有意见也。而一波处也是王安义检查组让习批。

雪初兴趣仍在湖南，催王安义检查组去。

杰兵告黄老只嘱：已过退休生活。

下午参加经济局六局处级干部座谈会，听取对部领导意见。

野苹处谈几个具体人事。孙、肖调河北、山东，陈俊生调内蒙等。

夜朱正来。读“陈选”文基本可用。

十四册

1984 年 3 月 1 日（星期四）晴

上午约干部子女十人讨论子女教育文件。发言者都有水平，也都朴实，印象很深。多赞成此件，少数人不赞成。认识李新时[31]，果然较狂妄。

下午办公成员续对野苹提意见。

夜大胖来。准备读《陈云文选》。朱正稿利用摘要甚好。与大胖谈定去电子部干部司。

1984 年 3 月 2 日（星期五）

一早起来改《尽快起用一代新人》，大部分要重写，写千余字。

上午部务会，讨论耀邦关于黑龙江法学所批示，以此起草一全面改进各行业领导班子的文件，包括各级组织部改进岗位责任制与人事制度两件均通过报书记处。一改过去拖拉时间作风。

印刷厂搬家亦定，司局长派车接送亦定。

汉夫[32]告西藏会，耀邦对阴法唐[33]讲话不得要领，甚不耐烦。明年二十五年，究竟办成几件什么事，

[31] 李新时：其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李中权，本人是陈元和刘泽彭的好朋友，曾任司法部常务副部长李运昌的秘书，后到光大公司任职。—李南央注

[32] 汉夫：张汉夫（1930—）陕西绥德人。1944 年加入中共。曾在绥德专署工作。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巡视员，高教部机关人事处处长等职。文革后曾任中组部党政干部局副局长，地方干部局局长，人事部副部长等职。

[33] 阴法唐：（1922—）山东肥城市人。1938 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共。后在军队做组织、政治工作。参加过淮海、渡江、西南等战役和进军西藏。1952 年后，历任中共西藏江孜分区工委书记兼西藏军分区政委，西藏军区、福州军区政治部主任，济南军区副政委，成都军区副政委兼西藏军区政委，中共西藏自治区区委第一书记、自治区第三届政协主席。是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1988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每年五亿，总要增点光彩。

下午蒋南翔来，谈党校内部杨家将、林家铺子两派之争。杨献珍[34]仍在攻艾思奇[35]（吴亮平[36]劝度量宽些，艾是好同志），内部攻他的正规化。

夜王匡来谈香港事。文化部拟让他去北京图书馆。

留朱正抄文。

1984 年 3 月 3 日（星期六）晴

上午开第二次子弟会，几乎一致不赞成发此文件。孔丹[37]、秦钢[38]讲得很尖锐，基本观点是反而引起特殊化，都不愿承受这个“干部子弟”身份，好、坏，都麻烦。

复钟叔河、俞润泉并乡巴佬[39]信。

下午修改文章，讲话稿亦已打印好。

夜看文件，观电视。

1984 年 3 月 4 日（星期日）晴

整天改《尽快起用一代新人》稿和经济工作会议讲话。后者请朱正帮助剪贴抄清。

克力更[40]来，介绍两个蒙古三梯队，谈周惠进取魄力尚不够。

1984 年 3 月 5 日（星期一）晴

上午听曾志讲整党体会，介绍耀邦最近一些讲话。

整天改稿，大家意见收回，文章总是集体改的好。但须有主见，不然无所适从。

明天要对照检查，略作准备。

---

[34] 杨献珍：（1896—1992）原名杨奎廷，曾用名杨仲仁，湖北郧县人，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毕业。1926 年加入中共。1945 年起任延安中央党校教务处第一副处长，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副校长，中央中央马列学院教育长。中共执政后，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党委书记兼校长。1962 年因提出“合二而一”，挑战了毛泽东主张的“一分为二”哲学观，受到全国报刊的公开批判。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共第一届中顾委委员。

[35] 艾思奇：（1910—1966）原名李生萱，云南腾冲人，蒙古族，哲学家。1935 年参加中共。中共执政后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著有《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

[36] 吴亮平：((1908—1986）笔名吴黎平，浙江奉化人。1925 年入前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 年参加中共。1929 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参加了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央局宣传部长，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37 年受王明打击，撤职改任《解放》周刊编辑。1939 年和艾思奇共同编写《唯物史观》。中共执政后主要从事经济工作。文革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小组成员、中共中央党校顾问、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第一届中顾委委员。

[37] 孔丹:（1947—）江西萍乡人。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北京四中高中毕业，文革后获社科院研究生院经济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历任国务委员张劲夫秘书，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党委书记等职。

[38] 秦钢：（1936—2010）江苏无锡人。父亲秦邦宪（博古）。生在延安。1956 年加入中共。1962 年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飞行器机械设备专业。回国后历任北京航空学院（现航空航天大学）教师、试验室主任，院轻小型飞机开发公司经理。1988 年任海南省开发建设总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海南物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39] 乡巴佬：指杨第甫。—李锐注

[40] 克力更：（1916—2012）原名成以博，又名云福林。内蒙古土默特右旗人。蒙古族。1937 年加入中共。曾在国民党政府军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41 年赴延安。历任延安民族学院教员、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宣传部部长、中共呼纳盟委书记。中共执政后，历任内蒙古自治区监委主任、工业厅厅长、自治区区委统战部部长、自治区第三、四届政协副主席、自治区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自治区顾委副主任。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1984 年 3 月 6 日（星期二）晴

一早将文章交与秦川。金树望来约到编制会讲话。

上午处理文件，看江苏三梯队小传。

下午对照检查，我讲了不到二小时。从家庭讲起，介绍李锐其人：首先谈为什么一生没有“左”过；知识分子的特点，独立劳动者，孤芳自赏的好处和坏处；认定之事一干到底，决不息事宁人；长期文字工作的积习，好处和引起纠纷；深入群众不够等等。为什么来中组部，不愿再次（第四次）拒绝陈云同志之命。中组部负责人应当是特别谨慎、细心、周到、耐心之人，而我非其才，甚至其反。树过敌（水利部人），等等。

夜灼姐来，住此。

“真实性”小议发表，与朱正合作也。湖南大概会发现的。

1984 年 3 月 7 日（星期三）晴

上午续对照检查。大家对我提意见毕，肯定者过多也。不足之处：有时有急躁，不够全面，组织部长身份不同，说话应更谨慎（我自己介绍了对湖南来人说“农民专政”事）。

下午处理文件、小传，同整党小组谈对照检查事。开局长小会，收回专案人员名单等。

1984 年 3 月 8 日（星期四）晴

上午邀山西、安徽、黑龙江、江苏等七省组织部长等座谈本部通知稿，如何贯彻执行耀邦对黑龙江法学所批示。一致赞成。安徽对落实知分政策抓得甚紧，有些好的作法。

下午照华对照检查，谈历史过程，甚一般化。大家闲谈文革。

小彬告我政治局会议文件陈云批示陈楚平[三][41]信件，乃八二年在玉泉山时志民约写者，我不及看而退还。如何到朱佳木手中，则不清楚。大概小刘（刘泽彭—李南央注）所为，小彬甚有看法。不及详谈。

夜偕玉珍到怀仁堂观豫剧《金鸡引凤》，笑声不断的喜剧也。

1984 年 3 月 9 日（星期五）晴

整天讨论中央、国务院调整名单。介绍曹维恭到计委。

小彬进一步将情况告我：小刘有野心，拟告我状，不宜在此工作。三全会将谈乔、邓精污之事，必须记住此教训，不能轻信轻言也（野苹谓我心直口快）。得慢慢回忆同小刘所谈范围，有无太出格之事。似未越出乔、邓二人，主要还在后者（谈这些不知如何是好）。

夜二妹来，为新技革命讲座出书事。

---

[41] 陈楚三：中共早期烈士陈潭秋之子。文革中是清华大学“四·一四”派负责人之一。父亲李锐回忆，当时为了了解文革时大学生的情况，请陈楚三写了一份清华大学文革材料，不知如何转到陈云那里，让他误解为李锐要启用文革中的红卫兵。10 月份李锐被陈云批示自中组部退下来后，从习仲勋跟他的谈话中方得知，“陈楚三事”也是陈云希望他离开中组部的原因之一。廿一世纪第一个十年末，人过花甲的陈楚三找到李锐，李锐才知道陈云的批示令陈楚三在那之后的人生命运极为坎坷。据李锐说，后来陈云知道陈楚三是陈潭秋之子，对自己的批示有些后悔，但也未做补救。批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曾向父亲询问，他已不记得。我向任小斌和陈楚三本人询问，他们都没有回应我。陈楚三著有《人间重晚晴》2017 年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李南央注

1984 年 3 月 10 日（星期六）晴

上午听钱学森报告，关于新技术革命的基本认识，约二千人听讲，司局以上。这样对重视知识与知识分子大有好处。

下午整党小组会，四个局级干部文革时情况，胡景发相当可以，如此对待一个老同志的被诬告。

五点半到八点同朱佳木长谈三峡事。陈认为无把握，仍可提意见，给小平写。陈楚三材料件情况弄清，与志民无关，是小刘交陈处的，还未弄清摘要及评语产生经过。讲了他自己在人民大学文革初期情况，说根本没有反过郭影秋[42]（也是有人想把水搅浑）。我谈了为何没让陈元到市里[43]（朱不同意干部子弟单独立案，这一代同老一代出生入死不能比）。又谈到小赵：肯定鹤寿，王又新[44]判断，以高干子弟自居。谈对邓力群看法，正派，不想做官之人。叹息王忍之接不成理论班。

1984 年 3 月 11 日（星期日）晴

朱正帮助复了二信。

上午薛君度来，留文章让我评分。此人过俗，名利太重。

下午同二妹、王申生、玉珍游圆明园。万园之园，感慨万端。在灼姐家晚餐。

1984 年 3 月 12 日（星期一）晴

准备明天讲话材料，白天挤不出时间。

上午李冰来谈赴辽宁处理黄欧东告徐少甫事。参加经济局检查会，听胡景发讲，关于彭涛专案过份情况，认识不够。

下午照华检查毕，可说浮浅，提意见也是表扬者多。我谈了青年团干部必有实际锻炼，三次坚持高勇到青干局事。

夜小米送报纸交大报导。

1984 年 3 月 13 日（星期二 ）阴

一早起来准备材料，此是惯例，临时抱佛脚也。

上午到编制会议，讲了两个半小时：机构改革、县级改革。

下午曹志检查，讲文革过程，告状者有妒嫉者，有不明真相者。

1984 年 3 月 14 日（星期三）夜小雪

上午处理文件，李冰来谈去辽宁事。朱佳木电话，已告中指委[45]，陈楚三致志民原件不印。三峡事

---

[42] 郭影秋：（1909—1985）江苏铜山人。原名玉昆，又名萃章。1932 年毕业于江苏教育学院，1935 年加入中共，从事中共地下工作。后在山东微山湖一带发动组织抗日，任湖西军分区司令员。后分别担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军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等职。中共执政后曾任云南省省长兼省委书记，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63 年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文革初期曾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后受迫害。1983 年任人民大学名誉校长。

[43] 此事参见《李锐日记第 13 册》1983 年 9 月 28 日日记和注释 39。-李南央注

[44] 王又新：（1912—2002）河北遵化人。1939 年加入中共。曾任军委办公厅机要秘书处副处长，军委顾问黄克诚处秘书，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委员，中共十二大选任为中纪委委员。前边所说小赵即是黄克诚的女婿赵杰兵，此时在中组部青干局任职。—李南央注

[45] 中指委：中共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1983 年 10 月 11 日至 12 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一致通过

有人民来信，我的意见已告陈云同志。

下午参加青年局听志民、泽彭检查。认识新来几位高晓红等，漫谈派人去深圳任组织部副部长。

一早秦川来，谈李洪林[46]反击，不予打印。夜送来材料。

1984 年 3 月 15 日（星期四）阴

野苹生病，十点参加书记处会，侨办班子没通过，何英[47]不能退而复上。科学院班子也老化，勉强通过。对组织部大加批评：保守、不大胆。告诉野苹：魄力不大，组织部要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打冲锋、打头阵。附带问了戴季英[48]问题，可以承认是党员，不要编入支部，生活待遇从优。

干部子弟出国自费不准，要解放，90%不回来也不要紧。

下午曹志检查完毕，大家谈了研究室，工作如何更加强。

夜彭泊女儿彭尔立来，为父亲落实政策事。

看完李洪林的申辩材料，如此挨整实在不应该。

1984 年 3 月 16 日（星期五）阴

九点整党小组会，谈王红等二人问题。严重程度近三种人也，迫害老干部，引起公愤，四五年党员，文革前县书。

十点下十二省市联络组成员会，双重身份，中组部特派员，将来有连续性。接受成果，熟悉人事，着重讲了注意组织部自身建设，如何打头阵、打冲锋。

下午张彬来谈补政协委员事，小姐（指钱正英—李南央注）当年风派正在挨批。冯兰瑞来持人民日报信，应内部出人才也，谈邓部长[49]整人事，马列所几乎被撤销故事。马洪亦无威信，马克思纪念会讲话，捧周扬后又说讲了违心的话。

1984 年 3 月 17 日（星期六）晴

上午听马洪讲新技术革命背景材料，颇为丰富。同他谈吴明瑜问题，同意到技经中心安排。

下午对照检查会，白治民同志一次毕，很标准的老组织工作者，自己要求是严格的。到野苹家看望，谈小刘工作，去青岛不合适，可任县书，也同意子弟问题，影响父辈。

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号召全体党员积极参加整党，实现党风根本好转，把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推向前进”。胡耀邦任主任、万里、余秋里、薄一波、胡启立、王鹤寿任副主任。1987 年 5 月 26 日至 30 日，全国整党工作总结会议在北京举行，薄一波做了题为《关于整党的基本结束和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的报告》，宣布历时三年半全国整党工作基本结束。报告透露，开除党籍的共有 33896 人，不予登记的共有 90069 人，缓期登记的共有 145456 人，受留党察看、撤销党内职务和向党外组织建议撤销党外职务、严重警告、警告等党纪处分的共有 184071 人。

[46] 李洪林：（1925—）辽宁人。1946 年在西北农学院上学时入党。曾任教於西北师范学院，1956 年起在中共中央从事理论研究工作。文革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为《读书》创刊号写文《读书无禁区》，1983 年“清理精神污染”运动中因此文被免去理论局副局长职务，后在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的邀请下赴福建省任省社科院院长。

[47] 何英：（1914—1993）广东乐会县（今海南琼海）人。1930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长期在外交部工作，曾任驻蒙古、坦桑尼亚大使，外交部副部长，华侨委员会副主任。

[48] 戴季英：（1906—1997）又名继英，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26 年加入中共，1927 年参加领导黄麻起义，参加了长征。到达陕北后，曾主持对红 26 军领导人刘志丹等的“肃反”行动，主力红军到达陕北后因之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中共执政后，曾任中共开封市委书记，1952 年被开除党籍，当年 2 月 22 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中共河南省委员会关于开除戴季英党籍的决定》。1984 年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予以平反，恢复党籍和省级干部待遇。

[49] 邓部长：邓力群，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夜丁玲夫妇来长谈到十点半。55 年反党集团事，对周扬看法：嫉妒，如两次去莫斯科，只挂丁像。作家们找丁，对周较冷，他们一帮人从来没写过有关鲁迅文，同冯雪峰结怨影响。

1984 年 3 月 18 日（星期日）阴

上午赵东宛[50]来谈吴明瑜事，科委内部甚反感，此人飞扬跋扈，目无余子，走上层，毫不作自我批评，反诬别人诬告。同意调出，但怕方毅不允。谈方毅大事不管，小事不问，秘书电话联系，甚感苦闷。下面责软，想离开科委。整党意见，为何 69 岁不退？一夜未眠。

陈希来，为要房子。大胖来。

黄乃夫妇来玩双卡录音机。

小赵（赵杰兵——李南央注）来看冰封信。谭伟对熊、刘、黄之看法：政客也。

下午到灼姐处，同铁铮谈山东情况，颐和园散步一小时。

1984 年 3 月 19 日（星期一）晴

上午书记处会，讨论侨办工作，世界有三千万华侨华人，1800——2000 亿资本，人才更是济济，但多年来“海外关系”为罪！廖晖[51]汇报印象甚好。最后终通过即由其任主任，垂帘听政者调出。

下午吕枫[52]对照检查，谈到中组部当年白城子干校搬河南时的站台会，几至泪下。

1984 年 3 月 20 日（星期二）晴

上午部务会讨论生活福利边整边改，为两个研究生{三}间房子问题，我疾言厉色，说中组部要带头落实政策。官健平必须清除出党亦通过。

下午到中科院计算机所参观，看 757 机，1959 年我们在日本之前！

夜朱正带来《怀念十篇》。

1984 年 3 月 21 日（星期三）晴

八点到医院，治牙；头隐痛，神经科诊断为神经根炎（耳后），理疗；查血色素等。

上午处理文件。林汉雄来谈，想去水电部。

下午同李鹏电话，汉雄去水电事，让代耕亦向钱正英做工作。

三点李{贝}安、王铁铮来谈山东情况，青岛班子希中央派一二把手。梁苏关系，苏对梁李原不认为是左膀右臂也。

夜崔军、谢绍明来，谢谈方毅领导方式及吴明瑜问题，项目科委，秀才计委。

---

[50] 赵东宛：（1925—）河南南阳人。1940 年入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翌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曾任抚顺重型机器厂厂长。1958 年毕业于苏联重型机械研究院，同年回国，历任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厂长兼总工程师，第一机械工业部局长、副部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兼国家计委副主任，劳动人事部部长，人事部部长。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三届中央委员。

[51] 廖晖：（1942—）广东惠阳人。廖承志之子。1965 年加入中共。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毕业，之后至 1983 年在解放军中任职，最高至副团级参谋。1983 年廖承志逝世后，调至国务院继承其父亲侨务办公室副主任职位，1984 年任主任。后为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2003 兼任全国政协第二副主席。是中共第十二至十七届中央委员。

[52] 吕枫：（1927—）河北卢龙人。1945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曾任迁安县县长。后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机械工业部三局干部处处长。1985 年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89 年任部长，1994 年交卸部长之职，由副部长张全景接任。

1984 年 3 月 22 日（星期四）晴

八点到医院理疗。

上午廖晖来谈侨办班子。周惠来谈内蒙古人事。乌兰夫[53]一家，夫人谓现在是周惠布赫[54]集团。

下午先到翠明庄参加鞍钢班子调整会，三点部务会传达启立、一波讲话，我宣读曹志文件。

夜周惠来吃饭，儿子惠小兵谈马洪作风，窃别人成果，技经中心青年为之服务。社科院长选举时之“厕所政变”。

1984 年 3 月 23 日（星期五）晴

早八点到医院理疗。买书。

九点部务会，讨论几个文件，外事局管退休夫人出国待遇，实可不必。

十一点到郝建秀处听她谈青岛班子意见。

下午整党小组会，总结前段工作，确定下周开会作个部署。

夜曹国智来，带来湖南一批信件。

1984 年 3 月 24 日（星期六）晴

上午听宦乡[55]报告。世界经济形势与新技革命，此公能掌握第一手资料，同外国人交谈，直接看报刊，对毛甚不恭敬，几次挖苦大跃进。

下午整党小组会未开成。野苹处谈洪久成[56]事，这也是一个典型拖例。为交通部、邮电部班子同启立、李鹏电话。

夜朱维民来，久坐奉陪。介绍去找浦安修为画彭总像。

1984 年 3 月 25 日（星期日）晴

改编制会讲话稿。

雪初来谈湖南事。同建南电话，刘久成应调出。

下午看中日女篮比赛，一边倒也。

---

[53] 乌兰夫：（1906—1988）曾用名云泽，蒙古族人。1925 年加入中共，同年进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 年回国后在内蒙西部地区从事地下工作。1941 年夏到延安，任延安民族学院教育处长。1945 年回到内蒙工作，先后任绥蒙政府主席、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兼政委等职。中共执政后，历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中共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83—1988）。是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政治局委员。

[54] 布赫：（1926—）蒙古族，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人，又名云曙光。1942 年加入中共。1939 年至 1946 年在延安陕北公学、延安大学民族学院学习。后长期在内蒙古工作。文革后期开始历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党组书记兼自治区文联主任，自治区文委党委代书记、主任。中共包头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国家民委副主任，呼和浩特市委第一书记、市长、警备区第一政委，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区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是第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

[55] 宦乡：（1910—1989）贵州遵义人。1932 年上海交通大学肄业，后留学日本、英国。回国后进入报界，1948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历任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部长助理，驻比利时、卢森堡、欧共同体大使，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

[56] 洪久成：（1926—）湖南塘湾乡人。时任中组部干部。著有《革命先驱瞿秋白》一书。

1984 年 3 月 26 日（星期一）晴

上午野苹处谈西藏人选，管经济的以及一把手接替者。下午书记处听统战部、办公厅等陪同西藏来人外出参观时沿途听到的反映：有所触动，下面（地县）震动甚大，而区党委则仍无动于衷，斤斤计较，委曲情绪，不承认“左”（只是有“左”影响，反引起右的软弱也），不能接受《纪要》的批评，耀邦结语：不通就不通，再等待，利用这次会再上下夹击；班子暂不动，只去经济咨询人员，要稳定局势。仲勋甚不满。

与志民、泽彭谈三梯队考察组长人选。小刘告朱佳木拟离去，似是与陈元难以相处下去。

夜曹国智、郭建来谈湖南事。关于王安义三件送中指委。

1984 年 3 月 27 日（星期二）阴

八点到医院补牙，小高大夫甚仔细。

王浩、法陶来，谈广西孙鸿泉问题。钦州地书呆不住了，乃乔晓光支持，而为广大干部所不容。向耀邦写信，原系省团书，王照华批：有毛病有能力。又找党政，调配两局会谈，弄清经过。下午到乔石处，林涧青在，同孙一谈，实在无此必要也。此人表达不清，为自己辩护也分不清轻重，告他回去整党作出鉴定。有一简要介绍先交乔、林一阅。

夜曹维恭来告别，TYA 核电站台湾人没看上也。林祥威来，家中无法读书。

丁玲强赠负氧离子发生器，如何是好！

1984 年 3 月 28 日（星期三）晴

上午西藏座谈会通过《纪要》。纲领性文件。耀邦最后讲话：思想是否真通，仍有担心；大家支援，西藏五六年内先富起来。第一次参加草坪照相。

下午听湖南、山东、安徽三省三梯队汇报。指出《湖南日报》三月十一日头版文章设置障碍。

1984 年 3 月 29 日（星期四）晴

《一代新人》文发表后，收到不少读者来信，可谓反映［应］强烈，都是当事人，认为说了他们心里话，补充了许多情况与意见。

十点看《第三个浪潮》录像片，提出问题与设想，逼迫人们思考与对策。

下午对照检查会，听伯克谈一生过程，坎坷廿多年，云南“放走李弥[57]”！

1984 年 3 月 30 日（星期五）晴

上午讨论三种人补充通知。关于“笔杆子”问题我讲了一通意见。此节应予充实。大家都以为然。估计粉碎四人帮后历次清查，“三种人”全国约十万人左右。续收到“一代新人”文来信。

下午向章大姐处汇报整党情况，认为从上而下检讨应与群众见面。

每天只能挤时间处理文件，办人事。

江泽民来谈陈云约见情况，三次提到陈元归队问题[58]，又谈及王震推荐任计算机局长事，以及唐克

[57] 李弥：（1902—1973）字炳仁、号文卿。云南腾冲人。黄埔四期毕业。抗战时入中国远征军，打响松山战役，因功升任第八军军长。淮海战役时任十三兵团司令官，奉命支援黄百韬部未果，经激战十三兵团全军覆没，李化装逃到山东潍县、青岛、乘海轮赴南京、上海。1950 年率部撤往缅甸、老挝、泰国交界地，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继续带领云南反共救国军与中共对抗。1954 年撤抵台湾。1973 年病逝于台北。

[59]插手王之提升事。干部子弟是一大问题也。

夜小妹来，也谈及中宣部谣言。[60]

刘汉生[61]来谈王林并水电部整党事。

1984 年 3 月 31 日（星期六）晴

上午听吴明瑜讲新技革命与对策，此人综合能力甚强也。任穷亦去，大概也是想了解其人。

下午解决劳动部与科委间移交科技干部局事，焦善民[62]颇有意见，为之疏解，关键在社科干部也端过去，中组部必新成立一局以调节矛盾。

李铁铮女儿送来文章、信件，真是忙人揽忙事。

人头批件积压盈尺，怪了小米几句。

夜朱维民来，关于过份傲慢，狠狠批评了几句。灼姐为赖亚力[63]住医院事来。

准备明天童大林开的座谈会讲话。

1984 年 4 月 1 日（星期日）阴，下午雨

上午到教育部参加体改会等座谈会，听天津新港船厂厂长王业<众>谈该厂情况。真正的厂长负责任，己正而能正人也。我也讲了几句关于知识分子与调整班子要高文化结构。吴明瑜等亦在座，给了我一个关于三峡的条子，是否“迎合”我？

下午到万寿路招待所接待董寿平[64]、王避举等十来位老书画家。为新楼挥毫，并晚宴。平生第一次观画雅会也。

夜到体育馆观中澳女篮决赛。

1984 年 4 月 2 日（星期一）晴

李铁铮文一早送与秦川。谈到研究室内部已有人揭开（林子力，林涧青弟）。冯兰瑞上午来谈一小

---

[58] 陈云找江泽民谈话提到陈元归队问题（陈元清华无线电系毕业，此时因北京市委选举落选，另寻去处），江泽民疑为陈云欲用陈元替换他任电子工业部部长之职，不知如何应对，找到我父亲李锐。父亲对江说：此事我替你挡住，不用担心。—李南央注

[59] 唐克：（1918—2013）江苏盐城人。1938 年参加新四军，同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副局长，石油工业部地质勘探司司长，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冶金工业部副部长、部长，石油部部长等职。1987 年 9 月后曾任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董事长。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60] 那时有谣传：李锐将调任中宣部部长。——李南央注

[61] 刘汉生：（1910—2008）河南安阳市人。1927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历任铁道部政治部副主任兼铁道兵政治部主任，中共唐山市委、唐山地委第一书记，地质部、电力工业部副部长等职。是中共八大代表，是第十二届中共中纪委委员。

[62] 焦善民：（1909—2008）河北馆陶人。1936 年加入中共。1937 年入延安抗大学习。中共执政后，曾历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四部主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处长，建筑工程部部长助理，建筑材料工业部副部长，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纺织工业部、轻工业部副部长，国家人事局局长，劳动人事部副部长等职。是中共十二届中纪委委员。

[63] 赖亚力：（1910—1994）四川内江人。1934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38 年加入中共。曾长期任冯玉祥秘书。中共执政后，历任外交部秘书处处长、办公厅副主任，驻瑞士大使馆参赞，驻马里大使，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驻联合国副代表（大使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等职。

[64] 董寿平：（1904—1997）山西洪洞县人。祖辈皆为当地丹青高手。1926 年毕业于北京东方大学经济系。1938 年后在西安、成都等地从事绘画创作。中共执政后，供职北京荣宝斋，从事编辑、创作、鉴定及培养专业人才的工作。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全国第五、六届政协委员。

时：社科院当年吴传启[65]、林杰[66]等人有所谓十大案件，材料已全部由军代表收集，未敢处理，而邓力群上台后即令毁掉，幸有人留了一部分，现已交联络组成员。又云李昌告阮铭，冤案总会有调查清的。

人头文件今日处理完毕。

下午办公成员会讨论琐事，赵振清案已可作结论。一波曾谓是“三种人”。野苹亦说明耀邦当年不赞成回部（由他推荐）。是否华国锋关系，无关紧要，而在同高文礼[67]之流的关系。那封给耀邦信则是要害。应要来一阅（宋不赞成）。

夜志民来，谈大胖事（向光大公司问谓能力不强也，兵器部谓与鉴定有距离）及小刘情况，处理闫淮问题左右变化，很难交心。也说到谣言事[68]。

1984 年 4 月 3 日（星期二）晴

上午准备材料，找陆源[沅]、洁冰三人谈，内部纯洁问题仍有看法也。对曹志也还有看法。下午三点开局级干部会，总结前段整党情况，及今后安排。简单介绍了办公会成员对照检查情况。

同小彬谈小刘等情况。告我朱佳木电话，让当副部长，陈与宋商后未允，副秘书长亦未允，还是先下放当县书。感慨颇多，我不能受制于竖子[69]也。

1984 年 4 月 4 日（星期三）阴、夜雨

上午三梯队考察组会，120 人，讲了近两个小时，中心在选能创新改革者。

下午对照会，对伯克提意见。实为如何做好老干工作，应走向社会，建老年活动中心。

夜朱正来，又带来老廖争 26 年团龄信及柳思交来的湖南信件。忍不住发了脾气。我不是无限公司，乃有限公司。

1984 年 4 月 5 日（星期四）晴

上午刘家栋来，请看文章，即同看。要来港报剪报，传阅。香港舆论可从反面得教也。

整天处理文件，难得之日。修瑞娟[70]事件始末今日才看到全部原件，部内单线处理：王照华——宣教局，如此就事处事（即在级别、工资!）令人叹息。找于晴波、韩愚仲谈，耀邦等批示必须随时向部领导传阅，才能借题做文章也。

夜朱正来，一起看湖南带来的 94 篇复印件。49.8—52 年，我在《新湖南报》发表的大小文章，剔去 1/3，数量仍可观。如热河剪报也能找出，则可合编《开国前后剪报》。

寄出致一波信并关于陈楚三信意见（青干局写）。（此句写在该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

[65] 吴传启：文革中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造反派。

[66] 林杰：文革初期曾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及《红旗》杂志主笔。

[67] 高文礼：（1925—）山东冠县人。1941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历任湖南湘乡县县委书记、益阳县公安局局长、省公安厅科长、副处长、处长、副厅长、省革委会办事组副组长兼人保组副组长、中共湖南省委副秘书长兼省政法领导小组组长、省公安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等职。

[68] 指谣传李锐将到中宣部任部长一事。3 月 30 日日记中也提到此谣传。—李南央注

[69] 竖子：古时指年轻仆人，也用于对人的一种蔑称。此处指陈云秘书朱佳木，陈元朋友刘泽彭经常借陈云同志说了什么，而对李锐和中组部提出要求，令李锐等感到受他们的制约。—李南央注

[70] 修瑞娟:（1936—）山东青岛人，女，毕业于莫斯科第二医学院。微循环专家。

1984 年 4 月 6 日（星期五）晴

上午办公会讨论省级班子调正[整]意见。建议麻公调北京。

湖南组织部副部长宋建同来，指出王安忆[义]问题，迟迟不处理。

下午对照检查，何载谈到过去流泪，曾在劳改农场四年也。又说自己并未计及名誉地位，给人以欲盖弥彰。

1984 年 4 月 7 日（星期六）晴

下午到万寿路向三梯队考察组正副组长讲话。嘱选准能立即进班人选三五名。扫描区外人选如何设法发现一些，老三届问题适当注意，能有入选者必起大鼓劲作用。

野苹同我谈泽彭当副秘书长问题，还是先下去锻炼好，附带对陈老板提了点意见，如[71]能接触身边人，子女意见也不能过信，近年来对经济、特区等偏保守些。

1984 年 4 月 8 日（星期日）阴

上午秦川来，征求意见，如何对照检查。近两年在改革、特区、知识分子政策，还有“邓选”宣传等问题上乃邓某（邓力群—李南央注）同耀邦、中央意见对着干也。鼓励和盘托出，或先找指委或即在会上。香港《争鸣》又在封面刊题：某某想当总书记也。如此，则又将重演“左”剧，凡是一套。

毛鹤年来，谈张凤祥[72]甚好，不要听汪德芳[73]意见。张敖荣来谈民航事。

大胖夫妇来，言革博[74]传出，我将长［掌］中宣部事。真是满城风雨。

下午偕朱正、大胖夫妇到灼姐家，同游八大处。

夜观《四渡赤水》电视。

还有邓选宣传（此句写在该页眉头—李南央注）

1984 年 4 月 9 日（星期一）晴

上下午均在仲勋处谈中央各部与省级班子个别调整。有任穷、启立、建秀、野苹及白、吕、曹等参加。国务院系统须先向紫阳汇报，没有议及。一二把手须更换条件也成熟者有段君毅、马文瑞、任仲夷、池必卿，安平生等。习仍惯于一人独讲。湖南之打不开局面，人所共感，我提议四川杨析综去任一把手，毛致用或去学习或交流，交流之议大家甚赞同。宋则谈到耀邦不赞成，谓湖南应由三种成分组成：地下党、南下、本地生长者。

会后同宋一谈，小刘欲夺位事。他似吃惊，并谓陈告他刘作副局长前他毫无所知。问我：何以教我。只说随便谈谈，可也。

1984 年 4 月 10 日（星期二）晴

八点陈云大女儿阿威（维力）来谈科委班子事，也认为方毅不称职，不管事，但推荐杨浚是对头

[71] 李南央曾向父亲李锐询问此句意思，被告知应将“如”字删去。—李南央注

[72] 张凤祥：江苏南京人。1949 年加入中共。1951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历任水利电力部华北电力设计院技术员、工程师、总工程师，山西电力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水利电力部规划设计院副院长、高级工程师，水利电力部副部长。

[73] 汪德芳：1985 年曾任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第一任总经理，董事长毛鹤年。

[74] 革博：革命历史博物馆。—李南央注

的，也赞成吴明瑜。谈了些家庭情况：很固执了，儿女能进言，政治上母亲无发言权。元元（陈元—李南央注）向全面发展好。朱佳木片面、幼稚，不能团结人。同另外两个机要|机要|秘书紧张等等。二全发言，拿误工补贴非父亲水平，乃朱塞进去的。

上午部务会，讨论直属局的低半格问题。

三点到宋的办公处，谈小刘情况一小时。拟于职务公布后与之一谈，并加引导。小彬之紧张亦可解除矣。部内人事安排等与野苹一谈，赞成我意，并谓明年退下。我赞成尉建行来，宋谓王兆国到天津方案。

夜看施拉姆文。

1984 年 4 月 11 日（星期三）晴

上午同施拉姆漫谈，在座有朱正、小米。十点半冯兰瑞亦来。此人寻读我的文章，《知识分子问题》文选亦不漏过。午餐后，邀到家中，将鄙人著作全部相赠，此亦外国知音也。他在美国看过延安《解放日报》的原版。施的观点与我们接近，一个严肃的学者，诚实的友好人士。

下午听河南、上海三梯队汇报，都有新的东西。上海德才测试表甚有参考价值。

夜观苏联电视片《这里黎明静悄悄》上集，颇为新颖，所谓意识流手法。

1984 年 4 月 12 日（星期四）晴

一早到医院抽血、补牙，治牙告一结束。小高大夫谓可维持一时。

上午处理文件。李冰从辽宁回，黄欧东住院，未能摊开一谈。徐少甫则说郭峰支持不够，此类问题当年解决得不彻底。

下午检查，对何载提意见。华峰说得痛快。当年黑旗事件，对何又批又保，批其思想与意识也。

小刘任副秘长及调整其他人事，由野苹通了气。

逢先知[75]（八匹马之一）寄来三大本“文革”时期语录。有此，就可研究晚年了。

夜观《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下集，多么好的五个姑娘和大胡子准尉，结尾也是给当代中国青年看的，颇动了感情。朱正去长沙，让他带一信与傅白芦，促其返任。

夜吃面，朱正为我生日送蛋糕“河清人寿”。

1984 年 4 月 13 日（星期五）晴

上午对照检查，华峰讲了半天，谈三十多年历史过程。说自己最近还闹情绪，为“大事记”等挨批事。

下午听陈慕华[76]报告，讲得尚好。弄清亏损问题，但属于经贸部职责则未谈到。遇小江泽民，谈到电子部一些情况。弄清一开为 1000 比苏（保存字迹单位），光刻技术等。我们相差太远。

---

[75] 逢先知：（1929—）山东胶东人。中共党史研究专家。1950 年毕业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同年加入中共。历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见习秘书，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人员，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毛泽东著作研究组副组长，全国党史研究会第二、三届副会长。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

[76] 陈慕华：（1921—）浙江青田人，女。1938 年入延安抗大，同年加入中共。1950 年后曾任国家计委交通局处长，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套设备局副局长，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部长、党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务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组书记、理事会理事长，中国银行董事会名誉董事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是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十至十四届中央委员，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夜大胖送威尼斯建筑册为我寿。

1984 年 4 月 14 日（星期六）晴

上午对照检查毕。大家对华峰、何载提意见。我谈自己之决不看眼色行事，天王老子也不管（举了小平催三峡上马之例，还得上书）。不管怎样说我对湖南有“片面”，但毛致用是不称职的。以此暗示何之意识问题。

下午整党会，大家对领导检查，觉太简单，很不满意。关于吴溉之[77]专案有关三人，必须彻底检查，令作检查。住院 52 天，审问 34 次，实际逼死。

夜朱维民来谈彭总创作，正面像：自述、坦然、刚直、深思、控告与有限的痛苦。

1984 年 4 月 15 日（星期日）阴

空前之举。同灼姐一家人，大小胖、小毛夫妇并玉珍遊八大处，登至五六处之间，尽兴而返。在“别墅餐厅”午餐，自带食物并寿糕，连小彭一桌十人也。并不觉累，腿脚灵便之至。灼姐准备丰盛晚餐，祝寿酒，情绪都好。

八点回来看完《刑警队长》。

呼吸了一天好空气，磨子潭天天如此也。

1984 年 4 月 16 日（星期一） 雨

上午书记处专场听组部汇报提纲。企业体制明确，干部管理一层管一层，基本管到省一级也明确。

耀邦对干部培训觉迟缓，数量还少。

下午处理文件，五点调配局谈几个人的摸底情况，凡参加专案表现不好者，认识文革及个人都不易彻底。

夜朱维民来炒磨菇。李德仲引杜敏之来。杜想去香港。曾昭正[78]和武汉汽轮机厂厂长来。话旧（接待刘毓衡[79]、朱南华[80]）。陈铁如来，告以不要再送花盆了。可将立徵与我关系告诉立徽。

1984 年 4 月 17 日（星期二）晴

八点浦安修来谈师大副校长问题，并送洛川红元帅苹果两枚。她曾去当年西北战场凭吊。

部务会讨论干部子女自费出国及港澳班子。熊向晖受王军[81]之辱，提出辞职。自告奋勇向王胡子（王

---

[77] 吴溉之：（1989—1968）又名武维扬。湖南平江人。1924 年加入中共。参加了长征。到达陕北后曾任陕北省委军事部副部长、宣传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参与创建人民空军第一所航校。中共执政后，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书记。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78] 曾昭正：湖北武汉人。李锐武汉大学机械系同学。曾在武汉编写《大家唱》，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救亡歌曲集，与冼星海成为朋友。—李南央注

[79] 刘毓衡：即陈其五。

[80] 朱南华：后改名李猛。一二．九运动时为燕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北平学联为推动全国学生爱国运动，派清华学生刘毓衡和他到武汉，李锐作为武汉学联负责人接待了他们，请他们介绍北平学生运动情况。朱后来去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在吕正操的部队工作。—李锐注

[81] 王军：（1941—）湖南浏阳人。王震的儿子。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1979 年与荣毅仁组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曾任公司业务部处长、业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中信香港公司董事长，中信公司常务董事、副总经理，中信深圳公司董事长。

震—李南央注）一说。

下午处理人头文件。

1984 年 4 月 18 日（星期三）阴

上午讨论赵振清问题调查，重要问题还是那 71 份材料，卖身投靠也。北京市委班子已定，原则是不要 60 以上，不从外地进。麻公（周惠—李南央注）不能入选，李锡铭并非闯将也。

1984 年 4 月 19 日（星期四）晴

上午廿二个部委（经济口）干部司同志座谈，调整企业班子。我讲了一个小时：形势逼人，引用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研究所对中国经济悲观的看法，以为鞭策。干部司本身调整是关键，讲了应以“五花（化）八门”代替“五湖四海”，及重经验轻文化，重照顾轻事业等老观念。

下午听章大姐剖析派性报告。八十高龄，声如洪钟。

1984 年 4 月 20 日（星期五）晴

上午办公会议新上司局级等干部补贴文件及新补政协委员名单，建议黎澍。

下午到京西参加侨办会议，认识何英（找我称赞芦[庐]山会议反映 [应]）。听耀邦讲话。对经济形势乐观，坚决改革（“左”一套司空见惯了）。2049 年之高瞻远瞩。

夜陆道培[82]大夫来，已当选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表示道谢之意。

1984 年 4 月 21 日（星期六）晴

上午听李冰汇报到辽宁调查黄欧东告徐少甫事（野苹一起听的）。干部使用除个别人外，均系正常，并无派性问题。黄在病中没有深谈，将来还得中央有人做工作也。

小彬告，知道陈元未入选后，即告小刘（很是失望），使不致对我产生误会。

下午听青岛烟草班子调整汇报，总公司副经理参加，方知过滤嘴只 10%，还靠进口。一分钟 800 支（国外 7000 支!）又同连尹等谈企业班子情况，准备星一书记处会。带回全部材料。

常流来谈水电年鉴事。

夜张莉[83]引老建工部闫局长（绥德人）和张希文（原在陈云处工作者）来谈，也提到五十多岁人的问题，影响安定。“陕西还是马文瑞稳当”。

谢韬来谈良久，认为乔木有双重人格：学者与高位，清醒与不清醒。曾向何东昌[84]五人谈：99%知识分子对双百方针是自由化；社科院各所反毛泽东思想等。并非晚年就正确，如毛。马研究资本论，劳动异化是结论。谢即去苏联，告了解苏廿年情况，如何学西方（苏是从西方来的，同我们不同），广泛接触人。

---

[82] 陆道培：（1931—）浙江宁波市人。1955 年毕业于同济医学院，获学士学位。工作后主要从事血液病临床和实验研究，1981 年起任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所长，1985 年起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科主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学术委员会委员。1996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院士。

[83] 张莉：建工部老干部。刘鹤寿之妻。李锐第二任妻子张玉珍的朋友。—李南央注

[84] 何东昌：（1923—）浙江诸暨人。1946 年西南联大航空工程系毕业。1947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曾历任清华大学党总支书记，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等职。1982 年调离清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部长。

1984 年 4 月 22 日（星期日）晴

整天看有关企业班子材料。

上午温济泽来，谈梅益仍在整他。要他顶住，争取联络组了解情况，摊开谈。

1984 年 4 月 23 日（星期一）晴

上午书记处，续讨论组织部工作。大家漫谈，围绕工资、职称、制度等。秋里大动肝火，谴责两个部门：组织部与新闻界，要作“挑战者”。算过去白银厂，鞍钢等老账，直呼我名“你是知识分子，文章行，知识不一定比我多。”估计还是过去和当前有什么不大如意处。下午紫阳才谈到关于胜利油田储产估计同唐克（乃至宋振明[85]）等发生矛盾，大支持油田负责人李晔（曾任他的秘书）。大家关于组部内部要有明白人意见非常中肯。耀邦又强调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一个一个单位解决，工资问题先搞试点。

下午在紫阳处谈 36 个部委班子调整。野苹、李昌及姚依林、启立在座，由我主讲。唐克、李东冶[86]、高杨文仍留下，一把<手>只动三人，外交部姚广可下可留。赵是一个很精明的人。

夜观女子体操比赛，与黄文欢[87]同座。王光美[88]作介绍，还是交际花味道。

1984 年 4 月 24 日（星期二）阴

上午办公会，限时间讨论议题，效率空前，有点边整边改之意。解决文山会海，定了几条办法。

下午布赫来，谈内蒙人事与情况。同周洁冰谈学习章大姐报告：主要是彻底否定文革，认识郭玉峰时制造混乱与罪恶，联系个人认识，内部清查认识等。

王定国为谢老纪念事，几次电话。

下午三点半到八宝山向解放同志遗体告别。我们是三八年在徐州认识并有党的关系的。76 岁，一直坚持体育锻炼，满头黑发。癌症加肺炎。

1984 年 4 月 25 日（星期三）雨

上午新华社记者二人来访，谈企业领导班子问题，提出高文化专业结构，以能否打开新局面为主要标志。经济、青年、研究等局室同志一起座谈，稍有新意：五湖四海——五花八门；历史造成；重经验不重文化；重资历不重才能；重照顾不重事业；重个人荐举不重民意测验。

下午到中宣部开会，落实知识分子工资提升十个试点。全国到线，也不过 8.6 亿也。

---

[85] 宋振明：（1926—1990）河北馆陶人。1942 年加入中共。1944 年入抗大七分校学习。中共执政后历任玉门矿务局运输处处长，玉门石油管理局采油厂厂长、党委书记，大庆油田党委书记。1975 年起任石油化学工业部副部长，石油工业部部长，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1980 年因‘渤海二号’沉船事故被解除石油部部长职务，后任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总经理。逝世于大庆。

[86] 李东冶：（1917—2013）原名狐俊文。山西平陆人。1938 年进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共。后在冀热辽地区工作。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共热河省委代书记、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业组组长，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中南海党总支书记，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大连钢长副厂长，大连化工厂革委会主任，辽宁省鞍山市委书记，冶金工业部副部长、部长、党组书记等职。是中共第一、二届中顾委委员。

[87] 黄文欢：（1905—1991）生于越南义安省。越南共产党前领导人，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祖国战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79 年因反对越南共产党发动的反华运动，被迫离开越南，碾转移居中国。之后不久被越南共产党宣布解除一切职务，开除越共党籍，1980 年 6 月 26 日被越南政府缺席判处死刑。1991 年病逝于北京。

[88] 王光美：（1921—2006）原名董朴。祖籍天津。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第六任妻子，与刘生有一儿三女。曾任全国妇联第三届执行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1984 年 4 月 26 日（星期四）阴、风

上午书记处会，续讨论组织部工作，各省班子调整。耀邦提出按年龄基本一刀切原则，总得维持一个五年计划。秋里发言，提出过去传言“石油帮”问题。“我是相信自己”的，作为一条原则。

宣布乔石任中组部长，王兆国任办公厅主任，野苹改任顾问。从工作出发，确须如此解决。回来草就三份通知。

下午开务虚扩大会，大家讨论如何改进工作，改进作风。

夜观美国片“I love you ,goodbye”。写美国家庭问题，妇女不愿当附属品，要有独立工作与生活。

熊清泉电话，谓孙国治事尚未通知，怕他提出离休，不愿离开湖南也。

1984 年 4 月 27 日（星期五）晴

上午办公会，野苹先传达部长更迭事，仍任首席顾问，人们很是理解。讨论一些党籍、待遇等具体人事，包括刘涛恢复党籍。

下午李力安来谈黑龙江人事安排，陈俊生改调广西，陈雷下，省长人选，他属意李根深。向他传达耀邦最近关于接班问题讲话，年龄必一刀切才能公允也，否则引起亲疏等等误会。

人头文件处理不完。交办事无日或停。

夜观美国 All Star 篮球队同北京队比赛，北京队发挥甚好，只输 11 分。美队皆三四十岁人，如杂技、赛前练习表演。

1984 年 4 月 28 日（星期六）晴

朱正一早来，夜住此。细谈湖南种种情况。傅白芦有长信与我，大家对他意见如故，不能强调身体也。似只焦林义[89]鹤立鸡群，余子皆政客也。小赵已取得张海峰信任，弄清张、谭间隔阂原因：张启龙老失言所致。

上午参加弼石[90]80 诞辰会。首道[91]、萧克讲话都好，许多第一手史实，证明任是一个有水平、有思想、有战略眼光和敢于坚持一定主张之领导。狂风中不摇摆，能识辨方向。儿子酷似其父。耀邦等均出席。那天书记处会曾议及“冷落”事。

武大七教授信转中宣部，拟派人前去检查。野苹谈邮电部人事及何载意见，曹志谈何与习关系，常常内捅，引起被动。如去湖南攻击刘雪初等事。

夜观电视《咱们的牛百岁》。

---

[89] 焦林义：（1920—2005）河北平山县人。1937 年加入中共。曾担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顾委副主任，广东省顾委副主任等职。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90] 弼石：任弼时（1904—1950）湖南湘阴人。中共早期领导人。1922 年加入中共，参加了长征。中共五大中央委员，七大政治局委员。

[91] 首道：王首道（1906—1996）原名王芳林。湖南浏阳人。1925 年冬入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 年加入中共。参加了长征。后曾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等职。中共执政后曾历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交通部副部长、部长，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委书记，是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至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二届中顾委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4 年 4 月 29 日（星期日）晴

上午宣教局摸底汇报。

野苹处谈邮电部人事。文敏生[92]同意退，但对杨泰芳有微词。

夜浦安修来再谈师大人事。又谈到《最后年月》作者曾参加一段《彭传》工作，却无心于此，偷窃一批材料，匆匆写成此书，不顾事实。如写彭总哭泣沾衣，近似造谣。虽被禁止出刊，仍广泛发行也。《布衣元帅》电影剧本，黄老反对写庐山。

1984 年 4 月 30 日（星期一）晴

人头文件处理完毕。公文已无积压。

上午十点吴学谦来谈外交部班子。紫阳已同他谈过。姚广还不宜下，宫可退。新上周南[93]、朱启祯[94]、齐怀远[95]等。谈到外交部干部特别是出国的定要外语化。里根政治不强，旁边有人递条。小平谈三航空母舰，竟说美国有 15 艘！小平对谈话估计属一般。女翻译为南京人，不敢与我多接触。

下午布置去武汉检查外办事。启立电话，江苏千人去阿里被围，有牺牲者。只有待命。真不解阿里为何要建宾馆。

罚朱正苦工，编《新湘剪报集》。

夜接江苏组织部罗运来电话，吴觉[96]于晨六点逝世，要解决入党时间问题。

晚参加发射同步卫星庆祝大会，同建南同座，认识李{灏}。

1984 年 5 月 1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改《组工通讯》稿。

上午程学敏、陆钦侃来。程割胆囊，一场虚惊。住院三月，海军医院见到首长们吃补品，一天十元。政协开会时拟对三峡提意见。不赞成林汉雄返水电部。刘清来谈郭佩珊事，后又电话，谓中科院纪委不公平。

挤出时间看《新湘剪报》稿，朱正初步整理，分四部分：湖南工作，抗美援朝，教育与思想问题，

---

[92] 文敏生：（1915—1997）山西垣曲人。1937 年加入中共。曾任县委书记，地位书记，军分区政治委员等职。中共执政后历任广东省副省长，省委书记，省政协副主席，河南省副省长、省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等职。文革后曾任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市革委会主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邮电部党组书记、部长等职。是中共第一、二届中顾委委员。

[93] 周南：（1927—）山东曲阜人。1946 年加入中共。1948 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文学系。中共执政后，历任北京外语学校教员，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三等秘书、二等秘书，外交部西亚北非司科长，驻坦桑尼亚大使馆二等秘书、一等秘书，驻联合国代表团一等秘书、参赞，常驻联合国大使衔副代表，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是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

[94] 朱启祯：（1927—）江苏宜兴人。1948 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49 年入中国外交部。曾参加中美建交和中美八一七公报的谈判，1979 年陪同邓小平访美。1984 年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国驻美国大使。是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95] 齐怀远：（1930—）湖北鄂城人。清华大学肄业。1948 年加入中共。1950 年入外交部工作。曾任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使馆翻译、随员，三秘、二秘。文革后曾历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处长，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副外长、党委委员，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党组书记。是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四届中央委员。

[96] 吴觉：（1912—1984）江苏淮阴人。大夏大学肄业。1932 年加入中共，后一直在淮阴一代工作。1938 年 5 月李锐徐州突围后，在吴觉的帮助下得以返回武汉找到党的关系。中共执政后曾任常州军管会主任兼常州地委书记及军分区政委，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副局长等职。文革后任南京工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兼省政协副主席。—李南央注

历史文章。

夜伍正诚教授来，亦反对三峡者。

1984 年 5 月 2 日（星期三）晴

昨夜灼姐夫妇宿此。六点半早餐，七点出发东陵。行至三河界车抛锚，幸从附近华北电力设计院找来面包车，否则（共八人：外加小玲、朱正、蔡嫂）只有在田野散步了。又找到小于[97]（十二点多才到达），在他的小屋午餐，也见到小刘，北大荒的姑娘，现在是二十多岁孩子的老妈妈矣！乾隆、慈禧等陵有改善，第一次看香妃墓，乾隆三十六妃陵。小于已是闻名的东陵专家，亲为我们讲解。归途至设计院，车已修好。回家已七点三刻。甚感疲劳。

1984 年 5 月 3 日（星期四）晴

上午听鞍钢工作组汇报，鞍钢班子取第一方案，真正四化与高文化结构。排除原付[副]书记（工人出身，初中，多数人反对）。下午一把手黄祖 （原文此处空一字—李南央注）来，原矿山公司经理。谈一小时，对钢铁大势有看法，印象甚佳。

下午浦安修偕师大原书记聶菊荪[98]来谈师大班子，副校长、书记人选同教部有矛盾。综合大学之争。

熊清泉电话：孙国治服从组织。谭伟信，对照检查有好转。

夜丁玲约谈。看青年丁玲雕像的照片。

1984 年 5 月 4 日（星期五）晴

上午乔石上班，办公会成员聚谈。野苹始谈及自己老框框太多。大家对头条新闻，负责人谈中组部支持改革者，颇为赞许。

下午江苏府培生[99]来，启立推荐西藏者。常熟市委书记，放开手脚之后，群众积性似火山爆发也。今年可达 24 亿，上缴财政 1.8 亿。有一穷村致富乃专做晒衣小竹夹（成本 0.8 分）。专业户自销黑龙江、辽宁，一户可得四五千元。

夜清理劫余书画并黄胄、费新我所赠。请宗德路送去装裱。可按成本计算，算是了却一件心愿。内有父亲遗物，谭延闿兄弟字条。

1984 年 5 月 5 日（星期六）晴

上午与乔石漫谈。今明年中心工作在调整省部级班子，尤以省级一二把手为要，应是真正一流人选。相互作自我介绍，简述历史。他谈到邓力群上午听到陈云批评耀邦，下午即向《红旗》座谈会传达，而且接连传达。我提到不放心者如精污之事。

---

[97] 小于：于善浦（1932—）山东蓬莱人。清史专家。李锐北大荒劳改时在虎林农场结识的朋友。1955 年毕业于沈阳东北美术专科学校图案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故宫工作，就师于唐兰、沈从文先生。1958 年被打成右派，送至北大荒劳改。文革后获平反，调清东陵工作，曾任清东陵文物管理处副主任。有一系列清史研究著作出版。—李南央注

[98] 聂菊荪：（1915—2006）湖北沔阳（今仙桃）人。1936 年加入中共。中国大学肄业。中共执政后，历任政务院办公厅主任，人事部第二局局长，全国人大党委会法律室主任，暨南大学党委第二书记、副校长，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主任，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北京师范大学党委第二书记、书记。

[99] 府培生：1984 年 6 月任国务院西藏经济咨询小组副组长兼西藏工作组组长赴西藏。经一年调查向中央提出“五大开放”——“农区开放、牧区开放、交通开放、商业开放、边贸开放”的对西藏开发的建议。后回到江苏任常州市委副书记。

下午李清[100]来谈，因身体关系，诚心想下，钱永昌可替代。孙大光来谈，则谓朱训[101]有议论，尚须与另一 41 岁副部长比较，实无诚意想下也。谈到与石油部之争端，李四光[102]电影几难产。

夜观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培尔金特》，萧乾送票。一百多年前易卜生手下人物亦如今日中国三种人也。

常崇萱[煊][103]返京，谈王安义事。省委认识已有进步，邵阳则尚有不通。（此句写在该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4 年 5 月 6 日（星期日）晴

为楚怡、嶽云母校写校牌并对联“唯楚有才，怡然乐育”。复琬姐信。王申生来，为书“赠画家”条幅。

于刚来，精神甚好，话旧。从事青运文章湖南拟为出版。

新湖剪报集，恐每篇都须修饰，改出样板，请朱正代劳。

旧作四首寄康濯[104]，又来二信催索也。

孙大光电话，实不想下来也。

1984 年 5 月 7 日（星期一）晴，大热

今天如入夏季，在办公室只能穿衬衣。

上午《嘹望》胡国华来，同研究室，青年局等同志，一起座谈年轻干部上来后的情况和问题。关键在勇于坚持创新改革，严于律己。工作确有改进；老干部则不要干涉，真诚相助。

下午同野苹谈人事调整（副秘长等）及出差事。同洁冰谈人选。

夜雪初来，谈经贸部，方毅在文革欠账（对汪道涵之不负责），恐只能不了了之也。干部子弟一大群挤在这个部门。

1984 年 5 月 8 日（星期二）晴

上午欢迎乔石大会。仲勋来讲话，第四次提到外事简报事，又提到干活的过去是陈和赵（“那些问

---

[100] 李清：（1918—）天津人。1938 年加入中共。延安时曾任延安马列学院干事，马列研究院教育科科长，中央研究院整风办公室主任。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共长沙市委秘书长、副书记，交通部河运总局副局长、港航监督局局长，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党委书记，交通部人事局、水运局、教育局局长，交通部副部长、部长、顾问等职。

[101] 朱训：（1930—）江苏阜宁人。1946 年加入中共。1950 年入人民大学工厂管理系冶金班学习。毕业后在地质部门工作。曾任地质大队队长，江西省地质局副总工程师兼赣东北铜矿会战指挥部总工程师。文革后任江西省地质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总工程师。1982 年起任地质矿产部副部长、部长、党组书记。是中共中央第十二至十四届中央委员。

[102] 李四光：（1889-1971）原名李仲揆，湖北黄冈县人。地质学家。获英国伯明翰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并受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任命，担任武汉大学建设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中共执政后先后担任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58 年加入中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103] 常崇煊：山西榆次人。1949 年加入中共。历任青年团北京市区委宣传部、青工部部长，北京市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共青团北京市区委书记，北京市医疗器械厂副厂长，北京市经委组织处副处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局长，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

[104] 康濯：（1920—1991）湖南湘阴人。1938 年毕业于延安鲁迅文学研究室。1940 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曾任八路军 358 旅随军记者，晋察冀边区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宣传部长、《工人报》、《时代青年》主编，中国作协专业作家、《文艺报》常务编委，河北文联副主席、党组成员，湖南文联党组副书记。中国文联党委会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书记处书记等职。

题要搞清楚”)。又提到有些人就是要整倒人而后快。联系起来所指甚明（清查办——张志杰也）。看到刘田夫（广西联络组长）对广西处遗等问题仍严重的报告，为何去年就定要逼着工作组快撤呢？总是对工作组的反映不相信呢？包括湖南组（尤其对刘雪初与毛绛）。主观、先入为主，或者对上负责？如此保护乔晓光与毛致用，而不顾几千万人的意见。

乔石唸了书记处四次会议纪录。

下午湖南公安厅长毛际寿来谈省厅清理三种人的困难。党组中有人保护，省政法委掌握在赵处琪等人手中。好在刘复之支持，市公安局长该整，但目前尚须利用提供三种人等材料（高司派的对立面）。湖南情况如此复杂。

穆青来谈人事，同意“交换”调我部一人。说新华社对各省污染表态还是顶住的。广播台与“光明”跟得紧。

接立徵大姐文立之信，情深感人。即寄《怀念十篇》。

1984 年 5 月 9 日（星期三）晴

张志杰谈外交部班子人选问题，对周南旧事抓得甚紧。宋之光[105]在日本反映不好，章文晋[106]老了可下。常崇煊谈中指委伍修权、周林[107]等对王安义处理意见，必定三种人也。常却倾向于只开除而不定，受邵阳那些人影响也。小刘来谈三梯队进展情况。福建合格者只一半。

邵剑秋[108]来看我，认识一下，对立徵有感情也。“文科长”大概是对外称呼，二地委是小地委，当是宣传部长。

下午听吕东[109]报告，对企业松绑已定十条。秦仲达谈孙敬文[110]关系，说有误会。柴树藩[111]谈船舶公

---

[105] 宋之光：（1916—2005）广东番禺人。日本法政大学肄业。1938 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清远地区区委委员，第三野战军团副政委。中共执政后，历任驻民主德国大使馆二等秘书、一等秘书、参赞，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驻法国大使馆参赞，驻民主德国、英国、日本等国大使，外交部部长助理等职。

[106] 章文晋：（1914—1991）曾用名章宏道、章振弗。浙江三门县人。1935 年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8 年加入中共。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4 年底调入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任外事组组员。后任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外事组副组长兼周恩来翻译、中共中央外事组编译处副处长。1949 年初天津易帜，任中共天津市人民政府外事处处长。1954 年调入外交部，历任外交部第一、二亚洲司司长，欧美司司长，驻加拿大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等职。

[107] 周林：（1912—1997）贵州仁怀人。1931 年入北平宏达学院学习。1936 年加入中共，后参加新四军。中共执政后历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秘书长，贵州省委常委、省政府副主席、省长。文革后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教育部副部长兼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等职。是中共第一、二届中顾委委员。

[108] 邵剑秋：抗日战争时，曾与李锐中学时代好友文立徵一起在山东微山湖地区打过游击，是共产党领导的运河支队创建人之一。中共执政后一直在山东省工作。

[109] 吕东：（1915—2002）辽宁海城人。1937 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历任东北工业部副部长，重工业部副部长，冶金工业部副部长、部长，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航空工业部部长，国务院机械工业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国家经委副主任、主任等职。是中共第二届中顾委委员。

[110] 孙敬文：（1916—1998）河北华骅人。1935 年加入中共。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7 年入延安党校学习。后任重庆《新华日报》党总支书记，营业部主任，中共冀热察区委宣传部部长，张家口市委书记。中共执政后，先后担任建筑工程部城市建设局局长、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副局长，城市建设部、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国家建委副主任，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石油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化学工业部部长等职。

[111] 柴树藩：（1910—1997）又名述凡。山东潍坊人。1938 年赴延安入陕北公学，同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重工业局局长、设计局局长，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外贸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第一副部长，第六机械工业部党组书记、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司人选。周建南一起到他的新居一看。前后小院，颇精致。谈及王胡子（王震—李南央注）要让儿子（处长）当付[副]部长。

夜新华社胡国华来定稿，个人宣传全部删去。他很想写我。

1984 年 5 月 10 日（星期四）晴

上午办公会成员讨论部内新提人选。行政处大致确定，其他还待酝酿，并搞一次群众推荐。

下午赵东宛来，仍是方毅不问事，要求离去，要组织部派去一科技局副局长。同华峰、伯克等谈整党摸底事，出差期间由华峰负责。文革中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自觉检讨难而又难。担心若干年后，三种人起不了风浪，这批人能起风浪[112]。

夜程星龄、刘正先后来，程欲谈未果。刘说毛致用讲得尚好，熊清泉敞开谈了。毛认为关键在真理标准问题没有讨论好，影响以后。我一开始当头一棒：你们要脱裤子呀！刘要求二事：选好年轻的进常委，支持五强溪。

1984 年 5 月 11 日（星期五）阴

天气突冷，早晨得穿毛衣。

布置民意推荐。

上午乔石详细传达书记处四次会议有关干部工作内容，我讲了十条应注意之事。

下午参加整党委办公会，讨论三梯队通知。有这样个文件可起促进作用。

王申生住此，仍准备为我作像也。

李力安电话，对照检查甚好，陈俊生检查亦好，如能取得谅解，可不外调。

1984 年 5 月 12 日（星期六）晴

晨四点起床，写三峡意见，修改、打印，下班前发出。送四常委亦报小平，并寄宋、姚、李鹏等。

处理一系列事：同经济局谈中小企业调整班子，严格杠杠。鞍钢班子上报。同法陶谈县级班子。

夜湖南罗印文等二人带来信件。傅白芦有意回报社。先写“纪念湖南日报 35 年”文与傅作交易。李铁铮为文章被《人民日报》退回不平，恰秦川来，当面谈清。秦川告乔木儿子找王若水，谓“爸爸对你甚好。”邓力群要去秦川讲话。前年耀邦挨批时，乔谓“下来还可做别的工作”，小平宣布散会。

胡筠[113]儿子李荣光来，现任张启龙秘书，即写毛致用“假左派”者。说湖南非换班子不可。

1984 年 5 月 13 日（星期日）晴

一早让王申生画像，断续画成。

看材料。夜徐恰[洽]时来，交三峡意见。韦纯束来，谈广西事甚详。乔晓光不满意刘田夫去，有意避开。说刘有“左”、“急”，对三种人谓“敌我矛盾”。

---

[112] 此处并不是“风浪”二字，是两个父亲李锐自己也辨认不出来的字。他让我使用“风浪”二字，说意思是这样的。—李南央注

[113] 胡筠：（1898—1934）湖南平江县人。1925 年加入中共。黄埔军校六期女生队学生。参加了北伐，是叶挺独立团政治处宣传员。1928 年彭德怀发动平江起义，胡率领游击队协助作战，胜利后为首任平江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此后相继任红 16 军独立团团长，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红军学校 5 分校女生团政委等职。1934 年在共产党肃反运动中被诬为“AB 团”分子秘密杀害。1945 年中共七大追认为革命烈士。

1984 年 5 月 14 日（星期一）晴

一早清理文件、资料。挤点时间让小王校正。九点到办公室，处理出差留交事务。同小彬谈，他同小刘交谈过，有所规劝。任付[副]秘长职后，人们对此特殊关系有戒心也。签发鞍钢班子电。同王瑞林[114]处电话，争取批示遵守基建程序。寄三峡件与李清并通电话。下午三点接郑光迪[115]电话，说曾提过意见。

下午三点半出发，小米与研究室谷安林同行，路上有卡车抢行，发了火。玉珍规劝息怒。

正点起飞，同座有西藏军区文工团作曲指导（ 念一）（原文“念一“前空一字—李南央注），在藏三十多年，能说藏话，懂藏文，极拥护此次中央文件。

七点半抵成都，下雨，组织部人与谷志瑞来接。住宣牛坝。组部三付[副]部长坐叙良久。常委大多不在家。

1984 年 5 月 15 日（星期二）晴

马桶不能有，门被反锁出不去。如此宾馆。搬到一号楼，可住十三人，较安静，也便于散步。

上午看耀邦西藏座谈会讲话。关于再认识问题讲得很深，倒不是一般与特殊而是理论与实践全错了也。

下午听谷志瑞组汇报三梯队考察情况，有几个不在名单的，肯定漏掉的甚多。成千上万之后，可以再上上下下。

夜到省委观香港片《白毛魔女》，无甚意思。委内瑞拉片《螃蟹》，写西方高层社会子弟吸毒犯罪，很有意思。

归来有雨。沐浴，十一点后入睡。小有哮喘。

观电影遇周颐[116]。（此句写在该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4 年 5 月 16 日（星期三）阴、雨

七点始起床，看材料，听省委组织部冯振伍[117]、喇进修、吴志远三部长汇报。啦[喇]讲得还不错。我讲了几点小意见：组织部同志要对经济有兴趣，要熟悉各行各业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与青年一代。“左”，四川表现在何处；组织部门如何从“一潭死水”变成活水；关于“德”的理解，要从老框框中拔出来。

---

[114] 王瑞林：（1930—）山东招远人。1947 年加入中共。1952 年 9 月起任邓小平副总理处机要秘书，邓小平总书记处秘书。1967 年后进“五七干校”。1973 年回到邓小平处工作至 1983 年，后历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中央军委纪委书记，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88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4 年晋升为上将军衔。是中共第十三届至十五届中央委员。

[115] 郑光迪：（1934—）福建长汀人。女。1958 年毕业于苏联哈尔科夫汽车公路学院建筑与筑路机械工程系。回国后历任交通部科学研究院公路科学研究所筑路机械室工程师，室负责人。1979 年赴英国入道路与运输研究所、西门研究所及布鲁涅尔大学进修。1981 年任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交通部副部长，中国交通企业管理协会会长。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2002 年 9 月因在任交通部副部长期间受贿九万元人民币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没收部分个人财产。

[116] 周颐：（1914—2013）山西夏县人。李锐武汉大学的同学。1937 年加入中共，后入延安抗大学习。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共川西区委、四川省委副秘书长，成都市委第二书记，重庆市委书记，内江地委第一书记，四川省委秘书长，四川省第五届政协副主席等职。

[117] 冯振伍：（1923—）山东泰安人。曾任四川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四川省扶贫基金会会长、名誉理事长。

下午三点杨析综来谈常委内部情况。鲁大东检查尚好，新老关系正常。谭启龙有一两次人事坚持己见，但仍尊重常委意见。二杨与聂三人核心已形成，能通气。旋谈三峡问题，省委有意见，但须组织服从。我的信看过后，说将与杨超到北京时见小平一谈。刘显辉、韩寓吾、杨渭汉及西南电管局长王尊建来，谈“西电东送”可代替三峡等。

冯振伍代表省委请吃饭，真正川菜，喝小杯五粮液，吃到鳝鱼、担担面。

夜李海俊（理如军）[118]、周颐来，话旧到九点半。谈老头（毛泽东——李南央注）之“左”，之品质等等。现在乃新民主主义阶段也。又谈基层干部之作威<作>福，谈闫老西[119]过去建设山西，文教、工业甚有特色，同我（同共产党合作——李南央注）合作也最早。

上床前仍小有哮喘。

1984 年 5 月 17 日（星期四）晴转阴

早起活动半小时（已中断数日）。

上午三梯队七人座谈。成都铁路局长马麟[120]（即西安局副局长）是王业众[121]型闯将人物，谈得甚好，精通业务，深入下层，抓到点子，打开局面。中医院长李明富[122]印象甚好，可说真通专业，活血化瘀有理论阐述，谈争议之事甚有分寸。对我插话：中医在科学理论上说不清楚不表赞同，而只承认中医对若干方面不能作科学说明，并非没有理论。机械厅长包叙定[123]有政治头脑和懂得宏观经济，表现细而稳重。搞世界经济的李达昌[124]敢于对斯大林的总危机持异议，遭受精神污染批评并不气馁。

下午到省委向组织人事部门传达书记处讨论组织工作两次会议内容。关于德的标准等也讲了自己看法（能开创新局面，通马义基本理论，不摇摆）。

晚上李元琴来，表示感谢。谈姊妹俩的一生，元坤如何忍辱的性格[125]。

---

[118] 李汝俊：（1911—2008）后改名理如军，山西夏县人。李锐在武汉大学时的同学，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武大秘密学生组织的负责人之一。1936 年回到山西老家，后一直在部队中做宣传工作。中共执政后，历任西南军区政治部秘书长，西南工会干校副校长，省总工会副主席，西南局宣传部理论处代处长，省社会科学院顾问等职。—李南央注

[119] 阎老西：即阎锡山。—李南央注

[120] 马麟：（1935—）黑龙江阿城人。1957 年毕业于唐山铁道学院电机系。曾任西安铁路局技术员、工程师。1980 年加入中共。后任西安铁路局宝鸡分局副工程师、西安铁路局副局长、成都铁路局局长。1985 年任四川省副省长。

[121] 李锐 1984 年 4 月 1 日日记提到王业众，是天津新港船厂厂长。—李南央注

[122]李明富：（1939—）云南澄江人。1956 年昆明医士学校毕业后保送至成都中医学院学习，为首届六年制本科生。是中医内科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后任成都中医药大学校长。是四川省中医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医药学会理事。

[123] 包叙定：（1939—）江苏无锡人。1961 年加入中共。中共中央党校培训部研究生。历任四川省机械工业局助理技术员，办公室秘书，省机械局秘书，省委办公厅秘书，省机械工业局副局长，机械工业厅厅长，省计划经济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部长、党组书记，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市长等职。是中共中央第十五届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第十届常委。

[124] 李达昌：（1943—）重庆巴南区人。1979 年加入中共。毕业于四川财经学院，先后在四川财经学院马列教研室，四川省委党校，四川医学院马列教研室任教。1978 年考取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回四川财经学院继续任教。1984 年起历任四川德阳市副市长，省计经委副主任，省财政厅厅长，地税局局长，副省长。2003 年届六十岁时，自动辞去副省长职务，被西南财经大学聘为教授，并指导博士研究生。两个月后被“双规”，2005 年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滥用职权，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125] 李元坤和李元琴是李锐父亲好友叶瑞棻（号筱松）与原配夫人所生长女（早逝）的两个女儿。元琴的丈夫在“四清”运动中自杀，是个冤案，李锐过问了他平反的事情。—李锐注

1984 年 5 月 18 日（星期五）阴雨

冯振伍同志陪同到广汉、新都。广汉乃实行县体制改革见成效县，关键是财政包干，可多得几百万，全局就活了。到塑料厂参观，会见三梯队对象原厂长、县长何隆钰[126]，原学化工（成都科大）的，参加一集体厂，因懂技术、善经营、律己严，产品为国内一流，类似步鑫生[127]情况。国家都由这样一批人来当家就好了。午餐后看花木专业户，全生产队已家家养花并致富，此家已盖三万元楼房，登高一览，并听讲说过程，完全可写一生动电视剧。关键在附近有一老花木匠传奇式人物，精通此道而传下种子。

归途经新都，游宝光寺、桂湖（杨慎庵故居），寺中假字画太多，颇为俗气。特作建议：文物少而精，与寺庙有关者陈列。

1984 年 5 月 19 日（星期六）阴雨

昨夜看男团羽毛球赛，十二点后始上床。早六点半起，有哮喘意。

上午同三梯队七人座谈。铁路二工程局长孙永福[128]、四川石油局付[副]书记傅尧生、420 厂付[副]书记王荣轩[129]、化工厂厂长刘资甫[130]、煤管局付[副]局长李淇堂、审计局付[副]局长李公才、地震局付[副]局长何熙平[131]。谈到新干部似小媳妇，当秘书，有垂帘听政，有人抓小辫子，设障碍，难办事。父母眼中“孩子永远是孩子”。入党难，中层、二级机构阻力太大，年令[龄]上下一般粗，不愿退，年轻上不来。可到厂任副厂长，任分厂厂长则不行。办事果断则易得罪人，父子兵、子弟兵问题，年令[龄]在增长，知识在陈旧。

下午同黄启璟[132]谈，女常委，50 岁，有长于教育，西南师院学物理的。头脑清楚，有见解，甚谦虚稳重，有干劲，计划生育委拟调也。

组织部来汇报重庆、自贡市委班子情况。王谦架子大，不接触群众，重庆进新人太少，廖伯康[133]甚

---

[126] 何隆钰：后曾任四川省轻工业厅副厅长，1992 年调海南省三亚市任副市长，后改任市人大常委副主任。

[127] 步鑫生：（1935—）浙江海盐人。是廿世纪 80 年代初以改革先行者而闻名全国的新闻人物。1980 年任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在厂内推行了一套独特的经营管理办法,使这个小厂的产品畅销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成为当时全省第一流的专业衬衫厂。因 1988 年投巨资建造年产 80 万套西装的大楼搁浅，工厂资不抵债，被免去总厂厂长职务。1993 年起在秦皇岛创立步鑫生制衣有限公司。2008 年荣获中国企业改革纪念章， 2009 年被选为浙江省建国 60 年最有影响的 60 人之一。现定居上海。

[128] 孙永福：（1941—）陕西长安县人。1960 年加入中共。毕业于长沙铁道学院桥隧系。历任技术员、工程师、副科长、副处长、代处长、副局长、党委副书记、局长，1984 年 12 月任铁道部副部长、党组成员至 2006 年 9 月离任。2005 年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29] 王荣轩：（1944—）河北丰润人。1975 年加入中共。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文学专业毕业。毕业后曾在航空工业部 420 厂任党委宣传部干事，厂党校教研室主任，厂党委宣传部部长，党委副书记。1984 年 10 月后任四川成都市委副书记、市长，四川省委常委。

[130] 刘资甫：（1939—）湖南临澧人。毕业于天津大学精密仪器化工自动化专业。毕业后从车间技术组长、车间副主任、主任做起，成为化工总厂厂长。1985 年后历任四川省化学工业厅厅长、党组书记，四川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省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董事长、省稀土材料及应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131] 何熙平：后调任广东省地震局局长、省地质勘查局局长。2008 年四川汶川地震后在《南方日报》发表有《汶川地震的几个问题值得深思》。

[132] 黄启璟：（1933-2000）女，汉族，祖籍重庆，出生于湖南常德。1952 年加入共产党。1979 年起历任重庆市教育局副局长、党组书记，四川省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秘书长。1988 年调任全国妇联。是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委员，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妇联第六、七届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党组书记。

[133] 廖伯康：（1924—）四川重庆人。中央大学经济系毕业。1947 年加入中共。曾在重庆、上海等地从事秘密工作。中共执政后，曾先后任青年团重庆市委学生部部长、团市委副书记、书记，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文革后历任重庆建

好。

1984 年 5 月 20 日（星期日）晴

早六点起床，仍有小喘。完全是气候问题。天气好转。

组部冯振伍同志二人陪同，八点出发十点半抵眉山三苏祠。此乃三苏故故[居]，东坡兄弟成进士前，一直住此，以后似未再归故土。王夫人与苏老泉葬此。祠毁于万历，清重建，现已扩至近百亩，有巨型东坡坐像。讲解员与负责者提到我的“尽快起用”文，不得不题字，以代茶资。签名薄上写《题西林壁》。此祠建筑，系清代风格，正厅有电视剧在拍王熙凤故事。祠额何绍荃题门联：“蜀中多才子，三苏天下奇”。

十二点半抵夫江，招待午宴，县委书记大谈引进技术搞香滨江，及夹宣[134]工人到美国表演，一元一张。下午游千佛崖，汉唐栈道，隋唐佛刻，明清题字，佛首多毁于“文革”开石。崖临清衣江，百米高崖，石壁完整，崖底部凿有暗渠引灌五万亩，一县官政绩。没有上山（后山有汉代洞棺），坐船回到起点。文管所请留字，即兴口占如下：

“一路眉山走乐山，风流千古仰三贤。
青衣江上崖千佛，昔日无缘今有缘。

一九五八年察勘铜街子坝址，匆匆过眉山，未入三苏祠。二十六年后，循原路下渝州，职事更易，老来偷闲，更游千佛崖。主人盛情难却，戏占四句，以夹宣书之。”

所负责人也请题“嘉阳驿路”四字刻于碑坊。

平生第一次如此风雅也。

随观宣纸厂，惜星期日，不见操作。现年产 500T，抗战前曾达 1000T。

下午六点半抵峨嵋。主人宴请，上街购得手杖一枝。

夜观《霍元甲》。

1984 年 5 月 21 日（星期一） 雨

昨夜洗浴后上床，久久不能入睡。十一点服眠药，旋入睡。下半夜即中雨不止。六点起床，有喘意。此种气候，想起磨子潭情况。

八点出发遊峨嵋山。车停，入山五里，徒步冒雨游清音阁。入山两面悬瀑飞雨，应接不暇：停步时看飞叠瀑，迷濛烟雨最峨嵋。清浊二股急流从岩缝急下。上跨一亭，亭上再到阁，似横跨山涧。喝茶休息约半小时，除喘气外，哮喘似未发作。几经考虑，再上一线天，来回约四里。山路从两悬岩过，昔有栈道，今修水泥廊道，岩距约五六公尺，灌林闭合，天只一线。溪流湍急，走一线天有小湾，巨石磊磊，不能再上山了，俱是大坡道。归来至红殊山宾馆午餐。蒋介石有别墅，乃木结构，当年无卫生间。餐后即游报国寺，听法师讲韦驮、普贤、文殊、地藏、观音四大弟子，及护法神四大天王等。当年蒋介石亦曾住此，两老方丈与蒋友善，多年作特务整。寺中有黄庭经书佛经四幅木板刻，第四幅如下：

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与佛何殊别
佛不见身知是佛，若实有知别无佛
知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于生死

工局革委会副主任，重庆长江大桥工程指挥长、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副院长，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市委书记，四川省第六届政协主席等职。

[134] 夹宣：亦作双宣。指双层或多层的宣纸。

一切众生性清净，从本无生无可灭
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无罪祸
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曾法。

旋由[游]伏虎寺，以山如卧虎而名。抱环林木参天，康熙题“离垢园”。寺前有一片小楠木林，高几十米，佳联甚多：霜严林壑仍然绿，雨雾峨嵋分外青。有海瑞联：举头望明月，放眼看青山。

雨中徒步约 20 里，多年未有之壮举。

六点一刻抵乐山，宿嘉州宾馆。住三楼面江之屋，心旷神怡。但一坐下，两腿即不愿再抬矣。

地委副书记宴请，没有办法。席间知我千佛崖题诗，谓明日上午同遊大佛寺，必留字也。为免临时抱佛脚：一刻钟之内占此四句并跋：

日夜江涛足下流，
千年不语问祈求？
无边佛法法无法，
但愿苍生不解忧。

一九五八年初夏一宿乐山，翌日抵沙湾，偕水电总局并设计院诸同事徒步去铜街子坝址。匆匆往返，竟未拜观大佛。廿六年后初夏，故地重遊，江上遥拜，寺中近礼，应主人之请（临时抱佛脚）占此四句：大佛或首肯耶。

1984 年 5 月 22 日（星期二）阴

昨夜沐浴上床，仍久久不能入睡。六点醒来，七点半出发，乘游船观大佛，庄严雄伟，气象万千。修万里长城之民族，故能如是也。上岸后驱车入寺，得以近观。文管所负责人细加说明，如通风洞、排水道，以致佛顶一千多个发结之螺纹均与排水有关。当年初建时，金碧辉煌，有寺龛外壳，如奉选殿。山体为整块红砂岩也有关。佛高 71 米，右手无势（如左手复[伏]膝，不合规矩，不解何故。是否与雕造困难有关？<）>头部比例似略小一些，脚面可停五部卡车，脚指甲可摆桌吃饭。历时九十余年，建于盛唐，发起者为海法和尚，后有官家资助。

游东坡楼，川人对坡公感情特好。至休息楼观李龙眠画母子食小孩图卷，白描精细之至。不能真假，也是大艺术品。应主人约留字。上岸候车时，曾有异文与修改：

千年不语意何求？
法无定法法无法，
但愿苍生无所忧。

异文为：

千年不语不胜愁，
世上庸人自扰忧。

（第三句作：纷纷扰扰人间世）

给同行人看，都不赞成异文。

佛寺出来到五通桥午餐。书记颇有壮志，欲将此地变为花园城市，吸引遊人（也说是作“新加坡”）。河叉湖面有“小西湖”之称，惜水过浑。此地为游泳与龙舟基地。幼儿园办得甚好。早餐豆花亦好。

下午阴雨，六点半抵自贡。书记、市长盛情款待。饭后环行此<地>盐商花园一周，竟大哮喘。请来医生，同意是霉菌作怪，过秦岭就好了。给了两种口服药。同市长勾金祥谈到十点。哈尔滨炭黑厂出身，通炭素制品技术，上海型精明人。

住当年老头（毛泽东—李南央注）之屋，大而无当。不敢沐浴，上床。

1984 年 5 月 23 日（星期三）阴雨不定

七点半始醒，睡得尚好。出汗几次，不敢离棉被也。

取消去宜宾计划，直去大足。

上午到西秦会馆参观自贡盐业，历史展览并观恐龙。会馆为戏台式建筑，豪华富丽，戏剧故事木雕有 500 种，标准商人文化，难得的是保存完整。十九世纪第一口世界深井 1050 米，钻井全套技术，靠手工与铁竹木器，真是了不起。又到大山铺观恐龙发掘地，大概是河湾处堆集（可能漂浮至此），与沙岩同时形成。又看一亿年前银杏树大化石，也是漂浮物。

一点半到隆昌午餐，书记为年轻高中生。

五点抵大足，书记邓中文，读过五年私塾，老组织部中层干部，工作出色，知识也广，甚开阔。

1984 年 5 月 24 日（星期四）晴

天气好转，菩萨有灵也。夜服两次眠药，两头睡得尚好。

八点出发上宝顶山。在一马蹄形山谷中，完整沙岩，全部佛经故事。生、死、升天，以及父母养育恩及戒酒、戒淫、下地狱，乃至十童牧牛，无不栩栩如生。千手观音与园[圆]觉洞十二菩萨，真叹观止。文物所负责人详为解说，小米携椅坐听，整整三个小时不觉过去。仍口占四句题赠：

如来故事写神仙，
传到神州喜世间。
巧匠无名垂不朽，
子孙敢不创新篇。

余曾过龙门，今到乐山，虽未至云冈、敦煌，深信大足石窟，可叹观止，佛经故事，千载迷人。所幸者，一经儒教揉和，神人难分，大足乃一切大足之县。如此艺术保藏，千百巧匠毅力，后人实应效法。感而赋此四句，大足主人以为然否。

仍回宾馆午餐。下午取消北山之行，两点出发，五点半到重庆，住潘家山。

组织部长、付<副>书记等五人来，座谈半小时。

夜大洗衣服共七件。沐浴上床。

1984 年 5 月 25 日（星期五）晴

睡得尚好，没有哮喘。

上午听组织部长金　（原文此处空两字—李南央注）及付[副]部长汇报。下午刘志忠[135]来谈，清华化工系，汕头人，长期在长寿化工厂，维尼龙厂负责，现经委付[副]主任、常委。知识面广，注意宏观，极有见解。常委：女，秦玉琴[136]来，鞍山钢铁学院毕业，原重钢分厂付[副]书记，熟悉并专心党群工作，朴素，有条理，口才亦清晰，也有见解，似比成都几位都强。两口子收入减少二三十元，是一问

[135] 刘志忠：（1942—）广东汕头人。1965 年加入中共。清华大学化工高分子合成专业毕业。参加工作后先后担任重庆长寿化工厂技术员，四川维尼纶厂甲醇车间筹备组副组长、副主任，厂党委委员、化工分厂副厂长、厂长助理。1983 年 4 月起先后担任重庆市委常委、市经委主任、副市长、党组副书记兼计委主任、市长、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等职。

[136] 秦玉琴：（1943—）山东荣成人。1965 年加入中共。鞍山钢铁学院冶金系炼铁专业毕业。参加工作后先后任重庆钢铁公司第四钢铁厂技术员、党委秘书、厂党办负责人、厂党委常委、团委副书记、书记、厂党委副书记。1983 年 3 月后历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中共四川省纪委常委、重庆市委副书记，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等职。是中共十四、十五届候补中央委员。

题。

冯振伍作旧诗几首与我一阅，只好谈下平仄问题。冯读过私塾，甚朴实。

1984 年 5 月 26 日（星期六）晴

上午廖伯康来，畅谈到近十一点，似有“久慕”之情。详叙当年“肖李廖”案经过，李井泉大跃进之左，一意孤行，全力封锁。尚昆等如何设法突破，据数据统计，死人在 1200 万左右。四川过去到北京开会，使人感到语言无味。谈到一些深意：靠权领导转为靠影响（老干部退下来应如此转向）。

闲暇出领导（主意）。

千里马只有在行动中才能认识。

高温高压不变形，用心电图测，要有台阶（李长春一下当副市长不行），不宜一下到高位，必压担子。动态反映，不能只看素质。

未看准者不宜重用。

无贡献者不要起用。

王谦一大贡献，将几个书记拉下任常委未带后遗症。

负荷不要过载，七八成为好。有的人有适应能力，有的不行，不要压垮。

分析、综合、处理、解决矛盾的能力。

自治权+明白人班子，才能出效益。

明白人——能力，魄力，能看清问题而不[又]能解决问题，还得有体力。

此人被长期积压，难怪耀邦设法启用。

下午参观经济贸易中心。搞活流通渠道好办法之一。座谈时提出如何解决官商问题，能不能取消局这一级。

晚上邀请看电影《螃蟹》、《夜色多美好》。后者太浅薄了。长春片。

400 万（民政）——800 万（公安）——1200 万省人口统计，涪陵即死了 20 万。（此段写在该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4 年 5 月 27 日（星期日）晴阴不定

昨夜沐浴后睡得尚好。

上午参观嘉陵摩托车厂，为兵工弹厂，国民党 35 年自株洲搬来。看总装，研究所印象甚深。日本引进，作各种动态模拟实验，包括灯光光强。

下午参观中南橡胶厂。厂长女同志，初中文化，但在厂政工多年，熟悉生产，有一套体制改革想法，拟改成生产指挥、科研技术、政工、销售贸易和后勤生活，取消一些科室。70 多质检人员可大部取消。因产品长线滞销，因而积极引进，打开销路。看了管带几个车间。女工劳动不甚很强，但气味不惯。这是一个名牌厂。

晚上廖伯康、肖秧[137]等在渝全体书记等来，请吃饭，喝天府可乐，不亚于可口可乐也。廖完全赞成我的三峡意见，拟与邓垦[138]通气。

---

[137] 肖秧：（1929—1998）原名陈铮，四川阆中市玉台镇人。1947 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干事，北京电信局军事联络员，北京玻璃总厂厂长、党委书记，北京市进出口委副主任兼北京经济建设总公司总经理、外经贸委常务副主任，四川省重庆市副市长、市长、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书记，四川省副省长、省委副书记、省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等职。是中党第十四届中央侯补委员。

[138] 邓垦：（1911—）邓小平的胞弟。1939 年入延安抗大学习，1940 年加入中共。曾任延安《解放日报》编辑。中共执政

1984 年 5 月 28 日（星期一）间晴

睡得尚好。早餐后同冯振伍同志小谈，并订正他作的诗，讲平仄格律问题。

看耀邦出差几次讲话。

耀邦讲外事成员：立场坚定、眼光远大、头脑敏锐、业务熟练、才华出众、风格高尚。（此段写在该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下午市委组织部和市人事局负责干部十来人并宋成文、秦玉琴二人来，讲了两个半小时：干部四化为总任务服务；干部制度改革；关于三梯队，组织部门自身建设问题。有提纲，作了准备也。最后提了干部部门应遵守、注意者：立场坚定、公正无私、熟悉业务（广义与狭义），胸怀全局、求才若渴、知人善任。大家颇接受。

达县付[副]专员郭谦恕（三梯队）从达县赶来。晚餐后谈一小时。学农业的，所学、所想、所用一体，自然成长就快而且真正见效，这是今后用人基本之道。人精明而朴实，正从襄樊回来，为解决煤炭运输。

八点半上车，市组织部与秦玉琴来送。沿途题诗已经传来。

大事不敢讲，小事必须送，如果不照办，势必打修正。（此句写在该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4 年 5 月 29 日（星期二）晴

五八年坐[走]过此路到成都，与总理同行也。零零碎碎睡了二三小时，白天尚不疲劳。过绵阳似即入山区，隧洞不断。下午二点多过广元，山区似不觉奇险。山区有坝子，有混浊河流。四点半过阳平关。之后注意涵洞，才看到 200 多标号，大概全线总有四五百洞。过秦岭隧洞连绵不断，据说最高点为观音寺，超过海拔三千米，夜八点后过。

中午饭过硬，晚上面条又太软。小喘两次，因隧洞过长，吹了冷风所致。

十一点后似睡非睡，迷糊一阵。

1984 年 5 月 30 日（星期三）阴间晴

凌晨一点四十分正点到西安。组部长张渤兴等及汉夫来接。车站已拆，拟盖新站。住大厦。洗澡上床已三点，不能入睡，起服眠药，睡到八点。十点理发，老师父镇江人，姓王，已退休，善按摩。为外宾可赚钱，但经理二八开，又不鼓励，无积性。

下午张汉夫等汇报三梯队工作，28 人中选掉 8 人，因文革问题未查清及水平能力等。省的工作做得还不细。四点李溪溥来，印象颇佳。长期从事航空工业，谈运七飞机，斯贝发动机等甚详。但常委中老人多不赞同接班，认为拿不出决断，尤以马文瑞说得明白：“我不在就作不出决定。”

晚上同考察组其他省成员漫谈。

1984 年 5 月 31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小有哮喘，明显觉得体力不行，有困意。

上午听省委组织部汇报。张勃兴公认即可进常委。思路清晰，也有决断力。下午听三梯队七个对象的谈话，各谈上来后的感受，中心在陕西工作之“过稳”，改革之艰难，阻力过大。宣传部长毛生锐谈到八二年贯彻耀邦改革报告及清除污染，宣传战线两次小波折。很是中肯。

后，历任泸州专署专员，重庆市、武汉市副市长，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副省长、省人民政府顾问。

夜到新城（西安事变纪念地）观哥伦比亚片《苦命夫妻》。认识白纪年[139]。

1984 年 6 月 1 日（星期五）晴

六点一刻起床，感觉已趋正常。仍不敢到户外活动。

上午到省委大院开第二个七人座谈会。李溪溥参加。有渭南地委专员、付[副]书记，气象局长、宝鸡市常委等，也都谈到保守落后思想，说陕西人能吃到白馍就满足了。

下午梁琦[140]、陶钟[141]、曾慎达、白纪年来，直谈到六点半。白纪年直率谈到马文瑞搞接班人已失败，是按他自己在位选的人，实又不积极放手让他们挑担。改革与保守的主要矛盾认识是一致的。

王申生夫妇来，留晚餐。他们游览完毕，即去四川。

1984 年 6 月 2 日（星期六）晴

早餐时，高智[142]来，现在此地机关事务局。话旧，五八年曾问高“谈过什么没有”（意指背后议论首长未）。几天没睡好，上庐山时才由警卫副官李告之与高无关。

丁济沧来，离延安后似未见过面。谈七贤庄事，失实，但不等于此厂无重大实质问题。

八点出发，参观彩色显像管厂。大开眼界，明白关键处。锥与屏、荫罩、荧光粉，整个自动化生产线，严格质量检定。最后我一人看了光刻部分，经过空气净化（无一粒尘土），方入制作底板室。要来一块 22 寸废片，24 万孔也。书记王维亿甚在行。当年山东省委研究室干部，认识刘｛蔼｝然。

下午由咸阳市委同志陪同参观袁家大队并昭陵。两地八 0 年来过也，真是健忘。大队题字：“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引进技术，提高文化，发展工付[副]业，发展农牧业，发展多种经营，坚持集体化道路，袁家大队代表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经济的方向。”昭陵新盖了大厅，成百出土陶俑，实为唐代人物生活，尤其是服饰的展览。

八点一刻始到达闫良飞机厂基地，九点始晚餐。厂所负责同志与李溪溥坐谈片刻。颇对小米发了态度。

1984 年 6 月 3 日（星期日）晴

越疲劳越睡不着。服眠药后，下半夜始渐入睡。六点起床。

上午参观飞行研究所，先到机场看“空中美人”（轰｛炸｝一 J）起飞，带有对艦导弹，乃苏式歼击轰炸机改造。然后看“骊山”工程，引进法国实时监察。飞行时各种参数（理论 1000 种）及飞行员状态可同时在此测录并输入计算机处理，半径约 200 公里，为当代最先进技术。然后看此所影片。

---

[139] 白纪年：（1926—）陕西绥德人。1942 年加入中共。一直在陕甘宁边区工作。中共执政后，历任青年团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汉中地委书记。文革后任陕西省政府农村工作部部长，副省长，省委书记等职。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140] 梁琦：（1933—）女，浙江海宁人。1946 年随姐姐梁瑜进入解放区，后毕业于华北育才小学。1953 年加入中共。1955 年北京师大女附中毕业。1962 年毕业于前苏联列宁格勒工学院电子物理系，回国后在北京七三八厂工作。1963 年调西安，任西北工业大学教师、教研室主任、科研处处长、副校长。1983 年后历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省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省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省科协主席等职。

[141] 陶钟：（1929—）江苏吴江人。1951 年加入中共，同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系，1955 年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毕业。历任西安交通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机械系主任、机械工程研究所所长，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省委科教部部长、省委组织部部长、省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142] 高智：陕西佳县人。17 岁辍学绥德师范学校进延安，遂入中央机要科工作。1952 年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做机要秘书，1962 年离开中南海回到陕西工作。李锐任毛泽东兼职秘书时与其相识。—李锐注

看了运 8 机舱等。（此句写在该页底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十一点三个单位（172 厂、飞行研究所即 603，设计所即 630）讲了 20 分钟。大家一起午餐。下午二点半到 172 厂参观，共 37 万平米厂房，1.5 万工人，乃总装厂，现生产轰 EJ、运 7，试制贝斯轰 8（双人座）等。总装线夹具如不批量生产，甚不合算。此厂现同美加有生产波音部件等贸易关系，说明质量获得国际信任。最后看设计所的贝斯机模型，可带导弹约 5—6 吨。每翼有三支架带弹。又一起晚餐，共四桌，人们甚高兴，年轻付[副]厂长闹酒。

此种受欢迎与款待情况，说明下面对中组部之尊重也。

夜八点半回到西安。

1984 年 6 月 4 日（星期一）晴

上午看材料。小米等去参观秦俑。

下午四点应约去看马文瑞，谈二小时。告以人事安排意见，他写信耀邦推荐由李庆伟[143]、李溪溥、牟玲生[144]三人，而属意庆伟。说溪溥政治上不够强，仲勋、乔石同意，而耀邦不同意。年龄 63 岁，也难选入中委。谈到陕北、关中干部矛盾问题，延安抢救关中，高岗[145]还打过人。个别陕北老的认为“陕西就没人？”“陕人治陕”思想。李瑞山欠帐，78 年华国锋时有个决定：李是好同志，有错误，个别严重。王任重来只一个月，调国务院管农业（赵不愿去），马来特别谨慎，对李瑞山也不好点名。谈话中感到对工业太不熟。承认陕西优势甚多，神府有特优煤。曾慎达使用，到经委，建议到西安市，似愿考虑（晚上溪溥说，上午谈过不同意）。

晚上招待电影《电梯上》。周建南等在，认识李庆伟等。回来同建南谈到十一点。政企分开来势甚猛，从经贸、商业、机械三部入手。

1984 年 6 月 5 日（星期二） 雨

晨哮喘，同下雨有关。难道秦岭北也有霉菌？

上午看材料，作准备。十点高智来谈马的老婆起了不好影响。

下午三点向组织、人事部门干部约一百人讲话。李溪溥主持。曾慎达、董继昌[146]、陶钟、白纪年等均参加。讲四化与班子，三梯队，组织部本身建设等五个问题。非常谨慎，以免引起过敏。约两个半小时。疲劳之至。肚子饿，吃不下。中午吃一小馒头，晚餐吃一小碗面。

夜沐浴后仍小喘。

---

[143] 李庆伟：（1920—1994）河北邢台人。1937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曾历任中共河南省许昌地委书记、省供销社主任，省委常委、副省长，省委书记等职。1983 年 2 月后任陕西省委书记、副书记、代省长、省长；1986 年 12 月辞职。后又曾出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

[144] 牟玲生：（1931—）陕西扶风人。1949 年加入中共。历任青年团凤翔县委书记，共青团陕西省委副书记，陕西省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办公厅主任，陕西省委常委、秘书长、副书记等职。

[145] 高岗：（1905—1954）陕西横山县人。原名高崇德，字硕清。共产党陕甘根据地创始和领导人之一。中共执政后曾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国家计委主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 年 2 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被揭发同饶漱石一起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定为“高饶反党集团”，同年 8 月 17 日自杀。

[146] 董继昌：（1930—2012）陕西韩城人。1949 年加入中共。后历任合阳县副县长、县长，中共韩城、合阳、耀县、大荔县委书记，渭南地委副书记、渭南专署专员，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兼西安市委书记、省第六、七届政协副主席。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三届中央委员。

1984 年 6 月 6 日（星期三） 雨后转阴晴

四点醒来，哮喘，喷药乃止。甚感疲惫。九点董继昌来，主要谈接班人，对溪溥、庆伟看法。认为按次序接为好，马实际未让溪溥挑担管事。庆伟长处行政，下面议论思想水平不高，讲话多业务如一厅长也。马太不放手，过于稳重，造成今天局面。白纪年乃小政客，重用文革有问题人，已摆开架势接省长班。白问过马，溪溥管日常事而非常务书记，因此政府事一概不与省委挂钩，只让庆伟与马联系。安康水灾，李庆伟护短，且不实事求是。

下午动身前，同张勃兴谈及接班问题，他赞成顺序接，与董的意见一致。

飞机三点半起飞，四点五十抵京，又呼吸到熟悉的空气，一路街景倍觉亲切，北京真是故乡了。玉珍未去机场，因丢了一月工资而不快。一大堆信件，湖南居多。

晚上就接到阳太阳[147]电话，为广西艺院班子事。

帅大姐来过一次。

1984 年 6 月 7 日（星期四）晴

昨夜竟敦伦一次。

早晨去医院看皮科。书店看了一个多小时，买书 16 元，有《徐渭集》。

中午睡着了一个半小时，空前之举。两点半帅大姐来，从陈元处听到有人向陈讲我闲话，又过于敏感，惟恐有变，担心之至也。经我说明分析，始释念。“知人知面不知心”，永记此教训。

夜朱正来，湖南信件多。秦川来，邓、乔要找他谈和到报社作报告。鼓励坚决摆事实讲道理。

1984 年 6 月 8 日（星期五）晴

上班后，即向乔石汇报陕西班子情况。原来他并未见到马文瑞，只同李庆伟谈了，也不似马讲的那么肯定，而马对李则早已说明。

九点办公会，十一点散。具体人事问题。同李岩谈，鞍钢班子几遭鹤寿阻断，后乔等力争始通过。同志民、泽彭谈三梯队汇报情况，彭守范谈湖南情况，华峰谈部整党情况，章大姐抓得甚紧也。文件、信件一堆堆，如何是好。

同小彬谈，他尚不知陈与乔陈谈话情况（让小刘任付[副]部长）[148]。

1984 年 6 月 9 日（星期六）晴

上午四川汇报前，讲了几点感受：新上来干部之难（不支持，不压担等等），中层受梗阻，生活劳累等等（“做人难，难做人，做难人”）。上班时见到秦川，谓乔木找他谈，不该向下传达耀邦对精神污染批评：指向群众，影响经济等。向一波处谈，将第三个挨整。

为准备对照检查，请经济局李岩等四人来谈。说五个月来，每月讲一次，企业班子问题算打开了局面。有新意有见解，贯彻了中央精神。五三头条下面都学习，四化八门已传开。讲了一大堆好话。到局里走动太少，不如曾大姐。

中午到招待所看所裱字画，甚精。惜只裱两幅。

陈璞如来谈铁道部班子，高文化结构是完全通了。

同野苹谈，与陈谈时未提及我。小刘副部长事，野苹顶了。

---

[147] 阳太阳：（1909—2009）又名阳雪坞，晚号芦笛山翁。广西桂林人。画家。是“漓江画派”的开拓者。

[148] 此处应该是指陈云与乔石、陈野苹谈话，让刘泽彭任中组部副部长事。—李南央注

夜戴文葆来谈南方局青年工作会议等事。陈琼芝来，想调党校。

1984 年 6 月 10 日（星期日）晴

上午同玉珍、朱正观看工艺挂毯展览，然后至民族宫看宋振庭“诗书画”展。党校展览时即曾寄信来，此次又函，不能不去也。叹为“胆大包天”，诗不合格律，朱正谓七而不律也。字则故作豪放而无基本功，画则剽学诸家皮毛，但有一二幅佳作（广州木棉与一二幅竹子）。在家玩玩可以，定要公诸大众，也是“老革命”之权力乎！

大胖夫妇、朱维民、黄乃先后来。

朱维民评论王申生为我画像，谓色弱，颜色分辨不细。

黄乃是一个人来的，带耳机听收录机，玉珍心疼怕弄坏了。我们送他坐 114 回家，电话告安林接。

1984 年 6 月 11 日（星期一）阴

上班后，老干局李有存来谈该局不正常情况，有王振松二人闹无原则纠纷，攻击局领导为何将他们调出，矛头指向伯克。

上午约法陶、建生及青干局五人对我提意见，法陶意见：

1） 过于直率，失之简单，说话冲。

2） 要求过急，使人无考虑余地，未留余地。

3） 对人看法（未弄清本意）。

以上也是优点产生的，相处甚愉快，敢于负责，处事果断，是个快手。

其他人也多从这几点提意见，如考虑场合不够，对湖南过急，应刚柔结合，棉[绵]里藏针。五三头条，手续不周。

泽彭：不顾场合，“书记处有人不同意”精神污染，批评中办文件。应同下面干部多接触，多到局里去走动。说得尖锐而不动感情。

下午第三批十三个组长会，谈了些意见。当前处于一个新的时期，浪潮冲击，组织部工作必须同步改革。

夜与玉珍观国家队与巴西队足球。

1984 年 6 月 12 日（星期二）阴、夜雨

同郭峰等二次通电话，商定黄欧东告状（徐少甫）事，待文件经一波看好后，争取由郭、谷景生[149]同黄一谈了结。

十点向任弼绍遗体告别，见到水电部一些老人。

下午参加支书会，讲经济形势将大变，组织工作必须同步。座谈会研究中青年干部分来工作后种种问题：工作与生活等方面的困难。

夜金树望来。高岗女儿李洁来谈出国进修问题。

[149] 谷景生：（1913—2004）山西猗氏人。1932 年加入中共。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中共执政后，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十五军政委，国防五院政委，总政群众工作部部长，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区委第二书记兼乌鲁木齐军区政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第一书记等职。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薄熙来第二任妻子谷开来的父亲。

1984 年 6 月 13 日（星期三）晴

上午续讨论新上来干部问题。党校目前长期正规培训办法同目前实际（三梯队须到台阶上压担子锻炼）发生矛盾。山东苏毅然希望党校少收人是最大支持。

下午二点刘道玉来，谈崔建瑞[150]内有韩宁夫外有王任重支持。即与郁文[151]电话，请早批武大班子。此次中宣部开 600 人高教反思会，仍唱左老调，为清除精污辩护。刘提出不同意见不刊简报。鼓励他向耀邦、小平写信。

三点听山东、河南、广东汇报。五点到宋任穷家，谈陕西班子等情况。湖南耀邦仍在支持，嘱首道打电话给毛，自我批评，搞好团结。广西乔则应动也。

夜一不知名北大荒呆过的人来。

刘云鹤夫妇来，谈郭峰、徐少甫等认为只能由李铁映接班，而李涛[152]则坚决反对：太空，名利，而属意李长春。

1984 年 6 月 14 日（星期四）晴

上午准备对照检查，批文件。

下午作检查，经济、青年二局全体参加。讲一个半小时。

夜湖南交通厅肖大雍来，谈孤掌难鸣及穿小鞋等等情况。

1984 年 6 月 15 日（星期五）雨阴

上午约赵东宛谈工作变动问题，中央批准罗干任科委主任（小平让赵调离）。谈及方毅同紫阳关于科学院方针（非只顾基础与长远，而应同生产紧密结合）相佐，并对科委贯彻科研所承包等毫无兴趣（“老了，已无雄心壮志”）。李岩等对赵之调离亦不满（子弟干政也，小平女儿等在科委）。

下午部办公会，半务虚，讨论书记处对组织部工作后如何写一综合反映。

夜观古巴、中国女排，主力多未上场而轻易取胜。新手成熟甚快，让挑重担也。

1984 年 6 月 16 日（星期六）晴

一早周惠到办公室，谈半小时。九点于一、庞天仪谈北京工业学院班子事。

下午周惠来同乔石、野苹等一起谈内蒙人事，苏和必调出。

1984 年 6 月 17 日（星期日）晴

一天人客不断。上午余宗彦、洪流（《解放日报》记者，离延后未见过）来。漫谈文艺界等人事。

---

[150] 崔建瑞：（1933—）河南潢川县人。1953 年入武汉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曾任学校革委会主任、党组书记。文革后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1985 年后调入湖北省科委曾任主任、党组书记。

[151] 郁文：（1918—2010）原名孙保安。河北满城人。1937 年加入中共，同年赴延安，入抗大、中央党校学习。曾任延安《新中华报》采访通讯部主任，《解放日报》采访通讯科科长，新华通讯社晋绥总分社社长等职。中共执政后，历任新疆日报社社长，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干部局局长、副秘书长、政治部主任兼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

[152] 李涛：（1913—2008）辽宁沈阳市人。满族。1937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曾任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长。文革后曾任辽阳市委书记，辽宁省委书记兼沈阳市委第一书记，中共辽宁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等职。

谈华山[153]婚事，黄钢之左。下午朱维民来后同至江丰家看他为江丰画的头像。夜周惠来约秦川上来，谈乔木到报社讲话，“我从不整人，这违反党纪”，而至哭鼻子（对胡、王[154]优点看得不够），由邓力群将稿念完。可是随后却通知报社一切听从中宣部领导。胡绩伟、于光远找周惠谈，同约李莊谈，劝其宁犯组织错误，不要犯政治错误，鼓励秦川向书记处备案。

周谈陈之保守。（此句写在该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4 年 6 月 18 日（星期一）晴、夜雨

上午经济局李岩等来汇报八月召开企业座谈会事。连尹续谈到上海、闽浙苏所了解情况。

下午看文件、批办件。与梅行电话，为黎澍房子事。孙敬文电话辞顾问职。谈于一调查事，此人文革问题较严重，恐须下台。

昨天写就怀陈奎生短文并寄于刚。

周谈：去日本前，找小平谈，如此干不下去了，曾下泪。因此确定两周一次桥牌（几人碰头）。乔木向耀认错，也垂泪！

彻底否定文革，但不要再大翻腾，坚持边整边改，严办边整边犯<者>。

“一个人的思想不能囊括一切”（美地质学家哈尔布蒂《成熟盆地的地质勘探》）。

不要过早把门关死，把话说绝。

人间事最难的是吼出天下第一声。

不要真主意假商量
仪礼有余，知心不足 }民主人士语

1984 年 6 月 19 日（星期二）晴、夜雨

上午到中指委办公室听于一问题调查汇报。武斗三次与迫害老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他的部下与副手），典型的造反起家，黑龙江认为应定三种人。决定分二步：先停止整党组长职务。此人有接触，大概属于善辨风色之类。

处理文件。下午四点约治民、曹志谈部机构体制与人事安排。同伯克谈老干局问题。

夜观足球。中国两场俱胜，同阿尔及利亚下半时古广明踢进球，颇有国际水平。

1984 年 6 月 20 日（星期三）阴、小雨

上午北京三梯队九人来谈，四化仍有阻力，要求学习强烈。

下午讨论野苹集体检查报告：实事求是，严格要求。

1984 年 6 月 21 日（星期四）阴，小雨

上午农牧部肖鹏[155]来，谈该部人事。主要辩解自己问题，大概水产局关系紧张，有人反他。过去组织部过问过。这大概也是小有名人物，开口耀邦如何。

---

[153] 华山：（1920—1985）广西龙州镇人。1938 年进延安，同年加入中共。后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毕业后任报社记者。是《鸡毛信》的作者。中共执政后为专业作家。文革后曾任广东省文联副主席，人民日报社记者。1973 年与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结婚。

[154] 胡：胡绩伟，王：王若水。—李南央注

[155] 肖鹏：（1919—）江西兴国人。1933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曾任农业部副部长、部长。

问党校三梯队情况。党校拟请我讲话，拟讲培养一代什么样的新人。找志民、崔武年[156]、谷安林来漫谈，请他们准备些材料。

夜伯村来谈湖北情况，主要是王全国揽权，关广富自负，发脾气，靠向韩、王一边，关系紧张。邓垦对关持否定看法。任穷同志过湖北时，不赞成交流出去，帮助、团结为上。

1984 年 6 月 22 日（星期五）晴

上午党校培训班的辽宁等地三梯队九人来座谈，都觉系统学习理论之重要，理解了才能坚定，实党性之根本：做两个明白人。都要求我去做一次报告。

乔石告紫阳关于科委人选意见，再找找比罗干更适合的人。同建南电话，他推荐张寿，有见解而稳重。赵东宛甚有些情绪，去港澳难以通过，仍留计委算了。

约治民、洁冰谈部机构与人事安排。大体商定。

1984 年 6 月 23 日（星期六）晴

七点半出发，八点半到燕山公司。陈锦华先一天到。现经理夏钦林[157]导游，看看管道罐罐而已。东炼 700 万 T，有国际水平，原无整体规划，是 70 年后几家逐步发展的，好处在未受文革干扰，年产值 22 亿，税利一半。中午吴仪[158]（拟任书记，女、46 岁，独身）来谈湖南情况半小时，她参加整党组，刚回来。下午同工作组，市委一起讨论新班子。吴仪有组织能力，有见解，属两个明白人类型（倒是组部人选）。吴协刚[159]中专，三十余年实践，基层经验丰富，也是党政全才，任经理。整个班子 43 岁，全部大专。

箴铭[160]孙女（301 厂搞幼儿工作）来，留吃晚饭。

夜观中苏女篮赛。下半时打得较好，缺主力。

1984 年 6 月 24 日（星期日）阴间小雨

昨夜电话，谭伟突发病，夫人赶着去长沙。早晨电话为感冒，但晚上电话为急性胆管道炎，有生命危险，必须立即手术。

上午到人大朱维民画家观《自述》。1.8 米 x1.4 米，使观众深思，非一般肖像画也。提出主题应是对三十年左倾错误的控诉。谢韬来一同观看。请人大约尚昆、萧克、伍修权等来检定一次。朱已付出工料费 80 元矣。随一同去曹雪芹故居参观。有区长等陪同，详作讲解。故居环境颇令人信服，墙壁题诗

---

[156] 崔武年：（1948—）是 1976 年“四五”运动参加者。曾任中组部青年干部局干部，担任过青干局二处副处长、处长。后在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国务院稽查特派员总署工作。退休后著有《我的 83 个月》，详述自己在中组部青干局的工作经历。

[157] 夏钦林：（1928—）陕西武功人。1954 年毕业于大宫工学院化工系。1959 年入中共。历任郑州合成橡胶厂车间副主任，郑州石油化工厂副厂长，北京燕山石化公司副经理、经理、总经济师。

[158] 吴仪：（1938—）湖北武汉人。北京石油学院石油炼制系毕业。1962 年参加中共。毕业后曾担任兰州炼油厂技术员，政治部办公室干事，石油工业部生产技术司生产处技术员。1967 年调北京东方红炼油厂工作，从技术员、科长、升至副总工程师、副厂长，燕山石油化工公司副经理、党委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对外经济合作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2003—2008），卫生部部长。是中共第十三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四届中央委员，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六届政治局委员。

[159] 吴协刚：（1933—）江苏江阴人。江苏省立苏州高级工业技术学校炼油工程专业毕业。1954 年加入中共。毕业后曾在大连石油七厂基建科设计室当见习技术员。1984 年后曾任燕山石化公司总经理，中国石化总公司副总经理。

[160] 箴铭：李锐大伯父的孙子。—李南央注

与书柜两种偶然，如此吻合，不能不令人置信也。曹雪芹就在这个小房间写了十年!

下午同柏原一起回来，谈到晚八点。建议他写信耀邦，对毛评价，作最后努力。何格高来，陈云、紫阳、小平对三峡意见均有批示。

陈云批示支持我的意见也。(此句写在该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4 年 6 月 25 日（星期一）晴

整天处理文件。改野苹集体检查稿。建议研究室、办公厅要有两三个把语法关的人。

为调出呼市书记苏和，同杨静仁通电话二次，周惠长途二次，只得以命令行之。安排柏原同宋、乔谈湖南情况。宋谓中央现无意调出毛，也须比他年轻方便于代替。“总还是个好人。”

与李鹏电话，商量水电部人事，三峡不一定急于听汇报。

1984 年 6 月 26 日（星期二）晴

早晨作诗一首，因谢涛［韬］告，为于刚作七十寿。即电话告于刚：

斯世同怀（知己平生）忆少年，
潇湘风雨暗无天。
病中千里寒塞望（延安四四年住院事）[161]，
劫后重逢热泪欢。
酸果先尝而胆壮[162]，
老来未料也诗缘。
怨兄不告古稀日，
恕我迟投祝嘏篇。

上午部务会，通过赵振清检讨。

下午二十个部人事司长会，讨论十条中人事扩权后问题与补充解释。讲点意见：全局观点，不受制约与受制约。

夜何格高来，告水电部有关三峡动态。

1984 年 6 月 27 日（星期三）晴

昨夜小妹送来陈光[163]儿女为父亲平反的申诉信件。从军纪调来原处理件。原来去年初小平、尚昆等已圈阅过不予改变。此事甚难办也。

上午整党小组会，谈情况较严重的八人情况，其他则分别解脱（85 人）。

---

[161] 1944 年李锐从保安处放出来后即开始为《解放日报》写大块文章，又因遭遇离婚，害伤寒住院，于刚前去探望，医生不准进窑洞，只得从窑洞窗口凝望病中朋友。—李南央注

[162] 李锐称自己在秦城监狱用龙胆紫药水写的诗为一筐“酸果”。这里应指在这些诗交湖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前曾先请于刚看了，得到他的鼓励后方下决心出版。—李南央注

[163] 陈光：(1905—1954）湖南宜章县人。原名陈世椿。1927 年加入中共，湘南暴动后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后参加长征，红军进入陕北后任红四师师长，抗战时曾与罗荣桓在中共山东抗日根据地作战，抗战后赴东北，工作中与林彪结怨。解放战争中随军南下，中共执政初期在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领导下工作。由于不接受叶剑英指出的工作中的错误，拒绝接受广东军区党委组织会上的批评，1950 年被开除党籍，并遭软禁，后转至武汉中南军区的一座二层小楼继续软禁。1954 年在该小楼自杀。陈光的妻子史瑞楚后来曾任水电部外事司司长，我与她同住一个单元门，故而替她和子女向父亲转信。—李南央注

下午约在党校学习（第二批）八人座谈。五个福建人，对改革都有较深认识。

夜观国家队与加拿大足球赛 5:1。甚感痛快，空前未有也。

1984 年 6 月 28 日（星期四）晴

秦川送来乔木讲话及修改稿（此地无银卅两也）并邓力群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讲话。周惠寄来邓在内蒙去年传达常委会的讲话等。

文件处理不完也看不完。

下午约照华，治民谈机构与人事安排。乔石谈科委人选，最后定为宋健。赵东宛安排（本人又提出去经委和机械部）。

夜浦安修来谈到十一点。送我延安小米与纸烟（此句写在该页底部空白处—李南央注）当年批评一波等有小金柜问题。陈赓等对 61 人案[164]（彭总在延安作了解释），白区看法等问题。薄现在也认为华北座谈会过火了。李井泉、谭震林当年“左”，影响对彭看法。一波报告提出“彭信干扰，影响反‘左’”。这说不通。浦在纪委会谈后，简报送上去了。

1984 年 6 月 29 日（星期五）晴

上午党校三梯队七人座谈，川陕二省，主要谈党政领导干部主要素质，都强调了知识面要广和掌握理论才能真正勇于改革。

下午赵东宛、武衡先后来谈科委班子问题。武建议国务院领导或总理兼主任，国内外传统如此。对方毅之不干活又不让人家干活，说得甚多。

夜湖南体委人送来琬姐托带物件。朱维民来。

九点仍散步。

1984 年 6 月 30 日（星期六）晴

上午同乔石谈科委人事安排，他认为难以国务院领导兼任挤走方毅之过问权，维持原案。我也不便多言。程学敏、曾念、邢凤山来谈三峡事，请准备材料。赵守一来谈劳动部人事。忠勤原拟接班，计较个人，易接受下面“业务篓子”馊主意。此次工资局长闯的乱子（得罪工农兵大学生）即为他批准。

下午沙洪对照检查。

王申生自上海买来鳝鱼，宰杀炒烹，甚可口。过去蔡嫂不知此种炒法。

1984 年 7 月 1 日（星期日）阴

两夜都是裸睡，热得可以，又不敢大开窗户。上午看杂书，给四川化工厂尹学进复信寄书（此人有旧诗集寄我，诗不错）。《传记文学》算是出版了，记傅任敢长文可以告慰死者了。

杨弟[第]甫女儿带来信件。

下午大胖来，问工业学院班子意见。

李冰封、柳思来，谈湖南情况。

夜观足球决赛，临门一脚不硬，空有攻防优势，反以 1:0 而败!

[164] 应指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人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李南央注

1984 年 7 月 2 日（星期一）晴

上午处理文件，看彭总《自述》手稿。

下午华东水电院长张发华来对谈水电忧虑。此人甚有创新精神。潘家铮[165]来谈到六点，他同意我的三峡意见，许多老专家也都抱怀疑。访美原无三峡项目，一水三核是钱正英回国后形成的。

寄四川化工厂书信。

夜散步玉渊潭，同王申生、玉珍过游泳岸边，自行车太多，防不胜防。九点始归，甚觉疲劳。

1984 年 7 月 3 日（星期二）晴

于刚来信催诗。不到四点醒来。

第一句改：老更多情忆少年，

五六句：晚景红于花二月，

　　诗缘清似管三弦。

自觉情意俱佳。“诗风清似乐三弦”。

感兄酸果亲尝遍（第七句）。

上午部务会，讨论八月开企业班子会。乔石顾虑耀邦等是否支持，而不解此事已完全成熟，各方均企待也。此与岗位责任制会议不同。其实该次会即贯彻下去也无甚问题。

下午野苹作集体检查报告。

温济中[166]来谈水电年鉴事，题扉页字。

1984 年 7 月 4 日（星期三）晴

上下午开赵振清问题会。上午几位老同志都参加。杨士杰尚好，未激动。

夜观伊朗、中国足球。软弱无力，据说队员都太疲劳。

1984 年 7 月 5 日（星期四）晴

上午听 30 部委三梯队阶段汇报，我甚不耐烦，多次打断发言，引以为戒。对志民处《简报》不满，也讲得过程[分]，此种情绪与小彬来谈小刘事有关：又透露一事，三梯队电话会前，野苹觉我太急，小刘向朱佳木反映成：“野苹不能容忍了。”

三点同王申生到人大观朱维民创作《自述》，李聚奎[167]、浦安修、王平[168]、甘渭汉、余秋里、伍修

---

[165] 潘家铮：（1927—2012）浙江绍兴人。1950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后来成为三峡大坝建设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并担任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技术委员会主任。是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副院长。2007 年有信给李锐云：“关于三峡问题，您反对上三峡，人所共知。恕我袭用您对毛主席之评价方式：在五十年代反对上三峡有功（且其功至伟）；在八十年代反对三峡，有些过分，但仍起良好作用；在廿一世纪反对三峡，似可不必，因有副作用。……是以在今后三峡争论中您老可否淡出，某些人士通过反三峡以反水电，任其表现可也，我们当全力应对之，但实不愿牵涉您老。衷心之言，伏求鉴谅。”—李南央注

[166] 温济中：（1918—）广东梅县人。1939 年毕业于上海大公学校高级部。曾任清水溪工程处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副工程师。中共执政后，历任三门峡工程局、刘家峡工程局、青海水电设计院工程师，水利电力部第四工程局副总工程师等职。

[167] 李聚奎：（1904—1995）湖南安化县人。参加过北伐战争。1928 年参加平江起义，同年加入中共。参加了长征。后在军中任军区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后勤司令部参谋长、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副部长、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二部长等职。中共执政后参与组建解放军后勤学院并出任院长。1955 年任国家石油工业部部长。1958 年任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同年被授

权、洪学智、杨尚昆[169]均来到。惜画像过暗黑（似一黑人）。主题肯定，但须表现本人特殊刚毅、倔强、忧党忧国（沉思）。秋里还说实内含对人民的慈祥。外形要使观众一眼看出是彭总。确难度甚大。

1984 年 7 月 6 日（星期五）晴

上下午都处理文件，看文件。案头比较清爽了。何之光、陈明寄的对毛致用对照检查意见分寄胡、习等。复信刘皓宇，谈《论三峡》封面处理。

于刚答诗：

交深如水淡弥坚，梦里潇湘已换天。
莫叹多情临老景，喜常挥笔走云籤。
延河不忘寒窑泪，　岭重擎狱士鞭。（原文岭前缺一字—李南央注）
此日象牙红满树，中枢囊赞乐无边。

早晨秦川来，星一书记处将谈《人民日报》工作。邓力群坚持精污事正确，毫不作自我批评。刘家栋谈最近《争鸣》禁止进口情况，谓我如到宣传部则更能“发挥作用”也。

1984 年 7 月 7 日（星期六）晴

上午党校培训部的三梯队第四批七人来座谈。青海、新疆、宁夏等省。我最后讲了一点，他们将来遇到的人事情况是会极其复杂的，由于环境变化，新时期经济形势的变化，如留美、日、西欧的留学生就成千成万，亲美派、亲日派、亲德派都难免发生。这一代青年思想更是复杂，必须早有准备，要对许多现实问题作出理论的回答，不能光满足于读了经典著作。

下午杨泰芬来谈邮电部副部长人选，刘杰、张赤侠[170]谈河南班子。七月底要开党代会，刘杰仍留一年。

夜朱正来，谈湖南情况。带来些信件。

收到《传记文学》第一期，有记傅任敢文。

1984 年 7 月 8 日（星期日）晴

整天写改纪念《新湖南报》35 周年文。朱正有个底子。赠于刚诗，同朱正一起推敲，又改动了一

予上将军衔。是反对 1989 年“六四”动用军队的七上将之一。

[168] 王平：（1907—1998）原名王惟允，曾用名王明。湖北阳新县人。1930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共。参加了长征。抗战时期曾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察哈尔军区司令员。中共执政后历任解放军总参谋部动员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委员，炮兵政治委员，总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等职。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中央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届中顾委常委。是反对 1989 年“六四”动用军队的七上将之一。

[169] 杨尚昆：（1907—1998）四川重庆人。1926 年加入中共，同年赴前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 年回国。参加了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抗战时出任中共北方局副书记、书记，在华北敌后根据地工作。1941 年回到延安。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警卫司令员等职。1945 年起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直到文革初期被列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监禁达 12 年。文革后历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 年至 1993 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出版有《杨尚昆日记》。

[170] 张赤侠：（1920—2007）原名张廉桂。山东临清县人。1938 年加入中共。曾任县委书记、省委秘书处处长。中共执政后先后担任开封县委书记，中南局组织部秘书长，中央组织部办公室副主任，湖北省委党校党委书记等职。文革后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省组织部部长、省顾委常委、副主任。

下。

钱昌照夫人沈性元两次电话，夸赞“学生时代毛”与“范寿康”文，说《中国青年报》应予转载，以教育一代青年。

朱维民来，将小王对彭画像意见转告，总之让人认得出来。可能难以奏效。

1984 年 7 月 9 日（星期一）晴阴

上午整党小组会，部[佈]署三个月工作。下午赵振清会，大家意见较一致，应严格要求。我特别谈到对写信人抱什么态度问题，否则再拖下去，将来再爆发就更不好了。

1984 年 7 月 10 日（星期二）阴

上午接农垦部电话，赵杰兵母亲山西出差因车祸于昨天下午去世，遗体停在灵邱。即与长沙电话，通知小赵，中午与志民同去赵家，遇其妹，尚不知确信也。

下午《人民日报》记者吴兴华（雪初在坐）来谈湖南近况。谓毛致用丧失人心之至，耀邦再予支持，中央亦无威信。拟杀段远来“灭口”，当告韩光同志注意。

中午、晚上与秦川谈，星期一书记处讨论人民日报情况。秦、乔各讲一小时多。秦将据实答辩。十二大后，中宣部指挥报社，谓十二大胡报告精神离开根本目标（改革报告尤甚）。秦谓不专力于经济建设，而只从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做文章，不能再走这“左”道路了。万里甚称赞。耀邦插话：人民日报情况我不清楚，胡绩伟、王若水到底是什么问题，是否保了。仲勋插话：弄得一年多耀邦不敢接触报社。这是一场大斗争。

夜朱正来，又有许多信。戴文葆[171]赠《读书》第七期，“警世忠言”文真是过奖了。聂绀弩题诗卷首：

多文为富更多情，
脑里英雄纸上兵。
是泪是花还是血，
频揩老眼不分明。

复信，二句拟改“心上英雄纸上兵”。

1984 年 7 月 11 日（星期三）雨

上午党校九人来座谈。十点宋平来谈计委班子，可下四人，进三人。曹维恭已接受。宋自己进退已同赵、万谈过，但谁接班却难定。房维中，张寿各有长短。

下午同乔石谈。山西事因罗贵波之去住而复杂化，结果李立功来，带去一记录，让罗回京，以结束纷争（李修仁曾找万里谈，要留罗）。陕西接班人，李庆伟提白纪年，耀邦最后讲了一篇：五十左右，不过六十，民意测验，300 人范围自己投票解决，组织部不派人去。这倒可成为一例。

夜伯村来，老是管湖北种种闲事。告以不要过多干预，揽事，并告去年天津被逐，又不得已争取放在湖北，以免影响情绪的一段。这样说穿倒好，人确难有自知之明。

夜改正《新湖南报》创刊时文，朱正忙到十二点。近一点赵杰兵来电话，要车去大同参加母亲遗体火化，车要不到，司机们不愿赶此夜路。

---

[171] 戴文葆：（1922—2008）曾用名戴文宝，笔名慕松、郁进、丁闻葆。江苏阜宁人。出版家。1945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政治系。曾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审。

1984 年 7 月 12 日（星期四）晴

上午处理文件杂事。梅行电话，黎澍房子事已解决。即去信，再办黄乃房子事。

《新湖南报》文寄出十余份请改正。

下午五点半北京站，坐车进站台，想起七五年五、卅一故事[172]，真是人事沧桑也。

组织部长王旭东[173]、秘书长等来接（八点十分到天津）。夜与联络组长金昭典[174]谈（原四方面军老红军）。问题还是陈、李矛盾，未揭开。刘泽彭谈张再旺对接班人设想，仍以谭绍文[175]为首。

1984 年 7 月 13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在阳台活动。看了点书。

八点半到一招，“主席居”与陈伟达长谈到十一点。整个常委一一评价，详谈接班问题及对李瑞环看法。夜张再旺来，大体与陈一致，认为谭绍文接，同李瑞环讲清楚可能问题不大。何国模[176]两教授不懂办事。

下午三梯队八人坐[座]谈，总的印象比四川水平要高。李惠芬[177]是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同想象不同。

晚饭后至街头公园散步。夜张再旺来谈，认为谭接班可同李瑞环谈，提出吴、李谋私利事，必牵动伟达夫人事。

1984 年 7 月 14 日（星期六）晴

睡得尚好。早六点到阳台活动，中午在面盆游泳池活动。

八点过李瑞环来，谈到十一点。细谈同陈伟达、张再旺关系，并品评常委诸人。同陈似是两种类型人之格格不入。陈由于夫人干政及胸怀较窄等引起问题颇多。问及李之父亲、弟弟事（传说来后分了两套房子），绝无此事。根本看不起张再旺（没有水平）及杨竞衡[178]（新技术革命等乃空谈，要干实事，

---

[172] 1975 年 5 月 31 日李锐出秦城监狱，未获范元甄允许与子女们见面，即被直接送至车站，经蚌埠，回到入狱前的流放地安徽磨子潭水电站。—李南央注

[173] 王旭东：（1946—）江苏盐城人。1972 年加入中共。中专毕业。参加工作后先后在国防科委某研究所任团工委副书记、书记，党委副书记；电子工业部某研究所任革委会主任、党委副书记、所长；天津市委常委、市组织部部长、市委副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河北省委书记，信息产业部副部长、部长、党组书记。是中共第十五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六、十七届中央委员。

[174] 金昭典：（1912—2000）湖北黄安县人。1929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 年加入中共。参加了长征。中共执政后曾历任中共西康省委常委、省公安厅厅长、省政协副主席，1952 年任赴越南顾问团公安顾问组组长，1956 年调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1972 年任北京钢铁学院党委书记。1975 年后任福建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副省长。1982 年 9 月退至二线，任福建省委顾问。是中共中纪委委员。此时任中指委驻天津联络组长。

[175] 谭绍文：（1928—1993）四川新津人。1955 年加入中共。西北工学院纺织工程系毕业，1952 年毕业后在天津纺织工业学校机织科任教。1958 年起任河北纺织工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天津纺织工学院教务处长、院党委常委、副院长、院长、党委副书记；天津市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天津市委常委、秘书长，市委副书记、市委书记。是中共十四大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

[176] 何国模：浙江余姚人。1946 年加入中共。1951 年毕业于北洋大学电机系。历任天津大学校长办公室副主任，天津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处长、副教授，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天津市教育卫生委员会主任，天津市第八届政协副主席。

[177] 李惠芬：清华大学 1958—1960 建筑系毕业生。曾任天津市副市长。

[178] 杨竞衡：（1930—）广东中山县人。1953 年毕业于杭州国立浙江大学电机系，毕业后任沈阳东北电工局技术处见习技术员，第一机械工业部电工局成套设备设计室技术员、部电气传动成套设备公司筹备处设计组长，一机部天津电气传动

才能见本事）。

下午三梯队八人坐[座]谈，属精神文明者，多党群口。强调重新学习，增加知识之重要，最好每年有一月“培训”。

夜观北京、天津足球赛，天津队胜。

1984 年 7 月 15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上午八点到十点王旭东谈，问班子人事意见，看法大体差不多。较全面，有见解，知识面较广，模胡［糊］数学如高个子概念。十点李岚清[179]来，过去认识我，老一机部的。上海型，通外事，对外经贸甚有见解。计委应抓宏观、战略问题，少管具体项目，人才有偿使用（大学可收回投资）。李瑞环讲话随便，伤人，要有品质很好的人作参谋。

下午刘曾坤[180]谈到四点，对李有充分肯定，并举各县区财政包干说错了道歉事。但认为书记应更沉着老练，谭绍文细，有思路，魄力则差，与李搭配，有所担心。常委设部门太多，“人在后方”，到前方才能显出本事。

郝田役[181]来谈到六点。65 岁老同志，谓现在班子缺出类拔萃接班者，连个名誉地位观念还没产生就上来了。学校、科研人过多，而缺工厂型实际经验者。刘曾坤、聂璧初[182]为他推荐，大厂长本事大，李（李瑞环—李南央注）接不理想，无人接也只能如此。怀疑城市工作第一位是城市建设，李太主观、武断，思想有不健康处，只顾当前。伟达耳软，易偏听偏信，对老同志关心很不够，组织能力亦差。

夜看望金昭典，谈接班人事。刘泽彭等来谈到十点半。此间对三梯队准备工作最差。

1984 年 7 月 16 日（星期一）晴

八点出发塘沽，与谭绍文同车。先到港务局听简介，然后参观盐码头与集装箱码头，并进入 1.5 万 T 集装箱船舱。共分三层装货，国内尚不能制造。然后坐船到大沽口，航道深只八米，宽约 120 米（实不止也）。几条挖泥船须不停运转。到新港船厂午餐。王业众厂长等作陪，付[副]书记范有年[183]只 39 岁，

设计研究所研究室主任、技术副所长，天津市一机局副总工程师、市委常委兼科技部部长。

[179] 李岚清：（1932—）江苏镇江人。毕业于复旦大学企业管理系。1952 年加入中共，同年毕业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计划科任计划员、副科长。后赴前苏联莫斯科利哈乔夫汽车厂、高尔基汽车厂实习。1957 年回国后历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计划处科长，第一机械工业部秘书，国家经委企业管理局科长，湖北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计划处副处长、发动机厂党委第一书记，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政府贷款办公室负责人，对外经济贸易部外资管理局局长，天津市副市长，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部长、党组书记，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总理。是第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四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80] 刘曾坤：（1923—）河北河间人。1958 年加入中共。1948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历任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塘沽碱厂技术员，永利久大塘咕厂副厂长，天津塘咕碱厂厂长兼总工程师，天津市化工局局长，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副市长，天津市第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81] 郝田役：（1919—）山西榆社人。1938 年加入中共。曾任县委宣传部长、县委书记等职。中共执政后，曾历任邯郸市委第一书记，中共河北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常委、省计划委员会主任、副省长等职。文革后期任邯郸钢铁厂党的核心组组长兼革命委员会主任、厂党委第一书记，包头钢铁厂党委第一书记，冶金部副部长兼包钢第一书记。1979 年底起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常委、天津市副市长。

[182] 聶壁初：（1928—）湖南桃源县人。1948 年加入中共。1950 年毕业于北洋大学机械系。历任北洋大学党总支书记，天津机械厂副厂长，天津市计委副主任、副市长兼计委主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是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

[183] 范有年：（1944—）1967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进入天津新港船厂工作，历任厂船体车间技术员、工艺所电算科科长、工艺所所长，天津船舶工业公司计划经营部负责人，新港船厂党委副书记，中国船舶总公司规划部副主任、主任，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综合计划局局长，中船贸易总经理、国防科工委国际合作司司长、综合计划司司长。

上海交大，颇精明。同谭绍文略谈到班子问题，现在他只管文教，其实早应加压。下午参观船厂，看食堂。托儿所确实办得不错，无后顾之忧即转化为生产力也。厂容，绿化包括浅冷暖色相间的厂房油漆，皆具匠心。放样与剪裁钢板都已电脑化与自动化（光电与自控数字床操作）。今年每人发西装一套（6000人），80元。九十年代人人有四大件。三点半参观毕。随后远看开放区荒滩，并登上青少年宫高楼观塘沽全景。六点回市区。一直与王旭东同车，长期负责电子所科研，有科技人员特点，似颇知人事。

夜看材料，准备明天讲话。

1984年7月17日（星期二）晴

八点出发，参观大队药厂（与日本合作），专制葡萄糖液，日产二万瓶，高纯精度，全部自动化无菌操作，两次沐浴也。只一百余人。支书兼工会主席，司机兼搬运，公家一顿午餐。随入市区参观，维娜发水生产厂（与西德合营），设备、原料均进口，厂房乃旧楼改造，甚拥挤，各有秘方（染发中药等）。

下午三点同市委组织部王同志并刘泽彭等座谈，我主讲，到五点半。金昭典来送行。

夜九点到家。

1984年7月18日（星期三）晴

上午作模特，让申生毕稿。雍容华贵的肖像画，悬之书室。与八年前磨子潭那幅相对，人与画同是沧桑也。下午三点同到人大观朱维民《自述》最后完成稿。觉得尚可以。但申生从技法等角度说，赶不上现在年轻人的水平，要入选只能是照顾。而朱则说“不会给我金牌”!

夜郑光迪来，谈三峡，和盘托出。

代耕来，钱正英可能散布中组部不批而受阻（提到林汉雄，罗西北事）。

秦川来，谈初胜经过。揭了一些乔的老底，不要紧跟某某，叫报纸怎办？确定报纸隶属关系，秦列席书<记>处会。为胡绩伟恢复名誉。耀邦连问胡是否与中央一致等。

1984年7月19日（星期四）晴

上午处理文件，湖南卫生厅付[副]厅长田文琴访丹麦回国，谈种种感想并湖南事，毛致用绝对不行。同乔石谈了几分钟，似不愿听天津之行（此乃党政局事也）。

下午同野苹<谈>自己之留去问题，他言及自己之被动，有不少人来看望。如此则主动提出亦有好处，免得被动。但谓并未听到什么。

浦安修看材料事，我同尚昆谈，他也给乔石讲了。乔又在部办公会正式提出：口径一致。谷志瑞特为告知。

中午到赵杰兵家，向他母亲遗像默哀。

夜杨弟[第]甫夫妇来，谈湖南事。黄道奇其人，几面手法，熊清泉还较老实点。

1984年7月20日（星期五）阴

上午党校最后一批三梯队座谈。贵州、广西与上海七人。贵州教厅付[副]厅长瓦　龙（原文中间空一字—李南央注）提出干部制度的改革，工作与学习相间，以破除能上能下。大家确实都有这方面的决心。

下午志民来谈，否决国庆节 100 三梯队在北京活动想法（崔武年向耀邦女儿活动，得到回答“先报来吧。”为此很是生气）。

夜八点看望王首道，明年八十了。谈湖南事。

1984 年 7 月 21 日（星期六）晴

上午处理文件，看毕彭总三卷材料。

下午到首都医院看望丁玲和黎澍。丁甚感激我之仗义为之平反（同黎谈）。又谈与周扬关系，为何当年并至今扭住不放，下石到底，甚为不解。也许曾有过工作意见不同，如解放初丁曾反对让作家做官，争级别，这样受干扰，就难以走创作的道路。又论到文联党组成员。

在黎处见到戈杨[184]，看到最近两期《新观察》。李洪林谈岳庙文，及“不要怕”惹起风波。

1984 年 7 月 22 日（星期日）阴

整天审定 50 年那两本“时事解说”小册子（为《新湖南诞生》），同朱正一桌工作。但上午人客仍不断。

杨作材夫妇来，谈我的《十篇》。陆钦侃、郭可铨、何格高来，谈三峡，政协经济组拟讨论，让钱正英来作说明。

朱宝复来，说两句心里话而已。

夜散步，与朱正工作到十一点。

1984 年 7 月 23 日（星期一）晴

上午看陕西小传廿七篇。曹志谈乔木向耀邦递检讨书：改革报告，老框框多；精污估计过重；人民日报问题；《红旗》清笔杆子。邓某（邓力群—李南央注）仍在抵制。

下午讨论赵振清事，订正调查报告。宋健来谈科委班子人事，他已得知各种信息。

夜朱正偕陈琼芝来，谈常德变化不大。延边大学等耀邦参观事，谓“小孩多动症”，中增根多么稳重。

1984 年 7 月 24 日（星期二）阴

上午部务会，处理若干文件。白区外围组织（算工令[龄]）件可免得再零碎收信了。白治民来谈陕北、关中隔阂问题。陕西组织部长不能由陕西人当。一九五 0 年马明芳曾抓关中地下党人审查，白当时即不赞成。

下午到朱佳木处，谈三峡问题。得林一山[185]答辩状（官司又另起炉灶了）。陈（陈云——李南央注）是从来不赞成的，150（指三峡大坝 150 米高程方案——李南央注）也是为了维护集体。邓之批给赵“确定”，也许仍是催促之意。陈八 0 年即有不由一人专断说法。看到计委葛洲坝材料，航运受阻没有说清。赵不赞成“改革者”说法，中国不存在反改革势力。温元凯开会时有人赞成成立改革者协会。波兰党曾

[184] 戈扬：（1916—2009）浙江海安人。女。原名树佩华。1941 年参加新四军，历任新四军新华支社主任、新华分社社长，新华社华中分社副主任、华东总分社副总编辑，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上海《解放日报》驻京办事处主任等职。1957 年被打成右派，文革后获平反，担任《新观察》主编。1989 年四月应邀赴美参加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活动。在美国听说北京戒严、军队开枪镇压学生的消息以后，宣布退出中共。此后定居年美国，86 岁时与几十年前同在镇江参加革命活动的小同乡司马璐结为连理。

[185] 林一山：（1911—2007）山东文登市人。1936 年加入中共，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中共执政后从事水利工作，先后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长兼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水利部副部长、顾问等职。是最早、最坚决主张三峡工程上马人之一。1958 年 1 月曾在毛泽东主持的南宁会议上与李锐同时向毛当面阐述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并按毛的要求写出各自的书面意见。毛泽东采纳了李锐的“三峡工程目前不宜上马，何时上马尚无法预言”的意见。直至去世，毛未再提起过三峡工程上马之事。—李南央注

告 60 年代波青年受西方影响很大，酿成团结工会风波。精污总是个客观东西，现在似烟消云散了。

1984 年 7 月 25 日（星期三）晴

上午处理文件，没完没了。丁玲恢复名誉通知终于通过矣！夜告陈明，“功德无量”！

下午干审局参加专案 12 人，一一说明，可予一般错误解脱。

夜黄楠（黄老大女儿）来谈到十点。原参加四川联络组，高能所要留她作党的工作，对机关工作效率之低，老干部争房子争待遇，感慨甚深。

1984 年 7 月 26 日（星期四）阴

上午小赵来，详谈湖南情况。在常委中，还只有焦与毛能讲清情况，说到点子上。认为毛不宜动。耀邦在南岳对张海峰说：中组部同志对毛看法不定妥当。湖南命运只能如此了。小赵也听到小刘事：背后暗箭（因此也得横站）。

刘杰电话，询问名单。乔石回，告港澳班子情况。

下午经济局会，一个报告七个文件。报告内容通过，企业会八月下旬开，准备工作赶前做好。

陆钦侃来，交林一山答状，官司打到底。

夜与玉珍看望黄乃夫妇。他们下月初将去日本，同台湾大姐振华（88 岁）会面。

睡前丁玲电话，告以欣慰之情。正在写一篇纪念此事文。

1984 年 7 月 27 日（星期五）晴

几乎花了一个上午，改好湖南 27 人小传。找彭守范来一问，排列次序如何。

下午听经济局汇报会议的六个文件，比较实在，为大家的迫切要求。

中午朱维民来，要画圆明园，先作草稿。

1984 年 7 月 28 日（星期六）晴

上午九点乔石作报告。主持会议。

改好湖南与辽宁三梯队传。真是费劲。

下午安徽张旭东来谈，原淮南市委第一书记，受到不公平待遇（去年袁振主谈），今年他找袁澄清时，袁说是我坚定撤下所致，如此乱说，不成体统。

1984 年 7 月 29 日（星期日）晴

上午看奥运开幕式电视转播，清楚得很，给人以欢乐与友好的感受。

下午同朱正编《新湖南的诞生》。

1984 年 7 月 30 日（星期一）晴

上午广西高法高检两负责同志来谈广西情况，处遗仍严重，乔晓光不走，事情难办。韦纯束站在中间（文革时看杀人？）不能接班。

同野苹、照华谈子女问题，陈楚三信经过，并我初来时情况，不能受制于娃娃们也[186]。也谈到赵杰

[186] 父亲李锐对我说过，他刚到中组部时，刘泽彭即递给他一份青干局的组成名单，被他扔进抽屉：你把李锐当成让你们

兵事，小赵去湖南事已通过。

下午看电视中日男排，令人生气。

1984 年 7 月 31 日（星期二）晴

上午办公会，讨论外交部班子。周南当年受勾引事谈甚久，可以个人检查了结。

下午新上任统计局局长张赛来，有专业知识，对计划工作有设想，懂数量经济理论，将杨小凯信与之一阅。

夜丁玲夫妇来，看通知文件，甚感满意，希望能见报，当年影响太大也。

赵杰兵电话谈联络组推荐湖南班子的名单事。

1984 年 8 月 1 日（星期三）晴

上午整党小组听党政局、调配局汇报。有的人仍回避主要问题。下午汽车总公司李刚等来，谈到汽车工业的设想，对中国当然不是夕阳工业，但发展高速公路总觉有疑问。几十年来已花一百五十亿买进汽车。当年丰田还赶不上一汽。

1984 年 8 月 2 日（星期四）晴

上午听宋健系统工程报告，讲得很生动，只一个半小时，文章颇有思想。

下午乔石传达书记处务虚会情况，形势与工作布署。宣布尉建行来部，主持日常工作。

小刘告陈元欲去电子部事。

上午金兆[昭]典来谈天津班子事。张再旺希望快点定，李瑞环在常委会谈未谋私事，讲得很粗。

1984 年 8 月 3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改《新湖南报》文。

下午蒋南翔约至家中谈了三个小时，议论方毅之不正派，怂恿童大林、吴明瑜驾临教育部，支持招生翻番。当年对曹元兴之不公平，批邓游行有镜头。搞大加速器，杨振宁谓成功以后也是“凄凉”局面（无人利用）。

1984 年 8 月 4 日（星期六）晴

夜雨，早起甚舒服。北京天气如此之热，当是生态不平衡所致。

上午听经济局整党汇报。

中午看排、篮球赛，输给美国，很是不快。

1984 年 8 月 5 日（星期日）晴

真是热得可以，室内 32°。

上下午看《新湖南报》时旧文。纪念文寄出。朱正陪着罚苦工。

作材来信，谓两封油画：朔风吹冻日，和气送暖时（暖当改春）。

这些娃娃要的人了？他后来只用了这个名单中的两个人，一个人是搞计算机的，中组部现在完全电脑化，就是那个人打下的基础；还有一个人后来去了新加坡（应该是闫淮）。—李南央注

1984 年 8 月 6 日（星期一）晴

天气真热，下午在家呆着，改旧文。

上午十点到社科院，与英国学者 Roderick Macfarquhar（麦克法夸尔，此名写在该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哈佛大学教授），为施拉姆介绍，详问中央文件形成过程，领导人工作习惯，各省报纸是否全看，如何获得信息，毛当年用秘书等等情况。说刘不是好接班人。送我“大跃进年代”一书，为《文革根源》第二册（The Origi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外国人真是能盘根问底。

下午没有上班，看女排打败日本，坐在荧屏前，如置身洛桑基[洛杉矶]也。

继续改当年旧文。

1984 年 8 月 7 日（星期二）晴

上午部务会，讨论企业会议的报告和文件。陕西乔明甫[187]电话，选举之前，李溪溥有活动，怕白纪年上台，选董继昌，张勃兴。马文瑞也有活动，让牟玲生、白纪年上台。

下午歇着，看电视，改旧文。

夜慕琳[188]来，谈杨永直事，争取有个名义，能写点文章。

李庚、薛保鼎来，南京学联事已解决，薛谈计委文革中问题未揭开，如贾托[拓]夫之死没弄清，有十条人命。

1984 年 8 月 8 日（星期三）晴

上午乔石谈国际形势。十点半王元化来，谈精神污染时遭遇，宣传部通知未写文，周扬住院并不知，如何定稿。耀邦、王震划圈，马洪说精辟。上海并非稳，而是相当左也：北京有我们，没有也有。拉下巴金[189]，三次不同意，乃乔木授意也。夏征农左得可以，戴厚英其人（乔木谓胡立教：此人能反戈一击到不错，因而提级分房），毒打王若望时在场，当年人物也。还有胡万春[190]等事。

杨永直事已拟作安排。

中午看女排如何战胜美国，打来自如得很。满街鞭炮，人同此心。

夜丁玲送来向中央致感激信。朱正、陈琼芝，颇同意我的意见，由别人说好，青年们觉她太故[固]执也。

下午将旧文改毕，全部寄出。

1984 年 8 月 9 日（星期四） 雨、阴

上午听杨沛霆[191]讲“技术革命的历史经验”，要有体育竞赛精神，紧迫感与危机感，全力以赴迎头

---

[187] 乔明甫：（1912—1999）山西夏县人。1934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政府人事厅厅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处长、部务委员、副部长等职。文革后任轻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顾问等职。此时应为中组部陕西工作组成员。

[188] 慕林：杨永直夫人。曾在延安女大学习。中共执政后在全国妇联工作。

[189]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四川成都人，文学家。代表作“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晚年“随想录”中的《真话集》最具影响。

[190] 胡万春：（1929—1998）原名胡阿根。上海工人作家。自传体小说《骨肉》在 1957 年世界青年联欢节举办的国际文艺竞赛中被评为优秀短篇小说。

[191] 杨沛霖：（1931—）天津市人。1955 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在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供职 27 年，主要从事情报学研究

赶上。

遇见朱云谦，告以陈光儿女写信事[192]。

下午听天津三梯队汇报。

夜朱正来，湖南陈明又来信，告官健平事。

丁玲信拟劝作罢。

1984 年 8 月 10 日（星期五） 雨转晴

昨夜大雨，上午仍不止。留朱正处理《胡杨泪》教训。

上午听宣教、老干部两局汇报，只一人拟调出，当年华东纺织学院斗院长抄家之积极分子也。下午改小传，仍得对看原材料，找志民一谈。杨建生在上海，一齐搞好，包括调查材料、小传等，全部铅印。

《自学报》与中央电台记者来谈自学成才问题。谈了廿五分钟，让小刘等续谈。

夜看丁玲，接受我的意见，此信不发了，以免引起弄巧成拙之事。陆（陆定一——李南央注）、周(周扬—李南央注)等实反对也。谈到十点半，似是一种兴奋状态：

△ 作家协会党小组开会时，提出办一大型刊，坚持党性原则，发展文艺评论，除小说之外。大家主由丁玲主编，舒群、魏巍[193]付[副]之。编委有陈涌[194]、刘绍棠[195]等，要朱正等一批中青年为骨干。想搞二年，带出样子。对《收获》专刊小说不满，《十月》现代化。我只建议注意二点：基础的稿源如何；丁玲垒山头之嫌。她也谈到精神污染两次谈话，引来许多谣言：要当主席之类。

△ 在南京时，张道藩[196]送稿与她，未看，而田汉[197]则演张之剧本（联合战线）。阳翰笙[198]唯田老大马首是瞻。两人来看她，卧床，写一小条：高兴又不高兴，谈五分钟。阳进来居然称“丁小姐”。解放后从来不来往。在延安时，总理问叶以群[199]，告以自首，遂没让进来，在外边活动好。

△ 厦门集会情况。到九十人，马烽[200]（来与不来都是“丁玲的人”）来，有六十多篇文章。徐霞村

和情报分析研究。1983 年起先后担任中国科学技术讲学团副团长，中国管理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协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等职。

[192] 参见李锐 1984 年 6 月 27 日日记。—李南央注

[193] 魏巍：（1920—2008）原名魏鸿杰，曾用笔名红杨树。河南郑州人。散文作家。毕业于延安抗大。1938 年加入中共。代表作《谁是最可爱的人》。临终给孙子的遗言“继续革命，永不投降!”遗体告别仪式上有人留言:“向魏巍同志学习，向魏巍同志致敬，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大地思潮终涌动，中华山花烂漫时。”

[194] 陈涌：（1919—）原名杨思仲。广东南海人。中共党员。1938 年入延安抗大、鲁艺学习。1941 年后历任延安鲁艺文艺理论室研究员，《解放日报》副刊副主编，《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编辑。中共执政后历任《文艺报》编委，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研究员、现代文学组组长，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室研究员，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顾问，《文艺报》主编。

[195] 刘绍棠：(1936—）河北通县人。13 岁开始发表作品，20 岁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是 50 年代中国文坛的“神童作家”，“荷花淀派”的代表作家之一。1957 年曾被划为右派。

[196] 张道藩：（1897—1968）贵州盘县人。1922 年加入国民党。后曾任国民党教育部常务次长，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曾于 1952 年至 1961 年任台湾立法院长。

[197] 田汉：（1989—1968）原名寿昌。湖南长沙人。话剧、戏曲作家。1932 年加入中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代表作有话剧《关汉卿》、《文成公主》。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

[198] 阳翰笙：（1902—1993）原名欧阳本义，字继修。四川高县人。编剧、戏剧家、作家。1925 年加入中共。代表作有电影《三毛流浪记》，话剧《三人行》。曾任中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

[199] 叶以群：（1911—1966）原名叶元灿、曾用名叶华蒂，笔名以群。安徽歙县人。文艺理论家。1932 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组织部长。1954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担任过《上海文学》、《收获》等杂志的副主编或主编。

[200] 马烽：（1922—2004）原名马书铭。山西孝义人。四十年代解放区著名作家，山药蛋派代表人物。代表作有与西戎一

[201]曾被周扬找到北京写丁玲材料，住三个月。姚蓬子[202]亦去（姚抗战时帮过忙，老舍等人谈到）。姚惯于风花雪月事，正经会则不发言。临时中央允叛变交出 30 万元，姚甚不满。

△ 乔木为聶绀弩写序文事，大家对他已远不似当年之尊敬。聶为玩世不恭人。又捧钱钟书[203]，《围城》，写左翼不像话。

△ 54 年（？）在莫斯科开作家大会，周扬为团长，丁与老舍为团员，人家处处捧丁、尊丁，而团长甚遭冷遇，丁则处处照顾。这大概也是结怨原因之一。

十五册

1984 年 8 月 11 日（星期六）晴

上午办公厅汇报搞过专案等人情况，彻底否定文革仍非易事也。

下午徐少甫来谈整整三个小时，与黄欧东纠葛虽已基本过去，但仍有隐患，黄仍在干预人事。接班者，郭（郭峰—李南央注）倾向李铁映，徐倾向李长春。当年郭将李荒要回去，听到李德生[204]讲话又不支持了。谈到刘异云[205]之反复（对徐事）。

致《湖南日报》祝贺信。

陈永清电话，刘正有信，承认王安义事认识有错。

同野苹谈，支持换毛（毛致用—李南央注）。

1984 年 8 月 12 日（星期日）阴、傍晚雨

上午看奥运会电视。

同朱正一起完成《请读胡杨泪》文，不到四千字。

湖南交通厅长肖大雍来，说打我旗号无此事。

1984 年 8 月 13 日（星期一）晴

夜雨。早晨就晴了，预报不准。

上午听上海、贵州三梯队汇报。杨健生总结得较好，可作为总的总结基础。

下午改浙江小传，有的还要查考察材料。是否我要求过严？

起创作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全国文联执行副主席。

[201] 徐霞村：（1907—1986）原名徐元度。湖北阳新人，生于上海。1926 年开始在《晨报》副刊和《小说月报》等报刊上发表作品。1930 年后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济南齐鲁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抗战胜利后，主编《新湖北日报》一年，后任联合报驻沪办事处译员。1949—1958 任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后改任外文系教授直至去世。

[202] 姚蓬子：（1906—1969）原名方仁，字裸人。浙江诸暨县人。是“四人帮”成员之一姚文元的父亲。1927 年加入中共，后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党组宣传部长。1933 年在天津被国民党被捕，在《中央日报》发表“脱离共产党宣言”，获释后曾任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共执政后为自由职业者，1963 年任教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

[203] 钱钟书：（1910—1998）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苏州无锡人。作家，文学研究家。代表作：小说《围城》，著作《管锥编》。

[204] 李德生：（1916—2011）河南新县人。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 年授少将军衔。文革前任南京军区 12 军军长。文革中先后升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1988 年授上将军衔。是中共中央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二届中顾委常务委员。

[205] 刘异云：（1919—）浙江杭州人。1937 年在杭州读书时，因从事救亡活动被学校开除．即赴延安。历任中共延安县委书记、鞍山市委常委和宣传部长，中共阜新县委、铁岭县委书记；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等职务。

1984 年 8 月 14 日（星期二）晴

上午听组织局、外事局汇报，四九专案人员交待情况有突破。66.8.16.三人见康生讲话，实际是点燃中组部第一把火。又看材料，此事之荒唐（怀疑安子文通过香港与特务联系），当时难道就不令人骇异！

夜听无锡来京演出的轻音乐会，严慰冰[206]请客。中外流行歌曲与三十、五十年代的都有，到也轻松。

1984 年 8 月 15 日（星期三）晴

上午听广西、河北三梯队汇报。广西［河北］有个顾二熊[207]，42 岁，是可以接班的材料，能向全面发展。

下午边疆[208]来谈文革错误情况，基本在台上，同六机部柴树藩的矛盾，目的在争部长待遇也。婉言相告：因犯有错误，是降级使用。只差说一句："不要争了。"

《请读胡杨泪》一文，审阅同志都颇为赞赏。

1984 年 8 月 16 日（星期四）晴

上午听高能所王祝翔副研究员讲"核技术与新能源"。内容一般，口才亦差，尤其新能源似不大了解国内形势。上内部书店购书 20 元。《十篇》陈列，售货员指给我看。

宗德路来谈湖北情况，团结形势稍好。省委新老一批人都是百万雄师派也，难怪关广富卷入韩、王与黎韦[209]之争。

夜蔡大姐女儿李特特来，要［送］我富春传记，谈蔡博[210]未尽其才（比李鹏强得多）。她同王景任[211]关系不好。

---

[206] 严慰冰：（1918—1986）江苏无锡人。陆定一的夫人。1938 年在延安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中央党校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教育局中等学校视导员，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师，中央宣传部教育处副处长。是全国政协文史委员。1933 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207] 顾二熊：（1942—）浙江宁波人。1964 年毕业于河北农业大学土地专业，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河北冀县农业局农业技术员、冀县化肥厂厂长、中共冀县县委常委、县科协副主席、衡水地区行署专员、中共秦皇岛市委副书记、市长、河北省副省长、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

[208] 边疆：（1917—1994）河北完县（今顺平县）人。1937 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干部部部长，海军航空兵副政治委员，第三机械工业部船舶工业总局局长、党组书记，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部长，农垦部副部长，农牧渔业部顾问。1961 年授少将军衔。

[209] 黎韦：（1915—）原名陈永亭。原籍福建南靖，生于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棉兰市。日本早稻田大学肄业。1937 年入延安抗大，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日本问题研究室研究员、延安《解放日报》资料室主任、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台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云南省委工交部副部长、昆明市委书记、云南省委副书记、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第五届政协主席。

[210] 蔡博：（1924—）湖南双峰人。中共烈士蔡和森（李富春夫人蔡畅的哥哥）与向警予之子。1938 年入前苏联莫斯科国际儿童院，1943 年考入莫斯科钢铁学院冶金系炼铁专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回国。历任鞍山钢铁公司生产处副处长、技术处副处长、炼铁厂厂长。五十年代末因主张"厂长负责制"受到批判和撤职处分，后调冶金部钢铁研究总院任炼铁室主任。

[211] 王景任：（1913—？）贵州安顺人。李特特的丈夫。1931 年参加革命，曾任一二 0 师三五九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晋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6—1960 年在清华大学水利系干部特别班学习。曾历任西南水力发电工程处副处长，狮子滩水电工程局副局长，北京水利水电学院副院长，水利水电规划设计管理局副局长等职。

1984 年 8 月 17 日（星期五）晴

上午部办公会讨论部机构体制等问题，并三中全会文件干部问题一段。

下午向李维汉遗体告别。应陈丕显约，到北京医院看望，谈政法系统年轻化等问题，对安全部周绍铮[212]不放心，推荐胡德平[213]、孔丹二人。

看有关经济干部培训材料，准备明天参加《瞭望》座谈会。一早将《请读<胡杨泪>》文交秦川。

夜章大姐来，青岛海滨与登泰山玉皇顶诗二首，让修改。

小妹带孩子来，问为陈光平反事。

1984 年 8 月 18 日（星期六）晴

上午到新华社《瞭望》开会，关于改革和干部工作乱讲了一气。认识冯健等，然后到他们的总编室漫谈。李琴等在，漫谈一阵，注意将来的留美、欧、日派等问题，理论要抓三十左右的人塑造。

下午企业班子会筹备小组会，文件与会务分工。同何载谈与行政处关系事，引起他详谈黑旗事件[214]，毛当年之偏听（戚本禹[215]、林克[216]等）偏信。

夜康晓夫妇来，送桃子。

1984 年 8 月 19 日（星期日）阴

读书看材料都不多。王宁儿子李坚来，自广州带龙眼、波[菠]萝等。杨仁偕女儿来，送新摘桃子。朱维民来，油画在北京落选，怪选委多搞现代派画者。予以安慰。

下午整理内务，杂件太乱，书也太乱。

1984 年 8 月 20 日（星期一）晴

上午开扩大会，动员整改，机关体制与人员调整；工作方法与作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了不到一小时。

下午处理文件。卢之超[217]调上海事，有争议人，必把把关也。丕显意见告乔石。原来他的一些做法

---

[212] 周绍铮：（1926—2007）浙江慈溪人。194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北站区军事接管委员会副专员，北站、闸北区人民政府区长。1960 年调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先后任副处长、处长，中央直属机关办公室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文革后先后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全国政协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等职。

[213] 胡德平：（1942—）湖南浏阳人。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长子。北京大学历史系党史专业毕业。1984 年起历任中央整党指导工作委员会湖北巡视组巡视员、华北联络组副组长、西北联络组组长，中央统战部秘书长、五局局长，全国工商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统战部副部长等职。

[214] 黑旗事件：参阅李锐 1982 年 10 月 5 日日记。—李南央注

[215] 戚本禹：（1931—）山东威海人。19 岁进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室工作，35 岁时被任命为中办秘书局副局长。1996 年文革初期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1968 年至 1986 年在秦城监狱度过。

[216] 林克：（1925—）江苏常州人。1949 年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新华通讯社工作，1954 年起担任毛泽东的国际问题秘书，并教授毛英语。1966 年 8 月离开中南海后曾任新华社国际部编辑组组长，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室主任。

[217] 卢之超：（1933—）江苏宝应县人。195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 年毕业于人民大学哲学系。历任南京《教学与生活》杂志编辑，中共南京市委党校辅导员，《红旗》杂志编辑，国务院财贸小组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政治组组长、副研究员，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研究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等职。是文革中 1967 年 1 月 14 日《解放军报》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的起草人之一。

引起安全部、公安部都要算老账，两个子弟显然不当[218]。

夜杨立（杨作材二女）夫妇来，想调离西安航空研究所到安全部。告以我所处地位，难以帮助。

1984 年 8 月 21 日（星期二）晴

上午办公会，卢之超事决定让中宣部先写一考察材料。

韩光电话，为刘云鹤二人事。

下午听研究室、行政处汇报，几千打手（工人文革时盲目性）和刘宝玉（人民大学有一人被打死牵连）恐需调出。

夜赵杰兵来，谈肖大雍事（中办让派人去调查）。秦川来，交我卢之超材料。谈乔、邓之左，真理标准讨论之后，耀邦本拟续讨论社义到底干什么（发展生产力），为乔所阻（报告华国锋）。有些报告（访南归来）甚自由化也。

1984 年 8 月 22 日（星期三）晴

下午周建南来谈机械部人事安排。国务院机构将减一半，机械行业将统一如机委时管理方法。不会用外汇，他的儿子讲价格文章被欣赏[219]。

上午听宁夏、山西三梯队汇报。小刘（刘泽彭——李南央注）又要到杭州去参加社会活动，一种动态也。

1984 年 8 月 23 日（星期四）晴

晨小有哮喘。上午在家看材料，没有去听新技术讲座（海洋开发）。下午听西藏、新疆三梯队汇报。新疆落选者有造反起家人物，区团书，多数派问题未解<决>者所致。收到青岛工艺美术学校王进家寄来闲章四枚，当是王申生所托。

先君遗物，偿归李锐，昆明余烬，平生文字难成狱。

1984 年 8 月 24 日（星期五）晴

上午处理文件，看了些材料。乔石报告来往若干次，仍坚持将“大学”改成“大专”，删去高文化结构一句。这大概是第二次“冲突”了（第一次是为浦安修看材料事）。下班时到章大姐家送二首诗稿。研究室二林对邓力群发难，同中央不一致。王玉清来向大姐告二林状也。

晚上到万寿路开预备会，帅大姐住此，找我谈了一个半小时。无大事：对赵振清检讨不满，徐乾住房事，乔石外事活动何必。向陈云告状谈及是小刘所为。

谭伟托人送来一长信，几个案子又无大动静了。

1984 年 8 月 25 日（星期六）晴

上午乔石报告：“以改革的精神加速企业领导班子的建设”，约一小时稍过。同志民、泽彭谈，小刘不去杭州了，三梯队总结早做准备。

下午到第七组，沪浙闽听讨论。福建谓项南耳根软，老的顶着，人事难办。

---

[218] “两个子弟显然不当”：参阅 8 月 17 日日记。—李南央注

[219] 周建南的这个儿子周小川，日后成为中共第十六、十七届中央委员，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中国证监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国家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李南央注

几家新闻发消息，各有侧重，这样使报告内容早点传播。乔石方法：讲得原则一些，简略一些。

1984 年 8 月 26 日（星期日）晴阴

晨有小喘，又有感冒意。上午作字，为于刚七十寿。谢王进家[220]治闲章。应柏原、杰兵、小米、谷安林等；为刘如璞[221]“书画集”，“周小舟传”题签。整整一上午，极累。下午看材料，读苏绍智[222]文。

秦川来，情绪甚好，毛毛[223]起作用，小平已渐知上当也。

夜刘雪初来，不甘心湖南如此下去。劝其想得开些，只要经济能上去（但现在上不去）。对小赵看法（同张海峰一鼻孔，与沈瑞庭[224]火热等）。告知我的布署（黄老弟弟房子事，侄女、女婿反映不同）。

朱维民来，谢绝参与圆明园事。

谢王进家诗：

规摩石鼓艺无双，
科斗蛟龙柔制刚。
白石富夸三百颗，
我持四印足称王。

1984 年 8 月 27 日（星期一）阴

寄书青岛王进家，济南刘如璞信、字。

上午大会，辽宁、新港、山东等四个发言。

下午在家看材料，进度甚慢。

衰血卒妻来，为部长级待遇事。（此句写在该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4 年 8 月 28 日（星期二）阴

上午大会。江苏、中科院、阿城继电器厂等单位汇报。阿继 511 制，一天全厂学习，极为理想，如能推广，遂解决根本问题了。

---

[220] 王进家：（1945—）山东青岛人。1970 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建筑装饰美术系。书法篆刻受业于苏白先生。历任山东青岛工艺美术学校高级讲师、副校长，青岛科技大学教授，山东省工艺美术学会副会长、省民间文化艺术委员会主任，青岛书画院副院长。

[221] 刘如璞：（1929—）山东寿光人。擅长中国画。1948 年毕业于北平京华美术学院国画系。历任中学美术教师，曲阜师范学院美术系教师，山东轻工业学院工业美术设计系副教授。作品《牡丹藤萝》入选第二届全国国画展并获奖。

[222] 苏绍智：（1923—）生于北平，满族人。1949 年 6 月获南开大学经济硕士学位。1949-1963 年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1963-1979 年历任《人民日报》编辑、理论部主任。1979 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简称马列所）研究员，1982 年成为马列所所长。在 1987 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1989 年“六四”事件后因声援学生行动，反对政府用武力镇压，被点名批判，于 6 月 15 日流亡美国，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马凯大学、哈佛大学、明尼苏达大学、以色列希伯莱大学作访问教授。大约在 2007 年左右患眼疾突然回国，后一直隐居不与外界联系。—李南央注

[223] 毛毛：邓小平之女邓榕。—李南央注

[224] 沈瑞庭:（1933—）湖南长沙人。195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常德市团委干事、市委办公室干事、湖南省委组织部干部处干事、省工交部干部处副科级干事、省委办公厅副处级秘书，桃江县县委书记，省革委会政工组党委办副主任，省委办公厅主任、省直机关党委副书记，省委副秘书长等职。1983 年后历任省委秘书长兼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下午在家看材料。王纪宽[225]一本看完。此人知识面宽，颇有观点。

夜张敖荣来，将去党校学习半年。

朱正送来马恩第 46 卷。

1984 年 8 月 29 日（星期三）晴

上午袁宝华报告经济形式与经济改革。乔、陈（乔石、陈野苹—李南央注）都出席的。

看完广东三梯队小传。

下午蒋南翔来找乔、陈和我谈党校班子问题。派性麻烦，韩树英[226]的缺点，王介山抓权，拟提陈维仁[227]为副校长（西南联大经系，党校文革四年指导，原邓拓[228]、林枫[229]、耀邦秘书）。

五点到万寿路看刘吉[230]，上海科学|学|所研究员，明天请他作报告。

1984 年 8 月 30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读《领导科学基础》。

想起写《我与水电》，趁现在老人还在，可提供些回忆资料。

上午请刘吉讲《现代领导观念的根本变革》，讲了三小时，讲领导是门科学，大生产、大经济等，从理论上说明现代经济的一些问题。对大家有好处。

下午到万寿路参加组长会，作结论时讲些什么问题。我讲了约一小时，还是要加深对形势的认识，有紧迫感，得有些具体措施。晚餐后始归。

夜曹维恭来，谈美国情况。里根肯定连任，无其他选择。国内经济甚好，通货率只有 4%，汽车工业等回苏，全国开工率 70%，汽车公司经理年奖金 200 万。美国女排全部退休，如得金牌就发财了。美国人习性就是要拿冠军。体操、跳水也自认有偏袒。

1984 年 8 月 31 日（星期五）晴

上午部务会，曹志谈西北三省出差情况。新疆常委内部有两位大派：组织部长与秘书长。王恩茂

---

[225] 王纪宽：(1931—2007）江苏江阴人。195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 年毕业于苏南工业专科学校。历任北京仪器厂生产科科长、香港华润公司工矿产品部副经理、对外贸易部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副处长，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香港永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226] 韩树英：（1922—）辽宁大连人。早年留学日本。1944 年在晋豫中学任教。194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 年入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后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教育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执行会长，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

[227] 陈维仁：（1924—）云南武定人。194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人民日报》编辑，中共中央党校办公室副主任，文史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进修部主任，副校长。

[228] 邓拓：（1912—1966）原名邓子健，笔名马南邨。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1960 年起兼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并主编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1966 年文革起始被打成“三家村”（邓拓、廖沫沙、吴晗）反党集团的“黑店掌柜和总管”，同年 5 月 18 日自杀。

[229] 林枫：（1906—1977）原名郑永孝。黑龙江望奎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东北局第一副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主任，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党委书记等职。是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第七、第八届中央委员。

[230] 刘吉：（1937—）吉林洮南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曾任上海市科协副主席，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体改委主任；1993 年调北京，先后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国务院稽查特派员，中国国情调查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济》编委会主任和中国演讲文化艺术中心主任，社科院副院长等职。

最近讲了克服派性问题。还是铁木耳好。青海散了，赵海峰抓不起来，宋林、张国声等不支持，黄静波也有矛盾，李子奇用人唯亲。

下午办公会，谈机构，解决行政处升级问题。

夜湖南来人带谭伟信。

1984 年 9 月 1 日（星期六）晴

早晨即到万寿路，整天看材料、看文章、书，作摘记。

夜观日本片《爆炸列车》，台港片《忘忧草》。

1984 年 9 月 2 日（星期日）晴

昨夜仍宿家中。晨起改好《请读<胡杨泪>》清样，上午送报社。

整天在万寿路，续看材料，考虑提纲。下午同刘俊林略谈，也认为多讲认识问题为好。

晚饭后在圈[园]中散步一圈。十点半就寝。

同秦川电话，京西在开文艺界会。贺敬之报告，问反精神污染错了没有？当前是右了还是左了。王君在坐镇也。

于光远问我是否有高就？

1984 年 9 月 3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分类整理材料，直到头脑时时发木。只好稍息。

下午到怀仁堂。耀邦、仲勋、任穷、启立等照相，讲话。都讲得甚好。耀邦讲得甚长：35 年总结，过去好东西不是很多。传帮带，不要搞瞎指挥，大家都要围绕总目标转。用人不要首长指定，子弟亲属要注意，还有许多约束精神的东西，思想要真正解放。我是全部接受的。我插了话：索性用“经济挂帅”，不要老受政治挂帅干扰，动辄戴帽子，不一致等。要具体分析，讲错话的时地与情况。有些人自己讲错误[话]忘了，别人的老抓住不放。

夜听广东经济部付[副]部长袁震谈省组织部长白相成的问题（及组织部）。

1984 年 9 月 4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

上午将全部记录材料整理成四类问题：

1）认清形势，促进改革。关于经济改革的紧迫感。2）企业现代化管理与领导班子。3）科学技术与知识分子。4）领导思想的转变。关于会议总结（实际是一种事务性交待），就用会议组起草、经过乔石看过的一节。

中午会餐，到厨房问好。这两天都送饭到房间，单独吃棘米也。

下午三点讲到六点差五分，想讲的都讲了，接触了一些理论问题。

《请读<胡杨泪>》刊四版。

1984 年 9 月 5 日（星期三）阴

上午参加中指委调查组会有关淮阴市书丁铁事。丁已撤离，可能便于调查。附带谈到湖南如何突破（王安义案等取得结果）。见到周林。

下午同玉珍看望黎澍。谈及乔木文，民主党派内部开会，意见甚多，认为中共伦理、道德观问题从未弄清楚。乔文越往理论谈得越细，而对具体社会现象则越抽象。田纪云[231]访巴基斯坦向阿富汗难民营赠物，与巴基斯坦同为人道主义也。

夜上海两次电话，张扬与其五女儿，告陈其五于昨天上午去世事。

夜半起床为其五作诗。（此句写在接下一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4 年 9 月 6 日（星期四）晴

上午李森茂[232]来谈郑州、西安两路局合并后人事问题。中央台再次来人要求讲播一次干部工作，20 分钟。只好答应。

下午找陆沅谈王纪宽事，她负责推荐。因八 0 年一件经济案拖得不能重用。原学机械，熟悉国家经济动态，有政治头脑，夫妇外语都好，就是卡了一个壳。即与韩光电话，问清情况，请他们开下绿灯。

夜丁玲夫妇偕海婴[233]来，谈内山完指[造]100 年诞辰事，内山夫人无以为生等之事。建议向耀邦反映。向丁通气：三年不谈思想工作，并一切工作、各条战线都要围绕经济总目标服务，不要再搞两张皮。乔的两个战士诗与之一阅，并谈及这两位理论家的为人等等。

旋黄宇齐夫妇、伯村来。乃关心我之身体状况也。

十点半客人始散。

1984 年 9 月 7 日（星期五）阴

上午办公会，讨论天安门上城楼名单。地方三个委员会领导成员七十以上不入选件正式通过。

下午在家休息，翻钱钟书《也是集》。诗“必怨篇”甚好。

1984 年 9 月 8 日（星期六）晴

上午陆钦侃来，三峡文（答林一山者）已写就。提出代替方案，待程学敏改好后可定稿。全部近日必阅件看毕。

收到张式愚（张靖）信，似乎处境凄凉，又听说文革中也跳过，必须情况弄清楚才能复信。

总结时讲话已记录出来。工程浩大先找小赵、米山帮忙。

夜请宇齐夫妇、黄乃夫妇、伯村吃饭。尽欢而散。

1984 年 9 月 9 日（星期日）晴

同刘云鹤夫妇、玉珍并小玲、小琴［芹］游密云水库。坐船绕湖一舟[周]，又想起磨子潭来，那

---

[231] 田纪云：（1929—）山东肥城人。194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贵州省财政部门工作，任至省财政厅副厅长。1969 年调四川，任省财政厅厅长，受到时任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的赏识。赵任国务院总理时，将田调至中央党校学习后任国务院副秘书长，1982 年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第十二届五中全会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是第十三至十五届政治局委员，国务院秘书长，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32] 李森茂：（1929—1996）天津宁河县人。1948 年东北铁路学院运输专业毕业后在齐齐哈尔铁路局、沈阳铁路局工作。194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 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军事交通部运输处科长、副处长。1954 年回国后一直在沈阳铁路部门任职任。1982 年后任铁道部副部长、部长。是中共中央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三届候补中央委员。

[233] 海婴：周海婴（1929—2011）鲁迅和许广平仅有的儿子。1960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无线电专业。毕业后在国家广电局工作。是中国鲁迅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绍兴、厦门三地的鲁迅纪念馆名誉馆长。著有《鲁迅与我七十年》。

小多了。见到县书钮茂生[234]，曾建徽极力推荐也。

夜温济泽来，鼓励上书。柳思来，胡真等要办图书公司。

1984 年 9 月 10 日（星期一）晴

上午整党小组会，听一次体制讨论汇报。总结讲话请健生先整理一次。

《人民日报》刊出《胡杨泪》原文。大概读者要求也。

哭陈其五诗抄于刚斧正。

江城播火少年狂，海上重逢头满霜。
九死一生阴更惜，千锤百炼老尤强。
新潮今日方高涨，直道将来自永昌。
兄骨成灰心未死，哦吟榻病最难忘。

夜接冯建电话，谓其五“千古奇冤”，不作好结论不开追悼会。情况弄不清楚，无从发言。（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夜孙越琦（九十二岁）来谈三峡问题。政协经济组请钱正英来，久久不果，只好请将文字报告交下，以便研究讨论。如此将军，唯一无二也。

1984 年 9 月 11 日（星期二）晴

上午参加经济改革文件小组讨论会，听读一遍即散会。认识李一氓[235]，索《怀念十篇》。当送一本也。

下午到机关处理文件毕，四点半回家休息。已成感冒之势。到灼姐处晚餐。父亲今日诞生也。十点始归。

1984 年 9 月 12 日（星期三）晴

上午小组会，定一发言讲：

一）社义也可发生危机。如 1.高指标；2.用政治方法促经济，文革，拉吉上台苏出兵；3.单打一，苏专讲国防，生产发展慢。我以｛α｝为纲。波兰搞生活，国家补贴。一涨价，罢工三次，有无生产过剩问题。

二）战时经济与平时经济。三大打不起来，就是搞平时经济。

三）教育必大发展。胡绳讲，索性点穿学资义经济管理方法。

下午听云南、江西三梯队汇报。江西刷掉一半，派性严重。全国还有十四、五个省有派性问题。

---

[234] 钮茂生：（1939—）北京市人。满族。196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 年毕业于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农田水利专业。毕业后历任北京市水利气象局办公室秘书、副主任、主任、水管处处长、局党委常委，北京水利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1981 年入中共党校学习。1982 年起历任中共北京市委委员、密云县委书记，水电部中国水利实业开发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水利部副部长、部长，党组书记。1998 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河北省副省长，代省长，省长。是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委员。

[235] 李一氓：（1903—1990）四川彭州市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参加过长征。到达陕北后先后任陕甘宁省委宣传部长，新四军秘书长。抗战胜利后先后任苏北区党委书记，华中分局宣传部长，大连大学校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驻缅甸大使，中联部副部长。曾是中共中纪委副书记，第一、二届中顾委常委。

向小刘、志民讲陈维兰[236]想上来问题。

1984 年 9 月 13 日（星期四）晴

晨四点起，准备讲话材料。陈明一早送来了丁玲致耀邦信，为办《中国文学》事。熊复发言大讲电脑，绝对排斥体力劳动，引起大家反感。秦川点了一下思想工作。下午在家读书，临时抱佛脚。《胡杨泪》反映强烈。又收到十来封信。王申生信，上海亦如此。夜钱俊瑞[237]送来一信也同此有关。

李一氓赠《题跋》，当答《龙集》也。

1984 年 9 月 14 日（星期五）晴

上午发了言，50 分钟。主要讲资义与社义社会在上层建筑方面，从国家体制到经济管理，都有许多共性的东西。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市场调节更是如此。也讲了一下干部人事方面文化低等情况。总之经济改革形势紧迫，又很复杂，时间必长。人才交流，大家都有同感。

下午部办公会。国庆布置，人事问题，一些批件。

钱俊瑞交办事，从物理所弄清情况：闹剧一场。

“胡杨泪”来信甚多，反映［应］强烈。

1984 年 9 月 15 日（星期六）晴

上午小组会即讨论完毕，为求无大改动，确也不可能形成一个十全十美决定也。

为党校新提一副校长事，蒋南翔五次电话。原来还在部内旅游！文牍义确难改。讲话已打印出，仍在踌躇：付不付印？有无“抢先”之嫌。

张耕野夫妇来，为儿子受迫害事。

1984 年 9 月 16 日（星期日）晴

上午同玉珍至官园一逛。“老老幼幼”活动，如此建筑，与帝王何异。[238]翻完张平凯的《忆彭大将军》，写得平平，流水帐。但有些细节、史料，富田事变等予以说明。可惜不能写成回忆，大概事实也不多也。

湖南袁宗凯[239]等三人来（有吴自立[240]儿子吴南下），谈成立管理学院，民办性质，允挂名支持。

---

[236] 陈维兰：（1949—）上海青浦人。中共党员。陈云的女儿。毕业于北京化工大学工业自动化系。毕业后历任：北京电视设备厂工人、技术员，北京市委组织部干部、副处长、处长，市科技干部局副局长，中组部培训中心副主任、主任，国家行政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是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2009 年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时，被免去行政学院副院长职务。

[237] 钱俊瑞：（1908—1985）江苏无锡人。193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 年赴延安，任《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社论委员会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教育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是中共中央第八届候补委员。

[238] 文革前官园是北京西城区少年业余体校所在地，文革中被江青占为自己的活动场所。文革后成为北京少年儿童活动中心。—李南央注

[239] 袁宗凯：（1922—1992）祖籍湖南株洲。长沙市第五中学第一任校长。该校由长沙私立雅礼中学更名而来，1985 年恢复原名。

[240] 吴自立：（1899—1975）湖南平江县人。参加了北伐，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区政治委员会交通部副部长、运输部部长、后勤部副部长，广东省、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 年被授

夜参加中央广播台为国庆晚会录相，同夏衍一席谈甚久。他认为这些人有私心甚至野心，这次会可以制止住，但难根本制住。只贺敬之讲了，习、启立等都去了（坐镇之意）。出来遇见丁玲，我代送的信已收到，刊物同意办也。

今夜有奇遇。广玉清[241]在夏公走后来坐我侧，言及廿多年遭遇。

1984 年 9 月 17 日（星期一）晴

今天乃平生不愉日之一。

上午到宋处，乔石也在，让我下（说根据我自己同野苹所谈），安排在经济中心当顾问。去前有种种准备，却未准备去此处也。于是将种种情况谈出，陈云如何让我来（我与陈之关系），朱佳木等之气味，小刘之告状，直到毛遂自荐：我能作研究，为何不到中研室当个主任，又附带言及邓某之为人等等，以及《人民日报》人事，上海宣传部人事，我两次拦阻（王照华已圈定）。谈两个多小时，下午五点又单独与宋谈，对乔石之感触，不好合作？遂与野苹谈去意。又讲清陈楚三信件事。总之小刘之流不能留在中组部，绝然拒绝去经中心。夜得仲勋电话，约明上午去谈。

告志民，他很动感情。听我企业座谈会讲话，似有告别意。让小赵来，也颇愤慨。

1984 年 9 月 18 日（星期二）晴

又全靠眠药维持了！

上午到习仲勋处，谈了三个小时。他全部交了底，许多感受，情况也都敞开谈了。我当然比昨天在宋处谈的更清楚些。原来是陈本人批：外界反映甚多，调离组部。去年常委会对耀邦之批评，习不以为然，可以叫去训一顿么。为什么在会上如此谈，随后邓某即传出是纪律问题（最近又同乔木谈了，始承认）。耀过去也不去两位老人(邓小平和陈云—李南央注)处，后来劝说，在北戴河才去见了邓，而有三年不谈思想工作之说。乔最近请见未允。陈故意抬高赵、万，而压耀。我三年想谈而不见。高干子弟看法相同，谓小刘任副局长亦不赞同。讲到宋之暧昧，家庭儿女纠纷，女儿去美事，小平有批评。邓某与范之丑事[242]，习亦不知。我详谈陈派我之过程，朱佳木等之蔑视耀（人事与经济），欲掌握青干局，陈楚三信事，等等。（夜志民来，孔丹信是为答复而写。这群圈子所策划——习亦认为如此）。

下午同杰兵看望黄老，谈三军团，彭毛矛盾等故事，与少奇之争执等。已靠氧气维持生活，但饮食等尚好。

恰恰又是国庆节前。25 年！历史似又重演，在我身上。第一回是悲剧，这回确是喜剧。夜志民来看我。

1984 年 9 月 19 日（星期三）晴

上午处理文件，小传停止审阅。下午部务会加支部讨论机构设置问题，争论颇热烈。

陈其五儿子陈小蒙自上海来，谈到夜九点多。最后遗言："千古奇冤"。为结论事，追悼会不能开。

予少将军衔。

[241] 广玉清：锡伯族人，年青时随任国民政府驻苏联塔什干总领事的伯父广禄在苏联读书，1940 年回国。共产党占领上海前夕，身为国民党立法委员的广禄逃亡台湾，广玉清留在大陆，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文工团，后担任西北苏联军事顾问团的俄语翻译。1958 年中国科技大学建校时调入校研究生院工作，1979 年调国际关系学院工作，1982 年评为教授。

[242] 指邓力群在延安抢救运动时被组织派去帮助李锐那时的妻子范元甄(李锐已被抓入保安处)，俩人遂发生男女关系。此事杨尚昆在公开批评两人的会上代表组织作有结论。胡佛研究所保留有范元甄手抄此结论的影印件。—李南央注

生活问题（56 年与王前[243]事，日记议论少奇）其实可不再涉及。说上海文革遗风与柯庆施影响尚在。

1984 年 9 月 20 日（星期四）晴

一早交待干审局办理陈其五事。

上午参加 3S 会，碰到熟人甚多。陈泉壁等要《怀念》也。

跟曹志打招呼。（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下午在家，木匠师傅来作书柜。

1984 年 9 月 21 日（星期五）晴

上午办公会，都参加了。石家庄办组织干部训练班。主席秘书付[副]部长级事，不通亦得通。仍属于个人说了算。

小赵下午来，同我拍照，颇赞成我的意见：高干子弟不要当首长秘书；45 岁下不要到中央机关，都要经过基层锻炼；儿女不要参政。

五点看帅大姐，略谈她原先的忧虑已成事实。[244]

1984 年 9 月 22 日（星期六）阴、小雨

八点法陶来，打了招呼，当然认为我应留下。略告内情。

九点范式人[245]来，谈福建地下党问题。同叶飞、廖志高等人之矛盾（同习也有过争论）。曾镜冰[246]问题。建议江一真[247]去福建任顾委主任。谈两个多小时，大概是不愿找别人谈也。嘱向耀邦写信。

下午小赵来辞行，照相。周保志来。

四点到仲勋处，同乔石一起谈到六点多。再细讲一遍对我不满或挨攻之事：赵杰兵之使用，陈楚三信之利用，陈元升迁，《人民日报》班子，最近之卢志超。仲勋谈到：北戴河听说，拿起红机子常找陈，使陈很烦（原来两年多只见过一次，五分钟，从来没要过电话）。朱佳木等小圈子，对耀邦之攻击：使用干部过宽，不顾文革情况，经济过急等。朱佳木其人（我曾提过两条意见：架子，代首长讲话，口气大等）。

定案，十一后即宣布下。由于自己要求，不作任何安排，部内开两次会。

---

[243] 王前：刘少奇的第四任妻子。

[244] 参看李锐 1984 年 6 月 7 日日记。—李南央注

[245] 范式人：（1909—1986）曾用名志明。福建寿宁人。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 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任中共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省财经委员会主任，粮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邮电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中共福建省委第二书记，福建省政协主席，邮电部顾问等职。

[246] 曾镜冰：（1912—1967）原名曾毓蕃。广东琼山（今属海南）人。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吉安县委书记、闽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闽北红军独立师代政委，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闽浙赣区委书记，解放军闽浙赣游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福建省人民法院院长，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省第一届政协主席。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1956 年被作为“内奸嫌疑”撤销一切职务，到农场劳动，1967 年死于文革批斗折磨。1983 年获平反。

[247] 江一真：（1916—1994）福建连城县人。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福建省工作，曾历任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省委秘书长、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省长。1959 年庐山会议后被定为“江、魏反党集团”，下放到三明钢铁厂任副厂长。1962 年平反，调任中央农垦部副部长，后任农业部代部长兼党组书记。文革后曾任卫生部部长兼党组书记，河北省委第二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是中共第一、二届中顾委委员。

1984 年 9 月 23 日（星期日）晴

上午偕玉珍到农展馆。各省土特产展销，甚为丰富。新疆哈密瓜，广西蜜橘，各种苹果，还有活鱼、甲鱼。在水电馆小坐，吃人参汽水，最好的哈密瓜，并题字。遇见北大荒时认识的摄影记者。

遇见王玉清，将要点告知，他甚为诧异，说有一年多没去过了，也谈到有小秘书夹在中间。国庆节期间将为打听。

《光明日报》记者陈英茨[248]来谈湖南情况，要去《怀念》。

老汤来，为李均平工令［龄］事。

1984 年 9 月 24 日（星期一）晴

上午听纪［姬］鹏飞报告香港问题，宣传上要注意克制，不使英国难堪。

同周保志简谈我事，他之处境毫不受影响也。在上海颇受欢迎。

下午偕玉珍看黎澍，告以“历史重演”始末，他们也意外也不意外，谓乔木卑鄙，大批人民出版社，是为了把儿子塞进去。

1984 年 9 月 25 日（星期二）晴

一早将悼陈其五诗交秦川。外界有议论，是跟着中宣部转也。告书记处决定，另有安排。

谷安林竟代买来《龙集》20 本，可以临别纪念了。

同健生等谈。

1984 年 9 月 26 日（星期三）晴

上午办公会，乔石宣布书记处决定。仲勋起稿文件有三条：1、据陈云批示（调离也）及李本人要求，免付[副]职。2、工作另安排，不到第一线。3、82 年到中组部后，表现是好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乔、野苹、治民都讲了些好话。治民特别提到外界影响，宣传抓得好，利用报纸武器。我讲了一刻钟。大局乐观，只要经济改革发展下去，干部工作必前进，不改不行，知分政策也必落实。但派性问题严重，有十多个省市，组织部门定要纯洁。三条具体意见：高干子弟不要当首长秘书；儿女不要参政；秘书不要越权。我们不在世了，一代两派青年会打架的。引起大家发言。乔石讲了吴学谦秘书给宋写信例子。曹志反映乔木在河北下面乱讲话。农民富并非政治目的。

三峡意见与水主火辅两文付印。

上午还去看了帅大姐，她找尚昆谈，尚昆同情，允与仲勋等电话。已无作用也。大姐因此在家发火，要打服务员。下午看于刚，告以始末，大吃一惊，担心大局。只一人还不要紧。

夜林肖侠电话，办《党的建设》事。

1984 年 9 月 27 日（星期四）阴、雨

上午到办公室，要来吴觉档案，拟写一篇回忆文。四次被捕，后二次情况较复杂。但曾希圣[249]五六

---

[248] 陈英茨：（1924—2002）《光明日报》老记者。1979 年—1980 年参加中纪委派赴山西的工作组调查陈永贵问题，后写出《陈永贵本事》一书，李锐为之作序。

[249] 曾希圣：（1904—1968）曾用名曾勉。湖南兴宁人。1924 年考入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后赴前苏联学习。1927 年回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皖北区委书记，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任安徽

年迫害，则情节极清楚，可作为教训记之。

下午在家翻热河所写文章，遗漏者极少。先开目录。

夜朱正来，在东北转了约一月。我告以“喜讯”，他当然意外。从我个人说，是好事。但从工作则颇为损失也。告以写作计划“以毛传为主，先写庐山回忆，毛传先写单篇研究。除《热河风云》外，可先编《起用一代新人》，还可同钟叔河搞《花边》企业。

陆沅还有一小条：“普天之下莫非我土，无论在哪里，都恳切希望你把不正之风搞掉。”（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4 年 9 月 28 日（星期五）晴

上午仍办公，有些批件还得处理。

同陆沅略谈，甚是不平。交小米一小风扇铅刀，鼓励我吹邪风到底。王纪宽材料已齐全，可上报推荐了。

同野苹谈，既然出现“调离”词，则整党期间，应有个明确说明，不能不明不白也。要求将对照检查时及此次告别会，大家对我意见上报书记处。

下午在家编《热河风云》，将文章全部选好，交小米编抄。

上午十一点半去看望胡绩伟，略谈。请供庐山会议《人民日报》所集自我批评资料。

1984 年 9 月 29 日（星期六）晴

仍整天上班，有些文件还得批。

请常流来谈写《我与水电》事，由他与鹗鼎、钦侃、学敏、陈牧天五人私人出面，向各有关方面和老关系收集资料。此事也确实只有我比较合适：中国水电开发史。

开始送《龙集》。野苹、小彬、陆源［沅］等。

夜陈小鹏、张拓来，冯健夫人有长信。

1984 年 9 月 30 日（星期日）晴

上下午都到办公室，还处理点文件。

《三峡再谈》已排印出来，“水主火辅”亦打印好。闫淮来谈杭州青年经济工作者会议情况。计划、价格、城市、企业，农村等问题都讨论了，人才不少。同志民谈，让闫去接触，了解内情真像！

同王荣光谈陈其五结论事。（此句写在该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朱正来，先看吴觉、洛甫材料。

七点国宴，与李锡铭、华国锋等同桌。喝了五小杯茅台，几杯葡萄酒。人们兴致极好，宴会厅粉刷一新。出来寻车，遇见贺敬之，竟说前晌传我去宣传部，甚愿在我下面工作。真有意思。这个老谣言此时出之此人之口，亦可见迷惘懊恼之情。我只劝他还是搞创作。又说无根底。

李锡铭告琉离［璃］厂轨道有小瓶炸药包，松了几个螺丝，为安全而紧张。

省委第一书记期间正值“大跃进”，因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政策，导致安徽农村大批农民饿死。

1984 年 10 月 1 日（星期一）晴、多云

九点乘车绕道北长街东华门外至端<午>门。一路静街，守卫森严。登城楼东平台，王崇伦[250]好意让我挤到栏杆处，可以有扶靠站两个小时也。

部队的步伐确整齐，军事、坦克开得也成一直线。所有色彩鲜艳、缤纷而浓郁，体育、文艺大军组列得很有气势，导弹大概是开人眼界的。|虽|然练了几个月，也觉劳民伤财，但经过十年屈[曲]折，十年灾难，这么热闹一下，也是人心所向吧。不过群众还是有怨言的，“不愿再买国库券了”。

何东昌在平台上找我谈朱九思任名誉院长与浦安修任师大教委会付[副]主任。（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下午南翔来看望我，劝我想开一点。我告以“调离”梗概。他也为高干子弟担忧。又谈起吴明瑜、童大林与他作对之事，说秦川、胡绩伟支持也。是一个记怨的人。

夜七点仍登城楼观烟火。遇金明，谈良久，说下棋养花而已，但还帮写党史。遇于光远、秦川，告宴会后，乔木与他们拥抱事。“我不整人”，“要去看胡绩伟”，又流泪，真是神经质了。江泽民谈愿去上海之意。

不到九点即回家。

1984 年 10 月 2 日（星期二）晴

早晨与黎澍电话。他曾告玉珍劝我不要退，说从秘书反映，乔木家门可罗雀，遂至寂寞而拥抱于秦乎！

上午丁玲夫妇来，了解情况，表示慰问。她是不明世事者。

朱维民来，徐州矿局讲课，美国三个地方邀请开画展并讲学。情绪又好了。

小妹带毛毛来，谈加速器上马，已征地。台湾赶不上。毛毛已能弹百余曲子。

刘耀夫来，谈湖南、山西情况。工资待遇并不落实。郴州反映，我在湖南讲话是要专用“地大压”[251]也！

杨达[252]带一家来慰问。告以底细，极为不平。安东表示要为此张罗。

1984 年 10 月 3 日（星期三）晴

杨作材早晨来，赞成退下来，可以更好利用余年也。

偕朱正、佩珍[253]同玉珍一起游紫竹院。竹子可以长得如此之好。人们衣着多样，相机处处。

秋风紫竹院，春意尚深深。
是男皆长发，无女不高跟。

大胖来午餐，拟去福建。

丁玲八十寿诗，让朱正将草稿先送去：

---

[250] 王崇伦：（1927—2002）辽宁辽阳人。1950 年代全国劳动模范。曾任鞍钢工会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哈尔滨市委副书记。是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职工技术协作委员会主任。

[251] 地大压：地：地方干部，大：大学生，压：受过压的。—李南央注

[252] 杨达：刘澜波夫人，安东为刘澜波之子。—李南央注

[253] 佩珍：张玉珍的外甥女，居住在张玉珍的陕北农村老家。—李南央注

多情湘女辄先忧，风雨华年苦索求。
处子文章惊海内，平生肝胆立潮头。
劳筋饿体天公意，雪地冰天孺子牛。
笔走龙蛇叹老妙，晚晴无限耀高丘。

夜林汉雄、罗西北夫妇来，谈三峡、水电部事。

江泽民电话：子弟、儿女通天，误传江不支持青年也。叹息之至。

1984 年 10 月 4 日（星期四）晴

上午到部办公室，陆沅通报一波对我事观感：可能认为不完全可靠，该讲的话未讲。又谈到当年高习（高岗、习仲勋—李南央注）之事，疑高死为习所促成，许其任总理也。

闫淮来谈，与刘陈接触后，谓批在李伯宁状纸上[254]，此是借刀之法，欲盖弥张[彰]。

胡绩伟寄来当年《人民日报》检讨材料三份，祝写作成功。

于刚改句：多情湘女总多愁。平生抱负蕴心头。笔底波澜随老壮。

书记处文件：鉴于李锐同志年令[龄]过限，中央同意本人要求，免去其组织部付[副]部长职务。9.24.（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4 年 10 月 5 日（星期五）晴

上午部务会，告别仪式。乔石强调是年令[龄]到限，本人要求，组织部起带头作用。又夹了（轻轻带过，陈同意“调离”）。法陶讲了玉泉山、京西两段：思想明快，有胆有识，抓得紧又细致，不顾哮喘，一片赞词。毛病是有时急一些，但并不使人不愉快。志民讲了细节，批评严厉，比过去廿年工作中挨到的还多。李岩讲的不多。谷志瑞说三梯队抓得紧。我讲了调查研究干部之不易，敢于顶住等等，组织部工作要开放搞活。会后曹志、法陶等又来。王远来，谈到康克清说：当年主席告朱老总，李锐是军师式人物。反映外界印象之好。

下午黎澍来，搬 24 楼有望。

“三峡再谈”最后定稿。

夜李普来，认为要多作社会活动。

1984 年 10 月 6 日（星期六）晴

上午洁冰、志民来谈闫淮家庭纠纷，两年多不能解决。志民告知李伯宁找他谈话情况，说我搞电圈圈，具体的是周衍松[255]（贵州有人告状!），曹维恭和志民本人。

下午找刘泽鹏长谈，解除其紧张、顾虑。宋任穷同志曾安慰他，将告知我他无背后活动，以党性保证。看来同小彬商量不果后，未作进一步活动，但推波助澜，拍手叫快自是难免也。谓陈元无他意，了解市委推举过程，同小彬一样正派。告状信是李伯宁写，通过别的渠道到书记处。李新时（李中权[256]

[254] 即与刘泽彭和陈元接触后，了解到陈云的“将李锐调离组织部”的批示是批在李伯宁告李锐状的信上的。—李南央注

[255] 周衍松：（1922—2002）湖南长沙人。1945 年毕业于湖南大学电机系。194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 年赴前苏联学习，1957 年回国后任洛阳热电厂总工程师，贵州省电力局总工程师，副局长等职。1983 年后任贵州省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256] 李中权：（1915—）四川达县人。1932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南京军区空军第二政委。

儿子）今年三月告状信，托他转陈云同志，被他压下，是告李力康也。邓力群告状则已证实，自是朱佳木手脚。又说到他们几人之间甚为复杂，似对朱也有不满。这群子弟！表示想下去。

中午帅大姐请我们夫妇（灼姐碰上）吃饭。有于刚、杨志滨（她今天生日），还有湘西地下党的盛鸿章。观礼告状，告毛致用，给耀邦信，写得尚具体。假、左、派三个特性，光会检讨，而不行动。

夜朱正来，编《起用一代新人》，廿多篇，约 15 万字。将有新的五本书在付印、编辑和待完成：

《新湖南的诞生》（´49-´51 年）

《热河风云》（´46-´48 初）

《起用一代新人》（中组部工作）

《论三峡工程》

《人物十题》（吴觉、洛甫等待写出）

罗光裳来，《湖南妇女报》要纸。

1984 年 10 月 7 日（星期日）晴

整天仍人客不断。一早刘雪初来，仍是忧虑湖南事，大家对小赵不放心。朱仲止[芷][257]偕儿子肖永定，女儿肖凯来，为 1929 劳大开除党籍事及解决房子问题。回到上海始终为党工作，出狱后亦有联系。又详谈同朱仲丽[258]关系。起因可能是经济，看不惯其生活及乱写编自己及他人历史，拔高自己。其人当年拒绝过小平求爱（嫌矮也）。

找出旧诗几首，云南、四川、巴黎旅途。为丁玲八十寿写好条幅，并蛋糕一起送去。已得巴金、陈涌文，及茅盾未刊稿 。

夜王宝基、李名播[259]来，很赞成我写《我与水电》。先收集资料。谈张维[260]、李国豪[261]等很反对三峡。

1984 年 10 月 8 日（星期一）晴

上午仍上班。陆沅来，告以不必去活动什么反映了。处理批示信件。十一点看望张启龙老，谈湖南事。张海峰名单由来，及有关估计。他认为自己以不谈为好，因无效果也，秘书则不同意。下午在家看材料。

四川来人还约写文章！

---

[257] 朱仲芷：（1904—1996）湖南宁乡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肖劲光的妻子，王稼祥夫人朱仲丽的胞姐。曾任延安大学英语系教师、宁夏妇联常委。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258] 朱仲丽：（1915—）湖南宁乡人。朱仲芷的妹妹，王稼祥的夫人。1936 年毕业于上海东南医学院。1937 年进延安，在延安边区医院做医生，1949 年留学莫斯科医科大学。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写有《江青野史》、《女皇梦》、《江青外传》等书。

[259] 李名播：李锐任水电建设总局局长时的俄文翻译。后调水利水电部成都勘测设计院工作。—李南央注

[260] 张维：（1913—2001）北京人。力学家、教育家。唐山交通大学土木系毕业，后考取公费留学英国，获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硕士，后转入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校任助教并攻读博士学位，1944 年获工程博士学位。1946 年回国。先后受聘于同济大学、北洋大学、清华大学任教授。曾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副校长，深圳大学首任校长。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

[261] 李国豪：（1914—2005）广东梅县人。桥梁专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主持和指导了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上海南浦大桥、上海杨浦大桥、汕头海湾大桥、虎门珠江大桥、江阴大桥、宝山钢铁总厂等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曾任上海同济大学工学院院长、副校长、校长。

1984 年 10 月 9 日（星期二）晴

上午在家，同朱正一起编《起用一代新人》。可带走约 20 篇，11 万余字，余下部分多讲话，还待细看。

下午上办公室，发出致耀邦转常委信。五点醒来，想好信稿，与秦川一商，甚是赞成。与陈（陈云—李南央注）关系要交待清楚，盖解铃还是系铃人也。

1984 年 10 月 10 日（星期三）晴

朱正一早返湘，让他在湘联系有志于著书立说之士，助我书斋之业。

整天颇为懒散，在家清理杂物，整理书架，南北二室，分而治之。从办公室取回水电书籍，以便处理也。

约好帅大姐十二日来吃晚饭。大姐上午来，告知见王震谈毛致用之必去事。

1984 年 10 月 11 日（星期四）阴

上午周惠来家，谈组织部去人调查刘贵谦[262]事，先入为主，只听东蒙造反派之言，结果大呼“上当”，而怀疑组织部不纯，矛头对着他。谈经济与文化是土壤，土壤不改良，封建、家长制必依然生长，民主与法制无由成熟也。据内蒙情况，甚不赞成“彻底否定文革”，再闹腾一次。耀邦过二连时，曾以此相告。“文革”之账，难以彻底算清也，只要三种人清除好了即可，否则两派总不得安宁。不要再挑起来。似乎也有道理，内蒙也许如是。很赞成我写的信，说他处此，将比我不能忍受。

下午小张来，帮助清理旧报刊。

看《朝学夕录》稿。

1984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五）晴

上午同经济局李岩、刘星龙、连尹等四人漫谈，杨文明也参加。谈学经济理论，历史教训，干部工作如何做活等。

下午灼姐夫妇先来，对我的信大吃一惊，“胆大包天”。这两口子！黎澍随来，主题还是乔木等之大批判开路做法，不得人心。周惠、于刚、帅大姐后到。今日请帅大姐吃饭。周惠谈今日之做法与新民主主义根本不同，实际更过之也。

1984 年 10 月 13 日（星期六）晴

早晨到京西九楼看住室，有了小彩电，开会期间可住也。

仍清理杂件，没有正式开始工作。

下午黄乃夫妇来，同他谈及写“记黄乃”之事，可以先录音。

1984 年 10 月 14 日（星期日）晴

上午程学敏来，谈美国《工程新闻报导》刊魏廷铮关于三峡事。竟提到先念原来冒进，现在又有发言权了。编辑并不大赞成三峡开发。下午何格高来说宋平已见到我的《再谈》，已批交论证。刘云鹤

[262] 刘贵谦：（1934—）河北安新人。195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巴彦淖尔盟经委办公室主任，中共杭锦后旗旗委书记，巴彦淖尔盟盟委副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区委组织部部长、副书记。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

来，武汉开会谈长江流域开发，可能涉及能源。

全会文件只读了一遍。

政协经济小组这几天讨论三峡，孙越琦等说钱正英欺骗中央。（此句写在该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4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一）晴

一早准备资料，住京西。

上下午小组会，讨论文件修改。不让泛论，多具体文字，轻重等意见。

与建南漫谈。李鹏对《再谈》，只想拖后一年的样子，此人已气粗了。

焦林义谈毛致用，也是貌似忠厚，许多事顶着不办。张海峰名单下面已传开，刘正等日子不好过。

见到熊清泉、尹长民[263]，也想建核电站，5—7 年可建成。

夜观香港片，少林武打。

1984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二）晴

上下午小组会，讨论修改基本完毕。我讲了十分钟，最后一段，四个“有所”建议删去，因系 64 年所讲，紧接“文革”，国外会发生误解也。但未获大家同意。

晚餐遇见仲勋，说耀邦未将信批给陈阅，怕发火也[264]。

餐桌上洪学智劝我写回忆录，说南宁会议时，<毛>有想让柯庆施任总理之意[265]。

晚上同秦川回家。

1984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三）晴

今日休会，人客不断。上午任仲夷来谈广东组织部事，告状者本人亦造反一派者。又谈到济南三路军打军棍之事，他的夫人王玄也是当场垂泪者[266]。广东必须推广普通话。孙大光来，谈四八年在哈尔滨参加内蒙高干会即认识我。谈地质部班子人选，朱训亦可,自己颇想明年下，口头仍说随时可下。谈毛之发热，第三里程碑都已不在话下。在天安门城楼初次检阅红卫兵时，只留下部队谈话，对知分等一概不信任，最后发展只能是江青、毛远新[267]等。周子健专门来看“下台者”，似乎也知道点信息。谈他自己不过批邓，及初期参加亮相等。说孙友余之矛盾，在张洁与陶斯亮是好友，而曾大姐作后台[268]。秋

---

[263] 尹长民：（1923—2009）江西樟树市人。女。195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南昌大学讲师，湖南师范学院副教授、教授、院长，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第五、六届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264] 指胡耀邦没有将李锐写给他和常委的信交给陈云看，怕陈看了会生气。10 月 12 日日记中记述有李锐二姐夫妇看到此信，谓“胆大包天”，可据此推测信的内容必定十分尖锐。10 月 9 日日记提到过写此信。—李南央注

[265] “毛”是李南央向父亲李锐询问此句意思时，由他补充的漏字。—李南央注

[266] 七七事变后，李锐与万国瑞（杨纯）、文立徵三人与平津学生流亡同学会一起离开北平，同行到山东济南进入三路军领导的抗日干部训练班受训，之后准备留在山东进行游击战争。当时男女同学分宿。一天李锐去女生宿舍找万国瑞谈事情，与女生队的教官发生口角，该教官遂召集全体学员集合，将李锐置于台上条凳用军棍打屁股，李锐一声不吭。受刑后住进医院治好伤后，只身离开训练班，转入山东平津同学流亡会工作。—李南央注

[267] 毛远新：（1941—）毛泽东弟弟毛泽民的儿子。湖南湘潭人。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是文革时的风云人物，一度成为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1975 年毛泽东重病后，任毛的“联络员”，负责毛与政治局的沟通。1976 年毛泽东逝世后被捕入狱。1989 年保外就医。1993 年刑满后，在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作技术工作。

[268] 陶斯亮：（1941—）湖南祁阳县人。陶铸之女，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196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

里之骂他，乃马仪[269]作怪。自我批评不过是老作检讨，作老实人吃亏。又说自己无文化、无理论，也不能搞调查。

下午李铁映来长谈，劝他安心把海城工作搞好，扎扎实实，一生受用（他想学马列，进党校）。尉健行来谈朝鲜见闻，有三关：金日成死，对外开放，经济出路。搞形式一套很在行，也有怕南朝鲜之故。强晓初来摸情况。

夜焦林义来，谈毛致用之顶着不办：刘佳时[270]案、湘锰案等。长沙停尸与自己无关也不办，怕别人超过自己，胸怀狭窄，脱不开万达等老圈子。如毛离开，熊清泉可以当家。昨夜已与仲勋长谈。

观电影《高山下<的>花环》，甚为动人。

1984 年 10 月 18 日（星期四）晴

省班子如何调正[整]，下不下。认为人事安排议题不宜公布，会有付作用。（此句写在该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上午讨论公报与党代会决定。不宜出现“人事安排”四字。十点即散。在建南处同钱正英谈三峡，她说已见到我之“再谈”，谓我坚持反对意见，听不进其他。泥沙比我有研究，意即可以解决。政协等讨论由我推动也。今年十一月开泥沙专家会，向国务院报告，为何排除罗西北等人，谓只限于可行性报告小组负责人。总之听不进去，竟说，已六十多岁，准备七十岁坐牢。决心之大，于此可见。我则说明，此等事只能由科学、专家论证，不应由政治家解决。她则强调“红头文件”，由“红头”负责也！

午餐时遇秋里，说不知我事，未见到致耀邦信。说六月人大开会时，李伯宁在小组会攻击我，极不以为然。曾到家中找我，说我已出差四川。

下午看杂件。夜看舞蹈音乐晚会。大家对意大利歌不感兴趣。

1984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五）晴

早餐后，看望毛致用，略谈。

八点半回家，整日懒散，书都没看。

黄乃已搬 24 楼，下午来漫谈，谈童年情况，文星桥，楚怡学生会毛达恂[271]介绍他加入国民党左派，黄兴轶事。对联：遁世只为避俗，良知贵在能行。老题目是盲文规范化方案（非汉语拼音）。

1984 年 10 月 20 日（星期六）晴

上午全会如仪，共一个半小时，只是散会时，小平说了一句：这是一部合乎马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五年后再看。遇见宋，嘱不要背包袱，颇为关心样子，说耀邦还要找谈。下午看看杂书。

后任医生。1987 年调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六局副局长，1991 年离职，到成立不久的中国市长协会任副秘书长、秘书长，同时兼任中国医学基金会副会长、会长。曾大姐应为陶铸夫人曾志。孙友余与女作家张洁的婚外恋在改革开放初期十分有名。孙从一机部副部长位置上离休后，两人于 1986 年结婚。

[269] 马仪：（1921—2009）山东黄县人。193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任司长、局长。1970 年后历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270] 刘佳时：（1924—）河北隆尧县人。194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 年起任常德行政公署专员，常德地委书记等职。

[271] 毛达恂（1906—1959）湖南长沙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地下工作，曾任中共长沙市委组织部长、市委书记，湘北特委书记。1949 年后曾任大连市市长，大连港第一任港长。后回到湖南省委统战部工作。

夜到京西观美国片《The Far Bridge》。描写荷兰登陆之失败。场面宏大、逼真。秦川说，定一在政局讲了两分钟，精污如不煞住，又是一场“文革”。批乔整人。周扬已经病危。

1984 年 10 月 21 日（星期日）晴

上午到轻工业展销会购物，买得高价羊绒衫一件（59 元）。

大胖夫妇来，朱维民来。为大胖作字。黄乃夫妇来，打电话、借物（将无宁日也）。严佑民夫妇来，与林轩（李齐凤）谈 20 年往事，始知我之九死一生也。何载来，关心换车事。柳思引周中一（岳阳人）来。一伙人如地下党，到京告毛致用的状也。

1984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一）晴

整天在家，看书、翻沈醉的《我这三十年》。下午到黄乃家。

仍不断有人事信件，有不速之客。

接胡真、钟叔河等信。钟有诗：

刚刚拭罢胡杨泪，
又是黄尘蔽日时。
不怕倒春寒再重，
胡杨花发美于诗。

1984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二）晴

上午黎澍来，谈旧事。文学出版社有“胡风分子”要还原信，盖当年发表有篡改也。乔木为红楼梦事（赞成俞平伯文）险遭难，哭得眼都肿了。陈也背了五十年代正确的包袱。钱都被收上来，集中浪费掉。一切包下来，所谓一二三线。一线是准备打掉的，老是旧战争观念。只信任军队，三支二军，其他人赶出城去。“王八旦[蛋]”[272]同黎谈过，有什么新思想让中央讲，如“无产阶级继续革命”说法之错，三天后即以自己认识出台（不要抢先）。创造文化的人应有资格逛琉璃厂，现在穷教授无此资格了。

刘宇一来，《良宵》落选之无理。

小米来，谈到刘泽彭要三本书，真对不起也。

看完《我这三十年》。

1984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三）晴

上午到办公室，复一批信。同谷安林谈先写庐山会议。胡景发来谈文革时自己问题。三峡两文寄马洪。

下午清退全会文件。晚参加黄兴 110 年诞辰宴会。遇夏格非，贾亦斌[273]初见，谈在湖南之报告及庐山会议。

夜观女兰[篮]决战，竟反输一分，最后二分钟未掌握好。

---

[272] 根据后边黎澍所讲内容，此处“王八蛋”应指胡乔木。—李南央注

[273] 贾亦斌：（1912—2012）湖北阳新县人。曾任国民党第七十七师参谋长，军事委员会参议，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干部管训处办公室主任，预备干部局代局长兼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团长、第一总队总队长，陆军大学教官，少将军衔。1949 年 4 月在浙江嘉兴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食品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民革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

1984 年 10 月 25 日（星期四）阴

一早到帅大姐处，告知在邓大姐处听到范元甄告状事[274]。还是那几千块钱事，不担负儿女抚养费当然动人。邓大姐说，李锐已免职了。可见上层观感。帅大姐为我辩护，且告其秘书再有信交她处理。邓亦说不预闻了。如此想到，多久以来有一个阴谋网在布置之中也。

翻伍修权《我的历程》。写得朴实、简要，有很多史料。到内部书店买书。

下午看书。夜吴强来谈上海文联开会情况，谈夏征农之专横，陈其五过去也左，也整人。杜宣、峻青[275]等是文革中受过保护的。文人对立，上海尤其复杂。

1984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五）晴

上午到国防部外事局应索尔兹伯里之约，谈毛与蔡家关系，蔡氏兄妹情况等等，整整三个半小时，欲罢不能。最后还问了我的简历，盛赞《学生时代毛》一文，为最准确之评价，要 80 年版。

我谈到毛从来是一个自信力极强，且从来当仁不让之人（非我担此重担不可，谈到为何不去法国时论及）。终生对西方兴趣不大（与邓不同，索谓邓到过法国、美国）。朝拜香，从坚信也易于否定。

索谈到西方对毛之估计，一般还是公允的，思想反动者才认为是三大独裁者之一。西方总印象是肯定看法，但晚年不光辉。对最后 15 年有很大问号。美国人对毛认识、印象，从斯诺宣传，二次大战（英雄式人物）到文革，有个变化过程。理想而浪漫。当年认为蒋介石也是英雄人物，打败蒋后，两国关系恶化也有影响。广大群众中的坏印象，不如你们想象中的坏。华盛顿院外集团，中国帮影响甚大，尼克松来华后，一般有大转变，又成为英雄。广大人民中还是留有好印象。对文革都不太了解。这次带一个作家代表团来，应属消息灵通者。但死了多少人都不知道。学术界一般还公允。建国初期取得很大成就，大跃进后，本人即失去对形势的清新<醒>认识。国务院、情报局对毛看法较实际，正反都知悉，总统则不太清楚。里根受朋友、台湾影响大，矛头只对中国政府，并非只是毛。尼克松好些。索认识尼，但不喜欢尼。基辛格知道如何同周打交道，也不了解毛。

《经济日报》和北京厂长研究会来三人请我作报告，未最后应允：今后这类社会活动如何应付呢？

夜陆沅偕王纪宽来，外像即精明之人。头脑、言谈清晰，参加一自办大跨国公司，也对国内投资，都要超过现在国营内外的一套做法，真正西方经营作风。但不愿挂在安全部，因总有暴露可能，还是经贸部门好。停薪留职办法，只要求一高级经师名义，不想当官，只愿搞番事业，将来想建一兰德公司。附带谈到李新时其人是个小丑，坏光大公司之事。

冰封夫人廖世英来。冰封等仍书生十足，怕人拥进来。此人已 58 岁了。这几位君子大概最后仍只是稳住了一个出版局也。

1984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六）晴

上午同雪初看望谭伟，湖南几位同仲勋、启立、乔石等谈时，焦林义讲了些实质情况（毛致用仍吹整党成绩），如王安义不彻底，长沙曾有报案查不下去。提出名单事，都否认或不吱声。焦则说问过我，确有此事。这样倒好，让中央清楚，湖南问题没有解决。谭仍占住茅坑。归途驱车至玉渊潭公园一遊。

---

[274] 范元甄的孙女范可觅在 2019 年 4 月 30 日将此信底稿上网，刊于“万维网”范可觅博客。我从网上将该信下载附在此册日记最后一页。——李南央注

[275] 峻青：（1922—）原名孙俊卿。山东海阳县人。作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作协上海分会代理党组书记、副主席。代表作有小说《黎明的河边》。

开始看《领袖们》。黄乃请吃晚饭，太潦草，可怜自己用一根火柴点燃炉子热了饭吃，实在危险。都高兴之至。我的老朋友。

早晨醒来，得四句打油：

舞文弄墨平生累，饶舌多言老未休。
惹事生非终不悔，愿寻烦恼愿招尤。

刘宇一来，谈及《良宵》落选情况。（此句写在该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4 年 10 月 28 日（星期日）晴

薛君度九点来，谈到江[276]被杀。我们宣传过去主观，此人品行并不好。《蒋经国传》系十来年前所作，因敲诈不成，坏的改写较多。参加过台湾情报特务活动，其死可能别有原因。

应邀到朱维民新居午餐。看徐州讲课时所作画。

下午读书。

1984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一）晴

上午偕玉珍上医院治牙，看眼。

下午曹瑛来，示胡真信，关心湖南对我之谣言也。赞成下来，劳逸结合，多活几年看世界变化。

湖南出版社吴先{授}、肖屏东来，征求办《生活方式》的意见。对象主要应当是一代青年，但也要老少咸宜，从“迎合”中加以引导，注意趣味与格调。先作调研，研究几家受欢迎的报刊情况，向群众作调查。

夜朱正来，钟叔河送一筐橘子。

1984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二）晴

上午到办公室。热河来人谈报史。交《热河集》资料，拟另约时间详谈。随后广君来谈落实级别错案事，并至其家午餐。

下午听谷牧报告，对外开放。此乃人类进步，世界进入互相协作、共同发展时代之不可逆趋势，潮流也。我们现在是在向资义世界靠拢、学习，取长补短，真正新时期开始。

夜谢涛［韬］来谈西德见闻。德国人以当前繁荣自豪。二次大战后举国处于饥饿之中，阿登纳为人怀念。德国人认真、理智，一切重质量、讲实际，社会秩序良好，双职工锁门而出，如有盗窃，破案也快。打扫卫生之类，可雇计时工。问学者们国人所思何事：怕核战争，求和平；科学技术与环境污染（生态平衡）；鼓历[励]生育（担心人口下降，民族生存问题）；东西德关系；发展教育。最后谈到要我去当人民大学校长，说刘冰去任党委书记，内部甚反感（只有清华人能掌权），外界对我好感甚多也。

收到钱宗仁[277]长信，考虑如何见报。

---

[276] 应指江南被杀案。江南原名刘宜良，1932 年生于江苏靖江县。共产党在大陆夺取政权时仅 17 岁，只身去台湾，入蒋经国主持的专门训练班学习。后来脱离国民党军队，1967 年以《台湾日报》特派记者身份到美国，后以江南为笔名发表了大量文章，披露蒋氏父子统治台湾的黑幕，其中《蒋经国传》在美国《加州论坛报》上发表，最为著名。1984 年 10 月 5 日在旧金山市郊住宅车库内被枪击中 3 发高爆开花子弹，打穿后脑，击断小肠、胰腺，击穿左胸，送医院途中死亡。

[277] 钱宗仁：（1944—1985）湖南湘乡人。1984 年 4 月上海《文汇报月报》发表了《胡杨泪》，介绍钱二十年艰苦奋斗的历程。李锐看过后立即作文《请看<胡杨泪>》向人民日报社推荐，《人民日报》刊登后全国 30 多家报纸相继转载，不少省广播电台也先后全文转播。1985 年 3 月钱在李锐帮助下历尽艰辛调入《人民日报》当记者，同年十月因癌症去世。

1984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三）晴

《龙集》将再印，改正出一本，错字与个别修正。

下午林铁与夫人弓彤轩来看我。实是夫人有好感鸣不平也（竟说庐山时，我的发言她想削去锋芒，时林为分组长，弓为记录）。建议通过小刘与朱佳木，找陈一谈，予以澄清。大谈对组织部看法，对习、宋等都不满。只好姑妄听之，未作可否。谢谢诚意。

夜丁玲夫妇来长谈，加入作协事同意可不必多此一举，她已不愿卷入任何是非。谈张光年等当年批丁之出。不论情况如何，《中国文学》必出，现已有几百万字稿子。听说我想写《我与水电》，特作预约也。

1984 年 11 月 1 日（星期四）晴

上午到人民大学参加邵飘萍诞辰百年纪念会，为上座贵宾。邵不仅革命精神可贵，于新闻业务也是全才，并兼教育与理论，有著作，是五四时代“狂飙”式先驱人物。遇温济泽，谓乔木说，与邓力群明年都下。难道还想干下去？

翻热河材料。

李荣光来，告以此次湖南几位与习等所谈情况。

夜陈英茨与阳太阳、刘宇一来，谈广西及刘宇一受排挤事。陈为《光明日报》记者，但比组织部领导管各省人事还更具体。详谈广西、山西、湖南情况，及自己之种种活动。为罗贵波不平，为李修红出主意。说王建功之不当。对毛致用等看法，及最近岳阳原区书找耀邦谈（与毛有矛盾），仍对毛有好感，但无人可替也，等等。

军博闫景堂来，取走《早期活动》，送索尔兹伯里者。

闫景堂（编辑研究处）814.3171 转 473/364 家？（此句写在该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4 年 11 月 2 日（星期五）晴（今日来暖气）

上午承德来人谈热河工作时情况，录了音，让他们先整理成文。热河之事可以告一段落了。

《龙集》订正毕。《起用一代新人》最后几篇讲话稿，整理压缩，去掉重复。问题在此书必有人指责也：不服气。难道能戴“非组织”帽子？

夜朱正来，写好他那封信的前言。

1984 年 11 月 3 日（星期六）晴

上午整理好八三年五月卅一湖南讲话稿，一月十八日山东讲话稿。下午程学敏、顾文书来，谈三峡等事。

夜参加尚昆宴请索尔兹伯里，秋里、黄华等同席。宴前谈甚久，主要是周恩来在内战时情况。尚昆强调总理乃极守纪律之人，在可能范围内减少损失。三中全会本已解决，但四全仍作检讨（索不了解总理当时执行李德一套有个认识问题，想象中的周一直是忍辱负重、头脑清醒的）。国际与中国党关系。毛与斯诺谈话后，就认为毛反苏。米高扬到西柏坡反被我们说服（斯大林怕美国出兵）。尚昆同我谈到洛甫同博古在江西即有矛盾，因此到政府（人民委员长）。洛甫有头脑，能研究问题，并不莽闯。长征时找食物故事，秋里挖菩萨肚内粮食，叶参座（叶剑英—李南央注）与洛甫追打猪不着，黄克诚夜牵骡睡觉，骡子屁股被挖了一块（只好让杀掉）。

同尚昆、秋里约定下周一谈，他们都没有看到我写给耀邦的信。

四方面军过黄河西征有洛毛电报（此事有争议）。(此行写在该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4 年 11 月 4 日（星期日）晴

早晨看望伯村。从四川旅游归来，极言九寨沟之美。谈洛甫为人，学者风度，钻研经济学，七大发言，自我批评精神好。在莫斯科时情绪不好，是由于高岗事件受牵连。

朱正帮看几个讲话，写好“出版说明”。中午到叶君健家，同贝尔弟弟夫妇见面，一起吃饭。谈中国、英国印象。诚恳的学者，认为毛青年时是伟大人物，但衰老太快。中国与西欧团结一起，能对西霸起缓和作用。叶说资义特点乃自由竞争、自由贸易与（原文只写到此，未完句—李南央注）

常流来，谈《我与水电》事。已同有关人接触，都表赞同，拟于月底月初开一八人会，确定如何进行。

夜两个年青人（元元夫妇）来谈“三十八年是与非”事，及为刘宾雁抱不平。对何承华[278]、邓力群甚为不满。

1984 年 11 月 5 日（星期一）晴

上午改好山东讲话。下午袁定庵来，谈白山五年，终于发电也，但三台设备（3x30 万）都不完善。刘书田乃派性极重之人，专用三门峡与七局人，乱搞服务员。

四点秋里约去谈话。先看给耀邦信。说可能湖南有反应，“支持造反派”之类，真是可笑。李伯宁今年六月人代会时又攻击，秋里曾来我家，适去四川。还要找李一谈。对邓力群印象是好的（包括王忍之），因此信中两项原因均未涉及。极称玉泉山五个月对我之了解：有共产主义胸怀也。

1984 年 11 月 6 日（星期二）晴

昨山东、天津讲话整理完毕。《一代新人》稿续交七篇（只剩几篇讲话了），并复湖南五封信（胡真、叔河、润泉、冰封、谌震等），交吴辛带走，并《龙集》校定本。

夜朱正来，告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出《李锐散文集》，索性再让湖南出一本《杂文集》，将序跋等全都放进去。

范茂[279]到部里告状，为那笔钱的事。真是一个阴谋网也。

1984 年 11 月 7 日（星期三）晴

上午到办公室。何载来谈范某告状与邓大姐批示，钱正英、王林、乔石批照办（“完全同意”也）。呜呼。记住此事，不在告状，而在一位大姐（说明秘书代笔）放了个屁，马上三位大人物就说“香得很呀”！马上找来平反决定。好在说得清清楚楚。何载劝我不要生气，小事一桩，他来办好。

下午到展览观[馆]参观苏联现代油画展，似无惊人之作，也没有太古怪的。

究竟不能平静。夜观电视到下一点。《莫斯科不流眼泪》，写现代苏联生活中一个重要问题：青年婚姻不稳定，矛盾纠葛，胜利反在女方；取得事业的成功。苏联人还是熟悉的。

---

[278] 何承华：（1919—2005）陕西长安县人。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甘肃省委秘书长、常委、书记处书记，黑龙江省牡丹江地委常委、革委会主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副省长，中共西安市委第一书记。

[279] 范茂：（1958—）李锐与范元甄所生幼女，小名么么。“为那笔钱的事”，可参看李南央所写《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一文。自李锐平反复出后，他与这个女儿从未谋面。—李南央注

1984 年 11 月 8 日（星期四）晴

只睡了四个小时，颇有点情绪。上午休息了二个小时。整理内务。好像已习惯于乱堆乱放了。五十年代无此习惯，一切井井有条，尤其书柜和书桌抽屉，一切书物材料可随手找到。

伯村来催看《赵志萱传》的提纲。夜崔文辉（平津首都流亡学生团的，并不熟）来，谈恢复党令[龄]问题。石磊否认曾转关系，也许是忘得一干二净。何载来，谈范某要钱事所作调查，水电、三机两个机关党委均通情达理，惟钱正英等作梗。何认为小事一桩，由他处理，我不出面，已取得尉健行支持。仍劝我到石家庄讲课，出去散散心，野苹也支持的。

1984 年 11 月 9 日（星期五）晴

修改好重庆讲话。看完施拉姆介绍近年国外“毛泽东研究”文，他们总是隔一层也，也有真知灼见。日本人出了十五卷集。

下午灼姐与玉珍去杨达处，谈范某事。夜范乐年[280]夫妇来，乐年在泰国联合国亚太办工作。泰国甚腐败，官场无不贪污。总理只收不要，即是廉清官也。

1984 年 11 月 10 日（星期六）晴

整理好天津讲话。何载为我事奔波，盛情可感。

夜王若望来，为一件冤案来京打官司。谈上海文艺界派性，排挤巴金（奉命也）、吴强等。曾当面与胡立教争辩，说耀邦保护他是“前卫战士”。这次谈了自己缺点：易偏激、任性之处。

1984 年 11 月 11 日（星期日）晴

同朱正一起选《散文选》。《窑洞》初选十万字，热河若干篇，湖南几篇，近年的干部工作一两篇，怀念三篇，《毛的学生时代》及齐、范纪念文等。可能 20 万字出头。

李普夫妇来，谈组“老报人协会”，福利与统战。40—80 年文集，拟用《昨日风云》，建议《四十年间》。

朱维民来谈维吾尔人当年说“毛主席解放了我们，就是为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夜经济研究所李{鼎}阳、林德金二人来，为厂长研究会讲话事。

1984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一）晴

收到湖南寄来的文史资料合订本一大堆，里面资料不少，可供利用。小米取来山东美院美系主任吴玉田代裱的字轴五付<幅>。即将赵朴初、黄苗子挂悬，满室生辉。

讲话稿只剩企业座谈会长稿。

已定下周初赴石家庄讲课。

李昌将去湖南，来谈人事，拟在大庸办学校。谈乔木批邓时痛骂自己，顶不住两小姐[281]等进攻。（此句写在该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

[280] 范乐年：（1939—）浙江上虞人。1980 年从美国回到大陆，在水利水电科学院任职。

[281] 两小姐：应指王海容和唐闻生。—李南央注

1984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二）阴雨

改企业座谈会讲话稿。钱宗仁信并组织部收到反映信寄秦川。复钱宗仁信。

杨作材来，谈热河往事。李运昌[282]退平泉，因杨苏纵队到，局势稍缓，新兵新枪，老兵老枪闻。

1984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三）阴

上午将企业会讲话整理完毕，付印。《起用一代新人》稿全部毕。

续读《领袖们》。也是一种准备。

下午参加喻楚杰[283]遗体告别。平江人也。

夜观电视《原野》，似与三六年初读剧本时印象迥异。

1984 年 11 月 15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看材料，准备石家庄讲课。讲话几篇作最后润色。

周惠上午来，谓现在要全面破除坚冰（解冻局面）。机关人浮于事。关于用才，发挥积极性：

1）支持留职停薪。

2）可搞第二职业，不要影响本职工作。

3）少数人分配，保重点，尊重本人意向，自由恋爱，不捆绑夫妻。

4）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散兵线，一盟、一县、一乡，各奔前程，真正搞活，大的安排好，同各省市互相挂勾<钩>，要人才、资源（中央不给钱）。

1984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五）阴

《人民日报》刘田电话，成立首都杂文学会，当予支持。晚收到《倡议书》，领衔者胡昭衡、曾彦修等。

看完米山为石家庄讲课搜集资料。

下午看杨达，谈范告状事，并及此次“调离”详情。杨于昨夜至李鹏处，让李同钱正英谈，颇感不平也。

夜王若望等三人交来无锡《6·8·专案》资料，向耀邦告状也。

李铁铮来，问《笤[敝]帚一把》出版事。（此句写在该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4 年 11 月 17 日（星期六）阴

为《散文集》该辑入稿最后又翻一过，热河部分最难。朱正建议选入水电与三峡最后两封上书。

未能集中精力看石家庄讲话材料。下午湖南人题词“湖南科技大学”。

晚上到部看珠江片《一往情深》。座谈时发表意见：只是海外关系问题，小知识分子，还不是最典

---

[282] 李运昌：（1908—2008）原名李芳岐。河北乐亭县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在冀热辽作战部队工作，曾任军分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交通部常务副部长、党组书记，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务院司法部第一副部长等职。是中共第一、二届中顾委委员。

[283] 喻楚杰：（1989—1984）湖南平江县人。1928 年参加平江起义，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军委铁道部衡阳铁路管理局副局长、武昌铁路分局局长兼党委书记，铁道部监察室主任、监察局局长、工程总局副局长、办公厅副主任、视察室副主任，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副主席等职。

型的知识分子入党难问题。但影片朴实，导演、主演，小演员均好。

1984 年 11 月 18 日（星期日）昨下半夜雪

上午邀李铁铮同赴民族宫参加武大校友会。有茶点，400 人济济一堂。为湖北少年科学奖金会题词：“从少年起就严格受科学训练，养成科学头脑，就会一生受用不尽。”

下午同朱正一起，再寄出六篇，《一代新人》稿全毕，钱宗仁来信及企业座谈会讲话在内。《散文选》也将基本弄完，只差热河部分再补一二篇。丁玲讲得不错，还是个文人本质，很惯也喜欢做这些事。

复首都杂文学会信。萧乾电话，施拉姆在伦敦讲演提到我，对去年反精神污染甚反感，说三全反左后要反右平衡也。

前几天早晨四点醒来，曾吟得四句：

偏劳摘去乌纱帽，
有幸归还自在身。
天下万千王子也，
唯称一个贝多芬。

1984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一）晴

秦川一早来，言曾彦修上书，乔木所批别人之事，皆自己曾扬言者也。胡绩伟也上书讲清人民性与党性，版权仍在乔木，当年在重庆《新华日报》讲。并不要求答复，书记处存档即可。耀邦谓写得好。讲有的单位整党，越整越糟（指研究室）也。

上午整理带走资料，又是一大堆，哪里看得完，还是老毛病。

午饭后小米来，玉珍、小玲送我到车站。一点半开车，六点一刻到石家庄。路上同小米漫谈，关于羊耳多年情况（现在还是认为有人控制，可能同挨打、甚至注射了什么药物有关），及家庭情况。组织训练班讲课，刘星龙与杨汉夫最好。范告状事，何载已告习，几乎使习要马上与邓大姐电话。

高占祥[284]与组织部负责人，王群任（唐小毛公公）[285]到车站接，并晚宴。住在一楼（招待毛之住所也）。漫谈甚久。河北对精污未表态，高且作了八点限制，说耀邦同他谈到，我认为文艺方面有点什么“偏差”何必大惊小怪，甚为欣赏（问题再大也大不过党的政策在）。

1984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整日看材料，无人打扰。

上下午到院中散步一刻钟。住所过大，暖气片多，还不到 20℃。卫生间亦大，此种建筑亦是小生产使然。

夜观长春片《当代风格》。三对医生夫妇人品之高低，歌颂关心人及公共生活，鞭笞利己者。

1984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上午作最后准备，真是临时抱佛脚也。下午两点半开讲，到五点三刻，听者约三百多人。组织部新老负责人全参加。主要从国内外形势讲起，开阔眼界，起用一代新人势在必行也。顺便讲

[284] 高占祥：（1935—）河北通州人。曾任北京市团委副书记，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副主席，河北省委书记，文化部常务副部长。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

[285] 唐小毛：唐麟和唐荣前的女儿唐仲远的小名。—李南央注

了第三梯队情况。

晚上休息看电视。

1984 年 11 月 22 日（星期四）晴

近七点始起床。睡得甚好。八点一刻出发。付[副]部长刘景昌陪同赴平山岗南水库参观西柏坡（复原）遗址。原村在水库淹没，上移 60 米，房屋构件皆原物也。滹沱河畔山村，多中农家，中央总部所在。毛刘周朱任董老等住宅，生活条件较延安更简陋。二中全会会址原为大灶伙房，只能坐几十人，完全是游击战争环境。纪念馆盖得甚好，惜无甚展览物。作为传统教育，确是好地方。惜距石家庄太远，饭店等空盖了几座，也无法利用。

归途在温圹午餐，房子无取暖设备，不敢一浴。参观大理石厂，原来太行山一线有如此丰富花岗岩、石灰岩（变质岩硬度 7—8°间）的多色大理石，比云南耳色强得多。黑色基调者夹绿色等。此外有纯黑、橘红、草绿、夹花色等。已从意大利引进设备，石料由群众自采自送，利润可达八倍。

到书市买书几十本，全国出版社来此赶集也。燕赵书社待业青年所办，希望在他们打破流通领域大锅饭。

夜观苏联片《不速之客》，北影片《26 姑娘》。遇见高扬，刚出差归。

岗南水库工程浩大，已几年蓄不满水，还在修溢孔道。（此句写在该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4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五）阴、小雨

六点起床，略作活动。付[副]部长陈浩平陪同去正定。15 公里。先到隆兴寺（龙藏寺）参观。仲勋之子县委书记习[286]陪同并作解释。此寺建于八世纪，结构形式与木雕、铜铸、碑文等，五个全国第一。现尚无香火。随看一专业户，养金鱼、花草，转而贷款搞小罐头（梨与牛肉）。商标、销路均未解决，胆子过大。在招待所午餐。与习书记漫谈，谈到党委应短小精干，真正管好大事，不要与政府对口，人浮于事，变成官僚机关。下午看一养月季户，可赚数万元，租地 7 余亩。看一电视机原<元>件厂，纬编厂（扩大织袜机），一台等于二台布机，做高级衣料，染色等机械均进口，并作成衣。

五点回到市区，到医院看腹部皮肤，取药。夜组部一付[副]部长，并区委书记来。农民进城办大饭店，盖别墅区。

张洁瑜来。

1984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略作活动。八点动手<身>看赵州桥。由市委书记贾然陪同，郊区书记亦随往。桥跨度 37.2 米，高 7.2 米，5:1，距今 1300 余年，世界第一桥。陈列室有隋代桥栏等物。

中午在东方饭店午餐并休息，为郊区一个大队所办。办印刷厂、齿轮厂赚了钱。饭店有五百床位，经理月薪 500 元，所有海味贵重菜摆了一满桌，有示威之意。下午看一三兄弟办糕点厂。七月开张，有红外线烘炉，云已赚 5 万元（实不止）。参观家庭，有烧饭带土暖气设备，食品厂拟扩充饮料与糖果。点心外销山区甚好。

---

[286] 仲勋之子：习近平（1953—）陕西富平人。197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化工系基本有机合成专业毕业。毕业后历任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书记，福建省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宁德地委书记，福州市委书记，福建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中央党校校长。是中共第十五届候补中央委员，十六届中央委员，十七届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十八届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2013 年成为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

又看一社办中低压阀门厂，200 人，产品畅销京沪，有技术干部帮助，不愿告知具体人名。工人平均工资 200 余元。非转农[287]反难办也。

贾然谈石庄造纸厂，由供销科长立军令状当厂长，扭亏为盈，利润翻番故事。关键在解决技术过关。手纸原出口超重，年罚款 35 万，即此一项即扭转局面。现创造新品种甚多，如香纸鞋垫等。又暖气瓶厂，技术也已过关，上海请来一工程师解决的。

夜高扬来，详谈河北人事情况，刘子厚当土皇帝，整人过多，金明为稳住局面而不敢清理。江一真过左，如左下去更乱（不抓经济而抓阶级斗争，激化矛盾。江一贯与人关系不好，要当一把手）。拟由邢崇智接替，但担心张曙光不合作，高走后会有小问题。一九五八年反映河南放卫星事，李雪峰[288]受命整他。又谈到河北老干部太多，多年来或足不出省，东边只到过秦皇岛，北只到过北京（有的农村老党员县城也没去过），非常保守，因此安于落后。

1984 年 11 月 25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略作活动。八点到车站，陈治平付[副]部长来送行。十二点半抵京，玉珍等到站台来接。车上遇到一青年，曾当过击剑运动员，得知识不少。当过知青，说好的还是多数。

朱正来，选定热河几篇。

1984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一）晴

今天付与朱维民。上午到雕塑厂观创作室，看夏　（原文空两字—李南央注）作品展。其人已去世，献身艺术，一生清苦。仿古汉白玉佛雕等，大批出口。此厂由房管局管，专家不能治厂，求我援手。赠唐三彩土马一座。下午观美院师生油画展，内容贫乏，风格多样，实为杂乱。朱乃正[289]陪观。随到钱绍武工作室，观其创作并字轴，用浇墨、画溶于字。钱口才甚好，解释失足女郎故事。

夜代耕电话。

1984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二）晴

彭刚文章，方知彭总逝世十周年。让朱维民送来《自述》照片。得七律一首：

忍尤攘诟夜深深，
（九）纵死其犹未悔心。
挖出寸丹喷血泪，
要求坦白慰（报）生民。
平生事业唯征战，
希世文章实砭针。

---

[287] 非转农：非农业户口转农业户口。

[288] 李雪峰：（1907—2003）山西永济市人。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先后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市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后到山西，参与开辟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参加了淮海和渡江战役。参加组建第一届中共河南省委，兼任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在中南局、华北局工作。文革初期调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后任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八届十一中全会补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1985 年第二届中顾委委员。

[289] 朱乃正：（1935—）斋号野斋，月白风清楼。浙江海盐人。1958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分配到青海省文联工作，曾任中国美协青海分会副主席。1980 年调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任教，曾任油画系副主任，中央美院副院长，油画系第三画室负责人。

天地浩然歌一曲，
常留正气在乾坤。

小米送来一堆信件，家中也一堆，处理若干。陆沅有信，尚昆谓我不应离部。现已晚矣。

黎澍已搬 24 楼，来小坐。谈及作家多情而细腻，彼等写一万字，吾等三言两语而已。莎士比亚剧作，亦难分正反人物。

1984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三）晴

四点半醒来，两联改作如下：

咄咄书空挥血泪（愿剖/挖出寸丹喷）
昂昂独白对黎民（难收独/坦白对—）
平生事业沙场日，
希世文章磁极针 。

上午看了点材料。小米来。谢韬秘书送来二首，拟并成一首。

下午朱正来，于刚通话。最后定稿：

咄咄书空挥血泪（愿剖寸丹喷—）
滔滔笔下见胸襟（难收坦白暴日）
希世文章泽畔吟，
天地浩然歌正气。
买丝绣像万民钦。

下午三点到新侨饭店参加《中国文学》创刊招待会，为丁玲捧场也。被点名讲了几句话。见到舒群、杨思仲（陈涌）、刘雪苇[290]等。都是离开延安后就未见到的。初识朱子奇[291]，陈其通[292]等。与晚报总编顾行等同桌，谈起五九年“怕鬼”之事[293]，所传全反了，讲清当年事实。

夜到胡昭衡家，参加首都杂文学会事。翻译公司谬群送书数种。

1984 年 11 月 29 日（星期四）晴

看材料，将厂长研究会讲课（教授写的）看毕。

夜周一中（岳阳）送岳阳三害材料来。黎澍来小坐。

---

[290] 刘雪苇：（1912—1998）原名刘茂隆。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上海、贵州开展文化工作。1937 年进延安，此后一直从事文化工作。1955 年被划为“胡风反党集团”二号人物达 20 年，1982 年方获平反。后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

[291] 朱子奇：（1920—2008）湖南汝城县人。1938 年到延安，次年入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任弼时秘书，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对外友协常务理事，中国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

[292] 陈其通：（1916—2001）四川巴中县人。1932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长征。后一直在部队从事宣传、文艺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文工团团长、总政文化部副部长、宣传部副部长兼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1961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代表作有话剧《万水千山》。

[293] 李锐当年写给毛泽东的信同时也交给主管经济的副总理李富春阅，毛泽东因之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最后一天的会议上讲话时说“李锐怕鬼”。李锐所著《庐山会议实录》中对此事有详细记述。—李南央注

1984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五）晴

还是一大堆，准备材料过多，未能将提纲写出来。秦川来小坐。

下午二点到八一厂，古华约看他的小说改编片《磨坊》。写农村改革事。湖南乡土气浓厚，情节亦动人。

晚上算是定妥拟讲内容。

1984 年 12 月 1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抱了一下佛脚。上午到市委党校为组织系统八百干部讲“认清形势起用新人”，整整三个小时。留午餐。下午松懈一下，与玉珍到黎澍新居祝贺。夜到民族宫听“我的年轻歌”，《北京晚报》顾行招待，为换一下香港之音也。遇见陈大林，他们改革甚难，此种演出毫无所得，还得出钱借衣服。

1984 年 12 月 2 日（星期日）晴

上午林汉雄来，送建材发展建议报告。宗彦、也競来，谈范告状事。邓大姐确由秘书控制，他们曾想一挖（当年耀邦、乔木想法）总理回忆材料而不可得。此人总在身旁也。也競现在搞大姐传。

朱正带戴晴来（“光明”记者）谈陆[路]东明冤案。她已将情况基本查清，女方已否认，陆[路]从来未承认，纯属以省纪委为首反革新之举。对女方逼供半月之久。嘱戴先给我一信。考虑是否去福建一次。下午偕玉珍、小玲与毛毛[294]并朱正到西山曹雪芹故居并卧佛寺一遊。呼吸新鲜空气也。西山路上已大大风景化了。

1984 年 12 月 3 日（星期一）晴

黎澍一早来，“买丝绣像”改“画图难写”（“是群情”，我改为“世情深”），八句定稿寄戈杨。

仍谈乔木之为人，批邓时自揭邓曾讲他“名声最丑”，完全是为保持思想权威。人道文章被人批得无一是处，“理论家”一落千丈矣。七八年耀邦与乔曾想写三本书：毛传、党史、三十年史，让黎、李新参加。黎找耀邦谈，乔（邓力群更如此）很不以为然，根本看不起耀邦也。自认权威之故。国际当年怀疑中国党是农民党，看来也不无道理。地下党整成异己，批胡风按语，不相信中国知识分子（周扬难写回忆录）。

《经济日报》来人，逼得后天去厂长研究会讲课。初步确定中旬后去福建一行。

1984 年 12 月 4 日（星期二）晴

整天准备材料，拟着重讲厂长负责制和班子问题。上午刘星龙等来谈企业班子座谈会后情况，各地反映强烈，比去年组工会开得好得多，目标明确，原来不通者都通了。上海陆铁夫，四川冯振武都主动退出一线起更好作用。谈选开拓型干部问题，首钢、燕化的影响。

晚上工作到十一点。

1984 年 12 月 5 日（星期三）晴

一早秦川电话，告耀邦星期日作了很好讲话，回答邓力群在宣传会议上的顽抗与小动作（宣传乔木对改革的贡献，清除精神污染是正确的，中央方针乃有左反左，有右反右。邓力群讲的是经济上反左，

[294] 此处毛毛为张玉珍养女钟小玲的女儿张毛竹。—李南央注

思想战线反右。八个讲话作传达，等等）。耀邦正面讲四个问题：整体与部门；理论与实际；破与立；领导与被领导，四个关系问题。结束时，邓力群竟不置一辞，只是“散会”。第二天秋里在书记处大大支持，是今后宣传战线纲领。从秦川处要来记录本。

上午到天桥剧场讲了二小时一刻钟，效果可能还好。小米在台下听的左右称赞讲得明确。颇有轻松一下之感。决定十七号左右去福建。

黎澍来取记录稿。

夜，侯方岳[295]来，谈云南、四川地下党问题。谓《陈云文选》一九四一年中央决定收缩国民党区地下党之不好影响，现在遗留问题甚多，有的人极其悲惨（被抛弃，受迫害几十年）。云南与郑伯克之矛盾，似无法解决了。郑当年认错的影响也。又谈郭佩珊当年表现坚定（曹诚一[296]事本人负责），而刘清则较软弱。曾彦修信谈二万言上书事。

1984 年 12 月 6 日（星期四）晴

续读《领袖们》。

上午到北京医院检查身体。护士、医生有的知道其人，但未对上名也。遇严蔚[慰]冰，赠《于立鹤》诗再版。神经质得厉害。

夜《湖南经济研究》来人要写文章。

1984 年 12 月 7 日（星期五）晴

上午到北京医院继续体检，玉珍同去。胃肠透视为一大形<型>全身立式转动机。血色素 10.8 克，其余一切都大体正常。脾脏略大，右睾丸已萎缩。牙磨损多三度。

归途买书 15 元。看望于刚，我书赠七十寿诗，已裱好挂在客厅，颇可观也。

下午看石家庄讲稿。小米已整理大部。

黎澍送来乔木批邓发言一部分。

1984 年 12 月 8 日（星期六）晴阴

上午戴晴偕陆[路]东明来，看来还是颇朴实的人，全心全力扑于工作，小事也不让步（如霓虹灯广告，精工给五十万元不让），开罪了一批人。关键是纪委付[副]书记张传栋[297]，当面表示要搞倒。听陆[路]所说，其过程不合准则也。

朱正来，先帮忙写《湖南经济研究》稿。

下午黎澍与戈杨来，彭总诗已发排。说乔木之软骨与霸道。音乐学院李春光曾打电话给邓力群反对精神污染搞法，并指出乔木有错。此人不当艺术局长。只 40 岁，真正好角色。

---

[295] 侯方岳：（1915—2006）四川广安人。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 1938 年起历任中共四川省乐山、绵阳、三台、仁华等地地委书记及成都市委书记，中共云南省工委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任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省边疆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省历史研究所（云南省社科院前身）所长。

[296] 曹诚一：（1916—）湖南长沙人，昆虫学家，女。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 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农艺系。曾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技师、云南大学讲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云南大学、昆明农林学院副教授，云南林学院、西南林学院教授。是中国农学会第一届理事，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云南植物保护学会第一、二届副理事长。文革中，因怀疑她 1938 年入党的“老革命”怎么会一直是个教书匠，而被认为是“假党员”受到迫害。

[297] 张传栋：（1918—）河南商城人。1940 年参加新四军，194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华东军政大学教员，渤海军区教导总队宣传科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福州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第一书记，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副校长、省纪委常务书记。

夜李普偕陈祥铿来，陈在新疆当会计，厦大毕业，自学治印。为我刻闲章“九死其犹未悔心”，并姓氏章。书“作字”条幅为报。

1984 年 12 月 9 日（星期日）昨夜雪，下午晴

与朱正合作，写就《回顾过去，为了更快地前进》一文，为《湖南经济研究》而作。下午与黎澍一阅，添了一个尾巴：恩格斯谈言论自由。埋暗箭甚多，识者当能察觉，受者亦无可如何也。总之，又再次树敌，本性难移。交秦川一份，交湖南来人谈治权一份。并为题字：

深入实际，促进改革，搞活经济，振兴湖南。

上午立徵妹妹文立御来，致谢之意。谈及一家人情况，母已八十，父亲文九德土改时大概是极左分子打伤致死的。

郭志垣夫妇昨天来，谈黄老对批大锅饭有反感，无当年大锅饭，何来胜利。

周保志自上海归，谈及王一平所写 “立此存照”对我有微言：过于袒护陈国栋等也。

1984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一）晴

昨天报纸刊有关钱宗仁事报导。

改石家庄讲稿。

周保志偕焦瑞杰来，谈广东情况。有工艺公司经理，已犯经罪，仍受重用到安全部，结果携重要机密逃港，而省组织部有人说项。严重谈及组织工作人员决不能有私心，高干子弟问题并未解决，仍挤在涉外部门。

朱正送来曾彦修申诉件，看到十二点。夜古华来，同观电视剧《磨房》，比电影差远了。古华谈毛致用故事“下不为例”，当年招待安平生参观安乡，攸县等，弄虚作假，大摆宴席事。

1984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二）晴

石家庄讲稿改好，交米山付印。戴晴又送来有关陆[路]东明事一张名单。王元化电话，关心我之进退。

下午到办公室，同刘家栋谈，他以为部内有何事也。何载谈同钱正英谈经过，此女人真想合谋抹我黑也！被事实驳得非收回不可。

胡真信，湖南已传陈批[298]。

1984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三）阴

看文件，一大堆。灰皮书等问题发了一文件，似对曾之申诉书，以此息事宁人？黎澍来。

下午听陈忠经[299]报告台湾问题。看章大姐。心脏病住院一月。决心下来不再管事。随送一急病小孩上医院，未能久坐。

---

[298] 陈批：指陈云批示让李锐离开中组部事。—李南央注

[299] 陈忠经：（1916—2014）江苏仪征人。中共情报工作后三杰之一，另二人是熊向晖、申健。1934 年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后在昆明西南联大毕业。194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 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1949 年 6 月回国。曾长期在胡宗南身边工作，他和胡的秘书熊向晖提供给共产党的情报，使胡宗南在与共产党的作战中屡战屡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对外文化联络局代局长，对外文委副主任、秘书长，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

1984 年 12 月 13 日（星期四）晴

上午孟晓云[300]来长谈，给《八小时以上》，上有《胡杨泪》续编。谈钱、孟二人都甚好。有孟信，思想、人品，文笔都好。孟乃傲慢型高干子弟，以当“名记者”为目标，写 100 篇新闻也无人知道，而一篇报告文学就远近闻名。

易长林来，由玉珍接待。

谭伟来，对小赵看法甚不佳。善于逢迎，对张海峰推崇倍至，同沈瑞庭等打得火热，毛致用欲利用当保镖也。刘云鹤夫妇来。

下午四点到办公室，同尉健行谈高干子弟等问题。

1984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五）晴

紧张一天，写就“小议老马识途”，交《中国老年》，让黎澍一阅。朱正来帮忙。石家庄讲稿清样看毕，14000 字。未耽误看晚上与科威特足球。到十二点始上床，精疲力竭。决心不再做这类报告了。

1984 年 12 月 15 日（星期六）小雪

应李普约，参加新华社《瞭望》坐[座]谈会。曾彦修、廖沫沙参加。谈了点要{多}经济生活反映意见。今天是向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等全面学习。

灼姐来，带钟伯熙[301]信，谓举步之艰难也。为购衣物事对玉珍发火。

1984 年 12 月 16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5:50 出发。晚上下雪，路滑，得提前走。七点到机场，误点半个多小时。在候机时遇陈元晖[302]（薛尔）、陈{道}，二同志。他们也是去参加人才学会的。

玉珍第一次坐飞机，甚为正常。

十一点半到福州，高胡同志等来接。住温泉宾馆八楼。

下午同玉珍看望李昇震[303]（夫人韦其莹），在福大已离休。谈到那些南下老的不退下，根本办不好学校。皇甫琳[304]打击一有成就付[副]教授事最为典型。

项南来，略谈陆[路]东明事。仍坚持陈有错，态度不好，一些细节较明显。看韩天石夫妇，在此治病。

---

[300] 孟晓云：（1946—）湖北石首人。女，作家。报告文学集《胡杨泪》作者。1970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硕士学位。历任河北沧州市第一中学教师，《华北石油报》记者，《人民日报》记者、海外版记者部主任，高级记者，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会长。

[301] 钟伯熙：（1929—）浙江杭州人。194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工程系。先后参加了浙江黄坛口水电站、新安江水电站的建设，曾任杭州市长。

[302] 陈元晖：（1913—1995）福建福清人。早年就学于南京中央大学。1941 年进延安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教育研究室研究员。1947 年任哈尔滨大学副教务长、教育系主任、教授。1948 年任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1954 年后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

[303] 李昇震：李锐的武汉大学校友。—李南央注

[304] 皇甫琳：1978 至 1983 年任福州大学校长。

1984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一）阴转晴

昨夜睡得不安稳，换毯子较凉后，始睡至六点。活动半小时。早晨高胡、项南来问日程。组织部付[副]部长　　（原文此处空三字—李南央注），办公厅付[副主任同行，八点一刻动身。市区甚拥挤，一个小时后始摆脱车流。沿公路两侧均在盖新屋，利用当作[地]石料，有楼房。十二点半到泉州，地委书记　　（原文此处空三字—李南央注）等迎候。略谈侨乡情况。320 万华侨，晋江地区 500 万人，开始有彩电、冰箱等合资项目。涤纶花、西服等可分散农村家庭制作。稍休息，两点遊开元寺。东西 48、44 米高双石塔，宋代建造。地藏寺有特色，如正定兴龙[龙兴]寺，大殿斗拱雕刻飞天，层间透空通风，无雀窝。小木雕千手观音，手形各异。拜观弘一法师纪念堂，42 年逝于泉州，一生苦行，过午不餐，衣不过三，恢复律宗（失传八百年）攻书法，深究佛学，此间影响极大。圆寂前数日即绝食，准确预言涅般[磐]时日。绝笔四字：“悲欣交集”。如卧佛状。时为夏季，八天后火化竟无异味。陈列书法，佛经，及生活用具均实物。参观毕题字：“愿天下人皆师弘一大师言行如一精神。”

寺内还有一千三百年古桑，几十年前被雷辟<劈>成三股。现仍生机盎然！冬时尚有小叶发生。

六点抵厦门，住山上宾馆。市委书记、市长、顾问们来小坐，商量两天日程。

首次坐电动按摩躺椅。

1984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二）阴转晴、风

睡得尚好。早饭后绕宾馆山头一遊。巨石累累，棓树生根有缝即钻，似专钻石缝。海军高层宾馆遮住半城视线，失去青山景观。“天下名山兵占尽”，简直是“兵毁尽”。

上午乘船绕鼓屿海域，然后上岸一遊。市街小道，无自行车。街头小铺，大概香港澳风光。鼓屿宾馆原系黄氏富翁所筑，正楼与左右两楼，1921 年建，意大利大理石楼梯，料如欧洲宫廷所用，极为珍贵。黄某在新加坡发财，原理发匠出身，因此红木客厅四墙镶镜，颇如理发室也，装饰雕刻有理发用具。在此楼拍照若干。庭园中有刺桐，即象牙红两株，摘花两朵并照相以为纪念。下午至海滨，瞭望大担、二担并金门岛，望远镜中，国民党旗颜色<可>分辨。

胡里山炮台，1896 年克库伯大炮甚为壮观，长十余米，共重 50 余吨，一切均手操作，可能世界亦不多见矣。

穿过厦门大学至南普陀寺，为佛教圣地，原办佛教学院，现在尚有许多高僧出自此院。有和尚七十余人在佛堂唸经。普陀山似全由巨石堆成，登山头亭子，小道从石缝中钻过。此等山石形成，是否从海底上升焉？

市负责人（付[副]书记李力，组织部长林源）在寺中宴以素席。喝陈虹酒几大杯，甚感主人殷勤招待。夜安黎[305]及叶飞女儿来。

1984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三）阴转晴

六点起床。解手颇困难。

上午李、林二位陪同参观。先到港口，有集装箱码头，共四个泊位，可进五万吨级，进出口已 160 万吨，远景可达 2000 万吨。到新开放区（2.5 平方公里），先看电视说明，别墅住宅较深圳稍讲究，内部装饰设备更舒适合用（约七、八万美元一套）。新建宾馆，照明空调等系统对旅客更方便（门口有灯光示意休息）。中餐厅已开始营业，边建边营业也。随看录象[像]带厂，国内首家，日本引进，一盘约 40 元。磁铁原料等均进口。利用旧仓库改建，环境条件等要求高，绝对除尘。永泰电子公司，独资厂，

[305] 安黎：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前妻，安子文的女儿。—李南央注

生产电话电脑器，无线电与有线电话连接，并可自动录像（主机可携带，家有终端机）。无线电话机半径只 500 米，可延长。经理赠电话机（按钮式）二部。

下午陪玉珍逛小市走大街，乱七八糟衣服鞋袜等，大概是港澳中下层用物，反映此地市场活跃。食品摊海鲜甚多，骑楼街道亦如广州。

夜林源、陈维堃来坐谈甚久，认为厦门班子甚不理想，一、二把手均小知识分子，而好角色李琇奇未让抓经济。原为项南等定，照顾过渡，工作确受影响。可能谷牧印象亦如此，说只管事务而少战略。顺便讲了下力康[306]。

1984 年 12 月 20 日（星期四）阴、小雨

六点半吃饭，七点半才出发。林陈二位又赶来送行。十点半才到石狮镇。港台日用衣服集散地，除西藏外，全国都有人在此采购。本地也有来料加工，华侨等带来东西用不完的，年交易额过一亿。不临其境，想不到的拥挤。

泉州午餐，随后游览清源山。廿八座庙除二座外，均毁于文革。现修复四处，巨石累累，流泉飞瀑岩洞处处。合抱树前合影。弘一法师墓，石亭建筑甚好，老君像（高五米，宽七米，利用巨石雕成）。六点半到莆田晚餐，吃芦柑（大蜜橘），主人盛情招待，各种海鲜与炒细丝米粉。七点半始返福州。摸黑两次抛锚事故，十点半始抵宾馆。

1984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五）小雨

上午参加人才研究会开幕，讲了 20 分钟话。听中山大学教授夏书章报告。

下午准备材料。

李昇震夫妇、张帆付[副]校长来约星一晚餐。高胡来谈日程。后天讲话，明天遊马尾。

李庚晚上来谈文联人事。明年大会起草人名单，夏衍不同意林默涵，丁玲与赵洵[307]。小李{晴}参加。现由启立、仲勋在管文艺界等事。

1984 年 12 月 22 日（星期六）阴

六点起床，七点早餐，七点三刻出发。到马尾船厂参加 5000 吨货轮下水典礼。该厂成立已近 120 年，为第一艘自造巨轮也。已退总工程师郑重主持其事，争取日、荷等外资合作，举厂欢腾。与程序一起剪彩，亲见船徐徐下水。遇王炎。随后观新开放区，吸沙平地 2.5 平方公里，每亩约一万元。观 1884 年法人马江之战《昭忠祠》，实物甚多。原有灵牌为红卫兵毁！此役人们多已忘记。盖刘永福在越南打了胜仗，法人侵袭｛倚｝其后膛炮取胜。清兵 800 余人全部殉难。在海员之家午餐。喝酒甚多。

下午项南来，谈陆[路]东明与厦门班子事。陆[路]事常委已讨论，拟复查。陆[路]本人全部翻案，对耀邦写信说了假话，通过决定时自己不参加也。

---

[306] 力康：李力康（1939—）湖南平江人。李锐二姐李英华长子，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导弹发射专业（现北京理工大学），后历任北京工业学院讲师，校长办公室秘书，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办公室秘书。时任福州市副市长。后离开该职任香港华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山东国际经济开发公司总经理。—李南央注

[307] 赵洵：（1917—1988）笔名杜克展，女，满族。吉林省吉林市人。1934 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在东北做地下交通员工作，后转入上海，在塔斯社《中国导报》任翻译。上海沦陷后转至晋察冀边区，在华北联大任教。1944 年进延安，在鲁艺、军委附设外国语学校教书。日本投降后回到东北筹备外语专门学校复校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哈尔滨外国语学校教务主任、副校长。1958 年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学习，1962 年获研究生学位。回国后任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苏联东欧研究所副所长。

晚上项南请客，吃福州名菜，海鲜之类。茅台数杯。准备明日讲话终无时间。与陈元晖、陈道漫谈现在形势乃二次解放生产力也。

1984 年 12 月 23 日（星期日）晴

天气放晴，舒服多了，几天来阴雨，很不适应。九点讲到十一点半，谈对新形势认识；用什么人；选人方法；人才交流等问题。主要用在第一、二部分。小米说比前几次讲得好。下午为福州大学作字。

叶尚志来，谈上海情况，中央派人帮助定好战略规划。周克能左右几位书记，颇有权术。许涤新[308]意见：未能发挥更多人作用，思想保守了。

昇震夫妇带玉珍逛鼓山。省出版社送来几十本书。

1984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一）晴

早餐后遇见项南。略谈受礼之事。结果送来一套福建画报“试看”。印刷盖全国第一也。上午参观雕刻厂。木雕、树根雕，寿石雕真是巧夺天工。初见田黄石，贵于金子三倍。得图章石三四十颗，价格5—0.2 元不等，揩油事也。

随观市电话局，引进富士通万门机，五种功用（三人电话，停机等）。与蔡嫂通话，清晰如在北京。

下午二点戴晴来，告陆[路]东明事，省委拟复查。嘱必细核对情况。夜张渝民（省委秘书长）来谈一水产学院学生文革表现不好，到海洋局竟任干部处长。

四点到福大，校长们欢迎我这个联合办学创始者“恩主”。作字五幅（校长黄金凌、付[副]<校长>张帆、钱匡武、曾德聪、付[副]书记王春生）。请来三位金石书法家。周哲文为我治印（现为国内名家）并观所藏刘海粟等精品。沈觐寿老人（林则徐亲属）送字。林暖苏女画家（七十七多，林觉民[309]堂妹）送菊花。一起晚餐。此次来福州又一高潮也（女画家林暖苏为善画菊花出名），又主兰赠甲骨文字录诗。

还有潘主兰送甲骨文字（自制诗）。（此句写在该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4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即起床收拾物件。仍由张家坤陪同。一早送来名家郑乃洸山水画。

七点三刻出发，陈三晖、陈道同去。坐两辆皇冠，自比面包舒服多矣。古田道上山头树木大都砍光，远非五十年代郁郁葱葱可比了。顺路参观古田一级电站，2x6000，4x1.25 万，从设备通道进厂房，出线洞出来。玉珍、小米等均首次见水电站也。

古田招待所午餐，年产白木耳 2000 吨，万元、千元户甚多。周期 40 天，年出多者七八次。夏天长不了。移民问题仍存在（共三万多人）。文革时打死县长，移民科科长至今无下落，县委书记被开除，八 0 年始恢复。

下午五点抵建阳，地委书记等盛情款待。夜观录相美国片《大白鲨》。言[演]沙[鲨]鱼吃人情景。房子极冷，玉珍不适应。

---

[308] 许涤新：（1906—1988）广东揭阳人。经济学家。1933 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商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任《新华日报》编委和党支部书记。抗战后任中共香港工委委员、财经委书记和《华商报》编委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统战部长，华东财委和上海市财委副主任、市工商局局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行政管理局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汕头大学校长，等职，还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编辑委员会主任。

[309] 林觉民：（1887—1911）字意洞，号抖飞，又号天外生。福建闽侯人。同盟会员，黄花碧血党人“三林”（林文、林觉民、林尹民，同年生、同年为创建民国捐躯）之一。广州起义失败后被清政府逮捕、处决，年仅 24 岁。

1984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三）晴

昨夜盖厚被窝，渐入睡。六点起床，七点过即早餐。三人殷勤送别。不到八点出发，一路车行较少。山头森林尚多。八点半抵武夷管理局。客厅极雅致。小坐即遊一线天，一峯一石、一百余米的真正一线天。随遊云窝、茶洞，登天遊峰半山亭。万仞壁立，雄壮神奇，可叹观止，毫不觉累。在茶亭购得方竹手杖。招待午餐，在武夷山庄午休。山庄建筑得一等奖。有苏州园亭小意，室内中西合璧，有西方中上等旅舍之舒适。下午乘竹筏（三筏合一）自九曲下首曲，19 华里奇峰状物，一路响［向］导解说，可谓心旷神怡。晚餐前看陈奋武（本地书法名家，42 岁）作字，各体集于一幅，ABC 调之不协调，大概为现在流行之体。得绝句书赠并山庄主人：

一峯一石一奇观，
碧水朱岚气象千。
老至无须闲处看，
武夷两日都神仙。

陈亦作诗作字再赠。书毕已十一点过。先返房，洗热水澡上床。

1984 年 12 月 27 日（星期四）晴

晨三点醒来得句即书：

天下名山聚武夷，
争流竞秀数雄奇。
黄山五岳难为者，
如在漓江九曲溪（过）。

跋语：一九八四岁末四度来闽，始一遊武夷胜境。应主人之命，得小诗二首，赧颜书之。

上午到崇安县参观列宁公园。此地自 28 年后为闽浙干[赣]中心，建苏区五年之久。有八千年樟树。参观文化馆，3500 年楠木船棺（悬崖葬，如何置放乃一谜）。县科委自然博物馆，题字赞高瞻远瞩。随观县书画院，为画家邱允爱作字，得画二幅。下午参观水簾洞，朱熹诗源头活水来，半亩塘即此处也。

为管理局作字一幅，书二绝句。

崇安县午餐又是午宴，逼得喝酒。饭后特请专家泡制大红袍茶，品茗十余杯（小酒杯）。此茶年产仅七两，历来为皇上贡品，武夷岩上独一株，有医病之效。国民党时派一排兵看守，现今仍有一专人守护。

晚上洗热水澡，电炉可自动调节，型如暖气管。

1984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五）晴

一早告别山庄，两处主人送行，并合影留念。

四十余公里到自然保护区，极冷。三楼有动植物陈列室，高山溪水鱼类，石鳞、角怪（一二三四五六角不等），昆虫、蝴蝶种类甚多。上个世纪即有法国、德国人广为采取，不下十余万种。现在陈列于夏威夷等地。此地留人困难，七九年方设保护区。五八年一直砍伐不止，省林业厅仍不够重视，权力未下放。

随至大竹岚参观蛇园，养蛇以吨计。治病、餐馆、出口，生产蛇毒（年 1500 克，可左右国际市场）等综合公司。名为研究所，所长张震过去专治蛇伤成名（有江湖气）。招待午餐，喝蛇酒，吃龙凤汤（蛇

肉煮食并无特色）。山区现有蛇种 60 余。

六点到南平，书记、市长盛情招待，又是晚宴。参观九峯索桥，跨距 250 米，38 个钢绳（19x2）斜吊。

蛇园题诗：

我解（曾学）画蛇不解蛇，
今朝有幸到蛇家。
武夷胜地藏宝地，
东南独秀一枝花。

1984 年 12 月 29 日（星期六）晴

昨夜盖十斤厚被，十一点后始入睡。两点半醒来，四点起床，五点早餐，五点半出发。天亮前略睡。十一点到福州。后面二陈老车出事故，晚点一个多小时。中午未得休息。两点开始为组织部、出版社并五位书画家并周哲人作字 18 幅，直到吃晚饭。饭后项南来谈，胡邓二人年来几次大干扰事。文艺会曾点名批项南也。王忍之等到《人民日报》及卢至[之]超去上海等情他们均有所闻，并听到我去中宣部谣言。建议抓紧起用 30—40 岁人，早点上台阶，让我们这一代人带好。耀邦讲话与之一阅。宣传部长回来还说要传达录音也，办公厅通知只传达耀邦讲话。

张帆、李昇震夫妇并书记赵子霖来小谈。周哲文又为我治印四方，内有两闲章。

1984 年 12 月 30 日（星期日）晴

三点半醒来，后又陆续入睡。七点时正要起床，项南来匆匆告别。九点半用餐。张家坤早来，高胡随来。十点一起上机场。真是过于周到了。直到十一点三刻起飞，主人们才离去。

准时到北京，拿行李等了 40 分钟！胜利、小张与行政科来接。尚不觉疲劳。孩子们陆续来，向他们展览寿山石。

家中信件有黄钢约写《十大名记者》一书序言事。《平江革命史》两本。

1984 年 12 月 31 日（星期一）晴

四点半即起床。阳台活动一刻钟。因觉冷回房。看了一上午信件与报纸。八点到秦川处，得知作家协会开幕式（我亦收到请帖）乔木、邓某信、词，鸦雀无声，而周扬简单贺词则热烈鼓掌不息。人心背向如此（耀邦、万里在台上相视而笑）。

黎澍电话得知，张光年报告在书记处讨论时，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段删去，张并在会上唸了我的信（不赞成提此口号，引用了恩格斯致陪•尔信，要研究自由、科学社义才能存在等）。精污今后也不要再提。理事会人性[选]则不但无指令性、指导性，且无效性也（耀邦提，相信作家们会选出自己人选）。

中医气功专家杨宝桐来，为写介绍信与周惠。

朱正电话，悉感冒十多天。

1984 年 3 月 16 日范元甄写给乔石的信

李南央注：范元甄交送乔石处的信是 3 月 24 日签发的，这封 3 月 16 日写的应该是那封信的底稿，被我的哥哥——李锐和范元甄的长子范苗所保留。李锐去世后，李锐的第二任妻子张玉珍以李南央私自拿走李锐日记等文字资料交给美国胡佛研究所为由，将李南央告上法庭。范苗的女儿范可觅在香港《明报》上发表文章支持张玉珍的起诉，同时在万维网上开通了一个博客，将范元甄的这封信放到网上。此

信所述内容可参看本册李锐10月25日和11月6日的日记。

你如认为必要，请将此信给书记处宋任穷同志一阅。

——又及

3.24.从［重］新写过，四点内容基本保留，文字上有变动。

乔木同志：

值此整党之时，向你反映一件事，也说一点心里的话。

（一）1967年4月二十几日，李锐被水电部“造反群众”从安徽“揪”到北京，这一天他来到我的家，把他在安徽所记的日记交给我要我看，同时告诉我，他把一个记有乔木同志和他谈论毛主席缺点（时间是南宁会议之后到59年庐山会议之前）的重要笔记本，交给了水电部的“革命群众”，请他们转交给周总理。李锐还向我说：“这个本子在庐山会议后，我都藏下来没有交出的。”这件事情，不知道李锐正式向党交待过没有？我感觉有必要在这次整党清查中，弄清这个本子的下落。

（二）这个本子我没有见过，但是李锐向我说过的，乔木同志、田家英同志对毛主席的议论，那时多极了。这些内容，从我听到之时起，直至今日，我没有向任何人广播过。即使在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受批判过程和十年动乱中，我也没有作丝毫“交待、揭发”。我为什么这样作？一是我认为乔木、家英同志的本质和李锐的为人不同，我对他们有政治上的信赖。二是李锐告诉我，总理在59年庐山上说过：“在秘书圈子里议论一切都是可以的，出了圈那不行。”由于李锐一贯的无组织无纪律的极端自由主义，他什么都拿到家里说，我认为我这个党员有责任在我身上堵死这个洩密的漏洞，保守党的机密是我应尽的义务。

（三）遗憾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李锐被落实政策，为了把他自己装扮成真正的英雄，到处闪烁其词地宣扬小范揭发他多少多少。让人知道他的老婆离婚，不因为对他的品质有看法，而是他的“五不怕”。这种为了装扮自己不惜给别人抹黑的作法，不正是李锐的道德品质问题吗？他以为现在有了地位，有了领导同志的信任，就可以由他制造舆论，这是什么政治道德？！

（四）根据我对李锐为人的了解，如果他还没有交待上述笔记本的事，那他很可能矢口否认，甚至反咬我一口，因为此事无法提供在场的第三者。我郑重向党申明，我的以上“揭发“是严肃负责的，如有不实，愿受罚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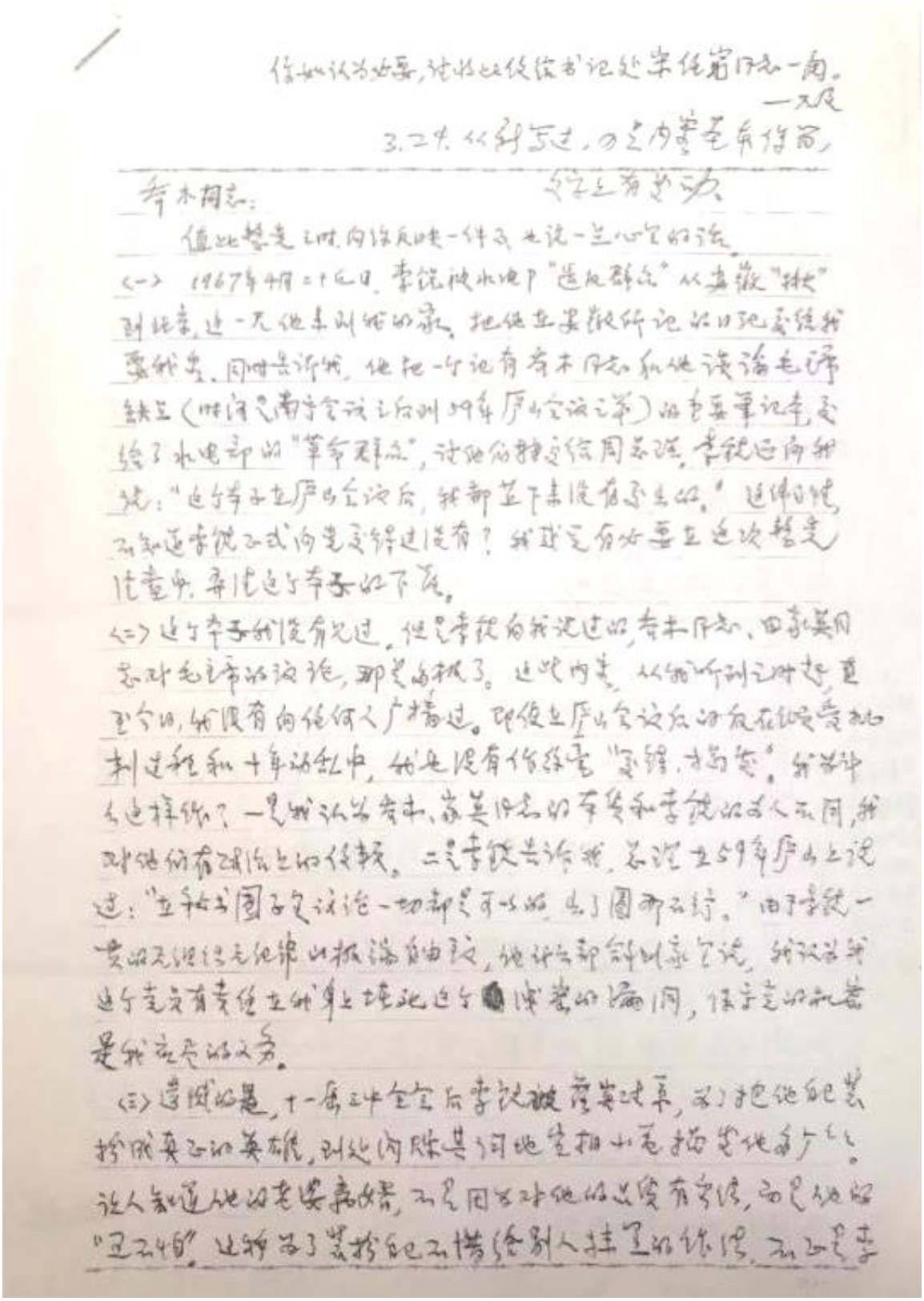
（五）附带再说一件小事。李锐被落实政策后，把我在“文革”中交请水电部上交国家的一笔钱领走了。此事从1982年春天，我请三机部党委追查以来，经过了水电部党委，中组部党委，都因为李锐态度恶劣而地位又高，无人敢于认真过问。最后，水电部党委竟根据李锐本人的意旨，向三机部党委表示，他们愿意另外拿钱退还我这笔款。在这种允诺之后，已经又拖了十几个月，三机部党委十四次打电话催办，水电部的回答都变成“研究、研究”。也就是说水电部应李锐本人的要求（李锐对水电部李代耕副部长说，他多年挨斗，他要这笔钱不能退还，请水电部另外拿钱退给小范），代他出面挡阵。整党决定说要敢碰硬。在这件小小的落实政策的问题上，我感受到的都是欺软怕硬。李锐的贪财不是偶然的，是一贯的，这也是我所认为他的“品质不好”之一。

（六）我在文革中揭发过李锐同刘澜波同志之间是宗派关系，事实根据是李锐自己告诉我的一些事，今天用整党的标准看，我也认为李刘的关系（我不涉及澜波同志的整个为人）有很多无原则，不符合党内生活的事实。李锐在写他的《一个晚年大放光芒的人》中，竟不指名地说他向造反派作交代是因为“在北京的知情人揭发了很多”。堂堂中央委员，在党报上搞此小动作，不是品质问题又是什么？

敬礼！

范元甄

1984年3月16日



你如认为必要，请将此件作书记处常务会一阅。

一九月

3.二九 从到京过，今上内蒙古自治区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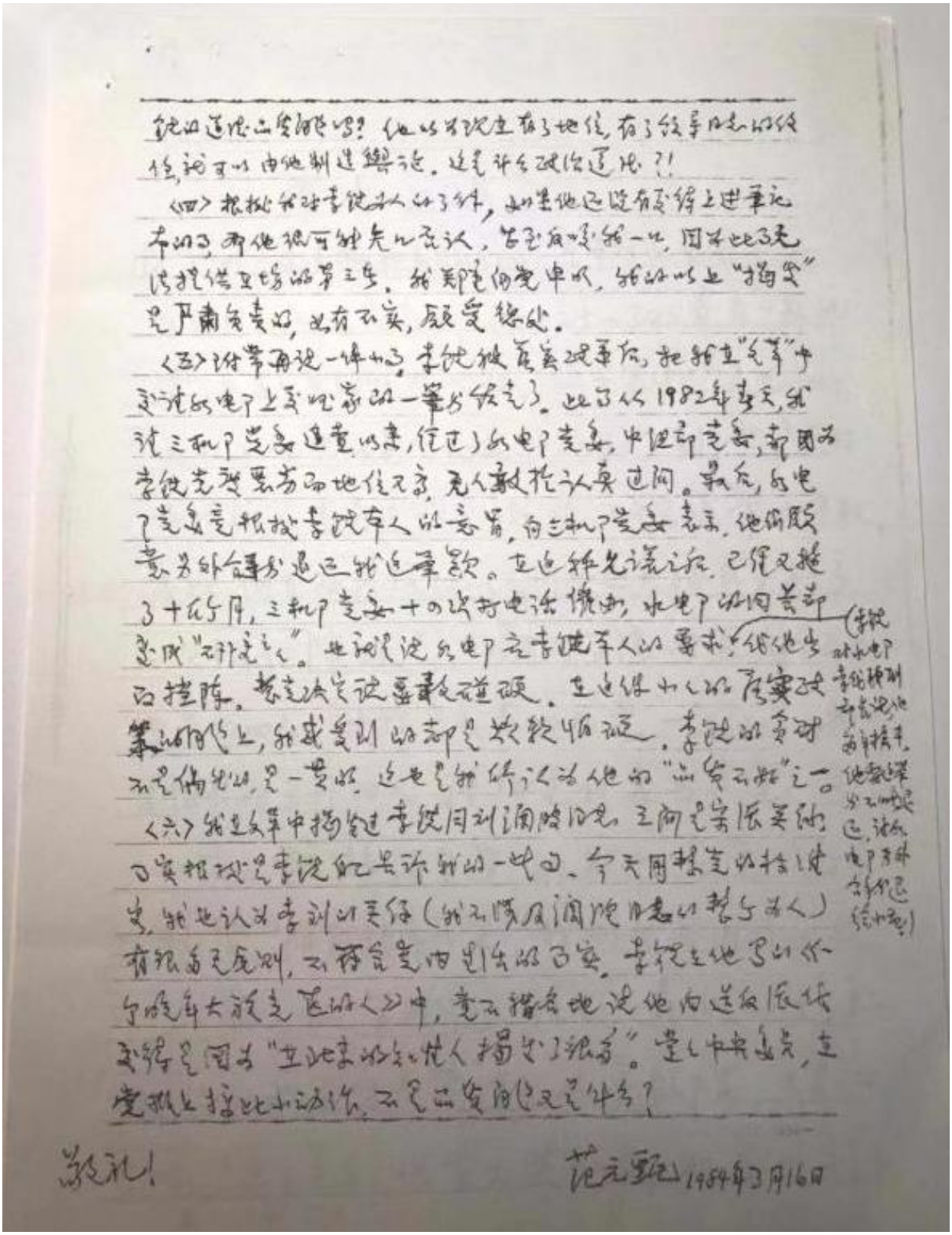
秀木同志：

值此整党之时，向你反映一件事，也说一点心里的话。

〈一〉1967年4月21日，李锐被从电子"造反联合"从毒打"批走"到北京这一天他亲叫的录。把他在家被抄走的日记要给我要纸来。同时告诉我，他把一个记有有关康生和他谈话毛泽东在（即在广州会议之后到对厚庐会议之前）的重要笔记本交给了水电部的"革命群众"，让他们转交给周总理。李锐还向我说："这个笔记在厚庐会议后，我都整下来没有交出。"这件事，不知道李锐已或向党交待过没有？我建议有必要立这次整党作重点，弄清这个事实的下落。

〈二〉这个事实的没有完过，但是李锐自我说过的，有关康生和毛泽东的谈话，那是确切了。这此内容，从他"下到"之时起，直至今日，他没有向任何人广播过。即使在厚庐会议后的反右倾运动和十年动乱中，他也没有作任何"宣传、扩散"。分析一个选择例？一是他认为有关康生的事实和李锐的本人立场，他对他所有谈话上的依赖。二是李锐告诉我，在这个到厚庐会上说过："在我们国家讨论一切都是不对的，出了国那么好。"由于李锐一贯的无组织无纪律的极端自由主义，他认为那时候说这个话没有责任立场，算上堆此这个[illegible]演变的问题，保守党的机密是他应尽的义务。

〈三〉这样的话，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李锐被重新起用，又把他的某些所谓英雄，到处向陈某同志宣扬和吹嘘他自己。让人知道他的老婆离婚，又是因为对他的这段有关系，而是他的"正义的"。这种为了某些自己的情绪（各别人注意的情绪），而不是李



能如实地公布给吧？他以为说出有多少地位，有多少钱等这些经济，就可以由他制造舆论。这是什么政治道德？！

〈四〉根据我对李锐为人的了解，如果他还没有完全上进革命的话，那他很可能先以党人，后以团员比多无论把你当场的第三步。我郑重的宣布，我以以上"揭发"是严肃负责的，出有证实，愿受您处。

〈五〉附带再说一件小事。李锐被开除党籍事后，把我在"文革"中交给他的电子上写此家的一等分收走了。此后从1982年春天，我找三机部党委通过组织，给过）的电子党委，中组部党委，都因为李锐先要为由他住之家，无人敢把个人要回。最后，由电子党委竟根据李锐本人的意旨，向三机部党委表示，他们愿意为外调分退还我这笔款。主动提先该款，已经又拖了十几个月，三机部党委十四次打电话催促，求电子部向党部交成"文件交人"。此时我决定电子党李锐本人的要求，给他当面拉清。然党决定我要敲定谨慎。主动得知人的底实决策的时候上，我我复到的却是软软拖延。李锐的贪财不是偶然的，是一贯的。这也是我所了解他的"出发点"之一。

〈六〉我主文章中揭发李锐用刮削贿赂的是，主向是实际要的，已实根据是李锐自己亲口所说的一些回。今天用报主的标准来，我也认为李锐的实行（我无限反对贿赂的想与为人）有很多无原则，不符合党的组织的原则。李锐在他写的《今晚年大谈支派人》中，竟公开点名地说他向送的东西多是因为"立此事的人揭发了我的"。党中央领导，主要就上指此小动作，不是出发点又是什么？

敬礼！

范元甄 1984年3月16日

（李锐对小电子李锐神秘的交代他的前后矛盾，他要求归还，说小电子有个别已经损坏）

一九八五年李锐日记

第十六册/Vol. 16
1985.1.1. -- 1985.8.25.
第十七册/Vol. 17
1985.8. 26.-- 1985.12.31.

1985 年日记注：

李锐 1985 年日记是分记在两个日记本内的。1 月至 8 月 25 日写在第 16 册内，8 月 26 日至 12 月写在第 17 册内。为方便阅读，将两册 1985 年日记内容合并于本文件。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81 年后日记录入说明	xii

一九八五年

十六册

1. 1985 年 1 月	1
2. 1985 年 2 月	10
3. 1985 年 3 月	15
4. 1985 年 4 月	23
5. 1985 年 5 月	30
6. 1985 年 6 月	39
7. 1985 年 7 月	47
8. 1985 年 8 月	55

十七册

9. 1985 年 8 月 26 日	61
10. 1985 年 9 月	62
11. 1985 年 10 月	71
12. 1985 年 11 月	78
13. 1985 年 12 月	86

十六册

1985 年元旦（星期二）晴

大概是昨天起得过早，穿得又少，硬是感冒了。夜半咳嗽有痰，不服老不行，必须谨慎小心。

上午康濯、古华来，谈作家会情况。湖南人事，毛致用决不能再继续任职下去。

伯村同骆文、王敏{萃}夫妇来，两湖文艺界在此碰头，他们观点还是一致的。

白治民夫妇来拜年，盛情可感。

陆沅同王纪宽夫妇最早到来，但未能畅谈，来客多打断。王谈到赵总理两次携他出差，到上海，长谈，拟让其任上海市长（陈、汪等亦动员），他以非做官材料而拒绝。仍搞跨国公司，向兰德公司发展，赵最后同意。赵谓经济中心等出不了真的主意，主意反从他处传出。很欣赏跨国公司想法。他当年提供朗诺政变消息后，总理曾接见（西哈努克不相信），也曾建议多派人到国外，即留在外国活动，以得信息也。

下午何载同尉建[健]行来，关于关广富、黄璜等看法与我一致。湖南也较了解，也谈到乔木对总工会一些意见“过绝”，对耀邦之明快等，与我看法皆同。

四点方动身去党校，在灼姐新居与孩子们一起吃年饭。

夜八点半归。小琴［芹］为我喉部“抽沙[刮痧]”。

小妹带孩子与大胖夫妇一起午餐。张敖荣亦来拜年。

1985 年 1 月 2 日（星期三）晴

昨夜痰咳不已。七点始起床，吃了一些药。

上午贺毅夫妇来，崔军夫妇、罗西北夫妇和林汉雄来。大骂钱正英排挤水电老人。谈三峡事。已动员西北下来，而李伯宁等反任新职也。

周建南夫妇来，一起午餐。谈赵还是靠马洪，原拟以其为主将计委、几个中心等弄到一起。杨维哲谓今年科委组织旅游日本船，邀我参加。

下午王元化、戈扬、黎澍来，谈作家协会开会情况。陈沂“左王”作了点检讨。丁玲在武汉开斯沫特来会时，为黄钢说好话，引起反感。因而谈及挨整受左害之人，有的反而向左献媚，情况不一也。谈到上海夏征农情况，乔木施加影响，不仅对夏，还直接对陈、胡，胡立教。曾宣布卢志[之]超的房子已准备了。

赵守一随来，一起坐了一阵，先辞（他们说赵在中宣部时不怎么样）。

晚上纪希晨[1]来谈《中国老年》，带来一信请支持。

感冒仍在发展。痰多。

1985 年 1 月 3 日（星期四）晴

上午到医院看病，牙医让吃核桃。逛了下琉璃厂，今不如昔矣，徒有外表也。

灼姐关心病情。

[1] 纪希晨：原名松晓。河南伊川人。1937 年加入中共。1938 年赴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学习。曾任晋绥边区《抗战日报》、《晋绥日报》和新华通讯社雁门分社编辑、驻成都办事处主任，《人民日报》西南记者站负责记者，新华社四川分社第一社长，《人民日报》记者部副主任。1983 年参加创办《中国老年》杂志，任总编辑。

下午何纯渤[2]来，坐甚久。谈澜波往事，当年十多个司局处长造反，骂钱正英。回忆文章要写历史真情。

我的“忆澜波”文，得罪了钱等人也。终不为悔。晚上到帅大姐处，她谈湖南之行。人事有一方案：毛致用改人大主任，熊清泉一把手，刘正不动，上批新人。引荐小赵[3]，说我办了糊涂事。

1985 年 1 月 4 日（星期五）晴

睡得尚好。早上不敢活动，仍觉无力。感冒非一周——十天不能结束。

上午李普夫妇与黎澍来，展览此次福建之行收获：周哲人治印五颗及字画等。送他[们]印石各二枚。漫谈形势，仍以乔木、邓力群之“项庄舞剑”为中心[4]，这是些有野心之人。中小教员加工资，国务院并不知晓，如此捧出陈（陈云—李南央注），给人以多中心感觉。

下午接张耀光[5]电话，约星期日上午谈。晚上到秦川处，乔木有诗致于光远，似表忏悔也。秦说可敞开谈。

1985 年 1 月 5 日（星期六）晴

上午略作准备。朱维民来，对全国美展不满，还没去看。王元化来，谈自己居处未落实政策，上海大概有倾向性，讨论“决定”时，除王等四人外，都赞成改《意见》。主要人员未定，先定好各部委，似也不妥。

下午三点到耀邦处，开会未毕，四点多才开始，谈到六点过。他先谈，强调年龄，无其他意。看来是极力维护陈（陈云—李南央注），说陈对特区问题有检讨，对人是公正的，尊重事实的，等等。说了我的长处（刚强、天不怕、地不怕，能力水平等，政治上好），特意说了短处：有固执，不太通融，无妥协余地，不以大家意见为意见，偏执、霸道（显然是李伯宁告状语）。从全面看，当然也无甚了不起。说他较民主，能容人，当好班长。中委或到十三大，或退到顾委，不再安排工作了。精力可放在别处，照样起作用。

议论难免，极少数人议论，没有什么损失。

说他看重年轻干部：韩英、陈锦华[6]、肖寒[7]，上来了，不要轻易下。

说到当年让许家屯、白如冰留下，对江苏、山东经济上去有好处，否则无现在局面（这点人们恐不易接受），反许家屯的比反毛致用的多。

我也说了，批任仲夷，你们顶住了嘛。小刘过程谈了，刚到组织部时那个小圈子的两条：经济与人

---

[2] 何纯渤：（1914—2007）辽宁凤城人。电力专家。1936 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东北大学工学院电机工程系学习。历任辽宁省电业管理局局长，东北电业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国家水电总局局长等职务。是“一二·九”运动和西安事变的参加者和目击者，张学良捉蒋后，亲选 6 名东大学生看守蒋介石三天三夜，何纯渤是其中之一。

[3] 小赵：赵杰兵，黄克诚的女婿。—李南央注

[4] 参阅 1983 年 11 月 5 日李锐日记及该日日记注释 58。—李南央注

[5] 张耀光：时任胡耀邦秘书。—李南央注

[6] 陈锦华：（1927—）安徽青阳人。1949 年加入中共。1952 年入纺织工业部工作，历任部长办公室秘书，研究室副主任，轻工业部计划组负责人等职务。文革后参加中央赴上海工作组，后历任上海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副书记，副市长。1983 年后历任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总经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国家计委主任。是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7] 肖寒：（1926—）河北馆陶人。1940 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馆陶县委宣传部、邯郸地委青委副书记。中共执政后，历任青年团邯郸地委书记、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兼河北青年报社社长，中共邯郸市委副书记兼市计委主任、书记处书记，邯郸钢铁厂厂长，邯郸钢铁公司副经理、党委书记，峰峰矿务局、开滦煤矿党委书记，煤炭工业部副部长、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是中共第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

事不放心[8]。说到经济不放心人家也有道理，说自己在经济上作用是第四个（邓、陈、赵）。赞赏部队人事处理好，到年令[龄]一刀切，都下，避免伤人。看来乔、邓力群也采此办法。

说宣传会讲话交乔木改，用心改，花了五天时间。

归来颇不痛快，只有如此了。

同意写“毛传”，向文献室等打招呼。还说要为我正名。

夜应王首道召谈，湖南班子仍同意我们意见，毛致用调开，熊替。提了李青，告以身体不行。说不要将他与王震同样看待。明天去耀邦处谈。

1985 年 1 月 6 日（星期日）晴

《新湖南诞生》稿早已寄来，今天新干部李思远又送来《起用一代新人》稿。朱正来，两人用功一天。

1985 年 1 月 7 日（星期一）晴

整天看《新人》稿，放下铅印本不用，稿纸重抄，多费几道手续。据说为照顾抄写者 0.4 元千字也！

看了一半多。

朱正看《诞生》。

晚上王若望来，谈作协选举情况。交王力所写材料，为自己辩解，当年保护过小平云云。想来看我。

夜铁铮来电话，沉痛告知，代耕于下午五点多在上海去世，胰腺癌。这太突然了。总是先死好人！

1985 年 1 月 8 日（星期二）晴

晨醒作哭代耕诗 。（此句写在该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上午黎澍来，看王力材料。谓此人乃反戈一击者流。

《新人》全部看毕。晚上李思远来，指出抄错与改错之处。

今天感冒似告结束。

1985 年 1 月 9 日（星期三）晴

足未出户，据说外面奇冷。玉珍穿皮大衣出门。

《三峡工程》序改写好，寄《经济日报》。如发表，也可能引起麻烦也。（上为小平、紫阳；下为钱林（钱正英、林一山—李南央注）之流）。

《新湖南诞生》稿让朱正看过，翻一遍也不可能了。晚上写信与吴辛、曾凡益并冰封等，言铅印本重抄之弊。

下午潘基踬来，说天心阁重修开幕之日，毛致用题词：“天心阁一遊”。人们大笑，如刻于柱石则妙矣。

晚上李思远取走两书稿并信件。

[8] 李锐刚到组织部上任时，小刘（刘泽彭，陈云儿子陈元的大学同学）曾给李锐一个组建青年干部局人员名单，大多是干部子弟，并转达陈云意见：干部我还是要管的。对经济和人事都不放心。可参阅：李锐日记 11 册 1982 年 3 月 12 日及该日日记注释和 5 月 18 日日记；李锐日记 14 册 1984 年 7 月 30 日日记及该日日记注释 155。—李南央注

1985 年 1 月 10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看报看书。八点去医院复查血液。前次体检，GPT350 也。外科看痔疮，昨晨肛门小有血迹。内部书店买《李四光》、《蔡元培》、《托尔斯泰最后时日》等传记书。站了一个多小时，甚累。

中午《湖南经济》杂志来电话，那篇文章甚好，但要删去岳阳之例，特别是毛田与铁山，未允（借杨弟[第]甫招牌）。

同小米谈他的方向：做学问，搞政治。他说还是想下去。

哭代耕

三十年来险与夷，（三十春秋是与非）
酸甜苦辣共尝之。
公私高谊推心语，
水火交情并道驰。
尚忆史无前例日，
皆怜人到老来时。
庭中瓜菜常相赠，
他日同谁再论诗。

14 日定稿：

曾经偶语是和非，
肝胆相通片语知。
卅载公私同手足，
半生事业立言辞。
都怜人到老来日，
尚忆史无前例时。
此去匆匆遗此恨，
欲谈心曲更何期。

1985 年 1 月 11 日（星期五）晴

近七点始起床。三点又服眠药起作用也。

黎澍送我全套《文史资料》，够消耗时间了。

陆沅电话：认为我不应退居书斋，还应起作用，建议仍考虑任经济中心顾问。未予劝阻。

收到王力来信，下周要来见我。只好向耀邦处请示。何载电话，范元甄告状事已告结束，水电部退钱好了。

晚朱正来，意外遭暗算，文学出版社竟不愿留他，大概也是得罪了人。

1985 年 1 月 12 日（星期六）晴

早晨同朱正到黎澍处，让社科杂志等办调来手续。文献室等均被控单位，人事也复杂，不便去安排。

上午同玉珍去美术馆，不料全国美展已结束。看了点电影宣传画而已。

清理内务，两个房子也弄得如此之乱。

给琬姐信，并复信几封。代耕骨灰下午抵京。

1985 年 1 月 13 日（星期日）晴

福建讲话稿已打印好，初看一遍，稍作修改即可用。

九点到代耕家吊唁，悲从中来，见到夫人叶英，玉珍与我均泣不成声。

叶英详谈在上海治病情况，胰腺癌为癌中最凶恶者，而友谊医院却认为“胰无问题”。死时很痛苦，有满地滚者。代耕却令人吃惊控制住。上海全力以赴抢救无效，因华东老关系，备极荣哀。

塞克夫妇来，又谈了一阵，随去前院汉雄家坐。

下午将哭代耕诗并跋改写好。

夜杨春茂、刘云鹤来，杨托办事也。盛称地方与老家伙都认为我不应下也。黎澍高烧，小彭为送医院。

1985 年 1 月 14 日（星期一）晴

晨起将《哭代耕》定稿，并以宣纸书之，让玉珍送与叶英夫人。

上午铁铮来。记错约谈时间。

改福建讲话稿。《三峡》序清样来。

下午陆钦侃、程学敏、常流、王波、陆茂竹、朱成章[9]、邴凤山[10]、张铁铮来，谈《我与水电》回忆录写作事。赞成按专题先发表若干。拟定一通知信，寄各地区有关同志。

大家听了一遍《三峡》序稿。

为朱正事，同也競、陈明等通电话。

1985 年 1 月 15 日（星期二）晴

改《福建讲话》稿。

上午陆沅偕韩劲草[11]来。韩有意来访也。谈《安子文传》并当年高层轶事。安子文谈名单受处分事，乃少奇等授意征求高麻意见也。廿三条乃十七条扩充，毛批评了少奇，又将一书记叫回。少奇作检讨后，又说：“少奇过去、今天、将来还是我的接班人。”“就怕少奇讲话不灵了。”此人之权术太可怕了。

下午到办公室，郭锡权谈胡思升稿，为刘宇一鸣不平，说韦纯束犹豫，不敢挑担子，乔晓光对照检查尚好。

谷志瑞谈云南情况，派性大发作，高治国等大指责安平生、李啟明等。安被迫检讨，承认“左”，表态不慎重等。龚朝柱多数人赞成，李等坚决反对。派性问题不解决，总是要爆发的。

1985 年 1 月 16 日（星期三）晴

上午参加《乡里妹子》座谈会，由《经济日报》等九个新闻单位发起，湖南广播厅李青田来作东道主，谢文清[12]在座。讲了几句话，讲改革与青年人上来之难，提出为何“嗜左成癖”问题。即在畅春园

---

[9] 朱成章：（1932—）1953 年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曾在燃料工业部，电力工业部，水利电力部下属的水电施工、设计、规划、计划部门及水利规划部门工作。曾任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秘书长，学术委员会主任，能源经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专家委员会委员，国际能源经济协会中国分会委员。

[10] 邴凤山：（1939—）山东文登人。曾任能源部、电力工业部科学技术司副司长，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常务理事、秘书长，华中理工大学、西安理工大学、河海大学兼职教授，中国能源研究会理事，《水电能源科学学报》主编，国际水文科学协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11] 韩劲草(1918—2010）河北唐县人。1939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共河南省委副秘书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室主任，中共上海市南市区委第一书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区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河南省委书记、中共河南省顾委副主任等职。

[12] 谢文清：（1922—2001）河南武陟人。1938 年参加八路军，次年加入中共。1941 年入延安军事学院、俄文学校学习。曾任新华通讯社、热河《群众日报》、《天津日报》记者。中共执政后，历任新华社湖南分社社长、华沙分社、莫斯科分社

午餐，两点始散。回来很疲劳。

晚上陈铁如同该厂厂长等三人来小坐，感谢支持之意。

1985 年 1 月 17 日（星期四）阴

六点起床，改完福建讲话。

为钱宗仁工作事，给王恩茂信。

1985 年 1 月 18 日（星期五）阴、小雪

五点半起床，开始写介绍去年青年经济工作者调查文。

上午小米来，共同为福建讲话定稿。下午毕。

下午钟伯熙来，谈杭州与浙江情况。宣传部长罗东甚左（铁瑛亦左，清污时反裸体画）。电力奇缺。浙江速度第一，占[沾]集体企业之光，托他收集新安江等史料。

1985 年 1 月 19 日（星期六）晴

湖南讲话寄焦林义。

下午胡思升来，谈刘宇一稿，关于美术本身不能过多称赞，留有余地。他谈及人民日报派性，自己受排挤情况。说胡积[绩]伟等陷入一派。

1985 年 1 月 20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写《瞭望》约稿。

请朱正编写《源流》约写傅任敢文。

下午林汉雄来，要求中组部支持进人。草拟信件介绍见尉健行。

张发华来，谈华东院去年发了二个半月奖金，还有其他收入。办公楼已盖好。邹思远送我画册。

贺毅夫妇来，探问付[副]部长事，对钱攻了一顿。彭仕禄[13]已撤下，乱签核电贷款协议。

朱维民来，土耳其使馆布置其画展，要请客。谈到现代派画风意识，资义国家颓废风由于经济发达，阶级对立造成，不应输送出国。

志民来，说耀邦回家说，与我谈了两<小>时，我没有服。

《中国老年》约稿清样改好。

整天客人，写文不成。

晚上湖南体委二人送来橘子、冬笋，琬姐夏天要来住也。

1985 年 1 月 21 日（星期一）晴

为《瞭望》稿：“一代新人崛起与苦恼”写毕。

周末必一大堆信件。刘树鹏又寄来《朝闻夕录》续并诗廿二首。

厂长会讲话稿送来。改不完的文章，已索然寡味也。

周惠送来狗一只，甚肥，连头在内，惜无法烟熏。当送秋里一脚，李普一块。

首席记者，新华社国际部主任、香港分社副社长，广播电视部副部长等职。

[13] 彭仕禄：（1925—）大革命时期中共著名烈士澎湃之子。1940 年进延安读书。1945 年加入中共。1951 年赴前苏联学习。回国后历任六机部研究室副主任、副院长，总设计师，副部长，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核工业部总工程师等职。是中共第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

1985 年 1 月 22 日（星期二）晴

上午到办公室，看文件若干。十点半应约到帅大姐处，仍谈湖南事。王震已不再护毛致用了，首道则怕犯众怒也。大概程星龄又致信耀邦，也传伍修权去之议。交六 0 年初李伯宁之谩骂复印稿小陈（陈双碧，帅孟奇的秘书——李南央注）。可否交儿子一阅转告[14]。

下去到养蜂夹道。八二年十二月后第一次再游泳，拟坚持下去。

夜胡昭衡偕缪群（翻译公司）来，签名于致朱穆之函。

温济泽偕夫人来，谈要上书事。劝其站高一点谈，社科院是顺道而驰还是背道而驰。话说旧多而露骨了一些。邓力群在家庭婚姻会上，谓过去有过此类错误也。

1985 年 1 月 23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看毕厂长会讲话稿。

上午约陈四益来，交《一代新人崛起》与《瞭望》，并《文革来源》二卷，找一外语好的翻看下，价值如何。

中午灼姐来，谈琬姐夫妇今年又要来京度暑事，应由她家接待，实不欢迎也。我这个家问题在蔡嫂老了，已不耐烦招待客人。

四点到游泳池，游了 300 米。遇林肖侠、季诚龙、李岩等熟人。徐达本[15]谈，只得开除通知，不知结论。此事乃书记处通过，不悉其详。

党校李公天来，送石家庄讲话清样，谈王若水文未能发表。

1985 年 1 月 24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最后看过福建讲话，寄长沙，并复信二封。

上午到记者俱乐部参加老新闻工作者联谊会成立会，见到许多老熟人。有石西民[16]、徐迈进[17]、陈泉壁等，陈铭德[18]夫妇，徐盈[19]、左漠野（小舟同班）等均初会。我又多讲了几句，大谈“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

---

[14] 参见 1985 年 1 月 26 日日记。小陈：帅孟奇的秘书陈双碧。儿子：指将李伯宁诬告的事通过陈云的儿子转达给陈云。—李南央注

[15] 徐达本：（1913—2013）河北滦县人。1936 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财经办事处工矿处处长、党委书记，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工业厅厅长，华北人民政府企业部副部长。中共执政后，历任开滦煤矿党委书记，中共唐山市委副书记，燃料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农业机械部副部长等职。

[16] 石西民：（1912—1987）浙江浦江人。1929 年加入中共。1937 年 11 月在武汉参加《新华日报》创刊工作，任要闻版编辑。《新华日报》迁重庆后任编委、编辑部主任。1946 年 10 月进延安，任新华通讯社社委和《解放日报》副总编辑。1949 年随军南下，先后担任新华社南京分社社长，新华日报社社长，中共江苏省委、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委常委、市委书记、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宣传部长，国家文化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等职。

[17] 徐迈进：（1907—1987）江苏吴县人。1925 年加入中共。曾任上海《立报》编辑，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部副主任、报委兼办公厅主任，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常务理事，延安《解放日报》副总编辑，新华通讯总社社委，中共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管委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中共执政后，历任新闻总署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国务院文化教育办公室副主任、文化部顾问等职。

[18] 陈铭德：（1897—1989）四川长寿人。1929 年在南京创办《新民报》，任社长。中共执政后，任上海《新民报晚刊》副社长、顾问。

[19] 徐盈：（1912—1996）原名绪桓。山东德州人。著名女新闻记者彭子冈的丈夫。1934 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1938 年加入中共。曾任上海《大公报》记者、重庆《大公报》采访部主任。中共执政后，历任天津《进步日报》编委、主笔，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7 年曾被划为右派。

下午同玉珍到养蜂夹道。今天达 500 米。见到陈继祖[20]，劝我气功、太极拳。

归途到于刚处小坐，谈范元甄之耍流氓，不服三部协商，还要向我拔[泼]污，此人赛过巴尔扎克笔下人物也。

夜璨良、彬彬来，为落实房产事。文革初扫地出门，该处将拆迁盖房也。璨良 62 岁，已离休，杏姐尚健在[21]。

1985 年 1 月 25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始起床。夜半醒来曾服眠药。

“三峡序”稿到李鹏手，托陈增庆捎话，欲制止。知我脾气，婉言私谊如何如何。我答或由报社决定，或送紫阳。昨与安岗通话，说报社同意发。今果送赵去。即发赵一信，不赞成老一种声音。

石家庄讲话稿，李公天删节颇多，如精污处。又改好一份并福建讲话寄湖南。

下午蒋立田（行政局新负责人）来，向他介绍叶君健谈西方大学后勤工作文章，谈服务工作问题。陆钦侃来谈九月“三峡”文寄《能源通讯》发表，他又作了小修改。

夜朱正来，处理“傅任敢传记”文，有当年学生持不同意见事。

1985 年 1 月 26 日（星期六）阴、小雪

五点半起床。想到一老问题如何论述：党的工作和党委制，如何理解党领导一切。多年实践结果，党代替一切，高高在上——书记精神，一言堂，民主制度彻底破坏，十年苦果，至今长官意志时时冒出，实质合法。

党如何领导各条战线，各方面工作？党委制，其职责，不能代替各部门行政、业务领导。党不能驾临于国家之上，宪法之上，党员不能高人一等。主要应当通过党员领导，党领导党员。

执政党与秘密党之同异。

上午同玉珍至中日友好医院看望黎澍，现代化医院，落后的管理。

下午至翻译出版公司，参加北京杂文学会筹备会。曾彦修已通过文代会酝酿办杂文刊物，不能分散力量两家办。

夜双壁［碧］来，大姐说找其子谈李某诬告无甚必要，不会有结果[22]。

1985 年 1 月 27 日（星期日）阴

朱正为“吴觉”文打好草坯，摘出曾希圣整吴材料。

上午陈英茨同《光明》驻湖南记者张祖璜来谈湖南情况，并两份材料。看法一致。又谈到对王建功、赵杰兵看法。首长介绍，并不理想。谓李立功乃倒在赵{雨}田怀抱者，为罗贵波鸣不平。记者们也有派性观点。将向湖南“介绍河北经济文选”稿交《光明日报》。

---

[20] 陈继祖：（1919—）河北唐县人。1938 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唐县县委、冀东区委、唐山市青委书记。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共湖南省青委书记，湘潭地委第二副书记，第一机械工业部设计总局副局长，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党组代理书记，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党组第二副书记。

[21] 璨良、彬彬、杏姐：璨良为李锐父亲老友叶瑞棻（号筱松）的长子叶璨良（排行老四），彬彬是叶的四女儿，杏姐是叶的三女儿，名叶葆干，是北京三十四中的老师。—李南央注

[22] 参看 1 月 22 日日记。此处意思为找陈元转话给他的父亲陈云，为李伯宁写信告李锐事做辩解，帅孟奇认为没有必要——李南央注

下午参加代耕追悼会，到人甚多。

李普偕杨翊夫妇来，易礼容[23]二子，交谈甚久，颇融洽。说易已愿敞开谈往事。许文萱与杨开慧关系甚深，毛尚与其堂妹有来往也。

1985 年 1 月 28 日（星期一）晴

厂长研究会讲话稿重写了开头，已看改近一半。

下午米山来。《企业管理》拟刊稿（企业班子会讲话）压缩一半，只得听之。

《三峡序》事寄紫阳信，下落不明。

1985 年 1 月 29 日（星期二）晴

晨五点起床。上午将厂长会讲话改毕。整理内务，准备搬来新书柜，收拾新书房。

朱仲止[芷]女来，转耀邦信，为落实住房事。

1985 年 1 月 30 日（星期三）晴

上午到帅大姐处，问当年同范元甄离婚经过及为何关押秦城事，因听说范还要上法院也。已告高法高检，防止听片面之词。

下午游泳，600 米。遇祖春夫妇，批评他懒，方告知在写长篇小说，已十万字。颇愿知项庄舞剑事。说段[24]在会议上，以哈默捧邓而作颂词，大不以为然，还是想搞新的迷信。

李铁铮老请湖南出版社人肖屏东、柳思等吃饭，强邀我与玉珍作陪。仍有不重视他这无党派人士意见之牢骚，不解为何邓要接见不见经传之美籍教授杨宇立[力宇][25]，三流大学，令华人社会奇怪。

陈增庆电话，“三峡”文转到耀邦，有批，欲成立重庆省，小平对 180 方案有兴趣。《我与三峡问题始末》，真是有趣之事。

1985 年 1 月 31 日（星期四）晴

陈增庆来谈三峡事。李鹏将“序”转赵胡阅示。赵处说，不要在报上公开争论；胡批：特大项目常委讨论，相信常委必慎重决定，党员要服从常委决定。

邓接见{贾道施}后，同李鹏谈一小时：赞成 180，对万吨轮船通重庆有兴趣也，一百多万移民有新办法，向三产业等安排。重庆为省会，四川一分为二，以便建三峡特区。赵则强调，泥沙问题不解决不得开工。胡批同意小平三条。

整日清理杂件。下午游 600 米。

---

[23] 易礼容：（1898—1997）湖南湘乡县人。早年参加新民学会和驱逐省长、皖系军阀张敬尧的斗争。1920 年 8 月与毛泽东、何叔衡等共同创办了长沙文化书社，任经理，介绍和销售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同年加入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并兼湖南自修大学事务主任。1921 年参与在湖南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活动，是湖南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1928 年 3 月脱离共产党，1929 年赴日本，寄居东京。1931 年回国到上海，后加入国民党，从事教育工作。1949 年 5 月应中共中央统战部电召从香港回到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劳动保护部部长。

[24] 段：段君毅，1981—1985 曾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刘祖春曾任北京市委常委，顾委常委。—李南央注

[25] 杨力宇：（1934—）江西宁冈人。美籍华人。1958 年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1961 年赴美留学，1970 年获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现在美国新泽西西东大学亚洲学系任教。1983 年 6 月 26 日邓小平接见他时，第一次提出“一国两制”设想和实现台湾和大陆和平统一六条主张。

1985 年 2 月 1 日（星期五）晴

昨夜丁玲夫妇来，送来《中国》文学双月刊，颇为高兴。为朱正来找过赵守一。

仍清理杂件。今后必须像学生时代一样生活，一切都有条不紊，现在书物信件太乱了。

下午仍游 600 米。福建赠书已送来，内有《管锥篇》论文集。

续读尼克松《领袖们》。

1985 年 2 月 2 日（星期六）晴

同小彭一起劳动大半天，将北屋书柜并书搬一半到南屋，书籍全部集中于此，安心成一统，以度桑榆年了。《华声报》周倜并张总编来谈甚久，要我写文。周带来徐希国画，与得国际奖者近似。

1985 年 2 月 3 日（星期日）晴

同朱正一起看完吴觉材料并写的草稿。

小张与胜利将另一半书柜搬到南屋，书也暂时放好，大家累了一天。

曾禾尧来，国际世界语年会今年在中国召开，超过一千人。常流来，信{个人}发出。

1985 年 2 月 4 日（星期一）晴

上午到办公室,翻五八年《人民日报》。谷安林先看过一遍。必须逐日翻。还得借来一套。

下午看了点书。仍整理内务。

1985 年 2 月 5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吴觉”文开了个头。

上午到办公室，同　　（原文此处约空三字—李南央注）、于晴波、杨健生、周洁冰、刘星龙谈话。各省、部委班子，要求五月份毕，一个个在谈，难定者上海、广东、湖南、新疆等。北京各部也存在一派掌权问题。早晨陈维清来，谈机械部杨{铿}掌人事权，有问题的司局长四十多在台上，还在提。城乡部亦类似。刘星龙亦同感。关心我应有落脚点，以便发挥作用。洁冰替我不平，向郝建秀（机关党委）汇报时，谈到曹志有争议。

以后每周得上班两次才好。

下午翻了点闲书。

为三峡事，总耿耿于怀。

1985 年 2 月 6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看书。

九点带两张头像到朱维民处修改，直工作到午餐后，二点半始归。那张木板的已改得面目全非而令人满意，但一次不能完成。观达芬奇全集，还是机械师，设计过飞行器等。

收到张家坤寄来的福建之行照片，全部彩色，人景双好也。

复元坤信。

1985 年 2 月 7 日（星期四）晴

上午搬来新书柜。小米、小彭一起劳动，共有 48 格可放书。下柜共 14 大格，可放大件杂件。这样就真正躲进小楼成一统，以度晚年了。一直劳动到十点，稍<有>眉目。

陈道来谈写《组织学》问题，建议不必同中组部合作，学者可单独写。

范元甄唆使范茂[26]打电话要“赡养费”胡闹，电话中斥申。何载亦为此来电话，此人到处撒泼也。

1985 年 2 月 8 日（星期五）晴

又是一天劳动。上午行政处两工人来修整书柜玻璃拉门，继续整理书籍，甚累。中午睡着一小时。

下午《张闻天文集》小组肖扬等四人来谈约二小时，庐山前后情况，我对洛甫看法，接触情况等，他们录了音。谈了对毛一生是一大抛物线的说法。

夜肖屏东来，给琬姐信并食物一大箱。何载电话，范某没辙了。

1985 年 2 月 9 日（星期六）雪转晴

上午将书籍全部大体归大类放入书柜，极累。

下了雪，空气清新。陈四益来续约写文。收到福建彩色照片。下午游 700 米。

王申生托石倜（厂长）送来食物。

1985 年 2 月 10 日（星期日）晴

与朱正一起写《忆吴觉》，规模已定。让秦川一观四五年一月尚昆讲话[27]。

天文台一女干部到家上访，手持“胡杨泪”文，要求申冤，似有神经质。到过部里，不知怎样知道我的地址。

朱维民来，云土耳其大使亦到其家（叙大使去过），也要买画。美国人邀请在进行中。秦川告广州对联“写文章，江郎才尽。好整人，黔驴技穷！”

1985 年 2 月 11 日（星期一）阴转晴，夜雪

《忆吴觉》文成八千余字，打印后，拟分发有关人一阅。“推荐《河北经济文集》”稿，《经济日报》退回，《光明》送来清样。

下午看望杨达，送腊鸭半只。

到祖春家，长谈我事并意在沛公之情。雅琪夫人为治夜餐，俄式也。

1985 年 2 月 12 日（星期二）晴

仍五点起。改好“《河北经济文》有感”清样，《光明日报》拟刊也。

为二十余人作字，几乎写了一整天。朱正带回长沙十四幅，分送有关人士。

谭伟电话，伍修权到长沙，亦肯定毛致用应下来。程星龄、杨弟[第]甫等找他，要我去。真是帮倒忙。

---

[26] 范元甄为李锐前妻，范茂为李、范二人所生幼女，李锐复出后从未见过父亲。—李南央注

[27] 即 1945 年 1 月杨尚昆就邓力群在抢救范元甄的过程中与之发生男女关系一事所作组织结论讲话。—李南央注

1985 年 2 月 13 日（星期三）小雪

朱正今晨回湘。昨夜写信几封，致冰封等人。

《瞭望》又逼稿，利用钟伯熙信写一千多字短文，近乎应付了。

郭锡权来，带来《广西日报》刊载刘宇一肖像画版，刘已任广西艺院付[副]院长。

1985 年 2 月 14 日（星期四）阴

今晨竟睡到七点始醒来。上午到府右街参<加>水电学会春节茶会，济济一堂，许多老人极为亲切。施老让我第一个讲话。因建行一贬低水电经济效益资料，引起反感，多就此发言。

下午参加{经团}联新春茶会，坐一个半小时退席。见到蔡子伟[28]。

陈英茨电话，文章明天发一版，且有编者按介绍。

夜十点半仲勋电话：石家庄讲话，耀邦给他们看了，都说很好。问我何时回来，久想找我一谈。又问知最近形势否。我答什么都不知。似有让我闲着不妥之意，似乎还待疏通也。这个电话真有点意外。

沈容来取走稿件，我们不在家。

1985 年 2 月 15 日（星期五）晴

上午看文件。灼姐<来>，陪了一阵。

下午到朱维明<民>处，同约卡洛琳（北京师院英语专家）与其夫穆哈迈德，萨沙（巴勒斯坦代表）只廿八岁，到友谊购沙发两把，茶几一个并衣服等,并同至家中小座<坐>。借去英译《毛早期活动》。

夜陈四益送来《一代新人呼声》清样。

1985 年 2 月 16 日（星期六）阴

五点起床，看文件。听到广播“读《河北经济文章》有感”文，不料《光明日报》竟以头版头条新闻形式刊出（似乎是无前例的），有点担心反惹麻烦。上午到办公室，人们即传此“新闻”也。翻五八年报纸，沙洪建议不如翻《新华月报》。

下午到中直礼堂参加部的团拜并看电影《陈赓》上下集。见到部内诸新老负责人，我也不客气在第三位入场。

夜上海市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潘维明[29]来谈了一个多小时。原北大学生会主席，思想甚活跃，人也朴实，黄宇齐介绍来的。

张平凯来，带来李荣光信件。伍修权到长沙，接受他们推荐我去湖南的意见。张讲了六大优势，他们也知道中央不易批准也。

1985 年 2 月 17 日（星期日）阴、小雪

上午王纪宽、陆沅来，谈约二小时。《十二块金牌》早起看毕，谈了些意见。思想部分须重写，观念等部分甚好，加些例子可成为小册子。赵已批准王夫妇去港，成立永新公司，跨国性质，将来再搞咨询公司，资本三千万美元，先搞机电产品。已开成立会，{黄慕}斌合作，尚昆予以鼓励。

---

[28] 蔡子伟：（1908—1990）陕西蓝田人。1927 年加入中共。1934 年后任陕甘革命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委员长，陕甘苏维埃政府政治秘书长，中共陕甘特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延安大学高中部主任等职。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处处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西北行政委员会农林局局长，农业部副部长，农林部顾问等职。

[29] 潘维明：（1949—）浙江温岭人。1978 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当选北大学生会主席。毕业后留校工作，后至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1989 年“六四”后下台，专事摄影。

上午吴滨、朱维民来，　　（原文此处空三字—李南央注）。刘宇一已任广西艺院付[副]院长，报上登了肖像画介绍。陈英茨来，谈山西事，挤罗贵波。

下午去看望叶英、曹瑛与于刚，拜早年也。夜与玉珍到周健[建]南家，同杨维哲谈三峡事。

陈赓仪送来人参二枝。

1985 年 2 月 18 日（星期一）晴、雪

昨夜到周建南家拜年，省长会刹车，纠不正之风，去年失控票子 268 亿，奖金几等于工资。海南岛雷雨捣<倒>卖汽车，中央各部乱发实物奖金，宏观谁管。

上午出去拜早年。帅大姐处坐到十点半，蹇先任[30]拉到一起谈湖南文联旧事（她支持过告状的刘国辉，对我支持康濯有意见）。赵振清事处理，帅大姐等老同志较为满意，说尚昆讲了话（中组部过去包庇）。看望杨作材，他练字很下功夫。然后到章大姐、刘雪初家。

中午胜利妻子小李子，狠狠收拾了一顿,多年未如此发脾气，媳妇胆敢侮辱婆婆。

夜观《谭嗣同》，非常好的片子，多年就认为应很好宣传此人。下午李岩、胡景发等来拜年。

1985 年 2 月 19 日（星期二）阴转晴

上午周洁冰、张锡礼来，为撤销人事处而不平。刘星龙、周保志来（不在家）。

看望黄乃、黎澍。白志民不在。又到丁玲家（她送来飞龙与七星鱼）。介绍王晓辉下午来谈。廿五岁，精明强干，又办起三公司和二个厂，去年 300 万，今年 1000 万，补国营不足，另辟途径。而管理、用人等则纯粹资义经营方式也,目前一切由他一人说了算。

《光明日报》头版文，不断听到赞词。李普、王怀安专来电话。下午谢韬来谈甚久，武汉开了三十几个重点大学校长会，上书中央，极言教育仍不被重视，必须大大加强领导，增加投资。目前大事为政治课无法继续，学生伙食差，生活问题多，现已有多处闹事，担心今年发生形势爆炸。人民大学师资力量甚强，尚未充分利用。苏联接受 20 万留学生，美国 30 万，因而能传播亲苏、亲美影响。

十一点就寝。

1985 年 2 月 20 日（星期三）初一，晴

六点起床。八点尉建[健]行来，同去大会堂参加团拜，就便谈了湖南情况，人选难定，熊清泉似无人支持。与杨放之[31]、赵君迈同桌，杨颇热情，谈及文革好处，专政七年学会平等待人，过去好训人，这倒是对当年延安一段很好的自我批评。

下午范岱年来谈拟去党校任职，予以支持。鹜鼎夫妇来，三峡仍赞成 150 方案。张敖荣来，谈范某无理取闹及小妹参予事。[32]

---

[30] 蹇先任：（1909—2004）湖南零阳人。1927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历任湖南省常德地委委员兼慈利县委书记，武汉市人民政府秘书厅主任、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中共武汉市纪委副书记等职。1954 年调轻工业部，任审干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干部司副司长等职。文革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秘书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31] 杨放之：（1908—2003）又名吴敏。河南济源人。1925 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 年加入中共。1931 年回国。曾任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编委、副总编辑。1945 年进中央党校学习，后任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日报》总编辑。中共执政后，曾历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秘书厅主任，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党组书记、局长。李锐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期间，曾被吴敏压稿，对他那时的工作作风颇有意见。—李南央注

[32] 母亲范元甄闹生活费事我（李南央）并不知情。父亲李锐再婚后，我为继母所不容，一家三口即搬出，寄住在一个朋友家半年多才得到丈夫单位分配的住房,因之与父亲和继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关系十分疏远。父亲认为我参与母亲闹事，是邻居季诚龙伯伯后来告知与我的(张敖荣在成为我父亲秘书之前，是季的秘书，他听到我父亲的说法后转告与季)，我

下午上楼拜年均不遇。伯村送来元宵粉。

1985 年 2 月 21 日（星期四）初二，晴

上午胜利、小琳［玲］两口来，午餐。

整天客人不断。上午毛鹤年夫妇、郭可铨、刘泽彭夫妇，野苹夫妇坐得较久。看字画，借走《绿野仙踪》。李铁铮来约吃饭，心领。同叶君健电话，约吃饭，心领。

下午小妹带孩子来。周保志、韩晓洲、马承簾、柳汝晋等来。秦川来，告政治局会上，陈（陈云—李南央注）仍支持邓某（邓力群—李南央注）：要抓工作嘛。因此那班人又神气起来。

1985 年 2 月 22 日（星期五）初三，晴

客人仍川流不息。上午刘竞雄与儿子来，谈及安老（安子文—李南央注）当年到党校，一定要我去之事。请约胡德平来一谈。陈希来，弄了个咨询公司。鹍鼎夫妇带孙子来，三峡赞成 150 方案，分两级。谢文清夫妇带女儿来，批评春节节目质量不好，不应当跟香港跑。

下午经济所三人来谈，要我出书当主编，未应允（林德金）。谈此次失控教训，3 个 800 亿。

广玉清[33]之子于瑞夫妇带孩子来，谈广播部干部素质问题，多文工团员水平。

灼姐一家来吃晚饭。九点始散。

1985 年 2 月 23 日（星期六）初四，晴

上午仍川流不息。张之毅来谈身体复原，气功所致。拟整理旧作，又谈太行山区水土保持不宜养山羊事。张是清华社会系的，费孝通的合作者。雪初夫妇来。随即天津大学教授舒扬啟夫妇来，为户口迁京事。张铁铮夫妇来，将李伯宁 59 年发言复印件交他， 并让看十二大信并我复信。对此人不能漠然视之。蹇先佛谓我不宜在组织部工作，当年去计委就好了。廖季立来，谈五点看法：

1） 控制通货，放松物价。
2） 确保税利，调正[整]工资。
3） 缩小分配，放开市场。
4） 放慢速度，提高效益。
5） 官商分家，加强法治。

下午三点到韩光家，谈失控情况。中国银行行长与海南雷雨事。

在党校灼姐家晚餐，九点归。

1985 年 2 月 24 日（星期日）初五，晴

四天过年人来人往，什么事也没做。

《忆吴觉》改好，寄出征求意见。

下午到经济局参加小组会，要写登记表也。三个人通过，我简单讲了几句，有急躁等。看效果仍不

即给父亲写了一封措辞极为激烈的信，谴责他侮辱我的人格。—李南央注

[33] 广玉清：锡伯族人，年青时随任国民政府驻苏联塔什干总领事的伯父广禄在苏联读书，1940 年回国。共产党占领上海前夕，身为国民党立法委员的广禄逃亡台湾，广玉清留在大陆，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文工团，后担任西北苏联军事顾问团的俄语翻译。1958 年中国科技大学建校时，调入该校研究生院工作，1979 年调国际关系学院工作，1982 年评为教授。李锐在 1984 年 9 月 26 日日记中记有：“夜参加中央广播台为国庆晚会录相，同夏衍一席谈甚久。……今夜有奇遇。广玉清在夏公走后来坐我侧，言及廿多年遭遇。”—李南央注

够，尚有明知故犯。人们甚愿我多谈。刘星龙甚谦虚、勤奋，有决断、能坚持，极得好评。

《光明日报》要约我为长期撰稿人。

夜伯村来，详告下来事。李伯宁 59 年长文取走。

1985 年 2 月 25 日（星期一）初六，晴

早起半小时活动算是坚持下来了。

上午小米来，带走《红旗》清样。石家庄讲话，耀邦有批示交中组部。

杨作材夫妇来，让看致耀邦信。

下午看《论三峡》清样。

李铁铮老在银河餐厅（有湖南一级厨师）夜宴，玉珍参加，有柴泽民夫妇。谈徐树铮在法国宴会讲话：菜不好，招待不好，被餐馆起诉。

1985 年 2 月 26 日（星期二）初七，晴

六点半始起床，仍活动半小时。

整天看《论三峡》清样，基本看完，“序言”加了个尾巴。

上午来工人装好书柜玻璃门。下午电话局来人，装好南房电话分机，这样就方便多了。

1985 年 2 月 27 日（星期三）初八，雪

上午黎澍夫妇来，适李清来，谈郑光迪事到十一点。郑因工作变动，不管业务而不满。钱永昌谓已与李鹏商定也。谈到周惠当年之左，文革时贴过李清大字报，讨好军代表。

寄走《三峡》清样。湖南体改委曹伟如来，拟开全省经济发展研究会。

1985 年 2 月 28 日（星期四）阴

上午看些文件。下午游泳。

玉珍请刘云鹤一家晚餐。夜黄道奇来，为自己表功，谓熊刘等已坚定，他从中斡旋也。

《红旗》、《半月谈》约写文章，今后将穷于应付了。

1985 年 3 月 1 日（星期五）晴

上午将党员登记表、自我鉴定写好，下午到办公室交出。

游泳 600 米。朱维民来，约去将像画完。

柳村一早来，交诗集，谈得意之作。稍知格律了。

1985 年 3 月 2 日（星期六）晴

上午到朱维民处，十点半离去。像改得并不满意。此人过份骄傲。

下午到办公室，看了五八年两个月报纸。游泳 600 米。

1985 年 3 月 3 日（星期日）阴

抄正致王建功信，并王复信。已交陈四益。上午胜利的政治部主任来，38 岁，谓这代年青人很注意我的支持。

上午朱宝复来，未见。

下午莫测来送版画，想起与他的诗话配集，经他一谈，画难迁就也。对全国美展也有意见，评选者私心太重。康晓夫妇来，民航整党尚好，沈图稍有自我批评也。

胡光伟来，总觉我之打开局面，而目前又沉闷也，乔石只有稳重一面。提任小彬，有两个同班在，遂有意见也。

夜观《阿信》，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觉惭愧，多么感人，手法洗练。

1985 年 3 月 4 日（星期一）晴

上午去医院，遇胡绩伟。文联筹代会讲话，耀邦较在新华社讲话稍好。原新华社讲话：有创作自由无发表自由，精污事又后退。新闻只强调是党的喉舌。（昨天下午康濯来长谈）他的长信，仲勋电话告，看后写得好，应予反映。但乔木则始终未表态。

书店买书 46 元。“六大以来”一部。

下午到办公室翻 58 年报纸。

夜到政协礼堂参加舞会，电视台请，遇见童小鹏。

1985 年 3 月 5 日（星期二）晴

上午《半月谈》王树成、方正辉来谈，基层领导（地县下）干部与宣传干部素质等问题，讲了一篇看法。

陈四益取走两信。吴明月来谈罗德思克·麦克法夸尔著《大跃进》（《文革起源》卷二）一书梗概，材料甚丰富，多公开出版物，有红卫兵报，观点在夹叙中。还是学者著作。

陈业灿来，为人转信也。

下午周惠来，苏州治牙，参观江苏先进地区，“发了文革财”（知分下乡，产品轻纺发展），有历史基础。还有出公款维持的大寨式大队，许家屯的样板。过湖南万达到衡阳迎送。广州任仲夷病。深圳挖外汇，吃第三世界非长久之计也。蛇口过春节，早餐 20 元，交通部请客。归途在湖南停三天：还账，看望被整过的人。杨弟[第]甫讲过周惠为湖南搞左的总代表。看望方用等，慰问慈利原县书家属。谢华问三次大战如何，站在哪边，走资义路之担心。当年张平化反右倾与周礼同谋，但周认识到张未办一件好事。程星龄在宴会上说，湖南最好是黄老（黄克诚——李南央注），周（周小舟——李南央注）亦好，以后一代不如一代。向程道歉：年幼无知，少年气盛。程谓也非个人之责。在广州同王宁谈，纪念小周文如何写。欠账在英雄主义，大跃进看法一致，文中要作自我批评。但不能如我之批评湖南，谓我前年讲话太急，心是好的。仍说现在还不能急。甚不以为然（认为毛目前还不宜动），要他见到胡、习时不要太具体谈人事。

夜金明来谈到十一点。为“忆吴觉”文，谈当年人事。如谢冰岩[34]、宋振鼎[35]山东托派案被抓过，

夏如爱[36]与吴争地位，吴办手续事最好不写。又谈及黄老南下后，为打车桥（淮安境）与陈毅、少奇争论，后未打下，实际黄老对，伤亡太大（当时五纵队）。少奇说：要么你走，要么我走。第三团被

[34] 谢冰岩（（1909—2006）江苏淮阴市人。1930 年加入中共。一直从事新闻工作。中共执政后，是第一任新华社秘书长，后历任新闻总署办公厅副主任、出版总署出版局副局长、文化部计划财务司司长、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副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顾问等。

[35] 宋振鼎：江苏淮阴人。1937 年与吴觉、谢冰岩、夏如爱等同在苏北抗日同盟总会工作。

[36] 夏如爱：（1915—1985）江苏淮阴人。1942 年加入中共。曾任淮阴县抗日游击队队长，烟台市委副书记，北海地委副书记等职。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共邵阳地委书记，湖南省省财委副书记、副省长，商业部调查研究室代理主任，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等职。

江华[37]吃掉，地方干部甚多。吴觉临终前甚有情绪，因此不开追悼会等。

1985 年 3 月 6 日（星期三）晴

上午到办公室翻 58 年报纸，八月份是高潮，有套红粮食高产卫星。

下午《红旗》陈文山来谈，约写《新闻启示录》电视剧观后：人才交流与记者工作两个主题。

收到管文慰[38]退“忆吴”文，甚表赞同。

游泳 800 米。遇金树望。谓中央常会陈李（三人未参加）主持，责票子为何发这样多，外汇也失控，还是死里求生。实为政治局会，与秦川说一回事。

夜《光明日报》陶铠、张义德来，约写炉边闲话式文（如陆定一谈），谈了为何嗜左成癖及建立新观念两大问题。对前者他们甚有同感，即此约定，一周二三次。

黄乃、柳思来，谈恢复克强学院事，得有省内外名人发起，如程星龄、周谷城等。

1985 年 3 月 7 日（星期四）晴

上午到办公室翻报纸。尉健行来长谈，林希令[翎][39]在法国问是否改正，当年大概是杨士杰坚持不予改正，尉认为应宽大。他是上海地下党员，到东北后感觉为何树敌越多越好。有七个老同志恢复党龄问题，如长期无积极要求，只能以薛暮桥案例处之。

下午读书。

李公天来道歉。文章补正二百字。

夜刘皓宇电话，尚未收到退件，邮局如此糟糕，因此对玉珍发了脾气。

谭伟、雪初电话，谈赵杰兵在长沙质问军区打长途电话事之无理，谓他们与熊刘“勾结”反毛致用，而毛乃最好干部！

陆茂竹送来材料。儿子齐放。

1985 年 3 月 8 日（星期五）阴、大风

四点半即醒。现在仍难保证六小时睡眠。

上午到办公室翻报纸、看文件。

吴觉夫人将稿退回，甚表感谢。

下午游泳 700 米。遇见鹍鼎。

小米告我，赵杰兵曾向南天明讲过这样的话：知识分子骨子里是反动的。

同范秘书电话，约与习谈。

---

[37] 江华：（1907—1999）湖南江华人。瑶族。1926 年加入中共。参加了长征。抗战时在山东敌后八路军山东纵队任政治部主任，山东军区政委等职。抗战后赴东北，曾任辽东省第二书记，辽东军区第二政委等职。中共执政后历任杭州市市委书记兼市长，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军区政委等职。文革后出任最高法院院长、党组书记。是中共第八、十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二届中顾委常委。

[38] 管文慰：（1904—1993）江苏丹阳人。1926 年加入中共。抗战时在新四军工作。解放战争时曾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兼苏中军区司令员，苏南军区司令员等职。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江苏省副省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中共江苏省委顾问、中共江苏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等职。

[39] 林希翎：（1935—2009）原名程海果。1957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读书时被打成右派，因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成为当年极为有名的右派学生。1978 年几乎全体“右派”都获平反，林除外，1983 年转往法国定居。至死未获平反。

1985 年 3 月 9 日（星期六）晴

上午到办公室翻报纸，五八年已翻完十月份。湖南尚未收到退件。

下午游 600 米。昨天小徐自长沙来。

夜王敬之来，琬姐最近又犯心脏病，女工老留不住。

1985 年 3 月 10 日（星期日）晴

上午人民大学研究生蒋跃[40]来，谈湖南情况。学经济管理的，去湖南了解经济形势，也不赞成毛留任。说熊清泉可以。谈到十二点。钱宗仁晨来，谈到二点，都留午餐。钱先解决在京四个月到底学什的问题，以定今后去向。新疆形势不乐观，生产兵团恢复独立体制殊为失策，派性掌权严重。他不想留新疆，愿去湖南，搞教育行政，还只有新疆大学让他到数学系任教。

湖南电报已收到稿样。

朱维民来，承认画像衣服不行。

1985 年 3 月 11 日（星期一）晴

昨一早秦川来，小平第二次文四号字乃耀邦特嘱，以解释政治局会，以免后退也。

下午到办公室翻报。

上午黎澍来谈，毛泽东早年反洋学堂之农民意识等问题，实质是个小知识分子。

复彭靖信，曾国藩当然应当研究，“汉奸刽子手”乃当年政治需要说法，非历史观点。由钟叔河转去。

收邓钧洪[41]长文，算清《新湖南报》旧案，主要对周惠。

1985 年 3 月 12 日（星期二）晴

上午到办公室翻报，59.1 月毕。

中午谢远达来，留午餐。谢是武大政治系 36 级毕业，杨佛如（杨斌）的哥哥。杨于 1947 雨花台牺牲，苏中搞城工部，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负责人。丕显最近找谢，江苏要为杨立传。

钱宗仁来，《人民日报》记者推荐他驻新疆记者，要我玉成。钱当记者自是好材料。

游 700 米，碰见钦训，电话乃小何告范某者[42]。航工部机关党书确严厉告之，如再纠缠组织不管了。

1985 年 3 月 13 日（星期三）晴

早起读“毛思论稿”。

十点到政协礼堂，易礼容老谈他的“十年死党”。杨翊[43]在座。易的总观感为英雄主义的英雄，不懂

---

[40] 蒋跃：（1958—）四川温江人。1985 年 2 月加入中共。1974 年至 1977 年在湖南插队，后被招工。1978 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专业学习。1985 年 9 月毕业后历任国家体改委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重庆钢铁公司副经理，重庆特殊钢厂厂长助理、集团副总经理，国家体改委生产体制司副司长，国务院体改办产业与市场体制司副司长、巡视员，陕西省汉中市委副书记，陕西省委副秘书长、省工业信息化厅厅长、党组书记。

[41] 邓钧洪：湖南来阳人。原在国民党韩梅村部做地下工作，韩起义后，即调李锐领导的冀热辽报社工作。1949 年随李锐南下到新湖南报社工作，后任新湖南报副社长。1957 年被打成新湖南报右派集团头子。—李南央注

[42] 钦训：汤钦训，李锐武大的同学，与李锐前妻范元甄同在三机部工作。小何是汤的夫人。李锐家中电话号码是何告诉范的，因此才有范茂打电话的事情发生。—李南央注

[43] 杨翊（1925—）湖南长沙人。曾任新华通讯社副总编辑，外事部副主任，布拉格、开罗和伦敦新华分社社长，中华全

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补课之必要），社义社会个人驾于一切则比帝王还帝王。如果按当年共同纲领与五四年宪法办下去就好了。《湖南国》当年即目为怪论读物。一大回来后，三人小组是毛何易[44]，在协操坪谈过一次（肖三是乱讲）。故事谈得颇多。与杨开慧恋爱同居，船山学社反对者为刘梦苇[45]。李淑一父女侵吞 2800 光洋事。柳直荀入党在 1926 年后。

招待午餐，以报徐长兴[46]吃鸭子也。下午二点始散，回家甚疲劳，未游泳。

1985 年 3 月 14 日（星期四）晴

上午到办公室翻报、看文件。

下午游 600 米。

接李荣光信，岳阳当局对铁山水库甚反感，要对着干下去。

夜丁玲夫妇来，谈吴奚如[47]死不瞑目事。转信中组部，党籍问题与遗孀待遇。

1985 年 3 月 15 日（星期五）晴

上午到办公室翻报。

下午游泳遇钦训，谈范事。小何泄露电话号码。

寄出《三峡》件与穆青。二三十年来此一家之言，三峡省筹备组已发通知。

中午胡德平来，谈到近三点，问湖北人事，吴官正[48]强，钱永禄狭窄（有庸俗处），关广富当省长可以。

耀邦弱点，不该宽的宽，该保护的未保护。谈了干部子弟问题，看法一致。告以陈楚三信事件，并谈三峡问题。印象甚佳：朴实，有头脑，大概也有分寸的（三峡只想在泥沙试验上施影响）。李洪林受攻时，曾每天电话联系。夜伯村来，考虑给陈（陈云——李南央注）信，谈李伯宁告状事。

1985 年 3 月 16 日（星期六）晴

常四点醒，五点起床。坐在椅上又睡着廿分钟。大便仍不好。

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党组副书记、常务书记，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新闻学院兼职教授，北京湖南大学校友会理事长以及《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常务编委等。

[44] 毛何易：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李南央注

[45] 刘梦苇:（1900—1926）原名刘同均，湖南安乡人。1920 年入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同年与沈仲九、孙俍工、袁绍先等人组织了长沙最早的无政府主义核心组织“安社”。是新月诗派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二十年代初在湖南《大公报》副刊发表新诗，成名作《吻的三部曲》。

[46] 徐长兴为长沙老字号烤鸭店。—李南央注

[47] 吴奚如:（1906—1985）原名吴席儒。湖北京山人。1925 年入黄埔四期学习，同年加入共产党。后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连党代表。1928 年被国民党逮捕，1932 年出狱后到上海加入左联，任大众工作委员会主席，并开始发表作品。1934 年加入中共中央特科工作，担任鲁迅和党中央联系的承转人。在 1936 年 “两个口号”论争中站在鲁迅、冯雪峰、胡风一边，提出与周扬等的“国防文学”口号不同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中共执政后，吴因此事一再受到批判。1979 年以特约代表身份参加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在会上提出为胡风平反的建议。

[48] 吴官正:（1938—）江西余干人。清华大学动力系毕业。1962 年加入中共。历任清华大学动力系热工测量及自动控制专业党支部副书记，湖北省武汉市葛店化工厂技术科副科长、车间主任、厂党委委员、厂革委会副主任，湖北省武汉市科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市科协副主席，武汉市委常委、市委书记，江西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省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中纪委书记。是第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十三至十六届中央委员，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六届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

上午办公室翻报，59.4 月已毕。

下午廖经天来，送还文立徵两篇资料稿。重看一遍，夜送与丁玲。

游泳 500 米。

1985 年 3 月 17 日（星期日）晴

修改李鹏“怀澜波”文。

郭佩珊来，还是房子问题。

蒋跃带来致胡赵信，从经济形势谈湖南问题，出路只有请毛致用下台，希望中央给予第一推动力。

1985 年 3 月 18 日（星期一）晴

上午到医院抽血。同玉珍看望于刚，谈当年工商业改造过急，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现在出钱请荣毅仁、王光英[49]办公司。

下午夏如爱、谢冰岩来，谈吴觉情况。当年苏北抗日形势，万金培[50]并未出卖过吴，江湖气不宜过于强调，所组织部队多半是青年学生，都成长为主要干部。

蒋跃将定稿送来一阅。

1985 年 3 月 19 日（星期二）晴

上午到办公室翻报，到五九年八月。惠裕宇老退还“忆吴觉”稿，有信，甚客气。此文可以定稿了。

下午四点，仲勋约谈到六点。仍谈自己事，有的情况再重复（如小刘（刘泽彭——李南央注）等之处心积累[虑]，李伯宁事）。甚赞石家庄讲话，儿子习正[近]平亦有良好反映也。想安排工作，似又觉还待时机。我提出仍在部内或到中央财经小组。

1985 年 3 月 20 日（星期三）晴

上午在家修改“忆吴觉”文，看些杂件。

下午游泳后，看望帅大姐。告见习情况。她对组织部人事仍不满，谓曹志决不宜作组织工作，一波在一次会上曾以难堪。湖南事首道将去见胡谈。

揽事过多，应接不暇。

1985 年 3 月 21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来改稿，上午到办公室始毕，加了一个不小的尾巴。寄胡思升。

下午二点钱家楣等四人（带录音机）来谈毛泽东生平事迹，年谱等如何收集事。谈了约二小时。要舍得下笨功夫，死与活并重，活人要排队，作计划，抢救资料也。

游泳 600 米。遇武衡，言到南极并不甚冷。

---

[49] 王光英：（1919—）北京市人。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毕业。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六哥。中共执政前是天津的资本家。1983 年开设了大陆第一家总部设在香港的国企公司“光大实业”。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50] 万金培：（1910—1981）山东涟水人。1927 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涟水县委书记，淮阴、淮安县委书记等职。1933 年、1935 年曾两度被国民党逮捕，送入苏州反省院。抗战时在涟水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942 年重新加入中共，曾任苏皖边区第五专署专员，中共江淮区委财委书记，南京军管会经济部副部长兼财政局长等职。中共执政后，曾任国家治淮委员会财务部部长，安徽省人民委员会财委副主任、省人委副秘书长，省财办副主任，省财贸办公室顾问、省会计学会顾问等职。

夜黎澍夫妇来，让看尚昆讲话，四十多年本性未改也[51]。

1985 年 3 月 22 日（星期五）晴

三点半醒来，四点起床，看文件。

上午到办公室，改热河办报记录稿，《红旗》文“新形势下用<人>之道”退去。

过午朱正来，毛致用回去开会，突出个人，压熊焦刘等，引起更大反感。关于我的流言甚多，《光明日报》刊文起了镇定作用。赵杰兵充分表演。台湾出中共史稿五厚本带来。《一代新人》清样待看。湖南成立出版工作者协会，要题字，黎澍也找来各写一份：

海内书林，湘版出众。建设文明，双双并重。作者归心，读者称颂。更上层楼，春风相送。

黎的为：

楚材楚用，文化振兴。

黄乃、柳思亦来，即让柳带回。

长沙市委付[副]书记王众孚及北京研究生刘桂林来谈毛事，熊让其来京活动。雪初建议焦熊刘三人分别上书，刘与蒋跃熟，蒋在湖南活动为刘之安排。对之甚不放心。

1985 年 3 月 23 日（星期六）晴阴

两点半醒来，服眠药，睡到六点。

温济泽一早送来务虚会材料，甚感。

修改“热河办报”稿。

下午两点听田纪云物价报告，尚好，比较朴实，似欠理论。同野苹、曾志坐在一起。于明涛下完全是年令[龄]一刀切也。

游 500 米。

夜观《新闻启示录》到十二点。玉珍骂我是要作短命鬼。

上午程星龄来，谈湖南人事，甚着急。已同首道谈，首道亦同仲勋谈过。黄老的丛秘书受赵杰兵影响甚深，大大捧毛致用。将程致耀邦信转去。又同程到王光美家（我乃首次也）小坐。

1985 年 3 月 24 日（星期日）阴

雪初来，谓周惠起了很坏作用，已内定毛不动，因回去后如此神气。开会一人主持，按姓氏笔划让熊焦后坐。张志杰电话，亦证实。刘任付[副]书记，熊当省长。帅大姐有信致周、张老。

刘正来谈甚久，已决心不与毛合作。劝其即令毛留也要干下去，为湖南人民着想。

“热河办报”记录改好，朱正来请抄一遍。

夜到黎澍家，李普夫妇在，谈广东物价之高，引起反改革者之攻击。毛选只反左（反左革命才能胜利），解放后则反转反右了。不反左无法四化，不知什么叫社会主义，乱斗一气。回顾写农村作品，难以传世。

1985 年 3 月 25 日（星期一）晴

上午处理两件欠账。《红旗》林文山来谈《新闻启示录》意见：1、改革与人才，主题政治性强。2、新闻干预生活好。3、手法新颖，报告文学与新闻综合报导，事件、人物虽跳跃式，但结合自然，节奏

[51] 应该是 1945 年杨尚昆关于范元甄和邓力群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的那篇组织结论讲话。“本性未改”，应该指的是邓力群。—李南央注

明快，还有不少警句。

《半月谈通讯》来取走清样。

朱正来帮助抄好“热河办报”改正稿。下午到办公室，新华出版社李　清（原文此处空一字—李南央注）来看《热河风云录》稿样，哪些需重抄。何格高来，回去过平江，小水电站二万多，利用小时 3000，还不错。赵规定三峡要邀老同志和专家几百人论证，推迟到三季度，反对者甚多也。今年投资也卡得较紧。

晚上将 1945.1 月邓范事件的尚昆讲话复印件送到习家（习仲勋家—李南央注）。

1985 年 3 月 26 日（星期二）晴

今天较正常，六点起床。上午徐恰[洽]时来，谈三峡，将清样稿与之一阅。

开始看为“回忆洛甫”文的材料，以便进入角色也。下午游 500 米。

夜湖南科技大学负责人张啟文来（省科委付[副]主任）（该校我题过校名），已有 700 学生。开人才交流信息会，省负责人都题词，毛致用签名而已，老教授都愕然。

1985 年 3 月 27 日（星期三）晴

看材料，准备写洛甫文。

下午游 500 米。夜水总李肇庚夫妇来，没有住处。即与干国电话，允五月份解决。

湖南人事伤脑筋。

1985 年 3 月 28 日（星期四）晴

上午到帅大姐处，谈湖南人事。刘夫生、董志文又上！她定要去找尚昆谈。帅谈到她当年抗上之事：反对安子文离婚与陆源[沅]结婚（少奇已同意），找少奇谈，以全国影响只好作罢。找毛主席为蔡大姐说话（蔡、邓（邓颖超—李南央注）不合），让蔡作检讨（不民主，联系群众差等）。少奇要成立外事干部部，安已同意，帅反对（国情不同）作罢。

随到部找照华、健行谈湖南人事。毛致用之一人主持会议事，他们还不知道。反正两派意见。赵杰兵居然向组织部写信拥毛也！

下午游 900 米。到老汤家一观，有自行车健身器。小何反对多吃维生素，负氧离子等亦未过关。

夜观福尔摩斯“驼背人”，人家拍得真好。

1985 年 3 月 29 日（星期五）晴

二点服眠药，睡到六点。

开始写“洛甫在庐山”文，材料已看完。

下午陆钦侃、程学敏送来《能源政策研究通讯》第三期廿本（上有三峡两篇东西）及政协三峡意见。此次会议民盟组一开始就有人（千家驹[52]）谈及此事。

游了 1000 米。与小彭吃冰糕以示庆祝。

---

[52] 千家驹：（1909—2002）浙江武义人。笔名钱磊。经济学家。1932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45 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南方总支部秘书长。1949 年出席第一届政治协商全体会议。中共执政后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顾问，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是民盟第一至三届中央委员、第四届中央常委和第五、六届中央副主席。是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七届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89 年“六四”后留居美国。1991 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资格，民盟中央同时撤销其民盟中央副主席、常委职务。后回国在深圳居住。

夜观男排，输给南朝鲜，不稳定。

1985 年 3 月 30 日（星期六）晴

上午续写文章，续翻有关材料，并看《一代新人》清样。

下午仍游泳，700 米。

雪初前天电话，谓刘正已与习敞开谈了。

夜周一峯来，详谈安徽人事。局面仍为袁振左右，黄璜工作好，但不敢拗也，尤其张大维之任命事如此。广西韦纯束两面不讨好。

1985 年 3 月 31 日（星期日）晴

整天与朱正在一起劳动，直到夜十点。看完《一代新人》清样，我续写“忆洛甫”文，颇觉脑力之疲劳。

陈英茨送务虚会简报，谈冤案（吉林）。

1985 年 4 月 1 日（星期一）晴

整天写“洛甫文”，约九千字。请黎澍来，因事未看完。小米将三峡文（刊《能源研究》）去散发，《动态清样》刊出千字要点，政协已有民盟、民革两小组提出。

1985 年 4 月 2 日（星期二）阴

一早朱正来，早餐后黎澍来，一起将“洛甫”文通看一过，都不赞成删削，全面托出庐山会议也。

整天有轻松之感，下午游 600 米。

夜陆钦侃、雪初、黄乃都来电话告以政协大会，中共组代表彭德清[53]专谈三峡，引我观点，泥沙、航运等，并介绍《能源》所刊文。全场鼓掌。杨静仁报告同国务院负责者谈：欢迎提意见，中央未定案，五六月论证。雪初说小组开会围攻刘向三[54]，答不出来。到底八十年代了，不能再先上马，由一家说了算。

夜曹国枢来，谈湖南人事，他可找姚依林等一谈。

1985 年 4 月 3 日（星期三）晴

早起略作准备，上午四川拟办刊物《领导艺术》负责人侯克强、苏青扬及屈某来谈，就提拔青年干部，领导工作及刊物等谈了两个多小时，强当顾问与约稿也。

昨夜看乒乓男女团体决赛，直到今晨三点半毕，几乎只睡一二小时。下午仍游 600 米。

1985 年 4 月 4 日（星期四）晴

昨夜睡得甚好，到底疲倦了。六点起床。上午伯村来，黎韦[55]来，黎亦谈政协会三峡事。湖北关广

---

[53] 彭德清（1910—1999）福建人。1930 年加入中共。曾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7 军军长，海军东海舰队副司令员，交通部副部长、部长，中国航海学会理事长等职务。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54] 刘向三：（1909—2007）河南邓县人。1931 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共。参加过长征。中共执政后曾历任广东省工业厅厅长，燃料工业部煤矿管理总局局长、部党组成员，煤炭工业部部长助理、副部长，水电部副部长，水利部党组第二书记、第一副部长等职。

[55] 黎韦：（1915—1996）原名陈永亭。生于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棉兰市。日本早稻田大学肄业。1937 年

富远不如吴官正，钱永录仍造反派味也！将《能源研究》本送黎，以影响湖北舆论。

下午张培森来，他们整的两份材料甚好，可以帮助修改好。乔木与张信（证实乔木告洛甫不要发言事），内中说得我的日记本事，“成了罪状”。似有意散播我当年影响了他，此帐记下。

游 700 米。遇王西平。原来是他鼓动彭德<清>发的言。

夜黎维新来，谈湖南出版事。

1985 年 4 月 5 日（星期五）晴

红旗《评新闻启示录》稿改好寄出。文字整理尚可。

可以开始看有关“左”倾思想问题材料了。务虚会及八二年理论会材料已全部借到。

下午到办公室翻完 59 年 9、10 两个月报纸。请宗德路裱字画，已拿回大部，尚有谭延闿四联未裱。

游 800 米，遇严佑民、周子键，谓广东无得力管经济的干部。

1985 年 4 月 6 日（星期六）晴

上午看关于“左”思有关材料。

下午同玉珍到文津街做衣。游 700 米。遇王怀安。内部书店买《古拉格群岛》。

夜湖南《学习导报》两青年闯来，约稿之类，问及刊物性质、内容及群众联系等，一人如实相答，盖此刊实为高考学生之准备也，却冠以省委主办！黎维新来。钱宗仁电话。同新疆农垦大学系主任通电话，谈钱入党问题。

1985 年 4 月 7 日（星期日）晴

上午朱正来，两人各写杂文一篇：《一句真话》，《尊师问题》。

东北历史（全境解放）稿退伯村。苏军迫使日投降说法得斟酌，不要写得以陈云为主，林高（林彪、高岗——李南央注）实主持也。东北形势林黄（林彪、黄克诚——李南央注）等均有电报，并非只陈高张（陈云、高岗、张闻天——李南央注）一电。文字上稍作修饰。

下午到新侨饭店，黎维新约黎澍、于光远、王子野[56]、谢涛[韬]、丁伟志[57]等谈湖南出版工作，湖南可冒尖，抢稿之类，出冷门书，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并重。大家回忆商务、中华、开明、生活，得有特色，财政地方应予支持。

乔木致张培森[58]信（提到我的日记本事），交黎澍一阅。

夜曹维恭来，想留世行工作到退休。

入延安抗大学习，次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日本问题研究室研究员、延安《解放日报》资料室主任、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台长。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共云南省委工交部副部长、昆明市委书记、云南省委副书记、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第五届政协主席。

[56] 王子野：（1916—1994）原名程扶铎。安徽绩溪县人。1938 年入延安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学习，同年加入中共。后曾任中央军委编译局秘书长，《晋察冀日报》编辑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出版科长等职。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第三处处长，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兼党委书记。文革后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

[57] 丁伟志：（1931—）山东潍坊人。1949 年加入中共。1955 年中央马列学院哲学研究生毕业。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后历任《历史研究》副主编、编审，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副总编辑、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副院长。

[58] 张培森：（1931—）江苏镇江人。1958 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从事中共党史的教学和研究。1980 年起进行张闻天研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组长、研究员，主持编辑了《张闻天选集》、《张闻天研究文集》等。

到伯村处，与{曹}知真、吴官正谈湖北人事。关、钱搞到一起，仍是派性若明若暗起作用（张体学灵魂不灭）。谈到十一点。

1985 年 4 月 8 日（星期一）晴

两篇杂文定稿。《一句真话》拟交《人民日报》，《尊师重道问题》拟交《光明》。

上午到黎澍处闲谈，乔木致张培森信，他说小事化了算了。这也可能是人老之故，啰嗦不已。

夜到李普家，黎澍、于刚一起聚餐。沈容有新产品也。

1985 年 4 月 9 日（星期二）晴

早上将“一句真话”交秦川，另篇寄《光明》。

看有关“左”思问题材料。

下午游 600 米。徐恰[洽]时来，谈三峡在人<大>自不如政协反响大。四川要走《能源研究》四十本。

1985 年 4 月 10 日（星期三）晴

晨与刘正通电话，嘱如毛不能动，仍得从大局出发，全力搞工作与关系。为杨弟[第]甫留下打招呼。晚上刘来，细谈种种，作最坏打算，毛不动，如何挟持前进也，或焦熊三人作最后努力。

张培森，陈中原来，读“洛甫文”甚满意，刘英尤感动。《淮海学报》刊出。刘英谈庐山归来，只是谈到里通外国事，洛甫流泪，伤心之至。与乔木关系告之，讨论决议时发言与之一阅。

看“左”思材料。

下午游 300 米，与周建南闲谈去了。

到小米新居一过。

夜观中苏女排。作风过硬，落后追上最为难能（十一日夜事）。

1985 年 4 月 11 日（星期四）晴

“洛甫文”增改定稿。朱正来，谈定“毛传”由我们三人（钟书河）来生产，他们可各写自己轻车熟驾者，先弄个二三十万字。

下午游 500 米。

《半月谈》取走谈话稿。

1985 年 4 月 12 日（星期五）晴

“洛甫文”增改写出清本，总计近万字了。交小米复印。

晨到李铁铮处，约星一午餐。李欲见耀邦，总觉统战部重视不够，又想去瑞典一行。对苏、美看法，谓美对我决不怀好感，决不放弃台湾，不可单相思，而应对苏作工作，派议会团代表等去苏。政协无党派此次增加十人乃彼之功。袁晓园[59]不学无术，为联合国抄写（非专员），叶南[60]转眼不认人。

---

[59] 袁晓园：（1901—2003）曾用名袁行洁。江苏常州人。30 年代曾任厦门税务局副局长，是中国第一位女税务官。40 年代曾任驻印度加尔各答领事馆副领事，是中国第一位女外交官。84 岁时放弃美国国籍回到大陆定居，后曾任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监委、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会长、北京国际书画研究会会长。

[60] 叶南：袁晓园的丈夫。国民党元老、曾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叶楚伧的公子。曾任国民政府驻法使馆武官，国防二厅厅长。

廖季立送来柳随年[61]所写大跃进时期情况的书。

1985 年 4 月 13 日（星期六）阴

为灼姐七十送蛋糕。今天也是我 68 岁！同玉珍、灼姐夫妇加小彭，一起逛北安河（灼姐与铁铮 46 年从此处进解放区）。遊七王坟（醇亲王墓），在空军护士训练队午餐，遇湖南老乡也。七王坟利用山泉，有流杯醒亭，惜已毁坏。归途游大觉寺。此地将来可辟为旅游区。

晚餐照例丰盛。在野外约六小时。以后可经常为之。

1985 年 4 月 14 日（星期日）晴

上午为湖南《老报人》创刊写一小文。程重远[62]来，大概是对我有兴趣，要一起照个相，谈到华东能源会等事。

赵杰兵来，关于长途电话（王姓干部子弟为雪初等帮忙）事为自己辩护。黄老手心写字：李不起好作用。大概是程星龄推崇之故也。对快婿则劝其节劳。

小妹带孩子来，黄楠可能给了点帮助[63]，似已懂得要自食其力，为专利局翻译得了稿费也。

应帅大姐召，谈湖南事可能有点希望。四人信已转小平，习问了黄火青，黄亦说冒得用[64]。又谈到文章事：最近《光明日报》出了什么问题以及南斯拉夫又谈斯、毛之事，意在让我注意也。

1985 年 4 月 15 日（星期一）

“洛甫文”交秦川，不敢即刊，想等一下。

十点到易礼容家，接来午宴，同坐者李铁铮、于刚、黎澍、李普、杨翊（易子）。菜肴丰盛，有腊狗肉。

易谈秋收暴动后，二八年春节，易到安源上茨坪见到毛，毛谓空谷足音，已与中央、省委断联系几个月了。时下文章多不确。

下午四点张平凯夫妇来，要请我去吃饭。大概有中年作家《忆彭大将军》，乔木又如此重视，拟续写彭总在朝鲜。洪学智、李志民支持，已有素材 150 万字。

“忆吴觉”清样看好，退程光锐。

1985 年 4 月 16 日（星期二）晴

“洛甫文”索性寄乔木审阅。秦川从“周扬文”得教训，也是好意。

读《拿破仑》传。

下午上办公室，处理信件。《热河风云录》必须逐篇一过。

夜江苏省委组织部两人来谈吴觉当年到徐州事。

---

[61] 柳随年：（1929—）陕西绥德人。1947 年加入中共。1954 年起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综合局科长、副处长、经济研究所室主任、副所长、综合局副局长，国家体改委委员兼计划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务院副秘书长、机关党组副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调节办公室主任，物资部部长、党组书记。

[62] 程重远：（1917—1999）山东章丘市人。中共党员。曾任山东泰西自卫团供给部部长，八路军山东纵队六支队后勤部长，冀鲁豫军区后勤部军工部长。中共执政后，历任国家燃料工业部基建设计司副司长、电力工业部设计司副司长、华东电业管理局副局长兼上海电力学校党委书记、校长等职。

[63] 黄楠是黄克诚的长女，此时是我（李南央）工作单位高能物理研究所工厂的党总支书记。其实黄楠什么也没有跟我谈过。自从 1968 年初进厂当工人后，我从未依靠过母亲，后来也从未依靠过父亲。—李南央注

[64] 冒得用：毛致用名字的谐音，湖南方言没有用的意思。—李南央注

1985 年 4 月 17 日（星期三）晴

不到四点醒来，亦未午睡，精神尚可。

改《热河风云录》稿，得重抄。

上午小彭来谈心。

下午游 600 米。夜观《马哥勃罗》一二集。威尼斯、耶路撒冷，入藏过雪山等场面，中近东瘟疫等，壮观、逼真。见忽必烈，帐篷牌楼就觉得是布景了。过甘肃，几十匹牛车拉帐篷也逼真。

1985 年 4 月 18 日（星期四）晴

改《热河录》约 1/3。下午送办公室。

钱宗仁电话，人民日报同意接受，还得办组织手续。

晚杨达电话，告政协议论三峡事，谓澜波反对过。

王敬之来，琬姐拟九月来。

1985 年 4 月 19 日（星期五）晴

上午续改《热河录》。

下午张培森来，说乔木约去谈二小时。当年毛为何不喜欢洛甫，有二事：规定作息时间，新兵管起老兵来了；开会办法苏联一套（列宁发言五分钟）超越议题，毛将一文件往地下一摔，不看拉倒。四一年秋解除书记处召集人资格，四四年任命为政治秘书（还有陈、乔）。

三点到广播电台观《童年的朋友》。中平，细节不够动人，且有不实处。

游 400 米。

晚上为老唸叨存款事，发了玉珍脾气。

1985 年 4 月 20 日（星期六）晴

晨起活动半小时，已不间断。

续看《热河录》。接陶恺[鎧]信，《光明》论坛稿让早动手。

下午二点上办公室，到杨作材家不遇，门外徘徊半小时，等小彭取游泳衣。游 1000 米。

五点半赴张平凯宴，请张扬（《二次握手》作者）、王晨、沙地等人。

张扬性格似与王若望同，嫉恶如仇。写了一部 120 万字长篇，五年前即为马思聪[65]平反，还写了钱学森[66]之不科学。夜周保志[67]来，听王远谈到我事。

---

[65] 马思聪：（1912—1987）广东海丰人。作曲家、小提琴家与音乐教育家。中共执政后任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1966 年 6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即遭批斗。1967 年 1 月 15 日晚与夫人王慕理、次女马瑞雪和儿子马如龙出走香港，后由美国驻香港领事陪同飞抵美国。同年 5 月由康生和谢富治示意，成立“马思聪专案组”（又名“002 号专案组”），对马的出走经过进行调查，株连亲属数十人。1968 年马被定为“叛国投敌分子”，直至 1985 年获平反。1987 年 5 月马在美国接受心脏手术时手术失败，逝世于美国费城。

[66] 钱学森：（1911—2009）浙江杭州人。中国科学院、工程院两院院士。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教授。1950 年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软禁于美国家中，1955 年以交换美国在朝战俘方式回到大陆，后参与并领导了中国人造卫星和导弹的研制工作。1959 年加入中共。大跃进期间，曾在 1958 年 6 月 16 日《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一文，认为稻麦亩产可达 4 万多斤。

[67] 周保志：（1945—）江苏江都人。李锐 1979 年平反复出后在水电部工作的第一任秘书。后随李锐去中组部，历任秘书、处长等职。李锐从中组部退下来后，1989 年回水利系统，曾任长江水利委员会党组书记、水利部党组成员。—李南央注

1985 年 4 月 21 日（星期日）晴

上午看“左”思材料。

下午郭鸣（林贤复）来，谈广西派性。

夜同朱维民到李松石家，取油画，太行风景。前次参观他的画展被玉珍看中的一幅。

杨维哲电话，日本船 800 人，留一名额与我。谢绝了。

1985 年 4 月 22 日（星期一）晴

五点醒来。整日做事不多。续看“左”思材料与《热河录》。

下午与玉珍散步到邮局取款（《能源》意外 308 元）。

徐迈亭信，已入党。徐洽时又来信，催去杭州。钱宗仁电话，人民日报已决定吸收为记者。

夜周孝正[68]（北京一四八中）、郭大平（四中）、张小玉（首汽公司）及张光照（《新闻启示录》作者）来访，谈一个半小时。周、郭创作《迎接挑战》，拟用电视剧形式。谈到第三梯队是固定的、唯亲的，很有意见。

1985 年 4 月 23 日（星期二）晴

上午同玉珍到王府井买东西，又到虎坊桥，见到如此热闹熙攘的市容，比肩磨踵，店内街上均如是也。购得风衣三件（送小彭一件），喝汽水，买包子。又观中国画店，徐希作品标价 500 元。橱窗尚有大幅立轴，甚佳。

下午处理信件，到办公室。游 600 米。遇谭伟，告宋不愿去湖南（问题是中央下决心）。到万寿路看张启龙老，已进医院。

1985 年 4 月 24 日（星期三）晴

上午续看《热河录》，进度不快。当年有的文字似不如延安，急就章之故。

三点到八宝山，李伯钊[69]遗体告别。车如流水，空前拥挤，大概是尚昆在位也。到办公室，同张志杰长谈，谓刘泽彭反映，李伯宁告状信经宋、习二人送陈的。有可能，也许是刘故意其词。总之是一大阴谋。

夜观《马哥孛罗》三四集。忽必烈之好大喜功，宫廷场面，官吏在南方残民作恶，骑兵大战场景，印象极为深刻。演员逼真，导演不易。

1985 年 4 月 25 日（星期四）晴

上午看“左”思材料。下午一点半陶鎧二人来，谈到四点。似为绪论：几十年形成的整套结构，从路线政策，思想、理论、政治、经济、文化，直到方法、组织网络、用人标准，尤其一套人马班子还在，焉得不随时“复原”？何况并非死灰。讲定先拟若干题目，一次一千字。星期六再谈。争取行前弄出几篇。

程学敏夫妇来，为解决女儿入京户口事。

游 600 米。时间缩短到 4.5 分钟 100 米。

---

[68] 周孝正：（1947—）北京人。1966 年北京男四中高中毕业生，此时任北京一四八中学教师。1977 年恢复高考后，考入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1988 年调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后任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曾被中央电视台特约为评论员，为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今日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观潮”栏目直播嘉宾。

[69] 李伯钊：杨尚昆的夫人。——李南央注

1985 年 4 月 26 日（星期五）晴

务虚会材料基本翻完。

上午何格高与蒋兆祖、陈光健（投资局）来谈三峡问题。他们以我为“主帅”也。我意主要应将“为何要修建”问题首先弄清。当年为防洪，现在是要电，那么就从电的方案比较好了，总不能为三峡而三峡。他们认为李鹏等人现在也后退了。

夜丁玲夫妇来，在西安有个讲话，仲勋做了正面批示，但戏剧家协会不愿传达。颇有厌于政治情绪：弄不清这些复杂问题。秦川亦告八版（《人民日报》第八版—李南央注）对她有成见。

1985 年 4 月 27 日（星期六）晴

上午仍未能动笔，小题目也没想好。

十一点到黎澍家赴宴，有于刚、戈扬、沈容，漫谈农民属于封建，大革命时打新学堂，《龚楚回忆录》[70]：苏区一有饭吃，二叫“爱人”（婚姻可不固定也）。

下午陶鎧、李春林来。给我 30 个小题目。我又讲了一通：关于经济、理论、文艺等“左”固根深等问题。

夜刘宇一来，齐白石像又重画了二张。

1985 年 4 月 28 日（星期日）晴

整日翻八二年春理论会简报。

下午金树望来闲谈，对年令[龄]一刀切，老中青永远循环意见。

徐锐来，请注意当年苏联水电专家的援助。陆钦侃来，谈三峡论证事。

夜汪澍白夫妇来，他们专治毛哲思。

1985 年 4 月 29 日（星期一）晴

八二年理论会简报翻完，知其大概。

大胖来，谈书画被毁及照片簿事。不要以为此事是可以忘记的。[71]

陈四益来约稿，反拉他帮忙写两篇。

下午二点同湖南来人到宝古斋看字画，湖南买齐白石 15 幅，近六万元。问及任伯年园[圆]盘，值千元也。

夜梁东初秘书张晓明来，现在珠委工作，原划右派。

---

[70] 龚楚：（1901—1995）字福昌，曾用名龚鹤村，广东乐昌人。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共，参加了南昌起义及百色起义，曾在红军中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最高曾任中央军区参谋长。1935 年离开红军，加入国民党。 中共执政后在香港定居 40 年之久，曾出版《我与红军》、《龚楚将军回忆录》。1990 年返回大陆定居，在家乡辞世。

[71] 大胖是李锐二姐长子李力康的小名。李锐 1964 年去磨子潭之前，将所收藏字画和像册从原存放处—延安朋友安林的家中取出，存放到李力康处。文革初破四旧时，二姐李英华怕出事，将李锐所有字画和像册都烧掉了。李英华文革后告诉李锐，所烧字画中未见有齐白石的作品，李力康则说他处所有字画均被母亲取走。李锐所藏齐白石画命运竟成一谜。李锐对此事终生耿耿。而他留存在朋友安林处的小部分字画，被安林父子藏于家中平房顶棚的夹壁内躲过抄家，文革后归还给李锐。李力康在舅舅李锐 1959 年出事后，自己虽为共产党员，从未与舅舅“划清界限”，给予其生活很多帮助。李锐日记（3）中多有记述。李力康妻子张丽的父亲同张玉珍前夫是红军时代的战友，张的前夫去世后，即将张玉珍介绍给舅舅李锐。但是后来在张玉珍的口中变成由谷牧出面，通过刘澜波介绍给李锐的了。—李南央注

1985 年 4 月 30 日（星期二）晴

总算写出一篇：《不要盲目追求高速度》。第二篇即谈报纸浮夸。

黎澍来，拟写阶级斗争问题。历史发展非唯一的；并非你死我活。

下午游泳 500 米。理发。多日未去了。

连接王力两信，大概是不甘寂寞，我与其无一面之缘，巴不上什么。黎澍说，此人当年出卖姚臻[72]、彭真。前者家破人亡！

1985 年 5 月 1 日（星期三）晴

为《光明日报》写了三篇“旧事新谈”：《不要追求高速度》，《谈浮夸风》（一、二）。

下午到黎澍处，谈乔之有嫉妒心，也如老头（毛泽东—李南央注）搞权术也。对历史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历史人物简单分为好坏二种（毛即如此）。孔夫子说： 王 （原文此处空一字—李南央注）并不如所说之坏也。人是何等复杂的东西。赞成三篇小文。出一题目：“运动不能治国”，可大作文章。

1985 年 5 月 2 日（星期四）晴

上午请陈四益来，帮忙审阅三篇东西，并开始动手写下面几篇。四益写了二个草稿：《允许讨论》、《慎提口号》，题目和内容都好，可以利用。关于兴无灭资，资及[级]自由化，清污三口号，请黎澍写几句。

下午二点陶鎧来，交稿。

游 600 米。理发。

夜张平凯来，拟写彭总在朝鲜，计划甚大。还是缠我要书评。

1985 年 5 月 3 日（星期五）阴雨

上午弄出三篇。五点起床。讨论二篇。口号拟写成二篇。

四益仍来帮忙。仍留午餐。

下午二点黎澍来，看稿。同到北京医院看望周扬。眼神已呆，无反映[应]，似远不如澜波最后时日，靠输氧与鼻饲。见到苏灵扬，过去不认识。

看张启龙，只同宋略谈。然后去胡积[绩]伟家长谈。乔之为人卑鄙也。对积[绩]伟曾鞠躬夸奖，又骂为五反分子，乱造其谣，又赔礼道歉，又写信慰问。总之，充分表演。

1985 年 5 月 4 日（星期六）阴

四点起床。写第七篇。三篇定稿，上午看好前三篇清样，下午“口号（二）”定稿，一起交李春林。但陶鎧电话踌躇。

上午请温济泽过目。当然支持。

颇有精疲力竭之感。

陈英茨来送稿费。

[72] 姚臻：（1921—1966）江苏南通人。文革前任中宣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副秘书长。文革初期康生谓姚是彭真派来监视他的特务，姚上吊自杀。

1985 年 5 月 5 日（星期日）晴

看《热河》旧文。索然寡味，出发前看不完了。

周昭怡、杨仁来。周是湖南书法协会主席，写颜体正楷出名，极言颜字天下第一，谓何绍基在邓石如之上。似也是几百年间无出其右者。正楷难写，倒是真的，连米蔡苏黄[73]亦贬则可不必了。

林汉雄夫妇来。日本建材工业发展快，望尘莫及，尤其室内外装修，可随心所欲，贴面纸等均千种计。中小型多。极言筑波之新奇，日本想压倒美国也。

沙洪问起我有无去北京图书馆意，已拒之。黎澍颇动心。

上午同刘宇一访周怀民，得葡萄一纸，无甚才气。为大收藏家，古画已捐献故乡无锡。

1985 年 5 月 6 日（星期一）晴

上午陶、李来，后四篇清样看好。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已改得像个圆球，也觉不得有刺了，精神污染几句也已删去。

陈四益来帮忙，《热河》剩下一部分没改的，请他过一遍，已改者交新华出版社抄。黎澍来二次，谈写阶斗文。劝他找助手。陈英茨来，散文选允编好后再交他。

大胖来解释画扇等事。告以不能受老婆影响，不能贪小利，做人要正直无私干干净净。[74]

下午同玉珍到玉渊潭散步一小时。多日来未有轻松之感。

1985 年 5 月 7 日（星期二）晴

“张闻天文”再交秦川，让发排，与乔木打交道。

陈四益来，交《允许讨论》（三）稿。可用也 。

清理杂物，带走文杂件两大包，准备沿途写点什么。

下午一点半动身去机场。机场商店增多。三点三刻起飞，五点半抵杭州。阴天，28℃。徐洽时、钟伯熙、沈桂芬等来接，住大华后楼，有阳台面湖。此楼似住过。

1985 年 5 月 8 日（星期三）阴

三点醒来，后又小睡一阵。六点在阳台活动，面对西湖，舒畅之至。忆起父亲平生愿望，偕内子一遊此湖，余今日得以继承遗愿矣。

八点半徐洽时、钟伯熙、吴　　（原文此处空二字—李南央注）（组织部付[副]部长）来，商谈日程。共十天，宁波三天，新安江两天、莫干山二天。十一点半到徐家拜望。

下午二点潘圭绥[75]（几次病危，现重安起搏器，拉开衣领让我一观）、刘桂、董希贤、刘　　（原文此处空二字—李南央注）来，钟与旅游局长等来，同坐龙船遊湖。朱朱、春祥[76]亦来。阮公墩有古风，三潭人太挤，花港观鱼亦挤。比五十年代更扩大，布置如各种盆景之扩大，树木花草，种种奇异，错落有致。谈及刘庄、汪庄占半个西湖，均甚不满。难道得这批人死了，才能收回？船上略谈写水电回忆事。

---

[73] 米蔡苏黄：北宋书法四家——米芾、蔡襄、苏轼、黄庭坚。

[74] 李锐起初对所有字画连同像册全部被二姐在文革中烧掉只是耿耿，并不存疑，但是李锐文革后的第二任妻子张玉珍一直无根据地坚持认为齐白石等的字画文革初期并没有烧掉，而是被李力康（大胖）夫妇藏起据为私有了。说的次数多了，李锐也就如是以为了。但是李力康夫妇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件事情，说当时确实全部送到沈阳母亲的家中了，自己并未留一件。—李南央注

[75] 潘圭绥：1931 年国立浙江大学土木系毕业。老水电技术专家。

[76] 朱朱、春祥：李锐二姐李英华的长女和长女婿。

1985 年 5 月 9 日（星期四）阴雨

上午徐洽时，园林局长来，陪同游灵隐、植物园、玉泉、花圃，704 工程。灵隐如王府井，香烟缭绕，和尚大赚其钱。植园甚幽静，盆景真是大观，五针松甚多。704 工程乃水电队伍施工，用的水电材料（10 吨铜），地下还有 2 万平米，到地下一观！

下午雨，玉珍、小米看六合塔，我休息看报。

夜张锋来，谈写回忆水电事。邓昭淮来。朱朱带孩子来。

写《允许讨论》（三）。《光明》八日登了第二篇，似欲造成声势也。

1985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五）阴，到浙江

晨七点出发，八点半抵绍兴，组织部同志等热情招待。遊兰亭，甚为雅致。明朝建亭于此，并非崇山峻岭，有曲水示意。碑石拓帖及近人题字甚多，古代风气能否发扬光大？

鲁迅故居，街道被改观，新台门换成大纪念馆，据说是南屏[萍][77]、陈励云[耘][78]辈所为。

午餐是宴席。下午疾驶三个半小时到宁波。住饭店。夜付[副]书记与顾问（王建英，植棉劳模）来谈，雄心甚大，300 万吨钢厂，250 万吨炼油厂等。说了一句：稳扎稳打。

1985 年 5 月 11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允许讨论》（三）定稿。交小米抄出。

七点五十分出发，先看北仑港，有付[副]书记陪，八二年建成，现有 2.5 万吨两个泊位和一个 10 万吨的泊位。争取到散装化肥，皮带二公里打包入仓。30T 抓岩矿机，有伸臂，一小时四千多吨。水深近 20 米，远处停有 22 万吨油库。挪威买回旧船，14 层楼高也。天然良港，群岛包围，无须筑防波堤。平地广阔，地质条件良好。又观总控室，电脑操纵。当年应建此处也。为上海争去，与先念有关。

观天童寺，西晋年建，有天童故事，太白金星下凡，名太白山，现为林场，万木森森，尤以老松为盛。建筑共二万多平米，盛时住僧达 1500 人，现有善女来集体作七日道场，人收费 100 元，一次一二万元收入。方丈办公室亦有贵宾室。张醒[性]初于藏经楼专写字，自裱卖日本人。朝宗[曹洞]宗之发源地，为日本一大宗派。我亦兴之所至书三纸：

众心皆佛，世界大同。
太白东渡，天童西来。
法无常法，心是佛心。（赠广修方丈）

素餐极好，仍有家常口味，远胜厦门南普陀之海派也。豆油皮小而薄，金华、义乌送来。

没有午休，由方丈陪观。方丈与张性初[79]亦赠我条幅。

---

[77] 南萍：（1918—1989）山东长山县人。1937 年加入中共。在军队历任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省委书记，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64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1971 年 9 月 13 日“林彪事件”后被认为“上了贼船”，犯了严重错误，免去一切职务，送北京审查交代问题。

[78] 陈励耘：（1919—1993）四川成都市人。1938 年加入中共。在军队历任师政治部秘书，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空军第五军政治委员等职。1955 年 9 月被授予空军上校。文革中曾任浙江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省委书记等职。后被认为参与了“林彪谋杀毛泽东”的阴谋，1978 年被开除党籍。1982 年 3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决定对其免于起诉，该年 5 月按一般干部待遇退出现役。是中共第九届候补中央委员（任至 1971 年 9 月）。

[79] 张性初：（1927—）别名醒初，字中柏。浙江鄞县人。书法家，工楷、行、草，尤长佛经长篇小楷。为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会员，鄞县书画院画师。

近四点始到育王寺，正遇上道场结束，烧灯船，佛事仪礼，颇具规模。此寺亦西晋，比天童还早几年。观舍利子，骗人之物也。经书乃北京崇祯版。

亦有文物陈列室。

五点多回到宁波，精疲力尽，整日有哮喘意。

1985 年 5 月 12 日（星期日）晴

整日有哮喘意。南方夏天难以适应了。

付[副]书记来，代表书记（郭洪兴、葛洪，专新安江党办主任、省电力局长）致意，并送茶叶。仍由王建英陪同，上午观天一阁，藏书楼六间，杉木大柜，书置木匣中。所藏书画甚多，邵　（原文此处空二字—李南央注），一一展示，有黄山谷行草书，已鉴定。被迫书一条幅：入阁徒伤知识少，读书应在丁年多。

十一点半抵溪口，实际吃的海味席。蒋介石故居乃祖上房屋扩建，有自书扁[匾]："寓理帅气"。为蒋经国在溪边筑小楼，可游泳，小岭有亭。因哮喘发作，未能一登。下午驱车四个多小时，经新昌、嵊县，六点半返宁波，甚为疲惫。刘桂、张复华、弓正华、钟伯熙来，《光明》接着发了第三篇。

1985 年 5 月 13 日（星期一）阴雨

睡得尚好。六点半始醒来。冷热雨晴交替，整日哮喘不已。

上午坐阳台望湖山，看点材料。

张复华来谈新上付[副]书记颇谙权术，令人担忧。

下午同徐老去华东院，大楼十二层，目前为杭州最高建筑，有空调与闭路电视。坐谈，在小会议厅与七八十人会面，漫谈一小时。大形势，坚持改革，唯才是用，及水电前景等。

夜到钟伯熙家小坐，住四楼宿舍。

小米同陶恺[鎧]通电话。《允许讨论》（三）寄出。

1985 年 5 月 14 日（星期二）阴、小雨

五点醒来，睡得尚可。七点早餐，未敢作活动。七点五十出发，朱朱、春祥随行。十点抵富春江，主人热情招待。张锋始终陪同（缘化等由他经管）。先看厂房等，船闸甚正常。渔道置厂房与溢洪道间导水墙处，鱼不过也。浮动检修闸门。五台机组以法国两台最好，体小而旋浆无气蚀。厂房内部甚整洁。午餐大吃鳟鱼、草鱼等。下午遊钓台，已重修一新，比原来规模较大，临库边，有古风。严先生[80]精神传千古也。山高水长。不敢登山。

五点半抵新安江。过建德县城。上楼即喘。饭后散步，哮喘不已，当是气候雾气等所致。夜医生，注射两针（一静脉）并服镇定药等，告缓解。八点后即上床。

1985 年 5 月 15 日（星期三）阴

十二点前两次小解，未影响睡眠，直到五点始醒。空前好睡。

先坐船游"千岛湖"。水面比西湖大 100 倍，水量千倍。浩渺迷濛，宽阔处甚远如海湾，水波碧兰[蓝]。远近环山层层，岛屿珠联。

在船上与陪同者电厂新老同志谈总结经验教训几点：当年决心，自己独立建造，技术成功，规划合理，经济指标，移民教训，系统效益，调峰容量与旅游未能预见。下午五点返杭州，一路感觉良好。

[80] 指严格质量管理的精神。—李南央注

夜观华盛顿巴[芭]蕾舞，罗东陪同，谈及去北京汇报，见到启立、仲勋。

1985 年 5 月 16 日（星期四）阴

今日休息，但人客不断。上午刘桂、弓正华来。设计院照片甚好。罗东、王裕民（老组织部长）来，王颇怪未早告诉他，否则定陪同遊宁波，他是该地区老书记。罗详谈清污时浙江“左”情与“江南”事件。盖乔公给王芳写条，斥为反党色彩。杭大一教授讲蒋介石，中纪委来查办为吹嘘反革命，录音细查，颇为全面也。罗头脑清楚，此次去京面汇报告。乔嘱找启立、仲勋一谈。

下午恰[洽]时再来，坐谈间又觉哮喘，遂到医院再打一针，以备明日莫干之行。夜珠珠[朱朱]夫妇偕都都来，谈及在当代青年中，我之印象还算可亲近者也。带来《报刊文摘》5.15，刊有《谈浮夸风》文。

1985 年 5 月 17 日（星期五）阴

三点醒来，打好赠钟市长腹稿。五点起床写就。

八点出发上莫干山。王裕民、徐恰[洽]时、吴仁远（组部付[副]部长）等陪同。山中云雾迷濛，不识面目。两个多小时抵达住处六号楼，沿途但见竹林漫坡，雾气逼人。山中原有小楼约 500 所，用者不到一半，新盖了几所饭厅之类。参观一号楼（原蒋介石夫妇，蒋经国住过）。皇后饭店为毛主席 53 年住处（西冷饭店老板所盖）。其他风景点不敢多走动。黄庙为张啸林家庙，现作会堂。空气清新，温度较低，一直未发作。

付[副]书记陈法文（新上来，53 岁，管党群）同德清县书、县长邀午宴。席间甚欢。两县干头脑清晰，宏观甚佳。原复旦化工与农大毕业。

正式上床午休，三点后出发下山。见到漫山毛竹林，甚为壮观。

六点返杭州。

1985 年 5 月 18 日（星期六）阴

徐老下午来，同去美院。院长肖峰、金治导游。看西湖艺院，并潘天寿纪念馆。写字三张，回增[赠]潘画（水印）并宣纸。买大纸十张。美院教学方针似比北京实际，工美系结合较好。我谈的意见：美育；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结合（提高与普及），如何为经济、文化生活服务，以及写字（论日本人书法）等基本功等。意见均一致。看望陈学昭，谈自己遭遇，怨（江华）与林乎加，文革之迫害致病，坐骨神经等受损。仍在写作，赠书一本。

上午休息。为钟伯熙题册页，并小诗。

西湖威胁是新安，盆景焉能比自然。
敢请故人新刺史，旅游天下一争先。

诗前记新安江、富春江七律并跋语。将稿寄罗东，可否于报上一刊。

晚上史莽来初会，家英好友也。省鲁迅学会会长，原文物局付[副]局长。谈研究鲁迅歪风：去骨存皮，只承认文学家，而非思想家与革命家。扬前朝抑后期，对解放个性，尼采等有兴趣，以迎合当今青年潮流，盖北京东鲁与西鲁之争。

八点后作字到十一点，赠徐老、刘桂，王裕民、吴红远、盖有杰、新安江、钟伯熙并史莽（废品四五张）。灯暗、桌小，勉力书之。

1985 年 5 月 19 日（星期日）阴

上午九点参观人才交流会，主持人导游，内容甚丰富，各市县均摆招贤台，与科技成果智力交流同时举行。观后题字：人才与智力的合理交流是搞活经济促进四化的最重要工作之一，希望组织人事部门同志抓紧并总结出一套经验。

到史莽家，观端砚，版本书。

下午三点送行者陆续来到。王裕民同志赠大鱿鱼一对（平生未见），吴仁源赠花雕。徐老、刘桂、张复华等。五点发车，车上吃饭盒。八点到上海。组织部付[副]秘书长李维嵩来站接。住东湖老房间。

1985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一）阴

睡得尚好。夜作恶梦，脚伤玉珍眼。

上午王申生来，欲请一流高手作油画像。组织部来人商定日程。

下午管党史的马　海（原文此处空一字——李南央注）并二同志来，谈 23—24 年毛主席在上海情形。大概上海治此专业者甚少。谈及大学取消党史、政治课（乔木意见），变成四本，马义原理、中国经济问题、中外史地，群情之大华[哗]。

王元化来，直谈到晚八点，详述上海宣传部人事变动（常务付[副]部长潘维明同来，早离去），文艺会议时上海发言，反对文艺界反右，同夏征农之矛盾，此人作风、品质，陈其五丧事（陈随夏而遭非议，死后不予照顾），个人处境等等。作为知己交心也。

潘维明曾到我家，北大毕业，聪明能干，头脑清晰。

一早陶鎧电话：王胡子（王震——李南央注）干涉、耀邦批示，不谈过去了，遂遭腰斩！[81]同王元化拜访李一氓。

夜宇齐夫妇，伯村与金铁群[82]来，漫谈形势到十点半。自认 2/3 正统，我们与青年间之隔膜。

1985 年 5 月 21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王申生带相机来。七点半出发淀山湖，与李一氓夫妇同行，王元化、王行等陪同。大观园怡红、潇湘两处尚可，惟觉侷促，过于小巧。将来建成，与湖水相映，或亦大观也。

氓公题诗，我题二联：

海上新添思宝黛，湖边故著忆楼台。
料得明年花更好，当期来岁景翻新。

在县委吃鱼虾宴。

夜王申生偕夏葆元来，夏为王之师父，第一流画家，即入画院。

收到陶鎧信，说明过程，甚不以为然。

1985 年 5 月 22 日（星期三）晴

上午到华东医院看病检查身体。57 年旧病历等仍在（5140 号）。照胸片，为查肝功能等还得来两次。玉珍眼疾同北京诊断同。

---

[81] 指王震干涉，不允许《光明日报》继续刊登李锐有关接受过去经验教训的杂文。——李南央注

[82] 金铁群：（1917—）河北冀县人。1936 年加入中共。抗战时历任中央党校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西北党校教育长、延属地委宣传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松江省民政厅厅长、省委宣传部部长、民运部部长、省委常委、东北局组织部秘书长。中共执政后历任鞍山市委书记、本溪市委书记、辽宁省委战备办公室副主任、政策研究室局级调研员。1981 年后任辽宁大学党委书记。

下午两点，组织部长曾庆红[83]，付[副]部长赵黄浦、研究室主任等来。谈了两个小时，支持他们的向社会开门等做法，发表了一些对大势看法的意见。

四点半到西郊宾馆，应宇齐夫妇夜宴。王西萍夫妇、伯村都在座。参观一号楼之豪华浴室及怪楼（与自然园景溶为一体）。

1985 年 5 月 23 日（星期四）阴

上午周克[84]来，谈组织人事大势，如何能上能下。三梯队要有观察见习期，不要固定，视野要开阔。新上来同志有求稳，不敢碰硬怕得罪人。素质问题，只两化也。优良传统、民族精华、世界先进、得三结合。中国应为世界作出榜样。五十八岁怎办？周少数。西德对中国好感，在拖住苏联，世界多中心，民族主义思潮。

十点半到王元化家，留午餐。

下午王申生请老师夏葆元为我作油画像，坐到五点，果然上乘（阳台宽敞，光线亦好）。

王若望约我到锦江晚餐，张瑞芳在坐，一对新夫妇，美籍住港华人，三十岁左右，女方为《泉水叮冬[咚]》演员。

晚七点叶尚志来，谈自己受屈事。谓陈国栋心境太窄不能容人。有当年宗教局长造反者告小状。觉叶与王一平等<对>杨心培有同情（应欢送杨一下，未果）。

1985 年 5 月 24 日（星期五）晴

上午作字四张，送张华华、王申生、夏葆元等。

中午吴邦国代表市委约新老组织部长午宴，仍有大时鱼。谈注意左的问题，谈及当年与柯庆施故事。

下午到博物馆，馆长马杰源招待，观最好字画。王叔明“天下第一山水”（乾隆题），怀素《苦荀帖》，唐寅、文徵明、兰溪大幅山水，倪瓚山水、八怪大幅字画、张瑞图大幅中堂，王铎草书，董其昌等。大饱眼福。

叶尚志请华裔教授　　（原文此处空三字—李南央注）晚宴，在上海宾馆。同席为上海财经界人及谢希德[85]、邓旭初[86]、钦本立[87]等。此人为共和党中委，加洲三把手（付[副]国务卿）。词令甚好，为于某(女)来华铺平道路。本人以右的面目出现，但心在祖国，颇有见解。

---

[83] 曾庆红：（1939—）江西吉安人。中共元老曾山与邓六金之子。北京工业学院自动控制系毕业。先后在国防、国家计委、石油部门工作。曾任余秋里秘书。1984 年调上海，先后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负责宣传的市委副书记等职。1989 年随江泽民进京，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主任。1997 年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候补委员，1999 年任中组部部长，2002 年成为政治局常委，后任中央党校校长、国家副主席。2008 年卸任。

[84] 周克：（1917—）江苏江宁人。1936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历任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市轻工业局局长、市工业部副部长、市委副秘书长等职。1983 年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长。著有《风雨七十年》（口述）一书（文汇出版社出版）。

[85] 谢希德：（1921—2000）福建泉州人，女，物理学家。1949 年获美国史密斯学院硕士学位，1951 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52 年绕道英国回到大陆，在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任教授。1956 年加入中共。1983 年任上海复旦大学校长。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86] 邓旭初：（1921—）广东开平人。1938 年加入中共，同年入陕北公学学习。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汽车团团长兼政委。1954 年后历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副校长、党委副书记、书记。

[87] 钦本立：（1918—1991）浙江湖州人。蒙古族。1949 年加入中共。长期从事记者工作。中共执政后历任上海《解放日报》财经组组长、《新闻日报》采访部主任，上海《文汇报》副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社会科学》杂志主编、《世界经济导报》总编。因“导报”在 1989 年 4 月 24 日刊登了纪念胡耀邦的文章，遭到查禁，《人民日报》发表“四二六”社论，宣布对钦“停职检查”处分。

1985 年 5 月 25 日（星期六）晴

上午王元化偕龚心瀚[88]来，与夫人同去朱屹瞻老家求画。九十三岁，还能作画。以塑料颜色作国画山水，中西融合另创新格。

下午申生与画家来，基本完成，栩栩如生也。神态安详，弱光下感觉更是如此。

夜周保志出差来，告张敖荣告知三文章事，当将陶恺[鎧]信与之一阅。

1985 年 5 月 26 日（星期日）阴

上午王元化、龚心瀚一起看望杨永直与冯健[89]。杨的待遇尚未落实，大女儿与法国人结婚，在巴黎办《欧洲时报》，现销一万份。另一侄孙女为洛德夫人。冯健谈到二子被捕后，媳妇等受盘问，甚为激动。只能作些安慰。

下午市青年理论工作者协会理事长黄万盛[90]来谈，东西文化交流，促进各条战线青年学习理论，不迷失方向。

到王申生家晚餐。夜到市委小礼堂观电影《默默小理河》、《勇士心愿》。后者为加拿大一独腿患癌青年横跑加拿大故事，甚为感人。

1985 年 5 月 27 日（星期一）雨

空腹到医院查肝、胆、脾、胰、膀胱等。只是肝稍大，其他正常。胆固醇、血脂偏高，可能是近廿天吃得过好。玉珍胆囊中有一粒黄豆大结石，其他亦正常。此次有倦遊之感：

客遊招待好，何似在家居。
衣食皆随便，翻看满屋书。

下午党史办沈忆琴，一大馆（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纪念馆—李南央注）陈绍康、俞乐滨，哲学所李君如、吴军等来，就毛泽东思想与二三、二四年活动，以及对《早期》新版谈了许多很好的意见。李君如谈得尤多。

夜王申生来，同去看望夏葆元。未完成的徐悲鸿画传，水墨画，基本功好。夫人送玉珍微雕象牙：辞白帝城诗。

夜观电视女排，打败苏联。

在上海没作任何事，米山不愿我再写文章，担心出事也。

1985 年 5 月 28 日（星期二）阴、小雨

上午杨德功、王伊复来，谈《我与水电》事。请收集材料。谈三峡事，王可写意见。

古籍出版社钱伯城来，送一大堆书（我挑选目录）。言及“久仰”之意，认识戴文葆。提及《光明》

---

[88] 龚心瀚：（1940—）上海市人。1964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后进入《解放日报》工作。文革中因在《解放日报》发表了黑龙江上海知识青年金训华为抢救国家财产英勇牺牲的新闻报道，而引起注意。1983 年后历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89] 冯健：陈其五（1984 年 9 月去世，去世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常务副部长）的夫人。其子陈小蒙为胡立教（时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养子胡晓阳的同案犯，1986 年 2 月 19 日被上海中级人民法院在静安体育馆召开的公审大会上以强奸、流氓罪，影响极坏、民愤极大当场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另一个儿子陈冰郎亦为同案犯，被判处 20 年有期徒刑。

[90] 黄万盛：（1950—）原籍江苏。1977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81 年毕业于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化研究中心、比较哲学研究室主任，1992－1997 年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现为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研究员。

最近三篇，文如其名也。

下午王申生、王元化来送行。元化谈自己职务事（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同组织部付[副]秘书长李维嵩一谈。到机场休息室，遇见陈国栋、胡立教、杨堤[91]等同机来京（大概是谈上海班子事）。

五点起飞，六点三刻抵京，七点半到家。小多到机场接，小琴［芹］夫妇在家等候。一堆信件。

1985 年 5 月 29 日（星期三）阴

部里取来一大堆信件，有称赞三篇者。《群言》尚约稿也。

下午到 305 看望尉健行，亦谈及三篇。后何载来，又谈及邓力群延安事，党校讲课事。湖南班子不动也。省、部，谁都不想退。

晚上张培森等三人来，乔木将我的原信稿[92]交他们处理。两条：对老人家不好，党的形象也不好。材料很多（黎澍告我骂了许多人，他们不愿透露）。

这样也好，省得有人来约稿了。

建议刘英通电话。看来是要压到底也。

1985 年 5 月 30 日（星期四）阴转晴

一早江泽民来，谈上海情况。市府班子强于市委，他亦有闻。人事安排，有如两个棍子孤零零插入也。谈到闫淮说项，陈元到电子部，只好告乔石，转启立，谓刚任命也（万里也支持）。赵则告江，要应付，但要坚持原则（对丕显之插手）。

陈四益来，谈书记处会，耀邦说“三文”相提并论，反对三峡、湖南班子，此人太固执，谈过两次（不听之意）。谷牧说，不听就处分。《启示录》一文，《瞭望》已印几万份而撤下。此事曾建徽[93]所为也。

柏原来，告以下台内情。湖<南>事只能听之了。小赵“自动”提出到岳阳当二把手，先洗个澡之意。

忽然发现带走的黄皮夹及一些要件不在了，当是玉珍留在杭州大华，极其不乐。只好让小米打电话。

夜陈英茨来（还不知是王胡子插手），谈吉林有 10—15%粮食浮夸，王大任[94]意见甚多，张根生让人写他，自己动手改。赵到哈尔滨时，自己跑去，辽宁也只得派人跟去。铁路上沿途派人站岗，老百姓骂娘。张根生被任为经济中心付[副]总干事。

杨达电话谈“三文”事，关心也。

1985 年 5 月 31 日（星期五）晴

上午彬彬[95]为房子事来，曾去见过范某，谓她“尚未落实政策”也。

黎澍来漫谈，取走“张闻天文”，交《历史研九[究]》。

下午上内部书店，买书 30 元。老板说我的书还有人在问，买不到。

---

[91] 杨堤：（1924—）上海青浦人。1938 年参加新四军。中共执政后，历任江苏省无锡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上海市公安局处长、市委政法工作部办公室主任，上海市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1983 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副书记。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92] 指因发表纪念洛浦文章，李锐写给胡乔木的信。李锐 1985 年 4 月 15 日和 16 日两天日记都提到此事。——李南央注

[93] 曾建徽：（1928—）湖南平江人。1948 年加入中共。1949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进入新华广播电台、新华社工作。1982 年后历任新华社副社长，中宣部副部长兼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主任，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

[94] 王大任：（1917—1999）山西沁县人。1937 年加入中共。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独立支队团政委，太行军区独立旅政委、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共太原市委书记兼市长，山西省委候补书记兼文教部部长，山西省委、吉林省委书记，吉林省顾委主任。

[95] 彬彬：李锐父亲的朋友叶筱松的外孙女。范某：李锐前妻范元甄。—李南央注

何格高电话，李鹏说三峡方案高程未定，开工时间更未定。钱正英已转调：防洪第一。

1985 年 6 月 1 日（星期六）晴

这两天睡得都好。翻《三松堂自序》。复朱正信。张之毅来信，为一手<术>外科医师去深圳事说项，批请沙洪等办。

下午游泳 400 米。看于刚。奇怪为何不续写，对“三文”命运同样惜叹。

夜邴凤山来，谈三峡领导小组会情况，李鹏似已转为稳健了。会讨论无结果而散，交通部态度极明朗。

1985 年 6 月 2 日（星期日）晴

早晨程学敏来，谈三峡事。孙越琦率队去四川考察，参加者有徐驰[96]、乔培新[97]、王兴让[98]、林华[99]、王作高[100]等。将书寄去。

上午偕黎澍到李普家漫谈，《光明》内部反映强烈[101]。耀邦在书记会上讲四点：要坚持民主、不要戴帽子、要教育、累教不改要处理。余属第三、四类。九月党代会前以保持平静为好，张文压下算了[102]。

下午翻《四松堂》。

1985 年 6 月 3 日（星期一）晴

上午到医院，遇祖春、曹瑛、钱昌照等。祖春对《光明》事感慨极深。如此忌言，乃顽症也。归来寄《三峡》与钱老，并施嘉炀老。

医生告，老人出差归来，必有一周恢复期。近一周散漫生活乃得证实。上午陈四益来，“反浮夸”杂文，他已有两篇先我而发，还是因人废言。

---

[96] 徐驰：（1913—2012）山东沂水人。1937 年毕业于同济大学，次年加入中共。曾任延安军工局兵工厂工程师、厂长，晋察冀军区军工生产处处长，华北人民政府企业部处长、总工程师。中共执政后，历任重工业部司长，冶金工业部部长助理、副部长，攀枝花钢铁基地指挥部总指挥长，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国务院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是中共第九至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

[97] 乔培新：（1912—2007）曾用名乔森显、苏子仁。内蒙古达拉特旗人。1936 年加入中共，1937 年清华大学经济系毕业。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党组成员、副行长，中国银行总经理、董事长。1982 年起任中国人民银行顾问。

[98] 王兴让：（1913—1997）辽宁丹东市人。回族。1932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央商业部副部长，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办公厅副主任等职。

[99] 林华：（1913—1997）江苏无锡人。化工专家。1936 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化学系。1947 年加入中共。曾任延安自然科学院教员、陕甘宁边区军工局工程师、西北铁厂厂长、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总工程师、吉林化工公司经理。中共执政后，历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化工局副局长，化工部技术司司长，北京化工研究院院长兼兰州化学工程公司副经理、总工程师，国家科委二局局长，国家计委副主任。

[100] 王作高：（1929—）水电工程师。曾参与狮子滩、下马岭、刘家峡、万家寨、葛洲坝等水电工程的设计和建设。1984 年起担任交通部三峡工程航运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副主任。

[101] 李锐给《光明日报》写的三篇杂文事参阅 1985 年 5 月 1 日日记。此三篇文章挨王震批和胡耀邦批示事参阅 5 月 20 日日记。6 月 7 日日记记述了书记处委托习仲勋特为此事找李锐谈话的内容。有关为《光明日报》写杂文事的前前后后，4 月 25 日、27 日，5 月 9 日、12 日、28 日，6 月 2 日、3 日、4 日、19 日、25 日，8 月 19 日等天的日记都有一些记述。从李锐应《光明日报》之约所写三篇杂文的命运，可看到共产党对舆论的控制越来越紧，“打倒四人帮”后，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及党内四千人大会时可以批评毛泽东和党的政策的宽松气氛已不复存在，连胡耀邦都认为李锐写这些批评共产党的一些现行政策和作法的文章，亦属于不听招呼、累教不改的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行为。直至胡耀邦自己于 1987 年下台之后，再跟李锐聊天，对此事方有了不同的认识。—李南央注

[102] 指写好的纪念张闻天的文章暂时不发表了。—李南央注

为月季、菊花混名，责备玉珍，又言及“{囚犯}”，不快久之。

1985 年 6 月 4 日（星期二）晴

上午观《傅雷家书》手迹展。戴文葆引我看遗书：最后一条 53.5 元作为两人火葬费用，使人泪下。如题词，我将写道：一个忠实于事业、忠实于艺术、忠实于祖国的人，一个伟大的父亲。

随去祖春家漫谈，《光明》三文事亦觉愤慨，谓《中国革命之歌》出演时，即说明只能歌功颂德也。

六点起床为湖南《成才之路》题词：“国家最重要财富是人才，改革成败关键在人才。领导的最重要职责是善于用人：要有爱才之心、识才之眼、用人之道、护才之胆。人才最重要标志在独立思考，多谋善断。人才的来源是教育，教育是国家最重要基本建设。让人才活水灌溉改革土壤，开花结果。”

夜陶鎧来长谈，建议提意见。

1985 年 6 月 5 日（星期三）晴

上午董边来，谈章伯森[103]境遇。开除党籍过重，应提出申诉。湖南一女干部取走题字。邵阳党史办二人来谈当年情况。

下午游泳 600 米。

1985 年 6 月 6 日（星期四）晴

九点同黎澍到美术馆参观张家界照片展。门口见王胡子出来，错开“剪采[彩]”对头。遇曾三[104]，承介绍档案馆新人。

樊允行[105]从四川来京，特来看我。言六二年在京去范处，被阻止来看我。五十年代他在工业学院学了五年，懂得了一些技术，现在仍坚持学习。一直在绵阳雷达厂。留午餐。

下午米山来，寄走一些处理件和信件。

夜邵阳党史办取走谈话记录。

小妹带孩子来。留晚餐。张敖荣关心《光明》事，他处都不以为然。王胡子看《光明日报》？

夜仲勋秘书电话，约明上午十点半谈话。

1985 年 6 月 7 日（星期五）晴

将有关材料收集好。十点半到仲勋处，谈了两个小时。

关于《光明》三文，已印成中央参阅文件，有胡赵批语。王胡子记录及三文，让习找我谈话，“批评教育其错误思想”。结果是一场对话与谈心也。

△ 王胡子保护力、乔[106]二人，党校讲话，要“保护笔杆子”。力某到陈、王、李三处哭诉：耀邦整人。

---

[103] 章伯森：（1914—？）安徽桐城人。1938 年赴延安入陕北公学、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共。文革前任湖南省委候补书记，1967 年 4 月发表声明支持造反派，是当时省级领导人中唯一“亮相”的人。有一种说法，是章伯森 1967 年 6 月应周恩来招进京汇报湖南文革情况时，向周恩来推荐华国锋到中央工作的。

[104] 曾三：（1906—1990）湖南益阳人。1925 年加入中共。中共应用无线电通信技术和档案事业的开创人。参加了长征。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秘书局局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第一任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

[105] 樊允行：延安时期《解放日报》印刷厂厂长。后在李锐负责的热河《群众日报》任副经理。大军南下时随报社到天津，任《天津日报》的副总经理。——李南央注

[106] 力、乔二人：邓力群、胡乔木。—李南央注

△ 保定县书们进中南海，人均 100 元。将电视停了：不要起哄。河北、云南几万人下去督促。

△ 多少人参观典型，不要去抄别人，无非是学点精神而已。

△ 邓已不见力、乔二人。研究室整党，张润声（？）反对农业政策，责制与开放。王玉清与梅行调高。

△ 一波霸道，摊子铺得大。习原反对成中指委会，直接一个办公室即可。收罗一帮人（军队），本身就该整。

△ 王胡记录：还反对三峡，组织一帮老同志反对，要干什么。开发大西南，被劝阻了（校长要当，拉下阮（阮铭—李南央注）等一批）。

△ 五八年南宁会议回来，总理对习说：又犯错误了。习：大家承担。未参加北戴河会。赵守一写文章学鲁山，批评了他。

现在中央可以讲话，不要怕。

打麻雀，写过信，有害有利，听进去了。中右不能划，也听进去了，保护了张奚若[107]、张治中[108]。

大跃进后就疏远了。曾不赞成写刘志丹小说。毛讲反面话，怕得很。大跃进后，康生想打我右倾义。

三次去河南，吴芝圃未写小报告，其他杨献珍等都写了。

陶铸担担子的，放卫星，吃饭不要钱全错了（李瑞山是陶推荐的）。

张汉书（陶秘书）写了几张大字报，即不能使用问题。

△ 田方搞我大六条，反党叛国，200 本记录。习与民主人士接触多，如李德全[109]、张奚若、马叙伦[110]等。“仲勋把民主人士搞得很舒服”。十年秘书长、副总理是陈毅提的。

△ 李伯宁搞三峡移民，急得很。三门峡当年情况。

△ 刘正说毛致用搞权术，不可信。赵认为刘不懂经济，毛还懂得农业。熊清泉搞二三年，好就再上不迟。

△ 冯白驹[111]，海南有个国民党军韩爱诚，同总理有关系，解放后在西北任职，原白崇禧[112]部下。

---

[107] 张奚若：（1889—1973）陕西大荔县人。字熙若，自号耘。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习，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国际出版物交换局局长、高等教育处处长，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等校教授，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1949 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

[108] 张治中：（1890—1969）安徽巢县人。曾在黄埔军校任入伍生总队队长。1949 年 6 月以前是中国国民党党员，国民革命军二級上將，湖南省政府主席，曾代表国民党多次参与国共和谈。1949 年 4 月国民党最后一次与中共和谈，张为国民党代表团团长。和谈结果未被南京政府接受后，留在北平，6 月宣布脱离国民党。中共执政后，先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民革副主席，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主任等职。

[109] 李德全：（1896—1972）北京通县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冯玉祥将军的第二任夫人。1958 年加入中共。是中共执政后的首任卫生部部长兼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是全国政协第一至三届常务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10] 马叙伦：（1885—1970）浙江杭县人。字彝初，号石翁、寒香，晚号石屋老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后曾任章太炎所办《大共和日报》总编辑，北大哲学系教授，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1945 年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共执政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第一任部长。

[111] 冯白驹：（1903—1973）海南琼山人。1926 年加入中共。中共琼崖革命武装和根据地创建人。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二师师长，广东省人民抗日纵队琼崖独立总队总队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区暨 43 军政治委员，中共海南区委第一书记，海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海南行署主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广东省、浙江省副省长等职。1957 年 2 月在中共广东省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以所谓“地方主义”错误受到批判，同年 12 月被撤销一切职务，下放三水县劳动。1983 年获平反，恢复名誉。是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

[112] 白崇禧：（1893—1966）广西临桂县人。回族。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属国民党“桂系”，地位仅次于李宗仁。曾任国民党国防部长。中共在大陆夺取政权后退至台湾，未能担任要职，抑郁而终。

△ 中央会议上提出61人问题[113]，习认为应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高岗电话：习你发病了。毛认为习对，让安子文查，高也看不起小平。

△ 总理周到，机场送西哈努克，机起飞后尚绕场一周，总理不动，招手。黄克诚先走，叫黄回来。

△ 王胡秘书，唐玉，其人不好。

我谈了三文原委，并非相提并论（说无王之打叉[114]，甚么事也没有）。只是不该集中发，乃报社事。

看乔信（保留好，此人常反脸）。

“张闻天文”可寄他一阅。

今后出处，允与乔石商量。

△ 中宣部即换人，文化部也换。

下午何格高来，科委谈三峡综合小组会先不出席。《论三峡》书分送计委诸人。

夜张培森来，将张文改好：去掉涉及毛并讥讽语，题改为“重读庐山发言”。

1985年6月8日（星期六）晴

上午到医院看手痒，遇章大姐。同去看望帅大姐并赵守一。都是心脏病。与双壁［碧］简谈情况。

下午游泳600米。将停馆大修三个月，最后一次也。遇见邵宇[115]。唐人原名严庆澍[116]，乃邵阳书报供应社党员，去世前已证明。

1985年6月9日（星期日）晴、阵雨

上午到黎澍家。伯恩斯坦《什么是社义》中云：“工人作为阶级，就全体来说，和几乎一切资产阶级政党不同。他们不受任何遗留下来的过去的制度的束缚。他们作为阶级没有任何和进步相抵触的利益。作为阶级来说，他们的幸福和痛苦和社会进步息息相关。”现在青年正是如此。

“社会财富不达到一定阶段，就不可能在社义的意义上改变社会。”

杨小玲[117]来，与之闲谈。这大概是物质实惠主义者的一种代表，精打细算于穿着等，但也看看小说。

还是懒散，不愿清理书房。

夜看《四世同堂》。

1985年6月10日（星期一）晴

手痒之至，软膏无效，仍擦水杨酸酒精，还有止痒作用。

---

[113] 61人问题：文革中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案”。这六十一个所谓“叛徒”，是1936年时被囚禁在国民党北平监狱的中共党员。为争取这些人出狱，以利中共组织、壮大自己抗战期间的力量，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这些人在监狱主管当局印好的“反共启事”上签字，后被释放出狱，回到中共队伍。文革中，1966年9月16日康生给毛泽东写信：“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报‘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说：“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住，然后叛变，在报纸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文件，此案成为刘少奇的重要罪证。1978年12月16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正式为此案平反。

[114] 此处意思是习仲勋认为：若不是王震对李锐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三篇文章发难，应该不会有事。—李南央注

[115] 邵宇：（1919—1992）辽宁东沟县人。速写、水彩画家。1938年加入中共。后一直从事报业工作。中共执政先后任《人民画报》总编辑，《人民日报》美术组组长，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总编辑等职。

[116] 严庆澍：（1919—1981）笔名唐人。江苏苏州人。长篇章回小说《金陵春梦》的作者。

[117] 杨小玲：李锐第二任妻子张玉珍朋友的女儿。其母亲去世后，曾一度暂居在李锐家。—李南央注

处理一堆信件。“启示录启示文”寄《群言》于友。

上午黎澍来，催写“毛传”，争取畅销书。

1985 年 6 月 11 日（星期二）晴

上午湖南党史委黎风等三人来谈有关问题及 1938—39 年我在湖南工作时情况。整整一上午。

沈昌文电话要“张文”。从《历史研究》取回，并改好。

一早到秦川处问情况。攻王若望，阿丕说是“反党反社义”，耀邦、尚昆等均不以为然，还调来录音。会未完，耀邦尚未讲话。

晚饭后同玉珍散步，沿河边到玉渊潭，甚觉疲劳。

1985 年 6 月 12 日（星期三）晴

晨黎澍来，告以乔木同张选集组谈话要害为：李黎（李锐、黎澍—李南央注）等为反党集团。真是可笑。批《历史研究》二期学术自由文。

十点沈昌文、董秀玉来，取走“张文”。谈三联可望独立。接受十八篇成书。

下午同玉珍到党校，与灼姐夫妇一起到植物园散步一个多小时。晚餐吃腊肘子。九点后始归。

1985 年 6 月 13 日（星期四）晴

昨夜丁玲送来她的文集六卷。上午到她家漫谈，谈胡风为人有厚道处。在重庆印丁玲书稿，将稿费寄与她的母亲。《七月》宣传了一批作家，包括艾青、田间。阿垅是从延安派到国民党军队去的。

带回香港的《百姓》、《争鸣》等。

下午翻看接见陆铿[118]等文。

夜上海龚心瀚来，带来朱屹瞻画。谈将整王若望事。

1985 年 6 月 14 日（星期五）阴

天气突然转凉，几致哮喘。

上午黎澍来，谈邓力群等先发制人，以攻为守。

平江党史办凌辉来谈平江史事，给我《李六如传》草稿。起了一个写“平江”小册子念头。《平江，我的故乡》或《百年来的平江》，作为青年教育读物。恐须作平江之行。

秦川告我西陵峡坍坡事。遇冯白华、张西雷夫妇，颇称赞关于三峡上书之勇气。

1985 年 6 月 15 日（星期六）阴晴

客厅书架搬入书房，杂志架置客厅，北屋小书架置饭厅，刊物、杂件堆满书房。人甚疲劳。夜散步有哮喘。杨作材来，谈计划会情况。三峡无钱。

---

[118] 陆铿：（1919—2008）号大声。云南保山人。新闻记者。1940 年毕业于重庆政治学校新闻专修班，二战期间担任驻欧洲战地记者。1949 年 4 月因办《天地新闻》被捕入狱。1957 年在大陆被打成右派，判刑入狱。1975 年出狱，1978 年赴香港，与胡菊人创办《百姓》杂志。1985 年 5 月 10 日在中南海采访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整理成《胡耀邦访问记》发表在同年 6 月出版的《百姓》半月刊上，被邓小平认定为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的罪证之一。1990 年因协助许家屯定居美国而被拒进入大陆。晚年与刘宜良（笔名：江南）的遗孀崔蓉芝结合旅居美国旧金山。2007 年获准以探亲名义返回云南老家居住至病逝。

1985 年 6 月 16 日（星期日）晴转阴

上午李普约至黎澍处漫谈黎文（复历史创造问题信），引毛致林彪信：英雄、奴隶创造历史问题尚待研究意。我说：即无毛此语，为何我们就不能研究？李普担心再抓辫子，迟发为好，我则反之：正需连续作战。

下午易地送照片来，并再拍照。谈湖南出版社情况：保守与改革间人事关系复杂。读完《李六如传》稿本。

1985 年 6 月 17 日（星期一）雨

整理书报杂物。

下午南昌明来，谈内蒙情况。西蒙凉城有炕无凉席者，温饱仍不可得，民政部门统计 400 多万人均在 100 元以下。周惠不同意上报。东西蒙分成两片为好，交通亦两个系统。集宁——通辽铁路修不得（区党委已作决定，反不得）。民族关系已无大问题。

杨士杰、张策[119]赞成我“三文”意见。

1985 年 6 月 18 日（星期二）阴

内务整理好，各种杂件书报归类。致王元化等信。

下午狗肉宴。请祖春夫妇、于刚、黎澍夫妇、李普夫妇陪。作材来，半个湖南人也。主题为形势，与毛之是非及乔木欲承衣钵。漫谈古今，心境一松。九点始散。

夜起大风，将书桌玻璃板踩碎。此种蠢事，平生不止一次。

1985 年 6 月 19 日（星期三）阴

上午陈四益来，研究结果，余下五文以麻雀战为宜。随请陶恺[鎧]来定妥。全交《光明》，并由我写一篇书斋谈，附照片。送《人民》一篇，署真名，以告公众，鄙人无恙。陶告，陆定一将三文要去一阅，对耀邦、王胡批语不满。

仍感哮喘。下午去看望黄乃，他从四平回来，推广双拼盲文有望，情绪甚好。

1985 年 6 月 20 日（星期四）阴雨

上午到北池子 81 号，六如故居看望王美兰，得悉老人谢世前的一些情况，及其二女划清界限等事。王手头有关资料及《六十年变迁》二、三两卷（送我者）带回。下午翻阅一过。《变迁》则有待查证。

张之毅复长信，谈三峡事。

何格高来，计委连路也不拟修了，三峡之搁下，大概将成定局。

1985 年 6 月 21 日（星期五）晴

早起有哮喘并觉头晕。同玉珍到医院，高压 100，低压 70，血色素 9.6。照 X 片，轻肺气肿无变化。将做一次血液检查。取了些治哮喘药。

---

[119] 张策：（1911—1999）陕西高陵县人。1932 年加入中共。中共陕甘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中共执政后，历任交通部副部长，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兼西安市委第一书记，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党委书记等职。是中共第一、二届中顾委委员。

遇见王榕[120]，也专看了三篇文章。对王胡等如此做法，同吴平谈意见甚大。下面情况严重得很，我还是很有分寸。小米来，谈到唐　　（原文此处空二字—李南央注）等意见：我个人作了牺牲，但社会得益。

唐濯来信想到北京来。夜去丁玲家谈此事，她亦同情。又谈到香港报刊，夏衍向仲勋写信，以及作协大会有人发言，认定丁玲是搞“左”的，想当作协主席等，很是牢骚。劝她全力写东西，不必顾及这些蜚语。

黎澍夫妇来，未遇。

1985 年 6 月 22 日（星期六）晴

今天精神较好。用“必可酮”新药（英国进口，喷雾剂），矫正病因作用。

上午小胖自日本出差回来，谈日本观感：社会秩序、绿化、工厂管理、工人向上精神等。迪斯尼乐园观览宇宙，地下观航海见闻，动物、海鲨均机器装置，栩栩如生。

下午同玉珍散步礼士路，坐地铁回。仍觉疲劳。

1985 年 6 月 23 日（星期日）晴

上午李鳌、柳思来，带话回去帮助省委，毛致用工作搞好。讲话利于团结。

黎澍来看我，说九月前沉默吧，这些人单个整人还是做得出的。

钱宗仁来，谈新疆对他的流言，《新疆日报》发内参：上课迟到，夫妻关系，为天津一“反革命”翻案，并牵连我（因钱事下台）。在哈尔滨讲话三次。

下午蒋跃来谈二小时，毕业论文：“现代化道路”，生产力现代化也。前提为民族精神，统一独立国家，科技文教等。

吴自立儿子吴南下带杨作星、涂儒卿（湖南科技咨询中心）来谈洞庭湖开发治理问题（学数学与导弹的）。

1985 年 6 月 24 日（星期一）晴

上午彬彬来，中断改写五篇工作。成方街 22 号（路北）为出生地[121]。

看完“传阅件”，日本搞高技术发展，令人兴叹。然常规科技水平，同西欧一样多落后于美国。

看完《第二种忠诚》（刘宾雁作），当年有这样有头脑的大智大勇青年，民族有望。今天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再思当然是好事。

夜散步河边，甚累。黎澍女儿送来威士忌泡蒜酒。

1985 年 6 月 25 日（星期二）晴

五篇小文改好，换题，用笔名,麻雀战也。交《光明》陶鎧。

黎澍告，谈话记录可以弄到。此人有解剖价值，处于某种自我矛盾状态。

下午何载、谷志瑞、于清波来，七一前夕也。谈下面失控，信贷、外汇管不住，四行拟统住，高指标亦无法。

四点半与玉珍到天坛散步，六点归。老柏树林有清香，游人亦不多，似比植物园大。

---

[120] 王榕：安徽人。女。1937 年加入中共。曾任全国总工会工资部副部长，劳动部工资司副司长，电力部劳动工资司司长。

[121] 指李锐出生地。—李南央注

1985 年 6 月 26 日（星期三）晴

翻《散文集》稿，多收还是少收？

看“参阅件”。陆钦侃来，又取走《三峡》五本，言孙越琦与徐驰、林华等甚表赞同，容易弄清了。

胜利[122]来谈离婚事，法院已走过场。

黎澍送来乔木在教育会议讲话，对马克思主义主要发展，似也顺乎潮流矣。小学、中学生要学道德、人生观，也谈起如何做人等。过去“中央领导同志”否定了讲人生观。马克思主义来源不限于三个。

大学开设：中国社义建设，马义理论，中国革命史（党员学党史），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

我们应研究一下此公之思想变化。

玉珍胆结石腹痛甚剧，到复兴送院急诊。

1985 年 6 月 27 日（星期四）晴、阴

上午复信寄书，答福建海峡社《散文选》事。

下午到友谊<医院>取病历，同玉珍购物、散步。夜查看病历。

1985 年 6 月 28 日（星期五）晴

九点到医院，顾大夫让住院查血情，盖当年友谊几次并未作确诊也。张安否定了陆道培的慢性骨髓增生低下，说是难查明，也不排除遗传（与铁粒幼细胞贫血）。顾说八 0 年看过我的片子，他们与首都是一派，会诊不请陆。病历从友谊取出存北京。

绒线胡同买书 16 元。

下午谭伟来，冰封夫人信，老百姓失望。寄《湖南日报》人事名单三张！与玉珍到刘云鹤家。宗彦来，纹坪<枰>一局。

1985 年 6 月 29 日（星期六）晴

下午看了很好电影，《帼国<巾帼>英烈》，写打入军统白露萍事。李清来谈过，是他的夫人，三九年从延安到重庆去的，江姐造型多取自她在狱中表现。意大利反凶杀案：《无声行动》，严肃能干的执法者，临破案时反遭杀害，权力可通一切也。

伯村来，谈三峡，东北当年路线分歧，安志文、鹤寿之揭发高岗（进入东北即搞宗派）。高与洛甫一致，北满时陈高洛[123]一致，彭依靠林、吕[124]，城市经济意见分歧时，洛高等一边，王稼祥与李大章[125]、曹瑛、韩进等一边，后者主张以发展私资为主，高林始终一气也。

小刘[126]为陈元极力推荐（于若木谈），伯村拟为三峡事写信，提及我事。

张敖荣来，言及宋一平[127]之推墙：是撤职，好多老同志有意见。

---

[122] 胜利：钟胜利。李锐第二任妻子张玉珍的养子。—李南央注

[123] 陈高洛：陈云、高岗、洛浦（张闻天）。—李南央注

[124] 彭：彭真；林吕：林彪、吕正操。—李南央注

[125] 李大章：（1900—1976）名畅英、鸿相，号如章，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人。1922 年赴法勤工俭学，1924 年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转入中共。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牡丹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等职。中共执政后，历任四川省省长、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等职。

[126] 小刘:刘泽彭，是陈云儿子陈元的清华大学同学；于若木，陈云的妻子。—李南央注

[127] 宋一平:（1916—2005）原名田道文，湖北石首县人。1932 年加入中共。历任中共长江局青委书记、北方局青委书记、中央青委常委；中共吉林分省委秘书长、哈尔滨市委常委。中共执政后历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

曹维恭带女儿来，七月五日去美。见到王纪宽，不能急于求成。美国四十以下青年不愿出来，国内可发展，网络年纪大的人才还好办。

1985 年 6 月 30 日（星期日）晴

今天闷热，足未出户。看《读书》等。《比较经济体制》一书应买来一阅。

下午黎澍来谈，党的性质问题，秘密党时代对党员之随意处置演变至“文革”。红七军军长李明瑞[128]追认烈士事。

夜杨翊来，汪澍白托带厦门荔枝（酸味），请我明年去讲“毛泽东生平事业与思想”。答不答应？

1985 年 7 月 1 日（星期一）晴

上午邀李普、黎澍同到美术馆观彦涵[129]板[版]画国画展。主人招待，电视随从。初次会见，厚颜索画。作者似刻意求新，将思想与画面溶合，运用木刻技法与印象派法于国画之中。出美馆后逛市场，买订书机。

夜到大会堂参加晚会。胜利、小彭、玉珍四人。《峨眉飞盗》武打片，颇为惊险。

1985 年 7 月 2 日（星期二）阴雨

看《热河集》稿，翻杂书。

《读书》刊“张文”清样校毕。

夜大雨，同玉珍到人大会堂观香港武打片《太极拳》，穿插年羹尧部将与年子报仇（萨英）故事。日本与西德合拍片《难忘的假日》，写一个摩托车赛手与儿子间旅行赛车故事。西方假日生活，人情风习，爱情关系等等，平常处见真情。

1985 年 7 月 3 日（星期三）整日中、大雨

上午技经中心朱鸿文来长谈，与宋健[130]在苏同学，交大毕业的，航天部搞发动机。谈干部问题与决策体制。谈范崇惠（现上海新跃仪器厂总工，四大金刚之一），当年受宋之迫害，宋是君子式小人，群

院机关党组副书记，中央保密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书记等职。张敖荣是李锐 1950 年代在水电总局工作时的秘书，此时在国家机关党委工作，故听到宋一平的说法。张此处所谈为宋一平散布李锐从中组部退下来是因为很多老同志对他有意见，实际是被撤职。“推墙”——墙倒众人推，意思是因为李锐不在位了，宋一平散布此谣言有墙倒众人推之嫌。—李南央注

[128] 李明瑞：（1986—1931）广西北流人。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七旅旅长、师长，1930 年率部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共。1931 年率领红七军到达中央苏区，同年十月在江西中共雩都肃反中被杀害。1945 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给予平反，追认为革命烈士。

[129] 彦涵：（1916—）江苏连云港市人。1935 年入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后入延安鲁艺学习，成为军旅画家。中共执政后一直从事美术教育工作，任中央美学院教授兼系主任。

[130] 宋健：（1931—）山东荣城人。1947 年加入中共。毕业于前苏联莫斯科科包曼工学院。回国后先后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研究室副主任、主任；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控制论研究室副主任；七机部二十六所副所长、党委副书记，二院生产组副组长、副院长，总工程师、副部长；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国家科委主任、党组书记；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党组书记，中国工程院院长。是中科院、工程院双院士，中共第十二届候补中委，第十三至十五届中委，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众清楚，而上面不察。又鲍克明[131]系小人，现航天部付[副]部长，爱人宣平（宣侠父[132]女儿）系两面派，遂与之离婚。谈到人们议论：文凭不可少，年令[龄]是个宝，关系最重要。

一十七八待业在家，二十七八补习文化，

三十七八等待提拔，四十七八累死白搭，

五十七八看鱼养花，六十七八大干四化，

七十七八振兴中华。

决策情况为：小人出点子，官僚拍板子，人民摺票子。

朱编了一本三峡问题集，致信与我，因而来访谈感想，已五十四岁。

下午李普夫妇来，谈写刘伯承二野作战事。有年青画家请题画。黎澍旋来，谈“自由化”又在议论：邓大人经济改革坚定，而思想政治摇摆也。

陆源[沅]来，传达一些老同志对我之关心，千万沉住气。谈宋（宋任穷—李南央注）之“未做一件好事”，保护赵振清，尚昆同情我：本大有可为。我亦将过程一告。

1985 年 7 月 4 日（星期四）阴，阵暴雨

天气关系，常觉喘意。

整天懒散，乱翻报刊而已。

夜程学敏来，加洲大学来信，全球环境生态组织，今年 10 月在威尼斯开会，请我去参加（能源会顾问）。须回信也。同去孙老家，明天才回。唐山地震时，曾断肋骨二根。

1985 年 7 月 5 日（星期五）晴

“热河集”全稿流览一过交小米，此事算暂告一段落，只待最后定稿。

下午二点到北影看古华小说片《相思女子客店》，写经济改革之难。故事很典型，基层农村之保守与封建。古华邀请，西德使馆一群“中国通”在。这类东西大概雅俗共赏，中外咸宜，老少都观也。

古华晚上来长谈，谢晋将排[拍]《芙蓉镇》，湖南文代会故事，康濯被逼引退。戴厚英故事，受茹志娟、吴强等压挤，冯牧说是个“坏女人”，为之不平。

陈英茨来，谈朝鲜之保安控制，访问者私下也要避免议论，封闭得如一罐头，八十块钱的电子表亦视为珍品也。

1985 年 7 月 6 日（星期六）晴

梅行一早电话，对《光明》三文表示支持与慰问。发脾气解决不了真理问题。谓逢先知[133]给他电话，鸣不平也。梅行并向《光明》写信：三文是对的，下面情形极严重，又说要写文章拥护陈云最近讲话。我亦友好往来。

---

[131] 鲍克明：山东掖县人。1947 年参军，次年加入中共。1953 年赴苏联留学。1959 年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回国后，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三分院冲压发动机设计部研究室主任、主任设计师、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三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航天工业部第三研究院院长、研究员，航天工业部副部长，海南省副省长等职。

[132] 宣侠父：（1899—1938）原名尧火，号剑魂。浙江诸暨县人。早年公费留学日本。1923 年加入中共。黄埔一期学生，后被蒋介石开除出黄埔，后任八路军高级参议，在中共西安办事处工作时，被蒋介石命军统特务于街头绑架、暗杀。遗孀金玲，后在浙江省委工作。七 0 年我去杭州游玩，曾在她家住过。—李南央注

[133] 逄先知：（1929—）山东郊县人。1950 年加入中共，同年毕业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历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办公厅秘书室见习秘书，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办公厅秘书、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毛泽东著作研究组副组长、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编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等职。

水电学会赵振声来求写字："从事水力发电五十周年"，作镇尺以赠老水电人员。何格高来谈，八月廿日开论证三峡会，代表300人，防洪小组讨论仍一个声音。

夜赵杰兵来，谈到九点半。黄老（黄克诚——李南央注）已神智错乱。当年事，最恨者罗长子[134]与少奇。非新四军之争，庐山时曾动员落井下石；无石可下；何不正面说成反面？因之甚为不齿。彭雪枫[135]乱打仗，刘震[136]旅受损，调回三师整顿。

林彪会打仗，在前线从容不迫（刘亚楼[137]天津指挥乱发脾气）。到西满后改后勤，左右言曰夺了兵权，自动让贤，自己愿多想些战略问题，管总后时有闲情读"大参考"。黄金冤案，在三师时，罗炳辉[138]交若干黄金，后由翁｛徽｝、宋乃德[139]等经营，滚雪球，以解决部队特殊之需，南下时带了若干，经富春批准。批斗时，政治诬陷可忍，此事却不可忍。

黄老对我之称赞：才华、勤奋、有见解，看得起之人甚少，有自由主义。

1985年7月7日（星期日）晴

医院通知，明天住院。血色素低（9.6）原因，一直未查清。

整天处理积压信件，复信，寄出十多封。

1985年7月8日（星期一）晴，夜雨

蔡若虹一早来送《若虹诗画》。进门就说：文章好，好人挨骂，坏人不挨骂。

九点同玉珍到医院，住118，首次住北京医院也。五十年代只在此看门诊。24岁陈大夫，武汉医学院毕业的，询问病历，开口要住一个月，七月廿日出去恐不可能，关键还在找人会诊。饭菜尚好。下午玉珍又送来腊肉，泥鳅与苦瓜。晚上散步遇见孙敬文、蒋南翔，李锡铭在三楼。没有电话、人客，可以安静写东西、看书。夜观电视。

---

[134] 罗长子:即罗瑞卿（1906—1978）四川南充人。1928年加入中共。参加过长征。中共执政后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公安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职。主持建造了秦城监狱。1966 年文革初期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不久后关入秦城。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135] 彭雪枫：（1907—1944）河南镇坪人。1926年加入中共。参加过长征。抗战中曾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新四军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淮北军区司令员。在河南夏邑八里庄战斗中被流弹射中牺牲。

[136] 刘震：（1915—1992）原名刘幼安。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共，参加了长征。抗战时曾任八路军团政委，新四军四师第十旅旅长兼淮海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中曾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司令员，解放军三十九军军长等职。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南军区、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二书记，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是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一、二届中顾委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37] 刘亚楼：（1910—1965）福建武平客家人。1928 年加入中共。参加了长征。1939 年进入前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1946年随苏联红军进入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兼航空学校校长，东北野战军第一参谋长等职。中共执政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任空军司令员，后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国防科委副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因肝癌病逝。

[138] 罗炳辉：（1897—1946）云南彝良人。1915年入滇军当兵，参加了讨袁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1929年加入中共，后率部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历任团长、旅长、纵队长、军长，参加了长征。抗战中曾任淮南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中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因病逝世。

[139] 宋乃德：（1905—1967）山西沁源人。1926年加入中共。从事地下工作。后任嫩江省财政厅厅长，东北税务局局长。中共执政后历任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国家计委地方工作局局长，地方工业部副部长，轻工业部党组书、副部长等职。

1985 年 7 月 9 日（星期二）晴转大雨

换了环境，睡得不安稳。四点醒来，有哮喘，请护士找来喷雾剂。

上午李锡铭来坐，晚上去回看。谈及干部子弟经商事，一纸文件解决不了问题，得有《公务员法》。大诈骗犯，子弟们间炒卖外汇等，长城宴会，父亲们出席，有千万、百万者。我还是孤陋寡闻。我则谈到绿化、文物事。下午去看老蒋，听陈维仁等向他汇报杨献珍告状，向学校支部大会诉说事。谓“文化专制”（未发表他的批艾文章）及整党走过场。这也是面镜子，退下来后，对自己多年控制过的单位还要控制也。

晚上复去谈王胡子发火事，他谈到王之言退（去西南开发铝电被婉拒事），一贯发热，冲锋陷阵方法。陪邓南方之行，回来写吹捧报告，以支持开放。允作缓冲。我也学乖，何必如此“树敌”。

翻看了叶尚志写的书，太一般化。只有勉强写一小序。

1985 年 7 月 10 日（星期三）晴

睡得较好，约六小时。上午左邻袁超俊[140]并孙敬文一起漫谈一阵，还是五十年代初到北京时见过袁的，互相都不识面貌了。

为叶尚志书写就一千字序言。

下午黎澍先来，去看陆定一未起床。随后何载、王作高、玉珍、志民，彭学范等来。同王长谈三峡事，王说航运四大问题：泥沙影响航道；船闸本身包括闸门问题；与葛洲坝间调峰影响；下游河床刷深变动影响等。郑光迪仍管此事。七月廿将开航道泥沙会，我不能参加。李鹏来看母亲，南翔约至我房谈事，问及三峡彼底：还没有吃透。我告只能航运第一。

夜到陆定一处小坐，见面即问及三文事，还有十多篇为何不发表。下面情况比知道的严重，谓我性急一点，须更谨慎，是有才华之干才。谈到瞿秋白，当年水平数第一，也还是有教条，只读通了《两个策略》（认为白桦主要是将四人帮当作党——《苦恋》）。中国民族亡国几次，靠自己努力解决。长征已到绝路（我说文革也到绝路），粉四后，还得经过过渡，解决华国锋问题，说他是乐观的，有九万万人（是十万万）。已不能正常工作、写文，心脏不行，嗜睡。《光明》十多篇文章，有的改了三遍。

夜有低烧 37.2°。

1985 年 7 月 11 日（星期四）阴

失眠，两点请护士送来安定，后渐入睡。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上午八点、十点做甲抗两次，没吃早饭。一位内科主任查房，问了病史，拟全面检查一次，以建立病史也。看文件，几天报纸。夜观电视到十一点。

1985 年 7 月 12 日（星期五）阴

睡约六小时。晨复抽血一次。八点，再做甲状线<腺>检查，云无问题。下午两点半做肾图（注入静脉同位素方法），亦无问题。

处理几封来信。读《司马迁人格与风格》。

灼姐、铁铮、玉珍、小米，小胖来，漫谈骗子得手等故事。当今也应适可而止也，威信过高，也有

---

[140] 袁超俊：（1912—1999）贵州桐梓人。1936 年加入中共，担任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副官长、湘乡八路军临时办事处负责人、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重庆中共南方局秘书等职。1943 年随周恩来进延安，在周恩来处工作。后赴上海、香港，组建华润公司开展贸易工作，同时承担电台机要工作，直至中共夺取政权。中共执政后，历任纺织工业部办公厅主任，纺织工业部机械制造局局长，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经理，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和党组代书记。

物极必反之虑。

1985 年 7 月 13 日（星期六）阴转晴

五点起床，看《铁道游击队政委蒙冤记》清样。下午毕，添了一个尾巴，末句云：立徵，丈夫不作寻常死，你已经作到了；不是吗，你的一腔热血，洒去犹能化碧涛！

上午作 B 形超声波，肝无问题。

夜观中意兰[篮]球，传球失误过多，不稳。十一点睡。

1985 年 7 月 14 日（星期日）阴

五点不到醒来，起床活动。翻看文件报纸。

上午到 405 看祖春，因肺炎入院。他对耀邦之用团中央干部不满，北京乃彭真旧人多。耀邦左右摇摆，他似受一部分人看法影响，与我所见不同。

下午回家，黎澍来，谈朱厚泽接任事，说陈仍保二位（胡乔木和邓力群—李南央注）留下也！

伯村来，如何上书之事，兴城可不必去了，因不靠海边。留晚餐。

武大一年青校友来，竟送来礼物。

毛鹤年带伍正诚[141]来，此人颇迂。

谢云（《人物杂志》）拟访问李铁铮，为之搭桥。

1985 年 7 月 15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

九点做胃肠转体透视，如受刑架拐（过去做过一次）。

看平江历史年表。

下午玉珍、小米来，带来两天饭菜。

1985 年 7 月 16 日（星期二）晴

失眠，半夜服眠药。五点半起床，作活动。

认真看完七五计划稿。三峡只列为“做好前期工作”，这就放心了。

中午睡着一阵，坐在椅上。

晚上散步遇见宋劭文[142]，提起三篇文章，从写法上说露了一点，“不如乔木行文周到”意。

1985 年 7 月 17 日（星期三）晴

早晨与王元化电话，他曾到家中也。

秦川通话，谓耀邦在党校做报告甚好，明朗。邓某下台，国外反映［应］强烈，“美国之音”广播了。

祖春来坐谈一上午，主题为历史总教训，党如何成为真正国家核心领导力量。错误占统治地位时，无人敢讲公道话，敢讲真话！今后能否解决这个问题，还会不会出现错误占统治地位？真正的民主与法

[141] 伍正诚：（1910—1986）浙江杭州人。回族。水利专家。1934 年毕业于清华土木系，1938 年获德国卡尔斯诺工业大学国家工程师学位。著有《水能利用》。

[142] 宋劭文：（1910—1994）山西太原人。1933 年加入中共。1935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共执政后曾任轻工业部副部长，国家建委、计委、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治，谈和容易。上午小米来。

没吃午饭。一点半做 CT（肠胃部）。

下午王元化与玉珍来，元化谈他自己事。思想小组结束会与立教、夏征农之不一致，小潘（潘维明——李南央注）跟着走（开始学园[圆]滑了）。只能被安排在人大常委。

1985 年 7 月 18 日（星期四）晴转阴

半夜仍服眠药。五点半起床活动。

八点一刻请假回家。上午何格高来，谈三峡情况。李鹏谓李伯宁信谓政协组很满意了解情况，纠正过去看法，而林华信（他们的老师）则根本相反。长办讲假话也。晚上程学敏电话，听了汇报，说长办与报纸记者们起哄也。夸大荆江险情，而四艘挖泥船，有两艘做生意去了。下午廖季立来，因事又匆匆离去，交我一份材料，同意我之经济效益第一论，不要追求速度。黎澍来，情况总不可逆转也。晚上回医院遇秦川，谓耀邦在党校讲话有针对性，硬起来了。带回大批材料。

1985 年 7 月 19 日（星期五）晴

仍服眠药。下半夜复又睡着。五点半起床，作活动。为冰封与胡真不和写了几封信，双方都有长信与我也。

上午拍颈椎片。续看材料。

下午蹇先佛、金树望、杨作材、王宝基等先后来。蹇顺道，{自}感盛情也。作材劝我如写意见，平和一点。蒋跃应约来谈，关于经济效益为中心谈了些分层次、领域等意见，认为夏粮减收是好事。

上午廖季立来谈了一个半小时，谓日、德等国，都不承认他们是纯资本主义了，有社义因素。美国 IBM 并非老板制。

玉珍又带来大批饭菜食物。

张平凯妻偕女儿来，为户口事。

1985 年 7 月 20 日（星期六）晴

半夜仍服眠药。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玉珍、小米来。匆匆改就伯村致陈信，平生第一次“自谋”也。

上海古籍社钟伯诚信，极力称赞《十篇》，索《龙集》。

下午骨科大夫来，谈颈椎问题，老年必生也，平时注意活动即可。看牙齿，仍为磨损严重，过敏，还可维持下去。

下午看报刊，夜观电视到十点半。

1985 年 7 月 21 日（星期日）阴、闷热

未服眠药，觉闷热。六点起床，无力活动。陈大夫来，谈 CT 检查，腹腔均正常，心肺亦如此，为老年少有正常者。低烧原因再查。血素已 10.3，问题不大。

认识病友宫呈祥[143]，原外贸部。他说三大成就：农村变化，一国两制，外交独立自主。

上午看七五有关材料，有为高速申辩者。

---

[143] 宫呈祥：（1927—1990）山西繁峙人。1937 年加入中共。后在军队做政治工作。中共执政后，任华北军区司令部军务处处长兼干部处处长，华北军区办公厅主任，北京军区直属政治部主任和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对外贸易部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顾问。

下午小妹带孩子来，范元甄闹钱事与之捅穿，最后只承认向郭镜[静]说了[144]。要{扎}电视机事也承认了，却几次似冤屈而痛哭（不是红卫兵，不是范元甄第二，是受摧残的一代，周围都是诽谤她的人），似乎以两边都无“家”而感情起来。这样谈一次好，说明疙瘩并未解开。父女隔摸[膜]，此生难解。

1985 年 7 月 22 日（星期一）晴热

昨夜未盖东西，仍失眠。

材料看完，该写几点什么大体成熟，只能笼统一点。

上午治牙一次，遇王榕，常委算副省长待遇，甚有意见。原先已一致过，现有[又]翻动。电视听曲啸[145]报告，甚好，坎坷经历，难讲而有分寸，且生动，赢得听众。

下午玉珍、小玲来，谈及小妹（李南央的小名——李南央注）到书房翻书，玉珍只好监视也。

1985 年 7 月 23 日（星期一 [二]）晴

写对《建议七五计划》意见，起草稿一遍，下午到晚上誊正。共七条，中心是要以改革为全局中心，以经济效益为第一，不要盲目追求速度。

上午查眼睛，尚好。遇见廖井丹[146]，从江苏回，甚愿多谈。下面贷不上款，是通货膨胀点好，还是停滞好？城市新上来的困难甚大，什么要管。

夜祖春来闲谈。

1985 年 7 月 24 日（星期二[三]）阴雨

仍半夜服眠药，小喘。上午米山来，取走对《建议》意见，今日可发出。

似觉轻松。下午玉珍来，菜饭仍过丰盛。家桢信，似香港朋友来住，随意之事，不解别人心理。

收到元化寄来程十发[147]赠画，很是满意。

晚上体温正常。

1985 年 7 月 25 日（星期二[四]）阴转晴

昨夜大雨，但未哮喘。

上午看六如伯材料，“拟入角色”，从辛亥到四九年，他的历史极为典型，经历各次革命运动，从事过各种工作，经受过种种磨难。

---

[144] “闹钱之事”参见注释 31。郭静，原名郭霁云，延安有名的马奇诺防线，我的好友郭莹的母亲。郭静同李锐和刘澜波的夫人杨达都认识。父亲李锐再婚后，我为继母张玉珍所不容，一家三口搬出即借住在郭莹家一间 8 平米小屋达半年之久。郭静曾欲给《人民日报》写文，批评李锐平反再婚后对女儿不公，为杨达所阻。李南央与父亲和继母的关系和矛盾，并不瞒着郭静。—李南央注

[145] 曲啸：（—2003）辽宁大连市人。电影《牧马人》的原型。1953 年考入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即将毕业时被打成右派，被分配到辽宁新民师范学校任教师，不久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文革中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79 年获平反。1982 年加入中共。历任辽宁省营口市教育学院讲师、副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调研员。

[146] 廖井丹：（1914—2006）四川长寿人。1937 年加入中共。1939 年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曾历任晋西北军区分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宣传部部长兼长江日报社社长。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中共成都市委第一书记，四川省委书记，渡口市委第一书记兼攀枝花钢铁公司党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147] 程十发：（1921—2007）上海松江人。擅长连环画、插图、年画、山水花鸟画、人物画。曾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西泠印社副社长，上海美协副主席，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是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下午有意过文化生活，看电视《人生》等片。夜祖春、宫呈祥来闲谈。

1985 年 7 月 26 日（星期五）阴、雨

昨夜蚊扰，只好点蚊香，再服眠药，始入睡。仍看六如伯资料。

下午雪初来，莫谈湖事也。玉珍偕小徐[148]来。尉健行来谈到五点半，对关广富看法一致，谈钱正英，他谈到八三年哈尔滨防洪，丰满放水事，所感相同。文化、公安、安全，统战各部尚难找到人选。

夜同到灼姐处晚餐，对小徐严厉谈到琬姐与客人来京事。

1985 年 7 月 27 日（星期六）晴转阴、雨

仍燃蚊香，服眠药。晨小有哮喘。上午作骨穿取骨髓成功。小陈大夫与主任王（莲莲）、顾培春同作，按规矩得平卧四五小时。上午小米来，正好闲谈。用车事，秘书们都不负责也。

下午玉珍仍来，八点始回。漫谈家事与经济，琬姐夫妇与友人九月份来而引起。

1985 年 7 月 28 日（星期日）阴雨

仍是夜半服眠药。六点半始起床，未作活动。骨穿处已不作痛。

八点回家，上午陆钦侃、程学敏来，谈三峡事近况。政协组已作汇报，林华极明朗，孙老向新华社写信，“起哄”者究竟是谁。美国有名教授致书内务部长，反对垦务局之卷入，置陆军工程师团莫里斯劝告不顾，不可思议之社会环保问题。

王申生因挂历“有伤风化”来京。晚上同去于刚家，交程十发、朱屺瞻[149]等画装裱。于刚起居更不方便矣。

上午黎澍来，秦川亦来，无甚新闻。《理论月刊》七期有驳黎文。

为赵材仲两幅画题字：一为瀑布图：乙丑都门时溽暑，展图习习起凉风。另幅题张旭山行留客七绝。

1985 年 7 月 29 日（星期一）阴雨

整日懒散，看杂件。半夜仍服眠药，用 Zaditen，未喘。

下午钱宗仁、小米来。钱组织调动未落实，又送来礼物，退之。

夜祖春来，谈及湖南解放后未出人才！仍谈党的权力必须缩小，时代变化，经济技术知识更新，任期顶多十年，知识更新亦须如此。

1985 年 7 月 30 日（星期二）阴

夜仍烧蚊香。服眠药。

上午续看六如伯材料，平江史料摘要。

下午刘星龙、焦瑞杰等三人来，他们出差沪、苏、川、鄂、湘、晋、甘等七省，企业班子 90%以上调整甚好，高文化结构，面目一新，都由组织部统管。中央部委调整亦较好。看来企业比地方易调整好一些，应从企业部门出人才。马麟已任四川付[副]省长，上来疏散了 500 万吨积压物资。

---

[148] 小徐：李锐大姐李琬华的三女婿。

[149] 朱屺瞻：（1892—1996）画家，善画梅花。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上海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西泠印社顾问等职。

1985 年 7 月 31 日（星期三）阴

仍点蚊香，服眠药。睡得尚好。

上午小米来，文件反映，上半年速度过高，材料紧张，物价上涨，外汇储备下降。

下午浦安修来，谈赴平江参加天岳书院修复起义纪念地情况。湖南农村无窗口，今年旱情严重。坐谈到五点半。朱维民随玉珍来，谈出国事，路费已解决。

夜观足球赛。少年甚有精神。

1985 年 8 月 1 日（星期四）阴

夜半有雨，未喘、未服眠药。

上午看文件材料。王浩来小坐，谈广西对乔晓光不满，省内不予安排，处遗等。韦纯束亦多犹预[豫]，刘田夫无法扭转。

下午回家，为题平江县志文化志写了几句话，末词：英风烈烈，承先启后，盛世昭昭，月异日新。

刘皓宇信，谓朱正事未停查，情绪不好。与黎澍电话，因户口大多进京为难。

1985 年 8 月 2 日（星期五）晴、夜雨

夜半仍服眠药。晨活动半小时。上午张安来会诊，觉我体质甚好（听说能游千米）。据王大夫说，判断仍铁粒幼性细胞贫血（并非缺铁，而是吸收得不好），重视是否遗传问题。大概几天后可出院了。

仍服原来药物。

王揖着{顾}也是来找我，参加记协会讲话。

下午玉珍、米山来，带去一些处理件（一些人的待遇问题）。晚上同去看少年足球。遇李铁映，谈彩电引进之混乱。遇王纯[150]，谈当年在延安事（七大代表也），现在乃回到少奇之巩固新民主义秩序也。

1985 年 8 月 3 日（星期六）晴

仍服眠药入睡。六点半始起床。

王莲莲大夫来谈诊断意见：铁粒幼性细胞贫血，否定骨髓增生低下，认为从片子看正常，仍服 B6 等，不必其他药物。定期检查，也许隔半年要作骨穿。不让晚上出去看球了。上午看报刊，下午米山来。改《水主火辅》清样（《能源科学》杂志要用）。

夜观兰[篮]球电视。

1985 年 8 月 4 日（星期日）晴

昨夜大概十二点后入睡，未服眠药。梦甚多。六点半起床，作活动甚感疲劳，精神亦不集中。医院不能再住了。

上午上四楼看祖春，又发烧。谈他那本小册子，得动手术，强调阶级斗争问题。谈了黎澍讲的几条：

1） 古、近代要分开。

2） 非绝对，互相依存，统一性无级革命为消灭阶级（巩固无阶专政之不合理）。

3） 并非你死我活。

---

[150] 王纯：（1918—2002）原名王之春，曾用名王春、王志纯。河北完县人。1938 年加入中共。1944 年赴延安汇报工作，参加中央党校学习。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共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市计划局局长、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副市长、市委常委。文革后曾任七机部副部长，北京市委书记、副市长等职。

4） 历史内容，非唯一的，最大是民族斗争。

5） 不断一分为二，自我毁灭理论。

下午玉珍、王申生来。申生明日返沪。裸雕日历得经部长过目也。对玉珍无故粗暴应严重注意了，彼关心热心而来，不应随意将自己情绪待之。

夜观少年足球，中国胜美国，有初生之犊感想[觉]。

复漓江出版社并刘宇一信。如画集名《当代文英》，即将我像撤下。

1985 年 8 月 5 日（星期一）晴

夜半仍服眠药。六点半始起床，未作活动。小喘。留痰与尿，检查低烧问题。

上午看报刊，不觉到十一点半。

下午玉珍、米山来。“热河集”已抄好，请小米先看。收到《新文艺大学》散文集，收“怀念家英”一篇。于是余称“散文家”似亦合法也（昨复漓江社将“作家”改为“散文家”，去掉“水电专家”头衔）。

夜散步，遇宋劭文夫人（慕兰？），言与曹志共事十多年。病房遇见李步新[151]闲谈，贬曹时，李大发批评，使其难堪。

1985 年 8 月 6 日（星期二）晴

夜大雨。仍服眠药。上午看报刊，有关血液医书。下午小米送文件来，看完大堆。夜祖春来闲谈，为印《佃户集》事。言及党包办一切，又必须有此核心，将来发展究竟如何。

1985 年 8 月 7 日（星期三）晴

未服眠药。六点半起床略作活动。上午仍看报刊文件而已。读王西彦写巴金文。我之居磨子潭复入秦城，实亦幸运也。巴金相信历史，<为>何田儿不及，小舟亦不及[152]？

下午方铭[153]偕田[徐]炜[154]来。田[徐]炜级别过低，曾有信致我，却未收到。言及她之好友，不得不将年来之告状告之。实亦无聊。夜回家晚餐，与小米观足球。输与西德，盖后卫欠佳。接张之毅信并为三峡寄《人民日报》长文。徐世长信，此人过犟。

1985 年 8 月 8 日（星期四）晴

近十二点服眠药上床，久久未能入睡（入顾委或政协事），只好再服一次。六点半起床，未作活动。看血液书，关于铁粒幼细胞性贫血问题等作摘记于此本。看报刊文件。下午玉珍来，谈昨天徐炜来事，徐谓小妹去找大姑乃范写信也[155]。

---

[151] 李步新：（1907—1992）曾用名李忠良、李忠华。江西上饶人。1929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曾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会民政部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政法干部管理处处长、部务委员、副部长。

[152] 田儿： 田家英。小舟：周小舟。二人均在文革时自杀。—李南央注

[153] 方铭：胡乔木的妹妹。—李南央注

[154] 此处田炜应为范元甄的好友徐炜，李锐在此误记其姓。徐炜：（1921—）抗日战争时范元甄在抗敌演剧九队的朋友，中共党员，后留在白区工作。解放军进入上海时，为当时最大广播电台宣布“上海解放”消息的播音员。中共执政后曾任北京广播文工团合唱团副团长，上海广播文工团副团长。离休前任上海师范大学声乐副教授。—李南央注

[155] 自 1976 年起，我曾长期低烧，1978 年底母亲范元甄曾有信给我提到我的大姑父在湘雅医学院工作，可去长沙治病。而此时我已经去过长沙，正在与两位姑姑一起为父亲平反的事努力，为防生意外，一直对她严格保密。李锐复出后，母亲范元甄即对她的朋友们说我去找父亲是她所建议的。父亲李锐的平反过程，可从《云天孤雁待春还——李锐 1975-1979

夜散步认识郑绍文[156]，谈儿女争夺财产事（魏今非[157]后妻挨打），22 楼住户也。

贫血问题 1985.8.8.记

轻度 9.1—12 克，中度 6.1—9 克，重度 3.1—6 克，极度 3 克以下。原因：

1） 血红蛋白合成减少（正铁血红素合成障碍，缺铁性，B6 反应性，铁利用障碍性等）。

2） DNA 合成障碍，恶性，营养性。

3） 骨髓干细胞受损，再生障碍性。

4） 骨髓病性。

5） 内在调节因素：肾原性，内分泌等。

6） 原因不明，慢性病所致。

以上为红细胞生成减少所致。尚有红细胞丢失或破坏。如急性、慢性失血，溶血性等。

慢性贫血，总血容量仅有轻度改变（重复才降低），主要由于血液携氧能力降低，使组织缺氧及心血管代偿变化症状。如代偿完全，轻度，可无症状。

常见症状：皮肤粘膜苍白，指甲、口唇、脸{结}尤为清楚。全身疲乏无力，但体重不减。严重出现浮肿，少数有低烧。稍活动后出现呼吸困难，心跳感，老年人甚至心绞痛。严重者形成贫血性心脏病，重者，头痛、头晕、耳鸣、眼花、记忆力衰退、思想不集中、思睡，甚至晕厥，以及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腹泻等，及多尿。

治疗：病因治疗。特殊造血药剂对症，药物包括：B12，叶酸，铁剂，Bc6 等，及丙酸睾丸酮，Vc，氯化钴，确症后先用一单独药物，观察疗效，不必轻易输血。

铁粒幼细胞贫血

Sideroblastic Anemia

多病因引起血红素合成障碍和铁利用障碍性贫血。特点：

1. 低色素或正色素性贫血。铁剂无效。

2. 血清铁增加，总铁结合力减低。铁饱和度增高。

3. 骨髓有核红细胞增生，以中幼红细胞为主，出现环状铁粒幼细胞为其特征性改变。基本缺陷在红细胞线粒体酶异常，不能使铁合入形成血红素，导致铁在线粒体内积聚。

1） 获得性原因不明性——多见老者，发病缓慢，常有衰弱，呼吸困难，心绞痛，食欲减退等。皮肤苍白，或皮肤出血，半数肝脾肿大或仅肝大。又名原发性或铁失利用性贫血。

2） 遗传性铁粒幼红细胞性贫血，又称家族性铁负荷性贫血。

为性联部分隐性遗传，男性通过女儿传与外孙（男），无父传子者。大多于年轻时发病。

治疗：

1） 叶酸，常有叶酸代谢紊乱的叶酸低，此有部分疗效。

2） VB6（吡多醇）1/2 人有疗效，多数病人需 20—200 毫克/日才有效，少数 50—200 毫克/日。

3） 磷酸—5—吡多醛（Pyridatal-5-Phosphate）25—300 毫克/日，液注。Hb 显著改善后，每周一次。

家信集》一书看到当年真实原貌。—李南央注

[156] 郑绍文：（1905—1993）四川潼南县人。1927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曾任中央司法部副部长，党组书记，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157] 魏今非：（1903—1983）又名魏仰之。1927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曾任广东省副省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商业部顾问，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等职。

4） 色氨酸，250 毫克，每日三次，口服，连四周。近期疗效显著。

5） 雄激素：一定疗效，与强地松联合应用更好。羟甲雄酮，50—150 毫克/日口服；庚酸睾丸酮 60—600 毫克，肌注，每周 1—2 次，连用数月。长期用可能引起肝功能不良，水肿等。

6） 静脉放血（有组织铁贮积过量时）。

7） 其它，可试用 B12，强地松等。

1985 年 8 月 9 日（星期五）晴

陈大夫来，定星一出院。早起活动半小时。上午仍看报刊、文件。

中餐左牙受小骨头咬后奇痛，看牙。下午玉珍同朱正、小米来。《一代新人》已印出，封面不庄重。朱谈胡真与冰封事，主要还在胡。

叶圣陶住隔壁，拟为《传统蒙学丛书》请写序，叶至善公子推之，也是不胜其烦也。

1985 年 8 月 10 日（星期六）晴

仍未服药，喘息似已全停。上午仍看牙，未取神经，待观察一段。

开始写“忆六如伯”。

翻自己的新书，觉得这三年的工作没有白做，自己观点鲜明。

1985 年 8 月 11 日（星期日）晴

十一点半上床，服眠药久久仍不能入睡。六点半起床，略活动。

整天写“忆六如伯”，约得四千余字，次序已清楚，不难完成了。

下午左上牙忽剧痛，只好服止痛药。病友宫呈祥、王浩来话别。谈毛事，生活问题人们亦不计较，但不可谓与人品无关也。

王大夫来，谓要注意饮食营养，不要过劳，尤不要感冒。游泳要注意，低烧因是口表，关系不大。

1985 年 8 月 12 日（星期一）阴

昨夜十二点后服眠药，久久始入睡。六点半起床，略活动。早餐后，向病友告别：祖春、李步新（第一次去，他每夏因哮喘要住院），李锡铭谈市委班子中人几全调走，因安全部、公安部、文化部、人民日报等均缺人。上面也知[只]看到眼皮底下几个人也。赵守一似病危，不让探视。向王浩、郑绍文告别。

朱正来，即住此，请帮忙打杂。

上午湖南彭靖来（湘潭大学搞曾国藩诗集的，曾通信），谈及湖南人对毛致用新班<子>反感，因知王震支持，见电视有镜头即关闭。

下午钱宗仁来，人民日报工作尚未落实。留晚餐。李志民来，正好交待，协助解决。志民劝我不参加三峡会，《光明》三文，钱正英批党组复印传阅。谓小刘（刘泽鹏——李南央注）未分工管事，而小崔（武年）跑得甚勤。嘱不必介意。

夜赵仲林来取走题画二张。

1985 年 8 月 13 日（星期二）晴

昨夜睡篾垫子，半夜哮喘，起来喷雾剂，抽掉篾垫，才又安稳。人真是老了，一点也不能大意。

“忆六如伯”稿开始誊清。

下午《新人》样书寄来，小米一起订送组织部名单，似如过节。送小彭书一本，亦题“指正”，颇

为欢快。黎澍来，谈见到曾彦修，谓乔同《张集》[158]两人谈话时，先指责谁叫编此书，使人惊慌之至。然后说，谁让李锐写文，“你们知不知道他是怎样从组织部出来的”（张培森[159]二人还不是党员）。又提到黎澍、李洪林、王若水，说这三人比王若水还王若水，想把李锐捧为理论领袖。天呵！我们只有付之一笑，颇似疯狗之乱咬。

1985 年 8 月 14 日（星期三）晴

仍有小喘。抄改稿达 25 页。

下午黎澍来，为蒋英入党，工龄事。晚饭时为徐炜来，玉珍又唠叨，大发脾气，闷头工作到十一点。

脾气问题要解决，太不尊重之故。

1985 年 8 月 15 日（星期四）晴、夜雨

仍有小喘。今年夏天教训何在？

今天已写到 35 页，只剩结尾了。

下午朱鸿飞带段飚来，谈他独自一人前几年反管道运煤之事，近百专家，在高扬文带动下，要上几千公里工程，从晋东南到南通（钱正英、李鹏赞成过）。

1985 年 8 月 16 日（星期五）阴晴，小雨

仍服眠药，有小喘。

几整天伏案，到夜十二点，“忆六如伯”文全部写好，约 13000 字。

下午湖南来两人，搞人口工作和计划生育医学。田开穗岳云高十四班，要求去深圳，婉言相劝。

夜雨散步，肚子在医院长大了。遇见赵毅敏[160]，说承德可住。

1985 年 8 月 17 日（星期六）晴，夜雨

六点起床，同朱正一起，再过一遍。交小米打印。想写的人只剩下一个黄乃了，将来再说。《人物怀念》即可交出。

小米来告，书记处已通过入顾委，部内人事将有调正[整]。

1985 年 8 月 18 日（星期日）晴

同朱正编散文选。看“回忆热河办报”。昨夜仍有小喘。

罗点点[161]来。

下午黎澍来交蒋英待遇信。

周建南夫妇来，他退到财经小组当顾问。曾向紫阳问及三峡，要上，150—175 方案，知道万吨轮

---

[158] 《张集》，即《张闻天选集》。—李南央注

[159] 张培森：（1931—）江苏镇江人。1958 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从事中共党史的教学和研究。1980 年起进行张闻天研究，主持编辑了《张闻天选集》、《张闻天研究文集》等。

[160] 赵毅敏：（1904—2002）河南滑县人。1924 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6 年加入中共。回国后，先后被派往哈尔滨、绥芬河、上海、奉天工作。1938 年赴延安曾任鲁艺副院长。抗战后任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宣传部长，中共执政初期任中南局宣传部长，中联部副部长兼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晚年曾任中顾委委员，中纪委副书记等职。

[161] 罗点点：罗瑞卿的女儿。著有《红色家族档案》。

船等事[162]，180 对重庆危害。用石油款，计委无钱。按计划也短 200 亿，计划多说另作，少具体指标为好。

夜卢兢如来谈他[她]被捕、狱中经过。现已受付[副]部长待遇。

1985 年 8 月 19 日（星期一）晴

仍服眠药。有小喘。

“热河办报”稿看完，请朱正剪贴拼就。可顺便将杂文集编出。

上午陶鎧来，五篇文章已{另}排。送《一代新人》。

下午上勤政殿，宋任穷打招呼下来事。早有 68 岁一刀切通知也。示我他与王震同下信，然后我谈及李伯宁告状信事，他似不知其事，只说陈云批了，无可如何。我亦告秋里找我谈：如参加会必为我讲话，盖十二大时李伯宁告状信事已了也。宋又云，陈元曾问他对我看法，机构改革时很一致，尤其广西，而湖南稍有看法不同（我提到去年元月陈元即谓有人告我）。又问到刘泽彭看法，我只说二事，陈楚三信已认错，而李新时去年三月告我信（致陈云）尚在刘手，亦言及部务会我提出李新时问题，刘泽彭紧张。当然好干部，否则怎么能在保<卫>处那么多年！此话{差}也。谈约半小时。

明天要讲话，稍看了一下《解放日报》改版资料。

1985 年 8 月 20 日（星期二）阴

“热河办报”文，朱正已弄完。“热河集”他也全部看完。

下午参加新闻界纪念抗战四十周年会，讲了话，谈《解放日报》改版。顾执中[163]谈孤岛新闻界人被暗杀之多，中国历史空前。

黎澍<谈>共产主义与爱国主义文，言而未尽。

1985 年 8 月 21 日（星期三）晴，夜雨

未服眠药，亦未小喘。睡足近六小时。

上午湖南出版局、电视台共六人来为我拍电视，今冬香港书展之用。书写“海内书林，湘版出众”甚得人心也。

下午应约去帅大姐处，谈她与澜波交往，写一纪念文也。谈及叶帅儿女事，冯文彬进言而去职（帅大姐敦促的），又找荣高棠，则无人敢言了。媳妇在广州随意搞出国活动，上梁不正奈若何！刘英谈我写洛甫文事，不以乔木为然[164]。

1985 年 8 月 22 日（星期四）晴，夜雨

上午到医院治牙，取掉左上颚一牙神经，仍未觉好转。因牙痛影响头痛已久。何纯勃[165]来，失约。

---

[162] 为了取得邓小平对上三峡工程的支持，钱正英等人对邓小平鼓吹，三峡建成后，万吨轮船可以直接通重庆。其实武汉、南京两大桥，都无法令万吨轮通过。后来这些人改口为“万吨船队通重庆”。但为三峡大坝五级船闸所扰，“万吨船队”也是一句空话。—李南央注

[163] 顾执中：（1898—1995）号效汤。上海人。新闻记者、新闻教育家。1923 年任上海《时报》记者，此后历任上海《新闻报》记者，印度加尔各答侨报《印度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高等教育出版社编审；上海、重庆、仰光、加尔各答等地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校长、名誉校长。

[164] 我写了怀念洛甫的文章，是刘英让写的。乔木责备编辑：为何发表李锐文。—李锐注

[165] 何纯勃：1945 年以中共辽宁省委特派员身份接管沈阳电网。曾任东北电管局局长，电力建设总局局长，水电部副部长。

下午陈四益来，谈长治情况。洗衣机厂跃居一流，只因用了二个能人，全厂 500 人，100 人跑信息，干部则仍是太行太岳。省长内行，王建功已任常务。

1985 年 8 月 23 日（星期五）阴，夜雨

看文件、报刊。牙仍痛。

下午到中南海 202（毛病危时住处）参加将退下的中委会。各路诸侯都来京，耀邦、一波、仲勋、尚昆等都讲了话，一刀切，最为顺当。72 岁以上还留七人：邓、陈、李、尚昆、杨德志、胡乔木等，政治局下十人。奇事为李雪峰进顾委也。晚宴大家友好举杯，我似乎仍被友好相待也。谭启龙邻座，谈支持我的三峡意见，先搞好上游吧。

1985 年 8 月 24 日（星期六） 夜雨

牙仍痛。晨起活动 45 分钟，八点到医院治牙。九点范乐年夫妇来，他们已自泰国回国，想搞一咨询公司，六万美元交公家。予以支持。问参加党的问题，他谈到 4000 万实{太}多，标准不应压低。

朱　来（原文此处空二字—李南央注），谈水电部仅司局长传达我的三文，与水库闹事并提，引起人们找三文来读[166]。原来无问题，也知道是王胡（王震——李南央注）发脾气也。

下午到党校，同灼姐谈琬姐偕朋友来京住事。

1985 年 8 月 25 日（星期日）雨

下雨，在家看书。下午与玉珍出门散步（杨健生来不遇）。到黎澍家，送我章士钊赠易礼容诗。

上午李普来，劝写“毛传”。书记处会谈我《光明》三文时，一波、耀邦均谓：骄傲，似比我们都高明。

十七册

1985 年 8 月 26 日（星期一）雨

晨起活动 40 分钟。看文件、该定稿文。书仍未动手。

下午陆钦侃来，《中国水力发电》电视题字，为西北院题招牌等，寄王宝基。

三点吴宗华、田夫来，党史室管图书的，谈该室工作与材料情况。《毛著汇编》已出几十本，限定在政治局范围看。他们只写党史，已完成上卷。毛的材料等还是文献室多。我谈了些看法：如必须按历史本来面目，《决议》也难框住。毛是个统一体，来龙去脉应勾划清楚。

1985 年 8 月 27 日（星期二）阴雨

上午清理北屋，一切杂件归入南书房。

“忆六如伯”文打印好了，初看一遍。续分送《一代新人》。

夜散步，到黎澍家小坐，送他一部《古格拉［古拉格］群岛》。

1985 年 8 月 28 日（星期三）晴

上午到医院治牙，右边亦作处理，补原缺牙，两边都不能嚼食了。有阵痛。

[166] 三文：大概是指当年《光明日报》头版发表的我的三篇杂文。——李锐注。参见 1985 年 5 月 1 日日记——李南央注。

下午杨弟[第]甫、谭伟来。杨周游内蒙、新疆，周惠因欠账而盛情款待。湖南班子事，无力回天，盖耀邦、王胡（王震——李南央注）等对毛致用、刘夫生辈有特殊好感也。如造我之谣："王震不要管湖南事"，等等手脚，我等无从知晓与防辩也，只能以赤子之心，书生本色告慰而已。

《忆六如伯》文定稿。同黄霭龄电话，不在京。

1985 年 8 月 29 日（星期四）晴

大概是牙痛所致，终日头作痛，几不能握笔。"回忆热河办报"文还得大改。小米来，即在北屋工作，编《热河风云录》。小米说，姚依林在家中同儿辈亦谈起《光明》三文问题，说现在形势更证明文中论点。

下午黎澍来，谈李六如老一代知识分子，许多事或终生未能弄清楚，临终仍寄希望于毛也。

与玉珍赴李普家晚宴。沈容有新产品：包米新汁，为杨弟[第]甫举行，于刚、黎澍夫妇均在。放肆乱谈一气。

1985 年 8 月 30 日（星期五）晴

由于牙痛，终天头痛，全身感觉麻软无力，什么事都不想做。仍然力疾改"热河办报"文。黎澍电话，"忆六如伯"文感想：理想、先进不了、又回到封建，只能办个织布厂。最后临终，也不清楚的，似只能忠于毛。关于理想，是现实面前碰壁而引起的。资义国家青年有多少理想？为了过得好一些，非常现实的问题。怎样用理想去进行教育？是否相信，非常现实。恐用现实教育更好。如何务实，现实态度，对待各种问题。理想教育是廿世纪初的事，现在是落后思想。国民党如早采取明智政策，都有出路。鼓励出国，只要有办法。李六如也是理想与现实矛盾，理想教育不如现实教育。"失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有其悲观。（朱正<写的>传对鲁迅之不去苏联，对苏肃反之不满等未写明，对苏区肃反等当然也是知道的）。

织布厂与理想，天远地远，应当务实。

1985 年 8 月 31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觉精神似已正常，牙痛基本好转之故。早晨黎澍又电话，谈理想问题：理想是由不理想产生的，由于对现实不满而来。此语并不妙。因对现实不满才有理想，除非经济能持续高涨，否则就易破灭。列宁：小农国家绝对不可能实现社义，甚感法国亦不行。今天又提理想，不知时移事易，实落后语。因人们种种不满，欲转移视线乎？过去讲人家同时代不合拍，现在轮到自己，讽刺之至。古代归真返璞，并非理想。从周、柏拉图，十八、十九世纪，因资本义发展，事情办好了，遂无甚理想。毛开头把苏联看得太高，斯死，不过如此。遂目无余子，可以抢先，赫（赫鲁晓夫—李南央注）于是要对对表。

究竟什么是社义？以社会为主义也。按劳、按需、平均分配而已，但必须以生产力大发展为前提，否则就只有穷过渡。人定胜天，人一起来什么都好办。劳动人民，生活满足了，搞好教育，坚守法律，才能真正上轨道。

下午陈四益来，看"忆六如"文，认为可用。取走"忆热河办报"。"慎提口号"两篇由他交戈扬。

杨弟[第]甫这次告知，八三年他与雪初办了一件蠢事，推荐我回湖南，难怪惹起那么多麻烦。

1985 年 9 月 1 日（星期日）晴

上午整理内务，翻党史室送我的全套《党史通讯》等。下午没能完毕。看足球，输巴拉圭一球。夜观与苏联对阵，又是一球！中国足球从未交过好运。

1985 年 9 月 2 日（星期一）晴

上午治牙，又引起疼痛，影响头部。下午看不成书，仍整理内务，稍有条理。发现自己贪多嚼不烂：许多材料都留下来，许多事情有兴趣，实际难以照顾，只有越堆越多。如报刊就接受赠送太多了。当然像热河剪报等，现在派上了用场。今后精力日衰，恐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了。

1985 年 9 月 3 日（星期二）晴

早起恢复活动半小时。上午李普夫妇来，“六如伯”文认为可以，关于平江背景再压缩一点，也不亚于十篇也。南屋算整理就绪。改 “热河办报”文。《报史》十二期已刊当年给总社报告，并附信一封，则忘了。

下午到人大会堂参加抗战 40 年大会。

1985 年 9 月 4 日（星期三）晴

收到《七五计划》新稿，各小组讨论。

《热河办报》文改毕。收到易地寄来放大照片一批。朱正寄《龙集》30 本。

1985 年 9 月 5 日（星期四）晴

牙痛较缓。早起活动半小时。上午将“热河办报”文最后过目，并加改一份。

下午到部里，参加《七五计划》七稿讨论会。金明、江一真、金昭典等在此组。林业、海洋、环保等讲得很不够，而社队企业等篇幅较多。山西小煤窑反面问题我谈得较多。此稿较原则，我信中所提意见，主要的都接受了。顾卓新发言多，不大照顾别人。

尉健行谈如何参加点工作问题，谈及写“毛传”事。但此系胡乔木等人之领地也（简告张闻天文事，对我之背后攻击）。建议同仲勋一商。

1985 年 9 月 6 日（星期五）晴

早起活动半小时。上午治牙。乔木着秘书问杨济昌何时到北京。此等小事，此时电话，令人多心。对《武训传》事表态（欲言又止!）亦讨好之举也。

陈四益来，“热河办报”文最后定稿。正式谈及作秘书事，须待职称定妥，还有房子问题，明年上半年才可分晓。表示不愿作官，愿弄点学问，愿与我合作。颇觉图书馆事可试。

1985 年 9 月 7 日（星期六）晴

上午陈希来看我。

小米到黄霭龄处，取来“回忆六如伯”文五篇。他们愿刊《纵横》，说销路高于《人物》。同小米谈到他的出处，还是到县里为好。

下午到美术馆参观法国现代油画展，并观刘汉国画。太乱了，介绍自己的得意，都是线条运用独出蹊径，给人印象也不过大胆而已，并无美感。归途至祖春家小坐。今晚应邀回故乡，看张家界。忧虑干部子弟问题，有什么办法呢！

与小米一起将 40 本《龙集》改好。

1985 年 9 月 8 日（星期日）雨、阴

夜雨，睡得甚好。早起活动半小时。上午将“忆六如伯”文全部改好，并誊[誊]清正四份。

下午汉雄夫妇、贺毅夫妇来。汉雄谈建材总局内部有人匿名整他，水电部也参与：说大话，出国等。李鹏让贺毅带话：谨慎一些好，但要敢于负责做事，招忌，得罪人总难免。工程兵廖参吾事算是弄清无问题，原来是李伯宁老婆一人乱咬所致（说抄过他的家），使得党组内也难办，调查了几十人无此事。

朱维民来，警告他不要同外国女人胡来。

1985 年 9 月 9 日（星期一）阴、小雨

早五点起床，活动 40 分钟。上午将“忆六如伯”寄出三份（沈昌文、谢云与《纵横》），并复湖南胡真、叔和[河]、朱正、黄显孟、易地等信。下午去首都医院看望丁玲，人客不断。现主要是肾功能病，蛋白过高，严格限制饮食。

夜秦川来，谈上午书记处会议乔、邓、王（鹤寿）三人之强调精神文明，又是小报一亿份，“向钱看”等。逼得耀邦说：翻两番，八百美元就是向钱看嘛。乔说那就改拜金主义。提到一处农民挖金矿，如何毁坏。方毅说明如不动员群众挖金，提高收购价，黄金生产不可能大提高。秦川感到憋气，为何就不能予以抵制，还让之大权在手。说仲勋谈到组织部情况时，为我之离去而叹息。

黎澍电话，两位“老 R”如何申诉事。[167]

1985 年 9 月 10 日（星期二）阴

晨起活动 40 分钟。《热河风[烟]云录》稿看了几篇。下午小米来，只好全部交他复看一过。确定拟补入各篇。

中联部谭雅修来，谈暂到整党办工作事，当即写介绍信。对《光明》三文表示支持。托交王力妻《龙集》一本，以了此心事（王力曾多次写信申表好意并请购书，一直未答也）。

1985 年 9 月 11 日（星期三）晴

晨起活动。上午医院治牙。遇苏镜，行动艰难，高压 80。买书 45 元，准备“毛传”材料也。遇李普，一起回来。下午处理信件，看《散文选》，始发觉“胡论学生运动”等文，文字毛病甚多也。夜秦川、黎澍来谈三个小时，为国事忧虑。乔、邓二人又似服了补阳药也。所谓精神文明，不过抓住他们该管之事，如一亿武侠小说，“向钱看”之类（老谈此类琐事）。

1985 年 9 月 12 日（星期四）晴

上午处理信件，将“散文选”整理好，39 篇，19 万字，寄福建海峡社林淦生。

黎澍写朱正{文}，关于鲁研事太少，寄朱正补充。

下午准备开会住到一招（现称国谊宾馆）。夜八点住此。房间太小，卫生设备、空调，彩电尚全。有此即足矣。

小米似不愿作离去安排，拟明年再定。

下午温济泽来，问戴晴[168]拟找毛远新写毛泽民事：不能出笼也。

---

[167] 老 R:这里很可能是将“L”误写为“R”。黎澍谈的应该是如何应对两位老“左”胡乔木和邓力群对李锐等人的指责之事。——李南央注

[168] 戴晴：（1941—）原名傅小庆。四川重庆人。记者、作家。叶剑英的养女。三峡工程最坚决、韧性的反对者之一。1960 年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现国防科技大学）学习导弹专业，毕业后被分到中央军委总参三所搞情报翻译工作，因此被一些人指为“国安部的特务”。1982 年转入《光明日报》做记者。1987 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处女作《盼》，描写两地分居知识分子生活的甜酸苦辣，是为她的成名作。代表作有：《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储安平与党天下》、《长江长江》、《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李南央注

1985 年 9 月 13 日（星期五）晴

昨夜觉床硬，睡得尚可。六点一刻起床，阳台作活动。上午开会一个多小时，听召集人会传达。会议主要是人事安排，希望通过中央的决定：不一定选上者高于未选上者，未选上者不定低于选上者。可能有些人争议较多。

中午会餐，伙食比京西做得精致些。

小米带来信件。黎澍将“精神文明”，“向钱看”意见写了两张。乔木又出新主意：唱国际歌。

《中国统计摘要》小书甚好，有“工农产值”，“社会产值”等说明。

晚饭后同何东昌散步，谈农民进城，多年不重视教育原因。建议抓地方，教部人员分工，省里的人抓下面，也分工，让地方财政多搞教育。谈得甚一致。他也注意了“洋学堂”事。“社会阶级分析”将知识分子划到反对阵营，由来久矣。

夜观电影《瀚海潮》，石油队在沙漠勘探遇险，甚为动人。

1985 年 9 月 14 日（星期六）晴

昨夜十点半上床，即入睡。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易感小喘。

上午讨论七五文件，我发了言，讲改革关系，党政军民四大系统，就没有经济与法律两大系统的相对独立。讲了点林业与生态问题。

午饭后遇陆定一，拉我散步，讲社会主义中国的各阶级分析问题。左是从八七会议开始：民族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上层小资阶级亦如此，民主革命、社义革命都不行，只有“不断革命”，由共产国际作主。但十年内战到抗战，同农民关系好得很，是革命主力军，开国之后，“严重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不行了，要听我的，唯我革命。自愿互助尚可，后来就不断升级，一夜之间公社化，“人民公社好”。资产阶级变成知识分子后，知分每况愈下，党内党外一齐臭老九[169]。三全（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李南央注）后才承认农民有自主权：责任制，出现新的资阶也不可怕。现在农民是什么阶级？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工阶一部分。“左”的问题由阶级分析，对待政策而来。

顾委名单等都印发了。不知那位李伯宁是否还要发言。

下午在房间看书，续读《拿破仑传》等。

夜观罗马尼亚、加拿大合拍片，写两犬救婴，甚有趣。

1985 年 9 月 15 日（星期日）晴

六点一刻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

上下午开会讨论人事文件。李颉伯[170]、张邦英[171]坚决反对李雪峰进顾问，李甚至以退出顾委为难。

---

[169] 臭老九：文革期间，知识分子被排在“地（主）、富（农）、反（动分子）、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和走资派（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之后，同被视为是社会的反动力量。加上那时工农分子普遍性地认为知识分子爱摆“臭架子”，故将知识分子统称为“臭老九”。

[170] 李颉伯：（1912-1987）河北丰润人。1932 年加入中共。1935 年参加一二·九运动。中共成立后历任中国铁路总工会主席，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和党组常务副书记、书记，中共唐山地委第一书记、河北省委书记，铁道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是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一届中顾委委员。

[171] 张邦英：（1910—2010）陕西耀县人。1927 年加入中共。1933 年参加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总队。后一直在陕甘宁边区工作。中共成立后曾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西北局地区工作部副部长，华北局候补书记，山西省委统战部部长，民政部副部长等职。是中共第一、二届中顾委委员。

谈文革初期事，自己经历。王震找他谈，如何对待四人帮。刘震大骂李德生，张廷发[172]及郑维山[173]，品质不好，野心家，郑是造反起家。

夜观美国片《蝴蝶梦》，非常深刻的故事。

1985 年 9 月 16 日（星期一）晴

六点一刻起床，作活动。

上午四中全会<开>全会，例行通过几个决议，一小时毕。与李鹏同座，告知访美时，电视记者不满意事（要保证先念活动）。沉默一阵后回答：是秘书去商量，只两架机子，并未成事（分两摊）。我说电视部复杂，内中造反派甚多，使之下台。谈汉雄处境有难处，提醒是好的。答曰也是提醒之意。这样小小敲敲有好处。

同苏毅然谈，明年到山东海边休息。

下午回家，想吃苦瓜换口味也。看“热河”稿。

1985 年 9 月 17 日（星期二）晴

睡得甚好。早起未作活动，怕引起喘息。

上午钟伯熙、葛洪升[174]来，谈下面仍无权，集体企业盈余收不上来，无税法，逃税办法也多。公路仍动员民力老办法，修不起来了。市郊粮地减少，养猪减少，升学者少，读点书就行。

为迎接琬姐客人，饭厅、过道粉刷一新，今天玉珍等仍在整理打扫。我也将字画题签归集，北屋、客厅换挂了几付[幅]。

回宾馆吃晚饭。清交全会文件。观电视《铁路少年》，极好，人家资本主义也有很好的精神文明。

1985 年 9 月 18 日（星期三）晴

晨略作活动。早餐后遇安岗[175]，云学生拟闹事，日本九一八未达到之目的，现在日货充斥达到了。此种情绪有爱国因素，也是好事。

上午党代会一个小时，遇项南再邀去福建小住，鼓浪屿修了一些好房子也。刘家栋过来小谈。刘正

---

[172] 张廷发：（1918—2010）福建沙县人。1933 年参加红军，1936 年加入中共。参加了长征。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中共成立后历任空军参谋长、副司令员，司令员。是中共中央第十一、十二届政治局委员。1985 年后是中顾委委员。

[173] 郑维山：（1915—2000）河南新县人。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39 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共。参加了长征。中共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第二十兵团代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司令员，兰州军区司令员。文革中是第九届中央委员。1985 年增补为中顾委委员。

[174] 葛洪升：（1931—）山东莒县人。1948 年加入中共。历任新安江电力工程局党委宣传部部长，电力工业部第九工程局党委副书记，浙江省电力局局长、省经委副主任，中共宁波市委书记，浙江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省长；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党组书记。是中共第十三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四届中央委员。

[175] 安岗：（1918—2013）天津人。原名安正元。1937 年加入中共。曾任《胜利报》、《晋冀豫日报》社长、《新华日报》（ 太行版 ）副总编辑、新华通讯社晋冀鲁豫总分社前线分社社长、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共成立后，历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经济日报》总编辑等职。

介绍孙文盛[176]认识，旁坐为总后付[副]部长刘明璞[177]，刘正威[178]。总后付[副]部长谓早读我文章，颇为心仪之态。下午改“热河文”。

晚餐吃涮羊肉，小铜锅甚别致，大同特制者。饭后张光年找我散步，长谈。征求李洪林到《新观察》事，当然支持。关于删去“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段，介绍书记处讨论时情形，如前所知，万里、耀邦定调也。然后议论乔木其人，开国后即想做日丹诺夫，发动批“左”，要写工农兵，使茅盾、巴金搁笔，老舍写过逢迎之作。晚年更变，也觉权高所致。又谈文联党组，文化部人选问题。后野苹来，又一起谈文化部人选，无文化、名气不行。野苹提及崔乃夫[179]，恐不成。我建议找一好的大学校长任之。

1985 年 9 月 19 日（星期四）晴

早起活动一刻钟。上下午讨论|建|七五建议，让代表多发言。青海困难甚多，尤其教育落后，果洛入学率达到 16%，空前矣。估计全国不得温饱者 7000 万（民政部数字）。山东沂蒙山区 800 万。西宁数控机床厂面向全国，材料成品进出，人员外流，当年三线乱布局所致。化肥进口太多，因有补贴，而国产积压。优质劣作，劣质优价。小水泥供不应求。一到具体部门，问题就多了。

挤时间看“热河文”。刘英送《张闻天选集》，当有许多历史资料。

夜与邹瑜[180]散步，谈法律顾问公司生意兴隆。观电影《月亮湾小屋》，《鹰爪铁衫》。

1985 年 9 月 20 日（星期五）晴

晨起活动半小时。整天感觉哮喘，甚至影响吃饭。找不出原因。天气甚好，穿了毛背心。

上午讨论《建议》毕，关于精神文明，“自由化”问题本来想讲几句的，让代表们讲话，未果。

下午董继昌[181]来，谈去年选举情况，“有活动的人说没有活动的人有活动”，说他同我在西安的谈话意见，必将得到历史的证实（对白纪年看法）。关于张渤兴，白对他说，张与张方海关系如他与徐山林[182]（他的秘书，提为付[副]省长），因之将张调离组织部长岗位，而用原被否定的陕北同志。又说白有癌

---

[176] 孙文盛：（1942—）山东威海人。1966 年加入中共。1963 年毕业于山东冶金学院（现青岛理工大学）。1983 年起历任中共株洲市委书记，湖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常委、副书记；山西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省长；中共国土资源部副部长、部长，国家土地总督察等职。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十四届候补中央委员，十四届六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第十五届中央委员。

[177] 刘明璞：（1930—）河北束鹿（今辛集）人。1948 年毕业于华北医科大学。后历任总后勤部司令部科长、副处长、办公室主任、副参谋长、参谋长，总后勤部副部长。1988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178] 刘正威：（1930—）河南新郑人。1952 年加入中共。历任地质部党组书记秘书，国务院三办副主任秘书，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秘书、部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三局办公室主任，中共河南省委副秘书长，河南省南阳地委副书记、书记，河南省委副书记，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十四届中央委员。

[179] 崔乃夫：（1928—）河北昌平人。1947 年在中法大学学习。1948 年加入中共，1949 年考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中共成立后，历任兰州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民政部副部长、部长。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

[180] 邹瑜：（1920—）广西博白人。1938 年加入中共。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科长、吉林市公安局副局长。中共成立后，曾任广东省公安厅第一副厅长、中共汕头地委第一书记、湛江地委书记、广东省委常委、国家地震局局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副秘书长、司法部第一副部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司法部部长兼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第七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81] 董继昌：（1930—）陕西韩城人。1949 年加入中共。后历任合阳县副县长、县长，中共韩城、合阳、耀县、大荔县委书记，渭南地委副书记、渭南专署专员，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兼西安市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陕西省第六届政协副主席。是中共第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三届中央委员。

[182] 徐山林：（1935—）陕西安康人。1954 年加入中共。历任共青团安康市委宣传委员、安康县五里区团委书记，安康地委副书记兼安康县委书记、安康地区专员、地委书记，陕西省副省长、常务副省长、省党组副书记、省委常委；省人大

症，已开刀四次，本人否认。陕西干部之间团结仍是问题（说白上来后只抓人事，因而威信下降。李庆伟则以太上皇自居）。

玉珍电话，钱宗仁患癌症，已是晚期。极为不安。苍天如此无情。

1985 年 9 月 21 日（星期六）晴

早起活动半小时，哮喘有好转，仅晚上发生。

上下午开会，人事都说不出多少意见。刘震又长时间谈对宋时轮[183]意见，认为反小平即“反党反中央”，不满“两用人才”方针,七五也大反过。说此人胡[糊]塗，不宜再留顾委。下午我简单讲了点任何人的才能受三种限制（恩格斯）再加年龄的限制，形势日新月异，只有年轻人才能胜任。关于精神文明谈了东西文化问题，李光耀拜孔庙，日本为经济胜利国，投资海外 1000 亿。但“不知自己是什么人了”。过去学中国，学西方也。光唱《国际歌》不能解决理想问题，讲那些马克思东西难说服青年人。

夜观中国女兰[篮]、女排表演赛。女排赢了北京青年男队，确实不凡。

玉珍去看望钱宗仁，带《一代新人》。医生已确诊，只能活二个月了。

1985 年 9 月 22 日（星期日）晴

晨与秦川电话，告钱宗仁病事，须即设法转院。开会时找到李冰（原肿瘤院院长，李克农女儿），同意特殊照顾入院。

下午通过进退名单，选举，因票箱失灵，迟误一个多小时，不佞 897 票（少 36 票），少数几个低于 900 者也。同孙文盛略谈，放开眼界、打破框框、封闭式（向上海取经）等，“不如听话”问题，心中注意就是。

上午刘震来谈北大学生上天安门问题，表示对我昨天发言的反响。

夜参加晚会，电影《世界奇案》，故为惊奇而已。

1985 年 9 月 23 日（星期一）雨转晴

昨夜仍哮喘，服药上床，睡得尚好。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三个常委讲话，然后照相，正式被列入老人行列了。遇见刘杰，闻三篇文章事，说杜导正告知有八篇[184]，后面的更精彩。下午顾委小组会，人们不同意李德生、张廷发进顾委常委。人不能欠帐，说张是个有野心之人，这次下来，竟破口大骂尚昆。会毕，武衡来小座[坐]，说顾委似安慰杯也。

1985 年 9 月 24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略作活动。上午中顾委选举，共 168 票，王震 159，宋任穷 155，李一氓、黄镇[185]均

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等职。

[183] 宋时轮：（1907—1991）原名宋际尧，别名宋之光。湖南醴陵人。黄埔五期生。1927 年加入中共。参加了长征。1940 年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院长，中央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主任。

[184] 八篇为：《不要盲目追求高速度》、《谈浮夸风》、《再谈浮夸风》（这三篇刊登在《光明日报》上，即为引起王震骂娘的“光明”三文），《慎提口号》、《再谈慎提口号》（此两篇 1985.9.1.经陈四益交戈扬，在《新观察》上发表），《允许讨论》、《重读〈不要害怕反对意见〉》、《要习惯听反面意见》（此三篇与前五篇一同收入 1998 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李锐反“左”文选》一书）。—李南央注

[185] 黄镇：（1909—1989）安徽桐城县人。1925 年先后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新华艺术大学学习绘画。1930 年入冯玉祥部队。1931 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2 年加入中共。参加了长征。中共成立后在外交部工作，历任驻匈牙利首任大使，驻

160，李德生 110。张廷发 69 落选，军队同志的揭发起了决定作用。除七大外，此为空前之事。投票时经过座位，不能不同王胡子（王震—李南央注）握手，他见我“呵”了两声，彼此会意也。同蒋南翔闲谈时，李雪峰来，特提起我写三峡“大文章”事，他似不甚赞成此举。下午五中全会选举，已坐入“老人”席了！周里告我，习仲勋说留下毛致用是为了照顾华国锋原来班子（还有山西），这是废话。晚饭后，即收拾行装回家。夜黎澍来闲谈，谓外间对此次会不满情绪，学生闹事自最典型。传言先念看邓，陈下不下，又小平说：赵、胡亦不听话，不料华国锋在军队还有影响。李春光[186]给邓力群电话，应支持北大学生，自己录了音，

1985 年 9 月 25 日（星期三）晴

整天松散，不想写字也不想看书也不想整理内务，时有小喘。沈容送来李普“忆刘帅”第三篇，比前两篇生动有趣。

晚上同玉珍到农展馆买展销品，入馆之后即因热气而发哮喘。

1985 年 9 月 26 日（星期四）晴

晨起床不敢作活动。上午与玉珍到灼姐处，坐车出遊，小彭独驶入一水泥厂，石灰窑山沟，不快之至。回党校在校园散步半小时。下午三点回家，李普大女来，看杂文一篇。

晚上听李春光与邓力群电话录音。秦川来，谈昨天勤政殿会，后者之狼狈像。研究室主任由王兆国接替，竟说耀邦未预先告知（我这是建议），气极败坏：两付[副]职也退下；五讲四美付[副]主任不干了（万里：这些五花八门可撤销，主任不当了）；外事活动不通知了；还有什么干部教育之类组织……，今后在思想理论上下点功夫。人们当然拥护耀邦意见：老的少干活，让年轻的管事（经济一摊，思想政治等工作，启［啟］立、乔石、王、郝等多做。下次会起由启［啟］立主持）。已经走了第二步，十三大再走第三步。王胡（王震—李南央注）、乔木、鹤寿在坐不能帮腔。紫阳说：过去思想政治工作是封闭式的，今后要根据新形势做活。留秦川吃腊肉，喝葡萄酒。

1985 年 9 月 27 日（星期五）晴

晨起勉强作活动。上午治牙，遇胡绩伟，谈书记处会事及乔木。“曹操即到”，也来治牙。徐主任比友谊<医院>细緻得多，这次处理后，还要观察。十月十七日再看，然后定镶牙否。黎澍电话老打不通，原来先进机子出故障，到他家后才清楚。告以喜讯，并说李春光事，是否有“地下组织”？见我哮喘厉害，欲赠蛤蚧也。

1985 年 9 月 28 日（星期六）晴

早起未作活动，怕引起哮喘。上午复信寄书，上海复旦圻剑飞五月来信拖了几个月才复。

下午常流来，《水电年鉴》样书一观。庄重豪华，内容十分充实，当能重炮一响也！李均平[187]夫妇，

印度尼西亚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驻法国首任大使，驻美国联络处主任，中宣部第一副部长兼文化部党组副书记、部长。

[186] 李春光：文革时是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教师，1975 年 8 月 8 日贴出大字报，批评“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对电影《创业》列出的十条罪状，十分轰动。中央音乐学院 68 届声乐学生邓启元（邓力群侄子）在邓力群的授意下抄录了大字报，经由邓力群、胡乔木送至邓小平，邓转呈毛泽东。毛泽东在材料上做了批示：“此件有用，暂存你处。”1977 年中央音乐学院文革后首次招生，李春光、邓启元等教师通过邓力群转信给邓小平请求扩大招生名额，此时李春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邓小平 12 月 11 日在信上做了批示：“看了这封信所反映的情况，很高兴，建议予以支持。” 李春光 80 年代后移居美国。

[187] 李均平：李锐的武汉大学同学。—李南央注

老汤、安其春来，谈到六点半。与均平揆违三十年矣。76 岁，耳稍背，精神如故，为看老朋友来京。儿子李刚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党员，团支书，谈九一八事件，为学生辩护，学校过于害怕，无能也，有阴谋者顶多 1%，也不能起作用。他都拍了照，只有一个小字报：反对腐败政府。对警察甚反感，学生们主要是爱国情绪支配，包括前次竞选运动。李刚认为情况并不如外传之甚：有什么反动组织从中起作用。

夜到民族宫参观工艺品展览，为薄公子[188]捧场也（同一波语）。确实满目珍宝。关于象牙雕人物，白菜等着色问题，向主持者提了点意见：哪些宜于着色，如何着，现在看到的仕女颜色太“切［怯］”。人们都题字，不能免俗，题“满眼皆珍宝，无处不新奇”。

仍有喘意。

1985 年 9 月 29 日（星期日）晴

上午同小米到北京军区医院看望钱宗仁，已住入急救室。见我即说，如用中药尚可治。政治部郑主任陪同，同翟大夫详谈病情。估计只能维持两周矣！肿瘤医院来医生，说不收肝癌，只能转南方，真是奇闻。

到部同谷志瑞谈小米工资级别事。

下午二点同玉珍观法国影片《冒险的代价》，对资本主义社会电视毒害社会心理，只顾营利，极具讽刺。遇张志杰，转告钓鱼台负责人欲请客事。

黎澍送书来，《再思集》，封面引人。

夜周惠来，问去年突然下来之故，据实以告。书记处会已知道。问我对大局看法。

琬姐与其友人鲍君来，拟在京度留半月。玉珍忙于招待客人。

1985 年 9 月 30 日（星期一）晴

上午偕玉珍应钓鱼台管理局长{崔}荫堂等约请，至国宾馆午餐并参观。同席者有帅大姐，刘英，黄镇夫妇、王杰、浦光夫妇，符浩[189]夫妇、许寒冰[190]、张志杰夫妇等，均外交部老人，管干部工作者。12 楼为主楼，扩建后，庭园式休息厅甚舒适，电话匣甚别致。饭后摄影，遊养源斋并园林宿舍（一天一万元），苏州与宫廷结合也。晚餐时得钱宗仁爱人电话，云已昏迷，在抢救中。告值班室转告有关同志前去看望。饭亦不香，黯然之至，无可奈何之事。夜李荣光来，“忆六如伯”文有些改动。谈他自己在浏阳农村劳动，全家一万工分喝稀饭，儿女争食惨状。钟期光[191]（与卢兢如[192]等）不愿为胡荣[筠]历史真

---

[188] 薄公子：应为薄一波的三子薄熙成（薄熙来是二子），1951 年出生。曾任北京市景泰蓝厂厂长、书记,北京工艺美术品总公司总经理、副书记,北京市旅游局局长、党组书记。

[189] 符浩：（1916—）1935 年考入西安师范。1937 年入延安抗大，1938 年加入中共。中共成立后历任驻蒙古大使馆参赞，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驻印度大使馆参赞，外交部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司司长，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副部长，驻越南、日本大使，外交部顾问。

[190] 许寒冰：（1920—）福建永春人。姬鹏飞夫人。1938 年参加新四军，次年加入中共。曾任新四军军部后方医院会计、苏北军区司令部副股长。中共成立后，曾任外交部人事司科长，外交部干部司处长、副司长，外交部非洲司、领事司副司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191] 钟期光：（1909—1991）湖南平江人。1927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后一直留在平江、湘鄂赣边区部队。抗战后转入新四军。参加了淮海战役。中共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治部主任、副院长、战史研究部部长。是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一届中顾委委员。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2] 卢兢如：（1904—1993）湖南平江人。女。1925 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平江县委委员、平江县妇联主任。1931 年赴莫斯科学习，1937 年被派至法国《巴黎时报》工作，1938 年 1 月回国，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工作。1941—1947 年先后在延安和东北从事俄语教育和翻译工作。1952 年后历任俄文《友好报》第一副总编辑，中宣部翻译组副组长，中央广播事业局苏联东欧部副主任。1984 年离休，享受副部级待遇。

情作证，反作歪曲，过去以“反革命”待之，大概自传亦有错乱也。李荣光本人，抗战时为革命者视为“反属”，两面白眼，直到四九年始参加革命[193]。

1985 年 10 月 1 日（星期二）晴

客人遊故宫，晚上到人大会堂。说是大会堂极拥挤，广场人山人海，等观焰火而不放也。两个半小时始乘地铁返回。

下午蒋跃来谈经济形势，陈云之“未过时”与紫阳三全会信有矛盾，(《人民日报》有来信，中央内部矛盾不应公之于众)。赵信是自己起草。

1985 年 10 月 2 日（星期三）晴

上午陪客人遊雍和宫，内部装修一新，花木亦好，后殿 26 米佛乃一根白檀雕成，乾隆时建。香火点缀而已，远远不如浙江所见。

下午何格高、邢凤山来，谈三峡事。紫阳批转政协孙越琦、周培源[194]、费孝通[195]、钱伟长等人缓建意见，非开专家会议不可。李鹏找钱正英，钱仍不让开。随他们去吧。林汉雄夫妇来，送哈密瓜与酒，偏走冷门也。

1985 年 10 月 3 日（星期四）晴

晨起活动半小时。今日毫无喘意。客人安排游长城。上午同玉珍、小玲子一家上玉渊潭散步一个半小时，归来黄实在家等，让再写信，实在难缠。沈玉[毓]珂、田绿萍[196]、安若也等着看我，与沈已三十七年不见了。详谈别后种种。说官僚主义，机构臃肿，新人上来学抓权、请客等不正之风甚快。干部子弟不正之风使人对整党失望。林佳眉[197]要当部长，结果让当医学会付[副]会长始下来。田绿萍同田纪云是抗日中学同学，沈对王兆国甚熟悉，很谦虚、敢作事，只是知识较窄。中午未能休息，接着罗西北夫妇来，促他写关于水电与三峡意见。谈李鹏情况，自幼好出风头，痼疾，妻子同病，看帅妈妈电视，指挥安排镜头。对人尚好。让他们今后注意必要时提醒提醒，为党国着想也。

晨秦川来，言邓力群恋栈，书记处会上质问为何周杰传达，并未作决定（研究室人事）。启［啟］立只有支开。黎澍来同谈论一阵，庆父[198]也。

---

[193] 李荣光为中共早期烈士胡筠（女）之子。胡筠在 1934 年中共的肃反运动中被误杀。此事可参阅李锐日记 14 册注释 82“胡筠”。—李南央注

[194] 周培源：(1902—1993）江苏宜兴人。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后获芝加哥大学学士、硕士学位，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先后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瑞士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从事研究。中共成立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兼教务长，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副校长、校长，科学院副院长等职。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5] 费孝通：(1910—2005）江苏吴江人。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获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曾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共成立后历任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副院长，北京大学教授。1957 年曾被划为右派。

[196] 沈毓珂：1946 年在李锐领导的《冀热辽日报》任编辑。解放后长期任朱德的秘书。去世前任湖北十堰市市委书记。田绿萍是沈的夫人，也曾在李锐领导的《冀热辽日报》工作过。—李南央注

[197] 林佳眉：李先念的夫人。

[198] 庆父：鲁庄公之弟。鲁庄公死后，庆父串通鲁庄公之妻哀姜连杀两个国君，作威作福，横行无忌，故齐国的仲孙湫到鲁国吊唁回去后对齐恒公叹曰：“不去庆父，鲁难未已。”此处喻邓力群为庆父。——李南央注

1985 年 10 月 4 日（星期五）晴

上午到医院做肺功能，约二小时，近十次各种口呼吸，喷药前后，肺量差一倍多。支气管痉挛也。对功能颇感满意，身高 1.73 米，缩短 3 公分。

下午作哭钱宗仁诗。告于刚并黎澍，到黎家，建议二首第八句作改动，并动第六句：

劳骨伤筋尤苦志，飞沙走石立胡杨。
铮铮铁打自成器，疾疾风摧弓挽强。
古往男儿皆智勇，今来逆子尽忠良。
既然造化有深意，忍夺斯人咒上苍。

灯火家家望团园[圆]，高楼此夜不成眠。
君才未展凶音骤，国运方兴笑语喧。
决意改行从笔政，何期开卷读遗篇。
人才爱惜岂虚话（关心士子应惭愧）？时让衰年哭壮年。

夜送与秦川，秦正欲电话启［啟］立，告某某正式找王力写文事。

1985 年 10 月 5 日（星期六）晴

晨活动半小时。客人外出游览。

上午《新观察》邵燄来，谈两篇杂文事,赠女儿诗集。约四益来改诗稿。同意改“热血男儿”,“痴心逆子“，二首五六句改：

方兴国运欢声动，未展君才恶耗传。

七句为：迩来憾事知多少。续推敲。

下午应约参加民盟座谈会：“如何发挥知分聪明才智“。费孝通主持，参加者有石西民、严家其[199]、金开诚[200]（北大中文教授）、周光召[201]、洪丝丝[202]、陶大镛[203]、钱伟长、谈家桢[204]。多谈知分本身问题及工资、待遇，亦谈青年响［向］往外国，文人相轻等。我谈了外部问题：几十年革命知分政策，不放心

[199] 严加其：（1942—）江苏武进人。中国科技大学应用数学和电子计算机系毕业，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1979 年 2 月在胡耀邦主持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严提出“废除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并曾在赵紫阳领导下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1989 年“六四”后流亡国外，最后定居美国。

[200] 金开诚：（1932—2008）江苏无锡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学报》副主编。生前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常委兼文史委员会副主任。

[201] 周光召：（1929—）湖南长沙人。1952 年加入中共。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研究生院理论物理系研究生。毕业后历任北京大学助教、讲师，苏联莫斯科杜布那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中级研究员，二机部九院九所理论部第一副主任，副所长、所长，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长、党组书记。是中共第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委员，十三至十五届中央委员，1998 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02] 洪丝丝：（1907—1989）福建金门人。东京日本大学肄业。曾任印度尼西亚《新中华报》总编辑，马来亚《光华日报》、《现代周刊》总编辑，新加坡《南侨日报》经理兼社论委员会主席。1946 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中共成立后归国，一直从事侨务工作。曾任中国侨联副主席，民盟中央委员。1982 年加入中共。

[203] 陶大镛：（1919—2010）上海人。中央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英国和香港从事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方面的研究。中共成立后回到大陆，担任中央出版总署编译局计划处处长。1957 年被打成右派。1979 年参加筹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并任系主任。是民盟第五至七届中央副主席。

[204] 谈家桢：（1909—2008）浙江宁波人。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苏州东吴大学（现苏州大学）毕业，后先后取得燕京大学硕士、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中共成立后历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副校长，在复旦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是中科院生物学部委员，民盟中央第五届副主席。

等，视为异己。开国后之皮之不存[205]。现在国内阶级分析问题，以及根本在农民进城，在落后农民大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矛盾。听者似甚动容。在和平饭店便餐。《群言》脱不了身了。今天是从钱宗仁之死谈起的。

1985 年 10 月 6 日（星期日）晴

晨活动半小时。上午韩模宁夫妇（丘钟惠）[206]来，即将去苏使馆任技术参赞。谈尽力弄回情报资料，如何与国内挂钩，出国前可请科委开一座谈会，各有关部门提出意见。下午湖南刘国安来（政协副主席），听湖南情况，认为新上来几人尚难起大作用。熊比刘正强，地方经验较多，公安部门问题甚多。

大胖来，工作尚好。谈福建外行当家乱引进吃亏事，彩电装配线各引各的，而无外汇买装件等。关键还在干部问题。因见玉珍做饭甚累，吃饭时顶了琬姐一句，引起不快。功亏一篑教训，小不忍也。

1985 年 10 月 7 日（星期一）晴

晨活动半小时。诗定稿告袁鹰[207]：

方兴国运山花烈，未展君才蜡泪干。
伤心事问几时了，最怕哀年哭壮年。

上午同琬姐、鲍君、玉珍到党校，遊校园，空气真好。午餐后回，客人留宿灼姐处。

接女儿电话，郭佩珊逝世。

1985 年 10 月 8 日（星期二）晴

晨活动半小时，近日已不哮喘。

上午常流送《水电年鉴》。他的介绍文写得不好，告知写法。

何纯渤来取走“纪念澜波”文稿，谈及与邓力群同班，邓三五年到北大借读，当年写字慢，试卷常答不完。黄实又来，只好又批一次。

下午到东郊火葬场参加钱宗仁葬礼，路上走了一个小时。报社、农垦局各有关方面人均到。工业学院杨维海教授，安排出钱的文集。

1985 年 10 月 9 日（星期三）晴

晨活动半小时。小米送信件、文件。政协组关于三峡意见写得甚好，论据充足，意见中肯。

《群言》编辑送来发言稿，不能用，得重写。

郭佩珊两个女儿来，为父亲鸣不平。强调在国民党空军时改造一种飞机之贡献，半生屈才，未得重用，要我写文章。杨作材来话旧，看字帖。

“六如伯”文还得改动一下。

---

[205] 毛泽东的说法:“皮之不存，毛将附焉。”将工农大众比作皮，将知识分子比作毛，是依附于工农大众的阶级。—李南央注

[206] 韩模宁:在前苏联国际儿童院长大，李鹏在莫斯科学习时的同学，是李锐挑选回国到水电系统工作的四个留学生之一。曾任水电高级工程师。邱钟惠：中国第一位乒乓球女子世界冠军（第 26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与韩模宁是邻居。韩的前妻和家中老少数口在文革中被街道积极分子和红卫兵打死，留下八岁、五岁两个女儿。邱对韩的遭遇非常同情，后与韩结为夫妻。—李南央注

[207] 袁鹰:（1924—）原名田钟洛。江苏淮安人。诗人。1945 年加入中共，长期在报社任记者、编辑。文革后曾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

夜送走琬姐和客人，全家轻快了，恢复正常生活。夜到中南海观美国片《年青的妈妈》，一对喜剧歌舞演员的家庭生活，几十年过程，本世纪初美国文娱生活等社会风貌，母亲尊重女儿意愿，如何做贤妻良母。

1985 年 10 月 10 日（星期四）晴

上午到中南海第一会议室参加中顾委会，如何学习全会文件，一波讲了一大篇。发言时，杨献珍指责党校领导，搞正规化、大学化，清华化，说搞特务制度，过去林家铺子，杨家党，现在蒋家王朝等等。此事在医院时，蒋南翔同我谈过。一波几次制止不了，蒋又申辩反驳。陈再道[208]大声讲民主集中制之难，要多发动讨论，不要再搞一言堂。张稼夫讲雁北浮夸风，晋西北仍吃山药蛋。定一谈无锡柴油机厂讲究质量，顶住奖金、升级的诱惑，这才有希望。这个老人会看来是活跃的。

下午去看郭佩珊家属，遇到科学院老干局人。关于级别、空军老问题，同王建根当即电话如何解决，至少在《光明》见报。伯克电话是打官腔的。

夜到黎澍家闲谈。社会主义国家喜办虚事，搞排场，浮夸，资义国家反而求实。美国人对我们译“白宫”有意见，明明是“白屋”也。

“哭钱”诗见报。

何纯渤取走“刘澜波”文。

1985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五）下午雨

晨起活动半小时。“忆六如伯”文改好寄出。处理一些信件。下午钱宗仁弟弟、爱人来，道谢也。嘱保管好钱的文稿等，交湖南出版社处理。送五十元钱。后来给秦川电话，人民日报给了 400 元。夜秦川来。

下午到办公室，看过去被保管的笔记本等，竟如此完整。“我与水电”大可动笔了。

夜到杨作材家，武大校友会诸人谈十一月三日集会改选事，要我当这个会长了。

1985 年 10 月 12 日（星期六）晴

《慎提口号》让《新观察》刊出用本名，加了几句（邵燄[209]电话）。民盟座谈发挥知识分子才智讲话稿改写好，黎澍加了个尾巴。

下午沙洪来，谈宣传系统人事问题，乔木等仍在抓也。到文津街游泳，恢复后第一次去，只游 300 米。夜到黎澍家，王若水在，一起谈人道主义等问题，社义社会弊病何在？

1985 年 10 月 13 日（星期日）晴

上午沈毓珂来，谈朱老总与毛关系。朱反个人崇拜，在莫斯科即表示，邓谓现在反不利，集体领导还是一言堂，开明皇帝总较好，凡独专即坏，何况我等。毛即耿耿于怀，渐不让朱问事，八大时主张去毛思，中国革命经验是群众，集体创造。关系最深是陈毅，同贺龙亦好。送沈书二本。

---

[208] 陈再道：（1909—1993）湖北麻城人。1928 年加入中共。长征时已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抗战时任冀南军区司令，解放战争中任多个纵队的司令员。中共成立后任武汉军区司令员，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文革中著名“七•二 0”事件主角，被冠以“反毛主席、反林副主席、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残酷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名批斗。是中央军委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会常委会委员，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届中顾委委员。是反对“六四”开枪的七上将之一。

[209] 邵燄：（1939—）本名邵燕祯。浙江萧山人。女，满族。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曾任报社、出版社记者、编辑，《新观察》编委、编辑部主任，《中国妇女》杂志副总编辑。

看“热河集”稿。

1985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一）阴

晨起活动半小时。下午同玉珍到玉渊潭隔河岸散步，至水电站折回，约五六千步。

续看“热河”文。曾禾尧[210]来送水电自著六本。徐世长[211]侄孙送来徐迂亭托带糖果一大包。

胜利与小李打架事[212]，闹到派出所，弄得我也不安。

刘正来，谈习谓他来京，使几位老人起哄。

1985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二）阴雨

晨起略作活动。下午同玉珍过马路买牙刷。

上午黎澍来，谈马义就是批判的亦不对，谓马之论点不对者已多。拟编现代史，列出大事记即原形也。

朱正、冰封等信。朱已任出版社总编，同意为钱宗仁编集《胡杨泪尽》。小米来，告此事。说谷安林有些看法，想找我谈，老是英模作报告，并不解决问题。这类非常情况，非常表现并非常态，常态的共产党员应是怎样一种人？常态才有教育意义。“热河”文全部交米山。

《群言》魏如珺取走发言稿。夜原水电院技干许自达来，交陆总编《世界能源导报》。

夜苗儿夫妇忽来，盖其母去武汉也。90 公斤大块头，与我齐高，甚感意外。纯朴如故，谈吐颇佳，无儿时呆味，两手亦灵活（能作针线）。言文革时乃逍遥，东呼伦贝尔插队三年，光吃包[苞]米糁子。后随母在湖北干校五年，现是三级工。晨七点骑车上班。

关于父母为何离异作了历史说明，并将近年为“吞没抚养费”告状事说清楚：廿四年之后还要捣乱也，此种损人利己本质也应当让儿辈知道。

1985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三）阴、晴

晨起活动。上午参加第一支部会，听紫阳、启［啟］立九.廿七讲话传达。关于控制基建投资讲得甚透，真可以将《光明》三文与之对照一阅也。江华插话甚多，谓中央有责。请吃之风，我建议下禁止令。

下午只改好“芦沟桥退到独山”文。同玉珍到玉渊潭散步五十分钟。夜观台湾片《烟水寨》，歌颂纯洁的爱情，但社会背景过于杜撰。

1985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四）晴

一早到医院治牙，因排队改在下午，并就徐主任之班，同时冷冻去皮肤猴[瘊]子及黑斑。

上午购书 34 元。下午到八宝山参加夏如爱遗体告别。谢铁骊随送来谢冰岩送的字条，他们是兄弟。

1985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五）晴

晨起活动 20 分钟。八点到医院治牙，左右上下床均狠磨，留下隐痛更影响神经疼，终日不舒服。右上颚曾打麻针，为镶一个牙，如此大动干戈。九点半到八宝山参加郭佩珊告别会，见到一些老熟人。

---

[210] 曾禾尧：民盟盟员。语言学家。

[211] 徐世长：李锐武汉大学校友，曾任武大上海校友会会长。

[212] 胜利：钟胜利，李锐第二任妻子张玉珍的养子。小李：钟胜利的第一任妻子。二人生有一女。—李南央注

下午游泳 500 米。为晚上出车事，第一次向小彭发火：只为了自己孩子，竟置工作于不顾。谓：《海瑞骂皇帝》不值得一观也。遇见高扬，谓寄我书一本。到于刚处小坐，言及一二·九一代与红军一代现在同时离休，我们这一代许多人未能及早重用。

1985 年 10 月 19 日（星期六）晴

晨活动半小时。整天牙痛，大概是为补右牙，磨得太厉害了，只有吃流食，冷热都不行。

“热河文”全部看毕，上午交米山。遇杨健生，谈三十多年高层干部使用教训，目前仍是运动型与专业型（或加综合型）的过渡时期。胡锦涛、王兆国站住了，是一大突破。四十多的人中大有人才，可以放手使用。这比黄璜、关广富型强得多。开始往家搬资料文件。大胖偕张友坤来，谈十四开放城市采取压缩方针，减面积、压项目，投资维持原数。耀邦烟台题字：跨越世纪，被谷牧讥讽。

下午游泳 600 米，理发（12 分钟毕）。遇陈鹤翔，谈钱宗仁之早夭。接到两封信都是为悼钱作诗的。

1985 年 10 月 20 日（星期日）晴

晨起略作活动。李庚照顾，由电影家协会丁小秋送来《火龙》（溥仪后半生）票三张。下午一点，同玉珍、大妹[213]坐公共汽车到人民剧场，回来经玉渊潭散步，遇胡昭衡，他是每天坚持几公里的。

《总理在我心中》一文，将收入集子，拟稍作修改。

1985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一）晴

“怀总理”文增补毕，加了一大段在葛洲坝讲话及上海会事并新安江行。寄文献室。

下午陆源[沅]来，告以小刘活动事，子弟问题令人忧虑也。

1985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二）晴

九点同玉珍到陶然亭参加老人日活动。一路车辆挤塞，园内人生[山]人海，围湖走了一周，听了几支歌。到慈悲庵看书画展，只有《陶然亭》石刻三字最好也。原来哼了四句，无兴缀动笔，人太拥挤。

老牛解驾恰牛年，此别文山会海间。
柳绿花红春意在（来到人山人海处），陶然亭畔众陶然。

四天来吃流食，牙痛影响满脸神经阵痛不已。下午到医院，两位女大夫（赵、汤）会诊，怀疑三叉神经问题，好在尚未影响睡眠。

游 400 米。遇祖春，关心我之低烧。到王美兰[214]同志处，找来李老照片二张。

1985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三）晴

九点到府右街参加《水电年鉴》会，旧人济济一堂。讲了廿分钟话，苏联取经，了解人家败仗教训，说大跃进水电也冒进，有三、四亿浪费，如建溪、紫坪铺教训（陈增庆[215]已转告不跟钱正英走，三峡放慢）。随参加顾委一支部会。李昌谈在中纪委与鹤寿矛盾，知难而退。根本还在干部失控。赵毅敏说老大难，老大过问即不难，而中纪委事找耀邦亦无法解决也。

---

[213] 大妹：李锐大姐李琬华的长女唐承安。—李南央注

[214] 王美兰：李六如的夫人。—李南央注

[215] 陈曾庆：（1927—）江苏武进人。1952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后一直在电力系统工作。曾任电力部计划司副总工程师，水电部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所长，原国务院核电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等职。

下午只散步。“热河文”全部看毕。牙痛之至。

1985 年 10 月 24 日（星期四）晴

晨起活动半小时。上午戈扬来，谈李洪林任职坚持，此阵地决不放弃也。张{溪}杂文乃射此等“左”头。下午蒋跃来谈部队青年军官对大三角关系看法，与美接近，中亚空白，我可利用以加强部队现代化。告以此事应上书总参军委，我等甚难判断。

“热河文”全部交小米。

1985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五）晴

一早去医院，小彭竟忘，让玉珍去叫，太不成话。向牙科主任充分反映了牙痛情况。今天为那只牙又做模印，真不知要折腾多少次。可能是烧神经，疼痛难忍。卅一日还得来。

新华出版社不接受《回忆热河办报》一文编入文集，字数原限 10 万，现已 16 万，大概是不愿多赔本也。下午游 600 米，遇祖春，谈湘西亲属遭罪情况。万达谓雪初支持一派，反咬一口也。

夜黄万盛（上海社科院哲学所）来，上海时元化介绍来找过，几忘。作长谈，黎澍亦参加。明春他们要开一个东西文化会议，邀一些学者座谈，请黎与我参加。《十篇》美国已翻译出版，颇热门。《History & Far》作者在京，此书写了毛，甚有见地：将毛置于具体历史背景考察。我谈人类前途：可能两种制度互相渗透而走到一种新的社会。列宁《唯批》一书曾寄马赫，马赫复 10 万字长信，列宁亦有复信，原档已在西德找到，正翻译中。谈列宁之左，《毛选》第一篇即有问题，阶级分析历来有问题。黎谈，最好全盘西化，彻底资义一下，不要怕东方文化传统会失掉。日本彻底，仍保持和服、茶道。对孔子评价，现似有一派复古，儒家第三次高潮，孔子后裔全入政协。地面古迹几千年不知扫掉过多少次，只有靠地下保存。马克思《中国纪事》：太平军戏服作战，是一种反动。

1985 年 10 月 26 日（星期六）晴

十点到八宝山参加王{铸}告别。同尉建[健]行谈曲啸到宣传部事，情况他知道，当报告员，工作一年，此种做法甚感怀疑。也谈到办公厅付[副]主任事。

下午游泳 600 米，遇张[章]文晋，谈美国政策。大三角看法与我意见同：不可与人家比也，不过人多而已。美国有自信心，当然怕我们与苏接近。见三个先决条件仍疆[僵]持就高兴。

牙痛仍剧。

上午四益来，谈到二点才走。不同意我多写水电，还是全力“毛传”。南宁到庐山恐难发表。

1985 年 10 月 27 日（星期日）晴

晨活动半小时。牙痛稍好。上午将北屋书架移南屋，这样便于放随用各种材料。

《热河烟云录》定名，序言 1400 字草好。

下午到荣宝斋看画展。任伯年、吴昌顾、齐白石为主，口占四句书赠：

凝神仰大师，遗画世间稀。
荣宝斋功德，后人慰所思。

该店负责人韩度槿、王大山及文物局长招待。拉拉关系，以便观画、裱画也。

夜彭尔路来送酒两瓶。邵阳来人，为展览馆事。

1985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一）晴

上午小米来。钟伯熙信，5.26.《浙江日报》。压缩基建投资之难，去东京任十市长代表团长，广岛演说用英语六分钟很成功。此人实可大用，惜启用太晚。序言交出。

下午小毛[216]、灼姐来。小毛在美国迪斯尼一年，儿童中心培训出去（安全部）。观点大变，接受美国开放思想，中国压抑人才。香港刊物谓领导头子陈、邓此次该下。属改革派人而下者有我之名，且谓尉建[健]行乃我推荐。如此内情怎么传出的？

夜偕玉珍到中南海观河北梆子：《陈三两》，《林冲夜奔》（昆曲），唱做俱佳。

1985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二）晴、阴

晨起活动半小时。牙痛渐轻。今天开始吃软饭。小彭身部痛疼处甚多，需作检查，未能游泳。与玉珍散步玉渊潭。

上午复湖南、上海等信件。

下午常流来谈学会事，建议我讲点学会本身工作。话旧、谈沈信祥[217]五九年倒向“反李”一边，钱正英安排干部一套手法。

夜温济泽来，谈《中华英烈》编辑并班子事。交他怀<念>总理旧文。

1985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三）阴

晨起活动 20 分钟。牙好转，正式吃饭菜了。

峨嵋电影厂赵学彬，四川文化厅陈有发寄来电影剧本《胡杨泪》并信，让我提意见。四万五千字，看了一遍。总的还可以，但主人公语言不口语化，性格之一贯顽强似不突出，学习之刻苦仍不够。作家林云穿插全剧也值得研究。拟交谷安林、小米一阅，座谈一下。

上午参加第一支部会。李昌谈五十多岁干部退下来的问题（全国 200 万）。谈黑龙江几大事故。干部重新受教育（经济、法律、科学知识等）问题。我从小毛崇拜美国谈到年青一代与我们的距离，如何教育这一代人。退下来的老干部可包大学、中学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社会工作。老干部要主动找工作做。

下午游泳 600 米，通身舒服。夜观美国片《四月傻瓜》，写美国夜生活，不协调的夫妻关系，一见钟情之类。

1985 年 10 月 31 日（星期四）晴

上午整理旧档。下午镶上右上牙套，花了二个小时，又剧痛一次。大概要一段时间才能习惯。游泳 600 米。

1985 年 11 月 1 日（星期五）晴

晨活动半小时。上午到社科院参加《中华英烈》编委会。温、廖盖隆、冯牧、方实等，谈了要逐渐透露现代历史真实，谈了自己经验：《旧作辑录》之“有害无利”，愤而著书[218]；怀田家英、周小舟文。

---

[216] 小毛：李锐二姐李英华（灼姐）次女王兰江。李锐日记中还提到另一个“小毛”，是唐麟的女儿唐仲远。—李南央注

[217] 沈信祥：50 年代曾任水电建设总局副局长。1959 年庐山会议后，水电部批判李锐，扩大至“李锐反党集团”。沈当年积极参与了揭发李锐和其他同事。—李南央注

[218] 中共执政初期，李锐任《新湖南日报》社长时，曾收集了毛泽东早年文章，成书《旧作辑录》，被胡乔木否定，谓“有害无利”，让立即销毁。李锐不服，愤而著书《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1957 年由青年出版社出版。—李南央注

下午游 600 米。夜观《金陵之夜》，写钱壮飞[219]事迹。

1985 年 11 月 2 日（星期六）晴

上午翻箱倒柜找热河时旧照片，意外发现一些人的旧片，还有一张立徵与辅仁同学照片。

上楼看望李铁铮，总是其志未酬，牢骚满腹。言致信政协秘书长，谓归国廿一年，仍是二级教授，工资未增。又以马壁为例，待遇之不公。

下午游 600 米。遇祖春，要我低烧不要大意。归来量 36.7℃。拟测试几天。

到于刚处，取回六幅裱字画。何绍基对联竟换错了。夜李泽厚[220]突来访，黄万盛介绍。说七九年曾送我一本《近代思想史》，我没反响。只好道歉。谈毛，甚服我之观点。说西方有“左”派仍相当肯定毛晚年革命思想。他觉得不全是个人因素，总是认识问题，极力怂恿我写“毛传”。

1985 年 11 月 3 日（星期日）晴

晨活动 20 分钟。半夜醒来服眠药。上午清找旧档。“祝人民出版社 35 周年”，写二百字。晚去黎澍处请他一阅。下午一点半到师大饭厅参加武大校友会，被举为会长，老老交替，接杨作材班。随在人大招待所晚餐，甚丰盛。遇李进才，教委文科教材办付[副]主任，谈教材不搞统一，现已这样做了。又柯俊为钢铁学院原付[副]院长，北京校友已过 800。

1985 年 11 月 4 日（星期一）晴

上午到顾委听传达。政治局会姚依林谈经济形势在好转，速度已下降，今年可望无赤字。基建投资已渐控制，农业结构调整中，粮食减产约 500 亿，200 亿为缩小耕地而来（因发展经济作物）。秦川告知彼等原想借此作文章也：大谈农业耕地缩减问题。

下午与玉珍散步。续清理旧档，找出照片。四益来取去。给人民出版社祝辞定稿。夜到黎澍家。“翘首”改“翘楚”，四益提醒。

1985 年 11 月 5 日（星期二）晴

上午仍整理旧档。书柜等仍清理不好，拟存旧件太多了。温济泽来，发刊词宜简练朴实。下午游泳 600 米，遇王见新[221]，山东绛州旧识，认识立徵，鲁南一起活动过。吴子善来找。

于刚媳妇，何绍基对联果然为老裱匠换走。

李铁铮为女儿从美国来请客，有黄德华[222]、朱仲止[芷]、柴大使夫人，王定国在座。多金女大学生。玉珍亦参加。花竹餐厅，菜有川味。

---

[219] 钱壮飞：（1896—1935）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本名钱北秋，又名钱潮。三十年代著名电影女演员黎莉莉的生父。1925 年加入中共，1928 年打入国民党内部，后任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为中共提供了很多重要情报，中共在上海的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消息即是他通知中共中央，避免了更大的损失。1931 年回到苏区，在长征途中南渡乌江时遇难。

[220] 李泽厚：（1930—）湖南长沙人。1954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 1955 年的“美学大讨论”中崭露头角。文革后出版了《批判哲学的批判》、《美的历程》、《华夏美学》《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等作品，在哲学、美学和思想史方面有所建树。1989 年“六四”后受到批判，1992 年初获准移居美国。

[221] 王见新：（1911—1999）山东宁津县人。1932 年加入中共。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滕县地区组织领导地方部队，坚持敌后武装斗争。中共成立后历任郑州铁路分局局长，铁道部政治部副主任，太原铁路局党委书记，北方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等职。

[222] 黄德华：黄兴幼女。

小彭检查无病，罢工闹情绪，印象甚坏。

1985 年 11 月 6 日（星期三）晴、阴

上午复一大堆信，南京杨郁、阿鲍、长沙，及为杨作材工令[龄]等。玉珍与小彭谈话，略予批评。

下午谢韬来，他在人大已退任顾问，托找有关毛与党史资料，并愿找义务助手。

高菊村来，原来 1921—27《毛史迹》资料早已交出,此人是留几手的人物。即去信冰封、朱正设法。

1985 年 11 月 7 日（星期四）晴

五点早餐，五点四十分同玉珍到机场。因雾大，十点一刻始起飞。桂林停四十分钟，下午三点到南宁。甘苦[223]等到机场接，住邕州饭店七楼，水电老中青三代济济一堂，大家都很高兴。

今天只吃了一顿晚饭，满满两碗。郭锡权来谈地方情况与他的处境。艺术学院刘宇一进退事，一个付[副]院长想夺权，又是宣传部长侯得彭推荐的，情况复杂。翁长溥久坐长谈。

气温 28℃，只能穿衬衣。

1985 年 11 月 8 日（星期五）晴

睡得甚好，只盖了一个被单。阳台略作活动。上下午均有客人来往。梁益华、常流来谈会议事，附带谈及李伯宁之攻击。省建委主任等来。季诚龙来谈伯村三次找他谈，为五九年平反事。夜施嘉炀、伍正诚教授，湖南徐镇国等来。看了些材料。

1985 年 11 月 9 日（星期六）晴、阴

晨活动半小时。上午大会，讲话 20 分钟，讲新老交替与水电甘苦问题。学会确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学术交流甚活跃,这是一个比较能自由讲话的园地。下午翻看大会所发材料,关于经济部分都可看，纯技术问题搁置一边。

六铺炕老人越来越多。

晚上在明园宴会，为主宾。喝了几杯，饭后参观毛故住地，南宁会议会场休息。讲了几句这个会议为下坡路转折点。谈三峡几句。

九点观红水河纪录片，故事片《舞狮人传奇》，尚可，武打结合尚好。

1985 年 11 月 10 日（星期日）晴

上午乔晓光来座谈甚久。认为旅游应成套，谈桂林情况，投资应有重点，国家不要太分散。处遗[224]还有灵山、武鸣两县在闹：县委、地委是三种人当家。灵山有七十人串联到北京。

下午参加大会，听陆佑楣等报告，集中于 2000 年规划与介绍鲁布格日本大成公司做法，隧洞日进尺 375 米，并肩世界纪录。

晚上开大座谈会，我讲了近一小时，主要谈商品经济为不可逾越阶段，以此为中心冲击一切，改变一切也。当代主题是发展生产力，只有经济好了，政治才能搞好。

---

[223] 甘苦:（1924—1993）广西扶绥县人。壮族。1947 年加入中共。中共成立后历任龙津县县长，广西省手工业局副局长，龙州县委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兼广西水利局局长、党组书记等职。

[224] 处遗: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李南央注

1985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一）晴

翁长溥邀游西津，季诚龙、周灵光同行。两台苏联机组（5.3 万），发电机不行。我们两台则水轮叶片差，超负荷运行（6—7 万）也有影响。

过横县正赶集，但货物种类不多，满街木炭，青橘、青菜、生姜而已。

老翁家宴，三人曾一起去参加斯大林格勒截流，话旧，看照片，想起当年一水利部留学生告状之事，谓我骂大跃进乱糟糟，此件还在庐山散发（翁说是对留学生讲话，当时反映是我可当外交部长也）。估计其人为现在水科院之李桂芬（女），系李名播估计。

1985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二）晴

早饭后为《东北学报》、广西学会（开发红水河）及《水能经济》刊物题字，一次完成。

上午翁长溥与水利厅付[副]厅长陈顺天陪同遊大王滩水库，距市区约三四十公里，库容近五亿，惜未能养鱼。旅游尚未认真开发，修了几个亭子。坐船绕湖一周之后，为“小卖部”题名“凤凰榭”，并“大望亭”，并书对联一：“山色与湖光一览，彩云共群鹭齐来”，遊湖时见到一群野鸭飞翔也。

下午回来，略休息，即人客不断：书记陈辉光[225]（与秘书长钟　　，（原文此处空二字—李南央注）曾在大化十年）来，谓去年贷款谋私几千万等，财政收入增五亿。粮食减产，但一县增调又收不了乃虚报之故。言林若亦谓核电不上为好。陈在党校听过我讲话，煤炭基层上来，看来颇精干。陆佑楣来，要《论三峡》，谈钱让他当经理，不上则在部管水电，谓赵让积极抓三峡省，世界银行争取贷款，准备资料。同意充分论证。晚上老人们座谈写水电史，由学会出面抓，编资料，年出四五期，如各省水利史等。大家也都愿为我提供资料。张兴仁说，未见如我之狠抓地质者。

欧济文来谈到十点多，处遗处分面曾占立案者 50%多。晓光要压到百分之三、四十。后因整党决定亦规定不能先定指标，而不再坚持。盖揭批查，打砸抢与两案全国干部处理达一百万，占 5%，而广西不过 2%。

宝基来为向施老致敬信定稿。

曹承慰最后来，为三级工程师事。

1985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三）阴雨

晨起作字四张，赠陈顺天等。

上午闭会，照相，施老答词甚为周到。

曹乐安[226]来谈甚久，谓心仪久之。长办观点：防洪第一，不可替代，航运下游亦需要。强调 1860〈年〉、1870〈年洪水〉问题（〈冲〉决〈南岸〉竊池，松滋〈两口〉，现在是〈保护北岸〉荆江）[227]，提发电第一是风派。投资工程只 130 亿，移民万元一人。我谈水利之浪费国家资金多少个百亿，三峡是经济、技术与社会三大问题，葛洲坝教训不应重复。他们要求七五列上，投资要几十亿。同意学会出面论证此事　。

---

[225] 陈辉光：（1938—）广西玉林人。1961 年毕业于江西煤矿学院采煤系。1965 年加入中共。历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东罗矿务局安全科、生产科助理技术员，局办公室秘书、南山矿副矿长、客兰矿党总支书记、局革委会副主任、局长，自治区煤炭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兼自治区经委主任、中共南宁市委书记，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第六届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等职。

[226] 曹乐安：（1915—2009）湖南沅江人。清华大学毕业，早年留学英国。曾任长江水利委员会副总工程师，技术顾问。是荆江分洪，丹江口工程和葛洲坝工程设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227] 此段〈〉内漏字均为我向父亲李锐询问意思时，他做的补充。—李南央注

下午出版社谢盛培[228]来（先送书两包）。初会，谈得甚投机。涂克[229]与刘宇一之争，曾中间斡旋，责涂多一些。作字两幅相赠。甚欣赏《龙集》，尤其后半部份，拟请名书法家以小楷书一选本。不胜高兴。

林元惕、王伊复先来谈。

夜观电影，一凶杀案，凶手如此连续谋杀难以使人相信，追求票房价值作品，有些西方手法。

1985 年 11 月 14 日（星期四）阴

六点半起床，略作活动。早餐后作字三幅赠王伊复、林元惕、常流。

覃修典、张铁铮、常流、季诚龙等来，谈三峡等事。

韦纯束来长谈，到澳大利亚、新家坡一个月，甚有收获：中国向西方靠拢，理解羞羞答答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之不可逾越，两种制度之溶合、靠拢就是和平过渡。商品经济与私有制并不一定划完全等号也。新加坡民族社会主义，提高生活水平，解决住房问题办法，强调东方赡养父母（高级知分可生两个之失败，不愿多生），允许两胎，保持平衡。小车进市区单人出高费，自愿带客两利。政府部长平均 45 岁，李光耀之独裁与民主，议会允许反对派质询。

韦送来《九十年代》与《争鸣》十一期。陈与邓路线，北京学潮大做文章。

下午《电力报》与《广西日报》两记者来访，谈水电历史，不能优先发展原因，当前呼吁等。二个小时，甚感疲倦。夜周林光、翁长溥来。

1985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五）雨

上午看望晓光，闲谈。北京定居，诸侯们自然跼促了。首先是房子狭小。回<来>看完《争鸣》，张欣辛的《北京人》两篇，社会风俗貌意义较大。外国人当然喜欢这类“生活气息浓厚”的东西。

下午一些人来辞行。鹍鼎送美国畅销书《The Peter Principle》，有些人事制度方面的东西。刘宇一详谈他此次遭遇。谢云续来，安排广西名家为我作书画治印。谢的篆书颇好。晚上又送来 200 张宣纸。辞行者有潘仲鱼、卢伯章。

夜与翁长溥到韦纯束家谈到十点。漫谈过去党内人事，及大跃进情况，大弯路如何转弯到今天之和平过渡。

1985 年 11 月 16 日（星期六）雨

一早起来收拾行装。饭厅与许多人告别。区付[副]主席张春元来，谈广西太穷，固定投资才 69 亿，红水河等列不上项目，又有地方主义（锡不愿中央搞），不会争项目。雷开、冯大彬等来告别。

刘宇一同阳太阳老人来，拟迁居桂林，系桂林人。允画大幅烟雨桂林相赠。

组织部二位部长等来送行。谈刘宇一问题，刘曾与谢{伯}火热，支持谢的人不少。

翁长溥送到机场。陆总、覃修典等同机。吃面一碗。时正与苏女排战，胜局已定。十二点一刻准时起飞。仍过桂林，买豆腐乳，辣椒各一罐。下午四点五分即抵京。玉珍偕小利利来接，廿多分钟后小彭始到机场内（与部里司机聊天去了，说是 4:20 才到）。大为光火，一路未熄。

夜与黎澍电话，屈死老人事已见《新观察》。

---

[228] 谢盛培（1929—）后改名谢云，号裳翁。浙江苍南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曾任广西出版总社社长，广西新闻出版局局长，广西书画院院长。

[229] 涂克：（1916—）广西人。杭州国立艺专油画系毕业。曾任上海市文化局美术处处长，上海画院秘书长，广西书画院院长，中国美协广西分会主席。

1985 年 11 月 17 日（星期日）晴

在家休息，甚感疲劳。上午看中古女排之战，颇觉振奋。如果事事都如此训练、等[对]待，国家大有希望。

中午躺椅睡着约一小时。秦川来谈乔木逼王若水调商务，尉建[健]行找他谈时，将反凡是以来全部情况告之：本人即反是（意凡是派）；实践即真理标准后，耀邦本来布置讨论社主义目的（干什么），乔向华国锋告密而夭折；（责任制恐亦不赞成）改革讨论时之对付耀邦，有迫不及待；空谈共产主义理想，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作家大会；王力等之利用（邓找该青年谈，谓莫脱离群众）。目的还在一意孤行，欲全面控制《人民日报》。必坚持到一九八七年，你不下我不下的方针。

大妹来，谈公共汽车司机之怠工，对工资悬殊（出租小车过高）不满也。

1985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一）晴

晨起未敢多作活动。回来后时有哮喘之感。

上午小米来，有关钱宗仁信二封，广州与长沙旧诗作者的悼念。黎澍来谈毛思，五点：割据为王（独立自主）；阶级分析（包括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又团结又斗争；实事求是；思想改造，宋明理学翻版，专门制造伪君子也。

下午到首医看望丁玲。陈明在，谈到五点。因病危时，康大姐、仲勋夫人，哼哈二将（邓力群、胡乔木——李南央注），尉健行、朱厚泽等，还有张光年等都去看望了，甚觉安慰，似觉此生已可放心不再问当前大局，看看《断桥》，旅游故乡等，“过两年清福日子”。又给我看《丁玲研究在国外》，同意与周扬一张在莫斯科的照片。又谈周扬其人：南国社当过演员，“被拉进文艺界，关系人还是冯雪峰。”

1985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二）晴

早晨不敢活动，老觉有哮喘。上午到医院体检，玉珍同去。眼科大夫要我作脑 CT 检查，似有什么怀疑（右眼，其实我并不感头疼）。

下午游泳未带泳裤，只好去修椅子。同小彭谈开飞京在机场冒火之事，好像放心高兴了。

晚上玉珍、杨小玲同去看亚太博览会。中国馆琳琅满目，苏联馆冷冷清清，其实机电等有好产品，宣传册子印得也太次。日本、美国等吸引人，讲解者也极主动。商品化的世界，不开眼界，不赶上去真不行。整整两小时，几哮喘。甚累。

1985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三）晴

三点起床，看文件，后又坐着睡了半小时。

上午到顾委开支部会。我讲了工业部门要总结经验教训，附带谈了三峡（与葛洲坝等）问题。廖志高、李运昌都支持。黄火青发言要解决“老少边穷”近一亿人温饱问题与城市物价（副食）两大问题。汽车、钢材等进口问题在宏观控制，国务院与赵讲话关于外贸进口问题有矛盾处。

下午看聂、藤围棋决战与中日女排，甚过瘾。直到九点，眼睛似不疲劳。

1985 年 11 月 21 日（星期四）晴

晨起略作活动。上午做了一件事，细看《立征[徵]二题》，小改动几处寄沈昌文。

下午游 500 米。到办公室。过于刚处，裱匠换包，尚不认账[230]。

[230] 此事参见 11 月 2 日日记。——李南央注

长沙寄来大批书籍。冰封信，谓关于 1923—1927 毛史迹，高菊村闪烁其词。

老有小喘。早餐时秦川来谈，已通知不列席书记处会，即给耀邦信，表示不解。

1985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五）雨（夜雨）

晨起作活动。上午取椅后到荣宝斋，石溪画对了印记，顺治十七年作（十四年开始有画），与我看法同：字不假，画却存疑。拟与故宫一看。何绍基字则上品也。齐白石荷花重裱。又到外间看近人字画。李可染画石溪黄雀题字，标 2 万元，费新我字 560 元。

下午游泳 600 米。夜观电影《世界奇案》，北京人失踪事，不久前看过。

1985 年 11 月 23 日（星期六）雨

晨起作活动。空腹体检：超声波肝脾及肠胃等项，都正常。

下午参加一二·九座谈会，到两百多人，高校学生及党政干部为主。开到六点半。发言者大概都经过挑选有所准备，还是一边倒的。

1985 年 11 月 24 日（星期日）晴

上午参加一二·九分组座谈会，发言 20 分钟，介绍文立徵其人。邮电学院、政法学院学生老师让我去参加座谈会。认识赵荣声[231]，燕京的，卫立煌的秘书，问我要《龙集》。燕京张德华告我朱南华原在晋察冀做公安工作，解放初任湖南公安厅付[副]厅长，名李蒙。真是交臂失之。曾下放青海任检察长，已故。

下午古华来，西德邀请，《芙蓉镇》英译本在国外颇有影响，电影由谢晋编导。朱维民从美国回来，更是傲气，说大讲其学，批评美国现代派，宣传美术不为政治服务，而为人民服务。美国人喜欢。赞扬美国真有民主，将来会成为有色人种国家。《中国之春》两边都批评，要民主、爱国，攻陈云的鸟笼子，对赵好感。留学生有一半不愿回来，出国时受刁难，都已寒心。美国领事馆在黑人区，不敢出门，进馆受冷遇。

1985 年 10[11]月 25 日（星期一）晴

晨起作活动。拟改文章，却零碎翻书刊并复信而已。小妹自上海回，带来王申生信物并夏葆元作肖像，栩栩如生，框子金碧辉煌，惜头发过乱。

收到朱正信。

晚饭前同玉珍上对街散步购物一小时。

1985 年 10[11]月 26 日（星期二）晴

晨作活动，哮喘情况似基本止住。

上午复信，为胡山源[232]题签《文坛管窥》，为杨永直事向尉健行、习仲勋写信。

---

[231] 赵荣声：（1915—1995）安徽太湖县人。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1935 年在一二·九运动中加入中共。1937 年春去延安。1938 年 2 月被派到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部任卫少校秘书。中共执政后，其党员身份不被承认。曾任《工人日报》文化生活组组长，是介绍吴运铎事迹长篇通讯《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的作者。1956 年被接纳为中共预备党员，但随之在 1957 年被作为“反党分子”开除，并被打成右派，全家下放到山东济宁。文革后恢复 1936 年以来的党籍，担任工人出版社副社长。1982 年退休后写了一系列的回忆录，其中《回忆卫立煌》一书极有史料价值。

[232] 胡山源：（1897—1988）原名胡三元。江苏江阴人。作家、翻译家。1920 年肄业于杭州三江大学。中共成立后，先后

刘立青同张启人来，对湖南发牢骚，劝以大势所趋非前进不可。邵阳两人为松坡图书馆事交信转上。

下午游 600 米。

1985 年 10[11]月 27 日（星期三）晴

晨五点起床，《无愧党员称号》文不能再拖，米山已写出两稿，得换一个开头。

上午顾委一支部会，到十一人。高克林[233]谈西北局书记当年任上调查，应多种柿、枣、核桃，梨等，翻来覆去讲了半个多小时。李运昌总是激动情绪，又提到宝钢，交通问题太多，为何援外修坦赞路。黄火青谈特区货币等。

下午在东大厅开一二·九座谈结束会。学生代表发言者七人，代沟可以消除也。李鹏讲话得体，一波结尾又是长话，言一党员教授赞成走资本主义道路。

夜观美国片《633 敢死队》，写美空军炸毁挪威纳粹一秘密工厂事，空军之惊险英勇，小插男女之情，甚自然。

1985 年 10[11]月 28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下午游 700 米。

上午将开头语写好，接着是米山找的无锡柴油机厂与盖县一个乡共同致富例子。

杨作材来，在家无人谈话也。米山来取走稿件。

1985 年 10[11]月 29 日（星期五）晴

早起活动半小时。开始读书。上午清书架半个。张一虹来，为提早离休影响调资事。言小妹当年哭诉未得支持，巴悌忠[234]整党调查无问题。

下午游 700 米。黎澍电话《读书》11 期何新[235]文经过乔目，引起文艺界紧张。

给荣宝斋电话。

1985 年 10[11]月 30 日（星期六）晴

晨活动半小时。秦川电话，报社人选中组部考察与推荐一致：范荣康[236]。乔亦趁机推荐一名单（这样一致也好），又是什么海外版不登广告，武训传评判也不能说全不对。出尔反尔。

上午到政协礼堂参加杂文学会成立会，参加者颇踊跃。与高扬同坐，谈到所写官僚主义根源文八千

任苏南文教学院教授、福建师范学院（后改福州大学）中文系主任、苏北师范专科学校和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233] 高克林：（1907—2001）原名高文敏，曾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是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82 年任中顾委委员。

[234] 巴悌忠：我的丈夫。从陕西回京后曾在水电总局工作过。张一虹应该是水电总局的干部，但是我和巴悌忠对他完全没有印象，更不会有什么向他“哭诉”的事情。—李南央注

[235] 何新：（1949—）浙江温州人。1979 年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代课老师，教授古代汉语，一年后调社科院，开始发表论文。1981 年后先后在近代史所，研究生院，文学所工作。1990 年 12 月 11 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的长文《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曾受到最高领导层注意。

[236] 范荣康：（1930—2001）江苏南通人。1946 年加入中共。1948 年毕业于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次年入华中大学新闻系学习。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上海青年文艺联合会会刊、上海《联合晚报》、上海学生联合会《学生报》编辑、记者，上海军管会文管会联络组组员，西南服务团宣传干事。中共成立后，历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工业组组长，《人民日报》记者、编辑、评论部主任、副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兼职教授。

字。党员太多，入党可做官也。以党代政，体制问题。交一波看去。初遇孔罗孙[荪][237]，还是一九三六年在武汉见过的。发言五分钟，年青时受鲁迅杂文影响，延安轻骑队，五十年代写过几篇，五九年挨整就有两篇杂文列入“开除”罪证也。现在写还有麻烦（《言多必失小议》）。王子野接着讲，问题不在杂文，而在几十年“左“之害也。

下午游 700 米。小米来取走文章。

1985 年 11[12]月 1 日（星期日）晴

上午周保昌来，谈王力情况，并其上邓胡建议书，目的当在如何改善处境也。周说，文献室曾找王十次谈文革情况，有详细记录。颇想找王一谈，毛当年情况，也是第一手材料也。

下午黎澍来，颇赞成与王一谈。于善浦来，谈东陵所来一个书记（任风田，原县农机局长）称王称霸。下面头头脑脑都是一手遮天。

夜访尉健行，他住在总工会宿舍，谈及耀邦对现在新上来干部，不知抗美援朝，也不知华国锋事。重点仍谈哼哈二将，对邓力群党校讲课印象不佳。谈康生，抢救运动，几十年左未总结经验。十一点始归。

1985 年 12 月 2 日（星期一）晴

晨活动 20 分钟。看看杂件。下午散步，到黎澍家闲谈。他看了王力建议书，谓投机之言。关于破与立等，站在哼哈一边对耀邦微言也。《自学》乃乔之子办，约文章不应。

吴官正寄来《青年论坛》并收到该刊编者约稿信件。

1985 年 12 月 3 日（星期二）晴

晨活动半小时。整理钱宗仁文章信件寄朱正。陈四益来，将《领导艺术》谈话未发表稿取走，可变三篇小文[238]。云《瞭望》还得有李锐出现。

安克成[239]来，为“回忆澜波文集”事，可以不作序了，他们要按规格让大人物出面也。

下午游 600 米，理发。夜项南电话，要来看我。

1985 年 12 月 4 日（星期三）晴

三点醒来，服眠药仍不能入睡。想到为《青年论坛》写点什么：老家伙向青年学习什么？《在热河的日子》,《延安岁月》都可写书也。

看张立（原肖华秘书）《干部制度改革应向九个方向发展》,（小米熟人）颇有见解。

复一批信件，以后要做到必复之信及时复。

下午项南来，谈他的处境，有致仕之意。马兴元一直捣乱，曾为地下党（提二三级，耀邦批过）事向万里告状。为假药事兴风作浪。赖纪锐未进常委闹辞职，在北京同马一起造舆论，胡平则急于接班，竟至于讲“项与耀邦一样，都是说大话的人。”胡宏[240]告发，由王照华去查，似乎是想从我处知道点动

---

[237] 孔罗荪：（1912—1996）原名孔繁衍。上海人。作家。文革前《收获》杂志的副总编。曾任南京文联副主席，上海文联、作家协会秘书长，《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是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

[238] 三篇小文：《允许讨论》、《重读<不要害怕反对意见>》、《要习惯听反面意见》。此三篇均收入 1998 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李锐“反左”文选》一书。—李南央注

[239] 安克成：曾任水电总局办公厅主任，水电部副部长。

[240] 胡宏：（1917—2007）四川重庆人。1937 年入延安，1938 年加入中共。中共成立后历任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

静，我却毫无所闻。假药是一个村子做银耳饮料引起的，许多报导不真实，却要撤地委书记的职。陆[路]东明最近作了检查，承认“一起住了几天”。（耀邦为此事作了三个不同批示）。[241]

1985 年 12 月 5 日（星期四）晴、阴

五点起床。活动、看书。上午顾委扩大会，汇报一二·九座谈会情况：偏激学生来得太少，结果不可估计过高，也不过低。一波点老将做社会工作名字后（如黄火青中医，舒同书法），又点我之名“青年部长”，总不忘记此人也。庐山欠了我的账。

下午游 800 米。同章文晋谈洛德夫妇其人，基辛格赏识。秦川告杨永直文章已在海外版发表。王照华谈项南情况，与本人谈相同，已向仲勋汇报。

小彭车坏！不能去看日本电影（电影协会送的票并有信介绍）。

1985 年 12 月 6 日（星期五）晴

晨活动半小时。上午读书，翻台版《党史》及《毛思论稿》等。下午到邮电学院参加座谈会，尚有高扬、牛荫冠[242]。学生提出世袭制等问题向我提毛思问题。一二·九背景他们太不清楚了。将我的儿女还是工人告知，博得掌声。说明恩格斯说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受到三种限制。两个半小时，情况尚可。

收到广西谢盛培[培盛]寄来李诗三十四首，得花点功夫自选一次。

发杨永直信，文章已刊海外版。

1985 年 12 月 7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翻《龙集》并当年各家所选，多狱中吟也。夜收到俞润泉[243]选来的六十首稿，他还统计了地域涉及十四个省。

下午游 800 米。遇林华，他们又考查一次生态，洞庭湖令人忧虑。湖南寄希望于三峡。

上午于友来，谈自己经历及工龄事。三五年即参加《立报》，抗战期间一直在左翼新闻界，后在美国新闻处，而不得人事部门承认（现在 China Daily）。

1985 年 12 月 8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选诗 。

曹国智、浦安修、杨黎原[244]来。他们是参加师大一二·九纪念的。话旧，当年杨也是右倾机义分子，在云南时北京去的人受压，饿死了人，谢富治电报检讨，后来反被赞为最好干部。

工业部部长、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福建省委常务书记兼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福建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等职。

[241] 路东明事可参阅李锐日记第 12 册，1983 年 7 月 22 日日记及注释 240。—李南央注

[242] 牛阴冠：（1919—1992）山西兴县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1935 年加入中共，并担任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抗战中在山西牺牲救国同盟总会工作。中共成立后历任江西省政府副主席，湖南株洲 331 厂厂长、党委书记，沈阳 112 厂厂长。1962 年调任国务院商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后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主任、党组书记，北京商学院院长。

[243] 俞润泉： 我编有《俞润泉书信集》一书，李锐题签的书名。这是一位极有才学，而被中共专治制度吞噬了一生的知识分子。著名反清女侠秋瑾是其姑母，其父是湖南大学第一任法律系系主任。—李南央注

[244] 杨黎原：（1912—1996）原名阎世臣。山西榆林人。1936 年加入中共。在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学习时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任北师大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长，北平市民先总队副队长。中共成立后历任云南大学副校长，天津市统计局局长，天津市财委主任。1983 年 12 月-1985 年 10 月任中共天津市顾问委员会常委。

下午到人大会堂参加一二·九大会。老战士合唱团甚动人。见到史立德[245]，承德一别就未见过。与李定同坐，谈李铁铮如何照顾，出国讲些出格话。遇见朱厚泽，谓有不一致。告心中有数。

1985 年 12 月 9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始起床。活动半小时。到秦川处，须多关注，已逼其下来（钱李仁[246]代，折中方案）。遇王光美，刘源等子弟们甚觉不平。找胡德平谈。对此二人（指胡乔木和邓力群—李南央注）就没办法也。最近理论谈话：事实求是并非马克思主义，第三产业不科学，拿了王若望等少数讲了出格话的人大做文章。

下午到樱桃沟参加一二·九纪念亭揭幕会。在山沟里冻了一个多小时，又开座谈会，五点半始归。遇见陆璀[247]，也在秦城。允送《龙集》。还遇见王立言、毛桢等。有聂元素者，甚赞《怀念十篇》也。

1985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自选四十九首定稿。上午林华来谈三峡，政协组考察经过，李伯宁的表演，先是阻拦，来后［后来］搞疲劳战术，又向李鹏做假报告。又考察两湖堤防与蓄洪问题，洞庭已剩半个湖了，而湖南只强调粮食，希望三峡上马解除威胁。

下午听梁湘[248]深圳报告，形势好转，外销已占一半，仍缺竞争力，基础设施进展快。

游 500 米。

1985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顾委支部会，谈精神文明建设等。黄火青对五讲四美质疑，为乔木鸣屈。如何解决基建投资控制问题，我提了一条：上上下下不要个人点头批项目，大家都表赞同。

夜观美国片《爱情与枪弹》。

1985 年 12 月 12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秦川一早来，随约黎澍来，一起谈到近十一点。三中全会后，对改革方针、开放政策、思想解放，有一股抵制力量，清污时表演最充分。除思想观点外，还有用人政策伴随，保留重用凡是和 yesmen，打击同中央一致的改革积极分子，如《人民日报》事件。因此必须系统彻底揭露。书记处几人批评一次之后，向陈李王（陈云、李先念、王震——李南央注）哭鼻子，将形势估计过于乐

---

[245] 史立德：河北清苑人。1936 年加入中共。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曾任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交际部部长，承德市、锦州市市长、市委书记。中共成立后，历任中共沈阳市委秘书长，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长，国家经委顾问。

[246] 钱李仁：（1924—）浙江嘉兴人。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系肄业。1940 加入中共。中共成立后，曾历任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部长，第八届团中央常委，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社会主义国家组组长，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衔代表，中联部副部长、部长。1985 年 12 月－1989 年 6 月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是中共第十二届增选、第十三届中央委员。

247 陆璀：（1914—？）浙江吴兴人。饶漱石的夫人。清华大学肄业。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任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宣传部部长。1936 年加入中共。1936 年、1938 年代表全国学联出席第一、二次世界青年大会，并被派往法国、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进行国际宣传。曾在巴黎《救国时报》编辑部工作。中共成立后，历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第二届常委兼国际工作部部长、第四届常委，对外友协副会长，中美友协副会长。

[248] 梁湘：（1919—1998）广东开平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36 年加入中共，1938 年徒步入延安。曾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副主任、中共辽宁省西安县工委书记、西安县县长、中共沈阳市区委书记。1988 年 4 月起任中共海南省省委副书记、海南省第一任省长。1989 年 9 月 14 日被撤销中共海南省委副书记、省委常委、委员和海南省省长职务。有人称其为创建特区最苦时期的“苦官”。

观了。

中午尉健行电话，说武汉反映，我给朱九思电话谈钱永录工作安排，军委办公厅将与钱通话。真遇活<鬼>了，如此离奇之事。

下午游 800 米。

1985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忻剑飞、俞吾金[249]（复旦哲学系助教，均老三届）来，谈到十一点。他们成立现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室，谓恩格斯反杜林与列宁唯批一脉相传，从自然界到社会科学研究出发，而马克思则从人本主义出发，两条线，因之现代西方有此学派，重视马克思的人的观念。萨特是法国鲁迅：存在先于本质（干部档案从所谓本质出发定人，非从其实在行为考察）。清污时，俞等六人写的认识论文章<被>作为靶子，中宣部连文章还没看过。认为乔（胡乔木—李南央注）文不科学。教育部一处长陈志尚[250]（高教一司文科处）即北大清污时上去的。北大哲学系主任黄楠森[251]曾大批邓（郭罗基当时不批）。

为水电出版社题字。《李选》49 首等寄朱正。

下午游 800 米。到办公室见到尉，不及谈报社事。见到小刘（刘泽彭——李南央注），甚客气。

夜观《嫌疑犯》，头绪太多。

1985 年 12 月 14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谭伟来，闲谈湖南情况。过去问题在无一真正得力的人，不论台上台下均如此。老一代的无一江苏之老也，而刘、熊、黄三人水平、气质都不及格。

小米送来一些待处理件。

下午游 700 米。玉珍同去。

1985 年 12 月 15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秦川处取来方励之[252]讲话。乔木批示杀气腾腾，耀邦较平和。方是天体物理学家，而关心人间事也。

上午同黎澍夫妇一起到李普家作客，吃烤羊肉、烧鸡等。

下午看材料。

---

[249] 俞吾今：（1948—）浙江萧山人。1984 年获复旦大学哲学系硕士学位并留系任教，后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人文学术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等；并担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兼职教授或兼职研究员。

[250] 陈志尚：（1935—）上海人。江苏省立上海中学高中毕业，后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84-1987 年曾兼任国家教委社会科学研究处长、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曾担任中国人学学会会长，中国人权研究会常任理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列宁哲学研究会会长。

[251] 黄楠森：（1921—2013）四川富顺人。1948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年加入中共。历任北京大学副教授、教授和哲学系副主任、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哲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第一、二届会长，北京哲学学会第二届副会长。

[252] 方励之：（1936—2012）浙江杭州人。天体物理学家。原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1980—90 年代曾为中国著名异见人士。1989 年“六四”后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避难，后被迫离开中国，在美国的大学任教。

1985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一）晴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黎体贤来，谈广东一带吃喝之风盛行，反映权与钱的世界，人心不古了。又谈及广播部对文革中参加一{派}的人，整党中留有犯某种错误材料。余宗彦又左又右。

1985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较激烈。

上午周建南来，谈经济形势。他受命管机电出口，这一块从外贸划出。谈深圳，因对梁湘有看法，派李灏[253]去，但事情也难办。几年是有成绩的，进口汽车事，国务院该谁负责说不清楚。

彻底清理旧档，准备“南宁—庐山”资料，堆了满地书报资料。翻出几十年信札。

下午游 700 米，带小妹与毛毛。

1985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仍清理旧档。

上午顾委支部会，讨论中央办公厅整顿机关作风文件。都认为必须从上而下，从领导机关整起：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我提到汽车问题到底该谁负责，国务院似不清楚。过去必须国务院部门（如进出口委）批准也。

夜观美国片《得克萨斯的巴黎》，写夫妻因变态性格而分离，人物少，对话长，无甚情节，摄影高超。观者有打瞌睡的。

1985 年 12 月 19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外交部与新华社翻译问难（索尔兹伯里“长征”）两信，算是查复了。魏泽同文也批复了。

下午游 700 米。夜观湖南花鼓戏《喜脉案》，对皇帝权威揭发尽至，人物性格对话佳甚。

1985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黎体贤送来耀邦批示（批评大学生“以天下为己任”之不当，及五、六、七十年代之林希龄、蒯大富[254]、魏京生[255]，不以为然），及《开拓》“第二种忠诚”文。小米来。广西张春元（副省长）、曹鸿德（红水河迁搬办）、许季方（建委总工）来，谈红水河铝电联营不易定案。广西覃应基等老同志地方观念浓厚，总怕肥国瘦省也。三人为清华 60、55、58 届水电专业毕业生。有

---

[253] 李灏（1926—）广东电白人。1947 年加入中共。1953 年后先后在国家经委、计委、建委等单位工作。1983 年后历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副书记，广东省副省长，1986—1993 任深圳市市长，是深圳市迄今任期最长的市长。

[254] 蒯大富：（1945—）江苏滨海人。1967 届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文革时清华学生造反组织“井冈山”司令，与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统称为北京学生造反派五大领袖，是当时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司令。文革后被判有期徒刑 17 年。刑满释放后先在宁夏工厂工作，后经商。

[255] 魏京生：（1950—）北京人。66 届北京人大附中学生。文革后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的重要成员，时为北京动物园电工。1979 年被捕，以反革命罪判刑 15 年。1993 年获释，1994 年再度被捕，以反革命罪判处 14 年徒刑。1997 年以健康原因获释，并被直接流放出境至美国。

人告知，张在钱小姐到广西时奉承备至，获得好感。

下午游 800 米，只花 35 分钟，大有进步。遇见国瑞[256]，关心哮喘。

夜观《日出》上下集，甚好。使人浩叹旧社会之乌七八糟：金融界、黑社会、交际花、高级清客混为一体。陈白露与小东西命运相同也。由方达生提出问题。

曾彦修要文革前入选杂文。将“谈穷”改好。

1985 年 12 月 21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复朱正、陶鎧信。告朱必须找到钱宗仁弟弟，将文稿等收齐为好。工业学院杨维奇教授转来钱的六封信，治学精神，很是感人。

下午游一千米，并不觉累。遇秦川，云与启［啟］立谈，组织一批年青理论工作者探讨，明年“粉碎四人帮”十年时搞出一篇理论文章，清算几年来的偏颇。

黎澍电话，参加中宣部会听朱厚泽传达，印象甚佳。

1985 年 12 月 22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继续清理旧档，保留资料足够写回忆录了。

上午周保昌来，王力谈话事由我最后定。王所写罗荣桓传毛的谈话，甚有史料价值。为周保昌待遇问题同杨秦芳通电话，杨曾告周当年选拔事。下午同玉珍散步，到黎澍家小坐，交我“漫谈理论学习”文，提出原著要读懂，即翻译、理解及引申发展不走样的问题。又为《光明》写文化战略发展问题，都极具针对性。他对毛与乔的看法越来越低了。

大胖夫妇来，谈福建情况，鼓励自身永远端正，学好英语。

1985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一）晴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廿分钟。上午小米来，给杨维奇教授信，钱宗仁弟弟来信已回到湖南，工作、遗孤等问题都已解决。遗文物已交朱正。

下午看黄老（黄克诚—李南央注），直肠癌开刀，经过良好。见我紧紧握手，极为高兴，说我还像一条牛。谈到今年粮食尚好，说湖南肯定多报减产，物价问题，杀 200 人就好了。

夜李铁铮来，仍是牢骚：八十岁该退休了。交我刊《华侨日报》文，“个人对台湾问题的看法”（十一月廿一日、廿四日），主张五年内解决。总想有生之年作点惊人之事，在美国等两个月未获入台签证而耿耿于怀也。

给杨维奇教授信。

1985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解放军张立来，谈到十一点，肯想一些客观问题：如编制、体制等，官僚主义产生的原因，经济失控情况。米山在座。

下午游泳 800 米。遇见杨纯，立徵与郑琳[257]过去事她也不知道。

---

[256] 国瑞：万国瑞：（1917—2005）后改名杨纯。四川人。李锐武汉大学的同学，李的第一个恋人。1937 年加入中共。卢沟桥事变后与李锐一同离开北平到山东，后留在山东坚持游击战争，曾与张爱萍结婚，后离婚。中共成立后，曾任周恩来办公室秘书，中央对外文委副主任，中国医科学院党委书记，卫生部副部长。

[257] 郑琳：金明的夫人。年轻时与文立徵有过恋爱关系。中共成立初期，曾到文立徵的墓前祭奠。—李南央注

1985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顾委支部会，传达耀邦书记处关于整顿机关作风讲话。中央不力有责任，只宜在小范围讲讲。对大学生栋梁等说法有意见，是明天的栋梁也。我谈到重大问题一定要经过必要程序，反复多讨论定案，举管道输煤之例。又提到三峡，实已定案。大家一致意见要公开讨论，不能定案，七五尤不能列入计划。

二点田文琴来，湖南再办一医大，要求支援。李庚来，谈书记处讨论文艺等问题，已谈电影、电视、出版。乔仍对夏衍创作自由乃二次遵义会之不满。电视“干净”了说法不妥，出版不能搞消遣东西亦不妥。耀邦提文艺要紧跟形势，反映改革为之服务，也有问题，拟提意见（予以支持）。祖春夫妇、黎澍夫妇，黄乃一起晚餐。

1985 年 12 月 26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又觉疲倦。上午继续清理旧档、旧信，终于找出钱宗仁的全部信件，让小米急告朱正。

上午到医院查血，下午复去冷冻皮痣。内部书店购书 25 元。下午游 800 米。

夜张敖荣来，谈书记处讨论中直整党时，谈及书记处研九[究]室冒功 80%起草文件，甚为震怒。市委已将王纯[258]撤职，纵子在深圳做生意，高薪 900 元。沈毓珂子沈小雨来，认识苗苗与么么，与他们谈父亲（田绿萍意）。谈{起}流行小道：太子党、秘书帮之类。正面予以开导。

1985 年 10[12]月 27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今天算是桌、柜、书架全部乱七八糟东西整理就绪，只差书柜得慢<慢>再归类一次。

丛秘书电话，为唐棣华[259]待遇事。

《怀念周恩来》收到，《在心中》一文没有照我的增订改，大概是送晚了。内中有些好文章，记傅作义、程潜、张治中与总理关系都很感人，师哲[260]文有史实。

下午游 800 米。杨小玲同玉珍理发，修眼{脸}毛，夜十点始归。《上党战役》颇佳。

1985 年 10[12]月 28 日（星期六）阴

四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又觉疲累。开始写《胡杨泪尽》序。读书。

下午游 800 米。

夜观中国女排与世界明星队赛。果如所料，不及古巴队打得好，欣赏个人技术而已。中国队打得比较活 。

---

[258] 王纯：（1918—2009）原名王之春，曾用名王春、王志纯。河北完县（今顺平县）人。1938 年加入中共。一直在晋察冀地区工作。中共成立后历任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市计划局局长、市计划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副市长、市委常委，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79 年后回到北京市委工作，任副市长、市委书记、市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

[259] 唐棣华：黄克诚的夫人。

[260] 师哲：（1905—1998）1925 年入前苏联基辅军官联合学校学习，1926 年加入中共。1939 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长任弼时的秘书，次年随任回延安，开始担任毛泽东的俄文翻译。中共成立后主持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工作，任首任局长，外文出版社社长，并兼中央领导人的翻译。

1985 年 10[12]月 29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雪终于下不起来。

翻读刊物。《中国作家》记巴金文，日本友人与剃平头事，不赖债。有感，写了篇小杂文以讽某某也。

朱维民来，谈现在一些青年同迷五色，无所适从，不如五十年代，就栽到苏联一边。

夜在政协礼堂观苏片《迷人的幸福辰星》，长三个小时，写十二月党人，不断插入回忆，脉络不清，最后流放西伯利亚一段较清楚。

1985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黎澍来，送来关于论历史动力的两篇文章。谈到邓某在武汉又大点一批人的名字，内有陈荒煤、刘再复[261]等。随邀秦川上来漫谈到十一点。六中全会时理论上全面清理一次：三全会后中央政策文件是否马义。

1985 年 12 月 31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美术馆看上海油画雕塑展。李庚夫人时宜陪我解说，她是搞雕塑的。夏葆元有三幅。“暑”，小孩在厨房，生活场景不错。“轻轻敲门时”，画清末任伯年、吴昌硕等四书画家，印象很深[262]。哈定水彩甚好。

下午游四十分钟，赶回来，因戴晴偕罗欣欣来访。谈《中华英烈》，避免八股，可读性，读者要老中青。有近代、古代人，内容生动。第一期封面不佳。

四点后观女排与明星队，精彩之至。第五局转败为胜，一种民族气质。电视一直看到十二点。

---

[261] 刘再复：（1941—）福建南安人。1963 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后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新建设》杂志任编辑，1977 年后转入文学研究所从事鲁迅研究，1985 年任文学研究所所长。1989 年 3 月到美国访问，“六四”后滞留国外，至 2010 年回国定居。与李泽厚合著的学术对话录《告别革命》最为知名。

[262] 这幅画应该是画家俞晓夫（1950 年生于上海。1978 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美术系)的成名作《我轻轻地敲门》，画的是清末海派四杰任伯年、吴昌硕、虚谷、蒲华。原创于 1984 年，后原画受损，画家于 1997 年重新绘制。

一九八六年李锐日记

第十七册/Vol. 17
1986.1.1. -- 1986.4.11.
第十八册/Vol. 18
1986.4. 12.-- 1986.12.31.

1986 年日记注：

李锐 1986 年日记是分记在两个日记本内的。1 月至 4 月 11 日写在第 17 册内，4 月 12 日至 12 月写在第 18 册内。为方便阅读，将两册 1986 年日记内容合并于本文件。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81 年后日记录入说明	xii

一九八六年

十七册

1. 1986 年 1 月	1
2. 1986 年 2 月	8
3. 1986 年 3 月	15
4. 1986 年 4 月	28
5. 杂记（含同陆定一 2.26.谈话）	31

十八册

6. 1986 年 4 月 12 日	32
7. 1986 年 5 月	37
8. 1986 年 6 月	44
9. 1986 年 7 月	50
10. 1986 年 8 月	58
11. 1986 年 9 月	70
12. 1986 年 10 月	78
13. 1986 年 11 月	87
14. 1986 年 12 月	94

十七册

一九八六年 元旦 晴

七点一刻起床。上午整理党史资料（包括毛思等传记）书柜（第一柜）。书有买重复的。

今年必须做到井井有条，去杂乱，随时复信，剪报、记札记，今日事今日了。

林汉雄夫妇来。谈有人（陈庚仪、刘书田、王干国、罗西北等）找他议去水电部事。我是支持的。告知有些老技干不同意的情况，过去有过瞎指挥事。

大妹在此过年。大胖夫妇晚上来。

1986 年 1 月 2 日（星期四）晴

昨夜十二点始睡。七点起床，仍活动廿分钟。房间整理较有头绪。

复徐锐、王元化信（今年起记信帐）。

下午游 800 米。舒国文来晚餐，谈琬姐身体不好。

看望帅大姐。始知明天为进九十生日。

夜观苏联片《鸽子与爱情》，农民的生活与男女之情，非常有趣的喜剧。

1986 年 1 月 3 日（星期五）大风、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为帅大姐写五律一首并书之。又送大蛋糕。

耄年逢盛世，回首一生雄。
大姐骄吾党，行神惯彩虹。
心如番石榴，骨似泰山松。
浩气传青少，期颐跻大同。

又为嶽云书楼馆扁[匾]额。

接朱正信，言六日来京。下午游 600 米。

夜观《女人的力量》，甚佳。女厂长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一个人不管权位多高，自我感觉应当是一个普通的人。

同玉珍、米山看全国供销社展销，为琬姐买鸭子。

1986 年 1 月 4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读耀邦谈思想理论工作。两高两低等说法可作一家之言。马义必须发展讲得明确。要为两个文明服务。仍让乔、邓（胡乔木、邓力群—李南央注）挂帅，似欲拉着前进。拉得动吗？是非不分。没有打棍子不合事实。此二人始终高举也。黎澍来取走文件。

下午游 800 米。何格高来谈电力与水电规划情况，水电投资严重不足，五强溪暂列预备项目。

1986 年 1 月 5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秦川给王若水申辩（《关于我的近年言论》），谈八个问题，责问乔邓。1、关于取消毛思。2、关于一穷二白。三、“自由和责任”。四、经济犯罪和阶斗。五、思想解放和四项原

则关系。六、马义可否有不同学派。七、党的领导和民主问题（中央服从谁呢？）八、撤销汪人大代表问题。乔邓或歪曲事实，或自己背理而责人家无理，中心却打棍子：王若水不够党员条件，反四项原则。

此件八四年八—九月写，中央竟无一人主持公道。让澍兄一阅。

小妹来午餐。

朱成章来，给我一叠水电资料。他现在处境较好，因计划司靠他写东西也。

叶君健来，谈外文局文革时情况，五百海军来进修学生造反，死三十多人。王｛金后｝、罗俊[1]复职倚靠放出来的一派，350 专家外流。现在清查无一三种人。谈用车问题，回红安见闻，温饱而已。

朱维民来。钱宗仁爱人李兰秀来，看家乡追悼会照片，给我几封信未收到。今夜宿此。要去新疆接孩子。

陆茂竹来，布置写水电史资料事。

1986 年 1 月 6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廿分钟。有点懒散，只看了有关水电资料。意见起了个头。

秦川给看乔致夏衍信，一打一拉也。信也有肉麻感，蹩角[脚]演员。

李普夫妇来，送我毛衣一件。

佩珍[2]回米脂。

1986 年 1 月 7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朱正来，带来一堆书（《龙集》等）。钱宗仁稿件等已齐。出版社情况正常。

下午游 1000 米，42 分钟，空前之举。遇见秦川，谓又传达乔邓讲话，廖盖隆发难，说与中央不一致。

纪希晨来谈《中国老年》与老龄会矛盾，建议开顾问会。

1986 年 1 月 8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看书、活动半小时。

水电意见已成熟，开好了头。

上午到顾委听刘延东讲五百青年日本之行，收获甚丰。日本当代青年对中国只知天安门、长城与大熊猫，毛泽东与李连杰也。三千日本青年来华也有收获（为澄清物议）。

下午游 900 米。周保志来适不在家。

接许衍梁[3]女儿电话，许因癌症去世。本来早应去看望一次，真是遗憾。将回山东开追悼会。

1986 年 1 月 9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续写水电意见。

下午到人大会堂听王兆国、尚昆、耀邦作报告，中央机关整顿党风，向中央可告任何人状也。

---

[1] 罗俊：（1913—2003）曾任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党组书记，对外文联副主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副主任等职。

[2] 佩珍：李锐续弦张玉珍养女钟小玲的亲姐姐，外甥女，一直在陕北老家务农，常常到京帮忙家务。—李南央注

[3] 许衍梁：（1911—1986）山东日照人。1961 年加入中共。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毕业。中共成立后任济南政府副秘书长、济南市副市长、科学技术协会主任，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夜李坚（王宁儿子）来，为母亲送香蕉。

1986 年 1 月 10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算是将《加快水电意见》写毕，4500 字，没有朱成章的材料还写不好。

下午游 1000 米，43 分钟。

刘宇一申诉信寄胡思升处理。

夜观《现代决斗士》，甚好，教人向上，刻苦锻炼，坚忍不拔。

1986 年 1 月 11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关于加快水电建设意见》写毕，约四千字。《新闻启示录启示》两篇读者来信，让米山综合，改好一半。

下午游 1000 米，约 43 分钟。看于刚，谈闫明[甫]复[4]上任后之积极，离休者已感受不了。赵苏娜（儿媳）证明信取回。

朱正来，宿此。

下午到八宝山向许衍梁遗体告别，见到郭彤夫妇，都是当年山东干部。

1986 年 1 月 12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朱正为胡风作挽联三付，甚佳。《水电》文又改一过，将三峡小段去掉。国家科委正式上文建议缓建，因许多问题尚待论证也。

上午周保昌来，仍谈王力事，同意来此交谈。

读《社会研究》刊。张之毅[5]寄。

朱维民来，求我介绍到民族学院任教也。

1986 年 1 月 13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水电》文又改一遍。《新闻启示》局限性文（小米写）改就。

上午朱成章送来一堆大跃进时水利浮夸材料，谈三峡近况。王任重在湖北找魏廷铮谈，100 亿可发电。给钱正英电催，但水电部建议不再写三峡列入七五计划。

下午到祖春家吃涮羊肉，谈当代青年情况，他们的儿子在公安部作侦察工作，进“扫盲班”，却写了部 44 万字的长篇小说《便衣警察》（印 27 万），送了我一本，是自学成才者。

1986 年 1 月 14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常流、梁益华、陆茂竹来谈征集水电史资料事。

黎澍中午请吃涮羊肉，廖沫沙、李普夫妇，朱正同坐。廖对乔木恶感相同。谈办《思想家》刊物计划，我建议黎主编，王若水付[副]之。

---

[4] 闫明复：（1931—）辽宁海城人，闫宝航之子。时任统战部部长。1989 年“六四”时曾陪同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六四”后下台。

[5] 张之毅：天津人。1935 年毕业于哈尔滨政法大学。后获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之后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进修，1950 年回国。1956 年加入中共。历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印度研究所副所长，外交部政策委员会专员，驻印度大使馆一等秘书，外交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兼任教授。

看《钱宗仁集》资料。

夜接电话，陆钦侃病危，只好跟杨纯电话，北大医院即派车接到高干病房。

1986 年 1 月 15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顾委支部会，我发言建议中央干部各人查查自己子女，各所[有]什么问题，同时讲某人对人马克思义，对己自由主义，儿子一塌糊涂，要别人提拔，竟又入党（不敢点名也）。

下午游 800 米。参加胡风追悼会，悼词原来是组织部搞的。尉健行同我谈到湖北电话案，朱九思确假冒我的名义讲了什么话，令人慨叹。夜观西班牙片《平托斗士》。

陆总夫人晚上电话，又报危，我到心中有底（陆体质尚好）。只好又拜托杨纯打招呼。

《水电意见》交小米寄出。

1986 年 1 月 16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今天挤时将“钱集”材料全部看毕，并与朱正谈处理办法。最后一篇谈老三届等“半代人”问题很不成熟，须请人议论并加工。

九点半偕玉珍到医院看望陆总，病情已好转。找到于刚女婿刘新光，将病人交付与他。原来此处高干病房也是要付[副]部级才住得进。程学敏来，取走资料。

下午陈四益来，他的职称已评定，要求解决房子与司局级待遇，似是调来条件。两事都甚费劲，尤其房子。

1986 年 1 月 17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顾委支部会，续谈形势，对党员搞贪污者均甚愤慨。

刘宾雁偕《工人日报》一女记者来看朱正，留午餐，相谈甚欢。《人妖之间》小事有出入，杨易辰亦曾受礼物。当时由《文艺报》派人调查，与省委争论剧烈。西安戳了何承华等老派性问题。薄指责“胡说八道”，郭峯亦曾指责。都有教训。最近邓力群在二汽讲话指责“第二忠诚”乃有意“鞭尸”，建议写申辩状。

下午游 800 米。杨纯甚关切陆总住院事。遇祖春，谓王纯子月薪确系 9999 也。

夜观《迷人的乐队》，真正的喜剧，农村就应当这个样子。

1986 年 1 月 18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朱正中午走，一早即准备作字。为李荣光（胡筠儿子），林祥威及邵阳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写了三张。

上午黎澍来，真是思想漫谈：内部矛盾是你死我活，敌我却可妥协，内矛联系越多越深也，总是内矛向敌矛转化；而敌矛向内矛转化。毛之随意性：辩证法变成形而上学（一分为二，永无止境），唯物论变成唯心论（干部讲成分论）。四个现代化实即一个现代化（四个之外别无他物?）责备“西[全]部西化”即责现代化也。

下午参加袁任远遗体告别。八十八岁可谓高寿，七九年后没有去看望过一次，也是遗憾。

游泳不成，书店买书 20 元。《唐人绝句万首》很好翻，《四世同堂》一部，可以激励写作也，人家多么勤快。

1986 年 1 月 19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始起床。活动 20 分钟。上午到莲花池看贺毅，因血栓自新疆归。顺便看周灵光、翟益涛等。周颇功于书画。

《忆六如伯》清样看毕。

秦川送来邓力群在国防大学讲话稿，公然攻击耀邦与紫阳，反对创作自由，经营管理自由，巴西引进外资经验乃资义道路。所据者教条而已。

接谢盛培电话，催稿也。

1986 年 1 月 20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复王元化信。接王纪宽电话，说竹内实《毛集》十九卷已买到送我。

黎澍来取走邓讲话。读书报。

夜到灼姐家与孩子们聚餐。一哲学教师找我求教，谈几十年来政治与经济的失误，从理论到实践也。

1986 年 1 月 21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定《龙集》书法选稿。翻阅文件，并《再思集》。

下午杨弟[第]甫女婿刘美贤与文联出版公司邢富沅来（不速之客也），谈出版《历史小说》事。过去耀邦说过各编 300 本历史小说与革命小说事，断代到四九年。

游 800 米。荣高棠电话问我发言指何人（纵容儿子胡来）。夜观台片《星语》，又遇见，只好相告。“不要出卖我”。

1986 年 1 月 22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顾委支部会，人们仍谈形势，多为农业说话，赞成陈云那无粮则乱几句话。廖志高对耀邦、田纪云不满，溢于言表。金明提议中央同志子弟不要经商。水电建议《通讯》已印出。国务院秘书局告紫阳已批转李鹏、宋平：“我赞成从七五计划开始逐步加强水电建设”（一月十七日）算是第一个反映。

下午游 1000 米。秦川告见到邓某国防大讲话后，小平生气事。

舒国文从长沙来，琬姐腊味年货。大妹在此午餐，婚姻事略予劝导。她明天回长。

夜杨小玲来，即将去泰国探亲也。

1986 年 1 月 23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杨纯来，漫谈往事。文革时被诬为假党员，王官豹不作证明。送《龙集》并其他六本书，供一览也。

下午游 800 米。夜黎澍来，李洪林去《新观察》被乔木否决。

《龙集》书法选尚未定，谢盛培来电话催。夜邹之祺来，送高　（原文此处空两字——李南央注）的画法书法条二幅。

1986 年 1 月 24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晨准备发言提纲。上午支部会，黄火青传达小平常委讲话：要抓紧处理大

案，如周而复[6]。要杀点人，有震动。恢复到五十年代党风还得十年也。狠抓二年。

下午二点，厦门原组织部长陈维堃并市府付[副]秘书长来谈厦门人事，谓现在书记兼市长甚不称职，习近平去后反映颇好。

游 40 分钟。夜观广西仿古杂技，叠六椅甚惊险，服饰等有古意。

小彭不愿开专车，须物色人了。

1986 年 1 月 25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接见山西《党史文汇》负责人，约写第三梯队寄语。谈年青干部不了解历史，不懂得传统。《书报简讯》载美国人有反对三峡议论，主要从生态提出怀疑及塌方湧浪过坝危险等，并以阿斯旺之影响尼罗河三角洲与地中海东部鱼产 90%。

下午游 800 米。杨纯对《龙集》甚感兴趣。

夜陈四益来，贺帅大姐诗定稿如下：

大姐骄吾党，高风举世宗。
刑庭知铁骨，正气贯长虹。
沥胆披肝剖，先忧后乐中。
耄年参盛业，回首一生雄。

1986 年 1 月 26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青年论坛》三负责人来，谈一个多小时，并介绍至黎澍处。乔木对“论自由”等文有意见，对李泽厚文亦有意见。中午偕玉珍到帅大姐家吃饭，有刘英、李鹏夫妇与叶挺子（李的亲家）。李谈及水电部人选，属意姚振炎[7]，或黄忆[毅]诚[8]。大学生有自由倾向（对马义），告李铁映小有好名，望注意。刘英则袒护之至。曹伟如来，交南南公司材料。

下午大胖一家来，作字三幅，赠帅大姐诗等。朱维民来，亦索一幅。

1986 年 1 月 27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自选 47 首定稿，给谢盛培信，航挂寄出。

下午听尉健行报告，内容充实。组织部自己有何不正之风，是否能顶住，要有一系列制度、规定解决有关问题。选拔干部中是否注意了思想作风方面。谈到高干子弟问题，内部洩密问题。曹伟如为南南公司鸣不平材料及两教授信交尉处理。

---

[6] 周而复：（1914—2004）原名周祖式。安徽旌德人。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白求恩大夫》。1938 年进延安，翌年加入中共。中共成立后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对外友协副会长，中日友协和中拉友协副会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1986 年 3 月 4 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了《中纪委决定开除周而复党籍》的报道，同时发表“本报评论员” 文章《严守外事纪律维护国格》。报道说，1985 年 10 月 20 日至 11 月 12 在代表团访日期间，周身为代表团团长、高级干部和入党多年的党员，无视我国政府的严正立场，不听劝阻，擅自参观供奉有战犯亡灵的日本靖国神社，丧失民族气节，损害了我国的尊严；对待日本友好组织傲慢无礼，损害友好关系；在生活作风上严重败坏了共产党员的道德，影响恶劣。严重违反外事纪律，丧失国格人格，经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开除周而复中共党籍。

[7] 姚振炎：（1932—）江苏常熟人。1952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系，1956 年加入中共。历任电力工业部基建司工程师、副司长，水利电力部基建司司长、高级工程师，水利电力部副总工程师、副部长。1998 年 3 月被选为九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8] 黄毅诚（1926—）曾用名黄鲁。湖北枣阳人。黄火青之子。毕业于延安自然科学院，曾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党校支部书记。中共成立后，担任沈阳第一机械总厂分厂厂长，后赴苏联学习，回国后担任哈尔滨汽轮机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文革后调入国家计委，历任计委副主任，国家能源部部长等职。是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

与何载谈陈四益房子与级别事。

看望杨作材，谈人类与森林关系，人类活跃之处，森林遭秧[殃]。

1986 年 1 月 28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同黎澍到夏衍家谈约二小时，主题为乔、邓二人统治。乔最近因《上海文学》张承志一篇小说，让胡启［啟］立看，启［啟］立则批示，要查是否三种人。文艺界对启［啟］立、王兆国甚为失望。乔曾看夏，要批张欣欣及山西一农民青年作家（名忘）。夏说只三十多岁，一批就完蛋。说乔是两面派，软骨头，其子约香港一歌星来京，假邓大姐名义，来后无甚接待，赚了二万元，回去大骂。

中午伯村引来李谷一[9]夫妇，对“严肃音乐”名词甚有意见，说《茶花女》、《卡门》同中国有何关系？我说轻音乐毫无贬义，只要群众欢迎。说拿话筒唱歌是场地关系。

下午顾委扩大会。

夜上海宣传部外宣处长姚昆田持王元化介绍信来，谈元化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职务事。本人乃真正牧马人[10]，现年五十七岁尚未结婚。

1986 年 1 月 29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周世田来，系小妹介绍[11]，中山大学马义哲学研究生，到北京分配在侨办研究所，搞一国两制，对毛思有过研究，对我写的东西有兴趣，建议我写“毛传”，愿作助手。意外觉我思想接近他们。印象颇佳。下午许衍梁女儿许家松来，谈父亲情况。她原学中文，现为中医研究所研究生部老师。送《龙集》一本。

夜到怀仁堂观话剧《十五的月亮》，前后方对比，一歌颂一鞭挞，思想深度不够。

1986 年 1 月 30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偕玉珍看望杨达，漫谈往事。秋里检讨（80 年？澜波动员的，又是我促澜波的），至今耿耿于怀，认为不必，还对澜波有气，以致杨达考虑，《回忆澜波》一书不请他作序。李鹏长电力部前夕，已定王林任部长（印了红头文件），澜波连夜找耀邦解决。李鹏在人大常委作经济形势报告，有个法律关系问题讲得不对头，沈鸿告杨，转告李鹏了。我亦告访美时，电视台事，让杨以后能及时提醒该提醒之事。关于高干子弟问题等忧虑相同。十一点半始归。

上午张秀山[12]曾来访不遇。下午三点回看，原来想约我开春后一起去西北三省一行。当即允诺，原也想去陕北一次。

---

[9] 李谷一：原湖南花鼓戏演员，文革中调中央乐团担任独唱演员。在国内首创“气声”唱法。曾被批为“靡靡之音”。

[10] 《牧马人》是根据张贤亮小说《灵与肉》改编的一部电影，1982 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谢晋导演，当年获文化部优秀故事片奖，翌年获第六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其主要剧情为：1980 年老华侨许景山从美国回来，找到了在西北牧场工作的儿子许灵均，决定带他去美国继承遗产。而三十年来，许灵均经历了孤儿到右派分子的痛苦，他是在牧民的关怀下鼓起了生活的勇气，结婚生子，走上了教师的讲台。这一段无法忘怀的往事，使许灵均留在了祖国的大草原，而许景山最终理解了儿子，重温父子之情。

[11] 周世田：李南央的女儿巴筱忙钢琴老师的女婿（古筝家李萌的丈夫），后去香港经商，与李萌离婚。——李南央注

[12] 张秀山（1911—1996）陕西神木人。1929 年加入中共。陕甘红军的创建人之一。中共成立后因“高饶事件”被降职为辽宁盘山农场副厂长。文革后曾任国务院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是中共第一、二届中顾委委员。

游 50 分钟，遇秦川，谈赵对国防大学讲话甚生气：我都负责，谁有本事谁来搞。

夜观美国片《飞向洛桑矶》。

1986 年 1 月 31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开始写《胡杨泪尽》序。上午灼姐来，谈家桢等今年还要来京，太不为人着想。

黎澍电话告，乔木儿子案爆发，被点名，自请处分。谷羽[13]弟弟亦有案，为社科院两大案。一家伪君子。

1986 年 2 月 1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早晨去秦川处，谈乔子事。原来秦川去年即送去材料，被王兆国压下！

上午游泳，1000 米 45 分钟，又加 100 米。

《泪尽》序，基本定稿，2000 字，用了心{力}，字斟句酌也。

1986 年 2 月 2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序言又誊清一过，再次斟酌。文章越改才越好。小米送来钱宗仁遗文《待开发的半代人才》，须予修改。

下午偕玉珍看望李普夫妇，赠狗腿一只。玉珍外甥从内蒙带来狗一整只。

谈高干子弟情况。刘杰赔[陪]女儿受骗，真是怪事。张劲夫、谷牧等人公子都出了问题，前年那个干部子弟文件应当坚持的。这群公子哥儿是有问题的，两次座谈会反映那种傲慢情绪。

外面风大，去时过马路，几乎哮喘。

1986 年 2 月 3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将“钱文”改毕，将有关“钱集”的稿件并序言一并寄朱正，诸事交待。复信数起。

下午游 1000 米，45 分钟。

夜玉珍、小多、小虎等去文津街看热闹，我续观《找回失去的世界》。

1986 年 2 月 4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开始写贺帅大姐九十寿辰小文。书房书桌又堆得极乱，稍事整理。小铃[玲]子帮助整理报刊。

下午看望于刚，送点乡产，谈湖南旧事，关于帅大姐也回忆不出什么。到代耕家看叶英，滔滔不绝谈代耕为人。收回办公室的书籍和笔记本。汉雄不在家，小项谈夫妻关系，竟又搞上一个日语女翻译，提出离婚。不能不干预了。

收到夏公送的《懒寻旧梦录》，内中真话、实情甚多。李冰的儿子（在海司工作）来找，一个行政管理函授大学要让我当名誉院长。

夜志民来，谈中央子弟几无例外有种种问题。

---

[13] 谷羽：胡乔木的夫人，曾任中国科学院科教局局长。

1986 年 2 月 5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早餐后到黎澍家，送夏公书。看吉林美协付[副]主席画，西法中画也，字亦学日本画体。

张铁铮、梁益华、常流来，告以钱下，看中姚振炎事，也认为姚妥当。我或出难题：加总顾问名。请梁提供长江防洪并非三峡不可，及三十多年防洪方针问题。

下午李庚来，谈打成右派往事，党龄问题仍无回音。送我《宋家王朝》。

夜陈小蒙（陈其五儿子，已判死刑，与胡立教儿子一案）的妻子、妹妹自上海来，有申诉书，谓强奸事有冤情[14]。只好让她们送与乔石（与乔石电话，说不在家）。

1986 年 2 月 6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原拟去理发兼游泳，结果只游了 1000 米，理发得过年了。

走马观花看了《男人一半是女人》，性心理描写是多了，似未如祖春之恶感。等待上海王元化、黄万盛等的批评（约李普同去）。

下午参加记协会，看《朱德与史沫莱》。同胡绩伟约定春节后见面，他甚同意我们想法，写些理论性文章，肯定这十年成就，以反击那二位[15]。我讲了几句支持《人民日报》在拨乱反正反[方]面所起作用的话。回来与李普同到黎澍家，说谷羽亦参予 20 万美金购车案。

1986 年 2 月 7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同玉珍看苏联片《恋人曲》上下集，大概是为了教育青年怎样对待爱情与生活及家庭婚姻，温柔狂恋的画面与惊涛骇浪的斗争和偕［谐］又不和偕［谐］的对照。莫斯科的里弄邻居，两代孀居，早晨的小号，欢送参军等等，这些场景似很熟悉。我对苏联人是有感情的，他们对祖国对事业的神圣感，我们当代青年都是大问题了。

下午游 45 分钟。夜冯健偕女儿来，致谢之意。建议找一下张爱萍。

黎电话，谓乔子已被抓，上海胡立教子案犯已决（后者可能误传，已判决）。

晚上冯健与女儿来，母亲当然悲痛，也只能劝慰这是社会问题，仍责怪主要是胡小杨[阳]带坏了 。

上观电影后，逛地坛庙会，吃油炸饺子一个，磨踵擦肩，人们都很高兴。

1986 年 2 月 8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贺帅大姐九十寿》文定稿，工作了一天。下午理发，游 45 分钟。

乔石电话，责我不该将住址告知申诉人。昨夜冯健女儿又送去一份，“全翻案了”。还讲了由法院定案的大道理。心中颇耿耿，确不应告知住址，昨夜遇此类事，心肠太软。玉珍亦责我。她有这类经验，家属的话听不得。

邢凤山来，送《工程数学手册》，他参加编辑，五卷本大部头工具书。也告他收集防洪与三峡防洪问题资料。

蒋跃来，在此夜餐并住宿。电视晚会甚好，看到十二点，窗外鞭炮、炮花不断，北京空前也。

---

[14] 1986 年 2 月 17 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以流氓罪判处胡小阳（时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的养子）、陈小蒙（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之子）、葛志文死刑。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授权，核准死刑。这是当年十分轰动的一桩由胡耀邦亲自批示的案子，胡的批示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15] 指胡乔木和邓力群。——李南央注

1986 年 2 月 9 日（星期日） 初一 晴

昨夜一点始服眠药入睡。六点半起床。与伯村共车参加团拜，与刘家栋同桌，闻到乔子确已被捕，并无人生病也。先念讲话又塞入“全盘西化”等语。下午去邻居拜年，楼上李铁铮、金树望，到秦川家遇见胡德平，建议他搞意识形态。秦川告知，韩天石找乔木谈的话，回答三条：自己要检查；谷羽是否有份；希望有团园［圆］之日。呜呼！上黄乃家拜年。

下午蒋跃谈了些他的意见，以城市及附近为中心，如当年解放区扩大局面，出成果出人才，干部要从这些先进地区出。这位青年又在客厅坐了一天，吃过晚饭久久才离去，使得玉珍甚烦。其人不知底细也。朱维民、朱宝复等来拜年。

1986 年 2 月 10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整日人客不断。刘耀夫、周保志、杨作材夫妇，罗西北夫妇，汪德芳、陈牧天夫妇、杨仁与女儿，还有玉珍客人。下午只有陈希与金树望。金谈往事，乔木挖墙角是在西安，硬将黄爱民拆开。也认为肃反历史教训未予总结，是一大问题。

翻完《男人一半是女人》及评论。主人公是个伪君子比较中肯。

范岱年夫妇来，谈方励之问题，他们很熟，如挨整将群起支援。给我一份《北大学生报》，因宣传方而禁止发行。

1986 年 2 月 11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韩晓洲、柳汝缙、马承簾来，谈及天生桥塌方死 48 人事，水电空前事故也。工地无较强技术人员，55 岁一刀切了。

王远点卯。

青干局韩学林夫妇来，爱人是孔祥桢[16]女儿。谈到现在中学生谈恋爱，小学生因独生子女毫无节约惜物观念。大学生频烦[繁]换朋友，厚脸争及格，决不追求分数，老师难当。

王纪宽夫妇来午餐，谈到二点半。永新公司稳扎稳打，引进应用性先进技术（如炼煤精粉及稀有金属，生物工程等）。赠我 19 卷本《毛泽东集》，为日本最昂贵书。送书三本。

建南夫妇来。将三峡书让杨维哲转交宋健与吴明瑜。谈朱老总孙子是一冤案[17]。王作高来，三峡书让转送石衡（交通部总工）。

小妹、灼姐一家来，丰盛晚餐，一年一度也。

1986 年 2 月 12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朱厚泽来，谈两个小时。他现在是孤家一人，贺敬之坚不上班（王胡子还过问），原来都说退的，现在不动。王大明还在医院。成都理论工作会，乔木讲话，旁边即放了录音机。大讲实事求是并非马义精髓，资产阶级都可用的（邓力群也插话）。部内讨论时，理论局李甫持不同意见，马上命朱将记录稿撤交，销毁录音带，并责备朱让部内有反对派，“一窝人”，还让胡启［啟］

[16] 孔祥桢：（1904—1986）山西晋城人。1925 年参加中共。后赴苏联学习，1930 年回国。中共成立后，任中共中南局常委兼组织部副部长，劳动部部长、城工部部长。是中共中央中纪委常委。

[17] 朱德的孙子朱国华，是朱德与原配夫人萧菊芳所生唯一儿子朱琦的小儿子，1957 年出生，1980 年代初大学毕业，在天津铁路部门工作。1983 年“严打”期间被捕，以流氓罪被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立过问。朱只得实情相告。“还没见过如此不正常事。”也认为是品质问题。去夏北戴河会，大反作家协会创作自由提法，中纪委通告，抓意识形态的标题，是李荘搞的。朱与王兆国看了都不以为然。讨论秦川下时，一波大讲如李荘也下，“即无公平是非可言”，逼得耀邦说晚一个星期，但现在还留着。理论班子，又加刘国光、王忍之、何东昌三人，朱提出应有一懂自然科学理论的人，无一答腔。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朱也认为这是一个高层次问题，不能在具体工作中发生之事来套用，当作棍子。同意我的解释。不谈什么自由化之事，他也早听说，宣传部内部也知道。上任时，耀邦讲意识形态政治局是乔，书记处是邓力群，他们是老师，要请教，但也要坚持真理。我建议他也要学点权术，我该让他知道的种种都敞开谈了，十分融洽。廖盖隆讲话后，马上调全部记录，勾去“三全以来对马义的发展”，（认为马义就是过去经典 ）。

王鹤峯来，谈当前局势忧虑，提到国民党垮台前夕民心不满，也不解为何又搞个班子整党风。原来整党指委会如何，没个说法。很愿向我交心，不怕又是右派。

下午四点到田绿萍家，儿子小雨来接，安若夫妇，丰盛晚餐，武昌鱼（田纪云送）。苗苗先来，谈插队与干校情况，现在学统计专业电大，一门门课考完再谈工作变动。现在体力活甚累。

夜观美片《太阳浴血》到一点。服眠药上床。

1986 年 2 月 13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刘雪初来，谈湖南复辟情况。邹乃山[18]、刘正被攻击，王向天[19]霸道，要搞垮湖南科技大学，张啟人[20]不屈。谈到许世友文革之左，南京干部下放天怨人怒，对他有意见的人十几年翻不了身。为北煤不南运，穿“草鞋”踏勘，到处乱打钻，花了八亿，群起用新布撕成条打“草鞋”，而悼词则抵制四人帮也。干部子弟不要经商，他早在整党指委时就提过。

陈四益来，留餐。房子与级别事，后者谈通，仍愿调出。秦川来，谈公子被审：你们要搞我老子也。离婚妻告发。

下午游泳半小时。夜到灼姐家会餐。

1986 年 2 月 14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钱文《半代人》青干局修改稿寄朱正。寄彭健书信。建南电话，问及王纪宽其人。

下午游泳 800 米。遇秦川，公子就在此处逮捕。林涧清说该轮到他了（所谓两个最优秀知识分子代表曾给陈云写信）。秦看望了陆定一，不知世事。团拜时，乔木两次跑去拥抱。为陈俊生参加政治局会议事给陈云写信。

---

[18] 邹乃山：（1922—）湖南攸县人。1947 年在湖南大学学习时加入中共。中共成立后在湖南从事青年团工作，后调中南、中央高教部。1958 年被划为右派，后在多所学校任教。文革后任湖南省化工学校校长、省社科院哲学研究室主任，1983—1986 任长沙市委书记。

[19] 王向天：（1930—1992）湖南长沙人。1951 年入湖南省委党校学习。后历任湖南大学党总支副书记，长沙市政府文教部党委干事，市委宣传部秘书，湖南省教育局高教处处长，省教育厅厅长、党组书记，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20] 张啟人：（1935—）北京人。1955 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系，50 年代末出版中国早期概率论专著。曾历任湖南省科委副主任兼湖南科技大学校长和学报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广东工学院系统工程研究所所长等职。

1986 年 2 月 15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秦川先来，因开会先退。黎来后，胡绩伟、王若水来，漫谈到下午二点。狗肉、鸡鱼款待也。今年总应当使二左有个结局，从思想、政治到组织予以总结。批邓出格始，一直同中央三全方针相左，欲继续毛晚年乃至文革某些左的一套，野心在使耀邦、启［啟］立等下台，二左之流接班也。去年 2 月后，耀邦节节毁[溃]退，二左打着反自由化旗帜到现在反崇洋媚外，全盘西化，节节进攻。必须系统书之，反<映>其本来面目。定一曾与陈信，邓某不能当宣<传>部长。

下午游 800 米。

建南电话，20 楼电话得明年才能安上。

何格高送来三峡防洪材料，陆总亦送来长江防洪材料。

1986 年 2 月 16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将昨天结果告秦川，嘱供材料。白治民来，谈杨永直事。小雨与嫂嫂刘冀平来，林学院要请我去谈党风问题，允参加座谈。下午闫子祥、刘云鹤来，谈人事，慨叹芮杏文[21]之被上峯看重，不断提拔，竟去上海，其人在城乡部毫无作为，一年三次出国，凡事主断而已。

文彬电话，谈主持组织史事。随即尉建[健]行电话，应允下来。看完《新星》，指出希望所在。

1986 年 2 月 17 日（星期一） 雪

五点半起床。雪下得正紧。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党校南院党史征委会开会，冯文彬主持，档案馆及组织部参加，如何加快编出《中共组织史料》也。文献、组织机构及人员、党员三大部分，已工作一年多，正式宣布由我来主编。愿参与其事者可更广泛接触资料也。

读《共产党宣言》，不可能预见到一、二次大战后，世界资义在社义并立下发展也。

下午王怀安来，谈法制问题，也认为对毛须予批透。李铁铮上耀邦书，退还，可以畅所欲言也。

1986 年 2 月 18 日（星期二）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党办征委会金松林、钱听涛来。材料若干，脱产人员不够，谈星四会拟讨论问题。

续读《宣言》。《胡杨泪尽》序定稿寄《人民日报》并长沙。下午游 800 米。五点到协和急救室看丁玲，已昏迷，两天未排尿。习仲勋、启［啟］立等都来看过。同陈明详谈，春节前后病情，海外版记者在采访。不该办《中国》也。已知将不久人世，除夕告家人，我已成佛，转告陈明，他太可怜了，再找一老伴。李之涟等在，黯然久之。

夜为玉珍失言（说楼上李是“中央委员”）甚为不快，以后注意。

1986 年 2 月 19 日（星期三）晴

下半夜服眠药始入睡。近七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周惠来，谈改革形势，千变万化，船行八面风，无从后退也。谈乔木其人，公子与呼和浩特一

[21] 芮杏文：（1927—2005）江苏涟水人。1945 年加入中共。中共成立后曾在东北、宁夏、北京等地工程公司和工厂任经理、工程指挥。1978 年起历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部长，上海市委书记等职。是中共第十三届中央书记处书记。1989 年“六四”后，被解除上海市委书记职务。1991 年回到计委复任副主任。

糖厂厂长勾搭事，厂长已被捕，曾供给 60 万元，2000 吨糖。秦川来，一起漫谈，康生、张春桥之类，四人帮土壤不存在了？赵紫阳对西德讲的，文革教训深刻，不愿重演。基础主要是经济与文化（江青天上掉下来的？）民主法制当然要大大加强，什么土壤长什么东西。推崇夏衍在文联讲话。午餐后方离去。下午二点到办公室，与陆源[沅]谈组织史编辑问题，说党代会时，华北组有人说我政治品质不好，当时李伯宁活动也。有人反对不是坏事。

夜观台湾武打片《龙门客栈》。

1986 年 2 月 20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顾委一支部会，已打乱编组了。漫谈到高干子弟问题，乔公子当然是话题：学费收 300 万（6 万人），花了 100 万，人们尚不知详情。叶飞[22]女儿洩密，将死刑也。

下午将《毛集》十本送还沈昌文。《人物怀念》责任编辑胡清接头，谈到出书之难，三联之苦。

游泳 800 米，人太多。

1986 年 2 月 21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党校南院开会，确定三月下旬开全国组织史资料会及拟解决的问题。初步了解组织机构沿革编辑难点何在。

下午游泳遇王玉清，谈约一个小时。乔木自己写了个申明，由国家处理，但“许多事不知道”。陈云身体较前好，我那三篇文章是赞同的[23]。三峡一直不同意，宝钢项目一个五年只能干一个。最近在计划上批：多搞，是为国家富，实事求是，更是为国<家>富。同志们，头脑要冷静。美国、苏联投资 80%、60%用于技改，我们大概只 30%，焉得不投资澎涨[膨胀]。

游 500 米，20 分钟。归来应李铁铮夜餐，主客为邹谠（邹鲁[24]之子），芝加哥大学教授，现在北大讲学，有柴泽民夫妇，外交学院吴、马、周三教授。漫谈美国外交，美中台关系，及我外交政策等。小平接见杨生[力]宇谈一国两制，此人为二三流右翼大学教授，引起物议。邹的意见，外交工作要争取当事国舆论。他与施拉姆很熟，索尔兹伯里这些人写文章起作用。美外交政策，如对台、小蒋、地方势力，台独等等，分别支持，以留余地。对菲律宾亦如此。抗战后期在中国又何尝不如此，我开国后“一边倒”，过于绝对了。

1986 年 2 月 22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黎澍来看材料，小平讲话定了调，公子们才能抓起来。秦川告知，乔子事香港已有三家报纸发表短讯，《明报》为周而复鸣不平。

下午只游 600 米，因小彭要去岳<母>家过元宵。

收到《资本论》谈雇七个工人材料。

---

[22] 叶飞：（1914——1999）祖籍福建南安，生于菲律宾。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年轻开国上将之一。1932 年加入中共。中共成立后，曾任交通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第一政治委员，第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华侨委员会主任委员。晚年著有《叶飞回忆录》。1989 年六四事件时，反对出动军队武力镇压学生。

[23] 三篇文章：指李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三篇文章，可参看 1985 年 5 月 1 日李锐日记。——李南央注

[24] 邹鲁（：1885—1954）原名澄生，别号海滨。广东大埔县人。1905 年加入同盟会，参与了推翻清政府的广州、惠州等起义，参加了北伐战争，护法运动。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委委员，青年部长。曾任中山大学校第一任校长。1949 年后移居台北，后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

1986 年 2 月 23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与谭壮一起参加楚怡在京校友会，约四十人，多楚工校友。当年这个中专办得认真，学生务实，好钳工，自己动手。下午与玉珍观《黄桥决战》，专写陈毅风貌也。最后巷战时，一人守着电话机，房顶震崩，弹片横飞，犹抱着小孩，太过份了。

南宁开会讲话整理记录毕。

1986 年 2 月 24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与黎澍、李普夫妇同观胡考[25]画展，北大荒故人也。此公功底很深，素描尤细腻，国画仍岭南味，有意境，掺西法，用色尤有西法。中午沈容请吃“新产品”。谈“衙内”们事。

将高菊村目录（1921—27“毛文”等）寄朱正。南宁讲话记录寄邴凤山。

慰劳郴州冬训女排，宋任穷因病不能去，中顾委让我去，大概也是舒国文促起。答应下来。

1986 年 2 月 25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一堆《杂文选》匆匆翻过，约五十余篇。临时复印若干，晚上送与曾彦修，并谈应联合将此二位拆下台来。过年到北京出版社，《父母必读》编辑约稿，答“无资格写文”，亦趣闻也。关于“张闻天集”事，编辑第一次去谈，即历[厉]声责以欲树张闻天思想耶？ 拿出耀邦、陈云题词，始转缓和。第二次大责录音，提出捧我为头头事。

下午游 800 米。车票都得订几天后的，由舒国文走后门解决。

1986 年 2 月 26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党史征委会开会，讨论组织史机构资料收集范围问题。

十一点到北京医院看宋任穷，告以代表他去郴州慰问女排事。略现过去之亲近，谈五十多天病情。

看望定一同志，他仍谈研究社义阶级分析问题，关于邓力群不能作宣传部长事，去年上半年给陈云信，之前在会上，陈问过，人选未定前邓可再待[代]一下也（之后即有向乔石言，两个优秀代表）。79 年反击越南大会上，小平报告，有人写文章要压毛捧周，因此不愿向小平写信。给耀邦信，整党有的有效，有的走过场，还一种是文革遗风，中宣部就如此。

下午收拾行装，复信数封（元化、李慕琳等），并寄出杂文学会的征文件。

小米与舒国文一起晚餐，六点一刻赴车站。舒国文后门上车，找到车长买到票，住入一空房，软卧尚有 1/3 空铺也。舒持中组部介绍信到车站办公室时，主任首先说无空位，另找一人则给，17 次车站票一人，电话中说：“此二线人物出去散心”也！

1986 年 2 月 27 日（星期四）晴转阴雨（到郴州时）

昨夜眠药仍有效，时醒时睡。六点半起床，整日三人漫谈，不觉时间过去。谈女排情况及郴州基地经过等。看书不成。午休一阵。买车票经过可以告铁道部长也。河南境内农家土舍无甚变化，汉口车站附近亦如往昔，湖南境内农舍也少新筑。餐车一菜在三四元间，数量亦少。晚餐在长沙站买包子一份（五角六个），可以饱肚。

[25] 胡考：（1912—1994）浙江余姚人。戈扬的前夫。1931 年毕业于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1938 年进延安任教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后任苏北画报社社长。中共成立后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1957 年曾被打成右派。

夜十一点细雨霏霏中抵柳州，省顾委秘书长齐振英，地委付[副]书记等，邓若增、杨希[26]来站迎接。宿地委招待所，有空调，房间大，甚冷，几乎哮喘。十二点服眠药上床。盖厚被。

1986 年 2 月 28 日（星期五）阴有小雪，在郴州

六点半起床。早餐后，与地委专署诸负责同志见面，闲谈。因猪肉付[副]食走广州，此间物价甚高，干部不满，农民开心。钨、锡，煤等优势，尚待开发。木材亦是大宗出口，原是穷地区，十一县，380 万人。政策、作法对路，当然大有可为。

九点多到女排基地，参加如何对付古巴讨论会。讲话约半小时，代表宋任穷并顾委老同志慰问。谈女排精神，证明民族素质好，经济、文化发达与体育关系，女排胜利对全民鼓舞，兵家胜败问题，服输问题，尽力而败，群众能谅解。出奇制胜，斗志，集体与个人之绝招。

下午参观基地，看女排训练，到七点。大概有“要人”在场，特别苛刻一些。郎平[27]与我谈到新老队员四茬人在一起训练的难度。新手技术、意志等等不易赶上。邓若曾的作风与方法亦不如袁伟民。本人由于长期疲劳过度，引起一些病，心脏，易失眠，视力有盲点，易发烧等。现在减轻训练强度，熬过今年国际比赛，明年退下来。地委组织部长李秀琍到球场小谈，对《新星》看法，使老同志有意见，那种县长少见了。农村中干部作风有的还有问题，年青人入党因计划生育（要生两个）受阻者多。新上来干部有个别作风、能力差的，另调动，但经济待遇不变。

夜焦林义来谈省委中毛、刘等“复旧”势力，对社会上一股整改革者之风不表态，如长沙两个厂子及邹乃山等问题。藉南南公司打击刘正等确有其事。石新山[28]找焦谈要处分刘正，焦不同意。

女排医生林万钊（体委训练局医务处长）（757381-244）为我按摩肩胛处。

1986 年 3 月 1 日（星期六）小雪转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室内小活动。上午去东江工地，焦林义、龚杰（地书）等同行。双曲拱坝 165m，已浇到进水口。库容 80 亿，两年流量，电质量极好。基地已如城市，到坝区八公里。午餐后题词：

水电是再生能源，最干净的能源，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必须优先发展我国水电这一特殊优势。水电建设人员长年转战穷山恶水，为子孙代后［后代］造福，工作极其艰苦，事业极为光荣。这些老话要经常讲，一直讲到我国水力资源开发完毕为止。

归途到一盖了新房农家访问。主人在纸厂做工，月薪 100，妻子教幼儿园，月 40 元，盖房花了 5000 元。种田五亩，收谷约 5000 斤，油茶二亩，土<豆>若干，养猪一口，四个小孩。全乡没有愁吃饭的，但有无劳力贫困户，大家帮助，政府救济。

遊苏仙岭，高 500 米，有一神话故事，道观。38 年 5—8 月，张学良曾囚于此。下山看“三绝碑”，不像米芾[29]字。为基地题词：

群英修炼林中道，举世关怀基地情。
振奋神州心十亿，奇峰险路在前程。

二月廿七夜抵柳州，代表排协名誉主席宋任穷慰问女排，留此四言，以表祝愿。

---

[26] 邓若曾：文革后第一任国家女排教练袁伟民的助手，袁离任后升为主教练。杨希，时为女排主攻手之一。

[27] 郎平：时为女排第一主攻手。

[28] 石新山：（1922—）河北南宫人。1938 年加入中共。1949 年随军南下湖南，历任县长、县委书记、地委副书记、书记、省委委员、常委，省纪委书记等职。是中共第十二届中纪委委员。

[29] 米芾：北宋书法家。

夜参加女排讨论会，大家批评侯玉珠[30]上午训练时不认真，耍脾气。邓若曾作长篇讲话，谈作风问题。最后我也讲了几句，严师出高徒，慈不带兵。

邓若曾反映，上面和群众、舆论要求女排常胜不败，压力甚大，姑娘们认为已达到最高境界。我对他们谈了，胜败兵家常事，总有各种因素决定临场胜负（必然与偶然），只要尽力而为，无大失误，群众是能理解、谅解的。杨希则谓，都像我这样通情达理就好了。压力还是来自上面。打明星队时，也有群众来信，为八国联军雪耻（九国联军也）。

1986 年 3 月 2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小作活动。

上午看女排训练比赛，观众有一二千人。兰[蓝]队有二名教练，红队（国家主力）仍以四比 0 胜，打得很认真。

午餐龚杰参加。下来总有主人陪着，也是一种压力。同女排告别时，发现侯玉珠没来吃饭，原来肠胃不舒服。

邓若曾、杨希等送我们，略谈“常胜不败”看法。

公路拓宽，全面铺开，投资不足，结果旧路也不能维持。这也是旧作风，一哄而上毛病，不算经济细账。

四点半到衡阳，市（地）委书记、市长们及组、宣二部长都来宾馆，并共进晚餐。此间整党未走过场：突击提干 500 人已退下；30%企业领导干部升级也已全部清理；多占房屋二千多平米已退，群众都很满意。农村整党乐观：农民干部认识到了即改：如多年挪借公款，统计平均人 500 元，有的几千元，连夜卖猪还款。“一个书记，二次死老婆，三次结婚，四五十元工资，六七个孩子，七八九间房子。”说明干部多占。

市长最后来，谈衡阳厂矿情况，冶金设备、纺织机械、电缆、变压器等大厂，核矿、有色矿等，经工有纺织、烟草、瓷厂，服装等。服装搞不过私人小厂，转型快，乡镇个体户有顾[雇]几十个工人的。

1986 年 3 月 3 日（星期一）晴，岳云

六点起床。睡得尚可。八点半始出发。一路问及，此间亩产平均已到一千五六百斤，比郴州高产。约九点到衡山岳云中学，校门挂欢迎横幅。同校长、支部书记等略谈，看到当年同学录。高中毕业生升学率前多年为 60%与 70%，应当说是很高了。湖南取录分数特高。学生有 1400 人，几分钟集中于操场，讲了十分钟话，言文化之重要。1929—34 在此校打好基础，不能忘本也。同车地委书记，宣付[副]部长，县书等都讲了话，然后参观。见到当年的上下铁床仍在使用，老师宿舍及食堂均危房，电教大楼已盖成甚好，解决房子尚缺三五十万元。

十一点上山，到磨镜台何健别墅休息午餐。因积雪路滑，不能再上。蒋介石修的忠烈祠类似中山陵，甚壮观。稍有破坏（碑石题字等），蒋中正扁[匾]尚存。衡山四绝高深奇秀，只余祝融之高，之深、奇秀已为文革所毁。下山看南岳庙，菩萨全部砸光，经书全部焚毁，和尚尼姑逼着成亲。现在只塑了三尊，空空如也。庙前街镇尚存。祝圣寺已恢复，有 78 岁方丈主事。

下午三点离开南岳，过湘潭，六点到九所，住一号楼。夜琬姐一家来，熊清泉来，谈他到北京见赵紫阳与耀邦等争五强溪上马经过。盖八四年见面时，我催他抓紧五强溪时，还说是要上核电也，以此表明自己之转变也。提到南南公司则不支[吱]声。为岳云要了 50 万元，未向湖南开过口也。说他上台后，抓了抗旱与猪肉两事，都见成果。我要他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教育。

[30] 侯玉珠：时女排替补主攻手。

1986 年 3 月 4 日（星期二）晴

昨夜洗澡到十一点上床，被子太热，折腾到一点，换盖被罩，服眠药始入睡。六点半起床。

万达一早来，坐约半小时。我也提到南南公司，说是接收[受]经验教训，作点检查。

黄显尘与党史征办张叔复来。知道档案馆已编出《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19—36）共十本，已印出三本，另出抗战时期地下党史文献集一本。谷子元[31]来，谈湖南游击史，王涛情况，四一年在闽西牺牲，儿子名王继涛（住北京崇文门 100 号）。

下午看望谢华[32]，九十一岁，已不认识我了。看邓均洪，与女儿（残雪）一起，个体户做西装，写现代派小说。到十四病室看周礼、罗其南[33]。周礼为刘正鸣不平，对毛致用等不再谈了，也说是仲勋谈的，山西、湖南各保留一个华国锋的人（真是什么话！）。晚饭后看望程星龄老。冰封、柏原、钟叔河来，留午餐。

夜琬姐一家来，三妹夫妇与两个小女孩。刘正来，详谈南南公司与他的关系事，不过让付[副]省长剪彩而已，一时谣{传}纷纷，贪污 80 万之类，要作检查并予处分。他只准备说根据调查组报告如何，作检查也。

1986 年 3 月 5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略作活动并散步。上午档案馆付[副]馆长王兴中、戴彦如来，送四本《湖南革命史资料》，全由中央档案馆摘编，花两年功夫，尚有六本印不出来。建立了一个资料渠道。李善民[34]来，让看“加快水电意见书”。谈湖南火电赔本，靠水电赚钱，益阳二十多年未闹水灾（拓溪之功），这些好事都不懂得宣传。朱正、钟叔河在一起午餐，谈已强制接受周世华为出版局顾问事，要劝导冰封也。

下午邹乃山来谈南南公司及本人事，原来他也在北大荒呆过，他坚决抵制作检查，申言要去北京上访，毛刘二人才找他谈话，公司与他无关。嘱写出长沙情况。

吴兴华来详谈南南公司情况，有把握弄清。即写出材料，详言种种异常现象，可综合出一种打击改革者的暗流。

高菊村、唐震南来，答应复印 1923—27 有关毛资料，并动手写出史稿。姑妄听之。

夜到琬姐家吃饭，二妹女儿王焱七岁，记忆奇好，富表现，弹钢琴一年。

九点回来，赵杰兵等候，谈到十一点。对毛致用的支持已减退，邵阳不清除王安义无从安定。认为孙文盛可即接班，任劳任怨，和而不随，有自己见解。说是等着挨骂。

---

[31] 谷子元：（1907—2002）湖南耒阳人。1927 年加入中共。次年参加湘南起义。曾任湘南红军支队政治工作团主任、中共湘粤边区工委书记、湘南特委书记、湘南游击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中共成立后，历任湖南省人民政府监委副主任、省政法委员会副主任、监察厅厅长、人事局局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兼省民委副主任，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

[32] 谢华：（1894—1987）原名兹山，笔名病石，号仲池。湖南衡南人。1926 年加入中共，参加了北伐战争。曾任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书记，后调入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与范文澜合作编写《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抗战后在重庆、南京中共代表团工作。中共成立后，历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省民委主任、省历史考古研究所所长、省第一至四届政协副主席。

[33] 罗其南：（1917—1986）湖南浏阳人。1933 年加入中共。后在湘鄂赣地区工作。抗战后调东北工作。1949 年随军南下湖南，历任湖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常委、省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书记。1965 年因支持编写浏阳革命斗争史，以“替彭德怀翻案”罪名被撤职，下放农村。文革后平反，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省纪委副书记。

[34] 李善民：（1916—）河北枣强县人。1938 年加入中共。在河北、湖北从事地方武装工作。中共成立后历任湖北省襄阳专署副专员、专员，中南水力发电工程局局长、武汉水电勘测设计院院长、水电部长沙勘测设计院院长，湖南省电力工业局局长、省交通厅厅长、省金竹山电厂厂长兼四四〇工程副指挥，水电部中南设计院党委书记等职。

1986 年 3 月 6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睡不足六小时。一早李津身来。上午毛致用、刘夫生来，同毛谈约一个多小时。去年粮产只减 20 亿斤，经济形势较好，苧麻外销甚旺，征购粮减到 80 亿斤，农民满意，基本情况还是熟悉的。谈到南南公司，谓已调查清楚，石新山两次去京，中纪委要处分刘正，省委只让作检查，拟再报一次。

出版局周世华事，乃照顾一下，满 60 岁即让退下也。

社科院历史所宋斐夫来，谈只有哲学所有人在研究毛思（大革命时一段）为李吉、陈健中二人。

中午李善民家吃饭，肖大雍在座，谈交通厅党组书记马凯如何整他。康濯来。

下午欧阳迁[35]同儿子欧阳庆来，为科协付[副]席，三梯队，哈工大 65 年毕业。详谈南南公司事，与科协关系，丢乌纱帽也不承认有错误。

潘基踬来，谈市省国际贸易公司肯定有问题（潘为少奇故居题对：冤沉六字[36]，泪洒千秋）。

袁学之[37]等来，为“老年人书法艺术展”索字。

冰封来，让他笑脸迎顾问。到曲园夜宴，柏原、叔河、朱正同席，畅谈种种。原来钟诗曾嵌“功劳盖世、罪恶滔天”八字。谈毛与蒋之用人，陈诚、张群之忠，蒋经国过渡接班，相见九泉，愧感不如也。

夜孙文盛、赵培义[38]、柏原、赵杰兵谈湖南人事。零陵地书邓发志之顽旧，对一军老退下当调研员者言，某某右派当付[副]书记，你为何当调研员。排挤新上来者。此仍为较常见现象。组织部态度较明朗。小赵又单独留下再谈。

1986 年 3 月 7 日（星期五）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半起床。院内散步。早餐后，小赵来，同去万达、毛致用、熊清泉处告辞。九点，首道来接（他住蓉园二楼），谈湖南情况，经济有起色，南南公司等同感。邹乃山应予安排，支持张啟人。柯兰夫妇为其写传。

傅白芦来，小坐，冷谈之。二妹来，谈琬姐身体已不如前，爸爸行走困难。告朱朱[39]不欢迎去杭州住也（小孩必到杭州学钢琴！）

下午邹乃山送材料来，谈内参为省委阅过，有意整人也。建议自己去京一行。柏原、冰封、叔河来，漫谈出版事。李一氓向中华推荐湖南经验，整理古籍要有新东西，以近代为主。

高菊村送来材料。

中组部四同志来，谈此间问题：对新上来者之打击，零陵地书情况，南南问题等。建议了解小赵。

晚上刘正复来，告坚持岗位工作，放下包袱。

琬姐一家来欢聚，十点始归。

---

[35] 欧阳迁：曾任湖南省财政厅副厅长。

[36] 六字为文革中给刘少奇的定罪：叛徒、工贼、内奸。——李南央注

[37] 袁学之：（1909—2001）原名袁德胜，湖南株洲人。1932 年加入中共。1922 年参加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30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红军长征时因病留在江西。1937 年入延安抗大学习，后回湘工作又转入重庆中共办事处，1941 年再度进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抗战胜利后进东北工作。1949 年南下回湘，历任长沙市总工会主席、湖南省总工会副主席、主席、省第四、五届政协副主席。

[38] 赵培义：（1932—）山西榆次人。原在山西晋中三分区武装部工作，1949 年南下湖南，1950 年加入中共。先后任湖南衡阳地委秘书处干部、湘南区党委组织部组织员、新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省财贸部干部处科长、副处长、处长、省委组织部一处处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39] 朱朱：李锐二姐李英华的大女儿。——李南央注

齐振英[40]与接待处夜宴，喝白酒约五杯，吃油炸豆付[腐]。

1986 年 3 月 8 日（星期六）阴，返京

六点起床。户外活动半小时。早餐后，万达来送行，赵杰兵亦来。飞机成都误点，只好去游天心阁，想起童年和长沙大火后事。周翰陶导游，索字。允写对联或诗作。十一点半吃完挂面后赴机场，一点五十起飞。机上读巴金《随想录》，真诚感人。四点廿分抵京，曾下小雨。玉珍、小多来接。

晚餐后去看望陈明，并至黎澍家小坐。胡公子媳妇亦被捕，有名女流氓之一！

晚上陈明来谈追悼会事，作协只拟遗体告别，而多年泼在丁玲身上脏水，应趁此最后机会洗清。七九年恢复党籍时，周扬、夏衍、张光年曾不同意也。

1986 年 3 月 9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整日人客不断。早餐后到秦川家，乔公子已移交正式监狱，经济问题查获越大。谈美国我安全部人员叛逃（黄敬子）[41]，全被破坏。《中报》刊王[金]无怠[42]致妻信，十分感人，因终身监禁，已自杀身亡（秦给仲勋家电话约谈）。

朱维民来，为我作像（第四次）推迟。

平江在北京读书四个大学生：毛立新（北大地质系）、李立新（清华无线电系）、余怀国（警官大学中文系）、李闽江（邮电学院电信工程系，女）四人来访，言平江在京大学生有六十多人有串联，为故乡提供信息。说喻杰（达老子）[43]思想守旧，看不惯深圳一切。认为我有知识，在县城看到关于我的介绍。不能留饭，颇感不安。

下午林学院团委书记来，约定星期六去座谈，留下材料。小妹带陈[谭]继平（牛洛桂[44]儿子）来，东海舰队航兵团政委，要转业上海。广西谢盛培、刘宇一等四人来，讲定“龙集书法选本”事，由启功、沈鹏等书写。戴文葆与上海古籍书店钱伯诚来，索字（在王元化处见到条幅）。

夜胡真、黎维新来，谈周世华事，直到十点。一天车轮战，精疲力竭矣。

---

[40] 齐振英：（1927—）河北玉田人。1943 年加入中共。先后任村党支部书记、区中心支委、冀东十五公安办事处侦察员。1949 年随军南下湖南。历任零陵(今永州市)专署公安处侦察科科员、科长，湘南行署公安处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省公安厅科长、厅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副厅长、省公安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省政法委办公室主任，长沙市委副书记、常务副书记兼市政法委员会主任，长沙市委第二书记、市长，省顾问委员会秘书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职。

[41] 黄敬：（1912—1958）原名俞启威。浙江绍兴人。生于北京。1931 年考入青岛大学物理系，1932 年加入中共。与毛泽东的第三任妻子江青有过短暂的夫妻关系。中共成立后曾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其次子俞正声现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叛逃的是长子俞强声，叛逃美国时任安全部外事局处长。

[42] 金无怠：（1922—1986.2.21.）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外广播情报处（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翻译员、分析家、档案管理人员，一说为美国东亚政策研究室主任。俞强声的叛逃，直接导致了金的暴露，美国政府以其在 1952—1985 年期间向中国提供机密情报之间谍罪将其逮捕，被陪审团裁定政府指控的 17 项罪名成立。金在判刑宣布之后在狱中自杀。有一种说法，认为金曾希望中国政府能与美国政府谈判，效仿美国与前苏联曾经采取的交换间谍方式，让其回到中国。但中国驻美国大使李肇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金无怠事件是美国反华势力编造的，中国政府爱好和平，从来没有向美国派遣过任何间谍……中国政府不会承认这件反华事件，也不认识这位自称是中国间谍的金无怠先生。”金因之绝望自杀。

[43] 喻杰：（1902—1989）原名达云。湖南平江人。1926 年参加平江县农民协会，1930 年加入中共。参加了北伐战争和长征。中共成立后历任西北军政治委员会贸易部部长，西北财经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粮食部、商业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驻财政部监察组组长等职。文革中，1970 年初带领全家回到平江县老家贫困山区安家落户。

[44] 牛洛桂：50 年代初期曾在水电总局任人事处处长。后调到武汉工作。谭继平是她和前夫谭扶平的儿子，谭扶平在新四军工作时牺牲在大别山。牛后与一解放军将军结合。——李南央注

同小妹细谈，应当去看望母亲。分析范元甄一生悲剧，开花而不结果。小舅曾告，七九年初我回京时，范曾高兴言之，有重园[圆]之望。略谈对玉珍态度，应承认过去错误。

1986 年 3 月 10 日（星期一）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秦川来取回《中报》。胡公子由秦城转第一监狱（可能春节曾放出几天）。武汉徐承昭来谈抗战前后武汉青运事。看陆沅交来组织史材料。

朱正、陈　（原文此处空二字——李南央注）等来，请我参加冯雪峰讨论会。

下午同玉珍到玉渊潭散步一个半小时。

夜康濯电话，丁玲生平有两处作协稿与陈明有出入，望我疏通。一是鲁郭茅（鲁迅、郭沫若、茅盾——李南央注）排队，一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字眼。

《汾城小屋》远不如《新星》。系统工程亦无此大威力也。

1986 年 3 月 11 日（星期二）阴

康濯电话谈丁玲生平中不要与鲁郭茅排队，去掉资及[级]自由化，即告陈明。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金松林、钱听涛、陆沅、王雨亭来，谈组织史资料编辑结构及开会问题。下午一点半三联胡靖来，“人物怀念”定稿本，照片只能印在书前页，不能插在中间。书名太俗，他提出《未能忘却的纪念》，较新鲜。

二点半廖盖隆夫妇来（夫人完全干政），留下在中宣部会议发言稿（王惠德[45]称之为起身炮）。邓力群让秘书电话，稿子交去，一字不改，准备谈一次。坐以待之。谈到近年同中央对着干的事情，如实事求是，资本主义也可做得甚好。最近国防大学讲话。乔是伪君子，为儿子奔走。不让他出国（怕他到日本“乱讲”），不让当人大代表，派郑惠[46]取而代之。吴宗华连升几级，党史室内部使他无权。等等。希望中组部派好的秘书长。邓力群对他说法只是“喜欢抢先，但能接受批评。”

范岱年送来为南京犯人徐水良[47]说项的材料，也是挽救人才之意。嘱写发展马义的理论文章。

乔服用进口蛋白。

晚上七点半应约到仲勋家，谈到十点。还是他谈的多。先谈湖南情况，邹乃山，长沙二个厂厂长等

---

[45] 王惠德：（1922—1993）四川渠县人。1938 年进延安，同年加入中共。是李锐前妻范元甄在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同事。中共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副主任，《学习》杂志总编辑、理论宣传处副处长，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局长、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李南央注

[46] 郑惠：（1928—）湖南武冈人。1947 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1948 年进入冀东解放区，任《新唐山日报》编辑。中共成立后先后在新华社新闻学校、新闻总署研究室、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刊编辑室学习和工作。1956 年加入中共。之后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红旗》杂志社、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期间，参加了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2 年宪法、党的十二大报告等文件的起草工作，并参与主持编写了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注释本。1983 年以后调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委员、副主任。是《百年潮》杂志的创办人和第一任社长。

[47] 徐水良：（1945—）浙江富阳人。1963 年考入浙江大学化工系，1968 年被分配到南京制药厂工作。在浙大期间曾任学生造反组织“红暴”的负责人，后成为浙大革委会常委。1974 年 3 月徐与两名同事用“批林批孔小组”名义在南京贴出大字报《战斗宣言》，阐述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的“问题不在其他，在于制度”。1975 年 9 月，徐又在市中心新街口贴出大字报，点名批判张春桥、姚文元及当时的理论体系，因之于 11 月 27 日被抓入狱。“四人帮”垮台后，浙大师生和南京社会各界强烈要求释放徐，但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许家屯认为，徐虽反对“四人帮”，但是也反对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比 “四人帮”更坏。次年 4 月徐从拘留转为逮捕。1979 年 1 月在社会舆论和中纪委副书记刘顺元的关注下，徐获平反出狱回到浙江老家休养，之后不久即投入当时的民主墙运动，1981 年 5 月再次被捕，在狱中又写出两万多字的《批判四个坚持》的长文。徐的案子受到胡耀邦、闫明复、许良英等人的关心和过问，但终因胡耀邦下台和随后的“六四”事件，未果。1991 年 5 月徐刑满释放。

等被压制，打击新上来改革者之风，点出湖南仍隐藏派性，最后谈到毛致用不称职。也谈了南南公司情况。他认为毛可以调动，学习也可，一个人在地方呆久了不好。首道曾有根本性的变化，不赞成毛，说过“不能总书记一人说了算”。当时胡、赵二人均支持毛，为湖南安定。赵说“刘正不正”（不知其根据），习与刘正谈过两次，王安义问题刘承认错误，说与毛无关（这说明刘老实）。

陈就要保这二人。在李莊告状信上批秦川很不好。项南任党校付[副]校长，对外宣传小组，则批蒋。朱穆之还应当干下去。似乎全被这二人掌握。

乔是阴谋家、野心家（我说伪君子之后），八三年陈批耀时，乔逼耀下台，气焰嚣张。胡风追悼会悼词出尔反尔，“收回成命”。关于《人民日报》事，批由中宣部管，自己付之。改变后，又说是“违心”的。女儿胡木英，老婆都做买卖，向张劲夫贷了 2000 万美元。儿子当副经理，儿子被捕后，向王兆国发脾气（为什么不先打招呼，我是政治局委员）。关于精污问题，尚昆为之说话，使习与耀邦很骇异。郝建秀奔走二人门下，也令人奇怪，并非认识问题（郝为乔木推荐也）。赞成向常委写信。拆旧房盖新房为之惊异。先念对公子事摇头，但表支持。作协会后，去医院看邓力群，乔也找徐向前，邓大姐等游说（未上当）。昨天会议讨论七五计划稿，关于商品经济，邓力群又大放厥词：七七年就反对（群起攻之，万里动气），并指责朱厚泽不懂理论。让王蒙任文化部长，中宣部、《人民日报》亦另派人。

关于三篇（光明）[48]让他来“批评”我时，“我要鼓励”他。此语当时并未向我说，也许是现时心境。不正之风以此二人为最盛！这三篇应当奖励。

曹维恭等我，谈到十一点半。财政部括[扣]他的工资买本茨<车>。妻子在大使馆当医生只给 60 元一月。准备抗交。他可以在世行工作到 65 岁。

1986 年 3 月 12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早餐后黎澍、秦川来。略告昨夜所谈情况。随即谭继平偕谭斌（即谭力夫）[49]来，谈当年那付[副]对联之强加过程。他们是一司保爹保妈派，写有《漫谈用人之道》，系有感部队用人而发。在武警政治部工作，中组部派人来考察，人事处只介绍对他有意见的人交谈而未同本人见面。杨健生来，即告知此事。

下午应邀参加冯雪峰学术讨论会，讲了五分钟话。先遇见韦君宜，她不知我来参加此会，可见陈早春等人并未事先酝酿。颇为后悔。

1986 年 3 月 13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看组织史材料。

范岱年来，交许良英的信及徐水良的有关材料。此事大难。转与刘顺元老，恐年纪太大，难以顾及。

---

[48] 指李锐为《光明日报》写的三篇文章。可参看李锐 1985 年 5 月 1 日的日记。——李南央注

[49] 谭力夫：（1942—）参加工作后改名谭斌。原籍湖南资兴，出生于延安。1966 年加入中共。文革中是北京工业大学无线电系学生，担任该校学生造反组织的负责人。据说文革初期风靡一时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出自他的笔下。无论真假，1966 年 8 月 12 日谭与他人合作写了大字报《从对联谈起》，提出将这副对联的内容当作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要把它“提升为政策、上升到本本条条”却是有文字记录的。我当年也看到刊有谭在首都一次大学红卫兵集会上吹捧对联的讲话的小报，他的这次讲演使“谭力夫”这个名字与那副对联永远划上了等号。谭力夫去见我父亲李锐之前，和谭继平先来过我家，详谈他当年的经历，为自己开脱。他走后，丈夫巴悌忠问我：你知道今天谭力夫来咱家是为什么吗？我答：不知。他说：那次你在谭继平面前大贬谭力夫，李锐的女儿对他有看法，他还如何往上升？当然要找上门来改变你对他的看法。之后不久，谭即自己找到父亲李锐的门上。其实李锐此时已经下台，对他的仕途已是无关紧要的角色。谭后来从武警部队退出进入邓朴方任董事长的康华公司，做人事部经理，以后历任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馆长，文化部办公厅主任，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等职务。——李南央注

下午到中央档案馆，谈组织史料会议的文件。此地空气清新，夏天凉爽，可以住下写书也。馆长王明哲等谈到延安烧毁文件情况。

曙新侄来，谈长寿街见闻，街上有 3000 元一架的摩托车、彩电等，衣食住变化出人意外，但红白喜事耗费惊人。段嫂儿子去世（一著名瓦匠），请吃八十桌！

夜胡思升、谢荣镇（《人民日报》记者）、刘宇一来，谈刘宇一受迫害事。区党委过问后，已调查清楚，告恶状者将受惩罚，法院已受理。两位谈到报社情况，为胡、王，秦等鸣不平，尤为王若水不平。胡、秦在用人上都有缺点。

1986 年 3 月 14 日（星期五）晴

三点半醒来，四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徐水良材料寄南京刘顺元同志，附信说明原委，请酌情处理。吴子善再次来，水总只愿给钱，不愿平反。只好再为向水电部赵庆夫[50]等写信。

下午游 700 米，半个月没游了。遇见刘放[51]，索三峡书。李伯宁、魏廷铮入政协，这样就可以在政协争鸣了。同陆钦侃电话，送来一堆材料。将曹维恭给我的《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的有关三峡文章交陆译用。刘皓宇介绍《论三峡工程》的文章已刊《能源政策通讯》。

夜观《血滴子》武打片，无意思。打击刑事犯罪纪录片有意义，四人帮残余不可忽视。

1986 年 3 月 15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小米<来>，处理一些人事件，陈天生申诉与谭力夫介绍。

为丁玲写挽联（用朱正原稿修改）。

南京城上月如钩，曾同魑魅魍魉周旋，莫叹高丘无女。
北大荒原风似箭，却有珠玑璀璨涌出，从来逆境知人。

廖盖隆上午来，谈党史室秘书长问题，希望组织部选好人。送著作三本。

下午参加丁玲遗体告别，拥挤得很。遇见林汉雄，同去参观建材展览。用外国产品对比，看到落后何在。

1986 年 3 月 16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翻看廖著二种。

上午到朱维民家，为我画像。邵宇、林默涵先后来，谈美术界事。华君武之风派，如泥鳅。谈刘海粟与徐悲鸿（徐为刘之学生），廖静文[52]坚持刘为“汉奸”与偷窃不当。谈保卫工作之过份，警卫员制度，中南海占用等。美院学生之现代派思潮，不重视基本训练。朱维民画得尚可，但画布上空一半。

下午三点半回家，秋里即来看我，谈到六点一刻：

与谭余保[53]之老关系，湘干[赣]边带一团兵打战[仗]，谭在延安时索钱物，到开荒驻地驮回一匹马

---

[50] 赵庆夫：（1926—2010）山东肥城人。1948 年加入中共。历任小丰满发电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云峰水电工程局副局长，云峰发电厂厂长、党委书记，吉林省电力工业局副局长，华中电业管理局副局长兼葛洲坝水力发电厂厂长、党委书记，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党组书记。

[51] 刘放：（1912—2007）山东临清人。1934 年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时加入中共。中共成立后历任抚顺市委委员，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副局长，驻苏联大使馆商务参赞，石油工业部部长助理、副部长，驻罗马尼亚全权大使，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52] 廖静文：徐悲鸿的学生，后来成为他的妻子。

[53] 谭余保：（1899—1980）湖南茶陵人。曾用名吉华、于宝。1927 年参加中共，同年上井冈山。后一直留在湘赣工作。抗

食物等。

澜波是好人，但要害问题不能坚持。回京后，劝他翻案，不要作检讨：是违心之言。自己有肚量，不计较（实计较）。对澜波动员检讨仍耿耿于怀。当年基建 400 亿，现 1600 亿（实 800 亿），当年要上三峡不赞成。南水北调是姚依林意见，宋平还是好的。计划会议来京开会的人不接待（但找不到人谈话）。

十二大李伯宁诬告时，向常委批了一大段：李锐坚持远大理想，骨头硬，否则几个都死了，应入选。耀邦全同意。李伯宁是人身攻击，不正派，说假话，代耕能主持公道。

谈到乔、群（胡乔木、邓力群——李南央注）二人时，只提到公子被抓。

三峡事赵已讲了，要我不再作声，少管闲事，管亦无用。

详谈毛逝世后，叶帅找他去谈，注意安全，如何早出晚归，东躲西藏，换警卫员与司机（找铁道兵一老下级）。

粉碎四人帮时，20 军不稳，早调河南，还有一军。

建议王兆国下去搞一个市或省，办公厅须年纪稍大者，认为可作参考（少管闲事也许包括这类事）。

认为只要几位老人在，现在班子可不必担心。

夜伯村来，谈编辽沈战役时，文彬、马石江[54]出坏主意：为高、林翻案，不利于三次国共合作。东北解放后会议的决议不应写入（后陈决定作附录）。

1986 年 3 月 17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改好文件，上午到党校南院征委会处开会。文彬、王明哲，曹志等参加，通过组织史资料会的两个文件与会议日程。

下午李泽厚来，还《简报》二份并送书二本。鼓励他勇敢一点，点名批评，也不知不同意在何处。也是咄咄怪事也。林华来，谈邓大姐找孙越琦与他谈三峡情况，七五只搞论证，表扬孙老负责精神。谈他们从万县到三峡受阻情况，李伯宁最后只好接待开会。又谈及七九年在方毅处开会，为水科院事，李伯宁发言对我之无理，使他吃惊：何等霸道、偏激。因之谈及十二大及前年两次诬告事。送他两本七九年的三峡资料。

朱正晚上来，谈丁玲文内容。

1986 年 3 月 18 日（星期二）小雪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看文件、材料，略作准备。下午到林业大学，同师生五十人座谈党风等问题，从形势谈起，讲了二个多小时。

夜王丹一来，送老艾书，要走《龙集》。

1986 年 3 月 19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收到组织史会议文件，小有改动。下午钱听涛来取走。常州人，对旧诗有兴趣，送《龙集》。征委会资料今后便于利用了。

战中转至晋察冀边区，曾任中共热河省委副书记。中共成立后历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省委副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南局检查组长，省第五届人大常委副主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54] 马石江：（1925—2001）山东黄县人。1939 年加入中共。在山东蓬莱地区工作。中共成立后，先后任青年团中央团校研究室副主任、教研室主任、校党委副书记、书记、副教育长、副校长，团中央常委，北京大学汉中分校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等职。

为行政管理函授大学名誉院长事，何家栋[55]（原工人出版社副总编），陈子明[56]（哲学所研生）来找我，此校已办手续，报名者 3.5 万。看来还是真办学的，答以容我考虑。随向老温打听，何某反映不佳，“行为不大像党员”也。

1986 年 3 月 20 日（星期四）晴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看材料。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顾委听马洪（“大专家”）讲 2000 年设想。有一种“大胆假设”的印象。我插了一句话：脑力劳动者工资低于体力劳动是一种危机。

下午到北大医院看小妹，因高烧住院，作检查。

游 800 米。请朱正草稿轮廓：忆丁玲，平江革命史序。

1986 年 3 月 21 日（星期五）晴

何载一早来，为自己汽车事。与之谈小刘（刘泽彭——李南央注）阴谋过程。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同陆沅谈会议文件等事。尉健行来，略谈湖南情况，谈部内人事。老的都下，新人从孟连昆[57]、张汉夫[58]、李岩[59]考虑（提付[副]部长）。另从地方物色一人，提到孙文盛。王蒙到文化部已定，宣传部留贺敬之，滕[藤]腾去。谈到组织部必须有老的，光积极性，能干不能全部解决问题。

下午买书 50 元（党史资料等准备一手材料）。游 400 米，16 分钟。

---

[55] 何家栋：（1923—2006）河南信阳人。1945 年加入中共。中共成立后，是《工人日报》创办人之一。1954 年执笔整理的《把一切献给党》和执笔的《我的一家》两书在 50 年代影响极大。1957 年被打成右派。1959 年被指派为小说《刘志丹》的责任编辑，因 1962 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而又被打成“习仲勋反党集团”的反党分子，全家下放农村。文革后任工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晚年有一系列反思“革命”和中国制度的著述。

[56] 陈子明：（1952—2014）上海人。68 届北京八中初中毕业生。1974 年作为工农兵学员就读于北京化工学院，1975 年因私人信件中对当时国内形势的看法被发现而被定为反革命，1976 年被开除学籍与团籍。参与了 1976 年的“四五”天安门运动和 78 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1980 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同年参与竞选人大代表，并当选为北京海淀区人民代表。1986 年成立了民办的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任副所长，该所不久被关闭，随后与朋友们成立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任所长。1988 年 3 月该所的经济部接手《经济学周报》，何家栋任总编辑，陈子明担任总经理。该报后来影响渐大，与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同为中国自由化的代表。1989 年“六四”事件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被封闭，人员被遣散，所资产被官方查抄，陈亦被指为“幕后黑手”而受到通缉，不久在广州湛江被捕。1991 年中国政府以“反革命煽动、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陈有期徒刑 13 年，剥夺政治权利 4 年。1994 年 5 月，获保外就医，出狱后查出患有癌症。1995 年 6 月，再次被收监。1996 年 11 月，再次保外就医，被软禁于家中。2014 年 1 月 18 日获准赴美国就医，后回国，10 月病逝于北京。

[57] 孟连昆：（1925—）河北蠡县人。1949 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蠡县县委文书、博野县委秘书、兴城县委组织部部长。中共成立后，历任中共黑山县委书记，辽西省建筑工业局副局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业干部处办公室主任，轻工业部组织部部长，中组部干部调配局局长，中组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副部长。

[58] 张汉夫（1930—）陕西绥德人。1944 年加入中共。中共成立后，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处工作，后任中组部巡视员，部机关党委委员。1958—1963 年在驻前苏联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工作。回国后历任高教部机关人事处处长、冶金部干部一处处长，中组部审干局一处处长、副局长、局长，地方干部局局长，人事部副部长等职。

[59] 李岩：（1929—）黑龙江双城人。1948 年加入中共。中共成立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对外贸易专修科学习，毕业后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中共中央东北地区工作部、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中央交通工作部干事，中共中央组织部研究室办公室副主任，第四机械工业部第 768 厂党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政治部干事，中共中央组织部经济干部局综合处处长、经济干部局局长，中央机关干部局局长，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兼中直纪委书记。

秦川电话，对艾知生[60]等甚有看法，清华革委付[副]主任多年。

黎澍电话，外传我们二人整二人材料。

夜观《温莎行动计划》，“不爱江山爱美人”故事也。遇见于光远，说准备书面发言，为马丁辩护。一场辩论也[61]。

1986 年 3 月 22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章蕴家，会见党校研究生郭夏（章的外孙婿，党校 5 楼 327，28547-774），很想见我，说现在一些年青开拓型的对我有好感。他是理论部研究党建的，希望中组部能建立一个研究所，这样可以有吸引力。问到如何实现对党的监督，答得很好：民主党派作用；党内民主；内部制约力量（纪委等）；科学决策（党内适当分权）。党政机构庞大，但少研究机构，要有一<些>研究人员。

秦川来，对中宣部人选意见甚大，王惠德也很不满（李彦[62]为搞“左”一套的，升为付[副]部长。今天将开会批马丁，他不去。

下去[午]三点去 331 九病室看甘渭汉，有助吸器，尚能自主呼吸，已不省人事。老伴说用药不当，曾全身脱皮。

游 800 米。

1986 年 3 月 23 日（星期日）小雨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程星龄老来，只参加大会，因耳背，不参加小会。已八十六岁，去看望过黄老（黄克诚——李南央注）和金明。因我关心国事，转告中央：要搞好教育，出国留学生不愿回来是重大问题。党员干部犯法更要严惩，大贪污犯应杀几个，有多少杀多少。

谭斌来，让看小米代写的文章，提了很好的意见。认为匈牙利经济改革，舆论准备了十年，有预测，多种方案，我们远不如，理论准备很不够，所谓“摸石头过河”，即此反映。应当理论先行。经济开动，惯性很大，监督机构有偏差，再调整，相当周期。原来预测不准，则偏差大，扭转不易。从中央到基层，过程迟缓。总之，理论准备不足，干部准备也不足，中下层应更新 80%。

下有对策——大对策，可歪曲到荒谬程度，乃至“证明”改革错了。正如以极左批左，人人过关，抓 516，没 516（谈旧事）[63]。

按劳分配——滥发奖金（本不应封顶），又一收缩（奖金税，一批改革者都挨整），深刻的自发情绪，如提拔干部、文凭问题，就到处卖文凭，于是舆论又“不要光看文凭”。

下午让胜利清理书柜，翻看《胡适日记》。此人当年是不赞成抗战的，同高崇武等一气。

---

[60] 艾知生：（1928—1997）湖北汉阳人。1948 年加入中共。1946 年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中共成立后任清华大学校党委办公室主任、校团委书记，校党委副书记。文革后历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校党委副书记，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广电部部长，党组书记。是中共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三、十四届中央委员。

[61] 1985 年 11 月 2 日《工人日报》发表了题为《当代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转变》一文，作者署名马丁，真名是宋龙祥，时为南京大学哲学系青年讲师。该文发表后影响很大，引起高层注意。邓力群指责《工人日报》发表马丁文是“高层次的精神污染”，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薄一波、胡乔木、胡启［啟］立都有批示。“事件”详情可参考徐庆全《“马丁事件”的来龙去脉》一文。

[62] 李彦：（1928—）原名钟岳。北京人。1945 年加入中共。中法大学肄业。1947 年赴中共解放区。同年当选为国际学联理事。中共成立后，任青年团中央研究室研究员，1953 年赴苏联中央团校学习，回国后，历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青年》杂志社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务委员、机关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副部长。

[63] “516”是文革中的一个所谓反动组织，文革中抓“516”分子造成许多冤案。——李南央注

1986 年 3 月 24 日（星期一）晴

四点半起床，改小米文。活动半小时。

九点徐洽时来，谈李鹏讲三峡问题，七五只作前期工作。三种意见，成立论证委员会，经过人大政协充分研究。建议他们提案，加快水电。上午到办公室，告小米如何改文。同陆沅谈开会事项。给方毅信，快上二滩。

下午史莽来谈“田家英文集”、“传略”事。

黎澍来，谈革命多夸大狂，偏激片面，最后都做大小皇帝，真不如不革命也。

五点同玉珍到玉渊潭散步，六点廿分归。

夜观《洋麻将》，淋漓尽致。

1986 年 3 月 25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看陆沅准备的会议材料。小米将定稿送来。让他给陈子明电话，我不能任“行政管理函授大学”名誉院长职。下午游泳 800 米。

人大常委工作的李崑峰（范岱年介绍）送来代拟的关于理论的短文。陈明来，谈蒋祖林对母亲之冷漠，贪财（要房子，要玉器物件，胡也频[64]弟弟 500 外汇卷送花圈事等）。丁玲送孙儿、女各一万元遗言，还有三部著作未完稿要整理等。

夜刘正来，谈到九点。南南公司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熊清泉态度之变化（向毛、刘夫生靠拢），孙文盛因之不满。认为孙与夏赞忠[65]都没有能放开手工作。

1986 年 3 月 26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一气写了十一封信。九点陈四益来，谈南南公司与新华社记者关系。《瞭望》不放他，等房子到手再说。

十点到国防大学招待所。认识谢筱迺，原来是搞情报特科工作的。下午开工作准备会，马石江等参加。山西的张玉田、王道修来。张是中央青委时刻腊[蜡]版的，八三年任山西宣传部长，完全认不得了。王是组织部付[副]部长。谈卢功勋私心重，用人唯亲。山西用团的干部太多，十一个地市书全是的。

晚上开预备会。

夜看陆沅代拟讲话稿。

1986 年 3 月 27 日（星期四）晴

两点醒来，服眠药又睡着。六点起床。活动散步。空气真新鲜。

上午大会，听文彬、王明哲报告，讲得都好。情况、意义、任务，措施等大问题都谈到了。王强调了困难，从古人治学严谨谈到史料比文章还重要，更垂之久远。

中午没休息，略作准备。下午讲了一小时四十分，谈了七个有关具体问题，最后讲了点感想：没有

---

[64] 胡也频：（1903—1931）原名胡崇轩。福建福州人。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到莫斯科去》。1925 年与丁玲结婚。1930 年加入中共，1931 年被国民党逮捕，与柔石、殷夫、冯铿、李维森四人一起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被称为左联五烈士。

[65] 夏赞忠：（1939—）湖南安化人。1965 年加入中共。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文专业毕业。1971 年起历任湖南省衡阳市委宣传部科长、市委副书记，湖南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共长沙市委书记；新华通讯社副社长、党组副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

事实，就没有历史；没有资料，就没有研究的基础，马克思之尊重全部事实的总和。又谈及当年从长沙《大公报》收集《毛主席旧作辑录》挨批评之事，而发愤著书，并非“有害无益”也。又提到日本人《毛泽东集》之原文与改删之对照，历史文件无权修改（冯文彬说，乔木改毛的一二·九文，耀邦甚不满，要他搞个材料）。又谈到三峡五次断航，宋朝断八十年，明朝二十年，而鼓吹者封锁之。人们反映尚好。文彬结语对不佞大加吹捧：各种经历，经验丰富，派“如此强者”主持其事，各省应予效法。

玉珍来，在此晚餐，并散步始归。夜读书。

1986 年 3 月 28 日（星期五）晴转阴

近六点起床。到山下散步做气功。空气真好。

安静地读了半天书。翻《青年论坛》，有几篇关于经济问题文章不错，一篇谈马克思《1857—58 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文章，在机器发展第二阶段（即自动化），“已耗费劳动时间同劳动产品之间惊人的不成比例”，直接劳动“在量的方面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在生产的交换价值基础崩溃后，自由时间就取代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尺度，为非商品生产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是崭新的论点，至少对我来说。

小米来，约定卅一上午来接我。

讲话稿又看一遍，加了个尾巴。向湖北、广东要资料书。

晚上听各组汇报，争论甚多。到九点半，甚倦。

1986 年 3 月 29 日（星期六）晴（夜雨）

六点起床。晚上下了雨，空气更新鲜。山下活动半小时。遇见上海组织部黄浦，谈杨永直事。

早饭后将讲话稿交出。王明哲讲话也看了一遍，写得甚好，改了几小处。断续读《论坛》。

上午文彬来，解释为何下午接见有邓力群。原来办公厅会议处办的，电话中批评了。我说既然安排了也无关。下午三点，仲勋等接见，并在怀仁堂后坪照相。人们似乎很感兴趣。这也是中国特色。组织部新老部长都来了。野苹对此工作很看重，专门写了几句话。得设法让他参加。

回家一转。黎澍文章（否定“人民群众历史主人”）匆匆一过。夜作读书摘要。

1986 年 3 月 30 日（星期日）晴

昨夜九点多即上床。五点半醒来。多年未有之事。到山下作活动。但早饭后竟仍感觉昏昏欲睡。我这人大概舒服不得，睡得少才精神好。

《青年论坛》的几篇经济论文，作了笔记。应当向年青人学习，他们敢于提出问题，不怕说得不准确。

总结中应该回答的问题，下午又碰了下头。晚上读了马石江的总结稿，还是泛论为主。议定由王雨亭作补充发言，回答具体问题。

看了场电影《小巷名流》，写文革时四川小镇上发生的故事，喜剧中的悲剧，人们笑声不断，似乎已忘记了痛苦，还留下疯子与愤世的年青人，也有“三种人”之流在办公司跑生意。

1986 年 3 月 31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山下活动半小时。上午总结会，文彬转述了当年陈云意见：搞史料的人要敢于直言，不怕担风险，不能随风倒。午餐国防大学负责人来陪同，地主之谊也。李下来，让我为《进谏史集》写序。

下午二点回家，甚感疲劳。信件中有陈放妻的申诉。朱正来，认为总理报告很好，对改革讲得透，必须适应国力。他发言提到三峡，湖南计委主任戈华拥护。

1986 年 4 月 1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小米送来一堆东西，有党史（送审本），廖盖隆给的。上午独伊[66]与翟　来（原文此处空二字——李南央注），谈“秋白文集”政治部分迟迟编不出来，要我从旁督促。因秋白与毛的关系，可作为一个题目探讨一下。给我的两本文集中都有农运报告有关文章。

《胡杨泪尽》序今天始见报。在八版显得长了一些。马上有反响，“中央讲课团“电话，要我帮助出集子。

李普来，为“于刚文集”写序。提了点小意见。“记刘帅”尚待收集资料续写也。与玉珍散步。

1986 年 4 月 2 日（星期三）晴

十一点入睡。五点醒来。活动半小时。早餐后觉疲劳，昏昏欲睡。量血压，尚正常 70—120。

上午吴兴华来，云《人民日报》决定就南南错案刊消息并写评论，要支持有缺点的改革者，并已派人去湖南同省委联系。刘甲随来，约杂文稿。

下午到部办公室，将南南公司有关申诉寄韩光，并通电话。关于记者，纪委办案人差错与坚持己见等，看法相同。陆沅谈部里进行付[副]部长民意测验事。

曹志拉着谈“二人越来越不像话”，耀邦｛说｝何不向邓、陈反映。邓力群在上海对企业讲话，攻击厂长负责制夺了党委权，引起一二月工厂管理乱导致产值下降。城市经体改会时，袁宝华就此讲了话。原来尉健行关于干部权限，中层亦让党委统管，影响扩权十条。下面不知所从，紫阳亦不满。如此顺便将问题归之于邓力群在上海讲话，说是启［啟］立原要经委、中组部联合写一文件，也就不必写了。邓力群原推荐四川宣部长许明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为中组部调查所阻（此人当省宣亦不合格。原来在邓到四川活动时，迎合有方：香港攻击，为何书记处不表态，邓力群哈哈大笑）。又坚持让秘书杨某任对外宣传小组付[副]组长，亦被阻，提张云声为研究室付[副]主任都不得逞，发脾气亦无用。小平让先念同乔木谈话，自己写文章讲得好，而儿子如此不正。曹又表示尉不错（原向我表示不赞成来部也）。我亦与之周旋：接受信息与讨好也。

晚饭后焦林义来，告以见仲勋情况。说同赵谈毛致用时，赵说“你只讲毛不好，毛却从未讲过你。”他亦不知赵为何转向（原不赞成毛的）。嘱其仍找机会进言。周惠来，谈找住处过程。对《新星》甚不满，人事关系不合逻辑，是造反派与走资派两个形象，不让内蒙转播。对耀邦说过，不要扭大秧歌，扭小秧歌难免。（大概北京搞填表之类，说看透北京了）。今天上午启［啟］立召他与项南、池必卿、秦川及朱厚泽、王蒙，谈思想工作文件，思想沙笼[龙]，“骂娘都可”。近十点，秦川始来。又谈二位事。乔木在政法会讲话：逮捕儿子不合法律程序。曹志说乔石很硬，“出问题我负责。”（还谈到耀邦保护王若水，劝其去商务，免得再打你）。

1986 年 4 月 3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睡足六小时。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医院，内科心电、肺部正常。左手腕背疼痛，在痛点打了一针，注入一种有效药。晚上觉得自如些。胸部外皮烫伤痛感，拍了一个胸椎片，过几天看结果。

下午二点黎澍、秦川来，谈是否上书问题。既然他们知情甚多，又只让最上二老[67]才能处理，则写也无益。秦川说他已向耀邦写过，而我们则苦无材料也。此事打消也好，免得老挂在心上。好在我已在

[66] 独伊：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

[67] 最上二老：指邓小平、陈云。——李南央注

顾委放过一炮。

游一千米。夜秦川告，所谓总与付[副]总，已被小平勾掉[68]。

1986 年 4 月 4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陈尚文、王若林、杨维哲来，谈乐山建武大分校事。各方都有积极性，地方筹资出房子地皮。武大在乐山呆过八年。杨维哲谈年青的搞经济工作的一些人，对两位左王反改革，集中了三十多个题目，所谓反马义理论问题。

开始写“何功伟诗文集”序。

下午到办公室，为乐山分校事，给何东昌、刘道玉信。

游 800 米。夜观《部长小车风波》。认车不认人也。遇见邓照明[69]，原来与小{唐}结婚。

1986 年 4 月 5 日（星期六）晴、大风

昨夜服眠药，下半夜入睡。六点十分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陈四益来，他想写篇有关我与钱宗仁的短篇报告文学。“干部三题”定稿。他还是官瘾难消也。下午游 1000 米。

1986 年 4 月 6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何功伟诗文集》序写好，二千字，自诩情真意切也。

朱维明[民]来，他写了篇杂文，城市雕塑无作者留名。即席改好。水电一局一 75 岁老水利干部又来，只好见面。不知所云。王申生来。

看杨达“忆澜波”文毕，一万多字，当国文教员。

1986 年 4 月 7 日（星期一）晴

半夜服眠药。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翻几年日记，查与丁玲交往。

《新闻纵横》太不礼貌，“回忆热河办报”删去两大段，又分两期登。给四益电话抗议，下半抽回，退还稿费。

看紫阳七五报告。关于改革讲得不错的。

中午朱正、戴晴来，何功伟文交她处理。送三峡书。戴是不赞成的，拟稍宣传。同去向聂绀弩遗体告别。五点参加《新观察》招待会，与黎澍、秦川、舒展[70]、小韦，周倜[71]等同席。于光远、胡绩伟等亦来小谈。大概“自由化”人为多也。

---

[68] 可参照李锐 1986 年 4 月 11 日日记所记：“所谓取消两人正付[副]挂帅已证实。”两处所谈“总与副总”和“正副挂帅”都应该指的是由胡乔木和邓力群二人挂帅主管意识形态事被否决。——李南央注

[69] 邓照明：（1919—1990）四川宜宾人。1937 年加入中共。中共成立后历任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总工会组织部长、市工业局副局长，西南水力发电工程局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局长，中国科学院二局副局长、数学物理学部副主任等职务。

[70] 舒展：（1931—）湖北武汉人。1950 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历任《中国青年报》记者、编辑、编委、星期刊主编，人民日报社记者、编辑、大地副刊主编、文艺部副主任，《钱钟书研究》编委。

[71] 周倜：（1934—）1961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60 年起任北京大学《北大青年》副主编、北大学生会专职秘书长、北大团委副书记及宣传部长，1964 年后历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秘书，《中国青年报》记者，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室副主任，华声报社副总编、总编辑、社长。

1986 年 4 月 8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看《平江革命史》，不翻一遍就写序言，太不负责。吴克真又为落实级别而来。未见。新疆顶住不办也。

下午游 1000 米。遇见钟子云[72]，前问我有关徐达本、韩英（任付[副]部长）事，完全忘了。

晚饭后与玉珍又散步一小时。

琐事天天不断，烦躁得很，秘书等于白设，种种来信只是剪开口子。

1986 年 4 月 9 日（星期三）晴

四点半即醒。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顾委们乘大轿车到龙潭湖植树，过去从不知此地。坑已挖好，树亦安上，只须培土浇水而已。十一点归来。

下午二点到六点，熊蕾（熊向晖女儿）来口述《大跃进》“庐山”一章，著者麦克法夸尔送我的。此公着眼点总在人际关系，从后来结果上溯当年如何如何。

夜观台湾片《白屋之恋》，很正经的恋爱悲事[剧]。

1986 年 4 月 10 日（星期四）晴

四点醒来。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小米来，整理文件。邹乃山信拟转尉健行。处理一批信件。下午二点半到八宝山向甘渭汉遗体告别。游泳 800 米。

夜黎澍、秦川来，谈精神文明建设文件，比较空泛，无针<对>性，反对什么赞成什么。核心应当是民主、自由、科学、文教及理想等，还有人道主义，为什么十年大破坏？

朱正偕张雨林、张式军来，谈到十点半。湖南人事，毛致用好恶分别也。

1986 年 4 月 11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作字。拒任行政管理函授大学名誉院长职，只好题字：“经济体制改革有赖于国家行政管理改革。实现国家行政管理改革的现代化、科学化、法制化，为当务之急。行政函授大学应运而生，必将有利于改造机关作风、提高干部素质、掌握有关专业知识，使领导机关更好地为发展生产力，为基层为企业服务。”

天心阁联两幅：身在最高层，一览万家忧乐；心中无限事，三思百代兴亡。

古同[阁]作新装，古国开新运；大园宜小憩，大众乐小康。

皆朱正所撰。

为戴文葆、钱伯城各书一条。又玉珍揽来山东张宪故里、陆游祠、司马光捧砚亭，杜工部祠堂等扁[匾]额。

下午二点到办公室，将邹乃山信并材料，附我对此信及南南公司、湖南人事（“毛刘为首令人忧虑”）看法信。尉健行来谈，言孙文盛较浅，思想不深，大家过考一次，似未入选（选付[副]部长也，上来即

[72] 钟子云：（1912—1999）曾用名苏宗泉，直奉（今河北）东光县人。1934 年加入中共。1935 年赴前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任延安中央党校干部部干事、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平西联络站站长、中共冀察热辽区委社会部部长，松江省委副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哈尔滨市卫戍司令部政委。中共成立后，历任中共阜新市委书记兼阜新矿务局局长，北京矿业学院副院长，燃料工业部、煤炭工业部部长助理，煤炭工业部副部长、顾问等职。

不易更动）。王雨亭、李冰、陆沅等来，商定文件稿，下星三开编辑小组会。

游 600 米。遇秦川。谈下午会上将昨夜所谈全端出。池必卿也说物质与精神关系要摆清楚。要为周扬平反。所谓取消两人正付[副]挂帅已证实。王兆国主持也。

夜刘正来，告以中午吴兴华电话：陈放已放，其他二人亦无甚事，检查组有点慌，新华社记者告，第一篇见报稿（南南骗局）乃毛致用亲到分社（第一次）定稿。刘正来商步骤。

（以下内容均为该册日记本最后几页所记——李南央注）

湘行人事（三月）

岳云校长	余为骐（老校长邓轩宇）
岳云付[副]校长	赖礼煌，支书 赵聚煌
南岳管理局接待处	旷仲郎，书记 曾森林
衡山县书	周克皓， 政协主席 王俊池（一波警卫秘书）
衡阳市委宣传部长	李锦庭
湖南党史征委会主任	王宗杰，付[副]黄显鱼、张叔复、唐振南
研九[究]处长	欧阳楚龙
档案局长	欧阳滋， 付[副]王兴中 、戴彦如
湖南图书馆	何之光 古籍保管部 刘杰盛

1986. 2. 26. 定一谈

1. 王明路线认为农民跟资及[级]走，没希望。毛思，我们靠农民，22 年取得胜利。

2. 城市暴动还是农村革命，前者总是失败，我们与苏联完全两套。

3. 应承认资及[级]有功劳，特别是民族资产级，过去看低了，解放后更低了，作为异己力量，除掉。好处在搞了“文革”，一切抹黑，谁的话都不听。从农民到知分，臭老九，大跃进，公社化一塌糊涂。文革很好，事实证明，对中国阶级看法全错了。毛为何从毛思发展到如此对立面。极端主观主义，革命成功后看不起农民了，对知分从来看不起，一直被改造。

无法不左，自己也紧跟过。

弄不好，今后还要出问题（同意我看法）。农民现在在分化，万元户——穷，会出很多实业家。

过去还有大跃进，三面红旗全错，总路线是主观主义，从马义——主义，毛，为什么？

最高指示多年来，哲学有一套，60 条，主观主义，农村承包，过去为什么反对，看不起农民。

农民现在算什么？小资及[级]，落后？他们坚决服从党，拥社义。

资及[级]无财产即知分，总当作资及[级]反，文革不放心。

应多交朋友。

十月革命后，一次大战后，七十年，那个时代已过去了。帝义、群众革命时代已过去，打来打去打不出明堂，两败俱丧[伤]（美发财）。要转变，资义要发展，最高 4%增长率，2%，扶植民地，做生意。

和平过渡，应争取。我有力量。低头（法国），不肯低头（美国？）

中国民族资及[级]和平演变，因我有力量，国民党几百万军队垮了。

香港解决，一夜占领，因有力量。

互相渗透，他搞不了。总有危机（与过去不同）。再 100 年，混不过去。

现在还有人搞大批判开路，那些人中有人才，能写，到处分布。

1923 年以后：

统一战线——国共合作
农民运动——回乡，广东、武汉讲习所
理论探索——毛思萌芽（二战形成）
秋收暴动——上井冈山

张培森转告乔木谈洛甫 1985.4.

乔到毛处任秘书后，毛对洛甫评价（闲谈）

△ 哪来新兵，干涉起床。大概刚来延安，洛甫习惯苏联一套正规生活，按时开会，开会预先有日程。一次毛临时拿出一个文件要讨论，洛说议程未列，毛将文件掷于地下，“不看拉倒”。

△ 喜欢王稼祥一套，将王请到枣园住。但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是王讲的，又不喜欢。关于欧洲和运（毛排斥“和平运动”）王认为欧洲有其特点，并坚持，以中联部名义上书，被告发。毛不满。但命运比洛甫好些。对洛怨恨很深。

△ 跟王任重划船（在庐山），谈到彭信时，露了一句：什么小资级狂热性，我现在不表态。

△ 大概在延安，曾问乔，洛如何，乔说好，“你不知其人”。洛对苏区一些政策不懂，缺乏实际经验，还是有独立思考的。

△ 四一年秋，一次中央会，撤去书记处召集人职。晋西北调查回来后，参加过一些会，政治局会就不参加了。对反毛路线一段没怎么认识，没认识到是政治路线错误。

△ 四四年洛任毛的政治秘书，一生勤奋。

△ 记有中国革命纪事，恐已遗失。记到古田会议是反对朱陈。“中国革命不打倒陈毅主义就不能成功”（谓陈吊儿郎当）。毛退出前委，陈毅到上海，请毛回来。古田决议。

△ 毛恢[诙]谐，办事认真（陈：要么不整人，整人就整死）。

十八册

1986 年 4 月 12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复两封读者来信：王辉（在深圳九州联合企业即乡镇企业窗口工作，原郝建秀秘书），因《胡杨泪尽》序，要结识我。曹从坡（南通对外文协会长，原一高校党书），也是过去为“胡杨泪”来过信的。

平江革命史必须翻阅一过，才能下笔。柳思来，送 100 寿字条幅，请他先看材料。

下午游 800 米。遇见杨纯，始知谢景屏[73]病危，文耀大儿子曾来家找我。约好下周去探视。

同《新闻纵横》电话，说是我的电话丢了（陈四益告知），很不客气通知，下期不必刊登，原稿退还，稿费奉还，原因在太不尊重作者也。

段飚来，送我上海制蛋糕，祝我长寿（巧合？）云《周传》第八章有我引文。

1986 年 4 月 13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今天是我进七十。柳思昨云，男做进，女做满。上午朱正来，新安江撰联：

[73] 谢景屏：李锐好友谢文耀的姐姐。当年李锐和朋友们在武汉大学自发成立临时党支部就是在她家开的会。后来万国瑞北上北平接上了党的关系，他们的临时支部得到承认。——李南央注

玉宇澄清，躬临胜境；碧波荡漾，我念先贤。“念波亭”，改“望波亭”，并书咏新安江旧作及日夜涛声听入迷联。为长沙市博物馆题字。天心阁联改“三思”为“常思”。朱正与叔河送“仁者寿”糕。

程学敏来，送寿糕。徐恰[洽]时、陆钦侃来，他俩不知生日事。程比我小一天也。灼姐夫妇来亦送蛋糕。如此则颇能做寿矣。午餐丰盛，玉珍、蔡嫂累了两天。王申生来帮厨，并拍彩照多张。下午三点客人始散。

焦林义来，因薄一波已去湖南，告以其人。焦已见紫阳长谈，仲勋短谈。

温济泽来，言公安局来找他谈胡石英[74]，{只}他配合好。言及父母帮忙，现尚未定性。

1986 年 4 月 14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看《平江革命史》，利用了死资料，大概活资料少。如 AB 团问题没弄清楚，以史带论甚少。

下午谭伟来，谈湖南人事，一代不如一代也。刘正等人骨头不硬，又爱乌纱。

夜林湘其人电话，狂言自大，非来访不可！忆及八三年为山西人事来信没有接见也。中组部老人说：惹不得的。

1986 年 4 月 15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八点前到达中南海，八点五分，六部大轿车开赴机场，参观国产飞机。先听航空部部长介绍歼击机等发展情况，然后轮流坐“运七”飞行十五分钟。可坐五十余人。“运 8”乃运输机，可装货 20 吨，飞高 9000 米，不择跑道。除我国外，只有美国生产。遇见西安飞机公司负责人，他们还认识我。题词：

日月星辰为伍，军工农贸腾飞。

下午游 900 米。夜谭斌来，云谭季[继]平尚未见到曾庆红[75]。

1986 年 4 月 16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续看“平江革命史”，资料没有完全消化。

下午到部，组织史资料编辑组开会，讨论两个文件的修订。下午二点又到办公室，两文件最后定稿，交冯文彬等签发。同中央局调查谭斌情况的两同志谈，听取他们汇报，似乎听反面之词较多。

同何载谈及组织工作研究会事。

同平江党史办通电话，方知“革命史”只印 1000 部，还不公开发行。因此序文暂可不写。

1986 年 4 月 17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准备同施拉姆谈话，看点材料。

---

[74] 胡石英：（1944—）胡乔木的儿子，生于延安。祖籍江苏盐城。1966 年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1973 年任国家建委建筑研究院工程师，1979 年任《人民日报》记者。1981 年创办《人才》、《丑小鸭》杂志。2005 年投资创办清泉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任董事长、法人代表。

[75] 曾庆红：（1939—）江西吉安人。早期中共党员曾山与邓六金之子。1960 年加入中共。1963 年北京工业学院自动控制系毕业。先后在国防部门、国家计委、石油部门工作，曾任余秋里秘书。1984 年起调上海，先后任市委常委、市组织部长、市委秘书长、负责宣传的市委副书记等职。1989 年随江泽民进京，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主任；1997 年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99 年任中组部部长，2002 年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排名第一）、中央党校校长，同时任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分管港澳工作，2008 年在国家副主席位置上卸任。

上午冰封、黎维新来，他们参加书展。早晨广播湖南出版工作好。

下午到办公室，为介绍张立给秋里信，乃米山逼写。

夜林湘来，见识到这位带神经质的女将。管的事是省委班子，大是大非问题与一省要案，“可以通天”，要想见的人必定见到。独来独往。同罗瑞卿关系如何密切（“斗我有男女关系”），延安毛主席拍过我的肩膀，“认为我能说、能写。”家里是大官，出入坐汽车，还有兄弟在台湾居高位。留下一堆材料，还向我唸了几年来写的文章与申诉的题目。当然要恭维我一番。临走时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谈话时动了感情，几次哭泣，细观眼泪不多。

田绿萍电话，么么[76]原订四月结婚，因男方肝功能不好推迟，动员来看我不成。

1986 年 4 月 18 日（星期五）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马列所，同施拉姆谈了一上午，告他我对庐山会议当年（1980）做的七点结论。略谈毛对阶级分析、阶级斗争所持观点，后来发展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

马列所陪同的是杜星垣[77]女儿（原何伟[78]儿媳，因丈夫判刑已离婚）。

下午文耀大儿来，同去 301 看望谢景屏。心脏病抢救过来，喉管切开，卧床不起。三七年初在贡院街 30 号她家成立临时支部时，由她看门也。

1986 年 4 月 19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胡靖、戴文葆来，人物稿 20 篇最后定局，请补照片。古华来，建议他写《芙蓉大院》。科技社二妹三人来，他们要开座谈会，要谈到三峡书出版事。留古华午餐。

祖春请冰封吃饭，我与玉珍作陪。四点即去，漫谈了三小时。现代史的根本问题：毛的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发展的思想，对民族资产阶级态度是完全错了的。

1986 年 4 月 20 日（星期日）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九点约李普参观全国书展。如赶庙会。年轻人太多，说是上下午没有分清。细看了中国建筑史巨册。买吴昌硕书法字典，港版，9.5 元。同去看黎澍，感冒卧家。

下午清理书籍杂件，大书架仍搁北屋。

五点同玉珍等到灼姐家晚餐，因大妹、二妹俱来，并请王申生也。

1986 年 4 月 21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三点半服眠药，又小睡一阵。活动半小时。

---

[76] 么么：（1958—）李锐的次女，大名范茂，生于北京。李锐平反复出后，从未看望过父亲。——李南央注

[77] 杜星垣：（1914—）福建霞浦人。1938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共广州市委工业部部长、副书记、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国务院第一副秘书长、秘书长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和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顾问。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增选为中顾委委员，是第二届中顾委委员。

[78] 何伟：（1910—1973）河南汝南县人。原名霍恒德。1936 年加入中共。曾任武汉圣罗以中学国文教师，引导李锐前妻范元甄参加革命。中共执政后曾任驻越南大使，河南省委副书记和教育部长等职。文革中病逝。与夫人孙以瑾育有一儿一女。长子何雪山，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84 年在经贸部外资局工作时受一名叫狄娜的香港女人诱惑，令其拿走有关经济咨询文件，以泄密罪判刑。——李南央注

张铁铮偕儿子来，为吴子善事，狠狠讲了他之软弱。

续清理书籍。

下午同李普夫妇参加记协老新闻工作者会，听两位医生谈老年医学问题。

1986 年 4 月 22 日（星期二）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先到民族宫参加福建出版座谈会一个小时，讲了几句话即退席。应引进台湾的好书。默涵在座，他也想写点回忆录，说当时博古气势汹汹批评艾思奇、他与温济泽三人包庇特务（文艺版），受陈学昭[79]过左的影响也（攻白朗[80]等）。

十点参加湖南科技社座谈会，关于三峡问题对新闻界算了一下旧账：56 年《人民日报》，去年新华社记者的鼓噪，《经济日报》不敢登序言。

下午参加湖南出版局会，在北京饭店老宴会厅。首道先讲，我讲了一刻钟，事在人为，经济与文化关系，要坚持双百方针。

夜《天津青年报》田俊、韩常胜来找（胡昭衡介绍），“五四”写文章，被迫答应一千字。

1986 年 4 月 23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顾委开会，听李锡铭、乔石讲话传达，有关整风与抓大、要案。胡公子性质为违反规定办助学中心、违法经商，行贿受贿。

下午到帅大姐处，谈湖南事，告以我处理经过。她谈到因接美国华侨报纸及来信，找李鹏谈三峡，又告邓大姐亦找李鹏警告之。

夜到怀仁堂观山东歌舞，申生同去。

1986 年 4 月 24 日（星期四）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顾委传达耀邦、紫阳讲话。曾国藩家书送韩念龙[81]，他似过意不去，要回赠冯玉祥文集。李昌说读了我的水电文，同意我的观点，有兴趣于农村能源，研究小水电。

昨下午去看帅大姐，为湖南南南公司事，告以此事我处理经过，对韩光是否能办，颇不放心。谈到先念时，说陈丕显出国，翻译为先念女儿，美国人知道了，就邀去进修，其实外文亦不好，为大姐所阻。结果碰见了也不再打招呼，心胸之窄也。又谈到当年蔡大姐[82]作风不好，脱离群众，大姐告知主席时，说撤职好了，“我只知她不能干，还不知不民主。”大姐说检讨一次即可，请人写了检讨稿一唸。党内外都高兴。

再接成都科学院信，编三峡集事。

游 1000 米，只花了四十分钟出头，空前速度。

---

[79] 陈学昭：（1906—1991）原名陈淑英。浙江海宁人。女。1927 年赴法国留学，兼任天津《大公报》驻欧特派记者，上海《生活周报》特约撰稿人，1935 年获法国克莱蒙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于 1938 年进入延安，1 年后离开；1940 年冬再度进入延安，任延安《解放日报》副刊编辑，1945 年在整风运动之后加入中共。后曾任中央党校四部文化教员，《东北日报》副刊编辑，浙江大学教授，浙江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名誉主席。

[80] 白朗：（1909—1991）原名刘东兰。辽宁沈阳市人。女作家。1931 年在哈尔滨参加反日大同盟。曾任《国际协报》记者及文艺副刊主编。创办《文艺》周刊。1941 年到延安，1945 年加入中共，曾任延安《解放日报》编辑等职。中共执政后，历任东北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二届委员，中国作协第一、二届理事。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81] 韩念龙：（1909—2000）贵州仁怀人。1936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一直在外交部工作，历任驻巴基斯坦、瑞典大使，外交部部长助理兼办公厅主任、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顾问，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党组书记等职。

[82] 蔡大姐：李富春夫人蔡畅。

湖南科技出版社庞天相来，愿意出版“三峡论争集”。介绍见陆钦侃。

1986 年 4 月 25 日（星期五）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近日转冷，穿上小琴［芹］子织的厚毛外衣。

屋子总是乱，找东西找不到，如何是好。

上午看《怀念二十篇》定稿。

下午二点到办公室，何载来谈帅大姐等对丁玲过于隆重有意见（夏之栩向小平告了状，{乐}小平未送花圈），郑伯克推责任。何说当将材料送上让大家知道。

陆沅来，山西会开得甚好，各省都在行动，领导小组应开一次会。

游 800 米。夜观奥地利片《年轻的皇后》，非常之好，惜未看到第一集。

1986 年 4 月 26 日（星期六）阴

两点半醒来服眠药，后仍睡着。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柏原夫妇、冰封来。

上午续看《廿篇》清样。伯村来，取走《光明》三文，言及可为乔木事给陈写信。

下午游 800 米，确实快了，大概平均再不会超过四分钟（每 100 米）。

上午李克夫持南南公司平反稿：新闻与评论员文章来，为之改正若干，加了一两句定性的话。

1986 年 4 月 27 日（星期日）阴转晴

两点半服眠药，后又睡着。六点起床。上午将“几句老话”（千多字）写完，供《天津青年报》约。

王申生来，坐二小时，肖像基本改好。

戈扬电话，“三峡序”及“大渔网主”要在《新观察》发表。当然同意。千家驹讲话，核心之意还在反对三峡这类长官意志的钓鱼工程也。都说是十六次鼓掌，可见人心所向。

黎澍因发烧入院。

下午柏原、冰封、祖春夫妇，李普夫妇来，漫谈《思想家》刊物事，现在似已到气候变化之时，朱厚泽讲话刊头版可能是一标志。我谈到，如果现在全世界都像我们这样进入社义，又将如何？

晚餐甚丰富，最后没有做鱼。

1986 年 4 月 28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今日放晴，气候转暖。上午将《几句老话》定稿，一千余字。仍须字斟句酌也。申生为我肖像亦定稿，面部改观，色调与准确两美，可谓栩栩如生也。玉珍进北屋，几疑我坐候在室。

《怀念二十篇》自序及后记必须赶毕，各篇已基本改定。

下午偕玉珍、申生往美术馆观全国漆画展。意外之至。蛋壳、贝类、玉、石与原漆如此熔为一体，中外古今各种流派俱全，值得细观。

随到 305 看望黎澍病，烧已退。人老体弱之故。

1986 年 4 月 29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写《廿篇》后记，帅大姐一篇不能收入。与双壁［碧］电话，谈到大姐们对丁玲过于求全（意见在评价过高，“与人民……”）。

下午到办公室，编辑组讨论三个文件，看自己讲话清样。

夜到怀仁堂观歌舞清唱。

1986 年 4 月 30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同申生观吴作人画展与北京艺术馆开馆。后者在万寿路，有黄宾虹及黄门弟子画展。吴作人油画小幅甚佳，大幅则魄力不够。素描从徐悲鸿。国画四十年代即开始牦牛，骆驼甚佳，有的似不及我客厅中所挂五九年《饮清流》，大幅比油画气势要好。中午作字四幅。

下午携申生到文津街一观。他今夜回上海。游 800 米。

1986 年 5 月 1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开始写“怀丁玲”文。

朱正、叔河信，为级别不平。认为用《廿篇》亦不当，毛泽东、齐白石文非怀念也。“未能忘集”等亦不佳。

下午同玉珍逛真武庙农贸市场，颇为丰富。来回一个半小时。

1986 年 5 月 2 日（星期五）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后记”写完。

下午到办公室。陆沅对编辑组总想提高规格。杨永直事找孟连昆一谈。

夜毛弟夫妇来，大概是补结婚旅行。

1986 年 5 月 3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怀丁玲”文只剩个尾巴了。朱正草稿下半可用。

下午柏原来，谈朱正、钟叔河信的要求，待中组部具体规定。柏原谈到两人缺点，特别是钟过于傲慢，对人不敬形之于色，自负过高也。

游 800 米。写丁文，查了日记，起作用。

夜观女子羽毛球与印尼队决赛。第一盘单打李玲蔚 6:10 落后，千钧一发，居然反败为胜，乃大将风度。

1986 年 5 月 4 日（星期日）晴

昨夜忘了拨时针，以致晚起一小时。活动一刻钟。

上午将丁玲文写完，并送与陈明审阅。陈已将住宅布置成丁玲纪念室了。

朱维民来，留午餐。总不忘谈自己得意之事，这样也好。

董边来，四川不愿出《田家英文集》，让我设法。问曾彦修，纯粹是书店不要也。

1986 年 5 月 5 日（星期一）晴

昨夜生气，睡得晚，服眠药，近七点始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看书，最后改丁玲文。陈明送还丁文。

昨夜周惠来，谈约二小时，告前天启［啟］立座谈情况。思想工作文耀邦在组织人修改，上层政治

体制也要改革。谈毛晚年为何走得那么远，非个人决定不可，比别人都棋高一着，欣赏秦始皇，红小书。林秃（指林彪——李南央注）摸透了。

下午陆沅、钱听涛来，文件清样毕。

夜观中国青年队与英国足球赛。

1986 年 5 月 6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怀丁玲”文最后改毕，一早送与陈明。陈明晚上来谈蒋祖林贪财并遗嘱事。

随顾委组织的通县社队企业参观。

上午看天坛牌衬衫长（与乡联厂）与泡沫塑料厂，几个月即引进建成。工艺过程不看根本想不得[到]如此成型也。中午大会餐，20 个委员共 15 桌（150 人），何康陪同，市县乡厂四级，如何得了。下午参观牛头堡乡幼儿乐园与小学，集资办的，及汽车暖风机（即水箱）厂。题字“物美价廉，财源茂盛；四通八达，生意兴隆。

归来甚累。

1986 年 5 月 7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晨赴医院治手。

上午到办公室，米山不在，等到十一点一刻归。

下午再去，处理编辑组事。游 400 米。

夜观美片《巨犬》，儿童闹剧。得健身球二枚，听医生有关长寿报告，人可活到二百多岁，理论可能。如果都活到八九十岁，这个世界怎么得了？

1986 年 5 月 8 日（星期四）晴

三点半醒来，服眠药亦未再睡着。

上午写“后记”，“怀丁”文还的再细酌。

下午与李普夫妇去看黎澍，在座有社科杂志社几位中年，漫谈毛及毛思，似太平天国之奉天主教，天父天兄。我们也是马恩列毛，最后内部杀得一塌糊涂而崩溃，我们几乎覆彻。黎强调乃割据，我强调搞阶级论——阶斗为纲。

游 600 米。（夜八点往观科技成果展）。

夜请周惠、秦川吃饭。腊鱼、狗肉，气锅鸡等，颇受赞赏。赵看完三峡区后，有文字报告，不论三峡如何，三峡省不能成立，大概有了充分感性认识了。

周又谈，不要大扭秧歌（小扭难免），与耀邦谈，坚决否认，同意关于工资看法（不如不搞，得罪多方，工人于是怠工）。启［敔］立原不同意，现已改口。

昨晨得四句，因丁一岚托黎体贤转告，福建开邓拓二十忌年会，让我有所表示也：

文章自古多奇狱
思想从来要自由。
史鑑（莫道）三家村（事了）一页，
残渣余孽不甘休。

李普改三四句：

堪庆三家村事了，
孤鸦犹自不甘休。

1986 年 5 月 9 日（星期五）晴、大风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毛弟夫妇离去。

上午同李普到劳动宫，观赵仲林、金浩夫妇画展。女为满人，启功等甚支持。

“怀丁文”，李普意见：精污一段可略，中央通报表扬亦可去，群众仍认为此乃干涉，并不吃香也。

下午到办公室，陆沅给王纪宽拍的照片。

夜观英国片《印度之行》，非常之好。

1986 年 5 月 10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给丁一岚信，呈上四句，以表心意。让小米给成都科学院图书馆电话，谈“三峡论争集”事。

写完《后记》。沈容电话，“怀丁玲”文，不赞成写精神污染一段。

下午游 800 米。

夜观英国利物浦足球，到近一点始睡。

1986 年 5 月 11 日（星期日）雨转阴

睡不足五小时。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康晓与何荣辉（几内亚使馆办公室主任）为归检察队伍事。

整天读书。胡明福寄我长文：发展马克思主义。夜观足球，负于巴西，踢得不错。

1986 年 5 月 12 日（星期一）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读书摘要。夜陈明来，共同将“怀丁”文最后改正，去了两段。

1986 年 5 月 13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薛君度来小坐，应酬性质。张铁铮、梁益华、陆钦侃来，谈请林华带队到黄河上游考察，推动水电。布置“三峡论争集”事。

下午游 800 米。到荣宝斋。三件仍未弄好。

夜陆茂竹来，谈水电五十年代事。

1986 年 5 月 14 日（星期三）晴

昨夜喉稍痛，感冒意。睡得尚好。

六点起床。未作活动。八点半先到办公室，编辑组开会。十点到人民日报开会，下午三点毕。谈双百方针，发言谓不仅是文艺界、文化界事，乃党国根本大计。没有百家争鸣，马义不能发展。引马克思第一篇文章语，不能要求紫罗兰与玫瑰一个香味，自然界如此丰富多采[彩]，人的精神亦如此，不能一种官方语言。谈五十年代，八十年代，两篇三峡小文的同样遭遇。戈扬发言，提到我的悼念邓拓四句，欣赏第三句：莫谓三家村事了。袁鹰要去全诗（恐不发为好）。

第一次认识冯亦代[83]，胃 xx，还有林林[84]、焦勇夫[85]、陈小川[86]，等。曾彦修、戴文葆、严文井、萧乾等均发言，自由论坛也。

痰甚多，服药。

1986 年 5 月 15 日（星期四）晴

晨起活动，感冒似到后期。下午成都科学院吴予如、张浙川等三人来谈“三峡论争集”，随约梁益华来，谈历史过程，各方面（上中层与外界）的态度。

上午参加顾委一支会，杜义德[87]等谈周仁杰“0—500 万”文之失实，被赞扬者乃造反派，海军内部打派仗残余。

1986 年 5 月 16 日（星期五）晴

喉痛厉害，晨起未活动。赶着写完为“进谏纳谏故事”的序言，交小米。寄《红旗》李下。十点到医院，透视无问题，白血球增加。遇见廖季立，因心肌梗塞住院八个月。

下午参加《解放日报》老人座谈，胡绩伟放了一大炮，不能同不同中央保持一致的两位（指胡乔木和邓力群——李南央注）一致也。我也讲了几句，从延安抢救谈到“左”之未作总结。

与袁鹰电话，悼邓拓诗要发表。

1986 年 5 月 17 日（星期六）晴

睡得尚好，未作活动。

上午周小松来（周鲠生[88]小女），坐谈近二小时，谈当年珞珈山，时在小学读书，真不知道我是被这些小姑娘的崇拜人物。还记得我演《月亮上升》，饰革命者，知道我抗战前出走等事。谈及许多人事。李普来要出差湖南，告以人事等情况。

谈话太多，极累。中午睡着小阵。

下午想清书，亦无力。

---

[83] 冯亦代：（1913—2005）原名贻德、笔名楼风。浙江杭州人。文学翻译家。1936 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抗战时曾任国民党中央信托局重庆印刷厂副厂长，以资助进步文化人士著称，大家叫他冯二哥。1946 年加入民主同盟。中共执政后曾任国际新闻局秘书长兼出版发行处处长，外文出版社出版部主任，英文《中国文学》编辑部主任等职。1979 年为《读书》杂志创刊人之一，任副主编。1957 年曾被划为右派，晚年发表了自己成为右派分子后写的日记《悔余日录》。朱正称其“留下了一本独一无二的书……”。

[84] 林林：（1910—）原名仰山。福建诏安人。1933 年毕业于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次年赴日留学，先后在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学习。1936 年回国后，参加了左联活动。曾任上海《质文》杂志编辑。后任桂林《救亡日报》编辑、香港《华商报》副刊编辑。1938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历任广东省文化局副局长，驻印度大使馆文化参赞，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司长，对外友协书记处书记、副会长。

[85] 焦勇夫（1930—）黑龙江人。作家。1957 年曾被划为右派。曾任文化部社文局局长。

[86] 陈小川：（1952—）祖籍福建金门县（现台湾省辖）人。生于江苏苏州。时任《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助理，后任《中国青年报》总编辑、社党组书记，副社长。

[87] 杜义德：（1912—2009）湖北武汉市人。1929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曾任沈阳军区副政委，海军副政委，兰州军区司令员等职。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二届中顾委委员。

[88] 周鲠生：（1889—1971）原名周览。湖南长沙人。1906 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并加入同盟会。1928 年参与了国立武汉大学的筹建，历任武汉大学教授兼政治系和法律系主任、校长。是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共执政后续任武大校长，后离开武大，历任外交部顾问，人大常委会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1956 年加入中共。

1986 年 5 月 18 日（星期日）晴

昨晚睡得很早。六点起床。下午到医院去再度透视，玉珍始放心我明日飞杭。干感冒药内有普洛明镇静剂，故整日昏昏欲睡，什么也看不成。

1986 年 5 月 19 日（星期一）晴 去杭州

五点半起床，六点半出发。玉珍送到机场。机场遇雪初，他改去南京，不去湖南了。告朱九思因利令智昏受小青年骗事。令人浩叹。

727 型机系新购首航，遇巧坐一等舱。十一点一刻抵杭，32° C。原组织部苗世杰来接。住新新饭店。黄万盛亦在。完全是夏天，汗流不止，又不敢到阳台吹风。机上即看到今天《人民日报》，八版刊出悼邓拓诗，不意五版也刊出吴一士《重读不要害怕反对意见》。这是去年此时所写的第七篇也。一年始在三个报刊刊完。可写一篇杂文也。

1986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二）雨

睡得尚好。下半夜开始下雨，上午大雨，气温突降十余度，穿上毛衣。上午读《再思集》，并资料。下午李泽厚来闲谈，写了篇五四文，受“勇敢些”鼓励。有的报刊不敢发。陈鼓应教授（华裔学者）略谈。对西湖高楼意见甚大。

下午沈桂芬、{梁}东等来，谈推选考评宁波四局长情况，真值得推广。请医生来看病，为消炎服螺旋霉素。

夜王元化来，乔木未能参加此次上海文化战略会，还作酸溜溜表示。

1986 年 5 月 21 日（星期三）晴

睡得尚好。遵医服药。但整日仍痰多，咳嗽。

参加东西方文化交流会，认识王家扬（现省政协主席，大概原管文教）。大家发言热烈，颇有争论（关于孔子基金会等）。晚饭后到湖边散步，住处为第一风景区也。远望几座高楼，如处理得好，尚不失为风景。

夜元化来，谈自己所遇不公平事。

沈桂芬来，详谈工作情况及本人处境。陈法文（党群书记）只抓付[副]部长吴仁源（是她推荐的）。曾提过仍回本行。十点始归去。

1986 年 5 月 22 日（星期四）晴

睡得尚好。仍有痰咳，精力未恢复，胃口尚好。

整天参加东西方文化会，讨论甚热烈。下午作四十五分钟发言，主要谈马列引进后，引申发展的问题，毛的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如何发展到文革及对农民、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的错误估计，以及哲学理论支持：辩证法剩下矛盾统一律且只有一分为二永远斗下去。反映尚好。陈鼓应、李泽厚等均表赞同。李泽厚谓中国化变成封建化。（发言中主题还有封建残余与“左”的一套结合，文革为最高峰，余毒仍在。这是马义在中国几十年中出现的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革命总容易‘左’”。）

请元化、黄万盛写一纪要性东西，以备回去利用。元化谈及美国欣赏两部书《干校六记》与《怀念十篇》，均讲真话者也。

晚餐后到孤山后湖边散步。夜观女排，侯玉珠等打得甚好。

1986 年 5 月 23 日（星期五）晴

服眠药，睡得尚好。上午参加浙江组织史资料会，约百余人。沈桂芬先讲，我讲了约 20 分钟，略述意义，追往事，谈成份论与知识分子。让陆沅说明对方案的修改等意见。会上遇见张忍之[89]，延安保安处熟人也。沈桂芬找来医生，强我住入医院。会后即来省医院。八三年新楼，201 室，窗外见山，心旷神怡也。午饭前后，医生们不断来查问。实际感冒后期，别无他事，住院休息得好一些。已买好廿七日回京机票，不去上海了。

下午钟伯熙来，谈甚久。市政之难，文教、政法、市政三大块，就这么多钱，上面还有条条，盖高楼也是条块问题。旅游收入有限，年三千多万，而饭店耗电 2 亿度，用于工业则好多亿也。城市垃圾一大问题，只有填海，越来越远。全国尚无一处理工厂。粪便为害，农民不收。工资改革完全失败，除机关外，都不满意。

史莽亦住院，来坐谈一阵。吊庆大霉素。饮食很热，尚可口，作为贵客招待也。

夜观女排，打不过古巴了。

1986 年 5 月 24 日（星期六）晴

服眠药，睡得尚好。六点起床。八点后始到阳台活动。上午续吊庆大霉素，作喷雾吸入，引起小喘。透视，作心电图。

下午王元化来，送书。王禹民（老组织部长）、徐恰[洽]时来。徐座谈甚久，庆幸三峡省事已了。西湖刘、汪庄，谢家花园占地太大，影响雷峰塔不能修建，行宫体制，警卫制度，大家意见甚大。下一代不能继续也。

晚上同史莽散步，谈杭州变迁。元人破坏太甚，明继之。宋朝遗迹已难寻找，元人将宫、衙多改成庙宇，明又以异族而毁之。

夜沈桂芬偕科技局长林理和（浙大付[副]教授）来，谈新上来干部约 8%不甚合格，其中一部分仍复原工作，有的批评改进。同感文化基础之重要。五十年代毛说西湖坟太多，于是江华[90]平坟，秋瑾难免，总理制止，沙文汉[91]执行。

观电视到十一点。服眠药。

1986 年 5 月 25 日（星期日）晴

近五点咳醒。粘痰不易咳出。早晚[饭]前雾吸（庆大霉素），仍发作小喘。已不适应。

上午王耀亭（机构改革前任组织部长，被免去）来谈一上午，与李丰平矛盾，李一份“揭发材料”

---

[89] 张忍之：（1909—2002）浙江瑞安人。1927 年加入中共。1938 年任中共浙江台州特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39 年赴延安“中训班”学习。中共执政后，历任重工业部有色金属局、工商行政管理局矿冶处处长，城市建设部公用局副局长，浙江省建筑工业厅副厅长、省基本建设委员会顾问、副主任、省政协第四届、第五届副主席。

[90] 江华：（1907—1999）原名虞上聪。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人。瑶族。1926 年加入中共。参加了长征。中共执政后历任浙江省杭州市市长、市委书记、市警备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共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浙江省委第一书记，解放军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南京军区第五政治委员。文革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1980 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庭长，主持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审判。是中共第八、十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二届中顾委委员。

[91] 沙文汉：（1908—1964）原名沙文源。浙江鄞县人。1925 年加入中共。后一直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做地下工作。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兼省教育厅长，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浙江省省长等职。1955 年受“潘汉年、杨帆”案株连，1957 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此后致力于著述，写有《中国奴隶社会的探讨》一书。

事。又为苗世杰受处分鸣不平，为机关事务局一付[副]局长被捕鸣不平。大概都与原组织部有关，只能恭听之。

下午崔健来，略谈，农村出来干部均经验型也。

夜观中日女排，打得很艰苦。

仍吊庆大霉素。

1986 年 5 月 26 日（星期一）阴

睡得尚好。早餐后仍吊一瓶，共吊滴四次，大概消炎了。医生来听，已无罗音。付[副]院长等均来，给我检查病历，甚为负责也。

钟伯熙亦入院，让秘书送来一信，允代求陆俨少画。

下午一点四十分出院，洽时老陪同，参观“青春宝”中药工厂，产值已近亿。针剂制法等完全现代化，有检验室，并科研机构。三宝（尚有“双宝素”与“小儿宝”）已名扬中外。由于科德伍克来参观，服用效果，已打入美国市场，并拟去美办厂。“青春宝”为明清皇室秘方制练，内外保密，确有抗老提神等作用。特买片剂两瓶（比液剂效率高一倍），及针剂等共花 205 元。

晚上组织部请吃饭，此种陋规不知何日能改革也。

夜观中古女排，打得甚好，发挥了自己优势，放开了。

1986 年 5 月 27 日（星期二）阴，北京晴

睡得不好，虽服眠药，四点即醒来。

上午参观胡庆余堂老店，即胡雪岩所创业者（1874）。店为家庭结构，雕梁画栋，大概全国只此一家。胡雪岩甚精明，眼光远大，善于推销做广告。如开店前三年遍江南施药（穿上特制号衣，救济当年因战火瘟疫），抬鹿游街。《戒欺》扁[匾]额（内容很切实而认真，法规性质）。为玉珍购明目“杞菊地黄”针剂十盒。

给钟伯熙信，如对旅游等有意见可写告。

下午四点四十分起飞，洽时老等同到机场送行。飞行平稳。七点到京，玉珍来接。回到家就感觉舒服了。

1986 年 5 月 28 日（星期三）晴

醒得仍早。仍有痰咳。八点半到医院，吸入青霉素等。从机关取回一大堆信件报刊，翻了一上午。申诉信数件，均《胡杨泪》影响也。

中午睡着了一个多小时。下午何格高来，谈紫阳对三峡说法：政治问题盖政协 1/3 委员反对也。邓大姐也催问。王任重、李伯宁强调防洪。从投资看，八五亦难上。

中央讲师团张宝青来，为《百年树人》序言事（朱正已代拟）。

晚上与玉珍到体育场观国家队与伊朗足球赛。虽 2:1 胜，踢得不好。

1986 年 5 月 29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感觉转好。八点到医院吸入。上午顾委一支部会，传达耀邦、紫阳关于农村雇工问题等意见。讨论不起来。

下午小米来取走一些处理件。《随笔》黄佛经来约稿。黎澍来谈，乔木在上海“反思”，据说精神污染事亦在内。我看不反攻就好了。讲师团来取走序言。

晚饭后同玉珍到河边小散步。

1986 年 5 月 30 日（星期五）阴

早起略作活动。感觉良好。八点到医院作吸入。随到办公室处理信件。法陶来谈良久，组织史事不拟正式列名，有事可随传随到。老干局李有存来谈于友工龄事，盖《中国日报》刘学棋等不予通融。当年争取他入党或去延安都不愿意，舍不得二千美金薪金也。同尉健行小谈，问清黄璜下来事。为澳门商人家属落户口，一常委受贿，黄妻得表一块，一人专断，因而撤下。北欧之行，高福利难以为继，得允许人家走第三条路：欧洲共义。瑞典王后甚得群众好感。挪威国王自己开车。对此等王室，人民并无反感。高楼乃贫民窟，执政党愿让位反对党上台。

看到五月十三《文汇报》陈四益文，写得朴实，文字也是好的。大胖来，中午未休息，谈到四点。

1986 年 5 月 31 日（星期六）阴转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到医院作最后一次吸入。遇见王揖，冷西。郭维诚[92]看到悼邓拓诗，知道有牢骚也。同玉珍到儿童商店买六一礼物，亲自参加抢购场面。市场风景应当有所了解。

下午游 600 米，遇见杨纯。得悉刘清妻死于车祸。到于刚家，防震加固狼狈不堪，实多此一举。取回为帅大姐贺寿字幅，裱得甚好。

1986 年 6 月 1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开始翻《毛思论稿》。

上午舒国文、唐见奎从湖南来。朱维民来。留客午餐。大妹来，批评我对玉珍态度不好，去杭州后，她在家曾哭泣。

下午送启［啟］立讲话给黎澍。

1986 年 6 月 2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续看《毛思》。甚有启发。

下午到西苑饭店参加张雯女士《全球瞭望》电视剧（共十二集）招待会。我作为“著名评论家”出席。介绍美国大企业、大公司的经管情况。看了“联合航空公司”与“Sears 百货公司”二集。美国年航空人次 3.7 亿，一百多家公司有 3600 架客机。Sears 为百年老店，近 50 万职工，全球性。芝加哥售货大楼（世界最高建筑）内大概应有尽有，宽敞无比，有长远发展研究中心，想到下一个百年。此举极有意义，电视片为科学与艺术结合，如何从形象宣传管理科学。

晚上到刘清家看望。到黄乃家，本月要出国访问。到黎澍家，谈孙中山当年向美国摩根，日本大隈重信求教，不知如何治党治国，后“以俄为师”，才知道将党现代化，脱离会党性质。

1986 年 6 月 3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毛思稿》基本翻完，完全从托派观点论述，具体分析有可取处。

上午湖南来二人，杨弟[第]甫管杨度讨论，李自成石门当和尚等者也。

下午游 700 米。周子健等谈抗大纪念会，李鹏长篇讲话人们认为不得体。

---

[92] 郭维诚：（1915—2008）辽宁海城人。1935 年考入东北大学史地系，次年转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37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曾任铁道兵副司令员，铁道部部长。

1986 年 6 月 4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社科院应约同美国耶耳大学教授 D.E.APter 夫妇说到十二点半，此人想写《窑洞共和国》，只是从西方人著作中了解毛与中国，先是斯诺，后是索尔兹伯里。比施拉姆差得远。

下午游 800 米，比较轻松。

夜观港片《无花果》，人伦片，回到<家>又看足球到十二点。

刘道生两次谈到为张学思写文章，张学良很关心幼弟。林湘电话，婉拒再谈。

1986 年 6 月 5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纳谏故事》序言修改定稿。

中午灼姐来，为“魍魉”句担忧，亦觉不能自认也。

下午游 800 米。遇林华，拟去四川促二滩上马。

1986 年 6 月 6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何载来谈部中人事，秘书长由孟连崑，郑科杨接替，郑伯克竟推荐小刘为付[副]部长也。翻看了一堆文件。下午游 800 米。这几天都是早晚看墨西哥转播。

1986 年 6 月 7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陈四益来，谈外出两月情况。看了《纳谏故事》序，两张皮结合部作了点修改。代复马义文风信。写了这篇文章就不便做秘书了。小妹带孩子来，一起午餐。中午几未得休息。

胡靖四点来，办完《怀念廿篇》最后事务，照片已齐备。写好书名。

夜周惠来，鲁西北行，农民负担重，地方财政困难，粮棉报产都超过 20%—30%，人均收入亦如此。

1986 年 6 月 8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范岱年、其兄，乐年妻来。谈乐年个人咨询事务所难办成，水科院不放。对外宣传不策略，作为回归模范，以致到了美国后（有绿卡）被认为是中共派出人员。

下午到李普家，详谈南南公司情况，年青法官主持公道，而新华社则毫不觉悟也。此事牵连上千知识分子，焦林义在常委会上提出，毛致用竟说：我没杀一个。

1986 年 6 月 9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纳谏故事》序作最后修改。复钟叔河、朱正信，大引曾氏家书。复安徽徽州师范中文系王德中信，不赞成“马克思主义”文风提法。

下午同玉珍上街购物以代散步。

夜技经中心朱鹏飞来，为媳妇出国事，拒此后门。

《爱晚报》人推门而入，要题字也。

1986 年 6 月 10 日（星期二）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论稿》读完。看有关《文化交流》材料。

下午游 800 米。夜到伯村处，谈到兴城过夏事。

1986 年 6 月 11 日（星期三）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部，编辑组李冰、钱听涛、陆沅来谈各省进展情况。九点到尉健行处谈到十二点。新上任副部长何勇，45 岁，兵器部干部司长，当过湖北国防工办付[副]主任，天津大学仪表系毕业。大家都接触过认可的。谈张志杰优缺点，认可对赵振清事及清查时的原则立场，但不能团结人，有片面性，因此不能提拔。

要我同帅大姐谈谈，详谈八四年我离职前后情况，交代刘泽彭其人其事，说明至今谈及，乃不愿影响彼之判断，现在人事已定则可谈也。

下午游 900 米。夜观宁波展销会，购椅子二把。

1986 年 6 月 12 日（星期四）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一支部会，到十一人。谈经济形势，企业缺流动资金，相互牵制，材料紧张，四月份增长 4.3%，外贸出大于收。社会情况，中学生恋爱风。我提出理发店禁止为男人烫发。

下午游 40 分钟。遇秦川，谓国外报纸揭露胡公子事。

晚上观苏联巨片《保卫莫斯科》一二集。如实写出战争初期之无准备，500 架飞机全毁，司令员自杀。斯大林、朱可夫镜头甚多。频烦[繁]更换前线指挥员，朱可夫调来调去。

下午陆健[93]、冯劲彤来，安排小张工作[94]，谈“定一写回忆录”事。

1986 年 6 月 13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八点半到温济泽处开《中华英烈》会，建议改为月刊。十点到部，刘星龙二人来谈厂长制问题，党委不愿放权也。泛论政治体制（党权过大，包揽一切），必须改革。下午游 800 米。下午二点半与陆沅到万寿路找广东组织部付[副]部长江森，落实组织史资料事。

夜观《保卫莫斯科》三四集，重现十月革命节红场军事检阅等场面，为斯大林、朱可夫恢复历史地位。

马洪夫妇送《2000 年中国》来，没有见到。曹维恭等我回来，谈世界银行 15 位专家看完三峡意见：技术可行，坝址地质甚好，塌方滑坡无大碍；华东用电无可替代，其他水电比较恐亦难代。三峡可联结西南与华东为中枢电站；为发电而上非防洪而上；航运不能要求过份（如施工不能三保险），可改善；160（175 修）方案较好，对发电好，可防百年一遇；工程本身约需 150 亿美元（开挖量比伊泰普大一倍）；移民不落实，农民无土地，180<万>移民难解决；泥沙还要研究清楚，似觉不致命；不能与阿斯旺比环保，入海口距离远；葛洲坝施工力量可负担。

[93] 陆健：陆定一的二儿子，曾与我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厂同事，后调国家建设部任旅游局长。——李南央注

[94] 应该是指为张玉珍外甥女婿张九华在建设部安排工作之事。——李南央注

1986 年 6 月 14 日（星期六）夜雨

气温转凉，晨起着睡衣，活动半小时。上午看材料、读书。志民来，拟去河南开三梯队理论座谈会。

下午黎澍来，四点邹谠教授由周尊南陪同来，谈到六点，主要介绍他的“全能主义”，以区别于希特勒的极权主义。关于当前形势如何高度民主化等颇多见解，为认真学者。

1986 年 6 月 15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早餐后同玉珍到玉渊潭自由游泳区散步，遇见两位中年女泳者，对公园管理甚有意见，不顾老人方便。

下午小米来，处理一些信件。

赴李铁铮为女儿回来宴会，有黄镇夫妇与柴泽民夫妇。

1986 年 6 月 16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拟清理书报杂件未果。

下午谭季[继]平来，仍谈调动事。谢韬来，去湖南一次，谈傅白芦与朱维民，朱之傲慢，从美国回来后生活之改变等，与我同感。彼之画技，美院并看不起也。

黎体贤来，让介绍《左漠野诗集》出版。

夜陈明来，丁玲《魍魉地狱》已定稿，看到十二点。

给钟叔河长信，摘曾氏语录。

1986 年 6 月 17 日（星期二）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早餐前将《魍魉》看完，心理活动写得很细，与冯达关系还可以补充得完备一些。附录很重要，可显事件全貌。

上午到顾委听耀邦四川讲话传达。对贫困区温饱未解决及抓粮食问题有看法，必须解决小农思想。

下午编辑组开会，答复下面具体问题。

同曹志谈，仲勋建议意识形态委员会由启［啟］立、朱厚泽正付[副]之。表扬朱两次讲话。《左漠野诗集》寄叔河并信。

夜观《希西公主》第三部。

1986 年 6 月 18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朱维民处，让他画了半天，同意将上半部空白裁掉，最后一次应付这位画家了，我已无时间再作陪也。

下午李普夫妇来，改好他为南南公司错案的上书，直寄中央各位。一波对刘正、邹乃山都作过严厉批示。

李铁铮来信求和“八十岁诗”，匆匆写一条幅：

一生行事与名同，铁骨铮铮八十翁。
儿女频烦[繁]亲故土，枫林爱晚夕阳红。

1986 年 6 月 19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看有关文件并王雨亭讲话，略作准备。

八点十分同玉珍到市委大门，组织部办公室主任王修 （原文此处空一字——李南央注）领路，到怀柔县，县委付[副]书记 （原文此处空三字——李南央注）在招待所等候，一起遊慕田峪长城。在电视中曾见此新筑。略事休息，十点十分登山，共 1100 级，约小休五六次，经四十多分钟，登上碟楼。群山相叠，长城逶迤，有作牛角形者，远望直到峰尖，植被良好，树木成林，山沟中栗树为主，干枣湿栗，每株平均只有几个。游人高潮时，日达二万。附近乡民收入倍增。

金鉴中午来，共餐者有佘狄青、路德润等。下午三点向大会（约二百人）讲了五十分钟。主要谈历史上党内斗争到肃反及知识分子政策教训。因征集资料必将遇到此类教训也。

五点半到家，并不觉累。中午休息不到一小时，身体确实可以。

夜熊蕾来，谈麦克法夸尔《大跃进》内容。

1986 年 6 月 20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与熊蕾一起到马列所，同法夸尔谈了一上午，所询问题仍主要在毛与刘周等人的关系。我也问了些问题，彼与费正清一道将主持哈佛一个研究中国的中心，有请我去美国之意。

下午游 800 米，遇刘清、杨纯，谈补发武大毕业证书事。

夜到陈明处，谈《魍魉地狱》稿，中心问题在与冯达关系，必须写清楚，以免持异议者仍有微言。丁玲的秘书同玉珍谈蒋祖林要钱财问题，与丁玲处理不当有关。如此儿子已有认识，瞑目前仍姑息，后患留与陈明（陈明近来常暗哭泣）。

1986 年 6 月 21 日（星期六）雨

昨夜雨甚凉。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改好浙江讲话稿，看完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写得具体，生动有趣。自幼熏陶，家学渊源，本人天赋，勤奋读书也。

朱维民来，留午餐。从秦川处取来一堆港报，社会新闻乱七八糟。

下午三点到朱厚泽家，谈了二个小时。谓现在仍由邓力群管，部内没合作力量。马丁事件，原拟印发 200 份，紫阳批后，即压下了（光远二文，耀邦同意印发）。书记处讨论五年计划报告时，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提法，邓力群有异议，紫阳当即驳斥：改革向来反对，现在不过绕道而行而已。万里说：不同意第三产业提法，就你懂理论。朱厚泽亦与之交锋，加“总体的”三字，则含“局部”在外意。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原为一个含义，总的社义过渡时期应包括个体、国家资义等等也（邓力群等认为外资合资、独资均非社义也）。由两人挂帅提法，确为邓小平所否决。武汉开大会，李尔重[95]等大谈马列义要起来讲话，王任重也大肆攻击。朱传达启［啟］立讲话，才扭转形势。

王任重对李达[96]之“迫害而死”不同意，因之武大纪念只能小规模举行。最近保护改革者宣传较多，王鹤寿找钱李仁、穆青去谈：还要不要整党了。谈了些老人事情况，并尉健行、曹志情况，使之有底。

晚饭后同玉珍散步。

---

[95] 李尔重：（1913—2009）河北丰润人。1932 年加入中共。北京大学哲学系、日本仙台帝国大学社会经济专科肄业。曾任冀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铁道兵团宣传部长，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长，中南局宣传部长，中科院中南分院院长，广东省委常委，陕西省委常委，河北省委书记兼省长。1983 年退休后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华中理工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湖北省经济管理大学名誉校长等职。

[96] 李达：（1890—1966）字永锡。湖南零陵人。中共创始人之一。1923 年秋脱离共产党。中共执政后历任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1958 年曾同毛泽东就主观能动性问题发生争论，批评大跃进中的唯心论。文革初被毛泽东亲自点名为“反动学术权威”而被斗至死。

1986 年 6 月 22 日（星期日）晴

凌晨三点起床，看巴西与法国足球赛。法国胜在门将。再上床也睡不着了。七点又看西德与葡萄牙，西德也胜在比点球。上午孙越琦、程学敏、陆钦侃来谈三峡问题。紫阳最近谈山西煤电，又说三峡还要上，发奖券之类。研究结果：应作出长江全流域规划，确定三峡作用；华东电力缺 300 亿度，应作比较方案。

刘清来，为参加工作时间，他坚持从一二·九时算起。

留程、陆午餐，谈黄育贤[97]回国事。

下午去看灼姐夫妇，党校放了叶飞女儿一案审讯录相，供词中涉及赵、万、薄等子弟问题，胡公子一家事传得很广。

夜观《阿信》到十二点。南昌明电话邀去避暑。

1986 年 6 月 23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烟台中央人去得太多，改去兴城，告小米转向。复谢盛培，福建海峡社，《田家英文集》寄朱正，并冰封信。叔河又来信也。

下午开始写东西方文化交流报告。

1986 年 6 月 24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东西文化交流汇报”稿草就，下午送与黎澍看。看到 6.16《光明报》戴晴访问报导，一系列大问题，皆平日漫谈过的，影响必大。湖南一生人来找，挡之门外。

1986 年 6 月 25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文津街，观气功传统表演。多老年，高者 106 岁，各种祖传气功法，还有马王堆气功，从出者[土]图形整理者。遇张震寰[98]，他是特意[异]功能信仰者。

过办公室，浙江讲话定稿。“东西文化”稿打印。

下午游 800 米。夜观《最后一个冬日》，写劳改犯，学《黄土地》渲染手法，展览强制专政与原始劳动场面，无故事情节。我对高扬说：这是导演在玩弄观众。

1986 年 6 月 26 日（星期四）晴，傍晚大雨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看材料，作些准备。下午到华北电力干部管理学院研究生部讲话，纪念“七一”。谈形势、党风等问题，讲了两个小时。归途遇大雨。

---

[97] 黄育贤：（1902—1990）江西崇仁人。1924 年考入清华留美学生，后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之后获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土木工程硕士学位。归国后任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专员，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处长，踏勘、设计并建成中国第一个水力发电厂狮子滩水力发电总厂（原长寿发电厂）。 中共执政后，历任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工程局局长，电力工业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总工程师，水利电力部水利水电建设总局总工程师。文革后和妻子移民美国。妻子去世后一人生活、病逝于美国老年公寓。

[98] 张震寰：（1915—1994）北京人。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8 年加入中共。一直在军队做政治工作。中共执政后任中央马列学院教务处教育科科长、副处长、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装备部副部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副主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1986 年 6 月 27 日（星期五）雨转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下午看杨作材老伴。

下午到杨作材家，住院检查去了。胡凌偏瘫卧床，日夜得人侍候。随去周建南家，杨维哲在，坐谈到六点。宋健在行，用人稍差。有人建议江泽民回来任经委主任，对田纪云印象不佳，李鹏还能接触业务。体改小组成员事事仰上面意见，自己拿不出什么。见到大儿子周小川[99]，说只能议论而已。说马洪文革时在化工部设计院写薄一波大字报多得很，自己无真才实学，冒充专家学者。

下午游 800 米。

夜罗光裳来，谈了半天办湖南好大学事。问南南公司，则答骗局也。算是说了句冒得用[100]，打不开局面。

1986 年 6 月 28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将《东西文化比较》文定稿，加了一段“布鲁诺精神”。寄顾委。批评“反对资及[级]自由化”几句删去。灼姐来，坚持学画，携来牡丹一幅，尚可。

1986 年 6 月 29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开始整理要带走的五八、五九年资料，动手写“宁波精神”小文。客人不断，朱维民听了几句批评不快而走（昨天李庚来，赠《文艺大学》美术集（1976—1982），内中无朱作而谈起）。那位林湘女士来了，“就是要同你接近，喜欢此种风貌的人。”

大妹呆了一天，略略漫谈。

1986 年 6 月 30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美术馆看十五位青年、中年，个别老年油画展。各种流派、画法，也有现代派画水、火、金、木，土和天地人的抽象画的，也有古典画法的。问题就在看不到与现代生活有关，有思想的东西。同李庚略谈：只能引导，画家们自己相互切磋、批评。

下午到部里开编辑会，马石江、赵{林}来。

1986 年 7 月 1 日（星期二）晴

温济泽来谈王实味平反事，李维汉有言。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吴波家，介绍三峡情况，并给《论三峡》七九年本，并《龙集》。保安处老熟人也。他同意我的意见，尤不满长官意志代替科学论证，谓王任重说紫阳意见：快、中、停，要么快上，要么停，反对拖而不决。我说，这是从库区出发而言。

清理带走资料，翻到过去写的检讨，不禁黯然！

---

[99] 周小川：（1948—）江苏宜兴人。1986 年加入中共。1986 年起历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100] 冒得用：湖南方言“没有用”，与毛致用名字谐音。当年湖南老百姓讨厌毛致用，称他“冒得用”。——李南央注

1986 年 7 月 2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记协，王揖邀谈延安展览馆布置。到舒群、海{稜}、温济泽等。送延安报社一本《窑洞杂述》。午餐比上次丰富多矣。谈及丁玲被捕事，及为王实味平反事。议定建《解放日报》报史委员会，要我与王揖出面。归途送张映吾，谈到刘澜波为我五九年事感到内仄。

下午黎澍来，《文汇报》约戴晴访他谈文化大革命，起因在对刘等一大批不信任，将出赫鲁晓夫之外在影响。不解者，敢启用江青也。到秦川处辞行，谣传胡公子放出。

清理带走资料、书等，到夜一点半。有两件丢在客厅沙发，找了两个小时。

1986 年 7 月 3 日（星期四）晴，到青岛

六点起床。睡了不到三小时。稍作活动，南方[房]小作整理。本该及早如此。寄申生、元坤信。

九点出发。小玲子送到机场。半途接小米。陆沅同时到机场，马石江亦同机。机上休息一小时，十二点十分到青岛。市委付[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杨再茂，省征委付[副]主任王海天等来接。住八大关正阳关路 11 号，颇安静。午睡后，近五点到海边散步，赤脚走沙滩，上防波堤。幸亏玉珍带来睡衣，否则海风吃不消。

晚饭时，省委组部长张全景[101]来。夜晚有省征委客人来。观美国电视片《最后幸存者》。饭菜甚好。

1986 年 7 月 4 日（星期五）阴，室温 21° C

睡得甚好。盖毛巾被，关窗户。六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

上午十点遊小鱼山，栈桥八角亭，最后到水族馆。没想到如此简陋古旧也，外表如城堡老庙，大门只容二人并肩。鱼、龟种类不多，灯光也暗，大失所望。市里一局长来，极言财政之苦，今年才略有改善。午饭后遇高克亭[102]，老山东，特上居室看望。

下午穿浴衣，一起上海滩散步。

夜市委王秘书长等来。准备讲话稿。市委付[副]书记刘镇来谈，甚精干。

1986 年 7 月 5 日（星期六）晴

睡得甚好。当与空气有关。六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饭菜质量甚好，但总不如家中可口。

上午参加山东组织史资料审稿会，与会者约 60 人。张全景讲话，刘镇讲话，我讲了约一个小时。会后驱车观市府等旧建筑，看省疗养院海滨房子，组部投资。

下午与玉珍、小米参观港口，德、日各两个旧码头，水深十余米。新修集装箱码头，20 万平米，2 亿元。现已不压船了。港口负责人陪同，拍照若干张。归途至市场购鞋、草帽。

晚饭后海滩散步，八十[大]关街道树木各异，如行走公园。

市书刘鹏来，礼节性。我又谈及德国人 1897 进驻，1914 退出，十多年建成码头二座，四方工厂二，膠济路，市区规划如此好，人家资义经验用不着“付学费”也。

---

[101] 张全景：此人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102] 高克亭：（1910—1998）陕西府谷人。1929 年加入中共。曾任山西革命互济会党团书记、中共鲁东南特委书记、鲁中五地委书记、鲁中区委副书记、鲁中南区委书记。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副书记，山东省、青海省副省长，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山东省委书记，山东省第四届政协主席，中共山东省顾委主任。

1986 年 7 月 6 日（星期日）晴

睡足近七小时。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下午都参加编审大会，仍有分歧意见，组织史想包罗万象，“一切皆党领导”也！具体意见多有可取者。准备帮助他们将上报本定稿。

晚上刘鹏请客，菜肴精緻，鲍鱼原系蚌类，见到其壳。自己暴露，喝酒约十杯，本地白酒 38°，葡萄酒亦佳。崂山可乐与天府齐名，葡萄酒与天津齐名。

晚上到海边散步，林荫道真好，这一代实系公园也。

1986 年 7 月 7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睡约七小时。

上午参加编审大会，马石江讲解一些具体问题，高克亭讲话，我讲了五分钟，希望拿出自编范本推动全国。

下午三点下海，水并不凉，正涨潮，游约 20 分钟。晚饭后驱车（司机傅玉清原在新疆搞地质勘探，学过俄文，知识丰富）太平角观大海，目测船距（两目间距为手长 1/10）。穿八大关诸路，绕第三浴场，到迎宾馆（现以 1900 元一天租与美国人），石头城堡式建筑，四面外形不一。

写“阿拉宁波人”一文寄《经济日报》，以为应酬。

1986 年 7 月 8 日（星期二）阴，微雨

六点五十分始起床。七点早餐。开始看庐山材料。原来收集得颇为丰富了。

《宁波人》文寄范敬宜。

下午到鞋厂，玉珍定了两双。我的则需到另一家，恐亦难办。

晚餐遇见金明，只准备住到十五日。

海滨散步半多小时，归来看《阿信》，加代已死。

1986 年 7 月 9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六点出发。一行二车，在即墨早餐，过于丰盛，书记们作陪。餐后与马石江等分开行动。龑主任（省组办公室主任）同我们到乳山宾馆，乳山与美人头山海湾，山头如桂林风貌，风景极好，宾馆亦佳，县书招待。惜附近无浴场。十二点过到海阳“万米海滨浴场”，建牌坊，宾馆大而无当，房间高大空旷，现常成会议场所。王济夫书记与组部李部长等候。王表示“仰慕已久”，非客气套话。58 岁，印象如预料颇精干（八三年机构改革时，此人进不进常委有争议）。海味会[荟]萃，大对虾极鲜，鲍鱼等亦北京不可得也。海滩为细砂，凤凰展翅，两翼均万米，百米内水深齐腰，甚平坦。浴场虽好，但开发则无基础。司机宋告知，宋健到此观感：瞎胡闹。两点半出发，到文登张家埠宾馆。为渔场，附近有养虾场，县委书记招待。宾馆建筑甚讲究，墙壁为海饰绸布面，海湾亦如乳山，甚狭长，也没有浴场。笑对众人说：我似旅游总局管宾馆的人了。六点到荣成石岛，旧港口，但宾馆区建筑合理，占一山头角。住新盖二号楼，面临大海，潮声阵阵，楼下有游泳池，也没有浴场。仍是书记们，组织部长作陪。晚餐大体与中餐相似，更多各种蚌类海蛎，吃海鲜必喝酒。带走若干蚌壳。电视收不清晰。沐浴上床。

1986 年 7 月 10 日（星期四）晴

三点醒来。睡不着。吟得五、七二绝。复又睡着一阵。

宿石岛不寐

海上连天水，眉间老气秋。
涛声听夜吼，往事涌心头。

驱车胜似（赛过）长安道，迎面吹来大海风。
处处红房装绿野，画图长卷（天穹画面）过胶东。

昨天走 380 公里，停四处宾馆，途中吃饭二次，尚不觉累。胶东公路赛过长安街也。城乡妇女衣着等等已分不清楚。

主人接送周到，真不敢再来了。

约十点多抵山东东部顶端成山头，秦皇汉武两游此地，有李斯碑，始皇庙（据说全国仅有）。成山头如大礁石浅入海中，背部修小路，耀邦八四年到此题“心潮澎湃”，“天尽头”，均已立碑。词语颇具气魄，管天下人之豪情也。过午抵威海，住东山宾馆（李井泉已住此），住房高大宽 （原文此处空一字—李南央注），耗能源老式房。面对大海，心胸舒润。仍是市长、书记接送，令人不安。下午两点半，过海遊刘公岛，甲午战时丁汝昌之水师衙门。房屋完整，历经英、日、蒋、我四代军用，最近始交回地方，拟开辟为旅游区。据说胜似珍珠港，我则怀疑。纪念馆已略具规模，海战过程，即刘公岛陷落，丁汝昌自杀等均有图片说明，当年将士衣服亦有复制品，使人感慨系之。与同行省政协副主席（丁名芳？）等言，如无慈禧之专横，接受立宪，则中国近代史将另成局面也。

晚餐后驱车赴牟平养马岛（传说秦始皇在此养过马），八点始达。宾馆刚起用，颇似深圳流派。牟平县委负责人等来谈，已有十多家在此建宾馆。

1986 年 7 月 11 日（星期五）晴

昨夜睡得不好，半夜卫生间漏水，原来不能供水，关不住，只好去找服务员，结果经理来算是关住。

六点半起床，早餐后，县长（或县书）陪同参观养马岛已成局面。新华社、人民日报、红旗、审计署等均盖有疗养院或培训中心之类。赛马场（1000 米跑道）盖后，引来许多体育比赛、培训。大队亦盖宾馆，转向旅游，此岛即拟以此为中心开发。

参观牟　　大队（原文此处空二字——李南央注）综合开发公司，经理常崇林已引入美国毛纺厂，开办果糖厂等等，去年产值 5000 万，1400 人。大队有四部皇冠，社员均住集体楼房，因无地皮盖房。另一大队　　（原文此处空三字—李南央注）为第三产业，人均收入还高。县长让题字二幅，并“望瀛亭”三字。

十二点抵烟台，住东山宾馆二号楼。此乃当年为毛刘等一套规格也。

在威海卫尚参观环翠楼，登山头，俯瞰全市。

下午睡着一个多小时，先洗了个澡。晚饭后下海滩，捡了一袋很好卵石。夜李付[副]书记来谈，谈及四五十个部级干部要来过夏。游烟台山，没有好沙滩。

夜与荣高棠通电话，“东西文化”文因非调研，而是学术，不予发表，可以印出。我说不必印了，不登拉倒。此事也有预感，上面是那样三位人物也。

1986 年 7 月 12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略作活动。七点半早餐后出发。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六日左右，从烟台经潍坊到济南，当年似先到龙口，都是坐长途破汽车。记得是在一个中学落脚，毫无印象了。

约十点到蓬莱宾馆，大啖西瓜。今年此地百年未有大旱，上半年只 60㎜ 雨量。书记为交大机系毕业，正付[副]书记同作陪，游蓬莱阁，始见水城，为宋代万船练兵之所，戚继光曾驻此。名人书画甚多，为道观。照相多张。又是各种海鲜午餐，强喝“八仙酒”约三两多。饭后作字八张以赠主人。新得一绝：

万事回头看，洞宾留此言。
水城思戚帅，仙境换人间。

解说员详谈八仙故事，又为宾馆题：

如此人间，何求仙境。
八方来客，四海佳宾。

下午三点启程，经栖霞、莱阳、莱西、即墨反[返]青岛。七点一刻到正阳关路。四天行程共 1060 公里，感谢省组部襲主任，司机宋师付也。

1986 年 7 月 13 日（星期日）阴、小雨

睡得甚好，六点半起床。编审会即结束。送来成品，自编本规定纲则，省上报本文字说明等。续看五八年毛讲话。

疗养所伙食差，无热水，确定仍住原处。二层楼全腾空，就比较安静了。

下午海边散步。

晚饭后到金明处下围棋三盘均败。他说可让四字[子]，谈激烈对弈可导致吐血丧命。因用脑过度，一局棋完，吴清源[103]掉肉二公斤。

1986 年 7 月 14 日（星期一）阴转晴

昨夜雨。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续看五八年毛各级会讲话，理出一个头绪。下午到会讲话，会议即结束。山东所出成品，将推动全国组织史资料工作较顺利进行。

管理局王局长来，即住此楼二层不动。

上午到医院取手痒药。疗养院医生来，认为住此为好。

1986 年 7 月 15 日（星期二）雾转晴复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八点一刻出发游崂山。省、市委组部襲、黄等陪同。一路海雾，近崂山始见晴。花岗岩山耸立海边，气势雄伟。先到狮子岩，拾级而下，山岩为温带湿热小气候（东西北三面环山），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各种植物在此纯化。遊下清宫之三官，三清两宫。道观甚朴实，如民间建筑，院内有千年银杏，五百多年茶花。蒲松龄居此写作，《香玉篇》原型仍在，一红一白。唐朝“龙头榆”实奇观。康有为诗碑，乃晚年居青岛时游此记实。惜时间与体力有限，未能登高遊上清宫。主人县委书记邀至崂山啤酒厂午餐，海味丰盛，大啖啤酒。餐后作字：“天下名泉，崂山啤酒。人间胜景，海上奇观”（不料到家方悉，每人送啤酒两盒 12 瓶也）。参观啤酒厂，麦芽生长不停搅拌。

归途至浮山康有为新墓。刘海粟撰碑文并题字。留影。一代风流，长眠于此，大概是心安的。得句：

长卧新莹慰九泉（碧海苍天心已安），任凭潮水打浮山。
忆公九十年前句：无限伤心过马关。

下午三点回来，沐浴，消除疲劳。看资料。

碧海青天心慰安，喜看潮水打浮山。

[103] 吴清源：（1914—）日本现代围棋名家。生于中国福建。

1986 年 7 月 16 日（星期三）阴、雨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整天看五八年毛讲话。校正“东西文化”打印稿，拟寄北京。
夜襲主任来，他明天返济南。
晚饭前到海边散步，潮退至最低点。
手痒加剧，空前程度，海雾等气候不适应也。

1986 年 7 月 17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略作活动。上午仍由护士小杨同到医院取药，发展到双手无一点好肉也。
看五八年讲话材料。当年如此自信，可以提早进入共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学通。
下午一点半到三点下海，沿绳线游到堤坝处，又在两索间游两趟，晒太阳一阵。
晚与玉珍去看陆沅，住疗养院六楼。
打印稿完全不能用，重新找市组织部打印。

1986 年 7 月 18 日（星期五）雨

六点半起床。下雨。五八年讲话看毕。下午陆沅来，请她帮助整理，分成七八个部类。
重印稿寄启［啟］立、朱厚泽，了却一事。

1986 年 7 月 19 日（星期六）晴

近七点始起床。今天放晴，手也好转。
看有关大跃进年代材料，党史研究者有所论述。
下午一点半到四点下海，沿线三个来回，米山几出事。晒太阳。玉珍下水。但疗养院认为治疗期间不宜下海，23° C 太冷。
夜李普来，谈小平同紫阳等谈话：抓好质量、外贸、粮食（年增 100 多亿斤不易），都是带战略性问题。政治体制要改革，人浮于事，党政不分，经济改革受阻。
市组部小朱送来笔墨、宣纸。

1986 年 7 月 20 日（星期日）阴、小雨

六点半始起床。略作活动。天又变，不能下海。
早餐后到李普处，转弯即到。送啤酒一盒，诗四首请教，他有游黄龙洞七律。谈到十点。黎澍告，小平同港人谈话，两次说到要退，问到如起乱子怎么<办>？迟乱不如早乱。退下最为英明，否则其他人皆不退也。
孙陶林[104]来，谈往事。安徽有言：东院里通外国（省委），西院（省府）男盗女娼。弄清楚，邓某（指邓力群——李南央注）乃 1936 年入北大经<济>系，彭真让选青年入延安，由孙与李昌荐去的。三七年上半年事。对领导就是服务有意见。
下午与玉珍散步到陆沅处，送材料。

[104] 孙陶林：（1911—2001）原名传文。江苏铜山人。北京大学肄业。1936 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校长。中共执政后先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安徽大学副校长、校长、名誉校长等职。

1986 年 7 月 21 日（星期一）阴、雨

夜雨。四点醒来。得刘公岛一首：

刘公岛岂旅游地？（岛上）
丁帅衙前民族魂。（辕前）
甲午风云惊大地，（黄海狂涛）
东方夜尽睡狮醒（漫漫长夜）
（神州不让再欺凌，公车书报晓鸡闻。
中华儿女欲翻身，要翻身）

六点起床，略作活动。看彭（彭德怀——李南央注）写万言书，很是难过。
下午二点多下海，虽无太阳，亦觉舒服。横向来回一次约 20 分钟。
晚上同玉珍海边散步，尽情享受也。

1986 年 7 月 22 日（星期二）雾转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彭总材料看毕，五九年会议毛讲话亦翻完。
下午二点雾散，下海沿绳网大圈游了两趟，约 600 米。几无海浪。

1986 年 7 月 23 日（星期三）阴

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给王元化、朱正信。寄“东西文化比较”稿。活动半小时。
上午李普夫妇来小坐。续看材料。
下午两点下海，四点回，畅快之至。晚上复散步到八点。
准备为 20 人作字，选古诗句。

1986 年 7 月 24 日（星期四）夜雨转晴

下半夜大风雨，醒得甚早。六点半起床，略作活动。
整日作字，废品约为 1/6，都二十余纸[字]。手已发木。
下午二点至四点下海，兜大圈，晒太阳极痛快。
晚饭前李普夫妇来，吃西瓜。

1986 年 7 月 25 日（星期五）阴转晴

昨夜又是风雨。服眠药，直睡到七点廿五分始醒来，空前之事。

上午又写七八纸，共二十余人落款（有两位组织部长双份）。为此劳动两天。下午下海滩，遇李普夫妇，方强[105]打招扶，过去小谈。他是三 0 年从地方派到三军团当连指导员的，是献钟[106]的学徒。

晚饭后散步遇雨。海滩晒太阳时得句：

---

105 方强：（1912—2012）原名方鳌轩，别名方长。湖南平江人。1927 年加入中共。参加了长征。抗战中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中曾任第四野战军四十七军军长。中共执政后，1955 年赴前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回国后任海军副司令员兼海军军事学院院长和政治委员，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务院国防工办主任等职。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共第一届中顾委委员。

106 献钟：湖南平江县献钟镇。

朝朝去海滩，望海永兴叹。
潮水翻千古，悠悠人世间。

1986 年 7 月 26 日（星期六）阴雨转晴

六点起床。下雨，难作活动。动手写提纲。

晚饭后散步海滩，小坐，到陆沅处，她拟八月三日返京。

夜市组织部王永生等偕中组部研究室下来了解情<况>的同志来，谈干部交流，要从积极方面着眼，干部制度改革与整个政治、经济制度改革分不开。

1986 年 7 月 27 日（星期日）雨转晴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下雨。李普建议“东西文化”稿公开发表，为加小标题。又看一遍，拟寄《人民》或《光明》或《文汇》。早饭后到李处，商定由他寄《光明》。

1959.8.1.常委会前言写好。

下午下海游了三大圈，约七八百米，基本用蛙式。晚饭后复到海边，遇王荣光夫妇，他们都是膠东人，妻子癌症后期矣。

1986 年 7 月 28 日（星期一）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续作字七张，年青人要的多也。共得《平江李锐》石章二枚，为蓬莱、青岛印家刻赠。

看有关材料。

下午下海，双脚拇指与脚板处小有抽筋，可能因水较凉所致（22℃），仍游横向四个来回，约八百米，蛙式为主。

夜组织部邀观上海片《挡灵车的人》、《冰河死亡线上》，中等以上水平。

同玉珍、陆沅到李政家（原市委第一书记），夫人为米脂人，来看过我们。

1986 年 7 月 29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翻看材料，成都会议记录三本，很是齐全，上海与广州两会几无记录，其他背景材料也大体齐全了。

下午下海约两小时，游了两个大圈与两个来回，总计超过八百米。浪中很觉自如，浪打来已无慌乱之感了。

1986 年 7 月 30 日（星期三）晴，下午雨

六点半起床，七点出发，乘港务局班船到黄岛。开发区只一线三点（一条路，三座建筑），约一平方公里，外资一百多起，只谈成几项，盖基础设施都差也，交通、电信等等都不够条件。′84 年时国内项目因资金一紧，都已告吹。因此对开发区之选定议论纷纷（耀邦来视察时说，要赶上深圳，点为谷牧所定）。

薛家岛镇海滩甚好，比青岛一浴场大，但此地缺水，旅游开发亦受限制。

由区委书记招待丰盛海鲜午餐，有石蟹。他对开发区甚有看法。

午后大雨，三点半后雨止。参观油码头，油罐区、泵房、计量控制室等，管理极严格，怕烟火也。

港局宋书记迎送周到，又乘船来接，谈青岛在各方面走在前面，党风甚好。不久前海上一油轮起火，

迅速扑灭，获得北京表扬。

六点半归来，甚疲倦。饭后仍海边散步。

1986 年 7 月 31 日（星期四）阴

六点一刻起床。下雨不能活动。早餐后同高克亭，张锦焘闲谈。青岛市书过去换动频繁，文革时王效禹[107]看中的“杨八粒”（困难时在栈桥卖花生，别人一毛十粒，他八粒，现已判死缓）。谈到斗黎玉[108]时，陈毅不同意，挂黎玉像是为对付国民党。少奇是过山东，是罗荣桓向中央要求：当时陈光要打运动战，朱瑞[109]也同意，少奇才解决发动群众，减租减息斗地主恶霸问题。朱瑞传达，少奇说：就看你们贯彻如何，刘带朱到莒南边教边解决问题。少奇曾说，如果不照此办，将送山东四个大字：机会主义。朱瑞在干部大会讲：少奇指示，焉得不从。高说朱是很朴实的人。我告以四四年找朱瑞，写《新山东的成长》文事。

续看材料，彭在庐山写的笔记。

下午应邀看《黑匣喋血记》，乱打一气，此类武打片实在无意思。五点多下海半小时，游两个来回，水冻，喷雾一次，呼吸才缓解。

1986 年 8 月 1 日（星期五）阴转晴

两点服眠药，几乎睡到七点。续看有关材料。虽未动笔，总得将带来材料看一遍。

下午下海，没有太阳，游两个大圈。第一圈 20 分钟，二圈 30 分钟。小米怕水冷没有下。现在的年青人为了家中小孩如何如何，将提前到六日回京，每天也无心工作。

晚上观看中国青年队与朝鲜队足球，1:0 输掉了，观众大失所望。黑市票倒至十几元一张。

1986 年 8 月 2 日（星期六）阴，微雨

六点半起床，略作活动。上午应邀参观针织二厂与机织花边厂。前者生产“蓝天”名牌内衣外穿式体育式服装。玉珍与我都定做了一套，受别人诱惑也。后者进口日本、西德等设备，大批量生产窗帘、蚊帐等。也受影响买了床双人蚊帐。

下午天阴，仍下海，不到十人。游两大圈。今日为满潮，几无风浪，水较凉，却甚舒服。

---

[107] 王效禹：（1914—1995）曾用名赵尧卿。山东益都县人。1938 年加入中共。织布工人出身。中共执政后任中共山东分局检查处处长，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1959 年被打成右倾分子，降职到山东德州国棉一厂任副厂长，1965 年获改正，任青岛市副市长。文革中被作为干部代表结合进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任主任，跃升为中央军委委员，第九届中央委员。文革后 1979 年被开除党籍。

[108] 黎玉：（1906—1986）原名李兴唐。山西崞县人。1926 年在崞县中学加入中共。1929 年考入北平法学院。后在平津一代做地下工作。抗战后被派往山东，领导创建了山东抗日根据地，领导八路军山东纵队的武装斗争。1945 年起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协助陈毅与国民党作战，保卫中共山东解放区。1948 年山东土改复查时，曾由饶漱石、康生主持，对黎进行了批判。中共执政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兼秘书长、市政建设委员会主任。1953 年调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1954 年起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59 年起任农业机械部(后为第八机械工业部)第一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文革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顾问，农业机械部顾问。

[109] 朱瑞：（1905—1948）江苏宿迁市人。1924 年夏加入国民党， 1925 年秋入前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入前苏联炮兵军官学校学习，1928 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29 年回国，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参加长征。抗战时在山东任中共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山东分局书记。1945 年被任命为延安炮校代校长，后任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员。1948 年 10 月在辽沈战役中触雷牺牲。

1986 年 8 月 3 日（星期日）阴转晴

四点半醒来，复睡着半小时。六点半起床。小雨，未作活动。上午陆沅介绍柳运光（原东北工学院书记？）来谈应修改党章问题（如党员经济情况、观点等），似乎接近我的某些观点，如党政不分等，法治人治等。闲谈到近十二点。下午玉珍陪同到海边，观我高技，游了两大圈。水甚凉，脚板未抽筋。晚上散步，遇荒煤，坐谈一小阵，他听说我在《人民日报》座谈发言甚尖锐，他亦谈到一次座谈为一些人平反，提出增加周扬。由此谈到乔木，电影合并事。他曾写信，回信也说要听取意见，却宣布合并了。又谈及此人之两面派（给周扬、夏衍写信），群情激愤等。

1986 年 8 月 4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作字数张。陆沅的哥哥孟庆颐（青岛花卉盆景协会会长，崂山绿石盆景开拓者，赠我绿石一片），孟凡之等属［嘱］书。借片山多致，寸石生情，凑成四句并一联：

片山仍竞秀，寸石也生情；
奇巧因奇志，烟霞通性灵。

崂山绿石迷心窍，
奇景晶莹在案头。

随手书大字“艺海无涯”，宛似康笔也。

下午到中西文化讲习研讨会座谈，此会由青岛大学与山大儒学研究所主持，由方励之、李泽厚、张岱年[110]等知名学者讲学，全国各大专院校参加者达 500 人（人出 100 元）。座谈会参加者约三、四十人，我讲了一个小时，并提出坚持马义道路问题。发言踊跃，尖锐意见不少，如怀疑四个坚持提法，中国最后仍得行资义，马义封建化，以及对老干部照顾过多，不同意“梯队理论”等。此种会议可活跃人们思想，可惜宣传、文化部门无人参加。《人民日报》汪子嵩[111]参加讲学。

晚饭后游了一大圈，下水即感哮喘，仍坚持下来。

李普八点来，欲找方强谈刘帅，写介绍信。“青岛消夏十首”一阅，觉海滩可以。

海潮涨落见人潮，夜雨晴风烟雾消。
男女嬉游无老幼，风怡浪细是今朝。

朝朝下海滩，心广更心闲。
风起潮无碍，人皆得自然。

（二浴场凉棚，据云为五七年“夏季攻势”会场也。）

1986 年 8 月 5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市委组织部同科以上干部座谈，讲了一个多小时。认清改革形势，封义在多方及组织工作影响，凡事要抓到本质，不为现象左右。又题词：

---

[110] 张岱年：（1909—2004））曾用名宇同，别名季同，河北献县人。中国现代哲学家、哲学史家。1933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后任私立中国大学讲师、副教授，清华大学副教授、教授。中共执政后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思想文化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1980 年后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名誉会长。

[111] 汪子嵩：（1921—）浙江杭州人。希腊哲学史学家。西南联大 1941 级学生，后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从陈康先生学习希腊哲学。1949—1964 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964—1987 年任《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高级编辑、副主任。著有《希腊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合著有《希腊哲学史》。

面向改革，广开视野，全面考核，注重实绩，高度民主，必要集中，任人唯贤，唯才是用，科学管理，活水长流。

下午下海，水较暖，一气游两大圈。上来后左脚板抽筋。沙滩遇李普夫妇，闲聊半天。

1986 年 8 月 6 日（星期三）晴

八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此间大会堂开“调研员工作会”，组织部工作很活跃，抓得实而细。调研员为退下领导干部，仍在一线，（调、巡两员已过万人，占干部 1/10）。如何发挥支持新班子的协调、助手、参谋作用。问题甚多，市委已讨论过二次，作了许多调查。今天大会有五个典型报告，杨在茂[112]总结，定要我讲话，情不可却，讲了十来分钟，重点在认清改革形势，一切在新老交替，老干部与新干部比：不年富力强了，知识文化有差距，新干部创新精神好。谈了一点领导班子、领导干部都是可以替代的，而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爱因斯坦，李四光是不可替代的。又提到邓稼先[113]追悼会事，这是一种很好的转变。

下午下海，先喷雾，竟游了三大圈。李普见我久不上岸，以为出问题。脚板未抽筋，约 1/4 仰泳，以活动脚、手。

小米先回家，一大包袋资料带走。此次仍未能动笔，但资料翻完。诗五首寄《青岛日报》。

1986 年 8 月 7 日（星期四）晴

昨夜服眠药，十二点入睡。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校对庐山八一常委会记录稿，只校了六页，甚慢。杂物已清理完毕。

下午下海，竟游了四大圈，八十分钟。我是英雄也。李普夫妇为我与玉珍在海边，浴场并房前拍照。同到金明处闲谈，并拍照。算是一种纪念。在湖南时，同金的关系先紧张后宽松也。

1986 年 8 月 8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应邀参观手表厂与照相机厂。金锚手表已成名牌，并不滞销，全国有 100 多售点，是商业部包不了逼出来的。现有 4000 人，为集体企业，年产一百七十万只，成本 12 元，售 50 余元。检验系统甚科学，自动床均瑞士进口，估计机械表可维持到九十年代初，因人们心理仍信任也。青岛 6 型照相机亦求过于供，引进西德全套设备（该公司不干此业了），只四百余万美元（军工系统引进日本花 1700 万），质量高于“傻瓜”机。

下午下海，未满潮，仍四圈，1/4 仰泳。

组部王永生来，诗五首明天发表，他们定要送我到平度。

看山东自编本规定细则，钱听涛自北京寄回。

---

[112] 杨在茂：（1934—）山东乳山市午极镇人。1953 年加入中共。历任中共山东省委工交政治部干部处干事，山东省委组织部干部处副处长、处长，中共青岛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青岛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113] 邓稼先：（1924—1986）安徽怀宁县人。中国“两弹”元勋，是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的奠基者之一。1945 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物理系，1948 年赴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学习，1950 年获博士学位后归国。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研、副研究员，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第九研究院副院长、院长，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等职。是第十二届中共中央委员。逝世前 15 日国务院授予邓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张爱萍将军致悼词，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参加了追悼会，胡耀邦、邓小平送了花圈。

1986 年 8 月 9 日（星期六）晴

六点三刻起床。小作活动。上午清理行装。陆沅同耿希贤[114]等三位大姐来看我。

五首小诗已刊今天《青岛日报》三版头条，海滩注释："第二浴场凉棚为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会场"被删去。人们还是怕惹事生非也。金明看了崂山绿石诗也想要一块，晚上找陆沅谈时，陆已允设法送一片。又谈到王纪宽职称落实待遇事。

下午下海，正落潮将回升，竟游了六圈。虽小一些，总在二千米以上。我的实力可观，可惜要走了。晒太阳遇李普夫妇，金明侄女金捷谈首钢情况，周冠五之霸道，万里之无理支持，以及他们这一代大学生使用问题。告她回京可找我谈。谭伟电话，南南公司事只有当事人出面告，才有办法，关键仍在毛致用受到信任也。

晚上平度县委组织部长来，是来接我的。组织部其他两付[副]部长告别。

晚饭后到海边告别，大海、大海。

1986 年 8 月 10 日（星期日）大雨、转晴

八点离青岛，高老等送行。王永生、贾万里、朱玉磊三同志陪同。平度杨部长来接，乘二部车。一路大雨，十点半到平度。先看博物馆，刚成立，有一些出土文物，新石器时代，文化已不低。郑道昭原拓片相当清晰。与李溪槽一起参观，他为整党取经而来。烟台人，当过本地县书。略谈陕西情况，谓白纪年与李庆伟较紧张。中午照例宴会，喝本地葡萄酒甚多。

下午游天柱山，登一百多米高（几垂直）。看郑碑，到大泽山镇大吃葡萄。

得五律一首：

山野遍葡萄，人人意气豪。
郑碑观变革，文化溯唐尧。
地貌奇而秀，天然美且饶[娆]。
红黄兰[蓝]白黑，开发在今朝。

晚饭前后作字六七张，直写到九点。人们似乎有点不忍见我之疲劳也。

约十点廿分抵潍坊，住渤海宾馆。市委付[副]书记齐乃贵（39 岁），市委组织部长刘玉兰，付[副]部长刘崇绥迎接。略谈此间文物历史，一胡同出二状元，曹寿鹏[115]因慈禧正作六十大寿被点。

1986 年 8 月 11 日（星期一）晴

甚热，昨夜服眠药后始入睡。空调徒具，不起甚作用。

上午参观地毯厂，嵌银厂与工艺美术研究所，均受礼物！

为嵌银厂题词：心灵手巧，推陈出新。为工艺所题：领异标新，独树一帜。并为人作字。

下午参观十笏园，仍由齐乃贵陪同。兼有南北庭园风格，占地仅一亩。园右左为客房、书室与家居之处，为本地风雅财主丁宝善所筑。光绪时捐内阁中书，现为市博物馆，收集郑板桥碑石（本地所见）较全，有专室展郑之书画一生。其他有民俗艺术，泥塑、年画、花桥[轿]，寿画等。精巧玲龙[珑]，管事者亦在行。

晚饭后为本地诸同志并博物馆等作字十九幅。

---

[114] 耿希贤：参加过长征的唐天际将军的夫人，本人曾是华北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

[115] 潍坊市潍坊区西南关新巷，清朝光绪年间连中两名状员，此巷因之被称为"状元胡同"。第一名状元名曹鸿勋，第二名状元名王寿彭。李锐在此将两人的名字混记一处，"彭"误写为"鹏"。——李南央注

1986 年 8 月 12 日（星期二）晴，宿青州

昨夜光身睡觉，仍服眠药。六点醒来。得诗一首，赠潍坊博物馆，早饭后补书：

玲珑小巧比江南，
欲醉游人十笏园，
好艺兴文今胜昔，
板桥遗物更流连。

七点五十分出发，齐、刘等均来送行。下面干部对北京来人，确过于周到。

九点多即到益都（青州、九州之一也）。书记、组织部负责人在宾馆迎接。民族形式，别墅型，房间规格陈设，卫生间等均似五十年代为毛修建者。住着颇不安。有空调。

上午参观范公亭、李清照旧居，博物馆新址。博物馆黄瓦黄墙等色调及大门乃装修等，谈了点美术上的意见。如此宏伟建筑，应以朴实、凝重等为主，而不能弄得像个宾馆（为什么不从青州找基调呢？）范公亭也是乱用红柱。最后看博物馆，收藏甚富，衡王府一对石狮，雄风比天安门前一对好。明代状元的殿试文稿实是超级宝物，文章内容也是不错的，长约二千余字。

午餐仍是书记等陪酒，菜也是多得吃不完。又有蝎子，盐水对虾等。

下午三点去临朐，参观山旺化石博物馆。为湖积页岩，1500 万年前古生物群稀世之宝。大开眼界。题词：

书中万卷沧桑变，不如“成书”。

稀世宝藏山旺村。

大幅书之。

游老龙湾，五十亩湖，万处珍珠泉，一个流量，水恒温 18℃。大片小竹林。利用此水养红鳟鱼，由美国引进，一教授因家属在此而建议者，已让专业户养殖，亩产过万斤（近[斤]值 7 元）。书记张光恂一直陪同，似基层提拔者，已有一定文化，40 岁。晚餐吃红鳟鱼，全羊汤。

夜九点返青州。房间闷热。

1986 年 8 月 13 日（星期三）晴，宿淄博即张店

六点半起床，睡得不好，如此豪华住室，却水源不畅，也没有脸巾，真正大而无当。

早餐后，为化石重作字，“书中”改“成书”。梁步庭来片刻，见到“青岛五首”而知也。他们七点半开会，到济南再谈。

八点出发遊云门山，高约 400 米，较缓坡。歇三、四阵，为灰岩。“寿”字高七米多，“人无寸高”。拍照若干，顶有仙人玉女祠，佛龛近百。下山时十点，众人皆服我勇气可嘉。玉珍腿关节亦好，随我上下。十一点半到临溜——辛店。书记与淄博市组织部长迎接。又是午宴喝酒，又吃蝎子，盐水对虾等。

满盆凉水洗了个痛快澡。

下午三点诸人陪同遊齐王故城文物陈列馆。见到一米多长方铜镜。临溜古墓成群，历代被盗者多。地下宝库也。随去故城另一端举世闻名殉马坑。现掘出约四十米，共一百余匹，全掘出约 600 多匹。估计为齐景公墓葬。现已掘出者难以保护，将日渐风化。

刘海粟题词：“殉马天下无”。

我留一联：

志高气扬见殉马，雄才大略有奇观。

晚上又是市委书记餐宴（赵志浩，原曲阜师院书记），要了几盘青菜并辣椒。

此地灯会极盛，八点半送来录相观看，确实没有见过。山东民俗艺术为他省所无，都是全民性的。

淄博实为一现代重工业城市，三十万吨乙烯投产后更是如此。

此行大吃蝎子、蚕蛹并蝗虫。

1986 年 8 月 14 日（星期四）晴，宿张山

睡得尚好。下半夜开窗，停空调。玉珍睡得不好。

上午参观淄川蒲松龄故居，朴素农村房屋，在附近毕家教馆三十余年，终身未仕。《聊斋》近五百篇，诗文约 200 万字，英文《聊斋》（Strange Story）于 1887 年出版，日人研究很深，版本也多于国内，译成二十余国文字。活了七十四岁，画象[像]本人满意，有题字。复观墓地，红卫兵挖出三颗图章（一级文物）及小铜镜、旱烟袋、小酒壶，寒酸之至。成立有研究所，共三十余人。现正拍电视长剧，马少波主其事。题词：

柳泉述异抒孤愤，狐鬼人奴万古传。

又为陪同组织部长等作字三张。

中午又是书记宴请，尚好，没有摆酒，增加辣椒菜。昨天打了招呼，仍无素菜。午休后仍冷浴。

下午参观淄博美术琉璃厂（料器、鼻烟壶有 108 水潴汉等）。博山陶瓷厂（已超过景德镇，多稀高挡瓷器，美术品），及淄博美术陶瓷厂。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但工人工资甚低，平均四五十元，高的不到一百元，干部甚至还低。集体合作企业。

晚宴由赵志浩、孙　（原文此处空二字—李南央注）等赶来，真是没有办法。座谈一会：污染问题。农村整党情况较好，退赔处理，都满意，违法者办，群众欢呼。青年吸收入集体企业，优秀者入党，再反[返]回村中当干部。两村合一支部，优秀者再当干部，想办法打破农村一潭死水。唯大办婚事难办。计划生育稍放松反麻烦了。

夜作字十余张。给陶瓷四家写字：

百闻不如一见，手巧更是心灵。

只因俯仰不随人，格调天然万古新。

春色满园关不住，枝枝红杏出墙来。

古老工艺日日求新。

1986 年 8 月 15 日（星期五）雨，宿泰安

六点起床。八点出发。大雨。市组织部长车送上山。莱芜县有大平坝。十点半抵泰安，住御座宾馆。付[副]书记张华（原组织部下放的）来，书记　（原文此处空三字—李南央注）午宴，钱李仁同桌，他已上过山。谈及万里讲话，颇为一致（报纸好办一些了）。他谈到精神污染时，山东尚好。下午游岱庙，张华陪同，有拍照者。岱庙如故宫规格，有旗装讲解员。至文物处写字若干，约定明日作字。

晚上陕西组织部付[副]部长习仲凯来。作再登泰山诗：

五十秋来沧与桑，再临绝顶演兵场。

当年好汉争天下，留得头颅赋慨慷。

（赋慨慷，原为发已霜，仍站岗等）。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住泰安时，某日中午，平津同学会，民先队十余人登泰山，作行军演习，宿玉

皇宫，睡统铺，盖鸡毛长被，夜话游击生活，凌晨观日出。同行者有刘居英[116]、孙陶林、武衡[117]、李萍等)。

1986 年 8 月 16 日（星期六）阴

六点起床。翻《泰山诗选》，喜欢者不多。再推敲昨夜四句。

早餐后，看城关三里村、后七里村两个大队，土地所剩无几，以集体企业为主。前者人均收入约 1200 元，后者不及其半。从事建筑（附家具厂等)、机械加工、汽水，饭店等。看了三户，前者二户，建筑面积近 100 平方米，平房，一小院，摆设、家电等已现代化了，有土暖气。后者为中等户，仍旧屋，院子泥泞，但养鸡十只。幼儿园甚整洁，也正规。

到岱庙文管处作字，为老干部书法展及活动处各一张（咏老)，“重登泰山”定稿并三七年观日落日出，二幅，书赠博物馆。中午仍宴请，阿弥驼[陀]佛。改变计划，因雨，下午二点半动身去邹县，经兖州，五点始到。济宁市委，邹县县委及两地组织部负责人在宾馆迎接。夜宴，喝酒三杯，人都纯朴之至。

晚饭前游正建之铁山公园。

1986 年 8 月 17 日（星期日）阴

六点起床。活动 20 分钟。上午由组织部长等陪同遊孟府孟庙，大概如沈阳故宫之于北京（与孔庙比)。随后游峰山，意外奇雄，为海砾岩上升而成，石状千奇百怪，盘龙洞弯腰爬入。题词：

万砾穿空成峰，天下名山此奇 。
松风红雨绝唱，洞穴寥泉神怡。

午宴仍闹酒。中午没有休息，为孟府、峰山题大字。另作字 11 张赠此间负责干部。峰山题词改：

万砾穿空唯峰，无穷变幻神奇。
松风红雨粲发，洞穴寒泉沁脾。

题孟子三不能，浩然气，以德服人三段：孟子之言，永垂后世。

书笔[毕]已三点，抢着理发。三点半出发。

滕县段书记等到县界廿公里处接。路过兖州，见石臼铁路高架桥。山东有煤，全省皆活。同段振方、朱锡光（县长)、王裕光（付[副]书记）等谈与立徵关系，此行目地。

滕县为 120 万人大县，120 万亩地，段 84 年来，社队企业发展较快。83 年 1.8 亿，85.6.6 亿，今年可望 10 亿（上半年已 5.5 亿)。分乡镇、村、户、联户等四个层次。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农业基础好。无区，15 镇，7 乡，半山半平原。县长原西岗公社多年书记，看过我写的《想念你呵》一文。

夜餐，稍喝酒，菜极丰，大对虾自连云港来。此地经济关系与江苏密切。

陈铁如赶来夜餐。他的入党受阻等仍在厂内。

为玉珍老阿姨买房子事。

---

[116] 刘居英：（1917—）吉林长春市人。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6 年加入中共。1937 年七七事变后到山东，留在山东进行抗日武装斗争。解放战争期间随肖华赴东北，先后任长春市市长、吉林省政府秘书长，哈尔滨、沈阳、长春铁路局局长、东北铁路总局副局长，中长铁路管理局局长。1951 年入朝鲜作战，任志愿军铁路管理局局长，前线运输司令部司令员等职。1954 年出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副院长、院长。哈军工撤销后，任铁道兵副司令员。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17] 武衡：（1914—1999）江苏徐州市人。1934 年入清华大学地质系，1939 年进延安，曾与李锐在延安中央青委同事。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执行主席，国家科委顾问。晚年与李锐同居一楼。——李南央注

晚上作字，三首诗等，到十二点。

1986 年 8 月 18 日（星期一）晴

昨夜睡得尚好。天不甚热，虽无空调。此行住宿条件最差者，盥洗具失灵，漏水等，乌鸦一般黑也。

六点一刻起床，听广播。

昨天已察勘道路，八点半出发，到丁家堂村墓地（属微山），在微山湖边角。段书记，枣庄市委组织部长等随行，有电视录相，照相师等。大花圈放置墓前（草坟无碑），我唸（手书）祭诗。八月十八扫墓七律，后加一句：呜呼，吾兄生死太匆匆。唸时不禁泪下，玉珍亦下泪。三鞠躬礼，铲土作扫墓状（县民政局长司仪），坟前分别合影。全过程有录相。归途到滕县烈士陵园，有四碑亭，立徵其一，亭子彩绘红柱，如颐和园小亭，厚重，碑后有简历。献花圈奏哀乐，仍三鞠躬，合影等。均录相。参观纪念堂，有各期牺牲烈士 1800 人，有名录。整党期间参观者亦多。

哭立徵其二：

横戈杀贼秀才风，游击生涯百事通。
进退无形寒敌胆，吾兄生死太匆匆。

段书记等仍陪同午宴，又是大对虾，“霸王别姬”等，没有喝酒。

中午几未休息，为烈士纪念堂题字三幅。三点出发，书记、县长等仍来送行。老襲胆结石病较好。

四点多到曲阜，济宁几位同志在此接待。随游孔林，实孔家莹地也。三千多亩，周约八公里，有墓碑三千多，凡衍圣公则有翁仲等。七十二代夫人为乾隆女儿，有于氏故事。桧柏不如想像的多，树种甚多。红卫兵将碑石全都砸烂，孔子墓碑是从碎石中筛出来重合的。

夜宴由书记等陪同，我大谈封建主义“中国化”问题，记取文革教训，听者似甚为动容。拟写题字也讲了一通。夜看匡亚明《孔子传》。

1986 年 8 月 19 日（星期二）雨

六点起床，拟题字定稿如下：

孔孟之道，影响至今。
究其原委，批判继承。
中西文化，体用取精。
民主科学，改革精神。

又将论语箴言摘抄几张备用。

八点半出发，先看孔庙，有导游，方便不少。孔子殒后，有三间草屋，鲁公即留遗物作纪念。历代同之，宋元明清渐扩充成现在三孔规模。雕龙石柱为天下一绝。圣迹图为明代石刻，汉碑、汉墓壁石刻画在两庑。真是同天并老也。游完孔府已十一点，中间曾观范中光、高丽怡夫妇书画展，在文物店相遇，赠以“作字”七律。“有幸邂逅”也。

游孔府有感：

不读诗书无以言，示儿庭训古称先。
学而时[实]习万事问，活水源头处处鲜。

中午稍息片刻，即为人作字，共 17 幅，半诗句半论语语录，因在孔子故乡也。直写到下午四点，始出发，六点廿分到泰安。仍住御座宾馆三号屋。晚餐算是吃了两碗饭，用了豆腐白菜辣椒。夜张华来，明天上午上山。

与襲主任商定，廿四夜火车返京。

1986 年 8 月 20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户外略作活动。多日未举行也。天公作美，云消日出。八点乘车，从黑龙潭上山。张华及接待处长等陪同，有专照相者。首站停黑龙洞，当年从此地下山。中天门索道站建筑甚协调，增加风景点，仍有人反对。先喝茶，缆车八分钟一趟非常准时，坐三十人。深处约 200 米。登空一飞，甚为险观。南下[天]门下，中间两铁塔，各重 20 余、40 余吨。缆车安全系数三倍。南天门如市场，游人甚多。天街正盖牌楼，已盖二排房屋。碧霞祠稍停，拍照两张，初认为当年留宿处，再上登始认定为玉皇顶也。走出观外一小段路观日出。经陪同者证实，冬季观日应此方向也。舍身崖路有章蕴题诗五绝乃代作也[118]。一路拍照，十二点到极顶宾馆午餐，吃鲜黄花菜、薄荷、豆腐三种。房间有暖气等设备。休息到两点下山，仍循原路，归途看老干部休息所，中组部投资 50 万元。拜冯玉祥墓及普照寺，冯玉祥诗画碑刻甚多。

四点到岱庙文管所看郑板桥字（怀素自叙诗十二句），与我所藏者一模一样。从仓库取出细看，此幅笔墨有骨瘦笔，不如我之丰腴。但个别字又不如我之笔力，初步感觉，此幅更为真迹，但我藏亦难说是仿笔也。只有一起比较，专家才能鉴定。图章不同，无“郑风子”，“橄榄轩”也不同。

晚餐吃鱼头豆付[腐]。餐后作字 25 幅，到十一点。

组织部王部长从莱芜要来一块名贵燕子石砚（古生物化石），值 100 元以上，高兴之至。老干局长送酒六瓶。

1986 年 8 月 21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早餐仍吃鱼头豆付[腐]，以补昨夜之不足也。市委书记，张华等均来送行。八点廿分出发，泰安到济南为新修一级公路。九点多到灵岩寺，为泰山之阴，属长清县，济南市管。市组部付[副]部长许玉珂来迎接，县委书记陪同参观。庙源于汉代，唐宋为盛，为全国四大名刹之先（浙江国清，南京栖霞，河南　　）（原文此处空二字—李南央注），僧人曾过一千，有墓塔林，八十余座，形态各一。庙不大，四十余尊塑像，栩栩如生（刘海粟题：有血有肉，活灵活现），中间如来佛两莲花手朝上，有表情，亦较特别。塔高五十余米，九层，甚秀丽。游罢作诗一首并书之。盖见段云[119]所作七绝，不合格律且不押韵，却为讲解员引述也。

重游泰岱到山阴，名刹由来墓塔林。
怪石点头胎古木，灵岩最是塑雕灵。

此地怪石甚多，青壇等木如石胎而生，挤在石头之中，乾隆有句：

（原文此处空二行—李南央注）。

午宴后，在新盖山岩下宾馆午休，此地极安静凉爽，山上树木成林，避暑好地方也。

三点一刻出发，五点到济南。仍住南郊宾馆。大厅一新，修有新的餐厅、商店，如新外宾馆。饭前

[118] 章蕴诗实为李锐代写。——李南央注

[119] 段云：（1912—1997）原名段连荣。山西蒲县人。1933 年毕业于山西法学院政经科，同年赴日本明治大学经济系留学。1938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曾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贸易办公室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等职。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纪委委员。有作品《段云书法作品选》、《旅踪咏拾》。

市书姜春云[120]、常委付[副]书贺国强[121]等来，谈济南今年发展情况，修环城公园，拆迁一千多户，由机关包干，几天拆完，建商业一条街等。山东人均收入已全国第一，工农总产第三。我亦谈了点文化方面意见（他们认我为文人）。贺国强系钱宗仁同班好友，钱病危时曾同我打电话（开全国党代会），候补中委，湘乡人，原系化工厅付[副]厅长，从工厂技术员上来，工作甚扎实，有开创精神（这是湖南班子的一个对象）。晚饭后，张全景与另一付[副]部长来，商定三天日程。廿四夜票已定好。米山来电话，小平两次讲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工作文件已发下讨论。

1986 年 8 月 22 日（星期五）晴

三点醒来，几失眠。六点起床。将为立徵扫墓二首，重登泰山二首及“过膠东”赠平度主人，共六首交《大众日报》发表。

许玉珂来陪，老襲一起，先看黄河吊桥，宽 20 米，净跨 200 余米，目前为国内、亚洲第一。索道可不检修，似为怀疑。山西卡车居然冲坏栏杆翻下桥去！继遊大名湖，共一千三百余亩，湖面一半以上，四面垂杨，一面荷花。乘船游历下亭等（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杜甫句）。观百米喷泉。

为等梁步庭来，四点半始出发。梁为地方经济资金来源受束缚诉苦，不仅地方项目难上，中央项目还由地方负担一少半投资。主要是电力紧张，缺 100 万千瓦（现为 500 万，250 亿度）。挑起谈精神文明，没放开谈，只说精污问题，厂长负责制动摇了一阵，去年工厂工资套改几乎出大乱子。地方关心的在经济落实，企业搞活，真正能自主（现在首先是国营利润留下的最多 10%，一般 6—8）。

短促突击游千佛山。原来原名舜耕山，舜耕历下。有舜帝庙，千佛（迁绂音转）乃隋唐后改的。有两个小洞，一览亭建得很好，可看齐烟九点。历史上（至少在唐以前）是一大片湖沼直到黄河相连。

姜春云在舜耕山庄夜宴，依山二层庭院式民族风格三星级建筑，内部装修包给香港（占总投资 60%）。色调和谐，大厅舜出生躬耕图，色彩蒙浓，如神话世界，很吸引人。菜肴可口，喝酒二杯。

1986 年 8 月 23 日（星期六）晴

六点一刻起床，七点与玉珍在大庭院中散步，树木花草之气引人呼吸。活动半小时后早餐。仍由许玉珂、老襲等陪同，游四门塔。在历城县，距城 35 公里。四面石塔，距今 1300 年，为最古石塔。内有石佛四尊，塔旁有九顶古汉柏，也有千佛崖，为唐代摩崖，约 200 余大小佛，未遭红卫兵破坏，因地处偏僻也。庙宇已全毁，盛时有僧人 500 余，石基及若干碑刻尚在，有弹竖琴者。又到附近观九顶塔，亦唐代砖（四面）塔，十七层檐，上由小塔压住，亦有两株九顶古柏。在此吃刚摘下的平[苹]果。

归途上海车水箱破裂抛锚，幸拦住一面包车回城，没有耽误午餐。

下午两点半李昌安[122]来略谈。三点由贺国强，纺织公司经理等陪同参观毛巾厂和针织厂。前者产各种毛巾被、布、床罩等等，花色一二百种，2/3 出口，为国外中高档，已入美国市场。看了设计室，厂长能干，但颇有股傲气。针织厂与日本君是会社（日本此行业权威）合作，引进全套设备，尤其是源流

---

[120] 姜春云：（1930—）山东莱西人。1947 年加入中共。1986 年起先后任山东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山东省代省长、省长、省委书记。是中共第十四、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95 年 3 月-1998 年 3 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98 年 3 月-2003 年 3 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21] 贺国强：（1943—）湖南湘乡人。北京化工学院无机化工系毕业。1966 年加入中共。1985 年起先后任山东济南市委副书记、书记，山东省委常委，化工部副部长，福建省副省长、代省长、省长，重庆市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是中共第十二至十四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五至十七届中央委员，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书记处书记。

[122] 李昌安：（1935—）辽宁台安人。1961 年加入中共。工人出身，北京机械学院业余大学机械制造专业毕业。1983 年起历任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国务院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中国保利集团公司常务副董事长，保利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是中共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委员（1985 年 9 月增选）。

质量把关等管理方法，效益大增，产品返销日本。两厂均送有产品。

组织部夜宴，梁步庭参加，喝酒六七杯，棋逢对手也。席间漫谈甚欢。梁说他也是好发牢骚的人，我说没牢骚还行，都上天言好事！

1986 年 8 月 24 日（星期日）晴

睡得甚好。六点起床。早餐前仍散步半小时。八点半出发，仍由襲、许陪同，先到钟表厂。康迪斯石英钟为全国定时钟，年产 30 万，外销占大部分，卖 40 元左右，成本 27 元。手表是机械的，看了生产线与检验设备。题词：寸寸光阴寸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为人人养成精确时间观念生产最精确的钟表。送石英钟一座，好像是惯例。到趵突泉，已扩建成公园，惜水源不足，无泉趵突。再到万竹园（为张怀芝所购明代建筑居室），观李苦禅画展，此处为李纪念馆。晚年盛夏图，廿一平方平[米]，空前大幅，画了六天。但荷花并不佳。荷花五十年代有佳作，字并不好，人品大概是好的。观毕题词：晚晴无限，齐鲁增辉。

与老襲共进午餐。

下午四点去看王醒[123]，二层楼六间，老干部活动室，2000⁺平米，且有食堂，共义生活也。王对我身体甚关怀，知我病情。忆旧，当年之决断，设计院之发展，注意质量等。归途再观市容，并到珍珠泉一观，惜无泉涌也。

晚饭后，市组许玉珂及省组部三正付[副]部长张全景等送行，老襲率四位壮汉来搬运大小 11 件上车站（济南仍过天桥）。卧室四人，另两位是玉珍一个部的熟人。幸有空调。睡不着，又找不到眠药，大概睡着一个多小时。

1986 年 8 月 25 日（星期一）晴，回北京

五点一刻正点到京。小米、小彭开车到站台，胜利来接，行政处长亦来接。回家一大堆信，书报整理得很好。匆匆看完需处理信。十点睡到十一点半，午餐吃到苦瓜、辣椒，冬瓜煮腊肉及腊鱼等，胃口特好。午间坐沙发休息一小时。三点小米来，带来一堆信件与文件。先处理毕一些信件。三点后黎澍、李普夫妇先后来，谈到六点。精神文明文件是一妥协产物，无大意思。湖南来信赞成办《思想家》，由年青人出面（柏原主意），觉得甚好。李普说我过直，不懂得迂回。我说，我们乃文人坯子，做不了政治家，不能搞权术，更不能搞不要脸也。也认为形势较前稍好。法制问题、民主问题，早如我们所议论也，今后必须走此路，别无他路。

晚饭后秦川来，说哪儿也不去，盯住公子大案。已过堂数次，可能判八年。又找到一件父亲帮助的事实。

1986 年 8 月 26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六点半后活动半小时。今天反而热了。

周惠也刚从外地回，来谈一阵。言薄一波要开除刘宾雁党籍何必如此几面迎合，不如壮年时之有生气也（敢挑点担子）。也说下面，大家兴趣在经济，政改问题何必搞此文件。物质第一也没讲透。已找到房子，要在万寿路过渡。

---

[123] 王醒：（1917—1994）山东莱芜县人。1938 年加入中共。一直在莱芜地区做地方工作，担任过莱芜县委书记兼县长。1949 年后南下，历任浙江省工业厅副厅长、华东水电工程局局长，浙江省电力厅厅长兼新安江工程局局长、浙江省水电厅党组书记兼厅长，浙江省副省长兼绍兴地委书记，中共杭州市委第二书记，四川省电力局党委书记、西南电管局党组书记。1984 年 7 月离休后回到山东。

陈铁如来。昨夜文立徽之妻妹曹圣芳夫妇来问立徽事，陈已找到他们，写了我的扫墓之行稿。

黄道奇来谈南南等事，架子颇大，为自己搽粉，鼓励刘正挺起腰来，要毛致用看望杨弟[第]甫等。说孙文盛、夏赞周[忠]都好，赵杰兵是政客，熊清泉稍有觉悟等。

下午到医院看喉发炎，牙痛，血色素 10.1。

游泳池遇见段君毅、周子键，谈汽车工业怎办，三峡事。

1986 年 8 月 27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顾委支部会，讨论中央精神文件。政治局只讨论了二小时即通过。大家对“原则通过”颇有异议，那有[又]何必讨论呢。原来几稿，二万字，小平说长了，才改成现在样子。黄火青讲，小平非终身制不可，刘复之谈了海阳海滩题词事，黄又讲五讲四美算什么，心灵美？言外之意对着耀邦。又说不谈精污了。马国瑞提到批判从严文，讲黎澍人民群众非历史主人讨论，我忙插言：此乃学术问题。刘复之也同意，否则矛盾又向黎。又大讲腾藤[124]鼓励报纸自主之不当。总之，也如他们自己自嘲，确“疆[僵]化”了也。在这个会上是无法发言的。

下午到办公室，小米职级已解决，甚高兴。同陆沅谈。成立编辑组未通过，特找孟连崑疏通，否则王雨、李冰都倦勤了。

夜观日片《W 的悲剧》，写演员生活，想成名，其内幕，终于觉悟。曲折手法，极高明。

1986 年 8 月 28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仍热。上午黎澍来，谓文件为唯心主义，强调精神文明有无必要，清末即以东方精神文明自｛盼｝，与西方物质文明对抗也。又谈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也是精神文明。弄不好会成为笑话。物质文明第一，注意精神文明就是了。

周世田来电话，已到统战部上班。

下午复信七封。

胡靖来，《怀念廿篇》几个小地方改定，扫墓及诗作为附记，附于《二题》后。申生作的封面交他作为参考。

夜参观乡镇工业展销，败兴而返。

1986 年 8 月 29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顾委支部会，发言有赞成精神第一者（杨秀林），但封义谈得不错。刘杰谈民主与法制应作为第二段。下周还得多开一次。

下午二点多，车文仪[125]、康濯来，谈湖南文联和康濯事。湖南整个问题一角而已。

古华从连云港回来，要在我处住几天。

游泳 500 米，遇见老汤，谈苗苗转干事。刘清仍坚持工龄从一二•九算起。

晚饭后同古华散步，谈荷兰、英国见闻。荷兰拦海造地，实在伟大。对草地感觉等同我一样。他一

---

[124] 腾藤：（1930—）江苏江阴人。1948 年加入中共。1951 年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1957 年入前苏联列宁格勒化工学院工程物理化学系、莫斯科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进修。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化工系副主任、副校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国家教委副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主任。

[125] 车文仪：（1919—1999）辽宁凤城人。1939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历任新华社三野分社社长、海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兼新华社海军分社社长，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湖南省文联党组书记等职。

个月写了个长篇，谈毁林故事。

读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到十二点。

1986 年 8 月 30 日（星期六）晴

仍六点一刻起床。略作活动。

上午几个孩子先后来，小妹带孩子来，谈自己学英语情况及水总解散事，避而不谈范某为外孙女做生日事。中午几未休息。

下午到办公室，复信数封，处理杂事。尉健行来谈，江西省长出事，拟由吴官正代。朱九思冒我名义作不正当活动，受处分。又谈了些党史往事，有关毛的道德等问题，直到六点。

晚上陈琼芝与陈早春来，谈约二小时。刘再复事件，香港报纸将双方上延两根线，变为政治问题。谈到社会动态，教师做生意，工人怠工，机关干部、编辑打零工挣钱等等。忧心忡忡。又谈到朱正与钟叔河的毛病，不能容人缺点，一切要顺气，争个高低。大概二十多年委曲，孤立真空生活所致。

1986 年 8 月 31 日（星期日）雨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看《新观察》16 期李春光文，谈资产阶级自由化文，政治问题可以讨论见诸头版头条矣。准备明天发言，自由化问题谈不谈？不是场合。

1986 年 9 月 1 日（星期一）夜阵雨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一支部会，终于没有发言。江一真谈得较尖锐，关键在领导干部以身作则。袁升平[126]谈“空中飞人”，某军委领导干部为妻谋升级事。刘景范谈许世友丧事。

下午程学敏来谈三峡讨论情况。华东对 300 亿度电，反正是 2000 万 T 煤的问题，三峡有无皆可。2000 年时靠不住。广东核电将 10000 元一千瓦，骑虎难下。

夜观汉寿县汉剧团《芙蓉女》，康濯、冯牧等均在。演得尚可。与玉珍、杨小玲同观。

1986 年 9 月 2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五点醒来。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记协讨论清凉山展览馆，《解放日报》陈列内容。吴敏、海陵、王揖、张映吾等。史会由吴领头，这就好了。午餐甚丰。下午覃修典、陆钦侃、程学敏来谈三峡讨论事，尚未进入实质阶段。湖南科委涂儒卿来谈洞庭湖规划事，三口还得修闸控制（湖北是反对的）。林一山说过：乾隆大功在将石首、公安、松滋三县归湖北管辖。

夜观美国片反映五十年代前后青年作家卷入政治活动怀旧片，苏联片《女青年单身宿舍》，为北影厂等内部观摩录相片。

1986 年 9 月 3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人客不断：广州铁路局的一个李子滁来上访，文革问题，只好让去

[126] 袁升平：（1912—2003）江西吉安人。1929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 年加入中共。参加了长征。中共执政后历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济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北京军区政治委员。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第一届中顾委委员。

部里谈。周世田来，谈统战部之抓紧不放，又无心作官，仍愿搞毛思及生平专业，问题是入党没解决。谢韬来谈“人才进修研究院”事，已得武汉（黎智）、南京（刘顺元）支持，主意甚好；如作者之家，供住宿食用，以完成著作，培养人才。北京要进行，我想到争取荣毅仁支持。

下午同古华到杨宪益[127]家，送《龙集》。客人甚多，喝酒，“不醉翁”，甚健谈，见到夫人戴乃迪。夫妇在北京旧狱住四年，与刑事犯同住，吃苦甚多。

四点到办公室，王雨亭、陆沅、金松村来谈组办公室事。

夜李志民来，今年四月，刘泽鹏竟让崔武年向常委写信，举荐刘为副部长，此种青年之可怕权势欲。

陈明来谈往事。家庭纠纷了结，他一个子不要，全部交丁玲基金会，妹妹亦捐出，蒋祖林却不支[吱]声，还在争齐白石画与遗作权，被妹妹申斥：要告到法院。

1986 年 9 月 4 日（星期四）晴

六点廿分起床，活动半小时。读王若水《为人道辩护》。《中国》八期刊《怀丁玲》文，有错字。下午游 800 米，遇见老汤，云已为苗苗事打了招乎[呼]。

1986 年 9 月 5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部，开编辑组会议，到十二人，对各地询问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了讨论。应成立办公室，有独立预算。

古华下午回湘。游 600 米。到荣宝斋取回画二幅，何绍基字条未找到，真有些担心。夜餐为小胖送行，灼姐来。小胖明天动身，去瑞典进修二年。

1986 年 9 月 6 日（星期六）晴

六点廿分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将丁玲的南京三年回忆定稿并附录六件翻了一遍。一些问题交代清楚了。日本人的研究甚好。

下午会见吴觉同事。游 600 米。

夜岳麓社伍国庆、黄保定来谈钟叔河与李冰封间的矛盾，出书与利润留成，不守君子协定。也谈到朱正，两人过于傲慢，名士气实狂妄，唯心主义，不管具体情况，只求一己之痛快。

1986 年 9 月 7 日（星期日）晴（夜雨）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秦川来送香港报关于黄敬儿子叛逃详情[128]。同朱厚泽电话，他今天去广东，一周后回京再约见。对艾知生、何东昌评价，步调、思想难一致。旧框框。我告他清华老蒋传统也。“前任”之顽抗，决议之难写也。又问外界对他讲话议论。

上午到熊向晖家，谢韬之举，荣毅仁难资助。谈及六一年蒙哥马利来，他陪同，蒙随便问群众最佩服何人，毛之外答复不一。又谈中国皇帝长子继承制度，而英国历史内乱频{繁}在接班人未解决好。斯大林亦如此。因此毛留熊谈话，准备接见蒙。毛说八大党章已决，可设名誉主席，现在付[副]主席刘第一，自然是刘（同蒙谈如此），斯让马林可夫接班，但是秘书出身。蒙当时提出世界稳定三大问题：两

[127] 杨宪意：（1915—2009）江苏淮安人。翻译家，诗人。与英国籍夫人戴乃迪合作翻译全本《红楼梦》、《儒林外史》。文革中曾被捕入狱。

[128] 黄敬长子俞强生，叛逃时任中国国家安全部外事局主任。叛逃后一直在美国居住，去南美旅游时失踪。其弟俞正声，最高任中共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个德国，一个中国。

又到黎澍处坐谈一阵。

下午与玉珍到河边散步，感到空气太不舒服，青岛多好，每天精神清爽，回到北京明显两样。

黎维新来，谈叔河、朱正事，两人太傲，又无领导经验。元坤工业会计讲义交黎审阅。

1986 年 9 月 8 日（星期一）晴

三点失眠，服药，复入睡，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清理杂物。

戈衍三夫妇[129]又来，写条子，让组织部处理，落实工作。

周建南来，谈陈的影响，外贸等难以搞活，从姚依林到张劲夫，郑拓彬[130]，不能不受影响。紫阳叫他到北戴河，同去天津，赵有许多想法，似缺组织才能，对他们也是一事一用。田纪云太缺基础文化，无边际概念（不知微积分也）。谈到水电部人选，胡锦涛、朱镕基[131]。

下午看书，清理书刊。同曾彦修打通电话（电话换了）：湖南出《近代人物传记》，推黎澍任主任。同庞文华打通电话，极愿与李元坤见面。

1986 年 9 月 9 日（星期二）晴

失眠如昨夜，服药入睡。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陈明来，取走丁玲南京回忆定稿。主要改了几个小标题，书名建议改《魍魉世界》或《南京囚居回忆》，或以后者作附题。建议找沈醉[132]一谈，弄清当年南京内幕。又谈周扬当年狭隘，四八年丁玲受命出国时，周扬让当华北（两大区合并）文工团长。告总理时，总理一笑：在晋察冀时为何不给工作。与冯达关系，总理不止谈过一次。冯雪峰从上饶逃出，即住姚蓬子[133]家，总理也常利用此人。因此文中

---

[129] 戈衍三：1982 年在江苏省泰州市教育局任电视大学高等数学辅导老师，因为没有服从组织安排去做教学业务以外的临时工作，被领导“贬”到一所农村中学刻蜡版。戈为证明自己能力，重新恢复工作，从前苏联大学数学竞赛试题中挑选了两题，撰文《利用组合公式求极限》和《上限含积分参数的分部积分法》，并集合成册油印了一本《数学交流》，分别寄给了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韩培信和省长顾秀莲。1983 年 8 月江苏省办公厅发了 34 号文件，称戈的文章是从吉林省的一份数学杂志上抄袭的，遂被泰州市教育局开除教职。戈从此走上上访之路。七年时间内，看过他的书稿为其呼吁的科学界人士竟达 1000 多位，其中包括陈景润、钱三强、汪泽涵等中国顶级科学家，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原所长王元认真阅读了戈的文章后，认为戈完全胜任高等数学的教学工作。但是泰州教育局始终未恢复戈的教职。《中国青年报》“冰点”专栏曾以《一个难堪的“吉尼斯纪录”》为题，报道了戈的遭遇。

[130] 郑拓彬：（1924—）陕西澄城人。1938 年加入中共。曾在陕甘宁边区任小学教员，《新文字报》编辑，鲁艺南泥湾农场场长，东北人民政府外贸部驻满洲里办事处副处长。中共执政后任中央贸易部外国贸易司副处长、对外贸易部副处长专员、副局长、局长、副部长、部长，对外经济贸易部第一副部长、部长和党组书记。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

[131] 朱镕基：（1928—）湖南长沙人。1949 年加入中共。1951 年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1957 年被打成右派。1978 年恢复党籍，后历任国家经委燃动局处长、副局长，国家经委委员、经委副主任，1987 年增补为候补中共中央委员，调上海市任市长，1989 年“六四”后兼市委书记。1991 年后任副总理、总理，是中共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132]沈醉：（1914—1996）字叔逸。湖南湘潭人。18 岁参加国民党复兴社——军统前身，28 岁任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担任过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长，国防部少将专员，重庆的白公馆、渣滓洞监狱都在他的管辖之下。1949 年 12 月被当时的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扣押，参加了云南起义，协助卢汉逮捕了在昆明的大多数特务。中共执政后作为一级战犯被捕、判刑。1960 年 11 月 8 日获特赦，后任全国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著有《我这三十年》一书。他后来确实给丁玲写过信，证明丁玲没有叛变过。

[133]姚蓬子：（1891—1969）浙江诸暨人。1927 年加入中共，1931 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党组宣传部长，后调入中共中央特科工作。1933 年 12 月在天津被国民党逮捕，入中央反省院，1934 年 5 月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发表“脱离共产党宣言”。出狱后一直从事文化杂志和出版工作。1955 年因涉“潘汉年、杨帆反党集团”案而被捕，同年被释放，成为自由职业者，以译著和写作为生。1963 年后任教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其子姚文元是“四人帮”成员之一。

应留有余地，历史与人都是很复杂的。

下午引元坤到庞文华家。她们在南开同班同房住，当年友情甚笃。

1986 年 9 月 10 日（星期三）晴

四点醒来即未入睡。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劳动宫参观书展，到红都做西装一套。玉珍督促也，英国料子，不做也是积压。古人云，六十不盖屋，七十不做衣，我这是破律了。

近日总觉小喘，时时准备喷雾。下午喷后游泳 1000 米，倒也舒服。有人告我，山西忻县温泉甚好，有 50 个床位。

1986 年 9 月 11 日（星期四）晴

早晨仍有小喘，需喷雾。六点廿<分>起床。活动半小时。下午周世田来，统战部已松动，允借调之类。嘱先解决入党问题，搞好关系，先调到党史征委会。关于写毛传，甚积极。

上午到办公室，同陆沅谈，部办公会未通过编写组事。要稳住雨亭、李冰等情绪。到书店购书 30 元。索尔兹伯里《长征》解放军社版本，有一条注释竟将我的简历并父亲的名字都写上了。

游 1000 米。夜观穗港联合拍摄的《无情的情人》，刘晓庆主演，写 20 年代初西藏头人间复仇故事，猎奇而不甚露迹。西藏风光与旧习俗的展览，人物有性格，故事情节发展合理。

谢韬送来办进修院稿，夫妇一起拍照。

1986 年 9 月 12 日（星期五）晴

早晨到晚上，不断有小喘，喷雾三四次。原因何在？如此秋高气爽的北京天气，看来是温度关系，北屋较凉，身（背）上觉冷。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客人不断，王揖来谈《解放日报》事，向社科院要点钱，由杨放之我们三人出面。林华来谈发展水电事，他参加了黄河上游考虑[察]，完全赞成应将水电成熟项目先上。关于火电、核电看法相同。也认为钱正英不宜再居此位。他是李鹏老师，可以起点影响。

林祥威从湖南来，仍是处级待遇，四级高工。谈洞庭湖问题与省科协同志意见一样。关于肖大雍问题，请他与李善民作正义支持。

下午游 800 米。秦川送来二位有关材料。夜伯村来，他自己包袱同邓大姐谈，鹤寿仍拒之。

1986 年 9 月 13 日（星期六）晴

晨三点喘醒，服药，喷雾，后又入睡。六点半起床，略作活动。

看完陈涧霖[134]事略，可以写篇序文。下午约元坤星一来吃晚饭。因喘未游泳。

1986 年 9 月 14 日（星期日）晴

半夜小喘，索兴起来观女排决赛。打得甚好，攻守具佳。服眠药入睡一阵，七点起床，未作活动。

整日为山东人作字，近二十张。夜翁长溥来，云香港批评李鹏、核电与三峡，乃败家子也。

[134] 陈涧霖：湖南老教育家。创办了楚怡工业学校，曾任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

1986 年 9 月 15 日（星期一）晴

四点醒来，小喘，不能入睡。起床为《陈涧霖生平事略》写序。上午草稿已久，甚疲劳。

玉珍与蔡嫂整天忙碌为招待客人。请灼姐夫妇，黎澍作陪，请元坤与她的南开好友庞文华吃晚饭，算是了结一愿。送元坤字条一（“二九年华”诗）并板桥“难得糊涂”拓片。送庞文华《龙集》。

秦川电话，又焦虑，谓小邓（即邓力群—李南央注）又骄横起来也。

上午去医院，无罗音。

1986 年 9 月 16 日（星期二）晴

仍有小喘。六点起床略作活动。序言定稿，上午交小米，先寄出，复印二份。

温济泽来，他已去信尉健行为王实味平反。信中提到我。同朱厚泽谈话甚融洽，朱已找社科院苏绍智[135]、冯兰瑞、刘再复、董辅礽[136]等谈过（不找邢贲思），约供我提纲。

下午游 500 米，甚累。秦川来，谓文件交于光远改，倒是好事。

夜方宗岱[137]来，告以文章不能用。李普夫妇来。

1986 年 9 月 17 日（星期三）晴

仍半夜喘醒，五点半起床，未作活动。

八点半舒扬铁夫妇，其兄舒扬粲夫妇来。小个子是武大机<械>系同班，八 0 年从台湾到美国定居，四个儿女在美国居旧金山。约汤钦训、刘清来，相谈甚欢。他还记得我在黑板上画他的像，夫人为湖南醴县人，很想回国定居。云黄育贤很熟。半个世纪过去，年青时的回忆令人心情愉快之至。

陈四益来，序言定稿。《人民日报》评论员谈政治问题可以讨论，省委不要多干预报纸事，耀邦打招乎[呼]：还未作定论之事，慎重一点，不要讲满（大意）。激烈之词：不顾、不批、不刊。关于文艺十年讨论，军委组织一台对台戏，小邓某（即邓力群—李南央注）去支持，此人大概只能向部队钻钻了，其他地方碰不进去也。

下午游一小时，碰见广玉清，张映吾提起才想起来。

柳晓昂[138]来，烂屁股坐到快七点。谈到经委工作难办，无人财物权也。

1986 年 9 月 18 日（星期四）晴，今日中秋

昨夜未喘，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亦未喘。有转入正常之感。

上午将序言寄冰封，复信。广（即广玉清—李南央注）来电话。

---

[135] 苏绍智：（1923—）北京市人。满族。1949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同年加入中共。历任复旦大学副教授，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兼任教授，社科院马列、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1987 年与王若水、吴祖光、张显扬一同被开除或劝退出党。89 六四后流亡美国，在普林斯顿、哈佛、明尼苏达大学，英国牛津大学、以色列希伯莱大学、台北大学讲学。在美期间，与我一直保持联系。约在 2008 年突然归国，不与外界交往。——李南央注

[136] 董辅礽：（1927—2004）经济学家。1950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1953 年赴前苏联莫斯科经济学院学习，1957 年获经济学副博士学位。历任武汉大学经济系讲师、副教授、教授、院长，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中社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是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顾问。2004 年 7 月在美国去世。

[137] 方宗岱：水利水电专家。三峡工程坚决的反对者。是三峡工程论证时防洪组两位拒绝在论证书上签名人之一。著有《方宗岱论江河治理》。

[138] 柳晓昂：毛泽东的朋友柳直荀、李淑一夫妇的独生子。在国家经委工作。

清理杂件，越清越乱。

考虑发言问题。老温来，言此邓（即邓力群—李南央注）向社科院传言：批三宽（宽松、宽容、宽厚）[139]；二位（即胡乔木、邓力群—李南央注）非“左”，是好人；精污对，不提而已；政治改革宣传有偏，严家其、苏绍智不正确（都是耀邦讲的）。这些人惯于冒传圣旨，也不可不理。

夜与玉珍带小玲、孩子到文津俱乐部参加晚会，歌舞杂技清唱等，未结束先回。在家又吃瓜，再看电视，过节也。

昨夜苗苗夫妇来，谈到十点，送来月饼。儿子甚浑厚，不愿议人之短。重 90 公斤，工作想动，让找老汤一谈。

1986 年 9 月 19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整日未喘，渐觉正常。上午到办公室，让小米处理一些杂件。下午两点半到朱厚泽家，谈到五点，弄清基本情况：

△当前所谓四大案：

1. 政治问题可讨论，耀邦不大满意，太急。(《人民日报》据万里文写的，未送审)。

2. 滕藤关于报纸讲话（许多前提删去），被攻击。

3. 宽松（宽容、宽厚），三宽讲话，乔石正式打电话，谓有反映，以后要谨慎，从广州召回，也为此事（先找王大斌谈）。《光明》要发未同意，《人民日报》就发了。

4. 田纪云关于干部问题谈话。

△讨论文件过程，尚昆先不赞成此件，说搞个思想工作决定或谈政治改革。秋里亦同调（后北戴河政治局原则通过，又作自我批评）。鹤寿、一波帮腔。一次耀邦不在，启［啟］立动摇：就搞个思想工作决定。后耀邦坚持，小平、先念圈了，政治局通过。陈始终未表态。全力支持邓。

△邓力群攻得厉害，发言甚傲慢，主要认为未与十二大等相连结，即未树立共产主义思想核心也。政治局讨论两人均未参加，先回北京了。

△最近大反攻，写了一份书面改稿，要塞进共义那一套。

△万里长文，小平、先念都圈，耀邦不同意全由专家论证（没党领导了）。后见小平圈了，亦圈。发言最尖锐，几次谈，自由、民主不谈，都送与资义，我们就只剩阶级斗争了（政治局讨论时，方毅要加上博爱，人家刻在碑上的，伍修权赞成）。

△现只留一句“资及[级]自由化”，照顾之意。塞共义核心，实质是反农村责任制，反改革。

△确有司马光反王安石，慈禧反变法。广东出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为何不放开大谈改革（林若放不开）。

△认为时机已成熟，可对二人发动攻势，理论、文艺、出版、高教、文化，各界、党内外，都怨声载道，威信扫地。

△关于知识分子处境，待遇低等，全同意我的意见，认为劳动部，田纪云等没办法。何东昌、彭佩云等老框框，放不开。去年一二·九事看得过重，不敢疏导。

△宣传部召开中青年有水平者座谈会，老的参加些，不定期，沟通上下里外，很赞成（告他为之物色宣传部干部）。

△双手赞成我写毛传，以后相机协助（他不知文献室等全部掌握）。

△田、李、启［啟］等（田纪云、李鹏、胡启［啟］立—李南央注），都需学理论，提高理论水平。

[139] “三宽”是朱厚泽上任中宣部部长后提出的说法，朱因之被称为“三宽”部长。

1986 年 9 月 20 日（星期六）晴

两点醒来，服眠药，直到四点不能入睡，想如何发言，针对乔邓二位。再服一次，始睡着一小时。六点起床。

上午王祥均自兰州来，带来五个大白兰瓜，谈当年北大荒事，我的一些言行记得很清楚。回京离婚后曾去信，谓以后不必再通信了。朱正寄来“一九五七杂忆”，甚精彩，但批毛过去[分]尖锐。

下午游 600 米后，与秦川一起到北京饭店，参加《老人天地》招待会，拟筹备发起老人节，每人送三用手杖一支。谭家菜的三丝与烩鸡块确实不错。

黄实又来，实在无法对付，为了升一级享受司局医疗待遇，磨破嘴皮。三年于兹。

1986 年 9 月 21 日（星期日）晴

昨夜睡得较好。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秦川、黎澍先后来，黎谈道德问题只能讲过去与现在，而难以谈将来。恩格斯《反杜林论》说，公有制后，将无偷盗，而现在是监守自盗。

贺国强来，对我身体甚关心。谓梁步庭甚全面而稳重，苏毅然经济熟，退居二线还协调。大概对老家伙之复杂不甚了然也。

王祥均又送鸡来。下午与玉珍散步。夜观电视美国片《告别昨天》，甚佳。向大会报导[到]，我仍编在黄火青组！

1986 年 9 月 22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清理杂件，取选带去开会文件与资料。看梅志写的《胡风传》，还可写的动人一些，应多一些倒叙。翻曾彦修的申诉书，真是岂有此理。

下午四点半到空军招待所，将住此一周。餐桌遇见任仲夷等，谈脑栓经托，医生过于慎重，CT 做晚了。谈到杨易辰“左得可爱”（冯纪新语），任补正：可恶可怕。朱穆之告：王揖死了！前天秦川已告昏迷状态。

夜观电影《父与子》，闹剧而已。

1986 年 9 月 23 日（星期二）晴

睡得不安稳，半夜服眠药。大概因地下温泉带硫磺故，总觉满屋下水道气味。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看材料，做点笔记。复看《资本论》有关雇工 8 倍之说。

中午会餐，饭菜比京西强甚。下午三点小组会，组长传达书记处多人讲话，关于文件形成，如何内外关注，为一敏感问题。会后文彬来，谈到五点多。我简告对乔邓二人看法，并及向陈告状事[140]，有关干部子弟文件流产[141]及李新时、刘泽彭等事。他谈到乔木如何让南翔任“第一付[副]校长”（同耀邦商量时是说“教育长”）。此次到北戴河，空前谦虚，“老领导”。许多看法一致也。启［啟］立同小平谈：邓胡赵格局不能变，盖耀邦常谈到十三大下也。此次会前，陈的秘书电话，要不要准备讲话，而常委通通不讲也。王雨亭等入领导小组事同文彬谈了。

---

[140] 指邓力群向陈云告李锐的状，这是陈云批示李锐从中组部退下的原因之一。可参看 1984 年 10 月后李锐日记中的有关记述。——李南央注

[141] 李锐在中组部工作期间，曾提议以中央名义发一个专门针对高级干部子弟问题的文件，遭到大多数人反对，未获通过。此事李锐 1983 年日记中有记述——李南央注

晚饭后与张光年散步，他此次仍写了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法，现在加了两句限制词。

高扬来谈到十点多。他上了一个十来条意见条陈，无反响。书记处、政治局如何受到监督，应成立一个高级监委会（与中委平行），由真正德高望重有水平而正直者担任。安全感与紧迫感如何结合。河北地委班子中留几个六十左右的，不赞成机械一刀切。青年人中有投机弄权术者，具体讲到他遇见的一个大学生，自荐到宣传部当干事，散步遇见，即扬言要当高扬秘书，直到如何生活乱来被告发，反而告状等等。

1986 年 9 月 24 日（星期三）晴

睡得不好，半夜服眠药。喉痛又加剧，医生说扁桃线[腺]有点肿，仍服螺旋霉素等。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下午小组会，发言多一般表态，或个别词句，加点文物保护之类。

下午散会前我讲了半小时，正式提出乔木、邓力群干扰问题，举方励之（《人民日报》9.21.登了一篇），不能再搞整人一套。

散会后，李丰平称赞讲到实质问题，下面意见很大。伍质斌[142]餐桌上问我是否在磨子潭躲过文革。

服眠药上床。

1986 年 9 月 25 日（星期四）晴

四点半醒来，不到六点起床，服药。活动半小时。早餐后遇见汪东兴、林乎加，称赞昨天讲得好，说知内情。任仲夷约去谈了半小时，光远在座，他参加了北戴河会，乔木说“九全九美”，陈的本子加了一千多字。小平说：他们打着我的牌子，把我往左拉，要继续开放。

上午小组会即结束，我继续昨天发言，讲了整胡绩伟、黎澍等例，并人道主义文。王若水已出书，中国封建与王权结合（西方与神权），有法制无法治，政治局、书记处成员不能有豁免权（不受监督，不作自我批评等）。

文彬发言，稍作呼应。此决定无马义，马义在谁手中。

下午玉珍同去红都试衣。到医院，喉头仍只是扁桃炎。又看牙科作理疗。

晚饭后，同张光年谈了一个多小时。巴金推荐诺贝尔反对，如何为“无为而治”作申说（《文艺报》最近将发表文章）。他还不知邓范延安不光彩事也[143]。

观电视到十点多，怕难入睡也。

1986 年 9 月 26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小组会半点即散，通过十三大日程。文彬来小坐。我谈到小平下，都带动下来问题。他说耀邦要接军委主席，尚昆难贯彻小平意图，军委意见甚多。又谈到西路军事，徐帅、先念坚持中央同意（中央同意一个军，不是四个军，且不让一字长蛇，要集中兵力，建根据地等），乃至谋害中央事也不认账。宋时轮找到许世友，录了音。他在大连见到邓大姐谈起此事，大姐说当时手电都不能打，悄悄转移。高麻（即高岗—李南央注）强奸妇女，当年几乎挨枪毙。

下午到大会堂听姚依林讲经济形势，五十分钟即散。碰到秦川、于光远，文件通过总算胜利。光远拟写文谈否定空谈共义核心事。项南说，他看《忆六如伯》，还介绍给曹瑛看了。

---

[142] 伍质斌：抗战中“皖南事变”后，中共重整新四军，将所属部队整编为七个师，李先念所领的豫鄂挺进纵队改编为第五师，李任师长兼政委，刘少卿任师参谋长，任质斌任师政治部主任。

[143] 指李锐前妻范元甄同邓力群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李锐被关在保安处期间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事。——李南央注

夜观英国片《伦敦上空的鹰》，写敦刻尔克撤退后，为保卫伦敦的制空权，同德国特务破坏雷达的斗争。

1986 年 9 月 27 日（星期六）晴

四点醒来，久未入睡，未服眠药，又睡着一阵。上午小组会，我讲了点基建难控制及对物价的担心。

下午读巴金《真话集》，理解老人非写不可的心情。我还做不到，身份、处境都有关：是党员又是高干还任委员也！“不能对党有牢骚”，其实只是写历史。

夜观《慈禧墓盗》系列片一二集，人物场面还认真。

1986 年 9 月 28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全会，唸完决定，陆定一意外发言，不同意“资产阶级自由化”说法，主张取消这几个字，这是第四次提这意见了。我鼓了掌。万里接着发言支持，我也鼓了掌。耀邦作解释，园[圆]通一下，但尚昆、秋里接着赞成保留。小平讲话，中心意思在年青人中有股走资义道路思潮，这个说法要保留十年、二十年（好像有点气似的）。于是紫阳、彭真表态，常委赞成，终于大家鼓掌也。当然定一不说更好，说了也好，让大家知道有分歧。出来碰见光远，原计划十三大时去掉的。

下午顾委开会，一波讲了一篇。萧克一人发短言，要言行一致，以身作则。然后照相。晚上会餐。清理文件毕即回府也。晚上昆剧不看了。

大妹、筱铃来。观（原件到此结束—李南央注）

———————————————————————————

夜到黄乃家小坐，为盲文定案推广，有牢骚发不完也。

1986 年 9 月 29 日（星期一）晴

睡得尚好。六点半起床，略作活动。上午翻杂书，看严家其送的《首脑论》。

下午去看陈振翟，王揖于本月廿二日去世了！脑血栓，医生大意，北京医院推出，中日医院未及时诊断清楚。

1986 年 9 月 30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医院作理疗治牙痛（左颊难大张口）。同玉珍到荣宝斋观藏画展，见到大幅板桥字，同泰安风格亦不同。“六分半”过于显著，笔法与框架均如此，是否有两类写法？

下午周世田来，谈香港对邓谈话评价，仍为专制义，应由总书记访苏也。香港报纸有毛逝世十周年文，否认是马义者而是农民领袖。帮助整理了一下有关毛的书柜，迅速分类，思路非常敏捷。李志民来，嘱对小刘要有点权术，警惕这些人拉帮结伙。谓宣教干部会在书记处汇报时又碰一钉，尚未谈内容，因40%高校缺书记，嘱先解决此问题，使尉非常为难。谈曹志不合作。

玉珍为胜利媳妇离婚闹房子事，同部内一些人的纠纷告一结束，想夺房之人反赔房一间（因法院已判）。情绪始好转。

1986 年 10 月 1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由胜利帮忙，整天清理书房，终于将“立徵信札”找出。

张敖荣来，嘱代找秘书。朱宝复来未见。小妹带孩子来，大妹来一起丰盛午餐。小妹写了三篇“一

分钟小说”，未予刊登，慨叹要名人帮忙。鼓励她们写作，大妹已刊三篇业务文章。秦川来拜年。

晚上苗苗夫妇带孩子（范可觅）来，孩子甚可爱，机灵、随和，不似氓氓[忙忙]之易撒娇。

1986 年 10 月 2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继续整理书房，大妹帮忙清理了两个书柜，真正就绪，还得一天。

温济泽来，为弟弟落实离休证明。

下午王美兰同覃振[144]大女儿婿来，因湖南博物馆展出 99 人像片而无李六如与覃振也。覃四七年去世，是国葬。

雪初来，有感于义务教育少儿从小薰陶之重要，如《三大纪律歌》，请人作《五讲四美》，要我推敲提意见。此事确重要，应予赞助，但时间赔不起。

曹维恭来，谈菲律宾形势，阿基诺是群众上街拥上台的，访美后可能向右。他的工资收入缴 20%党费，财政部仍不同意，让我转一意见与中组部。

夜唐见奎[145]送香蕉来，留餐。

1986 年 10 月 3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九点到医院理疗。随去办公室，写信若干。告小米将改变工作方式，多来办公室了。陆沅来，云一波等谓我：多年不在位，不知政治气候，爱犯上、傲上之类。能力、才华没得说的。因此想到要不要找此人谈一次，也可摸摸气候。

下午游 800 米。

广西谢盛培电话，云已与沈鹏谈定，由沈写我诗选，但建议有一半非《龙集》的。夜陆茂竹来，取走为云南勘设院题词。

1986 年 10 月 4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查看 9.27《文艺报》等。整天在西郊民巷开杂文座谈会（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年），同高扬坐在一起。他也认为关键问题是明年上下如何安排。谓一波对接班者不放心。我的发言，讲三十多年来培养软骨头与伪君子，谁都不敢讲真话，至今我们这些搞政治的人，不能像巴金一样讲心里话，真是当代悲剧。鲁博[146]的王厚德发言，提到我在冯雪峰纪念会上的十分钟讲话：共<产>党员也有个做人的问题。

会后同曾彦修到出版社取回《杂文选》（曾的意见是对的，太单薄了，那些报纸小时论不宜作杂文）。

游 600 米。

---

[144] 覃振：（1884—1947）原名道让，字理鸣。湖南桃源县人。早年经宋教仁介绍加入华兴会，被清政府湖南巡抚通缉、被捕下狱。经友人斡旋，获释，即赴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后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入早稻田大学就读。参加了一系列推翻清政府的起义活动和孙中山、黄兴发动的“讨袁二次革命”。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时，覃任总统府参议兼法制委员。蒋介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时，覃任特别委员会宣传部部长，后任立法院副院长、代理院长。抗战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第五、六届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主张与共产党“一致抗日”，营救过不少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145] 唐见奎：（1940—）湖南祁东人。曾任郴州市中学体育教师，后任中学校长，郴州体委主任，郴州体训基地首任主任，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代主任，郴州地区行署专员，湖南省政府副秘书长。2002 年 12 月因其在担任省政府副秘书长兼省重点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领导小组副组长、省移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利，通过妻子、女儿和本人直接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 209 万余元，而被判刑。他应该是在李锐代表国家排球协会名誉主席宋任穷看望女排时认识的李锐。——李南央注

[146] 鲁博：北京鲁博书屋，成立于 1993 年，位于北京阜成门鲁迅博物馆内。

为昆明院三十年题词：

中国第一座水电站出现在云南。中国现代化寄厚望于水电开发。高山横断，猛水奔流，云南具有最优越的水力资源：落差巨大，逕流平稳，地质理想。西部腾飞，云电外送，都有待于你们的努力。

会上《羊城晚报》、《北京日报》、《天津今晚报》等约稿，都没有拒绝。

1986 年 10 月 5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略作活动。上午大妹帮忙续整理书柜。记得今年元旦即决心使生活、书房条理化，信件及时处理，但一年来仍旧纷乱如麻，这是否一种老态？

下午双壁[碧]带儿子及朋友来（人民大学新闻系研究生），向我作采访：大学生思想活跃而混乱，如何看待人生等。谈约一小时，主要在煞其优越感。尚不更事，而鼓励思想开放，用功读书，多求知识。

陆钦侃、程学敏来（随后孙越琦亦来），因《群言》约写三峡文。我写一篇总论，宏观文，从当年好大喜功，不切实际谈起。程子华由水电部四人，长办二三十人陪同看三峡。孙老将去美国半年，是否调虎离山（已明告不让孙老再组织考察了）。

周建南来，取走八 0 年讨论《决议》发言稿。谈全会时情况，吕东将张贤亮[147]致温元凯信（为资义平反）给胡绳，胡因而发言。也认为是向这边靠拢。政治体制改革将由赵管（邓也谈过让赵管军委）。

周世田来，将麦克法夸尔的第一卷与他，并代写英文信。

夜黎体贤来，为我找秘书事。

金牌终比南朝鲜多了一块，皆大欢喜。

1986 年 10 月 6 日（星期一）晴

三点半醒来，四点起床，看完嘉定的信与《经历》二件，比钱宗仁还苦，而直接为公社谋利（化工技术）反受其不断迫害。复信，鼓励其写出自己经历。此等信件，小米根本不看也。

上午到医院理疗。

下午小米来清理水电资料，又全部带回机关。灼姐来，似听陈说：介绍两个干部，李锐与蒋南翔。

同玉珍散步 40 分钟。

1986 年 10 月 7 日（星期二）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续清理杂件。三峡资料清出，拟写一文。《群言》约稿，或以记者答问书之。黎澍谈文革，痛快淋漓，必将轰动也。

下午游 800 米。四点到黎澍家，李普夫妇亦来，请来气功研究所所长于志明作气功疗法，十点半始毕。我仍抱疑问态度，沈蓉[容]坚信。

1986 年 10 月 8 日（星期三）晴

四点醒来。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大妹续清书柜。我将杂件大体清完。

上午到顾委一支部会。黄火青仍提不见清除精神污染，及共义理想也不谈了。将军们则攻余秋里

[147] 张贤亮：（1936—）江苏盱眙县人。作家。1957 年因在《延河》文学月刊上发表长诗《大风歌》被划为右派，遂遭劳教、管制、监禁达十几年，其间曾外逃流浪，讨饭度日。文革后获平反，重新写作，代表作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

（并尚昆）用人不当（主要是副总参长徐惠滋[148]）：“你骗我，我骗你，大家都骗余秋里，余秋里自己骗自己。”只重文化、年轻，而不重品德。徐为青年军。说得很露骨。刘杰最后讲到耀邦讲了四点，其中对共义不谈之理。文彬催我答复主管开国后史征。

下午游 900 米。夜观台片《早安台北》，很好的人情片，三个男女青年有很好的思想境界。

1986 年 10 月 9 日（星期四）晴

四点起床。睡不着。看完刘宾雁深圳谈话，复闭目半小时。活动半小时。

上午继续整理，只是信件仍是一堆也。

下午医院理疗后，到部里开中央编辑组会，关于向领导小组报告及加强人事。上报本延到明年年底截止。

1986 年 10 月 10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刘宇一来，继续画科学家肖像，拟作一长期计划：故宫建筑过程（如清明上河图），从深山伐木到皇家仪礼。打官司事尚未了，对方已立案审查。

下午理疗后，访沈鹏，方知劳动艰巨，每首要写一二十遍也。今年五十五岁，解放前读过一年大学，现仍在美术社作编辑，刚访瑞典归来。赠诗幅。字却不如印刷出来的刚朴，也少于右任[149]风骨（我以此赞之），此种草书似是流行体也。

1986 年 10 月 11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医院理疗，还得做若干次。归途与玉珍到自由市场买菜，购雪里红四十斤，可供腌菜也。

小米来，序陈润霖生平已刊《湖南日报》十月八日，了却一件心事。八十校庆不去参加，也说得过去了。程学敏代草三峡问答资料可用。

下午游 600 米后，赶去向韩先楚遗体告别。八二年在玉泉山朝夕共处半年多，总记得韩司令咬住马兴元不放。去年《光明》三文后，他的秘书给我电话，登在哪几天，甚为关心也。

1986 年 10 月 12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偕玉珍到龙潭湖游园，人山人海，路上行车一小时。这个公园已装扮得树木成荫，花枝招展，楼台炫耀了。下午准备写水电史小文，周世昌[田]来，法夸尔信已打印好签字发出。谈到统战对台资料很少研究，使小平每每讲句抽象空话。

王若水送《为人道主义辩护》书。

黎澍电话谈，道德问题只能讲过去，而不能预见未来。恩格斯说，公有制后无小偷也。

---

[148] 徐惠滋：（1932—）山东蓬莱人。1950 年加入中共。原在国民党部队，1948 年在辽沈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加入解放军后历任陆军部队战士、连文书、营文化教员、连指导员、团政治处俱乐部主任、团副参谋长、司令部作训处参谋、陆军司令部师副参谋长、参谋长、副师长、师长、军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军事科学院院长、党委书记。是中共第十二届（增补）至十四届中央委员。1988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4 年晋升为上将。

[149] 于右任：（1897—1964）原名伯循，号騷心、又号髯翁。陕西三原人。复旦大学毕业。早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后历任国民政府常委、军委会常委、审计院院长、监察院院长。大陆异帜后随蒋介石去台湾，病逝于台湾。精书法，尤擅草书，有《标准草书》一册，有“当代草圣”之誉。

1986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成都中科院图书馆吴予如（女）来，“三峡论争集”上下卷目录定稿。我将所藏三峡有关资料出示，一一对检，将未编入可资参考者提供处理，费了整整一上午。

下午理疗，归途购书六本。朱正来。钟叔河别扭事大体已过去。楚怡电报催我去，米山即回电话说明身体不适。

张映吾电话，廿三日去延安事，也不想去了。

夜《青年论坛》喻承祥、李剑星来约稿，该刊发行 1.8 万（《江汉论坛》只三千份），但经费甚困难。

与朱正谈，编《平生四记》。

1986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九点到总后礼堂向刘伯承[150]遗体告别。

去医院理疗颈关节牙床痛。

下午到八宝山向王揖遗体告别。见到莫艾[151]、陈适五[152]夫妇等。吴文焘[153]留下电话要来看我。

游 600 米，理发。

开始写水电史料第一期小文。

夜何载来，谈下面对我印象好，似欲找我要事做。

1986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三）晴

三点醒来，服眠药，复入睡。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理疗，到中南海文彬处谈接受新任务（开国后党史资料征集），马石江在，条件是要有人，不受乔木干扰。推荐何载参加。十点半到部，见到何载，即告结果。与陆沅谈人事。

下午游 800 米，水电史料文草稿打好。

1986 年 10 月 16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医院理疗。

于友电话催稿，决心两天内写出。水电史料文写好，并复印。

陆沅向领导小组报告看毕送还。

---

[150] 刘伯承：（1892—1986）原名明昭。四川开县人。“讨袁护国”运动时在四川组织武装，在战斗中失去右眼。1926 年加入中共，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经香港、上海赴前苏联学习。回国后参加了长征。抗战中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解放战争中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中共执政后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任院长。1958 年被认为是“军事教条主义”而受批判。是十大元帅第四位。

[151] 艾莫：（1917—）江苏泰兴人。上海政法学院肄业。1947 年加入中共。在延安时任《解放日报》记者。后任新华通讯社西北总分社特派记者、副社长、社长。1955 年后，历任新华社天津、北京、云南分社社长。新华社国内部第一副主任，《光明日报》负责人。

[152] 陈适五：“丁陈反党集团”中那个陈企霞的弟弟。延安时在《解放日报》任编辑，与李锐在一个科。中共执政后曾任新华社副社长。——李南央注

[153] 吴文焘：（1913—）河北清苑人。1937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语系，同年赴延安，1938 年加入中共。曾入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学习。后在延安《解放日报》担任编辑，与李锐同事。中共执政后历任新华社驻布拉格分社社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外文出版社副社长、社长兼总编辑，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亚非拉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商务印书馆顾问，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副局长、局长、党组书记。

看三峡资料。

小妹来。李天柱约我到西双版纳旅游，没有时间，也怕哮喘也。

同朱正商三峡答记者文写法。

下午没有去参加追悼会，要看材料，写文章。

1986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三峡答记者问动笔，还顺利。

下午理疗。游 800 米。李普来，谈到参加刘帅导[悼]词定稿时听到见闻。65 或 66 年毛到南京，问许世友几个问题：北京出事怎办？他们搞政变怎办？把我抓起来怎办？许答，带兵打过来。毛说来不及了。毛整刘帅时说（1958 年批军事教条主义），两头小中间大，宁都会议（31 年毛下台）与 58 年教条会错都小，而功劳大。首当其冲的是萧克、李达[154]，当时彭总也甚为横蛮。对刘帅与苏专家谈话有记录报军委，黄克诚不予作证。这都是毛在后支持所致。萧克正拟写这一段材料。黎澍亦来谈。

1986 年 10 月 18 日（星期六）阴

五点起床工作。稍作活动。上午不该应约（钟玷非[惦斐][155]约黎澍与我）去看一新片《乡民》，并座谈。片不佳，耽误一上午。钟拟找我漫谈。

朱正参加会去了。

下午到晚上一直写三峡答问，已完工多半。

夜段飏从上海归来，送大寿蛋糕，巧克力油，诚心诚意也。谈石臼所，秦皇岛并无煤可运，神府夸大，高扬文好大喜功也。

1986 年 10 月 19 日（星期日）雨

四点半起床。略作活动。整天伏案，到夜十点半，《三峡答记者》全文脱稿，约七千字，副题为“兼论重大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只是防洪讲了点具体意见，全文实论思想作风也。

室温 16℃，着厚毛衣并绒裤。

下午五点与玉珍到小河边散步 40 分钟。

接电话，作材夫人胡林[凌]去世。

1986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一）阴

六点起床。略作活动。《群言》商克刚来取走稿件，直改到九点半，从未如此匆匆交卷也。

十一点刘道玉来，翻译黄杰，从美国访问回来，武大在国外信誉甚好，学校改革有成绩，学生思想开放、自由。朱厚泽座谈，认为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摸到什么时候，应当有理论先导也。去年一二·九

---

[154] 李达：（1905—1993）陕西眉县人。1932 年加入中共。参加了长征。抗战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长（师长刘伯承），解放战争中任第二野战军参谋长（刘伯承任司令员）。中共执政后，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计划部、监察部部长，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顾问等职。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55] 钟惦斐：（1919—1987）原名钟永发。四川江津人。文艺评论家、电影美学理论家。1937 年进延安，1938 年加入中共，先后在延安抗大和鲁艺学习。1956 年底《文汇报》发起“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的讨论，钟以《文艺报》评论员名义发表了《电影的锣鼓》一文，因此被定为“右派”。文革后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并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常务理事和书记处书记。

前闹事，武大很是平安，引起诧异。他们实行导师制，不搞清华、北大之辅导员，没有威信。尉健行找刘谈，疑为调到教委来，决不愿来，只愿办校结合教学。八四年高教会，邓力群讲三个面向，解释为：现代化，过去只讲生产力，讲多了，不讲生产关系不对，要强调后者。面向世界，要抵制资义侵蚀，清除精污，面向未来，树立共义必胜信心。众皆谓深刻。刘在小组独持异议：1.不同意如此解释。2.清污之事中央已解决。3.当代青年评价，所谓三信危机，世界观、立场大多人未解决，这是否定当前形势与三十五年，对青年估计很不足。4.对知识分子看法，仍用团结、教育，依靠概念。5.不谈政治思想工作改革，太左。

谈到下午二点，留餐。此人气质不错。又谈及朱九思犯错误事。

下午理疗。到办公室，尉等均不在。同陆沅谈开会事。

1986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太冷，略作活动。接到通知，明天西楼开座谈会，谈十三大报告写法。看王申酉[156]供词，这样优秀的人才于一九七七被杀掉，死于所谓“专政”，封建与愚昧之可怕。对中国最根本的问题从理论上思考。

下午曹志来，组织史资料有赖于部的支持也。他谈到《决定》通过过程小有出入：由陈云加了“共产主义核心”词，邓力群即发政治局，耀邦、紫阳只得找小平，不好工作。小平划掉（说了三票对二票），并找邓力群谈，不要打着旗号拉向左转。陈只得服从。关于刘泽彭事，原已定调上海任付[副]区长，陈直接打电话阻止，必留在中组部，并催任付[副]部长。由兆国找小平谈，方挡住。现仍拟设法调离。部内重要事会议避开此人。又谈到我之顾委通过情况：耀邦说当然好，仲勋极力支持，紫阳亦赞，乔邓不支[吱]声。

夜朱正与湖大出版社人来，黎澍亦来，谈出版刊物事，名称难定：独立评论、新时期，思想家已有人用了。

1986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略作活动。同黎澍一起参加西楼会——十三大报告起草小组，开了一天。启［啟］立参加了一个开头，郑必坚[157]主持（起草小组）。参加者有于光远、吴江[158]、吴象[159]、李慎之[160]、胡积[绩]伟、

---

[156] 王申酉：（1945—1977）出生于上海一个工人家庭。1962 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1967 年文革中，因参加上海学生“炮打张春桥”的活动被捕入狱，后释放回校监督劳动。1970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定为攻击“文革”、破坏“一打三反”，不予毕业分配，送苏北大丰干校劳动。1977 年以攻击“伟大领袖”、“文化大革命”、“大跃进”、“批林批孔”等九项“恶攻罪”被上海市普陀区法院、区公安局党组联席会议和上海市高院党组、上海市委常委会判处死刑。普陀区区委书记“死缓”意见未被采纳。1977 年 4 月 27 日公判执行后，上海市高院的书面批文才送达普陀区法院。1981 年获平反。2002 年香港高文出版社出版了《王申酉文集》。

[157] 郑必坚：（1932—）四川富顺人。1952 年加入中共。1952 年从北京辅仁大学经济系转入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到中宣部工作。文革后调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先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副组长，室务委员、研究员，胡耀邦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是中共第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

[158] 吴江：历任中央组织部研究室副主任，党建读物出版社副总编辑，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教务部主任。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

[159] 吴象：（1922—）山西人。曾先后担任中共山西省委，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曾任万里的秘书。1980 年春调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任室务委员，1982 年起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后改任顾问。

[160] 李慎之（1923—2003）江苏无锡人。曾就读于北京燕京大学经济系，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和成都燕京大学。毕业后曾任中学教师和杂志编辑。1948 年加入中共，历任新华社国际部编辑组组长、副主任，周恩来外交秘书。1957 年因“大

赵复三[161]、刘国光[162]、林子力[163]，及编译局、中联部等人。范荣康、朱厚泽与林涧清大概是起草小组的。泛论要从理论上回答的一系列问题，重新认识马义与社义。我讲了纯理论问题不必谈，但要回答当前经济、政治生活中重大问题的理论说明，否则日本人投资不积极，认为我们的开放改革没有理论作保证。也谈到当前三代人不同情况，顾委白发者担心走到资义道路去，青年则比我们在座的尤为“开放”，对政治经济学怀疑甚多。胡绩伟谈到乔木之整人，心有余悸。我说，我就没有余悸，有什么可怕的。

今天到会人选是一个征兆：理论指导思<想>走上开放与发展道路。

叶帅辞世，晚上电影取消。

1986 年 10 月 23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一早同金树望到中征委开征史资料领导小组会，文彬、曹志等均到。大家认识到全国推开的大好形势，让中组部承担起办公室担子，加人、给钱，何载亦可参加也。

下午看黄老，心肺尚好，但胃已不起作用，使用小肠输液，大概尚无危险，已开第三次刀（肠梗阻）。

游 600 米后，至作材家，五个孩子都在，谈到父亲拟搬入公寓楼因独院太无人照顾也。

1986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理疗，共 16 次，未根除。明天改用针灸。到红都取衣扑空，白浪费时间。

下午到办公室，找谷志瑞谈定中央编辑组办公室即设在部内，由谷或于明波兼主任。随去北大医院看作材，胡林[凌]之死只 20 分钟，太突然了。即住在医院到[倒]是上策。

夜朱正、柳思、朱纯来，带我长寿街皮干。广玉清儿子、媳妇，邀去参加一对美国夫妇的婚礼（安全部一有关公司），婉言难以参加。

1986 年 10 月 25 日（星期六）晴

又是三点服眠药又睡着。六点起床，活动 20 分钟。上午针灸。红都又扑空。同玉珍一起买菜，拟请湖南客人吃饭。

下午游 800 米。与朱正决定，星一请客。

到办公室同谷志瑞谈定办公室由他负责，并与文彬通电话。

民主”言论被毛泽东点名，定位极右分子，开除党籍。1979 年获平反。之后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其 1999 年 10 月 9 日完稿之作《风雨苍黄五十年》，是为其反思中共和自己一生之代表作。

[161] 赵复三：（1926—）上海市人。1946 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中共执政后，任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北京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社科院副秘书长、副院长。

[162] 刘国光：（1923—）江苏南京市人。西南联大经济系毕业，后考入北平清华大学研究院，1951 年赴前苏联莫斯科经济学院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当研究生，获副博士学位后回国，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研究员、所学术秘书、研究室主任、《经济研究》杂志副总编和主编、副所长、所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是中国第十二、十三届候补中央委员。

[163] 林子力：（1925—2005）福建连江人。1948 年在香港任《华商报》增刊《世界展望》编辑，并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兼职。1949 年到北京，曾任《学习》杂志编辑，以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物价委员会、国务院研究室等单位工作，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研究员，兼理论组组长。

1986 年 10 月 26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为立徵扫墓记”写好，1500 字。

湖南办思想刊物事请客，玉珍、胜利、小玲全部出动采购。

下午与朱正散步，到黎澍家漫谈。

1986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到医院针灸，到办公室，与陆沅、钱听涛谈，并签发简报。尉健行来略谈，知道我全会发言事。地方与各部到年龄的都切也。

下午漫谈刊物并聚餐者：黎澍、胡积[绩]伟、王若水、苏绍智（带张显扬）、刘宾雁、曾彦修，内容避免过于尖端出格者（如二党制等），长短结合，有份量的思想长文，马义的发展为主，当前问题，评论与文艺，杂家形式。有思想理论动态报导，力争高质量。刊名搜肠寡[刮]肚，最后倾向“人民论坛”或“百家”、“呼声”。曾主张重视文化问题，众主张彻底反封建，五四以来未完成任务，新的启蒙运动。王若水顺便谈到“反自由主义”多指封建关系，而自由乃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之成果。

漫谈到九点始散。

1986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欣欣取走“为立徵扫墓”文。

下午针灸，游 800 米。

小郭夫妇、柳思夫妇、朱纯（钟叔河妻），黎体贤来晚餐，特意招待这一伙《新湖南报》同人[仁]。

1986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上午叶帅追悼会，站了一个小时。想起三八年夏在长沙水陆洲，他向省委传达长江局指示情况。三九年夏到重庆开会，追悼平江惨案会后上楼来，为我与范照相情景。庐山匆匆碰面（开大会斗彭时）未谈话。此后就是十二大后，向政治局介绍新中委时，他还认得出我来。

下午游 600 米，到办公室，与尉健行略谈。社科院王逸舟来约我去研究生院讲话。送来刘宾雁与严家其录音，《视野讲坛》，学生会主办。

1986 年 10 月 30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看材料。陈明来，谈曹亮待遇事。蒋祖林为遗产事仍不罢休，要参加遗作整理。告以处理办法。

下午针灸，游 600 米。听刘宾雁讲话，谈自己写案件经历。

1986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下午顾委大会，一波谈今后一年工作，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谈到五三年总理建议国务院成立总党组，董老政法独立，被驳回：政治局怎办？就是要党政不分（毛泽东驳回董必武意见——李南央注） 小平八 0 年即坚主党政分工，不能以党治国。

在黎澍家晚餐。气功师又来也。

夜观新片《红军留下儿子》，写林老[164]、邓子恢[165]两儿真事，有些新手法，也为邓老平反。遇见习仲勋，肯定此片。

1986 年 11 月 1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作些准备，下午到研究生院讲“决策民主化科学化”问题，以三峡为例。本拟多谈形势，青年应培养全局观点、历史观点。却无兴趣，勉强讲点三峡情况。可谓失败之课。以后再不接受此种费力不讨好事。

1986 年 11 月 2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三峡文打印稿全部改好，拟分送科委及薄，程子华等。

看报纸、材料。

1986 年 11 月 3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左面颊改贴伤痛膏，觉稍好。

三峡稿陆钦侃看毕，着女儿送回。谈及父亲及继母间矛盾。

上午到黄乃家看《黄兴》电视连续剧，湖北台拍，共十三集，看了三集。“孙黄同盟”写黄兴气概甚好。每集首印章太炎挽联：“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同观者黎澍、郑洞国[166]、谢{夫}秋等。

下午同玉珍到八宝山向胡凌遗体告别，计委老付[副]主任及韩光夫妇等到。见到徐驰夫妇，提及五八年上海计划会议同住东湖事。

晚上钟叔河夫妇，柳思来。同朱正一起谈与冰封等人事关系，似为此而来京向我表白也。劝之从大局出发。关于刊物，觉《人民论坛》名称不好。

丛秘书电话，黄老病危，排尿困难，出现黄胆。

1986 年 11 月 4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每天十一点睡，五点醒，近来已成定局，六小时睡眠足矣。

《新湖南诞生》样书 30 本寄来，封面不洽意。谌震“后记”甚得体。一段纪念也。上午看蒋碧微的《我与悲鸿》，张道藩诸人或有法国教养传统也。

下午到办公室看文件。曹维恭关于美国大使人选看法信，张志杰认可。

---

[164] 林老：（1886—1960）林伯渠。原名林祖涵，字邃园，号伯渠，湖南安福（今临澧）人。早年加入同盟会。1921 年加入中共。参加了南昌起义和长征。红军到达陕北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中共执政后，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二届副委员长。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和吴玉章并称为中共五老。

[165] 邓子恢：（1896—1972）福建龙岩人。1926 年加入中共。是闽西红军和苏区的创建人之一。抗战时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解放战争中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二政委。中共执政后先后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兼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国家计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任主管农村工作副总理期间提出应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等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而被打为右倾分子，受到批判。1981 年获平反，恢复名誉。是中共第八、九届中央委员。

[166] 郑洞国：（1903—1991）字桂庭。湖南石门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曾参加东征和北伐。抗战中参加过长城古北口战役、平汉路保定会战、台儿庄大捷、徐州会战、昆仑关战役，1943 年任中国远征军新一军军长，参加收复缅北要地密支那攻坚战。东北内战时期（中共称为解放战争）指挥了热河和两次四平街会战。长春兵败后解甲。中共执政后任水利部参事和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是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第五、六、七届常委，1979 年起任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大陆）。去世时，大陆、台湾都举行了隆重追悼仪式。

游 800 米。力康夫妇来，谈美国铜加工厂引进否决事，最后见方毅得到认可（方原来支持由福建上马）。陈光义原为有色总局系统干部。谈福建人事。

1986 年 11 月 5 日（星期三）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朱正、钟叔河今日离去，朱返湘，钟去烟台。

上午顾委一支部会，讨论一波报告。我在黄火青催促下讲了点理论界情况：关于社会主义理解，中国特色要作理论说明，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

下午黎体贤同叶国城来，互作了解。叶谈了自己经历，及常随常委出国观感：耀邦易灵机一动，活泼过份，惹来困难麻烦。先念之对女孩子感兴趣，与金日成谈无甚内容，记者拼凑好话而已。对一般警卫、随从年青人之格调很不适应，故愿来从我作秘书。临走将我的几本书给予，以便了解我这个人。《新湖南诞生》则出题作“读后感”一篇。

1986 年 11 月 6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看《曾宝荪回忆录》[167]，基督徒以虔诚仁爱之心做学生的思想工作是极有效的。名门之后，总有种“不辱先人”之志也。大概是八三年，我在书记处会议上讲过，湘乡曾家后裔还没一个糟糕之人。

下午游 800 米。夜三妹夫妇带孩子来，观光也！宿此。明天即住招待所。

1986 年 11 月 7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上午木匠来，做书架、碗柜、床头柜等。书刊越来越多也。

三峡文最后改定，再打印一次。拟分送中央有关人一阅。下午游 800 米。

夜观《异想天开》，作者随意讽刺诸多社会现象，浮光掠影，不过观者开心。

1986 年 11 月 8 日（星期六）晴

昨夜王若望来不遇。上午到京西见到康濯，谈熊清泉更不行。司机们都传毛致用要换，就是换谁。孙文盛不错，已来学习。

同黎澍看王元化，见到周扬儿子周艾岩。王若望亦来，确乱讲，让保护者亦为难，上海就有人告“王元化在座，不支[吱]声。”

下午游 800 米。

1986 年 11 月 9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群言》送来清样，改好。开始翻《郑超龄[麟]回忆录》。周世田来，《争鸣》九月号有《毛历史地位》长文，与袁世凯、蒋介石并列“三大独裁者”，相似与独特之点。让小周开始搞一九二三到上海后材料。

李普来，赠《记者甘苦谈》，谈五八年整刘帅时，黄老之不光彩（刘与苏联专家往来件，“里通外国”）。

夜王元化、黎澍来，谈到十点：谈陈其五及其子弟，冯健担保无问题，对党之极度不满。夏征农之为人（巴金斥其无耻）。陈丕显插手，王一平指为“资及[级]政客”（你是书记，请以此告书记处）。过

[167] 曾宝荪：（1893—1978）字平芳，别名浩如。湖南湘乡人。女。曾祖父为曾国藩；祖父曾纪鸿是清末数学家；父亲曾广钧是光绪十五年进士。本人一生从教，终身未嫁。

去也是整人的。冯国璋不赞成袁世凯称帝，总统大家有份也。关于夏征农之为人，上海思想工作四人小组结束时，王曾作总的发言，时胡立教主持，未阻止王的发言。

1986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略作活动。商克刚取走清样。改动过多，实在抱歉。读《郑超龄[麟]回忆》。下午三点到办公室，同尉健行谈到六点，谈八二年玉泉山工作情况，谈毛之整人，谈乔、邓二位，我在六中全会发言，他也知道，说“传播很广”。各级领导要有五十岁人，他很赞成。工厂、县委均如此。王实味平反事他赞成。夜到秦川家。因薛君度夫妇在，王光美亦来。薛想成立黄兴研究会。

1986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略作活动。早晨秦川来，谈林里夫[168]已写材料，说明乔木三十年代在北平被开除过党籍，刘贯一[169]处有二十万字关于康生的材料。

看完伯村送来的彭真关于《东北全境解放综述》的答辩。当年保卫长春（马德里）四平及霸占东北等，皆中央一时方针也。

《回忆热河办报》已刊《新闻研究资料》。翻看《总理传略》，原来充分利用了《怀念家英》一文。

下午参加“中国延安文艺学会”，主其事者为何洛、苏一平等，挂靠人民大学，名誉会长为彭真、习仲勋、黄华等。等了近一个小时，会长未到。开会时让我第一个发言，固辞。幸好默涵在，由他讲了一篇，否则，我发言就要讲到王实味平反问题，则不合体统了。

晚上黄乃请客，黎澍、杨伯箴[170]三对夫妇，杨初会也。

1986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参加孙中山会，“纪念品”上当了，原来是个首日信封。耽误了一上午。见到羊二[171]，仍是脑子不行。

下午同黎澍一起参加《法律咨询》的座谈会，于浩成[172]、郑心永[173]约，在记协丰盛晚餐。出席者胡

---

[168] 林里夫：（1909—2001）抗战前曾任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的党团书记（宋庆龄任主席），是顾准的入党介绍人。文革后期顾准去世前，每日看望照料。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著有《林里夫集》。

[169] 刘愦一：（1908—1991）河北通州（今北京通县）人。1926 年加入中共。后主要从事情报和统战工作。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秘书长、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山西省副省长。

[170] 杨伯箴：（1919—1989）贵州镇远人。1936 年加入中共，次年入延安抗大、马列学院学习。中共执政后，历任青年团北京市委书记，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教育部副部长，西城区委第一书记，北京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驻瑞典大使，北京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兼第二院长，第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副主席，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副主任。

[171] 羊二：即许立群，笔名杨耳，李锐在延安时的同事和朋友。——李南央注

[172] 于浩成（1929—）北京人。满族。1942 年加入中共。1948 年华北联合大学俄语系毕业。中共执政后，先后任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编辑、主任、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1989 年“六四”后被开除党籍并被关押一年半。1994 年赴美国，为独立中文笔会创始人之一。后回国定居。

[173] 郑心永：（1919—）广东潮阳人。抗战初期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曾任上海《文汇报》党组负责人。文革后创办了《民主与法制》，并任上海企业与法律研究所所长。

绩伟、秦川、曾彦修、苏绍智、张显扬[174]、何匡[175]、戈扬，于光远等一二十人。初见理夫、阮铭、洪舜等，应清算维辛斯基法学论，谈“无罪推定”张宗厚受批事。乔木所作所为为议论主题。严家其的《文革三十年》已印出，为邓力群所阻，仍在疏通中。秦川谈，乔木之诬告周扬（为反党反社义提供理论基础），王若水（政治面目不清）等，应予追究也。

夜刘宇一来，他被诬告事，《人民日报》今天又发一则，连带说他有“缺点错误”。将坚持到底。范曾有信致《人民日报》声援，并拟请他到南开共事。谈日本范曾美术馆事，认为范是当今美术界第一人。

李普两口来，送苹果一袋。

三妹夫妇明早走，宿此。

1986 年 11 月 13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早晨秦川来，谈天{兰}（{黄铭}衡）遗书，告乔木之隐瞒阴[隐]私与打击陷害他情况。遗书乃交林里夫保存，林则三十年代初在北平后在上海，知悉乔之有托派关系被开除，又入党经过。随到秦家见此真迹。此人之面目更得此[以]深刻暴露。

下午到办公室，同钱听涛谈，找谷志瑞谈，落实办公室等事。十万元经费已批。

三峡稿寄科委与《经济日报》。

游 500 米。看陆钦侃。

夜黎维新来，同到黎澍家，与王元化一起漫谈到十点。谈中西文化，杜维明之新儒学（元化与之当面争论），年青人连刘再复也骂，认为谈人道主义都过于陈旧。刊物则力主办，京沪特约撰稿人名单，刊名定不下来，《独立评论》好，不能沿用，独立思考、开拓、拓荒、新生代……。

上午胡真与黎维新来，谈朱正、叔河与冰封情况。

1986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王若望电话，和我赠诗一首。我有首打油让元化转交：

当年意气小资产，一队轻骑大砭沟。
四十来年君未改，满头辫子让人揪。

续读《郑超龄[麟]回忆录》，及近日刊物。

下午游 800 米。夜观《非常大总统》。

邵式人遗体告别，听说黄老去世。

1986 年 11 月 15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读书，看材料，《郑回忆录》相信是实录。

下午一点半常流来，他与铁铮、季诚龙、李善民拟就 59 年反党集团事写一意见交中组部、中纪委，并说明李伯宁之流仍在捣鬼也。

游 800 米。张显扬处取来法夸尔《文革起源》一卷译文。

[174] 张显扬：曾任社科院马列所研究员。1987 年与王若水、吴祖光、苏绍智一同被开除或劝退出党。

[175] 何匡：曾任《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

1986 年 11 月 16 日（星期日）阴

六点半起床。略作活动。翻看报刊杂志，看《郑超麟回忆录》。

下午朱成章来，谈水电部半数人论证三峡，凡反对者青年均{延}来“消化”之，有捧场者则提拔之。防洪效益大家也都清楚了。谈到董一博等人传言：由于公子提拔事，终将我贬退[176]；小平说，再反三峡则开除。传到如此离奇。不过，秋里之言：三峡不要再谈了，是有道理的。

田绿萍带儿子来，送均[钧]瓷笔筒。田到河南一趟，说刘玉洁当付[副]省长不行。沈玉珂笔记本全被抄走，追不回来。夜观陕西华剧《杨贵妃》。

1986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整天看《郑忆》，即完。

张铁铮送来罗西北规划报告。

下午同玉珍散步 40 分钟。

1986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二）晴

六点廿分起床。略作活动。看完《郑忆》，关于中国托派，感慨系之。

下午检查身体，听到再度传说：黄老已去世，追悼会在中纪委礼堂开。即去飞龙桥家，遇见赵杰兵，方知心脏尚好，其他全靠体外器具，包括肾脏。三点半到医院，只能窗外视之。安慰唐棣华。小赵谈到湖南情况，谓熊清泉软，无大主见。极力称赞孙文盛，来党校学习是自己主张，谓毛致用也极力要留孙也。姑妄听之。又说对朱尚同要小心（安全系统有什么瓜葛事？）

夜田绿萍带河南社联秘书长史先民来，代张树德送我《王铎书法选》及均[钧]瓷笔筒，目的在为《领导科学》要稿。其实我与张也并无甚交情也。

1986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三）晴

六点廿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支部会，杨献珍给薄写信，批于光远的“抬头向前，低头向钱”论，又对《现代哲学》议论一番。李启明提出，反正[对]对老祖宗提出异议（三个来源，资义总危机等，传统资义与现代资义，传统社义与现代社义等）。扯起三峡，我只好交底。黄火青透露程子华要写报告，讲各淹没县之赞成也。我揭穿谜底，给了糖吃也。江一真极言稳妥，从移民之难谈起，潘家口水库一万多人饥寒交迫，县委无法应付。河南也有此情景（嵩县）。

下午观《孙中山》上下集，颇有气魄。夜观日片《呵，军歌》，了解日本民族心理。

1986 年 11 月 20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九点到医院查泌尿科，前列线[腺]不肥大，睾丸萎缩已成定局，二十年单身结果也。遇见王汝琪[177]，谈她的四十年冤案，八二年才彻底平反。

---

[176] 指因为李锐阻止了陈云儿子陈元的提拔，而被免去中组部副部长职务的传言。此事可参看李锐 1983 年 9 月 28 日日记。——李南央注

[177] 王汝琪：（1912—1990）又名王里。河北柏乡人，女。1934 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1938 年加入中共。1940 年赴延安，在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从事研究工作。延安抢救运动时为“五人反党集团”成员之一。其余四人为潘方、宗铮夫妇，陈传钢（王的丈夫）还有王实味。她是时为国民党立法委员王昆仑的表妹，因之被指为是王昆仑派到延安的特务。直至 1980 年代王昆仑去世时，才知王昆仑早于 1933 年即为中共秘密党员。

下午游 800 米。准备明天讲话。

夜接总后一干部电话，谓高级领导特殊化太严重，具体未谈。

1986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准备五个学会关于水电战略的讲话。

到西郊民巷开了一天会。中午吃快餐没有休息，坐了八个小时板凳，多年未有盛举。外地亦有人来，水电专家挤挤[济济]一堂。我讲了半小时，谈到必走资义老路：大搞煤电，严重污染再说，因整个经济结构尚处于人家四十年代初也。三峡也讲了几句：不要吊死在一棵树上。人们反映［应］强烈，发言者都反对三峡，包括何纯渤。

夜观美片，写一飞机失事救援，在冰河中救人，人家雷锋精神甚多也。

1986 年 11 月 22 日（星期六）阴

六点起床。略作活动。不该服药，以致体检未能抽血。只查了 B 超，肠胃等。

下午游 1000 米。

看《平江革命史》，准备写序。

1986 年 11 月 23 日（星期日）雪

六点半起床。略作活动。

早晨为苗苗事找武光[178]一谈，他是航院老院长，满口答应。

黎澍电话，谈过去乔、田（指胡乔木、田家英——李南央注）等认为他“不关心政治”，实则不关心运动与整人一套也，不熟悉党的官场习惯而已。我们这一套官场习气与人情世故，较之旧社会，有相似的，也有新创的。我当然比黎要多懂得一些，但不能习惯则一〈致〉。晚年的进出中组部也是可写回忆录的。

续看平江材料，写序也要进入角色。

1986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一）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开始写序，被陈英茨来打断，他想去经团联办的刊物，曾有信与我。谈安徽情况，谓黄璜对老干部甚不尊重。

下午到部，小米将《文革起源》第一卷摘要毕，看来这是他愿意做的工作。

1986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刘正来，谈湖南情况，吞吞吐吐，谓熊清泉太滑，程星龄对毛致用看法无改变，薄到湖南时支持得很。周惠近又去湖南，谈到薄之为人。南南一案，省委不会改变。孙文盛能与他谈心里话，能与毛、刘夫生周旋。赵杰兵颇有本事，不可小看，现在组织部靠他。

人客一来，写作中断，毫无办法。下午游 800 米。到办公室看文件。夜到祖春家吃饭，谈到九点。

[178] 武光：（1912—）河北深泽人。1932 年加入中共。1939 年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49 年长沙解放后曾任湖南省委委员，长沙地委书记。1954—1963 年任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院长，1963—1967 年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第一副主席。文革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北京市人大常委副主任。

他也有些老框框。

1986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汤钦训来，为苗苗事，他的活动看来是无效的，却为小何革命工龄事求问也！《平江》序言写了一大半。小米来送信件。收到《新湖南诞生》稿费单，2188 元，真是一种照顾。

下午游 800 米，遇杨纯，谈玉珍病情。她说复兴医院无好大夫，眼科尤不行。

1986 年 11 月 27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十点作活动。整日伏案，“序言”脱稿，约 4000 多字。

秦川告我彭真讲话，社义民主如何高于资义民主，又是共义理想如何，此等讲话我是懒得看的。

昨天看的文件，十月九日耀邦同台湾归来人士谈话，说小平自己决心下来。

1986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略作活动。九点到医院抽血。随去办公室。同谷安林谈，劝其安心。陆沅、钱听涛来，确定一些安排，十二月去天津开北方十二省市会。

下午应古华、谢晋[179]邀，到电影局观《芙蓉镇》样片，甚好，淋漓尽致也。只是床上镜头应略去一些。萧乾同车去。他凌晨起床写作，晚上睡得早。夏衍、荒煤、袁鹰，唐达成[180]等均同观。唐是长沙人。赠王若望诗，他们都已知道。

1986 年 11 月 29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在室内略作活动。十点到户外活动。

黎澍忆田家英文，借题发挥，哀叹世态也。觉自由主义问题可补一段，盖悼词中批评田犯此病（悼词为邓力群唸）。自由主义补了一段，拟黎口气。

下午到党校，铁铮七十大寿，送蛋糕。看望张家昆、孙文盛，一同晚餐。林汉雄亦来。向孙谈八三年到湖南情况，如何同常委等谈两个下午事（批评毛致用的发脾气，支持刘雪初）。林汉雄谈我对他要求严格，当面批评，背后支持。

九点归。

1986 年 11 月 30 日（星期日）晴

起床活动如昨。上午到南边一百米处宿舍楼看望苗苗丈人家张庆林，本人不在，家属在，略坐。

上午小蕙[181]来，约江文（江丰子）来，介绍见　鬼伯（原文此处空两字—李南央注），日本美术史教授，小蕙想留日。

---

[179] 谢晋：（1923—2008）浙江上虞人。电影导演。文革前导演的《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受到电影观众的喜爱。文革后导演的三部影片《牧马人》、《天云山传奇》和《芙蓉镇》深受观众喜爱。1984 年加入中共。

[180] 唐达成：（1928—1999）湖南长沙人。1948 年毕业于上海中国新闻专科学校。中共执政后任《文艺报》编辑、总编室副主任，1956 年加入中共。1958 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山西。文革后返回北京曾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书记,《文艺报》副主编,《散文世界》主编等。

[181] 小蕙：王小蕙，王申生的妹妹，搞雕塑的。——李南央注

朱维民来，留午餐。多久不来，大概觉受委曲也（我常杀其傲气）。有些见解是好的，批评香港摄影追求图画效果；不必强公鸡生蛋，应各司其职。

下午翻看书报。

1986 年 12 月 1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钟伯熙来，谈到十一点多。到西德参观城建，百年地下水道，污水处理全部管道，水净化后如自来水，人均收入最高。二次大战 90%被破坏。浙江干部政策仍是土改干部中意者上来，十几个地市只二个大学文化，付[副]省长管农业李，已请辞职，实权全在省委。省、市政府无党组，常委代替党组也。

下午开始看庐山常委两记录稿。

夜到全国福利展销会购物，小琳［玲］、玉珍同去。为玉珍买毛衣外套一件。

1986 年 12 月 2 日（星期二）阴

六点半起床。活动室内半小时。

看庐山记录，字迹难认者甚费功夫。

下午王若林带乐山武大分校筹备人市政协副主席并夹江县书等三人来，表示感谢之意，并送土特产。

胡靖来，送字条一幅。

小米同青岛组织部老贾来，在青岛结了人缘也。“平江史序言”寄《人民日报》。

夜苗苗媳妇来，同范某吵得难以安生。

1986 年 12 月 3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室内活动半小时。上午一支部会，唸组织部文件，漫谈人事工作。宋时轮仍大攻击军委危机，老中青不安定。黄火青重提传达六全决议，有的说反左为核心，人们附和。真是死气沉沉。黎虹告我，“答三峡防洪”一波不刊《通讯》，谓林乎加反驳又如何。一笑置之。

下午游 800 米。续看庐山记录。

1986 年 12 月 4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室内活动半小时。续看庐山记录，抄稿。九点同玉珍到真武庙市场买菜，竟上当买回蒸不烂的牛肉板筋。

下午坐秦川车到养蜂夹道，游 800 米。

上午湖南原公安厅长毛际寿来，详谈湖南情况。谓毛致用乃白骨精，伺候王震，送湘绣大松贺小平八十大寿。高文礼又去湖南（此人出名乱搞男女关系）。华国锋[182]阴魂不散，肃清华影响，乃刘复之提，耀邦讲了之后，刘仍提。赵处琪原拟进中组部任常委，后由赵（山东人）推荐赵振清。孙、夏可以，但

[182] 华国锋：（1921—2008）原名苏铸。山西交城人。1938 年加入中共，一直在山西地方工作。中共执政后任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书记。文革后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代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去世后任国务院代总理、总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毛泽东去世后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1977 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因华坚持“两个凡是”（凡是毛泽东的指示就要照办，凡是毛泽东作出的决策就要维护），其党内第一把手职务被胡耀邦取代，国务院总理职务由赵紫阳取代，军委主席由邓小平取代。1982 年中共十二大上落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退出中国政治舞台。

难独立于风浪。老红军孙洪致周惠信，观点与毛际寿一致。他们抓组部、办公厅与公安厅，设法将公安厅全部控制。原定六个三种人与严重问题者全部推翻并重用之。

夜谢韬来，谈去四川、湖北，南京等地，为人才研究院事甚有收获，社科院研究生院让他去主持。

1986 年 12 月 5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室内活动半小时。上午到科委三楼，应邀参加乐山校友并市长会，到武大老同学十来人，初识邵象华（佘国华）[183]夫人乃王晓云。关于攀钢二基地选址问题，我谈了点注意生态与污染，一开始规划即注意。在东坡餐厅午宴，认识张黎群[184]。董辅礽告我，《世界经导报》刊登了《法律咨询》座谈会报导（有我的发言），因参加者有阮铭，引起风波：王震在党校骂，邓力群湖南讲话攻击。我说咒骂由之好了。回来告黎澍，黎说，不如请于浩成再请一次客。张黎群与谢韬很熟，因知我为人也。

夜观《台儿庄血战》，两个多小时，可说再现历史原貌，这样很公正。这恐怕是八年抗战唯一大胜仗。

1986 年 12 月 6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庐山记录算是弄完了。共 36000 字。

上午到办公室，看文件。陆沅来谈史料事。十九——廿二日保定会，决去。

下午游 800 米。遇韩光，谈南南公司事。答应得很好。

1986 年 12 月 7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室内活动半小时。续整记录。

李普电话，从广州归来，广东杂文学会明年元宵约我去参加。

上午同玉珍到真武庙市场购鱼肉鸡，牛肉板筋废料也买回了。算是活动筋骨。

夜到黎澍家，漫谈过去三十多年大都错了。

看完“太平湖”，老舍之死也！

1986 年 12 月 8 日（星期一）晴

六点醒来，即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力康夫妇来，中午不得休息。常流来，他与张铁铮、李善民得中纪委、中组部信，为销毁《李锐反党集团》小册子等彻底平反事。附上李伯宁五九年的长篇诬言。

上午陕西科技社王智钧、何越经范岱年介绍来，出《新思潮》丛书，要我写小册子，婉言谢之。

下午为山东作字，青州博物馆题字：“坐见举国来奔波”。为力康写对联。

1986 年 12 月 9 日（星期二）晴

五点醒来，起床室内活动半小时。

---

[183] 邵象华：（1913—）浙江杭州人。钢铁冶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1939 年至 1941 年任教于国立武汉大学工学院。中共执政后曾任鞍山钢铁公司总工程师，冶金部钢铁研究总院技术顾问。

[184] 张黎群：（1918—2003）原名黎储力。四川蒲江县人。1937 年入延安，在陕北公学、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38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任中国青年报社副总编、总编，副社长、社长。文革后先后任浙江大学党委第二书记兼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党组书记。

记录算是整理完毕，可付排印了。写了前言 1500 字。

下午到办公室，小米介绍了个秘书候选人。黎体贤送来叶国城写的读《新湖南诞生》二篇杂感，写得不错，中意也。

上午同玉珍看望周惠夫妇，谈两个多小时，细说王照华同内蒙小兄弟事，如何攻击他，又如何告一状，照华遂离部也。

叶国城两篇可以介绍到哪个刊物发表。

1986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三）晴

五点醒来。室内活动半小时。整天在部里，组史编辑组开会。下午山东来人汇报，他们的上报本与自编本都已完成，自编本 2573 人。这次来京要找 200 人调查。

游 800 米。夜观美国一反间谍片。

阳泉市来二人求写展览馆招牌，送仿古花瓶一只。朱维民介绍的。

1986 年 12 月 11 日（星期四）晴

两点半醒来，服两次眠药始再入睡。七点半始起床。简直没做什么事。看完陈英茨的文章，驳政治问题难讨论论。黄委会干部伍德顺来谈《黄河志》编写中有关黄河规划事，才记得当年我兼办公室主任也。

下午到办公室看文件，好些地方学生闹事，武大二千人上街，安徽的是要求民主自由，不满现行选举制，是假民主。其实学生的敏感有道理，必须平时让有机会发言，才不致激发。

周洁冰又谈工作安排不满，想争取她到编辑组办公室工作。

游 700 米。

1986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五）晴

两点半醒来，服眠药，睡到六点。室内活动半小时。黎体贤、叶国城先后来，谈定愿叶来作秘书，但叶顾虑能否胜任及生活事交待。要告知国外妻子，以及家庭小孩等问题，还不能最后定夺。将大跃进时期毛讲话及陆沅作的卡片交他整理，黎也愿协助。将《文革起源》第一卷译稿让她一阅。

下午游 800 米。夜观《老乡》。问伍修权到黎平后，是改走黄平，四比三，他认为有凯丰，李德不在内，毛朱周王较一致。

玉珍争取参加工资改革事，萧桐批语，说是“自愿”，原来要她改掉“被迫”，目的在此。她很气愤而伤心，只怪几十年看不出人也。

1986 年 12 月 13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室内活动半小时。上午长沙《爱晚报》来三人，挂名顾委，此报已销海外，十多万份。

中午在黎澍家吃涮羊肉，李普夫妇在。漫谈余生应直言不讳度过。黎忆田文，董边（田家英夫人—李南央注）竟不以为然，可见老框之害人：“自由主义是中央订［定］的”。

游 1000 米。

黎体贤电话：叶终不愿来也。

下午小妹来谈对撞电子器乃小平项目（李政道支持）。到底如何还难断定也。吃晚饭（星六）。

1986 年 12 月 14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下午到政协参加于光远学术活动五十年，挤挤[济济]一堂，发言踊跃。钱三强[185]讲得较多。“独立思考，只服从真理”。认识多年，今日才知其影响也。其为人、作事、其精神，许多值得效法。

认识何祚庥[186]，要《论三峡工程》。

1986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人客不断。王晓云来，谈离休受阻情况。钢铁研究总院有人对她过不去，闹到组织部。齐西来（齐白石孙）来，原火总干部，下放江西，回京安排工作。秦川来，说人大常委《简报》将《法律咨询》会作为黑会反映！

下午同玉珍逛东四人民市场，玉珍购羽绒上衣一件。沙发都很粗糙。

1986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二）阴

六点起床。室内活动半小时。上午顾委听李力安讲整党情况。人们对三种人问题甚表愤慨，认为全国只一万余，说明甚不彻底。此祸害不根除，将后患无穷也。

下午到办公室，同周洁冰儿子金丹阳谈话，拟作秘书候选人，只怕文化基础太差，初中——电大。看来人是朴实的。游 600 米。

1986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三）雪

五点起床。下雪了。室内活动半小时。读李泽厚《近代思想史》，这本书写得{对}的。上午支部会，谈讨论精神决定向中央汇报稿。定一发言倒是两面提到。光远的“抬头向前，低头向钱”作为反面汇报了！陈再道提杨成武、肖华不能进京事，杨整老帅也。

下午周建南来，谈到五点半。谈接班人事，谈深圳、广东，认为李鹏不稳当。莫斯科行，外交部告了状。胡讲话随{便}，袁宝华对群采[採]矿有看法，书记处讨论时，耀邦坚持群采[採]也。两人看法一致，其他都好。王纪宽关于日元、美元事证实，人民银行人曾不赞同，赵亦无法，都不做判断，都等赵作判断（姚依林亦如此）。百科全书人物不作评语，邓同意乔木意见。总理人选数不出来，他认为叶选平[187]不错，当年在辽宁千人大会反右倾（沈阳一大厂厂长，留苏联回来的）。物价忧虑。

---

[185] 钱三强：（1913—1992）原名钱秉穹。浙江湖州市人。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元勋。1937 年赴法国留学，师从第二代居里夫妇（居里夫人的女儿女婿），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48 年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原原子能所）副所长、所长，核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副院长兼浙江大学校长。1954 年加入中共。

[186] 何祚庥：（1927—）上海人。1945 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后转入清华大学。1951 毕业后先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原子能研究所工作。1958 年至 1960 年赴前苏联莫斯科核子研究所学习。1960 年回国后参与氢弹的轻核理论研究。1980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物理学部委员。1999 年 4 月 1 日因其一篇点名批评法轮功的文章引发法轮功信徒的抗议，使其成为名人。2007 年 5 月因电视剧《红楼梦》饰林黛玉的演员陈晓旭患乳腺癌去世，又发表言论指陈晓旭被中医害死，引发争议。

[187] 叶选平：（1924—）广东梅县人。叶剑英长子。延安自然科学院机械系毕业。1945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曾先后在沈阳第一机床厂，北京第一机床厂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1980 年步入政界，先后任广东省副省长，广州市市长，广东省省长，后调京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中共第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三、十四届中央委员。

1986 年 12 月 18 日（星期四）阴转晴

六点起床。室内活动半小时。上午读书，准备材料。下午两点上车，陆沅、钱听涛、刘世荣同行，四点到保定。先开准备会。河北三方谈日程，明天我先讲。地、市委负责人轮番来看望，小谈地方情况。认识胡开明，74 岁，长跑健将，曾带队赴美。

1986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五）晴（在保定）

睡得甚好。六点起床。室内活动半小时。看材料。上午开会，我讲了一小时廿分，情况与问题，都还是大家关心之事。下午仍听会。

中午地委请客，菜肴过多。看来只有国家立法，由各餐厅执行，才能解决此老大难。

开始读严家其《文革十年史》，天津来人送的。

1986 年 12 月 20 日（星期六）晴

昨夜竟自敦伦，多年未有之事。睡得甚好。六点起床，室内小作气功。

地委组织部杨付[副]部长并一干事陪同，到蠡县观光。县委赵忠茂书记陪了一天。上午到八里庄看晴纶家纺与成市[衣]市场，每户约两台手机，台织二十件。学徒工人管饭四十元一月。市场扩展到全国。次观留史皮毛市场，全国性交易，今天并未逢集，仍拥挤之至。以黄鼠狼（40——80 元一只），狐、羊、狗皮等为多，应有尽有。水獭约八、九十元一只，狐 20——200，最贵者猞猁，獐贵于狐。见豹皮一只，400 余元。

中午县委宴餐，也是刘信酒。略休息，下午观辛兴晴纶纺线厂，女工约 100 元一月，一厂约百余人。有两排、两层楼农家，讲究不下于深圳渔民村，上下 8—10—12 间，庭院甚大，建筑费近 4 万元。又观百尺人造皮毛厂，赠成衣二。美国所见长毛地毯，大概即此物也。

六点归来，吃涮羊肉，尚不觉累。夜陆沅等五人小会，谈拟回答诸问题。九点半马石江从北京来，谈即墨县本甚好。建议先印出。

1986 年 12 月 21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室内活动半小时。《文革十年》翻读完了。许多重大事件得以了解，来龙去脉清楚，应当说写得不错的。保存了史料，只是思想深度差些。

下午参加会。陆沅、马石江各解答问题。谈了希望。我讲了一点整理史料要借助社会力量。

晚上又是宴请。看书到十点半。

1986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稍作活动。八点一刻出发赴西陵。主人盛情，派小车相送，以便返京。

雍正主秦陵，想出人头地，或惧伴康熙也。神道约五里，三大石牌房[坊]北京不见。讲解员小那解释龙、凤特点（综合禽兽之最而成：鹦鹉嘴、大鹏翅、鸳鸯耳，孔雀尾等。龙为鹿角、牛头、蟒身、麟尾，虾眼）。道光陵三楠木小殿（不如永乐之大）慕陵因题字而来。光绪墓为民国所见[建]，梁鼎芬种十八棵罗汉松。

午餐在行宫招所，县委诸人陪同。陋规如此！下午六点到家，晚餐招待司机。

范岱年电话告知上海学生游行事。

1986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二）晴

凌晨泻肚，拉水四次。上午到医院。血色素 11.5 克。

秦川谈各地学生闹事情况。社论语言，是否为捕人作准备。

下午看望项南，中纪委抓住不放也。详谈此事过程。胡、赵、万、习，启［啟］立(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胡启［啟］立——李南央注)等都为之不平，可是中纪委扭着。薄、乔，邓（薄一波、胡乔木、邓力群—李南央注）站在一边。项庄舞剑：乔木说，为何到处理项南就处不下去？邓力群说为何独要李洪林，拿出文件与我看：中宣部介绍去的。项父与韩光同过事，韩等都弄不清情况。假药不过一个镇的农民所为（白木耳冲剂等）。我亦略谈自己经历。项是五九年右倾下来的，做了耀邦的牺牲品（书记处批了耀邦），耀邦感到内仄，要项找鹤寿一谈，项说不行，即怕得连说，不要泄露是他的主意。总书记也实在可怜。

1986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拉肚已停止。“平江序言”已于廿一日发表。下午到八宝山向吴克坚遗体告别。遇见宋一平，说应当将克坚写入。此念曾有过，但不知其详（关于秀野师范）。悼词任过县书，革命史稿亦未提及也。到周惠处闲谈，对耀邦意见仍多：谓发表意见过于轻率，对调整物价怀疑。有巴盟来人送羊，巧遇我也得羊一只。

1986 年 12 月 25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后。室内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与小米谈秘书人选事。试验我的耐性也。张志杰调对外友协，来谈调动经过与尉对他的评价。谈到十三大人事小组人员变动情况。邓（邓小平——李南央注）亲自主持，薄、宋（薄一波、宋任穷——李南央注）参加，胡、胡，习（胡耀邦、胡启［啟］立、习仲勋——李南央注）等退出，有力某（邓力群——李南央注）。

下午游 800 米。

夜齐西来来，观藏书画。送我印章与菠萝、草虫图。

陈明来，《魍魉世界》序言修改处。拟请律师与蒋祖林周旋。

1986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室内活动半小时。九点参观苏联展览会，并不丰富。是否有多少高尖精，不知行家如何看法。手工艺等则粗糙之感如五十年代也。读《毛书信》内中小有信息。

下午到顾委听有关学生闹事传达，性质为政治性（有坏人提反共反中央口号），有后台，资及[级]自由化者作文鼓吹，四人帮残渣余孽亦兴风作浪。提到的人名有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水，刘串联明年 100 右派知名人座谈。

夜观《神鞭》，颇开心也。

1986 年 12 月 27 日（星期六）雪

六点起床。室内活动半小时。《毛书信集》阅毕。

上午陈四益来，云《热河云烟》已发稿，不想在《瞭望》呆下去，愿去中宣部，还是在官职也。

下午到办公室，与小米再谈秘书事，先在部内找人过渡。收到邹儆赠《文化革命与毛以后改革》。游 600 米。夜到展览馆观室内装饰展览，各地发展甚快，有的不亚于香港。三星级约 500 元/M^2。看中

一套沙发，五件 1800 元太贵也。

1986 年 12 月 28 日（星期日）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约熊蕾来，《大跃进》卷请她译完。对邹傥书有兴趣。谢韬夫妇等来，谈华夏研究院开会情形，说我的主张“少小好“得到大家赞同。题词：“培养优秀人才，发展民族智力”。明年一月九日将开成立大会也。

杰兵连来电话，谓黄老已于上午十点半去世，十二点半到 301 五楼，入病室，含泪行三鞠躬，凝视久之。面形瘦极。金明、张震等一起小谈，直到送遗体出病房始归。

下午朱维民来，谈接到刘宾雁三人信，明年二月开会事。告以气候变化也。谈党内两派轮流执政为好。

夜为黄老作挽联，杰兵之嘱也。家内拟设灵堂。

1986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一）阴、雪

五点醒来。挽联拟就，一早写好：廿载愁云，忘年交谊，从今不复聆教诲；一身正气，传世高风，当代何堪失直声。并吟成一律：

如此灵台停跳动，难将笔墨写哀（深）情。
忘年交谊师兼友，昔日风云醉共醒。
满腹忠诚传后世，一身正气启来人。
从今不复聆教诲，当代何堪失直声。

十点同玉珍到北池子黄家，儿女们正在布置灵堂。遇黄老秘书陈文伟，同黄熙、黄晴、黄楠、黄梅漫谈。他们认为《文革三十年》写得不深。

下午到黎澍家送书（邹傥寄书两本，一送黎），遇李洪林。谈形式，亦不必[无]忧虑，谓耀邦不能顶住也，也不保护当年一起奋斗之人。说龚育之[188]、郑必坚等皆为“御用”人物也。

夜周惠夫妇来，长谈到十点，中心谈耀邦，无此魄力：上台时即准备下，于是节节败退。学生闹事为多种矛盾爆发，关键仍在经济，形势无可逆转，物价{未}搞好。周世田谈到十一点半，他想出国。

一早四益送书来，看诗。

1986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诗终改定。最后李普、沈容提了意见：因后记，一二句改为：

可以交心人永诀，难于握管我伤情。
忘年道谊师兼友，忆昔狂潮醉共醒。
老眼高瞻谋国是，一身正气有公评。
从今不复聆教诲，当代何堪失直声。

（沈容谓“赤胆忠肝，高风亮节”俗也）。

即送《人民日报》袁鹰。

上午顾委传达中央前天召开的书记会，紫阳说“也要反思”，自由化泛滥了；耀邦则整顿一年，宣

[188] 龚育之：（1929—2008）湖南湘潭人。1952 年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毕业后至文革开始一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工作。1980 年后历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

传战线要调整人。正式点了于光远的名。会后告荣高棠：光远之“抬头、低头”语，乃天津大邱庄支书之言也。

下午游 1000 米。同祖春谈他的《淡血》的序言，中间一段太生硬，乃报刊论文。

夜张铁铮、李善民来。关于《李锐反党集团》材料销毁平反事，已送中纪、中组。谈当年沈信祥之出格。

1986 年 12 月 31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室内活动半小时。早餐后找秦川小谈。说是“五人帮”也。预料要搞夸[垮]现在中宣部（“哪来个中宣部长”），定一去年说过。让再闹三个月好。

上午苗苗来，谈他的学习和更换工作的想法。他与玉杰已从家中搬出，暂住在玉杰妹妹家，可能住二个月。又问了下么么的情况。结婚之后，可能比过去懂事一些。中饭后同苗苗下了一盘围棋。客人邹家祺（搞室内装修的）来，也下了一盘，都负于我。

周建南夫妇和女儿来，他俩对我似特关心，总要带点小礼物来。段飚关于大秦线东段意见，他认为有理，可转与李鹏看看。建南还告，北大法律系学生通知市公安局要上街游行。

今年小结：

1） 接受组织史资料工作，为此开了一次全国会。杭州、青岛，保定出差三次，讲话四次。这项工作算是在全国推开，有了个基础。

2） 写长短文章约 20 篇，诗十几首，近 20 个报刊发表。《新湖南诞生》出版，全年稿费 4570 元。

3） 略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如中西文化，新闻舆论界等有关小会等。

4） 想写的东西仍未动手。庐山常委两次会议记录整理好（35000 字）。南宁——庐山资料翻过一次。

5） 读书很少。

一九八七年李锐日记

第十九册/Vol. 19
1987.1.1. -- 1987.9.27.
第二十册/Vol. 20
1987.9. 28.-- 1987.12.31.

1987 年日记注：

李锐 1987 年日记是分记在两个日记本内的。1 月至 9 月 27 日写在第 19 册内，9 月 28 日至 12 月写在第 20 册内。为方便阅读，将两册 1987 年日记内容合并于本文件。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81 年后日记录入说明 xii

一九八七年

十九册

1. 1987 年 1 月 1
2. 1987 年 2 月 8
3. 1987 年 3 月 14
4. 1987 年 4 月 22
5. 1987 年 5 月 29
6. 1987 年 6 月 36
7. 1987 年 7 月 43
8. 1987 年 8 月 51
9. 1987 年 9 月 59
10. 末页追记余秋里谈 66

二十册

11. 1987 年 9 月 28 日 67
12. 1987 年 10 月 67
13. 1987 年 11 月 74
14. 1987 年 12 月 80
15. 1987 年总账 86

十九册

1987 年元旦（星期四）阴雪

六点起床，室内略作活动。光远电话，告以前日传达，被薄一波点名批评事（批大公无私，“抬头向前，低头向钱”）。他拟申述并反评那晚五人谈广播“三国”评书，怎能同“全盘西化”连得起来。同秦川小谈，现在形势只有小平能讲话了，赵、胡只能且已经跟着反“资自由化”也。

小妹来，谈物理所科研人员上班谈学生闹事，且予同情。程学敏传出长办等人员说：李锐靠三峡拿稿费，不是他们急，也不会一篇篇写。这倒是实情。小妹将去瑞士欧洲加速对撞器进修八个月。谈唐小毛之子十六岁，偷摩托玩，关了半年，缓期执行，少年犯劳改吃不饱情况。谈到下午三点。同作材家、于刚处通电话，关心他们老鳏之境。小惠夫妇带孩子来，看她的作品照片。要为我塑头像。陈英茨偕安徽画家刘晖来（专画黄山松专家），送字、画各一幅。观我的藏画。

去年作一些零碎事，自己工程未动手，读书也少，生活也不够秩序，室内甚乱。今年必予克服。但两耳不闻窗外却做不到也。

1987 年 1 月 2 日（星期五）多云

两点服眠药，睡到六点三刻始醒。略作活动。胜利告知，凌晨两点，大街由西向东有几百人游行，高呼“自由万岁”，“严惩凶手”，“爱国无罪”。当是昨午天安门事的余波。同黎澍电话，必须疏导，国语：不能甚于防川，要导之以言。诗经：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几千年来如此。

上午李普约去黎家，漫谈形势，不胜感慨。苏修文教科技一直未受大的干扰，知识分子待遇也一直拉开，因此基础比我们好得多。

下午到办公室，何载见过尚昆，认为王实味事无平反之必要，杀错了就是，也不比右派没戴过帽子。复找健行一谈。项南在坐，因之也为项事说了几句。晚上同韩光电话，韩说问题在省内上下都有人告状，谓只处分下面不公也。又说问题不在鹤寿。项南则谓是马兴元等鼓动的。乔木说“为何到项处不下去？”

游 500 米。同韩光电话，谈项南事，似不可变。

1987 年 1 月 3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准备整理内务，项南来了。再谈假药经过。“一枝花”是八三年所说，卫生厅意见他也同意。而紫阳乃据此认为可予小处分。他已见过耀邦，谓在福建工作已全面肯定，谁能无过失，自己过失还多些。又谓自己日子更难过得多。项说，总不能因此而牺牲他人也。话就说绝了。项以为我接触人多，办法也多，可为转圈，殊不知我之处境也。

下午到顾委，讨论一号农业文件，焦点在“私人企业”问题，“允许存在”。随后传达卅日小平约胡赵万李何（胡耀邦、赵紫阳、万里、李鹏、何东昌——李南央注）六人谈话文件，颇似《夏季形势》[1]也：当前闹事乃几年来自由化思潮所致，否定精污过头，方、王、刘（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李南央注）三人应予开除，过去软弱。关于王若望，上海两种说法：开除和保护，中央有保护层。波兰教训，必要专政。上天安门有多少抓多少，巩固文艺、宣传阵地。整肃要开个单子，也不急于处理。

[1] 《夏季报告》:毛泽东 1957 年 7 月在青岛市南区第二海水浴场召开的政治局和部分省、市委第一书记会议上所做报告的题目。毛泽东报告的第一句话既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文中首次明确提出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命题，再一次重复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李南央注

晚上客人远方聚餐，灼姐夫妇，闽张，湘孙汉雄，黎、李三夫妇。菜肴丰富。对形势有种忧虑。

1987 年 1 月 4 日（星期日）晴

失眠，两点后服药，七点一刻始起床。

熊蕾送来《大跃进》一半译稿。冰封自湖南来。刊物暂停止进行，静观变化。谈钟、朱事，湖南尚平静。胡代炜有长篇告状纸。

到汉雄家午餐，烤羊肉串，看激光录相，可遥控：停、缓与倒转。饭后同玉珍到安志文家。颇多信息：紫阳可能转总书记，启［啟］立进国务院，耀邦任顾委主任（仍任常委）。田、李都不理想，赵用田为常务，较朴实，只是文化基础差（现也不尽然）。李鹏无自知之明，颇逞能，不谦虚，有傲气，本钱有限也（丰满技干出身），薄听邓陈话，对耀邦无多非言。去年在杭州见过陈，谈要个笼子，基建不能过大，凡邓之言都听从。开放是赞成的。谈到计委很难改老一套，人员都是五十年代逐步上来的，老框框，旧作风难动，不是去一个人能改的（赵让李铁映接体改委，李想去计委）。

“老眼高瞻”改“九畹贞风当世及”[2]。

1987 年 1 月 5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支部会，调门都高。黄火青请示一波后，几乎点了耀邦的名（在座者），说小平是舵手。杜义德等则指责定一与光远。倒是提出了物价问题，千家万户也，大家都极关心。

下午向黄老遗体告别。玉珍为我理发。

1987 年 1 月 6 日（星期二）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开始看法夸尔《大跃进》。胡华来电话，他与廖拟同意去，让与苏绍智再商量。

上午秦川来谈良久。下午观《红楼梦》连续剧一二三集，甚精緻，场面求逼真。向全球发行也。高扬谈由来已久，几年矛盾；少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专断；分开专职书记会，不合党章，乃一整体也。嘱我莫发表意见。夜与仲勋电话约谈。

哭黄老诗发表。

1987 年 1 月 7 日（星期三）晴

四点醒来，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复一批信件。黎澍电话，邻居自天津来晚点，学生卧轨，要求中有物价问题。下午参加黄老追悼会，不见耀邦。散会遇见王玉清、宋劭文盛赞悼诗也。游 800 米。遇祖春，北京传达杀气腾腾。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也。

1987 年 1 月 8 日（星期四）晴

夜半服眠药，七点一刻始醒来。略作活动。

秦川告知，鹤寿通知钱李仁：方、刘开除党籍。钱问是否符合党章，答以符合。昨日耀邦未参加追悼会，甚为担忧。陆沅来，告以大概是前一段的传说：紫阳代替耀邦，似成定局。又谈到我转入顾委还通过小平处。谈耀邦用人方面缺点，连[联]系到用曹志，曹对薄之不敬，尉派两个组到福建作调查，照华受窘。

[2] 修改哀悼黄克诚的诗句。参看 1986 年 12 月 30 日日记。——李南央注

下午游 800 米。夜请熊蕾来译法夸尔的来信，有重新评价文革的内容。赵杰兵来，谈到九点半。过去同耀邦家关系甚深。嘱注意县级领导的质量，比上面还重要也。这次风云，不要又抓什么人之类。

1987 年 1 月 9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人大会堂小礼堂参加“华夏研究院”成立大会。颇为隆重，且有余兴。 避免讲话。遇胡绩伟，于光远、苏绍智等，点了一串名。王胡子还点了巴金！光远自是参加《决议》又将参加十三大报告之故。法夸尔之邀请，苏认为不可能{去}，且批不准也。下午范岱年来，看看动员著名科学家及儿女进言，能否起点什么作用。《自然辩证法》去年末期刊了一篇介绍方励之长文：“祖国需要这样的科学家”。夫人是被打成右派的。说人品甚好，不像温元凯。

游 900 米。遇见周子健，说在安徽时，袁振挾万（万里——李南央注）之命：秘书长决不能退。万问周：袁当省长，答以品德不好。使万老[恼]火也。此种人事与旧社会相似也。

请冰封吃晚饭。告知今天中宣部开会情况（出版发行会）。徐维城其人大骂于光远、苏绍智，说研究生院学生八号要去天安门吊念总理，多是马列所人，于、苏后台也。给钟、朱二位信，让冰封带去。

1987 年 1 月 10 日（星期六）雪

六点半起床。略作活动。秦川来，反映王光美意见：哪儿也不必探问了，胡家也找不到人。给光远电话，告以宣传部会徐维城发言。

下午游 900 米。同劭宇[3]至其家小坐，谈华君武、范曾等事。彼此陈见很深也。

1987 年 1 月 11 日（星期日）晴

七点起床，未作活动。清理字画，换下三个厅房挂件，久悬易损也。上午朱维民来，谈学生、教师对传达的认识：帮了保守派的忙，同情耀邦，小平威信下降。下午王若林偕肖余来，谈肖余哥哥李克羽党龄事。

李铁铮老有家宴，请我去，方知我的寿诗已裱好，悬之于壁。

1987 年 1 月 12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为苗苗事，一早到武光处，他有个回信与我。上午参加一支部会，揭开批耀邦了。杜义德、谭善和、李启明、杨秀山、黄火青等发言讲具体人事。

刘复之尤激烈：挤邓下台，要当军委主席（甚至说是野心），为资级自由化总后台，“有一层”，从西藏要汉人干部撤出谈起，同中曾根打得火热，三千日本青年访华，外事活动多而失言，乃至“青红帮”（用青年团与红卫兵）。刘复之尤对用阮崇武、贾春旺不满。得人人表态也。秦川问启［啟］立，“上面布置的”。

大妹来，学院要题字。甚同情学生，很不满又“耍学生”一套。

1987 年 1 月 13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续支部会。曾大姐（陶铸夫人曾志——李南央注）批了一大篇，最后讲了句公道话：还得全面看，三全后做了许多事。李强说出国太多，不合身份，不务正业。大家最后意

[3] 邵宇：（1919—1992）曾用名邵进德，辽宁丹东人。速写、水彩画家。1935 年入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学习。中共执政后，曾任中央新闻摄影局副秘书长，国际出版公司董事长等职。

见是，小平决不能下。

下午参加《中华英烈》会，谈了点意见。如“文史知识”增加些历史资料，可读性大写。

游 400 米。同于刚来吃晚饭，黎澍夫妇来，饭后李普亦来，秦川来，都有忧虑。看国外反映如何。内力亦无法影响也。

1987 年 1 月 14 日（星期三）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一早得电话：四日政治局会议，停职检查，检查得好可保留政局委员（指胡耀邦——李南央注）。孙文盛、赵杰兵来，他们即将返湖南。再谈把县级班子搞好。这次“运动”，不要整人。温济泽来，刊物会议接受我的意见。阿鲍寄来糖果饼干，到北京饭店莊加宁处取回（小米取）。

下午游 700 米。遇杨纯，观点看法相同。

小妹来，高能所传达后，无人讨论，同情方励之也。夜广播，王若望开除出党。

1987 年 1 月 15 日（星期四）晴

起床如昨。只能睡五个小时。中午亦无睏意。整天悠游，没做什么事。下午游 1000 米。夜陈明来，丁玲遗画两张，黄山松题诗为之改正平仄。上午青年出版社杨群来访（彭辉女婿），他曾骑车去延安，谈延安精神，大概想以此主题写一本书。将《窑洞杂述》借予一阅。

1987 年 1 月 16 日（星期五）晴

又是不到五点醒来。活动半小时。上午伯村、秦川来，不免谈形势。对用陈俊生甚不满，谓陈写过一篇深圳报告，遂被赏识。程学敏来，谈下面对如此看待“学潮”不解。美国唐人街有游行，支持学生。请他为我复法夸尔信，并到他家小坐。

下午陈放来，谈南南案的三角关系：省委、中纪委、法院顶住，难以突破。多次找毛致用，托辞不见。刘夫生、石青山均推。要告状，也只能告市工商局。他们已找到魏泽同，向高法申诉。夜与韩天石电话，让接见陈放。

电视新闻，耀邦下台，保留常委。多日来的不安，告一段落。来日方长也！

1987 年 1 月 17 日（星期六）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开组织史编辑组会，讨论档案馆文献篇上卷内容并各地提的若干问题。同小米确定，让陈峰彩暂代替过渡。

下午二点到部，听尉健行传达耀邦下台五天“生活会”内容。他参加了三十人会。夜黎、李、秦来听传达。人们冷漠待之。

1987 年 1 月 18 日（星期日）晴

晨醒，一早吟成八句，寿黄乃七十：

少小曾经童子团，比邻共度古稀年。
六秋同饮延河水，廿载睽违风雨天。
依旧热心观世界，革新盲字结奇缘（吐玑篇）。
常叹大器难才展，却有精神当代传。

张发华来，谈华东院承包情况。陈英茨来，赠《文革十年史》，慨叹杜布切克重演。当年不能狠手

纠左，落得如此下场。自古宽猛之道，刘邦、朱元璋之流手段也。朱维民来谈人民大学西方思想史，哲学史等教师已折回教学，新闻系学生请换专业，对当前报纸极为不满，语言同五七年类似。下午蒋跃来谈感受，谓耀邦如此下台比十三大下反而好；历史留名，作为牺牲者也。匈牙利改革曾停滞十年，但愿中国不步此后尘。厂长制贯彻甚难，企业都有潜力，但一挖即上缴，无此积极性。作为生产力发展，私有制确优于公有。赵紫阳亦明此理。估计今年赤字将达 400 亿。两大块补：外贸补贴（4.3 元换 1 美元）与投资澎涨[膨胀]。只得行政费砍多少。左势力抬头，前途悲观。

中午在黄乃家吃饭，送大蛋糕为寿。孩子们帮助大扫除。

1987 年 1 月 19 日（星期一）晴

又只睡了五个小时。中午也不得休息。上午到荣宝斋，裱两张画要了 80 元。程学敏代拟了复法夸尔信，即发出。

小彭正式要求调动，这也是一种世态炎凉也。托辞为孩子接送也。同小米商接替办法。

为人打杂何时了！要求调动的、落实政策的、介绍文稿的，看文章的……，秘书则等于白设。

夜到朱厚泽家，谈到十点。[4]秋里首先发言，抢班之意。多人都很激烈，邓力群最长，当然算总账。乔木谓周围一批人互相影响，四原则一提出即分道扬镳。赵八四年即上书邓，体制不改，国务院难办。（是否整党、各部都向书记处汇报？）宋平、吕东都因经济工作上过书。郝建秀说工人阶级（十三大工人代表少选），乔石攻政法会讲话，还要人治。去年北戴河，朱有五分钟发言受到表扬，也成为田、赵攻击之词。朱检讨宽松等，启［啟］立还算承担责任，朱曾早表示自己先下。近日始通知：先休息，“不作纪律处分”。告以推荐之事[5]。觉得难得经历，总是见了世面也。又从列宁建党，发展到我们的党，已远非马恩“联盟”思想。南斯拉夫算是作过一种改革。农民革命，当政后难免成为官僚集团，封建意识根深蒂固。教授工资改革，以官为本位，每况愈下。尊重知识、人才，不过空言。何东昌搞两面，咬牙启齿，对外说学生好话。艾知生、滕藤、彭佩云均南翔弟子。又去年改革者纷纷中箭落马（温元凯反映），几个大报曾集中报导。王鹤寿等恨得要死（许多案子为纪委所判）。各种人等不满，集中上来，以耀邦为牺牲也。

1987 年 1 月 20 日（星期二）阴

六点起床，听美国之音，乱猜人事。复一批信。有诗兴，七十自寿已得句：此生只合书斋老，去日犹怜客梦长。

下午到办公室，交小米拟回信。十天原样，如此秘书！生活会已有文件。

游 600 米。黎澍来看文件。夜韦纯束来访，赠蜜橘。谈耀邦到广西两次，说大话，“赶前十名”，后又纠正；到边境县，批评处遗[6]过严，后得反映又改口。也觉得平易近人，做许多事。电话回去，不要抢着表态。省长会，中央要钱也。今年赤字将超过去年，300 亿也。

1987 年 1 月 21 日（星期三）阴

六点起床，活动 半小时。上午看杂书报刊。

---

[4] 以下所谈内容应为 1 月 4 日政治局会议内容。参看 1 月 14 日日记。——李南央注

[5] 朱厚泽在党校学习期间，李锐的二姐李英华是班主任，向李锐推荐了朱厚泽，认为是可用之才。李锐因之向胡耀邦推荐为中宣部部长人选。——李南央注

[6] 处遗: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李南央注

七十自寿得八句:

大别山棲耳顺室，木樨地筑古稀堂。
此生只合书斋老，去日犹怜客梦长。
久识酸辛仍未俗，晚来情性更乖张。
小楼一统成天下，莫逆时{逝}作楚狂。

又得丁卯年初有感一绝：

文章翻案岂常情，左右逢源最可亲。
黑白纹枰输后手，是非公道在人心。

夜到音乐厅，听《小小演奏家》音乐会，并随老文化部长黄、朱与一氓老同十二个孩子拍照。熊清泉来不遇，留两瓶武陵酒，“欢迎去湖南看看”。

1987 年 1 月 22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同玉珍看望杨作材，略谈形式，经济方面他是有看法的。随后去周建南家，议论总理人选，江泽民较合适：懂经济与外事，也有长期基层大厂和中央部门经验，更加上海市长，此次处理学生闹事甚坚定。赵已排除田，李鹏过份骄傲，强不知为知，不尊重老同志（田比较谦虚）。省长会议赵坚决表示：经济战线不反自由化，农村不反，有的省市长（李瑞环）提出此忧虑。下午看望杨达，恰遇孙敬文，谈到人大常委通过周光召、滕藤时，差十一票。滕在报上声明新闻工作讲话出入（总编有权登什么），曾涛发言：早一点就好了。何必发呢？也议论总理人选。可能姚依林过渡（建南说：姚此次念稿子，后来就语次颠倒了）。说到韩培信，我说不如江泽民。

1987 年 1 月 23 日（星期五）晴

近七点始起床。八点半到科学会堂参加能源研究会新春茶会。新雨旧雨相聚甚欢。朱光亚及办公室人都对自由化表态不甚感冒。汉雄来，谈建材大家办增长甚快。电力还难做到此点。大家谈水电与三峡，能源会人绝大多数赞成我的意见。投资分配与电价大锅饭，水电优越性无从理解。汉雄谈李鹏近日去他家，卅日谈话始知欲耀邦下台。常委间情况不清楚。上午支部会没参加，晚上得知只念了文件，大家表态而已。下午匆匆游 600 米。晚上在文津街参加晚会，胜利与小丽丽同去。首次到舞厅，广玉清婆媳请我跳三次舞。完全不行了。

1987 年 1 月 24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赠澍兄得句：

时有文章惊海内，无非感慨为苍生。

上午看报刊，还信债。下午游 600 米。

小徐晚饭后回湖南，给琬姐夫妇信。接冰封信，朱正印《夫人情人》书 30 万本，挨攻击，情势严峻[7]。胡真攻击涉及在下。复胡真信。

[7] 朱正时任湖南人民出版社总编，拍板印刷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全国范围书店热购 36 万册。因武汉一家当初没有接受预定的书店欲补购遭出版社发行科奚落，而此书店负责人正好曾经是当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的部下，写信向熊复告状，熊将信转给邓力群，邓立即做了批示，将书查禁。湖南出版局局长李冰封、副局长黎维新受党内警告处分，湖南人民出版社社长戴超伦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朱正不是党员，受行政记大过处分，不久被免去总编一职。陈晓萍有文《一部禁书的中国遭遇》详述事件起因。——李南央注

1987 年 1 月 25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赠澍兄”八句：

问古谈今五十年，神交尤是史无前。
骨头从不公卿媚，情性生来仕{迹难}。
时有文章惊海内，无非感慨为乾元。
请君放笔人间事，我辈于今更讨嫌。

将四首诗（丁卯岁首、黄乃七十、自寿七十及赠澍兄）写于宣纸笺，同黎澍夫妇、玉珍一起到李普家午宴。有广州飞机送来的烤鹅，及盐水鸭、青岛虾，腊狗肉等等，喝白兰地、百事可乐及平[苹]果汁。

下午光远来，送贺年信卡。秦川亦来。耀邦与小平大概来往甚少，不通气。也是怕见大人也。去年北戴河有“双手赞成”说（下来事）。“半下”与“全下”说。今后问题在赵，能否经济政治两全。要么同流，要么也下台。路透记者问：是否违背了家长制。基辛格看得最清楚。美国留学生千人签名为耀邦鸣不平。三人言论摘编广泛流传[8]，弄不好起反作用。

1987 年 1 月 26 日（星期一）晴

上午到灼姐处，大姐送她腊味。谈学员反映［应］之冷淡。批凡是、落实平反，谁人有此魄力。她去过两次，问起“是否二姑。”[9]哪个能做到？

下午游 800 米。在池中同周子健略谈。

1987 年 1 月 27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雪初来，形势观感相同，为九思叹息。谈及在湖南时往事，或有商人家庭气质也。陈四益来留餐，此次穆青没赶浪头，平稳处之。今日《光明》则以头条刊《红旗》座谈，八方指责。

下午游 800 米。到顾委，听薄传达过程及紫阳与尚昆在生活会发言。果如所料，近年薄常有汇报并传旨意。赵则难以共事，终或[获]辞职。惧怕“自由行动”。耀邦读检讨终篇前泣不成声，最后号啕大哭，或伤心之至耶。曾语（一月七日？）鹤寿：如此整我，我亦可整人；如此揭我，我亦揭人。

夜向黎澍、秦川传达（薄谓可向老同志传达），唏嘘久之。

1987 年 1 月 28 日（星期三）晴，除夕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廿四楼刘西尧、张滨黄、刘清家小坐，提前拜年之意。与西尧略谈。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之治国可以了解也。宗彦来，形势人事看法相同。

胜利、小玲夫妇在此过年。杨小玲亦来，朱维民同张大爷来。

晚上看节目到十二点多，花炮似比去年还多。

1987 年 1 月 29 日（星期四）晴，初一

七点起床。活动一刻钟。上午十点吃饺子。与胜利下围棋，让四子胜，五子则吃力，象棋皆胜。

周定一来，编了 150 万字《红楼梦词典》。送“龙集”等三本与他。

---

[8] 指被开除出党的三个人：方励之、王若望和刘宾雁的言论摘编。印出目的为供批判之用，但适得其反。——李南央注

[9] 为李锐平反之事，李锐二姐找过胡耀邦两次，我自己也去过一次，胡耀邦对我说：你二姑姑来过了。我有文章《没有架子的胡耀邦》记述为父亲李锐的平反见到胡耀邦的经过。——李南央注

傍晚到廿四楼廖季立、杨纯拜年。廖喜书法，要加入书法协会。再到本楼白治民、刘競雄、邹家尤家拜年。

陈明与祖慧夫妇来。毛鹤年夫妇来。

1987 年 1 月 30 日（星期五）晴，初二

七点起床，略作活动。早饭后到陈明家，代我们买了一个厨房用除烟器，非常好。随后到王鹤峯、赵毅敏家，都不在。整天客人不断。韩晓洲、马承簾，每年来一次。玉珍朋友张文华夫妇。弓彤轩[10]来，主要为的推荐陆沅进部班子（应当有个女的），让她按自己渠道活动。谈了自己看法，人正派，有胆识，但不稳重（组织工作则致命）。胡积[绩]伟来小谈，耀邦不应作违心检讨，七全会时应作全面说明，纠正精污扩大化，不能也错了。平反冤案，批评反[凡]是，何等魄力，保护人也是好的。包产到户，最初紫阳并不同意，只同意到组。三全农业文件也是耀邦促成的。总之，主流、支流应加分别。

下午王鹤峯（同王甫夫妇一起来），对如此做法是否合乎党章有看法。小妹来，到晚上始走。谈学生反映［应]:“原来是自己人。”夜马寅带孩子来，几十年不见，像个老工人。谈原爱人徐{瑶}（陈家三妹）悲剧。仅因一个什么 CC 组织有同名人而已。

1987 年 1 月 31 日（星期六）晴，初三

七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早饭后到毛鹤年家小坐。算哥女儿李璞君、顾远帆夫妻来，带着孩子。他们在宝鸡稀有金属板材厂工作（71 信箱）。六七年因平江“阶级斗争厉害”，到该厂投奔姐姐去的。刘清来，周建南夫妇来，谈用“左”反右不行。朱维民来午餐。下午王纪宽来，接着鬻鼎夫妇、尉健行、王作高陆续来，谈话不好进行。纪宽谈美国人（有战略眼光者）谈：三全会后八年翻过来不易，要安定局面，不能再搞马鞍形；关心的是总理人选，两届之后还可以当总书记；经济改革持续下去，否则香港回归成问题。认为外贸进口要减缩，加工工业盲目扩大，几年用五十亿外汇买汽车，南朝鲜三十多亿办了两个汽车厂，现在可出口成百万辆。投资消费企业太大，乱盖高级宾馆，广东影响到县。通货澎涨[膨胀]。健行最后走，也听到组织部要换人事。现在由乔木牵头管人事，兆国依旧。

1987 年 2 月 1 日（星期日）晴，初四

六点半起床，略作活动。上午王远、杨健生先后来。王远说，康大姐（康克清——李南央注）曾在政治局会议上问过，李锐为何下来。健生谈各省班子情况。陕西矛盾尖锐，张勃印当省长同白纪年谈了五次。我宣传了一下江泽民可当总理后[候]选人。范岱年来，极为感慨：身体要紧，总要活过那些人。下午周保志来，新华社苏仲湘来。他是北京《野草》旧诗社成员，甚感应编民国时期的诗集。秦川来，胡公子尚未放出也。

1987 年 2 月 2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周世田、小米先后来，谈了一上午，留午餐。香港反映［应］强烈，政协委员要联名上书。美国一千多留学生信已刊纽约《中报》，为耀邦鸣不平。在国外的人眼界宽阔些，也看得远些。

下午游 800 米。潘千里（中华国际土建技术开发公司总经理）等四位技术人员来安装厨房吸油烟器，为深圳新产品，陈明介绍的。谈该公司业务，为社会服务，拾遗补缺，事无巨细。

[10] 弓彤轩：（1916—）河北衡水人。曾任华北局书记林铁的夫人。1978 年以后任中组部办公厅顾问。

赵金声来，即六七［七五］年五月押解我回磨子潭的工人，现为司机。[11]

1987 年 2 月 3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看报刊。同玉珍到后街买菜、散步。陈英茨来，中宣部拟开 20 人名单，搞批判材料。朱厚泽交接发言：是非功过历史自会评价。下午二点到办公室。陆沅来谈，中宣部人问组织部人事如何。她反映朱厚泽是耀邦定的。复信、看文件。接吴克贞信，提到 14 级问题算是解决了。黄实的问题也已解决。

游 600 米。夜王若水新夫妇来小坐：是兔年，长不了。批判文章难写，但人事更动可以做到。

1987 年 2 月 4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写字十余幅，算是了债。一点开始吃午饭。下午三点同邹家尤、玉珍同去 301 看望何长工，他们的老上司。何则因我与米脂婆姨结婚，而念叨过我。游 800 米。

因小妹的毛毛要同去游泳，引起玉珍不快："那你就天天带她去吧。"使我也不快。从小妹处可以知道点年轻人信息，玉珍却不理解此种心情。

1987 年 2 月 5 日（星期四）晴

昨夜服眠药，又移至北屋，久久入睡。七点起床，略作活动。读刘宾雁《我的日记》并翻阅《闻一多选唐诗》，此人死得太早了。

下午游 800 米。小妹的毛毛亦去，姿势不佳。

夜贺益夫妇来，谈蒋祖林事。杨纯携女儿来，欲打听小道也。

1987 年 2 月 6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颇懒散，上午看报刊。下午 45 分钟游 1100 米。夜观《成吉思汗》一二集。人物环节似交待不清，骑兵作战场面够壮观。

1987 年 2 月 7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同小米谈小彭工作事。请行政局副局长蒋光林来一起研究，可以让他变动，暂找一人过渡，也向小彭说清楚，否则我变成被动。王雨亭、陆沅来谈先将党章本印出事。到平房看金树望，并大家的办公室。实在太挤。《世界经济导报》一版"北京名流座谈"事，云何载指着对部领导说，有我部李某也。这也是人之几付面孔。十一点回来作字。下午先到书店购书，买《托洛斯基传》，社科院人写的。游 1000 米，40 分钟。遇见李人林小谈。

1987 年 2 月 8 日（星期日）晴

七点起床，活动 20 分钟。又为刘云鹤另写字幅。上午与玉珍送字到刘家，并看望闫子祥、肖桐、康仲家。闫说老中青都不满，适得其反，威信下降。好不易找到一个讲民主精神的人。下午朱维民来，同姚雪垠一起吃饭。如此"左"得可爱。苗苗同岳丈一家来，谈公安部过去故事：李震自杀，赵苍璧"右"，清除出去的人现又回来一些。搞专案是奉命办事。阮崇武超脱，较得人心。湖南搞行政管理学的唐代望

[11] 李锐是 1967 年 11 月 11 日被送入秦城监狱，1975 年 5 月 31 日出狱后又被直接送回磨子潭。这里显然是将年份写错了。——李南央注

来，谈湖南情况。报纸将报头下放，耀邦下台登上面通栏，以表态也。邓力群电话四本书不能出。朱正、冰封挨批。传儿皇帝不好当。湘潭大学有标语拥护耀邦。都认为是权力之争。

1987 年 2 月 9 日（星期一）晴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昨天下午熊蕾来送译稿，正收到《查太莱夫人情人》，即开始翻看。今天上午翻完。作为性与爱的合一而写性生活的话，远不如司托泼女士的《结婚的爱》，虽然后者是科学书而不是小说，不可同日而语。

下午同玉珍散步 50 分钟。熊蕾又送来译稿。

1987 年 2 月 10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一早黎澍电话，中风之说。秦川谈及近日儿女活动，证明无此事（某夫人谓统战部胡某传出）。九点周惠来，留餐，下午一点半始离去。谈的情况颇多：

十二月有七人小组活动（薄、王、宋、伍、尚昆、高扬、姚），分头征求意见：邓下不下；总书记人选；耀邦能不能继任？（周认为邓目前不能下，难怪当时支部会上大讲邓不能下）周惠曾向耀邦提过四次意见：不能高速；西藏汉人撤退问题，引起藏、新等紊乱（当面批评，不快），大扭秧歌，拍胸脯，扭不了（自信力过高）。听不进意见，把人得罪光。丕显、仲勋退下都是突然，周下亦如此。生活会时，号啕大哭是怕。问小田：我说过紫阳比我高明（田认可）；对万作揖：真对不起（软科学讲话大批）。生活会时，习生气：如此大事不先通气（赵、万拉到一边解释）。邓表示下，彭真自己下，不赞成邓下。陈说：你比我大几个月，身体比我好，我身体不好，下。对李：你不下。李说：我下，陈不要下。（三老难办也）。[12]征求耀<邦>等意见时，耀很赞成："你也半下。"胡确想接邓的班，让秋里当军队付手。邓要赵管军委，可能李鹏接总理。邓目前甚为难。此次反映［应］，下面适得其反也。如此局面怎办。薄也有特殊为己担忧。要我不讲话，也嘱胡积[绩]伟、于光远沉默。高扬不搞整党，也劝薄不搞。薄说只有如此才能有发言权。乔木要上海海运院向刘宾雁起诉[13]，启［啟］立支持，被赵顶住。徐维城当宣部长也被赵顶住。只此三人，不能再扩大。周惠汇报江西情况，认为万绍芬尚可。邓力群一人唱反调不成。

谈到两位时说：多行不义必自毙。[14]

陈早春送我巴金五本《随想录》。

下午以蛙式游 40 分钟。

1987 年 2 月 11 日（星期三）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看书，活动半小时。

上午支部会，讨论四号文件。都赞成，有{任书}。黄火青认为以反右为主。《人民日报》编委不表态；文化界有八人开会，坚持四原则表态，但应联系实际批判，此非人人过关。认为作协四代会乃自由化思想领导，不要候选人选举，应予推翻。梅益又攻于光远，又谈四根棍子事。

下午到办公室看文件。匆匆游 500 米。

杨小玲母亲去世，有五天未眠，玉珍天天送饭。今天来此住下。从小由玉珍带大的干女儿。

---

[12] 小田：田纪云，万：万里，习：习仲勋，赵：赵紫阳，邓:邓小平，陈：陈云，李：李先念。——李南央注

[13] 刘宾雁 1985 年至 1986 年期间发表的三篇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我的日记》和《未完成的埋葬》都涉及到上海海运学院真实的人和事。

[14] 两位：胡乔木和邓力群。——李南央注

祖春《淡血》序言被《光明》退回。

1987 年 2 月 12 日（星期四）阴，晨小雪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看完庐山两次常委批彭记录排印稿。此件现在难以处理了。犯嫌也。只有交档案馆算了。

胡绩伟到秦川处，看两批“大批判”材料，真是文革一套。

下午游 800 米。到办公室见到陆沅，两个信息：组织部会好起来；赵（紫阳——李南央注）检讨过不了关（耀邦抛材料）。后者似不可能。

1987 年 2 月 13 日（星期五）晴

四点起来解手，几乎是空前之事，复又睡着。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庐山记录最后清样交出。仍有一二处弄不清楚。此件现在犯嫌疑了。下午游 800 米。夜观《大漠紫禁令》。唐朝与土蕃西域之争传奇故事。遇文彬、高扬，约近日一谈。

1987 年 2 月 14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小米来，陈彩峯[峯彩]接替大体已妥。黎澍来，应编写中国革命的胜利与失败。陈四益来，谈上海传达耀邦讲话（对上海工作评价最中肯），正学习中下了台，无法结束学习。此次新华社甚平稳。

下午一点半买书。游泳 800 米。三点到文彬家，谈到五点半。后来马石江来。李东冶到中组部之说。看来这个要害部非动不可了。中征委变动可能甚大，看变化再说。组织史资料工作则是非办不可事。我大谈执政党问题，毛的问题。

夜吴生根（覃振女婿）来，桃源要纪念宋教仁诞辰 105 年，出纪念册，要我写文。

1987 年 2 月 15 日（星期日）晴

近七点始起床。下半夜服眠药也。略作活动。上午汪清芳来，为儿子出国事。对我谈的一些见解极以为是：毛为何排斥知识分子。常流患胃癌，要入院手术，求助。朱维民来，对去年十二月后之我甚为赞赏，更深知我也。

下午谢韬夫妇来，春节在外，都不谈国事，空前冷漠。刘道玉要调吉林，未同意。问题在不该夸海口：武<大>上街了也可拉回。建议让二位到研究生院和人民大学作报告，讲反自由化。

翻完《宋教仁血案》。

1987 年 2 月 16 日（星期一）小雪终日

四点醒来即不能入睡，五点起床看组织史材料。上午到高扬家漫谈三小时。七人小组十一月即开始工作[15]，邓直接找他们谈的。他对耀邦根本意见在未抓党，纪律松弛史所少见，否则改革不好。在支部曾详谈。他与薄似未深谈，只是将意见书送上（过去同我谈过官僚政[体]制问题），对子弟与秘书风气痛恶。王鬍[16]疆[僵]化同感。三老坚决下，如此方主动（军委主席不动），对目前形势似接触不深。我谈

[15] 七人小组：薄（一波）、王（震）、宋（任穷）、伍（修权）、（杨）尚昆、高扬、姚（依林）。参看 1987 年 2 月 10 日日记。——李南央注

[16] 王鬍：指王震，绰号王鬍子。——李南央注

对二位之忧虑，尤其一位可能再高升也[17]。并谈我下来情况：没抬轿子（为子弟）等等。对耀邦看法，他亦认为当年没选错，但地方经验少，又好专断。

下午到部开会，广西来人，解决朱锡恩烈士的“广西第一任省委书记”职称问题。

秦川来，云美国博士生续有上书。邹瑜大揭发，“左”得很。胡积[绩]伟为刘宾雁鸣不平，邓力群抓住啟欲做文章。

关于省地一把手，高扬提出必须是政治家的标准，专家型不能适应。

1987 年 2 月 17 日（星期二）阴转晴

又是四点醒来，五点起床。关于宋教仁纪念文，起了一个头。想清理书刊杂件，也只是起了一个头。

下午二点到顾委看文件两小时。《争鸣》二期，封面即是邓胡裂痕，不甚离谱。有美国学生反映[应]。此处文件较全，比到部里看好。

游 800 米。归来没坐电梯。以后坚持走上楼。

温济泽来，谈《英烈》人事纠纷。

1987 年 2 月 18 日（星期三）晴

醒来如昨。活动半小时。上午黎体贤来，送回“起源”一卷译本，云作者从国外观点推测我党人事，自然离谱。清理书架杂件。下午到办公室，回信数封。《胡杨泪尽》收到，编得甚好，封面不好。此书定可留传也。游 600 米。

田方电话，湖南已允出版《三峡反思》。

夜观《总统行动》，写湖南解放前陈明仁（与程潜）起义故事。多加渲染，造成离奇。不过陈明仁的性格倒是写得深刻的。

1987 年 2 月 19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文件已清出。上午看帅大姐，她从南方四省住四个月回来。湖南组的戴苏里，狄子才，对人事看法与她同，赞成启用长沙市委书记王某及孙文盛，而不赞成刘夫生。对南南公司知之甚详。说耀邦乃毛致用后台。这倒是事实。张启龙被迫检讨。与我商量组织部人事，属意高扬，我很赞成，说李东冶人好，但能力不强。我意尉健行仍应留下（可任常务付[副]职。好，将来也可接班）。

下午游 800 米。与张光年电话，介绍祖春序言。他在读南北朝史与《文心雕龙》。

接钟叔河信：“不善为斲，血指汗颜；巧匠旁观，缩手袖间。”[18]说我正好有“旁观”条件，留有用之身以观世变也。

1987 年 2 月 20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黄乃夫妇来，他为宋教仁做了一首七律，还有一篇关于绿川英子回忆文，让我看看。送他的七十寿诗最后一句，“当代”“海内”，得另写一副。寿澍兄诗他觉得甚好。

胡靖送来《怀念廿篇》清样，得忙几天了。他们的班子很整齐，支部会可以扯谈。朱穆之说《为人道主义辩护》与《理论风云》为两本“自由化”领头书，但怎么批呢？说今后出版选题不能自定了，要交出版总署审定。但又怎样预先审定？难道要像国民党一样？小米来，准备交接了。

---

[17] 二位：应指胡乔木和邓力群，“可能再高升”之人是邓力群。——李南央注

18 典出《全唐文》卷五百六十八——韩愈《祭柳子厚文》。

下午游 900 米，约 36 分钟。大有进步。

夜齐西来来，又送闲章一枚：“秦城老客”。

1987 年 2 月 21 日（星期六）晴间多云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开始看《怀念廿篇》清样。小米来，《庐山常委记录》竟又原封带来，未交付印厂改正，小发脾气。

下午游 1000 米，40 分钟。舒国文来，送一堆青菜。秦川来，谈乔木有五年批判计划。启［啟］立在中宣部作检讨：觉悟甚晚。此人休矣！

晚上仍看清样。

1987 年 2 月 22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廿篇》清样上午毕，近 20 万字。这是一本好书，记述了这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从一些侧面，集中在知识分子的遭遇。

下午同玉珍，杨筱玲到玉渊潭散步，看成群野鸭，长得肥状[壮]。大概同洞庭湖的大不同也。

1987 年 2 月 23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二点服眠药，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给胡靖、戴文葆信，望《廿篇》续加关照也。复若干信。

下午三点应约到周惠处漫谈。送他 《丑陋中国人》及《读书》数本。认为全会时我应作发言，表明对整个局势看法。认为关键在：今后再也不能造成一人说了算局面，健全民主生活体制。回顾历史教训：党一把手都犯过错误，原因何在？总理人选大概是李鹏（文化与后代）。耀邦难进顾委。他曾对仲勋谈过：当然要维护，但必要话要讲也。小平会下，看法相同，否则全局被动。目前局势看法相似（当前三事：安排好下；反自由化如清污平安过去；十三大人选搞好）。

夜与玉珍到甘家口一饭馆参加他们很熟的一对青年婚宴。300 元一桌，吃四川火锅，刘云鹤一家在座。

1987 年 2 月 24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为湖南省委要恢复官健平[19]党籍事找干审局王崇光时，大发了脾气（到中组部第一次）。真是岂有此理。准备明天到怀柔参加北京市组织史会。下午游 1100 米不到 50 分钟。夜观女排决赛，皆大欢喜。

1987 年 2 月 25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整理带走的几份文件。六点半早餐。七点准时出发。陆沅、钱听涛同行。小李代班，车奇速，八点即到怀柔。仍住去年招待所（龙山宾馆）。

上午听贾九朝（市组部付[副]部长）报告，讲得很具体。北京原落后一年，已经赶上。同陆、钱商

[19] 官健平：（1913—1999）福建连城人（?）。1946 年加入中共。1953 年为周惠看中，调《新湖南报》任总编辑，此后报纸大力宣传周惠。1957 年反右期间，协同时任湖南代理省委第一书记的周惠将报社三分之一以上的记者、编辑打成右派分子，报社编委 10 人中，除主持反右的官与秘书长孟树德外，其余 8 人无一幸免，为当时全国新闻界第一大“反党右派集团”。文革期间官被查出早在 30 年代参加过“反共救国团”，打杀过共产党人。抗战时期接受过国民党特务训练，伪造历史，参加到共产党的队伍。其履历表中所填姓名、籍贯、年龄及工作经历都是假的。文革后清理三种人时曾被开除党籍，后恢复。——李南央注

量，还得讲几句话。午餐与陈希同、金鉴、闫明复一席，他们在此开统战会。陈、金等谈天津爱吹，商业一条街等刷墙，耗几千万元。饮食一条街脏乱不堪，并不适用。北京去年办二十件好事，至今才见报。盖房子 900 万平米，世界第一。已有 500 万通水电付使用。我顺便讲了点空气问题，消灭黄土问题。闫明复来过我家，不认识了。顺便谈到周世田入党事。与陈、金谈到陈昊苏[20]形象，本人愿意抛头露面，工作需要也。说部内很协调，善言辞，自信颇强。下午看组织史资料一些旧文件。与金鉴等一起听几个小组讨论汇报。夜餐仍是宴席！与金鉴谈到徐维城。

1987 年 2 月 26 日（星期四）晴

三点醒来，不再入睡。四点半起床。看准备讲话材料。钱听涛饭后来漫谈。十点开会，讲了一个小时，介绍各地进度，核实问题及副产物等。午餐仍是宴席，大对虾，反正吃公家的。下午二点回家。甚疲劳。仍游 700 米。

收到许任飞寄来的一大包稿件。

夜曹维恭来。美国反映［应］，原先对局势信疑参半，现在邓威信一落千丈（香港称为邓皇帝），留学生签名写信者又有四千人（署名者 466）。日本金融界给世界银行信，早就估计政局不稳。对李鹏尚有好感。人事猜测（以彭真为首等），则较隔一层。我的《论三峡》书，哥伦比亚、麻省理工、哈佛等名牌大学图书馆都有，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为商业部咨询写的资料《官僚政治与中国能源发展》引用了我的许多论点，也认为三峡技术上有问题未解决。曹是为二滩来的，还想把锦屏促上去。

大概是坐车开窗，游泳后未注意，头痛甚剧。

1987 年 2 月 27 日（星期五）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左侧大脑皮层痛，玉珍为我不断按摩，并注射 B12，觉减轻一些。

上午曹国智与湖南原教育厅厅长周忠尚，付[副]厅长孙景华来。原来都是教授（矿院）。谈王向天其人：独断专行、搞小圈圈、目中无人、抱住毛致用，抵制焦林义（过去）。砍进修学院，业务也上不去。周是老同学，因不满所为而疏远。雪初来电话，谓听说毛致用将任监察部长，极不以为然。电话双壁［碧］：朱厚泽可去湖南代毛。

下午游 800 米。陆钦侃送来成都出的《长江三峡工程争鸣集》两卷，封面把一本好书弄糟了。

1987 年 2 月 28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复信多通。小米交接将毕。小彭开车似故意急刹与超车，以洩不满（硬要当干部，怎么办。现在司机爷们风气！）

遇见戴苏理，谈毛致用，驳其“老实与民主”说（谓横比尚可）。南南案之挑起，当年假辞职，对刘雪初发脾气，甚不老实也。

下午二点半戴文葆与陈琼兰来，谈到四点，颇为悲观。我以经济不可逆转论之。中宣部乔、邓等开会，杜导正左得可爱，但觉批不下去。乔木说下毛毛雨，各报每月两篇，但署名文章难也。“杀猴给鸡看[杀鸡给猴看]”。学校情况亦相似。

游 800 米。遇见谭伟，言《英烈》内部有人要将我们名字除掉。

---

[20] 陈昊苏：（1942—）四川内江人。陈毅长子。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物理专业。1963 年加入中共。1981 年后历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丰台区委常务副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协副会长、会长。

庐山记录清样校好，送一份周惠。

1987 年 3 月 1 日（星期日）晴

四点半醒来，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黎澍、秦川来，《记录》如历史重演嫌疑[21]。秦谈，邓力群上峨眉山坐华盖，收礼物，四川印象甚坏。富春女儿交涉写富春文无下落，原来当年主持批斗也[22]。九点半安志文夫妇来，谈到十一点半，范围仍是中枢形势：令人忧虑。论到两位左王，赵如何对付。赵让乔参加研讨小组（政治体改），乔复信不参加，因办公室人员中有反对他的人。

下午朱维民来，言自己讲课之受欢迎，语中时弊又不离四原则。同玉珍、筱玲散步河边。夜观世兵[乒]赛，江加[嘉]良不孚[负]众望。

1987 年 3 月 2 日（星期一）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看材料，动手写宋教仁文，看黄乃写的诗文。

下午人大党史研究生（今年毕业）曾卓明来，谢韬介绍可任秘书。谈得颇好，毕业论文为“共产国际与第一二次国共合作”，对毛认识颇深。五七反右有东欧影响，对当前局势看法也颇一致也。只学了俄文则不及周世田。邵阳人，湘潭大学毕业的。读过我的一些书，很愿跟随。印象颇佳。同小彭敞开一谈，玉珍亦谈，随时可离开，自己慎重考虑，不能要挟要安排什么。晚饭前同玉珍、筱玲散步。

1987 年 3 月 3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同小米、小陈交代接班，同小陈谈我的工作情况与种种打算。

下午清理书架杂件，并让小玲帮忙。游 800 米。

上午十点到八宝山，向张仲实遗体告别。

近日便结，每天解手三四次。

1987 年 3 月 4 日（星期三）晴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整日清理书架杂件。上午志民来，谈一波讲话，三老定下，想个办法仍起作用。“到 88 岁就胡[糊]塗了。”说还能游泳一小时，还能打桥牌，时胜。点出白纪年问题（想代习的位置），点出陈楚三事，表扬赖纪锐（以此对项南乎？）整党如何结束，上下都不满意，中间及主其事者满意也。传刘泽彭要当付[副]部长，力康为张丽累，要回光大一分公司。

下午游 800 米，遇见安庆珠。他在整山西新军史料，有十个办公室，北京 160 人办此事。现存干部 3600 人，500 个军级上。当年一波身份，阎锡山与中统是知道的，整托派，杀了不少人。

夜观美片《爱情故事》，真正的爱情，父子冲突，好样的儿子。同高扬谈小刘事（段君毅要北京提陈元为常务付[副]书记）。他亦支持写杂文。

1987 年 3 月 5 日（星期四）晴

[21] 指李锐若此时发表整理好的 1959 年“庐山会议记录”，则有暗喻邓小平对胡耀邦做法为重复毛泽东当年将彭德怀赶下台的嫌疑。——李南央注

[22] 应该是指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邓力群协助王震在新疆主政，不尊重穆斯林信仰习俗，对牧区改造时执行过左政策而受到毛泽东批评，调离新疆。李富春主持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高层对王震和邓力群的批判大会，两人都受到撤职处分，王调任铁道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担任国家农垦部部长；邓调北京，后任《红旗》杂志任副总编。——李南央注

三点醒来，服眠药无效，四点半起床。看材料，活动半小时。继续整理书架杂件。上午到科学会堂，参加能源研究会开的水电战略研讨会，谈了如何解决投资及西南以水电为中心发展问题。西南可以向东部靠齐，同西北不同。下午三点到帅大姐处，她与刘英找过王胡子，为谈曹志问题，也说宋平来。证实所传对耀邦看法与邓力群虽左却坚持说法。是王胡促耀邦快下。我详谈离部情况。大姐亦认为陈云也看错人事。又谈及当年保护薛迅[23]（对统购统销反映了意见，几乎开除党籍），及不同意安子文离婚事。叹息：管了这件事后，再不愿闻朝政了。李鹏来，告以两个耳朵听话。李叫苦：不愿当总理，愿管业务。什么会要讲话，怕讲错话。谈两个小时。

下午五点一刻到养蜂夹道，游 500 米。

1987 年 3 月 6 日（星期五）晴间多云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纪念宋教仁”文写就。复印二份。下午到办公室，同陆沅谈部人事，嘱与有关者一言。小陈工作可能优于小米。游 800 米。

文章请黎澍一阅。他已看胡绳文。于光远电话有看法，认为我辈还是要写文章。苗苗夫妇在家晚餐，同看电视到十点半。

以七绝作小文结束：

独夫子弹震神州，恸哭人才第一流。
谁道英雄长寂寞，民权社会共千秋。

1987 年 3 月 7 日（星期六）晴

五点醒来即起，活动半小时。上午将文章唸与黄乃听，他的诗也定稿。继续清理信件杂件。

下午田方送来三峡文章及编目。两点半曹志来，谈到五点半。

组织部现在是奉负责人圈阅命办手续了，无法反映意见。如卢志超（中宣部提付[副]部长）顶过多次，材料一堆，现在没办法了。乔石言：照办，包括小刘。

宋平已找曹汇报部内情况，部内动荡，健行已感不安。曹口头说，他也不想留了。说这两年工作中，一波对他印象渐好。

五人、七人小组都在，这是一个头；另为书记处（政局）；还有一头似彭真处（管法的，也不止如此）。

在会上，邓力群说曹旗帜不鲜明，曹顶了回去：照党章党纪办事。他与尉共同感觉，此人不致[至]再升，或安排在政协、人大。关键在小平有看法。紫阳一次讲话：有的人读过不少马义，但是教条。

商业部长人选，七人组同国务院矛盾，田纪云不满刘毅（关于粮征购事等）；公安、安全已换，轻工等要动，陕、晋及顾秀莲等要动。湖北派陈国栋等三人去了解。如此重视省的班子是对的。看来，耀邦在这些重要人事安排上有失误处。公安部已易王芳，安全部也将易人。高扬任党校校长，这倒甚好。

小平已表示耀邦可留政治局。对秋里舆论不好，说尚昆已谈，答曰“眼睛里不能容一点砂子？”

小平同舒尔茨谈话，耀邦尚多失误，人事是一大项。十三大前大概要弄妥。

---

[23] 薛迅：（1910—1978）河南开封人，女。北平大学肄业。1930 年加入中共。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副书记，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石油工业部部长助理，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1957 年 1 月 18 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有些党员，过去各种关都过了，就是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有这样典型的人，薛迅就是一个。她原来是河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她是什么时候动摇的呢？就是开始实行统购统销的时候。她坚决反对，无论如何要反对。”

1987 年 3 月 8 日（星期日）晴

二点服眠药，复睡着。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清不完的书报杂物，问题就在不上班了，家中成为中心。上午同玉珍、筱玲到朱维民家，同刘冰<儿>子刘夏阳（人<民>大学总支付[副]书记）见面。顺便到谢韬家礼节性拜访。下午周世田送来港版书《中国的前途》（张五常）。看了《宋》文，说有影射之嫌。这种反映［应］真是意外。[24]与柳思电话，只有寄《团结报》了。秦川来谈梅行揭发女儿的政治笑话。傅平生带人来要求解决工龄事。夜黄乃来送照片。

1987 年 3 月 9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陈四益来，帮助将《龙集》选 40—50 首沈鹏书法定稿。许任飞寄来的稿子交他处理。下午小妹来，她十七日去瑞士高能对撞机修[进]修。谈到一对美国专家并非夫妇而结伴同来同居事，都五十多岁，女方有三个子女，费用严格分开。外国人大概很习惯如此。陈峰彩第一次来家熟悉情况，送他四本书。朱正信，离职只是时日了。夜成都科院图书室张鸿送来《三峡论争集》二本，封面太不像一本书了。

1987 年 3 月 10 日（星期二）晴

几乎睡到七点起床。略作活动。上午到办公室，同尉健行谈了一上午，四人人事小组：乔石、王兆国、宋平、尉成立已有近二十天，最近赵始在书记处宣布。这样组织部就稳住了。谈起刘泽彭，只摇头，轻声说还牵连到他。要我不要再提意见了。他对邓力群在党校时讲“陈云经济思想”时吹嘘自己印象犹新。但对朱厚泽在交接会上说：自有历史作结论，则认为不当。他曾追问朱怎样向邓力群表示“只要无党纪（籍）问题”，使得邓在书记处会上说：“朱很紧张。”弄清实情。紫阳让朱任第一付[副]主任。

夜吴先根、柳思等来，为宋教仁纪念作字两幅，文章交《团结报》。小妹带来物理所真正的负离子发生器。过去买的两个还有害也。又花 120 元。玉珍为小妹出国，给她 100 元，主动好转关系。杨达电话：澜波集子不要薄写序文了，看不起这个人。

1987 年 3 月 11 日（星期三）晴

六点一刻起床。三点服眠药，又睡着。活动半小时。上午一支会，黄火青讲一小时：老中青结合，中央机构不能太年轻化也。又说邓还能游泳、打桥牌，不说决不能下了。曾志也是说中央要提高年令[龄]。曹里怀等大攻李德生以及徐惠滋不够格。

下午游 1000 米。秦川告，同谷牧谈：同样忧虑，今后怎办？政治局会只好举手。认为耀邦在没有抓好党，管了不该管事，但有独到处，比赵看得远站得高。赵对经济熟，也深入。很鄙视薄，说过去毛、周都不喜欢此人。甚不以启［敞］立检讨“创作自由”为然。乔石圆滑，青年团几人作核心当然不行。谷牧其人倒是有点意外。

与沈鹏电话，诗选待出差归来再说，颇担心政治内容太多。

1987 年 3 月 12 日（星期四）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党史征委会开领导小组会，将《庐山记录》并原件交王明哲（5 份），交文彬 15 份，请他处理。汇报了四个月工作。《人民日报》评论员批评修志修史一窝风问题弄清来源：

[24] 应指周世田看了李锐所写纪念宋教仁的文章，认为有影射当前局势之嫌。而李锐本人写文时，则根本没有此想法。——李南央注

赵批了一封来信，启［啟］立又批交中宣部办，引起下面波动。组织史资料已到收获之日，且不存在什么歪风也。办公室必须健全，加强人员也得到公认。

下午游 800 米，理发。熊蕾来，交齐全部译稿。她与熟人都甚厌恶两位 Mr.left（指胡乔木、邓力群——李南央注）。想去慰问朱厚泽。

1987 年 3 月 13 日（星期五）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部，参加部务会，讨论组织史资料事，算是将部内上下关系疏通。认识一致，肯定此为必办之事。

紫阳同意与我一谈（知道有关人事意见），但十六日前不大可能了，我要出差。

下午游 1000 米。夜观日本片《姊妹坡》，人性与人情，我们讲了几十年阶级斗争，残酷实践，这类片子可以作为补充也。

夜邹瑜引朱锡恩儿子一家来访，仍不服“广西第一任书记”裁决事，只有以后约谈了。

1987 年 3 月 14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复信多封。上午小米来。杨健生征求对地方干部意见，作长谈：总结近年情况，找出规律，成功与失败，特别是省部级，一二把手情况，人才群落问题。上海为何不出干部？辽宁为何选得比较准（同郭峰关系）也出得多。所谓文凭问题，制度如何建立，等等。

下午仍游 1000 米。李普五点来，留餐。新闻署聘老家伙作顾问，可能入选。进去有两大好处：作些好事或缓冲之事，得到信息。湖南情况已作关照。杜某典型风派也。西欧华侨多印支难民，开饭馆、小铺，多已发家。忧虑国事，不赞成当前做法。

1987 年 3 月 15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几乎整日清理书房。许多找不到的，已忘的信、杂件露面了。人到七十，如此健忘！得下决心恢复有条不紊的书斋生活了。

下午田绿萍、安若来，谈她们对形势的感慨。莫非要人死后才能纠正。安若说，中宣部内部对朱厚泽有好感的多，新闻局的局长说：交替时真难得一见之历史场面。邓力群居然说：原通知不仅免职，还有“不适应与失误”。这也是违反纪律。北京民谣：“七十逼六十退，八十还在位。”田在机关开会批评邓力群，思想政工没搞好，你无责任？去年企业工作会议上讲话语无伦次。

1987 年 3 月 16 日（星期一）阴，飞广东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整个屋子杂件算是整理一过。又复几封信。清出带走物件。下午二点出发，玉珍送至机场。小陈甚细致，在机场找到熟人，得以免检。大家到上机厅室休息。五点多始起飞。767，坐位 200 多，有正餐一盘。近八点到白云机场，组织部付[副]部长江森等三人来接，住组织部招待所。观电视，十点半后上始床。

1987 年 3 月 17 日（星期二）雨

睡得尚好。多服眠药也。五点半起床，室内活动。看本地报纸。上午开会，广东协作项目共 20+8 项（前者要求四邻提供，后者供给别人）。他们动手较早，否则许多人已不在世了。下午看材料，翻《中国的前途》。到东湖公园散步。小陈说，张耀{光}说：他与耀邦都想不通，集体成绩，问题归个人。晚饭后又散步。

征委付[副]主任陈遐瓒甚热情招待。

1987 年 3 月 18 日（星期三）阴

三点服眠药，复睡着。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中山图书馆新旧馆并党史办，找到一批港台有关书。党史办出版的十多种书即寄出。香港出的一套十多种，司马路[璐]著，颇有史料价值。需外汇也。下午二点参观花园酒店，豪华大厅、现代古色，总统级居室为法国式，配以复制名画。30 层顶璇[旋]转餐厅喝咖啡，经理介绍广州十大酒店，一万床位，每天四趟客车不过二千人，僧少粥多也。香港都是几百床位，好经营。花园职工即 2800 人，培训英语八个月，已有千人外流，平均工资过 200 元。三点半农所、史博负责人陈登贵、黎显衡等应约来谈毛在广州，得益甚多。

夜李刚（叶帅夫人、李普妹）来，词二首，怀叶，追悼会没有花圈，情绪甚低。告哥哥状，不该促其离婚也，意欲争“夫人”之位。

1987 年 3 月 19 日（星期四）阴、雨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各省发言，江西讲得很简要，听者动容。中午略作准备，下午我讲了一小时一刻钟。天气闷热，全身出汗，又不敢脱毛衣。五点照相。苏烈[25]接李普信，来接我到泮溪酒家参加《羊城晚报》宴请，作为贵宾招待。在座有省常委张岳琦（年青的，任仲夷东北带来），主人关国栋（总编），还有秦牧、何军（暨大校长），黄文瑜等。八道菜并十道点心，铁板鳗鱼等，第一次吃。苏烈赠书两本，甚客气。

退李刚词两首留一短简。

1987 年 3 月 20 日（星期五）阴间雨

睡得尚可。早餐后出发。江森付[副]部长陪同。虽有高架路，仍是挤车。十点始抵东莞。付[副]书记叶耀印象甚好：开朗、有决断，说心里话：问题在清除封建主义，实现真正民主，才能发挥人的积极性。参观两座合资尖端厂：保鲜设备厂（做隔热材料、充气设备，原料多进口。大厂房一万多平米）；敷铜板厂（电子元件，电路用铜板薄如纸张，敷八层塑网布。原料亦进口，手摸留指印即作废）。厂长、经委主任均有文化三十多岁者。午餐极丰，海鲜、凤鱼、鸽子等，法国名酒。此地似待客家常也！中午未休息，上虎门镇，镇委办公楼，大小会议室中南海不如也。有工业产品陈列室。港商来谈，极具气派。参观大人山自来水厂，厂长十年努力，秃山绿化。修建林则徐纪念像，炮台围墙尚存，像高六米，为花岗石，直上 300 余级。题留名句“生死以”。下山后观烧烟池及抗英纪念碑。新馆在建（炮台式），旧馆陈列匆匆一览，有民谣四句：虎门六台（炮台），金锁铜门，进来不易，退出更难。题词二句：（可续成一绝也）

林公此地怒烧烟，英寇犹疑进退难。

在　（原文此处空二字—李南央注）乡酒家晚餐，极为丰盛，喝法国酒二杯。赶夜路到深圳，十点抵达。仍住八三年来时的招待所。组织部付[副]部长张巾林、林彬接。

东莞去年 26 亿。（此句写在纸页左侧空白处—李南央注）

[25] 苏烈（1921—）笔名老烈。辽宁绥中人。中共党员。1939 年毕业于绥中中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87 年 3 月 21 日（星期六）阴间雨

有蚊咬，睡得不稳。服三粒眠药，勉强睡五个小时。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得句急书：

村中户户务工商，燕子呢喃失旧乡。
东莞人家如是说：小康过了赶中康。

早餐后与玉珍电话，嘱自己事抓紧。八点一刻出发。观工业展览，电子产品、轻工、食品等质量均佳。题词："引进消化，更胜于兰[蓝]；影响全国，物美价廉。"到南洋大厦，室内装饰工程公司林光舜处，看沙发等家具。允四五月间到北京展销时让我挑购，只收材料费也。甘心走此后门。中午略休息。下午到沙头角购物，已成一现代式小镇。买衣料等，为玉珍买裙袜等。

虎门二绝草稿：

林公此地一烧烟，寇犯犹疑进退难。
千古民谣金石响（仍在耳），虎门气概贯南天。
英姿凛凛正凝神，独立南疆卫国门。
祸福死生皆度外，古人肝胆照今人。

晚餐组织部请宴，此地酒家过二百矣。

夜常崇煊来，谈接王炜班，组织部谓提得太快未能通过。计划生育多胎率广东为 30%，农村难办，黑户口甚多。两胎放宽，宋健不同意。有一人口适度论：中国只能 7 亿也。北欧到忧虑减少，人口质量下降：重量减轻。

夜观香港电视到十一点半。

1987 年 3 月 22 日（星期日）晴间阴，到珠海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得深圳四句：

我如燕子觅窝难，
楼似无生春笋般。
老眼花花看世界，
更加坚定（奇观遍地）更乐观。

早茶在国际大厦（160 米，50 层，造价 1.5 亿）旋转餐厅，由市组织部长虞德海等陪同，并照相、题词："老眼花花观世界，凌空一转意无穷。"上午到蛇口，付[副]书记彭顺生等接待。参观五星级酒店（80° 斜式建筑），又 1.5 万吨旧船"海上世界"，可住宿、游乐。中午仍大吃海鲜，大同小异。室内多有冷气，冷热差异，即起哮喘。几次欲发作。中午未休息，坐船到珠海，一小时十分，略有波浪。组织部长张　　、付[副]部长毛　　接待（原文此俩人姓后均空二字—李南央注），住园林宾馆。下午游石景山游乐场，有石景山庄。利用巨石奇石山头，筑游乐、旅舍、购物中心。珠海宾馆则纯古朴园林结构，有餐厅、住房等等。又登度假村，为澳门一资本家投资，为单栋住宅群。

晚餐仍是海鲜。夜观电视到十一点多，影片《名门淑女》等。

1987 年 3 月 23 日（星期一）阴间晴，夜到顺德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湾仔，乘船沿澳门海面一过。三公里过海长桥真是一线飞越，给人以轻巧之感。澳门也是六七十年代十多年中发达起来的，生活水平比香港约低一倍。远望大赌场等海边建筑。归来参观九州城商场，如此园林堪称一绝。但商品多贵，难以问津。市委书记梁广大在石景山宾馆设午宴，有石斑鱼、福寿鱼等，菠萝为盛雕的"满载而归"（胡罗卜雕的渔翁）。午休 20 分钟，五点

到翠亨村，只能看看中山故居等外貌。照[留]影。在金鼎镇夜餐，为专业户所开。此处餐馆实惠，闻名港澳（此户年赚五六万元）。由区委书记请客。与珠海组织部长等告别。八点半到顺德，住清晖园，组织部长、县委书记接待。此县去年产值三十多亿，家电工业多，电扇出口三百多万台（国外挂吊扇作装饰品，搅动冷空气之用）。产值多有隐瞒。蚕茧已大减产，四丝厂吃不饱，要从外地进原料。

参观录像带厂与磁碟厂，均尖端产品，已开始产包装与外壳，全套室内装修均引进，香港工人来装，快而好也。录像带厂原料均进口（磁粉等），为国内此类厂最大者，厂长均年轻人。

1987 年 3 月 24 日（星期二）阴雨，夜到广州

昨夜十点多就寝，觉闷热，久久未能入睡。六点起床，早餐后参观吊扇厂。80 万台销美国。灯饰厂，用进口铜，生活富裕表现之一。毛纺厂（兔毛为主，加锦纶与长羊毛），日产一{吨}纱。一只兔年剪四次，一公斤，值五六十元，兔肉、皮、肠等可作食品，皮革与医药，如全面利用，只兔顶 3 只。中午在园林馆由书记请客，吃到鳙鱼（头好）、鳗鱼等，本地酒仿茅台，喝一杯，颇有其味。又喝 35º 米酒（太有煤油味，本地人爱吃）。书记甚开朗。

中午略休息，一点半返广州，三点半入城后，小事故，为后车所撞，耽误一个多小时。五点抵原招待所，307 房间。归途得句：

岂止仿茅欲赛茅，（岂仿茅台）
株洲三角竞高标。
来年定再层楼上，
顺德人尤意气豪。

原省委组织部长白　（原文此处空二字—李南央注）晚宴，有盐锅鸡。夜观电视。十一点始上床。今日几次小喘，喷雾即缓解。

1987 年 3 月 25 日（星期三）夜返京 阴，夜回北京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收拾行装。上午先参观省老干中心，按摩理疗有各种器械，有锻炼设备，文体娱乐，建筑约 3000 平米。饮食沐浴，理发等，书画室等等。每天平均到 800 人次，大家都很满意。题词：“晚晴偏爱，老气横球”。簿子上写：“延年益寿，余热生辉”。复游市委老干中心，大两倍，庭园布置多处，有对内外住房。活动内容大同小异，有游泳池、网球场。题词：“到死秋蚕丝吐尽，识途老马不劳鞭。”簿子留言：“有此一中心，越活越年轻。”然后游览白天鹅宾馆，立珠江边，有一专道驶入，大厅为一山林瀑布（15 米）。想起洛桑矶的希尔顿饭店。先观顶层总统住房，共两套，比花园酒店强多。留字“天鹅常驻”。经理招待午餐，六人六道菜。归途至江森家一坐。

下午两点半林可泽来，谈海南岛旧事。认为现在班子不行。李刚又来，由陆沅对付之。夜六点赴机场，江森有始有终，使人铭感。飞机正点起飞，在机上读断句。夜十一点抵北京机场。玉珍、筱铃来接。到家后疲惫之至。

1987 年 3 月 26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整天觉得疲劳，甚至有喘感。大概是旅途过份紧张所致。家中信尚不太多。上午看报刊杂件。下午黎澍、朱正先后来。留晚餐。光远挨批，竟组织杨献珍、薛暮桥、许涤新等人。他先发制人，要告徐维城的诽谤罪，打乱布署。现已停会，本人出差了。朱正谈湖南小气候，胡真居然对我指点，此人亦大两面派也。四号文件前，毛致用讲话：湖南有无小方励之，有一个抓一个，有十个抓十个。文件一来，只好息鼓。焦林义行情看涨，因人们知道他与紫阳有老关系也。

夜齐西来来，又为我刻闲章六枚。
今天有一两次小喘，喷雾。

1987 年 3 月 27 日（星期五）晴

睡得颇好。六点起床。觉疲劳，有喘意。未作活动。上午同玉珍到医院看牙取药。下门牙肿了。
下午灼姐来，他们明天去昆明旅游。送来两张画，并鱼、酒，祝我古稀也。
同玉珍散步，喷雾拄杖。小陈送来文件。
致钱昌照信，对沈性元夫人逝世表示哀悼。

1987 年 3 月 28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精神稍好，未作活动。上午程星龄老来。每年开会总要来我处。从我的怀念范寿康文谈他与陈仪关系。福建一案是陈救了他。四二年在重庆，向陈大骂蒋介石，陈不支[吱]声，在一个练习簿上写句:“协助解放军过江。”未落款，为汤恩伯出卖。程是北大二六年毕业生，一生未参加过国民党。十一点到黎澍家，他宴请福建来的黄明与朱正。李普夫妇在。漫谈到三点。下午游 800 米。体力开始恢复。遇见张蓓，谈七五年找范元甄作证明事，挨了一顿骂。

1987 年 3 月 29 日（星期日）阴

六点半起床。上午黎澍来看八号文件。文件中有:“两位同志不赞成（提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此文无非说明“不听话”而已。谢韬来，谈研究生院缺干部，华夏院国外有反响。寒假回家学生在家摔小瓶子[26]。他并不悲观。朱维民来，太古公司经理要请他到香港办画展。下午安志文来，谈八号文件无力说明什么。紫阳了解下情，总理可能是李鹏，姚不愿干，邓支持万里的。曾要万调和胡赵关系。（我说，我支持万当总理。）吴明瑜事，出在提方励之、刘宾雁当中央委员。现到马洪处。刘正、焦林义来，许多情况地方不知道。“小方励之”事，是熊清泉讲的。出版社事在尽力维持。毛致用到监察部，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他们赞成外面去人。

五点到燕春饭庄参加汉雄母亲九十大寿宴。济济一堂，与肖侠、寿星、机关枪老板娘[27]等一桌。

1987 年 3 月 30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八点到医院治牙。齐西来已三个月无工资，又送来一画。看完广州讲话稿。下午同玉珍购物、散步。

1987 年 3 月 31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八点到办公室，同陆沅谈。说尉、曹不动，因曹志矛盾而情绪激动，略加批评，不要因此对种种看法而失去平衡。收到刘树鹏续稿《盛世微言》，有邓力群宣传“天心地心”唯心论的妙文。十点回来，于光远来，在秦川处，黎澍亦来。听他谈“批判会”九次情况，坚持自己是马义者，徐维城诽谤罪，马丁事“鼓掌得太早了”。荣高棠表演最坏，肖克、顾卓新、刘澜涛等态度好。

---

[26] 小瓶子：小平的谐音。——李南央注

[27] 机关枪老板娘：朱慧(1910—2004)湖南长沙人。1936 年在延安加入中共。因为是湖南人，说话本来就硬，且语速快而声音大，得绰号“机关枪”，据说是时任抗大校长的林彪起的。称她“老板娘”，是因为 60 年代她曾经担任过北京绒线胡同内四川饭店的经理。

高扬、江华不发言。只让最后讲了 20 分钟。发言稿已写出，会由伍修权主持。

断续看了一天电视：聂卫平战胜武宫，算是从头到尾听完一盘高棋解说。

黎澍电话，政协大会香港委员发言：为挽回影响，将三人选入政协。

1987 年 4 月 1 日（星期三）晴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读《知识分子》（1987 冬季号）上杨小凯访问华裔经济学家文章，皆从资义经济发展经验考察中国，多少接触到问题实质。问题在药方。

下午同大妹上书店买书。游 800 米。遇秦川，谓薄线消息，可能尚昆任总书记。归途到帅大姐处，只是告知一个消息：宋平找刘英谈：尉健行司机反映，常去找启［啟］立，而嘱司机不要外传。此等娌妯小道令人慨叹！黄火青带人去黑龙江，当是调查曹志事。

1987 年 4 月 2 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续读《中国的前途》。

下午二点贺{帜}凡外孙女罗红（中医院医生）来。贺因何伟关系，留在桂林。游 1000 米。秦川告，徐四民在香港报纸谈话，要求与两位 Left 电视机前对话。夜伯村来，谈苏南模式甚好，关键在党支部领导（他到过一个村，支书已六十岁），文革期间，上海生产厂家渗入江苏。宁波学苏南。温州如资义原始积累，压榨童工（十二小时），家庭雇工几十人，市委书记领导思想有北京（经济学家、万里等）支持。

1987 年 4 月 3 日（星期五）晴多云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同陆沅谈。下周开编辑会。同小陈谈社义革命、建设理论由来。

下午游 1000 米。秦川说香港报纸泄露天机，Left 在活动当总书记也。夜观电影《雷阵相思树》。同高扬坐在一起，谈光远事。他不认为有什么“四个坚持”问题，但过于傲慢，在经团联一人算（朱川反映），总应该有个检讨姿态。

1987 年 4 月 4 日（星期六）晴间多云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读《知识分子》几篇经济文章，甚有收获。身居国内，各种看法、观点必受约束。在国外有两大好处：眼界开扩阔，不受约束，可以放胆而俯瞰也。

下午游 1000 米。遇廖盖隆，有人劝他同 Left 交谈一次，被拒绝了。现参加政治改革研讨组。我建议搞经济理论的索兴公开说现有资义制，有剥削，在一定范围、程度内允许，从而探讨几种经济成分等等问题。黎澍送来赞成三峡高坝发言，南水北调。这就更难于定案了，更有研讨必要。

接小妹信，极言日内瓦之妙。

1987 年 4 月 5 日（星期日）晴多云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整天客人不断。武汉党史办王务新等来谈临时支部、民先、青救等旧事，到十点。朱维民、蒋跃来。午餐后，蒋谈到下午三点。经济思想同我一致，觉今年下半年很难过，亦无良策。短、中、长期都还没有好的对策。从产权观点，国有制实无出路。他亦同意我说的，索兴宣布在一定范围搞资义，承认有剥削，也允许，比含糊好。他们认为有四派力量：改革、军方、意识形态、计划，互相牵制。赵愿听年青人意见。《知识分子》上写文章的体改所的两人都不错的。嘱他将自己观

点写出与我一用。

随与胜利下围棋一盘。李普来，谈南南一案如何发言。必须讲：法治与安定，此案不能再拖。传言耀邦服眠药过多，在医院抢救。

夜朱正、陈琼芝与张{眉}来，谈及老舍之死，夫人当时态度不好有关。曹维恭带《红潮》来。世行咨询三峡，不同意 165 以上高坝方案（解决航运，将重庆码头下移几十里）。小平与舒尔茨谈话，说里根与我们都遇到麻烦小事。这样并不确：美国舆论已视里根为 dead luck。

1987 年 4 月 6 日（星期一）阴、晨小雨

六点一刻起床。在阳台活动半小时。上午王鹤峯来，大概观感与我相似，闷在家中不乐，要来一谈为快。邓身后怎办？为何不开全会？只能听顺耳之言，人老了，不能联系群众、调查研究，读书看报也少。不能再搞老人政治了，真理不怕辩论，对马义有不同看法也有何不可？担心一反就反而把一切不正之风保护起来。总是爱听顺耳之言而不愿听逆耳之言，毛阴魂未散。

齐西来带裱字画者来，共交十六张。

下午曾卓明来，催办调令。交《毛思研究》，让他代读。蒋跃送材料来。刘清来闲谈。夜苗苗夫妇来，为我寿宴定菜谱。

1987 年 4 月 7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四点一刻即醒。活动半小时。上午送来新做几件家具（甚贵，共 360 元）。书房就顺当了。下午二点到办公室，陆沅来，布置明天会。游 800 米，一直喘意。

秦川来。上午周建南来，说赵在书记处同乔木常顶，对二左之危害心中有数。周小川到经贸部，郑拓彬要辞职。耀邦儿子得票甚多（群众同情耀邦也）。国务院有几摊子参谋（体改委、中心、计委、经济所等），以及一些单线。赵对加拿大总理说：愿搞总理。还谈到如所传 Left 搞总书记，党势必分裂。

夜观日片《战争与人》，从张作霖写起，看了三个小时。是第一部，还得看两次。与文彬邻坐，谈到乔木设想“党史馆”。赵曾向乔写过吹捧信。住医院之说是：造谣[28]。

1987 年 4 月 8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编辑组开会，正式讨论了赵朴写的大革命前的稿本，并汇报广州之行。下午游 1000 米。秦川在池中说：日本报纸将十二月大事记逐项写出：六老见小平，学生闹事只有耀邦下来方可收拾。生活会细节都有。

夜观《战争与人》第二部。人物故事颇细，有动人情节，写到抗日战争阶段。

1987 年 4 月 9 日（星期四一）阴，今日停暖气

晨起活动如昨。上午一支部会，汇报批于光远情况。我插了些话：如马丁事件，责在新华社（宋时轮说光远骂人，我问骂了谁，才知是新华社人）。我参加五十年纪会会[29]，看到著作目录一厚本，大吃一惊。在延安译《自然辩证法》，好说好写等。我的目的在稍稍透点气也。

---

[28] 指李锐 1987 年 4 月 6 日日记所记：“传言耀邦服眠药过多，在医院抢救。”是谣言。——李南央注

[29] 指参加于光远学术活动五十年纪念会。参看 1986 年 12 月 14 日日记。——李南央注

下午游 1000 米。秦川说，王若水所在区，都主动选为人民代表。

夜朱正、古华、陈明来。林默涵发言，组内无人响应。杨宪益、黄苗子等均不满。诗九首抄出。

1987 年 4 月 10 日（星期五）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看牙，复信。收到上影葛鑫为沈鹏年事不平件，即复信。收到马寅原夫人陈坚信，即复。

下午到陈明家参加常德地区负责人召开的纪念丁玲基金会，到者约二十人。朱子奇谈到丁玲在国外影响，而国内总有阻力（实为成见与派性）。我也讲了点意见：作家及其好作品是永存的（二百多个皇帝也只记得几个）。夜观《战争与人》第三部。

1987 年 4 月 11 日（星期六）晴

起床活动如昨。阳台已无冷意。上午黎澍来，谈政协开会情况。徐洽时、陆钦侃来，还记得去年知悉生日事，送我寿糕。盛情可感。谈王芳超龄，在浙江并无政绩，不得人心。乔石说没有过目，胡立教则说：调阮崇武未经市委商量。当然人们大哗。只能压党员服从。下午到办公室，处理信件，看文件。游 800 米。夜朱正来，他为自己问题给紫阳信。

1987 年 4 月 12 日（星期日）晴

夏令时间，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家中老小，整天为寿宴买菜做饭。下午苗苗夫妇带孩子来帮忙。小胖妻静静［进进］送来灼姐赠画，裱得尚好。即挂于客厅，并换字画，以示庆祝也。电话约诸故人。几乎整日断续吟诗。七十自寿四首：

大别山居耳顺室，木樨地筑古稀堂。
此生只合书斋老，去日犹怜客梦长。
世事洞明仍背俗，人情通晓却无方。
小楼一统成天下，旧雨时来酒饭香。

劈山斩水曾能肆，说古谈今觉在行。
人事沉浮看烂熟，是非颠倒见寻常。
何时心境归平淡？难向前贤学佯狂。
自笑老来鞍不下，依然一付[副]热心肠。

不解随和人已老，当知奋发笔犹耕。
多年习惯採闲事，三峡风涛有怨声。
极目江淮河汉处，满怀眷恋怅惘情。
诸公碌碌皆唯上，滚滚心潮怎易平！

三月春风犹带寒，小楼今日故人欢。
书生议论成何补？世事沧桑纵健谈。
士气峥嵘不可侮，民心向背最相关。
文章不怕违时尚，结习难除况退闲。

晚上写到十点半。寿黎澍条幅总写不好。

电话于刚、祖春等，黄乃夫妇去湖南，灼姐已归，明天可来。小孙女范可觅甚亲我。

朱维民来谈东西城区选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水等为人民代表。（此句写在页尾空白处——李南央

注）

1987 年 4 月 13 日（星期一）晴，七十寿日

昨夜上床不能入睡，服眠药。六点始醒。略作活动。两个小玲子，苗苗夫妇等上午都来，小彭亦来。大家极忙，我则忙于四首定稿，写成大幅，以便诸家品评也。又压坏一块桌玻璃。

下午到客人：灼姐夫妇、于刚、小刚，李铁铮，刘云鹤夫妇、黎澍夫妇、秦川夫妇、李普夫妇，朱正、叶葆诚（彬彬）、刘祖春夫妇。先在书室漫谈。李老谈他的美台关系观点、澳门观点，旁人无从插话。秦川谈 Two left，民风士气不可侮也。客厅置一长桌（李老家借来），苗苗夫妇掌勺。大家频为“永远健康”干杯，也为“贤内助、晚年幸福”干杯。近九点始散。客人走后才知道，苗苗夫妇做菜并不内行，辣子鸡丁搞成水煮鸡也。黎澍赠五律一首。

1987 年 4 月 14 日（星期二）晴

上午朱正来，品评诗稿。南粤之行九首定稿。晚餐请三个秘书：朱正、周保志、陈峰彩并小彭与家人：胜利、二小张、静静［进进］、二小玲。同样丰盛，并闹酒。

黎澍赠诗：

浊世佳公子，于今七十翁。
曾经探禁苑，那怕火炉红。
诗传龙胆紫，文章太史公。
所望加餐饭，愈老愈英雄。

1987 年 4 月 15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略作活动。上午看书，清理杂件。手边的东西总是找不到，记忆如此，如何是好。

同胜利下棋，让四子，轻敌、受挫。

下午游 800 米。夜观苏片《我要求发言》，平平。写一正统的女市长，积极负责，颇联系群众。

1987 年 4 月 16 日（星期四）晴、多云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开编辑组会，讨论中央本框架。发言甚多，还得再议一二次。

下午到周惠处漫谈。上星六曾来电话也。对甘肃李子奇也支持。耀邦有出格话：就二老赞成计划生育。甘肃告状，就陈批了嘛，等等。露骨支持。说耀邦家如博物馆，大鸡血石。人是变的也。说王胡在党校谓薄介绍高扬，薄为马义者。问邓 left（指邓力群——李南央注）是否进政局？“小平最厌此人”（恐未可信也）。

夜曾卓明来，调动事已妥。与朱正、玉珍、小玲一起散步。《龙集》五十首书写稿两人商定。

凌晨奇梦：小平、尚昆等及邓 left 一起小组会，批 left 之铺张浪费。最后剩邓、杨时，我欲及四十年前事而醒。告周惠大笑。（此段写在纸页上端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7 年 4 月 17 日（星期五）晴多云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将 11 首诗最后定稿。陈英茨来，谈此次人大、政协情况：在职者言好事，歌德；二线者提问题，对现状不满。主题是反自由化，但响应者少。不让谈政治体制，于是大反不正之风与以权谋私。仍攻三峡，如按国外经验三倍于计划，则将 3000 亿也。言及李鹏有责任。王炳乾年年超预算，负债（国库卷等）算收入，西方早撤职。宋志和说，从饿死人事后，即发誓讲真话。黄

维从军事观点反三峡。外贸亏损，进口汽车，应坐国产。中宣部统一登报，《人民日报》也不能自由发稿。今年两大问题：经济严峻，不正之风。流言四个一样：中国市场如日本，工人上班如周末，青年未婚如已婚，领导讲话如放屁。报上反映，如访问劳模。遇到许多聪明能干人退下后如家庭妇女，与世隔绝之故。送一堆简报。

11 首抄出复印。上午李普来，未能久坐，下午特送去。游 800 米。遇杨纯，对形势大忧虑，颇欣赏江泽民，强调文化是基础也。

1987 年 4 月 18 日（星期六）多云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八点半到医院治牙，并看中医，取一周药，并看皮科，预防手痒。上午将沈鹏书写《龙集》与朱正最后定稿，40 首加近年 10 首。珠江九首也最后定稿。翻阅《胡适晚年谈话录》，其弟子胡颂平所记。钱钟书交黎澍阅，黎又让我一阅也。内中颇有可读处。

下午游 1000 米。又与玉珍、小玲散步。

参观孙大光捐献书画文物展，有许多珍品。题词：先私后公，割爱高风。

1987 年 4 月 19 日（星期日）晨小雨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续看《胡谈话》。

下午陆钦侃来，谈水电部三峡论证情况。180 方案，内部统一观点。林华与陆发表了完全相反观点。将来只有由政协等出面另组一台对台戏。

珠江九首寄《羊城晚报》。

1987 年 4 月 20 日（星期一）阴雨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朱正来，《龙集》选 38 首，近年 10 首定。与沈鹏电话。复信八封。

下午陈四益来，先散步，推敲选诗及九首，自寿〈诗〉等。“还乡”之三最后两句：“严冬过去阳春到，柳暗花明骋紫骝”乃凑句，改为：

多栽桃李期春色，但愿长天采伐忧。

（前句乃前人旧句也，“采伐忧”可自我作古）

1987 年 4 月 21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广州讲话稿等签稿发出。看文件到十二点。下午两位木匠师傅来，加钉柜子、茶几等隔板。有了新碗酒柜，书架又腾出归我用。累到四点。游泳 700 米，通身舒服。夜苗儿夫妇来，谈他仍留原职不动，学完函授，变动工作明年再说。

1987 年 4 月 22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一支部会。黄火青说，批于光远是他建议，怎么打成一个平手：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就只有组织人不点名写文章批评了。大家集中谈人事：不能一刀切，要老中青结合，小平下不得。中组部得有老家伙掌舵，公安部长、安全部长要内行，老家伙当（听说人大有反映，黄认为不对）。黄到黑龙江考察两个新进常委，一任外事处长，不能胜任领导工作。能上能下。又谈徐惠滋问题，说是耀邦经过汤岗子温泉，可能印象也好。谭善和提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事（指杨得志等）。同这些人一起开会，充分体会到老家伙心情。

下午游 1000 米，未有哮喘感觉。清理书柜下柜。

黎澍来要走自寿诗四首与九首。

1987 年 4 月 23 日（星期四）晴

四点一刻醒，五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改好朱成章为我起草的《加快水电建设新建议》文。退王云生文，介绍给马洪处理（此人为小陈朋友，敦化市付[副]市长，谈租赁制）。下午发信四封。又将书柜再清一次。桌子不再堆放东西，从此井然有序在家工作生活。游 800 米。

陈明送来丁玲的《风雪人间》，让先看看。翻了前面一部分。不应点周扬之名。

1987 年 4 月 24 日（星期五）雨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翻完《风雪人间》。同朱正谈：陈明、丁玲还是想做“左派”（雪峰儿子反映，陈明最近甚活跃，姚雪垠捧丁玲如在世，当坚决反自由化也）。他们自己当年公案应加说明；捧王司令员有无必要。这类书是属于历史的，要经得起考验。牛棚小品后面一部分较好。上午黎澍、秦川来，谈现传新四汉：熊复、刘白羽、贺敬之、林默涵。Left 实为拥陈反邓，即反改革开放。

游 800 米。王汝琪、吴平写了一篇记帅大姐文，实在是凑的。回了一信，无法补充改正。

1987 年 4 月 25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医院治牙，看中医。遇见高扬文，谈到耀邦。他也说过国务院事可少管。在团中央有过共事半年的经历。许多看法相同，担心总理人选：李鹏所知甚少，眼界很窄。

下午游 1000 米。续看《胡适晚年谈话录》，作摘记。张德粹条，“岁在癸酉，三月三日”，乃“癸丑，暮春之初”误。

夜沈鹏来，诗选只八十面，又减去 10 首，余 38 首。书法强调个性，似乎临帖是次要的，老年不必临了，强调读帖。说于右任很少练字，只是多读帖也。我则说何绍基一生练字不断，写日记也是悬手。

李铁老送来西藏问题（博士论文）。

杨德嘉来，谈湖南查《夫人》事[30]，他到出版署来汇报。

1987 年 4 月 26 日（星期日）晴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同胜利、小多夫妇孩子、小玲与玉珍一起到玉渊潭散步。甚累。遇见黄乃夫妇，照了相。结果小玲一个胶卷全拍空，没有卷开。下午同胜利下围棋数盘。陆钦侃送来《水电经济》上我的讲话稿。收到王元化信。夜陈明来，同朱正一起谈对《风雪人间》意见。从形势说起：两位 Mr. Left（指胡乔木、邓力群——李南央注）长不了也。此书要经得起历史考验，事实要叙述清楚，不能点周扬的名。

1987 年 4 月 27 日（星期一）晴

四点醒来，接尿不小心翻了便壶，弄湿衣被。此为第二遭也。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早饭后将讲话稿弄好交小陈一抄。朱正来，乱谈建议给胡乔木信，以申冤屈（《夫人》书事）。谈为《领导科学》杂志写文内容。下午散步。

夜续摘《胡适谈话》。

[30] 参看 1987 年 1 月 24 日日记。——李南央注

1987 年 4 月 28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朱正来，改好陈英茨文（读《新湖南诞生》），谈有关领导杂感文（河南《领导科学》约稿）。朱随即写了几段。

下午到办公室。《水电新建议》发出（赵、李、宋平并顾委）。学会上的有关水电讲话稿改好打印。游 800 米。夜同朱正到黎澍家，杨德嘉亦来，漫谈形势，亦不必悲观（接王化[元]化信，甚感情绪之低沉）。57—87，卅年来之变化，民不可使由之矣，跟指挥棒转已不可能也。

秦川谈《中报》事件。由我们津贴，不愿出钱挨骂（胡下台事指责甚多），经济中断所致。台湾于是发还冻结款{出}。

1987 年 4 月 29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朱正来，《领导断想》写了九则，大体都可用。读报刊文。

下午游 800 米。到绒线胡同买书几本（高占祥关于领导的小册子竟没买到，此类书甚行销）。仍想将《旧事新谈》编出，约有四十篇左右。

读《领导科学》刊，有点道理。

1987 年 4 月 30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部开组织史会。今天得到一个信息：大家对肃反、抢救这些大事是不愿接触、反映的，似乎很肯定：无法表述记载。

下午游 800 米。陈英茨来，为《新湖南诞生》写了篇介绍文，改好退他，并送其他书三本与他。他是在北京市手工业合作社打成右派的，地下党员，二十多年在工厂、基层锻炼，有是非、正义感。说王光美对我的好评。

夜同胜利下围棋到十二点，因获悉聂卫平胜大竹英雄也。

1987 年 5 月 1 日（星期五）晨雨、阴、小雨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为找《推介河北经济文选》文，翻箱倒柜，算是将《湖南经济研<究>》刊与 85.2.16.《光明日报》找到了。从而又翻出一些怀旧信刊文等，陶醉一番（资料如此丰富也）。

小雨中同朱正、玉珍、小玲一起散步。

《读者文摘》初次看到，印得真好。

中午何载来，谈他讲话事故。因举自我批评例，引用小平文选答意大利记者错误对半分，被曹志指为严重政治错误而传开，简直做不起人了。习正[近]平调福建也是正常之事，高扬指责不对。[31]

1987 年 5 月 2 日（星期六）阴雨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朱正来，开始编《旧事新谈》杂文集。午餐后，送朱正赴机场。游 1200 米。城东下冰雹，木樨地附近路是干的。翻箱倒柜找文章。

1987 年 5 月 3 日（星期日）晴

[31] 指习近平在河北正定县任县委书记时，习仲勋向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的高扬打招呼，请关照。高扬不但不买账，还在省委会上说了此事，使习近平无法再在河北呆下去。中央组织部由何载出面，跟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谈，将习近平调到福建省厦门市任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南央注

昨夜服眠药上床。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复印一些文章，同小陈漫谈。他认为我仍应工作也。又收到竹内实先生，问“祭母文”事。《旧事新谈》基本编好。上午冰封来，谈北京气候。劝他达观一些，不必过份计较个人。谈胡真之两面派。中午《老年杂志》代社长王连登送刊物与请柬来。允交“甘祖昌”诗稿。

筱铃送来录像机一个，报答玉珍对她母女照顾之恩也。

1987 年 5 月 4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医院看中医，续取一周药，调理脾胃。去看周建南，前列线[腺]癌开刀，割去睾丸，断绝营养也。看来精神甚好，即将出院。谈中央人事安排，他听说宋平、邓 left 列入名单。小平再次表示要下。以为计委不搞改革，宋平平平！病房遇见李岚清，从天津调经贸部，可能接郑拓彬的班。郑也是不改革的，学过点俄文，文化初中而已。

下午同玉珍到农展馆看花展，各省都有特色。福建的仙人球，蔚为奇观。盆景琳琅满目，各省似在竞争。售花种类也极多。只买了点花肥，接受教训，不敢再买盆花来栽了。

黎澍电话：同外国人谈话，又提到要反左。如此摇摆的中国呵！接小妹信，到巴黎逛了五天，又到西班牙度假，感慨极多：外国尊重人，人体美，中国人斗人，视人体为贱物！

夜为电视与录相机混搅，对玉珍发了态度。

1987 年 5 月 5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人大会堂参加《中国老年》座谈会，接着首道与冷西的发言，讲了点忘年交（如何消除代沟，同年青一代沟通思想）与深入群众采访的问题。提到小妹瑞士来信。马上有反映[应]，《老年》两个女记者要来拜访。

下午游 1000 米。秦川告知：为了整吴明瑜，抓住一件有关经济事，大家分了点钱，大概邓楠也分了。“如要检讨，也得回家检讨一下。”回来告说：“家庭会议，没有问题。”哪些人参加了？“这是家内事。”只好不了了之。呜呼！孱头！

夜王雨亭、李冰与陆沅来，因宋平要听组织史资料工作汇报。雨亭估计，是否不想办此事了？或者中征委这个机构有变化，要让中组部一家来管。商量了一下汇报些什么问题。他们都谈到对何载、曹志的看法，何私心太重，小动作。刘华峰从黑龙江回来没有反映真实情况（省委认为曹不宜作组织工作）。

1987 年 5 月 6 日（星期三）晴

四点醒来，复睡着一小阵。六点起床，活动一刻钟。上午四人到宋平处汇报，大概是我的广东讲话送到一波处后，让宋来表示一下关心也（送去还只两天）。颇为支持，还说要抓紧“活资料”，从小平、陈云等抓起，出题目，录音。政治路线、形势等，必须结合，有文字记述。这都是原来小有争论的。由我主谈。同宋谈到三峡事，还是小平很早就坚持，八三年说“你们没有决心，胆子太小。”政协、人大的反对起了大作用，拖下去就是，现在决不可能搞。165 水位对防洪无意义，185 则复杂了。我的水电投资办法的建议，他说交有关人研究。

下午游 1000 米。

宋平还谈到往事：四八年去苏联，斯大林不信任我们，民族主义党，非无产阶级政党，因而有“一边倒”政策。他说，文革时将全部笔记烧了，太可惜，原拟写计划工作史等书的。

《旧事新谈》基本编就，共 52 篇，可能超过 10 万字。高扬谈宋平仍将任中组部长，紫阳找他谈政改。

夜观罗马尼亚片《罗马大战》。

1987 年 5 月 7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没有活动。看最后几篇稿。中午亦未休息。

上午组史资料会，传达宋平插话，讨论框架，众说纷纭。谈目前拟办之事。

下午送《旧事新谈》稿与曾彦修。谈形势，冰封亦来。《光明日报》陶恺[鎧]曾看望冰封，表示同情。熊复谈“四个自由化高潮”：西单民主墙，批凡是（为自己平反），作协四大，三人引起学生闹事。邓 left 说党内高级知识分子有问题，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资级就在党内也！

游 600 米。夜观琼瑶片（小玲带来的录相片），人情味确实很浓，曲折还合情理。

1987 年 5 月 8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老干局王建根来，为解决玉珍离休不平事，动用这点关系也。

《群言》要的七七纪念稿《投笔从戎三天》定稿。二千多字，有点像写交代也。此段生活确实交代过无数次，因此记得牢靠。

下午游 1100 米。1000 米只用了 40 分钟，空前之举。

秦川说，许家屯在港正式回答：邓主任说，长期搞左与全盘西化为两大危害。

夜观法国片《最后一班地铁》。写德寇占领巴黎时，一剧场经理（犹太人）地下室呆了四百多天，仍指导拍戏的故事。法国人忠于艺术，写得聪明，尤其结局为意外之笔。

1987 年 5 月 9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曾卓明来，介绍两篇谈毛的文章。肖建中：“晚年政治哲学”，郑谦：“评内矛”，都有份量，触及到灵魂深处也。《羊城晚报》五月七日将诗七首刊出，删去两首，珠海旋转餐厅一首在内，岂“人间奇迹任人评”有罣碍焉？《广东党史通讯》刊黎澍有关党史征集谈话，我们许多看法完全一致也。《水电新建议》文顾委已打来清样。

下午游 1000 米，仍 40 分钟。

1987 年 5 月 10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朱维民来，林默涵向他说（有人议论他政协讲话不好，问是否我说的）：“李锐不要走得太远。”这样，我已无形捲入这次的“第二次拨乱反正”的风波了。廖沫沙夫妇在“三家村酒家”请我们三家夫妇（黎、李、李）和戈扬午餐，甚为丰盛。戈扬汇报她如何学习文件（读马列原著）与作检查的，以抵制贺敬之等“左”的一套。“性文学”与“反自由化”有何关系？现在的一些联络员也是文革时期联络员，有名有姓。她认为形势在好转中。廖送文集四卷。

夜观录相带《浴血的太阳》等，以前电视似放过或在哪里看过。

1987 年 5 月 11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陈坚（陈传诗、徐强，马寅原爱人）来，她的抗战前革命经历已写好证明材料，这次来京是参加山西女兵连的会议，现在还有六十多人。女儿想去看父亲，但马寅妻横不讲理（已经六十七岁了）。

又积了一封[堆]信债未还。读刊物文章。下午同玉珍散步、买菜。夜黎维新来，详谈钟叔河的种种，要房子、工资不满等，与冰封大吵，向省宣传部申诉。胡真种种霸道，要做太上皇。湖南呵！

1987 年 5 月 12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晨三点泻肚，一次而止）。八点半到办公室，同陆沅简谈办公室问题。给我一份中组部文革大事记（是陶铸来揭的盖子）。十点到光远家，谈到十二点半。他分析过程，六全决议通过时，耀邦找小平谈，曾说邓 left（指邓力群——李南央注）拉他向左走，随找 left 谈约一小时，必定是一些话听见[进]去了。“你处境也不容易”，还送到门口。因此政治局会议时，left 仍颇神气。黄火青讲曾彦修“批判从严”，还插话说曾。Left 之谋总书记，其左右（秘书们与梅行等）并不避讳。“第二次拨乱反正”，反映［应］强烈，上海有告状。十天前紫阳找小平谈，因而准备报告，在书记处讨论时，还顶了 left，一波则向赵倒。光远颇感慨，今后想搞历史了。我在支部会发言为他说话，江一真告知也。

下午参加汉字“五笔型”输入计算机专利出口（美国）的新闻发布会，知其大概。毅敏、首道等五顾委去了。严济慈授发明者以名誉博士，大家还美餐一顿。

夜观录像带《爱在夏威夷》。

光远还谈到批邓前政研室几个人的排法：乔木、冷西、胡绳、熊复、光远、邓力群、李鑫[32]。自己自居学者，从不争坐位（社科院时也在邓前），找人谈话（耀邦曾称难兄难弟，没主动找谈过一次话）。三中全会小平讲话是他起的草。还谈到编毛五卷时情况，几个人到小平处读文。

复竹内实信。寄介绍毛诗词注释文。

1987 年 5 月 13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关于水电两文寄陆总。《胡适晚年谈话录》摘毕。原来此公如华罗庚，开会讲话，心肌梗塞而毙。不论怎样，总是一个大学者，人品也有其好的一面。过去我们批得过头，否则也不会反共到底。下午游 1000 米。夜黎澍、秦川来。由秦传达赵的讲话：总结四个月形势，经济问题甚多。王忍之之流的“新的拨乱反正”，遭到赵、万反对：是甚意思？难道三全路线不算？薄也不同意。四个月有五大成绩：坚持四项、反自化、必要性，全民接受；泛滥已过去；人已处理；软弱者已处理；经济有好势头。安定团结好。现要深入，须几十年，解决去年那种困难并不难。小平 4.27.接见捷克总理谈：为何出现去年泛滥，原因复杂，重要在到廿一世纪，达到中等水平，人们才真正感到社义优越性。这样，坚持四项，反资自由化才更有说服力。现基础不够，未摆脱贫穷。四号文件界限，不能一阵风，主要正面教育，不靠形式，天天学等，人人过关。靠经济，理论界回答马义实际问题，群众才能信服。只有四五篇文章写得好，不能靠专横武断、党八股，群众反感。非一二年，要几十年。对有过错误的人，治病救人、教帮，生活会。三个人做好公民。改革开放一贯方针，现有少数人将之与坚持四项、反自化对立起来，两者唇齿相依，要发展马义。小平文章全党智慧结晶，对立者：如开<放>、改<革>即自由化；经济体改即自由化基础；计划经济才是社义，商品经是资义；承包责任制即私有经济……。都是错误的，不合四项原则。

1987 年 5 月 14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读《胡适杂忆》，作者很有功力，写得也活泼生动，深入浅出。论胡适之学，提出自己见解。上午杨作材来，漫谈约一个半小时：节约是自然法则，人尾巴不用即废，狐狸必须大尾（速奔保持平衡与便于转弯）。阀门只能用铜制。生产与消费关系应提到哲学高度认识，社义也有原始积累：没收官资、三五反，自立更生亦基本原则。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助自助者。胡适政治：笔杆要靠枪杆子，现代评论派一批人投靠南京政府。

---

[32] 指在 1976 年 1 月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开展的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前，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排名次序，于光远排在邓力群之前。——李南央注

下午游 1000 米。

1987 年 5 月 15 日（星期五）晴、夜雨

六点差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读完《胡适杂忆》。作者文笔极好，对胡氏作一生总评，夹有自己的看法。如对文字改革，兼论中国之统一，而欧洲之分裂，与汉字一统（非拼音）拉丁分裂（方言发达）有关。胡氏功过，不溢美不护短。同乡、世谊、师生，敬爱备至，掌故亦多。用古文、话本，西谚都恰到好处。不过总的说，将胡适看得太高大了。

接陈铁如信，立徵墓前照片多帧，刻有我的诗碑。

下午游 1000 米。夜观美、保片：《国王的光荣》，七世纪事，似写保加利亚开国处[初]，如何打败罗马军。

1987 年 5 月 16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顾委传达紫阳讲话，实际是防左也。帅大姐约去，问宋平谈组织部人事否。告曹志状已通天，黄火青自黑龙江回写了报告，王甫已证实。下一步是如何揭小刘（即刘泽彭—李南央注）之事。

下午游 1000 米，理发。曾彦修退稿三篇，集子以蒙混过关，出了再说。齐西来与裱画间顾长林送来裱好字画 12 件，付 140 元，算是关系户也。裱工设计不错。

1987 年 5 月 17 日（星期日）晴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十点开始作字，共 18 张。尚不觉累。朱维民来，送字二张，并午餐。香港邀他去画展，他通过了新华社。此人现在学乖了。

下午与筱铃观《乱世佳人》，这样《飘》（Gone with the wind）不必看了。惜录像带不好。

1987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一）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顾委支部会，唸了四月卅<日>小平同西班牙工社党付[副]书记谈话，主要危险还是“左”的习惯，几十年因此失误。问道：左来自老年，右来自青年？答大体如此。这个话头，赵的讲话还不敢接过去也。

下午近代史所于凭来（过去不认识），写有帅大姐传略，只得留下一阅。晚饭前与玉珍散步。三点到顾委看文件。

1987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二）晴， 一早写了八封信

五点半起床。大概四点即醒来。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同雨亭、陆沅谈办公室人事组成。看文件到十二点。

下午游 1100 米。遇见祖春，感慨甚多。谭斌送来他的小书（《用人之道》），我不在家。接徐锐信，附库兹涅佐夫给他的信[33]，如见故人。库已退休，大儿子已 45 岁。

[33] 徐锐是 1950 年代李锐在水电总局工作时的俄文翻译，库兹涅佐夫是曾在水电总局工作过的苏联专家，当时他和他的夫人及两个儿子都居住在北京。1990 年我带着女儿离开中国时，先在苏联短暂停留了两个星期，就是住在列宁格勒（苏联解体后恢复原名圣彼得堡）库兹涅佐夫的家中。——李南央注

1987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续摘《胡适杂忆》。陈四益来，未能到新闻署，颇影响情绪。住房解决之难。为许任飞稿写了封回信，谈几代青年思想观点之区别，甚好。

下午游 1000 米。夜观足球，算是进了一球。

上午《中国老年》女记者朱维扬、逄晓榕来访，谈“忘年交”专栏。让先作调查，找到些规律性问题，有几篇有份量文章开张，引起大家关注。关键在老年人本身。没让整理访问记。

1987 年 5 月 21 日（星期四）阴、夜雨

起床如昨，活动半小时。上午编辑组会，讨论山东上报本。原拟去云、贵，怕引起夏喘，决定由任俊杰去。下午游 1000 米。双壁［碧］来，大姐、王甫与李楚离为组织部人事上书，让我阅正。说明耀邦重用赵振清、曹志事及对文革有错误人之包庇，而对主持清查者反排斥也。夜观中日女排，顽强不够，灵活不够。黎澍来，漫谈一小时。社义与官僚义之孪生。双壁［碧］来件改好。

1987 年 5 月 22 日（星期五）多云转雨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胡适杂忆》摘毕。读了两本有关书，对胡适有了个轮廓了解。美籍华人中是有人才的，应当常来常往。可惜英语不通，否则，真想到美国住个一年半载。（双壁［碧］件送还）

下午到航空学院参加华夏研究院的“联谊会”，与胡积[绩]伟、王惠德、黎澍一起漫谈。王说邓 left 认为开国以来就一条资及[级]自由化路线。如此则根本无所谓“左”了，文革十年也可谓动机纯正矣，只是做法出了轨（也许没有出轨）。现在问题是，没有地方发言予以反击，只剩下赵紫阳一个人讲讲（中宣部在顶着呢）。

夜观《魔针》片，遇文彬，他说乔木内侄在宣传乔如何与耀邦作斗争。

1987 年 5 月 23 日（星期六）阴、小雨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复读胡适两书摘钞。看完《帅大姐传略》，如一篇学生作文，整个水平如此，无法改动。下午上中华书店，购到《万历十五年》并《王国维书信》、《许姬传七十年》等。游 1000 米。

山东自学成才的赵文禄来（梁再曾向我介绍），专研究党风与世界观，潍坊成立了研究所，已成气候。还照相。姑且应之。也是李燕杰式？

夜观羽毛球战。

1987 年 5 月 24 日（星期日）雨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看书报，同胜利下棋三盘，让四子也，均胜。下午谭壮来，谈级别待遇问题，在市委以付［副］局级，甚感不平。他是三反时带［戴］右倾帽子而被贬黜的。他怕人讥伸手。因此赞成他写一申诉材料，予以援手。

夜观羽毛球决战，杨阳高妙之极。

1987 年 5 月 25 日（星期一）晴

晨起活动如昨。小陈电话，敦化市活动他与小彭都上了电视也。翻《谈艺录》，有自己观点的“文抄”、“文正”公也。下午跟黎澍到南沙湾拜访钱钟书夫妇，谈到六点始归。从胡适谈起。四八年底他们

在上海见到胡，胡早年书信存合众图书馆，内有毛致胡信：旁听你的课，很佩服，想拜见聆教。署名“你的学生”。此信被毁，胡顿足叹息，说：“毛泽东是我的学生。”此信于他是有用处的。胡颂平是朱家骅派去监督胡的，为胡之学问与为人所感动。唐德刚是一个落脱[拓]不羁之人。冯友兰见江青时谈到双百方针，说“百家争鸣”要改为“百鸟朝凤”，深得赞赏。人们认为“鸟”乃“阴物”，江青更不在乎。此北大校园所传。冯至为人甚低下，反右时有一翻译家谈不能胜任美俘审问工作即受迫害。鸣放时，冯说再不跟共产党盲目走了（后即不再得人大代表，直到七九年后），但一反右又反脸也。文代会与艾青拥抱，艾推之，斥为“小丑”。此次又极热中，在电梯大讲政治思想工作，为电梯姑娘所不解。与乔木为来而不往也。杨绛写“围城与钱”，亦为乔之主意。对他们甚照顾，命写悼念美教授文（长期受迫害）。我们告以此人之反复。小平评价：书生、固执、软弱。实则既得利益第一也。保毛即保己也。钱二次谈到乔读书甚仔细。我说，乔必讨好二位。为朱正援手，钱说从来未向之求过甚事，不如找 left。钱说，卅多岁前记忆甚好，可说过目不忘。在牛津学习时，一次期考，认清古代手写英文，连题目也未看清，即通篇查答而不及格，补考。当时爱读侦探小说。受此事刺激，影响了记忆力。我送书三本：《龙集》、《窑洞杂述》（内中有国师通讯，钱当年教书之地）与《胡杨泪尽》。钱回赠《谈艺录》，亦以别号题签。夫人亦健谈，言《干校六记》如何在三联压下，香港派专人来取。求字者甚多，只能以信笺应之，不善大书也。

归途与黎澍又谈到暴力革命问题，以此胜者必以暴力统治——走向专制，相信者权力也。

夜观中古女排第二战，我方重扣等攻击不如对方。

1987 年 5 月 26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顾委组织游窦店并参观装甲兵科研所。有开道车，路上无耽搁。窦店原为一穷镇村：顶天立地男子汉，不如母鸡下个蛋。以前工分一角九分钱，七七年尚吃返销粮 17 万斤，欠款 8 万元。现已靠己力耕作全部机械化，粮食翻了番，亩产 767 斤—1548 斤。务农劳力人均种地 29 亩粮 3.5 万斤，生产率提高 13 倍。全村劳力 90%已从土地解脱，主要发展了畜牧业，将 300 万斤粮和 700 万斤秸秆化为 200 万斤畜产品。菜牛已供应建国、长城饭店，可代替进口牛肉。看了一个 400 立米沼气池，可供 200 户使用。村办企业二十多处，长城风衣分厂，有 400 工人，供出口，企业产值 1119 万元，畜牧超过种植，工业超过农业，总产值由 77 年 97 万增至 1605 万，人均收入 79 元—990 元。86 年集体积累 6—120 万元，交纳税金 2—64 万元。从事农业劳力收入最高 4100 元，最低 1500 元。群众已用粮食卡，比城市方便。旧风陋习已渐消亡。小学、幼儿园、图书馆、技术学习班等，参加劳动者必初中毕业。在房山宾馆宴请、午休。三点到装甲兵，看到六五、七五计划中各种坦克及坦克型装甲车等，架桥车（16 米）几分钟装毕。中型最重者 38 吨，但射击力颇强。

五点一刻到西郊民巷参加贵州省及五团体开的乌江水电与经济开发会，发言踊跃。何纯勃疾呼，并认为逼着搞火电之污染危害。罗西北告知钱正英将他挤下。晚与双壁［碧］电话，让帅大姐同李鹏谈。小米来，告陕西、广西之行。白纪年干不下去了：搞小圈子，“反左清旧”。尉健行、何勇转监察部，曹志调研究室。

1987 年 5 月 27 日（星期三）晴

晨起活动如昨。九点到部里参加十三大代表投票。尉健行告知人事变动已定，三个付[副]部长为吕枫、孟连昆、刘泽彭。随同他谈到十一点。他认为在组织部对人事情况不如实反映实情即是失职。任宋平的二把手，宋平也向曹志谈过（我告他我曾向高扬等反映过这一意见）。监察部长人选，他曾向赵将省委书记一个个谈过，他去监察部看来还是一种很好的照顾：平调也。也许是赵的意见。曹志拟单独搞党建研究室。

下午参加乌江开发会，作一短的发言，谈国家投资用于水电。听光远发言，确实较空泛。何仁仲找我问杨佛如的生死，他在济南曾认识我。与陆佑楣坐在一起，设计也准备招标。将我的《新建议》交他一阅。谭壮送来申诉状，我不在家。

1987 年 5 月 28 日（星期四）晴

晨起活动如昨。上午读《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抗战初在《抗战日报》呆过，是廖沫沙的小帮手。在美国治明史。

下午同玉珍到老年用品展销会，实如百货商场。买到衬衣、上衣两件。游 800 米。六点到贵阳饭庄赴宴，贵州省长王朝闻请客也。同吴明瑜谈，告他“自由化”事，查不出明堂也。谓马洪与 two left 也有矛盾。乔说马“不学无术”，因以[此]调开。大概是依违之间。在席有范慕韩、刘书田，都是水电派。李昌、光远等亦在，都变成水电积极分子，也都对煤电问题忧虑。

夜同玉珍、筱铃散步。到黎澍家漫谈。他买到库西宁夫人的《斯大林前后》，如此阴谋诡计，我们全套学到。

1987 年 5 月 29 日（星期五）晴

晨起活动如昨。上午到办公室，郭锡权来，谈广西人事，同金宝森（瑶族）关系。早填工龄之风很盛：地下党、游击队在继续发展。因一篇“无耻”杂文引起风波，作者系组织部办公室付[副]主任，迁怒于郭，以及刘宇一事。详情已与宋平谈过。赤峰来人，要出“六家党报故乡”书。交《回忆热河办报》文。下午游 1000 米。夜齐西来送来笔一支，印泥一合[盒]。田方偕夫人（绥德人）来，取走《三峡集》周培源序文，我作了些增补。

1987 年 5 月 30 日（星期六）阴雨

四点醒来，复睡着一阵。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黎澍送库西宁夫人《斯大林前后》，开始翻读。上午小陈同他的朋友王　（原文此处空二字——李南央注）来，系敦化市付[副]市长。漫谈作官之道，他当过乡书记，深感下面权力之大。下午游 1000 米。今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小平谈话，过去二十年停滞是由于“左”也。但几个 left 天天在电视机前以高姿势出现，又作何解也？

夜观《红楼梦》凤姐生日与鸳鸯两折，似渐入佳境。刘姥姥进大观园惜未看到。

齐西来送来好笔一支与印泥一盒。

1987 年 5 月 31 日（星期日）雨转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大胖夫妇来，谈福建人事及开发区乃私生子，办事之难，基建不{认}可，无人承担责任。述职报告甚得好评。朱维民来，一起午餐。今日端阳几乎忘记。没有午休，同大胖下围棋两盘皆胜。玉珍近日食欲不振，人觉憔悴。与筱铃三人散步一个半小时。夜观足球，延长期仍输了。

收到竹内实寄书四本。除《补卷》目录卷外，有《现代中国の展开》，耀邦去职已写进去了。

1987 年 6 月 1 日（星期一）阴

六点起床，觉有喘意，小活动半小时。上午到辽宁饭店看杨弟[第]甫，他来参加全国诗词学会成立大会（告钱昌照让我当顾问）。谈到延安抢救，魏泽同被彭真、黄火青、邓发车轮战，逼“红旗党”。认识四川马识途，送《岷峨诗稿》六册，是一个性格开朗之人，很谈得来。胡遐之谈到冰封近况，可以过

关也。同去看于刚。下午看报刊并《岷峨诗稿》，质量较高，有所选择，不以人取诗也。连接朱正寄来复印稿。

王元化让朱效荣送来条幅。上海情况尚好，认为芮、江比陈、胡强，“清除精污”时，上海折腾一阵。

1987 年 6 月 2 日（星期二）多云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下午体检，各科正常，白内瘴[障]仍轻微，前列线[腺]亦如此，颈椎增生不显著，大概与坚持活动有关。四点半到八宝山与韩儒仲遗体告别。58 岁，肝癌发现只三个月也，平日看来身体甚好。夜观《战争与和平》二集，黑白片，娜塔莎爱情写得过冗赘。上午读《斯大林前后》。

夜苗苗夫妇来，为向航院要房子事。

上午柳思来，刚从湖南回，叔河与冰封矛盾予以劝解，问题还在叔和[河]一方。

1987 年 6 月 3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顾委听传达：紫阳春节后历次讲话（针对 two left）。启［啟］立主讲，会由万里主持。（晚上广播证实赵出国期间，由万、启［啟］立分别主持国务院与书记处工作）新的提法是：十三大报告以改革开放为基调，要继续反“左”也。光远电话，说第四节中本有邓力群插话，现已去掉（说是“赵意即吾意”）。此事可以注意。现在人们当然感觉到这番讲话对何而发也。

下午游 1200 米。夜周世田来，谈香港人外迁问题。澳、菲、加、美都修改法律加以引诱，尤其是携资迁入者。人才外流是一大问题，87 年后局面令人忧虑。又谈及文革十年，台湾建十大工程，经济起飞，蒋经国深得民心（有许多仿效深入民间做法）。

1987 年 6 月 4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斯大林前后》阅毕，毛骨悚然，只有绝灭人性者才能如此“专政”也。库西宁夫人不能不写沙皇之宽容。上午谭业伟同范澄川来访。范已 91 岁，健步如飞。谈受原轻工部部长王新元之排挤，贪功，谈一生之耿直与廉介[洁]，私蓄捐献，有工资糊口足矣。旧社会不乏这样的爱国正直之士。养身之道有二：红茶菌与头部活动。头脑极清晰，能写几万多字。

下午游 1000 米。夜黎澍、秦川来谈大局。Left 又住医院了。黎另一篇《历史创造者中几个问题》阅过，说是得罪人太多。刘甲与王幸一（北京日报）来，略提该报之“左”与徐维城其人并谈及八五年《光明》三文事，有意说明自己观点。

1987 年 6 月 5 日（星期五）雨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支部会，又听唸文件一次。人们发言不作边际，忍不住讲了几句：再“左”不得了，并点出熊复翻“凡是”之案。去年六中全会点过俩人之名，不想再点了？原来一直担忧，现在较好一点，但还难说得很。周惠外出了。归来大雨，直到夜仍小下。游 1000 米。夜与玉珍到音乐厅，听李萌（周世田的爱人）古筝独奏会，只能欣赏潮州调和河南调等。遇见吕骥等，过去没有碰过面。还上台照相如仪。有小喘。

1987 年 6 月 6 日（星期六）晴

五点醒来，有喘意，六点起床喷雾剂。仍活动半小时。《参考消息》载：深呼吸有害，于气功怎办？

上午到医院体检，因喝了点蜂蜜，不能抽血。照肠胃。还得再来一次。各项正常，B 超肝部也正常，

眼睛无变化。去看赵守一，已住了二年多。谈耀邦，过于天真。一波自己讲，有人想让当总书记，也是一种试探。又去看陆定一，讲“文革”真是太好了（明镜高悬也）。谈到方励之，大概同毛之对小脚女人猛击一掌的想法（所谓全盘西化说法）。同意我的看法：是有思想之人。我说，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不如改为坚持民主与法制。他说去年学生上街，如不猛刹，真变成群众上街，坏人混杂，就太麻烦了。他似乎也有波兰的担心。谈到延安、轻骑队，说我是捣蛋鬼。

下午游 1000 米。黎澍电话为林莉［利］事。齐西来工作已安排文化部。

上街变成群众行动就不可收拾了（似赞成刹车）。对方、刘等应“七擒七纵”（章、罗亦是如此）。（此段写在纸页上端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7 年 6 月 7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整天断断续续写《从对话想到孔夫子》杂文（四益起了个草稿），至夜，得二千多字。

晚饭前散步一小时。夜观足球。

灼姐电话，心脏上部有一瘤子，良性。

1987 年 6 月 8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同玉珍到党校，看望灼姐。与铁铮在校园散步良久，谈校内派系，无人愿谈国事，只求平安生活也。

下午到办公室，同雨亭、陆沅谈工作。陆拟写告宋之信，部内不纯及小刘等起用负有责也。

晚饭后散步，有喘意。

1987 年 6 月 9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杂文寄《北京日报》王一心。给朱正、元坤信，翻报刊。《群言》寄来两篇三峡文，持不同政见者，都可用。下午有喘意，游 800 米，基本仰泳也。夜周惠来，谈到十点半。知道江流其人等在准备大块文章。开座谈会时可能闻到风声不敢出席。也认为想当总书记者一波也，大有人在也。言上海之难办，谁去也搞不好，欠账太多，搜刮太狠。担心农粮形势，问题还在农村。对王忍之没有看错：同三全以来路线对抗（八四年同邓力群通电话一小时争论），果然如此。又说几年来提上年轻干部大多可以，但确有野心分子，品质甚不好者。

伯村从四川漫游归来，谈到陈的鸟笼政策，他是赞成的。

1987 年 6 月 10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医院抽血，照胃肠并治牙。复钟伯熙信并附函陆俨少求画。许任飞寄来一堆同青年谈话稿，请陈四益看。他复长信谈到{四}大代青年特点之异同，特寄许。辽宁大学出版社送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书样，过于杂乱，说是我支持过的，完全记不得了。

下午游 1100 米。遇见杨纯，告以灼姐之病。说天坛医院有种核磁共振，比 CT 还进一步，但一次要 800 元。

夜薛君度突来，谈耀邦事件，外界反映[应]强烈，美国政府极担心，华人各种公开信件，他没有签名。过香港，“港督请吃饭”，说望不再有同类事发生，不要看现在股票又回升，问题并没过去。收到《水电史料》，甚好。

1987 年 6 月 11 日（星期四）阴转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为查甘祖昌去世新闻，徒然花了二个小时，翻去年五个月报纸。初写 1200 字附上秦城所作《甘祖昌》长歌，以应《中国老年》约稿。下午到医院作背部黑痣等冷冻，液氮-190℃，几天不能游泳。《北京日报》王一心来，杂文还没收到。谈严慰冰同叶群、林彪的纠葛。延安时，叶曾与陆定一有过一段来往，当时组织部认为叶有历史问题。接张雨林电话，张之毅去世。

1987 年 6 月 12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听山东汇报，即墨<县>本子已印 5000，全国要去 3500，印得很不错。山东自编本亦已印出。我提到烈士名单问题（山东牺牲 20 万人，县团以上 1400 人）及湖西肃托等事件怎样列入。

19 号文件，耀邦信及检讨。何必如此匆匆，只说一句也就可以：不听话也。当然，永不翻案之语，当年小平也说过。方、刘、陆铿皆以“坏蛋”呼之，这就难收回了。[34]夜黎澍、秦川来，谈最近舆论，耀邦上升，因而要印出此件也。总书记赵、总理姚似成定局。

1987 年 6 月 13 日（星期六）晴

起床活动如昨。上午到医院治牙。买书 28 元，《曾国藩诗文集》、《浮士德》等。下午游 800 米。同玉珍一起去购物，遇老汤（钦训——李南央注）。独伊（瞿秋白之女瞿独伊——李南央注）到家。夜沈鹏来，诗选全部写出，两首词均缺下阙，有掉句者。觉并不喜此种草书也。

陈英茨来，言陈沂亦不满王忍之也。

1987 年 6 月 14 日（星期日）晴

晨起活动如昨。上午同黎澍、李普去看上海韩煜书法展。原写欧字的，似学启功，但草书大字受日本人影响，龙飞凤舞，如画字了。草草一观，即去美术馆看湖南民间艺术，江苏 14 人国画展及中央美院老师国画。新意新法甚多。归来近正午矣。

下午杨纯带谢中原（文耀儿子）来，谢景屏去世，冒出一个“养子”（舒同儿子）来争遗产。两人写证明，交法院。

1987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一）晴

晨起活动如昨。上午林莉［利］[35]来长谈，离沈阳就没碰过面了。她想转到参事室养老，生活照顾好些。现在党校马列所，承担了国际共运研究（形势、过去纠纷，改革）的国家课题。十七岁，38 年去莫斯科，战争期间备受艰苦，七年同孙维世在一起。51 年同王稼祥、52 年同刘少奇去苏当翻译，两次见到斯大林。对中国极尊重，多管东亚之事，还是风趣的。同坐之人被问<问>题，都立即站立回答。对人态度极其傲慢：如对德田球一，随便说“胡志明是个坏人。“（不知何所指）。莫洛托夫很有礼貌，中

[34] 后来李锐见到胡耀邦，胡告知检讨是秘书郑必坚代为起草的。李锐及与他关系密切的朋友都对胡耀邦的检讨十分不以为然，认为胡耀邦不如赵紫阳会用人，若胡的秘书能够如赵的秘书鲍彤那样为“六四”坐牢，他就不会写出那样的检讨。这里方、刘是方励之、刘宾雁。胡耀邦在检讨书中称这二人和采访他的记者陆铿为“坏人”。——李南央注

[35] 这个林莉是大林莉［利］，原名林秉佑，是林伯渠与伍复明所生，李锐错将“利”写成“莉”。还有一个林莉——小林莉，是张浩（林育英、林彪的堂兄）的女儿。林利和林莉都曾在苏联长期居住、学习过。后面提到的林伯渠妻子朱明不是林利的生母，是林老 1945 年在延安结婚的第四任妻子，比林老小 26 岁。——李南央注

午散步问王稼祥：看过《桑干河上》未？是否中国实际。她对苏联有自己看法（比一般访苏者看得要好）。九评当然是否定的（只这一点蒋南翔与她一致，其他党校人事、对江流之左等看法不一致。她同江无法共事。江曾揭发邓子恢之右）。她四次陪江青到苏就医，规格比政局委员高，住克里姆林医院，还有两个警卫。林利[莉]建议撤去。最后一次不愿再陪，江青大哭大闹。毛说江青身上有十一种炎症。江说同毛相处好，是后来体会了在政治上、工作上如何与之合拍合调，主动关心。林利[莉]与毛单独吃饭，随口说原子弹，死一、二、三亿人有什么可怕。孙维世在莫斯科时，林彪即追她（妻子正要生育），想一起回国。后来在哈尔滨时也放出此意。林孙随立三妻回国，林去看过她们。后来东北局干涉，不让孙再回哈尔滨（林不认为传言孙与周、毛事）。孙一直是总理管着，正式的干女儿。而又谈到林老妻匿名信（告少奇黑状）被牵连事。像片取下，开国油画换董老。朱敏<明>因此自杀。林利[莉]认为父亲决不是野心家，在庐山时是袒护彭总的，政治局最后一个检讨。我因谈起林老发言："彭得华名，就是想得中华也。"大概是以此表态语。送《龙集》一本。

下午看报纸过去。与玉珍散步一小时。夜曹维恭来，送我日本三羊[洋]的负离子发生器，甚好。舒尔茨回国说，中国情况看不清楚，"我没一个水晶球，更无中国水晶球。"总之，都冷却了。尚昆去接见留学生，提问题甚多。美国报纸头版是"杀猴给鸡看"<杀鸡给猴看>。

许多写斯大林的书，有的恐靠不住。（此句写在纸页上方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7 年 6 月 16 日（星期二）晴

晨起活动如昨。小有喘意，喷雾一次。上午到周建南家，人事消息他较灵通。将来五人：赵、启[啟]立、姚、乔石、李鹏；可能进中央班子者：李瑞环、李长春、李铁映、丁关根、江泽民或加邹家华，还有闫明复。宋健这次跳了一下，攻吴明瑜，又查不出结果（说是为科委的方励之），遭到邓楠的告状。上海的芮杏文来京开会带一卡车礼物，知道名单中有江无他也。老的大概都退，万里任人大委员长，邓 left 还是进政治局。我忍不住谈了进中组部经过及小刘之事。

下午到办公室，同甘肃组织部来人谈办人事刊物事。游 800 米。薛君度寄我纽约《华侨日报》四月，转载我的《忆六如伯》。王一心取走《想起孔夫子》清样。

1987 年 6 月 17 日（星期三）晴

晨起活动如昨。上午一支部会，黄火青等都参加，有 15 人。唸 19 号文件（耀邦事）。于是又大谈耀邦如何、如何。白纪年是先许了愿的。觉得老的绊脚绊手了。小平推荐时，部队大军区人都说他爱乱讲话。小平说：我当了，外界影响不好。当面要小平下，紫阳、启 [啟] 立没同意。后来耀邦又找某不同意者说服，未能说服。认为郭玉峰还是有成绩的，重用赵振清、曹志。大家有一点意见对：十三大不能再含糊，有问题者一个也不能要。

下午游 1100 米。购三峡区展销物。遇陈赓仪。

夜朱维民来，他被选为优秀教师。

1987 年 6 月 18 日（星期四）阴雨、夜大阵雨

晨起活动如昨。上午到办公室，听湖南组史汇报。上报稿文字叙述不错。谈了点自己过去搜集资料的经验，如看张平子得来长沙《大公报》，派宣训班学员四十人到各县收集资料，到湖大图书馆翻存书、刊等。重要者还在通翻一次《大公报》，否则也写不出《早期活动》。

下午游 800 米。与玉珍散步。

1987 年 6 月 19 日（星期五）晴

三点小喘醒来，喷雾后复入睡。六点起床，仍活动半小时。上午陈四益来，谈去《新观察》有种种困难。即成，如有事，则不比戈扬，可随便被拉下也。拟将四首自寿寄《新观察》。又加推敲，改牢骚句："书生挟策成何补"为"于今良策呈妍紫，滚滚心潮自可平"。谈起编开国以来旧诗词选集事。作字一幅赠四益，自寿最后一首。

下午游 1000 米。

夜侄孙存根（狗伢子）同钟团明（南江区付[副]书记）、刘猛保（冬塔乡书记）来，因大理石厂建厂事。谈农村情况，困难户尚有 20%。书记与县长还不错。平江县书方萱蕖（大学、岳阳人），县长张以坤（华容人）。谈起我的录音讲话极受欢迎。看到《北京日报》发表的"对话想起孔夫子"文。地位显著。

1987 年 6 月 20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记甘祖昌将军》补充毕，约 2400 字。上午黎澍来，漫谈主题仍是农民战争取得胜利必然是"皇权"集中问题，历史实践如此。谈到曾国藩，"刽子手"、"窃国大盗袁世凯"等等，都是一时政治需要，不是历史学。过去反历史主义（他认为翦伯赞较好，对吕振羽没好印象）。农民总需要一个人作代表而且代替思考，需要唯命是听，否则惶惶不可终日。

下午游 1000 米。遇秦川，北京选代表（600 余人），耀邦以 460+票当选，徐维城、陈昊苏落选，陈元未提名。

1987 年 6 月 21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自寿诗等拟寄戈扬，再做推敲。主要改变为第一首五、六句：

世事洞明多背俗，人情通晓愧无方。
应借复[覆]车追旧事，尤须放胆创新邦。（前车、丰胆）

七、八句亦改为：

小楼一统难躲避，十里车声夜打窗。

第三首七、八句改为：

于今策议成妍紫，滚滚心潮渐渐平。

第四首七、八句考虑改：

词章不是风标信（满腹系忧乐），激烈情怀绝可怜。

1987 年 6 月 22 日（星期一）雨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夜大雨。上午与黎澍同到西交民巷参加老新闻工作者聚会，听浙江来的高光讲气功内功健身法。高右派二十年，一切绝望而学中医，从一老红军道士学气功，关键在入静。现年 64 岁，如四十许人，身体矫健。原理在：

大动不如小动，小动不如不动。

动不如静，静极生动。

（手子午诀）

不用气，气自冲。不用力，力自生。用气则滞，用力则疆[僵]。

入静，超感觉——气功功能态。有意识领导气息：外屏诸缘，内息诸妄，收视返听，调缓鼻息，舌

抵上颚，四肢不动，五识返根，六神守舍。并作各种示范。脚掌涌泉着地，后跟略抬高一铜钱，完全自然反呼吸。站坐两种。（我过去做的三元式反呼吸，入静等原理同，但呼吸一次可无限延长则大不同也）。前后辅助动作多太极权[拳]式。还有虎步吐气（对肺气肿病有效）及龟步等。

午餐时，吴冷西问到四川记家英文中“四人漫步”事，他的回忆竟有乔木！此人之媚上也。

下午游 1000 米。

晚六点到王府井全聚德赴沈鹏宴请，广西出版社来人及人美社责任编辑。

下午黎澍来漫谈，林汉雄来送文房四宝。（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7 年 6 月 23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陆沅来。陈庚夫人过去神经质，文革中也抛过材料，此次骂一波为政客，太岳时老账旧怨也。

下午游 1000 米。夜在李普家。高光反左观点一致，看了我的《想起孔夫子》文。

申生寄来 6.11《新民晚报》“部长与我”评夏葆元画文。

夜与黎澍又到李普家与高光漫谈。原为文联党组书记，与余明很熟，反清污时，薛驹（李丰平皆左）奉乔木命，封《江南》。此次作了准备，尚未动作。廿三日事（此段写在前页底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7 年 6 月 24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学做高光式气功约一刻钟。上午同黎澍到劳动宫观京湘书法展。林梦非约，刘祖春、李普等均去。湖南青年人学汉魏碑者甚多，见到学日本人画字者，告接待人员：不要学日人，要日人学我。题字：得意汉魏碑刻，寄怀衡岳洞庭。还给接待人员写了三张：陶铸百家，自成一体。胸罗万斗，便出新奇。出新意于法度之中。

归途与黎同到于光远家小谈。云十三大初稿有三个问题：含糊提到反自由化不力则有复辟之虞；没有谈双百方针；社义特征仍是提公有制与按劳分配，没谈商品经济。这样就从六中全会倒退了。又谈及袁木其人乃文革时“钟佐文”写手。王维城也是跟着转的。

下午游 1000 米。

1987 年 6 月 25 日（星期四）阴

晨起活动如昨。到医院治牙。随去办公室。同何载谈，来组织史工作事，他必须将自己所遇到的政治名誉事故（一月间支部大会报告谈到小平的自我批评，时值耀邦事件即将公布，被曹志认为是严重政治错误）。（原文如此，该句到此结束。——李南央注）新华社送来《热河烟云录》清样，16 万字，须在星期一退去。

下午仍游 1000 米。全力看清样稿。

推敲七十自寿第四首末两句，拟改为：

可怜日夜萦怀处，但望神州快着鞭。

1987 年 6 月 26 日（星期五）晴

四点起床。看清样。按时作高式气功并活动。

广西出版社要小传和照片。简历写好，但黑白照片袋遍寻不得。为照片事，夜与玉珍不睦。

下午游 800 米。参加张启龙追悼会。认识乔明甫。夜观中菲合拍片《<苏禄>王与中国皇帝》，乃五百年前永乐时期实事。见到土著风光与宫廷排场及明朝时军队阵营。

看电影时遇见贺彪，谈起谭壮待遇事，他也很关心。

1987 年 6 月 27 日（星期六）晴

昨夜上床后闷热，复起在客厅独坐良久。晨起活动如昨。将小传与照片寄沈鹏转广西。《热河烟云录》清样看毕。自己颇有感想：当年是如此高效率工作的。热河两年多是一生中的一个关键：独立自主做好一件事情，发挥了自己的全部能力：说、写、做以及处理种种关系，尤其是对大小形势作出独立判断，自然也培养了胆量。这本小书更比《新湖南<的>诞生》不同。因形势、环境完全变了。

下午参加顾委与中组部召开的老同志会。发言甚踊跃，许多好意见，集中于管好党，要受监督。薄一波发言要害在树立小平“巨人”形象，新时期的毛泽东也。十三大要年轻化，革命大会，改革为中心。老的退下似已定局。曹瑛放一炮：一波总结报告没读。蹇先任说中纪委不民主，李昌说新三法宝：党、发展生产力，社义民主法制。

夜范乐年夫妇与他的助手谢桂秀来，他办的“大禹资源系统研九[究]开发部”已正式开业。水科院看来是支持的。谈了一阵特意[异]功能问题。

1987 年 6 月 28 日（星期日）阴

晨起活动如昨。秦川与温济泽先后来，证实一事：王首道奉王震之命，为邓力群当总书记活动，恰恰顾卓新是看不起此人的。与尚昆秘书电话约谈。

朱维民来，送《窑洞杂述》、《新湖南<的>诞生》与人大新闻系。新闻系毕业女生分配不出去。

下午同玉珍散步。陈峰彩一家来，九岁女儿甚活跃，妻名柴 锋（原文中间空一字——李南央注）。

1987 年 6 月 29 日（星期一）晴

晨起活动如昨。半夜与晨起都有小喘，喷雾。上午新华出版社赵恩碧来，取走《热河烟云录》清样，了却一件大事。湖南科技出版社袁大川来（袁仲谦的孙子），谈胡真等想挤冰封下台，恐难得逞。

下午参加部纪念七一活动。宋平亮相也。与刘泽彭敷衍一阵。名角节目安排甚好，“老夫老妻”与“照相”小品令人笑绝。宋平提出要我写党建文章，是诚素还是应付？

夜苗苗夫妇来，谈关于如何教育孩子：不要溺爱，营养过剩，等等。

1987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二）阴

晨起活动如昨。仍有小喘。上午到办公室，苗苗来，周保志约了莊玉民（原航院人事干部）同他一谈工作与房子事。陆沅、雨亭来谈，档案馆文献篇必须有专人管。与鲍桐[彤]电话，约紫阳谈。

下午游 1000 米。夜黄乃来，他写了一篇纪念绿川英子文。几首诗唸给他听了，颇击掌自寿诗。谈延安事，冈野进认为西欧党（德、意执政短时）可能通过议会道路胜利。李初黎汇报毛主席了。斯大林要他秘密回国，他率领工农学校学生从朝鲜公开回去。抢救时黄乃找他，他说，讲真实情况。只保了莊涛一人。感情问题上说自己是一个很理智的人。“记黄乃”文，我说失明后之痛苦，斗争与习惯等等，只有他自己才能讲清楚。这是我要写的重点之一。

1987 年 7 月 1 日（星期三）夜雨

晨起活动如昨。仍有小喘，共喷雾二次。一早到医院抽血，因体检转氨酶稍高。上午刘立清、段飚来谈三峡事。刘原来是黄埔五期的，已 78 岁。对程子华过于胆小，无所作为等看法是不错的，对过去铁道部吕正操、刘建章、李颉白等批评甚多，肯定滕代远、武竞天与郭维城。段谈到铁路规划之失策，

我亦谈到各工业部门都有重大战略失误处。

下午游 1000 米。到黎澍处，光远来。谈 left 欲当总书记事。光远还是着重分析去年从北戴河回到北京，通过六全决议前，耀邦传达“拉我向左跑”事，同时找 left 谈一个小时，却始终未透出。政治局会上 left 没发言，但神态得意。很可能向之交了一种底也。

1987 年 7 月 2 日（星期四）阴

寄《三峡》与上海边震遐。

晨起活动如昨。仍有小喘，喷雾共三次。

上午到部组史会议，讨论档案馆编建国前文献篇，共三百余篇。确定八月下旬后讨论几次。另册应尽量编全：从反 AB 团——文革，如此可怕内耗，自己残害、消灭自己。

下午游 1000 米。灼姐电话决定开刀。

夜舒国文、唐　　来（原文此处空二字——李南央注），送菠萝两个。

1987 年 7 月 3 日（星期五）晴

晨起活动如昨。全日仍有小喘，喷雾两次。

上午到医院治牙，漏管已合好，左下牙又磨一次。看内科，取哮喘药并吸氧半小时。

读肖延中毕业论文：《毛早期政治思想》，受梁启超影响之深及庞杂原因等较深刻。主要是背景了解清楚，如梁之原著。当年我做不到。

下午游 1000 米。灼姐电话，决定到中日友好医院开刀，心脏上部有一囊肿。

王园园[元元]去耀邦家，见到本人。瘦了。胡德平说，那些检讨的东西、被指摘的，小平都说过的（何必如此匆匆作检讨）。

1987 年 7 月 4 日（星期六）阴

晨起活动如昨。全日有小喘，喷雾三次。

上午同黎澍、小陈到大红门北京市木材工业研究所看沙发。质量结实，但式样似不多。样品已被取走。归途买苦瓜、白菜等，较城内稍贱。

下午游 1000 米。光远电话，说鲍桐[彤]到他家，他将我的意图与 1944 年证件事和盘告知，甚为意外，云当于短日内安排[36]。

夜观《红楼梦》。范岱年来不遇，“觉得形势好些”。

1987 年 7 月 5 日（星期日）晴

半夜喘醒，喷雾。晨起未作活动。整日喘意，共喷五次。上午到灼姐处，她将入医院开刀。玉珍甚周到，拟去院照顾。铁铮谈对大胖夫妇看法：极端自私，张丽从中挑拨有关，二人变得如同一人。我与灼姐不全同意此看法。

朱维民下午来，谈方励之在机场答美记者问：开除是不合理的，并不主张全盘西化，而是赞成民主。学生上街也不赞成，要求有理。同去黎澍家小坐。六首诗定稿。黎的一首有详细后记。朱亦称赞夏葆元

[36] 指告诉赵紫阳秘书鲍彤：李锐等皆反对邓力群任总书记。并告知鲍彤李锐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关入保安处时，邓力群代表党组织对他当时的妻子范元甄进行抢救，两人之间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杨尚昆代表党组织在批判两人的会上作结论报告，认为责任主要在邓力群，并对其个人品德进行了评价。鲍彤并不知道此事，允诺尽快安排李锐与赵紫阳见面，阻止王震等提议的由邓力群出任总书记。——李南央注

画的画。王申生信，继母已去世。急欲入画院。

1987 年 7 月 6 日（星期一）晴（紫阳约谈）

昨夜哮喘，半夜喷雾，晨起又喘，仍坚持略作活动。六首诗拟交《新观察》最后定稿。黎澍上午来，谈党性与科学性、民主性不可分。坚持科学性与坚持真理者变为异端（二 left）。阶级分析——斗争对象——划清界限。现在仍然一被批评指名即划清界限。理论必须由大家来发展。十二点秦川上来，谈 two left 是隐患。反凡是并不积极。康生、梁效等一群反被收罗所用，置首长身边。好人被个个挤掉，手法卑劣，谎报军情。康生理论：整风整党必出右，有右必有反革命。不能搞新造神，对形势估计唱反调。

下午三点应约到紫阳处，谈到四点半。我从邓 left 为中心谈起，从今到古，交出 1945 年一月范的记录件[37]。此人四十多年一贯制也。他向我交了底：

小平对此人总的看法是“左”，不论过去、现在。

去年北戴河小型会上，已定耀邦不当总书记。他提出的方案被大家接受：常委五人，召集人轮流当，书记处为办事机构，设秘书长（参加常委）。但耀邦事出后，小平不同意此方案了，仍维持现制，总书记为首。

两个月前，王胡子找他谈过，认为还是他当总理好，推荐过尚昆当总书记，小平认为年纪太大，赵赞成，也提过姚依林（是否王同他谈时也提过邓 left 似记不清）。总之，要我们放心。小平认定由他作总书记，不会变动（推 left 无此可能）。

宋平是正派的（我谈到组织部人事变动，他们必欲掌握此部也）。

对我的离职情况完全不知道，心中甚奇怪。也不打听，只管国务院事。

愿当总理是两条：一、经济改革想搞到底，还可干几年，兴趣也在此，小平也难具体抓（两 left 对小平改革思想也是不满的）。二、对总书记范围事，尤其宣传等无兴趣，也厌烦，不愿管。

谈到国防大学 left 讲话，批评赵以巴西为例可多借外债，要分清两个世界，李光耀对社会主义中国很清醒，即赵紫阳不如李光耀事，说我知道。

关于小刘事，要我写个材料给他。

与秦黎通报此融洽结果，大家放心也。

1987 年 7 月 7 日（星期二）晴

半夜喘醒，喷雾服眠药。晨起仍作活动。紫阳嘱写有关刘泽彭材料，基本定稿。苗苗为房子事来，吃中饭，呆到下午才走。志民下午来，谈刘不作实事，对外活动多。

1987 年 7 月 8 日（星期三）晴

晨起如昨。上午参观淄博天豪石雕（天然拳石利用），均小品。题词：裂破古今，横行中外，胸罗造反，便出新奇。与作者合影，避开剪采[彩]的 left。下午秦川来看稿，觉零乱。下午黎澍、光远、戈扬、李普夫妇先后来，黎、于细看定稿，也觉零碎。于建议单为 left 邓向小平信，指出其与中央不一致，政治品质恶劣，不守纪律，实际是中央反对派，重用造反派，为十三大人事担心。戈扬则拟向邓大姐写信。

[37] 1945 年下半年李锐与范元甄复婚。复婚前，为表示彻底认识到与邓力群发生的事情中自己的错误，范用毛笔工整地抄写了一份杨尚昆对邓范二人之间发生的事情所作组织结论，交予李锐，李锐一直保存了此件。此时交给赵紫阳看的就是这份手抄件。——李南央注

1987 年 7 月 9 日（星期四）阴夜雨

夜半仍喷雾，整日有小喘。晨起活动。整日作信稿告 left 也。下午三点半游泳前交黎。游 800 米，似很久没游了。黎略有文字修饰，夜交秦川过目，补充一点事实。说他 85 年初向此人谈过四点：尊重胡赵；讲民主，不搞家长制（中宣部）；讲团结，批于、王惠德等；用人问题——造反派。口头表示无冲突。

十一点上床。

1987 年 7 月 10 日（星期五）夜、上午雨，转晴

晨起未作活动，抄毕。上午于、黎来定稿，过细推敲，修改导语。要开门见山，一语动人也。

曾卓明、肖延中来谈毛早、晚期思想。肖有长期研究，比我深得多。略谈今后如何合作，让看我的八 0 发言件[38]。

下午游 900 米。秦川谈，王胡又保耀邦留常委。

夜与黎澍夫妇参观北京市家具展销并题词。遇汉雄，来我家，为进中委也。谓秋里反对。

紫阳派鲍彤找光远，略作表态也好。于写了一千字。最后说：关于“一切向钱看”,“大公无私”事，没想到如此复杂，引起此等反响也。（此句写在纸页上端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7 年 7 月 11 日（星期六）晴

夜半仍喷雾。晨五点起床。给王元化、朱正等，忻剑飞、戴晴等复信。上午到办公室，看文件。同王建根、王远谈玉珍问题。同尉健行略谈，对邓 left，小刘等看法全同。他的家庭与熟人也多赞成他离此岗位。

下午游 600 米。秦川谈整党时，left 曾召集宣传口、中委与顾委开会整党，为秦制止。

下午谢韬与湖南张启人来，张只能离开湖南科技大，化工学院调，谢将他拉入研究生院。张说毛致用、刘夫生等人，千方百计将新上来人拉下去。

晚上电视也懒看，甚感疲劳。

1987 年 7 月 12 日（星期日）晴

半夜仍哮喘。晨起略作活动。上午鲍彤来（过去不认识，最近才通电话），仔细看了致紫阳、小平信，建议加个尾巴：再强调下为何翻出四十多年前的旧案。他谈了一个最重要信息：两周内可能有大的变动（意指解决 left 事，我说就让启［啟］立管意识形态亦可）。他说此人：左教；可怕。乔则是左右风摆之人。马洪无自己独特见解，交办任务甚快。过去安志文不大发表意见，现已讲了，较实际。对光远看法也一致，极正派天真的学者。向他介绍了曹维恭。又谈到五九年事。中组部在青岛开会，王甫主持，大家反“左”，下面问题也反映到组织战线。一直等庐山消息，会后安子文到青岛，会只好就此散了，无结果。

下午写信，还债七封：小妹、王申生、徐锐、慕琳，以及公事信等。

黎谈传出另一面：北京点名批十人，各地干各地的，首名为光远。是否因此而激化矛盾，导致摊牌？

[38] 应指 1980 年 10 月 30 日李锐在关于第二个历史决议四千人大会，国家机关组讨论会上谈庐山会议的简报——《国家机关讨论历史决议（草稿）简报》第十组，第 14 号，一九八 0 年十一月七日。——李南央注

1987 年 7 月 13 日（星期一）晴

夜半仍喘息，整日多次喷雾。晨起未作活动。好像全身散了架似的，什么都不想干，书也懒得翻。下午仍勉强到中日友好医院看灼姐，鼓励她还是开刀，一劳永逸，离心脏远，医生有绝对把握。谈及近日做的这件大事。

朱维民来，说收不到信，国外存款，使馆来往都向党委作了报告，拟正式一问。

1987 年 7 月 14 日（星期二）晴

昨夜服　　二片（原文此处空二字——李南央注）（玉珍过量一倍），睡得昏沉，晨起仍想再睡。九点到医院，侯大夫说，该早到凉快地方，几年后可能好转。并看口腔。

十点周惠来，证实两 left 不再管意识形态事。赵找小平谈，实不能再如此下去，国内外影响太坏，让启［啟］立管。启［啟］立说是否等适当时候，小平说马上动，让一波找谈，一个到顾委常委，一个升政治局。因此应明朗后，发动各方控告，进不成政治局也。他已向光远打了招呼。又谈到当年黄老头[39]名言：都是装的（我说王胡又保耀邦留常委），一波此次还说，有人拥护也。

下午游 700 米。夜翁长溥来，天生桥管理黔桂间矛盾也。柳思来。

1987 年 7 月 15 日（星期三）晴

夜半仍喘。今日如病人，不能活动。用负离子、服药，磁片等治疗。

续读《古代文化》。下午看了《庞贝末日》，甚好。

五点半到光远处，吴象欲看邓 left 件也。紫阳与启［啟］立于八日（上星三）找小平，确定 left 下，紫<阳>建议进政局（万里不赞成），马上下，由一波谈。

1987 年 7 月 16 日（星期四）晴

夜半仍喘，晨起不敢作活动，比昨天精神较好。上午到办公室，各种刊物被置于柜中，《领导科学》等仍续寄也。开始写“《领导科学》断想”文。

下午游 600 米。水凉引起哮喘，喷雾后续游。

秦川谈，已开常委会，并五十人会。钟叔河来，劝其打消四川之行。他看不起冰封，认为冰封妒忌他。何如此狭隘。玉珍办一桌菜，请黎澍、黄乃夫妇作陪。叔河谈近代史设想，想当黎澍助手。

上午到帅大姐处，告紫阳约谈并写材料事。她赞成李鹏任总理。

1987 年 7 月 17 日（星期五）晴

夜半晨起均哮喘。未作活动。整日写“断想”，共约 6000 字，十一段。到夜半一点半，视力不济也。

下午游 600 米。

1987 年 7 月 18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未作活动，哮喘如昨。“断想”脱稿。

上午到顾委听安志文讲东欧之行及改革事。他刚回来，还不知 left 下台事。高扬拉我谈及，问一波态度如何，答与我们不同（有保留之意）。谓进政治局无妨，留此一人，平衡之意。他写过一份意见

[39] 黄老头：黄克诚。共产党夺取湖南初期，黄克诚任湖南第一把手时，李锐和周惠都是黄的部下。——李南央注

（寄二胡？）亦是防左也。文彬刚回，闻此极快。十点半秋里约去谈，到十二点半。旧人事谈的颇多。如庐山不发言，为彭老总感动等。下午黎澍、秦川来，黎谈近代史书事，如何将叔河调来。戴文葆送书来（王亚南《官僚制度》），谈乡下生活，群众与党久已二条心矣。谓最近关于《查泰来夫人》、《丑陋中国人》二书，乔木讲了点公道话。陆源[沅]来，告以谈话事，left 下事及二件。留晚餐。祖春夫妇来，让看二件。赞我湖南人也。陆茂竹来，将上任一年日记交她整理。

1987 年 7 月 19 日（星期日）晴

喘息如昨。睡得尚好。上午温济泽、董边、林利[莉]先后来。林送来两份她过去写的中苏关系情况。斯大林并不赞成中国农村走苏联道路也。19 号文件找不到，房间太乱。毛病知而不改，如何得了！

王元元夫妇来。元元昨天到胡家，同耀邦单独谈话（出事后第一次同外人交心谈话）。

元元开始讲了我们关心：有史来最民主的，选中了。应脱离小我，从全局考虑自己问题。

不看电视，也不看报。马列等在通读，作了一堆笔记。

三人全下，我半下，这是与小平私人谈话。说好，总书记辞过几次，六中全会时，向中央一报告，定要建立退休制度。（赵、胡与小平谈，赵不赞成下，胡赞成。女婿说不聪明，大发脾气：我不能让人几十年后指着脊梁骨骂。）

全是实用主义，没想到采取如此手段整他，搞臭。19 号文件是羞辱，内中许多话并非他所说，有的是造谣。如日本青年，外交部申请件，到八九年来一万日本青年，常委所有人都圈过，大家首肯才做的。批 3000 人，总书记这点权力都没有？

我还是谨慎的，退休制邓赵都讲过，我就没讲过。退休根本不可能，因此力主二线制。退休，伤老家伙感情。

香港的东西，过去根本不看，免得干扰。

今后四字：安度晚年。是否能“安”？两条：

① 已七十多岁，自然规律不行了（共同斗争认识几十年，不料如此对待。当然伤心之至了）。

② 望党好，但不可能（极度失望）。站在过去“友情”，满足最后要求。

谈到马克思一个观点：一种历史现象的发生，寻找根源，发现隐藏着事物后面很深的东西。

文革不好，发生了之后，其结果好，不会再发生了。自己的事件亦作如是观。（只能出现一次）。

说到党校负责，是按中央文件讲课？还是按马义讲课？

“自由化”问题，一个老同志建议删掉，万里赞成。我只说求其稳妥，晚些时候再去掉，最后归咎于我。

粉碎四人帮后，陈云曾找耀邦谈过三天：中国的前途。

三个秘书（郑必坚、张耀光、胖子）围着，上纲厉害，调门高，检讨他们写的。

（汪东兴外甥入美国籍了）

元元开始讲了我们关心：有史来民主的，选中了。应脱离小我，从全局考虑自己问题。（此句写在纸页上端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7 年 7 月 20 日（星期一）晴、夜雨

昨夜睡得尚好。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喘息。上午清理书房，19 号文件终于找到。清出要带去书刊。

下午二点半尉健行来，谈一小时，让看了二件，简告与紫阳谈话情况。

夜杨健生，简谈各省班子问题。新上者如与老家伙弄不好，必站不住，已成规律。

1987 年 7 月 21 日（星期二）晴、阵雨 动身去吉林

四点半起床写信，复又睡约一小时。未作活动。午到朝外一餐厅，参加三联《读书》五年招待会。无人讲话，散坐随谈。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水、李洪林等均来。丁聪有打伞气象画。找着签名者几起。有中宣部郑仲兵、编译局付[副]局长等找我谈。认识丁聪。夏公尚不知新信息。谈起柯岩向王震告他状，中日友协管不了。叔河同归，他去黎澍处谈来京事。冷餐不惯，回来吃面条。

下午清理带走庐山材料，看能否写一点也。箱子装得很重，每次带书、材料总是过多，可又捨不得少带。

晚十点一刻火车直达吉林。此行路线全由小陈定，他是敦化人。车开得站台，方便多多。否则箱子就提不动。

1987 年 7 月 22 日（星期三）晴、阵雨

昨夜十二点始入睡。晨五点半醒来。睡得尚好。午睡也没睡着。早餐吃自带咖啡，买的油条。车摇晃，几看不成书。介绍小陈看《朱子家训》，《幼学琼林》。中餐只买两碗饭与汤，花 0.8 元。餐桌认识物价局长。晚七点到吉林，市委组织部付[副]长等来接。住江滨老宾馆，房子高大凉爽。省委组织部长陆春林来接，市委付[副]书记李奇生等陪晚宴。略谈。十点后沐浴就寝。

牛海军付[副]部长。（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7 年 7 月 23 日（星期四）晴间阵雨

晨六点起床。与玉珍、小陈在江边散步。遇见水电部来开企业定级会议，水工厂在此（葛洲坝闸门起重机即此厂做）。早晨市委付[副]书记（管党群的，书记不在家）曾祥熙与组织部长来礼节性谈了几句。遇见余建亭，谈到整党结果等，当然还是有作用的。九点出发往白山。到桦甸午餐。柏油新路修得合标准。又是午宴，组织部长等。下午二点出发，路基本修好（过去是伦敦路），五点多到白山。万本生仍当书记，局长金（鲜族，原计划科）谈旧事。我是七九年冬天来的，住了十多天，死了 14 人，问题一大堆。八三年底第一台机组发电，三台运转解决东北电网大问题。路过红石，三台机组正发电，一台安装。

晚宴仍喝酒，水电工地过去从不请客，现在各种交往，也搞这一套了。电厂厂长、书记等来，坐谈半小时。请他们写一材料：白山、红石、丰满联合运行种种好处，包括防洪，上游对下游防洪好处。八点去看唐继杰总工，腿不好，仍如旧，已基本不工作。儿女在此，有三分菜园，养鸡一群，夏天睡热炕，在此度晚年了。

1987 年 7 月 24 日（星期五）前半夜雨，晴

昨夜大雨。双人床往中凹，只好到外屋睡长沙发，勉强睡了一夜。整日时有喘意，或因觉凉，或上楼。

早餐后即看电厂。万本生与厂长等陪同。25x125 米，世界上也是较大地下厂房。三机组满运行，高水头可发 32 万。今年计划 19 亿度，现已发 15 亿度。哈尔滨厂设备已臻完善，机组外壳朱橘色。然后坐船遊湖，过一二道江口，抚松、靖宇二县多未开发，缓坡间有山东盲流来种地：为逃避计划生育。湖水呈黑色，树木多原始生林，不如新安江岛多。得句：

洪荒世界白山湖，水自天池太古图。
曾是英雄游击地，将军此处献头颅。

十一点归途在船上吃饭。蒸黄{鲤}鱼，皆大欢喜。

鲜鱼权当饭，山色更加餐。

有一野鸭，被鱼钩钩住，抓来放走，没入水中。

工程局各领导，全集招待所送行，诉水电之苦（与运行单位比，生活待遇悬殊过大）。谈白山上面有 40 万应予开发。我也谈了下新建议：国家投资用于水电。

约一点出发，五点半到敦化。有几段“纽约伦敦路”，极疲劳。过大蒲柴<河>稍休息。该镇建了 3200 千瓦水电，枯水一台(800),办了铁合金厂与木材加工厂等。敦化 45 万人，资源较丰富，杉林复{覆}盖 75%，有四个林业局，300 森林铁路。古渤海国（靺鞨为女真生人）。龚、马书记等陪同晚宴。十五六个菜，豆付[腐]甚好，水好、黄豆好也。

1987 年 7 月 25 日（星期六）晨前雨转晴，在敦化

昨夜睡得尚好。夜大雨，今日转晴。还是气候有关，早晚[饭]后，玉珍要出去逛一下。街上脏乱，也无处可逛，哮喘即发，同玉珍大别扭一顿。看蔡尚思中国文化传统小书。中午是几种豆付[腐]，吃得甚香。下午又喘。请来华侨医院按摩大夫小田，约半小时，甚舒服。粘模[膜]泡沫痰即挤出。州委党群罗付[副]书记与组织部长李（女上海知青，69 年来）特赶来。又是晚宴，吃狗肉、冷面（第一次）。边境地区特好客，定邀赴延边一行。上海知青 48 万，留下约一千，都是成了家的。其实此处应比新疆能留人。市委罗付[副]书记（原安图多年县书），要亲作响[向]导陪上天池。

遊白山湖诗改正：

天池水落白山湖，一幅洪荒太古图。
曾是当年游击地，将军此处献头颅。

1987 年 7 月 26 日（星期日）晴，共喷四次

睡得尚好。主人陪吃早餐。八点出发。一路觉喘息。十一点到松江镇，大喘。休息到一点出发。四点一刻到长白山顶。下车即喘，仍坚持步下观此奇雄壮观。拍照甚多。脚下金火山灰与熔岩。半途 1700—2100 米间为岳桦林，奇形怪状，风力所致。天池顶为 2700 米，呆约半小时。下山宿岳桦宾馆。晚餐喝越　酒（原文此处空一字——李南央注），吃多种山野果、蕨、微[薇]、刺老芽、广东菜等等。同马书记下象棋两盘，皆胜。

进山夹道松林。野苹果没有看成。万里来上山三次扫兴而归。(此句写在前页底部和次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7 年 7 月 27 日（星期一）晴，共喷四次

睡得尚可。五点半起床，到温泉洗浴。80℃以上，头夜先放好水。设施远不及从化、昆明等处。哮喘发作约十分钟毕。玉珍时长[常]觉头晕矣。早餐后观瀑布。哮喘又<发>作。最后上坡，得人搀扶，实在难看。照相多张。瀑布约 60 米，隔得较远，冬天仍有冰水下泻。温汤露天，沸处可煮鸡蛋。下山到自然保护局（沿途观一线天，半步跨过松花江）。展览馆宽大，布置内容亦丰。题词：“人类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只有服从自然、保护自然，才能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午餐又是喝酒。此局事业费 90 万元，企业收入百万元，人只 200 多。科技干部约三十人，无地质人员。党委书记谈党政干部有情绪，谈政治工作是生命线。归途在美人松处拍照，算是长白之行全部节目完成。安图组织部付[副]部长李达洙

在两县分道处送行。天池之游陪同者十人，两部加力丰田车，实在不安。车上吟得一首，难以定稿：

又一首

难埋地火古霄冲，｜　古喷地火铸天池，
留的天池盖世雄。｜　万仞熔崖围护之。
为愿人间知冷暖，｜　雾去云来难识面，
温汤雪水共无终。｜　吾何有幸睹雄姿。
（相互容 ）　（有缘一睹此雄姿）

变韵：
难埋地火一喷狂，
留此天池认古荒。
为愿人间知冷暖，
常流雪水又温汤。

六点半归敦化宾馆，组织部长刘涛来接。晚餐又是酒宴,胃实在受不了。夜查留字常用诗句。

1987 年 7 月 28 日（星期二）晴，33℃为敦化难得高温天气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早餐前同小陈朋友谈到，敦化在镜泊湖度假村条件不行（无卫生设备），决直去疗养旅游区。说了小陈几句，因此打乱原来计划也。上午同玉珍到本地华侨医院，有治风湿关节炎特效疗药（针剂），大夫诊断亦准确。再请小田大夫作哮喘按摩，玉珍学其手法，做了疗法记录。中午几种豆付[腐]菜，多日来未有正常吃饭。下午近两点半作字，到五点一刻，共约 25 幅，本地书法家李寿山（61 岁）帮忙理纸。写了四幅现成裱好纱布轴。为马吉祥付[副]书记写了两付[幅]，将游天池第二首绝句赠之并有附记。写得满身出汗，可谓头木眼花了。受者十余人，并文化局及政府等单位。招待三天，以此为报也。晚上由王云生付[副]市长安排到近郊一朝鲜族小<学>教师家作客，由村长、会计作陪，菜肴丰盛，有炒狗肉皮与狗肉汤。各种腌菜、鸡蛋等，辣椒甚好。青年们喝白酒三瓶，啤酒无数。朝鲜人爱喝酒，一年以各种名义闹酒，都是豪饮。全县每年有因醉酒致命者六、七人。市经委主任高歌，会计在炕上跳舞。房子即一铺大炕，盘腿坐炕，就矮桌就餐。饭前还参观另一农家，炕上有隔门。王云生曾在此（大兴乡）作党委书记八年，为全省第一个搞承包到户的。当年曾大挨批评。归途在公路散步半里。此餐将终生不忘也。

1987 年 7 月 29 日（星期三）晴

睡得尚可。六点起床，收拾行装，八点出发。坐小车，马书记等一行坐加力车同送去。推辞不到。旅游公司经理一路介绍，渤海国公主送葬时，一路停棺基石，现尚存。将到镜泊湖叉路口，牡丹江市组部付[副]部长黄　（原文此处空二字——李南央注)来接。住宾馆望湖楼，建在湖边，有大阳台，说是小平来时住此也。市委书记孙　（原文此处空二字——李南央注），付[副]书记　（原文此处空三字——李南央注)等来。晚餐时方知有沈阳军区江永辉、吴岱等来，均初次见面。中午由组部长陪宴，吃了两顿鲜鱼席。大概明天可以正常了。

看望刘云鹤夫妇。

仍时有喘息。今天共喷四次。

1987 年 7 月 30 日（星期四）晴，喷雾四次

睡得尚好。早餐后乘船游湖，同船者江、吴两家。两位竟比我小一岁或十月|份|。随意漫谈，“裁

<军>100 万，切<下>来的”。对八级以上没有两个月离休费甚有意见。基层干部以权谋私，干群关系不好等等。部队基层干部不安心，收入太少也。经济发展，变动一切也。玉珍冒充 65 岁，参与交谈。十一点半归来。下午黄部长等陪同观瀑布，水势甚大。近日有人落水。游人照相甚多。六十年代少奇旧居（木房）。

夜得七律一首，以应宾馆主人之请：

一湖清气夏生寒，须信游人不欲还。
画舫来回（频穿）明镜水，朱楼隐映翠屏山。
眼前难写诗情意，窗外时闻笑语喧。
瀑布尤惊尼亚拉，此身疑是在新安。

《镜泊胜景》云：吊水楼瀑布酷似尼亚加拉大瀑布，新安湖库容与面积等均大于镜泊，两湖景色可相互媲美也。

1987 年 7 月 31 日（星期五）晴、夜雷雨，喷三次

睡得尚可。六点起床，勉作气功。上午为宾馆书七律，并为黄克俭付[副]部长等陪同人员并此间经理等作字共七八幅。觉累。这样似乎心中略安。省委组织部蒋部长（已退？）及市委组部长　　来（原文此处空三字——李南央注），过去陪过野苹也。中午仍旧鲜鱼席。晚间庆祝八一，两桌人互敬酒，喝了四杯。出来已十天，吃喝未断。此风大概不可能制止了。

下午读书，充分利用湖边山岸新鲜空气。平生少有之宽舒生活。

1987 年 8 月 1 日（星期六）阴雨转晴

六点半起床。喘息，仍小作气功活动。蔡尚思《中国文化传统》读毕。从人物谈优秀传统，甚简要。上午还在室外作活动。下午镜泊湖水电站书记孙永德，厂长鲍元义来，与地方同志一起参观电站。老厂 2x18,000，42 年发电，新厂为地下厂房，4x15,000，78 年发电。题词：“镜泊打先锋，水电老功臣。”

在湖边疗养所晚餐，照相多帧。疗养所建于一小河湾，设计不错。夜观八一晚会，一般化也。

1987 年 8 月 2 日（星期日）阴，今日喷一次

睡得不错。六点起床，略作气功。小喘未喷雾。

八点出发，约九点半至龙泉疗养院，为镜泊湖市委组织部为老干盖。十里水湾，有龙泉长年泉水，有沙滩浅坡可作泳场。一幢幢平房，有全国皮肤病科研会开会，留下一幢客厅宽大，简直可招待国宾。喝泉水蜜汤。午餐鱼宴，全新鲜鱼，生鱼丝亦非醋浸泡过的。因兴喝白酒四五杯。中午未休息，爬山坡到游泳场。惜未带泳衣，未能下水一试。同行司机李吉星为解说树种及针、阔叶林交替常识。南方黄、红土壤形成，因无针、阔叶杂林，形不成腐质层所致。林间漫步，算是多年梦想。如同吉林、敦化、安图林间公路，为生平难得经历。归来前休息，又喝泉水蜜汤（椴蜜）。真想移到此安静处所，但玉珍不同意，主人或感困难（不通电话，过于僻静）。

夜童大林来长谈（他后天去牡丹江，转哈尔滨开会），乔木仍在追究苏绍智文章中一句什么话。研究室换班等，仍不敢相信也（非见到红头文件不可）。耀邦廿八条本不错（承包为利改税所代替）；如不下台，也很难说，也许老退让反向“左”转。邓楠、吴明瑜因一群人包围小平，特去找他谈，仍让女儿带话回去，自己不愿去谈。怕一头重一头轻（陈），想搞等距离，结果两头失塌。[40]鲍彤乃童在科委时找

[40] 指因为邓小平和陈云谈不拢，胡耀邦想在二人之间平衡，不愿跟一方过于密切，因而不愿见邓小平。结果两面不落好。

来,讨论历史决议时很尖锐，文笔也最好。梅行为无耻之徒（揭发自己女儿），又在搞《先念文集》。对十三大文件不存希望，所有文件都不过拼凑而来，能有多大作用。研究室主要作用在打各种小报告，而外界不得而知，以影响最高决策。邓楠对付宋健[41]。

1987 年 8 月 3 日（星期一）雨转晴，今日觉正常

三点起床，稍喷。半小时后又入睡。六点起床，整日看法夸尔的《大跃进》（上），收集材料颇丰富，分析大体可以。但终究是外国人，难以深入。中午吃饭时，因雨，穿拖鞋下台阶滑了一跤，几乎起不来。右脚骨擦破了皮。中午吃了两碗饭，出京后第一次。

（上）看毕。下午同玉珍略散步。晚餐后又散步。山边亭子道甚好。为陪同人员及蒋国卿部长等作字五张。为宾馆七律，将“瀑布”改为“观瀑”，另书一幅，布局略好。陈雷在旁看了一下。

夜看童大林。谈当年他同南翔冲突：多渠道办学与对一代青年估计（童是思考一代，蒋为两头小中间大），未能通过付[副]总理。

1987 年 8 月 4 日（星期二）晴

睡得甚好。夜起二次，未喷。但早餐前后有喘意，只好喷一次，转好。蒋、黄部长等回牡丹江，将我们托付宾馆照顾。上午开始看《大跃进》（下）。

在房间吃饭，菜太多，味道实在不行。

在镜泊湖时曾接胡启［啟］立电话，让回京看文件。（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7 年 8 月 5 日（星期三）晴，下午雨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早起喷一次。法夸尔的《大跃进》读毕。材料相当丰富，也较生动，分析与结论大都恰当。（总结及统计等很精当），只是人物分析有不当处，特别是关于少奇部分，总的有隔一层之感，外国人远处观看，不能过高要求。中苏关系（国际影响）基本准确（包括中美、美苏关系），已触及毛的思想深处。

上午部研究室一处长及干部来，延边地委与敦化组织部负责人同来，他们到敦化调查基层党政分工情况，该县为省的体改试点。我讲了一篇党政分工的大道理。执政党应如何执政也。

上下午均小活动，散步，充分享受此处自然所赐之空气与景致环境也。平生难得此宽舒。

小陈回家。

1987 年 8 月 6 日（星期四）晴，喷二次

昨夜噩梦，竟动脚滚到床下。六点起床。喷雾。活动半小时。翻读带来的其他材料，似已进入角色也。牡市市书及管理局长又来问好，付[副]经理亲自送饭，饭菜尽量变化，受之有愧。广东顾委带队的来谈，想了许久，当是珠委（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李南央注）原负责人。

下午玉珍陪同，着泳裤拟下湖游泳。湖岸萍苔积满，因昨夜刮风所，只好到小亭中行日光浴。夜观电视剧《闪光年华》，看得下去。当代新兵生活。《红楼梦》最后几集，上午也补看了。

——李南央注

[41] 邓小平的三女儿邓楠时在国家科委任政策局副局长，1991 年底任科委副主任。宋健时任国家科委主任。——李南央注

1987 年 8 月 7 日（星期五）阴，喷一次

睡六小时。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看完带来的各种材料，没有午睡。下午同玉珍到山边散步，胃口都不好。玉珍一直想家也。经理们极关心，但饭菜只能说好。餐厅在变花样迎合。

夜看完《闪光年华》剧，老山战死，也是新公式。

材料中发现，五九年上海会议找我谈两次。第二次说：与我保持若即若离，远距离关系，我有专业也[42]。翻旧信，当年日子真苦也。

1987 年 8 月 8 日（星期六）昨夜雨，阴间小雨

睡六小时，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六二年写的几篇《童年琐忆》，今天抄定三篇：“菊花会”，“两个苹果”，“一张照片”，约 6000 字。下午同玉珍绕山头散步，又发现一个亭子。整日着毛衣，加单裤。食欲仍不佳，玉珍比我还差。宾馆又送来西瓜。

1987 年 8 月 9 日（星期日）多云，喷二次

睡起活动如昨。续写定两篇：《杨妈》，《哭灵》。也只有这五篇曾经成形。五篇共约一万字，算是做了一件小事。玉珍颇不以为然，觉无意义。忍着没有发作。下午拟散步，管理局杨局长在码头水中游泳，即乘兴下湖，游约 25 分钟。水不凉，甚洁净，痛快之至。晚饭胃口较好。

上午散步，遇见谢邦治，略谈。说李力安接替荣高棠，李自己向他说的。从政治上说，形象好得多，后者乃出名玩耍人物也。

1987 年 8 月 10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谢邦治来辞行，市委关庆波付[副]部长来，接我们去牡丹江。小陈回来，带药物，地方所赠。有玉珍三盒内风湿针剂。下午在湖中游约一小时，背部伤痛，当是二十多天未游之必然现象。晚饭后山头散步。

观电视剧《月儿》，农村封建完全消除还得几十年。演员掌握得很好，很动人。

1987 年 8 月 11 日（星期二）晴

近日梦极多，全政治性的。五点半起床，解手后，喘息即发作。似已成规律。活动约五十分钟。仍不能转缓，只得喷雾。背胸均疼痛。

《古文化奥秘》一书接近读完。文艺部分作者好恶分明，借用他人评述，颇精炼。

上午关付[副]部长等陪同，到瀑布左岸一观全景。大水时周围岩岸全部过水，确有尼亚拉加气势也。照相多张，如不此游将为遗憾。

中午休息时，突有齐齐哈尔原专员、市长来访（由张庆林介绍，帮助到江苏离休之人），并照相。

下午仍游泳，约一小时，胸背不再觉疼矣。如有船跟着，可以游到对岸。关谈中组部人事更动，普感是出了问题，影响到年轻化等贯彻：县级过去较坚决，市局级就松了。厂长责任制，尉讲后，紫阳更正；党员农村初中，城市高中也走了过场。混文凭现象普遍。

---

[42] 应指毛泽东在 1959 年 3 月 25 日至 4 月 1 日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找李锐谈过两次话。此时李锐除了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外，还兼任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指李锐有专业，即指他在水利电力部还有任职，不似胡乔木、田家英、陈伯达等主要工作是任毛的秘书。——李南央注。

1987 年 8 月 12 日（星期三）晴，喷二次

六点半起床。略作活动。大便后总是喘息，似与肛门活动有密切关系。九点到管理局辞行（杨玉潮、陈喜珍正付[副]局长）。看国宾馆级宾馆施工地。我一来即谈不要搞过高级宾馆事，不得反应之故。眼睛只望着最上层，此风已无法改正。中午又是别宴，喝酒七八杯，兴之所至。杨局长原密山县书，绿化特好，耀邦参观时称为“合格书记”也。下午两点三刻动身，五点半到牡丹江，途径宁安，即宁古塔，盛产红皮蒜。蒋黄夏等组部长在宾馆接。夜宴孙付[副]书记主人。牡丹江宾馆除三个负责干部外，均招聘，故能实现微笑服务。莊静来略谈。席间谈索尔兹伯里书，目我为历史家也。

1987 年 8 月 13 日（星期四）晴，喷一次

六点起床。未作活动。上午作字六幅。顾委来电话，廿三日前回京。大概是要讨论文件也。去虎林计划已定，票也买好，临时改变（黄克俭也认为意思不大）。明晨去哈尔滨，还是廿日回京。下午参观晴纶毛毯厂，看到印染过程。随看电冰箱厂，意大利设备与技术（意为电冰箱王国）。看了全过程，关键是制冷压缩器要部件进口，其他原材料包括钢板（冷轧）与油漆，60%进口，因而难以大发展。全国现只三四件产品四个星过得硬。

晚上贾付[副]书记与组织部全体陪宴，喝酒五六杯。孙书记随来，海阔天空谈初级阶段，要大家注意学点理论，这样才不怕风吹草动。听者动容。

1987 年 8 月 14 日（星期五）晴

醒来几次，四点一刻起床，五点廿早餐。王有江陪同，贾付[副]书记，蒋国卿等一大群送到车站。地道潮湿，上下几引起喘息。车上半天甚感疲劳，但几人吃了个西瓜。十二点三刻到哈尔滨。组织部常务付[副]部长马国良等来接。下午几位在家付[副]部长都来。谈当年南岗住房旧事。[43]散步遇见余建亭，他通知十五号前回去。略谈朝中之事，他尚不知宣传口变动。

1987 年 8 月 15 日（星期六）晴，喷二次

睡得尚可。玉珍将窗户紧闭。四点半时到客厅开窗卧沙发，复睡着一阵。六点半起床，略散步。早餐后新任付[副]部长马淑洁（女，初不知）来，谈吐大方，言宣教科技人才由组织部总管甚难。对刘宾雁亦说群众甚拥护。过去因王守信事领导有意见。她原任教委付[副]主任。九点，由组部秘书长徐景璋等陪同，坐船顺江而下。市委付[副]书记并组部长张德怜[邻]等二十人一起，到呼兰县老干休养所处午餐。过草甸，照相、打靶（十余发未中），二点始吃饭。又大吃香瓜。县书县长等陪同。呼兰 60 万人，搞玉米深加工。在船上同张德邻部长谈，他曾任兰州工大校长，锅炉厂厂长，对年青一代如何教育颇多看法（工厂顶替工人问题极多）。谈党的历史教训，要学理论，不怕风吹草动。如何科学化民主化，新旧交替时代特点，如何了解社义初级阶段，苏联教训，中美苏关系，廿一世纪前途等等。还建议入境问俗，哪些忌讳之事应加注意。

玉珍侄钟汝霖夫妇带孩子来，七点半一起晚餐。

魏景田（办公室主任）。（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7 年 8 月 16 日（星期日）雨，喷二次

[43] 1948 年 3 月至 9 月，李锐任高岗政治秘书，10 月调任陈云政治秘书，住在哈尔滨南岗区。——李南央注

六点起床。马国良来陪同早餐。哈市正组织企业人事工作讲习班活动，请来日本、西德、美国等企业人事部门宣讲。每年评定考核有自我评价，上两级评价，然后综合评定。职工进入企业即报志愿：或专于本职，或拟作管理领导，如为后者则需下放，外调并到国外任职，以练本领。七点三刻乘面包赴大庆，公路有崎岖段，又下雨，十二点半始到。住东风宾馆新修院，组织部刘部长接待。下午看地宫，得知采油全过程。讲解员背书。随看青少年宫。这是一个草原城市，树难种活，碱水位高，所长草则为优质，价高于玉米。奶粉质量位居全国第一，草也出口日本。晚餐宴请由李智廉书记出面，西北大学学石油专业的。饭后作字，《龙集》讲石油词，写到第四张始无讹字。发现此词重复字太多。

（刘阜茂 市委组织部长,何代卿 市委组织部长。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87 年 8 月 17 日（星期一）多云

昨夜蚊子捣乱，仍不断睡着。六点起床。上午参观石化总厂，乙烯等检修，只看看外面，印象与燕山相似。随到炼油厂看晴纶厂及制蜡厂。大庆已进入深加工还有毛毯厂等。午餐后看金明，在此主持全国围棋棋童大赛。冠军可抵初段、二段，中国已有八个九段。

下午一点半动身回哈尔滨。一路顺利，六点到宾馆。

夜观电视剧《葛掌柜》一二集，颇有意思。

1987 年 8 月 18 日（星期二）晴，喷一次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整日作字。晨先写好《石油》词（改动二字“沉”易“耽”，“惊”易“超”，仍有二“惊”多“人”也。）上午写 14 幅，组织部与大庆诸人。为钟汝霖落款字重书一幅，精力疲垮，最后落款又错，同玉珍争执小发火气，极不愉快：我非如牲口之堪使唤矣！下午续写六幅后发生此事。几不能赴宴。孙维本来（王海彦、{廖}汉夫同来），说陈雷自称“陈小平”，作威揽权，各种外资公司充董事长，香港、日本、泰国，省长不好工作。七十该下，却张言精力甚好。拉了一帮人，情况已查明。北京只杨易辰支持也。十八岁参加抗联，晚节何必如此！孙维本嘱书条幅。宴请吃飞龙等。此间厨师可与北京媲美也。夜作字到十二点，甚疲倦，手不听指挥。玉珍强迫上床。

夜看完《乌龙山剿匪记》，湘西土匪老巢。得点印象。土匪是天然游击战创造者，但与群众对立，树敌过多，过于残暴。

1987 年 8 月 19 日（星期三）晴，喷二次，回北京

六点起床作字到七点半。实写成一幅。笔手均不顺也。

八点半早餐吃饱。玉珍情绪稍缓。哈医大原党委书记韩静来（玉珍老首长）小坐。孙维本来取走字幅三张（白居易放言七律：周公恐惧流言日；朱熹：为有源头活水来；刘禹锡：请君莫奏前朝曲），并要我写的书。唐付[副]部长等来送行。汝霖夫妇带食物来。照相几张。十一点半到机场。北京飞机起飞出事故，在机场等了三小时。幸有人送行，在<机>场吃中饭。近四点始起飞。五点廿分到京，六点半抵家。同启［啟］立通电话。秦川来，谈人事：陈到顾委，先念到政协，尚昆接主席，小平军委。劝退开除五人：吴祖光、王若水、于浩成、孙长江等。香港报纸已全部刊登详情。根据事实都站不住，王若水据理不退。

1987 年 8 月 20 日（星期四）晴，喷二次

六点半起床（三点起服眠药）。略作活动。找秦川取文件，翻阅大意。十点半周惠来。在北戴河同紫阳谈了小半天，建议土地可买卖（国有转让权），否则农民仍不踏实。此步非走不可。谈及耀邦不守

纪律，会议定了之事，又我行我素。政治、经济到人事，都是大跃进思想。十二大报告即争论，不赞成两步，翻两番，而是快速下去，到各省宣传（项南说翻两番，大不以为然）。包产到户，最初也是惊异的（周惠属最早坚持的，赵、万、周，说万最坚决。又谈及同王任重一场争论，“哪个王八蛋刮西北风”。后来在会议上放炮，左一套吃亏太大了。王任重写信要公开大辩论包产到户）。赵觉难以合作。陈批评后，从此不再登门。小平让启［啟］立传话，也不起作用。又大骂王照华一顿，归罪于耀邦用人不当（是有青年团问题）。关于五人事，要我不必提，提也无益。此乃大局也。包括邓某之进政治局也是为了平衡。认为报告可以，差额选举不赞成，认为是制造人为矛盾。估计启［啟］立找我谈，劝我不再在会议上再放炮了。

下午三点到启［啟］立处，原来是告知七月十日上书结果：小平七月十四日批陈、李、一波阅。批示：旧事不提了；不再管文艺、宣传方面工作。陈圈，李圈（大跃进，文革表现还好。此语难起作用了）。紫阳将小平批语向五人小组传达，让一波通知邓力群（我的信没提，五人小组也没全讲）。让启［啟］立将邓批当面告我。[44]

启［啟］立谈到他是学机械制造的，非管宣传材料。宣传部现在人事，他也难办。要我推荐人才，五十几岁的可以。我说朱厚泽挺好，说只能管农村了（我建议中委保留）。邓力群事不再发通知，因宣传口原由他二人管。但现在已传开了。

黎澍来，对文件无兴趣，宣传部人选难。

夜陈铁如带女儿来。巧巧爱人王国伟来，谈一家情况。

紫阳谈：同耀邦约定不题字，但他不守纪律。（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7 年 8 月 21 日（星期五）晴，喷二次

六点起床。略作活动。晨王前女儿来，为弟媳受冤抄家事申诉。请焦林义同志过问一下。湖南总出怪事。

十点到办公室，信件一大堆。诗六首已刊《新观察》。同陆源[沅]谈，她对人事过于敏感，嘴也要紧一点。向镜泊湖寄了一封通情况信，我又未收到。

下午游 800 米。遇秦川，告以批示事。

1987 年 8 月 22 日（星期六）晴，喷二次

六点半起床。上午肖延中来，让他一览湖南彭大成送来的书稿《从王船山到毛泽东》。也只看了目录，答应可以面谈。五人出党消息传出后，说引起广大愤懑：到底要搞成什么样子！他的晚期思想文，被胡绳目为“偏”。于是上级就告诫他：少说话。

文件没看，翻报刊。下午游 40 分钟。

与祖春电话，告蒋英事结果（李荒来信）。

1987 年 8 月 23 日（星期日）晴，喷二次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黎澍处闲谈，告蒋英事结果。说进步是反动过份[分]的结果，优

[44] 参看 7 月 12 日日记，此上书即为反对邓力群任总书记李锐给赵紫阳写的信。这里说的陈是陈云，李是李先念。赵紫阳让胡啟立将邓小平对此信的批语转告李锐。李锐后来得知，邓小平批示共四条，还有一条：“保留邓力群的政治局候补资格”胡啟立没有传达，怕李锐会继续反对。但是在后来 10 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中，邓力群落选中央委员，没有能够进入政治局。改到中顾委参选，又落选常委，只被选为普通中顾委委员。——李南央注

作用与反作用也。谈及某些新贵在党代选举中只得几票。看到人心向背，士气峥嵘，国家大有希望，到了一个新的时代了。

十三大报告又粗看一遍。是可以的。

下午忻剑飞来，谈拟去美国读学位。两本书在付印排。因总支书记借口差两个月作梗，仍是助教。谈上海情况。潘维民［明］因香港瞎捧，陈沂等告状，去年文化战略讨论等事而免职。江泽民因一篇杂文（何必事事躬亲）而发脾气。后又写信致歉意等。他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史，十九世纪西方看中国。

彭大成突来。我只指出毛究竟看过多少船山遗书，将船山军事思想与毛的对比，是否令人牵强。他却侃侃而谈，如此吻合。

上午福建外经贸付[副]主任张寿山来，党校学习时谈过话，却记不起了。谈香港日本情况，对日元升值看法，颇忧虑我无紧迫感。日本自己搞尖端，一般电子工业都已外移，更不论传统工业了。

夜汪澍白来，在厦大颇安静，可做点学问。毛思很少人研究，研究也一般化，难有见解。

1987 年 8 月 24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喷二次

近七点始起床。近来颇贪睡也。晨起总喷一次，否则缓不过来。上午支部会，将军们不认鲍彤为何人，有贬意。没谈解放军也大发牢骚。勉强说写得可以。大概鲍彤在解释文件时几次提到小平认可，宋时轮则斥为：狭天子以令诸侯。曹营之事真是难办了。[45]

下午秦川来闲谈。新进政治局八人，二位 left 仍在政治局，后患无穷也。看帅大姐，人事如所知，李先念没去北戴河。宋平关心我之管组织史，说要将老家伙统起来成立委员会。

1987 年 8 月 25 日（星期二）晴、阴

六点起床。略作活动。上午支部讨论，我插话讲了苏联关于社会主义认识（长期性，阶段性错误），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共五次变动，现在比较切实了。

下午游 800 米。看祖春，不在家。

晚上玉珍强拉下去散步，喘息不适，不欢而归。

1987 年 8 月 26 日（星期三）大雨

六点起床。略作活动。上午支部讨论，平淡之至。光远电话，他参加百人组，初级阶段作了发言。

下午游 800 米。大雨，几乎不想去了。

1987 年 8 月 27 日（星期四）阴雨，喷三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讨论结束。我讲了下生态破坏问题：沙化、水土流失、森林破坏、湖面减少等，尤其北方缺水。赞成写上“至少一百年”初级阶段，以安国内外人心。曾志忧心忡忡，就怕削弱党的领导。我说厂长们做的工作也是党的任务，广义的党的工作。政治思想工作如何做，侠义的党的工作，没有很好解决。

下午游 800 米。夜观中美兰[篮]球。

1987 年 8 月 28 日（星期五）晴，喷二次

[45] 此段说的是李锐所在中顾委支部讨论十三大报告时的情况。李锐感叹“曹营之事真是难办了。”意思是：赵紫阳任总书记日子将十分难过，老家伙们不服，会处处掣肘。——李南央注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编辑组会，确定十月初开次全国会议。下面都有此要求也。

下午游 45 分钟。遇见锺子云，谈高扬文其人：胆大，主观武断，顺者昌逆者亡，平朔露天让哈默欺负[46]。铺张浪费。此种有“魄力”者常易被欣赏也。

夜观中苏兰[篮]球决议[赛]，打得甚好。

1987 年 8 月 29 日（星期六）晴，喷三次

近七点始起床。未作活动。乌江流域开发会的讲话及赤峰党报故乡序言，两篇东西都逼得很紧。材料找出，但一翻近日书刊，又不想动笔了。

突接小刚电话：于刚住院，胆囊切除并发胃出血，需一种进口新药：雷尼　叮（原文空一字——李南央注）。即告杨纯（星六找不到人问），并告双壁［碧］（各特约公司只有片剂）。下午四点同玉珍去北大医院，正在外科监护室，用管注营养，能说话。女儿女婿皆本院大夫，否则不能及时抢救也。

下午到黎澍处，遇见李洪林。谈王若水“不准辩护”事。只有待将来平反了。石西民随来，谈到乔木，其人尚有嫉妒之特殊心理：不能有人超越也。又谈到人为的社会主义。身体不好，“苟延残喘”而已。

1987 年 8 月 30 日（星期日）晴，喷二次

六点起床。夜半两点哮喘，起服眠药，复入睡。

上午仍看报刊。读《新华文摘》，楼适夷的“说绌驽”，引人深思。与聂曾见过一面（到他家看望，朱正陪同），他还起床同我下了一盘围棋。

秦川儿子谈部队情况（在军事科学院工作）：宋时轮同耀邦关系甚好，观点明确，赞成改革的；秋里失人心，用人唯亲，提高干子弟；朱云谦住院奢侈事；张爱萍直爽，改民用是支持的。军工复杂，过去国务院难管。有顺口溜：枪声、炮声、碰杯声，声声入耳；汗水、血水、捞油水，水水交融。各得其所。送我请柬，夜到政协礼堂观“农村青年歌手获奖者汇报演出”。为全国创举，为《农村经营报》等主办。民歌、通俗二组，颇为动人。初听，有的颇不亚<于>专业歌手也。

1987 年 8 月 31 日（星期一）晴，喷三次

平生奇事：凌晨前做梦打足球，横倒卧射，右腿用力过猛，全身扑倒床下，头碰躺椅横移，剧疼不已。玉珍闻声赶来，始扶我上床。整日无力嗜睡，似病了一场。九点到医院，刘凤旭医生劝我明年早点离京，以避哮喘。到三楼看望李铁铮，让提十三大文件意见，又长谈台湾、美国问题，认为我太软弱。台湾即发生战事，美亦无力顾及。杨纯送来徐永昭书稿，也认为写得不好。

于刚病情趋稳，药已从 301 找到，打电话给李定秘书时得知。之先给胡昭衡电话，他忙着打听，说上海有生产的。

夜小惠夫妇来，从上海回，带来申生送的食物。

1987 年 9 月 1 日（星期二）晴，喷三次

七点始起床。近来嗜睡。晨起床即有喘意，不能作活动。希加注意克服。

[46] 美国大资本家哈默，当年同列宁见过面。有意合作开发山西平朔露天煤矿，可能投资二亿五千万到三亿美元。

秦川来，商量挽救王若水等之办法，应趁聶帅信（为孙长江鸣不平，陈云批：材料核实，日本人见面。批紫阳、鹤寿办）书记处讨论时情势有所转变，须得力人说话。上午同去找文彬（秦脱口，只得告与赵、邓信事）。徐帅发言不如聶（西路军事引起不满），还是万里合适。冯可告丕显。借得《毛著资料汇编》。同去找周惠不遇。

下午游 800 米。看《毛资》。五点，张家坤同一处长来（参加厂长制会）谈福建情况：项南与胡平自处俭朴，都扑在工作，由于一些意见不合，终于不欢而散。关于“扔掉粮食包袱”，项是从搞活经济、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出发，并非不抓粮食；胡平则较实际（从基层上来），不同意此口号，引起下面理解混乱。对台贸易也有失控。张的意思，二人互补短长该多好。赖纪锐则为胆大，有持无恐者，不能成什么气候。项用陆东明也是失策的。

夜陈明来，送《风雪人间》(载《华人世界》)，谈丁玲文革在北大荒情况，被捕时觉得是一种解脱。逼供国民党特务，“谁是上级”（逼供周扬也），只得自认自己即是上级。《桑乾河上》书，周扬不赞成印，并谓写土改对贫下中农无感情，脏乱，而地主知分则讲卫生也。土地会议时，彭真讲话，附带批评了立场不稳的作家。此书后来由毛主席交乔木组织人阅读，才得以在东北出版。周扬老账，死也算不清了。儿子仍在争版权遗产。

胡绩伟来，我不在家。

1987 年 9 月 2 日（星期三）晴，喷三次

睡得甚好。近七点始起床。上午同秦川到周惠处，动员周游说万里，为王若水等说项。北戴河讨论时，先解决五个人为第一步，才能有第二步：十三大文件定稿（五人中无邓 left）。现在 left 又说这五人为紫阳所定。{吴剑国}其人（写自由文，喻为反自由化第一声春雷），进中委，主持《红旗》，一查，原来是关锋干将。收罗了一批这样的人。中宣部人员，赵曾质问王忍之，知情否，并狠批杜导正其人。周亦赞赏朱厚泽（说明为我推荐），惜难再启用。

下午游 800 米。夜观波兰喜剧片《紧急出路》。同高扬谈为王若水、苏绍智援手事。允考虑。估计不一定能说什么，盖不了解情况也。谓五人问题决定在 two left 不管事之后也。实不知其过程。

1987 年 9 月 3 日（星期四）阴，喷四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编辑组扩大会。决定十月上旬开全国第二次会议。现在只剩下贵州、青海两省动作迟缓。四川则安法孝固执难办，只得绕开。

下午游 1000 米。《赤峰六报故乡》序言草就。

1987 年 9 月 4 日（星期五）晴，喷八次

六点起床。略作活动。序言与《童年琐忆五篇》交小陈寄出。

上午秦川送来《明报》王若水答记者：不能要求人人坚持马义，马义有各种派，列、毛均一派也。与乔木人道主义之争，在肯定人的价值，不同意退党而除名，故接见记者也（南斯拉夫中央来访者同秦川谈，要保护王，是好理论家），谓苏绍智最早提初级阶段，孙长江为真理标准定稿人。

楚怡校友　　(原文此处空三字——李南央注)来，题体操馆名。

十点半于光远到黎澍家，四人漫谈。国家打牌都输了（国外得益），我们与 left（仍进政治局）、研究室解散、人员分散各处、张云声等《红旗》造反派，有 20 人要进中组部。谈文革时《红旗》造反派过程：反刘邓、反王关戚、反陈伯达、反林彪，邓力群在反陈伯达时亮相，收罗一批造反人物。东北的勤务员刘某，现在安排党史室秘书长。《文革卅年史>问题就在写了 61 人案，有“反共启事”事。

下午游 800 米。见孙大光，云万里当委员长反对者多。水温下降，觉凉。

晚上勉强看南京军区文工团话剧《台风刮起》，中场退，觉感冒意。哮喘不止，晚上闹到十二点后，服各种药物，玉珍按摩，久久不能入睡。

马文瑞下，乃邓意。怪罪耀邦，云启［啟］立、万、习与之一伙。（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7 年 9 月 5 日（星期六）晴，喷三次

近七点起床。仍是感冒意。九点到医院，正有喘息，即被留下，不准回家了。

上午试体温 37.1℃。注射安[氨]茶碱并先锋一号点滴。人甚疲倦。中午吃稀饭一碗，馒头小个。午睡迷胡[糊]睡到三点一刻。体温 37.3℃。

五点玉珍送来书籍、衣物、饭菜，水果。小陈、小彭同来。

晚上复点滴如上午，37.6℃。九点即上床。

1987 年 9 月 6 日（星期日）晴、多云，体重 78 公斤，1.74 米

睡得尚好。五点起来小便即哮喘。自己安上氧气吸入，坐床一小时，仍不能止。医生来，允许喷雾，方止住（昨天樊医师嘱不用也）。晨 37.3℃，十点半 37.4℃。

冷西来小坐，谈到烟台发病，又赶回北京。上午仍点滴如昨。十一点南翔来谈党校人事。韩树英、江流（杨家将与林家铺子之争）之优劣，疙瘩解不开。杨老之攻击，高扬接管批“正规化”方针，一波批“南翔言论集”可不出版。

下午体温 37.6℃，夜 37.7℃。甚感疲睏无力。玉珍四点半来，带来油炸对虾，也不想吃，还是薤菜吃了一些。坐到八点半始归，为我擦身。

仍点滴二次。

1987 年 9 月 7 日（星期一）晴，喷二次

睡得尚可。梦见张闻天，劝他写回忆录，还梦见洗刷围棋盘（醒后尚忆梦境，多年少有）。五点半仍喘息，吸氧，喷雾缓解。六点抽血，留大小便。37.3℃。

比昨天有精神。似是院领导或内科钱主任来查问病情。我这种哮喘尚不属严重者，还在避开起源。

午饭后散步走廊，遇见冷西，谈起南翔，出去生气，只得再回来。他亦觉得正规化不行，劝其不问算了。谈起陆定一，现在回家住了。同严慰冰吵得不能见面。当年叶琼[群]是追过定一，回到延安后还来往（？），引起以后发神经质与写匿名信。[47]林彪曾失去生殖能力也。

午睡一阵，吃西瓜半个。下午 37.1℃，烧大概退下来了。上午仍点滴安[氨]茶碱。看报纸到四点半。玉珍与齐西来来。齐已到文物局报到，拟去四季青书画学校，可得 400 元一月。谈齐白石家事。40 两金子作腰带。齐良迟之不合作，故居不能建立。齐白石终身不看病吃药，怕受骗。

我要的面条，多半由玉珍吃了。我吃她带来的秈米饭，还有摘了鬚的豆芽，东[冬]瓜汤等留下。帮洗了个澡。

晚上仍 37.5℃。九点吊点滴。十点上床。

1987 年 9 月 8 日（星期二）晴、多云，喷二次

昨夜上床后，因热，久久未能入睡。小便后始复[服]安[氨]茶碱。但六点半仍哮喘，只得喷雾。上

[47] 指 1966 年，陆定一夫人严慰冰曾给叶群写匿名信。——李南央注

午加服安[氨]茶碱一片，吊点滴时秦川来，漫谈到近十一点。主题仍是邓 left，此人被毛盯住，在中办，《红旗》都呆不下去，文革时是从桂林回京的。批邓时能坚持，因王震之故。其野心恐由来已久。

看书刊。

晨 37℃，十一点 36.7°，下午 37.1。

午睡到二点半。起看书报。四点半玉珍来，又是几样菜。南翔送来与杨献珍的争论件，欲我知情。劝他完全排开，专心养病。同玉珍一起晚餐。朱正、徐建亭信。

十点时体温|体温|37.4°。仍点滴。

同雪初电话，谈元坤事，教委疏通。

1987 年 9 月 9 日（星期三）晴、云，喷二次

一点半醒，哮喘。提前点滴。近三点服眠药入睡。七点起床仍喘。上午体温 37°，37.3°。

散步遇见冷西，谈毛：六四年常委会，谈恩克努玛被捕。少奇谈沈阳被捕，监狱文明，送书、送食品，通信如何应付（无证据释放）。还谈新旧唐书。寝室开会，小平坐得最近（怎么能说“离得我远远的”）[48]。五十年代后期，心目中接班是小平（我的分析，冷西亦首肯）。林不参加，韬晦，但重要文件批给林看。67—69，文革中至少三次提到要结束，但发而不可收。搞掉少奇，正常办法，通过常委、政治局等党内不行，借手于外，利用群众。（刘的最后定案书，江青批语当然经过他）。73—75 年常一人暗自流泪，老的警卫随从都遣散，常换新的，常委会不让作记录。一次冷西记被问起，只好答记要办之事。

上午点滴时，开始写《南宁到庐山》稿。

文彬通电话，有要事面谈。午晚体温 37.4—37.5°。

樊永固医生专攻肺科，晚上改变用药，加服酮替芬与卜洛明。九点吊安[氨]茶碱。

玉珍下午按时送饭菜，总是过量。

下午四点魏泽同与彭斌（南南公司总经理）来，此案中纪委已为自己下台作了结，但留一尾巴，高法要判经罪。向韩光写信，介绍一谈。云湖南鸡蛋 2.4 元一斤，白菜 0.25 元一斤。

毛也相信 73、84 之说。[49]（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7 年 9 月 10 日（星期四）晴、多云

上午 37，37.1℃，下午 37.1，37.5。

昨夜点滴后，十点过服药上床。半夜梦见巨鱼入室，危及生命，转身滚入床下，腿脚先着地，头后碰，幸有地毯。自己醒觉爬起上床，幸运之至。护士进来得知，惊甚，忙两边置靠椅。六点醒来仍哮喘，轻，喷雾即好。九点至十点半仍点滴如昨。查血结果云嗜酸性细包[胞]多，乃过敏之故。

续记（南——庐），点滴。复刘树鹏信。

下午一点半洗澡、洗头，尚不觉太累。出汗不少。

玉珍送菜饭、肉汤，炒鸡肝几种。对话小不快，又使她大觉委曲。以后应特加注意。

夜输液改青霉素。

---

[48] 指文革中，毛泽东将刘少奇、邓小平拉下时，说开会邓小平总是坐得离他（毛泽东）远远的。而吴冷西认为并非如此。——李南央注

[49] 中国民间俗语：“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意思是 73 岁和 84 岁是个坎儿，人最容易在这个年龄生病。过了这两个岁数，身体状况要平稳许多。毛泽东也相信这个说法。——李南央注

1987 年 9 月 11 日（星期五）晴、多云

上午 37，37.1，下午 37，37.7。

半夜服眠药，睡得七点，起来仍小喘，喷雾而上[止]。

上午看南翔，送还同杨老争论件。谈毛事：三个世界理论不妥。总理也在去掉之列，排在王洪文之后，引见外宾即离去。确怕身后赫鲁晓夫作报告，采取文革方式。又谈大三角形势，中国何能成角。毛当年联美日压苏，现在小平对苏仍不松劲。戈尔巴乔夫是想转弯的。对吴学谦在日本对北方四岛表态不当，脱离历史环境。苏不抓即落入美手。美不可能对我进攻，朝越都解决不了。同苏边界如此漫长不能搞对峙。耀邦同中曾根家宴失态，过于亲密，为小平支持。

弓彤轩来，谈林老尚能看文件想事。李卓然、刘晓，家人已不管矣！

下午文彬来，谈看了仲勋，想全下，不愿去顾委任付[副]，已安排到人大代丕显。广东当年为他顶住，尚昆却贪为己功（对尚昆不满）。乔木扬言，邓 left 将来可能有更重要工作，进政治局说可能有变动。先念又被劝说，仍由尚昆任主席（军委不好呆）。我考虑是否同拉蒋经国有关（中山大学同学）。总之，人事到最后方算定案。十月五日开七中全会，可能一周。要我作发言准备。

玉珍、小多，陈秘书来，带大批菜肴。陆源[沅]送来文件。

文彬谈，研究室人员将分布到党研室与中宣部，邓 left 的原勤务员刘宗改（？）为党史室付[副]主任。一波对人言邓 left：比较正直；有理论深度；近年伤了许多人。

送《坚持社义的教育方向》书。为今年文章结集。（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7 年 9 月 12 日（星期六）晴多云

上午 36.8，37.1，下午 37.3，37.1。

六点先喷，晨起没发生哮喘。看报刊。坐床输液点滴二小时直到午餐。吃昨天饭菜。一点半起来澡身。《日瓦格医生》看不下去。

小彭送饭菜来，带来朱正长信并书四本。信中谈写传略心得，摘其精要甚是。看完萧乾《搬家史》。

1987 年 9 月 13 日（星期日）晴间多云，喷二次

上午 36.8，37，下午 37.1，37.2。

六点起床。欲喘先喷。昨夜看完《搬家史》已十点半。上午续读完《五七道路》一节。此实作者三十年坎坷简述。朱正硬于[予]出版，实为不易（《当代》已抽下）。整日心中闷闷，二十年我是无家可搬也。“应借覆车追旧事”，怎能不谈谈呢。

上午小米来谈甚久。广东与湖北人事，林若不甚开放，人们欲任仲夷尚管事，关广富有自己见解，钱永录还是下去为好，孙文盛颇走香。拟由熊清泉去广西（陈辉光不行，韦、金下，郭锡权得调离），云南也得去人。八四年三梯队差最后一把火，那时选的人，大体半数已在位了。曹志似已回部。

下午玉珍、小玲，胜利与对象来。对象看来落落大方，为人亦不错，已可定局。玉珍对我之冷漠甚有意见。听她谈完亦略作说明，活了一辈子，总关心大局，认定之事，任何力阻也拉不回也。望其理解此种心情与习惯。干了一辈子政治，无法撒手。

小米谈唐见奎等之官迷。（此句写在纸页下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7 年 9 月 14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上午 36.8，37.1，下午 37，37.1。

六点起床。仍欲喘先喷。今天停止挂瓶点滴，改口服药。翻看杂书。遇见南翔，略谈，统一招考之优势。说科技大受方毅影响不重思想政治工作，以出国诱人。优秀出国，为美国送才。

下午项南来，谈甚久。他听秦川说我住院了。原来省内高胡也在搞他的鬼（晋江假药即高所为，此次查出造项之谣，拟撤职），高因不满组织部长下来。与人相处甚难，偶然上来终是问题（王兆国汇报是临时找的，得邓欣赏[50]）必须经过台阶，这不比搞科研，有天才。处人事无天才。上海《文汇》曾全文刊方励之谈话。香港《明报》全文刊乔木之批邓[51]。中文大学有人直接打电话问项。值得注意。

小陈送材料来，说写了个电影剧本。

玉珍甚觉委曲，自己工资事仍未落实。让其诉说一顿较安静点。担心她病。

冰封信。徐迈亭赠七律二首。

晚上亦有喘意。先喷。九点过即上床。

1987 年 9 月 15 日（星期二）晴，喷五次

上午 36.8，37，下午 37.1，37.2。

半夜小喘喷一次，晨起又喷一次，早饭后仍有喘意。吸氧一阵，未喷。上午不该自己洗澡（换衣服），怎样缓慢小心也不成，引起大喘。打了一针喘定。下午仍点滴安[氨]茶碱。玉珍来送饭时始稍缓解，可说折腾了一天。多年不遇之事。

小陈去看了王建根，谈了玉珍事，允定解决。她今天情绪方见好。女同志排不开事。

夜十点上床。仍喷一次。

今天翻阅五八、五九年剪报，材料很丰富了。

1987 年 9 月 16 日（星期三）多云

上午 36.8，37，下午 36.9，37.1。

夜二点服眠药。五点起床，坐吸氧并前喷一次。早饭前后将门窗大开，始觉室内空气热闷不适。因前面施工烧沥青，整日烟雾不能开门窗。由此证实空气质量与变化实我哮喘根本原因。许多情况自己亦有预感。翻看大跃进剪报。

下午玉珍按时送来饭菜。研究《毛泽东与王船山》的彭大成致长信与已发表文章，要我支持。那天晚上来家有点怠慢也。

空气流通，整日觉得比较正常。

1987 年 9 月 17 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上午 36.8，37，下午 36.8，37.1。

早起仍喷一次。今日甚感正常。唯下午起床洗澡，引起小喘，只得又喷。

看完徐永昭写的武汉青运史二章。文字很差，前后混乱，这是一种强为力不胜任之事的结果。从七九年接触起，为此事折腾多年了，材料倒是搜集得不少，不会利用。

与冷西闲谈康生，此人回延时，大概负有苏<联>格伯乌使命也。回来即亲毛，与王明疏远。盟国莫斯科会议时，蒋经国去苏，同当年蒋的顾问某一同来中国，到了延安，劝说不打内战。

---

[50] 指王兆国被选拔到中央，是因邓小平当年到十堰市第二汽车制造厂参观时，王兆国被临时找去汇报工作并陪同而得邓小平赏识之事。——李南央注

[51] 指 1976 年初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胡乔木曾有长篇文章批邓。——李南央注

玉珍与小琴［芹］子来。王建根打了电话，允办好她调级事。小彭又在闹情绪。

1987 年 9 月 18 日（星期五）晴

上午 36.8，37，下午 37，37.1。

午夜与晨起仍喷一次，几乎整夜失眠，服眠药亦效用不大。六点起床，在阳台作活动约半小时。同医生商定，下周二可出去开会，准备出院，逐渐减药。

上午小陈来，为黎澍房子事硬着头皮给陈俊生一信。彭大成长信交复印，复朱正信。光远来略坐。孙长江事中纪委来人佯着不知。其他四人已发红头文件矣。苏绍智罪之一为九年来借反封建主义反四项原则。山东理论界闻之“卧倒”。梁步庭劝解。

下午灼姐夫妇来，告上书之事，谈党校小组对党风之不满，谓只差金圆券贬值矣。总书记下台合党章哪一条？对大人之不满情绪。清华老一代对南翔之不满（王时凡、叶方，丁务纯等）。高扬已作施政报告，改变正规化，教研室等复原。

玉珍同敦化之刘新华来，都带来许多水果。

1987 年 9 月 19 日（星期六）晴，喷三次

上午 36.8，37，下午 37.1，37.1。

睡、喷如昨。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尉健行来，告以批示事。曹志现帮宋平工作，大概是党建身份。十三大人事仍参予[与]。弓彤轩来闲谈甚久，骂李雪峰等，文革林铁挨斗情况；野苹搬家，儿女分房，全家去北戴河等。

玉珍同曹维恭来，曹已专在中国局工作，此次专门论证三峡，请了 20 位专家。世行出钱咨询加拿大所提方案，175m，移民不落实，泥沙近似解决，世行不同意 160。力丰、威威来信。威威在美读博士，有求于曹也。

中午、晚上仍喷一次。哮喘时时警告。

1987 年 9 月 20 日（星期日）晴，喷四次

上午 36.8，37.1，下午 36.8，37——第二次。

半夜喷一次，醒起仍喷，整日时有喘意。中午坐床吸氧，起来解手后又得喷止。续看《谈艺录》：“读君《谈艺录》，不敢再吟诗”也。

看浙江修志通讯及杭州组织史资料等，思考《资料》应力求扩充项目，不能只是沿革与名录也。

下午张敖荣来，关于《反党集团》平反事，水电部已写了个材料还可以，发现“文革十年工资可补发”问题。

晚上八点喷一次。坐床吸氧听广播。

1987 年 9 月 21 日（星期一）晴，喷四次

上午 36.8，37，下午 37，37.3。

半夜有罗音即喷一次。睡到六点起床。做梦甚多，似乎是打球、照片之类事，也有与文革有关者。

仍读《谈艺录》。作者读书真多、真细，记忆可怕（他不作卡片）。贵在决不迷信任何人、任何书。

上午唐有章老人来（项南介绍）。略谈他的过去，留下已打印的《回忆录》。晚上吸氧坐床匆匆看完。基本可以，但一些有关历史（如中山大学王明宗派问题及马占山问题等）必须无误。他在苏联流放二十多年，回国又关十年，也在秦城。

整日仍时有喘意。樊大夫同意后天出院。

下午静静［进进］来，玉珍随来。晚饭吃得颇香。

1987 年 9 月 22 日（星期二）晴，喷三次

上午 36.8，37，下午 37.2，36.9。

半夜喷一次。晨起仍喷。未敢外出作活动。

八点廿到机关，中央编辑组会，讨论人事注释问题等。注与不注待最后付印时解决，如何注释照旧讨论。全国会议下月六日举行，人数将超过。

回家午饭、晚饭。环境变动，还是在家正常好。王申生寄来精致日记本等。《龙集》30 本亦收到。夜体温正常。

1987 年 9 月 23 日（星期三）

上午 36.5，37，下午 37，37。

半夜喷一次。睡得甚好。六点起床，未敢作活动。

早饭前后收拾杂物。樊大夫、钱主任来，听胸，正常。希望“少来”(我说“不再进来”)。解说所服药物性质作用。酮替芬，抗过敏，宜先服；安[氨]茶碱扩张气管等。扑尔敏也抗敏，可夜服代安眠药。玉珍九点到。看日蚀，结账，与护士们告别。电梯遇见刘昂，还是她先认出了我，已 77 岁，庐山后就没见过了。同南翔、冷西，陈伟达告别。

回来舒适与新鲜感，中饭可口。午觉未睡成。

下午秦川、黎澍来。先分析人事。常委 5 或 7 人，难成一真正一条心的核心也。赵其实过去也是紧跟的，文革后期得以解放（故耀邦曾同我说：批邓也积极的）。鲍彤传言入书记处或长宣传部，反对者不少。文革初期总积极过也。谈起尚昆反耀邦，由张国焘加害电报之真伪（徐帅、先念认为不实），叶帅悼文写不写事而起。可能为原因之一。因经济形势、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等，赵亦大受攻击，将来难免继续受攻。要稳住形势确实不易。《红旗》撤销，改由党校统办。

钟伯熙来，谈杭州经济形势较好，上缴利税比广东多，所得之 16%。将旅游宾馆年电量与工业效益之比（一度电六元）太不合算。抵制了总后引进外资建大宾馆。十几家电冰箱厂都是条条公司所办，无法控制[52]。通货膨胀，计划外投资压不下，特别县以下头热照旧。为我弄来陆俨少的山水，又送宣纸。告望波亭事转告徐洽时老，信中不便明写也（王林对澜波之耿耿于怀）。

1987 年 9 月 24 日（星期四）晴，喷四次，体温正常

半夜喷一次，睡得尚可。整日时感喘息威胁。

看近日报刊。只敢在阳台小作活动。

曾卓明来，发宋平信，请在全国会讲话也。曾对编制、住房等有考虑。谈如何使之抽出部分时间搞毛材料事。

1987 年 9 月 25 日（星期五）晴，喷四次，体温正常

半夜喷一次。睡得尚好。盖了被窝。夜间保持体温恒定不偏热偏冷。大概可不致[至]喘息。

仍未敢在阳台活动。上午黎体贤来，送烤鸡一只。谈朱正事。北京挂职好办，但住房、户口等均难，

[52] 指都是拿着上面领导批的条子，只得允许开办这些公司。——李南央注

他不能不考虑晚年问题。

整日读《毛与外宾谈话记录》第一册（54—56）。这一期间何等正常。八大会议期间接近[见]各代表团，处理金日成问题，无偏差可言。全册看完，可稍作笔记。秦川来，谈彭真到顾委，几个棋子仍未摆定也。黎澍电话则说听到尚昆仍可能任总书记也。

夜陆茂竹来。已将五二、五三年我的日记抄摘好，可以入《水电史料》了。

1987 年 9 月 26 日（星期六）晴，喷三次，体温正常

仍夜半喷一次，晨起亦喷，未敢活动。上午唐见奎来，拟在香港开书法展览会，有人资助全部费用，卖的钱作亚运会用。是个名利双收，公私两利之法。要我作诗为颂。首道同志也支持。小妹瑞典熟人张达华带信与照片来，没接到我第二信，因附寄《瞭望》信使不带也。同张谈良久，小妹甚能干，“没有办不到的事”。美国一月，关系良好。云钱三强儿子博士生四年，不如她一月活动之人际见效也。

收到《中国当代诗词选》，收我六首。翻了许久，共四百人，近二千首。

1987 年 9 月 27 日（星期日）晴，喷二次

仍半夜喷一次。晨起觉正常，未作活动。终日懒散。仍翻《当代诗选》。小蒋来，谈经济实由姚掌握。通货两位数，没法控制。孩子们在此午餐。

下午四点同玉珍、小琴［芹］、两个小东西一起散步一个多小时。柱杖，尚不觉累。遇老温，云先念之乱搞女服务员，南京一个告状不已。陈云说，以后接待换男的好了。呜呼。温甚愤慨。又说光远为“大公无私”说法给小平信：“这是认识问题”，引起追问名单。赵呈上五人，遂不得保。two left 尚留进政治局。如何得了。

到唐有章家交还回忆录，简述意见。他谈到庐山时，彭信毛原未介意，被柯李（柯庆施、李井泉——李南央注）等挑拨：对你说的呀。激发矛盾。

（以下内容写在该日记本的最末几页。9 月 28 日以后开始使用新日记本。——李南央注）

′87.7.18.中午秋里谈

庐山会议时，彭找王震、秋里谈得多，两人未揭。（没说一个字？）使彭感激。对侄女谈过。

乔木继陈伯达有剥彭画皮文。彭（当时）对谭老板（谭震林——李南央注）、富春、定一意见左。

一万斤、六千斤都不行，没经验。什么是铁，得不偿失。秋、王要彭莫讲。讲时改为有得有失（至今记者采访，我也不表功）

侄女看望，死前说：对不住肖克、不该斗他资义军事思想。

黄老在马路上蹓，说他不该拍桌子。

赵尔陆搬了几十箱灰口铁渣上山，证明无用（分的吴芝圃铁不能用）。余说：彭信指毛。赵说，信写得好。余：赶紧把铁运回去。大家不理赵时，余告：莫再发言。问起来，只说弄不准。每晚两点来喝酒，茅台、肥肠，两人喝一瓶。出主意找林、贺、国防办，罗主任、赵付[副]。批罗时，赵躲到大三线，躲过了（余在）。没烟抽，送一箱。赵原一军团后勤部长，送过罐头给林（三七年），聶总对赵也好。

文革揭，徐[许]光达到贺家 44 次。七三年罗解放，余接罗吃饭。康生追悼会，余未去。

林疑罗去贺处多。不去不行，毛嘱多去。毛尊重贺，防止山头意。叶琼[群]到毛处哭诉，罗要逼死林。李井泉妻送一筐广柑给罗。

毛后来全错，圈子越来越小，最后剩毛远新。汪东兴封锁起了坏作用，使之见不到人。（渤海二号事件整错，那时还尊重乔）。

大跃进时，毛对谭老板也有闲言：打仗也不行。宁都会后，毛与江华、谭一起走。

为贺平反，过去偏听了。

1975.毛远新等哭告小平状。

以观后效。小平还是可以做点事的。中央办公厅做点秘书工作也可。九大前进的。

邓老（邓子恢——李南央注）：我不是走资派。政协付[副]主席无权。毛笑了。

余头部负过伤，会打仗。徐惠滋问题站得住。40 年考验不是青年军，宪兵队只三个月。

二十册

1987 年 9 月 28 日（星期一）晴，喷二次，体温正常

仍天亮前喷一次。六点起床未作活动。

上午到中征委开领导小组会，全体人员到会，又充分讨论了人事政治注释问题。必注，还得公开发行。会议日程等均确定。同文彬谈了房子事，他答应全力帮忙。

下午散步，到黎澍家小坐。看他的杂文“好坏正反”。富于辩证哲理。带回阮铭《老调子唱完》长文。

1987 年 9 月 29 日（星期二）晴，喷二次

仍天亮前喷一次。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曾卓明来，致宋平讲话材料。小彭来，表示只要“干部待遇”，愿当司机也。告以不能“打摆子”。当是调满起事刺激也。

看完《老调唱完》。算两位 left 教条宗派老账，言之成理。

原拟下午游泳，晚上去看展销，都作罢，稳定为上。灼姐来，让看二信。

代秦川作字：“百年醇酒人人爱，一盏芬芳满座香”。泸州爱人堂酒厂嘱题。

1987 年 9 月 30 日（星期三）晴，喷二次

六点起床。喷一次。活动半小时。上午杨一木来。大概是被问及当年《李锐反党集团》成员事。但仍认为“张铁铮很不好”，自己在刘家峡、盐锅峡功劳甚大。挖掉砼事乃水泥质量问题，是设计问题，与他的“土法上马”无关。大谈张仲良当年如何整他，八大时他坚持原则，不虚报粮食产量（张报 110 亿斤）。张未选上中委怀恨于他，等等。甘肃饿死 105 万人，几占人口 10%。60 年底即挨批评。

邢凤山来，送所编《工程数学》等。说已不让他管三峡事了（陆总说，邢与朱成章均写文投降矣）。

下午与玉珍散步一个小时。途中不惯尘气，勉强未喷。但走得甚慢。杨筱玲一起过节。

1987 年 10 月 1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未能免喷。未作活动。将《老调》摘完，退黎澍。此文可以{影面}人署名发表。

温际泽来，谈《中华英烈》不能党气太重，应“全方位”。下午同玉珍到玉渊潭北岸散步，观泳、观弈，人们自得其乐。夜观电视到十二点。

1987 年 10 月 2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喷一次。未作活动。上午廖经天夫妇来，话旧，“红线女智取华山”[53]。中苏友协一

[53] 指著名粤剧女演员红线女和他们共同的熟人华山（抗战时有名的故事《鸡毛信》作者）结为夫妻之事。——李南央注

批人被打成右派，关系主要人为姚臻。陈希来，谈科学院前人事，郁文如何结帮对付李昌。

下午王宁同儿子李坚来。今年三月去广州未去她家，实失礼，她大概从报上见到诗作也。谈到各地农村都不愿种粮养猪。苗苗夫妇带孩子来晚餐。已分到一间北房。为要煤气罐事，使玉珍不快（小米借去而不相信）。看来来往也不能多也，一年三节即可。

夜秦川上来观赏昙花，盛开五朵。

1987 年 10 月 3 日（星期六）晴

起床如早[昨]。近日仍早晚须喷一次。白天较平稳。

上午杨德嘉来，谈冰封等面临情况。叔河为人之过于自私与专横。（廖经天夫妇来）

下午同玉珍看望于刚。已恢复正常。医院伙食太差，须另作可口食物，有人值班。老来无伴确是问题，儿辈无法代替也。小玲随去，归途到紫竹院一转，树木扶疏，竹林片片，游人穿梭。新添水面建筑多处，更增风景。看雨亭报告，略作改动。

1987 年 10 月 4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略作活动。上午到办公室。陆沅来谈，谈组织部旧事，鲍彤初期造反，属一般情况。

下午林文山、李下来，谈《红旗》与熊复情况，以马义捍卫者自居。内部拥护者也是少数，年青一代多不满。

夜观足球，总是不争气。

1987 年 10 月 5 日（星期一）晴，喷三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看组织史资料。

下午到万寿路，开小会订出会议日程。晚饭后到黎澍处，取来两份毛思等材料。

元元夫妇来，十月三夜他们同耀邦一家上天安门城楼观夜景。有时情绪转好。最近因安排事（据说任政协付[副]主席）情绪甚不好。对毛感情很深，逝世时，忧伤卧床，痛哭不止。大概毫无精神准备，突然袭击承受不了。大人（即邓小平——李南央注）秘书告他的秘书，可去打牌，根本不理。邓朴方邀德平去，也不反应。媳妇在哥哥处碰钉子。认为林彪是被林立果夹上飞机的，571 工程乃林立果的名堂。谓我“有才华，有骨气”。（很少赞人有才华）“不知为何那么多人反对他。”说赵不知为何下台说法不对。上下都是书记处讨论，大家知道的。（其实赵不知我下来原委是合乎事实的）[54]

1987 年 10 月 6 日（星期二）喷三次

六点起床。上午在万寿路开会，王雨亭作报告。文彬讲了点稳定人心问题。散会后，同文彬谈耀邦近况。他认为同陆铿谈话是错误。乔木修房花 250 万，为儿子与修房事对王兆国不满。

光远、积[绩]伟来，我不在。黎澍处取来李洪林“四个主义”清样（文章全名《四种主义在中国》——李南央注）。

夜到养蜂夹道看晚会。玉珍、小玲同往。

[54] 可参看 1987 年 7 月 6 日日记，李锐记录当日与赵紫阳谈话，“（赵）对我的离职情况完全不知道，心中甚奇怪。也不打听，只管国务院事。”而王元元转达胡耀邦的意思：认为赵对突然将李锐从中组部常务副部长职务上撤下是知情的。李锐本人显然更相信赵紫阳的说法。——李南央注

1987 年 10 月 7 日（星期三）晴，喷三次，中秋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整天在万寿路开会。上午同青海、贵州谈话。此两省较拖后。下午宋平来照相，讲话支持。夜听汇报一小时。

看完《人民日报》“改革阵痛中的觉悟”长文。从理论到实际，纵横解剖，从历史到当代，深入浅出。访问了京沪一批青年理论工作者的结果。真想写篇读后感，为之鼓吹。同洪德明谈朱九思情况，精神状态尚好。

胜利来过中秋。接苗苗电话，玉珍又不高兴。

1987 年 10 月 8 日（星期四）晴，喷二次

六点起床，略作活动。整日在万寿路。看材料，文字表述各地差异甚大，都不规范。中午找编辑组小谈。

杨作材来，同玉珍谈无老伴之苦。

1987 年 10 月 9 日（星期五）晴，喷二次

六点起床，未作活动。上午参加大会讨论，有五人发言。下午讨论陆沅写的结论。夜观电影二武打片。

1987 年 10 月 10 日（星期六）晴，喷二次

六点起床。上午准备讲稿。下午大会结束。吕枫、王明哲、文彬讲话，我作总结。没有完全照陆沅准备稿唸。这次会议还是必要的，都还满意。同吕枫谈经费与调人事。

陈明赠《魍魉世界》与月饼。

夜观电影《飓风行动》，新武打片也。

1987 年 10 月 11 日（星期日）多云，喷二次

六点半起床，略作活动。八点戴晴来，取走《记尹宽》。水电院来人约到规划训<练>班讲课，因七中全会即开而婉辞。平江县人大付[副]主任王梦兰、叶甘棠（宣传付[副]部长）、付益民（老干局长）来，谈湘鄂干纪念堂缺款事。题词，允回家乡一行（只有我没有回去过了）。

十点到黎澍家，王元化来，谈上海情况。胡乔木籍故整《世经导报》。前年五月上海文化规划会未让乔木参加，孙长江在会上挖苦了“裁判员”，潘维民［明］也因此开罪。夏征农 79 年曾大骂过毛（在复旦），现在完全变了一个角色。芮杏文分不清《霓红关》与《霓虹灯下的哨兵》，说元化是《文心龙雕》专家。琢州黑会，赵认为错误严重，实为中宣部召开。默涵表现很不好，根本不承认前十七年有问题。元化为诺贝尔奖金事去瑞典。

下午同玉珍散步，仍小喘。张敖荣来，送当年平反复印件。仍是只补生活费也。

1987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一）阴，喷二次

六点起床。略作活动。看完李洪林《四个[种]主义在中国》小册子。写得清楚明白，雅俗共赏，只是“补课”说犯忌也。

王敬之来，明天回长沙，为琬姐写一短信。

1987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二）阴，喷二次

六点起床。略作活动。上午同小陈照一寸像，七中全会报到用。文件已取来。党建部分加长，似无根本改动。翻完阮铭《理论在漩涡中》一二章，略知七七年以来理论风云。元元爱人电话：耀邦收到我的《龙集》(《龙胆紫集》——李南央注）并庐山常委会记录甚高兴。说我是甚有才华（性格太倔），还能作出事来，他却不能了。小平在信上批的不是二条是四条，第四条为进政治局后[候]补。[55]原来如此。谓陈让我退，催得很紧[56]。玉珍胃痛。

1987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三）晴，喷二次

四点起床。将阮铭小册子翻完。清理带走文件书刊。八点半同小陈到空招。上午读文件，下午看这两天笔记。外地委员颇为亲切，如陈国栋、江渭清、惠裕[浴]宇等。伙食甚好。夜观美国片《劫后良缘》。写德国纳粹战争时对犹太人之迫害，一坚持人道精神之伯爵小姐救护犹太人，与犹太情侣之地下生活。

1987 年 10 月 15 日（星期四）晴，喷二次

六点一刻起床。房内小作活动。早餐有可可、馄饨等。伙食太好，一周下来，高脂、蛋白，不知影响如何。

上下午都讨论，比较一般，发言不甚踊跃。黄火青仍弹老调：小平下不得也，大事由谁拍板？

中午看光远，说周惠可能高升。晚饭后同张光年散步，他详谈批他详情及申诉书情况。

看完电视（美国反吸毒片，甚好）。准备发言材料到十二点多。

1987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五）阴、小雨，喷二次

昨夜失眠，竟 MT。六点半起床。上午第一个发言，讲一小时，历史回顾必克“左”教义革命才能胜利，社会主义建设才能走上正轨。毛多次反左忽而转反右。56—57 年，十大关系、双百方针、人民内矛，转而反右，及外部匈牙利事变影响。80 年小平报告《党与国家制度改革》，反封建义与民主问题，因波兰事件，乔木发信，中宣部不让宣传了。此次耀邦问题，左教义者起哄（再次点了 two left 的名），小平四月开始即一直讲反左为主，直到此次接见卡达尔谈话，以 1957 上半年为界。小平比毛高明也。文彬插话，还有清污扩大化。因提及“凡是”问题，我发言后，汪东兴激昂慷慨讲了半小时。100%执行毛，但不是两个“凡是”的制造者，秀才们之事。也提到邓力群之逼他，说自己是认罪的。

我的发言还谈到《毛选》五卷“出版说明”问题，对毛不公平，当年还有反“左”教义一面，这些讲话没有收录。

昨、今两天，洪学智等都向我表示友好。

晚餐后，高扬约到房中谈话，告知人事情况。芮杏文之被否，万里要{歙砚五台}，七人小组全不同意。毛致用得好评，项南得进顾委，张曙光之勉强进来，28 个退出，按资格转。光远、光年保留。谈到周惠找他长谈，藉谈同王任重关系表示委曲（原传当付[副]委<员>长或进中纪委）使高扬奇怪。现仍到顾委，一有得失之心就俗了。

朱正来谈到九点半。乔木诗集序言，“反左尽绵薄之力”。呜呼。

朱穆之认为搞改革必长期反左。过去左了，才要改革。（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7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阴，喷二次

[55] 参看李锐 1987 年 8 月 20 日日记及注释。——李南央注

[56] 指陈云批示李锐不适于再在中组部工作。——李南央注

六点起床。上午讨论报告毕。下午讨论顾委文件。看到《简报》我的发言最后一句意为：“今后中央要民主集中制，不能再由一人指挥中央”，似故为如此。找谭启龙谈，必更正。

光远找我谈如何经大会 left 落选。同高扬散步良久，认为可忧者在党的威信下降，下面形不成骨干，人心不齐了。过去虽错，却一呼百应。如吃喝之风刹不住，高干层之党风不正。

晚饭后回家洗澡（空招地热硫磺水味难闻）。见到小妹来信，能力有提高，思想有长进，在美国呆了一个月，在索尔兹伯里家作客，索谓我应写毛传，世界影响，非我莫属。

1987 年 10 月 18 日（星期日）晴、大风，喷二次

晨起，秦川交来蒋振云材料，此人已调中组部（付[副]秘书长）十三大代表，乃《红旗》造反派，研究室综合组负责人，百万雄师事件社论攥稿人。让小陈交与双壁［碧］处理。

上午讨论政治体制，谈及黄璜事件。稀里胡[糊]塗上去，稳稳当当下来（现为江西付[副]省长）。安徽没有见报。党政分开，在分开两字上发议论，分开则无人再反对亦。任质斌赞成赵总书记兼总理。李丰平讲大案处理不下去，因牵连高层领导也。

记录组出面纠正《简报》对我发言记录失误。

下午观电视《神鞭》，后半写了义和团。夜观《老井》，原来宣传山区之种种落后，但精神顽强，三角关系等描写，难怪外国人喜欢。老家伙都不满意。

高扬谈启[啟]立之不稳：要打金马，查干部家财产等，太无实际经验。评谈南翔在党校之宗派（清华来人），要出言论集，被五人小组否决。

1987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一）晴，喷二次

早起散步。上午讨论党章修改等，全部结束。下午到大会堂顾委全体会，薄一波讲了七条。关于小平半退之事要黄火青等不要再讲什么了。又是照相。匆匆回家换衣，到民族饭店与索尔兹伯里共进晚餐，谈到九点。主要谈对毛看法。他也在探索为何晚年变得如此判若两人。此人已 79 岁，仍下煤矿，井下走 1.5 公里。

1987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二）晴，喷二次

六点起床。八点到空招。同文彬谈房子问题。

上午听紫阳关于报告修改意见，及修改之处情况。

午晚后同高扬散步。我的关于下一、二代人应特注意民主及如何接近群众不搞特殊化问题，他觉得我太乐观，认为最可虑者在这些人无我们及上一代人的艰苦曲折经历，对马义的忠贞不二，而受西方思潮影响较深，对古典马义无认识亦无兴趣，最为可忧。

下午七中全会，25 分钟，行礼如仪而已。耀邦到会。

同建南略谈芮杏文问题。同林涧清[青]谈，他认为研究室这批人最大问题在抱成一团，他已决定另找处所安身。孙文盛、胡锦涛、王兆国、熊清泉、江泽民等，均碰面打招呼。

给文彬信，房子事便于他批示。

1987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三）晴，喷二次

回来睡南屋。因北屋较冷。六点一刻起床。

上午朱正来。谈拟写《中国的左派幼稚病》小册子计划。到晚上定出个大概提纲，按时序写。建国前简略一段，谈肃反扩大化等教训未予总结之危害。重点在建国后。

上午到秦川处，胡积[绩]伟、王若水来，王有一详细申辩，驳对他的《除名决定》。积[绩]伟说我做了一件好事。秦川在小组会发言谈到五人事件。下午陆源[沅]、王延栋来。明年计划：要钱要人。民盟吴春生、吴光前（湖南的）、刘心务(北大教授)来，邀我去长沙讨论洞庭湖与荆江问题（湖北也参加）。我告诉他们，我去了反而不好，长办的人就会紧张。

熊清泉、孙文盛先后电话，想来谈谈。

薄<一波>为其儿子任汽车公司付[副]董事长亲自出面。（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7 年 10 月 22 日（星期四）晴，喷二次

六点起床。上午到办公室，改好文件交陆源[沅]。蒋振云材料，双壁［碧］说已交刘英转告宋平，一份交陆源[沅]转鲍彤。下午同玉珍参观北京图书馆新馆，可谓现代化矣。开架中竟找到《龙集》。

夜黄乃来，问十三大后人事。

1987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五）晴

四点半起床，校对陆茂竹抄的一九五二——五六年日记。约四万字。拟刊《水电史料》。

小陈取来《热河云烟》稿费 1924 元。只印 600 本。新华社送人情也。交玉珍 1900 存银行。

陈四益来，《瞭望》要搞副刊，约稿。告民谣：

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

跟着财政部，时时有好处；

跟着统战部，处处受照顾；

跟着宣传部，不断犯错误。

民主不能大，自由不能化，政府不能骂，小平不能下。乃“四项原则”。

蒋跃来。电视谈物价。说陈慕华本单位拥护（银行反映不错，前年收紧银根对），外界骂，截然相反。

上午孙文盛来，拟让刘正到政协。程星龄去世。

1987 年 10 月 24 日（星期六）晴，喷一次

六点起床。略作活动。整日校正五三年日记。上午同玉珍到附近购物，藉以活动筋骨。哮喘似近尾声。下午游 800 米，尚不觉累。遇见杨纯、祖春，问人事。在网球<馆>遇见何纯渤及其球友。何告知他与罗西北、郭志诚告了钱正英十一大罪状：三核一水耽误了近年电力发展，缺电越来越严重。在游泳池挖苦李伯宁：为何不到三峡游泳？夜徐世长来，谈西藏研究，知识分子政策不落实。林汉雄、郑光迪来：不要选那个 left。

1987 年 10 月 25 日（星期日）晴，喷一次

上午列席十三大，在二楼，同秦川、郭建、朱厚泽、荣高棠等坐在一起。郭建照了好几张相。又在广东厅坐一阵，喝茶。朱厚泽谈文件有两个地方应改，未采纳。谈到南斯拉夫经验，不论有多少问题，总算是首先冲破苏联模式的，从政治、思想到经济制度。我谈《中国左幼病》，甚表赞成。

赵紫阳唸完花两个半小时很不易。陈云中途退席。

杨小玲来，下午一起散步。

校正“头二十个月”日记。

黎澍病情已好转。于刚能下床走动了。

1987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续校正“日记”。

下午同齐西来去看望启功老。工作室很挤，来求字的过多。郑州年鉴来人，为市长们求字，使老人光火，借我在座，挖苦了一顿。市长就一定要写？只两个字：清慎、廉明、奉公共三付[幅]。我说是为官之道，再写就是“守法”了。老人大笑。将我的几张字请教，他说“经气”还可以，一个个拆开，就会有问题了。当然也不能如此要求。答应为写“咏水能”大幅。兴趣很高，将所藏王铎丈二中堂取出一观，并日本印的三本王铎字。送我书法挂历，《启功书法选》与《启功丛稿》，并淳化帖袖珍印本。我只是送了三支小笔及一大理石小砚。又谈白石老人事，谈法帖。五点有日本人请饭局，一同下楼。当今大儒，居此冷室（暖气不行，自装火炉），实在太亏待了。

夜观足球，痛快之至。秦川告：鲍彤进书记处被乔木否决了。

1987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二）晴，喷一次

五点起床。十点略作活动，除下午游 1000 米外，整日伏案。夜十点毕。陆茂竹来取走。总题《我与水电》之一，两段：转业的成功，上任后的二十个月。约五万字。

游泳池遇见孙大光，小谈悲剧，论毛之变化。工商业打锣鼓也太早了。此人似愿接近，莫非 82 年十二大时，李伯宁在小组攻我（他当时是小组长）感到有愧乎？

岳云校长来，明年八十周年，为何炳麟写纪念文。

1987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三）晴，喷一次

五点半起床。早饭前后，将组织史会议上的讲话稿清样看完。紧张了几天，今天有点故意松弛[弛]。

下午游 1000 米，有累的感觉。电梯上遇见刘延东，说顾委名单有我的名字（本来通知修正简历就可定局），心中始安。于光远也有。这两天有点嘀咕，left 们搞小动作也。同玉珍说，难免还有得失之感。今天曾彦修电话，耽心我们被免去：有此头衔便于活动也。

1987 年 10 月 29 日（星期四）阴，喷一次

六点起床，开始清理书房。有许<多>杂物还是去吉林前堆在一起的。信件也该清理了，今天复了几封。上午同玉珍到灼姐家，她的山水临摹着色等还可以，只是笔墨差。平生第<一>次用宣纸画了几笔，自信可以画的。这种自信并不差，灼姐极力怂恿，可惜志不在此。铁铮似一切看透，谈到蒋南翔与高扬在党校的作为，归结为鬼与不鬼，因而南翔失败。这又似乎太简单化了。

下午游 800 米。小米来一路谈了一阵。高干子弟们结帮，四中、八中（邓朴芳[方]等）。刘泽彭过去果然问过他，李部长到底怎样看他。

遇孙大光。谈秋里一抹到底（退到顾委）。最近去广州参加叶帅墓落成，未通知自去，同哨兵大吵：“我是三军统帅”。有次在街上撞红灯，也是这样向警察骂。说是反映到邓大人处，这当然是小事。也谈到他那个支部的老将们攻他的多。此次张廷发报一箭之仇。也听到顾委不成立支部之说（大概是怕引诱发牢骚也）。

秦川未入顾委（我已先知），与我原估计错。电话问启［啟］立，说不问人事；问乔石，说是省一把手才入（而未追问北京部长们也），也来不及。人大政协，“不能说死”。

1987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五）阴，喷二次

六点起床。清理材料，决定先写《南宁——庐山》。复徐迈亭信，改动他赠我的《寿诗》几句。

下午二点同朱正应邀至北京饭店同索尔兹伯里作第二次长谈，到五点半。主题仍是毛的变化。索认为毛读的书比列宁多，更比斯大林多，是哲学家，很有智慧。我谈的[得]较深。索问毛能不能同党内负责人随便讨论、谈心。我说到后期，同我小人物或秘书们还可以随意交谈，别人还敢于提意见。如我问过的为我[何]相信亩产万斤；周小舟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但这时，刘、周（刘少奇、周恩来——李南央注）都不可能。朝战过江决定有过争论，大跃进时都只能放在心里了。索称道同我谈话为：令人神往。最后我从整个中国民族特点：经得起磨难，吃苦劳[耐]劳而具智慧，十年动乱后能快复苏。最后问到他大三角关系看法。他不满里根扩充军备以美苏为中心政策（乃民主党人）。陪同谈话的崔烈，过去在联合国总部工作的。六点到曾彦修家吃饭，客人有湖南文艺社弘征及林文山。大谈二位 left。

回家秦川即告特大喜讯：邓力群以 1/3 票落选。真是出乎意料。于光远电话，蒋振云乃王震电话上位的，监察部曾予抵制。

1987 年 10 月 31 日（星期六）阴，夜小雨雪

六点起床。未作活动。请朱正帮忙看《南宁——庐山》材料，谈大纲。上午曾卓明来，谈先写有关毛的单篇。1923 年在上海，广州——武汉，上井冈山之初。江西时期恐须按时序和问题写，如军事、反流寇思建根据地、土地政策与经济政策，肃反等等。

下午游 800 米。光远电话，left 要进顾委常委，如何对付之。

1987 年 11 月 1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上午参加闭幕式。休息厅遇见朱厚泽，照相，并光远闲谈。碰见张敖荣，告以选举情况。李涛、马国瑞、杜星垣在纪委落选（也是一种厌老心情），耀邦得 1800 多票。

下午大会，听薄一波谈一年来人事安排经过，上层如何决定也，如何各及其所而已。李鹏也只是熟悉电力而已。分组会讨论顾委常委名单，薄与宋任穷都在我这一组。李昌先对邓力群、王鹤寿开炮，对王讲得很具体，家长制、霸道、生活作风等。我完全附议邓力群不能入选，只得 1/3 票，可见失党内人心之至。傅崇碧、马国瑞各对邓、王补充发言。杜义德不得不交代“保证”选举之事。薄最后长篇发言，对鹤寿作风恶劣作了补充，三次说李锐向邓告了邓力群状。邓批不管意识形态，仍作候补经过。补充讲了秋里、乔木意见不少（说李锐告了儿子的状）。李昌最后精彩之至：过去问题在中央缺民主，不了解下情，无批评自我批评。两人不选入只有好处无坏处。李告状才降为候补，如此大多数不投票还不说明问题（薄、宋抬出小平的党内无保守、改革两派论，以正中外视听）。

1987 年 11 月 2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早餐前给周建南电话，告以昨夜小组情况，能为响应也。上午投票结果，第二个大意外：187 人投票，邓力群 89，王鹤寿 82 票，老家伙们竟如此可爱也。乔木 139，秋里 122，陈云也只有 171，薄 169，宋 166。（后来听说，顾委选举，票最少者邓力群，次少为薄一波）。

唱票后照相，乔木最后过来，一脸死色，无人与他打招呼，邓力群亦不能在前排就座也。

中餐干杯，告秦川大喜，光远亦先告黎澍。

遇见黄华，促我写回忆录，谈索尔兹伯里想继续斯诺事业。

下午一中全会，中委 173 人，政治局投票，耀邦得 166 票。我的“是非公道在人心”乃预言也。赵紫阳讲话得体。晚上会见记者，甚有水平，从容自然，尚带风趣。

发悼念程星龄电报。

1987 年 11 月 3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上午到人大会堂照相，最后一个节目了。大概是世界第一张大照片，二千多人。

下午到办公室，同王延栋、陆沅、曾卓明谈。他们即出差。曾卓明调入事已解决。

收到（原日记如此，未结束—李南央注）

1987 年 11 月 4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略作活动。小陈从新华社取来《热河烟云录》四十本。只印了 680 本，新华社大人情。作为新闻、历史资料，自认还是有价值的。

王元化来。谈经过苏联之沉闷感觉，物资匮乏，到处排队。大使馆只知收美元，房间脏得很。瑞典如此美好。

张铁铮、常流来，对日记稿钞提不少意见，觉无完整印象，而不解史料也。铁铮谈了当年大中型史实等。

下午游 900 米。

1987 年 11 月 5 日（星期四）晴

昨夜失眠，服药三次几不见效。六点半起床。田方编了一本反三峡的书，纠缠不放，又送来为王淦昌写的书评并周谷城诗，只好改一改送还。

找成都会议笔记本不着，东西太乱了。

下午游 800 米。同玉珍、朱正到祖春家吃晚饭，以表庆祝（邓 left 下台也）。女婿是外交部新闻司的，说美联社在开幕日用望远镜对准陈云 90 分钟，递一小条与邓，然后离去。似始终闭眼昏睡。先念与美大司一女干部有关系，被林佳楣呼为“婊子”。答话只是一个党员了，翻译处理过去。此次出国不作实质谈话，人家亦无兴趣。

王建根来，谈玉珍事解决办法，他已找张宏{贤}。再写一信。批提一级。（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7 年 11 月 6 日（星期五）晴 游泳亦未喷雾

六点起床。上午清理书房杂物，找到了笔记本。不大清理就找不出。

下午游 800 米。遇见祖春。谓王雅琪认为玉珍病可能不轻，要抓紧治。

夜王鹤峯来谈十三大，告以人事。颇多忧虑，如意识形态领导。告以我的看法：青年有望也。两位 left 一倒就有了希望。他也认为是民主问题。

1987 年 11 月 7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上午湖南政协委员（国民党平江县长，首道南下时帮过大忙）单先麟、夫人任培辰（弼时亲妹妹），刘菊泉（国防工大工程师）、唐稳南（平江工商联主任）来，为汉口平江商会房产事。当即向武汉市长赵宝江（十三大照相时打过照面 ）写信。单认识母亲，知道我过去一些经历。

下午游 900 米，尚不觉累。金树望来。国务院各部拟开会谈组织史资料事，否则机构改革后更难办。话保安处旧事。林里夫说什么都承认，只是苏联格伯乌没办法承认。他之被捕，因孟庆澍检举一人，与他过去用名差一字，而身材与地区都不合，延安亲属甚多，一问便知。直到四五年才问！那几个白俄同王实味一起被杀，实怕他们将保安处内情外泄也。当年那一群保卫干部之昏庸实在可叹。“抢救失足

者”为弼时作的报告。

看电视到十二点。苏片《34 次列车》。甚好。

下午作字五张。欠债久久也。(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7 年 11 月 8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上午苏仲湘来，送汪澍白的几篇文章，及《当代诗词》刊（广东出的）、《新华诗叶》，及他的文章《古代益州和中国文化交流》。谈旧诗。现代年青人因不谙古文，故写作难。中午续作字。周惠来。顾委投票，久久未出，盖商量对策，曾拟再选也。柳思与廖世英来（冰封妻），谈湖南琐事。留晚餐。

1987 年 11 月 9 日（星期一）阴

六点起床。上午余建亭来，谈他写的回忆文：随陈云接管沈阳。大事与概况写到，但没味道。文如其人。漫谈到十一点，关于行人靠左靠右的争论，我全忘了。

下午游 800 米。晚到陈明家吃饭，主人竟未准备，有点怪朱正传达不确。夜陆茂竹来送稿。张铁铮、常流谈了半天，却未能改动也。

1987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二）阴

六点半起床。上午到办公室，曹志来谈了二个小时。说我的发言反映甚好（七中全会上），给小平写信拉下邓 left，也都传开，“形象高大”起来。选举前，他接触到的东北三省，山东、福建、陕西、河南等省负责同志都议论纷纷。顾委常委落选，薄电话问赵，只能尊重大家表态。几个月前，邓力群还曾要取回文革时写的揭发少奇长篇东西，请示后没同意给。研究室的一些人都暂放到中组部来了。他在参加体改方案等工作。部内也传开“告状”事。

中午同朱正、玉珍到陈明家吃了顿丰盛可口午餐。信也给陈明一阅。说过去没法谈此事：尚是中央负责同志也。

下午游 1000 米。朱正晚车回长。原拟帮助“南宁——庐山回忆”稿起草，无法代笔，只能将会议简报作些摘记。

1987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室内作活动。上午柳思来，同去看罗章龙，不觉谈到快一点。他不认为反四中全会时另立了中央。全总党团中人多六大中委，而王明等即非中委又非中央干部也。谈三大后在上海三户楼等情况，对毛的看法，武汉时期，罗{ }[57]与鲍罗廷情况，为汪精卫所迷。

小陈上午来，看了书房形势，认为应大加清理。

下午游 900 米。遇见林华，说计委已通过乌江方案，黄河上游钱正英仍拒不表态。

1987 年 11 月 12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室内作活动。上午李谷一夫妇同她的父亲（向大威丈夫）来，也是南南公司顾问，表达看望之意。李大谈文艺团体种种遭遇，改革障碍太多，舞台搬运费都无权处理，认为京剧样板戏艺术上

[57] 2015 年 6 月我回国询问父亲李锐此处“罗”字之后难以辨认之字，他自己亦辨认不出，但是肯定地说，这里指的是罗章龙。——李南央注

甚完美，现在是“洋人、死人统治”。自己无打电话、坐车自由：“来唱一个。”请我出席明晚轻音乐团成立演出，由日本人资助工具也。

李普送腊狗肉来。下午游 800 米，遇周子健。他刚从西北回，从兰州听到我告状信事，表示祝贺。唐有章来，送序言与结束语，让写信冰封，以便早日出书。《上任前后日记》改毕。从办公室取来有关旧档翻阅一过，不少可用材料。

1987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室内作活动。上午顾委全体会议。宋任穷谈分组与今后活动方式等，不太强调搞调研，可自由组合。大家都不愿组织生活回原单位。薄一波讲话，陈云仍有很好思维能力，在想粮食等大问题。以苏联叶利钦为戒，不要帮倒忙。会后，周惠来，留午餐，闲谈到一点半。谓于光远好海阔天空，到处讲淡话，曾予告劝。“帮倒忙”似有所指，嘱今后小心为上。下午游 800 米。夜观中国轻音乐团建团音乐会，玉珍同去，看得下去也。颇现代化，有排场。与荒煤上台致谢。小彭却认为狂得不过瘾也。

唐老（有章）来，取走致冰封信。回忆录取名《革命与流放》。

1987 年 11 月 14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室内作活动。《上任前后》改毕，交小陈抄。下午游 800 米。

1987 年 11 月 15 日（星期日）晴

六点一刻起床。略作活动。上午到办公室，翻看旧资料，补计委燃料局一段。水电旧资料可能我保存最多。带回几年的工作笔记。

下午延斌来，谈见到耀邦情况。云 175 人缺 8 票有他自己一票，大会只少 80 多票。党史事似未拒绝，说要去找文彬一谈。

游 900 米。原拟去听一个气功报告，李普在新华社听了一个通夜，因之不敢去了。

看伯村，从广东回，了解乡镇企业，还要了解北京的。说陈在检查身体，大会时有感冒。

1987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米山来，反映两种：立了功，捅了漏子。说部内沉闷，自己想下去（部领导也动员），似乎比过去老练些。邓力群自比屈原，真是恬不知耻。谭壮同儿子谭柏来。房子还没解决。儿子在人材引进办，很开放，不满大人仍任职，也不满紫阳在一中全会说大事请示。予以开导。外界传我在十三大代表老家伙向邓大人报告也。反正会有各种传说。告以七月写的信。

下午同玉珍，刘云鹤夫妇去看韩光，见到他的“辞职”书。告以鹤寿情况，一波踩一脚也不以为怪，曾向他谈到对鹤寿之不满。我也告以写信事，因“总书记”而引起也（陈云推荐也）。胡公子事他曾经手，目前放出不以为然，乔石经手。公子的哥儿们藏两塑料袋钱事，司机、秘书皆知，难道父母就不知？

朱维民偕上海中国画院付[副]院长方增先来，谈办事之难。

1987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二）晴

六点一刻起床，略作活动。上午杨达来，谈澜波回忆录集出版事，及新安江湖望波亭事。后者王林根本未打招呼。谈及王的儿子对父亲持否定态度：典型自私的封建官僚。李志民来，将去湖南调整班子。

让他们看信。

山东海洋学院教授候[侯]国本寄我的“治黄建议”，三月三十日寄的，昨天小陈才交我。这个建议甚有道理。候[侯]是石臼所港的建议者，一个务实的科学家。

下午翻阅《毛泽东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兴盛》等，作者胡为雄现在中央党校。接触了一些问题，印象很零乱。

1987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略作活动。上午李春统（原水电工程兵的，现在海河委员会）来，对水利系统意见甚多，在查各流域水库病灾情况。说我八二年长文，有赞成的有不同意的。留下文章两篇。陈四益来，说穆青没投邓力群的票，新华社持中庸之道，故未能参加宣传领导小组。上海工厂顺口溜：

书记讲理想；厂长讲横向；

工人讲白相；干活靠阿乡。

阿乡是农村来的合同工、临时工。

下午游 900 米。《领导科学》第 10 期刊《领导科学断想》长文，置于卷首。此文尚可读也。做了件闲事：《新华诗叶》刊穆青七律不合格律，为之改动，让陈四益带去。

遇见林汉雄，云有人告状，最后被筛下。

1987 年 11 月 19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顾委第三组小组会，为支部生活仍在顾委事扯了二个小时。刘澜涛当组长可能优于黄火青。看文件，遇见文彬。已去见过耀邦；不会安排工作。只谈到下去作些调查，万一看法不对也难办。文彬没谈党史事。八号文件邓力群加了一句原件没有的话，被查出，温家宝告紫阳，严重政治问题，告知大人。“庆父不去，鲁难不已”也。

小陈抄的《上任日记》得再细看一遍，且脱漏了十几页。晚上看到十二点。

夜延斌、元元来谈到十点。耀邦慨叹：从放牛娃到总书记，夫复何求。“赵比我强”，可能是由衷之言。急翻《龙集》，未见题字也[58]。一次“文化中革命”，搞不下去。

1987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是感冒了。昨天没去游泳是对的，今天亦不去。打针、吃药制<止>住发展，但喉头隐痛，有时有痰。

上午陆茂竹来取走《上任日记》并一九五四年大区局处会议的讲话和总结。到水电的最初阶段情况可知大概。

王怀安、黄大明（自上海来）来谈。给信看，大快人心事。然后到王家吃涮羊肉，方知两家夫人对我之关心与尊重也。王廿年只 30 元生活费，胡绍芝带七个孩子真是不易。都是鼓促我写毛传，留与后人。王讲群众流传：革命有功，建设无能，文革有罪。

读《将饮茶》，答应四益写一篇短文也。

《法律咨询》两次催稿，又是盛情难却，好在是千字文。

夜朱维民偕方增先来，求帮助调人事。看我的藏画，盛赞石溪立轴，不是真迹，也是高手所摹。

[58] 指胡耀邦翻阅李锐所赠《龙胆紫集》，没有见到李锐在扉页赠言。——李南央注

1987 年 11 月 21 日（星期六）阴转晴

六点起床，略作活动。上午小陈来，让看信。

下午去医院看内外、牙科，拿感冒药。左下腹疼须检查粪便。牙左下臼齿大坏。右中指腱鞘炎，打一针封闭。请王怀安、黄大明两夫妇来晚餐，均延安保安处同窗也。相谈甚欢。

1987 年 11 月 21 日（星期六）晴（多日前错乱星期数目）

半夜服眠药。六点半起床。上午到办公室，为调满起当司机，找蒋光林谈。归途看杨作材，告以十三大人事。

看完《将饮茶》，草读后。同玉珍散步。

1987 年 11 月 22 日（星期日）阴

午夜又服眠药。六点半起床。略作活动。上午到民族文化宫参加武大校友会，讲话十分钟。杨纯同熊友榛（熊惠林）来，我们是一级，五十年没见过。早退席同到她家，中联部，见到她的先生申健。漫谈甚欢。熊在美国，曾赚钱养活“三剑客”（熊向晖、陈忠经与申），多年国外工作，晚年写点东西。看来是一个幸福家庭。下午同玉珍散步一小时。

方增先电话，邀去上海参加关良画展，婉谢。

1987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一）阴

又是半夜服眠药。六点起床，略作活动。上午“延安精神研究会”陈耀（毛的警卫交通）二人来，强迫作顾问也。一早到医院未看成牙科，却遇见邓 left（似与梅行一起），相视而笑作招拂。下午一点半再到牙科。元元带何岱来（女 VCM 香港公司中国贸易主任），夫妇为英国籍，公司乃沙特的，要同我们作军火，老板明确指出不通过王震儿子之流。向我求教，谈了一个多小时。告以精通英语，爬上去长期打算。我们在港无上层关系，只搞下层作用有限。建议去找张爱萍等谈。

“读《将饮茶》”脱稿。一千字。

1987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二）阴

六点起床。略作活动。千字文又抄一遍。

上午同玉珍到北大医院看病，胃痛，总怀疑会得癌症。医生说了才放心。只是发炎问题。

下午游 800 米。遇秦川，好久不见。要我报名参加横渡海南岛海峡。

1987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三）阴，夜小雨

六点起床。略作活动。玉珍为自己事未能解决极苦恼，影响身体（如胃病），也使我不安。

复积信。以后要力争及时复必复之信。

下午游 1000 米。遇见祖春。告以开始写自己东西。

收到《亚洲周刊》，Michael Oneir 迈克尔·奥尼尔信，要我推荐。不认识此人。

1987 年 11 月 26 日（星期四）雨雪

四点起床。在北屋看朱正摘抄材料。戊己纪事该动手了。上午复了三封信：小妹三页。

下午游 1000 米，45 分钟。找秦川谈党史事。鲍彤住院了。陈英茨来，《光明日报》通讯上刊有他的介绍《新湖南诞生》文。

1987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五）阴

仍半夜服眠药。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参加“延安精神研究会”筹备会，讲了五分钟话。不能单是艰苦奋斗，而要讲反左教条，实事求是也。到杨纯家，将徐永昭写的《武汉青运史》让退作者，写得太差。材料甚多，不会驾驭，根本不懂得写文章，何况述史。杨纯谈到总理弱点（她当了三年贴身秘书）：过于谨小慎微，像侍候公婆样侍候毛，后又侍候江青。

下午游 1100 米。夜观法片《警察诺言》，精彩之至。主角即阿兰德伦，风靡人物。

1987 年 11 月 28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小陈来，翻各种党史刊物，看有关文章。他作目录卡片。

下午游 1200 米，50 分钟出头，似空前之举，并不觉累。

平江凌辉三人来，为湘鄂赣纪念馆向民政部信签名。《平江人民革命史》已由国防大学出版，惜封面不佳。他们拟出《李六如传》，须向出版社疏通。

冰封受警告处分的申诉书转乔石，并附信为之不平，并提及南南公司事。

1987 年 11 月 29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作活动。续看党史研究等刊，有不少可用文章。下午同玉珍、杨小玲一起散步。归途看黎澍。谈及《中国左派幼稚病》书事，必须对过去进行彻底清算。他久有此意。延安编了《两条路线》学习，三十年来何尝不能编出两条路线呢？谈王若水似又受少妻控制情况。夜田绿萍、安若来，为玉珍侄女婿杨探山买汽车求她写信，直接到十堰市去买。（周建南亦电话告知中汽公司关系）

1987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一）晴

仍半夜服眠药。五点起床。续看党史刊物。

下午到医院治牙，一个月后再复查。随与玉珍到王府井买帽子、手套，品尝人山人海之味。大概还是外地人多。在商店难作挑选。

夜南京水科所　　来（原文此处空三字——李南央注），原同陆钦侃到武汉搞三峡材料的。言长办内部并非没有反对派也。送我益阳皮蛋与无锡寿星。

1987 年 12 月 1 日（星期二）晴

近七点始起床。上午黎澍、杨作材先后来。黎给我看有关司徒雷登当年欲来北京的史料文章。黄华都是奉命接触。忆及沈阳接管时同总领事的接触，中央欲争取美国承认也。

下午游 1200 米，50 分钟。遇见严文井，谈及中宣部可取消（必须集各方第一流人才方能工作也）或作为服务机构。

1987 年 12 月 2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半夜仍服眠药。上午顾委三组会，大家谈农业问题。传达紫阳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杜星垣谈紫阳在国务院交接会上讲稳定经济、深化改革。过去追求速度而不突出经济效益与科技发展，后者才是根本，必以改革为中心。

下午仍游 1200 米，50 分钟。谭壮儿子来为房子事，为之当国文教员。

与鲍彤电话，星期日上午来。小陈为我买到《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甚为高兴。

1987 年 12 月 3 日（星期四）晴

近七点始起床。昨夜因避失眠竟自调也。

续看党史材料。十点半到黎澍家，光远来，一起吃饭。认为政治活动可以停止（无甚可作了），专心搞理论问题，这倒是根本。光远认为八四年高速并未构成全国根本问题，也是一种谎报军情的“阴谋”。他在浙江就要地方实事求是。耀邦本意亦如此。过去常往下跑，是地方找听他的意见。也认为 two left 不会甘休。谈到万里不愿当委员长，小平说：你继续帮忙。始打销[消]（同王任重是公开矛盾，因此转移岗位）。其理自在保持平衡。我在《光明》三篇文章也不全反对。认为陆定一也糊塗。不全面了解下情，作不出正确判断。这倒是真理。谈到一点多始散。

下午游 900 米。遇秦川。自己安排直接电话问了宋平：过去不清楚，今后要安排的。

上午十点前武大研究生会主席张咏中来谈，问对青年学生企望等一般问题，最后始谈到想调北京监察部的主题：这得有正式手续也。

1987 年 12 月 4 日（星期五）多云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续看党史材料。水电部机关党委张勇送来为“李锐反党集团平反决定”稿。因之谈到李伯宁八二年、八四年两次告状如何处理。因为人都没死也！

下午游 900 米。给吕枫秘书电话，约谈话十多天无回音，发了态度。

1987 年 12 月 5 日（星期六）晴

六点前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志民来，谈湖南情况。刘正想到政协，孙文盛去西藏，毛致用无法动（干部对话，是否冒得用），经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说如全运会，八块金牌水平）。熊清泉抓了电，翻了一番。湖南开荒 300 万亩，交通广东市场。谈到如何利用香港培养人才。

下午到部，吕枫来，谈明年经费 15 万与陆源[沅]职称问题（办公室作为局级解决）。游 1000 米。

1987 年 12 月 6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读刊物上经济文章。陈希来，他所遇骗子问题我无法帮忙。谭壮儿子送信来，只好批准李锡铭办。

鲍彤十一点来，谈到一点半：宣传部工作方法（无法实施权威），如何处理内部信息（动态清样谈起，中央批示不确，造成错案）。认为信息多源好，成立一综合最高处理机构难。理论先行问题，耀邦管党史问题（认为遇到尖锐矛盾反为难）。现在常委、政治局都不分工。告以薄之三次说我告状，是否有何伏笔。乔木改错字（小平谈话，县以下普选）。《芙蓉镇》，王鹤寿坚决反对，乔木坚决赞成。

1987 年 12 月 7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由于找不到一份材料（黎澍让复印的），甚为烦躁。翻看旧刊文章，一种无所事事心情。必须订计划，设法满负荷运转。晚上看电视毛病要改过来。

1987 年 12 月 8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两篇短文逼写，却提不起笔来。仍乱翻党史书刊。将《毛同外宾谈话》一册摘要毕。下午三点到文彬处还书。谈到五点。就党史机构合并事并人选交换意见，就怕二 left 仍控制也。作了毛遂，如文彬退的话。恐通不过，乔会坚决反对。谈及杨、薄（杨尚昆、薄一波——李南央注）同冯关系均好。耀邦反映杨话：小平对乔甚有说道。又借来七本，晚上看到十二点。

1987 年 12 月 9 日（星期三）多云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仍整日看《外宾谈话》57—59。关于大跃进谈的较谨慎。上午黄乃夫妇来。觉心脏不适，走动一下又好了。下午玉珍为量血压。游 800 米。遇秦川，言仲勋之胆小，曾让周子健向纪登奎引见（刚解放时）。

1987 年 12 月 10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黎澍家，张光年来，谈到十一点。作协主席团会，邵燕祥放炮，为刘宾雁鸣不平（刘即退席）。为人主持公道的好记者，模范党员。还批评了中宣部与《光明日报》文章，被指责的品格低劣的人有的在场。一氓老谈到，王震没当上中纪委书记而发脾气，同薄一起拥邓 left 当总书记。

伯村送橘子。伯村见到陈元，说八四年是邓力群告我的状，通过朱佳木。|伯村|

下午游 800 米。看望于刚，告以十三大并写信事。他显得比病前精神，瘦了一些。

光年补：left 落选未入后补再投票而入顾委违反选法。王忍之文革中参加大批判应追查清楚，当作正面履历不当也。说在中组部有功，而野平[苹]无能。陈元表示不议论。（此段写在纸页下部空白处和续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7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五）晴

昨夜九点半睡，四点半起床。今天将《想起钱宗仁》一文（1500 字）写好。脑子钝得很。

下午买书 20 元，有《蒋介石生平》等。游 1100 米。

1987 年 12 月 12 日（星期六）晴

仍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小陈<来>，问他二月作秘书后总感觉如何。我将自己打算，重大关节之坚持真理，向他交了心。不知在办公室干了些什么，要求与我同步。算是把一堆报纸拿去了。

下午游 1000 米。

1987 年 12 月 13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续读《外宾谈话》到 1962，基本翻完。国际反修、防修当年形成内外交替影响，大概一直发展到文革。还有东风压倒西风及纸老虎宣传等，许多假象，人为控制了形势=控制了自己。人为树敌又轻敌，直到树到党内，重复斯大林错误。确认为未能除掉赫鲁晓夫乃斯大林晚年错误，还整肃得不够。

赵家寰、潘基踬来信，赠我祝寿诗。由徐迈亭发动起来的。

李铁铮介绍闻立武（闻一多侄女）来谈恢复党籍事。

1987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近来很少睡足六小时。活动半小时。戈扬约稿，开了个头。黎澍复印件找到了，为此类事心烦了几天。玉珍劝我上办公室工作，家中琐事多。下午到灼姐家，党校有人托写字。此类事颇烦心。因此想起启功老之为难。

归途从玉渊潭东西步行，约五十分钟，甚觉轻快。

1987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二）晴

仍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黎澍来，为房子事。海河委李寿　来（原文此处空一字——李南央注），谈水利部乱花钱，不讲经济效益，病库甚多，地方将钱移作他用。

下午游 800 米。武汉《青年论坛》编辑王绍培、喻承辉来谈复刊事。原来邓力群在宣传会议上说，此刊有背景（耀邦支持），胡德平写了自由化文章，对论一九五七与一九六六等文章甚为恼火。告以找新闻出版署，如何写复刊词（引用小平文选等现成话好了）。

覃振儿女送来儿童剧院画报，为进政协委员事。唐见奎来谈去香港义展书法事。

1987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三）晴

三点半醒来服眠药，仍不能入睡。五点起来将《不要欠债》文写好。

上午顾委小组会，传达常委、政治局会议规则，大家发言赞成报纸公布。我讲民主集中制教训，毛如何不受约束（恩格斯《反杜林论》上讲的：任何人皆受自己知识、经验、思维能力限制，时代达到水平限制），最后一意孤行。重要的在今后实行。

下午游 1000 米。夜庐山旅游局经理等二人来（尉建[健]行介绍），问当年会议一些细节，好像是为了写东西。只好应付。答应送《龙集》。

1987 年 12 月 17 日（星期四）晴

半夜服眠药，算是多日来睡得最好一夜。六点半始起床。八点十分到办公室，听王庭［廷］栋、陆沅两个组到南方五省出差汇报。云南埋头作得甚好，贵州也已赶上。湖南是组织部闹别扭，坚持不当写法。确定下月开中央各部委会，定明年计划。到人民大学、党校，市党校找人。必须找若干行家来办此事了。

下午游 1200 米。为覃琨入政协同孟连琨通电话。恢复党籍、工龄等等问题，总是没完没了。为黎澍房子还得绞脑汁。

1987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为覃琨要当政协委员事及黎澍房子事，给孟连琨、吕枫写信。看有关帅大姐材料，双壁［碧］电话，催我扩大那篇短文。

下午到办公室，小陈昨夜喝醉，上午就晚上班了。难怪找不到人。同曾卓明谈，湖南出差没弄到材料。

游 800 米。遇刘导生，告陈元落选情况。后补亦未选上。小组酝酿时并无人提意见，选举即见分晓也。

1987 年 12 月 19 日（星期六）晴

仍四点半醒。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北京日报参加杂文学会理事会。“工作报告”中竟提到我那篇《想起孔夫子》，还说有日本记者要见我。我发言讲“左”的历史教训，讲自己杂文之受难受害。必须肃清“左”流毒。挑起默涵讲话：防左防右同等重要。我又对话几句，颇具杂文气氛也。主人留午餐。作家出版社约我写五万字沉浮录。

游 600 米。中午未休息也。遇祖春，大谈子弟吃父亲饭的问题，有愤懑之情。

秦川送来《戈尔巴乔夫传》。夜范岱年来，谈西方马克思主义情况。请他收集大跃进时科学家情况。

1987 年 12 月 20 日（星期日）晴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翻《戈尔巴乔夫传》。上午闻立武、杨章钧来。杨是湘雅五五年毕业的，家桢的学生，听过我的报告。云湘雅的人对我一直是关心的，怀疑五九年的运动也。

上午九点去海军医院看望程学敏，脑血栓疲劳过度所致。嘴歪，说话不清，左手麻痹，可能要几个月才能康复。

1987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陆茂竹来，整日校对《上任前后日记》清样，晚八点始结束。让她带回 55 年—57 年笔记本，三、四十本，包括访苏笔记。

夜冯夏熊（雪峰儿子）来，谈一生坎坷，今后出处等，还有房子问题等。现挂在作协。

佟宝贵来，谈玉珍问题情况如何解决。

1987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二）

上午到部开会，确定编组任务等。看帅大姐，谈毛致用比耀邦厉害（对帅大姐甚亲热）。

下午游 800 米。

下午杨小玲来。包饺子，无法插手。

1987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三）晴

三点服眠药，七点始起床。中午又午睡一阵，多日半[未]得好睡。上午复信十封，信债了了。今年初即定下规矩，随时复信等等，大概一桩也未办到。

秦川告知《争鸣》十二期为邓力群特刊，落选记中有我一段：世仇也。未提告状事。香港大概有一个北京网，三老四老，七人十一人小组等内情知之甚详。

下午游 1000 米。夜锺伯熙来，谈浙江人事：陈焕文等鄙视学历文凭，赞扬马胜利、鲁冠球又如何（实质在放宽了政策也），有文凭者多饭桶。{晏}敏达让到人大常委，沈桂芬让去省府明升暗降。常委新任皆中学出身，现在地书无一大专。陈伟达儿子到宁波任市长（硬下条子提正厅级），秘书任杭州市书（带去天津中学程度）。锺为我带来西冷印社几张字画。

翁长溥来，谈红水河水位，贵州可能同意 375，他们要争取 385。核电高达 10000 元一千瓦，广东也动心了。

1987 年 12 月 24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为找《访苏日记》清理杂件，不得。上午胡锦涛来，礼节性看老部长。今年贵州几十年未有大旱。钻磷前景看好，粮食不急于自给，否则会导致乱开荒。龙滩同意 385 高程。

下午游 1000 米。夜肖延中来，编毛晚期思想文集，出版社要我写信，此书推向国外。

1987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访苏日记》仍没找到，翻旧档找到一封求婚的信，给玉珍一阅。

同曾卓明一起参加胡华追悼会。在贵宾室遇见邓力群，只有打招呼姿态并主动握了下手。回来黎澍电话问我（他大概看见我们一起到灵堂），后又告秦川：以胜利者姿态伸出手也。

下午游 1000 米。二点时，柳萌、孙士杰来谈出《人生沉浮录》丛书事。他们对写《怎样写龙胆紫集》很感兴趣。这是个好题目，可以写不少明堂。

1987 年 12 月 26 日（星期六）晴

三点服眠药，久久不入睡。约五点后又睡着一阵。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中征委会开全体会，三家都到齐。讨论编辑分组办法等。仍得由中央编辑组统管，分七八个组，每卷有主编，找得力人参加编辑定稿。主要在北京找。江西上报本来后大家集中审阅复定。会后同文彬、石江谈“告状信”事。马石江曾问黎虹（黎妻曾言“赵紫阳搞的鬼。十三大代表还是旧选的。”），黎说常委也只差十几票。都估计将有反扑也。陆沅来，谈向鲍彤反映事项。我关心者党史口能稳定。陆将详谈组织部目前情况。

下午游 1000 米。中午未休息，仰泳闭目养神。

1987 年 12 月 27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略作活动。秦川昨天到耀邦处长谈，对知识分子政策（并对待学生），去冬今春所为，甚为担忧。不能再继续过去一套了。生活会邓力群讲六个小时，多诬陷。闻说王震活动推荐总书记及顾委常委选举前我所在小组事，颇为意外。仍通读《马恩全集》与《资治通鉴》。仍应有所作为，不能老读古书也。对不说真话感慨特深。

上午武大校友会付[副]会长王云从夫妇来（原《体育报》付[副]社长）。四十年代毕业的，乐山时代从事地下活动。潘基踬来，赠诗改了一句。

夜观湖南昆剧团“一天太守”，讽刺官官相护，朝中有人，智杀贪赃枉法之徒。

1987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人民出版社张秀平持戴文葆介绍信来。拟编《当代职官表》等工具书。

四益来，谈《我写龙集》。以内容说明为主。人们传说将一事变为两节：旧账与新帐。穆青承认“老干部体”（他作一首七律，不合格律，特予纠正），但认为改的不全服气也。

钱正英吞并水电搞大水利部，给紫阳、李鹏一信：水利并入农业为好，水电与电不可分。

1987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二）雪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锺伯熙来，留午餐。送沙孟海、陆俨少等三本《龙集》。为岳云八十周年校庆题字：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传授知识与劳动，技术教育|教育|相结合。尊师爱生，勤俭朴实，尊重传统，面向未来，造就合格的社会主义人才。

又写怀念何炳麟校长五绝：衡岳白云耕，春风桃李情。悠悠八十载，能不忆先生。并书为立徵扫墓七律。

人民出版社张秀平来，谈出《当代职官表》等。

下午游 1000 米，40 分钟。遇李岩，谈写信事。钱正英併水电蓄谋多年，苏哲文又跟着跑，当年程明陞即对之不满。

夜王纪宽来电话，北京成立总公司。见到刘泽彭长谈。推荐蔡树藩不行。

1987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清理纸[书]柜，挂新字画两幅，以示过年。开始补写帅大姐文。

戈阳[扬]电话，“不要欠债”改为“团结小议”，我又改为“安定小议”，因贺敬之告状（邵燕祥为刘宾雁鸣不平事等）而警惕也。

下午游 1000 米，仍 40 分钟。遇安庆珠，谈山西新军、牺盟<会>事，阎锡山还是发展工业的。法国

存款 200 万，修了同蒲路。

《中国一绝》颇有意思。24 楼林琳（徐平羽夫人）来谈武汉学联时事。她是二女中和女师的，与张茜同班。落实工龄。送《张茜传》。

1987 年 12 月 31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续写帅大姐文，觉脑子迟顿[钝]，盖非自愿之作也。

林汉雄来。国务院体改已宣布，水电仍与电併，水利仍保持丹江口、葛洲坝、三峡等。

下午王纪宽、陆沅来，永新国内成立总公司已批准。告以写信事。王谈日本大战略，北上（同苏合作，1000 亿开发西伯利亚，油、气、铁、煤、林等六大项，换库页岛，五十年苏只同意 20 年），南下控制台湾（支持台独），澳新南洋，架空中国。对中国只搞贷款。打入美国。同意我说日本人最坏。谈香港，仍应亲英。许家屯左，一人说了算。新华社做股票生意吃亏。

夜潘基踬来，谈土木系同班王某，浏阳人，在美国发了财（四个人十万元起家），资产近亿，为家乡捐款盖学校，赠奖学金。潘参与其事。谈到对违法者用重刑。

接光远电话，从广州回来，已看到港刊。

黎澍送来姜椿芬家属告状件，明告梅益，实告胡乔木。

1987 年总账

1. 生活、工作秩序仍乱。
2. 组织史资料工作继续发展。十月及时开了全国性会。出差广州。
3. 长短文章十来篇，诗十四首（发表），收入稿费 3110 元。《热河云烟录》出版，《上任前后日记》（四万余字 ）刊水电史料。动手写《南宁到庐山》，开了个头。
4. 七月上书，拉邓力群下马。今年大事。七中全会发言，继续六中全会发言，批“左”，批乔、邓力群（得好评）。
5. 镜泊湖歇暑，游长白山、白山等。结识黑龙江同志。
6. 读书甚少，身体尚可。
7. 四月做七十寿，自寿四首，预言：士气峥嵘焉可侮，民心向背最相关。

一九八八年李锐日记

第二十册/Vol. 20
1988.1.1 -- 1988.9.25.

第二十册/Vol. 21
1988.9. 26.-- 1988.12.31.

1988 年日记注：

李锐 1988 年日记是分记在两个日记本内的。1 月至 9 月 25 日写在第 20 册内，9 月 26 日至 12 月写在第 21 册内。为方便阅读，将两册 1988 年日记内容合并于本文件。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81 年后日记录入说明 xii

一九八八年

二十册

1. 1988 年 1 月 1
2. 1988 年 2 月 7
3. 1988 年 3 月 13
4. 1987 年 4 月 20
5. 1988 年 5 月 30
6. 1988 年 6 月 38
7. 1988 年 7 月 44
8. 1988 年 8 月 51
9. 1988 年 9 月 56
10. 1988 年 1 月 14 日与胡耀邦谈话记录 61

二十一册

11. 1988 年 9 月 26 日 63
12. 1988 年 10 月 64
13. 1988 年 11 月 71
14. 1988 年 12 月 78
15. 1988 年总账 85

二十册

1988 年元旦

四点半醒来，六点半起床。八七年元旦写：“去年作一些零碎事，自己工程未动手，读书也少，生活不够秩序，室内甚乱，今年必须克服。”结果并未做到。今年重书于此。

上午杨小玲帮助整理刊物。大姐文仍未写完。林汉雄来谈水电分家，比七九年更麻烦。这一方面恐将遇到不断纠缠。

下午南君带女孩子来，十九岁未考取大学，成天与男女同学鬼混，半夜回来，喝啤气<酒>打扑克，录像机借出看黄色片被公安局抓走，等等。乃至想提前离休来管孩子。当代青年问题确多。

何载来，谈他“失言”事尚未了结，写了几次申辩。浦安修曾谈到邓力群可当总书记：有理论、骨头硬，宣传工作有独到处等。说现在还有人（宋平）为之谋付[副]委员长或政协付[副]主席。

杨仁偕女儿来，师院有人在研究傅任敢教育思想，要来找我。我说实无可谈。留他们晚餐。

1988 年元月 2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谢韬来，说我立了大功。刚从广东回来，下面甚高兴也。他的研究生院塞进朱佳木当书记，邓力群条子。华夏研究院做了些科技开发事，胡绳讲“人{ }{ }{ }”，社科不敢动也。

周建南夫妇来，送挂历与水仙。在广东转了一个月，三角洲大富，社队经理坐奔驰 300，一个村只有三户只得万元，其他皆超过。让看“告状信”，告以过程。

小多、小张帮我清理全部刊物，并将南北屋书架易位，报纸亦归总。弄得甚累。今年要做到桌上不堆杂件，及时复信，有时间性事不拖。

夜延滨、元元夫妇来，谈耀邦最近情况：邓大人处打来几次电话，过年才去了一次，打桥牌，未谈工作事。自己没想好做点什么（秦川劝写回忆）。陈云说他不懂经济，“陈才不懂，还是延安老一套。”总以善意看人，不知人心之诈。去年初下台时方悟。说对我不了解，读了《龙》方知是很全面的人。总以为我是陈的人。看来对自己大小失误之处还没深思，如没有一个得力秘书。甚愿与我一谈。延滨听说薄开家庭会：没想到耀邦事，惹得人们意见如此之多。“我也是授意！”要儿女们自己奋斗，不能靠老子，否则将来挨整。算是有此觉悟。王震向人诉冤，他并未整耀邦。这都是一种迹象。当年大人要耀邦推荐宣传部长（张平化不行），想了几天自荐，组织部由宋接。秋里本来尚昆还支持，但向大人汇报时，未听清楚：那就下吧。刘方王三人（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李南央注），大人问到时，耀邦只说，不理会好了，而后悔未进言讲清楚三人情况。这都是“一言兴邦”之{成}例也。

夜何载来，已辩诬数次。

1988 年 1 月 3 日（星期日）雪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满起来，又帮我一天继续搬动南北屋所藏资料。于是北屋成为以毛资料为主之工作室矣。

下午周倜来，《华声报》五周年，约去参加座谈会。谈去年风波，此报华侨办甚支持。游 300 米，因星期日“照旧”，我弄错了。池中已无一人，强游 10 分钟。遇林肖侠闲谈。施拉姆著毛传月底出版。夜米山来，谈部里情况。刘泽彭已跟着宋平参加中央的会了。他决不跟子弟帮跑。

1988 年 1 月 4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继续整理南北屋。补记帅大姐文，可独立之。上午到办公室，同陆沅、王

庭[廷]栋谈近日工作安排。

翻香港出《林彪之死》，半真半假，尤其玉泉山击毁坐车为无稽之谈。

1988 年 1 月 5 日（星期二）晴

大姐<文>最后定稿，寄双壁［碧］、四益，诗如下：

湖湘多壮士，巾帼有英雄。
盛德难求喻，平生只为公。
霜枫心似火，古柏骨如铜。
(谔谔皆真话，区区此朴忠。)
直进堪师表，言多逆耳忠。

下午游 1000 米。

1988 年 1 月 6 日（星期三）阴

四点半醒来，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应约到日坛宾馆会见施拉姆教授，关心者为中国大局：乐观、悲观。同冯兰瑞谈，持后种态度。我则告以应当乐观（他说多年来我都是乐观的）。他听到苏绍智说，我立了功。我谓此种邓 left 现象不可能消失，只是要减少其作用，今后小风浪还得有。从经济形势出发，只会向前发展，经济决定政治。问到李鹏情况，西方担心亲苏派，予以解释。认为关键是党的民主。想不到十三大如此好，于、李、乔、邓都在中顾委，不可思议[1]。西方曾不了解大跃进后果如此严重。施有新著：毛前后两大部分思想评述。晚年不读马列、不谈民主，只谈专政，片面性、简单化。肖延中同去。新著原稿给肖。肖多久以来就想接近我。学者做官于一身，到我书房感想。

下午游 1000 米。

1988 年 1 月 7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湖南办事处参加《光明日报图书评论》创刊座谈会。戴晴、陶恺主持。我发言，要有脊梁骨。一本书、一台戏、一部电影不能由某某人褒贬说了算，都只有一票。以《芙蓉镇》电影为例，糟得很（王鹤寿）,好得很（胡乔木）。过去教训太多，从《武训传》到《海瑞罢官》。这个副刊应引导读者读好书。从美国回来的赵一凡等谈《纽约时报》的阅书评论权威性。对秦晓鹰印象不佳，有股野心家味道，欲把持《中华英烈》之势。认识谭余保儿子谭　（原文此处空二字——李南央注），办事处主任。托购腊肉。

中午几未休息。下午游 800 米。

1988 年 1 月 8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看完江西上报本。上午组织史资料编辑会，讨论江西本，并今年计划等。

下午游 1300 米，空前之举，约 52 分钟。

1988 年 1 月 9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王景任来，付{副}部长待遇难解决（王若飞表弟，1932 年入党）。蔡博来，写了一篇蔡毛关系文，他有些研究。毛原拟去日本，上海中央工作时，毛主张全力到国民党内去

[1] 于、李、乔、邓都在中顾委，不可思议：指于光远、李锐、胡乔木和邓力群四人都在十三大上被选入中顾委，而前两位与后两位在意识形态上是截然对立的，施拉姆认为这一情形不可思议。——李南央注

工作，似有冲突而返湘。毛最初是康梁时，蔡更接近谭嗣同。留下一篇文章。文革时，富春与蔡大姐在家中分居，用钱都分开。还谈到向警予、彭述之事。向在武汉时还想和好。（在东方大学时曾同一蒙古人好，是为了气蔡。）蔡同李一纯（立三妻）好，生有二子。

下午游 1000 米。王怀安谈胡考待遇事。李岩教我仰泳两手应划大圈。

与玉珍散步购物。夜唐见奎来，体委不支持他去香港办书法展，不大理解如此好出风头。书法是要人家承认的。

1988 年 1 月 10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桌上又是一大堆，懒得整理。读赵一凡《白领、权力精英、新阶级》文。关于美国社会阶层的分析。开始翻看《马克思以后的马义》。元元来电话，耀邦约星期四下午谈。看伯村，给致赵李信。我下来事，陈元谈，除邓力群多次找朱佳木谈以外，耀邦对我也不感冒，还说“刘泽彭讲我的好话”！这批子弟们！

1988 年 1 月 11 日（星期一）晴

昨夜九点半上床，五点起床。空前好睡。上午仍看书、刊文。下午伯村偕黄忆［毅］诚来，黄为新任能源部长（合煤电油核），“向老首长请教”。黄对水电颇了解，长期不能发展关键在投资与体制受限。今后以水电养水电，红水河、乌江等均成立公司。但网局阻力甚大，火电自筹自办，已不成问题。水利部不愿合于农业，强调历史，出了大事谁负责。将致赵李信与他一份。黄也是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比李鹏高二班，在莫斯科学机械，曾任哈尔滨汽轮机厂厂长。说我的文章都读过。谈到五点半。

收到锺叔河寄“曾集”等九大本。

1988 年 1 月 12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复朱正、钟叔河信及党校胡为雄及逄先知信。上午在国务院礼堂开中央与国务院部委组织史资料会，加以监促。金树望作报告，文彬与我都讲了短话。文彬说薄一波在顾委常委会上仍提到乔木抓党史事。

上午陈四益来，帅大姐文定稿。告王震在军博参观遗矢裤裆事。

下午到部，听宋平作形势、工作布署报告。物价问题难办。干部工作要搞活，民主考核，分类管理。如何宏观控制，要研究问题，坚持四化，年龄梯形结构。

夜浙江沈桂芳来，她已决定离组织部，调付[副]省长管文教。省委陈焕文等总认为专家型干部不能管组织工作也。将以葛洪升接任，当过地委书记的。

1988 年 1 月 13 日（星期三）晴

二点醒来，两次服眠药，大概四点后始强入睡。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给《华声报》周倜电话，不能参加明天会，讲了几点支持意见。收到《论三峡工程宏观决策》，印得甚好，全部反对意见，同我那本可谓姊妹篇也。人民大学研究生王维佳来没见到，留下文章数篇，研究毛早期的，还可以。要自谋职业，愿当秘书等。倒是个对象。

下午游 800 米。翁长溥信，要为他的红水河书写序言和题词。

夜观台湾片《一群小阿飞》，上当。

1988 年 1 月 14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黎澍与秦川上午来闲聊对形势忧虑，物价没好办法。黎最近去钱钟书家，谈到十三大选举事，态度与过去不同。乃个人利害也。

中午胡靖送样书五本（《怀念廿篇》），封面淡雅，印刷精致，很是高兴。

延滨来，同去会计司胡同。两点四十分谈到八点廿分。谈形势、辞职与生活会看法，个人成长之路，品头评足，等等。[2]

夜大胖来，送《廿篇》。他对福州市委书记甚为不满（如所述例证，有“可怕”一面：自己做错了事反责他人），很想另找出路。嘱其有意识锻炼。

1988 年 1 月 15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人客不断。戴文葆介绍河北吴宗熿谈主客体关系学（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亚哲学”）。送《新美学论纲》，即高扬表扬之人。所谈当然是有道理的。柳思偕杨亦玕来，为河南一所卫生职工学校升格为大专事，向何东昌写了几句。杨为杨笃生后代，推荐入政协。闻立武来，恢复党籍事。

时间就这样磨去了。

下午游 1100 米。夜观《香港来客》，侦探推理片。高扬谈在宣传小组建议：重视农村八亿人，《红旗》仍独立，挂靠党校而已。是否对当前形势、宣传对策有真知灼见，很难说。

1988 年 1 月 16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五点醒来。活动半小时。上午周惠、胡绩伟、项南、秦川不约而来，漫谈到近十二点。认为耀邦最大弱点为顶不住劲，骨不硬，挑不起担子。农村责任制开始亦犹豫，逐渐明确。好心待人反遭恶报。当前要防止 left 东山再起。香港《镜报》谓四大台柱：项南、周惠、任仲夷、高扬，真真假假也。但三条确实：不赞成反资自由化，不赞成开除几个人，对学生闹事处理过失。当然逼下台更是一条。项、胡均认为打成反革命之危险并未过去。（看来是朝文明方向走，如上海判罚某比魏京生轻）。谈后只议了一条：请周惠同紫阳一谈，防 left 再出也。其他还只能等着瞧。

下午游 1000 米。汉雄约参观建材展览。大家办。确实大[打]开局面。

周惠语：准备下，才站得住。（此句写在纸页底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8 年 1 月 17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人民大学王维佳来，研究毛泽东早期，毕业论文为“王明与统战关系”。对三七年前王明作用要予肯定。为自己出路找我，认识汪澍白。

下午观秀兰邓波儿旧片。极好。

仍翻《廿篇》，有一种自己养的儿子的感情。是否也是一种“母爱”？

夜刘清偕叶自伟来，武大机械系低一班，一直在上海本行。陈英茨来，想办交流报。

1988 年 1 月 18 日（星期一）晴

七点始起床。略作活动。翻看书刊，整理内务。陈英茨来，所拟章程应合规格，否则人家如何支持。温济泽来，秦晓鹰果然喧宾夺主矣。他决计另组编辑班子，不能蹈纪希晨覆辙(《中国老年》事)。

---

[2] 会计司胡同即胡耀邦家。这天谈话的详细内容，李锐记在这个日记本的最后几页（9 月 25 日的日记后）。——李南央注

中午为玉珍事，自己也意外大发脾气。随即转弯。太不体谅也。

夜志民来，谈李伯宁挤钱正英，要他去当水利部付[副]部长。部内欲取消青干局。所选三梯队无一与文革有关者，专业或能力不称者 800 人中，二三而已。河北、山东想要他去（任组织部长）。陈元已不能参加市长选举（差额将碰钉），愿到基层。此一历史教训可载入史册。《镜报》也有我一行记载：为左倾人大排斥也。

1988 年 1 月 19 日（星期二）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杂物清理不完。复信数封，有河北师大两位离休老同志写的“小舟在易县”长文，实不高明。为胡考待遇致书王蒙，等等。

下午游 900 米。黎澍电话，言《共产党宣言》语：凡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历史，则文学史、民族史等，难道都是阶斗历史？许多人钻入迷魂阵出不来。迷信阶级斗争。毛的悲剧亦在此。大有文章可做。

收到子冈去世讣告。前天看到，《新闻出版报》的文章“慈母身上衣”，曾想到去看望，因不知住址。徐盈在会议上见过两面，似对我有好感，而子冈则未曾一面也。

看望于刚，野苹夫人李超南介绍对象，《新华日报》旧人，于已无力于此，且影响家庭现在之平静：媳妇儿女照顾尚周到也。

1988 年 1 月 20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顾委全体会，传达紫阳几次讲话。沿海开放方针：全方位对外，引进原料、粮食，扩大出口，不靠内地供给材粮[料]粮食等。下午记协五十年，薄冗长讲话，让启［啟］立白坐着，实在不识大体。发皮包一个。纪念册豪华，乌兰夫题词：“清除精神污染”。同玉珍散步。

1988 年 1 月 21 日（星期四）晴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读《曾宝荪回忆录》。曾少钧待女：不缠足、不定亲，准出洋。

下午游 1200 米。灼姐夫妇来，留午餐。频嘱不要写毛，让下二代去写吧。

1988 年 1 月 22 日（星期五）多云、降温、大风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九点半到北京医院向彭子冈遗体告别。无一面之缘。同徐盈在会议上见过面，对我甚友好。不解当年为何总理不予保护。上午顾委三支部会，大家发权与法矛盾之牢骚。强晓初讲有人批条：某某不论犯与不犯法，必须释放。我揭陈宗汉因谷羽应立案审查，愤而辞职事。郭洪涛告我，西安事变时开会，毛要除蒋，张闻天不同意。四天后，毛谓放、关、杀为上中下三策。

下午游 1200 米。《曾宝荪回忆录》中趣事甚多。到书店购《胡适传》，《傅译传记五种》等，19 元。

1988 年 1 月 23 日（星期六）多云

五点起床。看上海组织史上报本。略作活动。上午讨论北京上报本。贾付[副]部长、赵局长等一行六人来，编辑组全体参加。肯定此本简要，文革部分得体（吴德不同意“捂盖子”说法）。陆沅谈宋平要帮手，调赵宗鼎两次始通过。

下午游 1200 米。续读《曾宝荪回忆录》。

1988 年 1 月 24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七点始起。略作活动。读完《曾录》，并《曾纪芬年谱》，多叙聶云台一家事。

1988 年 1 月 25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肖延中来，谈到十二点。他代写介绍汪澍白著文，漫谈毛传事。

下午续找“凤凰丛书”，因接戴晴电话，文章周内要也。《英国采风录》与钱穆《八十亿<忆>双亲等》（原书全名《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李南央注），极可读。

同秦川商量张云声调中组部事。他的三份材料均早寄尚昆、万里、仲勋，手头无底。真是大隐患。

徐祖德来，未见到。夜小妹来，感慨西方社会与东方之对比，西德人谓马克思为疯子。人们赞自己政府。

1988 年 1 月 26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始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同陆沅谈，如何反映张等事。复信数封。

下午游 1000 米，遇秦川。云南翻车死伤 500 人也。物价高涨，人心涣散，甚感忧虑。

三点到八宝山向陈企霞告别。清凉山旧人到许多，见到姜克夫（在近代史所搞民国史），云我有大功：“此人可恶之至。贺琳打过他的耳光。”

1988 年 1 月 27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同杨筱琳［玲］、小妹一起到经贸部外汇购物处买来日立 21 吋彩电（遥控），随付小妹 1500 元。见到巴悌忠，颇正常。

下午遇季诚龙夫妇（小妹家门口），一起游泳 1000 米。晚筱玲调试电视机。

林华来谈水电事。建议罗西北应主管水电。谈三峡规划同钱正英、李伯宁、苏哲文等对话过程。钱耍手腕也。何格高电话，云三峡报项已接近实况（长办）。

周保志来，送桔子与鱼。

夜延滨、元元来。耀邦谓应实事求是，总书记案，学生闹事，对知分（三人）。

1988 年 1 月 28 日（星期四）晴

夜二点半醒。服眠药两次，约五点后又睡着一阵。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黎澍来谈“忆田文”（回忆田家英文章——李南央注），董边（田家英妻子——李南央注）信不满事。纯粹细节，大概看不懂文意也。田当年同某女（人民大学的）有私生子，过去没听说过。同玉珍对<面>马路购物，遇见陈宇，告知电话，归来即忘。

下午游 1000 米。遇见李岩，谈文革时，张文碧乃胡司令，梁其舟乃刁德一。死那么多人，没揪出一个三种人。杜星垣批邓同钱正英一样积极。自知不好呆，遂去四川也。

下午刘道玉来，校长可能要调整。才 54 岁，81 年就任，不愿离位也。云湖北受李先念、王任重控制，关广富、钱永录左。嘱将武大“左”史资料寄我。

黎澍来，为董边信事：不满意“忆田”文也。

游 1000 米。

1988 年 1 月 29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杨德嘉、吴辛来，谈出社义初级阶段丛书事。鲍彤建议成立中央理论联络小组，由郑必坚、龚育之为召集人。光远在张罗此事。五万字一本。

下午袁焕新来，在中信公司工作。问安之意。王庭[廷]栋来，致工作机构信件（致赵宗乃）。

游 1000 米。夜观西德片：《黑林城堡》，凶手与作案人层层剥笋，直到最后一人。

1988 年 1 月 30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开始写《凤凰》介绍文。黎澍处取来《新观察》一期：“安定小议”文他亦欣赏也。下午空前之举游 2000 米，并不觉累。

雪初电话，去了一趟湖南，毛致用动不了，要想办法反映。

胜利要结婚，玉珍为此大忙。

下午游 2000 米，空前之举，一个半小时。像胜利了的将军一样。

湘潭电机厂两不速之客，代易长林送桔子一袋。不客气待之。（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8 年 1 月 31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做了一个梦，所住大木楼倒坍，从容拿出台钟等物。梦境清晰。

晚上老干局佟保珍电话告玉珍，问题已解决。玉珍说，与梦有关。

两小玲、小张来大扫除，客厅换字画。

《凤凰丛书》文写好。

1988 年 2 月 1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陈四益、吴峯来。给我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及《四篇讲话》。初级丛书约写小册子，干部工作或知识分子。

玉珍下午上机关谈话，问题总算解决（提一级），大发牢骚，血压上升。

1988 年 2 月 2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读戈问，看汪澍白新作。

下午二点到人大会堂参加市委组织部开的新春联谊会，到搞组织史资料人一千。我是首席客人。部队文工团节目一个半小时。归来接顾委电话，薄一波要找我即去谈话，盖上午姜千里电话，谈到星五支部谈陈宗烈为谷羽立案不准而辞职事（未点名），不同意写材料，觉得有情绪也。小彭不在没去成。到北四巷参加胜利、小徐婚宴，两方家里人，客人只张丽，楼下赵景琪（周建南部下），甚为欢快。并象棋三盘。

1988 年 2 月 3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续看戈文并《新观察》二期《伐木者，醒来》长篇报导。

下午参加戈扬的座谈会，老中青。黄宗江讲大观园公司的发展过程，文化企业拟向”大型集成电路与林妹妹结合“发展，甚有兴味。有青年对中国文化持悲观态度，大观园文化不过是朽木上生的菌种而已。龚育之说资义先天发育不够，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补这一课。光远、黎澍、肖军、秦川、童大林等均参加。舒展约我写杂文。我谈《伐木者》问题。晚餐甚丰富。

1988 年 2 月 4 日（星期四）晴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写推荐“伐木者”小文稿，开了个头。上午到办公室看文件，找旧资料。下午游 1500 米。遇见史立德夫妇，好像解放后从未见过或见过一面。同住 22 楼。

1988 年 2 月 5 日（星期五）晴

六点三刻起床。多日未有好睡。上午顾委第三组会。原来上次小组会，强晓初与我反映二事，是紫阳批了要问清楚。薄“照办”，并找强谈了，回答不过是“知道了”（是那回事）。强说：“快火化了”（有话总要讲之意）。我亦引申要讲真话，但并非什么话都讲了也。引戈的七十周年报告，八处讲到人道主义与尊重人，人本位思想（这是从苏联痛切历史教训而来）。周扬因此被整就发生<在>顾委也。赞成强讲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一致建议，铁路事故要严肃处理，丁关根不能辞其责。飞机事故亦如此。我还谈到刘江一年半前就反映猪肉问题，但田纪云等闲视之。

下午游 800 米。晚上到汉雄家，向他母亲遗像敬礼。汉雄谈黄宇齐当年整人过左事。说他自己的“左”。

1988 年 2 月 6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今天算是做了一件事，草就杂文一篇《惊心动魄报告》1200 字，并寄舒展。下午二点农研室罗海钢来（星三会上认识的），谈干部制度实质，产生不了企业家，不过是维护我们过去集权，产品经济制度的一种做官制度，因而有稳定性等等。罗原学哲学，经济也懂得不少。大概对我感兴趣也。

参加夏之栩告别。游 1200 米。晚看完“两代夫人”。美国也有此种老夫人，门阙观念高于一切。

柳思、邢凤山来。写招牌子<字>数幅。

1988 年 2 月 7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满起、小多来大扫除，将我的书房擦得锃亮。

整日翻看杂书。上午曾卓明送来《建国后毛稿》，颇多资料。

1988 年 2 月 8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读《双山回忆录》。

下午向涂大姐遗体告别。到文津街参加老新闻工作者会面。

林华送书来。

1988 年 2 月 9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读完《毛读书生活》，如此好读书而大智的人，如何落到如此不明智？

下午同玉珍看望于刚，送烧鸡一只。看望唐棣华，同黄梅儿子（九岁）下围棋三盘皆输。看望杨达。也甚讨厌眉毛党也[3]。

1988 年 2 月 10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昆仑饭店参加《伐木者》文座谈会，戈扬主持。到林业部、作协负责人，作者及范曾等。林业部支持，有本身难言之隐。护林干部远看像要饭的，近看像烧碳的，面前是林业站的（关君蔚教授言）。我发言讲毁林、水土流失、缺水危机（如十三大文件讨论谈），讲了耀邦在甘肃讲的种树种草思想、政策（范曾大加支持，不能权力之争而毁好政策）。刘广远付[副]部长介绍了

[3] 这里说的“眉毛党”应该指的是李鹏。以前的日记中有“八点廿时”的说法，也是以此人两撇向下的眉毛特征代其姓名。是对李鹏的一种厌恶和蔑视。——李南央注

林若抓林业抓得好，各级领导负责建点。作者拟写一系列报告：“将废江河万古”，“愤怒的兰[蓝]天”等。环境学会朱钟杰发言甚好。本溪遥感消失，北京是最污染的首都。菜过于讲究，因一流豪华饭店作风也。

下午没去人大会堂。冰封、吴峯等四人来，为开理论丛书会。

夜延滨来，耀邦谓物价问题，83 年从重从快三网 150 万+70 万+30 万，当时就不赞成，置法于何地。应当总结。老爷子曾问万：为何让我下？万答：恐是失言。非也。看来关键在此事。更利用了同陆铿谈话。

1988 年 2 月 11 日（星期四）晴

六点醒来，活动半小时。上午李志民偕青干局七人来，漫谈干部体制等问题。我主要谈了浙江现象（沈桂芬落选）。

下午游 800 米。曹志来，可能去人事部。宋平觉吕枫等均不顺手（用张云声等有意见）。

1988 年 2 月 12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部，参加老干联欢，与野苹、金兆典等同桌。赵宗鼎来自我介绍，谈三峡（说我兴趣广，当不知我过去专业也）。表演老年迪斯科。十点半看望李铁铮，谈八 0 年为西藏事的不愉快（统战部认为他有情绪），一直讲到十一点半。

下午王远来邀，同野苹、白志民同到物理所，看望搞超导的专家们。赵忠贤为首，照相、题字，惜未能参观。四点到西苑饭店参加湖南出版社召开座谈会，初级理论探索丛书。“自由派”人大聚会，官方有龚育之、郑必坚（联络小组）等。踊跃发言。我开过玩笑说的写一本《中国左倾幼稚病》被捅出，引起轰动，大家认为非写不可也。

1988 年 2 月 13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参加能源研究会茶会，见到梁益华等，可免去下午水电部科技司的邀请。小妹早晨来，送出国带回的诸种小礼物。

下午李冰封来，谈“左幼病”一书。五点赴《瞭望》夜宴，认识丁聪，高尚全等。得书一包。

1988 年 2 月 14 日（星期日）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代耕夫人叶英来，送代耕遗作《电力史》。留午餐，谈浦安修病情并文革情况（未住挂甲屯，临终前不见面），部分老同志不谅解。下午到灼姐处。高扬脾气甚大，已宣布工作到六月。

1988 年 2 月 15 日（星期一）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 24、22 楼拜年：杨纯、黄乃、黎澍、林华（刘清不在家）。徐滨谈董边水平低，同田结合是一悲剧。看望刘競雄、白志民。

春节让悌忠来，先到小妹家去，引起玉珍不快，口角两句。

给秋里秘书电话，去南方未归。

收到《随笔》一期，刊《童年回忆》，同舒展“慰问信”为一组！

夜赵杰兵、黄梅、黄楠来，谈 left 下台事。让观信，夸奖《岁寒心》写得好。

李昌电话，约节后谈。

1988 年 2 月 16 日（星期二）晴 除夕

起床如昨。活动半小时。受秦川鼓动，上午到文津街游泳，1000 米。刘清来谈找老伴事。宗彦来，我的活动包括看耀邦他都知道。留午餐，中午没休息，下围棋三盘 2:1。陆茂竹送来《水电史料》第二期，刊“上任日记”也，6 万字，稿费 450 元。

小多夫妇与孩子、胜利夫妇，小玲等吃团年饭。看电视到十二点。无多精彩。

1988 年 2 月 17 日（星期三）晴 初一

六点起床，未作活动，看《上任日记》。九点半到人大会堂团拜。同黎澍、邵宇一桌，高文华邻桌。认识沈醉，问唐纵事。四二年日记“延安无内线”，进边区商人特务之类。

同玉珍到秦仲芳家，大发牢骚，儿媳、孙子吵得不得安生。到刘明夫家，四子一女挤在一起，两老住对门招待所。明夫很想长谈。又到李铁铮家（曾下楼，我不在），谈个没完。

下午罗西北夫妇来，谈李鹏，应相机进言：认识自己天然弱点，文化素质，没做过地方工作，经验有限，过去人们印象不谦虚等等。又谈三峡曾嘱”不要跟钱正英跑。”结果大跟（西北认为这是被选中原因）。汉雄当年曾不同意任付[副]部长（澜波问），西北是支持的。小赵说两口子虚伪，会装，等等。为党国担忧也。

岱年夫妇、许良音[英]夫妇来，谈历史教训，谈金观澜其人（学过控制论，善利用他人成果，自我抬高，狂妄等等。无大学术根砥，同方励之不同，不冒任何风险）。

王纪宽夫妇来，说台湾有人想包开发海南岛，也一国两制。

1988 年 2 月 18 日（星期四）晴 初二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肖延中夫妇来，说请吃之风等是一个黑洞，经济上反映不出来。很是忧虑。鹍鼎夫妇来，刚从漫湾回来。尉健行来，谈何载事，认为神经可能受损伤。他都愿承担“发言不当”之责，但大家不同意。提到刘泽彭之拉拉扯扯（暂时恐不会动）。周倜夫妇来，仍约稿。汪德芳夫妇来。法陶、葛健等打电话来。下午小妹、悌忠，小陈夫妇（送来人参等）带孩子来。灼姐一家，晚宴。玉珍忙了两天。朱厚泽夫妇来，让看信。黎澍公子（晓瑞）来调整电视机。小妹谈范某又大骂一顿（小妹签字取款事）。将三部党委处理此事情况告知。

1988 年 2 月 19 日（星期五）晴 初三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常流夫妇来，《反党集团平反决定》后，看来情绪甚好。胃癌开刀后较正常。周建南夫妇来，让看王元化来信，他可以向江泽民进言，打招呼也。他的儿子（周小川）对当前承包做法甚有看法，认为影响宏观控制，弄不好将来无法收拾。向紫阳提意见甚为尖锐。

清理抽屉，终找出《访苏日记》。（建南送酒具一套）朱维民送时鱼，留午餐。下午刘云鹤、张敖荣来。

秦川处见到刘春，谈乌兰夫，伪造历史（西监工委书记等）。高岗内蒙报告才知是我写的（马洪自认是他写的）。见王若水夫妇。

1988 年 2 月 20 日（星期六）晴 初四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九点到荣宝斋看书画展。特招待看八公斤重田黄石（值八百万）与两大块鸡血石。

陈希、谢韬、谭伟夫妇来未遇。小米来，留餐。杨耳夫妇为 left 惋惜也。

下午王作高来，谈航运不要三峡（五级船闸技术有困难，重庆港淤塞问题）。现川运 500 万吨，5000 万天知道。张津生来，送龙羊峡照片簿及纪念品，谈我的两个拳头作战，四面出击四面楚歌，不懂统战。他们不了解历史也。他从工程上赞成三峡。

昨天韩模宁、邱钟惠夫妇来，午餐。谈苏联事甚多。戈已被群众目为列宁第二，尤其妇女们称颂禁酒，挽救了民族。利加乔夫与之对立，戈适度还击。叶利钦是搞急了。赖莎是莫斯科大学历史教授，不从政，风度好，来过大使馆（20 年第一次）。我们大使馆仍保守，不准单独与外界接触，韩认为浪费了二年。

苗儿一家来，弄清骂小妹原由：两小孩吵架引起。玉珍对玉洁甚不满。

1988 年 2 月 21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将小书架杂件与信件、抽屉等作彻底清理，面目一新。定要坚持下去。

下午同玉珍到党校作客，下象棋 3:0。高扬准备六月挂冠，不知遇到什么不痛快也。

1988 年 2 月 22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五点醒来，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陆沅谈定星三、五上午日程。说李昌告准了鹤寿事，引起陈的震动（有包庇高干子弟及秘书泄密案等）。邓批乔石办。又说刘泽彭弟弟犯法被抓。看文件。

下午读许良英寄来他近年写的文章。这当然是一个有学问有头脑的人。

同玉珍散步 20 分钟。

1988 年 2 月 23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开始写《毛思与中国文化传统》读后文。但人客不断。上午温济泽为王实味事来。赵杰兵来，即返湘。拟去看望耀邦，文革时是常客。谈黄老同耀邦谈过：

1） 要烧三把火，威信是干出来的。

2） 不要当宋襄公、观世音、唐僧——不能治国。

3） 要过问军队问题，改革不合拍。

4） 话不必多，讲了就抓住不放。

彭老总硬邦邦，不串门，党内太复杂。黄老秘书李振墀收集资料甚多。

黄老大伯甚有头脑，反对烧光政策（朱老总思想制造无产阶级）。

下午《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编辑何婉言、高晴野来，约写千字文。谢韬儿子来，请柬参加人才交流中心的会。

下午游 1000 米。孙大光等看到《人民日报》八版“一篇惊心动魄文”。

夜到政协礼堂延安文艺研究会招待晚会，观英国电影《反劫机》。

1988 年 2 月 24 日（星期三）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九点同雨亭、陆沅到档案馆，同王明哲谈分工问题，因发《简报》时未能预先通气，因<之>登门拜访，终得同意维持原议。参观该馆录音像等现代设备，并毛主席手

稿馆等。我六 0 年交出的《当代墨宝》未找到[4]。

下午游 1000 米。续写《毛思》读后文。夜陈英茨来，谈接办《经济学周报》事。介绍见于光远。

1988 年 2 月 25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续写文。上午杨作材来打断。话旧：周公办事之精细，三年困难时，计委老开调煤会，从北到南几十矿局产运如数家珍。延安观察组一次同餐，谈不愿干此工作，讲了半个小时外交工作之重要。我说，一生甘当二把提琴手。庐山后，建委宋劭文挨批，实代陈挨也。一次小会上，陈说，意见不能全谈出，我还得保留党票。

彬彬来，留餐。中午将文章定稿，4500 字。太长了。下午游 1000 米。伯村约到孔善堂晚餐，他的儿子是海南金海（甘肃）公司经理，与董事长王庆生（王世泰儿子）请客，韩天石、郭维城、张灿明、陈沂、张明远皆顾问。只有捧场。陈学知原在石油系统搞外事，看来颇能干。约三八节去海南观光。

陆茂竹来，取走《访苏日记》等。

《人民日报》文艺部李辉信，还想我写一篇有关生态保护杂文。

1988 年 2 月 26 日（星期五）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在中征委开领导小组会，研究上报本（三月下旬开一次小型会）问题，分工问题及办公室编制、经费稿酬等问题。文彬告我，党史大概由薄管，乔邓不致[至]入选。我表示了当仁不让。

下午游 1000 米（一个小时），有进步。夜观写南京大屠杀片，甚为惊心动魄。此片应广为放播，多让日本人看看：欠了多大的债。

《我与水电》应有“我欠的债”一章。

1988 年 2 月 27 日（星期六）晴

醒起如昨。活动半小时。从林文山处取回《旧事新说谈》集稿，重新看看，最后取舍。《毛思与文化》文又看几遍，复印送黎澍，先唸与他听。他近日泻肚，甚感年老体衰。交我《答王学典》文，谈历史乃客观过程，不能主观随意创造，否则必为历史所嘲弄。毛过份迷信自己权力，历史不能随意指挥。

下午游 1400 米，约稍过 50 分钟。

杨小玲在此晚餐。

1988 年 2 月 28 日（星期日）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看杂文集稿，被剔出的几篇确不“杂”也。朱维民来，让看《毛思》文，十分肯定，并谓经济教授徐禾对我如何崇拜云云（并不认识）。

1988 年 2 月 29 日（星期一）小雪

醒起如昨，活动半小时。上午参加《人才评价考试中心》成立会，为心理学界组织，谢小庆等主持，野苹亦参加。逼我讲了几分钟话。下午胡靖送《怀念廿篇》并稿费 2000 元来。让看《毛思》文。肯定，盖观点相同。送三本书与黎澍，颇嘉奖此文。无改动。冰封信，朱正似已复工。

小妹来。{没}去王纪宽处。

---

[4] “当代墨宝”是指李锐从延安带出的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所写社论的手稿原件。李锐装裱成册珍藏。1959 年庐山会议后被迫缴。这里说的“档案馆”应该是中共中央档案馆。——李南央注

1988 年 3 月 1 日（星期二）晴

两点即醒，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改在阳台。

上午到办公室，陆沅、庭[廷]栋、雨亭、小曾等一起谈定，三家上书要求定编制经费(五年 150 万)，受到修一方面军史 40 万元之启发也。

送本部并寄出《廿篇》共二十余本。

下午游 1000 米。《毛思新方向研究》文寄《人民日报》。给陆沅、小曾一阅，都说不错。

夜张发华、石瑞芳来。华东西北两设计院横向联合。

1988 年 3 月 2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醒来并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因腰部隐痛，下午到医院，不知星三休息也。

上午黄老秘书李振墀来，谈到近十二点。谈黄老“老右倾”事，与少奇在华中两次争论。适小妹来，作记录。

下午游 1000 米。《旧事新谈》未看完。

夜肖延中、曾卓明先后来，谈写《中国左倾幼稚病》书，可拟十题。建国前后四六开：大革命失败后之左，王明左与国际关系，苏区肃反，延安时期之左，土改之左，文艺战线之左，反右、大跃进与反右倾、四清，文革。

1988 年 3 月 3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医院看腰部，拍片、查尿，抽血。看南翔，甚消瘦了。夫人谈：高扬组织十七次批判会，出简报，竟有蒋死放鞭炮语，多不实。南翔十三大前写申辩 5000 字。赵薄找高扬谈了（因之有六月离去之语？）秘书起坏作用，一天换一短工，等等。令人不平。

下午游 1200 米。夜蔡博来，谈毛蔡（毛泽东、蔡和森——李南央注）关系，早年毛受蔡影响较多（对我书有看法）。信材料二份，想重写蔡传。

1988 年 3 月 4 日（星期五）晴、大风

二点半醒来，服眠药，仍不能入睡，起来写《一篇惊心动魄报告》续篇（《人民日报》约），一些随感而已。大概五点左右又迷糊一阵。六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上午参加《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同李慎之坐在一起，谈到会终。

反左才能转危为安，但“左”乃安身立命处也。乔木对毛甚多批评，认为同好。团结工会时曾向中央写信要改革，陈云一信又缩回了。对周评价，国内外两种，只能当第三提琴手，第二手必毁也。哪年（在机场接时）：“你不要心在曹营身在汉”，周说他毛骨耸然。林彪因怕挨整而飞逃，林立果计划可能不知。“一冤案”。孙维世逮捕令为周签，林利因此深为不满。莫斯科三女性：林利社义型，孙资义型，独伊社义型。对毛看法：中国胜利只能是他主帅（最后一个农民型胜利者。但不能治国，不懂建设。）所谓：革命有功，建国无能，文革有罪，大概是粉<碎>四人帮后上海流传的。萧何实比刘邦高明，但服从之，还得刘邦为主夺天下，书生成不了大事（瞿、张闻天）。乔木找聂绀弩是为了抬高自己（黄苗子语）。国外的人看中国事更高瞻远瞩。对章士钊，盖当年到北京给过资助（200 万元，乔估计，可能没这么多）。毛未考上北大，对高知后来有忌恨心理。西方对梁漱溟估价高，独立人格不可侮。“《资本论》读下去就是了”，恐没真读过（未通读过）。为什么如此喜欢《红楼梦》，“喜欢贾宝玉也”（田）。毛传{只}作笔记卡片之类。

乔曾居处周围问贫颇感慨。毛利用群众盖世，斯大林是 KGB（毛不用此道），波尔布特乱来，金传

子，罗马尼亚是裙带。（此句写在纸页天头空白处——李南央注）

见到李琦，答应寄全部已出书刊。

高扬说党校两派都不满意他，但广大群众同意。他不能去看蒋南翔已向中央备案，必引起心脏病发作也。

下午游 1200 米。

杂文集大体翻过一遍。

1988 年 3 月 5 日（星期六）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

杂文集大体编就。

接中国电影公司（？）电话，谈美国一公司来拍 1921—1949 中国革命历史记录片，选定采访 21 人，要到家中来找我，因我当过毛的秘书。告以实情，不合适也。

下午游 1000 米。送书与祖春、于刚。

夜李振墀送来“黄老传略”和“一贯右倾”材料。

1988 年 3 月 6 日（星期日）晴

醒起如昨，阳台活动半小时。上午将杂文集目录编就，除前三篇（谈穷、大鱼[渔]网、配角万岁）外，均 1980 年后作。共 53 篇，包括今年年初几篇，年均六篇也。

小多、小玲来，下午打麻将，两老手两新手。

中办吴稼祥送来贵州人民出版社请柬，并丛书一套（传统与变革），个别为畅销书。

看完“黄老传略”两份材料。我想写的“党内一个老右倾”可以动笔了。

1988 年 3 月 7 日（星期一）晴

醒起如昨。阳台活动半小时。上午顾委扩大会，传达紫阳二中全会报告与人事安排。Left 没有入选（钱正英事同伯村电话），薄宋补充：精神文明讲的不够，物质够了。谈到戈尔巴乔夫搬新经济政策与为布哈林平反。谈到少奇天津讲话经过，毛当时四句话。颇有反思之意。

下午陈四益来，云香港代表拟弹核[劾]丁关根，故提前处理。周惠来，看《毛思》文，都肯定。同周惠谈到九点半。付[副]委员长事，先念不同意也。审慎的乐观主义。团拜时人群围着耀邦（无人理乔石、启[啟]立）。如继续出山，政治上不成。庐山时，毛还个别找二周（周惠、周小舟——李南央注）谈过，问与彭关系，“挖墙脚”也。

1988 年 3 月 8 日（星期二）晴

醒起如昨，阳台活动半小时。九点半同玉珍看电影：《女人国的污染报告》。农村的愚昧落后，人们的嫉妒、狭隘与冷漠，如此悲剧。观众中有掉泪的。对男女问题如此，此种现象对待政治问题如开除了 3 人+4 人[5]，又何尝不如此。

中宣部办《党建》的冯敬希(女、湖南人)来找我，逼稿。只好答应有了就给。

下午游 1000 米。周子健谈安徽旧事，不兼省长不行。同万里的对立。

[5] 3+4：此处应指 1987 年 1 月中共中央先后开除了刘宾雁、方励之和王若望的党籍。同年 8 月王若水、张显杨被中共中央勒令退党，苏绍智和孙长江被撤销党内外职务。——李南央注

1988 年 3 月 9 日（星期三）晴

醒起活动如昨。上午第三组会，张廷发大谈杨、余（杨成武、余秋里——李南央注）二人如何找到小平，做官、抓权，如何在去年四月向紫阳、一波把余告倒（“三军统帅”，有野心），为军委领导担忧，旁及沈图（杨华、媳妇）事件。周仁杰也打边鼓，为海军担忧。我讲了钱正英的问题，刘澜涛认为应向薄反映。

下午游 1000 米。夜南京大学讲师奚金芳来谈纪念何孟雄。请她供给四中全会材料（罗章龙让我转信、书与赵紫阳）。张显扬、李楯来，法制社会发展研究所当顾问事。

1988 年 3 月 10 日（星期四）晴

仍五点醒来，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参加贵州出版社《传统与变革》两套丛书座谈会，与会者八十余人。“自由”名流欢笑一堂。与苏绍智、孙越生、黎澍、严家其等同桌。讲了五分钟话：白头回顾，青发前瞻，互补短长。对涩滞文风讲了几句。严家其说，宗教士常以深奥难解之文故作高深，实一文不值。认识孙越生，赠《官僚主义探原》文。

下午陈元晖偕吉林《新长征》编辑三人来访，漫谈一个半小时。

灼姐夫妇，小胖夫妇等来，晚宴。小胖从瑞典回来休假，读博士生还得二年，可带家属孩子去，给一份公粮也，“不去白不去”之意。

《毛思》文交龚育之一阅。

1988 年 3 月 11 日（星期五）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处理信件琐事。陆沅来，广西出名录事。转刘树鹏建议与赵朴初老。

下午游 1000 米。夜观《红高粱》。

1988 年 3 月 12 日（星期六）晴

醒起活动如昨。陆沅反映编制经费报告，中组部讨论未落实。即与赵宗鼎电话，说明情况，报告不批，诸事难办。

岳云来电报，催写忆何校长文。

龚育之派秘书宋贵常来取走法夸尔《文革起源》一二卷译稿。《毛思》文看了，小有文字修饰，回信赞成（这也算是我向官方办了手续。玉珍将此文送灼姐夫妇，对我大不放心也）。谈文献室情况，年青人思想还是活跃的，乔木改“一二•九”毛文，大家都不满意（文献已印全毁）。

下午游 1000 米。

1988 年 3 月 13 日（星期日）晴

三点醒来，服眠药亦不能入睡。四点起床，看《人民日报》寄来的《毛思》文清样。看完何校长传并年谱。材料充实，文章好写。

南京大学金奚芳[奚金芳]来，谈刘瑞龙似有意为罗章龙一案讲公道话。何孟雄九十诞辰写条幅口占一绝：

无情打击自家人，忍辱难堪此苦心。
反对教条光后世，永留正气在乾坤。

并附：罗章龙句：若论文章兼器识，孟雄吾党之白眉。以补四句意之不足。罗诗尚有句：千古奇冤

莫须有，杀君乃属道旁儿。

金奚芳[奚金芳]并介绍上海金山县张埝[堰]镇县政协黄理文，乃罗案当事人。

今日灼姐生日（阴历正月廿六），买蛋糕，到党校夜宴。有小胖岳丈。照相甚多。小胖送玉珍一新式傻瓜机。

1988 年 3 月 14 日（星期一）晴

三点一刻醒来，服眠药仍未入睡。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小陈一早来，将文章清样退范荣康，并通电话：还是全会后发，免得有何意外。十一点到曲园赴宴（新楼开张），毛致用、熊清泉、陈邦柱、耿彪，韩念龙一席。北京女付[副]市长何亦在座。漫谈首都生态人口问题及军队太多。耿说当年北方威胁造成此形势。

晚上同玉珍、小陈一起到空招 818 房领文件。

1988 年 3 月 15 日（星期二）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八点半到人大会堂。邻座赵南起、张勃兴、董继昌、贺国强等来打招呼。同李昌谈耀邦事，他看望一次，谈到今后出路，已不宜政治，可作学者性研究社会问题的活动。关于从邓 left 清理而突破之说，他认为不可能，过去复杂，牵扯人事太多。

赵宋两个文件唸完，十点半散会。周建南来谈，王元化意见已转告江泽民，不能不注意意识形态。说赵重用安志文，但安缺根基，无经济理论修养，难以远瞩高瞻。同意我的充分利用台资，放手引进。南朝鲜去年出口汽车 50 万辆，电子工业 100 亿，放手用了一批留美经济家。也同意董辅初、刘国光从事实际工作，不光是坐而论道。赵曾拟让林汉雄去上海任市长，江不敢接受（可能出乱子也）。又议论《红高粱》电影，持反对派。我倒不以为然。不能说外国人只喜欢落后也。此片反映了一种民族气质——旺盛的生命力，剽悍英勇追求自由，虽然不免粗野与落后。写意大手笔，人物、景色均如此。

下午开三组会，张廷发讲杨、余事，约一个多小时，即散会。回房看《导报》。晚饭后周建南散步。他们组会意见颇多：倪志福、陈慕华仍必安排（有实质工作），韦国清还能代表壮族？王胡子老了，语言不清。都够老了，等等。安志文来小坐，谈李鹏现在较懂谦虚，紫阳还是全力抓经济，有战略眼光（李鹏无此视野）。对李铁映印象较好。

1988 年 3 月 16 日（星期三）晴

仍三点醒，复又睡着小阵，作怪梦（黎澍头颅裸露），可以盖被子。六点起床，马路散步活动半小时。上午会，讲钱正英一刻钟。意见仍在军委班子。刘华清为张爱萍专案组长，海军事故多（飞、舰、潜艇、走私等）反升官。强晓初谈陈希同伸手政治局委员，而得国务委员。大家叹息政治局、国务院没女的。武衡说人选无数额确定，随意性太大。下午四点多即散。文彬机构意见报告，略作文字修饰。项南一起漫谈：大寨会议时，项为秘书长，华国锋讲话稿，交乔看。华发气没讲“批林批孔”，乔说“这是项起草的”。实际有一句。当时江青气焰之盛。乔盖新居，已有人提意见。

夜观话剧《搭错车》，歌舞杂烩也。

1988 年 3 月 17 日（星期四）晴

昨夜回家。三点醒来，复睡着小阵。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看文件。《霜重色愈浓》作者铁竹伟来，找我谈周总理，她要写十年文革中的文学传记，由文献室支持。谈到十一点多。我谈到文革中总理有“左”，有主动也有被动，当然越到后来当越清醒。他是第三提琴手。见过少奇专案所写批语（跟

着江青调子），孙维世被捕也是他批的，但能保护者则保之（铁谈荣高棠儿子要见一面，也无法相助）。告知一些可以找的知情人。

下午小组会。光远讲过去“假大起，真大落，并无真正高速度”（郭洪涛说基建是有过高速度的）。1989 年 34.4%，乃高指标也。速度与增长对立，是没有总结好经验。仍要讲究速度，留有余地是面子计划。苏联年年超过，西方说这不是好计划，是不准确造成的。要讲究价值规律。关于知识分子待遇问题大家七嘴八舌，意见甚多。强晓初说，84 年丰收过于乐观教训，“最大出口粮国”，平价、议价倒三七，第二年又倒回来。

晚上仍回家。

1988 年 3 月 18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小组会，武衡讲知识分子待遇等问题，苏步青、周培源等意见甚大。我也插话讲“毛毯干部”问题。

下午本来作了准备要发言，但传达紫阳总结讲话，讲不成了，只作两个小建议：编二本书，开放后引进的成功与失败例子；如何提高尖端技干的待遇。名单好，紫阳讲话乃一篇“妙文”，好几位表态赞成。而周仁杰连讲两次：军委没有接班人，老化，就找不出常务付[副]主席？仍对尚昆提意见。

散会后在文彬处坐，吴富善、项南、韩天石先后座谈。吴直言：光头无辫子可抓，无不民主风。谈上下梁问题。军委几位三处有房子（北戴河豪华），都盖了（杨德志、洪学智），尚昆让与王平，老婆穿军装，军级（秋里），像罗马尼亚。各人写登记表，儿女都干什么，财产如何。讲了毫无动静，意见提了，明知等于放屁，还是提。乔木儿子问题还有人提。韩谈，王震女儿就读上海交大事，逼校长翁史烈下台，曾保护郭罗基、刘宾雁。担心接见外宾出洋相。开除几个人时，邓 left 必来中纪委开会。

晚上结账回家。

送《廿篇》与项南、建南、文彬、李一氓。

1988 年 3 月 19 日（星期六）晴

晨起看材料。活动半小时。上午全会闭幕十分钟即散。孙文盛过来谈湖南出版社事，推荐张铁铮儿子田。《情人》一书乃冤案[6]。

下午顾委全体会，一波讲话提到大家有意见，上梁不正下梁歪等。任仲夷说想找我谈心。

游 800 米。夜小妹来。同刘瑞龙谈罗章龙事。

1988 年 3 月 20 日（星期日）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海南大气候》作者杨守松来，详谈去海南采访情况。杨已 42 岁，南大中文系毕业，在昆山工作。将奖金一千元资助去海南的朋友。允写小文一篇以为绍介。朱维民来，送我稿纸一大堆。

范荣康回信，文章星期五见报。

下午同玉珍散步购物。副食店女售货员无理，历[厉]声斥责一顿，未敢还嘴。到黎澍家漫谈。乔木同李慎之闲谈，多次骂毛，在学“引蛇出洞”也。李一到此即默口不言。黎正从列宁著作找背离马义的“左”的论著。恩只说马的两大发明：剩余价值与唯物史观，列宁则七八种。将第二国际视为最凶恶敌人，而几十年来欧洲社民党是为工人阶级做了大量好事的，尤其北欧诸国。

[6] 此事参看李锐 1987 年 1 月 24 日日记及注释。——李南央注

1988 年 3 月 21 日（星期一）阴、小雨

醒起活动如昨。上午舒杨启夫妇来，为离休事啰嗦半天，几乎失去耐心（应当由天津大学党委解决之事），好在陆钦侃已来。陆总准备在政协大会发言稿，赞成三峡、葛洲坝仍提一下，使人们不要忘记此事。谈潘家铮全倒入钱正英怀中。

下午到医院看骨科，腰痛乃劳损，照神灯，嘱停止游泳等活动。赴鼓楼商场，本为玉珍购衣而去，什么也没买到。

夜大胖来，明晨飞美国找项目。谈福州市委书记之霸道与恶劣作风，自觉省市对他都有挑惕[剔]。须受磨练，否则如何当共产党员。

1988 年 3 月 22 日（星期二）阴

五点起床，仍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编辑组会，讨论建国后提纲。六省市会（讨论北京稿），开一周。罗章龙案全国有几个地方在研究，过去是陈云布置的。

下午到医院烤神灯。中午河南《领导科学》主编舒新辅、徐中华来，约明天开座谈会。

收到南京大学奚金芳寄来的何孟雄一案材料。

1988 年 3 月 23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先上医院烤灯，十点到三家村酒家参加座谈会。学者、记者发言甚多，颇多新意：体改必开心顺气，活血化瘀。两个体制间过渡，摩擦、政策、治标治本，缺乏经验，必付代价。民主跳不过去，但条件、素质不够（？）如有人说“本人最大缺点是抗上”，必得全票。笔划少的丁王当选，楚董落选，管事多者得罪人落选。“有领导发扬民主”。领导科学，不能“空对空”，概念对概念，缺分析哲学。古代朦胧到现代模胡[糊]。不能看三国谈领导，要回到现实——冯之浚谈。

田夫与我坐一起，谈黑龙江顺口溜：

提拔一批溜须拍马，富了一批投机倒把。

苦了一批奉公守法，压了一批刚直不阿。

跳舞什么步子都会，打麻将彻夜不睡。

喝酒斤把不醉，汇报工作天花乱坠。

急了眼，谁的老婆都敢睡。

中央忙于改革（组阁），省委忙于出国，下面忙于吃喝。

理论能做什么？混乱中求发展。

克服官僚义，权力下放；贪婪，不贪不得利。

强调公正，低效要严加管理。

美籍华人观感：思想太坏了，贪得无厌。

饭菜过于丰富。

刘正来不遇。党校有湖南人来想去海南。

陆沅告，宋平可能调换（杨汝岱、林若）。宋平不同意中央编辑组方案，由中征委管算了。

1988 年 3 月 24 日（星期四）小雨雪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几乎整天断断续续写千字文“一篇发人深思的报告”，直到夜十一点算了结。下午医院烤灯。（半夜自伦一次）

夜锺伯熙、沈桂芬来，谈沈落选付[副]省长情况。组织部长决不再辞职。地市组织部长都有诉苦，

浙江仍对专家型上来的抱歧视态度，办公厅、秘书出身的人吃得开。新上一付[副]省长，原为新安江学徒工，管农业的，现管工业。舆论哗然。对中组部朱泽桐去了解班子很有意见。锺、沈同许良英都熟，也认为偏激。对我之刚直欣赏也。

1988 年 3 月 25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翠明莊参加六省市组织史资料会，讨论北京建国后稿，谈到宋平打退堂鼓。

下午到书店买书。温济泽来谈《中华英烈》挂靠老干局事。

1988 年 3 月 26 日（星期六）晴

三点醒来服眠药。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整日参加讨论会。京沪两稿本各有优点，可以结合。山西参加的年轻人觉得可读性差，内容单调，尚不理解也。

《人民日报》电话，题目改为《为毛思研究开拓新领域》。马石江谈，北大一教授带回西方人的三点看法：发行邓的图集为树个人迷信，毛周在世也亦未发也。两头在外，每个头都可被外面卡住，怎能说是“战略”？知识分子外流问题，待遇如此之低，举世罕见。

1988 年 3 月 27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整日参加讨论会。小曾讲上海、北京两本优缺点，对中央编辑组意见主要在不要再有框架等变动。编辑组研究了如何总结。夜安固县南相福（县长）、李达洙（去年招待游长白山的组织部长或付[副]书记？）、张凤文三人来，他们向计委要二万吨钢，房维中应允了，以为我帮了忙，送来厚礼：人参一盒，参蜂浆十盒。只得受之。回送书各一本。

1988 年 3 月 28 日（星期一）阴小雨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整天开会，讨论建国前部分（抗战时期最多，前后一百几十个边区、地区），过于复杂，无资料，难核实，尚无一范本也。会后编辑组又谈如何作总结。

《毛思》文今天发表。晚上即李慎之电话：毛主要受中国影响，西方人士观点：上层为孔孟；极下层，有其源流，不时爆发出来，客观代表陈胜、吴广——洪秀全、杨秀清，从毛著中不易找出。张道陪、五斗米教，代表这个传统。对流氓无产阶级偏爱，也可从法家找根据。农民感情，牛粪香，不完全假，全假不可能。每种论点代表一种思想。流氓性。《廿二史札记》论朱元璋，有此特点，否则难作领袖。刘邦同肖[萧]何不同，“你来干，不如我来干。”萧何不敢干。兼有各种性格，主要一点即流氓，陈胜——洪秀全都代表农民思想，研究青红帮，最大一点即改朝换代。黄巢、刘邦、朱元璋代代相传。基层影响思想研究不够。

1988 年 3 月 29 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由北京档案局赵学政组织招待，开会的人游潭拓、戒台二寺，呼吸了大半天新鲜山气。八点一刻出发，两点半归来。照了些相。游人甚少。戒台寺为“最高学府”，受戒者外出云游极受款待，有当一把手（主持）的资格。恭亲王奕䜣在戒台寺曾隐居十年，以避慈禧之忌。分一二线时，少奇如聪明当可采此法也。马石江说我的文章提出一个极本质的问题，如何土生土长，应得奖金也。

夜罗西北来，示王东林所写钱正英材料。写得太差了，用“风流人物”标题尤不妥。党员不准谈人

事，也不刊简报，民盟组已对此人发难。

焦林义、黄道奇来，谈湖南情况。原来想把熊清泉也挤下："机构改革的问题算是解决，还是群众力量大。"焦落选，用的"身体不好"说法。

秦川电话告知人大会议活跃情况。周谷城 90 岁何必在位？（此句写在纸页天头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8 年 3 月 30 日（星期三）晴

三点服眠药，六点多起床，未及活动。看材料。到黎澍处借来《史记》四本，以示《表》之枯燥也。

上午讨论地县自编本出版问题。陆沅与小曾拟了一个总结稿。中午略作准备。下午作会议总结，又讲了一下副产物等问题。如中山大学、AB 团、张慕陶，罗章龙等问题。张慕陶抗战初被我们杀掉，薄一波等认定不变。有人为之作传，当是一冤案。王明哲等参加了会，一起晚餐，将档案馆的离心作用又拉回也。

罗西北、陆钦侃电话，告政协大小会谈三峡及捅钱正英情况。

1988 年 3 月 31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医院，换超声电疗。上书店买书数本。下午游 800 米。不活动不行了。看完《世界大串联》。知识分子的工作、生活环境是当代根本问题，几十年积下的欠账，难以一下归还。

小妹来，谈她交的西德朋友的家庭。鼓励她以写作为副业。

1988 年 4 月 1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军博五楼大厅参加平江老干部集会。县干部招待并录像（前几天送来腊肘子两个及蜂蜜等）。

下午游 1000 米。黎澍来，朱正议写辩护《查泰莱夫人情人》事杂文。

夜观苏联片《迷人之星》，十二月党人事，上下集。过去似看过。大妹同观电影。

1988 年 4 月 2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戴晴来，请求写《自述历史》基金，作推荐人。李志民来，海南岛要他，李铁映要他去国务院任付[副]秘书长，赞成他接受后者。这样对文教能起些好作用，乃至对李鹏可以给些帮助。谈前年在帅大姐<家>吃饭事，玉珍对李鹏之冷淡态度极为不满。志民亦觉此人不自觉自己之份量也。

下午游 1000 米。

1988 年 4 月 4[3]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开始写《何炳麟》文，时为来客打断。上午朱岳清、邢如英夫妇来，地震局干部，岳云校友，催此纪念文也。朱维民来，只好打发他看港刊。下午延滨、元元夫妇来，谈西安、北京基层呼声，不顾周围环境，直接骂人：邓为何不下台，为何不造反。大夫对病人（查房时起来昂立）说：你就像个毛泽东，等等。大出意外。看来物价反感是主要因素。西安因秦岭电厂事故缺电，机关、工厂都不上班。王鹤寿曾去看耀邦，家人均骂之。

1988 年 4 月 4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何炳麟》文脱稿，3200 字，实在是逼凑出来的。

下午赴医院，照超短波。元元说，此种理疗还有效的。

夜应约到周惠处，同任仲夷一起长谈，十点半始归。上下古今无所不谈。任说：搞左的人处分过哪一个，所谓“右”的又哪一个不死去活来。北欧西欧光搞马义，较好，苏加马列，我加马列毛，金日成加主体思想，无不大出问题。如男女风化，上梁如此（毛在列车上与二女同戏，胜过《金瓶梅》），下梁怎能服气。汪东兴当年曾打电话与他，安排张玉凤两个姐妹的工作。林若过去（根子）偏左，《特区青年报》他是不赞成查封的，现在是跟形势。“资及[级]自由化”当年提出他就不赞成（我说是封建阶级自由化）。也认为国务院事赵不能不管（就发生批过耀邦的问题）。认为赵也易变，有的事也无把握（我说好处在能用青年，广泛吸收新的意见，敢于顶住左风等）。此次发言他谈到“肥水不流别人家”说法不妥，因触及到陈，报上被删去（陈当年只允开放四处，上海放不得）。也同意我的说法：不能直接了解下情，不能读书，就难实现领导了。只能讲讲老话（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之类）。

1988 年 4 月 5 日（星期二）阴、晨飞细雪

三点服眠药，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编制仍只同意五人，为调人民大学王维哲，给调配局信。陆沅、雨亭、廷栋等谈，组织部威信下降，对王连崑之提升甚为不满，标准听话者也。

《何炳麟》文寄岳云。

下午应约同李铁映谈两个半小时，支持他管文教并安排志民工作。对志民优点（有思想、能研究问题、正派、本分，不辞辛苦等）作简介。谈了大势，两个沉重包袱封建与“左”（他承认），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等等。刘道玉事他未参予[与]，说赵紫阳知道刘坚持改革。

夜田方送来告钱正英的信（致赵紫阳）。

1988 年 4 月 6 日（星期三）晴

六点始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寄出信件，改好总结讲话。赵宗鼎来，谈编制要求，介绍工作情况，大概听进去了。下午烤超短波，游 1000 米。四点周一峯来，谈一个半小时，政协活跃情况。关心过我 85 年光明三篇文章，是完全赞成我的观点。千家驹停止五年基建投资，言之成理，积累率高达 35%以上总不是办法。顾秀莲文革事可不予计较，还站住了。

看《他们希望活得有声有色》清样。

1988 年 4 月 7 日（星期四）晴

三点服眠药，睡着一阵，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陆茂竹来，工作到下午二点半，查对《访苏日记》中看不清的字。

下午到医院烤超短波。游 800 米。

夜志民来，谈同李铁映谈话情况，戒以得失之心，听之自然。

1988 年 4 月 8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开始修改同李林《新长征》编辑谈话稿。翻廖经天的回忆录稿本，太啰嗦了，只能口头提点小意见退去。

下午烤超短波。游 800 米。秦川来，告知选举情况：哪个位置都有耀邦的票，国家主席有四十多票，邓大人少一二十票，王震少二百多票。

夜观电影《甜蜜编队》，年青人欣赏。小妹一家来，送我生日礼品。悌忠 4.27 去美国。

1988 年 4 月 9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七点半王维佳来，工作无着落，只能告以在作努力。肖延中介绍的陈坡（北大讲师）来，谈北大二百多研究生大字报，教育危机，人才外流，读书无用，大学生耽于游乐，而教员待遇太低，创收等不是办法。丁石孙讲话有好反映。谈到前年学生闹事，郝克明（胡启［啟］立妻）起了很坏作用，将方励之讲话添油加醋（对了录音），激起安徽科大会上与万里对立，学生终上街（方阻止不住）。照片寄北京，北大等行动。《北京日报》徐维城等没起好作用，学生被打伤。陈参加过一些调查（延安地书白——候补中委，甚开放，被调查），海南汽车事件，工商总局同意，中纪委也打过招呼，任仲夷不同意。任仲夷、周惠等有来往。鼓励老家伙讲话，要“表现自己”。黎澍来一起谈话。

廖经天来，取走稿件。

下午小陈来，约定明天走法。灼姐来，谈平江旧俗，扫墓应注意事。米山来，谈云南一二把手矛盾等。

清理资料，带走书物。

1988 年 4 月 10 日（星期日）晴 去长沙

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收拾房间，清理带走物件。外出半月，房屋封闭。

十点半吃午饭，杨筱玲、朱维民、胜利等来

王元化在上海成立一中西文化交流基金会，聘我与光远、周谷城当顾问，派邓伟志送聘书来（其弟是张震秘书）。

十一点半上车，按时离站。晚上来一乘客，怀化市原付[副]市长（何永振），交流些地方情况。不正之风天下乌鸦（东北人，47 年南下，回去参加活动），吃喝、送礼、走后门，包括司机上牌照。重要的一点，下面不大听上面的话了，阳奉阴违。

晚餐两菜一汤，三人 7.5 元。（此句写在纸页天头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8 年 4 月 11 日（星期一）阴雨，下午三点半抵长沙

昨夜过河南时，一拖拉机上铁路叉口熄火，列车紧急刹车，只将车冲坏，未出事故。晚点近五个小时。早上吃一大碗面，没吃中饭。

组织付[副]部长赵培义及党史办王中杰、黄显孟等来接，仍住蓉园一号楼。

夜到琬姐家，看来她与家桢气色都好，精神也是愉快的。有个孙辈孩子常在家有关。

冰封、朱正、钟叔河来。他们在八号楼开会。田荣璋（张铁铮子）亦来。

1988 年 4 月 12 日（星期二）多云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只盖被罩单，房中稍放暖气）。车上拟了个讲话要点，抢阅览一下“新民学会七十周年纪念会”的文章廿多篇。九点开会。遇见杨弟甫、吴杰源、周里等。讲话约三刻钟，几点感想，谈了做人和当前应有危机感。听来可能有点新意。

中午到八号楼看望冰封、朱正、钟叔河三位，商定在长沙成立一收集毛传资料小组（已同黄显孟、王中杰商量好）。将已发表文章中有关材料收辑，即可编出一可观“传记”也。

夜琬姐夫妇一家来。

下午同玉珍、小陈游岳麓山。驱车过溁湾市<镇>，一路闹市，师院、湖大皆无文化气味。至爱晚亭、

云麓宫、黄兴墓，均有上山公路。爱晚亭红红绿绿俗不堪耐，石碑组言毛主席露宿之地而不及“停车坐爱枫林晚”也。云麓宫则为小卖冰棍市场，还有土地滚球，道士不知何处去，此地全是塑料合[盒]也。黄兴墓寂寞如故，碑围四面剥落，乱塗白灰痕迹。蔡墓尚保留原墓。云张辉瓒坟已被红卫兵挖光。上山路两旁全小摊，油炸豆腐颇多。令人高兴的是岳麓书院修整一新。

1988 年 4 月 13 日（星期三）多云转晴

六点起床，小作活动。早晨曹国智、贺益恩来，杨弟甫来，李善民来。杨说服我改变计划，去岳阳、旧罗一行，衡山回来后再游张家界。老干局同志下午来，赵培义晚上来时告之，他们已同平江通了电话。

上午参观博物馆、马王堆楚墓，刺绣与 47 克薄丝衫之精细，现在也难办到（四股丝捻线）。讲解员为大学中文本科生（无多余过火之话）。题辞：“二千年文明莫叹观止，当思奋进”。烈士公园树木甚好，湖面增桥堤，颇有西湖意。烈士塔内烈士象[相]片肃然起敬。罗亦农为湘潭人，船山中学的。学生游园者成群，小孩席地“搭伙”野餐。中午朱正来，交“晚期思想”文章先阅。下午柏原来，谈“落实 1983 政策”情况。计划生育厅刘爱华来谈，“红色政权队”（老保，非造反派）整党中被清查受屈事（文革时农学院学生会主席，保皇头头）。与柏原同游天心阁。“举头红日近，极目楚天舒”，前句为寇准句。此阁总有“小气”之感，主阁亦太拘束。楹联都可。

夜张夫军夫妇来，李善民来（设计院明天下午座谈要留吃饭，婉辞）。毛致用来，说衡南一支部八人拉板车转买汽车，赚了四十万，然后办厂，要“以开放对开放”。洞庭湖修水泥钢筋柱高脚楼（各家修，公家补助钢筋），修避洪台，这是办法。退湖还田已不可能。长沙市委付[副]书记曾昭宣、秘书长林国悌、宣传部长臧宝山、付[副]部长金腾辉来，说省委不够解放，修桥不让收过桥钱（说广东所见农民桥）。王震一次来大会上说：“我反对修第二座桥，有一座还不够？”

黄显孟、徐正衡夫妇来，徐已白头（58），当年同陈学沛一起帮我速记《早期活动》。

1988 年 4 月 14 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八点一刻动身，参加蔡和森故居新民学会会址开放典礼。与毛致用、王众孚同剪裁，并开大会。题词：“饮水思源，继往开来，学习新民学会先辈革命精神”。市委招待午餐。王众孚似有话想谈。下午两点同李善民、戴耀本等到中南院参观，占地 500 亩，生老病死，幼儿园——高中，老干活动室等等，万事不求人。两大室内水工试验馆，还有室外试验场，可同时进行五六个电站模型试验。讲了 15 分钟话，鼓励也。

夜到琬姐家吃饭。赵培义、杨弟甫、曹国智，贺益恩同席。

夜《新湖南报》汪立康、尹岳中四人来谈。报纸批评不易，当年王任重规定条条仍起作用：必得被批评者认可。明年《湖南日报》四十周年要题字之类。

1988 年 4 月 15 日（星期五）

三点一刻醒来，不能入睡，想起《新湖南报》题词：“报纸是生活的镜子、乐队的指挥、前进的号角，人民之喉舌。”或“报纸乃生活镜子、乐队指挥、三军号角，人民喉舌。”五点起床，翻书，活动半小时。赵培义一早来，十分周到。八点过出发。琬姐、大妹及老干局乔付[副]局长，小张，同乘一小面包。经黄花市、路口、金井、瓮江，大小丘陵，近平江有小山道，汨罗江大桥过即至县城。不复见四十年前干净、安静的山城，如长沙路况尘土飞扬，到处拆房盖楼。县书张以坤等到瓮江接，没有碰到。招待所正加盖六楼（为 7.22.起义六十周年也）。常委主任、政协主席等一群人等呆[待]。孙文盛与岳阳付[副]书记等随来（从岳阳开会转来），一起午餐。家乡菜土洋结合（有火焙鱼、泥鳅、蛋饺大盆等等），喝绞扶兰[股蓝]酒（18°），可治癌，矿泉水瓶装亦可防癌。老干局老傅熟悉我家亲属情况，已通知长

寿街作准备。略午休，下午三点出城，参观天岳书院起义旧址，彭老总栓马树，已被红卫兵挖掉。此院房屋当年是学校，得以保存（为驻新疆提督余虎恩所建，本人不识字，捐地百亩，有碑记之）。吴{显}晖（秀姐儿子）赶来，拍照。随参观蜂蜜厂，山桂花年开花三次，超过椴蜜，为蜂蜜之冠。制品多种，已销国外。张以坤谓常服此蜜，可以生发，强健身体。继参观白玉扇厂，劳动密型，厂内外近千人，全手工，利用楠竹（全年 15000 万根，原来一根 5 元，现 19 元），制纸扇、竹筷等。清华一技术干部发明漂白法，如象牙白。纸扇只值 0.29 元一把，外贸卡得过死，吃亏很大。工人工资高者 200 元。大型纸扇手绘彩画，销东南亚等地，可作墙饰。再参观高压开关厂，为村办，去年产值已达 500 万元。3000 元起家，厂长高中生，很能干。质量第一先打开沙市市场，为湖北农电局赏识。全国三百多家开关厂，名列前茅。11 万伏，有试验室。工人为高中生，经过考试，治厂严格。晚餐纯家乡菜，有卤豆腐等。晚上县城亲属均来，存根及子，攘宜夫妇(存根妹，段嫂女)及义子儿女等。存根自吹自擂，臧否本县人物。

为起义旧址书彭总七律。为蜂蜜厂书“蜜蜂诗”。

1988 年 4 月 16 日（星期六）多云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八点出发。县委张以坤、凌令思等均陪同，加两小车，一路基本是川地，远望连云山。50 多公里到长寿街，穿街而过，车停汨罗江大桥等面包车，已知消息者俟车停区委时皆涌上，镇长遂加车随后（方振之随镇长至），有继哥、利伢子（思哥女）等。车至当冲路口，步行入山冲，约三里，过原莊屋，始见山包坟地。田坎路很难走，带了一个大花圈立坟前。碑字为周昭怡隶书。琬姐入冲时动了感情，随即平息。分批行礼并拍照。我向地方同乡致谢。下坟至莊屋容老倌住处小坐。与继哥、振之等话家史人物。关于街巷老屋，继哥居然提出要保留祖业，不得拆除。琬姐与我驳斥之（琬姐说：你们的房子过去都卖掉了）。大祖父名顺斋公。振之以李家代言人姿态令人生厌。莊屋原来甚大，当年苏区为国民党烧光，新屋乃后盖。容老倌与儿子（村支书）已分家，孙女 12 岁未上学，种八亩田。此地两季稻可产 1500 斤，还收油菜。拉了电线甚不安全，架杆子等需款二万，自筹款难以全解决。容老倌一家乃老佃户后裔，照顾坟墓甚周到。琬姐送了礼物与 40 元钱。回到区委，亲属陆续来到。吴松（秀姐夫）没去当冲。一房约坐二十人，分四桌吃饭。玉珍不明情况，邀振之坐我旁边，亲属们正闹着坐首席作陪，为老傅制止。邀继哥同席（他并不知张震同班也）。我向地方同志举杯致谢。饭后又小坐，继哥大儿子竟为商品粮事耍蛮，未予置理。随至衙巷老屋一观，一半已拆除，桔园、池塘等已辟为操场，盖了小学楼房。旧迹依稀可记（属于横厅部分），新厅部分未拆者，多为母亲门下并后购入者（即继哥等卖出者）。房屋阴暗，天井也不大。正厅原婆婆所居都已拆除。此屋当在百年以上，但砖墙、间隔土墙等都还坚实如故。大门外两石鼓尚存也。没有留照。两点与亲属告别。如真留宿一夜，则不知将怎样闹热也。过嘉义，入冲六公里，看望喻杰老，谈应立黄公略铜像。老人坚不愿到长沙治病（一种胃{涨}症，不能保存脂肪，每天洗澡两次），劝说许久始见松动。住此山冲中，空气、水两好（泉水引入锅中）。谈三军团往事，五九年曾上书毛主席，贬到山东当粮食付[副]厅长。归途又参观灼姐夫妇住过的老干所。晚餐又摆两席，兴致甚高，喝酒不少。张以坤书记等夜谈，如何为平江“落实老区待遇”政策写一报告。过去存在问题，现况及要求，如何以我的口气出之。关键在毛致用、熊清泉不愿出 1200 万，以为平江尚属非救济区，可以自己改善。喻杰亦认为大病之人须作大补，应同大别山、沂蒙山区同等看待。山中有不得温饱者，全县约 25%。

为纪念馆题词：在这块山陵地区，我们的先辈经历了最残酷的斗争，最艰难的生活，还有最惨苦的遭遇。没有他们的奋斗牺牲，便没有胜利的今天和灿烂的明天。对此后人应永志不忘，奋斗前进。又为《李六如》书，《夏明翰传》等题字。

县志办同志来谈县志问题。

大房慎斋公，继吾、景林（景曚懂）、疾林。（此句写在纸页天头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8 年 4 月 17 日（星期日）晨雨转多云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早餐后，全体照相。同县委“四大家”约三十人座谈大势，包括团结问题，寄与[予]希望。(谈不能超越与已超越，封左两大包袱，解放思想，企业家出干部，班子专业结构等等)。交我报告一份。

十点出发，甚有所感，总算未白来家乡一次。

路过月井、公井、铁山水库尾部，一点到岳阳。果然大城市气概，街道也较卫生。中午小作休息。欧阳松付[副]书后陪同（杨弟甫夫妇上午即到）游岳阳楼，就在大街上。“怀甫亭”前及楼前照像。岳阳楼记乃张照书。留言簿题词：

登兹楼兴亡可鉴，微斯人吾谁与归（此联为朱正准备）1988.4.17.杨弟甫约走巴陵，欧阳松同游，得此一联。

又书自撰对联：

先忧后乐范公一记传千代

上索下求屈子离骚动万心

又为管理所书：碧涛阁，流光、漫月，湖虹等字。

夜市委书记储波等来，谈洞庭湖与三峡问题。平江待遇问题民政部谓问题在省委。

1988 年 4 月 18 日（星期一）晴（三月三）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今日放晴，八点出发，共三辆车，仍由欧阳松陪。与弟甫一车，过江游君山，窪地堤上约十余公里，水大时则坐船。君山约一平方公里，山竹十余种。湘妃祠新筑，斑竹丛丛（可能是病态），游人刻满了字，甚为可恶。祠中有张之洞四百字长联。观柳毅井，上筑传书亭，美丽的神话故事。太湖银鱼亦由井中传去也。茶园满山，采茶者多老弱病残，或雇临时工（其他居民均做小买卖等去了）。到洞庭山庄休息，喝毛尖。仿深圳度假村，有三幢房子，1000 座位。午餐后喝银针（冲水有讲究，针垂直上下）。作字。吃饭时，主人云，六年来三月三都是狂风大雨，只有今朝放晴。口占一绝并对联：

大放晴光三月三，亲朋结伴上君山。

六春未有今朝日，喜与巴陵分外缘。

湖波万顷滴斑竹，华夏千秋思舜妃。

“分外缘”原“结此缘”，避免结字，想了好一阵。

归途游鲁肃墓，岳阳宾馆（港商合资，三星级，湖南第一家）游乐场，颇似珠海刚开发时情况。游乐场确有意思，一刻钟全景立体电影，神经衰弱心脏病者确受不了也。

储波、　(原文此处空三字——李南央注)正付[副]书记设夜宴，喝白酒四杯。夜老干局、晚报记者等来访。平江作家彭先明来，对《岳阳将军传》计划说明看法，不如先写“住在山沟里的喻杰将军”为好。普通之传，难有读者。

1988 年 4 月 19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早餐后出发，约十点到屈子祠。陈列布置甚佳，能全面说明屈原的历史影响。特辟日本室，看到鲤鱼旗。口占一绝书之：(为老干局等书牌子等)

楚道芬芳似昔时，汨罗江畔最宜诗。
吾将上下而求索，但愿随心所欲之。

又书李元度对联一付。购仇鳌诗选。

汨罗市午餐，为此行压轴：甲鱼、泥鳅、鳝鱼、田螺、田鸡及鸡等，均属家制本味，皆大欢喜，赞不绝口。二点起身，到弼时故居，地主房屋，九代书香世家（任凯南为叔父）。留字：

经过二十多年坎坷曲折道路，使人更加怀念弼时同志。

(赵培义一来即告：毛调江西)。

五点返长沙，与杨弟甫约定后天去衡山。一路漫谈，他从曹瑛处得知毛致用调江西。

回来后人客不断。唐麟子唐伯固来，在历史所工作，求写父亲纪念文。给我文革湖南材料。{箴}铭妻琪华一家来，为女婿王世豪事说情，留吃饭餐。胡真来，表示歉意（告以我之反“左”立场），说什么“与世无争，与人无争，深居简出”之类。仍告冰封傲慢，不让参加党组会（我说：耳不听，心不烦），又说并不支持胡代炜等等。抽了三枝烟。随后黄道奇来，告知焦林义会见紫阳情况：毛调动时机已成熟。人大选举居然有常委刘夫生 40 票（湖南代表团百余人），是“天子头上动土”这也更加暴露。洗澡后欲上床，熊清泉（带儿、媳）来，通报毛事也。说 4.14.政治局通过，原来有他去江西，或陈邦柱去当省长方案。万绍芬到帅大姐处哭了鼻子。二中全会时宋平已找毛谈，而毛未对熊吐露。大会时宋找熊谈，暂时兼着。王震不知此事（接见时还谈毛致用如何）。奇怪我们先知。估计是万绍芬告诉了周惠也。我略加打气：经济搞好即好办。熊之夜访也说明了一种情势。

1988 年 4 月 20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早餐后，刘正来，不久焦林义来，谈毛走后形势：两人均应有所作为。紫阳说：不再去人，暂由刘刘兼着（两付[副]书记）。刘正是二把手了。均谓须由熊清泉主动才好办。焦同意我看法：关键在刘夫生与省委大院人马，几十年一贯制也，要恢复 1983 前一套。毛致用本事在对上，凡中央来重要人，必陪到底。住医院，不顾病情也立即带病出院。焦亲见陪乔石即如此。原高法院院长，两年前就要拉下（学政法的），焦反对，始拖到换届，由廖顺初接（已退地书、小学）。这次选举是一次总暴露。分析常委内情。陈邦柱选举时表现不甚好（不支持熊），但问题不大（后来赵陪义来谈及，陈是实干之人，掌握宏观不行）。又谈南南公司问题，刘正处境之难（严重警告文件已草拟）。为“王伍曹”信件事，习仲勋等当时将责任归之于刘（耀邦讲话亦暗示）。

岳麓书社胡 （原文此处空二字——李南央注）、陈放二人来谈南南公司事。下午吴兴华为此事来，几个新闻团体拟公之报端。

下午五点硬约到老干中心夜宴。建筑一万多平米，将花 2000 万元。舞厅、餐厅均已营业。孙文盛、柏原、赵陪义等，接琬姐夫妇来。题旧句。餐后去看二妹、三妹小家。因饭吃得不好，归来甚不舒服。

1988 年 4 月 21 日（星期四）多云

六点起床，活动廿分钟。八点出发，弟甫夫妇一车，乔局长陪同。湘潭至衡山路况甚差，86 年即如此，两年多也没修好。岳云盛情接待。中饭后即上山。先到祝融峯（县书、县长等陪同），1290 米，全石结构。下山游上封寺（买佛经若干本）、藏经殿、麻姑仙境,忠烈祠等。照相。同到招待所，遇见廿一二班同学肖伊华（湖大数学有名教授）等，甚为高兴。两个小记者来访，何之光、刘树鹏来，到北京文化书院学习廿天，说原始社会——社义社会阶段值得考虑。衡阳市长、付[副市]长等来谈。

何之光等来谈。（此句写在纸页天头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8 年 4 月 22 日（星期五）晨雨转晴

六点起床，果然下雨。九点到岳云开会，学生们夹道欢迎。科技楼已盖好。学校收到礼物甚多。大会在餐厅开，讲话者十多人，我讲了不到十分钟。几种乐队奏校歌，隆重而热闹。到了几百校友，杨弟

甫与我等算年纪最大的了。照相花了一个小时。回到招待所午餐。餐后又写字，直到两点过方出发。市县学校一群人送行，盛情可感。

近六点回到长沙。李冰封来商定后天去张家界。后来玉珍意见，是非不去为何[是否不去为好]，耽误人家工作，且招物议。又与冰封电话，他们同意不去也。此事玉珍建议甚好。

1988 年 4 月 23 日（星期六）晴

七点起床，三点醒来服眠药，直睡到八点起床。乃奇迹也。上午冰封、朱正来，谈定“毛史迹资料小组”事，待归来聚谈商定。朱正为晚期思想集写了序，颇简要可用。送我双山、郑超麟论彭述之小册子。珍贵史料。看这几天报纸。大家对毛之调动很满意，但觉湖南事尚不易扭转。

午餐后小午休。曹国智、潘基踬、魏泽馨来，对湖南形势亦不甚乐观，积重难返。谈师院、尹长民、王白天等情况。毛致用等全力复旧（83 年前），又谈南南公司与科技大事。赵杰兵来，同进晚餐，散步时详谈人大开会投票情况，详细记录了票数。杨家兄弟各少 150 票，王震少近 300 也。熊清泉问到我恰此时来，为何早知消息。顾委还起作用？小赵漫应之，正合偶合之情。如此迷离甚好。刘夫生来，应酬一番。田政来，为刘正与自己鸣不平，南南公司借刀杀人，只他一人顶住不作检查（他过去是毛的上级）。杨弟甫、曹国枢来，他们推刘正继任省长，焦林义主政协，方案可行（中央不易通过）。国枢可先致信宋平，与熊只能相机而谈。

大、二妹，王敬之来。敬之带照相机随行。

1988 年 4 月 24 日（星期日）晴 宿大庸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七点半准时出发。柏原与我们三人一车，王敬之、小陈与乔局长、小张一车。街上车辆不挤，十一点半到常德（路况甚好，益阳乃模范）。县委书记刘　（原文此处空二字——李南央注）等陪同午餐，喝武陵江三杯，有娃娃鱼、鳝鱼等。饭后遇郭森小谈。八十岁，头发还是黑的，大概是百事不急也。常德城有 15 万人，真正鱼米之乡，有纺织、大烟厂等。长沙石门铁路修通当改观。机场在修。下午一点半出发，慈利境甚长，铁路通过，县城在基建，有 60 公里土山路。翻越武陵山，大庸境内为柏油路，六点前到达大庸。住县委招待所。刘书记等陪同吃饭，喝本地名酒。书记为 68 届湖南师院毕业生，为开发旅游而选者。饭后散步到江边，铁路在江对岸。旧城小街尚在，因灰尘等引起哮喘，慢慢走回。洗澡、看电视。路上与柏原话旧。

题白羊古刹：寺观祠坊阁一体，儒释道文武合流。（此句写在纸页底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8 年 4 月 25 日（星期一）晴 宿天子山

睡得尚可，六点起床，阳台小作活动。七点早餐，七点半刘书记等陪同游观白羊古刹，题词：寺观祠坊阁一体，儒释道文武合流。有古寺、道观、文昌祠、武庙、两节孝牌坊，门面并于一体也。寺内有水火池、双龙柱，他处不见者。随驱车至桑植、至洪家关，观贺龙故居，题字：

英雄起于草泽，云岫呼唤潜龙。

午餐食本地产岩耳（岩壁上的木耳）等。下午三点出发上天子上[山]。沙石路盘旋，弯急坡陡，下看悬岩百丈，石灰岩孤石，有“将军柱”如一根蜡烛。五点多到山顶，缓坡丘陵。旅游房屋甚多，风格尚协调。贺龙铜像（九吨半）立于一岩头（战马依偎，乃一杰作），背后为十里长线悬岩，下看为石林。万千盆景，每一石笋石峯都有丛丛小树，与昆明石林迥异。口占一绝：

一路悬岩万丈深，抬头诡状怪奇形。

盘旋（车登）天子山巅上，石林盆景眼底生。

1988 年 4 月 26 日（星期二）晴 宿张家界兰园宾馆

山中缺水，今年大旱，光盖宾馆却不顾水源（只能接一股小泉水，现修池）。六点起床，早餐后下山坡游览风景点：御笔峰、仙女散花、武士驯马并神堂湾，流连拍照。下山时起雾，在太子山庄稍停，观全景不得。回到桑植县午餐。为太子山书二绝，饭桌口占也：

不游太子山，枉到此人间。
快意平生事，古稀叹止观。

妙境何年劈巨灵，万千气象万千形。
几生修得眼前福，天下名山难以名。

（一九八八年四月廿五日登天子山，翌日下山，主人赏饭，席间占二绝，赠桑植县诸同志）。

三点出发，上张家界已修成柏油马路，大概爬了 500 公尺左右，五点抵界。夹道盖了些乱七八糟房子，甚不顺意。得四句：

张家界在暗吞声，何处招商乱伐林。
夹道馆楼风景杀，神奇未识识嚣尘。

即告管理处长胡太灼，几年前他曾制止而不能也。张家界最早宣传者为 79 年吴冠中文“养在深闺人未识”。后沈从文、黄永玉来，黄建议尤多。香港陈复礼来一周，归去摄影展览，轰动港澳。新华社记者杨辉住此一月拍照，更扩大宣传。晚餐后进沟散步，里面早盖了一批房屋，已决定拆除。

胡太灼谈 85 年王向天来大发脾气事。

1988 年 4 月 27 日（星期三）雨，雨中登黄石寨、夜宿张家界老干休所

睡得尚好，盖厚被。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空气清新之至。吃完早餐已八点多，近九点始上登山路。州委组织部何部长、老干局长等陪同。新来向导小段（黑龙江人），服务员丁雪招扶玉珍。临时买登山鞋一双，着风衣帽，拄拐杖，十二点多始到绝顶。不时小雨，路滑，一路俯仰风光，不外因奇峰形态编出故事，刺天剑、点将台之类。杉林土径约一二里，坡降不大，最后一段为陡坡，中间曾小憩四五次，玉珍时由两人夹扶。一点过始午餐。吃一大碗饭，有豆付[腐]、榨菜、青菜与汤。多日未得口味。饭后至几处观景台，近观奇峰绿海。高山松长于岩缝，根系多爬于石上，竖立横卧，历数万年者。王敬之拍远镜头。上一处景台几乎滑倒。最后为观远处悬岩上原始次森林，走错一段山路，终未果。由后山下，四五百米陡石级，步步小心也。危处有铁栏扶手。后山正在修公路，破坏景观，是否影响石峰安危令人生疑。五点半归来。先烫脚。

管理处主人六点宴请，一锅泥鳅甚美。

颇感疲劳，玉珍不易爬上顶峯，人们始料不及。我则决心以此吹牛也。主人索诗句。

1988 年 4 月 28 日（星期四）晴，宿索溪峪专家宾馆

因厚被过热，睡得不好。夜半只好着毛衣，上身不盖被，始睡着几次（小便竟三回）。五点醒来，推敲诗句，六点起床，将七绝定稿。五绝则昨夜已定：

一到张家界，即登黄石寨。
老夫犹少年，得此平生快。

名山我不少登攀，未见神奇如此山。

可惜先贤无一至，所留诗债后人还。

（原句：名山我亦不少看，一路神奇叹不完，万语千词唯一句:天公偏爱武陵源。）

（第三句又作：虽有诗才难表达，李杜诗才难以表达等等。）

早餐吃包子三枚。饭后写字，笔不顺，写三幅亦不满意。老干所又让留字：

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相看不厌，唯有青岩。

受我影响，柏原两处同书诗句。

十点始出发，走金鞭溪，真是十里画廊，两岸奇峰观不尽，一溪流水更悠然。金鞭因岩柱立天而名。“千里相会”，情人相对也。紫草潭，一路小歇，喝饮料，得断句：

山溪第一数金鞭，两岸奇峰变万千。
多少人和仙故事，潺潺流水更悠然。

十里金鞭一画廊，　　烦恼浑然忘。（原文此处缺两字——李南央注）
造化为何不长翅，不得飞翔一俯瞰。

无峰不奇秀，几步一回头。妙哉又一峰。过楠木坪，楠木直干高耸，叶小冠稀而高。坚质木，叶都小。

一点半始到水挠[绕]四门。慈利县付[副]书记等来接。住专家宾馆。又是宴请，并不饿也。

1988 年 4 月 29 日（星期五）晴 宿慈利县

昨夜过于疲劳，睡得较早，两点醒来。索句，服眠药。成登黄石寨七律等。嵌入此联：

登山从不居人后，言事敢于为国先。

八句皆有双关之意。始放心入睡。六点半醒来，交柏原一阅。得称许。

上午游黄龙洞，果然非七星岩，芦荻[笛]岩所能比拟。上下几层，有阴河（地下二层阴河），龙王宫殿可比人大会堂。共有此十三大厅，总长三十余里，所观者十分之一也。出洞见当年探洞主持人民兵营长毛金初。口占一绝：

三天三夜洞中过，莫忘民兵勇伏魔。
地下龙宫神话界，得游仙境泛仙河。

（1988.4.29.游黄龙洞。主人云所到之处，仅资源十分之一，地下河即将荡漾。出洞时遇探险组织人民兵营长毛金初，口占七绝。）

中午略作休息，将总结写出。二幅书赠慈利。

我老何须闲处着，春来却喜旅游先。
神奇莫过张家界，雄伟当称天子山。
溶洞无双索溪峪，风光独一武凌源。
（上苍）天公偏爱世难匹，吟罢身心似少年。

（1988.4.24.偕老伴从长沙动身，游武陵源三大名胜，卅日返归。柏原、乔登甲、张华等同志陪同，蒙大庸、桑植，慈利诸同志盛情款待。沿途口占小诗多首，为总结此行献此八句，以志铭感）。

三点半动身，慈利付[副]书记朱　　（原文此处空二字——李南央注）同归。过溇水，云将建 40 万千瓦水电站，因无经费，一切具备，只欠东风也。一路柏原说湖南故人情况，邓钧洪已不能出屋。六点半抵慈利县，住宾馆。晚饭较素，嘱之又嘱也。饭后上街散步，市容颇佳。大马路扩建时，全省挨批评（书记为大学生，胆大），现已被公认。柏原抄此行全部诗作对联，谈湖南人事，并告北京生活，来往人等及有联系来往之报刊，实鼓励他多写作也。王敬之为一能干人物，此行表现极佳，连眼镜螺丝刀

都带着，灵活并勤快，与小陈成鲜明对比。乔登甲、张华也极好，招扶周到。

1988 年 4 月 30 日（星期六）晴 归抵长沙

睡得尚好，六点廿分起床。八点过出发。沿路路况比来时横阻石头（压路修路）较好。十二点至常德。地委付[副]书记陈立达接待午餐（菜免去大油大肉之类，仍要喝酒），原书记何晓明留诗册与信给我，到长沙要电要油去了。湘西今春大旱，秧插不下去（凤滩已不能发电）。五点抵长沙，仍住九所一号楼。夜杨弟甫来，说熊清泉已找焦林义长谈，焦推荐刘正仍当省长。留下他与袁学之给中央的信。

九点沐浴后上床。

1988 年 5 月 1 日（星期日）晴

睡得甚好，六点起床。整理沿途诗篇。九点去看望毛致用（后天江西来接）、万达、刘夫生，礼节也。万提到“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文。

乔局长告知，熊明天下午来，并请吃饭。

十一点到琬姐家，孩子们做菜请舅舅、舅妈。林国悌（市委秘书长）在，谈市委书记王众学问题，搞小动作，市委付[副]书记、付[副]市长间不团结，有个人野心，甚至挑拨离间。原系建工局一科长，跑帅大姐处甚勤（难怪大姐欣赏）。中组部来人了解，无法知道真实情况。饭后照相，秀姐女儿带女儿来（丈夫因事故死去，婆婆是日本人，都已回国）。

诗篇修订抄正，直到八点半冰封、朱正来尚未全毕，交他们一阅。

唐麟子唐伯固来，交大跃进时湖南材料。同吃晚饭。曹国智带女儿肖泰来，要为《少年作文辅导》写文。真是没有办法。

冰封与邓钧洪上午来，没有见到。留下女儿|女儿|送的书《天堂里的对话》。

曹国智谈薄一波来时讲话情况：你们说毛致用不好，我来了廿多天，我看很好吗。地下党与南下干部矛盾（其实是改革与反改革的矛盾）等说法，引起大家不满。

李荣光夫妇来。

1988 年 5 月 2 日（星期一）晴

睡得不错，六点半起床。活动了半小时。

将新民学会 70 周年讲话稿改订好。下午又将平江仍是贫困县报告（县委代拟，作修改，加小标题）改好。此行两件事也。

下午三点半熊清泉来，谈到近六点。他谈要点：宋平属意陈邦柱任省长，他拟让刘正作实质二把手，办法是成立财经小组，他兼组长，刘、陈付[副]组长。认为刘正派、实在，可作总顾问。如任省长，则门市过繁，身体不及他，过去作秘书时间长，只作过短时专员（我谈到他在任时，思想解放、勇于改革等）。随即谈到南南公司问题，他说，当时目标还有他（说他儿子如何），现在不了了之。有人建议以平反此案开创新局面，他认为不妥。接受我的意见：此案必须在适当时平反。拟提孙文盛为付[副]书记，但去西藏事，宋平与组织部不满。附带谈到外界对王向天、王众孚的看法，谈到中组部曾谈过他去江西、上海事，也可能派一付[副]职来。同意我意：全力发挥大家积极性，先把经济局面打开。焦林义作用可向广东关系发挥，如南三区成立一小组，由焦挂帅，这样可使他打消去广东之意。此次省人大选举事件，说毛致用曾想放弃领导。

六点宴请，刘正、刘夫生、黄道奇作陪。席间漫谈到毛（由我的文章引起）及文革时各自情况，他们不知秦城具体情况也。

夜钟叔河来谈，为自己未去四川等解释也。说朱正参预[与]毛史事，难于同大家合作。（此句写在纸页天头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8 年 5 月 3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八点冰封、王中杰、黄显孟、朱正、唐镇南、范寅铮六人来谈“毛史迹资料”组工作。先包分类书刊，找助手可予报酬。都感此事湖南必做。两家各出五千元作基金。期间王来苏、章大姐（周里夫人）来谈与谷子元矛盾（湘南游击战争人事问题等）。

十一点开始作字，断续写到下午晚饭前。

下午谢挽澜父子来，慕名见其人也。谈湖南人事：刘夫生等 53 人进大学学习，被认为黄埔生，包成一团，翻八三年机构改革之案，一个个都复原单位（此事耀邦建议，另外怪责者，则与王震一起支持毛致用）。

夜琬姐一家来。刘正、黄道奇来，谈同熊谈结果。刘正想尽力研究经济问题，已提出几个建议：几个市控制蔬菜物价，搞活村企业（干部群众打牌玩儿），压缩基建（同意千家驹意见）从计划内开始。自己不拟再管意识形态，让夏赞忠管即可。黄道奇出点子还可。看来熊尊重此二人。

同琬姐一家没谈几分钟，发了灼姐的脾气：对待琬姐有愧，烧我的字画（毁文化），自私自利到极点。对孩子们说：做人最重要，能力弱不要紧，为人一定要正直。

王敬之拍照已全部洗印好。

服眠药十一点上床。

谢挽澜说：平江每年需各种补贴 379 万，自己解决不了。戈华谈：84—88 翻番，职工人均 60 元占 40%，40 元下 10%。（此句写在纸页天头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8 年 5 月 4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稍作活动。柏原一早即来。昨夜他送来毛际寿一件反映此地“复辟”的材料。翻了一下，全是个人受压之事。原冶金厅长陈昌林[霖]来（其姐为烈士，田波扬妻），谈在延安时毛知其为一师毕业，问到考试题目，关心国难，曾予称赞。陈与帅大姐甚熟。言去年帅大姐曾同王震说：你叫我大姐，比你大九岁，对湖南事不要插手太多。又为我说话：知识分子，懂科学，敢讲话等等。认为刘正比熊清泉强。柏原谈钟叔河，在街道作工时，如把头作风（我说江湖味道浓）。

十一点，乔局长陪同到楚怡，校长黄爱林，特特[级]体操教师张季元等接待。观十几位 6—10 岁小孩练体操，鞍马旋转多达 50 下。陈翠婷出自楚怡。男孩成熟晚（18—20），女孩 12—15。楚怡学生 500+，教职工 35 人，无工友，自己打扫卫生。校办工厂年赚一万来元，每年只 600 元办公费。工资平均 80 元，特级 115 元。买来香蕉、水果、可乐，真是不忍吃。照了相，我的题字“惟楚有才，怡然乐育”，高刻墙上。

下午续写字，给三妹、毛弟字，又给乔局长书“登黄石寨”。

新民学会讲话文交出。平江汇报附信交熊清泉、陈邦柱。诗约 15 首，基本定稿。作字十多幅。真是劳累之至！

晚餐后，孩子们都来。随后熊清泉、刘正先后来道别。黄道奇、孙文盛、王中杰、乔登甲等殷勤到车站送别。同孙谈到去西藏事，他坚持错在宋平八天不见，不愿低头“认错”也。认为王众孚能力可能比他强，他本质不如他。

湖南之行，于公于私，政治、游览均圆满结束。火车九点多离长。

上车后调正[整]上下铺。十二点后始卧下。

物价为全国第二（次于广东），菜涨 95%，肉蛋 48%，工资 22%。（此句写在纸页天头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8 年 5 月 5 日（星期四）晴 返北京

大概睡着五个来小时。断续翻看荒芜诗集《纸壁斋续集》，时事感言部分甚好。

上铺来一女将：河南轻工厅付[副]厅长高东范（工程师），与之漫谈。原来管过人事，介于正统与非正统之间。《红高粱》看不下去，同儿女有冲突。人与事权必统一。对赵地印象尚好，知道我为何人。赠《台湾三十年》，是个读书之人，从外地调河南的。火车上与人交谈也有意思。

早上吃面，中午合[盒]饭（2 元），量少。

稍晚点到京。王庭[廷]栋等来接。回家近九点，吃晚饭。胜利、小多在家。还是回家一切舒服。一堆信件，看了几封。

1988 年 5 月 6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陆茂竹将《访苏记事》整理好，看好近一半。整理得可以，三十四年前事，许多在记忆中。

上午林梦非来，谈湖南情况，说是一直压他（下午谭伟电话，始知曾犯过生活错误，八三年时对杨弟甫等认识上有大偏差）。总看法相似：山西、河北南下者抱成一团，又加 53 人集中学习二年，形成重新上台局面。此事耀邦起了不好作用。他的诗集只好答应看，写几句什么。自称销路自己可包几千也。

秦川来。4.29.一百多人集会，大放厥词，直指二左王。严家其等也大放言。与黎澍电话亦谈及。

下午同玉珍散步取款买菜。

1988 年 5 月 7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九点到文彬处，马石江亦来，谈两机构合并事。乔木嫌他们二人讲得太多，说档案和回忆录都非史料。杨尚昆认为征委会做了不该做之事，如东北总结，28.5 个事（28 个半布尔什维克——李南央注）等（第一个决议讲了王明有教条宗派）。他当组长，常务由乔木抓。冯认为这是两人做好的买卖。宋平插话：组织史资料搞那么多名单有无必要，有何意义、价值。马已与胡绳谈定，组织史资料归中组部管，与乔脱钩。认为这是一大工程，要善始善终。《建国后文稿》第一条即给乔木的几个事务条子，这也是历史？

十一点到办公室，同雨亭、廷栋、陆沅等谈此情况，大家同意脱钩，并即与宋平一信约谈。

下午游 1000 米，遇见祖春。回来到秦川处闲谈。他在百人会议上揭穿了乔邓迫害周扬、王若水等事。曾彦修、童大林、王若水等都发了言，势不可挡也。

与玉珍散步取款买菜。小妹带孩子来，晚餐，谈青年们对我之好感。毛传乃百世之业。玉珍坚决反对之。

1988 年 5 月 8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略作活动。《访苏纪要》弄完并写一千多字前言。晚上陆茂竹来取走。

上午小铃、朱维民来。人民大学官僚机构上了《中国青年报》。

下午与玉珍散步，风沙引起哮喘。到黎澍家，《求是》记者约他谈话稿给我一阅。两种意见绝然相反：保持沉默；放胆大言。应采取后者。

1988 年 5 月 9 日（星期一）晴

六点一刻起床，未作活动。上午陈铁如来，为之作字十余幅，了一债务。小陈来，略谈信件处理及每周来家一次等，会感觉到我的不满。小米来，谈唐见奎工作事，谈小陈问题，谈地方干部局情况等。

下午到灼姐家，谈党校对王胡子反映，对蒋南翔去世无反映［应］。汉雄电话（来过几次）为听取玉珍对干部意见。秦川电话：顾委支部会对党风好坏两种绝然相反意见（宋任穷说好转，李昌、王平说坏也）。高扬为腾房子事去看蒋南翔，夫人与之大吵，第二天去世，引起大不满。

1988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二）晴

六点廿起床，略作活动。上午到办公室，同雨亭、陆沅等谈如何向宋平汇报。杨健生来长谈，如何选拔人才问题。从上而下了解人有很大局限性，企业家中必定产生大人才。谈各省班子情况，很少好的一把手，多少都有缺点和问题。甘肃李子奇还呆不下去。毛致用事与选举有关，赵下的决心。辽宁郭峰，李荒起了很好育人选才作用。

下午游 600 米，遇见杨纯、老汤，同胡绳略谈。认为搞那么大管不了。不了解情况也。

夜林汉雄来，谈如何配班子，定方针政策，到处汇报、取经，取得沪、京、津支持等。比过去成熟了。

齐西来来，启功老人字尚未书就。游泳前同玉珍看望于刚，送腊肉一块。

1988 年 5 月 11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略作活动。上午到办公室，先同雨亭等谈，十点到宋平处，赵宗鼎参加。我作简况介绍，雨亭补充。宋平弄清情况，谈必须善始善终，成果已出，有重大意义。组织部门主持到底，但党史部门仍挂靠着，经费不够由党费开支。他不想牵头，即让我牵头，未允，同胡绳谈了再说。赵宗鼎参加。编制给二个，算是圆满。

下午游 1200 米。翁长溥来，参加长江规划座谈会，钱正英想方设法上三峡也。

三妹爱人小徐来，那个王世豪竟打着我的名号招摇，可恶之至。

与宋谈湖南人事，说陈邦柱乃毛熊推荐，他不赞成，不能全面。（此句写在纸页天头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8 年 5 月 12 日（星期四）晴

六点廿起床，略作活动。上午顾委三组开会，听传达宋任穷报告，说党风已好转。大家不以为然。我谈上梁不正下梁歪，谈吃喝送礼，干部子弟问题仍以乔木儿子为例。本人大谈“大公无私”，却几百万大造住房，引起小组公愤。赵健民反映家乡之行，全同意我的说法。与周惠谈，似又要反右派也。说是大讲党风坏之人，本人必坏。薄在湖南了解情况，对老关系徐清文出尔反尔。谈湖南人事，陈邦柱乃毛熊所荐。同意对刘正看法，实老实人。十一点半去看帅大姐，谈了湖南情形，她很赞成王众孚，说有能力，双壁［碧］似也听到，因付[副]省长落选而想变动，个人计较多也。

下午游 1500 米。朱维民在此晚餐。拿来《中国青年报》载“倾斜了的金字塔”，反映人民大学官僚机构事。志民来，谈大胖工作调动事。为何福建呆不住？既然工作努力又有成绩，即背点冤枉又有何关系，如此骄气。

1500 米约不到一小时，1000 米约 38 分钟，突破 40 分大关也。

1988 年 5 月 13 日（星期五）晴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已近正常。上午人客不断。刘雪初来，谈湖南事，他已写信给焦（我告知宋平并不同意陈邦柱任省长，可由焦致信赵宋，荐刘正复任）黄道奇与围攻。谈湖南当前工作应注意事：劝焦，不急于为南南等平反，可将邵阳问题（王安义闹“平反”，大字报告刘雪初、李锐、焦林义三人）作突破口，加以处理（邵阳最后由刘夫生处理）。注意解决蔬菜等问题。《人民日报》缪俊杰、丁浪来，谈“中国当代文化研究基金会”草案，约一批思想开明者为发起人。我即签名，建议待秦川、项南回来后再约几人议一下。又建议《人民日报》讨论《红高粱》。黎澍来，同《红旗》记者谈话，不拟发表。黄乃夫妇来，说他们大女儿婚姻事。

在长寿街的照片没有收到，为此极不快，迁怒于玉珍，小陈极不负责也。

下午游 1100 米。

晚上没看电视，很不愉快。

1988 年 5 月 14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中征委开领导小组会，文彬参加最后一次。传达宋平意见，三家负责，照旧进行。关于注释问题，反复讨论，最后确定各地自编本，如印行，一律不注，注释另存。解放前本工作会六月举行。文彬最后讲话，谈到 28 个半问题，历史更改不了，必须是准<确>资料，才能修好党史。

下午游 1200 米。

1988 年 5 月 15 日（星期日）晴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人客不断。林利来，在苏联呆了七个月，报刊讨论斯大林等问题极为踊跃，彻底否定与功过分开两派。罗科索夫斯基等是卫国战争开始后，从监牢放出即上前线的。杀加仑将军（1938.元帅级），优洛希罗夫也有份。农民都有工资有养老金，国家包了。住医院不要伙食费。面包太便宜，农民买去喂牲口，大学生面包乱扔。牛肉二个多卢布一公斤，鸡蛋也如西方盖日期，不盖印的九毛一公斤。既得利益（包括各阶层人民）不愿改革。叶里钦嫌改革太慢，戈尔巴乔夫对莫斯科干涉太多（区委都有特供）。斯大林哥里故居要取消了。

柳晓昂来，他的一个姐姐要从台湾来探亲。留两人午餐。

温济泽来谈《英烈》事，建议以历史为主，与《炎黄子孙》分工，都挂在党史室。

下午苗苗丈人一家及玉洁、宓宓[觅觅]来。

夜玉珍又唠叨玉洁不恭敬事，我大为光火，猛击自己面部，极为厌恶此种狭窄胸境（怎么同当年范某对公公一样？）[7]

1988 年 5 月 16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广西来汇报上报本，关键问题是文革写法：如史实，但不要点名，关键问题交代清楚。区党委先通过，再叫有关人看。

当冲照片找到，一大教训。这几天为此生闲气。

法新社 4.26.报导“前秘书”似要发动“温和的”非毛运动。钱李仁曾告我，尚昆批，非看我文。

[7] 范某：李锐前妻范元甄；公公：李锐母亲，丈夫去世后，令家人称呼“公公”，以男人自居，主持家事。当年范元甄对李锐母亲极为苛刻，不允许老人进自己家门。这里是指，李锐认为张玉珍对待自己儿女的态度亦如范元甄对待自己母亲的态度。我写有《公公》一文，简述公公一生。——李南央注

1988 年 5 月 17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看《世经导报》等。余宗彦来，谈马列学院五十周年会，要为“教条主义大本营”张闻天平反。未留餐，因玉珍请客，我自己吃饭也。

下午游 1200 米。收到曹先捷寄来《陶行知全集》，翻到一篇谈民主的文章，可写篇杂文也。

1988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三）多云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中华诗词学会付[副]会长周一萍受钱昌照之托，来找我谈学会事：没有钱，得找一财东支持。如出刊物，无得力编辑不行。此人连抽烟五支，客厅半天也“清污”不了。

下午游 1100 米。

夜观美片《大屠杀》，写当年希特勒杀犹太人。

1988 年 5 月 19 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起床活动如昨。上午周惠来乱谈。十三大后颇乐观，近来感觉沉重，认为赵还不敢独立自主行走，时时得两眼顾上（耀邦余悸？）应当自己脚踏实地走下去就是。耀邦原来只六七分，现在增加到八、九分了。邓大人继续失分。也认为大画册不能增分也。我担心陈老板哪天说出重话来（沿海两头对外赞成，但不易办），两位左王总在窥测也。“清污”与“反自由化”之类小折腾，今后能全避免？又谈到庐山旧事（这时伯村来），七·二三之后，毛找周惠单独谈，“挖墙脚”，说彭一贯反他，谈过些什么有关他的坏话。周答都是敬服之言，过去有过不同意见，最后证明毛高明，因而信服。最后说，既然如此，为何让其统帅三军。毛只好笑而不语，说也有道理。说物价问题等解决不了，是说不过去的。还是要搞高速度，要搭花架子，表面增长好看。也同意我说的，赞成千家驹“釜底抽薪”看法。伯村谈，东北总结又搁浅了，彭真要附上他写的最初九个月，伍修权倾向于打入冷宫（这正是彭意也）。建议找陈：都附上，可以不看。留他们午餐，二点始散。

下午游 1000 米。《河北杂文报》总编楼沪光、副总编冯孟春来，送一大盒餐具，邀参加发奖大会。

徐祖德爱人金莉生来，徐到康华公司，有人排挤，要我帮忙（谭斌在公司管人事）。

1988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下午雨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谭斌（谭力夫）电话，谈徐祖德处境问题。上午十一点同黎澍两对到李普新居吃午饭，饭桌漫谈到两点多，形势逆转已不可能。先念在政协大谈民主，党外人士冷眼观之。尚昆职务安排，使邓大人威信大降：党内分赃也。民主人士惯从人事观形势。

下午游 800 米。没有午休，颇感疲劳。田方与陆钦侃同寄千家驹香港《文汇报》文章，揭三峡讨论不民主之底。

夜续观《大屠杀》，揪心之至。

1988 年 5 月 21 日（星期六）

四点半醒来。李普昨天嘱为七十寿诗（黎澍写了一首用新法裱之），得五绝：

平生笔一枝，南战北征时。
夕照高楼处，随心所欲之。

（{偕}老危楼上）

上午到办公室，复信多起。同陆沅、小曾谈，调王维佳来。陆反映，小陈愿回局。同小陈谈，湘行之不称职，反怪接待人员不理他。又说他的职责（看所写东西）为把关不出格。令人可笑之至。现在的

年轻人从不责己，自负却高。极为不快。

下午游 600 米。到湖南办事处看望杨弟甫。认为刘正复职困难甚多，过去在听围攻太多。唐伯固（唐麟子）带来材料，编“当代中国”湖南卷，吴若虚（原湘潭书记）相见，综合卷强我一阅。

陆钦侃电话，嘱代拟三峡近况一稿。

四益电话，升为编委更忙。政局人下去了解情况甚严重，一触即发也。

1988 年 5 月 22 日（星期日）阴转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看为吉林刊物的打印稿，超过七千字，太长。朱维民来，仍是《中国青年报》刊人大事，磨我时间也。

看湖南总述，这种东西写不好的。

下午陈铁如带临沂二厂长来，强写致顾秀莲介绍信，要柴油机，甚勉强。

小妹带孩子来，工作强调动了。人家出 500 元赎买。延滨、元元夫妇来，谈耀邦到保定去了。

1988 年 5 月 23 日（星期一）多云

六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在内蒙宾馆参加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会，钱昌照之盛情也。遇见毕朔望、林林、虞愚及河南等地湖南诗人。毕竟谈到范某之“Dream lover”[8]。发言多平平。我也被将军讲了十分钟：“龙集”来历及去年四月七十自寿以舒积愤，诗之言志，遣情也。中餐未饱，略休息。下午两点半到党校参加杂文学会讨论，遇见曾彦修，谈贵州之行，拟出刊物，组一松散团体。讲话一刻钟：写杂文必须政治观察深刻，新旧交替形势，比鲁迅时代更复杂，封建之外，加了“左”的痼疾。

夜观电视，女排绝对打不赢古巴了。

1988 年 5 月 24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顾委全体会，听对台工作报告。台湾形势松动，李登辉果然入过党，蔡前叛变后即自动退党。

下午向南翔遗体告别。游 800 米。

索尔兹伯里明天来谈话，得作留晚餐准备。劳累玉珍。

1988 年 5 月 25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清理书房，看些材料。文彬电话，万寿路房屋已经定在三层六间一套。

下午两点半索尔兹伯里来，崔烈陪来，翻译小刘。谈到六点。晚餐，小妹来陪，八点始离去。似甚满意。赠《怀念廿篇》。

索有个问题单，基本照此顺序。首谈工作作风与秘书及其间关系。我问到新书内容与写法。建议三中全会转折主要两点：批两个凡是，解决思想路线；落实政策，平反错案，解放干部。两项均有耀邦之功。

1988 年 5 月 26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看导报等材料，作点摘记。下午刘道玉来，他的调动是“反自由化”余波，为关广富与何东昌合谋。他致赵、万信都已得到批示，支持他留任，但时间错过。说让他在中山、

[8] 毕朔望在延安时与李锐前妻范元甄同在政策研究室工作，称范元甄为梦中情人，使李锐颇不以为然。——李南央注

暨南等四所大学中挑一。建议可先将是非弄清，再谈转任。他想办一个新型高级管理学院。又谈到 84.6.7. 高校思想工作会同邓力群之争：

1. 三个面向：现代化——批抓生产力过了头，要抓革命。世界——“资及[级]侵蚀，反修”。未来——“共义必胜”。

2. 歪曲知分政策。仍团结改造对象，非依靠、非工阶部分。

3. 青年不可信任，两头小（革少、反动少），中间大（胡[糊]塗），应教育为主。

4. 清污不错，长期清，“走一段弯路，有扩大化”（赵），同赵不一致。

5. 只讲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不讲改革开放，不能再搞整人一套。

安若、王淑耘、田绿萍来。他们从港刊知悉我之反“左”王。遂告以大体原委（薄在会上捅出来了）。后送王，见到骆文，谈姚雪垠之表演，刘再复指《李自成》为第九个样板戏，李泽厚则第一卷也不好。

匆匆游 600 米。

1988 年 5 月 27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改好同吉林《新长征》谈话稿。上午到办公室，雨亭、陆沅等来。决定同胡绳谈一次。此人如此不了解情况，又要写意见，太过份了，起码是不尊重别人的劳动。决定写一简要情况告所示三人（杨尚昆、宋平及本人）。又议解放前上报本会议开法。

同小陈谈妥，要主动助我工作。

同廷栋谈调张满起事。（小彭说，传秘书、司机都换）[9]

两点匆匆游 800 米。四点到香格里拉饭店参加翔龙酒厂向延安文艺学会捐款式。神皇酒有医疗作用，为出口畅销货，100 元一瓶。作字：“酒德有神齐作颂，醇香满座（益寿更好）客争尝。”遇见邵宇、孙敬文，孙谈颇多，他是 40 年到重庆去的。

夜观中日合拍片《敦煌》，极好。如此交待千年文物如此藏入也。

1988 年 5 月 28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中宣部《党建》催稿不能不动笔了。上午看材料，为李普作字，第三句改为“偕老危楼上”。为华北电院研究生部题字：“为中国电力事业培养新型人才。”

下午游 1200 米。

几天来零碎翻完《当代中国•湖南总述》卷。晚上吴若虚、唐伯固三人来，谈了些意见。从内容到行文，从原则到具体，如文风格统一，褒贬词语使用。土改搞斗争实际过火了（不能人人追究，个人无法避免自己命运）不如和平土改好。合作化、工商改造部分写法，互助组、初级社打止就好，高级社后就不当了，工商改造更如此。人名要控制好，毛田等如大寨，不能再唱赞歌。

1988 年 5 月 29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乔登甲同志来。他们是来参加“关心下一代”会的。本拟留餐，因有朋友相约，请杨弟甫、黎澍来吃气[汽]锅鸡、炸泥鳅。谈北京老乡对湖南班子的看法，雪初同意推荐朱厚泽。杨谈，十三大时薄拟推荐王震、邓、赵及自己四公子进中委，赵以一未入党之儿顶之，告邓：通通不进。

[9] 张满起是张玉珍养女小玲的丈夫。张玉珍力主将张满起调入中组部接替小彭（春生）任李锐专车司机。——李南央注

1988 年 5 月 30 日（星期一）雨

二点醒来，三点起床，草就“谈从严治党”文，1500 字，为《党建》交差也。改了二遍。今天主要做了这件事。看“晚年”文章几篇。

下午同玉珍散步买菜。

夜陈英茨来，送他主持的报纸《经济周报》与《中国人才报》（黄乃回忆绿川英子文）。

1988 年 5 月 31 日（星期二）阴转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党建》编辑冯敬希（女，湖南人，中央台的）来取走“也谈从严治党”文，并照片一帧。看《晚期思想》诸文。

下午游 1000 米。到胡绳家，交《组织史资料工作情况》并北京解放后上报本。略谈。表示不愿管党史室具体工作，作党史主编尚可。经费问题由中央特费解决好。

1988 年 6 月 1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给宋平信，告知同胡绳谈情况，《简报》不便加入胡绳意见，因他并不了解情况也。

反映离休老干部工资未得套改而不满情况（湖南情况），改好付打印。小陈文字还是可以的。

下午游 1400 米。早晨秦川来，游了一趟{浙}与黄山。安徽对李贵鲜甚不满：在皖二年，1/3 时间回东北。

1988 年 6 月 2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看文件。郭锡权来长谈，委曲至深。谈韦纯束儿媳、儿子在香港情况，前者为资方掮客，后者之公司任职是一呆子。香港多少干部子弟，有问题的多少，很值得调查研究。下午谭斌来，谈到四点半。详谈在武警遭遇，及李振军为人之两面三刀，组织部刘炳辉去调查他的情况时偏听偏信，后由邓朴方拉到康华公司任人事部长。向唐克写信介绍徐祖德。又谈到曾庆红甚不地道（我介绍谭继平转业信，竟表不满之言）。最担心干部子弟拉帮结派也。谭自云，抵住各种压力进人，被称为黑关公。

没去游泳。同玉珍至玉渊潭散步一个小时。

1988 年 6 月 3 日（星期五）晴

半夜二点，有几百学生在马路游行，叫口号听不清。起来后服眠药也不能入睡，大概五点后又迷糊一阵（想到要写篇“三峡论证有感”以刺一下钱正英之流）。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参观舒同书法展览，学何绍荃学不到家也。遇韩天石，又一起参观库伯 (原文此处空一字——李南央注)新现代化画展，很难欣赏。又看家俱展览，价不廉物不美也。买书一堆，约 40 元。

夜观台片《再见》，写日本军商嫖客，很好的爱国主义片子。新闻片劫机事件，与蒋伟国对话，风度、口才甚好，讲的也得体。软弱导致战争之理。

上海黄万盛来谈，王元化有个出不定期刊意见，恐难实行，弄不好变成靶子也。谈江泽民搭班子，将市府人弄到康平路去，听不得反对意见，易发火。朱镕基在行，局长们竟竟[兢兢]业业了。为质量问题撤了一橡胶厂长之职。

1988 年 6 月 4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张铁铮、陆茂竹来，同去看望程明陞、张昌龄、于开泉、韩晓洲。他们都在一个院子。程已 85 岁，仍如 79 年所见，已鼻饲二年，成天坐观电视。张总 82 岁，精神甚好，还上班。谈三峡，他主张两级开发。于总已难走动，说话不清楚，78 岁了。都是水电功臣。韩已退，说几次折腾，水电每况愈下，人好些分到水利去了。不胜感慨。

秦川专为买一本《赫鲁晓夫回忆录》与我，我恰已买了。下午游 1200 米。

1988 年 6 月 5 日（星期日）阴雨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下午胡绩伟来，谈接受柳萌之约编一套民主丛书。随请黎澍来，一起谈，题目范围可予扩大，作者应多找中青年，开头几本要老家伙压卷。谈及意识形态领域，民间起而领导，当仁不让，义不容辞（不解启［啟］立抬举王忍之也）。

徐祖德、谭继平来，给唐克信已起作用，对徐“可以放心”了。陆茂竹女儿来，送泥鳅。

上午作字十余幅，黄万盛索字也。（此句写在纸页天头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8 年 6 月 6 日（星期一）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翻完《张治中回忆录》。最后订正新民学会七十年讲话稿，并给王中杰信。

翻旧诗底稿。

1988 年 6 月 7 日（星期二）晴

因服眠药，六点三刻起床，未作活动。上午将自选诗词五首抄定，寄兰州。

下午到医院体检。晚七点到翠明莊主持十省市解放前上报本研讨会预备会，并讲话。各地上报本一大堆，可说果实累累。

1988 年 6 月 8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一早王焰（彭总秘书）、何定（王鹤峯夫人）来谈庐山情况。他们正编撰《彭传》，拟即去庐山。

改定陆沅为《群言》撰稿。

下午二点耶鲁大学政治系教授 David E.Apter（戴维•阿普特）夫妇、蔡美星（耶鲁博士生，美籍华人）、赵毅（社科院美国所硕士、翻译）、张猛（科学院人类学硕士）五人来，谈毛及延安旧事。到五点。要写一本关于延安的书，共和国的前身。

夜李志民来，逼去海南，已同帅大姐谈，刘泽彭找了李鹏秘书也。

观中意排球赛，打得甚好。

1988 年 6 月 9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改正《漫谈改革党建》稿，同秦川谈北大情况。

下午游 1000 米。同王怀安谈写保安处事。

夜肖延中送两本书来（张贻玫赠毛诗），谈北大大字报。叶公好龙，邓公民主等，拥护丁石荪，骂何东昌（屁）。伙食要 80 元一月。

1988 年 6 月 10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社科院马列所潘军同赛奇博士（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现代中国资料研究中心）来，谈明年哈佛费正清中心麦克法夸<尔>请我去的问题（去年四月未去成），谓我在美国等地，由于施拉姆等的介绍，我的名声颇好。如能去成，可到东西海岸四五个有关中心去。我只提出可否带一助手兼翻译问题，便于生活（年岁大了）与工作也。他认为主要是经济问题。送我文章几篇，我送《廿篇》并请代转施、麦二人。

下午参加七省市大会发言。中餐在翠明莊。晚餐后去游泳，900 米。夜观《特殊警察》（法国片）。一早就同玉珍发火，为客人来往太多，不胜其烦也。

1988 年 6 月 11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将吉林谈话稿《漫谈改革与党建》最后改了一次，添了一段有关思想理论失误的话，即寄出。

下午参加十省市大会。收录范围必须压缩。

马石江应胡启［啟］立约去谈了。紫阳决心强硬手段对付北大学生，决不允许上街，大字报撕掉，趁几老在世解决棘手问题。马谈，速度二位数没有搞好的，中外如此，宣传却夸奖这些。秦皇岛将厂子卖与外人，谁给权力？徐维城到启［啟］立处反映，到五个厂，对物价没意见，承受得了，简直放屁。

1988 年 6 月 12 日（星期日）晴 33°室内，室外 37.5℃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清理杂物、书籍刊物越来越多，到处挤碰，要想个彻底解决办法才成。许多信件也未及时复。

下午小妹带孩子来。已到中原公司上班，收入顿增一倍。

志民来，已定去海南，小刘诡计也。他已熟悉全国第三梯队干部也。

1988 年 6 月 13 日（星期一）晴 38℃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天气突热，时有喘意。整日在翠明莊。上午看上报材料，下午参加小组会，晚上领导小组、编辑组共 18 人开会讨论总结稿与纲要到夜十点。幸亏小会议室有一空调。

1988 年 6 月 14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医院查血等，心电图带回一个 24 小时贴身观察器（3 斤），整日活动不得自由。下午看材料。黎澍赠我刘大年、戴逸两著作，正好翻翻，备总结发言之用。罗尔纲毕生治天国史，从收集资料入手；清史档案之多、乱散等资料统计，可以帮助说明治史须钻入资料也。

夜密加凡、杨纯来，话旧，谈刘道玉与《青年论坛》事。原来赵紫阳当年确在武昌读书，在省高，比密低一班，名赵修业，一二•九后并不活跃。三八年二月入党，声称是密那个支部。

1988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未作活动。九点到顾委三组会谈形势，我讲了邓朴方多人警卫，警车开道事。大家回忆周总理作风，真正清廉也。十点半到医院，廿四时观察结束。到翠明莊参加小组会，广东、江苏等地对组织史资料均甚重视。

下午二点半总结，讲了约二小时，谈了自己收集早期资料，《大公报》的经验。听者颇为动容。晚上会餐散会。

1988 年 6 月 16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翻返乡记游诗。张家界二首反复推敲，拟寄《人民日报》。

下午游 1000 米。遇沙洪夫人，催《老人天地》文章，真是没有办法。

夜到北海，同玉珍观灯会。自贡市为主，耗资三百余万，搬来者 180 万。遇到不少熟人。四川黄启操（？），原重庆市委后调省计生育委，人丛中认出我，甚为亲切，说从签名簿见到我名字，文章必读等等。衣着颇入时。复见尚昆，同我打招呼。归来联想，莫非成第一夫人？

遇见汉雄（介绍认识林中棠），谈田绿萍房子事，满口酒气。让小项有所管束。

1988 年 6 月 17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北京饭店，索尔兹伯里约谈，续问有关毛的生活琐事，直到看无《金瓶梅》等。说列宁也有情妇。认为毛是世上最复杂之人。归途同出租司机谈，月收入平均 300 元，多达四五百。看过《蒋经国传》，觉共产党不如蒋介石。

下午游 1000 米，一千米为 38 分钟。近日以来时生哮喘，每天要喷一二次。

夜观捷片《拳斗中的黑手》。

张家界二首寄舒展，七律后四句改写：

小雨侵苔防滑跌，冷风打面自悠然。
奇观一览危岩立，如醉如痴不歇还。

北京饭店遇见薛君度（他昨夜来家不遇），说他送一封信与邓大人，阎明复转并款待。

1988 年 6 月 18 日（星期六）晴， 喷一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将北屋桌子移位，变成可工作之室。看“左”史材料。下午游 1100 米。黎澍电话疑我生病。《争鸣》五期并无他与光远之专文，大概有几句话。在秦川家同薛君度谈，想去西藏，社科院婉拒。同班禅约谈。

夜王敬之来，同来有少儿社二人。

1988 年 6 月 19 日（星期日）晴，喷一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同玉珍到李　华（原文此处空一字——李南央注）（张霖之夫人）家，为成立中华英烈基金会事（为烈士后代做好事）找我谈。说已有廿多厂家支持，竟要我任理事长之类，婉言拒之。嘱写一信述其原委，当交程子华同志等酌处。巧遇为她治病的丹东中医宋文录，专治神经、哮喘等痼疾。十一点到北纬饭店宋处，喝了一杯凉中草药，当即引出粘模[膜]痰，如喷雾后最佳效果。说是有效则连喝三杯（三天）。许多无望绝治者，药到病除。药为专利，不肯留与病人，必须由他监服之。江湖气尚不太重。

杨小玲来，留午餐。泰国人想来开饭馆。

夜密加凡（助手陈昕同来）来，谈及在枣园时带铐、镣约二年。富春、首道、石磊均找他逼供过。主要为魏泽同所咬。送字幅并书。

1988 年 6 月 20 日（星期一）阴转晴， 喷二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清材料，翻施拉姆的《毛传》。下午看完《访苏日记》清样。夜陆茂竹来，交她一批水电史料，准备第五期也。

哮喘时有小发作，小陆也同样过敏发作。

1988 年 6 月 21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动笔写《三峡论证有感》。上午十一点同玉珍、黎澍到华都饭店参加秦川和《人民日报》外事局同志等招待薛君度的宴会。薛仍谈我们也对黄兴不重视问题。此行拟促成办起黄兴大学。《人民日报》同志谈胡积[绩]伟那天讲话，为王若水辩护，乔木难堪。一千多人多次鼓掌，还有全国各地来人。

下午游 800 米。夜散步。

1988 年 6 月 22 日（星期三）夜雨、阴小雨，喷一次

四点起床，写好“三峡论证有感”一文，1500 多字。活动半小时。上午顾委三组会，传达紫阳 5.31. 讲话十点，颇全面，改造思想工作一段甚好。小平同 90 年代讨论会讲话仍反左。讨论时，程世才为火柴凭票大骂陈希同。军队不搞生产了，再减 50 万。火气甚大。我讲了一条，从严治党光基层不行，还得两头抓，上面要严，上梁不正下梁歪也。大家甚以为然。黄华在散会时还大声言之。

下午游 1100 米。夜散步，没看电视。三峡文又改一遍，仍有 1450 字。

1988 年 6 月 23 日（星期四）雨，喷二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三峡文再改一遍寄舒展。复信几封：冰封、朱正等。《往事长短录》退回，拟寄湘版“骆驼<丛书>”。《改革与“清左”》目录告冰封。

下午游 800 米。夜同玉珍散步。刘瑞龙[10]告别。

1988 年 6 月 24 日（星期五）晨雨，喷二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看施拉姆《毛传》，观点不错，处理史料也恰当。

张家界二首刊八版。李普电话，欣赏那二句也。可书成联。

下午游 800 米。认识赵启阳，原文化部的，鲁艺演赵大叔的。

夜散步，到黎澍家闲谈。

温济泽来，谈紫阳儿子在美国赔一百万，荣毅仁找赵，公了、私了，答曰私了。邓朴方弄五十多车皮事，下不为例。

1988 年 6 月 25 日（星期六）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组织会议，听宋平报告。大概是那些“研究室”的人塞的私货。党员第一条讲共产主义理想，而不按十三大报告的调子，封建思想要加“残余”。

碰到白志民、法陶等，都谈张家界诗，看来人们能接受的。

温济泽来谈“中华英烈基金会”事，过去同刊物接触过，为胡绳所反对。

下午游 900 米，后 300 米连续侧、蛙式。

夜散步到黎澍家，漫谈到十点。

---

[10] 刘瑞龙：（1910－1988），江苏南通县人。刘延东之父。早年担任过中共南通县委书记，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长，参加了长征。1939 年担任豫皖苏区党委副书记、苏皖军政委员会书记等职。解放战争期间，担任第三野战军后勤部司令兼政委。中共执政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秘书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农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副部长等职。去世前与李锐同住复外大街 22 号楼。

1988 年 6 月 26 日（星期日）多云，喷二次

七点始起床，略作活动。上午蒋传漪（原铁道部、武大机械系低一班），带来乐山卢祥林信并汤元粉二袋。卢系武大乐山分校负责人。

九点元化、黎澍来，漫谈种种。所谓新儒学问题，李泽厚关于五四断裂问题（黎说五四三段：1919 陈独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新文化，包括文学革命；反巴黎和约的爱国救亡运动；社会主义影响产生了共产党）。斯毛神话已破，马列也不要尊为神。列宁批马赫，自己不懂自然科学，《经批》有错，何来哲学两条路线斗争。马恩从黑格尔等唯心主义接受许多东西，并未讲两条路线斗争。阶斗理论也是列宁搞起来的，斯毛都有发展。元化要编文化现代问题丛刊，问题在前几本要打响。谓美国美籍华人（林如升其人）视我为毛泽东权威。又谈及当前仍是大人马首是瞻（说赵挨了批）。

约秦川来一起午餐。玉珍准备颇丰盛。

陈铁如来，临沂拖拉机厂党委书记啥事不干，专门以权谋私。

夜到黄乃家小坐。今天气温不高，时感哮喘袭来。

夜伯村来，伍修权为东北解放综述事到陈处，陈谓：感谢笔者；同意把关者意见不刊登；保留意见（仍应刊也）。彭真有信，坚持无所谓路线错误，乃执行中央指示也（附 424 件）。伯村最初同尚昆谈时，认为彭真有错，同意写综述，后来逐渐变卦：人还活着，有什么办法。小平意见，不扯了，双方存档。

此事证明，当代历史，有关人还活着，即无法写也。

1988 年 6 月 27 日（星期一）多云，喷一次

六点起床，活动一小时。全日挤时，将王明《中共五十年》翻完，有用材料很少，过份造假，但文艺座谈会及文革部分等可供参考。

小陈来，三十年代著作复印完一本，又取去一本。看来是不想抄。

下午戴晴到黎处，小谈一阵，她要写储安平（不知所终）。了解五七年形势，如何引蛇出洞，渊源可追溯到七大讲话，下一步乃对付民主党派，必须独裁（从党到个人），如何独裁也。王实味文，整风形势描写与当时情况并不切贴，36 年谈三青团乃错乱时间。

夜到灼姐夫妇处小谈，叹息腐败，有新的 28.5 个。

1988 年 6 月 28 日（星期二）多云、阵雨，喷一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开组织史资料领导小组会，建国前框架最后定案。七、八月分[份]分四个组到十二省市解决问题。长春电力设计院陈绍林（总局时期被打成右派）来，要求调入北京，实无可能（多次来强见）。

下午游 1000 米。李岩告我《编识参考》甚有内容。

田方为三峡事常来电话，今又寄来香港《文汇报》驳千家驹文两篇，谓论证方案有与三峡比较者。

1988 年 6 月 29 日（星期三）晴、闷热，喷一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翻看庐山材料，进入角色。

下午游 1000 米。六点到马凯（马凯饭店——李南央注）赴卡普来教授宴请，同席者有李昌夫妇、温济泽、龚育之、刘力群等。谈延安，话当前资本主义“侵犯”。

1988 年 6 月 30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三峡文又改正抄写一份寄舒展。组史文件退陆沅。

上午十点参加赵守一遗体告别。在清凉山我们相处甚好，从保安处出来，医院大病后，非常关心我，为我到新市场卖掉那个旧箱子，得以买点羊肉吃。安徽回京前（七八年十二月）一次长谈，谈耀邦在陕西挨整，王林如何整他。近年来稍有接触，是支持我在中组部工作的。遇见周建南，谈江泽民已注意到自处。约定漫谈一次。

下午游 1000 米。姚明女士老催稿。

组史资料座谈会讲话稿基本看完。

平江来六七个人（付[副]书记、宣传部长等），我的报告（刊《老区报》头版）起了作用，平江已落实贫困县。

1988 年 7 月 1 日（星期五）多云、小雨， 喷二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北纬饭店参加《国情研究》(《光明日报》张{如}德代办）座谈“社会公平”问题。到者十余人，多三、四十岁者，严家其、王润生等，不少人认识我。对目前形势多悲观，推崇一些西方理论观点：欲求公平，要靠法律与规则；市场体制，机会均等。不公平：收入、权力、声誉等等，自然与社会条件形成。认为目前有灾难临头感觉（如国民党 47、48 年），不公平来自腐败。香港应保持真正两制，社义不要去渗透，否则难繁荣。所有制、双轨制、集权制为三大问题。“痞子经济”，发财心毒手狠。北京调查，年收入 80 万者 37 人，属两种人：太子、旧要犯。美学者罗尔斯谈“无知之幕”，见《正义论》一书。

工商、税务如何受监督，卖房、卖企业、卖土地以外，应扫黑以平民愤。住房、福利等不公平感。住房、劳动商品化，消除不公平。行业利益分配须长治久安分配办法，工资与实物不公平，前小后大（如购汽车事）。北大社会系孙立平谈北大情况：由于感到腐败，知识分子不平，毕业分配、改革疲劳症等而来，一股无名火。红、黄、黑三道：当官、经商、出国（博士帽）。老师中青年与老年一致，四五十岁，留苏生守旧。还有丁石荪因素。三十多年来概括为平均主义的僵硬的不平等社会，城乡、城市不同集团间不通婚。

不公平：正式与非正式分配，货币与实物，工资与非工资。相当部分财富非正式分配，实物过大，货币过小（工资较公平）。同样工资收入，完全不同生活。大锅饭有很多锅，大中小灶，锅际矛盾。此种分配制度所形成社会结构，有损于社会公平。经济增长，一部分归私人所有。小汽车花 200 亿，买来等于建汽车厂投资三倍，相当于近年改善职工费用 285%，因此不能形成激励机制，起不了刺激经济作用，不起动力作用。公平与效率，只能更重视后者。

20%高收入与最低收入比：发展中国家 9 倍，发达国家 3—4 倍（瑞典 2 倍，美比法低，日比美低），巴西 12 倍。我们该拉开没拉开，不该拉开拉开了。

腐败乃改革必然付出代价，此种理论很错，为腐败（伴生物）辨[辩]护。房山县干部占人口 8%，国民党有个好处：官少。

体脑倒挂最不公平（北京市，教师为 11 位），搞第二职业极不合理。不公平无法逾越，保证有权者不钻空子——空想。如何用尽快办法建市场与法治规则，对付办法竞赛，要改革速度超过腐败速度。留恋延安、五十年代。

公平标准：是否促生产力发展。第三世界官僚腐败因市场不发达，法治不完善，无法制约权力者。中国文化传统无平等竞争观念，法治谈何容易。传统文化：听天由命公平观，均贫富从来是乌托邦。非法、不合理，不公平超过合法，合理与公平。没规则，常变更不得了。特权神圣，法律无用。金钱关系比权力好，财富前人人平等优于权力前平等。政治、经济公平都要靠市场与法治。法界必社会精英，否则难治。外行领导外行。报纸不准碰公检法。法要真正独立。中国是血缘社会，根本结构未变化，计划经济实质是家长制、庄园制，五八年办大庄园，家长支配。

人的原始追求是随机的，万能领导无法领导。平等必与自由相联，否则即温饱阶段。平等与效率也是同方向。旧传统平等观念是理想国，西方立法如何避免最坏现象，中国追求最好理想：人皆圣贤。从理想平等出发造成最大不平等。锅际不平等，农民无公费医疗。研究历史，不能从第三个馒头吃起（西方从上层民主开始）。中国老想大跃进，人人一票。财富积累后下步怎办？第一个馒头吃了不能停止。民粹主义有市场，总理工资太少。一切不公平从旧体制来，政府包揽一切。倒爷问题，倒有必要，该得。原子弹与茶叶蛋，前者未进入市场。建立中国公平理论，历史上未讨论过。财富分配可不平等，权利应当平等。“香港居民比大陆得更多民主与权利。”

行为（人际、上下等）、制度（本身，能否维持公平）、文化观念（通过教育，社会化）三个层次。领导喜欢不争公平的人。

饭后即去中南海听宋平总结。水利部新付[副]部长钮茂生找我，该部民意测验让李志民去当付[副]部长，要我帮忙。但志民去海南已成定局。

下午游 1000 米。

1988 年 7 月 2 日（星期六）晴，喷四次

大概昨夜不到十点入睡，二点即醒，三点不到索性起床，抄改《湘游记{快}》诸诗联。十点半请陈四益来，小有改正。留午餐。他的十岁孩子已懂得倒爷。

小陈来，又取走一本毛著（1937 年），大部在日本版中录有。

哮喘渐入困境。下午仍游 800 米。

1988 年 7 月 3 日（星期日）多云转晴喷三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1988 年 7 月 4 日（星期一）晴，喷三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早晚已必喷矣。

黎澍电话，胡绳在游泳池滑倒，腿粉碎性骨折，将卧床一二年，要我小心。

上午到办公室，《返乡杂咏》寄冰封处理。陆沅、王庭[廷]栋等来，谈本月出差事。

看三峡文清样。与山东联系，仍去青岛。

1988 年 7 月 5 日（星期二）雨，喷三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友谊宾馆，参加科学管理研究院成立周年活动。遇见高扬、刘杰、李昌，于若木等。于特示友好，问及苗苗、老范情况。又谈到三峡，陈说关系到政权的稳定，还不比宝钢也。美籍专家李天和讲话，战略规划之重要。吴明瑜谈咨询社会化，包括总理参谋团，不能各搞一摊。吃饭时，聚于一桌。大家谈了些质量高的议论。我说到一把手“全能”问题。过去焉得不瞎指挥。高扬谈他在住处与传达室小辫子吵架及附近商店服务员吵架事（后者骂他你白长这么高了）。席间扯到黑龙江谚语：跳起舞来什么步子都会；喝起酒来斤把不醉；开起会来天花乱坠；撒起野来什么女人都敢睡。（刘杰补一句：干起女人来，三个也不累。）

下午游 800 米，水有点凉了。（修热管道）

哮喘似比去年厉害。

1988 年 7 月 6 日（星期三）阴转晴，喷二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党校南院参加管理科学研究院关于党的领导工作讨论。听到所谓“雁行理论”（引进进口与出口导向关系），难点（领导）与热点（群众）。周恩来领导艺术研究。我讲了连插话约 20 分钟：调查几个县、市；列——毛等打败仗经验；当前关键在党政分开，党究竟管什么；说到底是民主化科学化；几千年封建社会无民主、平等等传统。听众似动容，多人追出同我交谈。这种活动可增加点知识，知道世上动态。

十省市讲话清样看毕。王维佳来，为《老区报》题词：不要忘本，没有老区就没有新中国，大家关心老区开发|发|与建设。

下午游 1000 米。夜观《末代皇帝》。溥仪为美国人演，着重写了莊士顿影响及长春生活，大内生活，抚顺监狱。材料取舍得当。

1988 年 7 月 7 日（星期四） 整日中雨，喷二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医院，取药，右手中指打封闭（打过一次）。心脏基本无问题。游泳不要过累。血色素已 12，空前之好。

书店一览，购书十元。《正义论》还未到。

下午看《改革与清左》材料(《一代新人》所剪者)。

夜唐见奎与张利、张君来，谈合作工程未成。取走平江矿泉水。

1988 年 7 月 8 日（星期五）阴，喷二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改革与清左》从《一代新人》剪下有关段落，分类贴好。

上午谷安林来谈他的出处问题，还是想做事，写作与编辑，但无职位也不行，谈不上福利等。谌震来，取走《往事长短录》。谈湖南新闻界旧事。大革命时左得可怕，《湖南民报》刊“反革命”几十条，包括纨绔子弟。

下午游 1000 米，水凉，25℃

1988 年 7 月 9 日（星期六）晴，喷一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将《一代新人》摘贴完毕，炒现饭也无味。

下午到昆仑饭店参加《蛇口报》召开的座谈会，对蛇口区发展及报纸提意见。到约 30 人，戈阳[扬]为中介人，绩伟、秦川、光远、王若水、谭人瑞，李普等。主题是民主与新闻自由。阮铭回顾三全会后形势，三全会本质是为民主，结果十年有小曲折。光远谈民主集中制之不当。大家谈香港作用之不可变，担心变也。我谈了民主与商品经济关系，社会主义要在社会两字作文章，而不能再搞国家集权。《蛇口报》办得好，希望办得更好，向全国推广。饭后已八点半，到党校接玉珍回。

1988 年 7 月 10 日（星期日）晴，喷二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清理十年诗稿。

上午小妹、小铃来，孩子放暑假，白天要放在此处。党史室韩钢来，谈毛思提法，年青一代都不能接受《决议》提法，晚期思想当然是毛思。

下午翻看《庐山之夏》(苏晓康等写)，戈阳[扬]拟《新观察》两期刊出。一般读者也许甚感兴趣，史学观点则龙脉不清也。作者似故意写得同我认识似的。

夜张利带儿子刘裕章来，要为利比亚石油支付找林部长，求我作中介。我心中反感，晓之以理，无

此必要也。玉珍当然极不高兴，不给面子，就不想想，万一林部长反感又将怎样？

夜刘宇一、陈英茨<来>，刘已调深圳，拟去香港画企业家。加拿大邀请，要画外籍华人。告以不要成“商业画家”，背景不要像挂历。

1988 年 7 月 11 日（星期一）晴，喷二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整日挤时看完《庐山之夏》。过电影式政治报告文学。历史事实不可能写得真实，毛邓对话也难符合身份。但总的精神可取，描写了毛的性格，与历史大趋势的轮廓情况。如发表必引起风波。细节差错当然极多。

上午肖延中来，他约了八个人搞毛早期思想专题，请款 1.8 万元，让我牵头以便通过。还请黎澍、温济泽作推荐人。陈四益来，三峡文他不敢要（《人民日报》范荣康退回）。邓大人近日谈内地搞几个香港，三十年都左了，反右说法也改（不要扩大化了）。

1988 年 7 月 12 日（星期二）阴、雨，喷二次

四点起床，清看 80 年讨论《简报》。

上午看帅大姐，有人向她推荐王众孚进省委，告以实情，湖南事管不了。雪初电话，邵阳来人告刘夫生，市长选不出，派性干扰。信转给赵宗鼎。随去看周建南，财经小组会大概决心整顿“官倒”了。税收有个人员素质问题。军队做生意还是管不了，对外军火仍归尚昆管，太子们参与。仲勋女婿在安全部，香港做生意，说是上千万美元存加拿大，已跑去了。在港买一个汽车牌照花 40 万港元。又说沈图已逃美（均吴福善谈）。

两处吃荔枝，送我小礼物。

下午游 1000 米。水冷，25℃。

小妹带孩子来，暑假忙忙几处存放。

1988 年 7 月 13 日（星期三）晴，喷二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同陆沅、王廷栋谈。他们几路出差。小陈积极换车，恐无望。

下午游 800 米。秦川告知沈图在昆明即返京。谣言可怕，即告建南。

看金树望，他拟去兰州。嘱旅途小心

续查资料。

1988 年 7 月 14 日（星期四）晴，喷二次

五点起床，清理北屋书架有关毛与党史刊物杂件。复长沙信。

秦川电话，沈图从昆明已返京。仲勋女婿在港只住一间房，除电视机物外，别无长物。加拿大有亲戚接受遗产。

下午带忙忙游泳，小妹亦去。小家伙速度跟我一样。湘潭大学教授徐泰来为个人思想事来，应付而去。

1988 年 7 月 15 日（星期五）雨，喷二次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整天翻八 0 年讨论《决议》简报。下午游 800 米。仍带忙忙、小妹。

因听说买车票人讲闲话（“李锐还在组织部”），特到部找郑科扬一谈。去青岛票尚未买到，十七号

走不了，也算是将了一军。

1988 年 7 月 16 日（星期六）阴，喷三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整日清理带走资料等（分出“左”史资料），三峡文集《群言》。

车票买到十八号，行政局分三路去买票。秦永明来电话道歉。大概票也真难买。今天才知道。国务院通知今年老干部暂停旅游休假，包括健康疗养。

下午游 1000 米。喷雾下池，仍喘息不已。

肖延中来。云毛研究，我算一家（乔算一家），《人民日报》“毛思”文，文献室有人持正统观念不同意，如写文章，由他们来对付。请求《早期研究》基金，黎、温批语，大加吹捧也。

夜去看黎澍，王元化来信，催丛书稿件事。将与胡绩伟的计划合并。黎大女儿从美国回，云美国人对中国不放心，怕中国终成超级大国，美国自身有危机感。

《蛇口日报》座谈会事，《文汇报》发表消息，说胡绩伟、王若水与我发言。

1988 年 7 月 17 日（星期日）阴，喷三次

五点起床，整日觉哮喘意。继续清理带走资料。每次都是带得多而用得少，这回大概也不例外。小多、胜利来。中午为蔡嫂生日干杯。下午小铃来。晚餐后同散步。坐公共汽车回。

告小陈，决定明天走，两张票也走。

1988 年 7 月 18 日（星期一）晴，喷三次（动身去青岛）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作最后清理。带走资料、书籍可能仍多，每次都是带多用少也。

十二点四十分动身，胜利、满起先到车站等候。不巧有显要登车，东门车不得而入，改走正门当老百姓。小彭车又恰坏，幸亏胜利在候，昂子同行，小陈三人提箱袋等物穿过大厅，从贵宾室不得出，复上二楼下至第四月台，我已气喘呼呼。所幸者，未买月台票，两张票也未查，五人竟至上车厢。车站人海卧坐，秩序之乱可知。车厢只另一铁路领导去济南者，一路谈路况与铁路人事，叹息颇多（如硬修坦桑路，至今背上包袱）。过济南后又上两位交通送文件人，与玉珍分两房。夜半勉强睡着三四小时（晚餐饭硬如沙）。小多买的一袋水蜜桃帮了大忙。蔡嫂苦瓜、腊肉极好。

1988 年 7 月 19 日（星期二）阴，到青岛，喷三次

晨五点起床，一夜尚不觉热，哮喘时有小发作。七点半晚点到青岛。市组织部王付[副]部长、老费、小朱三熟人来接。住嘉峪关路八号楼。大套房甚凉爽。早餐后又到海边（青岛疗院）新楼看房子（前年看过的）。海边当然好，但伙食有问题。午餐此处点菜，有饮料。疗院王主任来查身体，当作疗养客也。

下午四点下海，23℃，有浪。沿警戒线游一圈，因哮喘受海浪威胁，心有不安全感，手扶警戒线转弯。救生船见我大口呼吸，赶来欲抛救生圈，终坚持到浅滩。

玉珍也洗了淋浴。疗养院有专门楼房，可坐藤椅瞭望。

夜付[副]书记杨再乐请饭。喝了五杯琅玡台。谈对我的好印象（庐山及青干局），甚至有传闻。青岛这两年工作不错，今年产值可过 200 亿。饭后看望野萍 [苹]。他住几天作环岛旅游。

1988 年 7 月 20 日（星期三）阴、小雨，喷二次

四点半醒来，六点起床，略作活动。气候尚不适应。早饭前后翻材料，拟提纲，进入角色。

护士小王九点来，同去疗养院查心电图等。用紫外线照 20 秒脱敏。

同吃饭的亓象岑、丛林都认识我，亓也是当年在济南参加韩复渠政训班的。因看杨纯日记事打军棍，记忆犹新。谓我是真好汉，毫不哼声，引起大义愤。后知我改名。丛是郭子化助手，三八年三月从武汉转来关系，同郑琳、文立徵等一起到徐州，记得很清楚。倍觉亲切。

下午三点下海，疗养院让带兰[蓝]白帽，便于监护。见我游到警戒线竟派人赶来。晚饭后又同玉珍到海边散步甚久，如前年情景也。

夜王醒来，话李昌安等事，似对梁步庭有看法。组织部送来 48 瓶可乐与五个西瓜。

1988 年 7 月 21 日（星期四）阴，喷二次

六点起床，洗脸引起哮喘半小时。喷雾始止。

今天开始正式动笔，定名《庐山会议始末》(《回忆大跃<进>与庐山会议》一书的最后部分)。约 1500 字。第一节为“上山开会（我的记录本)”。

上午到疗养院照紫外线，昨天是背部，今天为胸部。院长来探视，甚客气，还记得前年欲住沿海楼事。二疗区为专治呼吸道病者。范主任（女）来，详谈哮喘历史，拟用贴膏药办法等治之。

下午两点多下海，游七个来回，四点始上岸。比昨天更习惯了。

1988 年 7 月 22 日（星期五）晴，喷二次

五点起床。因天晴，喘息比昨晨好，但仍喷雾。活动半小时。今天未动笔，翻看别人写的有关庐山文章，看看“史家”评论。

上午仍到疗院照紫外光。下午到诊所，疫苗针决定不打，膏药也不想贴，都妨碍游泳也，且皆试验性。食量消化均好。下午游 5 个来回。水温略高。夜仍散步。保险丝坏，晚间未作事。

1988 年 7 月 23 日（星期六）晴，喷一次

睡得甚好。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未喷雾。

今天写“神仙会”一段，已进入角色。资料运用得当，可惜时间他用。上午九点前和玉珍到疗院。小陈去小岛探访战友（我们对这位秘书越来越不满，湖南归来谈过一次不见效)。

午睡仍不着，一点半起来算是写了一个小时。两点半下海滩，血压 160——90，可能不适应有关。游六个来回。在堤上晒卧几分钟，海中整一个小时。在阳台遇见史向生，原来他住四门一号。庐山故人，同在中南组，曾夸海口，河南食堂一个也不垮（八 0 年四个人讨论，承认当年也犯错误)。甚热情，提起三峡，钱正英，能搞也没钱，水利部内部意见也不一。又称我的诗不错。史已 77 岁半，曾患脑血栓，现已好。

晚饭后，亓象岑、丛林来房小坐话旧。谈山东群众中落实政策“不能开口”，还得“堵口子”。

同玉珍海边散步，堤上吹海风极舒服，呼吸道完全畅通。

今天游蛙式多，竟一次用蛙式游了一个来回，即 200 米也。

1988 年 7 月 24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喷一次

失眠甚久，大概到凌晨二点方入睡。六点半起床。“神仙会”写毕，接着是“讨论十九个问题”。八 0 年发言已有底稿。发琬姐、朱正信。

哮喘已基本停止，只是下午下海前预喷一次。游五个来回。人们说我游得快。晚间仍散步。玉珍与小铃通电话。血压低压偏高：90。

1988 年 7 月 25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游泳喷一次

五点起床，动笔一小时，活动半小时。“中南组的讨论”写了个头。上午仍照紫外线。早晨哮喘感几乎消失。中午仍睡不着，起床写了一个小时。下午游一个多小时，六个来回。八点半仍出去散步。整天感觉良好。玉珍血压偏高，不知何故。医生来看，很负责。十点半上床，没看电视。

1988 年 7 月 26 日（星期二）晴、多云，泳前喷一次

六点起床，无甚喘感。整天挤时间握笔。“中南组”写完，共 6 页。今天写得最多。

上午高克亭夫妇来，谈山东组织史资料工作开了个会，进行得好。他讲了话：坚持落实；文字表述；组织部门牵头抓紧。一同乘车去疗院。玉珍体检一上午，肝、胆等查得过细。

下午有潮，浪大，游者不到十人。我仍游一个多小时，沿堤四个来回，又横向两个来回。浪中很自如了，基本用蛙式。

1988 年 7 月 27 日（星期三）晴间多云，喷一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今天只看了材料，没能动笔。上午到疗院照紫<外>线。背、腰部想按摩，排不上号，烤电又限制时间，没能去。为了安全感（带资料太多）想搬到楼上竟遭拒绝。傍晚王付[副]部长来，允帮忙解决。

下午潮浪极大，水漫堤顶，滩边也站不住。游不动，被浪推来推去，仍游了一个小时。小陈下午回来，去了五天，没一句话。说县长同来，见我不高兴未开言。我知道是什么人。晚上看望王醒，并高克亭。高详谈康生情况，同饶漱石争位不得装病闹情绪。康生任鲁中南区党委书记时（高克亭是第二付[副]书记），对饶故作恭敬，传达饶讲话一字不漏，私下对高说，过去他领导饶的。饶对康生戒备，说他原拟兼区党委书记，不想中央派康来了。康的安排是弼时谈话，后来作山东分局书记。康说省委名义好，实际想去华东局，想回上海。中央原拟调饶到华北局，饶说康对华东干部不熟，没作过地方工作，对部队情况也不熟，不同意康去上海。此事为康所知（都同高谈了），后来分局的张运[云]逸、张鼎丞又都调查，因之大闹情绪，装病疯。调到北京后住医院，派彭真、叶帅去看。在华东局开会时，会上公开讲彭真挖墙角（张洁清原是张勃川妻）。康与小姨<子>（黄火青离婚妻）同居，曹轶欧大闹，小姨<子>跳楼。曹甚狭隘，任组部付[副]部长，无本事，讲不清问题，别人代讲全，反不高兴。刘贯一时任秘书长，不买曹的帐，当时即传说康病也受刘之气。康的秘书无好下场。沙涛一次拆了亲启信，即挨整。凌云当过秘书，反感得很。整匡亚明。彭康、华岗矛盾，康说两人都读书太少！李云卿（郭沫若熟人）最知康底细，李儿子从北京去山东看父亲，康说，如果是右派就不要见。其实李当时很好。

1988 年 7 月 28 日（星期四）晴、多云

这两晚都盖毛巾毯。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至疗院，停电。整日工作约三个多小时。“会前漫谈”已过半。下午风浪仍大，游不动。仍三个来回，50 分钟，比昨天顺当些。

晚照旧散步。

1988 年 7 月 29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今天写得最多。“会前漫谈”毕，“七月十日讲话与第一次召见”毕。已到第 32 页。上午仍到疗院。吸负离子半小时。

下午海中 50 分钟，四个来回又沿堤来回，很觉自如，能顺着风浪了。

1988 年 7 月 30 日（星期六）晴间多云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校对《旧诗近作》（小陈抄）。上午搬到楼上，医护们一群来帮忙。丛林同志来谈郭子化，谈徐州旧事，要我写篇纪念文章，当即应允。上午未能动笔。

下午下海，管理人员为我带红帽（可不受监护），取得信任也。50 分钟，警戒线游一大圈又两个来回。同吃饭张谦垣出事故，被急救，增加人们担心。到疗院作按摩，吸负离子。归来已近六点。

1988 年 7 月 31 日（星期日）晴间多云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阳台甚大。整日编抄《旧诗近作》，总计 100 首。写小序 400 字。所遗漏的大概不到十首，如去年镜泊湖之作。回京后，拟将《龙集》补遗及磨子潭若干首补入。没去疗院，伏案时间较长。

下午三点下海，高个小徐到堤上找我，同他一起最后沿警戒线游一圈回来。

1988 年 8 月 1 日（星期一）晴间多云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早晨最后将《旧诗近作》最后一阅，交小陈送出打印。市委组织部只一个打字员。

校看小陈已抄《庐山始末》各节，略有增订。工作到十点半。

上午在疗院度过：照紫外线，吸负离子，按摩腰背、电麻，共二小时。

对伙食甚不满，炒菜没油。唯我正式提出，近两天小有改善。玉珍为我购罐头红烧肉及点心等。

下午下海一小时，潮退至最低处，来回六趟，宽只百米也。

1988 年 8 月 2 日（星期二）晴间多云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今天动笔时间挤出不到二小时。开始“会议纪要”，可惜手头无原件。续看带来材料。

上午全在疗院呆过了。按摩与电麻有好处。

下午退潮顶点，小如游泳池也。七个来回。

晚上到何载处，漫谈到九点半。《彭大将军》电影搞了六年，都通不过，都怕惹事也。最后尚昆拍了板。庐山，叶、聂二帅去劝说彭总，是奉毛之命（浦安修谈）。谈组织部内部王荣光等欠了账的人仍在位。谈政协党员组骂钱正英事（少 370 票），包括刘西尧、陶鲁笳等都很气愤。我谈到段君毅、陈希同来找野苹与我，让陈元当副书记事，被我顶回。陈元落选时，紫阳竟找李锡铭谈：“这叫我怎么交代。”此为李锡铭向何载谈的。见到乔木，脾气极大，情绪甚坏，查牛情，对牛弹琴。

1988 年 8 月 3 日（星期三）晴间多云

五点半点起床。今日肚子总觉不适，解手四次。没有下海。翻看材料，决定增写“干部意见与社会舆论一节”。

上午仍在疗院消磨，背部按摩甚觉疼痛。

晚饭后习惯同玉珍散步海滨，吹海风，真也是神仙生活。

夜观电视剧《末代皇帝》，宫庭[廷]生活比影片逼真。

1988 年 8 月 4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干部意见”只差最后一段。整日只挤出三个工作小时。

上午到疗院，紫外线已一个疗程。吸负离子，按摩、中频电麻，三项到十一点毕。明天拟停止，否则计划无法完成。

下午三点下海，水极好，游了 6 圈，一个小时。小徐伴游，怕我出事也。没带兰[蓝]帽子，救护船的人也认出我来了。海边遇见刘震，问伙食好不好，要请我一顿。只怕是空头支票。

晚上散步到八点半。玉珍为我按摩。

1988 年 8 月 5 日（星期五）晴间多云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写完“李云仲的一封信”一节，6 页。上午停止理疗。

下海一小时，游 6 圈，水极好。归来同三位客人：刘鹏、谭宗级（党校教授）、戴鹿鸣（党史室研究员）闲谈一小时。此地开一高校党史会，非去不可了。“虚名在外”。

1988 年 8 月 6 日（星期六）晴间多云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早饭后同高克亭一起去参加山东省高等学校革命史讲习会开幕式，并答应星期一上午讲一次。

续翻材料。下午三点下海一小时，游五圈。水极好，有小浪，正开始退潮中。夜续观电视剧《末代皇帝》。

1988 年 8 月 7 日（星期日）上夜雨，阴间晴

五点起床，未作活动，整天看材料，摘材料，并考虑明天讲话。下午没有下海。

施拉姆一篇《乌托邦来回》文，佶倨[屈]聱牙，懂[难]读之至。

1988 年 8 月 8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只写了谈党史研究的四小片纸提纲。上午八点四十分讲到十一点十分（休息十分钟）。庐山会议情况约两小时，党史研究约半小时。完全没看材料，信口而谈。看来效果尚好。一起吃饭的山东老同志夫妇全去了。

关于党史研究讲了四点：潜心搜集资料，以此为基础；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特别是国际；百家争鸣，不怕争论，不能由哪一人说了算；重大问题如“左倾”，肃反之为害，封建影响等。

下午下海一小时。正来潮，有推浪。最后游了二圈，小徐陪同。遇见方强，昨天刚来。

晚饭后，几位老同志抓住谈毛，说彭真讲过：过去跟的太紧。

1988 年 8 月 9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仍看材料，改好“李云仲信”与“干部反映”两小节。

下午下海一小时。风浪大，一人独游三圈。实际是锻炼胆量也。自己还是非常小心。

夜王醒带付[副]院长来，关心备至也。

1988 年 8 月 10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看一上午材料。玉珍血压略高，整天情绪不好。看到罗长子当年就同小舟议论：对李锐印象不好，大概是五八年四月广州会议陪总理夜晚观剧后在大桥散步，我未主动与之打招呼也。

下午下海一小时，游四圈。浪比昨天小，水温极好，舒服之至。总是基本俯泳。今天仰泳较多，浪

水可以躲过。

夜观《末代皇帝》，写溥仪虐待小太监，混账之至。

1988 年 8 月 11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今天开始写“彭信”一节，速度甚慢。

玉珍低压 100，大大影响情绪。

下午三点下海一小时，涨潮，几无甚风浪，游了 5 圈，小徐陪 3 圈。

夜八点同餐老同志十来人座谈党风及一些历史问题，问及高饶事。

1988 年 8 月 12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彭信”一节只剩一个尾巴了。下午下海一小时，仍五圈，水极好。

党史办负责人送来一大箱水蜜桃，大概是酬谢那天的报告也。

1988 年 8 月 13 日（星期六）晴，患感冒，没有下海

昨天就有感冒的感觉，喉头不适。下半夜两点咳醒，泡沫痰不断，喉燥，无法睡觉，三点起床执笔，写到五点，复休息了一阵。六点半小活动半小时。上午医生看过，下午送药。感冒了，大概同电扇有关。整天喉痛，但未影响伏案。“彭信”毕，约六七千字。来龙去脉交待清楚。

晚饭后，玉珍为王醒爱人送桃。散步遇见海边保卫、救护等人员，都问及为什么没下海。有一位竟说，下海可治感冒。我在此间能游算是出名了。玉珍为我喉头扯痧。

1988 年 8 月 14 日（星期日）晴

昨夜睡得较好，上床后约十一点服眠药三片，六点起床。咳嗽已转浓痰，痛渐缓解。王医生来，送另一种治感冒药。好在从不发烧。上午彻底休息，小睡一阵，中午又小睡二阵。下午三点开始工作，以旧洗衣板解决软椅烧屁股问题。这个疗养院无夏季设备。

1988 年 8 月 15 日（星期一）晴

四点咳醒，痰多，觉全身疼，复又睡着。六点起床略作活动。血压 110，70，比昨天 100——60 正常。上午写“纪要”一节。市委组织部朱玉磊同副部长张德友，处长施旭东来，礼节性也。将小陈已抄好两节交打印。

小陈随后到。北京办公室搬家东西过多。言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未开成，彭真有意见，等等。发生了什么事？估计还不至于。

下午下海半小时，小徐陪游二圈。隔了二天，想海也。

晚上看电视。

1988 年 8 月 16 日（星期二）多云、小雨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续写“纪要”节。感到第二次召见如何插入方更合适。

下午省党史办龚偕市党史办毕庶荃付[副]主任来。因高克亭嘱去临沂事。客气一番。

下海一小时，游五小圈。遇方强，他改到晚上游，以避太阳。

1988 年 8 月 17 日（星期三）阴、多云间晴

睡得尚可，五点起床。喷雾一次，可能因一夜较凉所致。“二次召见”与“记录”二节毕，共 28 页，约一万字。好像登山已过半山腰了。

下午下海一小时，游 6 圈。小徐仍陪游。几次大咳嗽，有痰，感冒最后尾声。

夜观电视，小陈十一点始归，令人担心。

1988 年 8 月 18 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市组部张部长，染料厂书记曹俊松等来，邀我们并何载夫妇游崂山太平官。先到崂山县，县委书记王志圣陪同山行过劈天石，到狮子峯下。有宾馆数座。中饭大吃海鲜，略饮啤酒、白酒。下午三点登太平宫（小石庙），大概宋代所建。上狮子峰，华盖迎宾处双松颇气势。崂山实乱石秃山点点松也，但面临大海，自然气势非凡。主人甚殷勤，归途在沙子口镇晚餐。

1988 年 8 月 19 日（星期五）晴间多云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续写“张闻天发言”，并看资料。

下午下海 70 分钟，游 8 小圈，小徐相伴。

夜观电视剧《末代皇帝》及《河殇》。

1988 年 8 月 20 日（星期六）夜雨、阴雨

雨下了一夜。六点起床。玉珍发现我有眼红，逐渐红满，急点眼药。下午让眼科医生一看，即认为是“红眼病”。并不肿痛，左眼未波及。未停止工作，“张发言”毕，并重看“记录”。

夜<观>电视《末代皇帝》与《河殇》。

1988 年 8 月 21 日（星期日）晴

果然左眼波及，红眼病无疑矣。整天点眼药，不能多写东西，只将四节最后看一遍。

看来已波及玉珍，她左眼已有红意。整天在屋内吃饭。

小妹信并转来索尔兹伯里信，云法夸尔将尽力设法解决陪同人员，但困难亦大：无此先例也。

胜利来信，劝我平和息怒，可能是蔡嫂谈了什么。

1988 年 8 月 22 日（星期一）晴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略作活动。眼睛不断点药，见好。整日伏案，七月廿三日讲话校毕。

玉珍双眼都感染了，情绪不佳。

晚上到海边散步，夜仍观电视。

1988 年 8 月 23 日（星期二）晴、晚小雨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眼好转。玉珍的逆转。真是意外之灾。整天没有下楼。

仍整日伏案，廿三夜事亦毕，整节脱稿。全部脱稿已 13 节。二次常委记录又看一遍，似无甚可删。

夜观电视。小陈从战友处归，说北京、青岛市场抢购成风，人们对物价改革没信心，甚悲观，谓党没前途。我不同意其看法，不必悲观，此乃必付代价。

1988 年 8 月 24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眼睛基本好了，玉珍也见好。整天伏案，编“彭信反映与形势变化”。《简报》材料已熟，胸有成竹也。晚饭后未散步。何载来，给我他的第 24 次申诉信，详谈曹志压他之事，并谈及我走后，曹也想对我搞一下（《世界经济导报》所刊座谈会名流发言事），发了复印件。

1988 年 8 月 25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眼病已过去，仍点药。玉珍已好转。整天伏案，此节仍未结束。

给小妹、申生信。

上午市组张付[副]部长与崂山组部长来，送一大箱葡萄，求写字也。

晚饭后同玉珍到海边散步。明天要下海了。

1988 年 8 月 26 日（星期五）雨、25℃

六点起床，略作活动。整天下雨，气温大降。

整天伏案，夜工作到下一点。两次常委会及“彭信反映”三节脱稿。开了个目录，已写好 17 节，10 万字出头。除眼病、感冒干扰，上崂山一天，做报告及准备二天，实际工作不到一个月，前半月还每天上午治疗。工作效率可观也。

晚上仍观电视剧《末代皇帝》文绣出走一节。这个电视剧的真实感远过《红楼梦》。

1988 年 8 月 27 日（星期六）阴、小雨转晴

六点三刻始起床。小陈将四节长的带到膠南县去打印，一早走的。“彭信反映”不及再看一遍。

上午玉珍强拉我出去散步，海边已是秋味。

下午转晴，下海一小时。涨潮，五级风，不让往警戒网线去，说网破了。游了 6 个来回，舒服之至。小徐仍陪同。洗了个痛快澡，已一星期没下海了。

夜观电视剧《末代皇帝》，日本人开始导演天津出走。溥仪是认真想靠日本人再登基的。

1988 年 8 月 28 日（星期日）晴

昨今两天只抄录了主席两次讲话（8.2，8.11）。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天晴。眼睛已全复原，玉珍尚未全[痊]愈。下午下海一小时，游五大圈。

1988 年 8 月 29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整日伏案。8.2—16 日毛四次讲话整抄毕。真是惊心动魄，三十年后仍如此感觉。十一日、十六日两次指名讲了我。

下午下海一小时，涨潮、无风浪，仰游一半，游了 6 圈，小徐仍陪着。

晚上同玉珍海边散步一小时。

丛林同志谈及，当年湖西事变主要负责人，至今无一检讨，名叫白学志（原白志明）。党内人事之不公平莫过如此。

1988 年 8 月 30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虽整日伏案，但“批判检讨”一节仍未弄好。发言材料摘抄大半而已。下午两点半下海，三点五十分上来，游 10 小圈，空前记录。小徐陪游一半。尚不觉累。

小陈明天始回，校对不完也。工作到夜十一点。

1988 年 8 月 31 日（星期三）晴

昨夜服眠药始入睡。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批评与检讨”弄好 20 页，“对事对人” 另立一节。仍整日伏案。小陈回来，打印约四万字。校对不易。

下午下海一小时又一刻，游 10 小圈，约 2000 米也。仍小徐陪。

1988 年 9 月 1 日（星期四）晴

昨夜十一点后服眠药，上床久久不能入睡，脑用过度之故。上午省委组织部和省党史办一付[副]主任 （原文此处空三字——李南央注)来看我。王永生陪同，小朱亦来，谈了两个小时。这一个多月我是世外之人：全国性抢购，社会震动。山东工作较好，组织人事工作也在前列。我说梁步庭讲话信任学生，讲得很好。山东党史，肃托等事，值得记录下来。历史教训，留告后人。

下午下海一小时又五分，仍游 10 小圈。大概不止 1500 米，大概不宜如此过份。腿、腰都有疲酸之感。工作到夜十一点，一共得三小节。交付打印：“批评与检讨”，“对事也对人”，“第三次召见”，共脱稿 20 节（约 12 万字以上）。大概还得五节，才能结束。王永生建议写完再走。决心十号走。

1988 年 9 月 2 日（星期五）晴

昨夜又失眠，大概近一点才入睡，未复[服]眠药。三节交小陈带去打印。为赶活，早起未作活动。仍整日伏案，基本完成“斯大林晚年”问题一节。下午也没下海，只是晚饭前后同玉珍散步一阵。夜仍观《末代皇帝》受日本人欺负一段。

1988 年 9 月 3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整日伏案，又编抄好一节：“全会召开时的讲话和批语”，并改好“斯”节。两节共 44 页，12000 字以上。

中午崂山组织部长送来一箱平[苹]果，答应六日将字幅写好。看来最后三节得留到北京了，这里也打印不及。

下午下海一小时五分，游六大圈，1500 米以上。

1988 年 9 月 4 日（星期日）晴、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两节又看一遍，并对“八月一日会”补个尾巴。

今天算是略作休息。

试笔，作字几张。两枝新笔完全不能用。

夜观电视十点上床。

1988 年 9 月 5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几整日作字，又送来旧笔四枝，不合用。幸王大夫（志瑞）借来一枝好笔。成品 23 幅（废品六七张，皆新笔书者）。多日不写，手发生。

两节送去打印，得十一号回京了。

明天去膠南县逛两天。

丛林与辛玮二老来，老干部的一些要求。他们主要是坐车问题。

1988 年 9 月 6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七点五十出发。朱玉磊陪同。老傅车过海经黄岛到膠南县。中午县委书记张旭升与组织部长李祥启等接待。海鲜午宴。下午三点出发，先到小石子军港（2.5 平方公里，可泊航空母舰），参观导弹驱逐舰，舰长作讲解。刚从南沙回。无制空权，海军对付越南无问题。此舰 3000 多吨，国内已属老型，船台等如普通船也。从军港参观琅琊台，陡路，换车上台，又遇卸砖阻道，最后 1/3 徒步台上。果然瞭望海天一色，三面环海，气象万千也。归途遇雨，抵县城已八点半矣。夜宴十点始毕。付[副]书记王寿志陪，幸有一碗辣椒豆付[腐]吃饭一碗。十一点半始就寝。

台上建雷达站，碑刻、秦砖汉瓦最后受毁。（此句写在纸页天头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8 年 9 月 7 日（星期三）晴间阴

六点起床，阳台小活动半小时。早餐后街头略散步，大街为水杉夹道，气魄甚大，不只环境美化也。县城卫生工作甚好，为全国先进，颇为不易。昨与张旭升谈，原长期任中学校长，学数学的。知教育之为根本，主张税收切一块，否则经费不能解决，社会集资亦难，县干部曾带头集 60 万元。

八点参观县博物馆，始知琅琊台明清建筑为 46 年解放时，破除迷信所毁。留字幅一张：

秦皇三上琅琊台，望日观海，此台传名千古，驰誉中外。明清建筑毁于破除迷信，膠南人民实有责任重新修复，庶几文化传统、改革精神得以并存。

一九八八年.九.六.登台志言

台上六十年代建雷达站，不肯搬迁，一大难题。

十二点半返嘉峪关居处，吃蛋炒饭。

下午下海一小时五分，潮大浪大，有风，仍游大圈五圈。

老红军廖弼臣来，即借笔主人，并在此同餐者。话大跃进旧事，地瓜如何合{长}，老干部优待蚕角粉（不能咽）。

1988 年 9 月 8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整天作字，约 16 张。没有下海，有疲劳之感，腰亦瘾[隐]痛也。中午崂山组织部长等来，送平[苹]果两箱，虾米四袋，并约去吃饭，只有谢领。加字条二幅。再住下去也是麻烦。

下午王醒来。

1988 年 9 月 9 日（星期五）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早餐后去疗院理发未成。沿海滩归。玉珍借来工具理发。下午没下海，下午将登狮子峯做成，字幅亦写好：

登狮子峯

拔海鳌山尽怪峰，洪荒巨石乱穿空。
登临磊落荡胸气，水共长天一色中。

一九八八年重来青岛消夏，八月十八日，经李村过劈石，登狮子峯。崂山主人嘱题诗句，以现成景观凑韵应命：海上崂山狮子峯，摩天石岑太平宫。老君喜看沧桑变，华盖迎宾听晓钟。似嫌敷衍，续吟此四句，主人或许纳之。

给王永生留信。此诗寄《青岛日报》。

1988 年 9 月 10 日（星期六）雨

六点半起。未作活动。上午作字三张，封笔矣。整理行装。（送廖弼臣、王华、华山同餐三人）。

徐永胜来，送字幅并罐头食物，以表谢意。疗养院付[副]书记来。

背部与腰部都隐痛，这两天都贴了止痛膏。大概是游泳过量所致。

下午到海滨散步，涨潮浪大，甚为壮观。与玉珍欣赏半小时。整个长堤漫水，只有一二人在游。

1988 年 9 月 11 日（星期日）多云转晴

夏令时今日结束。六点起床，比平时多睡了一小时。上午与玉珍整理行装，多了两箱平[苹]果也。华山夫妇送来一袋红平[苹]果，盛情可感。问及我是否有未安排某子弟事而下台。笑衍之。谈耀邦下台事，都为之不平。对薄、王等下面看法甚多。

廖老一早来送字。

疗养院付[副]院长来，管基建，新成立爆破公司故意刁难，盖一所房子，一百多道关卡，办任何事都要送礼也。付[副]书记亦来，谈淡季问题，到渔村巡回，收费嫌高，尚未<有>“拳头”治疗项目可以吸引四方来人。

下午下海 40 分钟，风大，顶风时极不舒服。游三圈，告别式也。

对楼下淮北市委书记王成法，坐小车来，医生、护士长、工会、秘书等五人随行，还有打前站的，老傢伙都极反感。

看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只是“轻轻一击”也。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案仍未触及。

1988 年 9 月 12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晨起觉凉，担心哮喘，幸未发作。这几天都要喷一次，尤其临睡上床时。

上午翻看《书林》，中午疗养院付[副]院长请我们到八大关饭店午餐，菜肴甚丰，对虾尤大。饭店为疗养院所开，承包后有利润，原来不赚钱，还贴房租。

下午疗院书记、医生、护士们纷纷来送行话别。丛林与章玮来坐甚久，谈山东历次错案如何总结，三反运动几全平反。丛林夫人张大姐送来一个大西瓜和她自己捡的紫菜等一包，盛情难却。

五点，杨在茂、王永生来，如抵达之夜又宴请一次，喝白酒五杯。按时到站，行李大小 18 件！

青岛与我之间甚有缘分也。车厢有空调。

1988 年 9 月 13 日（星期二）晴，返北京

昨夜服眠药，睡得尚好。同厢者为搞建筑机械高工王戈。谈了些业务情况，建筑机械不落后。

十一点到北京站，满起、九华来接，小彭车开上站台。部里亦来人。小玲与毛竹、芒芒[忙忙]在家。午餐一桌好菜。没有午休，抓住三个劳力为打印件（180 多页）分装，舖[铺]了一地。直到晚上始基本结束。查出漏打一页，编页码重错者。此项工程真是不易。小妹来，芒芒[忙忙]吃午饭未得允许[11]。

一边看了一点。如在北京，绝对不可能如此完成。

晚秦川、黎澍电话。收到书信甚多。

[11] 我的女儿忙忙因就读小学校舍修缮，10 月 1 日开学后学校将借 127 中教室上课。该校离我父亲的住所只隔一条马路，而离我们自己住所街道所办“小饭桌”非常远。顾探问继母张玉珍开学后是否允许上小学二年级的忙忙在外公家吃一顿中饭，以解决孩子中午没有地方吃饭的问题。没有得到张玉珍的允许。——李南央注

1988 年 9 月 14 日（星期三）阴、雨

服眠药三颗，睡足七小时，六点起床，未作活动。上午在秦川家同胡积[绩]伟谈了一上午。他们到烟台看望了耀邦并照相。有“渔家傲”<词>赠光远，甚有感慨。刘帅追悼会事也迁怒于他。都遇到下面干部，群众同情行动。目前形势担心有人倒赵。下午到黎澍家，身体不好。带回王元化等信件。

1988 年 9 月 15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辽宁饭店参加“图书评论学会筹备会”。中宣部、新闻署要成立的，《光明日报》坚约来参加。同戴文葆坐在一起，谈形势，发言十分钟，讲到“红高粱现象”，真正贯彻双百方针。同舒蕪等一桌吃饭，谈桐城方家。

下午到医院，胸椎照片。看王雨亭。

1988 年 9 月 16 日（星期五）晴，喷二次

晨喷雾，哮喘发作如去年自镜泊湖归来。上午到办公室（旧房整修，搬东头）同金老、廷栋、陆沅、小曾、小王等谈工作情况。东南、西南、西北三地下去，进展都较好。告以我的青岛劳作与毛传之准备。曾、王二研究生精力用不完也。

下午有体温，37.3℃。哮喘时袭，仍力疾到协和看周惠，几乎死在北京医院。肺炎（军团菌，罕见者）乱打吊针，后坚决转院，办公厅才解决。大吐血、拉血，十分钟内止住。输血 1800CC。大教训也。

随到曾彦修家。谈出旧诗词刊事，他有兴趣揽此事。又不能让中华诗词会挂靠。说姚、乔等问赵，速度必减。

哮喘晚上大发作，过于疲劳也。

1988 年 9 月 17 日（星期六）晴，喷六次

昨夜上床前喷雾，晨起即喷，已不能作活动，只能看点书。

下午小陈来。王元元来，谈耀邦送我诗两首，胡德平迁，不敢送来：正是起谣言之时也。

小陈谈火车上人骂邓为何不死，划拳，大（权）小（个儿）。

晚上陆茂竹送《水电史料》第三期及稿费来。曹维恭来，谈到十一点。中国威信大降，外报谓姚等逼赵让位，军事、经济都不能管（各种谣言大概都有点引子）。邓的威信续降，留学生多对党失去信心。他的大女儿与美国人结婚，一家大概不会回来了。

1988 年 9 月 18 日（星期日）晴，喷四次

哮喘威胁。六点起床，未作活动。

看《访苏日记》，朱正要印件。

小妹来，送书二本，又借走二本。让看我最近的文章《党建》刊载的等。

元元夫妇来，耀邦给我两首诗，让改。谈三峡，被德平压下。元元为我扎耳针，玉珍为我洗澡。

1988 年 9 月 19 日（星期一）晴，喷四次

四点醒来，喷雾。如不动弹，可能少发作，但做不到。《访苏》看毕。

陈希来，看望之意。金老送来文件。

上午到医院，内外科，哮喘尚无罗音。肺气肿，胸片，一般骨质增生，烤电不过安慰性。

1988 年 9 月 20 日（星期二）晴，喷四次

又是晨三点喷一次。五点起床。将《访苏》校正好。旧诗百首未校完。阳台小作活动。

上午柏原来，给朱正信并《访苏》、旧诗近作数份带去。柏原想为我写传，自己介绍自己的特点与简史。

下午长沙大学顾问李芸青（李淑一堂弟）等三人来。什么名誉董事，又题字。

陆健健来，谈定一同志两次发言，总结理论与历史，理论出自实践也。为周扬翻案。要我办秘书进级事。

王元化电话，丛刊文章写不了。名单先不公布。

1988 年 9 月 21 日（星期三）晴，喷三次

仍四点喷一次，晨起未活动。

戈阳[扬]电话（秦川来亦证实），为《河殇》事，王胡子找谭文瑞去骂了一顿。政治局会谈到非毛化问题，我们不是苏联。蛇口事件（曲啸失言）不再登了。光远又被查什么文章事。

下午元元来，为我扎耳针。耀邦再登泰山诗，让我改，不通平仄也，意思尚可。赠我的两首诗，德平仍不放行。一首论其人，一首论三峡。

小妹来，翻译了法夸尔信。决定十一月去。小妹届时留在美国陪我。

徐彬送来两张《光明日报》，有薛暮桥文。

上午湖南人民社陈敬（女）来，催初级阶段理论丛书稿。兴趣还在“左幼病”也。

1988 年 9 月 22 日（星期四）晴

仍四点喷雾。晨起未作活动。上午崔烈来，代索尔兹伯里问些细节。进城前往香山事，何时到西柏坡等。他认为美国应去，哈佛约请很是难得。

下午杨士杰告别，遇见尉建[健]行等。康华与邓朴芳[方]脱钩，整顿公司。监察部管不了上面的。四点到部，宋平传达工作会议：小平讲了邓朴芳[方]退出康华事，强调集中、大局、收权，党的领导作用。方励之在澳大利亚讲中央领导在外国有存款，“北大大字报看到的”，此人太狂。

夜段飚来，送三峡等文件。

1988 年 9 月 23 日（星期五）晴

仍喷雾。下午到顾委听传达。邓、赵讲话。小平提到邓朴芳[方]同康华脱钩，要清理公司。昨天宋平也传达了。今天较详细。

上午陈四益来，给他青岛完成的两大件。

1988 年 9 月 24 日（星期六）晴

晨起略作活动。上午参加戊戌 90 年座谈会。中青年发言有精辟意见：变法与革命之比较，西方与东方，法国与日本，法国大革命后动乱了一百年。社会主义七十年后仍得变法、改革。我建议在菜市口建六君子纪念碑，大家赞成并签名。毕朔望发言，重新研究李鸿章。饭桌我谈对王胡子的全面认识：南泥湾，支持邓陈复位。

二姐夫妇、小毛来。小毛从美国归，留学生都骂党，不愿回国。黎体贤来送月饼。湖南周一中来，送皮蛋等。

元元、延滨晚上来，耀邦赠我两首五言古风，意思甚好，但语词待推敲。似对我有歉意也。我对小

平与毛的总看法，也使之放心，跟我往来；不偏激、不偏心也。

1988 年 9 月 25 日（星期日）晴

早晨未喷，但下午又喷二次。

上午志民爱人韩棣来，谈刘泽彭之抱团伙，挤走志民，及陈楚三事。

下午到羊[养]蜂夹道买衣服，看望帅大姐。说她在顾委会前次传达时谈子弟经商事。

晚上大团聚，胜利、小多、小琴［芹］全家，小妹和孩子，杨小玲一起晚餐，看电视。很高兴。

夜九点突觉不适，嗜睡，血压低，110、60，玉珍大紧张。服潘生丁，后入睡。

改耀邦登泰山诗。

'88.1.14.下午两点半——晚八点与耀邦谈

△ 完全突然，以为辞职书一上即结束也。薄开场白完全一般化（大家谈谈），“从耀开始”，拒[讵]料竟如此批倒批臭。（鹤寿传出，陈揭——首次听到。）早知如此，不写辞呈。（当时我们即认为不应当辞也。）十一日开始，七人小组分头找人问情况，全不清楚。还到各省搜集资料，没有收获。生平不背后议论人，否则不得了。看了自己全部讲话、谈话、文章（已印者）等等，几百万字，看了三个月，问心无愧。（同我们一致，代表了正确路线，非个人问题，乃党、国安危、走何道路问题。）

说只熊清泉讲了过头话。

自己大包大揽，上纲上线。尊重新的领导（不是服从），维护党的团结。只要求安度晚年。

△ 重新思考做人之理。敬佩张治中，国共分裂两次上万言书，解放后从不批蒋。应有电视剧。一次电梯：主席你走得太快，跟不上。

（刚进客厅时：欢迎你，你是有独立人格的人，有正义感、犟脾气。我提到三峡事，李鹏搞三峡省，紫阳找他谈了。）

△ 常委会很少开。邓：不要开了，谈不拢（同陈）。一年去一次陈家：总书记怎么当（许多苦衷难言）。邓耳软。下来事，是我们两人谈的（不明了外间种种传说）,两人交换意见。（问万：为何让我下？也许是失言。非也——（取而代之）？）

△ 81 年（？）同赵、姚、房（维中）到武汉向邓汇报，五年计划盘子。4.5%，邓认为翻番困难，问多少才能翻。耀能答出 7.1%，有可能。几人都脸沉。陈原拟降至 4%。五十年翻两番，能答 2.7%，只他注意了这些大数字。（我谈，当年陈处听到两条：经济与人事，不满。）[12]

（陈在延安时，曾公开说过，他是四中全会上来的。“不知为何选上我。”）

△ 八三年批九条会上，邓：中央工作会不要开，厉色而言。（我怀疑，此种厉色乃对陈之不满也。）后将乔、邓（胡乔木、邓力群——李南央注）找去：你们要干什么？任组织部长时，要换张平化，让耀邦推荐人。讲过乔，不行，无行政能力（是枝笔）。一周后两次问，遂毛遂自荐。任宣传部长后，先念曾说，威信不如组部长。为《人民日报》事，沉住了气。总会有磕碰的。

△ 详谈自己一生。家乡成了红区，与杨勇同班，浏阳公学读了半年初中。中央苏区来人（开始杀 AB 团），团中央书记顾作霖，一次与冯谈，不像反革命。听到了，于是要求留团中央工作。在湘干[赣]时编《儿童报》，自刻蜡版（要三个干部去团中央）。抗大一大队任{文}书。开会发言，改进工作、深入群众，受毛赏识，提为抗大政治部付[副]主任兼总支书记（别人不同意，毛，再提一级任付[副]主任）。办报，要自己写文章，请毛写(即“反自由主义”)。55 年前，同毛有过七次谈话。

[12] 赵:赵紫阳，姚：姚依林。“经济与人事”：指李锐告诉胡耀邦他去组织部时陈云对他讲过，让他顶住胡的“青红帮”——陈云认为胡耀邦使用青年团和红卫兵中的人；陈云对胡耀邦如何搞经济改革的想法也不满意。——李南央注

△ 毛多疑，文革前出差、坐车，时间突然自定，谁也不预先知道。总理去世时，在游泳池，被告知：应当放鞭炮。“聪明的机会主义”。同意我的分析，比斯大林走得更远。老爷子许多事不知道。他不好打听。

△ 陈似有意为饶漱石平反，邓不同意。何来联盟（延安陈讲党建，称赞机关枪[13]事，不知）。

△ 乔木“一日无君则惶惶然”，此总评语，一天几个条子，老打电话，不堪其扰，使人心烦。邓亦不堪其扰，启［啟］立亦不堪。

八三年突来，哭诉：你不当总书记，还可干别的，我们友谊长存。耀甚感诧异不解。乔反映过来，又破涕为笑。曾言：你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思想很开阔。因《坚持两分法，更上一层楼》文，引小凤仙联。以后文章交我改，可改得更好（确有改得好之处）。纪念毛逝世文，逼了一个星期，乔自己却不写。乔说，邓力群不会写文章。此人在书记处会上，第一个赞成法办乔木儿子。同意我的看法：其人很卑鄙。

（补，你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文章由我改。——此句写在纸页天头空白处。）

△ 改革开放，安定团结自是重要，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更重要。有右反右，有左反左，启［啟］立在山西讲话，两边都提到。这不能解决问题。

△ 1）将一个总书记如此不实事求是处置，置党于何地。 2）开除三个人（后又加几个）如此继续伤害知识分子，如何安定团结。 3）对学生闹事的看法，方针问题。此三件事未了。应设法如何提出来，强调实事求是，这是根本之根本。还应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 三中全会后，农村责任制问题。八 0 年起，杜润生最清楚，是以耀邦为骨干支持的。万坚持，赵后跟上（胡积[绩]伟等不同意耀邦是当时中心，开始也并不甚坚决）。

△ 三十几个部汇报，是想使书记处人熟悉情况。后觉赵有意见，遂停（邓让万调解两人关系）。选为总书记是几老商定，只叶帅谈过，让华再过渡下，看看再说，后也同意。叶对耀邦是赞成的。十二大政治局、书记处名单由几老商定（我对乔石看法：如球也）。

△ 弼时不赞成肃反，朱（朱德——李南央注）也不赞成。毛多疑，似曹操性格（康生更如此）。对弼时十封信，说服之。弼时有独立思考能力，不盲从，曾不同意说是王明路线。

△ 谈到黄火青（顾委会上意见甚深）。三年困难时，耀到沈阳，只差 20 亿斤粮，要 30 亿斤，很不同意。廖志高是同韩先楚关系，调离福建乃老爷子决定。

△ 生平对两人有亏心：苏静，宁都暴动后，长期被怀疑，四二年才入党，是毛下了命令。文革曾八次逼，只说苏意识有问题。另一人是项南，打成右倾机义。审干时在总政没打过一个特务。

△ 延安时，陶铸、王鹤寿，曾被认为桃园三结义。

△ 对形势甚忧虑：人心涣散（世风日下），物价指数，党风不正，人们胡作非为，不讲真话，无维系中心。讲真话极关重要。

△ 多次让去打牌，十二月卅才去，也未谈其他。不会让工作（听说邓大姐主张到政协，还挨了批）。

△ 喜欢雪峰（当组部长）。

---

[13] 机关枪：朱慧(1910—2004)湖南长沙人。1936 年在延安加入中共。因为是湖南人，说话本来就硬，且语速快而声音大，得绰号“机关枪”，据说是时任抗大校长的林彪起的。朱慧另有一个绰号:“老板娘”，是因为 60 年代她曾经担任过北京绒线胡同内四川饭店的经理。从李锐这里的记述看，朱慧在延安似乎得到的是陈云的夸赞而非林彪。李锐 1987 年 3 月 29 日日记也有有关朱慧的注释。朱慧任经理的四川饭店不是一般的饭店，中国的“天涯社区”网刊有一篇《北京四川饭店“这潭水深得很”》对这个饭店的背景有所介绍。1979 年 1 月父亲李锐平反复出后，曾与湖南老友黎澍夫妇、李普夫妇、于刚夫妇和曹瑛夫妇在四川饭店聚会过，我也参加了这个聚会，见到“老板娘”朱慧。印象中她跟在座的这些湖南老人都十分熟识。——李南央注

二十一册

1988 年 9 月 26 日（星期一）晴，喷五次，住空招

六点起床，未作活动。血压转正常。玉珍始放心。八点三刻到会堂，上电梯遇见高扬，工作似不顺心，又说不想在党校干了（人们有顺口溜：逼死蒋南翔，烧了大礼堂）。跟文彬打招呼，没打通电话也。邻座李丰平谈锺伯熙拟辞职，专干浙闽高速公路事，与港商合作。人事关系太难处。贺国强、董继昌等到坐位处致意。赵唸报告 45 分钟毕。姚稍慢。散会后到家取物。525 住房此次朝南也。

张光年来，将去武汉开演剧队会，拟写长江长诗。同林一山谈过，知三峡事，诗中决不涉及。

下午看文件，跟光远、武衡略谈。到建南处谈到吃晚饭前：去春马洪处有一报告：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提出超前水平问题，引起赵之不满。马还不得不作检讨。报告中“见事太迟”，轻描淡写也。票子去年 1400 亿，今年又过 2000 亿。跟零售货比，去年 1:4 多，今年只 1:3 多。活期存款又不计算在内。十年来，工资奖金超过劳动生产率。基建压不下去，多年如此。宏观问题实多，财政收支，王丙乾说不清楚。明年 10%能否控住，北京即怀疑（北京工作不好）。山东受表扬。江泽民与朱镕基能合作下去。抢购风，上海、天津刹得较快。

晚饭后同项南散步，到房中小坐。详谈他五六年“项梁反党”事件，不该强调团的工作民主化、群众化，自治问题又同南斯拉夫相联。下放到生产队，六一年平反又不算（耀邦亦下放湖南）。说耀邦不会用人（乔石、吴学谦并非干才）。我说同事一年，本事在不说话、不表态[14]。甚表同意，同马兴元一个样。左右又无得力助手。与启［啟］立访问西德，波特兰谈话：马克思分析资义早期、中期完全正确，列宁搞左的一套、阶级斗争，是革命罪人。回国没作反映。认为农业问题甚大。成本高影响种粮。

夜观国产片：《复仇姑娘》。一种社会现象，乱搞女人的男人，法律无所作为。

（银行利率提高动作慢了）。此带括弧句写在纸页底部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8 年 9 月 27 日（星期二）晴，喷四次

六点起床，看文件与材料。

上午小组会发言平平，且多套话。宋任穷说，有什么说什么。下午郭洪涛谈铁路问题，战略失策（六大干线未电气化等）。武衡讲工资倒挂，教育危机。小平精神文件中并未反映。我接着发言，要总结经验，许多问题并非不知，有头脑清醒与敢言之人。基建为何多年压不下？提到庐山前期三句话，现在确实成绩伟大、问题确实不少。楼堂馆所也是老大难，年年讲，年年盖。举新疆盖王胡（王震——李南央注）别墅之例，280 万。楚怡小学所见，年办公费 600 元。风气靠以身作则。谈青岛见闻，淮北市委书记之事。散会后，杨秀山、霍士廉都找我谈：讲得好，知道事情多。

晚饭后与建南散步。陆定一讲自我批评不够，如果问题解决不了，政府要辞职。高扬组有人提议废除特供。肖克说，无非生活水平下降一半。

女排惨败，无精打采。

野苹谈到“理论混乱”时，定一说马、列原来若干结论行不通了，世界大战并非不可避免，从这根本局势都在变化。

1988 年 9 月 28 日（星期三）晴，喷三次

房间太热，睡得不安稳。

上午遇见陆定一，项南在，谈到他的发言，我们都称赞他的理论清醒。后又在一桌吃涮羊肉，他说

[14] 指李锐与乔石在中组部同事一年，他对乔石的评价。——李南央注

自己只能也只准备活两年了。我说从你的饭量来看，可以 1997 年到香港一观。他正式约我找几个人去他处谈谈，他还有些意见要谈。怕我嫌烦，我说求之不得。项南愿同去。

上下午小组会。杨秀山慷慨陈词，揭发特殊化。说了白说，腐败非“某些”，乃严重，特殊化就是腐化。也谈及特供问题。学戈尔巴乔夫，怀念总理、少奇之清廉。强晓初也系统谈到作风，自满、吃喝、子女利用特权等等问题。下午又谈到上面有党的领导，下面没了。金明谈各种失控，担心粮食，“我是保守”的。吕东谈基建压 700 亿，才能压缩通货澎涨[膨胀]。财政赤字多年不能解决。刘澜涛说，这回搞不好，会倒下来，足够估计严重性。我讲人人受三种限制（知识、经验、思维方法与时代限制）。西德的“神秘四角”——经济均衡增长，货币、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外贸平衡（郭洪涛补充：基建不靠借贷，靠内涵）。

晚饭后回家，两个文件交黎澍一阅。十一点多上床。

1988 年 9 月 29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睡得尚好。早饭后同孙大光、韩天石、安志文、林乎加、文彬等碰到一起，谈特供问题。约 130 人，问题在社会影响，不要传之后代。文彬谈到军队做生意，上老山打仗，先得受特殊训练。老山战士也做生意。中午与项南散步，谈到吴富善乱放炮，当面问王平的特供值多少市价（王平是好人）。

上下午小组会，讨论企业思想工作文件及公报。多数人认为文件不成熟，实际是对党委书记不能挂帅有意见，又不好明说。由于简报中看到田纪云发言，认为知识分子收入已经改善，收入并不比过去低，对高知工资问题一字不提，置小平与姚依林两个文件中的意见于不顾，我作了个短的发言，提出由此人管工资改革不信任票。又提到超导所研究人员“毛毯干部”的问题。“我们说话，等于放屁。”武衡、金明都予支持。

杜星垣认为遍地是油，一点即火。他似很没信心。

晚饭后回家，甚感疲劳。今天喷四次。

玉珍花 65 元买鞋一双，不合适，只有退去。

1988 年 9 月 30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八点半到宴会厅。紫阳讲了段话。通过公报与文件。临结束时，王震大声发言，反对《河殇》，侮辱了中国，看了三遍。人们也听不清楚，不知底细是弄不清的。居然也有一些人鼓掌。紫阳应付：让启[啟]立与之对话，是有一些人有意见。接着顾委也照例开会，宋任穷唸讲话，陈云身体不好，不能来，也无一句话可交待。

下午同玉珍到友谊医院看望毛鹤年。癌症已扩散，就是几天之内事。22 号楼年年有人走也。

晚上熊清泉、孙文盛并秘书来，谈湖南秋讯严重，减产 50 亿斤，洞庭湖垮房几十万间，几十年未见灾情。谈到王胡子，我说出洋相也。他们也觉得《河殇》不错，其中作者之一是湘潭大学的。

陈明来，谈到九点多。两位日本女研究生二号到他家来，其中江上幸子有一封信给我，因读我的“怀丁玲”文，要同我谈延安轻骑队等问题。西安将开丁玲讨论会。日本人对“叛徒”事，早有不同看法。谈到蒋祖林的女儿同 36 岁个体户结婚，去美国事。这代年青人追求的多是个人而已。

下午到黄乃家送平[苹]果。仍谈他的盲字方案与人矛盾。又到黎澍家。

1988 年 10 月 1 日（星期六）晴，喷四次

早起未作活动。四点即喷一次。

上午金树望来，问全会消息。谭壮来，留午餐，话旧。新搬住处离此甚近。说“末代皇帝”乃毛也。

小妹和孩子留午餐。嘱悌忠转告法夸尔，由于身体，十一月可能去不了。

只能随便翻看报刊，不想做事。信债一堆。

1988 年 10 月 2 日（星期日）晴、多云，喷五次

已成规律：凌晨三点左右必喷药，晨起又不免要喷，比去年麻烦得多。双手奇痒症亦发作（已平静两年），都是一种过敏。

上午光远介绍的《方法》杂志编辑二人来，谈知识分子待遇等问题，谈了超导所情况，“毛毯干部”问题。给今年的四本《方法》，为京、沪科协所办，谈一些社会实际问题。

下午大胖夫妇、苗苗夫妇和孩子，小妹和孩子都来了，大家很高兴。大胖已多年不见苗苗，允为设法解决工作问题。大胖谈在福州市工作受制（受书记袁　　李南央注：原文此处空二字）情况，付[副]书记等都同意他离开。据谈工作不错，甚得民心，考高级工程师职称时，700 人得第一。省委组织部也觉得放走“不光彩”。人治何年结束！

陆定一秘书电话，约星期二下午三点去谈。

金松林、刘世荣、钱听涛来。《庐山》可先在他们内部刊物发表。

1988 年 10 月 3 日（星期一）晴，喷四次

哮喘情况如昨。早起不敢作活动。

仍不能做事。翻看报刊。

下午胜利、小多两家来，廖嫂来。同胜利下围棋三盘，让二、三子，均胜。

伯村来，谈《辽沈战役》书将出，照片事，彭真反对用高岗照片，只好一概不用。无林彪文。这是不合历史情况的。

毛鹤年中午去世。接陆钦侃、程学敏电话。

1988 年 10 月 4 日（星期二）雨，喷四次

哮喘如昨。上午到医院，照 X 片，无肺炎问题，否则又要住院了。归途到陆沅处谈一小时。

下午三点到医院看陆定一，小曾带录音机同去，项南随来。主要由陆谈：

在延安时，毛跟陆谈过：谁最有知识？工、农、无，地主有也无用，是资本家与知识分子。中国讲人伦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革命也讲关系：上下、中央、地方、军民、军政、少数服从多数，都是人伦。马列不灵了，老一套不听了。1914 后 50 年，三种变化：社会主义、殖民地、资义国家。过渡时期是胡[糊]涂时期，帝义瓜分已毕，仍用那一套不灵。中苏分裂，革命输出，开兵去，华约，我们反大国主义是对的，修正主义，太慢，我们搞大跃进。

文革、反修、共义阵营思想紊乱。所谓第三次浪潮，中国为之吹嘘。总之，思想混乱。当代多少种社义，中苏威信下降（霸权与文革），英美共党极小。西班牙传王子，用共产党。（项南谈，社会民主党渊源于马义，即人道主义。德国古典哲学，基督教教义。）

共党、中苏，本来是救星，不像了。波尔布特，取消共名称。真搞社义，多党制也可。

知识，资产阶级较多。斯大林还是三七开。生产发展、工业化、战胜希特拉，成为强国。不要骂得狗血喷头。

民歌：“天上落雨，……跌倒自己爬。”伤筋动骨，爬起来了，还是个巨人。有些年轻人看不起自己，《河殇》没讲中国革命，取经，马义，站起来了。不懂这一段。

这十年渐清醒，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没讲阶级斗争。没有无产阶级领导不能战胜资本主义，解放人类。

要讲人道主义，解放全人类。

同西方竞赛，经济斗争，阶级斗争今后内容、方式不同。只讲生产力发展，合并到台湾去好了。

苏不敢承认是大国主义、霸义，有勃列日涅夫主义，不敢承认低增长 2%。还有阶斗，资义经济，体制斗争。不讲不行。“资级自由化”，有四项原则就行了。“自由化”可随意使用，得讲自由。小平退，威信太大，头脑清醒可退，胡[糊]涂就退不了。

不讲阶斗，戈将来会有困难。苏一批老马义者难说服。向中国学，马义还是要的。

谈到王明，陆早就知道王明一套，在莫斯科。参加了三中全会，没参加四中全会。回苏区，董老恢复党籍。（项南：五十年代谢列平来：中国是后搞新经济政策？去过日本，39 天吃一个鸡蛋。）

和平过渡以后，资本家就是知识分子。第一个和平过渡。再不要犯过去错误，幼稚——成熟。

整个党没有经建经验，搬苏联，雄心壮志，头脑发热。

不科学不能成为政治家。不能以个人来解释过去一切错误（一犯错，全党性、全国性，虽然个人难负责任，但个人作用太大。领袖犯错无法制衡。）

小徐来，琬姐将我给他[她]的信全部带来。琬姐又重看一遍，仍然泪下。对玉珍大夸奖一顿。送玉珍红宝石戒指一枚，玉珍甚高兴。

1988 年 10 月 5 日（星期三）晴，喷四次

凌晨两点喷一次，五点又喷一次，整天不适，小心翼翼。

上午到统战部参加《华人世界》召开“十年”与“五四”座谈会。楚莊与戈扬主持。邵燕祥第一个发言，讲“靠科学吃饭”。我被指定第二个发言（戈扬介绍：政治家、理论家、诗人，我说都只沾点边），从《河殇》谈到老中青三代要接近和了解的问题，五四当年也有老中青三代。简单说了下民主与科学，文化传统的“纲”引到革命中来“以钢为纲”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等。人们发言都颇精彩。陈鼓应[15]教授发言，特别夸奖了我，台湾的“党官”是不参加学术活动的。吃饭前还同我谈到最讨厌薄、王二人（薄一波、王震——李南央注）。我说，你可给邓写信。同桌还有台湾来的黄顺兴。

下午没再参加。回来看书刊。

唐有章来，《革命与流放》已出版。他刚从湖南回。谈到同师哲谈及毛事。毛在延安时曾问师：总统、皇帝、主席有无区别。师如实以封、资、社回答，再问、再答。毛说：一回事。独裁思想（合理合法也）由来久矣。可能是总结了历史与自己经验而来。回送《怀念廿篇》一本。

1988 年 10 月 6 日（星期四）晴，喷三次

凌晨仍喷。上午四益来，认为《庐山》可以在《瞭望》发表。耀邦赠我两首古风一起改好。

下午小妹来晚餐。她明天去中美洲一小岛国（16 万人）。悌忠已与法夸尔联系上，定明年一月六日到哈佛。再三告小妹，防止经济交往上当受骗。

1988 年 10 月 7 日（星期五）晴，喷二次

玉珍泡西洋参给我喝，又注射球蛋白，可能都起了作用，哮喘见好。

上午到湖南办事处接袁学之到于刚处，谈到十一点多。此人颇反“左”，认为大革命时农运也很左。安源歌谣：大脚小脚，女子联合；剪了头发，不像脑壳。丈夫打了老婆，为反夫权，游街示众。北伐军人老太爷被杀、被斗。四面出击。那时会多，安源有房客委员会。

大胖夫妇在此午餐，谈到二点多。让看近来几篇文章。下午杨仁与女儿来，为傅任敢出文集事。

夜曾卓明、王维佳、肖延中、韩钢及罗归国来，谈毛的思想演变。我认为晚期理论失误主要在以阶

[15] 陈鼓应：来自台湾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

级斗争为纲，内外皆敌，乌托邦，平均主义的发展。大家谈得甚多。

1988 年 10 月 8 日（星期六）晴，喷二次

晨起略作活动。今日感觉较好，可能同天气有关。写五封信，包括为吴觉文集题字：

肝胆照人，风骨垂范。功在淮海，魂系江南。

上午到国务院参加教委会汇报，听读两个文件。顾委去了几个人。还得小组讨论一次。光远说，对过去无一字总结，只有成绩。

下午竟游泳 500 米，淋浴也觉正常。

买书五本。有《民主论》。

1988 年 10 月 9 日（星期日）晴，喷二次

晨起略作活动。今日较正常。看《庐山》稿。

上午朱维民来，谈人民大学干部有贪污受贿问题，行政干部腐败。传言小平向台湾客人允诺三条：四个坚持可松，承认中华民国，并可入联合国。说是新华社传出的。

秦川拿来《联合报》，方励之在澳大利亚公开讲演并未谈到“国外存款”事，而是对新华社记者谈的。刘宾雁也在美说，构不成法律问题。

大胖来，与之漫谈处人之道。

1988 年 10 月 10 日（星期一）晴，喷二次

晨起略作活动。上午续看《庐山实录》。陈铁如女儿来，送画册并豆豉两罐。

下午到部，开组织史领导小组会，确定归口中组部由我任组长。三家领导均出席。

戈扬电话，约星五几个人聚谈。

1988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二）阴、昨夜雨，喷一次

晨起活动半小时。《庐山》看毕，要尽快将尾巴写出。上午方振之与吴姓同乡来，谈旧事，留午餐。只能如此款待也。孟连琨电话，由大使馆派翻译，不同意。

下午到部，找组织局二人谈经费问题，竟不能用党费。发了大脾气。后又找局长彭飞一谈，宋平有话才可考虑。我就一钱不值了。

夜小徐来，将《实录》带朱正一份。

1988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三）晴，喷二次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顾委，讨论教委两个文件。李铁映、何东昌来。光远第一个发言，我第二，以及周林，都谈到应总结经验教训。光远谈到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并非辩证法最基本规律，抗战时用民族矛盾等说法而沿用下来，产生许多问题。我直率提出十年来教育争论，蒋南翔、童大林、刘雪初到朱九思、刘道玉，两方面人都是老熟人、老朋友。提到批四教授（苏步青、刘佛年等）事。关键在各级一二把手是否真重视，而不是文件。廖南县委书记就原是中学校长，就不同多了。检查工作应经济、教育并重。光远从生产力组成说，人是最重要、最活跃因素。韩天石觉文件无气势，外国人来办学校应允许。乔木最后发言，否定了文件写法，未突出问题所在，不必总结经验教训，可包括在现状叙述之中。搞公民教育，中学生不能讲生产关系这些东西（我说国民党有公民课）。高等学校，什么允许、什么不允许，要有活泼空气。过去老当裁判（承认管了些不必管之事，自己有责任。我说是庸人自扰），

如香港武侠小说、琼瑶小说一来，都紧张过，其实都可读，“成人小人书”。过去过分敏感了。政治课不一定叫马列主义课，有批评亦可，学聪明一点（不是开明）。很怀疑现在政治经济学教法。设评议会，外国人办学可允许（过去反对过），得失比较，总之现在形势变了。此人似乎想向我们靠拢，不知是真是假，刮目相待。

下午游 600 米。遇杨纯，谈青岛之行。遇冯征，谈彭老总。我的稿子可经他发表。

夜观美片《越南之战》，炮火场面过多。台湾记者访问方励之，谈马列主义过时了，多党制，玉珍能接受。

1988 年 10 月 13 日（星期四）晴，喷二次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书房杂乱必须整理，竟懒得动手。看朱正《鲁迅传》，材料利用深、广，与许广平相约离京南下，入情入理。看《河殇》。

下午游 600 米。

1988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五）晴，喷二次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八宝山向毛鹤年遗体告别，见到电力部一些老人。

下午同秦川到戈扬家，项南、光远、朱厚泽一起漫谈，咸亨酒家晚餐。童大林参加，谈到八点多始散。集中于形势。原来物价改革想一步到位（小平跟外宾谈过），后来完全改变，大概是到北京后改变，因此北戴河公报基调不同。顾委常委扩大会也是前后基调不同。顾卓新长篇发言，说过去定计划、项目是如何谨慎，总理与富春如何夜以继日反复推敲，现在突然就提出个什么“国际大循环”（胡乔木最后发言，一刻钟不知所云）。邓力群得意一旁，抽了两缸烟灰。薄没有发言。“改造”思想工作的提法，也是让步下来了。两事都改变了赵的初衷。这倒是好事，不能一言堂了。童大林跟我谈了吴明瑜的情况，说武衡文革表现也不好。光远赞成高速度（这种高速度是有水分的）。“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提法不对（指只能遵循），大概李鹏讲话中有不科学的语言，价格与价值是两回事。《新观察》旗帜应更鲜明些。项、朱又一起到我家，邀秦川来，又谈到十点多。《庐山》交他俩一阅。谈耀邦用人不当，处处被动。在上海讲过“太上皇”事，立即传到北京。邓的儿女促他去谈（有人在包围小平），不去，去了也只打牌。邓力群讲了七个小时，开始假作检讨。

1988 年 10 月 15 日（星期六）晴，喷二次

晨起头昏，人站不住，使得玉珍紧张一阵。上午到农展馆参观汽车展，Odi 牌全部进口组装也。大轿车倒有些新东西，北方公司有底座装行李者。湖南有吉普车，五万多，大概是手工式搞出来的。宋任穷主动招呼谈话，“有稿费可买辆车。”此公嘴脸总记在心上。

下午灼姐来，为小毛离开安全部门找我写信。宝贝女儿。

1988 年 10 月 16 日（星期日）晴，喷二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武大校友王云从、陈荷夫来，谈校友会活动事。凌叔华想回国，又后悔房子不该捐献（拟作中英文化交流用）。伦敦公寓，一人独居，字画乱堆，倒是令人挂念。王原任《体育报》付[副]总编，对体委内部人士看法与我所知相似，荣高棠秘书班子，运动员当司局长（小学程度），整个文化素质不高也。

下午观聂卫平与纪田政记对弈，中盘撕[厮]杀利害，聶弃角争先。总之，围棋不知定式就不解变化也。

钟叔河女婿李廷凯来，浙大教书，第一个陶瓷工业博士，拟去美国开会，宣读论文。

1988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一）晴，喷二次

晨二点醒，服眠药久久不能入睡。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整日不能做事，精力集中不起来。哮喘大体渐平复，仍加倍小心。朱正《鲁传》翻完，处理材料本事极高。难怪他有把握写“毛传”也。

书房仍未清理，只是清了一下桌子。

1988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二）晴，喷一次

晨起如昨，略作活动。上午小陈来，交办复信、杂事。已决定换之。小曾来，两人同在，谈到是否可顶替一下小曾工作，以便这二月帮我的忙，一口拒绝。在青岛时，小陈即向玉珍谈及不能胜任事。今天当有刺激也。如此秘书，使我受制一年多。

同小曾谈三事：彭总为何写那封信？“结束语”内容，《光明》约稿“我看十年”一千字。并谈搜集反“左”文章与材料。如小曾一开始即兼做秘书，过去一年多必作事多多。

下午同玉珍到家俱展销处，买沙发一套，900 元，连套布。客厅顿觉安适多矣。夜黎澍夫妇来，给陆定一三件。他不同意定一关于阶级斗争老看法。

夜观女兰[篮]比赛，一分之差而败。不该让郑海霞上场也。指导错误：不相信新手。

1988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三）晴，喷一次

三点服眠药，五点后始入睡，七点廿分起床。空前之事。

清理书房杂件，简直清不出头绪，乱物太多。写了三封信，致肖伊莘、元坤，信债欠得太多。

下午参加《中国老年》、《忘年交》发奖会。首道、宋任穷等参加，照华主持。我发言五分钟：从纵、横比较观谈老年与青年观察形势的区别。提到五十年代日本大报有隔一时期（年、季等）专栏，对比日本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落后，催人猛进。于是提到有老年人骂《河殇》之不应当。两位接着发言赞成我的讲话。刘英也很赞成，说王震看不懂。

1988 年 10 月 20 日（星期四）晴，喷二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看晚期材料。

下午游 800 米。

夜七点后，曾卓明、王维佳、韩钢、肖延中、庞松来，座谈毛晚期思想，似乎由我主讲。一批中青年研究生要我下星期座谈一次。谈到十点半始散。录了音。

1988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五）晴，喷二次

晨五点醒，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马列所参加“马克思主义史”座谈会。郑必坚、于光远、吴江、王惠德、朱厚泽等参加。我讲必须是实践史，以及马恩西欧一起革命实为空想，斯三七开说法之不科学等，引起大家兴趣。光远提出掌握命运问题。各人发言作了简要记录，多有中肯之处。文化现象与领导现象。

下午游 600 米，与季诚农[龙]夫妇同车回，谈钱昌照在青岛想找我事。

夜观电影《红蜘蛛》，反特娱乐片。

1988 年 10 月 22 日（星期六）晴，喷一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九点前翻完《庐山》，完全利用我八 0 年发言（《简报》）材料，作者为总后干部。何定来，谈彭总与蒲[浦]安修。一些笔记对抗八中全会极精彩。蒲[浦]自称祥林嫂。稿本交何一份。

上午小陈来，敞开谈对他的意见，工作不满，他承认未尽力。

下午志民来，谈海南情况。许、梁二人未能互补而有互损。选用了三千人，18 万人拥[涌]去高潮已过。秦钢也去搞了一个公司（尚守规矩），高干子弟已结成公司网也。现在人均收入比全国约低 20%，争取三年持平，五年跃入前列恐不易做到。资源资金两缺。热带作物为海产只是零星种捞，未成产业。橡胶尚可观。黎族落后，部落制正符合合作化的低水平共耕与分配。苗族勤劳。小彭来当面谈了去海南办事处事。

夜张羽来，党籍问题未落实。

赵世杰来，罗西北出书作序。(此句写在纸页天头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8 年 10 月 23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仍有小喘感觉。活动半小时。上午满起、小多、小琴［芹］、胜利夫妇先后来。搬动家具，衣柜置北屋，书架拆出一个至南屋（仍复原状）。看晚年思想材料。一个翻译经费事，贺毅答应，还得给个咨询名义。

下午徐世长来，谈近二小时。此人孤傲自赏，已在上海为之搭线（宣传部付[副]部长曾家访），又要摆架子不接受照顾。为离休事来找我，直率提出，该迁就得迁就也。

1988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一）晴，喷一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三座门参加彭总 90 诞辰座谈会。照相时，站在尚昆、王震后面。尚昆问我在干什么，答以“啥子也没干。”本想给王打个招呼，不意他冒出一句：“你是我的对头。”并说《河殇》我看了四遍，“那些人是搞维持会的。”敌视态度未减丝毫。发言者极赞彭总之刚直。王平、李聚奎谈往事甚多。张爱萍说，三天三夜谈不完。伍修权说，陕甘支队时，毛彭亲密无间。张震认为薄一波文章说百团大战未向中央请示不对，请示过的。方强对悼词还说“有错误”很不满。电视剧六集要 40 万元无着落。我被指名发言，讲为何写信，以及毛的“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从此升级。

下午看晚期材料。

1988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二）阴，喷一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续看晚期材料。

下午游 1000 米，41 分钟。体重[力]似也恢复。

夜《中华老年报》记者来，谈退休老干部生活安排问题，因商业部一局长自杀引起。建议先作些调查，分层次。老干一生应作回顾。

小曾亦来，布置写作任务。

1988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三）晴，喷一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看晚期材料。

下午灼姐与小毛来，为之给李其炎信。要离开安全局。领导人员质量极差，不通外语要管外事，且

是此等极端复杂之事，一旦卷入，终生受制。我的英语发音，小毛尚能听懂。她的短句我也能听懂。

1988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四）晴，喷一次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整天看晚期材料，作些摘记、提纲之类。直到夜近十一点。

多年习惯，要到最后一天才准备就绪。

夜孙华峰送来聘书。

1988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五）晴

晨起未作活动，准备了许多材料。

上午到党史室，郑谦、裴梯等廿余人，听我讲了约三小时，回答了一些问题。录音拟整理成《毛晚期思想研究》一文。

下午到八宝山钱昌照遗体告别。游 900 米。

夜观女排秘鲁之战，算是赢了二分。

夜观《彭大将军》，文革只一个镜头。

1988 年 10 月 29 日（星期六）晴，喷一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给朱正、王元化信。

下午同玉珍到前门新人服装公司购夹克一件 60 元。多年少有之举。

游 600 米。

1988 年 10 月 30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始起床。略作活动。上午苏仲湘来，谈诗作，将《近作百首》移交他一阅。谈新华社，谈穆青，只想周游列国，出摄影集也。

小多、小琴［芹］两家都带鱼来。鲜鱼总是好味道的。

下午富春江张锋来索字，索性作字六张，送老干局并肖伊莘老同学二幅。

夜观女排，新手比旧阵营好。

下午何载来，谈山西、湖南有厂矿职工带毛主席像章者。将《庐山实录》稿给他一分[份]。

夜史俊义（海南办事处）来谈小彭工作。

1988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一）晴，喷一次

六点起床，略作活动。感觉天凉。开始写《揭批俱乐部》一节。玉珍取药遇见刘英，说我有思想，敢讲话，不用这种人，用唯喏之人。

下午同玉珍小散步。

1988 年 11 月 1 日（星期二）晴，喷一次

五点起床，略作活动。上午《乌托邦祭》作者之一罗时叙来(庐山旅游社的，来过一次)，留下《百花洲》样本，想听我的意见。

下午参加“科技人才交流中心”办的“公务员讲习班”第四期开学典礼。有二百多人，各地人事局长等。茫然而去，先听别人致词，第三个讲话，约廿分钟。赠书一包，文具文房四宝一盒。五点始归。

1988 年 11 月 2 日（星期三）晴，今天来暖气

四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小曾来，翻完《乌托邦祭》，对毛有深刻剖析。庐山事实则有的不确实，如二次常委会情况都不知其详。中外古今义理揉到一起，如《河殇》写法。当然吸引读者的。小曾送来“结束语”。

下午赵士杰来，让我写“西北文集”的序言。

延滨、元元夫妇来，谈耀邦热中[衷]作诗。读王力《诗词格律》后，说不敢动笔了。现在不能发言。85 年外汇花光时，紫阳不让他外出，“共度难关”，该事与耀邦毫无关系。可是八六年却反戈一击。我出国事，认为应多作准备。

1988 年 11 月 3 日（星期四）晴，喷一次

四点起床。将《旧诗近作》改好一本。活动半小时。

上午《乌托邦祭》作者罗时叙来，谈了些失实之处。他在文革时即开始收集资料，全稿由苏晓康统一风格。罗是江西师院学中文的。苏是苏沛之子，自学成才，当记者，上过电大，现在广播学院当讲师。罗想写我。

下午《文汇月刊》刘绪源来约稿，闲谈一个多小时。说月刊为知识分子欢迎。谈刘再复与姚雪垠之争。曾彦修介绍来的。

夜陆茂竹来，让写情报的纪念文。

《庐山》作者彭程电话，告以出书经过，旅行审查二年之久。

1988 年 11 月 4 日（星期五）晴，喷一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修改“结束语”。

上午刘云鹤夫妇及玉珍一客人来，留客午餐。中午几未休息。刘谈，下面干部公开骂邓、赵二人。

下午游 1000 米，恢复常态。

1988 年 11 月 5 日（星期六）晴，喷一次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结束语”改毕。田方送来的“再序”（三峡决策续编）看改毕。

下午到办公室，陆沅等在。经费问题仍未解决。

接冰封转俞润泉《旧诗近作》读后，认为书名《龙胆紫二集》为好。谬奖甚多。游 1000 米。

广西谢盛培电话，沈鹏书《龙集》已出版。说印得不错。我未收到。

1988 年 11 月 6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谢盛培来，给样书两本：《沈鹏书李锐诗词选》，印出效果更好，颇爱不释手也。谈广西干部情况，排外、民族宗派情绪，宣传部三个外来人均排出，组织部长尚无人。韦纯束忙于安排亲属，犯经济罪者逃到他儿媳香港住处。

朱维民来。仍不准备找对象。

整天清理南屋，略有头绪。下午同玉珍到河边散步。

杨小玲来，帮忙清杂志。

订报刊 130 元。办公室报纸移到家中，都在埋怨报刊涨价。清出一批重复旧诗书，拟送耀邦，以示鼓励也。

1988 年 11 月 7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参观正负电子对撞机，老头们到场甚齐。听周光召的简要介绍，对医疗、生物工程等均有实用价值（还不能利用），理论上能探索原子核粒子之谜。看看热闹而已。直道与环道皆 200 米，日本在建一个直道 3000 米的。台湾的还未建成，而且功能单一。遇见谷羽（亮相讲话也）与黄楠（管总控室）。技术干部每天工作 12 小时，奖金 17 元！十一点始归。

下午两点多同延滨到耀邦处，谈形势、谈旧事、谈毛、谈诗，最后阶段胡德平参加。六点归。做诗已入角色，大概想以此娱晚年也。

1988 年 11 月 8 日（星期二）晴、夜大风，喷一次

六点半起床，略作活动。“结束语”（八千字）定稿。改写“彭德怀为何上书”。晚小曾送材料来，交他续完。

找了半天红皮护照，没找到。民间身份难以红皮也。

下午黎辛来，谈丁陈集团旧事，谈陆定一抢救运动时之左，博古不积极，较人情。谈周扬等（救一代青年）人之不实事求是，七八年后仍不愿为丁玲彻底平反。谈张光年不积极为人落实政策，把持作协，对肖三事也不积极。谈李之涟与他被打成右派。林默涵较好。他拟写旧事，予以鼓励。

游 800 米，速度在四分之间（100 米）。

小曾夜送肖延中编《晚年毛泽东》序文材料来。

1988 年 11 月 9 日（星期三）晴，喷一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顾委小组会，只到七人。讨论教委报告，原来又向全体顾委讲过一次。我谈了下有无危机问题，教委付[副]主任王明达承认“危机感”。大家认为关键在做，好话已说尽也。

下午游一千米。夜观电视剧《家》。

1988 年 11 月 10 日（星期四）晴，喷一次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参加“现代化理论讨论会”，全国二百多中青年学者民间聚会。光远、黎澍、于浩成、许良英等坐主席台。我也讲了几分钟话，谈新民主主义理论高举，后来之演变。黎谈反帝反封之目标应是现代化。许良英批评马克思错误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下午常流来，谈《水电年鉴》刊三峡问题事，史料受欢迎。铁铮送纸来，要我的字。翻译拟找熊士正。

游 1000 米。

1988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五）晴，喷一次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序言”写了大半，还是利用朱正草稿。

同曾念通电话，找蒋南作翻译。

下午到帅大姐处，田庚锡事他[她]亦不清楚。

游 600 米。夜观《游侠黑胡[蝴]蝶》，完全瞎编瞎来，只是杀贪官、为民除害之意。碰见项南，说长春厂气数已尽。

1988 年 11 月 12 日（星期六）晴，喷一次

五点起床。“序言”写好，交小曾阅抄，约四千余字。

上午陈益四[四益]来，留午餐。谈各种民谣，对腐败现象之强烈不满也。介绍读严家其《程序政治》文。序言换下讲戈尔巴乔夫一段，易之国内情况。

下午游 1000 米。

1988 年 11 月 13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陆茂竹电话催纪念情报所成立三十年文。实在不想写，碍于情面，找材料不着，耽误很多时间，甚为恼火。

上午王祥均儿子自甘肃来，是个上尉。谈现在带兵之难，打架、自杀，什么事都发生。沿海只有买兵，山区好动员些，也均国家出钱。过去训练如核弹投下，步炮兵进入，今后怎办？核战争还得准备？

陈英茨约到三家村午餐。武光同去，都是过去冀察报社等老人。

1988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陕西组织部付[副]部长赵潭冰等来谈陕北纠纷问题。马文瑞、张策等对当年陕甘、陕北、26A、27A 等历史纠葛、细节，还是抓住不放（如西北军委主席是谢子长，不是刘志丹）。中央已有 83、86 年两个文件，大家意见，只能以文件为主。经费问题等算已解决。

照二寸照片，护照之用。

《毛晚年》序言定稿（加了黎澍一段），交黎一阅。写应酬文：水电情报卅周年贺词。

刘田来，杂文 70 篇，征文竞赛评分。

1988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二）晴，喷一次

五点起床，略作活动。《祝贺的话》、《彭为何上书》两文定稿。小曾来，并同郑谦通电话，《序言》个别词句改定。

下午游 1000 米。毛竹带来游泳池一观。小多一家晚餐。夜黎澍夫妇来，谈巴金的《家》等当年读不下去，空泛也，语言亦不佳，同《红楼梦》无法比。又姚雪垠同医生吹牛，写世界最伟大作品。人是可以自我陶醉的。

1988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北饭店参加“企业文化研讨会”，为新闻、学术界和九十个大小企业联合举行。戈阳[扬]主持，光远为倡导者，韩天石也参加。我讲了五分钟话，过去是政治挂帅走到绝路，今天搞文化，可能出政治。讲四大名旦注重文化素养，各种企业应有其特性。国家管理干部必将大量出自企业。温元凯讲西方打桥牌（双方配合）；日本人下围棋，有全局观念；中国人打麻将，各自为战。朱厚泽讲本世纪前五十年，帝义斗争，卅年代经济大危机，两次大战，后五十年大变化，两个世界靠拢。

下午黄元鼎同蒋南来，蒋拟为我作访美翻译。颇精干。

夜陆茂竹取稿。

1988 年 11 月 17 日（星期四）晴，喷一次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朱正来，钟叔河送菌油。谈湖南出版社选举情况。《庐山》稿已看毕，“序言”与“彭为何上书”稿让细看一遍。午餐后又谈到两点，谈近日与远期计划。“毛传”资料湖南四人抄摘，可以 4 元千字为酬。

肖延中来。戴晴《毛 1957 年》拟用。匆匆看了一遍序言，在书将出前见报。

《光明日报》记者张业清来，谈《我看十年》文，关键在民主问题，这就可改进领导、改进工作，免走弯路。

下午游 1000 米。遇孙大光，告知《瞭望》要找他。他在全会发言刊了 3000 字。讲邓、赵二人子弟居高位问题。陆茂竹来，取走《祝贺的话》应酬文。

1988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五）晴，喷一次（自我敦伦）

昨夜十一点半 小妹电话（问翻译名，买回程机票，必还款也）。连服两次眠药，久久不能入睡。六点起床。上午看零星报刊，没能动笔，只将“彭为何上书”一文改好。寄往何处，难于定夺。

读黎澍《论历史创造》集，有独到见解也。

下午游 1000 米。夜观日本片《暴风勇士》，黑社会头头黑幕，类西方事，日本亦可如此？高扬谈杂文选稿内有光骂党的，不是杂文。

1988 年 11 月 19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室内活动半小时。上午翻《邓通报》，发现耀邦一段完全跳过去了，没有反映。

上午张启人来，送新著《当代新技术》，120 万字的资料，真是快手。给人以常识。因出版社赔本，没要稿费。详谈他办湖南科技大学及离湘经过。原来同石化总公司谈好挂钩，投资三千万，因他去职而告吹。湖南之不能留人也。

下午秦川来，拟约胡启［啟］立一谈，如何领导意识形态战线，愿不愿听大家意见也。

岳阳来人要题词（岳阳经济刊物）。这类应酬没有意思。蒋南来填表。

1988 年 11 月 20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室内活动半小时。昨天玉珍取[去]党校取来裴棣抄的 59.8.4.“几个常委传达批彭”记录，总理讲的“多而深”，谈到伪君子、冯玉祥，在延安就提过（彭也因此记在心上）。因此想起汪东兴谈的“总理左”，以及少奇定案所批。[16]毛的意见由周传达，由来久矣。

上午林汉雄来，谈李鹏“无点子”，赵的主意变动太快太多。此人已较有头脑了。

十一点同黎澍到仿膳，应广东番禺梅山糖厂主人之宴。光远、绩伟、厚泽等一批老人，两桌。

上午王若望来谈一个半小时，谈文代会，“里三层、外三层”封锁，就怕出事。代表们罢选，名单不能动，最后手也未举，鼓掌通过。作家协会开得较好。

下午甚累，没有做事。

1988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室内活动半小时。开始写“揭批俱乐部”。裴棣抄 8.4.夜传达，全部引用，笔下稍留情也（总理将[讲]特点四条未录）。

蒋南与小陈早上来，办完护照等手续，作六周打算。

1988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二）晴，喷一次

五点起床，室内活动半小时。续写“揭批”，只得 3 页！如何摘引，没成定案。

---

[16] 父亲李锐对我说过，在中组部工作时，他亲眼见到中央对刘少奇做结论的文件。周恩来的批语比江青等人厉害得多，有此人应杀之语。——李南央注

昨夜《文汇月刊》梅朵来，送全年月刊。将“彭为何上书”文交他。

下午游 1000 米。小彭调走，换公车司机雷子瑜，26 岁，带我到三里河理发店熟人处理发。

1988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三）晴，喷一次

六点起床，室内活动半小时。上午参加韩天石组织的“企业文化研究会”筹组大会，李昌、黄华、朱厚泽等人出席。全国大小企业到者六七十个。白云山创业经过，“爱厂、兴利、求实、进取”精神，印象颇深。北京牡丹电视机厂治厂也是以爱厂如家治厂。这样推广下去，可望解决两张皮问题。吃过饭，又照相，送一皮包材料。

下午游 600 米。秦川说，同启［啟］立谈得甚好，告以大家对他的印象与希望。两位不认识的北大研究生来，一识此人也。

夜观英国片《天网难逃》，政治纠葛反特片。

1988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四）晴

四点半醒来，为家桢八十寿，吟得一绝：

寒窗苦读求仁术，妙手春回亦战场。
休道平生刀把小，麻园桃李最芬芳。

上午徐恰[洽]时外孙谢龙（中原公司，小妹属下）来，漫谈形势与浙江人事及钱正英之风派等。留午餐。

下午游 1000 米。孙大光说，陈四益已找他。

1988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室内活动半小时。上午为罗西北的《河流规划与水电经济》一书作序言，成 2100 字。下午到办公室，同王庭[廷]栋、陆沅等谈今年总结与明年布署。陆沅谈旧事，我下来后，部里议论，赵振清的处理同我挤他有关。我告以八三年书记处作决定时，是尚昆提了尖锐意见，组织部包庇赵也。处理赵的过程中，我一言未发。

游 1000 米，后赴西单豆花饭庄，于浩成请朱正吃饭，有戈阳[扬]、范用等。正宗川菜，女老板刘为一企业家。辣油火锅过瘾之至。我谈“对头”故事[17]。杂文选，朱正已阅过并判分。

1988 年 11 月 26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下午《北京日报》来二人，约写企业文化文章。取走杂文阅卷，赏 200 元。上午我看了每篇文章，90 分以上者较过细。

赵士杰来，取走“序言”。谈汉雄对韩慕宁冷淡。

下午游 800 米。

1988 年 11 月 27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上午周保志来，送橘子，谈及部长待遇杠杠问题，颇想离开组织部回水电，陆佑媚无动于中[衷]。谈经济局李岩走后，失去中心。刘星龙调办公厅，胡景发合不来。

中午应广州电冰箱厂压缩机厂主人邀请，在重庆饭店午餐，朱厚泽、郑必坚在。谈经济形势，没有

[17] 参看李锐 1988 年 10 月 24 日日记，记有王震对李锐说：“你是我的对头”。——李南央注

票子收购粮棉，发不出工资。经济学家各说一端，厉以宁较中要害（所有制问题）。郑必坚谈当年毛称赞我之观察尖锐，但有时有顾虑。

下午五点同玉珍到田绿萍新居晚餐。安若、王建根在。田敢于利用关系，花了 6000 元装修，公家付款也。说河南传赵母墓掘切头，当然是谣言，也颇信以为真（还说乔石带十人去查）。反映群众对形势不满之至。“上面生病，下面吃药”。不愿学习、讨论。

杨小玲来，等了三个小时。因乘公共汽车，小有喘息。回来喷雾。

1988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一）晴

三点服眠药，六点半起床。少有好睡。

自选山水诗十首，徐州师院李时人编书之用。

李铁铮又找去，示信中夹带传单，攻小平接见熊玠谈话，台湾统一，国名、国歌、国旗都可谈判也。用的文革语言，当时[是]香港反动分子所为。李老向我诉苦，钱不够花。

到秦川处小坐，同宋平秘书电话约谈。小陈来，哈佛电传，芝加哥、密执安、旧金山停留，延期到二月十五。重新办手续。

读王元化论五四文。说明五四精神，正确评价，以马义假洋鬼子。夜王维佳来，谈乔木对党史意见。

1988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二）晴，喷一次

五点起床，室内活动半小时。

下午游 1000 米。元化电话，与黎澍电话不通，催五四文章。五点接徐斌[滨]电话，云黎澍倒地一滩血。急忙赶去，让玉珍电话复兴医院去人，并告秦川。仰卧地上，当是后脑出血，已服白药。120 叫急救车，对门邻居亦来。约六点上急救车，心电图尚如旧。

蔡嫂说我当时有恐慌感。

寄徐州李时人山水诗共九首。沈鹏书选，并字一小幅。哈佛来电，安排到支[芝]加哥、旧金山等处，延期到 2.14 日。

1988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马列所参加职称评定会，认识王逸舟等优秀青年理论家。发表两点小意见，好成果应如党校《理论动态》，分寄各处。马列所要让世人知其存在，并有权威感。经费问题可与企业挂钩。

下午到部，听港澳来人汇报，如何处理自编资料，地下部分不要编入。[18]

四点到宋平处，谈组织史资料经费问题，高干子弟与党威信问题。他曾建议国务委员子弟一概退出经商公司，承认子弟存款谁弄得清。谈过去对子弟问题文件等情况，熊向晖反映荣毅仁处王胡子儿子情况等等。谈王胡“对头”事，说还想组织人写骂“河殇”文，被挡住。谈出国事：美国胡平等想在国外组织反对党，捧名人带头，刘宾雁在美国，近日有变化。日本看不起我们（同过去建交前后不同）。美国基辛格等总怕我们，比日本人看得重。兰德公司对我情况甚熟悉。最后谈到私事，部长待遇（杠杠在 1927 前 8 级或 1936 前 7 级？）。我之经历他熟悉，当表同情。顺着谈到澜波当年提拔李鹏经过，还谈到三峡事。小平找他“胆子小”，投资积压，因而上隔河岩、五强溪。钱正英风派，怕出大洪水，好交待。谈了一个多小时，都有共同语言。

游 800 米。夜观英、瑞合拍片《内线人物》，间谍关系过份复杂，不易理清。

[18] 此处意思应该是，港澳地下党组织情况不要编入两地“地方组织史资料”内。——李南央注

黎澍情况：CT 后，全身动脉硬化，摔倒当是头昏所致。目前尚无生命危险，颅内有淤血，可能要开刀。

复信六封。

1988 年 12 月 1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室内活动半小时。上午朱正来，他已当选为民进中常委，可能留京工作，搞出版。

将《庐山》稿全部交他，苦工一周。

校正好《晚年毛》序言，并看“编后”。

《北京日报》逼写企业文化短文。

下午游 1000 米。小妹晚上来，谈康华等在伯利兹买地乱来，可能白丢 24 万美元（买了无法开拓的密林地）。有一个县的班子，无一人懂外语，关在一华籍人家内包饺子，不能外出，还要逛美国和加拿大。她的朋友宁肯伴夫学习，当 house keeper，也不愿回国。有一博士生给饭店送饭，送到他的教授家，教授气愤之至。中国这一代青年和这一代干部有如此下作者！只是追求一点个人的东西，那么几大件，当然也有人为了个人自由，不受约束。

《晚年毛》序言清样看过，交还金松林。后记关于自己也作了修改，改题为《关于毛晚期思研》。拟寄《读书》。

1988 年 12 月 2 日（星期五）晴

五点前起床，活动半小时。将“结束语”改好，另写一个开头，题名《庐山会议教训》。拟寄元化，并《理论动态》。

徐滨电话，黎澍病情变化，夜说胡话。医生拟开颅。嘱找杨纯一商。杨致函协和院长妥为照料。

下午游 1000 米。

1988 年 12 月 3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庐山教训》最后一阅，寄元化并《理论动态》。《毛晚年》序言寄沈昌文，请刊《读书》。

上午汪澍白、杨栩来，请他们看两文。汪建议“不破不立”一句去掉。甚是。胡启［啟］立等让报纸不宣传“非毛”文，以别于戈尔巴乔夫，怕冲击波也。汪想入股搞“毛传”。

下午游 1000 米。

1988 年 12 月 4 日（星期日）晴 坐帅大姐车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黎澍昨夜入 ICU 急救室，九点同玉珍到协和。先到楼上同女儿、女婿们谈病情变化：现在第一位是肾功能衰竭，尿中毒，排不出尿，其次是呼吸道，肺感染。到 ICU 探视，氧罩，呼吸困难，手腿颤动，闭目，无甚反应。轻抚其头及手背，玉珍贴近告知。同值班医生谈，中国第一历史家也，望全力抢救。在医院同陈敏章部长通话，戴文葆亦同在探视。

下午医院通知要切喉管，向部里要车，送徐斌[滨]到医院。

四点张显扬、李盛平送书来。肖延中来，带走取款单。夜范岱年和李小宁来，小宁导弹专业毕业，范的研究生，有兴趣研究毛。谈毛的自然科学知识。同坂田谈话，为自己一分为二斗争哲学服务也。坂田是二流物理学家，并无新创。

1988 年 12 月 5 日（星期一）晴

四点不到起床，活动半小时。朱正打底子，写好《新春祝愿三》、《定要广开言路》二短文。下午四益来，取走前篇。

夜同玉珍、朱正去看望徐滨，黎澍心律已衰竭，最后抢救。想好几事：出文集、《新观察》专刊、老朋友们纪念文集。徐滨说，生前谈到不入八宝山，互不喜欢，葬万国公墓。案头拍照。拟写《最后一天的书案》，或《战死在岗位上》。清出《新文化与旧传统》（纪念“五四”七十周年）等文三篇，及断想多纸，明天复印。

（岳阳商业经济题字，十分不愿意。）

1988 年 12 月 6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部里开组织史资料年终总结会，确定明年工作细要与分工。

昨夜戈阳[扬]电话，说光远告她黎澍已去世，咽声泣语，使我很难过。商定民间纪念办法。后徐滨处电话，气功师居然起了作用，心脏大体恢复，还咳嗽两声。原约定戈扬下午来我家商谈，积[绩]伟与戈扬到秦川家，等我不着散了。后与光远电话，他只说“不行了”，戈却误会。

下午同玉珍到红都换衣，带忙忙游泳。遇刘祖春夫妇，也谈到河南挖祖坟事，并儿子撞车死事。我看都是谣言，反映民心也。

夜陶恺来，两篇文章都使他们困难也。谈大局颇久。

1988 年 12 月 7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社科》杂志李学昆、徐宗敏来，谈黎澍生平及后事。两人均黎的助手，有感情。说胡绳认为黎偏激（关于乔冠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谓平静无事）。多年处境不愉快，在社科院只安排作党组成员。我说黎不仅是历史学家，还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谈到黎之受压，人才受害，我亦咽声。

下午游 1000 米。陈四益取走《三祝》文。

李岩给我剪报治哮喘办法。

1988 年 12 月 8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西苑饭店参加北京杂文学会青春宝发奖大会。朱正、四益均得二等奖。我讲了几分钟话：文化与企业结合，青春宝厂长讲话甚好：中药医人病，杂文治社会病。思想性要求告高，是古老文中，《古文观止》上的“陋室铭”、“师说”等。讲王夫之的“国无法则国乱，文有法则文亡。”杂文不能有模式，如野花遍草原也，要有自己风格。

下午游 1000 米。湖南来人，什么《保险报》题词，拒之（王敬之介绍）。

1988 年 12 月 9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马列所，评定几位研究员职称，算是进一步同理论界的人打交道。张显杨、蔡声宁、张连城等三人通过。我插话小意见：集体写一本“假如马克思还活着”，必然要修改自己许多论点，吸收别人成果也。

下午黎澍大女儿来，谈到医生判断时日而已。接着社科杂志社来人，告以黎澍下午二点 25 分去世，让我审定生平稿与新闻稿。

王若水夫妇来，将黎的未完稿交王处理。我的《庐山教训》也交他。

请朱正改生平稿，写《最后一天的书案》（哭黎澍），到十二点，草稿毕。

1988 年 12 月 10 日（星期六）晴

仍六点起床。上午《哭黎澍》定稿抄毕，交小陈复印。并寄《人民日报》谭文瑞。社科院来四人取走生平稿，并定火化前告别名单。戈阳[扬]来，赶在最近一期《新观察》刊出照片与讣告。

下午游 1000 米。小妹带孩子在此晚餐。

前两天戴晴电话，代《香港文汇报》，同我对话三峡问题。陆钦侃送来有关材料。

晚上作字六幅。

1988 年 12 月 11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室内活动半小时。上午于光远、胡积[绩]伟约到徐滨处谈。学术纪念会可从缓一点。谈中宣部往事，反右倾前后，黎因保护徐宗勉（胡绳秘书，共八年）而挨整下放，终于离开中宣部事。作十次检讨通不过。当年陆定一之“左”。光远谈黎为人正直与勤奋。谈时高放与黄明亦在座。

昨天陈四益电话，告知文联盛会杨宪益、邵燕祥、陈迩冬的三首讽诗，极有意思。“好汉最长窝里斗，老夫不吃眼前亏。”

朱维民来。

下午西北夫妇来，谈李鹏仍支持三峡，他对三峡的根本否定态度，谈夫人格调之低。

延滨、元元来，耀邦谓我谈话还是个谨慎的人。谈小妹偏激、不稳当，轻率要搞向美国保姆出口。

1988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开始翻党史资料等文章，挑选出国备用者。

张平凯来，坦率告他《庐山不倒》题目语法不通，建议他写自己的回忆录。最后只好将 80 年简报与他。

文学所一人来，谈五十年代反胡风事，说是李之涟介绍的。只能谈几句观感。

徐锐来，谈王化云仍守着要上小浪底。

1988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梁益华、　　(原文此处空三字——李南央注)来。黄文熙教授执教五十二年并八十华诞，他想要我的字。特书“清平乐·穷山恶水”并长跋为贺。

开始看《庐山实录》清稿，朱正责任编辑也。

下午游 1000 米。徐锐来，留餐。小妹公司请他当俄文翻译去苏。

1988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续看《庐山实录》。上午陈九韶女儿陈景林来（前两天夫妇来过一次，在徐州重机厂工作），谈到母亲同他父亲的交谊，对我印象之深。送书三本，收礼物压铜尺一双。

下午光远、秦川、戈阳[扬]、若水、李洪林、朱正和徐滨一起谈黎澍后事。李洪林写了一个集体悼念的稿子，有不少刺，较长，分时序。光远觉得不要一般写法，应集中而动人些。我说，例如恩格斯墓前演说，马克思致林肯信，主要说人如其文，文如其人。大家赞成，由若水定稿。秦川谈到房子，补助用车等事，必须在火化前安排好。光远即跟丁伟志电话，完全应允。

晚上小妹来，告以徐锐来事。同年轻人竞选不必要。嘱她办事要全面。

看足球到十二点。

上午江苏组织部来谈钱祝华（现名钱闻）工龄事。（此句写在纸页天头空白处——李南央注）

1988 年 12 月 15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写一丈多白布横幅，挂黎澍遗体灵堂（与朱正共撰）：

再思三思时有文章惊海内
言教身教长留风范示儿孙（徐滨泣献）

写毕甚累，从未在布上如此作大字也。

下午同玉珍、朱正到商店购物，六点始归。

“最后一天书案”今天见报，最精彩者删掉 700 余字。

“定要广开言路”刊昨天《光明日报》。

1988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同玉珍、小妹、朱正到北京医院西门，同黎澍遗体告别。去的仍在百人以上。许多人禁不住流泪，戴晴尤甚。九点半归来，即与戴谈三峡。玉珍送到火葬场，与王若水同来。元化转唐振常的悼文交若水。一起午餐。与戴谈到三点，中午未休息。她拟写一长篇东西，建议索兴从此工程谈到三十年国家决策民主化、科学化问题。要找林一山、钱正英、李伯宁、魏廷铮等等人物，全部亮相。

严文井电话，读我的《最后一天》甚感动也。尤其最后一句，互相珍摄勉励。

下午小陈来，同玉珍一起到友谊商店购得羽绒大衣一件，175 元。

1988 年 12 月 17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看《庐山》稿。上午苏仲湘来，想出湘人十人千首集。这是难办之事。

下午游 1000 米。林华告知，他们政协十人拟为三峡再次上书。

1988 年 12 月 18 日（星期日）晴

昨夜上床后再服眠药。六点起床，略作活动。

整日挤时看庐山稿。上午王若水来，《我们的悼念》稿，比李洪林的好多了。1500 字，基本可用。请朱正看改一过，晚上定稿。

下午李慎之来，谈了两个小时。关于毛、周，传统文化、五四精神、封建主义，等等问题，颇为广泛而深刻。关于毛、周看法，比较一致，他有许多细致观察，对周尤有独到之处。允为我写“毛传”给以帮助。

晚上柳思来，谈了《庐山》稿的生意经。

1988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小陈来，上午将最后整理好的“揭批军事俱乐部”、“全会闭幕与决议”带去打印，这两节大部分都是朱正搞的。彭张周（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李南央注）三人大会检讨，为存史迹也都保留了。

下午到医院，拍胸片，无问题。看望胡积[绩]伟，胃出血。买书三本。

夜戈阳[扬]来，纪念文签名减为 12 人。

1988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续看党史材料。上午蒋南来，谈澳大利亚去读英文或谋生的中国青年情况，同本地华裔或工人在一起，也学不好英文。当地缺劳力。谈雪山工程，无大河流，水极珍贵。又谈苏晓明在法国华人最下流夜总会卖唱。

带两个小家伙去游泳池，游 1000 米。五点多始归。

夜袁伟民、唐见奎来，谈两个多小时。体委班子很老化、疆[僵]化，排斥袁，有泼妇张彩珍掌大权。袁管人事，毫无实权。一个官僚机构。造袁的谣：水平低，不懂政策，骄傲等等。用杨锡兰，女排失败归于他。工作想法等等总是受阻，别人劝他何必认真，也可学着玩玩。劝他仍按原则办事，同李梦华保持对话关系，会议上可适当坚持，及时澄清造谣，设法团结正派、做事之人。

1988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续看党史材料。小陈来，让找有关人转告体委人事情况。

下午游 1000 米。最后 200 米蛙式。

夜写“只有一条长江”作者岳非丘来，要写三峡问题报告文学。借给书二本，谈约一小时。

王小毛来，只好为她退出安全局事给李其炎电话。

1988 年 12 月 22 日（星期四）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看党史材料。下午小曾送晚年毛思长文前半部，文件写法，恐须重写。

下午游 1000 米。

1988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五）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续看党史材料。最近收录的几篇谈大跃进的，甚好。想起《庐山》稿，应写一“引论”性的东西，先使读者有一总的概念。请朱正代劳。

王维佳写的《毛与共产国际》（1920—1927），史料等都可以，只是毛甚少，也是史料所限。

下午游 800 米。夜观喜剧片《金鞋》，纯粹闹剧。与孙大光夫妇同座，张刚（植华）说，第一次见到我是在武汉王昆仑家，她当时在青救，是朱九思同班。说王昆仑对我印象极好。可惜解放后从未与之谋面。孙大光是一个敢讲话的人，最近两文他们都读了。

1988 年 12 月 24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续看材料，为“引论”作补充修改。下午到记协，开老新闻工作者会，讲 3 分钟：努力破除清规戒律，敢于讲话，报纸要各有特色，有名记者。李普为我帮腔，新闻要有自由，赞我的两句诗：言事敢为天下先。观《人鬼情》，寓意很深，手法新异。

1988 年 12 月 25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随意活动。继续写“引论”。

上午株洲来京搞美展的胡君里二人（俞润泉介绍）来，开幕时要“名人”参加也。只好应付。保定的吴宗熿送《利害学论纲》新著来（以前送过《新美学论纲》、《智能学论纲》，“主客体关系”的最后一部），真是无从应付。没有时间拜读。

下午小妹和唐小毛（仲远）来，七八年没来过了，同玉珍和好也（小妹出走事的同情者）。谈到现在“读书无用论”的危机。她的孩子不想升大学，都是想赚钱。

夜观《别了，战争》，似看第二遍。深执爱情感人之至，似乎可战胜一切。

上海出日记本，名学者题词，草就并寄照片一张。

1988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将“引论”写完，约 6500 字。似可独立成文。

下午到部里，参加组织史支部生活总结会，共十二人。大家是和衷共济的。对小曾都称赞，对王维佳，说话口气太大（此人好表现也）。陆沅谈得较多，大家对她较了解，也能体谅。

朱正明天走，这回住了廿六天，帮了大忙。另一誊录本让他带回。可先写“毛在庐山”一章。

1988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四点即醒来。最后又看“引论”一遍，作为单篇发表时，可名《庐山会议的由来》。

朱正六点五十分离寓，小陈、小雷送到车站。

上午几乎没作事，感觉疲劳、烦躁。

下午游 600 米。遇见杨弟甫妹妹，交我李正光（称我锐叔）写的回忆录《旧事琐谈》。翻了一下，颇有意思。

秦川告我，陈云讲的主要一条是“还得有计划按比例”。

1988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九点到美术馆，参加株洲画展，耿彪、杨德志等在。郭健也是株洲人，一同看展览，谈到她见到陈的八条（连政治局都没传达）：

农业与粮食长期重视不够，这是长期任务，靠化肥、水利，均短期行为，掠夺性。企业也是如此。借外债，要会用，能偿还。总理是一枝笔，发国库券，是边借边还。中央要有核心，要政治权威，没经济权威不行。过去经验不能照搬，但好东西不要推翻，不能一概不要。过去没市场调节，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得有计划按比例。

又谈到上海讨论三中全会有两类反映：三中全会好在有点自我批评，光承认通货澎涨[膨胀]不够，没总结经验教训。问题根子在中央。北代[戴]河，计划一下改变，变得过快，下面摸不到。令不行，禁不止，赵一句话即收回。子女家属不准经商，哪个决定对。

下午一点半到公安大学参加“北京青年学者十年文化理论讨论会”，项南、朱厚泽、于光远、王若水、曾彦修、吴明瑜等，中青年一百几十人。李盛平、黎明等主持，一二十人讲话，十分热烈。我开头讲了三分钟：青年思想解放，接受新东西快，有许多书看不懂，愿紧跟，否则落伍。革命理论与科学理论，有时不能划等号，应搞科学理论。记了一点各人讲的要点：

不能搞奏折经济学，向中央建议应公开化，科学化， 设计公开发表，争取批评政府、党的权力，非逻辑、理性决策。

头脚倒置，知识分子老挨打。

一国两制与改革，作通盘考虑。整顿、治理，不是收，必更好进行体制改革。党政分开并不解决问题，还是根本体制问题，改变人民大会制，考虑分权制，同一国两制一起考虑。

反对所谓新权威主义，并非清腐败，强力方法，无非军管或下而上暴力革命，代价昂贵。上层新权威主义，下层又带毛泽东象[像]章。

不能老搞从上——下，年长——年青，老师——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应当上下结合。

只是旧时代结束，尚非新时代开始，只破未立，要经过实践检验。

现代化障碍，非二千年传统，乃这三十年传统：公有制与上面用人统治。传统原是精英统治，无选

举精英机制。不要讨伐二千年，障碍在目前，不推倒旧权力结构不行。

西方与东方，苦思焦虑：西方是无形之手：思考自然、社会、经济价值规律，担心害怕。想找有形之手：理性、认清一个个规律，认识到局部有形之手。无形之手——局部有形之手，属人类理性发展。中国：非理性有形之手：人治政治，无法治，为专制。苦思焦虑，无结果。又在批《河殇》。逆行，责任推给祖宗，是对有形手的批评，向无形之手靠拢。人类理性——向自由、民主、和谐发展。

光远：五四 70 年，讨论民主、科学精神问题，救亡与文化结合，开除球籍，也是救亡问题。上海报纸访问王力，王力自己不能评定王力。

1. 形势严峻，与五四时相似，不是十年前争论可以概括，不是毛主义、斯义、封义动摇，而是超越现实，讨论中国前途问题。

2. 对新权威义不要简化，行政权威不可厚非，如无制衡不行，不能置人民公仆之上。

3. 不进行路线、阶斗排队，按学术讨论规则讨论。不要想危及自己地位，问题在决策体制。1965.11.要把刘弄掉，23 条，邓要毛不参加，毛要参加。矛盾、资、无、刘——内外交叉。我有两本书，宪法与党章，一个人不让说话，一个人不让开会，公开矛盾[19]。政治体制，两大会之间，苏联多是权力斗争，分配、维持多数，排除反对派。

经济：集中——竞争。

政治：运动——法治。

权力：人治——民主。不能再靠人治，今天是改制，政治——权力制衡，解决腐败。

过去理想、共义等为动力。现在为自己看得见的利益。

马义不能传统神圣化，改造马义，同其他平等相待。2000 年，30 年，相似处：

1. 大一统，等级。
2. 精英。
3. 法治，对传统文化批判，忽视建立新文化任务。由批判——建议，理想文化。

担忧：反传统。反思，复兴趋势，西北结盟，对抗，后现代与传统，现代理性文化，必结盟。

1988 年 12 月 29 日（星期四）昨夜小雪，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看完小曾草拟的《晚期思想》三大段。

我那天上午座谈记录，二万多字，看完。

下午游 1000 米。遇孙大光，告以陈八条要点。

1988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本拟整理好欲带材料，谁料一天客人不断。上午湖南曹先捷、 （原文此处空三字——李南央注）送书来，冰封挑出送给哈佛等校的。

下午郑谦、韩钢来，曾卓明长稿他们分别审阅。韩改了作了调整，一直谈到五点。晚上苗苗岳父母

[19] 1964 年 12 月到 1965 年 1 月期间，中共中央连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农村工作，会后发布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农村工作 23 条。会前因毛泽东身体不适，邓小平劝其可以不必参加会议，但是毛泽东仍然参加了。他在会议中称四清中主要矛盾是敌我矛盾，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刘少奇坚持说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并打断毛泽东的插话。结果，毛泽东在接下来一天的会议上掏出一本《中共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员的权利。我有参加会议和发言的权利。可是一个人不让我开会。一个人不让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 毛泽东甚至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公开表示了对邓和刘的强烈不满。毛泽东在 1970 年 12 月 18 日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打倒刘少奇的决心就是在 1965 年 1 月那次会议期间下定的。这里李锐记述的 65 年 11 月，有误，应该是 1965 年 1 月。——李南央注

来，坐到八点多，使我困倦不堪。

1988 年 12 月 31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欧美同学会，戈扬请客，座谈。有光远、项南、厚泽、孙长江、林京耀，郑仲兵等。谈“王力评王力”（叶永烈文）。王关戚班子即邓力群班子，《红旗》一批漏网之人。项南谈杨成武专机往返，到长沙见主席，逮捕戚本禹（只让总理知道，不必告林。杨告知林后，一系列迫害随之而来）。当前形势：防止倒退，赵在节节败退也。苏绍智告知，牛津请我停留一星期。

中午几未休息。下午才收到《庐山》两[最]后两节打印件[20]。小曾来，交他长稿。伯村来，谈《辽沈决战》最后麻烦，彭真更正“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当年未见此电云。尚昆、伍修权和稀泥。

夜，苗苗岳父母来应付一个多小时。

1988 年总账

1. 仍如去年，室内仍杂乱，生活、工作秩序条理差，不能及时复信。
2. 组织史资料开地方会二次，上报本问题已解决，各地自编本顺利进行。中央编辑工作有待努力。
3. 长短文章近廿篇，返乡杂咏 14 首，《怀念廿篇》出版。收入稿费近 5000 元。
4. 《庐山会议实录》脱稿，约 20 万字（最后朱正校正一遍，帮录最后二节），青岛消夏 50 天，完成 85%。
5. 社会活动增加，参加青年学者集会，马列所评职称，十人左右之聚餐会若干次。同耀邦长谈二次，结为诗友。
6. 未系统读书。身体无病。坚持游泳。
7. 岁末黎澍去世。
8. 准备赴美讲学（哈佛邀请），方感平日读书太少。
9. 黎澍去世。

[20] “两后两节”:李锐辨认后，将此句改为“最后两节”。——李南央注

李锐日记第二十一册

Li Rui Diary Vol. 21

1989.1.1. – 1989.12.31.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81 年后日记录入说明	xii

一九八九年

1. 1989 年 1 月	1
2. 1989 年 2 月	15
3. 1989 年 3 月	28
4. 1989 年 4 月	35
5. 1989 年 5 月	43
6. 1989 年 6 月	55
7. 1989 年 7 月	63
8. 1989 年 8 月	71
9. 1989 年 9 月	79
10. 1989 年 10 月	86
11. 1989 年 11 月	94
12. 1989 年 12 月	102
13. 十年回顾	110
14. 附录：李锐致陈云陈述信	111

李锐 1981 年后日记录入说明：

1. 录入时无法辨认的字和不解的简记，我均请父亲李锐辨认和解释过，必要的在注释中做了说明。那些他自己也已无法辨认的字用｛｝号括出。
2. 我没有对自认为是明显的“错字”和“别字”进行更正，保留了原字，将我的辨正括入[]。
3. 原件中我认为的漏字写在< >内。
4. 原件中我认为的衍字加了| |号。
5. 日记日期的输入，没有完全按照原文，而是采用了统一的格式，即：年、月、日，星期（X）加气象记述。
6. 凡是日记正文以外，写在日记本天、地和旁侧空白处的字都用楷体字表示，并加以说明。
7. 原件语气标点符号全部保留，为了读者阅读方便，逗号和句号没有完全按原文标注，对原件“一逗到底”的使用进行了改正。
8. 为了读者阅读方便，对于原文没有加书名号的书名、报刊名，均加了书名号。
9. 书中注释，除标有“李南央注”、“李锐注”的以外，均选、编自网上资料。
10. 一些在李锐之前年份日记中反复出现并注释过的人名，不再注释。

李南央

2019 年 5 月 6 日

1989 年元旦（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清理带走资料，时有客人打断。上午廖季立来，话旧。庐山时贾托[拓]夫曾服安眠药，被秘书发现。1300 万吨富春是不同意的。后来宋劭文、贾拓夫被打成右机，宋平、廖季立被批右倾。他们当时都是搞综合的。称赞宋劭文，二月前曾建议李鹏成立咨询小组。认为张劲夫、刘国光可以，而马洪、安志文都是看上面眼色行事的。吴俊扬[1]亦可。都还不知陈云六条之事。

何载来，将最后两节请他一阅。劝慰不必再为那件不愉快事再伤神。陈明来，谈老伴事。嘱注意祖林干扰。

下午四点到苗苗岳丈家赴宴（59 岁生日）。四女一儿，请四家亲家。总要介绍女儿、女婿之身份，才气。似又为自己官阶不高而申委屈，必我入席似也有抬高身价之味。还说出我的最后身份，“干部有一套”也。这大概也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型干部间格格不入之一种气味吧。桌上为儿媳调动，让亲家与战友搭好关系。抽烟、喝酒（喝了八瓶啤酒），我也只能小小应付，从四点到七点，实在受不住，只得告辞。席上认识秦城现任监狱长曹某，欢迎我故地重游。

让张九华整理最后两节打印稿，很零乱，复印得也不清楚。生了小陈的气。

1989 年 1 月 2 日（星期一）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续整理资料，人客打断。刘清来，对象还没找到也。下午廖盖隆来，出国已批准。拟讲民主问题。温际泽来，托带信。

二个小张、胜利夫妇、小妹，五人帮忙又誊正一份，并最后两节誊改几份。关于彭张黄三人大会检讨，何载电话，家属都在（还有贺龙），要避免人事麻烦。说尚昆近言：不要贬毛。又略于[予]删节。这样可以交金松林了。柳思电话，仍主张交湖南出，可以先排印一份清样稿。

晚餐甚热闹，12 人外三个小孩。大胖夫妇来（昂子考托福 613 分，高出三青年老师）。

徐滨送来胡乔木唁电，自称“老友”！此人应加州大学请赴美，要苏星[2]写文章，讲经济问题。李慎之劝不要去，难招架也。且听下回分解。

我 14 日《光明》刊文，不时听到人们赞许。

小米来，谈部务会上，有外请老同志批机构改革时用人“文凭”方针，部内无人反驳。沈桂芬在浙江常委落选。

晚上觉得疲劳不适，玉珍量血压，50——100，休息一阵，服药，不久又回升，方就寝。玉珍整夜不放心。

海婴来，谈周令飞回国搞文艺团体赴台演出，被通报有“台湾政府”称（实为“地区”），告以向阎明复、芮杏文并启［啟］立申诉。

---

[1] 吴俊扬（1918—1999）江苏宜兴人。1937 年参加八路军。1938 年入延安抗大、马列学院学习，同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直属电器工厂副政委。中共执政后，历任李富春办公室主任、国家计委委员兼国民经济计划综合局局长，中共甘肃省委调查研究室主任、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省长兼省计委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中国计划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

[2] 苏星：（1926—2008），原热河省建平县（今内蒙古敖汉旗）人。1948 年毕业于华北联合大学政治系，同年 5 月加入中共。曾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求是》杂志总编辑，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教授。著有《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理论与实践》、《我国城市住宅问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等书。

1989 年 1 月 3 日（星期二）晴、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睡得颇好，玉珍一夜不安。

《庐山会议实录》修改最后完毕，加黄梅《岁寒心》一小段，则黄老违心检讨可以录而无怨也。

下午同玉珍到医院，心电图正常，血压也正常，可以放心成行也。到王府井购得夹克与皮鞋。

夜大胖、蒋南，小妹来。为我准备行装。

1989 年 1 月 4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金松林来，《庐山实录》交他，谈定先用计算机排印，约几人审阅，引论亦单篇先发。小曾、肖延中先后来，《晚期思想》长文已不及看矣。《晚年毛泽东》送来卅本，印得甚好。将印三万本，此书将会有影响。

留小曾一天，看旧材料，可带者很少。他想代写一篇中期的（以反“左”教条义为主），以便编出一本《论毛》，得 8—10 篇，建议可行。

小妹与孩子也呆到晚上才走。整天人来人往。

1989 年 1 月 5 日（星期四）雪

三点醒来，即不能入睡。五点起床。上午小妹、蒋南来收拾行装，书籍、衣物过秤，民航不能过 20kg。书带了几十本送人。玉珍又将药物同蒋南交代。整天甚感疲劳。继续清理带走资料。

晚上一女同志（严文井女儿）送来戴晴关于三峡加的一段稿子，看来得重写。

1989 年 1 月 6 日（星期五）小雪

六点起床。昨夜服眠药，睡得较好。改《三峡对话》。上午小曾来，抄资料。下午灼姐来，前天电话唐突，送来鸡鱼饯行。陈琼楚姐姐一家在洛桑基（杉矶），做地产生意。

小曾送来蒋南机票款。

夜陶鎧来，交“序言”请刊本月份。

杨健生来，谈地方干部情况。熊清泉荐陈邦柱，不赞成刘正。山东、辽宁、江苏（地县强）等工作较好。劝我说话谨慎，人们总有此印象也。

1989 年 1 月 7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早晨已停止活动。《三峡对话》改好，加了一个长尾巴，1500 字。陆总改得很细。

张显杨、李盛平送书来，都愿我长寿。同这些青年人接触，确实也精神年轻些。张谈农民战争破坏作用大，原始积累不起来。

金树望来话旧，鼓励写回忆。

小妹、蒋南来，清带走书籍。夜同小妹谈到十点。王小毛来，还想我给李其炎打电话。

张莉来，托带包裹给女儿。

下午去看望徐滨，了解黎澍前妻情况。

1989 年 1 月 8 日（星期日）晴

昨夜服两次眠药上床，久久不能入睡，甚为烦躁。同玉珍发了急。小妹、忙忙宿此。

六点起床。《三峡对话》尾已改短一点，题为“三峡工程廿一世纪再定”。

小妹帮着清理好带走书籍与资料。

上午李普夫妇来，对形势甚忧虑。我答以三条：有饭吃，不抢购，不上街就行。至于上轨道（市场机制），当以十年、几十年为期也。

下午小妹来帮助整理行装，直到晚上。告以革除“左王”之事。夜小妹又去蒋南家，送带走书。

仍是整天忙碌不堪。

1989 年 1 月 9 日（星期一）晴

三点醒来，又迷糊一阵，近五点起床。五点半早餐。蒋南按时到家，任翻译，是从电力部借调的，他久作外事工作，英语甚好。六点二十分动身。机场几出麻烦，机票提前三天认可，说是未盖章。女儿找到值班经理，出示我的中顾委身份，才算解决。老伴再三嘱咐，遇刺激事不要发火。一个半小时到上海。机场有不少去日本打工的男女青年。

下午二点半岛东京羽田机场。真是国际机场，各色人等，拥挤不堪。入门查身，开包。如小蒋未随来，真会碰麻烦的。

东京时间十七点起飞（北京下午四点）。东京湾附近农村，满目小片树林，大小车多白色，田舍极整齐。

波音 747，坐经济舱，47 排，靠机尾。座椅放不大下去。半坐到躺倒晨三点（北京时间）。吃了晚餐、早餐，胃口尚好。十一个多小时到芝加哥（当地下午一点多）。

芝加哥机场恐有北京机场十个大。

外交护照免检，只能回答去哈佛，在美国呆 Six Weeks。

近六点飞波士顿，24 小时未好好休息。

芝加哥俯瞰，大片住宅区，极整齐，靠湖边有高楼群。

本地时间，9 日下午六点半抵波士顿，麦克法夸尔、赛奇（荷兰人，研究中国的中年学者，会汉语）、一青年（北大毕业）并傅因彻来接。他们老远即认出我来。

先到法夸尔家晚餐，夫人去过台湾，能讲几句汉语。住宅位于剑桥学校区，一百年老屋，挂有古字画（翁方纲字及横卷长画）并印度雕塑。其父在印度工作过，古画在伦敦购得（英军得自北京？）席间喝茅台。

住哈佛 Club 三楼，甚整洁。

1989 年 1 月 10 日（星期二）阴

昨夜三次服眠药，仍久久不能入睡，大概四点后入睡。八点起床，早餐——热盘，橘汁等，甚好。上午同小蒋清书，带来几十本新出版的多种有关党史等书记，准备送人。上街小散步，大院内大松鼠乱跑。

中午吃冷菜、鸡菜饭，很勉强。一点半同赛奇到法夸尔工作处，穿过哈佛校区。法夸尔谈“中心”工作概况，称东亚研究所，包括日、越、朝、中，后日本分出。研究人员百人左右，有其他学校的，固定者约二十余人。每周一次至三次学生听课，无学分，交流研究问题。给学者提供研究环境，如办公室。近年“中心”常与其他“中心”学术交流。有中共资料室，赛奇负责 1920 年至 1949 年，编出教科书（赛奇已完成《马林传》），还研究当代中国农村问题，作为第一批学者到南京、无锡，另有三年计划。施拉姆（毛泽东研究专家，著有《毛泽东传》等）来“中心”，拟翻译出版日本出的 20 卷本毛泽东著作，比龚育之计划大得多。同赛奇谈“文革”，同座有派却克教授。

为讲“文革”须助手，接到一叠应征者来信，已找到本地一人，为节省经费。

毛泽东以后之政治经济改革，经会议讨论，书已出。送我书五本，皆成果。下一本书：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由会议讨论后出书。

“中心”藏有毛的许多未公开发表的报告，如 1957 年 2 月 27 日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原稿，有波兰版本。有北戴河报告。计划出 23 本书，为此作准备，主要是 18 世纪至 20 世纪之中国，包括研究严复。

谈后，参观“中心”的图书馆。珍本为 12 卷大开本中央文件（精装）。美国政府每日出中国广播和台湾情况。德文名人录内有 Li Rui。

1989 年 1 月 11 日（星期三）晴

失眠，服三次安眠药，睡不足五小时。早餐如昨。美国人一年不知要喝多少饮料。九点到“中心”，法夸尔送书数本。随后到哈佛燕京图书馆，见馆长吴文津。桌上摆着我的四本书，都做了精装封面，烫金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二版，《龙胆紫集》初版，《窑洞杂述》。四本书签名留念。另一本小书《钱大娘道情》，新诗，华东新华书店 1950 年版，不知是哪位李锐。馆藏还有我有关水电的书，因以为非我而没有找来。吴 1945 年以中央大学学生赴远征军当翻译，又随空军学生来美，入华盛顿大学，学图书馆学，1965 年到哈佛至今。

办公室内书架上有 1981 年《组工通讯》，香港翻印的。

参观书库，最珍贵的有内部文件。吴对大陆内部资料甚有看法，认为无此必要。邀我们至附近“来来海鲜”吃中饭，有不标准的麻婆豆腐，大鱼，颇可口。

因不惯 Club 伙食，下午二点半从 Club 搬到傅格尔（Vogel）教授家。教授为哈佛社会学博士，有名的 Japan as No.1（《日本第一》）一书作者。1972 年任过东亚研究所（即“中心”）所长。

住处有厨房、冰箱、洗衣机、卫生间，一应俱全。小蒋能干，为我收拾停当。可以自己做饭吃了。

晚六点在 Club 二楼宴会，法夸尔主席，到研究中国学者 15 人，多数会说点汉语。瑞典人沈迈克标准京腔，夫人为中国人（父母在财政部）。法夸尔致词：称我为“学者官员”，提到名人词典无照片，今天大家见面。让我讲简历，只得从命。谈《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写作情况；转业水电，三峡风波，转入漩涡；以及《龙胆紫集》如何写成等。问我“现在赞成三峡否”，听我说“坚决反对”，群起鼓掌。谈到毛功绩第一位过失第二位，由于实事求是而胜利，不实事求是而失败。打仗时讲实际，搞建设浪漫主义。从马克思、列宁到毛泽东，凡革命者都有点浪漫主义，无幻想怎能革命？

归来很晚。许成纲［钢］来，谈到台湾经过（有留美 5 个研究生访问台湾，是大陆学生首次去台）。说大使馆声明完全违反事实，《中国青年报》连续报道已经澄清。台湾农业分工很细，已社会化，南北高速公路，汽车如流。人人口袋里钱多。靠出口贸易，外汇存余世界第三，仅次于日本和德国。对他们五个人友好。许研究经济学。数理经济，并非空对空，但一般人不易懂。他不同意张五常（杨小凯吹之）：生活物资私有化，大生产物资仍归国有。

李春光来电话：《中报》要找我谈三峡，拒之。

1989 年 1 月 12 日（星期四）小雪

可能因变换环境失眠。十一点上床，一点半醒，服安眠药，折腾几个小时睡不着，九点醒来。

上午十点到“中心”，傅因彻（John Fincher，51 岁）谈清末民初情况，因我父亲 1905 年留日，为第一批同盟会员引起，谈儿时见谭延闿故事，谈方维夏、李六如，研究毛与谭延闿关系。傅原任澳大利亚外交官，因反对越战而辞职。1959 年从哈佛毕业，学中文，在澳 15 年。1970 年反对由美越两国决定柬埔寨前途，主张美国应同中国谈，回霍普金斯大学教书。美中建交后赴澳教书，等了 15 年才来中国，会讲点中国话，收集中文资料甚多。著有博士论文《中国民主》。1957 年曾去莫斯科，1976 年辞外交官，任哈佛历史系教授。女儿在哈佛学的中文，在澳国立大学教远东史，注意 1905—1914 年中国“选举”情况，1918—1923 年中国。瑞典人沈迈克亦参加谈话，谈两位“左爷”情况，他们知道不少细节。

四人一起在中餐馆吃午饭。

下午三点同 Gold Man（女教授，犹太籍，其夫为经济学教授，研究苏联的）谈问题，问胡耀邦情况，当年反右、庐山表现如何？“左爷”为何反胡？对学生闹事看法的分歧，认为中国一部分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一部分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施拉姆认为十三大是反面民主（指差额选举）。他在写一本书：民主萌芽，可以生长，也可以扼杀，民主乃扼制政府权力，三权分立理想，有一个反对党，可以监督控制政府权力。

关心延安时期王实味、丁玲，萧军问题。知识分子为何还支持党？如何保证不再发生“文革”？

台湾与南朝鲜，中间阶层地位在扩大。经济增长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可以不靠政府了。

经济改革，中国比苏联前进一大步。苏联经济不行，排长队，买不到吃用的。感到美国学者对苏联了解得多，但评价与我们不同。（按：事实证明美国学者判断准确。）

下午五点小蒋领我逛附近一超级市场，食品为主，真是琳琅满目。各种类食物分得极细，想啥有啥，包装精美，都相当便宜。购肉、菜、橘子水、红葡萄酒、草莓、面包、鸡腿、鸡臀、两种蜂蜜，三大袋，共 60 余元。

晚餐自制。

补记 11 日夜宴的问题：

怎样写出《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为什么毛选定刘为第二号人物？关于七千人会议。毛最大强点与最大弱点。三峡能上吗？

沈迈克：功第一，错第二，不习惯此种数学概念。“大跃进”非理智产物，人不能代表真理，只能说掌握的多少。禁锢所有人的头脑。毛太喜欢打仗。西方出过希特勒。搞运动指标 1—5%，不可理解。谈唯成分论。

1989 年 1 月 13 日（星期五）晴

昨夜三点后服安眠药，大概五点后始再入睡。八点半醒来，早餐吃面包加香肠。

上午杨炳章到“中心”谈，北大学生，文革时反聂派头头，学西方哲学。1981 年任助教，来哈佛读博士学位，在“中心”搞东方政治思想史已二年，年薪二万美元，另在一公司任职三万，每年回国，解决不了住房与职称问题。“文革”时曾坐牢。据云留学生站不住脚的才想回国，多无理想。大使馆关心访问学者，留学生尤其自费者任其自流，有三分之一想回去，皆呆不住的。其他有理想者，95%难回，无绿卡则困难甚多，包括买房子。“中心”有两种人：哈佛；外校。委员会有六七人，副所长管行政事务。认为 50 年代的中共历史现尚难写。英语讲话，要应付自如。杨爱人小孩均在此，本人已 41 岁。

中午在“来来餐厅”吃铁锅牛肉与炒面，豆腐汤，招待殷勤。回来休息十分钟。

下午三点送书与“中心”，法夸尔甚高兴。

三点柯临清（Chris Cilmatin，女， 历史教授，研究中国二十年代妇女运动）详问向警予等情况，介绍胡筠、帅孟奇、章蕴，刘英等。问向为何一度失去高层位置，非五大代表（1982 年妇联文章有两种不同意见）。

晚上请赛奇与房主人傅格尔吃饭，吃饺子，谈到十一点多。他们关心中国现状，毛的历史功过，不赞成倒三七开，原因还在西方学者不深入了解过去的历史，无旧中国对比认识也。有的人对毛几乎全否定，对当前改革看法基本一致。我问及美国黑人问题。

1989 年 1 月 14 日（星期六）晴

十一点半入睡，三点醒来。看材料，几本《龙胆紫集》错字校正毕，准备送人。九点林静聪 Culvia Lane 驾车来，陪我们到一印度店吃早餐，炒鸡蛋无味之至。然后逛政治历史艺术等书店，店中有活动

梯，卢浮宫画册 75 美元，梵高 35 美元。又到一中国小书店看，又到一通俗书店，后至唐人街，买西洋参半磅，54 美元，我们被认为是台湾人、港客。至一广东馆午餐，麻辣豆腐实为肉末豆腐，炒牛肉不错。一服务员亦以我们为港台人，说共产党坏话，其父为教授，打成右派身亡，他逃出。最近北京来人说，国内物价飞涨。

中午稍作休息并淋浴。

晚上六点三十分，傅格尔送我们到法夸尔家晚宴，在座有费正清夫妇，赛奇、吴文津，考古家张姓夫妇（研究苏联），与 Gold Man 夫妇等。

费正清夫人谈到他们 1932 年在北平结婚，还能说一点汉语。饭桌上费正清靠我坐着，中国话断断续续，能听懂。因中过一次风，听力不好，眼睛似混浊，已老态龙钟。现住波士顿北面山中，冬天下山进城即去南方。担心美国前途（他们不满里根放任自由经济主义，国家不予控制，日本乘虚而入）。问今后世界如何，说不知道。问对中国看法，亦不明言。他问到中国农民，我说是第二次解放。他问生活好了？答：不平衡，城郊最好。饭桌上三代汉学家，施瓦茨为第二代，费之得意门生，有关中国著作甚多。赛奇为第三代。我赠书与费、法二人，各一本《沈鹏书李锐诗选》等。

考古家夫人任翻译，甚贤惠，从台湾来；张原为北京师大附中学生，现在哈佛教汉语。上楼观法夸尔书房，四壁图书，中文书几架，外文书更多。用电脑写文，讲课无稿本，以吸引听众。

九点多始散。

1989 年 1 月 15 日（星期日）晴

昨夜十点半上床，不久入睡，三点半醒来，服安眠药，一直不能睡着。六点起床，看材料。中科院范岱年夫妇来，他们在 Boston 大学，为访问学者，讲古代哲学，要用英文讲，正紧张准备中。也谈到西方和留学生中，不少人对毛持片面态度（为卡扎菲式狂人）。

柯临清夫妇带孩子来，邀我们游览市容。登保险公司摩天大楼，60 层 240 余米高，电梯一分钟不到即至顶层。有“波士顿一天”小幻灯片等。俯览全城，滨海商业区与高楼群，多填海而成。有望远镜，固定式，大人小孩两种。此楼刚建成时，玻璃窗墙被风破坏，周围封锁一时，后始修复。观附近大教堂，甚为堂皇，每个座位都有圣经一本。逛坤西夜市场，小货摊，种种饮食小店。买活龙虾二只，两磅多，14 美元。在唐人街晚餐，锅贴、春卷皆厚而粗大，鱿鱼几不能食，酸辣汤、豆腐尚可。

1989 年 1 月 16 日（星期一）晴

今日为马丁路德·金逝世纪念日。美国人很重视这个日子。

昨夜十点半上床，两点醒来，折腾两三小时又入睡，七点半醒，又睡到近九点，为抵此睡得最多一夜。

简单早点。十点，林静聪夫妇来，先到 1775 年同入侵军作战起义处的历史传统博物馆，起义领袖为一手工艺银器匠，实物、账单等展览品甚多；本地各国民族人民生活服饰图片，五十州州徽，有幻灯录音。观纪念碑（当年战死者埋葬处），投小币甚多，我亦投一分。在北京餐馆吃午饭，颇为富丽，要砂锅鱼头、蒸牛肉、炒青菜，都可口，吃光，米饭一碗。小逛书店，蒋南购书一本。然后看水族馆，中间十米圆形养鱼大厅（玻璃密窗环绕），鲨鱼、海龟成群，又可 Top View，周围小玻璃窗内养各种热带鱼，五颜六色，有趣之至。进门有黑掌企鹅，或浮游水面，或立岩石，互相亲嘴。水族馆外即海港，颇清洁。

与林谈美国人民习尚，80%人不知中国情况，中学生不识地图，工人行帮规矩很严。

夜范岱年来取书。

1989 年 1 月 17 日（星期二）晴

睡得较好，七点半起床，在楼梯口略作活动。

上午十点，齐慕实约谈，他研究邓拓，有论文。谈王实味问题。问《宣传工作》内容，西方以“宣传”为不实之词。“美国之音”不准国内听（卡特较好，里根又复原）。他们在编译 19 篇毛的未发表报告，共有 23 本红卫兵编印的毛文集，欲加鉴定。18 本位“文革”期间的，5 本为北大 1983 年印的。台北 1973 年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三本。因抄家得来，不一定可靠。如 1957 年 2 月 27 日关于人民内部矛盾报告（告以两种都是毛的思想，不过变得较快也），一系列改动，都说明这种变化。评价材料，评价 80 年代中国研究者的可靠性。三种毛著分类：

1. 正式选集（多集体智慧）。
2. 红卫兵版（天才编著），胡华认为基本可靠，红卫兵决不敢更动一字。
3. 学术编著，八十年代龚育之等编。

下午三点张伯赓（Julian Chang）约谈，现在哈佛读研究生，写 50 年代中苏关系。问萧军在哈尔滨时办《文化报》批评苏红军事，张 1982 年至 1984 年曾在武大教英语，到过苏联。

到“中心”图书室看书，发现一本 1950 年外人写的毛传，台湾出的共产国际如何控制中国政策汇编书。

也看《中报》等，又有全球五百个环保专家反三峡报道。

夜同曹维恭（原水电外事干部，在世界银行工作）通电话，谈去纽约事。

1989 年 1 月 18 日（星期三）晴

昨夜睡得甚好，七点半起床，活动二十分钟。上午十点去“中心”，无事。沈迈克送我文章一篇。逛书店，买书三本。

下午看完一本党史研究新作集，主要谈“文革”前后毛错误路线。定于 23 日作一次正式讲演，此书有帮助。

小蒋谈现在青年迷流行歌星，一场，一支歌可赚 600 至 1000 元，美国一最著名歌星一场可达十万元收入！

1989 年 1 月 19 日（星期四）晴

睡得甚好。七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看党史材料，作讲话稿提要三页。

十点到“中心”，赛奇约谈。这是一个十分勤奋的人，研究当代中国，有著作 6 种出版，论文 24 篇，翻译多种，为马林研究专家，现参加“中心”编写 1922—1949 年中共党史。马林与陈独秀均称赞过毛早期在湖南的工作。毛曾不同意国共合作，三大 26 人同意，16 人反对，内有湖南 6 人。赛奇提出一些问题：有哪些资料，怎样利用？取得革命胜利的经验，政策问题，党史同共和国史的关系，整风，王实味，并简介各大学（包括西欧大学）研究中国问题情况。赛奇还帮助荷兰外交部商务部门，提供研究成果。

下午三点，尹晓煌谈，美国学（历史、文化、政治等）博士生，本想研究中美外交，但国内材料困难，改攻美国民族问题，移民后裔在美情况。如美全国人均收入为 100%，犹太人为 130%，日本人为 120%，波兰人 125%，华人 117%（按家庭计，恐有水分），英国人 112%。军人南方多，崇尚武力；学者犹太人多，金融家亦多，600 万人，学者占四分之一。东北部为自由主义老巢，属民主党影响，爱尔兰后裔多。德国、北欧裔多在中西部，金发碧眼。共和党保守，种族歧视，宗教传统。爱尔兰人多警察、工会人员。耀邦事，留学生极反感。留学生回国问题，到香港工作为好。白宫前广场即为示威之用，藉此体察下情。

尹说，中国上层太不了解下情。他可能随《太平洋杂志》等记者任翻译，回国一行。想访问耀邦。谈后，领我们参观哈佛校园，燕京图书馆有一接待室，悬大幅慈禧油画像（第三幅），可见凶狠之态。陈宝琛八十四岁来美，为哈佛中文图书馆题对联（辛未六月题）：“文明新旧能相益，心理东西本自同”。（跟电视剧两回事也。）大图书馆地下有六层，为一富孀捐一亿元建成，儿子死于 1910 年铁达尼轮事故，建此馆作纪念。匆匆一览，大阅览室高十余米。馆前有中国留学生 1936 年赠比西（龟）驮石碑，上镌捐款人名。返至 Adam's house 晚餐。餐厅墙上悬哈佛历届毕业名人油画像，在里德（《震撼世界十日》作者）像前拍照。参观 House。

House 为古老英国式建筑，约住 490 学生。一套房三间，有公用客厅，各人一间，一层有一导师性质的人监管。House 共两栋，U 字形，在街西侧，地道相通（地道墙上有学生自作大幅现代派人像等），有弹子房，音乐厅等。可自演剧。食堂自助餐，管饱。一学期缴足饭费（哈佛学生一年费用在万元左右），零吃晚餐一顿约 5 至 7 元。由一院长统管，有院长单独免费住宅楼（二层，即在院内）。

1989 年 1 月 20 日（星期五）晴

睡得甚好，七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早餐仍牛奶、麦片粥各一杯，一片面包。十点到“中心”，林静聪谈，他的论文题为“五十至六十年代的中国经济”，着重陕、甘、苏、辽四省。我建议他陕西改河南。省与省之间比较政策执行过程，主要区别何在？为何有区别？西方近年研究侧重中央，未及省，中央与省之不同处。1956 至 1957，1961 至 1965，属经济调整改革。告以有“当代中国”丛书可以利用。到省访问要找省社科院经济所及省委政研室，并找到五十几岁人当咨询。林很朴实，中国话流利。明晚还要请我们家宴。（按：林后来多次来中国当访问学者，完成论文。）

下午沈迈克（有“居燕端子”印章）拿来一堆“文革”中所出《毛泽东思想万岁》之类的书，即为之校正了一些 xx 人名。西方许多人根本否定整风运动，着眼于权力之争。目前他在写理论务虚会影响的文章。

晚看《中报》、《华侨日报》，有社论《美国之衰落》。十二点半，服安眠药上床。

曹维恭来电话，谈定到纽约时接待的人。

1989 年 1 月 21 日（星期六）晴

八点起床，活动二十分钟。续看材料，准备讲稿。十点同老伴通电话（北京晚上十一点），非常高兴。我走后当天因电视报道有飞机失事，曾不眠。后接在美国读书的女婿电话，才知道我的生活情况。

小蒋说了许多当代青年心态。对“文革”极厌恶，对历史持否定态度。上海外语学院外籍学生多，对朝鲜学生骂其领导人，互相打架。蒋是该院毕业的。

下午将材料看完，讲稿摘毕，共 7 页，多了，还得过筛一遍。

夜赴林静聪家宴，到 14 人，有的留学生意见多而激烈，对耀邦之事最不以为然。有一安徽宣城人说，三年困难时，亲属家 23 人，饿死 19 人，都是贫农家庭。讲互吃儿子成疯子事。对国家前途担忧，认为今后还将有动乱，只希望小一些。受西方影响，有赞成多党制者，说要有反对党。我说，党的领导地位为历史形成，已载入宪法，党内还是好人多吧。

1989 年 1 月 22 日（星期日）晴

昨夜十点半回家，小蒋又聊了一阵，说他参加讲师团到江西事。赣州附近一县，十六岁姑娘真没裤子穿，扶贫款盖楼堂馆所了。

睡得不稳，做许多噩梦。六点半起床，法夸尔七点四十分亲自开车送我们到机场，一个小时一班，准点起飞，飞一个小时，九点半到纽约。浙江电力局方副局长夫人张雪薇和儿子方海蕾来接，曹维恭接

洽的。经过皇后区到曼哈顿区（纽约中心），先上姊妹楼之一，世界贸易中心顶层观光，俯看市容。110层，400多米高，只一分半钟即到顶层。几个方向拍照，买明信片两张。过华尔街，下车漫步，街道真窄，证券所关门。华盛顿像下留影。然后到联合国大厦参观，原来建在市中心。随后到海边公园旁，远望自由神，近观二次大战纪念碑。松鼠与鸽子尽情嬉戏，小孩与老人喂鼠喂鸽（此事引起居民吵架，告喂鸽之人，影响环境卫生）。十二点到唐人街潮州饭店，李春光来，他半日在《华侨日报》工作，1986年到旧金山。办刊物事，同意我的向国内备案意见。

饭后一起参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建筑宏伟，布置亦佳。走马观花（回忆在巴黎与列宁格勒经验），伦勃朗画约二十余幅，精品二三，伦氏1660年自画像甚好。哈尔斯亦十余幅。莫奈等印象派画较多。有梵高几幅。罗丹《青铜时代》、《沉思者》诸杰作俱在此。拍照留影。希腊大理石像甚多，埃及石雕亦多，还有木乃伊。中国馆有宋元明画，苏州园林。参观整整两小时，一分钟也未浪费。到IBM中心，玻璃大厅，几丛高大竹子，别具风格。电话电报公司于道旁留很宽走廊，摆有桌椅，供人小憩，也是一种广告宣传。Trump tower金碧辉煌大厅，极其豪华奢侈，几十层高，为高级公寓。过42号街，红灯区不明显，因星期天人少，街道不拥挤。在金鱼饭店晚餐。

母子最后送我们到机场，登机，按时起飞。回观纽约夜景，一片灯海，真乃地球壮观。一路到波士顿，地面大小灯光区绵延不断。林静聪按时来接。十一点上床。

1989年1月23日（星期一）晴

六点醒来，七点起床，略作活动。

上午看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情况的材料，有过两次大争论，大体左、中、右三派也。哈佛中心是友好的自由派。下午续看材料，四点半到“中心”。讲演前同耶鲁大学政治系主任亚卜特教授略谈。他说到中国时同我见过，一起吃过饭。后来才想起来，是到过我家，想写“延安——毛共和国”的人。他认为刘志丹死于毛的嫉妒（刘是比毛高明的知识分子），王实味之死，乃文革序幕，这样一些奇谈怪论。

我讲《中国革命的回顾》（他们出的题目），为何胜利，又为何出现“文革”。沈迈克翻译，共75分钟，反应还好。听众约30人，皆大学教授。一人提问：应实行两党制。又一人问：有什么办法保证政治上今后不再犯错误。回答问题后即便餐。

近八点，亚卜特教授讲延安，说毛不是暴力论，而是“暴君”。延安为何成为发号施令之地，他访问了成百普通人，大概问了许多细小问题。

我谈了刘志丹与王实味之死。亚卜特认为康生是毛的手枪（如西部牛仔）。

杜维明晚上来，与我相认。说王元化是从文章同他接近的。约谈者甚多。

寄李春光书五本，送《毛泽东的早年和晚年》与留学生。赠《怀念廿篇》、《龙胆紫集》与尹晓煌。

我讲话的结尾用了“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Gold Man做结束语时，竟也引用了后半句。

沐浴后，仍翻报纸。

1989年1月24日（星期二）晴

昨夜十一点半上床，七点起床，略作活动。

上午九点亚卜特教授来谈延安，谈话中我表示，昨夜他讲演时我插话，表示歉意。

亚卜特问毛的工作习惯。刘志丹事果然是找刘景范妻谈的，真不知他是怎么理解的。问毛性格是否如加纳总统那样暴躁。我讲了些细节以作说明：本人是近人情之人。他说毛是如英语说的“会讲故事的人”，熟悉历史也。

何时开始宣传毛？长征中曾很悲观。张闻天曾同毛谈过毛泽东思想。是第一次提出这一概念。西方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容易走入死胡同。

十点过，美国东北大学政治系教授欧苏珊（女）来，问中共会不会再犯错误。真理可为人掌握。同她谈中国文化问题，易接受圣人之言，孔子入世，也实际。敌、友如何划分。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化。毛的矛盾。发动群众，战争年代，和平时期，都照办。中国革命不可避免。中国现已回到现实世界。《河殇》问题。现在还有台湾统一问题。社会主义与文化传统的矛盾。送我她所著的《中国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政治、文化和发展》。全能领导与社会主义民主，教育、法治和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与发展价值观，住房、就业、福利等，一切由政府包办，影响发展速度。阶级斗争将人分为几类，古代也如此，今后阶级斗争还会不会发生？她谈美国人无阶级感觉，政治倾向以工人阶级最右，难以理解中国工人阶级领导，“文化大革命”如此乱来。宪法宣传规定的民主、自由、游行等，如何实现？

亚卜特认为延安乃理想国，非西方所设想（不同意斯诺）。历史乃胜利者所写，一般反映不可靠。如王实味问题。

下午三点 Brewer Stome 研究生，问林彪、彭德怀、毛泽东事，具体问题甚多（有摘记）。

傅格尔称赞昨天讲得好，要请吃饭。

夜读《巴金传》，看报刊到十二点。

曹维恭来电话，云三峡五年后再论，姚依林定的。

1989 年 1 月 25 日（星期三）晴

昨夜十二点始上床，大概阅读过久，时睡时醒，半夜只好服安眠药。七点半起床，略活动。为哈佛“费正清中心”赠诗留念四句定稿，随即以宣纸书之:

查尔斯河第一园，
崇真求是古今传。（四字为哈佛校徽校训意）
人才辈出招游子，
鉴往知来廿日谈。
（此诗后裱好挂在费正清中心一办公室内——李南央注）

上午柯临清来，仍谈向警予事，要帅大姐的书及广东二十年代妇运资料。说明昨夜亚卜特讲的大义，即不善于讲革命故事，革命即难成功。从鸦片战争开始，毛以故事使人相信延安乃革命首都。刘志丹、王实味事均与“文革”有关。Factionalism 从延安即开始。Revolution myth，年青人不应忘记延安。亚卜特在非洲、日本长期研究过种种斗争，认为不讲具体事，人们不愿看你的书。亚卜特原就读于 Antion College，在美中部，乃一进步学院，本人初期为进步分子。

沈迈克与齐慕实（研究邓拓的）让我鉴定 23 种《毛泽东思想万岁》、《学习资料》，有一种 16 开本的《学习资料》尚未见过。北戴河与成都会议两种让复印带回。他们研究中国问题的年轻一代，同老一代也有矛盾；他们自出一种校核材料性的刊物。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尚未脱稿，因之他们的有关资料也不愿出。沈迈克出过英国版毛在莫斯科三篇讲话，因之此间 19 篇也不愿收入（只收 1957、1958 两年间西方未见过的）。

十二点三刻始回来，草草午餐。下午戴慕珍（女、哈佛历史副教授[3]，中心研究员）谈农村问题，最难在何处？中央、地方解决问题的程序、办法等等，政策制定过程，中央内部如何运作，最后谈到人事制度，我在中央组织部的工作经验。

傅格尔教授请吃晚餐，送他《沈鹏书李锐诗选》一册。参观他的住房，未料到地下室有燃气锅炉及

[3] 我将这一段记述发给戴慕珍教授，她更正了此处李锐的一个误记: I have to make a slight correction: I wa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Government Dept., not history.——李南央注

烧热水装置，只是接受燃气（有的家庭是用汽油）。送我中文台版《日本第一》，1979 年出版（一大笔稿费买了房子），两大屋书籍。夫人书房也是一屋书。夫人研究人类学，现研究老人问题、香港老人问题。养了一只小鸟，在屋内飞来飞去，以解寂寞。傅格尔新作《广东先走一步》已完稿，700 页。他是麻州与广东委员会成员，同任仲夷、梁灵光都熟，甚称赞任仲夷，对广东乐观。收集各种资料，包括深圳、海南，内容很全面。这样的书，我们自己反而没有人来写。对于中国高层对深圳做法的不同看法，都很清楚。

1989 年 1 月 26 日（星期四）雪

七点起床，沐浴，洗衣。

上午戴杰（Jacquss Delisle 哈佛政治系博士生，法夸尔学生）来谈 1978 年后政治改革具体问题，制度化民主化关系，文革后，法制、农业经济改革政策，教育等，谈例子。决定政策程序过程，谁参加，政府有关部，群众团体如何工作，李鹏是否苏派，领导与法制关系、与政策关系等等。解放军与农村改革矛盾（不愿当兵）。告以有信访接待室，从省到县找农村政策研究室。

法夸尔与尹晓煌请吃午饭，一中国餐馆。饭后到法夸尔家中谈到六点。

到中国能访问高层人士，彭真、小平难，省第一书记可能办到。

英国社会民主党还存在，很小，领导人为前外长。

问中央会议的层次，从毛时代到邓时代。因许多书上名称混乱，“中央工作会议”。

8341 部队，汪东兴、警卫局，属谁管。江青与毛何时隔开，毛的工作方法，一般领导人的工作方法。

庐山会议，8 月 1 日的常委会，只广东一史书提及。谈会议细节，自己经历。

彭德怀与海瑞之事，里通外国问题，谈上海会议。

刘少奇为何成为第二号人物，桃园经验，访王光美未见，只送了一套批斗影片和一部《刘少奇选集》。

刘志丹，1962 年的小说问题。

法夸尔认为邓可能比毛伟大，完成各种思想、政治、经济改革。毛做了的是战争与革命，建成统一国家。邓做的是真正变革。不过，若无“文化大革命”，也不可能有今日的变革。

黎和平来电话。

夜十二点后，作字 7 幅，准备赠新旧友人。

1989 年 1 月 27 日（星期五）晴

昨夜严重失眠，服安眠药。睡不到五小时，中午休息半小时。

上午见到施拉姆，特为我而来。向中心六个工作人员介绍国内研究“文革”情况。

下午施瓦茨谈毛，中国的政教合一，送我书二本，施拉姆在座。

夜在“来来”宴会，如中国几大盘。法夸尔与我致词。送字甚得体，法夸尔高兴之至（《龙胆紫》中的咏老诗）。大家尽兴。喝葡萄酒甚多。席间问湖南人性格，从香港刊物知我情况。

曹维恭来电话，到华盛顿由大使馆接待，几乎闹误会由薛君度接待。

续记法夸尔下午所谈：

戈尔巴乔夫与邓：上而下，下而上改革。（能否谈拢）。

邓：1. 释放了农民生产力。苏无此问题，农业比重不大。

2. 苏是自己创造的东西，不能抛弃，改革必有限；中国皆借来，可以抛弃（如计划经济、集权等）。中国有历史传统，落后到富强，有明确目标、理想，摆脱苏联模式控制。戈无其他号召口

号，又不能回到沙皇，含糊不清，无模式。苏立国为奇特的混合物，各加盟国，民族联合。英、法、德都是本土生根长大，苏联只有俄罗斯民族土生土长。各种不同实体的联合，由一种制度强结在一起，共产主义理想一旦动摇，各加盟国必然垮台。

讨论：俄罗斯大民族主义，恢复十七八世纪沙皇风格，如教堂，对其他民族无号召力。苏回顾历史，沙皇黑暗，革命斗争，无历史立足点。

3. 中国毛、邓可作历史回顾，汉唐盛世，有堪骄资本，历史文化传统，有自豪感。而俄国不同（中国也有黑暗）。台、港、新加坡证明，中国文化模式的现代化可以成功。1949 年中国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已被摧毁。韩国也有儒家文化传统，以此道德力量维持可以达到目的。四小龙有共性。

中国模式（并非谈三纲五常的儒家思想），确实可以从中吸取养料。二三十年“左”失误，思想解放，爱国主义。重新找到的一种模式、一种凝聚力，即高度爱国主义。

4. 五四精神，孔子思想，矛盾与继承。有好的理想。党政应松散控制。党的成分变化成优秀知识分子、有能力有理想富裕人组成的党。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上层建筑也得改变。西方的经验，必定要有民主政体。优秀留学生不愿回国工作，很可惜。下一时代应是西方向中国派留学生。

美国穷人中有才华者能居高位。中国建立第三梯队的做法不对，人才应自然产生。

工业体系、工厂不应采党委制，党委不能凌驾于厂长之上。工厂独立，工厂党委起凝聚作用。英国工厂、公司形成城镇，也有公司等管城镇的，效果不好。

党可缩小规模，由有先进理想的人组成，短小精干，不能太群众性，四千万人就难以先进了，无所不在。似以七百万至八百万人为好。理想社会，不是组织控制，不要忙于行政事务。列宁早期的党，民主、公开化，参与高层领导生活。民主政治不会发生危险。党员素质提高，真正民主制。英国 700 年由君主——民主。

1989 年 1 月 28 日（星期六）晴

六点醒来，七点起床，略作活动。杂物、书籍稍加清理。

九点半，“中心”女图书管理员南希来取走一些党史单篇文章复印，晚六点送还。

十点半施拉姆来，中午在常熟饭馆请我吃饭，来回步行约 40 分钟，等于广场、街头散步。谈英国请我讲学事，因经费问题要筹划，可用欧洲法、德有关人联合邀请，一定要请。

问我与毛接触过程。赠施拉姆条幅：青山共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海内存知己，天涯相顾若比邻。

下午三点黎和平（黎澍长女）、叶维力[丽]来。叶乃方实女儿，耶鲁美国研究系读博士生，论文为《1890—1925 年中国留美学生》。谈到六点半，她们同感，对国内形势担忧。邓后怎样变化？改革要有制度保证。有用之才仍难脱颖而出，层层官僚主义把持。叶有个观点，根据具体情况，判断标准最好多元化。难有统一是非，黑白观（非黑即白）不行（她们对过去“阶级分析”存有看法）。我只能指出，她们不熟悉历史，缺乏对中国过去历史的比较分析。[4]

[4] 叶维丽的父辈是在中国颇具名望的“叶氏兄弟”。叶维丽五伯叶笃庄的女婿，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教授 Joseph W. Esherick 出版了一本有关叶氏家族的著作“Ancestral Leaves – A Family Journey through Chinese History”。我在 2015 年 5 月 5 日将李锐这段记述发给叶维丽，她发来这样一段回复：“那次见面我有印象，不记得说了些什么。你老爸从北京带来黎澍去世后的一些材料（录像？），和平有身孕，我开车带她去波士顿取。2006 年春，我在京，曾陪我七伯叶笃正去木樨地你家。我七伯想和你老爸聊天，我联系后陪着去的，我七娘也去了。我七伯 1916 年生人，在清华参加过 12.9 运动， 算是两个同代人的聚会。一见面，你爸就指着我七伯的脚说，‘你是天足，我们都是缠过足的。’ 我当时就明白他的意思。我七伯是非常批评中共的，结果是你爸说得更狠，我伯反倒要为中共说些好话，很有意思的 dynamics。那次谈话我录了音。” ——李南央注

五点许，范岱年夫妇、许成纲［钢］来，他们刚开完赴台汇报会（与台湾留学生共坐一台），详情已向驻纽约总领事反映。不久前，邓接见外宾有语：不放弃武力，在台反响很大。一般百姓不理解，台独则高兴。似应说清，领土如遭外力侵略，则不放弃武力。台湾政治开始开放，民进党甚活跃，蒋家孤立（蒋孝武经常作检讨）。问题不在国民党，而在台独。这次请许成纲［钢］等（5 个留美学生）去台湾，由民间出面（国民党高层支持），很注意不刺激，想借大陆以制台独。又谈到反对党与宪法问题。许成纲［钢］给我一批访台的材料。许比父亲沉着、稳重，不偏激。

晚上清理书籍、材料。

1989 年 1 月 29 日（星期日）晴

睡得不错，六点醒，七点起床，看书。上午清理行装。昨夜听说某君好打小报告，故谢绝他出游的邀请。九点多跟老伴通电话，她说一编辑要照片，大概文章快发表了。《庐山教训》文已刊《理论动态》。家中都好，他们正准备过年。嘱转告徐滨：和平已取走钱物。又告我：电视已报道班禅去世。

下午二点顾唯群来，一起参观哈佛美术馆，有两幅毕加索的画（风格不同），梵高自画像，莫奈、雷诺等印象派画较多，有些雕塑。看哈佛广场，书摊有黄色画报等。漫步半天。一路谈他所学理论与博士论文题目，回来后谈到近五点:

美国社会有自我调节、更新机制。税收调节，如房税房价控制；政府或市场控制；具体问题公民有投票决定权（如坐车系安全带问题）；机会平等，社会公平问题；存款利息超过 5000 元即收税，累进税制；最低工资限制，劳保福利等规定很严；遗产税很高；种种法律，非常细。国会图书馆有全世界古今法律书。哈佛法律系，留学生学“唐法”（我国唐朝法制），有教授讲。

所有制不明确，则影响积极性。卢梭《社会契约论》：人类文明开始，人来到无主之地，土地属我，文明方开始。绿洲租与人，若干年后变为荒漠；荒漠归个人所有，若干年变为绿洲。所有制应多元化，应以经营最有利为准绳。美国邮局是否私有化？Freeman 赞成，许多人反对。三不管地区发达最慢（谁也不积极）。所有权与发达的关系。公海与领海，公海必人类共有。

哲学层次，是非难真正辨明，应从结果、效果讨论分辨。公有制、私有制可分析研究。发达国家，产权明确，也有国家干预。

各大学每年评比，综合、分科、学位、论文、科研成果等等，由独立的委员会评定。

关于所有制，公有制、私有制专著甚多，国内无译本。英国《公有牧场的悲剧》，最后羊群死光。有模型、图表说明牧草与羊群关系，不能“重新设计车轮”。

香港立法影响国内，香港一些法律可以搬用。

1949 年台湾人均 50 美元，大陆为 40。现为 6000（或 10000）比 300.

要获得群众真正信任你。“改革像月亮”，老是变，不行的。

应用政治学——公共政策（福利、土地、国防、外交等）。

他的毕业论文:《港台对大陆经济政治制度演化的影响》:民主化，权力下放；外贸体制改革，私营企业合法化；从广东、福建写起。

美国两党党员只是选举而已，无组织生活。中国党过去太紧了。现在实际上包括机关已很松。

下午五点，麦克法夸尔与赛奇来。法送我纪念品（领个社会民主党的杯子）。三个“中心”（还有密歇根与伯克利），都研究中国问题：鸦片战争、五四运动、建国后 40 年，十年改革，等等。

赛奇说，美国无历史观念，无自己传统文化，遇事像个小孩一样，出现过麦卡锡主义。欧洲各国有自己历史，街上哪栋房子建了几百年。他们设法让我去欧洲一行。

夜许成纲［钢］夫人送来二人向总书记的报告并附件。

1989 年 1 月 30 日（星期一）阴

五点起床，收拾停当。博格尔特出门相送，客厅小坐。谈美国朋友从世界角度观察中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当前问题多提看法，可以帮助我们新旧交替。《广东先走一步》先睹为快。

林静聪驾车送到机场，在机场早点。赠书《哈佛 Books》，另一小书赠小蒋。约十点，抵 Syracuse 城。地学研究中心主任赛明思来接，他 1971—1984 年在中国，居南京时间多，为城市规划专家，将苏州园林介绍到美国，现在拟在东北部巴尔的摩附近建一大园林购物娱乐中心，任规划负责人。先到办公室，介绍大学情况，为美国最好地理系，有经济地理、遥感等专业。

中午用自助餐，正副校长等九人相聚，问我自己小史，监狱八年如何度过？中国有古老文化，为何搞社会主义（谈均贫富的农民思想、人伦关系、道德力量）。又谈到三峡，比密西西比河为例，都不赞成。

两点半赛明思领路参观校园后，驱车 25 公里抵一小镇他的家中。沿途有大停车场、购物中心。绕镇一周。居处为 140 年旧屋改建，临一小溪，风景甚好。他原在伯克利大学，因居城市太久，特选此偏僻小镇，有农村乡野风光，驾车上下班，欣赏沿途风景，心旷神怡也。夫人为菲籍华人，有个 13 岁儿子，上本镇中学。客厅、各居室内、门厅过道、墙角，均布满中国、韩国和日本的艺术品，多成系列，如长横条高台架，两个大白木雕卧佛（从云南弄到），各种瓷制卧佛更多，还有种种瓷制瓶罐，红木家具，古式茶壶，大小竹篓，乃至药箱，洗脸架，二张木制牙床，七格食盒，大画扇，仿文与可、仇十洲的中国画，水印大幅徐悲鸿漓江山水，美国十九世纪红木沙发，等等。我的居室除沙发床、大沙发外，均古式家具，书柜亦自韩国运来。对中国玩意的着迷到此程度：客厅角落还放着一辆人力车。说有真迹古画，仿《清明上河图》置博物馆。晚餐来两对夫妇，一位有中文名，到过中国，神经病学专家。席间问对，菜丰盛，有麻婆豆腐。

夜晚来二十多中国留学生，有偏激分子，他们谈到十点半：

中共成立以来即分派系，不断互整人，甚至说“整风运动即消灭异己，打击——迫害——平反——昭雪。”

贪污腐化怎么克服？高干子弟问题。《镜报》载一将军之子吃喝花了多少，上梁不正下梁歪。

四个坚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什么内容？唯物史观能否坚持？什么事都要靠哪一个人点头。

所有制怎么办？他们也承认统通改私有制不行，股份制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公有制决不动摇。党史的教训和总结。

我唸了几节《庐山会议教训》，有几人退席。谈到最后尚未不欢而散。

主人有笔墨，却无法研磨。赠五绝：

主人艺术迷，博物寄相思。
满目长安景，性灵陶冶时。

又同小蒋谈到十一点半，说不该同这些人生气，光听听算了。韩叙来过此地，争论了四个小时。

1989 年 1 月 31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整理，盥洗。

赛明思与我们同到一小店早餐，四个妇女开的，甚整洁，均上班工人来吃，各有杯子存此自用。

赛夫人一起到 Niagara 大瀑布。先在门前小河边照相，小河夏天可钓鱼。一路高速公路，开了近四个小时。路旁时见服务点或小镇、大镇，亲见在路旁停车，伸手将信用卡插入按机字取钱。十二点到 Holiday Inn，住五楼，赛明思即辞归。

午餐吃自助餐，有热菜饭。二点步行观尼亚加拉瀑布，名不虚传，风力极大，人站不住。上观景塔，

极为壮观，夏季流量最高每秒 7.2 万加仑（美方），9.6 万加仑（加方）。拍照若干。镜泊湖的瀑布小巫也。可惜不能到对岸加拿大观全景。又到图片展厅看电视说明。然后过桥到岛上，看另一边瀑布，角度过小，不能正视。岛上有纪念 1897 年建水电站的南斯拉夫工程师大雕像。又拍照若干，极累。岛上公园，草坪有春意，高树成林。归途又观印第安人生活历史展览馆，馆如龟形。

五点返饭店，休息一小时，七点晚餐。吃“陈夫人炒饭”，乃蔬菜、鸡肉等等焖饭也，七元一盘，黑市则 56 元一盘。两人合共 33 元（消费 1/10），如黑市则 250 元矣。

看加拿大夜景，灯火辉煌，五彩缤纷。而美国这边则大楼漆黑，幢幢暗影。沐浴，十点就寝。

1989 年 2 月 1 日（星期三）晴

昨夜睡得甚好，七点二十分起床。煮咖啡一杯，窗前略作活动。窗外面对加拿大对岸，墙壁全是镜子，坐窗下面对室内大镜，仍可观窗外景也。续读《新启蒙》第一期，摘要。

十点早餐兼午餐，两人 10 元。

十二点坐出租车赴机场。司机五十多岁，自有三辆车。一路聊天，为有资格导游员。夏天旺季，日来回机场五六趟。每年 200 万游客。此地无种族问题，无暴力事件，爱尔兰移民已 120 年。他就住在路边大旅馆旁小岛上白房子，祖父立下遗嘱，有房产继承权。祖父五个儿子，父亲五子一女。长子 16 岁能游泳过河来回；女儿也能游来回，因要出嫁改姓，无继承权。父亲已 82 岁，当过本地警察局长。本地生活便宜，一筐苹果（30—50 磅）3—4 元，土豆亦如此。住房不断改建，木——砖——现代，5 间卧室，三个客厅、厨房，一月电费 20 多元。沿途观大湖，岛屿为鸟兽保护区，湖水原有污染，现已净化。生活平静，出门可不锁门，无小偷，自行车放路旁无人偷。不知我自中国来，赠他一小盒清凉油，回我一名片。

五十分钟飞抵华盛顿。前半段多山，似少植被，后半段大部为农田，有山脉。华盛顿城区楼、街很密，低空飞过国会大厦及各纪念堂所，停国家机场，较小。曹维恭与使馆办公室范主任来接。住使馆招待所，六楼，大概是最好大套间。1979 年邓到此使馆。七楼开会，招待华侨。华盛顿城如春天，阳光明媚，街上行人有着衬衫者。

曹维恭谈能源部揽权，有人颇霸道。上海吴泾电厂投标，外资无一参加，只上海一家中标。

韩叙大使四点来，谈与布什来往。第一次到中国（1975？）同小平长谈，决定竞选。去年选前，韩即约定请吃饭（每年请一次，不论当选与否），果然来了，即谈到赴日时作工作访问。驻中国大使李洁明，中国通，中文奇好，为竞选班子中人。儿子在竞选州长，欲成肯尼迪式家族。认为布什、戈尔巴乔夫先后去北京，中国地位提高（曹说美国报纸很少报道中国，地位大大低于苏联）。颇有与布什长久结交，自得之感。（曹说：章文晋在此，美国人评价：中国的一些政策口号，可以解释得美国人能接受。）

晚餐尚可口，要来辣油。沐浴、洗衣，到八点半，甚累。十点半上床。

1989 年 2 月 2 日（星期四）晴

五点醒来，睡得尚好，六点起床。

九点多到国会图书馆，会见中国馆长王冀（王树常子），56 岁，曾介绍他的学生翻译《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者。学生原在驻中国使馆新闻处工作，1981 至 1984 年间竟未找到我。译者现在德国，与法夸尔甚友善，知我甚久。我的著作，此书一二版、《龙胆紫集》、《起用一代新人》、《怀念十篇》、《窑洞杂述》、《新湖南的诞生》等，都从馆中找出，让我一一签名。看书库，几千种中国县志。找到平江县的，为同治版。一千多种中国刊物，现定中国报纸 50 种，藏五六十万册中国书。找出五四《学生潮》上下卷与我看，1919 年 6 月上海出，答应复印送我。谈北京解放前夕，傅作义来家等情况，他当时是育英学生，解放前夕来美。1972 年曾回国，方知母亲在“文革”初被红卫兵拖下床致死。谈家庭情

况甚详。退休后 ，想回北京住。请我们至附近中国餐馆午饭。谈毛为何发动文革，以为并非权力之争。

饭后参观国会大厦，原来中间圆形顶高建筑乃一大纪念堂，内塑像甚多，多立像，有林肯等头像。大厅中有八幅历史大壁画，历史人物，包括南北战争南方将军 Lee。又至两翼，十九世纪参议会堂，参众两院大概有活动，未能一观。大草坪，参天大树。复驱车看杰佛逊、林肯等纪念堂。乘电梯登华盛顿碑，高 555 呎，小窗俯视华盛顿城，布局严谨，草坪、水面、树林相间。又到半岛看“觉醒”雕塑，甚奇异。有大高尔夫球场。

小卖厅购 39 位总统邮票一袋，4.9 元。

归来过黑人居住区，房子排排相连，形状颜色稍异，两三层，仍独栋，盖早年建筑，因黑人增多，白人逐渐搬出也。白人大部住郊外，住城内者甚少。

夜观电影 The Class of 1984，写一中学小流氓集团同教师为难，殴打、吸毒、胡闹、打群架，不到法律年龄，终于一个个斗得死去。小蒋说，美国片以娱乐、殴打、性爱等为主，无政治说教，否则无票房价值。

1989 年 2 月 3 日（星期五）雨

睡得甚好，未服安眠药。七点起床。九点由司机小赵及服务员小林导游三个博物馆。首到自然历史博物馆，见到世界各种矿石，比在国内看到的要多不知多少倍。有世界各种大小钻石，有最大蓝宝石（1500 克拉），红绿宝石等，二三百克拉者甚多，还有拿破仑赠夫人的钻石项链，及女皇冠（钻石）。东南亚、中国各种玉器。尚有自月球取来的矿石与灰尘。恐龙馆在大厅中，厅亦如国会大厦。水族馆等均不及看，只看了一角。随到施密士捐赠纪念馆，对照各国十七八世纪文明：工业与手工业；英美产蒸汽机，漂亮的蒸汽机头；中国、日本只有手工家具等；一看到竹制品，令人想起印第安人生活。最后是工业和美国历史博物馆，各种枪炮发展，最后是登月火箭。印象最深的是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将全部日裔美人逮捕集中的历史，有放大照片，各种实物，日裔生活情景。电视说明此举为违反宪法，揭家丑也。

上午最先还看了钞票与邮票工厂，看到制作历史与日常印刷全过程，经由玻璃走廊任人参观此种“禁地”。工人有两块标语牌：“你们隔得如此近又如此远”；“我们几分钟生产了你一生的工资，你有什么想法？”颇具幽默。工人多黑人妇女，印制全流水作业。钞票纸上有一种短毛，过检验机可验出真假。有历史上种种钞票，硬币与债券票，高额达 10 万、100 万者。正在印的为 20 元一张，一方形堆为 750 万元。

所观各馆都有成群的小学生和中学生，由老师带领参观。

下午一点半复驱车参观五角大楼。不要任何手续，聚集了二三十人，即由一导游军官领着参观。

五角形长廊（封闭）一千多米，看了三层，如军事博物馆，有将军、元帅油画像，实物展览（如麦克阿瑟、马歇尔的），军旗，历次战役油画，全在廊内两侧。所有办公室即如在博物馆内，门上有负责人名牌。参观约一小时。地下几层不开放。五角大院植树与草坪，中有饮食处。原来鸽子成群，后立一鹰隼像，鸽子不再来了。问导游青年军官：最伟大的将军是谁？答马歇尔。

三点回来。来去路上经高灵顿公墓。高灵顿原为南北战争失败将军私产，握手言和后，捐出邸宅山地，葬南北战争以来全国阵亡官兵，朝、越战争几万人均葬于此。远望满山石碑。肯尼迪例外葬此（有长明灯）。

四点半大使馆李书记来，到餐厅会餐，庆祝春节，驻华盛顿各系统人员共三百多人欢聚一堂。坐主宾席，没有讲话。看来韩叙甚平易近人，频频夹菜斟茶。认识公使夫妇赵锡欣、李佩琼（李为长沙一中大姐的学生）。节目甚多，也颇精彩。俱乐部各种棋类、球类，胜利者获奖。炊事班也很活跃，表面看大家都很融洽，每月各有一百多美元收入，可能比以前听说的要好些。

双壁［碧］爱人范信龙（北京电视台驻美记者）上楼，谈到十一点。使馆年轻人都很解放。关于耀

邦事，一位领导在纽约回答学生，有“年幼无知”语。学生回答：我们并不年幼无知，同你们当年差不多。有一签名举动，如直寄国内则石沉大海，不如诉诸公众，这位领导才被迫说“今后要民主化”。一留学生与台籍科学家同居事，内部通报了，涉及私生活，大家亦觉过份。

赵公使夫妇亦上楼来谈一个小时，云胡乔木访美，乃李政道之中美协会邀请。大家对胡之“左”是有看法的。留学生政策已放松，即便留下，也对国家有好处，眼光放远一点。

范信龙同意我的看法，美苏关系好转、布什去中国，即使征求意见，也是纯利害关系。中国人习惯于天朝自高，万方来拜，不能再空自安慰了。

1989 年 2 月 4 日（星期六）晴，降温

七点起床，睡得甚好。看书，吃点心两块。

曹维恭九点来接，先到他家吃汤圆早点。所租三层小型公寓房，系新建，楼下客厅，厨房，楼上两间卧室，非常适用。全部用电，冷热空调、净化空气、做饭洗衣，窗户全密闭，用电每月一千多度。室内不穿鞋。住地为马里兰安全区，房价与地区安全方便有关，所谓安全即无黑人也。月房租为 1100 元。因在世界银行工作不交税，能负责两个女儿学费，年薪与生活为美国年轻双职工水平，还买不起房子。房子与子女教育，为美国人生两大难题。

近十一点始到薛君度家，德华夫人（黄兴女儿）七十多岁仍如五十多岁，精于摄生也。住房甚精緻。

由于发生误会，以为我要住他家，曹说“紧张了几天”。在哈佛等地，都听到一些人对薛的评论。此次长沙黄兴讨论会，消息由他写发，美国华文报及台湾报纸均刊登，而《人民日报》未登。他将底稿与我看，问是否因“二十年代后，一党专政”四字有碍？我说:明显指国民党，似无关系。闲谈美国老人老境之难，治病之难，不胜感慨。

归途游 Great fall，为 Potumae[Potomac]河之瀑布跌水群，在山林之中，饶有野趣，为华盛顿人周末流连之处。公厕内竟有暖气、手纸。漫步半公里，空气太清新了。美国人一到北京，因空气与灰尘之故，无不害咽喉病。麦克法夸尔说，他只能住一星期。曹维恭原有气管炎病，来美后就好多了。

五点半返曹家，夫人作饭菜，厨房如此精美，每使主妇不以为苦反以为乐也。与曹话旧，谈到中国水电不能优先发展，脱离世界常规，不胜感慨。

八点半，曹夫妇送我从地铁返华盛顿。地铁通风好，车站入口处有敞开的，上面可能计划盖房。车站远不如莫斯科，一律无装饰，但车厢宽，座位舒适。上班时间也很拥挤。车票周末 0.8 美元，平时 1.3 美元。纸票上有电子符号，插入、跳出，方能开门。回来蒋南告我，商品上部有此电子计价符号黑条码线，收款处一擦而过，电子计算机即反映算出，西方已统一化。

步行到使馆一段路，因上坡，几哮喘。今日降温，又有风。闲谈到十一点，曹夫妇始归去。大女儿已同一美国人（同班同学）结婚，示我两家合影，为知识分子家庭。

1989 年 2 月 5 日（星期日）阴、雪

昨夜十一点后沐浴、洗衣。三点醒来，四点服安眠药，七点半起床。办公室韦主任来，谈使馆内部二百多人，基本安心，纪律甚严，不得与留学生接触。四十岁以上人，对毛主席能一分为二。韩叙律己较严，只对外，馆内事全由书记负责。

与小蒋闲谈往事，为什么调中组部。

九点半吃第一顿饭。假日使馆两餐。看书，收拾行装。中午李书记来送行。一点曹维恭来，韦主任一起送到机场，大厅拍照留念。

机窗外飞雪，下午近三点始起飞，一小时抵底特律。俯瞰大片平房，工人城，汽车厂集中地。两位懂中文青年来接，因弄错起飞机场，找到我们时已过了二十多分钟。雪中驱车来密歇根（密执安）大学。

近六点到 Campus Inn 住 1214 房，甚宽敞舒适。

六点半，中心主任李侃如教授接到家中，完全中餐。在座有翟瑞安，系中文研究生，丈夫为四川画家。还有奥森伯格教授夫妇。奥氏卡特时曾在安全委员会工作，1979 年我参加能源代表团时，曾受卡特接见，即认识我。席间话旧，并谈三峡问题，问为何由周总理主持此事（不是反反冒进了吗？），问成都会议时曾由小平抓石油，似无此印象。

九点半归旅社，三天日程已定，有一午餐讲演，题仍未“中国革命之回顾”。

十点同家中通电话，报告平安抵此。

1989 年 2 月 6 日（星期一）雪

睡得甚好，七点起床，八点早餐。九点步行到附近一主要建筑，因风较大，几引起哮喘。

同密歇根大学好几位教授座谈，问题甚多。如毛的左右情况，中央会议，工作方法，毛周关系，是否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等等。认为毛从儒家吸收不少东西。（如道德第一，公私对立统一，西方伦理学不注重公私对立。）阶级斗争思想从何而来，俄国党的理论很发展。关于“大跃进”，许多美国人难理解。以及毛林关系，康生问题，等等。

中午吃翟瑞安夫妇送来的四川辣面。

下午三点到中国文化研究所，共有四个研究生和教授 Lawrence R.,Sallivan Ph.D 分别来谈。教授为赛奇老朋友，翻译《安子文传》。问及青年干部素质提高，人才流动等问题，以及党政分开，基层党委工作情况，职责变化（如何到中国作了解），银行作用，毛之主意多变，中国政治（高级领导人、高级机构决策、社会各阶层），学生运动，等等。

晚上六点，三留学生来。均复旦大学毕业者。张欣，经济系博士生，《世界经济导报》特约记者；王健伟，政治系博士生；刘宪，社会系博士生。约到一中国饭馆吃饭，谈到八点半。张母系中学教员，文革中被打致死。他说：如四个坚持不变，不愿回国。看来学习都好的。张去年发表通货论文，有预见。耀邦事很难理解。最近回国，遇到复旦一最“左”教师，说目前学生所想二事：如何搞钱，如何出国，人心已散。听到有领导说：耀邦不要老干部了，留学生不明国情，他们不以为然。反问：是你们的报纸不登，使我们不明。我们在美国是二等公民，在私立大学打工上学的学生，几人一屋，很苦，为的是有个奋斗目标，都是爱国的，关心国事，想为国家做事。研究人口问题只有回国才有意义。知识分子的平均工资、平均寿命都很低。讲社会学，台湾人均超过 5000 美元，印尼也很发展了，而中国总被人同越、柬并提，在课堂上很难受。

夜略看材料。

1989 年 2 月 7 日（星期二）晴，室外当在-15℃左右

昨夜失眠甚久，服安眠药后仍久久不能入睡。六点半起床。看材料，准备讲话也。

八点早餐，两人 18 元，水果吃得甚多。

上午九点与李侃如、奥森伯格等四教授谈。问中央工作机构、中组部等工作程序等情况。十一点回来略休息。十二点十分向六十余人（均教授与研究生，有若干留学生）讲二十余分钟，题目仍《中国革命的回顾》，从孙中山“以俄为师”、两次国共合作又破裂讲起。主要讲 1949 年以后，为什么走大弯路犯“左”错误原因。举拨乱反正例：如开车（美国人都会开车）过快时，不能急转弯，否则翻车。又讲到当年美国也犯过错误。听者反响似乎比哈佛还好些。

中午吃牛肉条西餐。沐浴、洗衣，略休息。五点半李侃如、奥森伯格请吃中国饭菜，炸酱面，送书。奥谈白宫工作情况，总统有法律办公室，专门律师，不得违法也。与国会平行关系。安全委员会也因人而异。白宫工作人员约五百人，每个机构均庞大。

七点到“中心”，回答 15 位教授与研究生问题，多种多样，似皆满意。十点后始归，整理行装。索尔兹伯里已回到纽约，同李侃如通了电话，到芝加哥再谈。

1989 年 2 月 8 日（星期三）风雪、间晴

今日甚冷。七点起床。不断失眠。晨起两次开箱、捆扎，弄得很累。八点多早餐。九点到研究生院，两个研究生（一个韩国，一美女名白素珊 Susan H. Whiting）,问了些党史和经济方面具体问题。十点同奥森伯格和费祎谈，奥应约详谈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几个全国性组织和哈佛、密歇根等六大学的详情（其他大学无“中心”，有专业教授或课程）。由于中美关系的发展，政治、经济、外交人才的需要（不懂历史就难认识当代），研究中国的机构得以发展，经费来源除政府资助外，还有基金会、学校、私人捐助各种方式。关于密歇根情况，送我一叠材料，并介绍该校书一本。郑重道别。李侃如因病未能参加。中午 Lawrence 教授并 Harrietc Mills（密涵瑞，女，中国出生）请吃中饭。密解放前夕在北大念书，一口中国话，研究鲁迅有著作，对木刻有兴趣，即将为此去四川。前者系政治教授，对中国有了解，为赛奇老友。认为蒋介石在台湾搞土改，因台湾地主亲日，不欢迎他。

白素珊驱车送我们到底特律机场。三点半始起飞。机场极大。白在驻沈阳领事馆工作过几个月，对研究个体户有兴趣。

约五十分钟抵芝加哥，美国第三大城，湖边高楼如林，机场进城有几十公里。住大学 Club 三楼，格局如哈佛，一二层为餐厅、会议室等，三楼住室较哈佛好，房子古老但亦舒适。为套间。

五点半邹傥来，拄拐杖，有龙钟态。大病之后。今年七十，已退休，极热情。原来 1980 年施拉姆等六人到电力部找我谈时，有他在内。那次专谈毛。他对我印象甚深。无子女，老伴身体亦不好。原由李三元、程玉夫妇去机场接，因出车祸，受了点伤。程玉系程潜幼女，为西单民主墙事坐过牢，不愿谈身世。

邹对国内看法自不同于留学生，但对经济能否稳住，亦感忧虑。谈到国内接待美国来宾，希望布什当选，美国舆论大哗，认为干涉内政也。其怪还在我们予以报导，当作一种“政治预见”。

香港报刊报道吴祖光等事，为国内“授柄”，恐亦有人故意为之，说苏联常作此类事。他亦看到《纽约时报》2 月 7 日有关报道（奥森伯格曾将报纸与我），即《光明日报》2 月 2 日登了我为《晚年毛泽东》一书所作长序。该报就此作了综合报道，谈中国对毛之悲剧的舆论反映。《北京科技报》议论“纪念堂”，说毛本人要火葬。中学生调查中国世界名人，第一周恩来（第三撒切尔夫人）。此事可能引起麻烦。晚与索尔兹伯里通电话，说我那篇序言法新社亦报道了。他身体不佳，不能来会面了。

邹傥与李欧梵（台湾来，芝加哥大学教授）商定我的日程，除观光外，与研究生等聚谈一次。明日具体定。

邹谈到美国华人社会问题，无参政感，内部不团结，不如黑人。蒋南说，在美国基层，黑人看不起华人，认为华人妨碍了他们就业等。

1989 年 2 月 9 日（星期四）晴

此地时间比华盛顿要推迟一小时。睡得甚好。七点起床，略作活动。看 1986 年戴晴与邹傥对话，“全能主义”有其道理。邹受聘北大名誉教授，是邹鲁公子，抗战初在西南联大，思想进步。

晨九点半何高潮（北大哲学系 1982 年毕业，在此读博士，论文题为《社会基层群众等作用问题》）来，领我们参观校园，坐校内游览式火车（二十分钟一轮回），几条街周围均各时期建筑，靠边有大广场，为隔断黑人而建。洛克菲勒捐款最多，当年中西北部尚无好大学也。参观图书馆中文部，极宽敞舒

适，阅览室、书库都宽松，门厅极大。见到台湾印的四库全书，大 16 开精装，共 1480 册，还有四库珍本。台湾人物传记甚多，找到了《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中报》一版刊了法新社报道：北京官员李某批毛如何，又如去年三月故伎重演。据说《华侨日报》也登了，更长一些。

学生活动中心有食堂、点心部等，一如哈佛，更大一些。

中午与李欧梵、邹傥共进午餐，漫谈，谈及二把手难当，喜欢让人作过头自我批评。有的人则“一日无君惶惶然”。谈周总理一生处境等。喜听我“妙语横生”。邹对西方学者好作“权力之争”分析，甚不以为然。我也谈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多“隔靴搔痒”。李欧梵搞文学的，研究鲁迅，现为此校东方研究中心负责人。说定明天下午三点半开一座谈会。

饭后，邹约我们坐出租车逛市区，详作向导，可惜证券交易所已过时间（美国最大期货市场，芝加哥为农产品集散地），至 Sears Tower（美国最大百货连锁店主商场），1300 多呎高，电梯上顶层只一分零几秒。游览台嵌有大镜，更便于拍照。下塔参观底部几层商场，全大理石铺地，卖台灯处，盏盏灯皆亮也。中国瓷器占有一大席地，无一件裘皮。不是置身其地，难以想象其辉煌华丽。邹详谈 Sears 的兴衰，二次大战时，罗斯福曾以其商品目录厚本向苏联称豪。

又参观一自纽约迁来之大商场，与 Sears 异曲同工。

到 House of 湖南晚餐，腊肉则火腿也。

八点半尽兴而归。电视布什在参议院演说，国内政策谈教育甚详，几十次热烈鼓掌，也是好话说尽：不如此采取为群众易于接受的语言不行。

大风吹帽，如刀刺脸，平生罕遇。高楼夹道穿堂风，本地人也经受不住。

1989 年 2 月 10 日（星期五）晴

睡得甚好。仍七点起床。沐浴、洗衣。

上午休息看书，翻过去准备过的材料。早、午餐均在 Club，吃得很少。下午三点李欧梵来，接到图书馆同留学生、研究生漫谈，约四十多人，只一美人 Brantly Womack，Associate Prof.，是 Northern Minois 大学的，懂中国话。邹傥夫人卢懿庄亦参加。我讲了约二十分钟。提问题甚多，共约二小时。李三元、程玉、小崔等都参加。小蒋买书去了，没有参加。所谈内容：

邓去世之后情况如何？有否老人保守阻力？

南宁会议上毛能接受三峡意见，何以仍要“大跃进”？

“反右不是阴谋”，逻辑推理，不必引蛇出洞，直接清洗即可。

文革。一线、二线问题何时开始（1962）？

党的威信，江河日下，如何挽回。官倒、高干子弟问题。改革需要有权力之人打头。平均思想普及，收入差距拉开不能忍受问题。体制内有哪些合理渠道。

邹傥问：西方不了解中国文化传统问题，认为就是权力之争。（小人物提意见可以，大人物就不行。黄炎培提可以，章伯钧提不可以。）思想意识形态、路线、权力、私人感情，究竟何者起主要作用？（不同人物，不同层次、不同问题、不同时地，情况不一。）

能掌握有形的东西（文字材料），难掌握无形的东西。

晚上邹傥夫妇请吃饭，在唐人街上海四五六餐馆。豆腐、鸡、鱼等，均地道。共十人。

1989 年 2 月 11 日（星期六）晴

七点起床，八点多早餐。食鸡蛋二枚（邹夫人绝对反对）。九点李三元来，到芝加哥科学与工业展览馆参观，从生命起源到煤矿、火车、轮子、机械传动发展过程；有两处机器人表演，机械手更多；潜艇、鱼雷、火箭，都有实物（我们则皆保密也）；还有马戏团历史，高幕电影，洋洋大观，美不胜收。

此外，食物与商品，价格如何形成；马克思、李嘉图、亚当斯密、马尔萨斯等著作中的主要说明也予陈列。还有小鸡正从蛋壳钻出，许多家庭大人小孩子成群来观。

小崔给我写了封信，提出一些问题。崔曾在长沙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只 25 岁，常在书店读书，着迷，不知生活。

走得甚累。十二点邹傥夫妇来接我们到程玉、李三元家中午餐。四盘菜，三盘甚辣。程玉 1958 年生，其时程潜当在 77—78 岁也。看家庭影集，有父亲同毛游十三陵照片。李三元北大哲学系毕业，转到严家其门下。程玉现攻读教育，1978 年因李东阳案被捕八个月，抄了家。国内亲友都劝他们留此。

晚七点半，在费米研究所工作的高能物理专家塞尔斯夫妇来（女儿南央曾在他们家住过），共进晚餐，谈到九点。塞谈了些他对美国和国际形势的看法。爱尔兰共和军经费为美国人提供（提供者可能不知作何用也）。卡扎菲化学毒气厂为西德援建，卡国内建设颇好，颇服民望。以色列走的太远，自认犹太人为人类优种人（美犹太人 1/3 不合格）。美国当年盲目反对各国共产主义，中苏分裂后方逐渐醒悟。尼克松、里根等右派曾不愿搞核军备；而民主党左派则做不到中美复交（约翰逊）。里根压中学教育经费是大错误（夫人是高中教员），教育失调，则美国自由难保。夫人颇自大感，祝我今后不再坐牢。我告以美国参加过八国联军事，他们只知英法也。

甚感疲劳，十点半就寝。

1989 年 2 月 12 日（星期日）晴

七点起床，整理行装。以《沈鹏书李锐诗选》赠邹傥。九点邹驱车送行，实在感激他的盛情接待。邹在美生活几十年，从外形到内在还完全是个中国人，同国内一些老教授一样。谈到李三元好搞活动，不能做学问，对程玉还觉得有望。

在机场休息甚久，本地时间十一点半起飞，花四个小时又一刻抵旧金山。俯看洛基山脉也很荒凉。本地时间下午二点一刻到。伯克利（Berkeley）加州大学东亚中心中文部图书主任 C.D.陈先生来接。福建人，解放前读中学时到台湾，来美已几十年。介绍加州大学情况，只有一总部，所谓“分校”（都以地名）都是独立的。旧金山区域十来个城市都是独立的，联邦与州政府收入靠所得税，县靠土地税。居住区域黑白分明（中间为“阴阳界”），晚上走路走灯光明亮处，暗处不要去。到大学后，先绕学校一周，略作介绍。学校依山建筑。全国大学名次，每五年评比一次，此校多半排在前五名。除医学院外，有各种院系。共二万多学生，本科生与研究生各半。为我排了三天日程单，15 日离去。

住 Shattuck Hotel，很老式，房间高大，不是每个房间有浴室。住两室一厅，盥洗间很老式。

与小蒋到附近散步，到中国餐馆吃饭，特号大碗加州红烧牛肉面，味道好极了。

看电视，沐浴、洗衣，九点半上床。

1989 年 2 月 13 日（星期一）晴

睡得不错，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略看材料。

十点钟 Ms.Kerilyn 来，接我们到伯克利东亚研究中心。先见到高若思（女）副院长，她去过中国多次，到过江、浙、赣、湘四省农村，访问过 106 户农户。研究中国农村问题，认为江浙发展甚好，湖南不行。但如何花钱是一大问题。现在迷信盛行，红白喜事耗费太大，只一家将钱投入扩大再生产，其余都盖房子，买家具。她问：现在农村是否还与 1951、1952 年很相似？

十一点会见东亚院院长 Rolert Sonapino，他谈得较深。老头（人称为光头）研究日本问题，有关于当代中国著作，多中国革命有他的特殊看法。他以为毛当年是乱中取胜，不赞成国际合作。不如孙中山信守民主与宪法。毛一生无一始终如一的朋友。毛周不一致，因周不构成威胁，故能容周。即使美国当年的政策对，毛也不会同美国合作。毛以为自己是最好的共产主义者，曾认斯大林为导师。谈半小时

后离去，要去上课并去外地，不能共进午餐。

十二点七人共进午餐。有谢伟思、高棣民（美籍，副教授），John C.Jamicson，叶文心等。席间对话甚多。叶文心，历史系副教授，其父叶明勋，重庆时代中央社的，与萧乾为老友，其母为严复后裔，台湾作家，笔名华严。饭后叶文心导游校园，校园甚好。他去年曾到上海，认识王元化。对国情颇了解。主动说及美国晚上不安全等。美国学者、教授多喜欢民主党，以其较注重社会问题，自由些。同魏克曼很熟，为其学生。说魏对我仰慕之至。

下午两点半同24位研究生会面，来自大陆者多，有美籍者三人，亦有来自港台者。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访问学者章嘉琳、王鸿余也参加。问题较多，谈到四点。主要为对毛认识与评价问题，“三七开”？还本来面貌为何做不到？客观障碍何在？也看到2月2日《光明日报》载我撰序言以及《纽约时报》报道，误会为是否重新讨论信号，是否同四项原则有冲突？腐败现象系公有制带来，公物可滥用，市场机制作用也有影响。1949—1959—1966之后滥用权力。

现在是否腐败严重？庐山会议就无人支持彭？

研究毛受到限制：档案、材料，也有上面影响。王力、浩亮又亮相了。

毛绝对权威何时形成？周为何一直服从毛？言论自由，知识分子权利问题。

伯克利大学爱华社总干事黄升育两人找我同该社人员见面，时间安排不过来。他们参加了座谈会。会后，原人民大学清史研究生刘建新陪我们回饭店。历史系的，说读过我的文章，写清史人物传受影响。说田家英“落得如此下场”。

同小蒋漫步市场，为孩子们买一元钱一件的小东西，及便宜糖果。

仍到鸿福吃汤面、炒面。一点半就寝。

1989年2月14日（星期二）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半起床，洗衣。

八点早餐，仍是几片哈密瓜，一块点心，咖啡牛奶与果汁。

叶文心来接，上午十点Lowell Dittmer（写过《刘少奇传》）主持，政治学教授七人参加，六美籍。从《光明日报》文章谈起，问了些大小问题：党内是否还有“继续革命”者？1976年批邓与唐山地震关系（借以冲淡）？毛的生活习惯，是否受庄子影响？刘邓大权旁落问题。马列所是否研究毛泽东思想？现在青年对党与马克思主义兴趣淡薄，方励之的影响。学生运动问题，对社会不满，高层领导如何解决。最后来一韩国研究生李相辉，问中韩关系是否受北朝鲜影响，而不能正常化？很希望正常化，他们对中国有好感。张国良，上海师大的，最后问学生闹事问题。

我问：西方如何看待毛？功大、错误也大。与官方差不多。文革几乎是宗教式，只相信人的精神作用。

谈后，中文部图书主任陈治平请我们吃中国面，并赠我《翁同和传》。他是钓鱼岛事件参加者。1962年出来后即未返台湾，对《河殇》颇有意见，似乎正统文化传统影响较深。写《胡耀邦传》的日籍华人杨中美请我去日本停二天。为此到西北航空公司，花了一个多小时，难以转机（每人要花700美元）。又到中国民航预认日期，已到下午四点。经旧金山唐人街回来。

六点，“中心”中文所主任John C.Jamison（语文教授，治唐宋文学及东方学）在鹿鸣春宴请，共六位美籍教授与访问学者，女主人为王式廓之女公子，要我的《龙胆紫集》。席间漫谈甚欢，一女士写了毛斯与中苏改革比较；一研究孙中山的以色列籍教授说，应该妥协。

八点回到饭店，徐怀云夫妇来（徐是原资源委员会水电工程师，1946年为三峡规划到美的），接我先看黄育贤（原水电总局总工程师，清华第一班毕业的）。小女儿家还不错。黄老矣，双腿发抖，视力不行，少说话。认出我来。小女儿教私人钢琴（一在大学，一在小学）；大女儿想当记者，回到中国学

中文。小女儿送我一盘录音带，她弹的曲子。又到徐家，二层楼房，极宽敞。客厅有一百平米，挂字画多赝品。谈三峡，认为南水北调为千年大计，移民 200 万也值得，“一千瓦可养三个人”，上游怒江可引到长江。长江 2000Cm/S,可以冲刷黄河泥沙。让他谈了半个多小时，尽兴而辞。归来近十一点。

1989 年 2 月 15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八点早餐。九点，来人驱车送我们到斯坦福大学。路上一个多小时。沿途风景如画，高速公路单行道五六股，树林、草地，不见黄土。此间已三年干旱，限制用水。沿途多高级住宅区，房屋隐没在树林中，有几处高尔夫球场，为斯坦福大学的。停车参观大学行为科学研究所，有一北大教授（自己申请不行，得学校邀请）。十点半到大学东亚研究所，见副所长傅德运博士，懂中文。送我们住 Royal-Palace 上苑 Motel，房间甚好。

隔壁有广东饭馆，如香港模式。吃豆腐及海鲜豆腐汤，还有锅贴，甚可口。

下午参观校园，由汤姆（23 岁，研究生）导游。全部南欧意大利式建筑，Squar 石砌教堂，宽敞之至。

参观胡佛高楼，登塔一览校园全景。胡佛为本校毕业生，教授。参观胡佛图书馆，中文、日文藏书极多。中文部主任谭焕廷带领看书库，文件档案库中有江西、延安时代书刊，《解放日报》创刊号，有“一·二九”后北平学联日刊，党内刊物甚多。李鸿章讣告大张原件，宋子文、汪精卫档案，斯诺夫人手稿，等等。延安时期出的书，群众性书籍（小小本子，儿歌、小学读物等，我在延安时都没见过）。还有二战时期的白区刊物。

仍在 Royal Palace 晚餐，两人 30 元，鱼、鸡，甚合口味。沐浴，十点半就寝。

1989 年 2 月 16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看材料，考虑如何讲。

送来早点，吃两块饼并水果。上午到东亚所，负责人范力沛，历史系教授 Lyman P.Vanslyke（重姓，陈张富美，爱尔兰血统），送书两本：《扬子江——自然与历史》、《敌友，The United Front i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y》。也不同意修三峡。在研究百团大战，认识南开的魏宏远，人民大学的杨奎松。

陈张富美告我，此间收藏的当代中共及延安等时期书报等资料，为 Mary E.Armmr Wright（女）在潍县集中营出来后，1946—1949 年间，在山东、北京等地收集（有的是将整个书店买来），1949 年回到美国。丈夫是历史教授，本人管理图书。

中午自带午餐，听经济教授刘遵义（香港，夫人美籍）讲中国经济问题，大概是主张物价开放的。认识安志文、刘国光。讲完后同我略谈，经温家宝批准，同夫人游过中南海毛主席故居。在图书馆看到《争鸣》，Freeman 从中国回来后（曾同赵紫阳长谈）在斯坦福的讲演。四点一刻在“中心”作革命回顾讲演。到四十余人，若干美籍。范力沛先作简介。不用翻译，讲约一小时：对形势作乐观估计，如此巨大困难，从惯性（20 年“左”）转入新轨道，非常不易。只要坚持改革开放，循商品经济轨道前进，政治民主必随之，不能不乐观。当然，小的波折还免不了。

听众似乎动容。回答了几个问题。有一岭南的大学老教授谭彼岸痛责中共迫害知识分子。讲方以智哲学，他纠正过《资本论》译文之错，著作国内不能出版。（研究生打断他，不满其神经质。）又一邵阳人彭俊文来，要约谈，认识唐旭之（唐麟），要我支持在此搞出版。儿子文革时跑到香港来此，现为工程师，他已移民。

范力沛为我解围，六点得以回饭店。晚餐吃红烧甲鱼。

看 HBO 电影：《蚌克开快车记》。

十一点半上床。

1989 年 2 月 17 日（星期五）天气真好

七点起床。上午高能物理博士蔡永赐（台湾人，日本读书，原籍闽南）领我们参观此地直线加速器，二哩长，也有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北京的即由此引进。详谈北京对撞机历史，他是半赞成，杨振宁不赞成。看了一上午，现在每年政府出一亿元经常费，占斯坦福 1/3 经费。对撞机已有许多公司和医疗机关利用（参观时见到病人检查设备），生物工程，石油、触媒剂等，均可利用。看了新造的操纵器，及老式原子核研究设备（专研究粒子、宇宙来源），详作解释，可惜无这方面知识。看书店，上下两层，几千平方米，计算机比外间便宜 40%。

中午范力沛请吃自助餐，八人，有刘遵义、蔡等。

饭后丁淑芳约谈，心理学教授，研究丁玲、中国现代妇女、家庭等问题，约一小时。

Apter 讲中国民主问题，没有去听，回来休息。

晚上范力沛在川湘馆请吃饭，共八人。Apter、陈张富美等参加。陈又交我《1927—1937 中国学运资料目录》，昨天交我薛君度编中国当代资料目录两本。邻座美籍女士 1955 年随丈夫王君（清华工科教授）回国，在《中国建设》工作三十年，文革吃苦头，两个儿子在美国上学，1986 年回美国，不想再去中国了。说现在中国做官者 90%无能，有能力敢说话的人做不了官。Apter 认为，毛说发生核战争中国死一半人也可以，这还有什么为人民的思想？（谈及主观上还是为国为民）。几个菜都不错，中国人饮食文化似已征服西方。

八点归旅店。看电视电影，美国陆军新兵训练严苛情景，结果军官被一新兵打死（新兵被逼得精神不正常），新兵自杀。后半部似写越南战场，如何艰苦，似又肯定以前严酷训练是对的。但军官过分苛虐是不对的。

十一点沐浴，就寝。

美国之行已告结束。可作一小结：

一、访问了哈佛、西里斯克、密歇根、芝加哥、伯克利、斯坦福六个大学。传播了“中国革命的回顾”，对毛泽东功过的历史分析，坚持改革开放道路，前途必定乐观等思想。尽管目前有经济困难，今后可能还会发生一些失误。

二、党史、当代革命史一些问题的意见交换，送了一批国内新出的好书给许多学者专家。

三、送出我个人的文章三篇。恰遇《纽约时报》及法新社等为《晚年毛泽东》序言的宣传（尽管有片面性），中文报纸的报道，让西方知道意识形态方面并未停滞，尤其中青年学者在勇于探索。

四、会见了一批老朋友，结交了一批新朋友。

五、留学生中留下一些印象。

六、在哈佛得到一批资料和好书，推动哈佛中心的研究工作，可能起点作用。

七、正逢三峡“五年不谈”，于此问题略有交流。

八、对美国几所名牌大学加深了印象，多知道了一些美国情况。

1989 年 2 月 18 日（星期六）夜小雨，阴雨

七点十分起床。写了以上八条美国之行小结。

九点半，义务陪外国人观光组织的卡特先生来，引我们逛旧金山。先到金门大桥，霏霏细雨，海雾迷蒙，大桥背景只能见个影子。在桥两端拍照。此桥建立已 52 年，建筑人曾提心吊胆，现在电脑计算，

保险系数在二倍以上。

然后游森林公园，五六十米以上参天红杉，直径大者都一米半以上；有 2000 年树桩模型，直径约二米。森林深处如到张家界，溪水中流，绕林中一小圈，走约半小时。摘了一小片红杉叶，出来取导游书时，那位女士说，如遇警察要罚我一百元也。

唐人街午餐，吃炒粉。中国人今夜游行，狮子龙灯，街头已有打拳、玩狮头的。

晚上又由大学中接待的人请吃饭，在苏杭小馆。共 12 人，都是会讲几句中国话，去过中国或关心中国者。席间问中国事颇多。饭后又一起到一位的家中，座谈到九点半，问毛的为人、嗜好，习惯等等。为何能左右中国，最大功劳是什么。又要我谈美国观感。我谈到老人问题与种族歧视，他们都承认。他们也关心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将来一对夫妇赡养四个老人，怎么办？他们不了解过去知识分子为何革命。我从自己家庭谈起。也谈到现在情况。

回来与小蒋漫谈此行，还算使哈佛等满意。谈到自己今后仍用嘴用笔。

此行没有让此间报纸惹麻烦，算是万幸。

同老伴通电话，告明天具体行程。

1989 年 2 月 19 日（星期日）

五点半醒来，七点起床，整理行装。九点一刻 Nina Halpern（女，斯坦福助理教授，政治系，密歇根毕业，到过北京）驱车送我们到机场，一路问一些问题

CAAC 在机场边一角之地，比起其他航空公司，办行李托运如蜗牛，人也不多，花了一个小时，所经各地都是三几分钟。

下午两点起飞，旧金山城区、海湾、金门大桥均历历在目。一百多年成此大海湾，十几个连成一片的城市群，感到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之得天独厚与历史机遇。华工在此出过大力，只有史家承认，一般美国人恐不大清楚。现在留下的唐人街的大片城区，算是中国封建主义与美国资本主义相结合的一个大纪念。很多珠宝商店、迷信物品国内见不到也。

起初似沿海岸向北飞行，见到一大片绵亘不断的雪山，一问方知是阿拉斯加半岛。近三点午餐，有点热面条。七点半吃过几片夹肉面包后，闭目养神，完全不能入睡。一点半晚餐，有点米饭。窗外天始转黑。

飞行约十三个半小时，晚点半个多小时到北京。北京为 20 日夜十一点。

上海停留时，机厅半明半暗，五个民警守着几台电视机，玻璃门锁着。以电话之方便一事相比，落后何止 50 年。

1989 年 2 月 21 日（星期二）晴

昨夜十二点后始入睡。四点半醒来。五点半索性起床。多么习惯的房间、客厅，又回到自己的生活中来了。在美国六周，似乎是完全为他人生活，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天地。只觉得空气新鲜，没有尘土，呼吸中几无异味感觉。这是我在美国第一个感到舒服的，不论城乡，满眼绿意，几看不见地上有尘土，房间已地毯化也。

在客厅看报刊。《光明》刊“序言”文作了删节（不及查对），当然更“干净”了。自不会有何反映。《庐山教训》已见《理论动态》，《新观察》第一期刊哀悼黎澍专辑，《人民日报》文又重刊于此，说明曾有删节。今天早八点半有纪念黎澍座谈会，惜不能参加。

一堆信件，许多杂志仍照寄，实在看不过来。

同玉珍闲谈人事，过年情况。接苗苗电话，想买彩电。儿子已 43 岁，应当帮他这个忙。

整日仍迷糊，午睡也不成。下午同玉珍出去略散步。大风，不能远走。

1989 年 2 月 22 日（星期三）晴

九点上床，四点醒来，六点起床，略作活动。今日较正常一些。中午在长沙发上竟睡了两个小时。

于光远通电话，一早上去广州了。不知他找我有何事。同戈扬电话，嘱不要参和 32 人签名事：从实际出发，何必呢。通过外电施加压力，很不明智，于事无补。要我写点什么。

下午游 800 米，见到孙大光。他向顾委（填表）建议，要起点作用，反映之事应有下落。

金树望来，谈档案馆内部不协调。夜黄乃夫妇来，谈薛君度。陆茂竹来，《我与水电》如何为继。

1989 年 2 月 23 日（星期四）晴

二点半醒来，服安宁、安定共四片，睡到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小陈来，闲谈。小米让下去带职锻炼而不愿去。他仍想去调配局。个人前途到底如何，都把握不定。

志民来，谈海南岛情况。黎族太落后，过去不知偷盗，现在懂得偷农场橡胶水和作物等。带部落性合作生产，收获后分配。干部当然素质甚低，但都有革命经历。这次同李铁映谈，用培训办法抽出，代以知识分子。梁湘有魄力，敢干，但照顾上下左右差，不大讲程序，独断已成习惯，又有深圳经验。实已过七十一（改小二岁）。许士杰则稳当，能补梁之短。要我秋冬初十一月分[份]去三亚一住。

定一儿子陆健来，说陈光已经陈云平反，要我写一生平事迹见报。此是部队当然之事，不能代笔，应找支持为他平反的人一商。谈了些小道，如撇开赵（赵紫阳——李南央注）同戈（戈尔巴乔夫——李南央注）谈之类。

下午游 800 米。中午睡了一觉。蒋南来。

夜陆茂竹来，谈水电史料事。

时差还在起作用，什么事也不想做。

夜与朱正电话，告《由来与教训》合刊《新启蒙》。

王元化电话，上海办英文《中国文萃》，约稿。又动员去上海一叙。

1989 年 2 月 24 日（星期五）晴

二点醒来，服加倍眠药，并自调，又睡到六点半。仍只能翻书报。

上午参加水电工程学会，讨论水电发展战略，形势已逼到不[非]大力上水电不可了。能源部长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水电几十年的问题，大都中肯提出来。大家都觉得要趁热打铁。关键当然还是投资（核电比火电要贵四倍），前期工作可以努力赶上。电价问题，水电自己养自己，自我发展，流域公司。杨振怀及水利部另一付[副]部长张（广西大化的，认识我）讲话很好（喜欢读我的诗文）。我插话是“一家人”，大家听了都高兴。我谈了点如何促成“言行一致”，水利部如何拧成一股绳，以及学会要有独立精神，不随风摆。潘家铮讲到“以水代煤”，石油可贵，煤炭污染问题。会开到一点多。我还讲了见到黄育贤的情况。

下午同玉珍到医院看牙，取药、验血，并看望帅大姐和王照华（患癌症）。双壁［碧］感冒，似情绪不好。

戈扬电话，劝她不要向《华侨日报》发表讲话。（此句写在纸页天头——李南央注）

1989 年 2 月 25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整天仍觉迷糊。上午小陈来，再做三个书架。谈小米仍留部事。翻看书刊报纸。

文立徵的亲戚　　（原文此处空三字——李南央注）来，要我的七十自寿诗。（去年八月《人民文学》夏衍文中提到此诗。）

下午游 800 米。孙大光要看《乌托邦祭》。

戈扬来，谈方励之等签名事，不顾实际，走得甚远。也觉李洪林、苏绍智等政治上弱，许良英尤偏激（似神经质，唯恐不被“点名”）。美国大使馆布什告别宴会可去，据闻方励之将递信（此人不顾国体了）。

灼姐偕朱朱、春祥来，户口已转京，要转业。又大谈在杭州所干得如何出色（缆索起重机，漫湾，得奖），只得谈点真话：还是家庭照顾第一，还是自己专业发展为上，换过地方，一切得从头做起。

1989 年 2 月 26 日（星期日）晴

二点后复[服]眠药，久久不能入睡，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陆钦侃来，告以美国之行遇到三峡的情况，《中报》等给他一阅。论证会召开，说姚依林谈五年不谈三峡，是个人意见，不代表中央。李伯宁们在拼命抵抗也。

许良英来，他动员了王淦昌等签名呼吁特赦“思想犯”。只上书中央，不对外宣传。告以时机不好，劝阻不住也。交许成纲［钢］的两份转交材料。

黎澍儿子小瑞来，谈姐姐们坚持墓葬，不惜花费，要我们设法劝徐滨，骨灰撒江河等办法为好。我是赞成树葬的，但此法也不易实现，也得有统一林场、规划等等，否则不仅索巨款，而且葬后无保障。

夜刘云鹤夫妇来，我甚疲倦，玉珍怪我不热情接待，很生闷气。

1989 年 2 月 27 日（星期一）晴

半夜服眠药，睡到六点三刻。中午又休息一小时，但望时差过去。

上午到顾委听闫[阎]明复讲党派情况和问题，赞扬费钱（费孝通、钱伟长——李南央注）大贬千家驹。洛德安排方励之参加布什答谢宴会，外交部坚决抵制，政治局讨论，以强硬态度对之：否则杨主席不出席。布什表示懊恼、遗憾。美大使馆只得将方夫妇接到外交公寓，未让出席。散会后，宋任穷拦住，告我香港报纸对《光明》二月一日文章大肆渲染，要找我报纸一看。又只说：“没有问题。”回来将情况告知秦川。

苏韦偕　　(原文此处空三字——李南央注)来，要我支持她的农村能源开会协会工作，要挂靠能源部也。七十老妪劲头不小。

戴晴、田方来，送来《长江、长江》八本，谈明天发布会情况。我颇犹豫发不发言。此书火药气甚浓，前言后记，将“李锐反党集团”事抬出，也很不策略。这些记者们！

朱朱夫妇又来，只得写一信与汪德方。

朱正着人送来腊鱼，琬姐着人送来腊肉。

1989 年 2 月 28 日（星期二）晴

三点又服眠药，睡不着，挨到六点起床。上午到欧美同学会参加戴晴主编《长江、长江》新闻发布会。孙越琦、林华、乔培新、陆钦侃、陈明绍等参加。中外记者一大群。《美国科学箴言报》记者（女）找我谈，哈佛毕业的，知道我刚从美国回来。我讲了 20 分钟，附带说起法新社记者对两次文章挑拨事（“非毛化”）。会后一群外国记者围来，要电话号码。

贵州出版社许医农（女）送我一些书，有《山坳上的中国》，大概是说中国的危机问题。嘱我一读。

下午到部，同陆源[沅]、王廷栋长谈，谈部内事，点出刘泽彭来历及研究室一群人搬来[5]。

[5] 1987 年 7 月 7 日邓小平在家中召见中央五人小组（胡耀邦辞职后，中央成立的代行中央常委职权的临时领导机构，由

夜肖延中来，谈到十点，送我“世界思想史”资料。（此句写在纸页天头——李南央注）

1989 年 3 月 1 日（星期三）晴

睡得尚好。开始读《山坳中国》，材料甚丰富。上午陈尚文来，乐山送水笋罐头。

下午到 301 康复楼看望伯村，淋巴癌，进行化疗，效果尚好。要我写纪念赵志萱文。

周保志来，谈经济局自李岩走后内部不团结，水利部想要他去当办公厅付[副]主任。

下午游泳 400 米。晚观《晚钟》，国外得奖，追求画面及电影艺术效果。

1989 年 3 月 2 日（星期四）阴

睡到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顾委支部会，武衡、黄华等赞成民主党派有人当部长，开国初有九位也。我附议。贺彪详谈当年卫生部长、党组书记徐运北如何“左”而霸道，排斥贺诚事。贺晋年痛言部队不能做生意，大家谈部队有隐患，不稳定状态。张廷发揭发空军大院在加紧盖网球馆，以应军委首长之需。金明谈经济情况谁也说不清，只能老套，形势好问题不少也。我将《中报》（刊法新社说我再次非毛）带去与大家一观。谈到前天对外国记者表态。黄华等说：外国记者就是惯于造谣。张廷发说两篇文章他都看了，很好。武衡赞扬我《庐山教训》文。会后黄华找我谈《河殇》，他曾找苏晓康等谈过，基本鼓励，举出鲁迅对中国文化态度。我说我们观点一致，并告王胡子“对头”事[6]。

下午先到顾委看文件。方励之家庭记者招待会，谈赴宴被阻经过，并有声明。遇周建南，谈陈八条，在杭州找陈国栋谈。小道：李瑞环、乔石、江泽民接总书记。

游 400 米。遇林汉雄，告知人们议论：跳舞、吃宴、旅游之事。老板娘欺负玉珍事。

夜同玉珍看望徐滨，谈黎澍骨灰安葬事。我们建议效法一老同志做法：偷葬于香山红叶深处，便于寻找的地方。徐滨似仍倾向于合葬一处的考虑。

1989 年 3 月 3 日（星期五）晴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湖南教育出版社彭润琪来，带《实录》清样。即请曾卓明来协助审阅。由于《新启蒙》在京新闻发布会（都乐书店女老板召开，方励之出席讲了不当之言），引起大麻烦。不仅危机书刊，王元化大麻烦，且影响到冰封丢位。晚上冰封电话，即调株洲一市书来替代。元化派陆晓光来反映情况。

下午三点到顾委观《巍巍昆仑》上下集，颇有气势，毛形象较好，弼时似不像，有不少细节。使人懂得历史，但又令人浩叹结局也。

上午陆源[沅]来，反映评职称事。

看《实录》清样到十一点半。

赵紫阳、万里、杨尚昆、薄一波和胡启［啟］立组成），确定解散由邓力群兼任主任的书记处研究室，实际上将邓力群从主掌中共宣传工作的位置上搬开。书记处研究室撤销后，在刚刚担任中组部部长宋平的帮助下，邓力群将研究室的骨干调入中组部新成立的党建研究所。按照邓力群本人的说法，书记处研究室的撤销帮了他的忙，1989 年之后，从研究室出去的人，担任副部级以上职务的有十几人，如果一直呆在研究室，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李锐在这里谈的应该就是这件事情。

[6] 王胡子“对头”事：参看李锐 1988 年 10 月 24 日日记。——李南央注

1989 年 3 月 4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部，组织史办公室开会，听马石江汇报常委讨论党史情况。幸亏由马参加（如果胡绳去就糟了），赵紫阳说“县也修党史”问题，组织史情况，姚依林、宋平也都点了一下头。地方党史机构保留。我谈了些旧事（同乔关系），并出示宋任穷转我的港台报纸刊法新社报导复印件。

下午到顾委观《周恩来轶事》，平平，编导缺才华也。

看《实录》清样到十一点。

夜刘云鹤夫妇来，玉珍怪我不热情接待。

1989 年 3 月 5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韩钢来。《晚年》一书给了一本与乔木，反映甚好。说研究毛就要这样一个个具体问题进行。党史室还想找我谈一次。

小曾来，到下午五点，清样全部看毕。我却断断续续。小曾到韩钢处取来庐山全部资料，《议定记录》与张闻天廿六日检讨可以补入了。

下午胜利夫妇、苗苗一家来，吃晚饭。给 400 元（买彩电），要走了一套我的书。

秦川为《新启蒙》影响湖南与上海事（都乐书店沙龙会），给熊清泉、芮杏文、王忍之、杜导正都打了电话。熊答应“稳当一些”。

1989 年 3 月 6 日（星期一）晴

仍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小陈家看书柜玻璃门，可以照做。整天看清样，到夜十点后。

上午王鹤峰来，坐到十一点，谈中纪委王鹤寿等旧事。武汉纪凯夫事件，受陈丕显、张平化之托干扰了五年。吉林一案（彭真小舅子）也是如此。对当前形势甚为悲观。农村（信阳）基层干部不走后门、不行贿，什么事也办不成。

夜小曾来。《议定记录》一段加入，约 8000 字。

朱正十点来，又带来钟叔河送的腊肉。

1989 年 3 月 7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清样全部看完，交朱正两合一。

下午彭润琪与金松林先后来。春秋<出版社>不敢收此稿了。说中宣部有通知：涉及中央内部情况者不准出版（文艺、电视，回忆录等）。语及朱老总和出尔反尔等地方太明显处要斟酌。这样由湖南一家出倒好些。幸亏交了个本子与湖南，金松林耽误了六个礼拜。

今天游足 1000 米。遇见杨作材。

戈阳[扬]电话，约游河北一个乡镇企业好的县。

郑惠电话，因乔木出国，要来听我谈访美情况。本人不来，可叹！

1989 年 3 月 8 日（星期三）晴

仍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实录》清样朱正与我的两份全部看毕并合一校正为两份。朱正几乎熬了一个通晚。我劳动了五天，实际没有整五天，只三天。

下午韩钢、郑谦来。他们分开看的，总的看法与我一致：党、中央、领袖们，毛就是这个样子，历史就是这么过来的。活生生的[地]再现这段历史，昨天与今天，原来如此也。但也觉得牵连人太多：邓

大姐对总理形象计较得厉害，最近一篇长文，全部改过。陶铸、贺龙、罗瑞卿等夫人都在。还有中央内部毛刘朱等都如此暴露，他们也没把握。当然，“内部发行”可能好一点。乔木信能否作护身符？

项南、秦川三点半来。项说，机械、电子部系统 70 位付[副]部长级以上人聚会，一红军张某说：怎么学生不上街？我愿领头。别人劝慰，说：就报告上去也无关。可谓民怨沸腾。薄已回家，但听说班禅去世后，心里也发慌。

我们的建议，找赵一谈，认为无益。听之任之吧。

冰封晚上来。原来是孙文盛听到原中央研究室一人反映，即向常委攻李，拟撤换。

1989 年 3 月 9 日（星期四）晴

睡得尚可。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似觉喉痛，有感冒意。

朱正上午去报到开会。我补充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攻击”一小段。全部完毕。

下午游足 1000 米。遇杨纯，说卫生部厅局长会，招待所没有煤，晚上冻得抱成一团。协和也只一天煤。问我形势到底如何。广播国务院又成立煤炭调运小组，经委取消后，其职责谁管？

彭润琪晚上来，取走清样，约好再看二次清样。

1989 年 3 月 10 日（星期五）晴

上午到党研室，领导小组会。到 25 人，队伍也不算小。三摊子确定日常编纂业务负责人为陆沅、钱听涛、赵朴。文献今年印不出来，但要编出。工作已集中到中央正式编纂了。

同马石江、金松林谈妥，仍由两社出，他们认为此书价值太大（远胜李维汉的），内部发行限在地市级也！又给我看宋任穷秘书吴宗华电话：谈周总理万隆会议飞机事故报刊回忆失实事。提到《序言》法新社挑拨，宋要李锐：注意谨慎，防止挑拨离间。当面不讲，背后如此“嘱咐”，奇哉怪哉[7]。

下午两点郑惠来，谈美国之行，乔木应注意之处。深表关切，郑也觉“意外”。说乔问他同我们有接触否。我谈及根本分歧非私人恩怨也。郑似完全清楚，毫不为之辩护。说他去看过黎澍，与王若水同学，低一班。世事大概都知道。

1989 年 3 月 11 日（星期六）晴

感冒已成定局。早起未作活动。上午到医院。护士知我国外归来，也知我老写作也。血素 11.6，得感谢玉珍“重点保护”之功。碰见王国权，看了《光明》文，婉言“小心些”。又遇见童小鹏，以为《乌托邦》必我提供材料，说庐山内情只我们几个人知道也（活着的）。

休息，看书报。

小多侄女赵燕出国，母女来此辞行。吃包子。伴夫读书之类，去加拿大。嘱学好英语。

夜徐锐来，帮助河南中原公司搞对苏贸易。

1989 年 3 月 12 日（星期日）晴

晨六点起床，未作活动。整日咳泡沫痰，上午尤甚。几乎什么事也不能做。

下午秦川来，略谈。夜王若水来，4 月 2 日趋哈佛，介绍访美情况。

[7] 宋任穷当面不讲一事，可参看李锐 1989 年 2 月 27 日日记所记。——李南央注

1989 年 3 月 13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未作活动。仍咳痰。上午到医院，拍片，无肺炎。吸入。308 看陆定一，刚从福建回。谈到十一点。给我两份谈话材料。一刊上海《社科报》，一为在福建顾委春节团拜会讲。谈阶级斗争包括请客吃饭，今后非暴力与战争（过去也有此种情况，如美国党），经济斗争即阶斗。谈到十一点。

光远电话，约几个人后天晚上来家漫谈。

仍咳痰，全身无力。傍晚同玉珍小散步。

1989 年 3 月 14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未作活动。睡得甚好。午睡也睡着一阵。仍无精力。

上午到医院吸入，看望定一同志。又谈到十二点。他有意将意见<发表>（实际是正统观点略有突破而已，但他这一辈人已不可多得也），《光明日报》陶恺似无反应。谈到乔木之倚主专横，江青之辞职，他又“复辟”。乔受批评，哭鼻子等旧事。康生之谜他也解不开。

下午看报刊。

1989 年 3 月 15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未作活动。睡得尚好。上午到医院吸入。即到办公室，同雨亭、廷栋谈陆沅离休事，旋陆沅亦来。

晚七点，光远、积[绩]伟、吴明瑜、童大林、戈扬、秦川、朱厚泽、项南先后到。先谈王力上书事，后台为邓力群，扬言邓大人曾让他研究三中全会后马义的发展。当年《红旗》一帮人马在保护伞下分布各处，大部集中在中组部了。《新观察》可先公布一封。

“胡乔木谈宽容”，十四日二版，我竟未注意。当是要去美国，梳妆打扮也。也实可笑可怜。

经济形势说不清楚。童大林是不怕通澎涨[膨胀]的。下面各干各的，各显神通，到[倒]也无妨。有些城市又开始有抢购事。

先念在苏州公开攻击赵，那一套行吗？在贫区基金会上又公开谈及，过去当财政部长如何。王任重帮腔，仍在公开指责未已。

陈八条是要走回头路，姚可充代表，财经小组会上就怕赵又出新点子，抢先定调。

邓去上海前，得先念让居处。难有人进言了。当然只能支持赵，但一说领导干部要“年青化”，又猜测变动先兆。

乔石当党校校长，而非赵，也是一种信息。赵确是空架子。说如除王忍之，{己}位难稳。

都认为只能如此下去，向谁进言亦无益。

1989 年 3 月 16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略作活动。上午去医院吸入。光远、王光美来取走王力寄来的信件与政协信封，以查清来源。

小米来，谈小陈工作问题。

下午陆健、陆德兄弟来，送瓷烧唐三彩。谈洛甫情况。

1989 年 3 月 17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上午去医院吸入。上午刘正、周政来，周去刘雪初处。留刘正午餐，谈到下午两点。熊清泉求稳，工作展不开，并有向上“爬”之欲望。中央不断来人，全力招待陪同，又如何能陪得起？岳

阳人事纠纷，处理不当，省委不担责任。谈冰封并《新启蒙》事。谓夏赞忠并未找公安局去谈也。

二妹、力康先后来，一起午餐。力康名为二把手，受四把手老资格摆布。

晚钟伯熙来，谈到九点半。香港首富并不向大陆投资，小有捐献而已，人财均不断外流。留学生引入香港是一办法。日台资本乘机打入。

1989 年 3 月 18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略作活动。感冒可望结束。上午冰封、柳思先后来。冰封去日本一周，感慨无穷。午餐。

上午韦纯束来，广西大災，购入粮食近 50 亿斤。大发展甘蔗（耐旱、高产），拟组船队从吉林运大米，泰国大米要外汇，九毛一斤。耀邦南宁住二月，身体恢复，精心照顾。打桥牌，中医治疗，很高兴。干部为之不平也。

下午龙育群带来二次清样（李荣光女婿，武大哲学研究生），谈湖南出版局内部“倒李”。教育社长郑某向省委告密：《新启蒙》文及《庐山实录》书。

长沙电话二次，告知冰封风波事。

二妹专为题词而来，可叹！

看《晚期思想》长稿，恐须大改。

1989 年 3 月 19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略作活动。朱正将二次清样看完。我亦大略翻完。

写好“出版说明”，做好防篡工事也。

湖南水电院有人为 127 五八年毕业生上诉，只好婉言拒之。

1989 年 3 月 20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略作活动。上午请冰封、陈明吃饭。玉珍做汽锅鸡。陈明仍被蒋祖林捣乱。

下午同冰封、朱正到党史室，同马石江、金松林谈妥《庐山实录》刊印事宜，由春秋出书号，限制地师级发行。湖南、北京各印一万。半个多月来心事算是放下。都同意“出版说明”作好防篡工事。

朱正也[已]被民进《民主》聘为总编。但如何调京尚未定局。

1989 年 3 月 21 日（星期二）晴

四点半醒来，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同玉珍、小陈一起到万寿路后看十八层正盖新房。为三支式塔楼，九间一套，约 250 平米。外组为四间，两卫生间、一厨房，内组为五间，一卫生间、一厨房，客厅 36 平米，装修较好，尚未装煤气管道，锅炉房也没盖起。今年能否住人，还是未知数。房子当然宽敞，玉珍怕偏僻，怕将来难办。很不赞成。

下午决然游泳，600 米。热水池泡了一阵。给琬姐信，批评二妹为题词小事进京。

1989 年 3 月 22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生活逐渐正常。这次感冒拖拉约半个月。

上午顾委传达邓赵对话和赵李讲话。肯定新权威主义，还是搞“开明专制”好。就怕无开明有专制！

下午游 600 米，展销处（地下室）买睡衣等，玉珍同去。

夜观美录像片：诺曼弟[底]登陆后，最大一次空降行动。

1989 年 3 月 23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不敢作深呼吸。上午清理杂刊。马石江来，好意传达邓讲话。有个人历史不能否定语（昨天宋任穷未谈到）。又说温家宝一大段批语，中央内部事不要捅出去。担心乔木看了不悦。关于“斯大林晚年”段唸了一遍，《决议》起草秀才挖苦句删去，他较为放心。不论怎样，认为此书要出。

下午游 700 米。玉珍仍到商场，又买一套睡衣。

晚田绿萍、安若来闲谈。谈顺口溜，无一人有威信了。

1989 年 3 月 24 日（星期五）晴

昨夜严重失眠，服三粒仍不能入睡。二点后卧客厅长沙发，始睡着三个多小时。

上午顾委小组会，到十二人。光远揭发王力问题，后台乃邓力群。我亦印证。谈到四十年大起大落循环之病，必须治本。如何新旧交替，理论到实践，并谈到所谓新权威主义问题。如搞“开明专制”，则民主化、科学化决策无望。听者动容也。还提到《红旗》造反派未清理，多年有保护伞，不仅此次卢之超为政协发言人，也影响到中组部。

下午游 1000 米。玉珍同去买衣。

下午解放军文艺社刘迪云、马骆等来访，写彭总书要用《教训》文为代序。要我的回忆录。（此句写在纸页天头——李南央注）

1989 年 3 月 25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看杨绛《洗澡》，写三反前后老九情态。三反时描述颇有意思。通篇觉“油滑”些。夫妻笔墨相似乃尔。

下午游 800 米，秦川告许士杰、梁湘约星一晚上一聚。海南划出租借地与日本开发，遭到王任重等攻击也。

1989 年 3 月 26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九点到国际饭店参加内蒙卓资县体改会，近 200 人。开到下午三点。这个县的领导“自我剥夺”种种特权，实行了真正的政治改革，其经验已在各省穷困县推广。省、中央两级都是支持的。我发言，将了《人民日报》的军，南南公司与三峡问题。范荣康当即接受。与李昌、费孝通、徐四民等同桌（三峡文常不得不在《群言》登也）。廖盖隆讲了民主问题。

中午没休息。回来极疲劳。刘正来不遇。他邀我去看望耀邦。

晚上看电视很晚，影响休息。

1989 年 3 月 27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喉中仍有白痰。牙痛又转移到左上颚。

翻看杂书刊，无所事事心情。刘正电话约去河南（拍“李师师”电视剧），终不想乱逛也。

上午参加延安精神研究会。黄钢是负责人。见到丁济昌、海稜、王唯真等。与陈明同去。王甫、田方为积极分子。我就什么是延安精神，如何历史地与现实结合等谈了点意见。应当同青年一代就此对话

交往。也谈了 Apter 想写延安一书的西方人观点（毛如何排斥异己，权力之争）。

晚上小曾同小多介绍的对象在客厅相见。谈到现在大学生情况：既然不让干政议政，就打麻将、谈恋爱，不用功读书。只有清华学风较好（全国尖子集中于此）。团委、党委都是如何管人，怕出事，勤工俭学很不放手。

1989 年 3 月 28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同朱正去看望楼适夷（楼要来看我，85 岁老人），谈到十一点半。纪念鲁迅发言（陈涌谈毛为伟大马义者，插话“伟大”吗？）同冯雪峰关系，批冯处境，一生经历，出狱后如何未立即恢复组织关系（还要看看）。四一年后到四明山转新四军。抗美援朝认识李伯宁（夫人关心三峡，是反对派。送三峡书与她）。又谈到左联，同夏衍关系，同胡风关系。现在写些小文章。又谈中国托派文章，香港弟弟：“你们不也持对托的个人崇拜。”

下午游 1000 米。觉累。玉珍同去。

夜黄道奇、谭伟来，谈基层意见甚大。种田者为 99.38.61 部队，剩下老人、妇女、小孩也[8]。

延滨来，谈耀邦游张家界二千多人跟着，要照相。因此在广西只好足不出户。夫人因“幸灾乐祸”语，先回京。过去有晚辈在座，批发文件时常征求意见并先拟稿。在湖南都轮流看望，广西较冷淡，但有人陪着打牌、下棋。如此局势，也不能出山。外间谣传甚多。

冰封来信，宣传部一付[副]部长捣乱。《庐山》即付印。

1989 年 3 月 29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牙痛，影响头面部神经痛，只得搽清凉油。

早晨小陈来，随去办公室。仍拖着没搬。桌上一堆文件还有书刊也不交我。忍不住严肃一谈：最起码的秘书职责也未尽到。他也承认。说在写东西，通过新闻班考试。写我，怎么可能，闭门造车。

接施拉姆信。看来他有困难，夫人陪同更不可能，除非是学者。时间只能秋季。本人四月底到五月底来华，赛奇六七月来。实际上太累，也不大想去了。

下午游 800 米。秦川说，川黔代表签名反对修三峡。去年王任重曾动员湖南、两湖联名修三峡。

夜沈桂芳、钟伯熙来，谈浙江排外，选举情况。沈再次落选。我谈人才从企业家出，另一时代特点。

吴辛长沙电话，让光远推荐陈静。

牙痛影响头痛。

为《中国文化报》书“三峡梦”刊头，有人写报导文学。（此句写在纸页天头——李南央注）

1989 年 3 月 30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文汇报》记者　　来（原文此处空三字——李南央注），谈三峡问题到十一点三刻。该报拟发系列文章。谈完后极累，感到有体温。一量 38.1℃。下午一点半到医院，并治牙，打针服药。

下午三点建南来，谈到西安看机电及飞机厂，许多东西已入国际市场，从机床、彩电到家电，波音门及机尾 250 台。也同公共汽车合作。机翼学问极大，爬高关键。认为私有化搞不通。廖季立可参加小范围议论经济。

夜唐棣华与赵杰兵来，不赞成《实录》出版。党形象已如此糟糕，经受不住打击了。我坚持历史殷

[8] 99 喻老人：“九九重阳”是老人节；38 喻妇女：“三八”是妇女节；61 喻儿童：“六一”是儿童节。——李南央注

鉴。激烈辩论。谈毛曾说黄老从中央到支部都批评。彭为美学形象[9]。当前还搞什么新权威主义。积极作用大于消极。

晚上体温下降。朱正明早走。写几封信。

1989 年 3 月 31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朱正七点离去，住廿五天，帮我看《实录》清样，拟《毛与五四》草稿。

上午基本休息，翻看杂书刊。

下午到王若水处，寄书信与邹傥。谈李春光已离开《华侨日报》，意见不合大吵一顿。此人也是天真与嫉恶如仇也。

夜观电影《共和国不会忘记你》，平平，林上镜头毫无必要。

施拉姆信，英国之行得改十月，夫人同行难办也。

1989 年 4 月 1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翻《知识分子》文丛《现代社会与知识分子》，文章质量较高。

下午游泳 1000 米。

整日仍苦于牙痛，头也受影响，不想做事。

1989 年 4 月 2 日（星期日）晴

六点多起床，活动十分钟。仍乱翻书刊，看湖南寄来的《国情研究》，有徐铸成的五七年回忆。柯庆施说知识分子二病：懒与贱，三天不打屁股即不自在。大概得自老人家（指毛泽东——李南央注）的启示也。

夜马列所张金滥引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沙宁 Teodor Shanis 来，苏联问题专家，常去苏联。谈近两个小时。问毛刘周关系，包括性格、特点、感情等。从斯诺所记，毛很通情达理，人道主义，但为何后来变成如此模样。

苏专家扎斯拉夫斯卡娅为戈的顾问，有专著《为何建设社义》，英译本将送我。苏联档案已公开，37—39 年大杀之前，政治局开会，斯大林还常遭人反对，不怕付出生命代价。中国情况令人感到惊奇。

中苏改革比较，沙宁认为戈开明，无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改革不可能成功，还包括意识形态改革。

他理解中国现在是完全学美国和日本，以此道路建社义（我作了解释，同苏联一样，在寻找中）。苏联学术界到领导层在讨论：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中国没有听到，似乎办法已经确定。

接索尔兹伯里信，五月来中国。已看到两篇文章。对我美国之行估价甚高。

1989 年 4 月 3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阳台）。总是逼到最后剩下有限的时间来作准备。上午只是将《知识分子》丛刊上许小年的文章摘要毕。下午翻在美国时记的材料和翻日记，作点摘要。

下午二点半到医院治牙。延滨来，给小妹信，让他带伯力[利]兹。

晚上边看电视乒乓赛，边作准备，到十一点多始上床。

[9] 2015 年 6 月我询问父亲李锐此言之意，答曰：彭德怀美名将流传千古。——李南央注

1989 年 4 月 4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未作活动。清理哈佛等学者个人资料并斯坦福送的资料目录书，带与党史室。匆匆看了在哈佛的提纲。

九点前到党史室（小陈同去），陆沅、雨亭、李冰等都去了。郑惠参加了个头尾。先告我，乔木听到我的介绍和意见后，甚为感动（可能意外），就要来找我谈，郑予以劝阻，以后再说。似有后悔意，对曾彦修有歉意。

讲了同美国学者、留学生交往情况及四周观感，包括看博物馆（美籍日人平反事）。对中国革命，毛及当前提了些什么问题，如何看法，及我的评价。讲得杂乱，但具体，听众还是入耳的。后一部分讲了“中国革命反思”的提纲。廖盖隆夫妇也在。

在党史室午餐，菜甚丰富。

下午四点，游 800 米。遇见郭健，出门遇见李之涟，都关心《庐山》一书。

目下要写的东西有：五四文、晚期思想（均有初稿）、我与三峡、访美，如何是好！

1989 年 4 月 5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已搬回 421。小陈不知何往。同陆沅、小曾漫谈。王维佳过于自负，浮夸，此人不宜留。

下午两点过，元元来，同去耀邦处。谈到九点半。晚餐特作准备，有腊肉，鲜鱼等。因前次知悉我有贬语也。先谈访美情况，外人及留学生意见、看法、问题，以及参观观感。杨中美写的传记有好感。

谈了十条分歧，也是功高震主也。“要树自己”！导火线在同意下（两人对话）。

保值储蓄，胆子更小。讲准、讲错都不行。只能韬诲[晦]。

不能有“平反”，无一决议[10]。见马（见马克思——李南央注）也安然。

李瑞环：功劳够大了，年令[龄]也到。同启 [啟]、田、江、秦等还能谈。

应同赵谈，关心当前的形势，认我为学者。

怕青年，军事有三大民主，民主怎能同安定对立。

“斯晚年”应改为斯大林中年。

我给的诗集等都翻过，太艰难了。写字时写那些诗。还是有兴趣。

晚年到底做什么呢？还是鼓励他写回忆录。

九点半离开。元元做了些记录。

1989 年 4 月 6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唐棣华处，谈了二个小时。她关心黄老的回忆录同我写的会有出入。最关紧要的八月十日“对证”之事，她和黄老都不知底细（来自廖盖隆的信）。我将所写的一段唸与她听，同黄老所谈全吻合，只是罗瑞卿跟在后面细节，我没有写入。对罗长子，她也是很有看法的。

少奇除“落井下石”外，还有“正面可说成反面”之语，总理则有“幸亏你晚上山”之语。这是我过去不知的，真是可怕。

下午游 1000 米。

秦川来，他与一摄影家为耀邦照相，也谈了希望我们讲话。

光远电话，从上海回来，谈《新启蒙》事，在元化处见到我的信。

[10] 指胡耀邦下台是自己请求“辞职”的，政治局并没有做过对胡的处分决议。——李南央注

人才交流中心来三人，送一叠资料并营养品。

1989 年 4 月 7 日（星期五）晴

三点醒来，久久不能入睡。六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整日翻看书刊、文件，小陈送来一堆也。治牙。

下午游 1000 米，遇见林华，说李伯宁一肚子气没法出。

玉珍前天遇见小项，言及汉雄之“花花”（董女），使之恶心。晚电话，要他出国“小心”。

夜唐棣华带黄晴来，在《人民日报》国际部工作，原驻日记者，英文好，但坐班意思不大，想找些可翻译的东西。

1989 年 4 月 8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看文件。上午平江付[副]县长、老傅等六人来，谈贫困县已减合同粮 1000 万斤并增 100 万元财政。此次来要求列为商品粮基地县（可得 500 万元投资）。将文件转批何康，并为桂花蜜及黄金洞水库件转介刘江与水利部。将卓资县经验转告，尤其“自我剥夺”，取消特权。受桂花蜜乳 2 瓶并蘑菇等。

下午游 1000 米。

戈阳[扬]电话，作家协会开会谈水，李伯宁率十多人去，为三峡鸣不平。“李锐集团”乃庐山事也。

1989 年 4 月 9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

仍看文件、清样等。下午同玉珍、小多到军博，她们进入购物，我则散步也。

秦川电话，耀邦心脏病住院。

接元化信。

1989 年 4 月 10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顾委，听乔石讲政法。最后陆定一谈特殊人问题，举杨度及一国家主义分子为例，人可变，要做工作，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然后谈到刘宾雁，乔石说要在美国开五四纪念会。我讲了一下在美国遇见刘的情况，40 个大学讲演，想办刊物替代《中国之春》，如何劝他同国内打招呼。

下午翻看材料。晚上作了点发言准备。仍观电视。

1989 年 4 月 11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看材料。八点半到《光明日报》参加五四座谈会。有严家其、冯之浚、庞朴、周而复及一批青年。我讲了下封建主义与“左”的问题，都是有害于民主与科学精神，至今未全解决。饭后，下午二点到科学会堂，参加《科技日报》的五四座谈会。孙长江特别打电话约请。认识侯学煜等。讲了点不要怕青年。

谬群送来《统一论坛》。苏韦“农村能源会”要挂靠能源部，为之写信。

冰封来信，即可付印。印型送京。朱正祝寿电报。

1989 年 4 月 12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九点半——下午四点多，在政协会议室参加《世经导报》的《球籍》发布与五四“民主、科学、现代化”座谈会。认识钦本立等。朱厚泽（未发言）、龚育之、郑必坚、戈阳[扬]等五六十人。年青人多。有的讲四大危机，无人讲希望。我讲以后应多些“官方”人士，相互对话，沟通思想观点，不要敏感误会（以《新启蒙》为例）。民主、科学与独立人格关系（举梁漱溟、张治中例）。李洪林也讲到此事。

仍游 600 米。

1989 年 4 月 13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小陈送文件一堆。即翻阅。将刘宾雁哈佛地址告韩天石，电话问我，想给刘写信也。到秦川处，给李锡铭打电话，谈徐维城诬《新启蒙》事。李为徐辩护，说过去谣传甚多（红广司、名单等），俨然政治局委员声调也。秦川接话谈谢静宜未诬指邓小平事。

下午二点半游 600 米。遇林华谈李伯宁主持“水”会，戴晴未去。还要在政协活动。

四点半同玉珍到党校，灼姐为我做寿。

谈喻杰[11]不愿就医，看够看穿了。此老担心天下还有大乱。周宏明谈王胡（王震——李南央注）乱来，秘书劝阻，摔瓷壶伤额头。周甚愤怒。高扬在党校毫不得人心。党校人至今只怀念冯文彬还做了些事。

1989 年 4 月 14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续看文件。谭壮来。他的堂姐谭国辅是刘英的入党介绍人，陈庚入狱时同牢女友（电影中反映），大概是三十年代在苏联被害的，至今情况不明。想找赵毅敏等谈。她也是从满洲里入苏境的，在东北工作过。打电话，赵不在家，唐有章也不在家。与玉珍送谭回家（过桥北面高楼），散步买菜。

下午二点到办公室，还文件。小陈谈公共汽车所闻。售票员对李鹏答记者不满，没水平。“我学习半天，比他答得还要好些。”

游 800 米。夜观美片《谜中之谜》。骗观众直到片尾结束。

1989 年 4 月 15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灼姐来。项南女儿项小米来，要写田家英文学传记。介绍一些人访线索。告以难度。她连我的怀念文章都没看过。借《廿篇》，并送家英文集。她是《皖南事变》的责任编辑，似可信任（？）

灼姐刚走，接四益电话：耀邦去世。真如晴天霹雳，久久不能相信。这两天秦川告我，危险已过去，将作全面检查。随电话告秦川家并光远。又谈由王力事而揭邓力群作为（王光美到邓家遇见王力，尚未释放也）。

下午张仲实儿子来，《自学》、《桥》题字。谈他父亲情况及对我的印象。关心耀邦规格，是否在人

[11] 喻杰：（1902—1989）湖南平江县人。1988 年 4 月 16 日李锐在日记中记述有回平江老家时看望了喻杰老。喻杰参加过北伐战争，1930 年加入中共，参加了长征。中共执政后 ，曾任中央粮食部副部长，商业部副部长，中央监察委员会驻财政部监察组组长。1970 年初(文化大革命中)退出领导岗位，带领全家离开北京，回到湖南平江老家落户。1989 年 2 月 4 日病逝于老家村中。——李南央注

大会堂开追悼会。随后陈明与楼适夷来，送我一堆“一丁”资料。秦川来，相约不去游泳了。他晚上同日本、美国记者聚餐，正好谈谈耀邦理论务虚会贡献。电视广播尚可。晚上接元元来，整理四月五日谈话记录，只九条。

十一点曾去丁冬放家吊唁。（此句写在纸页天头——李南央注）

1989 年 4 月 16 日（星期日）晴

忘记拨快<表>，七点始起床。《科技日报》和《光明日报》送来五四发言稿，只改了一份。心情不平静，只好作小诗。得四句：

天下奇冤一扫清，神州莫再有冤灵。
此情此景张家界，活在人心便永生。

下午同秦川到会计司胡同，在灵堂行礼，不禁热泪盈眶。将诗交与德平。

归途同到人大会堂仲勋处，谈丧事规格经过。他向赵、杨打电话，处理不当，将出乱子。启［敞］立大哭，告之非痛哭之时。当年想代者有易，白与力等。令人浩叹。杨、薄、邓左？[12]（此句写在该句下方——李南央注）

下午四益来，谈悼文大意。

晚上为《新观察》草小文一篇，即用第四句为篇名《活在人心即永生》。到十一点半。

1989 年 4 月 17 日（星期一）晴

文章让取走。与玉珍到卧佛寺植物园，顾委主办。路上因面包车超挤吵了一架。小雷被打，我下车帮忙。到交通队讲理，耽误了大半个小时。植物园宽大，景观甚好，游人仍多，呼吸新鲜空气也，脑子也休息一下。

下午四点，戈扬、光远、秦川、绩伟来漫谈，自带菜。晚上始散。平江老傅等四人来，到农业部因时间错过，但都客气接待。明年有希望。汽水与人参合作，张丽来谈交易。

注意资料保存事。落实须待时日也。

各学校悼念活动，有上天安门者。

1989 年 4 月 18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交《光明日报》座谈稿。

上午元元来，午餐。记录还待整理。告资料事。

下午游 800 米。

夜晚在北面阳台看游行队伍。

1989 年 4 月 19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顾委三组开会，谈四月五日谈话中遗言事。自问良心不能不谈，只在这会议上谈。光远讲邓力群答李春光问，真是无耻之尤。光年插话，听者动容。霍士廉等赞成我讲出

[12] 李锐此处用了“易”、“白”、“力”三字表示有此三人在胡耀邦下台后想当总书记。在该句下方又用异色笔迹书写“杨、薄、邓左？”，显然是事后回忆补记的。2015 年 6 月我回国时向父亲李锐确认为：易——杨字的右偏旁，为杨尚昆；白——薄字的谐音，为薄一波；力——邓力群名字中间一字，“邓左”为邓力群。即当年胡耀邦下台后，杨尚昆、薄一波和邓力群三人曾欲担任总书记一职。——李南央注

来。

十点多赶去参加两报刊（《新》、《世经》）座谈会，到四十余人。李昌夫妇、秦川、吴明瑜、吴江、孙长江、童大林等均到。我讲了十几分钟。延安抢救能顶住（毛主席因之刹车），自我批评精神，关心留学生。下午三点到天安门一观。纪念碑上高悬美院送的大像，台上下挤满了人，广场人亦不少。有致悼词送花圈者，络绎不绝。

灼姐电话，党校亦有对联。

四益来催文稿，未定，太疲劳也。

姜千里来，今天发言上报。姜当年打成右倾机义分子，折腾十多年。

《文汇》日报、《文汇月刊》长途电话约稿，婉言拒之。《人民日报》记者要来，玉珍挡驾。《光明日报》记者要来，介绍找韩天石。

夜将 87.8 号、13 号等关于耀邦材料文件又通读一过。邓力群的阴谋也。

1989 年 4 月 20 日（星期四）雨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今天雨下得很好。

《人民日报》两位记者（高新庆）来，非谈不可。将我所感到的耀邦一生特点：为什么得毛主席的赏识，为什么被选中为总书记，扼要谈了一些。当然也联系到这几天天安门群众的悼念活动。

上海《解放日报》也电话要搞[稿]。几个出版社打电话问那本传记。

四益来取稿，两人又最后过一遍。

灼姐电话，告知党校设灵堂吊唁活动，有许多挽联，唸了两首。

晨姜千里来取走文件。看近日《清样》[13]等件。

秦川谈同启［啟］立碰面情况，告对待群众要引导，不能对立。仲勋甚烦躁。

儿女致中央信，外电报导，港报已刊载。

1989 年 4 月 21 日（星期五）阴、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接元元同胡德华来，悼词要我一阅（于光远让来找“高手”）。开篇词无“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组织部工作没提，末尾有“自己错了，勇于作自我批评”等语。通篇还是可以的。提到“近二年”，打妈虎眼也。元元与小孩在此午餐。

下午游 800 米。

《悼耀邦》文寄《文汇月刊》，花了 8.4 元，特快件敲竹杠。送武衡到家，略谈在小组会所言“遗嘱”之事。看望帅大姐。她仍对杨健生任地方局长有意见，特作疏解。当年被指定参加“专案组”，情有可原，许多老傢伙还主动造反（高文华事），一批司局长中，杨还是较好的。然后谈到，请她同邓大姐商谈（刘英、杨克冰可以，章蕴、康克清不行）为耀邦平反进言。她说，不一定行，邓大姐现住医院。晚上快九点，光远高足张凯（张德生儿子、德平好友）来电话，悼词定稿事，让我去胡家，找帅大姐车送去。加了“坚定马克思主义者”一条，“自己错了”等，改“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恐不会改也。关于组织部工作等则可能加上。为导[悼]词写的信帮助改得简练：就文论文，别的话不说。回来已十点多。认识所有儿女、婿媳。

[13] 这里提到的清样不是出版书的清样，而是指中共内部发到一定级别以上的，名称为《动态清样》的内部文件。——李南央注

1989 年 4 月 22 日（星期六）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11 点半动身去会堂，一路军警（怀柔调来）。四益一早来电话，广场几万人，将会十里长街，怕出事情。因前夜压死一人，武警又围打了学生。北大已罢课。金老一早告我：天津学生也来了。戴晴电话要书。

先到新疆厅休息。贺彪坐在一起，谈清样上有光远反映王力事。秦川早晨告知王光美昨天在医院碰见邓力群，相互顶了几句：不要主观，那时已出狱等等。最后似有语：事情没完。

李昭率全部儿女来了，元元、延滨在家属队伍末列（甚为镇静）。我认真看了遗容，很安详。德平向我致意。归来，大概似当年总理灵车经过情况，路边挤满了人群，西单等道口，有北大、清华、师大等横旗。人们等灵车过也。小雷说，天安门秩序甚好。

归来午饭后，灵车始来，道旁人群拥挤，警车开道甚难。想必排到八宝山。耀邦可以安息也。下午三点左右，游行队伍浩荡而来，有“新闻要讲真话”大横幅，口号有“《人民日报》要讲真话”。群众对报导片面不满：甚觉悲哀。

仍到文津街游 600 米。

五点半同秦川到科学会堂应邀座谈。杜润生为座主，吴明瑜为联系人，参加者有：（项南、光远不在京）李昌、童大林、胡积[绩]伟、胡克实、林子新（《科技日报》社长）。担心群众矛头对着邓、赵，重复 86—87 之事，则天下大乱矣。大家表示改革开放国策不能动摇，当然拥护，但民主精神，必须前进。（陈、李、薄等在酝酿事变。）拟搞公民权利法与新闻出版法。大家认为须作几件具体事，如公布十人子弟情况。对学生表示支持。我建议可组织老傢伙到各校对话，但必须预作准备，尖锐问题如何回答。常委是否一致尚难说。赵明日去朝鲜，感到不稳，才让杜出面征求意见也。谈到九点半。是有一女孩叫了“打倒共产党”，大概也是逼出来的，应者三四人而已。学生很守秩序。对悼词反对派意见认为太推崇过高。赵无左右手，宣、组两部不唱同调。组部接受研究室人员赵（赵紫阳——李南央注）问过宋平，说是一些打字员之类，别处分配不了而已！[14]

项南、光远不在京(此句写在纸页底部——李南央注)

晚上《明报》记者电话问追悼会感想等：如悼词，李鹏对几万学生难对话，到各学校座谈好，八七年事是党内问题。(此句写在下页天头——李南央注)

1989 年 4 月 23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同玉珍散步，看文件。听说天安门还有人，学生要罢课。

1989 年 4 月 24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劳动宫科技馆参加经团联座谈会，杨培新关于经济讲得很好。归来同车谈到去年物价改革，北戴河拍板，田上书邓、李，姚犹预[豫]，邓生气：动摇可辞职。拍板，非小失误也。他是武汉青救团的，67 岁。我建议产生几条意见，坚持改革，决不能动摇。一北大讲师反映北大学生运动发展过程。4.15 下午五点开始，秩序井然。师大教授罢教，对杨、王、李[15]不满：辞职，公布裙带关系名录。下午三点归。

秦川见到仲勋，云李（李鹏——李南央注）要强硬对付，不惜镇压。

---

[14] 组织部接受研究室人员一事，可参看李锐 1989 年 2 月 28 日日记和注释 12。——李南央注

[15] 杨、王、李：杨尚昆、王震、李鹏。——李南央注

1989 年 4 月 25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应“中外名人研究中心”（冯文彬理事长）之约，到广安门外高楼村一招待所开会，电视台要拍《中国企业家》50 人集，10 集一单片。童大林、韩天石、吴明瑜、温济泽及哲学、经济学所二专家，并摄制者夏骏等。大家意见都好，虽然当前环境难产生如西方那样的企业家，但这是改革成功的希望之一，中国人才前途一大渠道。要如实、不美化，要讲人学，懂得人才能做好企业家。我提到卢作孚，经济学家补充民生精神（三反自杀，好不易平反）。

午餐时夏骏谈学校情况，说他的五四历史反思片已流产。

张奇取走题字本。

中午未得休息，三点赴文津街，游 800 米。

夜汪澍白来，谈纪念长文内容，可称为学者矣。请国际学者来华开毛思讨论会事，已有眉目。今年不行，明年办。我的两篇长文（毛与五四，晚年思想）回来后一直未动，交汪审阅一过。

下午、夜听社论广播，将勘[戡]乱矣。

1989 年 4 月 26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玉珍过敏荨麻疹发作愈重，全身痒搔，脸部亦肿。晚与小琴［芹］一同到复兴医院看内外科，打针。医生云或系药物中毒（治胃病用利特灵）。这几晚都睡不好。

上午曾请复兴医院家庭病床科李大夫来看，经杨纯接洽，后又由护士来打针。

下午到顾委听乔石及何东昌及北京市李志坚（宣传部长）汇报中央决定，小平讲话及学运情况。李某一副凶神恶煞之像。

《世经导报》因刊耀邦座谈会稿而被停刊，钦本立亦撤职。

启［啟］立找秦川（并王蒙）谈，云悼词实际亦平反矣。有些人大打招呼，乃光远、绩伟、苏绍智、吴祖光等。还是过去那个老名单。

1989 年 4 月 27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先到社科院中国现代文化学会成立会签到，向丁守和等祝贺成功。民盟费孝通约请座谈五四只好告假了。顾委第三组开会。强晓初昨天看文件时还为耀邦鸣不平，今天又是另一付面孔：悼词规格太高。张廷发说怎们能用水晶棺（只毛主席用过），什么伟大马义者。陈丕显说，严打三大战役，耀邦不赞成，“怎么管得了我”。刘澜涛说：只有小平站得高、看得远、看得清，要保护邓小平。霍士廉讲要办几件平民愤的实事。我的发言亦谈及，并说决不能流血。

下午绕道送玉珍住院，然后又绕道去游泳。1000 米。人很少。中午天安门即聚学生几万，沿途军警挡不住也，半个城难以通车。

夜四益电话，平安度过，未发生麻烦。

1989 年 4 月 28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看清样等文件。小陈一早来谈昨天游行情况。他晚上十点才回家。学生秩序极好，女学生都走在中间，集体写了“遗书”，无抓把柄口号，拥护共产党正确领导，毛语录：镇压学生决没好下场，民主等引邓语录。军车被市民挡住。

秦川告，劝告几个人为于、吴、吴、苏、胡等，报社百余人同钱李仁对话，一起辞职。钱哭起来。社论原来还有关于清污与自由化一段，被范荣康力持删去。

中午郑仲兵送来《新观察》本期清样，戈扬与李洪林文，小改动几个字。《世经》被查整，只剩此

一阵地也。

下午游 1000 米。到北京饭店餐厅，李慎之宴请施拉姆。李参加民盟会，大家谈学潮问题，声泪俱下，不能出惨案，要向中央反映。林克同苏绍智关系甚好，现已患肺癌，要林回忆，说岂不杀头。江青住在杭州时，毛曾让林去陪陪。

1989 年 4 月 29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同小多送玉珍到医院。九点半到农业部，参加李昌主办的农业研究中心的研讨会。听许多专家谈粮食问题，农业滑坡问题。路学艺谈无锡人的白种、白吃（一根烟二斤米）、白贴（80%，工补农），白说（是基础）。关键在价值规律：生产按商品经济，销售为产品经济。39 年 31 年增产，8 年减产皆人祸，关键在政策折腾。还是农业国家。遇见刘培植，送《国营农场史>及自己回忆录。如此为自己树碑立传，真是少见。

回家少歇，去文津街，游 1000 米。同秦川说早晨江泽民为《世经导报》打电话事。

一早江泽民电话谈《世经导报》事件。说 86 年学潮时，中央即有指示撤钦本立，芮江商量（还有鲍），不好办，只能拖。整顿很难。苏绍智文，季崇威、宦乡都讲导报是搞经济的。苏文事要检讨，钦不理，无法指挥，钦也解释。最近去美国，云里雾里，要同台湾合作。一直顶。当前上海日子难过，煤、粮极紧（粮卖 0.16 元，买进 1 元），煤有时只能维持几小时。18 亿斤全高价，靠财政贴，受不了折腾。向谁请示，不当这个家算了。谈到政治局开会时，耀邦得病情况。对耀邦评价，关于“出国”事，曾在干部大会辟谣。

廿一日学生已闹，三点通告，上海不能再闹。也有游行，劝阻，警察学乖，难免有别有用心人。廿一晚，曾庆红、陈至立找钦，说送大样，不送。北京座谈会，六页涉及许多名人，吴明瑜、童大林说有歪曲处。名人有言论自由，送到国外后何好处。胡心情不好，是否向外谈，怕引起动乱。几次保钦，爱护北京同志出发，市委要审查。谈到十一点，不能改，删一些、选一些，也不行。于是江泽民、汪道涵去“我修养不好，拍了桌子：摆什么老资格，不要唯恐天下不乱，如此无组织、无纪律，不要仗‘洋霸’。”江先走，汪谈到夜二点，钦允照办。北京有悼词，登一登。美国务院发言人遗憾，岂有此理。吴忠信儿子吴光灼（宋楚瑜同辈）在美国搞学潮、反越战，哥伦比亚大学罢课、封闭，乃私产。告到法庭，学生赔钱，封二月，父母领回学生。如上街，物价问题，牵连工人，即很麻烦。疏通工作，稳住学生。对学生讲，未经本人审阅。转告江，生气不要生气，如照办，江道歉。廿三日开人代会。结果全文未动，汪极生气：两面派，不可交之朋友。名誉董事长辞职。钦下午带两个副总编到市委，保证改版。到廿五日，改版大样不签字，钦本人躲到度假村去了，想以此抗议。张伟国用驻京办事处名义向市委发哀的美敦书，北京外国记者，还威胁要上街。于是只好停止工作，派工作组。

严家其、许良英向上海写信：捍卫新闻自由，遵守宪法，请律师。武汉来一英文电强烈抗议，说江武断，刚愎自用，无落款。张伟国调回。请我在北京疏通，还说过去同建南谈过要来看我。

1989 年 4 月 30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看完汪澍白的五四论文。

上午施拉姆来，谈目前学潮形势，觉我有悲观之意。告以可望好转，决不能发生流血事件。将《庐山》目录唸了一下，简答当时刘周朱彭真情况。送我书一本，内有他写的论毛之文。建议与乔木一谈（李慎之说乔有一电报，似讲美国闲话）。蒋南亦来，商谈了秋季如何去英国之事，由一般国际团体邀请，也可向法国活动，荷兰亦可。

继哥幼子李维新来。在岳阳造纸厂工作。

悌忠带芒芒[忙忙]来，送玉珍坤表（110 美元）。谈如何忘记过去不愉快事。一起午餐。谈美国印

象，GE 为三大电机公司之一，经营管理自动化，电脑全国联网。

玉珍晚上回来。吊针后较好，肿已消。

1989 年 5 月 1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民盟开会，费孝通主持，闫[阎]明复参加。仍谈学潮问题。廿七日那天会我没参加，大家垂泪而道，担心流血，立即向上反映，受到表扬，遂有今日再谈。民盟一些老人：张岱年、王瑶、朱德熙、吴祖湘、萧乾、高天，陶大镛等，还有李慎之、严家其、苏绍智、张宗厚、李泽厚、吴稼祥等。人们仍愿廿七日平安局面继续下去。对袁木等与学生对话会甚不满，尤其何东昌取对立态度，不承认“非法组织”，认为学生改选等，谈不上合法、非法。吴祖湘谈对联横批：

这付嘴脸，政府如何立本？
如此对话，国家何时东昌？
袁木求鱼

我谈了学潮问题从竞选总结起。（此句夹写在上边对联的右侧——李南央注）

我谈了乔石汇报时，北京那个宣传部长杀气腾腾，一付造反派架式时，丁石孙[16]说，市委那晚通知我去，所说的今日不能讲，否则哗然骇然也。吃饭时我问丁：李锡铭感觉是平和之人。他说不在这些为人之处，而是“左”的[疆]僵化：如“我决不去美国”，视为“美帝”也。严家其直言小平三大错误：逼耀邦下台（清污与自由化问题）；物价一步；此次“动乱”处理。说不应再管事，再向他请示了。以毛为戒。改革开放之功永不可没。大家对袁木等揪住清污与自由化问题，意见甚大。张岱年等都发了言。张宗厚则讲法治。吴稼祥虽倡新权威，但实际问题也是赞成对学生公道的，当年为李洪林辩护。能人废弃的制度，负效应。

午餐过五一，席间又谈了许多。

然后李泽厚、张岱年同去卧佛寺。中国文化协会在此开五四会，有海外学者数人，取文件一包即回。

李泽厚讲了一个笑话：江青在秦城生气，为何释放姚文元，不放我。答以姚仍在监。江说：那社论不是姚写的吗？

闫[阎]明复对严家其解释：许多“深层”情况难言，为小平解围。

跟建南儿子周小川电话，让他同江泽民通话，我已为之疏通。（此句写在纸页天头——李南央注）

1989 年 5 月 2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元元上午来，呆了一天，将四月五日长谈九条校对完，并谈了些同耀邦一家来往旧事。鼓励她写出长文：《我心目中的 XX》。耀邦曾认为:

发展战略根本没有研究清楚。

赵 84 年致邓信，召赵去，没说清楚。后乔亦告状，即全面改革问题。耀告邓即 80 年所谈。邓找赵骂了一顿。赵承认愿做胡的忠实助手。

晚年做个参谋，绝不干涉别人。你们要说话。可与乔木对话，与人为善。

悌忠去医院看望玉珍，疙瘩从此解开。

---

[16] 丁石孙：（1927—）原名丁永安，江苏镇江人，生于上海。数学家。1950 年在清华毕业后留校任教，1952 年加入民盟，后转入北京大学数学系任教。1955 年加入中共，1960 年作为阶级异己分子被开除出党，1962 年获平反。1984—1989 任北京大学校长。1996 年 11 月接替费孝通任民盟中央主席。曾任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89 年 5 月 3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整日翻看报刊，翻完《乌托邦祭》。此书影响颇大。作者接触了思想与性格及历史纠葛的深层次，各种材料颇作巧妙结合，可惜未能看到我写的东西。如将两本书重新组合，以我的为骨干，也许相得益彰。

下午元化与光远、秦川来，听元化谈《世经导报》事件过程，对钦本立有误解，江泽民粗暴了一些。此事尚未了结，导报的青年正起而反攻。王若望惹事生非，好哗众取宠，认为是“流氓无产阶级”。

六点同秦川一车到科学会堂，仍是廿二夜原班人马，加光远与朱厚泽。杜润生谈了上次会谈结果向赵汇报，赵甚表赞同，想将此渠道固定下来。（上次说：决不能流血，要有几条硬措施，如子弟问题等，邓赵自己要前进。）赵表示：坚决不能流血，个人在所不计的决心。争取广大中间层（应改为争取广大青年学生），取消特供（80 岁以上保留），压缩特权，言论自由问题提前解决（考虑民办报？倒可以从缓。）搞新闻法。子弟问题，在人大成立一个特别检查委员会解决。坚持社义经济与坚持社义民主不能分开。但耀邦平反难，承认学生“非法组织”难。邓的问题在对学运性质肯定错了，全面被动（谈话已广泛传达，声名扫地）。光远谈，赵应好自为之，有步骤改。我谈还是先同邓打招呼好（童大林认为可专擅，杜亦如此认为）。我提出“超越，树形象问题”（杜说，太行相处不至于），别人可能以此攻之，童说先斩后奏。说十年教训，失误在政治改革没跟上。学运：竞选、85 年、86 年、这次，一共四次接连估计错误。已失去耀邦，再失赵就麻烦了。大家也认为袁木对话会出现“高尔夫”问题是一种信号（杜说，他碰到袁木，问为何如此回答？）

关键在处理好明天游行，如安全度过，以后事情好办。

回来看袁木记者招待会，十二点后始上床。

1989 年 5 月 4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略作活动。小陈电话，学生八点出校门。肖延中电话，拟在深圳出毛的系列丛书 50 本，分政治思想、诗书等，及评论索引等。要我当总顾问。

上午看完光远给我的两份叶永烈的王力材料。作为文革史料是有意义的，但造成评功摆好，尤其是邓小平夸的五条，问题性质就变了，也脱离事实。如为邓力群所用，必然继续搞“左”一套。

下午游 1000 米。看游行队伍。有武汉大学、吉林大学等，天津、上海也来了。

为乐山义卖作字五幅，王若林取走。

1989 年 5 月 5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八点送玉珍到医院，然后去社科院参加五四七十年学术讨论会。取回一堆文章。有苏联齐赫文斯基等参加。上午认真听学者们的十五分钟发言，作了笔记。同李泽厚、丁守和坐在一起。认识了林毓生和周策纵两位美籍学人。周有名著《五四运动史》，为文引用过我的书。林极欲一见，向我要 80 年版的《毛早期》。午餐时又坐一桌，得以漫谈。下午特回家取书送二位。见到今日《人民日报》赵的讲话与游行照片，特作五分钟发言，说学生与政府从相反方面转身对面相向而来，形势得以缓和，大有希望。民主与法治逐步发展，健全下去，尤其所谓强化透明度，实现新闻自由等，则经济形势亦将好转，老中青三代间隔刻[阂]、矛盾也会逐渐消除。讲完即离席（原话记不清楚）。丁伟志称赞“讲得太好了”。

游 1000 米。秦川约到竹园宾馆，参加宴请台湾《联合报》的负责人。胡积[绩]伟亦参加。联合报系副总编徐荣华（女，40 岁，工令[龄]18 年），付[副]社长张作锦（为美国《世界日报》付[副]社长，组织五学生去台的负责人），还有一位台湾中心企业家集团来华投资负责人。《联合报》前身为《扫荡报》，

现销 100 万份，为台第一大报。席间漫谈，无任何尴尬之处。

周谈台湾新闻等开放如美国，毫无顾忌了，又有了反对党。（此句写在纸页天头——李南央注）

1989 年 5 月 6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光远来，秦川亦到，谈形势。赵出访朝鲜前，亦不赞成“伟大马义者”，亦有“动乱”看法。大概甚担心自己之安危，遂有 22 夜科学会堂漫谈之事。回来后顺应形势，作此转弯，当是聪明人。我等自我利用之，亦可出卖之也（光远常处被点名地位，不能不有此估计，前车可鉴也）。政治无良心可谈。

下午游 800 米。遇孙大光。乔石传达后的小组会他不参加：无法表态也。启［啟］立欲召记者对话，要秦川作陪。同玉珍去刘祖春家，又肺炎住院。一年数次。王雅琪谈李振军七人，改苗族，混进政协常委，利用裙带关系（贺龙婿），子女奔走豪门，与赵结亲家。市委通报各校大小字报，对邓有咒骂恶毒之语。

1989 年 5 月 7 日（星期日）雨

六点半起床，略活动。上午朱维民来，谈人大近况及学生游行情况。北大还在罢课。陈希同有报告，常委乃作“动乱”与“旗帜鲜明”决定。市委是磨拳擦掌也。小平讲话都听到传达，遂有廿七日之誓死游行之举。

孩子们呆了一天。小琴［芹］帮我清扫房间，大整理。夜看《全国中青年领导干部成功之路研讨会》的文章材料。几次电话，明天非到会不可。

冰封电话，书即送出。朱正信，建耀邦铜像倡议。

为戴晴作品讨论会题字：横看成岭侧成峰。

1989 年 5 月 8 日（星期一）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海运仓中国青年报社，参加“中青年领导干部成功之路”征文评奖会。此事为河南《领导科学》、益阳地委和《中青报》联合办的。得文章五百几十份，评一二三等奖十几分[份]。一等奖缺，二等五篇，三等十几篇。我讲了此种活动甚有意义，也使我从中了解到中青年领导干部的情况和一些存在的问题。可以肯定说，八三年后，贯彻四化方针，全国提拔的各地成千上万中青年干部，绝大部分好，尤其是地县两级。

中午在一餐厅午餐。餐后到办公室，为满起调部事，找王庭[廷]栋一谈。

晚上陈琼芝来，谈北大学生还在罢课等情况，她的儿子是北师大学生头头，爱人因此告吹。她对戴晴很有看法。

下午收到湖南曹先捷带来的《实录》150 本，极为欣慰。

晚上徐滨来，谈到十点。

1989 年 5 月 9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顾委三组会，只到七个人。讨论《教育》文件。多触及形势，不着边际漫谈一阵。张光年也只是说了一句要推进民主。我讲了全会要推迟，目前形势无法讨论教育。

曹先捷下午来，冰封接班人未定。想我做工作，但鞭长莫及。世界著名学府丛书，国外已引起注意，但印数少，出书真难。

三点到医院看祖春，送书。取来4.30.北京市委反映学校小字报的“绝密”件。根据这些东西来决定对策，岂能不“动乱”。

游600米。夜韩纲[钢]、张　　来（原文此处空二字——李南央注）。他们搞一个“毛社义观”的课题，要我做推荐人。

1989年5月10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上午刘明夫来，谈近日形势观感，又及81年时在社科院同彭大章传乔木说法（社科院各所是自由化大本营）的斗争，坚决抵制批判一位副所长。对耀邦去世深表痛惜。下午张志杰来，谈乔木情况。批邓积极，是纪登奎派驻组织部的。也谈到鲍彤文革初批安子文，自称为walk dog’s walk dog（走狗的走狗——李南央注）。

秦川告知北京市委开会，抵制赵，说前一段、社论没错。

1989年5月11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小有活动。

上午林小林来（林彪长女），因与大胖[17]的关系，来过电话，非来谈不可。林豆豆想为父亲翻案，造假材料（说给林彪打了一种药针，以致紧跟），发表的东西水份很大，所谓“扶持上机”，也不对，林是自己上汽车的，八日有手谕（小舰队行动），两案审查是确实的。《毛家湾记事》为秘书所写，较可靠。叶群太坏，尽说假话。带《红墙内外》两本书与我。林豆豆串连[联]邱会作、黄永胜儿女，都想为父亲平反。都恨毛。给《毛晚年》，让她有个一分为二全面认识。

下午到办公室，为满起调动事，找秦有民谈，发了脾气：欺人太甚。如在位，能如此？

夜赵石来，想同我谈形势，含糊应之。有饭吃就好，四世同堂，改革是漫长之事。

袁鹰电话，约写跃[耀]邦文，婉言拒之。

朱正电话，《芙蓉》转载还得再等。

游800米，600米自由式与侧泳。

夜赵石来，四五十年不见。探问形势看法：有饭吃便好。

1989年5月12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陆沅来，谈袁木文革时情况，对组织部用人之不平。

下午二点常流来，谈水电学会、年鉴、水电史等，给以支持。自1959以来，“水电受水利侵蚀也”，包括人事。钱正英有一套手法，包括升官用车，有拉有打。

游800米。秦川告知，小平接见伊朗总统只16分钟，现住院保护。

1989年5月13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人民大学党史系，同悉尼大学教授　　（原文此处空5字——李南央注）问谈（50岁，似懂些中文，认识齐慕实等）。陈叔平任翻译。问高饶事，毛为何欣赏高；

[17] 大胖：李锐二姐李英华的长子李力康的小名。李力康在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读书时与林小林同学，林曾经追求过他，但遭到母亲的坚决反对，认为这种权贵家庭关系复杂，前途难料。李力康因此拒绝了林。——李南央注

高与苏联关系；当年反冒进事，及批薄等；并我任毛秘书过程等。愿邀我访澳大利亚。午餐认识李新，原在华北局青委，进城后到人大任教务长，除同黎澍至交外，还同周惠很熟。遇孙大光，说 38A 军长不同意带枪。

下午游 1000 米。送《庐山》与徐滨。谈田家英到毛处哭诉之事（李银桥书）。中午路上遇绝食队。

1989 年 5 月 14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陈琼芝同儿子来，儿子为北京师院此次头头，也不赞成继续游行、绝食。学生弄不清高层形势，不懂得应维护赵紫阳讲话及其威信。绝食之举为“学联常委”所下通知。送书三本与陈琼芝姐姐。在旧金山时忘记通个电话（住珞桑基[洛杉矶]）。苏仲湘来谈湖南诗家出集子事，或以“史诗”为题。

下午同玉珍到玉渊潭河边散步一个多小时。

杨仁母女来，留晚餐。吃一种什么“851”可健身益寿（于若木关心让陈云吃也）。家桢服用有效，她本人亦有效。

遇见老温，甚同情学生。

何定来，送《庐山》书。

1989 年 5 月 15 日（星期一）晴

二点半听见往天安门队伍呼口号，起来隔窗一观。服眠药三片。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医院治牙。几天来影响头部疼痛不好。到祖春处，同往看望定一，谈到十二点。有米脂人艾克恩为我们拍照。定一看过《晚年毛》，好的，但不深。有人说，学运后台是鲍彤。定一谈，多党有何不可，现在民主党派勾心斗角厉害。

下午三点秦川告知，天安门绝食学生有十人要自焚。即与尚昆贴身秘书电话（说两天来甚疲劳，当前事由乔石管）。我声音严厉，并说闫[阎]明复受李鹏指示，会谈不承认学生为“爱国与民主”。秦川同乔石电话。两人与启[啟]立通话，我说学生组织也可一国两制嘛，各校自己选举产生有何不可。启[啟]立还问及社论问题怎么办。感谢我们通话。

在阳台上观看，小股队伍，络绎不绝去支援天安门。戈尔巴乔夫一行未能通过天安门，尚昆讲话不如戈。

1989 年 5 月 16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同玉珍一早到顾委，有开道车，共十余辆作顺义一日游。我与贺彪、强晓初、周子健等一组，至一农家作客（前鲁各庄）。主人有一辆 130，年收入五万，自己在菜园。房子还要加高，家电等应有尽有。随观鸭场，56 天，最后 6 天日填四次，每次 8 两，用压管机喂也。观操作。出厂价 10 元一只。在宾馆午餐午睡，唯韩天石交谈，有共同语言，也忧心形势。高扬属对紫阳不满者。下午参观服装厂（顺美），出口西服，50—60 美元一套，过贱，人民币 500 元一套。与新加坡合营，衬衫厂亦出口。快步观流水线。

此县人均 1200 元，十年十倍，为付[副]食品基地，麦地全喷灌，节水节地（20+%）。全盘机化、规模经营，专业分工，以工补农。

五点正[整]归来。秦川不在，赴天安门现场。夫人刘燕生告知报社记者电话，内部逼钱李仁“豁出去！”十人自焚仍告紧，嘱她告知启［啟］立，而秘书则笑答：昨天不是没有自焚吗。使我极感愤慨，为绝食者与保一人之麻木不仁而动感情。

在阳台观支援队伍，大多骑车，似来去换班。小陈电话告广场动人情况，全由学生自己组织。

电视稍有报道，戈氏逢此盛景对他们也有好处，民心不可侮也。李普电话，新华社人不听劝阻出动。

1989 年 5 月 17 日（星期三）晴

几乎失眠。六点起床，听广播，略作活动。

今天是难忘的五月十七日，全城倾动，支援学生。一早上医院，车绕行一小时。护士们都同情学生，普通病房已住满学生。归途到齐西来家取端砚，赠纸一刀。顺德可做红木大桌面。一路见到股股游行队伍，回来一直在阳台观看，中午未休息。“李鹏下台”，“民主民主不是小平作主”，“老九救小九”，“粪土而今万户侯”，“可惜总理不姓周”，“党性人性何在”。海淀区机关、几大重机厂工人等，几小时络绎不绝于途。有大汽车随行，扬横幅，一切聪明才智均于此时涌出。组织得似甚严密，全城急救、警车不绝于耳，更增悲壮之气也。

秦川商谈，唯言二法：《人民日报》社论，纠正廿六日社论之错，肯定学生爱国行动，作自我批评。李鹏引咎辞职，何东昌、陈希同（或加李锡铭辞职）。紫阳讲话太晚了，已不起作用（启［啟］立秘书言，昨夜二点定稿，好不易统一五人）。

同光远通话，他在李一氓家。

李慎之电话，意见一致，要我跟陈电话。考虑再三，打亦无用（李曰：马嵬掩面缢贵妃）。

朱维民陪绝食一天，为学生募捐。（此句写在纸页天头——李南央注）

1989 年 5 月 18 日（星期四）阴，两次阵雨、夜雨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广播较如实，报纸出得晚。后来知道为等候晨五点赵李等医院探视[18]而推迟付印。整日楼前车流、人流不断，以大卡车、轿车为主。两次下雨也未中止。工人、机关干部、中学生队伍尤整齐。下午中央组织部也有三四十人举棋[旗]出门。工人横幅:不怕开除、降级，不要奖金要真理。小平、李鹏下台之类增多。“小平您好，84 年、87 年好狠心”，“天塌下来矮子顶不住”。有 38A 百余军官队伍声援。陈英茨来反映广场情况，想念周总理，在哪里，李总理不理。总也不理，再当总理，是无天理。李鹏寻人启事：多少岁，有人找到重赏。国际台、新华社照片等，向全世界广播，不能让外国记者独家报导。陈景润去了，残疾人轮椅也去了。下午在阳台看了久久。

一早王培公（戏剧家）来，文艺家紧急呼吁签名，我告以另有此类活动，我不属文艺界。随后李昌电话告以写信事，秘书来签名，并介绍到张秀山处。晚上韩天石电话，说陈野苹签后又后悔。对李鹏与学生见面甚为不满，顾委难以活动。

上午在秦川处，同蹇先佛电话，申斥李鹏，请肖克出来讲话。秦与乔石秘书通话，我又同段君毅电话：段说保证不死人，形势会很快明朗。我与秦川同启［啟］立通话，催快到广场见面。后接肖克电话，昨夜十点给顾委电话记录三条：实际已同全国群众对立，而群众有理；赵李快出来对话，挽救天安门形势；要承认错误，多年来非教育一项。记录稿交薄，薄批尚昆。尚甚不满，嘱直接写赵。又同我谈到二九年井冈山事：那时朱毛陈（朱德、毛泽东、陈毅——李南央注）等都平起平坐，选举前委书记，他投陈的票（从此结怨于毛）。肖是特地从医院回到家里同我通话的。

夜观电视，李鹏毫无诚意，凶神恶煞，学生理直气壮。（此句写在纸页天头——李南央注）

[18] 指李鹏等到医院看望住院的学生。——李南央注

1989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楼前整日仍车流穿梭。

一早到医院治牙，韩医生（老院长）说问题在上面一人。得联：为了一张面子，不要十亿人民。

归途停车前门。小雷陪我绕广场东侧一行。遇见李洪林，他们有一个知识界联络点。学生秩序井然。场内仍忙于救护。厕所、水池俱全。历史博物馆有马克思关于专制制度本质的语录，及蜀民[19]请小平回去等大横幅。来时车过新华门，有政法大学教授绝食团，门前停车几辆，有学生维持。整个天安门全由学生管理，民警配合。

归来同秦川谈，首要还在救出绝食学生。尚昆、乔石均无人接电话。同启［啟］立通话，谈到认错，另一篇社论，如布列斯特和约，先解燃眉。启［啟］立说：下一步还要静坐。我说如学生有刁难之处，理就在政府一方了。后秦川又建议，组织老干部团去劝慰。

启［啟］立处告知绝食团已接受完全撤出。

下午四点左右戴晴同温济泽等几人来，拟与学生代表劝说，后知此消息，我与温即未随去。

种种标语口号：如死一人，全市停电。小平下台，以谢天下。楼梯给了，何缘不下。

下午和秦川同去游泳，500 米。夜十点到后勤礼堂听报告“反动乱”。朝令夕改也。只有两手摊开，以不鼓掌抗议。曾志坐我旁边，也难于鼓起。八点先到部集合，野苹、白志民等不大了解世情，将广场停止绝食简介。赵看望学生影响甚好，而李鹏对话则普遍反感。鼓掌人不少。呜呼！

蒋宗蕾（此人名写在纸页天头——李南央注）

1989 年 5 月 20 日（星期六）晴

归家已近午夜。在阳台看到凌晨三点。车流不断，“截军车”之声极悲壮，近百辆摩托巡迴数次，以壮军威。小曾三点来，谈人民大学全校沸腾，九点即确知紫阳下台消息，师生一致，坚持到底。有工厂来车接学生参加拦军车，全城六个口子已全部堵死，有老太太卧地。

只睡了两个半小时。六点听广播，李锡铭的一堆“恶攻”情况未播。上下午车流人流不断，街头演讲，围人甚多。

下午绩伟、光远、济泽来，城市“真空”，学生作用似已尽，须有引导也。五四、一二九、九一八话旧。

电话不断，各种消息。夜赵杰兵询问情况，申生告知上海游行，尚未北京激烈。长沙突然闭塞。高放又来电话，说反对昨晚讲话，开除亦可。李洪林、林文山电话，均觉党几十年，形象毁尽。

上午蒋某来，谈常委会情况，赵提出另写社论承认错误解决办法，李姚反对剧烈，并批评两次讲话，助长动乱。赵坚决不同意。于是小平说这是资及[级]共和国同社义共和国斗争，以后由李鹏主持中央与国务院工作，总书记遂如此罢免。到广场同群众见面，李不同意赵去，赵坚持，李遂同去。遂有告别之词（光远估计正确，怎么由李代表中央讲话？）。还说“身边有坏人”，赵反驳：“要负法律责任。”自己打电话给鲍彤。形同软禁。杜润生亦被视为“黑手”，两次“高参”会，段君毅似知道。

估计最后出空降、坦克，快行动了。

小陈电话，只想打架。

1989 年 5 月 21 日（星期日）晴

睡得稍好。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新闻广播末了一句：北京城安静，部队没有进入。想必是编辑

[19] 蜀民请小平回去:蜀民——四川人。邓小平是四川人。意思是请邓小平下台回老家。——李南央注

高手临时插入的，让全国、全世界知道：军管不成。

刘正来电话，也是询问赵的情况。湖南也有几百人绝食声援。我说受考验吧，刘说烤成锅巴了。大概已几天几夜不得安宁。

上午项南、秦川来，商量如何呼吁，以 100 个老共产党员名义上书，但须有老红军领头。在此午餐，形成三条，晚上又加一条：（中央、顾委、军委）

目前，北京局势和全国局势极为严峻。我们认为引导得好，将大大推进我国经济和政治改革的进程，在国内外树立一个新的形象。引导不好，将有可能造成全国难以收拾的局面，用群众的话来说：就是十年改革，毁于一旦。根据我们从各方面接触到的反映，我们特提出以下四项紧急建议：

一）中央明确宣布此次学生和广大群众的行动是爱国的、民主的；公开承认《人民日报》四月廿六日社论的某些论点有不实事求是之处。

二）请赵紫阳、李鹏同志立即再次出来同群众见面，掌握当前整个局势，使之向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健康发展。学生复课，工人复工，迅速恢复整个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

三）要充分相信北京市人民和公安干警是有能力维持正常秩序的。人民解放军进京部队可迅速撤离北京。

四）分别召开中央委员会、人大常委会、各民主党派会议，商讨事态平息后，急待解决的问题。

下午两点半，与项南同到肖克家，见到蹇先佛，她对李鹏会见学生谈话极为不满，同意我们的建议。随即从沿河道到 301 康复楼 11 层，见到肖克。他先唸十七日的电话记录（对所犯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被后代骂一万年），对我们的建议当即签名。适张爱萍秘书送来紧急要求解放军不要开枪、决不能流血的信件，已签名者有叶飞、杨德志、李聚奎、宋时轮、陈再道等。肖还告知王震打电话找他，后来未再通话。说此人是蛮干的。（十九日夜听报告回来，肖曾流泪）。随即又让我们到段苏权处签名，段将他在今年二月人大常委会一个谈民主的发言给我们，确写得不错。然后到项南家，再抄写两份，确定两人分工的名单。

回来到秦川处，他听到一个什么要打“反党集团”的小道，绩伟在内，有惊悚之感（因此没积极征集签名），且言为极可靠内线得知。我颇不以为然。晚饭后找到杜润生来家，秦亦来，共同<分析>形势。杜认为意见在分化，对赵结论也难作决断，如此连续三个总书记下台，国际是何形象。他说乔石原来赞成赵的，小平一拍桌子又拍过去了。赵是感到意见尖锐不一致，难以执行而辞职。于是小平即宣布由李接管中央工作。看来两天来会议有争执，此信或促进此种不同意见展开。所谓“集团”事，不可能。他的名字（还有安志文）已见港报，有什么可担心的。

随即电话约签名：孙大光、周仁杰（自动来同意）、李昌、沙汀、张光年、夏衍、钟子云、霍士廉，伯村后又不同意了。

小陈来谈情况。说服一个团长，进京部队均一周不许看报、听广播。许多老太太煮稀饭慰劳学生。小雷昨夜也参加了拒入城活动。劝小陈冷静一些，他在部里表态会上说：“我上了街。”

西单有大幅漫画，垂簾说：揭开簾子。“解放军不是邓家军、杨家将。”

一路见到公共汽车在路旁横着，准备时刻拦截军车。

夜有大群示威摩托车队，几百辆（有各种分工），金老问过：声势、唤醒居民、连[联]络、具体任务等。金老说天安门有三种决死队：最内层为学生，外层工人保护，最外层为流动的。有的衬衣写上“死”字。韦君宜女儿电话告知天安门情况：一早就广播李鹏三条：明晨五点前撤退，军队进入，抓 20 万（传军队各带一付手拷[铐]）监狱已腾空。五点清扫广场。一直不停广播，直到傍晚才有辟谣通知。

十一点先佛电话，让听“最新消息”。果然聶、徐两老帅说话“辟谣”，缓和事态。

原来学生、群众已作流血准备。陈英茨特来，想作劝说学生撤退活动：要用一批老同志名义。午夜来电话取消此议了。有心人无不忧心如焚也。

几天来，心全野了，收不拢来。学生命运、党国命运、萦系于怀，痛苦不堪。街上动静，也时在提醒。

项南说，想起法国巴黎攻打巴士的[底]狱群众场面，恐也赶不上今天的北京天安门与街头场景，人群愤火，随时可点燃。街头演说，一聚即千人，讲者慷慨，听者动容，掌声、口号不绝。

1989 年 5 月 22 日（星期一）晴

凌晨两点多醒来，窗外仍有卡车载人来往。六点起床，睡不到四小时。

早晨肖克来电话，因两老帅发话，可避免流血，建议书可不发出。大概是先佛夫人影响。我只好同意。十点项南来，亦谈到文彬先兴奋签上，后又几度犹豫等情况。江一真亦如此。（那不是对着干吗？）秦川亦来，三人决定：不发算了。谈到此次运动意义将极为深远，历史新的一页必将揭开。五四恰好 70 年。我说：中国历史几千年封建，农民意识，只能产生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朱元璋、慈禧、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式人物。专制独裁、刚愎自用，一脉相传。产生不了华盛顿、林肯另一类型人。

下午四益来，给书一本。谈穆青此次尚好，尽力保持《大参考》阵地。做了一首长的顺口溜。

晚饭后下楼散步，遇武光，大骂李、陈一顿。同玉珍到大街转了一阵。回来遇见荒煤，济泽闲谈一阵。群众概括得好：四九年入城夹道欢迎，89 年入城寸步难行。有一种“前功尽弃”之叹。

李泽厚电话，要老同志起作用，只能如实相告。他们担心知识界全部被军管。说今天新闻界、文艺界又上街大游行。

1989 年 5 月 23 日（星期二）晴，下午大风夹阵雨

六点起床。第一次找美国之音，有干扰。找到香港转播伦敦：香港几十万人游行，查良镛辞职（基本法委会）。

一早去医院治牙。因项南电话，紧急建议，广场与军队同时撤退，复课复工，问题以后谈。找陆定一，他不愿签名，说五月十七日夜向赵、李写信，常委立即去看学生，遂有医院之行。三中全会关于自由化发言，影响耀邦下台，这种出面，要想到付作用，更不能公开，否则不知得罪多少人，自己还不知道。他觉得学生与李鹏对话时，学生也太傲，不策略。回来告项南作罢。秦川消息，中午学生游行撤退，结果相反，人流又向天安门集中。韦君宜女儿（杨团）告知：广场已成立工农学生联合指挥部。老太太向中央写信，如何找人出来对话，学生撤退、军队退出。信由王汉斌送姚依林。四点大风雨，大路上有正式广播车出现，队伍骑车，也有“血战到底”横幅。群众重新准备流血了。

刘雪初、孙大光电话，忧心如焚，毫无办法。

武衡电话，联络几个人写信，双方撤退，中央召开紧急全会解决问题，让学生有盼头。我当然赞成。十一点半，李昌为此事通话。

陈琼芝儿来，二十所高校学生想撤退，四通公司召集会弄了个东西。谢家父子来，也是赞<成>学生应早回校。我意如此更主动也。（此句写在纸页天头——李南央注）

1989 年 5 月 24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好不易找到美国之音，有干扰。香港震动甚大。上午到顾委看文件，一满桌人：天石、项南、任质斌、池必卿、强晓初、赵毅敏、江一真等，议论纷纷，对二李（李鹏、李锡铭——李南央注）一片不满之声。天石没有鼓掌[20]。《动态清样》相当充分反映内外情况，各地打倒邓、李口号等均未回避。

[20] 参见 5 月 19 日日记。指韩天石在那天在后勤礼堂开会时，没有为“反动乱”报告鼓掌。——李南央注

小雷告我，天安门标语：邓妈妈少废话，敢[赶]快将鹏儿领回家。我谈到新宣传小组五个人，有造反派也。归途经天安门东侧，大横幅标语，邓李下台仍在。新华门情景如旧。

下午游泳 600 米。池中不免议形势也。十九夜大会，好多顾委没去，大概是各单位按分票多少自己安排的。我说，我是属于须受教育者一类。

晚上同玉珍出去散步，遇陈英茨夫妇，谈老太太故事。从不出门者，做包子送到天安门；两口子搬行李到广场露宿，大概心疼孩子也；时时打听学生情况，亲见车上一军官摔死情况：同群众挥手告别，过于俯身，失去重心所致。工厂听市委传达起哄。

九点归。汉雄来扑空。

各种截然相反小道消息频传，只能辟谣。夜观电视，李瑞环讲话，似较中立。

看来不可能回头了。军队还是要入城的。

1989 年 5 月 25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美国之音听不清楚。香港昨天第五天游行，四 0 万人，1/5 上街。此地人心很难挽回了。“不怕外国压力”。

汉雄十点来。姚向他们七八个部长作了传达：讲了过程。两个司令部，不怕外国压力、封锁，戒严三、五年没关系，不过上山打游击。如何[此]语出一辙，相似乃尔[21]。原先劝少数服从多数，后提辞职，尚昆批评。关于“动乱”说法，不能出尔反尔，失信于民。自己部门内工作如何坚持防止出事。听传达后没发言，但有的人调子极高，说还牵连人：启［啟］立、田等。

下午仍有游行（晚上找美国之音不到）。小雷来不了，没去游泳。

同玉珍饭后散步，河边空气较好。

延滨来，李昭总担心我。送书一本。读《走下神坛毛》。

1989 年 5 月 26 日（星期五）晴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听美国之音。报导了昨天游行，多社科院各所及外地大学。活动半小时。

十点半到部，赵宗鼎单独向我传达（另有人向司局长传达）乔石<讲话>（版本，似与姚依林不同）：

5.22 人大付[副]委<员>长开会，彭冲向常委谈学潮（李、杨、姚、乔讲了话）

5.23 听党外付[副]委<员>长意见。彭传达四人所讲。

李鹏：政局、常委多次讨论，小平、先念、彭真参加。4.26 社论，谈动乱，有预谋、有计划，否定社义、党领导。改革，不能后退。能否写得更好些？如说清两类矛盾。但总精神对，挖深层，乃长期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结果。有无美国背景难说。中苏会谈，美不高兴。学潮，退一步必进二步，无路可退。否则（自由化更泛滥之意）。几老：分清几类不同矛盾，只是极少数极少数，也有手段高明者，长期打算，不希望分裂出现。不同意见，包括政策可讨论，但此事不同。5.4 赵亚行讲话，未经常委，同社论调子不一，散布广。说明党内意见不一致。“五四”七十年大会讲话讨论过，要加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赵未同意，导致 5.17 百万人游行。中央决心戒严。以谁为代表，搞改革开放，是邓是赵？是邓一直支持搞改革开放，赵也做了不少工作，执行了邓的方针，但有失误。与戈谈，说最高决策人是邓，十三大一中全会决定，抛出来，何意？第二天即出现邓下台口号，倒邓。应当维护邓。5.19 讲话，中央批准，有权戒严。当夜赵不出席（可不讲话，甚至不主持亦可）凌晨看望学生，分歧暴露，问题在党内，根子要解决。

[21] 1959 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曾有：“如果解放军跟你彭德怀走，我毛泽东就上山打游击!”之语——李南央注

尚昆：悼胡开始，有口号。赵访朝，出现打倒腐败政府，邓、陈、彭谈，感到性质变了。于是产生4.26社论。赵同意，回来后认为定性不对，调高了。要求维护集体。5.3讲话，加反资及[级]自由化，不同意。面谈，不同意。亚行会后，邓、彭、先念谈，必要开会。常委会上，邓：退到何处？杨说，如挡水大坝，退，即垮。邓：知道事情有分歧，光讨论退不退，不能退。赵说有困难。这种方针执行不了。邓：少数服从多数。赵同意。常委会继续开，赵认为无法执行，要求辞职。大家劝，不要提（在邓处赵谈过：有决断比没有决断好）。杨批评：赵思想不通，身体不行，仍坚持（邓讲过，5.4讲话是个转折，学生闹得更凶）。杨：你如何向党交待，是维护邓，还是反邓？辞职信不发，仍要邓承认4.26社论错误。赵以后病了，确有心脏病，供血不足。陈、先念、王震知道后，邓找几人一起谈，太不像话，赞成戒严。当前解决秩序问题，学生上京卧轨等。严令匆忙点，21—20日。不正常单位：体改所、农研中心、北京青年经济中心等四处。赵五条，常委会谈，捅出，发号外，赵意见加谣言：曾遭否决，并非都不赞成。问题在党内无密可保。人大如开常委会，可能通过同中央不一致决定。现在不揭不行，弄清谁是主持改革，是邓提出，失误乃长期产生，有乱子，三五年前已看出。政府报告，失误似是近期事，是赵改的。（姚：乃多年造成）。

乔石：胡去世一个多月来，事态扩大。下台措施不解决问题。4.18七条，人大常委接待。4.19冲新华门，许多台阶本可下，如退一步不解决，只退，现不能退。戒严、进城必须，旷日持久不行，必清理广场。拖下去，避免动武力，如后撤，学生则谓胜利了。望人大政协做工作。戒严已六天，调动忙，须休整，对学生做工作，改变形势，撤军不可取，对外也有影响。广场外地多，走、来，不来好，急了不行。谣言甚多，澄清事宜，常委夜十一点开会，十二点外界即知道。

下午游1000米。遇谢绍明，大骂学生，为李鹏唱赞歌。老干部中看不惯学潮者确有人在。

晚饭后散步，遇陈琼芝，为儿子送饭。天安门大多数要坚持也。谈及军队要入城之夜，父子赴战场前悲壮情景，留下给母亲的半个西瓜也吃掉，现尚留一把遗言条子。想编个集子，即取已刊报刊资料。陈英茨来，市委传达要揭开盖子。黄乃夫妇来。我谈到顾卓新譬喻：“中顾委皆老和尚哑巴也。”狂笑不已。

夜最新消息：陈云主持中顾委常委会，与中央一致。

社论曾电报朝鲜告赵（此句写在纸页天头——李南央注）

1989年5月27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顾委听李鹏通报全部经过，盖子全部揭开，还没用市委用词：政变与反政变。宋任穷不断插话，气势汹汹。还说追悼会一完即打高尔夫去了。胡乔木也插话。周仁杰坐在一起，问此人如何，只摇手也。

下午韦纯束来，云贵桂三省昨天一起，由乔石谈，共约两小时。似也未排除“政变”字眼。三省都谈到：不能再折腾了，特别担心经济。韦说，他们似采中庸之道。

项南在四组，傅崇碧、周子健、陈野萍[苹]攻得厉害。陈说，改革开放包揽一切，置四个坚持于何地？

游泳池停止开放，一周后再说。不知是305院住人或此处作他用？

同玉珍到河边散步。

1989年5月28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美国之音收到一点:学生将于下周二游行返校。今日全世界华人游行。中午门前有大队学生经过，北大有宣传车。看完《走下神坛毛》，卫士们光写好的印象也。其实睡觉并不

少，工作紧张时睡得少。田家英当年曾谈过这些事。

秦川来，也估计“勤王”事，对付学生何必 20 万！杜来，也谈及 38A 事。当年开除三人乃妥协。反资自由化主题迟早要爆发。邓陈等，于此乃完全一致。陈分工找陈慕华谈。中直、国直则由姚、乔分别谈也。“反党集团”恐难幸免。国际形象无已安定也。

晚仍同玉珍到河边散步。

1989 年 5 月 29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力康、谭壮先后来。力康月初回山东，投资项目更难谈矣。邻居谈起学生仍流泪。大胖说时含泪。各送书一本。

下午参加小组会，贺晋年、张廷发等大骂七位老将。金明长篇发言斥赵，都是一边倒。看了最近清样与戈来谈话记录。果然翻了沙皇老账。

晚上与玉珍散步。

竹内实长信，邀我去日本讲学。

1989 年 5 月 30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小陈一早来，与玉珍三人同去医院治牙。遇周秋野夫妇，谈赖亚力病况及儿子无情无义。护士们仍同情天安门。归途四人到天安门广场一转，官家大喇叭与纪念碑小喇叭对唱。见到香港小园<圆>帐蓬<篷>，女神像已竖立，彩带尚未拉下。

下午同玉珍购物，电线柱上贴有铅印传单：杨尚昆 24 日讲话，是原文。遗漏几点：动员人大反对党中央；承认胡、赵二人选错；七上将信，杨德志已认错等。

收到《新启蒙》第四期，读王若水关于异化驳乔木文。

上午到帅大姐处，关心李昌信签名名单，告以有野苹、曾志也。

1989 年 5 月 31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略作活动。读丛维熙的《走向混沌》上部。作为历史一页，恐怕得写几十年。

下午同玉珍出去买菜，天热、气闷，似疑哮喘，不敢多走，尤不敢急走。回来久久坐息，才缓过来。

鲍子来，言及父亲于廿九日被“保护”离家。先打电话者尚昆秘书，约去开会也。嘱大可安心，只要没做错事，总可弄清。真有错事也可交代清楚。

徐滨送来张生力写的关于黎澍轶事。说有一百人名单，我名在内。一笑置之。多年以来如此，小妹在日内瓦看过香港刊物上就早登过。

夜陈琼芝来。

王西平电话，转告上海黄宇齐对我的担心。

1989 年 6 月 1 日（星期四）阴

小陈一早送文件来。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决心清理书屋，多久以来太乱了。上午朱维民来，校门募捐已二万多元，补助绝食学生。说校内有水平很高的大字报，带学术性的。暂无复课之望。学生要坚持到 6.20.真是毫无办法。

下午同玉珍到后街买菜，行动艰难，哮喘威胁也。天热加某种污浊空气，已无法对付。

张生力写黎澍早年轶事看毕。徐滨来取走。又一篇所谓 38 年“冯杨之乱”文要看。徐滨谈公安部

门已有杀、关、拘、教四种办法，或将有千人在内。

秦川为追究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签名事不安，声明不知情者其实都知情也。

1989 年 6 月 2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特绕天安门一行。见到王维佳，嘱不要预闻外事，同雨亭谈，拟最近开一次业务会。总的纲目必须快定稿。关于形势，持中间态度略作交谈。

到书店购书 22 元，《别无选择》等。

书屋清理未毕。延滨来闲谈，德平已回，暂不同外界接触。嘱整理文集等事，诗词可收集。

夜十点后，一警车在楼前闯死（人行道上）三、四人。围观群众逐渐增多，最后直到燕京饭店，总上万人。我一点半才入睡。

1989 年 6 月 3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八点廿到办公室，开组织史资料会，赵朴到。商定一些具体问题，中央本纲要三人起草由陆沅负责召集，武警部队单系列叙述。小曾、小王让安心下来。小曾说“夹尾巴做人”，我说我们夹了一辈子。害怕他们回人大参加活动也。

小雷说有军车在六部口一带被拦截，群众将枪枝[支]、匕首、菜刀、警绳等置于车顶展览，复有大横幅：李鹏政府戒严的和平部队。立交桥大道已难通行，由胡同穿回，在斜对门下车，步行回家。从人群中看了肇事军车及车祸说明，现场一直到夜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我从人逢中望去，地上有血迹，有自行车的坐子，地面上用粉笔写上出事及死伤人的情形。

午睡不长，总爱到北面阳台上看看长街形势。听说上午有学生游行。原来可能是凌晨占领天安门广场，并举行胜利大游行。电梯姑娘说，每人发 10 元，还有汽水，“发一万元我也不去。”别人的传说，此事确实。附近县农民的游行就是挟持去的。

下午同玉珍到街头转了一下，有人在一面包车上演说，出示缴获的匕首，套人的钢丝等物。号召下午大游行。人群议论纷纷，愤愤之情。遇见荒煤，他感慨之至。我估计必将硬来，一切迹象说明。我对秦川说，最后必用坦克，否则天安门不好对付。

小雷电话，告知西单六部口紧张形势，天安门过不去。

晚间新闻仍播戒严令，如有阻挡，一切后果由事者负责。当开杀戒，天安门的学生不能再愚顶下去了。晚上十里长街，人潮车流东西来去，间有举旗者驰过。十一点左右，人们在搬路障，将几辆无轨推到木樨地桥那边去。隔离墩，铁栅等横拖路中，近十二点，西边阵阵枪声传来，人群时进时退，不时有板车、自行车人抬伤亡者向复兴医院奔去。

《神仙会》一节寄《随笔》。（此句写在纸页天头——李南央注）

1989 年 6 月 4 日（星期日）阴、阵雨 Black weekend

大概十二点左右，枪声渐近，人车流向东奔跑。霎时大道寂静无人，始大开眼界。长方形防爆警队走前阵，两边持盾牌者向左右跳跃掷弹，带[戴]钢盔步兵成方阵随后，然后是军卡车，间有装甲车，军车两边步军成蛇形前进，冲锋枪端着时而斜射，时而扫地，时而朝天，中速前进。两边高楼阳台都有观者。我与玉珍一直立观，后又搬来靠椅与矮凳，楼上一群青年蹲着从阳台板缝中齐声呼喊口号：法西斯、流氓、土匪等。我与玉珍亦上楼蹲下观看。玉珍甚愤慨。刘汉生上来颇不以为然，后来姚雪垠一家上来同青年们争吵。立观时看见持枪向两边高楼点射或连发。金老劝我进屋，以免发生危险。只看到两点后，大概一个军方过毕（后知为凶狠的 27A）。回屋睡约一小时多，玉珍未眠，又至阳台观看。四点许接张显

杨电话，云死者已达一千人。玉珍接丁玲女儿电话：朝阳区已死数十人。黎明时，坦克过来，共四十余辆。后小陈电话，一个坦克团约 80 辆。天亮后，方传出 22 楼死老保姆与小孩各一，24 楼关山复的女婿在厨房中弹身亡（听说关要依法控告，已告报界，拍有照片）。徐滨说，对面 29 楼被扫死 5 人。复兴医院伤者已死五十余人。医生护士痛哭不止。

大概此楼死人事很快传出，上午不断有电话来问安全。戴文葆、黎体贤、谢文清、杨团团，以及孩子们。汉雄电话甚低沉，党何以为党。放下电话流泪难止。安志文电话问情况，叹息何以为党！宗彦书呆子气，老说党怎办。说我的估计正确，强硬解决，不惜坦克也。秦川告知香港电话，今日罢市，设灵堂祭死者。坦克压碾人群均有录像与照片。廖盖隆从美国回来，关心我处安全。

整日不宁，总想痛哭。传言恐龙，事已做绝。何以对天下，谢天下。肖克预言：千古罪人，遗臭万年。冰封从长沙来电话问安全。

下午小多、满起和杨小玲来，很晚才走。金老夫妇几天来同观事变，观点一致。

1989 年 6 月 5 日（星期一）晴

睡得稍好。六点起床。美国之音遭干扰，略听一二。上午九点同玉珍出去买菜，先到桥头观无轨三辆横卧，烧焚，两边一字长蛇共 65 辆装甲车与军卡车，吉普指挥车等，全部焚烧。难怪昨天一上午西<边>黑烟冲天，爆炸声不断（子弹车）。据路人云系 28A 行至桥头，人群阻住，出示血衣，群众如何被杀。于是全部下车退去，子弹丢河中，并将车焚烧。平生难见此“壮观”也。我爬到装甲车上，观众很觉惊奇，有人扶我下车。

买菜回来，小琴［芹］、九华亦来。汉雄随来，秦川亦来，谈国务院如何搜集表态。汉雄报告深得人心（避免流血，戒严时间要短，没提“动乱”二字）。但部分人不满并告状。对“镇压反革命暴动”还得表态，只能应付。嘱还得保住。

不断有电话问安全：张铁铮、陆茂竹、安克诚、陆钦侃、双壁［碧］、宗彦等。周保志还说国务院传达如何天安门未死一人。

韩钢电话，他 3—4 日凌晨一直在天安门广场，目睹惨状。夜二点见到维<吾>尔开希与王丹二人（传王已被刺刀挑死），亲见抬出六具尸体，与车碾帐蓬<篷>学生。他正与人合写目睹记。

下午四五点，坦克群自东向西开去，一小时又返回，枪声不断。

秦川说人民日报有 27 名军人入内，被另外部队威胁领走。

夜同玉珍谈最坏情况，疯狂大捕，包括此楼三人。乱想联翩。

大道上人群在搬动被焚大轿车，长时拖推，毫无结果。

至凌晨二点始勉强入睡。

1989 年 6 月 6 日（星期二）阴雨

四点左右，约 40 辆坦克往西又折回，不断开枪，再也不能入睡。此成何世！东西高楼，尤其 22、24 楼似已成“暴乱”目标，木樨地成战场，人群勇于设路障。早餐后同玉珍至桥头，原来已有五辆履带装甲车横置于桥头，将道路进一步堵死。我拄杖爬上一辆装甲车，观众都叫老头小心，有人扶我下来，自言七十二岁！观者问我感想：难得一观。人们都连连说：四十年毁了，共产党毁了！

归途到徐滨处，女儿女婿介绍所见情况。原来前夜 27A 经桥头受阻，当时有学生与市民上万，学生在最前面谈判，相持约一小时，最后开枪。即我们在阳台所见情景：板车、自行车，人抬运伤员死者的悲壮情景。又传言南苑有两军冲突。各种小道如小平去世等。和平自美国打电话，因见实况录像，即大哭，随即去华盛顿游行。加拿大电话亦因录像传真使留学生无法忍受。

午饭后约睡着一个多小时。

不断有电话来问安全：陈慰慈、小米、四益等。

下午四点钟左右，廿余辆坦克又来回巡逻，耀武扬威，有步行战士在两边道旁端枪猫行。我在窗后窥看，竟有七八名躲在地铁门左右侧，还藏在花丛下，端枪直瞄我楼。约一小时又向东驶去。零星枪声中，始知对面副食品店前草地上，十三四岁孩子被打死，还不准抬医院抢救。禽兽不如矣。往西时又听见激烈枪声阵阵。

小多、满起下午来，小玲亦来送香港这几天电传真报纸。有《明报》、《时报》、《大公报》等有关“血洗”剪报并照片等。

下午、晚上一场大骗局：自称 38A 来打 27A 者，在桥头附近宣传，两辆坦克（501、502）并徒步士兵缓步向东，人群鼓掌欢呼，有下班者，送食品纸烟，还有两个小伙爬上坦克欢呼，有叫万岁者。一路与观众握手、拥抱，表演逼真。徐滨处也几次电话，传 38A 等紧缩 27A 包围圈，今夜将有激战，不能在北屋睡觉。人们期待此举解决疆[僵]局。又传小平已死，李鹏为警卫员打伤（或打死），杨尚昆躲掉等等。小多夫妇、小玲均宿于此。晚上电视，袁木又表演，竟说天安门未死一人，小平死亡辟谣。（双壁［碧］亦来电话，谓今夜有激战）

赛奇来访已难办到矣。外人纷纷离境。

陈琼芝电话，孩子死里逃生。（此句写在纸页天头——李南央注）

1989 年 6 月 7 日（星期三）阴

昨夜十二点上床，五点醒来，六点听“美国之音”。美国对布什强硬态度叫好。原来一夜平静。早晨广播，木樨地军博前“欢迎解放军热烈情况”。一早大路上一堆堆人群议论昨夜上当也。早饭后同小多等到桥头一观。原来全部装甲车都撤走一空，大概直接送首钢化铁炉了。

上午唐有章老来，要去《实录》，从项南处得知。谈此次屠杀，亘古未见，如何下场。他是经历过“五四”与广州起义的人。

下午与玉珍、小玲上桥头散步，恰遇部队由西开来，人群躲避，我们只得在河边稍候。共过大军车约 90 辆，大概是一个师。玉珍反对向西走，到桥头道口观女塑像，手系黑纱，有花圈、挽带，献给死难烈士。上置儿童鞋、女鞋、手表等物，当是周末死者遗物。路旁树丛有白花与挽辞等。29 楼共中百余弹，一楼死者为一企业干部，宣武区人大代表。这边高楼多有弹痕，墙上深者有一小指。副食店前有一滩血，一鞋。是昨日死者（复兴医院共收 8 人，内死 5 人）。燕京饭店高墙上中一排子弹。走到白云路口，有六辆 114 车横档路口，均被烧毁。算是察看了一下木樨地周围形势。此地已名震中外也。

郭志恒电话，云谢文清为唯一付[副]部长上街游行者，2 日并在门口痛哭演说。

到秦川处谈 BBC 与美国之音。所谓军队间冲突问题，叹息已成“死人”。

1989 年 6 月 8 日（星期四）晴，喷二次

睡到五点。美音早晨收不清楚。昨夜下了一夜雨，空气极清新，非常安静之夜。小玲宿此。

晚餐前与玉珍、小玲出外观看，行至桥头恰遇大队军车过来，只好随群众暂避。在河边远望，约过 90 辆，当是一个师。转回向西散步。

上午有大队部队由西开来，在往东大道上清扫路障与街道。秦川下去与战士闲谈，我亦下去。是 63A，多四川籍。北京发生事情多不知晓也。街头颇呈和平景象，路旁群众只愿攀谈，无一人帮助劳动，并存疑虑目光。

上午熊蕾来，说新华社大都怠工，发不出几条消息。前夜有几条消息为袁木处发出，根本未经新华社过目，群众愤慨。昨天袁木记者招待会，新华社与《人民日报》都拒不发刊。电视台、广播员都不愿

播音，憑抓阄，杜宪不抓，赵忠祥播时 13 个错字，只好不播，只有邢质斌组长难以卸责。熊向晖很早认识邓大人之专断不成。送《实录》一本。新华社专家大都已走。

夜又同玉珍及小多等谈到作“最坏准备”之事（1967.11.11.重演），有备比无备好。引起她们极高不安[22]。总的形势我认为可能“一不做，二不休”，高压、镇压到底。反正烂了，一烂到底，管它千夫所指，四面楚歌。秦川则不以为然：会出现妥协中和。曙新从石家庄电话，群众围攻 27A 军部。夜听 BBC 与美音，关于军队冲突，英国从此得情报估计，还是大一致的，美国则不然，认为青年军官有思想了，可能甚多分歧。悌忠告小妹电话，要我们迁居暂避危险。

1989 年 6 月 9 日（星期五）晴，喷二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昨夜平静。上午和秦川到 24 楼看望关山复。举家悲愤。子弹从厨房下窗穿过，直穿过厅窗，中女婿两眉之间，弹头落于客厅，甚细，不到一寸长。厨房仍留血迹，污血已装一盒。当时向高检、公安局等打电话。李锡铭家无人，警卫员反狠声相应：找单位去罢。市公安局来四人观察现场，亦甚愤慨。谓子弹为进口物，在体中可旋转。对局势看法，关家与我们一致，就是社论基调不容丝毫更改，以致酿成如此大难。前途会“一不做二不休”，接着将是大搜捕。关于八 0 年讨论《决议》，他就不赞成再谈毛思的。关的儿子在社科院，观点激烈，谈何新 5.6《动态清样》文，何曾说，这次棋越下越臭，怎样臭棋就怎样下。

下午郭敬[靖]女儿郭莹来，她家住对过 11 号楼，周末在阳台，子弹正中当胸水泥板。现搬到女儿家住了。大概也是关心我处安全。与之长谈范元甄及小妹当年事。说她母亲就是个办事之人，大事弄不清楚。此次还同宋平电话。陈舜瑶接：你们不看解放军打死多少，如不镇压，你我和四千万都没命了。

交通开始恢复。

关家说：如此动乱，乃最无能表现。小平在中南海接见部队。

1989 年 6 月 10 日（星期六）晴，喷三次

昨夜平静，一点半因过军车而醒。六点半起床，略作活动。公共汽车路线增多，有军方宣传车过市，无人注意。哮喘开始发作，去年大概也如此。

上午黄乃来，他刚从香港开盲文会，迎接他们的主人刚游行归（六月四日），头缠白布：“国难”，港报有 50 多人名单。外甥孙姚监复亦来，在农研中心工作，对局势观察清楚。

昨天小陈来，估计有七个军所属部队进来，还有三坦克师与空降师，不少于 20 万。

下午小雷来，与玉珍驱车围城一转。天安门仍有坦克看守，到处路口有部队哨兵把守。归途至项南家一转，不在家。许多机关驻军。

晚上孩子们都来。

朱正、冰封通电话，关心平安也。

1989 年 6 月 11 日（星期日）晴，喷三次 负离子器起作用

六点半起床，睡得颇好。但夜半醒喷一次。哮喘似无可回避。今日着毛背心。背部不能稍觉凉意。手痒也渐入高潮，成天擦抗痒水。孩子们都来陪伴，小玲仍伴过夜。上午童小鹏儿子童丹宁（杨纯女婿）持父亲信来要书。

下午熊向晖来，他已读完《实录》，甚感兴趣。谈到柯庆施之“迷信”说，源出于兰<蓝>衣社对蒋

[22] 李锐文革中于 1967 年 11 月 11 日被捕入秦城监狱。这里是指要做最坏准备，可能再次被捕。——李南央注

介石“对领袖信仰要到迷信程度，服从要到盲从程度。”当年即为国民党有识之士所不耻。兰<蓝>衣社则受教于希、墨两魔也。熊谈及军委扩大会情况，他参加的。林彪提“彭得华”（庐山时林老提及）野心家、阴谋家。守纪律的，现在要讲，至少要恩来讲，元帅都要表态（罗有病未参加），拥林批毛[彭]。朱总自我批评，“朱毛”并提不当，四军时缺点。陈毅责朱不彻底，要脱裤子，也是野心家，解放初还要轮流坐庄。第二天，林说，批得不够，最大野心家是朱。还批邓华。周只有作自我批评，翻井冈山老账，要朱毛离开。小平：党的会议上可允许不同意见，但彭的问题是反党、反毛，是阴谋家、俱乐部。少奇：谈对群运态度，无、资及<级>不同，乃试金石；领袖问题，搞个人崇拜，搞对毛个崇，还要搞对林、邓个崇（理论突破）。粉碎四人帮前后，熊同叶帅甚接近，代拟过讲话，谈了不少秘闻。认为现在乃侏儒耳。叶如何赞成华。华并未对邓搞两个凡是，有《五卷》为证（好话保留）。“大智若愚”，“插手军队”（苏振华大连海军事）“总理也不给当，我不希[稀]罕。”聶：果断，但遇事不商量。75 年曾同毛谈，四人帮事可不谈了（留下隐患）。

夜听美音，旧金山传领事避难。

1989 年 6 月 12 日（星期一）阴，喷四次

六点半起床。上午到医院，牙、皮、眼、内四科。医院治救情况“保密”，医生、护士都不敢谈了。

过天安门，坦克排队相迎。小雷说，六部口压死 11 学生坦克为 106 号。近日一波司机被打死，因未听哨兵停车命令。

下午顾委全体会传达小平九日讲话，一个多小时，似经秀才加工。稳定鼓励军心，坚持改革开放。此事必发生，现在发生为好事，老一辈都在也。根子在反自由化与清污未能一以贯之。最后秋里一人发言，直攻赵至十三大也。

方励之夫妇到美大使馆避难，下令通缉，乃当前中美关系最突出问题。

元化电话，问平安。江泽民已到京，代胡启［啟］立，应注意保护知识分子。江与他谈及对我的印象。到上海不久，我曾让建南转告江，关心意识形态及有关人士。

夜观三曹故事话剧。

1989 年 6 月 13 日（星期二）阴、雨，喷三次

夜半仍喷一次。做怪梦，至玉珍惊醒，几坠地。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广播一边倒，集中于表态也。

小陈一早来，他们讨论一星期，秘书们言不及义[意]。

为复竹内实信，请温济泽来一看原信，他去过日本。《实录》颇受称赞。他的三十几本日记已毁，很想写当年反右。

下午同玉珍到党校，灼姐多次电话探问也。送《实录》。老傢伙有的紧跟得可以。党校曾有让邓下台大标语。大概不至追究。高狄跟得甚紧。

两个月来，无法做事，心神不定，时有刺激也。

1989 年 6 月 14 日（星期三）阴，喷二次

半夜仍喷一次。近一点时，坦克、装甲车等隆隆过去，是否不再回来了？已禁止示威，通缉高自联廿余人！事情必须做到极端。

上午蒋南来，三日夜十二点他到过天安门，同学生们谈话。都准备以死唤醒<众>生。机关内部看法都一致，几个电站项目专家都已撤走。

复竹内实信。同意明年访日一个月到 45 天。

下午范乐年夫妇三人来，他办的私人咨询所共四人，能维持有盈余。因孩子们在清华、北大，没料到局势要如此倒退。美国当年打死四个学生，约翰逊政府垮台。不齿钱正英之为人

夜平生与程禹夫来，谈“傅仁敢教育文选”序言，我意傅先生从中外古今教育家接受过哪些有益的教育思想，自己有何独到的见解，以身作则精神，没民主思想的人办不好教育。

水电部队送来上半年 300 元，受之有愧。

1989 年 6 月 15 日（星期四）晴，喷二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学习邓讲话，为全国性潮流。

同哮喘作斗争，吸入负氧离子。

读戴晴写《储安平》一书。此人受费边社影响甚深。回顾当年反右形势，有人说，同当前形势有相似之处。

金松林电话，老马担心，书暂不发行。通话后，发行无妨也。

齐西来来，为房子问题。借书一本。晚九点同玉珍散步。

1989 年 6 月 16 日（星期五）晴，喷三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顾委三组会，宋任穷亦来参加。强晓初为当年清污受批评翻案（仲勋谈过，就吉林与西藏要发个省委决定，特别积极），并说当前是一场阶级斗争，赵不管党。郭洪涛就经济失误谈得多，张廷发谈赵的儿子问题，金明仍继续攻赵，也谈大气候。只有中国能顶住国际狂浪，东欧已顶不住了。黄华刚从美国回来，谈基辛格仍以老朋友自居。

下午与齐西来看望启功，老人正为陈垣荃基金会作字 100 幅，画 10 幅。香港义卖，目前难办。读[谈]白石老人严谨作风，画人物等，要用炭笔打稿，反复观之。画虾须等有时将纸倒过来。刻章先用墨笔反描，再以镜照修改，然后以刀刻之，二、三、四尺纸三卷置案。颜色用得很吝啬。又说别人经验，作字十张，得者二三也。又给我看他写的正草两体千字文。漫谈约两个多小时，始辞。我要的字没有忘记。今天送去人参、茶叶、蜜酒、咖啡，聊表心意也。

周惠电话：九死一生。

1989 年 6 月 17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后园恩寺看周惠，原叶飞所住，房子甚多，两进，没有大批服务人员，似难补空间也。前次诊断特种肺炎似亦错误，根子可能在北京医院滥用抗菌素所致。高烧不退。一女专家推翻众议，用青霉素攻三天，平稳后改服激素与中药（有毒），现已平复。然仍手肿，两腿无力。过去议论过，他曾认为赵决不致[至]下也。也感到人心难收拾，只有遁入空山养性。金明攻赵，可能是同先念、王任重关系深之故。

下午收到兰[南]希寄书之第二[一]包，显然被取走若干本。找蒋南来，须电话寄原书单查对。中国海关随意开包乃常事。

夜徐滨来。告知严家其被打伤逮捕，刘晓波（即师大博士生，启功谈及，反一切传统，而不知自己名字亦传统也）亦被捕。社科院人将胡绳拉住：绝大多数都是好的也。胡曾签名，后发觉乃“上面矛盾”，遂去莫斯科开会。停止给部队送礼物乃发现有毒药者（不知是否乱传）。

1989 年 6 月 18 日（星期日）晴，喷二次

六点半起床。因每天服二次常效安[氨]茶碱，夜半哮喘得以制止。

小多、小琴［芹］两家都来，有孩子吵吵，就热闹多矣。

《书林》第五期一篇从诗论毛（毛泽东——李南央注）的文章，写得不错。

《读书》5 期写俞平伯文，很亲切而深刻。浙江金华毛应民《毛生平大事年表》（到 1949，约 20 余万字），作者为制药厂工人。个人力量颇为难得。

读报刊杂件。

1989 年 6 月 19 日（星期一）晴，喷二次

六点起床，未作活动。上午到医院治牙，略补左上牙，一个月或两月后再补。遇见龚育之、王惠德，《湘江评论》学生总会大事记是毛的手笔，龚亦同意，已嘱补上（易礼容否认，湖南就听了，易后又改口）。谈了下对袁木看法：片面之言。

到机关，正遇兰[南希]希第二包书收到，也被打开，显然不满。口袋是天津邮局铅封的。由小陆、小雷找到市邮局，必须查对原来书单，答应追查。

下午勉强参加三组会，发言者当然仍承旨攻之。有人说丑化（国家），恶化（经济形势），及自由化与个人主义化。黄华谈对外宣传太弱；张光年谈青年一代问题；霍士廉谈必大开杀戒（不杀人不解决问题）；吕东批私有化思想；赵向李光耀介绍《河殇》。有人谈政治工作仍是生命线。我没有发言，只是有小“表态”而已。光远也未发言，刚从江苏回来。廿三、廿四开全会。司机们说，今天政治局会，赵参加了。

今天没有服药，总觉精力不济，不想做事。

1989 年 6 月 20 日（星期二）晴，喷一次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夜梦多。活动半小时。抄寄来外文书目，内有陆铿《胡访问纪》（附各方反应）。可惜本人不能过目了。此书 85 年出，国内也可能有。

上午小陈来，作长谈，让他从历史了解问题。他住处一大片已被搜查。打死人只能说“病故”。

下午平生来，送程禹文代写的“序言”，谈她们（包括大妹）对我处境的忧虑：为文直言太多而树敌也。为之解释，此生经历，磨难过多而平淡也。从形势而言，还不至如此波及。

夜观电视，聶九段两盘胜局，颇过瘾。

1989 年 6 月 21 日（星期三）晴，喷二次

晨三点，两声炮响惊醒。士兵好顽焉？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蒋南来，查看哈佛寄来书籍，必须询问兰[南]希才搞得清楚。

看完《书林》第五期，有关《文艺讲话》的几篇文章都不错，还有介绍费希尔《列宁传》文，正式论及列宁错误何在。

朱正电话，催《实录》在《芙蓉》公开。尚难也。

夜黄晴来，谈南池子南口也是一个冲突点，他家曾掩护过一个负伤战士。他似不大关心报社内部情况。赠《实录》两本。

秦川来，谈及那几天他的情况，如找扫街部队谈话，公安部门知道。这一带便衣甚多也。学生游行时，五门高层有大标语下挂，当引起注意也。

1989 年 6 月 22 日（星期四）晴，喷一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下午四点到空招。项南来小谈。周惠来报到。晚上看文件，不得外出，只能在院内散步，外面不安全也。此处住两个军部。室内有冷气。

人们传递消息并议论。江接班，赵可能一抹到底。

邓后两个讲话，第三代，讲得很好，语重心长。

1989 年 6 月 23 日（星期五）晴，喷一次

六点起床。上午看文件，略摘要。文件甚多。

下午讨论。外地先讲。李丰平讲浙江情况，除书记外，常委只求稳定，不积极宣传中央方针，尤以宣传部长罗东为甚，怕得罪学生。

晚上光年来，谈他自己事情。

1989 年 6 月 24 日（星期六）晴，喷一次

六点起床。上午讨论，十一点即毕。赵健民问我发不发言，我说许多情况弄不清楚，不发算了。大家表示一致通过各决定。陈丕显攻杜润生，先念如何贬之。赵发言约 20 页，不承认支持动乱与分裂党，将学潮经过与处理过程作了说明。一厚本材料，自去年 11 月费里德曼来华与张五常“假如赵独裁”，香港“倒邓保赵”谈起。此种涉外事件颇类似同陆铿谈话也。王芳揭发体改所接受美援事，有中央情报局背景。《导报》刊悼耀邦座谈会发言中有我一条，关于耀邦谈清污只能搞 28 天事。李昌信征集签名也列上（问题在赵批发各省，李鹏不同意）。我欠这两笔账。

项南与孙大光有同感。关于退让事，大跃进公社分配制，从社、大队退到生产队，为什么不能后退？

下午全会，一路两旁人行道三步一岗，持枪以对。高楼窗内人群观望。（戈扬等均被通缉）

不到一小时。江泽民讲了话，均举手通过。

顾委会，宋任穷离开稿子讲：顾委有几位同志这次有错误，有的还很严重，但一直不表态。当然我也在内。同许家屯邻座，香港左翼团体全反了，培养地下党对象全吹。投资维持现状，新投资不来。包玉刚、霍英东看得尚远，至少得三年缓过气。人心难收拾也。

归来光远来谈：所写文章当时就是那样认识，不愿再考虑。晚饭后即回家。韩天石想谈未成。

六点半即电视广播。夜徐滨来，告李慎之的关心：顾委要整我。

王遵笈来，楼上有小孩被派出所传讯，承认叫了口号。

送文彬书一本。（此句写在纸页底部——李南央注）

1989 年 6 月 25 日（星期日）晴，天气很热，喷二次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秦川来谈会议情况。谭壮来，朱维民来。刚从外地回京，曾同林默涵、胡昭衡吵过，同林还拍了桌子（由出钱游行事）。人民大学共死六人，有他的两个优秀学生（其中一人去年表示准备流血。我们不了解当代激进青年心情）。说袁宝华态度尚好。

看傅仁敢的材料。原不拟写序言的，材料看后，还是觉得应写一篇。

1989 年 6 月 26 日（星期一）晴，喷二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下午伏案为《傅仁敢教育文选》写序言，2500 字。强调它的办学精神：教书育人、民主生活、学生自治、自我锻炼、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有感慨：当年清华中学，现在的大学能否做到？晚上平生来取走。送我凉坐垫。

夜与玉珍到河边散步。下午徐滨来，谈沈蓉[容]之神经质。找七人谈事，当是好心。

1989 年 6 月 27 日（星期二）晴，喷二次

六点起床，活动一小时。小陈上午来，又同他长谈，使之适应形势。小平后两次谈话，普遍获得好评。秦川听传达后，电话讲此意。从既成局面，这是最好的措施，也只有他说得出，能使人信服。

开始认真清理杂物。电话、人客少了，可以静下来做点事，读点书。

下午延滨来，谈小妹在伯利兹不能团结人，项目几乎被撤销，延滨做了工作，得以维持。

夜与玉珍到徐滨处小坐。冰封电话问平安。

1989 年 6 月 28 日（星期三）晴，闷热，喷三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清理杂物，房间太乱，玉珍一直不满。

上午蒋南来，谈个体户买书情况，居然知道我这个人！赛奇很快就走了。

下午悌忠来，芒芒[忙忙]气管炎症，颇似小妹幼时。这孩子怕妈妈，对爸爸放肆。

1989 年 6 月 29 日（星期四）雨，喷三次

夜小雨，上午中雨，天气凉爽多了。仍哮喘。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续清理杂物，看书刊。

下午郑谦、韩钢来，将 30 本书及资料 30 份给他们。《实录》送乔木一本：遵嘱，此书迟迟写出，特奉上，请审阅。不妥之处，望多加指正。

1989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五）晴，喷三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整日哮喘威胁。上午到医院，吸氧、听诊。归途到北池子北口中医学院针灸科找祝总骧教授（徐世长介绍），他们是研究经络的。有一位郝教授操作，李昌治好过，允为我治疗，但要准备氧气瓶。

下午朱维民、熊蕾先后来，都是听说我被“点名”或有什么议论也。新华社属二类单位，穆青比较保护大家。夜黄乃来，谈台湾大姐（91 岁，已退休）想回国定居。

用负离子器能稳定呼吸。

顾委要开学习会，不让外出。北戴河还去不成。

1989 年 7 月 1 日（星期六）晴，喷二次

整天哮喘威胁，不敢动弹，也不想做事，看点报刊。

秦川在小组会上仍谈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倾向，不要“向左转”。胡积[绩]伟因让四通公司电话签名事（秘书所为），受攻厉害，尤以李琦为甚。

夜温济泽、方实来，方要《实录》，托带一本与李普。肖延中来，给我“总序”草稿及丛书缘起与目录。他曾绝食四天，校党委正找他谈，老师不能脱离学生也。

1989 年 7 月 2 日（星期日）阴，喷二次

晨起略作气功，仍不敢多动弹，甚至不想看书。几乎整天坐沙发。

熊蕾送《瞭望》22 期来，有绝食期间实录。谈《巍巍昆仑》三处鼓掌事。司徒雷登不让蒋介石镇压学生一段已删去。游行镜头还在。

1989 年 7 月 3 日（星期一）阴，喷一次

六点起床，略活动。仍整日不敢动弹，只是晚饭前同玉珍到河边缓慢散步。

灼姐和小毛来，因听传说，顾委要批四个人也。

顾委办公室电话，星四上午小组会，批有错误的人。

小曾捎来春秋社另一半稿费。

上午灼姐小毛来，送西洋参与小闹钟。

1989 年 7 月 4 日（星期二）晴，喷一次

六点起床，略作活动。下午体检，玉珍陪同。遇见文彬，说李昌会已开，似已了结。帅大姐晨起摔交[跤]，臀骨碎（踩一块小地毯滑了），要开刀。老年人得处处小心。

1989 年 7 月 5 日（星期三）阴雨，喷一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八点半到医院做肺功能，遇见项南。说李昌会似未完，组长王平不为难，只组外两人（李运昌、李力安）攻得较多。大家也都说，当时看法相似。顾委电话，会期改下周。明天下午刘澜涛找我先谈。

下午三点半到北池子针灸所，祝总骧、郝金凯两位教授为我针灸小腿（一针）并输氧半小时，以经络法治哮喘（李昌已治好）。经络人体 14 条，2500 年前中国一大发明，但不为祝教授所在之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承认，国外已获多国荣誉博士，崔月犁等也支持。他们已著书，不要任何报酬，因此还站得住。两人已 66、62 岁，郝在延安、北京间来回跑，专治不治之症。陈景润帕金森氏综合症（毛主席病）已见好。

1989 年 7 月 6 日（星期四）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看《导报》等，必须查出问题何在也。

下午三点到顾委，刘澜涛、赵健民、李力安、杨秀山找于光远与我谈话。耀邦去世后，动乱期间，两人言行有错误，要在学习中提高认识，作必要检查。宋讲的。当面告知，重视此事，除我在耀邦去世后一次会外，都没表过态、发过言，究竟怎样看此次动乱等，应有自我批评。一二三组联合开，过组织生活，自我检讨，集中一段时间，到 7.20 日。我们先发言。刘还谈党 68 年未有过之事，关系党生死存亡，幸有邓等一批老同志健在，救挽危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如赵羽翼丰满，迟发生则另外问题了。要认真想一下。言行有何值得检查，党采取帮助，犯错误人有一批，除参加暴乱幕后指挥等外，都是帮助办法。过好晚年，都七十几了（先问年令[龄]、籍贯）。杨秀山谈：实事求是，有什么讲清楚，一时不理解也是可理解的。竟[既]然发生了，就要弄清楚。

赵健民：讲话、文章，当时情况，大家都要受教育。

李力安最后问到，关于写信签名，有酝酿没弄成之事也谈谈。

我谈了在座谈会、亚行后 5.7 日《光明日报》表态两事，李力安说香港报纸看到李是胡助手，告他要平反。我说只向小组会讲过，此事可查。江泽民打电话事我也提到。说会上不准备谈。

悌忠带来小妹 5.20.，6.24.两信，谈当时在外感受，对亲人深切担心。陈琼芝来。

1989 年 7 月 7 日（星期五）阴，喷三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半夜哮喘。上午空腹到医院体检，超声心动过去未做过。再次看帅大姐，明天手术，医院有把握。七八组开会，黄火青、吕正操发言厉害得很。下午做第二次输氧针灸。去刘祖春家未遇。关于赵紫阳的入党问题，密加凡谈的当年情况（省高时抗战前并非积极分子）曾告刘祖春，

由市委反映到中组部，现向我询问也。

1989 年 7 月 8 日（星期六）阴转晴，喷三次

又是半夜起喷。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北池子听祝总骧、郝金凯两教授幻灯讲解经络学说及其应用，认为这是 2500 年前中国第一大发明。不懂经络之理即难真正行医。但古代何以创立此说之谜尚未解开。他们是以声测与电阻法找出“铜人”上的 14 条线，由此找穴位比眼手定位准确无误。在国内已开过学术会。李约瑟亦认可，国际影响很大，朝鲜也有人来。但国内科学院等则坚持不承认。今天《科学报》等有人来（已发表过反对文章）。当然理论上还待进一步探讨。又作了表演。

下午到党校。晚餐，灼姐与铁铮要我主动作些检讨，平安过关。信息则为：去了美国，骂毛，以及《导报》座谈会，还在李昌信上签了名。夜沐浴。

1989 年 7 月 9 日（星期日）晴

昨夜喷药上床，四点半醒来即未入睡，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湖南教育社彭玉琪来。冰封这次也换班，《新启蒙》仍是问题也。秦川来看 3 号文件：有什么可检讨的。

看全会文件，作点准备。

小多、小琴［芹］夫妇先后带孩子来。

1989 年 7 月 10 日（星期一）阴转晴，喷二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准备检讨发言，并看材料。上午灼姐来，不放心也。

下午吸氧针灸（第二次）。祝教授提出用车要求。

夜项南来，告知该组郑天翔谈韦君宜拟写信事（引退云云）。女儿杨团竟诬说李、李、武三位伯伯“签了名”。

1989 年 7 月 11 日（星期二）晴，喷一次

三点半醒来，服眠药，未能再睡。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早小陈来，告知四人[23]材料事，我的较简单也。

上午一二三联组会。澜涛主持。我先讲，就那么几件事，约 45 分钟。康世恩谓我是敢想敢干之人，但讲的颇不似此性格。最后问及项南来同去见肖克事，由李运昌发难，赵大爷[24]（专门请来）、曹瑛证实！只能以实情说明（李说比李昌信还厉害）。

会前贺彪特找我谈：没想到如此复杂，检讨一下，过最后一关，七十多了。

张廷发调门特高。

光远有稿子，有理论性说明。质问甚多。那 700 字文：“伟大历史一页”与一二九相提并论，为“煽风点火”、“纲领性文件”，荣高唐[棠]、金明、李运昌、李力安、康世恩等攻得厉害。澜涛最后也讲得严重。

星期四上午再开。下午同玉珍到徐滨家。

---

[23] 四人：杜润生、于光远、李昌和李锐。这四人“六四”后在中顾委受到批评。——李南央注

[24] 赵大爷：赵毅敏。1946 年李锐在热河任《冀热辽日报》社长时，赵是他的领导。那时大家称赵为赵大爷。——李南央注

1989 年 7 月 12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睡得不错。

写“我的检讨”，但愿是此生最后一次，约二千多字。到晚十点始定稿。

下午到北池子吸氧针灸，第三次。今天哮喘感觉较少。

夜肖延中来，谈关于我的谣言。说王丹被刑供，供出几处藏身处，及高自联情况等。才 19 岁。大学生都剃光头。

1989 年 7 月 13 日（星期四）晴、夜雨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顾委三组联会，恭听批评。金明长篇大论，非程序权力转移到河北当年人事安排，使得听者喊：不要离题。李运昌大批耀邦五大错误，根本不够马义者格。这次动乱有新资产阶级分子作基础，王光英、荣毅仁等均捐巨资，光大等公司、四通公司都是资产阶级应予撤销，个体户也是问题。留学生最好不派了，只差一句：回到老路吧。陈丕显谈耀邦遗言（曾问我有无第三者在场），大概是香港《明报》登了耀邦同我谈，要对方、刘、王三人道歉事，不断提出（金明等）。我特向赵健民、李力安指出：《明报》与我无关。余秋里大骂经团联，梅益以此攻光远。其他三人都交了检讨，黎虹说，只我未交，让整理记录（已整出交我）。散会后，我将七月十一日写的“我的交待”交李力安。李力安指明杜润生已谈出 4.22.,5.3.两次座谈会。回来告诉秦川，并将简情写出。

夜平生送《傅教育文选》序言来，大妹在长沙担心。要她告知。我不像三十年前，现在睡得好，吃得好，心情甚佳也。因《实录》已出，死可瞑目也。

1989 年 7 月 14 日（星期五）晴转阴，喷二次

五点犯喘，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金树望来，转告陆沅关心，她知道所批之事。金老感慨得很。现在没有周总理作“调和”中人，立三路线就是调和派，无此不倒翁，天下乱矣。

朱维民从北戴河归，送桃子。学校内部懂得互相保护（有的机关亦如此）。

下午三点去北池子，正哮喘，先扎足三里，后测出手腕穴位，吸扎两针，50 分钟。但归途仍喷雾一次。大概在那个陋室，逼出哮喘。

《水力发电》纪念四十周年稿“老调再谈”，650 字，自觉颇精炼。

1989 年 7 月 15 日（星期六）晴，喷一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三联组会，续听批判。韩天石主要作自我检查，李昌信经过。韩与曾志一起找人，曾志还单独搞过一封信。袁宝华谈了些去年底以来一些背景情况。四人（杜润生、李昌、于光远和李锐——李南央注）长期向着自由化，不是力挽狂澜而是推波助澜。还提到卓资县会（3.26.）

强晓初说我们一直一言不发。问我到美国见刘宾雁情况，是两种感情与立场，站在中央对立面，对党施加压力。梅益为邓力群鸣不平，还提到李昌、李锐不赞成选其入常委。刘杰也参加签名的，一句不说。座谈会是导火线，起了引炸作用，是赵的高参，也追问我在美国情况。刘澜涛最后宣布会结束，份量重，开得好，错误非一般性：生死存亡关头反党、反社义中犯严重政治错误，重要组织错误，站在赵一面。座谈会就是动乱开始。同顾委名誉有关。在美国同刘宾雁问题要说清楚。20 日再交检讨，闭门不出，在家检查。进一步如何处理，以后再说。散会后告刘：我还得到医院接受治疗，取得同意。

回来同玉珍谈，不能乱上纲上线。有人说我平时敢于讲话，现如此胆小，我自认“软骨头”。

祖春夫妇来，谈赵入党事，是他在市顾委会上讲的。他对“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看法，乃大乱之源。欣赏太白句：“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想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今后我可归隐于诗矣：老

来兴趣在吟哦。

《水力发电》短文霍效光来取走。

1989 年 7 月 16 日（星期日）多云

一觉睡得七个小时。六点起床。天气蒸闷，活动半小时。

复看三组联会记录，定要上纲上线也。闷热，只能呆在北屋。伯村即去大连，特来慰问。他是经过白区斗争的，受累高岗事件时间很长。感慨特多。

下午玉珍逼我看电视：“杂技新花”，令人欢乐。

苗苗夫妇来吃晚饭。毕业论文已交，待分配新的工作。目前仍在仓库加班劳动。给范至民写信。

小多一家也来，张利来，关心我也。

田绿萍与儿子小雨、女儿小红来。表示慰问。女儿在二汽，该厂曾支持学生。

1989 年 7 月 17 日（星期一）从下半夜起整日中雨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八点到医院做胃镜（潘主任总笑容满面），甚难受。约 20 分钟，做毕让观看录像，讲解。平生第一次看到自己活的内脏，判断没甚问题。因转安[氨]酶高一倍，又查血（有可能检查有误）。遇见绩伟，嘱保重身体。看帅大姐，手术正常。双壁［碧］甚关心也。看陆定一，谈 66 年 5.16.扩大政治局会，坐末排，林彪直指咒骂：恨不得一枪打死你。严慰冰五十几封匿名信，他完全不知。彭真曾将材料给他看。刘周邓等都不作相信，但奈何不了林彪。下午仍到北池子吸氧针灸，正遇哮喘小发作。

黄宇齐夫妇来，他曾与王西平电话，在上海顾委会独同情学运，挨江批评，并误为同闫[阎]明复通话也。谈自己几年来情况，未能第二次躲开漩涡也。

未能动笔，材料得看一遍。

1989 年 7 月 18 日（星期二）多云转晴，喷二次

六点起床，略作活动。上午小陈来，口述第二次检讨，让他记录达八页，主要事实澄清，十一点毕。

灼姐、蒋南、唐小毛来，都在此午餐。南希来信，暂不能来华，托购书。麦克法夸尔等都很挂念也。斯[施]拉姆已到哈佛。唐小毛刚从西德回，震动太大，见中国人就谈北京。西方完全不可思议，驻西德大使儿子被打死，处境艰难。她认为荷兰人较了解东方，愿接中国人到家中住。

灼姐关心，但说不出什么意见。《实录》稿子、书都给了他们，竟毫无一言相告。

下午将全部草稿写完。夜观电视。

1989 年 7 月 19 日（星期三）晴、闷热，今日入伏，喷二次

一早起来，没作活动。上午铅笔稿毕，让秦川一阅。条件反射，见此类即头痛也。随即用钢笔，誊[誊]清，直到下午三点。食指麻痛，共 12 页，约 5000 字。《我的检讨（第二次）》，生平是否末次？

下午吸氧针灸。祝教授用针很仔细，但脾气甚倔。出门上车即喷一次，陋室闷了半个多小时。灼姐又来，仍谈不出意见。

1989 年 7 月 20 日（星期四）晴、闷热，喷四次

晨起未作活动。二次检讨最后看一遍。让小陈送顾委。八点多到医院，看泌尿科与内科。肾脏 25 日作 CT 检查，转安[氨]酶二次检查，高达 143（常规 30），当时[是]慢性肝炎有问题。遇见光远。二次

检讨也交出。电梯冤家窄路，互不理采[睬][25]。玉珍说她被目注 。

看帅大姐。遇张志杰，不该脱口十年不晚之语。

为齐西来房子事，写短信交小陈转调配处。

今天整日同哮喘作斗争，入伏后必然现象。

秦川见到定一同志，说我们过于积极，有人说光远为爱滋病，李昌女婿（万润南——李南央注）问题较麻烦。

科技人才交流中心二青年送来饮料。

1989 年 7 月 21 日（星期五）雨，喷三次

五点半醒来，服眠药复入睡。六点起床，未作活动。

八点半到医院，内科潘主任听诊，有罗音。玉珍取药，考虑住院，取其有空调也：哮喘与肝炎二项，住一层 109。

中午几未休息。清理要带的书籍、材料与稿子。

下午三点先到北池子针灸，四点入院。小陈随来。玉珍、蔡嫂得以休息也。一来即吸氧不止，最后仍喷，始得缓解。晚餐馄饨一小碗，馒头一小个，小碗冬瓜。

晚上读诗。几次吸氧，较易舒畅。

1989 年 7 月 22 日（星期六）雨

三点半服眠药，复入睡。六点半护士试表方醒来。穿厚衣裤没盖什么，睡得不错。此间环境，因已两次住院，较熟悉。

为送饭小女孩（临时工）不礼貌，又不给稀饭，大发脾气，惊动护士们。后勤人员亦来道歉。

三医生听诊，小有罗音。谈起老傢伙开会，耽误外出[26]。谈到参加座谈会，作检讨，他们关心胡绩伟。此院未死医生，有受伤的。

看完 2.5 万字长文《晚期思想》，大体可用。朱正已看过一遍。拟交党校《理论动态》，先内部试探，但定稿尚得费功夫。

玉珍下午三点来，带菜。秦川来，已知住院。与双壁［碧］同回。

晚上静坐得句：（七月十九夜）

廿载事如烟，今朝梦又牵。
窗前闻雀噪，笔下负心尖。（何时了殷鉴）

1989 年 7 月 23 日（星期日）雨，喷一次

四点醒来，迷糊到六点。天气极闷，几次输氧。上下午用安[氨]茶碱点滴，40 分钟一次。下午同时吸氧，颇有正常人感觉了。今天将《毛与五四运动》长文（1.2 万字，实朱正、汪澍白帮助）弄完。头痛，搽万金油。晚饭后竟能散步约十分钟了。量重：73.5 公斤。

给玉珍电话，嘱明天带的东西。

---

[25] 指在电梯内遇到邓力群。——李南央注

[26] 指每年此时为防哮喘，已离开北京到外地避暑。今年因需在顾委开会作检讨，不允许离开北京，而导致住院。——李南央注

金玉如（主任）从《新华文摘》看到我的文章，特加证实。

1989 年 7 月 24 日（星期一）晴

昨夜九点上床，十二点服眠药，直到六点半试表。多年来未有之好睡。因服抗敏药也嗜睡。上下午均吊安[氨]茶碱，呼吸已现正常。人们都看出来了。上午理发。

《毛与五四》最后定稿，交小陈复印。让小曾等看一下。

下午同玉珍到北池子，医生开恩，可以去针灸。针毕回家取书物。玉珍、蔡嫂为做佳肴，有柴鸡、鳝鱼汤及炒猪肝等。三日未占[沾]荤腥，就觉得肚中甚寡。

傅仁敢集的序言，寄于友，请《群言》一刊。

玉珍告顾委办公室电话：还要我写什么补充。听说住了医院，作罢。（此句写在纸页天头——李南央注）

1989 年 7 月 25 日（星期二）晴

睡眠如昨。中午亦睡着约一小时。上下午吊瓶增加一瓶消炎的。下午改晚上。

上午做肾脏 CT 检查，闷气约一二十次。

关于时代概念（国际形势）毛之失误，及黎澍谈阶级斗争，摘两份材料备用。

罗章龙老来，送《庐山》，决心将四中全会一段史实如实写出。过去多次交谈，无此决心也。

晚给琬姐、朱正、冰封、叔和[河]短简。十点半上床。

1989 年 7 月 26 日（星期三）晴

半夜服眠药，睡到六点廿分。略作活动。吊瓶一次得近一小时。下午二点半玉珍送大批佳肴来，有鳝鱼、汽锅鸡等。三点针灸吸氧，两位教授不受礼物。要有效，恐需得扎三次。四点灼姐夫妇来，漫谈到五点，此次走绝了，都在一片假话中生活。冰封寄来毕朔望、王子野、吕叔湘三信，支持《庐山》也。毕谓“爱恨交集”之作。自己如实写来，即得此结果。

晚餐吃得较多。八点吊瓶，九点多始毕，甚感疲倦。九点半上床。

几位医生来谈观“动乱”电视结集共四集。第一集使大家大开眼界也。

1989 年 7 月 27 日（星期四）晴 室温 24℃

睡得很好，未服眠药。六点起床，走廊略活动，即不适，赶急[紧]回来吸氧。上午卧床吊瓶时，秦川来，言遇见光远：八月分[份]不要外出，不要发表文章，交代五月三日会上各人所作发言。是否我尚被优待焉？台报赵集团 9 人有张根生，广东人马也。

认真再看《晚期》长文，觉得还要自我充实。读肖延中《巨人诞生》最后第六章“超越的回归”，很有内容与见解。就是新词汇，西方语言太多。

金医生似乎很想了解我个人的情况。

室温 20℃，觉过凉。早起如秋至，将门窗大开、对流，整日空气清新。

看《晚年》沉杨文，写得不错的，写序时看过一次。

1989 年 7 月 28 日（星期五）晴

昨夜未服眠药，从十点睡得六点，小解一次。

上午基本治疗：仍点滴一小时。针灸大夫赵玉荣来，照祝、郝教授方法，扎足三里吸氧半小时，以

后上午九点半来。

挤时间看《晚年》文。

下午两点半玉珍来，到北池子北口，作最后一次吸氧针灸。向两位教授致谢，并告今后当尽力援助。四点前回医院，两拨客人坐满一房：梁益华、赵振声送来书刊并大桃，颇似学会之意。谈到戴晴《长江》书，冷风甚多，为谭修典等几位八十老专家开祝贺会之意。作字待出院即办。他们先走。王雨亭、廷栋、陆源[沅]谈，组织史框架两方案，特将两次检讨让陆一唸，以便明了到底出了什么事也。

玉珍没休息好，上午上街买里肌肉等，做佳肴五种，只得一一品尝。炸泥鳅已许久没吃到，胜利买得五斤。海参冬笋肉汤，吃了一半，鸡留待明日。又一大盒饭，只得退掉明天订饭。

夜看报纸到十一点。

1989 年 7 月 29 日（星期六）晴

近四点醒来，小解，即未再入睡。六点起床，略作活动。

上午吊瓶时三位医生先后来（靳黎清，最年青，武汉同济医大的；侯军、金），实际闲谈了一阵，他们都担心经济，如何能赶得上去（这是群众一种了不起的觉醒，经济快慢是全民族的根本利益问题）。谈到毛为何听不得不同意见。

第二次扎足三里吸氧。赵大夫关于中医原理懂得很多，大谈易经，中医的辩证与综合性。中饭完全是家里的。

下午正读书，照华来（住 414），闲谈近二小时。自知病情（胃癌），甚乐观，现作化疗。终于谈到这次事件，谈到座谈会（他又复印件）,说“胜利者无可指责”（当年斯对少奇说的。〈〉〉“现在胜利镇压了。”谈到后遗症，人治问题解决不了。为项南过渡挨别人批评。对我颇表慰问之意:“最后一次吧。”也感人心难收拾。又谈安乐死。

晚上输液时间特长，到九点半才结束。听了足球广播。

1989 年 7 月 30 日（星期日）晴

四点醒来，未能再入睡。六点半起床，略作活动。仍续读《晚年毛》一书。王禄林《五七指示初探》文甚好。在序言中未着重介绍。

76 公斤。

下午两点在走廊活动时，悌忠来。他听到顾委批我们四人之说（我为最轻者）。将两次检讨与之一阅，比讲更清楚。他们机关是淡化的，包括上街的。随后柳思来，玉珍来。柳一直好上街看热闹，讲了不少见闻，如天安门遇一八十多老汉夫妇，儿子也 60，一家从六十里外，坐板车到天安门观光。王丹被打六枪（？）近日有战士被勒死者（这都是很糟糕之事）。成都百货大楼被烧，是四川人听说北京进城“火了”。长沙是七日万人追悼会，湘潭闹得更凶，还死了人。将罗章龙决心写四中全会告知。要快。玉珍又送来几种佳肴。七点半帮我洗澡后始走。

小收音机坏了。

1989 年 7 月 31 日（星期一）

四点醒后复入睡。六点半抽血。起床后略作活动，引起小喘。仍续读《晚年》文。上午靳医生告知，CT 照肾，有囊肿（一般性）和钙化点。待哮喘安定后再照一次。血素又降到 9.1。上午吊瓶，针灸吸氧到十点半始毕。吃自己的饭菜。中午睡着一个多小时。玉珍、小多夫妇，小陈四点来，五点多离去。又

问了医生，GPT 又正常了。小米、小蒋等又来电话，极关心我身体。

晚饭后看罗老，谈约一小时。秋收起义，七月与毛同返长沙，住北门外沈家大屋（他记得，能找到的）。7.15 汪叛变前，他去过苏联领事馆（认识饶漱石，当翻译）。除苏联人罗明兹基外，有一德国人昂纳尔（？）是个草包，完全不了解中国，要照他的意见办。后劝其快走。毛到铜鼓去后，不能攻长沙了。中央要召开扩大会（十一月），他代表湖南去参加，不知为何没让毛去。毛的文化根底是一师学的那一套。四中全会问题 79 年来京时，同李维汉谈过，答应找几个人一起谈，那时陈郁、张金保等还在。非常委员会只存在个把星期。《实录》已看完，似给他印象很深。历史就要这样写。

晚上吊瓶到十点半。打瞌睡做了个梦，似当前之事。看书到近十二点。

我向罗谈到，毛马列东西不是很多（实用主义者），而主要还是中国的东西，因此罗说：一师学的那套。

双壁［碧］来小坐。周扬去世，家人已多年不探视矣，让人乱鼻饲而已！

1989 年 8 月 1 日（星期二）晴

大概是从不出汗，小解二次，二点服眠药，都睡着。六点半起床，略作活动。有喘意，吸氧即止。

上午仍吊瓶，作针灸。金医生爱翻看我读什么书，问这问那。靳医生关心政治，读《海南纪事》等书刊。

午睡一小时。下午《晚年》读完。三点到 414 看照华，漫谈当年团中央人事。

午晚两餐均自理。

夜吊瓶到十点一刻，即入寝。玉珍电话中告知，萧乾电话，盛赞《实录》应公开。

1989 年 8 月 2 日（星期三）晴

睡得甚好，多梦。梦见文立徵与骆［乐］司机。六点醒来。起床后开窗，即哮喘。只好吸氧半小时解缓。

今天停止吊瓶，上午只针灸。将《毛与五四》又看一遍。

下午三点玉珍与小曾及爱人张红来。他们新婚。告知李力安与刘澜涛为我立专案，由张凌负责（张不愿干）。很觉可笑。（为清查我与两位总书记关系耶？）四益来嘱我好好保养。李普也在写检查，因参加了游行。

黄乃亲戚及小罗来，送饮料，云惯于作无效劳动。其夫人之妹为搞核物理的，写文谈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有成就，而国内不行，其故安在？杜（杜润生——李南央注）仍上班抓工作。

晚上翻自己的《实录》，不胜感慨，历史为何前进得如此艰难？

晚饭前苗苗媳妇来，与之交谈尊重玉珍问题。

补锅比喻，敲破大洞好补也。

1989 年 8 月 3 日（星期四）晴

做许多噩梦，不愉快的梦，乃至有人搬来与我同房监睡。想起磨子潭王某住我隔壁。真是好笑。

夜半小解后服眠药，睡到六点半始醒。又有一小阵欲喘之感，忙吸氧以缓解。上午仍针灸。金医生等来，有兴趣与我漫谈，谓此次又是引蛇出洞也。

《晚期思想》长文开始定稿，需毛选四五两卷。

同玉珍电话，不要如此送饭菜了，就吃此处饭面食，准备点简单菜即可。明天下午回家取书物。

沐浴。

1989 年 8 月 4 日（星期五）阴间晴

昨夜九点半上床，未服眠药，醒来几次。六点半起床，略作活动，未有喘感。上午仍针灸，计划扎完下周，共 14 次。

作《晚年》摘记，以便修改长文。

上楼看帅大姐，已能走八米了。黄火青来大夸耀李鹏：能顶住赵，小子不简单。张志杰有两面，有“左”一面。

下午玉珍来，同回家取书。陈琼芝来，拟任《华人世界》付[副]主编。谈路上遇见同路骑车人之发牢骚，后又一骑车人尾随，实听得有味想加入也：“我不是叮哨[盯梢]的。”秦川略谈，云乔木有信：不要逼得太甚，似为胡积[绩]伟援手。两次座谈会事，胡不写。竟找蒋南谈伏柯尔[傅格尔]二三楼情况。可叹！[27]

晚上翻看《往事长短录》，文章自己的好也。到十点半。

1989 年 8 月 5 日（星期六）雨转晴

五点醒来，六点半起床。早晨仍有喘意，走廊略作活动。

第一节（一个简单的回顾）关于急于消灭城乡私人资本，补充 1600 字草稿写好。前几天已打了个稿子的。

上午金、靳医生来查房，竟将《长短录》中访苏日记中风派问题与他们一看。何必表现呢？还会引起误会。

晚饭没吃好，没料到定了一碗稀饭，只好利用。

七点半洗了个澡，并洗头。沐浴前曾散步一小圈。夜伏案到十点半始上床。

1989 年 8 月 6 日（星期日）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在走廊小活动半小时。

《晚年思想》第二节毕，开始第三节。第一节太长（比二节多一倍多），还得压缩。

中午吃面片一大碗，另米饭半碗，没有热菜。

下午三点，玉珍、小琴［芹］同申生来。谈上海情况平稳，走前到元化处，说是平安的，倒是挂念我也。

玉珍又带一大堆美味来。随后苗苗两口来，带烤鸡一只。玉珍等先走。苗苗工作是个问题，要求于爸爸也。

近十一点始上床。玉珍听人说要免除 12 人事，甚为不快，倒不是还有什么患得患失之心。冰封信谈到费正清的预言。

1989 年 8 月 7 日（星期一）阴转晴

五点三刻醒来。因冰封信，床上口占四句：

十月怀胎血肉连，儿生母死亦安然。

马迁发愤居蚕室，百代弦音太史篇。

[27] 参见李锐 1989 年 1 月 11 日日记。李锐在访问哈佛期间，曾搬入傅格尔（Vogel）教授家居住。现在竟然找到李锐访问哈佛时的陪同翻译蒋南，让其交待傅格尔教授家二、三楼的家庭布置情况。李锐认为这种行为实在令人不齿。——李南央注

又两句：洞庭麻雀知风浪，沧海曾经水亦难。

六点一刻起床，在外小作活动时，似将哮喘，即回房吸氧半小时。上午针灸时，赵大夫说，今日立秋，乃节气反应。

秦川小坐五分钟，来作抽血试验。

几整日伏案，第三、四节毕（空想社义理论与实践，通向文革道路），已到第 35 页，工程过半矣。

两餐自制，较可口。晚饭后散步一刻钟，归来沐浴。给冰封信，附诗，并澍兄寿我七十诗：文章太史公也。

姚监复送荔枝（黄乃外孙）。

1989 年 8 月 8 日（星期二）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在外廊小作活动。仍有喘意。整日伏案，已有稿全部毕，5、6、7 三节（文革——晚期思想是完整体现，如何实现心目中的理想——两种理论密不可分，晚期思想形成原因）一气呵成。总的觉得还可以，能读下去的。还准备将其他人有关文章再看看，有无重大看法没吸收的。

两餐自制，吃得颇好。上午仍针灸，血色素 10.4，略回升。晚上散步，遇 104 杨　　(外贸部的)（原文此处空两字——李南央注），谈他的病情。知道我这个人，很赞成我的三峡意见，想看这方面书，是四川人也。同玉珍电话，似有事要告知。

1989 年 8 月 9 日（星期三）晴

昨夜一点服眠药，六点醒来。站在外廊活动半小时。很少喘意。上午仍针灸。靳医生似让一切查清再谈出院。续看有关材料。

下午玉珍同申生及周伟洋来（周是搞音响经销，拟成立公司，来京挂了号），问安性质（曾任元化秘书）。

玉珍陪我吃晚饭，又散步，八点始回。谈了一些可笑之事。上海书店已发现《实录》要禁售矣！

回顾 59 年事，家庭处境天壤之别也，心中感激米脂婆姨。我之诗文她不关注，也是从未有意引导之故。

1989 年 8 月 10 日（星期四）上午雨

六点起床，睡得甚好。外廊活动半小时。上午仍针灸。今晨似无喘意。看完陈再道的《七二 0 事件》（载《人物》），原来如此。

徐世长信，有潮边漫步难免湿鞋语。有感得句：

漫步潮边鞋易湿，
任凭风浪意如何。
心潮滚滚难平静，
礁石无言哭逝波。

1989 年 8 月 11 日（星期五）晴，傍晚阵雨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仍针灸。续看有关材料，准备写一尾巴（原稿无结束语）。

下午玉珍同杨小玲、毛竹、小陈来。略谈米山未免也可笑之至，杜之二次会当被视为大事也[28]。玉珍七点半雨停始离去。看我晚餐。到黄乃家，谈起我的情况哭了鼻子。

唐棣华送来黄老（黄克诚——李南央注）回忆录。晚上看了一小部分。大革命时期，真正贫苦出身的知识分子，有中国文化传统知识基础，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一直从事军事工作，战火硝烟中磨练，遇事独立思考（顶多盲从一次），不怕光荣孤立的难得的典型。

下午吴敏来（来看别的人碰见面），谈到玉珍受到熟人赞扬，我有后福。

1989 年 8 月 12 日（星期六）晴

晨六点不到，小喘，吸氧没解决问题，只好喷一次。来院后第一回。同靳医生、针灸大夫谈了，针灸今天是最后一次。

下午王建根、郭锡权来，看望之意。谈到耀邦之死，王甚感慨。

到夜十点半，将黄老回忆录看完。精彩之处甚多，毛在江西用<人>即顺我者昌、逆者亡也，晚年发展得更厉害。关键之事甚多，可资研究。

夜与玉珍电话，明天不必来了，菜都吃不完。

1989 年 8 月 13 日（星期日）晴

六点醒来，今晨没有发生昨天情况，只是上午略有喘意。此间妇产科大夫吴宜勇来（四益夫人吴宜群的姐姐），谈医院在“动乱”时情况，救死扶生[伤]，不能军民一律看待。现在却有军人告状，照顾不好。内一 38A 付[副]师长佟某（学生揹下车时，高呼“学生万岁”）告状厉害。院领导开党员大会予以抵制。当时腾出车棚收伤员（他们都是轻伤，不比挨子弹的）。

黄老回忆录，前部份又复看一过。书交罗老一阅。

晚饭后散步两圈，回来沐浴，无哮喘感觉。

看薄忆叶文，也是写自己，对叶作评价，军调部“工作得很好。”

76.6 公斤。

1989 年 8 月 14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小活动半小时。晨起小有喘意。

看书、看材料。上午秦川来小坐，游泳池八一恢复。罗老来小坐，黄老回忆录写得有分寸。

下午三点玉珍来，又是一大堆佳肴，又带饭。数说几句，几乎生气。晚饭后散步，慢慢平息。

看三天报纸，有长文实难观也。羊二[29]批光远文略略一过（《光明》）。

1989 年 8 月 15 日（星期二）晴

五点醒来复入睡。梦真多，大概是依稀往事，醒来逝去。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续看一些摘引材料，准备再一节节改。投向何处？

复徐世长信，四句奉答原意。

---

[28] 指赵紫阳授意杜润生召集他们在科技会堂开的那两次会，李锐原秘书米山认为一定会被当成大事来整李锐等四人。——李南央注

[29] 羊二：许立群，笔名杨耳。羊二是其在延安时期的绰号。——李南央注

很想画一幅鲁迅像（焦墨似木刻），配自己的诗，悬书房中：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1989 年 8 月 16 日（星期三）雨

昨夜不知何时下雨，睡得真好。不到十点上床，六点廿分醒来，活动半小时。小有喘意。吸氧廿分钟。再看原稿，又可以看出一些小毛病了。下午三点玉珍同张丽来，谭伟随来。他已看完《实录》，看到不跟柯某干杯[30]，与作者同快。也注意到我保护了乔田等，实在不易。康濯要此书，即送一本。谈闫淮从香港跑美国之事。原来在康华一分公司，有信云解决家庭纠纷，决不做对不起何方之事云云，令人浩叹。这是当年给我青干局人选名单中第一位也。晚饭后四益来，新华社无坏人，属基本听话单位。某某不愿出来帮忙，过去不过批评了一下，现在抓了人，谦辞了。此人尚有见地。物价打不住（推责于前任），只有发债券。经济难乐观。大人（邓大人——李南央注）等在游泳，拟照片辟谣，又碍于不让休假。戏也真难唱。黄钢不表态，对打抓之类亦有看法。

1989 年 8 月 17 日（星期四）晴

昨夜十点后沐浴引起哮喘，只得喷雾。今晨又略感不适。早晨玉珍电话，即与朱正通话。王向天七人甚活跃，欲取代刘正。出版局去工作组，《往事》被调去细读，读者可得教益。《实录》尚无消息。白志民带工作组去，同吴志渊谈，又同柏原谈，陕北老乡起了作用[31]。

原稿再次看毕，关于传统影响一节须重写。竟想不到何处能打印！

能源部编《电力人物志》，遂命写一 380 字稿寄去。

1989 年 8 月 18 日（星期五）晴

许多怪梦：立体地毯，风景名胜，似在昆明。梦多而怪，住医院特征？六点醒来，起床即喘，吸氧半小时，饭后始渐平复。

作小修改，如加一小节：“阶级斗争”问题等。

下午三点玉珍同小陈来，带来近日《清样》并文件。杨弟甫来小坐，去东北回访。小妹、悌忠来。小妹刚回国，带来桌用文具转台，小用品十来件，非常实用并半磅西洋参。送玉珍 Ring，谈在国外情况，在伯利兹办那个小旅游点，共七个人，真能拼命合作者只二人，余均“社义”作风。开业了也无法适用当地生活。该小岛已成港台迁居之地，英国人松了绑也。天安门事件，西方尤以西德反映强烈。

刘宇一来，画册已出，但有刘宾雁，却难发行。“良宵”适应了小气候，可大行销。说《争鸣》等有我彩照等。

玉珍八点半始归，帮擦澡。夜看报刊文件到十一点。

1989 年 8 月 19 日（星期六）整日下雨

昨夜十一点上床，不能入睡，复[服]眠药后始睡着，当在十二点后。六点一刻起床，略作活动，尚无喘意。

下决心将原稿重抄一遍，到夜十点，不过 10 页（600 字页）。一边抄，一遍略推敲字句，因之较慢。用了一块软塑料垫小拇指，免除抵痛（年轻时无此需要）。

---

[30] 指李锐《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所记，李锐拒绝在宴会上与特意走过来与之碰杯的柯庆施碰杯。并云：柯老，您何必跟我们这些小字辈过不去呢。——李南央注

[31] 白志民是陕北人，所以此处称其为“陕北老乡”。——李南央注

夜罗老来小坐，谈陈独秀有主见，想事集中深入，八大胡同事乃夸大，偶一为之。当年在北大，因是安徽人，只靠蔡元培，很孤立。马克思研究会一批青年支持他，否则更受排斥。当时北大乃绍兴帮，三马、蒋梦麟等不好。辜鸿铭有学问，人好，对左派并无恶感。毛并没考北大（师范刚毕业不能考），他也不愿上课堂，受约束。同邵飘萍关系很好，谈得来，有私交。喜交名人，为了受教得益。23—24 年在上海中央在一起，常往来上海、广州间。

1989 年 8 月 20 日（星期日）晴

六点醒来，起床略作活动。中午休息 40 分钟，到两点半，共抄 9 页。下午三点回家取书。冰封、朱正来，小妹夫妇亦来，未及多谈。汉雄来，欲提升，在调查中。部内有反对者。此次动乱期间较稳妥（反对流血入城等），又两次在外出差。人事仍由老傢伙们在主持（李鹏推荐黄毅诚未得同意）。田、吴都免、下。李亦自知形象过恶也。梁湘已在京软禁，因出境之人经过海南。赵亦不在京，司局级“除恶务尽”。

同小妹谈与人相处。饭桌自夸：“人间魍魉不甘休。”玉珍做了一桌菜。

金老来，关心是否出院。

带三峡书数本与病邻杨浩庐。

北京第二次书展，朱正叹息《骆驼丛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探索丛书》并《三峡》书都一并被禁。湖南这个鬼地域，何年能够廓清一下？

1989 年 8 月 21 日（星期一）晴

不到五点醒来，五点一刻起床，活动廿分钟，尚无喘意。整日伏案，到夜十点，已抄完 28 页（今日只 9 页）。

上午又针灸。小陈 11 点来，取走《清样》等。

读《玉尹残集》。中国最不幸的人莫过真正的托派，两边挨整，“罪孽深重”！

小陈说，秦城住满。不肯吃药。

1989 年 8 月 22 日（星期二）晴（入院第三次喷）

半夜服眠药，睡到六点一刻护士来试表始醒。起床后活动 20 分钟。上午仍针灸。医生们愿意我在此住个名堂出来，查清该查的问题。

整日伏案，抄到第 40 页（得 12 页）。自制两餐，菜都吃得差不多了。独自喝了小罐头鲜椰水。

边抄边改，速度当然慢。

晚饭后散步有喘意，洗澡后发作，只得喷雾。来此第三次。

1989 年 8 月 23 日（星期三）多云、晴

一点醒后服眠药，睡到六点。起床洗脸即喘，随吸氧，半小时始平服。究竟是何原因？

关于对待知识与知分一节，须改动，以后的恐都要作些改动。中止抄录。上午于明涛与顾委工作人员商志勇来，说是刘澜涛要约我一谈，能不能出院一下，但决不勉强，就是有些事要问问。后又说高扬参加，只四五人，又不明说是为杜两次会的事（于、高都在四五六组，商说他是该联组记录）。我简单提及为何第二次“检讨”才写及此事：庐山习惯也。当年就没有牵连胡田陈等。初步定下周二下午。后靳医生说，他们征求医生意见，靳说喘病，看病人行不行。

秦川来。公安局人去问他戴晴来找事，才想起约老干部劝说学生撤离。说甚客气，说明有此一事即

了。

下午三点半玉珍与二妹来，漫谈到六点，等我吃完饭，二妹才走。自称读我磨子潭信时流过泪。要我写好四句（十月怀胎血肉连）带走。她与敬之都不愿在湖南呆下去了，想去深圳等自由天地。玉珍七点半才走，认真地说："是不是看不起我。"真是好人。对我太过份照顾了。《往事》看了前面部分。

1989 年 8 月 24 日（星期四）晴

四点半醒来，似未再入睡。六点半起床。半导体换了电池仍不响。小多给了两节充电的，请靳大夫一问，原来一节没电。

早饭后搬来藤椅置窗前，抹洗了两盆水，甚累，未喘。今天仍扎手，似觉比足三里作用好些。

读《拿破仑传》，此人也是功过如何评定史家为难也。

夜翻《人物》，张学良与张大千友谊，彭玉麟不受官职，弃高官西安本分，历史少见。

双壁［碧］来。

1989 年 8 月 25 日（星期五）晴

昨夜睡得不错，十点半上床，未服眠药，六点半起床。赶快<看>文件，未作活动。晨起无喘意。上午仍针灸，手内关。

读《拿传》。有客人来，关心病情，不忙出院。北戴河人不多（张李二人间信稿事：人潮之众应解缓上书，因势利导可能于今后有利也）。

下午四点玉珍与灼姐、细毛来，"就是材料上那几条，找不出别的"也。灼姐做一提盒佳肴，有鸡、千张等等。玉珍与我同餐，八点始归。总是劝平心静气养病为上。

徐世长信，索书。谈他深挖三尺等大跃进往事。

夜看四天的报纸和《参考》。十点半上床，视力疲劳。

1989 年 8 月 26 日（星期六）多云（整日无喘音）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廿分钟。上午续针灸内关。

上午小陈送来《清样》一堆，夜看完并摘记 4 页。苏联戈尔巴乔夫形势不稳：经济改革无效果，政改引起矛盾，地方埋怨。雷日科夫与利加乔夫偏右，不排除政变可能。日本经济有可能从市场经济——政治领导，循环不已。

仍读《拿传》。上午商志勇来，下星期二下午谈。

1989 年 8 月 27 日（星期日）晴

昨夜九点半上床，五点醒来，六点起床，有喘意，吸氧半小时。几乎整天读《拿传》，夜十点半毕。确写得好。真正的历史科学著作，掌握那么多材料，如实地写出这一代奇人：用军事体现政治，研究了两个世纪，千万种著作。

同玉珍两次电话，嘱带书。

1989 年 8 月 28 日（星期一）多云、闷热

睡得甚好，六点起床。原要做 CT，因机器坏改期。八点半才早餐。上午小陈送文件来。仍针灸。

翻看《拿破仑传》一过。可惜只看过这一种，无从比较相信，当属最上乘也。作者是《拿》专家。

下午玉珍、朱正来。见我人仍在写《晚年》文极不高兴。她听到有关我的什么"升级"之类小广播。

朱正从陈涌处也听到 Bedman[32]之言。西北夫妇电话，甚为关心。鹞鼎说什么“不怕二次坐牢。”留言甚可笑。

回家取书，老温来。回院看报刊到十一点。

1989 年 8 月 29 日（星期二）晴

睡得尚好。上午空腹做 CT（肾有疑点）先注射一针，即发热，喝三杯水，憋气二三十次，半个多小时始毕。

下午到顾委，刘澜涛、高扬、于明涛（于曾提前几天来商量今日座谈事）并中组部张凌、李斯非二人（专案组调查人也），有以下事没弄清楚：

1） 4.19《导报》座谈会，香港《文汇报》说是由我建议（并定名单）开的。张伟国是否先约谈。盖此事最易说清证明其误：我去得很迟。是戈扬电话（或还提到有胡德平参加），故不得不去。性质为悼念。有像片、花圈（会后他们送到广场）。

2） 五一参加民盟座谈会事（过去没谈）。说明系费孝通具名邀请，有名单。4.27 我没去，5.1 又打电话，说上次受到中央表扬，故不得不去。闫[阎]明复参加，我发言靠后，提到 4.25 乔石通报时，市委宣传部长凶神恶煞像个造反派。其他讲了什么记不清。严家其讲了小平应引退，闫[阎]即予以批评（实为解释），我未对此事发表意见，乃无立场。

3） 杜润生召开两次会，不流血非一个人意见。我补充曾谈过题外话：干部制度问题，如何选拔准确（未追问）。

4） 5.19 温济泽领戴晴来事。

先问我一月有何进展。答以感想：为何这些座谈会要找我，当是气味相投也。刘最后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也是 59 山上语言也[33]）。

高扬说我对学生估计过高。气氛尚和谐。我还提到当时有布列斯特和约想法。

回家晚餐，玉珍说为我通夜失眠。小多、小琴［芹］俱来。八点回医院。

1989 年 8 月 30 日（星期三）晴

晨起吸氧半小时，小有喘意。

看马叙伦《六十岁以前》，正是父亲那个年代事。马比父亲小三岁，学者型的政治人物。

下午玉珍、朱正来，朱后日返湘。十二月可能再来开会。陈英茨来，刚从太原回。云打砸抢暴徒已捕万人，但法律依据难办。各单位多“走过场”。《光明日报》查游行者，无人应答。

1989 年 8 月 31 日（星期四）喷一次

晨六点在床上突然喘息，六点半起来吸氧，半小时仍不停息，只得在饭前喷雾一次。

上午仍针灸。喘息情况护士告大夫。侯大夫听诊无罗音。

看完《六十以前》，开始翻《文革起源》第一卷。又并看《周传》。

给玉珍电话，她十点始回家。看望史洛文（两口均去世）一家去了。

---

[32] Bedman：李锐在这里用错英文单词。他的意思是“坏人”。即传说李锐问题性质从“犯错误”升级为“坏人”。——李南央注

[33] 指 1959 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曾经使用过的语言。——李南央注

1989 年 9 月 1 日（星期五）晴

晨五点半觉小喘，起床后吸氧半小时，未全停息。侯大夫查房，听有哮喘音。晚上给痊药，塞肛门，过去用过，似无大效用。将《晚年》已复印的 40 页重看一过。

下午小妹、玉珍先后来。说中原公司经理为核工业部重点，部长讲话提到其父“为耀邦平反，参加座谈会”受株连矣[34]。奉命回国，伯利兹无人管理，不再去就算了。加以劝慰。玉珍八点始归，一起晚餐。

1989 年 9 月 2 日（星期六）晴

五点醒来，喘意较轻。上午针灸内关。侯大夫愿与我闲谈。谓人心已散，甚有看法。此间两受伤者，一手臂粉碎性骨折；一腹肠打穿。正是三日下半夜事，在历史馆门前帐蓬[篷]内值班。终生不忘也。

翻《山坳上的中国》，介绍资料，提出问题总是好的。作者五十左右，比年青人可能想得深一些。

1989 年 9 月 3 日（星期日）晴

可能是肛门塞起作用，今晨平稳。六点后起床，略作活动。同时翻《起源》一卷与林语堂《My Country & My People》。

中午闭上窗帘，入睡约一小时。晚上仍睏。十点即上床。

玉珍电话，小妹与单位谈话尚好。顾委电话看电影。近两日得句：

小楼一统实难为，楼外人潮系我思。
夜半潮声犹不断，话铃更是响时时。
四十年前夹道迎，今朝寸步也难行。
悔居要隘木樨地，恨未心如古井平。

1989 年 9 月 4 日（星期一）多云、小阵雨

晨起无大喘意。略作活动。上午仍针灸。

续翻林书。所写中国人主要是士大夫阶级并市民层。作者也是熟悉这些人。所论不能涉及经济基础，只能在上层建筑兜圈子。当然同阶级分析无缘。但许多现象的观察与概括还是深刻的。对有关历史现象的形成也说得很有意思。当然合乎西方人口味。当年畅销书。

下午玉珍、小多来。玉珍易感冒，最近失眠严重。一起晚餐，七点半回。家中电话与来人显著减少。

1989 年 9 月 5 日（星期二）多云

睡得甚好。六点一刻起床，有喘意，吸氧。上午仍针灸，拟明日起停一周，观察效果如何。

顾委通知六日复会，仍按原组。告小陈请假。

续读林书。夜读《周传》。

玉珍电话。光年来电话探询，周扬告别我没去也。

---

[34] 我此时从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借调到核工业部中原公司任职。此处指公司经理受到我的牵连（而我因父亲李锐受审查而受牵连），成为核工业部“六四”之后被重点审查的对象。——李南央注

1989 年 9 月 6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仍吸氧。今停针灸一周。续看《周传》。

上午看望帅大姐（210 房），已坐起，用手扶器可在房内行走。特走与我看。恢复得甚好。责怪过去行政处不配地毯，酿成此事故。又去看了王榕，胆结石开刀甚好。

下午玉珍同俞润泉来，只能笔谈。他的父亲也是留日的，同李六如、陈长簇等友好，与杨瑞六是表亲。一大群表姐妹。见到我甚激动而流泪。此次来参加文史书画展。外行管事，“将军坐中堂”也。

玉珍送泥鳅与大姐。一起晚餐吃饺子。散步稍多即小喘，因而有埋怨，引起她的伤心（无人关心于[与]疼爱）。以后当引以为戒，应多设身处地为他人想。对玉珍更应如此。主观即自私也。玉珍对我之无微不至，尚有何求？

1989 年 9 月 7 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六点一刻起床。仍吸氧半小时。上午于明涛复来，约明天下午再谈一次，只提到项南约签名事须谈清楚些。还提到要写写之类，颇反感但未表露，满口应承，只是对写表示为难。似关心生活等“有何困难”之意。

立刻影响到食欲。给玉珍电话告知此事。续看报刊。《新华文摘》已是反乱专号矣。

1989 年 9 月 8 日（星期五）（下半夜）晨雨、多云

晨起仍吸氧。续看《周传》。罗老来小坐。

下午顾委刘、于、高组又谈一下午，增加事实为民盟 5.3.会，宣读我的发言记录（还有严的发言记录。那天无人作记录，也无扩音设备。说是民盟作的记录。我对社论、李志坚、何东昌谈了意见。在民盟会上谈这些是失去立场，是泄密。包括《导报》4.19.座谈会（还说是我建议开的）等几个问题皆为严重政治错误、组织错误，还得再写个检讨。刘最后说“慢慢写好了。”拟一切承受之。

回家晚餐。小妹夫妇、小蒋来。小妹言她的出国可否，以我事为转移。这种株连也可笑。法夸尔有信问好。

黄乃大姐 93 岁，台立委，从台北来。同玉珍一起去看望。耳总[聪]目明，有时犯迷胡[糊]。一家团聚，很是不易。

下午车几误事。车队人忘告小雷，坐毛铎车去中南海的。

1989 年 9 月 9 日（星期六）

昨夜从黄乃<处>回家即有喘意，玉珍送我回医院。半小时后吸氧平复。睡得尚好。六点过起床，活动 20 分钟。

今后真是决心静心养性了。春夏间风波，何尝不是一心为党、为形势好转着想，结果弄得如此难堪。以后就是专心读书，写点自己回忆，作字、吟诗，可否谢绝一切活动？昨夜上半夜失眠，甚不平静也。

玉珍电话，小陈已解放。整天看《周传》。

1989 年 9 月 10 日（星期日）阴（下半夜雨）夜雨

睡到六点廿分，起床后仍吸氧。

续看《周传》。应付西安事变、皖南事变、周旋重庆等，最见才能与胆略。一生自愿做二三把提琴手。如当过或一直当第一提琴手（不可能），又如何？一个最能协调各方与最宽容之人。又如此才干，精通各业，且具远见。

下午玉珍与小多来，带佳肴。怕我寂寞也。看我吃完晚饭才走。走后即阵雨，她们当淋雨了。

帅大姐送来两个大桃子，关心我再谈情况。

1989 年 9 月 11 日（星期一）晴，喷一次

晨起吸氧，饭后活动 20 分钟。今天整日有喘意。下午起床后沐浴也许有关。夜晚只得喷一次。

《周传》快看完了，已到政协会谈。

下午玉珍、灼姐来。元元、延滨来，谈小妹事。公司经理说“受骗了”，几天睡不好，伯利兹有告发，当是不小的经济问题。两位经理过去来家时，谈到小妹情况，我曾严肃指出她有撒谎之病，他们注意不够（父亲如此之言绝非随口说的也）。延滨估计，是否有了绿卡，急于想走，三人一起走？让元元转告经理：不要有丝毫顾虑，可立即摊牌（证据确凿）。灼姐关心我的检讨。玉珍三人一起晚餐。她们八点始归。

延滨尚告胡家的关心。某某有前车之鉴，不好再整人了。

1989 年 9 月 12 日（星期二）晴

晨起仍吸氧，总有喘意，不知何故。上午给蒋南电话，告知不要为小妹事操心了。

续看《周传》，转战陕北期间，除军事外，其他也都管。

侯大夫在联系中日友好医院做小手术事。

病友杨浩庐见我有《庐山》之作，将书与他一阅。

1989 年 9 月 13 日（星期三）晴，喷一次

晨起仍吸氧。上午小陈来，告以要写第三次检讨。他说要经得起历史考验，谈何容易。送来江泽民四 0 年讲话长稿，明天顾委小组讨论，只有请假。近日喘息不已，医生也不会同意外出。江报告，改革开放似还讲得不够。

下午玉珍带汽锅鸡来。谈家庭琐事，是否搬万寿路等。她当然要考虑到晚年及我百年后种种情况。一起吃晚饭，鸡汤甚好。帮我洗澡，仍喘，只得喷雾。

1989 年 9 月 14 日（星期四）晴

昨夜睡得尚好。晨起吸氧半小时。饭后小活动。

上午建南来，他出外一个多月，刚回。谈我的情况，让能转告江，不为己甚也。他估计不至于（谈到顾委除名）。王平个人也写过信，不同意部队进来。五月十日，赵李已很紧张。赵倚靠那些精英，也没找他们个别谈过。87 年通货澎涨[膨胀]之势已很严重，不接受意见（今年将到 2500 亿）。太傲，有同感。

王榕明日出院，特来辞行。

病友杨谈叶飞，四军原团长唯一上将，聪明而傲也。

夜沐浴，未喘。只稍吸氧。听广播，梁湘事公布，为妻、儿谋私。

闫[阎]明复亦住院。51 记录是民盟作的，统战部有人参加。李促，只得告长假，杨保不住了。

1989 年 9 月 15 日（星期五）多云

睡到七点差十分始起床。梦极多，醒来即忘。极易气短，不敢急动作。大便也易引起。

上午仍针灸。秦川来，他只写对市委作片面反映的看法，逼中央作此安排，且将小平报告立即传达

到基层，与群众对立。关于“政治风波”与“暴乱”提法（王胡（王震—李南央注）有信似亦慎用之意）。病人有权不写，以免更影响病情。

下午玉珍和张丽来。又带泥鳅（大半送大姐）。身体不适，五点半即回。为杂事烦心，又不言明。

《周传》看毕。晚上 307 看定一同志。从总理谈起，甚不满王明路线与文革两次表现，两次都大骂过他。以《论语》作鉴定：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见[谏]而死。子曰：殷有三仁焉。总理是箕子一类也。一生劳累超人，28.5 个乃历史铁案无可变更，五干将为王、张、洛、王稼祥与沈泽民。能成气候乃一批老干部拥戴支持，如项英、弼时，周等。表现最恶劣的是李维汉之流。王明之前极少叛变者，他们一上台叛变成风。李竹声，尤以盛中亮为极端。基层干部都骂：一拍马屁就能进政治局。谈到自己经历，痛斥乔木品质。他当部长只能管宗教，动辄传毛的意旨。三反时根本不商量，开大会宣传两老虎：徐乾与严慰冰。严即因此渐神经质，演变到后来给叶群写信（甚同情妻子也）。说洛浦人品不好（我当时忘了{痞}{子}{英}之事），西安事变处理蒋，现在将他捧得那么高，很是怀疑。认为毛即令一秒钟要公审，也会很快转过来。当年群众情绪如此。也认为这次学生风波如此发生处理有好处：对照东欧苏联局势，他们困难极大。今天《参考》载叶利钦在美国表演如美参议员：讽刺共产主义而讨好听众。还谈到 67 年（？）他之受罪，在鼓楼帽儿胡同九号受刑讯，带[戴]手铐，弯腰等等，不遵照旨意写材料即受刑罚。那些执行者中可能好人还多一些，他们不过奉命，要表现自己忠于上。又谈到那次对话会，对学生们对总理之不敬（只称老师）很不满。风波闹得如此之大，背后无人操纵实不可能。

1989 年 9 月 16 日（星期六）多云间晴，夜喷一次

昨夜为打电话，十一点始上床。失眠，起服眠药。六点一刻起床。仍小吸氧。上午针灸。侯大夫等很负责联系中日医院手术事。

小陈上午来，谈人民大学进驻军队，已禁止唱歌。于是学生埋头读书矣。今天两顿饭吃昨天剩下面食，此种吃饭想起磨子潭来。真想再去看看那个地方。住了六年半，比延安还久。

杨浩庐还书来，略闲谈自己旧事。外贸、外经并部之事。

开始写《第三次检讨》，十分勉强自己也。

晚上七点第一次在此观电视，看完新闻也不想多看了。喘息忽然发作，吸氧无效，只得喷雾。不知是何原[缘]故。按理已入秋凉了，可以渐止。

十点上床，拨慢一小时。

1989 年 9 月 17 日（星期日）多云、夜八点大雨

睡得尚好，多梦。夜半服眠药。六点起床，吸氧。将一个尾巴弄完，约 1500 字。放着再说。

林铁入 105 抢救。吃饭不小心，一片海参卡住。部里车全外出，邻居借不到，只得街上拦车，耽误约 20 分钟。来时呼吸、脉搏均停，瞳孔放大。抢救后未脱险期。弓彤轩让我进去一观。稍后宋平，顾委黎等均来。见我似不知此人已住院将二个月!周洁冰，曾长河老干局人到是一如往日。孟连琨特来房间一坐。

下午玉珍与小多、毛竹来。玉珍留吃面片，六点半归。李昌入院（301），冯兰瑞带女儿来，示《大参考》（《河殇》作者到港，居然山野呆三个月之久）。光远写八个问题，杜为“左右手”。夜翻《国防部长沉浮记》，部队的人搞的，用了我的《庐山教训》，文摘要作序。从庐山开始，这段不好，到挂甲屯后直到文革，可读。看到十一点。夜喘喷雾。

1989 年 9 月 18 日（星期一）晴，喷一次

晨起，方知林老昨夜十点后去世。耽误廿分钟之故。

整上午与喘息斗争。针灸两个穴位。赵大夫一直手捻观察，后加耳穴压药胶布，立即反引起喘息，马上拆去。折腾到十一点，还是一喷平息。如何是好。

株洲文联胡君履（俞润泉友人）寄来祖父胡启霖事略，写得朴实。此老为三甲进士，即当年给毛《御批通鉴辑录》书的历史教员。

上午王雨亭来，言陆沅较消极，身体也不好。马石江也是为社论搞了签名信，已检讨五次。

下午玉珍与小妹来。小妹谈她在伯利兹一切经济手续完备，项目只花了十多万元，土地与设备等均在，个人所花之帐均由会计经手。所言属实，我就不必担忧了。与人事处长吵了一架，因责言“反党”，“你这号人还整不了。”国外言论有当时影响也难追究。对小妹喜言过其实，夸大其辞乃至不甚诚实，为多年有感，当徐徐教之改正。玉珍近日身体不好，医院也太费时费力，促其转到复兴医院，就方便多矣。

下午陆健来，谈他的家事。父亲认子之事，弄得家庭紧张，现成累赘（需索不已）。

1989 年 9 月 19 日（星期二）晴，喷一次

服眠药睡得尚好。六点起床，吸氧半小时。动作很小心，似未引起喘息。上午侯大夫听有罗音。针灸仍不停手捻。赵大夫去过北池子，见到祝教授等，要我一天扎三两<次>，这就太随意了。下午坐走廊看书，身上感觉凉，回房着毛背心，终于喷雾始缓解。贵体真是弱不禁风了。

续看《吾土吾民》，关于文学部分写得颇好，关于社会、政治生活也是好的。

下午才知道，原来林铁居入 105 的头天晚上，苏镜已去世。晚景悲凉，死得很寂寞。几年已不认人，但有思维，靠鼻饲。

1989 年 9 月 20 日（星期三）晴，喷一次

六点一刻起床，吸氧仍不能止，只得喷雾。侯大夫听有罗音。

上午光远来，CT 脑部有疑点，将引起血栓之类。在复查中。说已写了六个问题，约二万字。他真能写。这次“不能当英雄”了。传说什么“四大名旦”，“四君子”之类，人们也是好广播。谈到赵 5.17 报载代表常委书面发言，还是一致的。关键变化就在那几天。传言李锡铭说，刚上来几天就要“淡化”（?）似指李瑞环。总会有些什么具体意见不一致吧。小平接见李政道，强调两个都坚持。

针灸两个穴位，赵大夫手不停捻。

下午绩伟来住 105，查青光眼。他准备一切抹掉，高狄拟受命讨论他的党籍问题。至今一字未写。还能活几年？

玉珍与小妹夫妇，张敖荣先后来，先后走。张在社科院管清查。说李慎之等已检讨几次，有尖端话：“刺刀下开会（？）”等。胡绳也作了检查。张显杨问题当不甚大。有一文艺界签名，说我有名字。但是山西作家李锐之误。谈到十一广场狂欢准备，严格审查，令人担心（市委布置到听到枪声爬［趴］下之类）。小妹留下晚走，谈她的问题大体已查清，护照收走。很想应美<国>人聘请搞对撞机磁片加工一年，挂靠到人才交流处。

1989 年 9 月 21 日（星期四）晴，喷一次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小心谨慎，吸氧，总有喘意。查房时两位大夫听诊都有罗音，针灸仍内关。

小陈上午来，一堆文件与《清样》。看过《第三次检讨》，觉得有的过重（下午双壁［碧］来，亦有此意）。稍作修饰。晚上重抄一遍。

翻《梁储王》[35]，延安反王实味事记得甚详。

下午到105小坐，回看也。谈到一种传言，5.30定江接班，于是市委于6.3发动进城。传说而已。

夜将《三次》重抄一遍。喷后沐浴，未喘。

1989年9月22日（星期五）阴霾、未雨

六点起床。吸氧半小时。饭后小活动。今天感觉较好，几无喘意。上午仍针灸。将《清样》两篇谈社义多元化及社资关系文摘要。有各取所长，能否各避所短，就是优越性所在了。

侯大夫示《健康报》9.19.胸导管淋巴引流术手术图，治哮喘显效率62%，有效95%。

昨夜有些梦境记得很清楚：立徵没有牺牲，活着来找我，相聚甚欢，似乎还不那么矮。见一画家客厅如凉棚，泥土地外通车道。

上午仍针灸。白天感觉良好，但晚上仍小喘，吸氧半时。

下午伯村来谈了一下午，他廿八日再进301化疗，又得三个月。谈延安一部抢救，彭真开的头，整红旗党，黄火青、李葆华等最积极。后康生接手。彭责备陈云中组部，故撤换。彭为代理，炙手可热（当时还攻聶，画报像片事）。小册子《政权建设》甚得青睐。

检讨给玉珍唸了一遍，“唱和”二字甚不以为然。

1989年9月23日（星期六）雨终日，喷一次

五点半喘息，请护士帮助吸氧。幸亏打电话，催小陈上午来，将《三次检讨》送刘澜涛。秦川来看老胡（今天下午出院），谈陆铿写文从周扬追悼会规格之高（自由化头子之一也）论国内目前形势。这些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吾土吾民》即将看毕。《人物》载毛赫（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李南央注）五十年代交往文。大概是访翻译后作。

下午李鹗鼎、程学敏来，畅谈二小时。程第一次出来走动，左手尚不灵活，说话可以。在小汤山长住，认识莊炎、田雨夫妇。为此次动乱，莊恸哭。水电话旧，痛感总局取消之病，工地混乱，层层包工，事故频繁。电力尤其水电不能先行，责在计委。二滩仍预备项目。程与我同年，小一日，云今年是“本命年”（蛇），要小心也。

夜看定一老。问伍修权提议事，他不知道（昨天冯兰瑞谈）Four out of……[36]

1989年9月24日（星期日）晴，喷二次

六点起床吸氧，喷雾后方舒畅。续读《人物》。颇想定一个今后工作计划，想写的东西排个目录次序。

每天也要筹划早晚两餐，老吃冰箱剩菜，也不是办法。在医院看来要住到节后了。索性躲过五中全会？

中午略睡，起来洗头沐浴。晚上洗澡必喘，定与气温有关。

玉珍来，说大妹信，冰封被点名，派进工作组，为四本书，包括《庐山》。湖南多小人。碰见冯兰瑞。上午看李昌（310）漫谈，他认为几大思潮问题：国情与危机，理想的问题（共产主义），　　（其他记不清了）（原文此处空几个字——李南央注）。是一个常想问题的人。<谈到>耀邦说人还是豁达的，

[35] 《梁储王》：戴晴所著《梁漱溟、王实味和储安平》一书。——李南央注

[36] 指李先念提议，将杜润生、李昌、李锐、于光远四人开除党籍。——李南央注

他病在爱抓，抓个又丢一个，无贯彻到底搞出个名堂精神。我则坚谓病在封建与“左”病，并未清除，而惯“左”则动辄以资自由化为棒也。衣食住行何处不西化，而思想意识不可能全盘西化也。

玉珍先回，苗苗一家三口来。柳思来，为帮罗老写回忆录。此老顾虑甚多。流行打油诗甚多。

夜看电视，兰[篮]球胜南朝鲜 102:72，很有气势。翻报纸到十点三刻。

1989 年 9 月 25 日（星期一）晴

六点一刻起床。吸氧半小时。上午付[副]院长一群查房，似同意等待胸管倒流手术。仍针灸。科协人财交流中心郭全胜二人来，带一大包香蕉，看望之意。提到小妹事（有个女儿），只简单说了一下。下午元元同两位经理（张正华、高铁民）来，将小妹问题谈清楚：前段努力，有成绩；项目可行性不全面；工程预算过一倍；经济手续，如购材料、批发及捞外快等有回扣等疑点（四五处）；三人签名于[与]另一公司合同，对中原有“叛离”性质；不能团结干部共事等。无善始善终责任感（同社会主义一套搞不来），想撂挑子就撂。高付[副]经理说得重一些，张甚宽宏大量。两人都重才。我的态度也是很明确的，好在过去将主要弱点告知，他们已有深刻体会。元元又留下来谈了一阵。一号文件真是意外，陈老板如此待我，憑道路之言，乘处境之危!很是感慨，颇有激动（对耀邦评价太过分[份]）。

玉珍一起吃过晚饭后，即到三楼告陆老，他意可写信，是否只给陈本人，恐不行，文件立即传开也。李昌尚未接到文件。

上午写了点生平回忆各段小计划。(此句写在纸页底部——李南央注)

1989 年 9 月 26 日（星期二）整日阴雨

六点半起床，吸氧。靳大夫（假期回来）听有罗音，或考虑再吊点滴。上午将信稿拟好。中午未休息。看江泽民记者会电视，风度甚好，对答也是好的。

上午看帅大姐，她明天出院。信稿唸给与她听。送我一袋水果。

下午将信稿正式拟定。夜观电视。

1989 年 9 月 27 日（星期三）晴，夜喷一次

睡到七点始起床。早晨只小吸氧，整日觉喘意甚小，只是晚上看电视时喷一次。

上午郑伯克来，说昨天来过两次，我不在。闲谈过去“左”情。钱瑛整王翰（定性后找上海旧人来凑材料，实际上是觉得王看不起她，王当了权）。王也不对，抢了魏泽同的老婆（方铭是王原妻，去延<安>中跟别人好了）。钱瑛还捕风捉影整华汉（检查箱子发现美钞）。刘澜涛曾给耀邦信，婉转致歉，耀邦批复一大段，使刘感动要掉泪。与之意外谈得融恰[洽]。

小陈来，将信又抄一遍，只寄陈（陈云——李南央注）本人并薄宋（薄一波，宋任穷——李南央注）。马上寄江邓（江泽民、邓小平——李南央注）等似不合适，未免小题大做也。

下午金松林来，说中宣部打招呼，为何出此书，似有“泄密”之嫌。老马等写信事。

玉珍来，劝说了小妹一次，说效果还好。吃过晚饭始归。夜观电视约一小时。

1989 年 9 月 28 日（星期四）晴，夜喷一次

睡得尚好。六点醒来，吸氧一小阵。同几位大夫商量，决心做胸导管淋巴引流手术，但最后定案与时、地，必待节后找到中日友好那位付[副]院长才能定。因此也就决心住院过节了。1959 十周年，1984 卅五周年，加上今年大庆，都是在恶劣与不愉快情绪中度过的。生不逢辰，记此心情。

《吾土吾民》剩个尾巴还没读完。林语堂这样的人只能老死异土。

上午到门诊治牙，星期六还得去一次。针灸最后一次。

下午四点到院内散步，闻到桂花香。遇见贾亦斌（大概是85年黄兴纪念宴会时同桌吃饭见过。他一下就与我打招呼）。读了《实录》，读几遍，还介绍与搞近代史的儿子读。有同感，历史不搞清楚，是还会犯错误的。这种巧遇真是一大安慰。

晚饭后散步，遇经贸部李文学闲谈，云明年开始还内外债高潮，外债达70亿美元。经济形势确令人忧虑。

夜电视劳模大会。此种传统，不知效果今日到底如何，医生们闲谈中（因日友好付[副]院长可能一回来即赴会）似不太看重。大庆30年大会，一大片灰色西装与大红<领>带红花，很是壮观。塔里木储油远景110亿吨，数字惊人。

澍兄故去，再无人乱弹矣！今天突然感到悲哀。

今天又打了一个小碗，老了！（此句写在纸页天头——李南央注）

1989年9月29日（星期五）晴，晚饭时喷一次

六点醒来，起床后略吸氧。上午建南来，致陈信一阅。说陈也找江谈过一次，十三个问<题>，有学哲学。

祖春来，极言吃中药好。讲“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之理。久已不闻窗外之事。

《吾土吾民》总算看完。最后一章，对大局是清醒的，爱国主义者。晚年回台湾定居。

下午玉珍、小妹来。带来过节佳肴，一起吃饭[晚]饭。小妹说她的问题已全部清楚，已“过关”，做了检讨发言。

电视听完江的报告。

1989年9月30日（星期六）晴，喷一次

六点一刻起床，喘意甚重，吸氧。饭后因去治牙，只得喷雾。

李昌来，他今出院。他已写信给邓并常委等，申明无“下面活动”之事，如不澄清，有损陈的名誉。[37]谈起季[纪]凯夫案平反事[38]，感慨党内民主生活之困，不许不同声音。

小雷带来今天与明天请柬，决定都不参加。出院换衣还得回来，麻烦之至。一人寂寞过佳节也。

《吾土吾民》翻译甚好，不失林语堂文风。

翻完最近一期《党的文献》，四八年九月政治局会议文件已涉及无阶与资阶主要矛盾问题，以及几种经济形式问题。《晚年探索》文可以对照一下。读英文。

下午老干局孟凡臣、李有存正付[副]局长来，与之谈离休老干无工令[龄]补贴问题，反映甚大，可望解决。

晚上祖春因肺炎住入105，38.2℃。他已75岁多。不能不服老。

夜观电视到12点，来此唯一一次。靳大夫言，那天答中外记者，李鹏称中台为“两个国家”。他们都听到了，但翻译没错：two sides。临睡时喷雾一次。

---

[37] 自9月25日日记提到“陈老板如此对我”之后，李锐连日日记都有写信给陈云一事。特将李锐此信录入在此本日记最后，供研究者参考。——李南央注

[38] 纪凯夫案是1951年年末1952年年初由中共中央中南局查明，毛泽东亲自批示处理的一个打击报复案件。此案从发生到最终否定翻案企图长达37年之久，被认为是开国反腐第二案。2000年4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之琏所写的《纪凯夫事件始末》一书，李之琏已亲历者身份对此案做了详细回忆记述。

1989 年 10 月 1 日（星期日）晴

六点醒来，一刻起床，没有吸氧，感觉良好。中午睡着一小时。起床后，很热水的洗澡，并洗衣袜，无喘意。

上午整理一下抽斗。开始接着看《文革起源》一卷。作者依据的资料真是丰富之至，这是西方学者的好传统。马克思当年写《资本论》，一书未读即不动笔。

上午同左右两位老太太李慕英（？）与罗叔章第一次闲谈。原是地下党员（91 岁），李在沈阳时见过（丈夫名老太爷，是李昇震的姑姑）。

《晚期思想》长文未抄好的尾部又重看一遍，已经搁置一个多月了，出院前应结束之。

晚上同玉珍电话，汉雄来家，还有秦川，都怪我不去参加昨天的招待会。

夜观电视，广场秩序井然，无狂欢杂乱情景。

1989 年 10 月 2 日（星期一）晴

六点一刻起床，整日感觉基本良好，只是夜间略有喘意，吸氧后即复正常。

开始改写《晚期》最后部分，渐入角色。早饭后同祖春略谈。靠翻两番之类目标，难于统一指导全国思想也。

下午小妹、悌忠、忙忙来，随后小瑞、一青、安泰[39]来，都是大包水果食品，一青还带五盒蜂王浆。谈趣事、谐言，如哨兵一呼，人车止步。院前留影。社科院人已过关。

1989 年 10 月 3 日（星期二）多云、晴

六点一刻起床，略吸氧。整日感觉较好，只是晚饭后略吸氧。

《晚期》尾巴两日共抄写八页。对此文自己应具信心。

下午谭伟来，冰封、朱正信。谭找帅大姐、首道一谈，告熊清泉莫再继过去老一套，机构改革时，湖南老傢伙没能起多好作用。杨弟甫知人不明（王向天即经他绍介）。仍是小人猖狂肆虐之所。

夜观电视，中朝足球 2:1，平平。

1989 年 10 月 4 日（星期三）昨夜雨，雨阴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 20 分钟。感觉正常，只是晚饭后因到 105 与玉珍看祖春，坐久即感不适，回来吸氧一阵。

今天又得四页。接着关于“文化付[负]效应”一节须另写过。速度将减慢。

候[侯]大夫告知，星五去中日友好院门诊，已同　育龄（原文此处空一字——李南央注）大夫联系。

下午玉珍与田绿萍来，田情绪激动而流泪，心中闷极找人谈谈好一些。

李慎之来取书，说昨天刚见过乔木（因赵复三事），谈及此书（李锐著《庐山》——李南央注）：几位将军看过，对乔有好评，心中满意。“这是我要他写的。”[40]似不便评价，刚看一部分。谈得颇多，又联系多久前记忆：对李锐议论很多（或自己议论很多，弄不清楚）。美国之行看来好处甚大，愿同美新识来往交谈。还有中国为什么“左”一文要发表，已送陈云审阅。前两年说过，全世界“左派”已崩溃，世界总趋势。讲平常话，普通话（莫唱高调之谓，“平常话是道”，美籍华人禅字语）。保护赵复

[39] 小瑞是黎澍最小的儿子，一青和安泰是黎澍的女儿。——李南央注

[40] 指胡乔木说，李锐所著《庐山会议实录》一书是他让李锐写的。——李南央注

三，愿去巴黎面谈。社科院已平稳（尚昆问及），（保护之意，不愿李慎之下）。说耀邦草包，赵精明有思想。乔似乎在变，可能变。

自己感觉自由了，愿意说话。找徐维城谈（赵不让他管意形，怎么管那么细？），李瑞环谈。要理解、不理解（？）

改革开放决不能后退。过去与黎澍喜欢议论乔，现在仍拭目以待。社科院人算已过关。邓某给胡绳打电话让检讨，郁文也逼，许立群怒责马列义哪里去了（责光远原“左”，现右）。丁伟志曾辞职，故常委当不成了。李本人也辞职，但胡绳未交代。自己愿退写点东西，已 66 岁。

言读李泽厚“古代、近<代>思史”两书后：佩服、非常佩服（钱钟书却看不起）。对美国人要说普通话，说布什主意搞“和平演变”，人家不服，只有我们宣传过“赤化全球”。

江泽民报告太“左”，战胜资义，实现共义何必讲。贯彻改革开放反说得不充分。

在中国被认为右（“右”），是绝对不行的。因此大家只能以“左”安身立命，革命家无不“左”，不“左”何来革命！

1989 年 10 月 5 日（星期四）晴

六点一刻起床，略作活动。确定明晨去中日医院，由靳大夫陪去。

《晚年》文最后三小节，都得重写。带来材料不够，只得回家再说。给朱正信，告以昨日消息。电话告金松林。他说赵宗鼎要去一本。

王照华下午来。看陈云文件，告以往事。他从项南处得知此事。夜观电视剧《长春起义》最后二集。

1989 年 10 月 6 日（星期五）晴，喷一次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 20 分钟。八点玉珍、小陈来，与靳大夫一起到中日友好院。等了个半小时，才见到辛育龄教授。他认为我过敏[源]不清楚，肺气肿明显。胸导流手术该院已作 50 例，年青者多，疗效 2/3，有的可减少药物。但须在发作时做，以便比较，现在做也无不可。最好考虑，还是不作算（玉珍通过张莉知道该院管此事护士的母亲，至今也未做）。回来同徐、侯大夫研究，也是明年再说。于是决定下午出院。中午煮了一小锅面，吃得过饱，午睡不着。休息一小时，即整理杂物，用完 12 个塑料袋。又到皮科作头部冷冻。玉珍三点来，在祖春处闲坐半小时。与病邻、罗老等告别。四点半回家。即遇老温，并来家小坐。谈社科院情况。《中华英烈》拟开会，他已被选为老龄有为者。无事可查了。看秦川，云参加国宴、登城楼，审查严格（绩伟未准），算是一种过关之意了。伯村已知道文件事。

申生信，看完《实录》甚激动：“真大大了不起。”

回家有一种舒服、自如的感觉。南屋是我的“天下”。

十点半上床时有喘意。喷雾。

1989 年 10 月 7 日（星期六）晴

夜晚小解两次。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整日让自己松懈，随便翻报刊。上午李慎之来，因他也被问到民盟 5.1 座谈会事也。有次乔木到院（五月间），谈话间有争论，李说：你们只看到小政治，没看到大政治——广大群众的情绪与倾向。乔看望钱钟书，也是附庸风雅。钱感慨，国民党时，受到朱家骅乃至蒋介石的重视，这一次的问题还是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给钱夫妇送《实录》一本。

下午雨亭、陆沅、王廷栋来，谈了约两小时。让他们看了给陈的信，谈同邓力群纠葛。他们也很不以“听说”为宜。

小多一家来并晚餐，毛竹住姥姥房。

几乎整天在南屋，开离子器。感觉正常。

收到朱正寄的书和信。

乔读李泽厚“古代<近>代”两书后，说“佩服、非常佩服”。（此句写在纸页天头——李南央注）

1989 年 10 月 8 日（星期日）晴

睡得颇好。六点起床，阳台活动 40 分钟。下午与玉珍到后街沿河边散步，有喘意。幸亏带了手杖。第一次散步，当然不适应。

上午秦川来，让看致陈信。

朱维民来，送书一本。他受到袁宝华保护。学生仍不时以无言方式表达情绪。

翻完《孙冶方六十年》，对孙老一生有个轮廓了解。朱正寄此书目的，总是想我写一篇纪念孙老的文章。

1989 年 10 月 9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略有喘意，未作活动。一种懒散心情。

上午玉珍出外，小陈送来文件，即看毕。邓大人同李政道谈话，都谈了胡、赵不坚持四原则，搞自由化遂下台。幸亏老的都正<在>。谈到退的问题，又不放心也：动乱还要管。近日常想到，十年来最大教训，就是老一辈，邓应在前台当一把手，胡赵当左右手，就可免去两次折腾了。

下午大胖夫妇，蒋南来。香港两个起草委员带头闹，已不成气候。十一美国节食募捐，支援“民主阵线”。世界银行贷款尚未全放行，二滩上还有困难。

1989 年 10 月 10 日（星期二）晴

六点一刻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玉珍已坚持早晨跑步。

江泽民讲话文件，小陈未及时退顾委，特严肃批评他失职。必须考虑可以更换了（清查事已过去）。

下午同温济泽、方实一起到文联大楼，参加《中华英烈》编委会。病后第一次出外活动。正逢整顿报刊，要大砍一批。《英烈》能否保住，尚是未知数。赠好书数本，有《宋庆龄传》、《斯大林和他的情夫》等。

1989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醒来，六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上午到顾委三组开会，讨论江泽民 40 年报告。大家关心的还是真做，见诸行动。强晓初说，有的子女从公司退出，又破格转位升官。光远谈《吕氏春秋》四字“胜理行义”则获尊重矣。我也讲了几句，首先表态：写检查，十年只注意反“左”，防右不够。要办的立竿见影之事，如禁止高消费洋货进口。洋酒烟、服装、化妆品之类，教训在客观失控（刘澜涛结束语，读用国货文）。又谈到我们在座者还能活几年，关键在下一代，要派第一流干部去主管学校。

看到王纪宽一篇反映美国情报机关对华对策，清样 9.10.（此句写在纸页底部——李南央注）

下午与玉珍去看徐滨。遇高天夫人，民盟安全，未作检查。费孝通只表态：听了中央报告才知。又听说老太太大骂书记邻居（下车时）什么书记，把国家搞成这样，王八蛋。26 楼人都伸出头看。[41]

[41] 此处书记指的是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李锡铭。李锡铭那时住在木樨地 26 号楼，因其”六四“期间表现，被老百姓所痛恨。——李南央注

1989 年 10 月 12 日（星期四）晴

昨夜九点多即上床，睡到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办公室，又讲了小陈几句“失职”之事。陆沅因赵宗乃等找她问鲍彤关系，而激动顶撞。予以开导。当然应帮助组织弄清楚。组织史资料工作简况草稿（王维佳写）不能用，须重写。请陆偏劳。

下午游泳。五月下旬停止，近五个月矣。馆内修玻窗，较凉。水温尚好。游 600 米，速度、动作，等似无影响，通身舒服。夜观足球，同沙特 2:1 胜之，很高兴。

1989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小曾来，谈组织史工作进行情况及人事情况。他现在是支书，跟各方关系正常。肖延中不愿作检查，自己思想动态已写 10 万字。《晚期》他还是赞成发表。

下午张铁铮来，他查到一些水电五十年代初资料。《经济参考》报有三门峡文，不符历史真象。他要给陈云一信并寄资料，为之改信。告以我现在处境，不宜共同署名。肖克同志要《实录》一本。

游 500 米。去得太晚，遇见王西平，着儿媳要《实录》。

1989 年 10 月 14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同玉珍去看齐西来。他帮做了书柜等，同厂长未取得联系。正在作画，将拟作废者索回（玉兰与鸟）。又赠我端砚（有 6 颗猫眼）一方。写招牌二：“四宝轩工艺社”，“梦潮书画社”。他曾住海军医院，遇一 63A 战士，从木樨地入城者，详谈一路冲杀经过。

下午游泳 700 米。遇汉雄。云派工作组整他（宋平主持），他曾作圈外、西安出差时，正确表过态。原因在建设部五个老摊子，从未捏成一团，他去后硬捏成，于是得罪了一些老傢伙，告状所致。

秦川言，绩伟已准备写一表态材料。秦城犯人口供，因访他而去找过两位老帅也。

观电视到十一点。

1989 年 10 月 15 日（星期日）夜雨，喷一次

六点起床。括[刮]风，未作活动。整日懒散，清理南屋杂件，进度甚慢，边清又边看也。重读邓大人两次谈话，目前似未全遵照执行，还有人要挑起争论。

下午元元来，耀邦致病，因看到一个要批评德平的材料，心中着急。办公厅至今无人去过胡家。一科长去谈<抚>恤金，由西城区发。使之反感。

1989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一）晴，喷一次（睡前）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一早小陈来，催我去参加“人才流动”会。八点半同玉珍到灼姐处，九点半找到会场，听人事学院院长赵履宽讲了两个小时。我讲了十分钟。是一个研讨班，有各省来的干部。

灼姐午餐非常合口味，自种白菜、萝卜菜，豆腐汤也好，鱿鱼发得也好。喝了两大杯枸纪酒。小毛在，清华一学生跳楼自杀：头脑最清醒时最痛苦！议论，一切照社论安排进行也。云赵可保住党籍。回来后，坐卧到四点。

电视，控制专车，早有准备也。

1989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二）晴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秦川来，谈《人民日报》二千人很低沉，高狄骂靠谣言办报，起用一批文革下台者来整人。绩伟写自辩状，逐条驳。有错还是应当承认。谈的结果，去找一次乔木。

雪初来，局势如此怎能料到。学生太不懂事。我说得多，没能多听他的看法，以后切记。

下午游 1000 米。遇故人，都是关系身体的。

1989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三）晴，游泳前喷一次（前几日均如此）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谭伟来，找过双壁［碧］，大姐恐难向湖南写信，写亦无用。廖季立来，体改委每周开四次会，安志文检查：太听话了（过去深得赵信任），他也得作陪，因此未能去医院看我。谈宏观控制不住问题，财权下放等。赵曾犹预[豫]二年，放后当然管不住了。薛暮桥这次也签了名，现继续吃香的是马洪。

下午游 600 米。遇见孙大光，说在北戴河时，张凌等去找他谈签名信事。只记得学生撤出，部队不进城二条。“向中央写信有何不可？党章允许。”不能叫施加压力。现在这套读书，“老教条”办法，不感冒，决自由参加。

谭伟去看过李一氓，说写了个四人调查报告上报中央，听候批示。八个将领没查，如何处理？

夜大妹自长沙来，奉父母命看望舅舅也。正统这回也不正统了。于开泉女儿来，于明天八十岁。

1989 年 10 月 19 日（星期四）晴（泳前喷一次）

六点一刻起床。较凉，没有活动。早饭后小活动。

大清理南屋，甚累。没有边清边读。

同张铁铮约定，下午两点半到于开泉家祝寿。中午写条幅（旧作清平乐）为贺。还看望程明升，已 86 岁！脑软化多年，似能认人。于在哈工大时与赵尚志同班，曾参加过党。82 年重新入党。五十年代初，澜波与我曾制止公安部门对于的跟踪（怀疑丰满事故也）。

游 600 米。

陆茂竹送来 1956 年向毛主席写的水电报告（3 万+附件 2 万字），极为高兴。当年似被王林压下了。

1989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五）晴（泳前喷一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玉珍取药，我到内部书店买书，寄售《长短录》（96 本）。遇朱厚泽，谈 10 万元过程。交红十字会并非交学生。五点声明中有让学生撤退。还得往中高层深挖，以彻底肃清“余毒”。有些人十年、廿年没看准，此次才暴露。

下午游 1000 米。张莉夫妇来未遇。李慎之来，赠《实录》与林克。（当年由李介绍到主席处）。

小多姐姐之子旅游结婚，玉珍请宴，适大妹、平生亦来。为我与玉珍拍照。琬姐甚悬念也。

齐西来来，两张招牌字盖章。看藏画到十点。

87 初政局扩大会批耀邦时，陈发言后，旁边有人告小平，已讲完，“没听见，耳背。”（此句写在纸页天头——李南央注）

1989 年 10 月 21 日（星期六）晴

D 孤之势，为保 Ch.，C.C.等逼，不如 M，Army 问题。（此句写在本日日记内容的右上角——李南央

注）[42]

晨起有喘意，略作活动。

上午齐西来带我们到东郊飞机场路上一大队的木工厂，看所做书柜，共四个，质量不够好（兼营仓储业）。大队给齐盖了几间平房，曾住过半年，太不方便。

下午小妹、芒芒[忙忙]一起去游泳，游 700 米。遇冯征，谈《实录》，他买了 4 本送人。遇何纯渤，王林在国庆座谈会上（能源部老干部？）谈我：又折腾，反三峡别有用心。何甚不以为然。程（程学敏——李南央注）坦问我情况。李昌签名信事，陈（陈野苹——李南央注）、曾志等均签名。不可解？

问小妹一些情况，太不了解这个女儿了。偏激、乱说、说谎成习，玉珍甚不放心，不知打我招牌会闯什么祸。元元夫妇来，一起晚餐（刘澜涛不整人了）。

谈她的妈妈之风派种种。（此句写在纸页天头——李南央注）

1989 年 10 月 22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今天无喘意。

开始校正《56 年水电报告》。写得实在，问题突出，敢揭矛盾的。

项南、秦川来小谈。国家计委批赵经济提纲送邓大人，催问后批一句：要批向何处去？心中明白了，批赵即批于（于光远——李南央注）也。关于陈的文件，所见相同。[43]

当年刘澜涛派女儿向耀邦表歉意，耀邦答：谢谢来看；莫再整人了；工作要安排。刘去福建留信与项：58 年整特表歉意。同意特区可发票子，项手头有“同意”文件（是否自己忘记了？）谁不实事求是。如此否定耀邦。

大妹来，与之谈大局，如何做人，等等。她们一家也是有分歧与差异的。琬姐是清醒的，她自己心中大厦已塌倒。可不必悲观，历史总向前发展的。

灼姐、张丽、昂子来，家宴。

1989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续校正《56 年水电报告》。今天读来，仍觉锋芒。下午同玉珍河边散步。

1989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二）晴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今天上午大劳动，预先将北屋位置清出，小雷同另一司机将四个高书柜取回，置北屋东墙，门后还搁下一小书架，且让出窗下插肖[销]。累得几身大汗。扫、抹、搬，运。

下午带芒芒[忙忙]、毛竹游泳。游 600 米。

秦川告知，上午万里与党组找胡积[绩]伟谈：相信你不反党反社义，征集签名不违法，但要作反思（不使保护人为难也）。《人民日报》问题人大常委管不了。这样真令人高兴：可起标兵作用。

晚上汉雄来。他无可检讨（反对流血，戒严快结束）。陈云从杭州给他寄来两付[幅]题字：“吃亏是福，难得糊涂”。这倒是很有趣的事，也是特大新闻（让汉雄不必过于顶真也）。他准备裱悬于办公室。月底开中央工作会议。

谭伟送来冰封信，压力甚大。嘱找帅大姐。

---

[42] 我 2015 年 6 月回国时曾向父亲李锐询问此句意思，回答是：邓小平目前较孤立。为了保护陈云，C.C.等逼迫邓，认为邓不如毛。此次事件之后，邓在军队中失去威信。此处 C.C.所指何人，李锐说记不起来了。——李南央注

[43] 参见李锐 1989 年 9 月 30 日日记注释。——李南央注

1989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今天继续劳动。上午小雷来帮忙，南北屋搬动家具重新布置就绪，书籍也暂塞入各书柜，分类清理得慢慢来也。

近正午时，李慎之送来钱钟书的信，很赞扬《实录》："愚夫妇遁番研读，惊心眩目。公以局中人，述幕后事，欲识东坡所谓"庐山真面目"者，斯　取斯。（原文此处空一字——李南央注）记原稿（指记录本）失而复得一节，可愕可喜，洵有如贵乡曾剃头[44]自撰墓志铭语："不信天，信运气"。心中颇高兴。得书不过数日。忍不住要写信致意。昨天还接到花城出版社黄伟经的读后信。不久前有萧乾等信，如着意搜集，颇可成文也。

下午游 800 米。

夜观足球，算是进了一球。

玉珍电话灼姐，约定明日之游。

1989 年 10 月 26 日（星期四）晴（晨喷一次）

六点起床，早晨饱餐。八点半到党校。九点半同灼姐夫妇，小毛，一车五人到香山。索道车排队太长，决心沿索道石级登山。近 45° 坡，只能上，不能下。人挤如王府井，石级只容并排三四人。上半部更陡，沿坡无可歇息处，也不时小憩，腿脚尚不觉酸累。十二点过，总算登上香炉峰（鬼见愁）。此峯海拔 550 公尺，总是爬了 500 公尺也。已高出纽约之双塔贸易大楼。小毛拍照多张。峰上有马、骆驼化妆摄影。吃平[苹]果、果汁、面包小片，香肠与茶蛋一枚。亦不觉饿。玉珍跑步锻炼一月后，大见改效，铁铮与灼姐亦不弱。沿途满山均青少年、中年、大都为外地人。我们三老算是仅有者了。下山沿另外一条缓坡道，盘山较远，但沿途可见少量红叶，大量红叶黄栌树，在远处山头。年青人见我们坚持不懈颇为赞赏也。

下山后又小歇，近五点始返党校。吃了极可口的晚餐。七点半始归。铁铮侄子王力宁在个旧灯泡厂当法律顾问，云大中文系毕业，对我颇熟悉，读过不少报上短文。在昆明书摊竟够[购]到《庐山实录》，真是奇事。谈吐不俗，似过于外露，表现自己之"开放"。

归来洗热水澡，不到十点上床。

上海张拓来，谈新安旅行团旧事，要写回忆录。问长沙成立民先事。（此句写在纸页天头—李南央注）

1989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五）晴（泳前喷一次）

六点半起床。半夜服眠药。略作活动。

继续清理。上午小琴[芹]来帮忙。秦川谈老胡过于称好汉：万里等问对大人到底如何，胡竟不答。这太过份了，使帮忙者难以援手。

下午游 800 米。又见秦川，云放了小炮。中宣部事有部长在内。叶飞是模范，女儿判刑不干预。还提到陈小同在房地产公司工作事。

夜朱正来，参加叶圣陶会。知冰封处境困难。

1989 年 10 月 28 日（星期六）晴

[44] 曾剃头是曾国藩的诨号。曾是湖南人，李锐也是湖南人，故钱钟书在此谓"贵乡曾剃头"。——李南央注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本拟去开李大钊百岁会，请柬找不到了，只好在家继续清理书柜杂物。

上午李慎之来，出示胡乔木改赵复三信并条幅（宋无名氏水调歌头“平生太湖上”）署名“老友”，感情浓郁，关怀备至。李的复信引太史公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列传》）我说：这些东西感动不了赵也。身已在异邦，不必[比]在国内，环境、想法都不同了，何况还有家庭矛盾。李也以此为然。于是将此情况告秦川，促他与乔木一谈。[45]

下午没去游泳，小妹一家来，同观足球，结果同与战阿联酋如出一辙。叹息之至。大概足球也有体制与“个人突出”等问题。与其他兰[篮]排等比较，足球尤重个人技术也。我们这个国家只能“集体主义”，不可能有“明星”制度。个人一突出，即遭众忌。

1989 年 10 月 29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后始起床，未作活动。朱正昨天去看了钱钟书，钱谈意大利民间传言：莫[墨]索里尼是永远正确的，尤其在他犯错误时（是更正确的）。“神仙会”举了《封神榜》众仙阁？一节，说致我信中不便写也。建议朱致乔一信，为冰封事鸣不平。

上午齐西来来。帮助客厅换画。留午餐。他带走白石荷花，以鉴定真伪。

朱维民来，说肖延中已无事。

中午未休息，三点后打盹。熊蕾来谈新华社情况，游行六次，只报去四百多人。郭超人得人心，保卫处也保护被传问者。对穆青印象好转。一极左分子（《经济参考》主编俞权？）被礼送到《人民日报》。

北屋悬欧阳中石送字（1984 年）：“行止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正好近日悬挂也。

1989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一）起风

六点廿分起床，活动半小时，因打电话语言不准确，说了玉珍几句，引起大冲突，没吃早饭（引出同王雅琪与大妹谈话诉苦、诉不平），主题还是：“没文化，瞧不起。”我也说，她亦有态度与对撞问题（一个巴掌拍不响）。沉静思之，我今后必须十分注意，如何婉转言之，如何不伤此自尊心。

上午小雷与木工李同为书柜配上玻璃，共八块，120 元。1.2 米高，上腊[蜡]后，推拉尚滑动。这样，整个书籍、资料可以便于寻找了。但归类清理还待若干天也。

清理字画书册，找出齐之彪小楷扇面及单页两件，真是珍品。齐为齐燕鸣父亲，送叶筱嵩老伯，几年前彬彬带来给我看的。颇想练练字，以娱晚年。

1989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二）晴

六点廿分起床，活动 20 分钟。上午将《组史资料简况》稿改好。请朱正看《晚期初探》长文。

---

[45] 赵复三：（1926 年－）上海人。1950 年 7 月任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副总干事时成为《三自宣言》（全称《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内称“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彻底拥护共同纲领，在政府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中国基督教过去所倡导的自治、自养、自传的运动，已有相当成就，今后应在最短期内，完成此项任务。”中国基督教的三自爱国运动从此正式开展）的 40 名发起人之一。此后，出任中华圣公会牧师、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总干事、燕京协和神学院教务长、北京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1964 年夏，突然作为革命干部奉命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负责批判神学的任务，先后任助理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到 1980 年代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和党委副书记，并与赵朴初、赵紫宸合称中国大陆宗教学界的“三赵”之一。1988 年被任为第七届人大常委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又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派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9 年六四事件后，在巴黎公开谴责中国政府动用军队镇压学生，1990 年 6 月被撤销人大常委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此后赵在美国南方一所大学任教。退休后，与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退休部门主管陈晓蔷结婚，定居耶鲁，并翻译《西方文化史》、《西方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等著作。

下午游 1000 米。遇秦川，云北京市登记户口，22、24 楼也不例外也。

1989 年 11 月 1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小陈来（几天打电话，不在家，说是同妻子吵架），说想离婚，吵得受不了。为满起调奥林匹克中心事，要办手续，让去找管理局一谈。几个月不给工资也不对。小雷带回一叠文件。

《简况》改好交陆沅。

上午楚莊来（看朱正），坐谈一小时多。云千家驹在国外发表文章二篇：“百日祭”与“八十述怀”（不惜八十再流亡）。六十岁正背粪、劳改；七十拟家庆，逢民盟开会；这次只得流亡。言及动情处，几乎流泪。我忙以他话叉开。此次又是对人才“反淘汰”。

徐恰[洽]时自杭来电话问平安。

下午游 800 米。

1989 年 11 月 2 日（星期四）晴

六点廿分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为满起调动事忙碌。小雷、小陈去取档案送北郊。

读《新文学史料》今年第三期绿原关于胡风长文，写的感情而又理智，耐人寻思种种也。称胡风为“一代宗师”则难以服众，似感觉不到“宗师”身上还有缺点与弱点。文艺思想总还有些问题的。

下午游 800 米。遇到一位一机部付[副]部长要我的书。在上海胡立教处见到，甚为称赞。

建议朱正给乔木一信，为冰封鸣冤。

1989 年 11 月 3 日（星期五）晴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读林默涵关于胡风文，纯粹史料性质，枯燥，自己其实并未摆进去。关于文艺思想似乎正确都在组织这一边。

上午黎体贤来。梁益华、赵振声来，为覃修典等写字。谈及水电四分五裂，七零八落局面。建议他们代我写一材料，反映上去，看能否再捏拢来。向梁谈到王林攻击我事，及《中国水利》10 期文（《长江长江》代序，李锐反党集团说法，为何我不出面纠正），也以为可置之不理。他打电话与我，竟有人大为诧异也。曹君送书二本。留黎吃午饭，谈组织史资料编辑事。叶国诚可能还想来的（在广播台完全消极应付）。

下午没去游泳，小雷等去拉白菜。夜徐锐来看我，知道安全就好。柳思来，送《蒋介石密[秘]录》四卷本，此书有史料价值。

1989 年 11 月 4 日（星期六）晴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看完李之琏回忆丁玲问题处理过程，写得极为得体，甚有分寸。周扬对丁玲有成见，属实。当年陆定一为何也如此处理呢？是否还有康生、毛的意旨？

下午游 600 米。

晚上陈琼芝夫妇（宾英才）与陈鼓应来，谈尼克松之行，布什使命等。动乱期间，陈在医院，有让李鹏下台声明。国宴时不便向江敬酒也。陈在美曾{公}开反美帝，此次不赞成经济制裁的。

1989 年 11 月 5 日（星期日）阴间晴

夜小雨，晨七点起床。未作活动。准备参加会，遍寻顾委一号文件，原来放在屉内。小陈去报了到。

慎之电话，已邀请法夸尔（致我的信转与一阅），说林克可能积极起来，有机会一访。

陈明与新夫人来，谈五妹阻婚，家庭纠婚[缠]，只得暂住夫人家。兄妹也贴了“封条”。谈李之琏文，是负责之至的，找有关人看过。我说有此一文，丁事可永了矣。又谈当年如何绕过周、陆（定一），只是让宋、习、启［啟］立等圈阅。陈明应当有个娱快安定晚年。丁与胡风关系好的。

1989 年 11 月 6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未作活动。收拾停当，小陈、小雷六点三刻到家，七点十分到空招，住 525。早餐时，已满餐厅矣。人们打招呼如旧，中餐于明涛、高扬特招抚，问是否痊愈。上午看文件，附件即八份之多。后又通知下午也看文件。基本浏览一过。王丙乾等似觉病情基本讲清了，都说病从 1987 年下半年开始，责在赵也。

上午武衡来，谈几个月住医院三次，出差烟台又去英国。外国人对动用军队不解（“为何不化装警察？”）。美军队乃国防性质，只能对付敌人也。又谈日本三菱大厦顶部为收集世界情报处，比政府往往还早还准，而我们却谈“两头对外”，不知天高地厚。驻外经济人员素质也不行。晚饭后同建南散步。军委主席交班已成定局，只能江接。邓还叹息，上次交就好了。

夜读文件，除计划生育外，翻阅一过。观电视到十点过。

1989 年 11 月 7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未能活动。早餐前散步。饭后杜星垣来，问候之意。对赵有惋息[惜]之情。认识的一清华研究生，只在天安门转了一圈，检讨没完，甚是感叹。随贺彪来，也是问问病情。

上下午开会，发言颇踊跃。李丰平（从不发言）谈地方情况，批温州模式，胡赵田万均支持。农业下降，赵鼓励多种经营，进口 200 亿斤粮食。陈丕显第一个长篇发言，讲《企业法》制定经过，批赵之“物质、精神文明全面负责”归于厂长一人之不当。郭洪涛认为过去问题、错误，主要责任在赵。

光远说不准备发言，物价两种指标。

中餐后同韩天石、文彬散步。包括启［啟］立，七个秘书都抓去，问不出东西，只能放人。本拟将赵移香山，赵不同意：请清查，真有问题，判刑亦可，不要再配秘书。现左右服务人员已全换。文彬说陈之固执，可能将邓力群塞进书记处（党章未规定必中委）。韩说王胡子（王震——李南央注）在珠海度假花销几十万元，账单送中纪委，只能交与秘书，不能送常委，谁敢处理。吴富善又放王胡炮：儿子问题，南泥湾精神丢光了。

晚饭后项南来，共读三重要文件（小平全退），都觉主动明智之举，且使别人无以恋栈，十四大取消顾委。中午我向韩也谈及。国庆城楼之夜，项遇见江，他们二十年关系，江要他常予提示，打电话，写条子均可。《实录》一本转交。左王之事先谈，让找我交谈。夜观电视，小平引退江接班。

1989 年 11 月 8 日（星期三）晴

四点醒来，未再入睡。六点前起床。挤时将文件作点摘要。

上下午会。下午讨论小平引退，全组一致同意。九月四日讲话极深刻，韬光养晦，身<体>健康退最好，不能因一二人影响大局。新班子要团结，现在不要争论，独立思考，不同意见充分争论。

散步遇肖司令，定一与他在常委会讨论时：没查清事，明年、后年再查问亦可。说不定是否有处分之类。又遇高扬，问清楚：任务只是查清问题，小组写了个报告，汇总报中央，没提处理意见。又来房小坐，认为赵不赞成戒严，不能执行而辞职，亦属正常。当年列宁为布列斯特和约亦如此。

夜观电视。

李鹏工作会议结束总结讲话中对“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两句话，仍大加指责，而小平

9.4 谈话特举此二句，不要争论，当时谁也没看出问题。我觉不妥，告诉杜星垣，我不便在小组会提也。别组有提的。

1989 年 11 月 9 日（星期四）雨

六点起床，屋内小活动。挤时摘完江、李、小平（9.4.）讲话。上午讨论公报等，草草了结。

将《实录》送与建南与孙大光。杜星垣告我，李鹏那段话删去了。也要书。项南来谈。

下午大会如仪。照相时，小平讲那几句话，也引起我动了感情：戎马一生，多少风波，几次磨难，健康告退，真是不易。照相毕，走散人群中，遇到胡乔木（他就坐在我前面），握手问好。他主动说：你的书因身体关系，还没来得及读。是我要你写的，承担这个责任，又很感情地说：我们是老朋友。这种老朋友关系是历史规定的（安排的），不能解开的（意思）。最后就轻语嘱咐：以后讲话、写文章，照顾点大局。我连忙说，以后有文章定向你请教。有时间也想找你聊聊。满面笑容同意。这到[倒]是早有此意。4 月 5 日与耀邦长谈，他即提到乔木为人，可与一谈，与人为善。

开会前，特找熊清泉谈冰封事，熊说出了许多坏书，主要是《蒋介石秘录》。我特提到我的书似在内，熊说不是。我说冰封很熟，知其为人，且湖南出版有成绩，如无大出格之事，应加照顾（胡迈之来信，说刘正有此意，要我见到熊一谈）。

韩天石担心某人塞进书记处事，可以放心了。

夜平江付[副]县长陈砚发与老傅来，送金橘子等茶油小桶。拟修黄金洞水库，何康支持（去过平江）。

1989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一刻钟。上午顾委全体会，不到一小时结束。薄讲话，公报，官样文章而已。四人事未提及。恐亦不会如此即了：还有什么可查的呢？

小陈似不想变动，极言部内人事暂冻也。每天连电话也不打一个。

在家什么事也不想做。与秦川略谈。下午游 900。

中午未休息。女排负于古巴，无人能对付 Luis。

朱正晚上来，一些小道，谓李瑞环与李鹏冲突，人们心理企望也。

夜齐西来来，付书柜款 500 元。他说给多了。

1989 年 11 月 11 日（星期六）凌晨雨，屋顶边缘见雪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看完组织史资料中央本编纂框架两件。退陆沅，即发讨论。

开始读尼克松《不战而胜》。

下午到顾委看《动态清样》，美国会增加经济制裁项目。布什原宣布：中断军事合作项目、高层互访、出售武器，现增加：禁止出口卫星、警察装备、结束一切核合作，不再放宽对中国出口限制，暂停海外私设投资公司对中国投资保险业务即贸易援助。如总统取消法案，须得国会批准。

游 800 米，有 300 米一直俯侧式。突然想起今天是入秦城 32 年日。小妹一家恰在，玉珍下厨，并饮“习酒”一杯，大家喝葡萄酒，祝今后安份以保安全也。谣传李瑞环与李鹏不和，在压[押]学生有放出者，可以探监，释放者回机关均受欢迎。工人情绪不高，工自联头头已被正法云。

玉珍因我语言不慎（说芒芒[忙忙]是“我”的外孙女，未“我们”）加以今夜之欢乐，极为不悦。睡前谈开，如何不能住万寿路。

1989 年 11 月 12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十分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作字，手很生。九点到十二点，勉强写成三幅：祝覃修典八秋寿，向张昌龄致敬（耄耋之年犹奋斗不已）。为自己写幅中堂（盖世能源），废者也三幅。今后能否每天练练呢？

下午杨小琳夫妇来，苗苗两口来。朱维民来，言肖延中写了一厚叠材料，说人民大学的人要慎交，那位高放原先要建党，现在反自由化甚为积极。今早美国之音，东德已有 120 万人去西德，尚以每小时一万多增加中。东欧动荡得可以了。

夜女儿电话，杨作材凌晨病逝，睡中寿终。

1989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一）晴

六点一刻起床，略作活动，阳台甚冷。上午参加陈坦遗体告别，遇见不少清凉山人[46]。吴文焘说儿子弄到《实录》，他印象最深的句子是“没一人敢说半句公道话。”当年他并不认识彭总，也打成右机分子，也是 20 年。见到王玉清，特告老人家《一号文件》事，说明两事之不实。他未作一语。[47]随后到背阴胡同杨作材家，尚未设灵堂。大女儿密如在，小儿杨正在。见晚年练字甚勤，棣[隶]书、兰亭甚工。计委很不照顾，住友谊医院呕[怄]气，不能久住。心脏病突发，家人无法照顾。郭述申夫妇亦去吊念。

下午张玉洁来，与她谈了怎样处好同玉珍关系。

夜徐滨来。社科杂志社黄春生写的《黎澍传》，为之写介绍信给夏衍。

1989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随手翻完一期《新文学史料》。巴金哀沈从文，讲到自己当年不敢为他鸣不平。真切之情必感动读者。萧军夫人写的回忆，才知道在延安一段做老百姓的经过。此人之倔犟，当代文人无出其右。

下午游 1000 米，通身舒服。朱正从邵燕祥处听来关于我的流言：中组部人说：问题越查越多，但还得让登记[48]。真是可笑。

1989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三）晴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同陆沅谈《资料》工作并王维佳情况。张凌确反映过所谓深查对毛思的问题，当然还是顾委来的。随到雨亭办公室听取钱听涛汇报各地进展情况及人员存在思想（职称等）问题。已有十一个省交上报本。取回烟台自编本及湖北上报本。十二月党史主任会上应将《资料》予以反映。

下午游 1000 米。遇胡启［啟］立，说看到《实录》，写得真好。告以与乔木相遇事，承担责任。[49]说这是历史，要什么承担。

夜陈付[副]县长来，为山桂花蜜 15 万元款事。再给刘江信。

徐洽时老，又送来茶叶、酒与糖食，对我实在过厚。

---

[46] 延安清凉山是当年中央青委所在地，李锐刚到延安时曾在那里工作一年多。——李南央注

[47] “一号文件”事可参见 1989 年 9 月 25 日至 30 日李锐日记和此册日记后所附李锐致陈云的信。王玉清是陈云的大秘书——李南央注

[48] 1989 年“六四”之后中共搞了一次党员重新登记，“六四”期间表现不好的党员不予登记，解除党籍。——李南央注

[49] 遇胡乔木一事，可参看 1989 年 11 月 9 日李锐日记。——李南央注

1989 年 11 月 16 日（星期四）晴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顾委三小组会，讨论小平 9.4 讲话。人们似又恢复“畅所欲言”，又谈那七条，军队不能做生意等等。我也讲了几句，85 年五月《光明日报》三篇小文事件（贺彪大讲韬光养晦引起，未能“韬笔”也）。又提到五中全会最后发文件，李鹏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讲话大批“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同小平 9.4 讲话对立。会上不敢说，只能同杜星垣谈（贺彪说跟他谈了），有人目我为“资及[级]自化分子”也（有人插话：自由化有何关系。张光年说：那是反党反社义呀）。最后说：请不要记录我讲的话，也不要上报。

下午游 1000 米。最后 200 为俯侧式。

晚上吃气[汽]锅鸡，为朱正饯行。接张平凯夫人电话，张患尿中毒，甚危急，即开刀，要务去看望一下。

1989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五）晴、大风

六点一刻起床。大风，未作活动。上午翻阅书。朱正早车走。

下午同玉珍到 301 医院看望张平凯并陈伯村、唐棣华。张减重 50 斤，毫无食欲。送《实录》，一起照了相。伯村精神甚好。唐处见到大儿子黄熙，原来在康华工作，出口劳务，被查了一年。说高扬文同唐克为此事矛盾。唐一肩承担，甚为康华不平。唐、高来才一年多，没做什么事。原来做了不少成绩。

四益来，留午餐。谈他的反思材料。当时左右为难：社论与亚行讲话都是中央精神。又直说学生爱国，不是动乱。王胡（王震——李南央注）电话张爱萍检讨，被拒绝挨骂。于是找小平：老同志，算了。叶飞则说，四十年建设，毁于李鹏一人之手。“不要争论”，是对彭真而言。彭持不同看法。

1989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六）晴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医院看牙，遇见王光美，乳线[腺]癌开刀。

下午同玉珍看《川岛芳子》，写到一二八沪战。此片意义在揭露日本特务机关和关东军，少壮军人侵华事实。人物写得有血有肉，不概念化。送贺彪《实录》。元化带的博士生来，谈朱威信高于江。

1989 年 11 月 19 日（星期日）晴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看近日《清样》，东欧情况知其大概。苏联与西方都是亦喜亦忧，不过内容不同。历史终于演变到这个局面，保、德都是急转直下，对东欧苏联是负担不起了。以后真是“和平竞赛”吧。但军事力量仍起着潜在作用，谁也不会放松。

小多、小琴［芹］带孩子来。吃肉骨头，为小多过 32 岁生日。

翻于友寄来的《抗战纪事》，二代知识分子（冰心与我们，即五四、一二九两代知识分子的经历），均短篇，《群言》发起的。有我的《投笔从戎三日》。

海军政治部的洪流（平江人，曾有信要求帮助早点转业，现 41 岁，上校）与妻子来，谈了一个多小时，人还朴实。´68 年入伍，提拔得真快。谈六月四日等情况。军队现在抓得很紧，统一思想。这次军委会通报了三个人：38A 军长（当军法审判），一团政委（向中央写信反对戒严），一师政部主任（枪杀了政委）。木樨地那几十辆装甲车多是军队自己烧毁的。

有人电话告知，党校开会摆的书摊，有《实录》，一抢而光。

自己补鞋，万能胶粘住那双上脚即坏凉鞋。

张拓爱人来，给冯健送人参及书等，托带上海。（此句写在纸页天头——李南央注）

1989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一）晴

六点一刻起床，室内活动半小时。早八点同玉珍到医院，看牙看耳。遇见钱钟书（翻了病历才敢认定，只同黎澍去过他家一次，都不敢确认），都在耳鼻喉科受诊。只听清他说的四个字："养精蓄锐"，读东坡诗做的诗句，都听不清楚。还说信中不便多写，关心是否已安全了。遇见蹇先任，嘱"讲话小心"，与先佛同样关心也[50]。归途到李普家，装饰得更舒适了。他说受到李瑞环、宋平的关照。徐某来长谈，要整顿新华社班子，续派段君毅来。金明在悼念陶铸文座谈时说：同赵划清界限。他似悲观，将日益走向法西斯统治，不抱任何幻想。我仍谈经济不可扭转之理。

下午邓照明来，从成都回，带来武大校友刊，言杨汝岱在 5.19 后向中央有过表态。段君毅去查，是认识问题。马识途写文："我再也不能沉默了"，几[检]讨几次。

每夜观电视到十一点，玉珍大为恼火。还是学在医院罢观为好。

1989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二）晴

半夜服眠药，近七点始起床。室内略作活动。

续读《不战而胜》。近日《清样》反映东欧形势较多，保加利亚日夫科夫将被全面清算。如此安排儿女。为什么社会主义都同封建主义如此结合？如此假公济私？苏联 70 年，东欧 45 年，我们 40 年，如何取舍，去伪存真？不应当让西方去总结，自己应当总结。秦川说，邓力群在写 70 天！

下午游 800 米。

黎澍死了，无人能再深谈。

夜九点半即上床。几乎是空前之举。

1989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室内活动半小时。上午整理南房书柜，真是难清得很，摊了一屋子。

下午二点到顾委看文件、《清样》。尼克松与李鹏谈话：那时你还年轻。答：已近三十岁，是中国最大水电站的总工程师！

捷克继续多少万人上街，不知能否镇压得下去。

游 600 米。

1989 年 11 月 23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室内活动半小时。早饭后续清理南屋书柜。上午郑仲兵来。病全休。戈老太（戈扬——李南央注）可能住纽约，有两个年轻女孩（一个与美人结婚，富有）照顾，没有参加民阵活动。有人说她有"特异功能"预知也。大概是张凌等曾向郑查问过座谈会事：是否有个提纲？十七、八学生即已提出平反问题。戈老太还不同意戴晴等出席。

元化的博士生来。今夜返沪，带书并信。送《龙集》。胡（胡晓明）是研究《诗品》的。

下午游 1000 米，尚不觉累。

1989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五）晴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廿分钟。上午老温来谈《中华英烈》，秦晓鹰已不受欢迎，得另找编辑人员，

[50] 蹇先任是蹇先佛的姐姐。先任是贺龙的第一任妻子，参加过长征，文革后在中组部任副秘书长。先佛是肖克的妻子，也参加过长征，中共执政后一直在燃料、电力部门工作，曾与李锐共事。——李南央注

挂靠人民出版社。他有脑软化征兆。

下午游 800 米。遇郭建要书。佩珍带儿子（18 岁）来，枣子、小米、窝[倭]瓜一大堆陕北土产。

1989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六）晴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为 1956 年的《如何加速水电站的建设》（向毛主席的报告）及附件《对水利部门过去几年工作的意见》，写了二千字的按语。张铁铮告我，《老调又谈》（《水力发电》约稿）没有发表，于是将之附后，以示“骨头如故作铜声”也。这些孱头（说是陆佑媚、潘家珍[铮]不同意）。

上午曹君来谈某同志似属内部问题，不会诉诸法律形式。电话中正式告知的。[51]

下午小陈来，夫妻吵架事，开导了一个小时，必须 100%忍耐。

游 1000 米，最后 200 俯侧式。

1989 年 11 月 26 日（星期日）晴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将二千字复看一过。准备将《晚年探索》最后部分完成。

接朱正信，附许医农信，贵州将《长江》毁烧，罪名为政治煽动。《山坳》在定罪中。详述该省人事关系。这都是最新史料。湖南则逼冰封：为何李某出那么多书？

下午朱维民来，学校甚平静，人们笑话：“八点廿分”之类。[52]台湾广播，批判十个人，有光远。

1989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一）晴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一早到医院治牙，得下周才能补。回来碰见秦川，都忧国忧民，尤其人心涣散，如何是好。谈到是否能找当轴[53]，适当聊聊。项南随来，乱谈到十一点半。他听早晨西方广播，大概十年改革，原充满希望，六四风波一来，仍是“原形毕露”。千家驹在美国贩[贩]依佛门。急也无用，毫无必要去故作多情。项谈到一旧事，85 年邓朴方去找他，“代表全家问好”，[邀]当康华董事长，以非此材料拒之。群众传说，江之被赏识，与待以总统规格有关[54]（先念亦欣赏，上海盘桓[亘]有关）。《人民日报》一老女同志去家中长谈，愤慨之至，临尾又相劝：好好看戏，不要生气也。特区发行货币事，陈曾批示同意（政治局文件，项认为应当作硬通货）。台湾舆论，对周恩来声望不高，最高的将是彭老总。

叔和[河]赠人言：是非以之自省，毁誉听之在人，成败安之若素。

开始写《晚期探索》收尾部分。

同玉珍到灼姐家晚宴，铁铮 73 岁，大胖 50 岁，儿女一大家子。同父小战象棋数盘，互有胜负。尽兴而归。回家已十点半。

苏丹来访，催《辽沈战役》稿。

1989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

[51] 这里和前面几处提到的“曹君”为鲍彤的夫人蒋宗曹，“某同志”指鲍彤。但是后来鲍彤还是被判了刑。——李南央注

[52] 此为讽刺李鹏的笑话，因为他的两个眉毛呈八点二十分状。——李南央注

[53] 当轴：喻官居要位之人，此处应指找江泽民聊聊。——李南央注

[54] 指江泽民由陈云、李先念提名担任总书记，陈云在上海长住，江泽民任市委书记，招抚甚周到。李先念在上海时，江也是周到招抚。——李南央注

上午伏案，得 3000 字。下午到美术馆，想看林风眠画展，不巧刚刚收场，只看了一些馆藏油画。铜鼓县林业建设的摄影非常精彩。遇水总原供应处长（叶从云？），也爱美术。

游 600 米。

晚八点朱厚泽来（让看许医农写给钟、朱的信，反映贵州人事情况的），同秦川一起谈到十点。现在工人到[倒]是关心东欧形势，各国工会同党一致，一起垮了。宋平责备总工会捐十万元甚紧。王厚德其人受命告状（告朱与倪志福），先念将倪找去才捅穿。倪尚实事求是，不乱来。邓家儿女有不同意见。军委人选，邓原属意向守志与迟浩田。情况总是很复杂的，我们也真是杞人忧天。周子健找江泽民谈了经济严峻。李瑞环叹息难听到真话，到山西扫黄，不过问双清，[55]被反映。

1989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伏案整日，全稿结束，共 65 页。三天共写 13 页，约 8000 字。

上午辽宁人民出版社李英健（女）来，约写毛青年时代的读书生活，供高中以上学生阅读。这是很有意义的。略加考虑答应下来了。要求明年四五月交稿，说可以 20 万字，我说恐只能 10 万左右。附带提到杂文集和诗 100 首，非搭配也。

下午游 800 米。老温来谈《英烈》挂靠事。他 15 岁受瞿秋白著作影响，到 23 岁前，在监牢、通缉中成长。秋白全集 500 多万字，只 35 岁！过去毛只准出文艺论著，说政治方面谬误多。实际苏维埃、农运等他首先提出。

李英健，辽宁人民社青年读物编辑室（363834-274）（此句写在纸页底部——李南央注）

1989 年 11 月 30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小陈送《清样》来。陈英茨来，婉谢一社会活动，给《实录》。《光明日报》上街千人次，都无法追究。姚惜[锡]华与杜导正被撤下，原来都是“左”派也。灼姐与朱朱来，托带书两本与徐洽时。朱朱也只好给书，实不喜欢此女。

下午游 800 米。遇李鹗鼎，告知王林背后攻我事。

王雨亭、王庭[廷]栋、陆源[沅]来，谈工作情况，准备开领导小组会。工作简况争取公开发表。庭[廷]栋专程去看望马石江，有慰问之意，尚未解脱也。

夜小曾来，送喜糖与橘子。湖南谣传：王胡（王震——李南央注）动员湖南老人反李锐，而邓大人保了。一笑。

1989 年 12 月 1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十点到八宝山向杨作材遗体告别。54 年老朋友永别人<世>。见到睡着的面容，颇伤感。人生朝露！老杨朴朴实实过了一辈子，有才能的，但人们记在心上的也只有延安杨家岭礼堂的设计与监工者了。每年总要来家来谈几次，关心的还是大局大事，许多事也有自己看法，有旧学根底，英文也好，晚年就在家练练书法消磨日子。同沈从文还是老朋友。

到办公室找行政局人谈小雷住房问题。

下午游 800 米。秦川谈曾涛其人，批凡是时也跟上，现在又闻风而转，大讲新闻党性，批人民性了。

[55] 双清：即六四后的“清理、清查”。

夜观《血溅秋风楼》，香港式的武打片，胡闹一气。

1989 年 12 月 2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看完陈铁如写《文九德公事迹》（立徵父亲）。内容甚好。寄李鳌并杨弟甫刊《湖南文史资料》好。

《晚期探索》后半部复印好，晚上合并通阅一过。约四万字。今年之大作也。放着，慢慢改。

老温上午来还书。下午即住院。也是老了。夜秦川来闲谈。王任重刊一版文（谈青年思想教育），水平之低，怎堪一谈。到共义，钢琴不能随便拿，只有音乐教师才需也。

下午游 800 米。

1989 年 12 月 3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又将《晚期》通阅一过，一二三稿分别装订。

下午朱维民来，将头、尾唸与他听。谈学校情况，人心如旧，至好在一起仍可乱谈也。又答应作画，条件是决不能干涉。

1989 年 12 月 4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医院治牙。遇宋一平，谈湘鄂西事，他不去苏联也被杀掉的。他同团中央一代表去湘鄂西，此人已杀。在莫斯科，康生要他干特科搞技术，王明未同意，说夏曦也欣赏他的。中国同志在苏被肃掉的极多，说斯大林杀人当时即感如湘鄂西。谈起王明似无恶感。问康生有无格伯乌使命，他说不清楚。

张九华来，将《晚期》定稿交他去输入计算机激光排版，可以修改。

下午同玉珍去看望徐滨，送醉枣。说在放人。

1989 年 12 月 5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略活动。“结束语”加一段性格不容拂逆，一意孤行。秦川约去美术馆，参加国画家张正桓、王鉴(师徒——女弟子)画展，都学黄宾虹。似乎女弟子更胜于兰[蓝]了。气势毫无巾帼气。认识秦川表兄老红军贾若愚，也好字画。

下午游 800 米。

复汪澍白信，香港印他的书，用我的文章代|代|序。

夜观电视到十一点，玉珍极其不满。

1989 年 12 月 6 日（星期三）晴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陆茂竹来，56 年的水电报告和附件已可交《水电史料》附[复]印，并附《新史料》今年为《水力发电》写的短文（由于气候，被能源部陆佑媚、潘家珍[铮]压下）。随后同陆到六铺炕看张铁铮、常流。畅谈旧事、新事。常流编《年鉴》也受到出版社阻力，以及刊三峡文的矛盾。陆告我，这次酝酿明年学会人选，有的地区要我出山也。我也乐于再将一部分精力<放>在著年献[鉴]与水电。常对水电目前形势的由来感触极深，都感到如无五九年事件，水电决不成今天模样。

小妹与巴悌忠来，午饭后谈到三点。公司经理认为问题已告结束，核工业部却通知还有严重问题要

查，“来头甚大”，到底在伯利兹有什么乱讲的，说寄回电传中有“法西斯”之语。多年父女关系可如实相告。

下午游 800 米。

及成都武大校友会刘兆丰信并书三本。

1989 年 12 月 7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郭建来要书，谈了一上午，介绍她自己经历，及交通部旧事，人际关系。叶飞支持蛇口开发，有战略眼光。陈丕显则正统，江泽民为陈元之事同她谈过。我似乎也谈得多了一些。告知 87 年 7 月事等。

下午游 800 米。朱正来，冰封事尚搁置。

1989 年 12 月 8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顾委小组会，传达关于东欧形势，中联部、安全部和王芳等的报告，责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为敌人开道。中国是中流砥柱，平暴之高明也。

佩珍母子回米脂，在京劳动一周。

下午二点到办公室，先与雨亭、廷栋、陆沅谈，三点找赵宗鼎谈，中旬开次领导小组会，确定纲目，还要解决人员与明年经费问题。马石江尚未解放，情绪不好，不想参加会。

贺彪已将书看二遍，甚感兴趣。会场频频找我谈。当年问过贺龙为何那样积极，贺说是毛向他动员的。又是阳谋又是阴谋。

寄汪澍白信。

陈英茨来，留下一堆《参考资料》。遇见刘英大姐，她看冯大姐，“顾委那些人让他们去”。

秦川告香港《文汇报》载陈病消息。

1989 年 12 月 9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看《参考资料》并翻最后一期《海南纪实》。第一次看到此刊物。

上午范用来，谢谢我送给他的书。说胡乔木在上海看望黄裳。李慎之来，法夸尔复信，暂不想来北京，想会见六十年代参与决策人，看档案。都难办到。此公或许在美国卷入较深。谈东欧形势，中国难道回到六十年代反帝反修？当不可能。但在常委会 8:20 斥戈为小丑，庭训：不要忘记爷爷是怎样死的。经济政策向后转（陈薄干预？）。邓真撒手不管？乔木说“曹操与杨修”是好戏，被王忍之申斥。联系 8:20 之不礼貌，也发人深思。李颇悲观。

下午三点去看李铁铮，靠鼻饲，肺炎，体温已降，已不认得人，说话不清。医生认为危险已过。四女在照扶。

周小舟儿子多多来，留晚餐。他刚从东欧、苏联回（广东化工贸易公司），恰遇大动荡，生意没做成。在捷克见到游行、罢工（罢两小时，复工补回），很有秩序，当然都很紊乱。波兰在卖企业，私有化，匈牙利也如此，几十上万个党派。所认识的干部、党员都谴责中国所为。经济都不好，匈稍好，商品缺乏，西方烟酒是宝物，苏联尤其如此。罗马尼亚灯光灰暗，没暖气，街上持枪巡逻。国际列车上写齐奥斯库坏。过边境上来军警即擦掉。

晚上同玉珍看望徐滨，黎澍今天周年祭。骨灰盒在房内。谈少奇儿女当年惨景。

1989 年 12 月 10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同秦川闲谈一阵，希望特使来有所好转，否则经济会成问题。

小多一家来呆了一天，为我放手表电池。

看陆钦侃送来《年鉴》的三峡补充材料。

1989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一天人客不断。上午梁益华、赵政声来取字幅，谈学会人选，并对我小道传闻。批王林胡言，及“老调又谈”短文等。谭壮来，谈形势大局，历史教训。这是一个思想也守纪律的人。开导性质。

下午科协（书记）李宝桓来，过去只在会场见过面。大概是读过《实录》后，有感而来。漫谈性质，中国形象、东欧形势、经济难关，不容乐观也。他估计得五年才能渐缓转。特使斯考特罗夫克来，可能有点点转机。他能阅读 Time 等国外书刊。尼克松不愿见李鹏的。科协帮助各地农村致富，种植、养殖业。

元元夫妇来，谈小妹问题。果然安全部立案，种种可能设想，如有问题，必须她自己谈出为好。星期六广播部门前出事，撒传单。

田家英自杀有一触发原因：情妇冯惠（生过一子）的丈夫贴了大字报。同董边关系不好。估计董亦左得可爱。（此句写在纸页底部——李南央注）

1989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九点到下午三点半，参加四川三江水电综合开发论证会。[付]副省长马麟主持（1983 年到四川时见过的，找他谈过话，拟提拔），考察团长林华、周培源、孙越琦参加，共三百多人。许多水电老人参加了。我讲了支持的意见：如何解决外部问题，积极投资。前期工作做好，尤要排好队。最后提到某老熟人（王林）说我反三峡别有用心，目的就在三江能上也。光远坐在一起，谈抗战初期他到武汉参加南方局青委过程，蒋南翔从山西到武汉是“开小差”。关于留华北与南下开展全国问题（青年运动），说蒋的观点曾受少奇批评。三八夏统一于民先问题，则为当时南方局决定辩护，说王明并未否定其他青年团体都取消，而是左翼统于民先。又谈到刘西尧与赵紫阳入党情况，当年有类似之处，参加了训练班或开了某种会便自以为入了党。武大何伟去开过一个会，刘西尧就以为入了。谢文耀为此还反映过何的不当，何受了批评（应一个一个吸收）。

水电老人纷纷打招呼。见我身体好都觉安慰。

四点游泳 600 米。小徐带婴儿来洗澡。

西北说李鹏利令致[智]昏，不会有好下场。

1989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李普来，谈了近二小时。他是绝对失望，认为已难救药。说是李瑞环、宋平保了他。段君毅找他谈过。说顾委常委，还有老将都出问题也。他那上街不算什么。

朱正散会，留此合作搞《青年读书生活》。唐弢认为倒退廿年。

小陈说星六事件为航院五学生讲演，为何贫穷，共七人被捕。戒严时期也。

下午游 500 米。遇孙大光。说李鹏小挪位子（国家主席），有这类小道了。尚昆娶扬州女（护士，四十多），地方反映强烈。得知两次开会，未收到通知。

看帅大姐，敞开心扉一谈：都两面派，人心涣散。明年上半年经济更困难。告群众对李鹏反映。

1989 年 12 月 14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顾委小组会（两次没接到会议通知），讨论东欧形势。发言在预料中，我附和一两句，以为表态。可忧虑者是苏联形势。

下午游 800 米。

夜观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封建权威、习俗与当代农村生活的冲突，好像看到了毛及其嫡系的影子。

1989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与朱正到三联找戴文葆、胡清一起买书。三联真可怜，全年利润 10 万元。又买回《廿篇》10 本，并到商务买到一批灰皮书，只五角一本。戴谈，由邓某接管出版，默涵任文联|任|书记。王蒙说，不能保护别人但须保护自己。

下午又到内部书店，寄售书已得款近 200 元。于是放手买书。今天共购书 100 元。

游 800 米。夜观《篱笆》毕。此剧耐看。

晚饭前与玉珍看黄乃，听他们谈大姐黄振华在台财产（200 多万美元）落入三姐、薛君度夫妇之手。台、美与大陆亲属如何对付。黄振华急于返台，识破薛夫妇阴谋等事。建议设法在美国华人报纸捅出此事。

1989 年 12 月 16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未作活动。上午参加《老年杂志》与吉林参场举办座谈会。与郑伯克邻座，谈定一家事。刘英养女乃小姨（郑英）所生。定一不给洛浦追悼会送花圈。对毛的看法相似。又同刘英闲谈，原是 1925 年长沙女师学生（徐老校长），85 岁而无白发。

我讲了五分钟话，不指名举薛君度“谋财害命”事。我们无此类事，但老人家庭纠纷仍多，影响晚年安静生活。并建议《中国老年》每年举办一至二次与《中国青年》合办老、青两代座谈会，交流思想。

得两袋人参产品，满载而归也。

下午游 900 米。

姚依林见昂纳克，接受中国教训导致垮台。

1989 年 12 月 17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略作活动。上午与玉珍到海军医院看望齐西来（中风，手脚偏瘫）。取回白石画件等。

《水电年鉴》三峡论证稿看毕。翻出早期资料，让朱正先看。周保志来，动乱期间他们全不知情。嘱收集 79—82 我的工作资料。

1989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略作活动。上午曹志中来，科协书记，五十年代耀邦秘书，听耀邦介绍，我是“才子”云云。谈科协工作，钱学森看风转，亩产万斤被叶永烈批评过，同周培源矛盾大。宋健也跟风，科协工作受制。也是读了《实录》要上门一见的。住在对面 13 楼。苏丹来，送沈阳资料，还是促我写接收文。续集要刊彭真文，登林彪文，伍修权不敢作主。党史难办，西路军问题，尚昆不松口。

小陈送文件来，东欧、苏联形势不稳。

下午同朱正到河边散步，起风，几乎哮喘。

晚电视《神探亨特》有看头。

柳思来，汪澍白要我写四条屏，很认真。

1989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二）雾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翻看梅志《往事如烟》，内有秦城探视。

下午同玉珍到顾委观电视剧《血的脚印》，教育青年不要忘本。漫画图解，当前赶任务作品。

游泳不成。大雪天惊动一群老头，小雷说：这是什么呀!

陆健来，谈陆德调回北京照顾父亲事。

明年一月六日为回京十年，朱正随口一句：卷土重来又十年，引发七律一首：

卷土重来又十年，
复为冯妇更为艰。
满园灿烂桃千树，
高峡纠缠夜失眠。
天道好还人未老，
世情多变笔偷闲。
奈何积习难除尽，
言事依然天下先。

1989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三）阴、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小妹来，说她的问题是安全部有材料（多是疑点），转监察部与核工部，原看得很重，但监察部认为人已回国（八月分[份]），应予信任。于是公司经理让写一检查，有何失言。经理已出国。嘱她今后夹尾巴做人，不要再信口雌黄了。

下午游 800 米。遇孙大光。说罗马尼亚是外地少数民族闹，已镇压，死几百人。

夜电科院刘继来找，带魏民（范寿康四女婿）求见信。

1989 年 12 月 21 日（星期四）阴

六点半起床，略作活动。复竹内实信，复申生信。青年政治学院教师史柏年要找我谈大跃进，复信告以先占有材料。

下午柏原来，谈湖南情况。冰封被批五天。胡真之无耻发泄，还攻《实录》。湖南之难以培养人才。赵杰兵在大庸还不错，吃公共食堂，原书记都大盖私房。熊清泉为庸碌之辈。把刘正也挤下来。

1989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五）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温济泽来，谈《中华英烈》如何挂靠。

朱正已写了两段，很得体。

下午游 800 米。二点与玉珍去看齐西来，给 50 元调解家庭纠纷。

蒋南来，留晚餐，谈到八点。法国老百姓不知中国在何方者，谈天安门都哭泣起来。《欧洲时报》很臭。西方集中攻杨，祸首，李乃小丑。纽约 Time 社论，要死人才解决问题。对赵紫阳住房、换汽车都清楚。“中国戈氏”。

杨小玲夫妇来，约星日吃饭。接甘惜分[56]信：老泪纵横，对当今一些人笔下留情。

1989 年 12 月 23 日（星期六）阴、晴

六点半起床，略作活动。柏原八点半来，谈了一整天。从湖南大革命前后背景，平江、家庭谈起，回忆平生。供他作《传记》参考。

小陈一早电话，罗马尼亚大变，齐奥赛斯库出走。黄乃亦电话，国防部长军事政变。

晚间新闻亦广播，“不知去向”。

1989 年 12 月 24 日（星期日）阴转晴

六点半起床，略作活动。

仍整天同柏原谈平生要事。中心还在风范与气质。问题：思想发展变化过程，对毛认识过程。一生独立思考，自发追求，自学成才。独立工作能力，判断能力，认识水平等等。首先在热河、湖南两个报纸表现，水电更是全国发展，如何克服艰巨困难，包括一定战略性眼光。三峡、庐山等都是胆识问题。也谈到写《早期》之事。

广播齐被扣押，晚上仍为“去向不明”。人民已取得胜利。布城死 5000 人，西部城上万人。

晚上小彭来，玉珍数落过他对满起之排挤。

接汪澍白信，《读书生活》写法。

1989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略作活动。上午柏原来辞行，给点资料。翻旧日记本并磨子潭寄长沙信等，引起往事联翩。范高音[57]59.9 月给我的信，真像红卫兵写的。还有一封小妹见耀邦的信。

43 年与 59 年两次事变，为我留下了全部个人档案资料。

秦川来慨叹罗马尼亚事变。

晚上杨小玲夫妇在泰国饭店请客，吃泰国风味菜，有大火锅。

1989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早晨广播，齐夫妇已被处决。

上午周世田来，送挂历。谈统战部情况。曾上街，是机关党付[副]书记带的头，马文瑞女儿。检讨完事。他说给我打过电话，不要去参加民盟的会，可惜玉珍未告我。久久不敢来，以为必出事也。黎体贤来，说叶国诚同意参加组织史资料事。部队人心也是不齐的。翻看磨子潭——长沙旧信。

下午到顾委看东欧录像（总参三部），最近几天先放，看到齐夫妇被拘捕时镜头。街上坦克、巷战、高楼放枪、陈尸一片、各国红十字救援，等等。也有罗十四大景象：多么热烈拥护。没见乔石镜头。还有万润南到台湾活动等。然后系统放东欧五国几个月“无硝烟战争”的系列录像。罗原来以全民过苦日子还清了 100 多亿美元外债，弄得民穷财尽，货物空空。而又由一个家族实施专制控制。有个六人上

[56] 甘惜分：（1916—） 四川邻水人。1938 年赴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同年加入中共。后任八路军 120 师政治教员和政策研究员。1945 年任新华通讯社绥蒙分社记者，后参加《绥蒙日报》的创办工作。1947 年任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编辑。1949 年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采编部主任。1954 年 9 月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副教授，1958 年随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任教授。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特邀理事、首都新闻学会理事、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

[57] 范高音：李锐前妻范元甄。因其喜欢高声吵闹，李锐称其为“范高音”。——李南央注

书，其中一个人的儿子被捕镇压，国内当然引起大反映[应]。如此脱离群众，专横统治，自然异化，走向反面。布什认为秘密审判为遗憾。

室内空气太坏，归来甚感疲劳。

1989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三）晴

七点起床，略作活动。晨听广播，罗死人 6 万!

上午看康濯写《文艺报与胡风冤案》，较实事求是，写到胡风之宗派系小集团情绪，毛指定为反革命案不予更正二稿代三稿之错。

下午游 800 米。遇孙大光，谈薄一波在工业经济会上说，只剩中国金鸡独立了。

因陆钦侃住院问题，忙着同杨纯等通话。姚监复来谈杜润生在农研室过关情况，室已取消。

1989 年 12 月 28 日（星期四）晴

又因半夜服眠药，七点起床。

上午翻旧笔记本，找出《曾国藩语录》及毛选“成语典故”等。读“语录歌”，引起玉珍、朱正大乐。

《晚年长稿》添一尾巴：马克思谈古生物现象。同朱正为《早年读书生活》拟题二十多。

下午游 1000 米。康濯电话，表示支持。

1989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略作活动。上午到办公室，同陆沅谈，部里有人说《实录》是为报“一箭之仇”，真是可怜可笑。

李有存来，谈老干局一些人对她之苛刻，为编一本退休老干应用书而攻击不已。又归结到对知识分子歧视问题。听话与疆[僵]化，思考与改革也。

下午游 800 米。宣布六不准：不准听美国之音，传播谣言，上街游行等。内紧外松也。

学生有放鞭炮的，问题还在经济形势。

1989 年 12 月 30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听广播，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部，听北京组织史组三同志汇报，他们在山西见到陕西、归途又见到河北同志，有共同问题：省自编地县本的规范化，概述、中述、分述文字处理，善始善终等。都要求开一次全国会或片会。大家都同意明年一季度开。要我向乔木作一次汇报，以争取支持。

下午陆茂竹来，《56 年报告》定本。谈常流夫妇之计小利，使她不愿与之共事。

想做的事太多。《我与水电》是其中之一。让小陆为我先收集资料。

游 800 米。

1989 年 12 月 31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听广播之音。略作活动。

上午开始清翻旧书刊上有关毛的早期资料。摊满一床。

十点南希由小蒋陪同来家。留午餐（她素食）。玉珍安排甚好。直谈到下午三点。法夸尔等因见香港报纸误传我到天安门，极为担心。法对中国很悲观，觉得原来改革开放走在前面，“为人表率”似的，

忽然大倒转。索尔兹伯里七月出了本见闻小册子（极言自己的害怕心理），影响并不好，反不如人家从电视中见到的多（他是从北京饭店见到的）。我告以只要经济改革开放继续前进（他们认为不搞政治改革，经改不好），总还是乐观的。经济总是决定政治的。说刘宾雁在哈佛讲演批评了吾尔开希，对北京学生也有批评。吾尔开希名誉不好。苏绍智沉默，严家其也有距离。丁学良积极得很。

送了一些手头的书。

将于九日离京。

秦川亦来一见。谈到见到送江青入延安老同志，言福建农民意见：过去请干部进家，现在赶出。

夜观电视剧《结婚第一年》，上海石库门弄堂房几家婚姻琐事。几千年封建古老故事还出现在八十年代，最后只能由八十多岁老太太以死了解不解的纠葛。颇有“影射”之嫌也。到夜一点上床。

今天是 1989 也是 80 年代最后一天。

总结今年大事：

1） 一、二月间访美一个半月，归来未写一字。

2） 看完《实录》清样，断然力争及时出版，做好“防御工事”——内部控制发行，至今“安全着陆”，获党内外，老中青一致好评。有评价极高者。（得乔木当面支持）

3） 耀邦长谈，去世为文，代告“平反”，因而获罪。因参加悼念活动及随后两次座谈会（民盟、杜润生），终导致挨批评，写检讨。一时小道谣传，到处担心也。或已不了了之乎？

4） 七月下旬——十月上旬因哮喘住医院。

5） 写出四万字长稿《晚年思想探索》。

6） 接受《毛早年读书生活》一书任务。

7） 没读几本书。

8） 书房仍杂乱无章。

十年回顾

一九七九年一月六日回京复职，至今整整十年了。做了一些什么呢？有何值得回顾事？

一） 又管水电三年多，仍旧摇旗呐喊，更且步履为艰。都承认必须优先，却难以落实。水电机构现在是“四分五裂，七零八落”。留下几篇“上书”而已。仍是“夹缝”中也。

二） 三峡论争，坚持到底。上书出书，惊动内外。终于带动政协诸公、科技元老，会场争议、现场观察，《一论》、《再论》汇集成篇。终于取得结果，悬崖勒马，推迟定案。看来是下个世纪之事了。“言事敢为天下先”，平生一以贯之也。

三） 中央组织部三年，贯彻四化方针，“满园喜见桃千树”。留下足迹，留下痕迹（《起用一代新人》）。

四） 参加十二大人事安排工作，参加主持 83 年各省机构改革人事安排工作。高层干部四化奠基之事。想走回头路亦难矣。

五） 十二大、十三大选入中委、顾委。总算是一生政治生活的一种评定。一二九一代人难得的荣誉也。二十年的苦难历程的报偿吧。

六） 笔耕未已，勤奋如惜[昔]。写了一些有影响的文章（都是结合工作的）。总计出书如下：

《毛早期活动》新版

《龙胆紫集》
《论水力发电与河流规划》（旧书新编）
《论三峡工程》
《窑洞杂述》
《热河烟云录》
《新湖南的诞生》
《起用一代新人》
《怀念廿篇》、《往事长短录》
《庐山会议实录》
以上十一本，200 多万字。另杂文一本编成未出版。近诗百首待印。

七）《实录》出版，了却多年心愿。此书必传。其影响与价值将与时俱增，颇具自信。应再加修订，争取有公开出版也。

八）交了一批新朋友，老中青都有，老友则情谊愈笃。

九）同玉珍的结合，生活园[圆]满，是内助，无内忧了。

十）思想认识随时代而进步，有不甘落后之心。

附录

关于邓力群等问题致陈云陈述信

李锐

陈云同志：

读到您的关于学哲学的文件，受到很大教益。向您写这封信，为的是澄清两点事实。您同启［啟］立同志谈话中（文件 12 页）有这样一段：

“邓力群是好人，不是坏人。听说，十三大时，李锐、李昌、鲍彤，还有青年理论工作者在下面活动，不投邓力群的票。李锐同我一起工作时间不长。他曾经写过一篇接收沈阳的文章，讲什么“不平凡的几辆汽车”（指沈阳军管会干部坐的汽车）。我说，不要写了，要写人民解放军解放沈阳，我们只是去接收的。”我想就此二事说明如下：

一）十三大时，我不是代表也没有列席大会，只参加了中顾委的会。大会期间，我没去过任何一个代表团驻地，也没有代表来过我家。我是在列席大会闭幕时，听到邓力群同志在中委落选，当时很觉诧异，因为过半数即可当选。这天会后，顾委分六个组开会，酝酿第二天常委的选举。我在第六组（一波、任穷同志都参加这组）。李昌同志发言后，我也接着发言，也不赞成邓力群同志进顾委常委。记得一波同志发言，不止一次提到我给中央写了信，对邓有意见。我对邓力群同志是有一些看法和意见的，曾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十日给小平、紫阳同志写过一封信（八月下旬我从外地回来后，启［啟］立同志告诉我

小平同志批示的内容，说您也圈阅过）。所以，请您相信，我没有做过什么“在下面活动”之事。我的性格比较直爽，平生不是一个搞小动作的人。

二）不论当年接管沈阳时，或去年纪念沈阳解放四十年（有地方约我写文），我都没有写过如何接收沈阳的文章。只是在接管工作告一段落时，我遵嘱拟过一个向中央的电报稿，总结接管沈阳的主要经验（现已收入《陈云文选》）。至于“讲什么‘不平凡的几辆汽车’”所指何事，我极力回忆，无任何影子。在沈阳时，不论在大和宾馆或桂林街，我与余建亭同志（后来还有周太和同志）始终跟您住在一起，他们应当有所记忆。此事或许您记错了，或是别人的事错记于我了。

为此小事，写了这么多，烦您过目，很是不安。

李锐上

一九八九年九月廿七日

(此件影印本送一波、任穷同志)

一九九０年李锐日记

第二十二册/Vol. 22

1990.1.1. -- 1990.12.31.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81 年后日记录入说明 xii

一九九０年

1. 1990 年 1 月 1
2. 1990 年 2 月 9
3. 1990 年 3 月 16
4. 1990 年 4 月 25
5. 1990 年 5 月 34
6. 1990 年 6 月 41
7. 1990 年 7 月 52
8. 1990 年 8 月 60
9. 1990 年 9 月 67
10. 1990 年 10 月 75
11. 1990 年 11 月 83
12. 1990 年 12 月 90
13. 1990 年总账 100
14. 1990 年稿费收入 100

李锐 1981 年后日记录入说明：

1. 录入时无法辨认的字和不解的简记，我均请父亲李锐辨认和解释过，必要的在注释中做了说明。那些他自己也已无法辨认的字用｛｝号括出。
2. 我没有对自认为是明显的“错字”和“别字”进行更正，保留了原字，将我的辨正括入[]。
3. 原件中我认为的漏字写在< >内。
4. 原件中我认为的衍字加了| |号。
5. 日记日期的输入，没有完全按照原文，而是采用了统一的格式，即：年、月、日，星期（X）加气象记述。
6. 凡是日记正文以外，写在日记本天、地和旁侧空白处的字都用楷体字表示，并加以说明。
7. 原件语气标点符号全部保留，为了读者阅读方便，逗号和句号没有完全按原文标注，对原件“一逗到底”的使用进行了改正。
8. 为了读者阅读方便，对于原文没有加书名号的书名、报刊名，均加了书名号。
9. 书中注释，除标有“李南央注”、“李锐注”的以外，均选、编自网上资料。
10. 一些在李锐之前年份日记中反复出现并注释过的人名，不再注释。

李南央

2019 年 5 月 6 日

1990年元旦（星期一）晴

七点起床。略作活动。记去年总结和十年（其实是十一年，1979.1.6回京）总结十条。

老温交来《中华英烈》找挂靠信。谈及北医二楼特异现象，不知哪位生病。定一谴责戈氏乃非共产义者。担心回到二次大战前德、日称雄。我认为世局和平，发展不可逆转。

下午朱维民来，广播部前七人已释放，对形势颇乐观，齐{艭}，学生唱国际歌，仍摔瓶子。小项带女儿来。汉雄事吉凶未卜，去留迹象都有，前者为主。几老都有支持。建议找李鹏问清楚。

电话来往拜年。张铁铮说，季诚龙告，南营房[1]有老家伙造谣：李某出逃。

给于刚电话，只能看看报纸与文件，头脑迟滞。

徐滨处有人要书，是崇拜者。嘱找严译名著者与康梁介绍书。

朱正告楚莊言：楚图南赞扬《实录》。

1990年1月2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听广播，严家其十条“幻想曲”。

给汪澍白、李英健、麦克法夸尔信。

小妹一家来，漫谈。午餐，谈我的十年十条总结，讲到第九条无后顾之忧，小妹算是讲了一句良心话：事久见人心，过去有对不起张阿姨的地方。话题还是东欧形势。小多一家来。

下午仍扯谈。肖延中来，谈他的几个月生活。5.27退出广播站，{绝食}五天，得肾炎。曾时刻准备被捕也。看来得开除和下放。又谈到个人婚事的不幸，被人骂“王八”，家庭因之不和，影响精神。婉言劝之。拟寒假去韶山，完成《晚年》课题。

夜黄乃夫妇来，谈薛君度夫妇阴谋。给书。

陈英茨来，谈朝鲜已乱，成都学生闹事等。袁木到北大作报告，被学生问到许多尖锐问题，如执行邓的改革方针，错在何处？出国访问智商很低，等等。

1990年1月3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听广播，香港传方励之去澳大利亚。晚上广播，外交部否认，要方认罪。

上午将《读韩文》抄好寄汪。

老温来，谈《中华英烈》事。陈尚文来，谈苏州纪念陆秀兰烈士受害廿周年事。

下午看《早年读书》材料，玉珍嫌我整日伏案，不如人家每日活动。

游600米，同孙大光闲谈，台湾《中央日报》有连载《王牌打尽的中南海牌局》，有邓府开会情况。组织部长已换吕枫。

1990年1月4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听广播，无大事。清理有关毛的旧资料。

曾卓明来，爱人户口已允调京。

小雷生病，下午同秦川车游泳，1000米。在秦川<处>遇他表弟贾若愚，问及张震，好人，在位者都胆小怕事。

[1] 南营房：水利电力部的宿舍小区名，位于北京西城区月坛北街。——李南央注

游泳池遇人，赞赏《实录》，读两遍。

接电话，潘琪去世，心脏病。

1990年1月5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半导体可收到播音，无有关方励之反应。

整日翻旧资料，还得一两天才能完。沈杨又来电话，催回信。

让雨亭给党史室电话，马石江当然应参加领导小组会。组织史资料今年应有成果。

下午游800米。遇陈彬，谈万润南等在台湾座谈会，中国事须党内有变动。

1990年1月6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顾委全体会，听文件传达，东欧形势，薄一波讲了一长篇，似对中央文件的补充，讲得“更深一些”。然后康世恩长篇发言，斥责戈为叛徒集团，帝修合一，更证明我们反暴之正确，否则在座人头落地，还开什么会。李运昌接着支持康的发言，建议党中央向世界发宣言，作捍卫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中流砥柱，这样才能马首是瞻。（薄讲话也提到只有中国能救社义）都讲老家伙应有所作为，能在此危急之秋，做点什么。张平化则谈井冈山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我们当然不是星星之火，一百多<第>三世界国家都看着我们。

段君毅赞扬高狄文，恰恰我落坐不久，就同邻座高扬谈到此文开头，以美国人口少于我国，算术游戏之荒谬（如以11亿人除美国国民总产值，则人均收入4000美元，美国不过中等发展国家）。韩天石在旁边谈问：总是居高临下，要群众如何如何，不讲为民做了什么。小平说要搞一二十个大案，搞了一个没有？

下午游800米。同秦川一车（小雷仍病）。谈到高狄文刊一版，即违反规格。

夜谢韬带儿媳来（在司法部工作）。有个青年捡了几个小弹壳，当暴徒抓，严刑拷打，双手戴电手套，烤黑了。一个老女法律工作干部，在市委会上质问公安局长，说现在按政策不用刑了。山东、湖北各地，比北京还厉害。随便将研究生判12年。武大师生每天晚饭后，在校内沉默散步。刘道玉一抹到底，在医院住普通病房。

五日上午邵燕祥首次来，谈写农村的新作品。送《忱乐百篇》。谈乔木之“左”，很难变好。——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底部空白处。

1990年1月7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送朱正，近一月，写了12节草稿，功莫大焉。为之打包，以便肩背。

续翻看材料。为客人作字。下午三点半刘继陪魏民来（夫人是范寿康四女），谈到五点多。甚为悲观。对国内情况知之甚多。山西工大名誉教授，常赠软件。作讲演，提到“世界名人传记”事。外表似燕赵之士。第一次见面，我很少讲话。赠沈书诗选等。

夜观电视剧《难忘时刻》，如此忠贞爱情，人际关系，写得极好。演员真好。

1990年1月8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早空腹到医院，查B超，左肾仍有一光点，无变化。良性。遇尉建［健］行，谈汉雄事，举报修房等。玉珍告以该部复杂，许多老家伙精{于}整人之道。遇伯克，谈不少老的告赵宗鼎不懂组织部工作。九点半到党史室，先至金松林处，然后去看望马石江。大概有人举报（平时谈

话不慎)。方知乔木有一批语：征委会不能平行作业，再发号施令，并让文彬阅。身体确不好（心脏、咳嗽)，明日会实不能参加。《毛建国以来文稿》P.234 刊有一语：“绝对不能向群众开枪”也。

遇冯征，云已通知取消部分戒严。谈老将们之拒不检讨（只杨德志认了错)。秦川说，罗事后[2]，曾在玉泉山集会，这些老将也请去了。

下午到老温家，《中华英烈》编委会开会，讨论挂靠单位，只能争取社科院了。编辑多自作主张，主编管不了。取消第一期关于红卫兵文。

1990 年 1 月 9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开组织史资料领导小组会，赵宗鼎、王明哲等 22 人全参加，马石江终未来。讨论编写纲目，今年工作计划等。当促党史室现领导继续承担此任务。

下午到顾委观台片《英烈千秋》，写张自忠抗战史，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爱国军人。

后到徐滨处取书。他们到万国公墓看墓地回，墓穴可安放十对。

1990 年 1 月 10 日（星期三）晴、阴

六点半起床，听广播，取消戒严美<国之>音证实。

上午到顾委，全体会议传达内部电报。江泽民讲话，内紧外松，对外只称“敌对势力”，警惕搞颠复［覆］(陈一咨、万、苏、刘等人反动组织)。一小时毕。看文件、清样一小时。人们又信口雌黄。

下午二时到文津街，游 1000 米。遇郑惠，谈《实录》，称道，完全支持，当年即奉乔木命与我联系的。谈到马石江情况，也说要向乔木反映，正式请他支持组织史资料事。

田绿萍来，留餐。谈小雨同么么谈爸爸也[3]。引起玉珍不快。

1990 年 1 月 11 日（星期四）多云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看完《晚期》存印稿。除同音错字外，错的很少。

翻《民主论》，写得不错的。

下午游 800 米。秦川谈愁眉苦脸的木偶戏。

1990 年 1 月 12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清理南屋，甚累。下午发觉感冒了。

下午四点与玉珍到田绿萍家作客，她请了谢文清夫妇和安若，有慰安之意。谢谈途中遇本单位游行队伍，参加了，起了口号的控制作用，只喊反官倒，腐败，不涉及个人。六·四带了黑纱，承认为双方哀悼。曾到处调查，对实讲了“无赖”等语（“不是动乱”，出尔反尔等)。还未作结论。又谈到黄钢之“无可救药”，太“左”。

七点半回家，很觉不适，早早上床。咳噪，喉微疼。

收到董边寄来《书法丛刊》，家英藏清人字专辑。

---

[2] 罗事：指罗马尼亚发生的齐奥赛斯库夫妇被逮捕和处决一事。——李南央注

[3] 么么：李锐幼女范茂的小名。小雨是田绿萍的儿子，他们同李锐的前妻范元甄有来往。——李南央注

1990年1月13日（星期六）晴

确实感冒了，似中后期。上午到医院，查血。肺部尚好。回来服药，卧休，什么也不看。中午吃面。秦川告，李慎之已离职。

下午体温37.7℃。

1990年1月14日（星期日）晴

睡到七点。喉、胸都疼。服药。下午退烧。

上午坐卧休息，翻完两本有关毛早期及书房小册子。玉珍强迫看电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写男女青年弄假成真的“结婚故事”。“上前线”高于一切。

下午西北水电院宋泽敏来，多年来他为水电的经济效益论证写了许多文章，带来一批（刊《技术经济》），约他写一长文供我利用。

元元、延滨夫妇来，为我按摩，捏脚，谈小妹事，主要靠高付［副］经理缓解（向监察部保证）。估计有存款数万。李昭反映，浦安修对《实录》有意见，不知其详。

1990年1月15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未作活动。勉强翻书翻资料，订正《晚期》稿一份，拟交郑、韩二位一阅。

上午复兴医院魏、李二大夫来（谢谢《实录》。魏与黎澍有交情，向徐滨言是“崇拜者”）为我听诊、开药。今后可设家庭病床，有“三联单”即可。这样倒是方便多了。

咳嗽仍多，头重、心闷，愿吃面条。

夜观电视太晚，玉珍甚有意见。

1990年1月16日（星期二）晴

夜半大咳，折腾二三小时，只得起坐，服药。玉珍相陪。近五点时和衣而卧，睡到七点。

上午玉珍到医院，取来一堆药，有蛇胆咳嗽膏，可清痰减咳。整日坐卧，翻资料及陈书。

陆沅电话，王化宽要书。

小陈送来一堆文件，翻得头昏脑胀。外交部分析罗形势，内因为主。关于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看法也较实在。比“左”论为佳。

1990年1月17日（星期三）晴

睡得尚好，六点半起床。仍咳嗽不断，咳得胸部沉痛。翻书一阵头即发沉。

下午韩钢，郑谦同余习广来（余党校党史室的，常德人），谈东欧形势等。余送《位卑未敢忘忧国》（文革上书集），是他编的。这是件很有意义之事。已发行现遭禁。湖南出此书全不知道。这代年青人有为者甚多。他们走后即翻肖瑞怡与王蓉芬两篇，甚感动。对东欧、苏联都不乐观，我谈了乐观的理由：历史的必然发展，经济前进不能以何种力量逆转。

收朱正、申生信，琬姐信。

1990年1月18日（星期四）晴

半夜醒来，复睡着一阵，六点半起床。咳嗽稍好一些，精神也好一点。为中国儿童少年中心作字二幅：陈毅示几［儿］诗：

应知学问难，在乎点滴勤。尤其难上难，锻炼品德纯。

赫胥黎句：时间最不偏私，给任何人都是二十四小时；时间最偏私，给任何人不都是二十四小时。

小曾上午来，留餐，谈到下午二点。请他也帮助写几篇。他愿意合编《毛选》成语典故。

1990年1月19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仍服药。咳嗽大好，尚有余痰。全身仍无力。上午不能多看书，无力整理杂物。

玉珍催促出外活动。下午到大会堂参加春节老同志会。进入大厅，一半席位空着，甚为冷清。见陈野苹、金兆典坐在最后一排一角，受招坐此，旋项南亦来，四人远观台上人讲话与演唱。项南听到BBC播侯德健与记者谈话，不要步罗后尘。野苹则谈野草社，颇想拉我入社也。

归来甚感疲劳（没有终席），翻杂书。

夜十点就寝。朱正寄来书四本。

1990年1月20日（星期六）晴

近七点起床。今日觉好。仍有浓痰。

上午续翻《文革上书集》，看《人物》韩永贤揭开河洛图之谜，真是伟大奇迹。

下午到北医三院看林汉藩，他儿子前天告知因血管癌已接病危单。同玉珍到灼姐处小坐。看见小胖大儿子1.82米，在桂林冶金地质院。都都已长大难认矣。灼姐人丁真是一大家族。

晚饭前后开始清理北屋书柜。

1990年1月21日（星期日）晴

睡足八小时。今日浓痰已少。

大扫除，小多、小琴［芹］四口，连小徐，彻底清扫房屋，擦墙擦玻璃。我则整理北屋书柜。挂上新画，客厅面目一新矣。

中午同玉珍到黄乃家午餐。过生日。还有他的老熟人一对夫妇，中联部退下的。漫谈形势，大家感慨良多。齐{妇}的“出国故事”，杜撰笑话，人民不共戴天也。

下午《文化报》记者徐有芳来，徐滨告知是黎澍门生的好友，可以相信。随便漫谈，“拜访名人”之意。送酒一瓶，希望老同志身健。

谈陈省身教授慨叹中国培养不出诺贝尔人才，无此土壤也。——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方空白处。

1990年1月22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略做活动。痰已大减，精神亦渐好。

上午到科学会堂参加能源研究会春节茶会。报纸上煤炭、石油一片喜讯，然而实际情况都极为严峻，因基建规模，地方集体煤炭，及统配煤生产都有难以为继（采掘失调，设备老化等等），92年将三个低谷重叠。石油也不妙，水电也完不成七五计划。我插问煤的污染与环保问题，引起人们发言：空前严重，CO_2,酸雨等等。我说：不要子孙后代骂我们只顾眼前，造孽也。杨纪珂作政治演说，大谈东欧与中国大好形势。

下午原拟参加部里总结会，碰见庭［廷］栋，说是机关党委开的。于是回家，同玉珍去看望杨达，送书，谈王林（对澜波之记恨）。又去看周惠，可以走动了。介绍戈氏文章（′89，12.14《大参考》）

1990 年 1 月 23 日（星期二）晴

半夜醒来，久久服［复］入睡。近七点起床。上午到部参加老同志团拜会，与野苹、华锋等一桌，随后到各桌握手、作揖，表示鄙人无恙也。张凌也过来握手表意。

十点到帅大姐处，白天上下午均睡一觉，下半夜则失眠，能室内走动，饮食尚嘉。93 矣。双壁［碧］儿子拍照多张。随看双壁［碧］爱人彭{俊}龙，已看过《实录》。说苏绍智在美国一中文刊物写文作了介绍。他谈谢瓦尔德提到的趋同论，甚表同意。世界发展必然如此。经济是个不可抗拒的东西。

1.3 李鹏来看大姐，警卫森严。

到书店买了几本书，有《诗经译注》,《易经今译》,《周恩来年谱》等。见到伯克在买我的《实录》。下午即翻这几本书。又收到《毛和田》[4]，乔木审稿也。他们是合法的，可以大张旗鼓发刊发行。我的似是“庶出”，只能偷偷摸摸，提心吊胆。

晚上同玉珍到文津街参加晚会，歌舞杂技之类。

1990 年 1 月 24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同玉珍到医院取药。去周建南家，两口不在，见到儿子小川，已从经贸部被挤下，仍回体改委，说什么事也做不成了，只能跟气候走。随去祖春家。谈张承先对胡绩伟的看法：有违法处，建议四川撤销代表。胡谓“两年后再说”，是何种意思？（秦川说：两年内不要争论也）说胡太傲且狂妄。清凉山时即有此印象。（后台是仲勋）（秦川告我祖春在文革后期跟吴德甚紧，人们印象不好）。又去看于刚。说魏泽同担心我，看过《实录》，左漠野对悼邓拓诗，也认为太凶了。这些担心值得注意。平杰三原支持闫［阎］明复，“承当责任”，结果又大批闫［阎］也。流传：中组部雄赳赳，宣传部乐和和，统战部灰溜溜。

下午两点与玉珍到老舍茶馆参加部老干局组织的联欢会。听北京一流名角的说唱口技魔术等。有魏喜奎、关学曾、大狗熊（90 岁）等，电视上见过，颇为精彩。喝茶吃京式点心。不虚此行。又与小多、毛竹逛商场。

1990 年 1 月 25 日（星期四）晴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看架书，整理书案，将《毛早期读书生活》资料搬来南屋。

上午一十点半到潘琪家，向苏韦致悼念之意。苏详谈潘近年生活，心境，包括夫妇生活（露了一句“他要离婚”）由于不满离退，脾气甚坏。同新班子关系不好。

管理局来人问好。

下午贺益［毅］来，送来顾问费与年物。说无工程可接，天生桥二级，龙滩应考虑。

林华、罗西北夫妇，张铁铮、梁益华来。赵政声送来裱好的“沁园春”字轴。西北的书也出版了。谈水电形势，邹家华到计委对水电有好处。钱小姐等对三峡不死心也。（李鹏认为林华不懂水电，将他当靶子）

四点半同玉珍到刘云鹤家，见到杨慎（要过书）还能谈得来。看闫子祥，给书，他已看过一遍。感慨之至：不解决民主问题，党无希望。

[4] 《毛和田》:《毛泽东和田家英》。——李南央注

1990年1月26日（星期五）晴、除夕

五点半起床。看自己的“序言”（罗西北著作）是道出了水电旧情。

寄朱正、琬姐、林祥威信。收到韩寓吾、王宝基信，都关心我也。

南屋已整理就绪。可以正式为《早年读书》工作了。

下午唐见林（武大校友会）领邱德新来（八十年代邓力群与乔木秘书，编过毛哲学批注集，现在北图工作），谈毛晚年生活。居游泳池旁，七道门，封闭式卧室，外界难进去。读《廿四史》，注意宫廷政变，大字本《鲁迅全集》真读，还印有“笑话集”等，《智囊》（补卷）喜好杂书，《资本论》一卷，60年代翻过。马列书看得少。说乔木文革交代材料有庐山会议等。

安泰、轶青来，送麦夫食品等。戈扬有不署名平安信。

夜冯老太[5]送来元宵。观电视到十一点半。

1990年1月27日（星期六）雪、初一

七点起床。小雪。早餐前同玉珍到金老、毛鹤年和冯大姐家拜年。金老谈保安处老人近日死了三个，李宁原来是钱维人夫人，前几天是蔡小伟（何载电话拜年亦谈到蔡）。

九点半到宴会厅团拜，坐在中间靠前。遇到不少熟人，温济泽一桌，林汉雄亦坐过来。马洪、张沛等一起照相。宋一平、郭健、康世恩、杨纯等，李鹏亦过来，说“头发白了”（我未吱声）。节目未完即离席。

志民夫妇来，中午吃饺子，谈梁湘乱法情况。大军、二军事，任其倒卖，梁独断专行，有赵后台也。海南负荷9万，水电有14万（丰水电即够），新装火电可到40万。12.5万一台不能满发。黎人落后，中小学尚可，本地干部不会打交道，到北京各部委难活动。红色娘子军二个连，只有半年历史，后多作民团夫人。冯白驹最后剩二十几人。50年以上党令［龄］尚有700人。资源条件好。三亚过冬极好。

朱维民来，言“声望空前高”。张敖荣、小妹来，张帮了小妹的忙。小妹的同学夫妇来（丁峤女儿）[6]，现即在该公司挂名。谈中纪委梁广明（？）反对部队进城情况，梁是刘型女婿。

张秀山一家来，要书也。

1990年1月28日（星期日）整日下雪

六点半起床，略作活动。李铁铮于凌晨四点去世。与玉珍上楼悼念。女儿们已集中五位（共七女二男，多半在美国）。“还有四天”，果然，寿终正寝也。九点和玉珍到官园，参加少儿中心联欢会，见到黄启操（她从四川调妇联工作）。节目甚精彩，曾到新加坡演出，歌舞、武术等，古筝尤佳。晚上电视有镜头，惜未见到。玉珍第一次上电视也。她坐在二排老觉不安稳。

下午李鹗鼎夫妇来。苏韦送信来，给钱永昌信，照顾苏的困难。

1990年1月29日（星期一）间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整日人客不断。杨小玲夫妇，小多、胜利两家，下午小琴［芹］一家。午餐、晚餐，热闹之至。同胜利、九华下围棋、象棋。同小马闲谈，有的老家伙有关系的，举家迁居广州。志愿军俘虏有回国探亲者。

---

[5] 冯老太：居住在李锐对门的孙冶方夫人。——李南央注

[6] 李锐这里记述有误。我的同学丁萍不是丁峤的女儿，是丁峤妹妹的女儿。——李南央注

王作高来，他女儿在美国，他也去过。谈我们民族素质之落后。谈《山坳》一书。

何格高来，谈水电形势 665230。主一个项目，先到六铺炕规划院，然后出部。能源部要项目，五棵松投资公司要钱，二里沟国际咨询公司论证不了，三里河计委拍板，最后是个 O，什么也办不成。还有电力联合会，水电开发公司，都无权。

苏仲湘来，谈新华社接班人问题，叹息落后形势恐长期难以改变，他还是热中［衷］写旧诗。

杨仁的女婿、孙儿女来看李爷爷。

伯村送来王纪宽写的西方对东欧形势的信息分析。

周灵光来，谈西安火电设计院党委书记事（张彬、禄昆玉后台），基本是事实。对刘宾雁好感（夫人每篇必看）。

1990 年 1 月 30 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看资料。上午于凭（女）来，近代史所研究员，拟写帅大姐传记者（觉材料不多已作罢），代表读了《实录》的人来致谢。她的老师齐一尤致问候。认为这是空前一本，教益良多。她采访过陈少敏事迹，但档案馆，不愿人们言及“一人不举手事”（通过“少奇叛徒”案时）。但耀邦当年谈过的。

下午翟益涛来，送乌龙茶。小妹、悌忠带来一大堆文革史料，珍贵之至。苗苗一家来，芒芒[忙忙]、密密［觅觅］玩得甚欢。这似乎是 59 年以后，第一次“天伦之乐”！苗苗已 44 岁，小妹已 40 岁。他们的女儿 9 岁，8 岁。

张灿明[7]来要书。问张爱萍事，王震确有电话，“难道反革命不镇压？”“你看过信没有？”信只给中央，别人如何处置，如何管得了。还说“陈云要找谈谈心”，结果也没找。原没让杨得志签名，是他自己秘书找上门的。签名者都是风骨相同的也。最初为叶飞发起，信还长，后压缩。

1990 年 1 月 31 日（星期三）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半起床。床上吟得五律,如去日本访问早稻田也：

扶桑寻父迹
八十五年前
甲午风云后
同盟聚会先
弥留思北伐
希望在南天（仰南幡）
唇齿论交日
我来早稻田（儿来）

上午读肖延中《巨人的诞生》，有较深刻的探讨，但新名词、新概念太多，诘句［屈］聱牙句子太多。读来有故作高深之感。

下午游 1000 米。

晚上李刚[8]送信来，要求提高生活、政治待遇也。

[7] 张灿明：张爱萍的胞弟。

[8] 李刚：李普的妹妹，叶剑英最后一任夫人，后离婚。——李南央注

1990 年 2 月 1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续看《巨人诞生》。朱维民来扯谈，香港也传朱榕［镕］基进国务院。

下午游 600 米。周子健等都买了《实录》，嫌贵，说我“万元户”了。

小陈送来熊掌。

1990 年 2 月 2 日（星期五）多云

五点起床，略作活动。看《动态清样》等。

拉科夫斯基在波党十一大报告：对历史要作不偏不移评价，不能变为讼诉。二次大战后战胜国将欧洲分割格局，无选择自由。党的多数是赞成斯大林主义的。勃等施加压力（解决团结工会问题）有如帝国性质。过去坚持的马克思的社义：通过投资和分配领域实行完整计划代替调节市场机制，总的看来是死路一条。实际上导致异常强大的官僚主义地管理人和物的体制结构，采取垄断方式执政几十年面对经济政策负责的党未能应付时代挑战，而败下阵来。共义运动主要弱点、失利根源在不要政治民主，其理论应在列宁主义的无阶专政学说中找，实际是一党专政，必然产生任人唯亲或少数人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和指导作用”，即不可能有效地使制度民主化。除了多元化，别无选择。漫长时间得出这一结论，园［圆］桌会议是党作的选择，不要因之遗憾而伤感。祝戈在解开斯义制度的矛盾症结方面取得成就。

巴尔米罗维奇副总理班子结论：只有移植资本主义，才能使波经济健康化，而未看到其他能保经效，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途径。从社义经济（包括缺陷）向资义私有经济过渡，即意味 19 世纪资义情况重现：劳者普遍贫困化，广大失业，小农户流失，国家财产向私资出售。

欧洲政治稳定将是长远目标。

新党一开始就要争取左派曾失去的阶级目标——保护贫困者、弱者、被剥削者，被迫害者、被镇压者以及被侮辱者。党应向人民推荐“第三条道路”。所有制多样性，福利国家、自由市场、高效经济，劳动人道主义化。

下午游 900 米。先到办公室，小陈不在，找李有存谈李刚事，同王维佳闲谈，他深感《实录》所冒的风险。说此书影响越来越大，“斯晚年“乔木难堪。我说当年还是“言之成理”的。

徐滨电话，约吃饭。

1990 年 2 月 3 日（星期六）晴

四点醒来，四点半起床。看完《巨人》，此书大可利用。

上午到水电学会参加春节年会，见到许多老人。听水电形势介绍，我讲了 665320 之事。周太开特向我说，听说我来，才来参加这个会的。覃修典送八十遣怀诗。

下午熊蕾莱，谈新华社有记者去看过王丹，如公审，将如何提保留意见，应承担责任当承当。谈她父亲跟随胡宗南十年之事。最后 47 年去美国读了个硕士，同陈忠经、申健之关系。

游 900 米。晚上蒋南来，代买湿雾器。谈崔健摇滚乐会，上万青年狂闹一顿。票价 20 元，黑市 80 元。

1990 年 2 月 4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为小陈朋友王云生读厉以宁博士生同童大林通电话。

上午十点多尉健行来，谈梁湘与赵紫阳。梁太出格，纵容儿子官倒，独断专行，海南超前大办，（{需}外资 1000 亿元）。赵倒下是好事，独断专行，随心所欲，用人处事都有权术。对耀邦看法与我一致，真

是可惜了。送书。

下午陈英茨来，送《中流》，林默涵主编也。“左”派的胜利果实。蔡若虹七律五首，还有刘白羽大作。文风装腔作势如故（此人一辈子朴素不了）。

王若水夫妇在秦川处，下楼畅谈。在写马克思。马的真正价值不在经济学而在哲学（《哲学手稿》），剩余价值理论，体力劳动创造价值等已说不通了。哲学所谈人的价值，则是永恒的。列宁的“专政本质”（关于马义）也是问题所在。马与列都应当重新研究。

1990年2月5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翻李泽厚的书。翻《中流》创刊号，打油一首，遥赠主编：

一花独放砥中流
定要争鸣反自由
时货盛装新字号
陈强老调旧行头

下午参加潘琪告别式，遇到许多熟人，也见到钱永昌、周洁冰。谈苏韦妹妹补助事，算是尽到责任了。

林文山、李下来，谈涿州会议与熊复发言。吴江去信责问，熊只得道歉。送书一本。

同玉珍带毛竹散步，到杨纯家小坐。“多党制”又何妨也。东欧形势乃自然发展，也不要杞人忧天。

复兴医院魏、李大夫来，谈去年六月情况，死者有被铁锹削掉脑袋半边的。

1990年2月6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仍四点醒来），活动半小时。

继续看有关材料，杨昌济生平等。

为王云生事给董辅礽信。不接受小陈的熊掌。

十点李普来，漫谈到二点，留午餐。中心是东欧形势，历史回顾，局势看法。他过去同邓、陈有较多接触（邓看书的，碰到什么看什么，《约翰克利斯多夫》，《古文观止》，说韩愈原来是小人）。陈似愿意人们接近尊重他。

昂子来，旅行华东而归，花四百元。

下午游 600 米。谭壮来，原来他在延安同耀邦即熟(管过柳树店医大)。要去《新观察》纪念耀邦文。元元两口来，谈小妹事已了，关键还在张、高两位经理好。

徐滨来，谈光远拟聚谈事。

1990年2月7日（星期三）晴

两点醒来，失眠，复眠药。七点廿分始醒起床。多日未有好睡。略作活动。

十点到文彬处，漫谈。四人似不了了之[9]，尤其王平态度平和。谈与耀邦往事，怀念为AB团，带到中央苏区（自刻腊［蜡］版办《少儿报》），顾作霖亦认为不致有问题，遂得保全。在湖南时同华国锋关系好，文革后任秘书长，叶帅推荐，自易通过。华尊重叶。陈也不满意华。28.5个材料[10]，乔木批示要

[9] 指李锐、李昌、于光远和杜润生四人“六四”后在中顾委被批判之事。——李南央注

[10] 28.5：指“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一案。——李南央注

毁掉（当初是乔建议搞的，开会时尚昆亦参加）。

下午同玉珍到顾委看台片《黄埔军魂》，写一教官（及夫人）之从严训练，夹有人情，颇为动人，演员甚好。

1990年2月8日（星期四）小雪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顾委小组会，讨论五号文件下基层。七嘴八舌，颇多牢骚：老上电视搞形式主义，不要一窝蜂，反成灾害（吸取整党教训）。保密制度要改，前呼后拥（我谈了59年同总理去新安江轻车简从事），吕东还谈到不要在台上无人吱声，一下台一片批评。教委工作如何？无人作自我批评。武衡特谈海南橡胶危机（台风毁一半）。霍士廉回顾大跃进时他讲了点真话，向毛反映：已饿死者查明六千人，打死13岁女儿吃；丈夫饿死，卖死人肉；挖死人肉吃。“你还敢讲真话”，“有的地方饿死几百万也不反映”。当年浙江没放卫星；不能砍树，浙江树少，矿产资源少。大家似意犹未尽。

下午灼姐带小毛，并都都，黑子来。游600米。

1990年2月9日（星期五）多云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小陈送来当天《清样》。苏联全会形势，戈稳住了。分歧完全明朗化。正面、反面意见都能坦率说出，这就是好形势，党才有希望，铁板一块总不是办法。电视只有文字性解说，没有形象镜头，说明不支持。关于民主党派合作文件更是对着干也。

上午送书与李之琏，谈58年为丁玲案受牵连事。陆定一，周扬真“左”得可以，他与黎辛被开除党籍。张际春是比较公正的。

下午坐秦川车去游泳。1000米。同周子健闲谈要注意顽笑语“多党制有何不可”。

1990年2月10日（星期六）多云

三点半服眠药，睡到七点廿分。上午陈四益来，谈新华社人事，80%不赞成曾建徽，六月四日后三天没发对外稿，原来是他三天不敢下楼。

传李锡铭小范围内谈：有大党员、大干部、大理论家说，赵{复}出就好了。过去认为赵不错，原来是个阴谋家，说我们谎报军情，誇大军情。

尚久骖、吴云龙夫妇（新疆文化厅工作）从湖南来，带叔河与朱正赠腊鱼腊狗肉。陈琼芝陪来（她们是同学好友）。谈新疆大局，宋汉章不错（能抓宏观，查资源，重视知识分子），但不是王恩茂所属意者。维吾尔族情况亦复杂（有地域、派系）。谈民族问题，马义的难题。他们在编一部丝绸之路的电视剧。陈说她的邻居已写两个电影剧本。

光远来，同秦川一起在徐滨家午餐。一个可靠信息：C致D信[11]，若干条，要批十三大两句话（五全会李鹏讲话被删去两段），为什么不批赵？等。是否摊牌？3:3，硬结：软散。D总应坚持改革开放也。人事如何变动？

给王宝基、韩寓吾寄书。

下午游800米。夜范乐年来，送《范寿康教育文集》八本。他即去美国省亲。夫人带女儿在旧金山，已半年，归与不归。托带书与岱年。

[11] C：陈云，D：邓小平，陈云致邓小平信。——李南央注

1990年2月11日（星期日）晴

七点起床。未作活动。复五封信（钟伯熙、王申生、汪澍白、朱正、冰封）。有个胡为雄，送书《毛哲学与中国哲学兴盛》，又写信来问毛诗词与胡乔木所编本的问题。能写书，信却不通顺，字也蹩脚。这大概是一代青年通病。

1990年2月12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同雨亭、廷栋、陆沅、金老讨论编辑室工作及三月会议议程，并漫谈到十二点。我谈了当前苏欧形势的看法。马义要发展，产生当年也有空想的东西，何况到了一百几十年后的今天，剩余价值理论、劳动（当年指体力劳动）创造价值等都需要发展了。社会主义建设谁说得清楚。世界要向前发展，“世界大同”理想与“一国两制”，“天下一家”（经济、科技、统一市场，全球共同问题，冷战结束）。我是乐观的。

同小陈一谈，要有一半时间为我服务。收回熊掌。

党校李公天昨天来，谈党校去年风波情况，只一人停职反省，科技部负责人（头年选举得分最高）。薛驹较平和，如高狄在则不得了。谈蒋南翔之固执，用人有偏向，江流其人“左”，邓子恢当年做报告讲包产到户，是他检举的。蒋将大权交此人，而不用韩树英。高扬来，派性统统靠边，因此有顺口溜：撤下韩陈江，下　　章（按：原文此处空两字——李南央注），烧了大礼堂，气死蒋南翔。也是不民主，独断，过份自信。还让人写报导刊《人民日报》：“党性、民主、科学”。

1990年2月13日（星期二）雪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小陈送熊掌来，由燕京饭店一级厨师做好，玉珍拟请于刚等来吃饭。

唐小毛来，在湖南过春节，送腊肉一块。谈小妹曾拟铤而走险，别人意见听不进去，现在才安定下来。谈西德工业水平等比美国高，福利也比美高，小学到大学都免费，医疗有保证，工作严格。在外司中学到东西多。谈唐荣枚在美国靠儿女打工维持，很没意思，鼓励她写一些中西民俗生活对比的东西。

下午游600米（400米连续俯泳）。遇人闲聊多，郭健告知，有人说（当然高层）我和光远检讨好。李昌女婿从他家出走。在网球场，玉珍认识“自来熟”姜平（女，66岁，柳树{容}的学生，湘乡人）。

夜观《好来［男］好女》4、5、6集，惜前三集未观。

1990年2月14日（星期三）雪

四点醒来，复又睡着，六点起床。上午看文件，看资料书。辽宁李英健电话，告以约一半可先刊报刊，四月能否完成无把握。顺便提到《毛选成语典故》及《早期》再印事。熊蕾电话，已找到一日语翻译，新华社的，日本出生。

小瑞送来唐振常写的《黎澍墓表》。

下午与玉珍到八宝山向李铁铮遗体告别。游600米（呼吸不顺，未喷雾，多仰游），遇见孙大光。谈《人民日报》标题：“春来大亚湾”，当年总理未用过也。王任重去看赵紫阳，劝作检讨，拒之。

夜看完《好男好女》7、8、9集。文革时陕北一角，如此愚昧、野蛮、落后和悲惨。李金斗写得演得都甚好，就是那样的队长，队长就得那样，他还不多吃多占，还有他的人情观点，许多问题现在还存在。

1990 年 2 月 15 日（星期四）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上楼看望李铁老的七个女儿（2、3、5 在美国，二个儿子在美）闫[阎]明复来家，没参加遗体告别。

续看资料。玉珍也为《实录》吸引。

下午游 600 米，谈话耽误时间。秦川、朱厚泽，谈赵的问题在踩耀邦一脚也。

陈英茨来求字，送纸笔墨。

1990 年 2 月 16 日（星期五）云雾终日

睡得甚好，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部里，听吕枫作报告，全国组织部长会，考察干部问题，苏欧教训。

下午四点，游 800 米。

夜观电影《血泪情仇》，如香港武打片，串以“反袁护法”的荒诞情节。可以娱众，但小雷却很看不起这类片子了。

1990 年 2 月 17 日（星期六）雪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杨昌济生平》看完，拟专写一节《新民学会导师——杨昌济》，《早期》一书对此强调不够，着重写读书治学方法对毛蔡等之影响。

下午游 700 米。小陈送文件来。他请假去沈阳办扶贫事。夜李铁铮三、八女来，坐谈甚久。美国华人难转弯也。她们要求保留父亲房子。

1990 年 2 月 18 日（星期日）雨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续看资料。改《黎澍墓表》（上海唐振常撰）。秦川说少感情，建议徐滨找钱钟书定稿。晓瑞来取稿时，同他谈婚姻问题（徐滨嘱托）及本身与建材研究院情况。1500 人，真起作用搞业务的只 200 多人。看不起那些坐机关聊天喝茶的众官们，机关基本上是官天下，兵甚少也。他有过 11 篇业务论文，有的在国际会宣读，译成外文。大龄女青年问题甚多，他不愿陷入麻烦，自己最佳年令［龄］已过，这个问题还是想解决的。看不起两个姐姐，但佩服在美国的大姐和平，读书时即精读黑格尔《反杜林论》，同父亲辩论。

朱正电话，三月来开会，20 元千字太低。

小多、小琴［芹］两家来过周末，吃饺子。

1990 年 2 月 19 日（星期一）雾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部参加组织部长会，听传达江、宋讲话：领导干部、班子要掌握在马义者手中，苏联接班人没搞好，戈搞伯恩斯坦人道、民主社义一套，只有中国能救社会主义了。讲党员重新登记之理。去年风波搞乱了思想也。

小妹，午饭后与之谈到四点，谈出一些真情，想把芒芒［忙忙］带出国。性格太直。西德朋友邀请以身家担保。还是搞本行专业，或搞翻译资料员？还想写作，告以除精通外语外，还必精通中文。

玉珍不满我不午睡作此长谈。

明天请于刚等晚餐，狗肉+熊掌也。

1990 年 2 月 20 日（星期二）雾

二点半醒来，服眠药。大概四点后复睡着。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开始弄《接管沈阳日记》。当年的字真难认。

沈阳电话，《早期活动》承印，望多些修改。《读书生活》在刊物发表 1/3 为宜，也谈了“20 元”的问题。给朱正信，谈及此事。

下午二点到文津街，游 600 米。然后接于刚来家，李普夫妇随到，然后是灼姐夫妇，徐滨、杨纯、谭壮（有特异功能，没有约他也）。秦川要赴霍英东宴，上来致意，夫人来了。济济一桌。熊掌、腊狗肉、腊肘子、鱼、汽锅鸡等，丰盛难得的夜宴也。好象 88 年后就没举行过了。当然畅怀乱谈一气。徐滨拿来钱钟书修改的黎澍墓表，谈起钱氏夫妇，出示给我的信[12]“公以局中人，述幕后事”。漫谈形势，有的难免悲观。

何定电话，浦安修对《实录》意见并非对书本身，而是对目前“加强思想工作”不利，要我不必送书给她了。何曾去买过几本送人。要此书的人多。

1990 年 2 月 21 日（星期三）雾雨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九点到军博去参加有色公司所属中小学生的书画展（伯村长女主持的，这些方面酷似其父）。黄华剪彩（未用剪刀，活结可取）。遇见谭云鹤，话旧，说崔月犁之主观跋扈，对付［副］部长亦如此。

翻《赫鲁晓夫最后遗言》有关部分。

下午到顾委看美国片《铁血探警》，有了解美国警局与黑社会价值，也有人情味。

1990 年 2 月 22 日（星期四）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续看《赫遗言》。

上午平江农业局局长罗志远二人来，向农业部要求列商品粮基地县，去年来迟了没列成。只得又向何康重提此事。顺便问家乡情况，建议派人到万载去问林业建设，抓紧搞好教育。

田绿萍、安若带邓钧洪女儿（残雪）来，闲谈颇久，说王蒙、李泽厚、刘再复欣赏她的作品，有 25 万字长篇已付印，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有翻译。澳请她去，但不让出国。她想举家出国，英语学得可以了。中心大概是个人价值 ，喜欢鲁迅《野草》。我说看不懂，读不下去。人很内向，也朴实。住在安若女儿家。留三人午餐。

下午游 600 米。雨亭、廷栋、陈［陆］沅二点半来，谈到四点多。陆担心有什么不利形势，大家回顾四年工作，不事张扬，无任何“自由化”扯得上之事。我嘴滑讲了追问蒋南事[13]。

1990 年 2 月 23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湖南省图书馆两人持钟叔河信来，编《湖南资料手册》，内有省名人文库，要我的简历和书。介绍了刘雪初、李普、刘祖春等。人来人往办不成事。温济泽来，他写了一篇

[12] 指 1989 年 10 月 21 日钱钟书看过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后写给李锐的信。此信原件在我这里，将存入胡佛研究所。—李南央注

[13] 蒋南是 1989 年年初李锐应哈佛大学之邀访问美国时的翻译。归国后，国安部曾找蒋南谈话，了解李锐在美国的言行。——李南央注

纪念鸦片战争150年文章，非常一般性，我说如科普文，他也同意。将《晚年探索》与之一阅。

有陕西博物馆党军来信，要《实录》。只得告金松林直寄。

下午游800米。遇秦川，告在人大常委会发言，必讨论腐败问题。说到去年，几个人宣传能发动，百万人上街，还不是群众不满。遇朱厚泽，要书。

明天讨论中央文件：联系群众。文件好，如何言行一致却难。

1990年2月24日（星期六）晴

三点醒来，服眠药，仍久久不能入睡，想得甚多，要讲之事甚多，意识形态、造反派、凡是派专政、任人唯亲，我自己经历：三峡，必须横站，秘书当付［副］部长。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顾委三组开会。人们发言热烈：警卫制度、当前形势、腐败问题、齐奥赛斯库教训。文件平淡，未抓住中心要害。我讲了点：文件好，关键在做，言必信行必果。如何不讲假话，真交心平生只遇到一个黄克诚，可以吵架。提到三峡和钱正英：准备七十岁坐牢，如何进言。

下午游900米，带书给朱厚泽。

1990年2月25日（星期日）晴

三点醒来，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翻杂书刊报。收不拢心绪。秦川来，欲找江、李等一谈。造反、凡是当道，《人民日报》每况愈下，殊不安也。（电话约，均忙或即出差）

下午柳思来，从湖南回。遇见沈立人，谈清查官倒，检察长言，一到党委即卡壳也（司法不能独立）。农村甚乱，修墓不能立石碑，只能水泥，否则挖走，还有挖棺木的。谣传李锐去美国洩密。省委讨论冰封事，“不牵涉中央同志”。（送狗肉一块）

陈英茨来，索字。小道甚多。公安部长回浙江养病了。

夜安泰送来《黎澍墓表》定稿。

1990年2月26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始起床，活动廿分钟。上午只做了一件事：将《墓表》看好，加了“尤关心现实，秉笔直书，肝胆照人，终以常年伏案，倒地不起”。晚上同玉珍送与徐滨，坐谈甚久。钱钟书夫妇来过两次，赞成黎澍不进八宝山办法。钱甚看不起王元化，《文心雕龙》著作是“给小学生看的”。唐振常写的墓表原稿，贬之为不懂写文言文。一问年龄，说难怪。（元化是否当年划胡风分子前后有何表现，为钱不满？）

秦川来，对形势甚焦虑，约{项}不遇。

下午到医院，看皮肤、看眼睛，取药。到刘祖春家不遇。看望齐西来，玉珍买一袋水果。按摩师正在治疗，已能小行走，说话还清楚。前天曾与韩晓洲电话，药费报销未解决。

悌忠来，谈小妹情况。身体要搞好。——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下部空白处。

1990年2月27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开始弄《接管沈阳记事》。一种应付差事的情绪。

秦川早晨来，万里约谈话。我分析当前形势：反帝反修，人事清一色，经济是否已到低谷，人心涣散，大家不讲话，走过场登记（哲学文件是否对改革怀疑，要批邓？）看来“家门”[14]得势，狂妄得很。

[14] 家门：这里似应指李鹏。“家门”，家族的意思。李鹏是烈士子弟，出自共产党的“家门”。——李南央注

中午回来告知谈二小时，观点一致。一个半，人大常委“快报”为何尽反映坏的，人大通不过，国务院任命。还有什么改革，天安门不是悲剧，难道还是喜剧？谈到于光远，为什么要批那几个人？对赵也有意见。耀邦好，本质好。木匠[15]有事来谈。

下午刘祖春处送书取书。他要为沈从文写翻案文章。四十年没有大作品，其故安在？

老温看完《晚期思想探索》，提了些小意见，觉得并无甚非毛、贬义，真正学术性也。——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游 800 米。小妹带芒芒［忙忙］游。

夜有客人来，作法律斗争，上书人大常委会。有人报告说，“是有错误的”。两小秘书五天拒不作答。后有中办信，才谈。十二月即结束，未查出什么问题。

金老来谈陆沅之神经过敏，似有什么箭头要射向组织史资料似的。李昌所主持的地区发展中心，负责人中有对他表示不信任的，且传李力安的话：问题还<未>了结。

冰封检讨着人送来。内有《实录》出版经过。

1990 年 2 月 28 日（星期三）晴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部开组织史会，到二十人。新调来干部林人时（原组织局的），讨论建国前四个时期目录纲要，决定雨亭、陆沅参加党史会。

六中全会 3.7 日——12 日开，二个议题：联系群众决议，国际苏俄形势。

秦川续谈“四化干部”——外国话、笑话、空话、套话。家门下台谣言，老爷子不满也。收到鲍妻告状信，违法也。

下午游 800 米。收到告违法信。周子健言，告宋平：登记人们有意见也。

读《Life & Death in Shanghai》只能走马观花式。

1990 年 3 月 1 日（星期四）晴

昨夜睡得较好，因未起小解。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看玉珍申请书，真是走过场也[16]。

为黄乃住院摘除眼球，与伯克两次电话。

仍不想动笔。将最近一期《读书》翻毕。

下午林文山引新华社女记者张晙来，约为《半月谈》写告［稿］，拒之。顽笑：何不讲［将］“九评”与梁效等文，剪贴拼凑之。硬是要书，只得给一本。

秦川也收到告状信。万里意见：时机不成熟。给高狄电话，质问“三代自由化”事（极力否认）。

陈英茨送《三希堂法帖》。

1990 年 3 月 2 日（星期五）晴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续看《生死在上海》。

上午九点半到下午四点，作字近 20 幅。陈英茨取走五幅，内有开封翰园碑林一纸：谒林则徐造像。

[15] 木匠：指李瑞环，因为其从政之前是建筑公司的木匠，故被人们私下称为木匠。有看不起之意。——李南央注

[16] 指 89 年“六四”之后的党员重新登记申请书。——李南央注

上午为作书柜的陈连玺来，谈“中华中山经济文化集团”事。又是陈立夫等来谈判，又是几十成百亿美元，又是刘某已 150 岁。姑妄听之。他关心齐西来的工作与生活是可取的。

下午游 500 米。夜观美片《赏金杀手》奇险之至。大概是上世纪末美国强盗集团同警察、侦探之间的斗争。

秦川告知闫［阎］明复、周绍铮已免职。

看《人民日报》去年的大小字报汇集。很有史料价值。

1990 年 3 月 3 日（星期六）晴

五点醒来，即起床。活动半小时。今天走马观花翻完《生死在上海》一书。一个了不起的女性，如此求实，不说一句违心之言，不论精神与肉体受到何种折磨（手反铐 11 天，睡觉、吃饭、解手全不松铐）。长久单监的坐牢心理，使我非翻完不可。

下午经济局郝锡良、李德亮来，我的“党员登记”参加该局支部，过去在部里即管此局。

游 800 米。遇孙大光，说人事调整可能是田、吴、邹、朱（升）。

1990 年 3 月 4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秦川处，看过仲勋，批耀邦时，尚昆说他“走得更远”。令人感慨。问题还在这桩公案未了也。秦参加过斗张国焘大会：“我张国焘，有党就有我国焘。中国没有过布，也没有过孟[17]。”贺龙在下面带头呼口号。又谈起彭老总对物质的东西本能厌恶，发的好东西原封退还，工资包也不打开。浦安修为何受邓力群花言巧语影响，当年在新畺［疆］第一年一起呆过（处理三区革命时）。

王若水来谈哲学问题。实践唯物主义是五十年代南斯拉夫首先提出的，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有如中国“红学”，很深很细。有马以后马义，马义以前的马。中国在这方面恐难［落］后 20 年。他在努力读书。我谈及几点：马恩创始时的不妥当处（有空想东西，如哥达纲领）；随历史发展，现在不能当做教条的东西；社会主义 30、40 年实践发展的教训和前途展望；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变化和发展；当代世界的根本问题,等等。应当有易懂的小册子让各级干部阅读。谈到所谓“帝义论”永远正确之可笑。将《晚年探索》稿交他一阅。

孩子们聚餐，吃饺子。同胜利下围棋，让四字，三字，有输赢。

1990 年 3 月 5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部里听吕枫作党员登记报告。全国参加者 400 万，北京上街党员 1.2 万。找孟连昆谈满起补发工资问题。

收到竹内实信，学术会邀请未通过，改为 10—15 天，时间另定。仍可带随员。

下午平江付［副］县长陈砚发来，商品粮基地县事，农业部、计委都已同意。但省内是否同意尚难定（浏阳也竞争）。又为计划免疫经费（世界卫生组织援助）事向卫生部写了几句话。只要哪里有油水，平江总抓得紧的。收下几筒酱干子，希望明年送点剁辣椒。县参政收入 85%发工资。去年送卓资县材料：不敢学，条条线牵，得罪不起。仍谈抓好林业，教育这些最基本建设。烧柴过多，能不能搞沼气？送《实录》一本，建党建国关键在民主也。

[17] 布：布尔什维克，孟：孟什维克。——李南央注

1990年3月6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老傅与凌磊伯（平江潜水电泵总厂厂长）来，谈平江情况，干部、官太多，付［副］县长即5个。老百姓说（两手摆动）不要懒得像干部一样。官倒可恶之至。铝锭4000元一吨，倒到1.4万一吨。杨愚泉罢免案，其婿为刘正之子，也是搞公司。老百姓修庙（也有好处，得到安慰，约束一些人行为），吃喝之风太滥，无法收拾。课税行不通。全县号召“学俞杰”[18]。

为该厂题字：“优质高产，事业兴隆”。

下午游800米。

1990年3月7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小雷车出事故，未能出门。《接管沈阳》写了一千字。

下午二妹同袁大川来。谈湖南情况，“左”风复盛，刘正免职风声鹤唳传达。胡真其人大肆表演。与袁下围棋，几局都败，不能对杀也。

蒋南来，谈林静聪到北大写论文。他想到二滩参加外国公司工作，能学到东西，不愿再在机关混下去。告竹内实来信，如去，拟改秋季。

二妹谈家事，桢哥不能再摔跤，琬姐仍不愿雇人，终日忙于家务。

1990年3月8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平江县志要父亲的传记，多年失约，写一简历寄去（并自己简历）。

小陈送来会议通知等，只开四天。讲话当谈形势。没有文件。

伯村送来《党的文献》上的一文复印件，谈毛晚期思想问题，因将我的长文稿《晚思探索》给他一阅。蒙赠《大失败》及批判书二本。

下午游800米。夜胡昭衡送来他的杂文集《老声新弹》，投桃报李，赠《实录》、《往事长短录》。

1990年3月9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收到胡昭衡信，说到我的记忆准确，罗竹风为他的书写的序《从一滴水看到一个新世界》，乃“一个人”之谈。我记得这是巴比塞作，徐懋庸译。

八点到宴会厅。江、李讲话到一点。比我原“准备接受”的讲得好：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我记满一本子。

下午小组会，发言一般化。

晚饭后同周建南散步，谈到李鹏讲的一些措施，几个月前他建议过，听不进去。而马洪是紧跟的（有正确意见不能坚持）。银行老人都已离职，李贵鲜不懂，金融不能很好起宏观控制作用。也谈到人事小道消息。他与江谈过一次，国务院事已过问一些。

夜同项南漫谈。杨成武跟他详谈过毛在长沙找他一人去，逮捕王关戚三人（越过林彪），只给总理汇报（以此说明毛心计之深）。总理决定先抓戚本禹，并让他告林彪，因此种下“杨余傅事件”之根。还有“大举特举毛思”一文，是林彪让他署名的，他根本没看过此文。关于马兴元调出福建是陈云批示，他未执行，耀邦曾夸奖他，后又说他“心肠太软”（像自己一样）。万里当年对耀邦也是很过份不尊重的。

[18] 俞杰：平江人。老红军，少将军衔。文化大革命中带领全家从北京回到平江老家务农。——李南央注

觉得耀邦处境太窝囊（紫阳后来更说“无法合作”之语）。

看完电影后，又同光远一起在项房内谈到十一点多。宋大哥（宋任穷——李南央注）找光远谈了一个多小时，让他在这次会上就风波时写的文章作检查（说他写的检讨解释太多。光远以少奇给他们谈的故事，列宁同打进冬宫的士兵要烧油画事，迫迁就后劝阻）。这次到海南去，没打招呼（上午同李昌、杜润生谈及，确有所谓：莫写文、外出、同群众接触事。后知乃通知杜者）。

建南说，遇事都提到国院常会，何不交各口办。李说自己不熟悉情况有意如此。——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0年3月10日（星期六）晴

睡得很不好，十二点后服眠药，久久入睡。五点起床，早饭前略散步。上下午小组会。铁英、江渭清谈到学校情况，两头小中间大。关键在老师。吕东谈三角债等问题去年即提出，听不进去，李贵鲜外行。我下午发言：两个讲话好，处理苏欧形势等，我们成熟了。但经济不成熟，大起大落，经济效益不高，何年能解决。联系群众首先要联系经济上有多年经验的老同志。又提到美国四万留学生回不来即当前留学政策问题。吕东插话：解散经委他就明确不同意（现在又成立生产委员会）。武衡插话，去年四月——六月，教委有何责任？留学生问题引起大家同感：关键还在人才。

肖司令在上电梯众人前向我夸奖：你那本书我最欣赏引杜牧句（后人复哀后人也）。

中午任仲夷、韩天石来，赠书。（任要项南转告）

夜观墨西哥片《古墓荡寇》，埃及法老墓故事。

西方：稳住苏联，支持东欧，孤立中国。——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0年3月11日（星期日）晴

昨夜竟自调，睡到五点醒来。上下午小组会，意见牢骚都有，如台上盛气凌人，顾问平易近人，台下到处求人。一个人不说话，两个人说真话，三个人说套话，四个人打哈哈。大贪污作报告，中贪污作检讨，小贪污带［戴］手铐。又提到警卫制度定要改革，国务院系统人员可减一半（到教育、经济系统去）。一切要从领导做起。杨秀山书面发言：市长天天上电视。轻车减［简］从问题。当年毛、周都没有如今派头。军队问题甚多，有的连队吃不饱饭（缺菜、油、靠粮食）。散步时同建南、冯文彬谈，他们四组对军队意见多，直指尚昆、杨白冰（到昆明大吃喝）。

郭洪涛同我谈到过去陕北历史争论：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一边；郭洪涛、贺晋年等一边，马文瑞、张达志中间偏后。34年时，高岗强奸妇女，决定死刑，后又两次临阵逃跑，也判过死刑，回来丨来丨，闫红彦缴了短枪，发长枪当兵，因此怀恨闫。这些郭都向任弼时反映过，听不进去，因毛支持。[19]

晚饭后回家。秦川送鞋来。

1990年3月12日（星期一）晴

四点醒来，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七点小陈来，同去海招。早饭后同项南漫谈。四组尖端意见多，

[19] 这段记述我发给在网上讲中共党史的温相先生。他给我发来了这样的回复：“所谓‘高岗强奸妇女案’，2008年我在写《高层恩怨与习仲勋》时考证过。当年在陕北中共内部争议很大，黄子文等强调必须军法从事，但是刘志丹、习仲勋等反对，认为是生活作风问题而不是强奸。高岗的同僚谢子长、阎红彦的私生活也很乱，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就此有过回忆。我以为这同当年陕北的民风有关，那里的民歌用今天的眼光看都是些“黄调调”。——李南央注

点名讲：洪学智房子、厨房、卫生间都几十万。田纪运［云］到山东，带回 100 多斤海参，250 元一斤。杨{聚}妻到扬州（老丈人还小些）大捞一把特产，还给小平一份，“只搞了个 3000 元的付［副］部长”。王平讲，这种决定很怀疑，没信心。《准则》，历届全会决定谁执行，检查过未？恐怕都忘了。质问记录，你们如实写了没有（记录答：我们记了，但《简报》刊载与否，权不在我）。项发言：内外有别，全会什么性质，《简报》为何如此淡化？陈野萍［苹］发言，讲赵紫阳，人们说你为何只打“死老虎”，陈答我也讲了耀邦，“那更是死人了”。

随后到建南房漫谈，建议他向江适当进言：过去历史，当前主要问题，心中有数。那个“左“班子，全都就位，把住各阵地了。讲了 87 年 7 月上书及批示事，及小刘要告状，同宋谈，我必须横站事。此人如何当上付［副］部长的。邓、陈“谈不拢”，常委会开不成。批赵即批邓，外间对江的怪话“四话”[20]干部，如何对镜讲话之类，及不如朱的威信。经济与意识形态，都要有备咨询的人。组织、宣传两部是左右手。周说，本拟请周、吕东等顾问（那还得有小平也），有顾虑，不好插手国务院事。

中午吃涮羊肉，皆大欢喜。

下午通过决定，如仪。顾委全体会，宋任穷讲话“工作要做细”，举毛主席说的切西瓜为例！

夜小曾送陆沅拟的讲话稿。

1990 年 3 月 13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同小曾一起通读讲话稿，并漫谈，了解他的一些情况，爱人与住房不能解决。

下午游 800 米，遇见小妹带芒芒［忙忙］。她已去看过公司总经理，突然心脏病发作，幸好司机直送医院，已心灰意冷。

夜武汉水电学院李育等二人来谈（董边介绍），过去听过我讲话，读过我的书也。谈学校情况和刘道玉情况：同地方有矛盾。武大七十周年校庆，关广富来，未安排座位。谈朱九思情况。

夜于开泉女儿来，买到《实录》让我签名。

1990 年 3 月 14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小雷与小陈来，晚半小时，甚为脑［恼］火。九点到万寿路看王中杰，给黄显孟信：为《早期活动》增订帮忙。在座有龚固忠（韶山主任），漫谈党史与毛。

下午到翠明庄，雨亭、陆沅、金松林等办公室人员一起讨论讲话稿。联系这次党史会议乔木、胡绳等讲话。关于文革，胡绳所谓人民群众是主角的说法，不以为然。

五点在翠明庄晚餐，七点回家，即不适。勉强看材料，玉珍几次量血压，60—90，服药后，70—100。肚腹隐痛，恐是消化问题。整日感觉疲劳无力。玉珍认为心脏有问题。自我感觉仍在腹部也。

1990 年 3 月 15 日（星期四）晴

睡得还算好。六点起床，看材料，作准备。八点半到翠明庄，九点讲话，两小时。王明哲与党史室秘书长魏　　（原文此处空两字——李南央注）来，到各省市　　（原文此处空数字——李南央注）

雨亭传达一波、尚昆党史讲话。尚昆最后提到邓力群编了一部“马义哲学史”之类。身体还顶住了，一讲话肚痛也过去。下午游 600 米。遇秦川、厚泽，谈胡绩伟事。如此不公平。

[20] 四话干部：群众对江泽民的讥讽：上海话、扬州话、空话、美国话（英文）。——李南央注

夜朱正来，带来冰封的寿酒两瓶，叔和［河］豪华版书。

写登记申请书！

1990 年 3 月 16 日（星期五）晴

五点醒来，又睡着一阵，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部经济局，参加支部大会，听登记报告。第一次见到酆炳林，印象尚好。会后同郝锡良找孟连昆，因 4 月 3 日要去武汉，是否转组织史支部去登记，说是“研究一下”。

我总容易对玉珍冒火。明天午餐当然麻烦，她又认真，改晚上实麻烦。

下午游 600 米。胡绩伟事见报。当然议论。秦川说他是一头毛炉［驴］，生活刻苦，极其用功，几无任何娱乐，工资补 2 万元交公，每月交 200 元党费，天下何人能做到！

夜肖延中来，春节到湖南收集材料。关于我小道极多：反毛、一贯右倾、既是胡的人，又是赵的人。机构改革提上来的通通拉下去。请他帮助增订好《早期活动》。玉珍两次上街购物，为明天招待客人。

1990 年 3 月 17 日（星期六）晴

昨夜上床后不能入睡，起服眠药。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玉珍因耳痛头眩，终于卧床。招小琴[芹]来帮忙。

十点林静聪夫妇与蒋南来。丰盛午餐招待。在哈佛时，他一直陪同并设家宴款待也。谈到去年美国一些情况（他六月后即去台湾，并转香港，国内不发签证）。

学生学中文人数显著减少。法夸尔文革课已减少二百多人。人们反感很深，法亦如此。对邓大人评价，过去好，现在坏，非常简单化。哈佛学生对吾尔开希甚反感，一次集会刘宾雁先讲，批评国内学生并吾，吾竟哭泣晕倒于座。认为苏联 70 年已完了，经济不行，如只剩俄罗斯邦，则不能成为超级大国。香港人谈论两事：64，97。台湾污染严重，倒［到］处垃圾，台北简直难以生活，呼吸困难，政治紊乱。国民党两派，民进捣乱，台独。李李尚有拥护者。南希出境检查甚严。谈到北京之行很兴奋，大概原来精神准备反差所致。看我在秦城的龙胆紫手迹，奇异之事也。林研究 55—56，61—65 经济情况政策执行。留下一份提纲。

中午没休息，一点半到翠明庄开会。听北京、山东四省市汇报。

上午刘正来礼节性小谈，我说湖南又“左”起来了。谈到冰封要检讨《庐山》一书事。

看完梅志答林默涵文。林之“左”，大概要到底也。

1990 年 3 月 18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孩子们都来了，照顾玉珍，买菜做饭。

上午邓克生[21]儿子邓伍文来，其实是想要我的《龙胆紫集》。谈到奚淑［金］芳[22]，罗章龙（刘子久妻是邓克生妹妹，邓一子过继，刘与罗甚要好），罗想为自己平反。又谈《椿园诗草》。请这个儿子向罗问毛早年事，看看是真是假（对这一代青年总得多个心眼也）。

同秦川谈十年教训：有组织的对付散步［兵］游勇，胡遭暗算，赵遭明算。

讲话稿送来。下午费两个小时改好。晚上同雨亭等六人传达江的讲话等，甚累。

---

[21] 邓克生：1930 年代，李锐在湖南作中共地下工作时的熟人。——李南央注

[22] 奚金芳：研究何孟雄的专家。中共党史上将“罗章龙、何孟雄”并称。——李南央注

1990 年 3 月 19 日（星期一）晴

睡得尚可。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昨接王云从电话，上午到叶君健家，同他们夫妇到石景山医院看望凌淑［叔］华[23]，凌从英国回来，90 岁。乳线［腺］癌开刀，心脏等不好，头脑尚清楚，还记得珞珈山旧事。叶说，她女儿不好（与一英国人结婚），在英国无人照顾，早想回国定居。

下午水电部队廉月生来要题词，写了两张，竟满身大汗。

接尹晓煌信，英爱尔兰政治学者欧勃朗明年要来访华，将信转与黄华处理。复李英健合同信，六月交两书稿。

1990 年 3 月 20 日（星期二）雨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翠明庄，讨论会议总结。午餐特为我煮面一碗。下午一点半又听各组汇报。指导思想加“严审”一条。组织部发的通知善始善终，但还要强调最后不能松动。稿费问题可各地自理等。游 800 米，遇朱厚泽。《当代思潮》真同人［仁］刊物也。夜钟伯熙、沈桂芳来，他们“七君子”也有过一封信，也有小道。钟听于芳来谈我：好讲话，讲真话，因此惹麻烦。

安若电话，那位李彦狠恶地说：此书为毛抹黑，洩密，中央内部事，为何出版，不先送审。冰封应检查，是好人。又说乃个人意见。从党史室情况看，确个人意见也。

1990 年 3 月 21 日（星期三）夜雪雨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翠明庄主持会议，由王雨亭作总结，王明哲、沙健孙都讲了话。我最后讲了几句，以孟浩然四句作结：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留此午餐，有对虾海参。跟沙某做点统战，谈《实录》修改后公开，以攻为守也。

下午同秦川一起赴游泳池。上午他应田（田纪云——李南央注）约长谈：耀邦事发生日第二天即去看望。没到赵家喝过一杯茶。赵为人不易接近。对局势甚悲观，还有什么改革！去年出兵事，政治局没讨论（他当时在京），分管整顿公司（不在京时作的决定），能下得了手？上下不讨好之事。为何乔石不管？党员登记这算什么，存档案如 FCS[24]。十月想退。秦川劝他坚持。把农业、扶贫搞好，功莫大焉。说我们这几人，耀邦同他谈过。在北京医院，老胡（胡绩伟——李南央注）看完病刚走，护士谈起落泪。

游 800 米。小雷已比我快多了。

1990 年 3 月 22 日（星期四）雨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顾委听生产委员会主任叶青汇报经济情况。速度下降后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浙江是否到低谷还不清楚。三角债管起来。宋时轮讲了些怪话：亚运会捐款，有些事个人决定，没有民主，不能再搞希特拉一套。

下午游 800 米，先到健身房，李岩教我弄一些锻炼腹部等器械。回来感觉甚疲倦，有感冒意。

1990 年 3 月 23 日（星期五）雨

连阴雨。北京少见。六点起床，没作活动。上午到顾委听吕枫讲党建。原来如此：说到党员登记问

---

[23] 凌叔华：“五四”后中国文坛有名的女作家。叶君健和李锐在武汉大学读书时，凌的丈夫陈西滢任武大文学院院长。凌于 1989 年 12 月从英国回大陆定居，1990 年 5 月病逝于北京。

[24] FCS：法西斯。——李南央注

题时，乔木插话，要不走过场，需要宣布有些人不能或暂缓登记（这不同于处分或开除等，而是留待观察），施一压力，一定范围内公布之，各地都公布一批就震动了。“我们中顾委就要有一两个人不能登记呢。”余秋里接着大声怒吼：于光远能登记？来了没有？还有杜润生也不能就登记。光远坐我旁边，闭眼静听，散场时一笑。首道主持会，没让大家再多发言，宣布小组讨论。

十一点一刻到北京医院，小毛引到急诊室，查血、量体温，白血球 11000（多一半），腋下 37℃，开始有低烧，作青霉素注射，先作过敏试验，取回针药等等。下午体温 37.5℃，晚上 38.3℃，自己有感觉。

午餐后小休，为湖南政协四十年题诗：

虽说牡丹好，还须绿叶扶。
百花争競日，一幅聚芳图。

《湖南文史》题词：

世上沧桑，三湘风雨。
人事代谢，千古文章。

《湖南政协》题词：反映多种不同意见，体现协商监督精神。

写后极累。下午崔军来，留下几篇他写的有关水电文章。谈贺毅做官了，李鹏老婆差劲，小儿子原放在工程兵成连级干部，很差劲。让邹妻（叶帅女）进言少陪同活动，听不进去，等等。

夜秦川来，两个会议，一片赞扬也。

1990 年 3 月 24 日（星期六）阴 小晴

二点醒来，天亮前似乎又睡着一阵，很疲劳。终日坐沙发。量体温三次：37.5°、37.7°、37.7°。早晨、下午注射青霉素两次，服药三次。

杨弟甫寄来《吹尽狂沙曲》，写一生坎坷。延安党校抢救写得不详，是重要史料。文革经过有趣，张平化与华国锋都有重笔。可惜作者不会写文章，空话套话太多。

1990 年 3 月 25 日（星期日）阴

睡得尚好。早晨 37.1°，下午正常了。但胃口不好，痰仍多。继续打针，玉珍又是医生，又是护士。

整日坐沙发，又看完《晚期探索》一遍，交小张改正并编排成页。

晨起，玉珍帮助洗澡，仍无力也。

黄道奇来，谈冰封社内“得罪人”太多，钟叔河同他道及不满。他的一位八十多姑妈不予照顾。

1990 年 3 月 26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上午到医院 。因痰多，有罗音，拍胸片（肺部正常）。为争取快复原，输三天（上下午）液（安［氨］茶碱，先锋 6 号）。一次要花一个多小时。

遇双壁［碧］，说曹瑛病危，即去探视，最后时刻了（下午听说已去世）。安慰陈维清。遇李昌。他认为乔、余是个人意见（当然是预定好的）。

下午秦川、光远来，追忆务虚会后，耀邦之节节败退，软弱，用人也有不当处。万（万里——李南央注）、余（余秋里——李南央注）、乔石、启立，仲勋批邓力群时，余开溜，只有万坚决。散兵游勇无法对“阵地作战”。光远说，无私心者只能如此也。他的文章本身是科学的，但组织错误承认，当然还

是不满。积［绩］伟的秘书居然对胡说：你当个公民好了。

平江林辉二人来，平江要编一本《一代风流》书，共 100 多人。

夜小张送来《晚期》改正新印稿。

1990 年 3 月 27 日（星期二）雨（夜雨）

睡得较好。上下午都到医院输液。护士对亚运捐款不满，孩子各种花销，负担甚重。一年四季不能缺勤，否则影响奖金。

《沈阳接管记事》资料，请朱正一抄，认为系珍贵史料。《晚年探索》又看一过。

下午朱维民来，留晚餐。他决不写一字检查。

1990 年 3 月 28 日（星期三）阴

三点半醒来，服眠药，仍睡不着。六点半起床。仍上下午到医院输液。上午玉珍陪去。因痰咳不已，医生加药，输液延长二天。遇见文彬，他说 28 个半事的材料，欲隐消其事已不可能矣。

《沈阳资料》很有史料价值，已抄清部分，编出来的问题不大。

老温送王观泉信来，《秋白传》已寄出。

曹春来，告知检察院经手，如此则难拖了事。

1990 年 3 月 29 日（星期四）多云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仍上下午输液。

《沈阳日记》部分，字迹太坏，许多自己也看不清了。

岳阳来人，一条人物志要校正。云正付［副］市长闹腾事已过去。付［副］市长太傲慢也。

收到王观泉寄来的《瞿秋白传》，前天先收到信，他已读过《庐山》。

朱正赠我七律：

东湖祝嘏我来迟，
遥在申江献一卮。
海内衣冠推物望，
山中风雨启人思。
扬州明月泸州酒，
吏部文章水部诗。
桃李花繁时已过，
流年自可数期颐。（借用东坡句）[25]

1990 年 3 月 30 日（星期五）多云

六点起床，睡得尚可。上下午仍到医院输液。医生听了两次，甚少罗音。请中医开了六副药。取足带走药。下午玉珍陪去。

遇见张策，谈及登记之过场，叫秘书代办算了。他的儿子（曾随索尔兹伯里并译其书）在联合国，

[25] 2016 年 5 月 21 日朱正先生通过 email 解释了这首诗，并纠正了我录入的错误：“我真忘记写过这样一首诗了，看过之后，确信是我写的。这是向令尊大人祝寿的。衣冠是指有身份的人，物望就是众望，这一句是说令尊在高级人士当中声望超群。‘泸州酒’应为‘泸州酒’，‘时已迁’应为‘时已过’。”——李南央注

朋友翻脸冷淡，甚苦。

玉珍过“红都”，缝匠小沈竟索《庐山》也。真是意料之外。

夜赵杰兵、李泽厚来，漫谈两小时。李谓乔木保护作用已难起作用，且此人多变。他未参加具体活动。

1990年3月31日（星期六）多云

睡得尚好。开始服中药。仍痰多，难咳出。无力。给竹内实复信，最好明年去（收到他的《毛泽东》）。

下午陆茂竹来，《水电史料》抓在常流手上，办不好，不能动员大家力量。去一短信，促动一下。谈水电之四分五裂，甚为感慨。

1990年4月1日（星期日）雨

六点起床。整日有意休息，仍难免谈话。

下午徐滨来，黎澍墓志铭已写好，父母碑名亦写好，一劳永逸也。随送来徐四民[26]讲话，引黄炎培延安问答。6.4并非不可避免，要放人。香港去年外移5万人，内专业人一万，资金300亿港币。苏联正反经教均可借鉴也。徐后发言，覃异之[27]等即吼曰：滚出政协去。

1990年4月2日（星期一）多云、雨

睡得尚好。仍有痰喘。上午郑谦、韩钢、周承恩来，介绍逄先知讲的六条毛之正确：

1.反对和平演变。2.中央出修义怎办？

3.政治与经济关系，是灵魂、生命线，充分肯定。

4.意识形态，先造舆论。八届十中全会，原理对。（当年具体错了）

5.还有阶级斗争，为纲不对。

6.民族独立，国家主权。

《晚年探索》稿有些具体意见。如何温和些，尖锐词不用。他们总想能发表。对当前形势很悲观，经济开放，政治恶化必出6.4。政经高度集中，社义必然出现斯、铁、齐、毛现象（其实这不是马的社义，而是列——斯发展，落后生产力国家必然结果）。过去模式只能是“社义”，至少部分引号。出国者都想逃离沉船。谈沙建孙其人，“左”而跟。在北大时曾应付过学生，被邓力群赏识。魏明可以，原团中央的（出身不好）。

下午稍有恢复正常感觉，但体力不支，玉珍帮助沐浴。

小妹读库兹涅佐夫给她的信，并童年与沙夏照片。苏联政治状况说是空前的好。从信纸信封看，物质匮乏也。

整理行装，玉珍同去。看有关材料。让我带两个图章，备用也。

哥穆尔卡上台讲得很好，大小斯大林、教皇，最后终于重蹈复辙。——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

[26] 徐四民：出生于缅甸。报人、商人，缅甸《新仰光报》和香港《镜报》月刊创办人。中共执政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以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

[27] 覃异之：（1907—1995）毕业于黄埔军校二期，原国民党将领，。抗战时参加过古北口抗战，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和长沙会战等诸多战役。中共执政后担任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水利部参事室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等职

部空白处。

1990年4月3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带走几本小书送人。将南屋略加整理。小多等来帮忙。朱正午餐后离去。这回写了四节。

下午四点半吃饭，一大碗面条。五点上车站，开到站台，与雨亭、陆沅同房。开车后，档案馆女同志及黑龙江同志来小谈。

想到游黄鹤楼对联：

古今往来放眼江山多巨变
人事代谢登楼兴废总关情

又拟四句：

江岸当年曾露宿（寒宿）
鹤楼今日欲飞天（耀云天）
登临代谢沧桑叹（五十五秋后）
岂敢偷闲不向前

为武大学生题词：热爱国家努力向上，锻炼自己一心为公

有意同雨亭谈过去的一些情况。如延安抢救，范邓事件等，及如何来部。段陈推荐陈元事[28]。

1990年4月4日（星期三）晴

服眠药，断断续续睡着。早饭共吃带来的面包、茶蛋。同雨亭、陆沅谈会议程序。

过汉阳，上大桥时，向玉珍介绍这个城市。

晚点20分，小曾及省组织部付［副］部长等（还有车站站长、书记）等来接。住东湖南山，是52年宾馆的大扩建（58年武昌会议，主公[29]也在此接见过也）。住房宽敞，室温13℃，找到热风也只开到15℃。洪德明来谈九思情况。

同雨亭等去看望各省市来人。午饭前大家散步湖湾，照相，为图书馆后湖也。午饭后、晚饭后均在院内散步。水杉冲天，鹤鸟成群。

晚上赵、钱两付［副］书记（在家的）和组织部长来。礼节性。第一季工业与去年持平，棉花面积大减。

夜准备明天讲话。看湖北自编本，湘鄂西部分。远不如贺彪书的清楚。四次肃反，夏曦杀人成万。

1990年4月5日（星期四）晴

盖厚棉被，内衣裤全未脱。睡到四点半。六点起床。早饭前户外散步，空气多么新鲜。九点开会，我讲了半小时多。就湖北本谈了湘鄂西夏曦肃反问题。他们没有看到贺彪著作。散会后大家到梅岭毛故居。原来还有这么大一个室内游泳池。旁边的会堂现在还利用。全国有多少个这样人去池空的游泳池呵！

下午密加凡来，谈到吃晚饭。他在枣园时戴脚镣一年，手铐半年，也是魏泽同填小广播等导致（密在机要处工作，编电讯）。七大代表也取消了，还是钱瑛力保出狱。同洪德铭一起，谈定秘密学联与武大青年救国团作用，及武汉临时支部必须写几句。

---

[28] 段（君毅）陈（希同）推荐陈元一事可参看李锐1983年9月28日日记。——李南央注

[29] 主公：指毛泽东。——李南央注

夜九思夫妇来，漫谈古往今来。也提及自己错误，改为察看一年。对刘道玉贬词较多（洪德铭说九思较左）。

1990 年 4 月 6 日（星期五）多云

睡得较好，痰咳仍重。上午黎伟来，去年五、六月间在北京，了解全部情况。陈丕显初期也是有意见的。赵健民有看法（“大前提”问题），不明言（小组会一直不发言，与我估计相同）。此间关、钱受先念支持（钱父为先念治过病，曾托孤也）。（财会的红卫兵）。省长因意见不合而去职。此种干部形势令人浩叹。

下午开始整理《沈阳》材料。

同赵谭冰谈陕西老问题。文字叙述、经济情况不宜单写也已说通。

玉珍体温 38.7℃，下午四点急催去医院。经过打针、吊瓶，晚九点始回来。上午还去治过脚肿。拍了片子，未骨折。睡觉时体温仍未降。

密加凡送信来，要约八日去吃饭。

弄来一个小电炉，置卧室处，气温好多了。

1990 年 4 月 7 日（星期六）多云

一点半服眠药。六点起床。玉珍已退烧 36.9℃，晚 37.1℃。室温升到 16℃

《接管沈阳记事》开篇定稿得 1600 字。

开会的讲话小曾整理好，也改好。

散步同杨小池等漫谈：不管什么气候，括［刮］什么风，总是要尊重历史事实，弄清事实，用事实说话。他们对《庐山实录》自极感兴趣（湖北同志谈到对知识界影响之大，可惜书太少）。谈到一些没有写到的问题，如贾拓夫服眠药等。

1990 年 4 月 8 日（星期日）间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上午参加大会讨论发言。杨小池讲得有内容。约他写党组织特点稿。

痰咳仍不止。玉珍已退烧。真不想去河南了。

下午乘车绕东湖一周，过磨山风景区，如闹市也。五点到密加凡家。小楼前后有土三分，种菜养鸡，还种各种果树。蛋菜自给，田园乐归也。漫谈旧事，兼及儿女。爱人黎是一级教师，三个女儿孝顺之至，各自成才。

江岸当年曾露宿，高楼老汉喜登临。
往来多少惊心事，五十五春无限情。

（李南央注：此诗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0 年 4 月 9 日（星期一）雨

睡得尚可。六点起床。由小刘陪同，与玉珍冒雨遊武大。见到日字斋，然后到宿舍顶层坪台。食堂脏乱不堪，只有几张饭桌，到处乱丢纸物。女生宿舍两张双人床。到法学院、图书馆，处处皆影，凭顾也。五十六年前住张字斋如在目前。木牌斋名还多存在。图书馆桌椅如旧。下游泳池山路已不通，两旁全是房屋。到工学院（现为办公大楼）遇中文系总支主任，谈及宿舍之乱，似无办法之感。然后到前山，虽［随］上一段盘山路，教授小楼都隐没在树林中。然后过江到汉口，遊览市容。解放大道有些新建筑。

下午编辑组开会，讨论陆沅草稿总结。到四点半。

夜先放热水，又置电炉，算是洗了个澡。

洪德铭来谈到十点多。漫话形势。他过去的历史，被怀疑过程，影响到使用也。离职后，不再担任职务等。写历史有偏好，原拟写中国学生运动史。他是皖南事变被俘受伤人员，后逃出进西南联大的。

1990 年 4 月 10 日（星期二）阴 夜雨

昨夜弄电热插销不成，睡得甚晚。六点起床，早八点出发。先游黄鹤楼，坐电梯到顶层。高 55 米，整个布局，溶南北古建筑风格于一炉，内外装饰色调，诗书画等壁画、雕刻和谐，格调古朴雅致。确是一值得称赞杰作。每天遊人平均一万，全部费用早已收回。留言簿写车上拟的对联。较合心情与会议背景。到中央农讲所，毛主要活动之地。下午到武钢看热、冷两轧板厂。总投资约 50—60 亿，早已回收（自比宝钢大节约）。冷轧机在［是］一台大家伙，其他镀锌等类过程占厂房面积甚大。

夜开组长会，讨论明天雨亭总结。主人盛情，明天还要会餐。

1990 年 4 月 11 日（星期三）阴 小雨

睡得尚好。六点半起床。八点半开会。我打了两个譬喻：一个剧本排演到彩排，正式演出前之紧张；观众反映［应］如何？一个有规格的合唱团，服装、更不论声腔，必须和谐一致。只有湖南自编本，独成一套。黑龙江也想出格也。总结周到，讲完后又让座谈。

中午会餐，吃了武昌鱼（同扁鱼有不同），并到厨房致谢。大家甚欢快。

同湖北农讲所的廖惠民谈，道县人，多年教党史，研究李汉俊[30]，此人一开始即右，孟塞维克观点。1927.7 月后反共甚积极，军阀内哄［讧］被打死。愿意为我收集 1927 年毛在武汉资料。

下午九思夫妇来，送一盒西洋参和蜂蜜。故人之情。谈湖南“左”情。他当年调华中工学院是赵毅敏主张。

王廷栋告知一个情况：中宣部找党史、文献、新闻出版四家，谈到《实录》。原拟带 50 本来，因而不敢带事。不敢跟我谈。我说早就听到风言风语了。“抹黑、洩密”，两条很可一议。这班孱头。

夜赵福林付［副］书记来送行，很是客气。

1990 年 4 月 12 日（星期四）晴 到郑州

六点起床，在林园散步。七点一刻早餐，八点到车站。众人送到车站，还动员车站负责人及车站招扶。中餐原拟吃碗面条，结果一桌菜。

玉珍谈满起事，谈小彭太多了，又谈自己如何不用车。完全可以不谈也。下午六点到郑州，还是 81 年来过。

组织部党史办人到车站接。住省委招待二所。刘广祥在此任组织部长。他们正开全省组工会议。饭前来看望，饭后韩劲草、赵地来。韩是安子文大秘书，同陆沅、雨亭等极熟。甚为开朗，说党之病在刮风与护短，不说假话不成也。

认识新来的书记侯宗斌，南下到慈利县的。

[30] 李汉俊：（1890－1927.12）湖北省潜江人，本名李书诗，又名李厶杰。是中共建党人之一，有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之称。1922 年脱离共产党。

1990 年 4 月 13 日（星期五）晴

睡得甚好。六点起床。上午游览新开辟的黄河游览区，负责人王任民是一个演说家，滔滔不绝讲他的打算和黄河的光荣，以批《河殇》也。计划中有依山而建的炎黄二帝像。新碑林中佳品甚多。今天乃不佞生日，七十三岁过坎，在窑洞中为碑林书一联：

黄土高原绿遍日　中州齐鲁泰安时

以表明我多年来对“治黄”的根本主张。

下午同河南编辑组傅振武等座谈。他们担心的也是县级本子。

晚上刘源来，有意谈到十点。谈自己重要经历与一些基本观点，就怕他们这一代将来“内战”不已。这里有个付［副］书记姚学敏，甚有心计，以怨报德，善打小报告。这次向王震揭杨折综，王一批大概导致杨的命运（连常委也撤销），而姚却支持过《河殇》，王又大怒。同赵地也不和，刘认为紫阳最后处理有错，不能端出小平辞职。说他之被选，此间有议论是“自由化”。

1990 年 4 月 14 日（星期六）晴 开封一日遊

睡得甚好，六点起床。散步半小时，八点出发去开封。路宽，约一小时半到达。先到包公祠，完全新建，殿中有包公审案故事十组，三大把铜铡刀。“铁面无私”等扁［匾］额高悬，还有家训等。不啻一政法干部培训所也。宋城一条街建筑甚好，比琉璃厂强得多，尤其是“矾楼”甚壮观。楼檐重叠，别处未见。然后到龙亭公园，乃康熙时建，宋代宫苑早已被黄河泛滥淹没。中午在宾馆吃饭，美味佳肴：童子鸡（做法如南京板鸭，香脆有嚼头），烧羊肚、牛肚汤、辣牛肉、红烧肘子都极可口。烧饼与扯面也好。大饱口腹［福］，为别处餐宴所未见。饭后洗了个热水澡，稍事休息。下午先看少奇病死之处。原旧银行（现市府处）一间偏房，木床、枕头乃旧物，挂有大像片（七个子［字］为王光美子女七人所书），都很难过，如此惨死。然后遊铁塔，全部琉璃雕塑砖件筑成，十三层，五十多米，日本曾炮轰一角，已补好。经历 940 年，真是杰作，置于世界任何城市都是珍品。塔内可以攀上。最后遊相国寺，也都增加许多内容（龙亭有北宋九帝腊［蜡］像）。各处都拍了照，主人极力招待，真是感谢。

晚饭后同严佑民长谈。他已来一年多，帮助理顺省的班子。过去派性积累问题甚多，杨折综无能力解决矛盾，当断不断。对赵紫阳讲了些好话。去年五月下旬到北京时，还建议挽回：小平应去看赵一次。又把在京所谈，并尚昆等人意见加上自己说的，回来一并传达下去，引起混乱。建议赵地到洛阳市去当一二年书记，补课（谈时恰遇赵地，我多嘴支持严的“鼓励”）。刘源觉得如在新乡多工作一两年更好，上来太快。原来抽外国烟，劝说后已戒了。严格一点好。

1990 年 4 月 15 日（星期日）晴 登封一日遊

夏时制。七点起床，院中散步，跟主人告别。八点早餐后出发，与刘光祥同车，漫谈人事。闫淮主持“民阵”巴黎支部，他还不知。洛阳一二把手均停职检查，经济等原因。谈两条：人品本质与协调领导能力。过密县，沿途尽石灰小窑。此县小煤窑多。后登封付［副］书记告知：窑主有千万元存款者，儿子犯法巨款赎出。盖豪华住宅，买桑塔拉。

先遊中岳庙，实道观，胜于北魏（435 年），唐朝皇家名士多在此炼丹，李白住此一年多（丹邱生诗）。始建于秦（BC221—207）汉武帝扩建。现在庙制乃清代康熙仿北京宫殿体制建成，首中华门，有太和殿规制，中轴线共十一进，十万多平米，为五岳中规模最大者。然后至嵩阳书院，北宋四大书院最

早者，二程[31]等讲学处。有汉武帝封古柏大将军与二将军。二将军围 12 米，高 15m 米，林业专家考证树龄有四千年。平生所见古柏之最。

至县招待所休息。午餐，大喝可乐与啤酒，菜亦过于丰盛。下面陋习难改。动身前仓促作字二幅，写李白诗与少林寺古联赠牛　岭（付［副］书记）（此处原文空一字——李南央注）并画家张傑（张赠我达磨［摩］面壁图）。

下午遊少林寺，人山人海，名不虚传。北魏古刹，禅宗祖庭，壁画甚多，有明代者。达摩创“罗汉十八手”，弟子演变为功夫过硬，独特风格之拳法，兴于隋唐，元明偕盛，民国衰败，今又大兴矣。八八年建成现代武术馆，{精收}学徒（12 岁起），还有欧美日外藉学子。少林拳师带弟子游法、意、泰国，轰动一时。在馆中观少年表演各种拳法与刀枪棍并对打，硬气功等。百闻不如一见。在禅房书有感一首：

天下武风传少林，禅宗面壁净心灵。
我来恨晚古稀过，一片流连忘返情。

沿路车辆拥挤受阻，七点始抵洛阳。书记、组织部长返至宾馆。晚宴喝杜康三杯。城中沿路牡丹已开，正是花会盛期，游客多达 30 万。

先吟成四句备用：

三月春风到洛阳，八方来客满城春。
平生眼福几回饱？花会今朝赛盛唐。

1990 年 4 月 16 日（星期一）晴

昨夜大概近十二点始入睡。六点半起床。上午先游龙门。道路与上洞道都已扩充整修，并建接待室。有人讲解，奉先寺大佛并不比云岗小（高 15 米多），微笑如蒙娜利莎。誉为全国佛雕第一（赵朴初评价）。留言簿书秦城旧作“龙门”。然后到河对面遊“白园”，白居易墓。毫无准备，命作字，书“离离原上草”，并“龙门”旧作以应。归途遊关帝庙。后殿卧床关公可坐起也。据云嚇死过一个小孩。

下午三点到“古墓博物馆”。夏鼐生前经营，举世仅有。设计甚好。惜建筑外表色调不协调，红柱群尤俗气。四个大厅布置亦不充实，还有待完善。归途参观唐三彩美术瓷陶厂。得知制作过程，先烧坯（黑土变白色），后上釉，再烧，温度都在 1000 度以上。誉满中外。

饭吃得不舒服，满桌菜，各种面食，几无一合口者。

晚上作字到十点，近十张，大张书为花会作的四句，又书 “马寺钟声”四个大字。八纸属［所］书均秦城咏花之作。

1990 年 4 月 17 日（星期二）多云转晴 下午七点离洛阳

上午由组织部长刘为民等陪同，先遊西苑（隋杨广建花园旧址），观各色牡丹并全国市花展。人群中挤来挤去，未能细观。牡丹品种约四百，得见姚黄、魏紫与绿、黑等名贵品种。花中拍照，红牌警告亦所不顾。到接待室题词二句：

百花朝拜一城芳，盛世奇观在洛阳。

然后驱车到新安县，观“千唐志斋”，窑洞建筑。主人张钫（原国民党西北军将领）极力搜集河南散失唐代墓志铭，嵌于墙上，得康有为、章太炎、于右任等赞赏。其父墓志为章撰，于书，并吴昌硕书

[31] 二程：儒家理学大师程顥、程颐。

篆盖，称为“三绝”。墓志中有王昌龄作品，举世仅有，并证明王为建宁人。另有王铎、郑板桥等石刻。本人墓亦葬于此。81 岁 81 块方混凝土构成。

观书［后］应命书四尺纸。秦城旧作“作字”七律，笔墨较顺，桌子亦合适也。

即在新安县午宴，书记能酒，我亦尽兴喝了六杯。

归来在市委花坛合影。

赶着洗了澡。洛阳三日，主人盛情，遊兴亦浓。因将西苑两句凑成一绝：（刘为民曾建议）

花海人潮两不忘，百城朝拜一城芳。
街头巷尾公园里，盛世奇观在洛阳。

并将“三月春风”四句，联成一小品，供《洛阳日报》发表，也算不虚此行。

六点晚餐，喝小米粥。七点赴车站，因改修站台，上车甚艰难。刘为民挤得下不了车，到东站始下。现在执政的付[副]书记送别时，对我甚亲切，似知我过去及为人也。

1990 年 4 月 18 日（星期三）雨　上午回到北京

昨夜在车上约睡三四小时。为重庆——北京直快。列车员不管事，韩{质}林即睡在地板上。共五人一室。听韩说组织部不正之风，雨亭亦说照华作风不正。上午十点五十分到站，误点二小时。幸小雷开车到站台，另有车在站外。主人送了些唐三彩（参观时我坚拒之）增加携带麻烦。

河南之行还有收获，游了中岳与少林寺，白居易墓与千唐志斋等过去亦未去过。知道些下情，同地方同志建立了感情，郑州赵立人准备为我张罗在河南再版《龙集》，更是意外收获。玉珍一路照顾雨亭，不以“夫人”自居。

下午睡了一大觉。胜利来。一大堆信件待看。

1990 年 4 月 19 日（星期四）雨

六点半起床，睡得甚好，大便共三次，几将多日积累的拉干净。

上午小陈送“清样”和文件来，谈他自己登记情况，有意见的“左”分子，因麻将赌博被拘留（李楚离秘书）不起作用了。

整日看报刊清样等，及信件。《名人中心》清样退回。

到秦川处小坐，杜（杜润生——李南央注）果然“缓登”。老胡（胡绩伟——李南央注）可能除名。王光美要《实录》。同金松林电话，所谓四单位会，只是徐某提出“纪律”问题（未送乔审阅）。书已卖光，待机重印。

夜蔡嫂亲属三人来住此。

1990 年 4 月 20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送书并四朵牡丹给王光美。不在家。电话致谢。

上午彭润琪来，谈冰封情况，将给留察处分。当然过重了。他应该先作口头申诉。“个人总结”写完，约 3000 字。多半写去年事。

1990 年 4 月 21 日（星期六）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似乎有个把月没作活动了。一早将《总结》改抄一遍，让小陈取走。下午郝锡良来，谈甚久，介绍他自己历史，东北只读过小学，四五年前为沈阳养{成}工。

晚上机械系同班孙光耀（纺织部研究院）、胡本熙（汽车局）来，台湾有人寄来武大校友会名录。余定华去年曾回国来过北京，惜未见到。

1990年4月22日（星期日）阴

六点半起床，拟将《沈阳接管》弄完。开始翻《雪白血红》，作者用了苦工，文笔亦不错，思想开阔的。

上午小妹、悌忠来，已到公司上班。送了礼（办出国手续处处受礼之可怕），在争取出国。又是个什么公司（李向阳原型），原来是翁永曦，告知原委。

下午同玉珍到对面散步。

1990年4月23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将《雪白血红》有关辽沈战役部分看完。上午王祥均女婿来，送木耳等一大袋。

下午到内部书店买书80元，《顾维钧回忆录》四本等。王年一《大动乱年代》，可能有好资料。

1990年4月24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室外活动半小时。上午兴之所至，将河南之行三首等，以毛笔宣纸书之。

中午小曾带来《青年毛泽东》清样，资料是全的。略翻了一下，有堆砌味。

下午游600米。

夜李慎之来，谈陈适五言：顾委四人缓登[32]，他被列为第五号种子，尚未撤，天天上班，挨批如文革，极难受。郁文说：不见有痛心样。王忍之谓乔木“胡说八道”，被称为“开明绅士”。（大概因开脱李泽厚事）。而乔又转而积极也。陈文已上报。报上天天批赵，邓大人还能否登高一呼（秦川语，颇疑）？经济严峻，已将美可能取消最惠国材料送去。据说原拟让赵在人大一露面，李鹏不赞成。导致几个人从主席团撤下，说赵是“客观上支持了。”

老杜来，常委过半数，四人缓登，暂停顾委一切活动。薄只好报陈云。他自己有两事被卡：史立德告状（5.20谈过邓大人意见），5.3会上谈过赵之不要流血之决心。（后者是谈过的，秦川亦记得），要我估计陈的反映［应］如何。

1990年4月25日（星期三）风沙遮天（有老人说，北京七十年未见）

六点半起床。五点即醒来，室内略作活动。

当然不愉快，翻报刊时得四句：

不合时宜过一生，
老来自讼又流行。
酩酊乱语古人事，
且忆秦城独坐情。

[32] 指杜润生、李昌、于光远、李锐四个中顾委委员暂缓党员登记。——李南央注

上午十点半到医院。307“谢绝会客”，看望定一同志，谈到十二点。证实常委通过向中央报告，四人缓登，停止顾委活动。刘澜涛、康世恩等发言厉害。经团联弄下去就是党派。经济系三大派：薛暮桥马义；“一切向钱看”，于光远宣传这套；赤字无碍，刺激消费。李昌同万润南关系不清（搞清应开除则开除）；杜事甚多；我则为签名，参加会事。“无讲公道话吗”。陆于是又谈自己经历：为周扬鸣过不平，文章（异化、人道义）是乔木让写的，写了又不看，周是气死的。六六年关秦城前，审问、带［戴］铐，不<让>睡，吃一顿饭，共十天。叛徒、内奸，只好承认。戈氏是否孟什维克？是的，东欧变化教训，去年闹下去只有镇压，否则学生等会搞文化大革命。“我是反革命，就应冲中南海人大会堂”。当然会大流血。说同童大林等“精英”们（我也是）谈有分歧。又谈陈独秀时期事，王若飞始终不承认是陈一党，还有郑超麟是好人，但决不回头，拉不回。要我“有什么可怕的。”

下午到帅大姐处。双壁［碧］让先找吕枫，可找江，不能听之任之 。大姐说找找首道，尚昆恐难找到。王胡子（王震——李南央注）床上摔下，摔了腰，住院不能动。

游400米。遇朱厚泽，他被挂起来。

1990年4月26日（星期四）风沙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早饭前找吕枫，他意由他先问李力安，弄清情况。说我事原听说四人中：轻、态度好，检讨好也。找宋平或江，以后再说。顺便谈到我的疙瘩：87.7致邓赵信事；乔儿事；陈元事；高干子弟不经商事；并详谈刘泽彭事。他有同感，说为何不早告宋平。

秦川来，要我送书给尚昆，不拟走这步棋。原来项南对我谈出去年5.21签名事有意见。

下午三点同玉珍参加谢明遗体告别。随到项南家。他原知杜、于缓登事。如找江，效果都很难说。江曾告人：项也参加了签名也。经济形势等确也令人担忧。他最知徐维城其人，原团中央干部，反击右倾风时，第一个写批邓文的。

天津大学教授周鹏来，哈工大曹维恭同学，曾有信自荐要见我。只能客气接待，听他谈自己身世与特长（会计与簿记，英、俄文，可担任导游等）。送书两本。

没能游泳。

1990年4月27日（星期五）晴

两点半醒来，服三粒安定，大概近五点才又睡着。近七点始起床。看老马（杜润生的夫人——李南央注），进门见三只猫。大概还是他的情况准确。先送陈。王忍之长文中有几处批邓，吴江整理送上去了。老爷子一次同杨、江等谈：我的话只有李瑞环听了。因此六中全会才原封传达。估计找江，也可能不敢或不愿见也。听之任之吧。

十点到八宝山，周金实遗<体>告别。遇见李昌，他还不知。但支部已通知他缓登。还见到电力部许多老人，同王林冷淡招呼。

看一堆情况性文件。

下午游600米。蒋南来晚餐，谈二滩资金等情况，四川已花四亿。

1990年4月28日（星期六）晴、风停息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上午熊蕾和孙晓阳（刘英侄女，刘彬女，四十多岁）来漫谈。孙在中宣部新闻局工作，谈那些“左”头们情况及受贿案。李铁映泰国开会两个保镖。新华社食堂大家摊开手式挖苦所见电视镜头。回答记者的失言（法新社问，一女在川受罪，“罪有应得”）等等。王丹、高瑜揭

胡积［绩］伟修改稿事（秘书痛哭，“坑了他”）。新华社内部告状之人，结果暴露了自己丑恶（胡春光其人）。最后一次遊行 80X8（总数说 400 人次）。

接着山东亓象岑夫妇来，送《实录》。

下午游 800 米。遇赵启阳，说贺敬之等如何攻王蒙，“长期保持稳定”，也是别有用心。

晚上周鹏又来，读我日记得的启发，实不习惯当面受人吹捧。送我两本水电业务书。

1990 年 4 月 29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沈阳》文不能再拖了。上午被玉珍强迫出外散步买菜。元［圆］白菜一块多钱一斤。菜种寥寥，只有土豆一元三斤。外国人奇怪：工资如此低，但多还过得不错。下有对策，机关能卖便宜付［副］食，每逢佳节菜蓝［篮］满也。

午睡甚好。夜肖延中来，四人缓登事，人民大学已盛传两周了。引起不平。请他快点将《早期》补充好。朱正电话，长沙已公开卖《实录》。

1990 年 4 月 30 日（星期一）阴雨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沈阳接管》一共还只写了三千字，但材料、结构已齐，争取一两天内杀青。朱正电话（已去信）请他争取来住一月。

上午韩寓吾夫妇来，多年不见，87 年曾患腮线［腺］癌开了刀，一直服药治疗，曾到上海看过，服一种蛇毒药。这次来京、津找医院看，然后去青岛小住。曹秉铨去年去世。水电老人日稀矣。

中午到下午同胜利下围棋三盘，让三子，二胜一负，下得太快，头昏脑胀。

夜观电视到十点。

1990 年 5 月 1 日（星期二）（夜半仍下雨）晴

四点醒来，四点半起床。看《沈阳》材料。早餐前洗澡。

写了不到一千字。

上午同玉珍、小琴［芹］及冬冬到街上一转。

1990 年 5 月 2 日（星期三）阴

六点半起床，略作活动。上午陆茂竹来，谈《水电史料》今后如何安排组织、编辑业务等问题，不能再让常流夫妇把持下去，去年未出一本，三年出了五本。同梁益华电话，此事所见略同。

小多、小妹两家来。芒芒［忙忙］、毛竹玩得很欢。同小妹、悌忠谈我的一生做人、做事原则。元元、延滨带一廿一岁女孩有特意［异］功能者（能见五肺六臟）来，共进午餐，大吃超肯特炸鸡。女孩为玉珍看了全身，没“见”到胆结石，说她情绪影响身体等，无大病，胃有问题等，还“准确”。给我看了廿分钟，并不确切，心脏有点什么，脂肪肝，气管壁有粘膜，右肺叶下有小片阴影等。真是姑妄听之了。是宝鸡人，工厂读大学，并不想学医。

下午曹维恭来，谈到五点半。中国声誉一落千丈，十年好感付诸东流。华裔爱国者也少去大使馆了。范寿康女大呼“上当”。布什可能批准最惠国条约，但中国不给面子，他也难努力。留学生也有败类，奔波于国会议员，提高嗓门反华，为的是好留在美国。江刚上台，西方舆论反映为：上海的“花架子”（曹维廉提拔的外事局长）。此次世行第一付［副］行长（巴基斯坦籍）来，同江李谈话，问三亿农贷（无息优惠）如何花的，项目结果如何？无以为答，农研所撤销了，杜润生“下放”了。两手一摊：无

能为力。后台七国追问经济具体情况，而不听改革空言也。外人信息灵通：戒严部队变成武警。还在捕人。外国记者问知识分子学雷锋，答要记得莫碰电线杆子，以防倒塌。外人不懂，曹懂得雷锋因此而丧生也。台湾乘虚而入，技术是二流（取法夹中）。

1990年5月3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刘源、李慎之先后来。李谈最近恒安石谈，都忧虑最惠国问题，要给布什面子，才好对付国会。如方励之问题，放一些人等。还有不干扰美国之音。台湾邱宏达要找李谈，方何不搞一法律形式，驱逐出国。此事即了（我也赞成，刘源则担心多米诺骨牌，国内在押者都得放）。还有犹太人想在中国开一国际大会。李为此给杨主席信，只能尽此努力（李称我为politics）。经济稳不住，政治也搞不好，两者关系，以今日为甚。刘源对赵管经济有好感：物价、工资、人事劳动制度三关非过不可。出点偏差、失误，在所难免。江称戈为“罪魁祸首”，受到小平批评。斯考特夫考［斯考克罗夫特］[33]来谈时，关于方事，李鹏已答应过，后又涉及众多人拥入大使馆，以后怎办？苏联驱逐也无在大使馆者。洛德回去坐冷板凳，也因方事处理不好（据说方本人不愿进去，妻子硬要去）。刘送酒与蜂蜜，又回礼之意。同他谈原则与灵活，坚持原则之重要，及中国习惯注意小节，均言外之意。

下午游1000米。遇廖盖隆，乔邓似已矛盾了。

1990年5月4日（星期五）晴

三点服眠药，到五点才睡着，七点起床。略活动。上午黄薇来，取走杨清档案中的旧信，内有我与谢文清文稿的信件。请她复印一份。坐了一二个小时，谈欧阳钦的历史，同高岗的关系（文革时诬为高岗余孽），在延安是挨高的整的（陕西地下省委也是“红旗党”也）。

王丹一来送《艾思奇文选》二集。

下午游1000米。《沈阳》仍没写完。

晚饭前去看望黄乃和徐滨。

1990年5月5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本来想今天将《沈阳》稿写完，但一查原记事本，还不能就抄了几份电报即结束。

一门江平的儿子江榕持《实录》两本，让我签字。他在计委作外经工作（工程师），说这是真正的历史，当代人尤其年青一代应当知道，来龙去脉之意也。

刘云鹤电话，女儿自美国来电话，美报载我们几人开除党籍。秦川来，台湾报纸也登了。说李瑞环报社讲话，一开头就提到王若水，读过他“桌子的哲学”。

下午游800米。要下决心少看电视。

1990年5月6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沈阳》稿剩尾巴部分，进度甚慢，没看原材料。同林莉［利］电话，英文翻译是周砚（李汇川夫人，原在美国所），她们都记不太清楚了。

下午与玉珍坐114到汉雄家。小项在，谈汉雄事。取回致江信及附件。这样主动些。揭出宋任穷女

[33] 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时任美国总统助理。“六四”后曾两次来华访问。

儿及乔石女儿事（工作未能如愿也）。外事活动告状，已查清，密特朗情人等关系，对贷款、贸易等有好处（乔石批：严加追查）。

夜段飚来，又送大蛋糕。这是一个“崇拜者”，希望我长寿也。

湘潭易长林来，已不认得。问题已全部解决。这种人“告状到底”精神可嘉，大概很令人厌烦。“惹不得”之感。

夜刘云鹤夫妇来，韩光要书。

1990 年 5 月 7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写了一点。上午找周建南长谈。他同意同江通电话，或约谈。春节后曾与江一谈，赵事有老家伙催，王任重找赵写一检讨，赵未允：先作结论，后找材料也。如何处理？轻重均不宜，只能挂起。周推论四人事也不会批。我意这不可比。优［忧］虑经济形势，告知世行付［副］行长摇头印象。一朝天子一朝臣，“左”将们如此嚣张，翻涿州等案，矛头总想对十三大：“国家控制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说资自由化挨批了，干者未批”。实质在否定十年改革。赵曾露过话：还不是说搞资本主义！

下午林静聪来，漫谈二个多小时。他要去南京、成都、西安找材料（写大跃进前与后的经济史）。赠我的书五本。说北图乃书库也（一种地方政务公报不让看）。他十二岁即打工，上大学自己养活自己，卖报、高尔夫球背［揹］杆子、开公共汽车、卖饮料，什么都干过。中文学得真好。想译《实录》。学术价值高。住费 90 元一天。夫人在教中文（儿童班）。

秦川送来泰国水果王：琉连［榴莲］（国王），吃一口如臭豆付［腐］味，不敢领教。

我不在家，王丹一送来陈维仁写的怀蒋南翔文。

王云从来，送来台湾武大校友录，谈校友会如何活动等。送书一本。

1990 年 5 月 8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尾巴几天得一千多字。头脑迟顿［钝］？

后腰部疼，背脊椎骨亦疼，不知何故。

下午带毛竹到灼姐家，将段飚大蛋糕转送。《实录》在党校影响甚大，销得也多。到此种形势，灼姐两口才言及此书，也许才读也！

早晨小陈来，送来顾委活动通知。

1990 年 5 月 9 日（星期三）晴

一点服眠药，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背腰仍隐疼。上午仍未能集中精力弄完尾巴。

下午李慎之来，说又挨了一刀：摩洛哥请他去授院士，几经手续，胡绳亦同意，但郁文卡住，竟说：“能放心吗”的话。忍下来了。小平不久前有个批示：四项坚持乃长期国策，久已言之，而改革开放乃十年新政，必须贯彻。自己不写文章：难以痛快言之，眼高手低。乔木曾对他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中西文化最深层东西能沟通。孔子之仁学，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服曾文正、胡适、梁漱溟（还有熊十力）。冯友兰是大家（但骨头软）。黎澍晚些去世能写出好东西，还不是大家（关于阶级斗争等看法，是他谈的）。江泽民给钱钟书打了电话（风雅自许？大概籍讲话征求意见）。今天去探问一下。陈云原来不是圣人。

下午游 800 米。游泳池也停热水，池温将下降。

1990 年 5 月 10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背脊、腰部疼仍未减轻。上午到医院，外科看了，拍胸脊等片，无大问题。后脑扎了两针封闭，解除疼痛。下午游泳时意识到水凉，老仰泳影响后脑。改俯、侧泳（一口气 600 米），似乎好些。

在医院遇见老杜，惊人消息：许家屯不回来了，给中央信，不反党反社义。此事属实，震动当然大（难怪不让李慎之出国）。又说邓力群一班人马搞《中国社义道路》大文件停下来了（大概“左”的指导思想搞不好的）。只让这班人去研究三个问题：斯大林主义、民主社义、多党制。看来李瑞环能起作用。

下午朱维民来，作他的形势观察分析：在好转中。人民大学确实处理不错，没给他为难。二万多捐款上交清查办了。他与刘烁是带队遊行的，多次在校门发表演说，其录像在国外上了电视。

1990 年 5 月 11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写“尾巴”，仍完成不了，必须重看后部全部材料，再打乱平分才写得好。略作活动。

上午到办公室，将《会议纪要》退庭［廷］栋。他对我事也不以为然，找郝锡良一谈，部里没有接到顾委任何通知。现在将“个人总结”送顾委。部里并宋平都看过，郝说大家都知道我的为人。

下午游 800，600 米一气侧俯。水凉也不觉得了。夜周小舟儿子与王匡女来，谈广交会下跌，而报导吹嘘，订了一批意向性合同。

收到一本《纪念吴华》（39 年重庆开会的“标准青年”），有人题词：“为匡社稷，不觅封侯”。

1990 年 5 月 12 日（星期六）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尾巴”怎办？要不要。

上午到顾委听王忍之、袁木讲访苏情况，对戈看法似变了波段：人家坚持社义与马义也，不是“叛徒”了。经济互补，可解决些疲软。听了三个小时。人家对东欧有自己看法。为何要如此相信，“革命只此一家”。

秦川告西方已广播，许家屯到了美国（我原估计到东南亚某地先“猫”了下来），这就麻烦了。紧急通知：作“政治避难”准备。

下午陈四益来，说亲信已召回广州，免得连锁反应。真是二次林彪事件。但人活着。四益留玩偶诗几首，很有意思。《晚年探索》请他一阅。

下午游 800 米。好几封四月信回来后发现。有冰封的。

夜未看电视。玉珍闹别扭（整理报纸）。

1990 年 5 月 13 日（星期日）晴

四点廿分醒来，五点起床。有头晕感，睡眠不足感，仍力疾看抄旧材料，想把尾巴弄完。

给冰封、朱正、黄显孟信。

下午小妹夫妇，朱维民来，谈许家屯事。不料一下到了美国，这样就麻烦不断。老温也来，《中华英烈》还有希望。

1990 年 5 月 14 日（星期一）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尾巴”快完了。

上午李大夫来量血压，一切正常。冯大姐来还书。谈她的治病方法，送我一点剩余的红花油，上面再贴膏，可治腰痛。给我看陈翰笙、杨瀚星二老送她的自传。这两本书大概值得一翻。

湖南教育社龙育群来（李荣光女婿，《新启蒙》责任编辑），冰封交两复印件：处分与熊清泉信（《新启蒙》无问题），告以如何打抱不平。

晚上毛弟媳妇带她的弟弟夫妇来，看不惯女人那种装饰，玉珍嫌我冷淡。徐滨来，说钱伟长在加拿大看到一架香港机下来四十多人，皆似逃亡者，在香港机场看见李慎之，是否“跑了”。我说星期三还来过我家。

1990 年 5 月 15 日（星期二）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沈阳接管记事》全文弄完，约二万余字，八大段。可以作那两本书的事了。

下午游 500 米。三点李慎之来，穆巴拉克见小平，转告布什口信。只谈中美关系，都传我病了，身体还好，但总要死的，可使人如愿以偿的。布什最了解中国困难，美国有困难，我们更困难。布什心里知道，我们已做了很多，再多做难。要稳定，我精力也不行，非常困难之时。中国如出事，是世界大事。港、台、新都影响，这么多人，逃出去，都吃不消。美中都吃不消。转告布什，好感，望照顾我困难。李慎之说，似以哀兵动之，悲凉之感，无一恨言。翻译说：“毫无马克思主义，只有民族主义。”感到只有邓在考虑国家。“左”为安身立命之处，实难如此。个人可以，国家不行。

奥森伯格题目：几十年来，中国政策是怎样确定的，其过程如何。乔木在想写，“左”。我的《中国左派幼稚病》难弄出来。

晚上辽宁李英健来，有的 [些] 吞吐，谈出版局、中宣部又联合通知，凡涉及毛刘同朱邓等及常委回忆，传记性书及文章均需送审。因此两书又送审。我说因人而异之理，我的 88、89 两篇论毛文的遭遇，因此建议作罢（以为辽宁想打退堂鼓），却又再三要坚持下去，并谈到张平凯（同辽宁关系深）对我之推崇。借机将《读书生活》推退，《早期》先交稿。

1990 年 5 月 16 日（星期三）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沈阳记事》交小陈复印。上午与玉珍逛长安市场，买毛背心、墨镜等物。

下午到顾委观《红楼梦》第一部。先看“民阵”人员及柴玲等录相。近三个小时。

韩念龙坐一起，谈许家屯事。

1990 年 5 月 17 日（星期四）夜雨、阴 下午转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光远一切会不参加）上午顾委第三小组会，只到九人，主要谈许家屯事。中央有一通知：好象要争取回来，又说：此等人历史证明都没好下场。高干应有监督。用“出走”，留有余地。谈到许两年前对资义再认识文（同赵一致），当时就有人有意见：“思想、立场变了。”许说“不暴露机密”，靠不住（还掌握香港地下党）。同苏联关系应求同存异（求大同存大异?）

刘澜涛疾言厉色：许非偶然，和平演变之案例。是外压内困，敌人猖狂进攻时发生的政治事件。核心是党的问题。发生在中央，去年 3:2 票。高干问题。是叛党叛国，对中央路线不满，到美国反党。“争取早回来”，等李鹏政府下台。党内有极少数人对中央路线不满，许决非一个，也不很多。两面派对付党，或叛变，或到时举手反中央。当然非刘一人之见也。

下午三点到启功老处，因身体不适，等到四点起床。又客人不断（有师大新校长来，谈吾尔开希读

书不成搞政治，刘晓波多变）。最后起身时，我才表示，定要写我的“沁园春”乃不情之请。请他写自己的诗，最好是沁园春自嘲。

五点始到游泳池，游500米。

叶英电话，张劲夫要《实录》，玉珍痛快地发了顿牢骚。

1990年5月18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哮喘时有威胁之意。

十一点到八宝山参加宋振邦遗体告别。六铺坑时的总务科长。水电老人甚多，见到张铁铮，说身体检查一切都好。大家见我去了，都表亲切。

下午游600米，水很凉了。同金老谈许家屯事，感慨甚多。

夜王大象来，受王元化之托，来看看我。谈起上海只有几个人受追查，如潘维民［明］、黄万盛等。《新启蒙》事都没有直接问过元化。夏征农除签名外，还上街游行（巴金电视谈话，谓为五四运动的继续），都未追究。

1990年5月19日（星期六）晴

六点廿分起床，活动半小时。《沈阳记事》已复印两份，最后校订一遍。下午苏丹来，请他稍压缩。《续编》有彭真一篇，仍有平衡问题，我这篇正好起作用。李运昌等坚决反对将林彪的东西放入。《雪白血红》也怪将林拔得太高（彭真：比毛还高）。写《总述》时，没有将许多电报看清楚，对彭不全面，只根据四九年春会议情况。谈到外界传言，陈找一些老干部谈三点：去年闹事因十年改革没搞好；谁叫开枪；顾委不能散。

下午游800米，水甚凉。芒芒［忙忙］只能游400，怕冷。

王大象来取走字幅。

1990年5月20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整天懒散，只看了《自然辩证法》上一篇谈近代“专家治国”思想的文章。小妹上午来，全家照片放大甚好。

下午小多一家来。

1990年5月21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同秦川闲谈一小时，当年陈对深圳开放等有意见时，王震还是支持开放的，并动员小平去。邓力群从日本回来也谈过“有社义因素”问题。这些人特点是随意拿棍子打人，自己说的不认帐。

上午同玉珍到对街买菜，买了四斤草莓，1.5元一斤。

苏丹电话，文章合用，要打印送审。又将全文看了一遍。

上午宋泽敏送水电经济稿来，很简要，可作我建议用。

玉珍说我以书为友为妻。（当是看电视剧聊斋“书痴”所感），要友更妻者乃文字也。

1990年5月22日（星期二）晴

四点醒来，四点半起床。《沈阳》稿又看一遍。

下午游 1000 米。

1990 年 5 月 23 日（星期三）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光远来，与秦川一起漫谈，忧虑党国也。六全会前，邓找江李杨谈，确有现在只有李瑞环还听我一点话之语。邓力群在广州（企业政思会）讲了三个小时，为自己鸣冤：如何搞掉宣传部长的。还想到前台来？缓登事置之不理。这个“影子总书记”应予全面揭发其十年所为也？秦川知其详，如何整周扬直到胡、赵，如何阻碍改革。应让天下人知其卑劣（从延安开始的卑劣）。

下午到顾委观《红楼梦》第二部，写宝黛钗三人较集中（第一部太散），鸡毛蒜皮之事，外国人看得下去？杨维哲告，建南问过吕枫，说是应区别对待；问过江，说不知其事。此事就此罢了。

陈琼芝来，谈戴晴出狱情况，向香港投稿，《我的入狱》，如何优待，仍令人疑问也。她也听到传言：陈要批邓：十年失误；谁下令开枪。她所在单位搞得过“左”的人，已向人道歉。刘延东最近一个讲话：要经得起历史考验。

1990 年 5 月 24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同雨亭、廷栋谈去山西事等。王维佳或可留下，此人过于散慢［漫］，积习难改。最近写的纪要，文字尚好。

下午游 1000 米。收到黄显孟的订正本。加了一段陈独秀文，甚好。

夜岳阳市长谭照华来。谈岳阳情况并发展规划，详谈付［副］市长告状风波。本人检讨不好。问及省领导：求稳、缺乏果断。平江干部不行，仍旧一套思维方法，无开创精神。谭很重视教育为立国之本。岳阳一中办得甚好。介绍李昇震回乡一次。

1990 年 5 月 25 日（星期五）阴、夜小雨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开始看《早期活动》并进入角色。到 P.80，觉得当年写此书真不易。

下午游 800 米。下池真凉，200 米后即通身舒服。

夜观香港反毒片：《风云再起》。

1990 年 5 月 26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夜雨，天气特别晴朗清新。

《早期》看到 P.180。复接黄显孟信，告书已寄出。这是一个办事细心的人。

秦川告，许氏亦为星云法师客人矣，由陆铿牵线，代女确为公安部人搞电子窃听者。

下午游 800 米，甚舒畅。

夜仍观“破电视”到十点半。玉珍很不以为然，当戒之。

1990 年 5 月 27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看到 P.300。颇觉此书写得真不错。80 年新版似乎再没翻阅过。当年重新工作，何等忙碌。

小多、小琴［芹］两家来，午餐吃玉珍拿手扣肉，还有新青椒炒肉。两个孩子吃饭甚欢。独生子在家无伴是一问题。

下午杨小玲来，晚餐。电视有老歌星唱老歌，比时下流行歌星是两种天地。

同肖延中电话，他还得一个星期才能弄完。

1990 年 5 月 28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看完“工人运动”以前，之后都是纯事实了。初步考虑，“结束语”另写，或写成早期思想与晚期思想及性格、作风等关系。开始看李泽厚《现代中国思想史论》。过去看过一些。

必须戒电视了。

下午散步遇杜，云陈云批“同意”，他颇想给邓信。

1990 年 5 月 29 日（星期二）阴 晴 夜雨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续看李著，又从北屋找出一大堆有关书。随手翻新来《随笔》及《人物》，萧乾《八十自省》有许多真话。他是适可而止。

收到柏原《人物志》译注，值得一读的。只印 1000！

下午同玉珍散步，遇男女青年打架。

夜徐洽时来，对去年之事甚不满。周总理在能如此吗？浙江处理尚好，以缓解为主，对李泽民印象好。

1990 年 5 月 30 日（星期三）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看李著。上午陈铁如来，谈临沂盖私房之风，以权谋私之风难以整肃。文立徽送我“如意”戒指。

下午观《红楼梦》第三部，有刘姥姥进园。

游 400 米。

1990 年 5 月 31 日（星期四）雨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又穿毛衣、绒裤矣。夏喘有开始之意。案头负离子器可以平伏［复］。

秦川来谈绩伟情况，毫不作检讨，使之脱离同情者，因确讲了些过头话。

下午游 600 米。池中只五人（昨天只 2 人）。原来有喘意不想去，游后又通身舒服。

陈尚文来，乐山武大校友会约十月间去聚会，给书一本。

林默涵还想当“权威”，居然谈起钱钟书来（今日八版）。

1990 年 6 月 1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醒前作梦，人大会堂被焚。

看李著《近代思想史》，都是作者及时送的，惜过去没读。

整日哮喘威胁，背腰亦疼。下午硬游 600 米。人是贱物，通身舒畅。背腰仍疼，贴膏药。

近日发现手颤，字写不端正。

接李昌电话，讯［询］问有无消息。毫无动静也，只能置之不理。

1990 年 6 月 2 日（星期六）晴（解手四次，近日至少三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整日有喘意，尤其解手后。

续看新民学会等资料，上午稍整理南屋。

接杨小池电话：山西七日开会，六日报到，开五天。定邀我们去。想去大同、五台一遊也。

下午游 600 米。遇秦川。劝动老胡，作点检讨。

1990 年 6 月 3 日（星期日）晴 喷一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续看资料。

上午小妹、孩子来。谈北大有一学生写大字报被捕，引起多少学生去营救。下午悌忠来，出差经长沙，琬姐等身体尚好，只担心我身体。外地菜蔬都便宜。长沙竟发生偷割儿童睾丸怪事。

哮喘威胁，仍同玉珍到大街散步。

1990 年 6 月 4 日（星期一）晴 喷一次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活动半小时。喘意比昨日还重。看完《四髯合传》。奚金芳为何孟雄党籍件寄杨主席。

老马来告，四人缓登事，陈批：记住历史教训，对老干部要慎重。下午去医院看病取药，看望定一老，得到证实“取消”了[34]。漫谈一阵。说我研究毛“毫无结果”的。担心亡国（社会主义在波兰已变质），说反右前，毛对章罗等，认为应“消灭资及［级］思想”，社会主义经济，供需也不可能完全平衡，在一根线上。要研究经济问题。劝他该发言要发（现在无人发言也）。他对赵有意见，经济总过热。“不是什么滑坡，而是过去太快太热。”（杜说，赵对海南、沿海十四区开放，也曾犹预［豫］，但邓催得很紧。）

四人之事未了也。

蒋南来，西方报纸对李瑞环印象好，对江还可以。

1990 年 6 月 5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出发收拾停当。

八点五十分下楼，先到组织部，同亭［廷］栋、小曾一起上车站，车进站台，方便多矣。房间中有一山西武装青年小牛，倒还谈得来。房内有空调。商量了一下如要讲话内容：表扬山西，进一步作研究。

吃了一碗不堪吞咽的面条，二元一碗！

车行十小时，过娘子关后即换电气车头。山洞极多。到处可见煤矿。

八点廿到太原。组织部付［副］部长张效洲及杨小池一大群人来接。出站时热气冲来立即哮喘，喷雾方解。出车站入迎泽大道，气势非凡，比长沙、郑州都好。住迎泽宾馆 9 楼，还是老式宾馆，房间高大。客人甚少。同主人商量了一下日程。九点晚餐。十一点上床。

1990 年 6 月 6 日（星期三）夜雨、多云转晴

睡得尚好，没有盖东西。六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伙食太好，吃刀削面等等。

上午同庭［廷］栋、小曾商谈明天讲话内容：表扬山西，今后要进一步研究有关组织史问题。省顾委秘书长王景山来，礼节性。组织部长郑社奎来（组织部从湖南设法买到一些《实录》，部内人手一册）。谈新干部作风不踏实，上电视等问题。盖私房成风（个体户“借款”）各种各样“合法”办法。

[34] 老马是李锐他们对杜润生夫人的称呼。这里指她来告知陈云对杜润生、李昌、于光远和李锐四人是否允许通过党员登记的态度。后来在医院见到陆定一，证实不允许四人登记的决定已经取消。——李南央注

晚上卢功勋来，82 年在党校（县委书记）我与志民等去考察过。都已忘却。谈王建功的问题，让秘书写告状情（拥华倒邓）。个人官欲恶性澎涨［膨胀］。（耀邦夸奖过，开拓型，太原市书只干了四个月，记者报导一整版。每夜打麻将）。

1990 年 6 月 7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讲话稿提纲又看一遍。

上午到三晋大厦参加省组织史资料会。先照相。卢功勋念报告，内容甚好。我讲一小时半。主要讲今后应有人从组织史方面作些专题深入研究（约十个题目）。反映［应］甚好。

中午宴席，陋规难免。喝汾酒四杯。人甚多，有莜面、鱼丝面等。两点始回。

下午由小李同我们四人遊太原市，看闫［阎］锡山旧府，登小梅山，议事堂等。省顾委主任赵雨亭（老组织部长）来，谈约一小时。说过去看我的讲话有好感。谈建私房等不正之风难查难办。

晚饭后遊对面公园，漫步一小时。

背仍疼。下午哮喘发作一次。

1990 年 6 月 8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八点出发，九点到祁县乔家大院参观。高墙院落，六套宅院，一一细观（民俗博物馆）。有兴趣者在齐家（山西大富，商业兼票庄，“先有盛复公，后有包头镇”。津沪等地都有钱庄。上屋顶一观，有武家丁看守。一百几十个小烟筒（火炕），都各具形状，屋顶角兽为闭嘴（商业，当官的开口）。题词：“封建文化缩影，民间建筑精华”。十二点多到平遥，窑洞招待所休息，午餐又吃请。两点半后遊双林寺。明代重建，泥塑甲天下（本地胶泥，几百年不毁），有整套佛祖故事。平遥城墙保存完整，现加修固，登北门城顶一观。参观推光漆器厂，石雕镶嵌工艺，多家具屏风。题词“平遥一绝，推陈出新”（步入“名扬域外”）。

六点四十分回宾馆晚餐。省组织部付［副］部长张德春来，谈组部干部应有品德。李立功来，八点谈到十点一刻，谈耀邦，谈王建功事（此人近又告状？谓己事与耀邦、紫阳有关，想翻案！）谈紫阳在四中全会小组发言：有错误，有申述。我谈了下自己去年事，作检讨三次也。与李过去不熟，还能谈得拢。对去年前段时间之拖，不断然处置，甚表不满。五月下旬到京吹风时，谈到接受耀邦事教训（生活会解决总书记），要按程序办事。

1990 年 6 月 9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组部付［副］部长张效洲陪我们一天。八点出发，先到交城云中寺。有一段道路不好（清徐境内），十点方到在僻静山谷中，专修上山车路。有年过古稀长老讲解。庙不大而名大：净土宗在此发源，八百年前传入日本，日本高僧、佛徒来者不绝，赠礼品甚丰。赵朴初有诗碑。时有喘意，登山甚难。小李殷勤招扶。离寺时题词：

山川异域万千里，
净土同天八百年。

一点到晋祠，二级厨师做的菜，果然不凡。扣肉、铁碗蛋等，饱餐一顿。三点遊祠。离五号楼前看望陶鲁笳（庐山旧识）。晋祠山环水绕，古木参天，有周柏、隋槐，建筑群落，圣母、关帝，桐叶封弟，唐晋斯源，永锡难老（难老泉水，李白等曾泛舟，现余潺潺）。又辟大公园。可作终日遊。小李处处为我们拍照。曾拟一联未得书之：

山环水绕，古木参天，殿堂楼阁桥榭亭台留胜迹　　。（原文此处空二字——李南央注）

人杰地灵，军民抗日，三晋边区山野村庄城镇遍英雄。（数风流）

五点四十回宾馆。极累，沐浴以解疲劳。晚餐后同庭［廷］栋、小曾漫谈，因参加会议的人还希望我再讲一次有关党史、毛思，引发感慨也。

1990 年 6 月 10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听大会发言。浮山县委书记安永全亲自抓此事，其资料编纂花了 1.5 万元，而县宣传部一年费用才 500 元。边听边修改自己讲话稿（两个女同志抄的，字写得不好）。一直改到晚十一点半，仍未完。小曾抄最后部分。

下午四点到双塔寺一遊，这是太原标志，高 54 米，十三层砖塔。院内牡丹一片，明代即栽种。

1990 年 6 月 11 日（星期一）晴

大概改稿太晚，上床后失眠，只好起服眠药。六点一刻醒来。

上午与会人座谈。组织部长郑社奎（原副部长杜杰等）等主要干部都来。我讲了关于时代认识开场白后，由大家提意见和问题。直到十一点四十分。基本上由我唱独脚［角］戏。从党垮不了，大气候，社义前途，红旗打多久，资义变化，今后世界格局发展，直到民主问题。毛和毛思，庐山情况（此书此间传得很广）等等，直到本人特点，爱发表意见等。听者似乎动容。我还不觉太疲倦。

午睡一个半小时。五点看完讲稿。

六点组织部在太原饭店宴请，正付［副］长四人和杨小池等，喝酒四杯。晚曹先强来（此间参加过编纂者）。毕增福付［副］部长。

太原一周，功德圆满。

1990 年 6 月 12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早餐后，八点十分出发，张效洲、郝玉山等来送行。还派一医生跟着。不到十点抵河边村，参观阎锡山故居。老居称“都督府”。父病时，1934 年蒋介石来过，未让其见到新扩大宅院。正厅气魄颇仿宫殿形式。“明宅暗房”自己在家住室外人不易发现。登房顶，有角楼，亦似乔家大院也。改为民俗博物馆陈列，有一部分陈列阎氏一生照片。题词：要了解现代中国，阎锡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物。后来在途中又想起另外几句：

辛亥起义，经营山西，逆蒋亲蒋容共反共。

抗战求存，流亡海岛，功过是非后人说评。（不忘评说斯人）

过豆村不远遊佛光寺，配殿木结构，梁长 14.9 米，只四根大柱。古代创举。正中大殿开门一股臭味（蝙蝠屎）扑来，引起喘意。只得避开。赵朴初有“临江仙”数首记此寺。

我题词：　千年瑰宝庄严地　　百棵参天

　　八路旌旗威武天　　古松

十二点过抵五台县后备役部队招待所，又是宴请。县委书记周新玉作陪，在此工作二十余年，山大学教育的。主人团长好酒。

二点出发，途中遊金阁寺。大殿修装一新。佛高 14.5 米。爬上顶层，喘甚。海拔已二千余米。

近六点始抵县宾馆。豪华如京中一流也。晚饭又是宴请。周书记赠“双龙戏水”砚台。此间有名文

山石。

夜番［翻］五台山大观等小册子，倚床觅句到十二点。一点又服眠药。

1990 年 6 月 13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精神尚好。收不清广播（电视转播可以）。上午车登菩萨顶。由上往下游览也。解说员在行。遇台湾 48 人朝｛经｝团，两步一拜登顶。男女都有，多中年，穿法轮常转黄背心，很是虔诚。台湾来者日益增多。中部为显通寺，台怀镇最大庙宇，文殊道场都在此做。最后是塔院寺，白塔 54 米，比北海高大，造型亦稍不同。三层楼珍贵文物展览，有华严经 60 余万字，写成一七级浮屠大幅，字小于蚁，二人写了十二年，乃二百年前物，落在上海，几为日人弄去。又有铜塔内取出之金水写华严经（85 年事）。照相甚多。

下午先游龙泉寺。住持慈音七十岁，当过游击队长。我的诗可作注解矣。喝泉水几口。然后由上而下遊南山寺（慈音为南山极乐寺住持），观毛主席故居。最后到普光寺，住持藏明与我同年同月，特题词：夕阳无限好，高处也胜寒。此庙罗汉均为异域模样，并悬空济公“滴圣水”，法师说：可赚外汇也。路遇五个美国青年和尚，披袈裟。

归来饭前饭后到夜十点半，共作字 12 幅。

登五台山联语：

万木森森　群山拥立　五台最具英雄气
禅林叠叠　千佛慈悲　百姓唯求安乐身

有感四首：

五台一上忆当年，三晋边区烽火天。
尚有袈裟争贡献，禅林也喜伴硝烟。

打罢蘑菇上五台，雪中一宿别如来。
留言莫怪挥戈急，决战时机正挂怀。

岂可无诗上五台，平生夙愿古稀来。
此间佛住尘难到，也学弥陀洒落怀。

老夫犹有少年情，无奈形如拄杖僧。
举步脚跟须立稳，登高心境更舒平。

另一首尚待推敲，未示人：

凡心未尽此登临，世事仍怀老汉心。
尘劫难除怎样了，冒充风雅（阿弥陀佛）学诗人。

1990 年 6 月 14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在“留言簿”上写下有感四首并联语。又为宾馆经理作字一幅。

八点廿分出发，上山路过鸿门岩，一鼓气，车上东台顶。原来远观一堵墙乃望海寺。路如长白山绝顶天池路。此小寺似正在扩修，有汉白玉弥勒坐佛置寺前。群众扶拜，气象万千。下山时因杨小池鼓动得四句：

万山朝拜似参禅，望海摩天真壮观。

长白天地　　，更加弥勒两相欢。（原文此处空三字——李南央注）

因此比计划多了一小时。浑源午餐时已过一点（45 年从延安去热河，曾路过此城，现已面目全非）。县委书记何令祚读过《实录》，42 岁，甚觉惊心。陪同观悬空寺。河谷已升高约 30 米。古代当更觉绝壁之惊险。寺悬西壁避风避日。修栈道办法成此建筑，不如关帝（金面，关公为红面）庙等。

付［副］所长孙仪，北京廿二中学生，口齿甚好，熟知此间掌故。备好纸笔，只得写一幅：

儒释道教合一，奇险壮观悬空。

纯粹写实也。又为所长书一旧联。为何令祚书“咬定青山不放松”诗。

饭后未休息，赶到应县看木塔，爬到第五层。高 67 米，用材一万立米。800 年仍然<如>故，经受地震战火。斗拱利用 60 余种，全用木楔巧夺天工。县委书记等热情陪同，逼得写字一幅（应县亦有人持《实录》签字。此书影响山西了）：

前已见古人，感慨思来者。
今朝愧对否，无负此登临。

换柏油路，近八点抵大同。市内主要人员去太原开会。党办主任高平负责接待。他著有大同史书。

1990 年 6 月 15 日（星期五）晴

昨夜睡得甚好。六点起床。高平一早送来《大同春秋》，去年出版。早餐后，组织部长们来。陪同。下午参观云岗石窟，讲解员小刘在行。原来清朝做了件蠢事：将东边几窟包成泥塑彩绘。石窟有渗水问题（引起水风蚀）反起坏作用。且失掉石雕雄浑之气。开凿方法自上而下，不搭脚手架，反面雕像蚀剥较轻，以手遮眼可看得清楚。在 11 窟前拍照多张。龙门较云岗后，又是石灰岩，现［显］得奉先殿更好些。云岗为粗沙岩，易风蚀。山头渗水问题尚无良法。

参观旁边一文物店。玉石大雕刻只卖 12000，2500 元。还以为是 100 万与 25 万。真太不值钱。

上午将几首诗又反复推敲。

1990 年 6 月 16 日（星期六）晴

半夜服眠药。六点起床。上午又是姚部长等陪同遊上下华严寺，九龙壁与善化寺。

上华严为全国最大木殿，1500 余平米，900 多平米壁画，900 多彩绘藻井，真是富丽堂皇豪华之至。

下华严寺辽代泥塑，有两奉侍女，有对讲佛经不易［以］为然姿态者，有极虔诚者。木制藏经柜斗拱复杂，梁思成大吃惊：辽代一绝。九龙壁比北海更高大，为朱元璋十三子王府前照壁。

善化寺有莲花斗拱。朱弁（朱喜叔祖）撰复庙碑。在此流放 15 年（为探视二宫扣留者）。文、字、刻称三绝。

中午组织部长，两秘书长宴请，待如中央贵宾也。

下午两点半写到五点半，共 12 张。

赠大同宾馆

佛国龙城壮魏都，中西文化古交流。
五洲来客忽警觉：世界大同人类求。

云岗石窟

有幸来时鬓已霜，青春立愿上云岗。
龙门气象惊雄伟，寒窟精神叹玉刚。

政教人神齐一统，儒家释道结盟邦。
中华文化堪称绝，我辈如何更要强。

上东台顶峰

万山来拜似参禅，望海摩天真壮观。
不上东台焉得见，更加弥勒两相欢。

晚上同杨小池谈甚久。山西老派性（太行、太岳、晋东南、晋绥、晋察冀（80%在河北））。南部吃香，晋绥受压。几次翻烧饼。文革初刘格平、袁振、刘贯一等外来整死卫恒。谢振华来压下造反派，王谦起来后打下一批。罗贵波等来后又打下王的一批，只有李立功可各方调和，才稳定下来。又谈到介休焦炭大户，有皇冠、保镖，自带手枪，玩姘头，称王称霸，随意鸣枪，无人敢碰。晚上姚部长等来送行，谈到有些组织如大同原县长、县书之腐败，有的可说烂掉。以权谋私普遍。国防大学开煤矿，李德生打招呼。过去康华邓朴方要煤，谁敢碰。

山西十二日之行结束。九点半上车站。

1990年6月17日（星期日）晴

车上只睡约三小时。王廷栋谈组史资料工作，希望我抓紧一些。李冰不同意估计：没走什么弯路。不同意再管下面自编本。

早晨六点一刻正点到站。小雷等进站来接。小陈随后亦来。上午、中午都睡了一二小时。

蔡嫂要走了，侄孙女来接。

秦川谈抢救老胡事，要他作个表态检讨。同乔石通电话，大谈为难之处，如何侍候三个总书记。港报说七老常碰头（这是不大可能的）。

李慎之电话，法夸尔由教委邀请来华。

肖延中已将《早期》送来。看完湖南四人的《早年毛》，有些材料可稍利用。

1990年6月18日（星期一）多云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开始苦工。拆开两本书，贴页于四开纸，进行修改增补。

上午蒋南来，法夸尔与他电话，商量如何宴请事。夜与李慎之电话，决定星四中午家宴。王宁从广州来，送荔枝。谈袁木将去，群起反对，只好中止，将由叶选平兼代。叶、林声誉都好。赵影响大，都看香港电视。去年学生处理较好，大雨时开车送回。对话：我们对北京有意见也。许乃逼走的。过去杨、习离职，带走大批东西，议论不息。又告遇见李瑞山，说我骄傲（称赞袁木），熊清泉有何威信，还是靠万达。遇见金明，说我陷入，因之告以金明表演情况。

中午送蔡嫂，一桌菜。小多、小琴［芹］来，她们都送50元。玉珍赠1000元，另100元路费。三点半小雷、小妹送至车站。小妹谈6.4.学校闹事情况。李铁铮八女夜来，亦谈及。

晚饭后同玉珍看望徐滨。丁伟志亦知陈的批示，有“对老同志要慎重”语。

1990年6月19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苦工如昨。进度尚可。

小陈送来一堆信件报刊，中央有电报（延景玉在西安去世），他竟不知道。晚上电话中严厉批评，又不接受，令人不快。

复朱正、冰封信。

下午游600米，水较温，遇闫［阎］明复。

1990年6月20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继续苦工。上午小毛来，谈及灼姐去协和检查，两肺黑点肯定与癌有关，还待查清原因。下午三点与玉珍去党校看望两老口，灼姐精神状态尚好，自觉精神无异样（这正是症象）。抓紧查清楚。铁铮骨腿病卧床休息。谈到黎虹老婆传出陈批示，四人事告吹，颇不狭［愜］意也。

上午因小陈将一封电报延误（延滨父亲在西安去世，十八日告别），电话中冒了火“99%管自己事。”他搞得扶贫科技在办训练班。

下午从党校回，仍游600米。遇秦川，赵复｛查｝事已公布，去年六月十日即谈，是党国悲剧。今年又重谈也。

晚上同玉珍闹别扭，她不同意我在北屋晚上开灯开窗干活也。

1990年6月21日（星期四）阴转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继续苦工。上午小陈来，谈他办的短训班。请费孝通讲课，“听不到真话了”。一出动就有人站岗。

下午肖延中来，带来他的毕业论文和《巨人》原稿。备用。大概是“缓登”[35]。

六点到北京饭店贵宾楼，李慎之宴请法夸尔夫妇，廖盖隆在。他们总估计亚运会后，人事会有变动。知我不予登记。戈尔巴乔夫比叶利钦好。问毛为何将邓保留下来？澳大利亚有人在出一本高岗的书。最惠国待遇估计可通过。戈发牢骚：不给苏联待遇是因为没开坦克杀人。

戴文葆信，关心也。

1990年6月22日（星期五）晴、阵雨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今天工作甚少。上午光远来，告知陈批示内容：四人缓登，办法不妥，应予登记。不论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生活问题都要非常慎重，尤其政治问题。去年这些同志犯错误，有其特殊历史条件：中央内部有分歧，舆论导向有问题。只要对错误有所认识，检讨，不论书面、口头，都好。不要纠住不放。我们党处理这类问题有好经验，如李立三，毛还动员大家选举他为中委。赵并未开除，人代会是请假。胡启［敞］立保留中委，办法很好。这类问题处理好，我们要求稳定。（乔木原提开除顾委，大家不同意，不了了之。又自我批评：说得太冒了。）5.22.批的，6.2.江同意，6.6顾委常委会传达。据说要发文件。

光远谈计划与市场问题。所谓84年失控，是邓力群等制造出来的。速度谈不上，国外60、70、80年代速度多高，越拉越大，如无真正速度。商品经济纳入计划经济。大跃进并非什么大起大落，因无真正大跃（不能用的草钢都算产值），只有大落，主观的大起。

十点李慎之来，谈西方认为毛思即“无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当年反官僚主义吸引全世界。毛是托洛斯基主义。毛的领袖术，有次毛姚谈天演论——五灯会元，君臣如此对话！毛是个浪漫主义者：不学有术，明确其乌托邦之反动，狂妄——自卑的结合。（郑孝胥讲：袁世凯无学有术，张之洞有学无术，端午桥有学有术）。毛一次会上对赵朴初讲：你那个佛学我有兴趣。常在党的高层会上，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使人莫测高深。

[35] “缓登”：指肖延中“六四”后被校方“暂缓党员登记”，算是一种处分。——李南央注

对学术要独立、自由、尊严。郁文现搞专制。

为没让小雷买鱼，发了火。幸小妹来，解围。十二点麦克法夸尔夫妇来，解了围，即入席。觉得我们如此快活，颇意外。谈及唐人街，法说在文化界等工作的华裔就不同了。毛读得最多的马列书，有“左”病，《雨果》、《国家与革命》及《联共党史》。法又问及 1956 如毛去世，谁当权等等。当然是刘，情况会比毛好。虽然历史难假设。毛之留邓，有主客观原因。从土地革命起，邓毛谢古，邓本人，最喜欢林、邓二人。

法夫人告我《远东经济评论》驻京记者戴夫之（Robert Delfs）和 News Week 记者艾鼎德要找我谈，只得拒之。

饭后客人即因事离去。

四点到文津街，游 700 米。遇汉雄。工作组仍未撤，影响工作太大，说阻力在乔石。他的女儿当时即知道父亲的批语。

《六十条》，什么要学一点，最代表其风格。《新知识辞典》置案头，弄古文，噱头，对待传统文化问题。

我谈中国民族问题，汉人 90%以上，同化力强，“五胡”只有羌还存在。历史上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侵，这个问题清朝解决了，已无蒙古之患。我们处理得更好。——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0 年 6 月 23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九点到顾委，刘澜涛、李力安约谈。通告宋任穷在四个材料组讲话（有文件），传达陈云关于四人重新登记事给顾委常委信。江泽民已批同意。关于四人这次重新登记，登不登，常委 4.13 会讨论，认为为使进一步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有利于中央通盘考虑去年所犯错误之处理，建议四人从缓登记，并非处分，也非最后结论。陈于 5.25 信指出：89 年风波为建国来最复杂政治事件，党内特定历史条件下特殊政治斗争。当时中央常委有两种不同声音，舆论也有错误传导，以致中央和地方有领导干部犯错误。错误只有［要］检讨了，不论书面、口头，应根据本人承认错误程度记录在案，应允许登记。如大家同意，报中央审批。陈是老革命家，去年风波威胁党国命运时，抱病主持顾委常委会，支持中央多数决策，对制止动乱起重要作用，陈及其他老革命家起中流砥柱作用。现反复考虑对犯错误，〈善〉始善终，意义深远。6.2 顾委常委会讨论一致同意，陈站得高看得远，风波复杂性，历史经验，完全同意陈信。报中央，江已批复完全同意。四人在去年关系党国命运时，错误是严重的，决定对他们错误调查，实行批评完全必要。为弄清事实，四个组材料组，余秋里、王平、康世恩、刘澜涛并正付［副］秘书长参加，一年时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盛夏季节，严肃认真做了许多工作，和风细雨帮助，主要事实调查核实，符合中央精神，热情耐心帮助，重要问题查清，四人程度不同作了检讨，对错有所认识与帮助分不开，中央对此肯定。先将意见向四人传达，再开全体会传达，批评帮助必要，进一步端正态度、反思，没讲清楚进一步讲清楚，改正错误稳定大局其作用。

薄一波：事情了结了，中顾委调查材料，批评与自我批评就结束了，登不登记问题结束了，以后有什么再说。

我当即表态，对陈的关怀表示感激。去年我是不回避的，三次书面检查，好好渡过晚年。

李力安说：我事最轻，检讨态度也好的。参加民盟会，与身份不府［符］。

刘澜涛：过去不认识，无接触。经过生活曲折，有经验。孔夫子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有道理，应当成熟了。一生不犯错不可能。列宁：重要在总结教训，不二过。89 年难忘，教训深刻，小组帮助，

可能帮不够，有缺陷。事情结束了，晚年接受教训，善始善终。你有才华，有经验，为党为晚年应有贡献。立此志，能办到。陈讲的对全党很重要。

下午四点半顾委全体会传达方励之问题。遇文彬、建南、项南等。

游 800 米。

下午二点到办公室，同雨亭、廷栋、陆源［沅］，小曾四人通报陈信情况。大家也安心。定七月四日开领导小组扩大会。

夜王元化从上海来。谈与江长谈，对朱榕［镕］基印象好。上海没整什么人。乔木到上海要整元化（念念不忘周扬文），为朱所阻，报告江，江亦同意。与玉珍送他回京西宾馆，晚十一点多始归。

1990 年 6 月 24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续作苦工。

上午叶英来。张劲夫、韩光等均关心。要《实录》。徐雪寒给叶电话谈：很佩服李锐（三峡问题全同意），《实录》已买到。

秦川来，告以昨日情况。老胡（胡绩伟——李南央注）只能听之了。

1990 年 6 月 25 日（星期一）晴转雨 喷一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顾委三组会，唸陈信并宋的讲话。

陈信：

关于四位同志 89 年动乱期间犯错误问题，反复考虑，重新登记时，应允许重新登记。登记工作中，暂缓可以有，要把政治、经济、作风问题分开。政治问题处理要格外慎重，只要有所检讨，不论书面、口头，说明本人对犯错误认识程度（即记录在案），不要扭住不放，这不是好作风，党于此有深刻历史教训。89 年风波为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过的复杂的政治事件。特定历史条件下特殊的政治斗争，当时中央常委有两种不同声音，报纸有错误宣传，有的中央和地方领导不了解真实情况。主张对这场政治斗争采取正确党内方针处理，从全面观点，党的最高、长远利益出发来处理。对犯错误同志的审查，要实事求是，如违法则依法惩办。七大时，李立三仍被选进中委。去年撤销赵的一切职务，仍未开除。人代会让请假。胡启立保留中委，仍参加全会与人代会。这样好，有利于安定团结，教育全党，教育多数。11 亿人口大国，动乱不得。

常委 6.2 讨论，出席 18 人，请假 8 人，薄主持，一致同意。陈站得高，看得远，深刻体现党批评团结正确方针，体现实事求是优良传统。对四位爱护帮助，化消极为积极，对大局稳定有好作用。指出四人去年错误严重，四全以来，遵照有关指示，诚恳耐心帮助是必要的、正确的。四位也初步认识，程度不同作了检查。希望不辜负党爱护，继续反思，检查自己问题，以实际行动改正之，多做有益于党之事。薄说：四人事就算了了。

贺晋年说：不要扭住不放。周仁杰：去年风波时，找不到人都担心的。

杨秀山突然提出，在小摊上买到《庐山实录》，怎么印几万，扩散到社会？挨整之事多啦，还没有整死么（还活着么），有怨气不要如此发洩，对党形象不好，不要翻出来。还说我去年三件事：为耀邦鸣屈，风波事，《实录》。

我当今［即］将出书情况说清，出版说明，前言都有交待。80 年乔木即建议写，88 年才写出。市面已有几种，混淆不清，以为找过我。一出书即送乔木，承担了责任。

张廷发插杠子：胡乔木怎样，我是政治局委员，他也是。谁不知道。

赵健民就只催，不讨论，只传达，快散会。后来黄华讲了下方励之事处理经过。谈判已久，美国也承担责任，方外走不反中国。

下午零陵冷水滩市付［副］书记等四人来，今年10月2日，李达诞辰百年，地方要纪念题词。讲了几句话，都录相。题词：五四运动先驱，一生传播马克思主义。讲话强调，大跃进与文革时，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

随后谢韬来。谈六月三夜，北大、清华、人大、师大等主要学校，夜熄灯后学生一致行动：唱国际歌等（红歌黄唱），点腊［蜡］烛摔瓶子。今年三月袁木等到北大对话，学生提出一系列尖端问题：经济失误，执行者与设计师责任；两个总书记撤经过党章程序？去年到底死多少人？（西方红十字会2740，另一种3400），何时都释放？谢最近到上海、南京，意见都大。上海只抓了30^{+}，已放20多。

夜郝锡良来，约定星三支部登记。

晚饭后与玉珍散步，走不动，喷一次。

誓词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1990.6.25.抄

1990年6月26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只做了一件事：将“个人总结”抄于登记表。

李铁铮八女带王辉（现在深圳工作，原郝建秀秘书）来，谈李鹏之无能：“还不如我们。”私资企业经验引入公企即自由化。送书一本。平江老傅等三人来。潜泵厂已成国家重点厂，此次在承德开会订货几万台，财政收入可观。（谈到长寿街房子艺芳要得过多）。柳思来，听到美音广播四人事，“虎头蛇尾”，陈批示等。

下午游800米。夜略作苦工。

1990年6月27日（星期三）晴、晚雨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九点经济局支部大会（共廿三人），我照“个人总结”讲约半小时。三人发言：事实清楚，检查深刻，态度端正。有的还谈到组织部工作，如何有能力，贯彻四化，企业班子调整等。自青年团即读我书成长。全体一致通过。

下午游800米。夜元化来，阳台乘凉，约秦川一起漫谈。上海文化界、电影、出版社等官僚体制限制艺术、书籍生产，学苏联一套，改不过来。

大雨，留客人住宿。

1990年6月28日（星期四）晴 喷二次

六点起床。早餐后，同元化去看望徐滨，谈黎澍文集，全部照收问题（批尚钺文之“左”）。

苦工进度慢。哮喘时袭。下午去游泳前在家即喷，游时亦觉不畅，勉强700米，归来觉倦。夜什么事也不想做，九点半即上床。

沈阳李英健电话，约定取稿办法。

1990年6月29日（星期五）喷二次

大概不该把窗帘扯上。夜两点半喘醒，只得起床，吸付［负］离子气，仍不解，于是喷一次，扯开窗帘，睡到六点。

整日作苦工，进度尚可。下午游800米。一直有喘意。

1990年6月30日（星期六）多云 喷二次

六点起床。喷一次。活动半小时。

上午柳思、许医农来，谈《长江、长江》一书遭麻烦经过。魏廷铮、曹乐安在政协提案——此书为煽动动乱先声。贵州将几万本回浆炉。《山坳上的中国》销几十万本。苏丹来，《接管沈阳记事》伍修权秘书要压缩一万字。拟寄陈云。

下午游400米。同人谈话占了时间。遇林汉雄与周建南。周不赞成高干子女到国外去。芮杏文如何帮宋任穷女儿的忙，至今尚记恨叶如棠不买账。

遇杜，云邓力群逢人发脾气，大概有不顺心事也。孙大光说近几日美国之音播五人之事，加朱厚泽为第一位。

收到法夸尔信。苏谈批邓时，四汉抗之：万里、张爱萍、胡耀邦、周荣鑫。张对邓说：你自己将自己毁了。去年即告我陈要保我。

作苦工到十一点。

1990年7月1日（星期日）阴、转凉

睡得尚可。六点半起床，略活动。整日有喘意。上午小妹一家来，为我们录像。此种玩意甚有意思。午饭后又同他们长谈苗苗、么么情况。么么小时极聪明，小学三年级即当狗崽子，逐渐迟顿［钝］了，脾气也象其母。

刘明夫来祝贺我之“无事平安”。贡茶两包，盛情可感。

苦工到夜十一点。

1990年7月2日（星期一）多云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喘意较昨日稍好。

整日苦工。觉得此书当年真是花了力量的。真对得起毛爹爹也。关于陈独秀应公平些。

下午双壁［碧］带潇湘厂女导演来，写帅大姐电视剧，欲问陈楚平当年在保安处情景。介绍上楼找王尊笈夫妇谈（她们不知道王克敏!）也不知道AB团之类事。

同玉珍散步一小时，一呼吸坏空气就不行。

夜朱正来，谈到十点。他写了八节《毛传》。看了《朝战》一节，材料用得好，扼要、简洁，但只能说是初坯，不能像写《鲁传》。

1990年7月3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这几天较凉，喘意较小。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苦工基本毕（第一回），工人运动基本未动笔。上午秦川、老温先后来，漫谈形势，极其忧虑，“左”将无所不在（《人民日报》有文将美国愚人节玩笑选“狗市长”事编入，美国大哗。居然置之不理）。

下午游800米。秦川说，乔石等有可能为绩伟说话。

1990 年 7 月 4 日（星期三）阵雨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七点五十分出发，整天在档案馆开组史全体人员会。中央本动手编纂动员。约四十人。原则通过纲目，争取明年底拿出初稿。文献部分明年出上卷。

小雷车坏，（党校、游泳都不成）同大家一起绕路回家，约一个多小时。到家死敲无人开门，等到朱嫂回来，玉珍却在家，颇是生气。放水洗澡。

秦川告知贺敬之在《文化报》搞“学习邓、江、李文艺思想”，正在检查事。我以为不可高估，恐难打开缺口也。郝锡良通知，登记上面已批准！

1990 年 7 月 5 日（星期四）多云 喷一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同玉珍又几乎闹别扭。双方都让步就过去了。

进一步翻资料。将《沈阳接管》改正。

下午游 400 米。遇朱厚泽，问清《文化报》事，贺敬之在一个公开会上哭鼻子，说自己呆不几天了，《文化报》整版以学文艺思想为名，挑起分歧：服不服从中央，另找“新东西”，《人民日报》还登过“逆鳞谈三宽”文，矛头向邓。这些“左”将及其后台：“到底要干什么”。

在家已离不开附［负］离子发生器了。

1990 年 7 月 6 日（星期五）雨 喷一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朱正来，谈已写八节印象：很好的写意画，党外人士或外籍华人作品似的（要深刻些）。就这样写下去亦可。一种传本也。还是想合作。细节要推敲。这几天为我审阅《早期》三版。

下午游 800 米。池中同光远、秦川漫谈《文化报》事件，分裂党中央性质，也可能大事化小也。宋平曾去看左王。地下总书记。斩掉几个爪牙也好：贺、王、徐，高之流。

1990 年 7 月 7 日（星期六）雨 下午晴 夜上床前喷一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续作苦工。读报刊。《读书》仍有可看之文。

上午苏丹来，取走《沈阳接管》改定本。并拟好给陈云信。

同朱正散步。晚上他从邵燕祥处取来《文化报》。“左”爷们是想发动一场新镇反也。

1990 年 7 月 8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人客不断。伍修权来，为《沈阳接管记事》文。建议压成一万字。从二日到沈开始。他是坐吉普车单独去的。一进门即说“你是有才华之人。”且说宜写成十个问题等等。说我过去写的《早期活动》极为毛赞赏云云（也不知真假。当年田家英没讲过，我也未与本人提过此书）。全文可在党史刊物发表。谈到陕甘支队时，他当作战科长，常见毛彭两人议论各种问题，很是融洽。也深叹少奇、彭总之死于非命。毛有不可推卸之责。去年为一号文件（陈云谈话）我给陈的信，交他一阅（常委都没看到），阅后无言。坐谈一小时多离去。（谈到我的生平）

黄宇齐与王西萍来。谈 5.25 陈信及去年情况。他们及时知道登记事。又谈及’87.7.11 信，7.14 邓批语事。黄甚赞赏也。

王云从来，谈台湾武大校友拟访母校。凌叔华丧事，刊《光明日报》。

下午小妹夫妇来。晚上为我们录像，直到十点半。谈西方社会生活可取之处。意大利交通乱、脏、小偷（小孩）太多。英国人节奏太快，街头问路只有老太婆才回答，也脏。最好还是瑞士。美国中小城市好，夜不闭户，车可不上锁。从垃圾可看到国家贫富，生活水平。

1990年7月9日（星期一）晴 喷二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朱正已看毕。

整日嗜睡。上午假寐一小时，中午二小时。

下午和玉珍、小妹、芒芒［忙忙］一起去党校。小妹为大家录像。灼姐精神如常，现消瘦。铁铮已下楼能走动。漫谈大气候在好转也。只有小人、坏人才能当政。（到党校一出车来即喷一次）

夜观世杯决赛电视。徐滨来。

1990年7月10日（星期二）间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半日苦工。翻零散材料中如何摘要补入。

苏丹来，取走《沈阳记事》稿，说最好刊《党史与文献》。辽沈决战总述文写得并不好。对马石江印象好。当年高岗一到东北即同彭真争论：民族矛盾为主还是阶级矛盾为主。吵得厉害。说刘英对高印象好。

黄薇来，四七年林西党代会照片一张（有我）。抱愧，纪念欧阳钦文章一时写不出。

下午游600米。秦川说鲍桐［彤］事已查不出任何东西（包括电话），或已改善待遇。

夜陈胡来，谈他的家事并周良沛其人。

当年对丁玲平反，陆定一、周扬不同意事，及48年出国，《桑干河上》周扬均不同意。周总理支持。
——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0年7月11日（星期三）晴

昨夜失眠，开灯看材料。玉珍总担心窗外不安全，上床后引起心理作用，大概到一点后，服眠药，到客厅坐一阵，回房才睡着。

六点半起床。略作活动（并喷一次）。

续将朱正修改滕［誊］清。他准备即日完毕。

下午游 400 米。夜与玉珍到东华门文华殿观文物精华展。首次见金镂玉衣等。一大群（江、王胡等），均避之。碰见乔石。冤家路窄，遇见左爷，怒目而过。玉珍说，她被盯窥。遇见韩天石，谈冰封事。

看郑超麟长文及陈明给的“胡子”文等。

1990年7月12日（星期四）晴 喷二次

夜半喷一次。六点半起床，略作活动。上午看朱正写毛的八节稿本，并摘记自己意见。

下午曹君来[36]。

游400米。朱厚泽说，《文化报》事已向新闻界传达。《人民日报》文艺部计划响应。遇赵启扬，王

[36] 曹君：鲍彤的夫人蒋宗曹。——李南央注

蒙已登记，本人讲了一篇，很严密。质问清查组，并谈及法国邀请事，拒之。乔木电话，刊《人民日报》。贺敬之说，乔木不要参乎这些事。

1990年7月13日（星期五）雨 喷二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同朱正谈《毛传八篇》意见。鼓励就这样写下去。

喘息加剧。下午游500米，池中喘意重。

遇光远，言郁文等对他设障碍，先有老同志谈，许立群参加，当是“左爷”之意也。

1990年7月14日（星期六）阴 喷三次

三点喷一次，后又入睡。六点半起床，未作活动。喘意过重，不敢去参观亚运村。

算是全部《早期》看毕。关于梁启超影响，肖延中文可以利用。书名似可改为《三十岁前的毛泽东》。第一师范前一节可改为《二十岁以前》（分韶山与到长沙两段），这样更名符其实。朱正颇赞成。

朱正去萧乾家，送《长短录》，得《这十年》。肖［萧］仍勤于写作，儿女都已出国，两口子相得益彰。但《搬家记》涉及一些小人物，人民文学社当不愿出，其人在干校时揭发“反革命集团”，三人中有自己的妻子。但文章是好的，小节可不记了。朱正午后去楼家。

陆钦侃电话告三峡会最后一天情况。姚依林讲话，避开八五上马问题，只说论证交综合部门，从宏观管住。有些问题待继续论证。王任重最后一天未到会也未讲话。审委会也改由邹家华（及姚）负责了。周培源以国防说动了刘华清，军委专开论证会。陆为孙越琦写了几万字报告。

下午游600米。夜徐滨送谌震信来。

1990年7月15日（星期日）阴、雨

又同昨天一样，三点起喷一次。五点后始入睡。看有关王船山文章。曾左与谭、梁看重，利用王船山，角度立场都不同。

下午秦川邀去看夏公。九十岁头脑极清醒（只是腿被打断，行动不便）。谈到小平三大功绩：改革开放，一国两制，军转民。主要失误在处理耀邦事（邓朴方对陈赓儿子言）。说陈云信，大女儿（在科委的）起了作用。林默涵（同何其芳）是两个金棍子。随后又去看胡绩伟，精神尚好，身体还可以。反正看开了，登记学习自然不参加。

夏谓毛浪漫而邓务实，似可作二人根本区别。

1990年7月16日（星期一）阴间晴 喷五次，整日不安

夜十点半喷雾上床，二点醒来复喷一次，入睡。近五点又喘醒，急喷，几乎失效。蹒跚到南屋，吸入负离子始安静。惊动了玉珍。

九点应约到文彬处，竟外出忘了（下午又去，交我$28^{1}/_{2}$材料，他存此一份。乔杨想销毁）。归来上电梯，即不行，狼狈进屋，大喘。急喷，吸负离子，嘴唇已乌。正遇李大夫来，让注射了喘定。渐平复。

看完$28^{1}/_{2}$材料，历史大公案也。

小陈肠息肉，大瘦，应开刀。

夜喷后上床。

1990年7月17日（星期二）阴、雨

喘情如昨。上午到医院，有罗音。大夫让住院。上403，几乎不让回家了。

十一点回来取《早期》全部材料。

下午三点入院，即吊瓶。晚上又吊一次。小多、玉珍送来。

1990年7月18日（星期三）多云 喷二次

昨夜十点多即上床，喷一次入睡。不时醒来，多梦。五点喷一次。六点抽血。上下午仍吊瓶，安[氨]茶碱与先锋X号（消炎）。做心电图，照胸片。大概是内科常规。午餐饺子。中午略睡，觉闷，穿汗衫。原来冷气坏了，全楼只我一人敏感到。

早晨阳台很凉快，大开门窗。晚上亦如此。

下午三点玉珍送来饭菜与桃子。看我吃完晚饭。近七点方走。

写了四封信，有复竹内实的。坚请我（可带一人）去日本也。

再读汪澍白的《早期哲学思想》。

1990年7月19日（星期四）多云 喷三次

半夜似来冷气，冷醒，盖被单，小喘，喷一次。直睡到七点过才醒来。少有之熟睡也。

上午续看汪著。因解手喷一次。下午五点喷一次。上下午仍吊瓶。上午吊瓶时理发。

中、晚饭吃得较家里多。中午竟又睡着一个半小时。

续看汪著。下午王庭[廷]栋、小曾来，言陆沅又闹情绪，干脆说不干了。找吕枫解决人、钱问题，答应甚爽快。

晚上在阳台独坐良久，入房稍读书。喷一次。十点半上床。

1990年7月20日（星期五）多云、阴 共喷四次

一点半喘醒喷一次。六点半起床又喷一次。好像成规律了。中午睡着一小时。一点半解手，忍不住又喷一次。

上午王雨亭来，谈陆沅事，见吕枫情况。昨天庭[廷]栋已谈到。以后每半年订计划。陆沅实在不干，由小曾管二十年（文革前后）。

下午小妹（正在办出国手续）、玉珍先后来。五种菜肴，真是没办法。吃饭时杨达来（看孙敬文，知我住此），谈了下陈信内容。“王林又失望了”。

看完电视新闻后，孙敬文邀到他房内小谈（说去年五月即找光远批评了），由于房中空气不好，一出汗即喘，想去阳台，一开门，热气涌入，大喘，赶紧喷雾并坐床吸氧。时在八点半。

汪著看完，可取之处甚多。

夜洗澡。

1990年7月21日（星期六）多云

夜一点半醒，喷雾后渐又入睡。六点半起床，在阳台只是呼吸，不敢活动。八点半解手终喷一次。读肖子升《行乞》书。

上下午吊瓶，只安[氨]茶碱一瓶。

下午起床后，忍耐久久，三点解手时喷一次。

中饭、晚餐都自制，要了二两包子。

下午卧床吊瓶时，口占一绝，到晚饭前，共得咏二“左”爷七律二首。

痼疾缠身夏喘哮，
年年三伏最难熬。
病房去岁纠不放，
老命开恩留一条。

其一

平生就爱一言堂，
好作人师好讲章。
三日无君时恐恐，
一朝失宠便惶惶。

斗争会上常交代，
名利场中总碌忙。
此幅尊容非也是？
奉言耄耋自思量。（细）

其二

整风时节貌堂皇，
满嘴名词与立场。
口蜜原来藏腹剑，
人妻因此共衾床。（弃肖郎）

瞒天过海今尤毒，
结党营私老更狂。
正待出台王莽戏，
可怜一觉梦黄粱。

看完新闻后，孙敬文来房小坐，谈起大便［砭］沟人物，活着的占绝大多数。也为朝鲜担忧。

1990年7月22日（星期日）阴 喷四次

仍是两点喘醒，喷一次。六点半起床，即喘，坚持不喷，缓慢行动、解手、吃饭等等。直到九点多吊瓶时，实在忍不住了，才喷一次。

夜半醒来得一绝：

一无是处斥《河殇》，
一是非无仔细商。（可以平心静气商）
兰［蓝］色文明黄色比，
劣优长短互相量。

看完肖子升书，实在无甚价值。下午午睡后即有喘意，一直强忍到三点吊瓶（解手后）才喷一次。

读汪著第二种，别人的书亦知其辛苦也。

看完新闻回房端坐，什么事也不想做。

九点半喷一次上床。真像个病人了。夜与玉珍、陆沅电话。

1990 年 7 月 23 日（星期一）多云 喷三次

一夜睡得可以。六点喘起，开门开窗，忍不住，喷一次。十一点一次，晚十点半一次。樊大夫说，不要强忍后再喷，效果不如先喷预防的好。

上下午仍吊瓶。坐床改那二首诗。

汪著基本看完，他是用了功的，真读了书。

将原“少年”一节改为“廿岁以前”二节：“韶山岁月”、“到长沙”。这样明确廿岁才进中等师范正式读书。

下午老干局周洁冰二人来，谈张文香（84 岁）事（新疆坐牢表现不好，文革又遭江青整）及毛家儿女情况。毛远新已放，住江西。

玉珍又带来一大堆菜肴。说灼姐情绪较好。

看完新闻后，孙敬文来小坐。康世恩搞个什么教育后代会，60 人编制，做一些空事。

晚看三天报纸。利加乔夫等未进中委。这样戈尔巴乔夫就能一手控制政府，一手控制党，高高在上搞改革了。公开反对党，看来一时难成气候。西方对日、德经济势力还是有戒心的。今后世界真是错综复杂了。高手对弈，输赢几目也。

1990 年 7 月 24 日（星期二）多云 喷三次

夜二点喘醒喷一次。八点半又喷一次。樊大夫说，设法八点吊瓶，看能否制住不喷。下午二点起床后有喘意，三点吊瓶未喷。晚饭前后有喘意，吸氧过去。六点半洗澡，浴后有喘意，端坐良久过去。七点去看新闻，走廊空气温闷，休息一阵过去。

又读肖延中《巨人》，远不及汪澍白的调［条］理清畅。但关于墨佛一段，有些道理。韶山一节增订二小处。重看 88 年开拓新领域一文，是写得不错的。[37]

夜九点喷一次。第一节头一页重抄，恐难排字。

1990 年 7 月 25 日（星期三）夜雨 喷二次

六点起床即喷。昨夜十点半上床，一夜安稳。上午仍吊瓶，下午停止，改服 Veotolin 等药。

续看有关梁启超材料。东山、一师均须酌予增补受梁影响（见之于文字资料者）。在韶山私塾读的确是《纲鉴易知录》。

下午玉珍同邓伍文（邓克生公子，见过徐滨）来，前几个月来谈过一次，拟写罗章龙。带来《送纵宇一郎诗》[38]注释说明。这个青年看来踏实。谈江苏对许家屯看法，年青时即帷薄不修。这次带走儿媳的姐姐。玉珍谈秦川老伴的牢骚：家庭生活处得不好，得不到安慰，经济也紧张。玉珍为我数这几年额外开支近万元。

八点半喷一次。看材料近十一点上床。

---

[37] 2016 年 5 月 20 日得到肖延中教授的 email（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南央好！那个字是‘墨’，墨佛，即墨家与佛家。另，‘88 年开拓新领域一文’是指该年年底《人民日报》你爸的文章，老爷子让我写初稿，经他修改定稿的。”——李南央注

[38] 纵宇一郎：罗章龙早年使用的化名。“送纵宇一郎东行”是 1918 年 4 月罗章龙去日本临行前，新民学会在长沙北门外的平浪宫聚餐为其饯行时毛泽东写的送行诗。

1990年7月26日（星期四）阴、凉爽

昨夜上床失眠，大概十二点服眠药，六点醒来。有喘意喷一次。

上午秦川、廖经天夫妇先后来。《文化报》事大概化了了。秦他［川］登记总结，大写去年风波时自己所作所为，包括签名，都是正当之举。老廖爱人原是于明涛妻，大大控诉此人为何“左”。四六年土改时，不为她父亲（贫农）受冤伸［申］说，反落井下石。到湖南后，即嫌她文化低，不会跳舞，“不生孩子”，强迫离婚（她正在上学）。会逢迎上级（拍张孟旭）。同我观察相似。

所有时间伏案。东山有关梁事已补入，约千余字。

中午起床洗澡，未引起哮喘。下午完全伏案，直到护士干涉，才稍作吸氧休息。

今天凉快，一直无喘意，直到夜十点半，没再喷雾。

夜与玉珍、朱正电话。朱后天走，约明天来。

1990年7月27日（星期五）阴转晴、凌晨大雨 喷一次

昨夜上床后失眠久久。夜半大雨醒来，总疑室内有声也。近七点始起床，即喷一次。下午三点洗澡，引起气急，多日未活动之故。

樊（永明）许（锋）大夫认为我已经好转中。月初可考虑出院。

整日伏案读一堆有关新民学会资料（88年四月长沙开会带回），内中有一些有用材料。发现我的一个过高评语：领导湖南自治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策略大师，“马义”定语过头了。

改写1920年夏成为马克思主义一段。

下午玉珍同朱正来，程千帆挽王瑶词两首，哀恸之至。将其一、其二两首抄与。朱明天回长沙。接着杨小玲夫妇来，说北大受军训学生回校：“哥儿们，回来了。”一句话，全功尽弃。这当然也言之过实。

山西组织部李晓峯来，一大堆照片。杨小池的五台四首清样正好带去。

收到赵一平信，一不认识老干部，非常热情，要《龙集》。

十一点后上床，未喷。

1990年7月28日（星期六）阴 喷一次

昨夜睡得尚好。六点起床，解手时喘息，喷一次。在阳台作活动。

整日伏案。关于新民学会等补充、修改基本告结束。结束语要补写一段早期、晚期思想相通的一些东西。朱正意见对：此本旧作不宜作过多增补改正了。除早晨较凉快外，白天不能到室外活动。下午洗澡为恢复伏案疲劳。午睡卧床一小时，睡不着。

晚上看新闻。给玉珍知［通］电话，徐洽时告知，大概徐怀云的女儿要来看我。在医院看不成了。

工作到十一点上床。

1990年7月29日（星期日）阴、凉快

上床睡不着。两点醒来服眠药。六点半起床。即喷一次。略作活动。

给赵一平回信，送《龙集》一本。下午小妹来，让她送去。她们中学同学今天聚餐，各谈多年辛酸生活。整日伏案，效率中等。

1990年7月30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未喷

五点醒来即起床。吸氧约一刻钟。终未喘息，没有喷雾。在阳台略作活动。上午伏案，新民学会及

有关资料等，该利用劲笔者已弄完。改为看其他带来资料。有无可用或必用者。

昨日小妹谈中学英语改为选修，大学不考物理、化学，取消重点中学，等等。不知其情到底如何，是否又回到文革？

下午金老（树望）来，谈到快五点。延安保安处旧事。他是特科案，39 年底进去，王尊笈还早一点。先关在枣园。一次在台上回答，李克农等坐台上，台下有贺龙等人。李克农曾怀疑，即派间谍，王克敏不应派自己亲人。审问绝不能对抗。同蔡小伟同窑时，蔡只担心哪天拉出毙了。他有经验，陕北过去常拉出一毙。

玉珍又带六样菜肴，同餐。呆到八点始归。方强信，平江起义剧本要审阅。

1990 年 7 月 31 日（星期二）阴、夜雨 未喷

睡得尚可。六点起床，简单活动半小时。起床后很小心，未喘。

整日看《史迹旧作》资料毕。夜又翻其他资料到十一点。下午玉珍带昂子来，为办签证证明信。

晚饭后六点下楼看望陆定一老。谈了一个半小时，怕影响他吃晚饭才离去。他很想谈，说写了一个按年代的回忆大纲。给姚依林信：关于物价改革要极慎重，否则不会是 7—8%，而是十倍、百倍。波兰即亡国于此；另一亡国可能即整个经济形势，钢、煤都是高涨的，可是国家却穷，这个问题不解决（两黑两白之类）也会如东欧，建立不起信仰。报纸尽讲好的，工厂多数效益不好。我于是将话头转到毛根本不懂经济而乱来。他全同意。“可惜老了，真想过问一下。”把各方专家找来，究竟是什么问题，难道就弄不清楚。

一去就兴奋地谈到黑山？识字（每年 250 字之不当。徐老说要四会：读写听用）。现一贯制已实现。辽宁推广，很是满意。[39]——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话题转到历史：党下到工人中去不易（社会瞧不起的）。工人发动起来，罢工。两大罢工，一败一胜。“二七”失败，不懂得适当妥协（适可而止）；安源胜利（刘少奇很好的人），在延安问过，刘说要懂得让步，几项同意，就宣布胜利，工人振奋起来。后来两次政治大罢工，上海五卅，省港。上海转向起义。后来三次暴动：上海、南昌、广州，再暴不起来。总留恋城市，王明比立三还左。张闻天（王八旦）也有文章。中央不满毛，毛很苦，顶过去，向中央报告，苏区能存在，因有帝国主义。这种认识了不起。朱毛前委，中央要陈毅当书记。陈去上海带回信。周只知从军事出发，中央军委无非委委军队番号而已，转到农村上井冈山始终不满，又无可奈何。在农村只有那些土生土长人理解（我说如谭震林，他说：贺龙），连彭德怀也不满，胡子白了也进不了城（看来这是一种多年误会，彭在《自述》中有说明）。总之，只有毛承认低潮。好不易慢慢转过来。周去苏区还是老想法，厉害得好。周历来跟着大错：王明、文革都如此。“恐怕历史上也得要这种人。”（我说，他怕党分裂），周从无野心（我说甘当三把提琴手）。毛说：一生办了两件事，后一件至今也没解决（这点谈到，陆很不易，同我们全一致）。意{在}还在搞“左”。庐山会前周让陆到华东看钢与煤，回来说：办不到（有徐明在座）周不吱声（如果在庐山说了，还不是同彭一样）。谈到《周传》，金冲及就是石西民（秘书），鼓捣石向江青写信之人。人就这样，变来变去（我提到徐某、袁某），不要管他。

桌上摆着《老子》，想重新解释《老子》，王弼注译多错了，断句错了（讲了许多）。比哪次谈话都

[39] 黑山？识字：李锐显然不知道陆定一谈的“黑山识字”出自何处。陆定一在这里谈的应该是“辽宁黑山北关学校集中识字教学法”。1989 年 9 月 20 日陆定一曾经给实验和研究这一教学法的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刘静和写过一封信，表示对这种识字方法的支持。

积极:我能活 200 岁。在秦城后来胸中一闷,就打大哈哈,过来了。他的号码是“68164”(我是“67127”)说“1”是最重的,“死囚”。他放风时看别的门,多无“1”(此种编码不知他的感觉对否)。[40]于光远来,一说他为何谈什么“一切向钱看”,还是搞社会科学的,他就走了。(说我说话太多,我说光远话多引起)。还谈到范元甄,怎不记得,漂亮嘛。非常怀念在长汀牺牲的妻子,为他开除过团籍,长征留下(生孩子)。问起刘英,没承认。近十年文集十万字。桌上摆有'49-66 编好的文集。

看材料到十一点上床。

1990 年 8 月 1 日(星期三)阴 喷一次

昨夜大雨。六点半起床,一直觉闷。早饭后,终忍不住,喷一次。

续看材料。80 年版有些评价确写得太满,把毛拔高了。下午小毛先来,谈灼姐病情。玉珍四点后来。下大雨,一起晚餐。近九点半,才叫车送她们回去。谈到小妹要接蔡嫂事(小妹过去对蔡嫂讨过好:就是家里人,应接在一起住,你们家里人感情没我们深。苗苗两口也说过类似话)。谈到灼姐夫妇过去对我写的东西从不置可否,从《龙胆紫》——《实录》,我都将原稿给过他们。

看完陈维仁《党校春秋》长文,写一短信给王丹一,退去。

1990 年 8 月 2 日(星期四)阴 未喷

昨夜睡得尚好。六点廿分起床,早晨一直有喘意,坚持未喷。

整日伏案看材料。上午将《平江起义》电视剧六集看完,方强送来。将胡荣写成一个江湖女侠,拟了几条意见。

同樊、许大夫商量,索兴[性]不去北戴河了。住到十日左右。

1990 年 8 月 3 日(星期五)晴 喷一次

六点起床,即有喘意,坚持忍着,并吸氧。樊许大夫查房时让我喷一次,缓解为好。

小地方的修改似乎没完没了,这大概也是资料太多之故。李英健来电话,如不去北戴河,可以缓几天,不必太急,来北京取。

下午小妹、悌臣[忠]先来。谈起悌忠提拔还受到我的影响。给他们谈资本主义发展也是前途难说,马克思的基本规律还在起作用也。两个世界的先觉者,经济、技术、管理互相取长补短,不爆发大战,世界前途总是乐观的,谁也不要去吃掉谁,人类会曲折前进的,会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前进。条件要制止希特勒这样的疯子出现,消灭其出现根源(德国难道不发达?资义出疯子)。

玉珍带来蔬菜为主。老话题:后娘难当。总怕我又出口不逊,影响到小妹等对她的好心和看法也。九点方回家,十点一刻电话予以关心。

1990 年 8 月 4 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睡的尚好。十一点服眠药。六点半起床略活动。喘意甚小。继续作小的插补,《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评价,小作补正。

---

[40] 据父亲李锐对我说,他在秦城监狱囚号“67127”前边两个号码是年份——1967 年被抓进去的,后边的“1”是案件归“中央专案第一办公室”管(文革时成立的中央专案办公室负责人是周恩来,“一办”负责人是汪东兴,“二办”负责人是黄永胜,“三办”负责人是谢富治。最后两个号码“27”应该是当年被抓进去的序号——专案一组第 27 名犯人。——李南央注

上午 65 岁周尚珏主任来查病房，三位医师都谈到腐败风气。医生都收馈赠，到处是后门与红包，娼妓带遥控电话，有组织活动。都<说>青年思想难于收拾。

看新闻，一四十多岁无臂奇女，靠两脚生活，能梳头、洗衣、晒衣、摘菜，还能穿针、刺绣。电话玉珍，她没看到。说林静聪找我。

今天在太阳下活动了几分钟。

1990 年 8 月 5 日（星期日）多云

六点半起床，户外小活动。早饭前一直忍着未喷。早饭后渐正常。续作小补修。

午睡一小时，照例洗澡。

下午想起结束语改为“三十岁前的毛”，作一个总结，原结束语作为最后一段。

夜伏案到十点半。

1990 年 8 月 6 日（星期一）多云、夜雨 未喷

五点起床。为结束语重新作准备，重看材料。多年来，人们抄来抄去，炒现饭。我也是炒自己的现饭。

玉珍四点来，忘记找小曾来，只好再接，引起不快，又觉得我脸色不好了。如此忘性，昨夜为此还特打电话，再三叮嘱。

赶着写了四页有关《平江起义》电视剧（六集）的意见，寄方强。小曾只提了一条意见，共写了十二条。

山西组史办公室的小秦愿作我的秘书，记得是大个子。王维佳同办公室摊牌，非接爱人不可，以此要挟也。

回家取书和资料，家中真热。九点半归，未喘。

1990 年 8 月 7 日（星期二）阴雨 未喷

六点起床，略作活动。整日感觉正常。

几乎没有动笔，翻资料。夜读李泽厚《近代思想史论》，看到袁世凯之权术，不禁有一线二线之感也。

在哈佛找我谈过问题的柯林清（女，来中国留过学）到北京，外交学院电话要到医院来见我。麦克法夸尔跟她谈及有关。

1990 年 8 月 8 日（星期三）阴

六点醒来，床上吟得一绝，贺金老八十大寿，可写一条幅相赠：

新窑就在老窑边，
楼上而今楼下缘。
本世纪来多少事，
一同耄耋忆当年。

赠其一，头联可改：斗批爱向一边倒，名利追求两面光。

仍翻旧作，没有动笔。下午赵振声来，石龙坝八十周年题词，秦城旧句应付。

玉珍和大妹来，一起吃饭，九点方走。玉珍大谈我的脾气不好。我真也不知要如何改法，其实久已

随和也。大妹觉得都想出国，为人类服务有何不好。详谈她父亲一生：本份、老实、能力不强，业务在操作方面，没写过一篇论文，付［副］教授变成终身制，不善于人际交往等等，看法一致。

1990年8月9日（星期四）阴、夜雨

六点半起床，甚觉平稳。略活动。改读严泽名著一段，读李泽厚严复文。

下午外交学院讲师王平莎陪柯林清来（哈佛认识是美国研究中国妇女问题的女付［副］教授？）在法夸尔、南希处知我情况，非来不可。大概关于中国去年后形势谣传甚多，来后方知实情。她过去尽熟悉一些过时“女将”：王一知、王会悟、刘清扬等。王一知叹息如“真是张太雷夫人待遇就不同了。”似甚关心毛之性格与生活事。王平莎外祖父陈涛（日新），主要谈一点：必须弄清当代历史，不能糊里糊涂过也。过去老党员，在广东同肖楚女熟。肖谈毛脾气之大：下棋因输赢可将棋桌推翻，同杨开慧吵架也厉害，打岸英（从楼上要摔下去？）这些琐事也可能真实。柯是送一批美国学生来华的，明天即归。

冰箱流水，大劳动。洗霜擦水折腾半小时，未觉气喘。

夜看新闻，同陆钦侃电话，玉珍电话。陆写了三峡意见与我。

柯也谈到她在美国参加学生运动情况，同意我说的学生无经验（对世事），片面、简单、冲动不顾后果等。王平莎对去年事意见甚大，谓当时本市学生所剩无及［几］，广场一千多人均外地学生，绝食已停止，为何硬要使用坦克呢？

1990年8月10日（星期五）晴 喷一次

六点即起床。室外较凉，已着厚衣。有喘意，难以顶住，饭后喷一次。

续读李著，对严、梁认识有底。

下午张铁铮、罗西北、梁益华来，谈水电之四分五裂，道路艰难，提不出认［任］何办法，不愿谈三峡，史料事亦不提，学会三次大会也不谈，却只提前段人们如何议论《年鉴》题字如何保护也。

小妹、安泰（黎澍大女儿）、玉珍随车，一大堆水果无处可放。玉珍九点归，想我早点出院。

王申生来信，要为我买装空调，要我视其为孩子，感情厚意感人之至。十一点上床。

1990年8月11日（星期六）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较昨天好。吸氧两次顶过去了。徐洽时老八十，要送条幅。吸氧时，十分钟内口占八句：

缘起黄坛口，相交四十年。
评谈无忌讳，关切岂能源。

自古吹牛易，从来行路（创业）难。
桐江元老在，耄耋尚挥鞭。

补充有关严泽名著一段

夜观新闻，与玉珍电话。十一点服安定二片。

收到赵一平寄来的《北京诗词》第三期。平平。

1990年8月12日（星期日）阴、昨夜雨

六点起床。户外谨慎活动半小时。吸氧半小时，顶住过去了。但樊大夫说，喷雾比安［氨］茶碱好，无甚付作用。

开始写结束语——三十岁以前的毛，得 1500 字，还顺利。写得好可独立成文，与晚年呼应也。将《实录》借与樊大夫一阅。

夜看新闻，同玉珍电话。小陈若无我在。

1990 年 8 月 13 日（星期一）阴、雨

四点醒来，想起三峡事睡不着。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有风、细雨，无喘意。同昨天、前天感觉不同。上午伏案，开始写一师总结。

下午玉珍同陆茂竹来。谈水电学会事，名誉理事长问题，谈三峡，水利大跃进，“越是胡来越吃开，瞎思乱想好歪才。巢湖端起来灌溉，都到安徽取经来。”（写了第一句，即成后三句）。约定星期三史料新班子来谈。同小陆谈好：《我与水电》（夹缝中奋斗）合作到底。

玉珍闲扯到九点才归。

复邓伍文不能来京。信五封：承德王殿槐、朱正、冰封、申生，常德彭｛群｝光。

1990 年 8 月 14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户<外>做功半小时。泡沫痰咳完。坚持未喷。整日状态良好。

又读资料。整日伏案，复看《思想方向》，总结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等。肖延中文可利用。

夜看新闻。补好张国焘关于建党回忆。

又拖了 14 天！如何是好。

1990 年 8 月 15 日（星期三）多云

睡得尚好，醒来二次。六点一刻起床。大概是由静态转入动态，开门窗后空气变动，喘意发作，咳泡痰极多。户外半小时，回房吸氧廿分钟，渐平复，坚持未喷。

上午忽然灵感，将结束语最后一段写出。

下午管水电史料的林明华、王庭济、唐集尹和陆茂竹来，谈了两个多小时。我谈主要是组织人力，定个计划，还得开会（能否利用学会三次大会），先召开北京“元老会”，有些专题如“文革”破坏，体制变迁等。对水利部夹缝奋斗，钱正英处心积累［虑］搞大水利，感慨万千。附带谈到熊士｛忌｝的问题，生活作风太大，无法解决。其人才能，外语都好。

玉珍一起晚餐，八点半归。

1990 年 8 月 16 日（星期四）晴 喷一次

六点起床，吸氧，仍未能止住喘意，只得喷一次。

樊大夫来，《实录》已传给别人看矣。引起她许多看法，观点一致。同他们谈平等、平均之理，自由、平等、博爱之理。他们痛感民主问题之大。

原来耀邦即在 402 去世，樊说医疗绝无问题，他不很好配合，心脏面积甚大，心电图与之看了。好激动，孩子们还来谈国际新闻。解手起床都不宜动的。估计心脏破裂。

整日伏案，渐入佳境，《思想方向》对照李泽厚、汪澍白书增补。这样“结束语”才写得顺当。夜开始抄正《结束语》已定稿部分。

1990年8月17日（星期五）晴 喷二次

五点多即起床。吸氧、活动，仍忍不住喷。

上午伏案，写得不多。开始读波兰沙文的《论共义运动的若干问题》。

下午小妹先来。已拿到护照。与之严肃一谈人生观的问题，讲［将］山西讲话给她看。谈律己严、待人宽，又谈到物欲等。她力言自己在伯力兹之廉洁。随后玉珍、小多带孩子来一起吃饭。八点半始归。

李英健来信，廿五来取书。《读书生活》可十一月底交稿。小陈告知二左爷[41]为党史小组付［副］组长矣！瞎了眼，引起肝火。

1990年8月18日（星期六）多云

六点起床，五点醒来。先在室内一小时，七点始到户外活动。制住了，便后吸氧。

周主任查房。早晨易发作，说是交感神经问题（晚上迷走神经安定），心脏病人也有早晨醒来发作的。三位医生一起漫谈，谈到陈希同水平低，也怀疑去年谎报军情。又谈曾国藩治家之严。周主任告我以预喷为好。

关于思想特证［征］一段大部写出 ，又觉在结束语部分似嫌太长，还得再改。

与玉珍电话，她的病历已交樊大夫等看过，由她交周主任一阅。周主任也很热心。

1990年8月19日（星期日）早起喷一次

四点醒来复睡着。六点半起床，户外活动半小时。

上午较顺利，结语部分草稿。几处小补。

下午苗苗夫妇先来，暑假加班，谈话无题。

元元、延滨来。谈到快八点。问清楚小妹之事，现在算了结。对自己人苛刻，对外热乎（同部长谈话，中国人就是不行）。大概陷进台籍承包商，自己又有把柄在人之手。“三个存折”（外籍人透露）。查实可判No time。两位经理都极伤心，失落感（查出要离开公司证据）。好在对此女早有认识也。

晚闷热。无法开灯做事。

1990年8月20日（星期一）阴 夜雨 喷一次

昨夜梦见蒋介石在一大地主庄园式房内宴请之类。今天项南讲台湾四集团十年回顾电视片，真巧得很。

六点起床，只喷一次。泡痰喘完。

上午只作了点小补。项南来，随后谢筱迺来，谈马石江事（似问组织史资料马仍参加妥当否，马自己也不想干）。留项谈到近十二点。他不拟找江谈。说出此人有办事才能、业务人才，对政治学习等过去无兴趣。世事就这样看着吧。对苏、戈看法，他完全与我一致。介绍沙夫书。伍修权心中并不清楚者。最近两次出面实被人利用（去年金秋晚会，老区支援——即李运昌取消者）。何载同他谈对乔石看法：园［圆］滑之至。凡事不表态。

樊大夫来，玉珍胃病无大关系（更谈不上什么致癌），顶多一年复查一次。约星三与潘主任谈。甚愿与我谈形势。同方毅谈去年问题。北京医院曾为吾尔开西［希］治疗过（还有人打电话关照过也）。今日过道遇方，谈自己身体，植物神经紊乱，不能看书，颇羡慕鄙人也。

[41] 二左爷：指邓力群。大左爷是胡乔木。——李南央

下午玉珍来，昨天同徐滨谈，谓她的病情严重｛快｝吃中药。一夜没睡好。得知无碍消息，精神马上松快。夜大妹与平生来。谈最近想到的八个字：有人反对，让人反对，才能安定团结也。

1990 年 8 月 21 日（星期二）晴 共喷四次

四点半醒来觉不适，即喷，起来吸氧一小时。饭后解手又喷，至十一点，许大<夫>来，听有罗音。饭后又喷，今天整天喘意阵阵袭来，但不严重，不妨碍伏案。直到夜十点，觉头晕，始歇笔。下午打了一针安定。樊大夫来也听稍有罗音。自己估计伏案过累？脑力能影响心肺吗？（脉搏也较快）

1990 年 8 月 22 日（星期三）晴 喷三次

六点起床，吸氧仍喷。伏案时间虽不如昨日长，但高坡已爬过。《思想方向》一节终<作>好了手术。结束语写法也已有了腹稿。

上午翁长溥来，谈龙滩审查，广西作了让步。谈韦纯束问题，夫人得金项链，包庇弟弟之类事。翁为之向李鹏写了封“求情”信。中纪委似要给以处分。

玉珍上午来同小多。看过潘主任，云十年千分之二三机率，根本不用挂虑什么癌变。自己注意饮食、休息、不要生气。下午又送饭菜，八点始归。我看了女排同意大利两盘比赛。

1990 年 8 月 23 日（星期四）晴 喷二次

三点醒来喷一次。六点起床。早饭后又喷一次。几次吸氧，度过困难。晚饭后去二楼看吕枫，房间空气太混，几分钟就只好退出了。他摔了一跤，手折，脸部也受伤。

整日伏案，《思想方向》完全作好手术，比过去好多了。

看新闻和女排后回房，工作到十一点。将全稿逐页翻过。可以交稿矣。

服眠药上床。预报明后天 33℃。

1990 年 8 月 24 日（星期五） 晴 喷二次

五点醒来喷一次。早饭后清理抽屉。

“三版前记”写稿，2000 字。

樊、许大夫来，殷勤嘱咐节劳。加背心，不要着凉。

下午玉珍和小陈来，显著瘦了，说他是个朝鲜人也，还喝酒。米山大概转向了，两人已难谈拢。

夜看女排胜南朝鲜。高度取胜也，也比过去打得灵活。郎平重扣不如快灵奏效也。

写到十点半上床。

1990 年 8 月 25 日（星期六）晴 喷三次

五点起床，将“前记”抄好。六点半喷一次。

自己做了早饭（汤饭）。一切收拾停当。许大夫开了药单如何服法，又听诊，小有罗音。再三叮嘱，不要过劳，脑力也是影响心律的。

玉珍九点来（冷气法 390 元，说要自付，不吃饭了）。同护士告别。

回到家里，真感到舒适。感谢这样一个好老伴，对这个老头真无微不至。

又将“前记”阅改一遍。

小毛护士长，对火炬之类反感得很。归途有直升飞机。——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0年8月26日（星期日）阴、小雨 喷三次

睡足六小时。五点起床，续写《结束语》。思想一段算是爬过了。

下午洪德铭同夫人、儿子来。儿、女都有著作送我。漫谈形势，儿子陈小洪在马洪处工作，只说马聪明，能应付上面。吴明渝能干，敢提意见，但仍不懂商品经济。

1990年8月27日（星期一）雨 喷三次

三点多醒来，觉凉有喘意，即喷。睡到五点起床。整日伏案。九点、下午五点洗澡，又各喷一次。

全部页码标出，《湘江评论》部分，作了几处小补充。续写“结束语”，较顺当。

三点观古巴、美国女排二局，夜观中苏之战，非常精彩，不禁鼓掌叫好。接着一些新颖喜剧，颇吸引人，看到十一点入寝。

1990年8月28日（星期二）雨

三点喷雾，盖毛巾被，与凉无关。五点起床伏案约一千字。九点又喷一次，头疼，玉珍按摩一阵，很是见效。移到南屋工作。

上午李英健来，谈到十一点。社中想将此书隆重推出。“三十岁以前”当然好。还谈到他们买到十本《实录》，他通夜看完。都是“大吃一惊”也。除《结束语》外，全稿交他。

《洛阳日报》4.19.将“洛阳三日”二诗刊头版正中版面。照片也已寄来。刘维民写了信来，说明晚寄原因。

《毛早期文稿》收到，朱正花了近五元邮资。

1990年8月29日（星期三）晴 喷三次

今天几乎做不成事。上午朱维民来闲坐，谈山西之行，忻州地委书记范堆相甚好。说佩服吴晗，Li Rui 二人。

下午上海出版社王　　(原文此处空二字——李南央注)带来申生送的食物等。《书林》、《文汇月刊》被停刊。

夜小妹谈出国一切手续办好。玉珍送芒芒［忙忙］一千元并文房四宝。嘱在外政治上要慎而又慎。

1990年8月30日（星期四）晴、夜雨 喷三次

早起五点即喷。活动半小时。未能整日伏案。上午王怀安来，读了《实录》，广为介绍，感触极深也。也认为“毛泽东时代”没有结束，友好交谈都很沉闷。谈到邓照明，何军儿女争财产事。

下午秦川来，谈仲勋在常委会“失态”，赞成钱其琛廿分钟讲得好，带头鼓掌（无响应），又建议延长一天讨论，亦无人附议。“我第一付［副］委员长，没一个委员长同意！”几年来胸中闷气积郁而致也。

“结束语“全部草稿基本完了。得抄正，还有一个尾巴。

1990年8月31日（星期五）晴 喷三次

二点半服眠药，六点起床，即喷。早餐时秦川来。李鹏做完报告毕，仲勋碰面：“我要控诉你。”李嚇一大跳。说明神经至少已失控制。昨夜拒绝医生会诊，在沙发睡了一宿。

今天伏案时间不多。上午王敬之来，谈琬姐夫妇定要来观亚运：“来也得来，不让来也得来。”唐见奎的邀请是否可靠？

宗彦下午来，谈《实录》影响之大。认为我此生有两本书够了，不要再劳累了。谈过去对二号“左王”之认识。他还记得杨家岭会上的发言，引起群情不满：“做有缺点的布尔塞维克，不做孔夫子。”写“论总纲”的过程。不久前见到：“中宣部那些人听我的？”故作态也。

感觉非常疲劳。

1990年9月1日（星期六）晴 喷三次

今天得以整日伏案。《结束语》到夜十一点写完，新写1.2万字。浩大工程算告了结。

中午吃饭一点小米卡喉，引起大喘，极为痛苦。

夜观女排，第一局该赢，有预感将败。

改张平凯碑文（李荣光撰）。

1990年9月2日（星期日）阴、夜雨 喷三次

整日伏案，《大革命农运》一文必改。看李维汉回忆与广州农讲所材料，《结束语》已全完。

晚上玉珍帮洗澡。谈起毛，玉珍烦，讲了几句，我大冒火，自掌耳光。坐屋不语，直到十二点后。

二妹夫妇来。唐见奎请大姐夫妇观亚运，由其全部负责。

1990年9月3日（星期一）雨 喷四次

五点起床即伏案，中午未休息，喘息未已。直到下午三点半全部杀青。

李英健来，谈封面等技术问题。书名暂定《卅岁以前》。

“结束语”已复印一份。

小陈来信，知道要换秘书，很失望。

1990年9月4日（星期二）阴 喷四次

早起即喷。天气变凉，穿夹克，而人们仍夏装。上午小陈来，无力多谈，只指出调动事本来88年已定，已交调配局，去年因变故而拖下来了，现在已平安过去。为他着想，38 岁，应干什么，须定下来。秘书则不合适，主客观均不合适。我则老了，近日为例，力不从心，须有帮手。我会为他出处在部内部外安顿好。并谈到起码责任心，对工作、对家庭，不能只对自己负责，干心愿之事。这两个月来，只同他见过两面，这半个月不知去向！他最后承认有负于我，同玉珍谈时流了眼泪。我说三年来，感情思想处得好的。

身体有要垮之感，老流鼻涕，又不拟感冒，喘息不已。下午到医院，血压90、140。输液，又看牙，看中医。开始服中药。玉珍怀疑西药不对路。

遇见温业谌，主动找我。我的书都读（曾托人向我要三峡书，即出使加拿大）。

夜平江县长、老傅等四人来，为矿泉水开新闻发布会，后天我恐不能去。找出八本自己的书送平江图书馆（来信索要）。找书时，哮喘发作。即喷。

1990年9月5日（星期三）晴 喷四次

十二点喘醒喷一次。服眠药。五点又喘醒再喷。六点廿起床。上下午到医院输液。护士谈去年情况：共收186个受伤者，当夜死9人，其他都被接走（怕追查。死多少不清楚）。有一老同志硬说平暴胜利后放鞭炮没开枪，居然有此种人光[睁]眼说瞎话。谭震林女儿六日在行人道走路，被拦阻，争了几句，

开两枪，脾胃都打坏。

小陈下午送来《动态清样》。

夜李普夫妇，陈英茨先后来。只有陪着谈话。两人建议：搞个基金会要我写“毛传”，并写“自传”。没谈。让他们看三版“前记”并“结束语”最后一段。谈电视都不看了。学老庄算了。

陈英茨谈《光明日报》从 130 万分［份］——30 万分［份］。本记者们都不写稿，也不看报，除非有自己文章。经济上许多公司大赔，落入私人腰包。戴晴女士已到对台办工作，办《台声报》。有些青年搞了几十万字去年材料，只能搁下。

今天连喷数次（隔三小时），肯定是回来后在北屋赶写“结束语”时，吹负离子风，穿得过少，时久而感冒，因此喘意加重至今日模样。急服治感冒水剂。

1990 年 9 月 6 日（星期四）

昨夜上床喷，十二点后近一点未睡着，又喷。服眠药。四点半醒又喷。六点半起床。解手。十点又喷。整夜极难受，痰黏，完全是感冒疾象。

上下午仍去输液。遇见一老红军孙，介绍强力安喘通。他服两个月后平复。下午吸入治喉痛等。

晚饭前郭全胜等来（科技人才交流中心），小坐，谈形势。嘱他们赚钱为事业。谈到印度人才已内流，粮食有出口，八亿人了。

小妹一家来，续谈应注意事项。

1990 年 9 月 7 日（星期五）喷四次

晨起无力。上午输液回来，朱维民（带烤鸡）、大胖夫妇先后来。趟［躺］沙发懒起。漫谈香港形势，许家屯走，“你们自己领导无信心，我们怎么有信心？”对李某印象坏透（亲身经历）。朱说外电传赵夫妇高尔夫球：“一年多不打了，打不好，请原谅。”警卫一二百。

中午吃得很少，无胃口。中午未能休息。

下午输液后体温 38.3℃，无床位。归来极疲乏，恶心、头疼、厌食。夜服玲［羚］羊粉。发汗，睡不安稳。玉珍极不安，时常过来探视也。

1990 年 9 月 8 日（星期六）下午晴、上午雨

晨起退热。上下午输液。恶心、头晕、厌食，在医院呕吐，又吐不出什么。两天来没吃多少东西也。勉强吃点稀饭。夜仍睡不安稳。玉珍也睡不好，比我更不安。

1990 年 9 月 9 日（星期日）晴

已无体温。六点起床。仍厌食。下午输液后，恶心、呕吐，医生急诊，神经科会诊。小有怀疑。定 14 日照 CT。服胃药。夜吃半碗饭，一碗稀饭。较有胃口。

刘清来，武大时几张照片，他们在青岛实习时照。

1990 年 9 月 10 日（星期一）晴 喷五次

上床喷，夜半两点喷。起床又喷。

上下午仍输液。停安［氨］茶碱。

小妹十二日出国（带芒芒［忙忙］去西德），玉珍买菜 80 元（上午同小多到东单买），九华来下厨，

苗苗一家来。大胖来，胜利、满起，一大桌。大家甚欢乐。悌忠录相，又照相。

饭前同小妹、悌忠严肃一谈：我们这一代为中国兴盛，不甚完美。现在局面很不好，原因在对社义认识及如何建社会主义没弄清，对资义也不甚了了。自己又没经过资义阶段，经济社义，政治四不像，不协调，矛盾丛生，又不很好接受历史教训。当然十年改革开放很好，但仍未上轨道。你们这一代也应有责任感，不能各顾各，自顾自己。物质欲望应有限度，适可而止。如何在外为国家做有益之事，团结有用之才，总有一天回来或如何作贡献。不能随波逐流，不要辜负我们这一代人。总是李锐的女儿。到国外慎言，不参予那些无益政治活动。

后又将苗苗夫妇找来，大胖亦来，谈到玉珍（张阿姨）态度与认识。我为何选中她，事实表现选对。出自下层，朴实、助人为乐，政治一致，有正义感。文革时家中为老少避难所。小妹作了自我批评，大胖发言，没有玉珍照顾，舅舅生活不堪设想。

后来小妹又找玉珍敞开谈了。

黄乃来，九点始离去。告我，左王二爷在搞阴谋批邓（卖国主义），酝酿大举动也。基矛为陈邓，陈与李，王、王等似又不同。日本已有我的书。向阳（女儿回来谈的）老师搞中国历史的都在看。大胖说香港已大量翻印。

金老八十寿诗送上。

1990 年 9 月 11 日（星期二）晴

夜半二点，六点起床都喷，八点又喷一次。上午输液后发作，上急诊室做心电图，大发作。医生会商良久，决定住院（没床位，原拟转中日友好），十一点喷。

住 112 房（病人刚走）。午饭吃面 2 两，小盘白菜。睡得尚好。三点突发作，喷止。下午四点半，玉珍送用物及饭菜，吃稀饭一大碗，饭小碗，胃口尚好。五点半又突发作。喷止。玉珍极不安，要陪住。好不易说服走了。

樊大夫来，嘱不必紧张，住院即安全。说因亚运与两个什么会，现留两张床位，确住得满满的。

1990 年 9 月 12 日（星期三）晴 共喷八次

睡得尚可。先记下喷雾空前记录：

下半夜　1:30、4、6:30、9:30、12

下午　　3、6、9，共 8 次。隔三小时必自内部发作（毫无外界刺激，亦未过累等）。

徐中武、文琴珍大夫都说，尽管喷，无碍，有办法对付，预喷最好。这样我也就放心了。

上午童小鹏来，赠《历史的脚印》。他的史料摄影集。这是甚有意义之举。陆定一写的序言，甚得体。

上下午仍输液，比先锋五号更好的一种进口消炎药。下午仍 37.3、37.1℃。

下午王宝基、陆茂竹来，谈黄河中游开发可淤 20 年，能争取 50 年搞水土保持。解决华北峯荷。谈学会名誉理事长问题。吴滨在地摊买《实录》时，恰与［遇］两个文化部人持证查询，吴即掏出安全部卡以赫［嚇］住。（后来铁铮儿子从湖南寄我文化部私人查询证）。不敢摊于桌面，只能“私禁”也。

玉珍送菜饭来，小陈亦来。送一大包水果，一言不发。

1990 年 9 月 13 日（星期四）小雨 喷七次

睡得尚好。2:30、6、9、12、2、6、9 喷，甚乱。下午改输安［氨］茶碱。上午针灸孙大夫（女）

来，先作耳针，然后用激光针灸。服中药。读《大失败》。

玉珍给大夫电话问我病情。莫明其妙紧张。电话中告知平安。

夜读《大失败》到九点半。人家是多年研究事实的结果。

1990年9月14日（星期五）晴

1:30、4:30、6喷，9、下午1:30。

六点起床，阳台小作活动。吸氧听新闻。

上午输液时，将《结束语》又看一遍，文字似须小加修饰。

八十岁的陶主任（内科）来查房，问及病情，嘱切忌过累、感冒。

下午一点四十分到南楼照头部CT。

喘息情况好转，已无三小时必预告来临感觉。

四点半玉珍送菜饭，八点半回。

1990年9月15日（星期六）晴

2、6、10喷，下午2，明显好转。

读完《大失败》。作者对西方制度绝对乐观，对苏联绝对悲观。漏洞甚多。是政治著作不是学术著作。

上午小陈来，亚运观礼还是先报名吧。看完《清样》等资料。杨老来针灸颈、背部12针。

晚上有喘意，只喷一下。其实不喷亦可熬过。

九点半上床。

1990年9月16日（星期日）大雨、晴

十一点半小便，略喷。睡到五点，起床，忘记拨表，实四点起床了。靠床闭目（广播六点才发觉）。阳台略活动。

6、10、2、6、9:30喷。

下午灼姐、铁铮、小毛、朱朱及孩子来，几食盒菜。随后玉珍、小多、小琴［芹］来，唐家栋最先来。谈他的气功效果（较随意）。悌忠最后来看我，再嘱小妹不可轻信“外国人都好”。还得注意自己是个妇女。悌忠担心提为付[副]局长后影响出国。这可不必担心。关于大姐两口来观亚运，如无人陪同，实在麻烦，玉珍已将北屋布置好，准备接待。灼姐气色不好，较瘦，精神尚好。我们三姊弟也已到暮年了。大胖信，言他友人读《实录》之感慨，“受教育极深”。希望再读到如此史录。冰封来信，孙某乃庸人也，只知保官位而已。

1990年9月17日（星期一）晴 6、10、3、7、12喷

早起不敢到阳台活动，气温过低。

输液时针灸颈部、背部共十五针，并坐轮椅去看中医。续服七付药。

下午玉珍带饭来，大胖夫妇来。谈光大公司李新时等用坏人旧事，这是一种典型的无恶不作的高干子弟，抓钱弄权，到手再说。所谓“统治意识”也。安全部一退休付［副］局长（管科技的）夫妇对我之敬意，送XO酒。

徐大夫说，痰中有嗜酸细胞，说明是过敏。

玉珍与唐见奎电话，唐竟诉苦，难于接待大姐夫妇，勉强为之。果然所料。大妹来信，竟让平生招扶，如此利己损人。可怕的一代。去香港也是大、二妹怂恿，大胖无奈表示欢迎。一生病，挂号即300元，完全不为人着想。

今天仍四小时发作一次。

1990年9月18日（星期二）晴 4:30、8、2、8喷四次

六点起床，睡得尚可。和衣而卧，只盖毛巾被，不冷不热，门户全关。早起护士不让开门，外面空气太凉。

上午针灸十针。可能是综合治疗之效，今天精神较好，只是一动作即气粗、无力。下午二点用最稳妥办法洗澡，换衣。洗澡前先喷，通身舒服。

王雅琪上午送来一瓶苦瓜，晚饭前又来探问吃什么。说祖春几个孩子及她二个孩子情况。谁也不说来陪住也。祖春此次较重。

夜与玉珍电话。蒋南拟同南希、林静聪来。帮忙昂子出国事，同大胖谈。

琬姐夫妇已来，由唐见奎招待，看预演。小徐陪来的。这样就放心了。

续读《郭嵩焘大传》，作者运用材料得体，写得不错。只是许多“阶级分析”为多余赘笔。

1990年9月19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4、8、3、9喷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一动即出虚汗并气促，只能缓缓动作。

上午治牙，下次再补。仍针灸、输液。文医生（文碧珍、许　　）(原文此处空二字——李南央注)见转好，拟减去止恶心药。输液时，王雅琪又送鱼来，无以为报。

下午社科院黄春生与株洲史党办李来，谈黎澍一些情况，生日的更正。1925年参加过青年团（由父亲登报脱离）等。我谈到过去同黎之深谈，暴力革命，马义根本点及阶及［级］斗争等看法。他写得太少了。

小多、胜利送饭菜来，玉珍果然病了，仍是过去发生过的美涅尔氏病头晕。南希与林静聪，蒋南来，昂子早来，谈去美国学习问题，如何找到一个教授接受。南希谈到一点：目前所出书只有《实录》可读。带来法夸尔送我的《文革》讲课稿，《从百花齐放到大跃进》毛的“秘密报告”本。还有关于四人受陈保护的消息稿。

八点半同朱嫂通电话。玉珍尚好。明晨去医院，由小雷送去。

1990年9月20日（星期四）晴 8、12、9喷

六点起床，只能缓缓动作，但仍一动作即出虚汗。输液只安［氨］茶碱一种，消炎的已取消，改口服。中午只闭目养神。二点沐浴，先卧休一阵，才缓缓擦身，未引起哮喘。还洗了汗衫。

上午雨亭、廷栋来，谈与沙健孙谈话经过。马石江事未定。也见了赵朴。下午小陈来。与家中通电话二次，玉珍病情未加重。

看完《党史资料》35期上伍修权的《动乱八年》(有一句极有用的话“从苏联回来的人没反对我的，他是一个”）及陈翰笙传略。伍的回忆写得朴实生动。陈的较零乱。

1990年9月21日（星期五）晴 1:30、8、3:30、9

昨夜睡得不安稳，大概热的原故，不敢开门。六点起床。早饭后，十点半后，到阳台小活动。

上午仍输液、针灸。文大夫听胸，“很好”。

中午睡着一阵。下午金华毛　　(原文此处空二字——李南央注)来，寄过我《毛年谱》(未复信，告知湖南唐振南等)。他接到过唐的信。才 25 岁，高中毕业，招工，很不易。现在送药公司打字，难以转到专业部门。

中午同家里电话，打了半个多小时，经过 361060 询问，原来话机没放好。是一教训。玉珍病情较好。星期天大姐夫妇要来医院。

361060 台询问。——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底部空白处。

1990 年 9 月 22 日（星期六）阴 晨 3:30，夜十一点

五点半喘醒，喷雾。晨起与早饭后大便，两次喘意都用吸氧办法压下。诌了四句：

夏喘缠绵已入秋，身如洩气破皮球。
古稀莫再充年少，留得青山细水流。
（莫充好汉当年勇）

这回就是为“三版”而疲劳过度，九月初已感到要垮了似的。现在一动作就要防喘，全身虚汗不断。连思维之力已失去的感觉。切记这回教训。

续读《郭嵩焘传》。下午坐着输液。今日两顿面食。总是一动一吃饭即通身出汗。

夜七点——十一点观亚运开幕。我算是有亚运意识的了。时间太长，场次可精减。大概是北京市积极性太高，如儿童有一场就够了。儿童与女学生好摆弄。

1990 年 9 月 23 日（星期日）晴 上 3、下 3、10

睡得尚好，但下半夜觉腰背扭痛，梦见有人为我贴止痛膏。六点一刻起床，几不能动弹。文医生来，又请外科大夫来，是否昨夜坐得太久？劳伤或受凉？

下午玉珍同琬姐夫妇，小徐来。二老看来精神步履都好。看了彩排，也觉太长过累。只劝不採闲事，养好身体。玉珍留下，元元夫妇来。两盒精制菜肴，特包了馄饨，还带了香菜调料，感激不尽。说耀邦事，八五年汽车进口花光外汇事件，赵在厕所晕倒，耀邦出差，请共度难关。耀邦留下，也承担责任。赵却恩将仇报。粉碎四人帮时，高兴得上街参加群众队伍游行。陈云找他去谈了三天：毛这把刀子丢不得。中国在世界影响作用等。(“人逢喜事精神爽”，原卧床难起)。坐到七点才走。

1990 年 9 月 24 日（星期一）晴 6、10、下 3、9 喷

六点起床。早餐后，送点菜给祖春（402），礼尚往来。小谈即归。将三版“前记”与“结束语”给他一阅。上午看中医李大夫，续开药十付。

上午湖南人徐仁杰来，彭大成（韶山党校写《王船山到毛泽东》一书的）介绍，现在中国新闻学院进修，在北京分社实习，26 岁，人很朴实。觉得湖南特别韶山闭塞，到北京眼界大开。很想做新闻写作工作。华容农家，谈农村摊派严重，日子不好过。还送我湘莲与君山茶。对此青年印象颇好，嘱学好英语，知识面要广一些。

晚饭前洗澡，澡后仍通身出汗不止，饭后仍不止。持续近两小时。八点去看亚运比赛情况，男子 4X200 与日本只差一掌也，0.1 秒，真可惜。

下午金老夫妇来看我，玉珍谈起我的病情曾流泪。

1990 年 9 月 25 日（星期二）阴 上 3、8，下 3

六点起床。睡得不错。早晨将衣袜洗好。

八点一刻治牙，门牙一颗掉了 3/4，根在，插一小金针（螺丝拧紧），上面再塗粘胶，粘上假牙。遇见双壁［碧］与帅大姐。孔原已去世，赵锋（女）也死了。孙大光来，看亚运会，车上骂娘。

中午竟嗜睡，近三点始起床。输液时看完《理论动态》苏星关于计划于市场经济文。社会主义几十年的根本经验，我看主要有二：一是政治上的内外阶级斗争，二是经济误区，没弄清商品经济规律，而二者关系政治与经济更不协调。

玉珍电话，他们都到党校作客。大姐仍住宾馆。

夜观亚运游泳，摔交［跤］等。

劳民伤财，杜星垣从甘肃回，400 张票，每张 400。说邓大人心胸狭窄，对华也过分，可给个副主席嘛。——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0 年 9 月 26 日（星期三）雨（夜又下雨）2、6、下 6、10

可能是下雨，半夜觉凉，换盖毯被，喷雾。六点起床仍喷。有不适感。早餐无味。八点一刻去治牙，遇尉建［健］行，小谈：58 年后，即在人的觉悟认识上下功夫，而忽视法制规范生活。讲了几个拐款逃国外例子。银行行长一笔笔美元转到香港，几百万，然后自己转走。一个小出纳也可十几万。他谈的还是苍蝇也。牙齿也弄得很好，可观。回来输液、针灸，颇紧张。

下午梁益华、赵振声来，谈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情况，江说三点：自力更生，发展科技，抓紧农业。姚依林总结，谈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剂如何做法“我也无底”，这倒是老实话，此乃史无前例之事，只能靠积累经验随时检正。市场即价格问题，今年开放不少未引起通涨，仍要小心，注意再来过热。李鹏讲了十条，新意很少，还提到大江大河治理与生态等。待十月全会解决。

玉珍和琬姐夫妇随来，兴致甚高。略谈与二左爷之纠葛（问题未结束也）。说赵培义讲我：敢讲。玉珍已好转。续输液。

七点观亚运，到九点一刻哮喘发作，喷器没带在口袋内，好不容易挪步回房，喷了三下。如何得了！吸氧。十一点上床。

还是要坚持厂长负责制。——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0 年 9 月 27 日（星期四）上 3、7、11 下 2:30

夜半喷一次。睡得尚可，只是奇梦甚多。起床后又喷。早餐后在户外活动十分钟。

上午秦川来，经济工作会议情况他还不清楚。说高狄称胡绩伟又加“同志”了。据说开除，江不批。这是大好之事。《星岛日报》长文，整胡即整中国新闻界也。金大夫来，安［氨］茶碱下午停。十一恐不能出院。坐着闭目似睡非睡，挂上吸氧带而未开，两点半解手，突发作。与大便关系极大。三点到户外散步，后院为警卫班盖了新房子。活动半小时。王雅琪送来一碗甲鱼（她儿子昆仑经理），即食之。夜观电视亚运，喷一下预防。女乒乓团体看完，邓亚萍风格甚佳。

1990 年 9 月 28 日（星期五）晴 上 2:30、6:30、12 下 9 喷

睡得不错。梦多，竟梦见老板，甚关心，问我“愿不愿当没有婆婆的媳妇（外放之意）。”

早饭全部吃完，但无味。针灸后在阳台略散步，即疲倦不堪归房，似又喘胁。坐椅一阵过去。王浩

（来看王汝琪）发现我散步，来坐了几分钟。老干局曾长河、张京红来，谈小雷房子，20 号楼的已分出。送来水果。略谈年青干部问题。

苗苗岳父张清林来，送水果。写了几篇有关党建文章（他是铁道部公安局政治部干部），要我介绍，只好给米山一信。

今天极易发作，软弱无力。下午金、徐凡大夫来，听出喘音。只好又输液一次（昨下午已停）。

夜仍观电视亚运到十点。

琬姐夫妇今天在家中晚餐。晚上回长沙。通了个电话。

王浩来，看见我在房外散步。王汝琪住 118。——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0 年 9 月 29 日（星期六）晴 上午 4、7、12 下 6

睡得尚好，晨有喘音（徐大夫来听），一动就不支，要喘。吃饭甚勉强。文大夫来看，决定输液仍停，加服一次安［氨］茶碱（共三次）。中饭吃得不多，不香。水果硬多塞一些。连书也不想看。十二点喷后与玉珍电话。

午睡约一个半小时。起来后大便，尚未引喘。

下午孟连昆、柯里等三人来。快过十一了。顺便谈起小雷房子事（小雷随后来了，即与孟一信）。

玉珍陪我吃饭，拉呱，八点半归。胃口不好，吃得不多，菜亦不甚合口。琬姐夫妇高兴而归。“弟弟就交给你了。”

1990 年 9 月 30 日（星期日）晴 上 3、8 下 10 喷

睡得尚好。早餐解手喷一次，整日安稳。

上午理发、洗头精神爽。午睡亦好。下午双碧来，帅大姐送月饼一盒。谈大局，民主、科学、法制也。周世忠［田］也送月饼一盒。

李鹗鼎夫妇来，昨天张铁铮八十寿。互相勉励多活几年。玉珍、朱维民来。玉珍八点半始归，一起晚餐，胃口较好一点。玉珍说崔军反映，李讲过我的嫌［闲］话。小周将派去香港，许多观点一致。

1990 年 10 月 1 日（星期一）晴 6、8'，下 10:30

睡得尚好，半夜未喷。一早文大夫来，她持乐观态度。上午祖春夫妇来，“序”与“结束语”都看了，觉结语尾巴不要为好，不易说清，给人把柄（走后匆匆看一遍，也觉有理）。谈了些敝党根本问题，无真正民主生活也。中国民族传统使然。刘说，毛学朱元璋，深挖洞之类。言及阮铭事，王震征求意见，他的信（政客、投机分子）起了很大作用。（耀邦可能就在用这些人的地方，开罪几老也。）上午去看了王汝琪（118），贫血（6.4），肾功能（尿毒），双碧说已两次透析，本人不知，以为输血。谈及延安旧事，40 年后，1982 始平反。解放后司法部，58 年同王怀安又一案。一生坎坷（成全在文中［革］后期去世，想不通）。有一儿子在物理所。康生当年说他们夫妇是王昆仑派进去的（讣告为 1933 年党员，他亦不知是党员）。看神态恐难康复了。冤案如山七十年！

下午在户外廊道小坐，晒点太阳。同玉珍通两次电话，明天不必来。

下午袁学之来，观亚运。精神抖擞，82 岁，着西服，领带是松的。谈光荣往事（延安抢救没乱说，杨弟甫说自己是“放长线，钓大鱼，单干户”）省委候补委员。对腐败党风谈得甚多，又谈不到点子上，又说什么投鼠忌器，只提耿飙女儿事，王胡不敢说。湖南事也只谈财政厅长一案，应开除而已。又上三楼去看王光美，79 年同去过一次安源也。

夜观电视亚运。足球太臭，输给泰国。女双也很不精彩，但乒乓得五块金牌也差堪告慰了。上床前仍喷一次。

今年十一又在医院度过。

1990 年 10 月 2 日（星期二）晴 上 6、9'，下 9'喷

六点起床即喷。睡得不安稳，觉热，有蚊子。

上午在户外坐起，小活动。将“前记”与“结语”再看一遍，删去尾巴可考虑。

读最近《读书》与《随笔》，关于王国维与晏阳初评价，过去是骂倒一切改良主义也，比敌人还可怕：“用笔杀人”，王更是封建余孽。

略午睡。夜观亚运电视，男排胜日本，打得甚好，可消昨日足球之难受味。

同玉珍两次电话。给徐滨、秦川家送 7 月饼，还拟送黄乃。

下午悌忠来，小妹已到西德，住进友人家（详谈此人情况）。国外长途花 270 元十几分钟。赴美签证还是法夸尔处较可靠，已允设法。库兹涅佐夫极热情，从列宁格勒飞西德。[42]

1990 年 10 月 3 日（星期三）晴 6'、9、下午 10 喷

睡得不安稳，热一点也不行。后来将圆口汗衫脱去才稍好。六点起床即喷。但解手时又得再喷。这样白天才安全过去。文大夫来，关于是否注射安宁克通，待商量后再定。

上下午均在走廊看书，呼吸新鲜空气并小散步一次，以锻炼，适应外部环境。

下午玉珍、小多同柏原来，谈冰封事：何时申诉由他自定。拟写我的传记事，觉难，年岁大了，当然作罢算了（这是他自告奋勇的）。（也许觉得我是个“不安定人物”吧）。

玉珍看我吃完饭方走。夜观拳击。

1990 年 10 月 4 日（星期四）晴 6' 下 9'各喷一下

六点起床。仍睡得不安稳。上午八点半到门诊针灸用灯烤。归途在祖春 403 小坐。谈起沈从文时，告知陈明送我丁沈之争的材料（昨夜看完，《记丁玲》中沈对丁之爱情观等写得不严肃，对胡也频及左联等也写得不实）。又谈及民主等根本问题。

读《新文学史料》，王瑶死因（76 岁故）：肺炎并发呼吸窘迫综合症，呼吸衰竭。大概半个多月，痰喘受罪严重。我不要也死于此类似症候。“民盟的胆子应更大一点，共产党的雅量应更多一点”。赠青年“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下午祖春来取丁沈材料，正坐在走廊读书。

整日不见医生。与玉珍仍通电话二次。

夜观女兰［篮］等，到十点。

1990 年 10 月 5 日（星期五）晴 6'、下 3、10 喷

昨夜到十二点服眠药始入睡。六点起床仍喷。下午三点因解手又喷。10 点喷带预防性。上午针灸后看中医，遇见熟人甚多，钱钟书过来问候（我几乎又认不准了），似有话想谈，谈下面如何。同韩念龙坐一起小谈，谈起王胡子（他先问《文化报》事件），他陪接外宾两次，“不知所云”，好在秘书已嘱

[42] 李锐这里记述有误，我和女儿是从列宁格勒乘火车经东柏林至西柏林转入西德境内的。——李南央注

翻译，据情自言，“但有的听得懂中国话”，叹息之至。

下午黎澍长子、小瑞、安泰来，这也是玉珍送月饼的后果，破费他们买许多种饼干和好平［苹］果。谈机关无人认真做事，混日子。少州毁机事件，可能是驾驶员逞能所至（劫机者一人身上缠炸药几公斤）。损失巨大。

玉珍带食物来，一起晚餐，吃了玉米粥。

上午林肖侠特意探望，因泳池久不见人也。汉雄事已了，工作组撤走，党委讨论时，李瑞环支持，如换工作，谁继任？“我来当。”江说林有傲气（这倒是实情）。汉雄当能接受教训，表示好好干二年到任。

夜观男女排决战，到十一点多。很是满意。

1990 年 10 月 6 日（星期六）晴 上 4、下 3'、10 喷 开始注射穴位封闭

四点喘醒，出事故：痰杯倒在枕头下，衣袖也湿，只得请护士来，加小叠［碟］子，换衣，居然又睡着。六点抽血后起床，免去早起之喷。

八点针灸烤灯，并穴位注射（当归与 B_{12}）。遇朱老板娘。

骨科主任骆，引我到二楼作封闭注射。一针麻至手尖。仍是腱鞘炎。手动作疲劳所致。大概也同多写字有关。

金、文大夫不赞成注射康宁克通，此乃激素，非万不得已不用。与文大夫商量下周出院。

午睡起床后解大便，喘意，即喷一下。

下午王雨亭、王庭［廷］栋、杨志海来，谈乔晓光干涉广西，不让文革作文字叙述。杨谈秘书问题（小陈另分配），云中纪委已定汉雄留党察看一年，撤职。

夜观电视羽毛球等。才知道王汝琪已于昨天午夜十二点去世。

1990 年 10 月 7 日（星期日）晴 白天未喷

昨夜观电视时喷一次。睡得尚好（十一点半始上床）。六点一刻起床，无大喘意。即吸氧半小时。解手时也没引起喘息必喷。休息一阵即过去。但愿巩固下去。

早餐后为王汝琪去世，口占四句：

病房探视忆延安，冤案犁平四十年。
白发稀疏声断续，此情就在一周前。

国庆前夕往 118 号病房探望王汝琪同志，（我住 112 号）不料十月五日午夜溘然长逝。我们在延安认识，无交往，在北京似也从未碰见过，但彼此坎坷是知道的。那天谈话时她精神尚好，说延安一案，一九八二年才彻底平反；还谈到康生当年诬指他们夫妇是“王昆仑派到延安来的特务”，王昆仑是她的堂兄，从悼词中才知道堂兄是一九三三年入党的。同玉珍电话，知道双壁［碧］来过电话问及王事。即同双壁［碧］通话，唸了上面四句等，并告王简历及有关知情人。

给朱正、冰封、李英健信。

下午玉珍同朱维民及五台县长来，县长乃我的读者，并送砚台。

夜观亚运闭幕式，比开幕式精炼，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万人文艺队伍，别的国家比较困难。人多势众，人多为王，于此得一说明。病友宋光（住 24 楼，高法的）互道名姓后，即告正读了《实录》，感慨万端，还说现在许多地方，造反派又上台了。

十一点上床，喷一下。

1990 年 10 月 8 日（星期一）晴 未喷

睡足六小时，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吸氧听新闻，呼吸正常。

上午九点陆沅、廷栋同广西组织史资料负责人邱　　（原文此处空二字——李南央注）（原组织部付［副］部长）来，谈广西遇到的困难。文革时期文字部分区党委已首肯，前后修改九次，找 99 人，150 人审阅过。但今年五月，乔晓光、安平生等提出异议，取消文革叙述，留待后人评说，安还举武则天“无字碑”为据。只作口头申明，不作文字申明。使区党委难办。覃应基也同调。其故当在韦纯束被立案审查（儿媳及牵连黄金进口案等）有关。乔一反常习，今年四月即回广西小住。如是门庭若市，许多人要翻“处遗”的案。

下午玉珍来。秦有明同王保华先来，谈小雷房子事。我重提张满起事，如此不照顾只有逼我回能源部了。玉珍亦大发牢骚一顿。不过小雷房子看来是解决不了的，只能从长计议。作出院准备。晚上去看望祖春并王雨亭（昨天又进院）。

下午魏泽同来，谈到《实录》曾地［在］地摊上发卖事（我管得了？）。又说“大跃进”是孙中山提出的，不赞成“空想社会主义”提法。我不客气地说他孙中山被叫过“孙大炮”，与毛何干。空想社义是本人在北戴河提的。应当想想 70 年、40 年中外教训，马与列斯毛的区别。马义是以经济问题为基础的，而毛根本不懂经济也。马义是接受了阶斗，无阶专政与暴力论而已，其他东西多从中国土地、中国传统（封建农业社会）而来。想要一本《实录》，说“没有了”。还求条幅，则答应。此人一辈子怎么活过来的，不大理解。总想唱点怪调子。又说他这次保护了王仲方（法学会曾建议开人大常委会）。为何斌明年牺牲五十周年联名写信，让我签名。

1990 年 10 月 9 日（星期二）晴 整日感觉正常，无喘意

昨夜睡八个多小时。六点一刻起床。吸氧。

上午拍胸片，正反两张。药物配齐带回。金、文大夫来，听诊，云无罗音，但呼吸气弱，乃支气管细小之故。有时脉搏快，可能是服安［氨］茶碱问题。回家后可渐减 3-2-1 次。

整理杂物。续读《郭嵩焘传》，还剩 1/4。

下午二点半洗澡，不那么盗汗觉累了。还洗了袜子与拖鞋。

文大夫向我要《早期》，允给新版。

夜观电视到九点。

1990 年 10 月 10 日（星期三）阴 出院

六点起床。全部冰箱食物、水果及杂物，用塑料袋装成九袋。

先将剩余面片煮食，再吃早饭。并不觉太累。吸氧躺歇一阵。八点打穴位封闭。在祖春处小坐，似已同意我根本观点。

九点多玉珍、小陈来接。同医生、护士告别。从门诊处经过，小毛护士等都表欢送也。十点多回家。多么舒服。

氧气筒已安好，得一保障，玉珍可放心些。电梯姑娘也谈到“急坏老太”。

午睡、吃饭均正常。

夜观电视近十点。以后少看，多休息。

1990 年 10 月 11 日（星期四）晴 小喷一次

六点起床，改睡南屋玉珍房。盖厚被、厚睡衣，并不觉热。阳台活动半小时。

上午秦川来谈约一小时。仲勋已正常，去看望的人多。拟找人写“传记”（夫人在活动，认为政治生命已结束）。建议由陕西负责好。同谷牧通电话，说“似有希望”。江似心中有数。经济未介入。上海人应当精的。

中午睡着一小时。河北组史资料负责人陈治平等来，送省自编资料两厚本，150 万字。五年功夫。第一个出的。让我题字“中共河北省组织史资料续编工作手册”。

下午同玉珍去看望灼姐，显著瘦了。已停服中药，太伤胃口。自己自然加强锻炼，此病无特效之药。

夜观电视仍到九点半。今天只是在南屋写了几个字后，突有喘意，喷了一下以防预。

夜陆源［沅］电话，似对庭［廷］栋有意见。

夜于开泉女儿来，于已于十月九日去世，拟葬丰满。告过去对于政治上信任与照顾事。——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0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五）晴

小便二次，引起睡不安稳感，将厚被换成薄被。六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

湖南十月下旬两处邀请：李达诞辰 100 年，平江彭总铜像揭幕。中午在客厅午休不成，终吟得四句：

岂止沙场百战身，却留委屈受伤心。
一篇自述垂青史，万古雄姿照世人。

下午动手书写，在客厅用饭桌铺开。而秦川、黄乃、唐小毛先后来。黄德华（实薛君度）致秦川与我信，打开原是致黄乃骂她这个弟弟的。黄乃又带来致苏州的信。对于这对夫妇侵吞大姐黄振华财产之事一字不提，避开主题而写其病情小事。时写时停，直到六点半才将为彭总铜像揭幕诗，并贺徐洽时、金树望二老八十寿诗写好。

小多一家在此晚餐。晚饭后悌忠来，带来小妹莫斯科信。库兹涅佐夫一家何等清贫生活，只能保证黄油、面包与香肠也。排队两个半小时，才能买到 20 个鸡蛋。

上午玉珍到医院打针、算账。至周惠家不遇。到周建南家小谈：经济会议无结果，原来批评地方义、分散义，引起下面意见。叶选平讲了真话。江泽民调和：发挥两个积性。李鹏还要自己抓经济，同姚还有矛盾

秦川上午来小谈。——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0 年 10 月 13 日（星期六）阴、小雨 游泳前喷一次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上午王庭［廷］栋、曾卓明来，谈工作计划。下旬开领导小组会。（陆沅昨夜电话，对庭［廷］栋有意见），叮嘱进来人要先看材料，慎重接收。小曾有牢骚：付［副］处级调研员未通过等。赵振声来取走给徐老条幅。

下午到文津街，游 400 米。遇见朱厚泽，登记事无人理，只是组织关系归工会。谈在书记处开会那一年半，没听到李鹏讲过一句中肯的话。

1990年10月14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上午兴之所至，换下客厅原挂的画轴（朱及谵［屹瞻］，齐白石等），换上板桥（复制品）等。弄得满头大汗。

下午看宋泽敏以前寄我的材料。主要是水电的经济论证。拟写致水电学会三次大会贺信。没有写成。

夜陆茂竹来。谈《水电史料》情况，对常流工作评价（文字不行），及学会三次大会，贺信内容。

1990年10月15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八点一刻同玉珍到医院。穴位注射后，送玉珍到人民医院，然后便道送她到部。然后绕道缓行去八宝山参加于开泉告别。见到不少六舖坑老人。林明华谈，于的骨灰照遗嘱葬小丰满。延宾［滨］来，找了一个秘书。

下午看自己的文章（《晚期思想》）。

夜任小彬来谈到近十一点。他此次受处分经过。写信、遊行，刘泽彭、韩林都是同意了的，又赖账。目的在组织部要树个“榜样”也。劝他注意身体，工作不忙，定要合适才走。详谈刘泽彭43—44［83—84］年背后搞我的经过。先是讲志民坏话，然后就讲我的坏话，煽动任、朱（佳木）不成。后来朱向陈云说刘之野心与不端行为，导致将朱弄走。（所谓“逍遥派”问题，陈本身也是力行的，严重形势时避开，然后行使发言权之类。）刘告志民、告我，告尉健行，野心勃勃，迫不及待，又唆使崔武年写信推荐当副部长，亲自改信。

《湘江之战》，《海葬》可读。

1990年10月16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顾委听唸经济座谈会江、李、姚三人讲话记录。下午又去看计委的《八五与十年思路》文件。都作了点摘要。

上午回家看水电材料，似应写一份意见。

下午游泳，600米。遇见熟人，都知道住院之事。回家遇清道，绕了大半圈从河边回。

晚上不该看电视的。

1990年10月17日（星期三）晴 晨到医院打穴位针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王庭济、陆茂竹来，谈水电史料工作并这次学会大会我想发表的意见，近两小时，还涉及一些旧人事看法（如水电系统没有好的理想的接班人）。请他们斟酌转告。小陈来，见到这个场面。对小陈讲了这样的深远的话：凡事得有规矩，做人亦然。你做丈夫、做干部、做秘书，都不遵守一定的规矩，随心所欲，像个好斗的朝鲜人（此次亚运打拳击裁判），工作、生活都得有规矩。

下午看水电有关材料。因小雷有事，没去游泳。同玉珍散步，到长安商场购羽绒服一件，她甚满意。

上午黄乃来，正逢我谈话。黄德华又有信。夜接薛君度电话，此人已来京。大概想摸情况，不告住址，怕黄乃家人找他。此人既做婊子，又想立牌坊也。

1990年10月18日（星期四）晴 感觉完全正常了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朱九思同　　（原文此处空三字——李南央注）来。长谈一个多小时。我讲得多，从毛到当前局势。因听洪德铭讲过朱也左也。杨小池同山西党史办田酉如来（钻研党史甚有成绩），将刊有“台山抒怀”的刊物给我。在山西的讲话和形之文件的东西，反映［应］都好。漫

谈形势。玉珍以我讲话太多，甚不为然。似也不觉太累。

下午游800吗，没有喷下池。朱厚泽说无人理会，关系仍归总工会管。

夜写好致水电学会三次大会的信，约千余字。提了六点意见希望。颇觉了了一件心事。

1990年10月19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医院注穴位针，后到部，同王庭［廷］栋、陆沅谈领导小组会事。陆沅处总有誇［夸］张新闻：《雪白血红》作者因洩密而被捕。她与吕枫关系极好（提升付［副］部长时说过一句：应该让你们有文化的上）。确定星期天下午开会，赵宗鼎便于参加。

下午游600米。见到孙大光，极言邓之毫无理论。当年说“既不看报又不读书”即指他也。看来是个好玩的人。

夜到警卫局礼堂观《黑色走廊》（与香港合拍），武打、奇遇与灭毒（金三角故事）穿插。国际刑警合作，很是热闹可观。

1990年10月20日（星期六）晴

夜三点服眠药，睡到六点半。略作活动。同玉珍看望陈维清，谈到曹瑛秘书许文彬来事。上午组史工作，定明天开领导小组会。

下午游600米。秦川病了，同玉珍去看望。

陈四益来，不遇，言好好看戏，嘴巴闭牢。

1990年10月21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看洪小夏（洪德铭女儿）的硕士论文《毛在大跃进时期的“不断革命论”》，从哲学观点阐述，写得不错。

下午开领导小组会，马石江仍不参加（金松林讲透理由），算是解决一个大问题。赵宗鼎同意以党费开支，王明哲、金老都为此发言。

小多、胜利、小琴［芹］三家在这里吃涮羊肉。朱维民来，颇为热闹。

老温看完《结束语》，赞成将尾巴去掉。秘书人选薛玉［京］（薛公绰儿）。

1990年10月22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医院打穴位针。同玉珍去看灼姐，前几天曾虚脱。

下午徐世长来，仍是谈自己在解放前如何不去台湾，以及种种牢骚。黑龙江大火时曾致函国务院提出扑火方法（说后来还是采用此法），毫无下落。关心国事是可信的。又说著作甚多，希望死后子孙会整理的。今年八十，身体确不如从前了。秦川、项南来。项从浙江回，言江渭清去看陈云，说他八条建议很好。陈说：胡不听我的，赵不听我的，现在还是不听我的。这颇说明，邓仍能控制局势。邓最近找迟、李（秦亲家）等六将领去谈。不悉内容。当是军委问题。

陈尚文电话，告不能去乐山了。

1990年10月23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翻完一堆《清样》等。两德统一，苏德接近可能是一种世界新格局。欧洲重视中国在牵制日本也。世界只有利害关系何来信仰。

下午游 800 米。给乐山卢祥麟信、朱正信。

1990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三）晴

三点醒后服眠药，仍久久不能入睡。后睡到六点半始醒来。怪梦甚多。

八点半到医院打针。多久未到内部书店。寄售书两种已尽。到十一点半，买 104 元书而归。《湘江之战》没有买到。

下午田如璋来（张铁铮大儿），他从美国回，主要看几所大学，留学生多不愿归。使领馆人员无法接近。谈桃江县企业停产者多，湖南看不到希望。“左”病太深。王驰其人，去年在一会上居然说“我包批李锐”!

1990 年 10 月 25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那位针灸吸氧治法（祝、郝两教授经络研究中心的合作者） (原文名字空写——李南央注)来，左脚下扎一针，吸氧 40 分钟。(刘燕生——秦川夫人介绍的）姑妄扎之。只此一次。明年再说。

下午二点，叶永烈来，送《陈伯达其人》。谈陈伯达情况。他已出版王张江姚四本，王力文出问题是本人所加一千字。王力的材料已全部弄到。同芦荻[43]有交谈，最后一年情况（夜晚读书听二三小时）有不少字条。芦拟写《毛与古典文学》书。晚年心态这是最好资料。49 年后江青没发表，还有单篇陈伯达文未能发表。田家英也写了几万字，都是好材料。将我的意图告之，{荻}已允帮助。

夜武大付［副］校长刘［陶］德邻与李达长子来，约星六参加李达 100 年诞辰会。留纪念册一本，始较多了解李达之敢于逆鳞。五八年进言不赞成大跃进，后又为彭黄鸣不平，并反对“顶峰论”等等。王任重于文革初将他揪出，盖得毛主席之首肯，遂不愿为他彻底平反。

1990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五）晴

午夜后小解易失眠。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晨去医院打针。上午看《陈其人》。印象是浅。看完王申生寄来的元化的复印文（发表在《文汇报》的)。看来上海气候较北京略好。宣传部开座谈会还重视王的发言。

下午游 800 米。看《清样》等资料。

1990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六）晴

三点醒来，没再睡着。胡思乱想，也可写点随想录也。想写的东西甚多。“中国革命的左倾”可写一大本书。

上午到广东厅参加李达会。乔木谈到李之风骨。没有叫我发言，如发言当以陈伯达作对比也。归途到部，见到小曾。经费已作预算 85 万元。

下午游 1000 米。夜杨纯来坐，开导了玉珍的病情。遇方强，铜像揭幕一万多人参加，老百姓沿途放鞭炮，下跪、哭泣。我的字已悬挂。写出彭的一生。

[43] 芦荻：文革前曾先后在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古典文学。1974 年春后被调到毛泽东处为其侍读古籍。

1990年10月28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上午到民革会议室参加主持武大校友会。我谈了李达的品德与陈伯达恰成鲜明对比，一个是倚靠真理以此为标准，一个是靠人，专门迎合。从而讲到武大之“左”，自徐懋庸开端，全国大学少见，希望今后不再搞“左”，并提及刘道玉治病问题。齐民友、陶德邻正付［副］校长及党委付［副］书记在座。今天到的人颇多，有的是第一次见。北大几位教授。方成要书。同杨纯一起回来。

下午同玉珍、小多到河边散步。小多虚脱摔倒不知。当是营养不够。

1990年10月29日（星期一）晴

半夜醒来，总不易睡着。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小陈来取走《清样》等。下午何永杰（现在科委情报所）来，送一套“音乐酒具”。他们管引进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东西。不忘六舖坑的红火时代来看我的。何慨叹当今的风气与青年的自利为上。

直到现在，回家廿天，南屋尚未清理就绪。

1990年10月30日（星期二）晴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徐怀云的长女（名字都忘记问）来，由于父亲海外关系，在青海呆廿多年，且无任何言语被打成右派。当年是青年团积分子，多么想入党，现在不想入了。谈起父亲79年在美国旧金山机场见到我时，因知我廿年曲折，甚为兴奋。此后以国际工程公司咨询身份，回国十次。为鲁布格、三峡等服务。徐是倾心于大三峡方案引水北方的。去年他在家中同我谈过。王任重找他谈过且有书面建议。国内没能提出来，大概长办也知道太理想了。

下午刘道玉来，谈他去年受打击经过，停止一切工作，取消职称，取消电话，不提级，住普通病房，缓登等等。开会揭发不成，今年六月来工作组要他反省等，顶了回去。一直未作检查。这次来京开化学学会，照旧活动。北京各大学对他的待遇引为笑谈（可能是他为武大换届，给赵等写过信。何东昌与省委崔某等怀恨在心）。湖北左（有造反派在位）。

薛京来，愿意当我的秘书。薛公绰之子，近年参加《中华英烈》，温济泽介绍。

夜何格高电话，谈水电二次大会情况。

1990年10月31日（星期三）晴

早晨同玉珍去医院打针。遇郑瑛，向［听］她大谈组织部只吕枫一个好人。刘泽彭、韩林等抱成一团（部外子弟勾结）。又谈曾志过去不为刘英平反等事，不置可否。遇柴泽民，到敦煌去汽车事故，头部受伤。又遇武光，他们都要《庐山》。

周惠电话，极言没生暖气之苦。近日才派人来烧，大发牢骚。谁叫老兄住此大院。

大胖来，午饭后下围棋四盘，2:2。没去游泳。

医院出来去看于刚。他家男工小何的妻子与儿子从四川接出来，在保定被人拐走，急得不得了。——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0年11月1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清理南屋，找不到那张《洛阳日报》。小陈来，告知他准备调动。取走一些复印件。

下午游 800 米。同秦川一起到功德林素餐。两个青年（杨毅——汉雄秘书，王鸣——王汉斌子，珍珠店老板）请刘道玉，作陪。谈国务院是罗马院（罗干当家，马洪与袁木也），罗干变得甚专行，“此事李鹏定了。”

1990 年 11 月 2 日（星期五）晴 下午来暖气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整理南屋，真是太杂乱了。将待用材料置于书架及桌旁。累得出汗。下午游完 800 米，去看周惠，已停服激素，现为内风湿，四肢不便，行走困难：“一不想死，二不怕死”。说许家屯为美国情报局服务了。不让赵再打高尔夫。

夜稍看材料。梁益华送来水电学会向国务院的报告。乐山卢祥麟夜电话，一定要我去，会期延到五日开。

1990 年 11 月 3 日（星期六）多云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庭［廷］栋、小曾来。改好“简报”与预算（87 万元）。嘱买飞机票。山东丛林夫妇来，为一老同志恢复党籍事。给张禹信。小陈来，忙着县书讲习班事。下午四益来，谈金日成曾到沈阳同邓谈，同苏关系，罗还是社义。传一西方大使带出朝军方信息，拟推翻金。让故意暴露。李瑞环反黄讲话，限定《人民日报》、新华社要发多少字，归定死。香港曾传“中央宣传小组”由二左王及冷西等，证明无此事。

武元甲与黄文欢见面拥抱，谈二小时。越急与同我正常化（黎德寿与阮基石顽固。黎已死）。江在辽宁讲话，通知刊《瞭望》。浙江、江西农村有所谓“评三户”（文明户等）5%落选户，以此控制农民。又兴开斗争、罚跪、挂牌子（“欠公款分子”等）。

下午游 800 米。平江老傅来，抱一扑水罈剁辣椒（十多斤），纸盒内盛木匣保护，太感激了。

1990 年 11 月 4 日（星期日）多云

六点四十分起床，未作活动。整天等待小陈购机票情况，下午得知买不到，即嘱电话乐山！表示抱歉。

上午续清理北屋和南屋书柜等。小多一家来，让满起整理门后书架大堆杂志、报纸。

下午杜润生来。谈一些旧情：先念、王任重，早就对赵不满，在湖北、上海宣传（走资本主义路等）。惜未及时告知，大概也蒙在鼓里（过去在中南局极密切，后来被打击后就无缘了）。尚昆曾极赞扬赵懂经济，去年事变前看了些告状（美基金会事等）才变化。“里通外国”事，基金会已交安全部管，而公安部长仍大会告状（曾向该会道歉）。对赵还是两条：分裂党、支持学生。启［啟］立告知，一开始李鹏即主张镇压，怕出面后学生揪住不放（最后对话还不是没事），所谓查谁放枪事，乃邓楠答美记者问（香港《争鸣》刊），老爷子并不知情。于是传出陈责问。邓原先考虑由李瑞环接，陈不同意，先念推荐江。木匠现在韬晦，江说有个地下书记。

1990 年 11 月 5 日（星期一）晴转阴

六点半起床（半夜失眠久久），略作活动。仍清理杂物，找出三峡全部资料等。

秦川来，谈四川地方“左”，不去为好。

送书与武光和柴泽民。情面难却。小陈说他们开的县级（县长等）农村研讨会，先后几百人都要此书，想翻印，当制止。

夜徐滨来。身体见好。九点半汉雄来，工作组查政治、经济不成，以工作失误定罪：严重警告，中纪委会升为察看一年，因而有常委会讨论未定局之事：宋平支持纪委，乔石未发言，李鹏拟由张百发代（张未同意），李瑞环极力保护，江由秘书传话：工作好的，傲了些。法国本来请他去（恢复部长级来往），李鹏不批。于是又写了一份“意见书”，逐条驳倒。反正事已至此，自可背水一战（上次提到王胡子要赶走工作组，终不承认，反骂一顿。林判断是“糊塗”了。也是不知世事也）。李瑞环在天津讲话：三代“一代不如一代”，是他妻子讲的，敢说此话，也可见有点民主空气（引起大笑）。在天津当领导，到北京当中央领导，这不是如一代沙中淘金，而是外封的，将来再回天津就当老百姓了。是个木匠，管意<识>形态，偏不会偏要管（过去一些传闻，于此证实）。李鹏经济，什么都靠袁木，不敢松动基建。谈到十一点半。杨毅是个笔杆子。

1990 年 11 月 6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方成来取《实录》，让他一览我的藏画册。他的续弦在深圳，每年春节去一次。北京一人生活，做饭洗衣。现挖侯宝林的宝藏。录音一小时。留下港版书三本，两本《毛诗词全集》及《演义》（略翻，价值不大），另一本《文革大笑话》，如《笑林广记》，均一个作者，趣味性，格调不高。这也是香港文化使然。

下午到医院体检，神经科女医生说读了《实录》，叹息田家英早逝。

游 800 吗。夜仍观电视。朱正长途电话，铜像诗受大家称赞。

1990 年 11 月 7 日（星期三）多云

六点三刻起床，略作活动。上午读台湾的《珞珈》二本（方成借的），有些文章有内容。王世杰其人，作事认真，自奉甚薄，原总统府职员甚低，忠于职守。王自学打字（为女儿英文诗修订），自带饭盒仅牛肉清汤，侍卫说是“神仙”（吃得俭、少）。苏雪林九十一岁，一人独居，与猫为伴，靠利息维持生活。

上午岳阳地区六人来家，慰问在京岳郡老干部。我漫谈思想解放之义（liberity）。现湖南不如江西解放，吴官正比较解放。平江过去太左。赠地方特产（银鱼、湘莲、茶油等）。

下午到办公室（两点一刻）。游 600 米。

晚上李慎之电话，从钱钟书处知我住院，很欣赏从王怀安处听到的十六字：好好看戏，不要生气，吃光花光，身体健康。

应当如医院，不看电视。

1990 年 11 月 8 日（星期四）雨

六点三刻起床。活动半小时。活动时头顶部碰到阳台角棱，中午玉珍发现一寸血口，赶忙塗红药水等。下午不得游泳。

开始读梅德韦杰夫的《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对苏联 20—30 年代错误包括农村政策，镇压“反对派”等，有一个轮廓了解，遇到长串被杀名单即跳过去。

戴文葆电话，邀几个人星期日座谈《读书》。

夜老傅等来，平江建党校，向中组部要钱。问了一下下面干部情况，修房 80 万罚款全部用于教育。南江桥等处到外面作工的较多，才富一点。困难在能源与交通，要修黄金洞水库（8000 千瓦），2 万多小水电都是径流电站，同岳阳联网，低卖高买。最后我说了一句，何年不要到北京筹款才好。

邓伍文的姐姐晓文来谈了一个小时。南京市比省“左”。孙家正能听取下面一些意见。其实可不列入有“暴乱”地区。

1990 年 11 月 9 日（星期五）晴、降温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甚冷。续读《斯与斯义》。老温来谈《中华英烈》变成《炎黄文化》，积分子乃李宝光也。进言趁此退出算了。

戴文葆电话，《读书》座谈取消，甚为明智。

下午到办公室，同庭［廷］栋谈调薛京事。收到一本《中国百位名人学者忆名师》厚书，内有《怀范寿康》文。必须以“名”号召，社会风气噢！书是有可读性的。有记黎澍的。

游 400 米。因头有伤，没有仰泳。

夜观电影《龙云与蒋介石》，有意义的一段历史。于此可见“反右派”之严重错误，到何程度。看来，龙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实录》引了他的几句牢骚。片中写了陈纳德与陈香梅，还有大儿子（龙绳祖）。

1990 年 11 月 10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想到为平江今昔编一本书（乡土、历史、四十年风雨）。给朱正、李荣光、钟叔河信。李信中提及此事。

读《胡适传》，五四时情况有可利用者。下午游 600 米。上午到八宝山参加余光生夫人告别。

1990 年 11 月 11 日（星期日）晴

上午闫长江夫妇与延滨、元元同来。漫谈一阵，从理论到实践（四十年变化）。闫是北京塑料件厂（墙纸地板等）厂长，应当在专业发展下去，谢谢他愿当我的秘书的好意（要重新熟悉现代史等，进入角色都是问题，尤其无名无利）。延宾［滨］两人午餐后又谈一阵张振［正］华（中原公司经理）被免职事，接任已到，我实无能为力。

夜观电视到十一点半（《故里》上中下，下集没看成），被玉珍强迫去卧室。

今天为入秦城纪念日。

1990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一）晴

六点三刻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悌忠来，小妹可能先去日内瓦，边工作边等美国消息。忙忙即留西德，为忙忙批作文两篇并小妹信。小妹与孩子在库兹涅佐夫家照片四张。起故人之思。

上午到老温处还他的稿子（代杨写的序言）。《结束语》刊《中华英烈》终刊号。到晚上十点半，将《结束语》改好。

1990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二）晴

昨夜只盖毛巾毯，睡得尚好。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玉珍头晕，未起床吃早点，为之按摩。上午最后再看一遍《结束语》，可以了。

下午到办公室，同廷栋等处理《简报》等事。说小陈向调配局明确表示不愿离开，懒得出名，哪个局都不想接收。

给周怒安（去世）三子大恺复信悼念。

游600米。范曾跑了，在巴黎发表声明，此人过去曾受“左王”等批整。他们又得一“证据”。

玉珍仍不适。

收到《何功伟纪念册》，颇详尽。我的题词不是我的签名，真怪。

1990年11月14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看书看资料。为《华声报》“我国一大发现的发现”写小杂文（800字），为祝、郝教授呼吁。请陈英茨来，《光明日报》是否愿意发表和转载。去年以来管的第一桩闲事。

下午到办公室。看《清样》，签发97万元预算文件。平江办党校要钱事，批给赵宗鼎。

游1000米，不觉累。

徐滨来，示戈扬信，关心哮喘人。勉力维持生活，牙几全脱，吃软食，老太太令人十分同情。

1990年11月15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一早空腹，到医院体检：B超、肠胃、抽血等等。B超要到新楼，花了一个多小时。遇建南，对经济形势忧虑，下面问题极多，而报纸尽是报喜。谈及江泽民是否知道党内这些历史、人事情况。说李鹏听陈、李、邓（妈妈）的。告他“地下书记”说法。计划会廿五日才开。

玉珍随车到医院，仍输液。还是颈椎病引起。要输一周。

下午到办公室，同小陈谈到实质问题，让他知道要留部过渡，则不能选择岗位也。说我正在物色接替人。

夜观电视《生人妻》。

1990年11月16日（星期五）多云

昨夜梦多，有梦呓，叫得玉珍起来。六点多起床，活动半小时。翻最近一期《湖南文学》，短篇、中篇都是奇特男女情事，背景为苦难的农村。“狼虎之年”直书，而且问题都出在女方。

上午看资料。下午到办公室。《结束语》已复印好一份，拟寄沈阳。游600米，遇孙大光，究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如何结合？谁能说清楚。他也有同感。方法应当是让市场经济先发育，创造条件，在其发展、“出轨”过程中，不完善或有危险部分，再谋控制与计划等宏观协调，否则何从结合？

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三者之间，其变迁、过渡、融合等等，都应重新研究。此事朱厚泽亦有同感。现在改革开放，某种意识、形态上有如晚清。杀六君子后，慈禧再谋改革为时已晚，孙中山代替康梁了。

夜田绿萍、安若与小雨来，谈到九点多。盛赞《实录》之深广影响与价值。田从小摊上9.5元买到一本，为之改错并签名。黄钢前妻胡英远（承德、林西参加工作的），从美国归来，从极“左”变到“右”了。定要安向“李前辈”问候。在美国看到有关我的什么记载也。

杨毅来电话，约星期日吃饭。

1990年11月17日（星期六）多云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看资料，清理《文史知识》，从中找材料。读林洙《我所认识林徽因》，梁——林、金一度三角，竟如此高尚解决，令人崇敬。天下恐绝无仅有（金终身不娶）。

下午到办公室。下午所谓学习，找不到人。游 600 米。

徐滨送来唐振常《往事如烟怀逝者》，内有怀谢文炳文。与此公未得一面，后悔之至。

1990 年 11 月 18 日（星期日）多云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和玉珍看望徐滨，随谈良久。知童大林在反右时甚左，批过黎澍，文革后彻底转变。

整理客厅书柜中乱七八糟书刊。

五点半杨毅来邀我与秦川赴祥云公司老板饭局，还有朱厚泽与于光远。家常菜可口，有辣椒、小鱼等。漫谈到九点，喝白酒两杯。谈毛的性格，种种人事、政治（不要 face 也）有意引导。赞成他们这一代多搞实事，不当我们这些空头政治（家）。谈林徽音故事。光远说当年批梁思诚［成］几十篇文章，彭真让先给本人看，梁同意“错”了，文章未发。现在梁从戒即住金岳霖家。光远谈他当年大跃进头脑发热，平［苹］果、南瓜接种。他们都读过《实录》，兴趣甚高。厚泽谈中国皇帝讲道德治国，是政治也是道德之君。祥云公司 7000 元起家，现有固定资产一千多万，每年产值过一亿，自得 2000 万。参加者有总经理王云飞，工业部长王本公，助理黑良奇(黑伯理儿子)，徐建华（女）。这是当前一种“哥儿们”典型之一，有职工千余人。拟每省有分公司，商工服务等联合体。光远有本事为之在深圳拉线。我讲的要言甚多：瞿、张（瞿秋白、张闻天——李南央注）相似，典型书生，讲民主、不弄权，揽权；布哈林亦如是。不会用权即不懂政治，不能成功，也不能失败。毛深知有权有一切：你来不如我来。朕即党，领袖与党成为一体，要活要死都无选择。学生时三不谈，然而出校门后变化快，人总在变（但也有不变之处）。

1990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万寿路参加能源研究会三次大会，尽顾问义务而已。同林华交谈较多。问到马宾其人情况（此人在三峡论证会点我的名，自称为“大赞成者”，当年大概因生活问题而倒霉）。关于水电西南基地等要我著文。

下午看资料。

1990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二）阴多云、降温

六点半起床。甚冷。仍在阳台活动半小时。

上午看资料。佟玉琨 81 年研究生论文《青年毛世观转变》，约七万字，第一次读完。写得不错，条理很清楚。

下午到办公室，庭［廷］栋等三人谈当前情况，有七个省未报，两个人员名额未解决等，还有党史室只有钱一个人，难以完成任务。

游 700 米。不到 28 分钟。

文彬电话，请他同马石江一谈，如何继续工作下去。

1990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睡不着，想起应写一信给邹、姚，谈水电问题。阳台活动半小时。上午命笔，未能定稿。

下午到办公室看文件。游 800 米。

夜仍观电视，还是懒散之故。王敬之来，带来腊肉鱼十斤。谈湖南人事。说王向天业务能力强，得教育部称赞。还有一小事：易地曾给我信谈冰封夫人对《龙集》不敬，此信被朱正带回（钟叔河最近告易），因此使易处境不好，来京也不来看望了。人际复杂小事也当注意，不引起无谓纠纷为上。琬姐夫妇在香港十天甚痛快，住在大胖处，其余全由鲍氏姊妹招待。一流自助餐每客 800 元。还计划去西安、成都一遊。我生已无旅遊兴趣。

1990 年 11 月 22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仍未能定稿。

下午到办公室，马石江来，同庭［廷］栋一起谈钱听涛事及党史室关于史料组安排等。沙健孙其人只教过书，无行政经验，凡事抓在手中。马又单独同我谈自己情况，及郑惠与乔关系（几十年为人作嫁衣裳），因强迫辞职事去找陈，秘书遂言及对四人处理事。似乎两位左王间也有介［芥］蒂也。支部不同意所谓“严重警告”处分，而沙则坚持。自己拟好好读书，对目前世变有一清醒认识，对此意甚表赞同。

1990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将《关于优先加快水电开发的意见》（致邹家华、姚依林）弄好。下午到办公室又加了关于三峡的一段话。

庭［廷］栋告知，秘书事调薛京已办好，调配局去了解很满意。上午陈尚文、王若林来，谈到乐山情况，人去得不多，北京三人，武大二人，王星拱儿、媳。主人盛情招待，上了金顶。卢祥麟还送我峨嵋特产。

遊 600 米。近五点才下池。

夜范乐年来，谈美国情况，叹息去年之变化，四万留学生没几个想回的。我们四人“缓登”事有报导（说我们给陈写了信）。岱年一时难回。他仍在维持业务，准备来回渡洋，两面有事做。夫人送我洋参一盒。

1990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水电加快》最后定稿，让小陈打印。下午到办公室，作最后校对。共 15 份。同庭［廷］栋谈钱听涛事。薛京事已定局。

游 800 米。遇朱厚泽，中纪委不放，谈所谓错误三条：工会捐款、看望、声明，都是集体决定，同当时常委、市委做法一致。何错之有。不签字，“不必找我谈了。”

夜观电视译片到十一点半。

1990 年 11 月 25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中青社青年编辑杨群来，他曾骑车访延安，访问过几十个延安老同志，寻求这些人追求真理，毛思答案。现在青年距离（廖井丹说，我们三十年代已为你们找到道路，还找什么）。曾同黄乃长谈五小时。从父亲谈起，对去年事很不满。此人过去来过。我也谈了一些基本观点，对当前世局看法，经济改革开放不可逆转，政治与意识形态对立，但也拉不回来。中国形态特殊，世界潮流总会朝好的方向发展也。

下午同玉珍逛长安商场，为琬姐买食物。

金松林电话谈钱事，钱谋“揽权”。当时“付［副］主编”问题，忽略了金的真正意见。

1990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近日梦多，萦绕写书之事。前几天还梦见毛，醒来情景历历，现已全忘，总在某事之争辩。

下午到办公室发出《水电快上》件，加了一句“对水电必须有倾斜政策”。除邹、姚外，并寄陈、薄、江、李、宋、王丙乾、黄毅诚。不管反映［应］如何，尽心而已。

续看资料，仍不能全进入角色。

下午薛京来，略谈我所管之事与欲做之事。他提了个“职称”问题，现在是编辑，很愿到组织史资料方面（支部生活）。朱维民来，提醒对这一代青年的注意，不能全抛一片心也。说我是个天真的人，防人之心不够。这倒是他多年观察，言之有理。玉珍亦常提及也。留朱晚餐。

夜观电视《都市风流》一二集。

1990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二）晴

给周怒安夫人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薛京一早来，退还《晚年探索》稿，很守信用（曾嘱两三天内退）。拟下月初上班。

最后改好《结束语》。此事算是谢［卸］肩了。看来《曾国藩传》与《治家格言》等还需一读。

夜观电视，欲罢不能。精神松懈之病。

下午到办公室，任小彬来。工作已定，到科委一国际信息交流中心。

1990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整个上午将《结束语》改完并过清一份，以便给《中华英烈》。下午一点半，辽宁冯静二人来取走。封面用王申生的，给李英健信。

下午游 800 米。先到杨达处，谈保姆事。玉珍随同到办公室打电话给维娜问病情。

1990 年 11 月 29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陆钦侃处，给“水电意见”信，并谈写三峡最后看法：论证方法；双方意见；廿一世纪办。最后方案。民主党派会上（江主持，钱正英在座）费孝通、周培元［源］等极言三峡不能上马。孙越崎欲联络民主党派一起反映，还是公开提好，陶大镛意见，实钱伟长意见。谢家泽说：上不了，下不了；定不了，否不了。

随去文彬处，交还 28.$^{1}/_{2}$件，云尚昆欲毁掉，原由乔木建议亦随和之。邓左之为付［副］组长乃尚昆提名。于是言及 88.7.11 信事及批语。房子事{调}正级，组织部打个招呼好。

下午同庭［廷］栋、陆沅商量钱听涛事，请党史室魏和金松林来。

游 800 米。夜仍观电视。

1990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五）降温、大风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翻看辽宁旧刊《理论内参》86、87 二年的，颇多可读之文。

下午到办公室，同周洁冰谈康濯与金树望医院事。并言及正级房子事。

魏、金来，五人谈到五点多。党史室承担任务人落实，仍由金主管，对钱待遇等要照顾。魏谈到胡绳、乔木及现在的沙健孙都不懂得照顾机关干部待遇。《实录》他们大概又偷印一次，魏说这是二年来最畅销书。

1990 年 12 月 1 日（星期六）晴 降温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阳台很冷。整天整理南屋，只是随手翻看一些被遗忘的旧材料。关于环保《抽思》一文，大概还是四益代草的，终于未用，没有成文。

下午王永泉和他的弟弟王胜泉（经济教授）来，谈张闻天经济思想有国际影响，为外人惊异（原来中国领导层有此卓越思想），而中央党校的人则认为只能限制毛思范围之内。王永泉谈泥沙淤积问题，美国专家认为三峡库尾对重庆影响不可低估（不能超过 150）。

秦川两口谈，84 年尾下来时，蔡嫂曾为之流泪（大概是燕生所见，受玉珍影响也）。

夜观电视《渴望》。这类事似甚平常（当年俯拾即是），却打动人心。谁都受到伤害，对之所持态度不同，表现不一，令人纠［揪］心。

1990 年 12 月 2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带上手套绒帽。

上午朱维民带来他的学生王榕屏搞摄影专业的，为我拍“纪念”照（客厅茶桌正有耀邦 89.4.6 照），大概有一个胶卷多（包括同玉珍的）。我搬出 79 年美国照片（参观水电站）和其他照片欣赏。午饭后又兴之所至作字八九幅，送摄影家与方增先，并谭业伟要的字。极累，但两个小张二家都来了，利用劳力，将门后书架等全部清理，杂志该当废纸的清理出来，重复书也清出，各置各位，还查出“遗失”的东西，弄得很疲劳。观电视当休息。

苗苗夫妇与孩子来，高音[44]因心脏病（静态）住院。

廖盖隆电话，夫人因心脏病去世，遗体交协和，不开悼会也。

1990 年 12 月 3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薛京来，同他漫谈到十二点，以便互相了解。主要是谈我欲办之事。他的正式关系在《消费者》杂志（社科院）。这个想法是他提出的，当时还没有消费者协会等。

下午到香山张平凯家看望。张是尿毒症。儿女们对 301 意见极大，护士只盼早死，且不让转院到 309。到党校看望灼姐，现作气功，服 851，情况尚稳定。到金松林处要来《实录》30 本（陆沅 10 本）。

1990 年 12 月 4 日（星期二）晴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还信债，写了三封。看了一些资料。《实录》手中又有 28 本了。给玉珍两本送人。

下午到办公室，十本《实录》交陆源［沅］，一本题名送野苹。小陈居然嘱我，选人注意莫让想进组织部的人钻空子。

朱正报到。

游 800 米。遇朱厚泽，他仍顶着。

---

[44] 高音：指李锐前妻范元甄。因其吵架声高，李锐二姐为其起绰号“高音”。——李南央

曹君来，谈夫事，无证如昔[45]。

谭业伟来，取走字幅。光远电话：李一氓去世。

1990 年 12 月 5 日（星期三）晴 转暖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伯村来，他大概是老一代中思想最解放之一：毛晚年问题即放弃了、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同意李泽厚意见）。我同他详谈了自己在组织部过程要害，以及小刘如何当上副部长的。

下午到办公室，同小陈又谈他的工作问题，让他深知不留他的根本原因。

游 800 米。遇汉雄。他说有传谣到地方之说。

夜观电视《围城》、《渴望》，后者如《四世同堂》，在日占北平背景下，以家庭为主干的世态人心。不过背景换了“文革”之后，两个家庭为中心的悲欢离合与人性变化罢了。

1990 年 12 月 6 日（星期四）晴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薛京来，《沈阳》稿压缩得可以。又给三本新闻作品集并《龙集》，以便了解这个“首长”。

下午到办公室，庭［廷］栋来。谈明年会议准备事。

游 1000 米。并不觉累。

夜王若林偕王晓云来，为离休证被人卡住事。给周洁冰信，找“上司”一谈。

接元化信，过了七十寿日，要我赠诗书。

下午沈桂芳来，送玫瑰鲜花一束，生平首次也。谈沈祖伦之去职（江华秘书）。欲保薛驹，直接给赵上书。去年事还电报开人代会。

1990 年 12 月 7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早晨吟得《寿元化兄七十》一绝：

曾经刺额事寻常，（悽悽日）
因得文心瓣瓣芳。
思辨精神随老壮，
一支犀笔更锋芒。

接着翻读《思辨短简》。

毛应民从金华来电话：湖南去信并 100 元，知我关注也。又有原《新闻出版报》郝敏政电话，问候之意。四益告知竹内实来系北京社科院邀请，谈日本内情，吴学谦约谈。

下午到办公室，催小陈作准备，薛京调令已下。

游 800 米。

三妹自吉林归。晚上元元来，一起吃饺子。谈耀邦骨灰葬江西情况。墓碑型甚好，天然石头塑嵌入，有少、青、党三徽。记者甚多，不报导也（埋入地下，无冢形，大草坪）。

夜与元化、申生通长途电话，告以七绝、封面事。

[45] 鲍彤夫人蒋宗曹来，谈鲍彤之事仍找不到任何“犯罪证据”。——李南央注

1990 年 12 月 8 日（星期六）多云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读《思辨》，重读肖子升书。此书只能证实一些资料。

下午苏丹来，将《接管沈阳》压缩稿交卷。他谈《雪白血红》王震、尚昆、江泽民、王蒙批示：反共，第二部《河殇》，为林彪翻案，美林压毛；军队自由化。何案可翻。陈沂劝江（说江又收回），另一赞扬者为苏静。“总序”能否通过难说。邓杨二家一体化（孩子们互称“爸爸”）。

游 800 米。夜朱正来，留下《纲鉴易知录》。

1990 年 12 月 9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武大校友俞之江来，送台湾《珞珈》两本及台校友录。随手翻读纪念王世杰等文章。

下午也是翻报刊杂文，看得头昏脑胀。

胜利送来 2 袋羊杂碎（送秦川一袋，换得“特曲”枸杞酒一瓶），中午晚上大啖，极其满意。

小多一家整天清洗厨房抽风机。

人民大学陈叔平电话，澳大利亚专家约谈。

1990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一）降温、大风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仍读《思辨》，将毕，跳跃看的。要看之书太多。

下午到办公室，开组史本组全体会，如何明年五月开全国总结会，先发通知，各省作总结，征求意见。四点半散会。

沈昌文电话，《前记》选一题，“字斟句酌廿年心”。

朱正电话，代拟祝元化七十寿：

男儿墨面事寻常，沧海归来姓高香。
思辨有光呈短简，文章无价尚深　。（原文此处空一字——李南央注）
精研鲁迅评尼采，心折罗兰服马昂。
元化今年才七十，寄诗八句代飞觞。

1990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二）晴（0 下）-2，-3℃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室外甚冷。长夜梦多，不断旧事。

上午看资料。赵振声来，取走《水电倾斜》上书，学会贺信一并刊《水力发电》。

一时兴起，将书桌移位，面靠南窗，房子显得宽敞一些。

下午到人民大学专家楼，应悉尼大学教授泰维斯之请，回答有关庐山情况。他的助手孙万国读过此书，提出 17 个问题，似了解全部矛盾。主要谈了陈当年处境，毛陈关系，财经小组等。也问到陈伯达。对李井泉有错误了解（根据红卫兵材料，是支持彭的）。明年约我访澳。

1990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三）晴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八宝山同玉珍一起，向张平凯遗体告别，我也送了花圈。张罗明路线即受打击，开除党籍，是第一个炮兵团政委。组写了两本彭总的书。

下午到办公室，问小陈对我的意见，竟什么也没有。同玉珍、陆沅、小曾一起到昆仑饭店吃饭，乃总经理助理沈成相安排，陆沅请了市委组织部长贾九朝，为了解决沈妻的农转非也（果如所料）。我以干杯祝之（合手政策，怕被挤去名额）。此一今日社会“常态”，鄙人第一次躬逢其会。宾馆经理都有此招待权也。顶层转塔颇壮观。此店客房率现为 40%，可不赔，二千职工。去年动乱时期甚为外宾赞赏，尤其日本人满意。

1990 年 12 月 13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一早到友谊医院太平间向程明陞遗体告别，见到许多电力部老人，王国权亦去。然后去看罗西北，他因过累，在西安突发心肌梗塞，住院一月后回京，现已平稳。关于三峡，他翻了 375 与成都会议老账，写了篇东西散发。说李鹏是由三峡“爬上去的”，同钱正英唱一个调子，根本不知深浅。现在将包袱扔给邹家华。宋健不赞成此事。

归途在内部书店看了一个多小时，买书 3 本，36 元。尚有存书款 180 元。

下午到办公室，同小曾谈编组织史与“左”史料事。前者当副产物成也，必要时可由我出面主编。

买到《曲折发展的岁月》，廖盖隆序甚好。又去看祖春，又住院了，已两周。看帅大姐，气色尚好。双碧已记录了袁木报告要点。上午我未去也。

朱维民带来高足拍的照片送来，都还不错。

杨纯来谈南下淮海特委书记时，与江泽民叔父接关系，后牺牲。江是小学辈。曾告以注意“左”。王芳是她当团政委时的下属。——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0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五）晴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顾委参加小组会，听读《八五、十年要点》文件。一进门杜星垣即牢骚：听袁木上语文课。我说，谁叫你们去听。人们也知道此人是纪登奎秘书。我说在组织部批邓积极，是造反派也。贺彪注意到我与光远都没去。光远写了一段“胜理行义”，交我一份。人们的议论无非是盖房子，楼堂馆所，风气败坏之类。郭洪涛仍坚持说，为什么不写明赵的失误：追求速度、通胀无害论，双轨制，财政包干，忽视政思教育，自由化——不要党领导等等。说有再次通胀可能。7%靠不住。我倒觉得应深研历史教训，苏联 70 年，我们 40 年究竟错在何处？资义——社义到底怎么回事？

看秦川。香港传新五人帮：邓左、王忍之、高狄、徐维城、贺敬之代也。郭洪涛平反，是康生帮的忙。当年西北局大会批他，毛站起来质问一万人为何不去迎接中央红军（打腊子口多困难）。郭在台上尿裤了。

下午在家，又将书桌移过来，采光好些，开窗也方便。

库兹涅佐夫来信。谈招待小妹情况。

大胖来，下围棋。悌忠来，带来小妹信。一月三日去日内瓦。

1990 年 12 月 15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看完何新谈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文，介绍一些观点，卖弄而已。实质即对世界资义悲观，中国社义经济乐观。据说此人去年先参加动乱，后又大反动乱。文革培养出来的“年青一代”。

上午刘雪初来，闲谈往事，言不及义（不谈去年之事），方毅如何整汪道涵，整党时如何将陈慕华撤下。

下午林静聪来，昂子亦来。从香港复印了《龚楚回忆录》与我。西方心理，去年之事难以扭转。回国度圣诞节。留晚餐。

夜观《渴望》与《围城》，后者十集已完。十一点半矣！

1990 年 12 月 16 日（星期日）晴

七点起床，稍活动。上午摄影家王榕屏来，带来西藏风光人物片若干张（住一年，4000 张），开过展览会。与邵宇电话，出西藏照片果毫无兴趣。

朱正从山东回来。“三版前记”重新排列组合。

1990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重新组合“三版前记”文。上午完成。下午到办公室，送与沈昌文。同庭［廷］栋谈陆沅情况，嘴快，同许多人难合作。

上午钟伯熙来，谈香港情况，日资、台资增加尤日资甚猛，几个大超级市场超过现有者，总资金未减。包玉刚等大投资抽走，而一般中小资转加、澳并不容易立脚（当地华人亦排斥），多绞［狡］兔三窟。海外留学生吸引到港亦难（如无自由返美权）。港人工作效率高，9—17 点上下班，中午不休息，大陆就做不到。大学毕业生刚当练习生还要为工[公]务员倒茶等职务。大陆人都做不到。又谈浙江人事。上来者多初高中程度。薛驹乃乔石看重，水平相近也。沈祖伦也是秘书出身，对高级知分隔隔［格格］不入。提葛洪声也同一思路也。

1990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翻阅廖盖隆为　　（原文此处空多字，参看 12 月 13 日日记，此书名应为《曲折发展的岁月》——李南央注）写的序言。对毛晚年评价与我看法基本相同。

下午到办公室。薛京下周上班，已与陈峯彩认识（小陈告知，薛抽烟厉害）。陆沅交康生结论材料一大包，过去都看过。

游 700 米，水温高达 31—32℃。一周来修热水道，刚放热水也。

写好给小妹、忙忙信。四句诗改好。

去国万里遥，飞鸿异地心。
相看两不厌，只有我慈亲。

夜观《渴望》。

1990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韩钢、庞松、李向前来，朱正亦参加，漫谈毛晚期。我谈为主：方知逢先知在党校作报告，发表肯定毛“和平演变”等思想，已作为学习材料。邓左王报告，直言阶级在分化中，几百为雇工剥削者，新资分子，新阶级在形成中。使人感到要划阶级了。河南四本书的风波，因廖盖隆序而来，原拟搞大发布会，请老同志参加，被黎虹老婆看到，五个大发展以民主为主，追查廖，廖讲出那一段话（乔木指出）乃小平原话（估计乔起草，他自己也忘了？）风波始息。河南于是抢着续印。

毛传等为文献室专利品，他们晚期组也很麻烦。反“晚年思想”{界}说。那就改“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加“的”好了（行文或直说“错误思想”。“身在曹营心在汉”，“把此室当旅馆住好”）。打游击发文，

所谓马义也可把人学蠢的。

写好《结束语》改错表。下午李英健来，取走《前记》改写稿及改错表。辽宁社人很奇怪我能如此活下来，还能这样写文（对《早年》本的字迹行文很惊异）。谈到刘异云之善变，李荒“同志颂”大可不必。《理论内参》两合订本（88.89）送我，主事者望我供稿，长期赠送该刊。

游800米，水温比昨日稍凉。

悌忠来取信，留晚餐。给光远电话，他也没去开小组会。

1990年12月20日（星期四）晴

五点一刻起床。看书，活动半小时。上午作字还债，七八幅。辽宁社四十年题词：

融贯古今，交流中外
独具风格，蜚声学界

为冰封写字二幅。细细一数有各种图章30颗。印诸三纸备用。

张允谟来取字，留餐。他清楚记得当年我口述社论，他作记录，再修稿付排。一次参访为陈明仁21兵团授旗，他们没搭上车，我发了火，爬也得爬去。后来逼得赶上别的车了。稿子写好又受到表扬。张的妻女已去加拿大。让我利用他的闲时。

下午同玉珍到顾委观《张学良访问记》。讲话口齿清楚，精神很好，还有青年气。令人安慰。不愿谈西安周蒋对话，以免伤蒋（做人之道），蒋死有挽联：

情谊之殷，亲同骨肉
政见之争，有如仇雠

最后对日本人，日本青年说的话很精彩：武力侵略不好，经济侵略也不好，要助人、合作。讲真正的基督精神。忠恕于日本人只有忠，而无恕，应当为他人作想，讲恕道（“助人为乐”之意）。

张铁铮电话，嘱明日定要去参加《水力发电》200期纪念。又怕我算账，向张表示了对我的道歉。

学雷锋假的多，学基督真的多。——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0年12月21日（星期五）晴

五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安徽厅参加“大力发展水电座谈会”（200期）。该刊主编在门口迎接，近200人。六舖坑老人马君寿、张昌龄、程学敏等均到，济济一堂。陈赓仪主持。黄毅诚、陆佑楣等讲话后（主题都切题，关键在投资及自己应努力之处），我作为来宾第一个发言。讲给中央写了信，各种要害，恺切陈辞，声音洪亮（当不减当年也）。西方、苏欧70年来水电优先，在认识水力价值得如此发展，我们的体制、经济制度、投资体制等有根本问题，对水电不利。而办不到之事（如三峡）却轰轰烈烈，能办到者如二滩，却冷冷清清。机构打烂之后，嫁女无婆家，谁来过问呢？人们都为我“红光满面”高兴。有女青年来找签名。

顾委电话，水电意见，“有不一致处”，不能刊《通讯》也。这样就投石问路了。

下午游800米。秦川说，何新大文，日本第二天即抗议，S发表谈话，走廊随遇，侮辱了日本。《读卖新闻》刊载（日本最大报纸）香港第二天即载。郁文说他们骂他们的，我们讲我们的。如此现实，只能让骗子当道也。遇厚泽，从贵州召回，要给以“严告”处分，倪志福说无能顶住，此乃全总一致通过的三条（10万元，五点意见等）。朱置之不理。

《渴望》毕。结尾处理甚好，让观众寻思三个庭家［家庭］结局，各个人之结局：思想情意均有提

高也。

1990年12月22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一天人客不断。

上午陆茂竹、王庭济、唐集尹来，谈《水电史料》。主要是我56年那份《报告》前言的修改，和《附件》取消。因此将1982年《对水利意见》作为独立一篇同时发表。我回顾了当年情况，《史料》应对四十年过程中最主要经验教训有所反映。又谈到昨天发言，让三人能接受我的思想。崔军接着来，谈他对水电的忧虑，留下两份材料（葛洲坝和安康）。说李鹏在群众中印象太坏，儿子在工程兵有损父亲形象（母亲否认，说贺毅不如此认为，后终调走）。对贺毅也有“变质”看法。

薛京来，个人计划先搞《大跃进》，明年夏天写出。参预［与］组织史资料工作。给他河南出的书。

下午李慎之来谈了二小时。何新有接触，知识面广，聪明，快手，同法国记者谈话，对方“哦哦”，乔木认为是贬意。有看法批示，胡绳说不传阅，找之一谈。此次与日人S谈话，则评价为“畅快淋漓”。去年四月前与何有次长谈。事件发生后，到北大贴大字报，讲演痛哭。《动态清样》文，得李鹏赏识，6.1召集知识分子二十多人座谈，有何与汝信。（没听到此次经邓、江看过）乃高狄所为，按语为报社总编主任写。去年在院内曾贴辞职信。受大家批评，要派到马洪处任第一付［副］主任，马顶住（难第二次顶）。慎之反复思考难以说定者，乃邓大人如何看待多时以来对他的弦外之音，会不会反攻一下（不反攻不好）。

秦川告知，万里欲在人大通过《监察法》（对军委等）被江驳回。

1990年12月23日（星期日）晴

六点三刻起床，略作活动（在室内）。

上午秦川等项南未来，王祥均的儿子调军科院，嫌工资低（240，比兰州少60元），想去深圳。现在青年都是求实惠。有战略研究部，朝鲜战争没人从根本上怀疑，此乃二战后国际动作第一大错。为金日成与斯大林所犯，逼得我们出兵，酿成世界紧张对立，台湾形势恶化。

下午王学仁来，通过电话，想来看望。原在林西县委付［副］书记时，见过我。长期在二机部、机电部工作，认识陆沅，因此好感倍增，认为为什么不让我这<样>的人继续工作。

1990年12月24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张家健（磨子潭技术员）同表弟来。为　　（原文此处空几个字——李南央注）当年（三八夏）从长沙到岳阳转民先关系事作证明。谈到磨子潭人事，彭键妻开一商店，小学附近已成一小镇。于世珍已去世（送我到合肥的），吕其伟死于癌症等。澡堂处盖了二层楼房，原平房都改为有卫生间。但山区仍是贫穷，乡社干部不行（大概仍是谋私也）。张的父亲是曾希圣好友，因而来皖。其舅父（岳阳人）是南下到皖的。

下午到空招报导。薛京像个秘书。即在此晚餐。餐后回家。夜观《渴望》1—3集。故事刚展开。

安志文晚饭后来闲谈，乡镇企业形势好，国营企业问题多。何新文说没细看，也避免谈赵事。他已全退。对童大林是梅行与许立群抓住不放。——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下、上部空白处。

1990年12月25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大会堂七中全会开幕，李鹏作《十年规划、八五计划要点》说明，

讲了一个半小时。孙文盛特来到我坐位处问好，似是有意的。

下午江泽民向全体顾委讲话，实是国际形势与我们对策的长报告，讲了二个半小时，中气很足，总的印象尚好（作了要点记录）。我的车第一个回所，荣高棠同车。他在文革时，同彭总、谭政等关在一起（共十人，在一个连部），室外大小便。79。2月才释放。

江引马、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说法，何必呢。建南同我谈到他南下时同江谈到注意意识形态战线问题，江说注意到了。有人要让对左王进政局或书记处，江顶住了。周不知高狄情况，李瑞环有说话不慎，被人抓辫子事。还有生活问题。回家告秦川，原来父子同爱一京剧演员，已去港。

1990年12月26日（星期三）晴

六点一刻起床。带上水电资料，七点廿到空招早餐。将材料看一遍。薛京来，与之谈小陈、小雷关系，自己注意。

光远生病住院了。

上午小组会，吕东讲国营企业未走出低谷情况，鞍钢生产一顿钢赔100元。还是产品经济问题，外乡资能活吃得开，按商品经济也。厂长权力有限，企业难活。情况说得较清楚。

吃过午饭，任仲夷、项南来房坐谈一个多小时。广东人事，叶选平暂代林若（两人有矛盾，任过去支持叶，赵支持林），结果当了人大主任，又未下，干部议论纷纷。任也不同意江昨天讲专政理论。毛只讲党与社会道义，也从未突出此条。香港报刊电视影响。项说：何新长文，刊后即看了说还好嘛，江说登亦无妨。

1990年12月26日（星期三）晴（原件12月26日记述了两次—李南央注）

上午看文件。下午小组会。郭晓涛讲交通，强晓初讲精兵简政，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生命性[线]。向守志等讲，去年不平暴我们都人头落地，毁于一旦。金明说，用武器讲话。

晚上回家，同建南谈到与江谈要点。告秦川放心。

1990年12月27日（星期四）

下午小组会，我讲了水电、三峡问题。吕东、郭洪涛插话支持。

晚饭后回家，玉珍感冒见好。朱正又弄出《讲堂录》一篇，甚好。

1990年12月28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早饭后到顾委听李鹏传达12.24，江、杨、李见邓大人邓的讲话（不让记录）要点:

沿海各省支援西部内地，省包省，直到财政、出钱、长远之事。共同富裕为中心问题，社义优越性要在此表现。几十年见效，世界上才有吸引力。社义防止两极分化（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否则产生各种矛盾，民族、区域。

世局甚乱，要稳扎稳打，有不可测之事发生。不要当头，夹尾巴做人，韬光养晦，做头必失主动。放方励之，对美松劲，此次弃权得到好评。（美望我投反案嫁祸于我）不得罪人，谁也不怕，坚持原则。美国打无把握，很难。

搞活市场，市场经济决非即资义。我们承担风险能力增大。

大企业效益差，影响财政，抓住关键，研究想个办法（增投入，财收少等）。

多利用外资，抓住时机。

1.2亿吨钢为长远目标。核低温供热（电力未谈三峡与水电）。

对这一年来中央工作满意。

对当前国际形势，要有所作为才好。南北问题，建政治经济新秩序，△——多极。问过布什，中国打内战，怕不怕，懂不懂？文<革>中十年，毛说是全面内战，镇压反革命之权。西方搞人权、民主问题，我们不放弃无级专政之权（并不比前三项不重要）。苏联如搞镇压，美国要保戈，也不会抗议的。对越可{拖一拖}。南沙不能让。

中国问题关键在党，政治局、常委好，是个好核心。十四大要准备进年轻的。

△关系不存在。美已不能当头，最大极是欧洲，苏仍是一极。——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天头。

午饭后，同建南、冯文彬散步一圈。文彬说万寿路六间要不要，我就［说］22楼就地调整好。市场经济这条讲得好。

饭后韩天石来座谈一阵。胡绩伟事是中纪委讨论时，郭林祥（还有一部队人）首先提出要留有余地，五十多年老同志，留察一年即可（后改二年）乔石同意。李昌登记时，一些老同志秘书参加，郭述申大声不让登记，后读陈云批示，郭方收回。也同情朱厚泽事，马石江信是内部的，赵事不了了之。

下午小组会，关于风气不正意见甚多。李丰平谈杭州省付［副］检察长饭店打副经理例子，满城风雨，官官相护，无法处理。

1990年12月29日（星期六）晴

睡得尚好，盖薄毛巾被。六点起床，在楼上过厅活动廿分钟。上午小组会，关于环保与水电我又讲了几句。周仁杰谈党风不正，海军一处长揭发原参谋长倒买几百辆汽车案，反受打击（大概是个老案），点了刘华清包庇。唸了《公报》，小组会即告结束。

下午在房间，将《建议》摘抄正。

高扬来小坐，谈中组部、中宣部两个轮子气都是蹩［瘪］的，车子拉不动。他的一篇文意［章］刊一内部刊物，要处都被删去。顺便我提了下刘泽彭事。

光远出院，肠胃问题，不惯输液。传达了邓大人24日讲话要点。项南来复述一遍。晚饭后项又来，谈甚久。耀邦说过遇“六次危机”。83年是第一次（邓力群利用常委批评阴谋）；通报撤销研究室，引起陈“震怒”又是一次。“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头天谈定项在福建再干二年（陈光义去任省长），万里突然批王照华，让胡平留下，赵附和，耀邦不吭声。项只好来京。去党校被二左王挡住，外事宣传小组，“先念让朱留下”。这以前政局会攻项时，邓左说用李洪林是坏人，“自由化如广东”。好在先有其介绍信（中宣部亦有信），亲笔信为证。万在会上对邓左说：知道你坏，没想到这样坏。

不久前去看习，完全正常。启［啟］立为什么不分配工作？赵到底错在何处？（尽管他对耀邦下台表现很不好）为什么还是一个人说了算，毛也不到这程度。一进去（夫人同去）就让照相。还谈到开国初团中央人事情况，认为文彬能干，有办事组织能力（这方面比耀邦强），南翔狭隘，好整人（袁永熙右派事。爱人陈林是陈布雷女儿，文革初在上海跳楼自杀。）第一次人代会发言：家庭是大官僚，反动的。“自己出身无法选择，但道路可以选择。”总理鼓掌。毛说“讲得好!”乔石、吴学谦、钱李仁等均上海团的干部，钱最好。乔形象历来如此。这次去江苏，老友谈到：要让江注意。第三个历史决议是必然的。戈垮或胜，我们会如何认识，应想到这些问题。对这十年历史有共同责任弄清楚，留告后人。

廿七日下午发言，《简报》错得一蹋［塌］糊涂，只有重印。小组记录，刘建中似友好，说不该寄李力安，就以要件处理了。

晚饭遇见胡立教，说我写了二本书。我说只写了一本。“那我看到了。”

李力安同我解释《意见书》不刊《通讯》是宋任穷意见：有不一致。

1990 年 12 月 30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在过厅活动廿分钟。上午将《建议》摘毕。小组会未作讨论，只是传达改动了哪些地方，听来鸡毛蒜皮而已。中午又大吃涮羊肉，伙食日 30 元，招待所贴一半。

贺彪不发言，来房问及南水北调事（中部方案，中纪委组一人赞成。三峡有湖南、湖北和王林赞成）。

董继昌特来座位处，约去西安。

下午大会闭幕，江泽民讲话，唸得较快，作了记录。顾委会也是照例公事而已。吃完晚饭即回家。

夜徐滨来，他们也同曹君熟识，交我看“上大人书”等。

光远告知，何新文曾先送李鹏，由李交报社发表。

夜韦纯束来取《实录》。再次约去广西一遊。

1990 年 12 月 31 日（星期一）晴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同徐滨、玉珍到廖沫沙家吊唁。住前三门东大街。夫人陈海云述沫沙生前“谈身后事”，骨灰不必存，免得儿女每年要上八宝山之麻烦，如种树，还得担心树活不了怎办？总之由火葬场作肥料处理最彻底。病因突然。今冬暖气来得早，未住院，心脏发作后去医院，无病床而回。女儿是医生，第二天见脸色不好，倒地即死，无何痛苦。王汉斌来，同另一人争论《文化报》事，“分裂党”问题，我作了和事佬。顺便问王多少岁，他只好答 65 也！

同秦川谈全会要点。郭林祥保了绩伟事。

下午同玉珍去看望灼姐，坚持做气功，吃 851，精神尚好，但人在消瘦。

夜曹君来，详谈其夫情况，大概只一个人栽赃。陈小鲁曾挺身帮忙，与女儿一起应付。实际只一个小丑在唱戏，其他演员不愿作陪也。

一九九 0 年总账

（一）年初感冒拖了十来天。夏喘六月即发作住院两次，共两个半月。身体必须时作注意，不能感冒。必须避开夏喘。

（二）“登记”事，因陈云信了结。今后风云难免，要作好独善其身。

（三）出差两次，四月到武汉、河南；六月到山西遊五台、大同。下面待我甚好，尤其山西上下如此，令人安慰。

（四）稿费收入不到千元。发表者几首诗。完成《接管沈阳》二万字。《早年毛》第三版完成（新写约五万字）。《水电史料》续刊《五六年报告》（《我与水电》第三篇）。

（五）关于水电加快致“姚依林、邹家华意见书”，致水电学会三次大会贺信，并公开发表。论及水电不能优先之原因及对策。

（六）《组织史资料》省以下自编本告一段落，开始中央本的编辑，为此开了总结会与动员会（包括两次地方出差）。并开始星二至星五下午到部上班。换秘书薛京，小陈实在太不称职。

（七）读书不多，尤未系统读什么，仍是随手翻看。

（八）生活习惯仍要改，书房零乱，找不到东西，不及时回信。

1990 年稿费收入

水电年鉴文	100
怀田文	145
罗书序	100
五台诗	40
李六如传序	250

一九九一年李锐日记

第二十三册/Vol. 23

1991.1.1. -- 1991.12.31.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81 年后日记录入说明 xii

一九九一年

1. 1991 年 1 月 1
2. 1991 年 2 月 10
3. 1991 年 3 月 18
4. 1991 年 4 月 27
5. 1991 年 5 月 35
6. 1991 年 6 月 44
7. 1991 年 7 月 52
8. 1991 年 8 月 61
9. 1991 年 9 月 70
10. 1991 年 10 月 78
11. 1991 年 11 月 85
12. 1991 年 12 月 94
13. 1991 年总账 102

1991 年 1 月 1 日（星期二）晴

六点三刻起床，略作活动。上午朱正的青年朋友纪红来（《人民政协报》副刊编辑），带来元旦报纸，刊朱的杂文《恭贺新禧》也。谈及年青人对去年事决不认输。流行怪话：密切联系领导；理论联系实惠；表扬与自我表扬。大学中确有麻派，只想出国。为我照了一卷黑白相。

朱维民来，前几天送来一个自制大肉饼。留他们午餐。朱仍自誇如何最后应付清查。说大胖子也未能免俗，大概是当付［副］市长时，一次遇见叫他“老朱”。人们往往从生活小事看人。

徐老自杭州，力丰自瑞典电话拜年。

压在心上之事乃《青年毛读书生活》这个月能否脱稿，一直没能动笔。朱正帮忙亦有限。此事真不该应允。

去年今日下过决心，生活与书房应有条理，避免紊乱，以提高效率。一年如故。今年能否改变此积习？

怪话：你们说不过我们，我们打不过你们，你们活不过我们，我们饶不过你们。

1991 年 1 月 2 日（星期三）晴

昨夜睡得很晚，五点即醒。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翻旧信，才发现《文汇报》“学林”约题字信，已过时限，赶忙书一纸:

学术之林，百家争鸣。
自由研究，大胆创新。
实事求是，不怕批评。
中国特色，举世震惊。

下午发出。如不及刊用，掷之字娄［篓］可也。

读《天鹅之歌》（《读书》12 期），分析列宁政治遗嘱：对领袖人物要求要特别高：粗暴（任性）本是一个人的性格或修养问题，作为常人可以容忍，作为领导、领袖就不可容忍了。他们应当较为耐心、谦恭、关心人，少任性等。不仅要能高瞻远瞩，具有雄才大略，且应具备优良的品性修养。列宁对党内领导层的监督要“不顾情面”，铁面无私，“严格按规定办事。”

下午同胜利对弈三局，让二子。

俞王江来，《珞珈》一本让我一阅，要去《实录》。

1991 年 1 月 3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仍未能动笔。

上午胡积［绩］伟来。告以中纪委讨论时，郭林祥力主留察一年，五十多年老同志应留有余地。报社原送通知时，胡坚持三点：与事实不符；将来历史可为结论（中一条忘）。此次“留察”，服从中央决定，但以前三条不变。胡坚不作一字检讨，换得此决定。临走时说：现在一身无挂，自由之极，比蹲牛棚强多了。谈到记协新年老同志会也不通知，而吴冷西当会长，是自己当仁而让，力荐之也。

下午到办公室，陆沅交昆仑饭店小礼物，所谓文具餐具，乃飞机礼品也。毛应民调杭州事，请她代办。薛京谈，与小陈交接未毕，显然有情绪，中午吃饭手续也不帮忙，只说自己从来不在机关吃饭。其为人可想而知。

科协人才中心两青年来送请帖，参加星六一个谈产品质量的会。此类活动颇犹预［豫］。

1991 年 1 月 4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金老来，问全会有何新东西。改完《东北三军综述》，退还伯村（此种债常有拖欠，难以解脱），并漫谈形势。陈谓毛在经济上两大错误为集体化（后来公社化）和国有制。

看梁启超与毛早年资料，仍请朱正代劳。《独服曾国藩》他已扩充到六千字，很可以了。认真写起来，几十篇是没问题的。

下午到办公室，小郭来谈小陈事。又搬了个地方，利用一批女孩子（声称 30 岁下不要），闲言四起，其中有宾馆服务员。引起一部份女同志不满而退出。说小陈孤癖［僻］，难交心，不合群（又有合群一面）。

游 800 米。遇孙大光，说 12.24 谈话，外电及时广播，香港刊出。回想在顾委传达时之“神秘”状，不让记录，绝对保密之可笑。此种传播自有其作用：中国局面之后台未变也。

1991 年 1 月 5 日（星期六）

六点一刻起床，略作活动。八点半到纺织部招待所参加质量研讨会，有全国企业 200 余人参加（第四次），由科技人才交流中心与质量理事会共办。认识两位专家张公瑞与刘张源。只呆了半小时开班式，我亦讲话五分钟，举刘家峡基础挖掉十万砼及访美时所见换鞋子、商店前举牌抗议两例。关键在人的素质（西德严格训练）与立法。过去产品经济难以保证。商品经济有竞争机制，必讲价廉物美也。随后十二点又在四川饭店吃饭。李宝锐告邓左王（邓力群——李南央注）在西安讲赵（赵紫阳——李南央注）为走资派事。林文山上午来，亦谈及此事。“文革”导致天安门；天安门引发新“文革”。沙滩大院两主编一疯子（许立群），一骗<子>（段若非）。《中流》付［副］主编为教育部当年造反派。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小丑自跳梁也。

四川菜吃得太多，晚饭不香了。与朱正议论曾国藩，开军阀之先河。徐滨家找到《新民论》（《饮冰室》专集第三册）。《蔡锷集》中找到《曾胡治兵语录》无甚可用者。

1991 年 1 月 6 日（星期日）晴、多云

六点一刻起床，略作活动。上午黄乃来，告我《团结报》刊蒋翔武绝命诗三首（用盲文打好备忘）。谈仍深研自己的盲文方案，虽有干扰，已接近最后定案。话旧延安抢救，与冈野进相处的日子，拟写回忆录。冈是反对抢救做法的，也只保护了莊涛。敌工部人当年去日本，总有些人事来往，都是“说不清”而过不了关。逼着承认后又翻案。黄乃是承认后，大哭一夜，枕头湿了半个，第二天翻供的。幸未再纠缠。

米山来，谈到小陈的变化，向我道歉，不该推荐。杨耳[1]参加袁木一群，所谓一个疯子，一个骗子说法，让转告之。

翻旧《文史知识》，头昏脑胀，尚无收获。

1991 年 1 月 7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八点半到万寿路招待所听吕枫报告，全国组织部长会，有四五百人。新厅甚冷，只穿夹大衣，背甚凉。打招呼老人、新人尚多。历述去年“平暴”后之整顿班子，续抓后备人选及班子调整，强调两大危害：“资级自由化”与党内腐败现象。听了近两个小时。照华又问我要书。

[1] 杨耳：即许立群。李锐夫妇延安时期亦称其为羊耳、羊二、杨二。杨大是杨述，后来是韦君宜的丈夫。——李南央注

杨毅送挂历来，谈及汉雄在部内处境。山东选来的付［副］部长谭某背后捅刀子也。建材局被信任之接班人也首先告状。晚上偕大邱庄书记禹　敏（原文此处空一字。此人名为：禹作敏——李南央注）并一青年来，谈到九点半。从“一切向钱看”之误传挨批，87.4 薄等五大将电视围攻谈起。“我干的是十三大，你们是说的十三大”。查经济查了七个月，无任何问题。自己花二千元买一万斤大米，陆续应付送人，吃请差了、好了都要挨骂。一次顾委老头们来，宴请办法请来的负责人作主，饭毕送小米，举手通过，每人十斤。最后一道菜是小葱豆付［腐］与窝头，这总算对付了。请了五百个工程师，年收入最高者一万多。去年产值 5——6 亿(实不止)二百多工厂，村民四千多（务农三百人），请外工三倍此数（劳力 1500）。全都承包，中国第一村，招待受不了（日均二百多）。我说要准备抽个人所得税，要研究发展方向和经济微宏观关系等理论问题。邀请去参观，答应春节后去。

朱正去楼适夷家。

1991 年 1 月 8 日（星期二）晴

六点廿分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看资料。

庭［廷］栋电话，雨亭夫人服安药自杀（可能主因是婆媳不和），雨亭也送入医院。下午到北京医院看望，谈时流泪，也怪老伴脾气不好，今后老境怎办。我与玉珍极力予以安慰。

下午由 800 米。

补禹　敏所谈：村民福利已高于瑞士，每家住宅 300 多平米。有中学。我当农民总没问题（曾想我去当县委书记），陈永贵就不该当付［副］总理。学雷锋学不起来。房子比部长水平还高，有什么坏处？

1991 年 1 月 9 日（星期三）晴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续翻多年来的《文史知识》可以找到一点有用东西。

剑桥国际 Who’s Who 传记中心来信，大概是朱正推荐，将我列入第九版中。但信中登记表格寄错或漏了。下午到程学敏家，请他打字复一信。谈到三峡筹备处花钱太多，在查调。财政部已封存葛洲坝收入。他的儿子又谈到乔石儿女全在国外，在北图女儿从澳大利亚二年回来，去美国用自费，怕公费不自由也。寄出文章（英文）现在要由单位检查。

1991 年 1 月 10 日（星期四）晴、多云

近七点始起床，室内略活动。

上午将《文史知识》基本翻完（近十个年头）。《读书》中也可大海捞针，以后再说。

接赵振声电话，黄育贤上月在旧金山去世，骨灰撒入太平洋，可流回祖国。这也是“文革”结果。

复陈铁如信，他终被提升为临沂齿轮机厂厂长。以表庆贺，并致“劲弟”信。

下午到办公室。小陈一直找不到人，他家中也在找。薛京仍忙于《中华英烈》事。邮局已不能代办发行。

游 800 米。

1991 年 1 月 11 日（星期五）晴、多云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应戒电视。

上午东翻西翻就过去了。同薛京电话，小陈接了。问他近来到哪里去了，支吾其词，“在部里各处窜去窜出”。太不像话，家里也在找他。还说“我对党员负责。”狠狠熊了几句。随后又电话，缓和了一

下。此人太不像话，此次是藉口牙痛，家里菜尽辣椒，种种遁词。真担心出事。幸亏下了决心换掉。

下午二点到办公室，山东党史办魏训洲汇报。自编本已完成，地县已印出近 2/3。文字叙述稿改了十几遍，得到好评。五月会拟在烟台开。

给我买了纸与印泥，求字若干张。东营新华印刷厂厂长来要写招牌。

游 800 米。

1991 年 1 月 12 日（星期六）晴、多云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作字八幅，并写招牌（大字）四五张。第一次翻王申生送的《中国古代名句辞典》，内容分类，语录诗词均收，颇方便。

山东地方党史展览拟建馆，赠字："泰山成砥砺，星火自燎原。"前句即从《辞典》找到，阮籍《咏、怀》句。

下午到办公室，将字幅交小韩送去。抽屉中翻到八十年代初的一些信件，不胜感慨（有代澜波拟三峡函件，邓大人未作批示也）。

游 600 米，觉累。上午作字通身出汗，亦体弱表现。

云南刘国华送大理石文房四宝。记不起此人。（都不在家）

说玉珍有了东西就想送人，引起她的不愉快。也因胃病，晚饭只吃了半碗稀饭。今后要加注意，这是个好老伴。

1991 年 1 月 13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开始改《独服曾文正》。

上午胜利一家来，下午小多一家来，玉珍胃痛较好。

前几天收到缪群寄来《求实杂谈》（内有我两篇文章）及《统一论坛》八本，今天来电话问好。

翻看有关曾国藩的资料及两种传记。

1991 年 1 月 14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独服曾文正》基本改好，约六千字。觉得脑子还好使。

《江汉论坛》去年 7 期有《老于世故的曾国藩》一文：（一）权谋：①待下宜诚，畏清议"爱之以其道"举天下之才会于一，乃可平天下。有才无德者，亦当不没其长，可稍远其人，但得非不得。②家和福自生。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戾。决不积资为儿子衣食之需。若不肖，多积一钱将多造一孽。③善于应酬，常杜<门>谢客。地方公事不宜予闻。凡大员之家无半字涉公庭，乃为得体。与本县父母若远若近不亲不疏间。于极盛时作衰时设想，借钱与人有紧松有发收，不可轻取人财，不可轻慢近邻。学为和平，学为糊塗。④恐惧修省，幸存临深履薄之念，地位越高越可悚可畏，官愈大愈诚惶诚恐，唯恐得意之时有失意之事相随，极盛之时遭遇蹉跎，唯恐大祸临头。凡高位大名重权三者皆在忧危之中。祸咎之来，本难逆料。不贪财、不取巧、不沽名、不骄盈四者，可弥缝一二。唯恐难以保全善终。⑤功不必自己出。

(二)忍耐，遇事忍耐，坚忍，以求军事之万有一济，以维护三纲五常，以咬定牙根徐图自强。多次为京师权贵，为长沙、江西所唾骂。岳州、靖港、湖口之败，打脱牙多次无不和血吞之。坚忍乃中庸之

道在为人规范上具体运用。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不敢自诩有本领，不敢自以为是。

(三)韬晦。①锋芒顿减，谨小慎微。原认为为人臣者不可“有所惧而不敢言”,“不务本而徒言其末”，定要“慰天下豪杰之望。”曾积极上书立言，革除弊政。指斥新登基咸丰苟于小节，疏于大计，徒尚文饰，不求实际，刚愎自是，饰非拒谏，骄傲自满，言行不一，几遭杀身灭族之罪。从而主动向咸丰虔情歼［忏］悔反省，谓自己学前人“徒学其狂”，师古人“但师其愚。”②法条走满，归岸引退。①［③］尽拣波平浪静处安身。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②［④］及早抽身以免咎，停摆正其时矣。⑤推让少许，减去几成。①谨防家门颠蹶，古今人物似此权势名位，能保全善终者极少。②告病缩手以释群疑，兵权、利权太大也，金陵幸克，兄弟皆当引退。③去恼怒以全其生，国荃性情暴躁，此病非药饵所能为力。必将万事看空，毋恼怒，乃可渐渐减轻。蝮蛇蛰手，壮士断手。④化险为夷，度过难关。

①裁撤湘勇，以解满清心病。②停解厘金，削减{利}权。③为曾国荃陈请开缺回籍，以病情严重为由。③［④］屈则为伸。

曾国藩老于世故，平时施行“权谊［宜］之计”，遇事忍耐；关键时刻行“韬晦之计”，恰到好处完成政治上引退。善于应酬，嗅觉灵敏，刚柔并用，恐惧修省，处事果断，审事详明。

1991 年 1 月 15 日（星期二）

四点即醒，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将《独服》最后定稿，并《芋园问学——同黎锦熙交谊》定稿。下午到办公室，交薛京抄正。

关于《毛选》四卷成语典故，薛京根据我在磨子潭的记录本和“文革”期出的《毛选成语典故》参照，统计如下条数|如下|：

论语	24	孟子	26	朱熹	17
史记	18	汉书	24	三国志	7
后汉书	10	晋书	8	三国演义	6
左传	31	礼记（大、中）	10	诗经（序）	8
尚书	5	孙子兵法	6	战国策	10
国语	4	易经	3	老子	4

游 700 米。

1991 年 1 月 16 日（星期三）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上下午将《讲堂录》定稿，增加了不少。下午到办公室交薛京。

将《老于世故的曾国藩》交秦川一阅。他给我《人民日报》内部参阅的吹捧何新文。小丑跳梁，大丑加油，如斯而已。谈到八四年耀邦找他与穆青、冷西小室长谈，不能再重复个人崇拜那一套了，记住历史教训。讲到邓大人许多长处，说如邓、陈，他自己都不在了，人们又如何呢。吴冷西没作记录（秦做了），将谈话刊于《宣教动态》，而略去讲长处部分。于是左王即以此攻击耀邦反邓。这十年历史大家有责任向后代讲清楚。耀邦反邓从何说起，夺权从何说起（秋里言）。

游 800 米。

1991 年 1 月 17 日（星期四）阴

五点醒来，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

上午刘继（原水电情报所的）、张友韬（大百科《电力》卷）来，谈我的简历及水电事业。大百科电力卷收 10 人，能源部党组讨论过 14 人名单（他们已确定去掉四人如张彬等）。谈了近两个小时。五十年代打下基础：水电独立，整套机构——勘设计、施工、科研、学校、安装等，八大设计院；（一开始就同王林等人火水合并方案）一批中型水电站建好。新安江开工，刘家峡开工，新安江三年半发电，证明可以独立自主自建大水电站，可以好快省。同时解决河流综合利用问题，同水利部单纯防洪思斗（官厅、淮河），黄河规划成功（还基本勘查清楚全国水力资源居世界第一）。两人不为 6.4 风波影响，坚决要列入我这个人（能源部办公厅主任打过问号）。张是长沙人，小孩时即知李某其人。

苏丹又将《沈阳》稿送来，大砍一半也。

下午到办公室，《熟读韩文[2]》改好，交薛。

游 800 米。秦川上午九点多来告，海湾打起来了。

1991 年 1 月 18 日（星期五）晴、多云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上午陈明来，闲谈颇久。他已住回五门，就不要再同妹妹让了。给我一本《无极之路》备看。

谭伟电话，康濯于 15 日晚去世，还是心肺病引起心脏衰竭。为医疗待遇问题来过长信，老干局大概也尽力帮助医院了。给夫人王勉思去电话慰问。

给李荣光、胡坚信。平江县志办信。县志两厚本送审稿真难翻看。

下午到办公室，雨亭夫人已脱离危险，能进流质。

游 700 米。泳友们谈海湾战事，巡航导弹低飞随地形，雷达测不到。现在我们每年只有 40 多亿购军备，只能甘拜下风。世界上恐也无人想对这个大陆用军事进攻也。

复林梦非信：“相知无远，万里尚为邻。”张九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王昌龄。

1991 年 1 月 19 日（星期六）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看杨昌济资料，文章却没改好。这是一个纯学者，未参加政治活动，故后代也难留下影响，著作也长期无人整理出版。

下午同玉珍去看望野苹，他的夫人刚癌症去世。未遇。即去游泳池，800 米。

夜唐小毛与多多（周小舟儿子，前年来过，谈经过罗马尼亚情况，事变前半月）。坐谈甚久。广东可看到香港电影、刊物，价值观点等就大不相同。总之不富足，何来社会主义；穷，生产力低下，靠精神过渡，只能出讽刺画。否则宋儒理学家不也可过渡？

徐滨送来谌震诗，《文艺与理论》刊批《新启蒙》文，列出目录。自然有鄙人大名。懒得一翻。

小毛说：西文评论 89 风波三方都错了：学生、政府、舆论导向（国外）。

1991 年 1 月 20 日（星期日）

六点一刻起床，略作活动。

徐州的人明天要来京取《怀郭子化》文，只得动笔，草草 2000 字。回忆旧事，于本人实写不出什么。当年青救民先之争，以及张语还（张令铎）其人之吹牛，冒充中央代表等事，又无法着笔。

翻看古代名句词典，为王文彬事得句：安危相易，生亡为邻。

[2] 韩文：指《韩昌黎集》，即韩愈的文集。韩愈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和政治家，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的文字是旧时文人们写作模仿的范本。

读“吾爱孟夫子”。忽然想起冰封要我赠诗，诗思一涌，得八句：

吾爱李冰封，心如炉火红。
青春弃库序，钢笔对刀丛。
忽坠千罗网，（终成）苍头万事通。
玉壶寄一片，装点岁寒松。
（狂飙梅更艳）
（雪飘更喜见），（总见岁寒松）。

1991 年 1 月 21 日（星期一）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将《怀郭子华》定稿。寄信朱正，抄赠冰封诗。

黄乃夫妇来，谈有熊安琪者（湘女，已届花甲），五十年代即认识，怀关切之情，愿为他写传。盲文方案已近完成，近日每日工作六小时，很紧张。同安林亦有争吵，但终能互相谅解。为工作开展，拟找邓某等，得一职称——研究员之类。

电梯间可作十分钟活动之用。

下午同玉珍到长安商场一转，以代散步。人群衣着水平相当，分不出职业地位也。中青年老外也转来转去，看去多苏欧人。

忽然想起今年清明应去黎澍墓一次。因口占四句：

愿与常人共苦甘，此生冠盖了无缘。
不同意趣难为伍，切莫骨灰藏宝山。

夜陆茂竹来，谈六铺炕时情况。她可全力助我写《我与水电》。

1991 年 1 月 22 日（星期二）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改《大同书》篇，查《康传》与本书，可补入者甚多。毛当年确深受其影响，大跃进时变为康的替身，至少附着康的灵魂。

电梯间作七分钟活动甚好。

下午到办公室，处理周可家离休信。

庭［廷］栋谈总结会事，如何奖励，先进者赠以精致奖卡本。雨亭夫人已脱离危险，两老口似有矛盾。

游 800 米。

前几天接刘树鹏老信，知我平安并读“五台抒情”，特依韵赠二绝：

不羡严光钓鱼台，姜翁垂老渭滨来。
谁能出世真忘世？儒佛源同悲悯怀。
怜才淑世惯亡年，余事吟诗自乐天。
曾识庐山真面目，胸如霁月浴云烟。

1991 年 1 月 23 日（星期三）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徐州党史办董助才来，交《怀郭子华》文，约 2600 字，谈当年青救民先问题与张语还（政治骗子性质）问题。

改好三篇：与胡适、陈独秀初期交往，《大同书》影响（一共七篇）。下午到办公室交薛京。

看近日《动态清样》：伊拉克在极力保持军事力量，以拖待劳。美国不利于久拖。这十年世界格局将起种种变化。关键在美国能否、愿否保持盟主地位，欧洲如何发展，苏联如何发展。中国是一个好机遇，有空子可钻。

游 800 米。

夜徐滨来。曹君（蒋宗曹，是为鲍彤夫人——李南央注）告知不让看望，风传将判十年。心急如焚，还嘱自己保重身体。

1991 年 1 月 24 日（星期四）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早餐后到秦川处，他只从外电知悉，正抓紧审处。王丹以反革命煽动战［罪］判，重则可无期、死刑也，而原则为学生轻，工人较重，干部重。夫君与高山最高决策尚不统一。

改梁启超影响篇，未毕。翻阅有关资料。复朱正信，赠冰封后四句改为：

忽坠千罗网，终成万事通。
雪狂梅更艳，装点岁寒松。

“装点”二字好不易想到。

下午到办公室。游 200 米。

王小毛来，想找工作。条件是即去美国。她的能力只有美国能发挥出来。问有何专业，想从事何专业，才逼出外贸。有这方面知识？搞翻译必须中文也好。数落了一顿，并谓兄弟姊妹只有小胖钻入了专业，而父母只为儿女走捷径出力。

1991 年 1 月 25 日（星期五）晴、多云

五点半醒来，六点起床，做了许多逆境时梦。活动半小时。

梁影响篇仍未改好。续看资料。

秦川来，谈三等刑处：学生轻、工人较重、干部重。WD 为反、煽动罪（按法可死刑也）。夫君与高山，上层意见不一。皆外电消息。被牵连事仍过去所传。

下午到办公室，美使馆转来哈佛支票 610 元，让薛京取来。

小雷病，未去游泳，电影亦免。到商务中华一转，买《天演论》严译，《清诗别裁》上下。

1991 年 1 月 26 日（星期六）晴、多云

六点醒来，五点后似稍睡着。六点半起床，略作活动。

有两篇同时作业，未毕。又开始写第一篇《私塾六年》。

将桌子及周围稍加整理，杂乱恶习似已养成，极为妨碍效率。

下午游 800 米。张沛也要《实录》。

晚上曹君来，给以慰安性分析说明。

夜广播王丹等判刑。刘晓波立功，免刑。包遵信最重五年。

1991 年 1 月 27 日（星期日）晴

六点醒来，活动半小时。为解释《三字经》、《幼学》找书，给戴文葆电话，请他帮忙。流［浏］览书架，藏书不少，却读的太少，有些书须翻翻。

上午陈铁如偕齿轮厂付［副］厂长小马来。他未转干，未入党，54 岁受命当此厂长，“耽误若干年了。”颇得安慰。漫谈形势。山东也是负增长，略转小增长。社队企业不错。告以“以身作则”，凡事皆通。

下午王继宽来，谈清查时有 100 多条，与赵关系乃正常工作关系。马洪讲了公道话，原捧他之人却下石也。前年春曾两次报告，西方欲利用民主鼓动学生、知识分子闹士［事］。有先见之明。今后不再写报告了。李鹏心胸狭窄。现归属经贸部，做点踏实事。许家屯倖媳及其姊，带姊出去，西来寺受美情局用。王震骂谓“乃坏人”，李欲整之，遂决心出走。香港前途堪忧，英国老狐狸，设种种障碍与难题。

朱维民来，已过关。晚上用陈铁如送的陶瓷电锅吃涮羊肉，胜利、小多两家，一桌融融。我吃得颇多。

1991 年 1 月 28 日（星期一）阴

夜醒多次，自我敦伦无精矣。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翻完《幼学》与《三字经》。

开始写第一篇《六年私塾》。

接胡坚、李荣光信。李信写他一生感慨万分。诗文都好，可惜接触太晚了。

1991 年 1 月 29 日（星期二）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崔军夫妇先后来，谈到十一点多。话水电旧事、人事。能源工作会议，黄毅诚没提水电，李鹏只讲调峯，黄河上游梯级一个个搞。邹家华讲得尚好。崔军发言，主要是领导认识问题，留下份文件。谈林汉雄有香港女人不干净问题，还有房子花钱太多，主要告这两条。贺毅也变了（公司赔亏，违法乱纪类）。

下午到办公室。星期五上午开领导小组会。《梁启超影响》定稿交薛。前几篇薛认为对他有学习意义。

游 600 米。

1991 年 1 月 30 日（星期三）阴

梦多，常醒。六点廿分起床。室内略作活动。

上午仍随手看资料。改好《第一篇史论》，改动很少，也没增加多少，是改补最少的一篇。同戴文葆电话后，今收到《寻觅与审视》45 万字。佳作甚多，行文亦有特点，如读书法等我可顺手牵羊也。

由美国大使馆转来哈佛的一张支票（610 元）很是麻烦，银行不能兑取。薛京到使馆跑了一趟仍未解决。

上午九点半到八宝山与康濯告别。遇见何洛、朱子奇。朱似乎是个“左”派（但不张牙舞爪？）

下午到办公室。游 600 米。得照顾司机回家不超过六点。

夜徐滨来，送于浩成的贺年片。请她回信一并致意。

1991 年 1 月 31 日（星期四）晴、多云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动手严译两篇，看材料。将张友韬寄来的《大百科电力卷》我的传记改好，水电一段如此说明：“先后主管水电建设八年。水电在旧中国几乎空白，不为世知，他力主

急进方针。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水电自力更生艰难创业；首建水电总局及勘测、设计、施工、科研等一系列机构，扩大队伍，培养人才；几年内，各地建 8 个设计院，8 个工程局，5 所中专学校等；同时查清中国水力资源居世界首位，且开发条件极为优越；从官厅工程开始，贯彻河流综合利用原则，黄河流域规划确定 46 个梯级并第一期工程三门峡、刘家峡、反对三峡工程不顾条件急于上马；狮子滩、上犹江、流溪河等一批中型水电站如期建成，尤其新安江大型水电站三年半开始发电，证明中国水电依靠自己力量完全可以做到好快多省。

下午到办公室。游 800 米。

1991 年 2 月 1 日（星期五）晴

六点不到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办公室。组织史资料领导小组会，讨论总结大会及表彰问题。各省上报本绝大部分已报来（余者打印中），省地县三级基本完毕，今年可全部印出。关于表彰，正反两种意见都充分说明，大家同意要适当表彰，不重形式，有特点和贡献省，在总结中表扬之，个人由省定，也不大搞形式。

动手写《六年私塾》，主要谈背书与古书对毛的后来有关影响。四书五经作为历史的作用。按理我是难写好的，旧学并无基础，试着写写。这是非写不可的一篇也。

奋力游 800 米，游泳的快感在游了后，通身舒服，精神一爽。

夜徐滨来，陈叔平来告知澳大利亚请我去一个半月，东部到西部，似是上半年。原定下半年。内容只能是当代历史，中国特色之类，最好是座谈。去日本尚未批准。

1991 年 2 月 2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和玉珍到党校，送腊肉并水果。灼姐面容很消瘦，不知能拖多久。关于我们这一辈子为之受苦受难，为之牺牲奋斗的党，发了一大通议论，并非牢骚。党是人与政策的结合物，我们过去是“集权力于一身而随心所欲”所控制着，一切坏事好事都以“党”的命令，“中央”命令行之。灼姐说，没有痛快活过一天。此生罪孽何时了。

归途到万寿路招待所，小琴［芹］工作的洗衣服，取米取菜。第一次看到洗衣机，熨床单机等。

下午到办公室，薛京处已抄好九篇，我得加油赶。

游 800 米，40 分钟。

2 月 1 日《华声报》四版显著刊出我的小文《为一个大发现而呼吁》，《光明》不刊者。

看电视到十一点半。

1991 年 2 月 3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室内活动 20 分钟。一月份《新华文摘》有三篇讨论经络研究文，一篇是反对立为“重大项目”的。大概即祝教授生物所的反对派。我的小文是为研究者创造条件而呼吁。

今天转而改写《杨昌济》，仍参看杨生平一书。

下午王云从来，谈武大校友会改选理事会事。她在《体育报》工作，又谈及运动员文化低（张蓉芳是小学程度），城市孩子不愿搞体育，转向农村，问题更多。

秦川送来海外版。

1991 年 2 月 4 日（星期一）晴、多云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整天基本伏案，进展迟缓。《杨昌济》只开了个头。为熟悉旧资料，又重翻一大堆。找出新的，旧的线索。

“矫枉过正”亦出自《达化斋日记》。

1991 年 2 月 5 日（星期二）晴、多云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

《杨昌济》篇得写出当年背景。这是一个圣人，真正的理学家，以精神满足自我完善为依归。

下午到西交民巷参加老新闻工作者会，同清凉山人照相。高向明要《实录》，她与黄乃家还有来往。

玉珍好友张文华要去《实录》。此书乐于送人。

老来记忆差很影响目前写作（及一切方面）。王兴国一篇《杨昌济与新民学会》系 88 年新民学会成立 70 年时，在长沙开会所得一堆油印文章中的一篇，过去看过，打了红线，却全然忘记。这是一篇写得很好的文章，几乎可以直接利用。

1991 年 2 月 6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人大会堂参加老同志新春茶会。真正的一杯清茶。与金明、项南一桌。金明特意过来同我说，春节愿意和我摆摆龙门阵，不知何意。杨纯说，其人一贯“左”也。广玉清发现了我，特远远走来问好，说从秦川处知我的一些情况，表示始终关切，并留下电话、地址。

一个钟头即散，最后听毛阿敏唱“渴望”歌，原来还是有发声根据的。

1991 年 2 月 7 日（星期四）晴、多云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给朱正信，同王兴国联系，利用他的文章。

上午先到水电学会春节茶会，六铺炕老人还不少，覃修典、张昌龄、程学敏等，张光斗亦来，一副倨傲之态如昔。济济一堂。陆佑楣通报，八五水电投产 900 万，但到 2000 共投 9500 万，相差太大。今年投资 56 亿（去年 40^{+}亿），占比重国家投资一半，他们似很满足。水利部则大谈小水电（可投 1000 多万）与小浪底（投资近 100 亿，可装 150 万？）。我发言，谈如今天、八五局面，实际可在 15、10 年前出现。虽已晚，今后如何追，关键在决策部门，解决一次能源对待。黄毅诚答记者能源“大好形势”无一字提及水电。当前施工队伍之困难，吃窝窝头，无以为生怎办？国家投资必须全部用于水电。80 年即为二滩呼吁，至今还未列入计划。总之发了一串炮弹。即离席参加能源研究会春节午餐会，与朱亚光、杨纪珂（新理事长）、林华、刘放等一桌，全部反三峡的，相谈甚欢。江泽民在民主党派会上确谈了二点：上台即去看三峡，这是敏感问题，不能报导；方案决定不能以权力，只能科学民主。并说邹家华、宋健等均非赞成者。社科院机关事务局局长劳德容（女）同桌，负责招待的。谈读我的文章，是 39 岁当付［副］局长的。

1991 年 2 月 8 日（星期五）阴

五点醒来，即起床。活动半小时，天气太暖。

《杨昌济》完成，约一万多字。下午交薛京。

复李荣光、胡坚信，谈平江县志事。告朱正不必找王兴国了，杨与新民学会篇不必另写。

下午游 600 米。遇秦川。说江保护了童大林、黎澍，不让批。邓左王确有西安报告，要肯定一些文革，赵是走资派，要划新阶级。此人不到黄河心不死。

给刘树鹏老复信：世情难料，我心不移。洞庭府雀，耐风波也[3]。并抄纪念彭总铜像诗。

1991 年 2 月 9 日（星期六）晴、多云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看到 2 月 3 日《光明日报》三版《记汪原放》，“靠纸型吃饭”，触动我写了篇杂文，约 1400 字。

张满屯（满起的哥哥）从海南来，本地黎族还是刀耕火种，洋埔［浦］是不毛之地，利于开发，只长仙人掌。梁湘事已无人谈起。梁湘谈台风之利，引来暴雨。

下午游 600 米。然后到办公室。薛京不在，取回已抄正稿五篇。最后定稿以便复印。

1991 年 2 月 10 日（星期日）

六点廿分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将《靠纸型吃饭》抄好，给四益电话，拟寄去。

《陈独秀》一篇补正改好。

共看好四篇。

下午戎子和[4]来（住五门）85 岁，在游泳池常见，他不认识我，看到《实录》极感兴趣（内中提到他的名字）。谈起在庐山时，参加过前半段会（全会没参加），当时是反对小高炉派，在总理与少奇分头开的会上谈过自己观点，炼的铁不能用，300 万吨锅炉渣。财政部赔 40—50 亿。直指王鹤寿批评，认为我写得还不够。我说只能到此程度。提到当年总理自认为干不了，推荐柯庆施。五七年他反过冒进，被毛点过名，即封嘴也。老伴是湖南人，要看此书。特签名送一本。

1991 年 2 月 11 日（星期一）晴、多云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又看好一篇，共五篇。下午到办公室，同薛京一起到复印室，打好复印交道。

小曾来，山西送一大袋红枣。肖延中有可能出国，因爱人已在美国。

下午先去看帅大姐，气色甚好。送人参一支并浏阳豆豉一包。看于刚，送腊鱼肉一包。只能看看翻翻文件之类，毫不打算写任何东西，连诗也不想做了。与世无涉。我是尘心不死也。

1991 年 2 月 12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室内略作活动。

上午看好四篇，与陈独秀关系最后改好。下午到办公室工作三小时，看好杨昌济一篇，并作补正，共 10500 字。《独服曾文正》亦补正好。共计 10 篇抄正，可付复印：

第一篇史论　　新民丛报和梁启超

---

[3] 湖南人喜欢用“洞庭湖的老麻雀”形容经得起风浪，不为风浪所动的人。出自于一个典故：洞庭湖面积很广，很多鸟都飞不过去淹死在湖中，只有一只老麻雀飞行时口衔一支树枝，其它鸟都嘲笑它，它却飞过了洞庭湖，因为那支树枝救了它。

[4] 戎子和：（1906—1999）山西人。1936 年加入中共。1949 年后出任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代部长，后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院长。文化大革命后，出任财政部顾问，1978—1988 为全国政协常委。

《大同书》影响　一个用心听课学生
熟读韩文　　杨昌济
独服曾文正　　一时楷模陈独秀
同胡适一段交往　一个用心听课学生

王元化自上海电话，将去夏威夷开个会，续写短简。王若望痛哭流涕检讨，出来又胡说八道，香港称为硬汉子！

林汉雄终撤职。

王申生自沪电话问好，仍要买空调。

1991 年 2 月 13 日（星期三）晴、间云

十二点服眠药后入睡。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发狠，将《接管沈阳记事》删节好，下午送与苏丹，算是了丨一丨却一件债务。

下午游 800 米。

10 份［篇］《早年读书》稿复印三份，薛京费了周折，送到家中。同他谈读书，定要学点古文。

曹维恭从华盛顿来电话拜年。二滩太大，上半年无望，关系最惠国案尚未通过。他已调东欧组，大概难常来中国了。

唐棣华电话总讲了 20 分钟，谈她的干燥症病情，上海两月也无效，似国内外都无办法。也弄了个湿雾器，又担心水碱对呼吸不好。谈到《雪白血红》（她送我一本）事件，为作者不平。也是那个“左”王作祟。

给祖春电话，基本不出门，只下午到景山散步一小时。

1991 年 2 月 14 日（星期四）阴

昨夜又服眠药始入睡。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看朱正所写其他各篇，还得翻许多背景材料。

秦川送来海外版。谈林汉雄事。何新文乃徐维城送去，而高狄竟未看，仍在整人，“三代自由化”。此建国学院学生必须一观原形也。

徐恰［洽］时自杭州电话拜年。沈桂芬、郑仲兵、梁益华、王云从。

小彬夫妇下午来（爱人是马列所的）谈执政党问题，党政混一体制；开国后历次大会执行者“一、二线”冲突，八大少奇；九大林彪；十大王洪文；十一大华国锋；十二大耀邦；十三大紫阳；何其如此！所谓非程序他也。汉雄晚上电话，中纪委谈二事：房子与外事（布什、法国与撒撤尔），免职、严告。服从而保留。吕枫说不知此事。意欲管三峡，决不可陷入。因有准备，留得青山第一要义。

朱维民下午来，送自烤鸡一只。胜利一家来，晚上吃涮羊肉，喝啤酒。

徐滨二个女儿、大儿子来。

观电视到一点，节目唱歌太多。

屋外放爆竹特多。

大概昨天游泳回来，车上开窗之故，感冒喉痛。

1991 年 2 月 15 日（星期五）辛未初一 晴、夜雨

硬是感冒了。七点起床，未作活动，喉痛。九点去医院，量体温，听胸部（左边有小罗音），取血，

拍胸片，取一大堆药。（文医生，女，广西人，还问我要《早年毛》）。十点五分到人大会堂，大概是最后一个进入，坐在末端，见到何德平、吴象、李普、钱李仁、吴明渝、童大林、何载等，还有钱永昌、朱训等。大林说，他们批他是批马克思，准备反击。吴在马洪处，李庆伟甚好，“没见过马这样不讲原则的。”

杨小玲夫妇送大红花来。小毛与露露，胜利一家晚饭后才走。

上午孙越崎老来（98岁!）问耀邦巫山神女词：“断流永使妾哀伤”。“六月霜”错“年”字。将三峡省故事一道。张傲［敖］荣来。

刘宇一从深圳电话，廖经天等电话。

胜利一家晚餐后离去。

一早金老夫妇来，他转北京医院事已办妥。

1991年2月16日（星期六）初二 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喉痛，痰多。

朱雅琴夫妇来，丈夫王刚（档案馆常务付［副］馆长）谈及出［去］年也来过，现在党政外事局。

戴文葆来，带《三字经》及梁《三百年学术史》等，让参考。将复印十分［篇］交他请审阅。谈及“左王”人事抓得更紧，如《读书》可能派付［副］总编来。乔木为李厚泽说话，郁文带话这类事少管。何新被派往“当代中国研究所”任付［副］所长。

宗彦与新夫人来。

李鹗鼎夫妇来，送《实录》。

小多、小琴［芹］两家，悌忠来。小妹来信，忙忙到瑞士度假六天。

汉雄来，中纪委处分决定，严重警告，两件事：外事活动，送布什、撒撤尔夫人画及到位致函，与53国城建部长等；修房5万余元。

1991年2月17日（星期日）初三 晴、多云

六点起床，痰仍多。厌食、疲劳。中午吃小碗挂面，晚吃稀饭二碗。

魏泽同来，求字。住房已解决。老温来，说李慎之告，袁木患癌症。其人与另“左王”有别。

午饭未毕，朱成贵来，代表李云仲[5]来看望我。详谈李云仲经历。原计委处长，当时顾卓新秘书，出事后下放煤矿，几顶帽子，开除。七千人会后恢复党籍，仍讲实话，在黑龙江不能起用。文革中仍下煤矿当矿工，七六年后到沈阳“规划区”，同沈阳搞不好，主编《东北经济》辞典书，诬多得稿费。现将调入北京。本人也历经坎坷，原随宋平道西北，赞成包产到户，下放延安14年。对《实录》赞扬备至，党为何民主问题仍未解决。

下午何格高来，谈水利学会想以防洪促上三峡。他与罗西北、两湖对抗，留下文件。谈五强溪上马前，他向湖南通气，不要打内战（五六个项目同上，不知抬澧水）。

苗苗一家来。维娜来，带女儿。周保志来，托办满起事。

贺毅夜来，谈汉雄事。李鹏找他，崔、贺光辉三对吃饭，“中纪委决定”，“只好与江通气，由留察

[5] 李锐在其著作《庐山会议实录》中专门写有一章“李云仲的一封信”。李云仲原为国家计委基本建设局副局长，1959年时任东北协作区办公厅综合组组长。他在1959年6月9日寄给毛泽东一封信，以普通党员身份对中共当时执行的大跃进等一系列方针政策提出批评意见。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后期（7月26日）批发了李云仲的这封信，并加了近3000字的批语，以进一步推动批判“右倾思潮”。——李南央注

改严告。”以此讨好、卸责。

1991 年 2 月 18 日（星期一）初四 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仍咳痰，无力，吃不多。

上午广玉清与儿子于伟来（阿斯克有限软件技术公司总经理）。谈世界进入软件技术时代（日本差 100 万人力），我们差得太远。海湾战争是技术展览，与我看法一致：我们不够格。爱国者导弹即将对方导弹性质输入电脑，一切有关数据输入，都靠软件。整个计算机技术美国领先，日本也远难比。故美国仍不在乎其他方面差一些。送《实录》。

中午略睡。苗苗送来点小米，说想搞点俄文翻译，小妹寄来书。这大概同做海参水平也。

谭壮、陈希先后来。陈已八十，仍挤公共汽车。谭壮家祖父、父亲坟被挖。

李泽厚来电话问好。

1991 年 2 月 19 日（星期二）阴

六点半起床。睡得尚好。今日较好，咳痰已减少。仍无力，吃得不多。

上午季诚龙来，说他弟弟季崇威给荣毅仁信，促其向中央写信（64 事），崇将信交出。说自己在练字。送《实录》一本。

伟娜带孩子回天津，送书一本。

关于练字，偶找出一小纸不知何年抄写得来：

先守规矩，自得方圆。学习有方，功力深厚。

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

既能险绝，复归平正。

熟能生巧，醇而后肆。

大巧若拙，沉雄顿挫。

血脉贯通，气韵生动。

胸罗万斗，自出新意。陶铸百家，自成一体。出新意于法度之中，收奇效于意想之外。

1991 年 2 月 20 日（星期三）

睡得尚好。六点半起床，未恢复活动。

上午看资料，头重，未能执笔。

下午原拟去医院，因记得星三下午似无门诊，改去李泽厚家。皂君东里找了半个小时，爬上五楼。室小而精，有客厅、书房。将 10 篇复印文并《结束语》请审阅。说明自己并非搞学问的人，读书也不多，向方家请教。他谈到现在有官方刊物（教育为主）在批他的“主体思想”、“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但下面却热情如故，长沙亦如此。我要他如鲁迅：眼珠也不向之一转也。生气者在有国外十多处请他去，都不批，也说不出理由。其实他早举家都出去过。又送《美的历程》一本。厅中悬有冯友兰书：“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时读史，柔时读经”。

然后赴启功家。遇谢筱迺并新夫人（启功远亲戚）。老人谈锋很健。说香港之行，卖字 100 幅，画 10 幅，得 240 万，为学校基金。现在校内可以卖字归己，又得十余万。谈自己右派经历。大概是补上的，摘帽较早，文革时因祸得福，校内无冤家，没有抄家。“封资修”只有“封”，因此全部书籍等得以“封存”，人也没吃亏。因得美尼尔氏症，也没去干校。后已彻底平反。觉得受到教育，否则文革时不

知将如何闯祸也。送《启功韵语》。

1991 年 2 月 21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醒，六点半起床。上下午都跑医院。上午与玉珍同去，看内科、中医，均甚仔细。中医女大夫读过我的文章，认识“其人”。似开了麝香末药。看望雨亭，夫人已脱离危险，活了过来。拟待喉管合后再出院回家。

下午看牙，上门牙补了又掉，下门牙疼痛，还得三月六日再补。

薛京送［同］小雷送来一堆报纸刊物。

读《启功》书，口语妙言入诗词，更胜绀弩。

接元乾女儿电话，元坤在南京去世。因一人独居，发现时可能已死去一二天。当时心脏病在美国住了半年，去年回来。曾谈到未与我信。

1991 年 2 月 22 日（星期五）晴、大降温

三点醒来，复入睡。六点半起床。下午到民革中央参加武大校友会理事会（常务付［副］会长彭清源为民革付［副］主席）。因王云从未将新理事名单弄妥贴，使王著谦意见很大。一个下午就是议论名单，秘书长换成王著谦，武大在京校友近二千人，校友会难做什么事。杨毅同我一车归，谈到建设部对汉雄去职不少人有意见，有消极情绪。李鹏一种姿态，也好。

上午翻完《启功韵语》，颇想做诗一首，又翻完四本湖南诗词。

薛京来，留晚餐。小雷使“坏”，昨天薛说了有事不能来，而不告我也。

秦川送来海外版三天。谈白眉毛上当事。当年总理曾说过：不要将对闫[阎]老西一套搬到党内来。

1991 年 2 月 23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吃中药较好，今天能读书了。又翻完《毛读书生活》一遍。

上午肖延中来，廿八日去美探亲，“复婚半年”爱人生了孩子。不易批准。为之写介绍信与法夸尔与南希。

复九思信。关于付［副］省级待遇事当无问题。

感冒仍在尾声之中。近日精神较好。

1991 年 2 月 24 日（星期日）晴

整天牙疼。

睡得不错，六点半起床。上午到市委党校开武大校友会，到五六百人。改选三届理事会，我续任会长。增两新付［副］会长。最后自由发言六七人，呼吁校园保护，不能再乱盖房子；学校物理系等不积极接受外来主动合作，以及可以搞技术咨询等业务。归途同杨毅到汉雄家，拟写申诉，劝告语气缓和。谓李鹏讲假话，董辅礽一月才登记，故意作难。“左”王对之不满（过去批苏绍智文不让反驳，“岂不如张总新手？”（原来张沛回到报社批胡绩伟）其实也非他所说 ）。赵听董的意见。

一点才吃完午饭。到秦川处同王若水一起谈到三点多。主题仍在毛晚年及这十年，应有责任将历史真实留告后人。吴冷西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时第一个反水的 (编五卷，听邓讲意见)。秦又谈到十三大后薄在书记处开会时大摆座位，如晁盖故事，自己第二天来坐在第三把交椅。真是迫不及待。王谈，乔木是想扮成个学者的。

悌忠来，有个体户 17 人去苏联，拟到澳大利亚开倒卖公司之类。

四点半谢韬夫妇来，谈陈子明、王军涛在法庭情况。总是笑容侃侃答辩，两位律师申辩无罪（归来痛哭）。起诉书三千多字全“思想罪”。(“颠复［覆］”、“反革命”罪皆思想言论)，只许一个小时答辩。父母妻子出庭（陈子明妻在院外坚守看一眼）。判后对父母说：比广场死去独生子女的父母好多了，比在国外的也好。两人乃学基本物理与生物化学的，32、38 岁。难怪外电反映［应］强烈。又谈到江泽民在写作班子会讲，要民主化、科学化，必须有不同意见。李瑞环说十个总书记只剩毛三七开。（问江又如何）此种传言大概是拼凑起来的。问清芦荻其人情况（养几十只猫）。

1991 年 2 月 25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醒来，六点半起床。地面战场开始，看来布什是要摧垮萨达姆，不让苏保护其人。这样也好。

上午翻资料，开始改《三本入门书》（应加附题“接受马克思主义”），精力未恢复。

下午到医院看牙，下门牙奇疼，影响头痛、吃饭。

李泽厚电话，送件已全部看完，约谈一次。先取来《卅岁前的毛》，增加几处（如恩墓前演说），“欧洲过时的”改为“形形色色，多种不同的欧美哲学思想”。是过细看了的，少加形容定性辞，客观叙述，外人易接受。

晚上小雷取来，通看并补正一遍，十一点过矣。

1991 年 2 月 26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杨小池来，谈山西形势。李立功退顾委（山西翻多次烧饼，只有他未捲［卷］入派性，为各派接受），较稳重、正派，煤电支援中央过多，引起地方反感。《结束语》交杨，由《党史文汇》发表。随后李慎之来，说有一《学习、研究、参考》载喻权域文，两总书搞自由化有团伙，必须砸烂。此人即写何新文“编者按”者，《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由新华社调去。李瑞环要穆青“顶二年”，如下，则别人必挤入，更难办。经济形势：或拖、或崩溃。最近开的社科院干部会上，江讲话仍夹洋文，诗词歌赋，人们反感；李鹏讲几句硬话反入耳。“一步不能退”，退即全线崩溃。多年来战略，只刚不柔。美国敢于走险，国内民主制度难生致命危机。钱钟书语李：太忧国忧民也。借一堆复印件。

下午唐小毛来，谈三月将出国，到比利时一国际大学进修工商，自费。

算哥女儿及爱人来。

胡绳支持何新，使人费解。一者随风，一者水平太低。何新其人又狂说，海湾战争如坚持一月，必为美国滑铁卢，三次大战已开始云云，刊《人民日报内参》。呼呜。小丑跳梁，而梁为太和殿梁也。

1991 年 2 月 27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牙仍疼，影响头痛。

续写《三本入门书》后半截。

看完《王牌打完的中南海桥局》，大体可信。有的是拼凑，召集几位老人开会存疑。老人都支持，情况不同，也合事实，至于王胡（王震——李南央注）直接指挥 25A，则不可信也。也许是装成中南海内部人口气写的，材料乃各方搜集也。那个女医生似乎见过。

徐滨来，谈钱俊瑞旧事。

1991 年 2 月 28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小小活动头部。半个月未作活动了。上午到医院看牙，然后到办公室交代组织史资料该即办事。湖南自编本仍不分时期一以贯之。

下午同玉珍参观亚运会康乐宫，随后刘云鹤一家也去。由刘经理陪同解说（刘原北京建筑系统技术领导）。整个花 2500 万美元，建筑有自己创造，嬉水池、造海浪等。封闭式，顶梁乃木结构，仿荷兰者。室内目前亚洲第一，各种餐厅，珂拉 OK 等，餐桌有涮烤设备，28 道地滚球，几十桌抬［台］球场，麻将室（自动洗牌，4000 美元），综合大厅，音乐喷水，商店等等。总之引诱大把花钱之地也。入门票价为 30 元。

1991 年 3 月 1 日（星期五）阴

六点起床，小作活动。中药服完。

上午续写《三本入门书》未定稿。

九点到顾委听许家屯开除传达。美国很低级情报局人员来接触，即很不值钱也。“智园法师为台湾特务”。陈野苹发言，讲“背叛”，“叛变”，没听清楚，“世界观没改造好。”

贺彪来家，送我他写的湘鄂西第二本书。延安七大讨论时，谢老做了那四首诗，是不轻易发牢骚的。此书“只有贺彪敢写”，要保存历史真实。

下午看《焦裕禄》电影，农场老场长之死，一人无可奈何号啕大哭，我也感动。此片有些镜头可留人心中。

曹君（蒋宗曹——李南央注）来，谈陈小鲁有机会向李瑞环反映，为之大不平。李说上面意见也不一，夫人到处告状，有人同情。高法则不愿受理。

秦川晚上来，谈为汉雄辩护：法国民间贷款事，李鹏批了，引起小组人门［们］同感。江平尤甚。

梅行要书，有信，给一本。

1991 年 3 月 2 日（星期六）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小作活动。上午到部开组织史资料会。朱世荣、金松林等来，谈建国前文献如何加快出来。人名录也可先编。又同金谈钱听涛事，“个人待遇”乃“通病”也：一到离退休，如此制度，谁不争个好处？

下午柳思、张　模（原文此处空一字——李南央注）来，送腊狗肉等。李慎之来，谈到朱元璋最是流氓作风。还是较悲观。我仍坚持只要南方与沿海继续开放搞活，诸侯壮大，经济北伐，自可乐观也。后退是不可能的。布什取胜，外部环境也逼。李谈到 82 年玉泉山时，关于三个世界理论，乔木说，完全胡说八道，同邓赴美起草演说：联美反苏也。感慨系之。

崔军电话，邹家华会找我谈三峡。

1991 年 3 月 3 日（星期日）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牙痛加剧，玉珍用电针治之，整日头晕，昏昏欲睡。

复文献室沈学明信，索个人简历也。

随手看新到报刊。

上午秦川处闲聊二小时。深感无能为力，眼见小丑跳梁。

玉珍为库兹涅佐夫买毛背心，花绸之类及糖果等。嫌她过于认真，生气一顿。晚上悌忠来，加上新

运动鞋等一大包，可远慰北方故人也。悌忠考托福 597 分，可入任何名牌大学。英语是真过关了。

1991 年 3 月 4 日（星期一）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彩电中心观开发大西南的录象五集（还有五集）。水电、攀枝花、有色、风景人情，凤凰如引可观性强，老少咸宜。为九三学社周培原［源］牵头搞的，林华、罗西北等参加。见到王宝基。我发言，强调水电龙头作用，话水电旧事，走曲折之道，旁及三峡，立三路线打武汉也。反正不管人们愿不愿听。还谈到葛洲坝乃偶然性工程。让世间知道一些世事也。西北对汉雄甚有意见，太狂。

看完陆钦侃写的三峡防洪意见书等。我想［现］在是一心几用，不能当年勇了。

下午到医院看牙，彻底清除淤血。两位女大夫甚友好，说“才子”。同玉珍去看望周建南。刚作过前列线［腺］手术。因江泽民关心，在协和做的。江对邓左王有戒心，也顶过袁木之流。国务院难办，李鹏自己管经济靠袁木这等人！朱榕［镕］基变动有此信息（杨维哲谈 83 年朱搞 3000 引进技术项目，驾冒底船事，认为不是扎实之人也）。不过这几年锻炼自有好处。建南曾信江写过意见，反映过材料。李贵鲜不懂金融。我谈了最近社科干部座谈反映：英俄文，包华利夫人一起来，影响不好。为政不在多言，言多必失，耀邦教训。

1991 年 3 月 5 日（星期二）晴、多云

五点醒来，想起胡坚来信，要我赠诗，以及四月去珞珈山开会，得两个四句：

一别长沙十二春（过十），
归来犹是少年心。
赤诚一片交新雨，
皓首传书思故人。（四十年前经武门）

四十年前经武门，归来犹是少年心。
纵横议论多新雨，肝胆波涛忆故人。

胡坚同志来信，谈新湖南报旧事，感而赋此，并贺乡兄古稀大寿

每见湖山思旧颜，
风光变化貌非前。
山前山后东湖南，
江汉关头闹市般。

北京校友大会时，登台发言者，多呼吁保持校园风景。

上午将《三本入本［门］书》脱稿，下午到办公室交薛京。同陆沅闲谈，个人职称，“知识分子优越感”太重，讲话，太易冲动。今天似对庭［廷］栋已无甚意见了。作字二十张，送昆仑副经理。

恢复游泳 900 米，感觉良好。

晚上陆茂竹来（敲门半小时），1956 年上主席报告清样，看到十一点，感慨无已。前言最后加一句：“我离开水电岗位已经九年，看完这个报告，回顾水电四十年道路，我依然无限感慨，心中仍旧充满苦涩与酸辛。”

1991 年 3 月 6 日（星期三）晴、多云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戴文葆送来《读书》第二期。秦川来谈自己办公室事，寸米不让。

一堆原稿，增补次序犹预［豫］之中。李英健已来电话问及情况。薛京告以在病中。

下午游 800 米。感觉良好。袁焕新[6]多年不来，送一些笔记本等，表示友好。漫谈夫妻房中之术，大概在美国六年学了不少。两口子都搞外贸，个人份内之乐的人生观。

1991 年 3 月 7 日（星期四）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医院治牙，上门牙补好，下门牙仍肿疼。花了一个半小时。

下午到顾委看《沙漠风暴》，总参二部弄的海湾战争全面介绍，包括美苏英法武器、装备、战舰、飞机等对比。预警飞机，F111 隐形机等，苏比不上，美 M1 坦克 62T，也比苏重、先进。爱国者导弹命中率达 80%+，超出预计。还有种巡航导弹带子母弹，如地毯式轰炸。空中绝对优势，空中摧毁之后，方地面出动。还展示了伊拉克气袋塑料等伪装坦克、大炮等。地下掩体经营多年，还是有效的，萨达姆一些电视镜头均地下拍摄。看了两个半小时。

归途到陆茂竹家，交还清样稿。

1991 年 3 月 8 日（星期五）雪

六点多起床，活动半小时。算是下雪了，纷纷扬扬一天，不大。

上午将《读严译名著》弄好。

陈明来，下星期一开丁玲逝世五周年座谈会，在家中开。当然要去。他妹妹态度也好转。可能撤回。

下午到办公室，档案馆送一套中央文件汇编。

薛京办事负责，有条理。

游 800 米，一气呵成。遇秦川告昨日所观。

夜增补《读“群学肆言”》，读《论严与严译名著》及其他有关资料。写读书还得读书也。

1991 年 3 月 9 日（星期六）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八点多秦川来，万里约十点谈话。建议中心内容：左王之意识形态及人事之控制，敢于西安讲话；凡是派、造反派当权堪忧；经济如何好转？改革开放如何？国务院工作；外交形势忧虑，布什更牛气，中国“不在话下”；人心已散，无凝聚力。谈完回来相告：很清醒，左王有地下司令部（当年书记处会，农村个体“七个人即成剥削”。赵谓有点无妨，耀邦：谁知道社义怎样搞？）邓批信时，征求过万意见，不赞成保留“政局后［候］补”，搞掉耀邦即错。[7]上情知道些，下情不清楚。问对李鹏反映（关电视也），宋平等很坏。去年《文化报》事件要江顶住。王胡一骂就退了。江无所作为。

下午到办公室，陆沅来谈。薛京两篇已抄好。游 800 米。夜蒋南来，留餐，十点方去。谈二滩等情况，世行贷款似无望。

秦川谈：江无所作为，令人失望。石钢与武钢，要学武钢。叫李瑞环打网球好了。

---

[6] 袁焕新：李锐平反复出后第一次随康世恩率能源代表团访美时，中国驻美大使馆的陪同翻译。——李南央

[7] 这里谈论的“邓批信”应该是邓小平批复李锐在 1987 年 7 月 10 日写给赵紫阳和邓小平反对邓力群任总书记的那封信。邓小平征求过万里的意见，他不赞成邓小平所决定的保留邓力群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资格，认为邓力群在搞掉胡耀邦时起了很坏的作用。——李南央注

1991 年 3 月 10 日（星期日）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本拟整天伏案，上午人客打断。

戴文葆来，十篇仔细看完，提了很好的意见（小补充，留学单成一篇）。谈当前意识形态形势，想严控，两报等直接由中宣部管。乔木秘书东生曾见他自言自语："集中下民主，越集中不成希特勒？"此人有时还有点读书人气，但骨头太软（又固执），文革时见一保皇派，即连连鞠躬不已，卑躬屈节之态令人难受。父亲为猪仔议员。

老温来为凌云（方实友人）要书。

俞之江来取走《珞珈>几本。

下午和晚上伏案，续写《六年私塾》。

杨小池寄来《结束语》处理办法，尾巴去几行，加小题，作独立文章发表。拟复信同意。

江在清查中说：骑墙派最危；第一句问：参加过游行未？再问：思想上参加未？

24 楼谢华，儿子为宋秘。——此两行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1 年 3 月 11 日（星期一）晴

昨夜一点始入睡。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找秦川谈，必须有所反映，不能坐看局势如此下去。电话项南即来，由他找江一谈，以西安讲话为缺口（但须拿到讲本）：到底要干什么，为党国之忧，引向何处？谈到社科、文艺两次会，英文、德文都来。电视看也是自我感觉良好。西安讲话还有：是走社义还是资义？文革只是扩大化了，方法不对。不是万元、10 万元而是 100 万元户，有成万成百万了（？）邓的小儿在福建跟人说，那些坏人，将左右手都砍掉，现在戒烟，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党国。看来儿女都是清醒的。曾母邓六金[8]好，可转信。

晚饭前姚监复来，谈西安讲话：（受党中央委托，与乔木总结"6.4"70 天，付［副］组长）（小范围）从这几年情况看，文革是必要的，就是扩大化了。12.4 总结（马洪主持）：△文革层层揪走资派是错误的。但紫阳同志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后又否认）。但问了许多人：怎么没讲，听者连有"同志"二字都记得清清楚楚。（有{邹}重——《当代中国》农业卷付［副］主任，原农研中心付［副］主<任>；孙学{社}——《当代中国》农机化编部付［副］主任，北京农业工程大学情报室主任。）

1）意识形态社义、资义胜负斗争尚未解决。

2）中国中产阶级（剥削阶级分子）正在形成中，即存在一个剥削阶级。

3）阶斗在社义长期存在，一定时期还会激化。这个论断还须补充发展（越来越尖锐）。

4）党内斗争主要是同社会民主主义斗争，或同社会民主主义与帝义和平演变相结合作斗争。

5）赵是走资派，文革必要，但扩大化了。李鹏谈：赵是搞私有化。刘中一在上海讲，按赵改革思路就是搞私有化。土地私有、一切私有化。无公有制，改革即成功了。经济形势：萎缩——严峻，非危机。

城市减产增收；农村增产减少。农民纯收下降。工农差别由 1:2——1:3。今年农业可能减产 500 亿斤。是口号、文件、会议农业，无主语措施农业（不扣不减——柴油扣 100 万 T）今年清清醒醒滑坡。2500 亿启动市场未启动了。李鹏："江西就增加"（对马洪）（假话）。——此段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8] 邓六金是曾庆红的母亲。

1991 年 3 月 12 日（星期二）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将西安件与秦川一阅。上午《私塾》写到《幼学》介绍完。完成多半，下半还得交待四书等。

老温来，《炎黄春秋》开了会，觉得班子还可以。他与方实参加，有冯征。洪涛提议，定要我写一篇毛怎样转变为马义者。四月半交卷，答应下来。

下午同玉珍、毛竹到灼姐处，祝她七十六岁生日。与铁铮下棋三局 2:1 胜。灼姐瘦多了，还能拖多久？不禁黯然。玉珍尤甚。

1991 年 3 月 13 日（星期三）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私塾》前半部分定稿。

下午到办公室交薛京。读陆定一长文，真可惜插了个如此尾巴，又翘得如此之高！把一篇好文章毁了。还可能引起种种猜测。

游 800 米。

收到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信，要书，甚赞《实录》与《廿篇》，为必读书。感谢史德、史实和史才。复信送一本。

上午到顾委听李淑铮讲苏联情况。内部大概是很乱得可以了。戈还能控制局势，才团结反右力量，叶利钦走得太远。相形之下，中国当然漂亮得多。

李葆华告我已读了《实录》，说 59 年上海会议，毛还对彭讲了这样的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是否小范围？似无此记忆。孙大光问西安讲话，安志文也证实讲了“赵是地地道道走资派。”

1991 年 3 月 14 日（星期四）夜雪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再看汪著《毛思的中国基因》，可利用之处甚多。

将捏拿按摩器交秦川一看，他有一个震动式的。

下午 2 点到梅迪亚中心参加“开发大西南电视系列片”首映式。重庆市委书记说，火电厂用煤并无保证就开工了，这种苦头开始感到。我告他：重庆酸雨全国第一，不能再搞火电了。

晚蒋南来。正好英国 Who’s Who 中心寄来履历表，请他翻译。他说，年青同志读完陆长文后，叹息地说：最后放了个臭屁。

1991 年 3 月 15 日（星期五）阴

昨夜下了雪。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应刘澜涛约，上午十点到顾委开会。原以为是说出国等事（或者《实录》有人告状），真是吃饱了没事干：大概是去年十二月《水力发电》200 期开纪念会，我即席发言，水电所遭挫折等发了些感慨，从经济制度、电价政策等，对比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反不如西方发展得快。最后还谈到现无统一领导机构的问题。主持会议的是陈赓仪（钱正英二把手）还有黄毅诚等参加了会，当然不入耳。“有人写信到中央告状”，批信顾委办。想加以“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好”，“摆老资格（年青人不好工作）”的两条罪名。参加者有李力安、孟连崑。于是谈水电历史，南宁会议，三峡问题等等。要我写个“检讨”，顶了回去。谢谢你们提醒，“说话谦虚些，紧[谨]慎些。”出来对李孟谈钱正英“七十坐牢”及王胡“你是我对头”人事。去年 4 月《中国水利》还有人点名批我与戴晴出《长江》书也。

下午游 800 米。秦川来，告此屁事。

1991 年 3 月 16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整日未能动笔，脑袋有点发木。昨日之事恶心之感尚未除去也。如此无理，可笑、欺负人，瓦釜何日不雷鸣！

上午密山陈　　(原文此处空二字——李南央注)送《大马哈》书来。蒋南来复 Who's who 件打印件，改了几个字。他很想随我去日本的。

晚饭后去看望伯村，他拿出恩格斯一段话，认为我们尚不够格搞社义也。

1991 年 3 月 17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瞭望》10 期又《且说读经》文（后电话四益乃他大作）。到秦川处借来 2 月 20 日《人民日报》，于是命笔作《也谈读四书五经》1600 字。书稿未能动笔。

秦川话延安旧事。三九年初选七大代表，吴老力主王明，如何优秀领袖。后受批评。开国后坐冷板凳也。高麻当年常透露对总理的评价。46 年时一次骑马回延安，见乔木一人独行于鄜县道上，大概是下乡作调查。打沙家店，国民党先头连进伏击圈，由党员领导的，故意深入受歼。贾托[拓]夫{白}读书，倒霉时想作诗。

小多一家来，带羊肉，晚上吃涮锅，很是热闹。

1991 年 3 月 18 日（星期一）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整天觉神不守舍，脑子不能集中，提不起笔来。

上午《水力发电》　　(原文此处空三字——李南央注)来，送照片、刊物与 30 元稿费。谈 200 期座谈会即席发言事。主要有意见者：同西方比，水电慢，在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不如资义。有限制词。谁告状，去听录音，不愿讲。否认是总编或陈赓仪。又挑起此不快事。

1991 年 3 月 19 日（星期二）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算是将《六年私塾》下半部分弄完。并将《读严译名著》该补部分（据曹聚仁“学术思想史随笔”）补入。

下午到办公室，告任俊杰复山东电话，五月会议在何处开，还难最后定。

“读严著”等三篇复印好，以备交李、戴续审阅。李泽厚电话，明天送稿来。

游 800 米。大概只用了 30—31 分钟。比较用力，以解多日未大活动也。

遇孙大光。慨叹经济形势“走出低谷”，下面形势之严重，亏损、积压、开不出工资，真是自己骗自己。秦川来，亦谈及这点。拟在人大常委谈西安讲话事。人们对他为汉雄作辩护，颇有影响。

1991 年 3 月 20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未作活动。抢着看完复印三篇稿子。上午李泽厚来，谈十篇意见：

△不仅是轶事，对晚年有所联系启发。目的性更强。△延安还介绍读曾文正家书，有无更多材料。整风读刘少奇修养。△第一篇史论推崇法家，儒法并重：修心养性与帝王权术；圣贤与豪杰并肩；章士

钊深得其意：《柳文指要》中说“君师合一”。唐宗、宋祖都不如毛。△怕钱，脏（不祥之物）。喜欢供给制，富变修。△《大同书》破家族思想，废除家庭由来已久（还看过康的《春秋笔削大义》未？可多着墨。马克思无此说。毛共产主义思想从《大同书》来。△大本大源，改哲学、世界观。△杨、谭影响很深，《心之力》。△从别人处拿来的东西不明讲（工农武装割据，瞿秋白最早提出）。△后贬韩愈尊柳、八司马，革新与保守。

△对章士钊,反人民不反共。△问题与主义紧跟胡，研究具体问题。△不留学，梁启超也说过晚清留学生很多，贡献不大。△严复反先验、反经验主义。△周谷城与金岳霖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之争，支持周。还谈到当代思想史等海外有贡献者：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后二人已故）。原国内二流，在外复一流。还有熊十力影响大。梁漱溟反躬修身责已。陈寅恪有史说，钱钟书为学问家，博闻强记。本代执政者最平庸，五十年代出来的人均唯唯诺诺。王洪文说 15 年后再说，现正十五年。果然凡是、造反派吃香。

下午游 600 米。

郭范翦侯吕——李南央注：这几个字写在纸页侧边

1991 年 3 月 21 日（星期四）

昨夜看电视时唐突了玉珍（此病老犯），特为道歉。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陈四益上午九点来，工作到下午。看了八九篇，请他多改。

同时改写《以文会友》与《读社会这本书》。

下午未到办公室。游 1000 米，31 分钟，尚不觉累。

夜增补《以文会友》，再翻《早期》稿等。

朱正电话，不能提前来。

1991 年 3 月 22 日（星期五）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将《以文会友》弄完。

下午到办公室，同薛京安排武汉出差事，坐火车牢靠。

夜观《无字号风云录》到十一点，写吴藻初及其事业。这并不比打仗，建根据地容易也。

3.20.《人民日报》海外版二版《中国留学生专业》载：

七律 元宵　　留美学生朱海洪

东风佛面催桃李
鹞鹰舒翅展鹏程
玉盘照海下热泪
游子登台思故城
休负平生报国志
人民育我胜万金　　“人民”不对仗
愤起急追振华夏　　“愤”——“奋”
且待神州遍地春

1991 年 3 月 23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学社会这本大书》弄完。照肖子升书摘录。陈四益来，写了篇《读水浒》并看完全部抄稿十四篇。留午餐。下午四点才回。

上午张启人来,送《城市规划系统工程》上下册。此人是快手，在社科院研究生院任付［副］院长。呆不下去了。谈朱佳木其人之恶劣：背后搞小动作整人。前年支持遊行，又反戈一击，呆不下去到文献室，无人不骂。这一代青年有许多可怕人物，朱也是其中之一。

小雷因分房事受气，下午未能出车。我也就不游泳了。

同秦川谈三峡。去年人大 272 代表反对，今年应再顶住。

1991 年 3 月 24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广东人大代表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来索书。谈一个半小时。谓学生 90%要稳定，90%不满意 6.4 处理。对王胡极不满，几十万乱花：昔日花将军，今朝九千岁。又谈杨荣国，名利太重，要当付［副］校长与一级教授，当年冯乃超拒之。赠我《中国现代哲学史稿》（68 万字）。汪澍白的《早期思想》好，而《文化传统》差。

补好《读社会这本大书》。

秦川告知 3.20 海外版事故。

下午同玉珍散步，到徐滨家，观黎澍骨灰安葬录相。玉珍颇动心。

1991 年 3 月 25 日（星期一）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读水浒》弄完，陈四益的尾巴和书源考，生色不少。整天伏案，翻《治学之道》，有不少好文章。

薛京来，商定买火车票去武汉，先打电话等事，并议及到兴凯湖度夏，作好准备，能使《大跃进回忆》一气呵成。

晚上和玉珍到展览馆观全国工业先进技术展，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带回七八个袋几公斤资料介绍（印刷都精美）。看了电脑排版制版技术。在化工馆见到贺国强，极亲切，他已调任部长。悄悄跟他说：原想介绍去湖南也。电力馆的人热烈欢迎。到处签名。

秦川告，全世界电台已广播那七个字。香港报纸大字标题也。

1991 年 3 月 26 日（星期二）中雪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读水浒》脱稿，“红楼”、“三国”、“西游”一篇单薄，如何处理，待考虑。

增补《时事通》，如此关心国事，读报之仔细。较易其他篇，必须在武汉出差前弄出。

上午九点后飞雪，终日未断，入冬以来第一次“大雪”也。广播面积甚大，西北、内蒙、华北，30—50 毫米间。

下午到办公室，薛京以为我不来，电话家中，又赶到办公室，甚为负责，出差等事已办妥。

游 800 米。

1991 年 3 月 27 日（星期三）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看半个多月的《动态清样》，花了二个多小时。《时事通》一篇未能弄完。

下午到办公室，填一张表（为离休干部用），颇纳闷。见到于晴波，问起去日本事，说仍在向外交部调查，支吾其词，可笑之至。又说吕枫未归。如此不敢拒绝！游 600 米。

钟伯熙来晚餐，恰巧李慎之亦来，一起喝啤酒，谈局势：海湾战后期，艾知生传达：坐山观虎斗。宝又压错矣，军费追加 30 亿，巨人有何用处。有文件说谈“亲美恐美”问题，下亲上恐也。老爷子[9]曾讲过，对台可用封锁，对港必要时可动手（此种话能不传出？）。观察形势总难准，主观作怪也。还想领风骚：建世界政经新秩序，作三世界头。如今布什全面丰收，也知自己难处，并未张牙舞爪，来人仍说好话（油得可以）。钱其琛本不愿去欧等七国，李催之。小国来往有多大益处，无非伸手要钱要物。当年主公[10]对巴基斯坦言中国小气，1000 后+0，“手中有把米，小鸡才来。”彭真频烦［繁］出现，是否要实行当年主张大公安部，搞 KGB。江最近批件，注意打入，居高位者亦入圈套。此次人大党员令讲专政，老路外松内紧。谈到延安保卫员制度，自找麻烦。秦川后上来，说他当年即保卫员。香港头版刊诗，李鹏报告疲惫不堪态与此有关。此次鲁平去关于机场等讲得尚好。胡绳像个小媳妇。

1991 年 3 月 28 日（星期四）雨、雪

昨夜三点服眠药，久久始入睡。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弄完《时事通》，看其他资料。

张丽与昂子来，为出国事。

下午到办公室，已完稿 18 篇。《时事通》还得改好一页。

晚接刘道玉电话，谓武大仍是最“左”者，他在北京开两个会。

李昌、光远都电话问顾委小组会事。他们刚从外地回来，未听苏联情况。

游 1000 米。

1991 年 3 月 29 日（星期五）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时事通》改正一页。

上午张全景来，从山东调组织部任付［副］部长，管地方干部。嘱咐他留山东后方，言北京生活有不便，他在机关食堂吃饭不惯：包子不熟。

下午到办公室。薛京父亲心脏病发作，赶去照顾。

山东魏　　（原文此处空二字——李南央注）等三人来，只有五个县本没印出。请到山东开会。

下午魏又来，因给“东营新华印刷厂”写招牌，送黑陶花瓶等物。说我在山东声望甚高也。

游 800 米。

同玉珍到商场，强我买时新兰［蓝］毛衣（开襟）一件，95 元。

1991 年 3 月 30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

[9] 老爷子：指邓小平。——李南央注

[10] 主公：指毛泽东。——李南央注

《读“盛世危言”》弄完。一百多年前的教育救国论，今天还得讲“教育为治国之本”。

薛公绰病不要紧。薛京电话，车票已订好，明天准时出发。

下午三点到北京饭店西楼，参加人民文学出版社 40 年，陈早春电话约。得书一包即回，内有《围城》新版。

到秦川处，编辑办公抽屉已封存，这不知可查出什么。版主编则停职。江说《人民日报》班子是好的。

陈四益，又交他五篇审阅。

1991 年 3 月 31 日（星期日）晴

四点醒来，复入睡。六点起床，未作活动。忙着清理物件，带走一些资料，准备偷空成篇。

上午王若林、王焕葆（王星拱校长的女儿，武大生物系 43 级毕业）来，谈台湾募集基金事，修墓无必要，可作乐山作纪念用。

刘正来，说湖南农业丰收，经济情况同各省一样，大中企业困难。不敢多言。冰封事，说他包庇。“到年令［龄］下”，杨健生谈的。送王铎书法大本。

给周惠电话，出差回来再去看他。

下午四点薛金［京］来，五点晚饭后出发，车进站台，玉珍送行。

同房一男一女，女是交通部管审计的，东北南下的。问钱永昌情况，不知其详，说是与儿子营私有关。

1991 年 4 月 1 日（星期一）晴

昨夜十二点半服眠药，五点醒来，即起盥洗。车晚点，近十二点始到武昌。校方几位来接。住新盖的珞珈山庄，如宾馆。午餐合口，有深圳两年青校友相认，北京见过。午睡不着。

下午赵学田老师（91 岁，赵师梅堂弟，当年工厂实习的协理员性质）与潘启先（苏州会长）来，王云从夫妇等一起遊校园，观樱花。系日本人所种（抗战时为医院）。武汉风景之一，人山人海，现收门票，每天高潮时几万人上十万人。关于我的情况，过去赵师梅作过介绍。看到六一惨案血迹。中餐时餐桌见到余明，还能认得（杭州名誉会长），延安一别没碰见过。他们都是日本投降后分成几个大队到东北的。晚饭后朱九思来，谈刘道玉，过于狂，得罪关广富。六四后抵得厉害。潘基踬（长沙名誉会长）来，谈宁乡农民挖祖坟事，丈夫领妻子卖淫等。觉得冷，加衣。

得句：

青山依旧水尤亲，白发无妨学子心。
五十七年多少事，珞珈时节比黄金。

1991 年 4 月 2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房间朝北，湖山在望。冷感加重。穿上玉珍塞在袋中的厚毛衣，只比去年在东湖略好。

上午听学校汇报情况，下午各地汇报。校史追溯到自强学堂（张之洞办）则 100 年。伍修权去年过此，曾不赞成（颇有“说了算”之意）可按 100 年计。我插话，资产阶级自由化应有正确解释，自由非“自由化”。学术定要自由，大家都感到同感。

上午散会后，大家又遊校园一周。照相甚多。

伙食甚合口味，中午喝大杯葡萄酒。

晚九思来，谈武大“左”最严重时期为刘仰桥当政，58 年教育革命：动力是学生，对象为教师。

现任校长齐民友为头号白旗（数学难联系实际，可从理论到理论）。文革时武大三家村为李达、何定华。王任重定李为叛徒，一直不松口。天津一女校友谈个人事甚久。

谭崇台教授（71 岁）来，送书《发展经济学》，回赠《庐山》并《廿篇》，《长短录》与校友会。齐民友说读过《庐山》。

1991 年 4 月 3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恢复常态，阳台活动。

早餐时余明赠五律并附言。上午谈校史我插言，父亲为张之洞公费派日本（1905），自强学堂学员同辛亥革命，黄兴关系。各地校友发言，有赞成 100 年者。

中午略休息。下午二点武汉地区校友会邀游黄鹤楼，比去年导游讲得仔细些。逼着留言。余明写“黄鹤新姿”四个大字。我的四句：

自古登楼有赋篇，于今到处要留言。
奈何且借唐人句：又得浮生半日闲。

颇贴切自然也。潘基踬亦题二句。

紫竹院晚宴，喝白酒几杯。饭后座谈余兴，有唱歌者，说笑话者，似相声者。大家回返少年，兴致极高。逼我节目，因有准备，讲了四句，大家共赏之。

东湖聚会满园春，都是珞珈山上人。
休道时差五十载，前贤后杰一条心。

夜洪德铭带女儿洪小夏来，谈二个多小时。主要是关于毛的看法。

1991 年 4 月 4 日（星期四）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

上午仍各地校友谈。河南谈，副省长兼教委主任电视讲话，河南大学生能读马列毛思，只能搞学雷锋。学生逆反：打倒李某，听 BBC。我讲话不到半小时，谈传统与当代思潮，接受历史“左”教训，如何中国特色。关键在经济，假如马克思还活着，《资本论》应写第五、六卷（谭崇台语）。并谈到校园文化，引《光明日报》三月　日座谈（原文此处空一字——李南央注），北大有学生社团五十多个等。反映［应］较好（有要点草稿，未全讲到）。学校必具科学精神，学生毕业，给以科学头脑，实事求是精神。

晚上又是宴请，喝葡萄酒半卮。

上午齐校长总结，引我诗句“一条心”。谈到张之洞是|是|先进的中国人，值得回顾。如何总结四十年教训，学术空气，否则大学办不好。写一部校史，要有校风。谭教授讲严谨朴实。下午参观人文馆，看社科成果。

夜洪小夏又来，已无精力，让她谈到九点，都是细节。

余明又赠诗。齐要《龙集》。

1991 年 4 月 5 日（星期五）阴、雨云

昨夜九点后即上床，睡得甚好。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收拾行装。赵一明（四川）赠诗。他和金绍先校友要邀我去讲水电。

朱九思来邀，同王云从、潘启先参观华中理工大学。副书记（女）等陪同。书记介绍情况。先看图

书馆（也是邵逸夫捐建），U 字形，极合用。登大楼顶观全景，在余家山前，3000 亩。看激光室，属国际前列，手术箱可创收。看学生宿舍，极整洁，有三星、四星室，凉晒衣服亦井井有序。学生自治，自己负责管理一切。陪同者处处讲朱校长的功绩，身体力行，绿化时，自行车巡视，缺一棵栽一棵。午餐吃甲鱼肥鱼等，喝药酒甚多。

没有午休，为学校作字二幅有附言。

下午刘道玉夫妇来，谈齐、陶都是他一手保护（都造过反，陶揭李达）并提拔，于今反戈一击，恨不得开除，撤销一切，包括电话，而且是大会宣布。刘守此不动，仍是僵局。

晚上陶付［副］校长又宴请，吃鳝鱼、桂［鲑］鱼等。

八点赴车站。李进才付［副］校长等送行。

赵一明校友赠七绝：书生从戎逾半生，雄关处处遇险情，千难万磨才华在，诗赋篇篇醒后人。

平仄不合，意思甚好。——李南央注：此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1 年 4 月 6 日（星期六）

昨夜十点后上床。服眠药。六点起，盥洗解手。车又晚点，下午二点五十分抵京。早晨吃面，大吃青蕉水果。此行薛京甚得力，收集大跃进资料。

玉珍进站来接。到家后即吃饭。略睡。

夜观电视，十点半就寝。

一些信件不想及时处理。

1991 年 4 月 7 日（星期日）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小多一家来呆了一天。疲劳之感未过去，还提不起笔来。只将《盛世危言》一篇定稿。

朱正晚上来，可能呆四五天。已将复印稿及原稿交他再看一遍。

陈明来，《新文学史料》上刘祖春怀沈从文长文，提到丁玲的冷漠与沈自杀相联。他写了一篇澄清事实文并附沈致丁二信为证。我略改去些“感情意气”语，平静地叙述事实就好了。晚上朱正为此也作了修饰并去陈家（已与妹妹议和，搬回家住了）。

看秦川，人代大会没新闻，一切如仪。他办了两件快事：报社取消老胡秘书，一抗议，敢［赶］紧收回，说是误会。得到高狄一张批条：“美国佬如此可恶，怎样对付”，字也很差。伪满建国学院校歌：“兴东亚”之类，他在日本与“同学”大唱，不知羞耻。将此丑事写告当今诸公，亲自送去。

1991 年 4 月 8 日（星期一）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朱正已入角色。

地质部老干局一平江人和岳阳办事处主任刘晓钟来，送解放军文艺出的《魂系青山》（喻杰报告文学），要拍电影。北京解放军八一厂拍（湖南有本子，也要拍）。要为此开会，请我参加。

宋泽敏送他的文章来，嘱写一上中央书，必须大办水电（钱学林有此建议）找头面人物签名。

下午到办公室，听庭［廷］栋、林人时汇报到山东开会情况及准备工作。

1991 年 4 月 9 日（星期二）转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机关，听各路出差汇报。安徽、浙江进度较慢；四川无现任组织部

人抓；海南有东方坚持 29 年建党问题（两派剧争，地方派与整过“地方主义”者）；广西赵福林（原湖北省付［副］书）去后，坚持原则，文革彻底否认，必有文字叙述，排除了乔晓光、安平生的干扰（过去陈光辉不敢顶）；云南也提出“是走资派”说法，不解。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请我去讲学，将信交吕枫，日本尚未回答也。

下午游 600 米，洗澡。

晚李慎之来，西安讲话“赵是大走资派”，原由来自邓与金日成在沈阳秘见谈话。金怕走资道路，邓作如此答复。谈陆定一文，毁了形象。毛之虚荣，强打扮自己。同江青打架抓破脸，又亲密如故（乔、田均不可解）。六一年有联：马列主义申韩法术[11]，秦王事业魏武文章。一尺之棰永分为二[12]，实不知科学。非儒家乃法家。

1991 年 4 月 10 日（星期三）雨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整天伏案看资料，未能动笔。翻《毛书信选集》。

武汉一行，耽误太大，未能重新进入角色似的。

下午游 800 米。

于浩成河湖南铁道学院付［副］院长候［侯］振挺来（人大代表），候［侯］想去深圳大学，实不愿在湖南呆了，难以发挥作用。于谈拘留情况（不在秦城），现生活待遇如旧，只是开除党籍外，其他一切社会职务都已免去。候［侯］定要请吃饭。到三家村，三人 60 元，菜合口味。

1991 年 4 月 11 日（星期四）雨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今天仍雨。

翻《毛早期哲学思想研究》，过去读过，如不见打的记号，似未读过一样。

陈铁如来，地方上要发展他入党，当厂长而不是党员，工作很不便。晚上厂中三人来，有付［副］厂长、支书等。为陈写了意见性材料，如非历史及运动原因，早应入党了。

五点和玉珍到李普家，原来过去南南公司的李皓请客，现在海南一公司任总经理，在新华社新楼八层就餐，设备一如饭店。漫谈当代历史与毛公。李普有意组织人为我立传，留下一页活历史，反映这个时代也。他曾去信钟叔河，李皓愿为此出资。

李普谈到刘伯承曾对儿女谈及：四渡赤水乃他的得意之笔。飞渡泸定桥并无勇士爬桥事，李聚奎师已在对岸将桥头敌人打跑，否则无从过桥也（汪东兴在顾委会上谈及，李首肯）。

1991 年 4 月 12 日（星期五）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伏案收获不大。《毛转变马义者》稿得另起炉灶，方案已想好，草好提纲，可能写来甚长。还得看些材料。

下午四点到文津街，游 600 米。

---

[11] 申韩法术：申，申不害。韩，韩非。申不害与韩非都是战国時代精通刑名法术的学者，同为法家代表人物，故后世以申韩代表法家及其学说。

[12] 一尺之棰，就是一尺之杖。这个句子出自《庄子 天下篇》：“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意思是一尺长的木杖是一有限物体，却可被无限地分割下去：今天取其一半，明天取其一半的一半，后天再取其一半的一半的一半……如是总有一半留下供继续被取，故可“万世不竭”。即辩论：有限中有无限之有限和无限统一之理。

1991 年 4 月 13 日（星期六）

四点半起床，略作活动。整天伏案罚自己苦工：写《毛怎样转变成马义者》，朱正草稿不能用，重起炉灶。约得四五千字，非常疲倦，脑子发木。

四益电话告知，王震上书中央要上三峡，并责备我一顿。此公如何得了！

下午郭全胜二人来，求写致高潮信。

1991 年 4 月 14 日（星期日）转晴

夏时六点半起床，未作活动。伏案大半日，文章弄完，八千余字，朱正代抄了一半。晚上去河南开会（鲁迅事）。

今天玉珍为我做 74 岁生日。胜利、小多、小琴［芹］三家大小都来，张九华掌厨，玉珍忙了一天。下午灼姐夫妇，小毛来，只得停止伏案。灼姐大瘦，看着心中难过。陪着闲谈。杨纯请来，送灼姐黑米小米等。杨纯送法国酒一瓶。她从山西、陕北查农村卫生回来。两桌宴席，倒还热闹。秦川送安酒一瓶，古老装璜［潢］颇名贵的样子。

岳阳宣传部长，《魂系青山》作者等来，漫谈一阵，湖南在搞社教也。

翁长溥来，他参加三峡审查，看了那一厚本，总印象是欺骗中央。

岳阳市委宣传部长一行三人来，约明天参加《魂系青山》讨论会。

1991 年 4 月 15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将《毛转变马义者》全文一万字抄完（朱正抄了小半）。薛京取走复印。颇觉松快一小阵。

科技人才交流中心郭全胜、江平丰来，三年前一干部出国事有失误，科协组织部抓住不放，书记高潮较平易，让我向高向［写］一说项信。送书两本，西洋参小盒。

下午参加《魂系青山》会，在军博五楼，平江人刘志坚、方强等参加，都讲了话。张平化只讲了一句赞成的话。见到现在新换上来文艺系统各“左”将。喻杰原秘书发言过长，语言不对头，“真扯蛋”应是“乱弹琴”。这是喻老平时对不满意人事最重说法。《解放军文艺》编辑丁临一告我《雪白血红》材料站得住，但作者议论太多且不当，有大缺点。是王震发难，因听人说写 359 旅不会打仗，于是气冲冲向江写信，江一批注意自由化，于是传下去，作者关起来，手稿材料查封。杨白冰讲了公道话，始松绑，作者写检讨。

夜志民来，吕枫原找他谈问起一桩小事，有人（即刘泽彭）说他在党校与上海　维民（原文此处空一字——李南央注）交谈六四事，同情学生。志民说根本无此事，此人亦不在党校，很易澄清。海南换届，调查结<果>，70%干部赞成志民任付［副］书记也。而组织部开会，竟然否决，并告海南不报名单了。此事太令人寒心，堂堂中央组织部如此被小丑当政。他决心为维护自己的政治声誉，必查清此事。付［副］书记当不当乃组织决定。

1991 年 4 月 16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小作活动 20 分钟。

仍整日伏案。《六年私塾》上下两篇分开，补充定稿。《读通［纲］鉴易知录与最早史论》合成一篇。下午到办公室交薛京。

郭、江来办公室，取走我写的信。说陈峰彩大问题不致［至］出。

游 800 米，31 分钟。通身痛快。

晚上胖姑娘侄女李素晖来，谈胖姑娘可能是阴历十二月廿九死，正月初六南京工学院才去人开门发现尸体：两眼鼓大可怕，头边一滩血。她一人空住四层楼一单元，周围都知道她与海外丈夫团聚，从美国回来，可能遭歹人暗算。可是学校当局却不让追究。发现戒指与现款全丢失。原丈夫徐元善从美国赶来悲恸之至。胖姑娘曾到美国去住了半年，徐拟今年来同遊欧洲，然后偕老也。

志民电话，吕枫心中有底，无能为力！

李素晖听到传说“京夫子”即我[13]，如此可笑！

1991 年 4 月 17 日（星期三）雨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为改《韩文》，再读曹聚仁书。古文运动等应小作说明。

同秦川谈昨天所知二事。他也觉得无从努力，即有人去谈恐亦无用。但愿不同流合污就好了。

下午到办公室。有文献室人送我一套周公年谱内部版。

游 600 米。

1991 年 4 月 18 日（星期四）晴

七点差一刻起床。略作活动。

一上午才将《读韩文》增补完毕！

陈峰彩来电话，似未发生三四个月不见面似的。嘱其遵守上班规矩。

下午到办公室，同沈阳来的编辑交待此书将近尾声情况，已定稿 23 篇可以付排。剩下几篇较易完成。

又开始将 23 篇逐一过目。

晚上没看电视，工作到十点半。

小毛电话，灼姐病情恶化中，校医院也建议住院，但本人不愿。杨纯也觉不如在家方便。

苏丹来，伍修权又看一遍，他的秘书还要压。这些我通通不管了。

下午游 800 米。

1991 年 4 月 19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即工作，23 篇逐篇过目，有的慢有的快，有的还得查原件。整天伏案。已完成 14 篇。下午未上办公室，游 600 米。

张沛来，给《庐山》书一本。谈文革时情况。38 年在武汉入党后曾与范元甄一组，范不承认。一次登门，被拍桌骂走：你怎配当党员。又谈到报社两派，胡积［绩］伟曾支持一派，结合较早，人们有意见。

1991 年 4 月 20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即工作。将全部定稿 23 篇通阅一遍，将朱、戴看过该补该正的予以补正。中午未休息，一直忙到吃晚饭。饭后给李英健一信，说明全稿情况及原先把事看简单了，有“轻敌”观念。可是得读

[13] 京夫子在海外出版了一本书《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京夫子实际为旅居加拿大的中国作家古华。——李南央注

毛读过的一些书，还要查许多原资料也。23 篇及目录由辽宁社小刘带回，薛京送去。

上午力康来，随后四益来（总计耽误 2—3 小时“黄金时刻”）。四益告知，王胡关于三峡信，骂我是“反动分子”，勾引那些并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民主党派人物大反三峡。要求快上。真是可笑之至！力康告知港报刊杨小凯到香港跟戴晴打电话，问她记不记得在我家跳舞之事。[14]

1991 年 4 月 21 日（星期日）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为找韩纲［钢］给的一份材料，翻架倒书，直到下午才无意发现，但也意外发现一份 79 年的一份颇有用的资料，能说明所谓“不公平”的问题。

上午王焕葆、王若林来，谈王星公［拱］在乐山纪念室捐款问题（台湾校友会要捐款修墓|修墓|）。方成随来，香港有人送我三本毛诗词书。翁长溥来，谈他的三峡上书（主要谈防洪），长办总是吓唬上面也。湘潭刘政勋来，谈白石诗社出《现代工业诗词选》事。

悌忠来，小妹去 SSC 事尚未最后定局，还在日内瓦延长到六月。为忙忙改三篇作文，这孩子文字确不错。

又看电视到 12 点！下不为例。

1991 年 4 月 22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整日伏案，《读<红楼梦>》合成（朱、陈供稿），自己加的不到 1/3。阅、找其他资料。北屋旧刊中，意外发现《社会主义史》详介。再看双山《毛思论稿》觉得粗糙了。

下午到办公室，薛不在。庭［廷］栋交总结讲话，小曾产品。安徽彭庆旨骂民先证明材料。

很觉疲劳。夜仍看材料到十点半。

1991 年 4 月 23 日（星期二）

六点三刻起床。换盖薄被，较合适。略作活动。

《读<三国>》合成，用聂绀弩一段话。《文史知识》四期帮了忙。

下午到办公室，稿交薛。他昨天不适。

游 600 米。

1991 年 4 月 24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未作活动。将读《西游》稿完成，补了一段《西游》来源。

上午朱维民来，他已免于处分，要开画展，已有五六十幅。

下午到办公室，看完小曾拟总结稿，写得不错。

游 400 米。遇汉雄。谈秦川发言引起后果不好，公安部付［副］部长陆杨，谓彼为 Guard 对象，怎么认识。因此尉健行书面报告写了他一小段。交通部钱永昌则受贿属实 1.6 万美元，还有儿子问题，可能重处。

上午参加《中国老年》征文“党在我心中”会。强不发言。杨成武、李力安等发言，孙毅讲学雷锋、学焦裕禄。总政老干局长认识力康。

---

[14] 杨小凯和戴晴同到李锐家跳舞确有其事。那是 1979 年 10 月左右，李锐刚刚搬入木樨地 22 号楼新居不久，家中尚无什家具，客厅显得十分宽大。那时跳交际舞之风盛行，李锐邀请朋友们到新居聚会，来人便在客厅大跳其舞。记得那次来跳舞人中还有李鹏夫妇。——李南央注

1991 年 4 月 25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部参加组史领导小组会。大家对小曾作的总结都很满意。我讲了这部资料与一般辞书比较要求严格更不相同。死的部分，特别人名录难度大；活的部分，文字叙述轻重褒贬关系至大。有此一部，中国党的历史作用（大革命前各地国民党多我党恢复或组建也）铁证如山。讲了下在太原谈过的问题。马石江今天到会，甚热情，赞我与王、金等古稀支持此事之关键作用。他的女儿从法国回来，有精神症，恐不能去山东开会。

下午到办公室，交出《伦理学原理》批注最难之稿，以最简单办法处理。

游 700 米。

湖南水电勘设院来两人谈李善民，要写这个“公仆”。可贵在不整人，保护技干，三峡坚持正确观点。受我牵累，老专员。

夜陆茂竹来，谈今后帮助整水电回忆计划。

1991 年 4 月 26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玉珍坚持去看望灼姐。上午到党校医院，注射了球蛋白。昨夜睡得较好，今天精神好，说是多日未有过的。人更见瘦。铁铮也不同意去其他医院。校医院房子、条件都不错。

前天《光明日报》载头条，北京理工大学尖子付［副］研究员李红平，29 岁，死于癌症。为何年青人也得此症？过累，营养不好有关。

下午到办公室，看抄好三件读《西遊》、《三国》、《红楼》。

游 800 米。秦川说，钦本立最后遗言：恢复《世经导报》，家属沉默。已通知他“留察二年”。

关于甄士隐、贾雨村，电话问戴文葆，恐非索隐派意[15]，而是含有“政治”之意。

1991 年 4 月 27 日（星期六）晴

四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四篇定稿复印。薛京一早来取走。

翻李达《实践论成说》不得。徐滨找遍，她处也未见。

开始写《略通国学大要》。有点像周作人抄书了。

庭［廷］栋来，去见过冯文彬，请去山东开会，他要去桂林。礼仪尽到。

下午同玉珍河边散步 40 分钟。

岳阳周一中与新华社一岳阳人来，要为殷正高事送材料。我将门关住：弄不清地方情况。

秦川告知，中宣部还在抓他六四材料。

1991 年 4 月 28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整日伏案《国学大要》仍未弄完。

翻北屋旧刊，柜中许多旧资料统统忘记了。

徐滨送来文革资料几大本。大跃进资料与笔记本等都烧掉了。真可惜。

谭伟电话，告我成都有中药可购，能治哮喘。他的内弟病危已好转。

[15] 索隐，即探索幽隐，也就是发掘被小说表面故事所掩盖的“本事”。中国研究《红楼梦》分有索隐派红学和考证派红学两大派别，前者的势力没有后者大，但出现时间早。旧红学索隐派代表作是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和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

李英健电话：23 篇正分头看，满意的，觉得比第一本还好（《早年》送审了）。

曹君来谈新情况，小鲁等又受盘问一次，“怎么没完没了？”又质问拖到何时？拖一下也没坏处。所谓赵与 D 保持距离事，系小鲁与宋某之子闲聊时谈的，已全承担与 B 无关。原来如此。[16]

1991 年 4 月 29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续写《国学》，未毕。因查《实践论》资料，找李达当年赠我两本《浅说》，南北屋书柜翻不着。

廷栋来。

1991 年 4 月 30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续写《国学》，为找《浅说》不到，找出《曾国藩治学》书二本，可取用之处甚多，可补入。

薛京送来四复印件。小雷送来“总结”报告清样。

1991 年 5 月 1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国学》加题《及对孔子评说》。读李泽厚《古代思想史论》，研究孔子不易也。《书信集》中所谈乃一家言，从哲学观点论之。汪澍白不及远矣。

已写到 5000 字，还得抄若干。

1991 年 5 月 2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整天伏案，写《国学》篇。

三家和孩子们都来了，中饭吃两桌，还有蔡嫂一家。

苗苗三人下午来。想离开航运［院］，转干是大难事。

1991 年 5 月 3 日（星期五）

不到四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将已脱稿九千字复看一遍。早晨薛京来，正好让他抄正。

继续写“评说孔子”。

下午四点同雨亭、廷栋至吕枫处汇报组织史总结会，并经费、续编编制等问题。谈完后我留下与吕谈出国事，仍是“机关党委议”搪塞。此事与顾委无关。问及有无听到关于鄙人传言，于是谈到王胡为三峡骂“反动”事，并谈及原因，与邓“左”王之关系。因有事中止。“哪天关门详谈”，甚感兴趣也。

游 400 米。

送走蔡嫂。为灼姐赠画题词：灼姐离休爱写花，倾城颜色总留家（常在家）。

王远来，曾［赠］中药二盒。告以王胡骂人事，他说设法反映，劝我应适当出席一些活动。

---

[16] 六四之前，陈毅之子陈小鲁在鲍彤领导的体制改革研究室工作，故六四后多次找他了解鲍彤情况。曹君：即为鲍彤夫人蒋宗曹；赵与 D 保持距离：即为赵紫阳与邓小平保持距离；与 B 无关：即为与鲍彤无关。——李南央注

1991 年 5 月 4 日（星期六）

四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部，编辑组会，议文献部分。有关策略、人事绝密等，不能收入，又必须内部发行也。对民主党派组织政策，谭平山乃秘密党员（过去安子文一人掌握，陆沅知道），而家属至今无照顾。这类事，老的死光，后人无法知道，还有特科等问题。

下午和玉珍去看望周惠，专谈他的内风湿病，行动不自由，各种办法用过，包括祝教授经络（看到我的小文章）。

1991 年 5 月 5 日（星期日）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国学》篇已抄好 8000 多字，复校一遍。

上午到科协会议室参加武大校友会，为乐山纪念堂事。附带汇报珞珈山校友会开会情况。当场认捐，我捐了 105 元。

下午全力写完《国学与孔子评说》，共计约 1.2 万字，可能是最长的一篇。

小毛来，言灼姐病情转重，肺癌是可以随时停止呼吸的。

玉珍去看望杨仁，带回济公瓷像带音乐。

1991 年 5 月 6 日（星期一）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人大会堂参加《中国老年》三届忘年交活动。叶飞谈党、军命运问题，青年老年应一致。多次催请，我讲了几句：谭嗣同的“延年会”以工作时间算年龄，马克思是坐着死的。杜甫诗：人生交契无老少，相交何必先同调。青老看问题等总有不同，要交谈通心之意。

同郑伯克、罗琼坐在一起，大谈何新丢丑之事。郑很同情胡［积］绩伟，又谈周扬受屈，一到延安即被压。

夜王若林和卢祥麟来，为乐山纪念堂事，要伍修权题字，并征捐信。只好勉力当国文教员！

1991 年 5 月 7 日（星期二）

四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续写《学会》，只是抄书而已。

下午应吕枫约续谈。两点半到四点多。将自己入出中组部过程，同陈老板关系等一述。刘泽彭之关系，朱佳木第一次见面告：“当你的付［副］局长”起，到下台后承认错误止。尤其是“告状”与李伯宁信事（其母与其妻一个支部也）。邓左王事，唸信一遍，及人员已到本部也[17]。吕说他自己已被攻击，下面多处告知，已不少人担心。同意我的说法，高干子弟已形成一个网，将来（我们都不在人世了）之可怕。办法同意下放。宋平已知道一些，乔石、江都会同意的。自己事，正待遇问题因房子事亦提及。

游 600 米。

1991 年 5 月 8 日（星期三）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整日伏案，到夜十一点完成《新民学会》，约八千字。

[17] 1987 年赵紫阳担任总书记后，将邓力群负责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解散，其大部成员被分配到中组部党建研究室。——李南央注

下午到办公室，薛京抄写进度亦跟得上。

游 700 米。秦川谈北京医院医生挖<苦>二李[18]：一位逃出 24 号楼，现每晚一大把安眠药还睡不着。另一位带［戴］一种眼镜，可将眉毛上挤也。

下午杨仁小女儿来。鼓励他们业余劳动，单干亦可，更促生产力发展。送《实录》一本。

1991 年 5 月 9 日（星期四）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整天伏案。今天将最后一篇杀青：《文化书社与自修大学》。因材料熟，抄抄而已。

下午到办公室，让薛京最后加油。

游 500 米后到李泽厚家，请他审阅《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

晚上范岱年来，漫谈民阵分子等在美情况，内部矛盾。初期胡花，戈扬等靠人资助。管维［惟］炎、方等搞了个中国远景研究中心，法国控制甚念［严］。严家琪［祺］等感情用事，许成钢不参乎，较清醒。刘宾雁到台湾，李鳌不见，谓其捧场也。“京夫子”赚钱买了房子，可能是古华。

1991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五）

六点起床，校对最后两篇。

上午金老来，因身体无把握，不能去山东。漫谈保安处事。王遵笈 42 年翻案，直到解放后，华北军区平反。文革又挨打。实可写出，“白毛女”孔［恐］无。17 岁抓进去，大概是在陕公[19]好讲话。平反甄别，结论什么也无从落笔。

下午到办公室，看完最后复印件。

游 600 米。

晚李泽厚<来>，小有修改。漫谈史事。劝他也研究毛。乔木如此保他。

秦川来，谈上海议接班，邓、陈、李，三常委：江、朱靠你们努力也。[20]

1991 年 5 月 11 日（星期六）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待客。

韩钢来，带一批有关大跃进资料。晚上一翻，甚零乱，私人蹩脚记录多，简报亦不全。谈陈坡情况，过去周惠认识的。北大教师，秦城呆了二年，双开除也。又《解放日报》社论（3.2.）李锡铭、徐维城等告状，要清算《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实邓大人意见。“北京不听我的话，只有到上海来讲”。

李英健等来，最后二篇（多多益善）八月给都可以。封面可以。

浦安修 5.2 去世。彭老总侄儿彭起超来，送《实录》。给我挂甲屯照片。云彭总对他议论过我，湖南人脾气，同我一样直率。

中午未休息，与玉珍去党校看灼姐，更瘦得难看。铁铮说他们二人议过，遗体献给医学，82 年我们登过一个报［表］。

---

[18] 二李：李鹏和李瑞环。李鹏原来住在李锐所居木樨地 22 号楼旁的 24 号楼。——李南央注

[19] 陕公：陕北公学。——李南央注

[20] 指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三人议决：由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和市长的朱镕基分别接任中共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李南央注

1991 年 5 月 12 日（星期日）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补正了七篇，多少不一，可以全部交稿了，共 30 篇。李英健说，八月前还可加塞，如此拟续写：北大新闻研究会、蔡元培、诗作，练字书法等。

非常疲劳。

房子来不及整理。向徐滨借的书全部归还。

1991 年 5 月 13 日（星期一）

四点半起床，略作活动，两个小时，将“后记”写好。

南屋极乱，只好将书、刊、资料等分成几堆码好，报纸盖上，不及整理。

发 8 封信：湖南冰封、朱正、李荣光等及元化、方增先、王申生（封面拟改变一下）。

薛京、小雷在家晚餐。李英健同行。新写 11 篇，改好 4 篇，并“后记”，目录一并交与。

晚 7.40 开车，许多资料随车进站台，薛京管搬，很累。

1991 年 5 月 14 日（星期二）

车上很热，几乎没盖什么。睡足六小时，乘车少有记录，大概是这几天过于疲劳。便秘之至。

李英健来车厢，告知吉林一自学成才农家青年，利用长白山药材制抗癌药成功（为全国十佳青年第二名），独自经营，有科研所，已有 3000 万资本，美国欲买专利无动于心，不愿国营，效疗 46%（此事一抵威海即告知玉珍转灼姐）。

车上两餐，将带来面包、鸡蛋，炒香干等全部吃完。下午一点多到烟台，市委与王海天来接。市长 41 岁，甚精干。派开道车送至两市交界处。威海亦派开道车，说是沿途车挤。住会计之家，房间高大、面海，有宽敞阳台。

晚餐由市委书记李文全招待（当年铁铮选中向省委介绍的，原省组部工作），为参加会议开幕式，推迟去北京时间。满桌海味，实在难言不合吾口也。庭［廷］栋先来动员省委，市委会议准备甚周到。看文件。夜沐浴，略有喘意。

1991 年 5 月 15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醒来，六点起床，盖毯子。阳台活动半小时。自己的总结报告再看一遍，须插入话注明，并阅其他有关材料。看《求索》大革命时湖南国民党组织文，全为我党包办也。

高克亭来，谈山东一几百万元户典型（38 岁）办福利，鼓励盖房，每户一万元。从拉板车起家到办陶瓷厂，特优待技术人员。老人月助 20 元。另一大户则谋杀妻，雇凶手，事败。高老认为新旧对比宣传不够，要忆苦思甜。40 岁才结婚，现儿子系满堂农民，具说服力。高老已过八十。同去看望沙健孙、王明哲，他们刚到。

杨小池来，《党史文汇》4 期发表“卅岁前毛”。谈到企业主不能入党问题，秘密党员想法，只要用于正道，扩大再生产，走均富道路有何不可？完全新式资本家也。

山东自编本印得甚好。广饶县长，东营印厂几人来，邀去作客。是孙子故乡。可看胜利油田。照相若干张。

晚上又大吃海参、大对虾，捕捞的，15 元一只。

1991 年 5 月 16 日（星期四）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附近有烟囱，有厨房味。早晨空气清新之至。

上午开幕式，高老、省组部长谭福德、李文全、沙健孙、王明哲都讲了话，由我主持，致开幕词。威海情况令人振奋，几年翻了两番，将于九五进入小康也。

会后到东山宾馆看望高老。又谈到康生：刚到山东时，见饶漱石：请饶政委多加指示。饶说你来就放心了。“过去我领导他，现在情况不同，三天一汇报。”说曹轶欧特坏。又谈到党风问题。

下午作总结报告。先速唸一遍，花一个多小时。然后讲了“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等三个问题（去年山西讲过的），共两点四十分钟。声音洪亮，一气呵成，引起人们惊异。喉稍哑了。

晚饭后同薛京、李英健散步。东北退下来的人手仍长。

吃得太好，中午仍两只大对虾，是捕涝［捞］的（市场无有）。

1991 年 5 月 17 日（星期五）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先参加中南组会。广东江森（付［副］部长），四十年概述，许多事不知，年青人更不知。“美国富人天堂，穷人地狱”，你为何将子弟送去？湖北省正副书记死 28 人。广东组织史教材影响极大。傅振武：有的干部工作结束后安排不当（河南）。总结全面具体抓典型好，一次会比一次会好，一步步深入。业务研讨会解决许多想到和没想到的问题。推广即墨经验，天门本子，老同志特别关心，赵文甫参加上报本会五次。县本最后也由省审。《存查本》——最早党员、叛徒等，争论写清楚。二七罢工一个好组织被破坏，查不清；最早组织，罗章龙谈六次靠不住。广西邱如岳谈：红七、八军 7000 人，“打下桂林、南宁吃月饼”，很快纠正；到江西只剩 2000 人， ’49 年剩 200 人。现在的青年就是钱、钱、钱。代价太大，一本生动教材，绝对权威。上报本审查七次，150 个老同志范围内征求意见。托派问题，群众组织性质（政权）等。自编本 140 万字，上报 35 万字。湖南编人物事件辞典 60 万字。

上海沈忆琴：同中编组甘苦与共，30 年代区委材料从未整理过，区县支持，到武住三元一宿招待所。87—90 年，一个区已有 2000 人次调动（40 多人弄不清了），新机构多。40 年中临时机构已弄不清。离退休老同志放弃高薪作此事。执政党精简反复澎涨［膨胀］，其规律？反腐败——机构问题甚多，好房子必机关，一个机关一套设施后勤汽车，级别、桌子大小。

福建社民党、AB 团 10600 人，36 年托派、城工部事件（6000 人）杀 130+领导干部。安徽埋怨时间长：整编艰苦，滴滴血汗凝成文。劝君莫道时间长，埋头苦干有几人？七八十万字，看累死人。骨干力量不能散。中央、省两级搞组织史。

17 日下午作字十来幅，本地、省市、广袋、印厂及会计之家、教师之家。（“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夜听小组汇报，睏甚。大家对中编组甚满意。我的总结报告全面、深刻、具体，一致好评（系统、科学）。

1991 年 5 月 18 日（星期六）

夜半奇梦（与高音 sex，公公[21]干扰）大叫而醒。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早餐前作大幅字 3 张。

---

[21] 李锐 4 岁时父亲病故，母亲只 35 岁，立志一人将四个孩子养大（小女儿不幸夭折），让众人以“公公”相称，意思是自己是家中的男人。这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是非常了不起的。高音：李锐的前妻范元甄。因其喜欢吵架，声音很高，李锐的两个姐姐称其为“高音”。——李南央注

杨小池发言提出今后研究问题：省委及省委书记、中央负责人、中委等牺牲情况。第一个支部，各省建党具体历史背景、条件。白区牺牲干部，战争中烈士，特点、统计、典型等，过去均鲜为人知。中央与地方党刊，同民族资产阶级具体关系（湖南曹伯闻、凌霞仙等）（四川刘太太）北京查了 1919—49，30 年报纸与有关刊物。一页页查，老同志一一采访，人名索隐［引］。有的问题如实写出，不分是非。

1991 年 5 月 19 日（星期日）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续作字，并诗一首，书赠威海市委。下午参观刘公岛，正厅已有蜡像 10 人。丁汝昌、邓世昌等（刘某自杀，已平反）。丁在东厢房服鸦片自杀。丁公府已修复。手植丁香，大锚前拍照。丁，安徽庐江人，红卫兵曾掘墓，无葬品。栈桥乃百年前旧物，7500 吨旗舰，可供 300 人用人造淡水设备，现在海军尚无！现在 4000 吨而已。

夜仍作字。晚饭后到两“家”看望地方同志。谭福德赠刻瓷盘与海参、虾米。

1991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一）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黄泥村参观。确是黄金村了。2/3 户已盖别墅式房屋，二层楼，豪华装饰（比深圳渔户豪华多多），壁镜、宾馆床盖、字画、录音电话、花岗石铺地，小庭花木，塑花点缀。有文教中心大厅，同上海合办服装厂等。下午续作字，题名、盖印，共计 70 幅左右。通身出汗。洗澡，并洗衣。

下午总结会闭幕。杨小池讲话甚得体。王明哲作总结。我说从刘公岛到黄泥村，百年变化方向清楚。续编要留人，礼尚往来。如果说过去中编组对大家有所帮助，今后则须大家帮助中编组编好中央本。谭福德、臧海强（威市长）奉陪到底。晚宴干白酒四杯，功德圆满。祝酒辞曰：饱了眼福与口福。港澳办来的人答应供书。

送赵培义、兰石朝（湖南女同志，一人独编固执到底）三张字。

洗澡、洗衣。

1991 年 5 月 21 日（星期二）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早晚有人离去。

早晨作大字数张，横幅数张。笔砚、印泥囊括而归。

与李英健谈妥，加诗词书法、新闻、体育之研究几篇，送刊物发表几篇。

上午与薛京、李等散步。民间传说十等人：头等是公仆，孩子老婆都享福；二等搞承包，吃喝嫖赌都报销；五等人大沿帽，吃了被告吃原告；九等搞宣传；十等人老百姓，学习雷锋干革命。

臧市长仍晚宴，对虾一只 15 元，市场买不到（头等人享受之物），全出口。市长从基层上来，干过多种职务。

此次会议组织得好，皆大欢喜。路上廷栋谈二事：记者们原安排住东山宾馆，反起误会，赶紧移至会计之家。河北发言时无电视拍照，立即补上。地方过份周到，动员服务者近百人，还有医护人员。

赠威海市诗：

杜鹃争艳斗新奇，海阔天高任鸟飞。
甲午莫忘刘公岛，心齐定让泰山移。

1991 年 5 月 22 日（星期三）到广饶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行装昨天已整理好。薛京随陆沅等游曲阜等地，小曾、廷栋同行。市长等一早来送行，诚心诚意请我来过夏天。广饶县委办主任陪同，还有公安局负责人，又是开道车。路况尚好，十一点半到莱西，县书、县长们没接到通知，盛情款待。辣椒甚辣，有炒菜吃了。休息一小时。

下午二点出发，市长丁瑞云、付［副］书记陈雅坤等送行。基层干部已西装化、名片化，一派开放气象。五点半抵广饶，全体在家常委、书记、市长等都来。商定明天在此度过，不去东营了。印厂即在城内。晚宴吃驴肠、驴肉，本地特产，有药用价值云。

客房摆了香蕉、橘子，我也就随手大吃了。宾馆服务，山东可能县一级都够一定水平之势。

1991 年 5 月 23 日（星期四）广饶一日 喷一次

睡得尚可。六点起床后，呼吸有阻碍感，即喷一下。可能气候不适应。早餐菜饭样数多达十几种。八点出发，书记陪同。先看博物馆，“南宋大殿”（原关帝庙），北方少有的木结构。出土有大汶口、龙山文化陶器，宋瓷浮雕，大黑陶盘有压光画纹，非雕刻（国内罕见）。此县原名安乐（江西有同名者），乃孙子故乡，同惠民打官司。看《共党产宣言》初版（在威海题词：东方起风雨，光焰照千秋）封面已模胡［糊］。有李耘生与章蕴及儿晓林合影（李本地人，31 年南京牺牲）。有刘集、延集两性［姓］村。刘子久本地人。此县 23 年或 24 年有支部。为博物馆题词：“灿烂古文化，革命新篇章”。44 万人，1.8 万党员。

参观东营印厂。我写的招牌已悬在大门。观激光排版（排字样板）胶印、压模等。在大门留影。今天成了该厂节日。下午座谈，此县支部与党员{留}作用都好（是老区），保证与带头作用：计划生育、征购、提留（7%收入）都不困难。县——镇乡——村有党校与党活动室，成教育网络。不合格党员 0.4%我按江泽民苏联讲话估计。

(广饶一日)真正先进县

1） 六突破：工农业总值 10 亿元（89 年），90：11.7 亿，13%。

①工，6.4 亿 18%，26 个县企业无一亏损。

②粮 6.58 亿斤，17.5%。③棉 31.1 万担，17.6%。

④肉鸡 250 只。⑤财政收入 4298 万 11.5%，上交 1000 万，86—90 收支平衡。⑥储蓄余额 3.09 亿，56%。

人均收入——907 元，增 100 元
人均粮 ——1309 斤，增 169 斤
人均存款——664 元，增 159 元
} 略高于全国水平 已细粮化

100 户，84 台电视机，彩电 30%。

2） 五大发展：

① 村村通电，生产与照明，用 1.3 亿度。

② 村村通柏油公路，三年做到，全国第一家。

③ 农村中小学校舍改造，三配套，全国先进县。教师工资高于机关干部，民办一致。九年义务制无问题，继续提高，升学率高。

④ 体育事业，送 50 人上省、国，全国先进县。

⑤ 卫生事业，8 个防治病项目已验收，卫生保险示范县，儿童 100%免疫。

3） 八五奔小康，九五大发展，2000 年，工业 20 亿。现 6 项国家表率，省 43 项，打基础为主。

93 年村村通电话。

无一干部盖私房，无一人用公款让子弟上学。

1991 年 5 月 24 日（星期五）晴

昨夜作字六、七十张，疲惫之至。只能满足所有求必应也。到十点半回房。

七点早餐。县干部仍陪餐送行。八点准时出发。有一老公安干部陪同。

1991 年 5 月 25 日（星期六）雨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连阴雨三天，北京少见天气。上午到秦川处报归。告高狄日本之行唱东亚共荣歌事已有反响：本人近来肝火甚旺也。威海会议《人民日报》刊了新华社通稿，鄙人名字见报。估计“左”王等将训斥报纸也。

上午到医院治牙，白血球正常，不必拍胸片。取回一大堆药。遇刘英大姐，告以王胡（王震——李南央注）胡说“反动分子”事，劝我不必介意：就这号人，谁人不知。

下午去党校，威威回来了，像小老头，44 岁还要到哈佛读博士后！力丰在瑞典竟转业搞企业了。呜呼！铁铮不胜感慨：最好一个子女，或一个没有。灼姐更瘦，大骂小毛不是东西，与珠珠两姐妹矛盾甚大。将芒果一枚（小彭送我的，印度产，15 元一只）送之，又海米一包，每次不空手，心意而已。

1991 年 5 月 26 日（星期日）晴

六点廿分起床，略作活动。有喘意。早饭前吸氧 20 分钟，很觉舒畅。

玉珍外出购物，招待下午客人。翻旧报刊及信件。平江拟籍［藉］启明女校搞海内外活动，欲我主持其事，老傅又来了。岳阳办事处电话题词之类。接元化电话，谈方增先出国事。本人并不愿去，夫人要去。

下午三点麦克法夸尔、林静聪及一侨生（北大进修）来，谈到五点一刻，吃了饺子。关心班子，“是否邹家华”接任？对江如华国锋印象。我说可以寄与［予］Hope 也。只要经济继续改革，开放形势不可能大逆转，不可能走回头路。可以各取所长，各补所短，人类总会朝进步方向发展。《实录》翻译接近完成。施拉姆主持毛集翻译。1912—1920 已完成，将出版。

玉珍同小琴［芹］大吵一顿，居中调停。晚饭后散步，夜观女排比赛。

1991 年 5 月 27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睡得不错，多梦，旅行爬崖。

上午到医院续治牙。遇见韩光，心脏不好，加倍小心。刘家栋要《实录》。同张灿明谈了半个多小时。他到温州一带看过，还有个龙港，未给一分钱，发展很快。有三、四、五层楼房，豪华型，底层多作坊，并雇工，上几层为居室。盈利政府所得税拿去 55%。扩大生产投资及公积福利等，个人收到 10—20%。来参观的人谁也不敢正面支持。只李瑞环表态好一些。他倒是同我观点一致：有什么可怕呢？

归途到内部书店购书 91 元，8 本。有《全唐诗典故辞典》上下卷（39 元），真是大工程。

清理书架底层，累极，只得玉珍帮忙。保留的杂件太多，纸封旧套就一大堆。

下午到河边散步。夜观女排胜美国，打得甚好。

1991 年 5 月 28 日（星期二）雨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人民大学专家楼，应陈叔平约，同泰伟斯谈话，问了些小问题：领导人病休问题，如当年林彪不去朝鲜；康生 49 年后称病多年（未当上华东第一书记）；陈云未参加南宁会议等。答以真假都有。只有最高层者能如此“病”也。51 年 12 月李立三挨批，少奇未参加（观点相同），此事我不知道。又高层接触（同毛）多不多？因公因私？不相信高饶联盟，有密切往来关心生活圈子情况。彭信反映［应］，“左”派情况。还有贾托［拓］夫、张闻天情况，彭曾谈到信中故意带刺。五六年反冒进历史背景。上次那个表还有些没谈到。

下午两点半到民族宫三楼参加余姚县驻京联络处开张典礼，地方乡情浓厚。与秦川同去，得物品一大包而归。恢复游泳，1000 米。

夜老傅与平江教委、卫生局长来，又是伸手要钱。只好转信。元元、延滨来，江西清明吊唸耀邦满城打饼子，接待四方来人。有湖南去的。

1991 年 5 月 29 日（星期三）喷一次

盖薄被也热，换毛巾毯。六点 40 分起床，略作活动。上午人客不断。薛京一早来，已上班。谈《大跃进》设想，写法。

岳阳市文化局顾问付景久，文化志办公室主任文万左、刘齐家来，谈《岳阳地区苏维埃时期文化史料汇编》题词事，言及平江干部作风较朴实，而临湘则大盖私房。殷志高确能干，敢想敢干，作风泼辣但不近人情，骄傲，似目中无人，积怨甚多。市长也是较好干部，这就同一把手的诱导有关了。

牛洛滙、陆茂竹来。牛谈自己身世，前夫谭是四师干部，莫山县书牺牲的。后夫是公安部一局长，文革初自杀。一女儿现专心搞国际交际舞，上海的儿子是谭力夫铁哥儿，谭力夫挨整（康华事），头儿无事。

下午游 1000 米。到机关时，犯喘，喷一次。

1991 年 5 月 30 日（星期四）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续清理南屋书架，清出黎澍最后一天书桌全部复印件：睹物伤情，一个智慧的无畏的头脑，谁来替代？

看威海会议纪要。下午到机关，才知为钱听涛所写。文字啰嗦，改了一大半，交小曾改完。收到山西吴敏等信。

游 600 米。遇李鹗鼎。昨天遇汤钦训。

悌忠来，小妹受 SSC 聘事已落实。6.9 飞 Dallas，在得［德］克萨斯州。这样就放心了。将来可能在技术有所成就。忙忙独立性格发展很快，在西德半年锻炼也。

上午林瀛来，原来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人事纠纷，并不是什么简单的不让登记，而玉珍交的张莉信，则太空泛，客观上是骗我的好心让组织部“代劳”。结果弄到组织局，还逼我给组织局张幼敏打电话，极为恼火，闹得很不痛快。

夜袁焕新来，介绍一种 Sex 访衰工具。

1991 年 5 月 31 日（星期五）晴

三点半醒来，睡不着，四点起床。清理南屋杂件，活动半小时。

上午冯兰瑞来长谈，过一十点。社科院仍抓住她不放。经团联 4.24（89 年）纪念五四会是何性质？冯曾谈到学运，一二九运动等（我说时代不同，难对比，早已忘却。否则顾委也会抓住不放的），我只记得说过一点意思：会上反映可写出报中央。经团联存在与否，早就派人进来要接管。几个刊物一个出版社被封掉，一百多人处理。出版社盈利一年几十百万。郑必坚说苏绍智为老反革命、死反革命。现颇走红。还有上海（江）电话问题。冯告苏不要抗议了。我意此事不必再溯其源了。又谈到李昌“天下为己任”，又上书“精神文明分阶段实行”，何必干涉也。

玉珍上午外出散心。

下午游 1000 米。遇秦川。

1991 年 6 月 1 日（星期六）阴

三点服眠药，久久不能入睡，大概六点左右睡着，七点一刻始起床。想到二事：延安写《开展吴满有运动》社论，发展新式富农，中国农村特点在富农经济不发达（东北较多经营地主）。如果五十年代不急于过渡，则今日局面早已出现。为何不能发展新式企业主（小资本家）呢？这是东方社会主义必然特点，要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二是可写一篇《我与肖三的来往》。

上午陈四益、苏丹先后来。上海皇甫文事件香港大报导，后台仍左王也。《沈阳记事》文打印好，5［6］.3 寄陈一阅。手续周到。

青年文艺会，王胡讲了两句让人唸稿。最后巴金、冰心贺信、贺词，满堂鼓掌，自讨没趣。袁木作报告，规定不准缺席！

下午游 800 米。孩子们太多。

1991 年 6 月 2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找出杨清的材料，文章难写。

南屋清理出头绪，旧《龙集》也已找到。上午作字，山东题书名与书题词。《黄河三角洲的呼唤》，“功以才成，业由才广，才如积薪，后来居上。只有人才四化方能实现国家四个现代化”。岳阳地区苏区文史料书：“熹微破长夜，光焰照千秋”。

小多一家来，午餐有平江醃菜红烧肉，老傅送的。

下午珠珠和威威来，谈家庭矛盾。父母间，父母与小毛间，小毛与兄姊间，等等。中心在小毛，口出恶言伤害父母，极端自私，无一优点。还有家庭经济上矛盾，正谈着小毛来电话：灼姐病危。找值班室要车赶去：似入弥留状态，用药物维持。医生言几小时之内也！学校老干局等人在，谈及火化了事，不行任何仪式。并谈我的生死观：失去工作能力，即无意义也。

上午董保存及上海　钰（原文此处空一字——李南央注）来，《书林》已封，约自传稿。董谈：看到许多档案馆材料：大跃进时毛变化大，邓子恢稳当，谭老板想入恢恢［非非］。同徐水书记谈。陈伯达等到范县。

1991 年 6 月 3 日（星期一）阴 早晚各喷一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晨薛京来，正好将改好的山西讲话带与小曾（题为：“研究一些问题”）并寄出题词。

玉珍打电话，得知灼姐早晨七点半去世！即于近九点赶到党校医院。见到卧床遗体，瘦削面部，想起幼小起，姊弟相依一生，亲额部而恸哭。同校方负责人谈到姊弟关系，一二九后受我影响，参加革命，

抗战时期一直在国民党区工作，遗体一起送到西苑中医院太平间暂存。然后同铁铮一起到他家。谈家庭矛盾，儿女关系。小毛过去过于娇生惯养，以至骄娇二气十足，导致同父母无礼行为及姊妹间目前仇视状态。主张父亲开好家庭会，约法几章，必要时我来帮忙。

下午同玉珍到医院，治牙，查胸闷。定好 6.7.8 三天作详细有关体检。归途看望帅大姐，心脏有病，人还有精神。与双壁［碧］谈志民事（在海南表态不明确，被刘泽彭抓住），并自己待遇问题。

1991 年 6 月 4 日（星期二）喷一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何康之子何迪来。他也认为接管沈阳驱逐瓦尔德总领事，当时中央对美方针有原则变易。他是美国所的，专搞中美关系史，查过档案，同很多人谈过（伍修权等）。毛深恨赫尔利（第一次在延安谈了五点协议很好）出尔反尔。也曾争取过司徒雷登，当时美政策是放弃台湾。去美国同傅泾波作过口述记录。对美有过幻想，六届七中全会，大会主席团会议发言，总理还比较持平。后来即大变，一边倒向有关。接管沈阳时，高岗 11.10 左右有致毛电，逼走美英领<事>断水电等（当是苏代表意）。毛回电同意。后来对军管会有几次批评。我曾对陈云作检讨有异议（原来也是执行中央方针，1948.2 月电报、保护政策）。何康被限五天作好交接班（宋平意），说陈云儿女反对“邓左王”。

下午游 800 米。买回书五本，有《周作人传》。

1991 年 6 月 5 日（星期三）晴 喷一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李泽厚来，谈到十一点。他被卡断出国，邀请单位极多，最近威斯康星大学聘四个月，2.5 万美元，何乐而不去。为此致信江泽民。我意可寄去。又谈毛的个性与思想：多疑、敏感；意志坚定——热情浪漫；农民的精明细致与狡狯；自傲与自卑（我补），北大受气；接受儒家思想多少？墨子影响；不屑于挑水（为了节时），定要做体力活；不愿受任何约束；180° 变化，快而大；权术——喜怒莫测，朝令夕更，帝王术；难以投其所好；个性——从思想解释不了。“有的人睡在床上，有的人睡在鼓里。”写《近代思想史》时，写了太平天国，即有日本人问有无影射？实是成功了的太平天国。我意“现代化的农民领袖。”陈英茨随来，谈王军涛、陈子明本已逃到南疆，先后被惠远告密被捕。表现不好的是妄人刘晓波之流。

为林瀛写致徐少甫信。

下午游 800 米。岳阳来人取走题词，赠书 8 本。

夜看望徐滨。

1991 年 6 月 6 日（星期四）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将北屋书归柜。随手翻《周作人传》。兄弟不和及尾声等部分都写得很好，很客观有分寸。作者对鲁迅有微词，对郭沫若有贬语，对周作人的灵魂挖得很深，花了十年功夫搜集资料，盛年（五十岁）写出此书。陈英茨送《光明日报四十年》上戴晴文“我访学者”写得颇好。此女不管是鬼是神，文章是可取的。

下午游 800 米。晚饭后薛京来，交待同朱正通电话，告以信中事（找大跃进材料及杂文集）。从双壁［碧］处得知陈峰彩经济事发，他那个社收款有五万元（学员人收 560 元），让其写材料矣！

董边电话，催观田家英藏清人字展。

上午到医院体检，空腹，肝区如故，增心结构电扫测，正常。归途观家英藏清人字。

光远来未遇。下午游 800 米。

1991 年 6 月 7 日（星期五）喷二次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半夜喷一次。只盖被单，觉凉意引起。觉空气不好，坐客厅入睡。秦川来问“王莽谦躬下士时”诗意。

上午到医院，背 xaoter，查各科，基本正常（血色素 10.3），同外科刘大夫谈，他不信气功与补药。遇王惠德与胡启［啟］立，祝恢复工作。要他记下十年经历，只摇头，要我“多保重”。

十一点半与小雷一起吃午饭。十二点半到党校铁铮、灼姐家，孩子们都在（只小胖夫妇在瑞典未归）。“生平”简略，写得很好。一切后事也都商量好，骨灰埋在十三陵水库山腰松柏林地，也都看好。一点半从太平间取出遗体，孩子们抬上车，到八宝山后院火葬场地。过去来过没注意，有七八个火花[化]入口处。遗容化了妆，都看了下。买好红木骨灰盒。一切就结束了——灼姐此生已一了百了，思维与载体即化成骨灰！

1991 年 6 月 8 日（星期六）喷二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医院，交 Xaoter。归途与玉珍看望于刚，告知灼姐去世消息。生活刻板之至，一切随俗，看报看文件。离不开小贺（老婆孩子被拐骗，一直无消息）。每天室内外散步两次。媳妇苏娜为地宫做鬼塑，一个才 100 元。

下午游 800 米。薛京送来文件，七一讲话稿。《早期》第三版还要送文献室审查，真是天大笑话！

1991 年 6 月 9 日（星期日）喷三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江《七一讲话》，毫无新意，强调专政，反自由化也。马克思主义根本不谈发展。秦川来，谈高狄要见江，得到安抚（表示信任）。

大胖夫妇、威威先后来，谈小毛、珠珠原是家中女皇，娇养一生，走向反面，使得父母一欲撵出家门，一不进家门。兄妹间有过批评斗争，但未起作用。现在中心问题在保护父亲如何安度晚年。玉珍比我细致，目前对小毛还得留有余地，免走极端。

下午钟［宗］凤鸣[22]来访，原来与汤钦训同在 120 厂。北航进修学技术，最后在体改委。盛赞《实录》也。赵已认识踩人一脚之非，后悔不已。子女经商亦随意处之，用青年过偏。传说陈批评 ’89 风波三点：领导造成，赵证据不足，仍一人说了算。邓大人：不上纲上线，不了了之。

朱正来，云长沙亦有“反标”事。

钟［宗］凤鸣来。——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1 年 6 月 10 日（星期一）大雨 喷四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预报准确，有大雨。小雷一早来，早餐后与玉珍赴党校，途中接大胖夫妇。大概近九点始出发。全家送灼姐骨灰到十三陵水库山林安葬。途中大雨，车阻（走中央档案馆那条路），

[22] 宗凤鸣与赵紫阳在青年时代参加革命时相识，友谊保持一生。赵被软禁后，宗仍可自由出入赵家。他曾两次带李锐前去看望赵紫阳。2007 年 1 月在香港出版了《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李南央注

又转回绕行，骨灰车又灭火，只好全体仍回党校，时已过十一点。如将［讲］迷信：灼姐还想在家中呆几天也。同铁铮谈续弦事，他原无此打算，大胖夫妇想到的人，我不满意，将来再说。对两个女儿，必拒之门外。见到赵华明，也毫无复婚之意，而小毛则有意[23]。回家午餐。终日觉得气闷不适，连书也不想看。

田方电话，又谈三峡，说江泽民让下毛毛雨也。邹家华口气也变，计委老干部咨询拟再提意见。

1991 年 6 月 11 日（星期二）阴 喷四次

四点醒来，不能入睡，想到“反动分子”及“左王”“地下”等事，难以平静。如明天参加小组会，讲不讲点此类极不正常之事？包括何新长文丢丑之事？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整日感觉喘意时袭。翻阅报刊。廖承志女儿《伤情最是忆旧时》，情文并茂，写得入人心。

下午韩钢和余习广来，薛京亦来。余谈大跃进材料，他搜罗甚多，有许多尖端，多农村方面。以回忆为经按时序、地方、见闻穿插材料。想法大体相同。说经过统计，饿死五千多<万>人！平江甚典型，妇女也光身夜战。237 万红薯卫星，以一切反光物吸收阳光，倒开水保温等。如此更增信心。

第三版原来是辽宁省委耽搁五个月，说是多自《早期著作》而上推，出版局又推给文献室，令人气愤。是否故意为之？

曹君来，谈及“严重错误”，自己说，我有何错？钟君[24]谈话后极为满意。

1991 年 6 月 12 日（星期三）晴 喷四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今日哮喘时袭。七点廿分动身赴党校，八点前到达。与铁铮略谈，二女不能住家中必予落实。八点廿捧骨灰盒起程。孩子们与党校老干局人坐大车，经过清河、沙河到昌平，路极宽，两旁树木成荫，旅游要道，大不同于五十年代矣。九点半抵十三陵水库旁山坡，哮喘发作，我不能至大树墓地。钓鱼者骑车络绎。空气极新鲜。十一点半始葬毕（碎石山）而归。

下午翻看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铁铮处取来）：西柏坡二中全会认为时［是］进城发展生产了（根本未提阶级斗争主次问题，似不愿或未见黄克诚回忆）。想方设法为毛圆场，刘天津讲话仍批“剥削有功”，语言不对等等。陆定一谓之事后诸葛亮。

夜韩钢、朱正先后来。取走《读书生活》共六篇。说余习广文风喜肖延中。我的印象自视颇高，喜搬弄西方玩意。

下午没去顾委也没去部里参加小组会。

1991 年 6 月 13 日（星期四）晴

夜半未喘，五点半起床，喷一次。活动半小时。夜半醒来时，代灼姐吟得示女诗：

青山作伴水为邻，树下长眠枕树根。
唯有偏怜遗恨事，弥留时节最伤心。

找不到关于曾国藩的摘录，得重新看湘潭大学的《研究论文集》。

---

[23] 小毛：李锐二姐（灼姐）李英华的小女儿王兰江。赵华明是王兰江的前夫，两人育有一女。王兰江后来嫁给一位瑞典商人，移居瑞典。但是这个婚姻最后还是破裂，王兰江又返回中国大陆，靠领取瑞典养老金生活。——李南央注

[24] 曹君：鲍彤夫人蒋宗曹；钟君：应该是“宗君”：宗凤鸣。——李南央注

下午四点，铁铮一家父子女五人先后来，饭前同威威漫谈美国见闻。诗只给大胖看了，暂不给女儿们看。饭后开家庭会到九点半。我从高干子弟情况谈起，当年中央决定形不成，我开过两次座谈会，流产。于是谈到曾国藩的家教与后代，我曾在书记处会上作过介绍。然后讲到本题，灼姐溺爱不当。当前问题在如何使老父亲安度晚年。小毛首先表态，自己有能力，有地方去，随时可搬出家住到力丰原住处。于是最大难题一下迎刃而解。只有威威对小毛还讲了几句重话。我与玉珍对小毛照顾母亲病情予以表扬。珠珠没多讲。大胖也只轻描几句。铁铮最后表态。关于找老伴事儿女们也都一致同意。

1991 年 6 月 14 日（星期五）晴 喷四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整日喘意威胁。光远电话，他也没去开会，因药片入气管跑医院。

下午朱正来，会已开完，可以挤空劳动。将北大新闻研究会等材料交他成篇。薛京来，三版事已妥。李英健颇感抱歉。

林静聪来，正在写论文。陕西、江苏都去过，材料难收集。北大管外籍学生办事处负责人甘键（女、付［副］职）很坏，故以为难。“多快好省完成”，大概是安全部来，校方无办法。法夸尔有意为我立传，英、中文版同时出，林是否干未定。因之略谈“自我估价”：平生独立思考，不盲从；办事之人，报纸、水电、人事，可以作出成绩；能文、政论、专论、记事、传记、杂文各问题，旧诗词等，结合业务宣传好手；性格开朗，直率，行直道；善处逆境，耐劳苦；能交人。

留林、薛晚餐，颇丰盛也。

1991 年 6 月 15 日（星期六）阴 喷三次

半夜喷雾后，在客厅入睡，有凉风也。六点起来，活动 40 分钟。上午玉珍陪去医院。看中医，治牙并拔牙一颗（半个小时闭嘴咬牙切齿）。

拟补正《独服曾文正》一篇。去大连事，薛京已与办公厅联系。

下午缓游 600 米。一个星期未来了。遇武衡，谈小组会只九个人。黄华谈东欧困境，捷克惨状；贺晋年谈“军民共建”，不过互相利用，车辆平时保养不好，无战备观念。6.4 时好些装甲车不能用；武谈像政府报告，应当是总书记着重讲党风。焦裕禄等片在青年中影响很大（武不认识玉珍，那天在医院遇见不敢招呼。）

1991 年 6 月 16 日（星期日）晴 上午 2:30-8:00 喷三次 又二次

两点半醒喷。大概是北风太大，凉醒。五点半又喷，到客厅睡不着，六点坐阳台深呼吸，不起作用。吸氧半小时，八点又喷一次，始较正常。

上午陈英茨来，云北京市委头头们共接一百多张“焦裕禄”电影片［票］，有的还附言；邓左王也接廿多张。这也是群众发洩之法。

由于服药不慎，药片卡喉（大概是一点片粉），引起剧咳，转而喘息，胸部作痛，虽喷雾，仍难受。玉珍为作电针穴位震动并按摩，稍稍平息。中饭在南屋负离子器前缓食，一碗没吃完！

下午勉强自己将《独夫曾文公》补正完毕。吃香蕉、苹果各一枚。

小多夫妇与胜利及小琴［芹］来。见我窘状。

1991 年 6 月 17 日（星期一）晴 2:30，6、12 点各喷一次

两点半醒来喷一次。六点半起床，仍喷一次。坐阳台小活动半小时。

薛京来，文章又改正一页，交与复印并转韩钢，寄与山东（共两篇，《国学》投《齐鲁》（？），《曾》投《文史哲》）。

威威来，略谈小毛情况。父亲不敢“逼”女儿立即搬出。

翻台湾校友会直接寄来的《珞珈》108 期，我似乎应当写一封信与编者致谢。

翻新到《瞭望》23 期两种。塔里木盆地原是海相沉积，自南极边板块漂移过来。丁肇中 L3 实验在日内瓦 CERN 情况，丁常年欧美间飞来飞去，现在科学已无国界，经济其实也无国界（都追求市场与价廉物美也）。何年政治无国界呢？

1991 年 6 月 18 日（星期二）喷四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珠珠与威威来呆了一天，晚上九点才回去。谈小毛极端自私自利，目中无人，对父亲骂“滚出去”，母亲进她的房即怀疑检查什么。灼姐直到临终前不久才彻底自省此事，决然命小毛离家。写了两页伤心诗话。

威威也证实此情。在医院对母亲仍凶狠之至。

在美国与人际来往学了一套生活打扮与一切为己。

蒋南来，谈二滩世行贷款可望解决。钱正英记者会，外藉［籍］记者问：你们把李锐先生藏到哪里去了。钱答：为何用“藏”字。李在北京，身体很好。此为翻译告知。

1991 年 6 月 19 日（星期三）晴 喷四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找出与《读书生活》有关资料，翻了半天。

下午薛京和李英健（另一编辑）来，《早期》问题出在辽宁省宣部一［付］副部长之“左”，现换了一人，改了批示。北京文献室毛组帮忙解决了。李甚有歉意。《读书生活》再不要遇见这次麻烦才是。

1990.4.10.黄鹤楼留言簿留联：

古往今来，放眼江山多巨变
人事代谢，登楼兴废总关怀

4.10.夜书怀，登黄鹤楼有感

江岸当年曾露宿，新楼老汉喜登临
往来多少惊心事，五十六春无限情

1991 年 6 月 20 日（星期四）晴 喷四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今天喘意很感。

上午在北屋工作，将《湖南农运报告》又看一遍，订正“马日事变”一段，李维汉回忆中，欲将责任最后推诸林蔚。据文献毛组说，唐振南有文详细考证，责任仍在李维汉。

将余习广处取来的几篇“大跃进”典型稿，翻阅一过，都值得引用。先复印留下。

下午到办公室，让他复印各件，并续与余联系。

勉强游 600 米。

夜观“开天辟地”，颇有气势，夹以生活细节，避去枯燥。关于“问题研究会”事，毛与李大钊对话，明确表示从迷误中觉醒，处理甚好。

上午[redacted]来，送一袋荔枝。他已［以］个人身份在香港从商，同下层人有意识生活多日，了解穷人情况。为军事高尖技术偷引服务。挂靠统战部。

1991 年 6 月 21 日（星期五）晴

从半夜起到中午，喘息难止，喷了四次。将两篇东西定稿。《曾文正》改正稿交李英健，下午来取去。辽宁省委欲我先在沈阳停二三天。

玉珍与张利为威威登机手续事，竟跑到机场海关才闹清楚，但威威还不相信。王铁铮也打电话给我不相信，予以顶回。这家人都糊塗了。

下午力疾游 600 米。喷后下池。

晚上玉珍与小多夫妇还有小彭，到复兴医院换回氧气瓶。

徐滨回山东老家莱州探亲归来，送我郑碑印本。非常感谢。

1991 年 6 月 22 日（星期六）晴 喷四次

喘息情况比昨日稍好。上午到医院治牙，拔出门牙下齿一颗，另两颗下周六再拔，已不成牙型矣。又看中医，再次谈到潍坊疗法，注射中仍有安［氨］茶碱也。又看内科取药。血压正常。

下午王宁与儿子李坚来。广东人留恋叶选平。到山东曾听到老同志谈论我的“庐山报告”(88 年夏同几十位同志谈的)，又谈到金明之“左”，何必如此。唐棣华云，对黄老回忆录有意见。

力游 800 米，完全仰泳，感觉便于扩张胸肌，对呼吸锻炼有好处。

必须开始作去大连的准备了。

1991 年 6 月 23 日（星期日）喷五次

离不开喷了。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小多一家，胜利一家来，下午回去。小秋林总是“怕爷爷”。

清理“大跃进”资料。甘肃引洮资料过去没翻过（没有回过信），大体还可以的。水利资料相当全。自己的一大堆笔记本够翻的。

1991 年 6 月 24 日（星期一）晴、雨 喷四次

终日喘意不已，特别大便时易引发。

上午续清理“大跃进”资料。薛京上下午来交复印件及顾委件。他跟爱人终谈妥，可以去大连。关系冷热交叉。岳父“左”也有影响。说自己不“左”是研究民国史之故。

上午十一点同玉珍到对过发信购物。致台湾《珞珈》编辑蔡名相函，收到刊物表示感谢。“交则泰，不交则否；否极泰来，亦天道所从也。”苦瓜两斤，3 元，还是应当坚持散步。

1991 年 6 月 25 日（星期二）晴 喷五次

晨起略作活动。上午顾委有报告：李岚青［清］讲外贸，因喘息没去。晚上中国剧场晚会也没去。

沈桂芳来，送盆花。赠《实录》。她从农科院付［副］院长处见到。因此同她简单说及本人在京处

境，同“左王”等关系。她大体知道。应避免述及此种来往。

光远来，谈“左”派控制一切，才发动批邓，从上海“皇甫文”事起，反对提“市场经济”，只能提“市场调节”，《人民日报》组织满版文章（蒋学模等，均复旦人，上海有复旦人来京告状）。宋平出头批。密云不雨期，估计短期内可见分晓？暂姑妄听之。接着海南（省府经济中心工作）卫凯征（女能人，武汉水电学院毕业，在校即出名，有事业心）谈职称由正处级贬到正科，是李志民搞的，三年不领工资，准备到丈夫公司做生意去。留午餐。

夜朱正来，给湖南带去两篇：“读严译”与《伦理学》批注。

1991 年 6 月 26 日（星期三）晴 喷五次

今天仍受喘息威胁。半夜喷起，约四小时一次。早期吸氧半小时。

上午看 58 年毛同赫三次谈话记录等。看邓伍文为罗章龙案写的文章和信，很严谨。

下午坚决游泳，800 米，全仰泳，较慢，通身舒服。呆在家中就是个病人了。

秦川送来报纸。同万里谈了一个多小时。现持沉默，“还有什么改革”，“声音铁板一块”。认为必须有一种“震动”，才能改变局面。

夜威威与小毛来。威威住此，以便明晨去机场。42 岁了，在美国八年，还有［要］读博士后，这样才便于在美教书。看来本质上还好。

1991 年 6 月 27 日（星期四）晴、阴

六点起床，吸氧半小时。

玉珍（还有张利）送威威到机场，顺利乘美航走了。两个大箱子。

上午赵振声来，为《施嘉炀论文选》题词。九十岁纪念。

大概是夜晚没睡好，又过度劳累，玉珍下午卧床。小多来照顾。吃饭很少。晚上谈话对我成天伏案与看书报极为不满，而以隔壁两口为例对照。我也心中生气。不让动脑操觚，活着干什么？同玉珍这个主要矛盾不易解决，今后要结合身体锻炼来缓和矛盾，包括一起定时散步。

看薄《回顾》，快速流［浏］览办法。

下午游 600 米。二点半喷雾，下水未喷，平安过去。

看完乔木长文，12 条发展，有的是政策，过去“失误”二字轻轻带过。全部为“成功”经验，付出了什么代价呢？《群言》最近一期，刘德海谈琵琶演奏，却连［联］系到对资本主义的认识。

1991 年 6 月 28 日（星期五）晴、雨 喷四次

夜半三点喷，晨起未喷。正下雨，在阳台作呼吸气功，泡沫痰能咳出。看来温度是个关键（室外只 25—26℃）。刚起床时翻另一书柜，发现 58.59 年《人民日报》有关大跃进的复印件，原来我早已作了准备的，却完全忘了。

上午翻完《回顾》，关于 56 年反冒进等写得很详细，这对我的“导言”很有用，免得再翻原始资料了。

下午薛京与陆茂竹来，将家中全部水电与三峡资料带到办公室，与办公室的合并，由小陆清理利用，以便于写《我与水电》回忆录。她可以利用办公室。

游 400 米。

1991 年 6 月 29 日（星期六）喷五次

半夜三点喷一次，晨起喷后吸氧一刻钟。八点去医院拔牙三颗并取药。九点半回。林静聪来，他八月中回国。写介绍信见江渭清谈大跃进后经济调整情况。又谈到传记事，有意为之。赠“铜奔马”。

大概是拔牙缘故，头沉重而倦困，中午睡着近二个小时。

下午游 600 米，完全仰泳，胸肌扩张，对哮喘有益，尽量匀均缓慢呼吸。

夜和玉珍到京西观《辽沈决战》，气势宏伟，战斗场面在影片中属空前壮观，特写亦逼真，生活细节穿插得当。林彪写得真实，演得亦好，沉静的主帅风度。毛周等笔墨亦多，给观者印象可能反不如林之深也。

三大战役乃同蒋介石 22 年军事（也是政治）斗争最后总结，促成胜利提前到来。老家伙们不同程度的亲切感，引起追忆往事。但 ’49 年以后的青年们不知感触如何。“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追求的“前提”与“超前”，乃 ’49 年后的战略失败。

1991 年 6 月 30 日（星期日）晴 喷四次

依旧整日喘息威胁，甚至弄得瞬时有万念俱灰之感。

上午曹国智同一师大老女同学来，谈浦安修情况。很痛苦：定要划清界限（包括尚昆谈话）；后来又责备划清界限，彭刚最不可谅：去 301 看望伯父，每次到浦处，取钱买东西（前后约二千元），后来却责备最重。遗书谈彭传：照顾安定团结；读者受鼓舞。跳不出框框，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善良女性。

赵杰兵、黄梅带儿子来。仍回大庸，每个县，为房子事整了七八个县干部。同熊清泉委婉谈缺点也不能接受。同李泽厚有来往，李要《实录》。

秦川来，忠告身体不要出事。接钟君[25]电话：赵向江三人信，争取人身自由。传邓言：对 6.4 赵不再深追；鲍[26]不能审也。

1991 年 7 月 1 日（星期一）晴、夜雨 喷一次

今天有正常感觉。晚上房间通风好，半夜未喘，白天只是下午去开会时喷了一下。

晨起略活动。上午薛京来，商量带走资料等事。翻看一些要带走资料。

下午到人大会堂听江泽民报告。东门外车海人海，遇见四川调来的孙永福（铁道部付[副]部长），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周太和以为我住医院了，《实录》他已弄到。还遇见林华，他们计委咨询组对三峡的意见已收到。告他写得很好，关于防洪、发电、航运三大问题说得很透。周培源还要单独给中央写信。

戴晴两次来电话，玉珍和薛京接的。不知有何事要来找我也。

江的报告，几处讲到要反腐败，整顿好党风，鼓掌最热烈。

电视《少年毛》，两个孩子都演得好。

1991 年 7 月 2 日（星期二）喷三次

今天又不如昨天。晨起活动半小时。

上午写信几封（琬姐、李荣光、王申生等）。又为王祥均女婿想去海南，将材料寄海南李志民（玉

[25] 钟君：同 6 月 11 日日记相同，应该是“宗君”：宗凤鸣。——李南央注

[26] 鲍：赵紫阳秘书，鲍彤。1989 年 5 月 28 日被捕，1992 年 7 月以泄露国家秘密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两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 7 年，1996 年 5 月刑满释放后，一直被软禁。

珍逼做）。

重看 1956 年致毛主席的水电报告，当年真是意气风发。

想为施嘉炀九十岁再奉诗一首：

十春喜见谱新篇
留得壮心山水间
万水千山齐祝愿
施公百岁二千年

中午饭不如意（未做面疙瘩汤），又引起其他不快事。回房大发闷气，玉珍默然坐对。

下午游 800 米。

晚上先未看电视，九点后始观。

1991 年 7 月 3 日（星期三）喷二次

半夜三点喷，四点到客厅睡沙发，七点始醒来。

上午朱厚泽来，约秦川来一起漫谈到十一点半。“左”爷们基调，回到反修防修时期毛思方针。东欧、苏联形势更激起此类论调之理。“和平演变”与“自由化”是两把刀子（万语），只有万马齐喑了。列宁时代、帝义论、资义垂死阶段，美国三十年代初大危机、罗斯福新政、二次大战后资义发展、社义发展、一上一下，关键是经济、科技形势消长。社义本身确实有理论与实践弊病丛生，兼之自作孽（中国廿年“左”），我们稳定仍靠农民一头。“左”边从意识形态到人事（六四划线），十四大前的密云不雨，邓、万都暂不作声。明年见分晓？

下午游 800 米。忍住喘意未喷。午睡起喷一次。

夜整理带走资料。

1991 年 7 月 4 日（星期四）晴 喷二次

今日感觉较好。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薛京、韩钢先后来。八大六中、七中及北戴河材料及八大二次会部分材料带来。

河南厚本《屈折历程》（从［丛］进）及薄本《大跃进》有大轮廓，一般叙述，总不及亲历者之深刻也。主要应将毛的思路变化及影响（主客观相互）理清。韩谈到社科院政所所长（李强子？）访苏后所写三种“自由化”人：被平反者、社会渣滓、知识分子（第三种为主），中国情况亦类似。有批老的应以选举换下。此件交常委传阅。秦川来听到此事。老温送来《炎黄春秋》创刊号，《心路历程》未用笔名，乃肖克拍胸决定。文字似小有更动。

下午到医院，看内科取药。唐见奎陪一中医来看脉，关于白泡痰估计准确。说我病不重，开药方制丸药（北京医院停制）。

游 800 米。

夜清理复印资料并分类装订，到十一点半。

上床时小喷。闷热得可以。

1991 年 7 月 5 日（星期五）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到七点始喷，夜半未喘。今日感觉良好。

上午到安徽厅参加温济泽主持的“革命烈士传”十卷出齐新闻发布会。遇见冯文彬，谈尚昆与“左

王”结合（党史好安排也）。认识杜导正，谈“心路历程”改题及少许“过头”文字删去，并约稿。宋任穷长篇讲话。散会时握手，并约我“随便聊聊”，当然答应，但告即外出。肖克没讲话。谢谢他的“正名”关照[27]。赚了 14 本精装传（解放军 4 本）。

1991 年 7 月 6 日（星期六）晴、半夜大雨 喷四次

今天又不好，喘意时袭。在北屋整理带走资料，接近弄完。带走一满袋（如 88 年去青岛），还得一大提包也。有备无患。

为施嘉炀九十寿写中堂，覃修典等首肯。跋云：“嘉炀教授前辈八十大寿曾奉一律为贺，今有幸献句九十华诞、期颐之年世纪更迭，当三献小诗，同做小康时代人也。”连写几张不恰意，花了近二小时始毕，满身大汗。

下午二点到办公室，组史资料会，到二十人，汇报进度，促大家抓紧。陆沅告知，王任重讲党课，言及李锐写“庐山”，内有名字，都在北京，为何不打个招呼？陆说：有此规定？王甫等一起谈此人之“左”!

小陆整理我的水电档案已有眉目。

哮喘不已，喷雾下池，游了 200 米。遇汉雄，在外旅游刚回。

薛京说昨夜电视有主席台镜头，报纸也登了。他问中央电视台人，并无通告不可上电视也。

致博古。

《书信》P.239：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李南央注：此三行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1 年 7 月 7 日（星期日）喷四次

两点半、六点半喷。活动半小时。感觉正常了，白泡痰全部咳出。

上午李慎之来，漫谈国内外形势。这半年内将是关键之时。批市场经济活跃，邓沉默。到南京大学听到说，教务中层干部反映：常委中“不好的”除李瑞环外，还有乔石（答曰“此种事听都不敢听”）。他亦不让出国。说我当年“权倾中外”（中央与地方人事安排）。戈叶合作令人担忧。杨刚当年核对与费正清关系，对费其人看法（对国外研究中国学者看法）等。

下午宗凤鸣来，送来一些体改委的文章，有值得看的。赵第一次以“生活不自由”为题上书（邓杨江），一切被监视监听也。无任何违反原则事，陈一咨隔一层，不认识此人。建议经济界搞通理论：“新资本论”，特色社会主义，从马原理及 70、40 年实践总结与同期资义世界发展入手。理论不建立，总是反复折腾。秦川来，有青年请我们两对夫妇去深圳参加一个活动。

1991 年 7 月 8 日（星期一）雨 喷四次次

整日时有喘意。晨起活动半小时，为吸清新空气也。

上午九点半，雨中到永福堂（过去彭总居处）如约见宋任穷。先让我谈不愉快事。果如所料：不让出国也。所言如下：

1） 交心，不出去为好。对方有问题不好答复（要出去也并非不可）。“我总不会当许家屯吧。”

2） 四人检讨，“你最好”，但参加民盟座谈事严重（即都对 4.26 社论有意见也）。由此谈到东欧教

[27] 即肖克决定《炎黄春秋》创刊号用李锐实名刊登他所写文章，不用笔名。——李南央注

训，亡党亡国、人头落地。陈云公道，但四人中并非所在单位一个也不处分。

3）《水力发电》200 期会谈事，不讲为好，动了感情，感情用事不好？（即刘澜涛找谈话事，恶人告状，能不分青红皂白？）

4）王震信（“反动分子”）事，一波亦不知。

最后既说：夹尾巴做人，夹得不紧。又是什么大道理管小道理，学黄克诚（对毛公道）。庐山回京后，与彭涛、吕正操同去见小平，小平说彭有过大功劳。

下午整理南屋，带资料恐不能太多。

秦川来问谈话情况，极为关心也。

过去“左”过，“庐山斗了你。”（毛“左”得跟）但赵尔陆不左，因此内疚。（我只不好说：现在不要“左”了。）形势一字不谈，总之，以闭嘴为上。——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1 年 7 月 9 日（星期二）晴、阴

六点起床，未作活动。

整天间隙喘息，过四小时左右喷一次。同整理资料，清整带走物件有关。

玉珍很烦躁，我也烦躁。她完全不了解我对当代历史自己应负那点责任之心。

“毛与新民学会”，“时事通”，“以文会友”，“漫游五县”等五篇交老温处理。

昂子来，八月去美国，赠 500 元，并诗书法集等。已懂事，送舅爷奶各一件衣服。

下午极累，直到近六点始装毕资料，为此同玉珍吵嘴。小多夫妇及小琴［芹］及其母来，玉珍弟弟夫妇拟住此守屋。朱嫂到胜利家带孩子。

七点廿分动身。另有一车及行政处人送到站，因车不能上站台。上车后闷热，连忙将头伸到窗外呼吸，开车后有了空调，才进房间。东西挤满一屋。薛京甚得力。闻说小车［陈］又请病假。

1991 年 7 月 10 日（星期三）

五点半起床，睡得很不安稳，房间靠近厕所也。但空气好的，继续睡着约五个小时。辽宁昨天定有大雨。七点廿到沈阳，误点一小时。组织部张付［副］部长等及李英健来接，还有主持组织史的董其昌（原秘书长）。住金秋宾馆（老干部招待所）。上午休息，吃西瓜。早饭曾遇那位杨大姐（克冰），一年住此 300 天，一切事都管，反对四菜一汤，给两毛钱了之。午饭有丰盛海味。

下午董先陪参观电视台 305 米，200 米处游览厅与餐厅茶座旋转厅全城一览，然后看车站地下商场。

晚上出版社副总编袁闾琨在鹿鸣楼宴请，席间漫谈文化传统等。都读了《实录》，也都爱读我的文章。办公室主任说：三种人：跟风、跟感觉、跟理性，我属于第三种。大家同感，谓我妙语联珠也。

七点半归。付［副］书记尚文已候多时（早晨亦来等一小时）。谈企业亏损者 60%，{尚无}朱榕［镕］基来给了十多亿清理△债。李英健谈：江来对两张皮，谁说了算？只答团结起来度难关，不要争谁说了算。李鹏来只是作揖，共度难关。朱则具体批评了沈阳市，借债搞技改。

1991 年 7 月 11 日（星期四）在沈阳 喷四次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多少年来未两人同睡大床矣。哮喘较北京轻，但四五小时仍喷一次。上午老董、李英健等来，同游东陵，四九年路过可能来过，已无印象。仿明陵作品，努尔哈赤为清开国之君。登 108 级，歇了三次。正殿有清代 12 君主蜡像，旁殿有拍《努尔哈赤》电视剧所用服装道具展览。归

途到桂林路，终于找到当年“陈云住所”，现成为老干部服务的一些机构所在。王玉清来得以保存未拆除。

下午取消北陵节目，五点多去看李荒，略谈 64 风波及挨斗事。谈辽宁重工业区，财政交{几}十亿，购粮 30%。五点郭峰、尚文来，郭不让我看他也。谈伯村病，自己文革遭罪：肩有余伤，重劳动所致。说看过《实录》（这就不错了）。我说此乃奉命而作。谈及王任重之牢骚语（“写了我，都在北京，为何不让一阅”）。晚宴，好辽菜上尽多海鲜加工，还有火锅水饺等。出版局长曾来。

1991 年 7 月 12 日（星期五）晴 喷四次

六点起床，为林瀛事同董其昌谈。林一早来，共进早餐，只求继续工作，此人大概过傲也。董陪同去大连。

八点四十分出发，沈大高速公路一如西方，车速过 120 公里，十二点到大连。组部方军付［副］<部>长迎接，同至棒棰岛，住 2 号楼楼上。似是 80 年（？）同伯村夫妇住过的地方。房间高大，周围山林似更葱郁。进楼门即喘息。主客一起午餐。

午睡不着，三点起来，玉珍不让收拾行装资料，只将手提袋书物取出。移动书桌与柜子，以便伏案。到阳台一观，大约百平方米也。

五点组织部宋部长等来，五楼共进晚餐，喝白酒一杯，酸枣酒二杯。此楼当年总理住过。棒岛此组宾馆包括九号楼与礼堂，是为八届七中全会而建，后改到庐山，亦一巧事也。饭后到海边散步，归途又发作，路边待玉珍取来 Ventolein。

电视机小而不甚清楚。这样省得观看也。

十点半就寝。

1991 年 7 月 13 日（星期六）阴 喷二次

昨夜雨，睡得颇好，半夜喷一次。六点起床。早餐后送走老董等，并让他带一信与尚文，为林瀛工作事。

上午同薛京整理资料，将报刊背景资料全交他阅看。谈两人分工，先写出各次会议；再写个人工作活动；之间穿插典型与概述等资料。史实与可读性结合，贯穿毛之思想言行主线及抬轿者之种种活动。有声有色，热火朝天中多少荒唐：至今回忆，啼笑皆非。当年何等虔诚拼命以赴。

资料归类，装满桌屉与柜屉。极累。

住宿伙食都由主方包办，伙食六菜一汤，同青岛大不相同。邻居为徐海东夫人一家。

下午随翻资料。先看南宁会议，包括彭真传达。可以动笔也。

下午四点玉珍催促喷一次。整日感觉良好。晚餐后海边散步，回来看一号楼，并参观康乐中心。晚上同玉珍看电视一阵，补记四天日记。

1991 年 7 月 14 日（星期日）雨、阴 喷二次

昨夜下雨，上午仍雨。六点起床，窗前小作活动。晨五点喷一次。晚饭后散步一次。《大跃进亲历记》开笔，先拟了一个大纲，以后得随时补充。第一节《讨论三峡问题》约得三千字。

玉珍认识了邻居徐海东夫人（带女儿并哑巴儿子），感慨 20 年寡妇生活。人走茶凉，许多世事看不惯。

晚饭后三人散步，到海边来去有好几条路，这座花岗石大礼堂，大概是世上利用系数最小的了。海

边雨后大雾，没有几个人。

晚上市委书记毕锡桢来，说刚从沈阳回。谈到大连开发区居前［全］ 国前列，已经 10 平方<公>里，今明年还得此事，日本与法国炼油部各包几平方公里。不同海阳<市>不问办什么厂（不然就会鼓励作地产生意）。日方必报企业情况。各开放［发］区都去过，厦门冷落了日本老朋友。颇自信，61 岁，身强体壮。魏海富仍当市长。

伙食甚好。不努力伏案则愧对如此良好环境条件也。

1991 年 7 月 15 日（星期一）阴雨 喷三次

五点半起床，喷一次。卧室空气仍不够清新也。玉珍总怕通风太多。阳台活动半小时，作俯卧撑。

早晨结束第一节，约三、四千字。计划每天 3000 字。又复看一遍。下午始动手写第二节。

午餐认识徐海东夫人，比我大一岁，是安徽六安人，对大别山当然熟悉。

午睡沙发，睡着一个多小时。如停止空调，室温在 26℃左右。给琬姐、朱正信。

下午玉珍和薛京上街购物，带回枕席和坐垫。成天坐这太师软椅，屁股受不了。

今天 3000 字没完成。晚饭后散步前仍喷。陪玉珍看电视，到九点多。电视无甚内容，又难以搬到卧室。卧室又无桌子，无法工作。这个矛盾要解决，或者晚上改看材料。

睡觉前又发作。十点半又喷一次。

家中电话改程控。——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1 年 7 月 16 日（星期二）阴 喷二次

睡得不错。五点半起床，不喷不行。

六点半在阳台活动并听广播。七点半早餐。早晨这段时间伏案效率甚好。

早餐菜的花样不少，却缺牛奶和鸡蛋（后者不固定）。多吃蔬菜以代水果。

今日第二节《骋辩上书，是非分明》得 2500 字。

晚饭后散步一个多小时，不如昨天喘意之重。仍喷。

看电视，国奥与罗马尼亚 3:3，踢得不错。未能伏案。

《人民日报》之可怜，又载何新谈话，什么党之无可替代现代化也！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1991 年 7 月 17 日（星期三）晴 喷二次

晨两点半喷一次。五点半起床，活动等如昨。

早餐前伏案一个小时。上午工作到十一点。午餐有玉米棒子，有蕹菜等。

下午李荒来，漫谈到四点半。谈到他那篇称呼同志的有影响的文章，他说到四十以下的都不赞成，也问过女服务员，愿意人家称呼小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殖民地领导社会主义”，向香港学习。时代变了，老眼光跟不上，连《渴望》也不愿看。讨厌时装展览等有同感。有个什么摇摆歌星来沈阳赚了廿多万（二天），主办单位赔了，向个体户募捐，门票 20 元一张，学生们疯了似的。

晚餐毕锡桢请我与李荒两家，在五号楼（主席公馆），多日不住人，进去几乎喘息。喝两杯白酒，饭后到海滨，仍喘息。薛京取喷器止住。康乐中心花千万元。闻“左王”（邓力群——李南央注）住三号楼，有持枪警卫也。

夜伏案到十点半。第二节基本毕。

1991 年 7 月 18 日（星期四）雨、晴 喷二次

二点半喷了一下，睡得尚好。5:40 起床，活动如昨。早晨将二节结束。一二节超过一万字。

上午看资料，看薄著最后“反冒进”一章。

下午下雨，不能出外散步，续看资料。第三节“南宁会议”需要写一个导言，说明反冒进之由来。

三大改造加快完成，农业合作化高潮使毛想走一条不同于苏联的社义建设新路，苏 20 大斯大林盖子揭开，思想更解放，对国情“一穷二白”的片面了解——好画最新最美图画，加以水利跃进，地方上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诸人之推波助澜，反右派，右派攻击冒进为契机，于是下决心反冒进，推翻八大道路，急于求成。反冒进的主将为周陈（周恩来、陈云——李南央注），于是指名批评，并创造不平衡论，追求不平衡，是绝对现象。当然还有国际因素，可望和平十多年，三大战非不可避免。

1991 年 7 月 19 日（星期五）晴 喷三次

夜半小喷一下。下午两点半，晚八点又喷。并非忍不住，为早点缓解也。

上下午看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一书，比较求实，似就事论事，因是散篇，为何晚年正—左—正—左而越来越左，无根红线贯穿之。对我着笔好处在，已经将重大事件过程等理清了。有些论断还是可以的。

三餐菜饭，多海鲜，已难引起胃口。尽量多吃菜而已。买了西红柿，以代水果。

晚上海边散步后，与玉珍到七号楼李荒处小坐。进门因空气闷而几乎喘息。谈林汉雄之责没买乔石女儿账而“挨整”，对此类事，所谈皆模棱两可也。

上午将第二节抄件复看一过，小有修改，尾巴加上《三峡》诗三首的第一首。

1991 年 7 月 20 日（星期六）晴 喷二次

夜半小喷。帐子中有一蚊子骚扰，玉珍起来帮助消灭。她为蚊扰没有睡好。

六点起床，活动如昨。

早餐后到楼外石路散步，归来时上楼有喘意，喷一次，然后伏案。开始写第三节：《南宁会议》，先写由来。中途为更了解全局，找出乔木 1980 年 5 月后为写《决议》的多次谈话一阅。原来当年他如此解放也。

又将第二节修饰一下，并让玉珍一读，于是认为这是非写不可的历史了。

晚饭后海滨散步，终于一喷。

夜观电视。周末也。

1991 年 7 月 21 日（星期日）阴、晴 喷二次

昨夜没有蚊扰，睡得甚好。上床曾小喷。六点一刻起床，喷一次。晚上散步后喷一次。

续看各种有关资料，包括 80 年《简报》，将乔木谈话看完。

中午饭后散步到海边，城内来人就地午餐，大阳伞、橡皮船，几百上千人布满海滩。

重新进入角色，已经“佳境”，第三节该动笔了。

晚饭后微雨，到三号楼看郭老，不在此楼。遇刚来住此的李立功，寒煊［暄］几句。出来才感到应当就机坐谈一下，人家去年在太原来宾馆探望谈二小时也。老来迟顿［钝］，反映［应］太慢。

1991 年 7 月 22 日（星期一）晴 三次

夜半小喷，午睡后与晚上散步后又各喷一次。

六点廿起床，活动半小时。早餐后同玉珍、薛京到 9 号楼小卖部一观，豪华而贫乏，尽高档货，连饮料也无有。归来沐浴，汗流不止。

今日仍续看资料，过去准备工作起了作用，那些《简报》大多有用。

晚餐后去看望郭述申夫妇，老人已 87 岁，许云也 71 了。前后三个秘书陪同。

毕锡桢三人下海，游得甚好，难怪身体如此健壮。

夜看电视，打蚊子，窗户不能再开。

乔木谈话标出摘要，花了一上午时间。可能吃辣椒稍多，今日大便有泻意，共三次。

1991 年 7 月 23 日（星期二）

晨起（六点）活动如昨。仍喷一次。下午二点喷一次。

虽伏案，仍未动笔，翻阅旧信，发现上海会议时（59.4）召见时语：你我保持这种若即若离关系（这样便于提切实的意见之意），对我的看重与表扬真是到了最高点。

还看了些综合资料。

上午两位友谊医院女医生来看病。玉珍硬说我有感冒，开了一瓶“硫酸沙丁胺醇”（B2 肾上腺素受体激动药），专治哮喘。

晚餐吃韭菜包子，勉强得很。仍海滨散步看潮。

1991 年 7 月 24 日（星期三）晴 喷二次

半夜喷一次，下海时喷一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写就四月到珞珈山的三日记，录下两首诗及《龙集》中有关的几首诗，应命塞责而已，寄成都刘兆丰校友。

上午魏大夫来（大连医学院 56 年毕业，李震勋的学生），是呼吸道专家，认为我的哮喘不严重，不至成心肺病。现在世界上关于此病治疗有些新意见，要用药物增强、抵制过敏源，仍可以适当用点激素。开了三种药名：

必可酮气雾剂，控释喘乐宁及控释喘特灵。

元化电话，告知申生电话。

下午拟动笔，但遇到问题，薄著关于反冒进有专门一章，详尽可靠，提不提呢？还是我写我的？

晚饭后散步海滨，不顾水凉，下海 20 分钟。薛京卫护，上岸后头眼发昏。玉珍说，远不如青岛时了。

1991 年 7 月 25 日（星期四）早晚各喷一次

睡得尚好，六点一刻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

开始写第三节“南宁会议”，不到一千字，仍得翻找资料。

下午一点半到礼堂观“毛与毛岸英”，人情片，剧本、导演、演员俱佳，老太婆哭一节，我亦含泪：为救金日成所犯错误（影响世界形势尤其远东多么大！）刚刚过和平日子的中国人民又付出多么大代价。赢得斯大林信任，付出全部战费。又想起彭老总。

晚餐挂面，昨日韭菜均不合味。仍到海滩滨坐望良久，有两妇女游得甚远，决心八月一日再下水。

晚上途遇李立功，客气一阵。今夜即回北京，不能去漫谈了。

1991 年 7 月 26 日（星期五）早晚三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刘云鹤夫妇及二孩子，小保姆上午来。

晚餐后离去，玉珍陪到底。我亦稍尽主人之意，陪同闲谈，来去海滨。刘系冬泳坚持者，自然视海水如暖池也。李道政事，市委组部维持原议，而本人今日竟因“希望”而脑溢血住医院不醒。

上下午挤时伏案，约 2 千字，反冒进由来已交待清楚可步入正文了。

客人送来西瓜三个，桃子一大堆及其他食物。

接台北蔡名相复信，及朱正等人信，还有打官司信等，均客人从北京捎来。蔡信认为大陆老大应当胸怀更宽大为是。信写的甚得体，乃 1947 年毕业者。

1991 年 7 月 27 日（星期六）晴 早晚三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晨起即喷，下午二点、晚上八点回来上楼即喷。

上午写信六封：朱正、俞润泉、李荣光、胡坚、戴文葆、复蔡名相。此地卫生局付［副］局长孙承岱与医生来，恰遇发作，喷前后一听，罗音有无非常明显。

早饭后散步遇周建南夫妇一家。李鹏三次清三角债无效，还是自己要专断，不易纳别人意见。我要［又］谈到左右手要害，小具体矛盾如刘某某拉帮排上，此次是吕枫也。周似毫无所知，只说江知大略，告万里言“So & So 最坏”。随着秘书来签名题字。

下午四点三人进城，赴玉珍友人张阑家请刘云鹤一家宴请。玉珍与张莉先到医院，李道政已于下午二点去世。此事如此了结，也可写一短篇。看富丽华购物中心，豪华有似西方，顾客寥寥，海鲜蔬食丰而可口。大概有关系户。归途坐大车一览市容，到码头老虎滩等处。客人全部上楼小坐，我则喘息坐喷。

1991 年 7 月 28 日（星期日）阴、小雨 喷三次

凌晨二点喷，六点起床又喷。玉珍总是将房中窗户紧闭，无可奈何！

今天写了不到二千字。

玉珍由张莉、友人接出去，游开发区一个电子公司，经理招待，午餐 200，晚餐 600，拉肚不止。恐是生鱼片之故。中国人之好宴请过于丰盛浪费，有什么办法解决？应在报纸悬赏征文。便餐实惠，带点日用食品作礼物，岂不更好。晚上始归。

夜观电视《美女泉华》，心理片与推理片，很有点意思，惜未看到开头。

1991 年 7 月 29 日（星期一）喷三次

昨夜大雨大风，卧室两窗开了一扇，上半夜未盖东西，因此着凉（一种估计）。二点大泻，最后全水，肚转痛，似乎全拉完了。晨起又拉了一点，很不舒服。早餐吃得不多，上午即躺沙发半睡着。上午王大夫、连护士来，体温腋下 37.3℃。服带来的黄连素并退烧药等。玉珍没带体温表。中午吃稀饭一碗。

午卧后，李道政儿子、弟弟及女婿来，谈其人情况，一直没党籍。说是组织部姓刘女性作腊，不同意。几十年非党员也。

王医生又来，37.8℃，于是决计住入市友谊医院（六楼外宾病房）。院长、主任医师张等来，张 59

年大连医学院毕业。言及邓大姐、杨静仁来住过。只怕我嫌房子简陋也（有电视、冰箱）。吊二大瓶（青大、葡糖、盐水），玉珍、薛京即归。与张主任闲谈，国内医疗水平、手段等差国外十多年。CT，核磁共振可做，但质量不过关（如次车）医生经验+手段。但手段也非绝对可靠，如痢疾判断有时有误。

医院在三八广场附近，普通病房为原日本一学校，无钱翻盖。

1991 年 7 月 30 日（星期二）晴 喷四次

昨夜盖被单，睡得尚好。无蚊扰。六楼阳台门打开通风好，只小解一次。

五点四十分起床，喷一次。阳台小活动。院中活动病人甚多。

近十一点觉空气热闷，喷一次，下午二点又喷一次。如此敏感，此间近市中心，有工厂、汽车多，当然不能同棒棰岛比。明显是空气不清所致。

晨张主任与董院长来，漫谈老年病。关于多年无性生活要求与身体无关。饮食吃点粗粮，少脂肪，不饱食，适当运动。胆固醇之类不必过份担心（一天一二个鸡蛋无关）。脑子越用越灵。老年亦然。

中午吃稀饭一大碗，咸菜几根，有食欲，体温 36.7℃.决定出院。玉珍、薛京四点来接。大便已半干。

九点吊瓶到下午二点。带回“肠炎灵”。女大夫西藏 18 年，让少吃油脂，仍吃稀饭。归途买西瓜二个。晚上仍面疙瘩。

医院由市委报销，房费只 12 元。

1991 年 7 月 31 日（星期三）晴

因盖毛巾毯，有闷热，多快梦长梦。有随红军插入白军部队，因军服颜色同而混过，有的被俘。还有捡人家弃书，如获至宝。后换盖床单，较安稳。小解二次。

晨起活动前喷一次。早餐后散步，到七号楼见建南夫妇，略谈。吴仪到经贸部：申言无后台，很复杂，被抓住：“谁有后台？”还是不老练也。大概也有点傲气。说李岚清是李鹏保下的。

翻看《曲折发展岁月》。该早看，此书比其他各部都论述较好较深。已写部分得据此校正一次。

下午王医生、连护士来，很是热情。言及作深呼吸对哮喘好处。

今天三餐仍吃点稀饭和小面饼，吃咸菜。解手已正常。晚餐后三人海滨散步看海。有战士二人游到棒岛，大概 600 米。

王新三去世了。在开滦煤矿，大概不该去的。22 楼又少一人！

1991 年 8 月 1 日（星期四）晴转阴 喷二次 甘必酮二次

五点小解喷一次。六点一刻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生活恢复正常又未正常。三餐少吃，细嚼慢嚥，稍吃点菜蔬，亦无甚食欲。整天未大便。又吃黄连素有关？

将已写第三节《南宁会议》改名《反冒进问题》，又理一遍，还有个尾巴未完。下午觉头晕，玉珍为我滚木按摩，强迫休息到三点半。

市组部小庞送甘必酮等来。上下午各用一次。

晚餐后三人漫步到海边，望海约一小时。归途遇建南打台球归。自叹已不能爬山。

楼下一家典型吃不完的老本也：徐海东 1940 病，到 70 去世，整整病养 30 年。老夫人云受伤 9 处，肺病等多种缠身，全力伺候，得以延年，而死于一号命令。

1991 年 8 月 2 日（星期五）晴 喷二次 甘必酮二次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晨起仍喷。

上下午伏案，算是将《反冒进前因后果》弄完，可能近万字。

接大妹信，详谈父母病情，担心琬姐突然病发先于家桢而去！大妹心细，写得具体充满人子之情。

海滨人极多。晚上仍不少，大概已入高潮。

夜建南夫妇来谈到十点。二李甚矛盾，大人出面我只推荐二人。李将留下，姚宋退？谁进？我认为朱、邹、（田？）。南方能找出人？李{鹏}还嫩了。又谈到上海人事，黄菊原机械系统，一机部三梯队选得都不错。启［啟］立曾去看他谈工作，云问宋平，到底何事。6.4 太书生气了！呜呼，中国必武夫气才能站住也。说江都较清楚，难有动作，稳住局面。告诫儿子要回国，以便发言。我谈 7.1 讲话，对毛个人捧过分；自由化讲重 ；6.4 未留余地用词应淡化。王丙乾连会计常识都没有（贷方、债方）应该下了。李贵鲜更不懂银行，用之如此阴差阳错。杨维哲（周建南夫人——李南央注）对王胡子贬得厉害，日本人烦透了。

1991 年 8 月 3 日（星期六）阴 早晚喷二次 酮 2 次

六点起床，阳台半小时，俯卧撑 60 下。

开始看柯庆施资料并丛进书有关部分。

海滨一早就来人不断。这里大概是大连一块宝地，海水最干净之处。

上午陈医生来，因刚解手，稍有喘音。玉珍后来又去。对 6.4 看法及胡赵等，跟北京医生相似。

晚上又吃韭菜包子，甚不舒服。下午几次开电视看富士通杯围棋决赛不见，原来钱宇平病了，为何如此之巧。

多日前有“五号楼”句：

（无穷寂寞海边楼）年年岁岁一空楼
不见伊人到此遊
夜夜朝朝潮涨落
青山碧树听蝉讴

1991 年 8 月 4 日（星期日）晴 喷 2 次，酮 1 次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早餐后海滨散步，已蓬帐顶顶块块，人群堆聚，以康乐中心为最。一边似是机关集体，一边是个体集体，铁路局集体，每户发大袋食品。我说你们铁路系统有钱嘛，他们想分辨亦无法。

上下午伏案，将《柯庆施的“乘风破浪”》抄编完。约 6000 字。已交四节矣。

晚餐后同薛京下海，水已不甚凉，游半小时，海水有流速感，直往海中游可能好些。沿警戒线来回，安全第一。上岸后冷水淋浴，痛快之至，觉得浑身痛快舒展，精神百倍。

《参考消息》：美苏背沉重包袱走向合作新时代〔日本评论〕：苏经济纳入{世体}分；和平解决中东；向多国裁军，对付共同“敌国”。前景并非玫瑰色。美能在多大程度上援苏？美存在财政与贸易大赤字，苏改革前景不明朗。“共同价值观”，“双向性”适合美苏关系，并非建立在平等基础上。

1991 年 8 月 5 日（星期一）晴转阴 早泳前喷二次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将《反冒进问题前因后果》阅改一遍，看南宁会材料。

下午李英健来，带来些要用的书。晚餐后一起下海，游 25 分钟。仍是沿线来回，没料到 74 岁老夫同他们一样速度。

金秋宾馆邵光（辽宁《中外文学》副总编、摄影家）照的半身片七八张都属上乘。

1991 年 8 月 6 日（星期二）晴 早晚喷二次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俯卧撑 60 下（五指一半）坚持下来了。

《南宁会议》开首杭州会议部分写完，整个构思与材料也看完。

玉珍拉肚子，强迫她吃稀饭。

医生仍按时来。

晚饭后下海，三人比昨天游的略长，到棒岛来回应无问题。

李英健友人，本市团书记王来，准备请代打印也。

泳后到康乐中心，周建南等在此打台球，也弄了几杆，总算碰到球了。还是 48 年在哈尔滨打过的。

夜观电视剧《大海晚霞》，近十二点始上床。

《参考消息》：布什与戈欲以伙伴关系建立世界新秩序，幻想可能很快消失。布很怕戈的改革失败，苏联批评家已担心戈“美国第一”而忽略了欧洲，苏利益在欧洲。

1991 年 8 月 7 日（星期三）晴 早晚喷二次

早起喷一次仍无法回避。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柯庆施》一节加了个尾巴，有画龙点睛之意。南宁会议“综合报导”中有关反冒进一段弄好。

下午李英健和邵光摄影家来，书桌前与头部单拍照过 10 张，邵自觉比金秋的会好些：时间充裕，条件选择也好些。晚餐后四人（邵未参加，王云峰参加）一起下海，比昨天多游约 200 米，颇感自如了。

早饭后曾去看建南，他明天去烟台。谈及江泽民对三峡要下“毛毛雨”，不要上当也。

悌忠寄来小妹 6.4 从 Dallas 寄来信，（芒芒［忙忙］作文两篇）。此地黑人 60%，为高犯罪区（第 4 位）夏季炎热可达 45℃，SSC 在远郊荒原，地皮便宜之故，十多国工程技术人员已达二千人，全长 87 公里，TEV22（？）将花 20 年时间，世界最大加速器也。

1991 年 8 月 8 日（星期四）晴 晚一次

半夜小喷一下。晨起未喷。雾大有烟气。活动半小时。

上午建南来，送一大袋桃子和一袋香焦［蕉］。今夜即去烟台。谈到江外出不铺张，住中南海一小四合院，吃饭只两盘菜。我提到伏天往下跑，提防心脏病，不要同李鹏在这方面比高低。谈到万里一肚子意见不讲，江应找万谈谈。论及段君毅其人，各方都能接受，同赵关系好，但“冒尖”意见不敢坚持，仍是做官之人。赵事 14 大总要做结论，鲍彤亦无事。又谈到王任重当年（58 年 6 月）为三峡设备事批一机部保守，25 米车床武汉重型明年可交货。“我就讲一个‘快’字”。“成都会议决议只三峡是促退的”。

《南宁会议》已得 8 页。

此间电大秦守雍(李英健友人)来签名于《实录》，他读了十遍。本人因家庭成分一直受压。中医院院长李寿山来诊，谓我脉沉而细、数（快）；心肺肾虚；暑［属］湿燥；应补肾益肺纳气。热喘易地治疗，辅助药物，为开治标、治本两方，冬天治本。

中医院长李寿山来诊:夏病冬治。——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1 年 8 月 9 日（星期五）晴 早晚二次

晨喷一次。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因外出乘车事引起玉珍不快，宽慰久久。乃进城一天。

上午同薛京闲谈甚久：自我小介，同意调来问过父母也：还有延安印象（大眼睛）。

重看已写过的 8 页，作修改。

晚餐后一人下海，仍警戒线来回，浪大（涨潮之故），舒服之至。游 40 分钟。因喷洗间安排不当（一群关系户闯入，乱敲门）对管理人员大光火。对方直道歉。海边秩序太坏。

晚上辽宁出版局付［副］局长兼社长等四人来闲谈一小时。希望揽成组史资料承印权，言辽宁印刷纸张优势。谈出张学良史事书。

1991 年 8 月 10 日（星期六）晴 早晚二次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起床时喷。

《南宁会议》又重理一遍，共得 10 页，还有一个尾巴。接着是《60 条》。

薛京感冒了，两天没下海。李英健离去。

玉珍颇想回京，同小琴［芹］电话，北京热得可以，她父母住我家，全身生痱子。

晚餐后下海时，忽想起未喷，喷后才下，一个人自己不放心也。沿警线来回，又在床滩区端多泡了一阵，45 分钟才上来。浪仍大，但在海中不觉得。

夜观电视，正大剧场电影《情归何处》（？）写如何教育土著印第安人小孩事。严格的天主教小学，一新女教师懂得心理，为人善良。还有下集。

1991 年 8 月 11 日（星期日）晴 凌晨、晚二次

半夜喷。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

《南宁会议》基本结束。弄完 10 页。

薛京仍感冒中。张利约玉珍出遊，车没弄好，白等了半天，幸亏我未打算参加。

找一份材料，到处翻遍，大概没带来：林一山曾于 1978 年《人民日报》刊文，南宁会议讨论三峡事颠倒黑白也。

晚餐后下海，海滩纸壳瓜皮遍地皆是，脏乱之至，都是“关系户”所为。仍沿警戒线来回，两边过头，估计约 800 米。

同玉珍谈薛京情绪不佳，是否因夫妻关系？

1991 年 8 月 12 日（星期一）晴 凌晨三点、七点，下午七点共三次

六点一刻起床，略活动半小时，以避喘息。

薛京感冒较好。自己抄《南宁会议》边改边抄，至夜，得 5000 字。让薛京专心于专题部分。农业粮食卫星一节看了，颇满意。让他这样“消化下去”。

“书记处会议“复印件似是近年整理的，或者转抄的？还是很有用也。如需研究毛整个过程，此件为必备之物。

晚餐后下海，薛同下，海流甚急，靠东一段往西游时，进三步退二步，有时似原地不动，费了 20 分钟才游至警戒线球。然后仍来回，可能近一小时。

徐海东夫人同大姐的女儿、女婿（住空军大院）并“馍馍“小孙，今夜返京。同餐厅吃饭近一个月。门口送别。玉珍甚喜欢小孩。

1991 年 8 月 13 日（星期二）晴 半夜三点、七点，下午七点各喷一次

今日喘意发作较多，尤其晚餐后散步归来，在门口坐了一阵较缓，上楼口后即不行了。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南宁会议》抄改毕，9000 字，还得加个小尾巴。

第六节《工作方法六十条》，拟随意发表点感想（第一次召见后）。

下午玉珍和李英健爱人进城买回衣服二件，颇高兴。

上午李英健夫妇带 7 岁双胎儿子来，未打扰，只留餐。大的尚未进小学，学说评书，很有意思。小的智商 600 儿童中第一名。一个外向、一个内向。

1991 年 8 月 14 日（星期三）晴 早晚喷二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南宁会议》杀青，加尾巴。让薛、李审定，认为可以。拟通阅前四节、五节约 4 万字。一个月，太少了。主要原因在重查看资料。

下午四点三刻和薛、李下海。水暖日晒。回程向东游过礁石，一个多小时，上岸尚不觉累。玉珍半路来接，已过六点矣。

饭后七点，王之峰驱面包车来，同遊滨海山道（舰艇学院备战公路，84 年始开放，沿山海辟为旅游区）。入市区亦沿海行，中央各单位盖房甚多。上山道不远，在市青少年区小憩。一日遊，宿费 4 元，可下海，夜间有舞场，颇大众化。半山腰燕窝岭如小公园，望海亭拍照，海风习习，心旷神怡，不禁叫好。如此地久居，哮喘可绝也。过北大桥，即下车下山道入花灯世界，滨城第三届花灯会，西方与神州各种建筑，传说故事，动物、植物世界，巴黎圣母院与雷锋塔，童子观音（洒尿不止），大象吼鸣，在王老虎石雕前留影。山上有爱我长城。十点尽兴而返，只觉腿沉，在花灯处拍照多张。

1991 年 8 月 15 日（星期四）夜半一次，下海前一次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

又全部看一遍，小有修改，《南宁会议》尾巴重写。

薛李去旅顺开会（关于思想史讨论，张岱年主持）。两天后回来，即交打印。

六点半下海，回程特快，当是流急也。未加注意，仍如昨日游到礁石滩尖处，待游回时，曾使力仰泳数到 100 下时，反而往前去了。此时有人从外部游回，说海溜太急。我连忙往礁滩边横游过去，心中颇有慌意。如在外海就糟了。上礁滩后，海石海物尖刺脚部，涝［捞］海带等物者都着鞋也。好不容易一步一拐上了卵石滩，才喘气走回。玉珍已着急也。拾得卵石一枚以为纪念：海溜之无情也。

1991 年 8 月 16 日（星期五）晴 夜半一次，下海一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全部五节又理一次。让玉珍看第二篇，她有兴趣。

第五节《六十条》改七节，先写《两部合并》，材料现成，构思已成也。

早餐后，周大姐（职称是徐海东秘书）谈一家在文革中遭遇：儿女被捕，哑叭［巴］脚上被五寸长钉钉穿。大儿为家烧几个锅炉（暖气切断），大将卧床不起，还挨批斗——叛徒也，“反毛泽东“。这次来的女儿乃前妻生，15 岁从农村接出，文革时在家中造反，将像片等全交出毁掉。

六点三刻下海，今天避开海溜，只在警线来回一次。

1991 年 8 月 17 日（星期六）晴 夜半一次，晚餐后一下

六点五十分起床，略作活动。

重读 1956,41，水电报告,可写两节：“两部合并”（水电水利矛盾）与“水火关系”（为何水主火辅？）

第一节《讨论三峡问题》补入 2000 字。写两部合并，得五页。

晚餐后只散步，未下海。玉珍所阻。她的友人张兰一家来。

晚上薛、李从旅顺归。张岱年主持的，马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座谈会。均张之弟子（北大、清华、社科院等），儒家有整套伦理观，个人道德修养，维持社会稳定和谐，宋明理学并加入佛教东西。马义无整套伦理观，乃革命哲学，阶级斗争理论也。闻说薛乃中组部人员，大吃一惊。听说为李某秘书遂又愉欣，纷纷代问我好，关心身体。人人读过《实录》也。

1991 年 8 月 18 日（星期日）晴间雨 夜半一次 晨起室温 28.5℃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

写《两部合并》，只剩一个小尾巴。

朱正电话，已到哈尔滨，拟本月廿八左右从佳木斯到大连。

晚餐后，与薛京下海，警戒线来回两次。1000 米<左>右。知道“溜子”的大概，无甚规则的。

1991 年 8 月 19 日（星期一）晴 晨一次

五点小解，睡不着即起床。《两部合并》再看一遍，加个尾巴，杀青。牢骚颇多也。从 79 年编《资料》中发现关于分合两部问题同林一山间争论，可以补入“合并”文，增 2000 字左右。

下午二点，参加旅顺会的三人来访:上海书林室的季永桂、赵人俊和北京社科院的黄宣民（历史所思想史室主任）。将我认做经得起狂风恶浪的学者也！漫谈到四点多，上海《书林》、《文汇日报》停刊并无命令，乃“上面意图”，不可抗拒？形势略强于北京，还有自己声音，教授能讲课者要学生不要笔记。书林室想出书（历史与人物传，对我的东西感兴趣，似愿出《我与水电》，对毛更感兴趣）。同他们谈及毛与马（毛乃实用主义者，一切为我所用，从孔夫子到马克思），可将一个个问题列出，如对知识分子、阶斗等，言与行，对经济的看法，等等。这个人就出来了。要乐观，主要是开放改革，经济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再搞反右运动等不可能。这批“左”“凡”，都没有过任何具体工作经验，只是抱住书本坐而论道而已。不要迷信，对马在内，《哥达纲领》未发{言}，一句话害人好苦，无绝对真理，共义理想马也有空想，对资义认识（假如马还活着），毛根本问题在不了解西方、资义（中国未经此阶段），只有孔夫子与马而且只阶斗几条：革命学说。

七点与薛下海，游 35 分钟。

1991 年 8 月 20 日（星期二）晴 夜半一次下海一次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耳机广播戈尔巴恰夫果真下台了，似军事政变，军方与内务、安全全部参加，副总统与总理排在前面。戈拉不住“右”翼，不愿跟“左”翼，经济无望，“走入死胡同”也。我注意到雅科夫列夫开除，乃戈总顾问。基辛格说要跨过戈。苏联历史上军人不当政，这是第一次。早餐后去看望光远（昨夜来，住六号楼），所见略同。内部混乱必然，波海三国及中亚军方能否制住？大抓大杀恐不至于，国际反响如何？古巴最高兴。同宋谈话事转告，说得稍活点何必让他背包袱。北京在议八中全会，讨论农业、社镇企业、农田水利、党建、社教等，不可能走回头路也。认为无人愿入党，

农民还不如知分。

将 79.3 与林一山争论分部报告补入《两部合并》，几扩充一倍，过万字了。

七点同薛京下海，第一次游到捕捞场，不过百米耳，警戒线为 200 米长。

1991 年 8 月 21 日（星期三）晴 夜半、下海各一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各国表态，果如我同玉珍所言，我们表态三条：内政、望稳定，经济好，中苏关系。欧共体将开会，停援助。布什震惊。关键人物仍是叶利钦。报纸已禁，一切社团集会均禁，莫斯科等于军管，全国亦是军管。军方人物水平、力量、思想如何？内部如何？老百姓最重要是能买到东西，是物价。

《水主火辅》开头部分 2000 字，抄写二遍中有修改（这是老习惯，定稿再抄必有修饰），两天只 10 页也。

晚与薛京下海，先到养殖场，然后去大船，再沿线返回。今天呼吸较好，多用俯泳。警戒线长 200 米，日游估计在 600—800 米也。

1991 年 8 月 22 日（星期四）晴 夜半、下海前各喷一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广播突闻戈氏复掌好局面，派出紧急部队已撤回，国防部长会议决定。过于戏剧化了。极感慰安：基本估计对，苏部队从未参政，内部不能意见不一。光远夫妇早餐后来，估计昨日一天北京定热闹，“左”爷必大庆祝且大骂戈氏也。同秦川电话，六个师入莫斯科，2 个反对政变，紧委会已瓦解不存在，戈在克里米亚与六加盟国通话，总理称病，副总理已自己宣布下台，高检长将追究法律责任等等。布氏[什]支持戈氏，不到两天即翻转过来。朱厚泽楼上有林喝酒跳舞，其他不便谈。

晚上看电视，戈已返莫斯科，苏大使约见钱外长，钱言仍中立味，而《人民日报》则“幸灾乐祸”刊一版右上！

《水主火辅》写完，7200 字。

与薛京下海，只游 30 分钟，赶回来看电视。

1991 年 8 月 23 日（星期五） 晴 夜半、上午 10:30，下午 4:00，夜 10:30 各喷一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广播戈氏已回到莫斯科。晚上电视见到镜头。

八点半，市组部长宋与小庞来，坐面包车游览旅顺。过黑白礁接小徐（带来信件与苦瓜）过区委，女组部长陪同，先上鸡冠山北堡看当年日俄战争遗址：海上未打通，从陆上金州湾进来，攻此山头因堡内枪口（向内），日军死 600 人，俄少校殉难。立白云塔。登山引起哮喘，复登白玉山塔（高 60 米，日本忠灵塔）。俯瞰旅顺口，老虎尾巴也，49 年春随陈云来过。中午区委书记宴请，碧海大厦农民办的，菜味较好，饮酒三杯。书记 43 岁也。中午休息，看信件。湖南廿年代先人党籍事等。下午参观蛇岛馆，见毒蛇种类。再观博物馆，新疆木乃伊已不如 40 年前所见完好。不意见到沈柔坚画展，匆匆一过。改良国画总是问题。最后到旅顺口公园留影。军方不同意开放，影响此市发展。

夜光远夫妇来。叶利钦立功，问题或更复杂或趋简单，很难估计。

1991 年 8 月 24 日（星期六）阴雨 五点喷一下 中午、夜各一次

五点半起床，大风中活动半小时。早饭后下雨，尚无秋意。

上午将《水主火辅》杀青，小尾巴弄好。看薛京写的《人民公社好》。

下午开始看《六十条》材料。

《人民日报》22 日头版刊戈氏复掌权的版面处理显然不如下台之重要，头版显著二条与四、五条之比甚，其倾向过去［于］明显：中国党是希望戈下台的，同西方等（还有苏国内）成鲜明对比。

早餐后看大海风涛，有人在警线附近游泳，浪高超过一个人，在水中时隐时现，“弄潮儿”也。归来喷一次。

晚餐后又看大海风浪，三个老外下海。归时遇许云带儿子媳妇（何功伟之子，已 51 岁）。

朱正二人来信，廿八抵大连。

1991 年 8 月 25 日（星期日）六点喷一次

六点不到起床，活动半小时。听广播，由于叶利钦实权在握，戈氏只能从命。当共难以自保。早餐后到光远处，他们今晚返京。认为这是第二次政变，叶将随心所欲。我们生逢其时，经历地质年代地壳第二次变动。当年革命是不满旧社会，追求新社会，又读了马克思，希望在莫斯科，如今这艘船要解体了，搞了七十多年，并不比那个不满的社会美妙。人民是从生活实际出发的。光远谈到 6.4 后看李一氓，李说：我不上前后［台］亮相帮腔，也不到后台提词搞灯光，下台看戏也无此兴趣了。真正超脱超然。向乔石立下遗嘱：骨灰撒江淮工作过的地方。（中央已有此决定，不办一切丧事与外运骨灰）。

写《六十条》，抄底稿。

晚餐后与薛京下海，风平浪不静，海滩几无人。游来回，回来冲洗。

晚广播，戈氏辞总书记，解散苏共！呜呼！

1991 年 8 月 26 日（星期一）晴 夜半、上午十点，晚八点各喷一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哮喘回归之势，可能旅顺之游造成。

《六十条》已写 18 页，还有个尾巴。

材料分置薛京处的，未能再过目，发现有的前五篇应加补正，如南宁会议。

上午同陆茂竹通电话，告以《史料》会要点。安排我 9.5 日讲话，已不可能。会议开到 9.8 日，如果 7 日回去，尚有可能也。

下午玉珍和薛京去参观服装展览，回来较晚，未下海。其实还不如西单新购物中心，小题大作，徒有其表也。

1991 年 8 月 27 日（星期二）晴 夜半三点、九点，下海前共喷三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下午伏案，《六十条》弄完，2　页（原件此处空 2 字——李南央注）

下午同玉珍闲谈一小时：晚年（活到 84 岁）还有 10 年，想超然，避免哮喘的地方住下去。北京找不到，可东北或山东找一个地方，延年益寿，以观世变。

翻 57、58、59 三年笔记本，有不少新发现，出差和听传达，参加中央其他会议均有记载。且找到南宁会最后一天评林一山时，毛的讲话几条，还有富春、一波等几条。

与薛京下海，浪大，有海溜，游不到，喝了半口水，觉呼吸不顺，游了约一刻钟即上岸！急流勇退，平生第一次焉。

薛与朱正通了电话，他们三人明天来。

1991 年 8 月 28 日（星期三）晴 晨四点、下海各一次

四点小解后即未睡着，六点前起床。在 1958 年本子上找到《六十条》最先交我看的草稿（同现在公布的有很大不同），更可肯定我的意见被采纳了。

活动半小时。

《六十条》据实修改，增加二页。

中午几未休息。冰封三人接到。漫谈一下午。他们听到外电广播，莫斯科市民保卫了俄罗斯议会大厦，叶站在坦克上讲演，数十万人游行，煤矿罢工坚决。戈用旧收音机听到广播方知真像。四人到克里米亚同机返莫斯科即被捕。国外已传笑话：李鹏失眠之类。新华社十一分钟即转播“紧委”消息，乔石去罗，罗变；亚佐夫来苏变。

晚餐后一起散步。我与薛下海，大溜，只能靠绳逆泳，回来轻松之至。

1991 年 8 月 29 日（星期四）下海喷一次

夜半、晨起未喷。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戈要维护苏统一，否则辞职。

将近写三篇文重阅并修饰一过。晚交冰封等三人一阅。

做成棒棰岛夏日三首：

呼浪吸波任我游　一投大海便忘忧
一投大海便无忧　浪打风吹最自由
任凭风起涛翻滚　俯仰全都随己意
有似人生沉又浮　此身不过任沉浮

海光月色映空楼
不见甬庭信步游
夜夜朝朝潮涨落
青山碧树听蝉讴

风来海上月临山
叶颤波麟尽眼边
忽忆秦城长夏日
高台独立听鸣蝉

三位客人在旅顺尽兴一日，组织部招待午餐。与薛京下海，水溜极大。

1991 年 8 月 30 日（星期五）晴、雨 夜半、上午九点，晚饭前，睡前各喷一次

四点醒来，不能入睡，五点起床。因雨未作活动。天气转凉，是以整日为喘息威胁。医生来，听哮音。

李英健一早来，要求《读书生活》补入《新闻学会》与《诗词》二篇。即看材料，动手写第一篇。

黎维新下午离去。由冰封、朱正二人专看《早期活动》二校稿。《大跃进》已成 8 篇不得一阅矣。

此间题词，是否：

与碧海青山为友
读真知灼见之书　（因改革开放而来）
“著名山传世之书”

志感辛末酷暑在棒岛度过夏喘，书以朱正戏改

没有下海，只在海边留连一小时。

1991 年 8 月 31 日（星期六）夜半、下海各一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整日伏案。《新闻学会，邵与蔡》完稿，约五六千字，编编抄抄也。

连日饭桌常谈演变问题，其实触目抬头举国皆是也：如狄施科［迪斯科］、长头发、高跟鞋曾目为精神污染，如今辟历［霹雳］舞也不为怪了。时装表演直到多吃菜少吃饭，遍处肉鸡，皆是“西方生活方式”也。走资派则无处不在，经济如此民主（市场民主），政治能抵得住吗？讲民主与法制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据说是反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思想自由化、军队国家化。六四北大有通知：丑话说在前头，先打出头鸟，围观即参与，秋后定算账。

三人下海，溜子较小，警线外来回。

1991 年 9 月 1 日（星期日）晴 五点、下午二点，下海各喷一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开始看《诗词》材料，开了个头。

上午作字，为杨安祥书“都是珞珈山上人”七绝，俞润泉所托。为宾馆书：与碧海青山为友，因改革开放而来。并给经理赵华太书罗隐“咏蜂”。

这两天医生都来的，无罗音，血压正常。

《早年》中有一处文字有三行衍文，改了二遍始妥当。

三人下海，有溜子，但极舒服。

晚上，冰封、朱正将《早年》30 多万字全部校完，真是不易，二三天苦工，他们明晨乘船去上海。

所费不资［菲］，电话费即 350 元（辽宁社摊一多半）。

1991 年 9 月 2 日（星期一）晴转阴 晨五点、夜十点各喷一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整日伏案到夜九点。将《早期活动》三版清样看完，幸亏冰、朱二人细看一遍。工运及相当部分（原铅印改动少者）跳过也。也还校出有限错字。

冰封、朱正早晨乘船去上海。

1991 年 9 月 3 日（星期二）晴 晨五点、十一点半，下海各喷一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今天气闷，也热（本地人谓多年未有气象），喘息威胁。

午饭前散步回不来，勉强到门口。

《三版前记》末尾插入一段当年如何搜集资料，约近千字。不要文献独霸、专利权。

下海无水溜，呼吸始终不好，水很温，警线来回一次。

玉珍进城接小徐来，住楼下。

1991 年 9 月 4 日（星期三）晴、大风 五点、下午六点、夜十二点各喷一次

六点起床，活动时穿毛背心，晚上散步穿夹克。冷了一点也不行，仍喘息威胁。

楼下周东屏老太今下午返京，特到房间小坐并送到门外。小徐同车返京。

重看《晚年错误探索》长文，近一半，照若水阅稿增订处改就。

麦克法夸尔《大跃进》部分应当一读。

大风大浪，到海边散步，没有下海。

1991 年 9 月 5 日（星期四）晴 五点、下午二点、七点各喷一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穿毛背心、夹克，喘息情况如昨。

回了四封信：汪澍白、大妹、琬姐，蔡名相。

开始写《喜好旧诗词》草稿。

《晚年错误》细看完，自觉站得住。韩钢、郑谦看过意见单中有：不准提“空想”，官方意见也。一种思想与实践搞了廿年；提不得也哥哥！

大司父［师傅］对我们友好，多加了个菜，晚上吃拉面条。

海边散步，没有游泳，有点畏风怕引起哮喘。

陆茂竹电话，告以不能早回京原因。从组史资料讲话中可以找些有关史料和历史的观点作些介绍。

1991 年 9 月 6 日（星期五）晴 五点、下午二点、七点各喷一次

六点一刻起床，没有作活动。下午本想下海，因薛京不适，没去。在阳台晒太阳一刻钟。

写《爱好诗词》，看有关材料，拟加书法内容。

薛交两篇定稿：食堂与钢铁。

晚仍到海边散步。

1991 年 9 月 7 日（星期六）晴 五点、下午三点喷一次

六点一刻起床，穿毛衣夹克，活动半小时。

看完薛京两篇，尚是材料也。

读《论毛的农民观》，1989.陕西师大讲师刘九生寄我的（不认识），今天始读，写得甚好。

下午四点同薛京下海，第一次晒太阳游，有溜子，甚为舒服。

晚饭后到海边散步，遇 16 城市组工会议的青岛来朱玉磊等，谈起青岛坐洗衣板事，我已忘了。原付［副］部长王玉生已调任付［副］秘书长。

玉珍怪我没有给小米送书。

1991 年 9 月 8 日（星期日）晴 晨二点半、下午三点、七点喷一次

夜半大风大雨，门窗都关，觉闷，二点半喷一次。六点一刻起床。

上午玉珍客人张岚一家，女儿、女婿、外孙等来（带来纸笔）。我作字十多张，可分送本楼服务人员和医生、护士们。

客人得条幅二，甚为高兴。在此午餐后离去。

下午四点与薛京下海，风平浪静，但有溜子。游了个把小时，逆溜我只能靠警线绳索。

雨打窗台，将部分书与材料打湿。

1991 年 9 月 9 日（星期一）晴 晨二点半、七点，下午三点各喷一次

六点一刻起床，未着背心，北窗风引起喘息。活动半小时后，终于七点要喷。

上午清理带来的书籍与资料，仍装满两大口袋。一动就累。

车票已拿到，83 次，后天上午 9:20 抵京。下午同薛京下海，溜较小，游得舒<服>痛快，近个把小时。水甚温，只晒了三几次，就像个海滨回来的人了。

海边遇见部里信访处来人，问清值班室电话。

给友谊医院护士、医生亦送字三张。

晚饭后仍海湾散步。

1991 年 9 月 10 日（星期二）晨二点、七点

睡到六点三刻始起床。来此空前事。

上午清理杂物，玉珍患颈椎病，医生为之按摩一阵。

毕书记来话别，谈约一个多小时。干部人事，必须政治、正直第一。谈及薄希［熙］来，婉转贬之。原中办一般干部，学历跳了几下，变成社科院研究生，84 年到先在县委任付［副］书记。我是从电视见到仪表不俗谈起。光嘴说不行。一干部到一地必得主要干部与群众认可方行，否则，讲对了人家也不易接受。能一班哥儿们吃喝吹，颇看不惯之意。干部还是按台阶上为好。又谈到社义制度总得经济实效，颇知瑞典、英国福利，又谈到保险办法，大连涝灾不多，养虾得保险，现设待业保险。年龄我不赞成一刀切，意谓他与魏还可多呆几年。

下午组织部付［副］部长于等来送行，直到车开。他们听进去两条：党建以身作则，现代化得人现代化。带来与送的面包食物一大堆，未利用餐车。与同车厢人谈海军最大舰为 3200 吨！航空母舰一艘得 60 亿元，计划 2005 年，2020 年也不错。聂帅女儿在挂帅。为南沙石油情犹可说，否则何必也。

1991 年 9 月 11 日（星期三）晴 回到北京

八点在车上，回家后共喷三次。

睡得很不安稳，同车人鼾声太大。六点漱洗。九点廿分准时到站，满起、小雷来接。到家就感到安稳了。小多、小琴［q 芹］、胜利都在，孩子们诚心侍候两老也。房子收拾得干净，朱嫂也似有点“新气象”。

喘息总在威胁，感觉不适，不敢多动弹。大概真是环境（包括空气质量等等）变换所致。

一大堆信件。徐世长夫人去世。《珞珈》109 期登了我致蔡名相信。否极泰来。

1991 年 9 月 12 日（星期四）晴 六点喷一次

睡得尚好。夜半未喷，六点半起床。

一早到秦川处漫谈，竟准备 8.19 发贺电，还有社论，为钱其琛所阻：稍等。秦告高狄访田等事，中纪委已向之调查，高有辩驳，越辩越清楚，爱国主义都谈不上也。日本建国学院之荣誉：培养一个中委如此高位。个人受拍电视即六个小时，在《人民日报》禁区活动一二十天。伯村知我回，亦来，三人谈到十一点。陈谓七一讲话简直复辟反动，苏联变化必然也。基辛格与黄华谈（午餐）仍强调中国与美国间战略关系，俄之核军库、远东重点、与日本对抗，均有赖于中国。

下午陆源［沅］来，以六四与反和平演变为干部考察两条线，紧急派人赴各省。大家讲话都要小心不露嘴，不能揭过去伤疤。

王元化儿子（在香港独立开公司）来，留餐。晚八点方走。在美时间长，谈潘维明其人因宿娼而被捕，坦白与十多人关系！

1991 年 9 月 13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五点半各喷一次

六点半起床，换衣时，几乎是 1/5 秒感觉背凉，即来喘意，马上喷止：贵体如何是好。

早饭后上来去看望金老（我的祝八十寿条幅已裱好悬之厅中）。也没听到多的小道之类。戈问邓，未如何表态。谈及五八年夏，他在武汉参加组工会，王任重大放厥词：一亩到底产多少，谁能说准，将来也许麦子长得像树高，籽粒如平[苹]果大。麻城宋阜为王的试验田，先念到后跟县委书记说了一句：从公路往外看麦子渐渐矮了。他们也在路边吃了不要钱的饭（吃了二十多天）。到河南县干部发 20 元工资，大家都不赞成，不敢反对（如认真收集，这类事多得不得了也）。

下午三点半，游泳 800 米，并不觉累。遇孙大光，说港报反映，邓为总设计师，则赵为总工程师。

1991 年 9 月 14 日（星期六）雨 晨六点、下午四点游泳、夜十点半喷一次

六点起床，七点作活动。

上午清理一个书架。李慎之来，他亦未能出国，但夫人已去美看望孩子。曾与夏公谈，我们也过不了 2000 年也。姓社姓资社论事，乃李瑞环发觉。李、乔是否让，在彼等怀疑之列？

下午先到内部书店购书 71 元（欠我款已了结）。游 800 米。钱小姐（钱正英——李南央注）在我一侧，故意使之落后越甚。

秦川晚饭时来，拟找夏公闲谈。

“左”王已控制一切。

1991 年 9 月 15 日（星期日）雨 晨六点、十二点，下午七点各喷一次

睡得尚好，晨起即喷，终日觉喘意压迫，是否因雨所致？

小多一家呆了一天。

上午肃［续］清理书架，又发现不少要紧资料。翻《三人行》前部分，无甚意义，不该买的。

傍晚钟[宗]凤鸣来：赵曾两信，一向邓写：还有何问题不清，要查？批曰“到此为止”传与常委。二信与江，不自由事仍无答复，谁也不支［吱］一声。关于当时戒严事，别人都告知秘书，赵则注意到连秘书与家人均未谈，“洩密”抓不到；儿子事也未能抓到。关于不该去朝<鲜>事，行前同邓一切都谈拢也。一切独自决定：写出意见书，作了开除准备；（同意或称病均逃不过）都是独立作的，这样心地坦然，无任何后悔不安。改革，自己是不能革自己命的。几年之内会乱。建议：回顾十年对根本看法、道路索性上书；用更宽阔历史与世界眼光，从马列斯到毛，苏 70 年，我们 40 年作一观察，问题出在世界革命，东压西，阶斗与专政也；一贯“左”的结果。

又复看已发表毛二文（《党史文汇》，《炎黄春秋》）。

上午温老来，赠他编的《九一八、一二八史》，第一本给我也。觉得十四大前后应有一点表示，不能这样默默下去。

1991 年 9 月 16 日（星期一）晴 晨六点、下午三点、八点各喷一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薛京一早来，他电话没打通，由于颠倒了一个号码。由南书房向北屋搬去两格书籍，这样一批新书可以入柜，免得堆在外边。许多资料还未就序。清出十来本重复书送薛京。下

午三点同薛去看他父母——薛公绰和薛沁冰，住外交部两间房子甚挤，九级与抗战前二条，可卫生部只以正局级待之。人太老实所致。答应为他疏通关系。

晚上徐滨来，几份《光明日报》妙文给我，肖前其人为文批黎澍群众动力论，真是孬头。有人电话、信件批责。文革时期活跃分子又活跃起来也。

看完薛家，又到唐棣华家，母女二人在，帅府园高楼，空气不好也。谈浦安修住院时，照顾得很不好，很是同情她，曾两面不讨好。

1991 年 9 月 17 日（星期二）晴转阴 夜半、晨起、上午十点、下午三点、八点各一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整日喘意共喷五次！

上午同玉珍到医院，看内科，穴位注射，牙科约定星四先补后镶。在医院即不适，只有喷雾。

遇见高扬文，说看过我的《实录》。他官司打赢了，一帮衙内。昨天在唐棣华处，也说起他（似后面有人要搞邓也）。

仍清理书物。下午游 500 米。遇朱厚泽，谈起温的主意，亦表赞同。说一战后，资义世界希特拉、罗斯福两条路；二国际与三国际亦两条路，各有发展。二战后，资义世界，希魔消失了，资义发展了（日本叫“民营化”，社会结构亦有变化）；我们如故：苏 70 年导致目前结局，我们幸有十年改革开放，否则亦不堪设想。因此应有 100 年、40 年、70 年总结。复转又不行，新路——意识形态未解决？

1991 年 9 月 18 日（星期三）晴 凌晨一点、四点，正午十二点、下午六点半、八点共喷五次

四点起床，复童世璜信，为《赵学田老师》纪念文集题字。手生，花了近一个小时。

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同雨亭等将报中央稿修定。喘息终日威胁。十二点归来出电梯时，提大包书，几难走到家门。

下午游 600 米。秦川应习约将去深圳一行。

姚监复来，七八月曾坐火车去瑞典与莫斯科，8.19 正好碰上，照片数张。有老百姓群登坦克，儿童老妪与士兵对话。七月即传出戈可能下台。中央全会戈讲话无人鼓掌。哲学所长已作苏共可能不存在准<备>，高级党校改名，招待所改宾馆营业。除两人外，均宣布退党，转入地下，保存实力（党中央保不住）。8.16 列城已有坦克，10 将军宣言，传戈 1983 为美中央情报局间谍（取消苏共、苏联、市经），700 亿元（七国给）保证个人生命。列城造舆论。8.19.7 点告知无新闻，将出事。八点公告，放音乐。市台无声。军队进入红场，军事已成功，近郊有坦克，装甲车与公<共>汽车并驶。莫天安门事件。哲学家互谈（人文、科学、社会永恒）中苏友好，戈立功。空降兵支持叶，直接选举，士兵也支持。六人政变记者会（三小时现场广播）失败：公开戈病情诊断书，委托辞职书，什么委员会，切答不出，哄堂大笑。偶数？（答经过协商）何见［时］能见到戈？答：病好了。七中全会，邓第五条（未传达）：耀邦党性强，干了蠢事，未作坏事。赵，支持动乱，人聪明，点子多。我是总设计师，赵是总工程师。总书记，不要都否定，历史怎么写？全否定，否定了自己。李这两年有进步。太子党，港报公布有名单，子弟兵好。

传达不要太高兴。——李南央注：此句用铅笔写在正文以下。

1991 年 8［9］月 19 日（星期四）晴 晨二点、五点、九点，下午三点、九点各喷一次

六点起床，吸氧半小时。未作活动。

上午同薛京、玉珍到协和，持薛沁冰介绍信找变态反应科叶世泰教授，预先托人挂了号，白等耽误，

总算找到医生并作了试验（如所料，20 种过敏源都无反应）。叶说，老年人多此种现象，必可酮可用，开了一种药，每周二针，四个月一疗程。从挂图中，确定自己是过热、天气闷热、烟雾、废气等所致。出医院时已十二点。留小雷、薛京一起午餐。下午到北京医院穴位注射。镶牙、磨牙做模子，一个多小时，算是过关。

游 600 米。夜晚，满屯和母亲来送节礼，小毛来，陈峰彩着二部下来送礼物。

1991 年 9 月 20 日（星期五）晨二点、六点、十二点，下午五点喷

六点起床，略作活动。

喘息威胁不能正常作事。闲翻杂书，续整书架。

下午四点，同玉珍、徐滨并邀秦川共赴李普家夜宴。漫谈到十点。他们已不大看电视。秦川详谈张玉凤情况，如何服伺生活，直到扣痰扣便。一次写条“张滚蛋”，后又条：“回来”。告总理“右倾”后，一年多未见面。召来立于门旁未敢靠近（75 年？）“一年多没见了。”一次华留下想谈点什么，几件事完后，“你办事，我放心”，过去对邓等也说过。喜读三赋。最后两年实不能亦不应再理事也。（电视站起来是套用过去镜头）。孩子非毛所生。唐闻生在床上乃事实（可能已无功能）。建议秦均录出。《人民文学》已成黑板报，都不投稿了。

1991 年 9 月 21 日（星期六）晴 晨二点、五点半、十点半，夜十点喷

六点起床，吸负离子半小时。未作活动。上午和玉珍上医院。第一次注射脱敏药 0.1（护士称从未用过）并穴位针灸。

徐滨送来《湘江之战》。

下午悌忠来，小妹信谈购物退货之便利与忙忙小学衣着之严格等，算术比国内低。已有小新车，公寓为楼上下（2 层楼房），三间房 one-half 卫生间。似比曹维恭的宽敞些。2000 元买钢琴。小车 5000，分期付款。月薪 4000 多，房租 500，属安全区。工作能胜任，目前在熟悉新的计算机。悌忠如何出去尚未最后想定。中原公司张振［正］华已分配新工作，邹、朱较宽容。

1991 年 9 月 22 日（星期日）晴 中秋节 晨五点、晚八点喷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哮喘威胁减轻。今日中秋。

上午悌忠来，给小妹信。告一心专业。张丽亦来，中秋午餐两位客人。玉珍仍颈椎病，勉强做菜。

下午胜利、小琴［芹］两家来。晚餐吃剩菜。

中央台中秋节目颇好。溶［融］台、港、大陆于一体也。

1991 年 9 月 23 日（星期一）晴 晨五点，下午五点喷

六点起活［床］，活动半小时。

玉珍颈痛加剧，到医院打针，小铃［玲］陪去，感觉较好。

整天翻看李普处借来的《时报周刊》，皆港刊较好。

1991 年 9 月 24 日（星期二）晴 晨五点，下午三点半、夜八点喷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顾委，听外交部刘华秋讲国际形势，听其情况与资料也。整整两个半小时。

下午到医院注射、针灸。

游 600 米。同秦川、朱厚泽闲聊廿分钟。皇甫平共四篇，邓楠参与：北京不听话，只有到上海来。

刘华秋讲的，金日成和越南都要公开来，还得请示邓大人。有这一条就好了。前次同金在沈阳见面，“社义一片光明”，“必要时用武力”。

晚上何格高电话，谈姚振炎推动龙滩等处上马。三峡大概雷声大，计委拿不出钱。

朱正来参加鲁迅 110 岁会，林默涵主持，请“敬爱的”总书记同志讲话。

1991 年 9 月 25 日（星期三）晴 晨五点、十点，下午三点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整日人客不断。

上午秦川早来，看高狄建国大学校歌原件。理工大学杨维奇教授来（先来过信，想从事校政），谈学生厌学（高中起），博士生等无人读，拉夫，质量成问题。告我处境，只能迂回等时机也。项南随来。在福建住了五个月，安全部关系，每天可看到香港来的报刊，最近出一种《前哨》（用李某言词）甚有份量。谓八十年代初甚好，逐渐邓年令［龄］老化，思想亦老化也。越南方阮庆来谈过（100 万难民外逃），参加硅谷，不赞成资义与苏中社义，而赞成毛新民主主义：政治与经济多元，联合。星云法师回扬州，无人接待。接着广州黄伟经夫妇来。每晚看香港电视，了解苏变全部情况。内务部十辆小坦克进来，九辆失效，国防军十辆大的进来，不动作。市民上去将坦眼蒙住，自己跳进去，将坦克开走。按照六四办法，当然可以成功。人心、军心，《新思维》等多年结果。广东许多老人（徐有恒、黄秋耘等虽不认识）都甚关心我：身体健康才好。告以《庚辛吟事》投稿，两本《早年》书愿合并出，稍加改变。《龙集》出《新编》，被埋杂文也愿出。又是拍照。午间留餐。只［直］谈到两点。玉珍配合甚好。

李英健电话，十一前来好。

下午游 600 米。洗凉水澡。回家甚感不适，咳嗽，又喷止住。

夜王小毛、唐小毛（仲远）先后来。谈及烧字画情况，张利［丽］肯定做了手脚。有中国通说。西德街上，见人微笑、招扶者，必市长；中国反之，行人全向之笑而点头，本人无表情者也必市长。

1991 年 9 月 26 日（星期四）晴 晨一、五、九，下午三点、十点喷

六点起床，哮喘威胁，略活动。

上午组史开会，开会时即喷。讨论进度，年底拿出初稿。党史室魏久明证实乔木在《10 年史》关于耀邦添了一段，不像话，胡绳主持才删掉一些。

下午到医院针灸注射。不敢游泳。回来休息。顺道至顾委看文件。基辛格来华活动看完，颇悉美国布什派对中国基本战略，保持正常关系，对付苏与日德及今后亚洲与欧洲包括俄国变化。

1991 年 9 月 27 日（星期五）晴 晨一点半、四点半、九点，下午三点喷

半夜不知何故，连喷两次，睡得尚可。六点起床，阳台呼吸半小时。

上午秦川来，谈自民党小渊要见邓大人，向中国赠款 2000 亿日元事。大概是为党选活动捞本钱，但数目如此之大！将李慎之找来，他较老练，说只能当转信员。不能信之有，不能信之无也。谈了半天形势，还是担心邓大人作用。说秘书班子已撤销，文件都不大看了。似乎是不管事了。从前天刘华秋讲的，似乎大事仍得请示。

何格高来，送三峡文件两大本。邹家华在湖南讲话，不提三峡，只催防洪要抓紧。姚振炎在抓紧上龙滩等工程。否则三峡一上，都得靠边了。劝我莫批三峡而惊动龙滩等。

下午游 800 米，洗凉水澡，反觉通身舒服。全都仰泳，使呼吸均匀。

夜徐锐、陆茂竹先后来。徐锐送苏联水电争论书。水电史料会开得不错，已步入正轨。

1991 年 9 月 28 日（星期六）晨两点半，下午三点半

六点半起床，略作活动。上午到医院针灸、激光（杨教授治疗）并穴位注射。激光觉得有效。没去参加小组会，而去美术馆看画展二小时。先看裘沙夫妇的鲁迅语录画展《鲁迅的世界》100 幅，每幅都值得留连（陈{舜琛}由作者陪着讲解）。观众少，先认识王伟君（沈鹏来后介绍的），于是告她：其人甚左也，让夫妇注意。问我观感，告以：有些意外。应当到大学展出：鉴古思今，为着未来也。然后看了米谷遗作（江丰儿子送的票）和馆藏油画等。回来并不觉太累。

下午三点半，游 800 米，有一阵池中只我一人，水温 25℃。洗澡仍凉水。遇邵宇，告以裘沙展，应予支持出画册。

晚上感觉良好，没有再喷。

1991 年 9 月 29 日（星期日）晴 晨六点、午十二点、下午四点、九点喷

昨夜睡得很好。只是早晨醒来，可能因凉感所致，喷一次。

上午玉珍、朱正一起游圆明园。有各民族民俗歌舞杂技等表演与展览。过去不知道就在清华园旁边。一百几十年的破坏旧址。除剩余水面外，依稀可辨都谈不上了。常见的洋建筑遗址，距正宫门甚远。110 中学大概也属旧址。看维吾尔的 30 米高空走索，有惊无险。走了一大圈，甚累，十二点始回家。非喷不可了。

元元来，谈小妹第一次去伯利兹确有 5000 元问题[28]。张正华仍未分配工作。小妹曾向她诉苦，以致获得同情。作了解释。

下午三点多戴文葆来，晚饭后始离去。

1991 年 9 月 30 日（星期一）昨夜雨、晴 晨六点、下午三点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顾委听中央工作会议传达（9.23——27）。只传达到地、厅级，可是李鹏第一天讲话，港报第二天即刊登！中心是大中企业问题（这事搞不好，无法证明社义优越性也）。仍得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江讲话称，三位一体：党的核心发挥，厂长负责制，依靠工人（两张皮能解决）。邓的意见：资义社义区别并非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划分（这讲得好）。苏形势：骂戈反共反社义。八人软弱，无核心（！）将爆发各种危机，已受西方制约。西方投资乃黄粱梦。戈进一步向西方靠拢。江讲话听进去两句：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传达用地方本部门自己语言，要听得进不同意见。坚持四条：党领导核心与马义，？发展马义；群众联系，顶住压力。历来走自己路。薄一波讲话，竟提到“九评”，又说什么中央重视老同志意见。

下午朱维民来，要开展览会。因吃梨不慎而大咳大喘。

---

[28] 此 5000 美元问题，可参阅 1992 年 2 月 5 日李锐日记记载。元元：王元元，其丈夫延滨是李锐第二任妻子张玉珍的老朋友延景玉的儿子，因此得以认识李锐。又因为王元元的母亲与胡耀邦的妻子李昭是朋友，王元元与胡耀邦一家也十分熟悉。胡耀邦下台后，王元元带李锐多次到胡耀邦家交谈。王元元原来是矫形牙科医生，1988 年李南央从高能物理研究所借调到中原公司工作期间，她也调入中原公司工作直至退休。2015 年王元元在中原公司因所谓“贪污”问题入狱三年，延滨曾请李锐帮忙，并向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转申诉信。李锐 2015 年 5 月 3 日、5 月 31 日、6 月 21 日、7 月 5 日、8 月 28 日，2016 年 3 月 7 日，2017 年 7 月 11 日、11 月 5 日日记都有简短记述。——李南央注

1991 年 10 月 1 日（星期二）阴间晴 晨六点、下午三点喷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胜利、小多、小琴［芹］三家大人小孩都来，大胖亦来（张利［丽］在协和摘除子宫，手术很成功）。同大胖、胜利下围棋四五盘，有输有赢。吃饭时，小琴［芹］为小孩闹架而“撒泼”型哭骂小多，弄得大家不欢。方知玉珍对其性格之不满：缺乏文明训练也。

下午朱维民来。五号开画展，要去捧场，把我叫醒。吃梨时，有碎块卡喉头，引起大喘大咳，久久未能平复。

1991 年 10 月 2 日（星期三）晨五点、十点，下午四点、十点喷

六点半起床，略作活动。

上午秦川来，向他传达江报告精神和要点。

昨天大咳喘引起胸部剧痛，贴膏药两张。

下午悌忠来，小妹忙忙照片两张。谈张正华事。他自己以去荷兰就学为上策，但护照甚严，必有经济担保。

苗苗一家来，想去华能，以为我一纸介绍必无问题。给武光信，以在航院先解决转干问题为先。

崔军来，谈陕北之行，老百姓对党之反感，“没有崔田夫了”[29]。干部亦然。流传民谣：“西方红，太阳落，中国出了个　开拓（原文此处空一字——李南央注），他为自己谋幸福，他要人民各顾各。”

1991 年 10 月 3 日（星期四）晴 晨二点半、六点半、十二点，下午四点喷

六点半起床，未作活动。看朱正看完的《早年读书》前半部。

上午秦川来，谈王任重在政协常<委>会中共代表团讲反和变，要搞运动。只王光美发言不同意，她不忘“桃园经验”也。此人是有打算的，同大中企业唱对台戏也好，迟跳出不如早跳出。

梁益华来，谈水电形势好转，西南地区积极合作，广东加入，得使小湾、龙滩、天生桥一级及乌江流域等得列入项目。在建约 2000 万千瓦。姚振炎已升到计委任付［副］主任，对水电积极。

胸痛略减。

1991 年 10 月 4 日（星期五）晴 晨五点半，下午九点半喷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今天大概因天气晴朗，几无喘意。

一早翻完朱正看过的前半部。

上午到党校看铁铮，谈小毛情况，两个女儿一样自私捞钱，一生受制于灼姐。谈及毁我字画事，总共不会超过二十件，更无扇子。张利［丽］之贪财肯定无疑。我的Ω表送给她的母亲了。

下午到顾委参加小组会，听唸李鹏报告，老问题一堆也。不会宏观控制，下无约束，基建依旧过热。刘澜涛强调要中央集权，有权威，以抵制和变！

夜观《周恩来》，实为文革十年片段。写其曲折抵制忍辱负重。演员极佳，细微处见真情。

[29] 崔军是中共陕北根据地创建人之一崔田夫的儿子，同李鹏在前苏联留学时是同学，回国后被李锐挑选到水电总局工作。一生从事水电工程建设。——李南央注

1991 年 10 月 5 日（星期六）晴 晨六点，下午三点半、十点半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忘记去医院。九点到北京师院，看朱维民近作展。70%+是新疆人物风情俗写。近印象派，学梵高等笔触。偶有佳作。曾未入选的《彭德怀幽居》亦展出。朱说许多人有好评，记得王申生曾预言不能入选也。也有我的头像。认识师院美术系主任，说学美术学生甚多，为捞实惠，将来便于谋生。随即到荣宝斋看海上［上海］画家颜梅华国画展，见到启功等，颇隆重。有艺界名人捧场，标价都是几千几万元。旧字画是吴昌硕、齐白石、王雪涛等，都是几十几万也。

张平凯夫人来，女儿转业，以为我的秘书即可办到。

下午游 800 米，中途喷雾。

李慎之电话，约定星一下午同斯［施］拉姆来。

《接管沈阳记事》校毕。

1991 年 10 月 6 日（星期日）晴 晨六点、下午八点喷

六点廿起床，略作活动。

上午清理南屋，杂书搬一部分到北屋。

下午陈叔平来，他明天去澳大利亚，泰伟斯有一堆问题。只谈了几处人事，外国人追问这些意义不大，也很难了解实情。谈组织史资料成果。

林华来，认为现在水电形势较好，应多方促成，关键是投资，应在国家 5000 多亿大数内打主意。应当动员煤炭部不卖［买］火电的账，挤出投资搞水电。能源研究会可以动员作研究。四川人还是想多搞火电，勿将煤源置之度外。

1991 年 10 月 7 日（星期一）晴 晨六点、夜九点喷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彻底清理南屋，玉珍为之大开光，擦窗户，书柜。翻完施拉姆写的《初步评价》。

下午两点半，施拉姆和李慎之来家。漫谈了一下午。从“没有苏联，中国革命如何？”（前年施、乔木谈话的话头）谈起。国体将如苏。毛没读多少马义。我说，不会如此着急赶办社会主义。无道义感召（马义或王道）革命能否成功？一定是中央集权，搞计划经济、平均主义（三人饭，五人吃），比洪秀全稍“现代化”，同苏相似（毛同我谈过“虚君共和”）。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事；以我为主。集权——无政府义→平均主义→大跃进，三者结合。是否马义？阶斗、无阶专政、公有制、工阶要通过哲学实现自己（卑贱者最聪明）。马—列—斯—毛合乎逻辑。20 世纪是马义（列义）试验场（失败了）。必须经济、社会生产高度发展（毛不懂经济）。毛：旧社会批判者，新社会革命者（尤不懂资义经济）。邓的矛盾：生产力、改革开放，与 6.4，无法解决。毛的根本造反思想，造别人也造自己的反，历史上一切反派人物（曹操、秦始皇）的心态，都赞成。江七一讲话：“党的领导不容制约和否定”。我谈，毛到 56 年时，已无内外任何制约，故无所顾及。施拉姆认为：中国最后要走俄国现在之路，3—5—10 年后，难免。“社义好”？和平、突变？慎之认为会是后者。中国政治哲学，王道、霸道，后者终出问题。（左王一文，一月前）毛最大成功？（张云声有小文：讲真话“要按真理讲话”。）乔：统一了中国。结论太早，民族、经济、文化（还不如康、乾），差别如何。毛一生只用一种方法：革命，乃霸道、非王道。迷信武力（与“群众”），四五与 6.4 比，忍到最后，也可能动武。四五用了棍子，抓了学生打。“垃圾总不能扫在地毯下”（要发霉腐烂）。陆定一认为到 6.4 党真成熟了（非道义）。

晚宴菜丰富而合口味，施吃得比我多二倍。玉珍忙了一整天。

1991 年 10 月 8 日（星期二）晴 晨六点，下午三点半喷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天气反常，仍热。户外可穿衬衣。上午米山来，稀客。想离开党建所，到一个公司去（属青年战略研究会，部队头头秘书搞的），在海南。予以鼓励。羊耳[30]也认为搞不好了，经济还是第一重要（欣赏《庐山》与反三峡）。

昨夜陈四益也参加晚宴的，说 8.23（邓家人做寿的第二天）政局人们都去。原来 7:5(抓人和变与改革开放之比)。邓说：社义只剩中国了，怎么办？大家不吱声。接着说，还是坚持改革开放，否则那［哪］来十年与今天局面。“生产力标准”不要批了。又讲了冷静观察那几句。“姓社姓资”问题，是尚昆坚持的。告王忍之，高狄顶，已上机了（已经上印刷机了——李南央注），最后还得改。

上午十点到医院，针灸、注射。

下午游 800 米。遇孙大光。传达没听，小组会也懒得参加。

1991 年 10 月 9 日（星期三）晴 24℃ 下午三点半、十点半喷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今日感觉良好，气温仍较高。

翻看《党七十年》，庐山事实与评价，如《实录》之基调，细节用了林彪“野心家”等及少奇拟续批“左”未果事等，可以低枕无忧了。

下午游 800 米。先喷雾后下池。

黄乃夫妇来。辛亥八十年茶话会与大会请帖，因薛京未上班被耽误了，也没嘱小雷到收发室一转。于情于理，两个会我都应当去的。

大妹因电报事来京。琬姐伤心之至，这样过渡一下也好。谈小毛事及字画被没收（籍[藉]口烧毁，定是原先分出齐白石八件等存于娘家也）。

黄乃到成山头，有《捣练子》一首。为耀邦鸣不平：“状笔长垂改宽壑”。

1991 年 10 月 10 日（星期四）晨六点小喷，下午四点、十点半喷

六点起床，略作活动。

上午翻近日《经济日报》，颇有可读之文，如工业设计问题，首钢经验等。

下午到医院针灸、注射，并办好氧气瓶手续。

7 日李来谈时，谈到同乔木谈话时，曾问及《实录》，乔答，说是我要他写的，不好评价，但许多老红军将领则称赞他在庐山的言行也。是满面笑容的。

游了 1000 米。通身舒服。

1991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五）多云 晨七点

睡得颇好。五点起床。朱正早餐后返长，同他漫谈一阵，还是抓紧写“毛传”。可写意，我的工笔结合。

开始逐篇最后校正《毛早年读书》。李英健电话，待通知才来京。

下午游 800 米。

邵宇电话，称赞朱维民画。大概现在画风不正，包括中央美院，都是捞钱也。

---

[30] 羊耳：即许立群。延安时期有“大杨”和“二杨”两个人。大杨是韦君宜的丈夫杨述；许立群笔名杨耳，因此绰号杨二，亦被叫作羊耳。——李南央注

1991 年 10 月 12 日（星期六）阴、多云 晨六点、夜十点半喷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九点到医院，针灸、封闭，打脱敏针。玉珍同去取药。归途买菜，买活鸡二只。送与小张利［丽］一只。下午大妹与力康父子去灼姐骨灰树葬处。玉珍晚六点半归。

下午玉珍同事之子尤君，在湖南娄底工作（过去来过信想调长沙，难办未受理），带来大袋橘子等物。晚上再来，由玉珍陪谈。

朱维民下午来，画展受蔡若虹、邵宇、古元欣赏，颇兴奋，要来一洩高兴之情也。说我的头像亦被称赞（有灵气？），说王申生无才气（可能对）。讲课时，以“毛走遍全国”（能遍？比耀邦不如；58 年之事，国家带来什么？远不如延安时与老表谈话之亲切[31]），“你办事放心”（当面还递个条子！）谈自己是有艺术理论和思想之人，画无俗气，美国人赞赏“与众不同”，中国则反之。朱讲笑话：世行为大学赠款，教委送李批：不让“挠道走”，“绕”混也。[32]

夜郑高峰（戈<杨>司机）来，约一些老同志去登八达岭。

1991 年 10 月 13 日（星期日）阴 晨夜喷二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终日伏案，改正三篇。

1991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一）雨 凌晨一点、六点，夜十点喷

今日阴雨，喘意悠悠。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陆沅、薛京先后来，漫谈到十一点。因王继宽来，谈了些情况。邓意，老的都退。而王胡不愿，还想当政协主席。形势逼得清醒。苏形势非如所传：共亡，一下解决精简问题等。又言及王继宽说有一卅来岁人访，拟借款四万，云由李锐绍介，问及，而无信件，则示以照片。王终于不信也。估计可能是王元化之子。今后当注意此等青年不宜漫谈。

阅《瞭望》18 期介绍邱维廉修八达岭索道契而不舍事迹，颇感人。因思明日之会应有诗作答。

1991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二）雨转晴 晨六点、下午三点喷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下雨，转冷。喘意时袭。

上午翻《周作人儿童杂事诗》等，钟叔河寄，编印两精。

下午到医院。游 600 米。

大胖、大妹来。漫谈灼姐、小毛等事。让他们看几篇《读书生活》稿。

晚上九点找大胖谈字画事。他说{得}很干净，大麻袋送到沈阳，同灼姐一起全部存入墙角夹壁内（万无一失），绝对否认“不见齐白石画”事。烧毁出自威威。“不到二十幅”，则说，那么，可能夹壁内？这也算是“千古之谜”吧。

---

[31] 《毛主席走遍全国》是延安鲁艺出身的国画家李琦 1960 年所绘的一幅毛泽东的肖像画。我的记忆中，当时新华书店曾有大量的印刷复制品出售，非常有名。“延安时与老表谈话”是毛泽东在延安时与当地农民聊天的一张照片，也十分有名，中共夺取政权后，曾在画报刊物上广为流传过。——李南央注

[32] 李鹏常因文化水准太低而被嘲笑。这里将“绕道”写成“挠道”，绕、挠不分。——李南央注

1991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三）雨转晴 晨六点、十点，下午二点、六点、十点喷五次

晨起拟诗稿。小雷来吃早餐。7:40 出发。道路甚好，而车甚拥挤，幸大、小车分道而驶。九点过，到达索道站，是第一个到达。接待室有一老者与随从在（是张国荃）还有几位新加坡客人。随后杜润生、光远、吴象夫妇到，童大林、朱厚泽夫妇到迟，吴明瑜谈万里到邓府打桥牌，问及看到尚昆讲话未？坚持改革开放，不能后退，以经济中心，注意教育，不遇敌人大入侵不能改此方针。江泽民谈和平演变（可能海外版只登此段）而受到批评，忙着表态。“姓社姓资”事，李鹏乘机想捞好处。这样就令人放心。“左王”三部曲反邓：文艺（为涿州翻案），经济（姓社、资）——政治，抓反和变（反和平演变——李南央注）。关于三峡，拟向万写：论证不可信任。在接待室欢谈，照相、录像。坐缆车登六号楼（海拔 823），都不敢再上。归来小休。吟诗稿。到昌平宫廷大酒店宴请，满桌小点心，菜亦特色。席间童大林谈轻骑队往事。认识朱　　（原文此处空二字——李南央注）（在哈佛听过我讲演），问毛之成败之处，说胜利后用人不当。饭后挥毫，并为酒店作“宾至如归”四大字。都说愿为我书法个体户服务也。主人对我的字条很是感激。确实，如无此举，大家嘴一抹离去，则太不近情也。我这点“雕虫小技”用得恰到好处。

三点归来极倦。大妹宿此，谈话太多。今天喷五次！

赠八达岭索道公司主人邱维廉二诗：

邱君办好事，飞索上长城。
雨雪风难阻，满腔赤子诚。

一心系索挂长城，海外炎黄无限情。
只愿招来天下客，登台说古又谈今。

一九九一年重阳节，北京翁姑共十一对，应八达岭索道公司主人夫妇邀请登高，宫廷大酒店赏饭，口占二首，一致通过。

1991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四）晴 晨六点、下午三点喷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同大妹闲谈甚久，对世事看法与舅舅相似。六四影响太大。

下午到医院。游 800 米。

薛京来。报刊文件一堆。晚上上海话剧《魂系何方》，不想去看。

杨仁外孙女来，送书一本《名人谈名师》，22 岁，学教育，英文很好。大三已通过研究生考试。

昨天上长城，还有一首为同遊者作：

寰球独一处，飞索上长城。
头椎顶白日，手可摘金星。
观世如明镜，登山爱晚晴。
为何生感慨，同伴尽高龄。

1991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五）晴、大风 晨六点，下午三点，上床一下喷

六点起床，大风。仍在阳台活动半小时。

上午翻近日报纸，并剪《毛读史》。补日记。

下午同玉珍一起出来，她去朋友家取君子兰，我在文津街等。归途为琬姐买葡萄干二斤。

游 1200 米，几乎空前，并不累。1000 米只 40 分钟。

平生来，谈她母亲学生胡平（科委政策研究中心主任，60⁺岁）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军委办公厅付［副］主任，亦 60⁺岁），谈论及我：太直，不应从政，应做学问也。这也是世俗之见，朝中总得有人讲话也。历代如此，我有何悔。

夜仍观电视。一坐下，屁股就不想动了。

为琬姐写了一封长信，要她不为灼姐之死过于哀伤。谈及抗战时期的避难所帮助，“弥留时刻最伤心”事，并晓以大义：生活于廿世纪变局之幸也。

1991 年 10 月 19 日（星期六）晴 晨起、泳后、睡前小喷一下

六点一刻起床，略作活动。今天伏案时间较多，看完三篇，并有小改与校正。

上午同玉珍到医院针灸注射。她取药。去医院前曾因双方态度小有争执。医院一过即言和。

下午游 600 米。下水前未喷，缓慢仰泳到底。归途仍小喷，使呼吸顺畅。看来气温大降后，定必缓和下去。只是今年更往后移了。

给清华黄万里教授电话，不在家。书正好可以缓一两天送去。

1991 年 10 月 20 日（星期日）晴 晨起、睡前各喷一次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喘感渐退。整日伏案，看完七篇，有小修正。

小多一家来。满起为厨房抽烟机大扫除，油泥如此之多！

下午苗苗和苏宁（苏哲文子，苗苗自幼好友）来，苏谈：苗儿老实，做事慢而细，可靠。考试时题常做不完，但做出的必对。给汪德芳信，为苗苗解决工作问题，到华能做一般统计工作。

1991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一）晴 今日未喷

六点一刻起床，略作活动。

整日伏案，已看过半数。再要写也写不出来了。

上午王醒和刘毅之来。刘是山东文艺界的，也是廿年坎坷，八十岁，胡也频学生，上海左联的。送《六十年作品选》一本。回赠《龙集》和《怀念廿篇》，两集都所剩无几了。

下午五点和玉珍出去散步一阵，到徐滨处小坐，给我看刘英关于张闻天在抗战前长文（党史不能光毛为主了），说西安事变张主放蒋。还有人在《新民晚报》写田家英小文，乱扯，把我也摆入。《毛和他女人们》他们已看，颇有内容。

1991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二）晴 没有喷雾

五点醒来，六点一刻起床。略作活动。

仍整日伏案，李英健电话，下周二来京。得加油了。

《略通国学》一篇，觉得是可以得。

玉珍颈椎痛，很影响精神，今天又去医院。

下午到医院，头部也为我扎了三针，可以健脑。就这样扎下去吧。

只游 400 米。遇王蒙，说官司实际赢了，法院当然不会判。

1991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三）晴、阴转小雨 没有喷雾

六点起床，早饭后作活动。天亮前做一梦，记得是邓大人 72 岁，生了一个孩子，大家为此张罗。

可见近来因听说找杨谈（辛亥讲话，关于改革开放一节）又问万知否，而印象之深也。

上午伏案。悌忠来，小妹有信，已升至III级，无限期任用，这样就放心了。忙忙作文，写水上世界玩了一天，生动而流畅，像中学生的好作文。

游 800 米。未喷。

下午五点和玉珍到谢文清家赴宴，有田绿萍、安若，吃火锅、涮羊牛肉，惜火难旺。他家有一 70 岁长沙老阿姨，辣椒甚好。谢的大女对当前人物及毛等怀有仇意。谢的看法如一般青年。

去时绕路走了半小时，归程遇雨，觉气促，归来吸氧半小时，平息入睡。

1991 年 10 月 24 日（星期四）晴转阴 整日感觉良好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昨天伏案，为查《孟子》一句话中的一字，翻遍全书，终于找到。

上午到顾委，却是听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 30 页《决定》稿，包罗万象、面面俱到的大杂烩，大家都不满意，为什么不发下呢？有何秘密？过去每年有个一号文件，也随“风波”动乱掉了。光远告，大人邀杨、万、宋谈过次话：如不坚持改革开放，64 后无此局面；《人民日报》有不少文革文章，只差没有动员批邓了；赵事不要再多谈，就是学潮时不明确、不坚定，多谈即影响整个党形象。让宋参加当时［是］有意。

下午游 600 米。秦川参加贵州出版社古籍全译发行会，我也要来先出的十部，很是满意。

到医院，增加头部针灸四处。

1991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五）晴 整日毫无喘意，当又稳定

过六点才起床，三点曾服眠药，未作活动。

《读书生活》30 篇全部看完。回首也觉是个大工程。给黄伟经写信：同意两书合出；《龙集》新编即着手；还有本杂文也。如此就地北天南，两相对照了（辽宁社与花城社）。

诗词爱好已有腹稿，写起来不难。

黄万里电话，要来看我。

下午游 1000 米，以补早晨未作活动。通身爽快之感。

1991 年 10 月 26 日（星期六）晴 无喘意

四点半起床。看资料，动手写《诗词》一节。早饭前活前［动］半小时。

上午到医院，十一点始归。为找《党的文献》1990，2—4 期，小曾和戴文葆同志都“效劳”了。下午四点，戴亲自送书来（未去游泳，小雷送归）。谈到汉城参加一个出版会，大小汽车全部自给，不让进口外国汽车。小车极多，一人、二人乘车者要交“买路钱”（交通拥挤口道处），严禁日本等黄色书进口。大米过剩，难保管，白送，金日成爱面子不要（朝鲜人吃不上大米），只是联合打乒乓时，送了若干万吨。

1991 年 10 月 27 日（星期日）晴 晨起略有喘意，开负离子，一小时后感觉正常

六点起床。略作活动。

看《诗词》有关资料，写了几页。早饭后清理自己的衣服，分开置放，还找出磨子潭用过的旧游泳裤。玉珍凡事无分类习惯，这也同没经过正规文化学习训练有关。

长沙要建齐白石艺术馆，香港湘籍企业家出钱，来人要我当顾问并索字。上午索兴[性]作字多张。关于齐白石，仍写录“拄杖闲庭小午休，新雏掌上正啁啾，后生略得先生意，眼底风光笔底收。”并道其原委，作纪念文，有一百多字。又为黄伟经书条幅二。为二来人书二小字条。弄得很累。下午洗澡以解疲劳。

晚上不看电视，伏案得二千字。

1991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一）一切正常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湖南来人取走字条。整天伏案，直到晚上，基本写毕，约六七千字。就是“爱好诗词”算了，“书法”作罢。

邓伍文的材料还是帮了大忙。三个字之改动复原，此文可以独立发表了。文题即《毛早年的两首长诗》。

冯征电话，《炎黄春秋》要稿，说第一篇反映甚好。谈到《七十年》书，他有意见，发行会时，无法讲话。

晚上仍伏案，没看电视。

1991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二）晴 游泳时觉不适，喷一次

夜半服眠药。六点半起床。早上秦川来谈，高狄找乔木，乔意将如何同耀邦作斗争，及胡绩伟、王若水、秦川如何如何，大灌一面之辞，于是高在报社，趾高气扬，汽车队也要参加站队。他拟登门质问，不能听之任之。极力支持。

全文又细看订正一遍，加了个自由、不自由的尾巴，画龙点睛也。

下午到医院，玉珍同行。游 600 米。

秦川已见到乔，并未有“代表中央”之语，往后缩了。

晚上又看《豪门恩怨》。

1991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三）晴 尚好

六点起床，早饭后略活动。

整日伏案，到夜十一点。四篇“读小说”补完。只剩下很零星的了。但《自修大学文化书社》还得大补正。

略翻黄万里寄来的各件，三门峡与三峡及江淮河汉，太湖治理，与水利部基本唱反调，有其理论根据，三门峡与治黄。关于泥沙问题当年没听取他的意见。

下午仰 600 米。尚好。

1991 年 10 月 31 日（星期四）晴 游泳时觉不适，未喷

四点半醒，五点起床，早饭后略活动。

上午九点梁益华（约的）、黄万里先后到。黄先生一直谈到十一点半，受益匪浅。

1991 年 11 月 1 日（星期五）晴 游泳时亦未喷

六点起床，早饭后略作活动。

须改之稿，今天基本杀青。老温电话，《炎黄春秋》要稿，原来去大连前，留下五份给他了。

《读红楼》费功夫颇大，自己真是尽力而为了。《湖南革命史》与《自修大学与湘江学校》两书，可用资料全都利用了，贺民范弄清楚来历了。

下午游 800 米，呼吸还算好，仰泳较多。

晚上看电视不到一小时，工作到十点半。

1991 年 11 月 2 日（星期六）晴

四点半醒来，起床。88 年在长沙新民学会 70 周年讲话文，细改一遍，可作附录 2。

早饭后略作活动。上午伏案六小时。所有改正处，一一过到原稿上。可以交差了。

中午郑仲兵来漫谈，对大中企业悲观，讲了几个统计数字，三角债三千亿。吃了爸爸吃妈妈，吃姊妹（财部、银行、折旧等），说戈扬在美国生活尚好，年青人去找谈，尚不寂寞。

下午只去医院，未游泳。回来也睡不着。

晚上略看电视。抄目录，大体整理就绪。

王遵笈来，为别人要《实录》。

1991 年 11 月 3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早饭后略作活动。

整日伏案，大功告成。全部 33 篇看完。《新民学会先辈》一篇作为附录 2，加了杨昌济《告学生》中一段，同目前形势都可联系。

晚七点同玉珍、小徐一起到展览馆看星火计划陈列。湖南馆太冷清，签名后发现是鄙人，一中年妇女（省科委）忙提起机构改革事。“左”将人捆死了。陕西、广西等都很有生气。买移动式坐椅一把，遇见谢绍明和张尔可（张稼夫女儿，科委农业司长，负责展览的），为我向柜台买妥（原未标价），只 120 元。还得了不少“洋纳”（白送的神功带，样蜜等），满载而归。九点到家，看《豪门恩怨》。

1991 年 11 月 4 日（星期一）阴

五点起床，早餐后略活动。八点半李英健来，随后薛京来，一起漫谈到下午二点半。真是古今中外、天南海北。说朱镕基定时去沈阳抓大中企业。最近一次狠批一把手（金树红）：没有抓紧中心，搞别的去了，你们自己知道（反和平演变也）。有的事中央管住即行，地方不必多操心。工厂情况严重，工人背起工具取走厂内材料物资为社会服务去了。到阜新，有的工人仍住伪满时工棚，限期解决，不要先宣传许愿。说薄老到兴城找附近市县书记谈，《回顾》一书征求意见，说“毛主席不懂经济”，“现在李鹏多好”。大家反感，不登报。“怎么拍起小辈马屁来了？”

30 篇加首尾 33 篇，一早将《学习新民会先辈》又改了一下。交李带回付排。一身稍觉轻松了一下。谈起不少人要我写自传。《实录》为各级负责干部必读书。

1991 年 11 月 5 日（星期二）阴 游泳时呼吸不畅

五点起床。早饭后略活动。

上午薛京来，谈自己写作打算。《大跃进经历》嘱他自张罗网收集典型材料，从报社、人民大学资料库等想办法。晚上送来《龙集》剪贴本，以便修改三版。

彻底清理书房资料并北屋书柜略整理。开始修改《晚年错误思想》，因此想到可编成一本《论毛早

年与晚年》。

下午到医院针灸、打针。游 600 米，全仰泳，呼吸不适。

1991 年 11 月 6 日（星期三）阴、有雨 感觉良好

六点一刻起床。饭后略活动。

整个上午劳动，大整理书房，清理《读书生活》用过的资料。取消一个茶几，并拆散一个竹筐盖子，利用几根竹片于书架顶部。证明哮喘已全部过去，只是觉累，有点气促而已。

续看薄著《回顾》，也是自己的回顾。黄克诚 49 年南下前见毛，进城还是阶级斗争为主之说，薄大概不以为然。其实这并无关紧要。

昨夜半因噩梦摔下床，头碰床头柜角，玉珍闻声赶来才扶上床。这是第二次这种事故了。

1991 年 11 月 7 日（星期四）晴

三点半醒来即未入睡，四点半起床，盖想起是否找杨一谈也。早饭后同秦川商量，只怕不愿约谈，知道我们的观点如何。续读《回顾》。

上午十一点徐滨同唐振常来，漫谈一小时。上海那位女部长（陈志［至］立现升付［副］书记）在六四时也很激动，流泪送宣传部人上街，然而随即变脸大整下属。由于江喜欢此人。皇甫平明明是受邓大人意写的，而北京不放过，也令人觉奇。元化被钱老认为“小学生作文”（《文心雕龙》未允写序），当部长后有官气[33]。现在二位当局无甚感觉。举一例说明陈国栋仍是权威。

光远住院做手术，乳线［腺］癌，小手术变成大手术。

下午到医院。游 800 米。遇见张映吾，要纪念《解放日报》五十年。

1991 年 11 月 8 日（星期五）晴 良好

六点起床，早饭后略活动。

昨早饭后到秦川处闲谈事，又想了一下，只能听之任之也，何必多此一举。

续看《回顾》。

下午游 800 米，甚舒畅。

接黄伟经信，言两书入明年计划，诗集不再用《龙集》名，改名为好，难道即称《李锐诗词》？

夜轶［一］青送来《女人们》下部，她们对此甚有兴趣。

1991 年 11 月 9 日（星期六）晴 良好

六点起床。上下午大清理南屋书架所有资料并分类。陆（陆定一——李南央注）谈话袋中，竟有两次谈话记录，一次是与项南一道，录音整理的。重看一遍，陆还是老一代中思想最敏的人。他所提阶级斗争是主要指经济竞争。对 70 年来的概括分析还是很有道理的。不看到这些保存资料，几乎全忘了。

总算基本清出头绪，所存种种资料又都恢复记忆了。今后能否保持工作井然有序呢？小小劳动，弄得非常累。

上午到医院并看望光远，先小手术，切片有癌，大手术，吴蔚然主刀，切除一大块肉。党员已登记“望保卫和发展马义作新贡献。”

[33] 钱老：钱钟书。此处是说钱钟书对王元化文章的评价是只有“小学生作文”的水平。王出版《读文心雕龙》一书时，曾请钱作序，钱未允。而民间有钱钟书与王元化均为学界泰斗并冠以“北钱南王”的说法。——李南央注

下午六点到长城饭店赴施拉姆宴会。乔木最后一个到来，主人极高兴（他让对头“老朋友”见面了）。席前席间，我也谈笑风生，问乔“快八十了吧？”“明年”，“应当做寿也。”龚育之提起七十自寿诗事，乔说我曾送他诗一首（也几乎忘了），和谐声中，我说今天上午去看于光远，开了刀，乳线［腺］癌（自己摸出来的），全座动情。出席者还有汝信、逄先知、邢贲思、于良华（哲学所付［副］所长）、廖盖隆、张思毅（军科付［副］院长？）等。

光远精神甚佳，对病不以为意，幸亏自己摸到，1%机遇，否则就麻烦了。龚育之说，登记事是薄打了招呼（呜呼人治）。乔欲龚帮助写回忆录，毛思发展史。龚不想陷入。

1991 年 11 月 10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早饭后略活动。

小多一家来，满起帮助治花盆，小多帮助清理北屋小书架，又清出一批须用资料。

给徐迈亭信并寄《实录》。上午柳思来，已经独居安定下来。

光远电话，谈昨夜事。

韦君宜又着儿子送来新作《海上繁华梦》，散文、小品，怀旧之作，有点［的］有深意，讲了心底实话。

1991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一）晴

六点一刻起床。

上午到安徽厅参加老区贫困区文化促进会赠书仪式，为宗凤鸣邀请。有老红军及刘澜涛等参加。郭洪涛会前找我谈陕北事，陕西中层排挤陕北人。仲勋最近同安志文牢骚谈及：总书记原考虑过他，后为耀邦二把手；委员长也应当是他，万里早年不过县书而已。说现在头脑清醒。陕北旧账两方为：（习）刘景范、张秀山、张策、张邦英；贺晋年、崔田民、郭洪涛，李铁伦。蔡子伟因张慕陶案，又乱供刘志丹等。会上讲话者颇多，我亦讲 3 分钟：如何捐书。照相时，史梓铭（外交部）坐在一起，谈《实录》写得真好，许多人要，买不到了。

下午毛应民来，《毛年谱》仍出不成。湖南想调他，但浙江不放。

夜王铁铮电话，小毛难容，要求我去一趟。

1991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

上午和玉珍到党校铁铮处，谈小毛问题。在外散步到湖边坐谈。昨天电话是在外面打的，父女已无法共居下去。一文不付且将保姆同拉出去等等，也怀念灼姐最后吐血而亡，是她所造成的。谈到十二点始归。

下午游 800 米。

晚上小毛来，我厉声斥责，揭其本质，彼则反诬：爸爸与妈妈如何从平江吵架，一为钱，二为“李家”及“李锐”之事。倒霉在此，钱都弄到“大姐处去了”。等等。对我之戒备亦理所当然（当年我即未要求灼姐与铁铮能一致也）。玉珍略缓。

非常不愉快的一天。

夜汪澍白夫妇来，送我寿山石。谈湖南托编“毛思研究丛书”，要坚持学术自由原则。“我已不与湖南搭界。”

1991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早餐时同小毛又严肃一谈，指出其本质：绝对自私自利，眼中只有钱，失去一个做人的标准，何况是“党员”。今后独立生活下去，必须搬出。下午小毛电话，说力丰处已被占。于是玉珍又同铁铮斡旋，让其暂住家中。王小毛将是一个长久的麻烦。

薛京来，送有关组织史信件（不赞成省辖市再搞区的资料）。

南屋清得差不多了。今后必须有条有理下去。

下午游 1000 米。甚舒畅。

黄乃来，因参加南社纪念等活动，作先君有关诗作一文，写得很简练，其中悼黄花岗烈士，述及失败原因，在胡毅生（胡汉民兄）及陈炯明等退缩所致。并认为辛亥革命应自黄花岗始。言之成理。又谈到国民党“扬孙抑黄”往事。王国权受命“不同意”告诫语。

1991 年 11 月 14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

上午到办公室，陆源［沅］来谈，传达江讲话，组织部建议运动整肃，江调子亦高。

陆茂竹清理旧文件资料甚有条理，三峡材料要件全带回，79—82 水电三年的讲话等资料也大体齐——全，五十年代资料也全。

下午游 800 米。

秦川给两件：乔如何出卖邓，及 9.7 同高狄谈话。

《齐鲁议丛》看出《略通国学》。

1991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五）晴

六点一刻起床。

几乎是一天功夫，将《毛和女人们》翻完。无甚价值，但让人得其“女色”一面也。

秦川似不想反击，高狄利用乔木谈话大揭老账，涉及耀邦。

下午游泳 800 米，甚舒畅。

老温来，出任一个什么会的会长，电脑输入中华大典事。

夜新华社北京分社　　来（原文此处空三字——李南央注）转湖南彭大成书《湖湘文化与毛》。

小瑞来取走《女人们》。他有一套对当世看法，资义、社义都不行。徐滨电话，和平寄来阮铭写耀邦文，他们很想我能再访美一次也。

1991 年 11 月 16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早饭后略作活动。

看剑桥中国史《民国史》卷。刘敬轩翻译的毛泽东思想部分。引《早期活动》甚多。外国人习惯，引证部分一一注明出处，不厌其烦。

1991 年 11 月 17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

给朱正、琬姐等写信。给小妹、忙忙信。以后能否做到及时复信呢？

上午田方来，交一批港报反对三峡上马资料文章，有的质问，万里为何不按程序超前表态。林华等

14 人（计委离休干部理论咨询组）上书，有防洪等三个附件。而邹家华竟很不礼貌让他们去三峡一行。周培源上书，并找江泽民谈过。于若木与程庆民（北大教授，反三峡）等三人，找周培源谈三峡，请周上书邓、陈等。又第二次找程等谈。这到是新动向。

田主编《解放日报》记者文集，他不知《窑洞杂述》，介绍《开展吴满有运动》等文让他编入。

汪澍白夫妇来，请他们午餐，菜甚丰。汪让我给麦克法夸尔写信，推荐他去哈佛。谈他在湖南二十多年坎坷境遇，绝不认错。儿子自杀不幸事件等。

1991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未作活动。小妹信附麦信。

上午到办公室，雨亭、廷栋、陆沅等四人来谈组织史资料一些具体问题，如张太雷 1921 初对国际报告（参加三大），记有天津有党的小组（同历来说法不一致），唐山、陕西等党组织稍前移等。我谈到罗章龙事：非常委员会无“中央”二字，且是开除党籍在前，成立非委在后，一直是耿耿于怀，且不愿再谈此事。大家都感到无能为力。

十一点半到田方家，将复印件给他，并再取走有关三峡其他反对资料，内有国防方面的正式意见。

下午同玉珍买菜，发小妹信，籍［藉］以散步，甚觉呼吸不顺，归来吸氧半小时。

夜汪澍白夫妇携赵家瀛、李纯夫妇来。他们是地下党老关系。李纯原协和总护士长，现任晓园中医院长，为我们将来医药等事取得方便。

项南、秦川上午来，等了半小时。香港报纸反映，陈批邓，改革开放右了，6.4“左”了。我以过去旧事，论证他对毛（今日邓）决不议论，且必执行（如接管沈阳，外交政策原争取美英承认事，自己反作检讨等）。港报认为只一个人没犯过错误即陈。我说“反冒进”不是也作了检讨吗。

1991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未作活动。开始写《清凉山上的文字生涯》。

上午肖延中与梁晓燕来，留吃午饭。谈到近二点。上海要出版一套书，100 人谈毛泽东，1/3 为同毛有过接触的；1/3 为学者；1/3 为平民百姓。要我作为学者一谈。答应下来了。根据近年写文和思考，在许多方面毛确是一生一以贯之（不同阶段表现不一）。《毛的早年和晚年》一书也愿考虑。将《晚年错误思想》先交一阅。肖延中带孩子回来，使学校大吃一惊。

下午和玉珍并田绿萍一起到中日友好医院看望沈玉珂，沈患癌症，但外表尚好，胸部水多。劝沈写回忆朱老总文章。谈湖北先后两位一把手，前者“左”得可怕，后者离开稿子不会讲话。

徐滨给我和平寄来阮铭稿。

1991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未作活动。

用放大镜将《转折点中的胡耀邦》看完。共十大段。全是事实，分析亦恰当，很有史料与政治价值。

下午三点到文津街，游 800 米。

夜七点半梁晓燕来，谈到十点。主题是毛，如何“一以贯之”：造反精神、主观意志、能动性、马义学到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与无阶专政，大权独揽与儒家王权思想定于一尊，重视群众、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等等。他们见到张玉凤，终允一谈。

1991 年 11 月 21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未作活动。

上午王申生自上海来，带一大袋黄鳝、泥鳅和螃蟹，花了 100 多元。还送我一件纯丝夹克，玉珍一件纯丝衬衣。真是令人不安。还非亲来装空调不可。

悌忠来，谈忙忙五门考试均 A，小妹已进三级工程师，再上即高级，也是三级，最高是主任工程师。附近住有中国朋友。

中午申生炒黄鳝，他会去骨条。大家美餐一顿。

下午游 800 米。

1991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

上午同王申生观中国油画展，内有申生一副“藏歌”。共一百几十幅，全国精选，但等[得]奖（共四种）作品并非皆上乘，尤其金奖一把明朝椅子，平面贴上，令人奇怪。“开封旧事记”写少奇临终裸体仰卧，枯瘦如柴，白发抵眉，状及［极］悲惨，围观者多驻足，得银奖。这是幅一具政治意义者。全部展品多写少数民族及其风情，次为旧时人物、风景等，而缺改革开放题材。如照片细腻人物肖像不少，有精品。各种风格、流派都有。花卉有学凡［梵］高者。

下午游 800 米。

晚梁晓燕来，谈到近十点，听我去年六月在山西的讲话录音，似很满足了。也问到我为何一贯清醒，唸了 85 年整党的自我鉴定。

1991 年 11 月 23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

上午薛京、悌忠来，正好办了程学敏托女儿程平与女婿工作安排事，给朱尔明电话，给张凤祥、游杏寿、陈望祥三人信。

《读书生活》稿有五篇已转《中国青年》用，剩下的拟交文葆转介。

整理三峡材料。

徐滨送来《争鸣》第　期（原文此处空一字——李南央注），并戈文。有阮铭长文评近二年世局，由两级一△一〇。世界已成统一格局，尤其经济、科技、信息，谁也不能封锁隔离，必须朝民主化、科学化发展（即和平与发展）。苏联国内遍布地雷，许多党组织转入地下。

与秦一阅。他劝我三峡不必发言，而着意于攻高、王、徐三人。上海陈立志［至立］来进书记处，江所信任。

下午游 600 米。

1991 年 11 月 24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补记日记。看港报三峡材料。北大教授程庆民长文，瓶颈问题，同阿斯旺作比较，泥沙长远影响。首次见此长文，不能不考虑。万里超前表态，也言之成理。

上午到戴文葆处，交他九篇《读书生活》文，请代交《读书》等刊。他已得“优秀专家“称号，月收 100 元也。他在出版界各方关系尚好，自谓“卖苦力”的人。毛曾催陆（定一）出蒋介石全集，未办。64 年又催一次，戴主其事，共千余万字，看过 500 万字，都存中华。

归途又从陆钦侃处取三峡材料。下午五点到空招。晚餐时同刘田夫一桌，说我“更年轻”了。刘已83岁（十三大顾委常委选举时，刘说过：大会都落选，放在常委不合适吧[34]）。张光年饭后来谈，沙汀已失明，回四川过［养］老，他78岁，每天工作5小时。12年前直肠癌，手术后一直很好。同元化相约，决不生气，以免中计，决不早死。

下午陈英茨来，说贝克来时，将戴晴送到北戴河。

1991年11月25日（星期一）晴

睡得尚好（赤身而眠）。早餐特丰盛，有生日蛋糕。遇见人均友善。汪道涵谈上海情况，浦东无大户，最大7.8亿美元而已，一二把手尚可，不能要求有多大气魄也，能应付就不错。

上午武衡来谈（印象一直是谨小慎微），也说不看报。过美国时，到使领馆，都说许多事不敢向国内（报导）反映。国庆香港学生游行、静坐（烛光），“国丧”也。西海岸中国货有约3亿被封存。

下午到周惠处闲谈，身体已见好转，说一30多岁青年练气功入迷，为他治病用外功，终于上五台山出家。又谈起当年彭总骂王任重乃“搽粉抹口红的婊子”，可见厌恶之深。（为什么这样轻浮的人毛居然喜欢呢！）似想进常委。

中饭后同项南散步，说阮铭文好。82年去福建，建议厦门自由港。王震告发，乃卖国也。耀邦压住。后王去福建，问项，厦门如何，项答：自由港好。大加称赞，并让邓即接见项。阮谓：君何如人也，仆何许人也！

看文件。

1991年11月26日（星期二）晴

早餐花样甚多。早起散步遇陈野萍［苹］，要介绍我入野草诗社。有沙地者拟收集纪念陈毅诗出集子。顺便谈到自己级别、房子事，也说还得“自己自我照顾”也。

上下午开会，发言多务实，谈农村实际情况，农民怕变，社会秩序不好。向守志唸一个华西大队材料（大邱庄式）。陈丕显大谈三峡快上，否则中下游泻洪无法，还是林一山那一套（霍士廉同我谈万家案引水北京）。铁瑛等说增产不增收，工农剪刀差，卖粮难。

下午我第一个发言，75分钟，讲水利防洪过去失误甚多甚大。1982年长文，开华北会。谈三峡关键所在，唸林华14人建议等等。陈丕显说：会议不能论证三峡，李锐为他上了一课，应再深入论证。郭洪涛说，美国陆军工程司令告他，三峡影响航运，不能修。他反对修。我首先谈到钱正英“七十坐牢”之语。武衡说，她坐牢算什么，出了事谁管。大家认为文件全面，当前究竟从何入手？先解决什么问题？农民负担重，怎办？又谈到1984年教训。杨秀山赞成我的意见，应慎之又慎。

1991年11月27日（星期三）阴、雨

晨起活动。早饭后，安志文来，问我昨天三峡发言事。谈及陕北旧日争论：25A在关中（崂山战役？）曾将杨虎城部队党领导部队围杀（致书不相信，怕上当？）谢子长与刘志丹正付［副］之争(两人关系好)，谢奉命缴了刘的械。郭洪涛指责过刘有右倾。阎红彦、刘、谢为陕北红军最早创始人，阎走得早，讲过成立三个师，陕北一个旅也没有（为高岗指责）。阎曾向毛写信讲高之品质。王世泰、刘澜涛较中立。62年整习仲勋等，阎实参与（只言康生）。写刘小说，习去劝刘景范夫妇时：“走，跟你绝交。”25A

[34] 指十三大时邓力群先在中央委员会选举中落选，陈云又将其转到中顾委常委候选名单中，结还是落选，只被选为中顾委委员。——李南央注

来，26A 崂山胜仗，反杀 200 人。

武衡发言：谈农村什么“科学储备”，首先是教育普及，否则社教无从谈起。翻《简报》印象，都务实，谈农村实际困难，很少人说社教。稳定政策、制度，农民怕变。朱镕基深入实际受欢迎。强晓初发言：“政治工作是一切经工生命线，没有过时，永远正确。”子弟当官、经商、出国、群众最反感。“苏联今天是我们明天。”

霍士廉主张为整顿社会风气要多杀人。镇反改 2‰，多杀 4 万。浙江到 75 年才 1000 斤。不深入实际，不能解决问题（谈自己过去经验）。

1991 年 11 月 28 日（星期四）阴

一早起来，在本子上作了发言纪要。上午会第一个发言，说《简报》多登赞成三峡语，我只一句话“三峡要继续论证”。谈三点：1.中央悬崖勒马（150 作过次错误决定），论证要正反对等，真正专家参加，先看两方意见。2.钱、水利部论证片面性。3.人大 282 人提案，孙越崎 97 岁写书几万字，周培源 50 年代赞成，现坚决反对。4.只有电力需要是成熟的，可替代方案甚多，防洪出路甚多。周的三条：先上后下游，先支后干，先易后难。(《简报》刊出为“中央对三峡工程要听取不同意见。水利部门论证有片面性。89 年人大代表 282 人建议三峡推迟到 21 世纪。孙、周也写过报告。”《快报》是第一条，文字较多。)

1991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五）

下午大会闭幕。江泽民讲话约一小时。莫斯科面包要配给，人均 1400 斤。政策体制要坚定不移，以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重视流通，树立大农业观，改造 2/3 中低产田。乡镇企业生命力旺盛，1 亿多富余劳力出路。高度重视科技，曾邀部分科学家座谈三半天，谈光子技术尖端，气象预报要求上万亿次，分子运动模拟要 10 万亿次（老一代人谈不出这些问题），光速比电子高 100—1000 倍。要有人研究光子，美国保密，光子两大难题：能耗大、软件大。贝克要谈人权，寻找共同点，又得区别。碉堡总从内部垮，必须坚定经济中心，财大气粗（似一直未用“和平演变”语言）。顾委会，开除许家屯党籍。同建南拉一起坐头排（电视得观也）。

上午贺彪、韩天石、周健［建］南来谈，还有杜星垣，都厌恶再提搞运动，薄一波搞了计划与市场长文，交给十几人看，邓力群让梅行反对，薄又不拿出了。此次邓、乔木两“左”均未参加小组会，无发言。王任重讲运动也不得力。

中饭、晚餐均不适，肚子不舒服。

1991 年 11 月 30 日（星期六）晴

六点一刻起床，睡得尚好。早晨觉腹滞食品味，厌食，没吃鸡蛋。果然肚泻。

上午到医院打针、针灸。遇李力安，云眼病、腰椎病，最后用定位法复原，始解决长期脚痛之病。

申生坚持明春要来为我装空调，玉珍为之说动，勉强同意。全部所存西画画册拟送他，物归得主，有所作为也。老来只有习字为乐，顾不上画了。

下午游 800 米。遇秦川，告以会议概况。日人拟捐巨款事，已由科协接办。光远出了好主意。

中饭、晚饭都不香。晚上吃面一碗。

上床前又大泻一次。

1991 年 12 月 1 日（星期日）晴转阴

半夜大泻，服眠药，睡到七点多方起床。早餐仍只喝奶与稀饭。饭后上楼告知金老夫妇会议概况。遵笈谈到美国留学生打死一同学及两校长事，未得第一名（有奖金）所致。空前骇闻。如此为名利，实是当今教育政策悲剧。谈到苏欧公开化后之后果，而我们捂住法暂时有效：如高压锅，《决议》（1980）稍放点气，就可度过难关，而“六四”终于几乎爆炸也。

下午作字五张。洛阳刘维民曾来，送照片簿并相片，又 1990 年《洛阳日报》4.19 日原稿还复印了。四人求字。

服核黄素，腹泻似止住。

1991 年 12 月 2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腹泻未止，服核黄素。饭食亦无味，吃点挂面。

开始写《清凉山上的文字生涯》。在空招打了个草稿。

上午刘维民等来，取走字条四幅。谈故县水库等事，原拟给我“顾问”头衔，一听我对水利意见，就未开口了。此兄对我的兴趣也有点不解。玉珍说，他逢人就誇我如何如何。

部里派人送来吕枫报告（十二月九日开组织部长会），似多年罕见之事。

晚饭时秦川来，日本赠款将先汇来 1 亿美金，先入他的户头。国际文化公司因此可日得一万美元利息。

夜李慎之来，听说我三峡发言。刚从海南回来。

1991 年 12 月 3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六点半听 BBC，用老式半导体，勉强听清。以后就如此固定。

《清凉山文字生涯》已得 10 页。

吕枫报告浏览一下，没看完，只能作点文字小修饰。《变中国为第二个苏联》那一段，注曰：公开发表可删去。

到医院打针。

下午游 800 米。遇汉雄。各处转游［悠］归来，似带一妇女同游。

上午王西平夫妇来，去海南岛冬休，交通部不报房费，要我向海南招呼。谈薄一波其人其书，打扮自己也。当年他与赵尔陆挨整，航空工业受批判仍愤愤不平。对当前形势看法相同，夏端亦同感。

夜蒋君（鲍彤夫人蒋宗曹——李南央注）来。仍无消息，无人复信。

1991 年 12 月 4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将吕报告看完，退办公厅。上午到办公室，同志民通话，嘱黄宇齐、王西平去疗养事，说刘泽彭情况，江已知，并受过一次训斥。他的情况大概已弄清楚。陆沅来，说组部容不了大知识分子，只能用小知分子。庭［廷］栋、雨亭来，说陕北党建之时间，白志明亦谓是 1924 年，与郭洪涛等意见同。

下午游 800 米。

夜湖南新华社刘见初来，谈南下时分社成立情况。

1991 年 12 月 5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清凉山》写到 13 页，还有个大尾巴。

上午到办公室，吕枫十点廿分来，谈一小时。组织史资料八个离休干部津贴解决。着重谈意识形态被“左”爷控制，关键在有保护伞，保存一批文革写手。刘泽彭当年跟我过程重谈一次，祸根必除。他说现在拉帮结伙，大吃大喝更形严重，同蒋振云结成一团。促与江谈，如愿找我愿一谈也。两个声音及反和变说法等，也都提及（他曾上书搞运动）。宋平关系亦摊开，是本份好人，但思想紧跟。自己房子、待遇及补工资事再提，请帮助解决。

下午又到办公室，听杨小池汇报山西情况。他们进度较慢但质量第一，省本最后出。文字表述规范必定死。

游 800 米。

1991 年 12 月 6 日（星期五）晴

五点一刻起床，只是早晨伏案。上午人客不断，苏丹来，谈《辽沈战役》续编问题。伍修权（及秘书们）要抬高彭真，将彭文《九个月》另列篇首。伍回忆录硬称自己为“桃园四结义”，当年也曾极力夸高岗（改了几个字）也。晋察热辽不让讲缺点。高岗为何在热河呆半年，无人知晓，望我写出来。“历史可由人捉弄”也。

秦川来，日人捐款，1200 亿日元事已由科协出面（光远主意，吴明渝、邓楠经办）。宴会谈得甚好：“首相项目”如中日医院等大堂馆不成功，与群众无关，不能深入人心。吴又能打桥牌，问过王忍之等事。“不到时候。”邓楠说：“我们知道胡绩伟不反爸爸。”（乔木与高狄谈）使胡安慰。谭壮来午餐。

下午游 800 米，打针。回来看去年小妹录家庭生活，灼姐精神尚好。观香港集：《苏二次革命》。

1991 年 12 月 7 日（星期六）雪

下雪了。五点半起床。《清凉山》还没完稿。断断续续弄不成。

早饭后略作活动。仍是便秘，服丸药。

上午与秦川到云南厅参加河南出版的教育思想研究丛刊出版首发式，光远为主编，为之捧场。遇周培源，望三峡事坚持到底，知道我发言了。请龚育之同乔木通气，《庐山》能公开发行。

谭壮来午餐，闲谈旧事。臧否人物。谓崔　　（原文此处空二字，应该是崔月犁——李南央注）“左”。卫生界，他的弟子甚多。

下午本准备应秦川约赴宴（请日本人），却有《人民日报》“左”派参加，不便去了。

1991 年 12 月 8 日（星期日）阴

六点起床，听 BBC，苏联有新政变危险。

《清凉山文字生涯》算是完稿，6000 字。

下午悌忠来，小妹、忙忙贺年卡与月份牌。越过太平洋礼物也。北京友人小妹共寄年卡 20 多份，这是异国情调所染吧。

南君夫妇带女儿来。他从斯里兰卡回国，电话更换也不知道。带来异邦红茶、酒等物。女儿已工作，南君也 61 岁了。世事沧桑，亲旧仍健，也可告慰。回忆 1938 年送南君（还有鲲仙）到新安旅行团时，才七八岁。

晚上一起吃涮羊肉。山东电火锅不甚作美。

1991 年 12 月 9 日（星期一）

六点一刻起床。听 BBC。略作活动。

上午朱正来，请他最后审订《晚年错误思想》长稿。

《水利》、《大学教授》两文复印，《吴满有》社论重抄。《清凉山》文最后校正，并都请朱正一阅。改了几个字。

党史室《接管沈阳》清样送来。一直伏案到夜十点半。

夜陈铁如与付［副］厂长来，他们的齿轮厂因质量好，甚为兴隆。

1991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二）

六点起床。早饭后略活动。

《清凉山》文并《吴满有》等三文都送与田方。田又交来几篇有关三峡文。他找到四川付［副］省长马麟，说江泽民四月到成都时，与省委同志吃饭闲谈三峡时，自己不熟悉，只听到李锐说过反对意见。以慎重为上。难道现在真［慎］不住了？

1991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早饭后略活动。

上午薛京来，交结一些琐事。两书合成一本，先例颇多，亦认为无问题。

《中国科技导报》副主编蔡德诚来，56 岁，北航毕业（62 年），因坚决为彭总呼冤受打击十多年，叛［判］反革命坐牢二年，下放六年，幸审案 3 人同情，教唆以思想论罪，只关了二年，爱人坚决一同下放。78 年始全部平反。不想当官，看穿官场恶习。如航空工业导弹等，总参将尖端成品卖掉做军火生意，部长不敢反。李绪鄂哭诉无用，赵紫阳亦无法。《导报》曾三次贡献：论证家庭制为农业经营最佳模式（人类有史以来各种制度下）；三峡专号（王震要华罗庚做知识分子工作），重新论证；教育问题，88 年专刊，基础教育重要。此刊 6 特点：

1、自然、社会科学结合部，现代化交结，介入国事，宏观决策失误，后果不堪设想。2、自然科学交叉，边缘科学活跃。3、前瞻性，非仅围绕当前政策突破，新思想，创见。4、中国现代化置于世界范围，纵横比较，地球越来越小，互相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强调介入，互补优长，互离不开。5、文风，自己语言，独立性，不说大话、空话，不引经据典。6、送稿，一视同仁，以文取胜。谈到十二点。

下午游 600 米。遇秦川，谓王某病危。——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侧边。

1991 年 12 月 12 日（星期四）晴

四点醒来不能入睡，起床清找材料。书架下柜中原来还有一堆与毛有关党史材料。《龙集》有关资料一大堆也找出。

上午几乎没做别的事。

徐洽时老送来些礼物，“寿”字（锦丝织）与糖食等。回报人参、发菜、香菇、咖啡等物，请来开会人带回。

陆总电话，建议我给江写信，言三峡最要害处。

下午游 800 米。

1991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组史编辑组会议，催进度，明年上半年才能出一批文字部分。党史室问题较多，印刷多倾向于辽宁。

下午游 800 米，归途看望于刚。帮工小何已回四川（老婆孩子被拐已无下落），公家陪 5000 元，了此悲剧。

晚上回请谢文清夫妇，陪客有田绿萍、安若、柳思、黎体贤、朱正、秦川，济济一堂。有鳝鱼、对虾、腊肘子等，几乎盘盘皆空。老谢谈他为何 5.19 夜大会后遊行，反对流血。谈旧事，某年要放纪念十月，苏联片，选《静悄悄》，文化诸公一片反对，“军队看了怎办”？后找乔木等一起看，“可以吧”，又鸦雀无声。都是孬头。王震到湛江，都知道要“九姑娘”。柳思谈晨操公园遇公安老干：文革抄家，薄一波家金银珠宝最多。

1991 年 12 月 14 日（星期六）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陈四益来，谈三峡下中雨，江的决定，以便明年人大会通过，势在必行。但不能影响八五计划，用集资等办法，似乎是“本届政府”必办之事也。还要说服顾委同志，新闻界已吹风。金日成来见小平，要我高举大旗，只能韬光养晦。送了几车皮猪肉鸡子。留午餐。请收集大跃进资料。向上海荐扩大的《往事杂记》。李传彼意写李与毛陈高胡赵黄等，与三峡、《龙集》等，除此一般写即无甚意思。颇赞成，但国内出不了也。

李慎之来。谈汪道涵出任海基会。

1991 年 12 月 15 日（星期日）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谷大文（磨子潭谷光枝老工人的儿子）和李中和来，他们都在人民大学短期受训。谷是池州中级法院院长，李是焦作市法院院长（当过县委书记，地委组织部长，西安交大学机械的）。老俩口还在磨子潭，年老旧工人都在，小彭（键）等也在。各送《实录》一本，并字幅一（从旧字堆中寻得）。满意而归。

在北屋续翻箱倒柜，终于找出李振樨为我写的黄老《老右倾》的素材。

秦川送来明天习水酒厂的请帖。

夜观《逃离索比堡》到十二点。波兰纳粹集中营（死亡营）故事，太残酷了。会失眠的。

1991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一）阴

六点一刻起床。昨夜果然久久不能入睡。

上午秦川夫妇参加习水酒厂新闻发布会，在贵州厅开到十一点。电台与酒厂的公关小姐显神通。池必卿、傅崇碧等参加。有四位作家（丛维熙、苏叔阳、刘心武、李国文）向我写条：“向您表示极大的敬意，祝您健康。”）散会后四人又见了面。这大概是当代有思想的中、青年一代对我们这些人的一种基本态度。

下午湖南文联主席陈白一等三人来。陈在北京办画展（工笔国画专家，62 岁），昨天开幕（请帖未发出），到美术界人士，王首道等都没能去。答应明天去。

王若水夫妇来，谈形势。中国承受能力与苏联不同，关键还在封建与农民土壤（南下干部队伍均农民与小知分子），文化层次，知识分子状态（能忍受，无萨哈罗夫），以及毛的影响。为何毛热？

志民来，同吕通气。

夜观电视《深圳人》。

1991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美术馆参观陈白一画展。工笔画的一种新境界。作者夫妇陪同。还有写意年画，门神之作（有关良风格）。题词："一扫工笔呆板、凝滞表像传统，而是生机活泼内在情意，民情风俗信手拈来，使人感到作者的偏怜与遐思。这是真正的推陈出新。"并允作者作诗字相赠。作者送《面壁图》轴。大写意也。

下午同玉珍到医院打针取药。文津街停泳一周。

最后未找到的阮铭复印件找到了。眼面前物一概忘记。

夜上海《法学》编辑施滨海来（于浩成介绍）说到九点半。上海琐闻。"思想更解放一些，胆子更大一些，步子更快一些。"邓大人思想。陈的浦东思想为"真正的社会主义"。陈元去当付［副］手。

1991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三）晴

四点半起床。开始改清《晚年错思》，工程不小，得一张张另贴于纸。这是一篇真正的专论。

三峡大雨已来，报刊纷纷发表拥护之篇，都是田方电话告知。

下午蔡德城［诚］来，借一本陈一咨写的十年改革书。说是可以一读。谈到科协有人想见我。不少小道从港报来。如两句诗之类：生命早已置度外，还将热血献中华（或缩成五言）。北大受军训新生回校测验，对 6.4：坚决参加或观望者各 10%，大部分是看看再说。{} 无抵制者。于是引起校方恐慌。去年 10.1 四原则：丑话先说，枪打出头鸟，围观即参与，秋后定算账。遇见部队年青军官，都很解放。军中学生不准参加社团活动，如校友会之类。

玉珍弟弟和侄子来，很老实的老工人。留晚餐。

1991 年 12 月 19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BBC 又收不到了。

继续伏案。晚上张九华来，交他前 24 页，先去改正（已输入电脑）。

1991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饭后略活动。

整日伏案。速度快不了。

下午到医院打针。

晚饭前去看徐滨，送鹌鹑 6 只。陈书一阅。戈扬有贺年片。传鲍彤将放出。

上午到顾委，听公安部长报告。

国内外敌对活动，反动宣品以吨计。民阵有策反军队计划。国内共审查 104 万人，宽处 9000，部分人坚持敌对。戴晴客观主义立场，讲了真话，国外也骂。现放出去，其人反复无常。刘晓波四人宽处，刘要写书。17 省各种非法组织 108 个，弃政从商，先钱后权道路。到深圳、海南，有的受重用。跟废品

收购矛盾。《争鸣》杨迈克，被查，受安全部管。公安部同安全部矛盾甚大，工作重复冲突。宗教、民族分裂活动，有地主儿女反攻倒算活动。今年刑事 181 万起，大的 41 万，80%盗窃，银行内盗 80%。戒毒 3 万人，年均捕 40—50 万人，去年 60 万，本身队伍 10%有问题。

1991 年 12 月 21 日（星期六）阴

五点起床即伏案，饭后略活动。

李英健、薛京、小雷于八点同来，7 点去车站接的，带来一些工具性书。《读书生活》校样，并《早年》原校样。印厂半个月即排出。下午朱正来，四五天苦工，由他头校也。

中午秦川送来一碗扣肉，极佳，正好待客。

田方电话，吴满有被捕后，由国民党代写稿，由一绥德人广播。吴出来后曾写信给林老。回家后被开除出党，现在查实中。儿子（甘肃厅局级干部）为之平反。

1991 年 12 月 22 日（星期日）雪

五点起床。早饭后略活动。伏案到中午，全部《晚错》改完，可能达 5 万字。拟交辽宁《理论内参》。

正午黄万里老来，惊闻人大要讨论三峡，特送材料，要求参加辩论。告知明年人代大会才能通过也。

陆总电话，政协讨论三峡会，40 多人，李人俊主持，已有李刚持不同意见，王兴让、乔木新联名信反对。

看完电视剧《武生泰斗》，旧时梨园春秋，非常动人，细节真实，包括衣着道具。

1991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一）阴

六点起床，饭后活动。

重读李泽厚《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抓住了根本问题，辩证唯物与历史唯物论统统是阶级斗争+精神力量。世界在变，促其不断变化动力是阶级斗争，永远斗下去就是。

同朱正闲聊，忽然想到，写第一代人，每人一篇：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周恩来、毛泽东、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张国焘、恽代英。下午薛京来，谈到五点。编一本有关回忆毛和评毛的集子，精选。他从文献可找到人帮忙。

纽约《商业日报》记者（美人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要找我谈三峡。不谈为好。

看朱正已校稿，到十二点上床。

秦川来，谈王胡病已稳定。万里还有两个问题未谈：“和变”与“自由化”，变成两根棍子。中宣部王忍之被立案审查。

1991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整日精神尚好。

上午到办公室，同雨亭、廷栋、陆源［沅］、小曾讨论史料印刷问<题>。他们已同金松林谈判，金已允照辽宁条件，审排稿不另收费，按最高稿酬等。拟了几个方案，如何两全。我提出两家出，亏利各半。反正一下定不了案还可再拖一下。大家辛苦几年，应当有所收入。

又同他们谈了下苏联形势。70 年演变至今是自作孽。内外政策、经济、政治、党、民族等等总崩溃。如何变化还得一长过渡时期，西方也并不就好过，但核大战危险是过去了。今后就是如和平竞争，

经济与科技的竞争，阶级斗争也表现于此，世界总会朝好的方向发展。谁也不要想统治世界。如何各得其所。

下午打针。游 600 米。

秦川参加国货优品发奖会，一群老者，高狄进来无人理会，悄悄离去。

田方电话，吴满有乃国民党拟稿，由一绥德口音人代唸。

24 夜：邵燕祥来漫谈。那 4 位作家中，苏较差，丛、刘被压而坚定，李较好。他认为文艺界中心策动人物乃贺敬之，背靠邓左王，对王蒙要报五次文代会之仇（落选）。

1991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看朱正校阅《读书生活》稿。到晚上他交差。

上午同黄乃、温济泽到西交民巷参加《解放日报》创刊五十周年会，清凉山人大团拜。同莫艾、李蕴辉、姜克夫、金刚、丁济昌、高戈、赵迪生、王维 （原文此处空一字——李南央注）、程泉璧，郁文夫妇等，还有秦刚、陆健、余光生儿子，等一群晚辈。相聚甚欢。我特找胡积［绩］伟、刘祖春等坐一桌。温济泽讲了王实味，我讲了下吴满有问题。

祖春谈，戈、叶二叛徒，我说苏联之事还要多看看。74 年，如此结局，究竟原因何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问题出在经济，更有政治、党和对外政策。“世界革命”等等问题都没有处理好，总想输出革命，军事控制别人。

下午李英健、薛京来，漫谈甚久，《实录》有了［人］读了五遍。

1991 年 12 月 26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睡得较好。上午陪朱正到内部书店买书。下午游泳 800 米。

朱正午饭后离去。

陆钦侃电话谈三峡事，他在政协讲稿满堂鼓掌（6:4 反对）。任只鼓了他的掌。

金绍先电话，成都校友会不予登记，寄来长委三峡答辩件。何格高电（前天刘立清电话）希望我再表态。

《晚年错误》文要改好，三峡要写信，两件之事纠缠，难以兼顾，只能花一天先搞好三峡信。

早晨曾请朱正录一稿，还是得自己动笔。

李泽厚电话，明天来辞行。

这两天，真正感到一心二用的味道，两事都放不下心来。

晚饭前同玉珍散步到长安商场，购绒毛帽一顶。5 元。

1991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饭后略活动。

上午薛京来，一批三峡材料复印。决心写信给江李，将关键材料转去。

九点半李泽厚来辞行。去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讲课三月，然后去德国。夫人同去。给江写信，未置可否，还是贝克来催成的。“成功的洪秀全”，他在《近代思想史》有此看法。谈及李铁映、何东昌之死僵，高校系统有 50 多篇批他的文章，一律不闻不问。谈一小时离去。

下午游 800 米。一身轻快。

晚饭前项南来谈一小时。中宣部“狗打架”，徐维城告王忍之两面派，江批要查。贺敬之、柯岩找

王震保："是马克思主义者，算了。"《天津日报》发表黄帅谈话，当年写她的"日记"等，全是"四人帮爪牙"（徐）捏造的。贝克来，我们终答应美国机电产品免关税。机械部怎么办（启［啟］立言）。王找杨多设一付［副］主席（左王也）。大概那个付［副］组长由此而来。

1991 年 12 月 28 日（星期六）晴

六点廿起床。饭后略活动。

开始写信。心所谓危起头［所谓危起心头］。

上午办公厅吴镜淑（原曾志秘书）、李振刚（野平［苹］秘书）来，问对办公厅意见。复印机不行，司机住房，长途电话之事。谈及小陈事，不能与我配合，人是好人，想做事的。薛京印象都一致，朴实、埋头工作，能与我配合，不求名位。组织应予照顾关心。

问清楚房子事，由老干局等意见交办公厅，由秘书长办。故前日告知已同中管局交涉了。

下午游 800 米。

1991 年 12 月 29 日（星期日）

五点起床。饭后活动。

信只起了个头，三峡资料太多，堆一桌子，结果没能写下去。一心二用，力不从心之感。我是否有些不自量力？

下午钟[宗]凤鸣来，谈到六点多。说江最近找少数人谈：1.资义为什么好？经济比我们搞得好些？2.苏联垮（改革不好，偏离方向？）原因何在？3.我们怎办？坚持改革。三个问题提得好，但结论"偏离方向"难说也。赵事无任何消息。提出四个问题：1）既提高经效益，又能稳定就业。2）既提高积极性，又避免平均义大锅饭。3）维持根本所有制（大型企业），又能股份化，怎样化法？4）既放开民主，又有凝聚力（落后国家规律，矛多，无凝力。新权威义，控制严，又有民主）。

1991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一）晴

六点三刻起床。服从玉珍意见，到党校看王铁铮。小毛在家（似还平和）。现由食堂包伙（150 元一月），取消女工。生活尚好，自知保养。谈到深圳银行行长被枪毙，这是可死者也（高干子弟枉法者多矣，有后台保护）。车出毛病，十二点始回家，在金松林处要了部分书。薛京同去，也得一份。《实录》又要了 10 本。

下午仍清理杂乱资料，未能动笔。

郭全胜处派人送来食物等。伯村亦送来柑橘。秦川发言斥"左王"，反响热烈。陈俊生与之握手。

徐锐来，在营口帮忙火电。苏联引进 2X30 万，2X80 万机组，来人中有设计院长、总工等。与之交谈苏联情况：并无我辈之痛心或失落感等。说兄弟多在一家争吵，不如分家过，必要时可互助。东西少是制度问题，过去也少（钱多，无物买）。有俄罗斯在，各厂家合作还无问题：外汇、易货者优先。叶利钦好，廉洁奉公。

1991 年 12 月 31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整日伏案，三峡上书第三次，誊正前大半，尚未结束，要跨年度了。玉珍很讨厌我之伏案生活，早晨略感不快。郭全胜着人送来年礼。

同陆总电话，商酌内容。

1991 年总结

1)伏案成果:《毛早年读书生活》22 万字全部交稿。《早年》看了清样。《大跃进亲历》八节，约 6 万字。

原文到此——李南央注

一九九二年李锐日记

第二十四册/Vol. 24

1992.1.1. -- 1992.12.26.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81 年后日记录入说明	xii

一九九二年

1. 1992 年稿费账	1
2. 1992 年 1 月	2
3. 1992 年 2 月	8
4. 1992 年 3 月	18
5. 1992 年 4 月	30
6. 1992 年 5 月	40
7. 1992 年 6 月	50
8. 1992 年 7 月	58
9. 1992 年 8 月	69
10. 1992 年 9 月	78
11. 1992 年 10 月	87
12. 1992 年 11 月	98
13. 1992 年 12 月	107

1992 稿费账

1 月	《毛思论坛》“伦理注”	150
2 月	“接管沈阳” 《党史资料》40 期	650
	“毛早年二首诗” 《读书》二期	230
	“三峡上书” 《科技导报》二期	270
4 月	“杨昌济” 《炎黄春秋》	260
5 月	三峡《当代》	港币 1600
	三峡《自然辩法》	250
	“根深蒂固‘左’” 《历史潮流》	200
6 月	《早年读书生活》 辽宁社	6900
	组织史资料	590
	“清凉山文字生涯” 《随笔》	305
7 月	“读社会这本大书” 《上海毛思》	160
8 月	《西北水电》 题字	80
9 月	“遊洞庭” 《上海毛思研九［究］》	180
	“独服曾文正” 《读书》	400
10 月	“回忆南宁会议三峡” 《水电史料》	300
	“介绍逸漏经济” 《武大》	100
	“读水浒四篇” 《湖南党史》	280
	“七五自寿” 《随笔》	40
11 月	“谈白菜” 《烹饪》	40
	《早年毛泽东》 辽宁<社>	11767
	四川水电题词	100
		24850

1992 年 1 月 1 日（星期三）

六点起床。起床前为祝贺帅大姐九五大寿，哼了四句：大姐名传世，催人永向前。期颐当可待，共庆小康年。

胜利、小多两家大小六口，中餐、晚餐，大家过得颇欢快。下围棋三盘，我负几子。

1992 年 1 月 2 日（星期四）晴

四点醒来，睡不着，索性起床。开两盏灯，伏案整日。至夜九点，大体毕稿。

早饭后，去看望伯村。他看过《叶里欣［利钦］传》，颇欣赏此人。伯村在他们那一代中，恐是思想最解放的了。又去看金树旺［望］，最近到吴波家，他是不赞成修三峡的，说我坚持真不易。邓家小女儿进妇委当付［副］书记不成，现在是邓办付［副］主任也。

下午苏仲湘来，送《天下事》。茶余酒后睹物。言到资料室看旧资料甚难。对形势颇悲观。

晚上悌忠来，小妹担心我的身体，特拍几张寄去，以释怀念。让他看了三峡文，第四段专谈防洪，很赞赏。杨振怀已宣布，三峡定稿，发债券，借外债，还要八批人去参观。

张玉洁来，已搬新房。晚饭前书条幅送帅大姐。找到一张小贴金纸。

夜十二点服眠药上床。

1992 年 1 月 3 日（星期五）晴

仍四点起床。记挂着最后一段要修改。七点全文改好。

八点半到办公室，先复印两份，交庭［廷］栋请印厂印 50 份。然后去看帅大姐。大概是有组织去的。李铁映、陈野苹等正拍完电视。然后到陆总家，请他细阅。覃修典适来电话，为小浪底忧虑。

感觉非常疲倦。

下午游 600 米。洗了个痛快浴。先到医院打针。

晚九点半上床。

1992 年 1 月 4 日（星期六）晴

四点半起床，将陆沅所写文革文字部分一万多字看完，并作文字修饰。写得简略可用。

又从《我对水利工作意见》中摘下板桥垮坝一段插入第（五）段。

似乎轻松了一下，实未轻松。清样还得改。感觉很疲劳了。

下午游 600 米。

秦川来，谈人大常会发言，刘华清知道了，要找发言稿看。这次二杨说得更厉害些。杨白冰说，军队不搞社教那一套。

晚何载来，说野苹六四时也曾想上书，为宋平所阻。

1992 年 1 月 5 日（星期日）阴

五点半起床。整日伏案，将校样大改。陆总电话，他建议删掉非工程措施那一大段，及《水利意见》那一段。补充了一些很好的意见，一些说法更准确一些。直到下去五点半弄完，伸了下腰。

秦川来，说台湾广播了他的讲话。我说这无关，以我的文章，法新社乱评价“非毛化”，台湾《中央日报》登了，宋任穷将复印件与我“参阅”，就这么回事。也许还是好事，引起震动。

从徐滨处借来《魏源集》。

夜晚没看电视，九点上床。

1992 年 1 月 6 日（星期一）昨夜下雪，日间仍下

服眠药，睡得不安稳。五点起床。全文又最后看一遍，加了魏源几句话：“下游之湖面江面日狭一日，而上游之沙涨日甚一日，夏涨安得不怒？堤垸安得不破？田亩安得不災？”新中国的建设者还得接受这三大问号呵！

上午到办公室同廷栋一起到印厂，所改清样很难照改，还不如重抄一份，便于校正。于是找到小曾、王维佳三人，自己动手，薛京晚来亦参加，到十二点终于抄完交印厂。

中午一点始吃饭。五点薛京送来清校稿。

晚上秦川（国际文化出版公司董事长）请《星岛日报》总编与新加坡画家林祥雄在独一处吃饭（黄锦西）邀我与项南作陪。海味为主，席间谈胡文虎与陈嘉庚事。胡被视为“汉奸”，没收其财产，现在福建的归还了，广东的没还。陈有集友银行事（文革被没收），想办陈教育奖金，财政部硬不还出这笔钱（亿计）。还是不懂得海外华人拳拳之心。

回来工作到十一点半，改完清样，加一尾巴。

1992 年 1 月 7 日（星期二）晴

睡得不安稳，种种怪梦，还有夏喘梦。六点三刻起床，也算多日未有之晏起也。

上午到办公室，交印厂最后校改，因有些字体要新刻，今日还不能付印。

整日伏案看《读书生活》，将近一半了，朱正帮了大忙，但还有个别漏网之鱼。

好些该回的信没回。

伏案到晚十一点。玉珍为我买来核桃，晚上煮红枣白木耳。

觉得《读书生活》此书还是有价值的。

1992 年 1 月 8 日（星期三）晴

睡得不安稳，一点服眠药三粒。五点半起床，整日伏案，看《读书生活》清样，到夜十点，只剩最后五篇了。

下午两点薛京送来印件《三峡不能上马》，共印 100 份。只怪没通看一遍，先寄出江、李等十几份，结果晚上发现有四五个错字，有重要错字 3 处。给值班室电话已送出了。

下午游 600 米。送 10 份与田方。此事田甚为积极。晚上告知，李鹏同民主党派人士谈到三峡。专款解决，发了疯。

陈野苹电话，介绍加入野草社。

玉珍朋友高阿姨来，留午餐。小多亦来。下午玉珍与小多去看大张利病人，高因眼镜被锁在房内，不能回去，我招待观电视。加以错字心情不畅，晚餐时与玉珍别扭。

1992 年 1 月 9 日（星期四）晴

仍五点半起床，整日伏案，改正错字。薛京上午来。《读书生活》22 万字，全部看完。

晚上开始看《晚年错误》稿。

给徐滨四份，以便交对门邻居也。

下午朱维民来，谈自己得意事，帮助一白血病青年教师，校方终于愿公费解决。李铁映教委反映常

发脾气拍桌。大校都要办党校，不及格者不发文凭。“有非党员”，“我们就是要赤化”{嘛}。说林默涵已辞职。

王继宽来，谈旧事。赵原拟他去上海代理道涵（乔石去当书记），同江有来往，认为无水平、思想，纯技术干部。赵向他问过我：陈云人，真正改革开放者，因而被挤下。李鹏整他几个月，所有写的文章全查遍。放蒋儿走也。认为苏联物改定失败，会大乱，叶利钦长不了。核弹控制问题，将有十万高级知分跑美国，已去 4、5 万，高薪收买。

1992 年 1 月 10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整日伏案，看改《晚年错思》稿。道德力量、精神力量问题要明确写进去。

下午二点到医院打针。游 1000 米。小雷能动手复印，帮了大忙。

田方电话，李鹏同民主党派座谈，三峡多人谈慎重对待。费孝通说东西部差 10 倍，缩小到 5 倍也好。

已经几天不看电视了，早晨活动也已停止多日。

玉珍不板面孔了，知我因错字未改而心烦也。

1992 年 1 月 11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早饭后略作活动。

仍整日伏案。《晚年错误思想》全部改好，并复印 2 份。《知识与知识分子问题》等于重新写。

上午薛京与李英健（同他的哥哥来治病）来，将《读书生活》清样稿交他。（另一份由薛过［目］）两书大概三、四月可先后出。

《三峡现在不能上马》改成公开发表稿，交蔡德诚由《科技导报》刊。蔡谈听到传达，乔石在党校培训班谈到：有人说“党内有资产阶级”，还想把党搞乱？万里在政局会批宋还有一条，为什么到党校办反和平演变班？问乔石不知，这是乔石管的地方，为何插手。

田方电话，交一份与张爱萍，一份带四川杨汝岱。杨纪珂说，美国利用千家驹（反三峡），将三峡列九个压中国问题之一。这真是笑话，难道因此要上？

下午游 800 米。

1992 年 1 月 12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服眠药后睡足六小时。未能午睡。将《晚年错思》又改两节，最后弄出两份。秦川来，他不赞成发出，内部也不行。总可抓辫子，他们是决不甘休的。下午约朱厚泽来，请他与项南细细一阅。

民盟的人已见到三峡件，称赞不已。费孝通曾要求参加论证，未果。

小琴［芹］来午餐。玉珍大训，惹得哭吵。我作和事老。

晚上清理杂物，写信六封。不愿及时复信，此病不改。

1992 年 1 月 13 日（星期一）晴

（原件只有日期，无内容——李南央注）

1992 年 1 月 20 日（星期一）晴（自西安归）

五点半起床。清理好行囊。早餐后，赵潭冰来，谈半小时，为党风忧虑。说一件满城风雨事。张勃

兴岳母房屋拆迁（钉子户），要了 37 万元。似是前几年事。简单谈及经济搞活与党风不正关系，关键在上梁要正，真正法制与监督。九点参加会到十一点多。榆林来的也参加，面对面，求同存异，统一于陕北建党为 1925 年或 1925 年春，注解中再说明其详。这种结果，首先是争取了组长赵敏明，我明确表示 1926 年 1 月团组织（冯景异）给团中央信中所提建立支部，乃指从团分出的党员支部，并非即绥德师范最早支部也。会后作字四幅送赵敏明、韩清海、胡悦等四人。匆匆吃过午饭即动身去机场。坐在车上才得稍息。上午牟玲生还来送行，说讲话很有启发，米脂县公安局长埋炸弹杀县委书记不果，决定杀掉。

在机场听副经理谈波音、麦道引进事。后者两轮着地，压强太大，机场不适应等。按时起飞，提早到达。二妹、张丽来，同薛京、小雷一起吃饭，还是家里舒服。田方电话，李鹏国务院开会，三峡已降温。鲍桐［彤］决定“逮捕”、起诉，不得用律师。

1992 年 1 月 21 日（星期二）间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陆总电话，16 日国务院办公会，三峡讲了五点，三十多年论证可行等，重要是第五条：列入十年规划，最后授权国务院决定上马时间。早餐后到秦川处闲谈，乔石起步相跟了。

同二妹谈，决不能一心想钱，要有事业心。

整天放松，休息。

下午游 600 米。夜观《围城》。

足球输给卡达尔，临门一脚问题仍旧。

收到李荣光信，县志序言又抄寄。很简练，还得加点内容。

1992 年 1 月 22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电梯口活动半小时。恢复气功。

上午小米、薛京来，让二妹与他们联系出书事。

王怀安来，给《三峡上书》，并请打听鲍公诉事。蒋（鲍彤夫人蒋宗曹——李南央注）来，可请二律师。“毛时代”未结束也，别人也将遇到，因而心境豁通。

小瑞送来陈海云写的《廖沫沙传》，定要我写一文章。

下午游 800 米。呼吸不顺畅。

夜观《围城》。

米山在徐州认识一 32 岁干部洪涛（市组织部办公室主任）写信，要我为《毛初期活动》（一本粗纸印破旧了），《怀念廿篇》题词，信很恳切。“谢谢读者洪涛同志珍藏这本旧作。第三版及《早年读书生活》即将问世，书中主人可能更接近历史原貌。”“书中各篇均感情之作，读者或同作者有同感。”

1992 年 1 月 23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晚不小解，便能一觉天亮。到电梯口活动半小时。

整天清理南屋各种杂件，没有找到王力信：建议《龙集》次序改变，狱中吟置最前面。

发现一些旧信，访美杂记材料。访美一个半月，应当写篇东西。

下午游 800 米。

收到金绍先信，寄来《世界日报》“世界论坛”关于三峡文章，内称“反建派主将李锐”。台湾上层反对者增，拟搞阻建活动。

1992 年 1 月 24 日（星期五）晴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

二妹上午去海南，行前又告诫一番，要有事业心，不要只是个人打算，尤其搞钱只能正道。

开始编《龙集》新编。先作次序颠倒，“狱中吟”放在首位。没有找到俞润泉等的“近作”改正稿。

下午到医院，照胸片。遇韩念龙，盛赞写得好，而不解为何要闹着上马。发昏。门口遇见薄一波，主动招呼，讲三峡统一战线：“我看了，不是没有道理”，“那你应该说说话呀”。“说过的”（还提到多数人要上之类话）。看于光远，遇吴江在坐。邓南下有话。乔石表态。光远认为只是微调，谈不上换频道。吴江说邓是半边脸：一半前进，一半疆［僵］化。王某已割开喉管，南方有重病号（夫人专机前往）。

1992 年 1 月 25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部，听吕枫作一年总结报告。边听边哼成赠工笔画家陈白一绝句：

古来工笔绣花针，毛发远{遗}似逼真。
乡俗民情呼欲出，翻新难得是精神。

同吕谈到部级待遇等事尚未落实。

下午游 800 米。收到金绍先信，四川发动矣。“秘书妙笔”，印了 200 份散发，并送杨汝岱。三月人大、政协会四川将据理辩骋也。廖伯康尚忆在重庆事件同我谈论三峡，所见相同，至今不变。杨超亦表示力争，要造成一种声势。

夜观足球，1:0 胜科威特，决定于守门员。

薛京晚上送来近日报纸，看到“左王”1.12 日长文，要“革命到底”也，大概也是孤独感流露。

1992 年 1 月 26 日（星期日）晴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

整日翻看《龙集》旧稿旧信。考虑到底如何新编。

上午崔军夫妇来，满肚牢骚向我一吐。看不起李鹏与黄毅诚，贺毅经济不干净，证实一事。王林告知，王震向中央上三峡信中，骂我是“反动分子”。

蒋（鲍彤夫人蒋宗曹——李南央注）来，有向上上诉信。准备出庭，以后不再来了。很难安慰，否则泪下。

柳思来，要去长沙过春节。请许医农帮忙出我的杂文集，《晚年错思》等，出《黎澍文选》。

1992 年 1 月 27 日（星期一）晴

三点后失眠，模胡［糊］睡到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八点半到新世纪饭店参加中华诗词学会聚会。请柬未收到，苏仲湘力催去一下，可认识诸报老人。遇见谢冰岩，已 82 岁，却神态如故。允送《实录》并《龙集》，两书均不知也。孙轶青等人来招呼。胡昭衡问起三峡，他是不大赞成的。会由杨植霖主持，九点半离去，到部里时，春节茶会已散。

续翻《龙集》旧资料。“甘祖昌”等拟补入。

徐滨送来陈叔平信。澳大利亚当续发邀请信，他希望我三月间去。恐做不到。

夜观足球，胜巴林队，出线有望。

贺杨仁八十大寿诗[1]成：

六十年前体育家，两江女将域中夸。
威风曾镇扶桑岛，桃李芬芳映晚霞。

1992 年 1 月 28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人大会堂参加老同志茶会。先与安志文一桌，见到金明、黄薇、杨纯等一大批人，握手拜年。安看了我的《三峡意见》，却无谈论。问起鲍桐［彤］事，也只说听说查不出什么。节目开始即离席，走到尾端遇见吴象，给他一份“三峡上书”（他给我两篇谈广东开发文章）。谈起万里表态，是江李来说，只好如此（本意不同意的）。又谈及去年 11.24 八中全会前在政治局斥责宋平事，同原听传说一致。宋平曾答，照顾农村乃总书记之托，江即说，确切一点说，是研究室工作要宋照顾（此室管农业政策）。乔石也顺口说不知此事，于是形成宋之孤立。邓大人在深圳，香港报导甚多，股市看好。说了 100 年不变，搞几个香港的话。吴是直接听万讲的。随后又见到项南，政治局会证实一些细节。朱厚泽已看过《晚年错思》说无问题。都说“三峡”文好。回途从田方处取《科技导报》。

下午同秦川一起到西交民巷参加老新闻工作者会。绝大多数人不认识，识与不识都握手，就是左漠野特说及《实录》太好，留此信使。吴冷西、穆青过来，谈三峡。我说新华社是“唯上社”，有莊重也极力反对。穆只得无言以对。这也不能怪他们，侯波送我上次拍的一张照片。中午上海人民出版社倪为国（长头发）来约稿。《早年晚年》印出即可（不送审）。又谈定《往事回忆》，《庐山》公开可采取同《大跃进》一并出办法。

1992 年 1 月 29 日（星期三）晴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又将《晚年错思》看了一遍，查出同音错字若干，加了两句偏袒农民的话。

上午到办公室同张禹谈三事：浙江德清英文教员（岳云学生）冤案、郝玉嵘、李道政事。随后小曾、雨亭、廷栋来，人民出版社要我主编《中共人名大辞典》，我提出续编中共组织史；谈金松林与钱听涛关系，担心党史室完不成任务；由辽宁出版有利。看望李冰同志，夫人刚去世，膀胱癌手续［术］没做好，并到雨亭家小坐，他老伴完全正常了。

下午游 600 米。去周惠家。谈当年王任重反家庭承包制（《人民日报》刊读者来信，不知是王手笔）。当面说：“哪个王八旦还写这种东西”（王不啃声）。发生大误会。这次八中全会擦肩而过，不打招呼。说尚昆讲话甚好：不是改革开放，齐恩塞斯库，苏联变化，六四都可能，下不了台。中苏、中越几十年反目，还不是国家关系。

夜同玉珍发生争吵，双方态度而来，说我瞧不起她文化低。

1992 年 1 月 30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宗凤鸣来，与赵谈七八个小时，不倦：

邓胡关系：1）党领导体制不能变，对胡“自由化”不满（乔、万挑拨）。2）邓向陈薄谈明过错，

[1] 杨仁是李锐大姐李琬华的朋友，两人曾同为上海两江女子体育学校的学生。当年组女子篮球队赴日本比赛打败日本女子篮球队，为国人称颂一时。两人同样终身从事体育教育工作。——李南央注

尤其陆铿事件。胡告赵：你接班，自己到军委。写辞呈之意。结局意外（胡不应当作检讨）。胡不懂经济，什么赤字不能接受。赵承认胡赵万体制好，后来认识到。赵万有矛盾。赵不拉帮。89 夏北戴河：改变工作（王薄谈）邓在上海向赵谈：自己不任军委主席，由赵任，赵说，一年内不谈，邓同意。对大局有好处。总书记还干一届。有人吹风，不是事实。　　分（原文“分”字前空几字——李南央注）道扬镳甚不简单：1）不欠历史债。2）在位必反自由化，否则仍会下台。如此下台亦可。赵从朝鲜回来形势，去以前 1）设法淡化，杨曾同意。姚李不僵局。在朝时只收到邓讲话，觉得“完了”。不让步不好办。2）请邓说一句话，稍松动一点，同过去谈的不一样，由我来处理后事（李去邓处汇报），我担当一切。李不干，杨也说不能松动，于是成了少数派。3）于是要求同邓谈话：去时其他人都在，形势大大变（可能去以前，已开过小会）形成决定。李发言凶狠，将赵挤到一边。4）戒严大会，前一小时才通知，如由己主持，则将负历史责任。

赵调朱去上海，江并不同意，强制调去。未调京前有人建议：多做少说。朱：少做少说。邓近谈话，启用杜等讲课。银行归人大。李发脾气，后又让朱琳出面道歉。

1992 年 1 月 31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复金绍先信，寄《上书》与翁长溥、黄万里并信。

为杨仁八十大寿（去年事）作字，白、粉红两条幅。下午和玉珍送去。小坐。平生谈机关生活之松懈，父亲著作在台湾出版，如何打官司争回稿费。到海军医院看望大张利。怀疑肝癌。

游 600 米。3:30 游泳池即封馆。

朱维民下午来，谈李鹏在意大利出丑事：罗马市长不接见，去议会大厦几百人挡住大门，从旁门入。美国有有 1.5 万人示威，大屏幕电视放 6.4。布什只见 15 分钟（议会抗议）。一律不谈人权问题。

与玉珍同去看林汉雄，全家准备下午去湖北。谈下面骂娘。李等出外戒严之严，铁道部不满。

1992 年 2 月 1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秦川告知邓于 18 日过武汉时谈话：①关键在抓紧经济，否则在世界无地位，发展是资本主义不可怕，专政在手。三资企业多搞。②三全会路线决不能变，要搞五十年、一百年。抓住一个中心两基点，谁反对，群众不满，赶下台。③关键在选好人。第三、四代，还要选年轻些的，人选好才立于不败之地。④不要搞形式主义、花架子。电视尽开会、发奖。官僚主义即和平演变。让关广富将这些话传给江、李等人。这样就比较放心了。我在西安讲话与此精神完全一致。

下午鹍鼎夫妇、梁益华、赵振声来拜年并礼物。畅谈三峡事。鹍鼎是赞成 160<米>的（不影响重庆），清华作过 172<米>（合适？），小浪底不能干，黄委坚持（王化云），谢家泽等坚决反对。

夜光远电话，在起草三月底人大通过三峡决定。他的一篇赞扬邵燕祥杂文，被法台广播：中国体制应是一制多式与一国两制。

1992 年 2 月 2 日（星期日）晴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

九点到李步新家吊念，有家庭灵堂。遇见金兆典，眼睛看不清东西了。随到文津街，40 分钟游了

1000 米，半仰半俯侧。

邓在湖北谈话要点复印几份给秦川。谈到具体人事，得首先在意识形态部门（中宣部、报社）打开个缺口才行，报纸尤为重要。

下午王作高来，他一直是三峡主管航运论证的，谈船闸关键在阀市，上下水头合在一起，三峡达 50 米，世界水平为 40 米，因经常启动难保险。葛洲坝不到 30 米，运行尚可。大江船闸尾渠只 350 米，有泥沙阻淤(设计为 1000 多米)施工期航运也未解决。交通部是中间立场，达到要求即认可。技术关键在船闸而非电站。泥沙淤积是大问题。

胡昭衡退回《三峡上书》，说“深感论据充足，逻辑性强，使我对‘三峡工程’和您的‘了解’都深了一步。谢谢不吝赐教。”看来是真诚的。是那天在中华诗词学会碰见时谈起三峡的。

晚饭后同玉珍到张传[全]景家拜年，给看小平过武汉谈话要的[点]。说政治局会江泽民传达过。无此具体。

1992 年 2 月 3 日（星期一）晴 除夕

六点三刻起床，未作活动。

小张送来《晚年错思》最后改正稿，装订并重看，特将原件送与伯村一阅。他早就肯定不怕资义，思想似比我还解放。他认为陈云并不反对搞点资义，只是按他的框框搞。

上午换挂客厅与北屋字画，以迎新春。将潘天寿与朱纪瞻并悬于西壁正中。

下午向各处电话拜年。接徐洽时、钟伯熙杭州电话。夜接曹维恭自华盛顿电话（同小妹通了电话）5 门丁萍（小妹朋友）电话，说她的爱人同小妹通话，极关心爸爸。直到晚上电话不断。

李泽厚来信，云 93 年美将开中共党史讨论会。

夜观电视到凌晨迎接新春钟响。

有小平、尚昆到上海节目。陈云等一概未见。

除夕晚会节目甚佳，照顾到各方面与各地，上海猴与熊猫表演，“超生游击队”绝佳。

1992 年 2 月 4 日（星期二）晴 初一

七点起床，未作活动。早晨到邻居毛家，洪大姐家拜年。九点半到人大会堂团拜。遇到许多旧识与同气相投者。胡积[绩]伟身体尚好。铁道部一新副部长孙永福特找到我递名片。原来是 1984 年成都座谈会参加者。小平湖北讲话要点出自吴童之处。要童大林为轻骑队正名。江泽民讲话甚短，有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两句。十一点归来。（广玉清终于在最后一排找到我。）

朱正电话拜年。说两书合一会有版权问题。

上午碰见汪德方，苗苗事甚关心，已得解决。厚脸提出换车事。

1992 年 2 月 5 日（星期三）晴 初二

六点起床，在阳台活动半小时。

看完龚育之一篇谈毛哲学思想文章，续找出有关资料，拟对《晚错》文作最后修改。

王铁铮与小毛母女、梯[悌]忠、苗苗一家，元元夫妇和小多与孩子，中午聚餐。四个孩子一小桌。玉珍累了二天。菜极丰盛，狗肉吃光，腊肘太咸了。

延滨从深圳回，言及广州车站、机场之挤乱。小平之行，鼓励甚大。

悌忠谈到小妹 5000 元事[2]，手续单上英文说明国内没有看懂，张振［正］华弟弟在美国与哥哥（在阿尔及利亚）通电话后，已经弄清楚了。我还建议最好有一书面回信。嘱悌忠出国后，将国内外作比较将来为“特色”作点贡献。玉珍进来时，我措词不当“你也听一听吧”，引起玉珍大不快。总是觉得“后娘难当。”实际上此包袱是她自找背上的，她完全可以淡化处之，而太过计较也。一生好强，从未受过委屈，家中更是说了算成习惯。突然觉得“毫无女性温柔”之气也。

赵杰兵夫妇和黄楠来，让看了小平谈话，谈熊清泉作报告毫无生气。让他抓紧经济与党两条不放，把一个地区真正搞好。

初二上午，张传［全］景回拜。谈用人德才兼备问题，意见一致。又谈到他自己过去在下面总是抓紧生产一条，经济与党，抓紧搞好，一切不怕。注意到现在用好四十岁左右一批人，为廿一世纪考虑。这些都一致。

1992 年 2 月 6 日（星期四）晴 初三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几天来睡眠不够。

玉珍仍在生闷气。胜利一家、小多一家、杨小玲夫妇来。同胜利下围棋，不让子，不能下欺负棋了。

贺毅夫妇来。谈蔡［柴］树藩儿子在他的部队工作，专告状，不干活。用高干子弟要非常小心。

晚上丁萍一家来（丁峤女儿，小妹要好同学），大概受小妹之托，了解爸爸身体情况。

1992 年 2 月 7 日（星期五）初四

七点始起床。

贴相片簿，很是费功夫。分时间、地点、内容，有的只能从服饰季节辨别。

上午秦川来，谈《镜报》月刊载文谈邓大人深圳之行，批评《人民日报》多文革语言，难道要推翻邓的路线？到上海说有人借反和平演变，搬出毛的旧革命理论，放弃一个中心，并点邓力群名。我颇怀疑此种赤裸裸语言的真实性。于是约项南来，他认为不可能如此明白说。香港舆论真真假假，历来如此。谈及旧事，八九夏项来签名事，乃李力安指明也。项说是张{ }群揭出，有组部人找他谈三次，尚客气。中办党代表除邓、汪、吴外，还有李力安，强{贺}家选举。知道有四人均不投也。

下午唐小毛来，已买房定居。于是谈到小妹，也应有故国之情，将来能有所奉献，如何建“中国特色”。去年一期《明报》。吴祖光记“二流堂”。

安泰姊妹来，又要去三峡件，还有人要看。

1992 年 2 月 8 日（星期六）初五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

[2] 可参阅李锐 1991 年 9 月 29 日日记。元元曾在李锐面前谈到“小妹第一次去伯利兹确有 5000 元问题”。张振华是我曾被借调任职的中原公司总经理，他的弟弟张达华是我在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同事，此时正作为访问学者与我同在美国 SSC 工程工作。张达华转告我他哥哥说中原公司还是有人坚持认为李南央贪污了 5 千美元。我请他转告他哥哥，请公司懂英文的人再认真阅读一遍我代表公司在伯利兹购买 350 英亩土地的合同：该农庄售价 5 万美元，我代表总公司签约时预付款 5 千美元，土地过户时伯利兹分公司创立，通过会计付清余款 4.5 万美元。后来张达华告我，请人再看过合同，认为确实是提出贪污指控的人没看懂合同。只不过不知怎么，在张玉珍嘴里渐渐从 5 千美元变为贪污过 25 万美元（那是中原公司拨给伯利兹分公司的全部运营费用）本来在六四是要被杀头的。2019 年 2 月 20 日八宝山李锐遗体告别的当天，在排队等待进入告别大厅的队伍里，张玉珍的好友奚青还大声向围观者宣称：李南央偷走了李锐的日记，在六四期间贪污过 25 万美元，是应该被枪毙的。此事李锐 1994 年 10 月 16 日、12 月 29 日日记都有提及。——李南央注

继续贴相片，直到晚十一点半。

上午李慎之来，留午餐。给我两篇他写的中国哲学论文，有志于此，拟写本 10 万字的书。到胡绳、梅益家，都在关心动向。这几天内是大局关键，在跟着转。也认为邓左一二九文是孤独哀鸣。五年之内，老人们去世时当有大变。太子们在拉帮结伙，争权夺利。最为担忧。世界局势朝全球化前进，社会主义在分崩离析，而资本主义如欧洲在统一协调。千家驹文终得一阅。晚上金老家又送来录音带。

下午秦川约去看中国也是世界一绝：产于峨眉山的“佛兰”。叶细，花蕊中细观有一“佛头”也。

李也谈到点了几个人名之事。

1992 年 2 月 9 日（星期日）晴 初六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今天仍整日为照片劳动。北屋清理日记本等，终于找出一封旧信（邓左转王力和诗）。对《龙集》编目有较好意见。两封旧信特与秦川一阅。

上午陈希来，已八十岁了。老好人，每年要来看我一次。

晚上姚监复来，送在耀邦墓前照片。谈到杜润生编出自己十年文集，同现在的农业部长刘中一针锋相对的对话。江曾约十多个经济专家座谈多次，听各种意见（中国改革、苏东之变）。蒋一苇提出苏绍智、于光远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经济家，不能排斥这些人。去年有一艘潜艇演习后外逃不果，被包围自炸。有一上校组织政治团体，外逃不遂等。香港报纸此类事有正式报导。四小龙、日本等，年速 9%—10%，我们沿海五省十年来在 12%，并非制度问题，而是政治经济战略问题。过去大教训是优先重工业过份，大起大落等。

1992 年 2 月 10 日（星期一）晴

近七点始起床。略作活动。

上午到办公室。接泰伟斯信，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正式请我去讲学六周。看完《经济评论》（武大出）今年第一期关于经济平衡规律一文，写得甚好，有统计资料，可以补充《晚错》有关平衡一节。

下午王学仁来（热河时期热北地委工作，办《牧农报》，后在机械部工作），建议由我牵头，对承德报社主持此事的人予以表扬。段飚来（铁道部基建总局），前些日子来给过三峡资料，是反对派。仍不赞成修高速公路，到广州——伊山考察过，行车少（收费有关）收不回成本，不如建一级公路合算。中国的沥青不过关。送《实录》与三峡信。

1992 年 2 月 11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将《晚错》增加几处，给吴江送去一份，请他提意见。

下午二点到文津街，游 400 米，15 分钟。三点前到顾委听薄传达小平南下谈话。两湖与江西的谈话缺。1.19 日—23 日在深圳。综合几条：

坚持走社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办好经济特区；培养接班人；两手抓，搞好社义精神文明建设；改进工作作风。

不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及坚持改革开放，不提高人民生活，其他都是死路。因此六四后能稳定，关键是经济搞上去，财大气粗，谁家经济好，有发言权。四小龙，德、日，知识产权谈判艰难。10 年—7.5 年（还是胜利）对搞自由化不能让步（有些人因之栽跟头）。中国不能乱，否则千百万人外流，香港受得了？就是往前走，胆子大一些。特色定型制度，得有 30 年（资义 300 年，几个回合），总路线

15 年，3 年完成吃了大亏，耽误了几十年。政策变，允许看，搞点资义，怕什么。政权在手，股票市场，不像小脚女人。20 年后，广东变四小龙。两个文明抓，即特色。不能两极分化，能搞高速就高速（？）深圳经验敢闯。苏东问题出在党内，培养年轻干部，三四代，老人固执，少管事。多干实事，少说空话。什么是马义、社义，（就是往前走）不要自以为是，百分之百正确？不夸自己，夹尾巴做人。中心是接班人选好。（薄夹了不少“私货”，可能自己早讲过过头话，要自园［圆］其说？）孙大光不知家电话改了。

回来向玉珍、秦川等传达。周世田来，送佛山猴。说香港无甚好书。

1992 年 2 月 12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夜半曾服眠药，活动半小时。

上午参加水电学会春节联欢会，满满一厅人，凝聚力始终如一也。学会工作兴旺，为全国先进，专业活动，水利会员来趋。去年基建 74 亿；投资将 1—2—3—400 万（91—94），水口、广东{萵新}等工程机制改革全国先进，劳动生<产>率 4—5 万人均。三大支柱——大工程；承包；多种经营，在建 2000 万。去年电力投资 1000 万（水 120 万），6750 亿度。90 年代必须新开工 5000 万。水电战略性收获：集资办；跨省投资（南方）；抽水蓄能。我讲了 20 分钟，强调过去经济研究不够（包括水能计算教科书，全苏联一套，产品经济，50 年折旧，不计资金利息）水电优越性全大锅饭吃掉了。三峡讲了一句话：非常遗憾，仍然上书反对。给陆佑楣一份。见到覃修典、马君寿等老人。

接 Colorado College 邀请信，明年 5—6 月开中国党史会。

下午游 1000 米，并不觉累。

晚苗苗一家来吃饭，说自己口齿不清（新单位有人问他）。对这个儿子引不起我一点兴趣。

琬姐又托人捎来腊肉等物。家桢病情好转。

晚接吴江电话（他明天出差）：1.首先要将晚思与毛思严格区别开，关系讲清楚。2.原因、早期影响（到晚年），这样同毛思形成产生矛盾。即早年对晚年作用问题。3.宜粗不宜细。4.70 岁后有病，不正常，晚年之言不宜多引用。5.将生产关系神化了，《矛盾论》中论点还应肯定（索性下功夫）。

1992 年 2 月 13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按照吴见[江]意见，在篇首加了一大段毛思与晚错的区别，抄了《决议》一段。

下午到医院看光远，传达薄的传达，是他电话约的。谈到近五点，不让走。今天输血 240CC，白血球上不去也。房中每天消毒两次。忧虑者估计李某也动不了，江水平又如此之低。李在意大利答记者无任何内容。8.19“幸亏没有表态”，大概是来不及吧。上海二报近有社论，没具体指邓，但改革开放意思在内。香港《文汇报》有一专文，谈及国内不发表邓南行消息，因表示已退下来之意。于若木[3]向熟人表示，彼亦不能随便去看陈（大概是房间严格消毒也）。《晚错》长文留下。

接着去看祖春，谈到邓南下有觅接班者之意，当然从南方与沿海挑合适。三峡文给他一份。

晚上胡德平来，请秦川也上来，一起聊到十点半。围绕邓南下之事，议及形势，十二年改革开放，与之对立的种种斗争，从未停止，而以意识形态的所谓“资及［级］自由化”（“精神污染”等等）为形式。

[3] 于若木是陈云的妻子。这里是说她也不能随便去医院看望病中的陈云。——李南央注

1992 年 2 月 14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看组史资料，由林人时等写的十七年稿。觉得很累，很想什么事都不做，什么也不看不写，彻底休息一下。又做不到，想写的太多了。

下午二点到朱厚泽家，取回《晚错》稿，总的没什么意见，只觉得要更仔细斟酌，包括文字，无辫可抓才好。南下传达他还没听到。谈马克思关于资义的分析，不经过市场，如何分配？几万种商品，当年社会化大生产，同当今怎能相比？

游 600 米。

大胖夫妇来。留中餐与晚餐。带来一些剪报。

1992 年 2 月 15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接陆茂竹到办公室，将家中三峡与水电资料带去，以便陆整理。又谈一次拟写题目。大连打印的四节有关三峡南宁会议等文章交她。她几次到档案馆，发现当年不少材料。

九点到北京医院同李步新告别。组织部老人去的甚多。见到郑伯克，甚赞三峡文。

下午二点杜润生来，两本《镜报》可阅。说薄的传达漏掉最重要一条：过去几十年危害最严重是“左”，而右只有陈独秀一次；当前危险仍然是“左”。邓力群、王任重、宋任穷确曾上书，要修改三全总路线，先念则认为特区是在搞资义。薄曾让马洪手下人弄了一篇论市场的文章，由秘书手传到李鹏处，被批暂不要公开发表，并将马洪找去加以批评。此人不可小看也。对上海皇甫平文，确说过不要听一个人的，派人去查处。这一年多来的针锋相对，明争暗斗，种种感觉得到证实。局势应当明朗，应当由人事变动以开缺口也。

下午游 800 米。

上海那位倪为国来电话催书目。

秦川来，到八宝山追悼会，大声骂开，不能让汉奸分子专政。

晚上悌忠来，自费留学已被批准，只剩办手续了。经济可以自保。

1992 年 2 月 16 日（星期日）晴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范岱年、许良英来。范的《自然辩证法通讯》拟刊我的三峡文。当然好。许的儿子许成钢已在哈佛得了博士，现在伦敦大学当讲师（这是中国人的第一个）。最近他在 BBC 讲了两次国内经济问题（不同意孙尚清的意见）。从而谈到方励之等人乃“冲动型”，对政治乱讲，不切实际；有的更年轻的则出格更甚。苏晓康等人的关于传统文化的观点，自己又走到自己的反面去了。方在美国一天文单位工作，为永久教授。许在写自传体的东西，不能发表的。他之所以“安全”，由于有一个地下党时好友，也是江的好友也。因而“照顾”？岱年前几天来过一次，我不在家，同玉珍谈到在美国难呆下去的原因：同外国人生活格格不入，无可交谈之人，自己事业还是在国内。

下午老温来，还没听到传达，来证实有无“过去问题就是几十年‘左’”之言。告我文献室一青年想编关于谈评毛的书（100 人）。

1992 年 2 月 17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想管、想了解的事太多，形势到经济，报刊到手总要翻翻，这样时间就无声流走。还是专一吧。

上午朱维民来，谈西班牙打臭鸡蛋等类事，以及一厢情愿的小道与猜想。

1992 年 2 月 18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晚错》补正从厚泽处收回的一份，很是费时间。上午玉珍为我理发，相当满意。

一月十六日在西安的讲话收到印件，后半部感想篇，觉得完全是十八日武昌车站谈话精神也，而我纵横连贯，将［讲］到历史与苏联变化，还谈到唯物史观。这回还是讲得对，同前年在山西讲一样，胆子还是应放开一些：相信自己的理解与判断。

寄武大 100 元修复校门。给钟伯熙信并款 300 元，买青春宝。自己上邮局填单。

下午游 800 米。

苗苗来。华能公司设备部负责人大<概>嫌他口齿不利，让他管仓库，他没答应。找了汪德芳［方］，答应更改。这样打消出国念头也好。

夜观电视写喻杰的《夕照青山》，那所房子 88 年去过。多是现场拍的。

熊蕾将给齐慕实的复信送来。

段飚来，送还《三峡上书》，谈到多人看到称快。对报纸宣传甚反感。

申生妹夫范维民来，他在工艺美术馆工作。谈此馆被没收乃一冤案。

1992 年 2 月 19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医院取药，玉珍包办。我到三楼看望王雨亭和帅大姐。他们都是除夕时住进来的。同雨亭谈到组织史资料印刷事由辽宁承包好，但要先同党史室领导打好招呼。帅大姐饮食尚好，嗜睡，也不想回家了，当是在逐渐衰亡过程之中。取药后，同玉珍一起去看望光远。吴明瑜在，谈他们上海之行。将“左王”近期大块文章由女儿交父亲过目（邓大人索阅也）[4]。谈及南下传达遗漏四点：1）只能“一个中心”，不能两个中心。2）过去几十年错在“左”，当前危险还是“左”。3）马克思主义那么多书，要了解也简单。4）为什么要说“过热”，以此拦阻改革开放。《解放日报》写了一篇改开讲 100 年社论，被吴邦国煞住。上海过去长期受陈国栋“不为天下先”所阻，这次邓来促进。陈志［至］立较好。宋平到上海撤换赵启桢（组织部付［副］部长）和刘吉（宣传付［副］部长），现已改任付［副］市长和体改委主任。十四大起草班子尚未定。应力求有人事变动。能打开报社口子当然最好，但核心问题在常委。随到祖春处，他不赞成《晚错》文发表，还不是为我安全，而是不能“伤害毛”也——现在仍是人们心中的安慰。

下午游 1000 米。夜看完《夕照青山》。

1992 年 2 月 20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看杂书杂刊。书房之乱已成痼疾，难道同人老了有关系？

下午游 1000 米，并不觉累。北屋第四书柜也让书装满，只藏书不看书也。

晚饭后将两本港刊还与老杜，并《晚错》文。他也觉得时机不行。十四大文件起草小组已换郑必坚、

[4] 此处指将邓力群的文章经由邓小平的女儿交邓小平阅。——李南央注

龚育之等，上海刘吉来。这样可望一个中心了。谈黄克诚 56 年同他谈过毛不熟悉资义，也无兴趣。老干部对毛有感情，如黄老 79 年之挺身维护。空想社义思想反映农民意识，熟悉农民与偏袒农民也。

多次决心不看电视，却做不到。

同廖经天通电话，请他写表扬王殿槐事。

1992 年 2 月 21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看资料，改长文。

谢文清来，谈现在处境。也是鄙视何新经济长文，曾为文驳斥。当然无处可投。告知 BBC 广播我文。

秦川将他在人大常委发言印件与我，题目甚好："注意有人从'左'的方面影响党的路线"。李先念称之为"宣言"。

晚上杭州三武大青年校友来：沈祥熙（康恩贝生物工程公司总经理），陈其茂（制药厂厂长）、胡季强（也是药厂厂长），从美国之音听到我对三峡意见。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们对 64 有意见。胡曾捐红十字一万元，受严重警告处分也。省长葛乃六四积极上台，组织部长为原北京付［副］秘书长，皆宋平德政。六四后大概各地都大换了一批人。

1992 年 2 月 22 日（星期六）晴

五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看"十七年"资料。

上午到办公室，同廷栋、小曾、林人时谈，开领导小组会研究七个组初稿审查和印刷出版问题。必须先找党史室负责人先谈。同林人时谈，十七年稿初步意见。陆茂竹帮助整理《我与水电》先搞"宣传水电"一节。全部材料她都整理过。

田方电话。香港急着发我的三峡意见书（《当代》），特改好一份。陆钦侃寄来《防洪呼吁》文，加一句话，寄中央各同志。

下午游 500 米。

米脂杨东侄孙夫妇来，在家开三轮，玉珍不悦。

大胖夫妇来，留晚餐。同我下棋二盘，皆输。

黄伟经电话，催稿也。书如合成一本，采取插入办法。诗稿该动手编辑了。

1992 年 2 月 23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今天人客不断。

上午戴文葆、陈琼芝来。戴随考察团（不知是第几批，听说共组织八批也）去参观三峡。豪华客轮，省长迎送，车队有开道车，路旁有武警站岗。真是舒服得可以，威风得可以。但接触不到老百姓，望而生畏也。魏廷铮竟是他的低班同学。川东山区极穷，目不忍睹。有泥石流，干部不讲真话，要求大上快上，水路电三通，钱到位，以便脱贫，工厂设备更新，175 米，丰都全淹，万县、涪陵大部，白帝城只剩山庙。戴对魏说：只讲静态不讲动态，社会经济文化文物变化如何？回顾历史工程引起民乱，有的当时表现不出好处：长城、阿房宫、运河。很担心移民，重土难迁，干部管钱，暴政？传谣：不三不四，不上不下，要得富，修水库。在涪陵参观一药厂，每人送二盒补脑汁。如对《毛著》态度，现在是对"三峡"什么态度？四川一隅成泽国，吴楚　　（原件此处缺二字——李南央注）成乐土。荆江分洪区情况

更乱。

吴江来，那些笔杆子情况不愿多谈，只讲最坏者为芦某，长文不到时机。秦川晚上电话：已无当年锐气了。这同多年赋闲，妻子现为光大董事长驻港有关。

都说鲍已保外就医。曹（鲍彤夫人蒋宗曹——李南央注）来，并无此事，其上诉书与答记者问等，已在外电外报大为宣传矣。《世界日报》头条并有访问记：模范党员。

1992 年 2 月 24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补日记，一两天前事全忘。

早饭后到伯村处，他仔细看了长文，提出不少好意见。认为当年“总路线”就不该提，提早了，即不到搞社会主义的条件。还是应当执行西柏坡二中全会的路线。不能过早消灭私有制，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也违背了国情。这是一个理论问题。当年那样批刘少奇即不对。他找到一些书本根据与我看。

这篇长文要想脱稿，恐怕很难了。是否再放一放？

下午二点办公室，同魏久明谈开领导小组会，抓紧编写中央部份［分］，出版问题，辽宁还是党史社？优惠条件北京也可办到。魏又谈了党史室六四处理情况，马石江严重警告，韩纲［钢］留察一年等。关键在沙健孙坚持，“左”得厉害，尤其对马石江，有私心杂念。又谈到本人职位问题，新来二付［副］主任，望我能予以援手。我说，只能找照华谈，直接出面不一定有利。

下午四点，《中青报》两记者来（卢跃刚、杨浪），杨参加过《长江、长江》那本书发行会，卢访问了库区、长办、林一山共一个月，想写一篇半个世纪三峡论争过程。我是关键人物。我先谈了三背景：我们的社会主义体制及领导方式的必然产物；自古善治水方能治国，洪水严重，片面防洪思想（官厅谈起到黄河规划解决综合利用思想），好大喜功，干大傢伙（葛洲坝）。南宁会议前两节并 79 年那本汇编交与一阅。翁长溥女婿李纪慕名来访，天津机械研究所工作。

《党史资料》40 期，刊《沈阳接管记事》。

1992 年 2 月 25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收到《科技导报》第二期，刊了《三峡上书》。

到伯村处取来他看长文后的意见及其他摘录。使我决心新添第二节：“战略转轨——总路线和三大改造三年完成”。动手很迟顿［钝］，写不了多少。

西北勘测院来人，索刊物题词。

田方电话，香港要登“三峡上书”，改好一份交他。

下午游 800 米。

五点钟谢文清来，教收 SWZ，BBC 等台。

老杜来，还长文。认为很值得研究，搞清楚，还有哲学思想。也觉得光空喊，人事不动，无能为力。

1992 年 2 月 26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薛京来，《早年》原稿取回，将两书清样交他，谈定如何插入，初拟书名《卅岁前毛—读书生活与革命活动》。将《三峡上书》寄《能源政策》主编王庆一。

陆钦侃电话，政治局会议：三峡上，列入计划，要让反对者发表意见。

下午到办公室，同廷栋、小曾商谈领导小组会事，出版金松林当不会让步，还是先开会通气为好。又同小曾、薛京谈编组史丛书事，AB 团等旧案到文革冤案应编一本；人民出版社约编中共人名大辞典，每人 500 字。

游 600 米。遇秦川。万里这次在人大常委会讲了民主与法制，憋了许久也。

1992 年 2 月 27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开始改《晚错》，并翻《七十年》与《凯歌时期》中有关资料，取他人成果也。感谢伯村的提示。

上午廖盖隆来，搬到万寿路，特来告知。谈延安旧事，抢救时，他和刘明夫、阿胖、胡韦德等都挨过整。陈伯达同文辉来往时，邓力群在陈的窑洞前写“性交处”三字。杨耳曾跳过崖。陈伯达极嫉妒，解放初期，于光远、王惠德在《学习》上每期有文章连载，都不满意，要挖苦，同胡乔木也吵过。康生回延安后确倒到毛一边。日本邀请过他，也未同意出国。这次科罗拉多没有请他。

下午游 800 米。

杨仁女儿平生二人来。

晚饭前和玉珍到张友渔家吊念。

薛京来，两书他已有合并规划。

陆钦侃电话，政协要他准备发言，他预备专讲防洪问题。我要他讲一下论证过程中的问题。

1992 年 2 月 28 日（星期五）阴间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整日修改增加《晚错》篇幅，新变二节：过渡时期总路线（二中全会战略转轨），三大改造三年完成。这样，反右前之“左”，就较完整了。工作效率较好。

下午朱维民来，谈外电广播郭罗基告状事。八个人被点名之类。劝过林默涵不要陷得太深。

王作高来，写了北京院如何被折［拆］散。送四川冬笋。

下午五点去游 800 米。只用了 29 分钟，空前之举，因池中无人也。

秦川受英国电视台采访了三小时。

夜观法国片《阴谋的代价》，精彩绝伦。

早晨西北院来人取走《西北水电》题词：

黄河上游加快开发，越过秦岭进军西南。
西北黄河开发尽，越过秦岭向西南。

1992 年 2 月 29 日（星期六）晴、多云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晚错》“回顾”改成三节，伯村提示已得结果。上午被人客打断。

陆钦侃先来，他写了一篇“长江防洪与三峡工程”，拟送《人民日报》。后来得知中宣部有通知，在人大会前三峡文一律停刊。《经济日报》有人去找孙越崎老。《人民日报》记者去找田方，亲眼看到长委人如何拦阻反映不同看法的人。

李慎之来长谈。邓对江到底如何看法（过湖北让电话告知江、李）：满意，还满意，不大满意，很不满意，可能是后二者。当前形势密云不雨，光说不行，得有动作（人事变化），但大动不可能。在上海同汪道涵长谈，汪也类似江型也。冯友兰大学问，《新编哲学史》全重写，个人创作，批过毛的辩证

法：仇结宜和解。毛是结仇到底。太平天国一套政策，农村是反动逆历史的。曾国藩卫道高明。关于对毛论述，恐将来一看：水平太低也（这是高见）。张友渔认为以后国家必乱，科技提高，劳力过剩怎办？为人三个层次：肺腑之言；适可而止；随大流（写文）。又都表现自然，忧国忧民，从不关心自己。耀邦易随口，玉泉山时，说文章有二木（乔木、袁木，当很赞赏袁木之笔）。王胡（王震——李南央注）读过什么书。

下午游 800 米。黄乃侄黄民伟送腊鱼肉，转赠秦川。人大会时拟续攻邓左。必须打开缺口也。

田方不断电话，告三峡动态。

1992 年 3 月 1 日（星期日）多云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依旧伏案，反右一节还必须大加补充。看有关材料和《曲折岁月》，张奚若的四句话可引入。

上午和玉珍去看望徐滨，已能柱棍走动几步（摔过一跤）。看戈扬信，语言关已过，能生活下去了，就是女儿来不了。借来《列宁全集》31、32、33 三卷，查有关新经济政策文。

下午李志民来。三批海南考察的人都肯定他工作好，付［副］书记问题就是卡住，最近派了一吉林付［副］书去。他已呆五年，有离意了。（电力部可能分出）他是来参加对台会议的。

光远电话，看了我的长文，他写过一篇有关新民主主义的长文（新民主主义革命无大创新，但“社会”是发展）可供参考。关于哲学观点也可推敲。总路线宣传提纲是他和许立群作品，毛加了一段，基本没什么改动。

晚上田方电告知，政治局已开会讨论三峡，李瑞环第一个发言，提出疑问，反对宣传一边倒，许多人都提了各种不同意见。最重要是列入计划，投资解决不了。钱正英等大概空欢喜一场。

1992 年 3 月 2 日（星期一）阴

五点起床。加写“反右”前面一大段。活动半小时。上午到顾委三组，听二号文件，传达小平讲话正式文本。“左”的问题讲了。办大事中已无长江。武衡讲知识分子问题，大量出国，国外已达 10 万人，他在旧金山、纽约两领事馆观感，情况不敢向国内反映。我简短发言，“理论家”顾委内部，“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姓社姓资，西安讲话资及［级］走资派，文革必要（吕东、杜星垣说“毛应晚点反”，均患此事）。革命到最后一人（杜说：群众哪去了？我说这是反马义的）。并谈到应检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这两年发表了些什么。高狄其人，应予撤职。

回来告知秦川。晚餐喝白酒一杯。他亦动员报社内部起义。说贺敬之其人辞职，秘书流泪。

罗西北夫人与陆钦侃详告政治局两天讨论三峡情况（20、21 上午）：邹家华先汇报可行方案。李瑞环首先发言：宣传一边倒，570—1500 亿要从实际出发。防洪 200 亿有多大作用？（钱正英解释）姚依林：赞成上，要列入计划，留有余地。乔石：移民说得太简单，宣传一边倒，见不到不同意见。推迟二期。薄一波：赞成上。邹：只讲了正面意见，反对意见未讲（第二天钱等将各方反对意见取来）。对千家驹、周培源、孙越崎、李锐要做说服工作。尚昆：人防，军方有意见。万里：正面宣传不要再报导了，赞成快上。泥沙有无把握？列入计划，陆佑楣：移民费已花一亿，成效如何？丁关根：原论证班子不力，要有强的论证班子。李鹏：（钱正英说靠电价，不是电站建不了，发公债）电价是国家钱，银行钱派用场，发公债行不通（李鹏没支持出乎意外）。江泽民：不再争论，双方都不刊载，省长会都怕上三峡，挤了投资。收到国外来信，严格按程序办，三代领导关心。大问题差不多了，何时上，由国务院提出，人大讨论决定。不同意见的人不能带［戴］政治帽子。

田方电话：新华社记者说四川移民即 130 万人，投资要 2000 亿。

杨振环：570 亿，葛洲坝电价（电价属国家）。

宋平：泥沙模型试验不可靠，定性不定量，要列入计划。

1992 年 3 月 3 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早晨伏案，增写“反右”前半段述过程，利用《李维汉回忆录》。晚上张九华来，交他前 20 页。

上午九点宗凤鸣与毛民先来，毛不认识，体改委干部，64 岁，已离休。28 岁进交大电机，现研究经济。给我大作《关于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可惜案头太乱，将别人大作误会了，没有预先一阅。听他长谈马恩社会主义之科学性，无商品，如何按劳动时间分配等，应重新认识。体改为三大问题：企业管理体制，宏观经济调节，市场开放。与宗闲谈到政治改革，执政党与革命党两回事，政事全在国家机关，与人大等机构、团体。党应极其精干，不能两张皮、两套对应机构，不能以党代政。党只管方向路线与党员监督、教育。各级极精干，真正是一批不谋私利的德才兼备人才，否则群众何能信服，必成为保险公司，升官捷径也。传言曹（鲍彤夫人蒋宗曹——李南央注）被拘，无此事。

下午游 700 米，遇朱厚泽、王蒙，证实贺敬之代已辞职，靠山久病床也。[5]

光远电话，问及发言。白血球仍低。

晚上没看电视，为杨达作“澜波逝世十周年”七绝四首：（虽然—支撑）

病房且作办公房，榆次归来病入肓。历尽折磨因澈悟，晚年肝胆放光芒。

虽然病骨却精神，尚有风雷老将心。核电关怀先水电，神州遍地回时春。

半生事业电先行，绿水青山无限情。千岛湖深安慰甚，涡轮日夜不消停。

悠悠十载歇琴弦，又是春回二月天。夜静咿哑闻外语，心知孙女最偏怜。

1992 年 3 月 4 日（星期三）阴

昨夜十二点多始上床。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

将四首诗抄好，并致杨达信，来人带去。慎之电话，谈对台政策应更宽，站高远望，替人作想，借著代谋，经济一体，日本傲不起来。不应乱利用统战关系。他同美国代表团谈过台湾问题。

文中抄一段李维汉回忆并本人当年讲话，反右问题李尚不够解放也。党政不分自然是“党天下”。

考虑再三，到秦川处用红机给尚昆秘书电话约谈，给曾庆红电话，并非三峡事，有更重要问题约谈。

黄万里电话：他给邓、陈信，说修三峡之危害，上游河床卵石移动，则合川等不保，终移推{}{}万止。此时必炸大坝也。将于白帝城筑三石像，中间是红石头以表头脑发热，左跪钱正英，右跪张光斗。还从 2008 年起立了个时间表。海牙国际法庭，由九位国际水利专家作证，判决三峡不能上马，此事已遍传。China Dairy 2.24 日刊出而报未发行，他收到电传（还怕出事）。听说人大今年议题已取消三峡。

上午给小妹写信，述近日得意事。

下午游 1000 米。

晚秦川电话，姚宋辞呈。

观电视剧《暴风雨夜》，陈瑞作品，情节复杂。

---

[5] 贺敬之代：贺敬之彼时为文化部代部长。他的靠山是胡乔木，因生病已住院多时，于 1992 年 9 月 28 日去世。——李南央注

1992 年 3 月 5 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梁益华来，他听到关于政治局讨论三峡情况的传达，有两个版本，陈赓仪和陆佑楣，前略后详，都向我讲了。后者要点同赵世杰（罗西北爱人）电话中讲的差不多。现在的问题是：都赞成上，但投资等条件不成熟，往后推，五年后再说。只有薄一波讲了一句国务院论证的是一面意见，还得继续做文章。

周海婴送还借的书和材料。说重庆的人谈得简单，小局复［服］从大局。长委只讲正面。

反右一节仍未补完。

下午游 1000 米。呼吸总是不畅。

陆沅电话，说邓左爷在党史室说，由于李锐作梗，安排未成。

光远电话，说李鹏报告太长，尽老话，邓的精神未充分反映。

夜杨纯来，说我的上书写得好，赞成。夜看 2 号文件和政府报告。

1992 年 3 月 6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三组会，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大家很不满意。吕东等谈到这几年整顿中取消了过去的放权，下面企业无所适从（我插话还争论企业法，大家说这是人代会通过了的）。欢迎海外人员归来，一句话也没有。认为两个基调，应当重写。武衡甚气愤，工作就做得那么好？没一点自我批评。我发言：太长，年度报告应写几个主要问题，不要面面俱到。同邓讲话调子不一致。又谈到应将“左”文亮相，知所鉴戒。决定下周讨论邓讲话。

下午游 800 米。

秦川来，谈发了高狄的脾气：办公室住人，质问知不知道中央规定？办公室、文件等一切照旧？让周围人都听到。

杨达电话，关于志民事她不能找李鹏谈，从不碰面，顶多春节来个电话。人家骂六亲不认。

库兹涅佐夫来信。小妹已去信去电话。我送的鞋正好夫人穿，脱不下来了，毛背心帮助过冬。食物很困难，靠儿子接济，获得一二年好转。

1992 年 3 月 7 日（星期六）多云转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反右”一节补充完。这样十大节在量上也比较平衡了。以后部分不想再动作了。必须快将“花城”约的两部书稿寄出。薛京已将两本“早年”合二而一。

下午游 800 米，水温高，影响呼吸。

朱维民引林凡来，林是有名书画家，湖南人，林熙春的堂兄，同周扬是亲属。十八岁在长沙时见过我这个“年青的社长”，一直“崇敬”，读了《实录》，更要来访了。他在解放军文艺学院，领导都是老左爷。已 62 岁，教授级，书画等均自学成才。说书法家有四种人：学术文人、艺术家、书法家、名人。

苗苗、悌忠来，留晚餐。小妹寄来二盒西洋参。很忙。苗苗安排在华能经理部，鼓励他踏实工作，不要三心二意，赶快转过去上班。此儿能这样做点工作，也就可以了。悌忠在办出国手续。谈到近十一点。小妹在对撞机厂曾有二项发明（工艺与计算型的模具改进），Mills 很赏识（来中国工作时）因而得力介绍，能在 SSC 很快立足，得以发挥长才。他注意到《人民日报》与《中国日报》发表的李鹏讲话，有一段同邓讲话不一致处，前者删去了。

1992 年 3 月 8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未能动笔。《晚错》又重看一遍，以后几节只想小作修补了。《自然辩证法通讯》的上书清样稿看完，加了一句黄万里教授对上游推移质卵石移动的担忧。

上午 Miss 丁与王继宽先后来。丁致邓大人信，不知能否收到。忧心如焚。王述被追究经过，欲加之罪也。送我 Sony 短波小机｛｝，十分感谢。

李慎之电话，斯［施］拉姆与乔木谈话记录浏览一下，有意义者只一句：刘少奇致孙冶方信，说马义不能中国化。对庐山一书赞赏，只说笔记可靠，凭记忆者不全可靠（大概是武昌会议，王稼祥、少奇阻谏公社公报一事，毛发怒也）。

邹家华秘书电话，因我介绍陆钦侃关于防洪意见书，约我同陆总明天九点一谈。

下午为董继昌、苗重安（陕西美协主席）作字二幅，写坏二张。同胜利下棋。

1992 年 3 月 9 日（星期一）阴

李鹏批示，陆总文接近实际较公平全面。——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端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九点同陆总到计委，同邹家华谈了一上午。陆先谈长江防洪，三峡作用有限，及论证过程。还谈到治淮情况（一开始邹竟不知长江在何处分上中下游，三峡控制多大面积，更不悉西水和南水、北水等等情况）谈到 2000 年水电翻番，如何增加 4500 万时，邹活跃起来。谈到水火之别，水优于火，姚依林亦同意。四川如何上{20}万火电无煤发不出电，转而搞水电。我乘机插言，我讲了水电与水利历史之争，官厅开始，黄河到三峡，南宁会议直到 79 年回来。争论焦点何在。然后谈水利部防洪思想，淮河到三峡，不重视综合措施，只想水库，不抓紧堤防等，非工程措施更不重视。对钱正英主持论证，也讲了中央干预 150 方案之不当。我上书过程，陈云看法。谈到水电最初夹缝中奋斗，请邹主义解决统一领导机构。邹谈综合防洪，人大提案，三峡可行，何时上待条件成熟。我说提案最好原则笼统些，不讲死，如还有要害问题（人防、泥沙等）未决。我还谈到钱正英如何广州开会，让王震在致中央信中说我为“反动分子”，以及《长江、长江》书水利刊物诬为六四前奏，对我点名之事。谈到 11:45，大问题基本一致。进出门再遇见刘源（我又不认识了）来要项目。总算是打了个小小胜仗。秦川来谓，江正在写检查也。点几个人的名，大概确有其事。魏泽馨介绍第一师范石海泉来，编《毛早年教育思想》一书。谈湖南之“左”与人事，工作无大起色。晚饭前同玉珍散步购物一小时。

玉珍已开始打吊针，蛇毒液，治脑中血管小堵塞。一个疗程半月。黄乃来取 2 号文件看，他的盲字方案可能最后定案。谈同安林吵架事，随即和解。

1992 年 3 月 10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开始用短波机。活动半小时。

继续改补《晚错》，翻旧资料。

上午陈英茨来，谈《光明日报》冷清得很，传达时都不出面。谈杜导正原也挨过整，是右机分子，同陶铸关系很久，为陶不满。现在观点甚好。13 岁参加革命，原来文化不高。

小雷因爱人生产，得放假。下午同秦川一起去游泳池。游 1000 米，40 分钟。

信债欠太多。给冰封、柏原、朱正、俞润泉、李荣光，上海邓伟志等信。柏原得癌症，李荣光序言寄来甚久，俞来长信，读《三峡上书》下泪。邓伟志奉命参观三峡，看了《科技导报》，赞高风亮节。

徐洽时电话，问三峡动态。

1992 年 3 月 11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六点听短波。活动半小时。

上午补充“文革”一节。看有关资料。

看完谢文清批何新长文，从观点到语法，批得体无完肤。电话支持。

下午二点李英健、薛京来，谈辽宁开始不知所措，因原来太“左”，全树仁还有专门反和平演变班子，准备十四大之用。马上解散。报纸写不出社论，只好把邓大人讲话全搬上去。下面就问理论家、政治家是谁？工厂觉得解放了，工人虽可自由做工，但星三必回厂学习。因讲话说，只读过两本书，“我们何必读”，工资发不出，学政治有什么用？机关工作几乎瘫涣［痪］，最可笑者，谣传我要“出山”。（玉珍也接过电话）

游 1000 米。遇见老杜，谈人事上不作好考虑，恐不会采取这个行动。他也感到报社、中宣部几个人不先动不行。有人攻江（党校讲话，七一文章不好），还不致写检查。遇见唐克，也听说我发言。

晚上李英健同辽宁出版社的付［副］总编等三人来，主要希望组织史资料的中央卷仍由辽宁或同党史社共同出版。讲到他们的优越条件，印刷校对纸张等。我表示理解但有困难，要做工作。然后就当前青年思想动态说了些意见，要出书，得有针对性。

1992 年 3 月 12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听短波，活动半小时。

看有关改革论文资料，平等、公正、纯洁何在。

早晨秦川<来>，万里约谈话。建议谈实际事：十四大代<表>都已内定。中委选些什么人？现在各级组织两年来以 64 划线，换人甚多。听传达后还按兵不动。辽宁之不知所措，曾有反和平演变组。几部一报不换人，引不起震动。上午去谈完后，主要听反映，说只有李瑞环一人活跃（李暂不同秦谈）。看来盖子没揭开也。游泳时遇见老杜，说政治局会已毕。也认为不动作不行。军方应推动。

下午游 1000 米。

陆源［沅］电话：《解放军报》有文批陈野苹文，选干以德为主。

1992 年 3 月 13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听短波，活动半小时。

九点到北京医院向张友渔老人告别。去的人甚多。随去内部书店，消磨到十一点多，购了三部大工具书《中国思想宝库》、《东方…》、《中外比喻》及其他有关毛的书等。共 195 元。

下午游 1000 米。

晚上范乐年夫妇来，让我谈三峡论证情况，他已看到我的上书。漫谈美国和国际局势。美国经济衰退，根源也还在核军备竞争，“里根打败了苏联”，结果是两败俱伤。

梁从诫电话。BBC 下半年要组织一次环境生态的中国采访，我被列为采访三峡对象之一。前站人员下星期一、二拟先来接谈，由梁任翻译（戴某女儿来我家未遇，找到了电话）。

组织史资料印刷出版问题，辽宁同意两家名义，档案馆也同意了，同做金松林的工作。

1992 年 3 月 14 日（星期六）雨

五点半起床，听短波，活动半小时。

续看材料。心事重重，星一讨论得有点炮弹。

秦川送来报社近日反映。高狄仍在顽抗。张云声等仍在“奉命”行事。

读完傅白芦 84 年写的关于《邓选》肃“左”观点与粉碎四人帮后肃“左”之难，及湖南当年顽抗情况。

1992 年 3 月 15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听短波，活动半小时。

上午续看资料，再次看赵志钧的长文（实小册子），一些论点几乎忘记，该早看就好了。

早晨同秦川谈，报社口子必须{突}开，大概内部有望。又给我建国大学材料。

下午同孙大光通话，听见略同，也觉得根本问题在肃“左”挖根之难。

玉珍不适卧床整日，并不是感冒。

苗苗晚上来。汪德方已关心他的调动事。

1992 年 3 月 16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听短波，活动半小时。

上午顾委三组会，到 18 人，空前多。周惠亦来，说一冬未出家门。强晓初问：理论家、政治家是谁。武衡仍讲科技事，待遇不解决，人才继续外流。我仍谈高狄及《人民日报》问题：姓社姓资社论乃高狄所加，已找出原稿；发社论时附《真理追求》一文；九月邓力群文的编者按：实用主义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矛头直接对邓大人；频频换人，理论部、记者部、文艺部负责人之狂言乱语；张云声之“奉命”，宣传邓讲话暂告一段落等；整个报社冷冷清清一潭死水。周仁杰则说，3.13 社论不像样子，毫无气力。黄华亦说关键是思想问题。贺彪悄悄告我，去年邓嘱写一篇科技文章，被报社压下，后由秘书出面，始登头版。回来后接张光年电话，谈十三大选举，邓力群落选，他在文化组谈，匆忙入顾委名单乃违反选举程序，无人答言。

田方电话告知王任重去世，“三峡不上，死不瞑目”也。

下午谢韬来，谈人民大学“左”派，现见“自由化分子”即笑脸握手。最早市委传达，一切未变。谈及冯友兰七卷有评毛文：民主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空想社义者；荒谬者三阶段。有青年写“毛现象”，“不落的太阳”。港《华侨日报》记者廖美香送来《当代》几本关于三峡三篇文章合印本。对一个缺科学知识的人谈了三峡常识，后只好主动刹车。

有台湾戏剧界凌风的助理尚某电话“八千里路云和月”要采访我谈三峡。问秦川方知此人来往大陆多年，参加过春节演出。持介绍信来即可接待。

晚上志民夫人韩棣来，谈志民的男女事件，完全意外。他已写检查。海南书记、省长已来京，同宋平、吕枫谈处理意见：调离、降职（回北京）。已无可挽回。已同陈增庆联系，争取调华能公司。此女人为公安厅管签证负责人，因贪污事发而坦白此事。志民志在从政，打击过大。

1992 年 3 月 17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听短波，活动半小时。

《文革》一节仍未补完。上午金绍先来，说四川拟提出一个备忘录：修三峡对四川的影响。他希望

我参加《中国南社柳亚子研究会》，作为实质性的名誉会长，会长是尹瘦石。我向他介绍了我的情况，如果大家同意，我愿意参加。他想出本自己的集子，快八十岁了，也被打成右派（同李铁铮很熟），允代为活动，但无把握。又将最近《世界日报》的三峡文章交我，内有短讯：李锐上万言书。

下午二点到四点，同 BBC 尼尔（Andrew Neal，自然史组主任）、特尼斯森（Amanda Theanissem《自然》编辑，女）谈三峡问题，梁从诫任翻译。我简要谈了最近上书中提到的四大问题，仍是防洪谈得较多，他们似很满意。

同秦川一起去游泳，1000 米。热池泡一刻钟。晚上告我高狄同杨永直女儿结婚（法籍华人）乃违法。夜半找他，司机保密地址。乔石深知此人问题，但说恐有人保也。

光远电话，拟出院。谈尚昆处传出关于“左”的一段原话：有右，但“左”根深蒂固，从建党开始，右只有过陈独秀，其他皆“左”。现在右有，如动乱，反动乱立场有“左”，也有右。危险在“左”，“左”带“革命性”，不要信那一套。我这人不右，吃“左”亏，三次挨整。现在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人。是“左”，“左”可怕。苏联、东欧是右，中国是“左”的危险，不要“左”，决不能对之掉以轻心。否则就会犯错误。至少是没提高警惕性的错误，没尽到责任，对此不注意就要吃亏。不伤人，注意不会犯大错误。

四益电话，姚、宋在政治局作了检讨（不知一个渠道）。利用姓社姓资文，高狄想抬高王忍之，贬李瑞环（给李写过信，李通知王。原来是江泽民的妻子看出后告江的）。向四益谈到一个想法，应有一部十年改革史。封死“左”路。

香港《新报》记者麦燕庭送来《当代》并三峡三篇文章单印本若干。

1992 年 3 月 18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听短波，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办公室，同庭［廷］栋、陆沅、小曾谈出版事。金松林定要独家办，难以说服。两家出，名利双保也不行。此人还强调出《庐山》之如何担风险，又用两家名义，得利却不提及。我说，最后要讲清，这是多数服从少数。陆沅谈到部内冷冷清清，死水一潭，“左”派多得很。

李英健电话，告知两家出难办。

同裴棣通了电话，请她就《实录》再版补充和大跃进资料帮助，满口答应。为韩纲［钢］不平。为此同韩纲[钢]通话。他们已将五十年代资料几次会议写出，已出清样，应允找一份。关于十年改革史，很有兴趣。人大出版社要快速办法出一本学邓讲话书，约龚育之等写文，要我也写一篇。答应下来。

下午游 1000 米。

晚上蒋来，送《当代》。

黄道奇着秘书来，并送茶叶等。给“上书”。

1992 年 3 月 19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听短波，活动半小时。

上午九点，香港亚洲电视谭衡儿（女，高级记者）同两位录相师来，谈三峡，到十点结束。主要问上书情况。列入十年规划，我已基本满意。

《清凉山文字生涯》清样仔细校正，为黄伟经用信笺写了两页旧作，他要这种规格的以便收藏，并信，航挂寄出。

下午游 1000 米。手臂不觉累倦了。

收辽宁《理论信息》信，愿意一次刊完。大概是气候所致也。

晚饭时李慎之来，谈当前无人操作局势。他对冯友兰评价实质还是贬的。对毛的评价价值不大，太平天国运动成功，农民政治仍是倒退。斯大林勉强统一苏联，民族政策不如沙皇。中国民族政策，毛政策如何？维吾尔、西藏、蒙古比清代康乾如何？几十年后又如何？确值得深思。我谈到毛对陈评价：树叶掉在头上也怕的。讲了当年在沈阳检讨对美外交政策（原来中央争取美承认）。三峡 150 方案同意邓，以证明现在支持邓讲话，即纪律观念。

晚上沈玉珂二个儿子来，大儿子在二汽工作。谈康克清[6]说毛阴险，压朱。住宅边养兰花搭棚，60 元报销（行政处报汪东兴），汪交毛，毛说中南海不能变朱德花园、朱送毛四盆花，毛不受。后来从历史士大夫立场反对养花。庐山时朱和刘伯承曾去看望彭（23 日后），劝毛检讨。毛说：不是你劝降他，反而会是你被俘虏。不要再去谈了。

留谢韬女儿午饭，《社队企业报》记者，凡“左”地区，必不发达开放，贪赃枉法之事人们习以为常。

1992 年 3 月 20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听短波，活动半小时。

仍未能完成《文革》一节。看昨天李慎之给的{尤记}略夫的材料，当年刘斯谈判，高岗出卖东北及毛斯谈判等情况。又翻《毛现象》文。

薛京来，让催房子与补发工资等事。

志民电话，愿去华能，问题在黄毅诚、李鹏愿否讲话难说。允向汪德方等一谈，并嘱上策在留下不走。

下午仍游 1000 米。最后 200 米仍侧俯。

晚上黎维新来，云长沙无大动静，观望也。冰封察看一年事已过去。接柏原信谈病情。

钟伯熙来，谈小组会对李鹏报告不谈“左”，内容松散无力有意见，其他甘肃等组亦如是。秦川电话也谈到类似情况。江泽民近日见到高狄，云《理论参考》有的话过头，“仍支持你”，高狄回社续气势汹汹整人。

南巡高谈，无人操作也！呜呼！感想：真正民主化科学化的理性精神，在中国尤其党执政后（党领导一切）很难实现：根深蒂固的唯上，依赖领导、迷信权威、服从纪律，不仅腐蚀了一般干部，也腐蚀了科学家（自然、社会科学家），巴金的觉醒。邓从毛独立了出来，自我解放，但他又要别人附属于他，终于造成类似悲剧。南巡讲话，稍有挽救。

1992 年 3 月 21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听短波，活动半小时。

重新熟悉“文革”材料，刚中断一周就又生疏了。

上午林文山、郑仲兵和广东《共鸣》的方小宁来。《求是》大院冷冷清清。林文山谈到《红旗》造反派即邓力群保护的“左”帮名单：张云声、卢之超、有林、蒋振云、郑惠、滕文山、冷为［何唯］衡建林（现政策室付［副］）、王梦奎、袁林（国务院政策室）、张德诚（党建）。卢出卖吴江（吴攻击过关锋）被关重用。张是陈伯达进驻《人民日报》带去的（现在二次进驻）。60 年代初马列学院三才子：王

[6] 沈玉珂是李锐在日记中经常提到的田绿萍的丈夫，1947 年李锐在热河办报时的同事，后调任朱德秘书。之后曾任十堰市市长。——李南央注

忍之、李洪林、丁伟杰。《南方周末》编辑来信的大概是周列。郑想复刊《新观察》，要我任名誉职，时机恐不成熟。

玉珍为我客人太多而发态度，只有忍耐。

下午二点多，中央电视台编导魏斌同摄像二人（齐克君）来，大型电视系列片《三峡》，谈了一个多小时，大体按上书次序，附带批评了钱正英 3.17 日在上海《文汇报》（比《解放日报》差）访问记中的观点。又到卧室、书房拍同总理的照片，才发现在书房更合适。

江苏电视台丁群来谈为烈士陆兰秀书写序言事，刘顺元介绍。陆通晓几国文字，殉难前党籍未解决。

晚上香港《明报》林翠芬来谈三峡，应付了 20 分钟。一天下来疲惫不堪。

田方电话，徐驰对三峡谈了一个多小时，以宝钢教训为例。

王元化电话：香港三联接受《早晚年》和《黎澍文》。

1992 年 3 月 22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看完李劼的《毛现象》，从心理文化角度，暴烈的父亲与仁慈的母亲，主要是前者影响毛一生。论点有一些可取之处，有的材料利用得颇好。

同陆钦侃电话商量，在水电学会中成立一个三峡研究会，以便今后活动。

同汪德方、陈增庆电话，谈李志民事。进华能困难，光大、荣毅仁公司有无可能，关键在李鹏能予帮助。随后志民来电话，中纪委去二人态度尚好，但陈作霖要给重处分，吕枫与之争执，乔石未表态。

下午陈英茨同山西书法协会主席林鹏（有历史小说写吕不韦的《咸阳宫》），随谈半小时书法。

伯村告知，王任重去逝［世］前谈到自己思想“左”，是否“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或为南巡讲话所逼？

陈增庆电话，过几天李鹏会约我谈志民之事。

郑仲兵电话听说王胡（王震——李南央注）去世！

1992 年 3 月 23 日（星期一）阴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顾委三组会，只到九人。但谈到［得］颇热烈。

张光年说必统一思想，查“左”要水落石出。吕东：关键是姓社姓资，不能再让“左”泛滥。北大校长吴树青讲什么两种改革观，广东、福建就是搞资本主义。舆论导向应一切为经济（郭洪涛：如战争年代“一切为战争”）。批放权让利。上新台阶得有具体措施。电视机等收特别税，结果造成积压，只得又取消。杜星垣：小平思想，63 年调整讲黑猫白猫，一贯在发展，最大政治：实现四个现代化。关于社、资分野，这次考虑了三天三夜，才写出。中央地方一定两个积极性。各部要清理下发文件，如何广开言论。贺彪：军委传达时，尚昆讲了篇话。《红楼梦》第二回：须问旁观冷眼人。吉林农安县，45 干部聚赌 96 次，260 万输赢抽头 49 万。官赌，银行贷款 270 万。毛毛[7]写科技文先不登。军队干部：忙于打领带，做长报告、长文章，请客送礼，调尖子搞大奖赛。我将高狄抗拒南巡讲话并继续批邓情况（秦川给的材料）及《当代思潮》今年第一期（2.20）仍批邓的材料（丁伟杰寄的）唸了一遍，引起大家惊异，让记录复印散发。

[7] 毛毛：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此事 3 月 16 日日记中亦有记述。——李南央注

下午翻《中西文化与毛早思》一书，较综合，哲学论点，是作了深入研究的。《毛与当代中国》也值得一阅。美约瑟夫《大跃进极左思潮》一堆资料语录而已。

晚上谢振东来（唐麟原警卫员），谈廿分钟。

田方频频电话，汇报三峡报导情况，他们想继续向中央或邓写信，阻止人大通过。说陈云表示管不了此事。美国留学生来电话请他去美讲三峡问题，大概是戴晴所为。

1992 年 3 月 24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美国之音六点仍受干扰。活动半小时。

上午仍看资料。《文革》一段，拟先摘录《历史决议》开始。

下午《华声报》记者李建全来谈三峡，主要讲防洪指导思想之不当，几十年积重难返。洪水≠洪灾，洪灾由自然与人为因素造成。天灾人祸，常常是后者为主。不重视堤防、疏导、河道清障、分洪、蓄洪等措施，非工程措<施>更注意不够。注意力放在水库，舍近求远，舍易就难，鲧禹之道错乱。

北大研究生（原新华社记者，即毕业）王正良和肖富望两个衡阳人来，想脱离新华社到国务院生产办做研究工作。都是对湖南现状不满，无一能手。衡阳临近广东仍迟迟不前。

下午未能游泳。晚饭后，香港电视广播公司曾展强带摄制组来电视采访三峡，只好应付半小时。谈钱正英访问记，言不及四川，轻视堤防。

同玉珍饭前散步半小时。

夜悌忠来，小妹复信，接我信甚兴奋，未料三峡最后上书。5000 元美金账单事已澄清（看不懂英文票据）。[8]《中国青年报》三峡论争长文《半个世纪的论证》写林李之争，颇得体，结尾使人存疑：争论未决也。访问禹作敏（大邱庄负责人）短文甚好，“用‘左’的观点看人，把人看成敌人；用‘文革’观点看人，人才是罪人；用派性观点看人，逆我者仇人；用发展生产力观点看人，到处有能人。”大概是切身所感。

1992 年 3 月 25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醒来，睡不着，四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早晨薛京来，李英健来信，建议出版事暂不定案，但党史出版社金松林坚持得厉害。金老来，谈人事部死气沉，赵东宛谈不上政治水平，开全国人事局长会，邓的讲话竟无反响。

九点半折腾到近一点，接受深圳罗湖电视中心的录像采访，回顾毛与党的历史。由党校党史室的陈雪薇领来，共五人，主任吴白桦（父母在北大荒军垦工作）从早年新民学会，如何接受马克思主义，农民运动、上井冈山、实事求是、马义如何同中国农民战结合，同左倾教条主义斗争之难，延安整风，阶级斗争一直贯穿一生之得失。问答方式，随意而谈，效果可能还好。摄影师韩川。

饭后休息半小时，三点半去养蜂夹道，游 800 米。

《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送来报纸，我不在家，玉珍接待，说他的文章写得好，小伙子很高兴。

晚上湘潭那个易长林又来，一大堆马屁话，使人烦透。十年前事喋喋不休，只有避开。玉珍训了一顿：你是否有神经病？杨纯母女来，为女儿调外交部事。

[8] 5000 美元之事 1991 年 9 月 29 日和 1992 年 2 月 5 日日记中都有提及。——李南央注

1992 年 3 月 26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短波 6:15 即有干扰。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部开组织史领导小组会，三单位人都到齐。党史室不能如期交稿，大家催了一阵，档案馆允全力支持。出版事，未作最后定案。党史出版社金松林等说，如辽宁独家承当一切，也可以，他们不愿图名挂名。当是气话。

下楼遇见吕枫，谈了志民事。他是从轻派，我说此等可大可小之事，能淡化就淡化，能在海南留下是上策，于地方本人都好。吕说，刘泽彭（还有其他人）在攻。我也说到李鹏可能找我谈此事。

下午游 800 米，较慢，未使大力。

《黎澍自选集》目录寄元化，《早晚年》目录亦寄。

1992 年 3 月 27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听短波，活动半小时。

上午电话不断。光远说，政府报告无反“左”之语，此类事暴露好。四个坚持必须防“左”也。

下午三点到北京医院探望周建南（癌扩散正化疗，自己不知已到肺部），谈了三个小时。谈所传反映，江无所作为。春节后，曾与江长谈一次。情况都清楚。同李要合作下去（李现较尊重了）。经济无法直管。姓社姓资发现后，教王忍之制止。对高狄事也知道，实际是手下无人，谁来贯彻？对杨管军火，子弟胡来，生活豪华等亦为不满。去见邓，又有杨之顾虑，毛毛为其干女儿也。邓重听，出门离不开女儿传话。反“左”是在珠海船上谈的。广东人在座。十四大报告由丁关根挂帅。罗干还是可靠的。吕枫来过，要害都谈过，田纪云来过，未参加这次政治局会，“少一个炮筒”。李胸狭窄，又骄傲，听不进意见，反股份制、市场经济等，不让薄文发表，内部刊出乃江批的。万接杨位。姜春云可能是入京人选。陈、先念尚在后台讲话，陈最近传言支持邓，乃顾大局也。邓让朱镕基任第一付［副］总理，军队杨白冰威信不高，排挤迟浩田。赵南起乃洪学智看重，可能任政治部主任。可有一人入常委。五十左右人我们全不熟悉。

晚上郑仲兵同事　　（原文此处空三字——李南央注）电话，高狄在部会上有检讨，可清查“左”的东西。是客观影响。《理论内参》张勤德文最坏，黑龙江调来。

明天要去参加南社柳亚子研究会，诌四句：

南社群英有宋江，挥戈掾笔战玄黄。
喜迎火树银花夜，即席高歌一引吭。

“柳集”开篇末句：唱歌一引吭，1903 年作。

安克成电话，云黄毅诚脱离老干部，乱指挥。李伯宁嚣张跋扈，张彬同钱正英勾在一起。

复邓伟志，辽宁《理论内参》并李荣光信。

1992 年 3 月 28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短波十分钟尚能听到。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台湾饭店参加“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的联谊茶话会。受命为名誉会长，并讲话。金绍先安排的。昨天理事会的决定，戴文葆告知过程。讲话后，有文学所的李伊白（慎之女儿）等人来。大都是“慕名久矣”之类。讲话者甚多。与陈昊苏同桌，要出新诗集子。陈沂在邻桌，来打招呼。此人势利眼也。散会前大书“有宋江”四句。有人民保险公司来题字。

下午游 1000 米。秦川要续给炮弹。

朱正下午来到。留晚餐后去报到。谈汪澍白书遭暗算事，现未了结。湖南乃小人猖狂之地。“左”风根深蒂固也。

夜看《华声报》采访清样。

今天南社联谊会送名片者：

张小曼（张西曼之女）5127774—257，民盟中央组织部，东城车厂北巷 3 楼 162 室

李昇恒（李昇震堂弟）法国光华报业公司

钱竞 文学所美学专业（水电总局呆过）

张友坤 近代史所付［副］所长

胡小伟 文学所付［副］研究员

1992 年 3 月 29 日（星期日）阴

六点起床，听短波十分钟，活动半小时。

上午几乎没做什么事，玉珍定要我松散休息。只是看看资料。秦川处亦无“炮弹”。他的发言在港报刊登，标题责政府报告不谈防“左”。

下午《科举发展与改革》主编李慰饴来，谈三峡与防洪两个多小时，给了一些书刊资料，愿联系出版我的《论三峡工程》。“三峡论争第一回合”也可作首篇刊出。但关键还在防洪指导思想。李有仰慕长信，56 岁，科技大学毕业，18 岁时为胡风事牵连，曾长期在首钢工作。对周冠五领导甚不满，认为首钢成绩假大空甚多，问题极复杂。

1992 年 3 月 30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听短波十分钟，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顾委参加三组会，到八人。仍谈防“左”事政府报告不置一词。又唸一遍高狄材料。赵健民说，他问到一个老副总编，高狄问题还多，一致意见应敢［赶］快换掉。李瑞环寡人一个，无能为力。高材料交贺彪转邓大人一阅。强晓初说明高狄任省委书记经过。{两}人顺当与稳当，耀邦说，就顺当吧，不行再说。后来处不好，高向中央写信，愿去安徽、党校和农研室。也说向李鹏写过效忠信。

下午二点半凌风（“八千里路云和月”）等五人来，西德《明镜》周刊周劲垣亦来。谈三峡约近一小时，然后拍电视廿分钟。问了几个问题。最后对庐山会议发生兴趣。此人头脑清晰，颇似大陆人。同来工作者有：

尚敬（中国科协 8417773-322）王石（解放军艺术学院 4915689）薛京亦来帮忙。

朱维民来赶了个尾巴。上海代表团不满政府报告不反“左”，乔石说要修改的。态度甚明朗。

夜老傅来，为《部长下乡》喻杰电视片而来，还有县文化局长童升平，电视局长罗好生。湖南社教人人过关，先听五个报告，自己检查，上级来批准。县财政局甚反感。下乡人员年花 30 万元，可建十个小企业。传说熊清泉向邓汇报社教，邓说社义好。大概是挖苦也。省委领导毫无威信。

1992 年 3 月 31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听短波十分钟，活动半小时。

上午韩刚［钢］来。给我大跃进时南宁、成都、八大二次、北戴河等几次会议写的稿本（估计要通过付印不易），及工业大跃进稿本。他们看过档案馆资料，甚是有用。谈沙健荪［孙］之为人，如何逐个征求意见逼选他为十四大代表。强迫处分，原必开除他，还是邓左认为：留在党内好。关于抢救运动

档案，中央会议，毛的发言，主要责任在毛。任弼时也很“左”，康生当然是主办者。一切真象，存档案馆。《亲历记》弄完后，当一入内室观其底细也。韩刚［钢］位置极重要。要学会应付，保护自己。

下午游 800 米。水凉，在热池泡五分钟。

同朱正讨论防“左”文内容。清出有关资料，请他先打底子。韩等编的响应邓讲话小册子，定要用也。

龙珍学宋而率返于唐：宗唐祧宋吾何敢，前有东坡后放翁。

五言“遣兴”

春风吹庭树，渐见绿叶生。众鸟引雏出，翩翩飞且鸣。
鹞鹏及雀鸽，物类善变更。惟人独不化，感叹谁能平。
万事天所命，达观息群营。思游五岳偏［遍］，入海登蓬瀛。
浩荡乘天风，吾将从此行。

《铸铁》:
铸铁真成一大错，茫茫文集恨如何？蚤年不解躬耕好，壮岁空思禄食多。落拓生涯惟痛饮，萧骚心事独悲歌。饥来驱我终无路，典尽朝衣典钓蓑。

1992 年 4 月 1 日（星期三）晴

想防“左”文如何写法。

三点醒来，五点起床。听短波十分钟，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办公室。总政刘主任来同三家会谈，部队材料交稿与保密问题。由于军队保密甚严，有具体条令，不能不遵守（其实无关系）。确定以 1966 年为界，1967 年以后略，各省军区不在此列。

下午将《主要是防“左”》一文改好。朱正打的底子。太匆促，应付成文而已。

陈四益来，赠《绘图新百喻》。将《大跃进亲历记》的一二节合并成《回忆南宁会议讨论三峡问题》交《瞭望》发表。《瞭望》将出月末增刊版。如可能，《亲历记》交之连载，也是一种督促。

五点半，三人同去新侨饭店参加候振挺的饭局：有吴祖光、于浩成（父子）、唐达成、邵燕祥等。在家同四益即谈到《新儒林外史》事。席间我首请吴谈乔木登四楼“请退党“一事经过。绘声绘色，精彩之至。有两警车停门前，怀疑是背上楼的。新凤霞不必退席应旁听。吴毫无准备，手巍颤颤取出本记文本，郑重宣读，六条理由（吴是 81 年入党）记得第二条：入党事真是啼笑皆非。最后三条均断章摘句，取自戏剧不应审查，完全创作自由一文（在会上宣读，发表于港刊）。六条全非事实不予接受。乔甚紧张，频频说自己还有事。于是吴最后宣布接受，原因乃在家风传统：尊重长者（比我大几岁）。如此上层楼心有不忍。乔始欣然。不料凤霞突然发问：那我怎办？乔说：呵，你是好党员，为人民有贡献的。于是离去。此事港报哗然。当年乔访美时，到处被质问此事，甚是难堪。后语人：吴某不够朋友。大家肆意漫谈新儒林：何新、贺敬之、孟伟哉、姚雪垠、臧克家等等趣事。最后谈刘再复文台阁体：郭沫若坐着写，贺敬之站着写，臧克家爬着写[9]。文革时期各有充分表演也。“思想进步？艺术退步！”的必然现象。

1992 年 4 月 2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短波又听不清了。

---

[9] 可参阅刘再复写于 1990 年 10 月在芝加哥大学所写的《中国当代诗文中的“新太阁体”》一文。

上午甚感疲累，东翻翻西翻<翻>，做不成事。觉颈椎不适，大概是近日疲劳，说话过多有关。到底75了！

中午睡着一小时。下午游800米。400米后始不觉呼吸不顺。

1992年4月3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短波难收，阳台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办公室，同雨亭、廷栋、陆源［沅］谈编辑组事。议定出版事仍归党史室，以免同他们发生不愉快，影响工作。确定七、八两月择一避暑地大家集中工作，使中央本早日脱稿。

清理水电资料，没有找到那本五八年三月三峡查勘的发言集。眼面前事总记不清。

下午到医院打针，开始脱敏第二疗程。

游600米。

请李普夫妇、徐滨晚宴，柳思、朱正作陪。秦川吃过饭才来。有腊狗肉与腊肘子及鱼虾等，颇丰盛。李家家风也。李普借来58、59两年《内参》，真是大帮忙。

议论形势，邓之南巡，如提早是否较好？其实这样让“左”爷们暴露得更充分为上。但目前尚难落实。听说易县贺敬之八人聚会：稳住阵脚，寸步不让（玛拉沁夫与孟伟哉未去，是因“付［副］部待遇”未捞到也）。

今天人大通过三峡议案时：反对与弃权者841人，占1/3。了不起的结果。黄顺兴发言受阻，另一妇女代表一同退席，被记者包围，真是太丢人了。

1992年4月4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短波改收6:30BBC。

韩钢电话催《庐山资料》快还。一早薛京来，一起查对须补印部分。

志民电话，云李鹏因忙，还是要我一谈的。中纪委可能给警告或严重警告之类。如此则不应有降职之说。

钟伯熙电话，说已同原无锡市长谈过，转告海南邓鸿勋留下志民不走。

此次三峡风波如此结束：列入十年规划，中央诸位还算明智，顺从了民心；表决票数，则明确表明，此事须慎而又慎。大家的认识水平与责任感确实大大提高，再不盲从了。赞同者大概多是“与己无关”或“与己有关”者，大体可从地域划分。如此煞费苦心一边倒宣传，颇值得总结一下，写篇杂文。散兵游勇应当组织起来，成立一个“三峡研究委员会”之类机构。

1992年4月5日（星期日）雨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

翻徐铸成《旧事杂忆》，有些人物、活动，有史料价值。22岁记者可周旋于“党国要人”，受到张季鸾的信任，颇为不易。“范旭东”鉴于我有用（写父亲）《大光报》条，悉其底细，没提到陈纪滢其人。1936年我在此报发表过两篇文章，得过几元稿费。

仍不想动笔。《文革》一节补充，推了半个月矣！

复俞润泉、汤洪照（当年磨子潭的小技术员）信。汤现在安徽青阳县任供电局长，谷大文告诉他我的地址。

秦川来，送4日报纸。社论不谈防“左”，只讲经济，“警惕右”，“左”是防，“未出现也”。如此咬

文嚼字。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冯至蓬（女记者）来，谈三峡案通过后如何。告知文章还长，还有得做也。

彭真支持小平讲话。

1992 年 4 月 6 日（星期一）阴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很冷，穿冬衣。

上午参加三组会，只有六个人。读人民日报部分党员控告高狄与法籍杨永桔同居及不守纪律等事。大家继续对《人民日报》状况不安。4.4 社论仍不言反“左”。强晓初又提“特别顾问”事。光年谈春节期间江泽民召集文艺界座谈会情况，江的讲话由中宣部整理，很短，没公开发表。改为两周开一次。党员登记起何作用？非中央通知，乃中组部所为。

秦川来，谓尚昆甚满意大家支持邓，劝玉珍现无风险，虽是散兵游勇，不出来讲话，再也无声了。

下午整理庐山资料复印件，将装订机弄坏了。

晚上又接到南京大学一些青年教师打来的长途（两会前接过两次），担忧三峡议案通过引来一场灾难，向我致敬。读过《科技导报》文并《庐山实录》等，“很是敬仰，祝身体健康”。

1992 年 4 月 7 日（星期二）雨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办公室，榆林付［副］专员和党史办四人来，谈陕北建党时间问题，仍不同意省组织史资料今年一月的稿本，我也认为此稿本有缺点。谈的结果，我建议他们写一份自己的意见（如何立准），此次来京访问老干部意见，建议省委再开一次老干部会最后定案。我们也难以越俎代庖。

下午游 800 米。到医院打针。

看朱正整理的两书合一书的“肢解重合”本。似乎删的太多。

今天大大加衣。

1992 年 4 月 8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短波听不清。活动半小时。

上午同朱正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参加丁玲文库的开幕活动。参观庙内巴金、冰心、张天翼等存书、著作室，并高莽的作家水墨画像展室（这是至今看到的比较好的中国画法）。认识北大中文系主任严家炎和陈漱渝（长沙人，雅礼学生）。

然后找到韩钢家，还庐山资料。

下午二点蔡德勤［诚］来，小道传杨尚昆找光远、绩伟等谈话。莫有之事。《科技导报》拟刊长江中下游防洪文。

游 600 米。觉累。

归来接<看>朱正合并本，并淘汰部分。恐怕得几天复查一过。

1992 年 4 月 9 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部，参加中央编辑组部内全体人员会，落实三个月工作，准备七、八月外出集中工作。我最后讲了点防“左”问题，启动大家思想也。

下午游 600 米。

《龙集》与十年诗，朱正看过一遍，我也不想大动了。

取回《中共建设全书》第一卷，其中资料，组织史大可利用也。看了《文革》部分。

为《黎澍文集》同王元化电话。徐滨将地址错了一个号码。

1992 年 4 月 10 日（星期五）多云、小雨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穿棉袄。

上午翻看那本《全书》第一卷，摘下有关文革部分，可以大加利用。

同梁益华电话，想在水电学会内成立一个三峡研究会之类组织，以便反对派、怀疑与缓建，不同方案人士的活动。梁甚言其难，因陆佑楣、李鹗鼎当权，他们不会同意。

下午游 800 米，觉水凉。

1992 年 4 月 11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觉冷。

上午清理一下桌子与抽屉之乱。要找的东西找出来了。何时才能恢复年青时整齐的好习惯。

给黄伟经信，说明出差都由组织部门安排，不必因失约而介意。给黄乃侄子黄伟民信，同意作黄兴基金会发起人。

让薛京同李荣光电话，商量平江县委让我作县志主编事。他说由他物色人选，他认［任］付［副］主编，这样可保证质量。

开始写《文革》一段的补充。

下午游 800 米，水甚温，不觉累。金老说《杨昌济》文厉害。他还没看到《独服曾文正》也。

下午悌忠来，送我这支金笔（60 元），老式笔尖，笔杆也老式，上端很重，这样我的食指就如同过去一样可自如了，一般笔已不能使唤食指。大概是一种老态。此笔好用，粗细恰好，很流利。小妹寄来一堆参观航天飞机等照片。忙忙作文两篇甚好，自制祝外公 75 岁生日卡片，还为外公画了个头像。

悌忠考 GRE 研究生，三门：英语（甚难）、数学和智力判断，可达 1500 分以上，北大高材生有达 2200 分的（3X800—2400）。

1992 年 4 月 12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

上午伏案，写了一千多字，真是难产。

秦川信息：将开九中全会。《人民日报》两会社论，不谈反“左”，乃张云声顶住。这些人再表演下去好。政治局讨论南巡讲话，也是邓大人所促。《大参考》4.10 东京讯：江会见池田大作，谈 14 大自己会当选，仍当总书记。65 岁，比老的还算年轻。新人上来比过去实质要强些。颇怀疑如此讲了？这样露骨？幼稚？香港《南华早报》刊出，广播了。随与四益电话，证实九中全会，要开除鲍桐［彤］和钱永昌党籍，鲍氏两罪状：洩密、鼓动。李慎之电话，议论南巡讲<话>难落实，江无所作为，有水平问题。

下午苗苗一家先来，随后小多、小琴［芹］、胜利三家，悌忠亦来，祝贺我的 75 岁生日。同胜利下围棋。悌忠拍射［摄］像，生活场景，并照相若干。都很高兴。饭菜甚好。毛竹用压岁钱买了蛋糕，苗苗买了寿桃。八点钟高潮，小妹隔洋打来电话祝寿，已置了最好短波机托人带回，嘱注意身体与安全。同悌忠、苗苗讲话，最后同妈妈讲，照顾爸爸功劳，玉珍流泪了。

朱正外出活动三天，晚上回来。

1992 年 4 月 13 日（星期一）晴 今日满 75 岁！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刘道玉来，他的问题教委不拟作处理了。将原件退回武大。齐民友等人甚“左”。不学习邓南巡讲话，反学习《人民日报》“左”的文章。地方亦如此。人们闻王任重去世，都很高兴。此公对湖北抓得很紧，原在湖北工作过的“左”爷（姜一、李尔重等）都愿回到湖北度晚年。

李慰饴来组织系列三峡文章，来拍照。张光斗强调电力，黄万里甚贬此人。

今天发了狠，将《文革》补充全部弄完，共 5000 字。对得住自己与历史了。

下午完全伏案。

1992 年 4 月 14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5000 字再细推敲一遍。后半部最后校完。有些改动、小增补。

慎之电话：“左王”在武汉讲了四个小时，批朱厚泽（估计是指桑骂槐）听到的人如丁伟志都守口如瓶，其中定有不可告人者。这样越表演越好。

光远电话，互相证实一些消息。病情稳定。

下午打针。游 800 米。

晚上韩钢来，带来三大本《庐山简报》。反“左”的急就章清样作了修改，加上一段邓大人三全会后说的一段话：转变不过来的人，必会翻腾，以印证今日情况。必用笔名，打击面太广也。

1992 年 4 月 15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除带［戴］“安全帽”外，今天又穿靴，再引邓南巡讲话，说明根深蒂固同毛晚年错误思想关系。

朱正说，这是一篇很好的“博士论文”。

上午薛军［京］来，将庐山全会的简报复印补齐。

上午张铁铮来，他已搬到月坛新居。张昌龄等老专家无人照顾。能源部陆佑楣等完全没有敬老尊贤之意。谈继续研究三峡问题，与我有同感。他在写水电史料，他所经历的情况。

下午游 800 米。水温甚好。

汪澍白来京，电话谈他所主编丛书被湖南“左”爷排挤。

陈增庆电话，明天下午李鹏约去谈话。

1992 年 4 月 16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范岱年、王德禄（《自然辩证法通讯》编辑，第二期刊我的三峡长文）来，随后卢跃刚（《中国青年报》记者）来，一起谈三峡问题，到十二点。三峡问题从五十年代闹起，根源在防洪思想与指导方针（堵与导，标准问题等，非三峡，乃全面性），以及“左”的冒险历久不衰。卢为去年洪水（“辛未洪灾”）写了长篇报告文学，《作家》排好版，冯牧又撤了。并谈到的 75 年河南垮坝，有《洪荒启示录》一书（过去不知），可见有心人甚多。还谈到临淮岗之荒唐，治淮问题。林一山说钱正英的优点是摇摆，

缺点也是，意见甚大。（也许觉得“左”、大胆不够）。同卢可取经常联系。谈及《乌托邦祭》我并不认识作者。

中午到秦川处，碰上张玉凤，48 岁，70 年到毛处，白净面孔颇像江南女子，不像东北人。谈吐得体，愿认识我。说李银桥就是当年同侯波有纠葛者。

下午四点到李鹏处，谈了三刻钟。先谈志民问题。说我的两点意见（淡化、留下），已亲自电话告吕枫。随后谈到如要调北京，则过渡到电力部管水电为好，水电应归电，应有一总管。这些都同意。三峡谈不进，只言问题继续研究，已作决议，由它去吧。然后提个人事：正部级（言关住房、出差等），补发工资。提及《庐山》稿费，还有诗集，不知很有限也。然后扯到 6.4.及苏联变化、看法。我提到北京市委誇大敌情，天安门局面就无法解决？如戈尔巴恰夫来，可先退出再说，动员人分散说服。我在楼上看见打死多人，中国党不比苏联东欧，垮不了。他则说我不知文革情况，造反武斗之厉害，意即如不出坦克镇压将出现苏东情况。谈不拢作罢。他说，十年后再看，谁估计大气候、小气候问题正确。印象是趾高气扬得很，根本听不进意见。谈到股份制问题，海南出事，还是得公家赔，出了事总是公家，不比资本家跳楼。今年经济形势颇踌躇满志。一言未及邓的讲话也。

志民晚上电话，告他同李鹏谈话情况。

1992 年 4 月 17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朱正上午回湘。

上午九点同吕枫谈到十一点。在我的办公室。先谈志民事，似同意我留下意见。然后个人，说手续得中央批准，让孟连琨［昆］办。工资可补。然后就漫谈部内情况，研究室剩余人全留部内，刘泽彭同蒋振云、李铁林等勾到一起，江已两次告宋平，将刘下放，宋已同刘谈，但赖着不走。就是当了宋七年秘书，水平如处级干部。还同张（鼎丞女儿，调人事部进党组）、陈丕显儿子（船舶总公司，挤张寿）等拉帮结伙，经济上也不干净（回扣），妻子出国费用由该公司出，不一而足，太不像话，如此庄严部门。又同张传［全］景谈了下志民事。吕已将刘等部内情况同张谈开。

下午游 800 米。回来志民通话，似已定局要他回京。

山上讨论人事，无人事小组，每次常委由江主持，江必到。下去考察的多五十、六十之间人，李力安、尉建［健］行、李正亭参加。组织部工作人员仍杨健生、薛德堂等。

1992 年 4 月 18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 35 分钟。在床上即感面部眼眉间、腮部等许多部位疼痛，一量体温 37.5℃。随即去医院，小毛安排在急诊室，查血，白血球 13500 等，体温 37.8℃，又照了胸片，肺部尚无异样。医生强迫住院。（小雷说，昨下午回来，我摇开车窗受了冷风）住南楼 207，恰是光远住房。薛京随带资料来，让他先将两书合并本，朱正搞的腾［誊］清并校正一遍。去删部分，是否都得当。

中午吃碗稀粥，半个包子。上床稍卧，忽觉头部两太阳穴剧疼，全身颤战不住（不知打摆子是否此味道）医生来，问了病史，服药后一小时稍安。

玉珍下午来，小雷亦送香蕉，陪我到晚上八点始离去。原因当在感冒，可能是游泳池热水池泡了后出走廊受凉有关，或者是汽车吹风。总之不能大意了，记住已 75 岁（医生即因年龄强迫住院）。

玉珍为我按摩，取来果珍等食物，喝水甚多。

1992 年 4 月 19 日（星期日）晴

昨夜睡得尚好，梦多，稍出汗。三点起来小解后，脱了毛衣等，又睡着。六点起床，听广播。

觉得好多了。七点体温 36.8℃。

早餐后，同玉珍电话，同徐滨电话。澳大利亚陈叔平教授来信：最好今年九月去。告知尚未批准也。

记昨天日记。

上下午仍吊瓶，两种青霉素。中午体温 36.8℃.下午五点仍 37.5℃，之前稍觉不适。

脸与眼睛仍未消肿，各种痛处依然。

中午稍卧床，一点起床。

开始读《湖湘文化与毛泽东》到夜十点，70 页。

下午三点半玉珍来，提了一袋饭菜等物，恰遇秦川送来。金老说我不该游泳，水凉，他未下池。这大概是因素之一。

玉珍为我洗澡，改穿医院外套，内衣贴身。

一起晚餐，一碗稀饭、一干饭，猪肝、白菜豆腐（此间饭菜尚可，一份鱼要 2.5 元，未订，改土豆 0.5 元也）。

同玉珍漫谈三代总书记：耀邦资、德、才是基本合格，他们那一代同年龄人中佼佼者，远远超过阿丕、肖华之流。赵有才，地方上来的，有魄力，德资则平平（同代人有强的）。江则比不上了，外语也不甚好，非时势（6.4）所迫乎？稍强于李。

1992 年 4 月 20 日（星期一）晴

睡得不甚安稳，热、出小汗，只好将内衣裤解开。四点半醒来。六点抽血，起床，体温 36.5℃。留小便大便，住院常规。血型是 A 型（延安回忆有个 B 字？）晚上也 36.8℃。烧已退。

续读《湖湘文化》，到 120 页。

上下午仍吊瓶。脸肿未消。

下午玉珍来，还是带了饭菜。腊肉汤炖泥鳅，两人共晚餐。

陈野苹来，为野草诗社事。4.25 北海聚会，要选诗稿。

俞润泉来信，云《龙集》有可修改处。寄照片表深情也。

王正良寄来自我介绍材料，求荐工作，想到党政机关从政。

1992 年 4 月 21 日（星期二）阴 烧退

睡得可以，只是梦多。做一张大桌子，确同近来对南屋书桌不惬意有关。六点起床。

断续读《湖湘文化》，第一篇已晚完，到 200 页。

体温已正常，上下午仍吊瓶，中午吃面与剩饭，晚上吃饺式馄饨，剩下青菜吃光。大便甚顺当。

中午打电话遇见王雅琪，始知祖春住 214。漫谈一小时，晚年文不赞成推出，在关心个人也。也听到有十来人提意见事。陈云说，过去说我老右，现在变成“左”了。邓力群有大块文章，他全不知道。说绩伟曾找他解决工作，工作顺利后即大神气，指责他为何去市委，与吴德搞到一起。

七五自寿，哼来吟去，勉强可录二句：

平生一慰有何事？
地动山摇不“左”倾。

1992 年 4 月 22 日（星期三）晴 大风

睡得尚可。六点起床。

今天只读了 50 页。医生查房时，似有意让我过两天出院。

上午到 8 层耳鼻喉科看鼻腔，因早晨曾出血若干，有破处，脸部其他肿痛，则不管也。

体温正常。晚上 37℃，腋下也可算正常。

听台湾广播，仍在转报香港消息，什么李铁映可任总理，完全瞎猜。播北大师生告顽固派状，两份报告已到邓与中央，这完全可能。校长乃疆［僵］化经济学家，六四后调去。

下午玉珍同小多来，又是几样菜，一起晚餐。

上午三［二］妹来，来约稿，想出一套中国历史人物书，影响过乾坤变幻的人物，每人数千字，4 本，说是完全承包只有基本工资，出差费都不管。利用薛京，组座谈会，玉珍对之甚反感，又住在家中。

下午三点半，薛海培来，代表美国几十所大学留学生，为三峡事来。曾经过黄顺兴将意见书散发了几百份。同田方接触过，四点意见中，特别是第三点，文化旅游景观保护，国内难以共识。

1992 年 4 月 23 日（星期四）晴 停止吊瓶

昨夜醒来三次，旋睡着。大概九点上床，六点起睡［床］。空前好书［觉］，梦亦平和。

早饭后到祖春处小谈，谓彼乃半醒半胡［糊］涂人也。喜欢痞子者，本身亦大痞子也。政治无非不要脸。到无所顾忌之日亦即大崩溃之日。只有付［副］统帅深知其人也，因此落得折戟沉沙。

上午体温：36.4、36.8℃，下午 36.8℃。医生说，明日可以出院，只要没有了体温。

续读《湖湘文化》，取稍快之法。

下午玉珍来，准备明日出院。与张报老人通电话，4.25 野草社活动如身体允许当参加。琬姐信，附来两件难办之事。

接萧乾请柬：文学生涯 60 年。

晚上祖春来话别。他心肺病重。还想写湘西小说。总为沈从文不平，比胡风强多了。

听广播，鲍桐［彤］乃替罪羊。

1992 年 4 月 24 日（星期五）晴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外台听不清。作出院准备。看了一个小时书。洗澡换衣。

玉珍近十点到。收拾停当，同祖春夫妇告别，即回到家中。

仍觉疲劳。中午吃饭也不甚香。

下午翻几天来的报纸、参考。美国校院［园］PC 运动，也属另一种“左“，资义国家范围内发生的如何正确对待种族、妇女等问题。

志民电话，吕枫与张传［全］景都给海南电话，只给最轻处分。但书记想让他离去。

晚上汪澍白、杨诩来，坐谈甚久。谈到毛的性格等问题，易礼容甚言年青时火气之大。大概是江西时代同人的关系搞不好原因之一，黄老也谈过。

想起七五岁无诗，哼了四句：

有客来时一碗菜，纷纭世事扯麻纱。
却防脱口心中话，皓首仍当夹尾巴。

“夹尾巴”，去年七月末宋任穷之言也。[10]

光远电话，“左”王回京还参加活动发言，大概不致［至］讲太露骨之言了。

1992 年 4 月 25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没有活动。

九点到北海北面盆花展览处的“老干部活动中心”楼上，参加野草诗社聚会，到三十余人（车好不易硬开了进去）。野苹先到。同张报相见。刘春坐在旁边，很愿接谈。发言多事务。经费乃大家捐助。魏传统来，献诗两首，一首平仄不合，还有一位朗诵自己作品，河北人，一句也听不清，自己甚得意的样子。海稜发言谈质量第一，不要求数量。大概都是想多刊己作也。

方致远发言，谈到《龙胆紫》买不到，先就主动招拂。原来春节诗词学会时找过我，后寄过信。同谭伟很熟，原王西平付［副］手，久知范某也。观点相似，交谈中即谈毛品格问题。又尚永义现主持电视艺术片《毛诗词》几十集，“游泳”一集要采访我，并拍我游镜头。允过几天再答复。又有吴方、程{光}锐递名片，说过去为《胡杨泪》写过信给我。看来人们欢迎我这个诗人。

早晨秦川谈了几句。高狄脾气大不见客。

谢韬派女儿送来《不落的太阳》，写毛热问题，颇别緻。

1992 年 4 月 26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未作活动，似有正常感觉。

几乎整日伏案。两书合并还得补充若干，如六年私塾中的读书部分基本恢复，读《水浒》等也恢复。朱正共删掉 14 万字。这些不敢［该］删的，恐需三天工作。

北大研究生王正良又来电话，昨天还送来礼物。告知此举不当。又一研究生周虎？要来谈，未允。

同陈增庆电话，告以志民情况。

晚观《朱自清》电视剧上下集，引起怀旧。

————————————————————————

小康目标差距太大　　1990 年统计

1） 第三产业比例过低

增加值和劳动力比例：27.2%，18.6%

占 120 国倒数 13 位，第 3 位。

2） 大学生占适龄人口比例过低：

2%，2000 年 3—5%，国际小康 16%，富型 39%

3） 城镇人均居住面积太少：

7.1 平民，国际小康人均 10 平米以上，一户一单元。

4）电话普及率太低：

每 100 人，1.1 台，2000 年 2.8 台，发达国 80%

5） 社会保障复［覆］盖率太低：

占社会劳动者 29%，2000 年 35—40%，富型 87%

[10] 参看 1991 年 7 月 8 日日记对宋任穷约谈的记述。——李南央注

1992 年 4 月 27 日（星期一）晴

三点半失眠。服眠药仍睡不着，成七五自寿二首：

有客来时一碗茶，纷纭世事扯麻纱。
乱谈仍是老毛病，皓首还当夹尾巴。

风雨途中七五春，何时做个自由人？
又闻蒂固根深语，堪慰生平不“左”倾。

寄黄伟经转《南方周末》编辑，曾来信索稿也。

附注：自由为“被认识了得必然性”（恩）“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宣言》

《廿岁以前》并完，共得八节，扩充了一倍。《水浒》、《三国》、《西遊》、康梁影响，四书五经等均纳入。这些都是一生基础。

薛京一早来，让他带走给杨志海信，介绍王正良工作。

整日伏案，《廿岁以前》内容大增，康有为《大同书》等均补入，这些都是影响一生的。

1992 年 4 月 28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

上午将《廿岁以前》并完，共八节。同《早年》大大不同了。

杭州武大年青校友沈祥熙（康恩贝生物工程公司经理）寄来一斤龙井，盛情可感。

下午同玉珍到医院打针取药，然后去文津街，只在热水池顽了约半小时，通身舒服。

晚上王德禄（《自然辩证法》杂志）和武文生来，他们要出一本今后十年展望的访问录，乱谈了约两个小时，扯到党史、人物，毛邓对比等，今后十年经济可望前进，南方沿海将更开放，逼内地与北方改革，但政治意识形态尚难同步，关键还在民主与法制能否变成共识而有所落实，法制是全方位全社会问题，即文明社会的形成（包括西方文明应继承之处）。真正乱谈也。

自寿诗寄黄伟经转《南方周末》。

二妹来，明天走，亲见我之被动与忙碌。

王送我二本书，《文稿》第六卷，《师哲回忆录》，还留下《东方专制史》（水利）待阅。

1992 年 4 月 29 日（星期三）晚雨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乱翻书，师哲写毛第一次去苏情况，同过去听说的不同，说斯大林多日不接见，实际一去就隆重会见了，谈条约最初僵局是毛造成的。

十点同玉珍出去散步半小时，强迫下去接触“地气”，是医生说的，久居高楼于健康自有影响。

下午二点多到顾委看文件，开除鲍桐［彤］只有两句话，政治局通过。朱榕［镕］基在上海代表团发言，讲上海开放思想不够，未及一个“左”字。所有触目的东西，只有文艺界偶尔出现“左”字。宋平同外国代表团谈话，只说过去有过王明之“左”。

在热水池泡了 20 分钟，大池游了 100 米。

颇后悔二首牢骚寄广州。

1992 年 4 月 30 日（星期四）晴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开始校编第二部分“湖南一师”，《早年》是七节，合并后可能 14 节。第一节顺利通过。第二节“杨昌济”就颇难为了。朱正用了《读书生活》的，《早年》的未用。还是有可取处。困难还在要利用彭大成《湖湘文化》中有关资料。

下午到医院打针（明天五一节），游 600 米。恢复大池，基本正常。

晚上十点多小彬夫妇来，问三峡情况，要去我的建议信及书。他到新加坡一次，报谓缓建派获胜。谓任穷与任重提了两个中心意见。外报载陈云三点意见：同意邓讲话，江李体制不变，七十上人不进政治局。目前控制局面、形势看法相同。

槐花怒放南窗。

1992 年 5 月 1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虽伏案，进度甚慢，被“杨昌济“卡住。《湖湘文化》上利用点什么呢？

将剑桥《民国史>（下）第十四章“毛泽东思想”翻毕，这是译者刘敬坤去年寄来的，颇有些观点可参考。

下午三点山西党校教师吴敏来，45 岁。去年寄过文章和信，今年又寄过文章和信，论社会主义完全从政治上谈，中心谈民主（有本书要出）。山西也还是观望局面，看中央表态否。一篇谈“左”的文只能在校内刊上发表。

朱维民来小坐，校内原造反派当权者，甚嚣张。

同玉珍到河边散步。

1992 年 5 月 2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伏案时不足三小时，来客时时打断。“杨昌济”仍未弄完。

下午一对夫妇（岳云学生），礼物强退走，半天才想起是浙江德清县教员冤案，材料已由干审局转去，薛京经手的。

曹君来（鲍彤夫人蒋宗曹——李南央注），脸色甚憔悴，各种安慰：如此替罪羊，今后关键在争取就医也。

一“访问学者”朱英来（湖北师院到人大党史系进修者，付［副］教授），要研究彭老总，华北座谈会，应付半天，只好送书一本，让她去找何定。

晚上李均平儿子李刚来，北大物理系教师，谈北大情况，有个 40 几<岁>付［副］书记最坏，语言像姚文元之类。北大师生最坚强，都反对军训。

上午李新同外甥女来，谈到十一点半。抗战时在太行，也经过中央青委。46 年后在永年当县书，同周惠很熟。也讨厌王任重（郭森也讨厌此人），华而不实，专门拍马屁。吴老同王明关系，“八一宣言”先由吴老起草，六中全会王提吴、林二老补中委（毛下不为例）。成全揭柯庆施（都被捕，他为何未捕？）吴老很不以为然。法政大学并入人大时，将成降职使用。少奇经太行时，谈发动群众与建根据地，不能搞单纯军事活动，新四军地区可能比太行还好（左权正牺牲），以此批评彭。后来薄、安在华北局批彭，解决不了才在延安继续（当年主要责任杨尚昆也有份）。百团大战问题还有个抗战局面对日作战问题。

没有美国存在，抗战难以胜利。

1992 年 5 月 3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今天又耽误一天。

上午延滨同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徐庆来来，因三峡可能要经过他们集资卖股票或债券。看过我的“上书”后，要来进一步听我的意见。我又一次向人传播我的三峡及防洪方针等观点。但他们还是应当对此事采积极态度，可以组织专家咨询组，听取正反意见，然后作出判断。

秦川的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宴请陈嘉庚侄陈共存，为陈嘉庚电视剧事同广播部商谈，有项南与我作陪。十二点到首都宾馆。新加坡画家林祥雄亦在。此人见过，允送画。（山西台拍）他的电视纪录片“民族之子”）国际公司总编谢善骁说，《实录》可在海外出。

薛京来，《炎黄春秋》组织的纪念文艺座谈会 50 年会，在密云水库度假村开，请了一批老同志伍修权、杨城[成]武等，肖克不能去。只好给萧乾电话，不能参加他的六十年创作会。晚上方实又来电话，定要我讲话。

下午同秦川一起到文津街，游 800 米。

谭壮来，留晚餐，他的夫人于 3.18 去世，帕金森氏病，75 岁。要去我的《上书》看。

1992 年 5 月 4 日（星期一）雨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参加三组会，6 个人，随后光远来到。

武衡先谈科学家会，向江泽民直接提出科学家待遇太低问题：美国 1/100，日本 1/50，等于日本 2/50 就好了。江晚上电话甘子玉，甘说几千万可以办到。估计仍难办到。谈到住房问题，北京这么多宾馆，空闲很多，且谈到原友谊宾馆即是为苏联专家盖的。我说分一栋给科学家，可解决大问题，还谈到签名。赵健民反对，光远认为无可行性，遂作罢。

我谈到高狄反攻，让评论部主任说秦川、李锐、龚育之等反高狄，我甚气愤。高散布：总书记支持。引起误会，觉我太激动似的。贺彪又作解释：陈丕显上次小组会来，谈 90 分钟，一般化，但提到三峡，我是为他写的，他赞成修，贺则仍表示不赞成。

光远证实是在北师大讲的。谈到何新其人，从古巴回来，4.21 在宾馆对黑龙江人说：邓南巡讲话是神经病。大家气愤，应查清（陈丕显说，当年韩宁夫反对包产到户）。

晚上张九华来，已全部打改好，只等最后再校一次。

冯刚来，琬姐送 20 个盐鸭蛋。

方实电话，催我讲话。

下午游 800 米。

1992 年 5 月 5 日（星期二）雨

三点半醒来，即失眠。五点起床，找资料带走。活动半小时。《炎黄春秋》等开文艺讲话 50 年会。

八点半动身，薛京同行。下雨，路好，但车挤。十点五十分到密云水库。云湖休假村，原冶金部合资建，颇讲究。住 107 套间。忘记裤带，临时用了玉珍的。服务员马上给钻了个眼。

午餐丰盛，红鳟鱼引进日本，生鱼片吃法，鱼、虾数种。段苏权同桌，大谈他主张不同意见应尽量开放（秦川对其无好感）。段当年在平北打游击，靠近无人区了。

午间稍休息。用发言人单子，准备了一点发言材料。三点开会，李纳夫妇（甚胖，大头像毛）与张玉凤、权延赤等坐在对面。伍修权第一个发言，唸稿子，分析了一下“毛泽东热”现象。我第二个讲，不到 15 分钟，开始讲改版座谈会，报纸才以自己为主。整风解决思想观点与立场问题。毛功绩尤其反左（有斯大林）不易。56 年正式讲双百方针，内矛、十大关系，形势大好，马上逆转：建什么样社义与如何建未解决，搞阶级斗争到底，现在吃改革开放饭。唸了一段“主要防‘左’”讲话。冯征第三个讲，也接了反“左”话头。冯征上午即同我谈到，他不赞成搞成一个庸俗的会。没让权延赤大会发言。最近人民出版社纪念会，邓左王到，大大夸奖权的发言，并表示“现在不辩驳”姿态。

散会后，有人大、党校搞党史的找我谈，对我的发言感兴趣，还望参加他们小组。北京电视台女记者也找，让薛京对付。任问我近来研究什么。

晚餐，有县委书记、宾馆经理同桌。今天一共总喝了四五瓶本地产“山楂果茶”。七点冒雨回家，路上只用了 1 点 40 分钟。

1992 年 5 月 6 日（星期三）雨

睡得甚好。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今天仍下雨。

周洁冰介绍武大经济系讲师邱力生来，写了一部《逸漏经济学》书稿，辽宁已排清样，是他独创研究经济工作中的各种失误、失控，种种人为造成损失的理论与实际总结（我国年约损失 2300 亿元）。要我写序。谈吐扎实，原学历史，人民大学毕业后到武大读研究生，改搞经济，忧国之士。父亲是老干部，也不得意（58 年受打击）。今年卅八岁，在庐山当过纪念修理工。这种偶然外差，割不断也。

精神不能集中，改《龙集》，俞润泉订正件已寄来。

下午到医院打针。游 700 米。

为谭业伟词集写序言帽子，本人代拟了。

1992 年 5 月 7 日（星期四）阴

又是三点半醒来。五点起床。白天尚不觉睏。活动半小时。

早晨将《逸漏经济学》“绪论”看完。此书甚有价值。上午邱力生再来，序言草稿不到一千字。想写成介绍内容外，推动大家关注，如退下来的老干部搞经济的，可反思过去失误。邱读了昨天送的《实录》，过去不知此书。

续改正《龙集》。

下午正拟外出，悌忠来。他痔疮，行动不便五一未来。小妹买的全波段短波机及文具带来。收音机极好。送玉珍衣服。生日照片已洗出贴成簿子。

上午邱力生来，谈到武大“左”的遗风，学生拥护刘道玉。但在领导层中结怨不少。武大排在十名之后了。

小妹还将［送］索尔兹伯里的新著《新皇帝—毛邓时代的中国》（原拟名《新长征》，出版商改，为吸引美国读者）。

1992 年 5 月 8 日（星期五）晴

又是三点醒来，又迷胡［糊］一阵，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整天伏案，将《晚年错思》全部订正一过，可以脱手了。

上午倪为国来，头发太长，令人某种不敢信任。他极力说三联好，人民社则搞三审办公室，政治组

“左”，三本书由他们负责令人怀疑，他坚决要求承包。

下午同秦川一起去文津街。游 600 米。热池泡了五分钟。

1992 年 5 月 9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给平江县委写信，同意任县志主编，但要聘李荣光为副主编。

给荣光信，告知此事。俞润泉信，谢谢他对《龙集》的改正。

上午李新来，谈到十一点半，讲些往事。他对邓的看法：果断，不喜开长会，办事利落，直接指挥战争。在太行时，刘伯承长伏案翻译苏联军事条令等书，刘似太自负。他一走，华北总部受突击，到华中扭转局势。59 年两照片并列，是彭真搞的[11]。八大取消“毛思”（毛久已提出，恐是反话）。修行宫，李井泉、王任重动手早，小舟还要先请示，自然摇手（行动最慢）。三反时，乔木到人大训斥胡杨奎——胡闹（胡老），成仿吾不懂政治，逼走了。李新看不惯那种嚣张气。留下他的《承军二年》（“百里之长”）回忆录，要我看看。

下午游 800 米。悌忠、九华、薛京来。定稿本，删去三句话（悌忠意见）：宁肯我负天下人，自加“毛万岁”，人人过关。

《上海文史》王光年来访。谈旧上海，世界第五大城市，在中国和远东的地位、作用，可是四十多年来，这种地位和作用都衰落了。原因何在？“文史”应当这样来回顾。

悌忠晚上九点多才离去。他将定稿看了一遍，提出将“宁肯我负天下人”,“自写万岁”,“人人过关”三处删去。又将《毛邓》一书目录翻读一过。引我的话与书不少。

1992 年 5 月 10 日（星期日）阴

三点小解，久久难入睡，迷糊到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多日来如此，白天精神未受影响。取代“宁肯我负天下人”二句为：“似乎只能从他自己所说的虎气、猴气中得到解释：‘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千钧棒之下误伤难免，可是玉宇却混乱不堪了。”

清理南屋，以代劳动。

下午玉珍拉我到玉渊潭散步一小时。已收门票，无甚来往行人了。星期日人也不多，是个好地方，太不利用了。

晚上毛应民来，《年谱》仍无出路。

韩钢送来《历史的潮流》，先外地发行，只带来一本。有薄题词“改革开放，强国富民”，其实不必此护身符了。马上想起谢文清电话，问是否有此书：薄题字，内有李锐、胡绩伟文章？我答得肯定：并无此书。他是听台广播，香港《南华早报》报导了。胡绩伟文将主要事实包括皇甫平事都揭出了。施模宁文也属厉害的。定稿交韩一阅，最好先在《理论动态》等刊出。

1992 年 5 月 11 日（星期一）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昨夜十二点左右，电话连响三次，拿起听筒却又无声。有人捣乱？

上午薛京来，要他抓紧“大跃进”资料。他没有揽外务。

---

[11] 指 1959 年 4 月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一职，改由刘少奇担任，《人民日报》上出现毛刘二人并列的标准像。李新说此事是彭真搞的。此时彭真任北京市委书记，中共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及全国政协副主席。——李南央注

宗凤鸣来，谈当前形势。田在党校如此报告，自是松动跡象。一报一部已进驻人员。看来十四大前要接触实质问题：人事处理。赵说：没想到他最后形成与邓对立。《当代》4 月（13 期）反映 89 时，先念向徐帅：赵下，否则一锅端。以及全问能否顶得住？邓答赵难说，江可放心。我的《晚年》赵看了，认为农业社义思想说得对。陈一咨书看了。要他多少作个检讨表态事，仍不同意。分析人事，我认为田可接李，（赵亦如此认为），乔任付［副］总，赵如能出，可任顾问小组付［副］职（杨正）。

1992 年 5 月 12 日（星期二）阴 小雨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悌忠来，郭莹与柯立夫（塔斯社驻京记者，历史学副博士，在人大一年，论文为“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政策”，37 岁），谈到十二点。悌忠准备了小录音机，漫谈党史，苏俄形势与过去问题。谈了即忘。柯认为俄仍应有一个中心，党应存在。赫鲁晓夫未全公布过去史料，因他亦参加。现在列宁（杀人等）公布 3000 多件，遭否认。用中国人材料、立场研究中国（《环球》上刊他的文章多篇，内有江青文——“我是毛的一条狗”，要咬谁就咬谁）。我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地看问题，列、斯不能全否掉，否则历史没了。中国党情况不同于苏，人民也不同，苏各种条件优于中国，只要政策对头，可以很快发展起来。

下午医院打针。游 800 米。

续两书合并，《杨昌济》完。《南方周末》退回“南宁会议讨论三峡”稿（百年一遇事）。看来主要是不能容纳长稿。

在医院遇见绩伟，都很愉快也。

玉珍爱提旧事，又是徐炜如何，听不下去，引起不快。[12]她出去串门，没看电视。

1992 年 5 月 13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睡得尚好，六点前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办公室（薛京一早来，交代该办事）。

陆源［沅］从王继宽消息：要乔石也退，上人大（从上海得知）。江在朱的代表团发言批 800 字，变成了大事。

两书合并，进展顺利，很快可以结束。

下午游 700 米，前 600 不到 24 分钟。

1992 年 5 月 14 日（星期四）中雨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整天小雨到中雨。

今天进度尚好。准备全部拼完后，最后再润色有关部分（利用《湖湘文化》）。

下午同秦川一起去文津街，游 1000 米，只用了 38 分钟。尚不觉累。

李慎之电话，从云南回来。形势估计同我相似：谨慎乐观。邓做事是果断要见效的。想起判四人帮枪毙事。传七大军区取消只留省军区，免留后患。将来地方必日渐养肥，向钱看，独立性增长。

元化来信。香港原拟接收的《早年与晚年》不要了。大概仍受阻碍也。

[12] 徐炜是李锐前妻范元甄的朋友。此事可参看李锐 1985 年 8 月 7 日、8 月 8 日、8 月 14 日等日日记。——李南央注

1992 年 5 月 15 日（星期五）雨转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今天卡壳，建党部分缺 2 页，朱正似未看出或丢失了？遍找不得，只得照 2 版原书复印一份，大大影响进度。

台湾校友，经济部长、国策顾问赵振东来北京谈经贸，据说此人极力主三通。40 级机械系的。收到石家庄民盟欧阳一来信，告知此事。同陈尚文电话，他认识此人，后又与彭德源电话，始知孙越琦[崎]（上级）今夜请吃饭。后又得王著谦电话，定于 20 晚在北海宴请。

下午到医院打针。观张艺谋《大红灯笼高高挂》，写大封建地主如何作践妻妾之事，睡觉程式化，当然可以让西方大开东方眼界。据云得奥斯卡提名，国内难以映放也。

夜任小彬夫妇来，告知《历史潮流》受中宣部、市委阻挠事，被人大、薄办顶住。给任印本。

悌忠送来《晚年错思》印本 60 份，可惜字太小了。晚上看到十点半。

1992 年 5 月 16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印本上午十点看完，觉头胀。陈四益来，他从四川、湖南回。四川杨汝岱还是农村作风搞改革，广东有政策即尽可能铺开，而四川则反之，尽可能收住。湖南熊清泉，比毛致用还冒得用，对 65<岁>退不满（人大可 70）。开人大会没精打采。老婆倒彩电，儿子从商，到深圳去了。陈邦柱只一张嘴巴。“麻雀东南飞”，湖南人下广的已达 300 万！社会秩序仍乱，中巴士四个人轮奸一女，舆论哗然才动镇压手段。湘潭有四十家个体户都赚 200 万以上，全部抓起来再说，一年多无罪释放，当然也摧垮了。还有个原来岳阳的通讯员（送稿子审查的），当上省委宣传部长（董志文当年看四益文章：“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这四句不当，说是岳阳楼记上的，“古人的语言”不用为好），竟调当港澳工委宣传部长（难怪元化信，弄不清为何三联又不要我与黎澍的文章了）。

下午游 800 米。给印本与秦川、李普、四益。

1992 年 5 月 17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思想方向“一节又卡壳，找缺页，如何卸［衔］接一时未决。“勤工俭学”一段亦如此。“陈独秀及北大影响”似又过长，将蔡、胡与邵飘萍等都合在一起了。

下午到秦川处，王若水夫妇在，印本请最后一阅。《历史潮流》使人兴奋，为何不用真名？高狄有更醜恶事。将吉林公家住所卖掉，得 50 万元，给离婚女人一部分。一个骗子编《马克思主义大辞典》，由高任主编，得 5 万元，一住宅与杨女合居，并将《人民论坛》与之（江李都题字也）。此人真是流氓也。

晚上邵燕祥、韩钢来。印本请修正。原来由北大校长吴树青告到何东昌，何命人大查封此书。出版社编辑顶主［住］，薄办亦支持。准备上法庭。

上午沈昌文来，一台湾报人要写三峡书，硬要一谈，只好答应吃饭。沈对印本亦有兴趣，托带戴一本。

1992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薛京早晨来，交他几份复印材料。

“三峡访谈”《自然辩证法》组织的，不能拖了。改起来很费劲。

印本送刘明夫，他很想找我谈苏联，又怕打扰。并送金老夫妇与老温。下午金老夫妇来坐谈甚久。师哲写延安撤退时，康生杀那几个白俄事，还有何　杰（原文此处空一字——李南央注）（现在当九十了）。不过想为自己开脱。

同玉珍取茶叶（汤洪熙寄）。散步 20 分钟。

1992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伏案，“三峡访谈”改以反映人大会期间各代表团讨论情况为主，利用《简报》，上午得 2500 字。

中午应沈昌文约赴天伦王府饭店，同台湾一报人杨渡（台土生），谈三峡问题。粤菜与越南菜，五六道，加汤，竟 400 多元。花了我二小时。

医院打针。游 600 米加五分钟热池活动。

沈昌文赠赵耀东著作《我们不能再等待》为经济部长任内文章结集。此人性格刚强耿直，敢想敢说敢做，有担当、抱负，干劲与使命感，性强，自信力强，称“铁头”。倒真有点像鄙人了。40 届机械系，同陈尚文、叶自伟一班。在台湾是经营中国钢厂成功。现任经委主任，总统府国策顾问。

晚上赵石突来，要谈形势。苏联已叛变社义，宣布私有化。我说私有化谈何容易，不了解情况，不忙下结论。对老左王与宋平关系似亦不甚了然。人爽直如故。开除 28 年（反过高岗却又被打成高分子，死不承认而获罪），细节过去不清楚。还说我曾拿走他一个铜佛，简直想不起来了。原来他也是为明天通州之会而来。

1992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早餐前后苦于便结，三次肛门塞肥皂条，都未解决问题，弄得心神不安。

薛京来，八点三刻起程，赴通县正艺苑开幕之请。一小时始达。客人满厅（展厅），赵石、熊向晖等早到。大门开幕式，晒太阳半小时，也是考验，无哮喘之感。午餐与段君毅、刘澜涛同桌，让他们主动与我招呼。段称我为“半个龙王”，实属误会。饭后即归，有仿古礼品。

下午李慎之来，匆匆一谈。汪道涵谈形势：邓在观江如何动作也。左王控制甚紧。社科院胡绳谈防“左”，郁文则说莫忘自由化与 6.4 影响以对抗。传《历史潮流》，薄甚紧张（与我所得相反），因胡绩伟文本身似暗示 6.4 如何估计。此事邓决不会触及也。江对此谓“冷处理”。

六点到和平门全聚德，武大校友会欢迎赵耀东全鸭席。此人如传乃“铁头”，言语甚爽快，说非政治肩［掮］客，不互递消息，只以中国人（非台、非大陆 33 年+43 年）身份谈希望。台独势力之可忧，民进与国民党年青一代中有此倾向者多，难控制，郝伯［柏］村无接班人，时机逼迫，不能久拖。谈台中钢之先进。平均工资近 2000 美元，超过欧洲。逼澳大利亚矿砂原料大大低于宝钢，因可用 20—10 万吨级船靠岸也，宝钢还得中转。蒋经国比父亲高明得多，抗战胜利时，赵的父亲与潘公展等十人上书，要蒋介石只当党的领袖不当总统，以保持“民族英雄”地位。蒋不听。又问为何毛从如此高明之君，千古不见，晚年如此胡来。难道无人敢谏，周恩来如何不进言（他曾五次顶蒋经国，说 No）。我答以问题在失去一切制约，你赵先生如在大陆，也说不出 No 也。

1992 年 5 月 21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整日伏案，为《三峡对话》，充分利用《简报》。反对意见多地方性的，专家观点亦多。山东侯国本的应全文摘录。讲的定更为深刻。

黄万里寄来新的意见（不赞成高坝）也应利用。

玉珍颈椎痛甚，近日胃亦不好，作了胃镜，仍有<溃>疡。

下午游 800 米。

看完电视新闻后，同玉珍河边散步。

1992 年 5 月 22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伏案，进展较顺利。传《人民日报》内部放出：薄上当受骗。四个人文章有鄙人在内，一笑。

人民大学高放为此事两次电话，表示支持之意，鼓励应有所表示，对那些“左爷们”。

下午上医院打针。游 600 米。然后去找冯大鼎（从安徽来，康复学习，中医学会办的），花了半个多小时，才找到那个“公交旅舍”，地下室甚凉快。简单谈了下磨子潭情况。送茶叶一袋，欣然收下。他的夫人小宋烘烤过的。

晚上仍同玉珍散步。

谭壮下午来，给他一份《晚年》。他也自觉于文科太不沾边。孙女要进文学系。给一本《丁玲纪念集》，他才知道我自幼爱“左”翼文艺。留他晚餐。何时想吃好饭菜就来。他夫人去世后，就与孙女为伴，生活简化得很了。

1992 年 5 月 23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整日伏案，《三峡答词》弄完，共 20 页，1.2 万字。一头一尾用了武文生的原访问稿。借人代会《简报》和论证报告原件，加以组装也。

晚饭后，武来取去，《东方》要用。

谢文清电话告知，《历史潮流》书最新消息。薄一波说了三条：大方向对；拥邓讲话和总路线；个别文章有毛病，再版改正即是。秦川亦予证实。“左”爷们如此暴露甚好，结果真是搬石头打自己脚也。

昨天一大早廷栋来，为王健英那本书审稿事（我们不管，认[任]其出版），陆沅签了意见盖公章，王未同意而争吵。显然陆过份了，情绪发洩（知识分子自负，怀才不遇，级别问题）。下午陆来电话：说夫妇俩看完《晚年》稿，“最高水平”也。顺带淡化此事。

游 800 米，呼吸较顺。

晚上武文生来，取走《三峡对话》。

让小雷送《晚年》与李新并廖盖隆。

1992 年 5 月 24 日（星期日）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找出 58 年查勘三峡时那些发言（长办印成一本）通阅一遍。成都会议三峡决议须写一段也。

晚上又看了薛京的“逸漏”序言稿，他是用了功的，但较啰嗦，马克思那个根本观点：“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似不谈为好。不扯到那个大理论上去。

下午双碧来，要去《历史潮流》，让她细看《晚年》。她说：对此人真是反感得很。儿子在中央电视台当记者，工作颇好。跑老少边穷，不跑热闹地方。

让小雷为冯大鼎父子服务一天，遊长城、八达岭。留晚餐，玉珍忙碌了一天。

苗苗来，调动事也不存希望了，安心在航校。晚餐见他大喝啤酒，狼吞之态，颇反感，母亲造的孽。

看完李新写的《追思逻辑学家王名方》（他送来《炎黄春秋》），久久黯然：悲剧知多少。

1992 年 5 月 25 日（星期一）晴

床上睡不着，想起一生，其实也是国家、民族与党：两极总是伴随，曾形影不离：欢乐与痛苦，胜利与失败，成功与错误，辉煌与暗淡，实事求是与胡思乱来，解放与桎梏（紧箍），乐观与悲观，安慰与失落，光荣伟大正确与羞愧誇大错误，理性与盲目，理智深沉与感情冲动，登峰造极与下坡坠谷。一个讲中庸的民族如此爱走极端，确实应当常常反思。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开始写那篇《逸漏经济学》序，只得几百字，时被打断。

沈容电话，《晚年》她看完，觉守住《决议》太紧，能否再放开一点。真是没料到。老温来，两口子都认真看了，觉无懈可击，也较全面，特让玉珍一听，以释怀。抓辫子问题在要抓时，怎样写也不行。邵燕祥来信，详细字句勘误表三页，望尽快问世。这大概是人同此心。

上午薛京来，写介绍信，推荐他的一部书稿。

牙痛，影响头部眼角，已发现二天了。

晚上韩钢来：党校共要去 2000 本，一抢而光：人心大快。王忍之为此质问人大，谓此书是坏书，要查清编辑印刷出笼经过，批坏文章。出版社人已停止工作，写检查。袁红冰挺身而出，向国家教委、新闻总书［署］书面抗议，控告人大常委违法（5.18），邓力群召集高狄、有林、段若非商议，批此“坏书”。报社编委四人请假，二人反对，《求是》十个编委无人发言，有林唱独角戏。高狄给《光明日报》电话，回段［顾］前一段确“左”，文章说得对。党校几人手一册，是田纪云报告后又一高潮。北大老教授支持。秦川来，一起谈到十点。小平最近去首钢讲话：6%即停滞。南巡后三种态度：妈妈［马马］虎虎应付；沉默（不表态）；少数人支持。领导层包括我都不懂经济。朱榕［镕］基还可以。江泽民难以哉。首钢曾批了办子公司，现在如何。鞍钢不怪本身，没给政策。这就有戏看了。

1992 年 5 月 26 日（星期二）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写《序言》，颇费周折，主要利用作者资料，薛京写的扯得太宽。得 2000 字。

秦川告后又从光远电话证之，邓大人去首钢谈对南巡讲话三种态度事，外界已知，首钢已向全厂传达（支持周冠五不下）。同慎之电话，颇觉我们估计不错，会行动到底的。为《历史潮流》吴{刘}二人去见大人事则不确。最新消息为中央要了 20 本，开会时，李瑞环说：中央从<未>规定不让胡绩伟写文章，过去毛讲过《真理报》无真理，《人民日报》有错为何不能批评？

双碧来，要走《历史的潮流》。

下午到医院治牙，原来不该多吃草莓。点脱敏药。前一患者为钱小姐（钱正英——李南央注），出版［来］时见是我，竟惊笑大声，扭扭而去。

游 600 米+热汤五分钟。

快件寄朱正四本，该早寄的。

悌忠来，交录像带与录音带（与塔斯社记者谈话）。

1992 年 5 月 27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牙痛加剧，忘记要药，只得用脱敏牙膏常洗刷。

《逸漏经济学》序言脱稿，尾巴取了薛京稿，共 3000 字。

去年初冬，湖南来一男一女，长沙建齐白石纪念馆索字画，女的是个骗子，湘潭公安局三人来调查，我根本忘记此事。一年青者带［戴］墨镜，甚不礼貌。照片+送的字画明明有日期，反问我时间，大发了通脾气，将之训斥一顿（后又转环［缓］）。

下午文献室吴晓梅、张素华二女编辑来谈毛（她们要编一本 100 学者谈毛），薛京亦来，他认识的。讲约一个半小时。胜利与失败全在“阶级斗争“四字。与早年哲学观点动、斗（世界观与人生观），晚年一分为二，“八亿人不斗行吗”相连。胜利之不易还在党内同王明路线斗争。将《晚年左思》让她们仔［细］阅。她们是毛组的，编《文稿》，还可要资料也。

看完新闻后，同玉珍到河边散步。

上午魏久明来，让为他在党史室职称解决求援。谈沙健荪［孙］其人，满脑子阶级斗争为纲，靠李锡铭、何东昌与乔邓，南巡讲话与田纪云讲话均不让传达（中直通知传达）。

1992 年 5 月 28 日（星期四）晴 35—36° 室外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清理书桌，眼面前东西置于何处，总是忘记。又将田纪云报告从头至尾看了一遍，讲得不错。韩钢电话曾说宋任穷顾委 32 人联名上书，批这本书等。如有此影子，真是两个中央或大人+2 央了。下午秦川一起去游泳。回来看 5.15 政治局深化改革文件，一盘大杂烩，无甚内部逻辑，股份制算肯定了。

今天奇热，着夏衣。游乐 1000 米。买 20 元冷饮罐头。

1992 年 5 月 29 日（星期五）晴、甚热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开辟北屋办公。

上午到办公室，薛京不在，听说廷栋生病（周美丽说，同陆沅、小曾争吵而致）。陆沅来谈，给我赵光生信并《晚年》稿本，赵有两点较好意见。赵原来认识陈忠介夫妇[13]和秦［钦］本利、傅任敢。

下午同玉珍到医院治牙，打针、取药。游 700 米。

晚上彭润琪、龙育群（李荣光女婿）来，谈湖南无希望，说熊清泉在人大作检查，改革开放没搞好，主要责任在省委。赵培义电话，谈冰封推迟离休事。

1992 年 5 月 30 日（星期六）晴、热甚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为龙育群及另一湖南人作字两幅，又写大字“胡荣学校”，弄到十点多，竟很是疲劳。

下午游 600 米，遇见老汤（钦训），说去年住了二个月医院，心脏不好。何学庄也有病。

游泳池对面遇见钱小姐向我笑容招呼，我亦笑报。

晚上同吕枫电话，催问出国批准等事。

[13] 陈忠介夫妇：即李锐前妻范元甄的妹妹范元坤夫妇。——李南央注

1992 年 5 月 31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如何不再扭秧歌》2000 字脱稿。

天气闷热，用电扇，晚上几乎什么也不盖了。还未有哮喘预告。

彭润琪取走字条，加写了一幅送邹乃山。给冰封短简，四份《晚年》他已收到。

为李新侄女事，给朱尔明夫人通了电话。

1992 年 6 月 1 日（星期一）晴 热甚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扭秧歌》又看一遍，对“左”爷们加重了几句：你们不是想反扑吗？晚上武文生来取走。

整日在北屋活动。

上午薛京来，他的外务也多，没有指出，能现在这样就不错了。下午带孩子出去玩，特来请假。

李慎之来，谈对《晚年》意见，必须要注解，尤其重要处（这是由于电脑难打之故）。关于文化传统影响，特写了三页与我。又留下他 1975、76 年诗词若干首。这是一个不爱动笔的才子。

邵燕祥电话，请他交于浩成、张显扬一阅。

小徐带秋林来，孩子活泼多了。

觉得很疲倦，电视也不想看。十点回房休息。

1992 年 6 月 2 日（星期二）雨、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早饭后到秦川处，门口遇吴明瑜。邓大人在首钢讲话，甚严励［厉］，不满（讲话没人听）。周冠五勒令退下，有申诉。尚昆批：改革者心相痛。人民日报纪检组对胡绩伟施行威胁：尚在察看期。真是猖狂得很。

志民电话，已同孟、张付［副］部长谈过：常委名义留下就怕书记异议；外省当宣部长；回京到一总局。我意留下搞开发，学一实本事。洋浦即好，不必恋机关也。组织部顶好能选些好人也。

黄乃送来为多年盲文改革写的五首诗。晚上电话中解释“术语”。我弄不清楚。将七五自寿两首唸给他听，大笑不止。

下午打针。游 800 米。

今天伏案搞两书合并的尾部。丢页找不到。

1992 年 6 月 3 日（星期三）晴 早晨有喘意 下午游泳前喷一次

昨夜右肩痛，上床贴一种厉害膏药后，一个多小时才入睡。晨起，玉珍又换另一种。坐着活动半小时。喘意渐平。

《早年》两书合并可望结束了。只差“思想方向”一节。小雷取来邮件。《早年读书》30 本，印得尚可，封面尚大方。自种自收的果实，有如磨子潭吃苦瓜时味道。将“后记”有关几句唸给玉珍听，共享我的愉快。

上午李志民来，问题已接近解决：吕枫同意他留海南。上策为职位不动，也可不予处分（中纪委有人有此意见）。问题是要做好书记的工作。刘泽彭已决定调出，自选去侨办。不愿下去。此祸害除去，是党之一福，此事将来要公之天下。

下午游 700 米。泳前喷了一下。

晚上冯大鼎来，真能蘑菇，还带了照相机，强迫照相。为玉珍查颈椎，按摩，要药，送药。只能应付。一直到九点半才走。

1992 年 6 月 4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用了一下预防喷雾。

“思想方向”弄完。最后一补，《湖湘文化》上可摘引之处。

下午二点韩钢来，他们四个人看了（裴棣、郑谦、吴承恩）都同意，有些小意见。郑谦过份拘谨，平衡与不平衡，农业社会主义，怕触犯“上台阶”与“清污”时批过。

游 800 米。

潘军电话，塞奇星期一上午来谈。

玉珍为我理发。

1992 年 6 月 5 日（星期五）夜雨 中雨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今天整日下雨天气大凉。

上午想将诗选弄好送张报，但陕西省委组织部支部长来了。谈陕北建党时间，拟折办法：24 年到 26 年 1 月有党团活动并建立支部（具体材料在注解中解决）。我表示同意：必须照顾活着的老同志郭洪涛等人意见。然后就漫谈起来，他记得 84 年我到西安时，找他六个年青人谈话，最后说：不要将锐气磨掉（我完全忘记了）。又谈到北京沉默。邓左王在西安讲话，他们也注意到。他有一朋友在人民日报，知道高狄事。送《历史潮流》，并言其事。秦川上来，告乔石在党校作了报告，比田纪云进一步：再搞“左”，要亡党亡国。搞反和变学习班，他不知此事。邓大人为何南下讲，北京无人听他的话。说今天下午宋平讲，能否作点自我批评姿态？

下午与秦川一起去游泳。800 米。

1992 年 6 月 6 日（星期六）晴

晨五点起床，甚冷，穿毛内睡衣活动半小时。

上午未能将剩下要补正之处弄完。张报老人（《野草诗社》负责人）曾来电话要我的诗选与近日诗作。忙了一上午，前者集 17 首，后者 14 首，并将《龙集》与沈鹏书诗选两本，于下午三点送到西廊下他家中。

游 800 米。近日右肩疼痛甚，贴膏药，搽麝香油，都不顶事。

下午冯大鼎又来，玉珍愿意招待。

悌忠来，赠《读书生活》。晚上将短波机多台频道又找好写明，留下单子。老了，一切都懒得动手。

香港一女记者电话，谈书事，拒之。

魏久明电话：到玉泉山遇薄办秘书，薄给江电话，江说：此书不禁不批。

1992 年 6 月 7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仍穿睡衣活动半小时。

整日伏案，原准备二书合并扫尾工程今日弄完，因“杨昌济”被删部分又想插入，难以定夺，还得拖到明天。

李慎之中午来，告一意外消息。江找万谈，请转告邓大人，支持“江李体制”不变。呜呼，品位如此低下：只顾小局不顾大局也。大人之去首钢，{启［岂］}{不}明也。很可能一不做二不休。议论到乔石接班，那就真要解决执政党问题，国事要事俱在前台，一流人物也在前台。否则两张皮永远扯不清。留下乔木文章《中国为什么犯 20 年的“左”倾错误》。他们能写，我们就不能写吗？不许百姓点灯？

晚上韩钢来，他将注解注好。意见（包括郑谦、裴棣）都述于一本。谈乔木要档案馆给整风时周恩来的检讨，碰了大顶［钉］子（尚昆批：按中央规定），郁郁不乐。

1992 年 6 月 8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着长睡衣活动半小时。

伏案不成，整日如走马灯。

上午荷兰塞奇，翻译潘军来。悌忠亦来，谈到十一点。科罗拉多之约，他们都是一伙的。提出的带一翻译已经同意（最后才明白，推荐潘军，当然无异议）。并说明年加州大学请我参加三峡讨论会。如能同科罗拉多先后，愿意去的。BBC 明年关于毛百岁诞辰有个四小时的节目，要同我作次采访。只要合乎手续，是可以谈的。最后商量欧洲之行，荷英法，塞克［奇］当同有关部门协商，条件还是带翻译。马恩 80%手稿保存在荷兰，还有考茨基的手稿。苏绍智等都想回来。送书两本，《历史潮流》传得厉害。悌忠之事，顺利妥办。估计问题不大。苏欧 1200 万难民涌向西欧时间，人家如何受得了。

下午到李新家。晚年他看得过细，提了几点很好的意见，惜时间不多，未能长谈。这是一个可以长谈的人。李晓新事要向成都院写一信。

彬彬来，胖姑娘原夫徐寿宜来京，安葬骨灰已办妥。

1992 年 6 月 9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着睡衣活动半小时。整天如车轮战。

上午薛京领许医农来，随后戴晴来。戴过香港时被阻，不得入境。后由徐四民同李鹏通电话，始得入境。香港报纸大热闹一天，有人将诸报反映剪贴一本赠之。在哈佛已半年，首谈吾尔开希之流，如小流氓、花花公子，将中国人脸丢尽。万、苏乃至刘宾雁靠施捨［舍］并台湾支［资］助过日子，而且闹财务纠纷。只有戈扬干净，靠老年救济过日。苏绍智想回来（秦川问过郁文，无问题），而戴则说，他们留恋美国生活。戴过去［于］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她曾领了个世界记者奖。找我谈三峡事，拟组织海外华人团体等，集中一周搞轰动效应。劝阻之，还是真正受国内看重的科学家、企业家，如李政道、杨振宁等，才能起作用。关于几十年来河流大坝变化生态等，这些资料有用。加州大学开三峡会要请我。她荐李伯宁，我说应换潘家铮。她还要研究移民问题，介绍了一些人。留午餐。中午未得休息。下午到医院打针，针灸、拔火罐。

金老上午来谈，极力支持此长文尽快发表，加马寅初名字。说开国初马要德国电冰箱，总理批准。

晚上文献室组二女来，谈《晚年》意见，到九点半。

下午五点伯村三个女儿来谈伯村后事：如在悼词中有平反意(大连其他被牵连者早平反了)。随后马洪来，谈到八点半，始吃晚饭。

1992 年 6 月 10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穿睡袍活动半小时。

伏案对付《新民学会》（两篇合并）。

薛京一早来。让他将《晚年》各家（主要是李新、李慎之、韩钢三家）大小意见录于一本，整整工作了一天。在家中餐、晚餐。晚上吃韭菜饼。

下午游 600 米，然后去美术出版社，找了半个小时始到北总布胡同，邵宇全家已去深圳，设有小灵堂。行礼签名。大概半个多月前，邵来电话，已为我画好一张画，要去深圳，回来再取。不料突发心脏病，六月四日去世。真有旦夕祸福。

晚上蒋（鲍彤夫人蒋宗曹——李南央注）来，移市中级法院审理，可能不让家属出庭。

九点半到秦川处，告知戴晴之抬高自己贬低他人等情。给我许家屯长文等一堆材料，并《中国危机的出路》，美汉学明星黎安友（犹太人，哈佛费正清学生）。北京公安局在查《历史潮流》。如此几个政府，真是可笑。

1992 年 6 月 11 日（星期四）晴

右肩胛疼痛（已经一周），影响睡眠。贴膏药等都不见效。前天针灸、拔火罐亦无作用。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整日伏案，将《新民学会》、《读社会这本大书》合并完，真只剩个尾巴了。薛京说，上海出版社人已动身来京。

下午二点同玉珍到医院，先体检。今年留痰、尿等次数增加。到理疗科理疗，超声波、烤电。

陆沅电话，李力安带 20 人来组织部考察干部，可彻底揭发刘泽彭、蒋振云及这几年的问题。如此庄严部门，如此乌七八糟，藏污纳<垢>。

晚上陆茂竹来，王庭济将我的四篇回忆南宁会议稿，大加删削，就怕得罪林一山、水利部，就怕沾三峡的病［边］。向陆大大发了一顿火，斥这些软骨人白活一辈子。让陆拿回去，只能删重复部分，否则与《史料》脱勾［钩］。

1992 年 6 月 12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八点廿同玉珍到中日友好医院小厅，向沈玉珂遗体告别。遇见熟人甚多。谢文清说江也到党校去讲了话。莊静仍活跃如故，二汽厂长是她的女婿（她跟李昌生的大女儿）。

两书合并尾巴不多了。没看电视，工作到十一点半。

下午到医院理疗。游 400 米。肩胛疼。

陆沅电话，已与来部的工作组长谈，明天还谈。意外说得她的一个熟人告诫她：Li Rui 其人，有严重事你并不知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问及或谈及此人，中间立场为上。此事颇突然，世上人事甚难料也。

久［九］死一生之人，活到 75 不易，只能“骨头如故作铜声”也。

1992 年 6 月 13 日（星期六）晴

昨夜睡得很不安稳，起服眠药。同肩胛疼也有关，大概一点后始入睡。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紧张工作，两书合并算全部完成，目录也拟好。前前后后总计耽误个把月时光。朱正还是起了好作用。又松肩之感。

午睡几乎只是闭目养神而已。二点半薛京同上海人民出版社政法部赵人俊来，他只来签订《早年晚年》一部书稿，似乎根本不解我意图，也并不熟悉我的著作，就对书名大加议论，及至我问他《晚年》理解，回答竟是，如论思想，应包括政治、军事、哲学、经济等等。我就补充说：还应有文艺、教育和

体育呢!“你乃学院式人”，真出乎意料。本想收回成命，又念其远道为此而来，于是转弯，将《晚年》稿让他带去一读再说。在车上又续作缓和。这同薛京认人有关。

游 800 米。秦川顾虑重重，念道［叨］过去几次会：悼耀邦等，有安全部人，明天上午不去。

一早到医院理疗，肩胛在游泳时似较好些。

晚上韩钢来，把秦川找来说服，明天定去参加会。

1992 年 6 月 14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开始最后校订《晚年错思》文。恐只能作技术性处理了。

上午九点廿分，同秦川一起去参加《历史的潮流》编委等五个团体组织的学习邓南巡讲话会。在奥林匹克饭店举行。到者甚众，发言踊跃。王若水作了理论性讲话：过去总是该反“左”时，反而反右，如 59 年庐山，后来防修反修（应批斯“左”）。（毛事一直反右）张扬发言有趣，为台湾写五百字：引恩格斯《反杜林论》中“暴力论”语，国家政治体制是由经济决定的，任何暴力无能为力。吴象给我访延安写的诗，实在不合格律。吃过午饭后，一点半回来，没继续参加会。来的新闻界不少，有电视台的（？）录音器甚多。台湾上午广播了要开此会。

中午睡着一小时。

会上还有冯兰瑞发言，谈经团联被逼，停止活动，无权也。

1992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一）晴、小雨

五点不到起床，活动半小时。两书合并完成，目录已拟好。《思想方向与新民学会》改为《走向社会改造中国》，书名拟用“早年道路”或“早年历程”。

薛京早晨来，拟定对付赵人俊办法，此人能否两个月包出，实令人怀疑。

整日伏案，两书合并收尾。

下午上 12 楼，向伯村灵位行礼。娟娟夫妇谈于若木来情况，同情伯村。说陈知道王鹤寿的问题。

下午到医院理疗，同玉珍到银行取《读书生活》稿费 8100 元。减去税款、书款，实取 6900 元。

1992 年 6 月 16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部开组史资料办公会，大家进度尚好。已同金松林签合同，今年预支 2.5 万元稿费，每人分 590 元。如何暑期集中审稿，未定。待庭［廷］栋查看后再说。

小张利［丽］来。下午到医院打针、理疗，拿错了口袋（张利［丽］的），游泳未成。

伯村大女二女来，修改悼词生平稿。

夜工作到一十点。给小妹写信，告近来情况。上床前喷一次。

晚上任小彬夫妇来，谈到十点多。请我参加文化传统研讨会。认为刘泽彭调走非同小可。也从哲学观点谈《矛盾论》的主观意志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等。

1992 年 6 月 17 日（星期三）晴 晨四点喷、下午四点喷

早晨四点起床，先喷　比酮（原文此处空一字——李南央注），不能止住，再喷 Vontedin。

写出“前记”，薛京来，一起工作到十点。他将书稿捆好邮寄黄伟经。我上医院理疗。

中午睡着一个半小时，似梦见黎澍。

三点到文津街游 800 米，手肩疼痛稍好。

晚上戴文葆来，谈上海出版社巢峰其人情况，这样他可写信将情况问清楚。他也是赞成快出版的。对江甚悲观，并不积<极>支持邓大人。而邓又能做到何程度呢？一个高狄都搞不下来。

薛京誊正一份再查对。

1992 年 6 月 18 日（星期四）晴 上午四点半、下午四点喷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薛京誊正本查完。

上午薛京与赵人俊来，他已同上海电话联系，同意尽快出。我以二个月为限，将目录给他带回，然后再来签约，《庐山》一并解决。双方都觉满意。社长果然是巢峰。

找出 80 年十一月讨论发言稿两份。拟编入书中，只须作些技术处理，改动一些字句。十年来，自己按自己规定方向做，过去有的话不幸言中。

下午到医院理疗，电脑中频很起作用。

游 400 米，洗浴前喷一次。

晚上给吕枫电话发了火，到底什么时候解决？我是老干部，75 岁。安电话长途不能向人磕头。退工资自己安。说是“礼拜一开小会解决。”

1992 年 6 月 19 日（星期五）晴 上午四点喷、下午四点喷

四点醒来即起床，无法避免不喷。

上午悌忠来，彭小蒙随到（其妹|妹|夫为高能所的核物理学家，现在达拉斯与小妹一起工作，在美国呆了几个月认识了小妹）。彭为当年著名中学生红卫兵头头，坐了二次牢，现在编译所编《社会经济体制比较》，因此麦克法夸尔请去。两人有争论，自认对红卫兵运动与文革有自己看法。父亲为彭炎，新四军老干部，同赵朴初友善，喜诗文。

王宁与大儿　　来（原文此处空三字——李南央注），谈北京沉闷，广东欣欣向荣。日本科技实用发展快，各种家电等生产线，将淘汰者让中国引进。

下午理疗。游 600 米。

为彭小蒙来玉珍不快，说朱嫂说，谈邓小平。真是莫明其妙之事（估计是王宁谈南巡），引起大吵一顿，极为生气，如此不可理解，我重视老三届中自己奋斗出来的人，这是一代希望所在。

1992 年 6 月 20 日（星期六）阴转晴 上午四点、下午四点喷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玉珍只喝牛奶即去医院，很是担心。

上午悌忠来工作一天，将湖南三本转录（朱正、冰封、柏原、吴辛、荣光，谌震等）。

上午薛京、李英健、章建刚（社科院哲学所）来，送《剑桥民国史》。李英健从海南、广东回，云邓南巡录像带（90 分钟）已内部发行到县团级，保留了尖端话：理论家指邓力群，政治家指宋平，对江等之不满，改革开放谁都赶不上赵紫阳。深圳稿费已 80 元，尚无甚刺激性。为人买股票排队一次可得 300 元也。

客人们留午餐，玉珍下厨盛情款待。

下午到医院理疗。交三次痰等已完成。游 600 米。医生说右手不要多作活动锻炼。

1992 年 6 月 21 日（星期日）雨（夜雨） 上午三点

三点小解时喷一次。睡到六点始醒，多日未有好睡。

昨夜雨，转凉，哮喘袭来，忙换布衣，急去阳台呼吸活动，未喷而哮喘止住。空前现象。大概各种药物及治疗起了作用。但到晚上仍不行。

翻看汪著《艰难的转型》，比较简明扼要。

悌忠转录本细阅一过，《结束语》删节了 20 行，紧凑一些。

晚上请柳可白来，将 86 年文《中西文化比较》交她，供研讨会一用，6 年前的希望落空也。

1992 年 6 月 22 日（星期一）阴 晨三点至晚九点喷四次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玉珍对我态度大为改善。

九点到京西宾馆，入大厅时哮喘突发作，幸亏喷雾器在身，否则大麻烦也。

研讨会由沙洪的《民主与法制》刊主持，到约二三十人，有黄桐森、肖前等教授，有《光明》的张义清等。沙洪照讲稿子磨了二个多小时，剩下四十分钟。下午我不参加了，硬要我讲讲。首先为汪澍白《传统转型》一书鸣不平，湖南封存，“太不文化了”。然后讲经济与文化关系，四小龙与日本“儒家资义”。中国社义同封建主义结合，不同资义相亲。现在这十年才改过来，仍然扭秧歌。最后讲我 86 年旧文“中西文化比较”，唸了最后那段讲自由的问题。商品经济必须讲民主自由平等。听众似动容。

秦川报讯“敬爱的”先念去世。在 84 岁生日的头二天。真是 84 乃一坎也。时间恰到其处。政协难“左”了。三峡去了两个支柱。

下午理疗，遇见孙大光。对江甚为不满。我的长文看了一半，认为当垂之后世。碰到吴蔚然，云先念最后乃呼吸道问题，心脏不好。王震仍插管子。

1992 年 6 月 23 日（星期二）雨 喷 6 次

五点半起床，哮喘没作活动。

八点动身去医院，玉珍同去。先理疗后打针。王八蛋在隔床，没见到我。

九点四十分赶到八宝山，同伯村遗体告别。甚觉悲伤，一个甚了解我长处而能谈思想理论与大局人事的人永别了！见到电力部一些老熟人。

陈四益来，他已看完，答应传统文化一节代拟一稿。留午餐。

1992 年 6 月 24 日（星期三）晴 喷四次

夜半做梦，在一地堡前沿，卧地滚动以躲枪击（似觉有火光），向一斜坡滚去，于是滚到地下。玉珍起床过来，见不到人。好不易将我扶起。下午满起来，将床垫撤了一个，移动床位，就安全多了。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平江付［副］县长张砚发三人来，为黄金洞水库要补助 1500 万元，只好批了几句话，请计委刘江、水利部杨振怀支持（幸好昨天在八宝山见到杨振怀）。同他们谈县志审阅问题，张亦认为吴定邦平平。

下午理疗，黎主任（女）仍让我做最先的超声波，加塗可的松，哮喘背部电热短波。

游 600 米。用肥皂沐身。

郑高峰约到五棵松同福饭庄吃晚饭，有吴象、冯牧、孙长江，四川乡味菜，冰糖肘子、竹筒鱼（放泡菜、胡椒、汤甚好），鱼香烧茄子甚好，还有瓦罐鸡，各种小菜。交谈甚欢。孙长江拟写《左氏春秋》，

当然支持。

老温告四人落选，相信群众。郑仲兵亦电话告知。邓力群、王忍之、徐维城，高狄。想起江等脱离群众到如此程度。

1992 年 6 月 25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下午两点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加油最后修订。

上午张显扬、于浩成来，谈《晚年》长文。张看了两篇［遍］，都觉系统，正是时候。还不够“痛快”，也觉得只能写到此种程度。张认为马恩列都“左”，都有空想，社义在东方“实现”：越穷越“左”，恶性因果。客观上越没根据，主观上越坚定。有些大问题，理论问题，要有生长点、伏笔，预留将来发挥。薛京在座。

这两天喜事在电话通知四人落选。陆沅电话，刘泽彭亦落选，真是天网恢恢。

秦川说，高狄有长文在报上发表，为自己辩护，又断改“防左为主”；各不同单位，有右反右，有“左”反“左”。

下午理疗。游 500 米。

元化电话，谈上海社情况。告戴文葆转知上海巢峰（几天前事）。

1992 年 6 月 26 日（星期五）晴 喷四次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晨翻《滑轨与嬗变》，写五十年代初史事，有可用之处。摘了几条。《晚年》又订正一次。晚上九华取去。一早就喷，稍朝前一点。

上海社吴士馀（付［副］总编）电话，《早晚年》、《庐山》二书承诺，由赵人俊来取，为社内争夺道歉。（收到戴信）

下午理疗，游 400 米。遇秦川，拟在常委大会发言，讲高狄文章并落选事（陕西有几个县县志删掉文革）。

吴江从香港归，写了《社会主义前途论纲》大文章（广东政协讲了，印出）。

晚上到杜润生家（交吴文），漫谈甚久：赵复出已是时机（先<念>不在矣）。邓原拟留在政治局的。但过去二次信无下落，家庭会再写表态信事，本人不同意。如真能复出，则天下大快大变也。江李无望，还嫉妒朱。谁能向邓进言？只有杨（杨尚昆——李南央注），又是动刀之人。薄已偏在邓一边了。万里只讲要把宋平拉下来。当年整我们四人，邓不同意，顾委常委开会，只余秋里、康世恩、刘澜涛积极，陈写信时不先问薄态度。38A 进城后，变态乱开枪。

1992 年 6 月 27 日（星期六）晴 喷四次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医院打针、理疗，始知昨天抽血后未作胸片、B 超和肠胃，下月八日还得再空腹来。电疗十多次，肩胛仍疼，加作按摩。38 岁的常津京（还有一赵春山）发牢骚，文革进中学等于小学，自学中医书在此干了 20 年不受重视，懂一些中医强调综合整体与加强本身体质的道理。有意谈光远和李昌，也知道祝总骧搞经络。

十点三刻到八宝山向先念遗体告别，挤得水泻［泄］不通，从旁门入。

秦川告知，拟在常委会大会发言，攻高狄之流。

薛京来，送 400 元，抄稿酬劳。黄伟经电话已收到稿子。

————————————

一早空腹到医院抽血，却忘记打针。

1992 年 6 月 28 日（星期日）晴 喷三次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睡得甚好。

增订《略通国学》一文，拟编入《早年晚年》。

收到陆钦侃寄来李驾三的三峡文，五十年代即建议荆北分洪，恢复部分云梦泽（布科夫赞成），还有海外谢汶的长文《三峡大坝急不得也》。此人在 TVA 工作过。卢跃刚电话，还要来谈，介绍先找陆老。

米山来，徐州　洪涛（原文此处空一字——李南央注）送我两幅字、画，颇好。大概是徐州高手，对联为我的“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以《早年读书生活》回赠。米山可以离开组织部了，还是官瘾甚大。许立群病了。晚节不终，儿女也不以为然。

秦川来，说发言稿改写成三千字。以《历史的潮流》与高狄文章为内容。

同朱尔明电话，李新外甥女调京事已解决。李颇安慰。

1992 年 6 月 29 日（星期一）阴 1、4、8、12，下午 3、6 点喷

今天是今年最喘的一天。共喷 6 次。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玉珍和薛京到招待所看房子。套间，环境甚好，日内即搬去。

蒋振云来，颇客气，“李部长”不离口。出国报中央批。我讲了 6.4 事，挨批由来。去年宋任穷阻拦出国：说“我总不会当许家屯吧”。又谈宋平搞和平演变，蒋为之解辩，我说妨碍经济。辽宁直到南巡讲话后才撤销“反和变”机构。湖南社教搞人人过关。工资补发事，似可文革期补发。正部级待遇解决不了。我力言自己几十年处境。房子可调，电话可装。故言说自己一生不“左”的原因。此人似不知道我的历史，延安被捕颇惊讶。

看材料，加写改写“传统文化负效应”。

孙大光电话，夸奖为“世界水平”。觉得还不够劲，也知道只能写到这个程度。

晚上写到十一点，脱稿。胜利、维娜都一起吃饭。

1992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二）晴 喷 4 次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四益来，传统文化写了二千字。法家与儒家关系交待甚清楚。十分感谢他。

上午到医院理疗，打针。

下午游 400 米。只能仰泳。

1992 年 7 月 1 日（星期三）晴 一点、四点、八点、十点喷

五点起床，六点到阳台做气功，不听广播，这样合乎做功条件。六点半后再听新闻。

上午到医院。先遇见项南，他刚返京，许多要闻都不知道。谈他同乔木三四次信件来往，为迪斯科舞而争论（乔认为可败坏青年）。说自由化第一是广东，二是福建（同任仲夷交谈过），这是对耀邦说的。把项从福建弄走，这当时［是］远因。说着，乔木坐轮椅过来，我只好同夫妇俩打招呼（项不打）。邓

力群也走过去。让项考虑 Cao 出来时机问题。先念 64 后不拉下，要一锅端。项前不久见过先念，似乎印象好。我道出骂我之事（跟湖北关钱等谈）。又遇见廖经天，王榕都在作理疗。今天既按摩又超声电疗，还做短波电疗哮喘。樊（永固）大夫甚关心我的哮喘，让验血，做心电图，照胸片，以便用一种新设备治疗。

午睡一个多小时，三点始醒。蒋南来，电脑输字机送来。谈二滩情况。晚上请我与玉珍到荣毅仁大厦 29 层“世界之窗”晚餐。有三位中青年（投资公司搞电的，有一在法国公司工作）一起漫谈，他们读过《庐山》，对我好感之至。

收到元化长信，快信走了八天！他从深层理论上谈，探究哲学上与“左”的关系。

1992 年 7 月 2 日（星期四）晴 喷五次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最后看一遍，觉得可以了。

小张一早来，将加写一部分取走。薛京来看了一遍。同小雷一起来，帮助清理杂物，准备房间粉刷。

下午到医院。樊大夫让验血、照胸片、做心电图。因低氧，哮喘如此，决定住院。北楼有空房。做理疗。

回家时，几个大小伙，小彭亦来参加，南屋书柜已移一半。客厅沙发搬走一半，正好我不在家，避开此粉刷混乱局面。

晚上到秦川处，他在人大常委讲话，香港报纸已刊，高狄还反攻，说四人（马义者）落选，乃胡秦捣乱。此人又到银行存 7 万法郎。杨永直为女儿事大冒火：桐城方家出此败类。

玉珍帮助洗澡。十点上床。

1992 年 7 月 3 日（星期五）上午 5、9，下午 3 点喷

五点起床，没有做活动，也未听广播，忙于收拾要带走之物：资料、书籍和成品（文章）。要做一个月以上的准备。南屋已大移动，书难找了。

小张、满起都来了。（告小张加“突然袭击、出尔反尔”八个字，在“引蛇出洞”之后）。

玉珍、维娜十点送我到医院，办好住院手续。住 404，冷气合适，比在家中安静得多。

中午吃西红柿面，素菜与烧茄子，带了苦瓜。

带来书物塞满了抽屉。

大夫照例听诊，问病情。

午睡不着，一点三刻起床。三点去理疗，按摩。遇见文彬，以为我已搬到万寿路了。

四点玉珍与恒恒来（维娜女儿），带来饭菜与众多饮料。

开始看稿、改稿。小有未带足的。

帅大姐住 415，耳背，衰老之至。胸水肿，两目无神。双碧推车。小谈选举事，还有刘杰及党校一炊事员落选。市委周冠五落选。

看望章蕴（409），安起搏器，胆结石疼。“死了好”。

晚上唐见奎，他带一个北师院付［副］教授（原搞数学），现为人体潜能研所。喝酒后作气功为帅大姐疏通气脉。同我也做了先后三四次，每次二三分钟。觉手掌甚热。小带按摩，两手拉气，似有感觉。痰易出，一边吸氧，否则必喷。人走后我仍喷。

双壁［碧］似很信。

1992 年 7 月 4 日（星期六）晴 早晨室温 27℃ 1:30、5:30 下午 2 点、7 点喷

五点半起床，六点到阳台做气功，六点半吸氧听广播。（这个办法可以固定下来）窗户打开通风。

七点一刻早点。给玉珍、陆沅电话。留大小便。饭后洗头、擦身，通身出汗，又吸氧，抽血。有个年纪大的护士长过去认识的。

上午内科主任等查房，恰好将要发作。随后樊大夫来，带上那台进口的强力驱动吸氧机（深圳买美国货 7000 美元，实际只要 5000）。近一个小时，比一般吸氧效率大得多，觉得肺部舒服。

中餐通心粉一大盘没吃完，菜比过去可口。

今天更适应，有条理。

伏案进度不错。80 年讨论《决议》时的发言，介绍庐山会弄完。小组总结明天可完。

同裴棣电话，她将山上毛的几次讲话等都复印好了，只等我去取。韩纲［钢］未回。

在过道，同曹禺互致意，主动认识，前年好像也是住在此层。

1992 年 7 月 5 日（星期日）上 2:30、8:30 下 2:30、6:3、10:30 喷

昨夜睡得不安稳，曾起来坐躺。五点半起床。先半小时气功，吸氧听广播。饭后不久，洗了个澡，缓慢动作。一天共吸氧三次，对减轻喘息有帮助。早晨在阳台活动时，见到何康，他也住院，脑内有一良性瘤开刀，休养性质。

《决议》修改意见改完。如此，80 年三篇脱稿。

吃午饭时满起来，裴棣复印的庐山资料取来。晚上翻看，有可补充者。

中午休息得也不好，三点不到卢跃刚来（昨夜给他家打了电话），一直谈到七点半才离去。晚饭也是边吃边谈。围绕三峡，扯得很宽。对我的历史家庭也感兴趣。多谈话必引起喘息。

似有低烧，舌下 37℃，37.7℃。

1992 年 7 月 6 日（星期一）晴 2:30、下午 2、6、10 喷

睡得很不安稳，半夜两次起床。2:30 喷一次。坐着迷糊一阵，凌晨前护士来，让吸氧，做了个短梦：出国青年将国外名刊翻成中文，按期寄回国内销售。

五点半起床，小心翼翼缓慢动作，在阳台做功，先伏着阳台慢呼吸，或随意呼吸，廿分钟后立式功呼吸，泡抹［沫］痰极多，也打喷嚏，久久平伏。回房听广播吸氧。早餐也慢动作，餐后似又欲喘息，不敢多动作，缓慢移动、久坐。九点—十点作强吸氧，之前喘息难止，几欲一喷，带［戴］上氧罩即渐平息。然后理疗、按摩。首次用频谱机照背部 20 分钟，此乃云南周林发明，与人体内部生物电场等启动协调配合，能治多种疾病，尤其冻疮、伤口愈合，胃与十二指肠溃疡，病毒性疾病，癫痫五种显著，对哮喘疗效亦佳。为国际承认，得各种国内外奖。

十点半午餐，一点半坐起，给元化、朱正写信。感谢元化六纸意见。三点——四点再作吸氧机疗。四点不到玉珍、薛京来。家中已开始粉刷。带来食盒饭菜，及三袋资料等物。让薛京向吕枫秘书转知，待遇等问题没结束，老子理直气壮也。吃完晚饭，他俩离去。

晚上错过 BBC，蒋宗曹诉语只听到最后一句。日本广播，李下，人选田、朱也；江虽不称职，留下。

1992 年 7 月 7 日（星期二）晴 4:30、下 12:30、8、10

仍是五点起床，做气功时较长，吸氧听广播。九点作输氧（名 Bipap），理疗，不及按摩。

中午坐寐到二点，拟写《陆文秀传》序。咳嗽厉害，似喉头发痒，不是支气管问题。3——4 点仍

输氧机。咳得难以支持。晚上玉珍来电话，不能去接。八点玉珍竟乘公共汽车跑来，吃了些常规中药，含片等，一直闹得不可开交，到十点稍缓，喉极疼。夜间值班医生两次来，没什么药。玉珍十点过才离去。

李普要取回1959《内参》，通电话，明天到家中去取。玉珍还记住那一包。

咳痰已发现浓痰带色，感冒了？

玉珍谈刘燕生之苦恼，对秦川极不满，联系到结婚时乃组织促动。老来夫妻必须互相体谅。

1992年7月8日（星期三）夜雨 2:30、11

全身战抖前，曾点滴，氧呱嗪青霉素。玉珍对此怀疑，医生否认。——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下半夜坐睡，吸氧闭目，似也做梦，都是政治梦。周与江在一小桌吃饭，邀我过去，漫谈一阵。

喉疼。早晨咳得略好，没作活动。八点作B超，其他未作，觉得无力承受胃肠机器的大转动。回房早点。吸氧机时，仍大咳嗽痰。午饭将剩饭菜热吃了一部分。水饺十个，没胃口。

中午坐睡一个多小时。有了“金果液”，喉痛稍减。近三点量体温37.4℃，确实因畏热与冷气而感冒了。作理疗时，蒋振云、刘是龙来，立视几分钟。

下午喉痛加剧，浓痰不出，开始点滴，暂停吸氧机。悌忠来，施拉姆信为［谓］自己已不再任费正清主任，告我接替人，本人将仍教课著书。谢谢我的支持。玉珍、薛京随来。点滴后廿分钟，突然全身四肢发抖，控制不了，惊动医众，自己也从未有过如此现象。随又注射、点滴，终于压服。玉珍等吃惊不小。带来饭菜苦瓜、韭菜花炒肉丝甚可口，吃了两小碗。咳痰渐平服。悌忠八点后离去（三人一起晚餐），玉珍留住。

当卧床发大汗时，忆及延安中央医院高烧不退，小丁来输血时发大汗情形。玉珍为我洗澡，受护士责难，二三分钟草草出浴。大汗时体温38.8℃。

1992年7月9日（星期四）夜小雨、阴 3.

昨夜睡得甚好，三点醒来，喷一次。五点半亦醒，随醒随睡着，六点半始起床，未作活动。

体温已降，恢复正常。上午点滴，近十一点始毕。坐床看报。薛京抄元化信，及思想方向与批注合并都好。

内科钱主任来，我说昨天是偶然事件。

中午坐睡约一小时。理疗。下午仍点滴。下午体温37.8℃。

来病房照了胸片（后知无异样）。

双壁［碧］闻知昨日事故。还来《五稿》。但言政治思想工作得加一两句不可弃也。

周建南来住417。玉珍遇见杨维哲（昨夜陪住）知悉。玉珍继续陪住，为我做全身按摩，舒服之至。

夜九点半上床，睡着一个多小时，忽梦中躁醒，发热，不自觉将衣服脱去，仍在梦中。大咳，咳不过气来，伏桌大躁，玉珍醒起轻槌背部，满头汗淋，发尽湿透，自己似燥骇不已，而痰不得出。如此折腾了一个多小时，痰渐能出，疲惫不堪矣。头剧烈疼，服金果液，含片等均无效。玉珍说，米脂家乡咳得不得已时，吃食物可压住。于是服半瓶果茶，似有效。

1992年7月10日（星期五）晴转阴

昨夜十一点半后即大咳（喉头搔痒），又是通身出汗，无法睡觉，坐卧不宁。金果液、含片等用尽，

均无效。似生平未经历过的大喘咳，睡不到二小时。

早饭后，理疗室来照频谱灯，仍做超声（右肩）。

上午点滴，先锋 5 号为消炎退烧，下午烧退。

下午志民来，仍是原方案调技监局，第一书记不容也。他想去能源投资公司或华南，我说反正现在十四大人事未定，暂时安身哪里都可以。谈着，雨亭、廷栋、陆沅来，都没料到我的病情。他们拟去北戴河。我谈了下近二年大势与我的观察与态度，点明宋平之“左”，及南巡、北京之冷落。《历史潮流》事，以及《晚年》长作：此乃根深蒂固之所在。“左”爷们也只有利用毛的旧武器、旧口号。

志民后离去，劝淡然处之。他亦觉得我当年在开除决定上淡然签字。选党代表，他在海南是全票，不免感慨系之。

咳嗽无法压住，晚上玉珍又为做按摩，从头部到上半身，能将痰引出，全身舒服。

1992 年 7 月 11 日（星期六）晴转阴 几天来每日偶喷一二次

昨夜上半夜仍不时大咳，也睡着一阵，下半夜又睡着几阵。比前夜大好。玉珍仍施按摩，大搽驱风油止头胀疼，可促睡眠。五点半醒来，到外廊小坐，听广播。见来开道车等，当今人物陆续来。邓大姐于六点多辞世矣。住 420。

同何康小谈，他的儿子何迪来找过我，研究中美外交的。

午饭前周建南在外廊散步，搞［敲］门让他进屋小坐。因肚泻入此。都叹老矣。他曾去日本一周，逢先念去世，报纸大登，而使馆尚不知。

中午坐沙发睡着一个半小时。喉臊咳醒。当是房中冷风所致。大大折腾一顿，服果茶半瓶。

下午仍点滴。看了阵报纸。张治中 67 年上天安门对毛的一句讲话可用。

晚上玉珍带饭菜来，共进晚餐。鲫鱼头尾汤与闷［焖］鲫鱼，破肚子后仍跳动，小琴［芹］功劳也。玉珍谈粉刷房子女工们之妈［马］虎应付。建南说，北京房屋维修都是一个样子。张百发就是一张嘴，满口含油。

1992 年 7 月 12 日（星期日）晴间阴

昨夜九点半上床，好睡不到三小时，即咳痰醒来（估计仍是空气冷热不匀所致，门半开，冷气已停）只得坐着，仍服金果液，果茶等等。又 90° 垂腰助咳。玉珍有时起来帮着拍背。这样半小时交替三四次，只厉害一次，又是满头大汗，眼泪满眶。护士发现，值班大夫再请始来（不在四楼）。玉珍发了牢骚“某某在此岂能如此”？我又转弯。随后护士来打了一针止喘，服药，仍未见效。只得坐、挺，五点半到室外廊道坐功廿分钟。又听 BBC，不清楚。

上午点滴占去两个多小时。建南来时，我尚未午餐，于是边吃边谈。他问我江的党校讲话（40 页）我看到未？中办发的，我说没看到。其中有关市场经济一段比过去肯定明确，他曾受命去深圳调查，股份制，证券等问题他写过份材料（儿子已到中国银行当付［副］行长）。李鹏则听李贵鲜、王丙乾等人之命。十三大方针在四中全会时想翻即未翻成（顾委讨论时我们发现篡改）。江还找陈元等谈过（也认为不行）。陈纠集一批人既无理论又无实际（还有怪事：刘泽彭让出其妻，陈元找到爱人后，其妻让去美国）。我提到江找万，告邓大人江李体制不变。李管国务院，江亦无从插手，朱榕［镕］基自邓去首钢后已管理经济大权（此次周未多贬朱，只言其人与人关系易直而紧，实际内心无他。上海黄菊过去畏朱，现在能全面展才了）。朱同邹、王丙乾等都紧张，田已两届付［副］总理，有个安排问题。原来甚不舒畅，现已过去（说到外电之人选：周说文化不行。保留江李体制，未说清。说姚亦同意江之经济观

点，建南还说同先念谈过，先念赞成。却不知陈的身体情况。我提到赵事应了结，可复出，内外晏然。说邓南巡讲到两个总书记自由化问题，结论已做，属党内，也可安排一下，但也 73 岁了。谈到王纪宽，知识广而不深，过去同赵单独一起时谈过，用干部总得有一专长，广才好，否则浅也（即指王纪宽）。我提到三峡事何必陷得如此深，只说已通过了，只能照办，完全是江的代言人、维护人。

1992 年 7 月 13 日（星期一）阴间晴 夜雷鸣无雨

上半夜咳痰不止，床上只睡了约一小时，下半夜一直坐卧沙发，大概睡着三个多小时。五点半到阳台坐听广播，呼吸。张九华改打的定稿，还是不少错字。

上午点滴，医生们不断来说明，如星期六无中医等。中医来，明天开始服中药。咳痰似略减轻。

吃午饭时建南来，续谈江的情况。我问同邓是否通气？完全通气。党校讲话迟，外界有反映等，都知道。关于和平演变等，批评过宋平，宋不接受。支持高狄并无其事。组织部拟由胡锦涛来（这倒是合适人选），宣传部未定，拟李泽民。十四大报告，市场经济问题已解决，即无大问题了。关键在人事安排。

中午几未睡着，一点半起看定稿。从头看起。

理疗做“场效应”，背部电热，热出痰来（未经咳吐），右背部拔火罐 10 个。杨法陶夫妇来看望，几年不见。

下午点滴时薛京来，韩钢已回，庐山资料全部交他去修订。谈到上海社内部矛盾未决，赵人俊尚不能来，稿酬难谈，不如交海南。

黄伟经信，担心同辽宁出版权问题。

晚餐后建南夫妇来，送荔枝，话旧。晚上到建南房谈正部级待遇事，便中向吕枫一问。

1992 年 7 月 14 日（星期二）夜雨、阴

睡得很不好，同昨天差不多，痒咳等仍未止。

打抗敏针，此间已可做过敏反映［应］。

早晨到建南处送行。他早饭后即出院。前列线［腺］癌可控制。郭沫若、沈钧儒死后解剖，都有此症。

上午做完点滴已到饭时。理疗改在下午。续服中药。

隔壁康矛召主动认识，他是 1937 年入武大法学院的。湖北武昌高中的，何功楷一起的。在浴室滑倒，头部缝了三针。

玉珍带来钟伯熙送的香港书《富豪列传》并西湖龙井两筒，又青春宝一大盒，愧不敢当。

晚饭后看电视新闻。

1992 年 7 月 15 日（星期三）阴

昨夜算是睡得最好的。上半夜在床上睡着，咳醒后已近一点，坐在沙发上，一直睡到天明。

早晨坐外廊，玉珍为我槌背时，何康拿来两件 National 的电疗器，一作按摩（EV225）名火炬式，一槌击（EV276），按摩甚好，有面积大的，与棱角边的。玉珍到前门商场一问，只有国产（40 元，便宜），根本不能用。

上午仍点滴，吸雾、吸氧等。理疗仍电热，拨火罐。

中午睡着一个半小时。正点滴时，金老夫妇来，谈半多小时。听广播，邓大姐去世，李鹏失靠山。

悌忠随来，陆茂竹、王庭济来，张玉洁来，钟伯熙来。南宁会议三峡稿，王庭济等仍坚持将毛批林一山语删去，且只刊会议一段。我又随说他们一顿，这是历史，无权改动。又谈到水电五十年代之处水利、火电间夹攻情景。钟谈山东形势最好，好于江苏，而浙江差七年。香港形势可乐观者，日资美资进来，彭定康是搞政治的，不会放松。上海地价无统一管理，外资都看好买地皮。鼓励韩莫宁去苏联经商。现在莫斯科买房子买地最合算。钢材等已涨价 50%，担心通胀，有得省已两位数。

玉珍带来鱼头，炸鱼肉等甚可口。

晚上何康来谈，他父亲是国民党立法委员，当过军长，岳父为财务总署长，都是民主人士。叹息毛对中国知识分子为何如此歧视！何的夫人（大他三岁）因哮喘病半月前去世。

开始合并“思想方向”与“批注”。

1992 年 7 月 16 日（星期四）阴 喷三次

昨夜上床后睡着三小时，喘醒坐沙发，反复不能入睡。近三点时，索性伏案，合并“思想方向”一书，到六点完毕。似不觉疲倦。双壁［碧］给我最近一期《镜报》，刊有首钢讲话全部报导，及《历史潮流》座谈会详情，王若水等三人讲话（照片中有不佞也）。

中午睡着二个小时。下午未大咳，明天停止点滴。

下午点滴，吃饭，到外廊散步，看电视新闻，看几天积压报纸到十点。没有痰咳。

1992 年 7 月 17 日（星期五）晴 喷三次

昨夜上半夜在床上睡得不错，咳醒后，坐卧沙发，睡到五点醒来。到外廊呼吸气功。

玉珍大概太疲劳，睡得较好。

上午仍吊安［氨］茶碱，并理疗。挤时写《陆兰秀传》的序言。

下午周世田先来，送《毛读史》港版，并花旗参茶。还拟为我买来空调。他同广西关系打通，生意还不错。不用越南船，用自己船即“走私”，让越南人大赚其钱。他担心雷宇斗不过本地人。薛京同二妹，杨旭清来，杨是他哥哥朋友，53 岁，北大学化学的，自己搞了许多发明，几十年研究出抗癌药“安托可金”（Anti—Oncogene）国内 301、307、肿瘤医院多例死症已康复，美国也传出。惊动里根等人。加州州长急于输入此药，日本人也找他，计委准备开论证会，拨巨款设厂。他讲了一个多小时理论，从宇宙、太阳系规律讲到此药的原理（美国人仿造不出），无毒性。送我两瓶（每粒五元，美金 20 元），少服可强身。薛京同二妹谈二书事（80 元千字），我讲到上海社声望，海南只能作后补。二妹一起晚餐，九点离去。

1992 年 7 月 18 日（星期六）晴

昨夜睡得仍不安稳，约五个多小时。中午睡着一个半小时。玉珍睡得好。

上下午仍吊茶碱，并理疗。

《陆传》序言写毕，4000 字。薛京、陈尚文二篇加上自己感想而成。同薛京电话，约定诸事。

玉珍送晚饭，一起用餐，七点离去。

看了几天报纸参考。《莫洛托夫忆旧》可读。苏共从列宁时起，充满人事斗争，许多策略手法，莫氏似同情斯大林。

工作到十一点。

1992 年 7 月 19 日（星期日）晴

昨夜没有下床，睡着约五个小时。中午睡一个半小时，精神甚好。

《陆传》序言又大改了一遍，取消约一千多字，新增二千多字，约五千字。文章嫌长了一点。结尾：写上这些感想，为了死者，也是为了生者，似乎也是“神来之笔”。

文献室吴晓梅的采访记录六千字，翻了一下，大体可用。

水电史料文，第一节还是要保留，可去掉上书中有关三峡一节。毛之挖苦林几句话等不能删。

明天薛京如来，几篇东西都得弄好交他带走。

自己沐浴，右肩肘炎仍疼如故，很是不便。

1992 年 7 月 20 日（星期一）晴 喷二次

仍是三个地方轮睡，睡着约六个小时。中午只半时。今天停止点滴，全力伏案。

关于哲学观点（斗争性、统一性等）一节，前面改写。战时斗争性为主，平时同一性为主论点抹去。采用了元化信中一些说法。

下午薛京、陆茂竹先后来，《水电史料》南宁会议讨论三峡两节并一节（王庭济将第一节全删去）。毛批林一山几句话得保留。给王写了封信，文责自负。

《陆秀兰传记》序言及《晚年》定稿，交薛京。

玉珍带毛竹来，一起晚餐，八点半离去。小妹信，SSC 尚未定局，她的长期居住可望告成。很喜欢我那两首七五自寿。

夜翻看丁群写的长文，发现有几处还得修改。

晚上有体温 37.1℃。

1992 年 7 月 21 日（星期二）夜雨、晨微雨转晴

昨夜仍是大小床和沙发三处轮睡，五点半起来。在外廊做功半小时，坐听广播。

今日恢复吸氧机，上下午各一小时。下午一点来，原拟就便午睡，实际不行。

序言取回，又改写一页，约五千字，太长了。

给李荣光、徐迈亭、王申生信。

BBC 广播，鲍桐［彤］判七年，妻女只让听宣判那十分钟，女儿答问，自会上诉，乃有罪无罪问题。

上午似是杨志海同另一人来看望，正用呼吸机。

下午伏案时吕枫来，谈得甚好。说刘泽彭恨死他了。部里拉帮：李铁林（原有酆炳林）、陈维兰、蒋振云等，香港组织部长也是派选的，其他地区、部门多矣。这事颇不易成，江不压宋巩［恐］不成。胡锦涛已到玉泉山帮宋平管人事了。谈朱厚泽应复出，望他做工作。朱的情况他亦知道，认为是有理论的。最后谈到出国事，由江点头：可以出去嘛。大概工资补发总要办的。正部级事，我明言乃宋平作梗，过去印象朴实，权力变大人也变也，还有邓“左王”之关系太深。

玉珍电话。香港电视台三峡访问录音带送来。

夜翻《珞珈》，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在北师大骂我与秦川等，竟刊一则。乃有知识的明智人士。

1992 年 7 月 22 日（星期三）晴 喷三次

昨夜十一点上床，大概近十二点始入睡。仍是三处轮换。五点半起床，外廊气功半小时。

做吸氧机前，将《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装订好。《早年与晚年》算是全部定稿了。约 24 万字。

吸机做到近十一点，咳喘不舒服，只得又喷一次，早起小喷一下。

“序言”再看再改一次。文章怕改，改无止境也。

下午张传［全］景来，小谈刘泽彭问题，可导致亡党。他谈接待一个叙利亚党代表团，问中国如何不变色。

玉珍五点半来，送汽锅鸡，味道真鲜。为我洗澡。饭后，八点半归去。

晚饭同何康子何迪和他的朋友漫谈，赞成他们做生意。过去那篇支持老三届的文章印象很深。《实录》也读过。

1992 年 7 月 23 日（星期四）雷雨 喷三次

睡法如昨，五点半起床，外廊活动半小时。BBC 早晨听不清。

上下午都作吸氧机，感觉良好。每次一小时。

开始看《龙集》与《十年诗稿》。大概不必花大功夫了。

下午薛京领上海王瑶珍来，要找加拿大使馆签证，是麻烦事。

定稿复印了两份，注解已过上。定稿原本交何迪请他过细看看。他说抗美援朝资料，苏联已全部公开，这段历史关系太大了。

1992 年 7 月 24 日（星期五）阴转晴 喷二次

睡得尚可。五点半起床，在外廊活动半小时。

上午作呼吸机时，秦川来，他对现在班子一种失望感，告知组织人事方面已开始有转机，也不为所动。中宣部长另物人选，必须关注。他{议}以高狄事为准看待。陈的表态文章|可能|也可能有交换条件：江李不动。64 后他之逃脱是尚昆保的，只有找杨摸底了。万被告知：不要太英雄气慨［概］了。随后去三楼定一：回顾历史，苏联是一个倒一个，赫倒斯、勃倒赫、戈倒勃，斯到高举列宁旗帜，杀掉所有反对派。我们七大把王明留在中委会，是东方哲学。许世友是张国焘死走狗，也释放了（回乡革命，那就留下）。四方面军都留下了。当年革命时什么都反对：官僚、军队，都是坏东西。因此朱、彭、刘等都战战竟竟［噤噤］，一切服从，军阀还得了。没有军队，不当“军阀”，怎么打倒蒋介石？一个一个大城市解放，真没料到。一百年革命，成功不易。但毛晚年比王明还“左”，怎么到这一步？（我谈到哲学思想矛盾，斗争哲学，又听不下去。说写早年毫无意思，听到在写晚年则有兴趣）。谭老板对总理之不满。送我一本文集。

全面展开《龙集》新编的资料翻看。

玉珍送来饭菜。洗浴。八点半离去。

十一点上床。

陆谈：

要有“军阀“。现在还要有财阀，不懂得搞经济，做买卖。

东方哲学丰富了马义。那个早年有什么可写。

1992 年 7 月 25 日（星期六）阴 夜雨 喷二次

睡足五个多小时。五点半起床。外廊活动半小时。

上午呼吸机。钱（贻高）主任查房，谈失去工作能力活着无意义。“久病无孝子”。他说现在只有停止抢救之说，安乐死是不行的。

《龙集》及近作带来资料全部翻阅一过，发现有黄克诚怀念彭总词（江城子）一首。

俞润泉确实尽了大力，诚恳而倾心者。

关于《龙集》编辑过程、反映、和诗和评论文章，实可编一小册也。

开始抄近年诗作（未打印者），抄“邓拓逝世二十周年”后，忽得神来之笔：十首发表时，有人谓担忧过甚。光阴似箭，又六年过去，不胜感慨；活到古稀年，魍魉要翻天。江郎才未尽，世情多了然也。

1992 年 7 月 26 日（星期日）夜雨、晴

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外廊活动半小时。

今天没作治疗，医生亦未查房，几终日伏案。近年诗作已抄好定稿 29 首（都是 88 年没打印的）

下午苗苗带女儿来，一袋桃子。给宓宓［觅觅］生日 20 元。同玉珍电话说我给少了，应给 50 元。问他母亲情况，基本是一人独居，有一女工一周来一天，做好许多留食。么么也不常住。脾气太坏，母女搞不来。苗儿来我处，隐瞒得牢，么么亦不知，否则定打小报告也。苗苗安下心住航院算了。

1992 年 7 月 27 日（星期一）阴 喷二次

睡得尚可。六点半起床。外廊活动半小时。大概是电池不行，两个收音机都不行。

上午先作外科注射封闭。王　权（原件此处空一字——李南央注）主任来领我去二楼。只注射一次即可。但也不一定全效。

吸氧机上午做了，下午因人客而停。翻聂绀弩诗集，真是怪才，古籍典故极熟。《龙集》不要花大力即可定稿了。所有资料已看过一遍。

下午光远先来，谈人事形势，中宣部人选。我们只能间接为之，次序是朱厚泽、龚育之、郑必坚亦可（软弱，能应付）。此次南巡讲话，他最后定稿，邓大人满意。胡德平也可考虑。组织人事在动中。李有存|来|续来，是陆沅告知的。她熟悉香河一个治哮喘不错的，准备星三带来。她负责群工部，主任，不参加编委，内情知道不多。“姓社姓资”高狄与张云声有矛盾，高不赞成，给李瑞环信写清楚，一口否认同杨永直女儿事。薛京亦来，那个办《人民论坛》骗子是确实的，给了高好处。李有存对高是可否之间。

玉珍送饭来，韩纲［钢］同来。《实录》材料已补抄了 4 千字，还有一部分没完。薛要去海南十天，8.10 为界。上海来人也以此日期为定。

1992 年 7 月 28 日（星期二）夜雨、阴 喷二次

睡足六小时，五点半起床。外廊活动半小时。

上下午吸氧机，午睡一阵。

贺大夫从内科周主任（总理保健医生，认识我）知道《实录》，即将书与之。

玉珍下午送来电池，果然是电池问题。

开始补订《实录》，韩纲［钢］花了大力气。

1992 年 7 月 29 日（星期三）夜雨、晴 喷三次

五点半起床，晨起甚凉。外廊活动半小时。小机可收到六点的美国之音，干扰影响不大。

上下午都做吸氧机，贺大夫说，血液有进步。

空时尽伏案。《实录》已看 100 页。神仙会阶段韩纲［钢］没作什么补充。

下午李慎之来，谈根本大局。他从各种迹象分析，邓不满江，而江也在软抗中。军委讲话，尚昆讲明了报纸上有文章公开批邓，江就坐在旁边，难道能无动于中［衷］？还要通过万去请维持江李体制。党校迟迟讲话，“左”右还不仅是对等讲，右是反四个坚持，是敌对分子，“左”则是认识问题，并非反改革开放，反经济中心（尚昆也讲明了）。这次汪道涵似奉命来听对江反映，可能在酝酿大动作。也许已胸有成竹。客观好的：部队保驾护航，李已去世，地方积极，陈也表了个态。王蒙反映木匠（李瑞环——李南央注），“不夹在中间去为难，我去发什么言？”《文汇报》事件是吃了大亏的。我说一步棋想二个小时，确如此。四号文件在去首钢前几天发表，是无意错过，还是有意不满？又认为比毛在历史上更伟大，解决了符合历史发展大问题。

薛京十日回，上海人十日来。丁群来信。洗澡换衣。

家中已大致就绪。朱嫂暂留下。

慎之还谈到：所谓右派，就是“讲真话”。最近去过钱家，杨绛说：还是换换好，对电视形象太看不惯了。钱是不耻冯友兰为人的。乔是恩师，从不去看望[14]。又谈到费孝通，只能往上爬了，不能学钱，无那个本钱，身边有警卫员，也不便去拜访。留下一篇文章：《守死善道，强哉矫》（读《吴密［宓］与陈寅恪》）。

1992 年 7 月 30 日（星期四）晴 喷三次

五点半起床，外廊活动半小时。

上下午做吸氧机。九点前只能工作约一个多小时。下午三点后到吃晚饭，顶多二个小时。晚上也只有二小时左右。

《实录》已进行到“七.廿三讲话”。韩纲［钢］字大体还过得去，就不重抄了。

薛京给玉珍电话：给南京丁群电话，稿子收到，请复印一份。魏泽馨去世，给长沙打了电话。

1992 年 7 月 31 日（星期五）晴 喷二次

五点半起床。外廊活动半小时。

早晨与上午算是伏案约二小时。《实录》进行到第 180 页。韩纲［钢］作此事真是无可比拟的了。

{也得}清理带来资料和抽屉，算是找出了《龙集》并三峡有关资料。

下午来人不断。李有存和香河县治哮喘中医所所长并卫生局长来，将病情告知，约定出院后去香河一治。戴文葆来，介绍《华声报》批“谣言”文，并江苏省出版局仇海清随来，约定《往事长短录》由江苏出，不怕长（对不佞有兴趣也）。还有“书与人”第二期作介绍，请戴为之。卢跃刚来，给我一些复印资料，包括他的写去年洪灾文。我让他选去一些国外资料。谈到水库 8 万多座问题，事故讳莫如深。又谈到潘家铮情况，拙于人际交往。是潘让卢来找我的。宗凤鸣来，意外消息：鲍判七年乃邓大人所定，本来高法、高检意见都已圈过，到邓处卡住。只有争取监外就医保命了。此种心态，6.4 与三面红旗同一命运也。同万、杨关系亦有芥蒂云，令人奇怪。只能“绝对听话”乎！

悌忠来，忙忙作文又一篇。荷兰政府借口专业不一致，拒绝签证，还得同司法部门打官司。先以探亲赴美再说。

何迪来，退还“定稿”，一点意见：毛对西方认识，关系处理，为接待尼克松之准备，从内心到外形处理（做大鞋），等待心情。

[14] 这里说的是，胡乔木甚关心钱钟书，替他解决了住房问题——在三里河南沙沟的部长院里为钱钟书分配了一套房子。但是钱从不去胡乔木府上拜访。——李南央注

1992 年 8 月 1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外廊活动半小时。

上午做吸氧机，中午睡一小时，全部时间伏案。已工作到第 190 页。

晚上看电视新闻外，看了半小时“正大综艺”。

下午洗澡洗衣，通身冒汗，半天歇不过来!

晚上到十一点。

童大林等议论：邓力群也是靠邓大人四个坚持吃饭。有趣的历史现象，反“左”，搞“左”都靠他。

1992 年 8 月 2 日（星期日）下午雷雨、中雨 喷一次

五点半起床，外廊活动半小时。

可说整日伏案，已过 300 页。八月二日讲话，韩纲［钢］整理一份，将之过到我的本子，还不如另抄一份来得快也。

中午睡着一小时。

玉珍胃痛，二次电话关心。她不赞成将那本《反党集团批判集》交卢跃刚。觉得里面还有刘澜波的东西。

一动就出汗。

1992 年 8 月 3 日（星期一）夜雨、雨 未喷

五点半起床，外廊活动半小时。饭后小散步。

上午仍吸氧机。中午休息到二点。伏案不如昨日长。韩纲［钢］所抄全部看过。八月十一日讲话和十六日两次讲话，都全部补齐抄过。废了大功夫。字迹不甚好，是否再抄一遍？难定。

下午五点大雨时玉珍来，五点半一起吃饭。有百叶丝、韭花，都合味口。

玉珍胸片，肺部有一阴影，要请这边大夫一看是什么问题。玉珍易背包袱。贺大夫初看了一下。

同何康父子闲谈，谈美欧日德俄形势，多种多角关系，各怀“鬼胎”也。美怕日经济，怕俄与（德法？）合作，被欧洲排挤，欧洲无一领袖人物。日本怕俄军事，经济出现滑坡问题。本身无资源。还有中东问题，美国经济转向太平洋，国内经济问题，布什被动。民主党上台对我对日均不利。都是国家主义，唯利是图。南朝鲜鉴于东欧苏垮情况，怕谈南北统一了，怕揹包袱。又都怕中国乱。

玉珍八点半离去，工作到十点半。

通身易出汗。

1992 年 8 月 4 日（星期二）转晴 未喷

近六点起床，外廊活动半小时。

上午李新来，吸氧机推迟到十点。人类都聪明了。谈历史形势，本世纪前 50 年，战争与革命，后 50 年冷战、核比赛，实际苏美两败俱伤。内外情况不同，苏终至瓦解。俄罗斯继续转型发展下去。今后世界联合为主，求同存异，不论主观愿望如何，经济科技都要走联合，共同发展道路。就看谁善于利用人己之长，以克己短。小战争、小冲突不断。从我们党情况看，新一代不满之至，经历了文革，事情看得清楚。太子们落选，四人落选，民心不可侮。此等事都不公开报导，这个党无前途，有一天被人们抛弃。谈滕代远夫人林一是铁道部的，都不赞成丁关根（此人现已懂左右逢源）。我们这些人读书少，搞学问是不行了的。

玉珍片子，还有好些小黑点，照的质量不好，已电话告知另拍。

“八月十一日讲”一万多字查完。加副题（论彭德怀及其俱乐部）。

1992 年 8 月 5 日（星期三）晴 小喷一下

五点起床，外廊活动近一小时。早饭后散步，增加活动。这几天未喷，今早不喷亦可，似乎不感到哮喘的威胁了。早饭后大概气压低（冷气放得迟），闷热，汗流不止。擦身无数次，换了衣，逐渐安静下来。

上下午都吸氧机，感觉良好。中医出差回来，来诊看，舌全正常，盗汗等，换药。

其他时间伏案不多。八月十六讲话没弄完。玉珍下午五点来，送好菜饭，一起晚餐。八点半离去。

十一点休息。

中医李文瑞——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2 年 8 月 6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外廊活动半个多小时。

上午到南楼做肺功能，坐轮椅从地道去的。同 89 年比差不多。一喷，立即见效，功能大多了。做完 Bi 吸氧机快十点了。午睡一小时。

下午三点前总算全部过完了。准三点韩纲［钢］来。六点三刻才离去，陪我简单吃了点东西。他补充了一些全会上《简报》的东西，有些人发言真凶。七.廿三讲话又补充了几千字，真是太谢谢了。漫谈形势，鼓励他们同经济部门沟通，赚钱才好办事，财大气粗。应当搞一本直接批邓力群这些人近年的文章，将之附录，永远示众。

想到庐山，可总括为“以民主的形式扼杀民主”。

以民主的方式扼杀民主。——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2 年 8 月 7 日（星期五）晴 夜雨 早晨凉快之至，喷一次

近六点起床，外廊活动半个多小时。

上午没做吸氧机，得以伏案不息。直到夜十一点才将 7.23 讲话过完。回头一看，实际不如重抄一遍，省时而适用。现在的原稿，不利于排字。可能出版社还得重抄。好处是文字上作了推敲。

下午吸氧机时，为喻杰想了两联（88 年去看过这位老人，应当做一首）：

京城不惯居高位，老将难忘是故乡。
天下串联红火日，山村迎接种田郎。

《中国烹饪》衞建民回信，寄来苦瓜资料，看来“谈苦瓜”是非写不可了。午睡后沐浴。

下午三点半放疗科的朱庙生（女）来，为在美国的尹　（原文此处空二字——李南央注）[15]取走一批三峡资料。尹要研究三峡事的历史。从卢跃刚的文章找到我。

玉珍五点来。八点半走。又照了胸片，没有什么问题，虚惊一场。复兴医院照得不好。

到夜十一点多。7.23 讲话大体过完。

[15] 尹：应该是正在哈佛大学读书的尹良武。李锐 1993 年访问哈佛时，他来见过李锐询问三峡之事，我当时也在场，一直保持联系至今。——李南央注

1992 年 8 月 8 日（星期六）晴 今日转凉 小喷一下

五点半起床。外廊活动近一小时。室内外温度相当。似未送冷风。

上午做吸氧机时，老干局周洁冰，曾长河等四人来。我随意发牢骚，讲自己要补发工资，及其他问题，并提到厨房问题（能源部为何不能帮忙），还扯到高狄，以示对领导看法也（对抗小平）。

下午伏案，7.23.最后一页改动过多，重抄一遍 1200 字。其他人批判发言，还可以补若干。必须明天结束，后天薛京该回，上海人该来了。

给胡昭衡回一信，他的老友王达关于三峡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

想为喻杰作一诗，得断句，亦不佳：

英烈高山共水长，梭标［镖］土铳怎能忘。
京城不惯居高位，老将难忘（关怀）是故乡。
天下串联红火日，山村迎接种田郎。

1992 年 8 月 9 日（星期日）阴

五点半起床，外廊活动近一小时。两次饭前、后均小散步。

可说整天伏案。韩纲［钢］第二次交来的补充材料全部插上，淘汰的约 1/4。再次感到帮了大忙。如此《实录》可说丰满之至了。再多也无必要了。

同廖季立通电话，贾托［拓］夫在山上服安眠药自杀事，不宜写入，因现有人在为他写传编集，否则引起麻烦。

下午李志民来，工作尚未定，留京或去外地。问清楚理夫在海南之事。党校校长，六四有些事，中宣部抓他，让他以年令［龄］退下。

1992 年 8 月 10 日（星期一）阴 喷二次

五点一刻起床，外廊活动近一小时。

今天阴沉天气觉闷，下午放冷气，如小觉凉则要小喷也。

上下午作吸氧机。

《实录》可说全部完稿，韩纲［钢］添加的资料大概用了 1/8—1/9。至少节约我一个星期劳动。

《晚毛》序言也复印来。《早、晚毛》也就全部完稿编成了。

下午三点熊蕾带周宏来，她们是新华社《中国特稿社》记者，来谈三峡，并要材料。

大妹与平生来，她们去北戴河。大胖说见王小毛经过，生气之至。

玉珍、毛竹一起来，吃晚饭。

晚上李昌来，住 412。因肺部问题由来，云光远因肝炎感染住 302。麻烦事。

四益电话：云人事已定：李代杨，朱任总理，田纪云代宋平，杨白冰进常委，如此可以也。今晚电视，李瑞环在内蒙似又放开口讲了。

1992 年 8 月 11 日（星期二）阴 喷一次

五点半起床，外廊活动半小时。早觉凉，呼吸略感不适，小喷一下。

上下午作呼吸机，感觉良好。此机现每层楼一台。小刘告我，刘祖春试用过，甚感有用。

关于“穷则革命富则修”写了一段，加在第八节，第五个问题商品经济的末段。连抄三份。可以卸挑了。

朱庙生来还三峡资料。她是科技大学 65 届学核物理的，父亲朱程，43 年在山东鲁西南牺牲（军分区司令员，黄埔的），丈夫为刘仰桥儿子（很正统）。谈医院内部大部分人员尤其中青年，对 64 大有看法。他们救护站在纪念碑东侧。两人负伤后才撤。一位付［副］院长坚持救死扶伤，调离，党委书记僵化。现每周六下午政治学习发牢骚。

玉珍明天来照片子。这样使之完全放心。薛京已回。周世田寄来的空调机已经取来，说是体积甚大。

1992 年 8 月 12 日（星期三）晴 早晚各喷一次

五点半起床。昨夜服了眠药。外廊活动近一小时。

上午做吸氧机，下午没作。三、六学习也。

早晚都喷，原因恐仍在有凉意。穿、脱衣，要十分注意。

下午三点熊蕾来，还三峡资料，又给她几份。她说可以为我打印东西，用电脑。

上午十点玉珍来，照 X 片，似有点什么阴影，透视则不见。再过半月、一月再拍一张。

五点薛京来，海南私事，并无结果。一亲属地质研究所要找出路。交办几件事。

今天文思较顺。《庐山》后记，《早晚年》前记，各二千字，都已脱稿，都含了点牢骚。

1992 年 8 月 13 日（星期四）阴、夜雨，转凉 喷二次

近六点起床，外廊活动一小时。

上午八点到九点吸氧机。晨起时小喷，略有痰。医生对前天痰又多吃了一惊。中医来看。

下午秦川、胡绩伟来，主要谈高狄，告秦川状，秦又反驳。此人欺负王若水，竟要“开除公职”，“搬出报社”等相威胁，像个流氓。关于人事，胡听到的同我相似。朱、田、杨白冰进常委，李姚宋下。李代杨，万不动，如此也可。主要解决经济。北京也换，闫［阎］明复去。

午、晚两餐吃得较多，昨天菜送得太多。

《早晚》前记又大修改，砍掉尾巴，只剩 1600 字。花城版《卅岁前》前记也作了修改，抄正。

1992 年 8 月 14 日（星期五）多云

五点半起床，外廊活动近一小时。五点美音也干扰之至！七点澳星发射成功。凡事均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准备，大概进步也快，货真价实了。一个讲真理的党，凡事怕置于光天化日之下，真有前途！去年水灾原先也想捂起，捂不住了，才又向世界求援（卢跃刚的文章才知其详）。水利部是个半水害部（在钱正英之流管理下）。

三篇前记、后记最后定稿。《庐山》零星东西也补上去了，如贾托［拓］夫及罗瑞卿谈跟我“短兵相接”。

上午吸氧机，下午客多而停。

李慎之来，将“前记”等与之一阅。不赞成“区区存心”的尾巴（散文化），以平淡为上。“中央领导同志”也可不再涉及。谈起日本人邀林克，可去，此人{虽}知不少隐私之类，也难作正确评价（水平经历所限，人还可以的）。又谈起八二年玉泉山时，无一次谈话不以骂贬结束，对主公大概是恩怨各半也（说及耀邦评价：三日无君即惶惶然）。又谈乔木曾去中山大学看过陈寅恪（这些人是无法“改造”的），不久前请钱钟书去看过他（他不能出来了）。还谈到他被打成右派时，自己举手赞成开除党籍，“与党一致”，当时痛苦，哭有泪情景。

薛京来，赵人俊来，果然要四个月。初步决定只给一本，《庐山》给二妹。

玉珍同毛竹来，共进晚餐。八点半始归。玉珍已恢复早起快步。

1992 年 8 月 15 日（星期六）阴、傍晚雷雨 喷四次下午七点，九点半

五点半起床，外廊活动 3 刻钟。

《庐山》又零星补一些。张闻天当大使时写信关心国内工业化：拿来主义与稳步前进等。

计算增补字数，大体四五万字。

上午做呼吸机时李新来，《论剥削》文，89 年写的，要我一阅。吴江“论封建”书。谈一般大学生的思想动态。湖南师大：“等死”，等老家伙都死绝也。有的教授说：“气数已尽”。

中午按约定给薛京电话，一直无人接，也不同玉珍联系，现在的年青人。

下午到晚上大雨。

1992 年 8 月 16 日（星期日）多云 喷四次

五点半起床，廊外活动近一小时。

送来的菜今天仍吃不完。

翻看吴江《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略考》，付［副］题为“儒家学说述评”，还是下了功夫的。对我是一种增加知识也。只是走马观花（18 万字），但有小收获，附录“关于法家历史演变”，能为“传统文化副效应”一节对证，加了二句话。“任法、用术、集势”。又小平 1980.8 月关于体制改革长文，批评过去封建主义在政治思想方面残<余>影响，所引用的几大段，完全可以引用过来，以补充“现行体制的障碍”，这节本来嫌单薄，加了近二千字，就可观了。题目也改成：“现行体制的障碍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总记得是引用了一段关于封建主义的话，全部翻了二遍才找着，原来引的是《决议》，邓小平的论述正好作此段“种种历史原因”的补充。晚上近十一点始抄毕。

今天是四个小时就要喷一下的局面。

上午冯兰瑞来，谈及光远家事。前妻第三个女儿几不能认父。两个女儿这次从美国回来省亲，看父病，那位继母小孟竟不让住家，只能在宾馆住一天。

午睡起来洗澡，水稍温，终引起哮喘，久久不适。

1992 年 8 月 17 日（星期一）多云 喷四次

五点半起床，外廊活动一小时。美音可收到。

上午吸氧机，治疗前后，将补充的小平讲话用大纸抄好一遍补入正稿，一切交稿都已就绪。下午薛京和赵人俊来，赵却还有去秦皇岛开会几天，要四个月才能交书。他还不是责任编辑，只有取书任务，一切不高兴都压下来了《庐山》只有交二妹了。

玉珍陪我晚餐。观电视后归。

李昌去参加了三四组的联会，说人到得多，周惠也去了。

英音广播谈乡镇企业：现有 1850 万家，9000 万人就业。90—91 年遭砍杀。温州巍然不动。现以 10%增（？）产值 1800 亿（？）无法律保障，挂集体牌子。

下午蒋振云来，谈几件事：房子打了报告（正部级安排）；出国还以为要自费；补发工资，不能照彭总办，从 120 元中算来算去补七八千元，电话已解决等。

玉珍说，七八千也收下。

1992 年 8 月 18 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喷四次

睡得尚好，三点小喷。五点一刻起床，听美音。外廊活动一小时。

上午吸氧机。下午小刘（纯忠）有事，停。

看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将昨天那一大页又彻底改动，另抄成两大页，约 2000 字。

薛京电话，那笔钱不收，照工资算。庐山是五个人，一视同仁。小雷不送薛京，说有事，给车队电话。

下午薛京来，已与上海通话，只交一部稿，要在十一月出书。似无大问题。已与二妹电话，告以《庐山》有望交海南。复蔡名相信。《庐山》再版前记又改一遍，交薛复印。补发工资问题等当面又同薛讲清，庐山处理五个人，应一视同仁。向张禹查问清楚。

晚上又工作到十点半。从新华社大事记查出 1960 年那本《人民公社万岁》的书已经印就而未发行。这真是一大补充。

今天特点是两次解手与早晚都喷。

1992 年 8 月 19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五点一刻起床，美音听得清楚。王军涛绝食，其妻六人要求遊行支持，狱政问题。

上午吸氧机超时，护士来关的。今天低烧无，昨前天曾出现 37℃，37.1℃。

看《小平文选》，补入两条。老摆着就会天天补。

玉珍送来四个好菜，一大盒饭，吃很香。陆茂竹来，张铁铮要改毛挖苦林一山那几句话，只得妥协。张实在是“老好人一个”。话水电旧事，小陆继续收集黄坛口材料。

李昌来，文件党的一段写得最差，老话一堆。他想搞边货公司，使人想起耀邦评价：熊瞎子扒包[苞]米，扒一丢一！

军委扩大会（4.20—25）上杨尚昆指责“左”时，讲了有人要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大鸣大放大运动，“搞文化大革命”一套吗。将此段加在帽子中。

1992 年 8 月 20 日（星期四）多云

睡到六点始醒。二点曾喷一次。廊外活动一小时。

上午吸氧机一整小时。高庙生来，她是冯大姐的学生，认识孙冶方。廖季立来，谈贾托［拓］夫、富春旧事。庐山吃安眠药（睡不着觉吃多次）事不要提，戴了帽子即下放石景山电厂，死因不明。当年薛保鼎也戴了帽子，廖为富春所保。当前形势因人家投资多，集资。不到通货澎涨［膨胀］。早稻积压几百亿斤，农民也不吃，设法制酒卖给苏联。现在还是物质积压问题。关于三峡首先为害四川二十年交通问题。朱榕［镕］基（廖当年要的，文革后由袁宝华收容，邓小平说用晚了 20 年）如上，可告他三峡之事拖下去，淡化、冷处理。人事九、十月才能最后定。乔石可能付［副］总书记（我想过，同李慎之谈及）。

1992 年 8 月 21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喷四次

五点一刻起床，外廊活动半小时多。

上午吸氧机，中医谈肾亏理。告以 42 岁后即断房事，睾丸萎缩，无 Sex 要求（幸老伴亦无）。他说老年同样有要求。胡厥文去世前二年尚与 58 岁秘书结婚也。似以有要求为上。《晚年》又小补二处。邓 80 年 8 月讲话是一篇极重要文章。

下午吸氧机未停时，雨亭、廷栋来。谈金老均担心我病，将拖延资料之编出。我说决不至于。陆沅攻这攻那，大讲廷栋如何。(“左”与右，廷栋是不管的）部里 50 元补助已解决。

柳思偕新夫人来（长像不错而大方)。要去《早年读书生活》。章大姐将浏阳黄徵《词林韵准》六大本与我一阅（她的秘书黄定蕙 86 岁，书主人之女)。薛京、玉珍来。卢跃刚来，谈李伯宁、林一山攻钱正英甚厉害，不准搞水库综合经营。弄到一本 80 年统计，垮坝 1000 座，却无死亡记载。我随之说中国农民国家，一切灾难承受得了，从大跃进，饿死二三千万到文革十年，别的国家垮几次不止也。卢将我这人的《龙集》事也写进去了。

陈毅诗三个“人”字，去掉二个，“诗人”改“满篇”“快人”改妙辞。卢说江李体制不变，两种不同说法，大概先后不同考虑都传出也。

1992 年 8 月 22 日（星期六）晴

五点醒来，即听美音。中韩建交，亚洲大事。外廊活动一小时。夜半、晨醒均喷一次。解手后几乎又要喷。

下半夜梦见同邓大人乘双座马车出遊，他说话困难，不断服药。我向众头演说一顿（属［数］当今人士对防“左”之麻痹也）我的分析，大人亦首肯。此为头次作这类梦。当时［是］近日“人事”变否想得过多之故。

想起昨天陈毅诗第五句“满篇”仍不对头，一句两“满”字也。还不如“诗情”。

樊大夫晚饭前来看我，说气色好多了。

哮喘时逼之感，让放了冷气，晚上好多了。

今天算是休息，只翻翻报纸。

章大姐将黄定蕙送她的大卷本《词林韵举［准]》转赠，说这位 86 岁老太太，大革命时 19 岁，周南的，当过她的秘书。风流人物，多角关系。当年就同郭沫若、向忠发有韵事也。后几度结婚，嫁过一个律师。台湾关系甚多。解放后恢复党籍一直难办，总理知道其人。

1992 年 8 月 23 日（星期日）晴 喷四次

五点一刻起床，廊外活动一小时。

今天转晴，却不能放冷气，因他室病人不允，而各室开关又不灵也。

改文献室吴晓梅访问记:《成功与失败皆因阶级斗争，谈毛》,等于重写。以后不再接受此种访问记。

现在的喷同家中略异，休息下来慢呼吸，也可顶过去，但时间过长，最后也许仍不免一喷。

下午悌忠来，荷兰塞克［奇］来信，答应帮忙，认为有理，但打起官司，则旷日持久。已向美使馆申请探亲。小妹也寄来九月三日机票（SSC 出钱)，她中旬即去莫斯科出差。让他看两篇前记，“非毛化”那段取消为好，《新皇帝》看了相当部分，觉得书名合适。

小妹仍未收到书。也许未用航空也。

留悌忠晚餐，剩饭菜算是扫清了。

1992 年 8 月 24 日（星期一）晴 喷四次

五点一刻卧床，先听美音。外廊活动一小时。

吸氧机上下午按时做了。今天有冷气，似觉快畅一点，但仍四五小时或拖到六七小时非喷不可。

吴晓梅没能改完。上午薛京来。《早晚年》交付赵人俊带走。前记将“非毛化”一小段删去，平淡

一点，技术交代算了。昨晨五点薛为赵上车站买票，很是难得。

下午四点玉珍、大妹来。一直到近九点方离去。一起晚餐。谈灼姐一家旧事，谈公公，我的少年作业，对下一代的影响。评论灼姐五个儿女均自私，李力康与张丽合流。我的心爱、贵重之物几乎全光。大妹对这个党是理解了的，尤其 64 后。

大妹电话（25 日）：赞成玉珍加入平生家庭设计事务所（土木建筑为主）。

1992 年 8 月 25 日（星期二）晴 喷四次

四点喷，复睡着。五点半起床。外廊活动近一小时。

上午到眼科配看书、远望两镜：

阅读： 右眼+5.50SC—1.25CX87°
左眼+6.00SC—1.00CX98°
P.D 65mm

远用： 右眼+2.00SC—1.25CX87°
左眼+2.50SC—1.00CX98°
P.D 67mm

遇见金传典，对我总是很热情。

下午来冷气，稍觉舒服一些。每隔四五小时即不适，非喷不可。

翻看《陆定一文集》，看几篇写自己历史的文章，还有谈四个人：瞿秋白、李立三、王明、毛泽东。还有些内容。不具体讲 28.5 布尔塞维克了，也不提张闻天之名，正反都不提。王明确危害太大。张国焘 1924 年在北京叛变过。

1992 年 8 月 26 日（星期三）晴 喷四次

六点起床，外廊活动一小时。喘情如昨。

樊大夫决定停止呼吸机，过去经验是连续二星期。勉强看完、改完吴晓梅的访问记，由薛京取去。

下午周保志先来，年初春节他因父丧回扬州去了，电话也打不通。在三峡库区扶贫，似感水利部在排挤他（可能同我元旦上书有关），建议干脆离开机关，另谋公司出路。组织部人对刘泽彭离去而称快。他回忆刘曾问过他一句：尉建［健］行如何，回答未能合意。吕枫问他愿不愿去水利部。花城总编辑范汉生来，小平录相带两盘送我。黄伟经信，因版权扯皮，《卅年前毛》要搁五年再出，此事不知薛京如何从中反映的。让他处理，甚为不快。

玉珍与小多、毛竹来，一起晚餐。毛竹送我一大西瓜。平生事她不能参加。

中央台广播，儒家文化在日本、新加坡等地经济中的好影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发展时，中国儒家文化却停滞了。勤业、敬业精神，选贤任能、正人先正己、天下为公、敬业乐群，孔子门人中有子贡是经商的。以礼待人、为人着想、调解人际关系，家庭关系。日本有儒家资本主义之说。

1992 年 8 月 27 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上 4 点、10 点，下 3、8

近六点起床，外廊活动半小时。

上午李新来，送《早年读书生活》。他的《论剥削》读了，介于理论与通俗之间，不如再加工成理论大文。他说力已不及。我说现在大问题，都无人表态：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如何发展（趋同说法，马恩曾论及），苏联问题何在？等等。他有意邀我与周惠写若干人物叙论，长短不拘，写熟悉的人。说

周惠初到内蒙做了件大事，将所有毛塑像推倒。

皮肤科取药，肚皮腰围处有红斑，甚痒。

《实录》的安全，李新认为还是要注意，不如仍印上“内部发行”四字。诗句前记中，前两句改为：

十月怀胎分娩日，无须问及母安全。

清理桌上、抽屉杂物、信件，还有几封信没有复。应当给小妹、忙忙写信了。

《实录》又补了有关张闻天两件事，从萧扬文。

下午做肩部理疗。

1992 年 8 月 28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喷 3 次，2、8、晚 7

五点半起床，外廊活动一小时。

开始看《龙集》，校核韵脚、真文、庚青之别。《狱中吟》改动多处。是否为苗儿一首？

上午做肩部理疗。

下午江书平（科技人才中心付［副］主任）来，带郭全胜送我的两盒泰国燕窝。

薛京与二妹来，谈定《实录》由海南出，二个月，湖南制板［版］、或印、或北京印。必须做征订广告。这样可请朱正看清样。合同 80 元千字，同外甥女做了次买卖人。

玉珍为小妹、忙忙买二件毛衣，甚好。悌忠签证已办好，九月三日飞美。

深感来日无多，可能只有一个“三千日”了！生活必须有计划，欲作之事（欲写之文）按计划行之，排一个先后次序。

多么想|想|无一负担，轻松而又愉快，以诗书而自娱！如此晚年可得乎？

1992 年 8 月 29 日（星期六）多云 晚大雨 1、5、11，下午 7

五点醒来复睡着。六点一刻起床，外廊活动半小时。

哮喘来袭只是要深呼吸，不是几秒钟非喷即过不去。如久歇，亦能对付，但无法做事与行动。仍主动喷一次。

《龙集》进展较顺利。主要问题仍在真文与庚青之混。

三峡三首已调动到“地北天南”。

与薛京电话，得知二妹同海南通话不妙，非送新闻署不可。冰封说可交广东教育社。即将来人开会再说，不然仍告上海可也。

观电视时，玉珍、小玲来，又为小妹买大长白毛衣一件，因雨，九点后始归。

朱庙生说人们对政治学习态度：闲谈而已。他爱人不是党员，表现好的人不愿入党，而愿入者个人想上爬也。此亦气数已尽之侧面。

1992 年 8 月 30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喷五次

六点一刻起床，外廊活动半多小时。

几乎整日伏案。《龙集》看改毕。主要还是短句长吟中的真文——庚青的麻烦。时时翻韵书，就那么三四十个字总易混淆。格律严求中，意趣有时反而逼着改好了一些。

与戴文葆电话，《实录》稿他答应帮忙。这就较放心了。他也认为要年内出。

李慎之电话，秦川说，上中下策，现在是下策：基本不动。同四益通话，他说是陈的意见求稳定也。高狄 7.24 发文为自己辩驳，真不要脸。如此党报变小丑的小字报。

1992 年 8 月 31 日（星期一）多云 喷四次

六点前起床。伏案时间不长。

上午郑伯克来，谈了颇久。从刘泽彭事谈起，找宋任穷、乔石谈：我只能横着站（如鲁迅），背后有人捅刀。陈云让来之事，不抱粗腿。居然将邓力群十三大落选，推之于我等三人。直到最近之为自己补发工资等事。他的目的似为厨房铺瓷砖而来也。

下午西北夫妇来，谈到五点。政协发言，谈三峡，五十年代是错误。对水电几十年干扰，开发大西南、大西北，都是为“反三峡”也。小赵则极力为西北不平，说我七九年回来用人失策，不该再用旧人马，张铁铮当局长不行。对汉雄则一再贬之，不能回水电，六十年代作了一些霸道事，上凤滩影响五强溪，修饰房屋加名于老太太。对李鹏看法：由三峡爬上来的。七九年时困难也略谈，当时就传他神经有过病症。认为提李鹗鼎也不当，无宏观本事（龙羊峡选坝址不当，西北就不提了，当年人家意见甚多）。

冰封来电话，《实录》可交广东教育社出。

西北说：江山不是一个人而是大家打下来的；可是几乎在一个人手上被毁灭。

1992 年 9 月 1 日（星期二）多云 上 3、7

六点前起床，廊外活动半小时。

早饭后到 416 见赵朴初，请他将“花发象牙红”再写一遍。说到自己为人、处境。七五自寿二首抄与一阅。

给小妹信写完，给忙忙二页。

一大包《龙集》资料置床头柜，都几乎忘了。续翻这些东西，发现去年在大连赠冰封等诗，颇有意思。

下午二点回家。焕然一新之感，主要还在厨房。书柜都乱了，要找的找不到。为忙忙找到成语词典。大理石压尺，齐笔等。铜尺及笔筒找不到。回家后恐得一星期才能复原。梯[悌]忠先来，苗苗最后到。薛京、二妹都在饭前到。上海吴士馀已将稿本带来，还说可能赔本。定要《实录》。冰封电话，广东教育社有人在长沙，已说通《实录》穗港两地印，二月交出，双重稿费。于是关于《早、晚年》变化一并告知，就两书全交广州了。

武汉大学柳快、席殊来。明年 80 周年，为我拍照多张。悌忠也为大家拍照多张。

王若水电话，南希要见，十日后才离京。

1992 年 9 月 2 日（星期三）晴 上 2、6、10:30,下 3 喷

六点起床，外廊活动半小时。昨夜二点服眠药。因二书出版事不顺当。

早饭后，赵朴初老来交“象牙红”字（同时给何康字）。因未及“新版”，请再加几句。于是索兴[性]到他房间送《实录》（“一览真面目”）并《早年读书》，又谈对毛之认识及根深蒂固要害，将《晚“左”》一阅。

频繁哮喘。昨晚回家，拿错了 Vonlontion，急着让护士又来一瓶。上午理疗肩炎。

下午薛京同刘道玉、李为（女、武大研究生，现在广播出版社）来。刘谈广州雪糕占领武汉市场，五辆集装冷冻车来回跑，1.5 元一支，灵活批发。纺织厂亏损。他的问题仍挂着，齐民友退以处分刘交换。带来大跃进材料。五点玉珍来。晚八点半离去。

玉珍帮我洗澡，换衣。

1992 年 9 月 3 日（星期四）晴 上 1:30、5:30、11 下 3、8、12

睡得不少。五点半起床。今日哮喘四小时必喷。天闷热。

上午理疗，加背部电热。

下午三点周子健来闲谈。谈 38 年在延安统战部，有同窑洞刘毅者为国民党特务，与延安电报局联系。常写情报。有一天早晨留下半张纸条，内有“奸党匪区”字，交柯庆施，后由王明礼送出境。周在西安办事处时，又见此人，在《文化报》当记者，在延安入党未准。国民党还是想打入党内也。又谈从新疆游敦煌路线，不可不遊。

三点体温 37℃，两次量一致。奇怪！

感觉疲惫。翻近日报纸。

开始改曾卓明写的“十七年”文字说明。

看完新闻即归房，甚感疲劳，甚事也不想做。

1992 年 9 月 4 日（星期五）晴 上 4

五点半起床，外廊活动一小时。

八点到南<楼>作 CT，因多次 B 超，肾脏有一小点，再弄清楚一下。

觉得疲倦。理疗、肩肘，电字可能过大，反不适。

又转回看《龙集》旧稿。又改正几处韵脚。

下午宗凤鸣先来，给我一些人民日报高狄反辩材料，及法院判词等。人事情一如所传，可能两老交易，也有乔、李付［副］总书之说。赵已看到田的党校录相。

黄春生来，600 字后记。谈意识形态学者应有所作为，独立为文。

张敖荣来，国务院选举未控制，李鹏曾担心袁木选不上。技术人员多，政治不太关切。

李其炎来，谈李锡铭、陈希同矛盾，他不介入，不传话，不讲不利团结话。临近解决年底换届。谈防“左”，真正开放。谈周冠五，市委十三、十四大都让选，都答应，结果秘密投票都划掉。还给我带来一大袋水果，说以后有事找他。住疗养地方，不收费也可。

1992 年 9 月 5 日（星期六）夜雨、雨转阴多云 上 4、9，，下 3、7、11

五点半起床。外廊活动近一小时。

九点正喷时，贺、毛大夫来，认为肺部一直正常。上午理疗，减轻电力两个字，较好。背部仍电热。

《龙集》又看出几处毛病。诗同文章一样，越改越要改，无法休止。

下午玉珍、薛京来。一起吃晚饭。《早晚年》已取回。赵人俊其人，据那位编辑谈，人还好，就是“肉”，办不成事也。戴文葆去了信询问。这样也好，但就担心：是否有其他原因？如“害怕”之类。防人之心不可无。

玉珍买风衣等总是买不好，想自制。我就说她这种东西买的好，买了就要穿。

上午李力安来，应付而已。

1992 年 9 月 6 日（星期日）晴 上 3、5:30、9，下 3、9

五点半起床，外廊活动一小时。美音听得尚可。

八点多去见赵朴初老，《晚错》已看完，夸奖不已，认为公道、如实，正面也讲得好，而且是真心诚意的。也认为发表出来好。说邓的伟大在抓了毛思旗子不倒（这倒是实情）。说当年人口问题，邵力

子、马寅初都提过意见，毛听不进去：人多好办事。

从湖南《毛思论坛》看到一篇《毛经济思想局限性》文（作者贺同新，外贸付［副］主任），写得不错，有材料，关于小农经济思想影响。使我加写了 600 字，插入“小农经济”一段，正好充实了一下。又抄了一份。两份都贴上。

下午三点量体温 37.2℃（两次），引起医生注意。查血无事。五点又量，36.9℃。自己也放心了。大概是穿厚衣所致。

1992 年 9 月 7 日（星期一）晴 喷 5 次

五点半起床，廊外活动一小时。

上午直到下午三时前，抓紧时间核对两书有无最后遗漏之处。

近十点，薛京和李英健来。昨天补的几百字正好让他带回复印。花城《三十岁前毛》版权无问题。《早年读书》已脱销，拟明年重印。《理论内参》一直关心长文，此次决心让李带去。谈辽宁情况，李荒已不外出，凡事不说话了。出版局说：“金［紧］箍咒”没了。刘异云又从“左”变过来，忘记了三个月前写的讲话，为人不齿。避暑山庄会，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等于强迫大家保高狄入选。

下午玉珍和薛京，姚莎莎（广东教育社）来。才知道广东出版社头头变卦了，连《实录》也不敢接了。大概这些软骨头同新闻出版署人接触，听到什么，就吓怕了。上海大概亦如此。

同戴文葆、柳思、李庚电话，大家想办法。

同玉珍说，两部书稿置案头，如同新娘已梳装［妆］打扮好了，花轿却不来接了。她也很理解我此时心情。住院两月，日夜伏案也。

1992 年 9 月 8 日（星期二）晴 上 1:30、6、9，下 3、7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坐在外廊似可顶过，但一起身说话又不行了，又得喷。

赵老将题字加注送来（《龙集》再版也）。嘱他一定要识“真面目”。

同项南电话，各方想办法。

曾卓明写的一篇，基本可用，文字修饰，加了经济方针变动。

下午志民来，送月饼。想到农民银行当人事司长。去农行也可。未定。顾委办公室贾富昌等来，送大盒月饼。顾委要散伙了。他们说，十四大将在十月中开。

中医为我开了冬天吃的丸药方。大概要七八十元，可吃二三个月。

想到一个历史问题：作为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稳定与统一总是一个基本的积极条件。在各个社会阶段均如此。因此，破坏这一条件的事件和现象，必须具体分析其利弊，包括农民战争。对儒家文化亦应作如是观。它当然是要维持封建统治的，它的发展，从孔孟——董仲舒——宋明理学，必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不能以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眼光，对之作评价，只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作分析评价。因此，空想社会主义，儒家大同学一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它们都超越了时代。

李文瑞中医，星四下午在院。——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2 年 9 月 9 日（星期三）晴、夜雨 喷五次

六点起床，外廊活动近一小时。

看王维佳文字叙述，三万多字，差劲得很。历史背景弄不清楚，文字啰唆之至。提出再写 3—5 遍才能用。

两书稿搁在抽屉确令人不快之至。还没有好办法排遣。

上午薛京、李英健来。《晚年“左”错》让他带去交《理论内参》即用。两书动员辽宁出。可赚大钱也。

下午玉珍来，两样豆付［腐］菜极好。为我洗澡。

何康送满天星与百合一束。前者为西藏独产，内地长不出。

不到十点上床。

————————————————————————

室内花木生虫，灭虫法：

洗衣粉，溶于水，喷洒长虫处，枝叶、花、土。其他草木灰水，肥皂水，烟叶水均可。

1992 年 9 月 10 日（星期四）晴 24 小时喷 6 次

五点半起床，外廊活动 50 分钟。

上午写信，为《水利人物志》写释文。复黄伟经与平江信，陆兰秀文寄戴文葆转《人物》。薛京来即带去。

下午将曾卓明、王维佳两篇文字叙述（共七八万字）改好，写了意见，并改雨亭等长信（给陆沅先打电话），算是认真做了件事。

哮喘频烦［繁］。下午恢复吸氧机 Bipap，只稍觉舒服一点。

有意到外廊吸冷空气。

上午理发、洗头。

1992 年 9 月 11 日（星期五）降温、阴夜雨 上 1、5:30、10:30,下 3、7、10

六点起床，外廊活动近一小时。忽拨美音，听得清楚。

王若望在纽约开记者招待会（9.8），自己如何叛了这个党，应学蒋经国“还政于民”。更可以放肆乱讲了。

上午吸氧机，理疗。中午靠沙发休息。

下午两点半小雷来。先到部取回《读书》15 本。约三点到家，玉珍在厨房忙碌之至。

随即王若水和南希来。谈话过多即增喘意，只好听他们多谈。麦克法夸尔现停教一年以便写书，我的字幅已改悬他的办公室了。明年科罗拉多会，会去参加。戴晴表现甚骄傲，郑必坚出言不逊，在饭桌大批美国人权问题等。王不该接见沈彤其人（24 岁），夸大自己同天安门关系，被一一揭露，不可与交。

小妹托带的信是 8.3 写的。看到三峡信，想要新出的书。将做子宫摘除手术。信中谈到如克林顿上台，关系会十分紧张。

1992 年 9 月 12 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喷五次

五点半起床，穿两层衣裤并厚睡衣在外廊活动。

上午改好一本《龙集》并《实录》送何康。

继续修改《龙集》并增诗。《走》等列入。争取出院前将新编脱稿。

下午四点玉珍送衣服来。一起晚餐，八点半回。

看电视新闻时，同赵苍璧闲谈。夫人 74 岁，生 12 个孩子现有九个！45 年从陇东调延安，因此他并不当年认识我。

着手写《记黄克诚》。开了个头，引出他谈自己经历。

1992 年 9 月 13 日（星期日）晴 喷 6 次，最短间隔 3 小时

五点半起床，外廊活动一小时。

八点半起身，到民革彭清源处参加武大校友会。乐山时期。到人颇多，我将蔡名相信件带去，与王焕葆、杨静远（杨端六女）等传阅。有人谈到，蔡某在乐山不仅是对立面，且为带人抓人者。我即席讲了篇话，既往不究［咎］，世界正在大变化也。杨维哲来，送月饼一盒。人事大局，江李体制维持，江兼国家主席，朱榕［镕］基进常委，成立中央财经小组，江兼组长，李、朱副之。乔石到人大，万、杨等均退。田到政协任第一副主席。姚宋都下，胡锦涛可能还进书记处。这样尚可也。

十点半即回来。

下午四点决定到定一处，谈得颇融恰［洽］，关于历史，还是强调党不能分裂。王明、张国焘两次都避免了。杀人让其杀。王还七大保选，张妻送出境（一个很老的女同志）。许世友留下继续革命（是第一走狗）。于是稳住了整个四方面军干部。七大后几年即胜利。团结是第一要义。苏联分裂了，赫鲁晓夫也是个草包。戈尔巴乔夫使党分裂。28.5 个问题，王、博、洛甫、何子述（下落不明）、王稼祥、沈泽民是头等的，杨尚昆、凯丰还是二等。夏曦原来右（陈独秀路线），后来“左”。弼时讲过山沟里没马义。为人正直。二四方面军壮大有功。我强调了民主法治，不能老人治下去，一人说了算，毛错即全局错。党内部应有民主。谈到他的序言，关心和尊重他的人，都认为六四等不应写。他表示接收［受］。说章罗也是好久没人提了之故。问我对现在班子印象，我说“走着瞧”。讲到 4.25 军委扩大会，尚昆讲得很严厉，还有人要搞文革，江一字不提“左”，党校讲话只说“左”是认识问题，右则立场等。

关于反“左”写信事，口头否认，但不坚决。

从《文集》谈起，《解放日报》时许多好文章为何不收入？说忘记了，“一记者”也要否认。

只说老了无用，脚肿、手指也痛。安乐死通不过。

一开头即说：这次什么会都不再参加了。

对美出超 120 亿美元。——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2 年 9 月 14 日（星期一）晴 喷六次

五点半起床，外廊活动一小时。美音似又不太遭干扰了。

上下午吸氧机，并做理疗。

《龙集》改不完了，必须结束，加入几首家庭生活的。沙石峪、林县与太行三谣，补不补入呢？看来后者受大寨影响较大，前二者问题不大，已经过历史考验。

薛京电话辽宁《理论内参》停刊了。于是萌想是否直寄乔石，党校能否一刊。

玉珍查体，下午不能来。自制饭食，消灭剩菜。晚上补要了一两面，汤中辣味呛喉，也因四小时时限即到，引起可怕咳喘。用水、饭清喉并立即喷雾，才渐平复。这是一大教训。

昨夜一直睡七个小时未翻身。

辣汤呛喉大教训。——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2 年 9 月 15 日（星期二）多云 喷 6 次

四点醒来（昨天五点），小便时喷。五点三刻起床。听美音关于人口问题。国外对只准生一个政策有反感，关键是：妇女地位，有合格人口宣传员，节育手段可靠。整个还是文明程度也。西方大概随资

本主义发展早已解决，而虑者在人口停滞或减少。过去将优生学也视为贶义东西。阶级斗争教训无所不在。

整日为《龙集》收尾，带来旧资料全翻一遍。当年俞润泉、谭业伟、钟叔河、潘家珍等是真花了时间的。词的格律更严，我的出格之处更多。

薛京电话，似有转机：同倪为国联上了，就会来京取稿，由上海三联出。元化亦来电话，曹未说就是因合同“一年”之故。还是愿意出两书。二妹也来电话仍争取。

上下午吸氧机，理疗。

玉珍下午来照胸部，在南楼，医生已忘。将旧片留下，请贺大夫再帮忙一次。

医生嘱后天出院。上午作了肠胃透视，要等结果。肾脏 CT 无事。

1992 年 9 月 16 日（星期三）晴 喷五次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廊外活动近一小时。

将档案馆交来的上海、山东、陕西及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事等看完。大体都可以。

上午理疗。吸氧机未作。医生说定，明天上午出院。

下午朱鸿来（空军离休），抗战时在苏北同黄老一起，党籍问题挨整。谈黄老旧事。同田颂尧的误会，调到徐海东部任政委时，坐冷板凳。吃士兵饭，睡冷炕，开会无人到。当旅长中央未批准，闹情绪，开批评会无人发言。黄老开口，忌恨更深。往东发展，还是豫苏皖原地（彭雪枫挽留），只好报中央，归华中局指挥。打仗，刘无经验（徐海东打惯运动仗 ，同日本人打吃过亏）。遭不信任，派一电台长来（最后调回，方警觉是派来的，怕与中央通电）。赞成我专写老右倾。十月一日生日赶不上了，不要紧。上海《解放日报》要登。

晚上到陆定一处，他还只看了个开头，说很简练。答应一星期内退我。问我是否要发表。谈秦城旧事，做［作］诗得快乐（平生文字难成狱联）。又说老了，一身疼，不得安乐<死>事。知道乔木已得癌症。似乎不确知顾委要解散。说尚昆还成立个小组事。

1992 年 9 月 17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一小时。将杂物归入口袋。

早餐后，薛京即来，帮助整理杂物。已同王申生通话，倪已入三联，可以照条件办。

玉珍近九点来。到各邻居处告别：何康、章、帅大姐、赵苍璧及夫人（一个很贤惠的陕北妇女）。章大姐精神压力过大，内脏都还可以。极力劝慰。

近十点回到家中，阔别两个半月也！

恢复正常吃饭。

1992 年 9 月 18 日（星期五）晴 喷五次

六点起床。早晨没有活动。喘息整日威胁。

南屋一大堆资料袋箱，何日能动手清理。

昨夜我入睡后，李慎之来电话，乔木报危。今上午通话。有一清华老同学（女）劝李去一看望。慎重考虑，不去为上，攀高枝？

项南电话，国际文化书社（安全部）出。但时限尚不清楚。

1992 年 9 月 19 日（星期六）阴、夜小雨 喷五次

六点起床，阳台小活动。

整日觉困，不想做事。东翻西翻，也不想整理南屋之乱。大概仍同喘息威胁有关。

上午陈铁如和临沂三位客人来。他们去美国、加拿大参观。漫谈约半小时。过去之不重视知识分子，损失之大。现在 14 大宣布代表文化程度，70%是大专，似乎觉得到这个问题。他们说下面问题仍多。

接黄伟经信《卅岁前》以［已］付排，《龙集》如故，只等稿到也。

宋秘书电话，陆定一已将长文看完。小雷取回。看出一句重复句（注意到要发表也）。

田方电话，想将最近三峡文集成一书。

同朱正通话，他明天起程来京。

上午周世田、黄乃先后来。小周又带来新出按摩器（国产的不行）。空调也奉赠。他的公司要在北京设办事处。现以广西为基地，做地皮生意，并建住房。黄乃到大连开会，他的盲文方案已基本通过。准备明年访台，要同薛君度夫妇摊牌：大姐遗产平分。

中午在南屋睡着。大张利来，玉珍不在家，顺手将我反<锁房内>。

晚饭前同玉珍下楼勉强散一步一刻钟。空气太坏，“吸毒”也。

1992 年 9 月 20 日（星期日）阴 喷五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今天还是受喘息困扰，不能作丝毫体力活动，看书亦少，不能多谈话。

上午请小瑞来，放了邓南巡两盒录像片，是否还有另外的“内部”带？正放着，林华来，听到田方转述我讲的“有钱先搞浦东”。亦认为我那篇上书最得力。最后还放了香港台为我的三峡谈话（还有黄万里的）。

下午续看几盒家庭录像，看到二姐，甚为难过。

晚上毛应民来，他已批准入浙大读书二年。送我一把宝剑。《毛年谱》山西拟出版。

玉珍开始为我点眼药。伏案一久，眼睛昏花得不行。

1992 年 9 月 21 日（星期一）晴 同陆谈 上午 1、6、11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觉头有点昏眩。玉珍为量血压，高压稍低。

下午三点半到北京医院看陆定一，听他对长文的意见。本身谈得少，还是话外题为主：

不要挖苦句子（文中没有），没什么辫子。过去总是紧跟，不打压我 13 年，还是跟。“左”跟王明一样，办法一样，比王还多。老早就讲过“过火”一点。从农村出来的人，打天下，唯一者。（我说他马义无兴趣）（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古人多矣）。五元帅均旧军人出身。不要海陆丰的人当兵（语言障碍），海陆丰未建军，失败。到陕北，要“板子”（女人），语言问题如此大（有贾托［拓］夫）。经费从哪来？毛打游击，能支撑下来不易。一套供给制（团长袁逃跑）几百万军队无叛变者（同蒋比）毛确高明，抓问题要|要|害。讲自己经历（反右前），整知识分子，陆问多少？大概 3%—5%反革，要陆挂帅，打一大片。停下来甄别，权交还给罗（毛赞：“有大将风度”）。长征时过年，只发一二毛钱，不容易。顾向导也得花钱，善用人。刘伯承对毛如此忠实。从白军过来的人被杀掉不少（宁都暴动，李振同等）大革命失败后搞考验；广暴后，派广州人回去，工会主席周文英，当然牺牲，共产国际压下来的。

时机好，八国联军，二战后只剩下一个美国，千载难逢机会。可惜冷战对抗（我说错在朝鲜战争）（中国胜利同蒋介石想搞清一色有关，不听马歇尔和调，否则南北朝，形势也难说）。

毛问题讲不完。讲一下功绩好。人才不可多得，都感激他。革命胜利不易。胡乔木狭隘，书生气，

八大陈毅起草过朱总报告（陆起草的），不要搞咬文嚼字。三次大战没打，苏败，美也垮。

他谈到也写了他一段（公社化）。自己没注意，应先改掉才交他看。

润四月十八陆生日。

1992 年 9 月 22 日（星期二）多云 喷三次

六点一刻起床，头昏稍好。活动半小时。

上午陈叔平引泰伟斯、孙万国来。澳大利亚学术界欢迎我去访问，作为大事。除悉尼、堪培纳、墨尔本三地外，还望去到别的地方（水电），时间在明年三月中到四月中（秋季）。最后谈到必须有随行人员（生活到政治）已完全接受。他们想下次谈大跃进等问题。

徐滨来，“黎澍自选集”题字不能再拖了。

李慎之电话，五日开九全会，12 日开十四大已正式通知。晚上广播证实。已无法抱任何希望了。

下午稍稍动作，清理医院带回书件，就觉疲累。难道真有什么病吗？玉珍关心备至，顿顿吃药，三次点眼药。

武文生几日前拿去的三峡长稿，《今日东方》似已无望。

1992 年 9 月 23 日（星期三）小雨、阴 喷三次 上 5，下 3、10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接杭州省党史办电话，催文章。随即打草稿：《陪总理视察新安江工地》。

头昏眩已好转。

陈叔平电话，泰伟斯已向大使馆讲好，可二周内办好签证。

下午三点同玉珍去文津街，为我买拖鞋。游 500 米并不觉累。先在小池泡了几分钟。游完后大洗澡（肥皂擦身），觉精神大爽。近三个月荒废此业亦。

1992 年 9 月 24 日（星期四）多云 喷三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秦川、陈四益先后来。谈高狄挣扎情况。中宣部可能让郑必坚去。高狄无奈去峨眉，车祸，四川省委付［副］书记等重伤，此人只轻伤。江等还想保，尚昆从《人民论坛》生气，乃投机分子。也引起曾庆红反感（谈话时对曾说：还是你们高明）。《瞭望》“知人论世”大大挖苦此人。

光远电话，肝炎可望过去，但闲不住，不愿卧床。忧虑人事，介绍《人民论坛》图片等可笑情况。

下午到顾委参加全体会，通过向十四大报告。李运昌发言仍左得要命：一定要写清楚赵紫阳问题，还提张显扬、胡积［绩］伟文。吴富善说前五年积极作用，后五年消极作用。项南告我，小组会时，吴说：一个付［副］主任，搞掉个总书记（项南从远处移坐我旁，说两书有两处愿出：东方（人民）与国际文化）。李还说有股逆流要李鹏下台。军队的人则关心看文件。最后薄一波讲话，莫明其妙提出《历史潮流》如何两人找他题辞，如何光火，报告江总书记，冷处理。然而［后］转问我，李锐写了文章，又说什么罗浮（出书？）八个地方提到李锐同志，还说还有胡乔木。我当即大声吼答：批“左”，拥护邓讲话，难道错了，犯了法？只准“左”，不准批“左”？我的文章可印发大家看嘛。什么八个地方谈到李锐，根本不知何事。散会时去质问薄：文章你看了没有？看了。有什么错？没有（似讲了“不该攻个别人）。什么罗浮，原来是一部 71 年党史八集电视剧，内中提到我有八处。今天发布会停开，出来遇见黎虹，他也不知此事，说乔木病了一年多，快死了。薄还说，我们私人关系好，庐山会议时如何(说

不清)。

1992 年 9 月 25 日（星期五）晴 喷三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作字：“黎澍自选集”。写了十几份。为科协赴台敦煌科技展览：源远流长，先人厚泽，发扬光大责在吾侪（此事为星期六上午）。

朱正和黎体贤下午来。民进中常会已散。他的常委大概不会保留了，他不愿随和。借来冯友兰的《中国现代哲学史》香港版，国内出不成，内有毛泽东一章：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建设是空想的，文革十年是荒谬的。晚年自我“自由化”了，才能有此收获。同李慎之电话，告知见到此书。他曾谈过“两仇和解”同一律问题。

下午游 500 米。颇痛快。到照相馆拍护照半寸。

1992 年 9 月 26 日（星期六）晴 喷三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一早去看秦川，高狄下台，精神焕发。

倪为国已谈定两书，即来京取。许医农恳切要求要《早晚年》，托柳思、朱正说项，同薛京也通电话。薛让她直接同倪商谈。我倒是愿意都由上海出，影响大一些。

闻说乔木病癌症，过不了十一，考虑再三，两人历史关系，支持《庐山实录》等等，下午特去 305 医院。遇见女儿（1941 年生），在用呼吸机，有体温，医生不让入内。同女儿谈，1939 年相识并留在中央青委情况。

游 600 米。颇舒畅。

1992 年 9 月 27 日（星期日）晴 喷三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三峡工程定案后访李锐》12000 字，细审一遍，全部重写。乃武文生、王德禄所约，一个港刊《今日东方》未能出版。总算将稿退回。王为《自然辩证法通讯》记者名义。看得头昏脑涨［胀］，小有修改。如“赤膊上阵”等刺激字均去掉。田方下午取回。《炎黄春秋》将我的“回忆南宁会议讨论三峡问题”刊出，题为　　(原文此处空——李南央注)四个小标题颇有意思。编者用了点脑子。

黄乃下午来，为盲文方案又有一人还在干扰，成七绝一首来推敲。

西北来电话问候。将去康定参加 40 年活动。

1992 年 9 月 28 日（星期一）晴 喷三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朱正将《晚年错误》又细看一遍，小有改动，基本过录。晚十一点半毕。多日不作夜工了。

下午和朱正、玉珍、小雷一起到天安门广场一转，了解到喷水池还是铺设管道，现场有操作设备。花坛、山水景物，也只有吸引来京人，快照摊甚多。

乔木早晨 7:15 去世，办公室得到通知，明天当去家庭灵堂。晚上李慎之电话，表示也去一下。他没有同社科院郁文一伙人去。

许医农电话，力争《早晚年》，也同倪为国通话。薛京、朱正都主张满足许的要求。邵燕祥三日飞

贵阳，可以带去。

谭壮因心脏病于星期六去世，儿子夫妇来家，说父亲对自己身体很不注意，这次是随市人大考察团去平谷农村爬山发病。在友谊医院，又看重胃出血，两次胃镜，而注意心脏不够。儿子刚从美国回，从外刊知《历史潮流》，特借去一阅。知道我与谭壮的老同学关系。

温济泽晚上来看我，劝他少作外出活动。

1992 年 9 月 29 日（星期二）晴 喷三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北大法律系研究生周虎来，谈他们有一帮人相［想］趁天皇访华，递交一信：道歉、钓鱼岛、赔偿民间三事。到大使馆被门里所阻，只好邮寄。校内搞过“国情研究组织”为此等事的调查（有一结果表），校方半容许半干涉态度。军训学生回校有对教师讲课打小报告者（自由化），军训时天天搞思想汇报与相互揭发。今年招生不满引起大波。校长名“吴三票”（水票、早晨跑步票等），甚为反感。谈时薛京、朱正在座。之所以找我，是认为我在老干部中属思想解放易于接触，同情学生之人。约谈一个多小时。

倪为国节前不能来。《早晚年》决定给许医农，倪保留“晚年”单出。最后还想加几句北戴河会议之空想思想。

下午三点一刻到乔木家灵堂，谷羽与子女在旁，双手紧握以表哀忱。

游 800 米。遇武衡，周子健，谈及全体会同薄一波争执事。周说我气大，薄其人一顶即软也。实际是他输理也。

1992 年 9 月 30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早年晚年》作最后一次修饰。薛京同倪为国谈妥，让与贵州。但《晚错》长文，贵州不愿同时出。倪要节后才能来。

薛京送来 9 号文件（思想宣传问题），老温要看。

下午四点和朱正到邵燕祥家，将《早年、晚年》稿请他带去贵州。闲谈一个多小时。《潘汉年传》、《叶浅予回忆录》等均可购来一谈［阅］。借我“郭沫若与　　”《新潮》（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传说文艺界怎办，上面有人说：让他们一天天烂下去！可怜的中国文艺界。

1992 年 10 月 1 日（星期四）多云 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将《陪周总理视察新安江》稿打毕。

《三峡定案后访李锐》清样来，同朱正抢着看完，老眼昏花矣。

李慎之电话，云乔木遗言：两个基本点抓住一个就好。

1992 年 10 月 2 日（星期五）雨、阴 喷四次

近七点始起床，四点醒小喷一次。

没有作活动，抄改《陪周总理视察新安江》，3400 字，上午让小多快件寄杭州党史办马招云，邮费 14.5 元。生平寄信最昂贵者。前两天，玉珍连接几次电话催，不能再拖了。

很觉疲劳，似乎从未感动［到］伏案后如此疲劳。

胜利、小多、小琴［芹］三家大人小孩九口都来，吃饭非常热闹，我却吃得很少。

这几天也便秘。

哮喘没有过去，似乎去年也拖了许久。从空气说已无甚威胁，但天凉了，体质已难适应，内因为主了，如何是好。玉珍见我喘情很是着急。

1992 年 10 月 3 日（星期六）晴 喷四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杜润生来闲谈，问顾委全会情况，告以经过及薄之如何听到陈云“十四大不干了”，“你们如何自考虑”。如何作［琢］磨，问秘书，终同进退，获得称许。又谈及同我交锋事。大局已定，不好不坏。问题在如同当年“平生干了两件大事”，64 不能自我否定，盖棺之后也由不得也。

下午安志文夫妇来，谈人事颇详。确与李鹏谈，权力太大，以个人批准几个省又上 100 万吨乙烯为例，将姚也置一边。江闻首钢之行后颇慌，忙趋问，言应抓经济（江跟反和平演变甚紧，盖接受前二任教训也）。遂成立财经小组，江组长，李朱副，朱为秘书长，以抑李权。刘华清进常委，杨白冰进政局，75 岁以上全退。杨汝岱亦退，换萧秧。

建南维哲夫妇金婚，儿女设宴庆贺，请我作客。想不好送什么礼物，不如作诗并书之为上。

风雨阴晴五十春，
世间难得是金婚。
同床同梦同忧乐，
更喜承先有后人。

1992 年 10 月 4 日（星期日）晴 喷四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十点到北京医院同乔木遗体告别；三次告别，心中亦安，没有见外故人。虽说这十多年来，神貌俱离也。（晚上电视，即火化，未行告别仪式!）

上午什么事也没做成，想清理桌子，将开会要带之件找出，也懒得动，精神精力两不济。

下午人客而流：厦门大学讲师张小金来北大进修一月，带我台版《毛思中国基因》，言及厦大沉寂，福建陈光庆反和平演变，搞社教运动甚积极。　　（原文此处空三字——李南央注）（《光明日报》女记者写万字文，由朱正接待交谈，我不预［与］闻。）

朱维明［民］来。言人民大学怪事，“左”派都摇身一变。研究生部主任周新成三月间大骂邓是退休干部，带家小坐专列南巡，首先要批资。现在都在学他写的书。李铁映在教委说，我们是行政干部，不能不紧跟，你们在学校可照讲自己｛话｝不误。朱拟画日本南京大屠杀。

杨纯来，同朱维明［民］一起谈天皇访华事，她访日归来，日本人谈往事痛哭流涕，甚为感人。

韩纲［钢］来，送我《乔木文集》第一卷，谈沙健荪［孙］据说调人民日报，此人坏透，曾告密陷害沈 X（研究太平天国的）[16]。文革中去苏联使馆，被枪|枪|毙。答应为《晚“左”》扩充 1/3。

最后王若水来，关于高狄情况一份小材料。留晚餐。来车同朱正一起离去。人民日报人换的太多，极堪忧虑。高狄近来各省游山玩水，四川聶永贵死了，报社不要去唁电，与高无关也。姓社姓资一段是他自己加的，欲嫁祸于人。

[16] 沈 X：应该是沈元。——李南央注

1992 年 10 月 5 日（星期一）晴 喷四次

四点醒来不能入睡，五点起床。清理要带的资料等。给小妹写信，告不要将卵巢全部切除，张丽有教训，医生也不主张。给彭清源信，以便蔡名相来时找不到人。沙地突来电话，让写一幅字为纪念黄克诚诞辰九十岁。只得将“可以交心人永诀”章［书］写好于下午送去。

十点半到海军招待所，住 519，甚疲累。听薛京唸了近一小时《报告》。午饭颇丰盛，有烤鸭。饭后遇项南，一起散步，遇任仲夷，回房间后，韩天石、周惠，五人漫谈到三点始散。传乔木有遗言二：过去一些老提法，如东方、西方不要提了。两个基本点抓一个就行了（那当然是四个基本原则），可是相反，乃改革开放也。觉得有趣，或不可信（乃断断续续向谷羽、黎虹说）。周惠发现生平最后一句：“全党学习模范”，极不以为然。又说《历史潮流》前一两篇挖苦讽刺不好（而不言全书意义）。王忍之等四人下台，还是李瑞环坚持，还要保存面子。床卧一小时，未能睡着，起来看《报告》。晚饭前光远来，拟谈市场经济问题，宏观控制不能走计划老路。认为江之靠“左”派可作结论也（我说是鉴于胡赵之“右”也）。“左”可取消，对正确而言，左中右都不对。

1992 年 10 月 6 日（星期二）晴 喷三次

昨夜睡得尚好。六点起床，听美音。七点下楼活动一刻钟。

上午开会，薄宋来向大家告别。握手时我对薄：长命百岁。传达小平关于《报告》意见，农村两个飞跃，第一废除公社，第二集化、集约化。大家弄不大清楚。第二个飞跃又说自愿，条件许可。难道现在已接近此境界？周惠第一个发言：拥护高瞻远曙，但农民经不起再折腾了，以顺义县规模经营为例，多少合同作废，收了，后来又放，农民不要了。杞人忧天也。中饭后周又来房谈此事。光远讲市场经济理论。

午卧后起来准备发言资料。下午会我第三个发言，讲：1）经济终于发展到市场经济，摆脱了马克思与苏联。讲股份制问题。王明“左”四年，我们 20 年，才找到出路。2）防“左”唸了杨尚昆 4.25 军委讲话一段。殷鉴不远就在夏后之世[17]，6.4 后两年“左”成什么样子，政治局委员中有人“左”么。百年不变，小平逼得南巡（反“皇甫平”），令人担忧。3）意识形态，续讲高狄问题，到现在才解决。李瑞环空军司令，有地下总司令也。[18]沙建荪［健孙］问题。《历史潮流》因无处刊“反左”文才出书。4）教育，大学令人担忧。应派人去检查几所大学。5）三峡问题。杨秀山响应，大家动容。会后向守志说，发言整理登《简报》，有学识。

晚饭后项南来房闲谈。陈立夫送字，态度势力扩张，李登辉暗中保护。陈传话给项：武力威胁不要取消，但宪法、国家主席死于非命，如何统一？最好“不三不四”（三民主义、四坚<持>）只有多党制才能统一。观电影《老娘土》，瞎编。

1992 年 10 月 7 日（星期三）晴 喷三次

六点差一刻起床，听美音，并窗前活动。下楼散步，遇安志文，谈各地开放卖地，恋爱多成婚少，及股票问题。他认为不必过于担心；地皮|不|炒也涨不了价。总之得付学费。

---

[17]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出自《诗·大雅·荡》(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一首诗)，意思是殷人灭夏，殷人的子孙应以夏的灭亡作为鉴戒。

[18] “六四”后李瑞环主管意识形态。这句话的意思是李瑞环实际是个“空头司令”，宣传口如人民日报、中宣部的人并不听他的，只听“地下总司令”邓力群的，坚持宣传“反和平演变”、“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一些“左”的东西。——李南央注

上午仍小组会，关于机构改革，国家各部不取消或改变职能，大中企业活不了。谈到无事不可用钱买到时，甚至人事。于是我插一句：中央组部一付［副］部长问题，不过七年秘书。吕东说首长乃宋，即刘泽彭也。

下楼遇建南，告以金婚四句。

下午到顾委全体会，本以为很快如仪通过报告了事，不料张才千以不民主为题，不赞成取消顾委，遭薄顶住。周仁杰马上发言：为何不让大家讲话，要采用这种独断办法。于是一边倒之势不可收拾，一连十一人发言，反对取消顾委，从国内外形势等等提出理由。李运昌最后发言，竟说绝大多数人不赞成。在场常委们一言不发，薄只好说明天再开一天。宋任穷帮腔竟不起作用。

小雷以快速赶回吃晚饭，饭后经外二环路回家，接玉珍来观《秋菊打官司》，恰与张才千、项南坐在一起，大家举起大拇指表扬，我说打了一场遭遇战。

夜与彭清源、王若谦电话，商量蔡名相来如何接待。

1992 年 10 月 8 日（星期四）晴 喷二次

六点起床，听美音。房内活动半小时。下楼散步后早餐。

上午仍小组会，除黄华、刘澜涛、陈丕显赞成撤销外，发言者都赞成保留。向守志且以国际形势影响（中国有老一代在不可侮）极言决不可撤。

下午大会，薄一波讲清原委，是邓在常委八月底九月初会议作的决定，只能服从，他是执行者。也作点自我批评，通气不够。

会后回家。为建南夫妇新［金］婚作字。诗改作如下：

风雨同舟五十春，
世间难得是金婚。
民生国运共忧乐，
好在承先有后人。

王著谦电话，已同昆仑饭店联系。蔡名相到时直接找她。

同项南散步时，他谈到 913 事件曾去过毛家湾，林彪卧室，大床、木长凳，无沙发，白木屏风上自写铅笔字：喝温开水，早食七粒生花生，吃点芝麻好等。叶琼［群］卧室四门，床头柜中无数保险套，周围茶几桌内尽男女裸照等，还有人造乳房，军人不知为何物。

1992 年 10 月 9 日（星期五）晴 喷三次

六点一刻起床，未作活动。早起即重写赠诗，因重复一“人”字。后来才想起因一二句改作，又将位置颠倒了。下午回家后又重复（新买纸五张）。

上午十点半顾委全体会在东大厅开，我早到，吕东让我去坐正中第一排，说不敢上电视，坐边座二排。高扬随来，漫谈中露出他对反“左”的反感，说有些人以凡事即随意批“左”。拒绝《党建大辞典》题书名、作序（不赞成此种凑合 1700 万字的东西），结果薄支持了。散会后照相（方强要赶抢到正中位置，可笑）站在二排边上。然后到西大厅聚餐，与汪道涵、光远、高扬、金明、贺晋年等同桌。大家先序齿，我最年轻，汪、于大二岁。金明大病后，仍能茅台随意干杯（我约喝三杯），高扬亦能喝。汪健谈，说李登辉是骑墙派，我说是否暗中支持台独。入餐厅时遇见李鹏，见我着西装，说也穿西装了。我说这还是 1952 年去苏联时做的（让他不要忘记旧事）。他说，没再做过新的。二位来敬酒时，江说李锐同志还年轻吧。我说七十五了。他无法不对我应酬一下。同李普电话，他肯定说江是“左”派。我有同

感。南巡讲话后如此|此|迟迟不动作，保护高狄等人。大会堂的美食不亚于钓鱼台。

下午全会只用了 12 分钟，行礼如仪最高速度也。

回到家里，重新写了条幅。

晚看电视剧《新房子老房子》至十一点。

1992 年 10 月 10 日（星期六）多云 喷三次

昨夜喷雾上床。晨三点半喷，六点起床又喷，九点去开会又喷。早起听美音，布什批准中国留学生二年半即可获永久居住权，以对抗中国之“不尊重人权”（除非保证归国学生不受虐待）。找出笔墨印泥等赠蔡名相。《读书生活》P.46 也改正。

九点到中央台参加《帅大姐》电视连续剧座谈会。熊清泉、吕枫等人，广播部并潇湘厂导演等三十人左右。我因要早退，吕枫等讲话后我提前发言，接着主演王玉梅谈到“人”的问题（她讲得很好，从忆孟荀老讲起）话题，说帅之伟大还在党内历次“左”倾路线时坚持正确立场，最为不易，那样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

十点半回家略休息，十一点廿到和平门全聚德，宴请台湾武大校友会蔡名相，由彭清源处安排，王著谦、欧阳一（石家庄来）、左恺、杨静源、王焕葆等参加。蔡大概是国民党中上层人员。谈到台湾现尚有武大校友 100 余人。饭后送杨、王等，二点半才回来，即同玉珍去八宝山向谭壮遗体告别，同孩子们握手时，极感悲恸，“壮伢子”走得太突然了。回家卧椅休息一小时。六点差一刻到中国大酒店参加建南、维哲夫妇金婚，谷牧、吕东夫妇，李人俊夫妇等约六七十人，很是热情（气派与豪华空前也），我的诗大概很得父母与全家欣赏。来宾我第一个讲话(诗情与建南所讲内容一致)。西餐，强吃了一些。八点多散席。今天收获在与谷牧干杯，颇友好。李淑铮问我还在写什么。

今年 7400 亿度，世界第四位。——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2 年 10 月 11 日（星期日）阴雨 喷三次

昨夜回家，十点半上床。睡得不甚好。哮喘总威胁。

萧延中电话，说加拿大华人在译《实录》，已完稿，拟在美出版，版权报酬问题问我意见。告以修订本今年可出，并告《晚错》长文事，请他协助增加内容。他已恢复党籍，教课甚忙。

许医农信，要有关写毛书目，并八 0 年发言稿修改本。

上午泰伟斯、孙万国来，大使馆又有新的表格要填，随行人员是另一种表。交申请费 550 元。他们想知道的问题：1.五十年代自己的行政经验，决策过程。经济、中央决策过程。56 年、庐山、反冒进、大跃进等。2.晚年毛。3.林彪问题，经济、外交决策。4.合作社、农业辩论。（想见杜润生）

秦川来，王若水给我他的评报（《谣言》）文及张扬文。高狄最后仍在提干、安插人。

吃了一天家常饭，舒服之至。我们无富贵命，吃不惯宾馆伙食与宴会酒席。听报告总不如座谈也。

1992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一）晴 喷三次

六点起床，未作活动，整理好请朱正同许医农通电话要谈的事项并修改的细节（八 0 年《决议》草稿讨论会发言、总结三稿）。《实录》定稿，韩纲［钢］抄写部分也请朱正一阅。

八点半到人大会堂二楼出席 14 大，听江唸报告，整整二小时，很不容易（我会声嘶力竭）。同武衡、光远坐在一起。武衡说，马恩将社义从空想发展到科学，而毛则是从科学到空想，也认为民主这一代是无望的。我同他谈了冯友兰的三条总结：科学的、空想的、荒谬的。光远说他们过去是跟着“左”

转的，没有我这样“先进”（他读了《随笔》七五自寿二首）。文革后始觉醒。我说到同家庭环境，自幼知道红区情况及延安抢救有关。光远说市场经济理论没讲清楚，他跟厉以宁谈甚久，厉从牌名知道是我，即握手相识，还提起为王云生写信事（陈锋［峰］彩朋友，几乎忘了）。

下午强晓初来漫谈，表示接近，谈乔木在书记处说过他的坏话，儿子事是通过小平的（怎么到自己儿子头上就不行）中央作的决定。将高狄《强国之路》一本与我。晚上同薛京、小雷上天安门观景，有人代拍几张照片。有风，坐楼内沙发休息。

1992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二）阴雨

六点一刻起床，睡得尚好，散步一刻钟。

上午强晓初又来，谈到诗词学会，问我有兴趣否，我说这类活动都是被动的。推荐陈野苹任付[副]会长。他似不知道中华诗词会在外界名誉不好。谈王鹤寿在中纪委之孤立，韩光唯王是从而脱离多数。马文瑞、杜星垣又落选事。强调自己发言“尖锐”，因而吃亏（姑妄听之也）。

保存的黄老资料复看一过。大体想好写的内容和篇幅层次。不宜过长。

下午游泳，600 米。遇秦川，问清高狄模样。

晚上在房中休息，看电视。

强晓初又来闲谈，送高狄的《强国之路》，此人煞费苦心来树立“形象”!

周仁杰交谈，颇看不起方强，要挤去同总书江靠近合影。说刘志坚是实在人，张震还好。

1992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三）晴 喷二次

三点半醒后失眠，想得甚多甚宽。从冯友兰的三个总结，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由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无产阶级来领导社义，比之农民阶级本身不成熟，不能建设民主主义，发展生产力要待无产阶级更成熟（三次蒸汽机动力革命即现在出现的电脑与超导等革命），不掌握这些技术，由原来的无产阶级不能搞社义。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今后世界的发展可能还是资义新技术与社会化大生产所具备的生产力更接近社义。我们用 100 年能否赶上去？因此失眠。五点起床。先作摘要，拟发言，没听美音。

早饭前后均散步。

上下午小组会，光远讲了社义市场经济不可能有资义市场经济，以防“左”。骂了高狄一顿。《简报》中只有万里和毛致用谈了防“左”。

下午万毅讲了个打官司的案例，层层包庇也。我终于没有发言，大家心不在焉，何必讲！

中午吃饭时，与光远、李昌、武衡等同桌，最后来一人，个子高，带［戴］眼镜，与秦川介绍相似。我告光远注意讲话，果然是高狄其人。

晚饭后，游 600 米回家，观《天梦》四集。

杜润生一同散步时，谈邓对尚昆不满（有野心）将杨白冰拉下（江向邓告状，不好工作）。

1992 年 10 月 15 日（星期四）阴、雨 喷二次

晨醒二次又睡着。六点起床听美音，未作活动。十一点略作活动。

上午看完朱正校正的《实录》定稿，到底是老编辑，又改正多处“主席”与“毛”应通篇使用一致也。

下午游 800 米，恢复正常。泳前喷一次。

在大厅遇见郑惠，谈了一阵乔木情况。回忆录只写好 40 年代草稿，等于谈历史，自己事少，不能

放开谈。50 年代也没谈，对毛极尽推崇。毛对农业合作化可谓迷信，批注农业高潮一个月（我说是“闭门造车”，郑同意），很累，如 49 年之兴奋。抓胡风，乔不同意。陆定一要抓，毛批准。延安到毛处初期，尚不适应。到编《六大以来》，顺手了。文艺座谈会时，乔批肖军，毛甚赞赏。也同意我说的性格扭曲，对搞耀邦、周扬、王若水、于光远等，很不应当，尤不应搞耀邦不顾大局。都同意我的看法。89 年去美国前，郑来听我谈后，尤其觉得我还不见外，乔很兴奋，就要来看我。郑知我还不愿谈，劝阻了。生平是郑写的，我说最后一句不当。

1992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五）晴 喷二次

六点起床。听美音，未作活动。

拨倪为国电话，无人在家（电话中留话），大概动身了。

上午王丹一来，带来一份为艾思奇的生前申辩材料（主要是杨献珍抓住不放，影响国内外，直到费正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将艾当作陈伯达一伙）。详谈艾的家庭，到上海、日本，死读书，通英日德文，解放后又学俄文。档案中有周扬写的：与国民党特务文化人来往（李公朴？），解放初期不受重用（抢救时，陆定一“左”，文艺版打不出特务被撤职），受过很大冤屈，包括《大众哲学》挨批，永不出版。讲课时说到“毛成为中共领袖也有偶然性”。直到六十年代才任副校长。她本人在中组部工作，也因心直口快，不为人理解。艾去世时（文革前夕）才 56 岁。我建议她正式写文章申述，并着手写传记。

下午游 800 米。泳前喷一次。晚上安静再喷。

许医农电话，说“马上得天下，宁可以马上治之”？“宁”字恐为“安”字之误。晚上同朱正一起查出，没错。

1992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晴 喷一次

四点醒来，六点一刻起床前又迷糊一小阵。起床后怎样动作缓慢小心，仍躲不过一喷。

上午同朱正谈《毛与中国传统文化》写法，孔孟儒家等得益于杨昌济，精神道德力是传统。定于一尊，百代帝王，历史上空前权力集中。马克思和秦始皇，新瓶装旧酒。游侠思想，成功了的洪秀全。古代战争农民战争的接班人。绿林豪杰，对农民的依赖与过高的估计。又谈到“毛传”。外国人写不好，各种侧面来描述。

下午同玉珍一起到游泳池，游 700 米。回到空招晚餐。吃得很不好。回到房间，海南岛海口柳岛饮料公司李乃声经理，送芒果汁两箱让分赠吕东诸人，送了两盒与周建南。

晚上到燕莎商场参观。虽在三环路，生意每天平均 206 万，几万到十几万人。有五层作字两幅。玉珍为我买短羽绒大衣一件，她自购毛线上衣一件。招待甚周。

1992 年 10 月 18 日（星期日）晴 喷二次

六点起床，未作活动。

上午倪为国来，薛京先来。倪长发是 6.4 后留的。原则上接受剪去，何时剪似难下决心。谈上海人对江印象不佳，失望，对朱好。他编好一部几十万字上海文革史，好不容易付排，人民出版社领导不力，总怕事。三联较好。又谈到叶永烈，格调低，有市民习气，但弄资料本领大，千余盒录音单［带］（不择手段）。《历史选择了毛》写得较好，可读，送一本与我。《实录》增订本交他，合同也签定。由薛京代理。留午餐。

下午到人大会堂参加闭幕式。上海厅坐到五点半，以为出了什么事故，还是数票慢所致。

将《读书》第九期送韩念龙，他对曾国藩有兴趣。

1992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一）晴 喷二次

六点一刻起床，还是免不了一喷。

上午请朱正写《谈苦瓜》，利用磨子潭旧事。

陆沅来，约金老一起谈，搞一个有关服饰文化的组织，林业部老干局的钱物、宾馆可用。当顾问也是无所谓之事。

下午到人大会堂十四大代表照相。二千几百人 4/5 园［圆］周型［形］，站五排，坐一排。同湖南代表们握手。我们老家伙坐第一排。邓小平来，出现高潮，人们由衷高兴。

晚上李慎之电话，谈到办刊物及民间活动事，得有经济靠山。他对尉建［健］行甚有意见，因在人大一次会上，推卸监察上层的责任。

收到一位读者来信（四川东方汽轮机厂马胡声）“就一个人的经历、际遇、气质、学识而言，当今中国有几个人能像你一样具有撰写‘毛评’的独特优势？”还说我为何不用电脑进行写作。“每当假想见到了您，我的眼前会涌现出您在《庐山会议实录》中所勾勒的悲剧场景。”

1992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二）晴 喷一次

六点起床。一天客人不断。

上午薛京来，取走几份复印件。《论三峡工程》拟在港印，不知可能否。田方接洽。

两位平江佬来要钢材，讲了一顿，不求自力更生，总是往北京跑。以后市场经济不行了。知得向何格高写封介绍信。

下午于浩成、阴士文（《民族博览》主编）我的《晚年》长文用不上的。谈贺敬之如何将他撤下《中国文化报》岗位。随后倪为国带台湾女作家平路（路平、路友于侄女）来。请我谈毛与新中国看法，急于求成，主客观原因。对马义理论的教条理解与错误理解，主观意志脱离群众。真正的社会主义必有新的阶级出现：掌握新科技、高度文化与精神道德，共产党员现在要作红色资本家，带领群众发财，丰富经济与国力，以身作则，作新阶级形成的核心。至少要能使用电脑的新人。自己已不够格。陈琼芝、田绿萍来均未见。

下午薛京来，交复印件。

体检表，眼睛有问题，两肾也有问题。

1992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三）晴 喷一次

睡足八小时。六点起床，略作活动。

上午卢跃刚来，取走元旦上书并《争鸣》三峡资料。照片三张（同总理三峡看图纸）。说出版社还要编一本有关三峡书，要这些东西。他的七万字长报告，《作家》刊出后，还要开个座谈会，请有关人参加，林一山、潘家铮。李伯宁最后表示不愿去，怕吵架？又把耀邦给我的两首诗抄去了。

刘晓波来电话，想约谈。恰巧卢也认识其人。虽然狂，虚无主义，但不失为学术上有其见解的人。秦城释放前写了悔过书，“忏悔录”自己也已公布（找来父亲劝降）。书已在台湾出版。

给黄兴基金成立大会去信，因身体不适不能去参加。

下午五点宗凤鸣来，说乔、宋、丁、李铁映四人去见赵：宣布结论不变，结束审查，行动自由。赵

答：意见依旧（四全会文件），不申辩也不辩论。十四大开会期间不外出也应允。于是向政治局汇报，乔讲了好话：白发满头。江说，老同志照顾大局。

1992 年 10 月 22 日（星期四）晴 下午四点雨 喷一次

昨夜在南屋睡，没有转身睡到天明。六点起床，略作活动。

上午作字三幅（2 张废）一赠马识途（马为我作七律送杨弟甫转我，一个月才复信），为七五自寿第二首。一赠平路女史，“蜜蜂”。一赠屈原碑林，八八年屈子祠作，稍修改：今朝上下犹求索，信是殊途同所至。趋同论也。

下午玉珍同去医院，因两肾 CT 及眼睛体检，玉珍不放心。内科、眼科医生都说无甚问题，视力当保护就是。

得谭伟电话，刘雪初在南京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可能过去无此病也。天公不仁，忍夺好人。

下午游 200 米。

马识途赠诗:

闻名久矣憾交迟，坦荡鸿文发我思。
冷眼看空泛海浪，热肠涌出性灵诗。
登山不落人之后，言事岂能艾艾期。
敢冒危言天下讳，廷事犹荐一腔赤。

1992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五）晴 小喷一次

仍睡南屋，北屋过冷矣。五点醒来，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阳台甚冷，加着睡衣。

上午香港《联合报》特派员薛晓光（女）来，从许良英处知我电话。89 年在哈佛见过我，同许成钢是友人。问“毛泽东热”问题，是否明年百岁又成为神。我以 80 年决议告知。49 年的胜利，伟大历史变更永载史册。功第一过第二，必还历史本来面目。《决议》是研究开始。又谈学校情况，北大想以天皇访华籍［藉］以打破沉闷的人，知道老“左”想搞陷害时，就戛然而止了。想研究集体经济，广东有垮台的。我谈到初级阶段是漫长过程（也许现在是新民主义中高级阶段）。多研究，了解实情，再动笔。

宋晓梦来，取走《晚年》两件。谈《光明日报》人事。处以上干部才追究 64，一般记者不追究。

1992 年 10 月 24 日（星期六）晴 小喷一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论三峡工程》想交香港再版，国内是赔钱书难以再版。从陆总处要来第一次印的一本。附录资料，他改动甚多。后来在《论三峡宏观决策》上找到他编的更详尽的，就不必再抄再校了。

于三峡问题，我可谓心至所执九死不悔也。

晚上香港《联合报》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和北京社科院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胡积［绩］伟处知我地址）冒然闯来，逼着谈了一个多小时。谈毛总评价，谈形势前途等。这类不速之客以后得有个应付办法才好。

下午游 800 米。

1992 年 10 月 25 日（星期日）晴 小喷一次

六点半起床，上午在阳台小作活动。

整日伏案，过细校正《略谈三峡工程》复印样，共两份（朱正帮忙一份）。此文亦编入《论三峡工程》一书。又想起何不将此文加按语找一个地方发表呢？于是给阴士文电话，可以一试。朱正先起一草稿，我加增删，到晚上订正誊清，十一点矣。

给秦川送元化赠书。仍未雇到女工，老俩口因此不睦。刘燕生脾气时来，秦川黯然对之！家务事没有人搞于我等是不行了。

读陆定一“狱中记”（《南方周末》）第 8 节，十日刑讯逼供，他同我谈过，未如此之详。真是比保安处（延安）还有过之。难怪他现在常两手痛，全身痛。公之于世极好。

1992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一）晴 小喷一次

六点半起床。上午略作活动。

《三论三峡》因林华拒不任顾问，田方不敢送香港出版。

上午复看《黄克诚回忆录》，理出一生重要线索。回忆文不能再拖了。

下午王怀安先来，谈十四大与形势。说高沂对教育问题意见甚多，对李铁映、何东昌之“左”有看法。

老温续来，谈《炎黄春秋》想增加几个“特约编委”，此等头衔我实无兴趣。请王丹一为艾思奇名誉写文事，老温帮过忙，曾建议 1996 年逝世卅年扩大纪念。目前可做者：让哲学所人写一“杨艾公案”文，王自己写生平文。

晚上赵杰兵来，调回部里任干教局局长，照顾家庭团聚。十四大选举，江李均超过 1900 票，少票李只 50 也。谈毛致用到江西抓农业有起色，现人均收入已超过湖南 20 元（过去少 40 元）。说毛较实在，真读过《红楼梦》，能随机举例。说外界对我印象为一人定言，独断专行。他的印象并非如此，愿听取别人意见。

————————————————————

全国现已有　个体工商户　2500 多万
　　私营企业　　11 万

1992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二）晴 小喷二次

六点起床，续写黄老文。题目改为《一个一辈子讲真话的人》，原来是“党内一个老右倾”。

十一点半到昆仑饭店参加“中外服饰文化交流联谊基金会”的倡议活动。九桌人，纺织部是吴文英牵头，伍修权、杨成武等到，曾志等女同志一桌。我被安上“付［副］董事长”名义。坐在主席台上像演员一样，真演员有李婉芬（任会长）。李昭很望我去她家长谈。王平夫人最后找我说：读了你的《庐山实录》。“基金会”是西方的一种社会服务和市场经济的辅助物，美国有八万多个。我们还刚开始也。

二点多回家（从二环走不到廿分钟）。稍休息，去三里河刘雪初家吊念（刘有三子一女）。辛波尚镇静，输液后即洗澡，突然死在浴盆。

游 600 米。维持 4 分钟 100 米。

晚上小妹的陕汽同事赵健民、郭恒［红］武来，赵一家三口在美国，八月在小妹家有合照。谈手术安全，非全摘除卵巢、子宫不可。谈小妹过去生活规律，好强，也细致，能吃苦耐劳，胆子特大，带着忙忙从西欧转到美国，得此较高薪位置，简直是奇迹。巴悌忠性格谨慎，正好互相补充。

1992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三）晴 小喷二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谢文清来。他从 China Dialy 看到埃及地震报导，阿斯旺附近亦有微震。因此关心三峡与地震关系。问了陆总，阿斯旺离开罗甚远，恐无多大关系。

香港《华侨日报》廖美香来，取走《论三峡工程》再版稿，交程翔，有无可能出版。

下午游 800 米。

1992 年 10 月 29 日（星期四）晴 小喷二次

昨夜雨。早起甚冷。活动一刻钟。

未能伏案。上午卢跃刚来，将他的《三峡梦史》报告文学清样给一份，将即刊《中国作家》。随即黄万里来，交他写给江泽民常委信及给邹家华信。要同钱宁、严恺等对话，两个月无消息。最后如无人理会，他将向法庭起诉。这些做论证的人，弄虚作假，有“欺君之罪”。这是一个倔老头。

下午游 600 米。

朱正将两份新旧三峡稿交阴士文。

1992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五）晴 小喷一次

六点起床，翻看四本港刊。给卢电话，订正原稿错误。上午国际广播电台徐新民（女）来，谈《毛身边》稿，原允写一件事（南宁会议讨论三峡，只此一件可谈正面）。因已发表，写来重复无甚意思。因而论及 120 年诞辰宣传毛的问题，一生“功大于过”，于是写功，已经多于牛毛也，中外千万篇文章、专著，要写未记载过的“珍品”，何等为难！从正面看一个人一生很难全貌。实际我在引导她如何全面历史看一个人，因为从 1949 年的全胜到 1976 年的结局，反差太大。访问一些接触过他的老同志，当然亦无不可，但作者主要目的是什么？最后将《实录》借与一读，并送《三论三峡》及南宁会议谈三峡文。希望她探问能否再版我的《论三峡》。

接着宋晓梦来，谈读完《晚年》长文后，觉得严谨、系统而深刻，但太“厉害”了，不会有人敢出版。出版后必然一种是大赞扬，一种是“左”派必然要算账。说读完后，我们的体制非变不可。

下午游 800 米。由文津街俱乐部保留每周一次电影。

1992 年 10 月 31 日（星期六）晴 喷一次

六点起床。九点宋晓梦来。问一些写《早期》过程。

上午李慎之来长谈。估计形势，如邓归天，原估可能有杨氏兄弟过渡，杨“代邓”作用，已无可能矣。邓在陈先见马克思，则必出大反复（也同意江为“左”派）。也可能出现“乱”，但下面会各行其是，经济已无法后退。人大常委听到传达，一中全会后开工作会半天，经济形势过热，通货澎涨［膨胀］，乱摆项目，开发区，必须大力稳住，江李朱都讲了。这着［招］棋走的对。这是老毛病，一放就乱，一乱就统，一统就死也。他也有志于有个基金会之类，办两个刊物，一为“龙门”，联系一批一流作者，纯学术理论（我谈到薛京意图，中华学术基金会，他想到即名《中华学术》）。五个编辑，100 元千字，年贴 20 万元。另一为政论性，也是一流。现在的《现代化》与《学人》（北大办的）可以影响、转化。于是谈到钱钟书能否挂名，他说不可能。有《钱研究》刊，请他任主编，告钱后，钱批“请兄退之”。但实际心里还是愿意他出面的。五十年代乔木对钱也并不恭敬，只是今年给钱电话，已不能出门，钱才去看过乔。乔对李谈过，真正恋爱对象是社科院，生平两大志愿：进政治局，掌科学院，都已满足，可

以无憾也。

下午游 800 米。

晚熊蕾来。《波士顿国际新闻》，刊她所写的三峡文，刊有我照片。

郑仲兵谓，我有“三个浪潮”。——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2 年 11 月 1 日（星期日）晴 喷一次

六点起床，小喷管一天。

黄克诚文写了一半，续写下去。庐山提一下算了。

杨小玲、毛竹一家来。晚上吃饺子。

1992 年 11 月 2 日（星期一）雨 喷一次

五点起床。三点即失眠。朱正六点半返长。都起得早。谈应注意小范围接班人的培养。朱正住此约一个月，帮助看了《实录》定稿一遍，《晚年》长文一遍，并同许医农通话校对，一些零星小事。《龙集》再看一过等。他也住惯了。但玉珍对其不讲卫生实不习惯。

薛京早晨来，谈他的“基金会”颇有希望，经费海南那家果汁厂，年利润二千万，我说有 100 万即可成立，他说得 1000 万也。

正想躺椅休息，广播台徐新民来还复印件，说就用《南宁讨论三峡》一文也可。对形势她说我悲观。

下午五点王申生来，留餐，来看油画展。谈到港台来的人的油画市场，有台商想包他五年，一月四张一万，题材由他定，无非裸女之类。他决不同意。夏葆元在美国日子并不好。陈一非［逸飞］向南洋发展。

晚熊蕾来，致齐慕实信已改好，由她发出。

1992 年 11 月 3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

上午到部开组织史会（部内）雨亭、陆沅、庭［廷］栋、李冰等。确定下周开始集中讨论文字部分。小曾“新时期”13 年较成熟先讨论。并研究小曾提级，办公室付［副］主任稍晚一步。在医院时写的意见，曾复印与党史室与档案馆，反映说要求太高了。

————————————————————

“太阳发福了”

太阳同地球平均距离	1.496 亿公里
直径（为地球 109 倍）	139.2 万公里
体积（为地球 130 倍）	
质量（为地球 33 倍）	
质量=所有行星 745 倍	
平均密度每平方厘米 1.4 克	
1970 年 3 月 8 日在墨西哥观察半径 696210 公里	
1973 年在毛里塔尼亚观察增 70 公里	

不停的氢核聚变变成氦核热反应发射到宇宙空间能量不平衡，光球大小有变化

1991 年在墨西哥观察又增 80 公里

21 年增 0.02%，大 300 公里

1992 年 11 月 4 日（星期三）晴

六点一刻起床。

上午蒋南来，谈二滩种种情况。外国公司买东西完全看市场，如吉普，国产不能批量，质量价格均远不如日本。电报一发，当天回电，第二天人即来（北京有办事处）。要他从二滩写写市场经济问题。外国人在工地即将达千人。他愿意明年随我去澳大利亚，他曾四次去过。

1992 年 11 月 5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

上午九点孙万国来，谈到近十二点。他原学美英文学，对毛的观察有许多细腻之处。如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毛喜欢水，尤其黄河，不可征服似的。又如雪，那么纯真无暇，庭院散步不忍踏坏，警卫员扫掉了，惘然若失。谈到《早年读书生活》读了近半。还不过瘾，应写更大作品，从而谈到猴气：文革时，似乎拔一根毛一吹，天下尽红卫兵矣，真是大闹天宫。问及许多党内的斗争之事。

下午佩生夫妇来（小多姐姐），要去加拿大看女儿。

1992 年 11 月 6 日（星期五）晴 喷一下

六点一刻起床。

整日伏案，到 晚上十一点半，《记黄克诚》写毕，共约九千字。同朱鸿打了电话，说星期一可以交稿。

上午薛京来，送照片、工资、复印件，并取走需复印的几件。

许医农电话，她收到信，告知今天发信的内容。但加的那一段，因清样已出，插不进了。封面不错，都同意。准备印五万。

倪为国电话，书已发排，拟印十万。

下午游 800 米。32 分钟。正常了。

晚上同玉珍观法意合拍片《风流双艳》如西部打闹片。遇见冯文彬，老了，说重复话。

1992 年 11 月 7 日（星期六）小雨雪 喷一下

六点起床，听到美音。

上午将《忆黄克诚》文作最后修饰，共 9000 字，加了“家风”一小段。最后一段唸给玉珍听，我几乎掉泪。

必须整理书房了，粉刷房屋将房间搞乱后，从医院回来一直没动过，太乱了。今天将书柜之一复原。先搬走几只大纸箱，恢复空间。

下午游 800 米。

1992 年 11 月 8 日（星期日）晴 小喷一次

六点起床。

今天没有人客来。整天“劳动”，清理书房。知道过去的资料杂件的下落，重新放置。一动即累，

如何是好。幸亏下午小多一家来，满起作“重劳动”，将一个书架书暂堆入北屋门后空处。但有些要找的东西尚未出现。

一纸箱旧信与剪报等，算是出现在回忆中了。

右手大拇指处疼痛，小多说是腱鞘炎，写字过多也。

秦川早上来，谈到人大常委会开得没意思，万里一言不发，1/3 缺席，70 岁即不再进了。廖汉生讲自己资历，今后得由部队管生活了，新上的都一个不识。

1992 年 11 月 9 日（星期一）晴 小喷一次

六点起床。

上午朱鸿来，让看《忆黄克诚》长文，及时听他的意见，适当修改。他是要来同我漫谈形势的，只好另找时间。有些细节他记得清楚。

宋晓梦来，薛京来。宋问平生细节，如 1967 年 11 月 11 日被捕事及秦城情况。传要自杀。当年“悲观”原因（庐山中央会议无一人起来说半句公道话）。

1992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

上午到部参加组织史文字部分审稿会。档案馆、党史室朱、钱来。自己人员全参加。小曾所写部分较成熟（新时期到十三大 13 年），先讨论这一部分。对十一届三全前后要害问题讨论热烈。对耀邦之肯定。

雨亭上周曾反映大家对十四大未将赵紫阳问题转弯，很有意见。

下午游 800 米。

《黄》文写完，暂时轻松一下。

如果我真想<写>一篇《我与三峡》之类的文章，也许以这样一段开头：辛末、壬申之间，我又被卷入三峡的波涛漩涡之中。记得五十年代，毛泽东曾想到三峡去游泳，罗瑞卿只得派人去详细勘探后回话：那里漩涡洄滔太大，不能游泳。这就是说，三峡的漩涡是可以漩死人的。1958 年 1 月，三峡的漩涡把我带到南宁会议，随后几乎将我漩死，我的中年、42 岁到 62 岁之间（1959—1979）有 20 年我确曾经“死”过，“文革”中有盛传过我已死去。只是 1979 年平反冤假错案高潮中，才又活了过来。然而三峡的风波仍然不断，我仍然被卷在其中，不过游泳自如，无生命安危之感了。

清理三峡档案，发现 1956 年上半年有关一本总局内部资料，关于长江规划特辑，内有莫斯科电报，我给总理（主席）两个报告以及瓦斯林可等人的发言、讲话等。三月曾查勘一次三峡。我完全忘记了。《论三峡工程》一书也未能收入（直到这次送香港）。

1992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美音广播戈阳［扬］访问，生活平静，边学英语，边写生平。童年已写完。两次开除党籍，自己同历史到底什么关系。

九点到作家协会参加《中国作家》“三峡史诗”、“葛洲坝内幕”座谈会。冯牧、陈荒煤到。林一山、李伯宁、潘家铮都不来。几位报告文学评论家发言，肯定两文：认为三峡事背后有政治因素（力量），乃理想与现实矛盾，超出国家承受能力。写出有关人物的人格力量（提到我的气质等）。葛洲坝上马也反映三峡有盲目性，不能由人大表决决定。作品只写客观事实，提出了根本问题，争论未已。“不能消

化的三峡”。作者勇敢。文学向何处去，带来新东西，得摆脱政治功利，人们常不能超越政治，历史却不能回避。哲学、文学、美学思维，摆脱了两极思维——（政治好坏、红白、社、资），毛对三边签字[19]（是鼓厉［励］），总理将板子打在曾思玉、张体学身上（周不及李锐）。献礼思维。12.26.局限中的伟大变成荒唐。写得巧妙。审美功能，摆脱狭隘“阶级利益”观念。难度无可比拟，跨越意识形态，人与自然关系，民族、人类梦境，中华豪迈骨气。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写出了几个人物，展示风采智慧，谏议大夫，精神世界（毛与林一山谈话），文化品德。58 年如上马将如何？高层活动，写决策。抗美援朝，死伤多少，留下一特务政权。越南、红色高棉后果。三峡属于人民、纳税人，应全民公决。林：“先三、先葛，听主席的。”[20]

我讲了近一个小时。从防洪（历史大雨）、防洪标准、水利思想、单纯防洪、小农经济反映：蓄洪垦殖以粮为纲。毛与林的理想，不切实践［际］，好大喜功，海阔天空性格相似一面（一拍即合），急于求成，毕其功于一役。毛之爱水（也爱山），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黄河、大［长］江都想骑马一行也。上庐山，将杜诗（杜甫诗——李南央注）书赠常委：登高北望［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天万里动声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水击］三千里。

回顾三门峡，黄万里，再谈及泥沙、生态等根本问题，淹没区。冯牧谈，徐维城仍控制中宣部，郑必坚说陷入陷井［阱］，多泥石流，县城能迁到安全区？中科院与长办结论相反：生态弊大于利。主事者：主观、“左”、超前、手段、通天，直到诬陷告状。荒煤说，长江笔会反对。

到阿静粤餐馆吃午饭，价廉物美，小弄堂进去，楼下楼上满座。铁锅牛肉只八元一盘。

下午仍游 700 米。唐棣华电话，文章略有修改，仍怕损害少奇，肃反太露有碍“人权”!

1992 年 11 月 12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早饭后略作活动。

上午到机关，续讨论“新时期”文字。大家都认为再作点修改，可以成为定本，可送党史室、档案馆了。雨亭、陆源［沅］谈及耀邦当年对造反派过于宽容，组织部内部亦如此。整党时，一波认为无权，同耀邦有冲突（反映［应］为习薄不和）。到西藏失言，引起对汉人之不满，波及新疆。中组部对袁木一致反感。

《记黄》文改好交朱鸿，寄上海（《解放日报》老总编王维？说 1950 年新闻会时认识我）元化来电话，说解放日报不知此事。解放日报来电话，玉珍接了，当然不明底细。

下午游 800 米。遇秦川，说杨白冰引进，乃邓意，尚昆当时并不同意。这两年应当说“保驾护航”有功。外来攻击，就又不保护了。

昨晚榆林市长、书记来，100 万吨煤不能外运，二个月发不出工资。当即同郭洪涛电话，指标由地区控制，统一分配，无从帮助。晚上同姚振炎电话，情形相同，只有修通朔县、同大秦相通，才能缓解。答应接待，蒋南去澳事，要我写信，他批给公司。

---

[19] 1970 年为庆祝毛泽东的生日，12 月 25 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武汉军区、湖北革命委员会提出修建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报告。毛泽东于 12 月 26 日生日当天作了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自此“边施工、边勘测、边设计”的所谓“三边”方针在中国生产建设中风行一时，贻祸无穷。

[20] 林一山说：先上三峡还是先上葛洲坝工程，听毛主席的。——李南央注

1992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五）晴 游泳前小喷

六点起床，看李新留下的《百里之才》，写他在解放战争时任永年县委书记记事，活的历史。上午他与秘书一起来，仍谈《20 名人传》事。周惠三人参加（周说萧克不行），共同创作，并不准备发表，而是传之后人。《百里之才》也不拟发表。看来他是真想对历史负责，留下史鉴，如船山《通鉴论》、《宋论》。他的秘书（姨侄女，师大中文系毕业）说“文革”一代青年，对毛是基本否定，身受其害太深。细探“文革”，空前绝后之荒谬与残酷也。

蒋南来，取走给姚振炎信，为明年 3.15—4.15 随我访澳。索尔兹伯里《新皇帝——毛邓时代的中国》中引用与提到我的地方约 40 处，研究毛的最著名学者，推崇备至。康生帮助|忙|热中［衷］于“性事、性史”，专门二三页。《三论》两本交姚（并朱镕基）。

下午游 700 米。400 米侧俯泳，连续 300 米。过去总是仰、侧相间。秦川又为杨氏兄弟鸣冤。军队调换 50—7、80 人，赵南起突调军科院（撤大军区之说，以免地方分散、坐大？）二杨办公室已取消。

夜观《刘少奇 41 天》，61 年在湖南大队蹲点记，取消食堂，立碑永作纪念。不禁又想起兴华村来。两次出现与毛谈，“看法一致”？

跟卢跃纲［刚］电话，继续三峡报导之事，深入揭发问题之底，其荒唐。

1992 年 11 月 14 日（星期六）晴 游泳前小喷

六点起床。美音干扰大。

上午到机关。小曾的《新时期》文字部分讨论完，可以定稿。下周讨论《文革时期》。我提出了 12 月去广州的想法。

李新的《百里之才》看了一大半，是活的历史，很生动，文字朴实。对防“左”有极大好处。

下午游 800 米。

从同仁堂取回丸药，开始服用：夏喘冬治。

晚上看电视的矛盾不能解决。好的不多，坐下来就不想动，总是看到快十一点。

田方电话：《三论三峡》四川、北京都想出书，要我给林华电话：保留顾问名义。四川受到鼓舞，应当主动起来。

大概是住医院时家中修房乱套，玉珍找出梅行的一封信（八月下旬），说柯灵嘱他让我写一本十万字左右回忆延安的书。

1992 年 11 月 15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看完《百里之才》，是活的历史，去掉一些人名，应该刊出，也是防“左”资料。行文朴实，也生动。

整日在南屋整理桌子和抽屉，一些要找的东西找到了。满起、小多整理近日报纸。

给于刚家电话，表示问候。心脏病发作（过去不知），幸亏发现了，尚未出院。给周惠电话，说李新是清谈家（其实是动笔的），麻公[21]倒是清谈家。

给李英健电话，催稿费。说星期二早晨到京。

[21] 麻公：周惠因脸上有麻子，朋友们称其为麻公。——李南央注

1992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早餐后开始整理南屋书柜，以代劳动。果然立即通便。

桌子抽屉算是理出头绪，恢复进医院前情况。

稍一动作即出汗，头颈与上背部，太没有锻炼了，必须散步。早晨半小时活动必恢复。

薛京来，正好交他朱正寄来的《蔡元培营救郑超麟》，让《炎黄春秋》发表。朱正已于本月十日看完《早晚年》清样退还贵阳。

陆茂竹电话，说魏廷铮致《水电史料》信，否认是林一山秘书，未去武昌机场。真是小丑也。找出《中国作家》卢跃刚文，也明明写了魏林同去南宁也。

张九华将《晚年左错》最后订正稿送来。这可以作为以后扩充时用，也可常置案头备用备思考也。

1992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

上午组织史资料会，《新时期·政权部分》讨论毕。

将《中国作家》给陆茂竹，她带来魏廷铮信，我批“根本不必理会”。此人目的在抬高自己身份也。李英健来，《早年毛》封面较好，印得比《读书生活》要好，但不知错字多否。见到新书，玉珍亦甚为高兴，一种艰难的劳动果实也。

“三版前记”其实已写到此书最初形成过程，我似全忘记了。

下午游 800 米，遇任联元，他认识我（以前在泳池见过），我却记不起他到部时，曾来过我办公室的面容。

1992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

上午中国艺院艾克恩来，米脂人，收集延安人物字迹等。过去遇见过，只得再题一次。有本“编年史”记延安文艺事相赠。

下午游 800 米后，到礼士路的电力宾馆参加丰满电厂聚会，明年发电五十年。张铁铮、李鹗鼎、沈信祥、王林、齐明灯共三桌。丰满拟扩机到 120 万，利用小时 1800，其实还可扩大些。我讲了大苦力从一百几十万扩到 600 万，利用小时只一千多之例，从而谈到水电缓慢原因，有认识决策、体制等等问题，电价亦不合理，水电优越在国民经济中显不出，被电网大锅饭吃掉了。东北电网现在开始峯、基荷差价。实际都是讲给王林其人听的。游泳时恰遇何纯渤他大骂王，取消两总局。

1992 年 11 月 19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美音又可听到。在电梯处恢复半小时活动，主要是做功。

上午仍开组织史会，陆沅写的“文革部分”，大家议论康生和组织部当年情况，很是热烈，从而加深对文革的否定认识。毛康关系令人叹息。还议论到陈少敏，真是千古一人。[22]陆看的资料相当多，但文字还不够规范。大家认为王荣光虽为康生抛出整人档案，但人本质还是较好的，而谈到曹志就不同了，善于奉迎看风也。

[22] 1968 年 11 月文革中，中共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将刘少奇开除出党。投票时只陈少敏（女）一人伏桌，将头埋于手臂间假寐，没有投赞成票。

王维佳提出想自费留学。这个人是不可赖以成事的，还想转学经济。

下午游 600 米。

中午玉珍未归。有钟　　（原文此处空二字——李南央注）的友人曹青来（去年带过食油）系哈尔滨财政学院教授，省大学语文学会会长（钟为秘书长），留午餐。谈现在大学中认真学习的学生 10%而已，基本是混文凭，找个实惠职业而已。

李英健、薛京及辽宁社一女干部来晚餐。让李看许医农信（这才是好编辑）。《早年毛》差错之处已发现不少。许信谈编《早晚年》感想与对文化传统负效应的感慨，颇深刻，也令人感动。

晚上卢跃刚来，将他文章中必校订处告知，并赠新作二本，又借去旧水电著作。闲谈到夜十一点。他们有一帮人，拟办刊物，向中央作建议，认识任小彬、崔武年等。《晚年》长文说可刊《桥》，他们已接过来。说钱也不愁。还想写治水与国策关系等长文（看过《东方专制主义》），父亲为老红军，甚僵化，也很<看>不起江李（投票姿势），问我是否马克思主义者。我只强调必须发展，他赞成世界变化趋同论。有张《反和平演变研究会》传单，是国内印的。

卢跃刚借去《水电与河规》。——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2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美音今天清楚。

上午平江付［副］县长张彬彬和吴定邦来。谈《平江县志》问题，终审稿，对内容、文字等提了些意见。四十年来的“左”与“运动”均见《党群》一节，过于简略。还说有的不主张写，“不能抹黑”。文字必须简洁、规范化。指出些不当语法与夸张浮词叠文。“总纂”名义不愿承担，序一定写。董志文在平江不左，只是文化低，现在是常务付［副］省长。平江乡镇企业根本没打开局面。蜂蜜、矿泉水都推销不出去。远不如汨罗。用平江木头与广东藤条做成椅子，返销平江。一直谈到十二点，未能留餐，玉珍脸色不好看也。

下午游 800 米。气不太匀。

1992 年 11 月 21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续讨论“文革时期”，所谓“天才论”与“国家主席”案，导致林彪（与陈伯达）覆灭一案。都觉得疑点甚多，真象不完全清楚，显然有权力之争在内。王维佳想出国事，必找一个代替人。

薛宝［保］鼎电话，想几个人谈一次，三峡上马，今天李鹏视察移民区，为各报头条，气氛就更紧迫了。田方甚至认为《三论》很难出版了。当然，为个人着想，何必再管此鸟事，管也无效，耳不听心不烦；但一想到带来影响，水电首当其冲，无法搁下。黄万里八十高龄，尚且单枪匹马也。

下午游 800 米。气仍不顺当。

已回复看《动态清样》。

————————————————————————

上海经界提市场转变，树八个新观念：

1） 确立大工业、大生产、大市场观念。脱去“割据”式争当市场“波心”与龙头，全社会行业管理，供求平衡国家化以效益经济为原则。

2） 多元化发展经济，打破国有资产一统天下，相互投资、融资，一业定终身经营方式，智力、智资企业。

3） 培育新的工业增长生长点，新奇独特洋。跳出国内圈子，快准狠，效益好。

4） 资产责任“人格化”。国企资产管理与经营分开，固有资产终极所有权与法人权分立，各级责任主体，防止急功近利。

5） 确立评价企业标准唯效益，唯此主浮沉，破“政府最大企业，企业最小社会”。目的是利润最大化。

6） 劳动者属性社会化，破“工人是企业主人”不捆在企业中，竞争、流动、市场意识。

7） 优胜劣汰，责任化、职业化，人事制度改革。

8） 政府管理企业间接化，政企、政资分开，主要精力放市场管理，发展，培育市场，引导企业良性循环。

向市场经济过渡条件：

1） 取决于能否精简庞大政府机构，为发育各类市场，创新型企制提供前提条件。目前国企盈利、不亏，亏损各 1/3。官办企业政府附属品，“放虎归山”。

2） 能否找到一种新型社义所有制。“左”——不能融合，右——全私有化。建新型社义产权型[形]式。

3） 能否调整好各方利益关系，共同富裕。收入差距拉大后，合理税收政策，社福利保障。

4） 改革周密设计，不犯大错。配套（福利、就业），目标：共富、多劳多得、高劳高得、少劳少得。

1992 年 11 月 22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睡足八个多小时。罕有之举。

上午清热河报史资料，准备写沈毓珂纪念文。又翻出旧信，旧日记，不胜感慨。

在热河、湖南两报社阶段，真是日夜操劳，常常睡三四小时，笔勤而快，以身作则，感动众人。

热河艰苦环境，勤奋如此，值得回忆。热中、热辽、热东三个支社，值得留史。

1992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宋晓梦来，问一些细节，如抗战初期，怎样看高岗之类，以及中组部问题。谈到中午，留餐。

下午同玉珍到玉渊潭散步近二小时，归途在园中遇郑伯克，谈起“红旗党”事，延安审干，邹风平自杀，因历史上有过易生误会之事，亲属中有国民党人物，黄大明是亲戚，受牵连，自己又乱说一顿（以为党要求如此）。从而谈到“分析特务”，真是悲剧。他在云南是谢富治整他的“地方主义”，反党等大帽子。

晚上韩纲［钢］来，谈到十点半。借来武昌会议与上海会议两厚本，这正是我印象淡漠两会。他们也在搞一本“左”倾备忘录。也可弄到钱。《文革大辞典》700 万字交河北出版，40 元千字卖［买］断，材料齐全。

1992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二）晴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

看 1958.11.武昌会议资料。有的必须复印。跟薛京电话，预作准备。

倪为国电话，《实录》进展顺利。王申生通话，封面正进行。台湾可能愿出此书。告以慎重。

下午游 800 米。呼吸仍不顺。

四点半西北夫妇来，代购平［频］谱治疗仪，已得国际公认，合乎科学原理。但愿对玉珍和我的诸症有效。漫谈三峡，已准备以每度电 3 厘无偿交三峡。今年如 7000 亿度电，则 21 亿也，何事不可办。移民也可用钱堆起来么。过去苏联他们那班同学，都说李、邹二人是大后方来的（点子多，会奉迎）。李如商人，最会来事。罗认为李是顺着三峡爬上总理的。谁有多少本事谁不知道。贺益［毅］、崔军都是反对三峡的。

晚上平江县张彬彬两人来。建议县志派人去长沙请李荣光等就文字部分看一次（吴定邦不要去）。主编也不动。“总纂”名义我不接受。

1992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整本翻完武昌会议资料，有一部分复印。

上午讨论 17 年部分。总的形势理解，我讲 3 点毛思“左”的过程，雨亭分三阶段：头三年恢复，一五计划，57 后。看法 20 年“左”一致，而李冰则否。大家以邓说 20 年，乔木文（58 始）予以开导。王维佳所写远不如小曾条理明晰。这位 34 岁“子弟”（并非高干）想自费留美，改行经济，都同意。但大使馆如何通过则不清楚。美国是否有野鸡大学？

下午游 800 米，预喷了一下，甚觉轻松。

意外收到一本 11 月号港刊《开放》，关于 14 大人事及邓百年后形势预测等，尚可读。总之“港味”也。

1992 年 11 月 26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美音又清楚。

上午续讨论十七年，组织工作服从政治路线，大跃进时曾反“左”，青岛会议突然中断，转而反右。王维佳大家同意让他离开，工作可由小曾等接续。

薛京结识不少人。空军高存信参与“天朔运河”——朔县到天津入海。我说明主要是黄河上中游争谁，水量不够矛盾。

下午游 800 米。

田方为三峡事，相约黄万里几个人一谈。此事恐只能个别行动为好。

1992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美音：通胀已达 11%，由于过热投资，消费澎涨［膨胀］（不能亏损都发奖金），根本还是要解决企业产权（良性循环），用经济办法收银根等可解决一时，根本还是企业优化，市场优化，政府管理。国家财产中无用东西要变成有用东西，通胀否则老循环。

活动半小时。

1992 年 11 月 28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组史会，关于十七年续讨论，对当年曲折，毛的专断成灾，看法一致。我唸了一段六二年七千人大会论述。决定 12.8 日召开领导小组会。

薛京交我天朔运河较详细资料，内有原水总沈坩卿文。果然关键还在有多少水量可分配。

下午游 800 米，比较自如。

晚上卢跃刚来，取走《晚年左思》长文，我将“结束语”唸给他听了，“似吊胃口”也。他说，拟在《桥》明年一月号刊出，要造点影响，刊研究毛的介绍文，还配其他文。

1992 年 11 月 29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民革礼堂参加“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会”的联谊会（今年三月我被推为此会名誉会长）。认识尹瘦石（会长）。北大历史教授朱龙华，天津的于富真（五十年代柳亚子助手人员），文学所的裴效维等。没有暖气，主持人连燕堂将他的大衣给我披上，否则真会感冒的。柳天非讲朱少屏烈士（1942 年驻菲律宾领事，被日寇杀害）与柳家关系。南社是个有国内外影响团体，估计父亲当认识柳亚子也。

胜利与小多两家来午餐、晚餐，颇热闹，玉珍高兴。下午没休息，同胜利下围棋五六盘，曾大胜一盘，完全下野棋也。

夜陈铁如三人来（他的齿轮厂来京办事），要送我空调，被玉珍拒绝。

1992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开始写沈毓珂文。上午又略翻《晚年左思》，要在刊物与公众见面了。

陈铁如来，为山东临沂齿轮厂写招牌又字一幅。大胖与他商量，让送空调，严厉拒之。周世田是个人经营，对我由衷照顾，可以受之。

下午李铁林等四人来，为顾委看文件等问题，中办有一通知，各种生活待遇不变，文件发到个人原机关照顾之。将军们不欢而散的小结果。

1992 年 12 月 1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医院，看中医，取止痒药（入冬以来全身搔［瘙］痒不止）。外科打封闭。下午不能游泳。归途到甘家口家具展馆，三人挑选一放电视机小桌，价 150 元，不过一些胶合板而已。

下午四点同玉珍去看望徐滨，谈榆林来人王富杰十个人不敢出门，姚振炎批件（我请姚批的）很关心，竟不敢去找经贸办，怕碰钉子。为讨账到怀来挨打，省高院等撑腰也解决不了。汽车小修五分钟，敲了 1200 元。外地人进京可办一服务公司。

87 年 70 岁生日时，黎澍送我的五律寿诗，他写了一张，大概后来又改了，未送给我。加盖了图章。当写明原委裱装之。

游 800 米。

1992 年 12 月 2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平江老傅与岳阳宣传部长等三人来，写喻杰的《将军谣》花鼓戏，调京会演，送来请帖。又谈及《县志》问题，陈彬彬回去开了会，也认为余［吴］定邦不行，能照我意见交李荣光等长沙内行审查。

给李荣光通了电话，他同意看“终审稿”。

下午文化部赵士林来，送《防“左”备忘录》样书，内容是不错的，比《历史潮流》丰富得多。知

道我的晚年长文，怂恿出单行本。未全答应，可以考虑。这群青年颇有胆量，看来是在尽力冲破现在这种沉闷局面。

游 600 米。

1992 年 12 月 3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郭全胜带美籍台湾人苏茂雄来，在波士顿搞了个“新世纪企业有限公司”，当是皮包商，做仪器、工程设备买卖，妻子开了个日本餐馆。大概都想发点中国财也。穿着甚讲究。游了三峡。说过去是核电工程师。我去过阿拉斯加、得克萨斯等地，他都没有去过。应酬谈了一阵，送《三论三峡》。

下午游 800 米。

秦川回京，在上海、福建转了 20 天。高狄去职，报社鼓掌。邵华泽不要张云声等人，尚有点希望。意识形态看来是个无政府状态，大家都可钻空子。

怀沈毓珂文可以脱稿了。引了他几首诗作，得加改动。

用玉片枕，做梦很清新，打麻将，记得清楚。莫非玉片似麻将耶?

1992 年 12 月 4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沈毓<珂>文又抄清三页，共 2400 字，断断续续写了四天。查材料半天，诗稿二小时，才算交了此差。

上午周扬大儿子艾若同一女同志来，硬逼我写《人生六十年》文。此事我已信拒，登门来求，无法推却。其人对毛绝对否定，说深圳有一女作家，称毛为魔王，非神非人，无人能逃其魔掌。我跟他谈了中国小农经济封建残余土壤，农民自己不能解放，要靠救世主，愚昧的恶果。谈到周扬悲剧：对毛与苏联就是要迷信。艾若想为父亲写点什么，为苏灵扬所阻，苏是标准马列老太，虐待前妻三个儿子，精神与物质。周扬在上海时，一直同发妻同居，最后第三子是怀胎回益阳生的。娘家乃大户，贴钱给周扬作经费，与苏灵杨结婚后，气病而亡。也是一个悲剧。

下晚游 1000 米，最后 300 俯侧泳。

夜观岳阳花鼓戏《将军魂》，演员不错，唱腔亦好。与刘志坚、方强等上台谢演出。

1992 年 12 月 5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将沈毓珂文复印，只待交出了。

为榆林执法人员到怀来县索回欠款，被惨遭毒打事件，致信尉健行转乔石处理，管了件闲事。中国离法制还几千上万里也。

读《防左备忘录》，好文甚多。

下午没游泳，到林华家聚会，薛宝鼎、王耕今、田方等参加。薛谈无锡见闻，村办工业，利息万元户，人均房平米 100 以上。自办吴文化公园等。从而提出如何东西交流支援落后地区，凉山区可以发展蚕桑。费孝通已开过路。这是大计划，由中央布置之事，个别人、地方、自发交流亦可。也是点面结合问题。最后我引发谈西南水电与三峡问题。葛洲坝荒唐一次还不够。

夜观《半边楼》团圆结局。提出了教育、科技、人才培养，与社会市场经济结合等一系列大问题，

也涉及家庭、恋爱、婚姻观与邻居社区问题。但不如《渴望》那样使人牵肠挂肚。

早晨秦川二公子来谈父母紧张关系：分开分居，儿女已无法劝阻。

1992 年 12 月 6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今天是秦刘日。

上午秦川夫人刘燕生来（近日已来同玉珍交谈过夫妻纠纷），定要提出离异并先分居。原因在根本没有感情基础，结婚时十七八岁，领导逼的，秦当年是“领导标兵”（管西工团，后任米脂书记），接连生三个孩子，战争年代之艰苦。秦居高临下，非平等关系，脾气又大，训人，包括不尊重她的父母与贵州亲属（老家还有发妻，中学教员守了几十年）。日常生活摩擦（刘不管家务，不会做饭，无兴趣）增多，受到委曲，最后近年爆发吵架（女儿、姊妹支持分开）。我们劝慰不起作用。还谈到解放初期，有年青女大学生近秦，一大包信件 65 年才发现。燕生本人因婚事不满，演《沙家店》时，同张平有一年感情关系（张流氓性，开出过党籍，同苏菲也乱来）。

下午约秦川来谈了许久，新情况为刘妹妹支持。要出《刘氏三姐妹》，在国际文化公司出版，秦不赞成，岂能同宋氏三姐妹比，书无人看，过去报刊介绍也够多了。现在有“失落感”（一级演员，无人来邀演出，有邀又看不上）。总之病情有关。劝秦川让到底，旧账认错，否则影响身体（灼姐为例）。

1992 年 12 月 7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张显扬上午来，送《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版。约我为第三期写文，关于解放思想。他们一群人甚活跃，《历史潮流》一波题字乃肖延中办。有人办公司筹钱。

下午赵士林带法新社白维来，谈过去法新社报导“非毛化”给我带来的麻烦。只好将长文略予介绍，照本念［唸］了几段。此人只 28 岁，中国话讲得很好，没让录音。

读《防左备忘录》，多久没读书了。

1992 年 12 月 8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部，雨亭、庭［廷］栋、小曾开会，商量今后会如何开，达到目的。

看《动态清样》等，《明报》可看内容不多。

下午游泳 800 米。

同许医农通话，封面已定。

读《防左备忘录》并《社科季刊》。林子林经济长文甚好，《资本论》的一些理论观点必作修改了。剩余价值理论已不能解决当代新情况。

1992 年 12 月 9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大找卢跃刚要的材料。大胖托烟台人带来一箱平［苹］果。

卢来谈了一上午。谈当年写《早年活动》起因等，并示最初原稿。《旧作辑录》挨批而发愤著书，如果［何］找有关人谈，几十人到老会员家等处找材料，派人去韶山。《伦理学原理》批注照片，一个月口述成书。北京发表经过。88 年 11 月座谈记录，如何定稿，请四十人左右审阅。为解决根深蒂固，挖“左”派根子，杜绝其源，釜底抽薪。过去、今天、明天都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国际影响与国际

形势发展，市场经济与世界关系，也必须解决“毛左”问题。晚上卢又来长谈，找出座谈记录（三万多字）并一、二稿，及八 0 年《决议》讨论发言等。卢想详细写出我如何研究毛晚年过程。当然还有 58、59 年切身经历。讲了《龙集》“偶成”那十来<首>诗的形成（可引用一两首）。

朱正、黎体贤晚上亦来，朱来开会，送腊鱼肉。

1992 年 12 月 10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开组织史资料领导小组会，档案馆王刚（常务付［副］馆长，来过我家）、党史室魏久明等都来参加了。雨亭昨天病入院。讨论明年工作计划，三家上半年交出初稿，下半年审稿会后交印，“抗战八年”不能再拖了。原来两家都有困难，现表示都加人手，一定完成。全国地县已印出半数，省级 8 套，明年上半年可望全部完成。审稿会经费亦商妥，稿本细则明年一月中开次会定下来。午饭后，又谈了下钱听涛待遇问题，党史室不予解决。金松林对付［副］主编事大发牢骚。魏久明交我邓力群所搞国史会人员名单，一则组班示威，二则籍［藉］以对抗改革开放，好作文章。

两点回来休息，三点半去游泳，700 米。遇郑惠，谈国史会事，邓某想高举“爱国主义”之旗，以便对开发区土地借出等大做文章。转弯抹角在讲话中反市场经济（江李原来都是反对的）。国史会也是李鹏批“原则同意”。胡绳讲话却较解放。沙建荪［健孙］不让听录音也未成。

告薛京确定十六、七去广东。

1992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开始再看《龙集》，次序可以“水电行”开头，接下去“地北天南”、“狱中吟”。还是庚青与真文韵脚问题不少。

一大喜事，遍翻纸袋与书架角落，最后玉珍在北屋《龙集》稿堆中一纸袋中找出赵朴初重题“花发象牙红”纸幅。高兴得无以复加，高呼“玉珍万岁”。从医院回来后，就找不到这张字了。

下午游 800 米。秦川谈，邓给政治局信，江通知杨白冰第二天即撤办公室，当然告状人不少有关。但“护航”应有功也。“左”爷们都保护备至，唯恐伤害。在秦川家遇邢方群，《实录》影响真大也。

李英健通电话，17 日南行，稿费仍未收到也。

1992 年 12 月 12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卢跃刚来，配合长文，发三千字访问，介绍作者如何研究毛也。写得不算好，谈李伯宁其人之背后攻击，十二大时，可能对这些人有此等解释：陈云生平介绍过唯一干部（？）

贵州出版社底也交了。改卢的稿子，只要真实即成。到二点改毕。真担心过份“吹乎”，引起杀手们又想下毒手也。

下午游 600 米。

夜陈英茨来，为纪念周一峯，他写了二万字长文。代夫人求题词（说一峯同志生前对我甚为称赞，还保留了我给他的信）：

刚毅正直，满腔热忱。细心谨慎，贯彻民主。

一峯同志以此精神，落实中央方针政策，处理广西最艰巨、最棘手的文革遗留问题，扭转局势，深

得人心，功勋卓著，风范永存。

1992 年 12 月 13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听到美音。活动半小时。

几乎整日伏案，将《龙集》原编好部分看完，又发现还有庚青与真文两韵差误。将常用字写在两张纸上，便于查处。

1992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一）晴

六点差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下午伏案，将《龙集》原选外部分又复查一过。“三谣”及一些读报杂诗，并有关偶成部分重新选入。恰逢辽宁社谢春送稿费来，原学中文的，请他过目。赞成选入，可反映那个时代的动态，如“西贡解放”及“援非”、“外友”等。边剪贴边修改。当年潘家铮是认真改过的，尤其格律与脱韵，都一一标上。

稿费 11767（平生一次最多者），玉珍去银行存了 8000。广州机票改 18 日。

上午老温来，社科院有人要搞防左丛刊，编委会把我与秦川、光远等都算入，告老温转告，决不要做这种蠢事。当然支持，但不要授人此柄。韩钢电话，说《防左备忘录》已禁，进京五本已被使馆买走。有点不相信这类事。

1992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龙集》补选完毕。朱正电话，请他明天来。“三谣”考虑很久，还是都选入。“上山下乡”等亦如此。当年历史如此也。“温书”与“读报”分开。

下午游 700 米。

1992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将《龙集》该增补部分又看一遍。

到夜十一点，将《十年近作》打印部分修改成定本。朱正来审校一遍。

上午卢跃刚来，还书两本。他写的访问记清样未出来，真担心有过份之处。到底印得多少，似不愿讲，只说开始不印太多。这些青年人大概也会打经济主意。

下午谢韬来，从四川回来。说三峡事似已无可奈何，难以动作了。带马识途送的条幅。六四后，马处境不好受围攻，杨汝岱还照顾。说张浩［皓］若与肖秧都排挤杨。

四点同秦川到人大会堂，出席赤水老窖得泰国国际名酒博览会特别金奖新闻发布会。我是沾秦的光去弄酒的，也坐主席台。宴餐颇丰，喝酒两杯。本来准备了两句话：

名扬万里外，意在一杯中。第二句是夫子自道也。散席后人也散了，就不及写了。四瓶老窖可谓丰收。

几天来都是五点、六点起床，十一点睡，中午未得休息。

老蒋来，谈争取就医情况[23]。

1992 年 12 月 17 日（星期四）晴

又是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补修十年近作，直到晚上十一点。效率很差。

上午韩纲［钢］来，送一本新书《毛研究述评》。他在编两本书：廿年《大折腾》，各种事件。另一本记会议等实录，自印自发行。他成为深圳《法制报》书刊部驻京经理。好书应当自得双效益。长文定稿交他。为扩书作准备。

戴文葆来，借我冯著《现代哲学史》。陆兰秀文，《文物》不用。

魏久明来，送胡绳讲话录音稿。总算讲了反“左”，91 年“左”潮，吞吞吐吐，还加保护，不要去大批也。以抗战统战，民族矛盾为主为例，还有点意思。和平演变也讲不清楚。

晚上朱正来，又小帮忙。讲清“表阡［阡表］有所待”出典[24]。

韩纲［钢］谈：基辛格来时，总理谈文革情况，外交部被围困三天。基说，内部事不介入。总理说，不了解文革便不了解中国。转头见王、唐在旁，吃一惊。后批卖国主义。后同乔冠华谈后大哭。空军文工团员也有戒心。林彪不愿上飞机外逃，为叶群与林立果要挟。

1992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五）晴 抵广州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直到十一点半，仍在为《八十年代诗作》修正补充，编目。

此行要带之物，许多忘记。如收音机，印章等等。

同薛京、小雷一起午餐。吃饭时，昂子突然来到，回国探亲，不想学比较文学了，想转而从商。不及多谈。

饭后即上机场，甚拥挤，如火车站了。与玉珍到贵宾室小坐。三点才起飞。747，一人坐头等舱，79 年去北美时坐过此种舱。一直睡不成。到广州市空盘旋甚久，降落甚慢。六点多才出机场。省委组织部原副部长江森等来接。住小岛三号楼，305，内部改装，如现代宾馆（现称珠岛宾馆，以外养内）。

宾馆主人到大餐厅宴请，爆保鸡，绍兴酒等，湖虾甚鲜。江极热情。明天上午谈公事。

11 点就寝。

1992 年 12 月 19 日（星期六）

五点醒来，利用空时为《龙新编》最后定稿。

上午省组织部长曾东汉与办公室主任来（后来知道是江冒了火，他们才被逼来）。我简单讲了下全国情况与进度，中央本情况。陆沅具体讲广东不足之处，介绍上海本等。我插话“左”之为害。他们谈广东地方主义没有总结，只是冯白驹、古大存、方方等中央有结论，因此遗留问题甚多。文革情况军区绝对保密，不让过问。同意作补充，谈得融恰［洽］。谈定到三角洲一行，明年初返京。《晚年左》文，交办主复印二份。

岛内散步，遇黑龙江王学文，似见人就熟。说过去就是人整人，再不能如此下去了。

---

[23] 这里应该指的是鲍彤夫人蒋宗曹来谈争取鲍彤保外就医。——李南央注

[24] 《泷冈阡表》开头一句“……其子修始克表于其阡。非敢缓也，盖有待也。” 阡表即墓碑文。《泷冈阡表》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代表作，被誉为中国古代三大祭文之一，是欧阳修在他父亲死后六十年所作。——李南央注（经朱正先生 2016 年 9 月 30 日 email 指教）

中午睡着一小时。

最后补上“金婚”诗。下午四点黄伟经来，黄请我们到《羊城晚报》（自盖大楼，22 层）餐厅吃晚饭。此报年赚四千万。蛇汤、田鸡等。漫谈晚报经营有方。

饭后步行半小时。到黄家，曾上过街高桥，喘气不已。黄住六层楼，共九层，没电梯，太残酷了！爬上去真累得可以。黄共得钱钟书夫妇 120 封信，看了几封。钱同晚辈甚亲热，愿提携。黄由黎澍介绍过去的，钱将之作为朋友，直抒心情。两夫妇是愿意表现自己及观点的人。复印一份交黄一阅，并送沈书《龙集》。

《卅岁前》被花城搁下，黄已取回，两书均由广东人民出。

夜倦极，洗澡。

1992 年 12 月 20 日（星期日）

六点起床。一点半醒来，服眠药。上午江与古伟中（由部研究室调广东的，是本地人）一起遊白云山大鸟笼，从香港学来。爬山出一身大汗（身体真是虚了）。

孔雀们随意漫步，天高不任飞也。

白天鹅宾馆参观总统间，过去来过。大生意人套件及卫生间倒是特殊方便。付［副］总经理招待午餐，菜甚丰甚［盛］。副经张家道席间谈军队、机关倒卖汽车（宾馆司机被杀，车被窃，未破案）。车追到河南，找到（37 万元买来），毫无办法。妓女抓后改造，放出仍操旧业。

二点半归，睡着一小时。四点黄伟经来，随后人民社正付［副］社长、总编廖晓勉、张文、莊昭来。谈定两书该社出版。三人思想较解放。随后散文作家福建陈慧瑛（女）来（读我的文章者）。送书《无名的星》（得奖作）。

晚上在“蛇王满”，吃到九点。大罐蛇汤、炸丸、烩等四五种蛇肉。汤 160 元一罐，要先预定，得熬一夜。玉珍赞不绝口。还喝蛇酒，受恭维备至。要出我的《大跃进备忘录》，黄要我写《我的道路》。于是谈到书名“洞庭湖的麻雀”。

1992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早餐前后小散步。

上午九点刘田夫来，进门即称“你是文学家、历史家、诗人。”问北京情况。杨白冰事不知内情。他过去知道尚昆避嫌提拔弟弟，是邓大人提出使用的。他告过林若两次状：乱整人，一为石油公司经理，陈立中，已 70 岁，判刑，法院不能成立。还有一陈 X，要开除，告到中央，未如原判。太专断拿权，过去是赵紫阳提拔的，赵找刘谈过半小时，只说是“林不理想。”刘未答话。又谈到耀邦缺点，一年经韶关，自己讲了一两个小时，不容人插嘴，都只能当旁听。说谢非不错，作风民主，干部关系好。又谈到文革时，井冈山会师为毛林，王首道不吱声，谢非对此不满。说四川人选尚未定。谈着，吕正操来（住四号楼）大概知道刘在此（对他夫人说，我去看他）。说他一直关系铁路，骂南方航空公司负责人不行，不会管理，仍对铁路关心之至。去海南，延安通车第一个坐（五公里速度也可）。说张学良受制于李登辉，来不了大陆。当年宋子文、端拉、宋美龄都作过担保，端气得走了，宋大骂蒋。宋美龄保了张的性命。谈到十二点。将《晚错》复印件与刘，转任仲夷一阅。

下午看王宁。儿子关心三峡。女王涛在省进出口公司。周冀石在香港（化工进口），周冀裴（省经委科技处），都不赞成三峡。移民要各省承担。给我香港《人祸》。焦林义来，未遇。晚上江森来，谈明天出发事。

下午黄伟经与萧蔚彬（《同舟共进》编者）来，陆兰秀文交该刊（并争取香港《大公》）。

日程缩短二天，改三日回京。

1992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二）晴 抵从化

四点醒来，迷糊到六点起床。丰盛的早点，几顿也就习以为常了。只是肉末等稀饭不厌（广东人熬稀饭，时间久）。

八点半动身，江森带小王（金楼，女、湖南益阳人）。因扩路，车挤，从化疗养院院长杨素鸿（原飞行员）随行。一路谈该院扩建改装计划，就缺经费，同地方地权矛盾多。近十一点始达。83 年盖，中组部投资百万，有如地委招待所，房间不佳，浴池别扭。午餐丰盛，名菜家常做法，果子狸，红烧甲鱼，青蛙，均大盘。中午休息到三点，仍坐沙发。送来桔、蕉及荔枝几盒。下午到流溪河水电站，厂长 书岱（原文此处空一字——李南央注）（57 年甲方，西北动力学院）付［副］厂长黄志良（华东水院）65 年来，均高工。约 200 人机组 4X1.05 万。56 年开工，58 年发电。800 元千瓦，移民一千多。水头约 100 米。工程质量好，机组运行至今。溢洪隧洞常用（潘家珍［铮］贬之），因方便。溢洪口已取消闸门。运行人员难稳定。80%住县城。高度自动化可减少人员。坝顶有两座美术铜雕像，为广州美院作品。看来管理甚好，合乎旅游标准。

晚餐仍如午餐，野味为主，乱七八糟吃一顿。晚上县委书记王守初（女，原省妇联主任）来，甚开朗，45 岁，四川人。父亲为民生公司船长（带船回来，被整成特务，53 年去世）可能有关。广州师院中文系毕业，对我的紧抓经济中心不变，不管刮什么风，一谈即合，过去读我文章，印象最深为论老三届文，说到心坎上。我的第一句话是：县书要学会做生意。我对这类干部是完全放开谈的。

磨子潭过坝洪水发生在 1969 年。——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2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三）大风降温 从化卡拉 OK

睡得甚好。晨起着毛衣加背心（小便两次，6:45 醒来）。王守初又来谈，看我作字。给流溪河书旧作，并温泉诗。书记作板桥句（任尔东西南北风），江森（不拘一格降人才），其他二院长、秘书、司机或旧作或唐诗，写到十二点。到政府宾馆午餐，大火锅：蛇肉等各种野味，山蛙、鸡漉米等等。不该喝酒奉陪，一瓶真五粮液（倒过来有小珠，商标鲜红，瓶盖轮廓清楚），喝三、四大杯（约三两）。女书记毫不在乎，我毫无酒［醉］意，席间谈得愉快：从化前景，旅游先导，高科技、高尔夫球场（据说她说过：不想升官非好干部）。丈夫为省府副秘书长，孩子由婆婆管。两点半始散席。出一身汗。午睡卧椅一小时，四点起来续作字。大字没写好。

下午由院长陪遊天池，山顶有小水库，利用为度假村。有棕熊、岩羊、孔雀等养殖场（取熊胆）。远望群山，层峦叠障［嶂］，有千米上高峯，他处水库少见。远处正辟高尔夫球场，到处开山通道，一派热火气象。下山又逛市场，树根、山货、荔枝等。晚上到蛇餐馆（个体）大盆龙凤龟汤，汤三碗，山菜、兔肉，不知名野味。只喝蛇胆酒。饭后到卡拉 OK 厅（县办）书记陪同，先在小房间听音乐、唱歌，多历史名曲。书记能唱，我亦随唱“松花江上”，回到三十年代。在房中还跳舞二次，慢四步，体力不支，呼吸不顺。十点后到大厅，听年青人唱歌，又舞一次，真是尽兴之至。女书记也卡拉随唱，大方殷勤，使人不觉。这是新类型，也许是广东特色。上台唱歌，下池跳舞，官民不分。打油四句：

老来也过新生活，卡拉 OK 真快活。
长幼无分男与女，又歌又舞迷音乐。

1992 年 12 月 24 日（星期四）阴

六点起床，感觉天凉。在疗养院周围散步。有东北客人住此。房屋依山建筑，就是室内装修差。早点吃得较多。八点五分出发去东莞。阻车尚不严重。司机超车谨慎，大概因我之故。广州到深圳超[高]速公路尚未修好（广东公路差）已花五亿，轮流出国考察（江谈）。临近东莞，在展宽路面，尘土漫天。市里开三干会，安排住供销社五楼招待所，从后院爬上去，我实体力不支（实际在从化已经感冒了）。组织部长、常委来接，几乎是两个人将我推上五楼，气呼不已。午餐在隔壁华都酒店九楼，海鲜为主。饭前医生来，诊断为感冒。喉痛有痰。下午四点到虎门，鸦片战争纪念馆建得甚好（耀邦题字）。五层，历史教育之地。在烧烟池，林像前拍照多张。将 87 年两首旧作用大纸书之留馆中。天黑始上大人山，已有车道盘旋而登。沿山道有些碑石（？）夜晚看不清楚。半山建有豪华职工俱乐部。十五周年纪念册刊有我的林公诗句。谭灿辉总经理文化原不高（读过五年书），但爱好艺术音乐，能自作词谱曲（纪念册充分反映［应］了他的才能）。留言簿再写上林公诗。并写大幅字。

归途车中吟得四句（中康似已近边沿）。去时两旁尽鞋厂、服装厂。参观手表厂。各人挑选一块（不挑白不挑也）。

晚餐由市长叶耀陪，火锅海鲜，实勉强支撑。叶思想开朗，交谈极融恰［洽］，一起批“左”。云邓力群来过，问党员雇工情况，如实以告，而不吱声。我于是揭这些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底，未来靠你们开拓，我等责任在总结清算过去，并谈到毛的功过，满座同感。市场经济将教育培养一代新人，理论则有待总结与创造也。叶耀想到理论问题，借机宣传我的观点。

市场经济育新人。

爱国由穷而致富，读书必熟以求通。——李南央注：此二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2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五）抵惠州

昨夜折腾一夜。喉痛、咳嗽浓痰不止。床上、沙发转移二次，天亮前迷糊了几十分钟。头沉，全身无力。仍到九楼早餐，勉强塞一些东西，不敢洗澡。

组织部张部长陪同，坐小车到原街镇。上午大家上街，我到镇医院吊瓶，用一种最新进口抗菌药，藉以闭目养神。便壶小便三次。午餐由镇长等陪，花一千多元，我已食而无味。二点始散，大家等我。广东之餐厅豪华气派，似已一体化。上菜、桌面服务等均有分工，小姐们衣饰等不同，着黑衣者必领班。各人“买”衣服一套而归。两件上衣与夹克均甚合身。不收款，为难之至。江森说，下来的人都挑高档的也。下午未休息，仍乘面包抵惠州。车上闭目，未览沿途风光。

第一次来惠州住小岛宾馆，西湖之滨，也有苏堤。野苹先到（反方向）。晚餐一桌。各住一小楼，甚舒适，设备高档。晚餐不沾酒，吃得仍少。饭后复吊瓶，到十点半。医生、护士都来。

1992 年 12 月 26 日（星期六）阴

近七点始起床，睡得不错。痰咳三四次而已。有热水，简单擦身。早饭送到房中，喝稀饭二碗，包子一个。几天来大便通畅，因食香蕉之故。

上午仍吊瓶。护士母亲在香港，大夫益阳人（复员军人，也在医院任职）。谈外地人打工种种情况。回益阳六次，衣服鞋袜都得留下，乡村几十年旧样未改。破房漏屋，冬天奇冷。好不易找车到县城洗澡一次。花八千元为一亲戚买一户口。此地发了财的人喜新厌旧，离婚率高。雇打手，报复赖赌账者，砍伤毁容（妻子心狠，用镪水，女方回上海整容）。三小一大（小楼房、汽车、老婆，一大哥大）。当妓女的多，进屋将衣敞开，看了就得付钱。买房藏娇，八十岁闹离婚，无奇不有。护士名字记留下（魏小娟），

丈夫中午曾来，小个子，颇开朗。两人收入颇高，每月存款数百元。

仍在房中用餐。

一九九三年李锐日记

第二十五册/Vol. 25

1993.1.8. — 1993.12.31.

本册日记注释：

本册内 3 月 21 日至 3 月 27 日是李锐在澳大利亚访问期间的日记。除了日记本，李锐还使用了一个笔记本，将每日发生的谈话另做了记述。这个单独笔记本的内容，我以异体字录入在日记本 3 月 21 日至 27 日各日内容的下方，以示区别。——李南央注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81 年后日记录入说明	xii

一九九三年

1.	稿费收入	1
2.	母校武汉大学百年大庆祝辞	2
3.	1993 年 1 月	3
4.	1993 年 2 月	10
5.	1993 年 3 月	18
6.	1993 年 4 月	31
7.	1993 年 5 月	41
8.	1993 年 6 月	52
9.	1993 年 7 月	63
10.	1993 年 8 月	71
11.	1993 年 9 月	79
12.	1993 年 10 月	88
13.	1993 年 11 月	97
14.	1993 年 12 月	107
15.	1993 年总结	116

稿费收入

1）	“讲真话的人”	上海文汇	400
2）	组史资料预支		650
	《早晚年》	贵州	11350
3）	“青年心路历程”	辽宁编书中《毛与青年》	300
4）	《晚左》长文	《桥》	5600
5）	“黄克诚文”	《湖南党史》	280
	人大讲课		100
6）	《是非功过》 、《实录》		20000（港元）
7）	“独服曾文正”	《联合报》	400（美元）
8）	两诗	《联合报》	80（美元）
9）	河南一公司题字	（小彬）	2000
10）	“接管沈阳”	《辽沈战役》	520
11）	港版二书		20000（港元）
12）	台版《卅岁前毛》		1800（美元）
13）	“冰封集”序言	《文汇读书》	50
14）	诗二首	《同舟共进》	50
15）	《毛功过是非》 2 书		5000（港币）
16）	二书港版		3850（美元）

母校武汉大学百年大庆祝辞

北京武大校友会

荡荡湖水，巍巍珞珈，武昌圣地，肇我中华。
黉宫既构，灿若流霞，理工文法，举世同鉴。
聚英髦兮弘毅，盈桃李兮妍姱。大哉母校，广育群花。

外侮骤起，日寇陈兵，风悲日暗，石裂金鸣。
百千学子，义愤填膺。号角如沸，肝胆相倾。
辞平静兮书桌，负弩矢兮前行。大哉母校，慷慨从征。

八年抗战，茹辛茹苦，蜀道艰难，略无回顾。
斩荆披棘，闻鸡起舞，乐山大佛，亲眼目睹。
纵敌机兮肆虐，我巍然兮砥柱。大哉母校，昂然阔步。

腾华照宇，天地沧桑，道路曲折，左害毋忘。
争鸣齐放，学术永昌。值兹百岁，两岸举觞。
推前浪兮后浪，期民富兮国强。大哉母校，多树栋梁。

读李锐同志迁调告别诗依韵奉酬

直将七十当中年，管领春风结胜缘。
彩笔昔曾千气象，银煤行见遍河川。
细推物理摅心胆，宁与天公博意钱。
临睨旧乡增眷恋，天边芳草郁芊绵。

徐怀云 一九八二年三月于航［杭］州

1993 年 1 月 8 日（星期五）中雪 回到北京

睡得断断续续，两点服眠药，五点三刻起床。一切收拾停当。6:45，江森、王金桂、小苏等来到，一堆香焦［蕉］大家分食。7 点赴机场。路上人群亦如北京之晨。车开到贵宾室，同王简单谈到“姓社姓资”等出于何人之口，六四后中组部的情况，以之划线选干部。九点十分上机，按时起飞，同玉珍坐头等舱一排，脚能伸开，半躺卧。饮食、水果等甚丰，玉珍仍闹肚子，吃不下东西。（江谈到 86 年到北京开会，我去看他，问到广东情况，他不敢答。87 年刊了珠江三角洲旅途诗，才知我观点。又谈到全国社教会议，山东开，他率领广东代表团参加，“领导待定”，省委没派人去之事）。近十二点到北京。小雪。等取行李约半个小时。

小雷与满起共三车来接。雪下得很紧，比广州到北京时间还长。六点半始到家。马上吃饭。

朱正来。上午聶绀弩九十诞辰会，发了《诗全编》。邵燕祥等指出乔木序言之不当，又有人及朱正谈，聶本人并不愿意乔写序，是他自己硬要写的，实应将此序抽出。这大概是乔去世后受到首先公开指责。

一大堆贺年片与信件，胜利完全没清理，太懒。

非常疲劳，听朱正唸了一段宋晓梦写的“引子”，她要将写我的文章扩充成一本十万字的书。

《早年与晚年》已于 12 月 8 日收到，约 70 本。即交朱正 5 本送人。

1993 年 1 月 9 日（星期六）晴

睡得尚可，五点起床。恢复半小时活动。翻看我的新著。封面欠佳，印得甚好，比辽宁强多。

早饭后去看秦川，刚从福建回。仍关心二杨事，无新消息。谈到遇见吴浩事，报社内部情况他似已不关注。高狄与杨永直女儿已正式结婚。福建柚子酸甜、水分多，给我一个。他们夫妻仍是僵局，怪演员老了的失落感。

清理信件。徐世长来两长信，黄万里又有信来。小妹身体正常，悌忠工作未决，已买房。

玉珍仍拉肚，精神不好，脾气大。

陈明来，六点一起到燕京饭店赴宴。陈漱渝母亲病危，原是中南工业大学（矿冶学院）职工，要付巨额医疗费，请来京的正付［副］校长吃饭，要“狐假虎威”，请我出席一下。还有教委几个青年干部参加。席间何继善校长谈广东所见乡镇企业情况，拆船，炼钢材等，都是一亿多元产值，建火电厂，给设计院餐费 60 万，如期完成。何甚开朗，有共同语言，同教委青年谈留学生问题，自由来去，既往不究，都有同感。八点散席。踏雪来去，竟然喘气不已。陈明甚注意我的身体。晚年长文，他将看完，能接受。

1993 年 1 月 10 日（星期日）晴

四点醒来，头疼，搽清凉油。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小琴［芹］、小多等先后来，小徐带孩子下午来。给肇庆张琼翠寄去印章纸，18 枚并感谢信；给江森信并印章，又书二本；任仲夷寄书一本。满起买来《早晚年》30 本，200 元（若水夫人提供地点），这样可以不多加思考送人了。

看完徐世长的三封信。为三峡忧虑，提出了问题，论证水平则不够也。这也是闷在肚中难受，找人一吐为快。

下午秦川来，说薛君度来京要到他家，正好黄乃来电话，夫妇即来一起谈黄振华大姐（96 岁）去世后“官司”。黄德华向苏州统战部信，说明大姐财产情况（前后有矛盾），黄乃发出讣告，点名美国亲

属不负责任，并写了一个新闻报导稿交新华社。钱财被薛君度夫妇吞没，美国官司却无法打。国内统战部已被薛收买，只能做到：财产到手，名誉扫地。秦川告我薛不想见我，只给了一份“公告”与我。

晚上王若水夫妇来，十二日赴哈佛讲学九个月。托他带几本书送麦克法夸尔、斯［施］拉姆等，又小妹一本。谈人民日报内部情况，中组部调去人事局长王北新极坏，出国由丁关根、李瑞环批准。传邓有三条：64 不能翻；意识形态紧；争议人安排好。王忍之还拒不上任，“我有何错？”

朱正早上来，取走送人书二本。

1993 年 1 月 11 日（星期一）晴

睡得甚好。六点三刻起床，几乎空前，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东大厅听江泽民讲形势，记了摘要。面面俱到，四平八稳，不谈“左”，也不谈右，防止过热也讲得紧［谨］慎。倒是谈到不少省一二把手不团结，到了不能容忍地步。都是顾委老人，常委全体出席。讲了两个半小时。

同段君毅坐在一起，谈起李锡铭，我只说没有能力，干劲也不如陈希同。

戴文葆电话，《早晚年》联系香港出版，十六日后有人来京。下午开始校阅。

1993 年 1 月 12 日（星期二）晴

四点醒来，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续看《早晚年》，“思想主流”中关于“批语”有两处引文，前后重复，必须删去一处。

薛京应当早晨来，等到十点半始来电话，令人生气。如此不负责。下午来，外交部文件，所谓私事外出，指已离休者。实属不当。

下午游 600 米。洗了个痛快澡。遇林汉雄偕一女士（宋晶，翁长溥介绍要来见我的）游泳。

寄出顾委肖克、贺彪等十本书。王建民来访（《中国烹饪》）。

1993 年 1 月 13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九点到宴会厅参加老同志新春茶会。老一套，换胡锦涛讲话。遇冯征，他有意将《晚年》长文刊党史刊物。谈江被先念推荐，乃江的夫人与林佳楣熟。聂帅不同意杨白冰，尚昆回电话，乃邓决定。此次还是有老傢伙告状，杨在部队无渊源。说张震不行，园［圆］滑怕事。刘华清是老实人。又遇见项南，说江讲话太无水平，对老同志何必讲那么多一般化的东西，通报下经济情况，讲点问题。

下午去游泳池，因快到四点，只游了 400 米。

谢文清电话，约星六吃晚饭。《中国烹饪》王建民来访，给书一本。何格高来，谈三峡，重庆必淤。平江有一可建 700 米水头的抽水蓄能坝址。

1993 年 1 月 14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今天将《早、晚年》全部校订完，主要是《批语》有重复处，个别字、标点有订正。

上午平江县书、县长等四人来（有老傅），送油、腊肉等年货。工作有进展，总产值有 12 亿了。县志谈妥，由李荣光主持修改，他们也知道吴定邦文字不行。

陈琼芝电话，《早晚年》拟译成韩文，有个中韩文化交流中心。

李普两口子都感冒，于刚仍住院。

下午游 600 米。

————————————————————————————

多年来，水电施工单位工伤 1.2 万人，矽肺病 8400 人，长病号 2500，共 2.3 万人，占总数 10.8%。4 万多无房户，占 1/3.

应从水电发电量中收建设基金，每度 2 分，再加地方集资，世行贷款，及外资等。

1993 年 1 月 15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同廷栋谈去广东情况及业务会下月开。所谓主编、付［副］主编问题，金老也有意见，将之淡化好了。

收到东北电力设计院陈绍琳信，指出《实录》中有些口语费解，又嫌“花絮”过少，不能使人多加想象。还提出办《三峡论坛》刊物，专刊反面文章，可以作我帮手。真是太天真了。

下午先到医院看于刚，左心房有问题，雇人日夜守护中，住院已半年，还出不了院。情绪似不甚好，女儿少去看望。雇人 300 元一月。接着到党校看王铁铮，客厅中紊乱不堪，露露放假住家，父亲想接去，女儿不愿。小毛已有工作，在建国门外，不能住在机关附近。因注射熊胆血脂已降，精神尚好，抽烟不止。

寄出、送出一批《早晚年》，总计 130 本，还是不够的。

吴廷嘉（黎澍学生）来，留言、票三张，拟成立燕京文化开发研究院，要我列名顾问。

————————————————————

全国有大小港口 130，重要港口 22 个。

1993 年 1 月 16 日（星期六）晴

三点半醒来，四点半起床，当然影响精力。中午也未能睡着，但尚能支持。

上午薛京、韩纲［钢］先后来，留午餐。徐滨来，交戈老太年卡，小传部份［分］并黎澍遗杂稿。韩纲［钢］主编的文革总汇（500 万字）已卖给三家出版社，得 32 万元（还是可惜的）版税在 5—8%，国外高 12%。韩的两本书即编就。有人想编《反右备忘录》，无人敢出。我说何不改《反和变备忘录》。

下午为沈毓珂诗词选、《健与美》写题词。

刚下电梯，遇李鹗鼎、梁益华等来，送礼物。五点到谢文清家，安若、田绿萍先到，送书二本。吃海鲜肉类火锅（吃不出味道）。对现班子不满大侃一顿。87 年纪念抗战 50 年，胡乔木文第一句不通（日本侵略战争引起中国变化，不是抗日战争），打电话去，承认错了。

7 点到海淀剧院，四通之声与中央乐团演唱会。高水平的合唱，但只 2/3 人不到，说这还是好的（送票）。休息室遇见王蒙、谢韬、陶斯亮（参加人），杜导正等。算企业文化活动。吴廷嘉原来是女的，人大优秀研究生，文革初打倒郭影秋时，一人上台辩护。出过书，甚热情。

1993 年 1 月 17 日（星期日）晴 早起坐滑轮椅大摔一交［跤］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没有活动，清理桌面。

满起和小多来，整日大扫除，洗擦尘垢，玻璃窗等。

上午没做成事。原拟将《往事长短录》扩编好，几篇文章没动手找，乱纸堆中何处寻？

戴文葆电话，香港决定接受《早晚年》，只有我能写出。将带合同来。

下午打出电话，杨达住院；光远住了几天医院，现在家，等我的书；陈四益说，“半开门”（刊光远文）；曾彦修电话找到，在编写《日丹诺夫传》，苏联人未深入此事，这是我们统制思想文化的影子。

晚上邓伍文与李亮（江苏电视台文艺编辑）来，《往事》还不能由他带去。谈《爱你没商量》，《皇城根》，看不下去，前者乱侃出来，无一贯思想，无故事。

《早晚年》特送与程学敏与陆钦侃。

1993 年 1 月 18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参加水电学会春节聚会，遇见许多老人。水电去年装机 300 万，八五是大好形势，为世界前列。应同巴西比。陆佑楣大讲三峡，我也只得奉陪：许多重大问题不搞清楚，不得开工。留下 2.3 万伤病职工，计划经济使水电不得顺利发展，等等。十一点早退。到美术出版社邵宇家，夫人沈尹将他生前为我画的荷花大横幅与我。谈到死的原因，过累，半个小时即去世，一直流泪。

同宗凤鸣电话，为苗苗转干事。武光不在家。到秦川家小坐，两夫妇若仇人相处。说杨白冰有意将来为 64 翻案，邓大人遂下令驱逐（大概江亦参与）。此说似亦可能。

田方送来“坎坷三峡”稿，谈政治陷害事，此人大概“义无反顾”了。

1993 年 1 月 19 日（星期二）晴 让胜利给肖乾送书，回赠书三本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万寿路，部机关老干部春节会，铁道文工团节目甚佳，五六岁女孩说故事，学“超生游击队”，口齿伶俐之至。相声、魔术均不错，难得大笑。与伯克同坐，谈到高干子女违法事，仲勋女儿跟日本人结婚去了，也知道刘泽彭拉帮结派事。十一点到李普家，沈容卧病在床。交换书籍，《记刘帅》36 万字。遇北大一批教授，有的认识我。下午游 600 米。晚六点杨毅来，到新大都饭店，林汉雄请客，光远、绩伟先到。宋晶送刊物与名片本，实由她出钱也。她为“中国非金属矿工业进出口公司”经理（翁长溥介绍来见），席间谈混沌形势。

1993 年 1 月 20 日（星期三）晴 夜与卢跃刚通电话，《桥》正在印刷

睡得不安稳。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1991 年重返珞珈山与重阳登高两组诗抄正，寄黄伟经，来信催也。

书柜始终未清理，必须动手术：去掉不存书。

下午游 600 米。玉珍心眼极小，午餐夹菜没吃，即大不高兴。只好主动转弯，同乘车去买蔬菜。

杨毅来换电话机。下围棋一盘，平手。能背得出我的诗多首，念么么，动人句，得知现状，大惑不解。

陈四益来，谈杨案过程：去年十月初常委会有尚昆、一波、王瑞林参加，议军委班子，无小杨，尚昆不以为然：谓乃小平支持者。薄问杨：是小平说的吗？不问王瑞林，王搔头。于是报邓，邓致信：二杨不易再留军委。这是有人告状。南巡讲话，杨及时告弟，抢先表态，保驾护航，江李被动。因之江亦主动也。看来造成形势，邓自{剪}其{手}足不止也。又传批左杀［刹］车，左爷又嚣张。

范岱年、温济泽来，赠书。游泳遇见王怀安，甚赞长文，他买了几本送人。

1993 年 1 月 21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睡约六小时。活动半小时。

下午杨毅、宋晶来，送花篮，“招财进宝”糖。恰遇周世田来，让他们认识（都是广西人），以后可以来往，互相合作。

下午游 400 米。翟益涛一早来，送酒一瓶。谈贺毅与崔军矛盾，崔方式不对，理在他这一边。贺已学会官场一套也。

宗凤鸣来，赠书二本，一本带赵。他复印了一些港刊资料与我。很关心苗苗事。

一早崔军来（非翟），谈贺毅之无原则，同李鹏一家关系，保护儿子，给朱林［琳］用车，安排其司机转干、经商（自有多种经营）等。部委一批干部，乃延安时同学等等。

1993 年 1 月 22 日（星期五）晴 除夕

六点一刻起床，未作活动。上午方宗岱女儿方颖送父亲遗著来。得悉方宗岱病情、去世情况。我就是没有收到通知。真正的泥沙专家，三峡反对派。女儿丈夫李大林是搞新闻的，建议写一长文，由我出面纪念，将黄老文与之参阅。

熊蕾来，赠书。要她二月底将文章译出。

志民夫妇来。暂时安顿下来，谈到应安排合适岗位，54 岁了。

程学敏女儿来，送蛋糕等物。

秦川来。玉珍劝说老刘，起了作用。

胜利一家除夕晚餐。看节目到十一点多。

一早翟益涛来，谈贺毅与崔军矛盾（写入昨日事，重复）。

1993 年 1 月 23 日（星期六）晴 初一

六点三刻起床。玉珍睡客厅沙发，小徐和秋林住南屋。上午离去。

上午清理书房杂件。

金老夫妇来，抢先拜年。张全景来，谈志民事。没去大会堂团拜。只到对门冯大娘处一过。

拜年电话不断。

王祥均夫子来，王妻去世，来京过年。动员再找一个合适老伴。

周保志来，赠书。要安排他当机关党委书记。允帮助调出，到公司为上。

晚上毛鹤年儿子、媳妇来。

观电视到十一点一刻。

1993 年 1 月 24 日（星期日）晴 初二

六点多起床，未作活动。

上午看书，仍懒得整理南屋，只是将书柜边沿堆积物清理了一下。桌子见玻璃板了。

铁铮与小毛来，由满起接，下午由小雷送。同去给张全景回拜。

苗苗夫妇、孩子来。谈蜜蜜{觅觅}如何绕过奶奶的盘问，始终不知同爷爷的来往。从四岁到现在七八年，颇不容易，孩子有此“心计”也。玉珍主动送手表与玉洁，两个媳妇“一碗水端平”也。他们晚餐后方回。

廖季立来，赠书（他知道此书消息）。谈三峡，谈朱镕基务实，单独约谈并不合适。廖将朱留在北京，介绍到经委，袁宝华赏识之，接连升用。

1993 年 1 月 25 日（星期一）晴 初三

六点半起床。

今天消［逍］遥一天。只是找出了小妹的传真信。美国友人约请五月中旬后到九月为期，已定三个会。最后柏克利的会，可能是讨论三峡。

马国华、杨小玲夫妇来。马已脱离机关，到广州任西卡（Sika）香港有限公司驻中国地区经理，工资可达五千元。该公司大概可承包建筑工地用材等。

邓正来（《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主编）等四人来（另三人为张小劲、景跃进、宋新宁，均人民大学付［副］教授）。谈该刊情况，第三期以“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为题，约稿。漫然应之。不得已赠书。书快完了。

张敖荣晚上来，谈志民、周保志等情况，如何照顾。小妹有信与他，悌忠如何同国内驻外机构做点事。也谈到我的待遇问题。

同胜利下围棋数盘，均有失着。

今天是玉珍的节日，三家孩子们都来，加上杨小玲也。

晚饭前到毛鹤年家与金老家回拜。

1993 年 1 月 26 日（星期二）晴 初四 李瑞山女儿李栩来，龚育之来

六点半起床。春节期间，未作活动。

上午《农民日报》记者部（付［副］主任）李栩来，李瑞山的女儿，要转载记黄克诚长文，要我的照片，拍了几张。当然欢迎转载。说父亲头脑僵化，我说不要苛求。看过《庐山实录》，于是介绍读《早晚年》。

十一点多，龚育之夫妇来。当是我送书之故。谈了一阵形势与臧否人物，基本一致。江为“左”派，但接受了“市场经济”，得力于薄一波。薄说只是一张纸也，戳一下就破了，“何必不戳穿”之意。当然可以也不能不接受。我讲了下认识其人经过。丁关根不足道，什么也不是，正合“孤意”。郑必坚接受教训，消极应负［付］，也难作为，但思想认识仍属一路（龚自称）。党史室仍由邓“左”把着，进不去。他现在与郑同管邓大人文选（82——现在），不让文献室管。十四大起草，郑乃邓点名去的。进中宣部就难反对了。

陈希来，一年一次。他是 35 年入党的。当时北平只有十来个党员。

1993 年 1 月 27 日（星期三）晴

四点醒来，想起可写“我那二十年”，然后是“我这二十年”。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清理南屋书柜大半天。

杨小玲来，为玉珍下厨过劳所感，送来衣料。午餐后离去。

在咸阳的瑕青的女儿夫妇来，我记错成箴铭的。

下午三点同元元、延滨、玉珍一起去看李昭，并赠书。漫谈形势，经济过热，农村有温饱未解决困难，三个月买不起粮。聊到五点归。

晚上戴文葆、韩金英（代表港天地图书公司）来，签《早晚年》合同。8%版税，印 2000 册，50 元一本，可得 8000 元。戴说：万里看涨（两主席位置），杨白冰不承认搞圈子，“政变”等。总政评［批］判会未开成。

1993 年 1 月 28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秦川处小坐。李鹏到深圳，证券所敲钟，未起作用，没涨。

南屋书柜尚未清完，宋晓梦来，找出一些旧档材料给她看。因那本批判集引起她的兴趣，从中找出些线索。于是在我书房呆了一整天。中晚饭两餐，晚上才走。

蒋南来，春节怕我客多没来。说是随我去澳大利亚，他可能九月才去英留学（十人报考，只录取他一个）。他们一伙人认为我搞水电难以概括我这个人，竟以“思想家”视之。这真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赞语！

下午游 800 米。洗了个痛快澡，一周未浴矣。

晚上看完“一村之长”，由小见大，对官风、官气的讽刺有点“因小见大”味道。农民今天的新精神，广东气概，则远远不够。

徐文立（魏金［京］生同案）的妻子康彤以冯媛友人名义带着女儿和黄小萍（其夫为路透社记者，香港人）来找我，谈徐已关了 12 年，身体很差，吃得很不好。最近有录相机录包饺子（同家人），打球等场面。我说对此案很生疏（不知徐某），只能建议要求保外就医。

1993 年 1 月 29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这两晚睡得较好。

满起又买来《早晚年》十五本，剩下必赠的人不多了。但上门索取者却难估计，如许良英即来电话也。纪红则婉言拒之。丁萍电话，科罗拉多电传信已收到。

黄伟经电话没收到补诗，真是奇怪。倪为国又说稿子春节前寄出。此人不可信任。

上午到医院，看内科，拍胸片，心电图，均基本正常。这样就放心了。玉珍取药。中医加了促呼吸功能药。到定一同志处送书，说“名字抹去了”，他说“留下好”。看望祖春，正吊瓶，呼吸困难，雅琪曾昼夜四十多天侍候，刚找到一女孩。大小便均卧床也！医生说，如难改善，下一步将切喉管。将“前记”唸与他听了。还说毛是“奇才”。我则说必须从阴影中解脱出来。明天火化，现也心甘情愿了（此书一出）。老朋友将越来越少了！

下午因忘记时间更易，只游了 300 米。

1993 年 1 月 30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人客未断。谢韬、郑仲兵、林文山、许良英夫妇先后来，一起聚谈。郑、林二位又先随秦川下去谈办刊物事，有位海南青年富商愿资助 50 万元。主题围绕我的新书和长文。许对当年发动反右还有不甚明了之处。我道破天机，为发动一事可以撒谎，出尔反尔，云雨反复也。七大报告即已谈到将来阶级敌人乃民主党派也。都觉得应扩充成书，无甚风险。

张光年、郑惠电话，收到书，极为支持。张还买了送人。

下午到办公室，先找刘是龙，以办公厅主任身份同吴学谦秘书通话，以解决红皮护照问题。

赵杰兵来，刚收到书。漫谈到五点。湖南人来，熊清泉要两面（孙文盛与陈邦柱前各挑拨）以保位。未列入名单即{先}来京活动。杨析综去四川，六四改变形象乎？说关于杨白冰、邓信三条：还要管军委事，太关健［键］；不能搞圈子；杨留政治局。十月十日开会时宣读。8 日江与杨谈得不欢。又泛论社会主义问题，今后世界前途。邓总打着社义旗号，一心两点四原则到底。我说经济与政治是拧着的，因此胡赵杨三次更换。乐观在市场经济不以人意志转移。新书能出，也在能赚钱也。

1993 年 1 月 31 日（星期日）晴 下午体温 37.8℃ 晚八点 37.5℃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小琴［芹］一家来。

上午没精力做事。十一点蒋君（鲍彤夫人蒋宗曹——李南央注）与王纪宽先后来。王送年礼一包生腰果，一合［盒］饼干等。他与江较熟。江不赞成朱任总理，要江李体制，李也不愿退到主席。邓拗不过陈意。叛［判］鲍刑，任建新说找不到根据，乔石支持，李瑞环中间，江骑墙，李鹏坚决判，否则赵事不踏实，先一天告到邓处，江件晚一天。邓支持李。美有秘使来：最惠国不变，市场经济支持；人权、名单，放出，方励之没起坏作用（香港问题，周南太“左”，我们太无气魄）。还有控制核武器与出售导弹问题。

午餐时即觉头痛，吃得不多。中午躺着迷糊一阵（杨毅来，去过大邱庄，送肉一腿并秦川一腿）。

头剧烈疼，请张九华按摩，体温腋下 37.5℃，傍晚复测口腔 37.8℃，复［服］先锋 2 等。

晚上吃了点稀饭，玉珍与小琴［芹］到复兴医院，护士吊瓶不愿来。取来注射中药柴胡，玉珍为我注射肌肉，复［服］消炎药等。

前天半夜热醒，找毛巾毯盖，昨夜只盖毛巾毯，可能与热有关。昨天下午到办公室窗户也一直大开。

1993 年 2 月 1 日（星期一）晴 晨体温 37.5℃ 下午 37.3℃ 晚上平复

睡得尚可。玉珍起来几次。早晨体温 37.5℃。

收到科罗拉多来信，待人翻译！只知大概。

上午到医院，体温 37.3℃，验血无异样。医生慎重，复照片，无肺炎迹象。于是皆大放心。

在医院遇见马载，他眼力极差，我从病卡证实，于是谈了几句。已八十八岁，说热河时我还是小伙子，46 年岂不 29 岁！从石油部又到合作总社（程子华一起）。

赵士林、阴某电话，关于三峡旧文一文，刊《海南报》。唐小毛电话，几次电话外出。明日来。

下午躺着睡着。小多一家和张九华来，以为我们这个家须有年轻人侍候也。

整理旧报纸，一大堆归类。

1993 年 2 月 2 日（星期二）晴 退烧 送书与钱杨二老

六点半起床。晨量体温 37℃，已经正常。照服药并注射。此次“感冒”速来速退。

上午赵士林送《海南报》来。标题改为“我国尚须加强决策民主”。赵愿为长文扩充成书协助资料。

萧延中电话，编一本改革文集（有反面），要我作序。

下午总参三部田永清（信工程学院政治部主任）及政治部组处长孙建民、科长张荣喜来，因钱听涛介绍，读我的书，慕名而来。只得送书一本。唐小毛来，大概过度劳累，很瘦。带来《争鸣》12 月号，并资料。译述齐慕实信。

1993 年 2 月 3 日（星期三）晴

睡得尚可。五点起床。贪读港刊也。苏绍智、严家其等文章有合理部分。

甚觉疲劳。到秦川处小坐。安全部常务付［副］部长找他，不知何事。言及传说要反或防右。总之搞平衡也。劝我下午不要去游泳。下午姚监复来长谈形势。南巡乔、田去了。田党校报告，有些话可抓辫子（还回到五十年代凭票购物？）因之被攻为“右”也。人大常委长只能排在王汉斌后。宣传会江讲话，传几条中有此一条。邓力群写信中央右，如不纠正退党（这太抬高了）。姑妄听之。又传在上海邓大人找江李谈（陈：江李不变，其他不管，可能是真的）两人承包翻两番，否则让贤，年轻人上。速度

要咬紧等。

晚上韩纲［钢］来，取走下午收到的《实录》清样。沙健荪［孙］受攻厉害，邓力群、胡绳均有责备，于是强调团结。

熊蕾来，取走齐信。

1993 年 2 月 4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作字 6 幅，总参三人各一张，忙忙 2 张，赵健民 1 张。找裱装还是麻烦事。

写字时，烟台二人送来二箱苹果，大胖拜托的。由于我态度生硬，引起玉珍一天不高兴，转不过弯来。

下午二点到办公室，带回陈晋送的几本书。看了些内参之类。

只游了 400 米，觉累。

韩纲［钢］晚上送来《实录》清样复印件，两人各看一份，再合起来。

熊蕾来，谈如何复信。谈他［她］爸爸当年在解放战争后期如何被叛徒出卖，幸在美国得以逃脱。申健已故，其人文革时甚“左”，受康生利用。

1993 年 2 月 5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开始看《实录》清样。中文、阿拉伯数码字用法还搞不完全清楚。校样基本好的。

玉珍告闫子祥及一张局长主动买书读了《晚年》，称赞备至，大好事，只有我能写出。这是真正的鼓励。

让小瑞持一本送与胡绳，这是考虑很久并征求过多人意见而作的决定。其人内心还是有良知的，近年有反“左”表现。虽然摇摆、胆［担］心，但同邓、乔还是有别。李慎之去拜年，还评论乔木胆小，固执。我这也是以示“鼓励”与“支持”也。

上午王远来，谈我国西药基本上仿制，关贸协定带来威胁，许多出口被告发。只有个别的在前列，中药优势苦于制造难达出口标准。从而谈到“太阳神”、西洋参等补品原理，帅大姐服之，恢复记忆力，长黑发。我之坚持“青春宝”大概起了作用，惜西洋参未坚持。

下午游 800 米，水甚凉。周子健只敢在热水池泡也。

江辽东上午送小妹信。告访问日程：5.25 到洛桑矶参加 U.C.LA 的会，28 日到科罗拉多，6.6 离科到达拉斯。我不拟在小妹处多住。

熊蕾晚上送来致齐慕实复信，包括个人简历。

1993 年 2 月 6 日（星期六）晴

两点半醒来，迷糊不着，索性起床，看《实录》清样到四点半，有倦意，上床睡到六点半起来。

玉珍操劳整日。做早餐，清理厨房。早饭后，我抢着擦了南书房地板，其余卫生一切仍由玉珍管，我只是看清样，中间小休息。

张九华来，想进党校大专班或本科学习。薛京电话，护照事仍未解决。

午餐、晚饭，两人对食，觉得简单而愉快，无朱嫂其人之寡妇脸色也。

午睡未着，三点到海淀塔院江辽东家，一起到他的办公处（豹驰技术发展公司）将复信 Fax 传与科

罗拉多齐慕实，四点多才到文津街。

游 800 米。故意快速超过钱小姐（钱正英——李南央注）。

看电视时，为玉珍捏背，以后要坚持，她劳动了一天。

王申生电话，原封面题字改在扉页照片版。

1993 年 2 月 7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看清样，仍未作活动。

小多一家来，玉珍有了帮手。

下午宋晓梦、郑仲兵和张扬先后来。张是湖南政协委员，好管“闲事”。认为湖南清官受打击，贪官受保护，庸人吃得开。熊清泉让自己老婆儿子从商（儿子为深圳湖南办最大豪华酒家经理）。坐过七年牢，所以懂得世事。表面是有些“狂”也。参与李谷一、唯惟［韦唯］南阳公案，写了一本书，揭发此事。王震、王忍之都支持李谷一胜诉，整个河南包庇。他要我为《第二次握手》新版题签，说我在屈祠对联，刻于花岗石亭柱上，甚可观。

郑仲兵谈新凤霞画万元一张不画，吴祖光字几千元一张。因之谈到真可以卖字也，自写己诗为标榜。

为宋晓梦找出磨子潭日记两本，她如获至宝。王申生为她写了 8 张纸，说明油画肖像案，又找到于善浦的地址。

因此进度甚慢。

1993 年 2 月 8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抓紧看清样。一早王建民送来文汇《读书月报》。

上午薛京来，赵苏娜已约好裱字处，只得又再写过两张，为赵健民、王槿长夫妇并忙忙（蜜蜂与骆驼 2 诗），十一点小雷来取走。

卫建民写的“新年试笔写李锐”颇俏皮，有深度，语简意骇，也耐人寻味。

抢着将清样看完。数码字体用法，简直搞不明白。给倪为国电话，请他将字体一体化，版式也要统一。

晚上韩钢带上他看好的清样来互校一过。又带回去统改好三份。这样可以美港都照顾到了。

1993 年 2 月 9 日（星期二）晴

睡得较好。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薛京和陈晋来，陈详谈文献室人事情况。逄先知竟然认为“五七指示”基本正确，只是提阶级斗争不妥。难怪这些人要搞“毛泽东热”，他们要把神像竖到底。李琦六四时住医院，是会做官的人，六四时有 2/3 人上街遊行，有两个室委（团中央的，高勇、刘某，当过耀邦秘书），他受到清查，因是付［副］研究员没受处分。77 年进武大中文系，是社科院文学所刘再复的研究生。在书记处研究室呆过一年，是文献的笔杆子，参加写《毛传》（由逄先知负责！）的 1927 年前部分。有个付［副］主任是吴建国（臭名甚大），原负责邓选，现在取消这个资格了。谈得甚融洽，可说一见如故，他也对我能同青年人打成一片而高兴。愿意合作扩大成《晚年悲剧由来》。

下午游 800 米，甚觉舒服。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幻中。——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3 年 2 月 10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姚监复送来二稿，毛晚年“左”同经济失误关系，改正一遍。人家是好意宣传。

许医农电话与信先后收到。广州与北京聘她，告以可兼任也。也须要“发财”，广东人富！金钱决非万能，没钱却万万不能也。

下午游 800 米，并到韩钢处取回五份清样。漫谈一阵。他编的两书，《大折腾》还未定局。两书一出，共和国史“左”面就可一览矣。薛京来，护照事外交部顶着，只能用普通公务，令人极为不快。

1993 年 2 月 11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参加组史资料业务会。到廿多人，有生面孔。我提出开一个阶段性展览会，将省地市三种本子显示一下（地方志搞了 15 年，远不如我们成绩），让世人知晓此项工程之观点，以推动最后中央本的顺利完成。大家同意。

下午游 800 米。水稍凉。

与唐小毛电话，明天去她家发信，晚餐时引起玉珍闲话，几乎冲突。我及时转弯，化干戈为玉帛也。Woman!

晚上姚监复取走他写的稿子，稍作修饰。传信正反“左”，这个班子何尝反了？不过保护而已。

卢跃刚电话，《桥》未能发出，有人告状。可叹！

1993 年 2 月 12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翻看叶永烈的《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资料殷实，可读性强。可以快读。

下午游 800 米。到唐小毛家送致齐慕实的论文（熊蕾翻译的反右与文革两章）。买的两组地下室房子，花 10 万，实不值得，憋气。她组成三人小组（儿子在内），作德国一家钢材公司的办事人并兼做西欧其他代理商事。固定工资与佣金收入当然可观也。通两门外语的外经贸人才，完全是自学的。归来向玉珍汇报了。

1993 年 2 月 13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续翻看《历史选择毛》一书。

下午游 800 米。

晚上卢跃刚来，还借去的一堆书。将十二大时李伯宁告状信及答复与他一阅。他说还有封长信，当是 84 年信也。因之将刘泽彭阴谋等事简告，当年如何同高干子弟打交道及阻挡卢之超之流事，亦简述之，使他大为吃惊。给我五本《桥》，印得颇好，照片多。介绍我的短文也是好的。谈到十点。

1993 年 2 月 14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整日不想做事，只是翻看《历史选择毛》，其中有些史事过去不知也。如任弼时之执行王明路线。

富田事变、打 AB 团，作者似有意为毛遮掩。

小琴［芹］、小多两家都来了，玉珍可休息一天。

为高月星房子事转信与朱训。

上午秦川来，日本人送钱，又有信息，是否骗局？

陈英茨来，给我 83 年广西讲话记录。借走《桥》，此文他过去不知。

陆沅电话，两口子读过长文，称赞备至，说应让邓家子女一阅也。

1993 年 2 月 15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电梯工小李介绍一门一小姑娘屈淑惠来，陕南商县人，18 岁，初中生，农家幼女。做活不行，得把手教，人似老实。

给小妹写信，但张达华没来。捡出一些照片，此次南行拍的。

(二)晚上肖延中与肖夏林来，将《实录》清样给他，以便翻译。他们编好一本《中国世纪末沉浮》，将近年“左”爷文章与批“左”文，分五大类编在一起，以邓南巡讲话为主干。约 50 万字上下卷，要我作序。已有一草稿，内中有吕枫、野苹文也。他们认为“阶级斗争”问题很值得研究。

1993 年 2 月 16 日（星期二）雪

六点半起床，中小雪几乎下了一天。活动半小时。

《历史选择毛》翻完。作为记者手笔是可以的。许多史料用得恰当。

收到江苏江宁县秣陵镇小里村团支书彭天清信，小孩得白血病，生命垂危，给朱镕基信，要我转交。他是从一则木樨地 22 楼消息中知道我的地址的。复信，并给朱转去。

下午法新社白薇来，带给一本司马璐著《瞿秋白传》与我，目的在要《实录》也，只得给他一本。

游 800 米。维持了 4 分钟百米速度。

1993 年 2 月 17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和李慎之并光远秘书到 302 医院看光远，谈到十一点多。毛实为农民领袖、代表，五七道路乃思想大成。光远看了《韩非子》，为庸君当政设计，不外“杀杀杀”。当年听说“李锐怕鬼”，还有一句“我的通讯员”。慎之说，钱钟书看了书，书名不该用印英文，且不［又］翻得不当。

下午游 600 米。

1993 年 2 月 18 日（星期四）晴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宋晓梦来，到下午六点方离去。又找出磨子潭日记几本与她一阅。

二妹来，云 2 书已与香港有关人谈定，《晚年》可 10%，也可卖［买］断，觉 8%不合身份也。此事同薛京通过话，薛未告知。《实录》可由她转手，反正韩尚未来。

下午游 800 米。呼吸总是不畅，只好仰游为主。

晚上赵健民同周放生（国家资产局，喜搞理论）来。给小妹信写完，找出笔筒、笔墨并字轴与忙忙。又给《早、晚年》、《桥》、《三论三峡》书与小妹。

上午赵士林来，说《晚年》补充很快可搞出。甚言自己是快手（对此人将信将疑）。《海南开发报》1.28 登了我的三峡案通过后我的长篇答记者问，并说《科学箴言报》即将报导，记者要访我，只能拒之，不愿多惹麻烦。

收到黄万里再致总书记书件。

晚上赵健民、周放生来，取走给小妹信，并忙忙字轴等。他们谈小妹在陕汽情况：胆大、用功、生活有规律，做事有魄力，也曾“左”过（想入党）。

1993 年 2 月 19 日（星期五）晴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

今天又是三峡日，修改田方、陆钦侃代拟的草稿（海外著名华人科学家上邓公书）。晚上戴晴与钱钢（在《中国救灾报》负责）来，谈到十一点。除上书外，组织称海外关心三峡联合会。二季在香港开一会。动员四川提案从缓。国内报刊发稿，海外定期寄回有关文稿汇刊等。世界环保组织，有旧金山 Goldman 奖每洲一人，5 万元美金。戴为亚洲受奖者，可用这笔钱关心三峡事。谈到王若望在哈佛狂呼乱叫之态。刘宾雁已买房定居。戈扬只能讲点皮毛。

二妹所交涉者版税可 10%，韩金英电话告以推迟一二天再定。

下午游 600 米，仍呼吸不顺。

收到刘洪涛、杨弟甫信，均赞扬长文也。

1993 年 2 月 20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一早薛京来，护照与出国事，部里仍未定妥。蒋南机关要介绍信。

玉珍将 500 元外汇卷不见了。

下午游 1000 米，不甚累。

在秦川处同胡锦涛打电话，因晚上睡迟尚未起床。十一点时电话打到我家中，告以黄乃政协委员事，已难补，只能等政协新常委会再说（过一年再补）。这几天甚忙，几天后谈话让他通知我。

1993 年 2 月 21 日（星期日）大风 降温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毛应民同金华医药公司一人来，赠书二本。毛的《年谱》由山西出，要我写几个字，未允。

玉珍整日找那 500 元外汇卷，翻箱倒柜不见综［踪］影。健忘，放东西甚不条理、分类。

————————————————

关于“文人文化”（民俗文化一翼）

清议、清流（“文人画、诗”）——士的文明（与政治）先秦诸子设坛讲学，“处士横议”（学而优则仕）唐宋以诗文取士，明清直辖科举——“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士”的传统尊严。在中国，维护知识和知识者的尊严，为几千年传统的“本体形态”，文人圈子是一种文明的“生态环境”，是文明、文化发生发展的温床。

中国文化几个大创造时期，都处在朝代交替的“乱世”。“法统虚而文统盛”的“文化转型期”。先秦与魏晋六朝。陈寅恪：“政治之纷扰，孰甚于战国，六朝？而学术思想之自由，亦惟战国、六朝为最，汉唐号称盛世，然学术思想辄统于一尊，其成绩未必优于乱世”。专制者权力控制无以企及时，即产生

“文化圈子”之类东西。争取“无权者的权力”。（哈维尔——捷克）

1993 年 2 月 22 日（星期一）晴 大风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

为找《往事》补入文等，整天清理南屋杂件（三个柜子），时时气短，但非喘息。

找出磨子潭时写的杂件，并对秦城监改意见等。恰逢周艾若电话，催《龙集》写出文。是可以先写出此文也。

下午到医院看内科、脑科，玉珍硬逼着我要“脑活素”，说高位者均每日注射也。结果引起主任诊断，婉言说此药产自五十年代，不过一些氨基酸，药典中都没列入，现在突然“时髦”起来，同名字有关。“也不是太贵”，“也不是不可注射”，但绝无宣传疗效，得注射静脉，皮下更无意义。于是只能作罢。但玉珍决不会以此为教训也。开了一种贵药，98 元一瓶，2 元一片也。

到 106 看祖春，喉管已切开，不能说话了。送的《早晚年》已忘。担心我再挨整，说已赤膊上阵，无所谓了。而长文影响极好。

1993 年 2 月 23 日（星期二）晴 中风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

整理南屋，真是杂乱无章，书桌堆得象座山。

下午二点到办公室，同刘是龙谈“左”，宋平来后一套“左”方针，接收研究室原班人马。蒋振<云>之流，野苹也参与写文章。我之离部位内外阴谋，刘泽彭与李伯宁。送《早晚年》以防“左”也。管他能接受多少。晚上同吕枫电话，满口答应蒋南与红皮护照事。

收到戴晴压缩海外华人为三峡致邓公信。

1993 年 2 月 24 日（星期三）晴

六点三刻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仍整理南屋，桌面与文件插套。自己想学、想管的方面太多，多年留存资料乃至片纸只字的习惯（有时有好处，但负作用太大），东西愈积愈多。非来一次大扫除不可，包括旧报刊乃至旧书。

收到上海书林出版社寄的《聶绀弩诗全编》（罗孚赠），高兴之至，连忙看后记。传世之作，代表了新中国一代坎坷知识分子的心声。

下午游 800 米。遇冯征，最近同薄一波谈了四五小时，似愿沉［澄］清一些历史真像。如 53 年他挨斗，实际是高岗批少奇。他代人受过。平山土地会议是少奇“左”。庐山批彭过头。许多事应落实到毛。他还要写回忆，写八个元帅。我考虑《早晚年》是否给薄一本，冯征赞成。

善未易察，理未易明，兼听则明，偏聪则暗。

1993 年 2 月 25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五点半催二妹起来，赶赴车站。活动半小时。

上午韩金英来，谈定二稿一并“卖［买］断”，共 4 或 5 万。此女也颇精道，全站在老板立场。

唐见奎来，已任彬［郴］州专员。

今天将南屋算是整理出个眉目。《往事》、《人物》该补入各篇也大都找出。下午带到办公室交薛京复印。伯克秘书李国继送我新出《文献研究》，上有毛周关于三峡的记录，66 年王任重转林一山上马信，

毛批曰：要有个反面报告。二十多年过去了，正面的还是那些旧道理，而反面的新道理却大增也。

1993 年 2 月 26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开始编两本书的增订本。薛京将复印件整理好。

上午来一个湖北女性，武大中文系毕业，在省文化局工作，从陈晋处知道我的电话，硬是要走一本书。

下午游 600 米后，去办公室。刘是龙还无意解决致信能源公司请蒋南。只好找吕枫一谈，并将刘叫来，当面吩咐：用办公厅名义写信。护照事暂时迁就外交部算了。给吕谈了正部级、工资补发两事必须解决。薛京估计，这些事都是蒋振云作梗。批准出国事，吕枫说是会议上谈，都同意了。薛京听到的是一个批件，绝对不能让我看到。

《党史研究》来信，要我写纪念毛百岁文！

收到贵州寄来的 11350 元。今天乃“双娱日”。

晚上观美片《千里追杀》，紧张过瘾（小雷竟说没有看头）。遇杜星垣，安志文要书。

1993 年 2 月 27 日（星期六）晴 风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续看两书增稿。陆文题改为“千万不要忘记陆兰秀”，因有个记取教训的长尾巴也。

让小蕙整理旧书刊报纸（粉刷房子后一大堆没有动过）。

下午二点安志文来，谈一小时，许多事弄清楚一些：

二杨事——尚昆曾荐弟入常委，后又荐任军委付［副］主席都未通过。因有人告状，秦基伟、迟浩田、于永波最积极（还有老的，张爱萍等），于是有邓的信。后又在军委扩大会传布。争论甚剧烈。如张弓仍调任成都军区政委，“提拔的这些人，难道你们三人没同意过？”人为成“两派人”，隐患。杨找薄谈，薄同情，劝忍为上。因此谈到邓如毛，老了，说话不准。如首钢讲话直指江李。变成信，就麻烦了（内有军内不能有异端语，要抓军委，邓给胡、赵都谈过）。

江一切大权在手：书记处成员，丁管宣传，温任财经秘书长，任为政法口，尉纪监口。乔、李实空头也。（过去是乔李——江李姚宋）。邓支持江李体制（64 不能翻案，别无他法）。过去大跃进时，富春紧跟邓（书记处）之后，对陈不满，同周疏远（薄有点摇晃，庐山批彭作了检讨），大小计委时，陈伯达告富春状（小计委余、陈、李人俊、谷牧等，计委只安去参加）但办事还得靠计委。庐山会后宋平没怎么挨批。反市场经济，受陈影响。陈推荐到组织部。赵个别谈话批过宋，计委体制不改，不能适应市场经济。

彭主持批罗，邓躲开，去西北。

安认为经济不致［至］出大事。但［担］心部队与班子。

“富春传”无法写。

1993 年 2 月 28 日（星期日）晴

昨夜看《春去回》睡得甚晚，近七点始起床。

整日劳动，清理粉刷房子时堆积起来的书房书刊杂件。暂分出一部分“废纸”堆。

1993 年 3 月 1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玉珍又周期性头晕，由小蕙陪同去医院打针。

整天继续昨日未了劳动。要找的东西（89 年《文汇月刊》）仍无踪影。老毛病是喜欢保留资料，越存越多，从未消化，也无法再消化了。只有清理时全部割爱算了。

晚上李英健来，送稿费，并送《把握历史趋势的伟人》（100 万字的毛传），章回体，一个大校的作品。肯定不伦不类，无甚价值（看了目录）。

不速之客三人：施滨海，上海《洪学月刊》的，说是来过，另两人为国务院三局张永民、俞梅荪（顾明秘书），可述之事为，朱镕基的批示抄件与我一阅，前几天收到江苏　县（原文此处缺字——李南央注）一个村的团支书来信，他的八岁孩子患白血病，命在旦夕。

1993 年 3 月 2 日（星期二）晴

睡得近七点始起床，少有之事。活动半小时。

上午徐滨来，戈阳［扬］信，文章可发，去掉小人物名字。宋晓梦找到她。与黎等过去诗毛，还是在敬崇基础上。

陆茂竹来，呆到十一点。送张铁铮、李鹗鼎、梁益华书。她在收集黄坛口的材料。人们上班，现在懒散之至。张昌龄已八十八岁，年青人去通知他，退休（不要上班了），钱照发，引起他的大不满而导致呆木状。

下午游 800 米。续看二书补充稿。

1993 年 3 月 3 日（星期三）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戴文葆来，二书稿都可交他处理，南京小邓（伍文）催《往事》，宣传我的《早晚年》，许多人买到。

韦君宜女儿杨团来取书，谈她的 64 遭遇：代母亲打电话（让邓下台，为我所阻），被郑天翔告发（夫人电话问她都跟谁打过电话）。她原在体改委，安志文保护她，马洪不整人，只能保护自己。杨述在文革初发时，向女儿讲清了自己抢救时［事］（打成特务，又翻）估计文革闹三年等，使她有准备。弟弟则在小学生群中挨斗，被打成为神经质，失去生殖能力（来我家送过书）。

紧张看稿。下午游 800 米。

1993 年 3 月 4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续看两书增文，已近尾声。在手头的东西，忽又找不到了。

午餐时，宋晓梦来，她找徐滨谈了一上午，谈田家英事颇多，得知我庐山事后，黎澍甚低沉：人被抹杀掉了。她已收到于善浦写的几页，同翁长溥、{汤洪照}都联系上了。翁极其赞成。又告知小陆等电话。

下午到办公室，交米山 2900 元，换美元 500（5.8）。说有个江苏帮（蒋振云、薛德堂、刘是龙等），刘唯蒋之命是听，故如此难为我也。

没有游泳，回来打吊针，注脑活素，玉珍的主意，非吊不可也。

1993 年 3 月 5 日（星期五）晴

近七点始起床，未作活动。

上午薛京、蒋南来，出国手续已齐备，只差向大使馆一办。中午接澳使馆询问电话，大概也是落实之意。

接长沙胡遐之信，云买到我的书，云“大开眼界，爱不释手。随又购得十余册分赠北京萧克及广州挚友，莫不称道，并嘱续购，而已脱销矣。”并将广州原省委宣传部付［副］部长张作斌信转来，“对公极尽倾慕之情”，邀我今夏去广州开广东诗协成立五周年会。张称：“你送的不是书，而是宝。”抄下这么一段，是一种莫大安慰。当今之世，并无言论自由，我说了这么一点真情真意，泄露出去，反响遂如是也。张也想［向］他的好友推介。

下午游 800 米，遇秦川，云王光美向他索此书，盖风闻要禁也。人大常委散伙席上，向孟连昆［琨］大谈将袁木、何新、高狄之流纳入政协之不当。

接于君电话：王震已死。问陈四益则不知。谈《半月谈》两事：介绍新政治局委员，丁关根有“精于桥牌”四字；92 十大新闻人物，小平第一，末榜有张誉［艺］谋、巩莉［俐］、禹作敏。于是大受批评，并写检讨。

续吊针。

晚上云南电力局的刘国华来，80 年去云南时，由他陪同。说云南同志都关心我，喜欢读我的文章。只好送《早晚年》一本。

1993 年 3 月 6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整日伏案，改订二书未看完稿。

下午游 800 米。接四益电话，未闻王死讯。《桥》事他已听说。

晚上彭大成来（还送了茶叶和酒），写了一本大书，40 万字：从列宁到邓小平的社义改革观。北京已接受出版。他在韶山党校甚孤立，听课人赞成他观点的只 28%。湖南可叹！他是真正的单干户。

1993 年 3 月 7 日（星期日）晴

三点醒来，竟以为今天是星期一，必须将一些处理件交薛京，于是四点起床，抓紧伏案。后来玉珍才点明是星期天也。真是老了，糊塗至此！

《何炳麟》文也已找到，原来已经看过。在柜中偶然翻出《宋教仁》文，又几乎忘了。

上午躺椅上迷胡［糊］两阵。

将 58 年《内参》翻完。薛京大体已复印过，遗漏的很少。

三家大人孩子来了，算是过三八节。吊瓶时，同胜利对弈，大胜，吃掉大小两块。

晚上任小彬来取书，谈他对人事形势的分析：江大权独揽，揽得住吗？因此危机已伏。他将原中央班子人分成四类：改革+慎处 64（赵等已倒，失势）；改革+64（邓江等）；不改+慎处（陈等）；不改+64（李鹏等）。二、三、四已合流，但矛盾非不存在。邓仙去之后，大小矛盾必然爆发。邓处理二杨，独支持江，形势所迫，也同老“左”有关也。此类变化莫测，同毛相似。小彬谈他手上已有了点钱，办什么事？我说需要一个支持{天局}的真正理论刊物。那个国际观察所是邓楠支持的。也搞不出大明［名］堂。

1993 年 3 月 8 日（星期一）晴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

薛京一早来，取走 58 年几本《内参》，复印遗漏部分不多。《陆兰秀》文稍加修改，可刊《炎黄》。

小妹又 Fax 信，小雷下午从江辽东处取回。齐慕实要熊蕾写一文送去。当即口述复信。

南屋柜子清理最后一处，仍未见忙忙在西德作文。

找出《宋教仁》文，《早年毛》写作过程亦{已}改好。

组织史资料会两处讲话，亦可编入《往事》作附录。

李鹗鼎电话，谢谢送书，但以为这是“老来自寻其乐”也。我告诉他，我在尽历史的责任，因“阴影”尚未过去也。

祝冰封六十初度

吾爱李冰封，荷花别样红。
投军辞学府，挥笔当强弓。
忽坠千罗网，终成百事通。
雪狂梅更艳，人老越心雄。

1993 年 3 月 9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整日伏案，晚上没看电视，两书增补文稿，全部弄好。目录已编出。只差各写一简短前记。

上午秦川、徐滨先后来，人大常委本届散伙，最后会餐，还列席一次。徐带来上海唐振常的信，说孙万国人甚好，又谈及悉尼大学骆惠敏等二人，也可一见。骆曾受黎澍推荐。收到赵健民 3.2 信，是否已走？

下午游 800 米，颇轻快。

1993 年 3 月 10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今天兴之所至，给李冰封散文集写好小序（朱正寄来 600 字稿），并将诗定稿。下午吊瓶时，想好《健与美》千字文，晚上写好。给李、黄信亦写出。

下午游 800 米。

一早到医院南楼做脑电图（一种新设备，预约的），说是脑动脉有点硬化，亦如生白发也。

1993 年 3 月 11 日（星期四）晴

三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将昨夜弄好的两篇小文抄好，让小雷带去复印。将《龙集》序言、后记，并这篇为《健与美》的千字文《我还越活越年轻》以补《往事》后半生的空白（吊一吊读者的味［胃］口）。

于是两书全部编好，目录亦编好，《人物与怀念》是按类别与时序编的；将《毛学生时代》抽出。正好戴文葆电话要来。下午游 600 米后到戴家交卷。就由他一手包揽了。

宗凤鸣在我回家前即已到来。在吊瓶时，金老夫妇正来，于是四人漫谈世事与时局一个多小时。

这个党与国情算是看透了。邓大人一而再再而三（这回是突然袭击二杨）还在稳住他自己的安排与“后事”乎？人心是真正涣散收不拢了，理想何在？马克思可剩下的确是不多了（毛早就说过这话，但

理解与现在不同)。江如此集权，后果如何？乱是必然，大小而已，已成共识。金老也担心我们这栋楼的命运。64 时，两楼挨子弹甚多也。

武衡电话要来，建南电话要送书来。

出发准备还未着手。明天上午又是三峡事。

米山来，交代换 500 元美钞。

佩珍与李现志（表弟）来。

接小妹传真信。

1993 年 3 月 12 日（星期五）晴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薛京来，催他快结束 58 年《内参》选印。

近 11 点戴晴小组来（有徐存尧、摄影记者，与两个美国电视记者，一名（Halles Goddard）来，工作一小时。我谈了对三峡的要害意见。戴告，在秦城时，要她写李锐、胡启［啟］立、闫［阎］明复的材料，说可以给我看她写的。

下午没去游泳，草拟向常委的《关于三峡工程请听一次反面意见》，并附各方面反对意见者的名单，直到晚上十点，写毕。

今天南屋算是“面貌一新”，书架边一扫光了。

玉珍的西安外甥女一家五口（夫妇去加拿大）来。为出国办手续已来京三四次。此次成行。

1993 年 3 月 13 日（星期六）多云

又如昨天，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开始写《人物与怀念》的前记。上午正写着，武衡来，送他的“公私合营”的自传《科学战线五十年》。聊了颇久。他从南方转上海回来，两个月。也浩叹吃风的可怕。点名邓力群欲当总书记事（他是《当代中国》合伙者)。对“官”之贬斥。人们只记得郭沫若是文学家、考古家，不记得他当过付［副］总理，付［副］委员长。谈到此次吴健熊［雄］来京，什么官也不见，武衡接待她时，谈到首次回国，总理接见带吃饭谈了四小时。因吴母墓被挖平，袁世凯墓已不存在（袁家骝未回项城)，总理谈袁要做皇帝，不过是为了子孩［孙］传位，谈到自己是官僚家庭出身。那次也是武陪同。吴讲到下次回来只同平民打交道，连吴［武］接待也不必也。这真叫做“气数已尽”矣。这个第三代，外人是视而不见也。

薛京上午也在座，吃了午饭才走。草拟好的三峡文请小曾电脑排出，仍印 100 份。

下午游 800 米。吊瓶是最后，第 10 针。这是玉珍的功劳。收到黄伟经寄来的 3 月 9 日《南方日报》六版，刊有重游广东 12 首。只颠倒了一个字。

1993 年 3 月 14 日（星期日）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给小妹信，说明熊蕾已出差，不能交文章。忙忙作文萧泰已回信，到美国后共八篇全寄去了。下午丁苹来，交她 Fax。丁谈到在十女中时同小妹是最要好朋友。小妹如男孩，能自制、刻苦，一切有自己主意。巴悌忠在陕汽时正统，打小报告，人们有议论。对 64 看法也不同，强小妹回国，两人争吵厉害。估计到美国共同生活后会一致了。都爱忙忙。小妹自幼家庭创伤甚重，故对忙忙充满责任心。

写好《人物与怀念》前记，千字文。

只到晚上才开始清理要带走点什么材料。

玉珍忙碌一天，招待佩珍姐姐一家人晚餐（{ }{ }）两口子明天去加拿大省亲，拟住半年。

田方送来四川印的《三论》，已布置两会散发。还有不少人要提案。

1993 年 3 月 15 日（星期一）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续清理资料，好在早已集中于一个柜中。

上午老温来，告知新闻署开会，批评两个刊物：《桥》，另一刊登了写朱镕基，言及首钢讲话对朱之赞语，于是决定禁条，从毛起到现在常委，报导都要审批。他原来熟的一个“左”爷（邓力群《当代中国》主要助手）徐达深，竟称赞《晚错》长文，为当今最深刻者。

玉珍整天忙碌招待去加拿大的亲戚。

（下午三点到戴文葆家，将两部书稿）——上周四事也。

1993 年 3 月 16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清理带走资料，讲一个什么题目还没想好。

下午二点到办公室，同雨亭、廷栋谈史料事，展览会暂不办。拟建国后部分六月分［份］定稿。第四季审稿。催党史室与档案馆。《晚年》书他们都能接受。

游 800 米。

1993 年 3 月 17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将拟带走资料基本收拾好，衣服等放入箱子。薛京、蒋南先后来。向薛交待了一个月内他须办之事。蒋南已将一切手续办好。

下午游 800 米。甚舒服。许医农四点来，北京三联要她来协助办《生活周刊》。人事上为难。物色两员人才（一为钱钢）恐难合作。

卢跃刚来，谈去湖南娄底写一骇人听闻枉法整人民代表案。娄底市长赵伯栋胆大狂为，省委包庇不让报导。《桥》已卖 10 元一本。送来稿费 5600 元。给李普电话问邓大人轶事。澳信问题也。

1993 年 3 月 18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带走资料还得最后校核一下。

江辽东转来小妹信：齐将发出致熊邀请信，希望她带去一文，以便节省开支。还问熊去不去达拉斯。收到麦克法夸尔信，收到我的赠书两本。希望去波斯顿一行。

倪为国的清样与宋金英退还清样，同时收到。拟不带去。

吴江长文《第一个社义国家消失以后》，小雷取来，可以路上阅读。正是时下最要害的最必要的东西。

蒋（鲍彤夫人蒋宗曹——李南央注）来，言及改善情况，给了个收音机（希与乔石去信）。吴稼祥已放出，无工资无业。失眠，老给安<眠>药，恍惚。现在家调养。

玉珍和小雷、薛京到长安商场买礼物一批：丝绸、头巾、大小手绢，剪纸等等。约三百余元。

1993 年 3 月 19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未作活动。作最后清理。带走资料及生活用品，分别装箱入袋并手提包。十点后蒋南来，有几本重的书装入他的箱中。玉珍亲戚赵平夫妇小孩来，随车去机场。十一点三刻午餐，如平时家宴。廷栋来，一起三辆车去机场。进大厅后，送行者即分手。蒋南与我在候机厅闲谈澳大利亚情况。1800 万人口，以原材料煤、铁及牧场业羊毛等为主，工业很少。最早欧洲英国移民，中国人大批当工奴挖金矿。为传影响，吸收中国学生学英语，结果上海等地人来，谋其他职业而不走了。铁路不发展，主要交通为飞机和公路。不吃袋鼠与野兔，无天敌而成灾，有计划消灭之。他们在郊区打过兔子烧吃。

机上食物，招扶改善。六点半到广州，起飞后交涉坐到公务舱。写第一次讲话提纲：毛之成功，靠反“左”，反教条，高度依据国情实事求是。（中国文化传统，儒家学说经[精]也致用，不是空谈性理）。开国后，急于求成，照马义教条（消灭私有制，苏模式计划经济），阶斗建社义。20 年“左”，大弯路走极端：1978，拨动［乱］反正，代价何大（前后对比）。十来年改革开放，也有扭秧歌教训——市场经济得来不易，脚踏实地走自己的路。

合眼不能入睡。夜半二点吃早餐，四点窗外红光一线，云海丘陵山峯，本地时间六点多抵（早二小时）|抵|墨尔本。近十点多到悉尼。泰伟斯、孙万国来接。住泰家。

1993 年 3 月 20 日（星期六）晴、雨 抵悉尼，住泰伟斯家

在机上合眼，一夜未能睡着。夜半吃顿早餐，喝橙汁甚多。北京时间四点，天边一线红光，机下云层如丘陵有远山，如在梦幻之中。饭后大便。六点多抵墨尔本（本地时间快两小时），在机场休息。上机后又食三角夹馅面包并喝橙汁。本地时间八点多抵悉尼，按时。泰伟斯与孙万国驱车来接。住泰家，小街两边均古老住宅。泰宅有 110 年历史，三层有阁楼。我与蒋南住一层客厅与厅后卧室，有电炉、微波炉、冰箱等。卫生间有淋浴，有热水。

同泰万坐谈日程等。泰夫人与儿子极表欢迎，带我们参观后庭院，有昆明花树，大龟背蕉等热带树，小草地。不安排大讲演，均座谈。有几次宴请。我将带来赠书展示。如何分送。孙对《实录》清样极高兴。三点到附近中餐馆吃炒米粉。然后坐车观市容，到海滩。有雨，铁桥下观光。远望歌<剧>院。海湾处甚窄如河道。谈及奥运，环境恐争不过这海湾城市也。归途逛唐人街，实在走不动了。30 多小时未休息也。非哮喘，但喘气、气短，当练习走路。六点归来，与蒋南漫谈。

与泰、孙闲谈到党史问题，此间墨朵大学人对太行、邓感兴趣。“邓小平思想”为何本人不接受等。西方人对中国问题隔靴搔痒，但眼界宽广。

晚八点吃晚餐。甚疲劳，勉强淋浴，气短。十点上床。叶里［利］钦宣布紧急状态，议会无权，权力集中总统。好像是先发制人。

1993 年 3 月 21 日（星期日）阴转晴，晨有小雨

睡足七八个小时。六点半起床。将冰箱厨炊柜等所靠窗户打开，新鲜空气甚舒适，后园阴绿，有{大}多高野生龟背蕉等。靠窗清理资料。结果机上写用的本子丢在座位上了。

八点多蒋南起来，作早餐。蒸包子、烤面包（磁色烤电炉）小型烤面包箱。甚方便。煮鸡蛋、牛奶，甚可口。

上午秦、孙来，谈定哪些人分批接谈。去坎培拉与墨尔本两地，中间二天去雪山。中澳学者还有商

业界均对中国一个方面有研究有兴趣者。还有“你如何认识毛”及三峡问题。我谈到文化交流，想知道他们对中国的看法（过去、人物、将来方向，也可包括希望）。谈到这次回去想写篇澳洲之行。孙说他拟写一李访澳报导寄台湾发表。

给小妹短信，Fax 去。给玉珍电话，声音甚大。

下午二点家宴，有大海鱼、虾、牛肉、豆付［腐］肉碎［末］等，均中国做法，喝本地红葡萄酒。女主人 45 岁，儿子 12 岁，泰 55 岁（离过婚，有大女儿）。女主人做过工会工作，30 岁上大学，76 年去过中国西南。泰哥伦比亚转学中国问题，受导师影响，晚上谈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观点等情况。具体日程下午定。

翻阅资料，所带还合适。晚餐吃剩菜，面条（中午生饭，说印度米不好）。夜续一个多小时。孙已读晚年长文，说《实录》如史迁笔。此文如贾谊《过秦论》。

近十一点半上床。西方支持叶里［利］钦。

夜十一点半跟玉珍电话，讲清肖延中翻译事。

1993.3.21 悉尼

泰伟斯：参加科会文章 55—59 农合、反冒、大跃进起源（不同观点）毛及中央与地方方针制定（地方领导，观点变化）。58—59 政策制定。

商界请宴:经济前景、中澳关系。

找我谈的人：

① 文学家，请吃饭。|陈梅，华侨

② 新南威尔斯大学，对青年毛感兴趣。

③ 悉大政系，贾夫妇请饭。

④ 墨尔本，经济与谈三峡。

@提出，中国问题研究成果，资料赠一份。

堪培纳，有一国立大学，收中国资料丰富《近代中国研九［究］中心》。几位 Prof.座谈，社会学观点，城市、个体户、经济发展（主任，黑格尔博士）。

大卫 Kilor 研究中国学者，如王若水。

Dr.理美波·魏{均}密，博士论文“五卅运动”。

（伍格瑞）政府官员外交部，对当代中国政治感兴趣（澳国五年文化参赞，夫人台湾人）

送字 猕猴桃新西兰引进改种，大了，国内小了。——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天头

谭朝凤（泰老友）研究社会问题。中国妇女地位，非正式见面谈谈。

白洁明，太平洋东亚历史系，愿谈。

看雪山工程 2 天。

要求：学者对中国前途看法：政、经，人物等。坦白。

————————

泰二篇文章：（晚上）

1） 毛七大成为领袖过程。

2） 79 年出的一本书再版序言。

泰研九［究］中国问题始于哥伦比亚大学，60 年代初，导师是持有改变美对华政策之一，积极和

变者 DOAK BARNETT（访华同赵谈过）都克斑拉迪。

最早选国际关系，枯燥，务实改选对华外交，应专门研究中国。美两种人研华：

1） 爱华。2）越战反政府，中国反帝有吸引力。美政府出钱支持（知敌人怎么回事）。这批人支文革，反帝反资，后来又反对，变苛刻如白洁明。一端到另一端，爱憎。

美国研究中国有成就的专家：

党史研究由美转到澳，已非重点，转到当前中国改开。李侃如、奥森伯格、哈尔定（替代 Bar 教授——同麦克法夸尔不同）。

麦——毛历史巨大人物，过大于功。

泰、麦分歧，麦用了许多西方观点分析百花齐放（毛刘斗争根源在此）。泰认为不然，站不住。泰认为文革西方总以西方观点解释是权力斗争。泰认为毛是以制造别人之间权力斗争，非别人同毛。“毛邓”书，说明他的观点，不最满意但是理论的（希望提看法）。

科罗拉多可见到一些年青学者——专题性。齐慕实，《邓拓传》脱稿，搞历史的人专研党史（过去是搞政治的人搞党史：权力架构，派系斗争），国内党史好著作的影响（国内有三本“邓传”）。Goodman 也去科，还有一人 57—58 浙江党争，沙文汉事件——趋向。施瓦荷更老一些（我问）受尊敬，书不多，质高。费正清，写了些好历史书，功在建组织，如哈佛中心。对中国问题有些观点甚幼稚、感情。费影响大，学阀（台湾如认为是费正清分子，要坐牢——过去）。费正清观点别人批评不得（大东亚传统）。（讲中国）当大学教课书。

Early Mao & Lately M.|要好资料——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天头

对毛看法？泰：很复杂，强悍，立场观点难改，独出心裁使人莫名其妙。权力绝对腐蚀人，毛是一例子。大{胆}，{错}决策。大部分西方学者：过大于功。陈云说，49<年>死民族英雄，57<年>死功大于过，遗憾 1976<年>死。反右副影响太大，三全会中央工作会议陈讲。三七开太笼统，一生分几个阶段，分 6，28 开，文革（倒三）全否定。

孙：开国之君。文革也知支持者不多。区分看。《实录》司马迁与贾谊“过秦论”，有大脑的蟋蟀。

空想社义，{美义}是农业社会主义（群众接受问题）绝对有魅力的人。

1993 年 3 月 22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后园门未开，在门口做功活动半小时。睡足七个小时。

九点到十二点多（近一点）同泰、孙座谈南宁会议，谈三峡事颇详，到底哪些人参加会，利用地方同中央反冒进作斗争，研究毛的工作方式。孙说西方处事无甚“为纲”，先入为主，而是 Open Mind，能听取各种意见。西方与东方根本差别之一：民主与专断传统。

中饭吃腥鱼，饭仍夹生，只能勉强了。早餐自制倒是不错。

午睡后四点乘车去海滩散步，拾贝，非常需要。

西方全力支持叶里［利］钦，包括日本，政府国防、内务等部长支持，副总统则另树旗帜，群众集会支持。

餐桌常换菜，鱼、肉、鸡，海鲜等。

3.22 星一 Open mind,不要为纲先入成见

T：56——南宁会议这一段（论文有关）

1.个人参加，哪些会没参加（二次郑州）。参加人随会议内容定？基本如此（谈当年开会方式，毛刘邓分工）。

南宁会议开始周未去，中途去的。

谈三峡讨论过程。大家为什么就感一下轻松了（水主火辅，图纸引起，三峡不在计划之内）。

南宁会议目的，不是调整指标，而是解决思想问题。参加的具体人员。

T：不同于一般西方，认为毛同刘、周不是两条路线斗，始终有一{致}，他理解毛是至高无上。

1993 年 3 月 23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在后园做功活动半小时。

上午谈南宁会议，问大跃进提出的渊源，中央其他领导和地方态度与认识。举了陶柯（迷信）与刘邓（差一大截，可学不可及）为例。还有十来个省（成都会议 8 个）反党集团问题。

中午到街上泰国馆午餐。我认请炒粉，混合汤菜有胡椒，加［咖］喱，椰子味。午休半小时后，到歌剧院，因过时未能进去。漫步皇家植物园，移植有热带与各地南方植物，怪树奇株极多均不知名，树冠大（树矮）过一亩地者亦多。沿海边岸回，仅走了 1/10 也。

小妹转来齐信，5.25，59，加州两个会邀请，已发函熊蕾。

六点半归来，洗澡，洗内衣，颇快意。今天走路多，已不显蝻跚。然仍一动作即气短。早饭后还与蒋南在街边散步。见到社区为儿童活动场地极干净，社区服务（图书馆等），是西方好制度。

3.23 星二

T 问南宁会议讨论 1958 计划未？地方哪些人发言，讲什么？也批了刘少奇经济上要右，李富春在莫斯科。

大跃进提出渊源：

- 反了毛的冒进。
- 其他人也想快——不谋而合。

毛定要搞大跃进，中央其他人是如何跟？毛的唯心主义发展，一穷二白。

陈云有保留，周也有。李、薄等究竟如何？跟毛？真心相信。

讲陶、柯要迷信毛，“有所指”——周，当时不是刘。

省紧跟，八大二次周检讨，中央李，李仅进书记处。对地方严（12 省），省被指责是保守经济，并非反右倾。

彭叹息：现在不同了，过去掀被子就是。——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天头

澳{掌}监狱私人管理。

厉以宁——不均衡经济，中国完全市场经济。

计委{限制}冶金部，支持冶金部，为纲。

蒋南说：美国不生产电视机、普通录相机（只生产上军用、最高档的），法国不造化肥。

1993 年 3 月 24 日（星期三）晴、夜雨

六点半起床，在后园活动半小时。

早餐后，沿街漫步一圈，蒋南催我。不走路简直成龙钟了。

上午谈成都会议甚详，幸带来韩纲［钢］文。这是个务实会，毛提出 24 个问题，形成 39 个文件，还记得印了一些诗词，邹容《革命军》，威廉斯《土壤学》等。

中午陈敏昌（新南威尔斯大学政治系主任，50 岁，祖辈为华侨）接到一京餐馆午餐，吃炒饭、锅贴、炒面，甚合口味。下午到该大学，同沈钜光（历史系教授，港人）一起谈。他们对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学阀作风（施拉姆、斯瓦茨）很不满，如硬说中国党早期领导人，包括毛不通马义；毛是道家阴阳哲学；北大马义研究会 1921 才成立等。

晚餐时送礼物，主人甚高兴。炖鸡，炒蛋白、豆付［腐］等，精心调制。1951 年回国（丈夫自杀）在总工会工作，经过文革。中国话不流利，还写书。

晚宿孙家。

3.24 星三

6.4 后华文报纸增报、刊各种“脱离共党”启事，以获居住权。三全会是否即决定经济发<展>大跃进？从农业纲要突破，毛因而形成一种新形态。右派——30 里，大家对之心态如何。

必然统一市场，进入大竞争。|最喜欢华东五省。南宁——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天头

地方认为丢掉多快好省（《七十年》）（闭门造车，二个月不见人）
成都会议务虚，落实务虚，参加的人，地方高些比中央各部。

1993 年 3 月 25 日（星期四）阴、多云

六点半起床，后园活动半小时。空气清新之至。

上午谈成都会议，58 年计划制定，中央地方指标间关系。大家对毛的服从，等等。

十一点三刻到悉尼大学，主楼仿牛津剑桥之一学院，赭色花岗石建筑。拍照数张。到底层 Club，Prof.Graeme Watts（国际开发部主任）主人，共十二人，有两位侨生妇女陈顺妍（Phd.亚洲研究学院院长），另一位法律系。还有原外交部官员等。一道混合菜饭，一道点心（甚可口）。席间漫谈俄国形势，有位教授是戈尔巴乔夫拥护者。

3.25 星四 上午

中央各部委同地方比，提高指标更难。成都会议细节。
调计划，二本账，根据地方指标，带计划部门的人。

1993 年 3 月 26 日（星期五）晨雨、晴转阴

《共和国走过的路》1953—1986，文献。——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六点半起床，下雨不能去后园，在窗外台阶略活动作气功，觉气短。

上午谈南宁会议，58.2.彭真传达，毛主持政治局会议，陈作检讨，2.18 毛讲话，会后，报纸宣传跃进，各部作计划，准备成都会议。

下午三点多泰同我们驱车到海港，乘过海船到 Manly 北海岸去。海浪不大，看悉尼南岸商业中心大楼群（50 年代后才起来的）。北海滨海多富人区。穿过商店大道，即见到太平洋，岸边游亚热带高大松树，远望阴云密布，海鸥甚多，滩边椅上坐甚久。感到这个城市居民之幸福，如此尽情享受海洋之福，到处街上都是一尘不染。商店亦如美国，货种极多，成堆。

回来看东岸，也多富人区，房子都在海边。

3.26 星五 上午

4.15.陈顺妍请到亚洲学院谈，13 或 14.麦克尔大学，三峡。

《共和国走过的路》1953—56，文献——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天头

1）58 1.19 南宁会议，柯夫，对周你写得出？

2）58.2 彭真传达，毛主持二月政治局会议，2.18.毛讲话。

文件如何形成？地方无文件，来开会讨论。

并非地方促中央。

南宁会议后，紧张空气即过去，否则出不来一系列文件交成都会议。

《Mao's Early and Later Years》——泰译，not The Ealy & Later Mao

夜飞万里到悉尼

万里南飞到悉尼，秋高气爽海迷离。
关怀北国当今事，感谢西方友谊痴。
观点相同　有异

3.26 稿

秋高气爽海迷离
万里南飞到悉尼
随处鲜花仍斗艳
公园巨木总争奇
关怀北国风云变
感谢西方华夏谜
学问盘根当究底
求同存异自相宜

1993 年 3 月 27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在窗外台阶活动半小时。

七点半同小妹通话廿分钟。去波斯顿已落实，熊蕾机票由小妹付，住 3—5 天。5.25，29 到洛桑矶，由金童邀请，并到圣地亚哥，也谈三峡问题。科罗拉多会，6.4 发言，要齐改期。六月六日到波斯顿，去达拉斯，6.20 回国，不经科罗拉多为好，可省点钱。忙忙已有 20 篇作文了。

上午谈成都会议与广州会议（文稿第七卷有记载，电报中有我的名字）并略谈八大二次会议。多问人事关系。

下午四点半市内火车，进地下线，到维多利亚 Building 地下商场，地上改为三层商场，外壳构架均保存原貌，商店多豪华，陈列一全由玉石雕新娘车（300T 原料，重 2T）车辕杆为长龙，国内没见过。大概广东产。至中国馆晚餐，花 50 澳元。走得甚累。

3.27

成都会议是否有些自我批评？因过去对邓子恢有关意见甚多。

(我的记忆无)周、陈未在成都作检<讨>(2 月政局会作了)。因此乔木建议在二次会议上作自我批评。

广州会议无人知晓，亦无记载于电力部文件。

如电力计划如何制定？当年还有{赶}铭牌。

有西方学者写书，50 年代，薄、李等想在重工业多发展，陈、李先念想多在轻工业、农业。传统西方观念：财政部收支平衡，压开支，工业部门要多开支。

57 年中，李、薄都讲了推动跃进。

我：毛认为周、陈等都不了解中国农民问题，同盟军，革命与建设都靠这个同盟军，农民一起来一切问题都解决——实是最大经验义与教条主义。

刘、邓是否都积极？何时相信。

我所认识的毛

（农家子弟，非书香子弟，喜欢草莽英雄）

毛的成功——

一）早年的勤学，立志于非凡的锻炼，勇于投入革命运动。五四时代影响，接受马义之前的基础：阶斗、武装革命。

二）实践家的品质高于理论家。理论——毛思，从实践总结中得来。

三）同“左”教义斗争最为不易，多次批判受斗受排。实践中接受了他的领导。后面有国际、斯大林。

四）中国的历史条件，三座大山，国内战、抗日战争，一切都产生于战争环境——最激烈、最困难的军事斗争，生与死。

五）中国农民、小农经济、封义。中国的独特道路——新民主义胜利。

毛最后的失败

一）开国前七年的成功，与“左”露头，苏模式——《十大关系》。

马义、社义——产生于资义成熟。

中国（苏）社义——落后小农、封经。

教条理解马义——消灭私有制。

苏联模式、农合化与工业化、重工。

二）急于求成，新路——大跃进，（不认输）转而求助阶斗——文革，阶斗——理想。

三）失败原因

1. 现代国际共义运动冲击。
2. 中国小农经济影响。
3. 改行集权体制和封义影响。
4. 中国传统文化副效应。
5. 个人崇拜与标新立异心态。
6. 狭隘的经义与实用的教条。

时代悲剧，中国承受灾难——

60——70 年代，世界科技飞跃 20 年，中国内乱，折腾 20 年。

80 年代开始拨乱反正！

1993 年 3 月 28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屋前活动半小时。

九点一刻出发，泰伟斯开车同我们到 Boudi 海岸一遊。我们住的这一带原为“工人区”，因工厂搬迁，现在夹住了很大数量的白领阶层，尽管房屋依旧。先到玫瑰湾小海滩，古木草地穿过，滩不过四五百米，有防鲨网。泳者不少，中青年居多，此滩大概“富人”居多，富人者即白领上层经理高薪级。有供饮水摊，今日大概有自行车长途赛事，服务人员甚殷勤恭候。随参观海边林中 Vaucluse House，乃上世纪建筑，Wentworth Family 1827—1861 住此，有十个儿女。此人乃澳洲议会高层负责人，死后举行国葬。从后门底层厨房及服务人员居住进去，楼下为客厅与早晚餐室及饮茶室等。主人与儿女住楼上，盥洗用盆与大盛水壶，未见卫生间。当年尚无抽水马桶也。点蜡烛，壁炉（厨房还生了火），小贵族气派。马厩如教堂大小，大概养几十匹马。然后到 Bondi 泰岳母家，公寓式四层楼，一厅二室一厨房。甚精致舒适，两面阳台甚宽敞。午饭吃面条。小休后，观 64 录相，火烧坦克等镜头，广场演说不少（乃澳台记者摄）。归途在 Bondi 大海滩看滑凹板运动，街头车队、游泳人及弄滑青年学生甚多。

五点半归。八点晚餐，肉、豆付［腐］等，外国人的中餐。吃饭一小碗，来此饭量不大，解手总是 2—3 次。

1993 年 3 月 29 日（星期一）晴、阴、小雨

斯［施］拉姆阴阳道家观。——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六点三刻起床，屋前活动半小时。稍一动作即感气短，下午好一些。

上午九点半到悉尼大学，与西澳墨朵大学来的三学者古德曼、冯崇义（南开历史博士）、朱柔若（台湾、女博士），均亚洲社会科学研究所，座谈二小时。他们有十几个问题表，早已寄到北京。轻松风趣，回答了所有大小问题，有关当年太行、邓个人、毛热，以及中国农民问题，中国前景等。十二点到唐人街广东馆用餐，点心、{凤}瓜、汤粉等。

午休后与蒋南在 Cavendish 街散步，两边都是新旧住宅，门前小庭院各种花草树木，相互争艳，可打油也：

户户门前小卧车，洋楼小狗满庭花。
奢华生活电气化，难道全都资本家？

晚餐时同泰伟斯谈到西方几位著名中国专家的情况：费正清很爱中国（一度对中共不敬），曾是政府官员，长期在中国呆过，主持过《剑桥中国史》，曾赞扬过张春桥为了不起人物。施拉姆主要研究毛思想，对毛总的评价几开未做过。从其注解可知常反对别人意见，而别人对他的著作则不能置一词（如悉尼大学年青学者谈写过“不断革命”与“继续革命”关系。麦克法夸尔对中国改革开放肯定与乐观，64 一反原来认识，极其悲观（如索尔兹伯里），泰认为他们都不够全面。

1993 年 3 月 30 日（星期二）晴

六点一刻起床，屋前活动半小时。上午与泰谈，问北戴河会前，中央陈李等对大跃进、定计划等态度（陈任建委主任），地方情况，放小麦等高产卫星。对大跃进有怀疑者哪些人？58 底—59 初毛的看法等。计委作用。

一点午餐，二点出发。孙的车子坏了，用泰车。没 Power，一路上坡困难。沿海边公路走，完全穿过树林（桉树有 800 种）傍晚始寻路到骆惠敏海边别墅。骆 67 岁，研究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专家，国立

大学远东历史系主任。已退，拟写“辜鸿铭传”。别墅在装修，自己动手。西式晚餐，鲜虾、烤鸡，喝饮料与葡萄酒并甜酒，频频劝杯。极热情。看他的字画，郑孝胥字伪也。

坚固木头房甚大，各人有卧室。

上床后频频起来，诗兴发作：

驱车夜宿大洋边，难得环球南北缘。
畅饮葡萄美酒后，潮声远远唱催眠。

3.30 上午 泰

11.成——北，10月会议间。陈云不太积极，其他人态度。

翻番(58),鹤、富春积，做计划的人怀疑。冶金—机矛。

地方积分：沪、浙、粤、鄂、甘、冀、豫、苏、皖，鲁等省。柯、李进政治局，人们对周、陈、刘有无批评？（如要迷信毛）

对大跃进有看法，除陈外，还有谁？

毛意识到高指标“左”，未贯下去。

58底——'59初，毛想改变，地方未全照办。

1.58底——'59初毛态度有变化，其他人无所适从。中央领导人态度。

2.国家计委作用，56有权力，受压力、约束，并非计委错，权削弱？

1993年3月31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略作呼吸。骆已起床。说昨夜读《怀念廿篇》很是动情。陈仪被杀（以谢二二八事件）。读了范寿康文。谈自己经历。十几岁在重庆（39、40间）宋裴如提携，到东北采访（军调部时），李立三、伍修权、李初梨都见过。早餐后驱车海滨，小海滩极安静，避暑时不过一二家使用也。别墅下即大树林接岩滩。木板平台，木料极坚。神仙之地。来此写文。

九点后乘骆车出发，过　　高台塬地（原文此处空数字——李南央注），一路见大牧场，牛羊稀稀。小镇千人（全县二千人），参观上世纪中叶牧师故居，现主人|人|为原《泰晤士报》记者。屋中窗户等均旧物，满目文物。夫人爱画，油画、水彩画、现代印象均多，挂满各房墙壁。还有中国人送的画（杨刚国画）。主人自己劳动（双手如工人），前院草坪修正［整］极安详，种有各种树木，有山楂。临别送小书一本。主人71岁。到堪培拉已下午三点。在骆家午餐。女主人甚殷勤（48岁澳人）。看骆收藏字画，几本题词册（有黎澍、钱钟书、巴金、俞平伯等）。四点后，又同去国家图书馆，藏中国书极丰。阅览室等强北图多多。到艺术馆外散步，看现代派雕塑。堪市真花园田野城市，英人设计。骆家在树林中，书房在底层（阴凉）。七点到谭超凤Wianclew家晚餐。

1993年4月1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睡得尚好。六点半起床，补日记。只在园中呼吸 10 分钟。有大枇杷树，园外即农场，有大松树。此平方面积约{百}米多。四室一厅，厨房卫生间等，均以小取胜。

早餐后，九点过，雪山工程公司咨询团总工卡夫格尔莫Garth Gilmour驱车来接。车行很快，一路问工程情况。途中小休，受不了店中牛油烤味。十一点到库莫，先到中心参观模型，并观宣传电视。中国馆午餐，副总裁及夫人来陪，吃了点面条。海鲜、牛肉等，都不合口。问澳电力情况，全国2500万千瓦，人均1.4千瓦，二个电网，要联网。饭后即出发。爬山，仍穿过树林。闭目养神。二点多抵Tumut2

地下厂房。进厂交通道长一公里。运行单位负责人来陪同参观。4X75200kw 一台正检修，由别单位承包。

雪山高点 2228m，共 16 坝，7 电站，380 万 kw，隧道共长 145 公里，分水岭两边置电厂，均 800m 水头装机一样多。分水岭两岸满足灌溉，1882 年即有引水干旱区设想。50—70 年代，总施工 20 多年，电力分供三个区（维、新、堪）。引水总量 36 亿立米，运行管理人员（45+180），包括小镇生活管理人员，线路维修等，变电站均在内。施工高潮 8000 人。22 年不变价，共 8 亿澳币。有一抽水蓄能电站。瑞典机组。

T 工厂，平时白天一人、二人值班，电脑控制，运行 30 年，22 公里隧洞，二人两头挖，四年半挖通。

1993 年 4 月 2 日（星期五）晴空万里

昨夜宿提莫市一 Motel。电视中有 sex 部分，不断放塑胶形阴具，妇女解说（不知所言也）。洗澡后上床。

六点半起床。到院中有矮树处做功活动半小时。八点一刻在房中早餐（由门旁洞中送入）。一种麦米稀糊泡食。

九点出发。先到 Blowering Dam，提莫尔河尾水土石坝 112m 高。水库回水到 Tumu3 反调节水库。厂房未入，只装一台机组。沿水库边行，在山坡下略停车，见远处树林边有成群袋鼠活动，库边山上有人工造大松树林。看 Jounama 坝，泻水不发电。

Tumut3，6x25 万，1972 年完工，厂房参观部分等似胡佛坝（果然当年有美国陆军工程师团参加）。三菱机组，151m 水头，3 台抽水蓄能机组（{圆}式，水轮机下部有抽水机组，3x99 秒立方）。一女引导解说。6 条大钢管（5.5 米），坝高 34.7m，钢管建坝后岩坡，150m 水头。白班 15 人，管抽水站、闸门、水库，厂房只 3—5 人。关于分水灌溉，联邦议院以法律行之。水库有一天然溢洪道。坝高 34.7m，150m 水头。当年格尔莫为钢管明渠开挖负责人，为旧地重游。到一镇，吃一热肉包条，饭后开车到调度中心室。总裁艾兰德会见，谈中澳合作。57 岁，甚友好。赠领带。归途成雪山诗。

晚上孙请客长城饭店餐厅，有王小鲁（原体改所，89 初来），香港一小姐问三峡等事，党决策与社会关系，问的不得其门。另一地质学家，谈坐而论道不成。劝王下海，纸上谈兵不行，过去体改所年青人缺少经验。归来已十点多。作字七幅（雪山、艾兰德二人，骆、孙、悉尼大学，并为骆册页题诗）兴致甚浓也。

1993 年 4 月 3 日（星期六）晴

又收到小妹 Fax，BBC 要搞毛百年片，约我在美国采访。复小妹 Fax。

任格瑞、章台芳夫妇——李南央注：此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六点三刻起床，后园活动半多小时。牙痛，上门牙，难以吃东西。

孙带我们看公园，田园式市容。从屋后牧场出发，先到一林中原剪羊毛楼，为土著人活动（卖纪念品等）的聚会，多老年夫妇。人到尚不多，见两混血土人，鼻宽。原种人极黑，不会农作，猎物为生，一种飞弓打蝙蝠吃，也吃袋鼠等。只几万人。不知工作为何事。在城市中政府救济。参观议会大厦，房顶四钢柱尖顶旗杆，建于一缓山坡，外面广场及入门框架门厅等，结构空灵，淡绿色等大理石，雅致。厦内土色基调谐和，走廊极宽敞，厅墙悬领袖人物油画像，两幅澳洲原野油画极佳。众参两院大厅，议长、总理、阁员席位置中小靠前排，议员围坐，不到百人，四周楼座为旁听席与记者席。开会时完全公开，领证入坐旁听。总理发言手按一箱（如按《圣经》也）。地下车库即大厦前广场底部，游人不少。

又环湖一游，世界第一公园城市也。过中国大使馆，俨然现代庙堂群体，黄色基调。

中午任格瑞家宴（任家住高级住宅区）（原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另一驻沪领事，一写《康生传》外交官夫妇，两夫人台湾藉。谈康生其人（在延安康即同毛谈苏联事，反王明、反斯与毛同调）。蒋南翻了一下原书，水平不高也。厅中有启功字。四点始归。晚上孙的夫人、小孩，岳父母家宴，大陆来学植物张韧夫妇。

1993 年 4 月 4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到墨尔本

六点半起床（昨夜十二点始上床）。后园活动一刻钟。八点半早餐。九点上机场。机上也吃不下东西。孙驱车游览了一下堪培拉校园并市中心（此城市既无工业亦无商业，真正的花园田野小城也）。机上俯瞰全城，过雪山见到几座水库。三刻钟后抵墨尔本。模纳士（Monash）大学教授家博（J.Brace Jacobs）带两个小女儿（六岁、三岁）来接。半个多小时路程至他家中，住两个小女儿的房间。周围树木葱葱，很是寂静。中午吃了一碗白水面。午睡约一小时。

三点驱车一百多公里，到 Philip Island 看企鹅。一路观墨市风光。如悉尼，树多，草坪多，住宅样式少悉尼古老旧宅。先看蚯引［蚓］展览馆。这片土地林中多长蚯引［蚓］，长者可达一二公尺。馆形即如一长条蚯引［蚓］。此物如不保护，将影响此地生态。外国人会赚钱，卖羊皮制品等小形［型］用具玩具琳琅满目。也有饮料食物厅。喝了一杯橘水，吃冰淋一份，肚子不觉空了。今日坐车觉头晕。约六点半，到海滩，各种观光灯微明，不准闪光灯拍照，不准手摸，管理甚严。此为世界最小企鹅群（估计共二千只），人群围坐台阶，海潮涌上群群小企鹅（似小鸭大小），随潮水来回十几次，始徐徐上沙滩，爬上草堆，寻觅各自小雏喂食（回海 80 公里，吃小鱼，腹中吐出）。看了五起上岸，复回看草堆中对对双双寻儿女者。餐馆晚餐，吃一碗龙虾汤，一点面包，食欲不佳。两个小女儿极跳［调］皮。归来已近十二点了。

1993 年 4 月 5 日（星期一）晴

家博曾在南京大学作过交换学者。

睡小儿床。七点醒来，即起床。洗澡、洗衣，共花了 50 分钟。汗退后，至后园略呼吸活动。仍出一身汗。多日不如此在浴室活动。

九点多早餐。麦片粥，煎蛋，土司一片。解手甚顺（今日大便只一次，来澳后第一回）。同徐滨姨侄女石晓东、周世惕夫妇通电话（带剪刀一把交与），他们也参加纳模士大学十二点钟活动。

驱车半个多小时始抵大学。建筑全部现代式，校园绿化、安静（共有三万学生）。到一活动室讲三峡问题，到者中外学者、学生共三四十人（报社、电视谢绝了）。12:15→2.讲毕。最后讲了三月十二上书。我不过是乌鸦而已。随后家博教授邀到皇国酒楼吃广东点心，我真吃了碗米粉，多日以来吃粮食最多的一餐也。除石周二人外，还有四川社科院、北京人大及台湾来的研究生与访问学者。漫谈台湾回归问题。台湾来的名杨清海，他认为台湾与大陆统一希望越拖越难。经济差异太大。

饭后至校园拍照，家博又驱车到市中心转一个小时，以观市容。高楼林立，老建筑已不甚多，老教堂不少。近六点归，头罩卧床休息，八点晚餐，意大利饭等。成都社科院来的洪历建同餐，漫谈种种。他们对三峡有兴趣，想作为研究专题。3.12 信与之。十二点始上床。

1993 年 4 月 6 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五点半小解醒来，未能入睡。近八点起床。早餐吃稀饭、煎蛋，喝了一杯现榨橘子水。十一点到墨

尔本大学马丁（政治系讲师）处，一女士在座，问了些零碎问题，如哪年入党，什么时候担任高岗秘书。女士学法律，问了下贪污怎办。马丁一口京腔（似哥尔［儿］们）。在法国餐厅中饭（面条难吃，此地贵过去没来过）。然后到他家休息，没有床，卧地下，睡不着，一股小孩子尿骚气。折腾到五点，女士没来接。由同居中国学生李田夫（北京政法大学来）送我们到大学本部。六点讲 The Mao I knew。听者五六十人，花近二小时（连翻译）。听者动容，掌声经久。问了些问题，介绍自己两本书：文章自己好也。由蒋南录了音。然后到一广东馆吃饭。辣子鸡丁等尚可口，吃得不多。头仍痛。家博给了小瓶清凉油。归来十二点上床。

1993 年 4 月 7 日（星期三）离墨尔本回悉尼

小解三次，睡得不安稳。七点半起床，洗了一个澡。早餐后，家博领我看他的宅旁园林，门前多小花、小竹，有大桉树等。有石榴（挂满枝头，爆开无人摘），板栗、柠檬（掉地甚多）、平［苹］果（吃不完）、小西红柿爬篱笆，还有回［茴］香菜等。出后园下坡到小河边，全铺满绿草。房子甚大，三个女孩各有一间房，两大客厅，厨房连餐厅甚大，两卫生间（有热光、抽气等）。主人卧室书房等。老房改造。欧洲尤其法国人眼中，澳大利亚乃乡村，比较平均主义，失业有保险金（周百余元），购物坐车半价优{券}，养懒人也。到 La Trobe 大学费约翰家中小坐（四个儿女，房小而精致），带四个孩子游动物园，看到黑豹、狮虎成群，鸵鸟、斑马、鹦鹉园，蝴蝶园封闭，高温，千百种乱飞。五点到机场，觉不适，头痛，清凉油不管用。七点三刻到悉尼，泰、孙来接。小妹又 Fax 三封，英国制片人非约我不可，

1993 年 4 月 8 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睡得尚好。牙痛影响头部，腮邦［帮］痛。七点半起床，睡足了八小时。没有外出活动。早餐麦片粥、鸡蛋、牛奶。中餐两人煮方便面。蒋南买来罐头榨菜、豆豉等，肉片煮得甚老，放了黄瓜片、花菜，加香油，尚有口味。

雪山照片收到，可以帮助回忆。

今天按时吃药。上午、中午 37℃，下午四点 37.2℃。

牙仍疼，影响头部，左腮部甚疼。午睡约一小时。

下午给小妹 Fax，同意制片人采访安排。

整日在室内未外出。

晚上 37.7℃。明天得找医生了。

索尔兹伯里谓我为他到中国能深谈的第一人。郑念不约请。可在波斯顿进行。《基科箴言报》刊文介绍我“晚年”长文关《桥》事[1]。外国人惹麻烦。量体温 37.4℃。玉珍电话复［服］消炎药。午餐由澳华博物馆馆长廖伊丽斯博士陪同，馆藏甚有价值。

1993 年 4 月 9 日（星期五）晴间多云 复活节

昨夜牙疼，头部剧痛，起来三次擦牙药、擦清凉油，巨疼不能入睡。天亮前始睡着一阵。

佩希找到一个上海人医生（此地好医生）为我通了电话，将病情告知，体温排除感冒，乃牙疼所致。要我服青霉素，并厉害的止痛药（只要无反应）。佩希让邻居医生开了处方，买来药，立即服下。

今天复活节，除开外籍人，全部停市、休息。

[1] 指因为《桥》刊登了李锐的《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错误初探》一文而被停刊。——李南央注

勉强吃煮挂面，无味。

早晨、上午仍 37℃，傍晚 36.7℃。

晚饭后在屋外站了一阵。

翻看《早晚年》，要害处夹了纸条。

孙送来他的著作《章太炎年谱拾摭》，挖苦谭延闿的挽联（认孙文为父）。晚上又送来台湾《中央日报》海外版，纸极薄，印刷真好。有写王震通讯，要开除我们四人党籍。

晚上看了阵电视。十点上床。

1993 年 4 月 10 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七点半起床，头与牙仍剧疼，全擦清凉油，即服止痛药等。

早晨体温又 37.2℃。勉强看书亦不成。

泰与孙联系好市内一广东牙医，在一店楼上，设备等均不错，护士为北京来的（铁路文工团），左上板牙照 X 片，牙根急性发炎。决定先去神经，下步考虑是否拔掉。打麻药，总弄了半个小时（比北京医院慢得多。还有护士不断帮忙）中途又问是否即拔掉（拔牙老年人应问有无心脏病等），又说神经不能一次干净。手术后说，48 小时后仍疼，则来拔掉，使人对此医道不甚放心：为了多来一次？一次手术费 120 元。

中餐仍吃点面条。毫无口味。倒床约一小时。三点半起床，看孙万国的《章太炎年谱摭遗》。此书经黎澍手出版。是做学问的成果。

晚上吃稀饭，孙煮的，有豆腐，勉强吃了一碗。

1993 年 4 月 11 日（星期日）晴、多云

七点多起床，自制早餐。晨体温 37.2℃，头仍疼。下午渐好。仍擦清凉油，内外擦。

上午同泰谈一小时，八大前后毛同周刘陈等关于经济建设矛盾，两种基本情况：一方面是当家人，要从实际出发；一方面是革命家（毛）要从理想出发。因此矛盾难免。农业四十条不过是个远景设想（纸上谈兵）而年度计划一冒，一赤字，就通涨 [胀]，受不了，非求平衡不可。何况八大方针（既不保也不冒），他同意了的。

下午孙谈章太炎，谈《遗书》（载湉小丑，我念了白字：一直以为是“ ”也（李锐原文在这里造了一个不存在的字：“氵+括”——李南央注）。为秦始皇、商鞅做翻案文章，自得毛之欢心。胡适称《国故论衡》为自古以来真正的几本好书之一。章办《民报》时月写一文。章后裔不佳。夫人九十多吝财，长子名章导，并无出息。次女长期居美，似参加导弹。

下午体温一次 37.4℃，隔三小时 36.8℃。

晚上在餐厅四人共餐。蒋南吃到鱼肉了，由他烧制，我吃得仍不多。中饭是孙做的，米饭与煎蛋。

蒋买回一本《东方春宫》，我一本明清画册。

1993 年 4 月 12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醒来，久久又迷糊睡着。八点起床，自制早餐。

上午十点与泰谈，细追问北戴河及当年怀疑之人，有无表现，毛如何转而反“左”等等。只查到一个五八年九月安徽灵璧两个乡已饿死 500 人的材料（征了过头粮等），毛还批了。

上午体温正常，36.8℃。

中午到一家广东人开的“京味料理”吃饭，河粉榨菜肉丝，换了一碗仍无味道。还是自己病体之故。午睡后洗澡，又出一身大汗。

晚上六点多，贾庆国来接我们到他家聚餐。贾在泰伟斯的政治系教书，原在美国教书，88 年回国在北大教书，因爱人出国，不愿在国内，于是 90 年同来澳洲。爱人现半工半读（读法律）。同餐者有叶挺孙女叶眉（叶正国女儿）夫妇（丈夫在悉大读书），还有岳丈母（河南人在江西工作）。菜甚丰富，甜点心亦好。惜不能多吃。房租每周 256 元。

1993 年 4 月 13 日（星期二）晴

给熊蕾通话，她另有任务不能去了。同玉珍通话，问戒指事。

八点始起床，睡得不错。早餐仍自理。上午同泰谈北戴河会议后，毛如何发现农村问题，转而反“左”等情况。又谈毛同周刘陈等关系。最喜欢林、邓二人（客观上晚半辈，难平起平坐；喜欢其非纨绔子弟，白面书生和循规办事者。有头脑，决断、灵活，又早紧跟者）等。中午到悉大教育学院，付［副］院长 John Ceverley 杜丽（青海师大附中来）谈毛的教育思想。到中餐馆吃饭，麻婆豆腐等，炒饭等。

今天是我生日，孙万国请我们出去玩。晚上到“太空走廊”（高 280 米）观悉尼夜景。星海灿烂，景色迷人，转周 20 分钟。边吃边聊，吃了一个蒜面包，喝红酒一瓶。上甜点心时（中插小烛光），八位付［服］侍者齐唱生日快乐歌，旁席有伴唱者，我吹灭烛光，拍照，令人十分感动。归途过红灯区，观春宫杂志书店（十八岁下不能入），又到海德公园一转。归始逾十点矣。又同蒋南扯谈到十二点。

1993 年 4 月 14 日（星期三）雨

小妹来 Fax，收到制片人约约，并孙叔［淑］芳信，14 问题，麦介绍信。

六点起床，睡得不够。上午泰谈上海会议前后。

给小妹回信，告熊蕾事，得另找人。她又来三书英文介绍。

下午四点半到麦科里大学中国政治经济研究所，主任杭智科（德人，在西德学中文）。该校六十年代建，去年中国学生增加，学中文等增一倍。澳中贸易 40 亿澳元，他们{出}季刊。讲三峡问题约个半小时，到六点，听众 19 人，只三人不懂中文。然后至一中餐馆晚餐。鱼、豆腐羹等甚合口味。相谈甚欢，对苏联普遍不乐观。认识张循海夫妇，堪培纳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在堪未见者）。原在剑桥大学八年，蒋觉其夸夸其谈，英语蹩角［脚］。

1993 年 4 月 15 日（星期四）

半夜恶叫，惊醒蒋南。四点后失眠，六点后又睡着，八点多起床。上午作字，送泰诗幅，又给孙二首偶成（感毛）。蒋南二幅，小杰克一张。

上午十一点半遊海滨歌剧院，虽累却值得。结构奇特，先定外形，然后定室内部。4 年—10 多年完成，发彩票集资。参观了话剧厅，音乐大厅（2700 人），巴［芭］蕾厅。后二厅是尖形拜［贝］壳内形，高 40 多米。正有排练。解说员很尽责。全部玻璃密封，地毯化（红、紫、绿等色）。坐椅极好，屋面瓷砖为瑞典产。

午餐吃广东粥与点心。三点归来，休息半小时。四点半到悉尼大学，亚洲研究院，陈顺妍院长主持坐谈约 20 人（有萧虹女士），主要谈三峡等。风趣语言对付之。有女士问到“仙人洞”诗乃黄色，蒋南才告我此意流传已久，越唸越像，而且是赠江青的。在中国城广东海鲜馆晚餐，两园［圆］桌并合，20 人。继续漫谈。如问 6.4.答“由历史作结论”。谈及经济前景，市场经济不可逆转，中国前途、人类前

途应当乐观。我之能出国，即［既］是明证。朦胧诗人杨炼的夫人乃马滨女儿（保安处美人乃其母）。诗人长发，我说“不男不女”，交谈甚欢。最后致辞，人处着眼，中澳交流，求同存异。唸了那首七律。

1993 年 4 月 16 日（星期五）夜雨、转晴

六点起床，收拾行装。八点同小妹通了电话（昨夜收到她的 Fax，三书英文简介等）。齐慕实希望由她陪同。这样到解决了问题。

十二点到悉大亚太研究所，由所长麦唐纳接待（外交部退休人员），共 13 人座谈二小时，问当代中国形势与趋向。我大致讲了下廿年“左”后如何拨乱法正，仍走马义道路：抓生产力发展为中心，左右手要协调，为什么十多年扭秧歌，总有坚持老一套的人。市场经济道路发展下去将使各方面起变化，道路漫长，人类无前例。“二元化”，到处都存在，以己为利［例］，两书出版安全。世界一个市场：共同发展，求同存异。问题不多。吃了些点心。

回来小休息，洗澡，最后整理行装。

泰伟斯举行家庭晚宴，欢送。鸡鸭鱼肉一大桌，喝香槟，最后还喝了点大曲。致词，谓第一次同“高手”如此长期在一起，获益不少，自称“学生”。我也说如说“成功”，一半功劳是举家照顾，尤谢女主人，“如在家中”。刚才还同孙说归心似箭也（饮食太不习惯）。这家人吃辣椒很厉害。

电视看了个美国电影 Daughter in Street。女儿当了妓女，母亲千方百计寻找挽救（警局、心理学家、私人侦探抢入家中）。因囚禁而被警局弄走，复坠入流氓手中，遭顿毒打，才回心转意回家，结局勉强。

同玉珍电话，告以明日晚上十点半——十一点到家。

1993 年 4 月 17 日（星期六）晴 回到北京

六点半起床（三点服了眠药），把房间收拾好。八路作风也。七点一刻活动半小时，屋外呼吸澳洲清新空气。此生最后一次了。

泰伟斯谈齐慕实 Fax，言财政困难，熊蕾事遗憾，却提到（第一次）潘军已有论文可来，还说有学者建议不如王若水替代，引起我恼了火。最近条件即必须带随员，邀请信已写明而潘军情况复杂。泰也感到我的情绪，允即 Fax 过去。

孙问到我为泰写的条幅，对家庭招待致谢，用了“至为感人”字眼。我即说到昨夜家宴举杯谢词，与刚刚同他谈到的没吃一天舒适饭，意思甚相反也。不能不表面敷衍也。他始释然，这也是传统习惯。三书英文介绍，孙写了《实录》极好，即请他弄好 Fax。

十点半到机场，中国人甚多。与泰、孙告别。在入机门前大厅休息，观出国人员众态。也有带孩子回去的妇女，衣着澳化了。

近十二点起飞。蒋南交涉，仍坐商务舱。同抽烟人吵了一架，一路才不闻烟气了。窗户关闭，无法看书，闭眼而已。断续看了三个影片：一个足球教练的终生苦闷（儿时之暴徒袭击了他的妹妹与母亲），为一女友感破而发生爱情，终于又{南}去与家人团聚。很好的心理片。收容小狗的故事，除男主人脑[恼]火，举家喜欢，做坏事也做好事（救落水孩子等）。美国女间谍打入柏林的间谍故事。为犹太人复仇精神所致。抵广州时机场转遊［悠］，引起喘呼，通身出汗。夜近十二点始抵北京。玉珍、小雷来接。先送蒋南，二点始到多么舒服的家！

1993 年 4 月 18 日（星期日）晴 31℃

七点起床，睡足四小时。早餐吃了碗蛋炒饭，一切都合口味了。

上午秦川、熊蕾先后来。熊是女记者代表团，只能毁约了。人大选举，李鹏少三、四百票。李铁映少 900 多票，已不能当教委主任了。记者答问说：感谢代表的信任！在北戴河游泳时，邓杨尚在一起：再多游一阵。江向邓哭诉，无法工作下去。杨白冰平时霸道有关。

中午睡着一小时。

看完所有来信、件，翻一些文摘报之类。方宗岱女儿寄来父亲材料等，暂时只能搁下。

玉珍告知薛京打算，说韩纲［钢］可代。去海南一趟，离心了。如小陈一样，决不强留。

晚上又吃一碗蛋炒饭，苦瓜汤真合口味。

徐州的刘洪涛来，送不少礼物。他们的组织部长前年即讲抓经济，没接收社教那一套。谈了下大势，“左”之根深蒂固。十点始离去。

1993 年 4 月 19 日（星期一）晴 31℃

六点半起床。上午到秦川处略谈。万里曾上万言书，谈到党风腐败问题，弄不好出现陈胜、吴广。

清理带回物件，翻看报刊。

下午洗澡，玉珍帮忙。一个月没用过浴盆，小淋浴间洗不痛快。

大胖夫妇来，下围棋两盘均小胜。

1993 年 4 月 20 日（星期二）晴 闷热 32℃

给小妹 Fax，由唐小毛处发出。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在阳台。上午到程学敏家，交三峡集，答应翻译，他儿子可组织一批人翻。对世情已看得甚清楚，也认为张铁铮糊塗。从经济上认真总结水电教训，从市场经济与西方经验，程确是唯一之人。宋泽敏等还是有老框的。

大胖夫妇在此午餐，谈他父亲之狼狈生活情景，双腿皮肤病拖下去，衣着卫生一塌糊涂，小毛完全不管。

下午游 600 米，遇武衡，谈张爱萍反对三峡，胡克实要书（周惠告知）。晚上卢跃刚来，谈到十点半。他将娄底事件在《经济日报》发表，人代会期间成为轰动事件。湖南代表团被动，捂不住了，娄底万人要遊行。

给我《中国“左”祸》报导性的鼓动史书。年青人很有本事，从内部挖出材料。向我学习“不事声张”之法。本来不可能再上报的。《桥》已销完，大概有盗印版，因此《晚年》长文传播更广。军科院一负责人告知逢先知，理论上无法驳也。

1993 年 4 月 21 日（星期三）晴 转凉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上午到袁焕新[2]处，看他的 Real Sex 资料及录相等。50 元工具，讲其原理。此人精于此道也。

蒋南来，留午餐。下月去西欧。

下午乐年夫妇来，叹物价太贵。送《晚年》书。水科院来两个书记，同院长等搞不到一起。水利部

[2] 袁焕新为李锐 1979 年 5 月随康世恩能源代表团访问美国时大使馆派出的陪同翻译。——李南央注

“左”得厉害。

小妹 Fax 来，Tim 解释了误会。几个方面都等待我去。买民航机票，以便于我语言不通。

吴江从香港电话，问我对他著作意见。李普电话，赞成吴书在港出版。

1993 年 4 月 22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澳洲之行四首寄黄伟经。同倪为国、王申生电话，《实录》拖黄了，很是生气。真是后悔，应都交许医农就好了。要求赔偿损失，五一前答复。

小雷正式申请调动，我当然同意，可以另赚大钱。

开始读吴江论社会主义前途新著。

下午游 600 米。理发、看望陆沅。说刘是龙很“左”，令人生气。

徐滨电话：罗老（章龙）已愿意同儿子一起到何文（钱俊瑞夫人，罗的学生）处谈四中全会事，为自己解开死结。过去绝不谈。我的书送去后，并看到记新民学会成立 70 年文后，何文认为实际已为他平反。加上何文的作用（何曾愿与他结合），终得此结果。

1993 年 4 月 23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听 BBC，活动半小时。

上午同玉珍到园［圆］明园东门观冰灯展，中办组织的。第一次见此物，雕工甚为不易。穿棉大衣走一遍，约十来分钟。出门题词：“满眼千奇梦幻，观者一片冰心”。

下午到医院看牙，拔神经牙须继续处理，右上颚牙须以后作大处理，目前维持。又到内科，取药一大堆。

晚上看《香魂女》，斯琴高娃（很胖了），演得实佳。故事还是农村封建几十年一贯也。遇见张策，说现在就是有人不愿批“左”，买了我的书。我忙说，你们老一代人应表态，我们讲无效。

接沈昌文信，说台湾愿出版《早年毛》（辽宁版），征求我的意见。

1993 年 4 月 24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早晨活动时接到珠海读者刘明武电话（原在香洲区政府工作，学地球化学，已到一研所），对《早晚年》称道备至（我的书都买了读的），广为介绍。刘是通过黄静波知道我住址电话的。

续读吴江长文。

收到北大法律系学生刘峻（不认识）寄来的两份调查材料，一是校内，一西安国营企业，都有参考价值。

下午游 800 米，并不觉累。归途看望陆沅（从医院开刀出来），玉珍先去。对组织部由蒋振云这些人控制，发了顿牢骚。

1993 年 4 月 25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听美音。

上午湖南大学曹桂生与刘为国（少奇侄，搞书法）来，为湖大成立《海内外湘籍名人作品收藏中心》，征集书藉［籍］和题词。从《岳麓山诗词选》找到一首赵开心七律后四句（旺进士）：读残书记阴分寸，

阅尽方知候变更。仰止前贤追禹迹，山川自古有功名。又书“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条幅，并书四本。

吴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消失以后》稿（12 万字）三天时间读完，非常及时的理论著作，维护了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唯物史观），以及苏东垮台根本原因，谈到列宁的专政论偏颇，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错误：教条主义与“左”倾共产主义通病。先在香港出版为好。

下午与玉珍到长安商场，购得旅行箱及小拉车（130 元），衣服未买，无大必要也。

1993 年 4 月 26 日（星期一）晴、大风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听中外广播。

上午到医院看牙，遇见王惠德，似乎已不大关心世事。归来送书。

薛京来，谈出国护照事。

下午宋晓梦来，谈湖南之行，收获甚大。罗厚仁具体谈到当年我是怎样口授写社论的。柏原已写材料交他［她］。还找过潘基踬，又收到翁长溥、俞润泉写的材料。自称“崇拜者”。

一份复印的《实录》清样怎么也找不到了。（晚上接孙万国电话，已来北京，约明晚来。）

1993 年 4 月 27 日（星期二）晴 大风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听中外广播。

上午读完一篇某人旧文《老调子已唱完》，87 年所谓“全盘西化”问题之争。上午陈四益来，谈小有人事变动，上海来几个人到中宣部等处。

下午游 600 米。

玉珍未午睡，忙着做菜。下午李普先来，谈孙子兵法，拟续写刘帅。此书甚得好评。

孙万国、孙雅丽（孙中山大哥曾孙女）来，谈与日本一制片公司合作搞毛 100 年片。BBC 提纲不高明，有低级趣味处。

1993 年 4 月 28 日（星期三）晴 风

五点半起床，听中外广播，活动半小时。

上午萧延中来，《实录》清样带来，他可以设法在人大出版社出版。谈西方对毛看法。魏克曼最高明，《历史？与意志》书。又谈自己婚变情况，带小孩，现已结婚。

处理信件。杨郁求援事（自己职称，胡山源研究）交赵杰兵办。北大材料并郭婉容报告，交李岚清与朱镕基。下午薛京来带走。《实录》清样交戴文葆。又收到小妹 Fax（关于到洛时间等）。

游 700 米。

1993 年 4 月 29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听广播，活动半小时。

上午韩纲［钢］来，谈《早晚年》影响：廖盖隆、郑惠均认为无懈可击；姜思毅（军科院付［副］院长、中将）对逄先知称道此书甚为公道（全部观点不定都同意）。此人过去认为中间偏左，熟知者则说较中间。现在书记处政策研究室付［副］主任卫建林、滕文生、郑科杨三人则为“左”笔。卫是在耀邦“检讨”中受邓某指示塞入私货者（邓大人严厉批评）。滕则在江刚入京时，常同饮茅台之人。难怪江在党校反和变训练班讲话四次也。

北大材料分寄李岚清与朱镕基（附台湾婉容在澳讲话）。

午餐后韩始回。托他找秘书（推荐李向前）。

接元化信并两短文。

下午游 700 米，遇汉雄、宋晶，她下月也去洛桑矶，可以同机。

1993 年 4 月 30 日（星期五）多云，转凉

五点半起床，听广播，活动半小时。

上午给吴江大作写出意见四页，寄出。提出此文讲清病情、病理，对症下药。形势需要理论，否则会在黑暗中摸索。

收到萧延中寄来的书评（评《早晚年》）“范式的限度”，作者程农（29 岁，人大硕士生），显然受西方的中国学者影响很深。

下午同玉珍到协和看杨达，摘除左肾（癌变），很不易确诊，唯有协和。手术成功，得以救命。术后因全麻而影响呼吸，急救室又住了十天。整个过程，儿子动员了各方支援，石油部全力支持，包括钱正英、李鹏等人。两本书他们都没有看到。

接着到唐小毛处，遇见儿子王晓晨，给小妹 Fax，立即发出（谈洛市住宿与 BBC 脚本等事）。归来已七点多。

接皮公亮从长沙打电话：两个台湾企业家到北京办大学，找我门路作介绍。

1993 年 5 月 1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听广播活动半小时。

满起送来十多条自钓鲤鱼，张九华一堆梨，胜利送酒。

上午台湾延英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楚峰，董事长简英俊来，谈办大学事。将来台资越来越多，人也多，儿女后代读书是大问题，其他看得颇远。应予支持。已拟有人事等方案。文、商、工、国际金融四学院，工学院设武汉。开办投资 2 亿，之后每年可能 1 亿，定取之于此利润用之于此也。谈得甚融洽。说在挪威办护照得过大使馆帮助。他们是三代、九代台湾人，统一思想浓厚。留午餐，玉珍做了五六个菜。实在不愿到外面去吃饭（谢绝宴请）。

胜利在家晚餐，下了好几盘围棋，我悔着太多，老毛病，虽胜不光彩。下到夜十点多。

晚上江辽东夫妇来，送 Tony 的 Fax。

1993 年 5 月 2 日（星期日）晴

六点前起床，听广播，活动半小时。美音老播达拉［赖］活动，人权问题。

为台商办学牵线。给李其炎电话，晚上得到回话：他已找到市高教局长陈忠（明天上午不参加会了），先同陈谈，如校址等具体化还得市规划局。当即告知周楚峰，很是高兴。看来李还念旧。不过如进入中常委就难说了（胡锦涛通了电话即无下落！）

今天是围棋日，午饭前下起，没有午睡，同胜利直下到四点，头晕脑涨［胀］。

金老来，漫谈到六点半。他买我的书共六本送人，说现在又买不到了。总理过去在国务院办公会上谈过，过去宰相见到皇帝，冬天亦汗流浃背（这是从对主席交办事物态度而言），他亦担心邓如早逝必将折腾。说陈伯村讣告只从他到东北工作谈起，陈与金城（他哥哥）都是参加过罗章龙非常委员会的（我过去不知道，真遗憾）。在东方饭店各房间开小组会（打牌等），讲俄文，听不懂。

上午何定来，送五月五日《彭传》发布会请柬。谈浦安修悲剧，自感是祥林嫂。彭也说她胆小怕事。彭下山后，曾对八全决议逐条批驳长文，保存下来。《传》中有反映。他们编有《彭风云录》120 万字，适当时机再拿出。

台对大陆投资已达 26 亿美元。——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3 年 5 月 3 日（星期一）晴

美国青年成就计划，将为中国培训市场经济人才。历史最久、规模最大非盈利机构，60 多国家培养，苏东都感兴趣。同中国合作，设专项，熟悉而陌生。一度看成洪水猛兽，现已进入家庭。——李南央注：此段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六点前起床，听广播，活动半小时。美音有上述消息。

上午先到程学敏家，他翻译好去年和今年两篇三峡上书，全部译出得三个月左右，每天工作五小时。随将译文交孙先生，并写致《史》刊编者信，并谈及在台出《实录》由孙任代理人。

十点四十分到市高教局，周、简两位同陈忠并付［副］局长林浦生，外事处长李宏俊谈得很融洽。两个方案：同北京工业大学合作（一校两制），便于起动与发展；在昌平划地新建。北京正苦于拉不到外资也。谈后到人人酒店午餐。台胞很讲究长幼尊卑，进门先行成了麻烦事。祖辈居台的移民，归根思想极其牢固。

下午到医院治牙，上颚又一颗牙拔去神经，剧痛，一直影响到上床。就便体检，小毛主动组织。

秦川从泰国回来，告知上午事。

1993 年 5 月 4 日（星期二）晴

五点三刻起床，听广播，活动半小时。《李敦白自述》出版，谈自己在中国 36 年感想（16 年坐牢）。

牙痛一整天，影响吃饭，情绪也不好。为送书给西安侄女的女儿（赵平）夫妇，署名“老姨夫”，伤害了玉珍，又扯起给书送字给刘云鹤、肖桐事。以后再不能如此任性了。

收到刘洪涛信并《防“左”通鉴》文，恐怕发表<不>了。

黄伟经信要黎澍简历等。

晚上韩纲［钢］来，说李向前愿意相助，但不想来组织部。

1993 年 5 月 5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听完李敦白谈话，也比较一般，态度还是比较好的。

上午参加彭总 95 诞辰并《彭传》发布会，在东大厅，甚为隆重。照相时恰站在邓力群后面，碰面时无法表情。他伸出手，我也只好握了一下，照相毕，江等走过来握手并问好。张爱萍发言讲彭是一个真正的人。方强白话诗很有感情。散会后抢着到医院治牙，遇余建亭，说买了我的书。

新司机欧鹏是义务兵，开车五年，总参调来，24 岁，四川人。印象颇好。秦川来坐，在泰国住国宾馆，山珍海味了十天。

下午到文津街沐浴。今天吃饭较正常。

1993 年 5 月 6 日（星期四）多云

六点起床，听广播，活动半小时。

上午同玉珍到医院取药，小毛张罗为我及早体检。二楼各项、外科、眼科、耳鼻喉，皮肤等毕。明天续查其他。

同玉珍到西单购物中心，第一次光顾，勉强买夏天西装一套（流行式样，并不喜欢），裤子紧瘦。

下午我去游泳，玉珍治裤子不成。600 米。

大胖同张友坤（短时当过黎澍秘书）来，张在近代史所任付［副］所长，研究张学良。

1993 年 5 月 7 日（星期五）晴

5:45 起床，听广播，活动半小时。没吃早饭，同玉珍 8:15 到医院继续体检。一种心脏扫描为过去所无，肠胃折腾还是最难受的。到 10:17 带［戴］上考克为止。遇见冯文彬，谈那天彭总纪念会早退，因见邓力群也坐在前面，而他站在后面，情绪顿起。很想找我一谈。夫人则同玉珍发牢骚：看看垃圾桶，人家吃的什么。修房受阻，那个地方就只是维着李鹏服务也。归途玉珍到西单购物中心查问新买裤能否修改。

下午 2 点到机关，找吕枫不遇，给秘书留下一句话：耀邦、紫阳当政时，有事先约，很是顺当也。刘是龙已升任付［副］秘长，与蒋振云等火热也！谷安林来（研究室付［副］主任）随便闲谈：现在干部选用似转回到当年我在位时状态。由此一语，稍有安慰。找廷栋谈，工作进展顺利，称赞曾卓明得力。9、10 月坚决开审稿会，在北京开。陕北党建党时问题，省党史办仍坚持 1926.1.告陕西必须两说并存。

同黄伟经电话，告以同张文电话发了脾气，取回原稿。黄说已付排，定出，上报乃事实所逼。

晚上黄春生来，送黎澍小传并著作目录等。

1993 年 5 月 8 日（星期六）晴

去年生产汽车 100 万辆，进口 12 万辆，基础不行，加油落后。拟发展到 200 万，私人 400 万。——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五点三刻起床，听广播，香港评论：政治死守，经济狂放，抓住枪杆，一党专政。“社会一天天烂下去，经济一天天好起来。”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医院交夸克。看刘祖春，已稳定好转，幸亏有王雅琪（儿女经济后台），否则早死了。又看望李新，外甥女事规划院仍未落实。遇见任质斌要书。

下午韩纲［钢］来送书，暂取走《大折腾》两书清样。

郑仲兵、秦川来，谈办刊物事。秦川出面，名正言顺，也可名《现代生活》。人家已拿出十万元，不能久无动作。郑仲兵组织的《诸子传记》，劝他决不能在湖南出版。谈到十多年中经历的几任中宣部长，王任重开会时总让王若水先讲，绝不合意还不怒形如［于］色。

同朱正电话，李荣光已来京。夏尚非不好的人。

游 800 米，不累。

接张作斌信，建议总结国际共运的教训，无产阶级专政的教训，如马克思大著作，时代需要。

1993 年 5 月 9 日（星期日）晴

五点三刻起床，听广播，气功半小时。六点半同玉珍沿河边走，她一人跑步，我在树丛中作活动。七点一刻始回。许家屯谈话、回忆录 30 万字 5.4 在《联合报》发表。仍是马义者，如条件许可仍愿回来。

作吴江文的摘要。萧延中送来请帖。

密山的陈照良来，仍邀去兴凯湖。与苏俄易货，水陆坦克，旧坦克改推土机等。

下午四点半到干面胡同红十字总会，苏烈为东聚餐，共 14 人：秦川、朱厚泽、胡志仁、理夫、林子力、吴象、林文山、冯兰瑞、何伟、林京跃［耀］、孙长江、郑仲兵。喝了两瓶孔酒，我亦四杯，尽兴漫谈。庆父活动：看工农收入水平，总书记告滕文山［生］、魏［卫］与庆父保持距离，随即告知庆父[3]。当年阮铭与孙如何被王震迫害：反共老手，永远不许发表文章（最后由陈批准。李昌无法调查）。北大学生蠢蠢欲动，受训回来学生五一演出受轰，没演成，灭灯后，各出蜡烛一支。还有什么“新民粹派”，要下乡活动。

1993 年 5 月 10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听广播，活动半小时。

上午薛京来，签证尚未办妥，办公厅的人不管，{说}是私事，让薛京单独跑。

下午周世田来，送《毛泽东与文人》一书，颇有史料价值。

晚上到人民大学党史系讲课（系邀请），准备资料一大堆，还带了书，全未用上。漫谈毛一小时，回答问题一小时，周随去听了。几天来为此讲话准备资料不少，且有摘要并夹了纸条，小皮包装得满满的，结果一上台，就只能凭脑子了，根本无法翻一下。此种经验多年如此，以后应将最重要必讲之处另外列出。

————————————————————————

好作人师好上纲，一支笔写一言堂。
斗批会上常交代，名利场中总碌忙。
失宠几朝时恐恐，无君三日即惶惶。
聪明反被聪明误，落得凄凄身后凉。

整风世界气飞扬，满嘴名词与立场。
道貌庄严为抢救，甘言巧妙便颠狂。
瞒天过海今尤毒，结党营私老更猖。
正待等台新莽戏，可怜一觉梦黄粱。[4]

1993 年 5 月 11 日（星期二）阴

五点半起床，听广播，活动半小时。

上午温济泽来，谈延安整风意义与抢救运动未作总结。他们没填小广播表，42.5 开始整王实味，性质变化与此有关。

韩纲［钢］、李向前来，谈魏久明[5]帮沙健孙忙，协商办法选其为十四大代表事，反过来受制，室内

---

[3] 庆父：指邓力群，典出：“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滕文生、卫建林二人时任中共中央政策研室副主任，滕 1997 年升为正职。滕、卫均曾在邓力群任主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供职，为邓所欣赏，政治观点一致，个人关系亦密切，——李南央根据韩钢提供信息注

[4] 第一首写胡乔木，第二首写邓力群。——李南央注

[5] 魏久明：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此前曾任中国青年杂志社总编辑。因为来自共青团系统，八九“六四”时又有所谓的事儿，被主持党史研究室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沙健孙视为异己。这里说的是 1992 年中共开十四大，党史研究室选代表，沙欲当代表，但口碑极差，魏作为党委书记避开可能导致沙落选的程序，使沙入选，但沙并不领情，仍然压住魏不予提升，直到他 1994 年被免职，魏才获副部级待遇。——李南央根据韩钢提供信息注

毫无希<望>。李愿来我处，谈自己四年计划：《大跃进亲历记》、《八十自述》。

下午到启功处，不遇。留下密山市信，附上几句。

游 600 米。

1993 年 5 月 12 日（星期三）雨

五点半起床，听广播，活动半小时。

小妹最近两封 Fax 找不到，甚是奇怪。

下午到机关，找吕枫一谈：办公厅设阻碍（出国之事）；要花外币；部级与工资补发再次提出；李志民、周保志工作安排。尚融洽，说自己有病，太困难，想退。问到胡锦涛过线之语（可再留一下）似指吕而言（吕已 67 岁）。张传［全］景来后，索性将蒋某乃造反派大声指出。又谈到三峡问题，也有同感。“气闷于胸必致癌”，以此开腔。

1993 年 5 月 13 日（星期四）阴转晴

五点半起床，听广播，活动 45 分钟。

上午薛京来，批准他的下放要求，安排抓紧签证到手，终得知确讯，大使馆已批。晚上小妹又来电话关心。

开始看韩钢的两本大书资料。

下午熊蕾和新华社外事部吴月辉，特稿社陈耕涛来，谈毛晚年一小时（放在国际范围研究），及对毛泽东热的看法（有市场因素）。他们有意用外文出一本毛晚年书，待访美回来后再定。

彭梅魁夫妇来（我给了《早晚年》），先由玉珍陪谈。彭总在吴家花园不止一次谈到我：认识得晚，是一个刚直敢讲真话的人。后又单独谈浦安修情况，先是逼向毛承认错误，然后提出离婚，看到信稿时，竟潸潸泪下。后三人一起吃饭，彭吃饭快，削一梨，拉开，各人一半吃净。最后阶段，专案组人几次要浦去看，都没去。动员他们夫妇将吴家花园等接触，尽可能写出。

李荣光夫妇来（夫人是汤佩松侄女），已确定动手术，杨纯介绍信之功。

1993 年 5 月 14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 45 分钟，听广播。

上午到医院治肩肘炎，治牙。右肩照了片子，肩骨一头质松并有炎肿。打了一针封闭。张主任甚细致。治牙没按时去，下周一还得去一次。右上颚补牙松动，取去。

又遇见文彬，谈曾庆红甚熟，有事找江可通过曾。

遇见孙大光，十四前他同江长谈一次，要反“左”，甚言其理，江不支［吱］声。又谈国务院班子，李群众反映很坏，江说：老干部反映如何，“更坏”，“朱可替嘛。”江也不支［吱］声。告冯、孙，江依靠滕、卫之流拟讲话稿。

又遇见钱钟书，肾开过刀，住院三月。身体很虚弱（穿了夹大衣），夫人身体也不好。甚表关切，说“晚年”更适合国外口味了。不及详谈。

归途在商场买捆箱带一根。

下午游 700 米。遵医生嘱，右手臂避免剧烈活动，稍加休息。小欧练字，喜读书。送《早晚年》。

晚上韩钢来，李向前不愿到中组部，二人愿同我合作写书。交二人材料，乃郑兄提供，当今要害也。

1993 年 5 月 15 日（星期六）阴

五点半起床，听广播，活动 40 分钟。

上午薛京送来签证和机票。

周世田来，为之写信昆明刘国华（电力企业协会）和韦纯束介绍信，云南想买云烟，广西想办外语学院。然后为之写条幅。留午餐。

宁乡县付［副］县长来，索纪念少奇诗，今年 95 岁。谈下面普遍对熊清泉不满，无能而谋私，盖房子称熊猫馆。陈邦柱也不行。

蒋南托人送来 295 美元。

李慎之来谈到六点半：大人对胡积［绩］伟反感，老谈民主。滕文生与卢之超都表示要同邓庆父保持距离。现在已无“左”右对立阵营，“左”已不成气候，反“左”失去意义（防“左”不能松懈，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也）。他现在主要考虑的是为重建廿一世纪价值标准作准备，批马列也失去意义（苏联不批了）。恒安石来，经济过热，也认为 too much。现在形势是庸俗化、无思想、委靡不振，还不如清末林则徐、曾国藩、张之洞那样一大批干才重臣。（我吃毛饭）对毛批得不够狠（总会被人如此指摘）。我认为现在还有紧箍咒（尚未擢破也）可能历史会更进一步评价。

1993 年 5 月 16 日（星期日）晴

李一氓评价最低:只会军事，那几本著作谈战略、持久战可以。——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五点起床，听广播，活动 40 分钟。

上午近代所王晶垚来（柳亚子会常务会长），李慎之一班的。送《柳选集》上下。谈柳。爱人是师大女附中校长，文革时第一个被打死的。多年来法院不受理，告他将文章发表。机关{看}人来装好空调。招待午餐。

慎之电话：开国后，政务应归国务院、政府，党会无事可干，于是批胡、武训、红楼梦，不得安宁。与政务何干？时时掌握主动。未解决执政党问题。

————————————————————

《决议》，可能历史会有进一步评价，后来人比我们更智慧，对错误看得更深刻。关于同日本广播协会谈毛：他领导二三代人，取得新民主义与社义革命胜利，建设则毛病很多，认识十年来不断深化，市场经济同传统马义相反。市场社义，将不断深化，探索、修改，不论怎样变，最后回顾，后人比前人更聪明。

“姓社姓资”不管后，“左”已无戏可唱。费孝通到处{跑问}下面领导务实，觉得建议有用。

毛——嫉妒、自卑、优越混合，暴发户，农民心理，寡人居南海。对农民最了解，看穿，一切取自农民。对梁漱溟大反感，对下层特有力掌握，总偏激。接近朱元璋《明天诰》家家户户备有。“什么几百年一个天才，一句顶一万句”，“一句顶一句？”“不是有陈胜吴广、刘邦、洪秀全，杨秀清吗。”

“北国风光”传为乔作（？）

1993 年 5 月 17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听广播，活动半小时。

七点半到医院治牙一个半小时。门诊王主任照顾我的夏喘，让樊大夫用进口新药　　(每瓶 400

元)（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同 Vantadin 不同，有治疗作用（只批准四个人用）。取血验血气。归途到中国银行划存款（天地公司寄来 15000 港元），并再购丝夹克一件（50 元）。

薛京晚上来，留餐。杨绍琳信转电力部史大桢。

中午给竹内实去信，杨郁信转汪道涵。

秦川送来请帖，明天去怀柔，创新房地产公司奠基开工。

1993 年 5 月 18 日（星期二）晴 30℃

五点半起床（二点解手服眠药），听广播活动半小时。

八点同秦川坐其加长奔驰，玉珍三人一车，先到王光英家。原来住演乐胡同我住过的老宅。观所藏古董，齐白石画则赝品也。一路有开道车，十点到怀柔凤翔镇，林祥雄集合新加坡资本家创新地产公司，投资二亿元，搞工农商旅游联合体，奠基礼。饭吃得并不舒服，席间见到于陆琳等。饭后游怀柔水库坝上一圈，湖光山色，空气清新，夏日可居也。归来已四点，觉得耗费一日，花［划］不来。

1993 年 5 月 19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听广播。范曾想回来，在外孤独。

上午九点——十二点，日本广播协会编导长井晓（到台湾访问张学良的）等六人来拍《东方巨人——毛泽东与他的时代》。先谈简历，关于延安整风与庐山会议占 3/4 时间，谈毛本人（评价与印象最深事）倒不多。送书三本。想请我去日本，告以过去竹内实之邀请。日本人比较周到，同西方人不同，对中国事比 BBC 不同。薛京录了音。

下午游 600 米。小米与周世田来，他们要到怀柔区搞点项目，给林祥雄写了介绍信。

慎之来电话：同丁伟志谈，谓庆父已“心灰意懒”；内部有分离之势。因此更证实他的“左”已不成气候，去反，无甚意义了。今天世界是一个大庸俗，无所适从的形势，人人为己的混乱局面。

庆父之言：
- 暴发户，剥夺剥夺者
- 贪官
- 靠内外债繁荣起来

→ 反改革开放

1993 年 5 月 20 日（星期四）阴

近四点醒来，五点起床。写好给吕枫信，解决二事：正部级与还工资。过去不关心自己，现在人到暮年必须自我关心了。要求公正公平待遇。又写好给周建南信，寄出滕、卫、沙三人材料。

上午王晶垚送来《苏曼殊传》与他夫人当年讣告。

继续看资料，作摘要，带件最后准备。

下午薛京来，为他下放事给于明波电话。韩纲［钢］与　　来，（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送书两本。他们想掌握深圳出版便利。关于出版署新调入人，给光远电话（谢宏不能入选，告郑必坚）。要他安心养病，但闲不下来，要去香港一行。不同意李慎之看法，庆父不会放手也。还说现在形成一个新暴发户层（中国无中产阶级），他们剥夺工农，必须“剥夺剥夺者”。其实还是反对改革开放。

李普来，带书给女儿，说 64 后，陈说过：十年动乱党的威信搞掉了；十年改革，计划经济搞掉了。邓去世后必乱。

金老来送别。王庭［廷］栋、曾宪民来，箱子先拿走，他们送去机场。

宋晓梦来，问延安情况。

廷栋与曾宪民来，将箱子等取走，他与薛京明早先上机场办好一切手续。

1993 年 5 月 21 日（星期五）晴

十二点服眠药始入睡。五点半起床。仍听广播，作活动半小时。最后收拾旅行袋，想起给徐滨电话，问和平电话。六点半早餐，七点廷栋来。一起上机场，路上走了一小时一刻钟。薛、曾在门口接，个人有一小牌，入贵宾室休息。坐头等舱一号靠窗。然后到入机室，恰遇元元（带翻译小毛）也去洛桑矶（做买卖）。甚热。九点{一刻始上}机。圆满之至。元元三人同坐一二排。谈往事。耀邦去世前同我的谈话，李昭怕洩漏，要回了元元的记录本。此事还待整理。机上根本不能入睡，头舱亦不如波音（麦道机）。无法读书。上海停一个多小时。越大洋后不久似即天黑。勉强解手。只能闭目养神。下午二点多吃顿午餐。一直昏昏闭目。没有晚餐，直到天亮后吃早餐。高度 11200 米。俯视旧金山海湾，洛桑矶山脉如西北，多不毛之地。仍旧是 21 日上午十点半到洛桑矶。入关表由小毛代填。机场极大，入关取行李顺利。小妹、托尼（赛奇），James Tong 在机场接。先同托尼到他家中。他在此地加州大学作访问学者 10 个月。夫人四川人。房子是另一犹太教授（去以色列一年），甚宽大。夫人曾茵茵原戏剧学院到荷兰学西方戏<剧>理论，现愿学汤显祖。又同我谈毛（从人类学性格等理论）。小妹和 Tony 后来。傍晚一起 5 人，托尼开车游海滨（不如澳悉尼与里约），逛书店，九点吃牛肉面，颇地道。超级市场买菜，各种蔬菜调料鱼肉应有尽有（国内尚无）。买到苦瓜、蕹菜。午餐即吃苦瓜。十二点后服眠药上床。苏绍智电话，邀去明尼苏达参加中国形势讨论会（新闻系，时报中心），胡积［绩］伟亦来。

同玉珍电话，报平安。

1993 年 5 月 22 日（星期六）

拟赠托尼、茵茵夫妇：万里姻缘红线牵，巴山夜雨梦荷兰。灵犀一点相通处，古国新生步履艰（古往今来世界观）。——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睡得可以。八点起床，中断活动。小妹做的随意早餐。

上午茵茵跟我谈她的有关研究毛的计划，采用西方四个新的理论：①群体记忆 Collective memory，人类学历史学亦引入文学（群体判断历史的可能性）。②（身份）认同 Identity（证书）如宗教信仰（不同种、民族共同信仰），历史环境与精神结合之别，精神为主则 Identity 升值。③术语 Discon's，权力如何形成。如“革命”、“反革命”两词影响人之一生或小半、大半人生。意识形态升华甚至变成宗教，权威影响。④行动实践 Praxis，如西安事变参加者情况各不相同，有必然或毫无联系，造成某总历史情节。以此研究当代中国，研究毛。我支持这一构想（精神的调查研究）。关于毛的研究要注意三点：1.一切有关毛书籍的利用（有点价值者），综合其特点。2.精读毛选及一切片言只语（文稿）。3.区别唯物义观与唯心史观，避免西方理论陷阱。

午饭由小妹掌厨，吃得豆豉豆付［腐］汤，苦瓜、空心菜、空心菜炒香干等。一桌五人（加表弟小昆）都舒服。

在一个极好躺椅上（小妹为我买了一个可运回）睡着一个半小时。下午到 UCLA 招待所，如高级宾馆。晚餐又到托尼家，吃面条，菜如午餐。晚上漫谈往事国事到十二点。茵茵都录了音（对我的采访）。洗澡前解手。

小妹写少年学习等情况交 Tong，被认为生动记实，因之鼓励写下去，回忆走过的曲折道路：为何渡过太平洋。

1993 年 5 月 23 日（星期日）夜雨

昨晚回来洗澡，上床后久久不能入睡，服眠药又磨磨一阵，大概近三点始入睡。小便两次。八点半起床，在阳台活动半小时。十点半李普女儿抗美夫妇来，托带《记刘帅》。两人{互}谈来美生活，如买房子等。随即外出到广东馆午餐。豆付［腐］、鱼与空心菜等。饭后驱车遊览好莱坞明星们豪华住宅，沿山林荫路转圈，还到一所 Open Sale 平房参观。后园草坪甚大，游泳池不小，房子破旧，标价 240 万。后又到一所拍卖家庭杂物楼房一观，客厅极佳，抗美买盖碗茶杯一个（3 元），是主人后裔在经手。房子 100 万。此地是美国房价最高之处。

下午五点半回到托尼家，高朋满座。晚上茶话会（点心水果等甚丰富，还有蛋炒饭等，就没再晚餐了）。为托尼与 James Tong 两人邀请，中国学者、学生，UCLA 一些历史、地理、中国问题教授共三十余人。有四对中西夫妇，温元凯、金尧如、尹晓煌（在此当付［副］教授）等。大家随便交谈，一一握手绍介。西方客人能说中国话的大多半。金尧如讲他一生经历：1947 为台湾地下党宣传部长，后长期在香港，文革关了十年。对《许家屯回忆录》中谈及驻港机构，安全部、军委等均一一列出，觉得不当。卖了 35 万美金。不断有人来谈话，问毛事，问形势，颇累。主动于九点告别。将《早晚年》交托尼复印。

十点半就寝。

1993 年 5 月 24 日（星期一）晴

夜半失眠记昨夜茶会：

妮紫嫣红绿满园，
一堂双语自由（漫交）谈。
新知旧识关心事，
开放神州改革篇。

李南央注：上边诗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昨夜小便两次，一点半服眠药断续睡着。七点半起床，活动廿分钟。吃简易早点。八点半，小妹驱车遊迪斯尼。车行约一个半小时，路不熟，曾停车问路，方向未错。这个游乐园从米老鼠开始，最初可能儿童为主要对象，渐向成人与综合形发展。遊览了小人国（童话），卫星上天星球战、单轨高架车、坐潜艇海底世界、鬼城梦幻、火车环形、米鼠城等。十二点吃热狗，又喝冷饮，共花费约六七十美元。归程躺卧半个多小时，五点到家冲洗。六点一刻 James Tong 接我们到梅林酒家晚宴。到者除 Tong、托尼夫妇外，有金耀如、尹晓煌、成荷生（陈盛南）香港《新闻天地》特撰，陈锦江 UCLA 的历史教授（近代史，治太平天国，在近代史所呆过），萧庆平 UCLA 东亚图书馆（父亲是二级教授，人民大学毕业，生于美国），包木（Richard Raun）教授。席间相谈甚欢。问我的问题主要是当前形势（邓归天后乱的问题）和对毛的一些看法与往事。据实而谈。比在澳大利亚活泼生动也层次高得多。

1993 年 5 月 25 日（星期二）

昨半夜仍服眠药（11 点上床），早七点半起床，赶着手术大便，花半个多小时。活动半小时。教小妹作两臂伸直（中指麻感）来回运动（对脊椎有好处，保安处学会后，几十年基本未间断）。Tong 来接，十点到中国城富临酒家，参加洛城华商各团体三百余人欢迎汪道涵大会。主席李惠英（丈夫外籍教授陶慕廉夫人，湖南人）致词得体。汪讲话太长（都是赢家），十一点半散。吃了不少广东早点。书店稍停后，遊电影城，观曼阿密缉私枪战，快艇、岸上枪战，烧楼等惊险场面；动物戏，鸟衔接送钞票，狗戏，

猩猩与人逗气；最先是鼠猫狗动作（解开戏牌），鹰鹞戏，训练真好；西部牛仔武打（Wild West）；电车环游，看各种布景（过隧洞，旧<金>山地震，沙［鲨］鱼等）。进入星球大战（丛林、星空）电影制（山洪爆发于小村、树倒）作场面，大灾等实景，吓人之至；音响。影城人多，而不挤，空气极好。

1993 年 5 月 26 日（星期三）晴

七点廿分起床，活动 20 分钟。看三峡资料。早点后，九点动身，十点一刻始到达金尧如家，真像北京到天津，幸亏小妹还有把握（洛桑基［矶］高速公路为美国最复杂），没走冤枉路。同金、许[6]二位畅谈。十二点到一清真馆午餐，温元凯、陈　　（原文此处空二字——李南央注）在座。又畅谈到三点始散。归程较快，四点到家，稍休息，续作准备。五点一刻，UCLA 大陆学生社团来请去吃饭，有香港学生参加共十人。七点半到学校，近八点始开讲，讲三峡 70 分钟，教室满堂一百多人。回答三四个问题，最后一问，邓是否决策，答：无可奉告。哄堂大笑。主席说反映［应］甚好。遇见张德光小女，已 49 岁。九点半归。

1993 年 5 月 27 日（星期四）晴

半夜仍服眠药。七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略看资料。

九点过到托尼家，先同茵茵谈，主要问我的延安生活，青年时期如何革命，怎样接触革命思想，受毛的影响，先后两次坐牢，怎样写《龙集》等等。

午餐吃苦瓜，豆豉冬瓜，干菜肉，西红柿炒鸡蛋等。午睡一个半小时，多日来第一次午睡。

下午同吉姆谈三峡，他拟组织明年旧金山学术会议，生态环境与河流工程，讨论三峡，国内请哪些赞成派，我推荐：潘家铮、陆佑楣、钱正英、张光斗、李伯宁、魏廷铮均可。

剩下点时间略作准备。

晚餐吃个煎鸡蛋、蒸鱼、苦瓜等。肠胃舒服。

七点半准时开讲，教授［室］不如昨天大，人坐满了，还有些人站着，将近百人。金尧如、郑揆一老人、陈　（原文空字——李南央注）、James Tong、包木、托尼夫妇等均到。连翻译讲了一个半小时多。题目是毛晚年与中国。反映［应］良好。回答问题有的甚妙：说高干子弟如何贪污腐败，很是煽动。答以开出名单事实，我可以带回去交江泽民。共产党并未变质（大私无公）大公无私。

小妹亦感满意。张德光女儿送小录音机，送忙忙礼物等。最后照了许多像。

洛桑矶功德园［圆］满。

1993 年 5 月 28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虽有车经过，空气仍觉清新。早点吃了水果。九点前 Tong 来送行，此人纯朴而周到（香港长大，国语似不甚流利）。整九点动身，约一刻钟后上高速公路（450）直往南行，快到圣地亚哥时见到海岸，中途见有大群棕黑人（墨西哥）在地蹲着劳动（到圣地亚哥大学后，方知是摘草莓）。入城半小时才找到学校人文馆。Prof. Joseph W. Esherick 历史系，研究中国明清史、近代史，也研究当代。多次去中国到农村下层调查。高个子，五十来岁，满口中国话，夫人是北京人，当年伯克利造过反的青年，“当过红卫兵”。在学生食堂吃自助餐（3—4 元），面条、白斩鸡等，甚合味。国内

[6] 许：许家屯。当时在场的还有跟随许家屯到美国的一位女士，年龄跟我差不太多。席间李锐对许家屯说：有些不当讲的事情，以不讲为好。——李南央注

无此自助餐堂也。住附近 Radisson Hotel。二层楼，房间甚好。午休半小时，小妹又为我洗衣服。

下午讲答两个小时，30 多人（似用功者多），换了一个讲法：建怎样社义？如何建。悲剧原因用事实讲出，自己摆进去。回答周恩来：是古今中外最难做的宰相。

晚上 Joseph（周希［锡］瑞）与夫人叶娃并卢国邦夫妇一起在广东馆喜临门聚餐，空心菜、铁板牛肉等均可口。席间漫谈甚欢。叶父亲叶笃庄原住 22 楼，系方实的侄女。卢谈写作要到美国来，朋友间关系不拖泥带水，金钱各与银行打交道。

1993 年 5 月 29 日（星期六）晴

七点起床，户外活动，找不到合适地方，随意 20 分钟即归房。没有塞肥皂，算是通便（后来海洋公园痛快解手，多日积余清除，与活动有关）。八点多小妹驱车出发到海洋公园小等才开门。主要看了海豚、海狮（还有种种小动物）和大鲸鱼表演。共三个馆，轮流看，时序安排先后，并参观各种海底鱼类，动植物展览，奇形{星}彩，美不胜收。海龟、火鸟（不会飞），带鱼（？）喜藏岩洞内，伸出头部。三个大看台各容千人、几千人不等。人们随着表演欢呼不止。海豚、鲸鱼善故意平侧身打击水花，溅湿低层看台游客。岸上生活了 76 年，第一次集中观看海洋世界，两人门票近 50 美元。难怪小妹坚持要看。她是第二次了，导游在行。

买了一瓶矿泉水和两个面包圈上路，我在车上吃了两个大芒果（不及印度、海南香甜），略酸。衣裤弄脏。两个小时驱车 220 公里，回到洛桑矶机场，交车入场，小妹在行得很，说他［她］出差时，接送都由机关秘书办妥，可以全部时间用于工作。在机场遇到托尼夫妇，在盐湖城换机（四点半洛城起飞）见到大盐湖，约七点到科罗拉多成。Tim 来接，很是高兴，交谈随意之至。

住一座空的教授楼，有客厅与两间卧室，厨房设备俱全。托尼夫妇住三层，我们在二层。

1993 年 5 月 30 日（星期日）晴

四点醒来，发现天亮（此地为五点）。许多写作想法，睡不着，只好起床。打开窗户作活动，气功 20 分钟。远处高山有积雪。此城海拔二千米也。着毛衣，将《许家屯回忆录》看完。有些人事细节颇好，安全部门直书，大概对方已不成秘密，然自许口，等于官方承认，可以成罪状也。2 日讲话提纲拟就：“1935—65 关于中国革命的若干看法”。早晨吃香蕉一根，酸奶一盒又蒸鸡蛋二。

茵茵来谈定三日同她长谈。

午餐吃菠菜豆付［腐］汤，鸡蛋炒西红柿。解手三次。

午睡一小时，起来冲澡。小妹为我将衣服烫好。

下午苏绍智来，他颇为《实录》作宣传，《早晚年》则未见到。去年汪道涵来，谈他可以回国（不要追究陈希同讲话对他讹言）。仍准备过一二年再说。童大林去过台湾，社义市场经济，可将帽子摘掉。

着西装（礼服）打领带，同托尼夫妇一起赴学校晚宴。到二十余人，付［副］校长致词，吃自助墨西哥餐。薄饼不如国内，辣椒尚可，炸甜薄片甚好，算吃饱了。饭后闲聊，台湾陈永发研究中共党史，陈诚文库原件均由其子（国防部长）保存，尚未公开。关于 AB 团事，邓乾元被杀等他颇知其详。说周进苏区时也杀过一些。八点半又驱车到二里外酒吧喝黑啤酒，继续漫谈：苏介绍林克谈：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词，是送个王女士（军科院付［副］院长之妻）的断往来的；咏女民兵也是送一女士（有次穿军服来）。[7]穿着睡衣说：俺乃风流天子！

[7] 林克所说毛泽东写的两首诗词，第一首是《卜算子·咏梅》——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风雨送春归，飞雪迎

十一点上床。

陈永发说：台湾对宋庆龄无好感：跟男士结婚，还有邓演达事。

1993 年 5 月 31 日（星期一）阴转晴转雨（下午）傍晚又晴

晨起着毛衣。

睡得甚好，未吃安眠药。七点起床，窗前活动半小时。

整日参加会，中午回来做简易午餐。上午关于党与军队关系（中苏有别）。我发言，说明在体制上，实质上（人事上）是党绝对控制军队，军队归党领导。粉碎四人帮，叶帅起主导作用，并非元帅身份，叶从 37 年起即是政治文职没再打仗了。下午发言（对一苏学者谈《格瓦廖夫回忆录》事）谈：高岗将东北划归苏联十几？加盟国事，师哲已辟谣，我凭常识亦可作证（48 年高身边一年）。中苏两党关系，斯毛关系举几事：①20、30 年代初老账不谈，赴重庆谈判，不能再内战，否则民族灭亡。②开国前夕，少奇去苏与斯谈，斯说：胜利了就是正确的。③西安事变，塔斯社谴责张学良，帮日帝忙。④毛去苏会见斯，油画像总是一个先生，一个学生（1954 年我去苏见过此种油画）。照相一般高（王若水纠正：不是毛退后半步，而是斯向前半步）。

晚上吃煎豆腐，鸡肉炒白菜。我切的菜肉。

七点半 Mark Selden 与托尼先后来，谈《实录》出版事。商定按新版，请原译者毕其事，争取快出。Mark 为该书责任编辑。续谈《三峡集》事，美国只能出一本，戴晴与我的都不出，编一本综合性（政治社会、经济与技术三部分选集，由一二三论中选，由我与老陆负责。先尽快提出目录）。

1993 年 6 月 1 日（星期二）晴

小妹说，美国军人教育决不能杀老百姓、向群众开枪，越南全民皆兵，以致失败。

晚上代校长宴会，坐主宾席，谈笑风生。

——李南央注：此二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服眠药上床，睡得不错。6:25 起床，在上楼处朝西南窗口，活动半小时。

上午参加会议，大家对中国户口问题甚感兴趣。关于毛的听取意见、独裁道路的发展变化（林上台所起作用），纳吉之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以及是否受到地位的挑战等，我讲了约一刻钟。中午匆匆吃饭，未作休息，又参加会。陈永发坐在一起，对高岗问题甚感兴趣。小妹发言，最后竟以纳粹党与中国党国相比（参观战争展览馆感想，同样杀人），归途批评了她（“我们意见不同”）。

Westview Press 女编辑 Susan 来 ，谈戴晴三峡本已译出即出版，另一本三峡可议，篇幅可增一半。

1993 年 6 月 2 日（星期三）晴转雨

半夜服眠药，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拟讲话提纲，想到中国统治阶级治国源流——从“家国”到“党国”也。共得四页。九点始早餐，豆豉水煮面条。开会人员十一点乘大轿车遊“上帝花园”（原是印第安人居留地，被美国人赠地毯，染天花死绝）。红色沙岩，奇形怪状拔地而起。遊人稀稀，有爬岩者。每人一盒食品，Picnic。争相拍照、并合影。与若水、绍智、女儿合影多张。到一商店买纪念品，意外种种“宝石”珍品，戒指、项链、别针等等满载而归。遇雨，戴塑料袋，上坡亦不甚累。略休息，

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第二首是《七绝·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李南央注

五点开会，讲了六点，连翻译共一个半小时，反映［应］颇强烈也。又答几个问题，七点在集体住处晚餐，旋到若水处，与苏一起漫谈到十点半。转述林克谈：裸身着睡衣，与女交均有定期，几日后赠4000元。“小唐吃糖”[8]。一次找朱德来，让林克不走，当面批评数落。五七年大鸣大放时，甚紧张，让林去各校看大字报。江青服事[9]，芦荻反映，人大会堂服务员都要制装。“这是王母娘娘下令”，事罢。邓得闻后，向江青动手，江于是告状：“反革命”，引起批邓风。林克亦是江青设法撵走。田家英有语：国之将亡，妖孽必出。

1993年6月3日（星期四）阴、冷

睡得甚好。七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下午同茵茵谈约四个多小时，主要有关自己经历。范邓之事，他们早有所闻。中午由茵茵掌勺，炒麻婆豆付［腐］，弄得满屋辣烟。茵茵系四川人，父亲原国民党中央电台民乐高手，后服务于中央台，划为反革命。幼年吃尽苦头，母亲已去世。后入中央戏剧学院，荷兰留学，学西方戏剧理论。荷兰文甚好，得硕士，第一个中国人任讲师（付［副］教授），入荷籍。有自己房子。同托尼认识多年，今年始结婚。

苏绍智患感冒，晚上在我处吃面条。三人谈到九点。问我长文以《决议》为准绳是否真心话，当如实以答。关键在务虚会被乔邓篡夺果实，乃坚持四原则。民主墙被推翻（邓大人原来较支持民主，并予鼓励也）。邓去联合国讲话后，回国受乔邓包围，始改腔调（如说批评向越南出兵等）。耀邦保护徐维城等乃大失误。汝信发表马义与人道主义之后，得首奖，后为乔逼迫，又自打嘴巴，二文批判。乔长文乃邢贲思等所写。。

二庆父诗，都赞成经美国发表。

1993年6月4日（星期五）阴间晴，甚冷，着毛衣

农业八字方针为马寅初所提。乔木说，文艺座谈会讲话系他的著作。——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睡得甚好。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挤出空闲时间读完王若水写的《毛与文革》长文。主要从性格、气质这方面来批评总结毛为何要发动文革？又为什么能够发动，以及他自己也认为后人将予清算。层层解剖，以理服人，逻辑严密。

上午乘车再去Garden of Gods的商店，退回昨天买的那块石头，新买一些珠链和小礼品，以便送孩子们。为琬姐买了一个玉石座表。

中午本地报纸记者来谈对会议的看法和自己讲话的要点，并述一生主要经历，尤其五不怕实践其四，及廿年如何度过。另一女记者照相甚多。

下午参加会，对会议讲了几句，以表谢忱。

会后澳大利亚的Forst来谈，他娶了一浙江女工（1973—77在浙江教英语三年），专研究浙江反右和大跃进等，出了书。研究沙文汉问题，对江华之控制浙江知悉甚详。

晚上托尼与纽约专出亚洲书刊的出版社（M.E.Sharpe）编辑来，谈定四本书的出版：《实录》，已付

[8] 小唐：唐闻生。——李南央注

[9] 文革时期，中国全民均着蓝色或灰色制服上衣，制服长裤，服装式样单一，妇女不能穿裙子。“江青服”是江青自己设计的一款连衣裙。——李南央注

翻译费，作者视书籍销路得 3%-8%;《晚年》全部译文由国内负责，可先在刊物登一部分，代出翻译费，作者 10%；愿出我的《论三峡》，销路比前二书会好，办法如上，作者 10%。程学敏的《中国水电》愿出。此类英文书销路极其有限。千册即大数也。

1993 年 6 月 5 日（星期六）阴转晴

睡得尚可，二点服眠药。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仍冷，着毛衣并夹克。醒来时忆前日游诸神花园，得句：

绿野何来火焰红？诸神颇解画图工。
印第安人何处去？勿忘仙境血遗踪。

上午到图书馆开最后一次会（建筑特别，四周封闭，中间有天窗大厅）。Tim，托尼和王若水各讲一篇。

中午匡亚明儿子与其友来（他们在丹佛大学读本科），先到一韩国店吃炒饭等，然后游空军学院（路过美国奥林比克训练中心一转），在一山下，极为宽广。选［先］到一展厅兼旅游商店（又买项链二）。教堂建筑极为别緻，以冲天战斗机形排列而成，全用尖三角形结构（铁铝板）。有结婚者（第一次见到 1000 Sol 的大奔驰）。正堂关门（备结婚用），底层堂亦可观。沿途拍照若干，最后到一 B52 大飞机前拍照（此机轰炸日本立功）。

两位年青朋友盛情可感。归来又谈高岗及毛与高层关系等，谓之“胜读十年书”也。

晚上到 Tim 家吃烤鸡。有俄国远东所人、托尼夫妇、南希等。九点始归。

————————————————————

科罗拉多泉城诸神花园（Garden of Gods）（此地原为印第安人所居，白人殖民者购买不成，遂以带天花细菌地毯为赠，印第安人因之死绝）。红砂岩拔地而起，诸种奇形怪状。

绿野何来火焰红？诸神颇解画图工。
遊人知否前朝事，血跡斑斑仙境中。

1993 年 6 月 6 日（星期日）阴 晚抵波斯顿，颇冷

白溪丽 Hilary Battrick，多伦多大学—约克大学，亚太联合研究中心，安大略省地区培训分部主事。盛在密苏里西南大学历史系（上海师大学历史，山东教书三年）。——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六点半起床，未作活动，准备出发。七点让小妹起床（平时八点），七点吃早点。小妹将行装收拾好，很会利用时间，昨天即挤空将衣服大件等装箱。我的日用生活杂具和文件书籍等亦收拾得有条理，是个好秘书兼管理员，平时吃药也及时催促。

八点一刻 Tim 车到（那个可爱的小女孩随行），托尼夫妇随车到机场送行。俄国人到公共汽车站坐车去支［芝］加哥（为省钱。在旧货摊为女儿买了些衣服，他们七八年没添衣物了）。南希、王若水同机。在达拉斯停约一小时，机场远比北京大得多（时差一小时）。抵波斯顿为当地时间六点多（时差又一小时）。两个中国学生来接。在机上断续睡着约近一小时。与王若水谈秦川不会写东西，一次向中央作什么建议，王起草，修改甚多，即签字寄出。办事尚老练。住哈佛附近 Guest Quarters 饭店。颇豪华，5 套间（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窗户密封，全空调，为美国电视台接待，只管住房。加拿大的《实录》译者并盛慕真二人来，详谈新版本情况，回答诸如“两小无猜”等事。同意全译新本。黄

靖来，同小妹出去采购食物，长谈 6.4 经过。他 5.20 回国，6.4 夜在广场，8 日乘机出来（机场极乱，无人收票）。关键在 5.17 严家其发出“打倒邓帝国”声明（包遵信等）。邓原找赵要“软处理”，并建议赵暂勿去朝（赵想摔给李鹏）。可能邓又向李表示要“硬处理”。赵亚行讲话为示意其决策乃经过邓也。李则亦有持无恐。严等 5.17 声明，丁关根在牌桌交邓，于是怒火顿升（似也怀疑杨与赵一直相通）。6.7 日天津放走 250 学生头头们，各地公安部也放行。

1993 年 6 月 7 日（星期一）晴

七点起床，无法做活动，窗户全密封，空调似又不足空气清新。窗外是查尔斯河，早晨即有男女或跑步或骑车。

AMBRICA 电视台的韦甦 Sue Williams 女士来，林静聪当翻译。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谈自己与毛及庐山会议。中饭是中餐馆送来的炒面。这是为后天正视[式]拍电视片（1949—1976，第一部为 1911—1949）作准备。她看过索尔兹伯里的《新皇朝》，也觉得不甚佳。

睡了近两个小时。黄靖夫妇来，接我们到麦克法夸尔家晚餐。客人有王若水、冯媛、施拉姆夫妇，哥德曼夫妇、南希，吃印度饭。一直在后园草坪围坐，大家随意漫谈，并涉及俄国改革和中国党能否改革问题（西方有推倒重来之论），只能渐变，经济基础变上层建筑必变，取得共识。法夸尔的书（第三部）还差两章完成，希望尽快结束。资料是无休止的，越拖越难打句号也。

九点四十分回家。苏茂雄夫妇十点后来（在北京由郭胜全［全胜］介绍来过家中），送水果。最后离坐时，夫人在书下塞了个“小红包”（1200 元），与小妹商店［量］，必须退去。

————————————————

法夸尔谈：中国党前途：速垮、慢垮？渐变、变质？（我：理性力量渐升，经基作用等）分析常委班子中每个人。为何江李体制？邓死后分析形势（可能不大乱）军队中情况，地方崛起，中央难指挥，东西部贫富悬殊后果。

1993 年 6 月 8 日（星期二）晴

七点起床。准备中午讲演提纲。早晨吃了个鸡蛋，十点吃了些剩面。黄靖来接，先到南希资料室，南希给我 2 本《早晚年》送人，题词送黄靖一本，另一本题词赠费正清所。仍在 89 年的那个房间，约到卅人。斯纳姆来，施瓦茨来（特起立打招呼），仍由女哥得曼主持（此人同中央情报局有关系）。讲晚年悲剧及原因，翻译为朱虹（女，英语名家）。小妹等都说因隔行，许多未译出。《大同书》译不出。几人提问题：庐山影响周没有？林彪如何等。一点半到法夸尔家，略用饭点，后园（百年大树，浓荫、草坪）谈到五点半。回来休息一个多小时，晚上施拉姆家晚宴。

讲后问题：施问：在山上时，是否也反了周？为何重用林彪？彭信为何不经常委印发等。

1993 年 6 月 9 日（星期三）晴

尹认识廖汉生儿子夫妇，尚昆为其舅舅。奉命开枪也。开颁奖说：如秦城受审也。——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本日日期上部

七点起床，擦身。略用早点。十点又吃了点剩面。Sue 女士与摄片等五人来。先同林静聪下楼早茶，让他们布置工具。房间搬空，银光灯、反光白板，射照于我，对面林坐对谈，Sue 于旁按序提七八个问题。小妹也自照点场景。问题如大跃进起源，粮堆上站小孩，开始反“左”，彭上山之前，彭信及反映

[应]，毛为何对此信生气（对彭认识，去广州前谈话），7.23 讲话，上山打游击等（最初讲神仙会，看晚霞、跳舞）。对象如对忙忙[10]（美国人一般无政治知识）到三点始毕。同林、黄靖、南希到中餐馆午饭，家常豆付［腐］等。南希请客，旅馆钱由她预付。归来尹良武在等。睡到近六点，同尹谈三峡政治背景到八点半。他为写三峡历史博士论文，已到垦务局等收集了全部资料，包括萨凡奇档案照片等。尹为芜湖人，同小妹一代老三届，肯用头脑。尹请我们到燕京吃牛肉面

Sue 同意不用王若望镜头（与杨［羊］子一段），归来已十点。看兰［篮］球。

1993 年 6 月 10 日（星期四）晴

1200 元小妹退苏夫人——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七点起床。早点只吃一个鸡蛋，一小杯酸奶。九点多苏茂雄夫妇来接，驱车 New Port 参观上世纪末美国大富翁（经营铁路与海运）的豪华住宅 Morble House，内外{几}全部大理石建筑，模仿法国宫殿，内部雕饰流金极尽奢华，椅重百磅，床一如皇室大而无当。共百余房间，内外仆人 60。后面草坪面海，并建一中国阁亭（里面柱联格言俚语乱七八糟）。此建筑为夫人 39 岁生日礼物。随到另一海滨建筑（两家夫妻离异易位，为赛过 Morble 而建。格局较实用，气派不减，二十余浴室（浴盆大理石整块挖成），早正餐厅，舞厅、书房等，主要大厅内装饰均由巴黎运来，二年筑成。归途到香港<馆>午餐，已二点，到家四点。戈扬等候一小时矣。

戈扬、和平、若水夫妇、阮铭夫妇、黄靖、周舵、高新（二人为天安门最后四人之二），张炜（天津外办主任，反对出兵）等畅谈到夜九点多、十点多。关心题目：中国前程，邓死后格局变化，应以稳定为上，如何争取留学生，王若望表演，民联阵情况。刘宾雁好作预言，6.4 当时估计美国人的错误（邓下台等）。孙[张]炜头脑清晰精干（高干子弟）。谈李瑞环同李鹏、江泽民关系。江来津参观时不礼遇，谈不到点子，对二人相当渺［藐］视。姚依林劝{解}，遭顶回："我不过市长，什么政局委员。"十四大前，社教报告，田作农村报告毫不提及，与宋平冲突，万救驾，谁人让你管农村？江只好说常委中宋做过地方工作请暂管。关于子弟们情况谈得甚多，陈元上次来美，说鞭尸、镇压双管齐{下}（批邓、反闹民主人）。6.4 平反问题，人大提案可做文章，如能出现李乔朱局面稍有好处。军队最好局外人。

1993 年 6 月 11 日（星期五）晴转阴 到达拉斯小妹家中

七点起床，睡约七小时不到，精神尚好。黄靖九点来接我们出旅馆到东亚所。昨夜将《重来查尔斯河畔》七律交黄，黄有和诗一首。说昨夜大家都觉得很愉快，也都有所得。向南希约复印"许回忆录"等件。孙淑文 29 岁，原北大毕业到牛津读了硕士后，丈夫为法夸尔朋友，得以到 BBC 搞这个片子（看来是这种关系）。先谈访问李志绥（毛私人医生，1954—1976）情况，多乱搞女人事，跳舞即入房也。有次与二女同乐，江青闯来，被训斥：政局委员也要先通报。李谈到我。二个儿子在支［芝］加哥，邓对他出国颇震惊，命追回。《回忆录》已写了三年，英文版在最后定稿，翻译刘亚东（当过索尔兹伯里翻译，到过家中）说，比古华书尤有过之。如此则影响太坏！同孙淑文对话约二个小时，远不及 SUE,老问代表性格"小事"，导演亦觉其问话太多。二点就在所中午餐。饭毕在三楼午休，忽肚隐胀，大解其手。与卢　　略谈（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他是杜润生所的，在美属"体制内"（"外"即民阵联等分子）。近五点，黄靖接我们去机场，因怕堵车。南希、阮铭（送我书两本）、卢　　等（原文此处

[10] 忙忙：我的女儿巴筱忙的小名。这里，李锐的意思是跟这些美国人对话，如同向自己的外孙女做讲解，觉得他们对中国事情的了解和理解程度十分有限。——李南央注

空字——李南央注）送到门口。到机场尚顺利。大概近八点始起飞（达拉斯有雷雨），机上晚餐吃了大半，一直半睡着。三个多小时后，十一点到达，小妹公司有车来接。到郊外小妹家中，中产阶级的房子，底层为大客厅（后部放钢琴）与厨房，双车库。全部软地毯。楼上三房一大厅（可作书房）。后园有大草坪。悌忠开门迎接，说玉珍让江辽东来电话询问安全。即与玉珍通话，告以近况，打电话太贵也。四川、广东来邀请。薛京已在怀柔找到一四合院。

他们腾出原住大房给我住。

1993 年 6 月 12 日（星期六）晴转多云

同曹维恭通了电话，现管东欧，最近要去阿尔巴尼亚。——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十二点后上床，久久方入睡。七点半起床，开窗发警报，原来有各种保险安全设施，警局随来电话释疑。浴室甚大，洗了个好淋浴（有坐处）。悌忠上班。仍吃简单早点。上午悠游过去，翻看了一期《探索》，阮铭写陶铸不错。中午吃空心菜，炒豆干，米饭。小妹忙着洗衣服。在沙发上午睡，半寐状态。二点后小妹驱车一起在这个居民区转游，找 Garage Sale，看了六七家，零星买了点一元一件的衣服等。观览低中层生活，小孩、女人乱七八糟衣服真多，西方女人讲究得不着同样衣服也。近五点始归。大概 Taxes 州农村牧民生活情景，农村道路得大概印象，树林带广泛。悌忠做的晚餐，有苦瓜、豆［付］腐汤、虾仁等。饭硬，吃面包二片。晚后到附近街头散步，看不到行人，基本是一层平房带双车库（洛桑矶多缺车库，公寓式基层为车库）。全部木板栏栅，无常春藤爬遮，很是难看。此州规定如此。

晚上同悌忠谈小妹病情，他的打算（读硕士），同国内仍有联系。忙忙数学已读七年级，同国内教学有关（在国内数学并不突出），本期七门功课皆 A。兴趣在服装设计，应使之转向建筑才好。

小妹算账，此行为我共花一千多元。

王若水电话，未能送行道歉。告知明尼苏达会内容：

1） 中国下一步去向，演变渐变，马义前途，邓后如何。

2） 两岸三地统一等问题，一国两制，海外华人动作。

3） 新闻自由与民主。

1993 年 6 月 13 日（星期日）晴

昨夜十一点上床，久久未能入睡，考虑到不能接受小妹千元赠金（玉珍不想来也同念及初创家业有关）。

上午和悌忠、小妹去遊达拉斯植物园，由悌忠驱车（比小妹马祖达较大的丰田）。园规模不大，多亚热带植物，玉兰花树颇多。主要看了一位石油地质工程师旧居，白石屋，长廊形一层，颇似教堂中一种建筑。其人突发 200 万横财，颇有思古之情，家具等有此影响。书房甚大，四壁通顶书架（书已捐献本地理工学院，现在的书多乱收集来的）。有一书架为活动式，内藏手稿等。只是两老夫妇起居等室，厨房与厅都是欧洲英法式风格，虽不能同 Marbel House 相比，但有田园风味，也适合达拉斯过去环境。

回来午餐，小午睡，下午进城（有“一小撮”高楼处），看肯尼迪遇刺地并纪念墙碑。跑了几处文具市场（仓库式与超级式）及其他超级市场。只买了一种放鞋吊袋，并西瓜一个。

晚上吃悌忠做的饭菜，有鸡翅、猪肝、油菜等，颇可口。

此间太阳特毒，几分钟似可脱皮。晚饭前淋浴。

悌忠教我警报系统与微波炉使用法。

晚上看 6.4 天安门录相带，相当全面，台湾版。

1993 年 6 月 14 日（星期一）晴

夜半服眠药，六点醒来又睡到七点起床。

早饭后他们都上班，我一人禁居此屋，时或有甚音响，也是“虚惊”。

李慎之从华盛顿来电话，生活条件不错，但头疼剧烈（脊椎骨刺引起），常间歇，一次一小时。在此写一长文（中国哲学），九月底回国。

又接小妹、悌忠各一次外人电话。

整天读《鸿》，姥姥事跡过于传奇，生活细节甚多，描写亦具真实感，母亲事儿童时情等都有传奇性，又碰上共产党时代的历次大运动，精神物质备受熬煎，当然为西方欣赏。也许英文更佳于中文。已看了 2/3。跟作者写了一信，谢谢她寄来大著。其中也小有同历史事实不合者。

中饭用微波炉热，全吃完。晚上悌忠做麻辣牛肉等，泰国米粉甚好（先用凉水泡开）。

晚饭后驱车到忙忙中、小学外围一转。初中一二年级即一校，有室内体馆，全封闭。学生用书可向图书馆借，可选课。High School 高中又是另一校，操场有几处，16 岁（本州）即可开车。晚上看 1911—1949《中国革命》历史纪录片，甚好。忽发现范元甄讲演镜头（当是 1938 夏武汉欢迎世界学联），小妹与我一同认可。

1993 年 6 月 15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到下午四点，将《鸿》看完。多年未有之举（79 年后似未看过小说）。反映了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一家三代女人遭遇（旧民国、伪满与新中国），血和泪，细致入微。文革和大跃进某些背景概括叙述，略嫌苍白。写好与作者信稿。愿意在北京接待她。

看完《鸿》，悌忠回，忙忙也回。长得高，像大女孩了。还是天真。

晚饭后四人一起上商场，买了些小用品。

1993 年 6 月 16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后园活动半小时。看《体制选择》，看完阮铭的《历史转折点上的胡耀邦》，对 78—82 情形增加了解，原来是很不熟悉的。对二位庆父作用（时序）更清楚了。耀邦过于天真老实，对付不了这些人。罗瑞卿之死是一大损失（唯一帮手）。

忙忙坐地看《红楼梦》（租来的），编织娃娃发型与衣着，还是个孩子。中午忙忙做的面与汤。晚上吃米粉与虾。

准备明天走的物件，带一个箱子。悌忠请假，同去。

1993 年 6 月 17 日（星期四）阴 抵明尼苏达

六点起床，早点后，小妹送我与悌忠到机场。入机门前，悌忠提的塑料袋绳断，带的酱油、醋瓶全破了，甚为狼狈。只得向机场服务员道歉。在机上读有关市场经济的文章。十点半到明尼苏达，苏绍智和留学生联谊会刘远立等来接。下过雨。先到刘家吃午饭，吃到苦瓜，知我湖南人，特别准备的。研究生宿舍如 Town House，两层楼，狭小一点。刘已来六年，孩子享受优待。明大有大陆学生 900 人，明州教育经费等于我国，此州生活指数与教育常引全国之首或前矛。沿途树木草地如公园，密西西比河对岸为圣保罗市。校园区比哈佛好。饭后入 Radisson 旅馆，中上水平，515 双人间。会议主持人李金铨（明大新闻学院教授）与《中国时报》倪天炎来访。李强调他的新闻自由立场。苏介绍此人颇好。我特谈到法新社对我惹起的麻烦，暗示也。也谈到陆铿报导耀邦之教训。

刘远立邀我们到一中餐馆晚餐。一桌留学生与教授，有戈扬介绍的丁正明（此间物理教授），张伟国（《世经导报》）在，相谈甚欢。我提出要有人在美国成资本家，泰国、新加坡华人掌握金融大权，东南亚华裔成功，美国这么多科技高层人才，应大成气候。晚上在大学学生活动中心开座谈会，胡绩伟、苏绍智在座，由我主讲，回答问题。毛前后判若二人之原因，64 问题，党的变化可能及中国前景等。约二小时。

1993 年 6 月 18 日（星期五）阴间雨

六点起床，沐浴。早餐吃了两块点心式东西及杯橘汁等，两人竟 11.5 元。

丁抒（丁正明，写有《人祸》、《阳谋》）与张维［伟］国来，带我们去参观美国最大的 Mall，真是“看了吓一跳”：外形如一座大鳖，两边有高层停车场，少见人来往。走进里面，到中央大厅游乐场，总比足球场大一二倍，各种高空转动机，老少成群，如闹市又不全同闹市。周边种种购物店亭，各种饮食摊店，小歌剧台，能让人尽情娱乐休息，开颜欢笑。两大连锁百货商场置于两端。空气甚是清新，总体设计时，每日必须十万顾客，方不赔本，现在已经达到（不景气情况下）。内中还有旅店，离机场又近。加拿大乃至西欧游客都被吸引。此间冬季甚冷（如哈尔滨），一家人可以在内消磨终日也。在一游戏机亭，我抛一乒乓球，竟得一小恐龙（1%机遇），更是高兴之至。丁抒请我们到一广东馆午餐，鱼虾等甚是可口，店主人乃文革时冬天游泳偷度［渡］香港的。丁谈文革时在清华经过，以及终于到美国留下来，妻子则离婚回大陆。回饭店略休息，换装参加明大新闻系招待会前茶会，同与会者见面。胡绩伟与女婿来。晚餐吃牛排。

晚上八点到学生会堂，听温元凯报告，二小时，讲中国 64 后变化与形势展望。他已到 25 个大学讲演过了。

1993 年 6 月 19 日（星期六）阴小雨

七点起床，作发言准备。最后想好，唸在哈佛作的那首七律好了。另纸抄正并有附记，会前即交主席李金铨。李对与会者二十余人一一作介绍（后排一圈还坐满倍于此数来宾），然后每人发言几分钟，轮到我时，讲解了这首诗，并表明对中国前途的乐观。上午主题是中台港三地的互动，亲耳两位台湾民进党女士主张台独，慷慨陈词，从 1895 李鸿章马关条约被遗弃谈起。另有立法委员林志杰唱对台戏。大开耳界（由于老胡老大哥，小老弟而来[11]）。

午餐吃半生牛排，实在不能下口。陆铿送书，甚表接近，并谈及公布访问胡，对不起耀邦。此人两边坐牢，两边座上客，现在又被诬为“策反许家屯”。

下午开会由陆主持，最后点名要若水、绍智和我发言。他们讲了马克思主义再认识，我也接过话题，讲马义本质在生产力发展改变世界，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苏联的失败与我们过去的错误，说明不仅对马义有教条的理解，马克思设想的社义本身也有错误之处，必须从市场经济道路来发展生产力，而资义社会也在变化，社会化成分越来越形成社会资本主义，两者有相同的走向，廿一世纪将出现人类更理性的变化。

晚上在李金铨家吃自助中餐，许家屯来，闲谈甚久。十点半始归。徐州时期他即知道我。江苏能独立早发展乡镇企业，同江渭清庐山后为大反右有关。

[11] 胡绩伟发言时提到大陆、台湾是亲兄弟，大陆是老大哥、台湾是小老弟；引起与会台湾人士大为不满。——李南央注

1993 年 6 月 20 日（星期日）阴转晴

六点半起床，擦身。八点同陆铿、丁抒一起早餐。谈他在云南起义被捕经过，经冰心（在日本谈过回国问题）证明，54 年释放。反右强迫鸣放，学英文、受人民监督而成反革命。1975 年释放，始去香港。会见耀邦为许家屯牵线。上午讨论新闻自由与民主。老胡发言颇长，若水也讲了舆论控制问题。台湾记者们讲了过去国民党如何控制言论，笑话甚多。我也讲了几分钟，谈到高狄问题，登何新文事。

美国之音钱卫放了昨天我的录音摘录二分钟，国内如听到，则又剩“非毛化”三字了。同他谈了对毛的评价和毛泽东热问题。

下午李金铨驱车，许家屯、卜大中同行，游览了本市河两岸、湖区风景区，州议会大厦等。六点在饭店晚餐，吃意大利饼。同许家屯告别。许谈 64 年苏北还有饥民事。整梁湘，不过是西装、领带之类事。周南上报了他的材料后（请客 80 多万），才决心出走。

读林少辛《革命后遗症》文，论党的专政与本身体制问题，党章应加修改（下级服从上级等）。

1993 年 6 月 21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七点同悌忠到附近餐室吃早点。

七点半搬到苏绍智公寓处，同绩伟一处住两日，若水夫妇亦住此。

八点半乘一大面包车，共十四人，由张亚东组织，游览苏必略湖。经 Duluth 城，先到一高地观全湖壮景，然后看瀑布。曾经沧海，没下去。吃了点面包、饮料。此地旅游中心，首先用游览船，免费招待中国客人游湖。在湖中转游四个小时，燥［噪］声与油气，反不舒服。在船仓［舱］中同绩伟、若水谈该作之事：办一理论刊物，即以《探索》为基础：引导美国留学生与滞美人员（多不看中国书刊）；要找到财源；如何理论上影响国内。声音大，{竟}引起胸痛（后喷药稍好）。六点半到一好客美教授家晚餐。湖边房屋，室内陈设各种精致品，从家俱到屏风、茶具等，香港、日本出品多，并无真正中国古董。女主人好花卉，拟开一礼品店。我们暂享受一下资级生活。晚餐可口。同女主人闲谈平生苦事：她在冲绳岛教书（室内装饰）苦日子。儿孙共 14 人，生日来聚。近九点始告别。归途游 Duluth 港口，见升桥机等。复游赌城，送一元角币。归来已夜一点。

还谈到要重新认识这个党：实践几十年过程，以及马列斯来龙去脉，内外影响。

1993 年 6 月 22 日（星期二）晴

晚上萧教授驱车，游市区两湖，夏夜活动，音乐厅座，高级住宅区。——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

昨夜服眠药始入睡。六点醒来，七点淋浴。早餐后，同绩伟、若水、绍智夫妇等漫谈昨日所谈事。理论刊物国内重要。党应重新认识（对过去清算，非马克思的党，乃斯毛党）。

本地报纸女记者（唯一华人）约请吃中饭，泰国馆。谈自己一生，约二小时。归来小午睡。三点半去神学院参加招待并座谈会，谈中国前途，当前形势。我先问对中国看法，大体友善。我主要谈市场经济及影响，可乐观前景。遇高文华姨侄夫妇，香港神学院教授，益阳人。

夜接陆铿电话，要发表 3.12 三峡信。问《探索》及司马路［璐］其人，台湾特情支持，成理论刊物不可能。

1993 年 6 月 23 日（星期三）晴 返达拉斯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淋浴。早餐后同荻沙、苏、王再谈。分析李金铨（台独与民进党倾向）等情况，告以陆所言。司马路［璐］过去长期反共，同台湾关系。

十点出发去机场。刘远立、张亚东与张维［伟］国来送，非常感谢他们的好意。学生联谊会盛情接待，周到之至。机场依依惜别。在飞机上看完苏绍智一篇文章，国内难以发表。“晚年”长文交若水转司马。机上午餐，下午一点 40 到达拉斯。小妹到场内接我们。经“鼻道”时闷热，几乎引起哮喘。司马寄来党史书 12 本并“瞿传”。“人权”会寄来刊物，陆铿电话要报导毛晚年。小妹为玉珍买衣服甚多，还为我买长裤一条。盆浴后晚餐。

1993 年 6 月 24 日（星期四）晴

六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今天基本休息。

上午看《探索》，司马璐的信及资料。12 本党史系列丛书是大工程，多半是文献附录，叙事简洁。

忙忙贪看电视，练琴，下午二点有人来接她去游泳。我一人在家看书。《太子党》有价值。

晚餐，小妹的美国同事夫妇来作客，因 SSC 明年预算在众院被否决（差 120 多张票），马上就是失业问题。此类大工程应当有个整体方案被通过，年度预算不过多少问题，怎能年年担心命运呢？众院辩论，发言两分、一分钟：关系美国高科技前途问题，省钱救挤［济］Homeless 决非上策。吃饭时闲谈了两国习俗问题，中国人学数学的有利条件（99 表，单音便于记忆背诵），旧诗对仗等等。客人送我美角压石，正是科罗拉多退掉的那种。

给高新、王瑜（人权）、司马路［璐］等复信。

近十二点始上床。

给陆铿复信，加了一段对毛的公道话，以示同陆评价区别。

1993 年 6 月 25 日（星期五）晴 下午大雨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仍看《探索》等。清理杂件、开会时文件等，准备如何装箱。得到十多本好书，太重，司马路［璐］的 12 本书恐难带走了。

接陆铿电话，已收到 Fax，全同意。又谈到对不起耀邦，送我此书，再谈会见时要见王若水事：“王若火”也可以。王震，“他是南乡、我是北乡”，“怕是南辕北辙”。台湾一公子（四大公<子>之一）叹服：真诚的好人。

接张亚东电话，说戴星华文章事，觉得写得还可以。我又再向他们致谢。戴亦来电话，又问些琐事。

晚上忙忙的钢琴老师夫妇来晚餐，送我茶杯一个。饭后玩一种取对子（动植物）的游戏，老<少>闲［咸］宜。

小妹的同事们已开始找工作，失业威胁谁也承受不了。小妹也已发出二信。美国人生活，新房子住不长。

1993 年 6 月 26 日（星期六）多云

6:50 起床，活动一刻钟。

早餐后，同小妹逛 Garage Sale 六七家，为玉珍等买衣服六七件等。到市场换表带。这算是满载而归了。

翻《中国之春》，有不少严肃文章，讲“文化圈”事（多年来“走向未来”等系列丛书情况），王蒙事，比在国内清楚得多。

戈扬来电话，要我回国见人问好。似已安心在此度过晚年，有养老金可领，老人餐不要钱也。说长文写得好，如何转载他们会掌握好。

晚上吃饼，小妹与悌忠为我整理行装，衣服装满一箱，书籍 30 磅，将躺椅拆开同书捆成一个大包，原来纸箱尺寸太大。工作到 11 点。

同玉珍电话，告知七月一日晚九点到家，到里面来接。

1993 年 6 月 27 日（星期日）晴

七点半起床，淋浴。洗好衣服。悌忠为我理了发。续翻《中国之春》，同小妹谈如失业打算，最后方案可找南希，在“研究中国”范围内找过渡工作。她很想到密什根大学去，大学可长久。

下午 SSC 几拨同事来，皆科技大学的，二男一女，另一对台湾夫妇（女的是 SSC 中国文化社社长），主题是 SSC 问题。这确美国弊病之一，几十亿白丢！众议院水平低，迁就选民情绪。

晚上七点到同事茅<乃丰>和音夫妇家晚餐，菜很丰富。两人均是物理系，男清华 62 级，女科技大，儿子已入斯坦福攻物理研究生，奖<学>金高。和音向小妹宣传上帝可靠，能助你度过种种困难。她自己在美国奋斗十年，上帝帮她过关，获得今日生活安适。父母都八十几，要来美定居。送我传教书《如何遇见神》，她的著作。

晚上回来，仍谈今后打算。

1993 年 6 月 28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一刻钟。

续翻看《中国之春》，发现《毛帝王思想》文，三节缺上节，可复印带回。此刊有一定可读性，了解流亡在外人士的动态与心情。胡平等人能写，熟悉西方政治、社会学说，有些文章有部分道理。

此次发现小妹做事甚有条理，也有一种好秘书的习惯，善预作备忘。从洛桑矶到波士顿一路料理我的生活，最后为我归去的事务料理，确井井有条。对忙忙严格而通情达理。悌忠做事也是麻利的，厨房事务比小妹在行也有某种兴致。离开大陆了，他们在适应美国人的生活，处事、做人、待物等等，非美国化不可，否则难以生存。

接戈扬电话，惜别也。司马路［璐］留了电话。

苏绍智电话，告知明州报纸关于我的报导，大照片，不会有什么问题。

告小妹，我在美出书等稿费，由她保存，必要时可动用，小小后盾也。

晚上四人作一种游戏：两色子在一约 70 字方格棋盘上，对阵夹击（必抢先占角占边）而论胜负。忙忙急得要哭，好胜之心极强。

1993 年 6 月 29 日（星期二）晴

江称顾毓秀为“受业”，陆托顾致江转寰，江说此事由政府管。——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快七点始起床，未作活动。

家庭谈话主题仍是 SSC 关闭。

续看《中春》等，几十本大体翻完，带走之物就绪。

晚上同小妹、忙忙去看达拉斯夏季音乐节的开幕式。音乐厅甚大，内部有三层楼，台背为大风琴管林（上百个大小管）。我们座位在台后左厢，面对指挥。钢琴独奏（苏联人），小提琴五人奏，最后是交响乐（80 多人）。多现代乐，听不出明堂。近十一点始毕。票价 18 元一张（正厢上 100 元）。小妹舍得花这些钱。

晚上陆铿电话（收到访胡书），还是想解除他的去大陆禁令。港事顾问 44 人去京领证书，江泽民讲话四种语言：普通话、上海话、广东话，英语。如此卖弄，40 人反感。他曾同汪道涵言及，关心国事也。他批毛不批邓，望国家好。

1993 年 6 月 30 日（星期三）晴 离达拉斯回国（经东京）

六点三刻起床，塞座药未能大便，引起喘意，喷后平复。

箱子超重 10 磅，只得将那一堆刊物取出，真可惜。

十点即到机场。小妹与忙忙先离去。同小妹谈自己一种感慨，仍四大皆空，余生尚能作何事？人类就此矛盾互争下去，十月革命也成虚妄（不如二月革命好也）。悌忠留下直送我入机口，十一点半起飞。坐位较空。

1993 年 7 月 1 日（星期四）晴 晚上回到北京

七点起床，擦身，箱子最后过磅，超重 12 磅，只有将那一堆《中春》等留下。书放在手提包中（小妹只［直］反对，说太重不行）。八点一刻两车出发，诸事顺利（这一节昨天已写到，回京后补记重复，人真老了！）

在飞机上翻完半本《档案》，错误甚多。

窗户关上，闭目养神，不能入睡。饮料供应甚好。下午两点午餐，牛排（熟的）、寿司塞完。晚上十点才又吃一顿。中排空坐甚多，有人躺卧。

到成田机场是日本时间下午二点半。机上一中国人委托机场人员，带我到西北公司入门方向处，到大卫星厅办了签证认定登机门，然后就坐等，观察人来人往的大千世界众生殊相了。大概日本时间下午六点后起飞。坐在 50H 座位，前面似一中国女孩同一近中年外国人不时依偎调情（中国女人嫁西方人已成十年来风气也）。吃了一顿热鸡晚餐。只能闭目养神。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0 五分降落。登车入关。曾宪林在入关处等候。从贵宾登机处出来，玉珍、大妹、薛京等在等我，两车也在此处门外停候。十一点半回到舒服的家中。留欧鹏和另一司机等吃完西瓜。

大妹明天回长沙。北京不热，我的运气甚好，哮喘未发作。玉珍有 20 天没接到电话，急得流泪。

1993 年 7 月 2 日（星期五）晴

仍五点醒来，即起。时差未解决也。

七点左右接到小妹电话，告以平安到家。说回家后思想又回到自己的天地，因此三点建议：他们两人最好能将写作当作第二职业，记下美国经济、政治到社会生活各方面可为我们借鉴的东西；小妹即续写自己经历，英文写，悌忠译出；三个人都要记日记，至少备忘。如有美国稿费可帮助他们的一时困难。

清出箱子衣物，让玉珍过目，多为她而到 Garage Sale 也。多半瘦了些。她还是高兴的。

徐滨晚上来，将戈扬送的西洋参一包与之。她说戈扬女儿并不愿意去。罗章龙实际已成精神分裂状态，当时应允之事，几分钟后又反之。原来澄清“另立中央”一案，是决不可能了。何文已作此结论。

听到的不利情况是（玉珍反映的），项南曾来，对美国之音广播有微词，颇担心，秦川亦如此；大概是宣传部传出：《早晚年》谁的后台？玉珍到新华书店问有无此书？回答禁止出售。

正部级待遇问题二事接近解决。

午睡一个小时。田方电话，极言当前经济情况之紧张。徐滨儿子机关已发不出工资。

有些好信件，新疆伽师二中左、杨团、吴江、奚淑芳、华贻芳等等信、书、文章，四川一工程师有三峡文来找。

1993 年 7 月 3 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仍五点起床，睡足约六小时。听广播，活动半小时，恢复正常生活。

看完所有信件。

果如预感，同王申生电话，《实录》出不成了。长头发真靠不住。当年为何不都交许医农呢？

秦川来谈，对东亚研讨会（由他儿子任秘书长的战略协会推动的）外办主持甚不满意，又说不清楚。此类“实惠”之事，他是从不让我参加的。刊物似尚未批准。目前经济紧张形势，由谁来收拾？江泽民大权在握，管得好吗？万里似决不插手了。这次人大常委会不谈经济。李贵鲜改“辞职”？

下午薛京来，正部级医疗、补助待遇已下文，关于工资补发，吕枫向蒋正云拍了桌子，陆沅电话也证实。去广东，她自己大概因此惹了麻烦，又对我说明事。雨亭又住医院，很难多作什么事了。

小玲来，由玉珍分东西。

下午睡了两个多小时，还是时差问题。

1993 年 7 月 4 日（星期日）晴

三点半醒来，四点半起床。美音收不到，可听 BBC，云南方通胀已达 30%，将过热病加于李鹏。

上午和玉珍外出，我到文津街，游 600 米，觉累。

早晨同倪为国电话，事已至此，催退还原稿及清样一份。他也谈到赔偿损失。

留欧鹏装好小妹为我买躺椅（台湾产）。舒服之至。

台商（办学的）周楚峰偕北京办事处　　来（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向我表示谢意（送花，台产辣味及名茶等），趁机谈及成立文化基金会事（提出 100 万元），协助出好书，并及合资出版社事。送书三本。他本月还来。

周保志来，谈到吃晚饭。暂留水利部，因新部长钮茂生已允其任正局职机关党委书记也。谈到长城公司之荒唐，涉及两位付［副］部长（科委与机电部），已有八九位司局级干部拘留。为新电机制造，集资 10 亿，挥霍近半，负责人拟携款外逃。又一地区银行，发信用卡 100 亿美元！

晚上韩纲［钢］来，他筹办海南农业招商股份有限公司，正式下海。大跃进资料已收齐，由李向前帮助，另三人搞《晚年》书。

1993 年 7 月 5 日（星期一）雨

仍醒得早。五点起床，BBC 也收不好了。活动半小时。

上午薛京来，谈及基金会事，要他将原设想提出并物色人选，但他自己的去留要作出决定。

好容易打通给程学敏电话，告以出书事。

翻看近日报纸，那些七一文与党建文，真是套话、旧话连篇，实在不愿过目也。开了个经济咨询会，一句具体的话都没有！只有让外国人来报导分析了。

下午先到李普处，然后一起去医院看即将辞世的于刚。床两边摆满呼吸、心脏、胃饲、导尿种种机具，喉部已切开，各种管道插入。眼睛张开，无神，女儿高声说，李锐、李普来了，只能握手稍有力度表现。玉珍掉泪。6.15 开始恶化。看到这一情景不由得又想起安乐死问题，病人最后太痛苦了（想翻身，已难让翻身，否则就可能突变）。归途又在李普家小坐，他说已“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的祖父为“续”字辈，同曾家有关，很想读曾的著作。

1993 年 7 月 6 日（星期二）多云

秦川大早来，又谈接待贵宾事。战略会来客甚多，李鹿野其人横加干涉。——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天头

二点起床小解，怕失眠，服眠药，结果一直不能再睡着。于是想到以下几事：成立廿世纪中国研究基金会（一切重新认识）；书籍一大部分搬到机关去，家中要有条理些；哭于刚文。挨到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一早到医院治牙，拔换右上最后一枚板牙。遇见周建南，问我见到许家屯事，乃李金铨家宴碰到，要我给江信写清楚（真不知港台如何报导也）。上次滕、魏事已交江，说当注意也。为此事，玉珍对我又大光其火，极不愉快。下午将信写好寄出。晚上朱正、柳思来谈到九点。朱谈他“右记”书稿内容。

1993 年 7 月 7 日（星期三）雨 下午喷一次

昨夜大雷雨，玉珍和我都起来关好门窗。活动半小时

今天感到喘意。去年是七月三日入院，九月十三出院。

下午宗凤鸣来，谈赵仍是半自由。到广西见老朋友只十分钟，市内公园不行，文津街 2、4、6 上午可去（当清场也），高尔夫只顺义可以。曾写信抗议：违反宪法与党纪。赵健民早去过，段君毅去要先请示薄。传言邓五事未处理好：江大权独揽；老的（万、杨）不安；军队不安；子弟经商；“左”派在位。家庭估计还有二年时间，64 应生前处理一下。实不可能也。又漫谈国际形势，今后仍是经济斗争也，核大战危险消去，但常规与高精技术（海湾所见）则争斗不已。对中国经济估计过高。

金老来，谈徐雪寒有信：你们太无能，李锐怎能这样写。

1993 年 7 月 8 日（星期四）多云 下午游泳时喷一次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韩纲［钢］、李向前、余习广先后来，先谈《大跃进亲历记》框框及欲达目的。他们搜集资料已经可观，并已复印一部分。余谈他们开发海南农业的雄心壮志。现在的圈地开发，将农民从土地赶出，矛盾甚大，他们是将最落后农民改造为现代农民并结合乡镇企业的开发。名称为“海南远东农业招商股份有限公司”，资金来源是原来的哥们先行几步赚了大钱支持的。谈海南环境最好，现在暴发户（主要炒地皮、股票发财）甚多。已同项南合作，找我无非是多拉关系。晚上同杜润生打了电话介绍。

下午游 600 米，游 100 米后觉不适，只好一喷。

平江县长、老傅等来，谈《县志》问题，将李荣光信内容作了介绍，真要成为一部站得住的志书，非动手术不可。问题在原来班子没安排好。

莫明其妙又惹玉珍发脾气，很是不快，并诬我先发脾气，只好置之不理。

1993 年 7 月 9 日（星期五）多云 凌晨两点喷一次

两点醒来小便后，便发作哮喘，连喷之下，服金果液，改在客厅坐卧。痰甚多，咳不已。折腾到四点多，睡在长沙发，五点半起来。

上午到计委经济所开三峡会，约到者：陆钦侃、李驾三、金永堂、何格高、薛宝鼎、田方、廖季立、莊启东、林发安，共十人，并约卢跃刚参加。谈到十二点多。并非箭在弦上，而是已发箭了：今年 20 亿，完全违反基建程序，初步设计还有问题。大家从经济、市场经济、瓶颈问题、防洪出发等等，深入解剖。李驾三愤语：三峡是全体人民的，不是哪一个人、一个单位的。拟写一纪要并几个附件送常委、人大，政协。总之，尽力尽人事。回来甚累，留卢吃饭。

下午读完《当代》卢的力作：《以人民的名义》，揭破娄底事件，太不像话了，1992 年尚有此类事情发生，是可忍孰不可忍。由此可见湖南省委是个什么样子。

晚上同玉珍观国产片《省城里的风流韵事》，无甚意思，让年青人看热闹而已。

1993 年 7 月 10 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游泳前喷一次

总数睡到五点半起床。觉喘意重，没作活动。

整日懒散，没有看什么。

上午庭［廷］栋、陆沅，小曾来，谈工作进度，我们与档案馆十月间可印出送审稿（十一月半 40 人审阅）。

蒋南认识的在巴西工作的张本锦（向天生桥、小浪底投标）台湾人（父母现已在武汉团聚），请我吃饭。漫谈了二小时，薛京在坐。

周楚峰电话：《联合报》发表了张伟国写的“我的专访”，真是惹麻烦。

整日疲劳。

晚饭后游泳，600 米。遇冯征，听到美音广播“骂我”流言。

1993 年 7 月 11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看华贻芳寄来的材料。此人想问题，有自己对大局的看法。

下午本人来，谈甚久，主要谈他父亲华岗的冤案。1954 年被捕（胡风分子，反革命名义），1972 死于狱中。狱中有著作，尚未出版，传记亦未出版。去年纪念了 90 岁诞辰。平反时中央发电报。被捕起源，可能与总理有关（46 年？在重庆时同周拍桌子吵过一次）。在上海工委时，同一叛徒有私人联系（儿子即寄托他家，因而也同时被捕一年）。他认识戚本禹，戚谓毛伟大，周乃政客也（本人无一事无上面根据，包括煤炭科长）。鼓励他坚持事业（董事长人选拟吴明渝），应当写父亲之事。

晚上韩纲［钢］来，想见杜润生，为之联系。

1993 年 7 月 12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看陆铿《反左集》，浅甚。

下午宋晓梦、郑仲兵，朱正先后来，留晚餐。宋交打印出来的三章（共六章），已十多万字。

郑拟办《精品》尚未批下。取走《世纪》两本。

1993 年 7 月 13 日（星期二）晴 喷三次 钟送我千家驹书三本

近四点起床，不能再睡。真正哮喘发作，有几次急性甚严重，因喷雾不在手边。同玉珍、薛京勉强出发去怀柔看避暑处，因李其炎有吩咐，正付［副］所长、书记招待甚殷，饭菜尚可口。环境好，有游泳池，离水库近，三面环山，空气极佳。但房子封闭，靠空调。平房。尽兴而归。

开始看宋晓梦写的传记，不错的，引人读下去，文笔也好。

晚上钟伯熙、杨毅在此晚餐，秦川亦来。喘病相陪。钟谈港情，只讲创汇，而不言效益。沈桂芳亦有弱点。黄宇齐在上海一次见江，并未答话，江在北京会上，反说闫［阎］明复姐夫如何如何。黄甚为恼火。

1993 年 7 月 14 日（星期三）晴 喷三次

晨两点醒来，折腾到客厅沙发睡一阵，睡不着。玉珍亦起床。复回空调房，睡到五点醒来，旋起床，活动半小时。九点同玉珍、薛京一起到医院，换氧气瓶，治牙。内科大夫让验血，照胸片。无肺炎迹象。大夫原拟留住院，无床位作罢。中饭吃二碗，午睡一小时。

下午两点半去游泳，800 米，喷一次。颇顺利，呼吸稍急促而已。晚饭吃米饭，饭量亦好。晚上朱正来，湖南教育社付［副］社长等三人来，谈《世纪交替中国研究》丛书，主意甚好，但总形势、总看法（包括马恩列毛、社义、资义等重新认识等）弄不清，派生的东西也弄不清。

老温下午来谈甚久，清凉山抢救是康生逼出来的。杨永直夫妇从枣园回来现身说法，大会一压、一动员，70%特务上台。最奇怪的是吴一铿，同温一起布置会场还不知开什么会，会上{就}乱讲一气，如何被人强奸，第二天吃小灶。

1993 年 7 月 15 日（星期四）雨

外汇储备 194 亿，上海抛 3500 万美元，维持 8.5:1，难维持。——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天头

昨夜睡得较好，两次下床换沙发都睡着了。没作活动。

上午陈英茨和周一峰夫人来，谈到十一点。恭维我名气在外，一个讲真话的人。许家屯是个从早年起就是个投机的人，有所谓“三哭”。为自己工作安排与调动而哭，文革之初，写万言书造省委的反。

下午大雨，没去游泳。

看完宋晓梦写的《传》前三章，还是能引人读的。延安的要点抓住了，对范也会胡写及。

开始读朱正新作《两家争鸣》（1957 纪事），索兴［性］复印一份。

1993 年 7 月 16 日（星期五）晨四点喷一次

四点醒来。喘意来袭，喷一次平复。坐卧沙发不再入睡。五点半起床，听美音（抛美元 3500 万，平抑汇兑）。活动半小时。

上午续看沙千里《海外游子声》，他是尽情畅书的。

《重来查尔斯河畔》寄黄伟经，并《左祸》。快寄《卅岁前毛》清样来，沈昌文催书了。

美国之行照片插入豪华的照片簿中（机关工会赠）。一种休息的办法。

1993 年 7 月 17 日（星期六）晴、下午大雨 喷三次

昨夜上床喷一次。睡到四点醒来，只得又喷。无法再入睡，也没作活动，为喘息斗争似全面来临。

是否去怀柔，也难以确定。

上午陆茂竹来，萧克送我的书（《朱毛红军回忆》）大概转到张局长手上。

下午秦川特来看我，知我哮喘又大发作，劝不要再看东西了。万里打网球、打桥牌，有打油诗云。

小欧、薛京送来资料文件。薄一波的第二卷大体如一卷，有许多情况细节过去不知。如大跃进时的某些政治局会议与计委、经委等活动。

大雨大风，没去游泳。晚上同玉珍、小多一家，小欧、小蕙乘二车到日坛，看四川灯会，有大小几十台戏，九龙壁与双龙戏珠都是动态，后者为二万支青霉素小瓶制造，真是废物大利用。灯会在各大城市轮展过，此次来京 60 人，装了一个多月。省委组织部办公室一人主其事。走了一大圈，尚能对付。

1993 年 7 月 18 日（星期日）晴 喷三次

又是四点醒来，喷一次，坐躺椅睡不着，哼得寿琬姐八十七律，三四两句是前两天先哼出的：

相依为命幼艰辛，风雨方知手足亲。
犹忆桥头河畔别，难忘大别山里吟。
三湘桃李钦风范，满屋儿孙尽孝心。
阿弟举杯阿姊寿，同为世纪过来人。

整日如病人，玉珍小心照顾。

上午李荣光介绍平江五中教师艾成松来，搞磁疗穴位可治哮喘。

中午在空调室睡得甚好。三点多熊蕾来，她要到九月份才去美国。请她快速将另三篇译出。说现在报导禁区太多。这是一种无能，失去信心的表现。

1993 年 7 月 19 日（星期一）多云 晨起喷一次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听广播，未作活动。

八点半同廷栋参加市委的《北京组史资料》出版发行会。市委老同志大都到了。李其炎当主席，我讲了几分钟话，说明是三家（还有档案馆、党史室）共同主编领导的。似乎是第一次到这座大楼来。晚上电视，北京台报导了。

李荣光介绍平江五中教师（教生物）艾成松来，艾在专研磁疗技术（得异人传授）。给我脚上背上各贴二磁片。直到晚上，似呼吸较舒畅些。难道真是立竿见影？

晚上黄乃夫妇来。昨天送他荔枝一束。他的盲文方案已公认通过。

1993 年 7 月 20 日（星期二）晴 游泳时喷一次，晚上饭后又喷一次

昨夜睡得安稳。早五点起没有喘意，多日来的平静。活动半小时。上午陈四益来，说传谣李鹏辞职，还开了什么高干会传达。估计是人们心理作怪。穆青送我《彩色的世界》，图片甚好。翻了下前言，似有刘白羽文风。

薄一波将下卷送我，“阅正”，有点奇怪！

下午到文津街时，取下磁片，出车后受热浪冲击，进大门就喘闷突来，急忙喷雾。在泳池缓慢仰泳了 40 分钟，归来又将磁片贴上。

晚上同秦川参加祥云老板（王云飞）的宴请，在该公司海淀区处，有香港港润公司老板马汉南等，另有陈秉权（总工会付［副］主席）和统战部付［副］部长，汉雄半主人，杨毅来接送。走上三楼有喘意。饭后卡拉 OK 式跳舞，跳一次未终即喘，终喷一次。

统战部付［副］部长 52 岁，原天津付［副］市长，同张炜甚好，对我们执礼甚恭。

1993 年 7 月 21 日（星期三）多云 感觉正常

睡得尚好。五点起床，未作活动。

上午作字十余张：为“郑州通联经济发展总公司”写招牌几张并“通力合作联系创业”（任小彬办的）。周楚峰三张，宋晶一张等。未引起喘意。

小多、胜利在家午餐。

下午平江艾成松来，送 50 元不受。

续看朱正大著。

1993 年 7 月 22 日（星期四）多云 阴 全天感觉良好

五点半起床，睡得不错。昨夜又改在北屋，南北都适应。活动半小时。

韩纲［钢］电话，约定他们星期日来，星期一去怀柔。

上午将朱正大著看完，花一个多小时将复印本装订好。

下午项南、秦川来，项听到美国之音广播我谈毛晚年。略谈美国之行，见到许家屯事。

认为我对邓去后局势估计乐观，军队内部矛盾甚多，谁能解决？对薄估计相同：挂帅整胡，积极去赵（自己想上却扑空）。《上卷》为自己平反，总理当年讲过：“不要把对付闫［阎］老西那套弄到党内来”。三反时到上海，想对资本家大动手，被陈老总止住。五三年时，谭老板放炮：人权被彭真拿去，财权被薄拿去，主席你这个皇帝当不住了。毛：谭不要放炮。二月逆流时，陈毅动员谭：老板，只有你能起来讲话了。项在福建时，有一段时间，谭每天要找他扯谈，可惜没能记录下来。耀邦谈过：叶帅曾不以为然地向他谈到：怎么又是一言堂了。“那我有什么办法”。

朱正来，秦川的《精品》愿连载他的《两家争鸣》。带两瓶茶叶与大姐，小妹送坐［座］钟、项链。

1993 年 7 月 23 日（星期五）阴 全天无喘意

中国科技人数比重，发表论文数，专利数，识字律［率］73%，美国 99%，城乡人比广东接近工业国。——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天头

睡得不错，五点半起床。天凉，改着长衣，活动半小时。

上午志民来，南行刚归，曾到海南。那个邓鸿勋仍住在原处，去医院，护士不熬药。闭门不出。一付［副］秘书长搞宗派秘密活动，已被逮捕（出门几次换车，别墅中被窃听器查清）江批准逮捕。发现长城公司问题与衡水银行发货 100 亿美元事，江问李贵鲜，说知道，正研究中，愤然撤下。他还是不忘情于人事制度的改革，想到人事部。

寄华中理工大学　　500 元（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为赵师梅教授奖学基金。

1993 年 7 月 24 日（星期六）阴、下午雨 天气闷热，喘意重

五点半起床，即喷一次。活动半小时。

续看千家驹书。

上午蒋南来，还书三本，送《早年毛》。闲谈水电人事。留午餐。胜利亦来。

下午宋晓梦来，没有办法。先谈热河事，同高岗往来经过，以及同去哈尔滨住在一起种种。对高的

看法，坚决离去等等。然后翻柜找当年资料，摊开一地，终于找到当年日记本等等。弄得非常疲倦。

古鉴兹送来《穷棒子王国》及他打官司的一叠资料。因不认识，没有进来坐。

1993 年 7 月 25 日（星期日）阴雨 整日较舒畅

五点半起床，听广播，活动半小时。胡绩伟到华盛顿，谈新闻自由，人民性高于党性；应当解决对 22 个学生的通缉令。

看《邓帝国》。

下午整理南屋书柜中翻出的杂物，《读书生活》原稿等，范李信件等打包另存。

下午同胜利下围棋，2:2。

陈英茨来，带来两信。有一种懒散情绪，什么事都不想做。

上午韩纲［钢］、李向前来，带有关《大跃进亲历记》资料三大捆，以备去怀柔之用。谈党史室人事，去沙已想尽各种办法，直到找郑与王瑞林谈也。

伟娜母女自天津来。

1993 年 7 月 26 日（星期一）阴 感觉良好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程学敏夫妇来，送三峡译文三篇，下月即全部译完。他去看望俞恩瀛夫妇（俞跟孙运璇为连襟，他们去过台湾，夫人英文甚好），通三种外语的儿子（40 岁）因癌症去世，极其伤心。

《邓帝国》翻完了。从一个根本方面，了解十多年来的大势。“新权威主义”的影响是否说得过重了一些？将这个问题揭开来是对的。

薛京来，买来几本有关毛的书（带走三峡的四个附件去打印）27 日事。

接周楚峰电话，已到上海，廿九夜到京。决定卅一日去怀来。

1993 年 7 月 27 日（星期二）多云

25m—92 BBC ——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天头

近来天气阴多雨，为多年少见，比平时负 8—9℃。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开始整理田方送来的三峡件。座谈纪要得另写，四个附件改好，下午交薛京带去打印。

今夏的哮喘看来已基本控制住了。

下午让玉珍为我狠狠擦身沐浴（没有热水），一周没去游泳了。

1993 年 7 月 28 日（星期三）

三点半醒来，想三峡信不能入睡，四点半起床，一个小时将信稿拟好（提纲式）。活动半小时。

田方稿不能用，关于移民、投资几段材料可利用。几乎整天伏案，成 4500 字：“建议三峡工程悬崖勒马，重新论证有害问题”。从南屋写到北屋。

韩纲［钢］下午来，留晚餐。让他一阅宋晓梦作品，很是好评，对第二章尤称赞不已，比《实录》反映反“左”思想更具体生动。这样一本书保存下来真不易。

1993 年 7 月 29 日（星期四）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将“三峡上书”最后一段写毕。七点半戴晴即到，没想到她是来早餐的，饭桌上才想通，她却说“早日不大吃东西的”。只吃了碗稀饭。我们一直谈到十一点。她主编《长江、长江》系列丛书，让我当总顾问，当仁不让接受。我的那本论集自可编入。因我问及，详谈在哈工大出来后怎样进入又退出总参三部经过。由于总参三部一人叛逃，她的名字美国是知道的。8.20 将去美国，计划写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材料已收集齐全。因此将自己经历看法细谈。薛京来，他已被戴聘为帮手。下午用电话改《三峡勒马》稿，廖季立甚仔细，陆总也有多处改动，直到晚饭时节完成。让薛京去付打印。

1993 年 7 月 30 日（星期五）

睡得尚可，五点一刻起床，似有喘意，仍照常漱口洗脸，却未加重。即喷治疗雾，然后伏案，就逐渐正常起来。看来今夏可望进入哮喘控制发作年，载入我的晚年史册。

韩钢、余习广先来。他们 600 万字的《文革大辞典》交广东出版，终因报批且打草惊蛇而搁浅。九点周楚峰来，周拟到海南办两头在外的汽车厂。双方交谈合拍，定星期日正式见面。周谈台湾是社会强大，政府刑警亦多头。讲第三大富翁被绑架（1 亿台币）经过。基金会事未提我亦不提算了。带来《新皇朝》、《鸿》并《李锐专访》报纸。这也就满足了。送字幅三张。十一点先后离去。

一早薛京、小欧即来，取走《三峡勒马》稿。下午全部 40 份打印件极清晰比印刷体还好。戴情[晴]帮了大忙，行使了“总顾问”权力也。即分发 34 份。

下午郑仲兵与任　　来（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取走朱正《两家争鸣》稿本。

同倪为国电话，激光盘交韩纲［钢］（两人通话），原稿退我。

1993 年 7 月 31 日（星期六）半晴 夜喷一次

四点醒来，四点半起床。才开始清我要带走的有关资料和书籍，南屋大堆。早饭前仍找不到在大连时写出的八节。饭后继续找，扩大到北屋。薛京便回办公室找到他保存的一份。于是决定下午再动身了。已经疲劳不堪，通身出汗，几次擦身，吸氧休息。然后在北屋翻腾，又找出一批，所幸者当年信件一袋找到了。

饭后没有休息。全部资料书籍装成五个大小包，塞入车中，二点差十分动身。先到党史室接李向前。一路遇大雨，入怀柔前不见雨踪。三点半到宽沟。换到一个安静的大四合院中的一个小院，房间大，所负责人不断来问好。

晚饭前坐下来拟好《亲历记》的大纲。

去饭厅路上喘意袭来，室外热气很重，中途休息一下，终抵止了。菜大小 14 盘，有豆付［腐］、粉丝可口，小玉<米>粥、小窝头，完全是宾馆招待。饭后到游泳池畔小坐。

晚上三人讨论提纲并分工，以主人回忆串连，历次会议为主线，各种事件典型穿插其中：条块结合，反映毛的“思想理论”与狂妄实践。

戴晴电话：世界银行拒绝评估三峡，加拿大亦打退堂鼓，160 方案移民亦不合理。

晚上淋浴，多日未有之痛快。

1993 年 8 月 1 日（星期日）雨 一早开水烫了脚，平生第一次

庭中漫步得句：窗前满绿又青山，院内蝉鸣蹓小弯。借得宽沟　　，躲开木樨地尘烟。——李南央

注：此句写在纸页天头

夜下大雨，五点半起床，仍小雨。在窗外小庭作功活动半小时，空气真好。先清理书，后资料，有柜子和长条墙板，宽度正好。

早餐后散步，穿过大四<合>院，有东四合院，回到我们的西合院，有走廊相连。饭后续清理资料。自己常用书及专用资料搬入卧室（兼书房）。

午餐仍是十几盘。所长特来看望，说有了苦瓜（瓜少肉多）。我诚恳说明：四菜一汤，这样多心中不安，付款也付不起。只用了矿泉水，不用其他饮料，应当约束。

午睡躺在沙发，约一小时。下午看《宣教动态》，58 年上半年，材料甚多，仿佛又回到几十年前。

晚饭后仍到泳池旁散步、小坐。

李向前接触过档案馆毛的批件资料。58 年向金门开炮，原［源］起当时中东紧张，西方忙于应付，试探美国动态，美舰护航如何。林彪说先打招呼，毛未理，结果开炮后，美舰逃走，证明毛预料：不敢捲入。引起美蒋矛盾。金门开炮之得心应手，军事政治大行家也。王炳南同美谈判洩露天机（不得干涉内政），毛对周：是谁派此等庸人？周急得连连检讨拟出对策（毛：将陈毅快调来），毛始转弯。我们曾谈到毛与刘、朱、周、陈、林等关系，均可单独成篇。又谈到林彪集团同四人帮斗争（和平时期，军队难据要津）。设主席事？

戴晴电话：世行事告田方等。让玉珍同黄伟经通话，《卅岁前》书快寄来。

1993 年 8 月 2 日（星期一）晴 多日未有晴天

睡得尚可。五点半起床，听 BBC 也有干扰，不如在家里。活动半小时。

整日看《宣教动态》，58 年看完，晚上开始 59 年。材料很多，对大跃进与公社之荒唐，其实一般群众干部早有怨言牢骚，只是目之为反动、右派言论与落后而已。这一套东西是韩纲［钢］与向前受裴棣[12]吩咐复印下来的。

晚饭后散步，又回屋换衣，下池游泳，终呼吸不顺，喷一次。池水不到一人深，大家不规则乱游，因此水波也乱，影响游划。

晚十点后同李、薛漫谈，不觉到十二点。李谈他与韩纲［钢］64 时的活动，他在南长街口几乎受枪伤。韩是最好［后］从广场撤出的，还曾阻过坦克。裴棣是解放战争时北京参加学运的积极分子。李对我们当年参加一二九甚感兴趣。

1993 年 8 月 3 日（星期二）多云 坚持治疗喷二次

昨夜十二点始上床。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宣教动态》1960 年亦翻完。当年编辑似有意刊出一些反面资料。李云仲当时即被批斗，定为阶级异己分子。

韩纲[钢]电话，已直接让科学出版社上海办事处找倪为国要回稿子。此人可恶之至，原稿不寄出。王若林电话为乐山题字。

[12] 裴棣：1924 年出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1946 年加入中共后就读清华大学社会学。中共执政后，参加过北平妓女改造工作。她的丈夫在中央党校工作时被划为“右机分子”，夫妇双双被发配新疆，文革后回到中央党校。裴棣为人正直，仗义执言，忌左如仇，为党校很多年轻人所尊重。八十年代初，她和郑谦曾被指定帮助李锐整理有关庐山会议的回忆，故同李锐认识。——李南央根据韩钢提供信息及“口述清华”支队採访裴棣网上文章注

晚上工作到十一点半，将《讨论三峡》一节补充完。1955—56 间，瓦西林可等来检查德米特里也夫斯基事，所有文件都作了交待。

1993 年 8 月 4 日（星期三）雨 晨喷一次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早餐时大雨，归来裤脚全湿。

改好《反冒进问题》一节。翻了一些书和资料，更弄清当年情况。都说薄一波的下卷不好，也有同感。

好像已开始进入角色，能一坐不动。在家里做不到。

晚饭后散步，参观娱乐设施，在卡拉 OK 厅跳了几分钟舞，听了阵音乐，打了几杆台球。

1993 年 8 月 5 日（星期四）多云 夜半、晨起各喷一次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玉珍上午来，晚饭后始回，薛京同回，以便明日与戴晴同来。找到 58、59 的第一、第三封信交韩纲［钢］。

下午为武大乐山纪念堂题词，主要写王星拱校长的为人。之后又为李向前、韩钢等作字五张。

玉珍对此间住房生活条件等甚满意，不必担心了。这次来专为向前带感冒药。

晚饭后散步，又游泳 20 分钟，仍气促，游不动。同养蜂夹道两回事。

晚上改《南宁会议》到十一点。

看《长江、长江》丛刊书稿计划，明天戴晴要来。

薛京和玉珍一起回城，有要复印的东西。

1993 年 8 月 6 日（星期五）晨雨转晴 晨起喷一次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人很疲劳，大概睡眠不够。早餐后续看旧打印稿。

约十点，薛京、戴晴并卡玛（韩丁的女儿）和戴女儿一起来。卡玛在中国生长，读 101 中，参加过文革，21 岁才回美国，一口纯正北京话（42 岁）。韩丁因不满 64，遂回国不再来。一生三次婚姻，发配（卡玛母亲）是白人，比韩大三岁，现为联合国雇员常住中国；二任是黑人，生有一长［子］，很漂亮；三任是黄种，台籍，也在联合国工作，现以联合国雇员之夫身份来中国。

午餐颇丰盛。午休后，卡玛先谈，到四点。她是自由拍片人（与丈夫一起），参加过 1919—1949 片。想搞一部中国国情片，向美国人宣传真实的中国，访问一些人，还插背景材料。因 64 对美国人影响太大，过去印象好，现在坏，走极端。主意甚好。同戴晴谈丛书内容，让薛京当责任编辑，帮我这个总顾问。我建议还编一本上马派的。

找出钱正英 1979.2 在全部的检讨印件，可以复印一份也。

客人们去水库游泳，卡拉 OK 等，都未奉陪。结果库边尽草，水浅，OK 未开。她们去县城一转。

1993 年 8 月 7 日（星期六）阴 晨喷一次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早餐后，客人们离去。三峡之事更缠在身上了。金永堂来信。拟将复印件寄徐恰［洽］时，黄万里等。

整日伏案，到晚十一点，终于将前年夏在大连写好的八节通通修改一遍，可以定稿了。

这几天晚上都看二小时电视。

野草诗社一湖南人（名又忘了）电话，中央电视台要采访我，关于毛的诗歌，如高峡出平湖等。答应下来。可到怀柔。

终于得到广州消息，张文的儿子来北京，将《卅岁前毛》原稿带下。

1993 年 8 月 8 日（星期日）大晴天 晨、夜各喷一次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有凉的感觉。多日未见的万里晴空。

开始写 58 年 3 月的总理率队考察三峡。拟写到成都会议决议为止。

翻看陈晋《毛与文艺传统》中最后两章《与诗词文赋》，同政治生活尤其晚年所为几不联系。

1993 年 8 月 9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近日后舌根左侧发炎疼痛剧烈，无法应付，影响吃饭，只愿吃点馒头。

美音听到李洪林到美国，探亲半年，妻儿已在国外。事务性的几句话。

续写《总理带队考察三峡》。实录各家发言，矛头对准钱正英。此人反对先支后干，语无伦次。

晚上翻陈晋书，准备明日中央电视台来访。

玉珍电话，张文儿子已将《卅岁前毛》校样稿交来。同戴文葆电话，请他转交沈昌文。《早晚年》改名为《毛成功与失败》样书五本。

1993 年 8 月 10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舌疼未已。

上午九点玉珍、小玲、毛竹、小蕙来，带来食品水果并《读书生活》，中有《爱好诗词》一节。《卅岁前毛》校样复印将节次排乱二节，薛京翻校一遍。给沈昌文信，并给张文复信。

下午四点萧永义（韶山人，杨开慧亲戚，编《毛诗词联对辑注》一书，部队搞理论教学的，参加野草诗社）与电视台四人来。在庭院中对话约卅分钟：关于 1925 年《沁园春》背景（兼及毛早年诗词功力）;《水调歌头》游泳说明；最后又问我因三峡之祸福事，并谈政治家诗人与诗人政治家，晚年悲凉读三赋[13]。然后又拍我游泳镜头。乃有趣之事也？托毛爹爹的福也。

1993 年 8 月 11 日（星期三）多云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下午伏案，《周带头查勘三峡》只剩一个尾巴了。几个讲话加成都会议决议，一万几千字。

同李向前下围棋二盘，第一盘不知其底，知底后，晚上让 9 子，仍胜 30 余子。

昨天玉珍来时，说任小彬着人送来 2000 元润笔费。接着小彬电话，我说不能叫稿费也，推辞不掉，

[13] 三赋：《别赋》、《恨赋》和《枯树赋》，是毛泽东晚年喜欢咏读的三篇“赋”。“赋”是汉朝流行的主要文学体裁，由《楚辞》发展而来，是一种兼有诗歌与散文特征的文学形式。《别赋》和《恨赋》均为南朝文学家江淹所作。《别赋》以浓郁的抒情笔调，以环境烘托、情绪渲染、心理刻画等艺术方法，通过对成人、富豪、侠客、游宦、道士、情人别离的描写，生动具体地反映出齐梁时代社会动乱的侧影;《恨赋》全篇排章选句、哀恨绵绵，刻画了从得志皇帝到失意士人的诸多哀伤怨恨，概括了人世间各种人生幽怨与遗恨。《枯树赋》是南北朝时代文学家庾信羁留北方时抒写对故乡的思念并感伤自己身世的作品。

也就算了。

1993 年 8 月 12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早晨将《周带队》稿结束。写 20 页，加上复印件一万多字。整天陆续翻五十年代工作笔记本，找出此稿中空白的部分：尤林诺夫与火电专家的谈话，应予摘录。刘澜波讲话中提及火电专家。

又从一个本子中发现，当年到湖南去调查我事等的记录。范元甄向“向书记”谈到我事：夫妇不合原因提到可笑的二事：杨纯打电话找我；怀疑张一虹与我有来往。大概是没有办法来补充她的结论：“这是一个混进革命队伍的坏人”，“坏”在何处呢？就是来往人等均“右”？61 年 11 月回来作的那个断然措施：只要开口，马上去法院，多么正确。

1993 年 8 月 13 日（星期五）晴

近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这几天几无喘意。

向前的《二次郑州会议》看了一多半，中心是毛“纠乱”而非“纠左”，写得很好，只须文字稍加修饰。

开始看武大当年材料。刘永济事是文革发生的。

玉珍九点半到。仍带桃子等。戴文葆信，关于基金会事意见甚好。《早晚年》香港版改名为《功过是非》倒也可以。墨色太浅，看起来费力，标价为 60 元。在美国时即听说已见有此书，估计决不止印二千也。花了点时间翻看这个版本。

向前随玉珍回城。

晚饭后散步半小时，到了一号楼前的路上。晚上续看《离别广岛日子》，兄妹相见，在机场戏，繁子演得甚好，令人感动。此剧在日本应有反响。

1993 年 8 月 14 日（星期六）晴多云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今天没有动笔，看有关成都会议资料并其他资料。

再翻看《晚年》长文，颇感再写恐也写不出来了。

晚饭后散步半个小时。

将向前稿通改一遍，让薛京先看。

1993 年 8 月 15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晚喷一次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翻看成都会议资料，但没找到写此会的文章。又翻武大资料，刘仰侨［桥］有一本《教育革命》的书，却全书空话，一点实际材料也没有。还是先啃硬骨头，先写成都会。

复看《总理带队》，加上尤林诺夫等三专家讲话共 2 页。三人都是对三峡不太感冒。

晚饭后散步良久。呼吸不顺，看电视时终忍不住喷一下。世运会四川开幕的文艺演出，充满诗意但那个台湾人及 4 男女的哑音歌唱家实在没意思。

1993 年 8 月 16 日（星期一）晴（中午雨）

深圳电视剧四人来。——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天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无喘意。

将《周查勘三峡》增补改正，可基本定稿。

上午向前回所，同孩子、夫人来（学医的）。午饭后他们游泳。很高兴他们来到。

裴棣、韩纲［钢］写的成都会议文，向前带来，一起看完。同丛进书对照，有参考意义。还是先啃这个大骨头。

下午深圳四人来：吴白桦（罗湖区宣传部）、杨志今(中宣部文艺局)、马长江（摄影），祺（读轩）晓明（制片），搞出十集《走自己的路》（党成长过程）。去年初来家拍过我的谈话。十四大前顾委全体会上薄一波谈《历史潮流》扯出此事（李锐为何出现几次）使我一时忘记，莫明其妙。他们才讲出真情：地方上不该让江泽民题字。本来中宣部、党校都已通过，结果江可能有意见，又弄到党研室、文献室，惹出麻烦，删掉许多精彩（如耀邦为人平反冤案等）。送给我十集并我的素材。

向前谈到 70 年画册，沙建［健］孙之荒谬，文革十年是空白。

1993 年 8 月 17 日（星期二）晴（中午阵雨）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看成都会议材料，可以动手了。翻《赫鲁晓夫回忆录》（两厚本）中有关中国部分，写得不甚清楚，自己毫无责任。

下午四点半雨后去游泳，下池后即感喘意，只好请向前将喷雾器取来，慢慢游了四五十分钟，约 600 米。

家中电话打不通，只好同秦川一谈并请帮忙。晚上玉珍电话说，线路问题，请电话局来人修好。

吃饭已经无吸引力了。

1993 年 8 月 18 日（星期三）晴 晚餐前喷一次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仍看成都会材料。晚上看薄著下卷，太简单。裴棣抄件中发现 1959.4 上海会议毛讲话。

玉珍感冒，让她不要来了。

薛京不打招呼，带来他的战友夫妇，令人不快。

确定 30 日回城。

1993 年 8 月 19 日（星期四）晴、多云，夜雨

六点前起床，活动半小时。一天无喘意。

上午只是将《周带队》文补充完毕，约 1.5 万字。如单独发表，题目加个“记”作尾巴即成。

翻看薄著论大跃进、公社等，有些细节原不清楚，如大办钢铁，北戴河会后，陈云还主持过。

薛京两客人，压着性子和平相处了。

玉珍头晕，吊了瓶子，好些。

下午四点游泳，池水甚满，游了 10 圈，约 800 米，总有 50 分钟。一个月来第一次好泳。晚饭较香。

仍观电视到九点半。

1993 年 8 月 20 日（星期五）阴 下午小雷雨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无喘意。

仍看成都会议资料，如何写法？会前形势简介，会议简单经过，包括参加人员。毛本人思想高度活跃，从历史谈到当前及将来，掌握三世也；遇到想到的问题一一列出，大家讨论，仍觉务虚不够是一整风会（务事实）；对毛的高屋建瓴之姿，大家口服心服；为活跃思想，印一批诗词，昆明大观园长联：语言生动活泼，《红楼梦》、《西厢记》，惠明、王熙凤，直到酒色财气，信手拈来，出口生趣；对已出现高速度、高指标，尚持某种稳重慎重态度，总路线还得看三年；等等。刘、邓的服气；陈伯达出风头；王鹤寿、彭涛等受表扬；柯庆施还想出风头要我写文章。高速度，河南、湖北大出风头。先写一概况。毛主要讲的几个内容：高速度、总路线、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个人崇拜，其他具体问题等。

玉珍病情较好转，仍每日吊瓶。

夜观电视到十点。

1993 年 8 月 21 日（星期六）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仍看成都会议资料，将毛六次讲话按内容分贴之，以便摘用。

小欧来接客人回城。将《周考查三峡记》最后定稿，带回请九华打印之。

晚饭前后散步共 50 分钟。

向前转述两位客人谈到些文坛传闻，都是文人相轻之类。如 4 个“屁精”之类。说玛拉幸[沁]夫、林默涵等；看不起老舍，家中满人规矩极严，吃饭时太太在旁站着，同赵清阁关系等。肖乾不送书给曹禺，因曹说过肖是泥鳅。还有个发大财的办童话刊物的个体户，一个人办个刊物，千字千元收买再改成自己的，事业还要发展。

于是同李、薛随便谈起，办个《不堪回首》（冤错案），定风行。办个《社会生活》五花八门人人可读。

1993 年 8 月 22 日（星期日）阴、多云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今天开笔写《成都会议》，到晚上得五张稿纸，拟先写出个大体草稿，以后再细致。

天气不好，怕影响哮喘，没有游泳，只是三餐饭散散步而已。

窗前绿满见南山，庭院蝉鸣遛小弯。
世外（翻古）宽沟西合院，朝朝回首顶狂澜（向前改）（狂潮难阻忆华年）

1993 年 8 月 23 日（星期一）晨雨转阴

近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整日伏案，进度比昨天稍好，得 9 页。向前的复印件中，竟有林一山在 1958 年 3 月初在船上的发言，刊 1959 年 1 期《七一》。于是写成 300 字，可插入原稿了。

下午招待所所长李瑞宗来，坐了一阵，颇顺着我的情况，似忧国忧民。谈邓百年之后可能乱，现在腐败情况令人痛心。似欲言又止。他还同薛、李谈了一阵，感觉亦如是。

广东来电报，张启人那个会要延期，飞机票都买好了。

1993 年 8 月 24 日（星期二）晴

五点醒来，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将“3 月 9 日”写完。决定以流水账办法，按时序写下去，夹点花絮，读之不疲倦。

玉珍同毛竹十点半到，带来一堆信件、照片。张爱萍关于三峡的信，四个地方寄来。陆总连来二信。有个张复（自称王元化儿子朋友，来过我家）为二处题词。下午兴之所至书之。《中日建交》二首第二首，改了七八两句。为上海星火热力公司题词。又将宽沟诗一书。

晚上电视农民文艺晚会，到十点。

1993 年 8 月 25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整日伏案，将三月十日讲话校对完毕，利用复印件改正，可不再抄。这样保留当年思想发展全貌，也便于史家研究。给小李一阅，认为可以。

这样进度甚慢。

晚观《见义勇为》文艺晚会，有社会意义。

晚上用凉水擦身，喘意来袭，只好喷一次。睡前喷药坐很久才上床。

蒋南到家中，但《金》册尚未交还。

1993 年 8 月 26 日（星期四）晴 早晚喷三次，凉感之故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虽伏案，未动笔。3.18 陈伯达发言拟单独整出，包括插话。可看出思想脉络，与陈伯达这次之能够投其所好。夸奖易，贬斥亦易也。

与向前交谈能互通，观点接近，书也比薛京读得多。做诗，也能改动字词之意。

玉珍多次电话。飞机退票尚未办妥，暂定下周二黄乃来。向前定廿九回家。

1993 年 8 月 27 日（星期五）晴 下午游泳时喷一次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3.18 陈伯达发言与毛插话已成 2/3，约 9 纸。基本上是上午一多半。

下午四点半游泳，池水新换甚干净，游 9 圈约 700 米，来去共约一个小时。甚累。晚饭仍未能多吃。近日胃口不好，活动太少。

游泳后凉水肥皂洗个痛快澡。

夜观《质量万里行》晚会，很有意义。电视近来有进步。昨夜“焦点时刻”，临澧县四个大盖帽跑到四平绑架一厂长事，发人深省。步入市场经济，中国得重新乱多少年。这种由乱而治，遵循经济规律及真正法制，乃真正长治久安也。

1993 年 8 月 28 日（星期六）晴 游泳前喷一次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将《陈发言毛插话》弄完。下午将 3.11—19 间插话剪开分类。

中午睡到三点，觉胸闷，当是午餐多吃了点玉米棒之故，胃有抵抗也。游泳不如昨天顺当，水凉。

玉珍电话，蒋南电话《金》书几天后借者送还。

1993 年 8 月 29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3.11—3.19 插话，分类贴毕。

10 点小欧来，与向前、薛京一道逛雁棲湖，过怀柔县城，街道如大城市。进湖门竟每人门票 5 元，真是市场经济。湖比昆明湖略大，小船甚多。湖边新立一石碑，1990 年总书记题名也。此等小学生字实不宜刻碑也。

1993 年 8 月 30 日（星期一）晴

在北屋睡，梦多（竟与朋君闲谈，即将下也）。五点半起床。到南屋听广播，吸副［负］离子，没作活动。

上午到教委参<加>为吕振羽纪念室揭幕会。江明认识我，熟人不少。李普、廖盖隆、胡绳、史立德、段君毅，王子野等。讲话之后，到西皇城根旧居（已改建高住宅楼）。吕原是一个大藏书家。在接待室同张爱萍谈三峡，他的文章有重要一节《文摘报》未转载，即刊《企业家》杂志。有人说中央已作决定，不要发表了，他认为可以有保留权。谈到当年总理对此事难以抵制（“总理情况你是清楚的”），并连说：你的书我都读了，包括“早晚年”、“庐山实录”。又问还在写什么？我要他三峡事找邓谈谈，他说：“85 年后，什么意见都听不进去了”，又成为一个“固执老人”。

李普转告吴江意见：此次美国之行，同陆铿等见面，是故意设的圈套，有点“丢份”。我将实情告之，并说已写了信说明此事。

下午三点回怀柔，快五点始到。长安街走不动，过雅宝区接薛京时，才知此地已成为国内外倒爷的大市场，主要是服装。男——女人、东欧人，同中国人一样，精力充沛在“倒”也。

夜沈昌文电话，《卅岁前毛》已决定印行。很是满意，书名仍叫《早年毛》，并告简历。

1993 年 8 月 31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早晨必着夹衣了。

今天没有动笔，只看材料。夜翻宋晓梦写的三章（已看过，竟觉得没有看过似的！）

玉珍陪黄乃、安林夫妇来，先到大坝一观。午餐还丰盛并喝啤酒两瓶。他们午睡得很好。黄乃谈他的盲文方案仍有个别盲人提意见，都是支［枝］节，于是写了一首七律讽之，抄给看了。我也将《顶狂澜》唸给他听了。

四点半和薛京下池游泳，游了四圈。

1993 年 9 月 1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今天仍未动笔。将晓梦三章的第一章又看一过，总的觉得须要更动或修饰之处颇多，恐怕得花好几天。

又随手将《晚年》结束部分（原因）看一遍，真是不易！

小妹有 Fax 来，还没取到。

晚上惯性——电视打开就不想关了。看电视台 35 年晚会，印象好的只有“秋叶”，杨的舞蹈，诗情优美。第一个提意见的人还不错，说那位倪萍笑得太滥。

1993 年 9 月 2 日（星期四）多云

五点三刻起床，活动半小时。

仍看资料，也翻看几本书，没有动笔。

下午三点玉珍电话，要我打开电视，看火炬接力。东西长安街两路，文明与进步，寓意甚好。看完关机时，忽拨［播］出《末代皇帝》，看了二集，于是就五点半了。

黄乃赠康棣（格律完整，真是不易）

一点求全宁可嘉？细钻牛角永无涯。
“看准”尚需多放眼，坚持还得少浮夸。
会当奋翅云中雀，莫学观天井底蛙。
乡姑采茶生来俏，何若多情乱插花。

1993 年 9 月 3 日（星期五）晴

五点三刻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将《周带队三峡》打印件改正，并加《龙集》八句。成都会写法更明确，毛活思全部托出，会议气氛衬托。

晚上所长、书记来，求字。谈以后经常来。各赠书一本。

交薛京 500 元，付我与向前饭费。

1993 年 9 月 4 日（星期六）晴 中、下午喷 3 次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收拾东西，先装资料与书籍。十点前作字 5 幅。

十点玉珍、小欧来后作扫尾，并运上汽车。

所长、书记中午陪同吃饭，仍不喝酒。

硬是不收饭费。无可奈何。好在送了字与书。

三点离开宽沟，住了 35 天。主人送到门口。

四点半路过组织部，取到晚上全运会看台票。

晚饭提前。六点四十分即到会场，爬上高台，喘不过气来。服务人员扶着我。落坐后又喷一次。项南等一排都在同一排，曾志在我旁边，张志杰也在。他熟悉体坛情况，作些解说。

89 年亚运会没参加，似是平生第一次看这种大表演。《爱我中华》魂与潮两部，古代与当代，历史与现实的壮观。从梦境中走出，原来还得回到传统的市场经济也。

肚子也不舒服。为表演所吸引，气龙腾空上天，黑幕中飞去，电视中看不到。此印象将终生难忘。肚子不舒也过去了。三个小时，非常疲劳。小欧在门口接我。到家很快。

平生带两女儿来，长女已碰运气可去纽约州立大学读研究生，正好托她带译著书。

1993 年 9 月 5 日（星期日）晴

四点醒来，睡不着，五点半时，换到南屋睡到七点，没作活动。

整天半休息。翻近日报刊，《瞭望》珍珠滩已消失。“天地”刘文良托范用捎来《实录》十本，真没

料到先于国内。封面甚好，印得也好。

萧泰寄来信件，芒芒［忙忙］作文想方设法发表了二篇。

广东张作斌（诗词学会）热情信，没去广东开会极为遗憾。香港姚美良资助（曾为订了总统套间），真是受宠若惊。又谈到《晚年》一书在广东的影响，并说文联为任仲夷、项南、光远与我作传，此消息传到南方去了。

程学敏电话，译文已弄好。

晚看电视到十一点。看意大利甲级联赛也。

1993 年 9 月 6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医院治牙，近日牙痛，影响吃饭，并头痛。上右颚又拔掉一颗。牙根腐烂，麻药都打不进。

遇见肖乾，谈约半小时。夫妇正在翻英国最早意识流大作 80 万字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连注释 100 万字。1922 年出版，日本 1930 年即有译本，共有四个译本。劝我写自己回忆录，无可替代。

晚韩纲［钢］来，谈到十点，仍有志于当代党史，收集有关资<料>。《实录》再版，科学出版社还有最后一关，仍准备其他地方。由于中宣部、出版署联合通知查禁一些出版物，哪家都约束得很。

1993 年 9 月 7 日（星期二）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翻看刘济昆《中国文坛遊记》，晚报一角的趣闻而已。内中有我一条《李某始终心明如镜》，对《早晚年》评价“最深刻”。这倒不是溢美之词。

下午游泳 600 米后，到程总家，取回三峡全部译文，并软盘。每到他家一次，总是心酸不已，儿子程真只志在图书馆，夫妇才 500 元一月！

总参一少将、两大校来访，为钱听涛事来过一次，还求字，写了未取，正好拿走。我的读者也。

1993 年 9 月 8 日（星期三）阴、小雨

两点半服眠药，久不能入睡。六点半起床，未作活动。

上午总算同玉珍谈通，小妹 Fax 嘱办各事，原来有备忘录，怕我忘却又提醒也。因此别扭了多少天——到国外去惹祸！从何说起。

下午提前游泳，三点回来。宋晓梦来，回答了一批提问（热河、沈阳与水电初期），要的书也找到了。当年同高岗交往，日记甚详细。

1993 年 9 月 9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没作活动。为小妹写信，信交玉珍看，似乎疙瘩稍解。

上午到办公室，同庭［廷］栋、林人时、陆沅谈，因编制方案未将组织史列入，拟定一信致吕枫。建国后讨论定于 10 月 15 日至 30 日举行，在万寿路招待所，请 10 个顾问。

带回一大批文件、资料。薛京找到 58.5《旅行家》文。

下午游 800 米，尚不觉累。回来将信件等弄好。五点傅小平来请她带去如何交付。

晚六点半，应新加坡画家林　　邀请（原文此处缺字——李南央注），同秦川、项南夫妇到东方明

珠餐厅夜宴，还有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总经理谢善骏等（《星光》主编）。席间谈到新加坡政坛情况，陈嘉庚家族及首富某受李光耀排挤，李之专横是地道中国封建移植。

1993 年 9 月 10 日（星期五）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整天伏案改《周带队查勘三峡》稿。薛京找到《旅行家》58 年 5 月傅玉兰文，可用内容不多，但确切日期是 2.27 开船的。船上先听汉水汇报和林一山谈地质情况。

下午游 800 米。让小欧到米山处取回照片，等了一个多小时，真发了脾气。归途车上小欧哭鼻子了，赶忙转弯。他说跟车队跑，同警察说明耽误罚了 50 元。将钱与他，小作安慰。但肯定是办私事去了。回来留晚餐，予以缓解。

1993 年 9 月 11 日（星期六）下午大雨 喷二次

六点起床，听广播，活动半小时。

到秦川处交稿。

上午陆茂竹来，丰满纪念刊，只我题词，内容与字看得过去。得一报时钟，字费 50 元（也称稿费也）。《周带队》稿交《史料》一用。谈程学敏出书事。

下午游 700 米，下水前喷一次，洗澡时又喷一次。

傍晚大雨，没去人大会堂看“人口颁奖会”演出。

游泳池遇汉雄，对李鹏语气改变：黄毅诚说，还不乘机辞职算了。禹作敏案发生后，他曾去过大邱庄，劝禹交待，禹不听，因对邓楠行过大好处，万里也是支持的。长城公司案最后通到朱琳，李鹏也题过词。

1993 年 9 月 12 日（星期日）晴、晨雨 喷两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整日喘意不断，有时影响呼吸。

上午温老来，谈参加北京市委《阵地》（左派阵地）座谈会，谈毛思与中国文化，批评北京市复古现象，如《皇朝》、《帝苑》、《皇都》等大酒店，还是封建主义东西影响未肃清。给我新的《炎黄春秋》，有肖克文章。

晚上方成同刘济昆夫妇来，随便闲谈，香港报刊不懂得保护大陆改革人士。

1993 年 9 月 13 日（星期一）多云、晴

五点半起床，未作活动，改写沈昌文拟的简历并找照片。

八点廿分到医院。取血样、尿等，到南院作肺功能，同去年相似，但血色素降为 9.2，又到内科听诊。

遇见光远，甲状线［腺］、前列线［腺］发现一疙瘩，还难定性，已作 CT、核磁共振。人显得略瘦，但精神甚好。说上海成立一东方研究院，由汪道涵任名誉院长，刘吉任院长，他和郑必坚等任顾问。上海有一副市长比江朱都强。徐维城打小报告：《解放军报》一次未将江接见外宾刊头版，即认为还是徐好，立将《解放军报》总编等撤职。“我们就是这样了，还有几天好活的。”同我不谋而合也。遇见夏公，一起趋前问好，夏反映［应］极快，精神也好。随后遇见钱钟书夫妇，钱话音不清，似谈自己身体，外表尚好，内中不行。杨绛正常，83、82.3。

下午将信、照片送与沈昌文。

梁益华来，送《第一人毛》，说张伯（？）敏自买《早晚年》20 本送人。熟悉、胆识等他人难及，“是大贡献”。

丁守和偕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来访，甚谦和，教近代史，要研究毛思。买到《早晚》与《读书生活》，签名为念。谈建国后毛政策正确方面，如民族政策等，其他对中有错，错中有对也。薛京来，交徐水稿。

1993 年 9 月 14 日（星期二）晴多云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看《港台简报》,《动态清样》（七八二月）。

下午游 600 米（起池解手一次，前所未有也）。

上午郭全胜来，送燕窝二盒。他到美国未见到苏君，将退钱事告之。他们没有同长城公司有过关系。

给朱正、申生通电话。

1993 年 9 月 15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清理南屋杂乱状况。戴文葆来，建议要增加二万元。补了四本，送戴各一本。

下午游 600 米，洗澡时又解手一次。

胡绩伟前晚回来，先在秦川处，后上楼一起晚餐。

不是苏绍智夫妇车祸，而是苏晓康。曾谈主办奥运应民间集资，国家出资因国穷不妥；应取消通缉令，引起大家惊异，以为不回来了。秦去看过赵，有两张照片。又透露一点张玉凤所谈：有两张门，一张由张把着，另一张自己管。喜欢会唱的小女孩。应当享受帝王生活也。第一次见张：何玉凤（十三妹），看《遊龙戏凤》未？在莫斯科曾奸孙维世。

十二大后薄在书记处排座位，忠义堂，这当然是耀邦坐，这边紫阳，这边王或我（从没让王参加过）。第二天，谷牧等来，“坐在哪里？”“以前坐哪里仍坐哪里。”赵说，哪件事没经过邓？

1993 年 9 月 16 日（星期四）晴 喷二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拖了很久的必复信三封：上海徐世长女儿求援（要宝钢支援一重点中学），方垣爱人要书，徐州洪涛寄来资料。随时复信习惯始终养不成。

下午游泳前解手，喘意，只游 400 米。

下午高能所过雅南从 SSC 回来，带回小妹拖［托］捎的一包书刊与照片。52 岁，两口 800 元，两个女儿还未毕业。

翻看这些在美国收集的刊物。

1993 年 9 月 17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清理一个抽屉并加修理，却弄得很疲倦，引起喘意。

下午去游泳时，在车上即感呼吸不顺，到更衣室赶忙喷吸，缓步入池，游 100 米即感不支，只得上

来，坐着调整呼吸，又再喷吸一次，到热水池也无法起泳，只好上来。到澡室淋浴，坐淋，热水淋背部，渐有缓解感。更衣时被徐达本发觉，找女服务员告医务室，被我婉拒，说明不过是老病发作而已。服务员把小欧找来，以便上车。归途渐平复。

回家后，玉珍安排吸氧，一个半小时，可以照常活动了。因此想起，原因是下半夜将北窗开大了一点，凌晨觉得有凉意，必然是稍有着凉所致。尤其背部一两度温差即感不适。

薛京来，将他的两份稿子贴上了备改纸页。谈到《中华英才》画报约稿，贺敬之已不是社长了。这个画报看到一期，实在办得不好。

1993 年 9 月 18 日（星期六）晴 喷二次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早晨同四益电话，谈及反腐败，雷大雨小，打老鼠不打老虎，走过场时，玉珍进来听到了，横加贬责，是不是共产党员，使我火从中来，拍桌生气。早餐也未同食。然而还得一起上医院换氧气瓶。内科听诊后，拍了胸片，又做心电图，说是有一点藻波［早博］，下周一要来带夸克。玉珍向医生单独谈了昨天病情，心律不齐等。

薛京终于简述同爱人关系，已十年不和，提出过离婚，不同意。两家老人不同意，曾怀疑他有外遇，在别人面前不留情面等。

午饭前同玉珍到街对面买菜，走了一半即忍不住喷吸一次。晚饭前下楼散步，又喷一次。

下午马识途来访，看过《晚年》长文稿（谢韬给的），专来索书。盛赞此书作用，当代谜团得解。还望续写。又盛赞“登山从不居人后，言事敢为天下先。”两句必传后世。诗人有此二句也可满足了。他从郑伯克家来。送书二本。

秦川来看望（电梯遇见，知有病情），他也知十月将开全会。

1993 年 9 月 19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小多一家来，满起帮忙，将大门后及小惠屋中报刊大清理一次，约 30 公斤，废纸得 13.5 元交毛竹作为劳务费。看来只有将清余刊物与书籍装入纸箱，放在车库一法。

一天没有伏案。

下午香港《明报》记者来，让他去找田方谈三峡。

晚饭前同玉珍到河边散步半小时，走很慢。空气较好，没有哮喘。

晚上杨小玲夫妇来。

1993 年 9 月 20 日（星期一）晴 喷三次，一天有如病人

凌晨一点喷一次，五点喘醒，来势甚猛，又喷一次。

上午到医院，挂夸克。

给香港刘文良（天地公司），广州张作斌信。

随便翻看书报。

1993 年 9 月 21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九点到医院交还夸克。归途到内部书店呆了一个多小时，购书 7 本，55 元。买到《白鹿原》。

下午到游泳池，极为小心。游 400 米，热水池泡 10 分钟。证明还是背部凉不得。

归途小欧走了人行道，被警察拦阻。

琬姐从杨仁处转来信，对我美洲之行极表忧虑并怀疑小妹有什么明堂（可能同玉珍担忧有关）。

1993 年 9 月 22 日（星期三）晴 喷一次

睡到六点十分起床，空前之举，昨夜甚平安。

早晨薛京来取三峡资料，详谈他的夫妻关系，闹离婚已久，双方家长干预。对 6.4 看法相反。两人将北屋门后堆的书稍加清理，装入 6 个纸箱，准备将纸箱暂入车库。一上午没干别的事。三峡资料明天再整理。

下午二点半到文津街，因解手，引起喘意，喷雾也未缓解。先在热水池呆游 20 分钟，然后到大池游了 400 米。一直呼吸困难，直到洗完淋浴，上车归程才缓解。呼吸困难必须停止一切动作才能缓解。

1993 年 9 月 23 日（星期四）晴 泳前喷一次

六点前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李向前来，带来他的另一篇。将薛军［京］两篇交他处理。他说文字能力还是可以的。

秦川告知两新闻：人民日报人事更动：邵华泽学习，范静宜任总编，原被下放降级的一副总编调回“复辟”。邓力群的两本文集，人民出版社不想接受，告胡锦涛，胡让他们照自己意见办。邓大光火，找胡被顶回，又找乔石，乔答：老同志吆，要守纪律。又谈及大局可能有人事更动（李、甚至江）。暂且听之。说李在病中抓权不放。

下午游了 800 米。在车上喷一次，呼吸正常。

为《三峡》新版编贴《回忆南宁讨论三峡》文。

收到彭大成信。他的新书《论列宁、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思想》千方百计无以出版。给江泽民写信亦如“泥牛入海”。感慨万千。湖南一些机关冷冷清清，人心浮动，想下海捞钱。钱权交易，渗透各个部门，哪还有什么理论兴趣。

1993 年 9 月 24 日（星期五）晴

昨夜上床后一直失眠，不该盖被子，换成毛巾被也不成。凌晨二点索性起床，打开电视，看了蒙特卡罗投票情景，果如所料，还是悉尼取胜（后知 45:43）。这样才睡到六点半。玉珍关心的只是环境保护是否不起劲了。

上午看完李向前写的《大跃进总结》，总结是我写的，带理论探讨，意思很好，可能成为全书最后一章。

将北屋一个书架清出，放怀柔带回（实是带去）的书籍与资料。这样便于继续工作。

《论三峡工程》新版各文收全，重写再版前记。

薛京下午来，带走他要的三峡资料并我的新版本。

华贻芳来取书二本，谈他熟识的一个中年中医（住涿州）有些特殊本领愿为我作中介。谈到宋健不懂得科学与技术的区别。“科贸大厦”，科学怎么能成为商品呢？用人也有问题。长城公司一案，副主任即将判处。《实录》新版与《三峡》新版两书相托，找到接收单位。再次谈到《实录》的影响，终于出现讲真话、实情的书了。

1993 年 9 月 25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李新来，送《大百科历史卷》。谈到马克思、《宣言》一些理论必须重新认识，如剩余价值，一些空想。

刘大年 64 后否认签名事，最反映［应］此人品质。谈到当年太行区一些情况。到冀鲁豫时，当地土改较“左”，邓当年不怎么“左”。抢救时，中央电报“国民党特务就睡在你旁边”（当时毛语），卓琳等被整。土地会议时，少奇批评晋察冀不该复员（这是{和平民主时}，中央电报，晋察冀也只复了老弱），群众工作不好，指着聂荣臻批评，聶[聂]持笔记不下去。刘在太行做报告，批评华北群众发动不深入，敌人三光政策，群众即远离我们（一个县委书记初期提过对地主先打后拉，被整肃）。薄、安等攻彭，罗瑞卿等起而保护彭（因此有延安 40 天操娘事）。

余宗彦随来，半正统思想未动，还可以整天看书。中午同到黄乃处续谈。

下午到党校看望铁铮，精神尚好。小毛已交一外友，在国贸公司工作。威威已得博士面临失业，仍无对象。小胖一家在瑞典混下去了，吃那个国家的社义。

玉珍一表妹儿子（黑子）来，在天津当临时工，气质不如杨东。

光远电话，哲学史会可以参加。

1993 年 9 月 26 日（星期日）晴 喷二次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小多一家和毛竹奶奶都来。满起帮助我整理北屋、南屋，劳动了一天。几次喘意。四纸箱书和全部《新华文摘》等打包，存入车库。去年粉刷房屋后“不知去向”资料等算是找到了。

上午肖永义来（国防大学的，认识王年一，代致意），请我 10.9—15 去汉中开诗词学会：纪念毛并陆游。因组史资料要审稿而婉辞。

1993 年 9 月 27 日（星期一）降温

凌晨三点大风，起来关南屋与北屋窗户，导致失眠，久久不能入睡。六点半起床，加衣，未作活动。

上午翻看近日报纸。

下午宋晓梦来，谈到五点半。她访问了陆茂竹，又介绍见于文，原保卫处的，谈如何在肃反中讲原则，保护干部等。颇有收获。同程学敏谈得较深：是知识分子自己人，过去接触老干部，被当作国民党分子。顾文书谈到我一开始就抓规划，八大设计院之正确等。只有李鹗鼎几乎什么也不谈，表表态而已。

秦川来，奥［全］运会时，一级战备，有的部队不让看电视。尚昆生日，老将领去的甚多。

1993 年 9 月 28 日（星期二）晴 降温 23℃ 喷二次

五点半起床，三点喷一次，失眠久久。吟得寿陆钦侃八十寿四句。

给彭大成、琬姐信。

下午游 800 米，在家喷一次。已经秋凉，近日仍有喘意，只好喷一次。

许良英电话，科学社仍不能刊印《实录》，总编胆小。

华贻芳来还书。要去三峡目录。

复彭大成信。

手书奉悉，大作难以出版，不必为怪，更不要闷气。所言湘中各机关冷清浮动，乃大势所然，下海

乃一种历史过渡现象，虽不能说是物极必反，至少也是自古轻商的一种惩罚。这倒没有什么可忧。问题还在如何解决权钱交易与以权谋私之恶症顽疾。苏联自然是一面镜子，但归根溯源，马恩著作中也不无可研究之处（他们只能总结 19 世纪及以前的时代，难以完全预见廿世纪的种种变化）。列宁的问题（如《帝义论》、《国家与革命》）就多一些。新经济政策是一大转机，可惜他寿命太短，被斯大林视为权宜之计。斯大林的问题当然已大白于天下。我们的问题光一个《决议》是不行的，这就是我着急写《实录》与《早晚年》之故。但要畅所欲言，又谈何容易。现在需要理论著作，要从理论上说明各种根本性的问题。

你的新作，想必贴近理论问题，既然难以整书出版，特建议作一种加工，分成若干独立的散篇，一篇篇分交有关刊物发表，这样易于面世，影响也会及时扩大。到时机成熟时，再结集出版。这就是先打游击战，后打阵地战，如何。不要洩气，要洞察一切，凡事徐徐图之。中国的坏处也是好处：地大人多，极不平衡，整体素质差，承受能力强，什么苦难都经历过，不论农民或知识分子，经得起折腾。这令人悲观，也令人乐观。我久已消磨急躁，惯于耐心等待，利用余年，做一点自己想做、应做，可以做之事。愿以此文勉。

————————————————————

陆钦侃 80 岁，要我送条幅（2.5 尺 x1.5 尺），吟得四句（28 晨失眠时）

智乐河川不老翁，水能开发永先锋。
西江石壁如何立，四十年来不苟同。

一九五二年刚转业时，即偕钦侃同志出差浙黄坛口、古田等地，一路求教，为我上课。此种至情到老不衰。尚望耋年颐年续祝大寿也。

1993 年 9 月 29 日（星期三）晴 喷一次治疗

五点三刻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将“智乐河川”定稿，问过陈四益，可以这样用，送钦侃八十寿条幅一次写好。南屋大体清理完毕，各种待用资料尚未归纳。

下午一点半动身，游 500 米。三点前归来。

杨毅来，送月饼三盒。谈汉雄情况，生活不检点（我提到与宋晶关系），小项向李伯钊谈“1/3 时间用于工作，其他花天酒地。”四个儿女无一成材。一儿在美，骗人犯，现已成男妓。工作解决甚难。

韩纲［钢］等四人来，送节礼，他还不知科学社不能印了。

条幅又错了一字，不改亦可。

1993 年 9 月 30 日（星期四）晴 中秋节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八点廿分到陆钦侃家，先帮他将条幅嵌入镜框。学会梁益华、赵振声、情报所林明华等人，约十来人热情为陆老祝寿。弄清楚是白凡（女）70 年就将一批老水电专家集中到情报所保护起来（钱正英曾要陆去淮河）。大家称颂陆为人正派，性格平和，为水电学术探索一生。对我的四句话，陆很是高兴。今天副产物是知道情报所上下都为我服务。

上午还到黄乃、徐滨处送点节礼，玉珍同去。

下午宋晶来，送花篮，厅内顿呈生意。她带来一本张爱萍送她的摄影集。谈自己身世，父母是搞建筑的，父亲打成右派。姨父母今年二月在北大宿舍被歹徒杀害。他们在高能方面有专利，引起国际反响。

她是来取条幅的。

魏泽同来，他听公安系统人说：我去美国不回来了。颇为关怀，来过几次。

小玲、小琴［芹］两家和胜利来过节。王小毛带她的瑞典丈夫（尚未办结婚手续）来。用简单词汇交谈一阵。人还老实，有点腼腆，外部印象如此。他们去过瑞典一次。

北京水电学校原负责人谭方正邀我八日去参加该校40年纪念会。

1993年10月1日（星期五）晴

87年后台投资已过100亿美元，1.2万家，并向金融转，生产成本少20—25%，获利24%，加工出口为主50%。——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看刘晓涛寄来的资料，他读书甚多，这次寄的是林敏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中一些复印，还有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有关页码。

早晨上楼给金老夫妇送点水果枣子。谈到现在还是讲真话难。我脱口而出：社义自觉比资义好，因此一讲实情、思想，就怕是走资义道路，因此忌讳得很，以至成为惯性，尤其带批评性意见提不得，否则就是要走资义道路。也是一种阿Q精神。

胜利上午即来，同他下围棋一天。他棋艺大进。我如{强攻}，常遭败局。

晚上仍观《北京人在纽约》，可看。

不到十点即上床。

1993年10月2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早晨小妹来电话：SSC工程美参院以54:47票通过了，得免失业。悌忠已入达拉斯大学，上午打工，下午上图书馆，晚上上课，夜十一点始归（美国学生读研究生亦如此），得自己挣学费。照片等尚未收到。告以谨慎与我之影响。玉珍亦讲了三峡事（民主集中制，“少服多数”）。这就放下心来。准备明年归国一行，有了卡也。

上午张文华夫妇来，一同陪客。

苗苗一家来，让玉洁下厨房。给《晚年》一本。

晚上同玉珍、小蕙天安门转了一周，观夜景。赶回看《北京人在纽约》。男女主角都演得不错。

偶然得句，为武大100年，右边是陈四益改动的，还难定稿。

黄鹤楼前曾夜宿	黄鹤楼前争慷慨
珞珈山上呼救亡	珞珈山上论危亡
课堂书桌难平静	一张书桌平难静
学子精神易激扬	举校师生怒欲狂
运动来时多教训	开国年深多运动
国家落后待高翔	闭关日久欠思量
终知齐放争鸣好	今朝且庆光阴好
两岸交流聚一堂	多育人才作栋梁

到秦川家。谈到张女反映[14]：我为人民做了这么多好事，也应当得到点报酬，后宫佳丽三千不说，总应当有所满足也。延安抢救时，43 年夏（七月）原拟杀几个人，公审大会，任弼时、王首道、王若飞等 29 人上书，不开杀戒，毛才同意，有九条方针。

1993 年 10 月 3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朱维明［民］来，已升教授。谈林默涵，我说他有赖于两面讨好，《中流》刊文也。仍是跑新疆画新疆，今年开展览会。

王宁与儿子李坚来，谈船舶公司案。问题还在张寿挑起来，不明真象。无贪污事，有“违纪”情。记得是刘清告知，陈丕显儿子胆大妄为。

小玲与小琴［芹］来晚餐。

中午被秦川叫去，一屋四川中小文人。盛唐艺术中心付［副］主任铁佛等八九位，吴因易（唐明皇四卷本作者，西蜀才子，东蜀为魏明伦）的《则天大帝》四卷本七日发行会，要我们去参加。一个个轮流来照相，大概还是我的书的影响吧。

慎之电话，告哲学史会事，他说乔木周年会他不参加。

1993 年 10 月 4 日（星期一）晴

五点三刻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看《迎着新世纪的曙光》，作者党治国，文笔犀利，思想深邃。过去不知其人其文，薛京知道，下午为我买来二本。另一本为《理论、信仰、现实》，自办发行，从师哲大女儿处得。好书难出，好人被压。

给雨亭电话，王年一因病不能参加审稿，换林蕴晖。韩钢介绍，有思想观点。

下午游 800 米，完全正常。

五点同玉珍散步河边，遇廖季立、高沂。高是原中央青委的，过去不认识。互相敞开谈，民主之事，不必提了，毫无用处。“言必称希腊”（江将大人挂在嘴边）。“四话”（大、空、江北、外国）干部也。李铁映一次到协和，负责人谈床位之紧张，竟答：为何不搞双人床。香港《明报》已刊我们九人三峡文。坚持散步，多活几年。

张戎来电话，已到京几天，我的电话号码写错了，展［辗］转找到薛京才弄清。星期三上午可谈。

1993 年 10 月 5 日（星期二）晴

五点三刻起床，活动半小时。

清理不完的杂件杂物。南屋只差整理书了。

《潇湘风云人物墨迹选》的年青编者来，送简历。一问，戊戌变法连谭嗣同也未编入。无谭延闿，有熊希龄，也无谭人凤、李六如。把书搬给他看，还拿出章士钊手迹。批评他们太潦草了。

下午游 1000 米，并不累。

老温告我，上午张戎来，父亲原名王愚（张守愚），在中央研究院一起呆过，很实在。对张戎印象不错。

[14] 张女：张玉凤。父亲曾告我，打倒四人帮后张玉凤处境不好，找到秦川帮忙，秦为张解决了不少问题。——李南央注

1993 年 10 月 6 日（星期三）晴 美音：高瑜被捕

五点三刻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十点张戎来，留她午餐，一点三刻离去。谈了约三个小时，讲了抛物线，生活是小节，不要去多写，要符合历史情况。将我的有关四本书送她。

下午韩纲［钢］、向前来，晚饭后离去。谈毛哲学观点：离开了以生产力为中心的唯物主义（抓革命促生产），大本大源——政治第一、思想第一。中国形而上学发达，自然科学不发展，理学高峰——同自然科学脱节（李约瑟，有技巧而无科学）。天人合一、斗私一闪念、天下为公，是实用教条主义，迷信自己。整风一批教义，自己本本不能动，追求个人完整，个人理想实现。个人专断在前，迷信在后，对立统一规律，统一于斗争第一，斗争崇拜论，抹杀其他矛盾。哲学为政治服务，动——斗——变：新图腾。群众运动、运动群众，唯意志论。马可用的东西不多了。斗争绝对、同一相对，斗争外化为政治与经济政策。不平衡是绝对的。实事求是——实用。不打败仗何来胜仗（诡辨）。辩证法——诡辩——形而上学。怎么样也是自己有理。

1993 年 10 月 7 日（星期四）晴

五点三刻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人大会堂参加“吴因易唐宫八部发行会”，列为贵宾。遇见冯牧、荒煤。冯讲了长篇话，盛赞作者写唐明皇、武则天。我本想讲两句唐朝之开放，终于没讲。成都周围的崇庆与都江堰都要修唐城、影视中心，发展旅游，也是一阵风也。经济与文化倒是应当很好结合。中午到德外蜀蓉酒家吃四川菜，小菜不错，大菜平常。与贾芝同桌，还有高汾（女），1938.6.从上海过香港带一个箱子给广州《救亡日报》的高氏姊妹。妹妹已故。55 年的故事了。

与秦川一起回来。

下午游 1000 米。

1993 年 10 月 8 日（星期五）晴

五点三刻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部听三中全会文件稿传达，看了一遍，中组部管 8 个顾委，只有我与顾卓新到了。听完后我发言，谈到经济体制，过去一个模式，应当是条条道路通罗马也。现在才懂得市场经济，转轨中当然问题成堆，许多地方发不出工资，湖南的村子也划地搞开发区。提到三峡，顺应一个人的愿望也。

那位蒋振云留下同我谈补发工资事，说是当年有个文件，中央批了，只补生活费。我说根本未见到此文件。你应当为我着想，而不是去找堵塞之法。他说他办不了，我说，那你就由吕枫办吧。同吕约好，15 日前谈一次。

下午游 800 米。

明天准备发言，看了点资料。

晚上同慎之电话，他谈了约 20 分钟。

1993 年 10 月 9 日（星期六）晴

四点半起床，看资料。党治国两本书，相见恨晚。

上午同老温一起到北京图书馆，参加中国哲学史学会等开的纪念毛 100 年的毛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座谈会。听张岱年等作一般歌颂发言。十点时光远来。几个人讲了之后，我讲了半个小时：一生

注重哲学思想，对革命胜利起了指导作用，尤其批斯大林教义不易。但同一哲学思想用之于建设，社义革命与建设，则真理过头成谬误，导致晚年大错误，也同错误的哲学思想有关：动斗变，生产关系变革第一，政治思想第一导致唯意志论等等。

光远接着讲，同我一致。只是“斗争哲学”还有点想法。晚年错误思想必须搞清楚。

张岱年坐我旁边，对我说《早晚年》读了，十分敬佩。认识了主任任继愈，比我大一岁。

午餐颇丰盛可口。

1993 年 10 月 10 日（星期日）晴

党不通经济不通科学即无前途，领导干部尤其如此。——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几乎只做了一件事：用小笔写“手迹”：诗二首，黄狮寨与七五自寿。写了无数张，得几张，小字不练不行。

寻找照片，又花了小半天时间。然后是 500 字小传。

老温电话，说昨天发言，光远对“斗争哲学”说法，他不大同意，还是同意我的说法。说自己发言太简单了。我说他是第一个发言只能如此。

晚饭前同玉珍绕河一周散步，竟休息几次，觉累。如何得了，不走动不行了。

翻看《动态清样》等。9 月 30 日（2486—88 期）载石山麟领导的|的|私营昌宁集团（石家庄）为国内首富，年产 5 亿元。自己发明的自动气泵给水设备，无压热水锅炉（节成本{60—}80%）畅销全国。文革定死刑，监狱十年，通读马列全集。138 个城市有办事处，日行千公里，一切讲快。亲弟弟搞特殊开除。从经济、管理、人事、政治，思想领导等等方面，都可借鉴。真想建议三中全会人人一读。

1993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一）晴

五点三刻起床，活动半小时。美音广播张戎谈话，《鸿》争取在大陆发行。

上午薛京来，正好文联石［邓］兴器来取简历与照片、手迹。原来要生活照。选了 68 年同总理在三峡，89.1 月同费正清、麦克法夸尔照。此人是安林女婿。

下午秦川来谈，同刘燕生已经摊牌，确切知她已有外遇，而此人妻子已从美归国。如继续夫妻关系，则须约法三章，毫不退让了。前几天来谈时，我曾告以自己经验：只要开口，下定决心离婚，决不反顾，从而救起自己一条命。

晚上张戎电话，想访问一些人，但陆定一实难。后天来。

1993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二）阴

五点三刻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办公室开组织史资料会，雨亭等都到。审稿期移至 20 日。招待所收费不低。定参加人员，野苹、文彬不能参加，文献趁此机会也基本定下来。我提出要找一个语言文学规范把关的人。十一点吕枫来，谈约 50 分钟。汉雄工作，同李鹏关系不好，可有组部部定。志民不要再耽误。各级领导都有造反派，中央意识形态仍由“左”派把持：如徐维城、沙健荪［孙］等。龚育之可能去《求是》。最后谈到工资补发，不让蒋振云再管此事，由张传［全］景管。蒋必须离去。介绍首富石山麟报导，当政是好干部。

1993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三）阴

五点三刻起床，活动半小时。

给小妹信，读她的文章，鼓励她写自己。忙忙坚持作文“一个中国孩子在美国”。复蔡詠［咏］梅信，给朱正信，应沈昌文约。张作斌信，为我两本书催问广东出版社，给逄先知电话，是两本已出版书，应无问题。

下午张戎来访，谈到上海会议“李锐怕鬼”事，李普来了（明天请吃饭，他弄错了），也参加交谈，说我们这些人都是缠过脚的女人，很难解放成天足长，羡慕在外的人能随心而谈。

去约秦川明天晚饭，夫妇关系趋向缓和了。

1993 年 10 月 14 日（星期四）晴

五点三刻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宋晓梦来，她带走的日记，缺 1976.4——12 月。这一时期记的特短。翻箱倒柜也没找到，倒是找出忙忙的几篇作文来。留她看资料，参加晚宴。

下午游 600 米后，接李普来家。谈有老红军（院校副职）谈邓后体制，可能有人组新党，党不改造不行。这是第一次听到此种议论。客人陆续到老［来］。主宾是王宁（玉珍请的），秦川夫妇（以{庆}缓和），陈四益、熊蕾，张戎最后来到。《精品》愿转载。张带来三本中文、两本英文被瓜分。李普送《记刘帅》。主菜是腊狗肉与腊肉，传统气［汽］锅鸡，但大盘凉粉条却最早被吃光。我与秦川加李、张喝光一瓶五粮液（秦送的）。大家意兴甚浓，鄙人被称为“国宝”也。

熊蕾取走了三峡长信。

1993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五）晴 整日呼吸不匀

六点多始起床，活动十分钟。

上午薛京来。解手后即呼吸不匀，小喷了一下。整日感觉不适。下午两点半到八宝山与段苏权告别（6.4 曾签字也）。因临时换成桑塔拉，极为难受，签了个名即返。回家吸氧一小时，稍平服。

邓兴器来还照片。想起这本人物图集，一批小学生手迹于内，真是“不寒而慄”。

广州电话，出版社问我同逄先知通话事，数落了他们几句。

1993 年 10 月 16 日（星期六）晴

五点三刻起床，活动半小时。

饭后竟将照片全部清理完毕。

李善民来，谈中南设计院级别事。钱正英到湖南，到他家礼节一下，谈到三峡不要影响五强溪等。他不知道我还在大反也。将 7.29 信件给他一份，广为宣传。

下午游 800 米，不能使劲游了。玉珍为我心脏大敲警钟。

秦川来，谈台湾报纸大批毛毛之《传记》，揭 6.4 发号施令（不是已退了吗），17 个军进来。又揭上次上书毛，永不翻案等；还说三全前后，还同刘划清界限。大小事情人家记得清楚。

夜观“国际影院”片，十二点始上床。

1993 年 10 月 17 日（星期日）晴

五点三刻起床，活动半小时。

沈昌文来信，看到小妹《开放》的文章，觉得写得好，要在《读书》上介绍我，请朱正写，或改用小妹文，加学术思想部分。给朱正电话，并寄信。

上午宋晓梦来，谈重返磨子潭。随后米山来了，话题变成谈中组部了。我的两大段工作：十二大人事，各地机构改革人事更换；以及第三梯队选拔近千人，坚持四化原则，抵制以权谋私、任人唯亲等，又谈干部子弟问题。

米山还来照片并翻拍底片等。他这次带队到欧洲意法四国跑了一趟，大开眼界。西班牙的佛朗哥碑，当年投降共军俘虏当劳工修的大墓地。

1993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一）晴

五点三刻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题字兼写字，将三条幅定稿并书写好。以北京校友会名义祝贺母校武汉大学百年大庆的祝辞共四段，200 字，四字一句，由俞润泉初稿，朱正看过，我改好后（第四段重写）又经陈四益看过。全部练了几乎两遍，才正式写就。我自己送的七律和祝琬姐八十大寿，都是一张张写好。

下午二点半到三味书屋喝茶点，应文汇报《读书周报》的邀请。到范用、蓝翎、邵燕祥、方成、丁聪、冯亦代、谷林，许觉民等。有的是头次见面。坐在一起的随谈。我又再次建议写《新儒林外史》，可分几个层次的人物，首先是胡乔木。邵说，这十来年坏事，乔都有份。大百科文学卷，由周扬主编，乔木耿耿于怀，到去世时还不放心，找人看过几遍。夺姜椿芳的权。邵谈贾平凹的新作《废都》是为了赚钱。此人 64 前后已入邪道。

1993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二）晴

一早志民来，谈邓鸿勋如何布置省长冤案，他自己工作（应回海南）。——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天头

六点起床，未作活动。给吕枫信，说明当年中组部等文件我都没看到过（钱正英水电部时办的，1979.1—4 月），工资不补发乃政治问题也。让薛京带去。

中午送三条幅与王著谦，弄错了。小欧多跑一趟，与玉珍发了态度，甚觉不当。

上午到医院治牙，中医科大夫吕秉仁喜欢旧诗，看过我的诗。内科仔细查心脏，还不能带［戴］帽子也。

游 400 米后，看南希。她带来“许回忆录”。李志绥书不甚好，谈女人与私生活。到招待所晚餐，夜开预备会。

马石江来谈了很久，敞开谈心也。“晚年”文看得很细。

1993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三）晴

睡得尚可，吃了眠药。六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

上午正式开会，伯克、裴桐［棣］、沙健孙，王纲等都来。昨夜赵宗鼐来，说明不能来的原因。我作了“情况汇报”，全国进度和二年来中央本进度，争取明年定稿付印。这次审稿（开国后 38 年）主要是政治，史实与文字把关。伯克谈南方局时南委被破坏情况，中央有电取消地下党省地县等组织，保存

支部。三十年代，上海真有个“红旗党”。

中午略休息即回家。香港天地老板二人来，两书卖［买］断 7 万元（不多不少），遵照戴文葆意见办的。很愿出版《大跃进亲历记》。

小欧取回《金瓶梅》。晚饭后同邱如云［岳］谈韦纯束问题。媳妇倒黄金，收一公司好处（金饰），为弟弟提职、辞职，严重警告。

1993 年 10 月 21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美音报导魏京生谈话：根本观点没有变动，邓做好事也做坏事；经济开放，政治不动。曾绝食几十日。医院检查，胃已缩细如肠。狱中最坏情况超过法西斯，已无必要去谈。

上下午讨论，大家发言踊跃。反“左”情绪较一致。关于内容、写法，综述与概述分工等，许多好意见。

社科杂志社　　电话（此处原文缺字——李南央注）电话，日本人愿支持三峡环保研究，要我介绍专家。

李英健带来《早年毛》精装本 30 本。

散步同林蕴辉［晖］漫谈，有共同话题。同老马、金老谈三权分立，我们这种自我监督的党政体制不应再维持，培养个人独裁。

魏久明谈沙健荪［孙］事，几次选不上，中直党委支持。胡绳也愿去之，都拗不过邓力群也。要将党史、国史两单位合并。

晚上《世纪》（上海原“文史”）沈飞德副主编来约稿，只好漫然应之。就写“我的父亲”吧。

1993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五）晴

昨夜上床后久久不能入睡，遂自伦一次，已非常可悲可笑矣。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下午讨论仍热烈，思想放开。广西邱如岳谈自己反胡风时的经历，被陈漫远夫人保护。又谈郑义在美国揭开了广西吃人肉事。此人当年拿法院介绍信去调查的。郑伯克也谈了毛关于胡风信批示影响太大。韦国清曾对文革广西死人表示“没什么了不起，杀些四类分子。”实际这类人甚少，“那刹也刹不住。”关于高饶事件，大家谈得较深。饶当年一到中组部就大批大闹，恐主要在不满安排也。也触及到毛对大事变化快捉摸不定。

李英健已将《早年》精装本送我 30 本，很是“豪华”。又弄到十来本《桥》，当送杨小池一本。

晚饭后到南希处，送她三本转人。小妹一本并信。遇黄小萍。回家一转，取来一些用物。

收到“陆兰秀传记”。

1993 年 10 月 23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玉珍一早来同餐。大家八点出发，到丰台参观“世界公园”。原来路没有修好，一路挤车，尘土漫天。丰台区的组织部女部长接待我们。同伯克、金老，雨亭等坐一电瓶车，得以周遊一遍。具体景点修得都不错，用汉白玉多，共用一年半时间，1.5 亿元。门票 40 元，很容易赚回也。园内成千成万人，年纪大、年纪小的都很多。

下午的发言，都认为应抓紧组织人事叙述。大跃进时，中央成立财经等四个小组，以及地方工业书记等等，都属于“不满意”国务院工作，向政府夺权。

1993 年 10 月 24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美音报导王丹谈报纸文章对他的各种诬陷、造谣。尚无出国打算。

上下午讨论，结束 17 年。政权部分难写在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如何反映出来，政权本身结构变迁等。林穗方［芳］第一次发言，就文字规范，书卷名称并章节号码等发表了大家听来新鲜意见。

昨夜吃了中药通便丸，解手 4 次。散步两次。

晚上钟伯熙来，参加于光远等主办的经济形势讨论会。李铁映的全会发言预先在体改委讲，内容批朱镕基，似与前不久听到的相似。江在广东讲话要快，还有“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话，还要批朱讲的 16 条。

庭［廷］栋、马石江，杨小池等来喝孔府家酒，猪耳朵等，是会议组从招待所弄到的。马留下来同我谈见到胡启［敞］立情况。批耀邦时，薄同他谈：有个团派问题，要揭批。文革初期他被派在一个中学，大概毛毛在此校读书，从此引起邓小平对他的注意。由于母亲无人照顾，要求从宁夏回京时，耀邦说他“没出息”。乔石在办公厅时，被批评怎么如此窝囊，乔哭了鼻子。耀邦实不敢使用团干，如胡克实。当总书记后，马曾五次建议：不要搬入中南海；不要多发表意见等。一次反感说，有人要我少讲话，有意见应讲。使用徐维城时等，是看人不准。过去喜通读马列等。每个县都跑到其实也无必要。最后没人能帮他。对电视中频烦［繁］出现，也很感不快。乔穿的衣服那么豪华，同西方头头相比，太注重形式了（向他谈到我的看法：自我感觉良好）。乔木为盖房子还不满意王兆国（原只批 100 万）。现在六所翻修房子，几百万。

1993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一）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下午讨论文革十年，接触到毛为甚么犯如此大错，以及毛同林、四的关系。陆沅谈得很沉痛，但对总理又过于宽厚、赞颂，引起护毛的人品意见。马石江认为“领导者错误发动，被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出发点反修防修”等，这些说法都站不住，不过是动机好，做法错了。毛有一整套改造党的想法，党政基本破坏（同［比］王明路线更残酷得多），进一步研究文革遗风，又如林彪是否想当国家主席（叶群对林彪走路等都有规定）。林蕴晖说，到底是毛受林、四（四人帮——李南央注）左右，还是林、四受毛左右？

晚上几人一起去看文彬，竟同我拥抱起来，已经老说重复话了。马石江说，文彬当年不仅救过耀邦，还救过谭启龙（杀 AB 团时），对邓力群也很反感。

晚上洗澡。几天来感觉气短，稍一活动，尤其大便必气短。

1993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二）转晴

韩也是看不起这一伙人表演。所定若干条，信用卡之类，一条也同他们联不上。整下易，整上难也。党之必变等。看法一致。

在医院碰见孙老，见面即说三峡祸国殃民。请他给江写信似答应写。

——李南央注：上两段分别写在纸页上部和日期旁侧

六点起床，一早回家打针。同玉珍去医院，治牙、看内科，查血，稍缺氧，血色素 8.9。十点回来，沈昌文与廖立文来（台湾时报出版社），书稿有些小的修改，形容词之类多。印数大概几千，版说 8%，估计不过五千美元也。不无大补。留午餐。

下午讨论文献，反右、反<右>倾等案文件不能不收，基本一致。朱世荣认为已经错了的，就不要收！

晚上同马石江去看韩天石，谈形势人事。不变不可能。江老带丁，因可向邓汇报也。

老韩还谈到80（81）年北大事件，几乎要打击1—2、3%学生，文件所用语言同“反胡风”差不多，蒋南翔甚固执。

王元化电话，约去一谈。

1993年10月27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下午讨论，将新时期弄完，大家都觉得写的不错。郑伯克谈了些文革事情，认为整个文革后台是康生+江青。关于耀邦一段都认为“生活会”，“资及［级］自由化”都难以接受。

早上林蕴晖与林穗芳二位来送书（昨天送了他们《早晚年》）。同林蕴晖谈得较多，他们几个人集体出了系列好书，关系也都不错。国防大学领导，张震等还较开明。

小琴［芹］晚上送来水果。今天仍时有气短。

1993年10月28日（星期四）转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原拟讨论军事卷，因总政（保密委）反对列建国后（由他们自编），索性搁置不讨论了。郑伯克长篇发言，谈当年耀邦如何大刀阔斧又无惧无畏纠正所有冤假错案，一一平反，举了许多例子。如61人案、帅大姐案，地方不敢动，有的还坚决不同意，如李范五就调到北京来平反。“入地狱、上刀山、砍脑壳”自我始。我建议伯克就此写出回忆录，或充分提供资料。

下午统战部分讨论完。明天讨论一天，后天上午作总结，散会。

五点到三味书屋参加座谈会，光远发起，黑龙江日报请客。我是去看王元化的。他发言后，我也讲了几句，说混乱局面将长期存在，我们这种前资义的市场经济，权力经济将长期存在，法制与法治都还在艰难发展。晚餐后，同元化一起到他的住处（赵家楼饭店）漫谈。他在研究《东方杂志》　亚泉（原文此处缺字——李南央注）当年同陈独秀争论等事。在瑞典开会唸“致友人书”，大家猜出是致我的。有个国画家徐怀玉夫妇等来打扰。龚心瀚来，谈他在中宣部环境，他知道北京环境。认为邓力群等已不能对中宣部插手。徐维城其人尚能相处。郑必坚在编邓选三卷。龚过去到过我家。

十一点上床。

1993年10月29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大风降温。活动一刻钟。

上午群团系统结束，文字太粗糙，还待加工，并加内容。讨论体例，林穗芳谈了些章节用法等国家标准，以及像、象、相；作、做；它、他等字用法以及数字、计量标准等。建议增大事年表与人名索引。上午讨论全部结束。下午三家开会，总结稿，明年定稿，其他两时期上半年审完。最后我谈了些感想：回顾开国40年，一开始不久即从理论与实践偏离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轨道，跟着斯大林模式走下去，自己想创造新经验，结果走入“阶级斗争为纲”死胡同，导致十年大灾大难。回头是岸，走上市场经济，当经过一个相当长自己摸索前进的混乱时期。最后谈耀邦其人作用，最后遗言，为之翻案，并谈及三峡问题，自己对历史负责态度，使马石江深为感动。

晚上马与魏久明来谈甚久。耀邦是有缺点，言多必失，七分天真三分　　；“无　无畏”及“无愧”。

（原文在此两处缺字——李南央注）

送大便检查无问题。

1993 年 10 月 30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阳台甚冷，活动廿分钟。

早餐后，招待所新旧所长（高俊生、　　）来，（原文此处缺字——李南央注）谈企业化，利润 15%+，生意甚好。又拿来纸笔，要我写字。

上午作总结，照稿子讲了以外，发表点感想，因大家都回顾了这 40 年也。一开始搞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就走到一条岔路，教条地照搬马克思某些论点，而离开其实质（从西欧资义出发，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为基础，支持）又照搬斯大林模式，最后是中国特色“以阶级斗争为纲”，大跃进、人民公社直到文革打倒一切。历史再不能这样曲折而惨痛了。现在认识到是“初级阶段”。100 年，搞改革开发，市场经济道路。各种经济成分，如何发展得自己创造经验，创造理论。大家接着发言，都说这次会有收获，解放思想，畅所欲言。林穗芳说，这是他参加党史会议以来最好的一次。这两天同林蕴晖交谈较多，他是四九年参军南下在部队成长的政治教员，当年三十多人最后剩下 8 个。

中午会餐，海鲜火锅，大家兴致甚高。餐后各自归去。

22 楼还没送暖气，家中很冷。玉珍竟为“买卖书号”事空急一气。宋大夫来，陆道培很关心我的贫血。

1993 年 10 月 31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未作活动。

今天是半休息。招待所求字，做了两副对联，四益认可：

忽觉闹中生静趣，原来院内有园林。

长日高谈莫忘前事，西楼雅集忽遇故人。

还抄了明人诗句，改一字：

老去终逢新岁月，春来更有好花枝。

蒋南还来的《词话》插图，将之装订好。

上午小多夫妇来，下午小琴［芹］夫妇带孩子来。自己吃了两顿剩余腊狗肉（汤），还没吃光。

韩纲［钢］来，说广州出版社愿出《实录》，还愿出《李锐系列》。告以须真正落实。上海清样出来还荒［黄］了。还是先在河南解决。

秦川来，告以近况。见龚心瀚，邓左不能向中宣部伸手。江直接管丁关根，龚管新闻出版。

1993 年 11 月 1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清理怀柔带回资料，要的东西没找到。

同黄伟经电话，问广东社出书事。关键在乌沙［纱］帽，一切要听上面。

为招待所写字，两条幅、两对联，对联都重写了。又为陆道培作条幅。

收到小妹信，SSC 参众两院还在争吵，顶多还能拖一年，她曾专去华盛顿游说一次。想办沟通大洋两岸的商业刊物，谈何容易。写作拟坚持下去。

韩纲［钢］来，河南似已无问题。要求为海南陈小鲁的公司写字。

1993 年 11 月 2 日（星期二）晴

五点多起床，睡足了六小时。上午十一点活动 20 分钟。

给朱正电话，请寄庐山讲话复印件。看《文稿》第 8 卷，对原稿还必须作最后一次修订。

大胖夫妇来，他所在山东公司的一把手，因伺候姜春云等无微不至，虽然告状内容属实，却不可动摇，因之反将他调出，作一外商投资公司的经理。我警告之：可能两面不讨好，为外商尽职则卖国主义也。还是官本位作用，得了个“正厅级”。他去看了张传［全］景，给吕枫信已转张办。

下午游 700 米，呼吸较顺畅。

唐见奎来，言郴州银根掌握较好，工业效益赛过长沙。说执行我的“以身作则”，就便于带动大家了。“熊猫馆”事，是盖了两栋楼，住四家也。

有个八十岁的刘毅其人来，自称什么 30 年湖南左联，又扯抗战初王凌波，好像我不认识他是不应当的。为了工龄事，由玉珍打发走了。留下同夏公照片，材料也是说不明问题的。湖南总有这类人。

1993 年 11 月 3 日（星期三）晴 玉珍病

五点半起床，活动 20 分钟。玉珍左手身觉麻木，精神甚不好。到复兴医院看，下午照了 CT（头部）。

十点到八宝山，同王西萍告别，遇安志文（也是学兵队的）。他从港报看到我在美国的消息及照片等（同许家屯）。说回来即写信与江，说明情况也。大胖、小宋来，他们谈到午饭后，午休半小时。廖立文两点半来，即开始弄书稿：他的修改在删掉重复处，字句与说法使台湾读者易于接受。直工作到夜八点半，非常疲劳。书名仍《卅岁前毛》。初版大概印 3000—5000，签了合同：10%。小宋取走磨子潭信件。

1993 年 11 月 4 日（星期四）晴

睡得安稳，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找不到东西，发急。薛京来，奉陪。真是老了，眼面前事完全记不清。两封奇怪的“求书法”信，让薛回了。朱正文章寄沈昌文。

胜利来，上午下棋到下午，不能强求胜了，必须老实对之。

下午游 800 米，呼吸顺当，也不觉累，通身舒服。

晚上廖立文来，对最后一部分书稿。主要还是措词方面，如“反动”、“反革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词汇，他们的读者很不习惯。

收预款 Dollars 1800 元（税 200 扣了）。

玉珍 CT 无脑梗事，手腿麻木，恐怕还是颈椎关系。

王若林又催去四川事。玉珍同去方好。

1993 年 11 月 5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机关开会，中编组本部人全到，讨论建国后三个时期文字修改落实等问题。明年一月底前全部完毕。经过这次十天会议，大家都不愿再拖下去了。

下午游 700 米。因更衣室温度高，影响呼吸，只好小喷一下。

找到 58 年旧信，取回《周查勘三峡记》，拟小作修改。

玉珍仍精神不振，吃饭也不香。

看带回《动态清样》。过去河南盗墓与文物走私猖狂，原来缉私队长参预［予］其事！

1993 年 11 月 6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取回《周带队查勘三峡》文，根据家信小作补充。

胜利来，大下围棋，从上午到下午，头昏脑涨［胀］，败局两次。胜利常下，大有进步，已不能让子了。

下午游 600 米后，又到热水池泡动一阵。

1993 年 11 月 7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朱正寄的快件收到。6.29，7.10 两次讲话，版本确比我见过的更详一些。劳动一上午，细细对照补入。

三家大人孩子们都来了，胜利请吃涮羊肉。买了十斤，只吃了一半。这是请客最便宜最好的办法。

下午同胜利弈棋，比昨天强多了，大胜二次。

四川卢祥林电话，去乐山事只好答应了，但玉珍因病不能去。

下午接张九华的姐夫来为玉珍按摩。

1993 年 11 月 8 日（星期一）晴转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十点又活动一刻钟，晒太阳。

继续将两次讲话对照补完。这个本子就比港版更全了。

薛京来，取走要寄还的书和《清样》等。说他的家庭生活，一周只回家住三天（三天在母亲处），用行军床，只是拖而已。

近日发现视力在退，改正两次讲话时，只能用新的放大眼镜，平日看书的不管用了。

冯白华因癌症去世。晚饭后上楼（十层）向夫人张西雷慰问。几个子女都在家（大女 50 岁，清华化工的，另一女博士后西德回来，口腔的主治大夫），都很正常，久病之故也。张是张太雷的女儿，谈在新四军的情况，在孙冶方处工作过，认为孙老是最好、最正直的前辈。她听过我一次讲话，印象极深。谈话以反“左”为主题，很融洽。儿子是海南边防局长。谈邓鸿勋任用亲信，整刘剑峯事。本人廉正。张说邓在江苏无人选他，是乔石亲属而提上来的。

1993 年 11 月 9 日（星期二）小雨、阴

取来程学敏写的“水电难优先”稿。——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天头

六点半起床，多久未有好睡（两次醒来均睡着）。

上午到医院看牙，看内科、中医，并查血（血色素恢复到 11）。玉珍 CT 片给脑外科大夫看了，无甚问题，手腿麻断定为颈椎所致，这样就放心了。但是她仍不愿去四川。看刘祖春，病情好转，喉管仍开。他说搞毛选的人说我是个体户，只谈早晚年。我说对毛我极公平，“个体户”光荣，唱自己的调子。“晚年”文他没有看，说都缠过脚，他仍是小脚女人。又去看帅大姐，饮食消化都好，气色也好。见到双碧，在学英文。归来已十二点。

下午游 600 米。宋晓梦来找旧信。秦川的《精品》封面题字不满意，要我魏碑二字。临时找到山东郑文公碑集选此二字笔法，写了十个左右，让丁聪去挑选，人家可能看不上眼也。

小宋找出磨子潭时同小妹最初的通信，可惜只有一页。

1993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三）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参加冯白华告别式，见到罗西北，说黄万里文有漏洞，岷江卵石积在川西坝子出不去的。

下午许医农、金辉来。金是总政创作员，最近参加环保行去三峡，得悉万县地区移民只能做到 15%，地方意见甚多。他们一行九人都持不同意见，想写黄河、长江的环保问题。各送《早年》一本。李慎之随来，谈邓的外交本事，虽“虎头蛇尾”（如美卖台 F16），“一斗二看三转弯”。同卡特谈教训越南，卡表示不能赞同。第二天找到情报局人员一起谈，仍不能同意，但情报局人员汇报了，如动手苏联无事。邓是当年能看清毛的人之一，不硬顶斗（有事让胡乔木去汇报）保持距离。“韬光养晦”也是大才。金辉说军队似无人能统率。二杨还有潜势力，老将们影响已小。

1993 年 11 月 11 日（星期四）雨，终日未停

四点半醒来，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将《实录》校毕。陆茂竹来。

唐见林来，赠武大二件、琬姐一件，裱得甚好。自我欣尝［赏］一番。

原拟写的三峡再上书，暂作罢。待库区移民情况进一步清楚再说。

下午游 600 米。归途到新阿静餐厅应广东《信息时报》之邀（苏烈出面邀请，先打来电话），共两桌，比那次（去年）人多。有光远、李昌夫妇、李普夫妇、秦川、厉以宁、林子力，郑仲兵等。席间谈经济形势，童大林认为并非过热，炒地皮等均必有现象，开始状态也。关键还在政企要分开，真正分开。吴树青其人现在又转向，赞成股份了。李鹏曾对厉谈过，能否叫“股份合作制”，这根本是两码事。

同戎子和电话，《实录》再版，关于他的发言可加两三句话，他写好送来，已说不清了。

喝了四五杯茅台，不甚舒服，十点上床。

1993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五）阴转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实录》最后添了几句戎子和的话。他从财政部立场对大炼钢铁提了意见。再版后记，说明了是胡乔木支持的。

同胜利大战八盘，让子赢了 20 多字［子］。几天来第一次头没昏昏。

下午韩纲［钢］来。《实录》修订本交他。为海南新大陆投资公司写祝辞：“立足海南，放眼全国，面向世界，走改革开放之路。”写了三张才写好。

1993 年 11 月 13 日（星期六）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全部清理南屋，为找小妹信，找了一整天，终于在一个夹子中找到，原来放在信封中。

那天大胖谈小妹 89 年 8 月过香港所谈，我估计是愤激之语，“关起来才好”，使大胖极为不满，疑窦甚重，玉珍也同样，琬姐来信也是如此。心中一直不快。今天下午同玉珍谈开，并述及为忙忙买琴借

一千元未允事，引起争执。又扯起那次徐炜来谈，要拆开我们关系，而我当时并无此种感觉（1961 年尾，徐炜促范离婚的，因有歉意）。玉珍一直斩钉切［截］铁认为是小妹与悌忠挑拨所致。小妹自幼与母亲闹翻，难道还愿我们复婚？也不想想我能同意？此事弄得极不愉快。

晚饭后去文津街，游 600 米。

1993 年 11 月 14 日（星期日）晴、夜雨

四点半醒来，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为小妹信，并蔡詠［咏］梅信。信唸给玉珍听了，昨天斗气解开了。

玉珍朋友老高（月星）与儿子来，中午吃涮羊肉。我们出差后拟让高守家，让小惠一人不放心。

另抄了一个电话本子，以便出差。

1993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一）整日阴雨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为找“陆兰秀传记”，花了一个多小时。原来给陆沅了。幸亏薛京想起来了。真是老了，全无记性。

上午《精品》临时编辑王鲁平来，《周带队查勘三峡记》算是将王任重那篇可补上的补上了。编辑想压缩，也懒得压了。

下午王著谦、方成和唐见林来，方成带来四幅画，送武大百年，写了签名，并送图书馆书三本，两张字让方成都带去。又翻出十年来所藏字画与方成一观。

明天传达三中全会，看过文件，不想去了。

隔壁老刘（刘帅侄女）找玉珍不着，坐聊了半小时，还是对邓家儿女不满，对楼下刘不满。谈个不厌。

1993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二）阴 小雨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部听三中全会传达，似无“资产阶级自由化”语。去听还是随俗好。

上海的封面（申生为《实录》作）与沈阳照片（李英健《早年》）同时收到。晚上韩纲［钢］来取走前者，但都不满意，认为应重作。薛京又联系到工商出版社（总编为武大校友）极愿出版此书。

下午游 700 米。仍保持 4 分钟 100 米，尚不觉太累。

杨毅电话，为汉雄工作，李鹏所阻（开发银行另委了别的人），要我打电话园［圆］通。秘书找不到。

1993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三）晴 成都雨，夜到成都

五点起床，略作活动，清理要带走资料（12 月 8 日炎黄文化会在武汉开会：毛与中国传统文化）。

沈昌文来，取走图片，并将廖立文节缩成的“前记”（Fax 来）校订一过。随后台湾电话，告以已改毕。

为林汉雄事给李鹏秘书电话都不通，到秦川处用红机给朱镕基秘书电话，嘱朱能安排照顾，并告杨毅。中午未能休息，怕带走资料有遗忘者。每次出差都是带得过多，这回又重复，自己也没办法。

下午两点赴机场，过高速公路“第一国门”（修得不错），行政处有人送。晚半小时起飞。

机上头等舱位一如普通位，旁坐有一原西藏军区大校，谈藏情。只有军队在，出不了大事。中印边

界印度军事大加强，但因地势居高临下，他们难适应也。

七点一刻到成都，下雨。组织部付[副]部长彭柏林等来接，小欧亦来。机场 200 米走得气短之至。先在组织部餐馆晚饭，九点始到金牛宾馆，住一号楼。谈定日程，与要拜访的人。彭是南县人。

1993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四）阴

四点醒来又复睡着。七点十分起床。早餐时在园内过桥，环观景色，始忆及 58 年成都会议情景，但住哪栋楼却记不得了。饭后观毛当年居处（现为“总统间”招待外宾矣）。

上午听省组织部汇报，共七人参加，续编工作已经完全就绪，机构编制经费都已解决，三级都已就绪。省委主要领导关心之故，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付[副]书记秦玉琴来看望。83（或 84 年）来时，在重庆见过我。说那次座谈一个多小时，思想得到开放，那批接见的人都上来了。我已完全忘记！

午餐有麻婆豆付[腐]等川味，面条甚好。午间略休息。

下午彭柏林陪同到成都水电勘测院。刘显辉、韩寓吾、袁定庵，王磊及现任领导一起座谈，忆旧、谈三峡，谈钱小姐（方毅亦如此称呼）。溪落[洛]渡只差选定坝址，一切指标都好，装 1200 万，5—600 亿度，极少淹没。还有向家坝。请他们多作宣传，向上鼓动。青年们尚安心（年产值 2 万元），现院共三千人，福利尚好。晚餐两桌，川菜齐上，主客欢愉。

组织部印了个“在川活动日程表”。玉珍不愿单独留下几天，硬要 27 日返京。

1993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五）雨

五点醒来，随起床。着羽绒衣。早餐后冒雨出发，共三辆车赴都江堰市。成都市委组织部长颜家瑾等陪同。颜是学铁路的，长期在车辆厂工作。我们的电气机车已入世界一流，最大<牵>引力也只能 6000 马力。由市委组织部长等陪同参观观景台（58 年 3 月 21 毛曾临此览观都江堰）。然后下二王庙，过索桥，到鱼嘴，最后到瀼堆，宝瓶口。比过去展室增多。回到市委吃饭，川味甚浓。饭后题词，书一大幅。

六言道尊今人无愧古人方是
全面开放前事莫忘后事自佳（归途发觉前、后二字应颠倒）

没有休息。雨下得大了，上青城山，原以为如莫干山，满山翠竹也，原来也是高大深山，树种甚多。下车后上山，走约廿分钟，因要赶时间回成都，同意主人安排，两老坐滑竿上下山。平生第一次。玉珍只在电影中见过蒋介石乘此物也。到顶峯上清宫，似比崂山的规模要大一些，为中国道教主宫，分乾道、坤道，可共居一宫，不能结婚（浙江道士可结婚）。蒋介石题宫名，于右任门联均保护如此。喝杯清茶后即返成都。都江堰市委书记黄留福（名片有彩照），市长戴兴泉，都是学工的。此间多清华毕业的。晚宴由省委常务副书记宋　　招待（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谈到主要是法制及如何共同致富等，语言一致。

送三峡两次上书及“陆兰秀传序言”与彭柏林。

洗一个热水澡后上床。

夜韩寓吾来，赠《早晚年》并三峡资料。

1993 年 11 月 20 日（星期六）阴

对联：麻浩渔村添胜景，罗城古舫伴仙山——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五点半起床，收拾去乐山要带的资料。近九点始出发。彭部长同行。约十一点抵眉山，县委书记杨

世荣，组部长郭裔安等在三苏祠接，随参观。比 84 年来扩大充实多矣。受难吃亏又有大才之人，世所景仰，千古相传。有一巨型石雕东坡坐像甚佳，拍照几张。随至市委午餐。酸菜鱼、鳝鱼、东坡肘子极佳，吃得甚多。饭后略休息，作字四张赠书记等，又一大幅大字赠组织部。车行一个半小时，五点半抵乐山。住嘉州宾馆。

下午算是休息了一阵。晚餐由书记等邀请，吃一种难捕的深水河鱼（无鳞，不易捕到），还有泥鳅、鲵鱼头，都非常可口，比在广东吃海鲜好得多了。杨在中央党校时听过我主持学习班讲话，每人发言不得过十五分钟，印象特色［深］。又谈到湖南“左”的根深蒂固，耀邦不敢惹王震（惹不起躲得起）。

晚饭后到江边散步（大渡河边）看到一大排吃夜宵，麻辣烫，有的小学生过生日也结伴来吃一顿。

市政协主席张浩来谈明天日程，卢祥麟也电话告知，要我整天参加。彭柏林则原计划单独活动，下午游大佛寺。

1993 年 11 月 21 日（星期日）晴

千载未曾开口笑，念年灾难更心哀。今逢改革开放日，双手欢抬真快哉。——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五点半起床，解手通畅。略作准备。自助早餐甚好。

八点多彭部长陪同，先沿江散步，到远望卧佛处拍照。天空放晴，万里无云，真是少有好天气。九点到乐山教育学院，先在休息室聚合，见到王若林、陈尚文，卢祥麟等及本地负责人。然后到临时纪念堂前揭扁［匾］、剪裁，几个人讲话。武大来了位皮副书记（转业干部，徽县人），讲得都得体。我讲了十分钟，赞扬王星拱等当年办学精神，学术自由、治学从严，宽以待革命者。两方面实为一致（国强民富也）。纪念堂内悬挂题词及各种资料，我为王星拱题词，颇似“鹤立鸡群”也。女付［副］市长殷勤接待我们到民盟办的幼稚园（现代三层楼）参观。聘用制民办，人收 200 元，管吃饭接送等。然后到“计划生育培训中心”午餐（王、陈等住此）。大量吃鱼。乐山节目到此结束，然后按计划逛大佛寺。玉珍当然大开眼界。一个脚指［趾］甲可站八个人。过海通和尚处，到伍中一老人处题字。沿途在车上作好七绝。伍老赠字，花一个多钟点（还写对联）。归途过麻浩新景，罗城古舫，真是绝好改造，化糟粕为神奇。又观汉代崖墓，生平第一次。到吃黄辣丁处已六点半了。如此火锅，吃鱼五六条。九点到宾馆。作字到十一点半。

为教育学院书两大幅，一是校训：严谨勤奋，　　创新。（原文此处缺字——李南央注）

师严道尊，身教亲于言教。

为宾馆题：风光都说嘉州好，赢得嘉宾再度来。

1993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一）多云

五点半起床。疲劳尚未恢复。早餐后即收拾出发。乐山许俊立等陪同，一路风光尽是黄烟乌气，大水泥厂，钢厂等依山而建，络绎不绝，直到沙湾。已建县级市，约廿多万人，七万多工人。参观郭沫若故居，父祖为商业兼医生等，三进小屋，有后花园，元配夫人张琼华，80 年始去世。四岁发蒙，聪敏过人，嘉定中学时英文百分，修身 38 分。纪念馆即盖在后园旁。参观毕，纸笔在桌，逼得题字。想了一阵，对联一付［副］：风雨沧桑廿世纪，古今上下五千年。前联中性偏褒，后联则喻其文化历史成就也。又书“美女峰亭”、“美女峰石林”巨字两张，似已逍［潇］洒得开了。又为市委书记苏灿书一沫若句门联。十二点吃饭。许俊立与苏灿都盛赞我 83 年讲话及来成都那次活动，使四川干部四化开了新局面，市委组织部又让学《大胆起用一代新人》。苏读过我那本书。

中午休息一小时。苏等陪送有开道车，过水泥厂果然路阻一刻钟。到峨嵋（已改市）先游报国寺，住持 70 岁，见过蒋介石。蒋在此山办训练团，住过此寺。复到伏虎寺，实为女庵，住持三十来岁。“离垢园”与铜塔（4300 佛）都忘了，还有抄摆树。市委全体人马招待晚餐，四桌有凉山付［副］书记等。市书很豪爽（48 岁）能喝酒。晚参加卡拉 OK 舞厅，跳三次（曲终不及而罢）。听陪同组织部人员为我们放歌。薛京唱得不错。

1993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二）小雨转多云 上金顶

三点服眠药，睡到近七点始起床，精神甚好。早餐后即出发上金顶。前后有公安开压道车，李桂芳大夫随同一车，浩浩荡荡出发。入山方知峨嵋深广高大千万峰连接雪山也。到卧云山莊最后一段，冰雪结冻，道路巅颇［颠簸］，非重型吉普不为。在山莊增着草鞋、棉大衣，然后上缆车。下车后尚有百米之高，李大夫为我吸上氧气袋，两旁各一人搀扶拾级而上。冰雪漫天铺地。到庙中一歇，玉珍磕头三下。环观世界白茫茫一片，不过两脚立在此金顶而已。腿尚不软，不过呼吸略感迫促。我之平安无事大家欢喜。金顶餐厅吃饭，喝酒一杯。归途观飞来岗，元代古观，从观后翠竹小道而出。回一号楼前，观蒋介石故居，现四号楼。一路刘能源同去录相，乃平生未有殊荣也。

晚餐又吃东坡肘子，吃酒三杯，李林芳酒量甚大，大家兴致都高。下山在车上吟得一绝一律：

夙愿平生一了哉，老头气喘不呆衰。
未闻李白登金顶，走下飞车上雪台。

车穿云雾上峨嵋，万树梨花（夹道随）斗艳奇。
雪地冰天金顶象，草鞋氧袋老夫姿。
艰难不恨霜华满，祸福相生造化知。
最喜登高胸气荡，下山吟得感怀诗。

为此地多人作字十几幅，十点三刻始歇笔。

1993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三）大雾

六点起床，解手出小麻烦，真是老了，反映［应］不灵。收拾停当。早餐后同许俊立等告别。赵司机开车稳当，十二点十分回到成都。在组织部餐厅，冯振伍（原部长）请饭。有一女将（万）能饮，共喝了三杯。在六楼休息了一个小时，有小电炉。二点半出发，遊武侯祠与草堂。文革未受损坏，草堂尤面目一新，共占地 240 亩（武侯祠只 70 亩）。翠竹、楠木、古树成林，到处有石桌凳供游人休息。现代人书法楠木刻碑等，印象甚深。六点到成都馆，市委付［副］书记赏饭。席间冯谈到 84 年来，由他陪同到自贡转大足重庆，在自贡我哮喘发作严重。今日看来比过去印象还健。

晚仍住一号楼，很感暖和。

1993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四）晴 到彭县

名城天下各风光，羡慕成都一草堂。
莫让古人骚独领，蜀中自应（新时代应）更辉煌（蜀中新秀谱新章）。
——李南央注：此诗写在纸页天头

三点醒来，五点半起床。吟得一绝如上。

八点一刻出发去彭县。因有开道车，一路顺当，一个小时即到达。新建市委书记等及女县长都参加

座谈。听了简单介绍，彭县有能源，物资丰富，乡镇企业产值已超过国营工农总值，人均可望达 1000 元。九年义教已做到。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金牌奖出自彭县中学，现已被美洛桑矶大学要去当博士生（23 岁）。境内有两所大学。听完后先到机关隔邻参观新建居民住宅两户，标准不低于北京的，不到一万元即可买得。然后看市容，西南最大蔬菜批发市场（北京未见），全部配套。看了公园、大渠道，将建大公园，别墅区等（不便泼冷水）。九峯山夏季有雪景，避暑胜地。九峯宾馆午餐，尚无广东之行之倒胃，总有可口小吃也。

一路吟得一绝（彭县介绍中有“物阜民丰”句）：

千年古郡焕青春，物阜民丰气象新。
（有此雕塑）击鼓迎宾催奋发，小康之后大康人。
第四句另写法“共同富裕一条心，文明现代典型存。”

饭后未休息即作字，草稿由大家选定。又为凤鸣梯级水电站题款，并祝辞。全市水力资源 2020 年开毕（现 70%）。

四点不到来到大熊猫繁育基地，值得一观。先看博物馆（《尚书》有记载，误为罴）。清末传教士发现，传入西方。野生保护世界之冠。日食小竹 3—40 公斤。现喂牛奶、水果，玉米等。年费 3 万元。走路很多。

金绍先电话，周颐已去北京。

1993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五）多云

三点服眠药，睡足了七小时。早餐后作字数张。

十点同薛京去省府参事室（玉珍不适未去），应金绍先等老校友邀请见面一叙。路上走近一个小时。理如军（李汝俊）一见面，非常高兴，忆旧并发历史牢骚（从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谈起，列宁如何反第二国际，布哈林平反），给我看夏县党史办的调查信。原来他 1926 年曾入过党。刘兆丰是地下党的，当然挨过整。一共七个人。大家对反腐败毫无信心。四川流传三个“杨百万”（杨汝岱、杨超、？）已非“草鞋书记”，而是“皮鞋书记”。《庐山实录》都看过，《早晚年》也有人看过。因此谈话投机，观点也都一致。我们这一代人不死光，恐难改过来。饭前写字一幅（即我的母校祝诗）。李汝俊称我为“天才”。他竟比我大七岁。饭菜是家乡味，甚为可口。二点尽兴而散。周颐到北京打网球去了（老年体协）。回来理发，6 元钱（平生最贵一次）。按摩甚舒服。正想休息一阵，薛京友人（党史办魏明生）来谈成都会议，只得婉拒。随后省委书记谢世杰与政协主席聶荣贵来，聶说八三年省级机构调整时，他与杨析综到京西宾馆，是宋任穷与我同他们谈的四川情况（聶后因班子中人事问题调往云南，现又调回四川。杨析综亦自河南调回）。顺便谈到三峡，他们深知其情，推荐过溪落［洛］渡与白家坝。也知道我的反对。我只预告：要作各种精神准备与应付措施（他们移民问题反对李伯宁方案——栽桔子）。说得很是融恰［洽］。聶说聂荣臻亦反对。小平对赵紫阳说：你不要动摇。李瑞环来视察时，王任重打电话要李支持，李回答说，他搞意识形态，对此不懂。省内杨超等是坚决反对的。我预言也许哪天人事变动，终于下马，丢掉一二百个亿。晚上省组织全部领导在“龙抄手”宴请，真是捨命相陪，没再喝酒。小吃集大成，可说名不虚传。席间常务付［副］部长陈{克}光谈冯振伍付［副］省级待遇事。我说：你们就向谢等说，我建议你们自己主动为之解决待遇问题，我回去与吕枫等谈。晚上党建办主任周仲述又为此来，如实相告，都感满意。人客散后，作字到十二点多，共二十余张，拼了老命也。

毛、乔等人都有一种佔有欲：别人的真知灼见不要抢先发表，要由“我”来发表，否则将你整下去。“真理”只能由我发现，由我公布。

1993 年 11 月 27 日（星期六）成都多雾，机上晴天

卅七年就地重遊，感慨万千，书赠市委：

全面改革后事当鉴戒前事，六言箴规今人应无愧古人。

——李南央注：以上二行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睡到六点醒来，七点差一刻起床，感觉不适，勉力作字五幅，为都江堰改写大幅如上。又为彭部长书“洞庭雀”一幅，以赠乡人（正好他来赠字画、酒等珍贵礼物）。又为谢世杰书“竹石”(彭建议)，为周仲述书“弛张”(周的母亲是丁玲表姐)。感到疲劳之至。早餐后到医务室，果然肺部有罗音，似感冒炎症，取药喷喉。坐椅休息。玉珍十一点离去。午餐吃面条，甚舒适。但咳嗽不止。一点半上机场。上楼困难。彭、周到贵宾室来送。坐轮椅登机（机场几百米也）。

机上不停咳嗽有泡沫痰，只好连含草珊瑚片。三层上有太阳。六点到武昌。仍有轮椅出<机>场。半途省组织部长王增　等来接（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一路挤车，空气乌獐，咳嗽加剧，喉管奇痛。半多小时才到省人民医院，医生们早在门口相接。住三楼干部病房，房子两张床，但有卫生间。院长是心血管专家，负责人员都来了，引起漫谈。此院拒不收红包，清廉为武汉第一，全国都认可。{看来}医风医德甚好。马上吊瓶，并喷气雾，喉痛，咳嗽渐减。晚饭吃了一碗面。晚上同付［副］院长（在党校学习）闲谈，要去《早晚年》让复印。

薛京同玉珍通了电话，告已住医院，使她放心。

十点半就寝，服眠药。

1993 年 11 月 28 日（星期日）晴

四点多醒来，挨到六点前起床。想了几件事：让平江来一负责人与李荣光同来，谈《县志》审稿；应告武大当局开一次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的老校友会（台湾多参加些）;《三峡》让河南也出。起床即写好《祝辞》与《贺诗》，各复印 8 份，带着便散发。

七点多吊瓶，并早餐，煮了玉米面糊，牛奶甚浓。

九点多出发，医生、护士随行，带氧气袋（如临大敌也）。留着手上吊瓶印记，以便说明迟到。九点半到人文馆，会议厅上次来过，陶校长等到门口迎接（离开主席座）。见到面熟人只几个，蔡名相在座，也发现老潘（基踬），旁边是海南大学法学院长。会议已近尾声。随后上平台为李达塑像揭幕（制铜像，深圳捐款）。见到徐世长（坐轮椅），拍照，很是高兴，并赠磁疗表（可降压）。十一点返医院。

中午睡不着，且咳嗽（晚上发现窗未关严）。两点起，又喷吸雾气廿分钟。同小护士撩［聊］天，生活困难，同公婆挤在一起，阳台上另做饭。夫弟赌博。青年结婚得花两三万，大件之外有三金（耳环等），有的还旅游。父母为此拼命攒钱。护士在医院地位低。所有医院人员都极其热情照料。

朱九思夫妇来，带水果，甚热情。俞润泉同来，笔谈。将两首诗（武大、大姐八十）给他，临走时要哭的样子。随后河南出版社李自强（武大的）来，谈定出书，即来京签合同，书名拟改《我亲历的庐山会议》，未允，以“我”为主不合适。彭黄张周四文可附入。晚餐又是面一大碗。

1993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一）多云

六点醒来，又断续勉强睡着，六点半起床。解手后吊瓶，同时早餐。八点一刻出发，廿分钟后到珞珈山，参加母校百年大庆大会。先到接待室，见到九思等，还见到钱永禄，其人已派头够格矣！漫然应之。上汽车入会场时，车上见到我的热心读者（包括《龙胆紫集》）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

坐主席台头排，与韩宁夫隔望。会场一万多人，井然有序。先报告题字、来电、祝辞，等国内外个人、学校、单位几百，花了半小时。校长致辞，平稳。法国十一大学校长祝辞，台湾校友会团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很得体（只冒了“我们国家”四字，不显眼）。会场气氛隆重而热烈，面对此场面，不免回顾六十年（五十九年上珞珈山）道路，堪回首不堪回首：自己的路是没有走错的。也想起谢文耀来，还有立徵。十一点四十分始散会，到招待所餐厅吃自助餐。收到台湾校友会请帖，明日午宴。十二点半回到医院休息。假寐约二小时。

下午喷气雾时，潘基踬来，谈湖南情况，“熊毛陈”（盖两所新楼房），陈邦柱不行。“人民城市人民建”，搞小城镇，还想搞大跃进一套。随后洪德明夫妇来，谈钱永禄原是文革初四大金刚之一（保皇派），现在省地县三级干部 80%是遵{彭}人，有宗派情绪。对三峡也是持反对意见。但动员各系统承包三峡各项工程。

晚上洗澡，出浴后小气短一阵，即平稳。决定明天早晨搬宾馆。

1993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二）小晴（预报小雨不准）

Mao’s Early and Later Years——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天头

三点半醒来，五点半起床。收拾行装。美音收不到。六点半吊瓶一小时。早餐给我们买来葱油饼。书记等负责人来告别，房间拍照（后在大门又留影），极其热情欢送，并留言。

十点多组织部来车，毛　　一起（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到惠济饭店。第一个先到（台湾校友团不住此），后陶校长等来，谈一二九那段历史写得不清楚，也不够（否则不会有抗战后局面）。答应为校园整顿向武汉市长写信。共约十来桌，姚舜、詹绍啟致辞，席中我也讲了几句，谈王星拱好话，赵师梅照顾，天下为公，大同世界，殊途同归，人生快事能几回。许多人离席来向我致意。83 岁韩德培（法学家）特找我谈，敬仰，“凤毛麟角”，读过《早晚年》也。并留影。特找殷正慈致意，她与萧运娟（王前夫人）同班，是詹绍啟夫人，颇有文采。宴会到二点。我被作为次于校长的贵宾。并感到人们广泛对我的支持，包括三峡，是一次亲身体会也。送《早晚年》并“三峡”、陆兰秀传序言，赵学田已为我介绍了此书。

住到东湖宾馆梅花二号院，424 大房间。整面窗户对着东湖与珞珈山，风景如画，平生少有临时住宿最佳处也。身体似转正常。开始看资料。李荣光电话，他直接回平江联系人选。同玉珍通电话，报告平安。晚观电视到十点。

一洗衣就气短。

1993 年 12 月 1 日（星期三）阴

五点起床。美音收不到。看完李慎之三篇文章，及杜维明访谈录，作了点摘记。中国古代哲学能否得到新生？能否现代化？作为人的道德精神总比宗教要好。

在阳台上活动几次。薛京病了。这个宾馆无卫生所，强要服务员去买了药。

九思电话，昨天赵师梅百岁纪念会，他代我讲了话。

平江来电话，要他们只来一个人。

1993 年 12 月 2 日（星期四）雨

五点起床。美音干扰。上午在阳台活动几次。

续看资料。十点武大校友会两女士来，接到学校山莊，付［副］校长张德明，党委书记及校史办等人约谈一二九时武大情况，约一个多小时。因这一段不清楚的话，以后就不会有抗战初到乐山时期强大的左翼活动了。

招待丰盛火锅午宴。刘清、方成在，又调到深圳的原副校长傅健民来敬酒。二点半休息毕，冒雨驱车到湖边一转，然后回百花二号。

玉珍电话，了解我还咳嗽否。

九思电话，谈炎黄会来的人，没有那些写生活的“身边”人。萧克因身体来不了。

看自己《晚年》长文，现在要写也写不出来了。

1993 年 12 月 3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上午活动半小时，下午亦小作活动。湖边阳台，空气清新之至。坐在桌边，面对湖山，远近浓淡，一幅泼墨山水也。

续看资料，并作摘记，以弄清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同毛，同近代现代关系。介绍薛京读之。

上午洪德明来，带来郭佩珊所写当年武大史料，颇繁琐。洪在皖南事变时受伤逃出，失去关系，1944 在西南联大重新入党，解放战争时任成都市书，后到沪杭。谈到王汉斌，为人实在，打得吐血，亦未揭发彭真什么材料。

下午邱力生来，已提为副教授，名片中头衔颇多，想去深圳，可以施展，且高薪也。谈到武汉书商，有赚千万者。

1993 年 12 月 4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阳台活动一刻钟。下午又活动 20 分钟。

续看资料。关于传统文化等问题，概念比较清楚一些，也启发了自己的思路。中国传统文化要现代化谈何容易，要在实践中解决，不解决民主问题，不解决个人自由、个性解放问题，一切谈不上。毛的晚年，不仅扭曲了马克思主义，也扭曲了中国传统文化。一切按照他个人意志，随心所欲。

宾馆的饭已不香了，没有味［胃］口，与少活动有关。几大堆水果，也不想吃。

下午李荣光和晚上平江县委二人先后来到。约定明天上午十点谈。春节前，李可看完全部县志稿件，约 100 万字。谈晚清以来平江得风气之先情况。李荣光住此。

九思电话，明天上午来。

1993 年 12 月 5 日（星期日）晴

近六点始起床。阳台活动十分钟，下午活动约半小时。

续看资料，颇有收获，如关于东西方文化比较认识，现代哲学包括原苏联马义哲学转向以人为本位：从人出发研究哲学的构成。西方资义文明的发展，同人的价值发展分不开。追求个人的真正自由，本来是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可是我们几十年走苏联道路，斯大林教条和毛泽东独特的覆灭个人的斗争哲学，变得个人之无足轻重。“群众运动”消灭了个人，从肉体到精神的无足轻重。真正悲剧在此。

上午朱九思来，简单向他介绍了自己现在的处世态度以及对当代历史的看法，也谈到三峡为何要反对到底。希望我在“毛与传统文化”会后还呆一二天，以应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之约。

平江郭振斌（付［副］书记）与县办主任并荣光，谈县志事到十二点。确定春节后去长沙或平江最后审稿（顺便解决大姐八十做寿）。春节前可以最后将稿看完，约 100 多万字。关键在总述要写好。我

提到大跃进、文革等，要有所反映。

1993 年 12 月 6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早晨阳台活动一刻钟，上午十点活动 40 分钟，下午又活动一刻钟。早餐后，同薛京散步到南山门口。必须走路。

续作摘记，重要资料都大体摘完。待考虑讲点什么，达到什么目的。

晚上同玉珍电话，告以十二、三号回京。小欧十二日回京。

王小毛将去瑞典同那个瑞典人正式结婚。这一代青年！

1993 年 12 月 7 日（星期二）晴

七点起床，活动十分钟。下午亦活动一刻钟。

上午到汉口殡仪馆参加皮公亮夫人刘茂舒（刘永济女儿）追悼会，作为“首席”来宾。皮将约周如松来同我谈武大大跃进事。

下午洪德明来，约了杨坤泉（当年湖北管农业的）谈麻城等情况。很愿意谈。薛京去报了到。

提纲没拟好。准备即席讲点什么算了。

1993 年 12 月 8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到碧波山莊参加炎黄文化会召集的《毛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一整天听十几个人的发言。老温第一个发言，讲了反封建的问题。大多是教授，也有人谈到失误与传统文化负效应问题。水电学院李育教授将他看过有批注的《早晚年》赠我。此书在武汉传播范围不小。韩宁夫作为东道主致词。姜恩毅、冯征等均有文章，贾若瑜（军科院付［副］院长、秦川表哥）也有军事文章。晚上关广富等宴请，客气一番。

藉此可以知道一些学术界水平。还是正面为主，继续高举之意。东湖真大，绕湖而去，要行车近 20 分钟。

看电视十一点上床。

1993 年 12 月 9 日（星期四）阴

六点半起床，上午活动半小时，下午活动一刻钟。

总览已摘记资料，写了个 15 分钟发言提纲，恐怕半点钟也讲不完。这次总算将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这个题目又接触了一下。

作字四幅，赠{吴先慢}、赵师梅、朱九思，还有一张给毛卓水（组织部派来接待的）。

这个提纲大概看了三四天资料，用了一点点其中材料。朱正准备的资料，完全未用，也许将来什么时候能用得着。

1993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三点半醒来，五点后又小睡一阵。六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

早餐后八点半出发，到会场时已经开始，贾若瑜先讲了（本来我第一个发言，八点半开会）。我讲了不到 14 分钟（尚未按铃也）。3/4 时间将［讲］晚年错误问题，最后唸了邓小平 80 年长报告中反封建的几个主要内容。以建立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统一，实现现代化，人的开放，民主与科学为前提，要

还马克思主义本来面目，与新的发展，以适应科学时代、智力时代的来临。听者动容。上午休息时，许多人跑来表态，讲得好，正中下怀。近十人递名片。广东欧初（炎黄广东会长）等要一起拍照。汪澍白同我去见了邓钧洪的儿子邓晓芒，武大付［副］教授，搞黑格尔哲学，送我 30 万字书一本《思辨的张力》。还有两个人送书，丁晓强《近世学风与毛泽东思想的起源》，余育德《社会主义价值标准体系研究》，贵州的常征（省政协付［副］主席），夸说《早晚年》是他们出的（请他催再版）。下午冯征最后讲话，也大谈了一段晚年错误。吃饭时，国防大学教授闫稚新同我谈雷英夫情况，两案时，关了十多年，无罪放出。过去在军委系统搞作战参谋，有过许多贡献。如预测美军仁川登陆（早 20 天）等。

认识了一些人，传播了自己观点，起了争取群众作用，还宣传了三峡观点。

1993 年 12 月 11 日（星期六）晴、多云

昨夜服眠药并自伦。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九思来，给他的字幅（登张家界）他很满意。好些人送的水果也全交他。薛京一起到华中理工大学，应校长杨叔子一起座谈。吃饭的有赵学{四}、张培刚（1934 经济系毕业，黄辅礽老师）及另两外［位］老校友教授（一位是民盟负责人）。头次与张会见，谈得很投机，都畅所欲言。张谈邓的三个层次：黑猫、白猫（三个有利）；中国特色（中国与特色，两条界定内容非常广，且无时限）；市场经济。张说，吴辛将我的书早介绍给他读了。张是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当年哈佛的博士论文即以此为题，影响很大。饭后中央电视台为杨叔子（《东方之子》）拍电视，我赠条幅与赵老师也就沾光拍进去了。杨甚感激九思当年提拔他当教授（46 岁）之早。九思治理此校，大家唸唸不忘（归途汽车司机说，断了根树枝都要过问）。两点尽兴而散。未能休息。杨坤泉与洪德明女儿一起来。杨当年同王任重关系很深，王复出陕西时，调他去陕西，后又到北京没一起到中宣部，而留在杜润生处了。对王之“左”谈得甚多。为人也风，大概还能用人（弄清梅白其人，文革前即腐化开除）。谈到五点。答应为我收集麻城及“龚同文”资料。

武大大跃进材料，九思从任心廉处要来。

夜洗澡、洗衣。

1993 年 12 月 12 日（星期日）阴

六点三刻起床。睡得可以。早餐后洗头，在成都理发后，半月未洗头了。甚累，必须锻炼，以后要多走路。薛京谈到昨夜到一战友家，其爱人父亲原是纱厂工人，靠倒卖纱锭发了财。抗战胜利后买了租界五栋小洋房。共产党来了后全部被占用，一直是黑五类子女。现在干部子弟发大财。五栋房子四栋算奉献，一栋退了点钱。她的结论是：“共产党就是共人家的产”也。

下午湖北省党史委胡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与周文义（现付［副］主任）来，谈组织史资料续编情况。已有编好的，开过培训班，已经上了轨道。谈到现在的班子都摇头，关广富从不干实事，光耍嘴巴皮，下面县干部根本看不起，都讨厌其经常在电视上出现。提起来的干部都是财经系统的，组织部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也是原财政厅的。腐败之风严重，财厅一副厅长，家中茅台酒 120 瓶，财厅干部用几百万抄［炒］股，抄［炒］地皮，报纸上还报导财厅工作好。原来的省长郭振乾、郭树言、赵福林都不错，都已调出。发不出工资是相当普遍现象。

今晚电视报导了美国 SSC 夭折问题，科学界为之腕息［惋惜］，说这是克林顿压缩财政赤字所致。

中午前后，看了巴西圣保罗同意大利 AC 米兰的足球赛 3:2，很是过瘾。世界第一流水平也。

晚上玉珍又来电话问情况。

1993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一）小雨

六点半起床，活动一刻钟。有小雨。

九点李育来，同去武汉水利电力大学。该校曾在电力部管过，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去过两次。我的讲话内容，人家还记得。付［副］校长林天宝谈总的情况，是电力部所属第一号大学，八千多学生，专业齐全，学生出来管用、耐用，校风甚好。部里经费卡得紧，大部给了交大等外部学校。图书馆要抢座位（每班 30 来人一班，只三张票）。没有科技会堂，不便于国际交流。学生伙食办得好（“学在华工，玩在武大，吃在电大，爱在华师大）。泥沙专家谢　　教授（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谈三峡泥沙论证，问题是清楚的，可以解决的。方宗岱估计泥沙 8—9 亿吨，根据不足。黄万里卵石推移质（同泥沙同量）与实测 50 万吨，悬殊太大。汛期反下不来（回水后，在夔门顶住，平缓）。我讲了下我的观点，以及“三反分子”，水利部门搞三峡，葛洲坝等，〈对〉水电发展造成的不利。现在龙滩上不了。希望他们也是进军西南。西电东送（日本搞 100 万级高压）他们高压碍子用硅胶制品已替代瓷碍子。两位年青付［副］书记颇实在。一位管施工教授，谈他 1975 年曾放言“毛为什么还不死”。午宴甚欢。两点回宾馆，三点起床，画了窗前的“泼墨风景”。

买到明晨飞机票，上午十点到京。

晚上陶德麟、任心廉同秘书来，谈武大一些困难情况，主要还是经费，一年 6000 万元，一半自筹。学生伙食要补贴，医药费不够。谈到台湾武大校友会有 2 亿美元资产，应当想方设法弄来。王世杰铜像可按他们意见立于法学院旁。我给武汉市市长赵宝江和钱运录信，他们略有修改，我抄清一遍与之。不知能起何作用。

九思电话，告过铁路易堵车，要绕路行。

上午画了一张窗外风景，只一枝笔，工具不行，带回去还是可以说明如何留恋也。

1993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醒来后口占一绝：

窗外湖山泼墨风
阴晴雨雾变无穷（色）
依稀六十年前梦
堪也不堪回首中

此绝可以为武汉之行划一句号矣！

六点三刻出发。毛卓水细心照顾。铁路堵车，随即绕行。在机场有人照顾上机，仍坐一排。提前飞了几分钟。九点 45 分到北京。小玲来接，十点半到家，还是家中舒适。留薛京、小欧午餐。

略午睡。看近一月的信件。九人上书刊《自然辩证法》了。香港陈玉书赠书两本，如何做生意（50 元到亿万富翁），是个人经历。

玉珍仍不适，还是颈椎问题。

1993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三）晴

四点即醒来，五点起床。收拾信件，并看些资料。八点廿分出发，九点到党校，参加《毛泽东大典》出版座谈会（300 万字，240 元，沈阳社）。廖盖隆、龚育之、姜思义［毅］等先到。认识了金春明、汪家缪（现付［副］校长，“左”派人物）等。李峰华（女）主编只 2［3］7 岁。开会前，几个人敞开交谈了几句，我说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死光后，有望改变封建性，开创民主新局面。龚答合乎牛顿所说规律。

开会时让我先讲，我从题词“学习、研究，鉴戒毛泽东”说起，正反都讲了。廖谈自我批评等三大作风继承之重要。龚说他曾提出学习、纠正，发展三条挨过批，不纠正错误的东西怎能发展。这批年青人很有希望（李华锋只 37 岁，几次电话家中要我参加会）。党校副教授孙鼎国要来访问。午餐甚丰盛。

下午美国 CNN 驻京记者王宇航来，约谈毛。

1993 年 12 月 16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美音收不到。准备 CNN 来谈提纲。

九点多到秦川家，参加女士们治颈椎病。王［任］恩光（个体“医生”，总参的）自制磁疗穴位筒（如拔火罐），有涂料刺激发痛，15 分钟，又重按摩。他认为我五个脊椎都有病。摆弄后舒服得多。一边漫谈，原来他文革及其后，几次坐牢，共 11 年。骂过林彪，污蔑过华主席。如何受不住手铐作假坦白，以戏弄提审人员，编造倒卖 120 斤黄金。全国外调，原来人名出自古书与报纸（被接见的外国人，报纸是解手纸）。又说如今民谣：毛主席干部两袖清风，华主席的无影无踪，胡耀邦的不声不吭，李鹏的{吹}牛邀功，邓小平的百万富翁。他专为老干部治病，不要任何报酬，收外国人钱，月达 3000 元。崔月犁也参加，谈起秦城，手铐四年！为王光美案。送我治喘中药袋。

下午游 800 米。舒服之至。

王敬之是农工民主党的，来开会。谈湖南情况，大米涨到 1.3 一斤。农民交钱不交粮，只收到 17%。王茂林到任时，有老干部、老工人一百多人到省府请愿。

晚秦川来，主题仍是家庭矛盾。

1993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醒来，仍未作活动。八点到秦川家续做颈椎治疗。九点到军博五楼，参加毛 100 岁诗歌吟诵会。到近二百人（中华诗词学会、野草诗社，红叶诗社等组织）。我被坐在一排正中，左谢筱迺，右汪普庆、袁世海等。吕瑛（保安处与热河时认识，80 岁），刘玉柱等来接谈。逼着第三个发言，讲 3 分钟。除“北国风光”、“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之影响与非身感不成外，延安十年无诗，而晚年诗则不如前期与中期。诗人自由，政治家不自由也。讲这么一点点意思，在座诸公与其他中青年谅必能接受也（李宝光在散会电梯中即首肯）。许多一级演员包括袁世海都有表演，倒也别看［开］生面。

玉珍帮我清理南屋，擦抹书柜。

1993 年 12 月 18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最后准备一下资料。CNN 三个人九点多来，没有用灯光。我讲了 25 分钟，回答了几个问题。可给我录相带。

继续请任大夫治颈椎，并点化老年斑（脸部）。

下午游 800 米，很舒适。

薛京上午来，处理一批信件：武大事寄李岚清，“柳亚子全集”事寄龚心瀚，分寄龙滩上马三封信等。

开始看《邓帝国》。

晚上，玉珍同我去看望邹{劭}尤，已因癌症几度住院。人很瘦，精神尚好。儿女不管，老伴照顾甚好，日子不多了。

1993 年 12 月 19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二点服眠药，睡得甚好。

上午续做颈椎治疗，并点化老年斑。

杨毅同一个深圳公司（岁宝集团）的主任波磊请我们和秦川夫妇（还有他的老上司总工会付［副］主席）到燕京饭店吃午饭。任恩光同去。又增加几个治疗对象。狗年送一只大绒毛狗，还有燕窝等礼物。

续看《邓帝国》。

上午到廖季立家吊唁，三鞠躬礼。“我们大都是行将就木之人”，真是谶语。这几天得知廖去世消息，极度不安。夫人谈，头天到医院，医生还赞扬他心脏病保护得好，很正常，晚上吃了只鸡腿，喝了一口酒，睡得很好。早晨起来，打开窗户做老年保健操，操毕，感到胸闷，共四次服药，硝酸甘油与救心丸，最后救护车来，到北京医院，院长等都来抢救，二天后即去世。金树望认为是吸冷空气引发所致。

1993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上午续做颈椎，挑开老年斑。

下午徐恰［洽］时与高能所季熙（季诚龙堂弟）夫妇（谢人仪，也在高能所，徐的姨侄女）〈来〉，二年不见。徐老开水利学会来，拍了几张照片，又送礼物。未能久谈，因河南出版社赵燐（原负责人）、单卫东、张志林来，韩纲［钢］同来。谈定《实录》出版事，书名依旧，为照顾销路，加“毛秘书”说明之类。又谈到《我与三峡》出版事，先给个目录。薛京亦来。河南出了一批国事反思好书，颇有“独立思考行事“之风也。

翻看《邓小平在 1976》，事实写得颇近实际，可能是两案的参加者写的。

1993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

读完《邓帝国》。大体符合事实，赵紫阳受所谓“新权威主义”影响，确有其事，记得薄一波还就邓小平的赞成观点，向顾委作过传达。书名用“帝国”适合西方人口味，大陆难用（要用得改“时代”）。有的论点值得推敲。

一早到医院，镶上颚牙床，看外科，取止痒药。到中国银行办好港汇 5000 元入账手续。

朱维明［民］画展今下午闭幕，小欧来电话太晚，没有去成，颇不安。

1993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上午在阳台活动了十分钟。任大夫将老年斑黑皮都挑掉了。

下午二点到办公室，同雨亭、廷栋、陆沅，小曾开一下午会。陆沅对人事情况总爱用夸张说法。由于改公务员制，要调整工资，她为自己级别争得厉害。只好找张全景一谈。附带问自己补发工资事。只同意补 1.5 万—2 万。我坚决要补发工资，必须名正言顺。

薄一波已不担任党史领导小组名义，因此必须快点为组织史资料出版事（内部或外部）向杨、薄一信。

香港寄来《许家屯回忆录》，即翻看。

取回 79—82 有关水电工作的一包自己讲话资料。宋晓梦要看这些东西。

1993 年 12 月 23 日（星期四）

五点半起床。仍作颈椎治疗。

上午云南水电十四局来人，为该局成立四十周年题词：

云南水电，好省特优，抓紧多快，后来居上。
滚滚英雄，移山心力；艰苦奋斗，伟烈丰功。

“滚滚英雄”等 12 字，用了大观园长联语也。

方宗岱女儿方颖来，又加父亲几篇文章并儿女回忆文（母亲八十，张志京）。哪天能动笔写呢？

金永堂来信要书，只好将一本《桥》托方带去。

下午游 800 米，速度仍四分钟 100 米。尚不累。

遇平杰三，已八十八了。经常到游泳池小池泡一泡。

续翻看《许回忆录》。

1993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翻看《邓在 1976 年》（天安门事件与怀仁堂事变）

仍去作颈椎治疗。从秦川处要到《精品》创刊号 5 本。

上午宋晓梦来，交给她 79—82 有关水电谈话资料。接着朱正来，我引发他谈到在戴文葆处的失态。他的《两家争鸣》文稿（40 万字）拟交香港出，宋晶英问得较多，于是发了脾气：“我的文章好，脾气不好。”谈到对钟叔河的认识，有“市侩”气也，一心搞钱，几面讨好（从关于我们几个人传记在湖南出版，局领导讨论时，钟的发言，合乎领导心意，但传主也不会以为怪），谈到朱“过于自负”，以自己文章愿意让大家修改作证，《晚年左错》长文，许多人提了好意见。

晚上接刘宇一电话，他的《良宵》放置“毛主席纪念堂”，明天上午举行仪式，邀请我们去参加。但小欧要去送县委书记，只好婉谢了。

朱正吃过晚饭才离去。

1993 年 12 月 25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才忽然想起昨天没有去参加廖季立的遗体告别，记性真是太糟糕了。

下午戴文葆来，谈恽逸群的悲惨下半生。以反革命被捕，随又陷入潘汉年一案，后黎澍照顾，在南京档案馆做点资料工作。戴是小同乡，在家乡过春节偷着请他吃饭。又谈自己家庭“悲剧”，打成右派后，夫妻分居直到现在。带着一个 35 岁未婚女儿同住，自己只是工作而已，别无所求。谈到沈昌文其人之市侩，一心搞钱。朱正书稿可托人带去香港。

送戴走，到文津街，游 800 米。不累。

接香港什么《现代日报》记者电话，要套出对纪念毛 100 岁观感，只好“无可奉告”。

1993 年 12 月 26 日（星期日）阴

五点半起床，续看《怀仁堂事件》。

八点半到人大会堂，未入会场前遇见贺国强，我不认识他了。刘延东唸道去团中央是我找她谈的话，旁边一位台湾中央社女记者听见我的名字忙递名片。我拉着厉以宁一起照了相（都是“名人”）。北京组织部的华淑芳我几乎又认不出来了。散会遇见杨泰芳，盛赞这十年电信、电话的大发展，他已 67 岁，

“我应当主动下”。还有些人见了不认识，只好打招乎［呼］回应。一区前几部都是顾委的，后面是高扬，亲热如故，说河北不敢去（西柏坡开会），人事麻烦。陈野苹同座，胆囊开了刀。李力安打个招呼而已，此人已是“国史馆”人物。江泽民的报告，后面总算是提到一下民主和政治体制改革也。尚昆大概是听了 1/3 即退席了。

下午同玉珍去看徐滨。听小瑞谈“下海”之事。他有个专利，扩音喇叭的一种薄膜，如何投入市场方不吃亏。他所在研究所动动仪器设备，都要收费，呆不下去了。

宋晓梦送来打印好的续稿 8 万字。

1993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一）晴

六点一刻起床，睡得不错。

看完《怀仁堂事件》，对毛去世前后这一段史事算是有个基本概念了。

戴晴电话，要同我们八个人一起开会（她租房子出钱），听两个人（一是北大研究生）关于三峡移民汇报，并国外情况。我婉言相拒，田方没有向我提及。她很不高兴，说自己是公民与市民，并未受到监视，为老同志所不亲近也无所谓，还是照样为三峡奔波。我不过说到分开活动效果更好而已。随即同田方电话，他为此抱歉，没同我先商量，同意我的看法，不搞到一起。薛京来，说戴晴大吹她在国外活动成果：都拒不同三峡合作了。

晚饭前同玉珍到河边散步，遇苏哲文，他还不知道廖季立已去世。

同黄伟经电话，广东两本书仍搁置，又同龚心瀚电话，让广东告诉他，是哪家压下不批。于是又告黄，让他通知广东社。一些孱头！

许医农告知，海军电视剧中心导演，看了我的《早晚年》，拟编毛电视剧，要找我求教。答以确有把握制片，才能接谈，时间精力有限。

晚上韩晶英和黄紫雁（香港天地经理）来，说彭定康主要是为自己在英国地位而努力。

1993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二）晴

上午看完晓梦写的 4—8 节，颇生动。——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天头

五点半起床。早餐后做颈椎治疗。近日秦川夫妇又紧张。刘燕生同玉珍谈想分居一段时间。

下午三点到文津街参加纪念毛的歌唱会，王昆为主人，刘淑芳等老中青三代歌手，约一个多小时。礼物一袋，有纪念手表以招客人。进门碰见吴冷西，那股大首长架子令人生厌，以后再不打招呼了。同刘导生坐在一起。王昆来小谈（我实不认识她）。随即游 800 米。遇季诚龙，他张罗开发地方水电与蓄能水电，组织电力部一批老人。

晚上朱正来取走晓梦稿。留下他的《两家争鸣》。

收到陈铁如信并书。我题的三句：“学习、研究、鉴戒毛”置于封面，盖章赠人，他说影响甚好，决无“副作用”。又一本《中外改革纵横谈》记临沂改革事，内有一篇记他所领导的齿轮厂，厂长是如何领导的，使我对他的作为有一具体了解。

1993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三）阴

六点起床。看邵燕祥为朱正稿写的序。冷静的史笔。

邵送我三本杂文集，有一本第一篇《狱中诗>，从杨帆 43 年诗写到“龙集”。王蒙电话，9—11 月

在哈佛，有人托他带三峡文与我。美传我已被软禁。昨夜见我到文津街，始释念。又去台湾十天，满街《卅岁前毛》并给《语录》，甚是有趣。黄伟经电话，广东已收到新闻署复文开印。

与周建南电话谈三峡，他建议给江单独一信。说已看到许的回忆录，同星云大师等关系，说明早已活动。此人可以（从历史）抹掉矣。下午宗凤鸣，长谈二小时。体制必改，包括执政党要改造。新权威主义有此事。赵已看到《邓帝国》。港刊似有说法，邓不在后，赵、万等仍可起作用也。赵不能与胡紧密合作自是关键。当年如果真能做到邓胡赵万四驾马车，中国就大变样了。我谈关键在权力过大之害。从毛到邓，问题依旧。

韩纲［钢］来，《实录》封面不理想，建议以乱云翻滚露山尖为主调。

1993 年 12 月 30 日（星期四）晴、大风

五点半起床，多日未作活动。

整日翻看杂件。宗凤鸣送来一叠港刊复印件，内有阮铭“文革起因”文。根源在社会基因。说毛：伟大与渺小，自由与残暴四个灵魂并东西方的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封建专制，流氓无产者四个文化结合在一起。斯大林与赫鲁晓夫二鬼又附着于身，成功乃战胜斯，失败乃救斯与代替了斯。

海军电视中心一女导演电话（许医农先告知其事），要搞一部毛的电视报导剧。都精读了我的《早晚年》，一月五日后来采访。

玉珍去购物，未能游泳。早晨仍治颈椎。为任大夫送烟酒，花巨款。

给杨、薄信，争取组织史资料能公开出版。

陈增庆电话：李鹏关心汉雄工作，曾同侯捷谈过；开发银行事他根本不知道，没插手；到中国工程院，原来没有汉雄，由他出面增加进去。并说办公室主任家中接电话代致歉意。当即电话告知杨毅。

1993 年 12 月 31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仍做颈椎治疗。《周带队查勘三峡记》交《炎黄春秋》。到温老家，杜导正等在。说刊物交邮局，订户超过 6 万。一人告我，薛京的《徐水》文明年发表。此事使我诧异。恐怕只好全由自己写了。[15]

下午胜利来，过年，下棋二盘，皆胜。逼其让子。

朱正晚上来，在此住几天，可翻看《邓帝国》等书。

晚上任小彬夫妇来，受曹思源之托，参加“首届企业家选聘交谊会”，顾问名义。留下一堆资料和书。谈到十一点。组织部内部情况，几方面（包括乔石）都想安插人，曹志曾建议他回去，后亦无下文（我曾告他不要去，搞不出名堂）。这类党政机关决培养不出人才，难听一点是“庸才”与“奴才”才能久居也。只有独立搞企业、经济、科技活动等，才能出人才。

1993 年总结

一） 组织史资料中央本进入审稿阶段，省地县已基本结束（从北京领导作用说）。

二） 上半年到澳大利亚一个月，美国 40 天，宣传“体制内”对国事，对毛泽东的看法。结交了一

[15] 指秘书薛京帮助李锐起草的《大跃进亲历记》中的一个章节“徐水”，将用自己的名字在《炎黄春秋》发表。李锐因此想到，不能再让薛京参与此书的写作，而全由自己执笔。——李南央注

些新人。将我的研究毛的书及成果进一步推向海外。

三） 《早晚年》、《实录》在香港出版，《卅岁前毛》在台湾出版，三本英译本交稿（经济收入空前）。

四） 《大跃进亲历记》写作迟缓，只成两三篇。请李向前帮忙。

五） 帮助宋晓梦写我的传记。做诗不到十首。

六） 社会活动，出差四川、武汉，为武大百年纪念，参加几次“毛百岁”活动，讲点真话。

七） 三峡两次上书，颇有影响。

八） 身体还可以。十二月初在武汉住院三天，也是种考验。

一九九四年李锐日记

第二十六册/Vol. 26

1994.1.1. -- 1994.12.31.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81 年后日记录入说明 xii

一九九四年

1. 1994 年 1 月 1
2. 1994 年 2 月 8
3. 1994 年 3 月 18
4. 1994 年 4 月 25
5. 1994 年 5 月 31
6. 1994 年 6 月 38
7. 1994 年 7 月 45
8. 1994 年 8 月 51
9. 1994 年 9 月 60
10. 1994 年 10 月 68
11. 1994 年 11 月 75
12. 1994 年 12 月 82
13. 1994 年总结 91
14. 1994 年稿费账 92

1994 年 1 月 1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原拟趁朱正住此，一起整理南屋书柜，要让他读完《邓帝国》等几本书，又打消此念。将客厅字画换了几幅，以求“面目一新”也。

午睡一个多小时。张翅翔夫妇来，谈居美情况。

下午李志民来，从福建回，送水仙。泉州 80%是乡镇与三资，国有比例很小了。海南事窗纸未戳破而已，主要人物是邓鸿勋与鲍克明（常务付［副］生长，父亲是延安医生），拉下省长刘剑峯以利于一家统治。还有贵州刘正威家及常委大部分腐败。这是典型的党的异化，恐怕各地大小不一也。权力无制衡，无民主制度，只能腐败下去。现在舆论控制更紧，连火警也不让报导了。志民自己仍想到人事、政法等部门。

1994 年 1 月 2 日（星期日）阴

台湾青年甚关心东西部差异如何缩小问题。告以历史、地理背景，乃长期奋斗之事。——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天头

六点起床，读朱正文章“一百年前的思考”，介绍孙宝瑄（1874—1924）日记。其妻为李翰章女，很接受西方的经济与法制思想：“不知天下未有无利可以立国者也。一人自务其利，无数人受其益；人人各务其利，一国之人受其益。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跖之徒也。余谓孟子于利之一字，未分别言之，彼工为巧取豪夺以为利者，固跖之徒；若致力农工商以求利者，何尝非舜之徒。”其人有诗一联：

旧书重读精神异，新理多闻慷慨增。

上午周世田来，他受人骗，一船货物入越南（走私没收）损失千万。谈许家屯认识潘裕昆（国民党一军长，即经武路我住过的潘公馆主人）的儿子，有东西寄存其家。

周楚峰介绍外甥官大煊（富邦证券投资信托公司经理）偕九位台湾搞证券投资的中青年来“拜访”（平均年令［龄］33 岁）李伯伯。谈一个半小时。统一问题多从经济、政体、民主化程度等为依据，条件成熟赞成统一，只一个人持异议。彬彬有礼，都有教养，不喜欢日本人（周世田说，港、台人互相看不起）。问我北京应参观什么。何者最重要。我说圆［园］明园，北京前门老火车站。我谈到蒋介石时代基建为中山陵与浦口过江火车轮渡。浙赣路刚修就将桥炸了。米山随后也到，送茶叶。他们对曹思源其人颇有戒心。胜利、小多、小琴［芹］三家都来，小欧亦来，中午涮羊肉，晚餐亦丰。同胜利下棋到晚八点。

李慎之电话，对 100 年毛热看法，我说闹剧而已。几次小活动，得表两块。大笑。李庚电话亦有意见。

1994 年 1 月 3 日（星期一）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想起是否为三峡给江单独写信事。周建南是赞成的。项南来谈及此事，认为无此必要了，我已尽了责任也。今年恢复看《人民日报》（还有上海《文汇》、《羊城晚报》等）。自刊何新文于一版后即不看此报了。

下午柳思、张光谋来，张谈深圳股市猛降，人民币与港币比大降，反映［应］对形势的看法，报纸只报喜不报忧。

小妹来信（12.18），2 月份可能解雇，很想办中美间经济信息报，独立工作者才无失业之忧。晚上

林汉雄、刘迅在皇冠假日饭店宴请（刘为董事长），参加者胡积［绩］伟、秦川、项南、王蒙、林肖峡［侠］等。王刚从台湾归，故宫文物因北平解放过早而迁往台湾也。项说邓左等一批人近日开会不止。

接一批拜年电话。看几天报纸。

上午曹思源，女秘书同柳可白来，送“破产法”书，及他们的想法，如何选拔绍介企业管理人才。因此同意挂名誉职。回送《逸漏经济学》。

1994 年 1 月 4 日（星期二）晴

六点一刻起床。收到陆钦侃转来港报刊文，陆铿记我在明尼苏达文等。王蒙转来美国黄恩佐文《让黄河水流清》。《中国老年》社一主编索字。上午作字六幅，咏老旧句等。同时清理纸柜，甚累，一身汗。

下午游泳 800 米，速度超过钱小姐（钱正英——李南央注），甚快。

1994 年 1 月 5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

上午清理南书房旧杂志，累得让小惠帮忙擦洗书架。

陆钦侃送来港刊剪报等，内有陆铿等文，交小欧带薛京复印。许医农电话，也赞成我不必参加戴晴主办的有关三峡报告会。

刘清来，工作年限硬要从“一二九”算起，只能同意他上此报告。

陈英茨来，介绍哮喘专家，真正关心我的病情。

王惠德去世，11 日告别。

1994 年 1 月 6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睡得不错。

复汪澍白、蒋南，张戎信。续清理杂物。找出组织史资料文献部分目录。

上午空军刘永洪来，送《潇湘风云人物手迹像集》，印得尚不错。以党政军人物为主，夹杂些社会人物。有熊希龄无谭延闿，有程潜无唐生智，杨德志笔迹有错别字，我占三页，其实也不当。幸好未列入“顾问”。编者一群湖南年青人，似无人了解历史。

下午游 800 米。遇杨纯。

小胖夫妇带孩子从瑞典回来探亲。王宇长得同父亲差不多高，12 岁，小学六年级，憨厚可爱。力丰则大谈学会做股票证券，可维持生活，自己原来专业（脑细胞研究）毫不可惜也。真正变了一个人！

1994 年 1 月 7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上午给小妹、张戎、蒋南、汪澍白信，并刘洪涛、刘树鹏书，到邮局走一趟，算是运动。国外信二元一封。

下午同玉珍到医院治牙，怪我去晚了，还得去四五次，才能最后镶好。内科听胸部，无甚问题。遇汉雄，明天去海南打高尔夫。文革坐四年牢，将身体锻炼好了，现在每天都得动。

李英健、薛京来，留晚餐。《1976 邓》两书，追查甚严，云后台为某大首长夫人，提供材料。

1994 年 1 月 8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朱正一早离去。在这里看了几本书，处理了《两家争鸣》稿，陈英茨向《开放日报》推

荐。

十一点半到黄寺大街豆花饭庄（一竹棚临时建筑，原体改所内），参加老胡（绩伟）新婚宴。到光远、慎之、秦川、项南、孙长江、张黎群、张显扬、林　　等（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郑仲兵张罗的。女老板为一研究生。川菜味道不错。有小道，邓在上海对毛百岁纪念讲了闲话，是否地下总书记布置？饭后回家接玉珍同去文津街，参加老龄委搞的 94 家庭年招待会，与刘英同桌。张扬、吴祖光等来送资料。歌舞、时装表演甚热闹，我摸了个“8”，正好得最末奖，亦有趣也。

上海 93 年速度为 14%，说邓尚不满意，还要更快一些，胆子更大一些。——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4 年 1 月 9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九点到军博五楼，参加《潇湘人物画册》发布会。曾志、刘英等又遇见，还有夏贺忠。程思远讲话后，又硬派讲话，应付几句。有程潜而无唐生智。双壁［碧］也来，同回家送她《早晚年》。下午二点，海军电视剧制造中心由黄定山（解放军艺术学院表导演系主任）率领，共 8 男 2 女，四点半始离去。他们看中了我的《早晚年》，不满意时下毛百岁的各种影视。同他们谈了二个小时并录像。历史地叙述我对毛的看法。

田方电话，戴晴筹划的会因安全部干预告吹。

1994 年 1 月 10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上午到部，同雨亭、廷栋，陆沅谈组织史资料审稿等问题。档案馆一二战部分定于三月一日到七日开会（我必须二月廿五日结束湖南之行）。还谈到续编问题，应开一次全国性会。藉此机会向他们通报了我到组织部上任与“离去”的关键过程。

下午戴晴、薛京、周世田来，留晚餐。谈及延安整风抢救等往事。从大革命时的“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打 AB 团起，毛是“左”根甚深的人。中间 28 年是由于客观原因（三座大山，国际与斯大林存在）促其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成长。但一旦客观制约失去，即主观能动日占上风，直到忘乎所以，专断到底，决不回头。这一整个过程应当放在宽阔的历史背景和本人的成长发展过程来探讨。

———————

“迈向社义市场经济实践”

1. 经济成分实现多元化。
2. 经济运行趋向市场化。
3. 企业行为逐步自主化。
4. 宏观调控走向间接化。
5. 经济发现［展］呈现外向化。
6. 社会管理开始规范化。

1994 年 1 月 11 日（星期二）阴

六点起床。上午到医院治镶牙，并看眼睛。云无大变化，多休息，开了营养药。遇见刘肃，传说我要搬到“九间房”去，说该处清静，服务较好，但老伴太不便也。看几天报纸。《羊城晚报》有大块文章（老三届餐厅）。下午游 800 米。遇王蒙，云戴晴不必交。

晚上看电视到十一点（河北台的国际杂技）。

1994 年 1 月 12 日（星期三）转晴

看错了表，五点半起床。上午清理抽屉，照片等，看看报，就过去了。抽屉中发现重要历史资料，大概是过去有意放入的，完全忘记了。

下午三联尹选波来，《怀念卅篇》责编，年底出书，他已作了仔细校对。书名，董秀玉建议《活在人心便永生》（附［副］题“人物与怀念——或”怀念与思考“）。我突然想起：《我心中的人物》，似乎可以。

姚监复来，他的访问稿“李锐谈毛泽东与经济”在《镜报》刊出。说中宣部小型会贬了《早晚年》，可笑之至。

1994 年 1 月 13 日（星期四）晴

风霜何事偏伤物，天地无情亦爱人。——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五点半起床。四点半即醒来。上午仍清理书案、小柜等。利用小柜放日常资料信件等。

平江县长陈砚发和老傅来，送腊肉二块，桌用煤气炉一个。为商品粮县事，给刘江部长写介绍信。

今年必须下决心恢复生活整洁有序，与杂乱告别。向平江同志谈到赠书事，大大精简藏书，使书柜能保持常态。

朱维扬来取走咏老三条幅。

下午游 800 米。晚饭吃得较香。

1994 年 1 月 14 日（星期五）阴

五点半起床。早晨看报，《羊城晚报》有些内容。

上午九点，《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京分社长戴希乐女士偕摄影记者来，谈三峡问题。她在印度 5 年，熟悉 Narmada 坝停修情况。翻译徐存尧认识毕朔望。谈到十一点。下午为平江党政 5 人作字五幅。

晚上高能所黄因智偕女儿来，带回小妹的剪报（港刊有关我的文章），特赠《早晚年》。

1994 年 1 月 15 日（星期六）阴

五点半起床。看完小妹寄来的剪报（主要是陆铿文）。上午还是做杂事，没有动笔。徐滨来商量一件有人要拜访王光美事。我讲到张戎碰壁，其人有“左”的一面自保也（日本要拍宋氏三姊妹电视剧）。琬姐来信，极动感情。

下午游 800 米。平江客人取走条幅，他们也看到香港对我的有关报导。薛京来，催他看资料，“成都会议”稿抄清等。

收到美国 Ford Foundation 支持的 China Round Table 的邀请信。华盛顿开两天会。记得周前老胡来过电话，已告知王若水去不了。

1994 年 1 月 16 日（星期日）阴转晴

六点半起床。还在清理南屋的杂乱资料。

下午谢韬来，胃切除，住院疗养半年，过了大关。为一花卉公司求我写招牌。玉珍请陆道培、米大

夫吃晚饭，请秦川夫妇作陪。陆是大夫世家（家中两代十八人是医生），著名血液专家，常出国。赠我旧诗韵，台湾玉石镇纸。

1994 年 1 月 17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清理北屋资料，将南屋资料袋合移过来。小小劳动，累得不行。整整一天，只看了报纸。

1994 年 1 月 18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上午作字。谢韬介绍，为“北京花卉交易市场”写招牌，又为陆道培书“澹泊明志”段语录。《生产力之声》赵春毅(首钢研究与开发公司)来函求字词，为该刊书：“为全方位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尤其要为人才脱颖而出大声疾呼；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必须同‘左’永远告别；靠实际、靠实事求是，吸收借鉴，把资本主义的好东西全部拿过来；要让民主与法制成为生活必需品，舆论监督成为时代最强者，这样，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我们的社会主义才有希望。”十一点半，谢偕吕世简（花卉服务公司顾问，原农业部技干）、段玉祥（公司负责人）来取招牌字。谈何康续弦郁风妹妹（多芮蜜花的芮芮）由儿子何迪到美国请回来。64 时，何在部党组开会时流了泪，因而被拉下。得“稿费”（笔资）1000 元。

昨晚睡得不错，中午亦稍休息，但仍困倦。老了？

下午同玉珍到西单商场，看空气净洁器，买回抽油烟机。游 800 米。感觉累得不行。必须锻炼走路了。

1994 年 1 月 19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早晨又作字二张。收拾昨天写字后南屋的架乱。上午《三峡晚报》记者宋华久与介绍人安锦山［珊］（水电规划总院搞宣传的，小妹女十中同学）来，谈三峡与水利、水电老账约二小时，极累。晚报总编想刊各方面意见，也许小报能发出反对声音？

下午到阳台活动廿分钟，做气功。去年十二月回京后似乎第一次。卢跃刚、薛京来。《当代》刊了娄底事件续编。

1994 年 1 月 20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看《参考清样》。新加坡发展经验很是成功。

上午王纪宽（还有蒋君[1]）来。他已退，仍留港当顾问，夫人在位。谈香港情况好转，资金与人都回归。日本扩大投资。向大陆投资已开放。他过去在安全部时，对氢弹与导弹上天做了关键引进，周总理曾单独接见过。打入兰德公司，72—79 年曾软禁在西山亚洲疗养院。西雅图会，克林顿交 38 人名单内有鲍桐［彤］。禹作敏已放出，发展已受影响，技术人员走了不少。感到我们上下封建遗传太深太重。中午略休息。下午朱维民来，他的画展没能去看。他带来幻灯片，仍是新疆生活与维吾尔人（画汉人反不像），有些风景不错，纯印象派。创作欲旺盛，很想画 8 米宽的“南京大屠杀”，要我为他找工作条件。画比过去有进步，不骄傲难以维持发展欲望也。说人民大学党委书记保护了 64 的一些人。他在家曾遭三歹徒暗杀，喊救命而惊逃，邻居无一人开门。

韩纲［钢］、李向前晚上来，十点半始离去。《庐山》封面仍无大改动，不满意。送来《东欧 1898—

[1] 蒋君：赵紫阳秘书鲍彤的夫人蒋宗曹。——李南央注

1993》一书，说已遭禁。左爷们甚活跃，纪念毛 100 岁，“方感到出气了”。玉珍为我留客太晚而不高兴。

1994 年 1 月 21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为林祥雄写条幅。

创新公司的办事人员　　来（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送林祥雄画与蘑姑［菇］、茶叶。

下午游 800 米，甚舒服。夜观美国片《上帝发疯了》，非洲原始人同现代生活的对比，很有意思的喜剧片，也揭发人性恶的一面与善的一面。

1994 年 1 月 22 日（星期六）晴

上午范岱年、蘭征来，送来《绿色中国》，刊了去年七月上书，稿费共 200 美元，为美国出版季刊，在波士顿。

六点起床。上午薛京来，谈他决心去海南下放，以解决家庭矛盾（已有三年不同床了）。估计总还有些隐私未言也。极力否认外遇。继任人先在部里物色，当然很难，能找到一个管生活的即好。谈到陈野苹开刀住院，女儿与新妇都不去作陪，要部里管。下午二点到文津街，人多，游 400 米即归。取回《野苹诗词选》等 30 本（125 元），三大綑怎办？

田绿萍、安若来，一起去谢文清家新居晚餐，因张维冷想见我也。张耳背，无法参加谈话。老谢健谈，电台 35 周年庆祝会，吴冷西、艾知生上台掌声寥寥，他一上台全场鼓掌，人心可知。郭志恒 64 表现很差，为人所不耻［齿］。当年波兰事件时，总理在华沙找他谈了二小时，他反映了真情。一生信守讲真话。

1994 年 1 月 23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看报纸、清样等。上午周世田来，送我两本书《苏区肃反大纪实》（上下），报告文学体。作者花了十年收集资料。这正是我多年关心的问题。小周正式告我，他为我安心写作的计划，在番禺和怀柔各建房一所。广州有工作人员经常性收集资料作研究，并建议我改用口述办法。我愉快地接受了他的好意。他也深知我在家中难以写作。

收到徐世长长信，他有两封信被退还（大概地址小错）和两份外贸建议。这是一个爱国的有心人。

小琴［芹］一家来。下午在阳台活动廿分钟。

秦川阑尾炎住院。到他家中取来《南方周末》。

为冯振伍付［副］省级待遇事，给吕枫信，正在开组部长会也。

1994 年 1 月 24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整天翻看报刊杂件。

老干局送来春节食物。

下午在阳台、室内活动约半小时。不活动不行了。

1994 年 1 月 25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上午到医院带［戴］上颚假牙，很不舒服，说要一两个月才能习惯。外科看右拇指长的一个疙瘩，仍无法解决，开刀难缝合，影响游泳，拖拖再说。看望秦川，开刀后不配合护士招扶，摔了一跤，出血，得有人陪住。又去看刘祖春，发烧点滴。王雅琪甚疲惫。近日很懒散无力，只能乱翻报刊，

整理杂物。

下午游 1000 米，还不觉累。接雨亭电话，要我同尚昆、一波电话约见，谈组织史资料事。

归途到内部书店买书 8 本约 70 元。

1994 年 1 月 26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视力不好，整理旧信件，找那二页“My Father”不着。上午到办公室，杨尚昆南行，同薄的秘书电话约见。翻《新华日报》58 年，薛京完全撂下此事。

昨天陆茂竹来，《周总理带队查勘三峡记》，《水电史料》王庭济之流怕惹事不敢登，我发了脾气。

1994 年 1 月 27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清理北屋，终于找到“My Father”那一页草稿及有关资料。

上午广东省文化学会柳向前两人来，持李明华名片（李原系武汉《青年论坛》编辑，过去大概来过）。李在广州市社科院哲学文化所任所长，送所著书二本，要我为该会题词。他们还办了张《岑南文化报》。下午田方来，介绍日本出的磁疗床垫与被褥，单床 1.8 万，双床近 3 万，治各种慢性病。私人推销，推销者有报酬。勉强接受其介绍资料。玉珍回来很是反对，这类东西难说可靠。

下午游 800 米。食欲较增。原来懒散心态有所变化。还是要坚持活动。

薛京送来《炎黄春秋》，上有他写的“徐水公社”长文。表示了不悦态度，至少应先告知一下，让我过目。他说给我看过。

1994 年 1 月 28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四点醒来。整日精神尚好。中午只假寐一阵也。本来上午要去医院，薛京来电话，薄办说，上午可去。九点四十分谈到十二点。薄一波谈要点如下：

先问安身体，说心脏病已平稳，服一种进口药，剂量不能再小。也关心我的身体。答 77 岁了。他 86，比尚昆小一岁。谈到廖季立之死（心脏突发）。于是我提到耀邦，这是个大话题。对耀邦说过：你挑这么个重担子，不胜其负之意，非最合适之人。于是谈到习仲勋，王任重突来看他，他们已分配工作，他即可解决，赞扬耀邦。继而详谈 61 人案。原是康生、汪东兴压住，毛不批，正反都置可否。而陈伯达态度尚可（后来谈到陈也关在草岚子，非一案，写了悔过书放出去的。有人看到前部分，共义不合国情之类）。

陈写悔过书事，刘知道，在延安对薄说，此类事也不止陈一人，只任毛秘书不参与大事，无妨——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天头。

洛浦则自己承担。最初孔祥桢来，不知胡服何人，他是支书：不付讨论。后来徐冰来，知胡服何人，又细打听到北方局之意(同外面联系多，军法处长也帮忙)。少奇到北方局后问柯（高文华是工人出身，柯揽权），形势大好，无人工作。柯答都在狱中。于是有此一举。随又谈到去山西经过，最初没同意，后梁代之接头，说要同远方朋友商量。阎锡山理解是指党，还训梁不懂事。他是北方党员，没去过南方，43 年到延安见毛，首先即谈此事（毛批准的）。50—53 年，参加书记处，弼时通知，作陈云助手管财经。高岗要搞刘、周（毛的旨意），不该向小平、陈云活动。他全部承担起来，不涉及刘、周。

认为毛 53 年社义改造搞社义完全对。我说江西 AB 团是毛最初搞的，他说毛见到斗陈毅时，转过弯来（此事过去没听见说过）。我说 49 年前毛 95%正确，他说 100%。问题是 57 年后“左”到底不回头。

谈到苏联教训，赫鲁晓夫自己也垮台，同意我说法，要保护毛，也要揭“左”（李医生书 50 万元）。特讲到周，从秋白、立三路线到四中全会，特别积极，每次错误都有份。毛谈过如何离不开周之理，要用周。66 年 8.18 上天安门城楼，已宣布四人名单（薄、何长工、汪锋、李范五），毛握手半分钟，吐出两个字：“革命”，周亦如此。见邓、蔡二大姐共扶江青走过。被关住过几个地方。

关于组织史资料公开出版，“当然可以”。谈到乔木，“太灵活了”（无原则）。名字叫“锐”（彭真儿子傅锐甚笨）有时太尖锐了（意思，可能指对“邓左王”，或顾委散伙大会我公开顶撞了他——为《历史潮流》文）。“左王”，关系处得尚好。党史小组，14 大全退，现在临时管一下（似是江委托）。（他说邓左，江认为不可以）。杨似不在内了。最后我谈，我这个人总算是个好人，不是坏人。“不能这样评说，是真正共产党员。”有实际，有理论的。邓左在新疆就帮王震乱来。王是乱放炮的。

三峡你完全对。毛同他谈过（60 年代初）不能上。邓大人对此没有研究。此事现在拉长时间，从而谈到过热。88、93 两次通涨[胀]，有个比例关系（过去积累率 23%，是老黄历）。三峡垮坝一泻千里。

毛常提要想大问题：进联合国时机；美承认我国何时好；优先发展重工业还是轻、农业？

他的两本《回顾》我说已拜读，“有些问题和说法还可补充。”薄说，这是当然的。并告写书请示情况。陈赞成，邓先不赞成后终同意。

夜观《上帝发疯了》下集，妙趣横生。

1994 年 1 月 29 日（星期六）晴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伏案，开始写 My Father。田方送来九人上次上书稿，薛京送来三峡移民与新安江移民资料。二次上书得赶写出。又收到李荣光寄来《平江县志总述》，写得不错。

下午游 600 米，气短。池中遇宋晶。女儿托福 635 分，去墨尔本大学读金融。我送的条幅已悬之壁上。

1994 年 1 月 30 日（星期日）晴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几乎整日伏案。二次上书写毕。到晚十点半。3000 字。

下午，哈佛研究员（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谢德华（美国人，Edwards Steinfeld）来，麦克法夸尔送我编的《中国政治 1949—1989》小书。他很同意我对中国前途的看法，基本乐观。经济发展决定政治发展，邓去世后，再也不可能出现一人系天下安危之局面。麦克法夸尔太着眼于政治。他也同意我对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弱点：脱不开西方传统观点，过于重视权力斗争等。

1994 年 1 月 31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二次上书重抄一遍，到十点始毕。

薛京来，取走复印分送陆老、田方审定，并同时电脑排出。一个月来，总算做了一件事。

下午广东柳向前又来，送李明华写我的一篇小文（刊《羊城晚报》），又让题词，为他们办的一个音响公司。

高文华 1.24 去世了。1938 年 8 月到长沙第一次见到老高的。56 年过去了！

1994 年 2 月 1 日（星期二）晴

仍是四点多醒来。五点半起床。

上午参加水电学会春节座谈会，老友见面一年一次。马君寿原来只大我一岁（20 岁大学毕业）。管

火电的张凤举说：到世纪末，煤电不能再发展了，也极力主张水电优先。汪恕诚付［副］部长谈水电政策，经济滚动等，很是思想开阔。印象甚好。陈赓仪坐在旁边，原来方科汤主任是他的老伴（91 年结婚）。跟我频频交谈。我在发言中说新安江移民问题，并进军西南，发展抽水蓄能等，还谈到集资为老专家出书。会后，学会人员邀我摄影，“都是崇拜你的”。下午与玉珍参加北京花卉交易市场名花展览。准备两句未用：此时逢国色，冬日也春光。同李慎之夫妇同车到他家小坐（慎之夫人名张怡）。说邓大人在上海可能又发表谈话，对毛热有微言。也可能。费孝通说：一个是演戏，一个说话，一个做事。对光远、童大林不怕热，不以为然。我谈到同薄说的一些情况。

1994 年 2 月 2 日（星期三）晴

算是睡到六点起床。八点半到北京医院，提前同高文华遗体告别。见到高萍、高瑛、高耀世三姊妹和续弦夫人。明尼苏达见到的那个神学院长（贾琏姐姐的儿子）也在。老高脸庞很瘦，89 岁，可以走了。赶到部里参加春节茶会，因胡锦涛来，值班室昨夜就电话，怕我不去。坐第一桌，果然吕枫问昨天为什么没去人大会堂。与伯克谈，文革初老高造反太出名了。胡锦涛唱“草原升起不落太阳”，到底是清华文工团员。西藏二年，因脑供血不足而病倒。十点半赶到军博看新凤霞、吴祖光书画展。新凤霞不能唱了，一心作画（拜过齐白石门下）。白石抄本，也不容易。吴配字也不易。书画蘭友，患难夫妻。展览的是一种求真、求美的向上精神，以此向恶运抗议也。赶到科学会堂，能源研究会已散。上午共走了 65 公里。

从陆总处取回改稿。薛京也交了田方的电话修改意见。好意见都采纳。加上覃修典、徐恰［洽］时二人。

晚上与玉珍到张利家，接媳妇、孙子一起到文津街俱乐部。我在游泳池泡了近一小时，一二百孩子、青年挤在浅池，深部也很挤。她们则转游，欣赏独伊的舞姿。九点归来。

1994 年 2 月 3 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二点服眠药，半睡着。六点起床。到十点半，始改好打印件，添上 1.30 报纸国务院通知，资金不落实项目应下决心停缓建一句，这样有台阶可下了。田方电话，说国际咨询公司新春会上，潘家铮、张光斗极言移民与污染之难，地方张口血口，移民是无底洞。我说乌龟头要缩了。

去看秦川，有《人民日报》老编辑在。说朱榕［镕］基在宣传思想会上作报告，捅出了“倒朱运动”，下面搞。他随时准备挂冠。这倒是真新闻。今天电话特多。那个燕山文化研究会开经济文化研讨会（六日整天）定要我去，发言。有“左”派李志坚（北京市），林默涵等。给朱厚泽电话，他因事不能去（谈到农村土地增值、买卖问题），我也就得再考虑了。吴江来，在香港见到我二本书。

下午宗凤鸣来，赵去贵州、四川一行，本拟以“家庭医生”身份同去，而未获批准。实在小气之至。任小彬偕曾捷(原海淀区付［副］区长)来，送“郑州通联经济发展总公司”一套公文纸套信封等，很是正规。公司捐助河南教育基金 100 万元刊《河南日报》头版头条，还办有绿色食品公司的文件夹等（北京华德）。看来他们的业务相当开展，自己办了金融机构。

收到广东新闻出版局孙锦章信并《书报刊》几本。黄伟经介绍，要我寄稿也。

室内活动廿分钟。

1994 年 2 月 4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上午薛京来，取走定稿，电脑排印，但无印机多印。下午送回，作了最后校对。一天干

了这件事。

同玉珍到对面小菜市一转。给江泽民写信，附上书。

感觉疲倦。早餐后竟又睡着近一个小时！

晚上玉珍接杨仁女儿电话，BBC广播中有我，留学生愤慨。

1994年2月5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上午薛京送来正式印稿，没有错字。将给江信抄好，让薛先寄常委。但愿这是为三峡上书的最后一次了。徐滨送我与黎澍的合照来。黎书出版事，已给王元化电话，催三联。

下午到党校（同玉珍）看望王铁铮。校医院高干病房甚好。他走不稳摔了一交［跤］。每天回家一转。建议他找个老伴，不要悲观，争取多活几年。

真是感冒了，找不出原因。玉珍感冒了，觉喉发臊。服药、含喉片，十点过即上床。给四益电话，他明天参加会，我已决定去。

1994年2月6日（星期日）晴

真是感冒了，喉臊，吃消炎片。八点十分出发，到麒麟饭店参加“经济起飞与文化建设关系研讨会”，燕京文化开发研究院办。院长为戴逸，具体操作是吴廷嘉（女，社科院，黎澍学生）。约到六七十人，绝大部为中青年。认识的有陈昊苏、陶斯亮、张宗原、耿云志，秦晓鹰等。王蒙迟到因病。四通公司的叶延红（女）谈四通人才等问题甚好，向外双向流动，不徇任何私情。现在也遇到外流危机，工作人员全是股东。我发言讲了时代转变、经济文化关系，世界一体，领导问题等（中国新闻社两个单位想发表，让他们整理出记录后我先看）。王蒙讲美国无历史，不要卑视人家只有可口可乐，还有第一流交响乐，与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人家教育、科学发达，经济文化无危机性矛盾。中午自助餐，决心开完。下午发言还记了题目要点：

经济与文化关系，是男与女，土壤与树木关系。快餐与大菜均不可少。英国老态，但稳重：个人自由发展（各得其所）、自由企业、市场规范，三者95%遵守。在此范围内活动。南京夫子庙，秦淮河已失去了！

腐败（难免）也是发展经济催化剂。时代转轨，经济打先锋。参加卡拉OK感受，应运而生。教育是否第三产业？投入产出？文化必开放，多元化才能现代化。如何转为生产力。不要妒忌歌星，认可（你讲话、讲课不可能为众所热爱）。文化人与企业家结合，历史由合力发展又有选择性。敢讲真话（夸奖我）。香港文化沙漠，但教育、科技发达，人人守法，无危机感，积极向上。愚昧最可怕，4—5亿人缺碘，大脑不可缺碘，中国占全世界缺碘人一半（陶斯亮讲）。陈四益谈，文化要钱，首先是教育，美用于教育年4000亿美元。我们中小学生占世界27%，人均教费比印度少多。到2000年，教费占总产4%，才1000亿元。十年农村集资办教已达1000亿。什么节都办，建庙，不用之于教育。

今天负责招待的温宁（女）乃中国商城经理（北京伟士特有限公司，美国西部开发有限公司），当过教员、工人、翻译、下海，愿为文化活动服务。给人印象朴实。还有一从英国回来的曹培（女），她没有听到BBC广播。李医生、刘夫妇污毛事第三个讲的是我。说留学生不致［至］愤慨。

晚饭前张全景来，谈定补工资二万事。

近史所王也扬愿进行《我与三峡》一书事。

不到北京不知官小，不到广州不知胆小，不到深圳不知钱少，不到海南不知身体不好。

——李南央注：此二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4 年 2 月 7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继续感觉不适。玉珍给吃各种感冒药。

上午刘是龙、孟凡臣来，例行节礼而已。我提到送过刘一本《早晚年》，刘居然似无记忆而言，没看完。此人在经济局时何等卑躬，如今当了个副秘书长竟如此傲态（去年出国前在吕枫办公室为护照事收拾过他一次）。竟未问一句，有何交办事。

李鸮鼎、梁益华等四位学会负责人来，给他们看三峡上书并看致江信。李鸮鼎言及：最不喜欢外国人谈中国事（实指我在国外有言论也）。我即告他，日本电视台也来家中，外交部、电视部介绍来的，我都接待。又告知李伯宁等告状信等旧事，一概一笑置之：我行我素。梁确［却］婉言相劝：莫太固执。答以三峡我“固执到底”。他们是担心我树敌太多。下午翻近日报刊。田方要来黄万里状告国务院与张光斗二书。小欧取来空气净洁器，立即试用，并带负离子。Philipe 产品。电化生活了。

陈英茨送来去年《桥》案批示件，对我的文章未敢置一词也。

1994 年 2 月 8 日（星期二）晴

睡到七点起床，空前之事。但仍有痰，疲倦。上午挺过来了。贺益［毅］、崔军、刘源，李忠志来，给三峡书信看。他们中了标，但不赞成上马。根本不知《早晚年》，特送一本与四人共阅。贺益［毅］不知 79 年初钱正英检讨。

下午二点同玉珍到医院，果然白血球 1.4 万，吊瓶得吊到初二也。遇黄薇也在吊瓶。

1994 年 2 月 9 日（星期三）晴 除夕

睡得尚好。六点半起床。上午吊瓶，见到黄薇女儿欧阳晓明，是中国技术创新公司副总经理（火炬计划），搞计算机的。53 年生，印象颇佳。说邓楠很好，邓家子女都好。给周惠电话，竟又死里逃生一次，在北京医院无法退烧，回家注视［射］大剂量激素才稳定下来。已足不出户。下午吊瓶，遇莊炎林，他是坚持气功与冷水浴（他父亲九十多仍如此）。谈到廖晖，不置一词，说海外人士想念廖公也。《华声报》还想命其改周刊。夜观电视时，接拜年电话多起。琬姐家已安电话。第一句话就提起灼姐，呜泣起来。小妹下午一点半来电话（达拉斯夜十二点），工作到六月份，新工作尚未找好，绿卡已定，悌忠已全日工作又读书，身体无问题。明年暑假结业。BBC 录相带他们看过，医生确实令人反感。我谈的短，大跃进如指挥打战［仗］之类，无人有意见。王若水讲得较重。悌忠说，去年到科罗拉多与明尼苏达，大家留下很深印象。同小妹谈及为文慎重（“回到父亲”文中涉及江事[2]）。

胜利一家一起晚餐。看电视。同他手谈二局。

1994 年 2 月 10 日（星期四）晴 初一 睡得好，仍觉疲倦

睡到七点起床。昨夜十一点上床即服眠药。

上午吊瓶，没有去人大会堂。田方电话，黄万里得到四川电话，前天万县三万人游行。

唐小毛下午来，谈英国值得去，博物馆多世界精品。读了英文版《鸿》，想写父亲回忆。评价杨小凯：无基本功，不扎实，那套经济理论东西纸上谈兵。杨弟甫很是得意：与邓大人同列世界名人传。

李鹏初一讲话：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

[2] 此处指我在香港《开放》杂志上所发文章《回到父亲身边》中提到认为父亲所选江泽民这个接班人并不怎么样。——李南央注

1994 年 2 月 11 日（星期五）初二 昨夜小雪，飞细雪

七点起床。窗外见雪，精神一振。上午仍吊瓶。见到黄薇大女儿，搞星火计划。志民上午来，过年接海南四十多个电话。邓鸿勋诬陷省长事，因那个副秘书长已全部交待，难以脱身，有后台恐亦无济。又谈到 82—84 我在时，部里颇有生气。王茂林原山西一厂长，考查时，曾告以当注意事，使之有感。大胖夫妇、苗苗夫妇来，苗苗三人吃一顿而已，望之甚不快。大胖同胜利下围棋，各有胜负。大胖居然带有司机！真是市场经济了。

一天甚疲倦，没有食欲。拜年电话也多。

1994 年 2 月 12 日（星期六）初三

六点半起床。上午安子文夫人与儿子来拜年。我已多年没去过了。苏仲湘来，送来他的诗稿，要我写序，也觉得野草诗社没甚意思。周保志来，已安于位，正局级了。下午张敖荣来，周保志安排，他起了作用。也谈到李鹏没威信，朱镕基捅开“倒朱”事。经济是过热。卢跃刚来，看《桥》事中宣部批件。娄底事件湖南还告了他的状，公安部赞成拍电视剧。今天最热闹，晚上四家儿女：小多、小琴［芹］、胜利和杨小玲。小马谈广东形势，朱森茂同朱的斗法，4 亿元在各银行旅行，税收加快，以提高 93 年底数（94 不变）。社会秩序因公安系统多介入（嫖、抢、走私，黑手等），只有用特警队突击才能起点作用。社会有序恐须长期过程。邹家华说，我在美国谈三峡，不守纪律。

1994 年 2 月 13 日（星期日）初四 阴

六点起床。今天已较正常，未再痰咳。

复三封拖久了的信：徐世长、王殿槐（承德报史），蔡名相（台湾《珞珈》）。多年来不喜欢写信、不及时复信的毛病难改。

上午罗西北夫妇来，谈汉雄进中国工程院并不易（李鹏将他补入副组长，只能列末位，人们对他反感重），谈及到建设部之狂妄（四十几个国家元首通报就位），西北与朱尔明可投他一票。本性难改，似乎还只听我的话。杨毅深知其毛病。赵世杰还在怪我没安排好西北的职务（当年传有了精神病）。

有关平江县志材料只看了李荣光写的部分，到长沙再说吧。晚上韩纲［钢］来，送《毛道路》四本，《晚年》是他与郑谦写的。告知同薄谈话信息。

支援小琴［芹］5 千元买房。

1994 年 2 月 14 日（星期一）阴

五点半起床。整理要带走材料并清理南北屋，保持清洁。上午洗澡，甚累。给琬姐电话，说已请了六桌饭，来人甚多，学生多，同我也有关。

同平江、黄伟经电话。湖南省委组织部来电话。文彬来电话拜年，告知薄老同意中央本公开出版事。薛京来，票等已办好。他只是在母亲家中过年。想起唐小毛能否与之配对。

1994 年 2 月 15 日（星期二）夜小雪

五点醒来。想起先写《我的晚年》。我的性格似乎八十年代后更加鲜明，所起的作用（从历史角度）似也远比水电一隅要大得多。薛京、小欧按时到。七点半早餐，八点出发。路滑，车入站台，软卧人甚少。空调新车厢。列车长甚殷勤，31 岁，当过海军。中午、晚上均吃面条，并炒菜，象征性收款各 4 元。

下午看完李荣光写的《总述》，以经济为中心。

1994 年 2 月 16 日（星期三）阴，上午七点到长沙

服眠药仍睡得不好，不宜再坐火车了。过岳阳后起床。正点到长沙。省委组织部长罗海藩等来接，二妹亦来。到九所七号楼早餐，交待此次公事与私事，廿七还京。罗是学动力机械的，在党校培训班时，灼姐任班主任。因七号楼虽现代化，要上楼，改住一号楼老房。去琬姐家，家桢认不出玉珍了。全家老小都来到（只缺毛弟媳妇）。话做寿情况（开了六桌饭）。大胖寿联甚好。琬姐仍免不了流泪。回一号楼午餐。中午不得休息。平江余定邦等四人来谈（县委办室刘星平），对荣光《总述》意见：调子低，建国后成绩写得不够。“不能说清朝优于民国，民国优于新中国也”。有十几处平江不能接受。他们有三个稿本，二总述一概述。至于荣光等四人修改的志分改得好。关键在总述。定好，我先看二天，19 日开二天会。　　又来（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平江抽水蓄能电站事已告电力局长，局长二人随后来，愿意促成此事，先列入规划。组织部付［副］部长宋廷同来，原是周里秘书!大谈干部子弟等，李鹏、乔石、田纪云等儿子都到北海炒地皮，上梁不正下梁歪。腐败问题上面不解决下面解决不了（赵宗鼐在党员会上讲得不错）。李荣光夫妇与俞润泉一起晚餐。俞只喝白酒，不吃饭。陈砚发带一群平江青年（在长沙各机关工作）来，见我这老人。黄湘平，省体改委付［副］主任（厉以宁高足），谈湖南经济还在行。赵培义来，谈人事，认为熊比刘正好，掌握政策无偏差。熊猫馆、儿子等事（房子也并不怎么好）。娄底事已查清有报告。车轮战一天，疲倦之至。

1994 年 2 月 17 日（星期四）阴

昨夜十点上床，睡得不错，小便后又睡着。五点半起床。因见不到服务员，餐厅七点半无人，又听见一句“重要客人”才在外厅用餐等语，发了点小火。结果快八点用餐。王茂林来看客人了，接着陈邦柱、省委秘书长亦来（大概使服务人员吓住）。向王讲了：“湖南人尤其老百姓不排外，欢迎你”。陈邦柱介绍《曾国藩》历史小说。我说了一点：“湖南左根甚深，风云变化很难说，只要紧紧抓住经济，就一切不怕了。”两人都说：“希望每年回来一次。”随后陈满之（宣传部付［副］部长，出版局长）送来《曾》小说三本。陈砚发来，谈平江人事情况，他去年办了十大工程，财政收入千万，空前未有。顶替了原来县长（二把手），造谣说他“赌博”等。想下海。劝他安心干下去。

胡坚等四人来看“总述”稿。一起午餐，对吴定邦及其稿的评价。以荣光稿为主修改。午餐菜甚好，极合口味。

看《县志》第一本。加{尧}叔李积芬条目（民初少将）。

玉珍到琬姐家午餐，中午回来。我也闭目养神。下午黄道奇来，长谈。同耀邦、紫阳都有过长谈。建议赵写《中国经济学》。每去北京要看望李昭。耀邦跟他说：就是一句话，不能［论］何时何人定案，只要冤假必予平反。认为目前关键在国营企业，企业法，破产法难以实行。百个试点，不知如何。政治体改难。谈到毛致用调江西，由于焦林义落选，有人操作，熊清泉也几乎落选。熊心中明白，思想并非不解放，但为乌纱，格于人事，无法打开大局面（如到别省，也可能是开放者），并不“迷迷胡胡［糊糊］”。孙文盛人也好，胆小，学做官，说话半吞半吐，“粘粘糊糊”。

晚饭前储波来（第一次见），谈国营企业改造之难，企业法、破产法难以实施。资不抵债，银行不同意（拨改贷“后果“）。现在真正经营好的只 17%。王茂林随来，谈到总书记大连会议，也都是谈这个问题。好不易发工资过了春节。股份制搞得好是个出路。国企资产怎办？晚宴正付［副］书记四人和罗海藩，席间漫谈，第一次尝“酒鬼”酒，价高于茅台。

荣光等四人来，略谈。让他们先看吴定邦的二份“总术［述］”与一“概述”。

1994 年 2 月 18 日（星期五）阴

六点起床。整天讨论《总述》，对吴定邦的三份稿都持否定意见，都赞成荣光稿。分别谈了许多具体意见。志书在存史、资治，教化，贯穿生产力发展主线。历史观点，写出问题，总结教训。通、精、雅，总术［述］应总揽全志，述其大要，而非全志之浓缩。秉笔直书，客观公正。开会时，由我发表总的看法，作他们四位的代言人。荣光谈黄道奇其人乃“湖南罪人”（谭伟语，投降老左等），举二例，对“救命恩人”之冷落，一阔脸就变；对李朗秋等向王震进贡小狗、甲鱼（30 斤）等事之揭发，力加制止。附庸风雅，诗是别人改的。晚上张{川}坤来，谈湖南经济形势，国企改革也不乐观，财政上缴 16 亿，8%增。财法还严格。很赞成朱镕基办事雷厉风行，不讲空话（做报告没稿子）而蔑视李也。唐伯固、唐小毛兄妹偕柳树滋(柳湜儿子)来。现在海南主管社科院应用研究所。有共同语言，说邓力群到海南，与之对话：说是“左”王，要剥夺剥夺者。“左王不够格”，“那是造谣，赞成市场经济。但要分清资、社”。讲来讲去分不清也。

为胡笳学校题诗：

当年烽火鼓咚咚，幕阜山前一女雄。

动地惊天生与死，后人犹爱说芙蓉。　　——李南央注：此诗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4 年 2 月 19 日（星期六）阴

睡得不甚安稳，被子太厚。六点起床。《人物卷》中找出父亲小传，改正并增二三语。下午开会。平江来六人，上午到，有陈定安（原县长，审稿主任）、郭振斌（付［副］书记）等。平江来人先讲，除陈外，都表示县委意见，以原《总述》2 稿为基础，不赞成用荣光《总述》稿。我最先致词曾提到以荣光稿为底本，吸收其他三稿优点。都谈到四老修改得好。晚上荣光、彭敏陶来，研究明日如何对付。如最后谈不拢，则我可辞“总纂”头衔（或由总纂草总述）。

给俞润泉信（他建议写胡笳诗），劝戒酒。

晚上郑惠表弟来，邀参加港岛娱乐城开业，有舞厅、桑那浴，按摩等高级消费也。夜洗澡，玉珍帮忙。

1994 年 2 月 20 日（星期日）晴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早饭后，郭振斌来，做工作，让他们同意以荣光稿为基础。上午彭敏陶、余听新、胡坚先后发言，从内容与为文支持荣光稿，本人发言尖锐，说明“依赖思想”与“新老左根源”，源自切身体会。质问主编（吴定邦）“总述”应改称“编者的话”。陈定安先发言也予支持，郭亦同样表态。我则强调要请示县委书记。下午开会，园［圆］满结束。郭并同县书通电话完全同意我们的方案：“总述”由李、陈最后定稿，我审定。付印稿请朱正、谌震最后审阅一过。

中午在琬姐处会餐。毛弟一手操办，第一次吃海参放辣椒，腊蹄、肘，牛蛙等等。玉珍、薛京晚上才回。荣光等来谈“序言”写法，我简谈以一个半世纪政治、革命变化处时代漩涡，但经济变化起伏并未随之同步，从经济变化可远溯清初。历史教训在生产力变化才能推动历史前进。举出切实史料为证。

1994 年 2 月 21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八点半李善民来接，到青塘中南院。先同院部领导在会议室座谈。安申义是始终反对三峡上马的，钱正英总让他避开要害，提五强溪上马，说他“自相残杀”。三峡修成也不是个好电站。中南院新院建成后，省领导无人来过，也无一人入省人大或省政协。为湖南开发了 300 万千瓦水电（还有此数待建）。现在已参予十省勘测，虎跳峡也是 1800m，从昆明去是平路，一天可到。我谈了些党的历史教训，说我“祸延水电”。随后又同处以上干部开会（全院有 3500 人）。讲了火电用煤即将到饱和点，世纪交替后必然只有大发展水电一道。因此要稳定队伍，“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要有生财之道。看来大家对我谈的都能接受。午饭后回九所，略休息，即作字到夜十点，共 14 幅（三幅大字）。安排好明日请客。

赠李荣光：
早岁遗孤自赏芳，久经摔打性争强。
笔墨纵横胸内气，心如砥柱老尤刚。
——李南央注：此诗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4 年 2 月 22 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半夜起服眠药。睡得不稳，七点起床。又为中南院作字两幅。杨弟甫九点半来，谈马列斯毛，没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到底共产主义何事？“姓社姓资”根本不通。“社”是什么呢？十几位客人陆续到来，内外屋漫谈。83 年机构改革，湖南问题出在选人不当（如黄道奇掌组织部）。刘雪初过于相信并使用宁乡人（如姜亚勋），熊清泉、刘正又不得力。整党时，张海峰跟郭森跑，薄一波来，一班人足不出户。开会时拍桌子，南下干部为湖南出了力，是好的（杨说是针对他的）。王茂林一来抓实事，说话没稿子，干部要招聘、民选。熊的儿子、夫人抓权钱交易，确有其事。刘正亦不干净。三桌饭菜甚好。琬姐夫妇、曹国智、白大威夫妇、罗学社、杨、潘基踬，赵培义与我坐第一桌。我致祝酒辞，说明琬姐对我的爱护关系，杨极赞其为人处事。琬姐自述其一生为公，办体育，招扶母、婆及抚育儿女。

晚上同琬姐、大妹一起议论灼姐夫妇及其一家，对张丽之夺画毁照片等，极为愤懑。

“少奇故居留言”定稿：少小离家北取经，沉沉井下掘光明。旧颜已换新颜后，岂料元勋目不瞑。
——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4 年 2 月 23 日（星期三）小雨大风

六点半起床，八点过出发，宋廷同作陪（还有几个《经济日报》女记者），赴韶山。先到花明楼。少奇家是作米酒的富农，纪念馆甚好，增加风景。每年有五六十万人参观。题诗一首：

少小离家北取经，安源井下觅知音（作先生）。
工农夺得新天后，岂料元勋目不瞑。

一路在车上吟得，预作准备也。随去韶山，一段泥泞路。到后即在宾馆吃饭。付［副］书记吴赛花（女）陪，吃火焙鱼等可口菜。先看滴水洞，1966.8 月住过 11 天，开过会。还有防空洞，可防核弹，神仙洞府也。然后观铜像、故居，再上烈士山（148 烈士）。也是在车上吟得一绝，写在市委的纪念册上。由于路不好，未敢去乌石（真是遗憾，对不起彭老总）。径到湘潭新宾馆，因在烈士山上大风吹得头痛，到房中休息四十分钟，玉珍给吃药并按摩。五点四十吃饭，渐平复。有紫油姜扁书极好，请来厨

师谈　　豆腐做法（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直接回长沙，如去乌石，路况不好，也难参观，也许夜十点才能返回。归途谈及晚饭前头晕不适，当是毛爹爹不满花明楼诗而显灵也：你这李锐小子，还来冒犯老夫！玉珍等大笑不止。

谒毛泽东铜像：

翻天覆地几沧桑，百岁归来喜气洋。

父老乡亲齐托福，杜鹃花也早芬芳。——李南央注：此几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4 年 2 月 24 日（星期四）夜雪、风，降温

睡得尚好。六点半起床。作字断续到下午四点，写了七八张大幅（胡笳、屈子祠、中南院）及同数条幅，写坏写错一半，脑子不听使唤了，也甚感疲劳。为玉珍那个小尤事，农厅副厅长来，当面拜托。几首诗定稿，同朱正、钟叔河，李荣光电话几次（钟认为对李太表扬了）。

四点到琬姐家，见到德哥儿子及其子女，个体贩运，收入不错。抗侠在海南半下海，健谈，还有吴松、秀姐儿子昱晖及其外甥女在。共话当年保振之（已故），吴松等事而受牵累（庐山后）。方振之会钻营，获平反（关刑时写人家小报告），存根（狗伢子）文革时打过吴松。吃饭时及饭后，录了相。一家大欢乐，平生少有。近九点始归来。气功大师（邓迪洲约的）张建伟来做生物电治疗，刺麻感觉，似有消除疲劳感。玉珍亦做。十一点半始上床。

赠李荣光定稿：

娘是英雄儿好强，几经摔打性尤刚。

纵横笔墨胸中气，难合时宜难吃香。　　——李南央注：此诗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4 年 2 月 25 日（星期五）晴

(内有“锦城丝管日纷纷”赠娱乐城者)——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六点起床。即作字数张。十点郑惠偕表弟郑延翰、延吉来。一个打成右派，文<革>中成残疾（双腿打坏）；一个是右机（在校读书时打），从未在机关呆过。随去港岛娱乐城。进门走廊壁有 14 位大音乐家浮雕像，从贝多芬到贺绿汀，正厅悬有蹩脚油画。舞厅灯光甚妙，场子亦大，小间卡拉 OK 甚多，从 500 元——1000+元不等。共建筑面积 5.6 千平米。为我们录像，并向电台发表谈话。题词：“身心健美，娱乐文明，轻歌妙舞，陶冶性灵。”午宴亦乌鸡、牛蛙等。湖南电视台记者索 2000 元，已送 13 袋礼物（200 元一袋），被主人拒绝，有偿新闻未绝也。休息半小时后，到按摩时，盲人黄为我头部、全身按摩 45 分钟，另 58 号刘女陪按，通身舒服。随之洗桑那浴。先淋浴，入蒸汽室(36℃)十多分钟，头部先汗；再入热烤室，置有烧热矿石（不断加水），高温 95℃（年轻人可 120℃）十分钟左右出来，至大热池（30℃）泡一阵（蒸汽后又到有按摩冲水澡盆卧趟［躺］），最后淋浴，全身血管澎涨［膨胀］精神焕发，出汗不止。外大厅休息一阵再着衣。平生第一次（也许末次）如此享受也。玉珍先到 Alfa 中振动按摩后人工按摩。该器我亦尝试。五点始归来。

平江人大主任等来谈抽水蓄能项目，已有港商愿投资。一起晚餐。夜潘基踬、赵家寰来，赵已 84 岁。杨弟甫夫妇来。

1994 年 2 月 26 日（星期六）夜雪、阴

突起异军娱乐城，身心健美讲文明。

轻歌漫［曼］舞桑那浴，奋发精神冶性灵。——李南央注：此二句写在纸页天头

六点起床。回乡六首定稿，加娱乐城一首。

上午林祥威来，送《中国桥梁图册》，他是专家，湖南过去不搞斜拉桥，保守。让他看三峡二信，也是反对派。贾锺来，大发牢骚，老干部生活困难，家有精神病儿子，中南院照顾也差。李善民与付[副]院长来（昨天取走挺进西南词），对题词大家满意。中南院地师级文件电力部仍未批复。

琬姐一家来。挤时间谈家庭旧事，关于父亲的回忆。唐见奎请饭二桌（带来出钱的朋友），王敬之录像。为琬姐祝寿打一句号。下午五点一家始离去。看来琬姐没有遗憾之感了（薛京说，电话中有气，谈话不够）。

宋廷同宴请（柏原、李青参加），在物资厅招待所。厅长谭照华原是岳阳市长，到过我家。将物资系统市场化，连机关房屋也改成商场。饭间谈到中南院地师级问题。吃果子狸、穿山甲、野鸡、蛇三样，吃蛇血，玉珍食蛇胆。湖南吃请至此划一句号。饭后又到中国城夜总会，是并了一座亏损工厂改的。先在卡拉 OK 房听歌，然后到舞厅，居然跳了一次慢四步。十点始归。唐见奎找来气功师为我消除疲劳。

1994 年 2 月 27 日（星期日）多云

六点起床。补日记。续作字数张，送组织部五位部长等。

上午冰封、吴辛、胡遐之来，胡看我的“回乡六首”，改了赠荣光的一句：“一任他人笑楚狂”。随后荣光电话不同意改，写的条幅无法再动，投报纸稿仍复原状（交宋部长）。贾锺又送来信，为八局一些老干部待遇问题。一早四川彭柏林（四川组织部付［副］部长，接待我们的）因母病归。下午又同妻子一起来送行。午餐后只休息半小时，最后整理杂物，发现“少奇故居留言”没写，最后补一大张。算是了结此行文字活动。唐见奎过于客气，送我高级皮鞋一双（送薛京夹克一件），又送行到机场。四点吃米粉。四点半，照相后离九所。宋部长送到机场。大、二妹、小王，小徐送行。嘱他们好好照顾爸爸、妈妈，病态不要恶化。大妹、小徐等直送到上机。机场太土，贵宾室亦如此。北京来机即返。6:45 准时起飞。天气甚好。坐一排。准时到长沙［北京］，九点半到家。曾大姐司机和小刘（接待员）来接的（小欧尚未回）。留他们晚餐。小多在家。

1994 年 2 月 28 日（星期一）晴

官吏与人口比例：汉　1—2000
唐　1—1100
明清 1—450—50
我　1—35—45　——李南央注：以上内容写在纸页天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一批信件，小妹收到 1.7 信。对小胖、王小毛甚反感，希望我们生活过好，可以经济支持。还有《开放》小妹科罗拉多文（纳粹事与我冲突），大声[3]拜年信、文等。周赤峰夫妇来，带来《卅岁前毛》原书，封面印刷均好，“后记”亦好。同雨亭电话，准时在翠明庄开会，由王明哲主持。下午来成贵引李云仲来，谈了二个小时。当年计委内部 70%人对大跃进是清新［醒］的，贾托［拓］夫最明朗，韩哲一、宋平、廖季立、薛保鼎（炼出的铁是老鼠粪，花生糖）、沈海清（轻工），景林（机械）等。贾与宋劭文同被批判。李在研究当前私营经济问题，宋平对速度、过热等甚关注。夜翻看《一

[3] 大声：指陆铿，其绰号：陆大声。——李南央注

二战组史资料》的综述、概述。

1994 年 3 月 1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睡得尚好。八点四十到翠明庄。九点开会。野苹、伯克，李铁林等来，王明哲主持。我发言提到，苏区肃反根本不提是不对的，要对历史负责。

下午看文件。我同玉珍到医院，看了内科、牙科与皮科。樊大夫让查了血，血色素 10.9，又下降，影响气短。看牙时只好喷雾。门牙补一颗。右拇指肿包，用冷冻处理。戴文葆电话，江苏出《往事长短录》，拟改书名。从廖嫂处接来一个河南小<姑>娘代小惠。

1994 年 3 月 2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八点廿分到翠明庄。上下午讨论《建党与大革命时期》，综述、概述写得简要也较全，讨论中大家提出许多中肯意见。综述综得不够，分问题写为好，不要都是按代表大会时序叙述，这样不能突出特点。野苹同雨亭电话，果然不满我之提议苏区肃反应交待清楚，说要接受苏联教训（公开了过去全部错误），还说什么“有左反左，有右反右”。雨亭也认为他过于保守。

晚饭后同薛京、小欧逛东华门大街，看几十家小吃摊，还上了雷蒙三楼看服装。

洗澡。桑那浴后尚未沐浴也。

1994 年 3 月 3 日（星期四）晴

六点一刻起床，在走廊略作活动。上午开会，《建党与大革命》讨论毕，综述写法大家意见一致，按方面作真正的“综”述，而不是以时序为干。我说这是“开篇”，要以最佳面目迎接读者。下午看《土地革命时期》，仍以中央会议为主干，苏区未平行写，长而烦琐。综述得重写。马石江来闲谈，告知会见薄情况，他分析此人如闫老西：在蒋、日、共三个鸡蛋上周旋（而输给了薄与蒋）。薄是邓、陈、江也。杨小池近年多接触，了解很深，要通过写党史、回忆录等，来树立一个“完满”形象，生前塑造好。同我如此谈话也是此目的。晚上本拟回家，马与金老来，谈到八点半。同意我的世界形势看法，谁也说不准确前途究竟如何。军事竞争基本过去（核弹还存在），经济竞争为主导，错综复杂，政治与此交错，多角关系，多元变化，谁也离不开谁，资中有社，社中有资。金老谈到夫人一朋友赴美定居，取得养老金 690 元，丈夫接去也够吃了。邓即先走，经济与农村一头也不可逆转。不要大乱就好。马又回忆 81 年、88 年与朝鲜、罗马尼亚见到的情况。南朝鲜吸收科尔教训，搞联邦。朝鲜这个包袱背不得。

人均收入　英国 1870—58 年　中国 1977—10 年　日本 1885—34 年
增加一倍　台湾 1985—6 年　南韩 1966—11 年　广东 1988—3 年
——李南央注：以上两行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4 年 3 月 4 日（星期五）晴

六点一刻起床，走廊活动一刻钟。上午看文件，到部门口接宋廷同到家小作。他送来在长沙的照片。谈到现在中小企业等一长制，无法监督，从中煤公司经理大贪污案谈到此类事颇不少，尤其外贸系统（以湖南为例），但难查实。反腐败如何年年、月月，天天讲也。下午开会，意见较集中，综述得重写。军科院郑功仁谈到一个新观点：立三路线（1930.6）通知，促成军团与方面军的建立，从而进入运动战，为反围剿胜利创造了条件。这个“副产物”是他们几个研究人员新提出来的。

隔壁房写上“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一个人出来见到我，说认识，久仰。到房中小坐，有名片：龙雨农，教授，住成都，三大医学头衔。又抽出一本《中国市场经济》，问我的履历，要为我立传。姑望［妄］听之而已。

1994 年 3 月 5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睡得尚好。走廊活动一刻钟。上下午开会，《土地革命时期》讨论完。关于苏区肃反等问题，大家都认为要适当写入。郑伯克下午来，专门就此问题及情报部门工作发了言。

晚上魏久明来，谈与薄的秘书陈伟交谈情况：薄自己不再当组长，以便让邓左王同时下来，邓的国史提纲，坚持三面红旗、大跃进的作用，予以否定。倾向于让胡绳管国史事，97 年出稿，99 年出版，组长提出宋平，不知宋邓左关系也。龚育之能到党史室最好。

1994 年 3 月 6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洗澡，然后活动一刻钟。上午同河北等六省来的同志并雨亭等开会，谈组史资料续编工作。辽宁经验，编入企事业单位，省地县都是大部头书，可即出版。都有此要求。决定今年开一次小型会再开全国会。部研究室江　潜（原文此处空一字——李南央注）已接管此事，参加了会。小曾已写好总结稿，档案馆朱世荣等看过已同意。晚上看了一遍。看完洪德铭［明］给我的湘鄂西、鄂豫皖、湘鄂干［赣］的苏区肃反资料，惊心动魄。

1994 年 3 月 7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走廊活动。上午大会总结，我讲了两个小时。先按小曾稿讲，强调了肃反自毁长城的严重程度，抗战初期如有个“平反冤假错案”就好了。没有三中全会后的平反冤假错案也没有十多年的局面。最后就此讲了点感想，如何吸取历史教训，再不要搞“左”，自己整垮自己了。面对世界形势，要走新的道路。毛走了新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从而革命胜利。可是廿多年大弯路，走上绝路；现在是死处逢生。王明哲等发言，都同意我的总结，马石江尤言，只有我能找到薄批准公开出版。魏久明谈到农民流动进城是大好事，犯罪难免。

午餐后回家。下午秦川来，广东一转，见到习仲勋，只谈十分钟，以免激动也。六四七上将上书事，薄、余（秋里）曾找李聚奎等谈，余质问李，邓对你如何？李历数邓对他评价，顶了回去。

1994 年 3 月 8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在阳台活动一刻钟。觉冷，回客厅续活动。上午翻几天报纸，给周定一送书，陆总处取来有关张昌龄简历。半个月内至少要写三四篇东西。南京邓伍文电话，即来京为《往事长短录》书定局。收到台湾寄来的《卅岁前毛》20 本。海关又扣了本《阳谋》。告薛京通过北京交涉。

下午到医院治牙、治手。右姆［拇］指不能泡水了。游泳还不能恢复。

1994 年 3 月 9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室内活动。开始写《缅怀张昌龄》。

翻看台湾版书，颇觉满意，印刷、纸张均佳。售价人民币约 120 元一本。

胜利来，下棋二盘，中断写作。田方电话，四川也有人钻三峡空子捞好处。

1994 年 3 月 10 日（星期四）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将《张》文写好。

薛京来，连平江蓄能电站事，刘道玉事（送尉健行）写好信转出处理

收到香港寄部里的两本《开放》，比较尖锐。下午戴文葆来，取走朱正“反右”稿。送台版《卅岁前毛》。

1994 年 3 月 11 日（星期五）阴转晴

六点起床。室内活动。翻两本《开放》。同周建南电话，关于三峡，要他找江更明确一谈。告知薄一波说法。他对过热现象及发钞票等同我一致（说童大林不懂经济），哪有什么“静态投资”，这是计划经济的旧观念。

下午同玉珍到 24 楼看望黄乃（送平江香干和腊肉）。他已听安林唸过《毛晚年》，完全同意我的观点。又谈起李烈钧回云南起义事，孙中山起初不介入，还有微词，而是黄兴联系的。现在李烈钧儿子仍沿孙中山促成旧说。下楼看望徐斌[滨]，才知轶[一]青丈夫小杨出车祸死了。这对家庭是天大打击。《黎澍文集》上海三联允即印行（要赔一万元也）。又去看杨纯，女儿带着儿子在日内瓦国际卫生署工作。玉珍谈起治腰颈椎病，允帮忙找空军医院封某。回来上楼时，突然生气，说我不关心她身体，开门手出粗动作，使我也发了脾气。毫不想吃饭了，吃了个窝窝头。一夜生闷气。

1994 年 3 月 12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开始写《父亲》文。

在河南工作的林从龙（湖南人）破门而入，拿出本子要题词，是专搞诗词的。只好从命。真怕这种不速之客。

下午宋晓梦来，谈到中组部一段，找出 82—84 三年日记与她。接着上海的巧巧来（陈其五女儿），五月来北京开姊弟画展。一个眼睛那些现代派画，实不敢恭维，但外国人喜欢，要买她的，说王申生也称赞其画。留宋晚餐，吃饺子。

一天为人服务，未能动笔也。

找不到薛京。寄出徐世长关于服装出口意见两件与吴仪，长沙勘测院级别件与史大桢，“李震勋传”退周定一。

1994 年 3 月 13 日（星期日）晴

五点多起床。阳台做功廿分钟，室内活动。玉珍急着给我吃药，生血丸包装过份，两层盒内又一塑料瓶，打开瓶盖直到[倒]入喉中，不料一个小塑料小圈一起吞入（有过次教训，忘记了），立即卡在喉内深部，马上巨[剧]咳，接连声震屋瓦，不顾及胸疼头胀，口液、痰不断，毫无结果。玉珍去复兴医院求医不来，只得在院内找到一辆车送到医院，动用器械，两次喷麻药，始将塑料圈夹出。真是老了，经不起这种折腾了。整日精神受影响，吃饭也不适。

上午邓伍文来，送《往事》稿，江苏人民社拖了近一年，始决定印行。他此次来仍找罗章龙最后谈，与我细谈罗与四中全会。我的文章实有平反之意，罗也知道。关键在还有个全总文件未找到，档案馆封锁。我说，此事不能再拖，罗已 96 岁矣！

下午看《往事》稿，写定目录。同朱正电话，书名待商量。出版社要加“李锐”名字，《李锐生平片断》或《往事杂忆》？

1994 年 3 月 14 日（星期一）晴

女市长名李登菊。——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天头

又是四点半醒来，五点半起床。室内外活动半小时。上午又在阳台做气功一刻钟。上午写好《往事》新版后记。下午看《129 在武汉》文，应根据郭佩珊所写材料小作增订。

午睡一个多小时。晚上彭州市女市长等来。向他们谈三峡，并将 2 月 1 日上书一份与之。新畺[疆]石油入川，要修油管，彭县办炼油厂，要我打边鼓。我则宣传三峡停缓建，则油管油厂定能早日修建也。胸部、喉头均痛。同光远、慎之电话，告以同薄谈话简况。

1994 年 3 月 15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外国台收不到。薛京来，谈他下去问题，甘［干］脆下，不要什么“带职”。拿出一半时间为我服务：看完有关资料，每天定要通个电话等。并向行政管理局谈司机住房等事。

胸部仍疼。

徐世长的女婿来，在宝钢工作，鞍钢发不出工资，三角债所致。宝钢自吹多，投资太大，同台湾中钢不能比，也次于日钢（第一是韩钢）。他的工资 1400。

下午到医院镶门牙。手已解放。到友谊医院看望文耀儿子谢中原。患肺癌，发现晚了。送 500 元。爱人说未瞒他，精神尚好。化疗，医生说只能活一年了。

1994 年 3 月 16 日（星期三）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上午将三组诗整理好：蜀中十日；武大百岁；春节还乡。以应《野草》、《精品》也。

昨晚邓伍文来取走《往事》稿。留下他写的《罗章龙与四中全会》，并谈四中全会要害问题。何孟雄等被捕前，罗等已发现王明命顾顺章采残酷手段对付，何等被捕，告密嫌疑极大（无此一网打尽的先例）。周帮了王明的忙（文革帮毛的忙）。陈毅曾大大夸奖何孟雄之难得，我们党史上没有解决的问题，中央犯了错误怎么？

三组旧诗（蜀中十日、武大百岁、还乡）弄好并复印，即寄郑仲兵、苏仲湘。

米山的朋友韩兢来（珠海对台办），《实录》让我签名，送《早晚年》。河南来信要送省委宣传部审，六月才能印出。韩纲［钢］已电话，准［以］防万一也。秦川来谈家庭不得安宁。

1994 年 3 月 17 日（星期四）晴

五点多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看完《参考清样》及港台报纸剪贴。《以制度创新根治腐败》文甚好，作摘要。诗稿寄郑、苏二位。下午彭尔立来，已在澳门下海，搞房屋装修。广东杂技团等都难维持。

三点到文津街，恢复游泳。800 米慢仰，不累，呼吸亦感正常。痛快淋浴，洗去一月尘垢。

晚上北大一岳云“同学”电话（信多次）|电话|，婉言拒访。

1994 年 3 月 18 日（星期五）晴

五点多起床，仍四点半醒来。阳台活动半小时。将《制度创新》文并《民谣》摘完。玉珍接到安徽一长途电话（寄过文章来，名忘，属大而无当“狂想”家）。也是婉言回答说我老了精力不济。电梯遇到刘明夫，互不言语（他接受胡绳观点，对《早晚年》有看法）。

下午游 800 米。仍不累。五点与玉珍在河边散步。

1994 年 3 月 19 日（星期六）晴

起床如昨，阳台活动半小时。

秦川来谈旧事甚久。刘复之公安方针第一是保卫中央首长，被耀邦批得厉害；后又要搞特种部队，也被驳回。在文化部时也被批过（黄镇不计较）。所以 86 年下半年对耀邦发难时，刘甚为积极。我讲的“三青团”事，秦即写告耀邦，仍不警觉，派乔石、郝建秀到政研室去讲话，被左王空洞压下（“我们会讨论的”，你们请退），而无结果。最后解散命令，陈一纸“发怒”，又连忙收回成命也。

下午游 40 分钟。孩子、妇女太多，只能在深处游时间。

1994 年 3 月 20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给小妹写信 4 页。工作安定第一。告以近况并几首旧诗，连同刊忙忙作文的《年轻人》等托唐小毛寄出。

恢复写“我的父亲”。胜利及小多、小琴［芹］两家来。

中午未休息，连下围棋几盘。

1994 年 3 月 21 日（星期一）晴

为冰封平反给尉健行信。——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杨宝春来取走寄小妹件，找出《回到父亲身边》修改件附去。

为凌容众何时从日本回国事等，找民国史资料，可以写下去了。薛京上午来，贴《三峡》再版书稿。

崔烈从美国回，在儿女处住了一年多，索尔兹伯里去世前后看望过（到过他家，大森林花园，夫人财产）。女儿处读到我的两本书，评价黄华，同意我的说法：自己扭得太紧（“左”的遗传也）。借去《历史的潮流》。宋晓梦来，谈组织部一段，日记太简单。干部子弟文件事（她找米山、志民均不得其详）。同秦川谈后，在此晚餐。秦对我看法：这十年来尤其组织部是晚年光辉（一生成熟了）。要写大环境，坚持改革开放，同对立面作斗争。具体人事和被陈云拉下，也是必然的：不能让这种人据此岗位也。80 年我有推荐胡绩伟任宣传部长信，说胡也“左”，政治经验不多。李辉来，接受我的杂文集。谈胡乔木，此人之复杂多变，这十来年表现太坏，看不起耀邦，参予倒胡。

1994 年 3 月 22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上午续写《父亲》稿，并翻民国初年资料，按时序写下去，先写出父亲简历，然后写自己所受影响。

下午游 600 米。到医院治牙。遇夏衍女儿，云父亲身体尚好。

六点同玉珍到张莉家，赴 66 岁生日宴，一大屋人，自助餐，菜甚多。儿媳三个都好，都是玉珍的朋友。她高兴就好。喝了一杯茅台。八点半归。

1994 年 3 月 23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民国资料查清，“父亲”稿开始顺畅写下去。电话不断，下午玉珍尤多。秦川来，谈到最近去亲家家，从来平和，大讲薄事，介绍薄阎关系人，实叛徒，参加阎剿新军会

议后回来，中央电令处决。薄现欲为之平反，追为烈士，决不同意。文革开始，薄从广东专列回京其妻“自杀”事亦可疑也。

韩纲［钢］电话，已催河南快排版，看清样。

1994 年 3 月 24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续写《父亲》文。

上午到秦川家，任大夫来，为我们治颈椎并按摩。刚从深圳回，一机关请去，20 天，治了“900”人次，报酬五千元，甚为不满（机关也拿不出钱）。

下午只游了 400 米。晚上毛应民来，谈到他那本《毛年谱》的厄运：沈阳排印好了不开印，怕赔钱。他出 1000 元，积蓄用完。问题全在文献室欺行霸市，独此一家。

下午张达华来，从美国带回丁抒送我的《阳谋》和有关 BBC 纪念毛录像说明并总理亲生女艾蓓回忆的复印件。谈小妹在中原公司 5000 美元一事等情况，希望他的哥哥张达［正］华能来家一叙。

1994 年 3 月 25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续写《父亲》文，已近 6000 字。找到《北洋军阀史话》，才查到非常国会事。

玉珍的老朋友从广东来京，让小欧驱车，我不去游泳。晚上与小蕙吃饺子，朋友宿此。

1994 年 3 月 26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秦川处，任大夫没来，李慎之（就诊）来了。扯谈二小时。翻论大局：从 92 年上半年形势谈起，“弃杨护江”。关键似在杨表态：64 幸亏老爷子下了决心（有伏笔也）[4]；追到深圳见面，用心太细，使大人不悦。秦桧搬入一暖阁，献媚者连地毯也恰如尺寸送上，反遭贬弃。还有一种说法：56 年，邓即向毛推荐用杨，毛未同意。“原来毛还是高明的”。宣布戒严晚上大会，杨从容笑颜而言：矛头不是对着学生的。给自己留了后路。当时形势（江表示过辞意，军队无事可做），只有江这张牌可打，集权于一身算了，能维持多久就多久，只要一个中心不变。江则表现颇为自得，自<我>感良好，“左”而无害、无损，无辫可抓，浅薄自有浅薄之妙处，“四话”[5]干部又何妨。西方总看好乔石（大概是管安全部的关系），对李一氓如待父亲，李亦认其心中明白（毛“左”年代），也并非不讲话，有时发言甚多，恐不触要害。薄最近同一搞两岸电视剧作者谈：邓的台湾政策已到顶头，无他新意可言了。一致认为，邓不在后，首先要解决 64 问题，则必出现不稳或小有动乱。追查七上将对邓的态度，只能不了了之。

下午没去游泳，仍让玉珍同朋友活动也。

《父亲》文难关已过。

史梓铭来，当过武汉重机床厂长、芬达大使等，瓦窑堡人，看过我的书。

办公厅一女同志电话，薛京已提出离婚。孩子抚养费出 200 元。——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天头

[44] 此处之意是说杨尚昆的表态：“64 幸亏老爷子下了决心”是杨尚昆留下的一处伏笔，让后人知道“六四”开枪是邓小平的决定。——李南央注

[5] 四话：“四化”干部的谐音，讽刺江泽民是：上海话、扬州话、英语（外国话）和空话的“四话”干部。——李南央注

1994 年 3 月 27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整日伏案，小琴［芹］一家与小多来。杨小玲带孩子来。文章给小张一阅，他觉得前面有啰唆［嗦］处，立即删去一些。

六点到西单新河静馆，戈扬的女儿请客，他［她］的爱人及友人为苏州万祥房地产公司经理。与秦川、徐滨同去。到光远、绩伟、吴象、郑仲兵、朱厚泽后到。谈形势，都是“没治”，看不出好景来。农村会议也说不到点子上，杜润生文章说清楚了。《精品》不登记，我说，每期刊出一二篇叫座会，野高于朝。谈到邓力群与王力关系，《求是》等左刊仍在反邓，可搞“立此存照”与“旧事重提”等栏目。光远说《麒麟文化》那个　　号称 3000 万信徒（原件此处空字——李南央注），100 万可能有，一种黑社会担忧。坚决反对特意［异］功能。快九点始散。

《父亲》全文结束，约 9000 字。

1994 年 3 月 28 日（星期一）晴

四点半醒，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全文又看一遍，小有改动与增补，并另抄二张。

上午殷飚来，三峡反对派。他认识许多技术行家均反对。送有关资料，并西部铁路意见书。

薛京来，正办离婚手续。孩子抚养费工资 1/2，应按法律半。“精神赔偿费”10 万元。薛说：今日才认识也！

1994 年 3 月 29 日（星期二）晴

五点三刻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开始写“记胡筠”。材料全部翻过，比较好写。开了个头。

上午唐见奎来，谈郴州去年经济抓得好，银行业抓得早。斯琴高娃投资二个厂（嫁给瑞士人）。郴州改市。地委班子宗派，专署团结，省府班子不强。

冰封寄来《湖南日报》只刊毛刘二首。我已电话告袁，很是生气。

下午游 800 米，稍觉累。

将《我与三峡》最后整理毕。

1994 年 3 月 30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

下午范岱年与蘭征来，《我与三峡》稿本交蘭，并三峡书两本。他 4.8 去美国，由陆铿等交涉到港或美国出版。给小妹带去《卅岁前毛》一本。范谈许良英 7 人为人权发呼吁书事，被软禁几天。

上午薛京来，取走湖南带来的礼品。谈及他的离婚事，推介唐小毛。

晚上看材料，准备明天发言。

1994 年 3 月 31 日（星期四）晴

五点三刻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参加“甲申 350 年会”。师大图书馆开，到 40 多人。炎黄文化社与中国历史学会等主持。廖盖隆首先发言，20 年“左”与毛的责任直言不讳。老温讲了民主问题。我第三个发言，讲农民战争只能在封建社会打圈子，只有另一种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市场经济与工业化冲破了小农经济，才能对封建社会有科学认识。我们的教训在依靠农民及其基础，学苏联搞社会主义，三面红旗失败，文革也有最初四清、反腐一面，靠道德力量和群众运动而走上绝路。死里逢生，15 年走上

市场经济，还未大彻大悟。真正体制改革，民主法治，还得 50 年。中国吃农民与知识分子太好，承受能力太强的饭，等等。

留午餐。将 2 月 1 日上书交杜导正，取回《周带队视察三峡》长文。去的时候出了车祸，闯了前车，自己车头闯坏。我在车上看书，脚碰了一下。下午行政管理局来人看望，保护小欧。

下午机关管理局派人来“慰问”车祸，我说要保护小欧，平时开车很好。暂换小毕。

1994 年 4 月 1 日（星期五）晴 停暖气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续写《胡筠》，大体就序［绪］，可以较快写毕，已得 8 页。三联来催，下周一交卷也。

秦川电话，谓张戎小说配合反华，续写“毛传”不要接谈。这些人神经真紧张。下午游 800 米。

1994 年 4 月 2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整日伏案，《胡筠》只剩个尾巴了。可利用资料大部用到了，尤其《清乡公报》。下午游 800 米。晚上仍看电视《花落花开》，略写文革影响。

1994 年 4 月 3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胡筠》全文毕，9000 字，同《父亲》文一样长，似可通读下去，材料组织安排似恰当。下午王自勉来（薄某外甥，74 岁）拿出一份历史任职信（说部党组 58 年要他去桓仁任局长云），只好签字。有无此事，实在关系不大。后来让去云南毛家村土坝任“处长”。（局、处之别）

1994 年 4 月 4 日（星期一）晴

五点三刻起床，活动半小时。开始看方宗岱材料，儿女写的都很动人。六个子女，家庭和睦。本可以开笔了，秦川来闲坐（最近刘燕生闹得厉害，到妹妹家常住），言及江发话：阴暗面都不要登，包括已报导过的长城公司。纸包不住火也，没有出汽［气］阀，锅炉要爆炸的。《胡筠》文又最后润色一遍。薛京复印两份送来。

1994 年 4 月 6［5］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续看方宗岱材料，续写昨稿。起头后折转，几走弯路（受《胡筠》稿影响），还只能用概叙办法，偶尔引文可也。

上午三联尹选波来，取走三份稿件，答应方宗岱星四交卷。谈三联之不景气，同前后领导关系：沈昌文太谋私利，董秀玉无真实本事，只能讲些大话。

下午游 800 米。遇李岩，关心问好。

1994 年 4 月 7［6］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方宗岱》只剩个尾巴了。写得还顺利。到张志京夫人处取来照片，只一张工作证上的，令人慨叹。问清陆总，方没享受特殊津贴。钱正英真混账。

下午同玉珍到河边散步 40 分钟。

《父》、《胡》二稿寄李荣光，请他和朱、俞审正。给朱正电话，香港稿已退回。

1994 年 4 月 7 日（星期四）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柳思来，送腊狗肉，又是求调孙女进京。

伏案到下午三点。《方》稿写完，尹选波取走，6000 字。尾巴瞑目与不瞑目，还有点意思。此文是写给钱小姐看的。

下午游 800 米。尚不觉累。

劳动 20 天，四篇，26000 字，如释重负。（张总一篇 3 月初写）

1994 年 4 月 8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睡得不错。活动半小时。上午清理杂物，看用人资料，韩纲［钢］明天要来采访也。给徐州刘洪涛寄台版《卅岁前》。不久前刘又给寄来资料并长信。

下午游 800 米。

晚餐后观围棋时，秦川来闲坐。又谈及因 BBC 医生片事，拒人于千里。美国新闻界大王梅朵来谈合作不成（人家马上翻译《我父小平》为英文）。

1994 年 4 月 9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韩纲［钢］、李郁（《人力资源》双月刊主编）来，谈人才问题。将 85 年后写的几篇东西找出来，漫谈一上午。留餐，下午近二点始离去。北大余习广因联络 250 签名抗议民警殴打一艺术家事，以贵州刑事案名义逮捕；余习广因出一书（涉及泰共（亲日）抗日时打远征军）而被捕，还有洩露邓给江青信书事。还有 301 两医生洩露李鹏病情而失踪。薄的班子在写他的“传记”。说整耀邦本应赵主持，却弄到他头上，颇有冤枉之意，要避开这段。近日万里找朱榕［镕］基谈了二个小时。受邓之托，在编万的文集。《人力资源》刊“万传”，万同意宣传了。这是好事。又谈二杨下来过程，江杨直接冲突（因政治局名单中原无杨白冰）（“你这军委主席怎么当的你自知”是杨推荐），杨在海南讲话甚好。91 年辛亥 80 年杨讲话后亦不起作用，邓才南下的。（近日李伯宁找万支持去三峡一观，万原拟去，后决定不去，因情况不明。吴象是不赞成三峡的——同吴通话谈）

下午首钢《生产力之声》　　来（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为此刊题过词也。

薄认为过去在毛——刘、周之间转旋，现在邓——陈之间。财经委工作 9/10 他作，出事都由他承当。——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4 年 4 月 10 日（星期日）晴 近日又转冷

十日晨醒得句：壮岁投闲终一恨，平生后悔却无缘。——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决心将南屋桌面周围整理好，物件放得有条理些。同吴象电话，送三峡一二次上书去。

胜利来，下棋三盘。我“把着”之病太重，难改。

杨小玲来，送我夏天衬衫一件。

下午听严新报告并当场教气功。在部里的新礼堂，坐无虚席，也有二三人当场大哭大叫。总结三句话：气功万岁，严新万岁，牛皮万岁。

1994 年 4 月 11 日（星期一）阴转晴，夜雨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早晨接吴象电话，说没收到信件。给小欧电话中发了火。玉珍在旁又嘀咕，阻我冒火，结果我大骂大叫了几秒钟，这大概是昨天的“严新效应”。

上午到部同雨亭、廷栋、陆沅，小曾开会，谈定续编人事安排。开两次会，十省会下旬到福建开。文献部分，赵宗鼐不划圈，只有找吕枫一谈。王维佳其人必须调离组织部。陆沅告知小宋找她谈得很畅快（不要入这个党了）。陆看了《女人们》，极大失落感。劝她不要情绪化，历史本来如此。李有存说，高狄受宋平压，要刊姓社姓资文，自己承认有“左”。说刘是龙曾找她谈，过去在经济处受我重视，感到有压力。

下午找出未能出版的《杂文集》稿，翻了一个多小时。

1994 年 4 月 12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早八点半同秦川（还有缪俊杰）一起到中央电视台，参加四川台沙汀两篇小说（《一个秋天晚上》、《味香居茶馆》）改成电视剧的“看片会”。约到三十余人。过去没读过沙汀小说。两剧很不错，看了一上午，边吃盒饭边看。发言讲了点农村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实际上一直存在新的联保主任与袍哥（没用如此尖刻语言）。一点半提前回来。下午三点尹选波送来《方宗岱》复印件。

吴象电话，万里看了两份上书，不去看三峡了，现在已无从反对，不再支持。

下午游 600 米。收到文献室吴晓梅二人著《毛走出红墙》1958 年在下面考察详情。颇有用处。

1994 年 4 月 13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开始编自己的《杂文集》。恢复活动与游泳以来，体力觉得好多了。下午游 800 米。

收到许全兴送《毛晚年理论与实践》，颇有用。

1994 年 4 月 14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续编《杂文集》，看几篇长文，觉可以编入。故纸堆中找出几篇，自己也忘了。

收到吴象寄来几本《真理追求》,《求是》内部稿等，大概都是反邓文章。韩纲［钢］电话，河南清样已寄出十多天，竟未收到。夜观法国喜剧片《弄巧成拙》，遇龚心瀚，催《精品》登记。那些反邓文视而不见对之。（遇安志文，云三角债又是 8000 亿，颇怨市场经济也。谁也没经过，也无良方。）

1994 年 4 月 15 日（星期五）晴

送李洪林《早晚年》，他来电话要。——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首都宾馆参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成立十周年活动，秦川为董事长也。得书两包。跟毕朔望、冯亦代同桌，互相久久才认识。毕是重庆《新华日报》老人，曾对范元甄有意也。邓力群在另桌，秦说，无人与之答话。

下午秦皇岛善治哮喘名医李远德来（方颖介绍），为我听诊，只有肺稍弱，病情理解。他的方法是穴位注射（有中药）并服中药。夏天可到秦<皇>岛治疗。

宗凤鸣来，随后秦川来，留饭，谈到九点。《中国时报》刊《南华早报》消息，云赵拟复出，当然是添麻烦。一起分析经济形势，我说如困难高峯适逢邓走，则可能有“左”爷们乘势一闹（陈后走）。目前不稳尤在农村，种田赔本。

1994 年 4 月 16 日（星期六）晴 于刚今天下午去世

六点三刻起床。多久未有好睡。活动半小时。

续编《杂文集》，应当写篇前记。

下午游 800 米，遇寒［韩］光，看来身体还好。前次遇见林肖侠，说汉雄在中国工程院院士选举中第三轮落选，因无著作也。

晚上杨小玲夫妇来，小马说，为席扬事香港人遊行示威静坐，并报导魏京生软禁事。

1994 年 4 月 17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小时。河南寄来《庐山》修订本清样，错字较少，看了 50 多页。晚上韩钢来，取走一半，两人交叉看。李向前愿来，只怕党史室卡住不放。

小刚电话，哭泣告知：于刚昨天正午去世，病危后拖了十个月。

朱正电话，两篇长文改动甚多。

1994 年 4 月 18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看清样。下午到医院，取药，到病房看望项南、帅大姐、周建南，刘祖春。项因心脏病住院，现已复原。帅大姐还正常，双壁［碧］离不开。建南已扩散（自己不知），精神甚好。说去南方前，请去吃饭，主要谈通胀问题，三角债办公室撤掉，现又复原。朱也是只治标，说银行、农业等几件大事还是江拍板。我告以民间形象已不佳。杨维哲讲不务实。提到鲍桐［彤］问题（吴明瑜），应当先治病，保外就医总可以。禹作敏事，送钱物有清单，邓楠总跑不掉。

归途到统战部，安慰小刚，向于刚遗像行礼。下周二告别，我参加不了。

1994 年 4 月 19 日（星期二）阴间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一早到医院抽血，樊大夫跟踪我的治疗，查过敏。给孙大光送《精品》并许书。郑仲兵电话，《精品》停了，有安全部人到印刷厂查也。《庐山》我这部分看完。吴廷嘉送来发言稿。下午为荣光写条幅（电话催），甚累。

游 800 米，倒不累。

1994 年 4 月 20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参加那次燕山文化研究会讨论经济与文化的发言稿，需要改动，改了一页，还不如重写。上午即为此事占去，重写 2800 字。

下午到人大会堂参加什么“晚霞工程”会，实为渭南灵芝酒做广告，到约 200 人，遇见杨纯、高沂，同坐一起。他们是被吴雪拉去的。听到孙毅的洪亮声音，大呼口号也。唸组委名单时，忽听到“名誉主席”有鄙人名字，真是啼笑皆非，谁也没来打过招呼。名誉主席到场也无人理会。

晚上韩纲［钢］、李向前来，谈到十点半。李愿当秘书，但如何调出来，会有困难。沙健荪［孙］其人太坏也。

1994 年 4 月 21 日（星期四）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薛京来，帮助找出一份复印件。东西太乱，眼面前的找不到，老年如此不秩序了!《实录》清样看完。向前写的《公共食堂一瞥》实是食堂史也，完全合用。

下午游 800 米。对一女在池中狂游发了脾气，赶入“家属道”。文津街管理极差。

1994 年 4 月 22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周楚峰与另一位许先生来，他们拟在京合办一个办公室设备公司，知道某某被捕事。建议做实体年年有赚，不要炒地皮。美、台币比值，从 40→27:1，规律，人民币也比如此。千岛湖事件是民间团体在抗议，可能告到国际法庭，传有军队参加。下午陈琼芝与戴文葆来，亦谈此事。戴在杭州，传有兵匪合伙。取走朱正稿。

大妹来，谈父亲、母亲。

接小妹信，多次寄件都收到，蘭征也通了电话。工作有望，三人均得绿卡了。

1994 年 4 月 23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温老处，《炎黄春秋》杜导正与方实来，邀我们几人座谈意见。所谓压力不过是魏传统与魏巍有闲话，要反右，不准为右派平反，反右派正确等等。现已销近十万，有几十万盈余。我谈以当代历史，按两个决议精神澄清种种史实为主。“左”与封皆根深蒂固也。李之琏也同感。方实提《中华英才》画报记者为李鹏未买过股票事作证，觉得可笑（他的老婆参与长城公司事）。

下午游 800 米。韩钢与河南社宋延亮来，取走《实录》清样与朱正稿。

1994 年 4 月 24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作出差前准备。

上午到民革中央（彭清源）参加武大校友会（解放前），看校庆录像。各人自我介绍时，有《人民日报》孟　　大发牢骚（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现在只住一间房。有两位 1935 土木系的，一直未离本业。魏泽同来到晚。告我已患前列线［腺］癌，不愿开刀，能拖多久是多久也。与熊蕙林、杨纯同车来去。会后照相，约定每年聚会一次。

晚大妹、平生来，告以生老病死自然规律，懂得控制感情之理，让她们读《记胡筠》。

下午同玉珍到商场，购得夹克一件，220 元。

朱正寄回《胡》、《父》二文等。

1994 年 4 月 25 日（星期一）晴 下午 6:30 抵厦门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改好《方宗岱》文。收拾行装。午餐后略休息，1:40 出发，走南二环，40 分钟到机场。来到太早，雨亭、廷栋，小曾比我们到得晚些。北京、河北的同机。六点半抵机场，下雨，车到机前接。市委组织部长陈维钦等来接。住市委厦门宾馆 5 号楼。澳督正来。省委组部付［副］部长陈祖辉随到。晚餐后谈日程。厦门安排两天遊览。卅日去福州，四号返京。

房间靠空调，封闭式，无阳台。

1994 年 4 月 26 日（星期二）晨雨、阴，夜小雨

“搞开发区笑着过来，流着泪离开”。——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天头

六点起床，无法活动。又忘带半导体。一早到三星宾馆六楼吃早茶，约 20 样（比广州更合口味些）。下五层为商业，有写字间兼卧室面海。饭后过桥又过堤到海沧开发区（共 120+平方公里，平地比本岛多）。听苏增添作介绍（市委付［副］书记，开发区常务付［副］主任）。王永庆最后还是不参加了，放弃了 20 平方公里，但影响与仁义在。此处可建年 6000 万 T 码头，深港可泊 15 万 T 油轮。“现在看国家实力，不以钢为准，而以乙烯等为准了。”现在准备自己为主开发。归来甚累。中午由省长陈明义（原省组部长，共有 5 人出任付［副］、正省长）宴请，其人健谈，交大 62 年毕业，学造船，83 年推上搞省科委。大学生极少人愿入党，35 岁下党员比例甚少。我谈到应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吸收精英，共义讲不明白也。陈讲对学生谈三维：唯物论、历史观、辩证法，如有四维发现，应补充。以此说明马义仍有生命力。阶斗为纲不灵了。中午略休息。下午参观老开发区湖里区，听介绍看录相。然后到一信息公司俱乐部参观。又到裕华宾馆，又健身房等。遇高胡，到宾馆，谈省内人事。张遗一案（已去世），完全是薄一波、王鹤寿为之。下级陈　藩告状（原文此处空一字——李南央注），此人不正派，送高干子弟到港（方毅之人）给人送礼。自吹许家屯留当付［副］社长，最后终爬上付［副］省长。陈光［明］义人品才能均低（远不如项南）。想进政治局，进了民航局。有人质问是否 100 万？（港商给市长送过 30 万上缴）。对项南有好评，有时偏急。

晚宴主人市委书记石兆彬，印象朴实，不陪客不行。

1994 年 4 月 27 日（星期三）雨

六点起床。下雨，客厅窗可开，小作活动。早餐自助颇丰盛。7:40 跟小妹电话，她下班刚进屋，打通了。身体都好，英国不准备去了。《中国革命》下集：“毛时代”，以我头像作幕前广告，播四个小时。想去伯克利，芒芒［忙忙］上学也好，房租太贵。悌忠准备不再打工，休［修］完学业。忙忙下半年进初三了，数学得第一（比赛）。我改的文章看到了。上午开会，归定以后发言限定时间。福建有侨胞 800 万在外，80 万港澳，台湾占 80%。省特点为：老、侨、特，台。有 40+民族，只 48 万人。

下午讨论，因定了不超过 18 分钟，都很紧凑。北京、山东、宁夏续编未动，编制、范围等尤其乡镇企业等问题，新的时代应有新的内容也。晚上在美食城，宾馆主人宴请，喝孔府家酒 2—3 两，菜亦可口（闽菜打不开局面，港、京都无馆子）。又到卡拉 OK 厅，跳慢四步两次。九点归来。

汪澍白去台湾开会了。——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4 年 4 月 28 日（星期四）阴转晴

六点起床，小作活动。八点同小妹再通电话，她已接通用汽车公司约请面谈。忙忙仍续作文。人说她写父亲强似某某写父也。悌忠说美国人去西欧学是为了同欧共体通商，欧洲费用低些。小妹想要些书。整日讨论，畅所欲言。下午结束发言。晚上到电视台看台湾华视新闻“海峡”一段，美片“本能”，性狂与凶杀本性，演员不易。归来甚累。上床十一点矣。

1994 年 4 月 29 日（星期五）上午多雾，下午雨

五点起床。看材料作准备，拟好发言提纲。小曾作的总结为大会总结，讲的第一条、二条为回顾组史资料首编本（1921—1987）的四点感想，第三条讲经济大变化必引起政治、组织等体系大变化。讲了

1 小时 40 分钟。让研究室的江长潜最后讲约一刻钟。早餐由市长洪　　请吃早茶（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中午休息一小时。下午到云顶岩军台看金门。先看金门录相，然后冒雨至炮台，未下车。又到南普陀，庙中香火熏人。在客室休息，吃素席，张慎恒母子接来同餐。送酒曲。

归宾馆 8:30，原市委组部付［副］部长陈维堃来访。原来是陈月华的弟弟，陈学沛的堂兄，岳母是吴宓夫人（今年 100 岁）。谈了些本地人事。

浴后十点上床。今天极感疲劳。

1994 年 4 月 30 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近七点始起床。睡得甚好。小解两次未受影响。

没有去游鼓浪屿，在房中休息。上午张慎恒来，送田三七、西洋参、鸡内筋“三合一”，厦大许多老人服后甚好，尤益于心脏。张慎恒走后不久来电话，说汪澍白已从台湾回来，即请他来宾馆，并留餐，漫谈到二点半动身。谈湖南人事，对柏原有看法，并未起多大作用。黄道奇由他向我推荐，王向天由杨弟甫推荐，都是自私自利者，都没有使命感。杨弟甫则念念不忘当年小舟望他接班，而为周惠所阻。总之湖南机构改革不堪回首，刘雪初听杨与姜亚勋，陷于坚持谴责派性，而遭旧人之对抗。我那次报告也吃了这个亏。

饭后未休息，由省组副部长陈世谦陪同，由一个体房搞[搞房]地产大腕用奔驰车送我们（骆永定，身兼数职，儿子当司机，带［戴］大金戒指），要为我作石刻像。沿途看两石材厂。先看小个体户吕再雁，雇 80 工人，产品出口。后到一大厂，莊国志（宏磊公司总经理）挂号外经贸部，产品主要销日本与东南亚，一个墓碑 1 万美元。看了厂房，打光机，磨料进口，产品可比意大利（国内尚无“印度红”）。赠我观音像，小石狮，珠算。一同到石狮，完全繁荣城市，与十年前大变样。去年产值 45 亿（财政收入 25 亿），87 年正式建市。一派兴旺气象。在“娱乐城”宴请，喝酒五六杯。归途看拥挤的老市场。夜住石狮中旅社大厦。市副书记等来陪饭。

1994 年 5 月 1 日（星期日）晴 从石狮往泉州

七点起床，小作活动。整理行装。八点早餐。仍乘原车，莊国志同车。过晋江市青阳镇，参观农民出身建筑公司老板张进业家。35 岁，4 口人，从商十多年，初中文化，贩运钢材等发财。四层洋楼，花岗岩地面，木板护墙，卧室、厨房、餐厅如 X 星宾馆，大客厅。建于原自留地，有围墙、铁门，正在屋旁建 14 层写字楼。这还不算最高档家，此种农民颇多，远比深圳、威海所见豪华多矣。（上午在石狮参观精练［炼］油厂，并在小街看市容，陈世谦为我购衬衣、手表等，系石材厂托。）

午饭后未休息往泉州。餐馆开元寺、老君岩，海外交通馆等。住泉州招待所。付［副］书记晚宴（林文麟），秘书长骆灿堂似久慕于我也。喝酒数杯。黄明来谈福建人事。他处理过地下党问题，高胡“左”，陈光毅个人东西太多（汪澍白经他引来，黄同黎澍很熟）。骆永定送来石器三大盒并药物等。十点始上床。

1994 年 5 月 2 日（星期一）雨 到福州，下午、晚上各喷一次

睡得不安稳，醒来几次。不到八点仍乘原车出发，过惠安，骆上车。一路下雨，十一点半抵福州。住温泉宾馆。已改装。组织部两副部长陈祖辉、李川来。招待所午餐，照像。下午三点一刻李昇震来，话旧。我谈得多，十来年大局变化，我的延安旧事与 87.7.11 信并三峡等。他刚解放时未接上关系定 17 级，现 13 级。甚安定。两个女儿、女婿都还好。夜在郊区农民办的酒店宴请，喝酒 5、6 杯。饭后又卡

拉 OK，九点始归。非常疲劳，因感觉闷压，呼吸短促，下午、晚上曾喷二次。洗温泉。

1994 年 5 月 3 日（星期二）阴 住福州

昨夜洗温泉浴后上床，不安稳，终将被子拆出，只盖被单，始入睡。六点起床，阳台甚大，对着小湖，活动半小时。入闽后第一次早晨活动，阳台之重要也。

早饭后，仍在原车游览马尾与鼓山，市委付［副］书记　　陪同（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一路介绍福州历史，边远之地开发较晚。出城沿途房屋连绵，郊区也在开发，增两长隧洞。先到卧龙山庄听介绍，开发区负责人几次提到前任李力康。迫题词，灵机一动："马尾跃进，马首是瞻"，字亦潇洒也，立得好评。到集装箱码头。又看免税区。开发区产值已由 3+亿增至 32 亿，十倍也。鼓山热闹多矣，山门有联："净地何须扫，空门不用关。"又到千年铁树处拍照。中午在广场大堂（利用观礼台后空地）习近平招待午餐，颇似国宾。我到正定参观了什么全已忘记，他却记得甚牢。说父亲身体已渐正常，不准备回京，与夫人能互不干扰。问了一下组织部人，对他都有好评，自律也严。饭后参观厅内书画展，并广告摄影艺展。题词："广告摄影与艺术结合，其妙无穷。"根本未休息，再参观雕刻厂与脱胎漆厂。真是巧夺天工，人间绝品。尤其雕塑之难度实在观止（鸡笼内还有小鸡）。有件大雕台商出 120 万也不忍卖掉。归来没有休息，立即作字，先为骆、莊二位书大幅："安居方乐业，建筑着先鞭"；"天工开丽石，美化我城乡"。又为石材小户吕再雁书"就地取材灿烂　　美化城乡"（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并个人四幅。

晚宴省长陈明义邀集省组织部全体新老部长们参加。饭后张家坤来谈约一小时。过去同刘金美矛盾及其为人，比较公平论及项南及陈光羲之问题在个人主义太重且失应有规则（"揭发王兆国"材料下发）。现在班子较好，对江总书记老谈"帝国主义忘［亡］我之心不死"，不解决问题，今年外贸颇悲观。晚上有［又］作字 8 幅到十二点，一点仍不能入睡，起床服眠药。

1994 年 5 月 4 日（星期三）晴 返北京

六点起床，头稍沉，略作活动。一大堆石器等已綑好先运机场。早饭后九点出发。雨亭见我作字到半夜也向我索字矣。我这个人大概在福建留下的印象尚好（左中右都接受）。《早晚年》都没看到。陈世谦送到机场。党委书记是复旦学力学的，谈及民航发展太快，而飞行员等人事跟不上，60%票座方不赔本。按时起飞，补头等舱。下午一点多抵京，玉珍来接。回家就舒坦了，也放松了。骆先生的石器茶具及算盘等都冲坏了。此种石料怎能做生活用品？

看信件，翻报纸。晚观电视，十点上床。

1994 年 5 月 5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活动半小时，恢复正常生活。

上午看报刊。秦川来，情绪不好，通货胀 30%+，信誉甚低了，说江其人甚不地到［道］也。

美国垦务局长来，要见我，大使馆钱琦红（女）转电话，推荐陆钦侃代。

下午游 800 米，稍累。回来未乘电梯。为维娜弟弟工作托人事，玉珍别扭一阵。

晚上韩纲［钢］、李郁来，给我几本《历史潮流》，《胡乔木》等（叶永烈较公正）。市面有政治谣言（"邓遗嘱"），顾命大臣万、薄、秦等。6.4 前李去过王震家，部队高干甚多，说"赵要为毛下半旗"（将动手之意）。也听见骂我之话："反毛，反高峡出平湖"。

1994 年 5 月 6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同玉珍先到煤炭部多功能厅参加中华诗词会，周笃文也是湖南人。张报、孙轶青在，只好先讲几句话，支持办刊物，即告辞。到美术馆参加巧巧姊弟画展，张爱萍等一批老新四军到。陈其五夫人举家都到，乃家庭一大安慰也。荷花确实不错，此种现代派人们很难接受。五日《文汇报》有文介绍姊弟画。度留半个小时。天津李纪来（翁长溥女婿）被一副所长排挤，为盖住楼锅炉事找机械部，我只好硬着头皮给何光远（不认识）写两句话。（玉珍昨天闹别扭，原来维娜早同他打过交道也。）下午始离去。下午志民来，同吕枫谈过，邓鸿勋早就挤他了，后来才找到“女人”事（过去两年事，自己早已自动停止纠正）。他到技监局后，跑了 18 个省。晚上陈铁如来。文立徽通了电话，向我致意，很想看介绍我的文章（《联合报》）。力康任山东经济开发公司总经理，似春风得意，到临沂去过文立徽墓。山东一些工厂发不出工资，银行骂朱镕基统死，自己却继续捣鬼，使效益好工厂吃亏。新的△债走不出，银根过紧，不能怪朱。酝藏着危机。

过去观念（全民所有制）体制已破产，新的没产生，如何度过？政治滞后，经济却要前进。——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4 年 5 月 7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伏案，修改《起用垮［跨］世纪新人》访问稿（韩钢写）。

下午游 1000 米。方颖来，让看方宗岱文。

蒋君（鲍彤夫人蒋宗曹——李南央注）来，儿子来后见父亲病情抱头痛哭，反应［映］后让住入医院。伙食有改善。

杭州勘设院张{发}华来。已退，效益较好，搞各种建筑也。

1994 年 5 月 8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垮［跨］世纪新人》又看一遍定稿。韩纲［钢］晚上来取走。

上午同张九华下象棋，下午同胜利下围棋。整天娱乐也。平江老傅等四人来，送腊肉。谈福建见闻，说谭照华（原岳阳市长）对平江印象，干部保守，思想不解放。右腰贴辣椒膏药，辣得难忍，终撕去，且惹发腰痛更剧。小刚夜来，送于刚悼词。

1994 年 5 月 9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医院，看内外科，右腰疼剧也。外科认为还是肌肉问题，或受风寒所致。遇高阳［扬］，谈福建见闻。他说身体硬朗，无所事事。又遇王玉清，心脏病四年住院，85 岁了（过去不知大我许多）。又见刘家栋，耳背而已。旧诗近作三组再阅一过。

1994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一早到医院，B 超检查，肾肝等均无问题，判断与外科一致。有时是不知不觉犯了。到理疗科电疗，得来 10 次。86 年有过此种病历。

《父》、《胡》两文在厦门已改好，抄录订［定］稿本，以便寄出。同黄伟经通了电话，托他转出。

江苏出版社史家骅、马洪才来，《往事杂忆》扩充成 30 万字（可从其他旧作中抽出若干编入），只好同意。宋晓梦的“传记”也愿出版。该社有一人物系列计划，“看好我了”。老傅来取走“岳阳实验学

校”招牌字，写了好多张让挑选也。陈铁如取走关于我的报导的一批复印件。

1994 年 5 月 11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改正《方》文。

上午为《水利水电工程报》题词：为优先发展水电奋斗，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周世田来，他的生意范围扩大中，两广置地，开发摩托车赛车场地，并一小岛作休息娱乐场所。留午餐。山西人杨继亮闯来（认识陈英茨），送我所著书。夜陈琼芝一家来，朱正带来“总述”稿等。告宋晓梦，江苏拟出她的传稿。午餐开“红烧鱼翅”罐头，全倒了！

周世田谈：假饮料、假矿泉水充斥市场，决计只喝茶水。——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4 年 5 月 12 日（星期四）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订正《方》文与《周查三峡》文，以便寄出。李普寄我有关腐败根治必须从制度改革着手复印件，乃中科院两年青专家论文。一口气读完。电话致谢。

下午薛京、宋援朝来，谈如何借调李向前事。到医院理疗，书店购书 12 本，100 元。《早晚年》又有了。洗澡，几乎一周矣！

1994 年 5 月 13 日（星期五）晴

六点前起床。同玉珍到河边散步。我树丛中活动半小时，她续跑步。不练走路不行了。

处理琐件，东翻西看，一上午就完了。给福州李昇震、张家坤，陈世谦寄《早晚年》；诗、“父”、“周查三峡”三件寄黄伟经。《方》文寄于友。算是卸一小包袱。

下午到医院理疗，看祖春，在吸氧，出不了医院了。秦川来，云人大常委会最后一天，有人揭发邵华泽卖护照事。

1994 年 5 月 14 日（星期六）阴

六点起床。同玉珍到河边走步，我到桥头折回，在树丛中略活动，又一同回来。

开始看《平江县志》“总述”的几个版本，谌震也寄来一个四千字本，太简略些。同荣光电话，他说全志 130 万字，1%可写一万多字也。

同慎之电话（问苏仲湘情况。答：有才气，从未得意，未受过重用，学数学出身，很难得。）谈及《叫父亲太沉重》一书，如何判断真伪，颇有兴趣。我倾向于有其事，“左耳”亦未免不风流也，何况鬍公乎！[6]

傍晚到文津街，游 600 米，洗头洗澡。

1994 年 5 月 15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玉珍已跑步去了。阳台活动半小时。上午本拟伏案搞“总述”，又转而寻《心中人物》照片，大致尚在。

[6] 左耳：指陈云。“陈”字左边为“耳刀”旁。自延安始，李锐前妻范元甄与陈云妻子于若木关系不错，从 1951 年范元甄给李锐写的信中也可看到，范在北京出差时曾去陈云家作客。于若木对范说过，陈云跟她的妹妹有过男女关系。“鬍公”指周恩来。重庆时期周恩来曾留长须，有“美髯公”绰号。——李南央注

1994 年 5 月 16 日（星期一）晴

六点前起床，同玉珍一起走步河边，做气功活动，约 45 分钟。上午薛京带来港台剪报，《清样》等一大堆。小欧又买来 10 本《早晚年》。交给薛一些处理信件。

张允谟来，送韩瀚的书《难得的苦闷》，求字。即书两幅“悼邓拓”（改四字“须防棍子不甘休”）其人交遊甚广，好书画。

陈四益来，留午餐。让他代写《苏仲湘诗集》序文，并请他将“总述”稿四份带苏，请苏代劳一下。这样我可以多一个人过目，以便定稿。陈谈国营企业也有趁机多报亏损的。丁关根只会说，什么、什么不准报导（最后增加的物价等），包括“内参”也不让多刊。地方亦如此。山东两小孩医疗事故也不让爆［曝］光。

1994 年 5 月 17 日（星期二）晴

六点前起床，同玉珍一起走步活动。上午看“内参”并港台报剪报。小徐来，谈谭照华其人，有棱角想离开湖南。郑仲兵、林京耀来，林过去在书记处研究室。谈王玉清如何保护邓左王。留午餐。《历史潮流》王忍之向江告状（有文章攻），而李瑞环保护。

下午到医院理疗，同玉珍取款。游 600 米。水凉，还能对付。

1994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三）晴

六点前起床，同玉珍河边走步、活动。看“内参”。

上午刘云鹤同香港老板王文洪及女秘书姚亚平来，谈同泰国人打官司，有广东法院袒护对方，后悔过去不懂得弄“权”之重要，应当有个“政协委员”名义，投资深圳，汕头不下 10 亿也。请我们到燕京吃烤鸭，鳗鱼等。下午薛京同他的朋友并平江人伏卧龙来，伏在湖北银行，在北京有投资项目，想开发平江矿泉水。一同去吃牛肉面，定要请我吃顿饭，这是大众化餐馆，牛肉尚可，面条不行。维娜弟弟出车祸，玉珍为此而奔波。

晚上韩钢、李向前来，看《干部问题谈话》清样。万里听说薄要摆脱耀邦下台责任时说：我不发言，硬予动员，只好讲了两件小事（云南开小矿等）。吴象反映的。

1994 年 5 月 19 日（星期四）阴间晴

六点起床，没有到河边。玉珍外甥住此。上午翻看杂件没有动笔。下午到医院理疗后，上办公室，薛京要求正处级。

玉珍告知，唐棣华电话（为黄老“自述”湖南销书）说：“现在台上的哪个比得过李锐。”这也是一种对现状不满的群众反映。

1994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多云、阴

五点半起床，同玉珍到河边，活动共 45 分钟。上午还是翻杂件闲书过去。李荣光寄来一本《联海探骊》，长沙楹联协会出的，内容颇丰富，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个重要的品种也。曾国藩题金陵督署官厅联：

虽|圣|贤哲难免过差，愿诸君谠论忠言，常攻吾短；
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僚友行修名立［立名］，方尽我心。

又挽乳母联：

一饭尚铭恩，况保抱提携，只少怀胎十月；
千金难报德，论人情物理，也当泣血三年。

下午到医院理疗。秦川来闲谈。

1994 年 5 月 21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同玉珍到河边活动。上午看完两本《镜报》（今年 1、3 月），内有姚监复访我谈毛经济错误。《方》文，于友（《群言》）电话要用，转载《自然辩证法通讯》亦可也。只好告范岱年。两刊都登，影响可大一点。

下午到医院，忘记三、六下午停疗。回来开车库，修藤椅，搬上一书架，门内过道多加利用。玉珍嫌我书物太多。留之无用，弃之可惜。书也是“养兵千日”也。

陈其五外甥女朱琳与丈夫刘培清（都在中科院），胡哲峰（军科院毛军思室）、周国平（哲学所）四人来，闲谈一个半小时，主题是老三届。鼓励他们创新创业，不再走老路。周为尼采专家，胡赠书《毛谈毛》，回赠《早晚年》。随后陈英茨夫人偕杨继亮来。杨有气功治病本领。陈住院（肺癌）高烧，忌食，被他治好，睡眠饮食正常，烧立退。还可“千里发功”。当场试验，手指增长三分，不能不称奇。为玉珍功疗 40 分钟（催眠 10 分钟），觉得胃舒服得多。杨是学物理的。

1994 年 5 月 22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同玉珍到河边活动 45 分钟。

杨继亮上下午来，为我们发功治病，对玉珍似乎作用较大，并能催眠。为照片事，同尹选波（三联）通话，很不愉快，只好再找。

胜利来，下午着棋三盘。小徐来吃晚饭，明天回长。

1994 年 5 月 23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同玉珍到河边活动 45 分钟，没有开始走步时那样气短了。上午又大翻照片簿，找出涂正坤等照片。唐棣华也找出黄老照片，徐宗勉与徐滨处找到《宋教仁集、日记》，上有宋照片。

下午到医院理疗。杨继亮中午来，饭后为我们发功。赠台版《卅岁前毛》，他谈到如何从书中对我的认识。当年能在毛身边，受赞赏而拂逆之，真是太难了。

四益送来“总述“修补稿。

1994 年 5 月 24 日（星期二）雨（中午始止）

凌晨四点左右，雷声惊醒，下雨。到南屋放开遮阳蓬，以便雨洗污泥处。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空气清新之至。上午伏案，修改县志“总述”，工程不小。陈四益帮看一遍（四稿互校），修补多处。杨继亮来，为我们发功气疗。又谈认识我“三生有幸”。从我的书及陈英茨介绍，为“人格”所亲。

下午送玉珍到人民医院。还《宋集》与徐宗勉。二环西直门一带严重阻车，到医院整整一个小时。理疗遇见穆青、马洪。

晚上仍伏案到十一点半。

1994 年 5 月 25 日（星期三）晴转多云

昨夜又服眠药，四点醒来，五点半起床。同玉珍到河边活动，来回近一小时。上下午伏案，“总述”基本改毕，差最后小补钉［丁］。上午杨继亮来为我们气功疗。几天都留他午餐，饭量“顶我们 3 人”，发气功消耗体力也。他的《腐败论》序言稿代拟交我。

上午范乐年夫妇来。捎我几张范寿康归国时同我的照片。三联索要也。他们的女儿已嫁给一巴基斯坦人。洛桑基是他们的第二故乡，两家人，朋友等多在该地。赞成小妹留伯克利。任小彬晚上来，谈到十点半。组织部人事旧情，他们通联公司是搞金融集资的。关于六四党员登记之违法，他与崔武年曾两次上书，没有下落。

1994 年 5 月 26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同玉珍到河边活动近一小时。上午将“总述”与序言修改、写毕。给平江县委胡建军、陈定安信，让清样寄荣光、朱正一阅。下午薛京来，快件寄出并复印之。中午杨继亮来，招待饺子，饭后气疗。

下午到医院理疗，着花衫，引起护士们赞赏，说年轻多了。“人要衣装”，老头亦如此。河南出版社来人电话，说书已付排，六月下旬可出书，并告以封面设计。

李慎之电话，谈胡乔木 62 年出卖少奇，告毛，庐山仍要发纠“左”文件也。

1994 年 5 月 27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同玉珍到河边活动一小时。上午开始写《苏仲湘诗集》序文，苏送来他翻译的《数——科学的语言》一书，可增加序文内容。陆沅和他［她］的哥哥来，送我一大方崂山绿石(海中掘出的)，以示人格之方正也。下午到医院理疗，已 12 次，即此结束腰部治疗。尹选波来取走照片，还差几张。

收到香港寄来《达赖自传》，不知何人寄。

1994 年 5 月 28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同玉珍到河边活动一个小时。《山水、人物杂感吟草》写好，二千字。苏仲湘来取去，他似乎还满意。他原来叫苏镜为姑姑，抗战时受她的影响，参加过民先活动。杨仍来做气疗。

刚起床即接到小妹电话，工作已定在伯克利，工资增 10%，悌忠、忙忙暂不来，还得找房子。6.20 搬去，希望我们也去住一时候。

下午洗澡，玉珍为我理了发。这几天感到精力颇旺，是否与老杨气功有关？下午晓梦来，谈《中国有个李锐》先发表到 1979 年复出为止，以后太敏感。近日中宣布［部］通知，一切“反调”不准刊登，三峡当然在内。反右、文革都不准谈。同戴文葆电话，说江苏社较无作为，现在想出点书，还不忙寄去。晓梦谈到晚上才回。

1994 年 5 月 29 日（星期日）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半起床。同玉珍到河边活动一小时。又给平江一信，寄附表，给沈阳任振东（文立徽连襟）寄《早晚年》，给李荣光寄“总述”复印件。

上午老杨来，为我们气功疗。

午饭后未能休息，睡不着。将《谈苦瓜》文草就。

收拾行装，夜十点半偕薛京到车站，十一点五十五分开车赴郑州，站内到处睡人，似难民潮。

1994 年 5 月 30 日（星期一）晴 上午抵郑州

四人一房，任小彬、刘元元闲谈。十二点半后才上床。服眠药，五点醒来，随起床，亦不觉睏。九点早餐，8 元一份西餐。近十二点始到郑州。通联公司诸老板来接，坐林肯牌车。住河南宾馆。一屋人介绍，记不住姓名。中午在宾馆用餐，有苦瓜。午休不到一小时。下午四点半公司主要干部座谈，介绍班子情况及业务，目的在追求社会公正与社会发展。我插话备加赞许。这是一种新的群落，国家希望所在。晚宴在吃鸭皮店，到 10 人。近九点始散。回宾馆洗澡，十点，省组织部青干处付［副］处长二人来（他们十多年未提拔，刘光祥保守之至）。

接触这一批三、四十岁人，朝气蓬勃，充满生机，使我精神一振。吾国后继有人也。

1994 年 5 月 31 日（星期二）晴

睡得尚好。五点半醒来，六点起床，无处活动。

上午到郑州大学，通联公司捐赠 100 万元，学校可设教师、学生奖学金。消息刊头版头条，义务广告，公司得大益也。郑州大学尚非重点，才争取中。车德基校长陪同驱车参观，正大兴土木。题词：“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才在教化，教化之所在学校”。赠我南阳玉佛。午觉睡着一个小时。下午参加通联公司会议。欧燊平总经理谈了三菱、李嘉诚二个模式，通联在搞靠信用社为基柱的自己模式。会毕我讲了几句感想，这种会议反映新的群众、时代，各自独立负责，不是光听命而依赖上面。几枝新笔，锋过长，写不好字，勉强写了几幅快七点。河南出版社祝新刚等 4 人来，封面颇有气势，只得点头。已决定开印，先 6 千再 2 万。嘱发行好。朱正书也答应出版。晚餐在南海餐厅，九点半再散。十点半上床。

赠联通：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4 年 6 月 1 日（星期三）晴

六点廿起床。房内小活动。早餐后，郑州大学送笔来。作字八九张，给小彬三付［幅］。光“骆驼”无朝气也。十一点到博物馆看馆藏精品（铜献禁物台），黑马唐三彩，陶狗，姿态百千，还有十二生肖，作朝衣者。恐龙蛋展是去年世界大奇闻。在国际饭店午餐。与联通老总一一碰杯告别。他们觉得我毫无语言隔阂。最后谈邓后问题，我说不致［至］大乱，党的维系作用不可低估，承受能力，也不可能形成割据局面，从而论及“虚君共和”（毛过去随意谈过）问题。中央与地方应当有效分权，各有独立发展余地，总是不平衡。下午三点半又到博物馆观董其昌、王觉斯长手卷与李复堂花果册页，可算精品。归来在公司厅前照相，于是三日之行结束矣。

晚餐后在宾馆门前送行，又轮流照相。这批年青人（欧燊平、涂亚球、明德清，旺芳等，并青干处刘满仓，送我两玉器并拓片轴），三日相处，与我之间，相互印象甚深（小彬介绍：才华横溢，刚正不阿）。

他们的事业及其操作者，将是中国希望所在，也是社会主义所在。送到车站，真是依依告别。

刘元元原来是刘导生的女儿。四人一房又漫谈到十点半。要他们学会防身，保护自己和自己的事业。

1994 年 6 月 2 日（星期四）晴 从郑州回到北京

睡得甚不安稳。大概十二点后睡着几阵，2 点半起床，六点五十分准时到站。小欧到站台接。

张拓为新安旅行团纪念事来京，让丁峤转信，让我签名，照办。收到皮公亮信，了解皮宗石一生，晚年在湖大时支持学运的，同蔡元培关系甚好。午睡甚好。下午杨继亮续来做气功疗。他要的序言必须写出了。

晚上没看电视，应逐渐戒观。下午到医院体检，都正常。

1994 年 6 月 3 日（星期五）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同玉珍到道北河边活动，共一小时。

上午看《腐败论》资料。一早同玉珍到空军医院请冯光有院长看玉珍颈椎病（杨纯写介绍信，小胖同学），先吊七次，再治。我不跟去，进院前下车走去（车挤）到总值班室找人带领，玉珍都难办到也。由此也知道她这病并不太严重（我过去估计是对的，没对她说）。下午老杨来气功疗。看几天报纸。

二点到文津街，游 800 米。早晨醒来时曾发奇幻想：万薄联盟，找一批老人稳定局势，以防“左”变（如邓先走）。

1994 年 6 月 4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开始写《腐败论》序言。同玉珍到北河边活动一小时。上午将序言写好，一千字。以“腐败与权力伴生”开篇。下午老杨来做气功疗时取去（陈英茨曾来，都很称道序言）。下午最后一次游 800 米。

宋晓梦电话，已找到王宪举[7]。云我在秦城时，范元甄写了许多坏检举。

1994 年 6 月 5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同玉珍仍在南河边活动一小时。上午周世田来，谈到一起建“国际俱乐部”（广州）事，特找任小彬来两人见面，许多看法相似。福建莊国志（搞石材厂的）来，经过孙大光接通地质部副部长张文岳电话（管石材资源的），接通关系，没去燕京吃饭。

下午老杨来气功疗，说有把握治好哮喘，今夏决不再犯。去年用新的喷雾剂后，情况已大有好转。做这类气功治疗的人，都愿夸张自己的本领也。开始写《谈苦瓜》。

1994 年 6 月 6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同玉珍到河边活动一个多小时。回来遇见杜润生，他谈到万见邓，邓有言：不要不发表意见，作应酬理解也可（万说：退休不发愁，桥牌打网球）。杜认为邓作为植物人活着也是好的。现在说话都困难了。上午将《苦瓜》写好，让小欧拿去复印。下午卫建民来取去，说过去不催此文，是怕我忙于写作，不敢打扰。薛京送来复印件，说唐见奎邀他去郴州一玩，争取他当市组部长（此种交易在长沙即开始，而对我隐瞒着），只有听之任之。调李向前已被拒绝，向前则愿来。

老杨上午来做气功疗。向我要字，只能答应。

[7] 王宪举：文革中李锐被捕入秦城监狱时，负责李锐专案的中央专案组人员。——李南央注

1994 年 6 月 7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同玉珍到河边活动一小时。上午找《杂文集》稿，翻箱倒柜，折腾近二小时，最后在手边找到，记忆真坏。上午剩下时间作字三付［幅］，给莊国志及其姨父（泉州市检察长）各一副［幅］，杨继亮一副［幅］。都已取去。下午作气功疗。

1994 年 6 月 8 日（星期三）晴、夜雨

四点醒来，未再睡着。五点不到起床。看《杂文集》作目录。同玉珍到河边活动一小时。

为黄兴 120 年诞辰事及黄乃政协委员，给李瑞环信。又收到广州铁路局郑啟铨申诉信，似有神经病（已 74 岁）交干审局办。

下午薛京与程湖来，印象不错。带来几本他编的书。我的书大都看过，也谈到晚年长文可扩成一书。

卫建民上午来，取走《周查勘三峡记》长文，可在文汇《读书周报》用。

晚上李英健来，谈去台湾情况，教育程度高，人都甚有礼貌，心向大陆。我的书畅销，传说或留美或软禁！

1994 年 6 月 9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同玉珍河边活动一小时。

还了儿情债务：为黄乃事给李瑞环信。平江浏家滩大桥碑记并诗，给李荣光寄去。薛京处长事批交办公厅。诗是早晨做气功时定稿的：

国道连三省，平江又一桥。
杜鹃啼往事，喜鹊叫枝梢。
元帅永垂范，大夫万世标。
汨罗江畔景，好看是今朝。

写“杂文集”的序言。在福建拟的那个稿子找不到了。

收到平江凌辉寄来的我的传稿（二万字），平江人好出这类书，其人写方强已出版。

1994 年 6 月 10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玉珍不愿外出，在阳台活动半小时。将《杂文集》序言写就，1200 字。上午郑仲兵、牧惠，宋晓梦来。收到《老烈杂文》，谈花城出版社不负责，只顾赚钱。晓梦见到王宪举（14 岁参军，文化不高，对黄老感情深）。彭专案组由总理管，开组会时，总理说：李锐不要多花精力，能说会道而已（王理解为贬我，实保我也）。秦城出狱当天，王去见范元甄碰钉子，“没见过这么励［厉］害女人”。[8] 钱正英连毛选都不给一套。

小郑请客（有大腕报销）即在河边饭馆，倒还不错。

下午再看杂文选篇。李慎之电话，也听到邓左爷之“声泪俱下”为“嚎淘［啕］大哭”，国难当头之意。这样倒好，“成为植物人活着即好”。英雄所见略同。对大局，我的看法在：经济只能前进，尤其国际接轨（入关后），决不可逆转；政治从来扭秧歌；中国农民与知识分子太好，承受能力特强；大乱

[8] 此事指李锐出秦城监狱当天，曾向王宪举提出离开北京前想看看三个孩子。王宪举即去找范元甄，被范拒绝。——李南央注

都不愿意也；国际形势于我有利。

1994 年 6 月 11 日（星期六）晴 夜雷雨

五点起床。同玉珍到河边活动一个小时。开始阅改晓梦留的《李传》。

上午华贻芳来还书，送《华岗传》，不是宋平题书名，浙江还不印出。徐滨同西安师大刘九生来，有一本中学生读历史刊物要写人物，来访问我并谈对毛看法。于是直言几句，如抛物线，八字评，文革不可原谅等。并介绍朱、俞、李三人联系。接着刘清带安阳玻壳厂厂长　　来（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谈如何攻破日本人的诡计，年产 750 万与历史过程，关键在人和人的素质。来谈本意在欲谋一地方社会位置（省政协委员之类）。临走留西洋参一合［盒］。上午给我只留下一个小时。

下午老杨来。小欧告知观女兰［篮］半决赛，一分之差获胜，甚不易。接小妹信并资料。6.20 去伯克利，已准备卖房卖家具了。

小玲来。寄走凌辉写的《传》，复信，不如摘引著作也。谢远达去世，复夫人信。

“公道正派地选人，选公道正派的人”—— 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4 年 6 月 12 日（星期日）晴、夜雨

五点起床。同玉珍到河边活动一个多小时。一天断断续续将“第一章”看完，庐山概括得不好，书没精读透。上午杨继亮来作最后一次气功疗，他明日回山西。大老实人。同胜利下棋，自己把着，最后还推了棋枰，太输不起了。下午观女兰［篮］，巴西打得好得多。

晚上卢跃刚来，道县惨案已写出，归为农村八题，较全面反映农情变化，旧论理倒置，踩于脚下，统治“贱民”，肆意专政，一切常序破坏无余也。要超越刘宾雁、苏晓康。

早晨遇见冯牧，告以新的治疗喷雾剂。外甥女程小玲送来《中国作家》第二期，约写《北京胡同》千字散文。只好答应。

1994 年 6 月 13 日（星期一）晴 下决［午］感觉哮喘威胁

五点起床，阳台活动半个多小时。玉珍一早去空军医院治颈椎，那位专管护士凶恶之极，不再认账。好不易说出杨纯关系，冯副院长才将玉珍脖子端正一下，下周一再去。世风日下，军队如此！上午王怀安同张宣夫妇来，我的两本书，张都读了，也认为无懈可击。关于邓后形势，同意我的看法。张在写回忆录，延安已写出，难以发表。80 年党校发言，他自己都没有一份。下午张友韬送《大百科·电工》卷，我的一条是他写的。谈梅益之“左”，“资源委员会”条要补上“帝国主义”如何，他都又删去了。北京的百科全书，陈希同几次交代只写到 1988 年，不让涉及 6.4。此人还聪明。卫建民来取照片、手迹。《读书周报》已决定刊出《周带队查三峡》长文。为此同黄伟经电话，广东人民社两书尚无下落，怕赔本也。

下午受到哮喘威胁，小喷一次，睡觉前方好转。

1994 年 6 月 14 日（星期二）晴 34℃

五点半起床。同玉珍到河边活动一小时。看完传稿第二章，这一章写得较好（庐山会议写得平平，背景衬托不够）。下午周楚峰同二人来，千岛湖台报说有一个班士兵参予，被我们都杀掉了。周拟在丰台办办公用品厂，稳扎稳打。一早到医院查眼“视野”，一种新的电脑设备，左右眼带［戴］老花镜各用了 40 分钟，甚疲劳。

下午湖南陈利明来，他要写《胡耀邦传》（已写程潜、陈明仁、谭震林传等），思想似尚解放（64 时在北京）。谈耀邦之大胆识，两大丰功伟迹［绩］：纠两个凡是与平反冤假错案，这是改革开放前提。这一代老红军（红小鬼出身）极为难得，坚决改革开放。至于失言等小错，人皆有之，被二“左”爷及一批人陷害。还谈到 89 年 4.5 与他长谈，我在顾委小组会发言，是一冤假错案，“遗嘱”要求平反事，以及赠我的两首诗。又介绍与秦川一谈。崔烈来，竟忘记为小妹写信带书事。他认为《新皇朝》写得不错，现在却难以出版。

1994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三）晴、多云 客厅 33℃、室外 35℃

五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多小时。7:30 同玉珍到医院体检，空腹，抽血、胸片、B 超、肠胃（每年受罪一次），都没有问题。遇见宋任穷，很迟顿［钝］了。到 207 看望周建南，谈一个多小时。江带曾庆红去看他，任何事让曾办，有的药须单独进口也。谈到一些要害：军队是二杨不稳，大杨从未讲过“以江为中心”，是邓下决心。19 上将一个个谈话，全换了。张震不错（我表示了不能大乱，稳定第一），李得靠江。身体也不行了。乔躲着、绕着，木匠有时讲点出格话。办事靠胡锦涛，尉健行无魄力，几个顾命大臣，恐无此事。朱听不进别人意见，能办事，也不准（△债，半年取消办公室，周曾告他得三年）。田纪云遊山玩水，不愿管事（进常委无此事）。

玉珍又为小惠懒生气。今天闷热得可以，哮喘未发作。

下午陆茂竹陪牛洛桂来，方知牛的爱人同谢文耀是好友。《水电史料》不敢登《周查勘三峡》文，又发了脾气，一批软骨头。

1994 年 6 月 16 日（星期四）晴 34℃

五点起床。同玉珍到河边活动一小时。续看传稿。很不容易写成这个样子。上午到办公室，同雨亭、庭［廷］栋，金老谈办公室人事（林人时 60 岁要退？）七月中大家定要脱稿。随即去找吕枫，半小时后居然来了。文献部分问题怕重复解决，人事等也初定。说明我们不声不响为此干了八年。吕谈到王照华搞《人民共和国奠基人》大书被中央否决，此人典型好办张扬之事。我也附带谈到魏久明、汉雄，志民三人工作事。沙健荪［孙］可调北大，都知道怨声载道。也谈及关广富、刘正威妻等大案事。夜观足球，胜 AC 米兰，颇高兴。

1994 年 6 月 17 日（星期五）晴 35℃

五点半起床。玉珍去抽血，在阳台活动半小时。

继续看《传稿》，只剩一节了。问题还在一些事实细节。

下午到梁从诫家，同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班罗保谈三峡二小时。戴晴那本三峡书英文版已出。

上午湖南图书馆馆长常书智并张建国来，90 周年求题词，只好答应。想到将谭延闿送父亲四屏字幅捐出，让他们裱好。

1994 年 6 月 18 日（星期六）晴 35℃ 闷热多日矣！

五点半起床。同玉珍到河边活动一个多小时。

上午薛京来，去郴州事，非唐见奎一人能定。带来两份说明郴州工作不错材料，尚未正式改市。

《传稿》全部看完。庐山一章较差，而材料丰富，大概总想变成自己语言也。连着几天洗盆冷浴。

1994 年 6 月 19 日（星期日）晴 35℃

五点即起床。同玉珍到河边活动一个小时。上午只做了一件事，打赤膊为湖南图书馆写字。用大张纸书于谦“观书”七律（浪费三张），并书自撰联：

翻天覆地请看湖湘文化
强国富民收藏世界图书

下午宋晓梦来，一起将《传稿》修改处说清楚。林文山等说庐山写得好，热河与高、陈两节差，我则反之。

盆中冷浴三次。

1994 年 6 月 20 日（星期一）晴 34℃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

上午湖南来三人，潇湘厂《黄克诚》电视剧 15 集，黄的侄儿黄开恒、黄　山（原文此处空一字——李南央注），邝良宇（省纪委）。答应看庐山一节。谈到中心是“一辈子讲真话”。

吴廷嘉介绍工人出版社两青年来（尚宏科、辛作良），为《青年流放者》书题书名。

翻看旧籍，《往事杂忆》可增：庐山三幕、钱宗仁，诗词回忆一束；清凉山、热河，湖南报社各增加一点；可加 6 万字左右。

1994 年 6 月 21 日（星期二）多云 早晨几点毛毛雨

五点起床。同玉珍到河边活动。看几天报纸。续翻旧籍。《胡同与我有缘实无缘》千字文写好，冯牧命写的。给小妹信。钱宗仁明年去世十周年，《胡杨泪尽》一书可另编（本人为主）出版：《不要忘记——》。

1994 年 6 月 22 日（星期三）晴转多云，预报有雨无雨

五点起床。同玉珍到河边活动一小时。打了电话薛京才来，似乎忘记了昨天自己约定之事，这也是秘书！《往事》扩充诸旧文交与复印。秦川带年青人刘卫民（今日传播有限公司，北京、深圳）来，约参加东莞清溪镇活动（农村城市化），还要去东莞一下。后来玉珍反对有理，又下去同秦川退约了。

千字文细阅一过定稿。

1994 年 6 月 23 日（星期四）多云 预报有雨又无雨

五点起床。同玉珍河边活动一小时。上午岳阳海联中草药研究所所长李穆二人闯来，开发一种清毒延寿茶，带动一茶叶厂与印刷厂，利润 70——80%，走俏南洋。说平江山中草药利用只 10%。于是向岳阳、平江当局写一信，应靠山吃山也。

收到 6 月 9 日《大时代》文摘报，刊有“王力访问记”。王仍为自己辩白。但关于形势走向讲得颇好。此人在写理论书。这些人文献室都访问，据说吴法宪头脑甚清楚。为此同李慎之电话，谈乔冠华其人不可取，还不如胡乔木之两面派有可爱之处。

看完卢跃刚“郑州商战”的长文（刊《中国作家》），这是当前热线，真弄清楚不易（应联系旧时代与西方才更生动也），行文不从容，如跑百米，读者也喘不过气。

黄乃夫妇来，告以黄兴 120 周年事已给李瑞环信，并建议他为终身政协委员。

张友韬催《湖南百科全书》，致储波信转去，我附信催《黄克诚自述》认订数。将《谈苦瓜》与《腐败论》序言寄黄伟经（转广东新闻出版局孙锦常）。平江刘［浏］家滩大桥碑记并诗寄平江交通局李天胥。

（《大时代》文摘报发现“记王力”文，总想表白，告光远夫人。）

1994 年 6 月 24 日（星期五）转阴、仍无雨 哮喘威胁，小喷一次

五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玉珍、小琴［芹］，胜利去天津看病危哥哥，小欧送去。晚上回来，高速公路不到一小时。

整理杂文集，忘性太大，《苦瓜》又重抄一份，原稿不齐，结果发现已留有一份。“前记”定稿，几篇长文仍拟编入。慎之电话，议论王力其人。

收到张宣寄来《伴虎记》（自费印刷），指名指姓，大事细节，一一不漏。

今早四门两夫妇来找飞失的笼鸟。小鸟竟在阳台上，将笼子放在屋内打开门，鸟自动走入鸟笼，同另一笼鸟又合伙了。

1994 年 6 月 25 日（星期六）雨 晚上喷二次

五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杂文集》编好目次，共 60 篇，“前记”又改一次，并写就“《旧事新谈》栏风波”2 千字。下午李辉来将文稿取走，恐 15 万字还多。送算了结一事。

上午按［安］装防盗门，有纱窗，可以整日空气流通，凉爽多了。

晚上八点　　接我（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与秦川到湖州饭店聚餐，项南忘记通知，观在延安拍的 11 分钟扶贫与希望工程电视片。破窑、无表情的男女老少。苦难的农民。我怀疑能否上电视。

1994 年 6 月 26 日（星期日）晴 夜阵雨

睡到六点起床，稀罕之事。阳台活动半小时。《杂文集》编就，共五组 60 篇。李辉主编的是散文。

上午翻旧杂件，找出《往事》旧目，补入各篇已基本弄好。“庐山始末两幕”，“我与钱宗仁”为二大项，其他均零碎物。

下午杨小玲带孩子来，不到两岁，又听话、又玩［顽］皮，精得很。母亲似如马戏团驯小狗行家。

晚上东莞清溪镇客人三位来，送糯米<荔>枝一筐，总有 30 斤。忙分送与黄乃、徐滨、杨纯、金老与邹家尤五家各二斤。

1994 年 6 月 27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上午同秦川一起到国际会议中心参加东莞清溪镇报告会，有费孝通、王平等参加。参与其事的青年专家提出人本主义（为人、靠人、发展人）与环境问题。我讲火电污染明知故犯（三峡也是明知故犯）。题词：最新图画在何处？请看清溪妙手描。费孝通讲廿一世纪是地缘经济、区域性联合，一体化等。新闻、电视等界与会年青人纷纷来递名片。午餐喝酒，清溪习惯要吆喝三声才饮。镇委书记殷顺喜原为农业技术员，颇有远大理想。现在家中女主人伺弄猪几百头，荔枝树成百株也。

下午电影剧<本>作家张弦，北影导演秦志钰夫妇来（从丁峤家知道住址），持《杨开慧》电影剧本。略谈毛与杨当年背景，介绍可找易礼容、刘英，先找杨翊。他们说罗章龙已于四月去世。

1994 年 6 月 28 日（星期二）多云 33℃闷热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同玉珍到河边活动一小时。欠债全部偿清：《往事杂忆》补入旧稿，平江县志总述，寄出。应当小轻松一下了。

1994 年 6 月 29 日（星期三）阴 睡前小喷一次

五点起床。阳台活动四十分钟。上午同玉珍到党校看望王铁铮，带荔枝。去时挤车行一小时。谈到张丽之贪财，担心对力康不利。

翻看报刊，读《冷战之后的文明战略》，评价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人民日报》6.29 五版）。正是我多年关注的问题。夜皮公亮来，送有关李达材料。

1994 年 6 月 30 日（星期四）阴转多云、晴(昨夜雨)

五点半起床。玉珍去河边，我在阳台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办公室，廷栋等不在，同小曾谈他的打算，明后两年搞史料副产物，简缩本与人名索引等。然后下去做点具体工作，不愿搞续编。吴钟淑与另一女同志来谈薛京处长级待遇事。

下午听《叫父亲太沉重》录音，同看到的孔捷生文一样，更简短些。谭伟电话问今年平安否。韩钢已回京，父亲瘫痪。丁萍电话：小妹带来书信。

夜观《画魂》，老家伙们来的很多。十点任小彬来，借给他《许回忆录》并《中国作家》(“郑州商战”)。谈陈云总想控制组织部，为陈元出路。王旭东不错，任联元平平，李铁林心中明白。

1994 年 7 月 1 日（星期五）晴 晚上床前喷一次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上午和玉珍到医院治牙，与汤大夫（牙科）、陈赓仪夫妇碰头。周建南已出院。收到方成转来刘济昆的《笑谭［谈］毛诗词》内有访问我一小节。 有要紧二事：毛一生是抛物线，晚年从 1949 年算起。这些人不知轻重，好在书名曰“笑谭谈［］”也。上午朱正来，晚饭后才走。现住陈琼芝家（7.14 回长）。又谈“毛传”事，他的兴趣焦点还在党史。下午丁萍送小妹寄来的书（《邓后中国》），她很愿同玉珍谈小妹事。宋晓梦来，杨纯同意她的写法。

晚上擦身时哮喘小袭。

1994 年 7 月 2 日（星期六）晴 闷热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 40 分钟。“《旧事新谈》风波”最后定稿，寄黄伟经。开始看《邓后中国》。晚上为洗碗事，玉珍对小蕙发了火，引起不快，“挨了批不能笑脸。”

1994 年 7 月 3 日（星期日）中雨 降温

五点三刻起床。听美音。阳台活动 45 分钟。

昂子与未婚妻李珮嫦来，留午餐。中午未得休息。送台版《卅岁前毛》。

1994 年 7 月 4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闷热 室内 32℃

五点三刻起床。听美音。阳台活动 45 分钟。续看《邓后中国》。分析面面俱到，缺资料，说服力不够，但比较客观。当然还有作者成见。

卫建民电话，《总理查勘三峡》文，被徐维城指摘，压缩了一半，表示歉意。已排版面将寄来。收到两本《东方文化》，颇好。薛京从金松林处取来《党史资料》廿多本，并毛书两本。书难出，因都赔钱。《珞珈》120 期，介绍不佞为："旅美学人称受尊敬学者，大陆内部称为中国人的良心，台湾说是历史的证人。"《实录》摘要刊《联合报》一个月也。晚上韩钢来，送第 3 期《人力资源开发》访问记"起用跨世纪新人"。配我三张大照片，压卷之作。

1994 年 7 月 5 日（星期二）晴 室内 32℃

五点三刻起床。阳台活动 40 分钟。今日闷热之至，在盆中冷水浴两次。上下午都基本在玉珍房过空调生活。《邓后中国》看完。下午陈铁如来，他那个厂子更新设备，产品畅销。文立徽已退休 10 年。宽沟要 7 月 15 日才能去。

1994 年 7 月 6 日（星期三）雨 喷二次 早饭后休息一小时

五点三刻起床。听美音。阳台活动 45 分钟。今日哮喘来袭，整日不适。看报刊。开始翻《苏区肃反纪实》上卷。晚八点香港《开放》主编金钟夫妇（妻美国人，记者）来，送书《混世魔王毛》并《开放》三本。80 年去港，常德人，原名冉懋华，昆明水利设计院工作。过去即知我。关心邓后中国，认为刘济昆偏"左"。香港办刊物不易。说王若水已归国。

昂子上午来，明天返旧金山，带《人力资源》刊与悌忠并短信，告知小妹地址。

1994 年 7 月 7 日（星期四）整日中雨间大雨 夜喷一次

起床活动如昨。看《混世魔王》唐德刚的几篇。从宏观历史纵横看毛，别具一格。翻《开放》。整日妨［防］喘。下午到医院治牙。玉珍哥哥去世。

1994 年 7 月 8 日（星期五）阴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 40 分钟。胜利、小玲、小琴［芹］、小欧六点左右来，同玉珍一起去天津，今日火化。机关照顾甚周到，家属月给 130 元（无职业）。晚七点多回。

上午朱维民介绍新华社记者王群来，报导他的彭总画像。我促成其事包括主题思想。他又谈到北京城市规划历史与现有问题。早期的梁、陈方案，以钓鱼台为轴心建新北京。现在投港商之好，不顾一切大拆大改，与高楼化，同交通道路条件脱节（西单等）。

下午陈英茨来，将去肿瘤医院半年治疗，大概是肺癌，精神尚好。这是个想做事闲不住的好人。

1994 年 7 月 9 日（星期六）阴 闷热

近六点起床。近日听美音。阳台活动 40 分钟。

看完邓伍文写的"四中全会（与罗章龙）公案"。

上午周世田、米山来，直谈到午餐后。他们要在怀柔为我（的写"毛传"等活动）买一所别墅。没有拒绝，确实有此需要也。邓陈大限之前，能将《毛传》出版是一大功德也。米山遇见中央电视台人，比较过去跟胡赵，与现在之江李，反差太多，后二人讲不清一个意思，东一榔头西一榔头。李鹏常一句话说不连贯，全靠电台剪接功夫。下面对上的经济举措包括增值税顶得厉害，有盼赵出来心理。米山很有一点派头了。到徐州，带回刘洪涛送我的剪报。说刘泽彭现在同廖晖关系甚僵，当年曾向他要去一本《论三峡工程》。他们议论为我出三峡书。秦川回京，来谈在清溪参加荔枝节情况。

1994 年 7 月 10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夜雨

五点三刻起床。阳台活动 40 分钟。玉珍仍去河边，我已停止多日，怕哮喘也。

上午朱维民来，告他那个记者王军［群］来过，谈过画彭像事（记者认为朱在人大是最受欢迎的老师，教西方美术史）。陈英茨与王建勋来，让王以后有事好找我。王赠《回首黄土地》一书，这是知青下放延安的文集。本人是老三届，记录了这一代青年的痛苦与觉醒的回忆。先看了王子冀的“我的大吉村兄弟”，很感人，如此没有出路的受苦人。王原在中组部宣教局，64 后不登记二年，终于到佛山下海了。

这几天下午都靠空调度过，晚上下雨才好受一点。中午在玉珍房睡着了一个多小时。玉珍为哥哥的死又流泪。我深知其情，好生安慰。

收到文汇《读书周报》的|原|排版原文件。

1994 年 7 月 11 日（星期一）阴

大概凌晨二点醒来。哮喘威胁，喷后在客厅躺卧，难入睡。到北屋卧室睡了一个多小时，又发哮喘，只得再喷一次，再到客厅，直到天明，找到一管新喷剂（Ventolin）。在阳台坐一小时，听美音论说金日成。朝战前，美国对保护南韩不够坚决，导致金动手。整日自我保护，看书看报，《回首黄土地》看了五篇，很动人，真情真意。中午睡着一个半小时。白天哮喘没有发作。玉珍极力招扶，两次上街买豆付［腐］、肘子。近日食欲不振。《人力资源》文，《报刊文摘》摘了德才标准那一小段。

1994 年 7 月 12 日（星期二）雨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 45 分钟。上午朱正、陈琼芝来，他们认为《杨开蕙［慧］》电影剧本不成功，人物托不出，电影做成也不会有人看。《黄克诚》电视剧 14 集较好，突出黄一生讲真话特点。台版《卅岁前毛》送朱正、冰封各一本。续看《黄土地》，这几十年农村变化没有一本传世小说实在遗憾。朱、陈午餐后又谈一小时方离去。今天情况好转，玉珍怪我谈话太多。

1994 年 7 月 13 日（星期三）多云 晚上喷一次，天凉爽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今日又感哮喘威胁，不敢多动作。上午看秦川，又谈到清溪情况，来了一批“伟人演员”，邓周毛朱等登场，“向马克思告了假”，毛说“我也不是没有错误嘛。”群众感觉亲切。这个穷村过去县委书记都没去过，现在要城市化了。续看《苏区大肃反》等，《左祸》中也有资料。福建党史办有总结。

跟黄伟经通电话，稿子都作了安排，包括《旧事新谈风波》。

1994 年 7 月 14 日（星期四）晴 晚喷一次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 45 分钟。今天感觉通畅一些。将另一份《我与三峡》稿本整理好，编目，“前记”重抄，小有改正。下午小欧来，带交薛京寄刁炜，此人尚可靠，先输入软盘。朱正“反右稿”亦交他。

有《人民日报》女将宝世宜（赵石侄女）电话约星期天参加一活动。

下午宗凤鸣来，带来《邓后中国》，不知我已先睹。赵仍被严加控制，64 前后不要外出打球。在四川时，有的人不让见（杨德中管）。告以专力研究目前经济，以备发言权。并分析人事。

1994 年 7 月 15 日（星期五）晴、阵雨 夜喷一次

五点起床，小有哮喘，未喷。阳台活动一小时。

续看《苏区肃反》，并翻《未定稿》几年合订本。下午薛京来，给梁益华写慰问信，并送人参茶等，让薛去邮电医院探视。因癌症住院久矣。晚上韩纲［钢］、李向前来，谈到近 11 点。沙健孙等开座谈会，邀龚育之参加挨批，｛批｝邓，不能也两个反［凡］是，有人将全部记录呈薄，大怒责沙，沙向邓左求援。邓左说："老爷子不死，我不得平反。"最近国史馆开会，胡绳左右不讨好。薄支持。《真理追求》批邓，江亦大怒。

1994 年 7 月 16 日（星期六）晴、下午、晚上共喷二次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 45 分钟。玉珍在厨房忙了一上午，秦川因若水夫妇来让我留餐。冯媛认识吴国光、王兆军二人，治学严谨的，年纪都不大，也认为写的那本《邓后》不错。戈阳［扬］已很习惯彼岸生活，"反共"意识甚强。那位写《沉重父亲》女士自言写小说。若水分析，细节离谱，如拥抱亲吻（会有警卫在身边的），半夜敲宋家门等。那些打着为"自由"偷渡者，都是为了"金钱"。说丁某宣称管住三家：人民日报、新华社与中央电台。空子多也。

下午王建勋来，送《废都》，取走《十年操觚堪回首》并照片、小传。赠《早晚年》（一早就重新校正"清凉山"、"热河"、"新湖南"三篇办报文）。《人生六十年》原是周艾若主办的。军科院胡哲峰送来《毛军事文集》6 卷本一套。南开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有十多个争议问题：AB 团富田事变、古田会、皖南事变（向何处退）、西路军（有人写长文被压下）、密电、保卫马德里、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等，有的被邓大人压下存档。

1994 年 7 月 17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 40 分钟。上午和玉珍到细管胡同炎黄美食苑的一个活动。一个名宝世宜的女士，在人民日报（实挂靠）经营印制古跡（说是救活故宫的一个单位）主持的活动。昨天就电话联系，说是赵石的侄女（到后得到一个名片叫"赵实"的，我也不认识）跟我见过，非去不可。为一个名张元明的气功师（教授）现身说法。不过小餐馆，楼上下到一百几十人，现场做"丹田音乐"，后又为人做催眠术之类。认识的人有张策、王定国，与谷景生夫妇同桌。玉珍旁边坐李婉芬（大赤包）。很谈得来，还不单调。还有柴大使、胡絜青等。大吹嘘宫廷名菜、名点，除小点心外，菜都难吃得很，简直如受骗一样感觉。那个气功师名片，一大堆联合国"气功协会"，美国自然医大等头衔，还是"博士生导师"，凡美国研究艾滋病者都非经过他的认可不可，餐厅中挂横幅为"中美传统文化交流"。幸亏到场者无一美国人。回来问秦川，他打电话一打听，宝某是一裱画工，张某似是那个严新的弟子，四川人也。回来时开不了门，玉珍急跑到学校找小惠要钥匙。因而在秦川处坐了一小时。

1994 年 7 月 18 日（星期一）晴间多云、凌晨雨，喷三次

四点醒来。四点半起床，看巴西、意大利决战的下半场与发点球决胜负。幸亏巴西赢了，不然球迷失望，"天理不容"。一早匆忙收拾杂物与带走资料。接李向前，他也是足球迷，每场都看。十一点半到宽沟。所领导来，住甲客院。餐厅女服务员仍是去年的。屋内冷气甚凉，大概是冷热变化不惯。中午休息前后，连喷二次。下午看胡绩伟《访美杂感》。晚餐后三人到湖边散步，气喘走不动了，只得找块石头稍息。睡前又喷一次。谈话太多也是导喘之因。

1994 年 7 月 19 日（星期二）晴、多云，早、夜各喷一次

五点半起床。听美音，没有外出活动。哮喘大概也同内冷（空调）外热等气候不适应有关。早饭后小散步。看完胡文。谈了美国社会印象与民主制度等根本问题，基本是从政治谈，较浅层。又看了去年在此写的“成都会议”及向前写的两篇。薛京因事回城。有人转托林希翎回国想见我。晚饭后二人散步到湖边。

1994 年 7 月 20 日（星期三）晴，喷二次

五点半起床。户外活动 45 分钟。听美音。严家其、陆铿等驳在德国讲的 6.4 不得已论。看《苏区肃反》下卷。上午玉珍来，下午四点离去。为了理发，此地司机把我拉到城区一转，在一个小铺子停留时又停电，敢［赶］紧回来。仍引起哮喘。晚餐后，七点半到游泳池呆了半小时，游了 10 分钟，水甚凉。今天才放满。

1994 年 7 月 21 日（星期四）多云、晚大雨，喷三次

时醒又时睡着。六点起床，户外活动半小时。

上午林希翎来电话（薛京早告知，林想见我），原来谢韬告知家中电话。谈在国外情况，有两个孩子，在巴黎读书。生活艰难，但保持独立，没跟着乱转乱讲。“自我感觉良好”，没任何对不起党国，对不起良心之事（只有国对不起我）。有哮喘病，冬季。法国甚好，易地疗养好。想来看我。

续看《肃反》，可以不翻了。夜雨，冷暖交变与气闷热，引起喘意，只好再喷一次。夜观电视到十点。

1994 年 7 月 22 日（星期五）阴、夜雨，下午三点、七点喷一次

睡得尚好。五点不起床。户外活动半小时。

又看 80—81 年讨论《决议》时乔木多次讲话。其人此时颇正常，谈到不少尖端意见。玉珍说昨天狂风大雨，非常热闷。杨纯电话，郭述申去世，请代向许云致意。上海、华东院 40 年，要题词，九月纪念会。每天都同李向前有漫谈，谈完即忘，他可能记得。

晚饭后散步，没到水库边，却坐歇两次，终于一喷。喘息威胁时只有静坐方能顶过去也。

1994 年 7 月 23 日（星期六）夜雨、多云间晴，晨、下午三点、七点喷

近六点起床。户外活动半小时。大概是闷热，气压低，整日不适，共喷三次。晚饭后几未散步，遇雨。薛、李二位驾［架］我入一号楼躲雨，模样如重病号也。

看“成都会议”已定稿与资料，为《大跃进亲历记》定目录。下午同李、薛商谈分工。李、韩、薛可担负八大二次会、北戴河、武昌、上海几次会，并粮食、钢铁、公社化等项目，公社可长。上海院人来电话要题词，拟写：继承和发扬新安江传统，为全部开发中国水力资源而奋斗。

1994 年 7 月 24 日（星期日）多云、阴（昨夜雨） 喷四次

六点起床。户外活动半小时。上午看旧材料。向前打开电视机，一起看了境外得奖影片《心香》，老京剧艺人晚年生活东方人伦片子，以“旧情旧景”取胜也。

下午三点接小妹电话，在加州柏克莱已安居上班。达拉斯房子可住到八月下旬。悌忠住到学校，忙

忙过来读高一（初中二年，高中四年）。问起林希翎，在外面写文章，同耀邦关系密切如情妇！说悌忠也不能做生意。唐小毛信，国内腐败丛生，不用送人情之类办不成事。

游泳半个多小时，水已不凉。夜观电视，那个湖北背景的《青年男女好看》连续剧 14 集最后一集看了，没一个像农民，大都像知识分子，语言也知识分子化，但总看到农村大概存在的新气象。上床前又喷一次。

1994 年 7 月 25 日（星期一）晴，喷四次

五点半起床即喷，同昨天一样。户外活动半小时。下午二点、四点多游泳时又各喷一次。睡觉前觉气闷再喷。恐怕还是天气原故，今年全国丰水年，热闷年也。

早饭后作字，为华东、上海两院题词，并写新安江传统注解。上午玉珍和小玲、毛竹来，带来河南版《实录》增订本。《毛秘手记》封面太难看了，不像一本书。于今是市场经济。《报刊文摘》摘引那篇《起用跨世纪人才》招来三封信，有关科技发明等，有一封明显神经不健全（“过去与毛刘周朱都去过信”!）玉珍等晚饭后归。带来文立徽信，极其亲切，也很得体。

1994 年 7 月 26 日（星期二）多云转阴，晚上喷一次

五点半起床，并无喘意。户外活动 40 分钟。上午成都院王建华（付[副]院长）、上海院王世民（副书记）来，即给汪恕诚副部长信，附上韩寓吾、刘显辉信。问了点上海院情况，管长江口与太湖治理。讲了钱正英如何造孽几句。复南京读者（那篇人才文）蒋无忌信，同情其处境（诉述电缆厂遭遇——领导瞎指挥）。复韩寓吾信。将上海读者信（朱成涛节能发明）转宋健。

1994 年 7 月 27 日（星期三）多云热闷，喷三次

五点半起床。不如昨天，早起即喷。户外活动四十分钟。熬到下午四点游泳时喷，泳池呆约一个小时，很不畅快，泡痰不止。夜入睡前又喷一次。

又看 58 年的一些讲话。《亲历记》主要任务之一，理出毛的思想和作法更为明确，告李、薛二人。准备明天回城。给广州张作斌信，谢谢他对二书关心。

1994 年 7 月 28 日（星期四）晴 游泳前喷一次，回北京

五点半起床，呼吸畅快，天高云淡也，可见我的夏喘与气候关系之大。户外活动半小时。一直到午睡（坐寐）起来一直爽快。上午同向前（薛京参加一半）侃了一整上午：关于毛大跃<进>时的思想行动发展过程，周围上下左右的反映（基本是附和、抬桥[轿]），以及各类问题，事件、地区的必记之事，包括国际反映等等。又谈到做人与人性是党员与党性之基础。毛的性格关系。薛京谈到市安全局的人于 6.4 时，原几个人监视一个学生领袖，后来全放走（“军队进城全乱套了”为藉口）。我谈到自己历史经验——党内之复杂，延安保卫员制，郁肇基由康生派去当博古秘书。

四点游泳，一个多小时。晚饭后回家。

1994 年 7 月 29 日（星期五）晴，整日平稳，未喷

先在玉珍房睡（关冷气），夜半转北屋，呼吸正常。五点半起床，少作活动。

上午台湾人，日本立教大学教授戴国辉来（63 岁），著有台湾著作甚多，送我三本。大概参加过“二二八”事件，有专著。谈 40 分钟。想写五个知识分子：马寅初、梁漱溟、历史家（郭沫若、吴晗、翦

伯赞未定)、储安平，胡风（未定，文学家)。引起话题：毛时代对待知分乃亘古未有也。推荐找李慎之一谈。下午韩钢、李向前先来，谈《大跃进》一书企图，如何以毛的思、行动发展为主导，周围人事影响等等。

林希翎四点来，谈到六点。打成右派时，吴老坚决不同意（总结反右报告不讲林的名字)。邹鲁风如何反戈一击，抄家，搜出许多信件。谢老、耀邦秘书被打右派。之前成为活跃分子时，耀邦找她谈过十个小时。回京平反时，给信说，现在谣传找她谈话 10 小时，批示王仲芳处理（在中宣部)。王同情，陈野苹批杨士杰办，杨召集公安系统，坚不平反。香港记者大写报导，并没有采访过。杨以此为证，“平反了，还得了”。58—69 坐牢 11 年，下放浙江工厂劳动，73 年出来。父亲在台湾，85 年去台湾 40 天，并未“反共”，反批国民党，台有本书专批她。带 2 个孩子在巴黎八年，母亲在养老院。现因伤残（车祸）吃保险月 5000 佛朗。64 时曾大参加，后与民阵分子万润南等不和，国外只能靠共或靠国，难以真正中立，走第三条路。办刊物失败过。还想比较中西社会，写点有益于国家东西，很想回故土养老。在留言本上题词，赞扬她保持独立精神，不随波逐流，还想作有益之事。

大胖夫妇来，同大胖提起齐白石画事，他坚决否认，我也不松口：责在张利［丽]，其人贪利也。又谈到做人之理，做一个真正的人，做不好人何谈做共产党员！要他以此精神教育昂子。现在工作又好，能得锻炼。实又危险也。

1994 年 7 月 30 日（星期六）晴，早喷一次

五点半起床，收拾行装。屋内空气流动，整日未觉喘息威胁。上午胜利来，胜围棋一盘。下午小玲一家、小琴［芹］来，帮助收拾。给广东张作斌寄去河南版《庐山实录》三本，分散任仲夷、于幼军。给文立徽信，并照片二张。在家冷水盆浴，可以消暑。小惠回家。

1994 年 7 月 31 日（星期日）晴 小欧驱车去山东，共喷 5 次

四点不到醒来，四点起床。最后又找到三本“防左”书带走。昨夜赤膊而卧，仍出汗甚多。我大概是一个多汗质人。大家吃过早饭，六点卅五分出发，走西路，经大兴、固安、霸县、文安、任邱［丘]、武邑、景县等到德州。市组部有人在交接处接到宾馆。进门上楼哮喘发作（早四点、八点已喷二次)，只好再喷。饭后坐沙发闭目休息。三点为接待的付［副］书记徐令三、组部长李怀喜、常务副部长孟宪亮等共五人作字 5 幅。三点四十分出发。黄河北岸省组办公室主任来接，六点到济南，住南郊宾馆。走过长廊即哮喘，找来医生输氧。七点晚餐，餐前只好再喷一次，以便同主人谈话也。付［副］书记李文全（原威海书记)、组部长王克玉，副王光文等，主题谈不要忘记过去“左”的教训，毛晚年问题，我等四人 64 后挨批等，以及访美遇许事，大都略谈及。山东省委班子协调为最要者。同组部办主任谈陈铁如工作事。他们都知我与力康关系，谈及不能与一把手关系搞好问题，福建情况清楚。香港山东公司事他们含糊其事（双方都有关系)。

1994 年 8 月 1 日（星期一）晴 高速公路车速到 160 公里

睡得尚可。五点半起床，有一个拐弯大阳台，略作活动。吸氧半小时，整日呼吸通畅。早餐有豆付［腐］脑，多少年没有遇见过，食两大碗。七点半出发，王光先付［副］部长车在前面开路。上高速路行到十点，前车水箱沸坏，到　　换车（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下午一点到菜西吃饭。一点半又上路，山东地区公路甚好，一级国道有如高速路。下午六点到荣城。付［副］书记来接。市府市委大楼，前面广场如天安门，极具气魄。七点到目的地。住马山宾馆，随去天鹅湖度假村党史干部培训中心，

接雨亭等来宾馆晚宴。主人极尽招待。郑伯克老亦住宾馆。十点上床。住房面海。

1994 年 8 月 2 日（星期二）晴，喷二次

五点起床，听美音，看资料。廷栋一早来送讲话稿。早晨仍在宾馆早餐。九点半到“中心”(天鹅湖宾馆)看望雨亭，路上拉肚子，已停止。“不能再连坐两天汽车了。”九点半开会。我讲了 25 分钟，金老主持会，伯克谈整风未提抢救运动不当，档案与事实有矛盾（如 1942，国民党区省县委全取消，中央有电报，未全实行）。王光先谈山东形势，可翻四番，2010 年达 1.2 万亿产值。荣成［城］前景，今年可 250 亿。此地海带点全国 60%。中午在马山宾馆，地方五级党政（省——村）请全体会议人员午宴，八桌，频频讲话举杯，甚热烈。午休一小时，三点王部长等来辞行。下午看“抗战时期”综述部分。晚上到天鹅湖宾馆吃饭，饭菜甚可口，比吃海鲜好。饭后驱车到海滩，废磨石铺路，十公里滩，万亩松林，前景可观。

1994 年 8 月 3 日（星期三）晴 下海游泳时喷一次

睡得甚好，五点半起床。吸氧半小时。上午到“天鹅”开领导小组会，讨论最后统稿审稿等事宜。谈到西路军事，张国焘密电问题及“辽沈战役”总述稿，陈彭冲突，终被邓压下事等。中央卷出版后，无论如何要防止有人横加指责。天气太热，北面房无空调，有几位女同志不能入睡，电扇还没到，最后明智决定：上午讨论四小时，下午休息，以便大家到海边游泳等活动。最后定稿时间到明年一季度。

下午开会讨论抗战阶段，大家发言踊跃，主要意见还是紧扣组织发展等不足。伯克拟 5 日发言，并谈到周总理在国民党区作用，又同我谈及：谭老板对周不满，太维护毛（二月逆流时是一转机）；九大后林与江矛盾上升。延安初期李维汉找毛谈（使用压低），毛说是康生意见。吴克坚解放战争时在上海管特科（《永不消逝电波》），后生活出事，罗长青力保。少奇代表白区正确路线，周之功亦不可没。

晚饭后下海，有浪，泡了廿分钟。

1994 年 8 月 4 日（星期四）晴，整日无喘意，海边气候空气太好

五点多起床，打开窗户，室内作气功。七点早餐。

八点开会，江苏朱大礼讲近二小时，按本子讲修改意见。专研究新四军历史的，熟悉史事。说“史料不熟，即难于下笔”。共七人发言，都认为切合组织工作发展来叙述不够。李冰几点意见很实际，认为应参阅已出版各种党史书，尤其权威本。大家发言时，引起深思：毛一生阶级斗争（只取四字）理论与实际有一个长期发展变化的过程，同国内外形势的认识判断与主观理论的变化有关，一直在不断变化发展中，时弱时强、时急时缓、时缩小时扩大，直到以思想定阶级，引入党内消灭异己。午睡在客厅坐沙发，睡着一个多小时。

下午廷栋、雨亭、小曾与研究室闫平来，谈续编工作归研究室，小曾等四人编制并入事，定小曾为正处级付[副]处长。我谈及此事靠大家坐八年冷板凳，远不如地方之重视，北京即在部内亦无人管也。晚饭后同大家散步，因风大没有下海。夜因打电话，号码讲重复，我对玉珍发了态度，引起她极不愉快，应引以为鉴。

1994 年 8 月 5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仍打开窗户作气功半小时。听美音较清楚。

早餐后，伯克秘书为我们二人拍照几张。伯克也甚愿与我话旧事。严慰冰给毛匿名信几封，说叶群

与定一如何，因而严被捕，祸延“打倒阎王殿”。伯克接定一出狱，陆谈及，如有错误可找他一谈，不就了结。林彪怀疑彭真与贺龙搞政变，本部设人民大学，胡锡奎首当其冲，向毛告状，因而作反政变报告，草木皆兵：彭罗陆杨串联。

上午讨论，由伯克一人讲了三个小时，白区工作尤其南方局周恩来的领导作用，讲得很细，应单独着笔墨也。张赤侠也说到抢救运动，冀南县委书记全部是特务乃黎青玉搞的（解放后此人当农业部农机局长）。

午睡到四点一刻，平生未有之事！晚饭后海边散步，风大不能下海。晚上停水，没能洗澡。金松林买来纸笔，命作字。

1994 年 8 月 6 日（星期六）晴

五点醒来，即起床，擦身，看解放战争时期综述。室内气功活动。吟得四句，玉珍改“有心人”为“过来人”，甚佳。

上午大家一起遊成山头，秦俑排列路旁，还有始皇像，盘山石梯道，庙宇整修。耀邦题字两碑依旧，因又吟得四句。十点半即归。中午在“中心”休息。下午结束抗战时期讨论。金老谈抢救运动甚痛切，如儿戏也。我讲了一刻钟，抗战与建新中国（夺取全国）是一回事。山东纵队有个基础与过程，写山西成长，也要写山东，各根<据>地有不同过程，着墨可多可少。国统区关系“二条战线”，应加重一些。明天看文件（解放战争时期）。又吟得四句。三首如下：

海滩一望满松林，相聚天鹅度假村。
评说缚龙降虎事，来人多是过来人。

澎湃心潮无尽头，重来秦俑气赳赳。
八年修史事将毕，鉴往亦无后顾忧。

黄河杨子向东流，大地神州此尽头。
闭国锁关仇海外，今朝始解一寰球。

1994 年 8 月 7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室内做气功活动。上午看解放战争时期稿本，文字较顺当。冀热辽分局有一章，缺报社，应补上。下午作字 12 张，大幅写：人生真一快，度假海边村。另将二绝句串以注释书大张。又关于写文道理二绝（“头未梳成不许看”等），一并送“培训中心”新筑落成。其他均送私人者。

晚饭七点开。饭后同去散步，与人闲谈过去二部类生产与重工业，以钢为纲造成今日国营企业发不出工资，黑龙江有几年发不出者。

1994 年 8 月 8 日（星期一）下午雨

五点起床。室内气功活动半小时。早饭前整理好行装，饭后离开这个马山宾馆，住到白天鹅度假村培训中心。宾馆为村办，镇上干部出面，房钱打了个　折（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挨宰了”。

上下午讨论“解放战争时期”稿本。都认为文字综述等较好，可不作大修改。机构名录等，则须细作订正。文献与史实有背离不一致处。中心问题还在如何更好结合党的建设与组织工作，发展与巩固等来充实文字，得以此为主线，不能让形势、军事等喧宾夺主。晚上领导小组会，结束会议讨论，如何作总结。我逼金松林必须在明年一月前全部完成稿本，在编写过程中，多方征求意见，以便终审无大问题。

钱听涛由我们聘来帮忙。开到十点放［方］散，甚疲劳。

晚饭后到海滩看大潮（阴历初一），因湿气大，引起喘息，休息好一阵，才有小欧车来接回。真是老了！

1994 年 8 月 9 日（星期二）阴、多云，喷二次

五点半起床，室内活动半小时。上午玉珍随大家去威海。整日看防“左”书、资料，并作摘记。晚上开会听晋、冀、苏等省谈最后审核统稿做法。

1994 年 8 月 10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未作活动，准备总结发言，续看资料。开会前，威海市委组部副部长张建军等几人来。上午总结，我讲一小时，小曾有个稿子，略作发挥。中午会餐。大家对食宿“基本满意”。下午续开座谈会，我讲了一个半小时感想，70 年党组织史料编后，25 年两次大“左”，几乎自己整垮自己，为何如此根深蒂固？从延安抢救儿戏说起，谈到如何建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谈到实际，录了音。看来反映[应]不错。那位周文祺教授找我谈：党校是神学院。说我思想解放，谈的内容正是目前争论焦点，想我能去讲课。我说时机不成熟也。决定明天接受邀请，去威海呆一天，然后经乳山去青岛。晚上马石江夫妇来话别，教我如何找到法国台。

1994 年 8 月 11 日（星期四）晴 住威海市，喷二次（下海）

五点半起床。收拾行装。略作活动，与玉珍到路上小散步。早餐后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九点整到威海市，找到市委市府大楼。张建军副部长乘车来接。先在楼前广场拍照。广场为一小坡（拆掉三个企业，听说邓大人要来也），然后游览环翠楼，刘公岛在海口中，地势三面环山。满眼新楼群，一色红瓦白墙，90%以上旧房都拆掉了。高笋尖楼为电业局调度中心。拍照数张。下来又在邓世昌（安徽人）铜像前照像。然后驱车往烟台高速公路，有 500 米跨海桥（此处建电视基地），烟台那边路尚未竣工。归途看高科技开发区（共 20 平方公里），已有 1/3 形成规模，高楼群多外壳，已有悬招牌者。所住“干部培训中心”宾馆即在此地海边，设施已可列星级也，套间内外两房都 80 平米也。毕可仁部长来陪同午餐，说读初中时读过我的《毛早年》，三年困难时也吃过花生壳。席间谈到对一切要有新观点，人事亦如此。现在发财的人，民间多文化素质不高者。希望威海同时成为讲礼貌城市。

下午四点，张建军等陪同下海游泳一小时（玉珍等去逛商场）。小有浪，甚舒服。回来再洗澡。玉珍说我容光焕发。张等又陪同晚餐。

1994 年 8 月 12 日（星期五）晴 住乳山国际大酒店

昨夜下半夜睡客厅沙发。五点半醒来。开窗略作气功与活动。灌了一瓶茶水。早餐后，八点出发，张建军让我们坐他的“子弹头”车。九点半到乳山，住国际大酒店。中国宫殿式，封闭方形，中间玻璃大厅，小有假山草地。住 216（共三层），1080 元一宿也。三间房，中间办公室，左右客、卧房。可惜遇上停水（间隙［歇］停电），按摩式浴盆未得享受。李振儒组织部长等先陪同到待开发渡假村一遊（由沈阳氢气研究院长带头开发，引进点外资，风险事业，主要勾引日本人）。海滩甚大，在修路，先一小块小块建。归途遊览市容。午餐纯海鲜，书记于建成等来。三点半到西边海滩游泳，离市区也有 20 公里。浪大，没游成，张的眼镜被浪打走，他们三人（薛、小欧）游了一阵，我在沙滩晒太阳。六点归来。又是海鲜宴席，吃了三个芋头。晚上为威海、乳山作字约 10 张。情绪不佳，甚不顺手。写到十点半。

睡客房沙发。

关于威海说法：岛在水中，城在山中，楼在树中，人在绿中。

上午去海滩得句：

海碧天兰［蓝］人热情，凌空碧阁览新城。
英才自古因时出，更上层楼更上层。

（三年后重来威海面目又新感而赋此）书赠张建军。

1994 年 8 月 13 日（星期六）晴 到青岛

玉珍早起，我六点三刻才醒来。又匆匆作字二幅。七点半早餐，仍是一满桌早点，向广东看齐了。八点十分出发，张建军、李振儒送我们出市。行 200 公里进青岛市区。11:50 到黄海宾馆。薛京的电话联系不真正落实，市组部接待处长 12:35 才到宾馆来（我发了态度：等了 45 分钟）。午餐时，副部长张德友赶来，说明他们久已等待。即住此 180 美元与 80 美元的两处房间。1601（16 层）面大海，在中山公园旁。八大关房子住满（啤酒节），老房又多无空调，青岛今夏奇热。午饭后休息到四点。省委组部派来的陪同人员孙景海（干管处付［副］处长）来，必须陪同到底。晚餐张与机关支书小王（女）来陪餐。饭后大家到海边散步。晚上组织部长张旭昇来，约明天参加国际啤酒节。

1994 年 8 月 14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窗前做气功，活动半小时。八点即出发参加啤酒节。在市府大楼前举行，因到得早，先到餐厅休息，并参观大厦。相当现代化，惜家具尚不配套，多人在一大房间办公，必须学习西方工作习惯了（如小声电话等）。安排在主席台头排正中，左谭启龙，右郝建秀。谭在济南定居。谈过去每年至少见面一两次，现在很难见面。郝是本地人，很愿交谈，说啤酒是德国人打下的基础。在烈日下看节目近两小时，晒得出汗不止。邓兆祥九十岁也在坐。市长俞正声致词，政绩颇好，将青岛发展与规划定局（开发东部）。散会时遇见汉雄（带一女人）。又到啤酒城走了一圈。张部长只担心我能否支持，出乎意料坚持下来。午餐也香。下午三点去八大关海滩，游了四个来回。88 年的生活又在记忆中复活了。晚上政协主席杨在茂（原市委付［副］书记）与张旭升［昇］宴请，谈到 82 年青干局邀几个省组部长开会（杨当时是省组部处长）时，很同意我的讲话，而那几位老年部长却嫌他发言太“解放”了。大概从此种下对我的好感。席间频频作此表示，而不断干杯。先喝了三杯，后又催同席相陪，我也小小尽兴喝了几杯。宾馆经理贾万里也来敬酒。88 年曾陪接待。中午吃饭时即来，说要为我做 80 岁。山东人确热情。（游泳场遇见方强。）

1994 年 8 月 15 日（星期一）雨

半夜即雨，整天下雨。六点起床，开窗略作活动。张副部长等早餐仍来陪同。看几天报纸。天府可乐为百事可乐所并，令人感慨。财力、技术与市场本领远不如人，只好屈居人下。中国要在经济上走向世界，谈何容易。沙发上午睡一个半小时。下午看资料，并为昨天活动吟得一绝：

天时地利又人和，同唱新翻杨柳歌。
走向辉煌青未了，交流世界乐如何。

晚餐两个青菜并豆付［腐］块。晚后到栈桥海边一走。

1994 年 8 月 16 日（星期二）多云

六点起床。窗前小作活动。将昨日七绝换成七律：

老去喜逢高速路，从来惯驶急行车。
湾多滩阔海无际，地利天时人又和。
走向辉煌青未了，交通世界快如何。
崭新气象新琴岛，齐唱新翻杨柳歌。

经荣成、威海，六年后三来青岛，适逢国际啤酒节于新建市办公大厦前举行，有幸参加盛会，观看大型歌舞“走向辉煌”。老眼虽花，酷暑不觉。高兴之余，诌此一律，献与山东旧友新朋。

上下午玉珍外出游览。看 17 年资料，综述颇好。下午将此行六首诗定稿抄就，投《青岛日报》以为纪念。晚七点半跟小妹通电话，伯克利晨五点多。工作顺利。忙忙不想作文了。三本书均无下落。

1994 年 8 月 17 日（星期三）晴 游泳前喷一次

晨两点半服眠药。将诗稿寄广州，并交此间（报社很高兴想采访）。上午遊崂山太清宫，又见耐冬，找出八年前诗稿。现在旅游条件大好，但人太挤了，有点像北京的公园。还有索道上山。

午睡一个半小时。下海游了三圈。88 年记得游过 5 圈。遇见张廷发夫妇。晚上王永生（现市府秘〈书〉长，88 年是组部副部长）等在提督府宴请。谈及《实录》的价值，他们这一代很需要了解当代历史，甚愿安排我来青住几个月，一边写书，一边易地治夏喘。饭后参观提督府。毛、陈、林等都在此住过，开过政治局扩大会。这位提督因按德皇宫规模建筑，并造价过巨，而提前撤职。

1994 年 8 月 18 日（星期四）晴

晨起先作［着］绸单衣，连打几十个喷涕，赶紧作［着］内衬衫。——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侧旁

六点前起床，窗前活动半小时。八点半出发，十点半到胶州。看北宋莲花经（金、银粉书写，有图），然后观高凤翰故居（扬州八怪中唯一北人），任过泰州史，受屈后有好诗。故居主管郑久光找出诗册以示，即书大幅七律：丁巳被劾去官，寓居泰州题壁：我这是有心人也。

呼牛呼马总非真，别有悲歌泣鬼神。
功罪难凭从信史，恩仇无敌笑前因。
不妨李固终成党，到底曾参未杀人。
莫怪书生经［轻］涉险，世界坎坷本来深。

郑久光知我写的书，今见其人颇为兴奋，即将《胶州今古诗选》相赠。归来在宾馆午餐，书记等极热情，频频劝酒，喝了一杯白酒。餐后回走，路上参观大洋食品公司做鱼片（俄国鳕书［鱼］成千吨运来，手工削片），去年利润已达千万。玉珍和毛竹等喜吃，赠若干袋。只好写字为报了。归途到八十［大］关下海，约一小时，一圈两来回。晚餐食欲不振。

1994 年 8 月 19 日（星期五）晴

昨夜睡得极不安稳，喉剧痛，口服液、含片均不奏效。想是已成感冒，没有发现。玉珍找药服，下半夜吃安眠药，小睡一阵。晨起量体温腋下 37℃，当有烧。早餐〈后〉去人民医院，做心电图，吊瓶、买

药，手续甚慢。王、孙处长等陪同，一大堆人。组织部张部长亦来，到十二点一刻毕。服红霉素等，体温 37.4℃。午餐吃点挂面。午睡一个多小时，三点一刻体温 38.1℃，吃西瓜，猛喝水。晚上降至 37.3℃。张部长又来，宾馆的医务主任和医生也都几次来。夜看电视时，接电话（秘书小郭）野苹于十七日去世，太出人意料。离开北京前在医院看望时，神色尚好。癌症与精神状态关系太大，真不该匆忙找这个“记者老婆”。

1994 年 8 月 20 日（星期六）晴

睡得尚好。夜晚咳出许多浓痰，我的经验这是感冒将结束前征［症］状。可能在荣成［城］时感冒即已发生。七点早餐后即去医院吊瓶。晨起 36.3℃，12 点：37.4℃，下午 3 点：37.1℃，晚 36.5℃。

上午俞正声来，先说看过两本书，《早晚年》是嘱书店无论如何买到的。谈话就可单刀直入了。认为现在用人还不是从知识分子中有识之士选拔，举出此间地市级书记多基层出身。回答与省级班子有关（大概也同宋平——吕枫作风有关——未明言）。告知王、邓二家子弟情况。王之原同在电子部系统，夫妻不和（王胡不让离），于是有外遇，且单独在海外经商，这就说不清了。朴方人正派（康华还是相［想］挣钱养残疾人），植［质］方却［确］已从商，来青岛要搞住房投资，未允（这明摆着炒房地产可赚钱，“影响父亲声誉”。）倒也未怪罪。毛毛出书纯粹搞钱（大人糊塗了），贺平亦如此。对朱镕基有评论，发脾气骂人得看场合，有所含蓄（不点明），曾告其秘书相劝。朱答：又走火即踩脚（在台上又怎踩？）尤其在大会上批评其他政治局人，如陈希同、吴邦国。认为江已学到些维持局势本事。二杨事件部队中大部分反映［应］好（只是面宽了一点）。又问及刘泽彭下台事，江曾告他：此人很坏，告以多渠道得到的判断（如吕枫）。开始谈即说到任小彬是中学同学，低二班。最后问及，他到 60 岁，如何国家不乱，为党担忧（妻子常劝他不要从政）。告以国际形势（只有经济大国了），周边安全，只要全力搞经济，经济上不出大乱子，决不发生苏东之波，何况也非陈胜时代，中国知识分子顾大局，承受能力强。不能再搞一党专政，可使民主党派成为真正监督力量。说丁关根处处设防，搞各种“不”，因［应］使舆论渐渐成为一种监督力量。（这些都能听进去，只是说舆论事要慢慢来也）。

中、晚餐都只吃一小碗细丝面，菜也不想吃，混［浑］身无力。晚饭后，玉珍强我在宾馆外人行道小散步。

1994 年 8 月 21 日（星期日）晴

睡得不安稳。六点起床。体温 37.1℃。早餐后到医院吊瓶，王处长先去。十二点 36.8℃.下午五点 36.5℃。希望体温平稳降下。恢复饮食，再休息两天就可起程了。

“参加国际啤酒节”为题 6 首诗刊今日《青岛日报》五版副刊头条。字太小了。只错一字“扬——杨”。中午吃得稍有口味。午睡不成。下午玉珍同他们三人一起出去游览。我翻读彭黄张周四篇旧文，文中希望仍未能实现也！早晚张部长来看望。玉珍等上街，为我买回皮鞋一双。我无必要，送薛京。

晚上 36.5℃。

1994 年 8 月 22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36.8℃（口腔）。早餐后去医院吊瓶。王主任因我仍咳嗽，让照胸片。X 光室老化，在厕所旁边，气味难闻，上下楼三层，几乎引起哮喘，只是喉部炎症，使玉珍放心。决定再吊瓶两次。下午腋下 37℃，仍有烧。伏案看诗集，选合适者以备作字。为崂山新区和饭店作诗二首。

1994 年 8 月 23 日（星期二）雨

六点起床。口腔 36.3℃，下午 37℃。早餐后上医院吊瓶。王处长仍先到。吊瓶昨吟得“再游崂山”。先将二首定稿。下午作字到五点半，新笔不顺手，作废二纸。

众人皆说泰山高，民谚不如东海崂。
科技工商双翼举，旅游胜地更娇娆。
——祝崂山新区前途无量

黄海之滨饭店香，八方来客似回乡。
无微不至关心甚，岂可三星以表彰。（饭店三星级）

——一九九四年八月中下旬，旅居黄海饭店，小患感冒，饭店上下照顾殷切，诌此四句，聊表感激之情。

共书大小五纸，累得满身出汗。贾万里经理适来，说要裱悬经理室中。小朱（88 年时，他俩是组部办公室正付［副］主任）送水果来。91 年夏在大连遇见过。

晚餐后上电梯，遇见一老外，会说中国话，竟认出我是 BBC 那个纪录片中的人，并道出姓名，“讲得厉害。”同塞奇是朋友，也是荷兰人（说塞奇即调北京长驻任福特基金会主管）。此人眼力与记忆，令人惊讶。

再游崂山：

人如流水更车龙，索道高悬人海中。
旧憾化为新憾矣，太清宫复闹清宫。

——八年后重来，今非昔比，条件大变。又吟得一首，实老朽不识时务，盖亦无可奈何花落去，已难思古发幽情之牢骚也。

1994 年 8 月 24 日（星期三）雨

六点起床。整日没烧。早餐后到医院吊最后一瓶。上午近 10 点跟小妹通话，告知塞奇将长驻北京信息。

整日作字，在 20 幅以上。孙景海抓得紧，省委组织部人人一幅。晚上才感到青岛市委组织部的几位部长尚一幅未写。

看电视时，因忘关空调，感背凉，随即咳嗽。

1994 年 8 月 25 日（星期四）晴

昨夜不断咳嗽，睡得不安稳，引起精神不快。一早就同玉珍别扭。写了廿多幅，市委组织部几位接待过的部长都付阙如，而省委组织部分光了。上午还得劳动。早餐后，薛京在场，发了脾气。关门写了 6 张，给俞正声写了幅“一览众山小”。总计共 31 幅，纸也写光了。下午《青岛日报》记者张康青（政法部副主任）来采访，让他先谈近年变化，俞正声起的作用：以身作则。我主要谈人的决定作用，革命化同其他三化关心［系］。王炳兰来，请她谈了点人事情况。晚饭后同玉珍到大草坪散步。

1994 年 8 月 26 日（星期五）晴

昨夜睡得好，五点半起床，感觉正常了，窗前小做气功呼吸。早餐后，王炳兰来，一起去崂山区看石门山莊的别墅，已盖了二栋，二层，看了一栋已可住人的。上下有四间卧室（都在山坡、山腰凿石出

平台而造），水似无保证。电话未安，厨房空空，尚未备真正住人条件也。伴山面海，空气真空。大家一致否定，要住三两个月却［祛］病写书，还是威海与八大关也。午睡一个多小时，洗澡。玉珍天天洗衣。明天启程去临沂。张部长晚上来共餐看望。

1994 年 8 月 27 日（星期六）雨，离开青岛到临沂

六点不到起床。窗前活动。七点早餐。贾万里陪餐道别。七点四十五分动身。韩钟伟（办主任）挂红灯开道车。雨由小到大，途中不幸撞车，小欧车前灯双破。中午在莒县午餐，日照<市>组部长张振业，县委书记莫西云等相陪。下午两点半雨中游览浮来山世界第一银杏树（近四千年），与刘勰居处（校经楼）。“十围银杏三千岁，一部文心万世传”，在此病故（50 多岁），去世前一年出家。离临沂 50 公里处，临沂组织部长李守玉等带公安开道车来接。因修路，甚疲劳。五点到临沂，住沂河宾馆，江总书记住过的房间。晚宴吓人，而且带辣椒，几十样主副食，付［副］书记李祥栋作主人。晚上陈铁如夫妇来，同文立徽通了电话。

1994 年 8 月 28 日（星期日）阴

睡得尚好，近六点起床。在阳台活动半多小时。为修理汽车，陈铁如给 3000 元支票，实在不安。李守玉部长早晨来，谈得融恰［洽］，认为在反和平演变时，山东还敢于提抓经济，很不易。个体企业家不能入党，江朱都很强调，至今仍以“剥削”为难。他们在基层宣传能人（领导群众致富，有本事者）入党。回顾历史也有相同看法。说吴国光、王兆军都是临沂人。一个记者将书给他看了。九点多，同李祥栋等一起去鑫鑫齿轮厂参加热处理线投产庆典。姜抗生（姜椿芳儿子）亦到。我也讲了几分钟话，说 60 年前是想学机械的，齿轮推动文明前进。剪彩后看开炉。中饭餐仍有主人陪餐。晚上陈铁如、葛培勇（机械局长）等来，一起晚餐。甚疲劳（玉珍说我讲话时手颤）。

1994 年 8 月 29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阳台气功活动。早餐后出发参观。付［副］书籍王宗廉陪同。先看汉墓竹简博物馆（银雀山、缓坡，现属城区。72 年挖出石洞棺廓［椁］，无姓氏）。出“孙膑兵法”，世界震惊。建筑古雅。继到王羲之故居（早年家乡，中晚年都在浙江）。水池颇大，园林建筑，有近人碑林。留言薄题字，临时从《蘭亭序》找到八个字：“曾到蘭亭，游目骋怀；今来琅邪，快然自足”。也算应付了。再到华东烈士纪念馆。占地数百亩，有罗炳辉、常恩多等墓。围园走了约一公里多。主塔馆中有六万多人刻名石碑，团以上三百多人，“文立正［徵］”名在 7 纬 9 经中。陈铁如来准备了大花圈。看革命事迹馆时，发现有我在《解放日报》的社论“山东的新胜利”（1945 年初）。归来甚累。下午作字 30 多幅。玉珍理纸，三点写到六点半。计临沂地区 16 幅，陈铁如 10 幅，省组部 10 多幅。写得精疲力竭也。为王羲之故居作诗四句：

会稽蘭亭观砚池，琅邪故宅久心驰（神驰）。
开来继往辟新境，自主真书万世师。

并书之。

晚餐由书记王久祐陪，餐前即来，颇健谈，似老干部之不拘礼节者。谈到他同苏毅然关系甚亲，苏跟他两次谈到（82 或 83 年）我曾为苏解围，很感激我（薄狠批苏）。已忘记此事。对日照划出，基建过大{会堂}下面等都有不满。甚担心邓后会乱，尤忧心广东沿海不稳（盲流与女多男少等）。谈到八点多。陈铁如接我们到厂办公室，同文立徽通了长途电话，纯长沙话。问到我的子女家庭，如实相告。可惜未

能录音。我大概 1931 年左右在岳云时见过他的。归来仍作字几幅，非常疲劳。玉珍为沐浴。

1994 年 8 月 30 日（星期二）晴，昨夜大雨、雷电

六点廿起床。作字几幅。给王羲之故居头两句改：

会稽琅邪两砚池，笔随己意任由之。

又为沂河宾馆留言：琅邪古郡，文武大帮（诸葛亮、颜真卿亦琅邪人也）。风流人物，代代增光。初来胜地，满眼芬芳。中心在握，更加辉煌。并书字条。作字告一结束。

上午参观罗家庄，类似大邱庄发起来的。去年产值 28 亿，今年可 40 亿（农业人口 4.9 万）。看墙面、地板陶瓷厂（意大利引进设备），大厂也。浴盆、日用瓷器、建筑材料等全国数一产量。又看　　村（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村幼儿园与民居。书记王清江家，豪华（而土气也），厨房意大利进口，1.8 万美元，客厅地板玻璃砖下通院中水池，有鱼乐也。红木家具。房子不如福建所见宽大。下午兴之所至书大字两幅。非常疲劳，一切事都不想干的感觉。此次外出，特感老之已至，走路甚慢，上下楼让人扶着也可以忍受矣！

晚上王久祐仍抱病来陪餐。谈到“贤内助“（我在王家卧室见到的他的题字）的故事，及王清江其人，文盲（现在识千把字），拉板车跑长途发家故事。为接待外国人盖住宅。追求政治，已入党。赚几百万基本捐献。从而谈到什么人入党问题，对 89 年中组部限制个体发财{争}入党事，他们有一套对策（“阳奉阴违”也）。饭后又上楼谈饶漱石等旧事及对“左”爷们——胡乔木、邓力群、王任重、王震、薄一波等看法，及对宋平看法。他们心中都有数也。王震文革初是造反派，得到毛欣赏，对耀邦极同情。赵、万都是有功之臣。然后我赠《早晚年》一书。河南版《实录》“去买批来发给大家”。

1994 年 8 月 31 日（星期三）阴 离开临沂到滕县 今日共喷四次

六点多起床。王久祐等来陪餐并送行。陈铁如枣庄半路迎接一起去滕县并去济南办事。上午十点半即到枣庄市。市委付[副]书记李忠林，组部长王伟才等在宾馆陪餐，并坚留一天参观万亩（实 3 万亩）石榴园（开花时卫星上有观察）及台儿庄纪念馆，还去微山湖（后两项可勾引当年徐州回忆也）。因陈必须今下午去滕县，因此仍按原订计划，下午先去滕县，50 公里，走了近二小时，因路上堵车。到宾馆后，陈即买好花篮，由县委负责人，电视台记者等一起到陵园。因天气闷热，到陵园后又喷一次，脸色不好。先到墓地献花篮，同玉珍向立徵兄三鞠躬礼。我的三首诗刻石碑于墓身一侧，字迹甚清楚。大家亦行礼。随后又到纪念亭，并拍照。返回宾馆，决定今夜住此，并不再返回枣庄，明天直去济南。滕州市委书记澎湃来陪餐。彭是化工厂厂长出身，全国优秀青年厂长（上任后为解决民办教师工资将汽车卖掉）。与他谈国营企业问题，关键仍在政府真正放权，没有婆婆卡。晚上玉珍帮助沐浴，哮喘威胁渐弱。

1994 年 9 月 1 日（星期四）晴转多云，到达济南

六点半起床，睡得尚好。澎湃等来陪早餐。彭与贺国强在化工厂共事过。七点四十出发，滕县派公安局长开道车送到曲阜，同枣庄市同志等告别。一路过泰安，12 点到济南南郊宾馆。午餐可口。同陈铁如等告别。午睡一小时，空调合适，窗外有树木。下午省组织部两位副部长（王光先与廉守昌）来，谈到力康同香港一把<手>事“无甚原则的问题，不合适调开为好”。决定明天休息一天。晚上力康夫妇来，邀我们到四星宾馆吃饭，因油漆味难闻，只好又换三星级馆，勉强吃了一顿，只有一盘蕹菜还可口。力康谈到原华鲁一把手事，“查无实据”而已，一家已迁入香港。说俞正声告过山东的状，用人有派系，

政治机会主义等，勉强选上常委。原来也是康华的，同邓朴芳［方］关系甚好，邓推荐到烟台的。

1994 年 9 月 2 日（星期五）晴 住济南

六点起床，睡得不熟，时时醒来。窗前活动半小时。

上午看完东营市委书记李殿魁所写的几个文件，关于黄河入海道，河口治理及建东营大港的意见（还有几首诗歌）。雨亭等经过东营时带我的（说我是这方面专家）。关于河口治理大概同侯国本教授意见相同。复了一短信，表示支持。15 年政权部分综述亦看毕。王光先、廉守昌来陪午餐，表示送行。餐桌上亦提及但望不再翻腾与能抵制意见。下午看今天报纸，力康五点来，谈吴小梦其人其事，乱世出英雄也。吴充分利用了他的“人事优势”与地方关系。到力康家晚餐（这一片高级住宅区即吴经营的），见到吴的夫人。看完“戏剧人生”始归。

1994 年 9 月 3 日（星期六）晴 返北京

睡得尚好，服眠药上床也。五点半起床，收拾停当，不到七点吃饭。孙处长共餐。带上五袋面包中餐，十点一刻出发，近十二点过了黄骅，在车上午餐，吃了 5 片面包，张丽做的苦瓜一合［盒］吃完。玉珍说我一路说话不止。在外流浪一个月零五天，想回家吃家常饭也。过高速公路口时，交警刁难小欧，我大喝几句解围。结果出路口时，因没拿牌多花 15 元。下午四点到家，看十多封信。《吃苦瓜》三处发表，方宗岱文在《自然辨法》发表，颇感欣慰。

小欧、薛京晚饭后离去。小多夫妇很尽职责，沙发也修好了。由于房间通风，没有感到哮喘威胁。

林祥雄电话，明天参加创新扶贫基金会，秦川不愿去，我也只好不去。孙处长电话，王、廉两部长来送行，错过了。张作斌信，两本书在广东落实了。

1994 年 9 月 4 日（星期日）晴

三点半醒来后，睡得不安稳。六点起床，恢复阳台活动。玉珍为书报成堆很恼火，岳云基金会要捐款，她也不高兴。翻了一下韦君宜自传《露沙的路》，发现他们夫妇见彭真付［副］校长时，彭说发现了一个特务：黎雷。这可能是 43 年夏天之事？由此有必要去看望一次小魏女士。

同李普、朱正等电话报到。与邵燕祥电话，他认为宋晓梦写的还是记者笔法，不注重细节，有的太简略。总的可以。李慎之电话，让看《第三只眼睛》一书。晚上韩钢、向前来，即送来一本。谈到沙健荪［孙］就地免职事，要安排他们搞电视剧（抗战 50 年）之类。“左”派攻胡绳、龚育之、邢贲思，郑必坚，还说薄是头号右派。北戴河会讨论四全文件，“以江为核心树立权威”句，李瑞环不赞成，与李鹏争论很厉害，别人都不发言。李瑞环在一次会上谈到《历史的潮流》，说有人在批邓，为何不可批总书记？并指着袁木说：你去打小报告吧，这里小报告多得很。看来只有木匠还不失本色。胡锦涛在党校讲套话已引起反感，有人中途退席。

1994 年 9 月 5 日（星期一）晴

五点三刻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多。向雨亭、廷栋报到。开始看《第三只眼睛》。看完李慎之的《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具有宏观气势的好文章。下午和玉珍参加“鹿鸣杯”诗词大赛发布会（温州和中华诗词学会主办），在劳动宫三殿。我即席讲话：《龙集》经历；单音节、方块字、格律音韵特色；市场经济与中国文化同道德精神关系，发扬旧诗词的积极作用，年青人也应学，可提倡（毛不赞成年青人中提倡）。大家反映［应］甚好，几个湖南人（周笃文、林从龙等）捧我任名誉主任。晚宴菜甚好，并有余

兴。

1994 年 9 月 6 日（星期二）晴

六点前起床，阳台活动半多小时。翻近日报刊。

上午薛京来，谈定下去挂职锻炼，也愿去陕北。小曾反映，部里近日公布 30 个处长名单，无他们二人。

隔壁刘姐（刘帅侄女）常来发发牢骚，臧否人物，并及刘邓间事。今日又来，总是谈喜看书报，于是将《实录》与《早晚年》借与一阅。

1994 年 9 月 7 日（星期三）晴

六点前起床。阳台活动 40 分钟。上下午都闲翻报刊。《炎黄春秋》上写关露一生文，很是慨叹。适金老来，于是又谈及这个“党”对自己人为何如此无情。他之关保安处 6 年，完全是姓名之误:吴汉迈（他在上海特科用过的假名）与吴汉。孟庆树写信说吴汉是叛徒：湖北人，矮而胖。第一次审问是谭政文，硬是不稍稍查一下。后来安子文告金：1941 年组织部就查清，告社会部放人，可是答曰：错了尤不能放。所说民主集中制不通，金老也认识到了。

1994 年 9 月 8 日（星期四）晴

六点不到起床。阳台做功活动 45 分钟。上午到办公室，同廷栋谈小曾“处长”事，机关划了一条杠：到部四年才能提，实际远非如此。同薛京谈，对程湖作进一步了解。他的“处长”事当同机关谈。

下午张戎来，三点谈到八点半，留她晚餐。她也感到我的疲惫不堪，才离去。有些细节都问到。关于宁都会议，AB 团等都有所了解似的。我力主以政治为主线，穿插细节。看来，她还是以适合外国人口味为主也。

非常疲劳，几无力看电视。

1994 年 9 月 9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 45 分钟。下午吸氧半小时。

上午十点到革博馆参加林祥雄画展。项南、秦川等均到。孙长江谈到王山确有其人，在山西，似有背景。山西省委文件中，也确有江的二千字表扬此书。邓左等一群猖狂得很，“没有看到社会主义的胜利，只看到社会主义的失败。”痛哭了几次。为什么不殉道呢！只拉下一个沙健荪［孙］做做样子。从画展中看中了三四幅：不屈（两棵大松），黄河，夕阳与顶天立地。林说让我挑一幅。画展共花 150 万，非大腕莫属也。还见到莊严林，他到羊卓雍湖游泳过，也横渡过琼州海峡。

广州电话（省宣部）要我去参加今年书籍首发式（《卅岁前毛》）。病辞。

章伯森夫人易群来，交章材料，未能全平反。

画展遇见张有实（中科院综考会原副主任），说 54 年在莫斯科见过我，印象深。张介绍陈砾（陈布雷儿子），《中国日报》的。——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4 年 9 月 10 日（星期六）晴，喷三次

五点起来，哮喘发作。大概同北屋气闷有关。在客厅折腾了一小时。又喷雾，始再上床。六点起床，

仍阳台活动。

八点同玉珍到医院，樊大夫让做血检、心电图，发现血中缺氧，其他无异。去看望周建南，适逢出院。将山东带回的白果，临沂豆豉<送他>。他说江曾到他家，听到各种批“资义道路”后说：要同他们斗到底。《三只眼睛》事，说现在又禁了。

十点到李普家，抗美五日回家，与沈容一道为我颈背部刮沙［痧］，可治哮喘，并贴膏药。黄伟经夫妇随到，大家漫谈。钱钟书患癌，不让人知道去探望。谈到要为黎澍写纪念文。两点半回家，未能休息。胜利来，着围棋二盘，第二盘大胜。广州张作斌电话，定要我 9.18 去广州参加会，又说深圳报要刊《实录》。李新带侄女晚上突来，还是写信转调事。

1994 年 9 月 11 日（星期日）晴

昨夜用了空气洁净器，一夜睡得安稳。六点起床。美音报导开国来非正常死亡人数概括。阳台活动半小时。上午清理北屋门后堆书，算是大劳动，没引起喘息，很是高兴。楼上王遵笈送来两条鱼。又谈起保安处来，请他们夫妇各写点资料，为我回忆保安处这段历史之用，答应了。当年李克农要她写过“遗书”。玉珍两次出去买菜，极其抱怨再也不能请客了。黄乃夫妇因钥匙未带，下午来，留晚餐，八点始归。盲文字音等仍未落实，还在争论。

1994 年 9 月 12 日（星期一）晴

六点一刻起床，睡得不错。阳台活动半小时。

一天没有做成什么正事，只是确定去广州并转上海一行，了却两处邀请。同广州通了电话，他们又来函、来电话。玉珍终于买到带毛鸡。黄伟经改在后天来吃饭。看了严怪愚的《哀思录》，感慨无已。

1994 年 9 月 13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 45 分钟。又大大清理南屋窗下的堆集资料，找出一些“失踪”的东西。下午为《羊城晚报》、岳云中学题词，为黄伟经并吴江作字。薛京来，交还组织史资料件。同广州、上海通了电话（廿一日自穗飞沪）。为薛处长事给张全景信，再看程湖资料，似是一个充满正统思想者。

晚上尚红科（吴廷嘉介绍的）、郭小东（名片上“教授”，无学校名）、田珍颖（《十月》副主编）来。郭的《青年流亡者》我题了书名，是小说。送我的书全忘在的士上了。田取去“三峡再版序言”，设法出版。看来此书无甚希望。

1994 年 9 月 14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 40 分钟。收到广东寄来《龙集》新编目录，他们才开始交人编辑（梁鉴江，广东诗会付［副］会长）。这三年的诗还得找出来。给小妹信，告高济关于美国出书的看法。寄岳云校友会 500 元并信（何炳麟基金）。下午李普夫妇先来，黄伟经夫妇并徐滨、秦川来共晚餐。腊狗腿与腊肘子为主，汽锅鸡填［垫］底，十几个菜也。漫谈形势。李普说，萧克谈，邓说过，一二代由毛、邓拍板，三代应做到由江拍板。徐维城干涉安全部书被顶回。此人可痛哭流涕检讨，也可故态复萌。认为广东官方邀请是大好之事。

1994 年 9 月 15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 40 分钟。整日客人不断。

八点多雨亭、廷栋、陆沅，小曾来。谈定全力定稿，续编事让部里去管。小曾将来也不一定去研究室，现在即任办公室付［副］主任，并接管 17 年统稿，大家按时交卷。十点吴象来，他们几人（杜润生、朱厚泽、秦川）都接哥伦比亚大学邀请讨论中国形势，原已批准，现又否决（秦川昨天谈，外交部通知，不去为好）。我告以去年出国批准过程，今年定是又碰到什么敏感事，高层神经紧张所致也。他谈到，当年赵、万间，万、杨间曾有过矛盾（万、杨因人大秘书长人选事，杨不赞成曹志，万要朱厚泽、鲍桐［彤］）。89 年四月未出国前，万、赵已有共识，万在美国接到两个电报：人大让即归，中央让缓归。万曾推荐李瑞环任总书记，邓亦同意，后众皆反对。现在李仍每周与万接触。人大通过三峡事，当是邓亦向万打了招乎［呼］。万甚看不起江李所为。陈云曾通报病危（五月），后喉开刀（手术甚好），万去，已不认识了。吴又谈及长治市公安局长迫害中学教师生［事］（申纪兰的儿子），朱镕基去时，抓走拦路告状者，几千人静坐示威。万的文集，仍保留尖锐语言（陈胜、吴广勾去）。

五点半到王朝饭店，沈昌文友人潘士弘（加拿大作设计咨询工作，为三峡而来）请饭。谈三峡，让看今年二月上书。八点骆永定偕记者来，送黑石茶具、象棋、并我的石刻头像，还有中秋礼物。又要我与玉珍合影，十月一日来时再带来石刻。这位大腕似甚愿接［结］交我似的。回赠“宝剑”一把。

周笃文、林从龙下午来谈甚久。传闻中知道我的许多事。周谷城与徐老谈，失败是成功之母，成功也是失败之母，毛例外。徐说也不例外。

1994 年 9 月 16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 40 分钟。整理近二年诗稿，断断续续，下午五点始毕。上午平江胡孟军等人来，总是向中央求援也。谈福建骆与临沂罗莊两例，平江十几万人在外打工，为何不去组织领导，以发大财。蒋南同事黄玲来，特给罗西北信，让她能得高级职称。

四益电话，《四库存目》官事［司］在打（胡绳主编，李鹏题字也），什么都好大喜功！

晚上搜寻带走资料到十一点，玉珍直埋怨。

1994 年 9 月 17 日（星期六）晴、夜小雨，飞抵广州

五点起床。续找资料，居然记起 93 年《南方日报》曾两次发表诗两组，一共补入 43 诗，连已补编，79—94 年共 190 余首。

七点三刻动身去机场。有高速路，只 32 分钟。薛京在大雅宝路等候，玉珍送到机场。坐头舱第三排。飞机甚顺稳。11:45 准时到广州。张作斌与宣传部一处长来接。因李普等早有介绍，似一见如故（哈尔滨人，瘦个子，六四时曾上书邓二万言，不是广东保护，不能登记了）。住小岛三号楼。午餐时定好日程，19、20 两日下午均有活动并宴请也。下午四点江森来小坐，他们夫妇自费旅游新疆、敦煌。将补诗 42 首全部整理好，改了个别句子，并补目录。

1994 年 9 月 18 日（星期日）阴

近六点起床。阳台做功活动 40 分钟。张作斌等来一起早餐，随去市图书馆参加百书首批首发式。先在农运馆内休息小坐，见到岑桑、金敬迈（《欧阳海之歌》作者，65 岁，因 6.4 而留长须），于幼军等。小广场排长桌，作者为读者签名到十一点。开始有个小高潮，桌前挤得很（《卅岁前毛》，20 元一本多年青人，也有中老年）。几个电台、报社记者采访，尚不觉累。《羊城晚报》有报导，尚未见到。中午略休息。下午四点梁鉴江（出版社编审付［副］主任，广东诗词学会付［副］会长）来，交代《龙集》近二年四十几首诗作，补目并封面诸事。本人为诗人，送我《青琅玕集》。五点多张与苏烈、李汝伦等

来，李对我“神交”已久，送书三本，诗集中悼钱宗仁等涉及我的诗句，杂文集与诗文研讨集，是坚决反对三峡上马，有长诗记之。因将最后两次上书与他一阅。随到宾馆外餐厅晚宴，到者均诗会中人：罗培元（原广州市委书记）、黄天骥（中山大学研究生院院长）、黄施民、关振东等，都送我诗集。谈形势，骂王震，话六四，欢愉之至。八点半始散。九点郭小东来，送《中国知青部落》、《青年流放者》（我题书名）等书三本。为“潮之阳实验学校”书校名，又为“汕头富豪集团公司”书招牌，经理梁有濠是郭等哥儿们，包高速公路发了财。弄不清楚这些年青人对我之发生兴趣，起由为一种情绪寄托或某种期望？定要我当这个实验学校的“永久名誉校长”。我以远隔天涯，坚辞而不得许。由于墨汁不行，还得另写。臭墨引起满屋臭味。

夜得句：

正是岭南风景新，中秋时节会知音。
此生此夜多思发，难似今宵意味深。（同四益电话，他改：今日今宵见浅深）

1994 年 9 月 19 日（星期一）

四点半醒来，睡不着。第四句还得维持原样（“情多少”改“多思发”），本是“唯有”改成“难得”，“随意吟、任意吟”均不及“意味深”也。六点起床，阳台活动 40 分钟。吴自立的儿子和女儿（吴弘）、女婿约王宁和我一起早茶。王宁送我香港出《庐山真面目》，山西师东兵著，约 60 万字，乱编乱写一气（翻了几页）。吴自立 1900 年出生，北伐前参加过旧军队，文革中因《怒潮》等受遊斗严重，坐牢甚久。72 年去世。江森与小王邀我参观广东国际大酒店，63 层（电梯一秒 6 米），广州最高建筑。到顶层（可顶［停］直升机）并观各种客房等。装修材料均进口，为 5 星级。午餐颇可口。中午休息半小时，四点到东方宾馆参加市政协每年一度诗书画雅集。接触了几位香港客人，挥毫者几十人，一长条桌案。我也只好“表演”，诗经李汝伦、张作斌推敲，“难得”改“难似”，肯定“意味深”。接着写了两幅。认识吴南生（72 岁），可以随意谈尖端看法。我被推为第一贵宾，“北京来的”，官衔之外加“大作家”也。八点半始归。九点任仲夷来，谈到十一点：81 年陈提出抑制需求，控改革，缓发展。对广东、深圳另眼相看。王鹤寿来，：见怪不怪。任答：少见多怪。到北京开两省会，项南说这是批两省也。任问耀邦，回去是否传达那些人讲话？胡答：你看着办（省常委全去了）。大家担心“杀气腾腾”。任在传达会上说，我们要“热气腾腾”。当时邓未吱声。胡乔木到福建，说你们这里搞资义，广东也在搞。邓 84 年来广东，肯定了深圳经验才有后来局面。宋平批许家屯那篇“重新认识资义”文章，对任说，你要重新认识社义。任是在小组会上谈过此意，用词不同。很不同意所谓民主集中制，说不通，实践剩下集中，变民主为集中。党章要加一条：中央委会服从全国代表大会（无常设机构），否则无从监督。赵两次不同意叶选平任书记。许与阮铭写的皆事实。港人、广东干部赞成彭定康。王任重去世，李尔重到北京痛哭。辽宁几乎发反和平演变通知。

给“潮之阳实验学校”题词：立国之本在教育，教育主体在学校，学校为国育英才。晚上写到十二点。

1994 年 9 月 20 日（星期二）晴

六点前起床，洗澡洗衣。张作斌领到东山酒店吃早茶。几层楼人满。诗词会“跑腿的人”见面。谈到广州偷自行车之可怕，平均每家丢 3—5 辆。烤鸭鸡小店排长队（有一小店上千万资金了）。

上午吴南生来，关于毛、AB 团，以“左”治国等谈得甚融洽。他藏书画甚多，送人参茶等（写字别

人所送）。答应为我找关山月、黎雄才求画。

中午组织部在八号楼宴厅宴请。古伟中还送了礼物。在任付［副］部长黄　　作主人（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

下午赵东垠来（张作斌在坐），谈了近二小时。从无阶专政谈起，马列、苏东问题，关键是制度，次为体制。现在这种党制不行。我谈要弄清马义、苏失败原因（马写《法兰西内战》、《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我们的教训（《决议》不够），毛要弄清楚。敦促他快写出来。于幼军来，问社义改造，毛（八大）梁与实践问题，庐山原因等。于主持晚宴，焦林义、任仲夷夫妇参加。广州四日过得愉快，虽然甚累。

1994 年 9 月 21 日（星期三）阴，抵上海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收拾停顿，送的月饼等礼物装了两纸箱。七点半张作斌来，共进早餐，餐厅遇见方强（夫人随员坐一圆桌，到一个风景点，游泳池落成也）。

八点半出发到机场，意外未堵车，九点即到。此地民航局负责人知道我来，竟预备了纸笔，作字 5 幅，1 公 4 私。上机、下机招［照］顾周到。晚飞半小时，12 点半到上海。上海院与张发华来接，住春江宾馆 1217（上海院即在隔壁）。路上走了二小时。上海修高桥环市路（20 公里），到处是工地，车挤堵严重。幸亏飞机上吃了点东西，就不再吃午饭了。没有休息，给王元化电话报到，给徐世长电话，告知收到两封信，不要牢骚过甚，儿女之事不必多管了。上海院建有十层大楼，离宾馆不过 200 米。晚餐时遇见各地来的老水电。回到房间发现极其闷热，薛京最后才摸到墙是“火墙”（内有暖水管道等通过）。于是忙于换房，折腾一个小时，始换到一三人房间，空气极好。上海院王世民再三道歉，弄巧成拙也。院长曹志杰等极为周到。徐恰［洽］时、马君寿等晚上来谈，见到杨德功。

1994 年 9 月 22 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在封闭阳台活动半小时。早餐在宾馆贵而差。八点半到八一剧场开上海（华东）院成立四十年。见到王林、潘家　（原文此处空一字——李南央注）、黄宇齐、韩寓吾等，都在主席台。我讲了十分钟话。为何有了新安江多快好省榜样，水电几十年不能优先之理，主要在体制也。下午开水电老人和院处级以上干部座谈会。我补讲了水利系统直到三峡（还有葛洲坝）的干扰，并从马恩到苏东教训，谈市场经济的根本道理，约 45 分钟。录了音。大家发言，都谈及水电总局之撤销，群龙无首也。王干国也赞成我的意见。日程确定 27 日返京。晚上会餐，菜过多。我喝了五杯酒。

1994 年 9 月 23 日（星期五）多云、晴

五点半起床，在阳台活动，到餐厅和大家一起早餐。收拾行礼放到车中，不再回这个“春江宾馆”。王世民陪我乘桑塔拉游览浦东。司机小沈同薛京同在内蒙是“插兄插弟”。先过杨浦大桥，并乘电梯上桥观光，照相。随至高桥保税区，初具形态。看走廊式商店，在快餐喝乌梅水（北京也多年未喝了）。过黄埔隧道。中餐同大家一起在四川馆，大鲤鱼身烧熟而头活（可吸烟），比别处所见更活也。餐后过南浦大桥，又返回经市区看广场，市委大楼如一大照壁，{这}不应当，上海人才挤挤［济济］也。住在湖贵馆 605，市委组织部两处长在等候。晚上两位在家副部长陈士杰、黄耀文宴请（鱼翅一杯 180 元）。漫谈融洽，上海几无国营企业问题（20%略差），早就搞得较活，引进了技术。同王元化、黄宇齐通了电话。九点王申生来，为我准备了一幅油画。商定要倪为国履行合同——最低赔偿。

1994 年 9 月 24 日（星期六）晴 抵无锡太湖游览

五点半起床，窗前稍活动。六点半早餐，七点一刻出发（王世民提前来到）。路上车挤，公路两旁乡镇企业不断。农民房屋多老式两层三开间。中途看望虞河过运河的倒虹吸工程。十一点半始到蠡湖边的湖滨宾馆（三星级）915 室。午餐四人 179 元。下午一点三刻出发游览太湖。先坐船到三山，唯一新鲜事物为小猴子满山活跃，南面看不到湖的边际。回岸再观鼋头渚，一路留影。回来看蠡园，范蠡与西施相爱之地，有西施塑像立于湖中。大概步行了六七里路，非常疲惫，但吃得仍不多。夜观电视，海南那个副秘书长判死缓了。

1994 年 9 月 25 日（星期日）晴 返上海

五点半起床，窗前活动半小时。早餐经我坚持没有在宾馆吃一人 35 元的自助餐，在秀水湖角走一圈后，到一饭店吃阳春面、小包子等。走另一条过常熟路回上海。又是星期日，一路没遇到挤车。十二点前到嘉定，午餐后到文庙参观科举制度展览，有考生斗室实物模型。从生员到乡试、会试过程，考卷实物。这种终生追求的进学入任的制度，将士人绷得死死的。嘉定出过三个状元，难怪有资格办这样一个展览。进上海有廿公里高速路。下午三点半回到衡山宾馆。黄宇齐五点来，接我们还有王元化到申申酒店晚餐。这是间明光公司的一个经营点。明光公司范围很广，有地产、学校、医学等。要为我治牙，约定明天下午。饭桌大谈党几十年的“肃反”教训，从 AB 团——文革，真是太可怕了。饭后到元化家，谈到十点半。上海新旧班子对他还是保护的。批“精神污染”时，乔木到上海，点名批他，“党员登记”时，他只写“两点一心”而不写“四坚持”。关于上海经济形势，不要完全听信 8%国营企业情况良好的说法：不愿报忧，水分很大。又谈到对光远、秦川的看法。光远写的太滥，有的是清［蜻］蜓点水，也好名。还谈到过去反胡风与文革初，王一平如何保护他（以致［至］被调离工作，只管博物馆）。愿看他的书，严幼［佑］民亦如此。萧乾著文吹乔木救了吕荧，实属陆定一善举，张冠李戴，李之琏又跟着说。在上海能随意深谈的人少。他在海外不接受采访。当然也听到去年有关我的传闻。

车上得句（反郭沫若意）：

太湖一宿蠡湖边，来去匆匆似不闲。
天下鼋头成闹市，最佳绝处在三山。

1994 年 9 月 26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窗前活动半小时。听美音。通胀已达 25%—30%（统计局公报），谓过去不敢报导有政治原因（南巡讲话），投资过热，物价高涨，银行贷款难控等。上午翻看几天报纸，跟玉珍电话。午餐时，申生送油画来，江西农村晨景，框子刷旧，如 19 世纪古典画也。经得起看。申生说这张有台商要，价要一千美元。上海尚无油画市场。下午四点明光的女儿（安惠？）接我到申大齿科医院治牙，孔主任（华东医院的）为我做好模子。申生到倪为国处取来赔偿费 1832 元（2000 去掉税收）。市委副书记陈良　在东湖宴请（原文此处空一字——李南央注），吃大龙虾与螃蟹等。席间我谈到三峡问题（陈世杰没投票），耀邦遗言及党章无中央受何监督等。因书记与苗苗同年也。饭后驱车看市府大楼前广场并南京路，外滩夜景。吴邦国已定调中央（北京即有所谓管中组部），说吴不愿去。原说调国务院。

此次广州、上海之行共十日，到此结束。还是不虚此行的。

1994 年 9 月 27 日（星期二）晴 返北京

六点起床，窗前略作活动。早餐后王世民来，随即巧巧夫妇来（丈夫王国伟，知识出版社副总编），

送我书几本。是听到申生说的。只好讲时间太紧，未能前去看望她母亲。谈到我的“名望”(“党内鲁迅”也)。以后有文章在上海发表可寄他们。九点半组织部人来，带开路喇叭赴机场。王世民同去。在机场，党务［委］书记（党委书记李长安，高工，参军 40 年）与组织部人来，持签名薄题词，谈当前民航情况。上海机场效益前列（今年可超过 2 亿元），省航多亏损。十一点半后起飞，波音 747 老机，头等舱甚宽敞。下午一点半到，两点多才出机场，玉珍已等一个多小时。回家已下午三点。送薛京时，过大雅宝倒爷市场，外国男女倒爷仍一群群挤在街头。晚上吃到秈米饭了。

1994 年 9 月 28 日（星期三）晴

睡得尚好。整日懒散，翻看几天报纸。决心清理书柜（前年裱房乱套后即未整理）。一上午只将“诗”书柜清好。小欧送来广州寄出书。

1994 年 9 月 29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 40 分钟。上午部行政管理局马局长并车队付［副］队<长>周振波来，谈换车与房子问题。他们似有意让我{再次}坐陈野苹的旧车，真动了肝火。晚上电话说依我的意见照办了（有些事不硬不行）。下午二点到部听传达四中全会总书记讲话，无甚新意也。民主集中制目的还在树中央权威也。下午五点泰伟斯与孙万国应约来，玉珍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喝啤酒与“酒鬼”。饭后泰问到顾委会的一些情况，当年如何起影响。大概外面许多人写到耀邦下台情况也。孙万国与夫人离婚，原因在性格不调，他是个蛀书虫，而夫人好生活，准备买房子分居。

天津李冀来，送参茶一大盒。晚上小彭带来在海南经商的大款，湖南人李长盛（还有副总李洪博士），87 年到海南经营芒果生产（有 5.6 平方公里果园），属扶贫开发性质，一亩可产果千斤。同胡德平接上了“光彩”开发事业。李的名片上有 6 个公司（一个在香港），海口还有远东大酒店，邀我们去海南。

收到《东方文化》8 月号，《我的父亲》压卷，三张照片。

1994 年 9 月 30 日（星期五）晴

睡得不错。六点起床。阳台活动 40 分钟。昨天几件高兴事，今天尚有余欢。给琬姐电话告知《父亲》文，并唸给玉珍听了。昨天将书房桌靠窗正面放，房间顿见宽敞，可以踱方步。客厅取消长条小桌，也见宽大。挂上申生的油画。下午吸氧一小时。决定去人大会堂参加国宴（89 年没去）。还是正确的，见到顾委一些老人，同章蕴谈了几句。我们那一桌只来了一半人，可加倍吃菜（有两个热菜）。散席前见到胡启［啟］立，说读了我的书，写得真好。同郑必坚讲了几句，丁关根只是这也不准那也不准，不是办法，尤其理论问题应有争论。

1994 年 10 月 1 日（星期六）晴

六点前起床，阳台活动四十分钟。书房仍将桌子还原，因采光顺也。上午十一点即到东四北那个炎黄饭店，蒙古人宝　　（女，赵石女婿的姐姐），（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打着赵的牌号约我去吃饭，说只一桌，还有张策夫妇，结果是一对年青夫妇婚宴，找我们一些老家伙去“捧场”，还有喻萍（九十岁）夫妇，真是上当受骗。又乱七八糟吃一顿满蒙式饭菜点心，幸亏忘记带书（拟送赵石的）。张策详谈陕北宗派，说高岗在东北即批他（当时任东蒙书记），仲勋只读过一年师范（张与之同学，高几班），怎能管文化宣传？

下午福建骆永定大款偕友来，参加侨联国庆会，同乔石、李瑞环等一起照了相。又带来石刻两人相。要我给福建一二把手信，未能答应。在厦门盖国宾馆（3 亿）与人大会堂有谈恰。

晚上登城楼，车停端门内，最后一辆也。顾委席如旧，在大红灯下，四人一桌，饮料茶点丰盛。只吃了几块哈密瓜。礼花绚丽奔放，使人心旷神怡。穆青、董辅礽为我拍照。遇龚心瀚，说了几句同郑必坚讲的一样的话。同周仁杰等一桌，还能聊聊。江、李等过来握手，相互平淡也。同李岚清谈刘道玉事，打官腔："转与教委"。下楼前（八点半二次礼花将毕）遇见王光美，同我谈见了张戎，谈了一个小时，留吃面一碗。说要她提防不实之人，如师哲（说康生害他）。索尔兹伯里也乱写。又遇见王蒙，谈《第三只眼睛》事。

下午丁萍夫妇来，拟给小妹电话。湖南一人突来，应付之（皮公亮认识的）。李慎之电话，叶永烈新书，将西安事变后，毛在中央会上讲应公审蒋介石公布，似是一征兆：可抑毛而扬邓也。

1994 年 10 月 2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未作活动。又将《父亲》看了一遍。吸氧时给玉珍唸了。上午胜利来，下棋，未午睡，似自觉懂得以杀围空之道。毛应民来，杭州大学拟接纳当研究生。赠《实录》新版，并带一本赠王学启（来信赠书尚未回信）。张敖荣来，在将退未退之中。晚上应贺益［毅］夫人邀，参观保健食品展览，每个柜台都有赠药，带回几大包，并作按摩、穴位测探等，玉珍并作颈椎电疗等。可说大获丰收。这个保健食品组织挂靠在水电工程兵。

1994 年 10 月 3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睡得甚好（昨天没午睡也）。阳台活动半小时。上午项南来，谈到十一点半。胡乔木背后攻他，福建如广东一样搞自由化（任仲夷要开除党籍，章大姐帮了忙）。他下来后，耀邦原拟安排到党校，对外宣传小组，均被乔木阻挡。他与乔只一次接触，五十年代青年团一次全国社义积分子大会，耀邦报告三份稿本（项、魏巍、胡绳）交乔看，接受了他的（耀邦原不满意）。乔只加了一句话："青年要更加、特别、热情学习社义，"三个形容词。耀邦讲话多随便，但文字谨慎。邓朴方与俞正声原为成立康华找过他，被拒绝，推荐唐克，终不体面而下。扶贫会是李先念找他而情不可却（我谈到其人在湖北骂我事）。"第三代由江拍板"事，他亦有同感，老爷子此类干预还起作用的（不同意由李介绍，而是自定的[9]）。世界与国运前景，英雄所见略同，军事对抗停止之后，经济与科技乃决定命运之争，大小摩擦、事件不断，就如此"发展"下去。美国可选克林顿，我们也不必苛求。但敝党之无可替代，则有不同看法，未深谈。我说，都有照顾大局习惯，暴力、大乱、终归不可取也。说向明很好（接黄老为苏北书记）终遭不幸。张爱萍是儒将，印象一直好。金明不足取（同江真争论，肯定了江）。杨纯曾紧跟刘湘萍，抗战时在黄河故道就地撒尿事，传播甚广。

下午张戎与丈夫 Jon Halliday 来，看来比较年青（55 岁）。问了一些西方对毛的传说与不确信息。如说五十年代中国城市房屋建筑反而减少 1/4 之类。张见到曾志，毛曾对贺子珍说：喜欢曾。丰盛晚餐使 Jon 赞不绝口。玉珍亦甚主动。八点半离去。

[9] 这里的意思是说：项南不同意江泽民是李先念推荐担任总书记的说法，他认为是邓小平自己决定的。"第三代由江拍板"，是邓小平所说的：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这话李锐最早是从李普那里听到由萧克传出的（见 1994 年 9 月 14 日李锐日记）。——李南央注

1994 年 10 月 4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 40 分钟。上午杨小玲带孩子来，一起午餐。她将两岁的孩子调理得很“听话”，也会说话。新华社记者王军写的朱维民画彭德怀像的文章，认真改好。此事确与我有关。下午五点到广安门医院看望覃修典，因走错了病房，几经上下，才找到高干病房二楼，引起哮喘，并迫着上厕所一次。找到病房时，气喘呼呼。覃的儿媳（该院大夫）在房内，于是了解到覃患胰线［腺］癌，已扩散到肝。今年六月体检未查出。85 岁了，已不能动手术。症状先厌食，便结。老人将一个个去了！

1994 年 10 月 5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 40 分钟。《珞珈》上看到皮公亮的哭妻文，感人之至。青梅竹马，60 年如一日。王军来取走文章，谈到东安市场处拆掉建几十几平米高楼，及西湖畔新高楼等问题，国家领导出面阻止仍不顾等情况。上午到何定家，《湖南党史》上发表了她的《彭在吴家花园 2500 天》文，同王鹤寿老谈了一个多小时。对形势、人事、专政等看法相同。她对毛的看法与我一致。过去搞神化与君化。挑拨高层人间关系。“九个元帅无一合作”是瞎说。

1994 年 10 月 6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 40 分钟。上午到部开组织史本部办公室会，主要打气，按时完成复查与文稿。多年来办公室成为附属机构，几位在职的进[晋]升受阻，让他们发发牢骚，并予保证（我承担了责任），算是加了油。

下午作字两幅，为《龙集》新编。总写了七八张，始觉稍稍满意。

1994 年 10 月 7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活动 40 分钟。上午给广东张作斌、李汝伦复信，寄梁鉴江信，寄广东吴南生、罗培元、青阳县汤洪熙《实录》各一本。

下午随玉珍到复兴医院吊瓶，脑活素。北京医院不赞成此药，无治疗而有营养作用。

吴定邦送来《平江县志》，印得不错，平均每个字花近四角钱（十年为编书全部费用，除人员工资），在湖南还算低的。

何定来，送些复印材料，有毛在西安事变后主张公审蒋的全过程，她写的浦安修与彭总的婚姻生活和最后为什么没去医院。《此恨绵绵》，写得很好。

1994 年 10 月 8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 40 分钟。上午到医院吊瓶。胜利来，手谈几盘，让子一，两盘皆胜。晚上玉珍阳台飞来两只小鹦鹉，叫得讨厌，不能养也。

1994 年 10 月 9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 40 分钟。胜利来，让他帮我整理一大堆名片。清理南屋杂件，找出宋晓梦抄的磨子潭那些日记中的诗，必须改动。

陈英茨来，身体不错，在服用灵芝粉（1 克 30 美元，一个疗程 90 克），即电话告知杨维哲，建南也在服用。

下午同玉珍到河边散步，附近空气太龌龊，环境太脏，却为国庆摆花坛（桥头），几十年就不讲究办实事——经常的实事，而好做一时的表面文章。散步回来遇见温老。张戎说，毛身边曾有一国民党派来之人。张问过郑伯村，此人不愿谈。

1994 年 10 月 10 日（星期一）阴

六点起床。美音再报导李医生书，并录谈话，对周贬得厉害，文革大捧江青。毛之性格，身边人只能顺意，有逆意必作检讨。大盖楼馆游泳池。彭总曾甚为不满，玉泉山池自己掏了钱（稿费）。上午周世田来，拟接办中国投资画报（崇庆统战部办），在香港出并办一出版社，好为我们出好书。下午上医院吊瓶。

徐滨同邓克生夫人臧文来，有七个子女。韩培信名声很坏，捞钱。

下午到医院吊瓶。

1994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二）阴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 40 分钟。早餐后到医院吊瓶。翻花城出的《红楼梦》，肯定程高本比脂本好；后 40 回有原稿，非全是高鹗所续。

下午戴晴、孙万国（孙住她家）与薛京同来。戴在澳写“整风与抢救”。上楼找金老夫妇谈。吴江来，取为他写的字条两张。晚上韩纲［钢］送书来，《回忆胡乔木》中有吴冷西文，对我在庐山“保护”胡、田等事加以歪曲并攻击，诬我揭发了他们三人！决定写封公开性［信］反驳之。韩说，《人民日报》压去这一段，党史研究也要压去，编此书的刘中海（邓力群秘书）定要全文照登。这不是一件小事，还有什么“来头”？小舟写过胡田吴[10]的材料（给毛信），难道是“张冠李戴”记错了？不会的，是一种蓄谋已久的有意污蔑。六四后曾计划将“四个人”不登记而失败，只有取此下策也。

1994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 40 分钟。早餐后到医院吊瓶。同玉珍到秦川家，一个气功师为刘燕生治病，玉珍也治，昨天做了有好处。我则不愿参加也。

关于吴冷西的造谣诬蔑，告知李慎之、何定。李不觉意外，因为我太“跑红”了。韩钢告，党史室有人告诉他，相反，见过乔木在庐山揭发我的 20 条。

下午翻看《胡乔木回忆毛》，抢救运动，主要责任还在毛。1943.7 以前，已打出 400 特务也。

1994 年 10 月 13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 40 分钟。早饭后到医院吊瓶。

这几天精神懒散，总觉疲困，大便不畅，时感胸闷。只能浏览书报。下午看电视，足球赢了科威特。晚上看港片《斩虎屠龙》，一种绝对虚构的武打片，毫无意义。这两天有火气。苗苗为玉洁被车撞索赔事来，只好为我的一本书签名作礼物。

1994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 40 分钟。《湘籍作家辞典》征稿，第二次来函，决定不予理会（信的内容太

[10] 小舟：周小舟；胡田吴：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此三人 1959 年庐山会议时均为毛泽东秘书。——李南央注

荒唐“决定不收作者费用”），并打电话告知朱正。下午同玉珍、小欧逛“复兴商业城”，在地下，商品琳琅满目，文具很全。买了一张饭桌，6 把叠椅。漫步两个半小时，也算运动。

1994 年 10 月 15 日（星期六）晴

五点三刻起床，阳台活动 40 分钟。昨夜张达华电话，有人去旧金山，有无东西带小妹。上午特到内部书店，少儿书店买书，18 本一套中国文化丛书 117 元，又传统蒙学大典等，还为自己选了一批书。胜利下午来，手谈几盘。小蕙批评不得，一说就哭，玉珍受不了，又起辞退之念。

1994 年 10 月 16 日（星期日）晴

五点三刻起床，阳台活动 40 分钟，自己应当立下几条生活守则：及时处理来信，新来报刊及时浏览处理，保持书桌、书房整洁有序，留用资料等及时归类入档，等等。

上午张达华来取走寄小妹的一大堆书，问及那 5000 元事，他绝对相信小妹，对那同去的几个人卡得太紧所致，甚至还想动用自己存款来解决当时所遇困难。关于账单看不懂事，他哥哥亦不否认。希望他能再同他哥哥一谈，彻底弄清楚[11]。

下午看电视，足球、排球均败。后者输于气势，无拼命精神也。

张正华、张梅颖（在北大医院当医生）。——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4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 40 分钟。美音报导了采访戴晴，谈三峡国外不支持，资金不足而积压之不合理，环保问题等，也说到现已开工。上午到医院吊瓶。听病人们谈社会生活动态，离退休工资问题，雇保姆之难等等，也算接触社会。中午秦川来，受老婆欺负，真是够受，玉珍特予同情也。开始写“致吴冷西公开信”。下午周小舟儿子来，谈广东经济情况，三角债，破产法等，解决不了。只有一家企业宣布破产，因卖去房地产所得，可解决问题。

1994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 40 分钟。八点廿分出发到三环路北边，市委老干部活动中心参加老年书画展活动。我写的诗幅挂在礼堂门口。签名报到后即离去，到八宝山为覃修典遗体告别（10 月 9 日去世）。见到一批水电老人。梁益华状态甚好，肝癌或开刀或冷冻治疗。张铁铮、李鹗鼎、周太开等都还可以。梁春阳介绍一湖南地下党干部上诉，转干审局办。收到小妹、忙忙信，高四班学生随便欺负高一学生，她想读完大学离开美国这个不安全地方。十二点小妹来电话，重阳节为爸爸祝健康。回国还附带办公事。美国中学生带枪到校园扫射。

下午米山来，正在怀柔物色别墅房子。他的妹妹可从秦皇岛调来作房子管理人员，是学图书馆系的。

到医院吊瓶。

1994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 40 分钟。“致吴冷西公开信”基本写好，约 4000 多字。小米来，持父亲信，

[11] 此事可参看李锐 1992 年 2 月 5 日日记注释。——李南央注

写了几句请李其炎准其女儿入怀柔。

下午到医院吊瓶。晚上又将稿子通改一遍。

1994 年 10 月 20 日（星期四）晴

睡得甚好。六点半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

韩钢上午来，“致吴信”两人定稿。他带来几张有关卡片。59 年 10 月，彭真曾找胡、田、吴、[12]陈伯达四人，各人作检讨。乔说被蛇咬了一口，田说我是漏网右派。当然都是不得已也。

陈英茨来还书。刘清来，谈过去云南武装斗争（送我边纵一本党史料），谈宋任穷解放初期已“左”，没有思想水平，平庸得很。

下午到贺益［毅］处，有一按摩骨科大夫，为我与玉珍按摩，说我的颈椎等问题比玉珍严重，经按捏后，舒服得多。宋援朝电话，发出程湖调函。

1994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五）晴

昨上午玉珍为我理发，平均两个半月一次。

五点半起床。“致吴信”尾巴定稿。阳台活动 40 分钟。上午薛京来。“致吴信”让韩虎林电脑排印。到医院吊瓶。妇女病人中社会新闻甚多。医院中一离婚妇女，带两个孩子不能生，跳楼自杀。

1994 年 10 月 22 日（星期六）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早餐吃得不少。玉珍多年建议，应当到北京附近逛逛，呼吸点新鲜空气，活动、活动筋骨。今天算是实现。约徐滨一起去十渡（玉珍随机关大队人去过）。

但一早起来，便被一件惨事侵入。一门有一女的从楼上跳下自杀，趴着地上，满地鲜血，一小车被砸坏。后知道乃民族学院女生，因失恋故。几年前一门曾自杀过一个小保姆。

八点过出发，小蕙同去。我坐前座。过房山周口店前，这一带烟雾似比北京更浓。十渡为一灰岩大峡谷区，拒马河上游，石壁千寻，奇峰叠起。十渡者，山溪曲折，小桥十渡也。一路风景，目不暇收。十渡处已有一片楼馆与游乐场所。听说上溯还有野三坡者，于是继续又［游］十渡左右，峰壁如前，岸边的杨垂柳，灌溉水渠络绎不接［绝］，养鱼地“开放钓鱼”随处可见。小滩几全是水稻，也间麦苗、白菜成片。山坡上农家高筑，仍一幅山村穷态。大概旅游刚开发不久。有一新筑“苗寨”旅游点，春夏盛时有苗家歌舞人员来此。过野三坡，听说百里峡等奇景仍在上游，于是继续沿未铺柏油山路前进，终于过苟各庄（有导游女拦车强行导游）到灵芝山天津影视中心的驻地，此处有河滩，沿途有楼阁船头等布景。“导游女”说在此排过三国等几个月也。百里峡须登高过一凿开山洞（150 米），方能进入谷中。小欧说，部里有人来过（乘火车到苟各庄）住三四天。奇遇乃到此停车处，即一群男女山民，有背猎枪者，围住强行“导游”，并围观我们五人在车中吃午餐，他们尚不识盒饭也。玉珍说十多年没见过如此兰［蓝］湛湛的兰［蓝］天了。真是流连忘反［返］。归途买柿子十斤，捡大块河卵石五块。

1994 年 10 月 23 日（星期日）晴

越疲劳越难入睡。昨夜十二点后起服眠药。六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上午忽起念头，将为人作字诗句，正式录入一个本子，立即着手，抄了几页。上午余宗彦来，多年不见，他已八十，谈吐如旧。

[12] 胡、田、吴：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他们三人以及陈伯达 1959 年都是毛泽东的秘书。——李南央注

清凉山抢救时，陆定一最左，95%是特务。他被抢了二周，死不承认。田工因而吃了鸡蛋面。赵守一说，35 年就挨过，现在不干了。他有事还是找邓力群。反四人帮是坚决的。

下午同胜利围棋到晚饭前。玉珍的弟弟夫妇与小琴［芹］家、小玲家，团聚吃涮羊肉。

1994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上午宗彦来，送《王世英传》，并他写的资料与我一阅。旋手谈二盘，不敌我也。下午薛京送《致吴信》印件校对。复信几封，整理信件等，发现一些未处理者。《信》送李普一份，温老一份。

1994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信》件送邵燕祥一阅，请他修改。晚上李普来，认为应开门见山，现在写法太罗［啰］嗦，不是打在七寸上。同时与邵通话，意见一致。晚上改稿。

1994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稿子开头另写，删去若干，送邵参考。上午到办公室，薛京尚未整理好交接资料，程湖已调。听廷栋汇报青海之行，没钱，印不出来。带回一本地级印本。谈青海藏区之穷，仍如野人生活，怀疑班禅，上面无人关心这个“省”了。过内部书店，《野草选本》30 本只卖出 2 本。只好搁着让半价销去。温老只去掉几个字。邵本退回，大动手术，剩二千多字，开头比我简练。得花功夫等于重写了。下午蒋南突来，学成归国也。没有接受去澳读博士邀请。

1994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以最快速度，基本按邵的头尾，将稿改定，交薛、韩打印，题目改为“答吴诽谤诬陷”，全文亦用此调。下午六点薛带来。

下午到水电兵部按摩，大夫赵恩龙（工作室为北京饭店 9009 室）。这类角色都爱吹自己功能。对日本、新加坡、港台等分等收费，挂号 100 元，一次千元。玉珍为请客忙了一天。蒋南先来，谈英国观感：绝对个人第一，独善其身，Privacy（只好译隐私）等是绝对褒词（自在之意）。经济已衰落，无雄心竞争了，服务业第一，制造第二，农业第三。同海外华人都谈得来，同英国人不易交友。对 6.4 反感不衰。李鹏访欧，在奥、西、德等大出洋相。工作尚未定。韩钢、向前随来。主客曾茵茵、南希自己开车误道而迟到。满桌欢愉，尽兴酒菜。近九点始散。玉珍对茵茵印象远不如张戎。定稿唸给玉珍听，担心对小舟说得太多。洛阳刘为民来送请柬等，参加明天活动。

1994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五）夜雨、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定稿五份给邵、薛、韩看后，觉得过严厉。改了头尾，说是“记忆有误”，颇令我生气，电话中诘之。上午和玉珍一起到革命博物馆看洛阳牡丹书画摄影展。变为头面人物，参加剪彩。谢云（广西出版社的，现为书协秘书长）陪我看到底，接受记者采访等。91 年在洛阳写的字也挂在展厅中。归途送谢到方莊家中。

1994 年 10 月 29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慎之家，请他看两份定稿，二稿好，改头尾（尾巴剪掉），语气

为无中生有，留有余地。谈到文革后期反击右风时，实难以过关，非检讨不可。此种历史现象不能苛求（秦川说，问过乔木为何要批邓，乔说，吴冷西什么都谈了，不批不行）。认为吴在文革初期，同台受批斗过，还算好的，只是有事向田家英推（田已死了）。《实录》他问过乔木，乔说："李已说是我让他写的。"军方人看过的都对乔有好感，颇欣慰，完全肯定此书也，可为作证。又谈到章含之回忆乔冠华，太美化了，畅销书。章实不会造假，漏洞甚多。此人官瘾甚大，当年颇得意也。当然也还是性情中人，常脱口说点真话。又谈到乔木一次随毛专列北返，车上向毛谈到少奇对《庐山决议》要加一段"防左"，实乃揭发，自己承认。

中午与胜利对弈一盘。香港三女记者来：廖美香（《英文《虎报》）、张苑香（《华侨》）、薛晓光（《联合》），秦川一起，漫谈彭定康与香港形势。席阳［扬］事件使港人受伤很重，对前途悲观。我谈到遇事不要情绪化，要有历史与全局观点。邓后中国不会大乱。

晚上，玉珍对我客人太多（上午还来过一个上访者，且不断电话）极烦。

1994 年 10 月 30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整日一种懒散情绪。上午翻完近一个月的《动态清样》、《参考清样》。没有多少敲警钟的东西。将头尾改定稿告知韩钢与邵燕祥，以便明天最后定稿。上海院王世民来，带来太湖照片，并我在大会的讲话录音稿。陆沅电话也谈到"偷部长家团伙"情况。玉珍从两个地方听到此事。张百发住处派了岗哨。

1994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 40 分钟。美音又播戴晴谈三峡环保，伯克利开国际环保会。韩钢上午来定稿。薛京、程湖来，他们开始交接。程似很愿担任秘书之职（很可能是读过我的书的原故）。文章题目改为《请吴给我一个"说法"》，颇有调侃之意也。打印 25 份，即送邵 5 份，分头寄出。此事可告一段落了。慎之电话，说谷羽文章，指明《文艺座谈会讲话》实乔木之作。钱钟书认为《沁园春》亦乔木之作。我说不可能，乔木当年并不谙于词也。

1994 年 11 月 1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四十分钟。一早作字，有校友皮凡，在航天系统，办神州大学，要我当校长。辞之。招牌可写。为李金山大夫（每天为玉珍敷药）书："医诸病有奇方继祖，治三椎喜妙手回春"。

晨醒，在床上得句（可应付李杜杯赛事）

（汉字）天下独家字块方，诗词格律妙无双。
比兴歌赋三千载，自应今朝更发扬。

诗词格律妙无双，独有（唯独）神州汉字方。
歌赋比兴几千载，于今自应更辉煌。

宗彦来，给我文革后期与八十年代初成也競的记录本，这一段正<是>我不大熟习［悉］者。可用者多。

中午没有休息，手谈无数盘，五点始归去。

给黄伟经、张作斌、王元化信。寄《吴》件。

1994 年 11 月 2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四十分钟。上午到办公室，同程湖、薛京漫谈，告程我的未了之事，写书计划。杨文明特来谈组织部一片寂寂，没有人有什么思路，吕枫“稳当”而已。对张传［全］景印象较好。说到临沂，听组织部长对我的称赞，从而谈到部内、下面，都只赞扬我有思路，有理论。关于党员领导致富，“发财入党”，看法同我相似。

下午与玉珍到医院取药，看望祖春、帅大姐，并钱钟书，夏衍。钱因肺炎入院，膀胱癌开刀甚好，一个肾“发了脾气”，几至不起，体外透淅［析］，今已见好。杨绛详谈病情。女儿（57 岁）照顾周到。夏公卧床，头脑、耳朵均好，只是视力不行。王雅琪对刘照顾无微不至，营养以鱼虾为主（可使皮肤兹［滋］润）。请代购“昂立一号”。

收到《同舟共进》第 10 期，《想起“旧事新谈”风波》已刊出。《吴》件寄黄伟经 4 份，张作斌 3 份，王元化三份，并通电话。跟琬姐通话，《我的父亲》写得太好了。在请人多买一些。作字几幅。

1994 年 11 月 3 日（星期四）晴

三点醒来，睡不着，哼得几句：

李杜诗篇代代传，至今不觉愧前贤。
谁家不是舌鹦鹉？地暗天昏敢问天？（敢吐真言对苍生）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王建民来，给他《吴》并《我心中人物》前记，《腐败论》序言。他说“人物”改“人”好（这是现在年青人中的一种思想时尚）。开始看李向前《公共食堂》长稿。下午到水电兵部治颈胸椎等，按摩手功，但赵大夫说他这不属按摩。玉珍治后觉松快得多。晚餐前卢跃刚来，《吴》件请他找地方发表。吃饭时，他说可配合同律师谈，放放空气（对簿公堂）。晚上王世民来取走条幅。南屋安了盆吊兰，将一个破花架修好。

1994 年 11 月 4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上午将文革前在磨子潭那些小诗改好（宋晓梦稿中引用了）。

下午晓梦来，留晚餐。中组部一段已写好三万字。谈《毛与 31 个女人》书事，已捕十余人。山西印的，牵涉多家出版社，因此目前出版社都小心翼翼。

收到胡遐之寄来的《西溪诗选》，这真是一大奇迹，其人其诗，只有廿年左运的新中国才能产生也。

1994 年 11 月 5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几天来都醒得早。阳台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办公室，薛京下周二去陕西兰［蓝］田挂职，程湖已接手，办好了交待。再次谈到我的五年打算。内部书店购书 120 元。《蒙学大全》及《毛和他的事业》等。留下小欧，将有关党史和毛的书籍打綑［捆］，忙了一下午。何载送书三本，属于个人的纪念册也。明年定［订］报共 6 份，466 元。

一天一换艳裳来，飞去飞回粉脸开。
谁道神州人不富，时装展览已成灾。——李南央注：此诗写在日期旁侧

1994 年 11 月 6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来，阳台活动半小时。去年明尼苏达会，李金铨教授寄来《中国——转折点》讨论集，我的几次发言还确实。张九华一家来，留下帮忙整理南屋书籍，因北屋已腾空一个半书架。整整忙了一天。前年粉刷房屋，书柜乱套以来，首次大整理也。丢的两本书（阮铭的），只找到耀邦的一本。沐浴兼休息。

1994 年 11 月 7 日（星期一）晴

仍五点起床。三点半即睡不着也。阳台活动半小时。三天暖气，室内已如春天。《食堂》稿又看一遍，主要写毛思想过程，可用。给向前电话，请补 61 年乔木解散食堂报告并饿死人一节，说现在已有 4000 万的数字。

下午到复兴医院吊瓶，玉珍能同各色人等话家常，我却被称为“耳背”，以免别人谓傲慢也。找出卢跃刚的《三峡论证》单行本，比原稿好。

1994 年 11 月 8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几天来只睡六小时。阳台活动半小时。

开始读《大失控与大混乱》。高屋建瓴，此书可谓之。虽然总是美国观点，但也不回避自己痛处。政治家的宏观，是否西方比我们能更客观？谁能预见苏联的崩溃呢？中国人不从毛的“左”的阴影下解放出来还会出大问题。过去的制度与“领导”，只能培养庸才和奴才，使人失去独立思考的习惯，结果一潭死水，任由摆布。现在要树立“权威”，不知是什么标准的权威。下午原电力部的黄晞来（同陈希熟）。

下午到医院吊瓶。继续清理书柜。晚上小彭送来 BB 机，真是变成大款下的“人物”了！同琬姐通电话，《父亲》文，她极其满意。

1994 年 11 月 9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续看《大失控》。西方语法长句多，看得慢。下午仍吊瓶，遇见光远秘书，仍喜出差，马不停蹄。秦川来，诉苦，夫人折磨他。说已开始写回忆，乔木如何要他不相信哪一个人的意见（指耀邦，83 年事）。因此谈起后台是谁。实质是改革开放与否之争——邓陈之争也。

1994 年 11 月 10 日（星期四）晴、多云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上午到万寿路参加 4<个>《百亿之村》的电视片系列发布会，到华西村、山东、四川两村，中组部新老部长及各新闻单位，三片都不错。王廷江（我去过此村，临沂罗庄，到过他家，本人不在，那个豪华住宅也）尤较突出。高扬讲了光正面宣传不够，党建腐败等要解决，要有副［负］面，让人深省。我讲了十分钟，提到禹作敏事，引起同感。程湖说，新华社记者特注意我讲的。然后会餐。

下午到水电兵部按摩，那位赵恩龙（骨科大夫）同所有这类祖传中医一样，江湖气，自吹自擂已成习惯。

夜观电影美片《鬼婆子》喜剧，丑妇如何报复放荡丈夫，旁及性文学女作家风貌。美国一种社会生活也。

1994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阳台小活动。上午看报刊，重读晓梦写的《有个李锐》前两章，秦城那些诗，催我泪下。

下午郑惠同他的表弟夫妇来（长沙开娱乐城的），送我滋补厚礼。《吴》稿交他。说胡绳较好。

同胜利手谈二盘，皆胜，但有把着也。

黄伟经通电话，《吴》可刊《同舟共进》，嘱多几个报刊登。张作斌电话，谓求关山月画，得送几本书也。

1994 年 11 月 12 日（星期六）晴

六点一刻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上午杂翻报刊。找到萧乾家电话，互相送书三、四本，有他的回忆录。他家小保姆来。看到薄的答记者问，就三峡事问陆总近况，拟给薄一信。

1994 年 11 月 13 日（星期日）雪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已感冷矣。翻看萧乾回忆录等书。报刊多了总得翻翻，半天就过去了。沈昌文派人来取走《吴》文，可赶上明年一月号。特赠《实录》增订本，可附“后记”也。

1994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一）阴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不到半小时，太冷，已近零度。

上午到办公室，程湖将办公室整理得很干净，书已分类放好。再谈长短期计划，给他《一代新人》、《胡杨泪尽》两书。党建出版社愿出我的小册子也。下午同小欧再綑［捆］书 245 本置办公室。《法制日报》王桂元来，李普介绍《吴》文，没有交与，恐不能登出，反打草惊蛇也。

1994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二）

五点半起床，改到电梯口活动半小时。《萧乾回忆录》大体翻完。文笔、细节等都好，牢骚话也恰到好处，写得信手拈来。关于自己在文革时也积极揭举等则一笔带过。下午雨亭、廷栋来，谈吉林省委电报：要将金日成在抗联时军职等如实录出。《解放军史料》抗战部分已经录上，还是慎重为好。晚上同韩光通电话，问清他了解此事情况。金日成当年主要在延边一带活动，退到江东后，编为一个旅，旅长为周保中，金为一个营长。韩主张组史资料不列入。

下午到医院吊瓶。收到小妹信，12.17 晚到京。

陈铁如等来，带《实录》20 本，签字送临沂同志。

1994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三）夜又雪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吴》文事，元化电话，上海很难刊出，就怕引起麻烦。邵燕祥来信，《文汇报》亦婉转“徐图”云。韩钢说，河南书已增印，争取《吴》文在河南报刊发表。上午吊瓶，程湖将《起用跨世纪新人》编好，快手也。给薄信稿写好。

1994 年 11 月 17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给薄老信发出，以求心安而已。雨亭、廷栋，金老来，关于金日成（还有崔庸健）写入组史资料问题，一致意见还是不写入为好。以此答复吉林省委。这也算政

治第一吧。程湖拟了一个杭州会议（中国文化——20—21 世纪）的发言稿，过于抽象，概念化，观点可用。下午到水电兵部按摩，送赵恩龙大夫字幅：“骨科祖传术，手下神奇功。”

1994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五）雾、多云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翻看有关中国文化之类资料。周谷城一篇讲演，甚有新意。上午同玉珍吊瓶。

沈昌文电话，《读书》已排《吴》文，小有文字措词修饰。多年老毛病，遇事总时［是］临时抱佛脚也。大胖电话，昂子结婚，以为我的贺联已写好，他们夫妇将在下月上旬赴马来西亚。

1994 年 11 月 19 日（星期六）

万里无妨红线牵，大洋难阻白头缘。

同根喜结同窗友，比翼高飞争领先。——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两点醒来，服眠药仍睡不着。为昂子结婚哼得四句，始入睡。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程湖来，谈他的导师王沪宁，不到 30 岁即成副教授，为博士生导师。64 时拥护江。杭州会发言内容谈了几条，备他改稿。

到医院吊瓶。下午看有关文化资料。

1994 年 11 月 20 日（星期日）转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整日伏案看资料，看了两篇杜维明的文章（1987 年）中西双方如何批判继承是两个方面的四个问题。这个提法对。

杨小玲一家来，下午小琴［芹］一家来。晚上吃烙饼。

1994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一）多云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整天看资料并摘要。老毛病，带一大堆，用不着，发言十几分钟也。

1994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看了一份资料，整理行装。程湖九点来，带的书装入箱中，手提公文包。机场通知改下午 2 点一刻起飞。午餐后小欧与小刘来，玉珍一起到机场。二点三刻始起飞。四点半到杭州。组织部副部长洪复初来接，还有省委办公厅付［副］主任等。住汪莊（改称西子宾馆）6227 房间。卢部长等几位付［副］部长来。谈起来还是五十年代读过《早期活动》的书，因而有印象。洪等还读过《实录》。晚宴有龙虾、河蟹等，已成规格矣。同钟伯熙、沈祥熙通了电话。组织部诚心接待，邀我逛温州等地，农村乡镇企业已同江苏并驾齐驱，将达产值 2/3。机上俯瞰郊区农村新楼房（二三四层）整齐排列，互比豪华也。席间谈起，这是个问题，应当统一标准。

晚洗澡。十点过上床。玉珍通电话，平安到达。

1994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三）晴

四点醒来，睡不着了，即起床。洗头。看材料，考虑讲点什么。九点半到大华宾馆（还是老样子）报到。许多人都还没来。给小妹电话（她正准备下班，加州是下午五点）。告知到广州时间，同她回来

小有冲突。我要的书已办到。中午睡着不到一小时。下午李慎之同汤一介、沈善洪（杭州大学校长）、孙长江来，汤、沈初次见面，谈得很随便。中外大势，朝野上下，评头品足也。慎之说，乔石其人并非藏拙不发言的人，亲耳<听>在书记处会上大谈“在延安如何”等，还谈理论。也有好处：坚持赵不能划“反党集团”。李瑞环不赞成吴邦国上来。万里赞称阮铭写的两本书。“帝国”乃书商坚持。江这次出国谈话尚可。西雅图唸稿子，侷促之态，克林顿不满，自称第三代已形成了。接着徐恰［洽］时、钟伯熙来，谈王林其人，对华东院说：“李锐是有争议之人。”徐老话旧，不是我到水电，发展不起来。省委书记李泽民，有争议事不表态。

晚上沈昌文与三联杭州老板请客两桌，为参加这次会议的人。下午四位都参加的。席间谈今及古，真是畅所欲言，评论南北二乔，北乔稍强也。

1994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四）晴

四点醒来，随起床。再看些资料，准备发言稿。早餐前后在园中散步，湖水平平，秋景仍在。九点前到大华，十点才开会。到慎之房稍坐。秦川迟到机场，罚款 300 元，乘另一航班。上午开幕式，杜维明讲一个钟头，学术与概念性，一些新名词普式化等。留不下印象，听说他的新儒学观点在变也。然后照相，会餐。中午略休息，口述下午讲话内容，程湖记录。二点开会，我第一个发言，原来只十五分钟，准备内容只有一个开头（《大失控》介绍）随口而言。发言，讨论颇热烈。我着重讲了毛运用传统文化之成功与失败处，居然也有一夏威夷华籍学者向我提问。提问多围绕杜。认识一些年青学者。开会有四十多人。元化是主持者之一。组织部约定我去温州一行，秦川愿同去。晚上钟伯熙着人送青春宝来。组织部送来纸笔，让作字也。

1994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因服通便丸，有点拉稀。未作活动。早餐后，八点即赴大华。八点半开会，发言讨论甚为热烈。秦川讲 83 年精神污染之事，之前还讲了周扬异化报事件，乔木专横压迫。刘梦溪的不受环境影响专{意}纯洁学术的研究颇为孤立，被认为“毫无责任意识”也。孙长江提不能只讲过去、未来，而忽及当前。杭大沈善洪校长甚愿交谈，思想颇解放。下午沈祥熙来，送“活鳖丸”两袋，用低温处理甲鱼而成。允送我 386 电脑以助写作。钟伯熙来，沈请晚饭，蔬菜加鱼类。八点洪复初来。三方交谈，为沈搭上地方可靠关系，以利工作，不受干扰。康贝恩［恩贝］生物工程公司已小有名气。洪思想解放，说邓南巡前，下面已出现大标语“反变防变”。认为经济改革决不可能走回头路，下面不会乱。送书三本，非常高兴。送沈书二本。洗澡后上床。

1994 年 11 月 26 日（星期六）阴、毛毛雨

六点起床。美音，千家驹在台湾讲演，对中国前途乐观，经济改革继续下去，民主会渐跟上。上午发言讨论热烈。香港陈方正讲归根是经济决定论。在有人谈到“左”爷情况时，我插话旧时不过培养伪君子而已。慎之说，叶浅予说，思想改造即到人人说假话而后已。午餐后，浙江电视台找我谈话一刻钟，谈毛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成功、失败均与此有关。午休半小时。下午游览云栖（以前没去过），山沟主要是竹林杂树，漫步上山，小雨霏霏，终因气短中途而止。汽车来送到终点。喝茶，同秦川漫谈。人们照相，尽兴而返。到明月楼，应三联书店晚宴，气喘不已。小程取来喷雾。回宾馆后，《钱江晚报》编辑送来李普托办物。小程插言，对我“曾任湖南报社社长”作介绍，引起我找他谈一个半小时，指出其过份负责、关心、多嘴，易引起别人怀疑，如此吹捧“首长”，令人反感之至。进而谈到他因“王沪

宁得意弟子”而傲慢心理，代我写的发言稿为“硕士论文”水平。25 岁，入世甚浅，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同一帆风顺太不虚心有关。他说是当头一棒。

1994 年 11 月 27 日（星期日）阴、夜雨

慎之了解王沪宁其人，无真本事而向上爬，品质亦不佳。老婆蔑视而离婚。让慎之与程湖直谈。——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

六点起床。上午仍发言讨论。关于三纲五伦（五常）问题，学术界的争论，元化与杜维明间对话，使我增加|增加|认识。孙长江谈“脚下”、“乡下”问题，落实于现状，很是生动。有汇凯园艺发展公司（林贻苏）找我题字（开发林业资源，振兴山区经济）。午餐后回宾馆休息。下午两点闭幕式，汤一介关于传统文化各家如何同廿一世纪接轨问题，讲了很简明扼要的意，言少意赅。散会后到杭州大学参观并晚宴。席间慎之、秦川、长江等漫谈“说不完的胡乔木”，“千面人”，实“两面人”也。李亦园谈李登辉入过党，被捕时，由李元簇审问开释的。见到王学启，我的两本书在杭大似影响甚大。

晚上作字 12 幅，大张一幅（康恩贝）。十一点始上床。

1994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一）阴

五点半起床，窗前略作活动。八点接秦川来，徐老（恰［洽］时）与钟伯熙来，八点半一起去康恩贝公司。城内道路泥泞，浙江路、电、水基础差，很影响吸收外资。沈祥熙介绍公司发起与经营过程，91 年始动手，原在药检机关工作十一年，先搞技术转让，十万元起家，二年多成此规模。三条生产线房子，参观一条，人、物运输分开，双层玻璃隔开车间（车间达 100，美国宇航为 1，日本 10——粉尘等洁净度）。关键是产品宣传，广告费用不起。现在烧伤植皮作用的产品是国内外最佳者。说动了秦川，允代推广。十点多到华东院，刘桂、张发华等一起座谈。我又数说了钱正英破坏水电的作为。午餐是鱼蟹虾，最好的湖蟹，多久未遇到也。每到水电单位，回到老家之感。二点始归。小午休，四点徐钟复来漫谈。徐老送我大鱿鱼，加饭与按摩电器（对我有一种特殊厚爱）。同秦川一起谈形势，一起晚餐，到近九点。对形势与这个班子担心。省组部来人取走字幅。收拾行装。

1994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二）晴，离杭州到温州

昨夜十一点多上床，久久不能入睡。晨四点醒来，五点一刻起床。窗前活动廿分钟。六点半早餐。洪付［副］部长二人陪同，八点前到机场，八点廿分起飞（杭州机场亦小）。天气作美，阴、雨多日转晴。九点廿分到温州，住温州宾馆（三星）。沿途、入城所见到处工地，修路、拆盖房。温州一切基础设施均自筹资金，未要国家一文钱。今年超 12 级（风速 55 秒米，12 级 35 秒米）台风，损失上百亿，死人上千，花 1 亿多元随即恢复。可是多年来姓资姓社争论，直到 92 年南巡讲话后始放开心思。组织部付［副］部长来接（坐林肯车）。午餐组部长叶洪芳陪，本地多年干部，思想开朗。中午未休息，我抢时间洗三件衣服，满身出汗且气短。一点廿出发，到永嘉看楠溪江风光。一路车挤，路况不好，三点半始到旅游点。几无甚建筑。县委书记等来接。坐两个竹筏撑竿沿溪水而下，水浅时竹排擦河床卵石，深者约丈，石滩砌成窄水道下行。我与秦川一伐。此地风光为水秀，瀑多、峰奇、村古，瀑与古都未见到。如武夷九曲十八弯。花一小时而上岸。回宾馆已 7 点多。书记全邦清等宴请，虽饿，吃得不多。大概疲劳过度也。

跟玉珍电话，告知二日中午返京。电话一个小时才打出去，最后找到经理才算接通线。三星宾馆！

1994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三）晴，晚上到乐清、雁荡山

六点起床，窗前略作活动。早餐自助。九点出发，先到灯具市场，古建筑装饰门面，各种灯具前所未见。灯光风景，瀑布流动，镜面开灯，内有景象。台北灯具城占有九层楼，雅力高级塑料与水晶石可以乱真。几层立灯，瓷盘喷水并养金鱼，还有紫铜台灯，水冲轮机细小水音。最后到东方集团公司招待楼上，公司董事长　　为全国十佳青年企业家（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如何挽救破产船厂，钢瓷厂发展成今日规模（以身作战［则］、吃苦耐劳、只讲贡献，不拿奖金等）。江、李、乔等来过，接见照片即信誉广告。随后又看服装市场（360 亩），西服比北京要便宜一半。为玉珍购兔毛上衣，120 元，以表心意也。此类面向国内外大市场有 20 多个，此为深圳所不及。义乌小商品市场更大。钟伯熙的公司驻温州主任江圣德，中午宴请。下午 2 点出发去雁荡山，瓯江第二桥未建好，又绕了一个小时大弯，从谢灵运塑像桥过楠溪江，四点半到柳市镇正泰集团公司南氏兄弟（原鞋匠）搞小电器起家，现在几次挨打击，终成低压电器大基地。题词："正气盎然，三阳开泰，解放思想，精益求精，以质取胜，走向世界。"六点始到雁荡山，住朝阳山莊（室内家具均天然木制）。乐清县委书记，叶建新一路介绍县情也是介绍自己。乐清为百强县之一，叶黑龙江劳动，浙大土木系毕业，青干局系统到党校二年，主动要强（求）下放，可惜晚了点。关于农村、党政等工作，有自己体会（认为党政合为一把手好）。城市规划、扩建道路，都是自筹资金。姓社姓资问题思路清楚（剪下我的"念澜波"文）。晚宴秦川颇有酒意，频频举杯。玉珍电话告知航班改下午。

睡前吟得七律：

五十年代到温州，今始闲来雁荡遊。
老态龙钟身尚健，心情愉快笔犹遒。
奈何胜景难描述，只为庸才且忍羞。
权借古人诗祝愿（句意），乐清更上一层楼。

1994 年 12 月 1 日（星期四）晴转阴，住雁荡

睡得尚好。六点前起床。听不到美音。窗前略作活动。自助早餐。八点过乘车到游览区。各种奇峰怪石围成一小谷，树木葱葱。先登观音洞，高百余米，70º 以上，宽约十余米，顶洞较大，拄杖徐登，不顾多次劝阻，终于到顶洞中，并喝洗心泉水。从头到背，通身汗渍矣。雁荡为白垩纪海底上升而成。随后看南高峰（266—250 米）间索飞渡并吊索采药表演。当地农民 1916 年即开始。喝本地清茶，并观雁荡三绝录相。沿途断续得句。十一点后回，午餐仍海鲜多。午休不成，吟成三绝。下午二点半开始作字，先将四首草稿示众，请大家评定。市委组部付［副］部长乃中文系，亦未能改一字，只好书写。五点出发，观夜景。夜色朦胧，奇峰怪石可作各种人间现象解释，甚至惟妙惟肖。导游吴小姐说得极为生动。到财税系统招<待>所吃全海鲜晚餐，并有卡拉 OK 唱歌助兴。主人强题词："生意兴隆{缘后盾}，财源茂盛自无涯"。回到宾馆，作字到十点多，共计 18 张，有求必应也。为正泰集团书大幅。关于宽容，写了注解。杭州中国文化讨论会，人类和平发展有赖于此也。人们都喜欢奇峰怪石一绝，写了五六张。沐浴就寝，仍出汗不止。

望八之年雁荡遊，　拄杖强登罗汉洞，　奇峰怪石语相通，
主人索句苦肠搜。　有缘得饮洗心泉。　侧面观音土地公。
前贤妙语歌吟尽，　老夫敢向观音说，　少女夫妻无不说，
无奈频频作打油。　回首平生未左偏。　本来人世喜宽容。

1994 年 12 月 2 日（星期五）阴雨，中午到温州，晚飞北京

昨夜仍起服眠药，始渐入睡。六点起床，窗前略作活动。想起吴顺江要写“求是”二字，找来新笔发开，书“多思求是”四字与之，他即调澳门（吴是杭州省委组织部办公室负责人，一直陪同）。过八点动身，半小时后发现大衣未带，又让程湖（坐后面一车）回去（半途由雁荡山莊驱车送交）。真是老了，随身之物也丢三落四。

一路下雨，三小时后抵温州。组织部长叶洪芳仍陪同午餐（在温州顿顿宴席不止），程湖与洪复初对着大喝加饭十余杯，酒量比陈　　还大。（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午休后，复作字五张，让选秦城旧句，菊、兰等，赠叶、洪等人。算是了无遗憾矣。钟伯熙嘱江圣德等送来不少礼物，有瓯绣百鹤图，市委组织部亦送茶叶、手表等。五点，大家陪同到机场（比杭州宽大）。吃快餐。按时登机。拄雁荡手杖，以志不忘。《实录》新版温州能买到，地方同志让签名，有的也谈到都是当年“四化”时被选上来的。也算一种安慰吧。

九点一刻抵京，玉珍来接。同秦川先返家，程湖、小欧取行李后到。为玉珍购得兔毛衣颇高兴（120 元，她以为 3、4 百元也）。十一点半就寝（出机场时喷雾）。

1994 年 12 月 3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喷雾。今年新情况，时感气短。此次杭州、温州十天，喷了几次。上午吸氧时，陆茂竹送来《张昌龄纪念集》，匆匆一翻，觉得编得很好。

午睡到四点三刻，空前未有。当是浙江十天过度疲劳之故。口味也不佳，懒得动弹。跟朱正通了电话，告知已收到俞润泉信件告发钟叔河之事。

晚上电视也不大相［想］看，外出十天没有观电视。

1994 年 12 月 4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睡得甚好。昨天不适之感已消失。看来还是十天过度疲劳所致。给秦川的礼物让刘燕生带去，“百鹤图”瓯绣很是不错。上午陈砚发等三人来，岳阳争取成为国家级开发区，他现任开发区副主任，要找外经贸部，让我批句话（说是顶用也）。同来空司管理局专管买票的张立星 28 岁（以兵代干），说是“要买票就找我”。自己有辆“专用车”（司机也）。由此可概见现在的司机群相。

李普夫妇下午来，带去承办之物。对我的四首诗颇欣赏。谈秦川其人，亦有看法也。张作斌电话，25 日只开一天会可也。金老告港刊关于邓的情况与一些言论，不同于马列说法，说是“修正”有何不可。

1994 年 12 月 5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将遊雁荡四首寄梁鉴江。同张作斌电话，基本确定 25 日参加大会。给蔡嫂电话约她来住一段时间，趁小妹回来。上午到办公室，同廷栋、陆沅谈，此次党史会，被认为是首次春风吹入。文献室有人告知“吴文”，廷栋认为我不会如其所指（陆沅总爱夸大其情）。先到劳动大厦朱正处，取来他编好的《不要忘记钱宗仁》压缩本，交与程湖。

下午小米来，送月份牌，怀柔选定了两处“别墅”，以 40 万元者较好，在水库边不远。

1994 年 12 月 6 日（星期二）晴

五点醒来，有鼻涕不止，后觉有异，遂起床开灯，原来右鼻孔出血不止。玉珍起来为我用棉花止住。当时［是］室内过于干燥所致。南屋整日摆上湿雾器。

看《起用一代新人》压缩本，给程湖电话，批评不该用红笔侬自改动，“只剩下几根骨头，肉都没了”（具体生动例子皆划掉，见耀邦语划掉）。恢复起来，贴掉红线，真是费劲，心烦之至。下午海淀乡付［副］乡长赵立贤来，搞什么 100 位部长（100 位将军）书画册。给在临沂写的“王羲之故居”以为应付。周世田来，已从广西买到一个书号，可出版《我与三峡》，拟出版《中国投资》刊。怀柔买房事，倾向于在城内找一处生活方便之处。

1994 年 12 月 7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电梯口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医院，樊大夫检查，肺部无罗音，血压正常。由于感到气短，查了血气。然后到鼻科查鼻腔，有破裂处，作了处理。玉珍遇见周建南，很瘦，来打针。归途到绒线胡同西口，买到四眼灶带烤箱。下午应约到电力部同管水电的汪恕诚付［副］部长一谈，水电去年投资 130 亿，300 多万投产，今年相似。但以后难以为继，投资难到位，地方没钱，以流域滚动开发可成方向。向他简要谈到钱正英趁 59 年事故及文革之机，摧残水电，“大水利主义”。告以我的三峡立场，并给这两年的上书底稿并最近致一波信，让他心中有底。

朱正送来腊肉等。晚饭因东［冬］瓜汤（煮了腊肉）事同玉珍闹别扭，没有观电视。洗澡。

1994 年 12 月 8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电梯口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同雨亭、廷栋、陆沅、小曾私人商谈明年中央卷定稿等事。大概还得紧张一年。同程湖恳谈，如此大笔修改《起用一代新人》稿本，没有历史观点（要变成现在的语言），抹掉耀邦之言（变成作者夸言），乃大不敬也是大忌，等等。他承认过去在复旦，一万学生，编刊写文，“他说了算”。呜呼！此人得慢慢塑造，由狂妄到虚心，谈何容易。下午到水电兵部治背椎等。为贺毅等作字三幅。又遇见马文瑞夫人，画了两朵大牡丹送给赵恩龙大夫。红军夫人有此雅兴很不易。

胜利来（晚上出发去接蔡阿姨）。着棋多盘，到十点半。为明年南社会应酬四句，十二点后还不能入睡。遂付眠药。

1994 年 12 月 9 日（星期五）晴

四点半醒来，即睡不着了。四句吟就。

南社 85 周年：

动地惊天血泪吟，百单八将一诗军。
激扬意气真风火，南社精神传后人。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同四益通话，“诗军”定稿。告知通胀、物价与粮食歉收有关（少 200 多亿斤），又大进钢材（去年赚了钱）。钢、煤、油反大积压，压库资金共 4000 亿。美音有喧［渲］染之意。

上午参加南社成立 85 周年暨黄兴、陈去病等 120 诞辰纪念会。到八十余人。我是名誉会长，到会长尹瘦石、钟敬文、叶至善等，还见到爱泼斯坦（秦城关了四年），郁风等，还有戴文葆、谢韬，周倜

等。一去就将四句写好并悬之大厅。我讲了不到十分钟话，黄乃有个录音发言。会开得不错。午餐涮羊肉。我赶着回来，因小欧要去拉新买的四孔炉灶。午睡起来后，灶已安装好了。下午江苏出版社王晓路二人来谈《杂忆》出版事。因欲删去《转业日记》等而动了脾气。最后达成协议。

1994 年 12 月 10 日（星期六）小雨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劳动一天。上午张久［九］华来，将一大批杂乱资料置于东壁书柜顶部。下午魏久明来，谈沙健孙免职经过。六月会，有林与国史馆另一人，借批龚育之发动批邓：1）不能对邓也搞两个反［凡］是。2）不能否定文革前十年计划经济成就。3）中苏论战推迟了苏的和平演变。4）文革不能全部否定。抓生产、工农业有发展，外交成果。5）反倾向，不提资级自由化了，不反右了。此会与逢先知有关，同意前十年提法。7 月 1 日有林又召开会，否定计划经济不对，为自由资义经济开道，市场经济并非新东西，乃按自由资义制度推行。

为李杜杯做了首七律，用了陈四益提供的五律中间二联（直言披肝胆，白眼傲公侯。痛哭生民苦，长怀家国忧。）

李杜歌诗代代传，岂能冒说不新鲜？
感时痛哭生民苦，遇事长怀家国安。
但纵清狂开醉胆，常将白眼傲当权。
风流人物今何在？雅［鸦］雀无声几十年。

1994 年 12 月 11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四点半醒，将七律定稿，七八句改：诗仙诗圣今如在，是否风骚胜昔年？并告李普、四益。劳动一整天。小欧来帮忙。将北屋两书架搬出，两书柜下部腾空，几大綑［捆］资料刊物与书籍搬入办公室。全部资料集中南屋，出了几身汗。也找出一些找不到的东西。蔡嫂晚上到，由胜利接来。小张一家，小玲等晚上均来。

小妹电话，十七夜到京，一月二日走，一月还要出差来。闫淮电话，明日要来。同小彬通电话，他只一般谈谈，此人现在新加坡东亚研究所。

孙长江来，邀参加中国文化书院成立十周年。

1994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下午仍劳动。小欧帮忙。十年在家办公的种种积存物（报刊资料，不用书等）基本搬到办公室。全部要用书刊资料集中南屋。上午闫淮来，长谈他在国外五年经历，为何出国。6.3 夜在南池子南口，亲眼目睹，时在康华，有出国护照。在法国参加民阵活动一年，太不成话而退出。在美国，夏威夷（东西文研究所）二年，因一篇谈中国权力结构文被各方赏识，最后落脚新加坡东亚研究所，实为新加坡政府当咨询。同爱人已和好。此次请假一月探亲。爱人常去新居住，父母也去过。家人同江很熟（他在国外不谈人，只谈制度），对二杨事件有分析（邓不能再换班）。江在电子部时，曾拟将他调去任干部司付［副］司长。留午餐，二点始离去。下午程湖已来。李慎之昨天告知，《文汇报》有王沪宁树立中央权威文（说文字有进步），特告小程一阅。似已受我等影响，不表拥护之态了。

1994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二）晴

五点多起床，活动半小时。继续劳动。总结十来年积压资料报刊：有关毛与 20 年“左”史；人才方面；经济、文化；磨子潭以来报纸；私人信件等；手稿。真是堆积如山也。先搬到办公室，再作处理。

上午孙长江来，谈他对胡乔木看法。一次几个人在一起，〈乔〉批童大林、吴明瑜写知识分子不引列宁一段话，一唸，原来是考茨基的。于是状告耀邦处，孙长江狂妄。文革后期，孙曾当过一段冯友兰助手（毛派谢静宜告冯：书快写完，有何困难）。说冯是哲学家，张岱年是哲学史家。为中国文化书院写“奇峰怪石语”条幅。范曾送了一大幅王［仿］高逸图。

下午李英健来，说《早年毛》已入选十优青年书。

秦川来，劝继忍让。刘燕生病态重，神经质也。

小冯来，琬姐已雇到一老女工。

1994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三）晴

五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早餐后小欧等来，将最后一批资料报刊连同一书架，用面包车运到办公室。算是卸下一肩，今后生活必须保持随阅随清，不再作毫无必要的积压也。《李杜七律》最后两句同邵燕祥电话定稿：“诗仙诗圣今如在，是否风骚胜昔年？”

朱正下午来，漫谈到晚饭时。《毛传》应由我等写出一本也。我们两人熟悉方面正好互补，如《双山回忆录》我就没读过。

1994 年 12 月 15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多久未有好睡。上午开组史资料领导小组会，讨论明年工作，中央卷定稿付印，基本结束此一大业。三、四月间在北京找一处所集中 20 人左右审稿、定稿。

下午仍和玉珍到水电兵部让赵大夫按摩|按摩|。贺毅谈到三峡参加开工典礼情况，张光斗同陈赓仪争论：升船机搞不成，李伯宁说最大困难是移民。

1994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将最后一批书刊让小欧取走。小琴［芹］来帮忙腌菜，整理阳台，客厅盆栽也摆设一新。《起用一代新人》压缩本看完，大体可交卷了。李普让我先看《私人医生》。晚上翻了几十页，还是实在的。

1994 年 12 月 17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没有活动。早晨将附录二文一阅。上午到办公室，魏久明、金松林来，同我们商谈明年安排，详谈沙健孙其人之卑劣。91 年编画册，压［押］了|了|要换总书记一宝：不将江的照片按规矩编上，今年又大搞批邓。因此还不仅是个思想过“左”的问题。明年审稿，魏提出可利用玉泉山也。

午餐后同胜利手谈三盘皆胜。为昂子结婚写贺词，并为其岳父李亚雄书一条幅。

小妹与忙忙晚上十一点始到家。几大包送人礼物，给我和玉珍都买了衣服，忙忙打工为外婆买了项链。我要的书都带来了，还有艾蓓那本（她认为不值一阅）。医生书认为实在，值得一读。忙忙比母高，很懂事。

1994 年 12 月 18 日（星期日）晴

仍五点起床，还服了眠药。小妹谈读了一半感觉，是“五人帮”或“六人帮”。江青指控总理卫士长为特务，周即找汪，被汪顶住。所有解放的人，都经过毛点头，周是唯命是从，卑躬屈膝也。刘邓远离，设法“违旨”。

平江农业局来人，为增粮县续留找计委，要他们先找何格高（何解决了）。又郴州已故付［副］司令员李林之女来为父立传题词，让找王首道。又有两个平江年青人（曾庆龙，编《海关与大市场》长沙）来找题词，婉拒了。续读医生书。

同小妹谈美国情况，民主党搞“社会主义”，如全民保险更养懒人。她赞成共和党。美国社会秩序每况愈下，旧金山有地震威胁。她在劳伦斯已长期雇佣，欣赏她的能力，为 Staff Enginer。

1994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挤时读医生书。上午韩钢来，将几本《实录》交他送郑惠、裴棣，向前等。下卷他负责大跃进<办>公室，这就便于收集资料了。谈到魏上沙当，只是为自己级别而作蠢事也。丁萍来看小妹，一起照相。午餐涮羊肉，我的牙已不惯吃这些东西。晚餐吃了一碗蛋炒饭。为姚火葬事，同玉珍冲突几句。

1994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党建出版社李智勇来，谈定《起用一代新人》、《钱宗仁》两书出版事。同赵杰兵长谈，他忧虑邓后（胡平有本书比吴国光的好），首先理论争论。我担心军队。关于国营企业不可过贬，西方也有大亏损公司（ABM）。

下午徐友渔（社科院哲学所）送来医生书（金钟托人带的）。谈毛，认为我的书无出其右者。西方不行。

1994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北图参加中国文化书院成立十周年。见到谭斌，他收到小妹信，我亦谈到程真。开会时同萧克、杜润生、张岱年、季羡林并主持人坐主席桌位，项南、秦川、王蒙、慎之等一大群都在台下，很是不安。讲了 5 分钟话。谈己立而后立人，以身作则。项南讲新加坡信仰陈嘉庚（确实高于我们许多共产党人）。东北餐厅吃饭，标准四川菜（原来我还为餐厅题过词，印在册子上）。牟其中等向我赠书、送名片，读过《实录》也。此人追求儒商，在国外办银行，甚有魄力。吴明瑜告知，清华有大字报，克拉玛依烧死几百学生，李鹏夫妇遊山玩水。下午周倜来求字，书“平生不左偏”句。他收集青瓷，颇有成就，即将离开《华声报》。送我一个双喜瓷瓶。

1994 年 12 月 22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同小妹谈，在外写文章不要涉及具体人，以后尤不要写我（以前两篇可加“洩密”罪也）。写同辈，泛论可。续看医生书。下午到水电兵部按摩，为人作字四幅。小妹看范元甄回来，一问情况，太出人意外，竟挨了一顿头脸毒打，而且力大无比，证明身体良好。苗苗也觉意外，不如早死有同感（“心照不宣”）。忙忙咒为“畜生”。同元坤、中介通话。

戴煌要写耀邦平反冤假错案事，谈约一小时，要从战略宏观着笔，否则没有改革开放文章（同批两

凡是一样）。

1994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五）晴

五点三刻起床，活动半小时。读完医生书，甚有价值。日常生活、治病方式、玩弄女人，无不显其随心所欲、专横跋扈、无所顾忌，疑心特重等等特色。同政治、思想、意识等等无不相通，一以贯之也。小妹又详谈昨日探母详情，竟然还要讹我一万元为苗苗买房。骂小妹为“美国狗”，送毛像表给忙忙（未受），“推翻三座大山，人民大救星”，而声泪俱下。骂悌忠为“李锐的狗”。建议小妹将这位“江青式”妈妈淋漓写出。唐小毛来，留晚餐。她同奥地利公司老板（61 岁）已结晚景之好。某种同病相怜，互通心曲也。

晚上小妹客人不断。

范元甄恶心谈话不外要钱（为苗苗买房一万元）；每年寄百元为“打发叫花子”。送毛象表与忙忙，“人民大救星”而恸哭。

1994 年 12 月 24 日（星期六）晴，飞广州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听美音讲通胀问题。早餐后，丁萍夫妇来，接小妹参加女十中同班活动。上午准备带走衣物，做了第二首七律：

李杜华章动地天，光芒万丈已回还。
八方志士风云会，万首豪吟文字缘（改正气篇）
一曲高歌将进酒，联珠妙句逐开颜。
诗词大赛前无古，管领风骚不计年。

午餐后，小欧与赵树立（管送往迎来事）来，一点出发，玉珍同去。到贵宾室。晚点，六点半起飞，在机上又推敲先后两首七律，可作为送颁奖会诗。将前首七八两句改为：才人久惯唯唯语，难得风流二十年。以便与第二首衔接。六点半抵广州。下雨，宣传部廖启良两处长来接。路过一蛇餐馆晚饭。48 元一客蛇菜饭，有龙虎汤等并蛇胆酒。八点过到小岛，住六号楼，房间比三楼大。张作斌来电话，唸告二首七律，请他与李汝伦推敲。

给玉珍电话报平安。晚十一点上床。蚊子捣乱，找服务员安好灭蚊器。看到得奖诗篇。

1994 年 12 月 25 日（星期日）晨雨

六点起床。睡不到五小时。张作斌来一起早餐，一起到 11 号楼开会。两首诗定稿，大张先写好，随后他们拿到会场挂在主席台桌前。我讲了几分钟话，谈自己与诗词关系，《龙集》产生故事，及对诗词看法，传统文化中独特作用。张报老，孙轶青同坐一排。孙有讲话稿。会开得很热烈，得奖代表多人到会。评奖过程极为严格规范，绝对密封，状元为大别山一中学语文老师。散会后，我成了新闻人物：报名认识，合照相，包括状元也曾是我书的读者（有一湖南<人>与他是好友）。杨应彬等老同志也对我极热情。午餐同桌，包括焦林义。漫谈仍以毛为主题。胡遐之买了多本新版《实录》，让签名送人。下午访者不断，《炎黄世界》主编王承尧来约稿，此刊为综合性，印刷质高。《文化参考报》主编吴其琅（女，《羊城》记者）采访，谈自己同诗词缘分，《龙集》产生过程。将《龙集》取走，要写偏［篇］专访。晚餐由广州诗社主任（原市长）宴请。胡遐之先约几位湖南乡人座谈。衡东县农民因计划生育，负担过

重等，同乡干部、公安人员冲突，殴斗伤人。后闹到省里，才放人息事。常宁县上万农民打旗遊行，沉默示威（贫富悬殊加剧，广东也有闹事的）。长沙省市两级门口，静坐人等不断。王茂林在报刊宣传政绩，抓了农业和洞庭湖（山西不抓煤万事无成经验），治安，和自写文章，传说想到中央当组织部长。湖南也有几大家族。熊、陈等子弟均在国内外经商任职，人心涣散，粉饰太平。晚上周笃文引《南方周末》主编游雁凌来约稿。《吴冷西》稿，广州市《岑南文化报》已刊（后来黄伟经说，可能是于光远介绍的）。夜挤时作字十余张。

1994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一）阴转晴

六点过起床，又作字数张。上午黄伟经来，一起午餐，详谈他的家庭和自己一生经历。父母穷困，读过高中（梅县读书不收学费）。到报社工作，去越南半年，54 年到外语学院学俄文，苦读四年，背辞典，全优生。在校即发表译作，毕业后仍返报社当编辑。文革前曾任《羊城晚报》驻京记者，当陶铸耳目，因而被批斗。现以十多年功夫译屠格涅夫十卷本，快完成。《随笔》主编多年，60 岁退休。同钱钟书夫妇通信百多封，冰心、萧乾通讯数十封。《吴冷西事》交《同舟共进》，如不刊登，将辞顾问。对黎澍和我们这些人，确内心敬佩，望多写东西。杨绛一次悄悄告他，大小邓夺妻之事，这是讹传，以为小邓妻即范元甄也。说邓后遗产：一个软弱班子，64 死结，腐败组织，经济通胀等。为 10 幅字题名（《南方》、《羊城》等人）。

下午梁鉴江来，赠条幅。最后几首诗并封面处理。

刘英住邻楼，几次散步遇见。谈医生书，谈许家屯，观点一致也。

古伟中、王金贵来，原由他们接待。程扬（那位写“邓文集”书法的）来送印章，赠条幅。

1994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二）晴，夜宿佛山

昨夜洗澡上床，久久不能入睡。四点醒，近五点起床。将《不要忘记钱宗仁》序言改写好。程湖稿不能用。省宣宣传、组织部来人谈。

上午任仲夷来，畅谈医生书、许书。许书中谈及他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难道不要重新认识？43 年在北方局，杨献珍整他一个月不让睡觉，打成托派，带［戴］帽分配工作。同我一样，对“左”有切肤之痛也。毛写“正确思想哪来？”为何不写“错误思想哪来？”（大跃进失败后写的）。“要团结批我批错的人”，为何不团<结>“批对”了的人？都是当年想过的问题。对现在班子不寄希望。谈到不写招牌，那些乱题辞（不能像李鹏，有错别字）。我也谈了沂河宾馆所见怪事[13]。黄伟经来，于是一起应《羊城晚报》之请，参观该报编辑部。首先见到二层楼大转筒机，一小时对开印 120 万份，超过香港，全国首家。午宴时漫谈，我们两人（缠过脚的）有意讲给天足人听的：如离不开“领导”，要会打插［擦］边球。关于民主集中制，列宁讲民主的集中制，我们是一言堂，只讲手段，剩下专制。任还同我议论到，将来毛最多倒三七开也。广东上下都感激任的坚持改革开放。我曾致张作斌信，称为“南天一柱”。任说张已转与他看了。午宴两点多结束。回到宾馆休息半小时，组部王金贵等来。又作字七八张，赠吴南生、欧初、仲夷、罗培元，于幼军等。真是精疲力竭矣！

由王承尧等陪同，下午五点出发，六点到佛山。沿途见到广州街头人车之匆忙拥挤。住金达大厦。夜餐席上会见来开广东“炎黄文化会”的欧初等人，市委付［副］书记韩英等。他们五十年代都读过我那本《早年毛》书。晚上同原《南方日报》社长丁希凌、陈摩人（《炎黄世界》付［副］主编）、王承尧

[13] 指李锐在沂河宾馆所住客房内，看到墙上高悬江泽民“题词”，只“江泽民”三个大字。——李南央注

谈该刊内容、方向等问题，宣传儒商，包括当年陈嘉庚，要可读性强。随谈到《吴冷西文》，丁即同意争取《南方周末》刊出（后与广州刘陶通话，说要慎重也）。随后梁灵光来谈到十点，从三峡、福建水电（不该搞建溪，应先搞中型），红水河龙滩应代大亚湾核电，经济效益好多少倍。当年王全国蛮干，任仲夷也不大了解情况。中央有人支持，甚为惋惜。1952 年到福建即认识梁，多年没碰过头了，可谓水电知音。最后李明华来（原武汉《青年论坛》主编），谈该刊停刊，主要是邓力群攻击、下令所致。关广富紧跟，关下台人心大快。

任还谈到他切除胆、胃后，通身是胆，无所畏惧也。——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1994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三）晴，飞回北京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收拾好行装。略准备发言。从来经验，即席发言或正式发言，越准备多越无用。开口讲去，即无以约束了。早餐时又遇见几位新人，又批评程湖：昨夜同梁灵光谈得正欢时，他进来居然手指表说：九点半了。竟不知客人为谁，即使普通来客，亦不应如此无礼。九点参加广东炎黄文化理事会，满满一堂。主席首先介绍我这位“贵宾”。欧初作报告后，我讲了约 25 分钟，“不知所云”。十点半离场时，陪同去机场的王承尧等人说：讲得真深刻，还望有机会以后来多讲也。我讲到希望广东成为经济与文化的双标兵，解决有特色社义这个根本问题。毛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取得革命胜利，但“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而导致晚年悲剧。文化传统必须从儿童抓起。还谈到美国的“精神空虚”，宣传陈嘉庚等问题。

十一点廿到机场，随后王金贵二人来到，已换好一张头等舱。在机场餐厅午餐，那位组织部年青人讲排场，硬要点几个菜，不听从我的只要豆付［腐］、白菜。结果五个人花了 690 元！机上可躺下睡觉。一点半起飞，迟 20 分钟。四点半出机场时，开始玉珍与小欧没见到我们出场，小程回去找才遇到。

1994 年 12 月 29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没有活动。小妹给库兹涅佐夫回信，找出二张照片。上午湖南教育电视台来，拍新民学会的记录片。漫谈约一小时。他们见到罗章龙，已多久拒食，不省人事矣。写介绍信让找易礼容，易也牢骚得很，不愿接见。宋晓梦来，同小妹谈得甚好。小妹有几个较深刻的观点：周恩来如不坚决支持，文革也许不致［至］如此发展。这个党为什么当年变成那个样子，彭德怀只一个，是一大教训：独立思考者的逐渐消失。说父亲的一生是一个独立思考、认定自己事业敢作敢为的一生。但也只有五十年代那几年和八十年代初几年能按自己意志顺当工作几年。

中午未休息，同小妹谈到她的“贪污 5000 元”问题，还有大胖的恐惧问题。是赵健民爱人同她<谈>到。我在留美学生中威信之高。安全部告知中原公司九条中，有一条为“M 间”嫌疑[14]。因此谈到此事了解情况，解开这个疙瘩。随后玉珍来，也听了个尾巴。

下午到水电兵部按摩，遇见谢绍明。赵大夫谈他应付美国有人邀他出国事，他要高价且限定时间，因而不能成行。姑妄听之。

1994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和小妹、忙忙买书。先到忙忙奶奶家，悌忠妹妹在（拟介绍给薛京）。

[14] “M 间”：美国间谍。1989 年 8 月“六四”之后，我被中原公司总部从伯利兹召回北京，被部门经理高铁林告知，安全部对我立案调查，共有九条罪状，其中一条是怀疑我是美国间谍。——李南央注

在儿童书店、内部、三味书店，买书几大堆。小妹还很喜欢看当代小说。朱正、卢跃刚来，一起漫谈一阵。在内部书店遇见冯征夫妇，说去年武汉炎黄文化纪念毛百岁会上，对我的讲话（马、实斯大林加秦始皇），韩宁夫等人很有意见。

下午二点湖南来二人，长沙市委市府一月八日开经济座谈会，送请帖。刚欲睡着，被吵醒！

同小妹谈开旧事，玉珍似对我有意见。多年别扭，不易澄清。

1994 年 12 月 31 日（星期六）晴

五点醒来，因玉珍失眠，影响到我。近五点睡着，六点三刻起床。贺年卡仍收到很多。双碧还为帅大姐寄了。上午与玉珍、小妹、忙忙到外交公寓托尼塞奇、曾茵茵家，走错了门，害托尼在寒风中等了 20 分钟。

一早程湖持《钱序言》稿来，一些语法问题，我把手教他，改得不对的地方。后来才知道，玉珍让他吃早点，他竟说“多此一举”。后来因小欧批评了他，写封信向玉珍道歉，竟又说是“多吃一举”听错了。弄得人更啼笑皆非。这代“大学生”的好自作主张，自以为是真是可怕得很。不知老师怎么教的。

茵茵请了厨师做菜，盛情招待。公寓房甚为宽敞，布置堂皇，颇令人有舒服之感。归途绕到六铺坑看旧九号楼，大院中又盖了高楼，拥挤不堪。到二楼一人家打了电话。

秦川来，看了《岑南文化时报》刊登《请吴》文。

1994 年总结

一） 出差湖南、福建、山东（躲夏喘）、浙江、广东（两次）。从下面得到信心，个人受尊敬的安慰。必要的走动，于身心大有好处，恐怕也可传播些好影响也（认识历史，支持改革）。

二） 帮助《平江县志》出版。《组史资料》两次统稿会，督促地方，加快明年结束此一艰巨工程。

三） 发表长短文章八篇，大概都有不等影响：三峡二次上书，陪周视察三峡，谈苦瓜，我的父亲，记方宗岱，《腐败论》序，苏仲湘诗集序，吴冷西给个“说法”，诗十几首。《实录》增订本，《卅岁前毛》出版。今年稿费收入 30,000 元。

四） 参加两次讨论中国文化活动，两次诗词活动。这两项活动大概会随伴余生。

五） 读书不多，生活仍杂乱无章，尤其书房太乱。

六） 没有生病。下半年即停止游泳（文津街修泳池）。

1994 稿费账

1 月 4 日	《自然辨证法》三峡	207	补发工资 20,000
1	陪周新安江（书）	90	上海三联赔偿 2,000
1	诗词四首（精品）	200	
1	绿色中国（上书）	（美元）76	
1	北京花卉市场招牌	1000	
2	14 局题辞	500	
5	转载庐山一幕	100	金华
6	诗	80	湖南
6	诗《珞珈》	（美元）20	台湾
8	《水电报》题辞	200	
8	文汇读书	400	周查勘三峡记
8	鑫鑫齿轮招牌	2000	
9	《庐山实录》新版	10800	河南
9	《卅岁前毛》	19000	广东
10	方宗岱文	150	《自然辩证法》
10	我的父亲	1150	《东方文化》
11	苦瓜	200	
12	会知音七绝	100	《羊城晚报》
		36120+2000	38,100 元

一九九五年李锐日记

第二十七册/Vol. 27

1995.1.1. -- 1995.12.31.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81 年后日记录入说明 xii

一九九五年

1. 1995 年稿费 1
2. 1995 年 1 月 2
3. 1995 年 2 月 10
4. 1995 年 3 月 16
5. 1995 年 4 月 22
6. 1995 年 5 月 30
7. 1995 年 6 月 37
8. 1995 年 7 月 44
9. 1995 年 8 月 52
10. 1995 年 9 月 60
11. 1995 年 10 月 67
12. 1995 年 11 月 75
13. 1995 年 12 月 81
14. 1995 年生活总账（要事） 94

1995

1	诗四首《羊城晚报》	
	遊雁荡山	450
	李杜杯两首	400
2	《实录》印数酬	1500
	平江	100
	问吴冷西《读书》	200
3	苏仲湘诗序	70+250
5	吴满有文《炎黄》	400
	周带队查勘三峡记	600
	组织史资料	630
	钱宗仁文《瞭望》	140
	周三峡《党办》	700
	诗《羊城晚报》	500
	接管沈阳《传记》	600
	读钱诗《东方文化》	600
	《实录》加印	950
	吴满有《新华文摘》	150
	日降时刻《光明》	120
	《晚会》二字《羊城》	200
	《实录》印数稿费	1300
	《羊城》{酸辛}人生	500
	组织史资料审稿	1000
	《今日名流》照片	100
		11,000
	台版《卅岁前毛》	5798 美元（台币 159,444）

1995 年 元旦（星期日）晴

六点多起床。上午张敖荣来，谈起小妹旧事，他并未见到安全部文字东西，只是作证“从小见长大”也。谓李鹏老带夫人出国，电视又紧跟不舍，令人们反感之至。关广富之留位，是组织部本身有人欣赏。丁萍一家三人来，小玲、小琴[芹]两家都来，玉珍买了三只烤鸭，中午一桌，晚上两桌（孩子们一桌），很是热闹。

可能是广州四天的疲劳，吃饭不香，又牙痛，甚感疲乏。下午苗苗一家来，与小妹一起谈范元甄事，苗苗认识甚清楚。于是谈起延安旧事与为何决心离婚并 1961.11 从北大荒归来所受刺激（叶尔绍娃被杀的争执与训斥蔡嫂给吃了一个大馒头），只要开口，立即上法院办手续：不同意此人所提两点：关于对我的看法与对 22 年生活的看法，但绝对同意离婚。谈完之后甚感不适。玉珍为我输氧号脉，有间歇（一分钟两三次）。于是吃潘生丁等，稍好。

同小妹谈过，在美期间，可以一个中国人立场如何取长补短，从政治、经济、教育到社会生活，全面深入观察，细致、生动写出，以有助于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也。人生一世，总应当留下点文字东西才是。特向忙忙交待，继续每日作文一篇。这次可写回国观感。

收到贺卡共 40 份（后增到约 60 份），以往没数过。

1995 年 1 月 2 日（星期一）晴

五点多起床，睡得尚好，足六小时。写好 195[9]4 年总结。满起一早开一面包车来，先送小妹行李四个大箱上机场。小欧八点来，送母女到机场。探亲半月，皆大欢喜，也结束了同范元甄的“母女关系”！由于脉搏不好，小欧及时从机场返回，玉洁也同来，玉珍一起去医院。心电图尚好，只是血压 105—60（玉珍 100—60），我原怀疑她有所夸大。护士郭丽娜对我病情特熟悉。回来即休息。中午睡着近二小时，精神转好。

王若水电话，医生书他也看了，观点一致。随即同慎之电话，他也看法相同。说我们过去认识尚不深刻也。此人政治与生活诸方面都是一致并一以贯之的。大权旁落与多疑等问题都应当更加深入探究也。如关于高岗的使用及其下场等。

1995 年 1 月 3 日（星期二）晴

四点醒来，复入睡。五点三刻起床，活动半小时。

早餐后，接小妹电话，平安到达。悌忠已将饭做好。关心我的身体，不足为虑，心脏问题以后也得小心。

看完《党史资料》49 期“人民公社始末化”，来龙去脉很是清楚。考虑先将南宁会议四篇先交《南方周末》，为《炎黄春秋》另写《吴满有其人其事》一文。

牙痛，晚饭时情绪不佳，跟玉珍闹别扭。

晚上朱正来，还医生书。取走《阳谋》并“南宁会”四篇，请他一阅。

1995 年 1 月 4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开始写《吴满有其人其事》，被俘后情况已很清楚，全文可以编出。从田方处借来《延安记者》一书（自己一本找不到了）。

上午李振刚、章智勇和程湖先后来。所编二书——《起用一代新人》压缩本与《不忘钱宗仁》，说是编委会没通过，书中反“左”等已成过去。当然是蒋振云刁难。我严词反驳，泰然处之。让程湖交海南设法出版。

玉珍将新买的洗衣机折腾一天，也没弄好。晚上小欧等一群人将十来件新做木顶柜等运来，忙了一大阵。

1995 年 1 月 5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早餐后，同田方、温济泽一起到文采阁参加《炎黄春秋》座谈会，带去吴冷西说法文，廖盖隆、冯征看了。到四十余人，认识凌云、李莊、苏双碧等。我讲了一刻钟话。从杀 AB 团到文革自乱，为何几十年自相残杀之事从来不断？康生一直起作用？其故安在，未点穿。又谈到中国托派问题应总结。还有罗章龙应有公正评价。我等即将入土，对过去经历之事有责任说清楚。谈到自己两本书出版经过。最后公布吴冷西诬陷之事。廖盖隆立即作证，我保护了胡、田。

回来没有休息，同玉珍去水电兵部按摩。赵大夫说我的赠字，有人看了，赞扬难得也。王申生来，谈上海有姿色女人两种行当：一是作为港、新、台等商人外妻，买房过舒服生活；而是另［零］售，随叫随到。两种他都亲见并探问过。市场经济发展，如无红灯区，此乃题中应有之事也。

1995 年 1 月 6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王申生来，同玉珍一起先到医院治牙，打了两针麻药，左下床牙浓取出，还待服药再检查。随后到美术馆参观全国美展。国画有许多新发展，引入西法。油画佳作甚多，似照片画法一大流派已成气候。有一幅西北农户送葬，印象深刻。看了两小时。

下午范岱年偕吴忠来访，吴在香港《虎报》要写一系列人物。谈了两三个小时，即以三峡与写毛为主线，历史责任感也。江在社科院座谈会上，见钱钟书未发言，请钱下午发言，愿听高论，钱答下午不能参加了。

1995 年 1 月 7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续写“吴满有”文，时被打断。收到《中国杂文大观》四卷本，1918—1989，三、四卷各收我一篇：《大鱼网主义》与《从对话想起孔夫子》，可是附录作者，却是“（1951—）写过小说若干篇”也。无疑将我误为山西年青李锐了。于是给邵燕祥电话，请他转告编者，后一篇《想起孔夫子》六岁的李锐总写不出吧。下午苏仲湘来，送《栽花插柳堂杂草》，谈及“倒三七开”，他说恐怕“一九开”也说不定。谈及野草诗社及新华社过去几位头头评价，吴某乃卑鄙者流。

胜利、满起、九华，小欧四人，工作一下午，为阳台抬入木柜。木匠太无常识，尺寸过大也。

晚上海南搞芒果的大腕李长盛来（小彭的老板，来过一次），湖南人，人大研究生，朴实而能干，为发行 B 股，动员我去深圳促成。跟胡德平电话，胡参与，问清其事。送我一箱晚期芒果，杂交的。

1995 年 1 月 8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参加长沙市经济工作汇报会，一二百人，新旧长沙头头齐到。北京湘人都来，廖汉生、那位“左”爷坐台上，刘志坚不久即拄杖而去（无人送，大概主持者不识其人）。

王光美、廖静文都讲了话，几次逼我讲，谢绝。对左右说，讲市容太脏总不合适。柳晓昂告我：就是管经济的关键人物一个未请，不过热闹一场而已。送两瓶“酒鬼”。柯兰［蓝］要我为长沙五美乡景点写徐老字。还见到特特（要我为富春纪念馆题词）。刘昂、王众孚从深圳调北京（同厉有为关系不好）。还认识一位总政组织部长 40 多岁，对他特意谈到军队忧虑：做生意也。此人说，军以下不让做，收到军区。这就解决问题了？同胡德平谈起海南公司 B 股去深圳事。他支持。又谈到医生书，如此“共产共妻”！与李瑞山、于明涛、夏赞忠、李振军等同桌吃饭。李瑞山冒大冒细[1]，直呼我名。我说你是小老弟。夏亦称我，德高望重，声誉之佳。葉子龙亦过来攀谈。说他比我大一岁，浏阳人（过去误为江西人），庐山会议他没参加。

回家很疲倦，休息到三点。罗西北夫妇来，朱正亦来。西北谈三峡取消升船机事，李鹏提出，张光斗、李鹗鼎附和（办不到的事）。交通部怎办？谈政治笑话：叶里欣［利钦］会芭蕾，克林顿会摇摆，什么也不会自是李某了。士杰说上下飞机换四套衣服。过去不这样议论也。汉雄落选咎由自取，自吹自擂。说我比当部长时声望高多了。

1995 年 1 月 9 日（星期一）晴

五点醒来，想起明天水电学会新春聚会，吟得四句。

无穷遗恨篇，水电未优先。
大禹叹何如，烟灰满地天。

一失足成千古恨，无从抢救四川災。

活动半小时。牙痛依旧。上午到医院，汤大夫手重，左下与右上牙反痛了一天。中晚餐只能喝点稀的，什么事也做不成，头面剧痛。下午陈铁如来，谈他工作处境。将立徽为逍哥所写墓志改好。收到立徽寄来的养生之道，颇为全面实用。晚上李长盛来，硬着头皮给厉有为写一页信，介绍芒果工程，争取发行 B 股。给何康电话，去福建了，不然联署，作用会大一些。在医院遇见尉健行，他似乎<未>见到李冰封件，谈起我去美国事。

1995 年 1 月 10 日（星期二）晴（寄家栋书三本）

五点半起床。活动廿分钟。早餐前，为西北夫妇书条幅“菊”，并将“遗恨篇”写好。上午参加水电学会新春聚会，记错时间，迟到半小时。大家提到三峡上马，水电停步，到 1994，水电装机 4800 万千瓦，到 2000 年，达不到 7000 万，遑论 8000 万矣！出路在多搞 100 万型中型，技术改造，地方力量有限，电价更不平等。乌江卖 4 分 8 厘。我最后讲话三分钟，献了这首诗，说悲观得很也。

下午沈祥熙来，让北京办事处的人为我买电脑，同张九华当面交待好。秦川上来，同沈谈如何推销他们的产品。

整天牙痛，只能喝稀糊。

1995 年 1 月 11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未作活动。遍找为李冰封申诉原复印件，终在桌头柜翻到，真是老了，手边东西都想

[1] 冒大冒细：湖南话“没大没小”。——李南央注

不起来。

上午程湖来，将冰封件交他再复印，并寄尉健行。

下午邵燕祥来，送我《杂文作坊》、《真假荒诞》，手真勤快。其中有一篇读《实录》的。他写的关于红卫兵文，是大事漫谈，责任全在始作俑者。红卫兵、造反派都基本是受害者，当然有“三种人”（定罪者也有不该定的）。

牙剧痛，一早到医院，大夫很仔细。晚上喝粥时痛得叫起来。

1995 年 1 月 12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翻《现代与传统》，中山大学袁伟时寄，袁文“人文精神从根做起”写得不错，论点服人。上午平江县长郭振斌等六人来，照例送腊肉，还有五只乌龟，两药枕。回赠书三本。去年总产值都闹不清。乡镇企业有 17 亿元。

下午和玉珍到水电兵部按摩。

牙仍剧疼不止。程湖调来之前，将我晚年长文扩大了 7 万字，资料而已，庐山补入，体例不合。

1995 年 1 月 13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九点到医院治牙。汤大夫经手，仍剧疼，她颇意外。中午算是吃了一碗半烂饭，仍不敢吃菜。平江送的 5 个乌龟，4 个已死，宰了与鸡共煮。只能喝点汤。下午牙疼不止。用徐老送的小按摩器擦脸部，似有好处。勉强看了河南版《十大冤案之谜》中的江西肃反与延安抢救，后者太笼统。

1995 年 1 月 14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牙疼好转。上午劳动，仍难以多看书。换了个小书架到南屋，两顶柜置于过道书架顶端。王申生来，给小妹油画仍是江西风景。建议添一牛吃草，以增生气，天空增点暖红色（给我那幅似亦可添）。二月份还要来，再完成。又看我的藏件。两点半始离去。胜利来，让子着棋一盘（我不断把着始略胜）。晚上发了小惠的脾气，太不懂事，蔡嫂叫她不应。

1995 年 1 月 15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牙疼又剧。昨天吃了软饭，并菜若干，今天又不行了。满起、小玲来，劳动一天，将南屋古今小说基本置入新做三个顶柜，共六格。一个大书架换入小书架搁杂件。下午又将北屋两书柜移至南墙。洗了个痛快澡。

收到毛应民转顾得欢遗嘱并当年我的信并顾复信件。

1995 年 1 月 16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和玉珍到医院治牙，上牙打了麻针，过疼也。见到张灿明，到河南　县　村（原件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集中供冷暖气，基本生活供给制加薪金制，向共产主义过渡。3000 多人，产值达 9 亿元！带四个芒果看望周建南。医生说已向骨头扩散（87 年第一次开刀，89 年二次刀），因此疼痛。坐起来谈

了近两个小时。李鹏已撒手，朱管宏观，听不进意见，又急，但靠他定主意与坚持。吴邦国到黑龙江不让看{ }房厂机密（没有国防科工委同意）。江请他到家吃饭，三个菜，老岳母也无人照管。经济宏观只有朱，谁接李？李岚清较稳重、全面，年岑［龄］也过六十了，能任一届。主动谈到钱正英对三峡："准备坐牢"，拒绝跟我谈事。杨维哲说：泥沙问题没解决。我告最近要取消升船机事。部队做生意之忧虑，一个支队调离深圳之难，同地方盘根错节，几十年驻防部队、野战军没动过。军以上又怎办？估计邓后江能握住局势。谈到继李人选，李岚清也六十多。（似吴邦国？）

收到河南两封转来信，读《实录》有感。川大中文系教授钟树梁（全国人大代表，80 岁）三首七律并《十哀词》（刘、周、彭——时传祥）。

庐山真面一书陈，拨雾瞻天勇以仁。
事有难言惟忍泪，义无可屈目书绅。
茫茫谁弔三千界，谔谔堪尊四五人。
公理是非全放置，在山泉水亦沾尘。

阴阳易变总无春，胡帝胡天怎问津？
忍布天罗戕战友，空烧明烛送瘟神。
当时难作批鳞客，后世应怜在囹人。
心上万家今有赖，不忘前事即为仁。

般般史料皆亲历，寸寸文章尽苦情。
留待后人资镜鉴，已将前事记分明。
"六条教训"棺能盖，"八万言书"死亦{ 清}。
念念在民仁者寿，千秋彭总立峥嵘。

程湖来，带来薛京给我的礼物。薛京同县委书记等来京跑项目。今天又对小惠发了脾气。有人来，并电话，不主动告知。　　来（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为买电脑事，将钱退她。明天张九华同她一起去买，如太贵，即作罢也。

师哲回忆抢救运动很简单，乔木回忆知领导大概。

1995 年 1 月 17 日（星期二）晴

五点多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长沙办事处孙燕来，为"毛泽东诗词书法碑廊"写大幅字，"曾向井冈山上行"七律，第一张竟掉三字（空前未有）。只好移到饭桌来写第二张。江泽民写的馆额，也是大张。只好效颦。下午接着为平江人写了七幅。薛京、程湖、小欧来，晚餐吃饺子。薛谈兰［蓝］田之穷困。张勃兴为"张不行"。陕西多年来放不开。兰［蓝］田尚有三十多村无电，靠贷款。晚上孙长江来，香港陈方民送医生书。《纽约时报》发表邓榕访问记，谈邓的身体情况。反右仍是"扩大化"了。6.4 未遇此场面，只好如此对付。以后说法看下代人了。

1995 年 1 月 18 日（星期三）晴

六点一刻始起床。睡得不错。九点和玉珍到医院治牙。下周三再来可封闭了。随后去看望周惠，客厅一派豪华，高级皮沙发之类，儿女们贡献不止也。对朱镕基意见甚大，不懂农村，布置夏津一律种棉，

下面阳奉阴违。统得过死，比计划还计划。谈到耀邦天真烂漫，在江苏公开讲，启［啟］立接班，“你退我也退”。邓一问赵，赵口气就不同。

然后去看望杨达，人很瘦，维持生命也。晚上到佳　娜（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酒楼参加孙长江、吴明瑜安排的晚宴。到项南、厚泽、秦川、光远，郑仲兵等。谈茅台酒家创建问题，高雅文化沙龙也。对这个软班子的看法，谈笑话甚多：到温州考察，听汇报有政策、机遇语，竟误为警察、妓女，于是导出如此谈论：警察重要，是稳定力量；妓女则不能任之泛滥也。李到农村访贫，见电视机即问主人：“你们看到我吗？”

1995 年 1 月 19 日（星期四）晴

五点多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松鹤大酒楼参加中华诗词学会春节联欢。被认为首席贵宾，并逼着讲话三分钟。说了一个诗是感情东西，如喷嚏，非打出不可也。与毕朔望同坐，他曾要我的“三峡”书看，忘记了。送他回去，一路说他自己经历，先祖与李鸿章女儿有关，故研究李鸿章。反右时留察二年。余兴中一位女士唱戏、唱歌俱佳，二小时颇为热闹。还见到胡克实妻子于今（当年武汉一中学生，互相不敢认也）。

下午仍到水电兵部按摩。赵大夫记得文革时看过大墙报：“彭黄张周李”。《创新》公司殷杉，送来林祥雄大幅国画（大雪复大地），是我在他画展时挑选的，重逾百斤，镜框乃进口材料，悬之餐厅热水管上。

1995 年 1 月 20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带回《争鸣》去年 11 期并港报刊剪报。程湖廿二回海南过年。家中搬去杂件、书刊已整理得井井有条。

上午李鹗鼎等来拜年。此人现在才真感到水电是在水火夹板中难堪了，对三峡也不再维护。我写的四句，他们还不懂得“大禹”所指乃钱正英等之荒唐防洪思想也。下午看完《争鸣》等。

1995 年 1 月 21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小琴［芹］、小多、满起，胜利四人同玉珍、小蕙一起劳动一天，大洗墙面。我则整理字画，换了几幅迎接春节。黎体贤来，送洞庭湖银鱼与磨［蘑］菇。将晓梦所写“传记”交她一阅。同胜利手谈二盘，负一。

1995 年 1 月 22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昨夜服眠药，睡得甚好。

近日坚持多吃青菜，今晨大便通畅之至，多年未有！

上午看《读书》第一期，有好文章。下午将港台剪报翻完，并摘要于这个本子的前面空页处。今年当坚持此事。雨亭电话谈李冰事，还是留下吧。韩钢电话，“答吴”事，有关人士多已见到《读书》第一期，同意我的批答也。

1995 年 1 月 23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开始再看宋晓梦“传”稿。

上午李铁林[2]来，漫谈近一小时。他与胡德平同班，还要好。80 年代初那个关于干部子弟文件讨论事，他知道过程，说经济（也有人事）应当回避，至少不得在省内（本单位内）。又谈到他哥哥，郭峰曾找他父亲谈下放到一个市，父亲说不如一个县。我提到在教委反映。关于庐山书（我问到关于我的反映），有人觉得后果是对毛与党的影响（看法与失去信任之类），我没同他展开谈。玉珍与小蕙洗扫书房，下午到北屋工作。晚上田绿萍来，买到两本《实录》，错字多，证实为盗版也（河南已有信告）。

1995 年 1 月 24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将“传”稿看完。有许多地方写得颇动人的。关于范与邓事，点得颇明，还须斟酌。

九点到大会堂参加新春茶会，只见到沈惠芳、安志文等不到十人。去得晚，不便寻找。刘清为贵州秦天真排外，组织史不言及云贵边外来人，甚有意见。十点退席，到富丽华快餐厅参加能源研究会，为首者杨、黄二人。讲话毕即退。适小欧不在，提了一桶油走回家，尚不觉甚累。下午接小妹电话，始知星期一已到京，电话打不通也。晚上到翠华楼晚宴，林京耀、郑仲兵请客，到者胡绩伟、王若水夫妇、邵燕祥、牧惠、戴煌，吴祖光等。谈到九点始散。“太子党”人揽权搞钱，一大隐患。49 人名单，苏绍智、戈扬等不在内。刘再复抄家事，吴给胡绳电话，乃社科院所为（物件均存封未动），因知其欲回国也。红旗大院三痞子、疯子、骗子（有林、许立群、{殷}若飞）。谷羽约吴祖光写忆乔木文，“国内不会用”。《明报》即刊。于是胡乔木成话题，大可编一本《我的朋友胡乔木》也。

1995 年 1 月 25 日（星期三）晴

睡到七点始醒来，空前之事。许德勤偕老司机阴某来，九点前到医院，依约治牙。抽空看望帅大姐，两眼鼓出，人很瘦。有时能睡 24 小时，或整夜张眼。又去看夏公，满房器械，维持呼吸也。

小妹、丁萍十点来，除午餐外，一直漫谈。医生有信与她[3]，欲知国内对书反映［应］，并拟出正式中文版并续集，还有许多事可写。曾有字据给华、叶，提拔汪东兴，汪有知遇之恩。对周则恨之又恨（还是王明老账）。苏绍智言：“沉重父亲”事乃真的，张［章］文晋、王光美可作证，并有录音。加拿大女汉学家白溪丽翻译《实录》，难题甚多，如“申公豹”（骂彭），必作注解（问四益乃知究竟，我只认得是《封神榜》人物）。下午张全景陪胡锦涛来，胡先谈陕北情况，延安已过关，人均粮已过千斤，油地方分成，果木已有大收入，山坡地改梯田，主要靠川地高产。我谈了　事（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①水电又是低谷，三峡今年 70 亿，连二滩都受影响，龙滩上不了（他以为三峡是独立投资），并言三峡终将有停下来的一天。广州遇梁灵光，谈大亚湾与红水河比较事。②应征求老同志意见，举黄火青向刘英发牢骚事（他说四中全会前曾征求顾委常委并组织过征求意见）。我说要定为制度，凡反映意见，尤其上书，要有个回音，秘书代笔也可。③黄乃事，乃通盘考虑过、平衡过，不能终身委员。④文津街游泳池，我说如果江、李去游，必定早修好也。看来还是认真听了的。一开始即说是十二大由你推荐上来

[2] 李铁林：是李铁映的弟弟。——李南央注

[3] 毛泽东的医生李志绥曾写信给我。——李南央注

的。

小妹说，美国人认为中国第一女人乃戴晴！Your [You are]welcome 同“不要客气”实两种含义；“闲人勿进”与“本单位工作人员请进”意思也不同。——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5 年 1 月 26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部参加团拜，文艺节目甚精彩。有赵子岳、凌元、陈强、田华，李元华等人，每个节目都很动人。魔术钓鱼，在我身边钓了一大一小，颇感惊讶。真是艺术享受也。如此贴近多年未有。题词本留言：“你们是天香国色，又是野草兰花”。下午到水电兵部按摩，听说我去，贺毅、崔军都来。崔军坚持冬泳，讲了些“成熟”的话，似也看破红尘。对水电无望。贺毅对宣布三峡正式开工有微言，“属蛇年者，多为伟大”（毛属蛇）第一次听到。赵大夫又讲到文革时在王府井等处见到庐山五人的大字报。

晚上赵全胜（董纯才女婿，在美国任教，49 年出生）来，为美国欧道明大学亚洲所所长，专攻国际关系，东亚几国。找我详谈庐山会议情况，以探讨毛与党操作过程，怎样控制、领导等。他看过师东兵那本乌七八糟东西，有想证实之处。如康梁、孙黄、毛周之说。我说抗战时期尚可说“毛刘”，49 年后只毛一人也。赵对麦克法夸尔看法与我相似：学者，为人不错，但研究中国总是隔靴搔痒。

1995 年 1 月 27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开始整理《大跃进的序幕南宁会议》稿（原稿四大节合成），因黄伟经来电话，《南方周末》拟用。胜利来帮忙洗刷南屋墙壁。上午手谈一盘，小胜。

晚上到文津街参加原顾委新春晚会，廊房资助，有演出节目，抽彩赠礼品等。见到李葆华、李昌夫妇等。发文立徽信。

小彭自海南回，送芒果一箱。胡德平的秘书来，周世田来，收到马识途寄的《盛世微言》。——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5 年 1 月 28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晚上小妹同劳伦斯研究所两专家来，她明天返美。漫谈中美差异与两国关系，今后互相取长补短。近现代二、三百年，美国独立蒸蒸日上，而中国处于下坡路。49 年后又经历曲折，也谈到文化历史不同特点。参观我的书房，展示毛的两幅字迹。同小妹再谈言行谨慎，以免小人乱道。悌忠以先精通美国经济运行，然后能回国有所作为。

南屋又进来一对小鹦武［鹉］。应是吉兆也。

1995 年 1 月 29 日（星期日）晴

三点半醒来，随即起床。将《南宁》文定稿，交小许以快件寄广州。上午去看望黄乃、徐滨，赠小礼物。黎体贤来，看完《传记》，同宋晓梦联系，以便交换意见。杨毅来，送鲜花一束，客厅生辉。刘道玉批件已转到湖北，陶德麟谈武大过“左”了。此人很会随风变。派专人来送年礼，并致信问候。王

旭东来过，我不在家。

下午团拜没去，翻完几天积压的报纸。中午未能睡着。晚上仍看电视到十点。

收到施嘉炀老夫妇贺年卡上有 1994 照片。

1995 年 1 月 30 日（星期一）晴 除夕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开始写完《吴满有》文。上午崔军、翟益涛来，谈水电困境，地方因出四厘电费（给三峡）已无能为力给水电投资了。我告知同胡锦涛谈话情况。他们对“无穷遗恨篇”极感兴趣。各书一幅赠之。

秦川从深圳回来，见到仲勋，头脑还清楚。杨尚昆硬要去看他（跃［耀］邦下台时，也挨杨批也），拥抱三次，热泪盈眶。是否有惭愧之意？给琬姐电话拜年。

胜利、九华两家来，孩子缠人。小雷一家来，年夜饭吃饺子，喝小杯枸纪子酒。孩子另坐一桌。晚观电视到十二点，有些新意。电话拜年多起，深圳“刘工”等二起，记不起是谁：“同吴冷西此等人要什么说法。”

1995 年 1 月 31 日（星期二）晴 初一

六点半起床。续写《吴》文。

冯老太一早来拜年，随着过去到她家小坐。整天有十多起电话拜年。金老夫妇来，谈到林里夫还活着，还在诉讼中。

下午五点与玉珍到本楼拜年，先到陈明家，刘競雄处，路遇赵毅敏，91 岁了，尚能健步；白治民谈及延安时，毛曾谈过在南方不知北方有彭真，西北有高岗，陕北的事要看高的表情而定忧喜。王鹤峰家遇见李之琏，谈医生书，对周的看法都很一致，简而言之过去只能奴才、庸才也。

1995 年 2 月 1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美音说，美国防部调查，观后中国出现苏联形势为 50%机率。姑妄听之，美方心态也。中国还是农民国家，知识分子照顾大局成习惯。

胜利、小多、小琴［芹］，杨小玲四家来团聚，妇女儿童一桌。约铁铮、力丰来，等到一点，力丰始来，令人生气。数说力丰（并王小毛）一顿，还有珠珠，利用舅舅时站前立后，现在来京电话都不打一个。下午跟胜利手谈几盘，只一盘胜十余子，余平平。

志民夫妇来，他自己工作已同张全景、任联［连］元谈过，只想在政法系统当个副职。

1995 年 2 月 2 日（星期四）晴

近七点始起床。睡得甚好。《吴满有》文写毕。让玉珍一阅。上午王怀安来，漫谈国事。他有七个儿女，大儿交农家，现仍在山西农村，大队支书，读过古文，办“乡镇”企业（实个体）发了财，年收入五、六万，盖房廿余间。认为党已腐败不堪，尤其基层干部。他到海南洋浦去过，有两个县负责干部均住别墅，有女郎侍候也。张宣写的书太纠缠个人恩怨，我的找不到了，告马斌寄我。马随来电话，多

年未见过几面，他记得很牢，我到澳大利亚见到他们女儿夫妇，我都忘了。

下午刘云鹤夫妇来，郭全胜来，施滨海来（记不得了，说来过三次，现调到《中国市场经济报》）。

1995 年 2 月 3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玉珍看完《吴满有》文，很是感动。似知我为何伏案不已也。这本来是交给薛京的任务。满起、小多来，帮我将闲书移入北屋顶柜两格。这样南屋就容易找东西了。

电话仍不断，有记不起人名的（顾骧，似是一年纪大的人）、武光本拟|先|我先去电话的。宗凤鸣出差刚回，赵在江西（修房外避也）已几个月。杨仁三个女儿来，共看小妹带回的《毛——1949——1976》，有我和戈扬、王若水，医生等人镜头。文革情况，对我是新鲜事。曾卓明三口来。大妹电话：家桢去世。一口痰堵出，未能抢救过来。这样于己于人更为平安。暂不给琬姐电话。

1995 年 2 月 4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沈昌文偕时报公司郝明义来（郝为残疾人），送医生书。《羊城晚报》1.12 日发表李杜杯两首七律。下午薛京带女儿来，将“吴文”与他一阅。谈程湖情况。听美音，西安林牧抗义［议］抄家（为写“耀邦传”）。

1995 年 2 月 5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几乎看了一天报纸，开始收到《南方日报》。二妹电话，让做挽联，草稿电话中告朱正，晚上得到回话，他另做一副，太文，用典，不中意。

晚上丁萍夫妇来还书，医生书是她借去了（完全记不起来）。《深圳特区报》的女士陈岚来（送我一本她出的爱情诗），逼得为《深圳风采》题词：深入社会生活实际，倡导崭新人文精神。真不知她们懂不懂。

1995 年 2 月 6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同雨亭、廷栋碰面，谈李冰事，还是劝他留下来。给薄的秘书李静电话，约见面一谈。挽联作好，电话告知，并去唁电。

困穷苦读中，国系存亡，历经险阻艰辛，扶伤救死。
无影灯火下，寿登耄耋，一贯言行朴实，传道育人。

下午何定来，送她写的“彭传”。医生书借与，同借一本与老温。何谈有 200 万好党员就够了。又谈浦安修的悲剧。

党使人愚昧，失去理性。——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1995 年 2 月 7 日（星期二）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同时翻看两书：《人祸》与《毛晚年》（许全兴）。前者资料颇多。下午金老来，交马斌托带的张宣回忆书《伴虎记》。漫谈延安抢救，所谓“钢的纪律”，蒋齐生与蔡子伟曾同在世界语组织中熟识，而蔡不能作证。我的组织人写 22 号楼人物“最后留言”，温老颇赞赏。

收到岳阳宋君健办学校信，与柏原通电话。又收到上海群众来信，对文化局长的控诉。

昨晚曹思源来，给我未发表文“左倾路线必须清算”等文。谈马克思论点，私有制为万恶之源不当，取消私有制社义只能培养懒人。——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1995 年 2 月 8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续看《人祸》，材料甚多，把我也写进去了。许德勤来，处理一些信件。广东有求调动的，上海告文化局长状的等。又复信几封，积压复信仍是老毛病。

下午华贻芳来，谈到戚本禹在写回忆录，崇拜毛，认为小平这一套，毛早有此打算:“走欧美之路”。还谈到关锋，仍在做学问，写老子，生活很困苦，两口子相依为命。我表示，只要是写事实，还历史本来面目，我都愿接触。玉珍同小多出外购物，什么也没买。多走路有好处。花 70 元吃了半只烤鸭，小碗汤也要 2 元。

1995 年 2 月 9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续看《人祸》。上午范岱年、许良英等三人和他们的老师王淦昌来。王老也是坚决反对三峡的。听我谈此事过程，包括南宁会议之“陷入漩涡”。王老比我大十岁，原浙大物理系主任。下午朱维民、杨毅等先后来。朱已着手画“南京大屠杀”，电影正在拍。杨拟去英国半年，武大博士生还有半年。下午唐小毛来。晚餐后去看人艺的《天之骄子》，写曹氏父子故事，如何禅位，兄囚杀二弟，最后是七步诗，权位、选拔争夺，人伦与政治冲突，父子兄弟才气横溢。性格都写得很好，演员亦佳。与琬姐电话，叮嘱节哀。

1995 年 2 月 10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看完《人祸》，写得不错，材料丰富，论点可以。方实派人来取走《吴满有》文。

张作斌电话，邀我今冬去广东。下午同玉珍经河边散步，西岸盖起工棚，原来修木樨地立交桥路，几个月没出来，如此变化。看秦川（夫人又搬走），说宣传会上，江口出“他妈的”，“什么上海邦[帮]”；还准备提一批将军。王瑞林已不灵，刘张不下。此等小道，久已传闻，总之都在安排“邓后”也。

1995 年 2 月 11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看完曹思源旧稿《左倾领导路线必须清算》，挖根索源也。主要从经济升降、人事变动（政治之一）来作说明。王申生和小蕙来，他们想搞个艺术服务公司（这次来为科协大厦等搞浮雕装饰等）。无钱办不成事，特表支持。说刘宇一在南京搞藏画馆，议及此人之商业化，但人是刻苦的，人体素描功强于朱维明[民]。朱会用色，印象派风格。夏葆元夫妇在美国已生根（都能搞花布图案等）。

下午一起去参加苗子、郁风画展。海外五年，书画都有收获。到人多，很热闹，政协支持。

1995 年 2 月 12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周世田来，留午餐。晓梦写的“传记”可交政协文华出版社。三峡

再版稿，写好再版序言，取走复印一份，交广西社。他筹划的“收藏家协会”已妥，挂靠文化部不如政协也。小周自任拍卖公司经理。

丁守和来，赠他主编的大部头书《历代治国策选萃》（卖皇帝书也），谈兴勃败忽之理。

1995 年 2 月 13 日（星期一）晴

四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翻看报纸，费眼力费时间，不看又不行。看了即忘，莫可奈何。（胜利与小琴［芹］两家来过节。）罗章龙去世，柳思送来儿子的致杨薄信（这是昨天电话中告知的办法）并革命博物馆写的生平事绩。因有四中全会除开［开除］党籍，分裂党事，罗一生耿耿，死不瞑目的。邓伍文亦从南京来电话，日内来京。下午到伯克处，谈定按刘仁静、乔冠华规格办，只发消息，不提四中全会之事。

1995 年 2 月 14 日（星期二）晴 元宵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许德勤一早来，改好几份组史资料办公室通知、文件。取走为罗章龙事致薄一波函（与伯克联名）。下午同胜利手谈几盘，输胜各半。小琴［芹］与胜利两家一起过元宵晚餐，玉珍很高兴（小惠也主动照顾，不愿走）。多日来因小蕙［惠］别扭而生气。喝了两瓶啤酒。

1995 年 2 月 15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清理不完的杂件。翻抽屉找到“吴满有件”，还有材料也。许多东西模糊之至，刚在手边又找不到了。薄老秘书电话，中央卷审稿经费事已批交财政部办理，罗章龙事也同意照办。

刘清来，还是为 1935 年工龄事，长期坚持不达目的不罢休之势。告宋晓梦，“传稿”快定，尽早出版为好。

下午为柳思、力丰等写字。为黎澍为我七十寿诗写跋语。

王申生来，明天返沪。为我裱字画，选出 14 幅。最后写刘宇一的白石弄雏图经过。到夜十一点始毕。

1995 年 2 月 16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小许送来各件，有《开放》三本，寄到部里果然安全。下午仍到水电兵部让赵大夫按摩治疗。玉珍觉颈部、腿部均有疗效。兵部也有女同志读到医生书并《实录》等。晚上同秦川一起到天伦王朝中餐厅，应杨毅之邀，有武大校友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董辅礽并光远、绩伟，王蒙等。话旧事，王力与邓力群之亲密关系，被王光美撞见事。胡乔木之双抱（光远与秦川）[4]。光远又谈到抢救时，邓力群如何勾引范元甄，时范已承认是特务（？），与王惠德妻同住一窑，邓来抢救每至深夜事。又在范下放桥儿沟乡当文书时，冒充其夫住宿一周事。因而又谈及 89 年 7.11（15 批）信件之事。陈又如何“两个知识分子代表”等等。绩伟听到美音广播，李志绥心脏病去世。

[4] 双抱：指胡乔木拥抱于光远和秦川。——李南央注

1995 年 2 月 17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九点同秦川一起向夏衍遗体告别。挽联多，到上千人。遇见曾彦修，说他们送的挽联最大最好，只记得“艺术良心”四字。秦川谈日本去不成了（还是为那笔援助巨款），同罗青长一起，未能批准。过去大概参加过安全部的活动也。

下午邓伍文来，告知薄老意思，罗事不能参预[与]，也劝我与伯克不参预[与]，即由组织部出面。伍文谈所见罗的手稿，四中全会过程写得很详细，26 人当场退出，对张金保甚不满，一生担心被“整肃”，段德昌等就是因而被害的。还有个史文彬，抗战时从山东去延安，未得善终（说是路上病死）。大概是第三天邀退出者开会宣布开除党籍的。陈云是积极分子，但似未参加全会。会议记录是康生造的。关键在周投降。外孙女保留全部手记。我鼓励伍文快整理出来。如裴松之注《三国志》。

开始看晓梦定稿。小妹中午电话，告知医生病故情况，很是悲伤。对书的意见还不及告知也。

1995 年 2 月 18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续看晓梦定稿。下午同胜利对阵约五盘，直到八点，只负一局数子，大胜盘 56 子，中腹全吃掉。

上午漓江出版社编辑兰峰来（武大校友），谈拟出一套质量高的党史丛书，对叶永烈的看不起也。允考虑。送书一堆。

1995 年 2 月 19 日（星期日）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老舍茶馆，参加野草诗社聚会，有茶点、节目并午餐，由尹老板招待。到约 40 余人。有人唸诗，书画，我也写了一幅。王志远、王时禹两位都记不住名字了，后者是原部里研究室的。张报老 93 岁，健谈健饭。其他几位老人不熟，魏传统老气横秋，大讲少正卯。50 元买 17 本《余香集》。下午米山与妹妹、妹夫来道谢。漫谈形势。妹夫是公安系统的，谈局长知法犯法。续看《传记》。晚上甚累，血压 90—40，玉珍甚急。

1995 年 2 月 20 日（星期一）多云转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医院，血压转好，90—60。樊大夫让放心。温老来还医生书。

续看《传记》。温老认为搞党史必读书。

下午和玉珍，并安若、田绿萍一起到谢文清家吃饭，秦川亦到。漫谈形势。谢也看了医生书。观点一致。说过去读《毛选》，几卷之间就有矛盾，如民主问题。听法国台，广播周冠五下台，儿子被捕，与邓家子弟有关。腐败根源在上面。杨纯来取走医生书。恢复每天晚饭前冷水擦身。

1995 年 2 月 21 日（星期二）多云间晴、南风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续看《传记》，我改动部分，晓梦没全照改，又得我动笔。

上午陆源[沅]来取医生书，让她带走刘清要求工龄致张全景信件。陆谈安子文与刘少奇是至交，议论毛的看法，同尚昆也至好。薄与刘澜涛也常到安处漫谈。安重视知识分子。

晚上邓伍文、尚文兄弟来，哥哥在银行工作，接父亲的班，对经济有研究。认为首要问题在腐败，人治结果，有些腐败如原始社会剥削有进步作用（这点同我看法同），为不可避免阶段。长江、珠江两

三角洲发达已不可逆转。到北京来，即感人们衣着同沿海差一等级。如乱，可能北方开始。还认为 92 年南巡讲话导致乱搞开发区，损失甚大。

1995 年 2 月 22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 35 分钟。六点边听美音边活动。

续看《传记》稿，补正之处甚多。上午吴象来，谈到对耀邦的批斗会，发言他全部看过，惜未作摘要。邓力群长发言也批万，如“你曾赞成刘宾雁‘第二种忠诚’”。万答：赞成，请问有什么不对？邓哑口无言。尚昆则主要讲耀邦不应当赞成邓下。万不赞“自由化”等说法，不要将自由、民主等好事都让给资义，自己什么都不留。宋平上台后，一次常会，田说，农业让宋管吧。宋说他并未管。田以报上刊登讲话为据，两人面红耳赤。万对宋说：你上来做过什么好事？搞社教、反和平演变、任人唯亲。邓生日时，夫人边<涛>持花兰［篮］去邓家，离去时见邓，邓说：万不要太逞英雄。南巡后，万去见邓就又变化，要万多关心大势，留下多谈。江在宣传会议，离稿讲三条：他妈的上海帮，我是中央派去，扬州人，乔石等也是上海出来的（乔在常会攻上海帮）；要有核心，自不如毛邓；宣传责任重大，要把住方向。

下午德电电视二台刘登立（梁从诫介绍）来采访，谈为何参加革命，中国背景，毛邓关系，邓的作用等（看来是为邓后准备也）。其父为刘国安，在美国娶妻，平江人，母在国防大学教英语，自己娶德女。中国话不好，人颇实在。养了个“蚩孩子”（叔叔的超生女）。

晚上程湖、小欧来。带来个大海龟，悬在墙上可调节空气云。《用人》、《钱宗仁》两书已办妥。海南腐败成风。

1995 年 2 月 23 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传稿》时时补正，进度缓慢。上午索性与玉珍一逛万寿路商场，看家具，床与椅。等于散步一个多小时。又到招待所小琴［芹］处看床。忽起萌想，住到这里来，岂不散步与空气两得？下午杨毅与爱人来，谈他的博士论文内容，建议切合实际，不要坐而论道，儒家传统文化如何同现代化结合。中国根本问题还在没有解决民主问题，从体制到认识，传统文化与民主格格不入，靠道德力量也不能解决腐败问题。人们调侃的认真的封建专制主义与羞羞答答的资本主义，是有道理的。周北方案是否同邓家子弟有矛盾？过去禹作敏对邓家女儿支持得很，一出事{若}无关系。

晚上韩纲［钢］来，谈同漓江社出党史书想法。他谈到人事，不仅组织北京的，还要有外地的。他与向前等八人已解决职称问题。下午仍到水电兵部按摩，送赵大夫《实录》。

没有涉及四中全会开除党籍之事。——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1995 年 2 月 24 日（星期五）间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处理陕北建党时间，高中哲等五人向薄、刘告状事，两说并存在省本资料中已基本做到也。嘱程湖整理大跃进资料。山东画家（石雕家）来，送画（虎子）与砚头。想调北京，不如坐镇山东（孔孟之乡），出入北京也。下午柳思和罗章龙儿子罗平海来，表示谢意，罗逝世消息刊登时［事］。

1995 年 2 月 25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续看《传稿》，进度甚慢。上午陆茂竹来，谈修水电史志事。李泽厚来，回国过春节。科罗拉多大学应聘四年，客座教授，教中国思想史。新著与刘再复对话，香港即出。他与刘受国外那些人批评，国内则社科院有批李者得研究生，百篇之多。有两章评毛，中国现代之强人：袁世凯、蒋、毛都是独裁者，无好下场也。着眼于经济，仍是马义者，渐变，并不同意新权威主义（与我观点接近）。认为杜维明是想以儒家成为一种可同基督教对抗的宗教性东西，自受李光耀欢迎。他 50 年毕业于一师，54 年北大哲学系毕业，出学校即入哲学所至今，乔木等对他发生兴趣，始终不愿入党。赠书三本。小陆留餐。下午三点与玉珍一起去看望张铁铮、王自强、张众吼、李鹗鼎等，以了宿[夙]愿。邓速燕教玉珍脚部按摩。张去看望过张含英，问到我（听说去美不回也），黄委会未开过一次会；对三峡只摇手。鹗鼎儿子李雄（苗苗育才同班）谈周北方被捕与周冠五免职经过。精心布置。问题在准备儿子接班。中国封建何时了！

1995 年 2 月 26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传稿》几每页都有改动，进度仍慢。湖南毛士凤着北京熟人送来乌龙茶一盒。此种人情只好收下。来人感到我的为难，没有落坐即离去。柏原电话，岳阳有人办私学，拉我们作顾问之类，他已探听清楚，是那个周一中的名堂（周过去帮那个殷正高打官司，反过来现又告殷了）。柏原深知我对某些“湖南人”之厌烦心情，决定不予理会。丁萍夫妇上午来，借走《太子党》。谈他们家庭情况与成长过程。

1995 年 2 月 27 日（星期一）夜雪、降温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街上小有积雪。

续看《传稿》，几份报纸草草翻阅，总得一个小时。

晚上程湖来，李智勇（党建社）赔偿我二千元，让小程退出，让人家欠我账为好。有人向程要《实录》，赠之。陈铁如电话，山东盗印本，只售半价。

1995 年 2 月 28 日（星期二）间晴

五点多起床。活动半小时。续看《传稿》，即可结束矣。

下午陈荔滨（罗杰）来，为“美国高级系统数据公司”总裁，来北京做电脑生意（为天津一报纸配电脑系统，从收发编排到印刷，全电脑自动化。是 92 年到加州大学讲学时认识的，当是学生会主席，带来几张照片。介绍蒋南与小妹电话，搞电脑联络，正是各行业热门也。跟他谈国内形势，历史与当前看法（美国是以发展经济做生意为主的国家，军事政治以此为轴心也）。

晚上邓伍文来，交《往事杂忆》清样。他星六返南京。仔细看过一遍，我省事多了。

1995 年 3 月 1 日（星期三）晴

五点三刻起床。活动半小时。《传稿》看完，增加了不少。整理可读性强。

《往事》看了一半，《两部分合》增加了 400 字感想。

1995 年 3 月 2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往事》看完，又找出一些旧照片。晚上邓伍文来，带回南京。90 年在山西的讲话，谈有关党史研究问题，小程认为价值甚高，应交哪个报刊发表。

下午和玉珍到水电兵部按摩。遇见葛洪昇。排队时翻看《黄克诚自述》，过于概述。陆沅《前言》写好，简要，提出了问题，还不成熟也。

1995 年 3 月 3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今天算是松懈一下，只翻看报刊。下午同胜利手谈 5 局，只负让子一局。蔡嫂晚上回河南，住了两个多月。同琬姐电话，孩子们轮流在家照顾。总有哽咽之声。姚监复来，送书一本。上午看秦川，下午他又来。谈起周冠五儿子案，供出几位秘书同案。万曾同他谈到：彭真很坏。

1995 年 3 月 4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昨夜服眠药，因蔡嫂十一点后才由小欧送走。活动半小时。上午清理剪报，并将《吴满有》长文稍加增补。赵潭冰的信和刘收麦整的材料都找到了。下午胜利来，手谈到晚上十点，电视也没看，过于好斗好胜，输过一盘，让一子两次（赢十字以上必让一子也）。维娜来，天津物价比北京便宜，北京人结婚宴请到天津去好。

1995 年 3 月 5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昨夜又失眠，服眠药，十二点后始入睡，并敦伦一次。多少年未有之举也。上午翻看书刊，到秦川处。因戴煌来信与我们俩人，为林希翎平反事，由 90 岁老人李逸夫出面。秦未允，说致信李瑞环无用，不如给薄信。晚上电话告知，李鹏儿子已出事，还有李锡铭司机等。小玲一家来，将南屋两书柜仍置北屋，这样觉宽敞多了。近日已恢复秦城习惯，下午伏案累后冷水擦身一次。又休息又健身也。

1995 年 3 月 6 日（星期一）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开始到阳台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办公室，同雨亭等六人开组史会。文献部分文革时期只有暂缺（文献室不负责），其他部分尽量不惹麻烦。陆定一平反决定涉及同吴开先事，董旭初诬告屈打成招也。陆沅写的“前言”都发表了意见，还得二稿，三、四稿也。雨亭对制度与民主两大问题的理解已同历史教训联系，过去统统家长制，现在的“江核心”也发感叹。凡例、编纂过程、前言三大部分定下来。

下午《炎黄春秋》刘家驹（副总编）来取《吴满有》修订稿。谈到打 AB 团时种种酷刑：半边猪、火炉烤等等，六七十种之多。周刚到福建时，毛即递上打 AB 团报告，当时项英不同意未能起作用，以致续扩大。

1995 年 3 月 7 日（星期二）晴

又是四点醒来，即起床。整理昨天未了杂件，找出要找的物件。给滕县彭湃书记信，转去立徽为胞

兄写的碑文；复成都大学教授钟树梁信（他读《实录》后赠七律三首）。阳台活动半小时。

上午刘家驹来，送《传记文学》第三期，刊出 58.3《周总理带队查勘三峡记》，改名《50 年代三峡工程大争论》。谈此刊重点、方向等，当代重大、小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

1995 年 3 月 8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三八节，小蕙放假，玉珍管饭。翻剪报纸。原置车库两套藤椅等补好，不应弃置也（跟玉珍矛盾）。

找出董月华信。

下午海口恒泰公司李长盛并顾问崔生祥又李顺民（海南涟钢开发公司）等来，强邀我们去海南一遊，三月十五日成行，气候正可，有一山西老中医在公司服务，极言其医术高明，并熬就中药带回。玉珍心动，我只好同意，四十年后去了一心愿。B 股问题，李说，我致厉有为信起了作用。

早晨美音广播，司法部长反映，中央在考虑鲍彤保外就医。

1995 年 3 月 9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阳台风大，略作活动即回客厅作完。

上完［午］做了一件事，为董月华平反事，向湖南组织部写信建议，作点安排，发工资，给经济补助。程湖与小欧到党校买到《早晚年》10 本，在海淀书城买 40 本《实录》，说他可向单位报销书款。下午到水电兵部按摩。晚上到平安理［里］毛家菜馆应李长盛邀晚餐，真正湘菜。客人还有黄宝璋（海南计划厅长，原新疆付［副］主席）。漫谈海南开发，应更开放尤其向台湾敞开。又蒋超良（岳阳人，农行国际部负责人）只三十多岁，颇活脱。极言现在是资本主义，苏联休克私有化。谈朱镕基虽挨骂，但能掌握实情，直面训人，充满自信。参加国际活动，用英语讲演不唸稿子。

1995 年 3 月 10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几乎整天翻看《瞭望》。作为新闻周刊，办得是好的，有资料，有可读之文。毛弟媳妇小虹来，谈桢哥去世经过与遗体告别情况。晚上小彭电话，去海南要推迟几天，正好谢绝，冬天再说。

1995 年 3 月 11 日（星期六）阴

五点半起床。黄尘蔽天，没作活动。翻看报刊。中午胜利来，整个下午对弈，六局平手，不能强胜了。

上午毛应民来，口述纪念顾德欢文。金华硬成立一所“中国经济文化研究院”，到处化缘。他的名片不敢示人。鼓励他编《毛晚年言谈录》（包括已出版他人文字）。

1995 年 3 月 12 日（星期日）晴

五点三刻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河南电话，印一种学术版（封面改样）的《实录》。续翻报刊。读《胡杨泪尽》。

下午劳动——作字还债。为湘乡“惜才亭”书额、联，并钱宗仁七律；为李智勇、邓昭雨书条幅、

对联反复多张，直到晚饭前。玉珍为小惠无礼大火，决意解雇。小玲一家与胜利来。小玲同小惠谈时，后者甚无礼。

十年树木不分乔梓天皆惜
万事需贤欲求梁栋梦多才——李南央注：此联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5 年 3 月 13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玉珍整日劳动，做饭、买菜，擦地。

上午到办公室，开领导小组三方会，确定四月半齐稿。五月三日集中审稿。邀请名单。140 万经费已批准。文革文献拟一请示报告。

下午洗澡后洗衣，满身又出汗。清洗时只得用脚踩也。晚上到北京饭店七楼参加文化书院为梁（灵光兄，澳门政协委员）90 岁，卢嘉炀 80 岁，任继熊、张岱年、项南、杜润生、吴江夫妇等。吴明瑜谈经济形势，谓乔木文章说社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宏观控制特点，并非马克思观点。宏观、微观乃资义市场经济特点，马的计划经济是大一统也。

毛应民来，顾文定稿，让他带走。

1995 年 3 月 14 日（星期二）阴、大风

五点半起床。因风大，从阳台回到电梯间活动。

翻阅报刊。秦川来，若水送《传记文学》今年一期，小有毛的资料。谈吴、姜选票各少几百张。陈希同可能去四川。晚上力丰来，要的字早已写好。问到张丽销毁字画过程，郭沫若赠我字幅，被剪去我的名字交他（相送之意）。并谈张丽为人之心狠（灼姐去世前坚不去医院）。最后对他留瑞典行医（学按摩之类）而丢掉自己专业，甚表反感。“曾经是党员”也，总要记得这个多难的国家、民族也。

1995 年 3 月 15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玉珍去医院看病，胸前痛乃疱疹。打针，引起小程来看望。发出为胡筠雕像题字致张震信。寄河南社祝新刚信（吴冷西件必按原文作附录），寄施嘉炀夫妇照片 2 张（施老寄来年卡并照片，迟迟奉复）。给程学敏电话，写水电优先文资料。

收到黄万里为三峡停工（长歌当哭）信。又徐文立信件。

1995 年 3 月 16 日（星期四）晴（昨夜雨）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为小惠事玉珍接 24 楼一电话（借住其家来询问），又接本人诬语电话，才算是“心死”了（原来还看优点想再次留下也）。

下午到水电兵部按摩。李辉着邵勉力（女）送来《苦瓜味道》清样。目次编乱，篇尾无日期。

陈四益来，送吴冷西《忆毛》。人大会是报导热闹，实情并非如此。朱镕基对“南水北调”批示，加上小浪底又等于一个三峡，千企不要再上了。

1995 年 3 月 17 日（星期五）晴、大风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美音报导姜春云选票少一千余张。田纪云在广东组发言，不赞成等额选

举，应当差额，而且候选人应有施政演说，让人认识。人大应当成为真正监督机关，不要一个声音。看来同乔石联手也。

上午田方来，要《实录》，让他向孙越琦［崎］致意。说明我过去为何不同孙老、周培源等接触，以避嫌疑也。

开始看《苦瓜味道》清样。下午朱嫂来复工。

下午到北京医院参加“哮喘之家”活动，听常识介绍，都知道的。仍是世界难根治之症。

1995 年 3 月 18 日（星期六）晴

四点半醒，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阳台甚冷。

看完《苦瓜味道》清样。下午同胜利手谈四盘，2:2。

葛洪升来，姜春云两事有争议：泰安受贿案，是否包庇；走私案。

1995 年 3 月 19 日（星期日）晴

四点醒，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搬乱了的资料，全部归入桌边书架，这样书桌就不再乱堆什么了。今年总要力求伏案有序一些。

九华一家来。下午着象棋 6:0，最后两盘让子也。

1995 年 3 月 20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翻近日积压报刊。

上午程湖来，将《苦瓜》清样最后几篇与他复印，可补入《起用新人》。下午宋晓梦来，取走《传稿》。她颇为《光明日报》办得比《人民日报》好而自豪。她采访同济自选校长稿，我没注意看到，甚歉。将医生书借之。此事总算一了，但还有最后两章没看。

1995 年 3 月 21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大概是前两天美音，田纪云在广东代表团讲话，这是否有点什么“信号”呢？邵勉力送来全部原稿，从目录上看，删掉几篇而不见原件。

下午宗凤鸣来，送赵 1984.5.26 致邓、陈信原件，其中泛论领导体制问题，并未涉及耀邦事（此件赵送与李昭一份）叮嘱是绝密件也。随后王纪宽来（陆沅亦来），谈美高层智团研究中国问题：毛错在朝战，美已决定放弃台湾，同中建交，并经缓［援］（这有“一边倒”问题与仁川登陆）。今后（邓后）三前途：乱、江李下，重评 6.4，新人上；江在李下；吴邦国代李，江新班子。朱镕基在港台威信亦降，现剩金融权，待人太苛，说话不留余地。鲍桐［彤］事，乔石已否，而李重写报告，双批“是坏人”（没看就批）。杨建议保留小顾问班子，他出来，抬乔石。赵重出无可能。中国不会出现苏东波：党的历史及作用；民族大一统，经济发展形势。西方看法与我们也一致，安定为上。永新公司已垮，王留港作一公司顾问。魏京生收到美捐款 30 万，分与 64 受害人，搞一份“太子”们的腐化、贪污资料，共几百人，要者 50 人，因而被关。魏半肯定邓（经济），党要民主化，王甚称赞魏是个“人才”。（医生书借宗）

蒋南与张凤（雪山公司经纪人）来。

1995 年 3 月 22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程湖来，带走 90 年山西讲话稿，拟改成文章于党史刊物发表。《苦瓜》清样又翻一遍，附上写作日期。下午胜利来，手谈一盘，胜小角。

小妹电话，要五月份回来，四月极忙，参加反应堆国际会议。忙忙坚持作文。

1995 年 3 月 23 日（星期四）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南通《实录》读者丁弘（离休老干部，萧县人，长期作报纸工作）来信，并赠书二本。看了二三篇书中文章，是一位忧心国事的有心人，对“左”的历史有切肤之痛，又是伦理学等教授。

朱正寄来读钱宗仁诗的文章，代我写的。

晚上应广东《信息时报》朱峰、老烈之邀赴宴（黎昌海鲜酒楼，日营业额 5—60 万），光远、秦川、童大林、董辅礽、李普、吴敬琏等，漫谈时事，经济形势等。我提问：经济学家对朱镕基看法如何？褒贬不一，吴说很难说清楚。坚持改革，但离不开老路（经委、计划一套）。我说，是惯信［性］所致。光远说：还过于自信。童谈起轻骑队旧事。

1995 年 3 月 24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上午到部里，湘潭党政一二把手范多富等七八人（随后地方干部局、调配局邓昭雨、欧阳松等亦来。均湖南人），为建彭德怀纪念馆与铜像事，要我当顾问。欣然接受。谈彭是一个真正的人，从而谈到机构改革时我到湖南情况，地大压等等问题，经济与政治关系，敢讲真话，不要唯上，民主与法治，社会转型之难以及用人、选人等等问题。大概也是多年不向在位的人议政吧，一发而不可收也。

下午陆茂竹、王宝基来，送水电体制的一个建议书。要他们帮我收集资料（《我与水电》）。韩钢与河南祝新刚二人来。盗版已发现上海、福建、山东三种，已在新闻出版报刊启示，以扩大此书影响。

1995 年 3 月 25 日（星期六）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整日翻看积存报刊，有的不能不翻。而《亲历记》稿始终搁着。三月份又快完了。

1995 年 3 月 26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肚痛，大泻，仍活动半小时。整日精神不振，只看了《莫忘钱宗仁》集的序言，并报刊。下午小多、小琴［芹］来。夜量体温，腋下 36.9℃，小有温度。食欲很差。玉珍给消炎等药吃。

1995 年 3 月 27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未再泻肚，精神恢复。寄忙忙母女照片给长沙，大概忙忙又有作文要发表了。《苦瓜》清样取走。看《胡杨泪尽》，读钱宗仁诗文须增加内容也。

下午同玉珍到中山公园观牡丹，散步一个多小时。体温正常。

1995 年 3 月 28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阳台觉冷。几乎看了一天报刊。翻《人物》第二期。电话告朱正，董月华事已给罗海藩写了信，作了建议。下午小彭来，送李长盛书两本。谈海南高楼成片，购者寥寥。

1995 年 3 月 29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李辉没将未刊稿寄来。翻旧报刊（刊载稿者），只找到一篇。

意外收到黄彰任自美国加州寄来的《三省堂》书法并字幅（《忆古人》词）。观其内容，乃浏阳世家，其父与谭嗣同友好。在珞珈山时是土木系同级，也是足球队的。此册印得甚精美。在泰国办炼油厂发了大财，捐款家乡兴学办医院，并在美国几所大学为湖南学子设奖学金。

秦川来，为家事烦恼，夫人久已离家不返矣。国事仍在经济，我们实际不明下情也。

1995 年 3 月 30 日（星期四）晴、大风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为黄彰任吟得二绝：

天外飞来三省堂，故人如见读华章。
浏阳（平浏）本是男儿地，六十年来沧与桑。（五纪暌违国运昌）
学优不仕力工商，海外开花海内香。
今日陶朱游道艺，冰心一片系家乡。（一心永系是家乡）

下午到水电兵部赵大夫按摩，遇华楠。谈及黄老过去同他谈过我的为人：正派之至。

晚力丰来，为书一条幅（古人学问无遗力），问及在瑞典多年情况，我之不快溢于言表，难以敷衍也。他当然感觉沉重，让他背着也好。一个脑外科细胞专业研究者，携妻带子吃人家的“优越性”，毫无愧意。党员改信基督教还言之成理，我实在是太跟不上潮流了。此次回来，大概是学点针灸之术，要开夫妻诊所了。夜与玉珍、小程观香港片。

1995 年 3 月 31 日（星期五）晴

五点廿分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将昨天两绝句改定。想起要为黄彰任的《三省堂书法》写一篇短文。下午程湖来，口述大意，将原件交他，让他先打草稿。程湖 25 岁，却比薛京在某些方面要老练一点。在摸组织部一些人事情况，还可以自己解决房子问题。补入《起用一代新人》的几篇短文复印好了，可以交出。梁鉴江电话，《龙集》清样寄出。

1995 年 4 月 1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每天看报纸花不少时间，看后即忘，不看又不行。上午代耕儿子李鲁阳夫妇来（妻是韩光女儿），在人大财经委工作，想调到供销总社做点实事。赠韩光两本书。

胜利一家来。下午同胜利对弈四五盘，输一盘。把着太多，求胜心切也。不能一意孤行。

玉珍近日腰痛，明天要去天津为兄长扫墓。

1995 年 4 月 2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六点半早餐，玉珍和胜利、小多带毛竹去天津，为哥哥扫墓。翻报刊毕。将朱正读钱宗仁诗草稿改添若干，似可定稿了，只待重抄一遍。

晚上湘乡市长阳祖耀（学农的）与办公室主任潘小林来，书记阴慕如的信，“惜才亭”建东台山国家森林公园中。同他们漫谈形势与旧事一个多小时，启其思想解放也。尤谈到湖南多年为保守所囿，特别谈到三产业发展之后，传统制造业等劳力将只占 1/10 的世界前景（今日《参考》所载）。信中还要我送字幅。看来鄙人书法真可以登大雅之堂了，一笑。秦川来，让看郭巨才“反共启事”件，谓薄老拟将此人追为烈士也（新军事件时被镇压的）。

1995 年 4 月 3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部参加民主推荐部内秘书长（副部级）与局级人选大会。名单只认识几个人，前者只写了于清波、赵杰兵；后者写了谷安林、徐功建、邓昭雨等人，年轻人写了个曾卓明。遇见周洁冰，她家搬到谢文清处楼上。还遇见张洁瑜，从澳大利亚回来，92 年我去澳时她知道的。

下午同玉珍到河边散步。修立交桥，<去>不成河边了。

杨继亮来，为我们做气功。他很自信其作用。陈英茨肺癌症候［侯］消失，觉得是他发功结果。留晚餐。《钱十年祭》文寄陈四益，允在《瞭望》发表。金老来漫谈甚久。当年曾一凡谈过，关于周总理为何不做诗了？“他敢做吗？”

1995 年 4 月 4 日（星期二）

六点十分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许德勤来，儿子要考美院中专，只好向钱绍武写个信，当面去谈谈。画的素描还可以。现在少年愿学画的甚多，大概同市场有关。

下午和玉珍到邮局（为丁弘寄《早晚年》）散步。沈祥熙来过，送茶叶。晚通话，电脑事辞退，费用太多，也送不起也。老杨仍来发功，很认真。留餐。这两天右腰部甚疼，贴虎骨膏并电热器烤之。

1995 年 4 月 5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写《读钱诗》文，温老来漫谈打断。他听说什么“八老顾命”，想必说传［传说］也。“薄、万二人请教”，还是合理的。唯一左王不会停止活动，不过也难结成什么帮了。如胡绳之流，应当争取小有转向（最近也谈防左之事）。我们责任只在说清历史。温老最近写了篇纪念瞿秋白长文，借题小有发挥。丁守和要开五四座谈会，邀我参加。

下午毛际寿来，谈湖南旧事新闻。万、　董（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等由华国锋扶起山西帮根深蒂固，毛致用如何整他，毛的儿子在公安厅随用警车事件（现在为江西驻深圳办事处主任，兼房地产公司总经理），另一儿子在湖南外贸系统，住“熊猫馆”。广仲波事件，原组织部处长，难升官，派到海南搞公司，3000 万，轮流接湖南人去游逛，开大赌厂［场］，由北京派军警查捕。“我是香港居民”（又派到香港还有安全部关系）。又谈及姜亚勋原地下军受排挤情况。

下午老杨来，仍发功。玉珍觉有作用，我则无甚反映［应］也。

秦川送鱼一条，自己钓的。

1995 年 4 月 6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一早到医院，近日腰右边疼痛难忍。外科与皮科确诊为带状疱疹，上下午注射静脉，一种进口速效药（200 元一支）。此病为空气传染，人老免疫力低下所致。到 203 看望周建南，神容大变，脸削口张，语音不清，几次到床前，抚摸其额，感伤之至。杨维哲早有准备，医嘱已入最后阶段。

下午老杨仍来发功，我无所感觉。下午河南社张志林、牛亚和来，将《早晚年》与之，建议河南重印，可略增减。

1995 年 4 月 7 日（星期五）晴

四点醒来，随起床。将《一代新人》续编稿 18 篇清出，并匆匆写“前记”几百字。下午袁大川二人来，两书已排印好，拟五日出版。封面尚可，《钱宗仁》书封面为塑像，颇好。

上下午到医院注射。孙大光借去医生书。

为明日之遊作点准备。

1995 年 4 月 8 日（星期六）晴

五点多起床，仍四点多醒来，活动半小时。八点前到医院注射。将拟题字的小诗、对联定稿。九点两车来接，与杜润生夫妇、玉珍和徐滨一起到昌平“北京明皇蜡像宫”参观（此前曾在《光明日报》见过报导）。总经理吕大海、副总屈永銮（女，临澧人），顾问黄新亚（中国艺术研院）一直陪同。午餐后小休，下午参观，大出意外，明史大事记，从鄱阳湖大战（打败陈友谅）、永乐进京、土木之变、廷杖兰［蓝］玉，到煤山上吊，栩栩如生。远景画配合，道具逼真（有一个景花黄金 12 斤），完全明代化。蜡像都以真人为模型塑制，还有一个万历宫廷娱乐的动画景（激光）。还上台看了许多人物细景。观后写了五大张字：

△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忧乐怀先哲，兴亡在兆民，明皇三百载，造像具深心（借孟浩然句抒怀赠吕大海）。

△ 帝宦臣民栩栩生，盛衰兴废尽真情。十三陵寝今犹在，一吊煤山千古评。（观明皇蜡像宫有感）

△ 此地先古人，极权弄术，彼等岂料沧桑世界。
其中悬明镜，鉴往知来，吾侪担当日夜乾坤。

△ 遊人如织，爱春光秋色，觉此地山乡时变。
殿宇非前，问帝子宫妃，比当年风景如何。

△ 如此生动史鉴，堪称中华一绝，世界之奇。

写了这么多，似乎才报答了主人邀请盛情。吕等最初只四五哥们，办此大业，在比利时买了苏联一舰 1.7 万吨远洋轮，发财起家，现在负债四千万，比利时还买下一座城堡。如此文化事业，公家没有什么帮助，一二十人筹划搞起来的。餐厅、公寓楼等均属上乘。饭菜、小吃极佳，可说尽兴而返。同车回的还有 24 楼孟宪德。（农业部付［副］部长？）

1995 年 4 月 9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翻看有关文化的旧资料。

早上仍到医院注射。皮科胡主任又加了针，还得来两天。下午四点续到医院。小多、满起与玉珍上街为我找床垫。

1995 年 4 月 10 日（星期一）雨（一场好春雨）

四点醒，五点起床。作了些摘记，以备发言之用。早餐后七点半同温老先到医院注射，九点到东厂胡同近代史所参加五四与中国文化座谈会，约到五六十人。慎之、光远等先发言（丁守和、耿云志等主持），陈四益、邵燕祥等。意外见到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周锡瑞、叶娃夫妇（92 年赴美时请我与小妹吃过饭）。他们带学生在北大进修一年。看到了我的《实录》（与医生书对照）。我讲了十分钟，主题是接温老反封建残余话题，宣传邓 1980 年《体制改革》长文反封内容。传统文化是个两刃刀，积极与消极面要很小心。慎之介绍自己长文《亚洲价值与西方价值》。日本右派分子石原森太郎书《亚洲可以说不》，亚高于西。李光耀被尊为新儒家之父，治新方针为社会第一、个人第二；金大中则批李，赞成民主第一，金泳三为全球化、世界化。布什提到要向亚洲学习，美国放弃了个人责任，英国工党则搞道德社会主义。道德滑坡，中国当前可谓世界第一。发言人甚多。午餐后，我们听到三点离去。仍到医院注射，胡主任特来查看，说已好了。到医院时，街口院门，武警甚多。晚上慎之电话（韩钢也电话）证实：陈老板去世矣！

1995 年 4 月 11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八点到医院，注射最后一针，并治牙。和玉珍去看祖春，似无记忆力了，频频问我：“怎么知道他住医院？”能吃，红光满面，已成废<人>了。喉管仍切开。

为黄彰任书条幅，两诗早已定稿。又为湘乡书记、市长写两封［幅］。为《不忘钱宗仁》、《程学敏水电论文选集》题书名，直到晚上。写了几十次，仍不满意。还是用大笔流畅，小字不行。

晚上香港一女记者问我对陈云看法，问到“保守派”，我说五十年代他保守对，八十年代也不赞成大起大落。——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1995 年 4 月 12 日（星期三）晴

昨夜接于若木电话，说家中有灵堂，两天行礼。晨八点半出发，九点多到藕香斋，先我签到者有李鹏、伍修权、方毅，大厅大概就是六十年代中南海跳舞处，颇有感慨。

上午刘家栋来，送《陶端予纪念册》。谈及陈在延安时，不同意毛江结婚，后来给毛打过电话：江青不要太干政；毛回电话：你手不要伸太长。41 年后，陈即逐渐去职、去势（书记处只剩毛刘任三人）。组织委员会刘为主任，陈是委员，分工管大后方。说是责在刘（彭真得势）。

一早给黄彰任写好信，连条幅，两本书寄出，共花 70 元。

终于收到《龙集》清样，原来没用“航空”而是平寄。电话告知张作斌，张说梁鉴江其人最拖拉。

香港《亚洲》刊记者来电话问陈云事，答，是唯实及交换比较反复，当年不盲从毛。又举三峡之例。

1995 年 4 月 13 日（星期四）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钱宗仁诗词》文算是写毕。得 7000 字，太长，须压缩。秦川来，谈北京事。

今天为鄙人生日，竟收到冰封、遐之、朱正，吴辛贺电：

仗纵横才气，述马列精髓，论证论文称国士；
振大汉天声，骇小儒耳目，高功高寿属先生。

收到成都大学教授钟树梁信并赠五绝句；黑龙江刘欣信，读《实录》等，为彭总首日封签名；祝新刚寄香港《明报》反映等。

下午小多、小琴［芹］、小徐和杨小玲四家大小孩子都来，为我祝寿也。晚餐甚丰。上午任小彬与刘元元来（刘道生女儿），送《王堃聘书画册》。谈太子们情况，刘泽彭垮情况。

得邵燕祥信，赴安徽参加“江淮笔会”，识主持者皖省公安厅付［副］厅长尹曙生，读过我的书，邀我去遊黄山。

下午同玉珍到河边散步，立交桥紧张施工，满天灰尘。

1995 年 4 月 14 日（星期五）晴间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周世田来，谈统战部原秘书长张蒙纳（女）谈，《实录》洩密“还找此种人。”周答：为何不抓起来。说：党管不了这么多！送邓伍文的两份罗章龙材料。他是二大中委，四中全会非常委员会事及名单甚具体。罗及四中全会这段史实必须重写。陈尚文来，要走两本书。张宣寄来《光明日报》去年 11 月刊文，诬他犯错误（已平反）事。向中纪、中组投诉件。开始看《龙集》清样。

1995 年 4 月 15 日（星期六）阴转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开始看《龙集》清样。

上午秦川来，香港报刊议论人事，常帮倒忙，教训无数始终不改。下午同胜利着棋四盘，2:2。晚上看清样到十二点多。海南蒋卫杰来取走《钱诗词》文。

秦友甦、赵凡。——李南央注：此两人名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5 年 4 月 16 日（星期日）晴

仍五点三刻起床，活动半小时。清样看毕。这十来年诗，说明文字过多。上午秦川小儿子夫妇来，为铸一 97 年大钟签名赞助。十点到“职工之家”参加岳云校友会，捐款百元。老汤夫妇同车归。认识总工会原副主席李富光。原首钢的。

下午江西邱豪才来找，书法家，诗写得甚好。出集子要题词（邱力生的父亲），江西地下党的，为莫须有被捕事牵连几十年。送书两本。

1995 年 4 月 17 日（星期一）间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阳台已不觉冻手了。

给梁鉴江信，两首重复诗改换《寄黄彰任》。读钱诗长文寄黄伟经。程湖来，王宁要《实录》签名。讲清两书资助从 2 万—3.5 万元事，袁大川贪财也。

下午李云仲、宋戚贵来，谈《实录》新版之满意，辽宁已买不到此书。“董狐笔”也。因道出李云仲之被下放煤矿等事，当年计委当事人倪伟等反有微词，说“如不保护，则开除公职。”谈当前经济形势，南巡后又大热，去年基建 1.3 万亿超过，今年 1.7 万亿仍将超过。而三年来产出如何？平均投资 500 万以上项目 3.2 万个，到处半拉子工程。广东的汽车装配厂就过百家。他们同宋平有往来，宋说“长官意志”！有个人物研究会，会长为李力安，宋在写“宋平传”，强调写历史真实。李力安说：如对党不利，仍不能写。托宋给我大跃进材料。当年贾托［拓］夫秘书赵家梁愿同我谈。高岗有遗书交总理，谓其冤枉（大概是奉毛命也），托孤。

1995 年 4 月 18 日（星期二）间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陈四益来，两人苦干一天，将《龙集》新编清样看完。“商参”之“参”乃庚青韵，非寒韵，[5]广东也没看出。只好全诗换韵。有两处换句，如“一代女英贤内助”，改“甘苦同尝心匪石”。还乡八首我也换了一句“柳暗花明骋紫骝”——“与尔同销万斛愁”。晚九点半才歇笔。下午江明（南京农院老同志），孙大光介绍来，谈对毛看法。他与刘顺元熟，刘老也是“非毛”的。他认为文革还是为把刘等搞掉。想筹办一所农业科技大学。

1995 年 4 月 19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廷栋谈五月定稿会议。档案馆内部矛盾，朱世荣不干了（同李勇闹翻），可能还是退下来级别安排等问题。谈到北京市问题严重，看了两份最近中央电报：稳定八条，北京付［副］市长自杀追查事。看来紧张得很。山西侯马盗文化案，公安系统县市几乎烂了，还牵连党政上面。真是钱能通神也。北京是秘书帮、太子党为害，首长们参与。廷栋说，刘正威已自杀了。我是足不出户，外界事太不知道。香港报刊毫不留情，陈希同必下台。

1995 年 4 月 20 日（星期四）间晴

五点半起床。《龙集》清样寄还广东。给小妹信。

黄伟经电话，《南宁》文要退回，早就告知《南方周末》不合适也，耽误了时间。

下午平江老傅与岳阳二人来，又送三个小乌龟（已死）。他们清楚“山西帮”之无能（钟期光等人过去谈过）。邱创成想给平江几个小项目，说人多地少，不要。

夜观意大利喜剧片：《漂亮的公主》。

孙长江从美国回来，在哥伦比亚谈中国农业，不让杜老去。见到熟人，都表问候。魏京生得了 30 万美元，挥霍堕落。

---

[5] “参”和“商”是 28 星宿里的两颗星，一颗升起时另一颗已落下，所以在天穹中永远不会同时出现。古人因之将不得见面的亲人或朋友，比作“参商”，如杜甫诗中有：“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当时，陈四益告诉李锐，“参商”或“商参”中的“参”字读 shen ，不读 can，李锐听后便将“参（shen)”归入“庚青韵”，其实在诗韵中应当归到“侵寻”韵。李锐说“非‘寒’韵”，其实“参（can）”字也不归在上平声的“寒”部，而是归在下平声的“覃”部。古人作诗，要严格按照韵部押韵，不然就错韵了。但是随着语音的变化，今人已不如此恪守“诗韵”，只要现代汉语中韵母相同，也就通押了。——李南央根据陈思益解释注释

1995 年 4 月 21 日（星期五）间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寄出五封信，不喜欢回信多年毛病。王晶垚来，送南社会的讲话带，他与李慎之等在燕大同学。

同玉珍到河边散步，被强拉出去。

1995 年 4 月 22 日（星期六）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中央档案馆李勇来，与雨亭、廷栋，小曾谈五月会议事。工作量大。同朱正约好，请他当我的私人助理。议论北京市事，真是满城风云，包括议论邓家子弟。下午同胜利 3:2，下不过了。

寄张作斌两幅字（“四曲悲歌”拟选入《爱国诗词选》，又“二九年华”一诗备参考）。寄成都大学钟树梁教授《早晚年》。

沈阳任耀东夫妇来，三个月发不出工资了。秩序很乱，有拦轿车要饭钱的。

1995 年 4 月 23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秦川来，让为贵州“赤水桫椤杯”诗词大赛写题词。应酬事总断不了。翻几天报纸。

胜利来，一下午手谈，3:3。晚上吃饺子。

给龙德干电话，《传记文学》要稿，广州退回“南宁会议”，拟寄去。

收到慎之寄来的《中国社科季刊》及评《早晚年》文，并《陈寅恪诗集》。

1995 年 4 月 24 日（星期一）间晴

四点半起床。又将《南宁会议》头节改了一遍。活动半小时。

上午小米送来《三峡》增版复印件。他准备离开广告公司，到中南海研究室编内部信息刊物。还是官瘾为上（可升付［副］局级）。谈杜小彬原在《红旗》，任机关党委书记，管过人事，蒋振云、滕文生等出其门下。下午龙德干来，取走《南宁会议》文。

1995 年 4 月 25 日（星期二）晴 到石家庄中医院看病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小欧接四益来，一起早餐，七点一刻出发。首次经高速公路去石家庄。车上闲聊，四益告知听到郑重传达：中央通知邓家子弟一个月内不要外出。十点半张维民在出口处接我们到白楼宾馆休息。没有料到，组织部长、付［副］部长等一群人来，并午宴。只好说一句：“你们不怕尉健行查。”答曰：“这是私事非公干”。席间问及河北经济形势，基本无发不出工资困境，国企还较好，“无北京大案”。

午休后，两点到中医院，玉珍有萎缩性胃炎，请院长李恩复看（治此病名专家，西医认为不治）。问得细致，判断为中度（四益为轻度）。我也奉陪号脉，并作心电图、B 超等：左肾有小块石，右心房稍肥，脚有点浮肿等。也开了大批药物，两人药款共 1400 元。此院已企业化，看来推销药物是经济主要来源。八点前回家。

1995 年 4 月 26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八点和玉珍观美片《继父》。狂暴的杀人犯，美国单身妇女家庭（离异后带一小孩）易遭感情袭击，亡命之徒无恶不作。这是一个没有户口制度的国家，电脑作用大矣哉，小孩都可据此研究问题。米山介绍甘肃书法家麻友蘭来求题词，49 岁写了 40 年字。学柳欧与王体。李辉来，《火凤凰》丛书第二套，定要收我的《大跃进》。基本谈定十月一日前交上卷。萧乾着人送来《尤利西斯》下卷。

1995 年 4 月 27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将《我与三峡》整理一过。翻巴金的《再思录》。看完“怀沈从文”。两口子共用一小书桌。犹忆听到杨作材告知沈家困状，向乔木反映事。

下午四点半到部，听张全景传达中央决定，陈希同“引咎辞职”，尉健行继任。陈的秘书先暴露，同无锡案有关，周北方案到王宝森案，大家七嘴八舌，要查到底。我带头鼓掌结束。回来秦川说，彭定康曾告江：香港要抓人了。几个电话询问：如此紧急会，老爷子驾崩，上海股市大跌。

隔壁刘帅侄女几乎每天要来穷聊。今天讲到刘帅曾言：三参总用谋，一败两休官（三次当参谋长，打过一次败仗）。谈到毛：只一个李纳对他没意见。刘、邓只有工作关系。大儿问母亲：邓大、刘大？答：邓大（太行时）。

1995 年 4 月 28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将致薄、江信（94.11.2）编入《我与三峡》。纠缠一天大事：小欧昨夜去万寿路招待所看电影，车被偷走。下午马润善局长等三人来谈，有一个 45<分>钟时差应查清，窃贼八点多被一司机看见其开车出来。同玉珍研究：被人盯住抑<或>“合谋”？使人终日不快。上午薛京、程湖来，留午餐。

下午曾楚风送来李泽厚新著《告别革命》，并为《今日名流》约写抗战胜利 50 年小文。

1995 年 4 月 29 日（星期六）晴

五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看《告别革命》，书名即道出旨意。上午龙德干来，《南宁会议》文有四万字，一次登完有困难。为我拍照。特谈《传记文学》要以回顾廿世纪中国（主要是革命）的主要问题何在，找一些老人作回顾、座谈。

同胜利手谈四盘,3:1。我仍把着过多。

1995 年 4 月 30 日（星期日）晴

五点多起床，活动半小时。马局长电话，小欧已两天没在机关，使我更疑虑重重。续看《告别革命》，眼力不好了，字总模糊，又不愿用放大眼镜。胜利来，上下午手谈几盘，大胜两盘。苗苗夫妇来，留午餐。饭量仍大，自己说已注意少食了。不愿谈及母亲与么么。

1995 年 5 月 1 日（星期一）阴转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为《程学敏文集》写序言，得 2500 字。将春节聚会五绝附尾，发发牢骚。

王祥均来，已续弦。言及离休者喜读我的书。赠《实录》新版。送玉珍一大筒瓜子。必须时时监督也（李恩复院长嘱胃病不能吃瓜子），女人多好吃瓜子！

1995 年 5 月 2 日（星期二）多云转晴，降温

三点半醒来，四点半起床，将文章改好。上午到办公室拟寄漓江社三峡稿。打好包，或由内部交通寄出。廷栋来，谈及小欧事颇多疑。马局长来，说小欧谈出一“线索”：结识孙某，邀饮喝醉，钥匙遗落归还，出事当夜曾呼，告在万寿路。薛京来，判断为随意编造，实乃自盗（与我估计同）。程湖谈到两次借钱（500，800），薛京说，过去大把百元票。可能春节赌输，他父亲欠债 12 万，找程湖谋投资解急。如此综合，使我忆及主动给票观《继父》片等情况。人心不可测也。

下午龙德干来，送《传记文学》第五期，有王力文。隔壁老刘、徐滨电话，龙谈一个信息：第一夫人自杀（对外说误吃药）抢救过来。住 305，已成植物人。陈希同由军区监管，不能由公安系统管了。我们看热闹而已。看秦川，谈耀邦旧事。总书记去深圳应彭定康约，金融动荡涉及香港也。外汇遗失，出口转内销？收到黄彰任信。

1995 年 5 月 3 日（星期三）晴 上午到医院治手、取药

四点三刻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作字两幅，一幅赠赤水桫椤诗词大赛（秦川托）：

赤水桫椤造物私，恐龙玉凤引神思。
诗词竞赛成风气，听唱新翻杨柳枝。

一幅赠邱豪才：

庐山神趣四新诗，四绝诗书画影奇。
草隸楷行熔四体，自强不息自多姿。

记协齐迎春（成也競弟媳）电话，顺便谈及吴冷西事，将《说法》原件寄与。今日有诗兴，得四句打油：

香辣酸甜苦最多，一生就唱一支歌：
为人做事堂堂正，不怕旁门左道磨。

末句几个方案：

（十级台风等闲过/岂怕狂风暴雨多/暴雨狂风莫奈何）

晚上韩纲[钢]来，转赠吴江新著（也给了龙德干一本）。上卷他拟了 13 个题目，允在六月份写出。计划指标拔高与八大二次会，争取水利高潮也弄出来。九点半朱正到，即送他到万寿路。

1995 年 5 月 4 日（星期四）晴 宿万寿路招待所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程湖来，交待上卷任务。又分析小欧事。昨在医院遇见朱训，说读过《实录》，遂允送《早晚年》。清理杂物，带走书籍资料。

下午四点到万寿路招待所西楼住 505.两所长来看望。朱正住 509。外地来杨小池等七人。晚与朱正

闲谈托派等。他在写《陈独秀传》。小曾拟了个开幕词。

1995 年 5 月 5 日（星期五）晴

被子太厚，睡不安稳。五点起床。在阳台活动并听美音。

上午开会，我作开篇，请佳宾放肆提意见改稿子，朱正是请来挑毛病的。讲北京远不如地方之重视，组织部无人管，这个中央卷也只有自己审，人力也远不如地方。组部能动笔的只一老一少（一男一女）也。即陆沅与曾卓明。这样交了底，便于审查。分三个小组。下午小组会，陆沅写的前言不能用，得重来。晚上回家取书，玉珍让带薄被并玉枕来。

1995 年 5 月 6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睡五个多小时，中午休息不到一小时。精神尚可。看《解放战争时期》，《前十七年》未看完。比以前的好多了，组织人事扣得较紧。朱正将前言另起了个头。下午程湖来，芒果一袋系海南组织部付［副］部长的（在此学习）。晚上老马、金老来闲谈。韩天石说，人选是有过三位，李荐罗干，江荐黄菊，乔石荐尉健行。因而谈到江之水平问题，部队堪忧。江去看过吴德，新配警卫。

小琴［芹］一家来送香蕉与点心。

1995 年 5 月 7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紫玉饭店参加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年会，由燕京文化开发研究院、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召开，吴廷嘉约的（我才知道是该院顾问，院长是戴逸）。遇见刘培植，是那个会的付［副］会长。见到朱厚泽、谢韬，李慎之等。我被点名第二个讲话，讲不要忘记历史，应反省历史上廿世纪发生的事情，为了今天和明天，如何不再折腾，不再舍本逐末。军人有傅崇碧，吃饭时坐在一起，向我要《实录》。还有一对夫妇持两本《实录》让签名。听到新闻有：江泽民与李昭到江西，为耀邦墓立碑题词：光明磊落，无私无畏。这倒是个伏笔也。

下午看资料。夜观乒乓女团决赛。

1995 年 5 月 8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开小会，确定此次一气呵成，最后留几人最后统稿。现在稿本大致可以了。

续看资料。抗战时期，延安抢救运动太轻描谈写了。从打 AB 团起，知道文革浩劫，所谓肃反运动从未总结，一直绵延发展到草木皆兵，人人自危。最后彻底大平反。这是敝党几十年主要教训之一，真是冤案如山。资料中必须留此存照也。

将程湖送的芒果分给大家，每人一个也。

夜观电视男团决赛，如果第一盘 21:19 倒过来，则 3:0 也。

1995 年 5 月 9 日（星期二）阴

五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小组会，认为 17 年写得尚可，同地方难于完全体例统一。我讲

到如何忠于历史的问题以近日《参考》所载，德国 40 年来认识纳粹罪恶是逐步达到的。修地方志也对过去失误回避。重看鄂豫皖等三地区肃反材料。

收到李慎之寄来袁鹰所写回忆乔木文，提到要找我与刘祖春等写杂文事，还有夏衍对文革看法。毛追求理想社会。

晚饭后回家打针，取书。

下午洗澡、洗衣。

1995 年 5 月 10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下午开全体会，讨论各小组进行情况，都认为基本可用，再加修修补补，统一规范，此次可以基本结束。我就延安抢救写得太简单事，再次谈到从反 AB 团——文革浩劫，几十年自我摧残肃反升级应如实书之以警惕后人，大家都有共识，雨亭亦谈到冀南豫情况。

五点接戴煌到萃华楼，应郑仲兵、林京耀之邀，参宴者有吴祖光、黄宗江、胡积［绩］伟、张扬、张显扬、理夫等。快十点始散。谈论中心在总书记巩固核心问题。早在宣传会上即说：我不来谈核心，谁来谈？“他妈的，什么上海邦［帮］”。南巡讲话矛头曾直指。此次人代会，李鹏在北京小组谈话说尽可报导。陈希同曾向邓上书“要搞五湖四海”也。此次代陈人选亦可看出矛盾。还有所谓“水落石出”之流言，而国外总爱传此话，看好“石”也。吴谈“两个母亲”发言稿，胡德平婉言相劝，去掉后一个（陈慕华）。王蒙批吴不该如此社会化宣传等，引起张扬要打抱不平。谈到姚雪垠无钱为老伴看病。理夫谈到一次书记处会，乔木批评文艺现代主义思潮，王蒙讲了不同意见，为赵紫阳欣赏，因而任文化部长。王现在想当政协付［副］主席，想得诺贝尔奖。我为此人讲了公道话，宽容一点。李泽厚《告别革命》，孙长江跟他说应改名《拥抱专制》，此书确是从现实出发如何逐渐改良之也。到广东、福建活动都不太如意，在政协也冷遇。王沪宁乃标准海派，圆滑之流。“不反腐败亡国，反腐败亡党。”北京事件并非反腐败而是权力之争也。吴黄还谈到夏公使他俩成为右派与左派故事。

朱正带来邵燕祥赠诗选，并讽引咎诗。——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5 年 5 月 11 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重看文革部分。关于总理在文革中评价改了几句，使大家认可。下午找庭［廷］栋、小曾谈今后日程，并选定 5 人左右最后定稿。夜观乒乓并电视剧《傻儿师长》。想起原形必是“范哈儿”，其住宅在重庆为招待所，娶过美人鱼杨秀琼，山坡上有游泳池。

1995 年 5 月 12 日（星期五）雨 终日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终日下雨，旱情当可缓解。动手写前言，看过去十年讲话资料等。休息时曾观乒乓赛。下午陈漱瑜、袁大川等来，晚上又小坐。玉珍来打针，一起晚餐。

1995 年 5 月 13 日（星期六）阴

五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边看资料边写前言。饭前饭后小散步。空气比木樨地好多了。金老又谈到乔木往事。一次有关卫生部门业务报告，乔木即予批准，到国务院时，总理把关，其中有关科学问题（似是血吸虫病等事）必须由专业部门审核，总理狠狠给予了批评，不要自作主张，你无权批准。还

有解放之初，文委讨论人选，提出梅兰芳，乔反对，向主席汇报时，毛批他，梅到北京站，几万人迎接，你乔木有一个人接否？

1995 年 5 月 14 日（星期日）晴

五点多起床，活动半小时。上下午都抽时看乒赛电视。中国拿七块金牌，我也颇感兴奋。中国是出人才之地，方针、办法对头，何愁哪行无状元。上下午都开会，议目录、凡例，研定审核文字部分办法。

1995 年 5 月 15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全日断续写“前言”，接近完成。约三千字。下午罗西北女儿罗蓉（在科委工作）领文津街俱乐部管基建的罗勇并一女同志来，俱乐部扩建改建 3500 万元投资不落实，武汉一公司已垫付，要我在中办向计委批件中写几句话，只好以“游泳池活动分子”身份向陈锦华、甘子玉、郭树言写几句，并氯消毒改臭氧消毒 200 万元加写一句。说明“不起作用”的。看来计委批款极为困难了。

散步遇到邮电部干部付［副］司长，原地方干部局的，湖北人，也反对三峡。

1995 年 5 月 16 日（星期二）晴

五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上下午讨论《新时期》，小曾边唸，大家边议。关于反精神污染与耀邦事件，包括雨亭，都赞成如实，不打官腔。反右则用“改正了 1957 年错划右派”。施拉姆下午到了家中，让小任接来，玉珍也因送弟弟就医早到小琴［芹］家。留晚餐，吃烤鸭。雨亭、马石江、王明哲，金松林作伴，谈到晚八点。见到林克，说医生书 90%不实，后改说重要事 90%，如同米高扬谈原子弹等。马列所远非昔比，毫无生气。问西方研究毛与毛思情况，施答已不存在此现象，使他们不解。逢先知连《毛文稿》也不给他。

晚上回家打针，收到张作斌信，选入《二九年华一首诗》。

1995 年 5 月 17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下午讨论《解放战争》与《文革》。这两部分意见不太多。文革部分资料殷实，许多事过去都不知道。关于《571 工程》，乃林立果等“舰队”所拟，对毛不满议论多可取之处。

右手臂疼痛加剧，擦外肤药也无甚反映［应］。

1995 年 5 月 18 日（星期四）阴、雨

五点半起床。讨论《抗日战争》，基本可用。关于抢救运动还得修改。唐纵日记“无一内线”未删去（印行本中），对敌情总是夸大估计。金老关五年没问过，“没问题会请你进来。”保卫工作人员总想多打一个、十个才是成绩，而没考虑不冤一个才是成绩。讨论中一些过去不知情况：四五天安门事件，当时政治局等人在人大会堂讨论时，王洪文拍桌子：动军队决不签字，民兵可带棍子，因此未死一人。西路军损失二万人，当时延安养不起，对中央红军也是“威胁”。彭雪枫主动出击，全军复［覆］没比皖南事变还大。国际七次大会，高自主去（化名）吹嘘红军多强大。金老对周总理在文革表现甚不满，

如陶承逮捕也是他批的。二月逆流时如挺身而出，可能局势不同。二月逆流周最后讲话，谈刘邓，批老帅。皖南事变后，中央电报政治、军事全面反攻，刘、陈回电军事不能（无此力量），中央同意。北方局在抗战初期华北所起作用要大书特书。

中午未午休，一点和玉珍到水电兵部，请赵大夫按摩。——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5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五）晴

五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昨夜半服眠药，睡得尚可。

上午讨论“一战”，基本可以。下午讨论“二战”，恐须重写。去年讨论时，我即指出中央苏区等根据地应独立写，这是党的命运所系，现仍夹在中央领导范围之中，本末倒置。文字也不行。七个时期唯一不合标准的。

玉珍下午来打针，即归。程湖来，送点内部资料看。

1995 年 5 月 20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讨论“二战”毕。续谈《17 年》。同雨亭、廷栋、石江商定，留朱正与湖北二人改好“二战”。

下午作字十余张。

1995 年 5 月 21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讨论完毕。关于“前言”，提了些增订意见。“有了资料，才有历史”改“才有历史研究”，甚当。关于“中央本”本身应加写二小段：中央组本身努力，下面提供资料。下午作字廿多张。为瞿秋白纪念馆题词不用“四万万人齐下泪”，作了首七绝，署“李锐题记”。参加会者，人人一张，皆大满意。老马特来谈，金老介绍陈立夫养生之道四个字：坐立不安。不能久坐伏案，要常活动。又劝我不要动感情，我们只是看戏而已。今天会上我顶了钱听涛一句：因他谈到什么宋平来参加过会。晚上玉珍来，明天郊遊也。

一生肝胆赴前驱，才气豪情两不虚。
何惜头颅策后进，坦言心事岂多余。
——秋白纪念馆

1995 年 5 月 22 日（星期一）晴 平谷金海湖，蓟县黄崖关游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六点半吃饭，七点出发。车行两小时到平谷县委。组织部长介绍百强县之一：产桃，品种百余；羽绒服、衬衫等，产值总 70 余亿。金海湖乃小水库，58 年产物，库容 1.2 亿方，有龙船、快艇。因密云、怀柔均不开放，已成京、津游览胜区。坐龙船环湖一周。中午在宾馆聚餐，闹酒两杯，大家兴致极高。饭后即出发到蓟县长城，新盖八卦院，毛铜像与诗迹碑林尚可观。照像收费一元。“主任”答询问：“这样才能搞臭老邓。”完全红卫兵口气。归途走错道，五点多到建国饭店。施拉姆赠书。夜宴到近九点。逄先知、廖盖隆、石仲泉、邢贲思，林克同席。与林克谈得颇多，医生书说假多，举例八大二次会时间，他 57 年才到毛处等。席间我谈肃反问题唐纵日记“无一内线”语；张国焘电报事（并无“武力解决”），毛写“南下，党内斗争解决”，在一张烟盒片上。石仲泉促我写“毛传”。

谈及吴冷西事，由中间人出面请双方见面一谈，我作戏言，并对全席谈到他有后台。64 后顾委批我等四人时，邓力群其人不敢发一言也。

1995 年 5 月 23 日（星期二）晴

昨夜服眠药。五点半起床，活动一刻钟。六点早餐，七点出发，玉珍仍同行。经昌平进山，路甚好（大同运煤之路），到延庆。县委付［副］书记佟根柱接待。此县人口 25 万，财政收入 1.2 亿，产玉米（尚未深加工）。旅游前途甚少，城内拟引水成湖（大过昆明），约 8 公里到龙庆峡（73 年—83 年建成）。约一里隧洞下水库，坐游船（坐 20—30 人），两岸奇峰，誉为巴峡漓江，编造些神禽故事。有讲解员。江总书书［记］三个字放大于山头！山峰区为山民砍柴处，现已封山，长了些小树，近石灰岩体。7 华里折回，登金刚庙。高岸两峯间有悬索表演，骑车、摩托等，来自雁荡也。为游人增乐趣。午餐吃土特产，野菜、豆荚豆腐、猪蹄等，烤玉米面饼，攸［莜］麦等。女经理善饮、善言辞，喝酒二杯，开道车接送。餐毕赴康西草原，为官厅水库尾端，惜草寥寥，登高塔远观，茫茫一片。为引遊人，有蒙包、篝火、斗牛，跑马等。远处建有“三国城”，在此拍片若干部分。归途过八达岭，四点到所。洗澡、洗头。玉珍饭后始归。金老、石江来谈，北京事，从周北方贿赂秘书始，传说惩腐暂停，因开妇女会也。姜春云省内外均流言纷纷：“姜吹一号”，还有二、三号也。同湖南来的王中杰二人话旧。

预备小诗四句：

幽水奇峰龙庆峡，似来仙境作神仙。
几乎忘却人间事，巴峡漓江又眼前。
——李南央注：此诗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5 年 5 月 24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美音这几天播捕王丹、刘晓波等事。让李登辉访美，除国内原因外，大概这类“人权”也是原因之一也。上午领导小组会，通过纪要，规定成书、出书时限，九月底交稿付排。雨亭等谈会议收获。石江谈此事如无我等坚持则告吹也。下午全体会，人人发言，通过纪要。高质量、快出书、大宣传，发布会。请来 8 位审稿，确起了大作用。朱正作用也得公认。雨亭回顾一生，唯上级之命是从，也整人也受整，而未能反顾党的历史。这十年与这些正统派好人交往，能争取过来，思想渐一致，颇感安慰。三家合作，善始善终也属不易。参加美籍华人廖女士在台湾饭店晚宴，到者：慎之、项南、秦川、宫达非、朱厚泽、孙长江，郑仲兵等，谈中美关系。输赢、输输、赢赢关系。我说双赢，当道未必能懂也。

1995 年 5 月 25 日（星期四）晴 回家

昨夜仍回万寿路，大家多已散去。找小曾谈今后几个月工作。他说到九月才有事做。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早餐后找朱正、胡泽忠，小曾谈“二战”文字改写问题，都同意根据地与红军单写一两节，白区也要写一节，肃反单写一节，这样才能真正弄清过去也。

程湖来，言新司机小任之私事太多，毫无责任心。七点一起回家，松散下来。午睡足足二小时。下午看报刊。《读书》第 5 期上读写顾准文，欲应读此书。慎之电话，谈起顾准，写了纪念文。说要批南巡讲话，将腐败归之于此。拨乱反正，功不可没。

1995 年 5 月 26 日（星期五）晴

五点一刻起床。睡得尚可。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北京日报参加《八小时以内》座谈会，主持人林浩基，李普夫妇、戴煌、柳荫等，还有些青年。漫谈一上午，李普说要注重文史，我说要宣传西方人八小时以内是怎样度过的，“八小时”就是西方来的，东方散漫惯了。我们是游击战争、农村作风传统，毛泽东不喜欢规范。丁关根应改名丁开根。什么都要管，报纸成了奴婢。许多人也谈到题词现象，副刊难办，但要会钻空子。有人谈读书，我特别介绍了顾准其人（李普介绍我是硬骨头）。

下午同玉珍对［到］街对面买菜，聊当散步也。

1995 年 5 月 27 日（星期六）晴间多云 恢复游泳

五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翻报刊。刘清来，嘱写纪念郭佩珊文。下午二点到文津街游泳池，装修一新，舒适豪华。游 800 米，不觉累。开始读《顾准文集》。

上午看秦川，谈他的家事。说田纪云挨江批评。——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1995 年 5 月 28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看书、翻报刊。下午朱正、胡泽忠来，“二战”综述改好。匆匆一过，还须作点调整、补充。

上午范岱年来，谈王淦昌老受逼，儿媳代签字于“宽容书”未细看也。送王老书二本，今天是他生日，以表敬意。范即去丹麦半年，搞波尔等史事。介绍张德粹与波尔关系。

1995 年 5 月 29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改好“前言”，交陆沅。同廷栋、小曾碰头，布置资料宣传，向各省发一通知，包括金老、雨亭都可写一感想性文章，我自己承担两篇，以“前言”为基础的编纂过程文，感想文（山西讲话为基础）。这三个月当抓紧此事。

下午翻阅书报。《历史研究》有一篇民国史研究情况，从袁世凯到蒋介石，比较实事求是评价了。

1995 年 5 月 30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未做完活动，同玉珍一起散步到会城门公园。第一次来，公园不小，树木颇多，人更多，做各种气功活动的人，有一些器械设施。遇罗荣桓女（玉珍认识，69 岁住附近）。然后买菜。地方不算远，仍嫌一路灰尘、车多，太耽误时间，回家已近八点。

上午到医院，换牙、治手，理疗一刻钟。遇刘淇生，甚热情，说他 1986 年始平反，夏大姐死不瞑〈目〉（轻工部文革事，曾志去处理的）。给小妹、悌忠信，告知写作近况。玉珍多言。

中午略休息，即去游泳。三点多回来，即去招待所同胡泽忠话别并晚餐。胡谈文革时丑事，支左者乱搞女人，发横财。谈 7.20 事件，毛等都在武汉。

1995 年 5 月 31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朱正搬来。人客不断，米山来，已调中南海中央研究室管刊物发行。

说外经贸部门户之见深，广告公司两次申报不批准任职。“左”爷们对医生书口径为：那是假的。反腐败亦甚感为难。范岱年来，王老对许良英甚不满，将王丹等人列入名单。双碧来，为杨克冰大家［姐］要书。刘清来还书。下午游 800 米，约 35 分钟，速度不减以前也。到医院理疗右腕，调整假牙。

1995 年 6 月 1 日（星期四）阴雨

五点半起床。上午翻报刊，精力尚难集中做事，其实近日睡眠不错，是否真正老了？

下午到医院体检，过八关，都无问题，眼睛白内障仍轻微。右腕做理疗。游 800 米，游不过一小孩（百米快十米）。归家已近六点。晚餐后，兴之所至，同玉珍去看一香港片《中环英雄》，标准的乱七八糟，后悔莫及。

晚接杨克冰大姐从沈阳来电话，收到书，表示问候。感慨这个党怎么办，忧心忡忡。如何从严呢？以身作则呢？

1995 年 6 月 2 日（星期五）多云

五点半起床。开始《亲历记》的复工。上午看完“成都会议”的前三节，进入角色。找出讨论“决议”时胡乔木的多次讲话，给朱正看。此人本来清醒，为私心所毁。

下午二点先游泳，1000 米，尚不觉累，用 45 分钟。到医院皮科冷冻双手背的“猴斑”。理疗（超短波）右腕，给我一种静电膏。今天端午，老范中午仍送粽子。晚上任小彬来，谈他的工作，同一把手搞不好，想换一个地方，仍搞公司之类。

1995 年 6 月 3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继续看完“成都会议”已写稿。讨论时毛的插话如何处理，同朱正商量，赞成原计划分类综合，个别的可与发言人结合。

下午朱维民来，关于南京大屠杀油画，已扩充为“勿忘国耻”画展，有雕塑。张爱萍已题四字，要我也写一张，并请萧克写一张。五点到文津街，游 1000 米，遇郑惠，谈胡绳已好转，党史室正常。蒋振云在组部起坏作用，陈、王（陈云、王任重——李南央注）去<世>后，确失后台，邓左弄不起大风浪了。

晚上张扬同晓牧、朱维　夫妇来（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访问”，写《实录》及其作者，谈到十点。甚感疲劳。

1995 年 6 月 4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看“成都会议”资料。上午于刚的儿子夫妇来，送《霜叶集》（三版）。谈江平原是杨静仁（民族处处长）的付［副］处长，平杰三嫉妒文化高的（于刚时任党派处处长）。下午南君夫妇来，留晚餐，话旧。他也知道母亲同钟灵的关系，儿时的记忆极深。大林谈到歌剧院有李胜利者，因跳舞与毛熟识而上床，夫妇分离，本人被照顾（汪东兴经手），当过总参文化部长。毛去世到灵堂时，晕倒在地。他们看过医生书，才谈到此事。女儿已去加拿大陪读。这一代年青人距离太远，了却心事。

1995 年 6 月 5 日（星期一）晴 夜阵雨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上午到医院，理疗主任李晶看右腕，改用超声波与电钟疗法，并让核磁共振看脊椎。约定后天。十点过到办公室，看程湖清理出的“大跃进“资料，并让复山东一文化农民索书函。下午同朱正谈所写“反右与大跃进”文。当然不像我写的，得重新加工也。晚上张扬夫妇来，谈到九点半，问起范邓（范元甄和邓力群——李南央注）事，外界多有传说也。谈及身世。

下午马局长与车队队长来谈偷车已有线索。我谈仍不能排除小欧。——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1995 年 6 月 6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近日美音听不清楚，干扰大。玉珍与陈四益去石家庄中医院。上午戴文葆来，与朱正一起漫谈一上午。世风日下，北京事件，王宝森有两情妇，陈希同结党营私。泰安一案，由失意情妇引发，直告中央检院，省内无从保护。江在外声明［名］天高，排杨，尚昆在深圳讲话，北京不反映，中央不支持，由德文重译马恩全集，25 年，第一卷增［征］订只 18 本！海外华人学者欲以东方传统文化替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当然不会变苏东，但变则无疑：人生目标、是非标准、价值观念、思维准则等等，年青人早就在变，整个社会在变也。谈三联的悲哀，董秀玉故作强人，《生活》无内容，搞包装；沈昌文被讥为：“我就是不做人。”谈宋庆龄生前事，谈出版界花钱出书现象。丁关根象管铁路一样，每周汇报。

同笃文电话，温州有请 6.20 诗词大奖会。比例［利］时电视台拍三峡双方争论。

1995 年 6 月 7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八点一刻到医院，做颈椎核磁共振，3、4、5、6 节有些问题。理疗右腕。十点半到办公室，廷栋说朱镕基 5 日报告甚好。下午游 1000 米。遇郑惠，说龚育之调党史室负责。接岳阳周一中要打官司的信，此人不能沾边。

1995 年 6 月 8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再看“一战综述”，须作改动之处不少。《今日名流》编辑催抗战胜利时文，写个“夫妻默默窑中坐”吧。下午到医院理疗，四点 3 刻，罗西北来，接我们到他家晚餐，有两个记者在座：新华社国内主编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经济日报》摄影记者邓伟，都是随罗多年跑遍水电山水的。漫谈水电遭遇，钱正英其人，说这一代中青年大多是清醒的，对丁关根“不”主义极为反感。晚餐多冷盘并吃冷面。谈到九点始归。

曾楚风——李南央注：此名字写在日期旁侧。

1995 年 6 月 9 日（星期五）多云

五点一刻起床。近日美音仍干扰严重。多老话题。活动半小时。

上午戴晴携美籍华人李成（85 年出国的）来，博士论文为中国技术文官案例研究，要我谈王化云、林一山、钱正英三人。确实为三个不同类型，片面防洪（黄河情有可原）则一也。从官厅、治淮、黄河

规划谈到三峡论争。钱之风派，乃必然性。毛之专断与党的体制，多年运动必然产物，但钱之个人特色又是偶然性也。戴晴及其女儿留午餐。说出了两本书要送我。近日已解除“看护”（不让外记者来访）。

下午到医院。只游 700 米（时间晚了）。遇冯征，“北京反腐败”打一人名：尉健行。

晚上周世田来，广西一人贪污一船货及地皮事，已查到，可望收回一千多万。《争鸣》刊了陈对胡启［敞］立谈话（说我与李昌没让邓力群当选事）。给任小彬电话，同世田通话，参与收藏家协会主持经济业务事。温州与周笃文都来电话，非去温州不可。

1995 年 6 月 10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开始写日本投降时小文。只差个尾巴了。下午游 800 米，人太多。遇王仲芳，谈耀邦与罗瑞卿。他五十年代在公安部工作过，同两人关系颇深。也认为耀邦过于天真、自信，以为不会再出现什么大曲折了。又遇一读者罗焚（在文联），谈《实录》影响。

晚上因林静聪来电话，约定明天上午来，引起玉珍不满，“沉默的冲突”。终因朱正回来时我未发言，睡前爆发自掌也。

徐怀中（总政）来电话，约看针功大夫。

1995 年 6 月 11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林静聪来，谈到十二点，邀秦川一起午餐。林从陕西来，这一年在香港科技大学任客座教授。在滨州一私立大学（1800 人）任教，买了房子，二个女儿，年薪 3.8 万，付［副］教授，在港工资高 50%，但生活比美国高，房租 5000 美元一月（比工资还高）。陕西有三不：不叫不到，不给不要，不吵不闹。科技优势，经济劣势。“张不行”、“才不清”，陕西干部不行。滨州有一德裔部落，五万人，至今不用电、电话，不用汽车，马牛种地，男人着黑衣，女人也服色一律。生活还可以。

写完“日本投降时”文，1800 字。朱正认可。

下午五点到友谊宾馆苏园赴宴，文化书院为邓广铭米寿，阴法鲁八十寿祝贺，十桌。中央电视台来，谈毛与《三国演义》。同桌有袁晓园、光远、吴江与寿星人。杜润生、朱厚泽、秦川、慎之、范曾等等均到，一盛会也。我送二本书与邓，一本与阴。将林克自称“政治秘书”事告慎之。

1995 年 6 月 12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早八点和玉珍到医院体检，到十点半带“毫克”归来。好象身上背了武器。

又将小文抄了一份。接温州鹿城区委书记电话，定要我前去参加诗词会大奖，只好答应。晚观电视片，写彭老总的。

1995 年 6 月 13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廿分钟。《日降时》文复印好。改好“一战”综述。

十点半到医院，理疗右手腕。下午二点到办公室，将“综述”交小曾。同程湖谈他寄朱开轩信件事（朱的秘书电话询问），原来为王沪宁的博士生去日本留学事走后门。作为教训告诫。信的口气也很大。

福建南平电力局一个青年（海敏）来信要我的书，还要同我“畅谈交流”，特复一信，有告诫之意（说得客气）。特交程一阅。仍寄书两本。

游 800 米，回家已六点半了。

夜观意大利与四川足球。

1995 年 6 月 14 日（星期三）多云、昨夜小雨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为温州鹿鸣杯诗词大赛做了两首诗，同陈四益、周笃文通电话定稿。七律是四益有原稿，改了前四句，后四句基本未动：

万紫千红千万家，诗词大赛绽奇葩。
温州领导新风气，物质精神两手抓。

来温州参加鹿鸣杯诗词大赛有感

任人评说短和长，其实异常为正常。
自力更生凭大胆，我行其（本）素谱华章。（琼章）
事关经济新模式，情系歌诗旧故乡。
浇灌文明花两朵，盛开并蒂吐芬芳。

收到 6 月号《开放》，关于六·四与北京近况为主。阮铭文较通情理。

下午一点半到医院治牙，大概是昨天游泳时门牙（镶补的）掉了，毫不知觉。得来三次。三点多游 600 米。

夜观国安队同 AC 米兰比赛，踢得很不错，0:0，惜罚点球有两个人没踢入，4:3 输了（两球罚得太中）。

1995 年 6 月 15 日（星期四）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将两诗定稿，并写出。周笃文与一女中医黄云适来。“其素”改“本素”。两纸让周先带去温州。又各赠字一幅。黄云会看手像［相］，将玉珍与我个性说得颇为中肯。下午龙德干来，将“南宁会议”文又改动数处，根据乔木说法，以此次会议为毛独裁新起始点也。三点半去医院，带毫特后，心脏皂［噪］波颇重，要加注意（游泳得更加慢了），添药片。理疗科李晶主任看核磁共振结果，456 三节问题，谓颈椎病影响范围甚广，可到心脏。为玉珍看了。

1995 年 6 月 16 日（星期五）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翻完近日报纸，可看者甚少。将桌面清理了一下，杂乱已成习惯！下午二点同玉珍到医院。皂［噪］波用药还是对的。理疗科李晶主任看了我的颈椎磁共振片后，认为有问题（颈椎病影响甚广，一直到心脏）颈部亦加用电钟疗法，还给玉珍看了，让下次带片子来。一大收获。归途到游泳池，玉珍进馆一观，游 600 米。

又将昨日下午事重复记上，可见记忆力之差。——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1995 年 6 月 17 日（星期六）整日小雨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作了一件事，将今年几首小诗抄好寄张作斌处理。春节水电学会团拜改成七绝：

老去无穷遗恨篇，至今水电未优先。
问天大禹灵何在？南北东西灰满寰！

下午晏樾作字一幅并复信寄出。

慎之电话，谈中美关系。“述职”二字大概是后加的，原来大概是“召回大使”以示抗议。当年毛处理美苏关系时，对苏显然有情绪问题。恢复中美关系乃几十年大局。邓一直处理较好。这一代如何？实令人担心。

夜李志民来，谈他的工作安排事。我同任连元、李铁林谈过，他已知悉。任去海南调查 45 天，反映都好。他听了朱镕基报告，外贸退税近千亿，假出口多。朱是了解下情的。李鹏开会，不知怎样做总结。谈起我到云南听汇报，制止讲套话。

1995 年 6 月 18 日（星期日）上午小雨，下午阴

老是四点即醒来。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看书，看完李强自述等篇。《光明日报》很有起色，湖南记者一篇强占小学校操场报导，从而解决了问题。现在的核心只让监督鸡毛蒜皮，大的事就怕爆[曝]光也。小多一家来，小琴［芹］夫妇后来。送毛竹 50 元买《童规》。申生来，十幅书画裱得甚好，他数了数我的收藏，又达 80 轴左右矣。一起晚餐，吃烧饼、八宝粥。申生谈到九点，上海下岗（只能部分工资）人家有举家自杀或本人自杀的。感到疲劳之至，玉珍布置吸氧，服药上床。

小琴［芹］告知，偷车人抓到，车在河北。——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5 年 6 月 19 日（星期一）晴 去温州，温州雨

五点起床。清理带走物件。八点到医院，先理疗，后治牙。翻看一些诗集。周笃文说，全国诗词大省湖南第一，社多、刊多，能诗者多，参赛者也多。此事这次鹿鸣杯又证实，投稿者湖南最多，一等奖三名，湖南占二，集体奖第一。

下午二点程湖来，部里也派人送到机场，以便上机方便。按时起飞，机上人员知我身份，服务周到。六点抵温州。下小雨。张报老夫妇同机。住湖滨饭店。晚餐时地方负责人赶来敬酒。得知评奖大概。与朱厚泽、李宝衡同机。建议朱写出耀邦下台等经过。

1995 年 6 月 20 日（星期二）阴、小雨 夜九点喷一次

睡得不安慰［稳］。五点起床。推开窗户，活动半小时。下面是条死水沟，一小弯［湾］湖面，布满绿萍之类。雨中有人在沟边做早操。七点半早餐，如广东之丰盛。上午大家到江心岛游览，比五十年代来扩充多了。记得那次只看了烈士馆。同湖南老乡拍照多张。在江心寺与 83 岁长老木鱼见面，茶楼小坐。本地人要编“孤屿”诗集。文天祥祠满廊活动古装仕女，不伦不类，沙孟海对联：花上子规燕市月，柳边精卫浙江潮。游到十二点尽兴而归。中午仍吃米粉。

中午虽疲劳，未睡着。下午看大赛得奖作品。

晚饭提前，六点出发到师院新礼堂参加发奖大会并文艺演出，很热闹，如广东参加发奖（为湖南女状元发）。接受电台当场采访二分钟，闲话湖南出诗人，改革开放要向温州学习。九点到一私营大酒店吃“大排档”，市委书记张友余等请我与孙轶青两对夫妇及霍松林（陕西师院教授）吃豆腐鱼，大鲥鱼、大黄鱼等（此地鲥鱼极难得，也约 500 元斤）。十一点始回饭店。

早晨林从龙、刘人寿来，取走我的游雁荡山等诗章。——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1995 年 6 月 21 日（星期三）晴

睡到五点半醒来，未作活动。吸氧半小时。上午在房中休息。李汝伦来谈约一小时。毛三七开，邓则反之。谈到刘田夫对 6.4 写镇压诗，不予刊登（后刊报纸）。组织部来人谈，最后附耳说：要平反的。玉珍买衣几件。

下午参加座谈会，发言踊跃。我的建议从小学抓起（这次投稿从 8 岁—103 岁），得到大家赞同。温州可以率先做起，报刊可聘诗词顾问等。六点照相，晚上宴会，张友余等请我们四老。席间我谈毛晚年总看法。

吴军送书两本（《墨池词笺》、《研墨人手记》）。胡世厚:《白朴论考》。——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5 年 6 月 22 日（星期四）晴

仍只能睡五个多小时。五点半起床，窗前活动半小时。上午玉珍随大家游雁荡。决定明天回京。买好下午 6:40 机票。上午宋谋玚来，谈他的身世，两次划右派，《倾盖集》8 人 7 右 1 反。宋笃文说他是“有漏孔的尿桶”，心中藏不住事。十点半开始写字，下午两点半开始，写到五点，约十多张。服务人员都来要，还有为儿子要的。最后三个老乡（刘人寿、王巨龙、林从龙）写“登罗汉堂”，都欣赏这首诗。将贺诗两首改数字赠书记、市长。晚上甘肃林家美教授（女，唐代文学会会长）来送书。这次来的诗友，大多是右派或右机也。他们谈起反右之荒唐：为 5%，推选；领导指定；自报自认……当年还不知后果之可怕也（上午先给霍松林书“年老更当攻读时”七律）。刘人寿谈王震到岳阳看龙舟为一公司剪彩得金剪刀事，作诗讽之，为萧克欣赏：

莫把黄金铸剪刀，将军一笑入腰包。
悬思故事何须问，权位高时利欲高。

玉珍五朵金花拍照。

1995 年 6 月 23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晚间回北京（喷二次）

昨夜十二点服眠药始入睡。五点半起床，稍活动。上午仍有人求字（一早为两个司机写）河南胡世厚来，只好书应。李汝伦来漫谈，我说可编一本《毛与知识分子》，他完全赞成。此事回京可找人一议。先编一个提纲，正反两面都要，如：言论、人际来往、反右、文革臭老九，具体影响，包括对知识看法。摘编即成。摄影记者来房，有四美女合影。状元、进士夫妻（胡出类、符乃若）要我的字。谈湖南人对我说法。中餐有湖南人同桌，谈香港有人集千副对联，其中一副：

六宫粉黛无颜色，三峡工程有问题。

下午四点一刻起身前，张桂生、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组织部付［副］部长），李汝伦等来送行。在大厅中分别照相，然后出发。从伦敦到纽约去机场。司机很热情，送了字又照了相，非常高兴。这条要比北京机场路还宽的高速路，交当地农民修，能否保质保量年底完成，我很怀疑，没有什么设备，人也不多。出贵宾室上下飞机前，送客者被机场人员拦住，我已感到哮喘威胁（喷雾一次）。小程提三大件，因而发了脾气。机上小姐直来安慰。晚上近十点到家，感到很闷。同玉珍一起睡（高阿姨没走，住我房），开了空调。

1995 年 6 月 24 日（星期六）晴、晚阵雨

晨三点|起|起来，敢［感］到闷气，到客厅，连忙敲门，玉珍取来喷雾器，才平息下来。昨天到机场出来时即气闷。大概是从南方回来，气候还不适应所致。上午翻看几天报纸与来信。十点半睡下，十二点醒来。午餐后一点又在南屋躺椅睡着二小时，算是补足了温州四天睡眠不足。下午玉珍又为我括[刮]痧（从张报夫人学来）。感觉又如未去温州前状态了。胜利来，一起晚餐吃面。晚上小多来。一起看电视。

上午温老来，送我他的文集《征鸿片羽》，四本《瞿秋白研究》（我不在家时，瞿纪念馆负责人赵庚林和独伊等来过）。谈李德生、肖克等发起向人大常委建议应大大庆祝抗战胜利 50 周年事（中央则不让铺张，大概是照顾日本关系）。将 8.15 定为全国性纪念日，向张学良发一慰问电，将他起草的两份稿子唸给我听了。当然支持。

1995 年 6 月 25 日（星期日）晴

四点醒来，五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小妹昨晚到京，上午十点来家，带来不少国外资料。她回美国第二天即发生车祸：肺穿孔，肋骨断四根，幸亏美国急救快，医疗条件好，两个星期就痊愈上班，真是吓死人！悌忠已被伯克利大学聘用，了不起的运气。将要搬家（迎接父母去住一时）。黄彰任夫妇去看过他们，带回三张照片。说关于李医生书，汪东兴有信致中央，根本未就真实与否置辞。关于国家前景，只能现状改良渐进，经济先与世界接轨，其他跟上，我们看法一致，也觉得决不参乎那些国外政治。她的磁铁专长已为所中重视，日本、西欧都想请她去，这样就便与同中国合作生产。

1995 年 6 月 26 日（星期一）晴

五点一刻起床。觉得感冒了，有粘白痰，喉痛。一早同玉珍到医院，看内科、牙科并理疗。牙科耽误近二小时。暂时配了个门牙，以便说话。感冒起因可能是夜晚什么也没盖着凉所致。下午看报刊，小妹带回四本《开放》。

比利时电台四人如约而来，戴晴先来，谈三峡约一小时。问到移民与建成后等问题，为何作此决策？只能答以长官意志（钱正英及其执行）。谈到防洪之错误思想。最后书联三纸："六宫粉黛无颜色，三峡工程有问题"，杨贵妃正好比喻，论证只有一个候选人也。非常疲劳。

七点始晚餐。收到漓江社退回三峡稿，恰恰刁炜来带去激光排版，看牛津能否印出。

1995 年 6 月 27 日（星期二）晴

五点多起床，硬是感冒了，整天粘痰，喉痛。早晨活动也停止。玉珍照顾服各种药。不能动弹，医

院也懒得去。

长沙办事处女同志来，请去开个什么县级改革发布会，以廿八日《老年杂志》另有活动谢之。

感觉有烧，腋下试体温表又不到 37℃。

1995 年 6 月 28 日（星期三）晴 有体温 38℃以上

四点醒来，很不舒服。决计去医院，不去钓鱼台参加活动了。玉珍陪我到医院内科樊大夫看，腋下 37.6℃，两次验血，没有吊瓶，开一种最新药“舒美特”，一盒 6 片。开始服两片，然后日服一片，还保持多日效果。回家更浑身无力，中饭喝了点稀饭。下午仍有体温，喉痛不止，硬是重感冒了。原因大概是回来夜晚没盖什么所致。廿六日下午又太疲劳。

河南寄来新封面《实录》，太差劲了。来电话谈出此看法，并告《大跃进亲历记》已由上海出了。

1995 年 6 月 29 日（星期四）晴 喷四次

五点起床，咳嗽。玉珍来招呼一切，并沐浴。体温已消。

上午秦川来，谈张玉凤、吴旭君事。吴同医生有关系。张则一切无不侍候，上床与否不好询问（丈夫对她不好）。

下午薛京、程湖来。薛京谈陕西缺水缺电。“总书记查毛选没查到，查邓选方知是初级阶段现象。”民谣之一也。他在兰［蓝］田，人家也只让他跑跑项目，别的事不染为上。县书、县长都是想回西安，中层干部惹不起。李铁林来送离休证。止不住又从黄河缺水谈到小浪底，又提到三峡、钱正英。

晚上看电视时，感到憋气，只好再喷。今天共喷四次了。还是感冒引起的。

1995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五）阴 下午小雨

昨夜睡前玉珍安排服药，做了许多准备，并又刮痧一次。睡得尚好，近一点服眠药，半个多小时后入睡，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坐阳台 40 分钟。呼吸冷空气。

看《命运》（李洪林自传），了解 79 年后我不知情况。事实都是确切的，行文遣字也是实在的。

下午同玉珍到周建南家灵堂行礼，前天去世的。子女要求我题辞。回来作挽联一幅并用大纸书之：

难忘延安肝胆相倾哭同庚老友先我而去
平生事业机电发展有博玲文集启迪后来

又为周南中学 90 校庆题词：学前辈精神教育立国，走改革道路科技兴邦。

（脾气发作，又小闹别扭）

1995 年 7 月 1 日（星期六）雨 下午转晴 喷二次

一早让小任将挽联送去。

昨夜十二点咳粘痰不止，大折腾一个多小时。玉珍又为我刮痧，服各种药物，大概二点才入睡。六点起床。

看完下半部《命运》，李洪林当年经过的“理论风云”知个大概。79—85 意识形态两个司令部间（耀邦及其同志们，二“左王”与邓）争斗从理论务虚会（四个坚<持>收场），生产目的讨论夭折。郭罗基事件、《苦恋》、反自由化，精神污染等勾划清楚。对胡乔木、邓力群还是写得公道的，尤其对胡笔下留

情，其阴险毒辣与野心的一面，只是点到而已。

下午宗凤鸣来还书，云赵的身体很好，连文件也看不到，只一份《参考》。要自己过去已发、未发言论文章稿也不可能。我两点建议：从自己来中央八年主政研究并总结一些重大问题，如党国（党政如何分开等），经济、民主、法治等等，究竟怎样“特色”，包括国际关系。从苏东接受何种教训，从历史教训、现实情况，将来路怎样走下去。此外，复出不可能前提下，写个“留言”（多少条），传与后人，热情而诚恳。宗觉建议甚好，要我也动笔。

1995 年 7 月 2 日（星期日）晴 喷二次

六点起床，一切活动小心翼翼，以免引起哮喘。一早九华来，他们也曾劝过玉珍不要“自我紧张”（哪个局部疼痛即怀疑癌症）。同玉珍交谈相互“纠心”事（对她身体不体贴，随便留客人用餐，毫不顾及困难），以后确实得引起注意：“过去对老范敢这样吗？”小妹上午回家住，要到本月 19 日回美国。上午杨小玲带孩子来，午餐热闹，饭后一起聊到二点午休，睡着一小时。下午胜利一家来，秋林喜欢美国回来的姑姑。晚餐又很热闹。

光远电话，让我四日下午聚会不要去，是他的研究生为他做 80 寿，另外约一些老同志再聚。

1995 年 7 月 3 日（星期一）晴 喷二次

仍是半夜咳痰，折腾一个多小时，比昨夜稍轻，没让玉珍全陪。上午李公天来，谈耀邦在中央党校工作情况（先将康生揪出来，中午吃馒头看大字报）。准备写成一本书，本拟让冯文彬牵头，现不可能了。我完全赞成，并告他 89 年 4 月 9 日同耀邦谈话是他的“遗言”，在顾委小组会上讲了。他同李昭有联系。韩纲［钢］来，留午餐。他已将八大二次会议近五万字稿写好，带来交卷。余下二题：五七年水利大跃进与 58 年上半年高指标，9 月才能动手，现忙于“中卷”。

下午同玉珍到医院，温度正常，白血球也正常。内科蒋大夫又增开了几种止咳药。四点回家。周笃文偕牛惠林（与上次女中医）来。牛在文革时北大二年级，反聂元梓大字报（保陆平）被江青点了名，坐过牢，直到 80 年代初还在山西挨过整。与胡德平、邓朴方关系好，已从太原市委宣传部长退下，现为山西地产集团总公司总经理。由于“崇拜”，特来见见我这个人。谈了一个多小时。围绕弄清历史，不能再设禁区，希望他们这一代能使历史真正大前进一步。

1995 年 7 月 4 日（星期二）晴 喷二次

昨夜较安静。五点起床。翻看韩纲［钢］写的《八大二次会》。材料是全的，但还得润色，略加文采也。刁炜派人送来《三峡》打印稿，约 25 万字。看了序言等，错字不少，他们还没有校对过。晚上苗苗夫妇来，小妹回来，一起晚餐，也算是我的“家庭团圆”。谈他们那个母亲，都盼早死，以免害人。苗苗心中明白，现在也很少去应付了。么么也闹翻，埋怨“压在她一人身上”。

上午约程湖来闲谈一个半小时。来了半年多，还没进入我的圈子中，只在边沿。部内关系已建立，薛京是一般化，他却有重点。谈到部内人都尊敬我。下午老干局来人送阅有关王宝森的文件。以权谋私，几个项目都以亿记。

上海人民社　　来（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元化介绍的，“一睹风采”。

1995 年 7 月 5 日（星期三）晴 喷二次

睡得较正常了。五点半起床。上午翻医生书。天气已感闷热，中午只能闭目，在客厅略躺，开着电扇。下午到医院，牙未做好。理疗。程湖让小任送来王宝森文件，昨天看过的。

陆沅电话，贾九朝问密云过暑假事，必须身体服贴后才能去，该处无医疗条件也。

1995 年 7 月 6 日（星期四）晴 喷一次

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天气闷热，影响作息。续翻医生书，原来只摘要看过。上午常流来，谈了二个小时。他在美国三个女儿处住了二年，知道国外对我的反应［映］。希望我余生更有作为。谈他自己与《年鉴》情况（保护我的题书名与三峡论战文），对张铁铮、梁益华等都有微词。还谈到当年“三反”分子时的一些情况，总局袁定庵、齐俊英批斗我最激烈（而我宽以待袁）。潘家铮被钱正英收买为人不耻，等等人事情况。送书两本，《党史资料》53 期（刊周带队勘三峡文），让带去交陆茂竹转铁铮、王庭济等一阅。

午餐后，即同玉珍、小妹到水电兵部找赵大夫作骨节按摩。小妹颇立竿见影。贺毅谈汉雄落选事，外事纪律与到处游顽之遭物议。三点前到八宝山向周建南告别，杨维哲与儿女很伤心。

1995 年 7 月 7 日（星期五）晴 喷一次

四点半醒来，五点一刻起床。上午到办公室，组史资料开三家碰头会，进度都还可以。地方问题亦不大。只是曾卓明管两个时期工作量太大，而过去林人时等编的得推倒重来。八月初再碰头一次。漫谈北京教训。找于清波谈房子、车子二事，并薛京想到经济处事。玉珍亦在坐，谈调满起方案，乃一劳永逸。所谓七一自报额外收支，乃在位县团以上，离休者不在内也。

晚与贾九朝电话，下星三去密云一行。玉珍闲谈，又引起不愉快也。

1995 年 7 月 8 日（星期六）晴间多云

四点多醒来，五点半起床。上午王君［晶］垚来。南社成立八十年纪念刊，要以我那首诗为主题，刊手迹并我的发言：自幼教诗词。诗略改数字：

动地惊天血泪吟，百零八将一诗军。
激扬意气传薪火，南社精神励后人。

发言已改好。又将我半年来的几首诗取去，还介绍《实录》并质问吴冷西事。再谈及他的爱人（师大女附中校长）文革初期被学生打死事，邓榕、刘亭亭都参加的。

1995 年 7 月 9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单少杰来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上午与小妹漫谈，她也极力赞成自己回忆写完后即着手《毛传》，好像是“众望所归”。89 年她回国时，确有安全部门材料（去美国大使馆多少次之类），伯利兹如此小国也有眼线。张敖荣和张振［正］华都起了好作用，终没为难。

刘清来，给李昇震怀郭佩珊文。

下午人民大学副教授单少杰来，续给所写毛文的其他部分，题目为“执政者的毛泽东“。谈过去是

小人领导君子，外行领导内行，失去一切制约：敌人、盟友、党内反对者，最终必走到专制独裁者的历史末路。欠债太多，邓小平稍稍还一点，老百姓就感恩不尽。大学内遍布安全部眼线，极是愤慨。他还研究过抗战军事。当年长沙，尤其衡阳战役，方先觉非常英勇，敌人牺牲也大。昆仑关之役打得更好，非平型关所能比拟。以蜂王喻专制魔王。

1995 年 7 月 10 日（星期一）晴 喷三次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同玉珍九点到市委与贾九朝、陆沅汇合，前往密云。一小时到县委，会同组织部席部长等前往雾灵山莊（有水库），行约一个多小时。可说崇山峻岑，风景幽美。库宽约 300 米。丰盛午餐，“公关小姐”丁秋伶酒量惊人。下午满意而归。晚韩纲［钢］来，送回“李洪林传”并复印后半部。

陆沅谈安全部人到中科院谈国内外、党内外“攻击”，点名中有鄙人也。

1995 年 7 月 11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睡得不错。一早到金老家，问清陆沅反映事。原来是中科院保卫局同一些老干部所谈，国内外、党内外“反对我们事”。45 人声明中，中科院院士多人也。提到的书中还没有医生书。根本与鄙人无关。陆的毛病：闻风即雨。

上午同玉珍到医院，镶好门牙，并理疗。看完单少杰的“侃毛”文，“红卫兵”一代人口味也。某些概括还是有思想深度的。晚宋晓梦来，谈江李矛盾。将“日降时刻”小文交她。

1995 年 7 月 12 日（星期三）多云 喷一次

四点半醒来，五点一刻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上午将刘家栋写的《陈云在延安》翻完，他曾两次催我，即电话告知一些意见。延安抢救时情况，陈离组织部事语焉不详。下午游泳，800 米，尚不觉累。又翻看《新中国记事》中多篇党史（党史室人编写的）。有的资料可用。

1995 年 7 月 13 日（星期四）小雨

夜极闷热。睡得尚好。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胡绩伟送来两篇文章。第一篇谈“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从国到共，感慨万千。多党制思想，文革后，有头脑年轻人都已认识到也。小妹看后即作如是说。准备带走资料。利用今天凉快可以呆在房中。下午同小妹去赵大夫按骨，然后到文津街游泳，800 米。遇刘守生，说与陈希同住对面，丝毫不知也。晚上同琬姐通电话。上午程湖来，告知 17 日去雾灵山庄，预作准备。

1995 年 7 月 14 日（星期五）中雨

两点半醒来，小咳嗽，玉珍来为盖被单，久久不能入睡。坚持未服眠药，终又睡着。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办公室，同廷栋、小曾谈宣传《资料》成就事，顺便谈到 6.4 问题与邓后问题。中纪委亦来查组织部有人出差“受礼”等事。北京案件与组织部用人无关？

处理了一些告状件，给俞润泉等复信。欠信债甚多。

今天整日下雨。下午和玉珍、小妹到红都与西单商场买衣服等，总算为玉珍买到两件，了却一桩心事。小妹满载而归。西单商场颇具世界水平，通风甚好，人太挤。

《关于领导科学断想》一文改好，有出版社要选入一“文库”也。

1995 年 7 月 15 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喷二次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翻看带走资料，竟发现反右时我在电力部作的报告，谈民主与自由。上午平江吴定邦突来，说县志还有上千本卖不出，付不出稿费等，要我向县委书记写信，要 5 万元。让他留下信稿了事。

小妹买回大提琴（比美国便宜七八倍），让忙忙学拉也。

下午游 600 米，然后去陈四益家。请他改岳云何炳麟基金会文。他廿五日去美探亲一月，也是加州。

1995 年 7 月 16 日（星期日）昨夜大雨、多云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清理带走资料。胜利来，兴之所至，一直手谈，中午未休息，一直下到晚餐。快棋半小时一盘，胜多败少。让一子二盘皆胜。脑子还好使也。

江苏来的江明（想办农业研究院的）告别。柳思来，给小妹留美国熟人地址，并谈及“毛传”事。

1995 年 7 月 17 日（星期一）雨

醒来，起床如昨。阳台活动半小时。

与密云丁秋伶、穆经理通话，雾灵山庄要接待北京旅游客人，床位不多，我只好说不必去了，另找出路。自然是不快的。程湖来，告知此情。让寄出《领导科学断想》。毛竹一家来。同小多郑重谈及，考虑满起任司机并争取同住一起，解决我与玉珍安度晚年。

1995 年 7 月 18 日（星期二）雨

二点醒来，服眠药。睡到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陆沅同贾部长电话弄清，密云是 7.31 前接待游人，我们去雾灵山庄计划可不变也。

收到吴廷嘉寄来的“庆祝抗战胜利 50 年纪念会”，为燕京文化开发研究院主办，一大堆贵宾。七月廿四日举行，如不能去，让写点什么。午休时口占 20 句：

匆匆五十年，日本举降幡。旧貌虽然换，贫穷未改观。及今思往事，不免又常谈：政治常挂帅，精神总超前，三秋大跃进，十载苦灾难。拨乱如何正？翻身经济先。时时抓改革，事事靠精专。机遇勿松懈，宽容易结缘。一言堂永别，民主制齐全。牢记南巡语，谨防左调弹。

给黄彰任复信，告以“建国方略”等写不出来也。

1995 年 7 月 19 日（星期三）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今天小妹未外出，作了些闲谈。漫谈中谈到周的评价，历史评价，如何减少损失（文革时）。晚年只能紧跟无他选择，包括对刘结论。过于复杂，不能做第二提琴手。

给黄彰任复信，给苏绍智短简。

密云度夏喘之事告吹。贾九朝电话道歉，县委同宾馆都承包，无力担负此费用也。

六点半与小妹到建国饭店，应麦克法夸尔夫妇宴请，李慎之亦去。漫谈到九点半，对毛、邓看法，当前形势等，法夸尔甚为满意。老干局傅思和来通报部里人事变动情况，乃武汉人。送《早晚年》一本。

1995 年 7 月 20 日（星期四）多云

五点起床。小妹七点赴机场，高能所来人送。日本停留二天。活动半小时。找出胡考送我的牡丹给小妹（戈扬室中挂有一副）。上午到办公室。同李其炎秘书通电话，商量仍去宽沟。找傅思和谈，最后方案住招待所也。

下午到水电兵部，赵大夫按骨，给玉珍时间最长。遇见郭志诚母女并齐洪基（那个老婆还摆谱，引起玉珍不快）。游 800 米。多日未游泳了。

1995 年 7 月 21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翻几天报纸。《环保报》与北京环保部门邀请一批作家去赞皇自然保护区旅遊三日，经手人高桦（女）约我去，考虑两天，决定去，就便玉珍可在石家庄就诊。

为成勘院四十年题辞，并春节团拜口占七绝，“大禹叹何在”，提到今夏湘鄂赣大水，武汉水位与五四年同期相等。“三峡工程无可奈何也”。又题对联“六宫——三峡”带去成都。晚上赵世杰来取走。

1995 年 7 月 22 日（星期六）晴 到赞皇、嶂石岩旅遊（自然保护区）

五点半起床。略作吸气活动。6:50 小任来，共进早餐。同玉珍应邀去赞皇旅遊三天。七点半准时到六里桥高速路口，等待高桦。大概二三十人乘“中国环境报”大车来到。我们快车先走，路上翻看《绿色中国》1994 期，得知一些有关常识。如中国历史环境大破坏四次：战国到秦统一，包括修长城；辽金元混战；清末到民国战祸；大跃进到文革：森林植被破坏，北方沙化。河北乃近年重災区之一。

十点即到石家庄入口，十一点省市环保局马（登奇）、白（述杰）正副局长来接，还有市局长。又过半个多小时，大车人马才到，始进城。幸有开道装置。午餐由付［副］市长王海洋（40 岁）作主人。席间有雷加（北京市文联主席）80 岁，身体很好，在延安时不认识。大家谈环保，工作甚难，不比计划生育有机构人员也。谈到三峡，国家环保局负责人去查勘过移民区，过坡坍塌等。都同意我的观点，且读过我的文章。以“六宫”联引起欢笑。饭后一点半过，即动身来嶂石岩，属太行尾脉，宾馆乃招待所水平。高桦给我邀请书和来人名单（27 人），都是作家或与此有关者。笔会内容：国家环保局付［副］局长张坤民、教育司司长王耀先、报社社长张力军介绍情况；作家计划；提自己作品目录。晚餐比午餐更丰，吃到马齿苋等。饭后散步，诗人张志民找到我长谈（仰慕之情开始），他 14 岁在萧克部当译电员，萧甚推奖我也。我的书都读过。六四后为邵燕祥仗义直言，保留了党籍。还有原刘型秘书杨兆三，交谈一阵。另外几个年青人一起谈三峡，又以“六宫”联说明目前造成水电困境。

回到房间，困于热水不畅，电压高低明灭，勉强洗澡。约十点就寝。

嶂石岩系太行余脉，植被丰富，平<均>温度 24℃——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5 年 7 月 23 日（星期日）阴、小雨

六点起床。睡得不错。玉珍盖被，我盖毯子。阳台写日记。七点下楼院中散步与人闲谈。早餐吃油糕一块半。乘车上山游嶂石岩。先到槐泉寺，新修庙殿，建于唐代，有古黑枣被雷辟一半。讲解员说不甚清楚。从寺后步行上山，在密林中石级步步登高，雾雨濛濛，红色沙岩石，路陡不滑。中间小休几次并喷雾一次，终于登上回音壁。长 300 米，直立石崖 110 米，250º弧度，宽窄不一。留影多帧。此种天然绝壁，世界第一也。买 108 颗山核桃小佛珠二米以为纪念（5 元钱）。拟占一绝，难以定句。走完 300 米从另端下山。主人为雷加与我 80 老人颇担心也。十点过仍乘车回到宾馆。同玉珍卧床小憩。很是满意，值得一遊。午餐丰富，有野兔肉等。王付［副］市长作陪。

下午三点开环保会，作家们踊跃发言。文学永远主题除爱情、战争外，应加环境。日本与苏联环保问题（如贝加尔湖污染）都由作家发难，组织调查，全国轰动。自然人与社会人，过去只顾后者，而先有自然人才有社会人。张家港有如新加坡（新加坡重罚，清洁卫生之致）。关键在书记硬抓。兰州污染出现“焦点访谈”后，丁关根又加干涉。我最后发言 20 分钟：关键在领导，过去从毛起无此环保意识（天安门城楼，梁思诚［成］反映彭真语毛：将来举眼一片烟囱也）。三峡五十年代也不认识有此问题。全世界大坝经验，阿斯旺教训，社会人人有责，从儿童教育抓起。玉珍说我讲得很好。晚饭后散步一小时。八点到三楼写字。诗一首给国家环保局：

自古天人合一言，于今盲目毁天然。
急功近利何时了，莫再自由无法天！

环境保护，人人有责，自幼熏陶，学校作则。各级领导要有环境危机感。发展经济，保护环境，也要两手抓。

又为地方环保书标语三幅如上。都说我的书法有碑意。张志民、张局长，雷加等均作字多幅。

廿三日下午：发言者有赵大年（《皇城根》作者）、雷加、刘茵、舒乙、张守仁等。

广西北海银滩对联：除了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除了怀念什么都不要带走。

——李南央注：以上两句分别写在二页纸的上部空白处。

1995 年 7 月 24 日（星期一）晴、夜雨，嶂石岩

五点醒来起床。在阳台写完日记，与玉珍下楼在路上小作活动。看杀猪退皮。居民说今年遊人不多。早餐有油条。八点坐车出发，到索道站，坐缆车登玉皇庙。500 多米高，缆长千余米。玉皇庙 1740 米。俯看山谷，远观群峰，非常壮观。群山完全植被，只有座座山峰垂直崖壁裸露。玉皇庙斜坡约几百米，不让不能上顶峯。在走廊闲坐。刚到时群起拍照，我成模特儿，换班留念也。闲坐到十一点下山。赵大年甚风趣，讲智慧猜谜不少。我也出“山在虚伪渺漂中”二谜。十一点仍乘缆车下山。

下午四点座谈会续开，至六点半。张扬讲几年来打抱不平的几案，“唯云与李谷一”事，因王震插手终和解，已起到舆论作用；还有湖南邵阳检察长告书记（熊清泉干涉），海登 60 万字驳不倒；贾兰坡点亚运火事，状告《北京日报》，并指责陈希同等品质（直寄江等）。（我插言：你成了预言家）等。使大家受到鼓舞。我也谈《周恩来带队查勘三峡》长文发表经过，及接替林华出头反对事。《党史资料》这期被张坤民要去，张说此次讨论更深刻。晚上诗人匡满送他的诗集《天堂之歌》，《华声报》周倜的同事。雷加来交换电话。

1995 年 7 月 25 日（星期二）雨，回北京

五点半起床，收拾行装。阳台小活动。六点半早餐，七点出发。车行甚慢，十点多到石家庄。马局长先陪同到中医院，李院长不在，玉珍留下诊断书。十一点从高速口出发，下午二点过到家。一路下雨。此行加强环保意识，认识一些新朋友。

李其炎秘书电话，宽沟 8 月初到 20 日可住。

1995 年 7 月 26 日（星期三）多云热闷，喷三次

睡得尚好。两点服眠药。六点起床。甚凉，加衣换裤始停止打喷嚏，真是老了！

翻看几天报纸并信件。接几个电话，都是《炎黄春秋》开座谈会事。

下午小徐自长沙来，带来苦瓜比北京贵也。谈湖南人事。王茂林与陈邦柱不和，杨正午合手得为省长。一次乘车受阻，于是搞“湘 0”牌照 500 个（现在上千了），引起非议。权力与脱离群众共生，共产党的顽症。胜利与小多一家共吃烤鸭。上午维娜来送的，还送我酒与桃子。大桃转送琬姐。

上午骆文夫妇来，送他两本书。谈姚雪垠向台湾写长信诉苦反被辱事。——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1995 年 7 月 27 日（星期四）晴，喷一次（游泳）

五点半起床。因觉空气不好（南风吹来南郊炼钢厂烟雾），未作活动。上午拟改程湖写的组织史新闻稿，只是看了点材料。宋谋玚来，闲谈近二小时。关于曹雪芹祖籍是否丰润之争，实在没兴趣。借去《告别革命》。下午同玉珍去水电兵部赵大夫按摩，等了二小时，实在浪费时间。玉珍气来了还说我“不疼人”。她的病痛多，有时过于神经紧张。游 800 米，一身轻快。晚餐味［胃］口较好。

1995 年 7 月 28 日（星期五）多云、晚小雨

昨夜因搬房事心中不快（此次检查，两个肺都气肿），总想找个空气好点地方，玉珍坚决不赞成。只好服眠药。三点半醒来，即不能再睡着了。五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上午翻看报刊。下午两点过，田方、陈英茨来，同去文采阁，参加《炎黄春秋》十周年座谈会。因停电，点蜡烛，尚未发作哮喘。陈沂自动要求参加，居首座，架子如旧。讲社会主义与孔孟、管子，不解其意（是上海炎黄会会长）。我讲 AB 团起杀自己人以万记，直到文革，因不总结教训也（延安抢救，以唐纵日记“无一内线”为证，中央却“特务如毛”也）。又谈到中宣部 50 个“不”。随后新闻署一副署长说是“不准宣传迷信赌博”，引起我厉声插话：“该不的不，不该不的不要不”。事先杜导正谈到，他们出一精选本，被命令消［销］毁。我举起《炎黄春秋》说：“这个刊物总是帮助了稳定吧”。杨培新发言，讲国有企业几无出路，82%利润被财政部收走，“三老”（老乡、老板、老外）则不到 20%。争出口是为了退税。国企亏损面岂止 40%，80%也有。储蓄增多，是不存不行（子女上学，生病）。机关人太多。陈英茨等也讲了反“左”。《求是》苏双碧来，是第一个为“三家村”平反的。晚餐丰盛而可口。

1995 年 7 月 29 日（星期六）雨

六点起床。未作活动。宋谋玚来还书求字。他十点回太原。接着作字到十一点，因谢韬来电话，成

都附近一碑林要字也。写了“穷山恶水”清平乐，附以四川为水电富区，未能优先数语。终日翻积压报纸。

晚上电视，续看《四世同堂》，感人依旧。应在日本广为传放。

1995 年 7 月 30 日（星期日）晴，喷一次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为南侧煤气所平房又要翻建楼房事，找武光谈，并拟就致市长信，三人先签名，由隔壁刘僉太（蒋崇璟夫人，刘帅侄女）去活动签名。寄高登奇局长信与条幅；胡坚信与诗几首。接李其炎秘书电话，八月一日住宽沟。

稍有动作，即感气短。下午吸氧 40 分钟。接铁铮电话，因病住院几天，已出院。关心我的身体也。

受到张扬寄来的《人物新闻报》，刊有他的驳王蒙文，并另一文。

1995 年 7 月 31 日（星期一）阴、小雨，喷二次

六点起床。清理带走书籍资料。原拟明天上午走，后接宽沟电话，明天下午四点接待，这样就从容一些了。

玉珍朋友张莉自大连来。谈到一个新上来领导认识我，而我却名字也不知道。只能说新人太不熟悉了（玉珍晚上告诫，不要这样一口说绝，应言记忆衰退）。张谈沈阳“大元帅府“展览及张作霖 6 个夫人及子女情况。张学良母亲教子有方，三十多岁死去。张学思为四夫人生，也教子很严。静静［进进］带王宇自瑞典归，王宇 14 岁（七岁出去）同我差不多一样高，稚气犹存，很有意思。数学好，还学英、法文，鼓励他学中文，将忙忙作文一本给他一观。午餐时，小多一家来，很是热闹。饭后王宇唱歌二首。想起儿时唱歌，怪我们不鼓掌而要哭。玉珍印象极深，很喜欢这个孩子。特送石砚、压尺各一。

张闻天 95 岁诞辰，武光找我写条幅，特作七绝（同长沙朱、胡，北京苏仲湘、周笃文推敲）

旧疾延安早告痊，服从真理勇而坚。
庐山正气传千古，可惜明君不掌权。

“真理”、“明君”都有典，老延安知道，刘英定高兴。[6]

整日气闷、气短。哮喘倒不严重。

胡遐之电话一首：无私无畏德为珍，犹记匡庐岑上云。且听孤音肝胆裂，但有浩气震乾坤。——李南央注：此诗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5 年 8 月 1 日（星期二）阴

五点半起床。收拾行装，两大袋带走书刊与资料、原稿等。原定下午去宽沟，预报有雨，改明天上午，结果又并未下雨。上午小欧来，严厉批评了一顿，留午餐。下午行政局马局长等三人来，谈房子事，出示招待所后面小楼图纸。面积间数如现居，比较合理些。还是得先解决“部长级”问题，才能入“九间房”也。（房子质量不好）暂且两可之间。小欧事他们未定。

寄周笃文条幅（张闻天）并瞿秋白句，《中华诗词》要用。复湖南胡出类、龚旭东信。

[6] 明君：指张闻天。刘英为张闻天的妻子。——李南央注

1995 年 8 月 2 日（星期三）雨，到宽沟，喷二次

二点服眠药，五点半起床。最后收拾行装。近九点，程湖、小任才来，即动身，玉珍随行。城内三环车甚挤，十点半才到宽沟，我还记得路。

招待所书记李章永接我们，仍住去年房间，竹子更茂盛。午餐菜也可口。午间小休，同玉珍谈房子事，将来最佳方案是房子解决，与满起一家同住，这样就没有食、住、行的后顾之忧了。一时没有女工，问题也不大。

下午三点过玉珍返城。我同程湖谈大局：市场经济、民主、法治与精神道德四大问题如何结合，相得益彰。几十年解决。

晚上观《四世同堂》到十点多。极感气短不适。喷雾后始过去。勉强洗澡上床。

1995 年 8 月 3 日（星期四）多云转晴 喷二次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晨起在院中略作气功。

上下午工作，改《八大二次会》，进度慢。看完《简报》部分。“水利大跃进”带来资料交程湖。晚餐时，程湖谈他在复旦时 6.4 经过，说差点参加绝食，否则则没有以后的顺利过程，能当学生会主席了。王沪宁与谢希德是当年最反对学运人物。

上下午均作工间活动，散步，慢呼吸。晚餐后到水库边散步。

晚仍观《四世同堂》，过去看过，许多镜头似曾相识。

1995 年 8 月 4 日（星期五）晴

睡得尚可，多怪梦，大概是《四世同堂》影响。不到六点起床。户外活动 45 分钟，坐功然后立功，呼吸渐匀畅。空气多么清新，如能长住此，晚年足矣！

今天只将“破除迷信”讲话订正完毕。玉珍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走。带来朱成章信与刘家驹转王凡西文（驳《中国托派史》）。报纸不及翻阅。让程湖先搞“水利大跃进”资料。

怀柔西洋参公司送来五盒制品，大概是这里的书记们安排的。李书记谈，陈希同小儿子不好，大儿尚好。

1995 年 8 月 5 日（星期六）阴、夜雨

六点前起床。户外做功活动 40 分钟。下午五点微雨时，游泳一刻钟，水甚凉，年轻人还不及我能多呆。饭前后散步总有十分钟或多。东门外的水沟与石桥已毁，山坡盖上游泳馆与室内网球场。社会真是向贵族一角发展了。

上下午伏案。毛的讲话订正进度甚慢。

与宋晓梦电话。《投降时刻》8.15《光明》刊。6.4 签名者百余人名单不能发表文章。同张扬电话，收到他寄来的两件。玉珍电话，北京热。

1995 年 8 月 6 日（星期日）上午多云微雨，下午转晴

睡到六点三刻起始醒，多年未有现象。户外活动半小时。

整日伏案，进度仍慢。只订正完第二次讲话，原计划四天弄完“八大二次会”，看来得加倍了。

下午游泳 6 圈，约 500 米不到。食欲甚好。原拟晚上工作，结果看“正大综艺”，又加影片《旋风飘香》并世界田径会，看到十一点！

1995 年 8 月 7 日（星期一）晴，喷二次

六点前起床，户外活动 40 分钟。起床后即解手，下午又二次。来此后消化顺当，腹中不留废物也。

进度仍不快。第三次讲话即讨论部分订正毕。争取明天弄完韩纲[钢]稿本。三餐饭前后都小散步。下午三点三刻游泳半小时，共 8 圈。水已渐温。晚饭后散步到水库边，大概是湿度与温度夹杂问题，感觉气闷，连忙赶回。晚上仍观电视到十一点。洗内衣裤。

玉珍电话，星期五来打针。游泳时小晒太阳。

1995 年 8 月 8 日（星期二）多云

昨夜上床后难入睡，服眠药，并荒唐敦伦。

不到六点起床。户外活动 40 分钟。今日尚不感觉气短气憋。上下午伏案，韩钢 6 万字稿订正毕，大体分了小段，还必须增加点东西。基本可用了。题目暂定：《高举总路线、大跃进红旗的八大二次会议》（或者“大跃进”三字不要）。

下午五点游泳半小时，8 圈，游前喷一次。今日呼吸顺多了。

玉珍电话：李慎之来电话，说王［汪］东兴表态了。王雨亭问，日本人要买新畺［疆］的自编本，如何答复。

1995 年 8 月 9 日（星期三）多云

四点半醒来，五点多起床。户外活动四十分钟。今天翻看了些材料，没有动笔，也想懒散一下。李慎之电话，原来是“美国之音”广播。韩虎林电话，新畺［疆］本事照雨亭意见办。五点游泳，呼吸不顺，半途喷一次。夜仍观电视。

1995 年 8 月 10 日（星期四）阴、多云

又是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户外活动 40 分钟。

上下午伏案，“八大二次会”基本弄完。同韩钢电话，请他找有关材料。同陆茂竹电话，八月底找到水电大跃进资料。

所负责人找小程谈 15 日离去事，回答 17 左右。同马局长电话，拟住招待所一周。下午四点半游四圈，呼吸不甚畅。夜仍观电视。

1995 年 8 月 11 日（星期五）阴（昨夜雨）

睡足不到六小时。五点半起床。户外活动 40 分钟。

上午九点半，玉珍与张莉并小孩子来。陪着闲谈一阵。他们游览此沟，得以伏案二小时。午睡不着，让吸氧半小时。说我气色稍好。客人三点半离去。看玉珍带来的董月华、黄伟经、李育三封信。董为平反写律诗四首，并赠我（庐山题）二首。诗都好，信写得感恩戴德的味道。李育寄来一经济文章。黄为《羊城晚报》写平生感言一二百字。夜观电视后，拟稿如下：

我有一颗闲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名句，作为座<右>铭，誓守终生。五十年代，为鼓励放胆直言，亲闻毛泽东多次谈到，共产党员要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除开头颅尚在，其他我都曾身践。现年将八旬，回首平生，偶然必然，历史所致，无悔无怨。80 年中，20 年为一段落：读书未成材——革命勤工作——流放与坐牢——捲土又重来。告别人世时，我定会为自己画个园［圆］满的句号。是否还有什么眷念呢？关怀莫过后来者，忆旧难忘乌托邦。但愿一言堂永绝，神州遍地百花香。

1995 年 8 月 12 日（星期六）多云，喷二次

仍睡得不好。四点半醒，六点起床。户外活动 50 分钟。

上下午伏案，约 4 个多小时。“八大二次”全部修补告毕，并分好段落（13 节），标出页码，可以付打印了。原来计划 4 天完成，现在是 10 天，真是老了。不过工作量不小，原来 5 万多字，现在 7 万多字。

中午感觉气短而闷，喷雾午睡，睡着了一个半小时。四点多钟时，又感气短闷，再喷，并吸氧 20 分钟，才感觉舒服了。夜仍观电视，十点就寝。

1995 年 8 月 13 日（星期日）阴

睡得不错。六点起床。活动 40 分钟。开始看成都会议资料。休息时，将《回首平生》下半截改动如下：

回首平生：说话行文，为人做事，勤勤恳恳，坦坦堂堂，关心历史教训，有幸“左”倾无缘。个人安危早已度外，准备随时告别人世。那么，是否还有什么眷<恋>呢？（七绝不变）。

真是游戏文章，自我吹捧。电话中告诉韩纲［钢］。毛还有个“六不怕”说法。

1995 年 8 月 14 日（星期一）夜雨、阴小雨、晚小晴，喷三次

又是四点半醒来。喷雾，又小睡着一阵。六点一刻起床，未作活动。整天如大病之后，时刻哮喘威胁，共喷三次。饭前后走路拄杖，几乎走不动了。夜九点打喷嚏，似感冒意。吃四粒藿香正气丸。

翻完《说不尽的毛》上卷，不是每篇翻，有些好文章，都是研究毛的人写的。小程弄的水利材料近一万字，也难为他了，有小部分可利用。他完全不知当年历史也。

任中［仲］夷来京，同周惠见了面，要看我。与他爱人通了电话，明天回家再定。老干局电话，希望我明下午参加纪念抗战 50 年座谈会。

1995 年 8 月 15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坐在窗外作点呼吸，无力活动。但精力比昨天要好些。上午写“八大二次会”的结束语约 2000 字。玉珍带毛竹来，只同她们拍照几张。午饭后同所长、书记等告别，即返城。两点到家。略休息，到部参加座谈会。张全景告我，部里抗战期间的有百多人，二战有 30 多人。张讲话后，我第三个发言。讲毛在抗战时与蒋介石斗争，是同时写两篇文章，抗战篇有十年内战经验，得心应手，《论持久战》得全国人心为抗战纲领；同蒋较量也得心应手：礼尚往来，有理有利有节，统战政策对地主也是打拉结合，克服王明错误也很快解决。第一篇文章写好了，第二篇也接着写好了。新中国比预期到来快。

可是建设的第三篇文章没写好，照搬苏联，后想创新，最后运用战争经验走到绝路。可是一开始合作化就有分歧，少奇与邓子恢只好服从。第三篇文章正在续写，难也不难，只要坚持实事求是，三大作风，坚持改革开放道路。共有八人发言，梅行只敢讲把党建好，反腐败之类话。《光明日报》今天发表《日降时刻》文，大家看到了。赵宗鼎向我问旧诗之道。

回家舒服多了。

1995 年 8 月 16 日（星期三）雨

四点半醒来，五点多起床，未作活动。黄伟经寄来香港《大公报》（7.28、29，30）刊《读钱宗仁诗词》，并说将刊《东方文化》。大概认为此文尚好也。上午游泳，遇秦川，说张玉凤给她［他］写了材料。毛搞女人共 70 多（我先估计 50），只有她与吴旭君、李医生最清楚，说李吴有关系（过去秦不愿谈张玉凤事）。下午三点同玉珍到岑南饭店看望任仲夷、王岩夫妇（他们王家十人，坐两辆车同游半个中国）。任谈：耀邦比赵高几倍，人品也不同；他去广东时，耀邦跟他谈：尚昆、仲勋不能当一把手；赵跟他谈过，耀同陈云关系没搞好，他同陈可搞好（自己估计不足）；薄赞扬过他（两人谈，出大拇指），不几个月又大贬（不可信任也，因我谈到现跟左邓划清界线了）；对李瑞环印象较好，能用钱李仁。我谈得较多，告赵已承认踩胡一脚之错。担心者还是经济，人事次要，关键在抵住左邓之翻案，否定“拨乱反正”，搞文革复辟也。谈对江看法。告知 87 年 7.11 信事（在顾委知道薄谈过此信）。鼓励写好两份回忆录，一发表一留后人。谈到五点回家。

简直不能持重物，说话过多也不行。喷二次。

1995 年 8 月 17 日（星期四）多云

四点半醒来，又睡着一阵。六点起床。八点半开会，九点迟到，记错了。部里党组传达中央九五与 1010 计划与长运规划目标。二万多字文件唸了一遍。以后讨论，绝对保密，文件不让带回。我发言：前后有重复处，可短一点。国营企业讲了许多，症结到底何在？不提党政分工了。当前今后，最大困难，危机是什么？三峡应停下来（大家对此有兴趣，愿听我下回谈）。

下午到医院，内科看，基本正常，心电图与上次一样。没去按摩，玉珍六点半始归。幸亏没去。晚上韩钢来，给我资料和补写的结尾三页。比我写的简略，可补入一页。

早晨同玉珍到丁峤家吊唁。——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下部空白处。

1995 年 8 月 18 日（星期五）多云，喷二次

仍四点半醒来，五点半起床。未作活动。将“回首平生”定稿，不到 200 字。并告朱正提意见。

一早到秦川处，想看张玉凤写的材料（70 人左右，只 3 个人知其详，张、吴、李志绥，说李、吴有关系），碰了钉子。略谈即回，心中当然不快。16 年交往，我在干什么，难道还不清楚？此人不可交也。难怪刘燕生晚年离去。

下午志民来，谈一次参加国务院会，李鹏拘于细节（绿豆是粮食抑<或>药物）而不识大体。谈澜波旧事（家庭关系）。

上午游 800 米。为洗澡也。

后半截定稿：“以林公名句自励也。尝忆——”“自谓因祸得福；筋骨耐劳，心志耐苦，世事洞明，

胆气尤壮。今年近八十，回首平生：行止无愧天地，得失从不萦怀，素与‘左’倾无缘，足以亦慰矣！来日无多，请问尚有何眷恋？……”

1995 年 8 月 19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今天似乎只做了一件事，将“回首平生”（183 字）并“晚会”题字、照片寄黄伟经。

下午游 800 米。现在大概 4 分多一点可游 100 米，与前两年无甚差异。但玉珍再三叮嘱注意心脏问题，将药带上。

每天翻报纸总要耽误些时间。

晚上电视观《铁道游击队》，为纪念立徵也。

1995 年 8 月 20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朱成章来，谈到十一点多。82 年我离开电力部时的文章《我对水利工作的意见》，朱曾被通知去开会，说我让他作代表云云，他坚持未去。后来两部合并，他又遭到为难：拖延入党候补时间等等。李伯宁有本《大峡谷风波》书，其中不少处骂我。最近能源学会改选时，国务院发展中心丁宁宁讲目前经济形势，放得很开，还批评了南巡后副作用。带来些资料与我。

收到文立徵外甥张式弘寄来的书和《张默君》剧本，要我为之筹款。湖南人真难惹。

陈望祥去看李锡铭（清华同级），为何 6.4 如此讲话？答：上面指示的。

1995 年 8 月 21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戴学忱（女，温州认识的，搞吟唱）同初军（北京通鉴国际商务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来，约我们 26 日下午到北京饭店参加一个什么发布会。初军原是搞报告文学的，马家军的配方由他同广东一集团联系成功。谈吐不俗。只好答应，并送书二本。

下午周笃文、林从龙来，他们颇知道些毛的风流逸［轶］事。如张玉凤一起虚脱事。人大会堂二女哭诉使得党委书记（不敢听哭诉）文革受罪。以及“江青有野心”都是风流事时随口所言。芦荻传读《水浒》最高指示等。

1995 年 8 月 22 日（星期二）雨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部参加中央文件讨论。我谈了应重视法治（现在仍是人治）与民主（“要让人家说话”之恩赐观点），并简谈三峡问题，建议停工（这是长官意志与风派人物造成的）。

下午到万寿路看新盖五层楼宿舍，比现居稍合理，多一间保姆小房等。但玉珍嫌矮，毫无兴趣，只得作罢。

游 800 米。通身爽快。晚饭味［胃］口也好。

1995 年 8 月 23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人大会堂参加抗战胜利 50 年老同志座谈会。约百人，中顾委与原部长们。胡锦涛唸讲词，有 8 人发言。李运昌讲 8.15 后进入东北经过。山海关败退他无责任。最后

提出民间索赔。多的意见是惩腐败要到底。曾志担心集体经济被吃掉。罗青长说对台不要太软，要敢硬敢斗。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时，我们共提供情报 120 份。关于德军进攻日期，9 月间，斯大林曾来电致谢。与杜润生坐一起，问他对谭老板印象：太简单、太粗。廖鲁言紧跟上面，对下面太狠。

下午游泳遇见郑惠，对我《日投降时刻》文感兴趣。

1995 年 8 月 24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七点早餐。7:50 出发，玉珍带上毛竹参加明皇蜡像馆周年纪念。我们到得最早，广场以红伞千万把装饰。随后杨波与于明涛爱人到来（后知主人吕大海为陕西米脂人）。李慎之、秦川等首次来的人先去参观。我与杜润生等闲聊。十一点前开始漫谈，都觉此馆为一杰作，应如何吸引观众，受到教育。吴廷嘉说明朝历史及人物（于谦、戚继光等评价），大家谈东林党、魏忠贤，亡于宦官专政（部队有监军）。杜老谈民主。光远后来，谈兰［蓝］色文明，连云港产生《西遊记》与《镜花缘》。中国不吸收西方文化不行。我最后口占一绝，人们说不能联系现实也。

明代兴亡吃一惊，独裁（专权）腐败互相生。
于今廿世纪将逝，天下关心又北京。（犹念东林正气声）

午餐后休息一个半小时。

可能因气温较高，在蜡像馆共喷三次。回家后晚上又喷一次。晚上方实带女儿叶力伟［维丽］（在美国教历史）来，她在研究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同中国革命关系。美国有人写书，否定《延安道路》，将延安贬得一塌糊涂。主要谈我个人一二九时一段经历，以及家庭自小影响，以及对蒋介石统治的极端不满，要追求共产党革命。谈到九点过，哮喘要发作才停止。

1995 年 8 月 25 日（星期五）晴，喷二次

五点半起床。室温 30℃。整日不适。上午和玉珍到八宝山参加丁峤告别。下午戴文葆来，送《胡开明传（真理与命运）》。作者贾文平系胡的秘书，极想离开河北（胡冀燕是胡的女儿，原不知我要换秘书），让我想办法。此书由戴张罗出版，当有些反“左”史料。谈到妇会，因准备裸体遊行之类，准备了几百床的布单，这能动武的吗？王元化来，谈刘吉当面批评丁关根之“不准”几十个。丁背后大骂。龚心瀚亦难安于位。谈班子水平！秦川来一起漫谈。晚餐时，元化才谈及家庭悲剧。夫人脑呆，儿子怨气如仇，生活靠自己，已经 75 了。《顾准文集》禁印卖矣！

1995 年 8 月 26 日（星期六）多云，喷一次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将《胡传》有关大跃进时期看完。跟戴文葆电话，请他告作者，能将有关材料寄我一用。胡冀燕回话，作者可即带材料来京。

下午和玉珍到北京饭店七楼，参加河南永盛公司消防器材新闻发布会。倒也隆重。陈锡联、傅崇碧、柴泽民等都在。我被列为头号贵宾。有电力规划院三人饭后一起照相。饭桌上，公安部人谈消防事故，得不少知识。题词：科技起家，促进消防事业；前程无量，保障社会安全。几袋月饼等礼物。中国官员无不“贪污”也。

1995 年 8 月 27 日（星期日）多云

五点半起床。这几天都睡南房，玉珍临时睡客厅。睡得尚好。《八大二次会》打印稿看了一多半，错字不算多。

上午岳阳来二人，出一套介绍岳阳古今丛书，要当顾问题词。对湖南、洞庭湖发了顿牢骚。徐州电视台来人拍抗战初期报导 4 集，下午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们访问旧人（有党校周南、刘健等，郭影秋书中也谈及）都谈到我当年在徐州活跃情况，那天大轰炸炸弹未爆事都记得。将王西萍回忆录给他们一用。

杨小玲带孩子来。接黄伟经信，说《回首平生》特好。要简历和实录。接张作斌信，关山月答应为我作画。

1995 年 8 月 28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十点到丰台靠近大兴县处，参加阳春小学的落成典礼。这是优龙物业总公司总裁李春明捐助的（投资 800 万，另一所春明小学 1200 万）。此人还在附近建了一所公园。同文艺界结识较早（两校之名由巴金、冰心题）。参加者有唐达成、张锲等，我是郑仲兵硬拉去的。张扬也到了。露天大会，搭了台子，一路彩旗招展，卫兵林立致敬。小学生上台献红领巾与鲜花。乃生平第一次。还贵宾第一个讲话（加上“著名学者”头衔），白介夫第二个。白比我小四岁，参加过陶行知的活动。午餐时谈柯云路应加取缔。严新是海灯的弟子，乌兰夫迷信这些。又谈及对日本不索赔，过于宽厚。吴祖光谈访日时，岗琦［冈崎］嘉平太约他单独长谈，日本现在很富，中国应当索赔。他在政协讲过几次。张扬一篇谈广岛原爆问题文章，国内不能登，只有在香港发。

晚上赵立贤（海淀区乡长？）送来《百名部长书画集》。已经忘记此事（当时大概应付下，给了一张作废的条幅）。

1995 年 8 月 29 日（星期二）阴转多云，市内有雷阵雨、下雹

五点半起床。将《八大二次会》印稿改完并交程湖。上午到办公室一转。张传［全］景传达什么没去听。报刊来了，只得翻翻，颇耽误时间。查找《党员权利草案》，问老温才知是 7.28 日。

下午游泳，800 米。泳前仍喷雾。

1995 年 8 月 30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东大厅参加张闻天 95 诞辰纪念。全集四卷等出版，甚有意义。江李等均到。与老温谈，原拟发言，结果人家布置好了。十点半散会。马洪谈经济思想，党史室负责人讲生平，反“左”等，张培森讲四集内容。还有家乡代表，张是浦东人。我的“可惜明君不掌权”诗，没有展出。曾彦修说萧克等 20 多幅都没有展出。毛泽东还是碰不得？

下午《胡开明传》作者贾文平来，32 岁，印象颇好，很愿意即离开河北。谈“九大员”现在机关任头目，极不舒服。河北当年整人除李雪峰外，主要是刘子厚等。林铁威信最高。带来一些材料。设法借调来先帮组织史资料工作。陆沅电话，眼睛不好，韩虎林帮倒忙。

晚田绿萍偕女儿来。想为湖北一干部调动求援，完全脱离实际。

几天来，秋林白天寄此，闹得可以，接电话说我不在家，被我吼了一下。

1995 年 8 月 31 日（星期四）雨 同玉珍到新修高架路散步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近日虽非哮喘，但一动作即气短。翻找“大跃进”旧资料，大概有灰尘气味，又几乎哮喘。八月又过去了，寇沟回来半月，毫无进展，九月实不能再拖了。首先得把成都会议弄完。

下午游 800 米。

1995 年 9 月 1 日（星期五）雨

五点半起床，四点半醒。活动半小时。下雨，终日凉快。清理旧资料，一堆一堆，完全忘记原来是如何归类的。同黄伟经、张作斌电话，寄出书三本，就不写信了。由于气短，玉珍去看望徐滨，我也没同去。玉珍朋友大连张兰等来，接受礼物，人家要书，只好送一本。谈到张的丈夫因脑血管破裂，突然死亡，平时身体甚好，刚作完体检。

1995 年 9 月 2 日（星期六）多云、夜雨，喷三次

仍四点半醒来，五点半起床，未作活动。时感气短，哮喘来袭，一天懒散，难以作事。上午吸氧。铁英（张羽夫人，张是中青社的，有一面之缘）送来夫妇合著《恽代英传》，30 万字，很不容易。晚饭前周颐带女儿来，到内蒙打网球，与秦仲方乃球友。隔壁蒋崇璟也是晋绥、四川老关系。女儿周小梅与二鸿（张戎）乃同院小朋友。晚参加文艺晚会，颇隆重，40 地方、40 部队，20 民主人士入场，少先队献鲜<花>一束，江李等握手欢迎。我与项南坐三排正中，得以时露电视。归家玉珍告知，孩子们打电话看见老［姥］爷了。后与琬姐电话，看到几个镜头。十点半汤洪熙从晋阳来电话，见我身体好，甚为欣慰也。

1995 年 9 月 3 日（星期日）多云间雨，喷二次

五点半起床。仍四点多醒来，气短，坐南屋吸负离子，渐安定。

上午《开放》蔡詠［咏］梅来，漫谈种种。她是 1980 年随丈夫去香港的。丈夫早下海。《开放》就金钟与她二人编辑，当然辛苦。现销 2 万分［份］，70%在港销（多大陆去的人买）30 元一本，成本 6 元。但其他开销大。此次来京访世妇会，未得证书。谈到年青学者的思潮：否定辛亥到 1949 年的革命（似以日本为鉴）。我只说历史不能假设，49 年是合乎历史潮流发展的，持这些论点的人根本不知道过去，不知蒋介石统治下中国是个甚样。带她去秦川处略坐。她关心王光美，认为应将文革遭遇写出，颇赞赏王之表现。秦说王自己在写。玉珍留蔡午餐，极言香港住房之挤，生活昂贵，羡慕我们的居所。

下午勉强去大会堂参加纪念会，坐三排。因走了小段路，进门即喘，只好喷雾。讲话都还不错。夜观电视上午天安门广场纪念碑献花（我没去）。这几天纪念安排不错。

1995 年 9 月 4 日（星期一）多云

两点醒来，服眠药，久久入睡。六点半起床（少有迟起）。吸副［负］离子。上午吸氧，翻翻报纸而已。问候杨纯，她竟未收到任何请柬，甚感不平。三八年即任团政委，带兵打战，枪法不错（电话中告我）。即与傅思和电话，告之此情。卫生部如此不讲章法！杨还说，24 楼许多副部长都没有收到请柬。

夜观世妇会欢迎会，节目甚是精彩。第一次见“吊｛轮｝子”杂技：站立人架上接甩空中飞人，全

是女性。

隔壁老刘来谈伯伯言：老作检讨。毛言：都对我有意见，只有李纳没有。邓好玩，不会打战，心狠也。褒杨压李，李死，杨也就无所谓了。

1995 年 9 月 5 日（星期二）晴

仍四点多醒来，五点半起床。做活动时，小妹来电话，十月下旬来京。平日甚累。悌忠工作顺利。忙忙尚未开学。开始翻成都会议资料，必须加油了。九月份又空走 5 天了。下午和玉珍到医院看病，血液检查，血氧很低，血色素 10.7（满意的），胸片正常，心电图亦无变化。开一种新的止喘药，因无床位，樊大夫想我住院也。晚上秦川带一帮四川人来，绵阳是科技城，10.8 日请我们去，与 10.16 水电学会衔接。答应了。

1995 年 9 月 6 日（星期三）雨

五点半起床。开始整理成都会议时毛的几次讲话。上午宗凤鸣来，谈到赵仍大受限制。江西班子是他安排的，反不如到安徽之热情接待。很希望那封信给李昭后能有回音。这本是 84 年写的，为经济问题写的。当常委会陈云突然对耀邦提出 14 点批评时，赵很感突然，不让往下传。邓力群散播时，他是站在胡一边的。胡因此到他家，谈得很好，也劝过胡到邓、陈处走动，胡却不愿。“清除精神污染”时，也是同胡一致的。批胡时，薄等利用了这封信。6.4 之举是全家讨论的，决无后悔。经济形势，赞成全力搞好非国营部分。

下午游 800 米。仍喷一次。应李普邀晚餐，请《同舟共进》主编萧蔚彬（46 岁），父亲萧亭。

为《东方文化》主编，各销一万与几千份，市场未打开。——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1995 年 9 月 7 日（星期四）雨

两点半醒来，大概到四点后才又入睡。精神尚好。上午到办公室同雨亭等四人谈《资料》进行情况，确定十月份请杨小池、朱正等四人来终审稿。会后漫谈时，谈及当年来组织部，刘泽彭事。

下午游 800 米，遇见原经济局长冯　　（现在船舶公司）（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是延安保小的。李坚那个案子已澄清（他们都是 101 中学的），是张寿搞的明堂。为沙汀纪念馆题字：世纪风云，人间忧患；胸中意气，笔底波澜。

1995 年 9 月 8 日（星期五）雨

两点服眠药，睡到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整日伏案，进度甚慢，弄好两次“讲话”。李慎之电话，云钱其琛还有李鹏讲话，比江讲的还好些（八月三日同对外使节谈）。谈到美国人也短视，不深知在市场经济这一根本问题上，他们已是赢家，一切应当围绕这一根本问题，其他均次要。尤其中国构不成所谓威胁也。放眼世界，唯有发展与和平为根本标准。吴江送新著《十年的路》，写 1977—1987 同耀邦相处日子。翻看几节，当代重大历史关节问题，直书胡乔木其人。限于伏案，不然应先睹为快。

1995 年 9 月 9 日（星期六）间晴，中秋节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胜利一家，小多、小琴［芹］带孩子来，很是热闹。我上午仍伏案。下午同胜利手谈多盘，大概 20 分钟快棋也。只大胜一局，其他多平手。晚餐只稀饭一碗，月饼一个。玉珍送月饼与黄乃，前天送月饼与徐滨。杨仁二女、三女来，送月饼，包装高于内容。专讲外表的坏风气，以至如此。

1995 年 9 月 10 日（星期日）室温 22℃

四点起床。改好《毛三月廿六日讲话》。阳台活动觉冷，空气不适而罢。清找旧资料，北屋两书柜下半所集旧档，竟然全部忘却！今天几无进度，如何是好，眼看月底将届。为沙汀纪念馆题词本交秦川，他不赞成我去绵阳。玉珍提及，他曾说过我爱接受题字（去年温州雁荡之遊）。他无能为力！于是决定不去了。慎之电话，法国台广播，邓力群信，攻击小平对台政策软弱，现在形势有如六四之前。江说要警惕右，防止“左”。又传杨尚昆要求“分配工作”。

1995 年 9 月 11 日（星期一）晴

四点醒来，不久即起床。活动半小时。几次讲话已弄完，有关反冒进问题，陈、刘、邓（周也讲了几句）也摘完。定要争取 15 日前将“成都会议”写完。

下午管理局　马（原文此处空一字——李南央注）两局长来谈小欧工作与车的问题，同意他们另安排小欧工作（小任并不称职），设法换新车，这是管理局的事（与我无关）。新局长是北京军区调来的。

晚饭前同玉珍到对面菜市一转，并到新修好的河边，散步近一小时。甚累。晚上黄乃夫妇来，他也觉得真老了。

1995 年 9 月 12 日（星期二）晴

四点起床，六点和玉珍到河边转一大圈。河岸改造可以下去散步，并有条凳。稍觉累一点。

上午伏案，抄摘一些有关资料。

下午陆茂竹送材料来，带一女青年，在水利部水政司工作，引起谈水利旧事。葛洲坝与三峡之荒唐，关键在钱女士乃风标人物。

晚上看吴江新著。

1995 年 9 月 13 日（星期三）晴

四点醒来，即起床。吴江书看了一多半。给他电话：功德无量，干部必读。建议如何在广州的一些刊物转载一些。

下午游 700 米。华贻芳来，谈对台湾李登辉之几评、打炮，不当。对李之讲话，乃推理定罪。我说，问题在如何实现一国两制，可以让台湾派人来当副主席。安全部派人携款到台活动倒李，弄不好，适得其反。

1995 年 9 月 14 日（星期四）多云、夜雨

五点起床。和玉珍河边散步活动一小时。上午崔军来，给两个云南工程局发不出工资材料。李天柱月资只 700 元。电力部将改公司。水电怎办？谈贺毅花钱写《水电将军》，拍《东方之子》，买豪华奥地［迪］，到处游逛。陈燕另找朱琳：贺不能下，否则部队稳不住。于是传言：老的不下，崔军也沾光。羊湖钢管未过关，现并未运行。

下午龙德干来，送《传记文学》第 8 期，刊有《接管沈阳》文（590 元）。对《八十自述》极感兴趣。刊王力文惹出麻烦。三峡文有钱女士，什么“三高三副”不能随便批评也。说他们比《炎黄春秋》敢顶。

晚上觉气短，不适。睡前玉珍号脉吃药（保护心脏）。

体改委内参刊物登出我的“权力能给人智慧吗？”为 1994.2.6 一次讲话。——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1995 年 9 月 15 日（星期五）晴，喷三次

五点起床，和玉珍河边散步活动一小时。上午伏案，摘抄资料。华贻芳取书还书。戴煌电话，他也写了份东西。吴著应在国内出版也。

下午强游 800 米，觉累。小任回机关，等约廿分钟，竟大发脾气。晚上和玉珍到民族文化宫观一调侃古今话剧，郑国君臣夺权争宠。一直不适，气短胸闷。回家后吸氧一小时，服速效丸，玉珍按摩久久，始渐平静。

1995 年 9 月 16 日（星期六）晴

睡得尚好，二点服眠药奏效，五点半起床。没有外出活动。上午伏案，下午三点韩钢来，谈到六点。他写好万字水利当年大跃进资料。带去吴著。石仲泉是专研毛的，邀他作毛思研究会秘书长。我的 9.2 夜等电视多次露面且有特写镜头，他们那里也引起议论，且有深圳电话。因谈话过多，又感气短胸板，吃饭也受影响。只好又吸氧服药。大妹来（中医班短期学习），琬姐身体尚好，就是雇不好女工。长沙入秋奇热，水灾极严重，对修三峡极反感。韩钢谈访问杨纪珂，大骂三峡。

1995 年 9 月 17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伏案，看韩钢写的“水利大跃进”（57 年冬、58 年春），基本可用。戴煌来，他写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的前六节，征求意见稿，让 22 日前看完。匆匆一翻，资料甚好，行文可斟酌。

下午同玉珍到河边散步，大概因气温高，空气不好，喷雾一次。河边久坐，甚感不适。归来洗澡，渐平复。隔壁老刘送来 16 日《新民晚报》，刊有《苦瓜味道》前记。夜仍吸氧。《起用一代新人》与《不要忘记钱宗仁》已印出。前者错字甚多。

1995 年 9 月 18 日（星期一）晴

二点服眠药。五点半起床。上午全力补写、新写资料，《成都会议》得十一节先打印（大概还得补

充 3 节）。下午到办公室交小程，并将吴江书与戴煌写耀邦文交陆沅，让她先看并利用。玉珍同行，到商场买衣。归途到河边散步半小时。仍有气短感觉。

晚上观电视休息。

1995 年 9 月 19 日（星期二）多云，昨夜雨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整日松懈，没有伏案执笔，只是翻看些报刊。上午老温来，他要去四川，说服杨波不宣传三峡（杨受田纪云影响）。给老温几份资料。谈及旧事，′87.7.11 信，7.14 批，当时为什么不找他。

整日气短、胸板，无力。晚上喷一次，下午吸氧。九点半上床。

1995 年 9 月 20 日（星期三）晴

一点半醒来，服眠药。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卷已经打印的定稿九节，重新过目一次。算是可以交卷了（估计 20 多万字）。

下午游 800 米，还不觉累。全日感觉比昨天好多了。

秦晓鹰着人送来大米一袋。奇怪之事。

1995 年 9 月 21 日（星期四）多云、夜雨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将书房书桌挪动并清理资料，累得不行。整天没有握笔。有些资料仍未找出。下午游 600 米。吸氧半小时。

李辉电话，《苦瓜味道》已印出，要 60 本。（小邓电话，江苏印行的《往事杂忆》也已出版。）

1995 年 9 月 22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喷二次

五点起床。这几天都是 6 点听美音，边吸负离子。

活动半小时。上午看资料并翻自己新书：《起用一代新人》，错字甚多。再看南宁讨论三峡文，又增订一遍。觉胸闷不适。下午本拟两点半去游泳，结果小任不负责任，临时来司机，我不知道，三点找来已过时间。“专车司机不能用年轻人，尤不能用合同工”。到晚上，吸氧一小时，仍不舒服。电视看了一节，八点半或哮喘或其他不适，咳痰不止。又再吸氧，玉珍长时按摩，几欲催我去医院。到十点始平息。

1995 年 9 月 23 日（星期六）昨夜雨、晴

睡得尚可。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今天仍懒散。上午只工作二小时。胜利来，手谈两盘皆胜，且让一子一盘。中午睡不着，整个下午到晚上气短胸闷，几不能稍有活动，勉强取出纸笔为王云从夫妇、韩钢友人各书一条幅，又为岳阳丛书，篓［娄］底复市 15 周年各题词一纸。连喷二次，气短之至。观电视机时，置空气净化器于椅边，呼吸渐渐平稳。

陈伯村二女儿来，谈科委打击迷信活动事（柯云路、“气功大师”、张宏保等），关键在有高层支持（伍绍祖等）。中宣部亦不表态。钱学森乃后台，有经济实力。

上下求索，先忧后乐，走向世界，奋力拼搏。深化改革，高度文明。
深化改革，三湘龙头，加快发展，更上层楼。加快发展，建设新城。
——李南央注：此二行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5 年 9 月 24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未作活动。感觉比昨天好，大概天气之故。一早给安化张式弘，衡东董月华短函，拖得太久了。

上午同杨纯到民革参加武大校友会，讨论出会刊时，我讲话一刻钟，谈了《回首平生》200 字并赠黄彰任诗二首。以说明各人至少可写一短篇平生回忆最难忘之事，以育后代也。与叶君健同桌，伊从癌症逃生（已扩散到骨头）。魏泽同来，发言还是脱离实际。有人自伯克利归，谈及我在美国被人称道情况。捐款 100 元办会刊。

午睡一小时半。下午、晚上感觉良好。吸氧。大妹来晚餐，谈她们姊妹情况。

1995 年 9 月 25 日（星期一）晴

三点醒来，挨到五点始又睡着半小时。五点半起床（午睡一小时）。活动半小时。天气似已入冬之感，着毛衣。伏案看水利资料，韩钢稿可用，略加增补即可。下午程湖来，父病，两天后回海南。当催贾文平调来，正好暂补也。

1995 年 9 月 26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周世田来，收藏家协会已正式成立，挂靠文物局。李新来，赠《从内战到抗战》（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篇），共 12 卷。已全部完成。谈西路军已全部写清，事情发生在 1937.4. 而毛选，36 年战略文即已提出“张国焘逃跑主义”。胡陈田[7]皆听命而不解党史也。为他们看《餐菊庐画册》十幅题诗、字，可能为齐白石“绝品”之一。又观毛字李白诗二首。周世田与任小彬电话，我促他们合作，拍卖公司为有意义经营机构，“藏文物于民间”也。

下午游 800 米，水温，不累。秦川说他也不应约去绵阳了，因邀请了邵华泽。我早已告知不去。

晚上胡德平电话，说耀邦在 88 年写了三十几首诗，内有赠我的两首（还寄有另外一首七律修改），要我写一篇两三千字文章，当然满口答应了。还有赠光远的，只给几个人谈及。看来是想编入一本书中。

1995 年 9 月 27 日（星期三）晴

两点半服眠药。又睡着一阵。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东四市民政局参加野草诗社集会。路上走了 50 分钟，好不易找到这个地方。为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年。张报老要我首先唸诗，幸于早晨作了一首。吟诗作字者并唱歌者甚多。苏仲湘坐在一起，谈社中能诗者并不多，一些部队干部热衷，多标语口号。十一点早退，抱回一包 14 期，内收有我七首诗。

下午岳阳副市长陈志刚、老傅、付［副］县长等来，谈纪念平江起义 70 年并岳阳开放，拟 10 月 21

[7] 胡陈田：此处应指毛泽东当年的三个秘书：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认为他们对西路军的看法皆来自于毛泽东的说法。——李南央注

日在京开会。当然支持。恐难按时从四川回来。又讲了一阵过去“左”病。当前国企甚难。收到陈铁如信，齿轮厂也是这个大问题。

廷栋与程湖来，谈车与司机事，附带谈及“部长级”事。谈柳村其人，向他们贬我之“右”，怎能编组史资料。廷栋驳之，十多年与我相处，真是好人、能人。“谁能写出实录？”

程湖因父病，后天回海南接来北京治病。

晨起作诗一首，以应付野草会。

神社幽灵不死心，朝中文武拜参频。

毋忘国耻马关始，落后曾当挨打人。——李南央注：此三句写在日期旁侧。

1995 年 9 月 28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韩钢来，将朱正反右稿交他带龚育之阅。“成都会议结束语”写得很简要。下午魏久明来，谈三本抗战书并云南铜改{王牛}[8]。谈去年六月及以后，邓力群几次利用国史馆等会议，攻击邓的开放<改>革路线（谈到仍有一帮中年人马），不能重新搞“两个凡是”等。最近确写了向中央长信，提出十个问题：新资产阶级形成，集体经济成为私人经济，腐败等等。江重读“两论”是否与此有关。他本人提及受阻事求援。

夜观《南京大屠杀》，场面巨惨之至。高扬说读了我的两本书，真实动人。冯兰瑞电话，要送书来。

工资收入改为 1450 元。——李南央注：此行写在前后两页上部空白处。

1995 年 9 月 29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玉珍昨天接电话，说是八点半开会，结果是十点半。先到也好，在机要室看了些《清样》与文件，还复印了二份，认识值班的女同志。传达五中全会，陈希同事讲得较具体，江的开场话与结束语，作了点笔记。总印象是面面俱到了，惟恐不稳定。关键还在物价稳定，不要通账［胀］，国营企业真正找到出路。有条说得通的理论。

下午游 1000 米，而且不到 45 分钟，尚不觉累。

冯兰瑞与李昌来，冯送我她的传记。借走医生书。李昌没参加抗战纪念活动，主席台无名，确实不当。

李辉电话，至迟 8 日要交稿。贵州出版社奚晓青来电话，《早晚年》将再版，可以增加内容。我说约十万字左右。

昨天香港中文大学服务中心熊景明（女）电话，约我去香港活动十天左右 ，要讲演一次。

1995 年 9 月 30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整日伏案。看完“成都会议”打印稿。张扬写的《李与实录》前两部分也看完，并将意见电话中告知。朱成章上午来，请他看《水利化》稿。

下午游 600 米。晚上仍伏案。

[8] 我曾请父亲李锐辨认此二字，他自己也认不出写的是哪两个字，是什么意思了。——李南央注

1995 年 10 月 1 日（星期日）阴雾，下午喷二次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成都会议”的结束语（韩钢初稿）增修完毕。三家大人小孩都来了，一起午、晚餐，很是热闹。请小徐、小琴［芹］抄稿。中午未休息，同胜利手谈四五盘，让一子胜一盘。吸氧休息。

晚上小彭同海南开发芒果的老板来，约我冬天去休息一两个月，可以中医治疗。看来甚有诚意。由于资金困难，开展较慢。但天然饮料，可谓独步，已得公认，可能与外资合作。

晚上很不舒服，大概与气候有关。晚同张扬电话，最后一段改正。他的后半部也已寄出。

1995 年 10 月 2 日（星期一）多云

两次梦呓喊叫，玉珍惊醒来叫醒我。仍再睡着。四点醒来，四点半起床。昨天小徐抄的一半又加改动，重抄一遍定题为:“会议导致的错误倾向”,将记成都会的一首七律附后。晚上看完张扬文的“下篇”，甚好。同黄伟经电话，告张文寄去。

胜利与小多、苗苗三家来，午餐热闹。同苗苗谈万一范知道他与父亲来往，须防万一。觅觅谈起奶奶哭了，希望她安然死去。

1995 年 10 月 3 日（星期二）晴

四点醒来，即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伏案，“八大二次会议”结束语“会后立竿见影”定稿。工作效率甚低。午睡不成。下午和玉珍到河边散步，修鞋。

收到江苏寄来五本《李锐往事杂忆》（37 万字），封面非常之好，高兴之至。

寄出四封信。浙江要出《新安江诗集》（当代名家咏新安）题字寄徐洽时，岳云何校长基金文，娄底市题字、岳阳题字。

1995 年 10 月 4 日（星期三）晴

三点醒来，四点起床。《水主火辅》等篇增补，上午到办公室复印几份，告宋援朝通知河北，让贾文平日内即借调来。并到文津街游 400 米，为了洗澡。

午睡不成，甚困而累。将全部成稿作最后过目，三点半李辉来，交稿，还有两篇，8 日交卷。李辉谈《人民日报》几百干部，真心业务者甚少。浩叹干部素质下降。对江印象：像个演员！

1995 年 10 月 5 日（星期四）晴

两点醒来，服眠药，睡到四点半。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原拟整日伏案，结果人客不断。上午老温来，从四川归，关于三峡说服了杨超，不再跟着（田纪云）支持了。谈到他的一个重要想法，如何为 SixFour 平反，此事非办不可，应早作准备。既然作决定要给民主权力，那就当仁不让了。建议他先着笔。又谈起纪念博古 90 诞辰，成立《解放日报》联谊会，可联络吴文焘、余宗彦、田方、张映吾等，他牵头好了。吴某不让参乎。老的还有吴敏乃至陆定一。接着武衡来，送书两本，他的一生（管科委等）回顾与文集。到美国儿女处住了三个月。说马恩将空想社义变成科学社义,斯与毛将科学社义变成空想。国外说邓办了两件事：搞资义与六四开枪。尼克松评毛甚中肯：放火几乎将中国烧了，周扑救火。又谈到方毅钻技术钻得进去，如攀枝花与白银厂（冶金部则说他作了个局长可作之事），但整了汪道涵，提

了陈慕华，在科学界无甚威信。钱学森确是风派式人物。武到江西，万绍芬将耀邦同当年团老干部照的相连忙取下来，他大责备了一顿。宋健原是国防科工委，对张爱萍叫他“小宋”不满，遇事不敢负责。在美国听得对我的赞誉反映，要我的书。回赠两本。下午徐文立夫妇来，认为不能不拜望。52 岁，父亲原为国民党少将军医，后参加抗美援朝成为烈士。很读了些书，不进大学想自学成才。在狱中生活尚好。谈问题还较实际。劝善以自处，起应有的好作用。总是爱国主义。世界大势，经济与科技发展，政治总得前进。民主问题随着岁月发展、经济前进，总会有所改变的。技术官僚，经济不致胡来。

下午游 800 米，35 分钟。

晚上伏案，整“水利化”文。

1995 年 10 月 6 日（星期五）晴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未作活动，全力伏案。《水利化》文写出 13 页（400<0>字）。下午让小张到机关复印。

晚上将另两页写完，全文 6000 字.

深感精力不济，脑乏迟顿［钝］。

1995 年 10 月 7 日（星期六）晴

三点半醒来，四点起床。未作活动，整日伏案，将成都会议“会外活动”一节扩充 2000 字。

韩钢所写“成都会议”打印稿没有找到。

下午龙德干带北京电视台来，讲了十分钟有关《人物传记》看法。谈曾国藩。晚周笃文来。

李辉取走《水利化》与《会外活动》两稿。

1995 年 10 月 8 日（星期日）晴

一点半服眠药，四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韩钢来，谈到吃午饭。送他书两本。关于党史研究那篇文章望能在刊物发表。谈张扬文。他带来成都通过文件稿。广州会议事，同王鹤寿秘书通了电话，答应寻找。一线希望吧。李辉告知，最后几篇必须 14 日前寄出。小多一家、胜利来，顾不上下围棋了。

下午昂子突然来，颇习惯于做买卖了。住在加州，一年有 2 万多美<元>收入，纳税 15%（因结婚）。

朱维扬送来照片，十多张，多数不错。

1995 年 10 月 9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仍四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今天客人不断。上午邵勉力（女编辑）送来 50 本《苦瓜的味道》（并 10 本第二辑）。随手翻阅，有些短文自己都记不起来了。是不是可用“爱不释手”形容呢？陈漱渝带湖南《书屋》编辑王平来，此刊颇“雅气”，答应写稿。接着河南出版社　　来（原文此处缺人名——李南央注），取走宋晓梦的稿子。戴文葆来，谈及贾文平一家高兴事。送《苦瓜》与他。将《往事杂忆》封面给河南看，批评《实录》两个封面之差也。随后山西杨小池介绍《党史文汇》编辑韩侠来，约写五十年水电回忆。整个下午就此完结。同玉珍到河边散步，电梯遇见余宗彦，否则还得接待。

晚上关山复来，送他的著作《风云瞬息》，谈 6.4 后他家中客人不断情况。前些年此日还有公安部

来人守门，被他痛骂："你们的部长是我的孙子辈。"（他在延安读过枣园训练班[9]）以后才不来了（电话也窃听）。说王光美在政协发言：关的女婿是向街上摔玻璃瓶被打死的，如此造谣，使得丁秀等都不来他家了（后来还是韩天石带来过）。去看过杨达，住院开刀，因全麻而神经常乱。因老伴去世，到美国加州儿子处住了半年。王若望在《世界日报》刊讲话：谈忠奸之道（抗战时）"国民党忠，而共产党奸"，引用了我的著作（大概是毛讲日本沦陷区便于我发展）极表愤慨。我告诉王之为人。

1995 年 10 月 10 日（星期二）阴

睡得颇好，六点一刻起床。八点半陪玉珍到人民医院，找到陆道培，谈住院之事，希望主刀医生万信渝。真是天下奇缘，乃杨纯侄子，北医毕业的，52 岁。玉珍也就高兴了。11 点张戎、Jon 夫妇来，留午餐，喝汽锅鸡汤，谈到两点。还是毛早年等事。她先到师哲处。Jon 去过莫斯科，复印了富田事变等原始材料（捏造致古柏信），约我们去英国一行。

程湖回京，为父亲病找医院谈方案。肺癌扩散到后脑。

1995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三）晴

二点服眠药，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几乎整日伏案。《成都会议通过文件》4000 字草成。小程买好 15 日机票。

下午五点与玉珍到河边散步，后到杨纯家。即与万信渝电话，明天玉珍即可住院。杨将同女儿去日内瓦住一段时间，并到英、意旅遊。女儿在日内瓦联合国卫生系统工作。要送我两盆大盆景。

武汉电话，《今日名流》将刊张扬文。黄伟经已复张信，刊《同舟共进》并送《镜报》。杜导正电话：刊一万字，极言其处境有困难。

1995 年 10 月 12 日（星期四）晴

三点半醒来，四点起床。整日全力以赴，将《成都会议通过的文件》4000 字定稿，并复印一份。

玉珍一早由胜利陪同，到人民医院住院。9 病房 6 床。胜利回来后，我们一同到杨纯家，搬来两大盆景，似米兰，根两手合围粗，其价当以千元为单位。以两茶几，置于客厅，真是风光极了。杨不久将出国，劝我过得舒服快活一些。

1995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五）阴

昨夜服眠药上床。中夜虽醒来又睡着，五点半起床。整日伏案，写《武汉会议与广州会议》。

海南社送来《一代新人》、《钱宗仁》各约 50 本（？）

工作到夜十点半，24 页，近一万字，并写好前记。早晨还翻遍照片薄等，将《今日名流》要的过去生活照片找出十多张。

玉珍电话，医生许明天回家沐浴，以便手术。张戎电话，要送花去。魏久明送来"左王"的上书，

[9] 关山复住在李锐所居 22 号楼西边的 24 号楼，这个楼比 22 号楼临近复外大街（22 号楼临街面有一排车库，因此楼本身离开马路有一定距离）。1989 年 6.4 时，关山复的女婿站在临街一面的厨房喝水，被射向楼上的子弹当场打死。延安枣园训练班是康生领导的社会部办的，相当于中共夺取政权后的公安部，关因之说"你们的部长是我的孙子辈"。——李南央注

说得国情毛骨耸然。为魏报级事，同任连元电话。

接冰封信。寄来杨正午的歪字与论书法一文。

1995 年 10 月 14 日（星期六）晴

中夜醒来，复又睡着一阵，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玉珍回来小休息，医院伙食流质，咸菜都没有，同屋病人农妇不懂卫生，且与丈夫同床。早知如此应住单间。回来吃点好点，三家都来，一起照顾。我早力疾伏案，两次吸氧，到夜十点半，始完成“成都会发言插话”，全部收入，并分类集纳，算对得起“毛爹爹”了。“{搽}雪{膏}”一条未收入。民族纠纷叛乱未收。

邱才豪来，庐山碑林顺利，要我当名誉主任。——李南央注：词句写在日期旁侧。

1995 年 10 月 15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要复印的几件稿作最后清理。张九华八点来取去复印一份。给上海远东社　晓敏（此处原文缺一字——李南央注），武汉《今日名流》各寄出全部稿件并前记、总目，12 张照片。复香港大学中文大学　　信（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答应受邀请。寄叶尚志书，又送杨纯书两本。到十一点极感疲劳。玉珍一早来，孩子们来。吸氧。午餐后才准备带走资料。不到一点，许德勤与小赵来，一点一刻去机场。35 分钟，在休息室遇见汪恕诚，他也是去开会。大谈风力发电，一台可到 500 千瓦。美国有长十余公里，几十万者。各国发展很快。但风叶与调速器国内尚不能生产。他谈到 80 年代初，在太平哨与总局听我两次讲到要用青年有文化干部，快提拔大学毕业的。印象极深。

彭柏林与电力局长　　来机场停机处接（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救护始能入场。一下飞机即很不适，大概气压等变化，一到白芙蓉宾馆，即不行了，连忙吸氧（幸亏带了），两位医生来，折腾一小时，才告正常。吃了点面条。人们不断来，张铁铮陪我，李鹗鼎、王宝基等来坐谈，鹗鼎感慨极深，回忆当年我之抓住水电不放，大声疾呼，始出现大好局面。他怪现在无人抓，没有中心了。但就不敢提三峡问题。宋泽敏文章从经济说透，甚为中肯。十点半上床。服眠药。夜看了宋泽敏文，并通了电话。

15.28%，石油仍未列入。——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5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服眠药睡足五个半小时。早饭前鹗鼎、铁铮、徐老等均来。早餐稍稍吃了点。食堂握手人不少。八点五十到会场，一路握手。上台后，杨析综、马林算是熟人了。游吉寿司仪，罗西北开幕词，杨讲的简练，马则说了四川水电发展形势，并从经济上分析难以优先的原因，约半个小时。我讲了十分钟：回首难以优先历史，水主火辅昙花一现，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过去说夹缝中奋斗，根本还在计划体制。然后说市场经济国家（宋文统计）全部水电优先。1984：161 国中，水电仍占 90%，17 个（15 个曾经）仍 50%者 50 个（曾经 62），总共达到 50%。112 国（70%）有煤油并出口者，仍优先水电（澳、美、加、西德、英，现有哥伦比亚，水电 73%）。最后以《长恨歌》前八句谈水电与三峡关系，最后还讲了对联：六宫粉黛无颜色，三峡工程有问题。听者当然动容。晚上何格高、王作高、崔军来长谈到十点。首先问题将是航运。重庆市长讲水库对重庆影响，要七八十亿排污，李说再谈调你去三峡工作。省里谈移

民困难。李说：你们为什么举手通过。

会后照相，有来合影者。中午略休息。下午金绍先来，约武大同学 18 日晚聚会。托王尊相老局长找移民情况（四川管电的大都反对也）。同家中电话，玉珍手术一小时，经过甚好。这就放心了。洗澡后上床。

1995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二）晴，喷两次

仍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将昨天讲话整理好。借来《三百首》，补上“天生丽质难自弃”一句，约一千字。

早餐时与林可冀同桌，林伯渠侄儿，武大水利系毕业，现在北京勘设院。读我的书。妻子高鲁鲁对旧诗词有兴趣，是周笃文的学生。九点张广欣来谈三峡问题，他们尽了最大努力，杨汝岱、杨析综曾是他的下级，都很不赞成上马。“服从中央”，毫无办法。送我书两本。十点参加总局老同志会，谈学会工作问题，并照相。谈到要重视社会科学经济、哲学、社会问题时，因谈到《史料》不刊我文，李鹗鼎插话，“不点个人名”时，我发了火，斥责盲目服从领导，随风摆，不能坚持真理等。又谈及一些往事。中午休息一小时，再去参一个半小时会。讲清上午发火原因，在论证三峡时，只有陆、程、黄元镇等几个人不签字，及潘家铮其人等事而动肝火。大家谈到潘之为人，家中怕老婆，虐待母亲等。在上海院时，即为人所不耻［齿］。

晚上省委组织部长罗良仰，常副陈文光等请吃饭，仍在组织部那个招待所。席间谈了两件事：60 岁过头（苏联留学生等）的人退下来，不如老干部受尊重。他们这一代同后来者培养过程思想意识等全不同。从吴满有事谈到“资本家不能入党”，现在同吴满有年代完全不同了，7 个人为界更荒唐[10]。他们都同意我的意见，现在只好服从。谈几句话即感呼吸不适，一上汽车即不适，喷雾，开空调始缓。回来医生等候，吸氧一小时，始平服。十点上床。

午餐时，鹗鼎谈到 gentleman 英国绅士问题，予以反驳。—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5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三）半晴，喷二次

六点半起床。一点半服眠药，作用良好。早餐后，西北夫妇、翁长溥、崔军等来，他们知道昨天我发火之事，谈及李鹗鼎之为人。西北说，技干当官之后，其霸道不亚于老干部。钱正英只选他一人为工程院士（徐洽时等由浙江提出皆不得入选）。九点过四川移民局付［副］局长　　来，（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谈四川库区移民情况，措施、进度、资金等，80%后靠，廿一个省对口支持一个县，搞企业，建筑等各种支援。问题还在将来生活处理，平均每人半分地，种果树有限，还得农业为主，转非人口亦有限（我一开始谈到我对三峡总看法），直谈到近十二点。

中午休息一小时，半睡着。下午刘显辉、韩寓吾、徐老等来。我谈到《周查勘三峡记》一文原委。《党史史料》由他们取去复印散发。近五点时，武大老校友，刘兆丰、金绍先、理如军（李汝俊）、周颐、杨德功、周一明、冯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及一女同志先后来到，叙旧，谈国情，谈三峡。理在二野当过政治部秘书长，谈小平作风（一人受严重警告处分，一申诉，拍桌开除）“有什么理论。”晚餐前照相，席间又漫谈（刘与李昇震抗战初期在川东地下党一起工作过，刘被捕，李走福建）。

[10] 指邓力群引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语录，认为雇工七个人，即为剥削。——李南央注

晚上铁铮、徐老，贺毅来，谈及李鹏之作风，又发了火（说明当年接电力部部长班时，代耕等四人反对情况等）。贺毅是“只顾眼前，其他任后代算了”（保护一小撮，打击一大片），徐老说：还得像个共产党员才好。最后常流、徐祖德来谈组织水电研究中心事，表示支持。

1995 年 10 月 19 日（星期四）晴、夜雨

六点起床。翻《苦瓜》，找出几段。早餐后，常流、徐祖德来，关于写四川水电史、水电研究中心等事，他们考虑暂缓提出。

九点同王作高一起到成勘院，约廿余人座谈。我从中西文化传<统>谈起，中国以人伦、皇权、大一统为中心，无自然科学与民主，个人创造中心的传统。农民战争、农民进城、依然是这个传统。然后摘出十年内我为改革开放、民主自由等杂文多次论说，直到八则《旧事新说》风波，归结到三峡，要有独立思考，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科学精神，不要唯上，尤不要风派。三峡骑虎难下，大家努力，使之预防一切祸害，与钱正英合作上溪落［洛］渡。讲了约一个小时。《苦瓜味道》一书赠徐老。大家发言，谈到水电因我下台之受创害，成勘院万幸保留下来，才有开发西南，西电东送文章可做。这也算是我对水电最后一次临别赠言吧。在成勘院午餐，回来已两点。

会上发言稿已印出。《周查勘三峡》也复印分发。

中午休息半小时。参加闭幕式。仍要我讲话：80 年，4 个 20 年。希望市场经济发育之后，水电优先终能实现。

黄万里的一个亲属朱鉴远来，万已患癌症。

晚上吸氧。柴医生来谈家事。贺恭（原漫湾总工）来谈三峡情况，我大约谈了上马总过程，问题何在。他说过去不知要害，我的文章读过。朱镕基说 4000 亿。诚恳邀我去三峡一次。谈到十点，精疲力竭。

1995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五）晴 返北京

服眠药上床，睡到近五点，六点起床。收拾好行装。早餐时遇见翁义孟，现在珠委，也 64 了（陆茂竹同班）。发言已印出，嘱赵振声给钱正英寄去一份。八点半组织部人来，马怀新（四川电力局副局长，原西南局）仍送我到机场，直入贵宾室，车开到机旁。十点十分正点起飞，完全休息。飞行两小时，准时到达。小赵来接，一点前到家。留他们吃饭。我在机上吃得已够了，饭量越来越小。

中午略休息。贾文平已来北京。晚上宋援朝来电话始落实。借调入组史资料。李汝伦等在周笃文家，实在疲劳，不能前去。晚观电视，成都五天没看电视也。

玉珍经过良好，尚未拆线。万大夫照顾周到，烧已退（开刀后体温几天）。

1995 年 10 月 21 日（星期六）晴，喷一次

睡过六点起床。两点服眠药。整日没有伏案，陪玉珍大半天。小多、小琴［芹］来，杨小玲带孩子来，一起午餐。晚上吃饺子。松懈一天，逐渐恢复对北京气候适应。说话过多仍不行，感气短。上午邱才豪来送聘书（庐山碑林名誉主任）并介绍沈鹏信。贾文平来，秘书长已签字通知组史办公室借调。谈胡开明情况。贾还会开车。秦川昨天下午回，在贵宾室，知道我上午因气喘不能上楼也。

1995 年 10 月 22 日（星期日）晴多云，活动半小时

四点半醒来，五点半起床。恢复伏案。看 87—89 年日记，为写“耀邦赠诗”文。食欲不佳，不作活动故。

一堆信件被置于条几下（老范无文化，朱嫂被问及）内有广东、湖南信。

1995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一）晴

一点半服眠药，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医院治牙，小多送玉珍到医院拆线。到办公室，同廷栋谈贾文平借调事。

与杨纯商定，并与万大夫电话，星四晚上请他们来便饭。李汝伦来，送《苦瓜》。

续看旧日记。收到《东方文化》等。

1995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二）晴

仍服眠药。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办公室开三家会，催最后定稿，党史室要到下个月中旬才能交稿，其他可下月五日。11.12 约人来京不变。大家漫谈，对李及夫人之厌恶——群众性的。

午睡一个多小时。游 800 米，尚不觉累。

玉珍身体已正常。平江一中校长来，老傅同来。平江一中有上百学生在北京，有极优秀者。

1995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未服眠药。活动半小时。续看日记。查到 88 年两次同耀邦长谈记录。

下午到医院看牙，仍未解决问题，归途过“大西南餐厅”定菜。

慎之电话，告知有了邓 left 上书稿本。他参加社院召开青年理论工作者会，思想甚混乱，何有新权威者，颇堪忧虑。谓江变化过大、快。

杨纯介绍夏菲来（武昌女师，李蕴辉同班，顾大椿夫人），她认识我，借《早晚年》。赠《苦瓜》。话旧。80 年肺癌手术，至今甚好。

1995 年 10 月 26 日（星期四）晴

看错表，四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续看“日记”。下午游 800 米。朱维扬送照片来。

1995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日记”翻完。遍寻在成都时两页草稿不着。小徐送来成都会议文件一包，结果夹在里面。晚上孙长江邀杜润生、秦川和我到新大都晚宴（由新大都医药公司总经理梁柏康请客）。饭后作字两张。又到卡拉 OK 房唱歌，多喝了两杯酒鬼，颇感不适。十点始归。

1995 年 10 月 28 日（星期六）晴

断断续续睡到六点起床。上午九点到新华社多功能厅参加岳阳同乡会，一批平江老将军和在京中青

年百余人，还有吴溉之、江渭清、曹瑛等人之子。方强讲淡话[11]之后，我讲了几句实话。从洞庭湖与今年水灾，借机数落三峡蠢事，应当回顾过去弯路，今后要按科学与民主办事，力求自力更生（举温州之例）。地方负责人书记、市长都参加，陈邦柱也参加，目的在上京要钱、要项目也。吃饭前后不少人来向我表白支持。认识李元（许世友的参谋长）能喝酒，正在读《实录》。原来是我写的，极表好感。还有叶楚屏等。（出发时因找不到请柬对玉珍发了小火）。

下午同胜利手谈四盘，让一子局大胜。

晚上主持《顾准文集》座谈会的钱竞（社科院文学所研究院［员］）、张南（顾女婿，研究生院）、杨建园（贵州社编辑）三人来谈，鼓励他们写出新的理论文章。漫谈我对形势、班子、毛等看法，深刻认识中国国情，由此出发认识历史、现状与探索将来。他们这批人将我看作老一代中一种可信赖的代表人物，还说要研究我。谈到近十点。又挨玉珍批评。

1995 年 10 月 29 日（星期日）晴

睡得不好，四点半起床。着手写《同耀邦的诗交》，却难一气呵成。跟胡德平打不通电话。

小妹电话，半夜到京，时差睡不着。共三周，单独两周。悌忠父母将于 12.16 去美，拟住半年。玉珍接河南电话，蔡嫂病重住院，拟寄款。下午老傅来取走给天岳书院 130 年志庆字。

秀姐女儿（浏阳地矿队）旅游来京，50 岁已退休，因经费困难。两女已工作，儿子去日本读书（奶奶是日本人）。秀姐于 1971 年去世，吴迈适还健在。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科技不发达无以致富强，科技之本在于学识，学识之基础出于学校。——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5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整天伏案。将《同耀邦的诗交》写好，2600 字，比较扣紧题目。伏笔甚多，明白人一看便知我说的什么，想说的又是什么。

许德勤来，取走拟复印件。

老了，感觉疲劳。昨天满起来帮助将南屋柜顶资料旧刊搬下，要找的“杨开慧墙件”没有找到。

1995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二）降温 -3°-4℃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上午小妹来，带来一个空气清洁器，带负离子的。加拿大产品，110 伏。一些资料，苏绍智的一本书，谈到下午三点。

程湖来，让他放心回家助父治病。《耀邦诗交》文等复印好 4 份，即寄胡德平，说明写法。

晚上王宝来，告知章蕴大姐去世，心脏最后衰竭，20 分钟发作即结束生命。91 岁（王宝是媳妇，儿子李晓林 65 岁，在俄国谈军品购买）。

及时作挽联一付［副］：

[11] 淡话：湖南方言，指没有什么意思的扯淡的话。——李南央注

湖湘巾帼 曾奋战江淮须眉不及
光彩晚年 总扶持后进懿范长存

1995 年 11 月 1 日（星期三）晴

断续睡到五点起床。阳台活动 20 分钟，因冷而回房。上午胡德平来，正好将文章给他（寄出的尚未收到）。让他看了一遍，又将邓 left 上书给他，看了开头即甚生气。云所谓七个雇工等问题他们早已批驳，农村发展个体户等才有出路。李瑞环、陈俊生等早已在会上谈及。李对已入党党员因发展经济有贡献，受到表扬者，现又劝退党，甚表不解。陈元曾语左右，江不该将陈的一些看法转告邓。

李元度的曾孙女李枌（旅游局外汇司司长）来，交《天岳山馆诗存》，让题签并作序言。

作字到十二点多，久不写大字，手生也。

下午游 800 米，不到 35 分钟。回来同玉珍到章大姐家送挽联并吊唁。儿女为不能用“无产阶级革命家”词很是生气。李铁林在解释，此乃 1991 年顾委常委建议，限于什么两高三副也。

晚上陈铁如同临沂拖拉机厂厂长来（谭国华），为同常州 118 万打官司事，介绍找王怀安。

抗战 50 周年有感：
神社幽灵不死心，朝中文武拜参频。
毋忘国耻马关始，寸寸山河寸寸金。——李南央注：此诗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5 年 11 月 2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活动 20 分钟。上午韩钢来，告知吴冷西最近给薄送了个材料，大概仍按原样想辩驳。因考虑应找尚昆一谈。交他邓 left 上书一份并《庆父》诗。孙长江夫妇来，送一大碗肉丸子。他是由王元化介绍来找我的。赠《苦瓜》、《一代新人》等三本，并邓 left 上书。谈他与戴晴关系（安全部事）。记错了|来|戴来。留他到十一点多始离去。

下午游 800 米。

1995 年 11 月 3 日（星期五）晴 气温回升 4°—20℃

这几晚全身极痒，二点服眠药，睡到六点一刻起床。翻看多日积报。十点半，戴晴与 BBC 电视台二男二女来，一女稍会华语。谈我所经过三峡历史并反对原因、主要看法。（比利时台访李伯宁时，问到李与戴之反对，云都是“反党分子”也）。折腾到十二点。留戴午餐。原来她听说孙对外人讲过，“戴为党方特务”也。她现在身体甚好，坚持让我们去接受一种针、气治疗。

下午向章大姐告别。挽联悬于灵堂门右首。随到医院取掉下牙神经。看望曾志、孙越琦［崎］，遇强晓初，并刘祖春。将邓 Left 上书交童大林复印分发。李慎之电话，转述孙长江言，有时顶人过甚，如“你没有资格发此言”，“任继愈传统文化只初中水平“之类。

1995 年 11 月 4 日（星期六）晴

仍通身瘙痒。三点服眠药。六点一刻起床。

上午九点钱钢夫妇来，领我们到八一厂门诊部接受陆流的针刺疗法，扎上几根针，放松端坐一个小时。陆凭直观知病在何处。治好过许多疑难绝症，包括癌症。现在工作人员都是信徒。借八一厂地方。

父亲是中医，家传。本人有专著，道家渊源。送我两本厚书：《九灵，气功鍼经合璧》，《气道》（四川科技与上海三联出版）。一次十回（每人 150 元）。

下午游 600 米。遇周子健，云周建南发现晚了，开刀也迟了些。遇见郑惠，请他设法将吴致薄件弄到。

1995 年 11 月 5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翻柜，总算找到《杨开慧手迹》。翻近日报刊。苗苗夫妇下午来，小妹来，胃痛不能吃饭。张戎来，给《手迹》。饭后去看秦川。隔壁老刘陪去，秦居然说：主要是吴旭君（与医生也好），刘不以为然。小妹此次来，关于我的晚年幸遇的感谈，使玉珍满意。

1995 年 11 月 6 日（星期一）晴

四点醒来，复又睡着。六点多始起床。上午仍到八一厂门诊部治疗。送书三本与陆锦川。有台湾同道在拜访。如这样就诊，上午就过去了。以后可改下午。

《诗交》文并《苦瓜》书寄黄伟经。

给周笃文电话，谈看《天岳山馆诗存》作序事。

下午同玉珍到邮局并在河边散步，甚感疲累，散步锻炼必须列入日程了。

1995 年 11 月 7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 20 分钟。上午翻找《龙集新编》前记不着。近十二点张戎来，还《杨手迹》等。交莫斯科保存的《富田事变》资料。留餐，她曾与曾志长谈，也同张玉凤长谈。张将医生书“烧了”。认为张玉凤是有头脑之人。苏联过去对毛很尊重，要重新看待毛之反斯反国际等情况，及国际是否造成对毛之不利等等——张戎似有此论点。这些必须掌握史料，方能作出判断。当然现在是根据毛的论点总结过去。

下午到八一厂门诊部气针科治疗，然后我去文津街，半小时游 700 米。

1995 年 11 月 8 日（星期三）晴

四点醒来，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针气门诊治疗。送《早晚年》与陆大夫。这样默一小时，平生第一回强做也。午饭后张静（周笃文夫人，33 中的历史教师）谈学生负担之繁重，重点<中学>将学生硬性分类（学生才智不平等，基本为天然因素），普通中学教学更难。群众之鄙薄过去的李铁映，示［视］江李为“吉祥物”。

下午游 800 米。晚上韩钢来，谈《下卷》内容，到十点。饿死数目，王年一有个统计为 5000 万。党史（中卷）无法回避。团中央电话问及民先队人事，12.8 日有个活动。竟不知道李昌与民先队。

1995 年 11 月 9 日（星期四）晴

睡到六点起床，未作活动。上午同玉珍到医院续治牙（照片有问题），到皮肤科治痒。遇见韩天石。遇见黄毅诚，云意大利国企占总产 70%，多脑［瑙］河梯级如何之好。谈及“一二九”六十周年事，韩说有部电视剧不让演，怕学生“上街造反”也。如此看待历史，韩甚为不满。

许德勤来取一寸照片。留午餐。下午针气治疗后，游 600 米。几天来睡前全身极痒，取来外搽与口服药。遇见黄忆［毅］诚，谈及父亲黄火青 95 岁，就怕变修。说“你弄不清，也管不了”。这倒是实情。

夜贾文平来，对西装革履外形（入乡随俗）与谨言慎行，预先给了个准备。此项工作十年冷板凳等（现在是丰收时节等）也交了个底。陈铁如等四人来，有王怀安介绍信才算进了高法的门。此等国有企业间赖账事，地方保护主义，不按法办事，即无从实现市场经济。

吴定邦又来，为《县志》缺款事，只好批了两句话。

1995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五）晴

昨夜通身搽药并服药两粒，一直睡到六点醒来，整日觉浑浑沉沉，只想睡觉。上午到办公室，同雨亭、廷栋、小曾、贾文平一起谈终审稿事。档案馆还不能全交。让贾文平作自我介绍，因有昨夜嘱咐，甚为得体。小曾也比他大四岁也。

下午仍针气治疗。玉珍又动摇，不想去了。我坚持做下去，可能久而有效。

1995 年 11 月 11 日（星期六）晴

睡得尚好，昨夜也没搽药、服药。五点半起床，将忙忙的一叠文章定稿看完，改的字词很少。同玉珍作气针治疗。

上午小琴［芹］母子、小妹来，一起午餐。下午唐小毛来，谈国营企业难办，江七点都是空的。鞍钢设备老化（资不抵债？）更新得几百亿。都改公司，换招牌而已。

游 800 米。夜仍搽药，服药上床。

1995 年 11 月 12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上午《市场经济报》施滨海，卢跃刚先后来。《诗交》文与《水电未能优先》文给他们，争取在两报分别刊出。施知赵信事，希望李昭表态。还谈一怪事，“光明赞”夜电视，我伸手，江不握手，一种相反传说。卢给我《4000 万人消失之谜》稿，他的新著《人民名义》（小妹随即带走），此书原已排版受湖南之阻。下午小孟来，谈 79 年后三峡纠葛，清出材料与原稿给她。书名议定《李锐——一个真实的人》。又话妇代会怀柔情况，保卫部门太幼稚也，何必如临大敌。《北京宣言》通过后，仍发言三小时，让中国人开眼界，何为民主。“请问来了哪几个要人”？答：“全体代表都是要人。”

1995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收拾带走书籍资料，很是匆忙。八点多到万寿路招待所，仍住五层（503）。上午开九人会（杨小池、张新法、朱正与雨亭，小曾、廷栋等）。议论审稿方法，估计问题，达到何种要求等。中午会餐（有了小间可以 OK 厅），略休息。下午到　　大酒店（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参加《随笔》100 期招待会（先治牙，近四点始到）。光远、牧惠、邵燕祥、舒展、袁鹰、兰［蓝］翎、林林、王蒙、李辉等熟人甚多。大家发言，我也“随随便便”讲了“三峡与长恨歌感想”之发言事。晚餐时，陈四益也来了。光远写我耀邦赠词（渔家傲，牢骚语也）。他的文章也已交卷，比我的温和。舒展发言，反右扩大化，毫无顾及；反腐却缩小化，陈希同仍称同志（我补言：有同志也）。

沿途回家取物。归来已八点多。同朱正小谈。

1995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二）晴

盖床罩睡了一夜。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写好致江并常委信，谈三峡忧虑并附学会讲话，这也是自求安慰，立此存照而已（让廷栋看了讲话）。朱正是赞成的，也给小贾看了（让他知道我的为人）。

下午看《文革时期》稿（陆沅写的），小贾提出不成熟，“还不能送主编”。这是办不到的了，只能这次改就定稿也。

同朱正闲谈以作休息。感慨黎澍去世后，即无人能经常过此瘾也。我忽然说了这样一句感慨：民主党派那些人都是被阉了的（宦官）。此话当然不能传出，也还不能一概而论，也还有少数几个硬骨头也。

1995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三）晴

昨夜用被罩加床罩作被子较好，但睡得极不安慰［稳］，因恶梦而大梦呓，终于摔下床来，下巴碰着床头柜，左膝盖碰红。此事决不能同玉珍言及，否则就不同意我单人住此了。

上午河北党史办主任张葆文、副<主任>张维民来，聘作顾问，《党史博采》。续看定稿。下午整理寄《书屋》几篇前后记并任光椿要的照片等。四点回家，收到广州寄来《龙集》新版前记。小妹忙到七点始来。送行吃涮羊肉。与小妹同回万寿路，同朱正一起谈到十点半，确定余生写《八十自述》（毛传有人写，我的责任已尽）。小妹认为我一生独特之处甚多，头廿年的家庭与学；第二个廿年与第三个廿年婚姻、抢救、高、陈秘书，毛与庐山、北大荒挨饿、磨子潭，秦城八年；第四个廿年，起用一代新人、十二大人事、胡耀邦、6.4，还有三峡。写作生涯、家庭儿女、朋友、传奇经历、历史侧面，无可替代者。首先将日记整理。

小妹从高能所听说：邓“左”谈及：如此记恨（总书记之失落）。

《前言》贾文平改得甚好。

1995 年 11 月 16 日（星期四）晴

昨夜十二点后始入睡。睡得不安稳。六点半起床。活动一刻钟。上午看《15 年》，须改动处不甚多。招待所三负责人来，谈现在凡事之形式主义，开会有写作班子，准备讲稿。下午写信三封（复南京那位“受冷遇”的江明，芜湖陈建平，秦皇岛奚学瑶由小贾代复寄《钱》书）。6 篇前后记寄《书屋》王平。给任光椿寄几张照片。了却欠账。

游 600 米。五点半回来吃晚饭。晚上朱正带儿子朱晓来。谈海南出版社承包给个人害多于利。夜看材料到十一点。

1995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五）晴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看完《十七年》文字部分，还有两节中央机构。

午睡不着。下午二点去文津街。游 800 米，35 分钟，又加了 100 米。回家看佩珍，他们母子来办货，小杨子开车，带来红枣、粉丝等。清出一些该回信件。黄伟经已收到《同耀邦诗交》文，寄《羊城》与香港《大公》。有些读者来信，开始让贾文平回复。比程湖胜任多了，也是一个好编辑。十点半上床。晚上仍看电视，可以不看。

1995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六）阴、上午雨

梦不断。醒来几次又睡着。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阳台尚不觉冻。上午六人讨论“文革”时期稿，杨小池谈文字部分有压缩与调动（前后），我意前面有些阐述可保留。关于名录处理可不出现在文字中，而出现在机构叙述中作注释。秦城 590 人有病，死、经神病等统计。编好这一部分很不容易。下午续看《17 年》机构部分。四点去文津街，游 600 米。回家找《大跃进亲历记》上卷底稿不着（远东社杨晓敏寄来快件校正本），甚累。临沂拖拉机厂长寄来官司件，10%劳务费等于红包。交王怀安，王电话不同意 10%事。地方保护主义恐难有什么结果。住在家中，睡前玉珍发现左膝伤处，只好实告。关心担心之至。中午廷栋领我们看新盖宿舍大高楼，客厅过多，并不实用。

1995 年 11 月 19 日（星期日）晴 晚上元化电话

因身痒，服眠药，睡到近七点始起床。终于找到底稿。小琴［芹］、小多两家来，杨小玲带孩子来，很是热闹。十一点多返万寿路。校对《上卷》，直到晚上。

晚上朱正来小坐。拟写《陈独秀传》，也想写《毛传》。再谈主张我写回忆录之重要，无可替代。《庐山实录》可传世，而《早晚年》则难，越到后来，价值越小也。

1995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一）多云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将致江等常委信并 10.15 讲话寄出，并寄薄、杨、万与萧克、张爱萍。给王元化寄书四本，给宋槐芳书一本，刘兆斗书信一。续看资料。《上卷》校正信［稿］退杨晓敏。

下午同玉珍到医院治牙，并回家取药。晚餐时牙痛不止，餐后看电视剧痛难忍。小张回家取清凉药等，服几种止痛片，到十点多渐好转。洗澡后，十一点上床。

1995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二）晴

睡得尚好，无恶梦。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将《17 年》中央局机构看完。寄四本书与黄伟经，又寄杨晓敏信，改正一题目。朱正代写关于唐纵日记稿。

下午四点到文津街游 400 米，即返家取书，并晚餐。给冰封通电话。孙长江电话，从香港回。

1995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三）晴

睡得尚好，醒来几次。5:45 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上午十点又到阳台活动一刻钟。

上午翻看报刊文章，有小妹带回的 Email 件。中午休息一小时，下午仍看报刊。终审稿小贾尚未脱手（他综合后再交我看）。还翻刘晓庆的《自白》，小贾极力推荐也。

晚上申生与蒋南来。让开发银行的计划负责人带走一份成都讲话。申生带来方增先的画，已裱好，还有林祥雄一幅由方题词。为方的家事给元化信。

1995 年 11 月 23 日（星期四）晴

五点三刻起床。因过冷有风，未作活动。上午开始看《文革时期》改定稿。上午十点陆茂竹来，谈邹　　意见（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我在成都谈三峡事，1/3 赞成，1/3 是不同意，1/3 中间。

对此估计我颇怀念[疑]也。学会对三峡未有明确<态>度，故此次会水利系统无人参加，潘家铮亦不来。给她两份上书与学会讲稿，传与水总老人一阅。午休一小时。下午游 600 米。晚续看《刘晓庆自白录》至十二点。同朱正等闲聊，目前报刊发表文章等事，我未经思索突然冒出一句：乔木死了，就比较太平了（无人再能那样兴风作浪，为一文一书之事），大家都认可。

1995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五）晴

六点过起床。有风，上午十点到阳台活动半小时。整天看《刘晓庆自白录》。吃饭时略谈观感。这是一个充分发挥自己种种才能的现代女人，大概是大胆泼辣，仍保持传统家庭孝心（对父母、妹妹的责任）。改革开放半真（经济）半假（政治）时期充分利用前者，而获得成功，还充分发挥了文才。爱情生活则值得研究，难以避免戏剧影响（假戏真演），而且懂得“明星效应”。此人及其现象应基本肯定，充分暴露自己也很值得称赞。

下午二点去文津街，游 800 米。晚观电视。

1995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未作活动。看《文革时期》改定稿。

上午《炎黄世界》李骏来，打丁希凌介绍信（丁在广东见过），建议此刊与《炎黄春秋》合作，利用剩稿，着重介绍台港情况。最后只好将《诗交》给他（如《羊城》不用）。下午王纪宽来，谈一个多小时。改造国企要 8000 亿。香港新机场代旧机场之经济效益（后者可炒地皮，写信告江方领悟）；香港外汇人均仅次于新加坡，为世界第二；财政收入只比中国少几百亿。

晚上和朱正到龚育之家，来回约三里路，走得甚累。谈妥文字部分由龚最后过目。漫谈邓力群上书等事。

1995 年 11 月 26 日（星期日）晴

昨夜用［因］极痒，一点半起来搽药，直睡到六点半起床。上午翻郑超麟的《怀旧集》（签名送我的），内多党史轶事，尤其八七会议，及瞿蔡等之反陈彭等事。枣庄市王培育（组织部干部）来，送去年照片并药酒两瓶。阳台活动两次，下午又活动一次。

上午一半时间及整个下午看《文革时期》定稿本。群团部分太简单化了。综述文字还待修改。

1995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一）晴

昨夜洗热水澡上床，虽能止痒，但久久不能入睡。六点起床。

再看《文革时期》，文字叙述太啰唆，语法有不当处，有情绪化的东西。文如其人（陆沅）也。

上午魏久明来，谈他参加国际青年社会学会的情况。西德“右派分子”赶外籍民族者均东德共青团员。现在西方青年倾向：1）市族［俗］化，平等、互助，到非洲去帮助脱贫，绿党、和平党。2）后共产主义，煽动民族、宗教对抗。3）文化一体化（东西方，各民族等）。信息高速公路，流行歌迅速传遍全世界。追星族现象，加密卫星电视转播等。送我抗战 50 年《胜利》磁带 14 集。各国收集资料 2000 多分钟，用了 1/10 多。送南丰桔一袋。多年未尝也。留午餐。送《启用新人》，《苦瓜》带来的已送完。下午华贻芳来，给他《诗交》文并水电文两件。他给王若水《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晚上看完。必修［须］

修订也。我是基本同意其中观点论述的，比苏绍智深刻，从哲学出发与归宿，比吴江也深。魏还谈到文革老家伙间互相揭发资料，如刘邓间 60 年代对毛议论，被周围（秘书）揭发。原存中办，现已到档案馆，难以见到了。邓左文已去掉统计数字，刊《真理追求》。

晚与廷栋、小贾谈《文革时期》，还要再打印一次。

晚餐后散步，廷栋谈到他同林彪接触，料理林父丧事，林一片孝心，很人情。叶琼［群］则极霸道。——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5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将《文革》剩余部分看完。雨亭、陆沅来参加早餐。上午开会。谈已看完部分，体例还有不一致处，各省本子还有需对照处。我谈到“文革”部分同“十七年”之间文字叙述有所默契：不是突然发生此一灾难，65 年即开始要有点说明；文革开始即闹派性斗争（这个影响直到现在未全解决），有其历史根源：多年政治运动在社会上形成“贱民阶级”、“红五类”、“黑五类”等分野；党内对毛的看法（包括感情等），对过去重大历史事件等看法以及其他人事等看法，或同个人利害关系相结合，而造成分野。雨亭说，问题就在毛。陆沅说雨亭十年来思想有很大变化。决定工作到 7［12］月 15 日。

下午二点同玉珍到医院治牙。换了个医生。她知道我的用意，不同意即拔除，否则会引起误会。要我星四上午再去看一次。随去文津街，游 800 米。与某家女（钱正英——李南央注）“似不相识”，而且一直要游在她前面（我也还有点孩子气）。送独伊。在家晚餐。看邹家尤的“遗嘱”，朴实具体，对后妻照顾备至（不举行任何仪式，可利用遗体，一生平庸）。

1995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三）晴转多云

昨夜又因身痒，只好服眠药，折腾久久始入睡。近六点起床。略活动。看《文革》政权部分。上午九点同周世田到中央团校，会见校党委书记（副校长）储平，天津大学建筑系毕业，思想解放。看了宾馆房间（小周为我写作用）。又一同回招待所，取走《马义观》复印，并《诗交》文，争取发表。同廷栋谈部级与房子问题，由他同张洁如谈定，由老干局提出建议，看可否解决。上午邓伍文来，将罗章龙资料交朱正。谈到当年特科有暗害罗等计划（52 年邓拓还谈及此罗［事］，1934 邓受命在河南执行），以及北方“罗派”干部同张学良接触，罗向张建议。伍文在上海同孙鸣九谈及此事得到证实，有人将去夏威夷访张弄清情况。班禅灵童电视甚有意思。

1995 年 11 月 30 日（星期四）晴

折腾难入睡，服止痒药，五点半起床。此药疑有比安眠药更重的镇定剂，整个上午又觉昏沉（因此很少服用）。

《文革》政权部分毕，开始看《创建与一战时期》。

给储平电话，若水文改正一错字。房子暂时还不用。

三点返家取件。游 800 米（35 分钟）。回来赶上晚餐（五点半）。晚观电视。

1995 年 12 月 1 日（星期五）晴

昨夜洗澡上床，搽止痒药。六点起床。长梦仍模胡［糊］记得。在会上为三峡事痛斥李鹏，彼哑口

无言，江亦沉默。朱与我同归至其家，甚简陋，谈得甚欢。脑中留此大意。过去梦醒即忘也。上午陆沅一起谈《文革》时期，少数地方仍遵原稿。关于派性产生根源写好后再议。

昨夜小张又喝醉酒（他谎称去看电影，实去其舅家），幸贾文平同行，由他开车回来。又两次外出，第二次十一点始回。醉后真言如何同“首长夫人”乱来而调京，到招待所如何同一楼女服务员乱伦等等，只有两三天生活正常，其他皆半夜或下三、四点归。廷栋约车队队长二人来，一起谈定，立即换下并调离。他们为我的安全着想也。下午黄道奇来，讲了些恭维话，说王茂林办实事，他与熊清泉、刘正四人各管一个引进项目。他也反对三峡。带回学会讲话。下午同廷栋、小贾一起回家同玉珍谈小张情况，她原来甚埋怨我“连换三个司机”。这一代年青人、军人真难以管教矣！

1995 年 12 月 2 日（星期六）阴

昨夜服眠药，竟睡到七点半。上午看完《建党到一战》时期。朱正已看过，改动不多。取消“童子团几千人”的记载（但苏区时有记载可保留），否则我这个童子团队长可以算“革龄”了，一笑。新司机赵东升，原警卫团司机，正式上班。下午游 800 米。回家晚餐。七点晓梦来，取走三峡最后上书并学会讲话，又《诗交》与《回首平生》等，均可入书。周笃文来，《李元度诗集》序写好。《诗交》交他们可刊，《庆父》二首交他。九点一起返招待所，送他们回家。

1995 年 12 月 3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早餐后，与张新法、小贾调侃近二小时。张爱好自然科学，关心三峡，赞成反对派意见。我略谈“论证”与上马过程及其背景等等，方才大悟。从而谈到一些国情旧事与特有经历。与黄伟经、张扬通上电话。将《诗交》、“学会讲话”两文分别寄出。翻出“亲历记”，南宁、成都两会可摘一小部分补入《晚年》。周笃文写的《李元度诗集》序言甚好。下午看完《十七年》政权部分等，发现些小地方不确切。河北卷发现′58.6 中央指示：

“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两者“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

洗澡上床。

1995 年 12 月 4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在阳台活动 20 分钟。看“17 年”政权资料及三省资料。发现燃料部党组成员有误，省市也有个别文字及“扩大化”须改正者。小曾下午来，一起谈党组成员收录等问题，维持上报本为妥。

李普应约四点来。同朱正一起漫谈。他最近应赵约，原来是谈那封信问题。我告以原委，因阮、吴二人之书，想加说明实情。认为耀邦：天真、易激动，不懂经济又轻易表态，邓曾要启［啟］立传过话（谨慎等），说自己讲就过重了。一次让赵处理一事，自己去新疆半个月。导火线乃陆铿谈话。赵不知其事。86 年信确有言外之意。李普谈到出路，两个 CP，党内有派（如自民），只能渐进，军队归国家。有些赵也看法相同。我认为就是改良主义，充分利用现有体制而名副其实，政协可作为唱对台戏场所，党政认真分开，党管好自身，经费与财政部脱钩等等。邓 80 年文章能实现即好。已成无可替代力量。经济不后退，政治可望慢慢前进，孙子辈总可好转些。腐败已成定局，上下交征利的副面也。

晚观美国电影《森林之王》，人兽对比，颇具深意。

李普还我《素女经》（《双梅景闇》）及《猛龙碑》。几乎忘了。

戴文葆让小贾转告，吴冷西几人写文“逐条反驳”我的“给说法”，想在什么党建刊物发表，被拒绝。

张扬电话：邵阳松坡图书馆纪念（12.28），市长有请。身体不好，婉辞。

李元度谐语：一条笔直（修行路），两扇敞开（清静门）。

——李南央注：此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5 年 12 月 5 日（星期二）晴

似乎做了一个梦：吴冷西夫妇在一个什么场合，逼得向我道歉。真是日有所思，夜必成梦。六点过起床。

将小贾交来的资料看完。小有文字个别改动。燃料部党组成员定有误，怎么赵世兰是副书记呢？明明是个机关党委书记，从来不是副部长。《天岳山馆诗存》序言，朱正帮我起了个头。下午二点到医院治牙，那位女医生说，原来给我久治仍痛的男士，是个博士，她轻轻说的。游 600 米。回家找平江县志，无李元度材料。吃米粉一碗。薛京来，要我帮他批示个人总结，要房子。

1995 年 12 月 6 日（星期三）晴

昨夜上床，久痒不止，只好起来擦药。因双碧电话，明年一月三日为（帅大姐）进 100 岁，要我写几句话。于是想了两三句，然后入睡。六点起床，续成四句，中饭时唸给大家听。第三句头两字：“走完”，张新发［法］改“历经”；第四句“锦绣前程待后人”，觉得同目前形势不全合，也有悲观之意。饭后散步毕，回房想起，张新发［法］、杨小池、朱正均同意我的改正：

大姐英名天下闻，百年风雨捲彤云。
历经曲折坎坷路，前事毋忘托后人。

李辉为《火凤凰丛书》约作者各写一短文在《新民晚报》发表。朱正拟草稿，加以修改，添个尾巴 1100 字交卷。

大概是上下午在阳台活动时未加衣而着凉，也许昨天游泳后热水洗澡，又用凉水直冲之故，有感冒感觉。向小贾要冲剂等服了，仍觉不适。

1995 年 12 月 7 日（星期四）晴

昨夜洗热水澡擦药上床，睡得较好。六点多起床。上午看完建党初期资料。有些主语、谓语要连结，中间不要太多限制词。找小贾一谈，这些语法常识，还是在磨子潭当语文教师时的收获。

玉珍知我感冒，催我回家。于是下午二点同小贾、玉珍一起到医院看内科（此地医务室中午即来医生看了，给了些药）。取药回家，留在家中，玉珍照顾服药。八点半即上床。十二点醒来，小便后，久久又睡着。四点醒来，又睡着一阵。

1995 年 12 月 8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早餐正常。服几种药后，感觉稍好一些。上午到部里，听张全景传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唸讲江、李、朱三个文件。明年粮食要提价，物价涨幅控制 10%，这可能吗？

将给江等信与学会讲话两件交张全景一阅。关于志民工作安排事，问任联［连］元，他正式批了意见交张，我嘱张定加照顾（似在选择单位）。

老干局傅思和告我，已写了个意见交上（部级问题）。

直返招待所。午睡一小时。胃口甚不好。

看帅大姐有关文章。

1995 年 12 月 9 日（星期六）晴

感冒似后期症状，喉嘶，有浓痰、鼻涕，晚上几说不出话来（同玉珍电话，使她着急）。机关大夫来看过，血压 155—75（高压过去总 120），也不高。又加了些药。

看一战时期湖南、广东、上海资料，如农运讲习所等应加上去。大体可以了。续看帅大姐书，文章开了个头。很想躺下休息。

上午龚育之夫妇来，主要谈毛及其同知识分子关系问题。我讲的太多（主要是农民型，对西方太多无知，无自然科学基础，以个人好恶判断对方，最后弄到以思想对不对头划分阶级等等），也是导致下午喉嘶原因。朱正反右派书，点活着的人过多等。

下午李仁溥（历史所副研究员，朱正表哥）同开慧乡乡长等三人来，要修路，发展旅游，向北京要钱也。只好在王首道批语下加了一句话，似记得郑光迪还在交通部。

小贾照顾周到，吃药、铺床，晚上为我洗澡擦止痒药。十点多始上床。今日未大便，服通便药。

1995 年 12 月 10 日（星期日）晴

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花半小时，算是通便了。

感冒大概已到后期，喘咳、喉头嘶哑（也可能昨天讲话太多）。

上午开领导小组会，马石江先来，作好交代（档案馆稿不再退，由龚育之等审最终稿）。王明栋、魏久明来，由朱正、张新法、杨小池讲三部分审阅情况，议定终审办法。如后记说明错误难免之处所，主、副编等人事如何排位表达（我意只在后记中说明人事情况，恐不行。中青年有关职称名位问题）。因各省编者等均排扉页之后。明年七一争取出版头卷或头两句［卷］，十一出齐。但愿如此。

下午两点回家。玉珍、小贾一起伴至医院急诊。喉科确诊为喉头发炎（发红），用吸入器办法。

夜毛弟媳妇小洪来，琬姐带来米粉等，稻田中学成立等照片，很是高兴也。

1995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一）多云

睡得尚好。几次咳嗽，仍睡着。六点多起床。头晕。上午翻看书刊、信件等。收到黄彰任的《三省堂草书》，想自成一家也。开笔写两文都不成。看李元度资料（李荣光寄来）。咳喘引起左背疼。中午吃米粉。下午到医院，吸入时咳得厉害，加了种药（护士郭丽娜建议，她熟悉我的情况，向蒋大夫建议）。因玉珍回电话不当，给了脸色，隔壁老刘在坐，玉珍极老［恼］火，未发作。后赔了不是。晚上只喝了点黑芝麻糊。玉珍来南屋找我去看电视。

1995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二）晴转多云

昨夜咳得厉害，玉珍几次起床招扶，用两个小热水袋暖喉与背部，服药，睡得勉强。头晕、背疼。

上午想开始写《李元度诗集》序言，该补充处补些什么，未果。下午胡德平着秘书送来他编的书《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思想政治工作概论》。

到医院，看内科，拍胸片，无肺炎，放了心。玉珍、小贾一起回招待所晚餐。送张新法书三本，他的申诉事待解决。同小池谈最后付印前该注意事项，请他们两人写若干条。洗澡，看电视。九点半回家。

1995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三）雪

睡得尚好。漫天飞雪，皆大欢喜。

上午八点半小贾来，和玉珍一起先到医院吸入，然后到美院陈列馆观朱维民筹划的“勿忘国耻美展”。到的早，先看完三层展览，有木刻、炭笔、油画、现代画、宣传画等等，主题鲜明。张爱萍题词与我的“七绝（神社幽灵不死心”）两幅字。同北京电视台答问。开幕式有袁宝华、胡昭衡、高铁、戴煌等。观后走退。李庚夫人说，李庚住院已久，右身也瘫麻。同回招待所午餐。为张新法事写信。下午河北新任组织部长赵世居来，当面谈了。山西人，原关中地委书记，哈工大学仪表的，下放关中当农民、工人，厂长等。同钱宗仁一班。送《钱》书，很谈得来。

跟赵洁冰［杰兵］谈尤慕群与冰封事，并提及张全景报告太一般化，唸稿子，没谈具体实践情况。

1995 年 12 月 14 日（星期四）

上午看一二战资料，有文字语法问题。

昨夜洗澡后，上床后甚热，不敢稍揭开被子，咳嗽近一小时，平复后服眠药，大概十二点入睡。六点 20 起床。找隔壁储波找错到内蒙白恩培。早饭后他过来一坐，幸亏他知道（也许认识）我，顺便只好说“隔壁，来看望”。陕西工大学军工的，延安地委书记 20 年，清涧人。希望去内蒙一遊。说林西已有工厂。东蒙从经济说，仍应归东北管。九点到八宝山同梁益华遗体告别（突然恶化去世），老人到的甚多。蹇先佛大姐澄清赵世兰绝非燃料部党组付［副］书记（是机关党委书记，可能是付［副］书记，书记由副部长兼）。

午饭后储波、罗海藩来小坐。谈冰封问题（说是纪委之事），附带谈及湖南“左”源与 83 年我引起的“地大压”问题。尤慕群调动事大概不难办。下午三点同玉珍去医院。晚上杨小池先走。

内蒙组织部长白恩培。——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5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五）晴

六点三刻起床。睡得不错。张新法一早走了。上午看完《二战时期》综述。肃反与四中全会两段，朱正又全改过来了。档案馆是死抱住过去老套。红军发展根本没有写到。开始写《李元度诗存》序言。上午同储平电话，送来《我的马义观》打印 20 份，但错字脱落甚多。让小贾改正。施海滨［滨海］送来《中国市场经济报》“同耀邦诗交”清样，标题头号字。抽版原因在最近接连挨批（丁关根警告党校，“你们还管不管”）：邓楠访问，父亲每天看报：“大小事无不关心”；田纪云讲话：不要为城市牺牲农村。

廷栋很愿意看我的书，送他《往事》、《苦瓜》，《一代新人》送雨亭。下午三点到医院，吸入完。回家，志民来了。留晚餐。谈他的级别问题。他管“质量万里行”，假冒伪劣每年罚款 100 多亿元，不过

发现 1/10 而已。进关谈判争论 20%、15%，而免税总数高达 70—80%（各地沿海有免税权），实际税收总数不过 4%。江与宋平关系，当年搞社教运动挨批（是江发动的），由宋平包揽下来。中国是“发展”还是“发展中”国家问题，美国提出前者论据：计算主要产品值，钢、煤、油等；78 年人均收入 450 美元，现在反降低；贫穷线下人口，我们 7000 万，不到 1/10，我们公布美国的远高于此数等。七点回到招待所。这几天《东边日出西边雨》电视剧很吸引人。

1995 年 12 月 16 日（星期六）晴

昨夜仍洗澡上床。近十一点入睡。五点半起床。多日未听美音。香港为魏京生案怀疑将来处境也。

上午写《李元度诗集》序言，开头换了两三个写法。周笃文帮忙，说不说明呢。当然说明为好，不能掠人之美。

上午开会，金松林、李勇来，谈出版问题。明年底定要出，争取十一，必须全卷出齐。用双排五号字，可能 1400 万字左右。13 卷。主编大家倾向只署我一人，不署副主编名，难办得很。各卷及其他人员都在后记或最后页说明。

中午未休息，收拾行装，下午三点回家，结束一个多月外出活动。回家就一切有人管了。感冒折腾了一个星期。

夜观电视，《东边日出》剧。

1995 年 12 月 17 日（星期日）晴

十点过上床，一觉睡到四点半。五点起床。中午稍休息。整日伏案，将《天岳山馆诗存》序写好，3500 字。周笃文提供的近 2000 字稿全用上了，开头说明“乃周君之功”。

小多一家，小琴［芹］来。毛竹星日还上课，请家庭老师补数学，一个小时 20 元。特给 200 元以资鼓励。同玉珍谈定，以后对几个孩子都给点补助。

同戴晴电话说定，因玉珍病，组史料忙，香港之行推到明年。说明并非路费之故。

1995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上午将《帅大姐期颐大庆》写好，1800 字，写得颇有感情。连同“诗序”及“耀邦诗交”三件各付印 4 份，感到一身轻快了。

沈阳任振东突然来，给书两本。让小坐一下。

徐州洪涛寄来长信。读了《往事杂忆》有感也。

下午四点朱正来，与玉珍一起到李普家，他们二人合书《只举行一次婚礼》印得甚好。在西南酒家晚餐。樟茶鸭甚好，并带回一份。谈到有些人官架甚大（如曾涛之流），他与王匡关系（正统），介绍到陶铸处。五十年代初因沈容家庭问题等嫌疑，赶出中宣部到北大。

1995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二）晴

又是五点起床。上午刘家栋来，谈中央青委旧事（为写陈云，兼党委书记），关于陈云看法同意我的意见：毛泽东时代，头脑清醒，尽量经济上少出乱子，少受损失。但“大跃进”挡不住（还得作检讨），七千人大会不发言，善以自处，从来不“左”也。但 78 年后跟不上形势，相信两位“左”爷事，刘不

清楚。但六四后处理我们四人甚当，从而保护了一大批也。

魏久明来，胡绳向组部写信，解决他的部级问题。薄、邓左已批同意。要我为之写信与胡锦涛。

薛京来，在他的信上批了几句肯定工作负责等，交张洁瑜（送玉石枕等）。小贾来，发走寄陈四益、黄伟经、朱大路（《文汇报》笔会），《随笔》主编等文章各一二篇。

《耀邦诗交》文，湖南《人物新闻报》登了，吴江电话香港《大公报》也登了。关于赵信事，他准备再版时说清楚一下。开生活会头一天，赵找耀邦谈了几小时，耀邦回来对秘书说，两个问题上纲很高，因而激动（难以接受，对赵意见很大）。

下午四点去文津街，游 300 米，洗了个澡。遇季诚龙谈吴冷西事，吴说他不反驳了[12]。已知张扬文交《今日名流》|文|。

魏久明来，胡绳向组部写信，解决他的部级问题，薄、邓左已批示同意。要我为之写信与胡锦涛。
——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5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三）晴

睡得颇好。5:45 起床。上午收拾带回杂物。宗凤鸣、施滨海来。为施给德平写介绍信，并告知吴江可予再版改正，但须赵本人有表示。我谈历史观感，邓胡赵△关系得来不易，付出多么大代价。83 年开始“倒胡”，陈的 14 条，二“左”王联手，此情赵应清楚。三角缺一角，自己也将不保（又谈到我之预见，曾同周惠谈过，胡的悲剧必将重演，“左”王不会放过赵）。因此从历史责任赵应全力维护胡，而最后参加了倒胡，那封信被人利用。宗谈，邓久已对胡不满，搞自由化，“瞎了眼，看错了人”。而陆铿谈话为导火线。当然胡有本人责任，赵也认为太天真（也许太自信）。吴江告知，生活会头一天，赵找胡长谈，胡回来激动，告秘书，两个问题不能接受。总之，赵比胡处境好得多，有告别书，未作一字检讨也。

朱正来，一起谈的。留下为我《早晚年》改订补充。

下午游 700 米，不觉累。

1995 年 12 月 21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上午到办公室，看《抗战》综述。张新法改得很细，明天可以看完。小贾整理得很有条理。许德勤给我“五笔字型”口诀表。

宋晓梦来，组织部一段已写好。只差“论毛”了。一起午餐。下午朱正新友，丁东、邢小群夫妇来。丁在《东方》工作，约我写“顾准”文。建议他们“灰色”一点，以便接触那些正统君子甚至“左”爷。他们说《真理追求》、《中流》（300 订户）绝对没有市场了。说最近形势甚紧，可能是魏京生一案引起。

1995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上午到办公室，看完贾看好的资料。

下午湖南周可嘉来（破门而入，不认识，过去来过信解决离休问题之类）。到文津街游 800 米。

看晓梦写的 1979 后，水电、中组部工作与反对三峡事。写得多不错。

[12] 吴冷西是季诚龙夫人路岩的姐夫，因此季诚龙会知道吴冷西的态度。——李南央注

1995 年 12 月 23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上午看完晓梦稿，改正了一些事实。

宗凤鸣来，谈吴江书引起赵的思辨。他同耀关系，“踩了一脚”问题，有所申辩。施滨海亦来。给王若水文。

晓梦、龙德干下午先后来。由于刊王力、胡绩伟文及康克清秘书文，受警告，明年头三期停刊整顿（李希凡受命动手）。令人气愤，“左”派自由，正义难申。

1995 年 12 月 24 日（星期日）晴 富强谈话

五点半起床。看吴江书，有两处议及赵踩耀邦事。赵信确笼统，是有感于党领导制度而言。

上午八点半宗凤鸣乘车来（司机 49 岁，在京一直跟赵），九点前同到富强胡同 6 号，原耀邦所住，内外院。外院{南}住警卫与服务人员。内院南屋为大书房、接待室，女婿王志华参加。身体甚好，主要由他谈，直到十二点廿始离去，约三个多小时。

先谈那封信。陈俊生在人代会有个讲话，谈及党内体制教训（文革引起？）“为国家长治久安”，不因领导人改变而变动国策。此信只与邓陈二人。生活会上不仅薄未唸（他不知道），也未提到。生活会上他谈到耀邦优点：宽厚，能听得进不同意见，不整人等，也谈到难合作等。经济改革上争论（耀邦追求速度，赵重视效益）。随后谈到邓对胡之不满由来已久，是个积累过程：

邓也认为胡有个团圈圈（启［啟］立是万里推荐，胡告我是邓定的，赵也认为无此事，而且认为生活会应不涉及干部问题）。

生活会头一天赵到胡家谈：（这是吴江告我的）

1） 反“自由化”事。赵有天同邓谈及，邓认为胡是要同那些青年人保持良好关系，因而同邓保持距离。对此，胡完全否认。

2） 青年知识分子对胡印象好，胡辞职一公布，可能借此闹。胡说，请放心，维护党的立场。

赵认为，胡下台是必然结果：

1）1984.7.邓找启［啟］立谈，胡对“自由化”问题软弱，作为总书记，这是根本弱点，如找他本人谈，显得问题太严重，要启［啟］立转告。启［啟］立告知赵了。

1985.6、7 月间，邓找乔石、启［啟］立谈，转告耀邦，不止是王若水、王若望（还有刘宾雁？）等几个人之事，根本是“自由化”问题。一些人奉胡为开明派，打胡的旗帜，反对内外政策。在此种情况下，耀邦应站出来，讲反自由化问题。

2）85.7.陆铿谈话出来，邓认为太不像话，恭维胡，反对、挑拨我们关系，而胡采取了迎合态度（毫不批驳）。

两次传话背景：84.7，83 年邓发动反精神污染，胡之处理，赵、万，经济与农村不搞，方毅：科技界不搞（耀邦同我谈过，同赵合作，搞了 28 天制止了）。

思想文化界也搞不下去。

关于反自由化问题，邓是在常委会讲的，过去的事就算了（指耀邦？）

胡认为：邓不搞精神污染，搞了扩大化（？）提法不科学，非小平原意。

慢慢使此提法（反精神污染）消失。引起外国记者在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问：反精神污染是否搞错了？

84.12 作协四大之事：不提“自由化”问题，选举不搞名单，自由选举（赵也赞成），引起一些老人不满。薄对赵说：不能听小邓，但老邓要听。小平认为：矛头对着自己。“我不反悔，反‘自由化’，选集要写上去。”本有后悔之意，家庭内部儿女也提意见。胡事后讲，作协事使邓误会，认为胡讨好自由化人。

作协事是 85，6、7 月，第二次传话背景。

86.6，邓在北戴河对老人们说（赵已回京，是尚昆转告赵的）：这几年如有大错误的话，就是看错了耀邦（要下决心了）。于是薄马上对胡态度大变。

尚昆问赵：胡同陆谈话，知不知道？（赵不知，后来看到中办记录）小平问杨，杨也没看过。邓然后发言（85.7 传话），认为耀邦嘻嘻哈哈，迎合自由化人。

反精神污染已过去，不应再多讲。

邓第二次打招呼，内容告诉了赵、启［啟］立、乔石，赵三人劝胡，开个会，对邓有所答复。也答应开，可是，突然要去新畺［疆］，走了，廿多天，让赵主持开（没开成？）（赵对意识形态问题没兴趣，也不在行）

① 据赵观察：理论务虚会后，邓极关心坚持四原则，反对自由化，几次意见都是对胡的。理论务虚会由胡主持，邓最后讲话，胡无准备（胡乔木、邓力群影响）。

② 81 年后，邓讲，思想战线软弱无力，反软弱反涣散。

③ 第三次是反精神污染。

从此，邓逐渐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对胡逐渐不满。有一个积累过程。自由化问题（陆定一也是有看法的），最后，86 夏同一些老人作上述谈话。（86.12 x 中全会上，爆发反自由化问题：陆定一反对，万支持，薄宋联名讲话，王震闹，胡调和态度，邓最后讲话：提出几个人要处理。）邓最后态度根本变化：决心让胡下来，耀邦自己也不清楚。全会讨论精神文明决定问题——此事并不太重要。小平已决心让胡下台。

86.10. 小平找胡单谈：十三大，我退出顾委主任，耀邦接顾委主任，仍参加常委，不当总书记，这样可带动一批老人下来。建议赵搞总书记。（赵多次讲过，同胡讲过，胡赵万，都是 60—70 一个年龄层，只有胡能当总书记，他不行。“无你退我上之说”。自己对意识形态无兴趣，也搞不清楚，只愿搞经济改革。启［啟］立马上上也感到不行。十三大不设总书记，由常委轮流主持，耀邦也认为可以（让启［啟］立等慢慢熟悉）。这只是两人谈的。

三老退：陈当顾委主任，李当政协主席（两虚），邓当军委主席（一实）。

“两虚一实”是邓自己讲的。军委主席从未松过口（赵任第一副主席）。

邓找耀邦谈十三大安排，胡同赵谈了，心情很平静。胡建议赵当总书记。赵归上述一个年龄层，多次讲过。不久发生学潮，胡辞职事。十三大人事安排七人小组：薄为首，王震、尚昆、姚依林、宋平，宋任穷。不对书记处负责，只对邓等负责（同十二大全不同）。（当时我到组织部，赵不知渊原［源］，胡认为是延安陈熟悉我，赵以为我在延安时在中组部呆过。）

万里、田纪云进常委，都反对（姚写信反对田），任委员长也都反对。邓让万向老人挨家拜访。

七人小组与五人小组，前者揽权。林业部长任命问题。十三大后曾保留七人小组（宋平向赵谈），万发了牢骚（向邓？）

胡赵两人都是因“自由化”问题下台：

胡——有个积累过程，越来越不满。

赵——突然爆发。6.4 前不认为如此。

自认经济上胆子大些。政治上是保守的。是“自我暴露”（邓一次同外宾谈及）。

生活会前，鹤寿去过胡家，谈老人们整他，发了牢骚（指薄、杨），鹤寿对赵说了。赵嘱鹤不要讲。胡没精神准备（生活会鹤讲了）。

邓：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丢。政治体制改革只是行政改革。对学生闹事非常反感，认为胡太宽容。放纵自由化。

（生活会上，赵先讲胡优点：宽容、能听进不同意见，不整人，坚持改革开放等。）

十三大后，邓：外界关心邓是否在？不当顾委主任，外界不怀疑。邓仍当军委主席——外界不致发生误会（赵是第一副主席），轻易不放弃军委主席。邓说：三个人半退，两虚一实：

陈——顾委主任。李——政协主席。

邓——军委主席（实质上当家人）。

陆铿谈话，赵认为刺激最大是军委主席问题。胡却认为，军委主席不过资格问题，不打仗，事情不多。陆不应该提此问题。赵认为胡没有当面顶回去，因此发生大误会。

关于精神污染问题后，作协四大，那批人都落选，“自由化”人上台。邓对胡十分不满。接着陆铿谈话，促邓下决心倒胡。

邓说过：胡搞个人外交，不持重，乱讲话。香港问题不应随便发言。曾向赵介绍胡：刻苦、接受问题快，文革表现好。要帮助他。缺点：不够持重，好标新立异。

1984 年赵向邓写信事：

因陈俊生讲话引起：①如何保证长治久安。②文革教训，党内生活不正常，权力太集中。《决议》、《党内生活准则》，较好、可行。

邓 80 年关于体制改革报告，本质还是要高度集权。认为这样才能保持高效率（对外国人多次讲到）。苏联出兵阿富汗，党内一次会就拍版［板］了。这是我们的优势。美国政府三权分立，绝不能有一点西方议会的影子。

（赵搞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是有点西方味道）。

三个美国留学生到台湾，谈民主政治，被台湾人训了一顿。没有蒋经国过渡，哪来后来的发展。

新权威主义学说，强人统治，才能搞好经济。邓说：我就是这个主张，不要用此名义（此事当年薄向顾委传达了，我向赵提起此事）。

6.4 追悼会后，赵认为已大体平息。去朝鲜前，认为不会大闹了。访朝不便改时间。走时谈的三条，邓是同意的。

走后第二天，北京市委要汇报，大势［事］不好了。于是李鹏召集会议，第三天即向邓汇报（刺激了邓），李、杨去汇报的。认为天安门是有准备、有领导反党、反社会主义。邓于是主张压下去。他的性格亦如此。李鹏立即向全国传达，流点血可以，4.26 社论。

于是将学生激发起来。但“反党、反社义”，多数学生是有后怕的，带［戴］此帽子，影响毕业分配。

应当松动点——杨、乔石、启［啟］立、赵本是一致的。当时邓身体不好，一律不见人，一切被封锁。邓担心戈尔巴乔夫来时，身体不好不能见面谈。

李鹏、姚依林坚持强硬（李、陈亦如此）。

赵亚行讲话，同社会看法一致，对话。但李鹏只赞成同学生会对话（学生会是党掌握的）。

不断刺激邓。

赵约去邓家谈话。结果一进去，大家都在座，赵不赞成军管，难以执行。劝邓，用缓和办法。邓：让赵先讲，来吧，都在这里。李、姚当面批赵：激化，邓还认为是党内问题。

军管，启［啟］立保留。邓：另组一个班子执行。

邓说：不能再退，再退不可收拾。

赵找北大、清华，等三个校长谈过。——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赵于是辞职，请假三天。杨电话劝赵：不能辞职，学生知道，更刺激。赵立即电话中办收回。

当时李一氓 20 人信，赵转上。

考虑到严重后果，十分担心，于是请假。

阎明复告赵：赵走后，李主持开会，赵回后，不能让他改变会议决定。

全会前开政治局扩大会。原准备保留赵中委。开三天会，姚对赵说，你不讲行了吧。不准备让赵发言。赵已写出稿子，“讲 15 分钟”，唸了 20 分钟。又开会，升级，开除、撤销一切职务。

让参加全会。在内蒙小组会上，赵：不同意两顶帽子。李铁映、王震发言，批评赵的发言。赵于是说，我还没发言，要求将发言印发。这样逼着印发的。

赵说：我并不愿当总书记，多次谈过，60—70 岁这一档的人，只有胡可以当。只愿、只能当助手。耀邦之后，启［啟］立当（这是邓、胡、赵三人谈的）。邓讲，胡赵，天塌下来，他们顶住。赵同邓说：不要两人并提，邓坚持提两人，胡赵是历史推上舞台的。

赵——我的权力欲不大。对意识形态没兴趣。

我说：预见到胡倒，赵会下（同周惠谈）。

赵说：我无此预见。

胡确实搞不下去了。成立五人小组，未推辞。代总书记，先代。

86.12.30.邓谈学潮问题：胡、赵、启［啟］立三人，严厉指责胡：

① 长期自由化放任结果。

② 几个有严重问题的人，早就应当处理，为何不处理（胡难回答）。在邓家无法替胡说话。

谈话记录向全国传达。

邓、陈、王震、尚昆、薄、万，开会，批准胡辞职。（赵保启［啟］立）邓说：只能让辞职。“我们都老了。搞个小组主持常委：万、薄、杨”。赵说，要有启［啟］立。都不赞成，万、邓支持。五人小组有启［啟］立。

赵说，我未推辞，担心把改革开放反掉，对大局不利。二“左”王活动厉害。

胡辞职后，赵主持一年：

① 控制形势、运动，少伤人（反自由化）。如保于光远等。

② 为十三大召开，有个好空气。坚持改革开放，不反自由化。

关于 87.7.11 信，赵说：你立了功。

87.5.13. 赵有个讲话，政治报告怎样做？

赵对杨、万讲，轮流值班，集体决策。

邓笑：那怎么行？

王震去家里谈，劝赵不搞总书记，当总理好。说姚，赵说年龄大。那就选别的人。赵表示不愿当，

请王活动。

梁步庭告赵，不要让（不然邓左会上）。

邓朴芳［方］说，胡下赵上，赵并没有得分。

（阮铭认为，陈赵联合倒胡，是不知内情）。

83.1 月，赵同胡一度分歧大，胡老翻番，追求速度。邓发现此事，3 月，找两人到家，乔木也在，有不同意见谈谈。主要是经济问题，耀邦接受了赵的意见。邓说，领导人间有不同意见，这样谈谈好。乔木责胡：写多少万字文章，一字不提反自由化。

83.4.常委会，陈对胡提十条意见（邓家谈话之后），赵没有附和。小平对陈、乔木意见不高兴，打了招呼。但邓力群即刻捅出去。启［啟］立找赵，赵立即批邓力群（邓向乔木推），不得再扩散。小平决定：不开会了。

胡找赵谈，赵说：① 60—70 只能是你。② 二左王不一定有非分之想。③ 陈主要对你乱讲话有意见。我们两人在一条船上，要同舟共济。启［啟］立告赵：胡对此话很满意。

总的说（两人关系）：① 改革开放一致，互相支持。只一件：承包进城，83 年，未同意（不一定是耀邦为主的意见）。权力下放，胡比赵还积极。② 经济发展，赵认为效益太差，体制要改，反对追求速度。胡同邓一致。

赵意识形态从未介入。邓对胡打招呼，我们三人劝他开会，不开，自己走了，到新畺［疆］20 天。胡下后，反自由化，邓催赵开名单，赵采取拖的办法。一次会讨论三个人，只一人可定案，要详细调查。如对于光远采取别的办法，邓也同意了（说胡过去不会应付），还保了张光年。开除苏绍智，赵不赞成。

86 年，邓开始疏远乔木，乔木找杨、薄疏通，没成功。

87 年（我写信前）赵同邓谈到邓力群，邓说：这个人引用我的话，目的将我推向“左”，是个“湖南骡子”。最后不让搞意识形态。

八十年代，83、84 后，邓定时找薄谈，薄传达（赵，我这里还有原件）。

1995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上午到办公室。小贾腹部剧痛，上医院检查，下去［午］续检查。将“新时期综述”等看完，交庭［廷］栋，全部“综述”可交金松林打印了。文献也可先交印。将昨天谈话录下。

中午稍休息，即写字：帅大姐、张扬、金常政，黄伟经。

下午志民来。改好致我信，并批给胡锦涛，及早解决工作安排与级别，并附言魏久明事。

1995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给黄伟经写的字丢句丢字，只好重写，用小张横纸，便用镜框装也。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写好。

下午只游了 200 米，因俱乐部有活动四点关门。

1995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翻《顾准文集》，重看王若水文。

上午九点丁东与朱正琳来（《东方》杂志副总编，48 岁，北大学哲学的），谈顾准其人及我的感想：

思想家，通中外历史、政治、经济、哲学，比一般人早十年看到中国的走向与马克思及其影响的根本问题（社会主义经济同理想主义的矛盾）。对历史负责，勇敢地思索前人的根本误区何在。我们应当继承顾准精神。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一党专政，渊原［源］于列宁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毛学秦始皇，专断独行。他一人自由、一人思想，全党全民直到历史，要听他指挥。现在改革开放，经济转过来了，没按马克思理想的社会主义走（他的社会主义前提也是列宁与毛走错的），重新搞市场经济。但政治还是老路，必须党一统天下，无法监督。只能改良主义，慢慢来变化。经济会牵着政治走，究竟比过去不同了，走上了一条新路。他们认为邓力群那一套已决无市场了。

下午游 800 米。胡冀燕电话，谈到小贾：二表人才（表现、表扬），工作认真负责，也灵活。

李新送来《新民主主义史长编》后三本。

1995 年 12 月 28 日（星期四）晴

四点半起床。清理南屋杂件，太乱了，记性太坏了。自己无法改变这个坏习惯：如何有条理一点，便于寻找要用的材料。留下的各年报纸一大堆，原是想剪报的（何日能剪呢，那些可留的文章）。

上午到部听传达组工会议。关于人事工作，领导班子等问题似抓得很紧，但首要在抓政治思想工作，则尽是空话套话也：党性、共产主义理想等等。老干局长傅思和谈所做工作倒是实实在在的。有两个省老干部组织起来同省委闹。发不出工资比重（离退休）1/10，20 多万人，恐不止此数。同雨亭、廷栋、小曾谈《一、二战》本体例修改事（档案馆没照改），决定自己动手，请档案馆来一人。

下午游 600 米。上海教育出版社王为松来，《谈白菜》文，编入高中语文课本（二年级二学期）（1992 第一版，94.三次印刷），留下教材本（《教师周刊》来访问“语文作者”），要我写点什么。我题了“博学之”五句。此文是为毛的王味太浓有感而作，希望共产党像白菜一样，这怎么能道出其中奥妙呢？

1995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翻看上海的《语文》教材本。重读《谈白菜》一文，感慨无穷。上午翻看报纸。

下午刘　志（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刘明夫女婿）来取走《耀邦诗交》文，光远要看。谈当前思想动态。给若水长文。

游 800 米。张作斌电话，《龙集》一千多册才开印。

1995 年 12 月 30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墙角新安装小书架三层。一般日常刊物有个放处。

上午金常政夫妇来，大百科副总编，学俄、英语的。夫人是原军事系统翻译。一个中右，一个开除党籍，都是杨成武造的孽。送我《天文卷》，第一本，金的责编。野草诗社发起人。向我要字，写了幅“咏老”。谈到日前野草聚会，魏传统着军服挂毛像章，侃侃而谈世道人心（魏签名 151 人抗议李志绥《回忆录》）。

下午张扬夫妇与刘大军儿子刘衡山（《人民日报》工作）来，为张写的对联与条幅。谈吴冷西文革时在报社挨整很厉害，完全忘本。张扬原稿在报社传开。《读书》刊我的《说法》文，人们中也广为传播。

王申生来，原来张扬也搞过美术。

三家大人孩子们都来，申生一起晚餐。两桌合并，真像过年。给琬姐电话。

秦川来，送火腿。谈到刘燕生离婚败诉。

1995 年 12 月 31 日（星期日）晴

七点起床。上午朱维扬带南京军区干休所、松华制药厂两人来。1.25 老人聚会，题词。

写 1995 年总账。

1995 年生活总账（要事）

1） 三本书出版：《苦瓜的味道》、《李锐往事杂忆》（《长短录》扩充），《起用一代新人》（增订再版，加近十年有关文）。另两本《龙集新诵》、《我心中人物》已看好清样。

2） 《大跃进亲历记》上卷（南宁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交稿。

3） 长短文章发表约 10 篇（吴满有、耀邦诗交、日本投降时刻、钱宗仁去世十年、读钱诗词、苏仲湘诗序、李元度诗序等）。诗 15 首（发表 9 首）。

4） 《组织史资料》中央卷文字部分审稿、终审两次，20 天+33 天。

5） 六月去温州，诗词大赛会。

6） 10 月去成都，水电学会。讲话，担心三峡唱“长恨歌”。回来上书，三峡事最后一次。

7） 宣传吴江《十年的路》与王若水《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广为散发），因而与赵长谈：胡长关系始末，更进一步弄清十年大势。

8） 小妹回国两次。海外联系。同黄彰任交往。

9） 为董月华事平反，罗章龙去世公告（不谈及四中全会）。

10）遊赞皇县嶂石岩，结交新朋友。

11）6、7 月间哮喘频频发作（不太重），11 月重感冒（自己不注意着凉，游泳后洗澡热冷交替）。

12）书房依旧紊乱，没有条理，难找须用资料。

一九九六年李锐日记

第二十八册/Vol. 28

1996.1.1. -- 1996.12.31.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81 年后日记录入说明 xii

一九九六年

1. 1996 稿费收入 1
2. 1996 年 1 月 2
3. 1996 年 2 月 9
4. 1996 年 3 月 18
5. 1996 年 4 月 28
6. 1996 年 5 月 35
7. 1996 年 6 月 46
8. 1996 年 7 月 53
9. 1996 年 8 月 62
10. 1996 年 9 月 69
11. 1996 年 10 月 77
12. 1996 年 11 月 85
13. 1996 年 12 月 92
14. 回顾 1996 年 100

1996 稿费收入

《往事杂忆》	9800
《起用一代新人》	8280
《耀邦诗交》（《方法》）	300
《帅大姐期颐》（《文汇》）	160
《读钱诗词》（港《大公》）	920
《苦瓜》（港《大公》）	500
《组史资料》预支	1000
《耀邦诗交》（港《大公》）	320
《耀邦诗交》《同舟共进》	200
《苦瓜味道》	3270
《耀邦诗交》（随笔）	180
几篇短文《新民晚报》等，共	800
南宁三峡文《水电史料》	310
南宁三峡文《科技潮》	150
诗《当代诗词》等	15+35，126
《语文学习》《白菜》	200
《李元度诗集序》《东方文化》	360
《实录》印数	850
《民主与法制》	1100
辽宁《党史纵横》	150
《卅岁前毛》台版（美元 250）	2000
1996.上半年约 30,000	
组织史资料	550
黄山 13 首《羊城》	400
《龙集新编》广东社	2500
《实录》印数	4200
《炎黄春秋》《总路线》	650
《书屋》“李元度诗序”	230
《党史资料》“南宁会议”	1000
李元度文	300
组织史中卷	350
《亲历记》	14615
《党史研究》“一项巨大工程”文	380
《心中人物》	8340
1996. 下半年 33,000	
全年约 63,000 元	

1996 年 元旦（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上午东翻西找，要用的一叠资料找不到了。收到丁东整理的关于顾准的谈话稿，要点都写上了，文字也不错。还得作点补充。

下午宋晓梦来，到厦门参加教委会。高教危机，投资太少，不到国民总产值 3%（不及发展中国家水平）。所谓 211 工程（21 世纪 100 所高校达世界一流水平），恐怕连北大、清华也达不到（要看学术水平）。教委管 34 校，只给 20 亿（李鹏原批 3 亿），留校 7 亿外，其余撒胡椒面而已。大家悲观。科技创新也甚难进入生产，学校缺乏经营管理人才。北大 6.4 后已落后于南大。

收到贺年卡、片 40 多份。

1996 年 1 月 2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上午寻找资料。看张生力写的《黎澍之路》。

陕北建党时间问题还在打官司，陕西省委不同意马文瑞意见，又将有关资料寄来，要中央编辑组有个说法。

下午姚监复来，去德国、英国一行，出示德国一新小博物馆前照片，夹在两“柱”之间，柱由党证串成：是党员开除社民党也。说韩素音写到周恩来为少奇专案组组长事。黎体贤、邓亚群夫妇来。

《文汇报》一月二日《笔会》刊出《帅大姐期颐大庆》，廷栋打电话称赞，相信此文会有影响。

游 800 米，35 分钟。《大时代文摘》转载张扬文。

1996 年 1 月 3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书架杂物清理得稍有头绪。今年能否做到：1）凡必复信及时复。2）该剪的报及时剪。3）不必存的东西及时弃。

上午十点同玉珍到北京医院看望帅大姐。挤挤［济济］一堂。先到病室，还能说“谢谢”二字。听力甚微，思维很有限了。江、李都来过，组织部一大堆人，妇联新老群集，烈士子弟等群集。有个画像甚好。我的诗幅挂着，可惜未能裱出。遇及罗海藩，狠狠讲了冰封平反事（电话告诉冰封），说“我们也挨批，不是一风吹了”。

下午到办公室，同金松林、雨亭、廷栋、陆沅、小曾一起谈“一二战”两卷（档案馆搞成四卷），体例编排不合标准事。议定请杨小池来完成此一麻烦工程（至少得一个月）。

同范岱年电话，恩格斯语：“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出自《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的序（选集三卷 P.46）

晚上观电视。李鹏夫妇看望大姐，那个朱琳对大姐说：“总理来看你。”一种恶心的反感达到愤怒的程度。

1996 年 1 月 4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要下决心做到桌子上不堆放杂物。翻马恩选集三卷，P467，那句出名的话，原来我早划了红杆［杠］，也不知是哪年划的。随读《反杜林论》旧序全文。恩格斯说得多好：“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

下午到廷栋办公室，几个人一起同朱世荣谈定，“一二战”编为两句［卷］，体例进行全面调整，请杨小池来主其事。并就陕北建党时间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让榆林地区以两说并存详写。

1996 年 1 月 5 日（星期五）晴、多云

六点起床。上午将《人物新闻报》张扬长文复印件整贴成两份，顺便又浏览一部分，确实写得不错。

今年海外版换成《人民日报》国内版，自从 90 年（？）刊何新那种文章之后，就不订不看此报了。今年恢复读此“党报”，并订了一份《中国青年报》。

下午游 800 米，有点觉累。除三份“文摘报”外，还有《文汇》、《光明》等，每天翻报就得一个小时还多。

1996 年 1 月 6 日（星期六）阴霾天气（发烧 38.5℃）

睡得不错，起床后仍觉疲累头沉。早餐后只好半躺沙发上。十一点玉珍觉我有烧，量体温腋下 37.8℃ 下午两点 38.5℃。到医院，胸片、血样均正常。下午六点尚未退，九点多退了。现在的一些新药颇见效。

上午志民来，问题在有个警告处分，不应影响级别待遇。

下午季诚龙来，他在深圳的儿子买到《今日名流》，看到张扬文。说他与吴冷西很少来往。送《实录》（附斥吴文的新版）。谈史大桢是他表弟，架子因官大而大，电话都不接了。

晚丁萍夫妇来，还《许》书。吴江寄来金尧如在香港讲话，九七与香港传媒问题。

1996 年 1 月 7 日（星期日）转晴（退烧）

五点半起床。早晨腋下 37℃，下午 36.5℃，退烧了。

基本休息，只翻看报纸。《大时代文摘》转载文看到，批吴保留了。上午陈英茨夫妇来，他张罗将耀邦给光远诗发表。

为志民事给胡锦涛写信（12.24 原批好，压了十天，乃胡的秘书认为仍直寄为好，加写了一页信），从“为人、能力，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出发”，警告处分应不影响级别待遇也。

夜贾文平来。

1996 年 1 月 8 日（星期一）晴

三点服眠药（又做怪梦，将被子揭开，玉珍过来发现）。六点过了起床。

上午到办公室，发出两信：冰封件交尉健行；志民事（还有魏久明）致胡锦涛。找廷栋、小曾谈陕北建党问题，马文瑞同陕西省委顶了牛，要中央编辑组拿个说法。拟复信，让榆林能“两说并存”，同省本小有区别。

朱正编好了《总路线由来》一文，从南宁到八大二次毛的说法，觉太简单了点。

宗凤鸣电话，说施滨海写好为赵辩护文。

1996 年 1 月 9 日（星期二）晴

睡得不大安稳。六点起床。胸部筋骨作痛，还是感冒之故。上午到医院，再拍胸片，上次拍片说胸椎有个阴影，昨天电话通知的。仰、侧都拍了，没有问题，玉珍大放心。不然怀念［疑］有癌也。治牙，遇见弓彤轩，介绍韩院长动手<术>（已退，反［返］聘的），说是国内一把手。

同储平电话，介绍小贾下午去，落实杨小池来的住房。

下午仍休息，不想做事，翻看报刊。丁东来，也拟为朱正稿本尽力。谈到张闻天晚年经济文稿并没有全文发表。《求是》内部人员也是坐班拿薪，各自干自己的事情，“工作人员多于读者”。他写过一篇

文革几个写作班子的文章，刊不出来。

程真来，给我“石叟文库”目录。他们从哈佛买来全套微缩胶卷，多是刊物小报，正式文件少。

1996 年 1 月 10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寻找《亲历记》留下的稿本，目录找不到了。后与上海杨晓敏通电话，才唸给我听了，答应一周后寄清样来，二月底出书。希望暂不“暴露”，怕生意外。

上午那个南京的江明来，又几乎不认识了。他表示道歉。坐了几分钟，没再问他办学如何。平江办事处吴福安来，送羊腿（黑山羊）一只，玉珍正中下怀也（陕北人过年杀羊）。

中午张扬来，取走《亲历记》前几节（《人物新闻报》发了广告）并《黎澍之路》（张生力著）。午餐后未休息只［直］谈到三点。他为防身，从公安部门弄到左轮小枪（留在长沙）并手电式电棍，今天带着。说五年监狱炼出“匪气”。为发表“海灯传”，接过黑电话，答以黑话，以恫吓对恫吓。为揭发邵阳市委书记事，熊清泉找他守纪律，答以并非党员，只守宪法也。“湖南莫奈何我”。揭王蒙欺负吴祖光事，至今王不敢答话。冰封寄来《湖南老年》，有写他的文章。

1996 年 1 月 11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上午廷栋、小贾来，一起到团校宾馆看望杨小池夫妇。金松林、张新法早到。一起谈体例通稿事。主要工作是重新编排剪贴，杨、张实为责编也。杨负责一战和文革（也很乱），张负责二战等。漫谈韩富国其人，快人快语，儿子家属基层不动，说自己免不了吃喝一点，“赶不上申纪兰”。对孙文盛（大会上）说，王茂林在，我听他的，现在你听我的。挂在嘴上的话：办实事，不说空话，为山西老百姓服务。因此口碑甚好。薄一波一次到山西，对王森茂、王茂林说：你们还不如阎锡山。弄得很紧张，后找彭真出面讲好话解围。

冰封来信，罗海藩出面找纪委允平反。后通电话，杨敏之说，“李锐关心嘛。”

1996 年 1 月 12 日（星期五）间晴

两点服眠药。六点半起床。

上午吴滨来。他去年从上海回北京定居。谈他 1942 年从延安出来，安全部系统，先归苏联系统到天津没接上关系。到报务员去台湾去设过电台，同李克农联系。后被捕，孙立人保释，遂回大陆（报务员等 65 年牺牲），然后在天津局。他的处长乱伦（马子青一局长也乱伦，告状无用），愤而离开安全系统。于是到了水电局。在上海创办水工机械厂，设计室总工和从监狱早释的一同济学生，设计好水泥扬吹泵，解决新安江大问题。59 年庐山后，他被戴四顶帽子，同济学生流放青海，85 年始归来平反。我要他把这些东西写出来。

周海婴夫妇来，赠《许广平》。刚从台湾住了半年回来，完全开放。李敖在电视台可以大讲蒋介石有笔迹：“中华民国已灭亡了”；大揭李登辉的出卖<中>共党员。朱正说，许广平根本写不通文章，《两地书》经鲁迅改过。丁玲有言：像鲁迅这样的人，谁找就接受之也。

下午程湖来，谈到父亲去世，仍流泪。公安局长案已查清几个月，阮崇武保着，动不得。但已传开。工作组知道是我写了信。

朱正两稿已写完。第一篇是“总路线形成过程”，第二篇为“讨论《决议》时的摘记”。

1996 年 1 月 13 日（星期六）阴

五点起床。看《顾准文集》。上午来一津县“读者”，要找我谈《实录》，说给我写过一封信。很不客气予以拒绝，请他原谅我无时间与精力，使之离去。平江办事处吴福安送来一山羊腿，并平京［江］乡友录。杨继亮来，书审来审去，还没付印。他已辟谷八天，做功又有进展，更有把握为人治病。他本人做功效应我是相信的。送我一根中药腰带，带了一天，晚上取下。

韩纲［钢］来，为《摘记》作分类调整，工作到晚九点才离去。

1996 年 1 月 14 日（星期日）晴转多云

五点半起床。《顾准文集》看完，得开始改写文章了。看韩纲［钢］整理搞［稿］。韩又来工作了一天，作补充。朱正放弃资料过多。

上午王云从夫妇来，要刊郭佩珊、刘清文。匆匆看了一下，将当年珞珈山实情告之，不要过份拔高郭的作用也。磨了我两个小时，并写刊名。为张新法写“河北无极中学”校名。有限时间被应酬耽误。

1996 年 1 月 15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开始重写《读顾准文集》。因客人不断，请朱正先执笔。

上午张化东来，谈他自己五十年代的“反苏”经历（被郑拓彬批斗），主要是 1959 反对赫鲁晓夫想在中国办海军与通讯等（此事我经历，毛单独在游泳池谈话时谈过）。还谈到谈判 156 项时，毛在莫斯科接受外蒙独立的处理，他很不同意，同周恩来谈过。还谈他最先进入沈阳，组织了一个旅，没被打垮（李运昌的几个旅垮了），以及林彪约见，不打四平，接受了他的意见。我赞成他写回忆录。送我两本《党的文献》，载有他的两篇回忆文。西安事变时他是连长（张学良卫队营）打临潼，枪毙蒋孝先二人，亲自捉蒋，踢了两脚。谈完这些，出示他编写的《张学良五十年囚禁》，要我写序言，还送一本他的诗集。诗集送给了张学良。还悄悄谈到对江李体制的不信任，“什么接轨”。谈到快十二点才离去。《决议》摘记定稿。

下午到办公室，寄走给元化的两件（若水文与张扬文）。还给张爱萍、萧克寄去王文。王光美电话问张戎找王力事。

文章定稿，题为《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1996 年 1 月 16 日（星期二）晴

四点半起床。文章又加二页，重改一过。上午丁东来取走。有的重话，请他们修改。

下午恢复游泳，游 400 米，觉累。洗了痛快淋浴。过道披了毛巾，防止感冒。遇秦川，云江找邓左谈话。

夜必观《苍天在上》，付［副］省长田姓，据说是查了全国省级干部无姓田的。如此小心！

1996 年 1 月 17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上午安克成等三人来，谈为刘澜波立传事。分三大段：东北军、辽东，管电。安对一些人事的看法同我较一致，如对钱正英、李伯宁、王林等（认为何纯波［勃］思路不清楚，也不愿找张彬谈）。我强调了东北军西安事变的作用，否则到陕北后我们难于站稳。详细谈到燃料部当年领导（从陈郁到王林）不了解中国水电应优先，也可以优先发展，不了解综合利用（尤其水利部官厅、淮河）。谈了成立总局过程，从官厅、黄河规划，到去苏联参观，澜波逐渐对水电认识清楚，同我一致起来。又谈

了南宁会议，两部合并等情况。强调刘是一个实事求是，不风派、不整人的人，后二者党内吃得开。因此刘的为人很难得，要强<调>这一基本点。谈到十一点半。

朱正儿子朱晓和小赵一起午餐，十二点半送朱正上机场。送一堆书给湖南友好。

下午周世田来，谈香港参加拍卖见闻。这是一个高档专门职业，不仅要有鉴定家，还要有会操作的人。留下一本供拍卖用的书画厚册，印得极精美，一一标了价格。他成立一个中国敦煌拍卖公司，总部在北京，香港设分部。兴之所至，将我现在的几十轴书画给他一览。

长沙市政府秘书长龚罗生等四人来，送一袋礼物，酒鬼、土特产，腊肉等。朱维扬来，还要字。

晚上张化东电话，催我快看文件如何刊印，定要杨尚昆题字。

1996 年 1 月 18 日（星期四）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看完张化东的《张学良幽囚五十年》，全是台湾情况，记者笔墨，大陆 12 年没有涉及。有纪念意义，史料价值不甚大，出单行本份量不够。

上午九点到办公室。廷栋说，西安三家要来谈陕北建党问题。俞润泉女友秦若男信（离退休问题）交老干局。复刘洪涛信，寄书三本。

下午游 600 米。

1996 年 1 月 19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上午翻看近日报刊。“苍天在上”引起报纸重视。自古以来，喜欢清官也。《炎黄春秋》刊陈布雷女儿陈琏事迹，文革时跳楼自杀的。袁永熙（1939 年在重庆见过）打成右派即离婚带着三个孩子。解放后没见过袁。张扬文没刊吴冷西一段。上海建平中学校长冯恩洪以“规范十选择”治学，合格+特长，让学生能有自选自修发挥创造才智的可能，美国中学教育有此办法：忙忙读初一，数学即读初三。

下午游 800 米。晓梦电话告之，邓左对党史室研究毛的人说，是否观点同李锐一样？不一样书可出。

计划经济所需要的人的最高品质是服从，“我灌输你接受，我命令你服从”。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人的最高品质却是创造。有知识的交流，却没有心灵的沟通；有“五分加绵羊”，却没有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潜在能量的开发。基础教育服务于社会现实，按程度分层次教学。

——李南央注：以上内容分别写在前后两页纸的上部空白处。

1996 年 1 月 20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今日只做了一件事：将张化东写的前言改好。实在文理不通，同正文鲜明对照。

上午到秦川处，将吴江寄来的金尧如香港谈新闻与九七长篇讲话给他一阅。说弼时儿子任元元去世，上千子弟悼念。看见邓力群，形态狼狈，无人理睬。长文否认是自己写的。随找金老谈延安保安处情况，研究组的人员，保安处干部无知，抓错了人不放（怕认错）。金本人只因孟庆树一个检举材料，与他毫不相干，就错关 6 年，经安子文手平反的。谈周建南情况，英文与专业好，啃大部头书，叹息财经干部素质之差。下午去游泳，电厂事故无热水，只好回来。

孙长江来，从香港回，给金观涛夫妇赠书《开放中的变迁》。赵找他谈三次，将情况弄清。准备写一文，纠正吴江书的失误处。五个问题：1.事实出入。2.赵本人处境。3.代胡后表现（纠左）。4.似由北京设一圈套，影响香港媒体（赵倒胡）。5.胡赵本一致。《明报》误导：中国无改革派，只有权力勾心

斗角。也希望我也写一篇。问过朱厚泽，薄发言没有提到信。他给阮铭去了信，阮已有反应，香港发表文章改变说法。谈到耀邦、吴江通病：不能受压（影响情绪，退缩），不能受抬（手舞足蹈）。说我则反之。

送叶君健书两本（《往事》与《实录》），他仍记不清史实，最近发表《文汇报》文章，将谢文耀、林守正牺牲事说错。

1996 年 1 月 21 日（星期日）晴

昨夜十一点后始上床。五点半起床，睡得不错。

上午翻看金观涛的书。从宏观把握，近现代史变迁。一些新名词不习惯：整合、变构、从力等等，不愿用通俗语言说明带理论性问题也。

将张化东文的“编者说明”改好，并另抄二张，正文错字亦改正。建议先刊报刊，不够印成书。杨李题词也可不必。将意见写信告之。总共花了半天时间。

晚上韩钢来。《毛与总路线》文改好。送《往事》给石仲泉。

1996 年 1 月 22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将《毛与总路线》改清。韩钢增补几段甚好。上午到办公室，找出榆林建党材料。明天上午陕西三方面人来。找廷栋、小曾谈，我们坚持两说并存|并存|，通知郭洪涛、马文瑞。晚上接马电话，他已找到刘志丹 1924 参加团，1925 参加党材料，让秘书明天参加会。将张文［化］东件让小赵送出。

平江县长陈彬彬，何付［副］书记、老傅来，春节送礼也。有腊肉、豆豉、芋头等等。平江水災减产 8000 万斤，打工汇款 3 亿元，还有自带款等。也有几个小腕在外经商。平术［江］发展不了，种子外流也。

暖气昨天又停，游泳也不成了。

1996 年 1 月 23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看榆林建党等有关材料。上午到部，四楼会议室开会，陕西三家来，赵部长、赵越（省档案馆付［副］局长）、史斌（组织史主任）等四人，金松林、朱世荣、廷栋、雨亭、小曾、小贾等参加。还有马文瑞秘书参加，带来刘志丹填表（1925 年入党）（但陕西另有一材料，刘为 1926 入党）。预先打了电话，陕西同意榆林本子可以多写一些，两说并存。我说了“前言”精神，档案为主，不唯档案。最后达成协议，省本不动，地方本子不提以历史文件为主，留有余地，将来发现新材料再补充。拖了八年的问题算是解决了。留大家在饭厅吃份饭（我第一次到新饭厅）。

王若水文送一份与本人。看《王力谈毛泽东》，稍有点史料。此人脸皮甚厚，大言不惭，将自己打扮为乾坤中人。他的“功劳”在 81 年就提“邓核心”也，今天又提“江核心”也。借机贬医生书，以示忠心。

近日杨继亮每天来为我们发功。他已辟谷半月（儿子 21 天）。

1996 年 1 月 24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上午整理报纸。下午游 800 米，35 分钟，尚不觉累。下午陆茂竹来，送《水电史料》合订本。请她写我的水电回顾，告以提纲。周世田、储平来。他们在研究三青团（为国民党输新血液）。

我说希望在你们这一代及后一代，要为党另创新路。谈到吴满有问题，而现在新式企业家不能入党。说李克强是北大博士，只 41 岁，思想不错。要他们影响胡锦涛，设法将王若水文寄去。送书几本。

杨小池来电话，被照顾得很好，工作进度顺利。

赵越是湖南人（人大毕业的）。史斌谈参加一个地方志会，大家都说要学我们的“八字方针”。

1996 年 1 月 25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开始写《忆建南》。找有关材料。本人的那本著作，只能观其大意。

下午和玉珍到文津街参加“纪念红军长征 60 年”新春活动，为中国老联会与南京军区、上海松华药厂主办。遇见向守志，原来他以主人身份参加也（他的夫人 76 岁，放声高歌）。田华主持，歌舞节目甚多。新凤霞也坐轮椅唱了几句刘三姐。抽奖抱回几个娃娃，正好春节给孩子们。

1996 年 1 月 26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看建南著作《论机电工业发展和改革》和《水电史料》上有关水电机组发展文章。

田力、陈英茨先后来，一起到文采阁参加《炎黄春秋》聚会。到六园［圆］桌人。刊物可以自给，有点赢［盈］余。戴煌详谈“耀邦与平反冤案”文写作经过。组织部领导不理采［睬］，点了吕枫的名。压力很大（那个李宝光也反对的）。现在已有十家报刊转载。廖盖隆谈中国、世界大局，资义与社会主义竞争，融合问题（实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认识张西洛，李普朋友，坐在一桌，原是记者，谈得来。我发言谈顾准，谈民主、法治与科学，这样才能真稳定。

陈英茨发言谈民谣（文革时）：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讨，请不完的罪。

晚看完“苍天在上”，切合形势的作品是受到欢迎的。薛京带女儿来，九华来，一起晚餐。

1996 年 1 月 27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上午写“怀建南”文。杨小玲带孩子来，让胜利也带孩子来。大布娃娃正好作礼物也。小多亦来。

下午同胜利对弈多局，输一局，最胜局 36 字［子］。

老杨每天来为我们发功，今天说可治身痒，牙痛也有效。他辟谷 20 天，今天恢复吃粮。

1996 年 1 月 28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怀念老友建南文基本写就，还差最后一段。

小琴［芹］一家来，帮我整理南屋堆放刊物。墙角落、满地旧刊，又舍不得放弃，何日能处理掉？

慎之电话，近日所谓“讲政治”，是那个王沪宁搞的名堂。此种“笔杆子”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可为浩叹！社科院有批年青人思想问题甚大，唱新左调之类。要讲政治，谁也赛不过毛泽东。

1996 年 1 月 29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将建南文写完，约 4500 字。唸给玉珍听了。程湖十点来取走。暂时不欠文债了。

每天看报刊总得一个小时左右。

中午没有休息，同胜利弈棋。下午三点多又继续战斗到吃晚饭前，输了三次。我的问题只顾自己而

不管对方将怎样对付也。

晚朱晓送来《一代新人》稿费 8280 元，是小程找关系资助的。

1996 年 1 月 30 日（星期二）晴

近日梦多，易醒来，又能睡着。六点廿始起床。

上午陈希来，他是中科院一个老干部支部负责人，大家拥护，院总支一付［副］书记霸道，因受过他的批评，竟宣布 80 岁的人不能再作支部负责人，派一女的顶替。中科院一百多老干部曾上书江泽民。我打电话给傅思和（部老干局长）反映，傅称上书已转来。现在年青人没有历史感情也。

唐家栋来，取琬姐送的腊味。他 81 年膀胱癌开过刀，气功锻炼，服黄芪并一种含硒的药，心境宽舒，活得甚好（他比我大三个月）。他曾在中央党校学过五年哲学。送王若水文。建议给琬姐写信，家桢先走，乃是幸事，定要想开。琬姐一直悲伤无已。

小赵发高烧住院，已退烧。接我游泳，800 米 35 分钟。好几天未下水，洗澡后甚觉痛快。

接钟伯熙信，谈美国观感，如何争取留学生与华裔，我们工作不如台湾。此信可转有关部门。

接不认识的张天心（在 China Dialy 工作）热情信，并转应锦襄女士读《实录》四绝句："庙堂心略工如许，汉武秦皇是小儿"。

1996 年 1 月 31 日（星期三）晴

四点起床。将《怀念建南》文细看一过，改了几个词句。上午由原司机取走。下午施滨海来，告他吴江书事。孙长江已准备写文章，并对他们这一代提出自己的希望，还要懂得如何工作（如办"灰色"出版社之类）。那些"左"爷集中部门，要有人进去。《怀念建南》文交他，在报刊先发表。

秦川送来 81 年耀邦对我一封信（"千夫指"事）的批件。他赞成我的意见（文献室写过文章不同意，乃对付耀邦也）。又谈到他翻阅当年笔记，发现王震在书记处攻击我：湖南干部事（大概指毛致用或"地大压"事，毛等告过我的状）及"反三峡"。乔石等在座。由此两事，可见秦川其人，当时为什么不及时告我呢？我是那么照顾他的处境，不顾个人安危，反对邓力群以王忍之四人接管《人民日报》。给张天心电话，问清应锦襄在厦大任教。随接成幼殊（成舍我的女儿，俞润泉表姐）电话。接受她的关心。

晚上沈祥熙来，送新年礼物。

《毛与总路线》、《历史决议简报摘记》两长稿最后仔细再看一遍，又改了几个字。文章是改不胜改的。同贵州电话，新版《早晚年》即寄出。

196［9］6 年第 1 个月过去了。这个月做的事还是不少的。

1996 年 2 月 1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昨天收到广东版《卅岁前毛》第二次印刷本。将"代序"细阅一过，仍有好几个错字。

上午到电视台参加能源研究会新春聚会，邀坐首席。黄毅诚第一个讲话，说要推广能源应用，提到微波炉好，谈到环境污染。我第二个发言，讲水电为何不能优先，讲到煤与污染，1981 年能源研究会我讲水电，煤炭部长首先赞成。现在 15 年过去了，世界能源无不先大搞水电，中国问题何在，此时此地不谈三峡。第二讲如何节约能源。日本能源消耗与我相等，产值多好几倍。李人俊第三个讲话，讲到电每年浪费 2000 亿度。还有人讲煤的浪费，山西乱挖，回采率 1/3，死人比大矿多 9 倍。上塔参观，有个旋转餐厅，上一层为露天台，底层可大利用，摆了些三国剧的道具而已。每天有千把人来，入场 50

元。

下午游 800 米。将《建党综述》改好。

昨天未午睡，做了一道挽张报老绝句：

身经世纪变沧桑，战士生涯文异邦。
海外传奇传海内，夕阳无限照诗乡。

1996 年 2 月 2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将寄贵州《早晚年》新版等件准备好。

上午到办公室，写好再版后记，将改好的书与新增两文，并赠书两本寄贵州社奚晓青。

将《卅岁前毛》送程湖、贾文平各一本。昨天收到第二次印刷赠书 8 本。取回三个时期综述，文革部分小贾已大改。薛京亦在，同三人漫谈，希望他们不再走老路，不搞空头政治。程湖示同张万年照片，他的叔叔同张是老同事。张将代刘华清。

下午四点到谢文清家，吃丰盛晚餐。漫谈形势，厌恶 8:20 及其女人[1]。谢说在广电部时参加书记处会，谈利用卫星传播，被李驳回事。听不得不同意见。播苏片《静悄悄》，头天《解放军报》极力反对，都不赞成；第二天放给大家看，乔木点头，谁也不放屁了！我谈到权力浪费，权力剥削，正中谢怀。台湾之刊物正持此论。送若水长文与谢。

1996 年 2 月 3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上午杨毅来，在英国呆了半年，博士论文还没写完。英国经济次于德国，略好于法意等过。厌恶中国人在一起大声谈话，必避开。想到盐城当副市长，已疏通各关节，想我转一封信。对汉雄有个总看法，为人正直，敢于办事。为赵欣赏。看不起李鹏，任性，生活问题。（我谈到葛洲坝实是错上马）。宋晓梦来，找出一批国外评《实录》与她先看。终于找到孙万国代泰伟斯写的信。我与黎澍交往下次再谈。小琴［芹］、小多两家大扫除，每年一次。午餐如过年。下午作字，朱维扬来取走，并为孙长江一家作字。

夜小虎自赤峰来，送野蛋、野鸡 5 只。

1996 年 2 月 4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上午杨毅来，改他致我的信。留午餐。谈到汉雄居然发生打三针事。

小琴［芹］一家来。晚上同小虎一起离去。同张报夫人通电话，将挽诗告知。六日遗体告别去不了。

整天没做具体事，翻阅报刊。书房整理没完没了！

陈英茨电话，说“歹徒”是警卫班战士，入室偷钱被认出。

昨下午值班室电话，李沛瑶被歹徒杀害。——李南央注：词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6 年 2 月 5 日（星期一）晴

一直睡到六点半才起床。上午到办公室改稿。同雨亭、廷栋谈小曾评“优秀”事。陆沅下午电话也谈此事，叹息干部难以冒尖。

下午续改稿。《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毕，2.5 万字。今天算是工作一天。

[1] 8:20 指李鹏，因其眉毛形状如钟表指针八点二十。女人当指他的老婆朱琳。——李南央注

1996 年 2 月 6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一夜梦极多。早晨未看东西，收拾房间，玉珍已埋怨多日。

上午先到外交学会礼堂，参加《纪念陈毅诗词选》发行会（内有我一首）。同郑伯克坐在一起。他谈到九大时，毛历数旧账：陈毅如何在四军把他撤下来，一个个人数（只没谈周恩来）。李维汉在延安问毛，为何如此贬用他（任陕北公学分校校长），毛说是康生意见。郑想与我多谈毛事。

十点过参加水电学会新春茶会。有人谈到水电电价：乌江渡 4 分，隔河岩三角多（上网）。希望水电能独立发展。我也讲了几句，苏联社会主义垮了，垮在计划经济体制敌不过市场经济（马克思不灵），水电必须纳入市经轨道才有前途。又举了去年学会时所谈西方优先发展水电情况。下午游 600 米。遇秦川，说王若水写了“胡乔木二三事”。

今天看完《十七年》的政权部分。

1996 年 2 月 7 日（星期三）晴

昨夜服眠药，四点半醒来即起。看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肃反运动写够了。接小妹电话，大概是昨夜到的。初三才走，过年有四天休息，周末能回来。悌忠已转正，忙忙进业余音乐初中学习，兴趣还在音乐。悌忠父母每天做饭、洗衣，相处甚好。

上午到办公室，已看好部分交贾文平。力争春季前看完。给钟伯熙信并书与若水文。

秦川转王若水文《胡乔木二三事》，记人道主义、异化等问题经过，实一蝙蝠也。

应谢绍明约，参加“中华老年福利会”发起会，展洪酒家，一桌 12 人，有谭云鹤、贺毅、贺光辉等。喝五粮液 3 杯，饮料甚多。

1996 年 2 月 8 日（星期四）晴

十点过上床，睡到六点起床。竟未小解。

上午到办公室。《文革时期》改动太乱，小贾重新打印，先看“抗战与解放战争”两个时期。

陆沅来，谈部内旧人旧事。即对我“隔外”的韩林亦不能不说“正派”也。公认是“学术型”的，即指对人事工作有观点与设想，尤其同野苹等相比，虽都正派老实，但跳不出老圈子也。

下午游 800 米，尚不觉累。收到山西的《政府与法制》全刊张扬文。

晚上到三和隆美食城宴聚（杨毅并武大校友艾路明请客）。有秦川、胡绩伟、项南、朱厚泽、孙长江，王若水等。议题之一是邓左万言书影响，与“讲政治”有关联，邓左有两报七刊，一大帮人马包括一批青年盘踞意识形态部门。“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生命线”早见《人民日报》（我不知道）。已直接开始批邓。1992 年下半年朱方讲过经济过热，陈锦华最近重提。港刊《亚洲周刊》曾全文刊万言书，封面有邓大人讽刺，受对［到］中南海指责，第二期嘎然而止。项南谈旧事，谷羽与杨维哲搞 35 万美元商业事，中纪委常委陈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在纪委会议上正式提出，被王鹤寿阻止（政治局委员夫人），愤而辞职。王平在顾委小组会上检举乔木 300 万元改造住宅事：定要上报小平。吴富善反对解散顾委（反话）：起过多么重要作用，让总书记下台。若水文已有人发文：猖狂攻马义。长江谈吴江受不起表扬（乔木称赞过一次），现在香港捧为“第一人”。

1996 年 2 月 9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文革综述”没有看完，其余六个时期已毕。上午到办公室交小贾。程湖明天又回海南。文革部分还得费大劲改好。

下午到团校万年青宾馆同杨小池、张新法、金松林、朱世荣等聚会（雨亭、廷栋、小贾、小曾都到），谈一二战机构等部分调整情况。朱世荣完全认可，这就放心了。谈罢聚餐，玉珍亦去，储平、周世田参加。席间大谈形势，北京市委四个“了”，都听说了（陈希同判不了、长不了、张{跑}不了等）。

1996 年 2 月 10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上午到社会主义学院，参加《知青事典》出版座谈会，有主其事者李郁，编者刘小萌、李玉琦、胡务等和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邓星盈、杨宗平等。客人有吴象、朱厚泽、廖盖隆，有崔武年、杨纪珂（学院院长），有一编者（女）已因癌症去世。都是业余，很不容易。我发言大加赞扬，了不起之举。谈毛泽东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处理知识分子与农民关系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反动观点与措施。我还谈到自己在北大荒经历：世上最可怕之事是饥饿。谈到自己在组织部对这第一代知青的看法（《尽快起用一代新人》文章）。我们回顾过去主要责任在弄清毛泽东的责任与影响。大家发言都是正面赞成的。朱厚泽谈他八年生产队生活：农村必须走另外一条路了。朱总的经济看法：依托国营、发展国营；依靠民营、改造国营。东西政策：少干涉、多关照。我问了崔武年，刘泽彭为何下台：是江不满意：一个原电子部女干部去深圳任职（现任付［副］书记）被刘所阻。

吴象同我谈到：万现在不发言，田还敢讲话。上海一退下警备司令，是江同乡，被后用到北京，去掉二杨人。军队中人事安排同刘华清有矛盾。“讲政治”，江是同中央保持一致，李鹏则谈党与群众关系一致。金日成去世致唁电，人大常委排得很后，乔石在常委开会毕时为此讲了发脾气的闲话。李瑞环也有不同语言。

没有留餐。回家午饭，小妹、苗苗夫妇、胜利一家都来了。饭后同小妹、苗苗闲谈许久。在安排我到美讲学小住，玉珍不愿去。范元甄已见到《传记文学》有关我的文章。

我还谈到自己在北大荒经历：世上最可怕之事是饥饿。——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6 年 2 月 11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上午大胖夫妇、宋晓梦来。九点起谈到十二点：当年同黎澍漫谈有关毛及历史等等问题，大胖也参加（可写“我认识的舅舅”）。晓梦最后一章是有关毛的研究。大胖说，北大荒回来后同我接触最记得的一句话是：世间最痛苦的莫过于说假话、说违心之言。午休后，同大胖手谈，不敌我也。铁铮来，老态龙钟。找老伴事，大家恳谈，尤其玉珍晓以利害，无甚结果。似乎勉强活着而已。但能看报、下棋，看电视，生活尚能自理。约李普夫妇，一起到“大西南饭庄”吃东坡肉等。小妹亦来。席间相谈甚欢，与李普各喝孔酒 5 杯，打假冒伪劣首先是多核心也。沈蓉［容］在写小说。听到抬举“飘飘然”也。归途到西苑饭店小坐。（当年黎的思路同今日王若水的思路是差不多的。从马克思的根源追起，文革之反动。）

1996 年 2 月 12 日（星期一）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三刻起床。上午到人大会堂参加老同志迎春茶话，同金明坐一起。同我谈当年在华中情况，少奇赞扬黄老用了一批监狱出来的人，赞扬过金明在淮北工作（吴觉、谢冰岩、宋振鼎等），后来又到苏南浙西开展工作，消灭韩德勤弟弟的一个军，发展到二万多人。山东去东北 7 万人，黄老四万人。现在心脏尚好，肺已不行，83 岁了。姜思毅来找我谈毛和党史研究，要彻底弄清历史，主要还是封建专制问题。当年他写长文，几乎被列入“自由化”中（我不熟悉他的面容了，只见过一二面）。留下地址电话，要我的《实录》新版。《早晚年》看过。吕琳来谈，岳云初 20 班的，在航天系统，很同意

我在岳云校友会谈的，要“活得明明白白”。周惠女儿惠鲁生找谈，已调到工商总局，管私企，颇有心得，很想找我谈谈。姚振炎（二人）找我谈，三峡投资靠葛洲坝等 20 亿，电费涨增 7 厘来解决。我的观点他同意：这是什么市场经济。归途到内部书店为忙忙购书几部（《十万为什么》一套，《世界名曲欣赏》）。

下午到协和看望杨达，靠鼻饲，已似植物人。有听觉，留个条子。大胖夫妇一起午餐，谈小毛与铁铮问题，大概还是怕小毛也。

晚上到友谊宾馆贵宾楼参加“黄山绿谷”集团与上海巨人集团招待会，吴象主持，到七八十人。慎之、长江、童大林、项南等都到。同龚育之谈：讲政治要反对假冒伪劣。他谈郑必坚最近正式讲话：坚持邓路线，一个中心两基点不能变。如果记者招待会问及邓左上书事，回答口径：中央不知道。关于对台方针：江：硬软兼施；李：硬。邓左一帮人很活跃也。朱：银根松，通账［胀］控住才行。慎之听王蒙说：反映胡绩伟与我搞个政治改革纲领，高层甚为关注，反映［应］强烈：内外敌对分子均不允许。回到家后，孙长江也问及此事。慎之又来电话，向王蒙澄清，不予理会可也。王又电话，此事不能不理，来头甚大也。

张戎电话，三月要去板仓，托我介绍关系人。

1996 年 2 月 13 日（星期二）晴

昨夜服眠药始入睡。六点起床。将《文革综述》全看完。

上午九点部里王旭东（付［副］部长）和老干局二人来。趁此机会谈昨夜三个地方听到反映事。为什么要造“胡李纲领”之谣言，必须澄清。为什么要对我造谣，李锐是个什么人？于是说到家庭历史，延安抢救，庐山为人，天不怕结果。6.4 不一致（不赞成流血），顾委批四个人，未能得逞。陈云开明（不能再蹈历史复辙）。93 年出国前宋任穷谈话事，回国给江写信事。有意见，如三峡，直来直去，从不隐瞒观点，光明正大。将去年十一月给江等信与学会讲话两件并吴冷西件一并交他们一阅。还谈到邓力群事，87.7.11 上书，小平如何处理。说明有人要背后捣鬼也。请他们告张全景部长并胡锦涛，让常委都知道。

蒋南、龙德干上午先后来。蒋谈张戎书至今畅销。介绍给房东老太太看了，看了三天，哭了三天，为中国妇女命运伤心也。此事真可以写篇文章。人家的社会文明，对人的尊重。谈到英国学院周围的啤酒馆，只有这种地方可以大声谈论争辩乃至喧华［哗］。真知灼见或学术论文也多出自啤酒馆。一起午餐。

下午游 800 米。晚上到西苑饭店，小妹的老板请我和玉珍晚餐。我谈了些中国的根本问题，如何不会发生苏东坡。

1996 年 2 月 14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上午到办公室，将《文革综述》交小贾。听他谈程湖情况，颇想高攀（到“江办”去）。

昨夜伦敦并服眠药始入睡。

下午游 800 米。找照片。晚餐时觉腰腹部不适。

朱正琳（《东方》付［副］主编）送来《读顾准文集》打印稿。读与玉珍听。寄上海《语文学习》王为松信并照片 6 张。

1996 年 2 月 15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上午到部参加老干部迎春茶会。可说是欢聚一堂。自演节目，唱歌唱戏。我作字两张：“老有所思，永葆青春“。又龚自珍“不拘一格降人才”。进门见到张景全［全景］出来。王旭东将三件退我，说跟张谈了，张说无此事。赵杰兵谈{游慕}群调动事，也告他这个“敌对分子”谣言。

下午游泳不成，到商场买相片簿 4 本，牛骨梳一把送玉珍。宗凤鸣来，赵 12 日去无锡。很赞赏我对毛的评价：农业社会主义。宗认为国企无出路：不敢搞股份制，走社会公有路。胡鞍钢（中南海欣赏人物）指出中国十大问题：人口、资源、能源、环境、粮食、中央财力下降、地区差异扩大、宏观经济不稳、腐败，国有企业。

晚上贾文平来辞行。送熟食一包。

1996 年 2 月 16 日（星期五）阴转晴

五点半起床。开始清理《亲历记》下卷资料。保留杂件太多，什么都想留下来。

下午游 800 米。又买一本《青少年科学百科全书》（260 元一本，生平所买最贵书），玉珍翻看也感兴趣也。

1996 年 2 月 17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上下午都清理书房资料，重新分类，将《下卷》资料放在书架，随时可取。

上午韩钢来，送“劳务费”千元。他说是“志愿者”。谈姜思毅其人：曾同沙健荪［孙］火热，党史会大会时，四人联名提宋平任名誉会长，遭廖盖隆反对而受攻，后龚育之解围：由中央定之事。曾任林彪笔杆子班子，写一般历史文章。下午在游泳池遇见冯征，说法相同。“中卷”难写，都想有新意新写法，但难于做到。对胡绳之“探索说”，指毛之文革等错误，大都不以为然，还有什么“文革与反文文革”立史篇，这岂不更倒退。

下午游 800 米。又到书店购书三本，为小妹买。

同胜利手谈三局输两局，不能强攻，必须自己站稳，而且有轻敌之病。

1996 年 2 月 18 日（星期日）除夕 晴

五点半起床。书房算是又清理一番。上午人大会堂团拜，从西北门进去，出来方便多了，车可以叫到门口。同文彬坐一席，他对我“似曾相识”，伴者说比前一年好得多了。见到胡绩伟，谈造谣事。找到李昌，谈冰封事（给他一信，转湖南杨正午）。谈到七七事变后北平学生出来北留南下之争。蒋南翔自山西不辞而别，为人的固执等。厚泽介绍监察部长曹泽（在党校时同班，常德人），又与余建亭同坐。1939 年周建南经他手送出延安，因参加过复兴社，出去做统战工作。虽是执行者也有内疚。文革时因病过两年，没捲入计委派性纠纷。

下午李慰怡［饴］来，取走三篇文章：《权力不能给智慧》、《记建南》可先后发，“水电学会讲话”找别的地方发。三峡增订本允找出版单位，或找香港。陈明夫妇来，将出版《丁玲全集》。

我与玉珍、小妹分别同琬姐电话拜年。同柏原电话谈冰封事，张戎事。看电视时收到拜年电话：杨仁、元化，周笃文。

同杨小玲谈玉珍长处、短处。她也说“人在福中不知福”，缺一种精神寄托。胜利、小琴［芹］两家，小妹十人吃年夜饭。我们四人将春节节目看完，比往年好。下半夜一点半上床。

1996 年 2 月 19 日（星期一）初一 晴

小妹住我房。同玉珍一床各睡一头，未有干扰。近七点悄悄起床。八点和玉珍到对门冯老太拜年，送苹果等。上午同小妹闲谈，他们两人收入约 11 万多，各种税约 40%，个人养老金年存 9500 元可不入税（现已存约 5 万，可以做股票生意，美国人都不存银行，可达 30%年息。估计退休时可达 60 万元）。每月生活费 3—4000 元，还可存千元。悌忠已不打算回来，小妹想退休后回来。这样我的“中国情结”就无从向她多谈了。玉珍不想作美国之行。中午未能午休。苗苗丈人与丈母来，谈到近四点。看过张扬文，想要我的书。手头无存书了。当年丈母娘曾到三机部为苗苗要到一套房子，苗苗又将钥匙交范元甄，如此窝囊！同小妹到郑伯克家（1978 年小妹找过他）。郑相信医生书。对“二月逆流”事，谭震林曾同郑说，对总理极其不满，如果总理与大家一致，当年局势可大不同，可以同四人帮对抗下去。李井泉晚景凄凉，自作自受。“批邓反击右倾风”时，还向毛写信批邓。四川饿死 1000——1200 万人，虚报粮产遭致灾难。向老百姓翻箱倒柜搜粮上缴中央也。廖志高是紧跟李井泉的。问到宋任穷，“还是正派人”。我说到陈云晚年如此信任胡邓二左爷事。

不断拜年电话。常流说宋晓梦没去找他，说“传记”有两事应突出：研究毛与水电创业。

苗苗丈人谈四人帮粉碎后，水电部有十多人告钱正英状，陷害萧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被吕枫压下。

1996 年 2 月 20 日（星期二）晴

四点半悄悄起来。翻看近日报刊。

同小妹续谈她的“第二职业”——写作，给当代也给历史留下点什么。主题还是她自己加上母亲（也可加点父亲）。家庭风波与政治风波，自己如何自力更生成长起来。看了世界也懂得了世事。前期中心自然是同母亲的纠葛，从小就讨厌这个母亲偷看她的日记（基本保存了日记），接到我回京电报的兴奋。

上午崔军夫妇来，谈羊卓雍湖引水隧洞大事故：衬砌质量不好而崩塌，得二年修复。曾告诫过刘源，技术问题不要随便开口。贺毅恋栈之不当等。吕琳来，要去若水文两份，原来另一份送何定（他夫人的同学）。他一直搞海军导弹，与外界隔绝。老来要恢复社会生活，想多读点书。

今天午餐最为热闹：胜利、小多、杨小琳［玲］三家，苗苗一家，两桌共 18 人。帮厨者甚多。玉珍对张玉洁印象也好转。晚餐只杨小玲一家离去。下午四点半送小妹回西苑饭店，她明天回旧金山。告诉她我保留旧日记、信件等情况。同文立徽通电话。

同胜利手谈三局，小胜，遵守了知己知彼原则。

1996 年 2 月 21 日（星期三）晴

断续睡到六点起床。翻看《今日名流》“萧乾与顾娟”，中医世家如此受难。中国人这几十年的苦难真是说诉不完。

早餐后与玉珍到邻居毛家、金老、秦川家拜年。毛家遇到老二同学在四通公司，认为万润南是帅才，现在的只是将才。秦川患流感，家中冷清（晚上隔壁老刘谈到女儿扬扬对父母之横蛮无力，令人发指）。上午柳村来，送他的著作《中国原始社会哲学思想萌芽》，又示他的过年诗（英国《共产党宣言》热，因俄国“私有化”失败），“左气”薰人。于是小谈马克思是一百多年的人物了。第三国际失败，第二国际反有成就。此人当然听不进去的，有意对之泼冷水（己 74 岁）。陆沅告我，此人对我指责频频也。郭全胜来，人才交流等等，人事部比组织部强，后者死气沉沉。谈到有本事人都逐渐离开机关，机关只能是庸才天下了。

周保志送来一个大花兰［篮］，我要的资料因档案室搬家，还得清理。也知道小浪底的问题。钮茂生比钱正英办实事。

又接徐世长寄来的元旦试笔等诗文，这是一个真正忧国忧民的人，精通自己的外贸业务。隔壁老刘夫妇来拜年。

下午张全景来，他也责备吴冷西为何如此无理。我谈及邓左其人其事，他当然不知延安事与 1987 年 7.14 批示。问及明年我 80 了。还很关心铁铮夫妇。汪澍白夫妇电话。

玉珍十年不见的干女儿夫妇来。——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6 年 2 月 22 日（星期四）晴

四点醒来，五点后又睡着一阵，六点前起床。重读王若水文。

客厅摆满了鲜花，四大篮，从未有过，似乎预兆今年定有丰收。计划“下卷”写出，开始“自述”或作准备也。人的最高享受乃精神满足了自己要做的事：于社会、于他人、于历史有益之事。有成就的科学家与作家应受到最高尊敬。政治家往往有负面效应。马克思是学者不是政治家，华盛顿太少了。

上午黄乃夫妇来，取走张扬文。《传记文学》没找到。玉珍朋友张文华一家三人来。下午王远来，他同王震、于若木等有来往。谈及王震骂我“反动分子”，要我到青干局“三十多天没回信”，对邓左在延安情况也知道，说是为我向王震反驳过。在党校与陈锦华同期一个小组，陈对《实录》说：内外有别之意。他是赞同此书的。关于毛，医生书一致。他专攻生物工程，到香港、美国讲学：一分钟 200 港元。明年要为我做 80 寿。送《王观澜文集》。晚上傅平生姐妹，女儿等五人来。介绍少儿科学百科全书。

1996 年 2 月 23 日（星期五）晴

昨夜服眠药。五点半起床。陆钦侃寄回我在成都讲话，加了些新材料。同玉珍又闹点小别扭。

上午姜思毅来，我说他的反封建长文我一直保留着，引起他长谈，颇有可记之事：李先念评邓力群、胡乔木二人，一全是骨头，一全是肉，硬与软也，一褒一贬。

认为邓也在搞封建主义，现在趋向以邓代毛，捧邓贬毛。龚育之、郑必坚为代表（胡绳亦如此，他的马主义发展文，有人痛斥）。似觉得我不看《真理的追求》那几本刊物，出乎意料。他说已不订《人民日报》等，多订了几份刊物。邓力群极恨邓，完全拥护毛，从大跃进到文革，许多都应肯定。《国史》在进行中，他分工在写“文革”一章。南巡后出现右，邓左万言书也有有理部分，他自己似站在“左”右之间。颇悲观。

对邓家子女，除邓朴方外，全不是东西。卓琳曾两次服安眠药。禹作敏出事后电话邓楠求援，回电话说邓爷不管，禹即晕倒在地。子女问题望网开一面，放出去算了。陈希同表示都捅出来影响上面，李锡铭自报 20 万，搞女人甚多。也牵连李鹏妻子。

不整腐败，国家完了；整腐败，党完了。姜春云老婆参与泰安事件，泰安书记乃姜秘书；准备提拔到省委当副书记的。山东走私、贩毒。有个军区，主要负责人，过年收红包总计各 30 万元（后勤部门送的多）。军科院（姜本人单位）一人出国，搜出 60 万美元，家中床下藏 2000 万币。要搞 100 万武警，这次李沛瑶事件，武警领导一撸到底，包括江刚从上海调来已离休头头。王瑞林管人事大权，对张震、刘华清也不买账，各军区都提拔山东籍的。张、刘不愿下，江控制不了军队。常委内部似各吹各的号：乔石、李瑞环；江、李间也不尽一致；刘有意见（同杨尚昆关系好）；胡锦涛独立（？）；认为朱镕基好，做事的人。对现在形势甚悲观。我只谈了农民与知识分子能照顾大局的（过去历史证明）。又谈到现在都不大提刘少奇，定案时总理讨论 29 次始定案。平反时耀邦坚决，同汪等有争论。姜似亦认为刘有历

史问题，湖南盖三大庙（被制止）。认为林彪可研究，林是认识毛的。香港《华国锋传》中有材料，认为医生书可以肯定。

姜之来访，颇存戒心。看来动力似在研究毛，比较同意我对毛之论述。

小多、小琴［芹］两家来吃饺子，过初五。下午和玉珍去看望徐滨，送鲜花一把。张生力写的黎澍生平已交香港。

晚上施滨海来，江除夕去看望李昭。

1996 年 2 月 24 日（星期六）晴

睡得尚可。五点半起床。开始改《读顾准文集》文。

上午李铁林来，谈志民事，说副部级待遇已解决，发了通知；工作安排难办，58 岁了。同时来的有周笃文等三人（参加京九路建设的马彦，一新华社）。马要我写字，邀我去安徽一遊（四月底五月初）。答应了。黄乃也来，读了张扬文，感慨甚多。一起拍了几张照。我大概真成为“名人”了。周说，新华社一个很有才华的女记者要写我。

又认真读了一遍《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划上记号与提要。

1996 年 2 月 25 日（星期日）间晴

两点半醒来，失眠，四点起床。将《读顾》文改好，几个地方加了要害性的话。《东方》编辑昨天电话，上午来取也。早餐前迷糊一阵，终不能睡着。上午朱正琳来，在排版件上添改，幸好有一照片可抽去，增加的二百多字可以插入。范岱年来，相互介绍，正好可作《东方》的投稿者。范谈到王淦昌签名事，给杨振宁信于国外公布，许良英又反驳，使杨难堪（杨可能得二次诺贝尔奖，“爱因斯坦第二”也）。杨实不应介入大陆政治。谈到江泽民同浙大旧熟人关系，对许良英还有所照顾。何祚庥等状告伪科学，被徐维城挡阻，江最后答复 4 条：科学意见对；政治家难办；政治家要照顾到方方面面（大概有老家伙对气功之类的迷信）；我也不相信水变油。

下午许医农来，详谈沈昌文离职事。出版署派来党委书记，监督三联与《读书》不越轨也。她操作了几套社科丛书，94 年发稿 300 多万字，95 年 450 万字，国内首屈一指。奖金也不过万元。贵州为她在方庄买了两间房子，在京可度晚年了。又谈到原刘正威秘书因反对“第一夫人”任实质［职］而遭迫害，化名逃到海南岛（先修自行车），现已调京分配工作。“不反腐败亡国，反腐亡党”，到处传此“说法”。

王丹一电话，要我为艾思奇写篇纪念文章。

1996 年 2 月 26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上午作字。为马彦册页写成昆路首尾两阙，并条幅几张。刘竞雄昨天送来《刘少白》，1883 年生，比父亲小一岁，是山西省议员。我悼念安子文写的七律，她裱好了，给我一看。下午游 1000 米，洗了个痛快澡。

晚上看“刘罗锅（刘墉）”，刘原型有相似处吗？

1996 年 2 月 27 日（星期二）晴

今天算是睡到六点起床。午睡也有一小时。

上午看《现代与传统》第 9 辑，广东出的，有关知识分子两篇文章写得不错。曹思源寄来他的书和

驳邓“左”文。

下午到办公室，处理几封信件，寄信、书与毛应民。安排“综述”文印 15 份，寄三个单位领导人审阅。形式必须走也。

游 600 米。玉珍与小多到西单购物，同她们一起回家。

上午到阳台活动 20 分钟。

龙德干谈他的 16 岁女儿单独在外结伴搞摇滚乐，认为崔健那一套是“贵族式”，一群人在农村吃素食，搞创作。——李南央注：以上两段分别写在前后两页上部空白处。

1996 年 2 月 28 日（星期三）晴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上午翻看报刊，觉头晕不适，小休并到阳台活动，稍好。下午请小贾、小陈来，清理一批旧刊物等放置办公室，家里太拥挤了。很累。

晚上玉珍头痛很厉害，疑是颈椎影响。

1996 年 2 月 29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继续清理书房杂件。上午龙德干来，送《传记文学》去年 12 期和《图书出版法规》。我们是怎样禁锢思想的。《传记文学》停刊 3 期“整顿”完全是那个名李希凡（实三种人）一手操办。真是暗无天日。

下午小贾、小陈来，续清出几纸箱刊物。原稿存办公室。书房长条书架仍归原处。到办公室，将钟伯熙信打印好，去头尾，寄江泽民。我们在美国可做的事甚多，但外事和侨办系统包括《人民日报海外版》，都很不得力。这是江到北京后，除三峡问题外，第一次向他送这种材料。

游 800 米。

魏久明电话，付［副］部级事已解决，向我致谢。还想邀我与玉珍同郑惠一起到电视台观光。收到陈昊苏寄来的《陈毅诗全集》和热情的信，没有忘记来过我家。

玉珍吊瓶后恢复正常，大脑供血不足。——李南央注：词句写在日期旁侧。

1996 年 3 月 1 日（星期五）晴

六点前起床，睡足 7 小时。上午清理北屋书柜中杂件，发现许多已遗忘资料（早清理，则周建南文有可记的资料增加）。

下午游 800 米。继续清理杂件。

1996 年 3 月 2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继续清理杂料［件］（找出两大类东西：“下卷”与“80 自述”），保存信件的习惯可以派上用场了。黄乃去苏联治眼前后的几封信即可以写一篇文章。

下午应魏久明、郑惠两夫妇之约，三点同玉珍到中央电视高塔，游览并吃自助火锅。共三个小时，随意漫谈，俯瞰“墓园式”的北京，远望西山晴空，帮助心旷神怡。

胡锦涛到耀邦墓地，确哭了一场；江以个人名义去礼拜；只有李鹏未去过。《实录》初版，郑惠曾送人|包括|30 本，包括胡锦涛。郑比我悲观些，我还是老观点：经济不可能逆转，会向前发展，就可以乐观。“万言书”操作的乃新任马列所所长（原中宣部理论局长），乃集体创作，后台当然邓左。认为我

与耀邦的最后谈话应当整理出来，找机会发表。

1996 年 3 月 3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继续清理杂件并归类，门口两书架大体弄入贴。又清出一堆置办公室去。上午十点后陆沅、蒋君、王纪宽先后来（刘清来未留坐）还有玉珍的年青客人（榆林的）来。蒋君家人五月就医，凡事不探，以治病养身为主[2]。王谈到经济，颇悲观：

国营企业 41 万亿资产（有水分），（真）欠债 32 万亿，资不抵债也。每月补助 200 亿保持运转。

鞍钢 400 亿债务，欠税 160 亿，运输 60 亿，电煤等。

首钢 150 亿债务，周北方浪费 10 亿。

美国 4.6 万亿国债，有 3 万亿养老基金保险支持者。余粮可吃三年。

我储蓄 3.1 万亿，只 1.2 万亿放债贷。其余贴息，靠发国债维持。他同邹家华等关系较好。李不满邹 6.4 表现。现在采取照章工作，不发表意见。邓左万言书由他操作在港发表。

秦川来，谈除夕江去看望李昭，对耀邦像行三鞠躬礼。称赞耀邦功德，向德平大谈要讲政治。德平说，林彪曾大讲要突出政治也。江颇吃惊，似全忘记也（德平后悔不该讲）。去耀邦墓地，以个人名义献花圈，胡锦涛则单独留下，确曾大哭一场（继李者可能锦涛）。

胜利一家来晚餐，同胜利手谈四五局，基本平手。

1996 年 3 月 4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资料杂件似永远清理不完。上午小贾来，给沈鹏信，将黄彰任的《书法草书集》十本送去，请他分送有关人士。

晚上王纪宽来，送书三本。谈大局，五个方面问题：

一）经济，不坚持改革开放解决不了。

（I） 已有大发展，靠三种动力：1）三资（厦门 95%）40%。2）集体、社队企业，两者占总产 60%。国企续下坡（60%停、半停，好 40%）已无生命力。国资流失：①承包。②设备老化。③工人技术也老化，无事干（无形流失）。

吴邦国：500 大企业，投 8000 亿搞活（一半还债，一半更新设备），但管理体制不变不行（产权问题）。外贸靠三资、机电。

（II） 国企 4 万亿资产（有水分），负债 3.2 万亿。正常应 6:4。弄虚作假（如土地估价等），年负债增 1000 亿。产品不行。

（III） 银行存款 3.1 万亿，允放贷 1.4 万亿，1.7 万亿由国家承担利息，靠发国债。

（IV） 农业薄弱，乱搞开发区，办工企，投入少，不抓。

（V） 流通领域，国企仍计划经济，未纳入市场。

二）文教，基本素质下降，投入少，好书无人买，大学生 1%。

三）贪腐成风（江的儿子回来也搞公司）。周北方 10 亿，公海赌船豪赌，邓植［质］方，玩女人。

四）东西部差距，8000 万人温饱未解决。

五）党已瘫焕［痪］，农村干部称王称霸，“万言书”有市场。

总的看法：江如继续往前走：乐观。否则（后退等）悲观。小步走，维持。2010 年后，人全换班，

[2] 蒋君：鲍彤夫人蒋宗曹；蒋君家人：鲍彤。——李南央注

才大有希望（军队中一批 30 岁左右人有很不错的）。

晚张爱萍电话：看过三峡件，邀我参加新成立的人类生态学会（林乎加、唐克、顾卓新等几个儿女，洋土博士搞的）。一批科学家支持，他任理事长。当即答应（王文似不敢正面支持）。

1996 年 3 月 5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上午只做了一件事，将已废小冰箱搬到书房，作放杂件之用，并调整桌子倒柜，就累得不行，只能翻翻书刊。

下午游 800 米。

1996 年 3 月 6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整理杂件没完没了。上午李元华来（一级演员，有志于宣传诗词清唱事业），在温州认识的。她来过一次，我不在家。去过台湾演唱，2500 人座无虚席。那边文化素质自比这边高。想在电视台搞个专栏，介绍诗词，提高精神修养。自然赞成此举。留午餐。35 岁才结婚，当年拒绝名门子弟追求。看来是个有独立人格的人。

下午三点到文采阁，参加光远发起的座谈会。有牧惠、吴祖光、唐达成、陈四益、丁聪、方成、魏明伦（第一次见）、舒展、黄宗江、方小宁（广东女士）、张守仁（文学基金会的）等。聊到六点半。先谈伪科学，水变油事，闹子［了］十多年（这个骗子已因经济被捕），最近何祚庥坚持批那个徐维城的包庇，江泽民才有个说法。然后又谈特异功能等，谈陈希同判不了。我将话题转到“万言书”，揭出要害在批邓拥毛。其中还谈到胡乔木其人，光远讲了他的一些经历，我鼓励他快写出。此人之复杂（抬举钱钟书），打击周扬（我说就是要当权威），两面三刀，翻云复雨。曾彦修以大量实事长文反驳后，乔木着谎［慌］，自觉“也得检讨了”。邓力群制止，要“稳住阵脚”。万言书出自何人手笔，有说公安部的，在科院班子可能性最大。当然由邓左操作。港报已有专文论及。此事值得大家注意，国之将乱，总要从意识形态下手。对经济形势前景，也有持悲观论的。唐达成等还未见到王若水文，我说要宣传此文（光远：我是马克思主义者。我说：有不同意见可提出）。

黄宗江跟我同车返八一厂，谈到他听说我在座中，于是赶来，“家中人尊敬你”。夫人阮若山［珊］与阮铭夫人、阮崇武是一家。拟写张志新电视剧。舒展说到：秦川告他，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王若水、光远、李锐（颇为意外）。吴祖谈“两个母亲”（陈慕华与法院付［副］院长母亲——骂儿子）的故事。这次会议小组发言：民主监督是办不到的。因叶选平报告讲到政协责任是参政议政与民主监督，无人鼓掌也无人反对。大家谈到问题在权力导致腐败，不反封建主义。陈希同问题交待不清，现在还让感情不和的妻子去奉陪照顾（在内蒙）。

牧惠送《掺沙的文字》，黄宗江送《可爱的艺术》。

腐败等问题还是出自内因，并非人家来演变。

魏明伦说导弹发射乃：耀武扬威。

——李南央注：以上两句分别写在纸页上部和下部的空白处。

1996 年 3 月 7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上午翻看报刊。下午要去参观甘肃女书画家张改勤的展览，她写了封恳切的信来（从沈鹏处知道的）。午休时成诗二首：

书画曾经批异端，多年也似做人难。

如今独立扬风格，喜改琴弦自唱弹。

书画无缘又有缘，平生爱好自童年。
收藏精品难逃劫，喜见今贤胜昔贤。

下午同小贾一起去参观。主要画黄土高原，书法苍劲，小字有碑意。很是勤奋，文革高中毕业，后进美院专修。画风多用点彩，似木刻，不太欣赏。写了第一首相赠，因簸有名字在内也。陪同的一个地委书记（ 德儒）（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索字，书“黄土兰［蓝］天飞白云”绝句。

游 800 米。

前几天张爱萍电话，要我参加一个“人类生态学会”，他任理事长，当然答应。现送来简介，副理事长有朱光亚、唐克、林乎加等，理事有王淦昌、武衡等（我也是理事）。不免要去参加成立会。

1996 年 3 月 8 日（星期五）阴转晴

六点起床。整天清理杂件，发现一些忘记了的旧资料，如《毛与五四》未刊文（89 年写的）。

小多一家和胜利来过三八节，晚上吃涮羊肉，我却嚼不动了。

收到《同舟共进》第一期（去年 12 期 20 本，一期 10 本）。

1996 年 3 月 9 日（星期六）晴、大风

五点半起床。夜梦见父亲，几乎是空前之事。

上午在北屋清理旧信，又发现一未刊稿：立徵给弟妹的信。

下午游 600 米后即返。五点到苏园参加中国文化书院的五寿星宴会：梁披云（90 岁，梁灵光哥哥，澳门），季羡林、侯仁之、何兹全（85 岁）、石峻（80 岁）。共八桌。我与吴江、厚泽、项南夫妇一桌，还有法国公使。读过《实录》，我顽笑说法国人是不老实人。宫达非也同桌，他的名字曾为毛主席注意过。我说“达非而后求是”。饭后写字，梁是书法家，袁晓园字也不错。我也助兴命书：春花多漫烂，老树耐风霜（下句是古人语，饱改耐）。

散席前，邓广铭拉戴逸向我致意：你是伟大的史学家。这一恭维实在太意外了。不过可见《实录》的影响。欧阳中石也打招呼，他赠的条幅还挂书房。杭州大学校长王学启的名字是回来查电话本才清楚的（他谢谢我送的条幅，面熟，怎么也想不起来杭州聚会）。

胜利带孩子来，玉珍同朋友外出吃麦当劳。

1996 年 3 月 10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玉珍吊瓶十次今天终了。上午田绿萍来，谈 93 年前同范元甄接触（当年范对她较合人情，因此愿来往）。曾找过邓力群（令人不齿），轻蔑玉珍：土包子，没文化。59 年庐山会后，一次同田家英一起乘车，田说范作了揭发（证明写两本落井下石在此时）。随后安志文夫妇来谈到十一点半：马淑信说文革初，宋平动员她划清同志文界线，说志文是两面派、伪君子。宋平在文革中未受冲击，庐山下来后也未受什么指责。在甘肃反应［映］不好。安认为经济形势虽复杂，能拖下去。鞍钢夕阳工业，西方也没多大办法，除非如宝钢新厂。认为朱镕基是办实事的人，脾气近有改进。邹家华也是办事人。他去看过赵。

下午刘清来，谈船舶出口订货达 400 万吨，已经成套，关键是人家要什么船能做什么船。能赚大钱。给我一份他 80 年开始推进此事的材料。许多语言同我一致了。李志民来，付［副］部级待遇已接到通知。谈河南一个农村镇制造假电线（收集铝废料溶解拉成不合规格线材），年值 4 亿元，将之改造

成正规工厂。想起战争年代农民造地雷来。“焦点访谈”记者谈最近治安人心惶惶，发现七起小孩眼睛、肾等器官被挖事。武连元，机关干部都在庸庸碌碌，应命做官而已。邓家对江有意见，第三代已完成接班乎？

下午三点同玉珍到灯草胡同向杨达像三鞠躬。晚上东振来电话：18 日下午三点告别仪式。

小洪自长沙来，琬姐带来一些食物。

1996 年 3 月 11 日（星期一）晴

三点半醒来，睡不着了，四点半起床。看武光给的几份材料，除《万言书》外，还有贫富悬殊例，顺德私有化了，苏联垮台谈。

上午到办公室，程湖从海南回来，阮崇武包庇公安厅长，本人亦有问题也（情妇之类），而且还担心到阮铭关系。程母印刷厂拟卖出，可得百万元。布置一些工作。薛京匆匆一面，他在政协会帮忙，中共代表团有将军斥警卫军：齐奥赛斯库不是杀掉了。廷栋来谈钱听涛问题（为稿费告状事）。

刘清写同包玉刚合作船舶出口事，开中外合资先声，写成流水账。同玉珍到会城门取款散步。购鱼 4 条。

1996 年 3 月 12 日（星期二）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美音报导国务卿与国防部长对台湾形势的谈话。对此次导弹等演习，总觉得有无必要，利害权衡得失之差如何，并非过把瘾的问题。

一早同玉珍到医院取药，并到内科听诊，血压 105—60，照心电图正常。看了五个病人：先看杜润生，谈起三峡，他说移民不能解决（过去李伯宁之盲目乐观），一棵树要 200 元，泥沙、移民、船闸、投资（现在资金如此困难）四大问题不能解决。他同意建议“暂停”方案，找宋健、卢嘉锡一商。他的心脏病已好，月底可出院。夫人给我们蜡像馆的几张照片。因电梯遇见杨绛，特去看望钱钟书。靠鼻饲，床上睡着。杨谈到女儿也住院，靠她来回跑（吃不惯医院伙食）。谈起胡乔木其人之复杂，晚年政治上的劣迹，处心积虑同邓左一起将耀邦搞下来。去看帅大姐遇见刘英，谈起毛还同杨之华[3]有关系。贺子贞［珍］脾气太坏（打耳光事）。刘英一起去莫斯科，照顾贺提高文化。又谈起富春同蔡大姐关系，蔡同欧阳一生特特（欧阳被逼回家结婚）。富春大革命时在武汉即同军校女生乱来（周恩来责称“草包”），延安时因刘昂，蔡找任、陈哭诉离婚，被劝阻，富春写检讨。看了一下刘琪生，已三换起搏器。最后看刘祖春，因营养照顾好，能活到今天，医院称为奇迹（肺部 30%功能）。

下午游 800 米。武光来，前天他曾给我“万言书”和周光春反映的几件材料（顺德变私有化市[事]，国企流失等）和人大一教授访苏归来谈苏垮台原因等。我将曹思源对“万言书”意见和王若水文及港刊对“万言书”反映三件与他。谈到邓“左”其人，改革开放不能不付出代价，不能搞批邓也。

晚上李元华、高玉发夫妇来，送我《诗词欣赏》栏目建议，谈赴台演出情况。称我为“当今海瑞”。没看过我的书，特借《早晚年》、《实录》，完全赞成《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也。

1996 年 3 月 13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看完吴易风写的“俄经济学家谈俄经济情况”材料：私有化失败及恶性通胀原因。已两极分化，新资产阶级形成，在有目的地制成一个“官僚——私有者”阶级。现有二三百个政党。苏垮台

[3] 杨之华：（1901 年 2 月 11 日－1973 年 10 月 20 日），中国妇女活动家，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的第二任妻子。

从意识形态开始，搞“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又读 1996.1 期《读书》上两篇谈中西文化文章。从孟德斯鸠、伏尔泰到黑格尔、到托尔斯泰，对中国文化都有很不同的看法。停滞不是安定，安定只能用持续不断的进步来换取，只有这样的进步才能使国民享受真正的安定。如果说中国是一群分散的单细胞的话（指每个农民家庭为“互相孤立”的“细胞”），那末，西方就是一个通过市场使细胞间功能高度分化又高度聚合的多细胞生命体。中国“一盘散沙”，擅长“窝里斗”；西方既富有个人主义又富有团队精神。中国文化特征：“专制”、“泛政治化”、“停滞不前”、“无内聚力”、“不诚实”、“缺西方文化”，都有一定道理。

下午游 1000 米。晚曹思源电话，没看过王若水文。说他的意见太简单了。同陆钦侃电话，请他写 Timeout 意见。

1996 年 3 月 14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开始看《综述》18 万字清样。上午到办公室，15 份分发各有关负责任（三个单位）。夜庭［廷］栋来谈钱听涛事。将《同舟共进》两期交小程与陆沅。

下午游 800 米。徐滨送《争鸣》95.9 月号，有郭罗基与苏绍智文章可看。

早晨醒来睡不着，打油四句：

今生只缺一挥手，告别无须八宝山。
请问骨灰何处撒？楼前树底作肥源。

收到杨达告别通知而引起的。

1996 年 3 月 15 日（星期五）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报刊多，翻看很花时间。《新民晚报》等都是送的，总得翻翻。

上午杨毅来，送一些食物，书两本。从美国到英国又住了几天，同女友谈两人前途问题（玉珍知道他新结识一女，在飞机上碰见的）。谈起汉雄同董其五女儿闹翻事，失去经济来源，过去杨也支持。他和同学在东湖有个科技公司，上亿元资金，他有经济一定权利。明年八十做寿，谈及出自己文集事，满口答应。

许医农电话，《读书》处境艰难，丁关根盯住了。我有什么办法？有人说李瑞环政协报告调子不同，讲大和为贵，群众路线等，鼓掌次数多，而江李端坐不鼓。

下午游 600 米。

1996 年 3 月 16 日（星期六）细雨转阴

昨夜十一点服眠药。六点起床。看完《争鸣》苏绍智等文，“寻租”说法弄清楚。翻完《毛情史》（杨毅带回），有些事据实分析。沈鹏赠《三余吟草》，荣宝斋印的，纸张极佳（编者不知陶斯咏即陶毅也）。

下午游 800 米。晚饭前同胜利手谈一局，大胜转为平手。

1996 年 3 月 17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同胜利下了大半天围棋，过于好杀，只是最后一盘大胜 26 子，其他多平手。

郭全胜领解长春来（原科协的干部，现帮美籍韩国老板工作），国际 Safari 亚细亚总部要在中国展开活动，请文化经济“高层名人”当顾问。我介绍了一些人选。上午老温来谈艾思奇，在清凉山时是抵

制抢救运动的(说温济泽一向性情温和,却未见昨夜如此大发脾气——程泉璧诬温为特务)。《大众哲学》应当肯定历史价值。杨献珍曾特殊“左”的（抢救与在党校时)。

1996 年 3 月 18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上午看《综述》稿。接扬凡（玉珍熟人）电话，要我的两本书。谈起《实录》中我保护田胡，竟哭起来了。玉珍说，上次电话也哭过，已 82 岁，在写著作。要认识我。下午参加杨达告别，安东伏我肩上哭了起来。不禁想起往事，同澜波夫妇是有些缘分的（不会忘记 1959 年 1 月，母亲独自从沈阳来到北京，不能进家门，在水总大门下不了台，是杨达接到他们家中住了一个星期)。李鹏等从另门先入礼，中门关闭，真是可笑可叹。

下午看马晓春同李昌镐对弈，以半目输，应当说是真正的平手，关子太细了。

1996 年 3 月 19 日（星期二）晴

三点半醒来，未能入睡，四点起床。看《综述》。上午到办公室，忽接杨毅从家中打来电话，原来忘记了他的约定谈出全集事，赶忙回家。他与艾路明在下围棋，艾在武汉办当代公司，并承包新洪村脱贫，在武大读经济系博士生。总已出版著作 16 本：报纸新闻 3，毛泽东 3，水电 3，历史回忆（包括人物）4，组织人事 1，诗词杂文 2，都一一出示，并送四本作样本。(《卅岁前毛》除外)《三峡》仍是单独出增订本，共可篇[编]约十卷，内容与时序结合。他们再去各出版社探听（武大出版社名义不大)。一个湖南人龚松圃（夫妇）闯来，为出杨朴庵纪念册事。12 人联名信，说杨是“三湘不可多得的教育家”。于是将我与杨的关系说明，只得将信留下。

下午《法制与新闻》王棣元来，该刊有“历史长河”一栏，知道我的《大跃进亲历记》将出版，要去原稿，拟编出一部分。

游 600 米。中午未能休息。甚累。睡前身痒不止，已成顽症。

晚上朱镕基电话，告知想谈三峡问题，建议 Timeout。他说已投资如许怎办？我说就认账 200 亿，比冒险好。他也认为电费加 7 厘办法引起物价涨，说此事要告江，他明天去山东，回来再约谈。

（上午在办公室，电话朱的秘书约谈）——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1996 年 3 月 20 日（星期三）多云

昨夜，擦止<痒>药剂后又服止痒药安眠，六点一刻起床，整上午迷糊感。韩刚[钢]、薛京先后来，薛想去出版社，刘俊林不甚欢迎，想借此解决职称问题。同韩谈《大跃进》稿，他负责几次会议和灾难等资料。午餐后又谈一阵。中午休息半个小时。游 800 米。下午观马李对弈，马又输。

邓陈区别：　多给钱少指责，少给钱多指责。

　　政治严经济宽，经济严政治宽。

政协会中共代表团反映：军队腐败已超过地方，入伍、入党多须红包。一战士家书：“钱已收到交指导员，尚差 2000 元”(为了入党)。又跑又送，升官发财；只跑不送，平级调动；不跑不送，原地调动（刘海清讲，原 38A 长)。

1996 年 3 月 21 日（星四）晨小雨、阴

昨夜九点半上床，睡得甚好，四点一刻起床。上午翻去年诗作，抄出十来首寄苏仲湘，备《野草》之用。

翻看《四千万人消失之谜》，谈大跃进饿死人事，从官方资料详加考证。作者不明，有史料价值。

下午二点到八宝山向陈尚文告别，电力部老人多去了。同方成一起回家，赠书三本。他谈到华君武为人还朴实，不整人（不知朱维民为何如此怀恨）。到办公室，廷栋谈钱听涛不像话，投靠沙健荪[孙]，送{ }两套书与党校与文献，以谋私利。这是马石江告知的，过去不便谈。此人是有大毛病。

游 800 米。电梯遇秦川，说许多老家伙对王若水文不满。我说当然如此：挖了祖坟也。

夜观电视中韩足球，败局已定。那个记者很厉害，作了预言。

张戎电话，告知已为她去湖南作好安排，找孙健忠（作协主席），张扬代办。我与孙也通了电话。

1996 年 3 月 22 日（星期五）雨、细雪

又四点起床。翻阅报刊，看《综述》，已过半矣。

解长春送来“亚细亚总部”的工作计划书。

黄宗江电话，对明天聚会极有兴趣，向我要书。勉强清出十来本可“割爱者”，包括港台版。

有一种迟钝感觉，不愿提笔，认真阅读也勉强——是否老了？下午同玉珍到水电工程兵找赵（恩龙）大夫按摩，玉珍效果显著。大家说我身态精神年青也！

孙长江电话，要邀人研究如何回答“万年［言］书”。

1996 年 3 月 23 日（星期六）阴

六点起床。续看《综述》。清理近日报刊，总是留下一批，又不剪出。上午十点同玉珍到李普家，黄宗江和夫人阮若珊，冯亦代、黄宗英夫妇随后到。真是乱侃了一顿。这两对夫妇都不俗，两位夫人均初面。黄宗江侃的最多：自己演戏不如石挥，高于兰[蓝]马；石挥蹈海，说人都是王八蛋，少数在外。文革时坦白过江青看法一二十条（已刊文集中），却未成祸。反右派时，因夏公右，吴祖光成右派；因夏公左，黄宗江未划右派。在青岛读书，十岁为文即上报刊（他同李普少年时在青岛同学，成为文友，办刊物），是个党内非布尔塞维克，夫人已被同化。黄宗英极活泼，说起话来眉飞色舞，谈上官云珠确曾下海，被召去杭州过。冯亦代则沉默不语。仍在“大西南饭店”夜餐，吃得很饱。带去的十多本书，多半给了黄宗江。他即去美国，送给阮铭也。同阮是连襟。

学江讲话，声带亦似。——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6 年 3 月 24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上午郭全胜与解长春来，那个亚细亚总部韩籍老板徐英树要请我吃饭，让推荐人，包括总裁、会长、名誉总裁，理事共 25 人。现已得李肇星（外交部付[副]长）、周惠，邵华泽拼命挤入，已请徐吃饭。向小郭“打了破”，疏远为上。想到宋健、何康、何光伟等人。

杨小玲、小多一家，小琴［芹］来，一起午餐。很多新鲜菜，春巅（香春［椿］）炒鸡蛋。睡了个午觉。

1996 年 3 月 25 日（星期一）半晴

五点三刻起床。美音仍播台湾选举事，有阮铭访问。我们如实报导，说民进队［党］得票率下降，颇阿 Q 也。

续看《综述》，同龚育之通了电话，他说已交魏久明，他最后看。

同何光伟电话，告亚细亚总部徐英树欲聘人选事，基本应允，要看章程。

翻近日报纸。朱正有篇“搔痒”，批探索论也。

上午送还黄乃缅怀艾思奇文（我还没写），遇见徐克立、丁一岚。徐买过两本我的《早晚年》，都要书。谈同范元甄分手事。黄乃当年是不赞成复婚的。

晚上小贾来谈到九点。说程湖不想去安徽，整天抽烟闷闷。似另作打算（为海南办人事，而有所得？）

1996 年 3 月 26 日（星期二）晴

五点三刻起床。续看《综述》，只剩“新时期”了。

上午陈英茨来，送我药酒一瓶以祝生日。说武光对 6.4 极不满。自然还有老保守观念。下午二点半到办公室，同程湖谈，交办三峡增订本装订并校对事。谈安徽出差，并问及是否想留家乡？仍答 3—5 年打算，情绪似好。有可能因小贾在而不安？找张洁瑜谈薛京工作安排，并问及正部级：研究过四个中顾委先解决，过又搁下；又研究解决抗战前 8 级。也知道赵宗鼎已解决，也是常务付［副］部长也。

游 600 米后到廿一世纪饭店赴宴。徐英树四个韩国人（一半美籍？）很是客气，一进厅见人家衣冠楚楚，我只好说：刚从游泳池来，衣冠不整也。徐在席间说：见这样的部长，是有惧怕心理的，却如此随和，很是意外。谈俱乐部中心是帮助中国文化教育，似乎经济是次要的。我说没钱办不成事。三和电机工业的郑琪镐是电话一种断路保护装置的发明者，有世界专利，已同《人民日报》邵华泽签订合同。姜元植是新新教育开发中心，搞一种“数学智力”帮助少儿全面发展。我也顺便谈到青年时学工业，为日本侵略所中断。他们对我 600 米，如此精神颇为诧异。韩国人谦虚（日本传统有关），彬彬有礼。一个在朝鲜使馆工作 18 年已退休的解起华任翻译，看来已受顾［雇］于这个 club。

黄宗江寄来信与短文。田方电话，告黄万里、金永堂、薛保鼎等都希望我再有 Timeout 等类举动。

1996 年 3 月 27 日（星期三）晴

六点前起床。续看《综述》。上午周世田来，与他谈 SAFARI Club“亚细亚总部”。他对到黑龙江狩猎颇纳闷。他拟搞儿童娱乐结合教育的游览事，如玉渊潭儿童乐园空空洞洞，可以将汽车、制糖乃至电器等工业知识发展过程，与销售玩具等结合起来，还可以搞儿童玩具交换（新旧）站等。很赞成他这个想法。去过承德，只有夏天客满。像北京一样，进山莊后到处收费。应做到全年开发［放］，观冬天雪景。

让小周给郭全胜电话，谈出自己看法。郭晚上给我电话，对那个 club 的做法也有同感：主要想发展会员多收会费。

下午和玉珍到水电兵部找赵大夫按摩。听赵吹侃。但按摩后玉珍确感舒适。

1996 年 3 月 28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上午人客不断。李新与林从龙先后来。要搞香港回归诗词大赛，林找周谷城出头（最后一次）。周谈毛将他当清客，找来闲谈而已。文革时，讲一句话，周可写世界通史，而得解放。李新送来回忆稿，谈当年太行逸事：邓好打牌，根本不读书，但头脑清晰，能当机立断。朱怀冰是邓主持打的。64 年刘周主持开会，老帅、将军都到，要大家都下去，夸奖王光美桃园经验。散会后有的骂“什么婆娘”，怪话甚多。颇为杨献珍说好话，反右时党校没打。向刘邓汇报，邓说：你就是个右派，只好回来打。

柏原夫妇同孩子来，谈湖南人事。王茂林初来讲得好听，现在也无甚威信，下去警车开道、前呼后

拥，上梁不正下梁歪也。冰封事仍拖着未处理。胡真为闹个“抗战前”身份，在组织部赖着不走。

下午两点到办公室，找张洁瑜谈薛京工作安排，先解决职称。刘俊林很固执不能强求。关于正部级问题，中顾委 4 个人应解决又拖下去了。现在考虑八级杠杠解决。

游 800 米。晚上观美国电影《黑雨》。

赵振清去世。

1996 年 3 月 29 日（星期五）多云

六点起床。看旧文。先是邵燕祥电话，四月上旬去安徽事，日期后延，公安厅付［副］厅长尹曙生电话，说是四月下旬好。大概他们有工作，安排不出时间。

下去［午］玉珍先按摩，我游罢 800 米再去按摩。兴之所至，三环路 48 公里转一圈，观北京塔楼建筑，东部、南部景观较好。五点始归。

有个李聚奎等[的]老秘书韩守文来电话，反对三峡的，同张爱萍有联系。许莊（灼姐朋友　　）电话（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要书。三个儿女在美国，买到《实录》。冯兰瑞电话，两个法国人要找我谈毛。

收到玉珍朋友送来的《采风报》上刊的《李锐的锐气与人品》，把我吹捧得可以！

晚上戴文葆来谈出文集事。冰封拜托的，先找人在（《东方》）和三联。估计 300 万字，10 卷本。

报载鞍钢好转，令人高兴。——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6 年 3 月 30 日（星期六）晴 夜长梦与毛打交道

六点起床。上午孙长江来，商谈下午聚会事。《亚洲周刊》刊“万言书”，他写了篇短文“岁末闻鸦啼，当家须留意”，带来复印件与我。据说朱镕基正式对外说：常委未见此文。对人民大学教授访苏文，李岚清说是一种噪音，而教委置之不理（在内部刊物上刊载）。萧克对“万言书”有部分肯定看法，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原秘书）给萧写信：批邓不对，但忧国忧民。孙花了大气力说服此种看法。可见此文传播之广，影响不可小视。下午三点和长江一起到新静饭店（在朝阳区），为金吉列集团所属 10 企业之一。总裁张世杰已是国际人物：衬衫领尖小角去掉，被列为专利，得 3000 万美元奖金，有财大气粗之味。由北京作家陈放联系（陈有两本《实录》让我签字）。随后到的有朱厚泽、吴敬琏、董辅仁、吴象，还有《人民日报》两编辑。吴作了长篇讲解“万言书”中的谴责问题，须作正面分析，这些如何认识与得到解决。吴跟我谈到 93 年朱认为过热（李反之），得到邓小平支持，给江信。原来江对朱防范，利用李对朱某些对立，现在情况较缓和。朱是办事有胆量之人，也有缺点。李要价太高（chairman），江也老［恼］火。“讲政治”则各有所说（似同“万言书”有关）。《人民日报》二人则极贬丁关根，连一个要注意关心妇女儿童的报导标题都加干涉，使范敬宜诚惶诚恐。朱、吴均认为关键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同步，这是根本问题。也谈到胡鞍钢其人。吃的 80%海味，生熟龙虾等。

朱维民来电话，法国台广播《往事回忆》：庐山与三峡，要听取经过沧桑的老人言也。

1996 年 3 月 31 日（星期日）晴

六点前起床。美音近日报导台湾形势，打炮危机已经过去。香港对立法临委会之不满：听不得不同声音也。

傅思和送来赵振清生平。他们看到文革档案与书记处处理批示，只说文革初被批斗不过，其他不谈。我回电话说：同意如此写法（张全景命送我们几人看）。也谈到 4 个中顾委未解决正部级问题，张全景

很关心，尽快解决。同胜利手谈一下午，总在六盘以上。我还是略胜一筹。但胜利一些基本功强于我。

李元华夫妇来还书，见我下棋，没有坐谈。郭全胜两人来，说那个徐老板对邵华泽要当总裁也有警惕：不能等到邵五月离休才定也。

上午作字几张，湖南友人要字，汤一介夫妇也要。

1996 年 4 月 1 日（星期一）晴

六点前起床。上午到办公室，《综述》全部看完，交小贾。果不出所料，朱世荣给雨亭信，不同意一、二战时期我们的修改本。都认为可以置之不理。

到柏原处，给毛际寿条幅让带去。谈到湖南经济上不去，根本问题同历史人事分不开。他说高文礼等人每年回去长住，同孙国治等影响仍大。建议写个简要材料供中央参考。

林从龙要的两个人的条幅，那个冰川女士取走。

1996 年 4 月 2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因全利（胜利弟弟）在此住宿，车亦停此而谈及偷车教训，玉珍对我大光其火（题目是讨厌她的亲属来往并说结婚之初我曾立过戒条——欲加之罪），好不易转弯过来。上午特一起到真武庙菜市买鸡一只，散步一个多小时。下午宗凤鸣来，赵已回京，在无锡招待甚好，身体亦好。游 800 米。

1996 年 4 月 3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台湾马祖演戏自动停止。

九点冯兰瑞来，一起到燕京饭店，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神州展望》两主任白复、潘鸣啸约谈。看过《炎黄春秋》张扬文，又《动向》读我一文，引起兴趣吧。主要谈庐山后经历，六不怕实现了五不怕也。水电变成三反分子最为痛心。两人中国话说得极好，有点像林静聪。谈到十一点半。赠《往事杂忆》与《同舟共进》两本，得港刊两本。

下午同玉珍到水电兵部，人多。游 800 米。赵大夫治疗，五点多始归。廖盖隆赠书。

1996 年 4 月 4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上午到社科院参加《还气功本来面目》（张洪林著）发行座谈会。该院领导汝信与有关负责人及新闻界、宗教界人士，光远、牧惠、张扬、吴祖光等都参加。此书揭露伪气功，何祚庥谈那些魔术法，批评伍绍祖支持（99 个不灵，一个灵也应研究）。揭露所谓“特异功能”骗术。张扬揭发钱学森之风派。龚饮冰为此书写序，也发言支持。胡绩伟也谈到当年《人民日报》反“耳朵识字”。戴煌谈受骗写“动态清样”。我发言讲自己炼气功情况。要讲科学、讲民主、法制，而不是空讲政治，上三者即包括政治。

下午看《莫斯科日记》（罗曼罗兰著）。

游 800 米。翻完两本港刊《动向》96.3 月号有一篇专写我的（《李锐与中共宿怨》）。

1996 年 4 月 5 日（星期五）阴

六点起床。续看《日记》。翻《唐代的外来文明》。《同舟共进》有好文章。冯兰瑞给我几份 79 年《阶段风波》资料与“致《读书》编辑部信”，登不出去。

玉珍上午到医院看眼病，瞳孔放大，回不来了。让小赵去接。下午同去水电兵部赵大夫治疗。

王申生来，为我塑头像，并送微波炉，真是盛情难却。他的一个堂弟来（王申林），留晚餐。

《法制日报》王桂元来，取走照片四张。他们将南宁、成都两会议中有关三峡要害，由此“兼职秘书”事，摘编万字文发表。我改了题目，并说明乃编者摘编也。

李普电话约请吃狗肉。

1996 年 4 月 6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直到今天才将陆总草拟的建议“暂停工书”看完。写不写呢？还是同朱谈后再写呢？

上午应李普邀吃贵州狗肉。十一点到，沈容买来的，70 元一斤。用电锅煮食，汤与调料都在内。边吃边饮边聊。“八十自述”必轰动。我谈及 42 岁后逐渐失去性功能，磨子潭上海姑娘故事。沈容也谈到当年谢冰岩事。49 年李普找谢来训斥一顿。谈到邓颖超的日历所记，“大吵一顿”，周同袁雪芬通信，袁来西花厅，邓让他俩外出散步。孙维世被捕乃周签字，大概也在“扩散影响”的制止也。从而谈到“影响不好”。这个“党”气数已尽矣，革命时其作法、作用可以理解，一旦执政，再来这一套就副作用无穷了。苏东应如何总结，我们如何改弦更张。头等问题。陈独秀犯了错误可以自己解决，遵义会议也可照办，但毛就不成了。总的教训必须总结。

胜利、满起两家来。晚上吃饺子。游 800 米。同胜利手谈两局，一胜八子。

1996 年 4 月 7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写《三峡暂停工建议》书。基本抄陆总拟的五个问题，将蓄水位方案变动作为附件。

上午到邮局会城门取款。来回算散步二里路。

每天看完几份报纸，至少得一个多小时。

1996 年 4 月 8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建议》定稿，小贾取走打印，晚上送来。办事麻利之至。上午到医院治牙，门牙假的一颗脱落，新粘上。右肾部疼，明天照片。晓梦电话，书稿事河南来人。

1996 年 4 月 9 日（星期二）晴

五点三刻起床。睡得尚可。上午将“建议”等最后定稿。复徐世长信等四封。下午到办公室，打印件又最后一校。同朱镕基处联系。夜复电话先寄去一看。

办公厅来谈程湖 93 年买股票事。程说当学生时，可以买的，此事已了云云。

游 600 米。空腹大早到医院照肾部 X 片，无大问题，但觉疲劳。

香港回归诗，四益与俞润泉各寄来一首七律。四益是电话告知的。

1996 年 4 月 10 日（星期三）晴

五点三刻起床。睡得不错。有长恶梦：被开除也！

早餐前后，借陈、俞二律，各取一联一句、首句得八句：

窑洞曾经说前哨，时针今已悬广场（倒计时钟挂广场，曾于窑洞说香江）
瓜分豆剖随潮取，璧合珠联迎客忙。
渔岛荒村遗旧耻，奇花异果競南疆。
零丁洋畔春光好，青史青山讵敢望。

上午贾文平带来《建议》件重印稿，给朱镕基写短信，即发出。多久挂怀之事告一段落，也是“顺乎民意”吧。自我安慰而已。

下午同玉珍到水电兵部找赵大夫按摩颈椎等，直到五点始归。病人排队也。先游泳 800 米。金老来谈，对《综述》很满意。

〇 荒岛已成天下港，鲜花开放岑南窗。

1996 年 4 月 11 日（星四）晴

六点前起床。高扬赠他的杂文散文集，拟回赠《苦瓜》。上午马玉书（住二门一号，79 岁河南人）原中科院机关党委书记，谈中科院老干部与管老干部的党组副书记余志华等人之矛盾。陈希来电话、来信，老干局人对他说：你不过找到个李锐吧。180 人曾向总书记上书，处理过，矛盾没解决。关键在退休与离休干部矛盾，也许还有“造反派”人在。

同玉珍到会城门取款，邮局负责人对 22、24 楼甚为同情，说当年是“动态清样”上有反映，耀邦批示才解决专职邮员来送报刊的。区邮局此种变动，他们无能为力。

下午游 800 米，全仰泳。32 分钟，真了不起。

那个 Safari 亚细亚总部还要请客（对邵华泽不感兴趣，我推荐杨泰芳，自己决不领头）。郭全胜已同杨联系上。晚上同杨通电话，明天晚上可赴宴。

1996 年 4 月 12 日（星期五）阴、夜雨

五点半起床。美音报导巴黎有抗议活动：“刽子手”之类口号，还有直升飞机。宴会双方取消祝酒辞。但是总统宴会，还是讲了“人权”问题。买空中客车等，同美国对抗也。

九点前到办公室。档案馆王明哲、王刚等人不同意谈肃反详情、罗章龙问题，还有“文革”贬了毛。“家丑不可外扬”。找雨亭、廷栋谈，分两步，先找马石江、魏久明、金老等谈，告知档案馆意见，然后再开扩大会。

陈希信，胡小胡（胡考儿子）信转老干局处理。

下午游 800 米。遇见郑惠。《综述》他们都已看过，龚育之也看了，基本同意，有些意见另写明。

下午五点朱镕基电话，已给江泽民看了，希望我不发出“停工”建议，“从稳定大局出发”。过去意见江都看了，我谈的情况（过去紫阳、宋平都不同意，钱正英等老一套欺上瞒下等），他们都知道。我说，出了问题反正我看不见，你也许看不见，我已是局外人，已经离休。意思是丑话都说在前途[头]。张爱萍等人意见，他们都知道。现在到处反映，对三峡已形成群众性意见。朱再三说，从稳定大局出发。我说，可以尊重你们的意见：不再进行此事。即将电话挂上。很不愉快。明天是进八十生日也。

1996 年 4 月 13 日（星期六）多云转晴（进八十也）

六点前起床。续看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

收到李冰封、黎维新、吴辛、俞润泉、朱正、胡遐之联名贺电：“厚翁八旬初度，呈二联为寿”。太看重不佞了。

厚德忠言一朝直士，生花妙笔千古文章。

庐山雾瘴巫山雨，吏部文章水部诗。

上午宋晓梦来，退还全部借去资料并书籍和日记等，并最后一节“研究毛泽东”稿。她写了一遍[篇]教育长稿，谈电脑世界联网问题，加州大学校长（华人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曾找江

泽民谈过，中国官方卡制此事，江故作惊讶。清华、北大等校对此意见甚大。教育也将世界一体也。科技无国界，必须同步发展，如此“稳定大局”，可怜亦复可笑。又谈到《光明日报》教育部的一个负责人是最近任命的，由其丈夫找徐光春（中宣部付［副］部长）活动而得，大家还不敢异议。又《报刊文摘》新来一主编，竟用巨款购小车一辆，自己独坐，钱是大家辛苦赚来的。陈琼芝夫妇来，送玫瑰花 21 朵（活到廿一世纪），为我祝寿。她最近去过一次朝鲜，荒凉饥饿，但秩序井然，循规蹈矩。30 层大宾馆，住他们 8 个人，开一桌饭，每餐只有几片豆腐、土豆丝之类，老百姓可想而知。人均每月 10 公斤粮，商店只能买到酱油，还远不如我<们>那“三年”。农村之间仍不能互相往来，谁也不敢随便交谈。宾馆房中公开安有窃听器。人都黄皮寡瘦，每年金氏父子生日，才能吃到一点肉。工业已全部停顿，因无能源。宾馆灯光暗淡，晚上用手电筒。这样的国家如何得了！

中午只小琴［芹］一家来了，九华下厨。下午小多、杨小玲、胜利、苗苗，共五家都来了，5 个大小孩子，薛京、程湖亦来。同胜利手谈四、五局，大胜一盘。五点半去游了半小时。回来继续战斗。晚餐男女两桌，极其热闹，小赵也留下。两个大蛋糕都分吃光了。

小妹、悌忠来电话，祝生日快乐。小妹四.廿二到北京，廿八去上海，五月六日回京，五月十七返美。

毛应民和李林达（浙江党史办）来，要我写“陈云在浙江”（编本书），我说没同他一起去过浙江，不能勉强写。附带谈到陈不喜欢会客（只三分钟，举韩先楚例子）。又谈到缠脚问题，都缠过马恩列斯（教条），顶多是个“改组派”，“你们才是天足”。

1996 年 4 月 14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五点三刻起床。睡得尚好。今天心血来潮，翻出未入册的全部照片，摊了一床，先分类，花了一上午。下午只将 93 年 11 月到四川的一百多张夹入本中。收到《东方》第二期，“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排卷首。给玉珍读了一遍，是理论联系了实际的。

初读一遍晓梦写的“毛研究”，觉得写得可以，还可补充些东西。

下午同玉珍散步，遇王怀安，一起绕河边一圈。又在盖一座桥。王谈 6.4 一关总得过去。说马彬爱人是自愿陪住保安处的。马在国民党中央军校讲过课。

夜观美国电影，夫妻脾气都不好，丈夫尤甚，四个女儿，父母都疼爱人，丈夫先寻所欢，妻子随之。最后一幕，丈夫被妻欢痛打一顿。美国社会大概太寻常了。上下集，看完已十一点半。

1996 年 4 月 15 日（星期一）多云、傍晚雨

五点三刻起床。服眠药后，睡得尚好。九点前参加赵振清告别。让赵杰兵也看一下《综述》。伯克告我，龚育之要他谈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情况，鼓励他如实谈，龚可靠。

上下午整理全部未入册照片，几百张，只弄好了 1993.11—12 月去四川的一百多张。其他大体按年度归类。

收到党史室退来的《综述》，龚育之、郑惠共 8 人看过。文字小改甚多。果然，主要意见还在：AB 团等肃反的份量，罗章龙问题和文革中对毛的说法等。

夜观南京中日女排之战，日本防守真好。

1996 年 4 月 16 日（星期二）晴

六点前起床。将党史室八个人审阅本一一翻看。

九点参加王建根夫妇告别，花圈排到墙边，人车拥挤，少见的场面。让小赵将龚育之信等交小贾复印，先让廷栋、雨亭等一阅。下午开两单位（档案馆未来）会，马石江、魏久明，金老来。档案馆的意见大家在意料中，魏谈到王刚其人霸道作风，到莫斯科买国际材料，自己随意挑选，远不如台湾、日本的全，党史室只好再去买一次。蒋经国致蒋介石信也不让发表。所谓“以两个决议”为准，实际现已超出（连邓左也认为可细一些？）两家意见一致：肃反等细节可简略，罗章龙问题含糊一些。“宜粗不宜细”。总以出版为重。下周二再开三家扩大会。

香港回归诗五六句，周笃文改：

渔岛几番惊鬼哭，蓬赢此际看龙骧。

1996 年 4 月 17 日（星期三）晴

五点三刻起床。上午吴滨来，谈刘泽彭母亲同他谈到十二大时李伯宁攻击事（代耕反对）。他的继父已在台湾去世（搞保险业的），安全部很关照他的弟弟，现住 24 楼。段苏权夫人兰[蓝]文长（兰[蓝]公武女儿）随毛应民来，谈她创办的现代国防建设研究所（对面 23 楼顶层），送我他们编的《战魔的利剑》上下册。现代武器的常识性书籍。在清华学电的，现 68 岁。看来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她从段苏权口中知道我，是个讲真话的人，因此非来认识不可。

下午仍先到水电兵部找赵大夫按摩。游 800 米。

每天翻看报刊花时间不少，所得不多。

1996 年 4 月 18 日（星期四）晴

五点三刻起床。翻《现代与传统》上的文章：徐友渔《社会转型期的精神文化定位》，很同意其观点。

上午丁东来，送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在“历史学部分”中列有我的辞条。编者事前没通知过，文中有个别不准确处。94 年印出的，《早晚年》没列入。丁东的妹妹在一家出版社，愿意出我的三峡书，取去目录。

杨毅来，艾路明正来电话，已会见柏原。不论经费多少，由他们一家独当，不必零碎募捐。杨谈最近在天津兼并一国企，已见成效。武汉科研制品是药物，有出口效益。杨谈到自己婚事，正好玉珍听到的“姐姐之言”婉转道出，杨已拒绝那个飞机上遇见的“妹妹”（其母说：见一个好的就会换一个，是个极端自私的女人，已将丈夫扫地出门，清华毕业的）。杨已准备同英国的朋友今年结婚。这就了却一件心事。汉雄似已无可救药，杨谈到乱花大家钱，同李昌安等（还有公安部常务副部长）通宵打麻将，输赢几千元，有人付款。近年包的一电视台姘头，其夫让汉雄办事也。

玉珍又为旧事（与小妹交恶）而生气，惹得我也发急也。

下午到办公室，同小贾谈罗章龙等文字修改。同曾卓明谈先安心将书编好。他愿到一个出版社。谈陆沅同廷栋等矛盾。

刘海粟自书联：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展云舒。——李南央注：此联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6 年 4 月 19 日（星期五）晴

五点三刻起床。上午郭全胜来。那个 Safari Club 亚细亚总部拟接受我与杨泰芳为终身会员，文件

要我签字。为慎重起见，介绍他去见宫达非，再弄清那位翻译情况及宫对此事看法。下午同玉珍去水电兵部赵大夫按摩正骨。游 700 米。

晚上戴文葆来，文集已联络好由东方出版。因负责人多原来下属，谈得较顺利，悄悄进行，同上面不打招呼。朱正任责编，来京工作。即与杨毅通话，定星期一艾路明来，一起见面谈定（此事冰封亦来电话，柏原与艾见面谈过）。《心中人物》尚未付印，戴极言三联做事之拖拉不负责。同许医农电话询问，要样书。

梁鉴江来信，《龙集》即寄样书，只印 7500 册。同张作斌电话，请他设法快寄些来，共要 70 本。

1996 年 4 月 20 日（星期六）晴

昨夜十二点后服眠药，始入睡。文集事想得许多也。

六点起床，看新来刊物。上午邵燕祥来，送来三个人的飞机票款 1800 元。安徽的尹曙生过几天会到北京来。朱正亦电话，他将先来北京，因长沙无法直航合肥。邵谈丁关根只是求正面报导，怕不稳定，对“左”似亦无好感。如作协并未让贺敬之控制，王蒙可当家也。刘清来，读我书后，对毛看法完全同意。他还不知我曾在秦城八年。陈英茨来，带走《炎黄春秋》周年题字：放胆直言，当今史鉴；生花妙笔，千古文章。

戴文葆来，谈“东方”已接受文集出版，不同上面打招呼，负责人都是他的下属。30 万左右，以便出版社还能付我稿费。印 1000 部，200 精装。当即给杨毅电话，约定星期一上<午>同戴当面一谈。《心中人物》尚未付印，给许医农电话。

下午游 800 米，35 分钟。玉珍胃痛之至，情绪不好。

翻看黄彰任自印的《八十沧桑》，才知道美国 1859 年在宾洲打出的第一口油井，是“以中国钻凿盐井的技术打出的”。

陈独秀狱中赠刘海粟：人无愧诈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6 年 4 月 21 日（星期日）晴

五点三刻起床。要字的人多，上午丁东、高增德、刘枫（浙江副省长，毛应民要求）并弓彤轩作字。弓送我两张画（实中学生水平）择其一。为弓写了两句话：

养我精神于妙笔，寄情书画在心源。

为清华物理系退休教师虞昊（读者来信，内容很好）复信，并寄“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及王若水文。

小妹电话，日程有变化，提前去上海，5.13 由京返美。同邵燕祥电话，改 5.13 去安徽。

小琴［芹］一家，胜利来晚餐。胜利手谈 4 局，只大胜一局（30 子），到夜九点。

1996 年 4 月 22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钟伯熙寄来《RTP 及其他》（旅美观感之一），写 RTP 科研三角园区的情况，有 2000 中国人。中央诸公都应当一读。

上午戴文葆先来，他已同东方社谈好，但索价三十多万，价太高。杨毅、艾路明来后，一起到侨办餐厅吃饭，边吃边谈。同人民出版社李春林直接接谈，不叫“文集”，叫“文存”亦可。

郭全胜已找到宫达非，徐博士亚细亚总部情况可靠，已有伍绍祖等人签名入会。于是我在文件上签了名，并推荐项、朱、秦等人。

1996 年 4 月 23 日（星期二）晴 28℃

五点三刻起床。上午开领导小组三家会议。王明哲、朱世荣和魏久明等来。魏先谈党史室意见，肃反问题稍多写一点取得共识，罗章龙事还得基本照旧。1943 年毛谈历史决议时，曾怀疑何孟雄等被捕案是罗告的密，而盛传是王明告的。当年档案不全部公布，此等事难以弄清楚。

家里电线全部更换，几个电工忙了一下午，满起与小赵帮忙，玉珍亦累。我下午仍游 800 米也。

晚上长沙办事处孙燕电话，谈《长沙晚报》题词事。

1996 年 4 月 24 日（星期三）晴

三点醒来，那个孙燕上午要来，想起题词，又想起去安徽是否磨子潭也去，怎么也睡不着了。五点起来，床上想得几句：

暮鼓晨钟响，街头巷里闻。
民间多少事（萧萧竹枝叶），焦点访谈心。

盛年求索地，耄岁又重来。
山水人情在，岂能无感怀。

上午孙燕来取走题词。

下午到水电兵部。游 700 米，觉得有点累，最后 100 米作罢。

小妹电话已到京，后天去上海。磁铁片改在上海制造。

原磨子潭的张道兴从铜陵打来电话，知道我要去安徽，非常热情。

夜观《卡萨布兰卡快车》上下集，假丘吉尔。

1996 年 4 月 25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翻看报刊。上午九点一刻同玉珍到八宝山同李一清告别。见到刘云鹤夫妇等。

小妹十点半到家，带来一书《谁杀了林彪》，作者王兆军。还带了些礼物送玉珍等。带橡皮套的原［圆］珠笔正合吾用也。悌忠父母生活得甚愉快，平生 100 天。看了些书刊，才知道我的情况，对媳妇也就另眼相看了，不再摆婆婆架子，做饭洗衣了。忙忙已不惯用中文写文章。中午没休息，同小妹谈过去一些旧事。那次来几人帮［搬］东西，有高能所人和金老女儿，蔡嫂反映“要打玉珍一顿”，乃“护主”之言，过份其词。玉珍因此曾想“跳楼”，胃病缠身。说开这些也好。两点半去上海，后天同两位“老板”回京。

游 800 米。翻完《开放》第四期。关于吴江之书，抬胡贬赵，对江有利等。在台湾开了个座谈会。只有赵耀东发言有水平，苏绍智尚可。打炮帮了倒忙。对美国可能有点作用。

钱钢电话，称赞《东方》文。

收到 20 本《实录》有第三个封面版，五次印刷。

1996 年 4 月 26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昨夜睡得尚好，因服眠药。开始翻看《谁杀林》。小贾寄来改正件，程湖也将改好的《组史》报导文送来。

整理照片。

下午游 800 米，并到水电兵部治疗。玉珍血压又高，可能还是颈椎问题。同胜利手谈一局，大胜。

段飚来，京九路事朱抓的，李鹏原反对，却去剪彩。甘、云、贵等省，有百分 15—20%人饿肚子，

江西也有。邓楠为三峡出过力，使父亲受影响。丁关根原是余光生秘书。桥牌桌上，耀邦说铁道部找不到人（陈璞如不行），于是邓说：有小丁。六四后又提升。

1996 年 4 月 27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上午安徽尹曙生（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夫妇等四人来，尹喜读我的书，情况相当清楚。约定 5.13 起程，先到九华山，然后去黄山，从黄山直接回京。一周到十天。

下午游 800 米。看完港刊。小妹回来，上海之行很顺利。

1996 年 4 月 28 日（星期日）阴

五点半起床。今天高兴事收到《龙集新编》10 本。印得很精致，纸张亦好。梁鉴江也来了电话，自己再买 100 本。爱不释手。

小妹和两位老板晚上来家，谈到九点多。玉珍准备了草莓等水果，并双面绣两块相赠，客人很是高兴。老板母亲 88 岁，在南非，原来是苏联的犹太人。儿女都在美国，因人寿保险无法解决，只能在南非告老。美国现限制移民，中国留学生占领物理领域，已有恐慌感。

1996 年 4 月 29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五点三刻起床。《龙集》有个别字词乃梁改动的。

早餐前同玉珍到河边活动近一个小时。遇秦川、高沂，对现在形势、人事感慨甚多。

小贾改的罗、肃反两节看过，下午到办公室作了交待。肃反还得另写。宗凤鸣来取港刊，匆匆回来。韩国徐博士在鱼翅皇夜宴。我出面邀秦川、李普、朱厚泽（项南不在）赴宴。李普先来闲谈，黎澍当年说过，我们应当接曾国藩、孙中山的班，而不是接太平天国的班。李瑞环现倒向江一边（想当总理？）。夜宴鱼翅甚好，生龙虾实在不敢当。玉珍是第一次品尝也。三位当场签字，为永久会员，主人很是高兴。小郭已专任该总部旅游局负责人。地皮在世界公园附近，要建大厦与游泳池等。

1996 年 4 月 30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同玉珍到河边活动近一个小时。通身爽快，略作气功。已经几个月没做了。

上午仍续翻《龙集》，有二三个错字。

下午到办公室，忘记了看《军事演习》的通知（两点半）。复上海读者范清林信（师大教员）。收到中直党委转来重庆“黎铭白信”（又名叫“熊志斌”，重庆一中学），放肆攻击《东方》谈顾准文：“信不信共，不信就送客”等。寄丁东，请他们复信。有点怀疑此人乃知情者的故意攻击，引起“中直党委”重视也。这是“平生为文，第一次收到此种谴责”也。

游 800 米。黄乃送来一份外刊谈毛的文章。

晚上接到济南一青年电话，要来看望，“仰慕已久”。幸亏玉珍接的，不接见生人为好（谨防万一也）。

1996 年 5 月 1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同玉珍到北面河边活动 40 分钟，可以避开南边车尘。在高架桥下过路比过去顺当得多。

清理地方诗集，翻到《读书》1994.10 李慎之谈杨荫杭文（杨绛父亲），《老圃遗文集》有精彩短文。

“登高而自卑”，清末老一代的旧学新知，所感所识，令后人肃然起敬，自愧自惭也。

小妹与胜利、小琴［芹］两家来过节，大鱼大虾等吃了两餐。下午苗苗夫妇亦来。热闹了一天。小妹谈高能所人事，能者都已陆续离去，留下的多平庸之辈，那个没收她护照的人英语虽好，却办事无能。上海的业务人员在行。她自己在磁铁等业务专长与工作能力已获得美、日、俄三国同行好评。小妹去看望金老，他们也准备去美国一遊（儿子在教书），回来后说服妈妈也去。邀金老到旧金山住一周。

同胜利对弈两盘，到八点半。

朱正来信，右派书国内恐难出版，寄希望于国外。——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6 年 5 月 2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同玉珍到北河边活动一小时。上午周笃文与宣{峯}华（女，新闻学院付［副］院长）来。宣的父辈都曾坎坷，本人仗义执言，当年为霍邱城西湖（毛批示过的走五七道路典型）治水災难写过内参，安徽人恨死钱：“钱正英不下台，没法子来治淮。”很想写我。谈到三峡大災难，引起我的兴趣，她准备作调查写内参。于是介绍陆钦侃、黄万里和田方。将我的书、件给她，并最近“停工”件。香港回归诗定稿并写成条幅交周。

小程送来一箱芒果，未言周末去海南事也。

下午到办公室。游 800 米。丁东回信，那个“黎铭白信”可以不予理会。

1996 年 5 月 3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没有外出活动。玉珍一早要去看望老战友。上午人民出版社李春林来，将已出版的 14 本书让他一览，加上《大跃进亲历记》，总字数 350—400 万，分成 6 卷或 8 卷。担心事（闲话、冷风）。他认为不会有问题，如《黄克诚自述》等是他操办的（以“不够格”挡之，不必送审），何况都是已出版者。邓左因其露骨也。经费在 30—40 万左右（要稿费与不要稿费），印刷等质量精美，部分精装，还是叫“文集”。他的父亲文革时任山西县书，原为赵凡部下，保护过一批干部子女，包括赵杰兵、黄梅等，他们早就认识。自己是复旦国际政治系毕业，曾在社中做过十年人事工作，很没意思。谈得颇好，同戴是忘年交。

下午玉珍去水电兵部治疗，我去游泳，800 米。小妹来晚餐。同悌忠通电话，留下直拨电话号码，由他们付款。

1996 年 5 月 4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不到六点出发，同玉珍到玉渊潭散步活动，做气功半小时。男女老少作功打坐等活动者成群结队，热闹非凡。七点半始回家，觉得有点累。

上午翻诗册，欲改抄电话本。小多裁好纸片。

下午翻看报纸，为李兰香（钱宗仁妻）来信同朱正通电话。他已复信。将于 11 日飞京。

张扬来。他写医生与希特勒、密特朗关系杂文，终发表不出来。将吴、王告“二月提纲”彭真件给张。《同舟共进》两本已送到吴冷西处。

1996 年 5 月 5 日（星期日）小雨

五点半起床。小妹先到，小贾与夫人、小孩后到。八点出发，到涿州参观影视城。中央电视台投资二亿，盖汉、唐两城，占地二千亩。贾的两个年青朋友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作东。两

代建筑风格略异。正遇拍《西施》电视剧。因小雨，游人不多，拍了好些照片。中午在琉璃河一农业企业家餐馆午餐，常委秘书长来作陪。饭后作字四幅赠主人，算没白吃也。下午游西陵，三大石牌坊大概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只看了昌陵，五点返回，六点半先送小妹到西苑饭店。招待小贾、小赵吃馄饨。玉珍不累，我也不觉累，同这几天早晨锻炼有关。

午餐时同两位年青人谈经济与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是科学发展观。人类前途决定于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及其普及情况，要认识共同的、必然的东西，继承历史好遗产。同上进的青年总有共同语言也。

小妹谈苗苗对处境之不满（副科长也轮不上）。劝他安心于位。——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6 年 5 月 6 日（星期一）阴

五点半起床。上午韩钢来。党史室（石仲泉）约我去谈一次大跃进，送来一张题目。约定本月下旬。漫谈一些历史事件，西路军问题（借刀杀人），同少奇关系，四次南巡（联络诸侯反对中央）等等。胡绳近来观点，对光远写的文革中的我表好感，施拉姆引平［苹］果与南瓜嫁结［接］（山东报告，由聂荣臻转与毛）。陈威否认薄曾抵制“大跃进”等。

留韩午餐。下午开始看《综述》改订稿。到医院治牙。归途买书十来本（有重复者）。晚上薛京来，谈到十点。意外之至，他向程湖表示：愿复职仍当我秘书，觉程不尽职。实际两人均对贾文平不满，怕其取而代之。说贾虚伪（胡冀燕谈到《胡开明传》功劳全归己。向薛打听她说了什么等等），还谈到吃饭用薛卡之小事等。戒烟也是假的，等等。程湖则甚担心被夺位也。我也揭出此次程周末带“张女”（原来部里一干部女儿）去海南事。看来三个人勾心斗角，三个年令［龄］层次（20 多、30 多、40 多）。谈话中我小冒火：你们这批青年都是个人为重，我已八十，责任感驱使仍伏骥不已。看来，我也得用点“心计”了。最后让玉珍也来谈谈，她劝薛京找个赚钱多的工作，钱是要紧的东西，很是有趣也。我最后向薛京说：你与程之间事，我采取自由主义，由你们自定（薛谈到刘俊林之为人，不愿去出版社之理由，连职称也无所谓，就想回来），也批评他们这代人无责任感，个人第一。

下午张新法来，解决他的高级职称给河北省写信。——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下部空白处。

1996 年 5 月 7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同玉珍到玉渊潭活动近一小时。收到南京陈靖（老红军）寄的《诗言史》（“再走长征”旧体诗）与施嘉炀老的《水资源综合利用》。

翻阅山水诗小册子。续看《综述》，找出苏区肃反资料。早晨醒得早得四句：

两度迁居磨子潭，从无奢念上黄山。
重来老客客虽老，过去（已退）闲人人不闲。

下午游 800 米。晚上小贾来送照片簿，颇觉过于殷勤。

1996 年 5 月 8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同玉珍到北河边活动 50 分钟。

上午到办公室，《综述》退小贾，嘱肃反部分再写一简稿。同程湖谈薛京事，说薛“走投无路”也。他们两人都觉贾之“虚伪”（实为年青人的妒忌心理）。同廷栋谈小贾到三楼办公。小曾着急调动事（已评为“先进”）与廷栋三人一起谈开，如何安排，还得听部里意见。

下午游 800 米。赵大夫去海南，玉珍空跑了一趟。五点申生、小妹先后到。16 个中外古代科学家塑像已运到，准备安装。晚上妹夫范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雕塑》主编，为刊物事想找我帮忙。实难以办到，如此细微末节，向谁开口？

秦川来，谈陆定一病危。他已去探望，尿中毒。问题就在不该先发表了文章。——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6 年 5 月 9 日（星期四）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没有外出活动。看陈靖《诗言史》，给他写回信，并改诗一首（不懂平仄、格律），送《龙集》新编并《毛早晚年》。秦川告知，定一晨五点去世！

下午宗凤鸣来还港刊。赵一切正常，鲍 5.25 满刑。李鹏曾当面问赵："你身边有坏人"，赵只说"你要负法律责任"，而未予深究。这时就应当摊牌。李靠近江，大概是万的主意。

游 800 米。催程湖定［订］票。邵燕祥电话，日期未变。又想起两句（午睡不成）。

难得平生还夙愿，喜同新雨结文缘。

小贾晚上来，四幅字条盖章。廷栋找他谈了可能留部事，因部里编制不满也（也可替代小曾）。准备下午去医院看望陆定一。早晨五点去世矣。

1996 年 5 月 10 日（星期三）晴

两点服眠药，五点半起床。玉珍睡得不好，没有外出。续成七、八两句（沧桑叹）：

心潮起伏谁能比，一别淮南十八年。
（已望花鼓凤阳调）

下午游 800 米。上午到办公室，将《前言》与钱听涛稿（并小程改稿）交小贾处理。同薛京谈，部里已决定他去出版社。薛德堂来，谈部级事（赵宗鼎、孟连昆都正部级），如汽车不按正级办，"可要拍桌子了"。又谈到房子事，北屋先安双窗。颇为照顾。

1996 年 5 月 11 日（星期六）多云

五点起床。为朱正反右书给金尧如信并赠《龙集》。给黄彰任信并《龙集》、《沈鹏书李诗选》。

上午小多、胜利两家来，午餐丰盛。玉珍到小琴［芹］处理发。

下午朱正、申生、小妹先后来。申生的同事捎来 30 本《大跃进亲历记》（上卷），如同过节，将书分送麦克法夸尔、施拉姆、苏绍智等，正好小妹带去。朱正、申生也都各得两本《龙集》。晚上一大桌吃饺子。

陆健电话，定一生平与文集事，要我参加（童大林、秦川均参予）。宋晓梦来取走"研究毛"一段，韩钢看过。

小妹晚九点离去，明天去上海，呆两天返加州。如此来去，似已习惯，两个月后还得再来。

1996 年 5 月 12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准备明天出发。清理要带走"山水诗集"。电话邵燕祥明早去接。

上午同玉珍到北总布胡同二号向定一同志灵堂致哀。儿女们都在，看来去的人很少。我是老温告知的。晚光远电话，老干局找他们几个人去谈定一生平。

曹国智到京来电话，说我的文章都看到，包括《东方》文，可惜不能碰面。琬姐尚好，她们一个月见一次面。她这次来是看看老朋友也。

朱正下午来，以便明朝一起出发。晚上一切收拾停当。

1996 年 5 月 13 日（星期一）晴 抵合肥

五点起床。七点小赵、程湖来，一起早餐。由朱正去接邵燕祥夫妇来，赵树立亦到，八点一刻出发，从三环上机场，约行一个小时。因两个老外迟到，11:15 始起飞。机上看书、休息，十二点半到合肥。尹曙生等来接。先到餐厅吃“山珍海味，奇味无穷”（题词）。住稻香楼，卧室上小楼。赠《龙集》、《大跃进》与尹，《龙集》与公刘（邵、朱去医院看望诗人）。四点由尹陪同玉珍、小程游览包公祠与墓园。因环城包括护城河修成公园，闹中有静，绿化得好，是个好城市。还有小区标兵。包公可以长眠矣。墓园为包玉刚出资 400 万修建，古朴典雅。晚餐在公安厅内，厅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公社书记出身）作主人，席间漫谈。我从苏区肃反谈起，谈毛，涉及柯庆施、林彪等人。听者颇为动容，观点都能接受（喜欢痞子也，顺者昌、逆者亡）。

九点组织部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小坐。

飞机上改“乘波音，抵合肥”，改后三句：

多蒙盛意似前缘
依稀旧梦云端上
一别庐州十八年（端坐专机正壮年）

席间曾谈到在磨子潭七年的经历，及秦城情况。

1996 年 5 月 14 日（星期二）晴 昨夜小楼双人床，睡前洗澡，约睡 6 小时

五点起床，设法出恭。在窗前作功半小时，并活动。七点出发，仍在昨晚餐处早餐，吃广东早点。八点前出发，过铜陵大桥，为旅遊九华山、黄山而建。过青阳前后道路不佳，并在扩充路面。十二点前抵九华山公安厅招待所。午餐均本地菜食，几十年第一吃到醉虾（黑色）。当地党委书记等作主人。家常菜饭做法，很是合口。谈地藏王来历，九百年前韩国王子，活到 99 岁也。两点汤洪熙、谷大文来，陪我们遊山话旧。路寿山仍在磨子潭，已离婚，有两个女儿。曹嘉军（均北京水电校）夫妇在滁县。技术人员多已外调。谷大文父母健在，有四个子女，只一个在上大学。汤的爱人乃本地人，来此 27 年，当局长十余年，想回嘉定老家。谈地方干部包括农村调动频繁，县干部多不称职。

下午一起游山，缆车上拜经台，观地藏王双脚印等。峰顶我与玉珍未上去。1200 米海拔，在扩建寺庙。九华山原寺观均民间建筑式样。观一处尼庵。观凤凰松，1400 年也。注射葡萄糖等养料，长得如壮年，{ }而粗。晚餐喝五粮液数杯，不料朱正酒量甚大。饭后到佛寺观道场，香港来客做几天，15 万元，收入甚丰。方丈 70 岁，大谈佛理，隐恶扬善（附近两起凶案不要宣传），拟募款建 99 米高铜佛，世界第一，还将赴日出席中日韩佛教会议。小汤说，此人原在机关售饭票者，现俨然高僧，已是全国政协委员，百万富翁也。

1996 年 5 月 15 日（星期三）阴、小雨 遊九华山，下午抵黄山

昨夜睡足六小时。仍五点起床，走廊小作活动。七点早餐，分成两路登山，强者上百岁寺顶，汤洪熙夫妇，谷大文陪我俩遊地藏王肉身宝殿并直下三百多级观新建大殿（未完工程），并慈明和尚真肉身像。十阎王等故事，说法过去都不知也。誓度群众离苦海，愿放慈光转法轮。地藏精神如光被众生，可

以取消公安部门了。小汤一路照顾，扶我上下 99 梯级。同来摄影师，熟悉景点，拍照多多。下山后遊城光寺，看文物展览。

午餐有上好豆腐，仍喝白酒几小杯。小小午休，两点为洪熙夫妇，谷大文等共作字四幅。与他们依依告别。

三点始起程。过太平湖，轮渡等约一小时。湖光山色可比新安江也可比镜泊湖也。过太平县境，山道盘旋，山树森森，满目青翠，田冲片片古雅新屋，黑白两色。上黄山道时，问尹曙生（东道主）比庐山如何，说后者不可比拟。登上最高“始信”峯，才知原委也。徐霞客名言：五岳不看山，黄山不看岳，决不夸张。七点到公安厅宾馆，下山石级数百，约 60 米，提手包甚累。入房小憩，喷雾始缓解。晚餐石耳石鸡汤极鲜美，平生首尝。席间尹谈耀邦不受请，20 分钟，四菜一汤，说到真做到，无人能及。他到美国问到毛，他说只［至］少三件事：推翻三座大山；抗美援朝；抵制苏修。我说是有味［魅］力之人。玉珍总担心我评毛过多。

十一点始上床。将“应邀有感”七律定稿。

1996 年 5 月 16 日（星期四）阴、小雨 住黄山

四点小解，即睡不着了。得句，起床录入本子。

七点吃饭。因雨，邵、朱等外出观猴群，我留下作字，共 11 幅。赠尹七律，燕祥、朱正推敲，改数字。

两度南迁磨子潭，从无妄想上黄山。
重来老客客惊老，久做闲人人不闲。

难得平生偿夙愿，多蒙盛意证前缘。
卅年旧梦层云上，独坐专机向日边。

1996 年 5 月 13 日应邀南遊黄山机上有感书赠曙生诗家并希两正。

邵燕祥抄示：

书刘伯承黄山诗赠公安厅此间双溪宾馆。

抗日之军今北去，大旱云霓望若何。
黄山自古云成海，从此云天雨亦多。

其他赠九华山书记、经理等五人，选自《九华山诗抄》。

十一点一刻午餐，有很好的豆腐与籼米饭，吃一碗半。中午雨停。没有午休，一点乘车赶到云谷缆车处，八分钟上白鹅岑，八分钟到顶，遊始信峯。东西南北，环视无处不妙景：奇松怪石，匆匆一过，选景拍照。复至北海，夹峰中小见云海、石笔生花等。遥望西海在云雾之中。一路观景，天已半开，人们都说我有如此福气。从原路登山上缆车道。尹厅长坚持让我们俩人坐华盖，我坚决不坐。武警战士一直扶我上下左右不离，不到四点即乘缆车下山。一路为解疲劳，燕祥夫妇为我们谈温老妻钱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的旧事，温备受折磨也。

早晨醒来得句：过太平湖：

太平镜泊两湖山，原始风光仲伯间。
脱尽凡尘污染后，天人一体自平安。

本地公安局长张明来送茶叶，设晚宴，席间燕祥夫人谈赵忠祥其人，64 后火线入党，自吹自擂，捞钱。程湖闹酒，表演毛腔，大家捧腹不止。饭后我们五人继续漫谈，中央台 64 情况。文艺界上层人

事（如光年与萧乾等），郭沫若与陈明远，茅盾都是明白人，郭还用正楷抄了儿子的日记（两儿聪明死于非命），都被毛所扭曲。张志民是老实人，64 到部队前沿宣传老八路。最后尹夫妇也参加，谈卢荣景 64 时保护学生。邵还谈自己受警告处分经过。贺敬之尤其柯岩乃坏人也，唯坏是用，唯臭是用。贺敬之看周扬被苏灵杨骂走。

忆秦城未入集句：

六不怕唯头尚在，三餐饭后嘴难张。
一床端坐有书读，四季闲来觉日长。

1996 年 5 月 17 日（星期五）阴 抵屯溪（黄山市）

三点醒后又睡着，确实累了。五点半起床。窗前活动并作气功，空气太好了。推敲几首黄山诗。八点出发，从另一条路下，观人字瀑，在温泉处，买到一块石头（10 元），玉珍购小木扇。十一点前到屯溪，住公安厅新建丽园大酒店，位于千岛湖尾端。我们是“试运转”的首批客人，住红木家具套间。现在是“比豪华”的风气。午餐吃到此地的类似油炸豆腐条（发过霉的）。午休一小时。下午观鲍氏七个节孝忠义碑坊，从明代到清初，都是“圣旨”、“勒旨”，最大官阶为工部尚书。建有女祠（现在有蜡像故事和女式各代服装陈列），也许是天下独一也。然后去老桥旧街，仍石板路，可说文物一条街，还有此间国画展馆，满是歙砚、竹雕、根雕，仿名家字画等。慢慢边走边看，发思古之幽情也。买一竹雕老头以赠申生。

饭厅有一近三米直径大红木圆桌，16 人共餐。胃口不佳，来此每餐喝白酒三四杯。饭后到卡拉 OK 厅，程湖能仿港派小生唱歌，殊出意外（每餐闹酒，喝十多杯）。尹夫人夏明聪邀我跳舞，仍延安四步也。八点开始作字，为酒店书大幅：

有朋自远方来。黄山归来不看岳。

写个［给］本地公安系统五人五首黄山诗，燕祥改了一句。燕祥也作字几副书鲁迅诗。字很流畅有自己风格。

十点始归房，洗澡。上床已十一点多，服眠药。

1996 年 5 月 18 日（星期六）阴 住屯溪

昨夜大概十二点后始入睡。两人睡大床，不习惯。

五点起床，窗前略作功。

早饭后出发，先到屯溪老石桥一条街，可称文物街，青石板路。不免想起旧日长沙生活，家家铺面都摆有{乖}小文物或本地茶叶等土特产。为申生买了一个竹雕带胡须老人头。餐馆国画馆（多现代派）与三百歙砚斋，可以说流连忘返也。随即去黟县，途中先看鲍家石牌楼节孝七座自明至清，官阶最大赐工部尚书，明清二式略有差别。然后看女祠（可能天下唯一）——以上全记错重复了。

到黟县，只不到十万人，城中二万人。一个平坝产粮，其他全大山区。到西递村，看“民居博物馆”。巷很窄，全出外经商，牛肠、牛胃水系流入家家户户，每天按时洗刷各种食用物，约定俗成，大家遵守。全村均胡姓，唐末自陕迁来（李姓后代），随奶妈改姓胡，有唐祠纪念祖先。许多家老人养各种盆景。购一小笔洗。程湖大买文革纪念物与烟嘴。在一个体餐楼午饭。有麂子肉、牛蛙、豆付［腐］、梅干菜肉、鳝鱼、泥鳅汤等等，吃得很饱。午休一小时。下午参观宏村汪家盐商大院，只二进（七品官以上，按官阶升进，皇帝九堂）。特点在木雕梁柱，贴金，有百子闹元宵、八仙过海、渔樵耕读，三国故事等。楹联甚多，均寓家教。文革时用石灰铺上，并贴上标语，得以保护。也有些门墙石雕被毁。此宅建筑费 60 万两银子。内墙有木门防盗。屋漏、水管均用锡质，过万年不坏。小姐绣楼实在难受，围天井栏杆，

备察看女婿之用。似乎总面积还不及衙巷李家也。但其精致、质量、尤其刻雕，确可作博物馆传之永久。一路口占三首。在国际大酒店（甚是豪华）晚餐。喝茅台 6 杯。晚上作字 4 张。

1996 年 5 月 19 日（星期日）多云 回合肥

睡到六点起床。屯溪句勉强凑成，抄给邵、朱二位。

屯溪文物一条街，竹木石雕书画斋。
黑白山墙青石路，徽州自古聚奇才。

黄山之行至此结束。一路警车开道，十点半到达太平湖渡口，渡轮已让出地方，十二点到青阳，县公安局长殷勤招待，有臭干与香干。饭后作字六幅（三小幅赠年青人，两句格言之类）。燕祥作字三幅中有一首言及与我同遊黄山观感，附跋语（未记下）

黄山身世历冰川，松老扶疏扫碧天。
俯仰古今容序齿，李公青壮我鬚年。

公安局长送出青阳县境，下午五点回到稻香楼。洗了个痛快澡。晚上在另一酒楼吃饭，竟有苦瓜汤，连上两碗，我吃了一多半。席间程湖闹酒唱歌，颇是欢乐。谈到此生少舒畅之日，燕祥说，没有遗憾即不成历史也。玉珍一路大闹感冒，这两天已平服，心情也好了。

尹曙生具文化气习，办《警探》销二十多万份，有钱作主，招待文友。初见刊物，二封有燕祥与江有生诗画配。印刷等不像地方刊物。尹文革前在公安部，后到青海，随王昭处理青海事件，在青八九年，调来安徽至今，熟悉当代种种人事。

1996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一）晴 住合肥

五点起床。收拾行装。七点半吃自助早餐，八点出发，从合宁高速公路去滁洲，遊醉翁亭，幸亏车上得句，得以题诗一首，记三人之行。燕祥加跋后数语。此亭在琅邪山麓，有让泉、其他亭两座。苏东坡记重刻。

少时熟读醉翁亭，醉在环滁山水情。
意气相通千百载，饱经忧乐退闲身。

1996 年 5 月廿日应邀首次遊醉翁亭，时邵燕祥年六四、朱正年六六、吾八十初度，均长于醉翁作记时也。诗中末句，三人共同敲定，盖多历沧桑，不独知醉翁之乐，并亦颇知醉翁之忧也。千年以下有同感焉。

即在琅邪山宾馆午餐。吃白鳝，黄嫩子鱼等，玉珍吃得甚饱。稍事休息，同尹等漫谈。一点半回程到全椒观吴敬梓纪念馆。依原居而建，有大铜像，布置得体，尚有一幅手迹，并祖上（曾组探花郎）遗物。手稿已失，留抄写本，死后 49 年方印行。题大幅字条，朱正代撰（比原撰好）：

今日儒林奇事夥，安得大笔写鸿篇。

又为县公安局留大横幅：

国家安危，半系于此（书周恩来总理语意）。

拍照甚多，有电视录相跟随。地方来人太少之故。

五点返合肥，六点到公安厅晚宴。认识安徽老诗人玛金（延安鲁艺的，84 岁），鲁彦周（《天云山传奇》剧作者），席间漫谈毛晚年，还是明白人。尹怀疑毛家族有神经系统疾病（毛远新一女乃哑巴）。

谈医生书等。霍山县经济小有变化，县干部不团结者多。

徐志满（原陈云处警卫）司机谈程湖情况，闹酒、吹牛（组织部我们只管省级领导，其他不在话下，安排副处级，让再缓几年，老人敬酒不起立等），大家都看不惯，不懂起码规矩。

跟值班室、廷栋电话，告知明日航班。

鲁彦周还谈到曾希圣在安徽还是做了些事情，如治淮等规划。

1996 年 5 月 21 日（星期二）晴 回北京

三点醒来，不能入睡。五点前起床，坐窗前休息。六点半离开稻香楼。尹曙生等来送行。机场安排得很好，直护送我们上飞机。小件行李甚多，都随身带着，六人全坐头等舱。十分感谢尹的接待，将带来的《龙集》新编让尹转鲁彦周。飞机正点起飞 8:10 分，9:30 到北京。两个司机小赵在贵宾室外接我们。市内走了一个小时。朱正同回家，下午离去。回来觉得疲劳不堪了，吃饭不香。中午略休息。下午没去游泳，翻看报纸。

接杨毅电话，已同戴、朱联系上了，安排朱正编稿。

晚上接韩钢电话，薄传记班子老干部传出薄谈庐山会议时说：李锐是我的朋友；在庐山时我是同情他的；《庐山实录》看了一部分，是有骨气的。

给尹曙生电话：谢谢接待，太过份了。他说都是本系统的房子餐厅。晚上吸氧 40 分钟始上床。

1996 年 5 月 22 日（星三）晴

五点起床。睡足六个半小时。上午、下午仍翻报纸。

谌震寄来介绍平江县志文，电话同意发表。徐世长又寄来外贸文章和长信。收到虞昊长信并《一代师表叶企孙》。还有兰州一民主人士信（要求调京）等。又有湖南益阳告状信等，真是令人心烦。

朱正下午来，杨毅电话，但住处未落实，恐只能住在家里算了。

晚饭后同朱正出去散步 40 分钟，空气受不了，气促回家吸副［负］离子后平伏。晚上蒋南来，谈二滩可独立发展，水电低谷。

1996 年 5 月 23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为朱正清出所有著作，并谈分卷。

上午九点半过了（三环车挤）才到炎黄馆，参加华君武漫画展。我去得最晚，只好坐到最上排，赵毅敏、黄华身边。赵说：刘祖春住四年医院了。随即到二楼参观，均原幅，太小，匆匆一过。下楼看红楼梦展（版本书及服饰等等），又观藏画。出门见到苗子夫妇与丁聪，问我要书。他们仍住原处。回家已过十一点。

下午游 800 米，已不觉累。见到寒光，池中点头。三点时陆茂竹来，《水电史料》今年 1 期刊有我的 58 年南宁会议讲话，并 310 元。前面有给党组信，是朱成章找到的。请她在一个月内为我找大跃进时水电资料。告我铁铮在支部会上又听到王林讲我的闲话。

晚上没看电视，看材料。中英足球赛，大人与少年对踢也。

1996 年 5 月 24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整理《黄山小集》，得 12 首。上午到办公室（玉珍同车到王府井购物），小贾已将《史料》工作长文写印好。雨亭、廷栋来，谈最后定稿事。金松林意见可不必再管档案馆了，拟开一次领导

小组会，并三单位头头会。我意《综述》稿还得交王明哲一阅，以免将来麻烦。雨亭已看出档案馆的人确实水平低了一截也。谈小曾留部，建议提为研究室付［副］主任（同小许矛盾解开）。小贾安排也谈了一下（他同薛京、程湖矛盾）。又同玉珍一道回家。小程已将《三峡》稿校正毕。

午睡一个多小时。游 600 米。四点王云从、陈荷夫来，谈校友会开会情况。王著谦揽而不办事，应改选一次。

1996 年 5 月 25 日（星期六）多云，预报有雨，终日无雨

五点起床。《黄山小集》得诗 13 首。吴敬梓纪念馆与朱正凑成一首：

儒林外史妙无边，文木先生笔似椽。
今日儒林奇胜昔，有烦高手续鸿篇。

上午九点，同朱正到美术馆参观湖南工笔画展。陈白一亲自解说，画家王炳炎等陪同。看了两个多小时。工笔与写意结合，中法与西法结合，创一新的境界。多写苗家生活，与农民基层情况。“盐碱地”三大幅，沉重之至，颇似油画。滩石流水、野草闲花，都以工笔为之，栩栩如生。陈白一谈湖南美院专业名额为退闲人所占，没养一个专业作家。一幅大作品要画几个月也，许多是副业为之。题词：两间万象，笔底生花，毫发尽态，推陈出新。

下午游 700 米。今日呼吸不畅，觉累。

申生晚上来，送油画册六本与他。

1996 年 5 月 26 日（星期日）多云，预报有雨又无雨

五点半起床。睡得不错。诗又看了一遍，改正一二字。

看完小贾改定的介绍组史资料工程稿，觉得可以。

满起一家来，小琴［芹］也来。让他们将阳台整理好，两大盆景搬置阳台以便生长。北屋也加整理。

下午施滨海、李可来，带来元化赠的《张中晓文集》。看了序与编者记等。被损害与侮辱的天才。李可因写文革中的解放军而判刑两年（缓执行），现编《方法》。将诗稿交与他们。赠《大跃进》。

晚接唐小毛电话，她与奥大［地］利男人大概已成亲，要请我们后天吃饭。

萧乾送我《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题“向李致敬”。

1996 年 5 月 27 日（星期一）多云、晴

五点半起床。黄山诗 13 首并书寄邵燕祥，也寄陈四益。

下午与晚上找陆定一谈话资料（在顾委常委以及与我并项南的两次长谈录音），腰酸胸痛，都没找到，只翻出未刊稿若干篇交朱正。

1996 年 5 月 28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居然找到了陆定一的谈话件，匆匆一翻。他是个大彻大悟、眼光远大的人。九点同温老、秦川一车到文采阁开座谈会。到十多人，光远主持，还有廖盖隆、童大林、周而复等，陆健、陆德和几位秘书，杜导正和方实。大家畅所欲言，难免要严责乔木与邓力群两位打手。老一辈中，只有定一是大学毕了业的。谈他对党史的认识，主要是两次左路线：王明与文革。为什么不同意“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界定不清。错误在：资产阶级没有也不能自由化（无产阶级才能有）；容易伤人，当做棍子，马恩无此提法。找儿子谈，你们要做好准备。我要发表意见，做好工作就是。“一生没反对过个人，只

反对错事，无怨无悔”。弥留之际：

1） 按现在方针走下去，有希望。一切实事求是，四个现代化，五湖四海，不搞运动，否定无阶专政，这条路线充满曲折、复杂斗争。万言书，有事实，但分析、观点反动[4]。

2） 小平健康就好。

3） 知识分子有话，让他们说完。

要研究陆的思想，关于抗美援朝宣传不夸大。

廖：新闻学观点深刻：本源是事实，新近发生的事实报导。双百方针是他提出作完满解释的。艺术、学术、技术都要让其自由。一辈子坚持。

童：敢直言，正直，一个悲剧性人物。对人真情，瞿、陆、张，一代思想家。中宣部犯许多错。

晚上参加韩国徐博士宴请，同秦川去，还有厚泽，昌平与小汤山书记（都读过我的书）。此人作过金泳三助理，审判前总统，以前做不到。大家赞扬韩国经济发展快。

1996 年 5 月 29 日（星期三）晴

六点前起床。整日懒散，不想做事，翻看报纸。上午十一点半到民族饭店，应唐小毛约，会见她的丈夫奥地利人汉斯。同玉珍一起，送一套茶具并茶叶。席间漫谈中国的事与毛，以及中国历史文化。他问到中国经过文革如此灾难，经济能如此快发展，其故何在？他认为中国民族好胜心理及历史传统有关。我说，历史原因在汉民族形成，凝聚力，抵御外侮，儒家文化发展，文字统一，能抵抗宗教侵入，吸收外来有益文化。农民主体，能经受一切苦难，地理条件，分散与统一关系，知识分子的特色，顾全大局。毛领导革命胜利统一中国，能抵抗斯大林“左”路线。当前问题（他对现在年青人追求金钱物质生活担忧），在党要净化自身，领导开放改革路线不动摇，同资义制度取长补短，真正创造特色。他谈到奥地利也有国企，要害私企将垮时，国家扶持，困难过去仍归私人掌握。玉珍对此人印象也甚好。

中午几未休息。三点，杨毅、艾路明来，同朱正谈定文集明年四月出版。后来约东方社李春林谈，戴文葆意见，先不付款。

邵燕祥收到 13 首，已寄尹曙生。萧乾电话，说《大跃进亲历记》一口气看下去，表示敬意。《毛与总路线形成》交《炎黄春秋》。

1996 年 5 月 30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朱正为人要书，赠牧惠三本，陈琼芝一本（《大跃进》）。给申生电话 70 本快寄来。上午西安理工大学杨菊生教授来，为沈晋八十诞辰，执教五五周年题词。他们没有带现成词句，只好临时抱佛脚，半小时内想好，写成条幅：

沙声岳色精神在，动力水文肝胆倾。（著《动力水文》专著）

化雨春风诲不倦，满园桃李感恩情。

——珞珈一别，六十沧桑，共度八旬，白头忧及少年情也。诌此四句敬贺。

下午到办公室。将《组史资料出版前》文改一遍交小贾，12 首寄张作斌。找傅思和谈夏天到北戴河住河北的房子事。

游 800 米。杨毅约定，同朱正、李春林一起谈定文集事。

[4] 陆定一对邓力群所写“万言书”的看法。——李南央注

鲍桐［彤］似已出狱，24 楼几日来有监护人多个。——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6 年 5 月 31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一早到医院体检，各项均正常。玉珍高兴。十一点始归。韩钢电话，薄又谈到：庐山哪里有什么“对质”会事。

下午平江县书、县长、人大、政协一把手和老傅来，高速公路一段已批准，特来致谢，并约平江在京一百多中青年座谈。我提出汨罗江能否恢复通航的题目，要他们研究。县委书记讲他 93 年就注意过这个问题。

游 600 米。和玉珍到水电兵部请赵大夫按摩。赵从海南回，那里名［民］谣四句，讥老干部“四水”：革命流血水；建设流汗水；文革流苦水；今日流口水。

晚上萧乾介绍徐亦孺来，萧写了一篇短文，介绍《大跃进亲历记》，拟投报刊。徐一生坎坷，一次几死于日兵刀下，一次自杀。1951 年即因喊错一句口号遭秧［殃］一辈子。同周惠熟悉，送我原卷 100 年中国博览画册。

1996 年 6 月 1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整日没做什么事。上午杨毅、艾路明来。艾的外公是唐生智，朱正认识他的姐姐，母亲与我同年。同他们谈我是结合工作岗位写文，并非作家也。谈中国、人类的根本问题还在科学进步，促动经济发展。上层建筑必须为此服务。中国封建三纲，我们变成一纲，党为纲，又曾以毛为纲也。一切问题由此发生。要实行多党制。

下午游 800 米。遇见王照华，谈到《东方》刊谈顾准文，有老同志看了说“出格”，王说他看过，写得对。

1996 年 6 月 2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上午韩钢来，同朱正一起谈下卷，要争取在十月底前交卷。内容过去谈过多次。韩仍包几次会议与收集有关资料。万言书是社科院哲学所党委书记靳辉明（原中宣部理论局长）和李强儿子等泡制的，当然受王忍之操纵。王原学历史，能写文章。

下午刘清来，谈十年来婚事情况，谈了四、五个，都未成功，近日又找了一个老三届工人，准备同居再说。

燕祥信，“初度”指生日而言，那十三首导语等要改“年届”。给张作斌信说明。

1996 年 6 月 3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五点半起床。《组史》介绍文又看一遍，请朱正看一遍。找出 58、59 年笔记本，内有《解放日报》自己文章目录。共找出 11 篇，对照目录本（过去没见过，是一个大工程）查清 1944.10.1 那篇社论题为“新四军的胜利出击与中国的救国事业”。因陆定一改动较多，未选入《窑洞杂述》，现在他的文集中也没有收入，我可以编入了（写个后记），其他都是当年漏收的。

上午何格高来，关于龙滩同二核电站造价对比等资料，他找到特送来（但不能说出来源，计委内部管得严）。谈当年国务院汇报三峡论证时，如何精心安排，何等反对派先将，原后反驳（何提出溪落［洛］渡、向家坝、构皮滩代替方案，投资小，电量多，移民只 1/10），说成坝址地质有问题，而实无问题。苏哲文当年反水电：同火电比 1:2:4，投资、出力。论证三峡又坚持快上，说反对者比之秦始皇修长城，

程学敏勿［佛］袖而去。科协开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研讨会，文稿中提到三峡的付［副］作用，尤其库区坍岸等问题。长办反对，最后无效仍写上了。可见群众意见。房地产投资，有 4 千万平米卖不出，积压 800 亿元。又谈到平江开发问题，应组织一个班子去正式提出建议。

下午清理出当年《解放日报》文约 10 篇，未收入《窑洞杂述》。

玉珍到医院注射封闭有麻药，医生未告知，过马路摔倒，幸有一老人扶至医院，一青年则不理会。

1996 年 6 月 4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翻看 58、59 年笔记本，整理出头绪来，很不易。上午李济来（杨、艾已去武汉）交朱正“文集”目录打印件，编 6 或 8 卷，还难最后定案。

下午到办公室，《解放日报》文 11 篇复印好。42 年 6 月有一篇中央大学通讯（张昂），8 月社论（“再为大后方青年呼吁”）当是我所写，6 月刊有一篇乔木写的“救救大后方青年”，这是［时］我还没有调到报社去，也许是这两篇文章为导线也。寄南京陈靖的信，小程竟没有发出，令人生气。“组织史工程介绍”文最后定稿，寄党史室，请刊《党史研究》，并交雨亭等审阅。游 800 米。晚上小贾来，廷栋同他谈及留部里事。让他去周笃文家送诗稿。

1996 年 6 月 5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继续清理资料，两次访美及访澳讲话，戴文葆极力主张刊讲话稿，提纲也可。找出有关资料给朱正代劳。下午游 600 米。同玉珍到水电兵部，赵大夫按摩，玉珍觉腿部有作用。

朱正读《孟子》，告我“告子章句下”中有可用句：

“訑訑之声音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

“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恶。”

“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

王成纲（“蓬来遊子”）突来，说是从姚雪垠家上来。向我展示大厚册《　　吟友》（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收罗金田几千人旧诗词，1990 年还活着的。要我的《龙集》。告他向广东要。原中学教员，57 岁。——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旁侧空白处。

1996 年 6 月 6 日（星期四）阴

五点半起床。上午陈四益来，13 首改 3 个字。谈情况，陈希同事难以深究也，各地大同小异者有的是。泰安胡建学初审判死刑见报后，本人交代出一窝多厅局级，送过李鹏一泰山模型纯金也。宋平也曾大夸奖过此人。杨谈六四有录音，传到邓处：此人旧疾勿改。军委接班，江改王瑞林为张万年，刘不愿下。人们观感，今班子虽弱，总比一二代独断好，亦言之有理。徐维城代代红。

李新来，一篇“谈孔子”颇扼要，还有两篇回忆文交我。

同四益、朱正一起谈新儒林外史，四益想写类似题材东西，但写不出小说。此事真可以找些人谈谈，愿当总策划也。

下午游 800 米。遇冯征，谈人事，大叹军队难办。说刘志坚过去参乎张国焘，文革小组跟江青、林彪，为陈伯达挤掉，颇不耻［齿］其为人。同朱正到邮局寄走南京陈靖书件。

1996 年 6 月 7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找访美等资料，先将两次日记交朱正。

下午游 800 米，同玉珍到水电兵部请赵大夫按摩腰椎腿骨。近日游泳常觉累，呼吸亦不甚畅。晚上徐亦孺给朱正送书来。谈文洁若的为人与“算细”，自来水一滴滴接，可不走表也。萧乾很感慨：五七年后跟着我，现在不能提离婚。

1996 年 6 月 8 日（星期六）晴、多云、闷热

五点半起床。继续翻旧资料，又找出一些讲话提纲，有在国外用的。不翻，许多都忘了。还找到那篇谈胡同的文章。

下午游 800 米，游到 700 米，几乎不想游了。

小琴［芹］来，同玉珍劳动一天，清洗厨房：现代化的厨房，农民用得乱七八糟。

1996 年 6 月 9 日（星期日）晴间多云

五点半起床。继续翻找资料。上午李济夫妇来。朱正又将目录改了一遍。杨毅来电话，十一日回京。

小多夫妇来，一起午餐。

下午陈明来，谈《陆定一文集》序言好，朱正一阅，原来称赞 6.4 处理，说明党已成熟。谈周扬等对丁玲之成见，陆亦然。找出丁玲当年给我的信。

《东方文化》第三期刊《李元度诗集》序言，此期内容甚丰富。卷首曾彦修谈张闻天在延安时的文化思想，坚持民主，比毛高明。邓当年是接受张的思想的。

1996 年 6 月 10 日（星期一）晴、雷雨夹冰雹

五点半起床。读《东方文化》长文“五四的重估与中国文化的未来”，尚未看完，写得甚好，重新评价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三人的历史作用及其一生。从冯友兰谈起，解放后曾失落自己，晚年又找回自己（这同认识毛与当代历史有关）。

下午丁东夫妇来，摄影家李连惠来为我与朱正拍照，至少拍了一个胶卷。丁东谈上文作者蔡仲德乃冯友兰的女婿。

一早到医院做肺功能检查，结果尚好。但整日因此而胸闷。回来吸氧，玉珍给我服中药丸。

1996 年 6 月 11 日（星期二）晴

五点多起床。看《综述》稿改定本。朱正先看了一遍，有些字句订正。陆沅电话，提到报上发表的《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是否同我的顾准文有关。真是神经过敏。立即看了一遍，觉写得可以：马克思主义要批判发展，联系实际，也批了万言书和“告别革命”的说法。同王若水电话，他还没看到此文，说一次中宣部会上，邢贲思谈过他的文章，有说法。我说文中没提及。

下午到办公室，将已看过两节交小贾。傅思和来谈去北戴河问题，如难办即去怀柔亦可。我的介绍十年辛苦（组织史编纂总结）长文，雨亭很赞成，最好报上也发表。

游 600 米。遇见秦川，说薄的《七十年》，关于被捕等人事有不实处（他总是表达问题不清晰）。

1996 年 6 月 12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四点即醒来，睡得不好。续看《综述》。

广州寄来《龙集》100 本。即寄朱九思二本。给小妹电话不通，写信，告 93 年访美几次讲话、活动情况，请她将录音整理寄我。

下午游 600 米。同玉珍到水电兵部，赵大夫按摩。遇谢绍明，已 70 岁。谈他们 4821 一案。

上午杨毅、李纪［济］来。为李纪［济］入读博士生事，向陶德麟校长写信，英文不及格，能通融。

1996 年 6 月 13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续看《综述》，小有增改。许医农送《陈寅恪最后二十年》。1949—1979 这 30 年，总的说，新旧知识分子挨整受辱，农民被解放又受束缚，只有工人较平安；整个社会、国家则被封闭，文化停滞到破坏；经济则到过“崩溃边缘”。

下午到办公室。《综述》二战一节看好，交贾。《龙集》新编送萧克、张爱萍、陆沅、赵宗鼎、薛京、赵朴初。廷栋来，谈小贾宜作我的秘书，帮我整理文集等。程、薛均不合格。后来又同玉珍电话谈及。我说不忙定，得一过程。

夜观喜剧片《太后吉祥》，慈禧五十怀孕，陈佩斯大显身手，绝对闹剧，无任何内涵。

《开放》五月号有几篇文革回忆文章，知道“联动”等怎么回事。66 年 8 月，北京打死一千多人。宋要武“打死七人”。刘邓工作组曾有过“红色恐怖”，红小兵反专制的文革有其历史意义。

1996 年 6 月 14 日（星期五）多云

五点半起床。

上午朱维民与方汉奇（人大新闻学院教授）同来，方喜读我的书，向我索字。抗战胜利 50 年美展，我写的那幅字，朱送给了芦沟桥纪念馆，馆里收藏并送来纪念品与证书。方送《中国新闻年鉴》1987，内有我小传，以及《新闻春秋》刊并书等。

朱正离去，参加政协会。

平江办事处吴福安领长寿街镇委书记等来，为修路向交通部、教委求援，我在方强、刘志坚等信上加了几句话，塞责而已。要为“将军之乡长寿街”题词。

杨筱玲来，送玉珍新被。给《龙集》。

记重复（下午到办公室，小程不在。将《二战综述》交小贾。同廷栋谈小贾事，他认为程、薛均不宜当我的秘书，而小贾合适，只有当秘书才能留部。暂应付之，过一段时间再定）。游 800 米。同玉珍到兵部按摩。

1996 年 6 月 15 日（星期六）阴

五点三刻起床，睡得不错。上午看资料，看《龙集》新编。14 层有人来索取《实录》。

开始看《陈寅恪最后廿年》。1953 年不北上任历史所长，条件是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毛刘二公给以允诺证书。如此保持独立精神，举世无双。

北大牛大勇电话，约下周四上午到历史系为二十几个研究所［生］讲讲改革问题。

金老送来党校两份材料：《理论前沿》九个问题；朱镕基谈经济与国企（5 月 10 日）。说建南对 6.4 很反感（同江一致），乔石极力推荐田纪云继任（有能力，同赵乃工作关系，年轻等）。江认为胡锦涛可接班。

下午游 600 米，呼吸不畅，喷雾一次。

胜利一家与小琴［芹］在家晚餐。

1996 年 6 月 16 日（星期日）阴、夜雨

五点多起床，翻《龙集》新编。秦城八年不堪回首，留这么一本东西，确有历史价值。《资本论辞》确实是有感而写的。资本主义在变化，后人太辜负马克思了。

上午作字，为孩子们每家一幅，其他 4 幅，大字书“将军之乡长寿街”。特大笔挥洒不能如意也。

下午看完朱镕基在党校的报告（5 月 10 日）。这是最近的情况了。

收到上海寄来 20 本《大跃进亲历记》。

晚上施滨海同另一编辑来，也传说了两个副主席事。新说在：胡锦涛任总书记，丁关根副之。送来 8 万言批“万言书”，包括王若水文，几篇东西江都看了。

1996 年 6 月 17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看完 93 年在美国讲话三份提纲。

上午到办公室，《亲历记》给贾、程各一份，告小程全力收集下卷资料。陆沅谈王甫关心鲍彤事。送弓彤轩字幅交陆。弓同当年刘青山一案有关，案中事与黄敬有关，舍车保帅（说帅大姐当年对林铁有意）。

下午宗凤鸣来，蒋到西山去可陪住，约法几章，不得接见人之类，不准出院子，还要搬家。蒋坚持不搬。[5]吴江看到江授意写贬赵事，要为文反驳。是否可找人疏通，两边都作说明（赵已满意，“有一定责任”之言），吴不再写什么了。

张作斌电话，13 首已刊《羊城晚报》。

晓梦来，谈北大“魂兮归来”事件。中国大学教育很落后了，北大滑坡（论文发表）。送书两本。

1996 年 6 月 18 日（星期二）晴多云

五点过起床。恢复阳台活动。上午十一点应邀到台湾饭店，孙长江张罗廖大文（廖承志侄女？）请客，研究中美关系有成就者。光远夫妇、吴象夫妇、宫达非、郑仲兵、林京耀。人事问题说法趋一致，总理由吴邦国继。扩大常委会，萧老也听到有人攻我“反马克思主义”。长江向萧说，我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将张全景之言告大家，邓力群愿挺身而出也。邢贲思文是江让发通稿的。书两本送长江并汤一介，还有字幅。

下午勉强游 600 米，呼吸不畅。

晚朱正回。

1996 年 6 月 19 日（星期三）雨

五点起床。阳台略作活动。上午看些旧资料，为明天去北大讲话作准备。

下午游 500 米，觉累。到水电兵部，玉珍按摩，同去找贺毅谈借车事，满口答应。但办公室主任李又勇有难色。后到家来，连车（本茨）与司机一起过来，极言司机之好，我未答应，说就换另一辆车吧。

晚上九点后续作准备，写了个小提纲。

1996 年 6 月 20 日（星期四）阴雨转多云

五点半起床。上午到北大历史系讲话。内容为“革命与改革”。讲了一个半小时，又回答问题，到

[5] 蒋：蒋宗曹，鲍彤的夫人。这里宗凤鸣谈的都是鲍彤的事情。——李南央注

十一点半。约 40 多人，有教授、研究生（内有韩国、日本学生）。反映［应］大概是好的（晚上韩纲［钢］电话，说同牛大勇通了电话，有录音，将整理出来）。最后一个问题是对胡乔木、邓力群看法，如实回答也。回来即觉疲劳，午睡后输氧一小时。

小赵去见办公室主任，条件如旧，借车事作罢。

1996 年 6 月 21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整天觉累，什么事不想做。玉珍怪我昨天讲话过多之故。是否真老了？

朱正写的“编后记”定稿。将七卷改为八卷，50 万字左右到 60 万字左右一本。将十年编组织史资料历次讲话等找出，同《起用一代新人》为一卷。工作与时间统一也。上午杨毅来，合同书一起商定。他们拟先付款一半。

丁东与摄影师来送照片。

下午游 600 米。浴室热闷，本来呼吸不畅，只好小喷雾一次。同玉珍一起按摩。

1996 年 6 月 22 日（星期六）阴

五点半起床。整日看完《综述》四个时期。总的觉得可以交卷了。朱正亦接受整理 89 年哈佛之行。

下午游 600 米，呼吸不甚顺畅。

收到张作斌寄来的 6 月 16 日《羊城晚报》，刊 13 首《黄山小集》，可惜“平生”未能改成“余生”。看来是报社编辑颇欣赏此稿也。

张戎来函，伦敦大学邀我明年五月访问。

1996 年 6 月 23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喷四次

四点醒来，未能入睡。五点前起床。看完《新时期》全部《综述》，两次吸氧。韩棣来谈海南复杂人事，送荔枝。

整日气闷胸板结，什么事也不想做，看看书报。

上午祝新刚、郑荣（河南出版社）来，谈定朱正稿子出版事。《大跃进》上下合卷交他们刊行。

下午力丰一家来，瑞典已安居乐业了，买了房子，进进已正式医生，管老年病人，力丰自开按摩针灸诊所。王宇比父亲高，初三，书读得好，还有童气。晚上玉珍为我治疗。

1996 年 6 月 24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今日情况较好。上午到医院，内科医生说小有罗鸣音，肺功能检查同过去差不多。因有空调，在医院即觉呼吸顺畅也。看望祖春，还认识。切开喉管靠吸氧机已三年半，全靠雅琪照顾营养好。医院无此先例。再去看望项南，突然气短，引发心脏病，借来氧气机，急救车来医院。现已恢复。生气事、扶贫可罢手也（陈俊生一个批示要“整顿”）。证实王忍之肾癌晚期。走廊遇见荒煤，脸色很不好，也消瘦，说已五个疗程，还差一个。

下午小贾来。十年《组史资料》会历次讲话，复印删节等事。谈程湖情况：不想久留；同海南各种人事关系，为人好处，在筹款 80 万，已得 60 万（大概为买房子）。还给母亲寄钱；同张万年女儿关系，带去海南旅游；同地方局付［副］局长王伟关系，等等。反正，心不在焉也。

李春林来，交合同。

1996 年 6 月 25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今日已恢复正常。上午张新法来，河北出版局长徐征要《实录》（张的职称已解决）。杨继亮来，老老实实同他谈特异功能问题，外功我是不相信的，使他离去，不再为我们做功了。

下午游 800 米，感觉正常。今天没有用喷雾器。

将去年至今所作的诗整理出来，共 28 首。

吴象电话，云鲍事，万甚为不满，对赵之限制行动亦甚不以为然，但亦难于启口。

1996 年 6 月 26 日（星期三）晴、阵雨

五点半起床。上午约廷栋来，谈程湖情况。他久有看法，当秘书不当。主动同小贾谈过编文集事，以及回忆录等。丁东引高增德来，高曾任《晋阳学刊》主编十年，也是曾经坎坷。编《社会学家辞典》完全自费。同元化有过通讯。教我早晨全身各部位按摩十法，谓陈立夫自创（同陈有通信关系）。

下午游 800 米。到水电兵部按摩。接陈琼芝电话，四川梦晓文化公司愿资助我出文集，获知由“东方”在进行。只好说尚未定局。

接湖南怪信，廖志兴《中国百姓报》奇案。

1996 年 6 月 27 日（星期四）晴、下午雨

五点半起床。开始看朱正抄录 89 年访美日记，约 3.5 万字。上午刘云鹤夫妇来，一直陪着听他谈历史，以及多年没动过级别，要求解决付［副］部级问题。

蔡嫂去世，平顶山来电话，玉珍很悲伤。

下午游 600 米。朱正发现他编的《秋白文集》第一卷中被删改一大段，他的重要注释取消，专写一文《愧对秋白》。

高增德昨天谈到，他见过书记处文件，胡乔木去世前找杨尚昆、薄一波等谈过，四卷“毛选”文章中只有 12 篇为毛本人手笔，其他为别人改过，别人所作，有个名单，包括乔木。“沁园春”为乔木作品。今天在游泳池遇见郑惠谈及此事，他也听到过，我大<不>以为然，谈到《解放日报》见过的社论等具体情况[6]，以及“北国风光”只有毛本人由此气魄，郑很同意。

再接张作斌电话，七月十日之行，婉言拒绝。说王若水患癌症，要开刀。萧乾读《大跃进》短文已刊香港《大公报》。

1996 年 6 月 28 日（星期五）多云、下午小雨

四点醒来，不能入睡，五点多起床。玉珍亦失眠，未外出活动。一早去人大会堂，党史工作者表彰会，先到福建厅休息。胡绳、洪学智、尉建［健］行、胡锦涛随来。尉小谈：了解干部不易，正式派人等易走过场，只有不声不响或特殊办法才能了解真情。谈到海南公安厅长事，我说“抱成一团”现象，很是同意（看来比过去成熟多了）。知我仍在写东西，有事直接告他。胡绳腿断，北京医院拒再开刀，还是 301 做的手续［术］。邓力群悄悄坐在后排（丁关根亦如是）。参加照相后即归。魏久明怕我与邓一起发奖太不便也。

上午湖南“猛龙威公司”陶森来（搞齐白石纪念馆的，过去来过我家，父母为六军团老红军，母去

[6] 李锐在延安任《解放日报》国内版编辑时，曾接到毛泽东亲笔书写的两篇社论，无一错字，无一处改动，给他印象至深。两篇社论李锐裱成册页，封面注“当代墨宝”，一直带在身边。1959 年庐山会议后，被中央办公厅要走。——李南央注

世时我去过电话），为汕头一个酒店外方老板骗取一亿多元事，致朱镕基信，要我转交。猛龙威药酒乃李国强（原部队搞医的）专利，对老年人甚有疗效。

下午游 600 米，呼吸尚好。仍与玉珍去水电兵部按摩。

89 年访美日记甚有内容，朱正真是帮了大忙，自己是懒得整理抄录的。

1996 年 6 月 29 日（星期六）晴、小阵雨

五点半起床。阳台略活动。续看 89 年访美日记，确有些精彩内容。麦克法夸尔谈苏联加盟国必垮，靠“理想”弄不到一起的。尚昆谈耀邦不要老干部事，人名字就不能出现了。

上午十一点到下午近四点，同胜利手谈，总有五六局，赢几子多。游 800 米，闭目慢泳，也是休息。

1996 年 6 月 30 日（星期日）晴 昨夜自敦，大概十一点后入睡

五点起床。将“日记”看完。韩钢上午来，下午四点才离去。他接受任务颇多而急，七月下旬才能脱身。谈薄组花钱之多（住玉泉山，收费甚高），参与写作的人已感厌倦。由于要求立传编集者众多（如王震等），江颇恼火，有的只批 10 万元了事。送《大跃进记》与龚育之、魏久明、郑惠、石仲泉、裴棣等，郑、龚并《龙集》。

俞润泉介绍社科院近代所白吉庵来，《胡适传》作者。谈为章士钊立传编文集。我只能讲点“历史本来面目”之类的话，不增、不减。谈到杨绛写杨荫榆［瑜］殉节事。章于毛有大恩，当年资助二万元，是不得了的数目，就帮助了办《湘江评论》。历史人物总是非常复杂的。谈章含之，乃康克林小姐与某公子私生女，章为打官司而收养的。

1996 年 7 月 1 日（星期一）晴

昨夜失眠，三点多醒来，四点半起床。寻找手边材料不得，记性之坏，无以复加。上午到办公室，将 89 年哈佛讲稿改定本交小程，并 40 天日记打印。小程仍对小贾看不怪［惯］，且说组织史人也对之看不惯，却谈不出具体事。

张全景作报告，谓部内作风要整顿，有局长、副局长有不正之风，查清再通告。说到基层干部问题甚多，似很了解下情。

下午五点，应广东《东方文化》主编萧亭之约，到大三元酒家，赴宴者有：于光远、李普、牧惠、舒展、胡绩伟、邵燕祥，曾彦修到得最晚。大家畅谈往事，光远讲得最多：解放初中宣部乔木副部长主政之谜，让陆定一管宗教，去北大当校长，后换习仲勋，一年后习离去，陆又复位。原因传说有二：陆不赞成再设中宣部（已有文教委），丢了一份什么文件。谈田家英、胡乔木、邓力群三人。田对于曾放言：“国之将亡，必出妖 （原文此处空一字[7]——李南央注），直指江青也。胡之复杂与几面（我说学了毛）。邓力群访日回来也极称赞日本（不丢一辆自行车，实际年丢 200 万），还冒充是最早讲商品经济的。六四时，胡要开除于，顾委未同意（胡又作检讨）。宋平是三八年曹国枢介绍入党的，时在长沙联大。江访西班牙，同国王见面时，拿出梳子梳头，被拍照下来，刊报纸头版放大照片，全世界哗然（也许因传说卡洛斯其人生活随便所致）。梁步庭同记者说，告江：不要学毛，无此条件。光远特为不能发文革文光火之至：一为主事者为文革造反派；二为再闹文革。洋垃圾事，乃人家行贿白送，受方反卖。官司如何打？光远参加一次论期货经济研讨会，中座名单乃邓力群，即曰彼来我退，主任乃扯去换光远上。

[7] 此处空出未写的字应为“孽”字，大概李锐一时想不起如何写，便空在那里。——李南央注

结果邓来，拒之，未让开会。乔木之两面三刀事甚多，绩伟已写好 8 万字，忆挨整过程。彦修新告知旧事：乔木知我被约写张闻天纪念文，大光其火：为什么要他写，举出黎澍等一串名字，他们要捧我为自由化头子也。我说：实在不敢当。吕叔湘捧乔木：最关心知分者。应著文揭穿。舒展说，戈扬曾称我为“英俊老生”。

将 89 年访美讲话提纲交《东方文化》，日记也将请他们一阅。

1996 年 7 月 2 日（星期二）晴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阳台略活动。上午将朱正整理 93 年访美讲话提纲三份再看改一遍。他的编后记改好。广州会议诗补入《亲历记》。同杨毅、李春林电话约定，明天下午来取文集稿，并签合同。

上午平江凌辉来（参加党史会），想为写传记。漫应之。将晓梦写的延安一段与他一阅。

下午游 600 米。中午未能午睡，打赤膊，觉闷热，未发哮喘。

柳晓昂来，为雅礼题词。夜戴晴来，送录相带，并张东荪诗稿。

1996 年 7 月 3 日（星期三）阴、夜大雨

五点起床，睡得不稳。十年组织史资料工作的讲话，共整理出 8 篇。中午未能午睡。下午杨毅、李春林来，他们已签订合同（37 万元）。16 本书与补件朱正全部点交李春林。一个多月劳动告一段落。编辑费朱正提出 5 元千字（他们实际都不同意）。杨只先交 3000 元。朱告我“鲁集”千字 10 元。那是畅销书也。人与钱，起变化。此次对朱的傲慢印象加深。

南韩 Safari 俱乐部的徐博士，请我们四人（还有秦川、朱厚泽、李普）到小汤山为他的新居聚会，夜宴，发永久会员证书，拍电视。对他来说，此事告成也。郭全胜负责张罗（任为旅游局长），玉珍同去，送以鲜花一束。此片别墅区为河南农民企业家所建，三层小楼，内有小温泉泳池 10x3 米（？）。题词：宏图大展，事业兴隆。基本是朝鲜菜，有烤肉等，都不可口。席间夫人唱歌起舞，厚泽能唱歌。到九点始归。一路大雨滂沱。

寄黄伟经《亲历记》，寄元化、陈明远、叶尚志《龙集》。——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6 年 7 月 4 日（星期四）阴 哮喘发作，喷二次，吸氧一小时

五点半起床。这几天都能听到点美音。上午八点半到芦沟桥抗战纪念馆参加“七七”59 年会。北京市委宣传部等召开的。朱维民来同去。市委老人有焦若愚、白介夫等，还有一批教授、国民党将军遗属（冯玉祥女等），文强，还有作抗战馆纪念等的于洪亮（原驻大使），马宾（原冶金部副部长，初会）等。同贾亦斌坐在一起。贾谈到 1971 年林彪给蒋介石信事（“介公，国事日非”），即拟到广州另立中央而求援。贾是 81 年到美国听到一台湾老友言，马壁回国证实。另一人见到此信。这倒是一件值得查研的大历史案件。贾认识唐纵，此人很深沉。七、八人发言。我讲二、三分钟，即同杨纯、谢文耀来北平接关系事，还有文立徵，四人住一起，亲睹日军入城式。两友已牺牲。白介夫认识杨纯。建议两点：西德对希特勒已彻底清算，而日本差得很远；当代青年要学历史，不要忘记历史。会后参观两大展室图片。北京电视台还作了采访。

留朱维民午餐。小妹电话，寄出快件。嘱购鱼油。

午睡不成，哮喘威胁，没去游泳。几次谈到要玉珍开空调无反应，而大光其火。

柳晓昂来，雅礼 90 周年要题词。母亲 95 岁，能看电视。

1996 年 7 月 5 日（星期五）晴 傍晚大雨，喷三次

五点半起床。四点即醒来。九点和玉珍到医院，樊大夫看，认为巴比酮激素有作用，应喷。到办公室，同李其炎秘书电话，落室［实］7.15 去宽沟（小程联系说要到月底）。医院遇见张含英，特致意。96 岁了。

下午仍游 600 米。回来在玉珍房呆着，空调到底好。

晚餐在房内吃。看完小妹记录各件，无科罗拉多讲话。

1996 年 7 月 6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看完 89 年访美日记印稿。

上午谢文清夫妇来，赠蛋白粉两罐（体委运动员专用品，可强身，美国制）。送《龙集》、《大跃进》、《早晚年》三书，电话索要也。杨纯来，在日内瓦住了 8 个月，到了伦敦、罗马与伊斯坦布尔，大开眼界，劝玉珍定要出国一观。看来说动了。赠巧克力一合［盒］，香水一瓶。回赠《龙集》。

萧乾电话，读《大跃进》文，《新民晚报》未刊，催问之后回电，此书封存。随电话问杨晓敏，说并无此事。很是奇怪，北京也传说过。

广东电视台张鹏来，带荔枝。增城荔枝世界会不能去，希望写幅字（自己也索字）。当即答应。告我挂绿何仙姑故事。

下午游 400 米。遇郑惠，告以林彪信事，他从未听说过。

杨继亮又来，只好让他再发功一次。此人着魔之至。躺床半小时。荔枝诗做出了。

千年挂绿念仙姑，难得坡公叹玉肤。
今日荔枝新世界，招财会友旅遊区。

东坡贬谪惠州，初食荔支［枝］，赞其颜色：红纱中单白玉肤。旋作荔枝长歌，斥此进贡妙物实是祸根。

夏喘发作，不能参加盛会，邹此四句敬致祝贺。

1996 年 7 月 7 日（星期日）晴 哮喘没有发作

五点半起床，趁空气凉爽，玉珍催我作字。赠增城荔枝世界用大张纸，写了两遍，并张鹏一幅。雅礼中学 90 年校庆：学校教育为立国做人之本，科技发达乃国富民强之基。随电话告知。八点后，张鹏取走，名片有 5 个头衔（编导、导演等），我写的袁枚诗：“头未梳成不许看”，竟看不懂也。不知“笄”为何物。晓昂坐了一阵，他在一中比朱镕基要高几班。谈朱为人耿直，打右派，大概是讲了几句有关南斯拉夫看法。检讨时曾痛哭流涕，将来还要留在党内。原是张重秘书，留在机关学校教书，未下放。袁宝华后重用他，英文、中文都好。到上海时五条不：题词、吃饭、受礼等，真正做到。办事认真、痛快，脾气不好。

那个平江人罗振宇（气功居士，程湖看到来信认为是狂人一个）来电话，口气甚大，搞新儒学，要来同我谈孔子思想，只能拒之。又一个在广播学院读研究生的平江人来电话（大概是想留北京），也婉言拒之。

小多一家来。毛竹完全大孩子了，功课压得很重。

1996 年 7 月 8 日（星期一）阴

昨夜十一点半始上床。五点三刻起床。一早同玉珍到老谢家，由郭先述陪同到三环北路朝北区，找

中年中医世家樊大夫看病。当场服一瓶温药水并药末［沫］一包，取回三天药，八十余元。出来遇见广玉清，她与郭已是朋友，两家来往，也是关心我的身体。郭谈吴冷西情况，此人品质不好，生活也花花的，普金曾予揭发，反右时报复打击，普金坐牢。（5 个之多）送郭一些笔墨，她的媳妇学书法。

楼下姚雪垠着秘书送来他的自传小说《长夜》，回赠《龙集》、《实录》与《早晚年》。中午午睡一个半小时。下午陆茂竹来，谈往事到近六点，水电不能优先是大家大遗憾。同 59 年庐山事变关系太大。又给我一些史料。

1996 年 7 月 9 日（星期二）雨 喷一次

五点起床。上午到万寿路听张全景作报告，开全国省委组织部长会。刚进大堂，很不适应，连忙出来，遇到一些部里同志来打招呼，如刘是农、蒋振云等（大概是特意的）。开会前，坐二排，已有空调，坚持到十一点半听完。报告有内容，谈了些与组织工作有关的严重问题，如买官、卖官，受惠、行骗、造假履历等等，作风严重不纯。市场经济的副作用已侵蚀到组织部门，可见社会问题之严重。将刘云鹤的申诉件并山东临沂一个局长事交张与任联［连］元。报告中只有干部子弟未谈及。这也是群众反感的腐败之一。

午睡一个半小时。下午游 600 米，尚不觉累。

夜仍观《英雄无悔》，写到深圳股票风潮事。

1996 年 7 月 10 日（星期三）雨

五点半起床。将 93、94 两篇谈毛与中国文化讲话记录稿改好。89 年日记打印稿改定。

小贾送来全部《综述》文字印稿，作最后校正。

收到朱九思寄来“走”（刊 1934.12《珞珈月刊》文艺专号）与“表”（刊 1935.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大光报》）。这是生平最早发表的两篇东西，今天还有可读性也。

下午到办公室，同雨亭、廷栋、陆沅，小曾谈《综述》最后定稿事。给三单位信，星六上午开领导小组会。雨亭谈及，他们支部会，陈舜瑶为沙健荪［孙］去职鸣不平，他即批驳，并谈小贾与程湖事。小贾续借调一年，去人考察一下。程下放锻炼为好。廷栋说，审计出版社正不想要他。小曾说，机关人多知其手面阔绰。机关一女干部丈夫在审计署工作。

1996 年 7 月 11 日（星期四）阴

五点起床。吃那位樊大夫的中药，不准备再去了。

上午程湖来，交各件复印，去宽沟工作后再说。

下午到医院看牙并看中医（李文瑞名医，开生血丸等）。遇见廖井丹，甚消瘦，住院二月查不出病因。先送玉珍回家。游 800 米。即到建国饭店会见麦克法夸尔夫妇，沈迈克（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副教授）并傅钧（法助手，哈佛博士生）。在附近“日坛”一露天餐厅吃饭，漫谈到九点。似同意我的只要经济前进，改革开放前进，政治终究会缓慢变化的。他们知道农村的变化，也选举干部（会见过民政部人）。在台湾见到乡选举官员，不见得选出好的（民主并不解决一切）。又谈及希望有好决断者，如英国愿接受撒切尔夫人。我说毛邓之后，中国不可能再产生这样人物。法也说，全世界都是次等人物在管理。一开始谈，我即提到整理 89 年日记，他的关于苏联必将垮台（加盟国不稳），是个预言家。说现在北京外国记者传，邓身体很不行了。又问及丧礼规模会如何，有不有人哭泣。我估计会在人大会堂举行，不会在天安门。六四问题总得解决也。然后又谈到三峡问题，在美国大概是有识之士都关心之

事。我于是谈到去年十月水电学会开会时讲话，那个“六宫粉黛无颜色”，“三峡工程有问题”，可惜在座四人都不熟悉“长恨歌”也。我也谈到人权等事，美国不必搞这些小动作，法颇以为然。问到今后最大问题：国有企业、党内腐败（军队情况不明）。他们关心环境污染。我说只要经济无大乱子，不会出大问题，就这样缓慢地前进吧。然后说到在美的人，只苏绍智、阮铭是较扎实的。

1996 年 7 月 12 日（星期五）阴

五点起床，睡足六小时，而且午睡了一小时。

一早陈英茨、田方来，都是去参加《炎黄春秋》五周年。陈与王光美一起去。在新华社多功能厅。陈沂向我要《实录》，萧克带病来，还有凌云（同王光美一起谈秦城时各人的号码，“1”字的了解，王认为是“杀头”，我知道是“一办”）；还有李之琏、秦川、傅崇碧、于光远等。光远、温济泽都讲到要谈“文革”，现在年青人都不知道这段痛苦历史了。我最后发言，讲昨夜见到麦克法夸尔，研究文革，大著作，而《东方》第三期八篇文章被砍，听者动容。我的题词“放胆直言，当今史鉴；生花妙笔，千古文章”和大家一起裱挂在大厅中，而且挂在靠前。童大林和我坐在一起，谈起他 44、45 两年还在延安保安处治安科工作过（同邹瑜一起），说廖盖隆过去“左”，跟风转，真理标准讨论后又作检讨。乔木批毛比谁都厉害。郑必坚做官，龚育之较好，阮铭好的。陆定一可惜六四有败笔。

下午游 800 米。

1996 年 7 月 13 日（星期六）多云

五点半起床，服眠药，睡足六小时。

上午到办公室，开组织史领导小组会。除金老、王明哲、马石江、雨亭外，魏久明与廷栋、陆沅、小曾，小贾都参加了。通过致三单位领导信，关于肃反等问题，王明哲也再没谈什么。魏谈胡绳最近一次讲话更为明确，引用延安时毛谈资本主义发展论断，文革全错，抓革命促生产的经济最糟，直接批邓力群的“文革一分为二”，时期划分以粉碎四人帮为界。薄近称其为“大师”。漫谈党史。兰德公司称中共不垮原因有五：1）马义中国化了，同苏东不同。2）靠农民起家，基础深厚。3）粉<碎>四人帮后，改革实惠。4）军队。6 [5]）一批老同志在。“精英”都出国了。

档案馆从苏联弄回国际资料，没很好利用，还有相当部分没有弄回。我也谈了乔木过去如何欺负耀邦等事，及同邓力群关系，故意讲给王明哲听的。乔木同郑惠谈毛很是厉害，别人所不敢言者。

下午同陆茂竹到张铁铮家，找来一些水电史料，竟有一封我致毛的信（张从不向我透露，自己要以己为中心写水电史也）。谈苏哲文对我说他是“火电派”有意见。（也许全力赞成三峡是一种表态？）

游 600 米。

1996 年 7 月 14 日（星期日）阴

五点半起床。玉珍督促清理带走资料，书架上原来整理过的有关书与资料全部装好，其他杂件夹一一翻检很花时间。下午余宗彦来，一两年不见，身体尚可。谈清凉山抢救旧事。陆定一很左，博古较好，余光生紧跟，金刚、程泉璧最积极，张映吾、丁沧昌等全都坦白，两个鸡蛋一碗面，吴冷西没有轮到。宗彦因曾签名于不赞成江青与毛结婚（王世英等十多人），被康生盯住，他一直坚持不乱讲。又谈到后来反右等情况。温济泽打成右派，因有些骄傲，是周扬告知陆定一，陆拍版［板］的，不能全怪梅益。丁关根原是他下面一个科的科员。文革时滕代远上书毛，不赞成如此打击老干部。留吃晚餐，只好请他走了。小贾夫妇来。

晚上又清理到十一点，甚累。服眠药上床。

上午九点半到北京展览馆看湖南书籍展出台，出版书种、质量，重版书等都在全国最前，得奖书上千种。朱永红（女）送请柬来今天又陪观。遇见邵燕祥等，邵谈“封存事”，乃远东社故意花招，该社可能成为一大集团头头。任继愈特向我致意，我的书他都读过。

1996 年 7 月 15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五点起床。继续找带走资料，一共大小五个袋子。

近九点始出发。一路堵车，十点半始到宽沟。书记与所长接谈，住西四院，前年住过的，又新装修了，空调亦好。要求苦瓜、豆付［腐］，午餐、晚餐都兑现。同玉珍一起睡了午觉。她与小赵下午四点回去。

书籍、资料大体放置就位，没有书架，利用窗台。

晚饭后同程湖散步水库边，比去年水满。空气太清新了。夜观电视，《英雄无悔》最后一集完。同玉珍电话，周笃文电话，又邀请去个什么地方。

夜难眠，只好服眠药，十一点矣。

1996 年 7 月 16 日（星期二）晴、夜转阴 喷一次

五点起床。院中小作活动。十点气功 20 分钟。

晨起与上午看完李向前“公共食堂”草稿，2 万多字，并有关材料。先看完《徐水公社》两文（薛京与贾文平的），并有关材料，拟好大纲，交小程并稿。

发现 1978 年 7、8 月间抄录的一本马恩与增广，四书语录，摘要等，厚厚一本，拟送小妹的，书前还有诗一首（可以复印一份赠小妹也）：

惯于握管览群书，廿载曾经一蠹虫。
故物幸存随手录，女儿相共拣珍珠。

午睡一小时。五点游泳 600 米。水甚好。

晚仍伏案。观电视一小时。十点上床。同玉珍通电话。

1996 年 7 月 17 日（星期三）阴

四点醒来，四点半起床。整日伏案，看完《两次郑州会议》，交小程抄录。《公共食堂》太长，待修改。开始看《大跃进总结》，看了 1/3，写得不错的，联系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上午作为调剂，作字五幅（大幅重写）为平江公园碑林书“忆故乡”七律（“湘水波中斑竹泪”那首）；为宁夏将台堡一、二方面军会师六十周年词：将台会师庆落脚，重新出发转乾坤。

为水电工程兵成立三十周年题词：规划百川，指挥造化；钟情恶水，开发能源。

并为宁夏党史室邢万莹书陆游句：古人学问无遗力。

写得极累，且出汗，休息一刻钟方午餐。

下午五点游泳 6 圈，不到 600 米也。池围约 90 米。

1996 年 7 月 18 日（星期四）晴、傍晚阴、小雨

昨夜仍服眠药，十一点后入睡。五点半起床。仍整日伏案。《“超越”的“大跃进”》全文改完，带理论性。打印后，再多找几个人看，可以成为一篇独立文章。作为《亲历记》的结束语可，也可置《毛

晚年》部分。

上午又作字两张。昨天忘记了的，都是平［凭］空来信要字的年青人，一理工大学张志英［英志］，乃大胖同学，高干子弟。

下午五点仍游 6 圈。上午十点半作功 20 分钟。原有些头晕，效果甚好。

程湖明天下午要到部里开会，整顿部内作风，他因在审计署炒过股票（6 万元）已当作一事，通知参加。跟廷栋、陆沅通了电话：薛德堂、傅斯［思］和两人有问题也。

小贾明天同玉珍一起来。

1996 年 7 月 19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喷一次

两度醒来又睡着。五点起床（仍有蚊子干扰）。呼吸不甚顺畅。在院中小作活动。上午十点作功 20 分钟。如昨天情况，头晕较好。

八点半玉珍、小贾、小赵同来，带来一些信件（有孙长江答陈祖武诬告信）。小程的徐水文抄写了 24 页。关于股票事，他很有情绪，牢骚特甚。我告诫他不要乱来（看不起机关党委的人）。玉珍则说我脸色不好，将黑衬衫换上赭色的，“脸色好些”了。十一点半午餐，十二点半他们回去了。又为毛应民写了两副［幅］字。

真是一种不幸，廷栋来电话，说小贾夫人出了事故，小贾也接到电话。同我细谈被一同学（已下海者）奸污事（7 月 2 日）。她现在张家口父亲家中，父亲准备法律起诉。小贾甚悲伤。我告以自己延安经历，此乃社会问题之一种，当今之世实所难免，尽力开导。建议他即去张家口看望慰安。同玉珍电话，小赵修车，星期日才能走。一下午就此过去，未能游泳。晚上观电视到十点。

1996 年 7 月 20 日（星期六）夜雨、阴、下午雨

四点醒来，大概五点多又睡着，六点起床。仍有微雨，室外活动 20 分钟，呼吸渐好。早餐路上仍觉小喘。上午看完 89 年访美日记清样。玉珍电话，昨夜城内狂风暴雨也。

中午略休息。下午看有关大跃进书并《王力谈毛》，其中有些资料。但此人是为了改善自己处境而写这种东西也（以“权威”自居甚可笑）。五点前出太阳，游 6 圈。

玉珍电话，那个姓陈的（齐西来介绍的搞木器制造的）带两人来家，言“取宝”已有结果，得到彭真、薄一波支持。纯粹骗子。还就客厅骆驼画胡言乱语，要玉珍告知楼内派出所。

1996 年 7 月 21 日（星期日）晴

昨夜十二点喷一次，四点半又喷一次。五点起床。院中活动 20 分钟。昨天韩钢电话，定于月底来。材料已收集全备，裴棣处找到新的。玉珍和小赵九点来到，小贾十点走，说服他去张家口，为妻子事打官司。玉珍告我，大概受小程影响，小赵大贬小贾，连眼神都是“不正的”。小程电话：已不点名指出他来部以前的问题，估计得一个月。劝他认真对待，该作检查作检查。对玉珍则谈到：不让做秘书了。问题确实提到面前，玉珍也觉得薛京回来好。我说明“徐水”文章事，以及作事没有效率，也没有条理。好在有时间解决，小贾已续借调一年。

午睡一小时，玉珍睡到四点。五点游 8 圈。晚饭后又散步。夜观电视，没有看书，陪玉珍谈谈话。

1996 年 7 月 22 日（星期一）晴、多云 游泳后喷一次

五点半起床。两人共大床，尚无干扰。玉珍说她起床多次。院中活动半小时，听美音，新疆维族闹

事，“捕数千人”，不太相信。翻完《王力谈毛》，此人脸皮之厚胜于墙砖也：处处表现自己光荣历史，早在抗战时期，少奇过山东时，即俨然人物矣！但其中颇有史料，如 65 年毛欲批刘，陈伯达预作警报。

又翻《毛文稿》7、8 两卷一过。午睡一小时（玉珍在 09 午睡，没有睡着，看电视了）。上午十点作功 20 分钟，下午五点游 5 圈，大概换了水，甚凉，背部觉冷，回房喷一次。

发现 78 年 8 月在磨子潭时，摘录的一本马恩回忆文摘及读书、四书、老子等语录，特请此间复印。乃赠女珍品也。夜观电视。王义夫还有一场战斗。

平生电话，那个陈某仍搔扰，玉珍回电话训斥一翻。

1996 年 7 月 23 日（星期二）整日阴霾，呼吸不适 喷两次

夜醒来两次，四点后即不能入睡，五点起床。决定还是先将两次赴美（赴澳）讲学的东西整理出来，先看小妹寄来的资料：在加州伯克利、洛桑矶、圣地亚哥分校的讲话等，以及科罗拉多的讲话等。

中午没能睡着，三点游泳，水甚冷，仍游了 6 圈。同程湖电话：他们第一周先学文件，一共四周。

夜观电视奥运。

1996 年 7 月 24 日（星期三）晴 泳前喷一次

五点起床。睡得尚好。将两篇谈毛与中国传统文化文改好（1993 在武汉，94 在杭州），续改赴美讲话。玉珍来，工作时间缩短，昨天还为我只管伏案而斗了几句也。珞珈山早年两文（“走”、“表”）也得订正文字，“表”恐得重抄，只得自己抄了。

同管客房部的负责人谈将住到八月底，每天送水果，看来还是待如贵宾。

下午五点游 6 圈，水仍较凉。夜观电视。

1996 年 7 月 25 日（星期四）晴、下午雨又转晴 游泳时喷一次

五点半起床。室外稍作活动。十点做功 20 分钟。早餐后观电视，李小双得全能金牌，我亦兴奋高兴之至，真是难能可贵，不能稍有闪失也。接着又看了女排战胜美国。上下午多半时间在改 1993 年在圣地亚哥分校讲“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小妹据录音整理），改动甚多，进度慢。下午五点游 8 圈，中间喷一次。夜仍观电视到十一点。程湖电话，想星六来。晚上吃饭时见到过去那个老服务员王小青，甚是亲切，说我瘦了些。

1996 年 7 月 26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喷一次

只睡了不到六小时，五点起床。今天算是将圣地亚哥讲话弄完了。上午作 20 分钟气功，下午五点游了 8 圈。

玉珍似已习惯此种生活，知我伏案习惯又不已也。

晚餐时，服务员竟忘了，耽误半个多小时，不免生气。

夜观电视，几无可观者。此地可收“凤凰台”，亚视没有正经东西。

1996 年 7 月 27 日（星期六）昨夜雨、多云

五点起床，活动 20 分钟。今天只是将《公共食堂始末》开篇写了千多字。上午程湖与平生三人来。程谈机关整顿作风情况。薛德堂、傅斯［思］和同受骗，跑官骗子原为劳改犯，后参军骗到总参一局长信任，后经薛等跑到广西，跑成柳州市委付［副］书记，供出许多人，还有中央一人未点出，引起江发

怒批办。部内共 10 人，有一部长秘书。小程事实已清楚，但思想认识未过关。他则认为办公厅人讲共产主义理想空道理也。他讲到今天转型期社会，及资本主义发展情况等等问题，还有人认为“受到启发”。自己说要过思想关，办公厅一付［副］主任要他“不要破罐破摔”，后又改口“划了一刀”。稍作劝导：是要从思想上予以认识，如此热中弄钱。

平生谈了那个陈莲仲之事，让小程向部保卫处反映。他们午饭后两点多离去。

下午五点游 8 圈，仍喷一次。北京无此必要。

夜观电视，奥运奖牌中国已升至第三位，女子游泳小将们未能如愿。美国仍雄踞首位。同庭［廷］栋电话，小贾有电话，问题复杂，拟小［下］周回。同张英志电话，（理工大学力康同事）父亲名张西凡［帆］，36 年冯庸大学，85 岁喜欢我的字。

1996 年 7 月 28 日（星期日）阴、下午雨

昨夜同玉珍闲谈到十一点，服眠药上床。三点半醒来，久久不能入睡。后又睡到六点三刻起床。空前之事。

开始改《公共食堂始末》，已近一半。向前初稿将毛刘当年思想活动全都托出。

下午因雨未游泳。夜仍观电视。

1996 年 7 月 29 日（星期一）阴、多云间小晴，下半夜雨

睡到六点半起床。早餐后观电视。王军霞跑五千米得冠军。场面、镜头令人感动之至。这个姑娘了不起，尤其整个赛程两个肯尼亚黑姑娘瞟［摽］住她，结果第二名拉后 20 米。这也证明黄人可以战胜黑人。晚上电视得知，全场观众起立，为王军霞欢呼。美国人甚通人情。李小双体操失金牌，观众亦大为不满。

今天仍改《食堂始末》，进度不快。韩钢 31 日来，玉珍该日回去。下午五点仍游 8 圈。小贾电话，家事已处理毕。

1996 年 7 月 30 日（星期二）多云、阴，下午中雨

五点起床。《公共食堂》算是改完。从剪报上增加了一段 59 年 9 月河南情况。全文像是亲历记了。

《走》也修改好，改了几个字，去掉一两句。

下午未能游泳，同玉珍闲谈，她总觉我讲话常随口而出。

通知小赵，明天接韩钢来。廷栋电话，文献室的周恩来年谱文革十年要我们一阅。先让陆沅看。小曾现在不能去党校学习。

早晨观电视，乔红打败小山智丽，熊倪跳板冠军。

1996 年 7 月 31 日（星期三）阴、雨

五点起床。略作活动。续改《食堂》，小补一处。

上午十点韩钢、小贾来到。客厅搬来一条桌，韩一起工作。他带来资料不少。《大跃进上海一日》找到了。

午餐后，玉珍离去。回家来电话，小赵仍要回四川一趟。

下午三人一直闲聊到晚餐前。谈毛、中央人事，土生土长，太不了解西方，紧跟列、斯导致集权，个人崇拜。西方只出了个希特勒。人文主义精神，马克思第四个来源。世界多元化，从文化、意识到政

治经济均如此也。

晚上工作到十点。看《四千人死亡》资料。

1996 年 8 月 1 日（星期四）阴（昨夜仍雨）

四点半起床，看了邓亚萍、陈静决赛。

整日看有关电力和水电大跃进材料。晚上看到《水电史料》1992 第 3 期张铁铮文，回忆水电初期，他当时在三门峡，什么都以他为主，连水主火辅事他也佯作不知问澜波，而且大写火电，引起反感。给陆茂竹电话，要她告王庭济注意。

下午未游泳。夜观电视。

1996 年 8 月 2 日（星期五）阴、微雨

昨夜睡得不好，五点不到起床。看了一阵奥运电视。下午睡得四点多才醒来，空前之事。大概是几天来睡眠很不足也。

开始写下卷的最后一章：同“水电告别”（暂拟题）。下马岑、紫坪铺事件，以及四川水电大上马，建溪、青田下马等写毕。1958.6 月两个向计委报告压轴，从四川打的电话——设计会议建议插入。五点游 8 圈。韩钢、小贾亦下水。

夜观电视。工作到十点。同小妹通电话，悌忠得奖。

1996 年 8 月 3 日（星期六）雨（夜亦雨）

昨夜十一点上床，服眠药，五点起床。观女子花样游泳，中国差距甚大。仍续写《水电告别》，无甚进度。

同韩钢谈当年“大跃进”过程，他接触到全部资料，薄是主角之一，现在却回避一些问题。钢翻番，王鹤寿先是被动的，薄极力促成。富春则紧跟超前，却累受批评，计委报告常遭挖苦。

58、59 两年我有全部工作笔记，利用起来要花大功夫。今天想到的一个问题是：电力总的“大跃进”要不要写一段？水电还是应当将自己的活动写进去。可能一章包括不了。

中午六大盘菜，餐厅主任与餐厅首席小姐出面，是否昨天发火之故？韩、贾有此感觉。

下午游 8 圈。两天没游了。柳晓昂带几个雅礼人来家致谢。

1996 年 8 月 4 日（星期日）阴

五点起床。奥运已无足观矣，女排已负于古巴。

整日伏案，关于电力与水电大跃进基本弄完，只差小水电一个尾巴。代耕写的书（《新中国电力工业发展史略》）帮了忙。

下午仍游 8 圈。韩钢从小喜欢玩水，多年未游，现已可游 2 圈了，小贾则初始阶段。

同韩钢朝夕一屋，闲聊史事人物，很是合辙。毛进城后已无朋友矣，党内人只有利害关系，顺逆己意之分，董、林二老[8]都是有意见的。他认为三个好时机错过：1956 年能反冒进，双百方针；七千人大会，广东、辽宁都已怀疑三面红旗；79、80 年时。

[8] 董、林二老：董必武、林伯渠。——李南央注

1996 年 8 月 5 日（星期一）大中雨（昨夜雨）

四点醒来（昨夜十一点服眠药），不到五点起床。早餐前将小水电一节弄完。整日伏案，没有游泳。《电力跃进与全面办电（小水电附此）》为一节；《昙花<一>现的水主火辅》为一节，后者比前者篇幅多一倍。1959 年 5 月在重庆电话（设计会议意见）和关于保留建溪几大水电站的两个向李陈薄的报告，作为压阵，中断水电工作 20 年的“最后告别辞”也。

同韩钢闲谈，关于物质的制造，科技的发展等等，都可以有规可循，总可以找到最佳途径，而人的培养发展，却难以按规则办理，学校教育，从幼儿园到小——中——大学等，似乎是一种规制，但各人成就发展却大有差异。人类发展自身，是否可以有更好规律可循？

“走”这篇“小说”，韩钢、小贾都认可了。认为有细节，现在还可看。谈到中国农村几十年变化，无人写出三、四部曲的钜著出来，真会是历史遗憾。过去同古华谈过此事。

1996 年 8 月 6 日（星期二）晴

昨夜睡得较好。五点三刻起床。今天看了些材料，没有动笔。上午同韩钢闲谈较久，以后得注意抓紧时间了。考虑“全民炼钢”写法，不全面铺开，只写点与己有关之事。公社化则须写个轮廓。“徐水”小贾已写好。他们对我的《八十自述》甚感兴趣，此生可写之事确实甚多也。反映一个世纪的变化。我的文字笔记等遗物，可交党史室。胡乔木全交《当代中国》了，乃谷羽所办，给了 7 万元。夜看《徐水》。

1996 年 8 月 7 日（星期三）晴

三点醒来，半小时后又睡着，五点起床。将《徐水》大体改好，交小贾再整理，删去很多历史背景，已有交代。他对史实不熟悉。

上午十一点玉珍带秋林来，小家伙不习惯坐车，大吐。午饭后，小贾去接宋晓梦来，她的小男孩来，两［正］好两孩子有伴。她参加国际汉语教学大会，在怀柔开。《传记》研究毛、三峡、中组部三部分，好几万字，晚上看完，写得可以。交韩、贾一阅。

1996 年 8 月 8 日（星期四）晴

五点三刻起床，睡得尚好。平生抄的两篇稿子基本看完。晓梦写的三节，韩、贾认为有的地方可商榷。如点名邓对三峡上马之责，以及中组部工作情况等。贾说到《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文，曾在部长们中传阅，有批示“部务会讨论”（是否因文后作者单位引起？总之有人捣鬼无疑），只能一笑置之。韩说“一个碗”的民间传说：毛给了一个碗，邓钻了一个眼，江要将之打碎，李没有那个胆。

下午游 8 圈。晚上仍看材料。

1996 年 8 月 9 日（星期五）阴、间微雨

五点起床。牙痛已影响头部和吃饭。

93 年访美日记，小贾已抄完。上下午看此件。小贾接戴文葆电话，李春林要找我商量文集事。

晚上不能做事，头晕。告玉珍牙痛，拟星一去医院。

圣地亚哥讲稿《毛晚年错思》看完。

1996 年 8 月 10 日（星期六）多云

醒来两次，复又睡着。六点前起床。户外活动半小时。

上午同李春林电话，他们已看完全稿，拟将有关毛的三卷放最前面，其他按时序，三峡卷本字不清楚。四篇附录可不收。答应 20 日左右见面谈，并交访美等稿。

校正访美讲话稿，《林老谈辛亥革命》等，请韩钢也帮忙一阅。各篇都认可。

下午游泳池随便游 20 分钟，小孩、妇女戏水者太多。

晚上开始看访澳日记。《昙花一现水主火辅》补完。

吃了消炎药，牙痛稍好，告诉玉珍，以免担心。同廷栋电话，通知小程我在找他，竟不来电话。廷栋说情绪低落，“上纲上线，压得厉害也”。

1996 年 8 月 11 日（星期日）多云、微雨

五点多起床，户外活动半小时。

整日仍牙痛，拟明天上医院，同玉珍谈定。

看 1993 年访美日记。有的字要描，有的地方要小改动，还得对照原日记本，进度很慢。

那位所长到饭厅打了个照面，似致歉之意，说有人订了开会又退了。

电视无可看者。晚上仍工作到十点。

1996 年 8 月 12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户外活动半小时。给熊景明信。

玉珍与小赵近九点始到。即出发，路上车多，小贾一起去。十点三刻到医院。口腔科无病人，即拔牙，大概麻药打的部位不甚准，拔时极疼。棉花一堆咬紧，近一个小时才去掉。医院中人（医生、护士等）见了都亲热问好。见到王雅琪，祖春已全胡［糊］涂矣，脑未萎缩，但胡言乱语也。没吃午饭，喝了两杯酸奶并黑芝麻糊，一点凉粉。未能休息。两点半李春林、杨毅来。文集顺序仍按原次序。三峡四篇附文去掉，文也按时序。按文集规矩，每篇都要注明年月，这是一大啰嗦事。《决议》讨论摘记精彩但又担心。我说如太担心，去掉亦可。他们编辑组都认为很精彩（胡绳也在编文集，大概是“枯噪［燥］”也）。小贾四点来，《大跃进总结》已抄好。小程检查等并信件、刊物。四点差五分出发，路上看完“检查”等件。五点一刻到宽沟，即洗热水澡，并洗好衣服。晚餐后，小赵返城。

顿觉轻松。工作到十点。

1996 年 8 月 13 日（星期二）昨夜雨，多云、阴、下午小雨

五点半起床。户外活动，气功半小时。住房部负责人来看望，谈到江三次来此，空气最是清新。尚昆等都来过。郊区各旅游点，此间负离子最多。

续整 93 年访美日记。夜看李金铨《中国、历史转折点上》一书，原来详细记录了会议详情及有关文章，还得小加利用。

下午程湖电话，谓机关党委转来一大堆信，评《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文，大概是“反马”、“反中央方针”之类。办公厅通知明天下午二点半听中央文件传达，看来非去不可了。这也是“秀才遇见兵”之事。可悲之至！

1996 年 8 月 14 日（星三）晴

睡得不好。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93 年访美日记》算是弄完。续看《93 年访澳日记》，原先开了开头一部分。明尼苏达会议可简单写一概要。

午餐后即出发，下午二点到部。程湖交我机关党委材料，信中竟然说我违反《生活准则》，好大的帽子。两点半参加会，听六中全会精神文明文件，唸了一个多小时，讨论到五点。我发言说，应将当前有关严重情况有一说明，关键在党本身，中纪委作用（提到御史作用，提到新加坡与香港廉政）。党领导上下以身作则，一切好办。也有人提到社会主义信仰，党的干部一半而已。会后与张全景谈机关党委信事，他说信没看，我将西南交大老同志等信给他唸了，也谈到中直党委转信，匿名信一概不理。又正式谈到丁关根事，丁一岚与滕代远夫人对此人有意见，主要是“文革”中问题，此外用几十个“不”，堵不能治水也不能治国，只有疏导才行。宣传文教反映甚大，希望向上反映。他说告胡锦涛。我说周建南去世，我与江之间无渠道了。

六点回家晚餐。《总路线》稿《炎黄春秋》刊载了。《耀邦诗交》亦刊《中华诗词》。

1996 年 8 月 15 日（星期四）晴

三点醒来，不能入睡，索兴起床，看“机关党委”材料。马有空想、斯毛失败了，都说不得，即反马义也！看来此件还经过“高手”，谈资义世界有危机，欧洲大罢工，以证明我的第二国际社会党不成事也。

玉珍甚为关心，也很生气，劝我不动感情应付之。

九点动手［身］，十点廿分回到宽沟。中午似睡着一小时。

续看《访澳日记》。下午同韩钢商量如何复信。照我意思他拟了个复稿。此事也让小贾一知。

下午五点三人同游，我照例八圈。夜仍工作。

1996 年 8 月 16 日（星期五）多云

睡得最好一夜，十点上床，五点醒来即起床。中午闭目 40 分钟而已。

《访澳日记》弄完了。给机关党委复信与张全景信，都已写好。拟星一让小贾送去。

玉珍仍是美尼尔综合症，颈椎引起，头晕，血压高。上午到医院输液，见好。杨纯送的两盆高级盆景，送到招待所花房代养，如不送去会死掉的，高楼不能养这种东西。

让小贾起草“公社”。

1996 年 8 月 17 日（星期六）多云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开始看韩钢写的“北戴河会议”，开头部分可删去一些，公社来历并入“公社”一节。复信交韩、贾一阅，都认为可以。“两位同志”语言与“万言书”何其相似乃尔。

下午五点游泳，人太多，在中间来回几趟而已。

晚上仍工作。玉珍吊瓶后已好转。

1996 年 8 月 18 日（星期日）晴、多云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北戴河会议》基本弄完，剩一个尾巴。计划变动仍列一表。毛还讲过要搞“四个美国”、“苏联二个”，因此超赶英美苏一气呵成也。准备好小贾明天带走信件。同丁一岚电话，弄清楚那天她们谈话，所指者乃徐维城非丁某也（玉珍确听不清这些人事，以后得记住此大教训）。五点同张全景电话，说明此事，纠正一半误传也，并告知明天交他信件。睡前又唸了一遍，三人通过。

同李春林电话，告知四千人讨论摘记还是撤下，总路线形成一稿已刊《炎黄春秋》。

1996 年 8 月 19 日（星期一）多云、阴

昨夜过十一点服眠药。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小赵一早即来，一起早餐。小贾回城送信、复印。从小曾处得悉，那“第一位同志”信已刊《东方》末尾“读者页”中。下午五点半回来。

看完“北戴河”，开始看“武昌会议”，“徐水”亦看完，可用。“公社”则须增补。

下午游七圈，欲雨而止。韩钢已能同我一起转圈到底了。同韩谈：应总结几条，毛在大跃进时的作为，违反马义、经济规律，回到自然经济与庄园生活等。农业比工业先进，几个并举，两腿走路，三元帅等都是问题（相互打架）。农村包围城市，亦工亦农亦商等。总将文章做在农民身上。

世界最伟大人物是科学家而非政治家。

1996 年 8 月 20 日（星期二）阴间微雨

六点起床，睡得不错。活动半小时。校看完《武昌会议》，加了两页同毛谈话，并将两首诗插入。平生抄的《食堂始末》也校对毕，这篇颇有点理论味道。

同丁东电话，《东方》四期来信何人尚未问到。

1996 年 8 月 21 日（星期三）多云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校改《二次郑州会议》，一直到夜十点，尚未弄完。补了一段，有些“理论语言”，同韩钢再三斟酌修改，因事关毛爹爹也。

下午接到钟沛璋电话，说张承先在北京医院遇见韩天石，大为不满，质问《东方》为何发表如此反马克思主义文章。韩答：何必激动，有意见写文章辩论嘛。于是收到张寄来的“庐知”文，说是一个中学教员写的，在教育工会工作。此文即“机关党委”长文压缩后刊《东方》来信栏者。钟还说组织部内部有若干老人不满，找过王从吾云云。问到中宣部内部情况。台湾《中国时报》报导，徐光春说这两年是关键，要抓紧意识形态。邢贲思批四个刊物《东方》、《读书》、《战略与管理》、《现代与传统》，后者已停刊。王蒙受到批评，在港台等“乱讲”。我也将自己所经历者相告。老夫耄矣，童叟之言百无禁忌。他听说我在《炎黄春秋》的发言，望我继续支持。情况告诉玉珍。

金永堂电话，三峡将达 8000 亿，问电费七厘之事。

1996 年 8 月 22 日（星期四）阴、夜雨

五点半起床。甚凉，穿夹克活动半小时。

《二次郑州会议》校完，《徐水》已可用，《人民公社》还得再加工。小贾不熟悉这些东西。

开始看《华东计划》材料。有个记录本，数字满篇，看得眼花潦［缭］乱。

晚上找出邢贲思、胡绳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请韩钢弄个对照材料：李文——批李文——邢——胡——邓大人，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也。

1996 年 8 月 23 日（星期五）晴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觉凉。多久未有晴天。

整天看材料。《华东计划会议》如何着笔也。

韩钢决定星期日回去，机关已催多次了。闲谈民主只能渐进，点滴渗透也。他同意李泽厚观点（看了《告别革命》）。我认为只要坚持市场经济，其他总会跟着前进的。（传邓政紧经松，陈则反之）。他还

谈了，6.4 当天整夜见闻，他也留在广场，天亮时撤退。记得刘晓波的悲壮讲话。

1996 年 8 月 24 日（星期六）小雨

昨夜二点、四点醒来，终又睡着。前天起即盖被子了。五点三刻起床。活动半小时。下午教韩钢做我的活动。

整天写《华东计划会议》，得 15 页。要把那些计划数字弄清楚，颇不容易。好在关键是那封信。讨论过程与数字等，都不甚重要。回顾历史，同韩钢交谈，当年起哄关键人物是柯庆施，钢翻番也源起于他。是一个大投机分子，品质恶劣之至——拍江青马屁。

韩完成《上海会议》，两万多子。总计共得十篇了。小贾也弄完《公社》与《钢铁》，前者韩增订一段。

1996 年 8 月 25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两点服眠药。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续写《华东计划会议》，将两封信抄好。韩钢下午回家，最后还将“李文”回答“四人抄”弄好。真是太感谢了。又谈及如何扩充“晚年”长文成书事，经纬、事实经过，又分问题（如政治、阶斗、哲学观点、革命、看形势，对知识与知识分子等等），从 1949——1976，27 年如何折腾国家与党也。

下午五点同小贾游泳，水凉影响背冷，只三圈就上来，赶紧喷雾。回来幸有热水冲澡。夜工作到十点。

玉珍电话：香港复信，黄彰任来书、信。

1996 年 8 月 26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空气真好，只能再享受两天了。

下午四点将《华东协作区计划会议》弄完，11000 字，这样总算在此写了三篇东西。“武昌会议”、“北戴河会议”、“两次郑州会议”、“公社”、“徐水”、“食堂”六篇定稿；“上海会议”，两篇“电力”、“水电”，“大办钢铁”，“粮食卫星”等篇还得最后定稿。自己还有“东北成套”、“刘家峡之行引洮”、“文教与武大”三篇待写。此外，在此还将 93 年访澳、访美日记（共约 6 万多字）定稿，以及早年二篇、“毛晚年”7 篇讲话稿定稿（八月定可交李春林）。

给金松林电话，答应打印。程湖说检讨结束。

1996 年 8 月 27 日（星期二）晴间多云、下午小雨

四点半醒来，昨夜十一点上床。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将《大跃进失败教训何在》两万多字改完，还得再看一次。整天伏案，甚觉疲劳。

下午已经出门欲游泳，终怕水凉浸背而作罢。

开始作明天回家的清理工作。

1996 年 8 月 28 日（星期三）喷二次

昨夜十点半服眠药，四点一刻醒来，五点起床。忽然诗兴发作，打油一首：

老夫耄矣舌犹尖，毛病生平改也难。
笔下居然评马列，世间（爷们）依旧拜神龛。

机关党委传来信，杂志文章确失言。
只得连忙查邓选，原来早已有高谈。

（《东方》1996 年第 2 期发表拙文《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后，8 月 14 日，部机关党委转来“两位同志”的驳来信，并致函于我，谓此文确有不当之处，并违背《生活准则》有关条款云。感而吟得此诗。）

早饭前后清理带来书籍资料一一装包。玉珍、小程十点半到达，只是为我将零星小物入包。小程已有“解放了”之感。嘱其不要又忘形。午餐颇丰盛。

两点出发前，书记、所长们都来“告别”，玉珍大讲好听的话，三年没犯毛病，托这里的福也。小程此次交了 7000 元。比去年多几倍了。

三点半回到家里，极感疲劳。李普随即来到，交我他最近写的《乾隆大老冒》文，吴江说是不宜发表。漫谈同黎澍与我接触后，受益良多，历史不能割断；洋务——维新——辛亥——五四及其后，都各有其积极与消极一面也。留晚餐，八点后始回。

李慎之来电话，又去了趟美国，刚回来。谈《中国说不》一书，国内外影响甚大，美国友人担心民族主义抬头。当年希特拉未能防止也。我将早晨作的诗唸给他听了。

很觉疲劳（骨头架子散了似的）九点半上床。

1996 年 8 月 29 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睡得不错，五点半起床。看完小贾弄的《粮食卫星》，基本难用，得重新整理。

上午到医院治牙，十一点 20 分交我，原牙模上加了个左板牙，还不便用，得再去磨修。樊大夫处谈体检结果，食道处有一良性东西要作个检查。遇见凌云，他在秦城关了七年（1974 年最后一天放出），康生整他。牙也全坏，全部装了假牙（成都华西做的）。去看项南，快出院了。已辞掉那个扶贫基金会事，做好不讨好，反生闲气。谈李先念关系经过（夸他激将“大政治家”）。

中午睡着一小时。仍极感疲软。下午吸氧一小时。接几个电话，杨小池来最后整理建国后部分。

李春林明天来取访美等稿。认为全书对党史价值甚大。已出书当无问题。夜看《93 年访美日记》印稿。

医院遇张化东司机，张突发心脏病去世。

1996 年 8 月 30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五点半起床。即校正 93 年访美、访澳日记。上午十点毕。小程来带去香港中文大学邀请信，交张洁瑜办。四包文稿小赵送与李春林。他回送三本邓子恢的书。其中有可用资料。

下午罗海钢先来，已离开广西（任职省国际信托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南宁副专员），仍调回发展研究中心。征求我的意见，不想做官，想到企业。我意先过渡看看再说。他对官场似已看透。6.4 后曾被指为杜润生的干将挨批。后去美加读书两年，得博士学位，研金融管理等。与周世界［田］在中山大学同系同班。随后李之琏来，详谈“纪凯夫事件”，湖北纪委有人一直想翻案（张平化等人），中纪委两次调查，终于不变。李本人则总牵涉其中。王鹤寿拖了五年不解决，韩光和稀泥，乔石上台最后解决。他为此案写了本 20 万字的书，河南愿出版，来问我《实录》出书过程。我建议个别惹人处可小修改以争取面世。

今天稍好，仍喷雾两次。同琬姐电话，这次不来北京了。

上海何振华（何若）带来元化的《清园论学集》，本该去年带来的。说是我的书都读过。

1996 年 8 月 31 日（星期六）阴 喷一次

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什么事也不想做，也没到阳台活动。翻《清园论学家[集]》，好文章不少。

上午小玲一家来，毛竹大孩子了。下午小琴［芹］带东东来。午间没休息，同胜利手谈几盘各有胜负。

恢复游泳。800 米，不累，洗痛快淋浴。精神好了。

小妹来电话，下周三来京，催磁铁片，甚感疲劳。

1996 年 9 月 1 日（星期日）多云、闷热

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看完《大办钢铁》，较有条理，可用。稍增加点资料，蔡博事可插入。

上午秦川来，1983 年事已脱稿，是报社同事帮助的。又谈及当年耀邦几乎孤军作战。马文瑞当时即说胡同仲勋、启［啟］立搞个小集团。现在同邓“左”搞得一起。刘清来，从云南度蜜月归，给我照片。志民来，送龙眼大束。谈安东职务事，即与葛洪华电话，他们党组同意，中组部调查，下面不同意，因而“万老四”去了。明年还有一缺额，当争取安排。让志民告安东（来过电话）。志民谈 15 大主题应谈法制，民主谈不了。建立法制无损于党也，有利一面大。

下午与玉珍一起去看杨纯（送龙眼）。她也谈到我的《东方》文与若水文。24 楼正反两派人都同她议论。她完全同意我观点，说 49 年后一心搞经济就好了。然后一起到刘清家看新娘，印象颇好。临走时，向女儿叮嘱处好关系。

1996 年 9 月 2 日（星期一）雨转阴，喷三次

服眠药上床，五点半起床。小活动一刻钟。

整日不适，像病人一样。牙仍痛，影响头疼，浑身无力。翻了一下《上海会议》，小作调动补充即可用。

《心中人物》已印出，许医农告知。

上午到医院治牙，右下牙取掉神经，仍疼。看了中医，所谓脾胃虚也。李敷仁大夫看的，先吃七付汤药。

遇见刘放，大赞《东方》文章好，要看《顾准文集》。

廷栋电话，约定明天开会。

1996 年 9 月 3 日（星二）晴间多云，喷二次

四点半醒来，五点半起床。仍牙疼。上午廷栋、雨亭来家，谈送三单位通知并开领导小组会事，并谈及机关党委信等事。告以原委（雨亭认识张承先）。柳村其人亦大参乎（不能批毛也）。廷栋总觉得不该孙繁荪并提。雨亭取走“万言书”并 1986 年上海社科院文（寄张全景一阅的）。

宋晓梦来，查一些书的出版社等。让她知道张承先事，她觉得太奇怪了，这些“左”爷们。将诗取走。孙长江亦为此事来电话。

下午到医院治牙，看内科。张桂兰大夫详<告>巴比酮的用法（有治疗作用，小有激素），并开其他药。

1996 年 9 月 4 日（星期三）阴 喷二次

四点半醒来，五点半起床。阳台小活动。空气不好，一直不能做气功。

上午小贾送来韩写的两份打印与抄稿，又取走一份。可说做事认真负责且有效率。程湖一份尚未抄好。

下午陈明带张恬来（夫人的女儿），到《光明》的“博览群书”工作，主编对我好感，命来约稿。于是说手头有稿用不着，于是谈《东方》二期事，诗也唸出，能用否？

今天吃饭稍好，仍不能嚼蔬菜。

1996 年 9 月 5 日（星期四）晴

两点半醒来，三点只好服眠药。六点过才起床。略作活动。上午四川省委组织部电教中心副主任黄川来，摄制《年轻干部十年路》。彭柏林看了我的《起用一代新人》又《实录》等，定要我谈起用跨世纪人才，及“德”的问题等。谈了约近一小时，大小道理都谈了。中国与世界形势，关键在经济与科技发展，市场经济的认定，要懂得历史，有理论思维。马克思也受时代限制。谈及我在位三年“一代新人”还知经历过“文革”的，现在都没经过“文革”，当局又不准谈“文革”。于是最后讲《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与之一阅，并告这个小故事。

中午睡着一个多小时。下午三点小妹来，仍住西苑饭店。上海之行甚累，且中暑。带来苏绍智赠书《十年风雨》，又送我陈立夫传《成败之鉴》和林杰等人的《历史的真实》。“陈传”有可读性，史料必丰，只翻了几页。谈奥运时中国学生等对 NBA 之愤怒，与美国人之小气。萨马兰奇批评之后，克林顿也不认错，说“办得园［圆］满”。悌忠已很习惯，忙忙想学儿科癌症，决不搞音乐。小妹工作得优评，可升工资也。为忙忙入大学，准备买房，以便忙忙得助学金。已经“美国化”了。悌忠的电网是管全校学生的助学金事，甚烦琐，工作也评优等。

1996 年 9 月 6 日（星期五）多云

五点半起床。略作活动。开始翻看“陈传”并苏绍智的《十年风雨》。上午十点小妹来，中午、晚上都吃饺子。

谈加速器功用，现在显著的在医疗治癌，美国已较普通，但费用昂贵。她已是“磁铁工程师”头衔，日本人正在加速做世界最大的（SSC 停后——已完成 80 公里），曾看中过她，想罗致［织］，她看不惯日本人下对上的卑躬屈节以及对妇女之视如物件，还是美国社会人际关系较好，容易展人之所长。中午几未休息。晓梦上午来，交一份全稿与小妹带美国寻求出版。饭后同金老满女一起出去，她们去灯市口女中联系音乐会事。我游 800 米，尚不觉累。小妹回来吃晚饭，直到星一才能再来。胜利一家一起晚餐，秋林让姑姑买回牛仔裙衣。

1996 年 9 月 7 日（星期六）阴

三点半醒来，即未能入睡。五点起床，活动 20 分钟。一上午将《十年风雨》翻完，二“左”王原形毕露。

冯兰瑞告知本月十五日有人为老胡（绩伟）做八十寿。恰接电话，本由孙长江通知，还要我题词。晨醒时借用林公二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续二句：锋芒笔下毫尤露，常见出墙红杏枝。

下午胜利一家来，手谈几盘皆胜。

1996 年 9 月 8 日（星期日）多云

仍四点醒来，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看《北戴河会议》打印稿。上午崔军夫妇来，他去三峡工地一转，承包单位多亏损，给李鹏写了个报告，交我一看。反映水电系统之悲观气愤：李鹏接手，水电无起色矣！夫人小黄游泳时唱“没有共产党”歌，群众中有人大嚷：你还喜欢江泽民？贺毅提拔一青年干将，在上海被捕，因经济问题，大概与贺有关。两个医生招扶，为父亲派专人侍候［侯］，生活甚铺张矣。又谈去见邹家华（同谢绍明一起）不得其门而入，反遭警察阻挡事。

老温来，想为六四平反事去见杨尚昆，说传杨有信致中央也。我说恐是小道。他很动情，要去见杨，赞成他去。

下午翻看报刊。四点延滨、元元夫妇来。嘱将 89 年 4.5 日与耀邦谈话记录与我，李昭收去（为儿女担心）。元元谈到耀邦病中甚担心“失言”事。

朱维民电话，谈王焱找他 98 年纪念彭德怀百岁诞辰事。

1996 年 9 月 9 日（星期一）晴 喷三次

又是三点半醒来，不能入睡。昨天三四句另改为一、二句：一批凡是梦先觉，复陷左帮天下知。

看完“北戴河会议”。

今天整日如害重病。上午到医院作食道复查，坐等半天，三楼那批男士冷漠待人，稍发态度，玉珍转环。检查结果，“待研究”，问清还是良心［性］。又看牙，看中医（又开七付药），看内科。遇见王怀安，要《大跃进》书。马彬夜晚起床入房，死于心肌梗塞。

给高扬电话，要他的 58 年河南考察挨批事。

中午不能午睡。下午吸氧。田方出文集，送材料来，要我写序。告知回忆彭老总不能用“交往”（不是同辈人）。朱维民同《朝日新闻》驻京记者来，无力交谈，点坐而去。

1996 年 9 月 10 日（星期二）晴 喷二次

仍三点半醒，不能入睡，五点起床。看《武昌会议》。

秦川来（送大盒西洋参与若水，让他带去）。谈张爱萍找张震谈，搞那些江泽民的电视回顾与三代题词，发纪念章等，甚不以为然。孙长江电话，要逼《东方》停刊。韩天石已写信，找刘吉谈缓冲。钟沛璋与江泽民同班，给江信。谈到当年同丁关根同班，他是左派头头，丁乃国民党反动头头，双方谈判。天下竟有如此妙局（因而想起同人话旧，由高狄建国大学事作引子，要关注根子也）。开始看《上海会议》。

下午游 600 米。郑惠约赠《毛传》（金冲及主编）。又遇见方强，云教委已赠平江 30 万元（我们俩人签名信）。

小妹一早来送来复印传稿。晓梦工作到晚上始毕。韩钢晚上来。七点半始一起晚餐。韩谈最近“左”爷们在怀柔集会批邓，“姓社姓资”，资义复辟。温家宝参加，只说要与中央保持一致。江谈敌情，将若水文归入敌情。邓后确有“左”复辟危险也。

小妹谈二事，上海徐炜说，九队时，范即“左”，同她意见不合者即指为“托派”；伤心地谈到，此生真正恋爱是邓“左”也（当然也不排除藉此逃避“落井下石”嫌）。估计是一种真情：思想确结合得“天衣无缝”！

1996 年 9 月 11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略作活动。看《上海会议》，略增补。

上午周世田来，谈罗海钢在广西出大事故，已被撤职。信托投资公司亏空 2000 万，一年个人吃喝二百多万。假博士、假职称一大堆，乱吹牛，乱搞女人。真是人不可貌相。广西诬传说是我介绍的。这一代青年真是敢想敢干。小周业务以搞证券交易为主，旁及地产与拍卖公司。说是昌平可以找到供电局招待所房子让我去住。

1996 年 9 月 12 日（星期四）多云、夜阵雨 喷四次

昨夜看电视时，哮喘发作，玉珍在旁谈有关小妹“钱袋”事，引起不怪［快］，顶撞起来，不欢而散。睡前再喷 Ventolin，服眠药上床。六点前起床，喘意甚重。玉珍同我去医院，看内科，樊大夫嘱坚持用必可酮。食道检查，无甚异样，但下周一还得做个胃镜。

上午小妹来，磁铁片不合格（美国来电话，有一项指标未查出来），还得重做，下午去上海。在家午餐。谈徐炜对范元甄的认识：一贯“左”，而且称赞江青之坚定，真令人感到可怕。写九队人事材料，还说某某是托派之类。我真是不幸之大幸，庐山之祸因而得福也，否则离婚问题不可能解决。

整天受哮喘威胁，几未动笔。

下午五点，刘云鹤来接我们到淮扬酒家过八十大寿（与我同年，过“进”——初度）。三桌在一大厅，一曹公为湖南军区付［副］政委，反“左”观点相同，右坐（后知是李克农儿子）为部队中人，也很谈得来。大谈洪学智占用幼儿园地皮盖私宅。谈彭老总的脾气和艰苦朴素、深入士兵。毛太岂有此理。贺平搞保利，只能当董事长了。军队兼商之隐忧。

1996 年 9 月 13 日（星期五）多云 喷三次

五点半起床。略作活动。上午张英志来（力康同学好友）取条幅《兰》，宽沟写的掉一“雨”字，只好重写。送他父亲的《千字文》与我，转赠《龙集新编》。父张西帆原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好书法、古文，原冯庸大学的（？）。谈傅崇碧、杨成武文革时都极左过。

中午小睡一小时。三点同玉珍到邮局取款，会城门到对面走了一个半小时，从地铁归来。走得慢尚不觉累。夜若水来电话，玉珍责我不该讲“敌情”事。

1996 年 9 月 14 日（星期六）小雨 喷二次

六点起床。续看《上海会议》，翻“文稿”第 8 卷资料，了解 1959 年头几个月毛的心境。

上午徐滨来谈蒋夫事[9]，山中闲居，如出雷池，护者跪下哀求。每周末去陪。原五天，现改二天。伙食可以。本人白吃白住也，就是不让返原址也。现成对峙之态。儿子也不要再多言了。软磨为上策。转告我与余相君谈过。徐交《顾准文集》。我将《东方》文与徐一阅。

午睡一小时。下午看《随笔》第四期，内容甚丰。光远写田儿（田家英——李南央注）甚好。告晓梦，可找于写序。

广西组织部邱部长来（管组史资料编纂的），谈“毛毛”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同史料出入甚多。

[9] 蒋夫：蒋宗曹的丈夫鲍彤。对于鲍彤，李锐日记中很多地方都用隐语记述。——李南央注

1996 年 9 月 15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略作活动。上午来一不速之客——谢远达的遗孀马光荣，为公安局（天津）一“造反派”处分过重，找我帮忙“改正”。奉陪一个多小时。因是米脂人，让玉珍续陪，吃过午饭，下午近二点始同女婿一起离去。

下午三点同孙长江、秦川等一起去恭王府四川饭馆参加胡绩伟八十大寿宴会。共六桌，老中青三代志士仁人欢聚一堂。先遊恭王府花园。第一次来，真没料到还有大戏台，如此亭园结构。第一桌有寿星夫妇、李昌夫妇、何匡、于光远、秦川、吴象与我；第二桌有王若水夫妇、张黎群夫妇、李慎之等；年青人有施滨海、曹思源等。操办人为保育钧（现任工商联付［副］主席，原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老人甚多，有胡志仁等。录相、照相甚多。同我单照者好几起。寿星与多人致词，孙长江未讲话，怕“小报告”，同我们说：1）中国之希望所在。2）好好活下去。我致词并书祝寿诗：

一批凡是梦先觉，再战左王天下知。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林公名句为贺。

华贻芳谓我可以卖字矣。大家很是尽兴。李慎之谈近日发表毛十首诗很不地道。

七点半归，甚疲劳。

1996 年 9 月 16 日（星期一）晴 喷二次

六点起床。一早到医院，作胃镜，吃大苦头。看录像，潘主任详作解说。有一良性肉泡，会诊后再告结果。又看中医。归途购书四本。

下午到办公室。听广西邱部长汇报“毛毛书”的不实，人事注解问题，续编问题等。

晚上香港杨克林（国叶集团，新大陆出版社公司）与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虞宝棠等七人来，拍香港回归 150 年历史电视记录片。谈大跃进与庐山会议，半个小时。甚累。杨克林主编《文革博物馆》大型画册上下，相赠。同玉珍匆匆一翻，精彩之至。从巴金建议起始，“起源”中有庐山会议，有我的小照片（杨特提醒）。带来徐世长的介绍信。回赠徐《东方》文。

1996 年 9 月 17 日（星期二）晴 喷二次

五点半起床。略作活动。上午到部，听杨小池、张新法汇报审稿情况，办公室全体人员和金松林。地方敏感问题，如广西韦国清文革事（最早打倒刘邓陶），上报本有，现在省版已删去。以及收全收准，表述准确，编纂规范。各部成员（党组等）如全收则占人员 2/3。意见趋于不收。还有文革时任职下限等难以确定等。决定明天上午再开一次领导小组会。我顺便将《东方》一文，部里应外合事一谈。几处对照尤其邓选，雨亭甚赞成。

下午翻看报刊。五点多，孙长江来，同杜老夫妇，一起到贵宾楼明园赴宴。主人祁葵（52 岁，加拿大怡东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代表，老板为李嘉诚等。搞投资、证券、股票等）。久慕我与杜大名。父亲祁风（？）原驻港新华社长，76 岁。还有负责张罗的黄亚新（？），搞电视剧的（《香港百年》）。尽贵菜，大龙虾等，一小碗鱼翅 360 元，玉珍叹息不已。只有煎豆付［腐］可口。席间谈当前意识形态，紊乱不堪，爱国主义搞民族自大主义。长江原作过冯友兰助手，为冯写检讨，乃真有学问之人。同关锋对话，谈墨子，引文出处无不知也。江青签名赠书，奉为宝物也。由元化处知道我的。极称杜我二人为“国宝”（人品第一）不已。

1996 年 9 月 18 日（星期三）晴 喷二次

五点半起床。略作活动。上午到部开领导小组会。张新法谈一二战地方部分全部体例修改情况，得到王明哲认可。他还得加一助手，两三个月才能最后完成，清样再送三家校核，今年无希望出版了。

下午总参三部胡建雄来送照片（湖南工笔画展陈白一陪观时，一青年拍照者），是个上校，湘潭人，为三册页题“咏竹”句。

许医农电话，《我心中人物》已印出，取来 20 本，封面不好，纸张、照片印得不错。贪看自己文章，自我欣赏一阵。

1996 年 9 月 19 日（星期四）晴 喷三次

半夜服眠药。睡到六点起床。翻看《心中人物》。

小妹自上海回，磁铁片已另做，得由劳伦斯实验所回电认可。

下午游 800 米。觉累。今天哮喘一直威胁。

上午柏原介绍湖南文史管副馆长杨敬东来（来北京参加展览会），来求字。原在组织部工作，谈水灾严重，仍有几十万人住堤上。

1996 年 9 月 20 日（星期五）晴

昨夜翻书，十一点半上床。六点起床，未作活动，遭玉珍批评。仍翻《心中人物》。上午十点到革命博物馆观全国文史展览，遇见邵燕祥、牧惠。匆匆一览，各省字画颇多。

下午游 800 米，遇郑惠，告知陈伟与薄都认为吴冷西不对，称赞我在庐山表现（薄说上山晚），对我的《大跃进亲历记》上卷也很称赞。郑说南宁会议如此暴露柯庆施甚好，过去陈云谈过柯、王任重等人表现，薄也是赞成如此写的，他们不便写也。

1996 年 9 月 21 日（星期六）晴 喷二次

五点起床。为《田方文集》写序，他提供了一个底稿，勉强写二千字。

上午小妹来，问题还出在美国设计有问题，四人同小妹电话，坦诚认错。此种求实作风好。上海厂方与高能所领导也都意见统一了。明天返旧金山，三周后还得来。刘清来，未能交谈。赵辉（原总局保卫处长）带儿子（《霸王别姬》副导演）来，送月饼等。民办医院，最多时有 200 张床，现已大减，赔账，不想办了。总想请我与张局长等吃饭。惋［婉］谢。周保志送材料来，也送月饼。小雷夫妇带孩子来，也送月饼，客人应接不暇。小琴［芹］一家来。下午周笃文来，送《羊春秋诗集》，台湾道家、诗人蔡肇<祺>作品音乐会，还有座谈宴请定要参加。中华诗词学会主办香港回归诗词大赛已批准办，正筹款中。谈所传人事，大家对李瑞环印象较好，还通人情。如对徐邦达解围等。程真来，谈谭力夫在北图不务正业，搞赚钱买卖，现已升迁文化部。

苗苗夫妇带孩子来，一起晚餐。谈么么与他无话可谈，极不融洽。

1996 年 9 月 22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略作活动。看完《上海会议》，须加几小段。

上午玉珍和小玲、满起去买床，已看定床、桌二件，3400 元。再不买，越来越贵。同上海远东社通电话，说书已发到北京。

下午与胜利手谈几局，有胜有负，仍不能知己知彼也。

晚上到民族宫观台湾蔡肇琪［祺］作品音乐会，认识其人，并上台与演员握手如仪。

1996 年 9 月 23 日（星期一）晴、气温 31℃ 喷二次

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将《田方文集》序言定稿。下午让小赵送去。上午到医院看中医。

上午小贾来。《粮食卫星》稿改好，但麻城等太细了。

下午三点与玉珍到医院看复查结果。潘主任与胸外科等会诊，又作小检查，胃口小瘤为良性。正式郑州［重］宣布。玉珍大喜。

为汽车事，晚上与玉珍大口角，我大发火，又自掌嘴一次。痛苦之至，如何是好。大概十二点，始服眠药上床。

1996 年 9 月 24 日（星期二）晴、仍热 喷二次

五点起床。饭前同玉珍空前大吵，我责其遇事干涉过分，心地狭窄，毫无女人美德——温柔。一生顺境，对一切指责过多，对孩子们都看不顺眼等等。原［源］起在饭前她一人去医院查血，将她拽回，强其同车。我八点多去国谊宾馆开《世纪》三周年会（萧乾挂帅），她去医院。

开一上午会，我接着邵燕祥谈世纪——前 50 年党打天下，后 50 年坐天下。我说前半纪革命与战争（就世界言），后半纪冷战与热战、和平与发展，但愿廿一世纪人类真能走上和平发展之路；从《东方》我文谈起，批评中宣部压制谈“文革”；历史是复杂的，人也是复杂的，举南下写“郭亮”事，同程潜“关系”一例[10]，又举张治中言不及蒋介石之例[11]，以及章士钊、杨度；还有胡乔木“左王”事（季羡林说不是）及同我关系。《世纪》要有意识巧妙为文，有计划谈当代史事，如“文革十年”，非谈不可。十来分钟话，听者动容。认识王桂五等人。还有“文献室”的李海文，是林轩的媳妇（李琪女儿）。午宴丰盛。

午休一小时。下午到万寿路，为杨小池送行。雨亭、廷栋并张新发［法］夫妇一起。先漫谈定稿，恐明年七一或十一才能出版，今年底还难定稿。晚宴喝白酒三杯。夜海南搞芒果的李长盛与小彭来。

1996 年 9 月 25 日（星期三）晴 喷一次

五点不到起床。找那封级别旧信不着。清理旧件越清越乱。

上午韩钢来，谈原统计局局长并社科院经所所长等人大批邢贲思文为修正主义。一批老“左”、中“左”与不满现状工人（基础），成为真正隐忧。郑惠等人肯定《大跃进亲历记》，同《实录》一样，要作为写中卷党史的参考书。满街可以买到上卷了。

下午罗西北夫妇来，要《龙集》；谈五十年代四川水电开发次序不当，大马方案不对，紫坪铺可以坚持（因权力下放被四川否掉）。批刘郭罗反党集团，（批李锐的支线），小赵谈李副科长。潘家铮竟又说，三峡上后，水电被扼杀了。两面讨好。陈明带张恬来，送《心中人物》，让《读书报》发表前记。秦川来，一起漫谈人事，太子党叶选？挂帅。陈晋来，送《毛读书笔记》两原本。

---

[10] 郭亮是中共早期活动家，工运领袖。1928 年为程潜所杀。1949 年南下之初，李锐在《新湖南报》任社长时，曾写文纪念郭亮。黄克诚请在长沙和平起义的程潜吃饭，李锐作陪，程潜有尴尬之色。——李南央注

[11] 1949 年 4 月张治中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到北平同中共谈判，双方议定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但遭蒋介石拒绝，张遂留在北平，并发表《对时局的声明》。但此后直至去世，在任何公开场合，绝口不对蒋介石有一字“恶评”。——李南央注

晚上戴文葆来，《文集》事做两手准备，早点定案或告知。也谈人事，无甚希望。现在人之坏，出乎意料，多两面派，保官升官为上。出版社如国营菜店。现在一批高学历中青年善出书。希望在出好企业家。

1996 年 9 月 26 日（星期四）晴 喷一次

五点半起床。略作活动。上午和玉珍到市政协新<建>筑参加欢迎蔡肇琪[祺]座谈会，到三四十人。中华诗词协会出面，周笃文主持。同林林坐在一起（甚表好感），初次见到周振甫、周汝昌，还有些中年教授，刘征等。发言踊跃。周汝昌讲汉字，平仄甚难，反对“旧”诗之称，用传统诗词即可（其人燕京毕业，教英文的）。还有一女士讲到，1982 年台湾弟弟着人来大陆探望母亲，母言“早已划清界限”，后录音，哭了一刻钟，催人泪下。我第三个发言，讲秦城故事，得句“自我批评总过头”之欣喜。改李白“凤凰台”失粉句等。献七绝：

古愁唱罢唱今愁，诗乐情深系九州。
难得佳辰吟友聚，团囵［圆］时节正中秋。
（记 9.22 晚|记|座谈会）
（三四句也可：两岸相思吟友聚，同声相应气相求。）

午宴与蔡一桌，其人甚衰老相，只 63 岁。说自己系学药学的，非中文系与音乐系毕业，在台湾得不到承认，很是感慨。此次活动，带三儿女来，花费约 60 万元。

李元华还要我参加 29 日笔会。晚电话周，拒之。认识梁东，煤矿文联主席，中华诗词社社长。在煤炭部当过办公厅主任等。因高扬文下台而去职。

玉珍甚满意，在大厅购得绸料两块，纪念物两件毛衣。

午休一小时。《大跃进亲历记》上海已无书，北京发行部送来 30 本。整个下午晚上甚感不适，电视未观。

1996 年 9 月 27 日（星期五）晴 喷一次

三点醒来，四点半后入睡，五点半起床。整日精神不振，不想做事。上午党史室陈夕（女）来送《党史资料》（刊《南宁会议》）并千元稿费，又《党史研究》刊《浩大工程》。赠《亲历记》。十点与玉珍到党校，看望铁铮。屋内杂乱不堪，一人独居，自谓待毙而已。每天散步，观电视，看点杂书而已。晚上大胖电话，只说给父亲去了个电话，还说过去有约，二老晚境全由小毛负责也。待一小时归。上楼看灼姐遗物，有一大文件箱，不知我的信件和北大荒日记尚在否。

午睡一小时。下午老干局来人。送千元过节费。

翻完所刊二稿，并李克农传略及高岗事件。

1996 年 9 月 28 日（星期六）晴 喷一次

又三点醒来，只好服眠药。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老干局来人，送老红军千元。我告知有事找张或伍等一谈。今天精神转好，午餐亦觉有味。秦川来，谈班子之可叹！“说不”一书又禁止卖了！何去何从都不知道。

下午郭全胜来送月饼。月饼成灾。

游 800 米，不觉累。晚上家具厂送玉珍用的床、桌来，只有桌合用，床退还。折腾到夜十一点多，满起一家帮忙。

1996 年 9 月 29 日（星期日）晴 喷二次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清理杂件，将玉珍不用小桌并入我的书桌，扩大我的书案了，很是满意。满起一家来。中午略休息，下午到南三环家具城，为玉珍购得一双人床，1800 元（铁床反便宜约千元即得）。逛到五点多始归。

晚餐丰盛。晚施滨海来，送《下卷》两本。谈乔石向外人支持朱。邓家人对江有意见了。攻丁者，甚多。

1996 年 9 月 30 日（星期一）昨夜小雨、阴 喷四次

三点半醒来，即睡不着了。五点起床。空气较好，阳台作气功半小时。整日懒散，很觉不适，气短。下午喷三次。

苗苗来，谈觅觅学习与交友情况。女孩们喜互送生日礼物，打电话半小时。功课太紧张，身体又不好（哮喘严重）。留晚餐，吃酸菜粘鱼。

1996 年 10 月 1 日（星期二）阴转晴 喷三次

两点醒来服眠药。五点半起床。甚冷，着厚毛衣，在阳台活动半小时。

玉珍病了，颈椎病发作，整日卧床。小玲、小琴［芹］、胜利、杨小玲四家大人小孩都来了（小马从广州来），小赵来（程湖约好来，亦不能电话）。满起到西南饭店买来四双份川菜，东坡肘子等，满满两桌中餐，很是热闹。

黄乃上午来，身体尚好，盲文方案仍未落实。此事耿耿于怀，得不到援助。我也光有同情而已。

李元华来，那位蔡肇祺先生要来看我，廿九日笔会我没去，他们甚失望也。

下午同胜利手谈几局，皆小胜。晚上八点始散。观电视到十点。

1996 年 10 月 2 日（星期三）阴转晴（昨夜有小雨） 喷二次

二点服眠药，五点半起床。阳台做功半小时。

同四益电话，赠蔡肇祺诗定稿二方案，一方案好：

古愁唱罢唱今愁　　唱罢今愁唱古愁
诗乐情深系九州　　情深诗乐系神州
我愿歌吟随皓月　　乡音不似歌吟似
今宵同照海东头　　同醉中秋明月楼

我原来三、四句为：

两岸知音吟友聚，诉谈心曲正中秋（燕山夜雨滴心头）。

小琴［芹］来帮忙，将一大堆旧信封、年卡、旅游片，画展卡，请柬等等彻底清理、清除，全{ }报纸绷堆处理。甚累。

下午将《东方》文的对照辨诬整理好，找出十三大报告一段，写好前言。整日觉胸闷气短。

1996 年 10 月 3 日（星期四）阴转晴 喷二次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天气转凉，即觉空气较好。今天不觉气短了。玉珍开始到医院吊瓶。医生说，她的头晕病类似奥运冠军王义夫。

上午让小程来，将《答辩》稿交他打印。他说十月一日没来吃午饭，是打了一个通晚的扑克，睡过

头了。

韩钢帮我找到《邓选》谈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几处，可补入《答辩》第五部分。

接英国记者电话，问姚文元已刑满释放，问我的看法。上次来问三峡，就没应付，这次照样不应付。说刑满自然释放。其人上台我在狱中，对之无兴趣。

下午游 800 米，不到 35 分钟。

1996 年 10 月 4 日（星期五）晴 喷二次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今天整日接待客人，重看《上海会议》稿。

上午杨毅来，他已到盐城报到（须人代会通过）。住处电话都已办妥。同李春林通话，估计可以通过。认为朱正工作太粗糙，他们得重新细编。关于三峡与毛的一些文章，重复处要加删节。汉雄不过顽家而已，带着一个女记者到处为家。回顾中组部经历，他只知道顶住陈元事。关心其婚事，杨说，现在是已婚身份。这样就好了。否则一个没有妻子的市长麻烦得很。

下午两点半到四点半，戴晴领来五个日本人谈三峡问题，搞环保的天野礼子似为主持人，新泻大学教授鹭见一夫主谈，另一工学博士大熊孝助谈，翻译伊藤孝司，另一录相师。我从几个方面谈这是个“荒唐工程”，并回顾了历史。随即张翼伸（女）来，她是平江人，77 岁，原在北师范大学化学系教授，1944 年在乐山武大毕业。祖父认识李六如。她小孩时见过胡筠。玉珍见了这位不速之客。秦川来，邵华泽来家送字（写得不好，只称老书法家）。人民日报六四有关人已开始松动，有的恢复工作。

晚上常流来谈到九点半。他曾对张铁铮、梁益华撤销他的《水电年鉴》和《史料》工作上书控告：担心水电史多家来写，写不好五十年代水电总局及其真正史实。谈到张铁铮不愿谈我的作用，要以自己为主写史，并谈到他在南京学联旧史，李庚认可，而许立群不提及（在延安即回避他）。除台湾外，全国水电工地他都已跑遍，1974 年率工作组去过西藏。

1996 年 10 月 5 日（星期六）夜雨、晨雨，下午转晴

五点起床（两点服眠药）。活动半小时。上午作字三张，为蔡肇祺诗写了四五张，才选了一张。玉珍仍吊瓶。

下午二点游 600 米。四点，李元华引蔡并女弟子来。赠他的诗乐著作三本，我回赠《龙集》并台版《卅岁前毛》并《实录》，也送元华《龙集》并《卅岁前毛》。蔡说他的“意识科学学会”情况，有会员 900 人，为做一仁爱立世之人，但不为台音乐界接受。五点唐小毛同她的奥地利老板夫君（汉斯？）来，一起听蔡的传道。唐说唯物主义一词在西方有贬义，即“唯利是图”也。我们如去欧洲定去维也纳一遊。汉斯赠中文奥地利图片册并巧克力。

晚上安东来，大概是表示感谢之意（向葛洪升电话）。谈陈家子女，陈元在银行已成行家，弟弟与大女下海有事，邓家则如传言。认为李鹏在外事方面强于江，甚看不起江，老一代武功文治，江则“吹拉弹唱”也。

1996 年 10 月 6 日（星期日）晴 喷三次

五点起床。活动一刻钟。上午满起一家来，玉珍仍吊瓶。我整天觉气短、无力，什么事也不想做。

下午宋玉环送来茶叶两筒，霍山毛尖，多年不闻其香矣。

平生工作已由李长盛安排到该公司北京推销处。

1996 年 10 月 7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 20 分钟。睡得不错。中午睡着一小时。

上午八点到医院，中医处取药。到办公室，找谷安林谈续编事，将徐德勤写的材料交他。每年工作总结有一句话提及便可。电话张新法，催问香港中文大学邀请事。据陆沅电话，张似乎回避她，一升官人就变也。《答辩》已打印好，让小程交雨亭、廷栋一阅，决定是否在部内散发。

刘明复［夫］女儿送来新出一期《改革》，吴敬琏分付［吩咐］的。将《答辩》告知，愿不愿刊登。

为宋玉环“工人”身份退休事，给电力部办公厅打电话，嘱告史大桢办此小事。小彭来，送平生赴任。小彭月收入二千多也。

今天算是将《上海会议》弄完（3 万字以上），今天写 2 千字。

1996 年 10 月 8 日（星期二）晴 喷二次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今天算是办了大事：将下卷 11 篇定稿。上午让小程来，《大跃进教训》复印，下午一起送与金松林。金谈形势，几乎一片黑暗，到处有王宝森、小金库，医院无不乱来。又谈胡乔木之仇视原党史征委会，有个批件制造人事矛盾，印象普遍坏，还不如邓力群。

游 800 米，觉累。

1996 年 10 月 9 日（星期三）晴

睡得甚好。六点廿分起床，略作活动。看完《全民炼钢》，得大修改。《答辩》一文前记，廷栋电话建议改得缓和一点。可以接收，去掉“流言蜚语”等词。让小程弄好部内散发。

收到金永堂的三峡意见书，写得甚好。田方寄来美国五份反三峡资料。王桂五（体改委）寄来《宋劭文文集》并他写的有关“共［公］有制”理解的几篇资料，很有用处（比光远写的还细一些）。他是为张劲夫写的。

1996 年 10 月 10 日（星期四）晴 喷一次

三点醒来，四点起床。看《全民办钢》资料。找高扬信件不着，记性如此之差！略作活动。不愿动笔。

收到一本“奇书”，邵阳 25 岁女作家鑫航的《小作家的命运》，书后一张“帮助成长”大名单中，我列在首位，真不明究竟。

下午游 800 米。甚累。秦川送来纪念长征的 14—16 日请帖，连三天活动。

1996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五点半起床。略作活动。上午翻看了一下那本“奇书”，是否“意识流”写法？自童年写起，但材料反复利用。

告小程，将“辩答”在部内散发。

下午听张全景传达六中全会江讲话，基调仍是“忘［亡］我之心不死”，“改革开放不放松”也。谈到理论重要，学科中共 11 项，有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

1996 年 10 月 12 日（星期六）多雾转晴 到宝坻

五点半起床。小赵六点半来吃饭，郑仲兵七点到。邀我与玉珍去宝坻一遊。光远身体不好，蔡泽有

事，都不能去，只我一个“客人”。大雾中行车，过通县、香港［河,］抵宝坻已十点。先到商业局，人大主任刘连清，宣传部长孙仪等接待。邀请者是天津《华人文化杂志》主编姜诗元、副主编王建逄。漫谈精神文明。我说西方文艺复兴后，花了一二百年解决“随地吐痰”问题（此一行动在西方是最失人格之事）。有一原女局长来作陪，在局接待所午餐，竟吃到羊杂碎。饭后坐车 35 公里到一“藕稻专业合作社”，有几千亩藕地与大养鱼池，为钓鱼而来也。有一高级小楼接待钓鱼贵宾。平生第一次观钓，小赵只钓得一尾大鲤鱼。一个天津来客，用四根摇竿带铃，钓了一大网袋，十多条，好几十斤。晚餐亦自制菜，甚可口。晚上作字 12 幅（废二张），写到九点半，精疲力尽。送县委书记等 11 人，又商业局一幅（“营商有道唯存信，处世无奇但率真”）。十点就寝，同玉珍又起服眠药。房间装饰甚豪华。

1996 年 10 月 13 日（星期日）雾转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同玉珍到藕地一转，小作气功，空气甚好。挤时间翻看《鹿死谁手》（陆沅借来）。

早餐甚丰盛。大概是作字有关系。宣传部长陪我们到城里开发区一服装运动用品有限公司的工厂参观，专做旅游（高原 6000 米）帐篷（小大各种型号）和高级运动装（羽绒衣，高原御寒服等）。原料全部美、西德、南韩等进口。有 700 多工人（90%女孩，初中生），做工极精袖［致］。帐篷架构材料也全进口。总经理刘玉钻，36 岁，高中生，甚能干。去过韩国，哥哥是有名企业家，每年利润有几百万。送我们每人（包括小赵）一羽绒装，另送我一件高级装（上千元）。皆大欢喜。归途同郑仲兵等在通县午餐，花 600 元（6 个人）。

秦川电话告知，他那个有名的小姨子原来是马文瑞的老姘头也。

1996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一）晴

昨夜九点半即上床。五点半起床。整天翻看报刊及自己新出书，不想做事。翻完《鹿死谁手》。

上午徐滨来，谈蒋夫事。生活与看病都不能保障。续写诉状，言辞恳切，以延年益寿为准。[12]复兴医院一退休医师为忠实读者，送我一叠珍贵首日封。当以《龙集》为报。

下午到医院，看中医并内科，中医吕秉仁喜旧诗词，送我香港回归词。遇见马洪，得帕金孙［森］病。又见王玉清，已 85，精神尚好。李力安表现热情也。

晚上杨仁大女儿平生带女儿来看我们，赠《心中人物》。

1996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略作活动。八点半到人大会堂参加《长征——世纪丰碑》会，兼西北开发国际研讨会。我与项南、朱厚泽、李昌、吴江、于光远、秦川、童大林、吴明瑜等 10 人坐一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尚昆、张爱萍等都参加，李瑞瑞［环］来（又被叫回，曾引起怀疑）。同孙长江一起回。取书与《答辩》资料，回到梅地亚坐谈开会。饭后同吴江一起休息。送《龙集》。他们三人（吴明瑜）看完《答辩》文等。吴谈：邓原定李瑞环为总书记，全反对。李鹏 8000 万修西花厅，想搬入也，为江所阻。鲍事，万里有难处。童大林说，刘吉可靠，同江一个月见面一次。

下午听西部九省汇报。我们作为“一流专家学者”与会也。认识此次活动操办者肖克秘书等人。

晚餐由红塔山集团招待。七点半回家。八点多尹曙生与安徽公安厅政委梁殿元来访，赠书二本。

[12] 蒋夫：蒋宗曹之夫——鲍彤。此处写的是鲍彤情况。——李南央注

1996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三）多云

昨夜准备发言，看最近收到的几份水电资料（汪恕诚、李鹏、陆钦侃、宋泽敏的文章等），到十一点半。服眠药上床。

五点半起床。整天在梅地亚开会。十几位专家学者发言。朱厚泽讲五个宏观问题，听者动容。中午竟睡着，醒来已两点 35 分，赶忙到会场，主席正呼名让我发言，弄得很匆忙。没提三峡，只谈“西电东送”，没超过 20 分钟。会后照相，餐后始回。吴明瑜发言有重要资料，谈 28 年同 18 年对比，人民生活收入提高 10 倍。

散会后照相，有杨汝岱（第一次同此人握手）。李昌还介绍认识杨超（延安时称黑格尔）。仍一起晚餐始归。

1996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四）多云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到新华社参加“回归赞”诗词大赛新闻会。周笃文等操办的。又见到杨汝岱。翟泰丰（中宣部付［副］部长、文联书记）主动同我交谈，讲的话都入耳。贾平凹写过好书，动员去江南熟悉生活；王蒙不过在外面讲话有出格处；同意我说的“大家心情舒畅为好”。还说我的书都读过，有事到宣传部找他。姑妄听之。印出大会简介中有我那首诗。主持会的梁东还唸了一篇［遍］“中顾委委员、著名诗人”之头衔。接连两次会如此出台表演也。香港回归自是盛事。海内外征诗大赛，于传统诗词的继承与发展自是好事。见到苏仲湘，说不再参加野草社活动了。

下午游 700 米。遇见王蒙，告以遇翟事，说其人亦学会做官而已。告我一怪事，大概安全部传出，我与绩伟、光远搞一政纲云云。沈昌文谈决无此事，认为我应正式向江提出声明，也只能姑妄听之也。

收到北大教授赵保［宝］煦转来邹傥《廿世纪中国政治》，信中说我的《实录》、《亲历记》“数难并，众美具”，“于国家社会，于当前及后代掌权者借鉴，于中国历史科学，可说是功莫大焉”。

“荒岛”须改“渔岛”，勿忘。——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6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同韩钢电话，请他帮助改《大办钢铁》与《粮食卫星》两稿。上午朱维扬来，赠自编印《中华名家采风录》。已经忘记曾提句：“堪为平生未左偏”。正好应付《随笔》之约（杜渐坤电话嘱）。中午应黄乃宴请，另对夫妇为徐铸成之子（66 岁）。从事盲童教育工作，受联合国表扬，并与一年轻（39 岁）妻新婚之喜。有一篇新婚感言。

下午一点半到办公室，先同雨亭、廷栋谈。随开会，三家商定中央卷公开出版事。张全景、王明哲、陈威，档案馆一副馆长并刘是龙等参加。张曾主编山东卷。三家名义向薄一波、胡锦涛写信请批。

廷栋说，“辩答”散发后，反映［应］甚好。同张洁如电话，看来香港之行会受阻也。假托港澳办名义。

徐滨来，蒋写诉状毫无反响。《九十年代》封面梳头照片。

1996 年 10 月 19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翻看资料。活动半小时。《随笔》索题像词。同四益拟定出句：

信知世事原多折，堪慰平生未左偏。

给邵阳吕振羽学术研讨会寄去贺信，略及抗战时与吕交往（塘田讲学院事），热河共事，秦城同囚

三事。却几十年未曾见面。高风亮节、学术成熟，一直萦怀。说点空话吧。

下午游 800 米。秦川来，应胡启［啟］立约参加欢迎澳总理夜宴，没听到任何信息，人事港报炒得厉害。

晚上周笃文、李汝伦与两青年画家来，谈李鹏、李铁映写错别字，庆——庆`（刻石碑，立此存照）葉——業，也留下。后者到南京题“为办好博士班而奋斗”，九字错三：辨、悕 、`斗（想写繁体也）。对人事安排已都无兴趣议及。

收到上海汇款 14650 元（《亲历记》），此书上海却禁售！呜呼！

戴文葆电话：人民社头头们都一致赞赏全集，珍贵文献，可印一、二万套，不赞助也应出，可就是怕上头发话而不敢也。

1996 年 10 月 20 日（星期日）小雨、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清理《钢铁》与《粮食卫星》有关资料。下午韩钢来，全部交他，请他增改。

国史馆邓左一群，称赞文革时期，经济翻一番，外交有成就，只是发动有错，但反修防修与阶级斗争仍有正确处。如此则 8/9 是对的。薄一波说：如国史稿私人出可以，用国史馆名义则要批准。沙健苏［孙］、有林、{殷希非}等一批人很积极投靠。此股势力，对江班子有影响也。在公开批邢文。陈威思想较解放，龚育之甚谨慎小心。“薄传”等多年来在玉泉山养一个班子写作，真是可惊可怕之事。现在只批 10——20 万一人，人物纪念也卡紧了。

做闲事置名片卡薄。——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1996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一）多云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看王伊复、陆钦侃两位老专家水电论文集的有关资料，准备写序言。

电话追问后，李铁林来电话，说香港之行，港澳工委不同意，说正是回归前敏感之时。惹得火起，质问此乃政治名词，为我不能登故土？年已八十岁，革命六十年，我怎么了？又提起机关党委信事。

秦川来，谈北戴河谈三事：腐败、经济、精神，而腐败谈不下去。他们高层干净者只二人；邓质方赌场一掷几十万。党已腐败不堪矣。劝我不要生气，传授回精之法，手摸睾丸部，两手拍阴部两侧，可以延年益寿也。

1996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二）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王伊复水电论文集》序言弄完。

上午九点到美术馆观山东柳子谷遗作展。鲁勇（余修之子）在等着。柳的女婿（参加抗美援朝画家）陪着，说明抗美援朝二次战役长卷的完成过程（他作的素描稿，柳以传统笔法加以发展，花二年时间。前后方、行军、战斗，轰炸等等场面，栩栩如生）。观毕赠我柳画册。随后又看了　　夫妇（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国画展，竹樵花鸟很好，是第一流。　　许多（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写内心世界的大幅，完全现代派，受毕卡索影响很深，很有才华，笔法等均好。观毕忍不住题词：“晚年毕卡索，绝对不能学；如此才智，夫妇同樂。”没有落款。

李铁林来电话，玉珍接的。谈她作过 20 年老干工作，为我部级问题鸣不平。香港事答曰收复了再去不好？

下午游 800 米，不累。晚饭吃得很香。同胜利谈他的转业问题，小赵谈他的媳妇对父母不好。

杨纯电话，谈到长征晚会如此宣扬第三代，她说电视看不下去，又硬着头皮看完。我说：你这个杨阿姨怎么拉［啦］。她说，过去对其人也毫无兴趣，不过是江上青老关系而已。

1996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晨夜雨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开始写《陆钦侃文集》的序言。接到出版商王涛（女，工人出版社发行科的）电话《大跃进亲历记》进了八千册（上海标明印“10000”）。问我有无书要出版，从而谈到稿费从优，10%版税并不合算，不会如实标明印数也。她说可出 90 元千字，也承认出版界种种弊病。作者得不到好处。

下午游 700 米。到水电工程兵接玉珍（找小任按摩颈椎）。见到贺益［毅］，要武警车牌。谈到三峡，后患不管，只管包工。现在都赔，招标时压价太低。吴福安又为平江党校要钱而来，介绍去找张洁瑜。

晚上王涛与丈夫（1.9 米）来，送书十本。刘云鹤之子嘱为沈阳电力公司十周年题词。

1996 年 10 月 24 日（星期四）晴

昨夜十点半接杨超电话，只好服眠药，也只睡到四点。四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八点一刻到医院，镶好门牙。九点一刻到四川驻京办事处，应杨超约谈三峡问题：各方面来说是一个荒唐工程，防洪尤其以邻为壑，一切要害都说到，现在形势要记住三门峡教训，预见到一切严重后果如何解决。川人没有起来保护自己，无一人敢放下乌纱帽也。谈约一小时告辞。随到办公室，找廷栋，建议他去河北一次了解贾文平情况予以帮助，还得借用一年。

下午游 1000 米。取来《心中人物》30 本。许医农谈现在卡出版之禁令毫无道理。

收到周定一寄来的《红楼梦语言词典》，浩大工程也。

1996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五）晴 玉珍为我理发

睡得甚好。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整日颇懒散，没有动笔。翻报刊。王宁明日飞回广州，来电话告别，说细读了我的《龙集》，“比李白还写得好，许多诗很动人感情”。又说她住院读杜甫诗。如此称赞我的诗，还是第一次听到也。

给戴晴电话，请她转告熊景明香港之行作罢，只能说是身体不好，医生不允许远行。

晚上小彭来，说是陈锦华已有批示（李长盛贷款事）。

上午小程来取走照片，医疗症［证］等。文津街要换证了。

加快电力建设，促进改革开放。——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6 年 10 月 26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甚冷，活动半小时。上午续写《陆钦侃文集》序言。长江来，谈丁事，拟下星一同钟碰面，如何对证好材料。《前哨》7 月号文已传印：“反共老手”乃三青团骨干。除“暗杀郭沫若”事外，其他属实。据闻尚有续篇。长江谈高放其人三事（钱包、参加中央同志会，卖月历）。

同北大赵宝煦通电话，感谢他的信和送书。他在美国加州一大学讲学一年（原陈翰生读书处），也很忧虑现在形势。

长江谈萧克对江之树第三代，放照片、语录等甚反感。邓夹在中间，“新长征”，以毛自居了。张萧（张爱萍、萧克——李南央注）甚亲近，观点一致、行动亦然。那个贺敬之仍将当文联主席。

1996 年 10 月 27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凌晨增加摸腹部等活动。

《陆文集》序写好，3200 字。为《文集》事同陈琼芝通电话，她有一学生经营图书出版发行甚为能干。同杨毅通话，告知人民社意图。晚上朱正电话，亦谈此事。

下午同秦川漫谈形势人事，从本质到表现及现在局势走向，可断言江某并非中间偏“左”而是“左”派也。

一早同玉珍到荒煤家吊唁。夫人张昕似无所谓，仍谈笑风生。说在徐州听过我作报告。大姐已去世。
——李南央注：此段写在日期旁侧。

1996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一）多云、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先到医院，看中医。遇见雨亭，与之略谈江文艺晚会反映。十点到部，程湖不在，到廷栋处，改好那天三方会议纪要稿。小贾来，复印序言。

下午看报刊。朱维民来，谈南行参加邵飘萍纪念馆落成事。农民大腕捐资百万助新闻奖学金。又到保定白洋淀，县委等均招待三陪，习以为常。为林默涵辩护。张爱萍等关心人事，觉乔石尚好，普遍对江有看法也。留晚餐。他送我一个两尺多高的唐三彩仕女，摆在客厅茶几，进门即见，颇见雅趣。

1996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三点即醒来，四点后又睡着一阵。活动半小时。

同李慎之电话，玉珍约他同去三院蔡大夫处看颈椎病。此病可以开刀，有一老干部成功例子。他认为江可稳局［住］局面，向“左”靠等则看法一致。社科院刘吉操作了一本书《同总书记谈心》很是肉麻。陈琼芝电话，公司强女人蒋小兰已活动到光明报出版社，愿意承当，名气“如雷灌［贯］耳”。颇为真心诚意。颇使我怀疑。同宋晓梦电话，宋答，出版社总编辑鲍晓娜，是明白女人，但胆小如鼠，而且报社头头王晨唯命是从（才得以居此位），很是怀疑。此看法我也转琼芝。

下午游 800 米。搽止痒药。到内部书店购三本《文稿 9、10、11》为《象棋的故事》买《茨威格小说全集》三卷。

1996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三）晴

四点醒来。五点后又睡着一阵。六点起床。略作活动。李正光遗体告别，到九点半才记起来，忙让小赵来，十点过赶到北京医院，说灵车恐已到八宝山。于是又赶到火葬处，几个炉口都人来人往，几经打听，无一人知纺织部来人。大概早已事毕了。十一点回家。

陈琼芝与蒋小兰已来。这个女强人只 31 岁，原学财经，现任四川每日文化公司两个公司经理，很是活泼健谈，资产已有几千万，操作出版书籍，同全国出版商有联系。同光明出版社主持人安然谈定（鲍已进党校学习），估计可推出一万套。要她有后补准备（长得像秦川的洋洋，自称像董文华，比董长得好）。留午餐，送书几本。

下午游 800 米。冯钢来，琬姐担心我的身体也。

1996 年 10 月 31 日（星期四）晴、多云

五点半起床。因冷未作活动。翻《书屋》第 6 期，颇有内容。仍未动笔。原计划月底弄完下卷，自己失信了。其实近来身体已全好转。

下午廷栋来，致一波转胡锦涛信（为中央卷出版事）甚简练。先寄陈威一阅，由三家签发。

下午游 800 米。翻《治乱龟鉴》，关于明代皇帝廷杖现象及海瑞事应当写几百字插入“上海会议”。

1996 年 11 月 1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九点过李铁林、傅思和来。我质问八月十六日回信后无答复，10 月初印发《答辩》仍无答复。于是说到如此对待老同志（我已八十）。根据在顾委经验，一种是拍桌骂娘；另一种可能气闷出心脏病。而我两种都不会发生，其故何在？艰难曲折，妖魔鬼怪见得多矣：几乎饿死，秦城八年（死二三十，神经病二三十）。随说随出示《羊城晚报》去年“堪慰生平足自慰”与他们俩人看。还谈到邓力群事，延安抢救，'87.7.11 信并 7.14 邓批示事。现在“万言书”后仍受照顾（喜欢“左”也）。“精神文明”决议无一字谈“左”。部里有郭玉峰小红人在。我处理了张　　等几人（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还谈到陈云夸胡、邓二人“最优秀知识分子代表”等等。部级问题乃宋平所阻（延安与邓左一起，夫人乃邓室顾问）。李铁林说与宋无关。我说赵宗鼎、孟连琨都解决。铁林也谈到他对《东方》文不同意处。我说意见不同很正常，但不能以“党委”压人。看来致胡锦涛信已转到他们手中。又解释一批批解决。说范元甄已按副部级待遇。

下午三点游完 600 米后到办公室。《亲历记》下卷印稿已取回。因来谈香港事，李铁林来办公室，谈近一小时。再三说明是港澳工委意见，组织部组织人员去港，副部长未去，也是怕引起什么说法。顺便提及明年伦敦大学邀请事。还问我彭德怀与老帅们关系不好事。他的父亲因《人民日报》约写一篇文章而生气事（终于两天刊出）。我指名李辉为郭玉峰红人，“左”得很也。

李元华来送蔡肇祺信并照片四张。蔡读《实录》赠七律一首，写得甚好。元化谈蔡有神神乎一面。最近一弟子来看她，进门即跪拜在地。

蔡七律：

人生在世少如意，为国为民还被弃。
武穆满江红血翻，谁人如梦令心弦。
见昭恨事总迟迟，思痛赤衷倍历历。
拜读先生一片真，肃然敬意自然起。

1996 年 11 月 2 日（星期六）晴

昨夜睡前仍痒甚，续搽药。睡得尚可。六点起床，未作活动。暖气已热。早饭后秦川来小坐，谈范敬宜因生活事（严打时在苏州同李莊女在一起事）未能入选记协。秦谈：刘宾雁之轻率，耀邦保他。田绿萍同女儿来，富康小汽车艰难之至（法资 25%，受政治影响）。国内竞争激烈，地方保护（上海只用桑塔拉），二汽又开不出工资。大众公司老板　　跳楼（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富康经理失踪，都是能干大才。赠书三本。

下午游 800 米。王晶垚来谈约二小时，从形势到南社研究会人事等问题。名誉会长我只能后靠（意思在我应更实质性一些）。拟邀周南参加（“左”爷也）。认为江可能邓后有所作为（太乐观了）。赠书三本（平生也要三本）。

晚上胜利、小琴［芹］、小铃三家均一起晚餐。王说：深圳繁荣靠妓女。

1996 年 11 月 3 日（星期日）阴、多雾

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仍翻看《前哨》（10 月号）与《明报》（9 月号），仍徐滨送来。每天报刊如翻看一遍，得两个小时。

胜利呆了一天，写好要求解决高工件，我给张廷发信，请他帮助。手谈两盘未毕，被玉珍催吃晚饭抹乱棋盘。

两本港刊翻毕。

1996 年 11 月 4 日（星期一）多雾、晨微雨

睡得不错。六点起床。听美音，近日连续报导王希哲、王丹等事。魏京生判重刑，王丹判十一年，为什么只能采此办法呢？

平江教员张鹤皋上书告县领导无方，经济不景气，乱摊派，搞小金库等。主张靠山吃山。这样才真知道一点乡情。

戴文葆两次电话：他来逼人民社，就是怕乌纱帽，由他任责编，稿暂不取回，蒋小兰处仍进行。韩纲［钢］已同河南通话。下卷由党史社出，他们出合卷。文集因 97 年排满，98 可以。上午几找不到程湖，后来电话治牙去了。致张廷发信由小赵送去。寄朱正《心中人物》。

1996 年 11 月 5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陆钦侃寄来修改处，基本照改。颇费时间，通三次电话。书名还得题签。

下午三点到办公室，雨亭、廷栋、小曾来，三单位信张传［全］景看过，批“内部发行”。陈威要送书记处审，此意不能采取，交档案馆阅后，仍发薄一波、胡锦涛批。反正是好事多磨也。他们问及李铁林谈话事，如实相告。廷栋很生气：机关应道歉，将收回。请贾文平写“又一风波”杂文，全部资料（包括《旧事新谈风波》等）给他，落脚处在：根深蒂固“左”必须防止也。赠双壁［碧］书三本，唐棣华四本。

游 800 米，不到 35 分钟。洗澡后搽止痒药，已擦四次，似见效。

1996 年 11 月 6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为水电工程兵　进才大校（原文此处空一字——李南央注）、伍全俊作字三幅，广西邱如岳（原组部部长）一幅。为陆总文集写书名。

下午六点和玉珍到王府井全聚德，“中国老年福利协会”（尚未正式成立，乃谢绍明张罗的）的罗［蔡］丕清相邀（电话中几乎记不起此事了，罗［蔡］是益阳人，常在广州）。两桌饭，有莊炎林夫妇等（靳晋，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农业大学教授）。有一香港老板谢保生（恬利发运输公司董事长等）。香港有一中华老年福利会。还有王华山（办老年用品公司的）。这真是一种应酬。

1996 年 11 月 7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上午徐滨来送《渐进民主生活》一文，大概是近日流行的东西，不知出自何处。带走两本港刊。

翻看近日收到的刊物，《炎黄世界》冯英子《索赔闲话》。个人向日本索赔合理合法。广东总还能发出点声音。

上午宋晓梦来，她下周一去长沙，让带《亲历记》、《龙集》与杨弟甫、冰封、柏原、吴辛、俞润泉等人，还有潘基踬。谈星期一晚八点北京台突插入一、二分钟香港节目，为王丹事遊行。中宣部很紧张，到各校询问。她受报社命电话北大党委查询，惹出麻烦，幸而弄清（造谣说她串联学生）。庸人自扰，自树对立面。

下午游 1000 米后，到北京饭店赴韩国国民日报社长车一锡的宴请。秦川、李普，人民日报秘书长朱新民（朱良才儿子）等，主客共 24 人（每人 60 美元）。那位徐博士夫妇弄的钱，想同人民日报合作发展旅遊。韩国旅行团，每人一万美元（包括购物），我们的旅游事业急待整顿有序发展也。旅游将是人类生活的一大内容。主人们（其中一医生）对我身体之好，常游 800 米（35 分钟），称赞不一［已］。席间称我们为“元老”，谓我如带假发，真“美男子”也。我即应之：还可以恋爱。哄堂大笑。

游泳池遇崔军，云电力部决定贺、崔下，明天谈话。

1996 年 11 月 8 日（星期五）晴

五点醒来，未能入睡。四点半起床。翻看书刊。早餐后同玉珍到复兴医院，开始点滴爱维治，玉珍代办可以获［活］脑。约一小时毕。翻《历史不再徘徊》中 58 年一段。看来作者凌志军定是个中青年，随意语言甚多，时序颠倒混乱。发出两封致读者信。十点前赶到八宝山同荒煤告别。张瑞芳等在，话旧。遇见赵毅敏，93 岁了。谈中南局只剩下雪峰。说陈楚等都已故去（心脏病要很小心），只是肠胃有病，其他都还好，耳稍背。再三说防止摔跤，都是在屋内。鹤寿摔过。谈来谈去，同龄人只有一个刘英最健康。黄乃亦来。为等李铁映，十一点始开始。小赵知情。下午游 800 米。中午闭目一小时。归途到书店购《影响 20 世纪世界 100 篇文章》，《与总书记谈心》。遇见姚振炎，正好《亲历记》出现书台，买了一本签名赠之。售货员认识我为作者也。小贾送来《又一次风波》杂文稿。

1996 年 11 月 9 日（星期六）多云晴

五点半起床。室内略作活动。八点到复兴医院吊瓶爱维治，边看《读书》有关文化文。

胜利夫妇来，下午小琴［芹］、平生来淹［腌］白菜。除游 600 米外，上下午同胜利手谈七八局，只输一次，最后一盘中腹全歼敌军，大胜 35 子。晚上吃涮羊肉，只我无兴趣。小程送来《亲历记》清稿，他已校对毕。留吃涮羊肉。

1996 年 11 月 10 日（星期日）多云

五点半起床。仍八点同玉珍到复兴医院吊瓶。九点归。清理书桌，书架杂件。乱堆如山，老来已不能过有条有理的生活了。手边东西随置随忘。

胜利来，又手谈几局，只输一局。大走“宇宙流”也。

下午崔军来。谈他与贺毅下事已定局。贺个人东西甚多，还要当中将，公司经理。用人唯亲，很是不当。大概告状者甚多。又谈到刘源，也是想当官，不是事业为重。江曾要他去西藏，母亲也不同意（看来想当电力部长也）。

1996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略作活动。早八点前同玉珍到复兴医院吊瓶。她电疗。九点半归。继续清理书房杂件并今年信件。待处理信件仍不少，有的已全无印象了。有些是读者来信，要已出各书的。上午李新来送《新民主义史长编》最后一本。谈江如进第九国（7 国+俄）。李瑞环生活腐化。

1996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二）晴

昨夜一点服眠药，半瓶洒地。久久入睡，五点半起床。听美音，周北方判死缓。

开始看《亲历记》清样（程湖已看一过）。

下午游 800 米。

1996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三）晴

近六点起床。晨八点前上医院吊瓶，玉珍同去电疗。遇汽车局某（79 岁，诗词学会者）认识我。

续看下卷清样。陆沅电话谈小贾去留问题。本人不愿再借调，河北留下可升级也。

晚上汪澍白、杨诩来，有袁伟时给汪信，谈到《东方》事件，名单中我为第一名也！不要等闲视之乎！？也谈到李瑞环之腐化，一张办公桌 30 多万，住入乔木宅大整修，几千万，可能只朱镕基、胡锦涛两人干净。也知道用王沪宁其人之事。所谓“讲政治”，还不就是“突出政治”。党的腐败源于上梁不正下梁歪。一党专政，国家搞不好，谁来监督这个党？都争出国，一次周游几国，人家只负责招待 4、5 或 5、6 人费用，且限于首都；李瑞环带上百号人，国家负担，却发不出工资。可一切真情又谁知道？

1996 年 11 月 14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续看《亲历记》清样，进度甚缓。

八点前到医院吊瓶。十点半陆茂竹来，刘松尧写好“大跃进”时水电各失误项目情况稿。很有用处。托她二事：为我前后十一年水电工作，征求大家对我的有关回忆及资料；写一篇水电为何不能优先文章（将有关资料清出交她）。结果为陆、王写的两篇序言又忘记给她了。

下午游 800 米。遇见贺毅夫妇，安慰之：无官一身轻，消闲过晚年也。

给小妹电话，十二月初才能回来。上海产品届时才能出来。嘱她买到台湾版《毛传》（四本，辛子陵著）。汪澍白看过，不错，是大陆知内情者写的。

1996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美音关于周北方案报导谈到邓植［质］方 10 月仍出现在香港大酒店。戴晴回答说，这样的高干子弟成百计。

同廷栋电话，谈小贾问题，让他同机关人事处谈小程问题，同时向河北了解贾情况。

下午到党史室同金松林谈下卷出版事，补足了两节的漏页（小程办事不牢靠）。韩钢也来，插言河南的 10%版税制，打边鼓也。看望马石江，夫妇刚从法国看女儿回来。一个半月看了五个国家，深刻了解几百年间形成差距。巴黎旧城外貌保护之周到，埃菲尔铁路［塔］油一次几年。对中国人护照控制之严，几十万偷渡者压［押］解（手铐，不如对待黑人）出境。他的签证迟迟，限一个半月。金谈到乔、邓二人也有矛盾（如郑惠事，乔整邓保）。沙健荪［孙］对黎虹妻也不买乔的帐［账］（乔最后认错）。

1996 年 11 月 16 日（星期六）晴

三点半醒来，近五点又睡着半小时。五点半起床。

仍八点前到医院吊瓶。上午宋谋玚（住陈明家，丁玲秦城出来流放长治时结识的）与周笃文来。谈周谷城之超脱，遗体捐献（医生认为如此长寿而头脑清晰乃奇迹，可供解剖之用）。不举行任何告别式。六四后逼得回上海不再来京。周是汨罗人，同周老结识较久，送了一副情深对联。又谈到一次晚会同邓林漫谈（不问丈夫之事），谈笑风生，反映老爷子似尚正常也。我同他们谈《东方》文章事件，送原文并附件。留午餐，玉珍烧了很好的蒸鱼与蔬菜，合湖南人口味也。各赠书两三本。小贾来，玉珍同他谈了我的安排。戴煌寄来《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印稿，交陆沅阅。陆说内容有甚尖锐处，不能由我出面审批（寄给组织史资料负责人的）。

下午游 600 米。遇郑惠，谈尚昆近与二人（采访者）说，吴冷西事是“开过一个小会”。我要他去一次，如有这种小会我也没参加过。谈到当年情况，书中已写实，廖盖隆等人均在。其实还可问周惠，薄也可作证。我的《亲历记》薄认为甚好。新出的《百年潮》拟刊柯庆施那一节，也可宣传此书。

周谈李鹏到法国，为讨好而签第二核电站。老婆去法国必住人家董事长豪华宾馆。——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6 年 11 月 17 日（星期日）晴

昨夜上床时通身奇痒，擦药。玉珍帮忙。久久不能入睡，近五点醒来，起床。八点仍到医院吊瓶。

除上午约看清样二小时外，同胜利手谈四小时。中午未休息，约六七盘，输二盘，胜负都几子。我还是喜欢把着，毛病不改。胜利买了一个新棋盘，标准的。

张廷发秘书前两天回话：信已于收到第二天批示现空军副政委，交管人事部长科技处长办，争取今年解决职称。否则明年一定解决。

1996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一）晴

昨夜上床仍奇痒，玉珍为擦药。服眠药三粒，近七点始醒来，空前之举。上午同玉珍到北京医院照胸片，并作心电图。内科看后转喉科，扁桃线［腺］小发炎，鼻腔有点干缩。又到病科开药，中医吕秉仁爱好诗词，曾送过近作，特赠《龙集》新编本，并略谈“专政”与“封建社会主义”问题。

下午廷栋与贾文平来，关于一年来工作鉴定，给河北写了封信，以便于贾进级。让贾代程事谈定，从程的表现与年令［龄］实不宜当秘书之职并留部，廷栋早已有此感觉。贾可先到宣教局过渡。

党史室陈夕电话，要下卷的文章先在《党史资料》刊出。

1996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看清样，速度甚慢。同《人民日报》打了十年官司的奚宏（女）到秦川家，来看望我们两人。乃上海人，说话速度奇快，谈到十二点。历述胜利过程，总工会、尉健行、高法工作人员、新疆负责人等等，都支持她，只任建新一人孤立。其母袁新蓬为上海地下党员，外公袁济时上海第一任市长，舅舅在台湾，给江泽民写信。其事在国外新闻界已传开。十年生活费用等均由母亲支持，父亲（1.85 米）在文革中被整死。弟妹几人则不支持她。母亲坚持要《人民日报》登报道歉，报社只同意写信道歉，赔 25 万元。秦川劝她暂不做绝，再稍拖一时。赠书三本。

下午游 800 米。觉累。卢跃刚为一小车上马项目要数字：全国副部级<以>上干部（在位与离休），陆沅告约五千多。

1996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三）晴云

昨夜上床又奇痒，服眠药，竟睡到六点半起床。上午翻报刊。湖南写《胡耀邦传》的陈利明来，谈一个多小时。已 59 岁，一直在株洲，湖南师大中文系毕业。原写过程潜、陈明仁传。新出《谭震林传奇》，都送我。同李昭谈过半天，甚知内情。访问过许多人，如傅崇碧知“生活会”事后即去耀邦家探问鸣不平。耿飙对邓有看法，王震不是东西。“南辕北辙”原是顽笑话[13]。留下 87 年一月文件一阅。

[13] 胡耀邦接受陆铿採访，在被问到王震其人时，耀邦说他跟王震是“南辕北辙”。被王震在搞倒胡耀邦的生活会上提出。——李南央注

下午游 800 米。遇杨纯，谓女婿回来定要见我，“极为崇拜”也。还秦川“83 年清污前后”稿，并将 87 年件与他一阅。他当年未看过。

几天来咳嗽不已。

1996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做腹部按摩等。八点到复兴医院续吊瓶，再 10 支爱维治。

续看下卷清样。

大{军}科张友滔电话，说深圳书市，今年第 46 个礼拜全国最畅销书是《庐山实录》。

下午游 800 米。洗澡水甚凉。今天咳嗽较正常。

将陈明利带来的 87 年初“生活会”文件交秦川一阅。他没看过。

1996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五点醒来，仍做腹部按摩。八点吊瓶。

陆茂竹取走陆、王文集序言。

上午大胖夫妇来，为解决父亲结伴问题，整天同玉珍为此事费口舌。铁铮十点后来，高阿姨亦来，中午在四川饭店吃饭，铁铮八十，大胖为父亲做寿。饭后游恭王府。回来同铁铮下象棋三盘，全胜（思维能力看来，他是不行了）。苦口婆心劝说，先试同居，作为保姆，也不行，只得作罢。玉珍也说尽心力了。同大胖手谈两局，无大胜负。

1996 年 11 月 23 日（星期六）晴

昨夜上床前奇痒，擦两种药，并服眠药，大概十一点多始入睡。三点半醒来，迷糊到四点半起床。看清样稿。

八点到医院吊瓶。上午胜利来，手谈一局。徐滨来送阅港刊。朱维民来，谈张爱萍对“这个党”已极为不敬了。关于钓岛问题，几人联名给薄写信，如此“邓大人放心，我们不放心”。谈现在各单位多文革种种造反派当权也。朱画了拉宾像（还要画阿拉法特），引起以色列使馆要举行赠送仪式。

下午到铁铮处，大胖同去，清理灼姐箱柜文件，我的那本日记（北大荒）遍寻不得，连秦城出来后，磨子潭三年的信件连信封一个也没有，只得一叠她的自传稿而归，并画稿几綑。

赠大胖并陈铁如各三本书。小玲一家在此晚餐。送毛竹《我心中人物》，鼓励她语文写作。

安克诚电话，催看《刘澜波传》。

1996 年 11 月 24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睡得尚好。续看下卷清样，只剩最后一节。

八点吊瓶。翻港刊《明报》王若水文，毛为何发动文革，还是他过去主题：为防止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也。分析得入情入理。对少奇之仇恨“老反革命”，所谓反修理论是一种陪衬，关键仍是个性，情绪心理，要报复“中国的赫鲁晓夫”也。

给李荣光电话，同意他诗集的序言代拟稿。改几句。

同邵燕祥电话，同意给曾敏之寄香港回归诗。是他推荐的。同朱正电话，介绍《心中人物》文他已写好。《访美日记》可寄《黄河》，也同邵谈了。

1996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一）晴、多云

昨夜上床前又是奇痒，只好擦冷水澡，服眠药。睡到四点，五点起床。清理出已看稿本，并三次访美、澳日记等。八点同玉珍到北京医院，照 CT，即在北楼，是新机（25 万美元，全国只 3 台）。深呼吸十来次。年轻医生说看过我的二本书，从照片猜出。又看中医，取止痒药等。十点后到办公室，将各件交小程录改并复印。

下午吊瓶，翻看《刘澜波传》。对“水主火辅”等有贬词，关于水电亦无词说明。同玉珍一起来去，并到河边散步，过中联部新建大桥。

晚同琬姐电话，谈当冲父母坟立墓碑事。琬姐说那个地方已名“筱溪”，农民都不知道名从何来也。只好说以后再说。她也同意《我的父亲》文章影响。又谈到近来要书的人多。

1996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二）-4℃、晴

六点起床。翻看报刊。八点半到部听传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江李朱三人讲话。端坐两个半小时。什么都谈到，很是乐观。物价只涨 6.5%，发行不超过 1000 亿。大而全，小而全之病几十年难改，问题何在？（只产一亿多吨油，炼油厂赔之）。全场只我插了一句话：二汽发不出工资。还记得一句话：要维护中央权威，历史说明，正确与错误都得维护也！

下午游 800 米，32 分钟，亦不觉累。

晚复安克诚电话，《刘澜波传》意见两条：文字小处理；“水主火辅”当年提法问题，及我初到燃料部时水电处境，54 年动员澜波到苏联待四个月，以水电为主参加［观］，这样两人意见才一致起来。

1996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三）晴

四点醒来，四点半起床。看《访澳、美日记》印样。八点吊瓶。杨纯携女儿、女婿九点廿分来。女婿陈铁柱在台湾成长，留美（学高能物理），参加保钓运动转入政治，后在我驻联合国处任翻译。现与女儿小瑞同居日内瓦。杨纯说，对我“崇拜之至”，我的书都看过。国内情况亦熟知（如王沪宁其人）。问过去的人事，毛、刘、周，周就如此驯服？赠书三本。

下午到邵燕祥家，将三份日记请他一阅。寄何处为宜。他谈最近作协大会筹开人事情况，贺敬之（刘白羽、魏巍、姚雪垠等）告状不成（告翟泰丰右倾等），反形孤立。方针加了——“民主”二字（胡锦涛奉命加的）。主席团只进不出，仍由巴金、曹禺领衔。邵将今日发言稿与我一份，杂文一篇也。揭发贺等拉帮结帮，图谋夺权，对抗当今。

1996 年 11 月 28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八点吊瓶。将《鹿死谁手》翻完（徐滨女儿送来）。关于陈希同案件分析甚详，旁及“上海邦［帮］”问题，比较客观。《群言》有一篇三峡遗留问题文。

下午游 800 米。袁学之的孙子来，湖南一企业集团和湘潭纺织印染厂题字、写招牌。（泳后郑惠家取书）。

1996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下卷清样两份已全部校对好。八点吊瓶，看《读书》文。

上午作字，香港回归诗写一大幅，曾敏之要，香港拟出一本诗选。

下午游 1000 米，觉累。“小风波与大悲哀”杂文，小贾稿不能用，得重写。

1996 年 11 月 30 日（星期六）晴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校好最后一节。八点吊瓶。胜利上午来，几乎下了一天棋。胜负各半，执黑子二局。毛病改不了：攻而忘守。

下午游 600 米。夜观电视到九点半。

常接读者要书的信，都是诚恳之至，难以应付。

1996 年 12 月 1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今天断断续续将《小风波与大悲哀》草就（2500 字，比小贾稿少一半）。

八点去吊瓶。24 楼夏菲（武昌女师，李文辉同班，参加汤池训练班），83 岁，闲谈范元甄。她爱人是顾大椿。上午治［志］民来，送挂历。谈现在都靠这么一些没做过实际工作的“笔杆子”写发言稿。我说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1996 年 12 月 2 日（星期一）晴

三点半醒来，四点半起床。整理好两份十一节的清样。上午党史室陈夕来，一份交她，一份交她带金松林改正。建议她用那几次会议稿。

八点半到八宝山为李冰告别。最后一次吊瓶。

下午同玉珍到礼士路工商行寄款 5 万元与张丽。先同陈铁如电话摸清情况，玉珍说是“血汗钱”也。

香港回归诗寄香港曾敏之，“荒岛”改“小岛”。给朱九思寄两本书。

小程回海南岛，钥匙没留下。父亲逝世周年也。

1996 年 12 月 3 日（星期二）阴

五点半起床。睡得不错。上午双壁［碧］来，送我一支好笔和小文具和小半导体。让看《帅孟奇传》（下午看完，写得很简练，几处小文字修改）。《答辩》文给她一份。

九点同玉珍到李普家。他们夫妇明天去美国，送书二本，并带二本给金尧如（《龙集》、《人物》），《答辩》件。又将《小风波与大悲哀》唸给他俩听了。玉珍随后专到西单买了顶帽子送他。下午游 800 米，遇西北，说贺毅在受经济案审查。四益电话，丁某近日在部内不大讲话，可能同港报报导“三青团份子”问题有关。

1996 年 12 月 4 日（星期三）多云

五点半起床。上午那位搞“老人福利会”的益阳人蔡丕清来（1953—62？在中南海警卫团，副师职退下，59 岁，贫农出身），云香港已批准，要邀我与谢绍明两对今冬去广东过冬一月。后晚北海仿膳请客（很吹了一阵同汪东兴关系。对李医生书不以为然）。送《实录》一本，姑妄应之。

接着秦川来，要我为他得到一幅绿牡丹画题字：

悬壁当知倾国色，入门唯觉满厅香。

唐韦庄有句“入门唯觉一庭香”，凑成一联应秦川属［嘱］。我说字优于画也。谈起张玉凤、华国锋“你办事，我放心”经过。是华在接待外宾后留下请示：华南对批邓不积极，毛答慢慢来，随用红笔在一纸版［板］上书：不要急慢慢来。按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华即以此传达，实则这六个字过

去对总理等都说过。秦允约张与我长谈。

下午游 500 米后到部。中央卷正式出版事，薄一波、胡锦涛已批同意。廷栋甚高兴。找薛德堂谈程湖调动事，由张洁如定。即托薛与廷栋与张谈。薛同我详谈部里“外快”来源，在陕西还打了四口油井，可收入几百万。每年额外开销约 500 万，主要是福利，过年过节等。到隔壁问张全景，我给胡锦涛信批了没有，说胡已批回，还有哪些人没解决一起解决。玉珍告我，大张利听人说（中纪委）“Li Rui 还能批部级？”似宋平处传出。因此逼得我去问张全景。玉珍知道后也就放了心。

今天方实电话，说他们十一月去上海，陈沂还悄悄问他们：Li Rui 听说开除了党籍。真是怪事。

程湖桌上见他与张万年的彩色照片。——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6 年 12 月 5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翻看《东方》6 期等。上午约邵燕祥来，谈“访美日记”。主要是臧否人物及有关人事敏感等处，须加慎重。《小风波》可发。Goldman（中情处）也认识。

下午游 800 米，觉累。老人福利会李英翔来电话，约明天在北海仿膳吃饭。

1996 年 12 月 6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重看《访美日记》。上午陈利明来，谈耀邦事。他谈到王震二事：在湘赣边时，强迫一 18 岁女战士结婚，发现头顶部有疮疤（儿时　到火盆烧伤）（原文此处空一字，似应为“跌”——李南央注），诬她有梅毒不能生育而离弃。陈女后与吴吉昌（毛卫士）结婚。1980 年王到江西，特约陈女一谈，陈带四儿女去，王问生活如何，陈答我养了四个儿女，将王大骂一顿。76 年王去株洲参观冶炼厂，观毕听首长指<示>，半晌始说：你们这里姑娘很漂亮。岳州炼油厂（？）剪彩，收金剪刀。此人在湖南名声很坏，都知道儿子乃大腕也。说韩先楚原给林彪送海产，后又给陈云送。耀邦、紫阳在书记处会上，都不赞成再大办水利（大概是对过去水利太乱来之故）。陈拟将这些高层访谈录记之。告他不要学叶永烈。程潜八十多得女，曾让医院化验精子（“仍有活力”也，乃大悦）。留陈午餐。

下午无所事事，心绪不佳。人来人往应酬甚烦。

晚上到北海仿膳赴宴。几个中年操办者为“老人福利协会”（香港已成立，蔡丕清经营的）事商量。主事者田鹤年（统战部副秘书长，原警卫局机要科的），还有港澳办一处长等。季诚龙也来了（他现在地区开发促进会任副会长，会长李昌）。

1996 年 12 月 7 日（星期六）晴

三点半醒来，即不能入睡。五点前起床。给刘叔仪教授（热力专家，科技大一级教授，耦合律等有创造性贡献）信，并寄《龙集》、《实录》。由王云从转来他主持的《燕山诗词集》，从音韵上有种创造研究。夫妻都精于此道。文理结合，书香子弟也。赠诗：

热力诗词跨学科，高峯登上挽天河。
寻幽探胜成双绝，更羡夫妻同唱和。

胜利上午手谈。杨毅来，共同战斗。杨在盐城管些“不管”事务，如修公园之内［类］。个人打算还是入仕升官。文集款已准备好，随时可取。晚餐九华、平生都来。杨筱玲带孩子，小徐亦带孩子来，很是热闹。筱玲要书两本。

1996 年 12 月 8 日（星期日）晴

昨夜上床仍奇痒，玉珍为我擦药后，又服眠药，竟睡到七点始醒来。小妹上午来，《毛全传》六本差第一本（看来销来甚好）并《晚年左错》英译本（无稿费）。中午在悌忠家，下午来晚餐，有气［汽］锅鸡与羊杂碎等。忙忙拟学医。带来一批药，为玉珍买治颈椎药。晚上卢跃刚来，一起谈到十点。卢写一篇劳模文，直接挖苦了中宣部，逼得写认错书（他表示“遗憾”）。谈形势前途，只能在经济大局下，政治被动前进也。乱总不好。对当今班子也不必抱幻想。经济不可逆转，就有希望。党则必须淡化，不能以人为中心坐在国家之上。中国封建传统太深。卢今年到新疆、西藏（两辆吉普车），亲见维、藏人小乱与杀干部。宗教与民族问题纯用马克思主义不能解决。

1996 年 12 月 9 日（星期一）晴

近六点起床。找出纪念陈云领导经济工作的文集。关于大跃进时的情况，有些资料可用。“成套设备”文不能再拖了，玉珍感到我这几个月懒于动笔的情况。接到刘叔仪夫妇的热情电话，他们也送了一首诗与我，信已寄出。说两本书以后当读，目前忙于科学论文。

上午突然收到刘明夫去世讣告。下午三点同玉珍上 9 楼他家中吊唁。廖时光仍然如平日安静，孩子们都在家（三男一女，老大已去世）。动脉泡破（医生诊断 3—6 月，正好六个月），手术绝无把握。玉珍后来听说韩光即此症，开刀成功。

晚餐时黄乃夫妇来小坐（也是去看刘明夫家的）。

小赵取回 11 节清样改正稿。明天光远 60 年学术活动会，来电话命参加，谈文化问题。

1995 年，日本总产值 4.5 亿美元，中国总产值 54 亿美元——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6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清样稿看完。上午到友谊宾馆参加光远 60 年学术活动会，约百人。光远自己谈廿世纪两大形势：科技发展、市场经济，廿一世纪文化等向何处去。说自己主要是“浅”，“浅入深出”（提出消闲文化）。人们自由时间越来越多之后的问题。是一个真想问题的人。发言踊跃，责备当前局面。秦川说：无声的中国。燕祥说中宣部是不宣传部。戴煌说丁关根精于桥牌故事。我讲 17 岁高中生不知四人帮为谁（范长江孙女）。《申报》有“自由谈”（鲁迅发表文百多篇）。黄宗江描述受压心情。蔡德成［诚］讲科学五大要素，防木偶式（牵线）文化。绩伟讲要组织健康保护小组使光远延年益寿。我将致机关党委与张信给钟沛璋一阅。钟说已收到一教授反驳“庐知”文。饭桌上谈恩格斯也可能打成右派或走资派。我还提出为何所有共产党都如此以整人为业？问胡冀燕，说小贾工作责任心强，有能力，唯好表现耳［尔］。

饭后同张扬一起送他回家，我到文津街，游 800 米。张发言谈自幼追求科学，又大骂钱学森。湖南形势如旧，王茂林孤家寡人，水災隐瞒真象，作协主席告他的状，靠扬州人[14]恐没戏也。光远发言也提到“气功茶叶”发财事（他的“三伪”——所谓——伪人体科学、伪生命科学、伪气功，所谓人体特异功能）。晚上宗凤鸣来，从鲍待遇，赵甚担心自己。

科学五大要素：客观依据；理性怀疑；多元思考；平权争论；实践检验。——李南央注：此句写在

[14] 扬州人：指江泽民。江的祖籍是扬州。——李南央注

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6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翻《陈寅恪最后廿年》。上午到北大历史系参加《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审视研讨会》。有吴天威（美国南伊利诺大学历史系教授）及朱承德等近百人，老同志还有白介夫。吴谈到日本人 80%为右派（张海鹏，近代史所所长则不以为然）。群众性立神社，不能批天皇。记要点：日军对百团大战毫无准备。田中奏折之真伪，但日本侵华按此进行。要加强日本研究。立足于民族观点。为什么中国过去老战败？廿一世纪中日再战否？商战。勿以小而乱大计，小利忘大义。对王明及“八一宣言”看法。当年国际口号“变帝义战争为国内战争”问题。斯大林对蒋经国说：“东北乃苏联势力范围”。日本侵华而军国主义亡；中国抗战导致复兴。日 1874 侵台—1942，1942—45 速亡。孙中山当年一切听命于鲍罗廷（鲍签字）。

认识一些中年学者。我简单发言，谈自己（包括父亲）亲身感受。午餐时认识李叔珊（林迈可外孙女。外婆住方庄）为哈佛东亚所的，说从托尼处知道我。曾茵茵又生了个孩子。

下午李之琏来，他的书河南仍难出（季［纪］凯夫事件）。劝他放下心来不问世事。范岱年来，谈大跃进时，光远也很“左”，压科学家们农业高产。许良英为王丹辩护，以 1947 年杭州逮捕二党员，只判 5、7 年为例。门口一紧张就有人把守。

1996 年 12 月 12 日（星期四）晴

三点半醒来，未能入睡。五点起床，中午也未能睡着，但整天精神甚好。续看《陈寅恪》。许医农交来《心中人物》稿费 8343 元。拟给韩钢 2000，向前、小贾各 1000，劳务费也。下午游 800 米。玉珍去看秋林（大概是胃病）。

晚上李长盛与小彭来。说他的芒果公司发行 A 股事。给朱镕基报告让我转去，当拟好一信。为代替可乐，应当支持也。同傅思和电话，说胡锦涛批先解决中顾委中非部级者。

1996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续看《陈寅恪》。上午到办公室，同廷栋、雨亭、陆沅等谈《中央卷》定稿付印事，希望能在三月定稿，五月付印。凡例、后记、图表、编辑人员表录、封面等等，均须确定。拟在下旬开一领导小组会。韩虎林第一次参加此种会，听到他的牢骚（主要对曾卓明之对比，认为自己工作量巨大，不过不会写文而已）。玉珍到商场购拖鞋几双，送小妹、家。同车来去。

午睡一小时。下午到医院治牙（门牙一颗又脱落），再做一付［副］上腭的。五点始归。杨筱玲来，送铝梯。谈她的育儿处世之道。让孩子知道些生活困难，避免优越感，安于作贤妻良母。

1996 年 12 月 14 日（星期六）晴

三点半醒来，不能入睡。五点起床。仍翻看《陈寅恪》及报刊。小妹上午来，谈他们的经济收入，税收 40%，忙忙唱歌亦不错。陈明来，赠《长征鼓角》，直言题词之令人不快。《组织史资料》绝对排斥这些俗习。还谈到刘白羽等之僵化如故，陈亦同感（对丁玲事不愿坦直正视）。一起午餐。下午同小妹购书。游 800 米。小玲一家来。小妹购物归，一起晚餐。

1996 年 12 月 15 日（星期日）阴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开始翻看“59 年成套设备东北之行”资料。上午小琴［芹］一家来，玉珍与朱嫂上街购物。我只得陪着谈闲话。一起午餐。九华谈到万寿路新楼住户 80%以上大装修房屋，多则过十万，少亦三四万也。薛京亦如此。干教局一副局长，三个儿子给钱。世界真是变了。

下午朱正、陈琼芝来。随后许医农来。陈谈她在团校的心态及人事关系。延边大学校长郑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那样的人难以遇到。现在 39 岁提上来的系负责人乃马匹［屁］精之类人。储平或也有自己困难。又谈戴晴其人，陈举自己两个例子：木材共做书架事；姐夫在美搞地产，想利用姐姐未成功事，典型的自私自利，不成即反目不认。许也有类似经历，日本广播公司来访问三峡事（到我家那次），不愿参加而“拜拜”。戴给梁从诫电话（为办绿化刊事）：“我是受安全部监督者，你敢不敢同我通话？”女儿倒是内秀。我的公平话：环境影响与长处一面（思想倾向，文字与活动能力等），对女强人也不必过于苛求，等［得］到共识。许又详谈沈昌文之为人，自私自利、损公利私之可怕。范用有公开信。董秀玉甚宽厚且认识到原三联人都不是学者，应由学者接班（沈给我信并外报资料，让许一阅）。沈之为人，戴文葆也谈过，也公开当面斥责过沈。可怕在：来稿据为己有，转与辽宁；窃用公物；经济不清等。包括配门钥匙，当收发等。

1996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翻《成套》笔记。上午到医院做超声波，肝区等如旧，没事。张扬电话，那天友谊宫光远学术活动会受到上面指责，另一次会停开。后张显扬电话，指责主要在骂钱学森与丁某桥牌事。

晚上 24 楼两位主妇来，谈两楼活动站已批准，在 24 楼，停车处盖两层约 800 平米。组织一个筹委会，她们具体操作，李耀军、崔乃夫为首。我继续支持。玉珍谈此间服务人员已不务正业。

夜观亚足中国与沙特之战，防守不好，4:3 输了。踢得还不错的。大概近两点始上床。空前之举。

1996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二）晴

七点多起床。《香港回归在望》诗寄香港施学慨。在原件上改好并附言。上午孙长江来，谈丁关根为三青团骨干分子事，《上海学生运动》一书将此事背景说得清楚。秦川上来一起研究，港刊所刊属实。

下午游 800 米。六点到北大勺园，应唐德刚宴请。同邓广铭老、李慎之、刘敬坤（唐同学）等一桌。邓老向唐说：自古以来《实录》，《庐山》为第一部也。唐同张学良谈数十小时，张的全部资料已存科［哥］伦比亚大学。同慎之谈日本与德国认错差异，传统与体制间关系，何者起主导作用问题，但德国也有希特勒独裁体制。慎之说，歌德言：德国人，每个独立的人都是好样的，合在一起可成疯子。我提出俄、中党出现列斯毛独裁体系等可以理解，但捷匈亦如此，关键何在？（是否苏联军事控制，全面控制所致？）僵化教条，党“铁纪”将人绷住了。

首次见唐，他知道我有个女儿在美。赠《龙集》。

长江反映，批赵的“落井下石”，万说，未落井已先下石。万赵久有矛盾也。——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1996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上午找照片，为晓梦书在台出版所需。下午游 800 米后到办公室。同廷栋、小曾商量，如何加快定稿出版进度。金老版［板］要推到年底也。请杨小池、张新法来集中办公。小曾估计一两个月即可了事。小程调动事廷栋已同机关人事谈妥，小贾再调借一年已批准。

晓梦与小妹来。晚餐涮羊肉，胜利亦来。晚<饭>后一起找照片，各个时期，共 30 余张。

玉珍为朱嫂讨好买乖（对小妹）而冒火。

1996 年 12 月 19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看资料。到秦川家，两本书送胡绩伟，托转交（《亲历记》、《早晚年》）。

下午两点钟女工来打扫客厅，两小时，帮助取下字画等。

游 800 米。晚上李向前、薛京来，李认为江的局势已稳定，可以邓后过渡了。同郑惠电话，答应为文集事开绿灯。

向前谈，一波日服补品等化［花］2000 元。

1996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翻纪念陈云的文集。关于成套设备会议一节，可多写点陈的情况。

客厅字画换了几张。下午临时工续来打扫书房与玉珍住房。书屋弄得甚乱。

下午骆文与儿子来。谈文代与作代会情况。谈会议控制得严实密缝，一切守纪律。有 40 人联名反王蒙，王仍入选。文代会{摧}周巍峙。谈徐迟六楼自杀事。骆已 81 岁，身体甚好。赠书三本。另公子一本《早晚年》。

李春林电话，已找郑惠谈过完全支持，还是经新闻署办个手续。

1996 年 12 月 21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仍看《陈集》资料。上午到此处服务楼，开“活动站”筹备会。到十多人，有李振军、吴俊扬、谢铁骊、李青、崔月犁、邹瑜等，积极老太多位。有国管局来人。我数说传达室变洗衣店事，更重要的是“服务”人。都七老八十活不了几天了。真没料到这个二层楼装饰如宾馆（说他们自己赚的钱）。管此二楼共 50 多人，原以为只是利用地下室办公也！谢谈文代会不许发声。

下午游 800 米。平生和玉珍搽洗书房，几盆黑水。

晚上刘明夫婿刘世定来，他在北大社会学所。谈社队乡镇企业已不景气了。社科院了无生气。

游泳遇见郑科杨，要农业《白皮书》。

1996 年 12 月 22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小妹明天回美国。原约苗苗来，因加班不能来。玉珍特买了两只鸭子。除下午去大姨家外，小妹呆了一整天。中午、晚餐吃烧饼、饺子等。小玲一家也来。谈范元甄，已罗锅，玉洁代买菜，大姨也无来往。漫谈美国生活。她的观点属共和党，民主党政策养懒人，税收重。现在失业者政府救济只管五年。又给小妹几本有关我的反映的几本书。

收到张戎寄来伦敦大学正式邀请讲学信。明年四、五月间，十天。玉珍两人。

冯牧女儿夫妇送来《胡同 99》，甚豪华。

1996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翻看资料。朱正来，请他代写大跃进时文教科一节。资料很多，我都没看。反正是“出洋相”。他写来驾轻就熟。他的《王实味传》序言，写得甚好。田荣璋来，送水果。他的离休事未最后解决，原因在书记作梗，文革时一派也。

下午北大湖湘文化研究会黄震、龙显雷两博士生来，谈一个半小时（聘我当顾问）。谈湖湘文化历史特点：进取改革精神、奉献牺牲精神、敢做敢为等。文化特色、人物特色、其复杂性，如曾国藩、谭嗣同与胡耀邦相通。题词：继承发扬湖湘文化精神，推动湖南改革开放事业。

1996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上午到办公室，将伦敦大学邀请信当面交张全景，并问及不能去香港原因。他说中央有通知回归前敏感时期，一般不要去访问。似去英国无甚问题也。又谈到丁关根三青团问题，附带说及湖南官建平之事，文革才暴露。他要我将港刊交他转胡锦涛。

又同傅思和谈刘云鹤副部级事，84 年确定待遇时说得较死（不再作变动了），促他尽力照顾同调配局强调现在从宽了。中顾委非正部级者也不过四五人，催他快办。他自己的事也同我谈及，轻信总参那个局长的话了。

晚上与玉珍、秦川同车应邀到新落成的九华国际保健俱乐部参加圣诞晚会，韩国徐博士盛情。吃自助餐，总政歌舞台［团］表演，还上台发奖。

1996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大跃进失败教训》、《公共食堂始末》两文交《炎黄春秋》（方实派人来取），前者最后看一遍。朱正从《新华月报》<搜>集的教育、歌谣等大跃进资料三节，大体可用。长江电话，约定钟来一谈。

下午游 800 米。遇杨纯。到办公室同廷栋谈元月三日开会，逼金松林定局。一起到人事处（郭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谈小程离去安排：下去到具体单位为好。

楼下姚雪垠的秘书来，取走照片（王某编诗词选用）。

1996 年 12 月 26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书房乱得必须清理了。上午秦川来，谈正在“择媳”中，前晚赴宴，耽误了一对象的电话也，还保密大概不止一个。劝以后生活保护第一，年龄不要太轻也。

下午游 800 米。徐鸣与我交谈，39 年在重庆化龙桥参加训练班（与袁永熙一起），记得我与范，还在山上吹口琴。原在外交部，认识李慎之，复旦的。最近读到我的《东方》论顾准文。

晚上孙长江来，与杜老夫妇一起到新大都赴恒泰公司（李长盛）的宴请。席间谈公司发展甚详。杜润生也问得过细。饮料事业大有前途，与可乐战很不容易，但天然果汁为一大优势，尤其芒果有药疗健身等价值。饭菜可口，玉珍甚满意。饭后又到客厅拍照一刻钟。我们属于“民间名人”，为社会公认，以补对当朝者之不满情绪，乐于同我们接触。这是孙长江的看法。中介人黄新亚（过去总记不住名字）也是今晚活动的主人。

1996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醒来，后又睡着。六点起床。上午李长盛等来，写第二封致朱镕基信，要我转交。

翻看《告别“万岁”》。此集子中有些有思想的文章。

活动站的刘瑞英、严文两位大姐来，给市长信签名，要求 22 楼车房也加盖一层作活动。楼前交通过于紊乱，近日 24 楼又压死一老大姐。

下午四点半长江与钟沛璋来，先让看 87 年 7 月 10 日的到［致］邓、赵信及其人落选致陈云信等。

钟谈 46 年上海学运与丁关根事，交大老人知情者甚多。原铁道部局级干部王光华（今年去世）多次同他谈到丁事，很是气愤；当事人张毓芬（原在港工作）现在北京；陈震中（下关挨打者）现在上海；回忆中都说三青团三代表中有一年轻带［戴］眼睛者即丁（丁于 1947 年入交大，无正、反表现）；还有江泽民的入党介绍人王嘉犹亦知其事（准备找江谈）。交大百年纪念时，丁关根要秘书示意交大，证明他当年参加过革命活动。交大当局软顶，请他自己写，丁生气没去参加活动也没题字。钟为《东方》而顾虑，不愿出面。此事只能由我来出面向中央写报告了。

1996 年 12 月 28 日（星期六）晴

昨夜稍稍准备“地震”，卫生间存放饮水、水果、饼干等物。朱维民、陆沅等都打来关心电话也。我仍是当年磨子潭（76 年）心情，听天由命。三点醒来，久久不能入睡，是否“地震前兆”？四点起床。翻看有关湖湘文化资料。上午周笃文带义乌一热心读者来，向我作采访，勉强应付。黄彰任草书简字入库书交周转文字改革会，请他们直接处理。

中午未能午睡。下午游 800 米。晚饭后到颐宾饭庄娱乐厅，参加“北大湖湘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约 200 人，李振军、李容光（总工会副主席，岳云校友）等。作为首席来宾致词，讲了船山精神，近代影响，无湘不成军曾国藩影响，谭嗣同、毛泽东思想形成有湖湘文化在内（包括独服曾文正）。革命成功，建设弯路，20 年“左”，原因之一是封建思想未肃清，历史局限，苏联模式与马义误解（资及［级］法权）。前有谭嗣同，后有胡耀邦（“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最后讲顾准的五各［个］坚持科学精神。大家似能接受。认识郭锡良教授（岳云与武大毕业的）。九点始散。

温老电话，防止今晚地震。顺义已疏散，可能 6.3 级。程湖夜来，元旦假日又要回海南也。

1996 年 12 月 29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上午刘世定来，胡冀燕来没见到我，托他转告关于薛京、贾文平谁合适（秘书）。她仍赞成薛，实在可靠，而贾个人（升迁）计较重。就此事我谈了自己看法，为什么倾向贾。刘谈到冀燕为何长期任光远秘书：实际是已离不开，光远文稿草草，甚至字也难认，都是冀燕尽力完成的。毫不计较个人，每天上班，下午四点到光远家一转（另外还有一个专门打字的）。又谈到刘明夫情况：主要问题还在需要一个崇拜的偶像，思想不全解放，在计委曾被余秋里排斥，迟迟未得解放，后被邓力群收到社科院，但又拒不参加批于光远的合唱，“不识时务”（同彭大章相顶撞）。对六·四郁郁于怀。神经生理的变化，始于六十年代一次连续工作一个星期日夜不眠，而忘食等。夫人廖时光完全是生活型（为找丈夫而去延安）延安审干时是耀邦负责过关的（家祖为曾国藩属<下>头头之一）。刘世定重视我的经历，很赞成《自述》，有人记录口述，输入电脑（片断即可），这样效率高。

戴文葆电话，要由他们交一份《下卷》稿与郑惠。匆匆校出一份，晚上李春林来取走。

徐滨送来港刊两本，内有“梳头”照片也。

1996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清找有关资料。《教科文大跃进》三部分材料，朱正从《新华月报》与《宣教动态》中抄出，大体都可用，但还得充实也。已印稿他全校一遍。《两次郑州会议》将之分开。

吴江来电话，谈余英时为台湾服务，“甚坏”。阮铭为李登辉赏识，邀请到台湾作选举立法委的观察员（前几天长江告知，吴对经济形势甚乐观，谓受夫人影响）。

小玲来，下午陪玉珍到医院。上午刘清来，要出自己的文集，让我写序。当然支持。

晚上长江来，为丁关根事给胡江信定稿，写了四页。

1996 年 12 月 31 日（星期二）小雪

四点半醒来，五点半起床。同朱正闲聊、话别。八点过，一起乘车，我到部里开会，他上机场。

先将丁的材料交张全景，他说已告锦涛，没见过此件，正在找《上海学运史》也。他看完信，即带去开会交胡。我去伦敦大学信件已交外交部办理。到老干局开选十五大代表会，只到白志民、何载、郑伯克等五人。白先唸文件，然后每人写几个候选人名字。伯克同我谈旧事：耀邦曾向鹤寿交心，结果王马上向邓报告，遭致立即开生活会。难怪大哭。朋友如此出卖。伯克很知邓力群之老“左”与品质恶劣。随后白又谈港刊载大陆高层人士，真真假假。泰安胡　学（原文此处空字，应为“胡建学”——李南央注）乃宋平所欣赏，为其书写序言[15]。贵州刘正威妻乃将安全部每省唯一出入香港通行证交港商，公安厅长亦参予其事，必须枪毙，但不能爆［曝］光此事，只能讲经济犯罪。刘还帮妻到云南要烟。此妇女当年在组织部因作风不好而调出。大家颇欣赏朱之敢得罪人，是总理人选。胜利来午餐，下午手谈两局，一胜一负。游 800 米。遇志民，告丁事。

1996 年又完了。总感到这十多年日子过得特别快。89 年后又过去 7 年了。

回顾 1996 年

1） 《组织史资料》基本定稿，作最后调整，文字部分毕，公开出版已得薄一波、胡锦涛批准。

2） 管“闲事”，吴江《十年路》同赵谈。丁某历史问题。

3） 编定自己文集（八卷，400 万字）。筹划出版，杨毅资助。

4） 《大跃进亲历记》下卷 80%定稿（8 月后自己懒于动笔，多年未有现象）。写人物并序言 5 篇，《毛与总路线》等。

5） 《东方》二期《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风波给予部内反击，得以平息。杂文未寄出。

6） 小妹回国两次。

7） 参加北大历史系活动（接受“顾问教授”头衔）。老龄基金会，韩国徐博士 Safri 俱乐部成立，台湾蔡肇祺诗词音乐会等活动。

8） 遊黄山，得诗 13 首。

[15] 1990 年 1 月至 1995 年 1 月间,胡建学先后利用任山东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泰安市市长、市委书记等职务之便,为他人或单位谋取职位升迁、工作变动、股票发行等利益，收受贿赂。一审被判死刑，1996 年 6 月 20 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宋平曾为胡建学的书《登泰山更知天下阔》作序。

一九九七年李锐日记

第二十九册/Vol. 29

1997.1.1. -- 1997.12.31.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81 年后日记录入说明 xii

一九九七年

1. 1997 年 1 月 1
2. 1997 年 2 月 10
3. 1997 年 3 月 17
4. 1997 年 4 月 26
5. 1997 年 5 月 35
6. 1997 年 6 月 43
7. 1997 年 7 月 51
8. 1997 年 8 月 59
9. 1997 年 9 月 65
10. 1997 年 10 月 75
11. 1997 年 11 月 83
12. 1997 年 12 月 90
13. 1997 诗联作 97
14. 1997 年大事记 98

1997 年 元旦（星期三）晴

四点半醒来，又睡着。六点起床。没有失眠，是个好兆头。开始翻去年日记，年初立愿及时复信、剪报、处理资料等，都没有做到。书房桌面总是乱杂无章

胜利、小玲、小琴［芹］、杨筱玲全家先后来，小赵、小欧与爱人也来。中、晚餐均两桌。我同胜利可说手谈整日，各有胜负（我的老毛病重攻轻守）。

小妹来电话拜年。玉珍同芒芒［忙忙］、悌忠都通了话。朱正晚上亦来电话。

中饭没吃完，马识途（和女儿）和社科院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漫谈了一个多小时。送新著《马识途讽刺小说集》。说这次文代会：平安无事，各得其事。就怕出乱子，再去［出］现四代会那种情况。翟泰丰照相时站在二排，老人们坐前排，颇懂世事。又谈他自己在六四事时，因写了 500 言书，为一般“老干部”围攻。省委甚理解，被迫报中纪委，受警告处分。又再三欣赏我的诗句：登山从未居人后，言事敢为天下先。足以代表我之为人，平生有此二句足矣。三峡事马一直反对。张爱萍说，找邓谈过，邓说，人大已通过，你还扯后腿。

1997 年 1 月 2 日（星期四）晴

三点醒来，不能入睡，四点起床。翻看去年日记。许多事情全忘记了，包括做过的诗。

美国之音广播，香港昨天有游行到新华社：要民主，不要一党专政，释放王丹、魏全［京］生。各界人谈法治。

上午到医院做贝参［钡餐］（半年一次），照片反映：食道那个疑点稍大，看去是良性，还得查究。又看中医，取药，再看眼科。左眼 1.0，右眼 0.8。右眼有血管底（模胡［糊］？）和白内障等。开了药，并配远、近两付眼镜{号}标。然后去看望帅大姐（明天 101 岁）。正侧卧，嘴不停张合（医生说这是唯一运动了），完全靠鼻饲（已两年）；为免口腔干燥，不时用湿布擦擦；大小便都靠人工，本身完全无知觉；每天擦身一次；两小时翻一次身；有时三四天不睡，有时一睡几天，五个得力小保姆照顾。听觉还可以，我去时附耳高声：李锐来了。似有感觉。间或清醒说几句有关生活的话。随后去看望曾志，淋巴癌已二年，又一次化疗。还达观，已 86 岁也。又看钱钟书，中午睡觉，留签名。

中午睡着两小时。刘清来，将他的有关回忆文全交我，拟出本书，让我写序。欣然应允。他一直在白区，滇桂川黔边领导过武装斗争。对机械、船舶出口等有过贡献。反“左”觉悟较早，没参加过整人。对人对事看法，近年接触较一致。

晚上到王府井全聚德参加香港老龄会晚宴，两桌。除益阳人蔡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主人谢保生，同座有林{雅}蕴，莊炎林夫妇等。玉珍被认为有“福相”。谢谈在大陆做生意被自己大舅子骗钱事。骗钱事在香港是历史现象，现在广东深圳也颇流行。谢过去当过警察，45 岁退役（规定 45—55 岁）下海。

1997 年 1 月 3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睡得甚好。续翻去年日记。上午到部开领导小组会，确定中央卷三月最后定稿。杨小池、张新法二位“大将”偏劳到底（新法身有多病）。魏久明提出具体操作办法，请他督促老金（出版社），大家还是有信心的。

每年都收到许多年卡，除开去年复施嘉炀老外，全不回报，今年又接施老带照片卡，如何是好。

下午游 800 米。回来同胜利手谈一胜一负。

小蕙来晚餐。在统战部印刷厂已有爱人（同厂工人），准备一起回四川过春节。在学电脑。她在此

楼几家经验，还是认定玉珍为人厚道，虽然因发脾气被解雇。如此念旧（送我几包食物），很不容易。她还送了一张结婚照片。

玉珍为我理发。

得钟叔河长信，得脑出血病，有悲观、牢骚语，并《周作人文选》四册。——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1997 年 1 月 4 日（星期六）中雪 玉珍为我理发

五点半起床。昨夜起飞雪，今天几乎细雪飞了一天，公报有 7 厘米。

韩钢来工作了一天，《全民大炼钢铁》基本改好，约二万多字。第一大段写毛的钢铁情结的由来。《二次郑州会议》仍为一、二次分开写，他也小有增补。硬送他二千元“劳务费”（另一千元交李向前）。晚上吃涮羊肉。

下午李长盛与小彭来。朱镕基批准了“恒春公司”发行 A 股。全公司高兴之至，特来向我致谢。我原只是一半把握，没料到朱如此支持也。果汁饮料（如芒果）应代替可乐“洋水泛滥”。同长盛交谈远景方针，保证质量，先薄利多销，做好广告。找一流人才，打入国际市场。

观电视后，续看《大炼钢铁》稿。

1997 年 1 月 5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上下午都看《大办钢铁》稿，基本可用。写进“高扬事件”与“蔡博事件”，可算为特色吧。韩钢补的开篇“钢铁情结”甚好。

今天无客人打扰。晚上贾文平送红薯来，赠他“劳务费”千元，于心较安也。

昨夜、今晚观《邓小平》记录电视。编得尚佳。“文革”三七开，他没有承担乃明智之举。

1997 年 1 月 6 日（星期一）晴

睡到六点半起床。将《大办钢铁》改定，交小程打印。将“鞍钢‘拔白旗’”独立标题。

上午李普妹李钢［刚］来，为她的级别事。谈起生有一儿一女，女婿为余秋里儿子，在闹离婚。都在香港下海。住女儿房子（帅府园）。与叶帅 1952 年闹翻，但同居到 1957 年。总想保留“身份”，现在常以“思夫情结”与广州，并以此联络女儿感情。因儿女均在父亲处长大也。

下午许建辉来，为王成纲《华夏吟友》退照片并选诗抄稿。谈姚雪垠（许现在帮姚做事）6.4 后思想大变化，也反毛“左”了。将《庐山实录》置于案头，称赞我之为人正直。《李自成》第一卷，茅盾有 20 多封信。同臧克家乃“貌合神离”，已不参乎“左”爷们行动。李自成入京后大杀功臣等，正好同毛相似，有现实意义。但第四卷迟迟不能完稿，人客来往不愿脱俗，未能专心于著作。我托她转告：第四卷应及早出版，年令［龄］不饶人也。已 87 岁。

夜观电视《邓小平》，怎么让邵华泽来谈当年批“两个凡是”事？

1997 年 1 月 7 日（星期二）晴

近四点醒来，即不能入睡。五点起床。将一、二次郑州会议分开稿弄好，又将全部已印稿让程湖复印一份。

上午李慎之来，让看丁关根件。他怀疑能否有结果。谈起乔木，82 年七十自寿诗，让钱钟书改得面目全非，后来钱又写信致歉。他为此事写了篇文章交《百年潮》，稍带点刺儿。若水写了乔木如何整

他之文交海外了。谈乔同毛关系，是否常顶？孙猴钻入牛魔王肚子是铁扇公主之误（钱钟书指出），乔为此向北京图书馆查问。庐山后期决议，刘少奇让乔木仍写入防“左”，乔说须经毛允许，后来果然将刘意报告毛了。李说，何新等人在搞反美活动，而《邓小平》片不见美国之行。当年说对外开放，即是“对美开放”也。赠《亲历记》，徐雪寒要看。

下午北大黄震等三人来，湖湘文化研究会上我的发言稿，让订正。说湖南有涟源市和宁乡等二县农民闹事，因负担过重。将涟市府大楼玻璃打碎，女市长绑起关入男厕所。

游 800 米。遇郑惠，送他回家。谈“乔木传”由邓左控制。文集事愿支持。又谈到薄欣赏《大跃进亲历记》。

同金松林电话，上下卷由他出版。

1997 年 1 月 8 日（星期三）晴

睡到五点起床。给钟叔河复信，以秦城经验鼓励他战胜病灾。

上午王申生来。香港要建一个回归纪念碑。1997 家企业投资，由他承包。让他读龙应台写的“呵，上海男人”。他认为过份些，但上海的妻子管钱当家则是厉害之至的，男人无独立经济权。为我速写头像。

游 800 米。今天未动笔。很懒散。

1997 年 1 月 9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找大跃进时文教资料。武大的可以写一大段。给童大林电话，请就此事帮忙。陆定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已收入文集。第一段即资料，其文亦有过头之处。下午到万寿路看望杨小池等四人，找招待所负责人要来桌子，小曾在床上“伏案”。难度、量大，还在“二战时期”。党史室人也对《邓小平》电视剧有意见：如此简化历史。游 800 米。遇丁萍夫妇。

1997 年 1 月 10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将北大湖湘文化会讲话写好，千字文也。续看资料。上午在医院度过，镶上牙（星一还得来一次）。内科查食道结果。约定下周一再做次镜透。这是玉珍找姚大夫定的，都怕“恶性”也。眼镜则可暂不配。

下午游 800 米。秦川来，对象在外地。说项南早知丁事。

上午先到静静［进进］家（黄寺），父亲王迪康（原总政秘书长，1977 年为梁必业整下来）去世。父母是 16 岁结婚到延安。姊妹弟 5 人，均成材。父亲还出了本诗集（老干体中较讲格律者）。

晚《邓小平》第 10 集。访美活动等外事较集中，比较可以。

1997 年 1 月 11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看武大 58 年拔白旗资料。

上午北大湖湘会 5 人并中央电视台、《民航报》两人来，谈了一个多小时。问起他们对我这个人的感兴趣原因：一生曲折，刚直不阿（湖南人性格）；对历史的责任感；写的书和文章有文采。他们问到一些根本问题，如对当代历史和人类发展的看法。我谈到马恩都对暴力革命有说法：不得已而为之，农民战争有破坏的一面。人类进步还是改良主义为好，渐变为好。中国的问题是农民，是人的素质提高。“文革”发生同愚昧有关。中心还是要有科学精神、独立思考最关重要。中央电视台记者谈湖南所见。

涟源农民组织是帮助政府扶贫。宁乡地方发彩票都是空票，唯一特奖 12 万元为县委书记夫人所得，于是农民砸了县委。

黄宗江来，阮铭写的《中共人物论》，让秦川我们一阅。送《大跃进记》两本。阮崇武为耀邦赏识，比较实在。美国贝克来，才谈成阮若英等五位夫人（还有万润南等）回国探亲。

下午同胜利手谈，三局均败，只顾进攻也。游 800 米。遇郑惠，给《百年潮》创刊号。

晚上张全景给我电话：丁事已查档案，他交代没有参加三青团，江都看了，很重视我的反映。即告长江。

1997 年 1 月 12 日（星期日）晴、大雾

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翻看《百年潮》。访问胡绳文实际也反映郑惠本人观点。此刊较《炎黄春秋》着重党史，可读性相同，似更精炼一些。龚育之写傅鹰是重大史事，李新写范文澜对大跃进看法，都是宝贵文献。平生来，帮助整理客厅书柜。书房仍是乱糟糟的。

杨纯送来他［她］的女婿寄回的四份港刊复印件，内中有一份《李与中共宿怨》，过去有人给过。关于卢跃刚的《在底层》文，特给卢电话，说过几天送来，为此他受到许多麻烦。今天仍未动笔。《邓》电视剧 1992 年南巡，没有插出“左根深蒂固”之语。

翁长溥来电话，也收到邀请函，昆明院庆祝建院 40 年，1 月 28 日开会。准备去，玉珍还想在外过春节。

1997 年 1 月 13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看武大拔白旗资料。空腹到医院做胃镜，仍由潘主任管。他估计对[会]同前次差不多，乃良性。让我看了录相，且说十年内不会有变化。这样玉珍就放心了。上门牙也配好了。共花两个多小时。

下午小程来，交代“文教科”一节资料，包括武大。让他先搞初坯。随着平江老傅等五人来，送腊肉等年礼。要给茶厂题字。唐小毛来晚餐。问及他的夫君，示意离婚事如不易解决，得有精神准备。其人先办妥退休事再办家事。

1997 年 1 月 14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看资料。

《大办钢铁》加了一小段，纳入“哀滥伐树木”二诗。中午到新建岳阳大厦，市委书记等请客。贵宾只几位平江老将军：裴周玉、刘志坚、李元、张正光。在地下室卡拉 OK 厅漫谈，然后午宴。李元日饮四两，我陪他喝了几杯酒鬼。读了《实录》，十分赞赏（刘志坚夫人也说读过）。裴赠《裴周玉回忆录》。都留了电话住址。李元很想邀我到家中交谈。

下午游 800 米。晚仍观电视，《邓》1、2 集。

1997 年 1 月 15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睡得尚好。查翻资料，找到科学院的大跃进总结，可以摘用。上午李英健来。《早年》与《早年读书》都要重印。将《读书》P.49 改动的一页交他，并约出《晚年评说》。看来贵州是不愿重印了。秦川来还阮铭书，说阮脑子灵，也有过偏激。

下午游 800 米。翻看阮铭《人物论》。

《大炼钢铁》又加了一小段。

1997 年 1 月 16 日（星期四）晴

三点半醒来，不能入睡。五点起床。上午到部开组史会，到国务院系统 21 个单位，都是名录不全者。杨作材的媳妇来（统计局），她认识我。李铁林亦参加，作支持言“李老、王老”不止。

会前到张全景处，问清楚丁事。他不及看《前哨》文，奉命查挡。曾交待没参加三青团，参加过国民党的学生会。我指出有关人中有介绍江入党的人。随后又问及正部级事，说一批老七级要同时报上也。大概短时还难解决。

下午游 800 米。让小程买去昆明的机票三张。1 月 27 日走。

1997 年 1 月 17 日（星期五）晴

近四点醒来，不能入睡。五点过起床。

上午作字几幅。为平江伍市茶厂题诗：

江南绝品实难挑，忽得家乡茶夺标。
香馥若兰醇郁味，嫩匀成朵{替}春毫。

平江组织部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写条幅等。

续看阮铭《人物论》。

下午游 800 米。王云从来，取字回归香港条幅并黄山小集诗。

晚上老傅同周岿二人来，周（28 岁）为长沙金指装饰公司老板，平江人，杭州美院毕业。家庭企业，为北京多所大建筑装饰。人很精练。让他看我室油画等。赠《实录》，很谈得来。

安徽无为文化局陈克文求字两次。——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1 月 18 日（星期六）晴

昨夜十一点半上床，服眠药。睡到近六点起床。翻完《人物论》，并近日报刊。

下午游 800 米。王纪宽来。对香港稳定尚乐观，董健［建］华乃实干苦干之人，曾临破产，我们支持过。国内人事看法大体相似。上海黄、徐均不错，还是上海出人才。国营企业是没希望的。钢进口 2000 万吨，自己生产的积压甚多。他不看重刘吉。赠书三本。

小惠带爱人徐斌来，25 岁，小伙子长得也不错。留午餐。小琴［芹］一家来，明天请谢文清夫妇、杨纯晚餐。

为周岿题词：美化屋室，身心安乐，质量先进，服务一流。

1997 年 1 月 19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睡得不错。黄乃八十寿，他一家人邀我们夫妇到附近鸿丰烤鸭店吃鸭席。第一次见到莊涛生的儿子莊平夫妇，民革成员。思想解放。谈王宝森案总计挥霍约二千万。“举国皆是”；陈希同要求公审。（上午同杨纯长谈，鼓励她写回忆，难办，说总理忍辱负重。）

晚上宴请谢文清夫妇、刘云鹤夫妇、杨纯、徐滨，有大甲鱼、狗肉、平江腊肉、川鸭等。老谢侃谈六四后历史外事见闻。耀邦辞职事，由朱厚泽召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部三家宣读新闻稿，由薄一波签字。六四戒严令无国务院编号。那天晚上大会他还记得尚昆讲话，只说部队进城为保护公众机关非对

付学生也。《毛选》中论述有自相矛盾处（不理解新民主主义，不理解社会主义）。“毛下乡、邓下海、江下岗”。

黄乃对联：历经世纪沧桑变，（半路失明/一心为{ }/全心贯注）创建盲文耄耋翁。——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1 月 20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翻看资料。《炎黄春秋》编辑部来人取走《公共食堂》文，只能听任压缩加小标题了。范岱年处取来《当代中国科学院》并有关“大跃进”的院史资料三本，极为有用。

下午顾准弟弟陈敏之夫妇来（在冯大姐家作客，他们是老世交）。谈到《顾准文集》安全部都插了手：有反标用了该书的话。中宣部通知贵州检查不准再印。已有盗版。上海陈至立发现《经济导报》座谈会，于 6.4 有功而得提拔。上海经济形势徒有外表。国营企业无法“自我革命”。

1997 年 1 月 21 日（星期二）晴

三点醒来。近一小时后又睡着，六点半起床。

上午为长沙金指建材公司（周岿）、佛山火神窖炉及平江园［圆］梦园保健用品公司等写招牌、题词。为此等应酬十分心烦。

李铁林来电话，外办不同意我去英国，借口仍是“香港回归之前夕”也。随即同小妹通电话，让她转告张戎（张原持乐观）。玉珍为此事甚为不悦，为我担心。我倒是十分泰然。

下午程湖来，他听到可靠传闻，要将他调出部里。

游 800 米。因昨夜服泻药通便，冲澡时竟失便了。

陈四益电话，星六要请客。熊蕾来，交哈佛书二本，她翻译的。

翻看魏明伦文集，《毛病吟》妙绝之至。

1997 年 1 月 22 日（星期三）阴转晴

六点起床，翻看《魏明伦文集》。上午韩钢来，《粮食卫星》2—5 万字成稿。还可加些材料，如科学院同农民“摆擂台”。他谈到新消息：15 大报告起草组由温家宝负责，丁关根免了（14 大由丁负责）。主持中宣部会议时讲话稿都由人代唸。郑必坚对丁极为恼火。即与钟通话，他们已知此情。当继续追查之。

下午去医院治牙，下门牙取掉神经，仍疼。

周岿来取走字幅。到内部书店购书，买《少年百科全书》二部（360 元）拟送毛竹、觅觅过年。自用书八九本。

1997 年 1 月 23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三点半曾醒来。看《粮食卫星》稿。历史写法，改动处不多。

上午陈英茨来，说工人日报传：我告了丁某状。只得否认也（孙告知厚泽、吴象矣）。

下午沈祥熙自杭州来，赠虾，春节问候之意。谈国营企业无出路，叶利钦“休克疗法”已基本过关。浙江地方势力盘根错节，换外地人去难起作用。湖北怀念吴官正，关广富影响太坏。

游 800 米。遇罗西北，谈云南水电情况：小湾坝高 380 米，难度过大（苏联有 280 米，甚保密），虎跳峡地质太复杂。

夜看完《男人无烦恼》（共 30 集，看过后面约 10 集），仍是知青故事，这是个永久主题。

1997 年 1 月 24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58 年科学家同农民能手高指标竞赛补了两页。上午参加《炎黄春秋》招待会，到六桌人。邻座文怀沙（十多年前从江丰处认识），甚表亲近。说细读《龙胆紫集》，只对燕妮夫人用“倾城”觉不妥。赠我《大康书碑四通》，内有他撰写的法乳堂碑文，并说其中有两处隐射赵朴初与广慈法师（可惜又记不起来了）。发言时出口成章，声音宏亮，谈到在香港访问维持“国格”，认为黄永玉已属“叛国”之流（“随地吐痰的人来治理不随地吐痰的，言香港回归）。1910 年出生。杜润生发言谈权力掌握好之难，以及人治，这是过去根本教训。新闻署副署长梁衡发言甚好，全力支持，还提到读我的书，要向我请教。于是我接着讲了几分钟，谈到《邓小平》电视片，似乎忘记了胡赵体制的十年，批两个凡是是胡耀邦主导的。当年反面人物变成正面人物了。张西洛发言，揭发穆欣翻“文革”自己的案。见到温老，已恢复，发言讲纪念博古 90 岁。

一点半到医院治牙。回家休息。四点到万寿路，杨小池、张新法为《组织史资料》最后定稿尽了大力，主要是档案馆的一、二战两部分。马石江、金松林来一桌 12 人，吃涮羊肉。餐前闲聊，要我谈国际形势。总体乐观，经济科技一体，争斗不已也。贵州省卷四五月可出版，但定要我去一次。

下午三点李铁林来，知道我廿七去云南，特提前拜年。他谈到原不想到中组部（避开权力与金钱之处）。——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1 月 25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续看《粮食卫星》篇。资料详实。十一点半找到朝阳门常州宾馆，陈四益宴请吃淮扬菜。到丁聪夫妇、黄宗江夫妇、邵燕祥、牧惠、王德厚、朱铁铮共 11 人。问到文怀沙，吴祖光说是大坏蛋一个，“我在，他不敢乱吹乎。”四益亦如此看待。漫谈多文坛事，如徐迟之死，曹禺之软弱，女儿之言有弱点、错误，但无罪恶。可信。黄宗江尤绘声绘色。最不应该乃在反医生宣言上签名，不可原谅。二点到文津街，游 800 米（《龙集》赠丁聪）。

下午五点佩珍与姐姐、姐夫一家到。

1997 年 1 月 26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佩珍姊妹住此。他们一家去加拿大想住在女儿处。“老八路”也不想回国了。一家在此呆了一天。玉珍病倒。晚上我注意到，量有体温 37.7℃，七点半到复兴医院急诊，吊瓶。拟明早再吊瓶。还是决定起飞。这两天为招待客人甚累（客人当然受招待，客气话都不说，还是晚辈！）甚不愉快，向小玲发洩了一下。

将《高产粮卫星》看好，请张九华打印。给张戎信，“因身体欠佳”，不能应伦敦大学约，可否明年再去。

下午程湖南［来］，弄清部里不让他当秘书说法（在会上李铁林表态），同他谈清楚：三门干部太年轻不合适，想去党校可批示。让他心情愉快一些，并说清为父亲病逝事，三个月不同我打个招乎［呼］，太自由主义了。薛京来长信，仍愿回来复职（他根本没想到，我对他的看法）。

清理水电资料，找出 1981 年到云南的谈话文件（鲁布格与磷矿合作）。

晚上贾文平来，愿留下当秘书，否则干审局也想要他。——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1 月 27 日（星期一）晴 飞抵昆明（参加昆明院 40 年）

昨夜玉珍从医院回来后，即大呕吐，忙着通知小赵告小程退票。十分不安。服眠药上床。四点醒来，五点半起床，收拾杂物。玉珍睡得较好，量体温 37℃。于是通知小赵不必退票了。佩珍的姐姐、姐夫同我们一起上飞机。九点半出发，金利亦驾车来送他们。在候机时，玉珍喝了杯咖啡。十二点一刻起飞。午餐我尚有食欲，玉珍吃得甚少。

下午三点廿到昆明，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高继尧等到站内来接。陪同到连云宾馆五号楼，一路高楼大厦，车流拥挤，完全变样。还是 1981 年同陈伯村夫妇来过。孟陪谈甚久，认识刘清与郑伯克。原在曲靖两个地委任书记，熟悉鲁布格等（后办公室付［副］主任诸新告知，孟是俄文系毕业的，从县广播员干起）。拟定旅遊日程，版纳与大理，飞机来去。随后翁长溥与昆明院书记陈国器来，他们在机场没有接到。大家也都很想同我碰面也。晚餐可口。

医生来看过玉珍，服中药。已退烧。但晚上又 37.6℃。

看有关资料，准备明天讲十分钟话。十点过就寝。

云南省委书记高严（东北当过电力局长）、省长和志祥（纳西族），昆明勘设院院长段荣国、书记陈国器。——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1 月 28 日（星期二）晴

三点醒来。大概四点后又入睡，六点起床。玉珍烧又退了。

上午参加昆明院庆祝大会，见到李天柱、高治国、岳世华、刘坚、吴奠清、余绍{先}等老同事。高已 83 岁，还能打网球。天柱小我一岁，头脑非常清醒，钱正英来问他溪落渡，谈到泥沙，却难上马也。大会开到十二点多，十多人讲话。我谈水电不能优先原因，可以多快好省，云南的许多第一。李鹏的 2010 年水电 30%，其实早已达到。扭秧歌前进，为火电吃大锅饭，施工队伍如吉卜赛人等等，引起大笑与掌声不断。此篇讲话正道出水电三代人的心声。

中午在招待所休息半小时。同翁长溥小谈。赠《大跃进》并《心中人物》与吴奠清,《龙》与天柱。

下午参加老人座谈会。主题是水电改革与云电出路。澜沧江景洪可输电泰国（通过老挝），泰国有积极性，投资 49%。关键在电价自由。我谈水电国内外已出现问题（水库淤积、移民等），但非夕阳工业。三峡意见一致。我谈到水电历史最初情况，夹缝中奋斗。

为昆明题词八句，又作字两张。

光荣回顾 曲折艰难
斩关夺隘 奋勇争先
前人开路 后继超前
云电东送 不竭能源

晚上翁长溥夫妇来。

1997 年 1 月 29 日（星期三）晴 抵景洪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三点醒来，又睡着，六点半起床。玉珍睡得不好，晨起 37.2℃。上午李天柱、刘坚约到海埂水电疗养院参加 14 工程局干部会，同大家见面。讲了一个小时的话，回顾水电历史，在夹缝中奋斗的过程，至今仍不能摆脱这个命运。联系到三峡上马与对水电发展之致命影响。59 年后，水电是“三反分子”受到催［摧］残。今后还必须继承老一代水电工作者广义的艰苦奋斗精神。十一点回到设计院同省计委副主任木鹏章（纳西族）见面。谈一小时。木主管水电，自称是我的“崇拜者”，“仰慕已久”，定要见次

面。也听到我昨天讲话的影响。谈云南水电发展之重要（我说从地方说，四川李井泉曾大整水电，要以火电为主，云南是全力支持水电的），尤其对有色金属关系重大。盛情邀我去丽江地区一遊，看金沙江虎跳峡。虎峡地质复杂，淹没十万人，廿万亩地，甚困难。调节水库还得找上游。云南尽径流电站，小湾不上解决不了调节问题。我欣然答应明年春天作丽江之行。

玉珍一上午吊瓶，大剂量用退烧药。在北京剂量太小（复兴医院医生不负责任）。在卫生所吃的午饭。

下午诸新同我与小程游民族村。建在海埂（围湖造田区），布置甚佳。参观了傣、白、纳西、彝族等村。蝴蝶馆大开眼界。购了些角质、玉石器小物 130 元。遭到玉珍责怪。组织部长来看望，十一点始离去。

昆明院四十年庆祝有感
慷慨评谈以礼河，难堪总是扭秧歌。
卅年夹缝苦中苦，乱点鸳鸯莫奈何！
（葛洲坝后上三峡）
——李南央注：此诗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1 月 30 日（星期四）晴 （植物园有光棍树）

昨夜几次换盖被，最后用床单，服眠药，十二点后始入睡。六点三刻起床。玉珍退烧。早餐后出发。70 公里到橄榄坝，观蝴蝶馆，比在民族村看的更实在了。逛集市，土特产极丰，各种热带不知名水果，蝴蝶手工艺品各种各样，还有年卡。珠宝摊甚多。诸新告诫：只能看，不能买，可用激光{投}色造假，非内行不可。又参观玉器等制造厂，各种成品，均高价。在一饭店午餐，本地菜，鹿肉等。玉珍仍无饭量。6 个人 110 元，真是便宜。饭后驱车到葫芦岛观热带植物园，乃蔡慕陶教授（1910—1981）所创建，称誉中外。环岛步行，边走边拍照。有个千年铁树（移植），旅人蕉，种种奇花异草，棕榈十丈，椰林怪木。归途吃新鲜波［菠］萝，观傣舞。

六点晚餐，食欲反不佳。饭后到工艺品市场一转，80%珠宝。购皮带（象皮）并小张蝴蝶片（20 元）。植物园还遇见两个年轻人认识我，一为新大都经理。

1997 年 1 月 31 日（星期五）晴

昨夜沐浴上床，睡得甚好（玉珍仍有温度 37.2℃）。六点半起床，在窗口作气功，空气甚好。早餐丰富，玉珍食欲较好。上午到孟养镇逛市场，边境货物摊贩甚多，随后到森林公园后门，走了不到一公里村间小道。小程与诸新去观象台，我们与李晓燕三人在木停［亭］小坐。有一倒下大树横躺溪上，路边有野象的粪边［便］，夜间下溪饮水。据说大山中有野象几百上千只，接连边境。栏中有一毒象凶猛（象中一种，伤人）。十一点半回到观象广场，看大小五只（8 岁—1 岁，一只公象，有牙）。作各种表演，象鼻举人，双鼻坐人，跳第斯科，三腿、双腿跳或独立，踢足球等等，任人伴同拍照。我照了一张戴帽。真是尽兴而归|途|。归途在一老树（三树互联）象形处拍照。路边饭店午餐，极丰富，6 人只 90 元。回到版纳（1、2 千田［亩］一大小坝子）。收拾停当，四点去观民族风情公园，有兰花小架，均吊盆（不必浇水）。观孔雀园等。玉珍走不动了。六点到傣家饭馆晚餐。州组织部付［副］部长（纠嘴）作陪，有傣族姑娘舞蹈，孔雀舞等。跳荷包球，我得一个，并上台共跳团结舞，同姑娘们拍照。兴致极

高，得未曾有。近十点飞回昆明。玉珍甚累。仍有体温 37.2℃。

沐浴上床，并洗头。

两人十点后都服眠药上床。

15 年后重来版纳游葫芦岛热带植物园有感

热带风光植物园，西双版纳锦花添。

蔡公功德真无量，更结旅遊天下缘。

——李南央注：此诗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2 月 1 日（星期六）晴 下午两点一刻抵大理

六点起床。收拾行装，箱子与大衣寄存。给陈国器、吴奠清电话，嘱收集当年我来云南有关资料。十一点半午餐，餐后即赴机场。省组部派苏宇陪同（云南大学中文系的，31 岁）乘新华航班。服务员天津人，21 岁（工作四年）长得很美，月收二三千元。半小时后抵大理，组织部付［副］部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接，住苍山宾馆（14 层新盖）。休息到四点。游自治州博物馆。建筑宏<伟>古朴典雅，历史馆有极珍贵文物，如青铜器殉葬兵马及劳动、作战工具兵器，独一无二观音铜像（头部男身材女），宋张胜温工笔佛经，16 米长画卷，工笔极细致（日本人夺得，从台湾印品复制）有乾隆题词（张系白族）。此间佛教远较小乘复杂，白族讲解员谈白族妇女可保留婚外情，节日可对歌。各族民俗风情生活都有实物展。

晚上州委书记张金康（上海人，在个旧 19 年，东川 3 年）51 岁，思想开放并健谈。州长李映德（白族）人亦好。席间相谈甚欢。自由评谈毛泽东。喝白酒 8 小杯。饭后书 1981 年游大理绝句（“点点银帆洱海中”）并遊博物馆得句，夹有序言。宾馆老板又索题词：“苍山云气迎远客”。博得几次掌声。

序言：“1981 年勘查漫湾坝址游大理时吟得此绝，已刊《龙胆紫集》新编。十五年后重来观州博物馆感叹无已口占四句，书奉自治州主人存念。第一次落款：时年八十。

观博物馆有感

古园千年大理州，文明白族德才优。

天工特赐好山水，自是旅游第一流。

——李南央注：此诗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2 月 2 日（星期日）雨间晴、阴 在大理

三点醒来，后又睡着。六点半起床。组织部长沈大光来，陪同吃早饭。八点半出发，乘大{遊}船游洱海。坐包房。天阴，甚凉。到团山岛下船，有土特产摊，大理石工艺品与扎染服装等。船上白族姑娘歌舞，与乘客溶［融］为一体。解释白族民情，很是亲切。我们又得荷包。喝三道茶，歌唱等。后停两小岛，小程花 700 元买旧奖章。海上共五个小时，很是欢快，多年难逢（组织部副部长李卫红——彝族一直陪同）。吟得二绝（未定草），吟给大家听了。船到苍山云弄峰登岸，到一个体餐厅吃豆付［腐］辣鱼，很是可口。然后游蝴蝶泉，观纳西族女舞蹈。有购物长廊，玉珍买得扎染衣服。过三塔寺未停。对［到］大理石博物馆，都是私人收藏种种精品。观南昭王（火把节等）蜡像馆。杜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太平军时）起义纪念馆等。最后到新建南昭文化城。组织部长沈大光来陪同晚餐。有歌舞台。饭后观南韩一女老板建亚星饭店（四星级）。20 米 X10 米大观音画像（在大厅内）并“龙吟厅”饭厅中天棚上 172 米长的木雕长龙。尽兴而归。

玉洱银苍揽胜船， 五朵金花抛绣包，

品茶三道味回甜。　　老翁接着乐陶陶。
平生歌舞观多少，　　未曾得过少年癌，
哪得今朝如此欢。　　怒放心花伴海涛。
——李南央注：此诗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2 月 3 日（星期一）晴 抵昆明

四点半醒来，后又小睡。六点起床，听到美音：香港股市、房产均呈旺势。七点早餐，李红卫［卫红］等一行送我们到机场。机场前年十一月启动，跑道 2—5 公里，平山头建成，背景即苍山雪景。特留影。八点四十启［起］飞，半小时后到昆明。诸新来接。仍住连云五号楼。上午李天柱、吴奠清来，送与我有关资料及设计院与天柱本人对水电的意见书。午餐后小休，即准备作字。两点半吴送来纸墨，先为设计院及天柱、吴等作字 7 张。诸新四点又送来纸，为版纳、大理的组织部正付［副］部长，接待人员，州委书记、州长，并省组织部长孟继尧和诸新、苏宇，又作字十多幅，直到六点十分（站了三个小时）。然后赴药膳宴，孟请客。十余种药菜（除一种烤鱼外）均汤蒸笼，从天麻到党参等，有一碗 13 种药的“大补汤”。饭后又为酒林饭店老板（青年团下海）题词：“治补调养，促进保健，发展药膳文化”。孟并赠我铜马一只（铜矿石炼锻成）。回到宾馆又作字四张，送组织部其他负责人。

大理所书二绝已刊今日《大理日报》，报社特送到苍山宾馆。——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1997 年 2 月 4 日（星期二）晴 离昆明回北京

昨夜上床都睡不着，起服眠药。五点半起床。行李都已收拾好。一早陈国器和院长来送行并带资料来（我这次讲话记录）。诸新等来，帮助拿行李，不到七点即起身赴机场。在贵宾室休息，行李托运。孟继尧到机场来送行，直送到飞机梯门前告别。

机上服务周到之至，吃了一顿冷热餐，喝几种饮料。读到《读者》上一篇谈瞿秋白的好文章。十一点多准时到达。赵树利到接行李处，直出上车回家，两小赵一起午餐。小玲、佩珍在家。下午游 800 米。

信件刊物甚多，有不识者留言，海南副省长派秘书来邀去海南度春节。杨毅、艾路明等三人来，送玉珍红包千元。他去英国，送时髦伞并药物等。

武大寄来熊向晖弟弟的毕业论文，熊蕾即取走。附有我的岳云毕业文凭等件。60 年前事了。

1997 年 2 月 5 日（星期三）晴

昨夜仍服眠药。七点半始起床。给施嘉炀老夫妇送贺年照片（施老已连续三年送照片贺年卡）。刊物看不完。信件看法［完］，田方又寄来“后记”定要我改动。收到《开放》第一期，内有赵事。

下午游 800 米。过年要休息一周不能游泳。

翻完一月号《开放》。也认为江甚稳定也。夜清理北屋。

1997 年 2 月 6 日（星期四）除夕 晴

六点前起床。九华将《粮食卫星》打印好。共 2.6 万字，便于付印了。

上午到人大会堂参加团拜大会（西北门出入甚方便），与伯克同坐，又见到王怀安、金明、许云、唐亮、雨亭、冯征、黄启璟（她说读了我的书。问她妇女工作如何，说难做处）等人。江、李讲话毕，即同伯克出来。遇见王若水，戴红帽几不认识了。他将帽子摘下，化疗成光头。见之心中难过。我还活得健康，聊以自慰。

午睡时，徐滨送来书两本（张生力的《灯下春秋》）并蒋君勒令搬家“通知”[1]。

米山来，已解决副局级，算是平衡了。许立群头脑尚清晰，但不愿听世事。滕文生可能升至主任。新年团拜胡锦涛来能讲套话了。滕一次谈到，研究室工作非学校那一套能胜任的，似与王沪宁其人有矛盾。秦川上来，一起漫谈一阵。他没去参加团拜。

胜利一家吃团年饭，小赵亦来。观春节电视晚会，仍大杂烩而已。小保姆与钉鞋，幽默体操尚有新意。广东《东方文化》萧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电话，要稿子，上海何苦，浙江沈　熙（原文此处空一字——李南央注）等好几个拜年电话。何格功［高］谈水电学会春节团拜会，所有人等都觉悟到三峡之为害了。水电上项目已到“0”也。逼得钱小姐也上书。

小妹、悌忠晚上来电话拜年（加州晨六点半）。

1997 年 2 月 7 日（星期五）初一 晴

昨夜看电视到十一点半，玉珍强迫关机。六点半起床。早餐因朱朱无理同玉珍生口角，（昨夜陕西那个赵欣比姨小两辈，我接电话时直叫张玉珍）指出赵欣之无理更甚，批评心地狭窄。主动转了弯。同铁铮电话拜了年。朱朱也来了电话，要来拜年。随后一起到毛老太家、金老家拜年。同金老谈美国之行。刘清夫妇、郭全胜夫妇来拜年。拜年电话直到夜晚不断。朱正、汪澍白等都来电话。

只是翻了翻柏杨的《酱缸震荡》，都是极而言之，以发人深省之作。当然有偏激与非历史处。

伯克原秘书李继国来，并送点心。玉珍给了孩子压岁钱，很是周到。谈到薛京情况，想回来。

1997 年 2 月 8 日（星期六）初二 晴

六点半起床。整天挤时间将《农业卫星》看完，小有修改。

上午范乐年夫妇来，留午餐。漫谈国事，回国表示并不后悔。说我精神比去年见到时还好。送《心中人物》，有他父亲一篇也。谈到胡愈之、胡子茵［婴］都是他们母亲一家。

安徽尹曙生电话拜年，很是周到。周笃文告知，3 月 20 日广州诗词会。

1997 年 2 月 9 日（星期日）初三 晴

六点过起床。小琴［芹］一家、小玲一家、苗苗一家上午先后来。给觅觅一套少年百科全书（也送毛竹一套）。班上 40 多人排 15 名。在地质大学附中。长得 1.65［米］了。苗苗说范某腰已直不起了。春祥和都都与爱人近十二点到，两桌饭，极其热闹。春祥谈三峡的缆索机，一个桩建在围堰上，他们没有承担。水电系统人无不大骂钱小姐。送都都夫妇两本书。

范岱年来。谈许良英情况，总是被监护者。

晚上卢跃刚来，谈到近十点。他说《中国青年报》90 年开过一次秘会，谈中国前景，权威主义等（请了上海魏——保守主义开山人，类似王沪宁）。到者有袁木、何新、徐维城等，完全政治性讨论。说有记录。送我文集《以人民的名义》（娄底公案）及《中国作家》96.3 有争论文《在底层》。让他翻《文革博物馆》。

柳村来电话“拜年”，引起其诡辩，令人不快。告诉陆沅，陆说其人“文革”时紧跟郭玉峰。

[1] 蒋君：鲍彤夫人蒋宗曹。“搬家通知”,是当局勒令鲍彤搬家的通知。——李南央注

1997 年 2 月 10 日（星期一）初四 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翻看卢跃刚的文集并《在底层》，后者涉及政治领导及六四问题，名曰反映底层失业等，实关系国家政治体制、领导作风，尤直指中宣部的 Yes，No。丁关根之流当然受不了。卢是个有思想见解，文笔亦佳的作家。

收到广西民院李向平的一叠要求落实党籍的信并资料，只能照转（金汉虚的学生，认识王铁铮）。

下午玉珍强迫我休息，小有咳嗽，怀疑感冒。

晚上安东夫妇来，谈到澜波之反三峡，病危时赵紫阳来看，问及此事，坚决反对，也反对葛洲坝。为水利部不管水利向邓作过反映。

下午谢冰岩、谢铁骊兄弟来（87 岁、71 岁）。苏北那批老人只剩下冰岩一人了。丁关根曾指“西安事变”等一系列影片“美化蒋介石”。此人无处不“左”。——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2 月 11 日（星期二）初五 晴

六点起床。关于张警吾后代失业，给平江县委信。

朱维扬、牟新艇夫妇来。原来朱是从黎澍处先知道我的。《中华英才》画报编主为下流人，李鹏给钱，王照华信任，专门捧李等及“部长”们。

王怀安来，国事、形势观点一致。也认为抢救运动主要责任仍是毛。

苏仲湘来，给一份《可敬的宋庆龄》。她给毛和中央写过许多信，反对“反右”、“文革”等等做法，引起毛不满，“阶级异己分子”。李慎之随来，一起谈此事。陈翰笙有几十封宋的信，但决不示人。给戴文葆电话，设法弄出这些信。戴正在编宋的书信集。

朱、牟两人均高干子弟，朱泽{原}同黎澍一起工作过。谈迟浩田甚平易近人。——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2 月 12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两三天来喉咙嘶哑，是否感冒引起。无体温感觉。玉珍一直为我服药。甚感疲劳，只能翻翻报刊。

下午到医院，到牙科、中医、内科，开了药（中医为一女性，说看过我的书）。然后到友谊医院看望张铁铮，因肺炎引起心脏衰竭，一度报危，现已好转，有特护（一小时 10 元）。

晚上小彭来，约定三月上旬去海南。

1997 年 2 月 13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美音报导新疆维族动乱。简直不想动笔，《文教科大跃进》只得请韩钢代劳，材料交他。

上午柳思来，同 75 岁表妹作伴同居，外界传说只得听之。到长沙过年，杨开慧乡书记说，28 年杨曾去过井冈山，檀木封书不知是否全部传出（我不大相信去过井冈山）。当年南下吸收的一批岳阳人，王震带去新疆全都杀了。留午餐。开始服药。

下午游 600 米，洗了个痛快澡，但食欲仍不佳。

夜观电视到十点。

1997 年 2 月 14 日（星期五）晴

二点醒来，睡不着，作八十自寿诗。服眠药，断续入睡，六点一刻起床。

上午朱朱来，边谈边涌泪。铁铮在沈阳时有外遇（办公室一梳双辫子的，为此受过处分）。灼姐一直忍着。搬到 53 楼后，自己薪资留着，家用全由灼姐承包，常为此而吵架。我出事后，增加此一政治因素，灼姐曾受处分。王家奶奶及弟妹等攻击灼姐："一条狼"。在平江时，灼姐到磨子潭看我，大概都反对的。小毛娇生惯养，无法无天，灼病癌乃由"一老一小"呕［怄］气而至。说小毛"心毒手狠，最坏女人"。心事只向朱朱吐出，并写条告威威。大胖与小毛都不爱母亲。小毛常动手推搡，她住的房谁也不准进去。谈了一上午，我的疑团全部解开。铁铮与我的关系亦勉强也。玉珍对朱朱反感大概也因此消去。一起午餐。老范来，发病，玉珍陪去医院。

下午漫游约 800 米。钟伯熙电话，谈海南经济发展不畅，邓鸿勋是去整顿的。想念梁湘。

1997 年 2 月 15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八十自寿四首基本草稿写出。电话告陈四益、周笃文。

上午韩钢来，谈《文教科大跃进》写法，三部分资料交他。上卷已得到党史专家们认可，如吴承安、裴棣、林蕴晖等，此种内容、写法，唯我能承担也。宋庆龄信他也未听到过。留午餐。

佩珍亲属一对年青夫妇和小琴［芹］一家来。晚上小玲一家来。下午同胜利手谈一局。游 800 米。

1997 年 2 月 16 日（星期日）晴

两点半醒来，即不能入睡。大概近五点始又睡着。六点半起床。四首诗寄朱正。

上午苗苗夫妇来，引起玉珍不满。后参与谈话，顺便将 1961 年底"离婚书"取来给他们一阅。我将当年情况略谈：未料到如此争存款也。苗苗的"自卑感"问题也谈了一下。当年苗苗并不愿回北京，想在武汉考大学，但范高音强将调回为了照顾自己，失去升学机会。

张莉、刘云鹤夫妇关照，由陈宝岩、张鹏博夫妇在新大都请吃晚饭，到彭吉龙等（原部研究室的，后随尉健行到中纪委，现任付［副］秘书长，甚表亲近）。饭菜甚差，谈得很欢。陈于 1987 在沈阳下海搞美容院，借 7.5 万元，卖掉彩电起家，现资产千万，公司有下属单位等 20 处，包括科研与产品。买文物一掷几万金。支持办学等公益事业。不失党员身份，现为省政协委员。夫妇对我慕名也。张喜作诗，并将"定情"诗写就要我的字，作为 20 年结婚纪念。饭后邀到家中赠《龙集》并《人物》。

1997 年 2 月 17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又作自寿诗一首，并电话告朱正。

看 1958"武汉会议"资料，复印一份，拟补入上卷。

下午到部，同庭［廷］栋谈中央卷情况。档案馆对张新法整理的尚有意见。待收到后再说。廷栋痛斥柳村乃小丑，当年山西省长即问过他，为何此人会调入中组部（雨亭亦骂之），要我不以为意。四点听文件传达，朝鲜书记黄长烨从日本开会到北京南韩大使馆避难，我们处两难境地，自能严防出境。朝鲜却说是"绑架"，可笑之至。

晚上上海院王世民来，送西洋参，以表关心。他们日子过得尚好。此次开长江口会，长委要另开运河，当然是荒唐的。认为三峡影响不会太大。

1997 年 2 月 18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听美音报道黄长烨事。上午翻看报刊并资料，仍未能动笔。下午游 600 米。冲洗时竟又一次拉肚，同服一种冲剂有关。郭全胜组织我们（并朱厚泽、秦川）到九华山庄（去过一次，小汤山）应韩国 Safri 徐博士邀宴，还有两位韩国搞厨房家具的经理参加。带了点小礼物，吃人家的太多了。席间闲谈饮食文化。

同程湖电话，告知三月中去海南。

1997 年 2 月 19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复田方信，改好他的文集后记，并将新西兰电力公司件转电力部汪恕诚。

广西民族学院李相［向］平信和附件（恢复党籍）转与干审局李梦锡处理。

下午陆沅、王纪宽先后来，谈蒋、鲍情况。王来参加香港会，直言移民局长问题（安全部人，为英方免职），18 万公务人员如何稳定过渡。我说应先无为而治。照顾英国人面子。还谈到当年江与他接近情况，买衬衣、刮胡刀之类。

彭春生来谈赴海南事，为安全起见，还是先告程湖去不成了。电话让他先返京。

1997 年 2 月 20 日（星期四）晴

三点醒来，后又睡着。五点半起床。六点美音报导邓去世消息，听不清楚。周笃文来电话，说外国电台凌晨都有播此消息。接着听到新闻联播。此事思想早有准备，五六天前香港《亚洲周刊》记者来问消息，过去也有此例，中外都难免估计有否“震动”，我估计是“平稳过渡”也。关键在经济大局。失业人多，没有饭吃，那是要出事的。

路透社记者、晚上 BBC 记者邀采访，都拒绝了。

委员名单中没有“邓力群”，这倒是可注意的。公告中对 89 年以“政治风波”一语带过，也可注意。家属信不留骨灰是明智的。

九点部里传达，如所料讲去世过程。昨夜 10 点到凌晨 1 点中央开会，紧张了一夜。国外反映［应］很快。克林顿自发讲话，很是得体。

上午陈四益来，除谈形势外，将五首诗改好，并作好第六首（中间凑二联）。让看丁信。送穆青书二本《大跃进》、《心中人物》。

下午游 800 米，近日又感觉喉臊不舒服，鼻涕多。玉珍为服药。

1997 年 2 月 21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第六首改好。六首写正，复印 6 份。一早李新来，谈近二小时。送来他的回忆文两篇，乔木篇已写好。当年批胡锡奎、成仿吾，疾言厉色，可是人家不尿。毛说，董老你不懂。只承认范文澜有学问。总理交任务：西藏自古以来乃中土，范答非也，到清才归版图，唐仍是土{鲁军}也。我们这些人过去“革命”，没读过什么书，真读过书的还是陈寅恪、钱钟书等。都是半吊子。我说我不过剽学而已。又谈形势，全国已接收外资 4000 亿美元，有外企等几十万家。香港 600 万人，在广东等投资办厂，共有工人 600 万。

金老来，谈去看过林里夫，大骂胡乔木，谓其|他|曾是托派，在北平地下党时，有确证。仍偏激，如萧军。党史要重写。记者协会两人闯来，谈邓去世，只说了两句话：力挽狂澜、绝路逢生，走上新道。

下午游 800 米。施滨海送来第二篇“万言书”。邓力群批交江等。乃袁木、段若非等起草，都在《当

代中国》也。赵是否回？应当回（女婿托问）。

夜观电视到十一点。施谈：乔石同法新社记者谈（96.9）防“左”，江在《人民日报》却说这不是中央意旨。

1997 年 2 月 22 日（星期六）阴

三点醒来，又小睡着。五点半起床。给上海徐世长、武大陶德麟复信。诗六首寄苏仲湘。

看完陈敏之的《悼念五哥》，写家庭悲剧，弟妹儿女都不认这个兄长与父亲也。使我也想起自己的悲剧。我没有如此“儿女情长”，能做到和泪肚吞。

下午游 800 米。见到一 81 岁者主动同我招呼。读了我的书，顾准文读了两遍。他似乎知道风波。

钟子云告知参加追悼会情况，他不去了。

1997 年 2 月 23 日（星期日）阴转晴 玉珍为我理发

五点半起床。仍听外台谈邓后。徐滨来取走柏杨书《酱缸》。谈蒋君抵制搬房情况。医院保卫科出面招待监护人员，治牙不收费。当今新鲜事也。上午程湖来，又听到传言，我不要他，进党校不能由李某说了算。还是想留在机关，志在当官，谓基层乃染缸也。24 岁即科长，颇感满足。

下午戴文葆来，文集事可说已定局，郑惠全力支持。谈西藏事，最初李克农派的人，所写高原日记已内部出版。问题出在内部（中央、西南重复派人入藏——社会部系统）。李井泉曾不接见达赖。丁信与他一阅。《东方》事，张黎群全力关心。长寿街四个负责人来，转教委信，得 30 万元补助，县里扣下 10 万。还想要扫垃圾车等。给琬姐电话，又谈长寿街房子事。答应下半年回长沙一行。

周笃文电话，才发现第三首二联失粘，还得改正。

晚归［观］遗灵火化电视，长街送行人群组织有序。

1997 年 2 月 24 日（星期一）

五点半起床。上午到办公室，同雨亭、廷栋漫谈。雨亭亦不拟参加追悼会，站不久也。他拟画桃，四人送我一幅祝寿图也。为程湖事再同人事处谈，去党校学习得由自己出面出费用（证实程听到的传闻），研究生身份也得由教委批准。程要求三个月时间为自己找工作（说张万年处也有可能）。

秦川询问参加追悼会事，告不准备去了。

夜观灵车去八宝山电视。齐西来电话要出篆印书。

1997 年 2 月 25 日（星期二）阴

四点醒来，未再睡着。六点前起床，改好二联。

没有去大会堂参加追悼大会，起码得站立一个多小时，还有来回时间等等。老干局通知时就有建议，提到老人站立的困难。九点三刻开始看电视，直到终了。晚上又观电视到十点。

苏仲湘电话，认可六首诗。他并不觉得太露。告我梁启超感怀句：百年以后当思我，举世皆狂欲语谁？似乎感到有“文革”也。

下午游 800 米。《读书》刊王蒙写丁玲文，分析得不错。游泳时遇见王，想找我一谈。

1997 年 2 月 26 日（星期三）多云

五点半起床。桌子太乱，要找的东西又找不到了（一叠名片）。上午施滨海来，他得到宋庆龄信。

告知批厉有为文章的杨德明（计委对外关系所所长）乃“左”爷（谈到陈锦华也是不行的）。看完厉文。有个名词“资本主义前社会主义”，其实不如说“资与社”可以和平共处、互相影响，“共处的社义”。

下午游 800 米。金老硬站了一个多小时。六点半即出发。郭洪涛等也乘大车来去，不过站得靠前些。

1997 年 2 月 27 日（星期四）阴

五点半起床。听外台。前天曹思源从纽约来电话，问及有无遗嘱。没有听说。昨天施滨海谈及四五条，有对半开，六四死者表遗憾，江班子尚好等。

前三首又细推敲，开句：“精神独立自由难”拟改：“望云临水岂能攀？”或“岂无惭”。第三首 3—8 句全改。

收到蔡肇祺寄来《光华杂志》，全北京之行，有读《实录》诗等，并我们的赠诗。印得精致，照片甚佳。

上午金老来，谈延安旧事等。他们老号原住安塞，43 年迁回延安城。蔡子伟等罪名是“罗章龙右派”，钱维仁是国民党关系（李宁与钱结婚）。王范在延安还管行动护卫。吕瑛原是蔡畅秘书。保安处内部人如有怀疑也关着再说。内情现已难弄清。邹瑜是周兴秘书，可能知道些。沙文汉等出事，是江华感到同知识分子难处，向毛诉苦，毛说：他有笔杆子，你有枪杆子。于是叫来安子文处理。我认为自富田事变后，毛并未彻底认真总结肃反经验，反而认为“刀子不能丢”，后来认为斯大林肃反不彻底，没将赫鲁晓夫挖掉，留下后患（这是文革第一张大字报的由来）。“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说明其思想认识的实质。放手让康生大干。

下午游 800 米，觉累。韩钢已写出 3 万字，说内容丰富。可我的最后一篇仍未动手。给董月华复信并寄《龙集》。前天给徐世长复信。

1997 年 2 月 28 日（星期五）晴

三点半醒来，即未能入睡。五点起床。六首诗最后定稿。收到朱正信，钟叔河修改甚多，只用了“虎背”一典。宋{媒}炀有一句好。后同邵燕祥电话，也改了一两个好字。

下午游 800 米。看报刊。胜利来手谈二局。十一点上床。

国防大学的萧永义来，赠《毛诗词史话》并王年一《大动乱年代》新版。——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3 月 1 日（星期六）晴

昨夜上床仍难入睡，只好服眠药。六点起床。

六首诗最后定稿。上午秦川来谈《人民日报》理论部老人要为我祝寿，约好月底月初，人不要太多。秦谈到其对象，四十来岁，在深圳办公司，腕式人物，房子甚大，可两边住也。

没有午睡，一直|手|同胜利下好几局，两局大胜，均四十余子。下午游 800 米。朱维民带日本记者永持裕纪索字，书“枫桥夜泊”赠之。

满起、平生为我将书柜顶部三书箱取下，置于门后。胜利、杨小玲、小多三家午晚餐。很是热闹。

1997 年 3 月 2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六首最后定稿。寄张作斌，请他处理。并告 3.14 启程，以便遊览广东农村。满起、

平生来，送佩珍返米脂，卧铺汽车可以直达。午餐时，谈玉珍一生幸运从未挨过批斗，家庭亲属如此和睦，“众星捧月”也。顺带谈小妹关系，“旧怨”应当消失了。已经认错，而且叫“妈妈”也。

下午延滨、元元夫妇来。谈胡德平妻安黎的变态性格。“恨爷爷、恨爸爸”，以教育儿子（在美耶耳读法律）逼得儿子对打，“要杀掉她”。真是可怕。当年支持农村责任制最初的人主要是万里（邓未积极表态），耀邦用“家庭联产承包制”，说想了一个星期。他说过，对李锐心有戒备。四人帮统治时，王震去他家议论过。对元元等论及人物时：一个指头是老邓，三个指头是赵，摸耳朵是陈，眉毛是薄[2]。他同邓单独谈赞成邓全退是真诚的，不搞终身制，连那个胖子秘书也不同意，感到讲错了。肃反时耀邦被点了名要去谈话（邓发穿苏式衣服），他找到顾作霖哭，坚持不去而得到保护。能接受意见，只要言之有理。嘱他们夫妇将这些点滴一一写出备用。吃了晚饭才走。

晚八点韩钢送《教科文大跃进》，3 万多字。翻了一大半。

1997 年 3 月 3 日（星期一）晴

昨夜睡得较好，六点起床。上午看《教科文》只一个开头，薛京电话，李瑞环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取消了，代之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当然真能做到也好。

下午徐滨同臧文（邓克生妻，邓伍文母）来，先谈到李仲融，“文革”时乱揭发。他们同顾准也熟。去看过郭靖，抗战时当过宋庆龄秘书，后化装到新四军。到莫斯科出席世妇会时，江泽民任翻译，同江也熟的。留晚餐，谈小邓离婚事，一家不宁。长沙搞药酒的陶森（红军子弟）带中医“博士”王治立来，预测我有什么病，看手相，寿长于邓老爷。为玉珍按摩颈椎，胃病等倒讲中了。留下治病药与药酒。

1997 年 3 月 4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看《教科文》稿，很少改动，到上午十点毕。交小程排印。《未定稿》五厚本还李凌。有关文章已复印。下午游 800 米。

丁东送书来，发表了一篇“近访李锐”。

为唐小毛家墓题：一家风雨同舟渡 三代身心共穴眠 魂系潇湘。——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3 月 5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近日天气甚热。收到《华夏吟友》寄来诗五首清样，拟换一两首，同编辑王成纲通电话。看《未定稿》复印资料。炼钢一节可以加一小段。

下午游 1000 米后，到办公室，为小程学习事，将信批与张洁瑜。同廷栋、小曾、小贾小谈，都认为档案馆稿原样是不行的，催他们将意见尽快寄来。开始服药酒。

1997 年 3 月 6 日（星四）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整日人客不断。

上午林小林来，为特异功能沈昌其人鸣不平，联络大批受益者状告苏州副市长，颇迷信此道。为我们作示范动作，如何意念集中，如何动作（加吼声）去病。己之疗效显著，神乎其神。去年 6.19 与父

[2] 这里的意思是说，胡耀邦跟王元元、延滨夫妇议论人事时，不说出姓名。伸一个指头代表邓小平，三个指头代表赵紫阳，摸摸耳朵代表陈云，眉毛代表薄一波。——李南央注

亲对话（批毛，713 有其事）。她认为 713 内容乃父亲思想，23 岁的儿子出不来也。直表演到留吃午餐。

秦川约去听那位总参善治病者来谈民谣。留用一批造反起家，重用一批专案审查，提拔一批溜<须>拍马，表扬一批指鹿为马，培养一批弄虚作假，隐藏一批贪赃枉法，苦了一批当牛作马，整了一批单枪匹马。邓去世前头脑清醒时，约来七人，每人只讲一句话，作自我批评：精神文明抓晚了，乡镇企业代替（基层党组织）等，提拔一批等八条。

下午上海李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谈徐匡迪强于黄菊。冶金院士到过 70 个国家。周笃文来，送香港回归大赛初选。

秦川带郑仲兵、胡志仁等来，拟定 3 月 30 日为我做 80 寿。三桌人名单拟定。

游 800 米。

邓大人清醒时听七人汇报，每人一句自批。江——精抓晚。李：国企破产。乔：监牢坐满。朱：银行没钱。李：党派。胡：社队企业代替党。

1997 年 3 月 7 日（星期五）晴

三点醒来，即未能睡着。五点起床，中午也未能入睡。补诗词五首，共十首，寄《华夏吟友》王成纲。费了大劲找刘松林地址，电话告知在长沙的张扬。收到李荣光的《自珍诗稿》。

下午林小林同沈昌（特异功能）来为小玲、玉珍发气发吼“消失”乳块，并为玉珍治颈椎作讲解。留下书刊。还是诚则灵。人人都有特意［异］功能，自己意念治病。原来胜利早将此书寄妈，未引起注意。沈特别同我提到那些实例与治疗癌症功效。病者自己坚信能依靠自力除病。林小林则是迷信到极，谓沈能看透肺腑，其脑结构经透视异于常人。沈说我内脏均下垂（多年体检只肝下垂）。称我体健，能活到百岁。这些好话自然使人受用。

1997 年 3 月 8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昨夜即传 22 路汽车爆炸事，早晨广播已证实。似乎是北京首例，会引起群众性不安。

上午突来一安徽人，三年前写过信，要找工作和住宿地。只能婉拒。恰好凌辉来遇见（凌让我为“单先麟传”题词）。给张作斌电话告知动身日期。

中午鞍山市委书记董伟宴请，刘云鹤夫妇张罗。副市长韩广声先到，能仁居吃涮羊肉，赠我鞍山玉雕寿星双鹤。完全意外。董从基层上来，52 岁，东北工学院学冶金的，出过两本书（散文）。看来踏实。问薄熙来其人。市政有成绩，喜专断，同几位副职有矛盾，书记顺从也。张莉说，郭峰收到书，看过《东方》文章，向我致谢。

回来略休息。游 800 米。六点到民族饭店赴宴。上海安达公司老板李初存作东（施滨海联系）共 16 人，有胡积［绩］伟、光远、朱厚泽、萧秧，其他多报刊中青年，也有广东的。席间我谈抢救运动，特务如毛（一个内线也没有）。从富田事变——文革教训不总结。阶级斗争为纲，你死我活，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有理论误区，列斯两把刀子，自己独特创造等。毛空前绝后。现在还是“为民作主”也。光远知我揭丁之举（第二次立功）。丁在政协会到处讨好。萧秧也反三峡，谓朱镕基也不赞成。乔石说设中央主席等又得修改党章。

1997 年 3 月 9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翻完丁东的《冬夜长考》。关于一代红卫兵的一些分析，很有意义，这是一个读书而善思考的人。

上午陶森、王治立等来，续为玉珍治病。说李昭的青光眼与戴煌夫妇病都有好转。药酒可以对[兑]水喝。陶森在 80 年因反华、毛（致用）坐过牢。特赠《龙集》。

下午作字三个小时，很不顺手。为久华书四幅只二幅合用。为王伯森（那个李春明集团的协办人）写一幅，即来取，方知王兴让在 59 年挨过整。

上午刘正来，送腊肉、柑子，谈自己被检查情况，包括二男一女，都没问题。有向我报平安之意。对王茂林持肯定，说思想较解放，比熊清泉强多。三峡他也是怀疑的。

1997 年 3 月 10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下午到办公室，同廷栋、小曾、小贾谈王明哲来信意见。其实过去杨小池同朱世荣等大家都一起商定过修改原则，具体问题可再商量，过一段时间找杨来，一起面对面商定。

《教科文大跃进》稿打印后校对毕。程湖进中直党校学习四个月，已经批准。出差广州由许德勤代。

晚宴在科学会堂，施滨海等张罗，上海一公司老板（李初存）作东，共 19 人，有秦川、慎之、厚泽、绩伟、邓伟志。慎之给《百年潮》2 期。谈话题目：胡乔木其人。吴祖光发言，陈希同两罪并发，枪毙（6.4，贪污）。毛三七开，邓六四开等。王蒙开党员会并报政治局。我说胡做了些该做事，做了许多不该做事（秦川补充，三全会后没做好事），是个软骨头。也说了初到延安时，会改文章。邓力群说，常委 4:3（李、乔、刘），四人倾向他也。恐怕也是主观意向，但也不无真实。八点始散。

1997 年 3 月 11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看《百年潮》慎之文，谈钱钟书改乔木诗事。史料文甚多。

王成纲寄回补的五首诗，以平水韵相求。我只好回电话，折[撤]回那五首，不登了。相持几次，只得接受我的意见。

上午薛京来，给看李瑞环讲话稿。工作尚可。谈了一下他的信（要求回来），未作结论。

下午三点到人大会堂参加“张浩百年诞辰”会。开一个小时。遇见刘向三，叙旧。他身体尚好。看见郑光迪，头发全白。特特来找我，为父亲传记事。

游 900 米。

晚上同玉珍到科学会堂夜宴。郭全胜张罗，老板{汤 }鹏请客。有黄煦（黄老儿子）、贾托[拓]夫儿子，都是五十出头，原在康华的。只乱谈到九点。谈诗，谈陈云欣赏胡邓二人，谈秦城，谈经济形势。九点始散（从三峡南宁会议谈起）。

1997 年 3 月 12 日（星期三）下午阵雨

五点半起床。作出差准备。上午陶森等三人来，三条幅很高兴。他们去看过宋任穷的病，神志不是很清醒了。

总后韩守文来（67 岁），一直关心并反对三峡上马，完全同意黄万里观点。给我上江书（包括“天朔运河”事）。谈一个多小时。鼓励他找老将军出面。在西南局时当过邓的机要秘书。说邓楠向父亲谈过反对意见，回答是：他们都说好吗。

游 600 米后到办公室。同程湖交待事务。他学习 4 个月地点就在部内。还是想留在部内，无意搞经济（晚上和玉珍应郭全胜张罗，到科学会堂（昨天事））。韩守文是下午来的。湖北政协《世纪行》李德定取走下卷 4 节。

1997 年 3 月 13 日（星期四）夜雨

五点半起床。了却几件事：昆明讲话改好寄出，黄彰任草书件并齐西来，篆刻书名家送沈鹏，《教科文》稿寄朱九思等审稿。

下午四点王元化偕许纪霖、王征（33 岁，宫宝集团老板）来（秦川先来），谈上海人事，陈至立受江命处理《世经导报》，朱处理六四较务实。元化坚持精神独立立场（朱第二次指责过，王在六四后登记表上不填四个坚持原则条。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也）。王沪宁为曾庆红介绍。六点到东华门一热闹饭馆夜宴。吴江、光远亦到。谈到九点。谈二“左爷”。

1997 年 3 月 14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收拾书房并带走书件。还得准备做首诗或讲话之类。许德勤、赵树立来，各吃香蕉一根。十点准时出发。三环甚挤，绕四环等才上机场路，近一小时始到机场。略休息，十一点半即乘大汽车登机，觉累。777，有扶手型电视机（第一次经历），午餐尚可口，招扶周到。看完《怀乔木》文。写了几件暴露本质事，稍加判断与感想（有的判断如 78 年去美国事，不定准确）。下午三点一刻到广州。张作斌与组织部干部来接。街上甚挤，摩托穿梭，一个多小时到小岛，住新 6 楼 2621。有大会客室与书房。洗了个澡以恢复疲劳。晚宴由组部常务付［副］部长杨等招待。江森也到。漫谈甚欢。三角洲农村别墅房屋林立，都源于卖地效应。

出发前李新来，送“怀乔木”文。——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1997 年 3 月 15 日（星期六）多云

昨夜睡得很不安稳。服眠药亦大呓语。第一次梦见高岗。六点三刻起床。张作斌来陪同早餐。每人每日餐费百元（组织部接待）。谈定日程，后来出发到番禺等地看农村。

上午看完参赛复评《律绝》163 份。佳作不多。自己做了一首参加评奖会有感：

童年忍恨并思危，八十欣逢香港归。
两制迎来新世纪，九州推倒旧成规。
五星旗召回天力，万首歌吟举国威。
夜夜（都觉）紫荆花更艳，朝朝碧海浪飞飞（日增辉）

另一方案，二句改一句，两联颠倒，一句为：百年痛史莫忘危（2 句）；七八句为：紫荆夜夜花增艳，碧海朝朝浪起飞（日显辉）。

玉珍看朋友（刘葆英），中午回来吃饭。两盘豆付［腐］尚可口。

下午翻完樊立勤批邓力群第一个“万言书”。全力维护邓小平路线（包括 64），其人是邓朴方朋友，残联副秘长。内中讲了些文革时北大人事，如陈一咨、邓英陶、郭罗基等人来龙去脉。

下午张作斌来，谈明天安排。

晚上组织部副部长罗东凯请宴在珠江江滨吃海鲜蛇肉。夫人张林昭等共七人，都因读过我的书想见面一谈。思想都较开放，有共同语言。这是环境使然。广东组织部的干部去北京都要叮嘱注意环境，发言莫走火。

九点后，任仲夷、王志来谈到十一点半。从“为民做主”、“由民作主”谈起，几十年搞惯了，“核心为主”心态难以改变（张作斌谈，联产承包责任制，仲勋在时甚犹预［豫］，任来一下推开。广东陶、赵、任三位一把手，只有任口碑最好）。谈《十年路》后，关于赵踩胡接受了书中说法，我略作解释，

关键还在 66［86］年夏北戴河邓已定局也。若水《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完全接受。张称王与我都是“伟大”。当年任要向陈汇报特区等改革情况，陈却不听，后来耀邦保护（写了个“检讨”，讲了几句过头话）。

1997 年 3 月 16 日（星期日）多云间小雨

睡得尚好。六点半起床。上午张作斌陪同游览天河开发区。有八十多层中国第一个层建筑，连两栋高层建筑（公寓），地下四层，共 30 多万平米，为日本投资。进入城市大厦参观，15 层市长协会办公室，遇见办事处主任和陶斯亮。陶陪同一批市长去新加坡参观。随后到天河商场，宽敞舒适方便决不亚于西方大商场，大有过之。玉珍买得鞋子，我也购得凉鞋（500 元）和棉汗衫五件（15 元）。午餐由张光年招待。天发钢材市场公司（起重装卸服务）最初由作斌贷款 30 万元起家，现已成广州此类服务独家公司，有房产，众多设备。归来午休一小时。四点，作斌偕《源流》主编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此刊连载我的《南宁会议》。五点一起去看望焦林义、刘田夫、吴南生。刘已 89 岁，吴南生为大收藏家，也是书法家。车库改成会客室与书房。赠我“拍卖现代书画”册等。

1997 年 3 月 17 日（星期一）阴，喷二次

昨夜沐浴后上床，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略作活动。张作斌同杨奎章（原中山大学教授，政协委员）夫妇来，吕毅子来。八点半出发去番禺，一路少见农田，农户住宅都已楼群化。约十点到南沙开发区，为霍英东独资经营，半岛共 50 余平方公里，半企业半商业与文化娱乐。由办事负责人林滨接待。办公地点在半山坡上。林已退休，原广州市负责外经贸的。发霍的 1995 年年度报告书。先看船厂，为双底座渡海客轮（到香港只一个多小时），码头已建好，现在轮渡日收 30 万元。有 7 平方公里为吸海沙填成。解放后，霍即与广东签约，笼［垄］断路海河购买权，此项几十年即发大财。霍有文化。母亲原开杂货店，三位夫人，六个儿子都有专长。自己资本在香港不上市，无人知底。被列为海外华人巨富 50 的 21 位，在港次于李嘉诚。商贸广场正在兴建（有文化娱乐中心等）。旁边是国际公园与苏州园林街。后者已基本落成。在此午餐。餐后驱车登天后宫（妈祖庙，北宋 27 岁少女善人，为海洋保护神）。14.5 米高石雕（360 块石装成，由福建运来，日本有一座），宫庙似佛香阁，庙亭群建筑。坐车登山顶，有九级高塔，一览海湾开发区，气势雄伟。虎门桥即将落成。下山到高尔夫球场，在一荒山沟，36 洞（一般 18 洞，最高 52）有几公里长，草皮美国运来，已铺成。入会费 50 万元。香港人已开始来参观。霍每周三来视察。下午四点到顺德市（不差于长沙也），宣传部长座谈。晚餐有副部长等。漫谈社义实践与理论，鼓励他们发展理论。顺德是排头县，理论与实践都应走在全国前列。大家同意我的说法（带来厉有为文与批厉文，让复印）。接待的科长罗淑玲（女）很投入。晚饭后逛商场，引起胸闷，喷雾始缓解。杨奎章赠我诗词集、杂文集并书法选。

1997 年 3 月 18 日（星期二）

六点起床。洗头。记完日记，收拾停当下楼。顺德市诗词学会，岑世钰、李秀南、潘根在坐等。略寒暄，拍照。广东诗词学会在市县相当活动，都有组织。赠我怀邓诗词印纸一页。顺德吟友 20 人约 30 首。宣传部长等仍在清晖园陪同早餐。副部长陪我们参观。先看万家乐制冷设备厂（制空调压缩机）与东芝合作。工会主席王光玉作介绍。全部日本设备，日本人管理严格，一人看两台设备，产量占全国 60%（？）全国四家定点厂之一。王月工资 7000 元。日本人技术留一手，嘱定要偷到手。接着看科龙集团，乡镇企业，9 万元起家，敲敲打打出冰箱。主要生产冰箱、空调等，年产冰箱 200 万台等。96 年总产值 43 亿，销售收入 45 亿元，利税 5.6 亿，创汇 1480 万美元，人均 72 万元。邓、江等都来参观过。题词：

“科龙成龙，飞向世界”。随后到均安镇的的星槎管理区（6 自然村，即大队、乡，人口 1 万多）参观新建现代化小学，花 800 万元，18000 平米建筑，大礼堂 1440 平米，阶梯教室 314 平米，有 50x25 米游泳池，灯光兰［篮］球场等。学生 1300 人，教师 56 人，职工 12 人。镇委书记周赤勷陪同，颇为骄傲（有大哥大）。仍回到清晖园午宴，吃到小甲鱼。市委付［副］书记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女）盛情，1951 年生，谈吐大方，语言通顺。说曾庆红来同她<见>过，问过一些问题，充分肯定顺德作为。我一路谈公与私的问题，其辩证关系，大公有私，公中有私，私中有公，公私协调，亦即物质、精神两种文明关系。还谈稳定，只有真正现代化了，市场经济搞好了才真正稳定。三角洲农村已无那种恶霸式干部了。饭后驱车到中山市，先到市委大楼，与政府大楼相连，很是气派。大草坪，穿过如华盛顿大直道到中先［山］纪念像，上半山，览新市全景。此等规模到 22 世纪也不算落后了。住招待所，晚餐时同宣传部付［副］部长马万民闲谈甚欢。

万家乐厂约 1000 人，人均 100 万元。——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3 月 19 日（星期三）阴、中午阵雨 喷二次

六点起床，洗头。八点始早餐。宣传部办公室主任陪同到五桂山镇长命水村参观（镇付［副］书记李文荣，管理区主任廖饰明）。此地为打游击的贫穷山区，十来年天翻地复变化。先到管理处办公大楼听汇报。镇 7700 人，9.5 亿产值。过去三不通，修路花 2.4 亿，水 3000 万，电 2000 万。办丝厂。85 年 6 台袜机起家。现有固定资产 5 亿多。全国第一大丝袜厂，售量 15%。长命水（延年益寿）办矿泉水厂（我谈了平江教训）。盖厂房出租，扶贫、办文娱、医院、图书馆、学校，过千万。靠书记一支笔，年收入约三万多，比农民多 2—3 倍，大家服气。十个干部（6 个生产队长）。五层有千人大会堂，书记办公室如大经理办公房，有卡拉 OK 厅。然后到镇午餐，全现代化建筑。饭后看翠湖居等别墅区，有澳门资本家豪华住宅。饭前还参观农民家庭。三四层楼豪华住宅（一家经营装修的，故特讲究）。住宅一条街，七十、八十年代旧宅还保留。书记自认有超前意识。此种特色（集体资本如何经营管理）应当予以总结。下午四点半回到小岛。五点半黄伟经与杨奇、陈华（《大公报》广州办事处主任）来，约到 67 层宾馆孔府宴厅晚餐。杨、陈初会，杨是驻港秘书长（许家屯时），后任港《大公报》社长十年。从李普处知我，看过《实录》。谈六四前后。陈当过梁湘秘书，谈梁湘事件过程，没涉及政治，夫人买房有缺点。六四与学生对话平和，讲了“软话”。报中央办公厅后，在广场播出。现在脑萎缩。杨奇赞成和平缓变，民主渐进。经济不可能回头。九点始散。

大概地毯有霉气等，引起喘意，只得喷雾。

黄伟经建议写迎十五大诗四首，记钱钟书文，记乔木文。

1997 年 3 月 20 日（星期四）阴、下午雨

半夜起床找痒具弄断，同玉珍小吵一架，只得赔礼道歉。

早餐后，张作斌来同到友谊宾馆，参加中华诗词会。见到马识途、霍松林和湖南来的刘人寿，以及宋谋玚等。初会谈立人、叶玉超（香港）等。孙佚青谈换界［届］问题。《回归颂》大赛，投稿二万多人，三万多首，空前之举。西藏也有投稿，海外二十多国。马识途谈新、旧诗前途。提名赵朴初，我和胡绳可任会长。上午散会前，我只得讲五分钟话，会长不够格，愿续当顾问打打边鼓。建议编一本少儿必读诗词百首，也好解决经费问题。李汝伦说，编新格律早有建议。午餐时同一群湖南人同桌。周笃文在会上唸了我的终评有感七律。席间认识侯孝琼，湖南女诗人。回来休息了一小时。

下午两点过，任仲夷夫妇、苏烈、张作斌一起游黄埔（广州经济）开发区，由副主任李东云陪同。

先谈概况，共十多平方公里，年产值 150 多亿，略过大连。题词“鲜花开放岑南窗”。看中美合资化装［妆］品厂（飘柔、潘亭等产品），上缴税利十多亿，产值四十多亿。坐车看马［码］头等处。在宾馆晚餐畅谈。老烈海量，我也喝了一两多。任仲夷谈：谷牧说，陈云永远正确。太行抢救受酷刑，四十天车轮战，睡了四小时。李尔重与刘建章同带［戴］手铐，夫人跪在刘前求坦白。小平说冀南干部 99%有问题，调到太行保护整风受审。杨献珍奇左。也谈到湖西事件。我即谈到富田事变开始直到文革，不总结教训，可是国民党“无一个内线”。外事处长严志明送我们回小岛，常德人，谈家乡干部落后意识，只懂谋私，人手大哥大，还摆阔气。来找工作的人无知之至还狂妄自大。晚餐时，都谈到要重新认识马义、社义、资义。

《东方》事件稿，黄伟江拟发表。

老烈告知《回归颂》七律获荣誉二等奖，刊《大公报》。

——李南央注：此二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3 月 21 日（星期五）阴

六点起床。在阳台小活动。玉珍两位老友上午来，并留餐。改好《大跃进失败教训何在？》，拟交黄伟经、杨奇。组织部又来人关照用车等，托购机票。下午玉珍、小许上街购物。吕毅子来，嘱为《源流》题词投稿，这是一份老区刊物。照片部分洗好。

吴南生约仲夷夫妇、张作斌，苏烈和我们一起在十一号楼晚宴（送我条幅“白也诗无敌”）。如白头宫女谈天宝遗事。八点始散。吴谈陶铸与王任重当年“左”事。如何迎合毛，两个口袋，要啥有啥。64 年在广州讨论公社 60 条，刘等在京开农业会不能及时南下，毛批曰：是哪个皇帝坐在我头上拉屎？陶只得紧急电话，第二天都到齐，毛也没再吱声。吴谈文革受批斗保护苏烈等人情况。王光美桃园报告之“左”，但文革与江青之“左”，陶、王都过不了关也。我谈毛之爱“痞子”；看重林、邓；难以捉摸（反复无常）。吴约我同去潮汕。他同江泽民还为特区共过事。广东挨攻击（82 年），任自己包下来。乔木到深圳，梁湘再三追问看法，答曰：国家资本主义，我们这些人烧成灰也是共产党员。我谈乔木之善夺人之功（李新写黎澍事）。大家对电视之反感，无非首长接见、出行之类。

张作斌夫人来，同玉珍谈得很融恰［洽］。好内助，甚至是外助。——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1997 年 3 月 22 日（星期六）阴

五点半起床。饭后等车耽误一个小时。十点半始到王宁家。84 岁，独居一大套房间，儿子隔日来（儿媳妇是汪季昆的女儿）。生活很平安，熟读我的书，《龙胆紫》对锻炼身体颇受启发。壁间悬有我的悼小舟诗（林梦飞书）。

下午作字数幅。四点张作斌来，同到友谊宾馆参加终评会。古风、词曲、律绝三组，当选 18 人，湘人占 6 人。古风第一名（87 分，全部最高分）乃湖南人，在宁夏。广州市诗词界请晚宴。罗培元、欧初等同席。罗送我解缓喘息的药（香港出），真是盛情，记得我有此病。席间李汝伦等清唱。

八点回到小岛，萧亭、萧蔚彬父子等着，谈《同舟共进》、《东方文化》两刊情况。销路一万多与三千，但很有影响。《告别革命》一书，出版社想买版权重印。叶选平全力支持出一本也行。《大跃进失败教训》与《东方》事件两文都交他们处理。

1997 年 3 月 23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近七点起床。八点李明华（现任广州市社科院副院长）、李大华（博士、文化所付［幅］所长）和《岑南文化时报》单世联、吴重庆来，谈到十点。谈广东环境宽容，领导上下都较解放。对毛一生评价必须有历史观点，实事求是。从历史环境、党内外、个性、学识、传统文化与马列斯影响等等。晚年悲剧原因，最后年月读三赋的悲凉心境等等。都同意我的看法。

十点继续作字，共 14 幅。任务完成。下午续改写二幅。看《随笔》曾彦修文（《读罗曼罗兰旅莫斯科日记》）。晚上张作斌来，为杨奎章、杨奇、于幼军、江星、吕毅子等人条幅及赠书请他转交。

1997 年 3 月 24 日（星期一）晴 离开广州回北京

六点起床。睡得甚好。张作斌赠《新编爱国诗词一百首》，广东诸诗家编，内选我“二九年华一首诗”七律。这标志广东诗友对我的抬举。张领我们到东山酒楼吃早茶。几位老板请客，副总经理劳国泳读过我的书。将《实录》与《早晚年》让我签名。张做了首赠我的五言诗，我说会（捧得）将我摔死的。

组织部付［副］部长杨希光等三人来。下午还要送到机场。午宴由岑南诗社主请。到老红军、欧初等，共五桌。北京来客介绍又是首席。一点照相。杨奎章赠文物。一点半出发，在机场，党委书记一起接待。原来波音机都是租用（777 要 1.2 亿美元），中国的运 7 等都不能达到设计指标（速度与高度）.杨希元［光］问及国企改革，也同意我的漫长过程看法。做到三个由利于，可以乐观。

三点十分起飞，五点半到北京。两小赵来接。自贵宾室出，很顺利。近七点到家。一起晚餐。

杨希元［光］同意讲政治围绕经济中心。

1997 年 3 月 25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魏久明又寄来第三份“万言书”，打击面极广，包括刘吉《与总书记谈心》等。无非以正宗马义自居，不知来源，没署名。邵燕祥寄来写贾琏卖儿诗。电话告知诗会长事。原来孙佚青乃当年《中国青年报》反右主角。给朱正电话，十五大四首诗。《珞珈》131 期刊“怀方宗岱”文。下午游 800 米。遇见秦川。有《天怒》写陈希同一案，王宝森乃他杀。

九思电话，《教科文》稿刚收到。

1997 年 3 月 26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上午到办公室，同雨亭、廷栋、小曾商谈档案馆朱世荣扯皮事。一二战时期稿本经杨小池、张新法修改，体例已趋一致。少数须修正处，改好即可。但朱“反攻倒算”，改坏了，只得再开一次领导小组会，平息纠纷。小贾替换小程任秘书事，今天亦定妥。十一点半回到家时，毛弟媳妇小红与小妹同时来到。琬姐让大妹来京祝寿。

小妹带来海外书五本，有《潜龙八动》，李敦白的《一万个日子》及反右、文革等。《我与三峡》稿亦带来。还有一大批药品，并玉珍兰宝石戒指一个。

下去游 800 米。觉累。回家后，刘清、杨纯先后来。杨送寿酒。悌忠、忙忙亦到。杨首次见到她们母女。忙忙极懂事，为外公做了一合［盒］饼干并好糖一合［盒］。黄彰任送绒制寿联与屏。

丁东、高增德来，谈追悼会表演，如孔明哭周瑜，眼泪哪有从眼角流的？随后《科技潮》李慰饴与庞嘉裕来，看到《炎黄春秋》“公共食堂”文来找我的（说该文先送中宣部审阅过）。给“教科文大跃进”稿，可否用。其他以后再说。

1997 年 3 月 27 日（星期四）晴 头昏整日

三点半醒来，即未入睡。五点起床。整日觉头昏，不想做事。下午游 800 米。忙忙晚上住北屋，小妹临时睡客厅。

1997 年 3 月 28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睡得稍好。整天在万寿路开会，领导小组与三方编辑人员均到，共 17 人。汇报七个时期定稿情况。朱世荣没来，档案馆来了三人。下午由杨小池、张新发［法］谈“一二战时期”。不同意见发了言（档案馆赵芸芸），体例框架不能再动，具体条款可以磨合（我用的名词）。王明哲表态甚好。园［圆］满结束。四月中下内由小池与他们一起磨合也。午餐谈及民谣笑话。雨亭说，所谓核心，过去毛、邓时代没有如此自我强调也。

郑仲兵电话，为我做寿改在下周二下午五点，在文采阁。吴祖光、丁聪、黄宗江等也参加。

1997 年 3 月 29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同玉珍安排明天寿宴名单与桌次。

上午陈砚发同平江农行行长来（让我在请示总行文件事写支持话），顺便将张鹤皋（退休教员）告状信与陈一阅（谈平江经济滑坡情况）。陈说情况基本属实，但修路等事非办不可，开发新城区还是必行的，但商业国营已全包给私人了。税收重也是事实，但未入私包。说现在县委书记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是个想上爬的人。随后彭克宏（马列所原书记），李盛平来，谈星期二文采阁寿宴事。四桌，窃听器无所谓。给他们看于幼军著作，广东有搞理论的人才。

下午游 800 米。小妹三人去看望大姨、舅妈等。么么对姐姐极为冷淡，谋好翻译工作且拒之。

1997 年 3 月 30 日（星期日）晴

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数字收音机仍收不到外台。

上午大部分客人先到家中会聚然后去万寿路，一部分直接去。十一点左右集中到西楼二层会议厅。老友有黄乃夫妇、金树望夫妇，孩子们及其亲属，刘云鹤夫妇，组织部有雨亭、廷栋、陆沅等组织史资料人员，杨小池、张新法，并李志民夫妇，王远、三个秘书。悌忠不断拍照。全体客人餐前在西楼大门集体照相，然后聚餐，共五桌。我致词，八十岁，头 20 年读书开始革命，第二 20 年革命、工作，三个 20 年倒霉，四个 20 年继续工作。能活到现在，社会条件好，近二十年心情较舒畅（也有不舒畅时），还得感谢老伴照顾（大家鼓掌）。不断分群敬酒。餐后又到二楼分批回家。志民、小彭、悌忠、小多送四个大鲜花兰［篮］，张利送绣花兰［篮］。玉佛、寿星、字画、雕塑等甚多。

下午胜利出差回来，苗苗、玉洁、小多等和孩子在家晚餐。过一天生日宴请，甚累。

1997 年 3 月 31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近日已习惯晨起前作腹部按摩等，现又加腋下按摩，是从报纸得知的养身之道。

为小妹带回照片添注日期。玉珍见到抽去两张范某照片。甚叹女人之小心眼也。

1997 年 4 月 1 日（星期二）雨终日

昨夜服眠药始睡着。五点半起床。上午同小妹、芒芒［忙忙］、悌忠到内<部>书店买书，到西单购物中心买衣服，直到十二点归。下午两点晓梦来，研究组织部一章是否有引起麻烦之处。

四点半同玉珍、小妹、晓梦、悌忠一起到文采阁，参加大家为我八十岁的聚餐会。共四大桌，我先致词：感谢老朋友、新朋友。八十未料到，20 年一段，共四段。18 岁参加一二九，追求革命，我们都是面对历史和对历史负责的人，非胆大妄为之徒，乃见义勇为之人。回顾一生无悔无怨，聊以自慰。我国传统乃封建专制与“左”的结合。经济改革开放，目的达到一半，独立可望富强。但另一半尚遥遥期待（谈胡积［绩］伟 85 年《新观察》会对民主之乐观，我不同意）。另一半非做不可，否则无法现代化。相信中国终将现代化，50 年——100 年努力。演变、改良，不能再走暴力道路。世事难料，谨慎乐观。

继发言者：朱厚泽、孙长江、于光远、秦川、杜润生、张显扬、林京耀、吴明瑜、邵燕祥、李昌、冯兰瑞、谢文清、李慎之、王若水、曾彦修、胡德平、冯媛、黄宗江、戴煌、《三峡、三峡》编者，小妹等。一致看法：讲真话、独立人格、见义勇为、不是做官者，著作丰而影响大。各有妙语，可惜未作记录。光远：好戏还在后头；吴祖光谈他三届政协委员的“民主”历程；胡积［绩］伟：对知识分子摧残，影响国运；戴煌：陈希同应枪毙，天天讲空话；杜润生：不可乐观，还会有曲折，坚持斗争；李慎之：“人们呵，要警惕”；邵燕祥：诗人不能做官；秦川：讲为《人民日报》换班（胡、邓二左爷），找到我顶住；黄宗江：阮家统一战线，阮崇武——阮铭；张显扬：十年没讲话；小妹：看重知识分子（国民党时代），两个高峯，水电与组织部都是作为科学事业。真像是对当代历史的总结与控诉会。杜老说像开会也。我讲话也感谢玉珍之八大员兼张政委（引起冯媛要学习）。最后分批照相，先分年龄层，然后分群与我合影。光远、杜老、李昌与我一桌，被光远发现“四人帮”。我们四人先后合影，然后四对夫妇合影。八点半尽欢而散，带回花篮与蛋糕。

回到家后，同玉珍谈：今晚总算是此生一大安慰，新老朋友（了解和比较了解我的人）对我的认识，这样一些赞赏，确实使我动了点感情：我是一个被人了解了的人。冯媛讲我的人格力量，许多人称赞我之坚持反对上三峡，是水利水电专家立场，科学立场，“党内凤毛麟角的人”。

项南上午到家，同玉珍谈秦川事。他有会不能参加下午餐会。

给黄彰任、徐怀云、曹维恭信（附八十自寿诗）。

孙长江第一个讲话，1917 年十月革命之前，就出来了一个李锐。引起哄堂大笑。

——李南央注：此三句分别写在两页纸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4 月 2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昨夜小妹、芒芒［忙忙］都没在家。近六点起床。上午黄乃来坐谈甚久，谈六首诗。他仍坚持改盲文方案。中午小休，游 800 米。

下午李可（《方法》编辑）、施滨海来送昨天的照片，好几十张，真是大纪念。悌忠、小妹、芒芒［忙忙］晚上吃涮羊肉，玉洁来。晚八点，宋晓梦、张敖荣来，他们两人第一次碰头，让张看原稿。

上午王禹时来，送本人诗集，详谈孙轶［佚］青其人，大打手。《北京日报》搞黄帅事件，两面三刀，弄权作威。

1997 年 4 月 3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小妹、芒芒［忙忙］早餐后，七点一刻即去机场回美国，悌忠来送（他星期六走）。紧张呆了十天，主要节目是为我过生日，可说甚为园［圆］满，玉珍也很高兴。悌忠的党籍仍保留，党费有大笔薪款储存代交，真也是可笑之事。张敖荣昨夜告知，《东方》文章事，果然是蒋振云之流主意，宋平还在什么会上讲“左”话。

下午游 800 米。两点吴满有儿子吴凌旭来，他从新疆来京，住在女儿家（吴静，在新华书店工作，

女婿学地质是博士，已去美国进修)。自己在科学院当门房打工。为父亲平反找过马文瑞，推脱不理。陕西无人过问。今春节才知道我的文章。他同毛岸英曾同炕睡过一年，从刘松林处知道我。为他给干审局写信，要公开平反。

看完李慎之文《大民主和小民主》，一些文字修改。晚上电话告知。

1997 年 4 月 4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难作正事。上午周世田来，谈鉴定文物经验，如何作假（包括荣宝斋)。《猛龙碑》题跋假在何处，珍珠粉图章颜色一律（年代不同)，落款等问题，碑本着旧色等。

下午应李春光邀，观袁远生“牛画”展，十来幅现代派，其画能卖高价。遇若水。李谈他见王海蓉，谈邓栋装修房屋（几十万元）事。极为愤慨。

1997 年 4 月 5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数字收音机悌忠定位后，仍收不到美音，早晨可能改频道了。

上午杨毅来，原拟为我作寿，已有四月一日之举就作罢了。谈在盐城所见，除书记外，几无官不“贪”，七八百元工资实是问题也，不可能干净。两厅公布守则，不可能实行。亦官亦商，一群两制，并不罕见。

韩钢来，中午留餐。下午四点半始归。交他“大跃进失败”文，《百年潮》刊用。校对一份完整的。关于揭发丁关根事已普遍传闻，除文化人圈子外，中央党校已传。北大历史系愿为我作“口述传记”录音整理事。

上午秦川与郭培华（女，《人民日报》“质量万里行”记者）来，《市场报》4 月　日（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刊有《走访李锐》文，我已全忘记此事。郭似也想写我。

下午游 800 米，觉累。遇郑惠，说近因党史室审查的几部书出事，卡得紧。文集事，科技处还得通过或须龚育之点头。

1997 年 4 月 6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上午在国管局服务公司（在楼边）参加两楼活动站的筹备会。崔月犁、谢铁骊、吴俊扬、李振军等到。国管局负责人对此无兴趣，大家不同意向朱镕基要钱，看来此事难以办成。耽误一个半小时。

小妹来电话，已从洛桑矶回到旧金山，悌忠去接。李普夫妇拟即回国。张作斌电话，六首诗已刊《羊城晚报》。

汪澍白寄来《传统下的毛泽东》，翻完后一部分。

1997 年 4 月 7 日（星期一）晴

昨夜失眠，敦伦有效。五点半起床。上午到办公室，办妥贾文平接替程湖事，当面交待。廷栋、雨亭来，仍谈档案馆朱世荣扯皮事。

将汪澍白书与小贾，让他一查有无可补入《早晚年》的资料。

收到张作斌信并《羊城晚报》4 月 1 日，六首诗刊“花地”副刊。注解未刊，避免三峡也。

下午秦川来，谈四十岁新交，住深圳。告诫骄女教训：王小毛害母亲。秦说，凡入安全部者，均以狠毒之心受教育。

1997 年 4 月 8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睡得颇好。中午又睡着一小时。

上午李新来，漫谈两小时，又送我几篇短文。谈太行抢救：男的到河边，有部队守着，十月间，全部脱光衣服检查，住处同时检查，片纸只字收去。女的在房内脱衣查，卓琳也不例外。周恩来自重庆回，少奇谈话：南方局是共产党的还是国民党的？王周一起整。好在季米特洛夫在国际解散后有致中共信：不要将周、王赶到国民党那边去。刘过太行讲话，彭甚恭敬。抗战初期平津等地学生在山西河北：撒豆成兵。在华中纠正项英，抢到苏北。同国民党争夺，不发动群众何来根据地。肯定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但无叶里欣的魄力。

下午游 800 米。遇秦川。有人在写《陆定一传》。八十年代初两篇文章，谈周毛，惹怒了邓大人。

1997 年 4 月 9 日（星期三）晴

四点醒来，睡不着，吟得二绝：寿程学敏八十；白帝城头跪三铁人（黄万里言）。

上午翻 95、96 两年日记，查所做绝律。

下午游 800 米，归来作字 5 幅，为吴南生作“一语天然万古新”，写 3 次始成。

以邻为壑四川灾，泥石流奔水库来。
白帝城头立岳庙，铁人仨跪恨尤哀。

耄日来临早几天，（劈山斩水）此生事业此生缘。
难忘六舖炕年月，三代相交薪火传。
——李南央注：此二首诗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4 月 10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整理旧档，发现四川大佛寺任中一信并五言排律中堂，似未复信也。接邵燕祥信，辞副会长（六四后，诗词学会开除陈明远，太过份了）。上午雨亭、廷栋等九人来，送八寿桃画，雨亭画，朱维{扬}裱，并加湿器。坐谈一小时，看 4.1 会照片。下午游 800 米。

1997 年 4 月 11 日（星五）晴

五点半起床。今日乃祝寿高潮。早餐时张全景来，送雪莲两盒。将自寿诗与《小风波大悲哀》及“答辩”件与他，并谈部长级事，必须顾委身份首先照顾也。

上午第一批是水电学会共十人来，陆钦侃亦来，赠文房四宝等。将与程学敏礼物、条幅转交，并拍照数张。随即张洁瑜、傅思和等十人来（赠家电、花束等），特与他俩略谈旧事，包括刘泽彭其人，并宋平、蒋振云与邓左王之关系。再述致胡锦涛信。张告知，干审局想要贾文平，乃将几个秘书情况一谈，嘱照顾薛京职务安排。期间黎体贤来，没见到，赠花束与郎酒。上午最后王怀安来，谈当年初到北大荒严冬时住雪地窝棚事（自己上山砍料，地窝却挖不成）。他共有五男二女，靠胡大姐维持也。

下午游 800 米。黄万里电话，谈约 20 分钟，已患胃癌、前列线［腺］癌，以报国精神反对三峡到底也。国际媒体纷纷报导，克林顿及时复信。

晚上赵杰兵、黄梅夫妇来，送寿礼（两个大磁［瓷］碗与酒鬼），谈及庙堂人事，一一评价，以唸不唸稿为准，颇同感。

1997 年 4 月 12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复信三封，乐山大佛寺任中一书家寄来中堂，久未作复。上午胜利、小琴［芹］来，手谈未终。陈琼芝、窦英才夫妇来，谈储平及青年政治学院情况，陈与系主任冲突，叹息都是官位第一，权势为重，重视学问者少。还谈到 81 年认识我及受到的好影响。讲真话，人格力量等。送 80 朵玫瑰为寿。下午游 600 米，四点回。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秋白侄）并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曾买过十本《实录》赠人。五点前到谢文清家，田绿萍、安若早到，赠我寿联，谢也写了副［幅］字。孙女（长得可爱极了）画梅花贺我生日。漫谈当今人事，挨次评头品足。“主旋律”、“力度”乃表示懂音乐与技术也。“不怕远征难”七律民谣传得太宽了。公共汽车上一遇小事即大骂。

文立御寄湘绣四屏为贺。——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1997 年 4 月 13 日（星期日）晴 八十寿日

五点半起床。上午到职工之家参加岳云校友会，因母校来贺电，午餐并置蛋糕，成为一个节目。遇见周定一，乃知秦本立 1968 年投昆明湖自杀，时为 115 中学校长，儿子秦惟颖（在纺织研究所？）当时甚左。妻子陈毅熙七 0 年去世。我发言谈两个坏传统：封建专制与“左”倾，不解决难以现代化。必须反思过去得失。富强、民主、文明可以世界接规［轨］，市场经济将推动民主。邓 80 年报告体制政治改革没有实现。有几位发言响应。

下午两点多，马石江夫妇、金松林携甲鱼来祝寿。谈十年相处认识，道德文章，对党史独特贡献等。大胖夫妇送寿联（道德文章天下志，丹墀铁壁自由人）。杨仁三个女儿（平生、渝生、乐生）携女儿来，送鲜花、蛋糕与小暗锁箱（香港回归币纪念），真是盛情之至。只能送自寿诗与《龙集》新编（内载杨仁大姐八十诗）。随后大妹、王铁铮来，胜利、满起一家来。晚餐两桌，今天当是最后一个高潮了。陈铁如送琅玡石砚并石压尺（刻我的“名联”：登山从未居人后，言事敢为天下先）。王禹时送来寿诗。

1997 年 4 月 14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上午李春光来，谈美国那些人事情况。苏、阮等已购房住新泽西州养老区，风景环境优美，经济仍艰难。刘、阮均不能去港（彭定康不批准）。戈阳［扬］在 89 年 8、9 月间突然从不介入反共集会而介入过程。女婿（小六）骗了一个大腕（曾受益于《新观察》的支持）的大笔款后不知去向（戈得以购房，司马寄居一起）。李三元办电台曾找到他住［作］主持，拒之。电台停办后转入商界能出入大陆了（肯定作了检查）。程玉较朴实，王若望很不像话。麦克法夸尔，斯拉姆对中国仍不免隔靴搔痒。说到自己历史过程（单身汉）有绿卡可自由来去。音乐学院领导能接受并分配房子也很是不易。

晚上魏久明、钱听涛来，送鲜花一束。谈到邓左过去反几个“右派”，传有薄，特打电话否认。现在五“右”是：胡绳、龚育之、邢贲思、刘吉+厉有为。十五大报告与邓悼词邓确由温家宝抓总，郑必坚、龚育之等参加。

1997 年 4 月 15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看《人祸》新版，关于大炼钢铁收集了一些县志砍树等资料，很是生动。

上午吴{ }善来（1965 年在总局犯“贪污罪”1900 元），现只有月生活费 60 元，一切问题均未解决。我 85 年给王干国、袁绍华写过信。只好再给汪恕诚写信。玉珍先去杨仁家，十一点半到李普家，接他们夫妇并陈四益到恭王府四川饭店餐宴。大胖与大妹为我做寿也。饭后遊大观园。回家后谈到四点

多。四益有些新闻，如：李鹏夫妇出国，国办向大使馆电话，夫人喜欢参观与购物（大使亲口告四益）。春节许多将军到杨家看望。于是军委扩大会，江唸了那封信：杨白冰不宜在军委作。有人告迟浩田状，文革表现，后声明无事。同是战斗英雄，排在张万年后。刘华清不愿下，人已糊塗，不知所云。人是变的。李瑞环家改造，利用政协大厦款（一或三千万），有地滚球场。丁关根事传得很宽。乔石过去不大讲核心（李鹏必讲），这次人代会加了“集体”二字。

1997 年 4 月 16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上午到办公室，同雨亭、廷栋、小曾并金松林谈“中央卷”付印前程序等，因中组部等要出 49 年后党国机关人名录，将影响我们已集成果。五月前全部清样出来，“一二战”由杨小池、张新法同档案馆一起共审。

下午游 800 米。收到朱朱女儿都都发来贺寿电并花束，这是最后的礼物了？同玉珍到附近眼镜店修镜，招待周到且不收款，太意外了。到邮局取汤洪熙寄茶叶一斤。

1997 年 4 月 17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续翻《人祸》（郑惠让女婿将初版送回）。上午奚弘来，详谈状告《人民日报》，十年艰辛终于胜利。新疆书记宋汉良，高法、高检各级都支持，尤其总工会陈副主席，最后关键在一个台湾表弟考取港澳台 2000 人律师考试第一名，江泽民接见时，递上舅舅的信件：如官司费用不够，可在台湾募捐。今年一月朝阳区法院判决，《人民日报》赔偿 20 万元，并与作者一起致道歉函。上海《法制报》已刊冯英子的报导文章，国内外媒体纷纷报导，还有部队作家在写 30 万字报告文学。半个世纪来第一例。奚本人家破人亡，丈夫早已离婚，现已 49 岁，老伴难找，一身疾病，要返新疆办手续。我劝她慎重，防止事故。她的母亲很倔强（我送过她三本书，名袁新莲）。留午餐。

下午游 800 米。大胖夫妇与大妹，高阿姨亦来。大胖父亲已同意有个老伴。一起晚餐，与大胖手谈失利，太好斗也。

福建省委组织部搞组织史的池传錞来，送我《闽浙赣城工部组织史概要》（曾镜冰问题）——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4 月 18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上午翻看报刊杂件，找出《黄河》1989 第 4 期，“康生和延安抢救运动”文，材料很多，也有论点。大可利用。下午游 600 米。上午玉珍同大胖夫妇，高阿姨一起到王铁铮家，终于谈通，王表示“愿一起生活”，并到老干处挂了号，只待登记了。可是朱朱竟然为“房产”权等加以拦阻，十点半大胖来电话：又要变卦了，玉珍也很生气。

晚饭后与大胖手谈二局，一胜 3/4 目，一大胜 30 余子，因中腹扭杀成功，又抢了一小角也。

1997 年 4 月 19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上午到民革中央礼堂参加武大校友会，到百余人。谈香港回归，我先致词唸了第二首，并讲港澳台经济联结前途。詹名抒讲老年保健，推荐“救多善”（日本制）为第六要素，传销产品也。十一点过始散。认识一些新人（老人）。

下午游 800 米。朱朱来，没有理会，由玉珍谈。大胖夫妇、大妹来在此晚餐，餐后一起去党校。玉珍十一点始归，没有结果。王铁铮受朱朱影响，只同意观察生活一段再说（住楼下）。谈僵，证实朱朱

破坏并撒谎造谣（老干局证实，隔壁老太婆一言未发）。

同胜利手谈三局，小胜。十点半始归。

甲合紫世纪——21 世纪，{分}子年代塑料世纪。Chitosan 救多善（日本产）。蛋白、脂肪、炭、碳化合物、维生素——五大要素，第六要素。——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4 月 20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现在每晚多半能睡足六个小时。将林小霖（林彪长女）为沈昌（搞“信息茶”的“特异功能”者）事件托转中纪委的一包东西找出，大胖电话得知此女颇滥交男友，个性亦如朱朱也。于是给尉健行附信只是转上之责。

胜利上午来，未午睡，手谈三四局输赢各半。过于好攻之病难改也。

下午刘燕生来，详谈她与秦川的几十年夫妻生活，毫无感情，生了四个孩子有妻母之责而已。甚言秦之不通人情（如对妹妹、岳家人等）。脾气爆炸，现场出丑等等，且管经济（直到 91 年后始自掌工资）。法院最后缺席裁判。由于来取衣物（秦去泰国），发现一份至少是去年的署名“瑞子”写给“亲爱的大川”的情书，引起愤恨（此乃离婚前之所为）。她不讳言自己与张平旧事，但秦在西安即与一女大学生大包情书，在中宣部时，常为张平事大吵骂，尽人皆知。

同冰封电话，嘱荣光找毁林资料。——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1997 年 4 月 21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看完金履忠《引进外资到了认真总结经验的时候了》长文，特转与朱镕基一阅。上午到办公室，将林小霖的沈昌案件寄尉健行。金文附言：“四月十九日参加武大老校友聚会，得到此件。我完全不明世情，想必中央早已关心此事，特转上供参阅。”同小贾谈注意之事，我今后打算。程湖来，说张万年将让他先到广东锻炼半年（我说至少一年）再回到“军委主席办公室”工作，必须到基层。张与我观点一致。小贾说此种活动程早已打算了。

下午李仁溥来（朱正表兄，古代史所，说来过我家）送《王首道文集》，当过几年王的文字秘书，代写过文章（如“怀李六如”）。对王的看法，平庸之辈，与我相同。说是湘赣一次打击（右机分子），就终身害怕了。同王震极亲密。听人说过，王震在六四后曾骂我，应当逮捕。这倒是第一次听说。赠《东方》文。

1997 年 4 月 22 日（星期二）晴

四点醒来，即起床。翻阅报刊。收到 4 月 9 日香港《大公报》（刊六首）张作斌信，古风长诗“颂李”及“百书育英才”第二轮候选书目，内中有《早年毛》与《实录》。

上午因玉珍又谈扯朱朱涉及玉洁之“野心”，还说我讲过此楼居可让小妹买下，引起大发脾气，自击耳光。愤伤之至，久久不能止息。

下午汪丁丁（安若儿子）与张亚东来（明尼苏达认识的跛脚者），谈人民大学丁教授收集六四死难者名单事迹（香港已出书）情况。赠《亲历记》、《往事杂忆》。汪带来范用借我《苦口诗词草》，内有读《实录》诗四首。作者谢山受托派之苦难几十年，未平反而去世。

长江电话，星六下午四点半在友谊宾馆，仍由文化书院主办邓广铭 90，张岱年 88，龚［宫］达非 80 同我宴会。——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4 月 23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翻《三家诗》，引起诗兴，为星六晚寿宴吟得八句，难以定稿。

上午林小霖又来送“特异功能”音像盘带。自己也已进入，能为人治病。让她同玉珍交往，我声明不信此套。

下午游 800 米后，到办公室。廷栋谈朱世荣到万寿路同小池等交谈，结果甚好，可以放心矣。《三峡》印稿交小程再校一份。

同玉珍逐渐平静。

幸会群英高雅兴，忝陪三老寿文星。
同经世纪沧桑变，难避风云左右倾。
争放争鸣空口号，不移不屈实书生。
自由异化为专制，民主何须万籁声。
（无非废直）

1997 年 4 月 24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上午李春光偕侄儿，丁抒（正明）先后来。丁看过 200 本县志，在北京早市买到文革时各种资料（花千元）。仍在明尼苏达教物理。叹息美国高能物理失业者多，李政道引导一批尖子去美，多已改行。热核物理领先，出产高于投入（氢聚变），难以赶上。两本书在香港出版，无稿费，只赠送几本。送人得自己买。秦川来，一起谈到十二点。秦发了脾气，才去泰国一行。

下午游 800 米。

1997 年 4 月 25 日（星期五）晴

夜服眠药，因全身都痒。昨天八句，后四句彻底改了。

下午廖冰兄（带女儿廖陵{凡}）、牧惠、纪红来。初次见面，谈得很高兴，是个爽快直肠人。谈自己过去历史复杂，在中美所都呆过，夏公等最熟，二流堂人，一直不入党，三八年参加革命活动，却被定为 47 年。耳背。划右派经过，划后又让搞反右漫画展。如果将那些反右漫画都搜集起来（华君武等），很是大观。相互议论毛，我谈到“痞子”问题，刚做成的八句抄。赠《早晚年》。近六点始散。

下午玉珍、胜利去八宝山。晚上谈开了，且说字画等可以分一些与小妹。我同胜利单独谈了这次吵架原因。

幸会群贤抒雅兴，玄思史笔两长庚。
曾经世纪同沧海，难避风涛是“左”倾。
争放争鸣空水月，不移不屈实书生。
少年立志求民主，到老自由仍怕听。
——李南央注：此诗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4 月 26 日（星期六）晴

昨夜服止痒镇静药粒，睡得甚好。五点半后起床。

上午同四益几次电话，将八句改定。开始写“同诗词结不解之缘”文。

下午两点，陈琼芝同花城出版社来，谈“文集”事，并看了我的十六本书。李春林说下周给回信。

下午四点同玉珍到友谊宾馆友谊宫，参加文化书院活动，为邓广铭（90）、张岱年（88）、又宫达非

（80）和我四人祝寿，共 9 桌。陈鼓应特从台湾来。我散发了《自寿六首》又《香港回归》两首。立即引起反映［应］。王蒙特来问候。汤一介、乐黛云是先从香港《大公报》上看到的。特别欣赏第一首。80 岁以上人坐首席。袁晓园（95 岁）亦到。梁从诫谈“自然之友”工作收获。邓老同我谈（他耳背）现在不搞运动了。同意经济前进，政治未改革。又说我写的书“受教育”。同龚育之谈“文集”事，并建议十五大报告中要有政治改革。他说看能写到什么程度。看来邓的悼词中，淡化“政治风波”是一进步。

1997 年 4 月 27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上午客人不断。李长盛等四人来，送寿礼大海龟等。谈恒泰在大发展，定［订］货今年达四亿。股票下月上午［市］。建议芒果汁通向世界（欧洲希［稀］罕），进一步十来家联合起来，变成集团力量。校友会认识的刘培善寄来过钢铁大跃进材料，今天又带来《高扬文回忆录》（他到高家，高签名送我）。刘还写了古风写我这个人。

韩纲［钢］来，深圳海天出版社可以接受《文集》。花城钟洁玲电话，说社长总编都尊敬我，愿出“文集”，经省内打招乎［呼］即可。韩谈滕文生等人现已不受重用，天天写字消遣了。

1997 年 4 月 28 日（星期一）晴

睡得甚好。五点半起床。将《同诗词的不解之缘》定稿，请四益过目。改了几字，并换王安石一句。

中午港中文大学陈方正请客，请杜润生与我并长江夫妇，散步到燕京饭店。谈吴江文事，邓后形势，改良渐进。建议《廿一世纪》研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总结苏联教训。杜谈，邓力群给江写信，要求谈话，遭拒绝。江认为其人已跟不上时代也。由此估计，核心会抓住邓旗帜不放，能慢慢前进即好。经济基础总会影响政治是大家共识，不可能走回头路了。（关于罗海钢，问杜，已九年不见，是改革派，但经济难说。）彭真在经济上大体跟陈云走，对深圳有看法（李锡铭反资本主义可能受彭影响）。左爷们批厉有为拟在《求是》发表，被胡锦涛制止，说这是内部资料。

下午作字，周笃文要香港回归条幅，香港办回归书画展览并出专集。

沈祥熙来赠茶叶。谈社会上吃喝送礼之风无法制止。他们厂每年为此用款约 60 万，占利润收入 1/5——1/4。

陈谈美国有批“左翼”民主分子问题及美国狂妄自大等问题。——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4 月 29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早晨周笃文来，取走《诗词之缘》文章及两条幅。谈王禹时其人个性倔甚也偏颇，诗不在行。又谈陈云章其人，陈过去同他谈过我，当年同丁瑞、谭业伟等人往来时即见过我。陈家与周谷城是世交。又谈杨朴庵事，杨后来情况就不清楚了。

下午游 800 米。夜观乒乓女团得冠军。

李长盛在大观园酒店为我寿宴，推脱不掉，第一次到此幽静之处。——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1997 年 4 月 30 日（星期三）晴

三点半即醒来，不能入睡，四点半起床。翻完第 4 期《开放》。

上午到办公室，《诗缘》文寄《随笔》。为小贾办调动手续。同廷栋谈《史料》近况。

中午只是闭目一小时。

下午游 600 米。翻报刊每日总得 1—2 小时。

戴文葆电话，还是由东方争取出版《文集》。黄伟经电话，也谈到花城也须向出版署打招呼也。为此事同龚心翰电话，他后天来。夜观男团冠军赛，很是不易。

1997 年 5 月 1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读《公有制再议》长文，驳“万言书”者。致信联系人杜光，请寄前七稿。

杨小玲、胜利两家来，小马从广州来。谈广东人事，被“汕头帮”占领，省长如江也。广东军区之霸道，无以复加。

同胜利手谈一天，过于好战，只攻不守，难免败北。

1997 年 5 月 2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看李仁溥旧文（1986）《要重视马克思主义应用理论的研究》：“历史前进了，原有的理论公式已不能说明新情况。”“墨守马克义的某些论断而限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现实生活的进步，只能阻碍历史前进。”“社会科学的发展往往受到权势的制约和左右。”“在社会科研究中存在着重权力轻学问的倾向。”

江在中纪委八次全会讲话还不错（小贾送来），提到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等。关于民主总是强词夺理。

下午龚心翰来，约谈两小时。开始即谈到受丁的排挤，造谣“要回上海”。两次声泪俱下（本不愿来京，如何从苦孩子受党培养，一贯服从组织等）。郑必坚也是空有名义，“理论”一手包办。过去靠徐维城当家。新闻现由徐光春管。对他和刘吉、 瑞金（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一起打击。过去丁以王瑞林支持肆无忌惮，龚去见过一次江，江愿到中宣部一谈，转告后遭丁不满。我的信刘吉告知。哲学所直接送材料（靳辉明搞的），内有告刘一件，为刘知道揭出。报社的人认为丁乃总编辑的总编辑，过去是 60 个“不”。具体材料刘掌握多。朱也表示“不要回沪”。

舒同夫人王云飞和秘书来。舒已病危，悼词中要加上“杰出的人民艺术家”头衔，转弯抹角谈舒的书法（原来 88 年开过一次舒的书法展览——由她集资办的）。我只好说因出差没去看过，极力称赞。延安即知新市场对联等。说山东只饿死 20 万人，安徽 360 万，反而舒先撤职，曾希圣去山东兼第一书记（二个月后，安徽死人暴露）。下放到陕西写字甚多（说以万？计）。说这十年来脑软化，连门都认不清。这是位“能干夫人”也。我只好说恐只能是“杰出的书法家”。此乃副业、余事也。同吴作人乃专业有别也。

1997 年 5 月 3 日（星期六）多云、晴

五点半起床，翻牧惠的《读完写下》。勤于执笔的人。小惠同丈夫来，小徐能下围棋，胜利亦来。上午手谈让一子，皆胜。他们在此午餐、晚餐。

下午三点到刘吉处，谈他所了解情况（主要是丁），“不宣传部”，50—150 个“不”，严密控制，全国一个总编辑；几个副部长是为部长一个人服务，不能有任何“反调”。郑必坚、龚心翰、白克明，均

如此，训斥过白克明。前年找到刘谈话交心，说到要听取不同意见，不要“不”，“你受港刊影响了”，而且在省委宣传部长会上点名批评（从此不来往）。丁想当邓选三卷组长，郑必坚未推荐而怀恨。《人民日报》要报一周版面计划，实荒唐。副部长都不能随意下去搞调查，要围着他转。

铁道部、统战部名声都不好。飞扬跋扈，怨声载道、天怒人怨。意识形态如管理铁路。《跟总书记谈心》，100 多人审读，报刊不让宣传。

谈到邓力群本事：帮派中人都抓辫子；送秘书当官；编文集。江愿听不同意见。六四决不能翻案——历史淡化。刘吉本人亦如此认识。

游 800 米。夜观乒乓赛到十二点。

1997 年 5 月 4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翻完牧惠《读完写下》。收到郑惠送来的《给毛三次上书》、《大跃进失败教训》，嫌太严肃了些。

下午北大 7 位硕士、博士生来，漫谈两个半小时。下岗职工形势严峻，政治不改革，没有出路。主张多党制，重写宪法，不愿见到天下大乱。对一党专政完全失望。有个彭天野（自谓当过毛致用秘书），说走遍江西、浙江、上海、河北各地，了解民情，忧国忧民，但找不到宣泄之处，到处封禁，校园内亦如此。我谈只能渐进、改良，看不到代替力量，不可能推倒重来。我也谈到经济形势尚好，经济能继续前进，政治不改革也不行的。

晚餐时向朱嫂发了脾气。下不为例。

唐小毛同她的汉斯来，送小礼物祝寿。汉斯对我的文章感兴趣。谈英国欧洲形势。梅杰还是作了事的，英国经济已有好转。欧共同体内部矛盾甚多。东欧改革得好的是波兰、捷克，最差乃匈牙利。

1997 年 5 月 5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修改《三上书》稿。上午到办公室，将下卷原稿、印件基本搬去，拟在办公室完成定稿。

下午同玉珍到河边散步近一小时，灰尘到处，毫无办法。

晚仍观电视乒乓球，大概是男单未得金牌也。中国球员个个好样。瓦尔德内尔近 20 年不衰，也真了不起。

1997 年 5 月 6 日（星期二）阴

五点半起床。近日睡眠较正常。关键仍在晚餐面食，不半夜小解。上午找照片，郑惠派人将稿取走，并照片 5 张。顺便将文采阁寿宴照片贴在一个本子。

下午游 800 米。体力感觉甚好。大胖电话，玉珍购股有了结果。由于几本书出问题，中办通知“领导干部”事迹宣传有严格规定。晓梦电话，已告花城将有困难。

1997 年 5 月 7 日（星期三）阴 开始执行一、三、五上班制

五点半起床。上午到办公室，摘看“配套问题”资料。“全面炼钢”一节交小贾补若干处。陆沅来，找出 1983.8.3 部办公室会关于分工记录：协助野苹负责全面工作，因何载曾扬言“无常务之事”也。让小贾找洁瑜办户口事，洁瑜颇关心我之“动向”。午餐在小餐厅，同在位者见面。饭菜可口，一元一顿。

下午游 800 米。中联部柴姓电话《朝日新闻》将于六月中旬访问我，谈个人生平。晚上施滨海来将吴江在《镜报月刊》发表的《胡赵关系》文与我，对吴甚为不满。

1997 年 5 月 8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整日翻报刊。《告别万岁》几翻完。妙文甚多。下午游 800 米。遇崔军。收到他几份到下面工程局的考察报告。

晚上看电视《儿女情长》，胜利媳妇介绍，大概是种种家庭纠纷为主线。

1997 年 5 月 9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上午到办公室。《成套会议》真是难写。仍在看工作日记。让小贾下星一到档案馆去一次，找当年有关资料。程湖又回海南，带去《论三峡工程》原稿，他能安排香港出版。同悌忠通电话，《开放》分期刊文采阁寿宴情况。

下午游 800 米。回来仍翻报刊也。秦川来，胡绩伟曾来，要吴满有文（《炎黄春秋》）。谈当年胡赵间情况。国务院各部胡抓得太多，如文化部一个个局汇报，引起赵不满。邓力群之被抬高，因“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时，乔木、吴冷西等均投降，而此人顶住了（王震透了底有关）。

1997 年 5 月 10 日（星期四）阴

五点半起床。给库兹涅佐夫写信，徐锐转来库去年的一封信。再翻《告别万岁》，有 CNN 文，大开眼界。

戴煌送来几句话，有关耀邦开路之功，还待重写。

下午孙长江来，谈刘吉其人，有官瘾。向江告发某对六四看法（江又告知某）。吴明瑜曾被万视为“总理之材”。童大林甚关心“经济学家”头衔。赵回来后，晚上即找长江谈，经济无路可退，必须前进。

延滨、元元夫妇来。经营的工程技术已收回投资。门窗塑料化，钢结构轻型。

玉珍与胜利去天津看望维娜爱人，早六点半出发，下午五点回。

1997 年 5 月 11 日（星期日）阴

五点半起床。整日颇懒散。翻看报刊与旧书而已。

杨小玲带孩子来，留午餐。陪着闲谈一阵。她很懂得母亲之道，对玉珍甚感恩（她的母亲患精神病，是玉珍抚育成人的）。

下午想清理一下书房，半途而止。晚上电视，将那部写一对老年夫妇（八十与七十多）晚年在湖边度假生活电影（综艺大观中，上下集），最后父女隔核［阂］消失。

陈英茨来，说宋平、宋任穷、王平上书中央，并要求在十五大散发。是否怀疑“复辟”了？王平似不至于。

1997 年 5 月 12 日（星期一）小雨整日

五点半起床。整日翻报刊。小贾到档案馆一天，几乎无功而返。找到了 59 年 1 月建委成套会议档案，但不让复印，连抄也不行。为城建工程研究院作字。

下午通周笃文与新闻学院党办负责人来约我去作报告，研究生们有些问题请教。学院领导尚开明，

大家对丁关根都有看法。

城建工程研究所题词：

追求又好又美又省，攀登城建科技高峰。

追求美好而且省，科技创新无尽穷。——李南央注：此段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5 月 13 日（星期二）阴、晚有小雨

五点半起床。上午张扬与文献室林欣（摄影记者）来。师东兵写了本《王茂林传》，张予以揭发，谓有政治野心，给中央写信并传记摘要若干条，以明两人狼狈为奸。他已散发几十份，两份让我交中组部和中纪委。此事太令人意外了。林是湖南人，张的学生，颇能干，愿作打印等事。

下午游 800 米。晚与玉珍到文津街观电影《埋伏》。

1997 年 5 月 14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档案馆复印事尚无着落。同王刚的秘书联系上了。这真是可怕的制度，同“保密”毫无关系。

上午段嫂的女儿夫妇李筱珠、李让宜（侄孙女）并他们的侄子孙山青（岳阳一个区付［副］区长）来。大概是籍机旅遊。谈家乡情况。长岑炼油厂还经营得不错。晚上到他们住处（厂驻京办事处）接受宴请。泥鳅甚好。那个副区长过于好表现了，听得心烦。

下午到新闻学院向 200 多研究生讲了两个小时。回顾自己新闻工作经历。报纸作用要求从业人员的素质、知识、业务与独立人格。最后谈了毛“左”原因及封建主义残余问题。看来同学们是爱听的。有四个学员到三峡调查的意见书。

1997 年 5 月 15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库兹涅佐夫去年信，今年始收到。回信并寄照片。上午徐锐、王佩英夫妇，何永杰来。库信由徐转即由他翻译转去。他们以民谣相劝：以健康为中心，湖塗一点、潇洒一点。都已儿孙满堂。

看四篇三峡调查文。一份关于泥沙的有新材料，建议停下来。“吃三峡”严重，承包转手几次，造成亏损者停工而返。

下午游 600 米，觉累。

1997 年 5 月 16 日（星五）晴

五点半起床。上午到办公室，写好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的序言，1100 字。戴提供的初稿，只用了 10%的材料。不断同王刚的秘书联系。那点资料还待审查，真是可怕。

午餐前，找张全景谈丁事，怨声载道，几个副部长视如听差，“不宣传部”也。交张扬揭王茂林件，师东兵其人他知道，曾与胡富国打过招呼，师本人求见不见。午饭后同傅思和谈刘云鹤副部级事。因 84 年讨论时定死了，又是十级，部讨论取不变方案。我建议仍予照顾，以曾任鞍山市长为由。

下午游 800 米。朱正与曹汉俊来（海南社）为出我“文集”事，可不上报。晚上满囤请客，接来让宜与筱珠夫妇，算是了一事。

1997 年 5 月 17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上午戴文葆、李春林来，说明他们进展迟缓原因。周内办好上报手续，同时抄龚心翰。

总编辑想进政协，想一切平安（最近出《共和国演义》有问题）。我强调要正面说明有关毛的书都经批准且得好评的。下午朱正、曹汉俊来，由于袁大川碍于最近出版署种种干预加强，“文集”还是得先上报，原来设想出了再说只得作罢。他们回去先办报批手续。此行目的没有达到。

游 800 米。夜仍观《儿女情长》。

吃饭时脾气发作，不好。

1997 年 5 月 18 日（星期日）多云

五点半起床。翻完《百年潮》第三期，有杨尚昆怀胡乔木文，全正面之词，“第一支［枝］笔”。龚育之怀周扬长文，有许多史料。此刊以“史实”为主。

晚上到地安门大街红湘饭庄吃饭，张扬代湖南作协请客，到胡绩伟、郑仲兵、林京耀等，《中国律师》主编赠今年几期，此刊销六万份。餐闲谈胡乔木、丁某等。关于李燕杰当教授事，胡乔木推动，反咬一口。也从郑仲兵当年在中宣部参预［予］此事证实：自己办错了事，却诿错于人也。1982 年我也参预［予］过此事。收到四川任中一寄来的条幅与小楷，真是盛情，小字尤佳。

1997 年 5 月 19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看完《中国律师》刊“蒋爱珍杀人事件”，这太典型了。上午到办公室，续同档案馆人联系，还没得到正式答复，续看“成套设备会议”资料。

下午到万寿路，同杨小池、张新法谈“一、二战时期”审稿情况。雨亭、廷栋，小曾参加。剩下个李壮还有些麻烦，同朱世荣已融洽。金松林已抓得很紧，工作量之大，几百万字校对调整。一起晚餐。还漫谈当今腐败形势，从人事、文化到商品假冒伪劣。师东兵、王茂林双簧事件，不能不令人意外也。

夜观电视《儿女情长》最后一集，可惜前面部分没看到。此剧如《渴望》，家庭间琐事，世态人情，社会伦常，意义甚大。姜思毅派人送来《长征大事典》两厚本。

1997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上午大动干戈，将过道小书架搬到北屋，《大跃进》有关资料刊物集中一处。幸小赵来帮了忙。

下午游 800 米。夜观意片《狙击手》，英雄拳击人物。遇高扬，说已不参加活动了。下午毛应民来，想换个工作。党史室负责人同造反派有关也。

1997 年 5 月 21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上午到办公室，“长命水”文仍没草就。又同档案馆人通了电话。此种封闭太可怕了。续看成套会笔记。午餐后小休，游 600 米。徐滨来，广东出《黎澍文选》，要删一段重要文字，徐不同意，我也支持。明年是黎去世十周年，要出文集，当写篇文章。

晚上姜思毅来，谈到近九点，为大局忧虑重重：

△ 邓追悼会下午，江在部队高干会讲话，声明总书记、军委主席都是邓要他当的（王瑞林插话，还有国家主席），还有财经组长。

△ 常委内部似两派：乔、李、刘；江、李、朱。刘华清同杨家关系密切。乔石不赞成党中央主席制（李、乔任副主席）。强调法治，人事安排似未定局。

△ 腐败之风，军队内部也很严重。刘华清、张震儿子都办公司。人事提升事，儿子参与受巨款（我

说邓家亦如此）。刘、张同江都有离心。

△ 云南红塔山集团案，副职夫妇已逮捕，厂长软禁昆明，卓琳与云南有特殊关系。

姜表示赞赏我的《实录》。征询我对大局的看法，我说我是谨慎乐观，关键在经济，国营企业如何改革好，是老大难文章。失业大军是大问题，从理论到实践，所谓特色，都在经济。但中国有承受能力的特色：农民与知识分子，同原苏联不同。

小妹电话：晓梦写的传记已找到出版处，可争取8月出。序言问题。——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年5月22日（星期四）晴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看《开放》第五期（有文采阁做寿反映［应］）。上午晓梦来，“传记”出版正碰上写传等中央通知，花城送审与否都是问题，有个“违纪”问题。商定同小妹先通信说明情况。出版社能负全责则好办。下午方离去。

下午游800米。同秦川谈姜思毅谈话。

1997年5月23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小贾七点半到，即去档案馆。看到“设备成套会议”那卷材料。主要是59.3月建委的一个总结报告，最为全面。不批复印。得知是“285”号。对馆内业务人员讲了点感想：可怕的封闭，如保险箱。十点半返回。小贾果然在部档案室找到“285”并复印了。让小贾也得了教训，一个礼拜折腾，未抓住要害。

下午游800米。晓梦同邵燕祥商量，正是风头上，《传记》不能出，否则可能意外之灾。

1997年5月24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翻《天堂挽歌》（张扬送来）。上午徐滨大女儿和平和黎澍长子来，谈回醴陵老家情况并看照片。地主家也盖起了新楼，与农民不分上下了。

韩钢来，直到下午四点半一起送他回家。《大跃进亲历记》上卷由他补充。谈到《农民报》主编与万里谈话，甚不满邓小平电视剧抹杀历史。只93年去看望过邓一次，以后即不“批准”了。万是维护胡赵的。周瑞京告知皇甫平事件经过。当时李鹏都派人去查，《人民日报》发文批评，后来才知是邓意，文章仍照发。南巡时，“两家”包括江，薄也出面保了“事不过三”。因此尊重薄。

下午游800米，甚累。晚上许云送来《郭述申纪念文集》三本（一本画册）。

中国文化的最大缺失在于个人之永不被发现和承认。——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年5月25日（星期日）夜雨

五点半起床。整日懒散，翻翻报刊，不想动笔。

人民社的报审信写得较好。农大副校长李星特关于以色列节水灌溉报告极好，反对南水北调。同胜利手谈两局，互有胜负。宗凤鸣电话，赵同意上书。蔡德诚会来找我。

（蔡同刘吉有争论，只民主程序，目前工农参预［与］不了等）——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下部空白处。

1997 年 5 月 26 日（星期一）多云

五点半起床。上午原建设部科技局长张哲民来，谈他自己和浙大老友们对国事的看法。张 40 年从浙大毕业，解放初在华东工业部，同孙冶方等熟。同徐恰［洽］时、陆钦侃均熟。读我的书，三峡观点一致。《东方》文复印 30 份散发（王若水文也散发）。关于毛（下世纪定会遭彻底批判，任仲夷一九开）及当前形势与人事班子看法想［相］同。关键在民主。江泽民谈五四只讲爱国主义。他们一群人包括科学院士，想联名向中央上书。我极为赞成。他也认识周建南（在重庆时，通过周找党）。谈到十一点多。

下午三点蔡德诚来。他毕业于航院，原在航空部工作，宗让他同赵接近。最近为上书谈了两次。赵意不全面谈政改只突出几点建议，调子不要太高：首先是党本身改革，否则其他改革不行，权力过于集中，独断专行，无制约机制，不同意见不能讨论，多年执政地位，改不了。党不可能再产生强人，应健全监督机制，有可辩论，可选择机会，逐渐推广多元化。党内可形成派系，党内争论不犯法，民主过程要从党内开始，真正治国的党。其次新闻媒体的监督，先开报禁，一搞导向即失真实性。首先开放监督腐败，言论放开。其三司法定要独立，也先从反腐开始。蔡然后唸了他的五千言书。我建议文字尽量简练，如赵的口气。此件定会海内外公开化也。

蔡谈到二杨事件经过。在会议场合邓遇见过杨，告诫安然养老。杨、万等曾在政治局严厉责问江。也为农业问题责问宋平：你懂什么农村，不要把手伸进去（搞社教等）。江在上海说过，邓——摸着石头过河，我们随大流，脚踩过西瓜皮。蔡是福州人，父亲搞建筑的，因赞同彭老总，文革坐牢，学院照顾，审问人照顾，才免于大难。而揭发者是他的哥哥。他认识范苗，也知我家庭事。江是“一杯白开水”

蔡德诚科学五原则：①客观依据。②理性怀疑。③多元思考。④平权争论。⑤实践检验。——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5 月 27 日（星期二）下午雨

五点起床。上午李新来，他写了“邹鲁风之死”等文。谈当年人民大学情况。说耀邦重用阮铭、孙长江等人，引起老同志不满，乃一种失策（阮、孙都曾是造反派也）。他也未言其详，我说了我现在的印象。谈胡锡奎其人不学无术而又“左”，但文革表现极好。陆平为彭真支持等等。

河南李华鹏等三人来，宣扬炎黄文化，建“中华圣地”。其组织名：始祖山中华圣地建设促进会。送聘书与我为该组织“顾问”。廿九日在人大会堂开会。不料李新当场质疑，说炎黄二帝其他民族不承认，蒙古人只认始祖为成吉思汗。

下午游 800 米后，同玉珍一起到东城“英树商厦”赴宴。徐博士又请客也，只有我与秦川二人。全韩国菜，吃得很少。饭后徐夫人歌舞，秦川也翩翩陪之。我也只好四步三分钟。

周林光来，给李鹏信，解决正职问题。

朱镕基最近在中央党校讲话，五十年代搞经济，陈云最正确。现在还要利用他的主张。又说张闻天、彭德怀是真正英雄。

——李南央注：此两段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5 月 28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整天看报刊杂件。李新的“太行整风抢救”（卓琳脱光衣服，男同志在河边集合搜身）。李汝伦寄同南京打官司件（《羊城晚报》载），“一个小保姆的骗局”（《南方周末》记者了不起），林欣送来，真是新闻界的大耻辱，记者如此受骗。张哲民送来 1945 年 3 月浙大的宣言（要民主）及胡绩伟的

《老党员的沉思》，我们重复了“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历史错误。

再看全部《成套设备会》资料，文章可以一挥而就了。

为“始祖山中华圣地建设促进会”题词：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民族凝聚举世无双。始祖炎黄五洲同仰，多元发展共创辉煌。

下午游 800 米。

1997 年 5 月 29 日（星期四）晴

又是四点半醒，五点起床。上午到人大会堂参加“始祖山中华圣地”会，又见到冯征、唐克、段君毅等。冯说：姜思毅是“紧跟”者（跟华国锋、林彪过），思想还是同邓左爷分不开的。杜导正坐在一起，说“公共食堂”文是他改的。“大跃进失败教训”尖锐一点，晚些时发。会散后照相，又安排我同段等坐在最中间，似乎原“照顾不周”也。

回家见到昂子，刚从旧金山回，改换到一美国公司工作（在中国等处办鞋厂的），说自己思想“左”了，听不惯阮铭在台湾的讲话。一台湾人住白人高级区被警察杀害事（拿了笤帚对付所致）。有色人种在美国下一等，而黑人反不大敢惹也。

和平来谈“奇遇”。安部找谈话，问苏绍智、刘宾雁、阮铭、苏晓康情况。告以实情言之，苏曾想回国，都还是爱国的，“互相利用”。晚饭前到徐滨家送行。见到和平和七岁呆儿。

下午游 600 米，觉累。收到上海救捞局货轮船队王范军谈国事的长信，33 岁，有心的青年也。

不到六点，同玉珍到河边散步活动一个小时，小有气喘。——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1997 年 5 月 30 日（星期五）晴

醒来起床如昨。上午到部听人事组（毛致用等）关于十五届两委人选传达，随即分组投票，有年龄限制等。我填张全景、任连元，纪委填张洁瑜。十一点始归。

下午游 600 米。三点周笃文、蒋有泉来，送 2000 元字酬（香港与大陆两处回归展）作对联并字三幅。他们对新华社人事评价与我听到的差不多。郭超人家中有人被镇压，入党甚晚。名言“三巴”：“嘴巴要牢，尾巴莫翘，鸡巴不乱。”

晚上王若水和英国人爱荷华客座教授 Philip Short（中国夫人）并一临时翻译来，谈到八点半。谈毛的情况，早年为何不出国问起。我谈东西文化历史传统差异。毛主要吸收中国历史传统东西，包括儒家（如讲人伦关系的发展，以敌我关系为统帅）与农民战争。马克思取阶级与阶斗，斯大林的联共党史为百科全书。晚年非不认识自己的两大错误（大跃进与文革），无人可用，心境悲凉，但不能下罪己诏。是否也迷信自己，非常复杂。我所谈的都同意。送哈佛出的我的两本小册子，晚年长文他没看过。若水头发已长出。

夜丁萍夫妇来。

和玉珍到河边活动一个小时。——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若水给我《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实为揭发胡乔木。——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5 月 31 日（星期六）多云、阴

近六点起床。同玉珍到河边活动一小时。上午看几天报纸。宋晓梦告知，那个加拿大的明镜出版社出书甚滥，许医农、邵燕祥均不同意将传记交与该社，为此晓梦已同小妹通电话，小妹又告丁萍不尽同

意。于是我只好让丁再告小妹，我的意见亦如此。丁通话后说，小妹将来信。

下午游 800 米。遇魏久明，说胡绳同郑惠谈话文原来说得更激进些，郑必坚说不要太过（删去几段）以备十五大用也。中宣部龚找谈话，未批评《百年潮》，只说小心一些。同龚通话，告知“文集”已报新闻署。他说那天张全景谈话，甚为客气（他坚持留中宣部）。

1997 年 6 月 1 日（星期日）昨夜雨

三点一刻醒来，未能入睡，五点起床。未外出活动。开始动笔写“设备成套会”。上午正同胜利下棋，任小彬来，他经营的总资产已达 2 亿，大加鼓励。手下一人因故被安全部拘留二年，谣言到他身上，因此长期没来。他也听到状告丁某事，给他信看，并给《东方》文一套材料。

中午到板厂胡同侣松园赴宴，孙轶［佚］青等宴请张作斌，有周笃文、梁东等，还有王若水。漫谈胡乔木旧事及周扬事件，孙谈文革初，乔木向小青年早请示晚汇报。

未得休息。下午韩钢、朱正、许医农和李辉先后来。李问丁事，他写的“沈与丁”文，陈沂告状。陈当年追过张兆和，到老纠缠。此人实在形象不佳。许赠我闲章（很好的石刻：血凝龙胆紫，花发血［象］牙红）祝寿。那个出版社品位不好（出《太子党》等书）。《天怒》在内蒙出版，许帮的忙，刘正威秘书外逃也是许帮的忙。此人现在党史室工作，有血性之人，很是难得。

1997 年 6 月 2 日（星期一）晴间多云

五点半起床。同玉珍到河边活动一小时。恢复气功，作一刻钟。早餐后觉头昏沉，血压 100—70. 玉珍安排吸氧一小时，并服参汤。上午只看了李辉赠书《风雨中的雕像》中有关赵树理文，其中有大跃进的小段。赵当年即大加怀疑，是清醒的人。

下午又到房管所参加活动站会。

1997 年 6 月 3 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穿毛背心，天气转凉

五点半起床。上午到医院查体。空腹先作 B 超，喝贝渗［钡餐］肠胃又大折腾一次（八十以后此项可免）。找潘主任，食道下端瘤乃良性，不必再作胃镜了。玉珍的胃镜检查结果，潘也认为没有问题。玉珍才真放下心来。各科均正常。十一点多始毕。回来甚累。

为胜利转高工事，给张廷发的韩秘书电话。

下午游 800 米。

1997 年 6 月 4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续写“设备成套”文。上午到办公室。上［让］小贾到档案室印来 58、59 年文件目录，还有可看的资料。同元化电话，何苦其人要小聪明，在上海声誉不好（有经济事），不必接近。同小妹电话，传稿已退，云出版社负责人不错，否则有毁合同问题。她正在谈工作，今年十月到期，劳伦斯室还有核聚变项目。午餐后，二点游 800 米归。

1997 年 6 月 5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翻完《风雨中的雕像》，如此沉重的历史悲剧，民族的“历史特色”，似乎内心深处的扭曲悲痛还挖得不够，苗子夫妇在秦城只接触了一下。

整日未能动笔。

下午游 800 米。

1997 年 6 月 6 日（星期五）晴、多云

五点起床。上午到办公室。给小贾任务甚满。上卷韩钢补充的，也由他弄好清样。复读者来信两封，又复印多份 59 年资料，绝缘材料奇缺情况弄清楚了。小贾接洽好，明天去赤城察看。给电力部电话，问避暑处所。

午餐吃蔬菜一大碗，鱼一条，玉米面一小块。下午游 800 米，尚不觉累。近日已感呼吸不顺。

晚上刘维民（《中青报》的）与河南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集团老板来，6 月 12、13 郑州开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高尚全、吴敬琏等主持），邀我参加。可以去旁听一下。

1997 年 6 月 7 日（星期六）多云、阴 山区有小雨

五点起床。七点小赵来同吃早餐。七点廿分出发去赤城温泉，玉珍同行。小贾安排，县民政局长郭永与同学高玘同行（原在中南海人事处，现在一公司）。过延庆又行山路百公里，过白河水库到汤泉，住怡园宾馆（民政局办）。有一公寓式大套间。主人介绍温泉历史，康熙关注过。午餐有几种野菜、野鸡、羊肉串、大母蟹等。饭后到温泉沟，泉源 68℃高温处，“胃泉”喝温泉水（可治胃病）。回来略休息，洗温泉浴（没渗冷水），出了几身汗，极舒服。又去看最好宾馆的大盆浴套间房。四点返回，七点一刻到家。尚不觉累也。

1997 年 6 月 8 日（星期日）多云

五点半起床。今日觉疲累，有点胸闷。整日翻报刊，香港回归赛组织寄来邀请信，7 月 6 日举行《百首诗词》纪念集发行会。只得回执“不克”参加。

下午李盛平、张若玲夫妇来送照片，有些正好补充上次送的。六四后，李曾关秦城十个月，四五人住一室，地铺，吃窝窝头，瘦了四十斤。回来孩子已不认识。原是马列所的。

1997 年 6 月 9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仍翻报刊。李可来，《方法》十周年要文章。

下午吸氧，呼吸畅通。

1997 年 6 月 10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上午同黄乃夫妇到民革中央一起参加南社柳亚子会的活动。柳诞生 110 年及林庚白等人纪念。我是此组织名誉主席，黄乃是名誉顾问，尹瘦石为会长。几个发言的都讲得很实在，柳传作者谈成书经过。王禹时为秘书长。逼我也唸了一下香港回归二首。会后到民盟翠园午餐。尹要《实录》。遇张小曼，从《人物》文章才知道她母亲一生被诬陷情况。

下午游 800 米。

1997 年 6 月 11 日（星期三）晴

三点半醒来，不能入睡，四点起床。中午只闭目一小时。精神尚好。上午到办公室，收到光远的《周扬和我》，甚长，大骂胡乔木。《引进外资到了认真总结经验的时候了》（金履忠）送朱镕基阅，批件送回，让李岚清也看了。李说“现正进行总结”（朱是一个办事实在的人）。收到杨德吾从加拿大寄来的信，

谈三反时在长沙粮食公司得到过我的关照。完全记不得了。信很热情。

在机关午餐。告张全景，香港有人邀请也。二点游 800 米，喷了一下，甚舒畅。回来作字，《华声月刊》要那两首回归。

1997 年 6 月 12 日（星期四）晴

近四点醒来，即起床。上午仍作字，《华声》月刊作内封用。为薛德堂写“蜜蜂”。

午睡一个半小时，多日未有之举。黄乃电话录了我两首“回归”诗。上午刘燕生来闲谈甚久，颇为同情也。女儿训斥父亲的女友，秦川摸自己手脉受不了而不能吱声。查到《华人文化世界》第四期刊我的两首诗，并翻完此期一些文章。

下午游 800 米。

晚上原磨子潭的张道兴夫妇特来看望我（安徽电力系统组织旅游），夫人小范胖了 40 斤，不认识了。送霍山茶叶两斤。话旧，神气一如当年。

李长盛又送来芒果等。股票 6.19 上海上市，对我感激不尽之意也。

1997 年 6 月 13 日（星期五）晴 真正入夏第四天了

五点起床。上午到医院补体检，耳鼻喉无问题，其他各项都好。随后到办公室，将已写 13 页“设备成套问题”稿交小贾。《大炼钢铁》小贾已补充毕，上卷也已改清好。

下午游 800 米。隔壁老刘来谈刘燕生儿女待［告］她的悲剧。小妹寄来一批做寿照片，有放大几张甚佳。

1997 年 6 月 14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上午劳动，清理北屋柜顶，找出一些别人送的精致文具与茶具等。

下午李可来，为《方法》十年题词：

科学进步，文化发展。精神独立，思想自由。

序《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交《方法》发表。

游 800 米，比较轻松，池中人群空前。遇张沛，极赞我写的东西有文采。

1997 年 6 月 15 日（日）晴

五点半起床。看完小贾补充的《大炼钢铁》章，末尾 1959 年四、五月间措施，当移至上海会议后，毁林情况补入“惨重代价”内。

下午改到北屋工作。

上午福建石狮板材厂庄国志与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人与事（当年参观过）好不容易记起来了。送我好些高丽参。

上午到党校医院看王铁铮，已好转。朱朱来过电话。——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1997 年 6 月 16 日（星期一）晴 34℃

五点半起床。消化建委关于设备成套向中央总结报告（1959.2），摘要于文中。哈尔滨十天情况最后整理，大半天都在北屋工作，中午只闭目一小时。

下午四点多中联部柴尚金同《朝日放送》上海支局长吉田健司、武藤光朗并翻译徐里平来，谈明天访问内容。不是报纸乃电视台。要求上下午，谈我的生平，问题只是毛与三峡。看过我的几本书，在香港买到《往事杂忆》，北京买到《大跃进》。

大胖夫妇、胜利来吃晚饭。大胖已 58 岁，即退出他那个公司，回到省经贸委，要我同吴官正以送书打招呼。没有答应。此事他自己可以直面进行也（如找梁步庭）。

李新电话，谓江在党校报告甚有内容（不录音、不传达，确点了邓左爷之名）。

1997 年 6 月 17 日（星期二）多云 30℃

五点半起床。玉珍对这种外国人访谈，很是反感。一整天被“朝日发送”占去了。上午谈了三个小时，电视灯一直照射着。主要谈三峡和毛。让小贾作了记录（中联部柴尚金上午也在）。也谈了点秦城生活等。下午拍照片及“龙胆紫”原件，并漫谈对日本的观感。请他组成放送带时，不要断章取义。谈到 BBC 对李医生处理事。

下午游 600 米，甚累。

1997 年 6 月 18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喷 3 次

五点半起床。上午李新来，谈到十一点。他所听到的江在中央党校讲话，也只是一句话：邓左爷那一套背离了马义。原由从厉有为《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而来，受到宋、邓一群“左”爷的攻击。汪家涔向江报告了，引发这个讲话。李说，十多年来，事实上存在陈、邓两个党，一直明斗、暗斗，至今不止。说李昌要救党救国，他是亡党才能救国。还谈到周惠去内蒙前征求他的意见，建议不去，待邓出，回湖南好，或北方几省。但家庭都赞成去过一把手瘾。到内蒙后第一件事，是撤掉所有大小毛的塑像，最大一个动用了工兵连。耀邦曾说做得太过份了。李让周去内蒙前看望邓，邓赞成他去。李写有十月革命非社义革命文，拟在海外刊物发表。要去光远《周扬与我》长文。

午餐末了，引起哮喘，喷雾小睡。两点到游泳池，又喷一次下水，游 500 米。三点到办公室工作二小时。五点返家后又发作，再喷一次。玉珍让我吸氧。

1997 年 6 月 19 日（星期四）晴、傍晚大风阵雨 喷二次

五点起床。《设备成套》文后一部分，“建委总结报告”摘要完毕。上午到办公室交小贾。清理五十年代水电资料小有收获，找出 59 年庐山后检讨等及 60 年 12 月给范信等。

同张洁瑜电话，嘱交涉宽沟避暑。

下午刘云鹤夫妇来，仍谈副部级事。六十年代受过“留党察看”处分也。五点廿分到万寿路，同李国安、谭彦等 18 位劳模党员会面。同李铁林谈到刘云鹤事，望加照顾。六点半到昆仑饭店，应步峰（邓崇岳香港柏宁顿教育基金会北京办事处负责人）宴请，有李汝伦、蓝铃、舒展、郝怀明、周笃文等。主要谈那个南京小学生同李打官司事（张作斌曾不予支持），甚累。

九点半出门厅时哮喘发作，喷第二次。

1997 年 6 月 20 日（星期五）晴、阵雨

五点半起床。一直在起床前在床上作按摩（腹胸部等），约半小时。

上午到办公室，“电话会议”部分脱稿交小贾。薛德堂来，将为我办度夏喘去处。先同小贾到密云。谈到他“刘和平案”受骗上当经过，听来有情有可原一面也。

下午游 600 米。湖南熊东遨来（“回归颂”诗词赛得一等奖，七律），赠他编的《中华青年诗词点评》。才四十多岁，思想甚开放。对湖南“左”的局限很了解。还带来湖南诗词学会送我的寿诗，五言律，刘人寿作，字亦好。晓梦来，详谈“传记”决不能由海外那家出版社出版之理，说小妹电话中有不满意。我要她放心。李春林电话：出版署已同意出版“文集”，交党史审查那几本毛书。待郑惠归即送去。

熊东遨嘱书封面：《竹影泉声集笺评》。

1997 年 6 月 21 日（星期六）晴 喷二次

五点半起床。翻看《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是王宁送来的。上午到安贞桥南交通部招待所参加“回归颂”诗词赛颁奖会。邵燕祥、张锲（作协副主席）亦到。会前漫谈，我被张尊为“前辈”。三人在大会讲话，我第一个讲。讲了两件事：读书年代“勿忘国耻”中度过，从小唱“满江红”、“易水别”、“木兰辞”（忘了讲“苏武牧羊”，燕祥则提到了）；秦城八年学做诗，救了命。约一刻钟。燕祥讲话，明确支持李汝伦同南京那个告到法院小人之争（为李杜杯大赛得奖诗）。会后又到新兴宾馆午餐、照相。主人好诗词，是总后开的。认识段葆祥等人（散会时，参加一周诗词讲习班的一群湖南人围着我签名）。

闭目养神半小时后，仍去游泳 600 米。

1997 年 6 月 22 日（星期日）晴、夜大雨阴

三点半醒来，未能入睡，四点半起床。翻完《周惠》庐山会后部分。偷我书且有诗句而不具出处。当今之时尚乎！

终日舌头发炎疼痛不已，影响吃饭。为“脸色”不好玉珍又发雷霆一次也。小妹电话，七月廿一回国（高能所庆功会），住十天。工作仍可望留原所。

开始“成套”最艰难一节。材料三本，无从着笔已两个年头矣。平生为文未遇难者。

1997 年 6 月 23 日（星期一）晴 连喷二次

五点半起床。舌炎痛，勉强吃饭。天气闷热，勉强伏案。“成套资料”写了千把字，仍未完全脱稿。

上午何格高来，送庚长青件他与罗西北意见书及代我拟的稿子（庚还付审阅费 300 元，不能收）。兴之所至，请他为我写个“水电最后留言”。

下午没去参加政协礼堂演出（庆回归），到八宝山为李淑一告别。柳晓昂抱着我哭得很伤心。归途周笃文、林从龙同车。林谈他 49 年参军后过程，至今能背几百首诗与文。读过私塾，李肖{ }、周世钊学生也。到医院取药，看舌头。然后去南楼看望肖乾。一个光头青年与夫人帮他编全集 10 卷（300 多万字），旧文写个回顾杂忆，已写了百来篇。病房小，三个人挤在一起，心脏病较重，血压不高。如此操觚（用笔与思考分不开，电脑无妄想，欧战时只有新闻报导口述打字机，文章必须用笔也），令人感动。我身体比他好多了（他 87 岁）。还去看望刘祖春，这回一下叫出我的名字，喉头发音还听得清简单话语，几次紧拉着手不放。

晚上张小曼来为她母亲平反事给我信转部干审局。朱正电话，26 日会毕来住。

早起得联：为民作主民难主，独自经由自理由（下联勉强）。——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6 月 24 日（星期二）晴 喷一次，整天打赤膊，太怕热了

五点起床。整日伏案。“设备成套”文算是基本脱稿。这是平生为文最为拖拉、最为困难的一篇。在脑中徘徊了一年多，迟迟未能动笔。下午游 800 米。小贾电话，密云可住。

1997 年 6 月 25 日（星期三）晴

昨夜上床难以入睡，服眠药。五点半起床。现晨醒在床上按摩活动坚持下来了。写了最后一页，将“配角万岁”附于篇末。上午到办公室，又补了一段 1959.6 月建委关于第二季度的配套报告。将张小曼信转干审局。下卷考虑加一篇“上山之前的形势”，即上海会后影响，大家敢于讲话也敢于反映问题了，主要是冶金形势与赵尔陆的报告。小贾说，胡开明同赵关系甚好。

关于正部级事问任联［连］元，说由李铁林管。午餐遇见张全景，说是有好几十人待解决，部里有伯克、白志民、“中顾委”资格听不进去，于是说只有找江了。

薛德堂同机关事务局付［副］局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约定明天一早去怀柔。

游 400 米。下午翻看报刊。

1997 年 6 月 26 日（星期四）晴、多云

五点半起床。睡得尚好。早晨七点半后出发，胡局长、小贾一车，我和玉珍一车，二个小时后始抵密云水库副坝边的云水山庄，近百床位的楼与平方。两栋别墅二层楼在下面林中，非常幽静，看来很少人住（过去彭真、万里等来过）。楼上除大套房外，还有两套住房。楼下是厨房、大客厅等（2400 一天）。反正收费由机关议定。就此选定。经理曹景彪说，前几天读过《实录》，不知面前乃作者也（他们只说是老部长）。相谈甚欢。密云 43 万人，好地都淹了，又不能卖水，经济难发展。旅游因保持库水清洁也难发展。下午两点多即回到家中。朱正下午三点半来，交待看稿任务。晚上陈夕送书与稿费 1000 来，刊“武昌会议”文。

收到《香港远眺》朱厚泽文。当今电话，问清他在中央党校中青班是 81 秋到 82 夏。——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6 月 27 日（星期五）晴、多云

昨夜服眠药上床。五点半起床。上午到办公室，将朱厚泽文并信寄江泽民（朱文给赵杰兵、傅思和各一份）。“设备成套”文已打印好。

午餐后同傅谈“部级”事。问清情况，还在办。胡锦涛批示大概是全盘考虑也。全国排队。

游 400 米归。宗凤鸣电话，约 29 日谈话。[3]

1997 年 6 月 28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上午到钓鱼台参加老龄会迎香港活动。老一套抽奖与歌舞节目。一日本公司送小礼物。遇见李元华等。

下午段葆祥（新兴集团总经理）来，好诗与书，送{来}诗若干首及墨迹照片，要我题词之意。想出本诗书法集。这是高雅之事，予以鼓励。现年 59 岁，大校，略述生平。中专毕业，从电子行业转军队

[3] 指宗凤鸣传话：赵紫阳约李锐 6 月 29 日去赵家谈话。——李南央注

后勤。谈部队经费太少（一年五六百亿）只够吃饭，还有困难。

下午游 800 米。

1997 年 6 月 29 日（星期日）傍晚雷雨

五点起床。要谈党内民主问题。同朱正交换意见，拟了几条。八点半来车接去，谈到十二点半，他谈为主。

邓在小会对华讲：赵兼总理，不能揽得太多。对邓印象最深者：改革开放，速度要快（64 后坚持），速度第一。第二是引进外资不怕多，从不反对（陈则保守）。80 年不要集权，反封义（大概是李维汉谈话影响）。北京没人听话，学毛，南巡讲话，动员诸侯（确使人不高兴）。又到首钢大讲一篇。当时杨、万在政局会置江不顾，大讲，江很少讲话。资历太低，李鹏感觉将下台。后来邓转变（园［圆］圈又回到原点。赵不知陈、薄进言，“事不过三”[4]）。班子到底怎办？估计几天睡不好。邓无回旋余地，换谁？于是决定杨、万退。邓要的人：1.坚持改革开放。2.64 不能翻案。江有“导报事件”，当时舆论倒在学生一边（江来京求援，赵未予支持）。姚代表陈，李听姚。邓一坚决，将姚拿下。南巡后，江也转了，发表学南巡纪要。如当年毛，少选择余地（选了华）。（我说，如毛平生两件大事。[5]）大政治家，决心一下，二杨与万下（两家与邓家关系都极好，6 人小组 13 大不赞成万，邓保了万）。考虑不能留一个乱局。14 大后邓即不见杨（北戴河杨求见也不见）。军队老人对二杨也有意见（张爱萍、萧克等），邓早知道。军队不满杨者，其实杨都是执行邓意旨，任杨白冰当政治部主任乃邓意见。杨曾说“不好吧”。邓说：你不要管。

杨、江关系早就紧张，看不起江。14 大，万本可继任。14 大人事拍板时，小会杨、万均参加，邓说：你们两人好好休息，等着见马克思。南巡后转圈回到原位。江只能靠邓，高举邓（否则杨、万会造麻烦）。64 乔也赞成，但不如姚之明确、李之坚决，表态之前，乔、启［啟］立都支持赵。

江之合法性全来源于邓，因此邓力群事江必须表态。反邓泛滥，江没法混。高举此旗，但无法前进也。江本属中间偏保守。邓旗也是经济开放，政治保守（我说：经济多元，政治一元）。如举旗前进，既不合邓，也违反自己（我说：江亲耀邦，防备赵）。

75—80 年，邓有切肤之痛。（我说，邓过去甚左，太行抢救，反右等）。邓的性格：非常讨厌开会，烦多讨论，喜好拍板。高度集中政治体制，欣赏新权威主义（不用此名词）。苏侵入阿富汗时，邓说美国即做不到，三权分立，难决定问题。美国是三个政府，谁说了算？苏联政治局一开会即可决定出兵。美做不到（讲效率问题）。文革教训，不受制约（好人办坏事）。这以后，邓从不讲制约，总讲效率，快拍板，改革止于行政机制之类。当年让赵主持政治体制改革（对耀邦讲，让赵搞），于是组班子，精简机构，提高效率这一套。正开展议论之时，邓几次打招呼：不要搞三权分立。13 大报告送邓看，第二天回话（估计并未通看完）：你那个政改有三权分立的痕迹（报告中根本无此类意思），大块文章不喜欢看，这是预先提醒赵。

当然欣赏无产阶级专政一套、列宁一套，同毛一致（我说），专政决不能丢。讲不讲可以，决不能丢。波兰团结工会事受影响（乔木有专文）。64 后讲，幸亏有老人在（邓、陈两家子弟均此思想——我说）。

---

[4] 指邓小平对江泽民甚不满意，欲另选人取而代之，为陈云和薄一波所阻。因之前已令胡耀邦和赵紫阳下台，“事不过三”，不能再将江泽民拉下。赵紫阳对陈和薄“事不过三”反对江下的意见并不知情——李南央注

[5] 毛泽东认为自己一生办了两件大事：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李锐认为邓小平办的两件事：三峡上马，六四开枪。——李南央注。

包产到户，靠邓坚决支持，否则搞不成（李先念即反对厉害）。改革开放，只要经济快，怎么样都行（三个有利于），如再往前，则超过邓。

现状：经济多元化，自由化；政治一元化，高度集中，核心。

不是由不发达商品——发达商品社会，而是高度计划转市场经济，高度集权配备资源转向市场，政府权大，同东南亚、南美不同。因此出现许多弊病，权力的寻租行为，层层腐败，在改革过程中必然出现，也不可怕。如果中国特色即如此：多元、一元，即无法前进，弊病也改不了，会越来越大，如此特色甚为可怕，无前途。如此再走十年，可能腐败下去（我说，不进则退）。

（左派）国有制认为是优越性，理论观念，改不了。国有企业包袱重重（社会负担重），长期低工资，国家越拿越多，效率低下。企业必改革，国家如何还账？工厂自治，拍卖，股份制，剩下地皮值钱。干诡［脆］拍卖，解决还账，使工人老有所终。

企业即企业，破除过去国企观念，按企业自身规律办企业，不要用政治、社会等标准来衡量。（我说，重新研究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不同。）

1） 我们搞的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19 世纪理想，资义生产力高度发展，无级专政，消灭商品等）。

2） 苏联垮了，我们也在变，我们搞的社义根据中国情况，从发达资本主义学不了，只能从现状出发：高度发展经济，走向公平，比资义合理一些（从实践到理论，我们特色何在，都待发展研究）。

中国特色是什么？经多元，政一元，半市场半计划，如此下去无法前进，问题也无法解决（要有勇气）。

集中谈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讲党的改革。问题弊端严重，如不重视，全党全国性，不堪设想。如腐败不从制度着手，解决不了。集中讲体制改革，党无可替代，党必须改革（社会上出乱子不好）。关键两条：（毛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古怪）。

1. 允许不同意见存在。

2. 选举制度。

毛为何发动文革（对王若水文意见，过于讲对刘不放心）阮铭看法较全面（我说乌托邦——五七指示）。党不改革，整个体制无法改。毛延安回答黄炎培提问，我们有民主，靠群众。怎么办？权力不受制约不行。改革开放成绩大，但弊端严重，如无有效克服办法，将来不得了。必进一步改革。发达国家一套又不行（并非不好）（天地之间无更好制度）不能照搬，靠自己发展，建立自己特色。

毛——邓，不搞民主、制约，解决不了当前出现问题、危险。国家体制、企业改革，关键在党的改革（几千万党员的党无可替代）。几十年内执政党，要从党内改，建立真正民主的党，民主制完善的党，党内民主，社会民主才好解决，才有保证。不改革，发展下去，苏东已垮。

党内民主，希望在有派别存在，不可避免。今后已无定于一尊可能、条件了。此乃客观存在，不以人意志为转移。强人时代已过去，必然出现党内派别。是允不允许存在问题，再不可能定于一尊。列党、斯党、毛党同强人分不开，此种模式不可能再出现。现在班子中的人，下去都是得罪人的话不讲（朱例外），为了保选票。到各地都讲赞扬话。

人家靠制度、民主法制
我们靠“领袖”，人治
} 非变不可。

多元化,无规范,变成拉帮结派,就麻烦了。必须走公开、透明，有规则的道路。如不公开、不透明，不规则；回到定于一尊又不可能（也许愿望如此），不能如此歧路徘徊。毛邓时代已结束，权威领袖体制不可能存在。强人已不可能产生（时代变了）。

被迫还是主动改革，不要弄得无序无规则。资本主义权威靠民主法制，靠制度。

江朱关系。当年派朱任市长，江不欢迎，找姚谈，姚说赵定的，只好接受。江见赵，在会上说：运气好，不好活（指上海情况当时）。

邓不在，人事江不可能一人拍板。88 年经济（物价）事件，薄责赵，13 大 6 人小组薄想保留，让宋平同赵谈（薄揽权），万曾向邓告状。十三大后，邓即取消小组（管 13 大人事即结束）。薄 13 大票少，向赵说不干之意。赵灵机一动，说姜子牙故事：封了很多神，没封自己。薄甚满意（薄说：得罪了许多人）。

13 大后，陈对赵不满，经济走得太远，基本听邓不听他。耀邦下台后，不满对邓力群处理，保邓左，要赵学哲学。赵说过，计划经济即战时经济，德国如此。陈很不高兴。邓力群：两个基本点，一目一纲。赵批文艺会邓之表现。陈对赵说：你是总书记，要开会，我有话要讲。赵答：“我乃大秘书长，要你与邓都同意开，才能开。”（邓——两个聋子），陈（向薄）于是笑了。大秘书长一个。

谈到十二点半始毕。是否上书还再考虑。望我写一个。答因哮喘，或写或不成，不要作靠。

我谈到封建古国传统，君权高于一切，继之以党国不分。秘密党无从民主。毛教训，同西方全不同。个人溶解、螺丝钉、驯服工具。落实党章、法则权利，党内来信无忌讳（除诬告），先党内舆论监督。纪委改监委有实权，差额选举等。

回来一人吃午餐。晚餐胜利、满起、杨小玲三家，小赵和爱人，共两桌，十分热闹。

1997 年 6 月 30 日（星期一）晴

服眠药，睡到五点起床。“上庐山开会前形势”一文编写完。下卷完稿，历史责任卸肩了。从去年夏拖到今年夏季，平生为文，拖得最慢的一次。下卷共 16 章，上卷 11 章，合计有 60 万字。这也是迎香港回归也。

昨天谈话全部录毕，与朱正一阅。请他先拟草稿。

秦川来，深圳妹不到 40，28 日上午没见到也。名任玲，要我的字。

同郑惠电话，“文集”与《亲历记》都满口应允。夜观电视到十二点半。

1997 年 7 月 1 日（星期二）晴 喷三次

五点半起床。最后两节又重订一次。今天时有哮喘威胁之感，食欲近几月仍差，几乎不想肉食，体重降 2 公斤。总有疲懒之感。

下午五点参加人大会堂庆祝回归宴会，对外使节也参加，中线为顾委，与汪东兴、李运昌、张邦英、李东冶、李力安同桌。闲话交谈，汪表亲切，李力安亦如此。见到项南、绩伟、孙大光等。大光身体甚不好。进会堂时哮喘发作，被傅崇碧看见，吃了一惊。同赵毅敏、金明问候。

夜观电视到体育场结束。——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1997 年 7 月 2 日（星期三）晴

仍五点起床。听美音，香港昨日有三千人游行打倒某某也。上午到办公室，清理下卷各章，朱正已通阅一过。写“前言”二。雨亭、廷栋来谈甚久。谭启龙 41 年淮海正副书记事，只能据实书之。已得回音“让秘书查”。“二战”稿告张新法能不动者可不动。张全景报告中有奇事：一个市（？）的副书记以 30 万元雇杀手干掉书记，事败被捕。我说其人可杀也，午餐时同张谈及。

下午游 800 米。哮喘未发作。

1997 年 7 月 3 日（星期四）晴 喷二次

五点起床。朱正起草信稿，还得大改。

上午薛京与薛晓源来，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今年第 3 期，开篇是我的《大跃进失败教训何在？》，编者“卷首语”介绍：“以犀利笔触系统地、实事求是地探索‘大跃进’运动的历史缘由并深入剖析其思想认识根源”。小薛 31 岁，北大哲学系的，此刊为编译局主办。这一代新人没有任何历史包袱，接触面（包括西方）广，没有成见，不受约束，中国希望在这一代新人（比小妹那一代还不同，那一代人还有情绪化的东西）。韩纲［钢］来，带来胡乔木 1959.8.27 写的揭发“彭黄张周李”文。谈到有关水利工作，人们总认为 50—60 年代成就为主。留他们午餐。韩钢送来《百年潮》第 3 期，刊《三次上书》。

下午游 600 米。喷一次下水。

1997 年 7 月 4 日（星期五）晴 喷 3 次

五点起床。上午到办公室，小贾要准备《大跃进亲历记》三套复印本，还不能同我一起去密云。校完“上山前形势”。全书脱稿。关于水利章还得补充，加引洮等。

为刘云鹤事同李铁林谈（到我办公室来），要我在信上批一句话，“当然起作用”。关于我的“部级”问题，没有想出解决办法，因还有 30 多 7 级，以及伯克、白治民二例（地下省委书记，大区付［副］书记），我强调中顾委资格（此事实不想再谈了，但玉珍甚关注）。

下午游 800 米。哮喘整日威胁。

两刊隆重推出两文，让小贾复印，并在部内适当传播之。

1997 年 7 月 5 日（星期六）晴 喷二次

五点半起床。信稿朱正又弄了一遍，大体可用。上午陵沅和李有存来，李在《人民日报》负责群工部，两月前有反丁传单夹在报纸中送出，由于瞎管，反丁情绪严重。又谈到部里遗留的“文革”余风等人，孟凡匡、夏云龙、李辉等人。宋平所起坏作用。南巡后仍写姓社姓资文，责任在张云声（高狄背了黑锅）。

为秦川女友任玲作字，“兰”，上来取走。谈及报社内部情况，传单过头，反起坏结果。

朱正谈团中央刊《中华儿女》报导江在香港文，江办审查，将有关李处及李照片均删去。

下午游 700 米，入馆即喷。晚上睡前又喷。

1997 年 7 月 6 日（星期日）晴 喷二次

五点起床。作去密云前准备。急办事：云南庚长青件的审查意见，何格高拟稿改成定稿，加了水电为何不能优先意见；评介《田方文集》文弄好寄冰封；信稿最后定稿，加了《生活准则》如何防止权力集中一段。然后清理杂件，速度很慢，受呼吸影响也。拟带走资料书籍刚开个头。

晚上孙万国来，送英文版《林彪文革悲剧》（同泰伟斯合著），又《古有窦娥，今有林彪》文，定为冤案，言之成理。我的《大跃进亲历记》他已得到（先从南希得复印件）。送书三本：《人物记》、《往事杂忆》、《龙胆紫集》，又《大跃进失败教训何在？》刊。《百年潮》4，他今天到京即买到。他现改在墨尔本任教，仍与泰伟斯合作。

1997 年 7 月 7 日（星期一）晴 喷一次

两点服眠药，六点半起床。信稿加《生活准则》最重要一段，取走[6]。《田方文集》评介寄冰封。还资料给范岱年。复加拿大杨德吾信。

清理带走书籍资料。关于《文集》事同戴文葆、李春林电话，显然不同意海南社介入。

1997 年 7 月 8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清理带走资料，直忙到八点半。薛德堂亲来同到云水山庄：曹总与副县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陪同午餐，热情周到，真是待如头号贵宾。午餐食生鱼片、香酥鸭等。晚餐大鱼头、豆付［腐］、苦瓜等均极佳。午休后也没做事。晚上驱车到坝上，终决心下库游泳，沿边游来回，水极佳，只是上来爬坡哮喘小犯。

第一天过得甚好，玉珍很是高兴。晚上观电视。

摆了大款办公桌，买来高级书柜。上午将桌子转向北窗，以避西晒。整天没做事，只开始整理电话本。——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7 月 9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翻看资料。早餐前呼吸不安，玉珍照顾吃药，渐平复。

上下午伏案，将《全民炼钢翻了一番》补充订正完毕。《公共食堂》须补入者交朱正。

午餐利用了昨天的剩菜，主人周到照顾，客人得尽量节约也。曹经理上午来看望。玉珍看完《三次上书》甚为感动。并交小赵一读。

晚餐后上坝，从北侧沙土处下库（昨天舖石处太滑），游了比昨天更长的来回，小赵陪着，他觉甚累。

1997 年 7 月 10 日（星期四）晴

十二点醒来服眠药，一直睡到六点一刻起床。早饭前上北坡散步，看木表房子等。饭桌“失言”，玉珍大不快。

整日伏案，看完《农业卫星满天飞》、《陈云抓设备成套》、《上庐山前形势》，都交朱正复审。

餐餐苦瓜、豆腐与各种烹调鱼头、尾、身，甚是可口，还有水果，可以算是“神仙生活”了。晚上坐车到南岸缓坡下水，不爬坝了。泳后又到正坝散步。

1997 年 7 月 11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五点醒来睡得尚好。早饭前沿山庄散步一圈。上午将《科教文》看完。副县长送来一箱“密口”硬果类（豆、花生等）食品，塑料袋装，出口日本，也上飞机（花生从山东进口）真是招待备至。

午睡近二小时。玉珍看顾准日记文。

翻丁抒《人祸》，实例极多，难以摘用。

---

[6] 此信稿应该是 6 月 29 日李锐见赵紫阳时，赵请李锐代拟的“上书”稿：“是否上书还再考虑。望我写一个。答因哮喘，或写或不成，不要作靠。”（6 月 29 日日记内容）。9 月 29 日日记中李锐还记述了参加中共十五大时对杜润生提到此信“坐二排，同老杜谈赵信事，并将我的《意见》交他。”（摘自 9 月 12 日日记）——李南央注

同小贾商定，下周二玉珍回城，再接他来。

晚餐后上昨天坝南端缓土坡，玉珍、朱正乘小船，我与小赵下库，远到孤岛，来回游约 50 分钟（估计在 1200 米左右）。离开磨子潭后，大过其瘾也。玉珍觉得“可怕”。（船钱 20 元）

1997 年 7 月 12 日（星期六）多云间晴、凌晨阵雨

四点雷声中醒来，未能入睡。吟得七绝：（嵌“云水山庄”四字）

风云变幻忆前朝，借得山庄避喘哮。
磨子潭中游泳客，依然水库里逍遥。

上午十点三刻海南常务副省长汪啸风来（小彭开车同秘书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两次请我去海南（答应今冬去）。原是 83 年从机械厂长选任常德专员，后到省任计主任、副省长，93 年同阮崇武一起到海南，十四届后补中委。同李长盛熟。谈海南情况，梁湘、邓（鸿勋）及刘（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之争，两次挫折，可惜了大好时光。台商来者已多，将建 600 万吨化工厂。西岸高速公路已建，有 6 所大学。前景甚好。我谈三峡事（汪在湖南管过五强溪上马）。送我一堆东西，有赖少其山水，林则徐书佛经。

下午四点多，李有存同她［他］的朋友陈元芊（青旅集团党委书记）来，说是 83 年在电话会议中听过我讲话。文革中耽误，后来补读了大学。送我磁疗手表。晚上李、陈等一群朋友（《人民日报》和原黑龙江上山下乡友人，有两对夫妇）请我与玉珍晚餐。席间谈黑龙江书记岳岐峰的霸道，纵容儿子胡作非为。现已调徐有芳更替。这群人对我甚表好感，似乎专为我而来。谈到八点多始散，没能下库游泳。他们对丁关根极不满。

1997 年 7 月 13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此间早晨听美国之音较清楚。六点半同玉珍绕对面山坡散步。李、陈二位来闲谈。我谈当年乔木如何欺负耀邦，如何整王若水等真正的理论家。

上午将“前记（二）”定稿。带来下卷五章全部复订毕。开始翻《天怒》，作者文笔可以，似知悉大部内情。现在有心人甚多也。

午睡不成，玉珍几次表示一种最大担心：蒋某司机受命赶回，是蒋某要将邓“左”也（8 日来那天事）。似乎过虑。

晚观电视到十点。

1997 年 7 月 14 日（星期一）阴

五点起床。早餐前同玉珍散步半小时。朱正从资料中选出若干节可补入各章。王任重资料较多。

上午小赵回城，下午两点半接小贾来。全部三份复印都带来。一周来北京奇热，不能睡觉，街上行人减少，室外达 40℃左右，大概史无前例。

胡忠浮副局长与曹、张二位来，并送水果三袋。借机谈找保姆事。

晚餐后下库游 40 分钟。

（张云海——密云县机关事务局局长）

1997 年 7 月 15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睡得尚好，够六小时。早餐前小散步。

《失败教训》等三章打小补钉。“为麻雀平反”补入“教科文”，1500 字。

晚饭后，仍到老地方下库，沿岸边游 40 分钟。有小风浪，使我很小心。

小贾说明天要回城考试。晚上与小赵一起走的。

1997 年 7 月 16 日（星期三）晴、夜雨

五点半起床。早餐前同玉珍散步半个多小时。

看完三章。续翻《天怒》。

小赵下午回来，从家中捎来几封信件并葡萄酒一瓶。睡前喝了一杯，觉不适，心闷。

晚餐后同小赵仍沿岸远游，汽艇激起小浪。

1997 年 7 月 17 日（星期四）雨、多云 整天哮喘威胁，喷三次

昨夜小贾十点半回，近十二点始服眠药入睡。六点起床。早晨即感气短，时感喘意。上午吸氧，玉珍很紧张，自己也觉得奇怪。吃得较少。在此一周，食欲始终不好。没有看稿子。翻完《天怒》，是熟悉案情且有“腐化”知识的人写的，还知香港黑道（将人绑诱到拉美香蕉园作苦工）。主角为陈希同儿子（在宽沟即听说其人长住四合院主房也）。

1997 年 7 月 18 日（星期五）晴

昨夜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玉珍与小赵早餐前回城。今天恢复正常呼吸。又看完两章。“血吸虫”一节补入“教科文”的末尾。同小妹通了电话。

玉珍下午四点半回来，带来竹坐垫等。又有几封厚信。上海一读者问尖端问题，“三代核心”不合宪法。一岳云校友为父亲平反事（国民党援缅战争英雄人物，被当作“恶霸地主”杀了，史学界已平反了）。

晚上到大坝散步，玉珍不让游泳。

1997 年 7 月 19 日（星期六）整日大雨

四点起床，睡不着。看完最后三章，全部 16 章看毕。朱正细看一遍，改动小，错字纠正不少。《不怕鬼的故事》原来是毛让编的，我改过来，他查《文稿》，终又改过来。他比我专家。

下午同朱正漫谈，他那个“四人小集团”（朱、钟叔河、俞润泉、张志浩）从“反革命”——“反动”——“落后思想”过程，一直不服气，反右还是因此事遭难。还谈到夫人郑伯玲受不住虐待，想两人一起自杀，被劝阻：一个 38 岁总能活过两个 38 岁[7]。

晚餐喝了杯葡萄酒（为朱正送行），饭后引起哮喘（是否起因？），到十二点连喷三次。

去年在宽沟哮喘基本未发作，此地条件更好，为什么发作呢？

1997 年 7 月 20 日（星期日）晴

昨半夜到书房坐到凌晨两点，白沫痰咳尽，服眠药上床，始渐睡着，六点廿醒来，立即发作，又急

[7] 指毛泽东 76 岁，38 岁的人总能等到毛死的那一天。——李南央注

喷一次。

早餐后在屋外静坐呼吸半个多小时。上午几未动笔。

朱正离去，小赵回家取大氧气瓶，到医院换调。置于卧室一角，下午吸氧半多小时，上楼一次即气短甚至有喘感。

晚餐后，玉珍不让下库，到大坝散步半小时。回来看正大综艺，还是老一套。《香港故事》可看，还有最后一集。

1997 年 7 月 21 日（星期一）晴、多云，天气闷热

五点半起床。早餐前同玉珍小散步。今天开始补一章："水利化运动及其灾难"。分三大节：治淮河三主方针，引黄灌溉的失败（及其他引江等），引洮半途而废。写出第一、二节交小贾打印。

虽闷热，哮喘渐平息。晚上曹经理来闲谈到十点。说明自己已到"自由"境界：世事洞明也。

1997 年 7 月 22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仍小散步。写完第二节，交小贾。最后一页捎带挖苦一下钱小姐：四十多年治淮未毕业，但到底缴了多少学费？为何不一一数来？

引洮工程真是过于荒唐。收集资料很全，从甘肃档案馆直接弄到的。

下午同小赵两人下库游半小时。晚饭后驱车游云湖宾馆等地，转了一个大圈子。

廿二晨吟：

兴来吟罢一挥毫，自古性灵心手交。

太白东坡留墨宝，风流岂可逊前朝。

——李南央注：此诗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7 月 23 日（星期三）多云

昨夜十一点后服眠药，五点起床。玉珍因腹痛，一早回城看病，还是慢性盲肠，抽了血，周五看结果。下午五点回来。孙万国电话，明天回澳。访问过陶鲁笳，谈八届三全会时刘子厚、王延春很左。

引洮工程写完，全章近万字。

晚上感觉疲劳，没有外出。吸氧半小时。同郑惠电话，书可直接交金松林。

1997 年 7 月 24 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五点半起床。"水利化运动及其灾难"是小贾打印完也校对毕。这样全书告成。"前记二"也略作修改。

上午雨亭、廷栋、薛德堂与管理局陈局长来。"二战"稿张新法已定稿交朱世荣了。抗战部分刘汝宁还要增加部分名录，说太薄了（雨亭说是为了稿费）。他们午餐后离去，似对我表示关心也。

晚餐后（下库半小时，下午四点半到五点多），驱车游黑龙潭等处，知道路线了。

小玲电话，小妹已去外地星期五回来，拟星期天来，只住一天。

1997 年 7 月 25 日（星期五）多云

三点服眠药，渐入睡。五点半起床。大概二点醒来，卧吟失眠也，模糊得此四句：

借得山莊避暑行，全书脱稿话当今。（书成“大跃进”重温亲临）
脚夫挑担双肩卸，从此（老汉）逍遥自在人。

上午将小贾整理两份打印原稿，全部依据“定稿本”重对校一遍。脚伕挑担双肩卸，真是此生难得的轻松了。我的历史责任告一结束。今后要写的如果真动手，就是《八十自述》了。

几天来每天做“增氧摇摆健身器”（SY.998）一次或两次。平卧双脚置机上，左右摇摆振动（15 分钟），可起全身补氧，运动脊椎，全身肌肉，促进气血循环等作用。

小贾与小赵下午进城。小贾紧张半月，该回家休息了。让他将《大跃进亲历记》全书，一份送金松林，一份送李春林。

晚上没有外出。

1997 年 7 月 26 日（星期六）多云间晴、夜大雨

昨夜两点服眠药，竟睡到六点半醒来，多久未有之事。

上午同玉珍闲来［谈］甚久，孩子与家事，朱嫂换不换等。

中午又睡着一个多小时。下午复信七封，并回电话一次。复袁弟［第］锐（寄来诗）、张浙（上扰水电站局长）、杨谓文唁函，李荣光信转郭振斌，陈铁如 25 人《心中人物》题签，何苦的文集写书名等。

同小妹电话联系好。小赵接她晚上九点冒大雨来此，途中小赵遇到一个险情。谈到十点半。给玉珍带来首饰等。有些发胖了。带来豪华寿辰相片册并黄乃大照片。

1997 年 7 月 27 日（星期日）多云

昨夜不断发生哮喘（可能是下雨后空气、气温等发生变化所致？）凌晨二点起床，玉珍为我吸氧。连喷二次。又服眠药，三点后睡到近六点。上午一直受呼吸威胁不敢外出。中午睡着一个多小时，下午{任三}人一起漫谈，小妹决定写范元甄其人，母女关系为中心，自认同江青一样坚持“革命”。问到一些细节，如桥儿沟乡任文书时，邓力群仍冒充丈夫住一周等。谈美国教育体制，发挥孩子主动性。她对忙忙的教育方法（悌忠仍时大陆家长办法），平等态度，启发式。同鲍惠侨［蕙荞］商量为忙忙办钢琴独奏会。她已留在劳伦斯研究室，在核聚变组，极力动员我们去旧金山住一段时间，可付医疗保险。初步谈定等明年买了房子再定。那些民运人事，“人权”人士，王若望等名誉甚坏，她只同苏绍智保持联系。

晚上在水库坐船近一小时，凉风使呼吸畅通，但一上岸就堵塞，只得喷雾。晚上十点又喷一次，同小妹谈到九点多。曹经理来还书。

1997 年 7 月 28 日（星期一）多云、下午大风雨

睡得不安稳，半夜服眠药。五点半起床。早餐后同玉珍、小妹，小赵先遊黑龙潭，陡峭狭窄高峡谷，83 年（？）修了两边栈道，始可攀登。共有九潭，我爬坡很吃力，时时喘息，喷雾也不解决问题。小赵从后相推，拄了根棍子，勉强爬到第二潭，中间歇了几次。小妹、小赵买了两个小网，歇脚时小溪中小游鱼甚多，但一个也网不到。从对岑坡下来，沿途拍照甚多。下到谷底始见“黑龙潭”悬瀑并三大字。随后“京都第一瀑布”，门票也是 13 元。一进门即行动不了，交涉后驱车进去，说是 500 米，抬头见高岑，几百米也，瀑布不知何样也。只好仰头兴叹，也算尽兴而返。

午睡小歇，下午四点开始下雨，因小妹买了泳衣，决心三人下水库。游约一刻钟，狂风大雨起，幸早上岸，未远游，不然真可能遇险。雨大，玉珍撑伞在岸上衣服半湿。晚上同小妹闲谈到九点半。写范

元甄，历史悲剧与个人悲剧的结合，左倾教条主义与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意识形态与“运动健将”的结合。

1997 年 7 月 29 日（星期二）多云、夜雨 住入北京医院，下午体温 37.2、37.3℃

睡得不好。喷雾、服眠药。五点半起床。同玉珍反复商定，到医院就诊。小妹一起回城。一路可能因车行振动，尚不觉气短。7 点 50 分到院，一进门即感不适。先查血，樊大夫看完后，并拍胸片，决定住院。小妹要的 44 年斗邓左王结论，无法回家取了。小贾早来等候，机关早告知少数人。密云恐回不去了。小妹等十点离去。

住院部主任王瑞萍认识我。几位医生听诊，认为犯得较重，稍一动作即喘。打电话时，王主任见我走步快了即劝阻。于是想到昨天之登山下库，真是太危险了，真还有点后怕，到底是年过八十的老喘号也！樊大夫告知，用微量激素治哮喘，乃当今世界公认办法。交待小贾到云水山庄运回物件分开办法。一部分带来医院。小妹喜欢那个唐三彩大型宫女，让她带去美国。小赵留下陪住，这大概已成常规了。

同韩纲［钢］通电话，与金老板谈《亲历记》出版事。

王晓平（男大夫）、于雪（女大夫）。

——李南央注：此二句分别写在纸页下部和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7 月 30 日（星期三）多云 上午 36.5℃ 下午 36.8、37.2℃ 血氧 96

昨夜点滴吊瓶到十二点半，一点多又查血压（80，150，过去从未如此高过，70—120），脉搏 95—90，睡得很不安稳，小赵也没睡好。六点半起床。大便后即大喘息，喷雾、吸氧（医生嘱多吸）。

上午周主任来，告知查我病历，1992 年那次住院 70 多天这次比那次重，得住下去了。

玉珍上午来，为我按摩。到 106 看祖春，同王雅琪来，送来包子，同玉珍一起午餐。

午睡迷糊一小时。下午小贾、小赵来，决定明天去山莊取回全部物件。告知机关不能去参加明天的建军 70 周年（主席台要先排座位）。小贾谈到胡开明八十岁每天仍慢跑 5 公里，冷水洗澡。于老年人毫无益处，谁劝说也不听。这于我是教训。玉珍晚上陪住。夜仍吊瓶到十点半。（上下午两次，一次三瓶，一次二瓶，又激素与安茶碱等）。

下午平江人周岿（湖南金指建材公司老板，29 岁，浙江美院工艺美术系毕业，家庭企业）来，同老傅到过我家，写过字，却认不得了。为老师金以勤教授筹办基金会，保存修饰几百幅人像油画，一生受尽折磨（湖南奇左）76 岁故去。又谈医院建新楼用材事。

1997 年 7 月 31 日（星期四）大雨 下午 37.2℃

昨夜睡得较好。玉珍睡得亦好。但蚊子咬得厉害。起床后解手仍喘，喷雾缓释。上午、晚上仍吊瓶约 5 小时。

上午九点半小妹来，她明天回美国。谈核聚变也许要百年后才能用于生活，尖端必须长远坚持。为她得此工作而庆幸。又谈写范元甄的主线索，玉珍说不要干预，甚是（还不甚同意如此暴露也）。小妹说也写其从小对孩子人性的一面。唐彩宫女背回去（箱中放不下），实工艺品也。

上下午均吸氧。下午四点半，小贾、小赵冒大雨将物件运回。资料、刊物，书稿等均置医院，其他书籍等都搬回家中，还有大氧气瓶等。房子早退正确，今日即入客人。曹景彪来京治病，小贾已通了电话。

晚上刘云鹤夫妇同鞍山市委书记董伟来，谈鞍山市前几年的动荡，书记嫖娼，几百儿童医疗事故，

工人发不出工资。董上任后，抓了几件大事，现已稳定好转。李瑞环去时，拦车告状；今年李鹏去却沾光：总理好。这次来参加省市各选一市、县书记交流经验会十天：如何抓全面；带领导班子；如何用人等。由赵杰兵主持。董作了主要介绍，反映［应］甚好。我给他看了给张洁瑜两剪报并信，谈民主、科学、法制，讲政治必须同经济、文化等全面结合，经济不搞好，一切无从谈起。根本还是讲科学。介绍他读《顾准文集》。

领导一句话“以身作则”，子弟管好。谈得气短。九点多客人始离去。

1997 年 8 月 1 日（星期五）雨 体温正常，喷三次

昨夜两点半醒来，即未能入睡，四点半查血氧等，迷胡［糊］一阵。六点半起床。喷三次微量激素。上午、晚上吊瓶。

上午小赵来，十点后同玉珍回家，准备菜等。

中午未睡着。三点雨亭、廷栋来小坐，告知教训。

将几天日记补好。晚上周岿送来两个大甲鱼。他已见到此地副院长，材料使用可望解决。因卢是长沙人也。徐老是他的外祖父，还说要来看我。玉珍晚上回，将毛鸡炖好。开始《八十自述》，题目小记以备忘。

1997 年 8 月 2 日（星期六）晴 半夜、晨六点喷三次，体温正常

两点半小便，折腾近一小时又睡着。六点起床。听美音。早晨痰多。食欲稍好，吃自己的菜。上午小赵来。

上午吊瓶，到一点半，影响午睡。晚上吊到十点半。

为刘卫民（中国企业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送来书三本题名。藉以翻《心中人物》，确篇篇可读也。

晚上小贾来。说胡开明最后几年逐渐成植物人过程，脑萎缩开始，生活全不能自理、自控，最后无人看望了。

1997 年 8 月 3 日（星期日）晴 喷 次（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 体温正常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食欲较好。小赵送来炖甲鱼。中餐喝鸡汤，吃肉几块。每餐与玉珍同食，较刺激。午睡结合吊瓶。

下午三点半，小彭同统战部付［副］局长孙公麟来。孙是德平助手，搞“光彩”事业。我谈定要发展理论的问题。中国要担当此任，新的实践与新的理论结合，吸收经济学家、理论家搞经济实际工作，从而搞出理论又指导实践。马克义是时代产物，时代变了，流水不腐，必须有新的理论，打垮那些顽固不化的“左”爷。毛从革命——反动，迷信贫下中农。他们想德平能进中委，我自知“无能为力”。

1997 年 8 月 4 日（星期一）晴 喷二次，体温正常，继续吊瓶 2 次

睡足六小时。开始读《戈尔巴乔夫沉浮录》，进度很慢。《争鸣》上刘宾雁、王若望两篇纪念反右 40 年文，写得不错。刘文谈灵魂思想重伤之难平复。

食欲开始恢复。甲鱼腥味却不习惯了。

早晨在外廊小坐，同隔壁乔明甫相遇寒暄。夫人向我借去《实录》（晚上还来，大概挑看了几段）。又遇见 111 房的萧文玖（北京军区老红军，82 岁，井冈山的）相互认识一下。玉珍为好［我］洗澡。

1997 年 8 月 5 日（星期二）晴 喷二次，体温正常，上午、晚上仍吊瓶

只能睡五六个小时。六点起床。室内听美音尚可。玉珍上午回家，下午五点带一大堆菜来。翻 7 月号《开放》，谈香港古今。《戈录》只看了几页。两肋背隐疼。午睡不着。中午几［仅］吃完二两饭。

寄《实录》与贵州一老年读者（翟宝树，78 岁）。又赠曹景彪《心中人物》，以表谢意。

想起一个主意，约杜老、光远（或加高扬）找江谈一次，漫谈一些根本问题，这也是“自我多情”。

1997 年 8 月 6 日（星期三）晴、夜雨 喷二次，体温正常，吊瓶减激素一半

昨夜睡得较好，近七小时。食欲近正常。但小散步即觉甚累，得主动恢复体力。午睡一小时。看书刊时间不长。

下午朱正和许医农来，漫谈两个多小时。李普呼应我的《小风波大悲哀》文，《想起了“韩复榘”》，觉得不必照我文论述，可从韩复榘多作文章。李已回京。朱随即通了电话，告知我在医院。许谈到她将编辑一本三峡文物的书（淹没太可惜了）。昨天想法同朱正一谈，这是想想而已（项南代光远）。

1997 年 8 月 7 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体温正常，吊瓶减去激素

夜半三点小便，即不能入睡。大概四点多复入睡。五点半起床。午睡一个小时。八点到二楼作超声心动图。

今日整天觉累，散步亦无力。食欲不佳。晚上心律 99。

玉珍明天到人民医院作直肠等功能镜视。晚上吃小碗面。

看《戈录》不多。苏联那个党太老化了。

有一铁道部长儿子顾健电话家中，告丁关根状。玉珍通话，要他写材料寄出。

昨天有湖北等电视台来人要拍《中国水利人》，约下周再说。

1997 年 8 月 8 日（星期五）晴 体温正常，喷一次，仍两次吊瓶

三点服眠药。五点半起床。为听美音，同玉珍口角，我态度不好。上午王雅琪来得以缓冲。谈刘祖春三女三男不管父亲，由她的孩子管（昆仑经理吕海岩《便衣警察》作者）。刘很尊重她，使她心甘情愿服务到底，已大大超过 3 年期（5 年了）。切开喉管呼吸也。

玉珍下午一点在医院作肠镜，结果甚好。晚饭前归来。

今天看书稍多几页。钱贻简院长查房。八十岁平均线以下也。

1997 年 8 月 9 日（星期六）晴 体温正常，两次吊瓶，喷二次

睡得尚好，虽有小解。

上午李长盛来，小彭陪来。送我们两箱新产品“天人口服液”（投资合作）。武汉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一专家研究出单子叶生长素“内生”，此液增强免疫力，降低血脂等作用，能调整肠胃功能（对玉珍正好）。一瓶 50 元，恐只能外销。我发了点感慨：红色资本家比那些败家子党干部好得多，“剥削有功”。资本主义阶段不可逾越。谈起我的“小风波”事件。鼓励长盛成为学者资本家。

小琴［芹］、九华送一堆菜来。留下猪尾退回肘子。下午小玲、满起，毛竹一起来，还是一堆水果。毛竹进一公办民助高中——翔云，寄宿。这就安心了。中国人太多，读书、就业、下岗，将是经常普遍威胁每个家庭。

《戈录》看了几页。

1997 年 8 月 10 日（星期日）晴 体温正常，喷一次，仍两次吊瓶

半夜三次起尿，仍基本睡着。上午王晓平大夫建议我带毫克，肺气肿易向肺心病发展。心动图结果，有心室似稍肥厚。胜利上午来。痒症等已基本治愈。

下午觉胸板。晚上玉珍为我通身按摩，始好转。

王雅琪来，闲谈李元华、高玉发往事，艳闻满城也。很能走上层与公关，唱腔无感情，远不如郭兰英（演白毛女）。在她的中国歌剧舞剧院呆过多年。

早晨新闻联播，播出海南恒盛集团芒果开发与扶贫结合（80 万人），广西、贵州芒果基地消息。

1997 年 8 月 11 日（星期一）晴 体温正常，两次吊瓶，晨在阳台活动

睡到六点起床，久已未有。病情明显好转，但心律常出现 95 甚至 100。下午立即作了次心电图（王大夫嘱咐）。

上午小贾来。谈在胡开明丧事期间遇见张承先，其司机说是某某秘书，就不再理了。玉珍回家弄菜，午饭前回来，贾即回办公室。湖北电视台约定星三下午来。

下午张莉来，送泥鳅，真是盛情。一起吃晚饭。

1997 年 8 月 12 日（星期二）晴 体温正常，仍吊瓶两次

四点半醒来，五点半起床，在阳台活动。听美音。

上午小贾来，他给张洁瑜留了一个条子，告知我入医院情况。下午电视台（湖北、中央台、报告文学会与人民日报）《中国治水人》摄制组包家印一行，三点来病室，谈了一个小时。水电发展历史、同水利部矛盾、黄河规划、三峡争论，从《八十自寿》第六首谈起。水电为何难以优先，世界全都水电优先。钱正英乃“千古罪人”。将′95 成都讲话稿赠与。换了便装，像个“好人”。

小贾引来出版社刘正兴（原赤峰组织部副部长）谈小虎事业事，答应尽力帮忙。

晚上仍觉胃胀，玉珍按摩两次，缓解。

1997 年 8 月 13 日（星期三）晴 体温正常，晚上停止吊瓶

五点半起床，睡得尚好。《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看完，会议人事等写得多，国情、事实少，时序不甚清楚。不了解苏联人事情况的，看起来费力。吊瓶停止，改口服了。乔夫人来借书看。贾明甫也反三峡的。将 96 年上书与之一阅。

1997 年 8 月 14 日（星期四）晴、傍晚阵雨 体温正常、心律仍高

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户外廊道活动，听美音。

上午小贾来，嘱设法了解“小风波”内情。翻看杨国宇（海军副司令）写的《梦萦魂系》，原刘邓部队的。

整日觉疲劳，甚事不想做，乃至不想看书。卸担感觉之后，能到此境界焉？

血氧试验正常（95 左右），心律总偏快（90 以上），稍有活动甚至到 100 以上。

玉珍为我洗澡。九点半上床。

1997 年 8 月 15 日（星期五）阴 下午有体温 37.1℃

五点半起床，睡得较好。心律老快。午饭、晚饭后均 103—104，平时 90 多或 88。

玉珍老提什么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原住处）去的问题，又说什么 22 楼让小妹出钱买，真是莫须有事，使我大光其火。上午许德勤来，去江西，向毛致用写信。

下午周笃文同　　及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女中医）来，送鲜花与水果，纯粹看望之意。接着廷栋、小曾来，也带来水果。嘱廷栋到江西后，将省自编本稿带全份来。许德勤想提付［副］局级事，同廷栋商量。

王雅琪送来好菜，乌鸡汤等。

早晨美音广播人事可能变动：朱任总理已成定局，吴仪接钱其琛，钱进常委。张万年、迟浩田进政治局。上海徐匡迪任副总理。李代乔，田、邹（家华）退。

1997 年 8 月 16 日（星期六）夜雨、阴 晚上体温 36.7℃

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在走廊活动。听美音。上午小琴［芹］带张东带［来］，还有水果和菜。晚上小玲、满起来，带来银耳液、肯德基。

上午王雅琪带儿子（昆仑经理）来，认识这个李叔叔。印象甚好，还是锦江集团负责人（国内唯一饭店集团）。“作家兼企业家”。多年如一日，孝敬继父。

食欲虽仍不佳，但晚上感觉较正常。

翻完杨国宇的《梦萦魂系》，很简练，感情很深。是回忆录的一种写法。

1997 年 8 月 17 日（星期日）晴 体温正常，心律仍偏快，体重 69 公斤

五点半起床。睡得较好。早晨仍在走廊小活动。听美音半小时。上午玉珍回家，要交房租等。

称体重 69 公斤，多年未有减重。

开始看《亲历记》上卷，作最后校正。《前记（二）》加了一句恩格斯的话。

下午薛京、李英健来，送美国参饮料粉两大筒。谈现在干部已时兴毛遂自荐（曹佰闻［伯纯］拟调中宣部任常务，不就，改去广西一把手）。同薛谈小贾：虚伪、两面，邀宠等。

1997 年 8 月 18 日（星期一）晴 体温正常，上午玉珍回家，下午带菜回

两点醒后，即未能入睡，天亮前迷胡［糊］一阵。五点一刻起床，走廊活动半小时。八点半过地道到南楼 4 层，带 HaoKe。

续看上卷，速度很慢。下午郑惠、韩钢来，两袋水果、香蕉。漫谈形势，《经济时报》刊邢贲思文，正式提出主要是防“左”，以邓理论为坐标，还有吴敬琏文，不避讳市场经济实质乃资义问题。邓力群的当代中国所、中央政研室（滕文生等）及《真理追求》几刊，都情绪低落。传丁一摞到底。谈乔木欲当苏斯洛夫，学毛之多变，不认账，整周扬之不得人心。

同小妹通了电话，告以病情好转，她也后怕。

《南方周末》“文摘”刊等转载《三上书》文。——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8 月 19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体温正常。睡得尚好。走廊活动半小时。几位医生听诊，肺活动弱。

上午到三楼看望冯文彬，正在抢救。人极瘦。夫人详叙病情，久已厌食，只能勉强鼻饲，脑严重萎缩。刘英亦来看望。

下午苗苗来，留晚餐。做了胃镜，严重溃疡，体重减了十多斤。加油站工作很忙，没节假日。自己

知道应敢［该］满足现状，“知足常乐”之理。谈玉洁及其家庭情况。母亲是正黄旗人，溺爱儿子（很不争气）。又谈觅觅周岁时，范元甄用粗棍破门赶下楼事（惊动邻居）。过去没谈过。玉珍也告苗苗，玉洁情况，既已清楚，也不必追究了。

小贾下午来。呼小赵不及。

1997 年 8 月 20 日（星期三）多云 体温正常，喷二次

睡得甚好，超过七小时。五点半起床，走廊活动半小时。《上卷》校订已到“成都会议”，看得很慢，一天不过三小时左右。上午到门诊处重量体重，仍 72 公斤也。那天量器不准。归途看望祖春，湖塗了，正在发作脾气，说自己是湘西凤凰人，羞于见人，让我赶快出去。上午玉珍去，见到他的小女儿，谈了一阵要尊重雅琪（继母难得如此照顾父亲）。“我爱我的爸爸”，但不能值班。

小赵来，谈及小贾几次用车情况，去廊房［坊］没同意。

1997 年 8 月 21 日（星期四）晴 体温正常，喷二次

睡得不错，五点半起床，走廊活动半小时。玉珍上午回家带来汽锅鸡与红烧肉等。上午李新来漫谈二小时。说耀邦被攻“青红帮”，红指用吴江、孙长江、阮铭等人，说长江是人民大学造反派，“很坏”。又谈过去人大历史，乔木来开会，训斥胡锡奎、成仿吾时，突发胃出血情况。谈聂真其人（失去敦伦，王前与胡华等关系）。他不同意“炎黄子孙”用来代“中华民族”（萧克等没接受）。蒙是成吉斯汗，回是伊斯兰，满也不同意，藏更如此。孙中山五色旗很有远见。为此写的一篇文章，无处发表。为杨献珍鸣不平，认为王若水《桌子的哲学》不对，王不应批杨，应向杨道歉。

1997 年 8 月 22 日（星期五）晴 体温正常，仍喷二次

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走廊活动半小时多。《亲历记》上卷校订毕。小贾将页码标错了几十页。上午雅琪来，谈她同祖春结合经过，以及儿女们间家庭摩擦情况（小儿持刀行凶，要父亲养育），二女（在《传记文学》名刘静子）最厉害。她自己工作发展都作了牺牲。

下午李铁林、张洁瑜、傅思和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等五人来看望（大哈密瓜一个）。谈病情发生原因，油烟问题。匆匆而去。玉珍还想谈房子问题，不可能也。

1997 年 8 月 23 日（星期六）晴 体温正常，喷二次

一点醒来，到两点只得服眠药。五点半起床。走廊活动半小时。整日翻报刊。

上午雅琪来还港刊等。看我的寿庆照片。知道我这个“开明人士”之内外有人感兴趣也。

心律仍偏快。王主任说是肺气肿后果。我的肺功能受损较大，以后要加多小心。

给陆钦侃、陆茂竹等电话。

午睡一小时，九点后即上床。

1997 年 8 月 24 日（星期日）晴 体温正常，喷二次

六点起床，走廊活动半小时。HaoKe 结果心脏功能正常，只是心律较快。

下午客人不断。文献室林欣夫妇来，谈《靓女江青》写法。建议同“生平办了两件大事”，始终重用分不开，“四人帮”改，半年不行，一年……爱心溢于言表。靓女是真正的接班人也。这是主线，却远远脱离党内外干部群众。

元化介绍钱文忠持信来，钱是季羡林弟子，让钱告知写乔木引起公愤。王沪宁在上海名声不好，乃汪道涵介绍，写有自传体《政治人生》，自我吹嘘。李志民来，送月饼。刚从俄国、西欧回。俄经济渐稳定，经济效益究竟比我们高一倍。西德街道清洁叹为观止。谈李铁林其人，遇事无是非表态。接着小玲、满起、朱嫂送菜来。晚上岳云校友首钢地质勘察院陈浩然夫妇三人来，谈了半天。原来是为儿子高考分数差想转到外地入学。可是我不认识一个在职高教干部。

晚上玉珍帮助洗澡。

1997 年 8 月 25 日（星期一）晴、天气闷热

五点过起床。睡得尚好。走廊活动半小时。早晨即闷，白天再未外出。上午将上卷新修订处将页码标录，以便小贾查对。《大跃进时水利化运动灾难》一章复印送与陆钦侃一阅，上卷也送去。小赵先复印好，两小时内办好。

上午理发来房间，太短也。

午睡坐寐一个半小时。吸氧，觉胸闷。大夫说，病人中有因气热闷发低烧的。晚饭前，李一清夫人偕女儿（刘云鹤媳妇）来看我，送高级点心大盒。盛情也。李一清在 83 年同搞省部级班子调整，很少发言，已去世。

翻《开放》五月号文章（过去没看）。阮铭文章提到我为《东方》写文，遭丁压迫事。昨翻《新民晚报》,《重读丁玲》文（周良沛作，其人印象不佳）写到我找丁谈王蒙被乔木推荐进中委事。

玉珍晚上为我洗澡。“张罗锅打人”，惹起狂笑不止。北京还有几天闷热，真是历史奇事。

1997 年 8 月 26 日（星期二）晴 喷二次

五点起床。走廊活动近一小时。美音，朝鲜驻埃及大使夫妇已去美国使馆避难也。

清理杂件。《源流》吕毅子约稿写长命水村，几个月耽过，考虑写几点感想，如村干部作风，资本主义与三个有利于等。

双壁［碧］来坐。BBC 要来找我，拒之。

玉珍下午三点回家，晚上送礼物给万大夫，人情久久未了。晚上为我洗澡。李汝伦为熊东遨事来信。

1997 年 8 月 27 日（星期三）晴 喷二次

五点醒来，五点半起床。走廊活动半小时。

感觉疲软无力。大便前后总是气短，非小喷不可。医生说肺功能受损，以后能否恢复游泳要慎重处之。还说此间经验：老人早戴“冠心病”帽者，反活得久些。我是否也快加入此行列？

雅琪言，祖春经常胡［糊］塗。

翻完几本《瞭望》、《华人世世［界］》、《中华诗词》等。“同诗词的不解之缘”已刊《诗词》，过去未注意。

晚上何永杰偕拟在河南开发火电的经理人来，予以支持。

1997 年 8 月 28 日（星期四）晴 下午体温 36.9℃，喷三次

五点半起床。走廊活动半小时。上午小贾来，玉珍先到北京饭店赵大夫按摩颈椎，然后一起离去。

李新、柴泽民先后来。原来他们是太行、太岳时期老关系。他们话旧，谈整风、旧人事。柴与彭真同乡，但在北京市委时并不融洽。柴也听到丁丑事件，且说丁曾托人“澄清”传说，反被暴露。

下午玉珍又带来汽锅鸡等。小贾取来“列席代表”通知。九月九日、十日集中，去不去呢？

时有气短，只得小喷缓解。收到《屈原碑林集》。

李新带苏绍智著《十年风雨》，写二左爷史事。——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8 月 29 日（星期五）阴 喷三次

近六点起床。走廊活动半小时。一早看中医，李敷仁大夫，说要补肾。玉珍看见李昌，住 307，感冒。文彬已切开喉管。上午秦川来，同女友转了一个月，还不愿宣布结婚。儿女们已通过。刘燕生找到茅盾公子。顺德一大腕要邀我们（任仲夷等）去旅游漫谈。

雅琪又送菜来。谈贺捷生与李振军一对雅事。

小贾带照相师来照一寸照。先办手续。王主任答应出席一下会可以，不要座谈。开始读《十年风雨》。

下午小琴［芹］又送乌鸡大批菜饭来。一起晚餐。

陆茂竹来，谈水电史，为上犹江 40 年题字。

1997 年 8 月 30 日（星期六）阴 喷三次

五点半起床。走廊活动半小时。王主任听诊后说，能否如过去一样游泳要很好注意。

上午冯兰瑞来，谈李昌之“不甘寂寞”，好揽事。中国地区促进会任会长（后韩天石夺之，正逢四人被批斗，后又让之复原——韩也不地道，司机相告）。自己搞个研究所，参与经济活动，儿女赔了 20 万。

续读《十年风雨》，许多事弄得更清楚些。

1997 年 8 月 31 日（星期日）多云

五点过起床，天气闷热。走廊活动半小时。早餐后到 407 看望李昌。因发烧，嘴肿，两次住院。7 月下旬听读十五大报告，写了意见书直接交常委（可我却无从知晓）。他也是列席代表。认为精神、物质两手都要硬。新疆闹事，生活改善很少也。

玉珍上午回家，因胜利明天出差。我让她不必再陪夜了。睡了一个月的破床。

午睡不成，一点一刻开始作字：重写祝贺上犹江发电四十周年，录秦城旧句“一粒明珠照豫章”句。“当年大胆采用坝内厂房方案，且实现又快又好又省自应垂之史册。”

又应甘肃诗词学会袁第锐之属［嘱］书其梦中得句：“岑树盘根稳，山云出岫多”。胡坚属［嘱］写《梅仙星光》书名及题词：“招贤纳士，吐哺归心”。写坏两张，一个多小时，出一身大汗，心律 110 多。

正吃晚饭，玉珍同萧延中、宋晓梦来，萧赠外人谈毛四卷本（他主编）。他在人大处境较有改善，给了副教授与房子（不能不在体制内混也）。说明此四卷本不能找我写序。晓梦只愁《传记》难以出来。萧没有看过。他们两人坐谈到九点多始归去。

小赵从家中取来中办通知列席代表事。——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9 月 1 日（星期一）晴 喷三次，时感喘息

五点半起床。走廊活动半小时。美音半小时全报导戴安娜之死，震动西方世界。婚姻破裂后成为一个慈善与反战活动家，深得人心。七个摄影记者尾追同男友的交往（已有一记者拍到抱吻，得 300 万美元），七人受到舆论谴责。（西方媒体好揭隐私）。

上午小贾来，告以李昌七月下旬听到15大报告来人唸读，回去问张洁瑜，又赶来告我，机关只唸过一次，只是在京人员（说我在密云吧）。此尚非准确答复也。

中午未能午睡，起来开始翻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下，美国大使著）。觉胸闷，喷雾小缓解。

两位大夫来，听诊后，决定为我输安茶碱等。滴到六点一刻。晚饭后，仍喷一次以备睡眠。

晚上仍勉强看书，恰恰玉珍今晚未陪，就点滴了。

玉珍下午三点回家。

将袁弟［第］锐索梦中得句及胡坚让写的题词寄出。

——李南央注：以上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年9月2日（星期二）晴 喷三次

两点小便，即未能入睡，服眠药亦不成，四点起床。写“发言提纲”，早饭前得6页。

仍到走廊活动，隔壁夫人来谈十五大及人事，知我为列席也。也议论李鹏之不称职。

美音仍详报戴安娜。叶利钦宣布2000年后不再任总统，今年66岁（据说身体转好），甚为明智。

上午照胸片，取血样。玉珍回来，即去赵大夫处按摩，晚上才带菜来。我整日自理。吊瓶后吃中饭。中午仍未睡着。续翻《苏联解体》。雅琪还书。玉珍换了个床。遭罪一个月（破床睡不好），晚洗澡。

1997年9月3日（星三）晴

三点半小便，即未能入睡，五点多起床。走廊活动半小时。

上午小贾来，谈《东方》小风波，陆沅估计，最后定案仍是张全景，别人莫能办也。这是她与几个老人估计的。言之成理。我的“大悲哀”文稿也只给一份也。约定明天来录发言稿。

雅琪来，听我谈到组织部上任的故事，老板与儿子及江谈话故事等。她赞成我的作为，而不同意玉珍的“世故”处理。1987.4.11故事也告知[8]。她过去对我的印象是：狂与傲，现在全改变了。

午觉睡了一小时。下午陆茂竹来取走字幅，并交林文扬等回忆我的文章。张全景（还有傅思和）来看我，说他心脏病经过，嘱多加注意。

王主任分析我的病情，关于心肺功能关系，为我上了一课。

晚玉珍为我洗澡。

1997年9月4日（星期四）晴

近四点醒来。五点半起床。走廊活动半小时。美音报导李登辉愿以“台湾当局”或“台湾地区负责人”身份来访问大陆，会晤江泽民。这是一个转机。

上午小贾来，边吊瓶边讲发言提纲，近十一点讲毕。李新来送书（《中华民族史》第二辑，有他的文章）。

玉珍从家中带菜回。中午吃饭相互生气，别扭一阵。

午睡不成。下午看吴敬琏与李君如文章，魏久明送来的。很中下怀。夜吊瓶到十点。

1997年9月5日（星期五）喷二次

睡到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走廊活动半小时。上午程湖来，谈他自己两个出处：张万年处与王沪

[8] 李锐这里笔误，应该是1987.7.11故事。即给赵紫阳写信反对邓力群担任中共总书记职一事。——李南央注

宁处（已升为副主任）都难以落实，竟提出想去朱办。我允关心他的去处。人事最近才定局，朱任总理，黄菊任纪委（进常委）。谈部内人事变动，“左”有高升者。认为我的《东方》文预言了今日走向也。部内再无人议论了。

晚上李昌来小坐。上书加强纪委监督，水利要经营化（他还是喜欢抓当前表象问题，而不明历史过程等）。

将《方法》7、8 合刊关于启蒙系列文看完。篇篇都不错。

接袁锦茂信，没收到我的复信。香港王人桃又寄来散文选，收到《心中人物》很是赞赏也。

一早玉珍同去看中医。下午又补牙，并坐推车在外面转了一圈。王主任同一呼吸道专家来，看来同意为开会出院。

1997 年 9 月 6 日（星期六）晴 喷二次 吊瓶五天

五点半起床。睡得甚好。走廊活动半小时。看完吴敬琏等三篇文章（有的重看）。上午玉珍按摩后回家，中午边吊瓶边午餐。坐在［着］睡一小时。

下午玉珍同二妹一家来，王焱考取了外经贸大学，学外经贸电脑。王敬之谈湖南录取分数平均比北京高近 100 分。600 分以上者北京只几个人，长沙一校即一、二十人也。王若水来，谈近一小时。二杨之突下，同江活动邓质方有关，向父亲告了状，江得以固权。此次之防“左”，亦无其他出路，只能一边倒向高举邓旗也。江说丁“守土有功”。去广东事约定十月底十一月初。南希十月中旬来，麦克法夸尔说 10.21 到京。他的一篇有关乔木文，《百年潮》已约，还是不能登，写得很平和。

晚上同韩钢电话。“文集”有关稿还在龚育之处。

程湖送来一个大哥大，用起来很不顺当。

同李普电话，赞成我要讲的。传丁下，谣言说放鞭炮。——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9 月 7 日（星期日）晴间多云 喷二次，仍吊瓶

睡得较差，只六小时。五点半起床。走廊活动半小时。

李昌夫妇一早离医院，他准备住进皇城饭店。

上午玉珍与小玲上街购物。下午回院，420 元购珍珠项链，不戴原来 15 元的了，免得别人形容。

将《方法》传统文等摘要。隔壁夫人来借去《早晚年》，也许是听人说的。下午小贾送来“发言稿”，20 页。为程湖事给张洁瑜信（调回审计署）。

1997 年 9 月 8 日（星期一）晴间多云 喷二次，停止吊瓶

睡得尚好，走廊活动半小时。

小贾稿不能用，重新写过。真后悔该自己动笔，耽误三天。上午刘清夫妇来，从云南回，为他的书出版事，要我写序言也。

小贾下午来。将已写好 13 页让他去打印。当场又翻阅一过。晚上写到九点，到 21 页末了。

1997 年 9 月 9 日（星期二）阴 喷二次

五点半起床。走廊活动半小时。一直写到 28 页。个人问题就不写了。上午小贾来，将昨天 13 页打印稿交我校正。其他部分继续打印。玉珍给 300 元让他们招待加工人员。已经到皇城饭店报到，定[订]好房间，拿到出席证并大会皮包一个，纪念笔一支，本子一个。看来明天晚上就得住进去了。上午几位

大夫又来看了一行，同意出院也。中午未能入睡，闭目半小时。

午饭后雅琪来闲聊，谈郭兰英、李谷一、唯［韦］唯等类人物个人生活等事，她都熟悉这些人。

下午三点小贾拿回后一部分印稿，力疾校正，两人将全部印稿通阅一遍，他再带去校正。取消一小段邓南巡前及六四风波后“左”事，免得过份刺激也。他们五点离去。晚上同李普、李慎之电话，同意明天下午来看八千字发言稿。

玉珍总觉我不安份［分］，“傻瓜一个，不顾身体”。

1997 年 9 月 10 日（星期三）雨 喷二次

睡到五点醒来。即起床，走廊活动半小时。美音也报导陈希同开除之事，谈《天怒》遭禁。

上午小赵送来《感想与意见》校正稿两份。一份即送李普，自己再看两遍。张政委也过目通过也。交雅琪一阅。也很赞成，还说可公开发表。

下午三点李普、慎之先后来。李普只赞成前两节，后两节可删。慎之则颇赞成江之作为，应鼓励其高举邓旗前<进>，“妹妹大胆往前走”。[9]说到江找一批熟悉美国情况人座谈访美谈什么。慎之认为应要求一次秘谈（当年是邓与卡特两人谈打越，只冀朝铸在，其他人全不知）。于是采纳慎之意见：只寄给江，专写一短信，原件不动。

晚饭后离医院回家。小贾去作校定。我找出几件要害东西。于九点到皇城大饭店，住进 423，小贾住 424。医生即来检查。

1997 年 9 月 11 日（星期四）晴 喷一次

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听美音。将杂物清理好。上午小贾回机关，将江件寄出，并复印 8 份。又看一遍。十点过韩钢来，他认为尖锐。谈丁事：有野心，进常委（想抢先打邓旗），布置亲信（几个秘书）于《人民日报》理论部、中宣部理论局（压李君如）和对外宣传组。组织一批人吹捧。社科院传我将在会中攻丁。留午餐。

午间只坐寐目一小时。宗凤鸣送来赵信，鼓励送出。也送光远（杜老知道）。只要求为 6.4 平反。光远来，谈江搞五不：六四不谈，左右不争，香港不管，台湾不急，美国不（怕）。传李铁映主宣传部，令人大失所望。他谈 3 个 30 年，第三个 30 年可望政改，第 4 个 30 年改成（美音播了）。拟再写乔木，成一本书。周扬还可续写。

下午小组会，听七中全会传达。陈希同问题较详细。我讲了几句，陈希同现象（帮派、父子、秘书、姘头）现象值得研究。

张戎来，一起谈。第一次见于，仰慕已久。谈“毛传”已写到 1938 年。这次又买大批书（在文献出版社电话，少 500 元）。留晚餐后离去。

1997 年 9 月 12 日（星期五）晴 喷二次

三点半醒来，怎么也睡不着了。五点起床。听美音。

八点过出发，北门入场（小贾回机关复印《感想意见》）算是到得较早，入 6 区（靠右边边）坐二排。同老杜谈赵信事，并将我的《意见》交他。同赵健民坐一起，也将《意见》交他，他当即看了大半。谈起庐山往事，却不知“富田事变”是谁搞的。第一次与赵如此闲谈。十个问题经济较具体了，政治体

[9] “妹妹大胆往前走”是张艺谋导演，巩俐主演的电影《红高粱》插曲中的一句歌词。——李南央注。

制、民主等还是较空。这样也就不易了。有一句防“左”，也有一句“资产阶级自由化”。两个半时唸完全稿，声音洪亮，颇为不易。

午饭后，坐着入睡了。睡一个半小时，三点醒来。因方实来电话，《炎黄春秋》也要登《大跃进失败教训》上文，赶回家里，复印一份。金老女儿 EML 只能用英语，“邓范”斗争会结论发不出去。回来经柏林寺，稿子直送《炎黄》社。晚饭后，邀项南、杜星垣到房中，看赵信。同杜闲<谈>半多小时。让小贾先分送李昌、高扬等 14 人。

晚上光远电话，说主席台上有邓左。

项南谈他们组情况。安平生认为没有将“六四平息暴乱”写上，是抹杀了邓的大功劳，不然“国将不国”也。项南当时即予反驳了。

1997 年 9 月 13 日（星期六）晴 喷一次

昨夜十一点服眠药上床，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将杨尚昆 1945.1.21 总结讲话抄了一份，寄小妹。

上午小组会。郭林祥等谈腐败问题等，光远谈迷信全国性组织党委支持，提到中宣部问题。我讲了书面内容要点，并提出丁关根问题，应当组织有关方面（新闻、文化各界）受害者等开会研究。党有史以来最坏的宣传部领导。党是组织、宣传二部起家的，讲得疾言厉色。给了强晓初一份（连胡立教，共发 20 份）。

下午二点半安志文先来，韩天石三点来，一起谈到五点半。忧伤国事也。安了解国企情况，资不抵债，改革甚难。改晚了，这次下了决心，得长期努力。江这次转弯，由于“左”派逼得挺身而出（过去矛头是赵）。“左”派力量还强大，宋平作后台，安也了解其“左”。韩认为我引“生活准则”好：关键要制约权力，不能搞人治。都认为“核心”提法不妥（丁某强调，电视台每天有十分钟）。韩知道事情较多。书面发言共送走 30 份了。龚育之、郑必坚均送。

1997 年 9 月 14 日（星期日）喷一次

五点三刻起床。洗了一个澡。此种无阳台的宾馆，早晨无法活动。上午小组会开到十二点。赵健民谈到他所见到的海德公园一角情况，只有一个警察维持秩序。除开英皇外，都可骂。这当然有利于资本主义。我们不应当怕言论自由，又说泰安书记出了书（我说是宋平写的“序”）。随后谈到自己的经历，批斗地方主义，分散、右倾机会主义。康生指着：凭 40 年敏感，你就是叛徒。赞成县以下普选。

罗青长谈毛周时期对台方针，一国两制，后因抗美援朝、文革等而耽搁。原来连蒋介石都接近过。周恩来最后说：求其在我，只要党、军，经济搞好，终能解决。

张廷发谈军事科技要加强，减 50 万为了提高质量。

有人谈应提倡暗访，鸭子事件，染色下水后，各家鸭子分不清了。为了接待江总书记，搬来沙发、电视机，走后要收回，坚决反对要告状等。

朱穆之谈人道主义，不能避免，要正面谈，全官方语言。（我送了一份《发言》，散会打招呼收到了。）

中午仍未能入睡。下午三点玉珍带秋林来，带来刘正信（对诗人有看法）并张扬信（谈到林欣（女）带人找我惹麻烦事）等。一起下到底层各游乐室，游泳池、锻炼室（我试了几种器具）。又到四层花园照相，一层也照了相。一起晚餐。让玉珍体会下这种周到的服务与合口味的菜肴。饭后遇见孙大光夫妇与钟子云。大光说第三个《决议》应由我来参加主持。许多看法一致，说乔石可能任副总书记，李某怎能当委员长？夫人张刚（原名张植华）已八十，年轻得多，三八年也在武汉青救团，同范元甄甚熟。她

住在王昆仑夫妇家，在王家见过我（最近写曹孟君回忆文提及此事）。

李铁林给玉珍电话，谈及收到《发言》稿，说许多人在看。

1997 年 9 月 15 日（星期一）晴 喷一次

两点服眠药睡到五点醒来。起床洗澡，并洗衣服。

小贾又复印 20 份，寄出 18 份（薄、杨、万及常委，胡德平、张光年等）。晚饭后遇见胡立教，也称赞此件细而深。光远送来《于氏社义所有制辞典》稿。

午觉睡了一个半小时。下午杜星垣来谈，赵曾告他我做八十寿事。谈同江接触事，上台后曾说及赵应没什么问题。（杜只有 45 公斤重）

晚饭后出饭廊，同项南、胡立教一起谈耀邦情况，及当年乔石情况（耀邦认为不行，由项调去鞍山后到甘肃）是李一氓看中了，耀邦又向项谈起用乔。胡说上海打桥牌，布置有人赢局，打得才有味道些。项则说过去曾希圣决不能输，一输就大发脾气（项是 52 年从安徽团书到上海去的）。随后项夫妇来房中，谈到九点。先给有关丁信及赵信一览。谈乔石书法两首毛诗（“只把春来报”，“风景这边独好”），《人民日报》不登，露出心迹也。乔趁南巡后大活动支持改革。南巡后，江即找费孝通等通报，说“我也刚知道”，费大惑不解，找项来谈。项印出了十条《发言提纲》，基调批“左”。详谈了他的心脏病发作情况，幸亏老伴在旁急救，算是救了一条命，医院急救车一小时后才能到。已由澳大利亚一医生确诊病情（心瓣一片有毛病，动脉一根已堵塞），但阜外不敢开刀。劝他到国外开刀，多活几年，将改［该］写的东西写出。杜星垣告我，下午五点半 BBC 广播赵信事。

1997 年 9 月 16 日（星期二）晴 喷二次

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早餐后，光远来，谈他的《于氏辞典》公有制问题，说马恩并没有认定共产主义社会，而只认定社会主义。“个尽所能，各取所需”，按德、法文翻译并不全达意，此译语始作俑者是他（当年同王惠德合著的“教科书”）。他马恩原著读得太熟，我无法插言。随后因高扬约到他的房间漫谈，李力安在坐，于是只好|只好|谈党的腐败及中纪委难办等问题。李还谈到文革初他们组织部头头们以刘邓之罪挨批斗种种情况。高对现状最不满不在“左”而在党之右，无人管党也。谈到十一点回房，玉珍来，一同进餐。稿子竟未送胡锦涛，小贾也疏忽，赶紧补寄。此稿反映［应］良好，使玉珍政委放心（以后不要再时敲“警钟”也）。

晚饭前曾庆红来电话：云江已收到，近日太忙（未言及看过与否），那天来饭店，没有见到我，特让曾电话致意。我问曾看了没有（他说大会秘书处收到一份）。他说富田事变等事听父亲谈过，自称“小字辈”。谈到丁关根，胡锦涛已查过历史事（似无大关系意）。我即说此人天怒人怨，我们讨论意见甚大，举了韩天石例。

晚饭后，将此情告知项、于等。饭后同孙大光夫妇在厅中相遇，加上我们与项南，三对一起，照了几张相。大光身体不行，没有参加二楼晚会。全总歌舞团男女演员齐唱，快报相声甚佳。大家很是尽兴。玉珍很是满意。

美音一早广播赵信事。香港各报都登，认为可信也。

晚会时也给安志文讲了电话事。

小贾拍的几张照片甚佳。——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9 月 17 日（星期三）晴 喷二次

小解一次，睡到六点起床。美音播了戈扬等反映［应］，认为目前办不到。玉珍上午回家。欠《源流》（吕毅子三月即来信约稿）长命水文章事，一直挂在心上，小贾原拟稿不适用。上午同他谈了几点新意，另写一篇。贾的好友“中海澳泰”公司老板来，谈经营电脑联网设计工作，欲聘我当顾问（有酬劳），当谢拒。答应可帮忙处帮之。谈目前机关人浮于事，出不了人才。留客人午餐。

坐椅午睡到两点半。清理带来的各种杂件。玉珍电话，说张莉电话告知，中午电视见到昨夜晚会我俩的镜头。

七点半到十一点，任仲夷来，在光远房间漫谈，进门时任与我竟拥抱了起来（我的书面发言给了他一份）。光远开始谈了一阵马恩本人并没有谈过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或理想，早年、晚年都谈过。然后转入大会形势。关于常委人选封得甚严，任听到（陈俊生、叶选平谈），七常委加丁关根议论常务人事时，乔说只比江大一岁半，指着丁说：你办了许多坏事，鼓吹权威之类，还质问讨论人事你为什么参加？刘华清也批评了丁。其他人没发言（我以曾庆红电话证之）。市场经济的确定（大概是十四大时）姚、李、宋反对，乔、李瑞环、朱赞成。江后来找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谈，才转而赞成。这次讨论中委人选，胡锦涛只笼统各代表团在人数上加减一两个问题，其实都反映部队太多。广东展览，一室置邓大照片，江苏室置江大照片（丁之为江欣赏，就在吹捧树江有功也）。

（李鹏告田纪云，“你还留下”。）

陈沂曾给江写信，反映丁事，后又写信，七大保留了王明，现在应保留赵（没料到陈沂其人有此举措）。任还为陈雷没进入“特邀”鸣不平（赵德尊进入黑龙江代表团）。任对韩光其人了解很细（也知道为什么主动离休，不进顾委，乃知进不了常委也）。总是笑容满面，在中纪委与王鹤寿一鼻孔。又谈到下面怪事之可怕：一县书、付［副］县书顾［雇］杀手（50 万）杀市长。有一分［份］“万言书”乃郑天翔所为，并亲自散发（幸亏没送书面发言给他）。

现在想入党者，竟认为“当共产党员有补贴。”

马恩全集 42.P.131。——李南央注：此句写在该日日记第一页上部空白处。

任还谈到郑必坚曾找他请教《报告》起草意见，而任问的问题如中央有何要点等，一概不答。光远说，此人就是口紧。——李南央注：此句写在该日日记第二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9 月 18 日（星期四）晴 喷二次

昨夜近十二点始入睡，四点半醒来，五点半起床。十点到北门西大厅休息等待。同项南、胡立教、荣高棠、杨秀山、李昌、崔月犁等一桌闲谈。崔先问我，收到发言稿，去掉信，可否复印传观。我说当然可以。大家漫谈文革，胡立教也在秦城八年。谈前几年吃不饱，崔带了四年手铐。荣高棠曾同彭总、谭政、孔原等关在一起。彭总大骂看守人员。关了四年。李昌曾同耀邦到大连陪斗。唐山地震前回京受阻，险些遭难。项谈参加大寨会，江青突然讲话，最高指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就是反对抓阶级斗争”，以及“八亿人不斗行吗？”等等，都是王海蓉、唐闻生传出的。她们说，是从口型判断出这些话的。

近十二点过始听宣布选举名单，证实乔石已不在内。江 2063 票，李鹏 2012 票（全票似为 2074 或 2075）丁关根、李铁映、江［姜］春云都只 1800 多票，是最少的三个人。两点才回来吃午饭。

午睡一个小时。《简报》无可看者，历来如此。在休息厅遇见赵地，说见到有关我的《简报》，是否给代表们发过一点摘要？

晚上杜星垣来，谈夫人梁告知，雍文涛追悼会不让去，处境似更难[10]。很是感慨。议论到由张劲夫、周子健、安志文等可进言。应先宽松一点。又谈到来京后不久，确谈到，赵的问题可以解决[11]。宋平曾去看他（到家中），说赵不讲社教，现在也不讲。反对股份合作制（说广东无职），因杜曾表示将关系转到街道也。

1997 年 9 月 19 日（星期五）晴 喷二次

五点起床。洗澡后听美音。早餐后收拾杂物，让小赵先送回家，只留下两个手提皮包，并书一纸："楚怡小学可记之事"。催小贾将"长命水"写出。

午餐时，人显然少多了。午睡不成。下午两点过即出发。到上海厅休息，见到郭峰，他说看过我的"发言稿"，并说也看到《顾准文集》。

在宴会厅照相。两千多人一大圈，老家伙们坐在第一圈，其余都站在后面。我后面有顾秀莲、陈邦柱，热情握手。郭树言邀我去三峡，我说去不得，你担负了一个艰巨任务。照完相，江李等走过来，见到我时致意，似说收到了"发言稿"。近四点回家。

无锡读者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寄来茶叶，信极推崇而热情，当然要复信。遇见葛洪升，谈安东提职事，上面已批准，只差内部民主推荐。——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9 月 20 日（星期六）晴

四点多醒来，又睡着一阵。美音分析人事。

上午李春光来，他因保持绿卡，必每年去美国一次。现在音乐学院每月给工资 700 元（最高）。谈为王军行贿事同邓力群联系，不久将去约见一次。

小玲一家来，毛竹懂事多了，理解素质教育重要。

看《读书》第 9 期，有好文章，写金岳霖如何变得当一个共产党员。

晚上安东夫妇来，告以葛的照顾。让他们看我的《发言稿》。

1997 年 9 月 21 日（星期日）晴 喷二次

四点半醒来，五点半起床。整日基本休息，稍一动作即感喘意也。翻近日报刊、信件。宁乡来电话，明年刘少奇百岁，要出纪念诗刊，让我写序（以前有过信，忘了）。请他们先写好稿子。玉珍仍到医院吊瓶。

午睡一小时。四点半同玉珍外出散步，遇见秦川，一起走了一圈。告知刘燕生已与茅盾儿子结婚（多年以来就以［已］结了也）。谈到儿子落选甚生气，因而最后出镜头以安慰。他正在写"阎王店［殿］"。毛一直不满陆，让胡专政（胡的原则：同一把手搞好）。

翻完《百年潮》最后一期。刘少奇 49 年访苏，斯大林很通情达理。

1997 年 9 月 22 日（星期一）晴 喷二次

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下午谢文清夫妇来，谈人事之失望。新华社曾传丁某将下，准

[10] 杜星垣这里说的"夫人梁"指的是赵紫阳的夫人梁伯琪。雍文涛和赵紫阳青年时代（1937 年左右）在湖北武昌曾有过革命工作的交集，不让赵参加雍的追悼会，表明对赵的控制变得更严。——李南央注

[11] 指杜星垣听说江泽民到京赴总书记任后不久，谈到过赵紫阳的问题可以解决。——李南央注

备放鞭炮也。穆青其人全为自己打算，名声并不好。焦裕禄稿乃其他二人所作，他不过参加修改而已。送发言稿。玉珍在复兴医院丢了钱包，内 1 千多元并各种医疗症［证］等，又气又急，终日安慰。别人也“失财消灾”相劝。

一早到医院，先治牙，取去右下板牙神经。再看中医，李敷仁大夫说夏喘冬治，补肾为主。又到外科查颈部（玉珍亦查），无问题。内科开各种药。遇见李葆华，赞扬他不用拐杖。他已八十八了。

晚上熊蕾来，她在小组会上也批评了丁某，引起郭超人担心（还有什么民主呵!）王刚电话，说地方压中央的人，这是想影响选举。证实张全景落选（王军、邓楠乃误传）。还有中纪委书记落选。

1997 年 9 月 23 日（星期二）晴、喷一次，恢复游泳

五点半起床。上午湖南《党建》杂志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由小贾陪来，谈了不到一小时。将发言稿给他们利用。问及同湖南的历史，实在没有兴趣。

下午雨亭、廷栋来，中央卷进度不一，金松林要明年七一出版。让小贾也参与校订。

四点到文津街，游 600 米，不累。遇钟子云，顾委可以带一个人。晚上周笃文来，给发言稿。遇西北、崔军夫妇，谈李鹏其人。

伯村女儿娟娟来，愿意包拟办的食堂，她母亲在世时即有此意。——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9 月 24 日（星期三）雨 喷二次

五点半起床。八点到医院治牙。随后第一次上午游泳，600 米，一身轻快。

下午李力群介绍横山县政协副主席张思铨（携女儿）来，谈吴满有并高岗事。他写了“高传”约 50 万字，难以出版。鼓励成书，即冠名《高在西北与东北》也可，“尾声”以后再说。他想先在香港出版，建议可去深圳找仲勋一商。随即高检蒋杰令、张玉树二人来谈《李六如传》。虽觉疲累，仍尽力提出建议：辛亥起义的武昌组织者之一，弃高官而赴日求变革之学，1921 认识毛而入党。如此元老未能同董、吴、徐、谢等并列，实由于“左”倾路线受压，后又因被捕事形成圪塔［垛］，延安长期郁郁不得意，难展才志。解放后任高检职，终决心写出六十年坎坷，终于旧事受累，文革遭难，身体早衰，稿未毕而逝。两人满意我的分析。

晚上朱正来，给发言稿。赵信事早闻。

1997 年 9 月 25 日（星期四）晴、傍晚微雨 喷二次

两点醒来小解，即未能入睡。模模糊糊中吟得几句（应周笃文约，列席十五大有感）。五点起床后写成，电话告知周笃文，到下午半定稿为：

三代伟人三变化，　　百年回首百艰难。
根深蒂固须防“左”，　民主自由休靠边。
松绑思维齐活跃，　　开窗空气便新鲜。
共同富裕旗高举，　　求是精神永向前。

——夏喘发作久住医院，九月初得通知列席十五大，尚未见到《报告》草稿。特草就《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长篇发言，于九月十日寄出。

蔡咏梅电话，询问赵信真伪，答可参考钱其琛答话自己对比亦可。

上午李普带女儿抗美来，随后沈容亦来。给发言稿一份，并让看项南、赵等件。他收集丁事多不具

体，听“不准”传达找不到记录也。给小妹信交抗美带去（晚上金老幼女又交来一件）。萧乾鼓励他写下去。我以自己经验谈：亲历事件与多种情况，围绕这个帮派性的党如何统治这个国家（我说这个《发言稿》也类似“政治遗嘱”也）。揭开许多谜情。“告别万岁”即很好。谈到十一点离去。

下午游 800 米，35 分钟，恢复原态。晚上韩钢来，丁事写了几条，还不能用。谈龚育之传达，中委照相后江将起草小组留下（郑必坚、龚、金冲及、邢贲思）说提出了理论，是常委与小组之功。曾庆红可能到中组部，李铁映可能去中宣部。

1997 年 9 月 26 日（星期五）晴 喷二次

睡到近六点起床。上<午>找两篇随笔（《苦瓜》、《白菜》）刊出原刊，闫纲寄来约稿信《90 年代文学潮流精览丛书》中随笔卷要选。

上午《广东党史》两编辑来约稿、照相，只得应付。

下午游 1000 米。因遇见韩钢，他说只游 5、6 百，我说已游 800，于是要逞能加 200，多久未有之举。

金老来，他送我的书（《亲历记》）给一老同志，让签名也。

1997 年 9 月 27 日（星期六）晴 喷二次

五点半起床，两点半服眠药。上午到编译局参加座谈会，除光远、吴江外，均北大、人大教授（赵宝煦等）及该局负责人与《马义与现实》编辑等共十五人。主席顾锦屏（原副局长）说应致力于有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和有理论意义的现实问题。但多年来，理论没能同现实一起发展，因此十五大有深远意义。光远谈他的《于氏辞典》的四段议论，拟写成文。谈私有制与公有制历史发展及其关系，马恩并未同意人类理想目标最后为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高而长远，说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空想。“资义东西都应释放出来”。列宁也谈过从资义手中建社义。我详细谈了防“左”问题，讲了一个多小时，自己也没感觉到，但大家没制止我占时过多（忘记将手表置于桌上了）。使得其他人只能作简短发炎了。吴江谈港刊说邓力群为“左”头，李锐为“右”头。香港出了一本谈庐山书，已带与我被人暂时取走。发言精彩者颇多：资义与社义关系，邓开了个大口子。重新恢复理论联系实际学风。搞理论应有命呻吟，自己生命投寄去。科学是发展的，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马义）。社义三次飞跃：马恩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列斯）；从传统到现在经过市场经济。邓找到建设社义道路。社义应反思走过道路，过去定性没定量。按劳分配如何合理，要有量化标准。邓挽救与发展社义。

午餐在大理白族宾馆。近两点回到家中。四点后去文津街，游 400 米。同胜利手谈，败局。好几个月不下了。

我那篇《大跃进失败教训》引起大家注意，写得合乎实情。——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9 月 28 日（星期日）晴 喷二次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上午柳思、李溥仁（社科院历史所，帮王首道写传文集）来，柳将应亲属约去美国三月。谈十五大，送发言稿等。他们同谭业伟熟，即同谭通话，谢谢他的书。

宗凤鸣电话，告知来人批评：不顾大局，不守纪律。发了脾气予以驳斥。结果禁止外出，软禁矣。[12]

[12] 宗凤鸣告知李锐：赵紫阳十五大上书信后得到的结果。——李南央注

下午同胜利手谈，围中空总成问题，不得不自己做活。

晚上与玉珍到人大会堂观“金色的十月”晚会，为十佳演员等颁奖（刘晓庆、陈佩斯等上台）。大多是演唱，成方园［圆］等实难入耳目也。一百多幼儿园孩子舞蹈甚好。飞渡黄河其人也上台唱了歌。这是小彭送的票，恒泰是赞助单位。实不想来，拗不过玉珍，连小赵有三张 5 排票。

1997 年 9 月 29 日（星期一）晴 喷二次（仍是大便后必喷）

六点前起床。上午施滨海来，谈赵处境如何改善事。有发言权者唯薄也。

下午孙长江来。给发言书。他赞成信，但须作更坏处境准备，且坚硬到底。情况如所估计发展。

杨继亮送《反腐论》来。由社科院出版社出版，封面大方。谈档案出版社条件要抽去我的序言，说“其人为持不同政见者”，杨坚决不从。他同爱泼斯坦多次谈话，中国封建专制遗毒太深。

同陈四益、周笃文几次通话，“列席”诗第四句“民主自由”改“冒进浮夸”，其后几句改动，周仍觉原句好。“伟人”，长江谈萧克甚反感，因此一二句也考虑改动。

钟伯熙电话，徐恰［洽］时老曾病危，现已挺过，请他问候。跟郑惠通电话，如何动员薄说话。——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9 月 30 日（星期二）晴 喷二次（游泳前须喷）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上午到办公室。陆钦侃将《水利化运动灾难》一章详细改动，添加了许多殷实材料。看后复印，可以单发。让小贾告金松林此章要变动。另将《全民办电》送陆过目。同王元化电话，转告汪道涵援手事。[13]议论丁事。

下午游 600 米。同秦川一起回家。

杨小玲和孩子，胜利一家来晚餐。小玲带来两个烤鸭，酒两瓶等。牙一直痛，勉强吃一卷。玉珍为我炸［榨］桃汁等。

晚上卢跃刚来，这半年多他因写一 5 万字长文（《作家》发表）调侃了中宣部（怪人睡床，脚长砍脚，脚短拉长）挨批评，作协因而成立审读小组，丁关根直接管此事。他又在醴泉调查了一件“大跃进”时亩产 240 万斤的故事，主人为劳模一直到地位副书记，层层保护，上通胡绩伟，《人民日报》吹捧，彻底揭发《谎祸 50 年》。有一乡副书记保留了几十年日记，原始材料丰富。嘱其写几千字，作为我的《卫星满天飞》附录。借去下卷稿，给发言书。看到我的毛手迹与《餐菊庐》本。

1997 年 10 月 1 日（星期三）晴 喷二次

三点服眠药，终又入睡。六点起床。上午刘清来，催我作序，要他先写一个草稿（说他一生要事与特色等），我再“吹捧”一番。上海人民社孔令琴受元化托，带来《读黑格尔》（手迹本）。谈上海宣传部金某卡得很紧。让带发言稿文与元化。毛家大儿夫妇来看我（人客相挤不得交谈）。

下午黎澍的两个女儿与小瑞来（还带慰问病人水果）。对十五大人事没有好感。给发言长文。

晚上毛应民带新娘来（部队管通讯的），很稳重。浙江电视台要来采访《周恩来在浙江》片，谈几分钟。

李国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夫妇来，送酒。——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3] 汪道涵是江泽民的老上级，江对他还算尊重，李锐想请王元化转话给汪道涵，请他出面跟江谈，以求改善赵紫阳的处境。——李南央注

1997 年 10 月 2 日（星期四）多云、阴 喷二次

五点半起床。气短仍日有感觉。玉珍安排我下午与晚上两次吸氧。但仍喷二次。所有动作都必须缓慢，尤其起床之初。持重更是一忌。

上午延滨、元元夫妇来，谈德平事。原有放风，似将安排入中委名单，或感另有重用。如此空盼一场，李昭亦甚为不满。江某乃故作姿态也（几年春节探望等）。跃［耀］邦生前曾谈及德平思想水平同父亲相似。在北大读书时，即主张文科亦应有实验室——走向社会，使陆平为难。我建议德平利用目前工作岗位，实入探讨“私”字——从实践到理论，中外古今史实弄清私有制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及在我们初级阶段仍须发展之理。我说，看过德平的文章，很有水平。留他们午餐，并给发言文稿。饭后又谈到两点多，甚感疲累，玉珍干涉，始休息。

苗苗一家来晚餐。晚餐前同胜利手谈颇感力不从心，不能执白子了。

接张扬 9.18 状告王茂林件（致湖南省委常委第四个报告）。

1997 年 10 月 3 日（星期五）雨 喷二次

三点服眠药。六点起床。翻看报刊。

上午郭全胜来，谈重庆负责移民人请我去，可包一小轮一路观光。重庆轮船公司经理在北京最近集会上，大谈十万职工将失业，三峡船闸一受阻，只能弃船上岸了。黄乃夫妇来，将小妹复印的 1935 年寒假在长沙的两人照片给他们，他已忘记此事，只记得打网球，与立徵同行事。又谈及楚怡旧事，他离明德去上海、南京过程。如真要写回忆录，还得同黄乃详谈若干次。

书房堆集如山，一直不能清理，因不能稍有持重，否则即喘息。

1997 年 10 月 4 日（星期六）晴 喷三次

五点半起床。上午王怀安来，谈十五大人事，伯克对我写的书称赞。他们是同乡，能讲真话。伯克甚胆小，大概整怕了。我给他发言稿及近日刊文杂志等。

胜利、小玲与杨小玲三家来，晚上打扫节日剩菜。饭后大家动手，将大幅国画嵌入木框。原拟题句：海南芒果园主人赠此画时逢三峡即将截流因题太白句以結余怀（朝辞白帝城句）悬之东壁，满厅生辉。

叶尚志信，节前即给张全景转去，附信说明他的要求。——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10 月 5 日（星期日）晴 喷二次

五点半起床。现在真是弱不禁风，桌上副［负］离子器对着吹了一下，即喷涕不止也。仍然人客应酬。

上午李新来，谈十五大人事。十四朱进政治局时陈云即以“右派”不同意，邓驳之：搞错了应纠正，不然早上去了，后并进常委（此事过去没听到过）。给发言稿。刘清来，给我文集序言草稿，谈自己经历。我的发言稿他已向贵州等地散发。

午睡了一个多小时，三点陈英茨与周一峯夫人顾斌来，谈她女儿周苏明事，现任省国税局二把手，一把手已 62 岁，女儿能干想接班。我只好让她给我一信（她谈到我过去复周一峯信，说女儿自传写得好，此事全忘）。同郭峰电话，谈对董伟（鞍山市书）印象甚佳。

游 800 米，尚不觉累。

因桌子太乱，早晨打针，碘酒倒了，玉珍大冒火。——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处。

1997 年 10 月 6 日（星期一）晴 喷二次

四点即醒来，五点起床。草拟好再致胡并江信。八点同玉珍到医院治牙，又取去一颗右下板牙的神经。续看中医，说我的情况有进步。随即到办公室，将信复印后寄出，并同曾庆红秘书电话约定谈话。同廷栋谈杨小池来看最后清样事。小赵来，一起谈小赵落户口事。

中午睡着约一小时。游 800 米。四点回来，张莉与鞍山市长来，送高果（小香水梨）两箱。原约我们去鞍山小游，董伟曾赠他的散文集。秦川来小坐。

孙长江受海南一公司经理陈军（他的学生）之邀，请杜老夫妇与我到北京饭店吃日本料理，玉珍不想去，孙强拉秦川参加。第一次到日本风味房间，几乎没有可口的菜，各种名贵生鱼片，直到九点始归。黄新亚赠我他的文化著作五本。黄是唐史专家，在北京语言学院教外国学生的中文。

香港《南华早报》记者电话问我对三峡截流看法，我说要准备后事，接受三门峡教训，而问题则更复杂得多。同［从］生态、航运到库区种种问题，以及四川河流洪水位抬高，尾部泥沙淤积等。并嘱不要以我的名义发表，要他们循［询］问专家。

下午宗凤鸣来，将他的自传稿第三部分（十万字）给我一阅。谈赵情况，已作最坏准备，如开除之类。——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10 月 7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收拾书房，“面目一新”。玉珍甚为满意。上午九点浙江电视台共七八人，由毛应民夫妇同来，在书房录音像。1959 年 4 月陪总理到新安江讲了约五六分钟，皆大欢喜（四集电视片“周恩来在浙江”）。

王怀安上午送回各件，建议发言稿扩充为一篇大文章。

鞍山副市长韩广声请客。十一点半到建设部招待所吃贵州狗肉，有刘云鹤夫妇和媳妇小智等。接近家常口味。同昨夜有天壤之别也。两桌十一人，只五百多元，只及昨夜 1/10 价钱。

回来午睡，没去游泳，甚感疲劳。晚上施滨海来。送《开放》第 10 期。关心赵事。

1997 年 10 月 8 日（星期三）晴

早起有感冒意，服冲剂等。为小赵落户口事，给机关人事处李德亮信。翻阅报刊，总得一二小时。

上午九点游泳，800 米，约 35 分钟，太快了。有女蛙泳，不愿被她超过也。

翻《开放》十月号，乔石下台言之甚详。

下午三点同玉珍到京昌高速路东育新花园 19 楼朱维民家新居，朱的母亲与妹妹来了。送玉珍绒毛外套，玉珍亦赠糖果礼品。房间格局利用合理，见到未完张爱萍象［像］。朱的画风还是好的（印象派为主）。谈请张出面说赵事。五点始归来。

晚上上床后接《光明日报》张义德电话，云今天由温家宝主持，各新闻单位头头参加，谈所有制与国企改革事，朱镕基也讲了话，中宣部一副部长参加。看来中宣部由温接替了。当皆大欢喜。

1997 年 10 月 9 日（星期四）晴 感冒了！

五点半起床。同晓梦电话，弄清张义德其人，六四时受批判，现为一个部主任。

下午没有游泳，只洗了个澡，大出汗。回来即感到是感冒了，鼻涕多，而有浓痰。其实前天或大前天即已感到喉腔有感冒意，告诉了玉珍，自己没有注意。大夫们都反复叮嘱“定要避免感冒。”可能还是游泳池出来那一小段路过凉所致，或衣服穿得不够？总之，老了，抵抗力不行了，必须加倍小心。

《江的幕僚》一书，小程捐出，送与范用。

晚上施滨海来，又送了我一本新的。

1997 年 10 月 10 日（星期五）晴 下午体温 37.1℃

五点半起床。有浓痰。一早玉珍陪同去医院。先治牙，换了一位大夫，右下牙床，又打麻药，治神经，有一处剧疼。随看中医，治感冒。又看内科，验血，无问题。

到底是哪天不小心呢？早晨吹副［负］离子风？游泳后去沐浴前短距离（30 米）受凉？真是弱不禁风了。（午睡时室温正常，不至于）

小赵去还书，买来《顾准日记》、《金钱传》、《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先翻《顾准日记》，此种生活与感情与精神的震荡，我太熟悉了。

晚上毛应民来，六七本《大跃进亲历记》签名。让他带去发言稿交钟伯熙。《文汇报》朱大路（“笔会”主编）约稿。送发言稿丁某。

1997 年 10 月 11 日（星期六）晴 体温已正常

五点半起床。痰样让小赵送去医院。

早餐后，将书面发言送刘世定转吴敬琏。吴的《改革》每期给我。上楼到明夫家，同世定夫妇，廖似光漫谈良久。保留“邓范事件结论”起头，1987 年 7.11 信的结果。当年活着的人没几个了。廖说邓力群找她同贺林说合，她未答应[14]。他们都说明夫不解政治。周太和太拘谨。

读《顾准日记》，他经历的政治、家庭、感情生活等等，太熟悉了。多么好的弟弟与朋友。

下午维娜来，为八十岁送我红毛背心。15 大开幕式《天津日报》有我的新闻照。

1997 年 10 月 12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开始读《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这种书国内学者难以写出。

上午顾斌来（周一峯夫人），带来我当年给周的信（谈及其女儿自传）和她女儿周苏民的自传，并转告女儿意见：工作职务事顺其自然。顾谈及江苏旧时人事。对许家屯意见甚大，尤其“文革”初期造反投机，有“许氏三哭”传说：抗战时派到沿海危险地区；“文革”造反派夺权；调离江苏。抢先一天到苏州向小平汇报，极言自己改革思想与在江苏作为，得到信任。北京陈丕显、叶飞也支持，故而能去香港。

终日无力，休息状态，仍有痰咳。维娜下午回天津，小琴［芹］一家来。延滨送来胡德平文《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形式》。

1997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一）晴

四点醒来，痰咳不已，且多浓痰。玉珍惊醒，过来招扶。六点后又睡着一阵。七点起床。

收到《炎黄春秋》10 期。《大跃进失败》全文刊第二篇。广东吕毅子电话，稿费似未全收到。同黄伟经电话，《广东党史》拟刊发言稿。

下午杨继亮来，言座谈会情况，社科院也要开首发研究会，请我参加。张莉同一海南司法局女同志，送玉珍礼物，邀去海南。谈阮崇武无威信，怀念梁湘。汪啸风影响好，“骂朱镕基”。

[14] 贺林为邓力群在延安时的夫人。邓与李锐前妻范元甄的事情发生后，贺林同邓力群离婚。——李南央注

1997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二）晴 又住入医院 37.8°—37.2°

五点半起床。睡得还可以。十二点服眠药。

八点玉珍陪去医院，因略有体温。张大夫让点滴青霉素（吊瓶时与李青一室，从交通谈三峡，观点一致。他说从张文昂到彭德清都顶不住，说不清）。回家时，在车上即感两手与上身发冷，勉强午餐。午睡一个小时后量体温 37.8℃，只好又赶到医院。张大夫反复说服，玉珍也如此，只好住到 407 室，体温由 37.5→37.2℃，吊瓶换了药。玉珍回家，取来几本书和应用物件。

晚上体温下降到 37.2℃。

玉珍八点离去。今年八十，却两次住院。以后得多加小心。

1997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下午、晚上 37.2℃

昨夜睡得甚好，两点小便，又睡到五点半醒来。即起床。赶上听美音，无甚要事。早晨体温 37℃，上午十点 36.7℃。早餐全部吃完。

医生几阵来看（以金大夫为首），吊瓶前小赵来。随后秦川来。昨下午来医院时正碰上他去游泳，很是关心也。与医生们一起谈耀邦、谈六四，谈我们有责任反映这段历史。几位年青男医生都很开放。

午餐也吃光，都是稀饭、面条，蔬菜。

下午三点后玉珍来，由于着急，昨天血压 110—185，今天已降下。两人真是相依为命了。带来今天报纸，浏览一遍。帮我洗了个痛快澡。

翻完《江的幕僚们》，难怪范用要给我一阅，原来内中滕某一节中谈到我的情况及邓“左”事。

1997 年 10 月 16 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早 36.9℃、下午 36.7℃、晚 37.1°

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七点早餐。全身无力，住入医院就像个病人了。早餐吃了个煎蛋，不佳。中午吃粥，一个包子。

医生告知白血球已正常，血色素 9.9。我说，一个星期总可出院吧。上午、下午都到走廊散步 20 分钟。

读《资义与廿一世纪》，跳着读。作者引用书广泛之至，这是国内学者无法做到的。

玉珍下午四点半来。她先到南楼看张洁瑜，谈小赵户口等事。张允慢慢来。谈及我事，她说单顾委一项即够。似已知我 10 月 6 日信事。

晚上将最近一期《世纪》翻完，内有章乃器晚年等文章。十点半始上床。

1997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五）晴 早 36.℃、上午 36.7℃、下午 37.1℃、晚 36.8℃

昨夜十一点后始入睡。两点小便，竟一觉睡到六点半，护士来量体温始醒。七点三刻去二楼治牙。右下牙已可以吃东西了。下周三还得治左下部。见到赵朴初老在走廊散步，已 91 岁，耳较背，还记得“象牙红”也。谈到我的八十自寿那两首头句：“精神独立自由难”，“六不怕唯头尚在”，引起他极欲一览兴趣。随后将“发言稿”交他先看“硬”的（他住 411，完全是书房）。佛教协会要去日本，他写了一首诗赠桥本，利用题字“一衣带水，海不兴波”嵌入，末句“笔底千花两岸春”。我说“笔底”改“但愿”之类意思，对小日本决不能放心也。

午餐一碗面并一碗鱼片吃完。午睡不着，一点多起来，洗澡，通身出汗。坐休半个多小时，汗始止。不会有问题吧。

玉珍三点后来，说通夜失眠。后来才言及，昨天同金大夫谈 1979 年结婚，只强调她文革时保护干

部一事，而讲范某为当年“出名人物”。不禁笑我曾是“绿帽”也。此事当引以为戒（女同志心胸有限，又不了解历史）。

看完报纸已经过十点了。

1997 年 10 月 18 日（星期六）晨 36.8℃、上午 36.5℃、下午、夜 36.5 ℃

开始写了一页“怀黎澍”。——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五点半起床，睡得尚好，怪梦不止。听美音，美国诸多人权组织拟在江访问时作活动。刘宾雁、陈一咨等则要求回国权。续读《资义与廿一世纪》。

午睡一小时。下午吊瓶时，玉珍、小玲，满起来。

赵朴初老夫妇来，称赞“发言书”。即看《八十自寿》。谈 6.4 时，躲到上海，大哭两场。

1997 年 10 月 19 日（星期日）晴 体温 36.7、36.6、36.9—36.5℃

五点半起床。小有便结。早餐后，上午在走廊散步两次，身体有渐正常感觉。味觉好转，渐有食欲。午睡不成。一点半洗澡，出汗较少。续读《资义与廿一世纪》，作者以欧洲近代城市（国家）的兴起与商业发展关系，来探索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不是光从病理角度而是从生理角度来探索，使人能信服。

玉珍下午准时三点过来到。说胡德平电话，电视上看到三峡报导似出问题，吴明瑜等也来电话问候。晚饭前去看望赵朴老并送《龙集新编》。他似对我的“老气”印象很深。有人来找他题字，没久坐。夫人赠我鲜花一篮。

1997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一）晴 36.4℃、36.2、36.8℃

下半夜小失眠。六点起床，体温似已正常。上午钱主任来问诊，提出星期五出院，似可考虑。

上午双壁［碧］来，送鱼油丸与波音笔。张全景落选可能同各地班子问题多，人选不佳有关。账都积于一身了。

同玉珍电话告知明天麦克法夸尔可能到京事。李普来信要我的诗书（八十自寿五首甚中怀也），晚上电话答应了。关于电视报道三峡截流出现明渠泥沙淤事，问陆总后，电话告知胡德平：泥沙是一个没有弄清的问题。胡谈今晚电视下游围堰水位高于上游。我将总的担忧及大问题简单相告。

玉珍已到医院做了 CT。

钱贻筒主任大夫——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二）晴 36.7°、36.8°、36.7℃

四点醒来，折腾一小时后复又睡着。六点一刻起床。折腾时吟得一绝，谢赵朴老关怀后学：

已销寒气沐春风，缘结词坛主将翁；
两度关怀龙胆紫，巴山犹忆象牙红。

1979 年“龙集”原稿初蒙赵老过目，并题赠临江仙词奖掖后学，为此集出版增光。1992 年“龙集新编”付梓前，与赵老同住医院，又蒙再书原词。今年与九一高龄赵老又同住医院四楼，述此往事，云象牙红乃抗战时在四川所见。以信纸书之，拟送与赵老以表谢忱。

上午小贾来，谈与双壁［碧］可交谈。云宋任穷对我有看法，部级事受阻亦有关。小赵一心留京，去年父母妻子都来北京，闹得厉害。军人留京久久单身，竟以此提出离婚也。“与父母不和”乃借口也。

此事一直压着未告我。廷栋对此事亦有看法。我的估计不错，要长期观察，曾同玉珍一言。

大夫说，还得吊瓶几天，以便体温正常。

下午三点后玉珍来，又是几种菜。吊瓶时，赵老夫妇来，送我《冰玉影传奇》（自印线装本），为纪念母亲。“传奇”乃母亲所作，记其与兄姊一生情谊，似元曲唱本。赵南有序言。说母亲死于 1947 年内战时。谈三伟人说法之确切，于此不便议论也。正好将谢诗送她。

看完报纸，十点半上床。

1997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三）36.4℃、36.4℃

五点廿起床。睡得尚可。美音继续谈江访美事，对引用相对论谈民主与人权，找一些学者提不同看法。关于西藏等民族问题，也不是美国南北战前形势（过去达赖则是农奴制也）。美学者也有不同说法，说美国战后已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中国未解决。看来访美之行，得带几个学者才行。上午吊瓶乃最后一次，大夫答应星期五可以出院。即告玉珍，今日不必来。

续读《资义与廿一世纪》，已过 3/4。李普要我将五首自寿诗用大宣纸写好，悬之于壁，可以共观。说他认为是个整体。这倒出我意外。接到读者及旧识我者要书或代办事的信，使人心烦。只有让小贾回复。但有的人如张式弘（立徵外甥）却不能拒之。赵老对一切索字应酬都来者不拒，真是难得。

下午看牙，左下左床一个引起疼痛牙根拔了。早晨、上午、下午都在走廊散步 20 分钟。感觉身体已正常。晚饭后，玉珍和张莉来，她们到南楼看李一清夫人。谈其家内子女媳妇间纠纷。接钟伯熙信，浙江省换班人中有原新安江技术干部。张启民（建设部玉珍同事）寄来中科院院士几十人的上书，忧党忧国也。还附上 89 廿赵与戈尔巴乔夫谈话（戈的回忆录）。冯文彬已于廿日去世，家中设有灵堂。

1997 年 10 月 23 日（星期四）晴 36.4℃、36.9℃、36.8℃、36.4℃

四点醒来，未能入睡。五点半起床。天气转冷。早餐后仍到走廊散步。上、下午也散步。

上午李新来，聊到十一点半。他认为李难接人大主任，乃在总理不能当人大代表。真是书呆子。谈姜克夫是一个有骨气的东北汉子，三反时在长春市被整，他早就写好一份申明。后来自愿到近代史所。

玉珍电话，张扬自长沙长途，同王茂林之战似已获胜。曾大姐让人送梨一袋。

晚上洗澡，水热，出汗不止。

1997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五）晴 36.4℃

昨夜十一点服眠药，二点小解。睡到六点半始醒来。早餐前收拾杂物。七点五十分去看中医，气虚与贫血。金玉如、张爱华大夫听肺部，基本正常。谈游泳避免使力。十点到曾大姐处告别。还要输血。告陆道培可以一找。送发言稿与“八十自寿”。又去向赵朴初老告别。留下我的地址，也写下他的地址。问我喜欢何人诗，我说我非行家，唐诗读得多些。他说李杜好（我说李白少作律诗，受约束，他亦举出不合律处）。喜东坡词，黄山谷不喜欢（我让看《龙集》末首李杜杯大赛，称赞之）。我说《玉冰［冰玉］影传奇》读了，甚有才气，元曲？说母亲有才（父亲是秀才，默默一生）。自己在东吴大学，受一教授影响，信佛教，还有孙起孟等五人，他们吃素两年即止，他则 70 年于兹（对身体有好处）。36 年心脏病，不放在心上，战略藐视，战术重视（梅兰芳反之，小便摔倒）。自己诗不留底（近年留复印）。到日本（第二次谈到）见到悬壁，赶忙照下（我说应出集子）。近人赞龚定庵，我说还有黄公度，即背在香港诗（龙旗句）谭嗣同何等气魄，气最重要。（我说诗总反映性情，不平则鸣也）。说八十自寿有气势（第二次），还说诗要多互相切磋。于是要我留下地址（他也写下地址）。母亲“传”，五七年才了心事。胡

同住处太窄，想搬家，楼房亦可。毛：“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气魄。未敢久坐（去时正在写信）。

中午坐寐一小时，吸氧。下午三点玉珍来，我已一切收拾停当。离院前，在一层去看望刘祖春，又认出我来了。

归途先到万寿路悼念冯文彬，夫人与儿女（有四个）都在。同夫人略谈，为1926、27参加革命年月，同组织部发生争执，张全景来过，已解决。

回到家里，一切舒服。小妹寄一批药物，一大盒人参与多本港刊。信中谈到密云生病事，对妈妈加倍尊重。

1997年10月25日（星期六）晴 上午36.5°

第二次小便四点过，久睡不着了。大概北屋较凉，五点后咳嗽一阵。起床时着羽绒棉衣与毛裤，白天没有再咳。翻看七本港刊，看得头昏脑胀。

小多一家来，午餐丰富。毛竹军训晒黑了。给琬姐电话，报平安。她外出必乘车了。

早晨美音播克林顿关于中国政策讲话，很是缓和而富于建设性，也承认美国自己也存在一些社会问题。江访美可望取得较好成果。

七本《开放》翻完。此刊在港刊中较好。

1997年10月26日（星期日）晴 体温正常

四点半醒来，五点半起床。翻看小妹寄回的《新闻导报》，大陆新闻颇多。上午来两伙岳阳与平江人，都是敲门而入。岳阳原文化局长傅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谈岳阳殷正高等旧事（此人已下海，有能力）。为平江春亳题过一首诗（全忘了），特送茶叶。谈平江经济搞不起来，如矿泉水。另父亲带两个女儿（都在中科院工作）来，大女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想回平江干农业本行，口头上说不当官（父亲说“付［副］县长”）是个硕士生，有点成就，想回家乡总是好事。

杨小玲、胜利两家呆一天。吃涮羊肉，同胜利对阵，胜二局，中腹杀死一块。葛洪昇电话谈安东提升副部长事。

1997年10月27日（星期一）晴 体温正常

五点半起床。美音收不到了。上午到办公室，找薛德堂问部内管人事情况。对我的一般看法：正真［直］、敢讲真话，才能等，另外议论则是有偏激。我的十五大书面发言，崔月犁给了他爱人一份。他的事故党委意见给严重警告（傅思和给警告）。随找外事局长李建华问刘安东事。正派、业务熟悉等以及民主推荐，党组意见一致与葛洪昇所言一致。从旁了解到，几个年老局比，则水平不如，表达能力差些。他们建议如先进后出（到年龄的副职还没下）则先进党组。没有从外面调人之意（葛过虑）。给小妹电话，寄来各件都收到，妈妈对信很高兴。那种新药（黑激素丸）另寄。写范文即寄与我。

下午到大兴县森林公园看别墅（小贾朋友买的）。住人不多，都是空房子，还没有生活条件，看看而已。所谓“森林”有些小树而已。归途玉珍买了些菜。

1997年10月28日（星期二）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半起床。安徽袁锦茂寄来一堆《皖江晚报》，上刊“庐山秘闻”。再收到香港《世界名人传》约当顾问函（弄不清情况，说是陆钦侃推荐）。还有王元化信，转“为正义举证”文，日本亲华的军人遭右派分子迫害，我们官方无人过问。还有读者信等。

薛京上午来，想当出版社付［副］总编，有个信稿。留午餐。

下午没游泳，只洗澡。水凉，勉强得很。好在房内有暖气。晚饭前去看秦川，他还到 407 去过。回顾华国锋靠汪东兴{治}国旧事。邓力群认为犯了路线错误，是否邓“脱颖而出”？

1997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美音收不到了。清理杂件。上午陆茂竹来，谈水电史问题，为学会写上犹江诗。谈自己与水电十一年，请陆继续收集资料。为她写咏兰诗。

中午睡了一个多小时，下午杨继亮来，谈社科院出版社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出他的书（两个月即印行）是看到我的序言，对我极崇敬，从政治、理论到文采，中国少有者。愿意来访，出我的书，送了一个名片。又谈为此书见到的人都对我有好感，“真是沾了你的光”。杨教我做保护视力、休息大脑的按摩，按穴等办法。

清理几个月报刊。

中美战略利益：①两国都不希望恢复冷战体制。②保持亚太稳定，台峡、朝岛不动荡。③世界问题：不扩核武器，防毒犯罪，地球环保等。④经贸互补性。——李南央注：此段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10 月 30 日（星期四）晴、多云

六点起床。睡得不错。昨夜又搬回北屋，已来暖气。

上午仍翻看报刊、整理杂件。中午将客厅书架整好。下午仍未游泳，只洗了个热水澡，稍出汗。收到安徽读者范愉曾信，谓《商秧［鞅］徙木立信论》[15]一文是维护秦孝公统治的立场，与他晚年一致。

1997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上午到医院看中医，李大夫说我的脉搏已近正常。杜导正来，他们要发表“发言稿”，说散发了 30 多份，给三个省委书记看了，都一致叫好。他们有文字小修改。晚上到 Fraiday 饭店，应张莉儿媳的邀请吃西餐。此饭店过万圣节，服务人员全化装，颇热闹，但吃得实在不好。

小妹寄来《短短长长话母亲》长文，晚上看到十点半，一气呵成，但如谈话录，人、事交待有的不清楚，像个草稿，写得确淋漓尽至。

1997 年 11 月 1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听美音。江在美遇到示威。人权 6.4 乃主题也。满起母亲遇车祸，住复兴医院。

宗（宗凤鸣——李南央注）电话，赵事似成立新专案组，李鹏任组长。朱维民曾告张爱萍愿会见我。该去一谈了。

1997 年 11 月 2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四点即醒来。改小妹的《谈母亲》长稿，到晚上只剩个尾巴了。

两个小玲家都来，很热闹。晚上吃饺子。我没有午睡同胜利手谈，老在中腹强战，我仍把着。有赢有输。郑惠电话，“文集”已办好手续，即告李春林，他们已作好付排。也告韩钢。

晚上恒泰两老板来，都是人大学经济的。赠《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和《金钱传》，建议他们又实

[15] 《商鞅徙木立信论》是毛泽东中学时代所写的一篇作文。——李南央注

践赚<钱>又搞点理论。

陈英茨来，谈武光又从崔月犁处得到我的发言稿，李之琏等也都得到。武原是北平地下党工作过，任付［副］书记。他们怕资本主义。谈杨继亮其人老赖在北京，已五六年不上班，没有工资。夜郑惠电话，“文集”事手续已办妥。很是高兴。即告李春林并韩钢。

许德勤来谈“续编本”处境，还是为他自己职称也。——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11 月 3 日（星期一）晴

昨夜十一点半服眠药。五点半起床。听美音，除纽约外，各地政府首长都参加欢迎，表现友好。江的某些“随意”风度，似亦取得成效。参院议长金里奇态度可作证明。上午到办公室，同谷安林谈“续编本”，照顾许德勤职称。随后漫谈对资本主义认识，介绍黄仁宇著作，《东方》文及“大悲哀”等件，还有“发言稿”，并谈及宋平、蒋振云等“左”爷，搞社教运动，反和平演变，影响组织工作。又谈到“红色资本家”，吴满有故事等。谷说，研究室的年青人思想还是比较活跃的。

午觉竟睡到四点，空前之事。

1997 年 11 月 4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找出刘清文件，准备为他的文集写序。

上午杨继亮领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王俊义、副总编宋孟德来，谈约一小时。他们原想出我的文集，知道东方社已捷足后，定要出本“选集”（25 万字左右）。我也谈到《毛晚年》集。送我《杨绛文集》等七本书。张扬来电话，文联出版公司也想出我的文集，也只能答应一本随笔类集（随后同朱正电话，出《诗文集》）。

杜导正来取走《防“左”》文的改定稿。谈《炎黄春秋》明年将全力反“左”，以邓 80 年长文为主导，着重政治体制改革。下午恢复游泳 400 米。晚上孙长江夫妇来，谈赵的情况。给江写了封抗议信。一个老保姆带孩子来看望入门不准，夫人大怒，但未能留宿。赵因此同全体警卫人员讲了篇话，都一言不发。程湖来，为他的工作安排（不回审计署），同李德亮电话，并给李铁林信。

1997 年 11 月 5 日（星期三）晴

四点小解，睡不着，即起床。中午也未能午睡，精神尚好。找黎澍的遗件不着。十点张扬引曹利群（文联出版公司总编室副主任）王丽君（邵阳文联）来，谈出我的选集事，“诗文”名之，以张扬“实录”长文与那 200 字自我介绍置前言，内容以能代表性格与作风者为主。曹办事麻利，合同书上签了字。十二点始离去。下午戴煌夫妇送书来。港版印得甚好。他的夫人曾患精神分裂症，当年迫害过甚也。南希电话，麦克法夸尔已到北大，他们两人星期五晚上来，当邀来晚餐。

1997 年 11 月 6 日（星期四）晴

仍四点醒来。五点起床。算是翻遍书架杂件，将黎澍资料找到了，附带寻到其他存件。1989 二期《历史研究》也已找到（有纪念黎兄四篇文章）。这样就便于写怀念文了。明年为澍兄逝世十周年，历史所在约稿。上午韩钢来，丁某不动，且列席常委会，闻之骇然。现在的核心如此识货也，可叹之至。此事还得有所反映才是。带来一本《中国解冻年代》，将我（与光远等）发言稿塞入，巧妙之至。只是胡赵之事改为：“87、89 年的问题”。

下午游 700 米，尚不觉累。长沙办事处孙燕引人来，求为襄樊娱乐公司题辞。退回“红包”。

林静聪电话，来北京下海（一咨询公司），全家四口住朝外一公寓。——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1997 年 11 月 7 日（星期五）晴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为襄樊耀清企业家娱乐有限公司开业結庆，诌成四句：

现代文明娱乐城，弛张有致更精神。延年益寿迎来客，曼舞轻歌冶性灵。（1994 年长沙港岛娱乐城开业，题辞为贺：身心健康，娱乐文明，轻歌曼舞，陶冶性灵。现以此意邹成四句为一）。早饭前即写好。上午孙燕与冯汉池来取走（送上品茶、酒）。

下午若水四点来，秦川随上来。送《耀邦下台背景（人道主义在中国命运）》港版。这样前十年情况就更清楚了（已有吴江等书）。胡、邓合谋毕露。谈《人民日报》内部人事，丁布置私人，邵华泽更如此，均不学无术者。

六点麦克法夸尔、南希与林静聪夫妇来，杨纯亦来（先谈如何向江反映丁事）。晚餐吃了一个半小时。麦很能喝酒。秦川送 20 年茅台，喝了三两还多。他们关心中国民主进程。我们谈了些事实，尤其广东自行其是，《解冻年代》亦是明证，书给南希了。九点半始散。

收到香港《回归百首诗词》，印刷精致。王说：乔木、邓左等实为新“四人帮”。

上午杨纯来，从日内瓦归，送礼品。——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1997 年 11 月 8 日（星期六）晴

昨夜服眠药，睡到近七点。翻看若水书，完全是事实，胡原形毕露。上午李元华夫妇，她仍执着于诗词歌吟，谈诗词学会内部人事纠纷很是无聊。她在一次会上揭穿，博得掌声。

下午游半小时。

1997 年 11 月 9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听美音。也正面报导三峡截流，但提到泥沙淤积、移民、生态环境、军事隐忧、经济负担等一其［些］争论。美政府不参与。纽约开十五大后中国研讨会，100 多人，多学者。许家屯第一次参加此类会，认为应重新认识资义、社义，与马恩列斯毛。空想还很多。江访美，客观应有所帮助，但有限。美国民主，中国不一样，应有相同处，如允许不同声音存在。应有所作为，突破，有勇气，重评 6.4。哈佛讲话似非讲 6.4（谈也会犯错误）要搞政治体制改革，64 非接触不可，形象有进步，民主不及格。陈一咨也说邓遗留问题，政治未改革，制度性冲突，十字路口，江敢不敢有所作为。苏绍智谈政治转型：自由化、多元化、民主化，取消一党专政可以乐观：市场经济，村选举，朝夜［野］上下立宪民主，行宪。台湾政治宽松，经济互补，李登辉访大陆条件：允许向老百姓谈台湾民主，不急于统一。

胜利来，上午到下午手谈不止。

1997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一）阴

两点服眠药，仍不能入睡，大概近四点始睡着，七点前起床。上午宋晓梦来，给她书面发言外，将十多本港刊并《幕僚们》与之一阅。

下午到办公室，同廷栋、雨亭谈中央卷最后阅审。让杨小池早来。文彬遗体告别我没收到通知，找傅思和请他向中办追查。找李德亮谈程湖工作事。开始看《大跃进》下卷清样。

晚上卢跃刚来还下卷稿本。谈他的新作：陕西王保京这个当代最大的大骗子、不倒翁（曾任地委付

［副］书记与县委书记，58 年时他在村里搞的“四层楼”科学试验田亩产 240 万斤），省委和胡积［绩］伟都支持，直到 1994 年。陕西报纸登过 200 多篇，《人民日报》登过 40 篇左右，从 50—90 年代一直红彤彤。醴泉县烽火村。

1997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二）阴、微雨 项南昨夜去世

五点半起床。整天在办公室，校对《大跃进亲历记》清样。上卷一半，小贾看过的已过目，竟发现缺了一页（真是可怕）。小贾复印时，工作量太大发生的疏误。但清样没看出，则似难原谅了。找小程谈，他的鉴定中有语，为为［我］“编辑、撰写、校对 200 万字”，太离谱了，不能如此自吹自擂，不过是经手付印了三本书而已。

游 500 米。上午得玉珍电话：项南昨天去世，秦川、慎之电话讲的。回来再电话，家中秘书告知：昨天上午到医院，下午福建来人谈话，晚上去饭店会两起华侨，十点半猝倒，夫人在旁。回忆十五大时在皇城饭店的亲密相处（幸亏留了几张照片）。玉珍感伤不已。慎之电话，长谈天人合一与对季羡林认识（并非真正学者）。因孙长江曾对我讲过他的闲话？太狂妄批季不懂哲学也。我的态度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他对我治史很是赞赏。

收到一个河南不认识的人寄来包裹（五斤枣干）。

1997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三）阴转晴

五点半起床。一早到办公室。为《刘清文集》写好序言，并电话告知。看完“成都会议”清样。中午没休息，同赵洁冰［杰兵］手谈，他让我四子仍负之。他的儿子为业余五六段。虞云耀也下得好，部里第二名。下午游 500 米。回家后，四点同玉珍到项南家吊唁。汪大姐云去澳大利亚做手术自费，报告打了两个月无回音，不满之至。家里布满了花圈。福建同乡多，项人缘极好。

1997 年 11 月 13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整天在办公室，续看《大跃进》清样并开始看组织史中央卷文革时期清样。午饭后同薛德堂手谈三局到四点（他不如胜利）。程湖来，计委要他，说服赵杰兵放之（李德亮说程撒谎），对程印象不好。

晚上谢韬夫妇来，在四川住了一年多，书面发言稿影响甚大，在四川即知道了。密山市来人要字，知道我在虎林下放过。

1997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五）大雾

六点起床，睡得甚好。一早到办公室，《文革时期》文字部分基本看完，小有修改。林彪事件按当时《决定》落笔。《大跃进亲历记》上卷清样也已看完。

找程湖谈，让他作点精神准备，因赵杰兵意见由部里安排也，让我不要管（我已给赵谈清，让程去国家计委）。平江女硕士姜会飞的信件早已寄来，我没有从小贾送来的文件袋中取出，是一大疏忽。下午游 800 米。恢复原来水平了。

1997 年 11 月 15 日（星期六）雾转晴

六点起床。美音又能听清了。上午河南平顶山的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求字（何载介绍的），出了一本厚书“执政党七论”，题词（“以身作则，从严治党，痛惩腐败，警钟长鸣”），这

是个官瘾很大的中青年，为他本人书“竹”句（“总是虚心到老来”）。然后又为密山市写“忆秦娥·茫茫甸”——留念。

黄伟经电话，杨奇将我的《大跃进失败》长文交《镜报》发表，稿费 5300 元。要我为《南方周末》并港刊写悼项南文。下午应邀去看望温济泽，谈博古九十诞辰会。吴冷西主持（当然不邀我去），温与吴文涛等都讲了公道话。儿女家人都说三个右派讲得最好。吴冷西是凡是派也。

1997 年 11 月 16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哀项南”文开了个头。下午安徽袁锦茂来，一堆食物，求为儿子（一工人）转移地方。幸亏李志民夫妇来，他将信拿去办了。在磨子潭时为袁画过头像，也带来了。志民谈下面干部对学文件之心不在焉。

上午十点同秦川一起到李普家，《东方文化》萧亭与责编来，大概是每年来京组稿，在天津高知开会，有教授说：“李锐文就是马克思主义也”。谈目前，“解冻”或“真空”形势。我意大家可各路出击，使之防不胜防。尤其重要在建立新的理论，弄清资本主义的过去，现在与将来。世界走向。人家在科技推动经济，世界一体前进也。再不要夜郎自大了。在对面一小饭<馆>午餐。晚六点到文采阁，应湖南作协孙健忠邀，张扬、郑仲兵、戴煌，一律师等，漫谈甚欢。吴冷西不删去那一段，可以与之一击：上法庭。张思之律师愿代劳。至少吓唬一下，在报刊捅出来。九点始终席。

1997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听美音。魏金［京］生释放，已到美国底特律治病。美国朝野欣慰，克林顿对国会也好讲话了。也有人认为如此交易，中国政府很是“卑劣”（刘宾雁语）。变为国际要闻。

八点半到办公室，关于林彪叛逃事，根据《周恩来传》所说，最后改定（《革命时期》文字综述），引证当年《决定》。此事真象只有后代去说清楚了。为一个什么“天才论”、“国家主席”闹得如此天翻地覆，其实不过是“四人帮”与“林帮”之间一些观点（或事件处理）发生矛盾，而毛偏袒前者所致。当年林、陈还注意到经济形势，而毛只管“革命”也。

下午四点回家。晚上韩钢送书来，并加了一节王任重与试验田材料。

1997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听美音。魏京生去机场经过。此事仍是热门话题。八点半到办公室，找不到项南发言提纲。从杨秘书处电脑中复制两份，写成 1800 字吊文。写得颇有感情，题目“项南，真不忍说别了”。

下午四点游泳四百米。难道又是在洗澡前后出问题了？晚上看电视时觉不适，喉头如患感冒。

1997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一早到办公室，项南文寄广州、上海，给黄伟经、朱大路电话，一稿二投也。

朱正、冰封信来，为我选定二本选集的目录。

收到《三峡文史博览》，两方面文章都收了。收我两篇：《南宁谈三峡》与《周恩来带队查勘三峡》。

弓彤轩来谈周小舟第一、二位夫人情况，还有一个儿子名周虎。下午到医院，查血、照片均无问题。取了些消炎药等。晚上很不舒服。

安徽袁锦茂夫妇来（大贾师傅木匠女儿）还要字，没答应，实在应付不了。湖南金龙御酒陶森同 3 人来，谈在深圳办药浴治疗。“园东园医疗保健药浴中心”，吸引港人与华侨，国内有钱人也愿意如此消

费。只得应付一阵。

1997 年 11 月 20 日（星期四）大雾

五点半起床。夜咳痰多，喉燥疼。上午玉珍同我到医院，作吸入雾气治疗。

下午赵人龙来，他们当年到丹佛设计的十多人都参加了截流。小妹托徐怀云带的四瓶药，由他带京交我。赵也是反对派，徐等仍坚<持>200 方案。已无意议。都讨嫌潘家珍［铮］其人。

晚上武大新任校长侯杰昌、付［副］书记胡树祥等四人来。谈学校环境治理已有成效。我将话头引向是否还迷信毛。校长说江西调查时要注意不要让知识分子操纵会场。过去在教育上的乱来。还谈到要照顾刘道玉。将发言稿给他们一阅。

1997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五）晴多云间（仍喉痛，有痰，感觉无力）

五点半起床。早餐后先去医院吸喉剂。九点过到文采阁，应邀参加《炎黄春秋》座谈会。都是老熟人，慎之、秦川、李莊、李普、温济泽、张黎群、曾彦修、冯征、苏双碧，及主人杜导正、方实等。约两桌。温老先讲一生受“左”害，从立三、王明到二“左”王，必须告别。我讲除弄清历史外，还必须从理论上（从马恩列起）弄清楚，尤须查清资本主义发展及今后道路（列宁“垂死”之非）。李慎之从体制外讲，新儒学实质想复古，本世纪最伟大学人乃陈独秀（众插言还有孙中山、胡适），共产党人中只有他接触了西方，了解法国大革命，将任继愈捎了几句。李普谈今后危险在下岗，经济出大问题。苏双碧有文直指五人帮。大家称赞我的发言稿，但第三个决议目前做不到。也谈到同《百年潮》合作分工，全力反“左”。

1997 年 11 月 22 日（星期六）晴间多云

近六点起床，一早到医院。遇见光远吊瓶。他也收到《解冻年代》，没打过招呼，也是为我们两篇出此书也。

整天无力，彻底休息。上午为“深圳园东园保健医疗药浴中心”写招牌。陶森等三人来取（玉珍收笔资千元，我雄［熊］了她几句）。

江向哈佛讲文化传统：团结统一，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爱好和平。——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11 月 23 日（星期日）晴、阴

五点半起床。八点一刻到医院作吸入。八点三刻到文采阁，参加韦君宜八十寿辰座谈会。见到邵燕祥、牧惠、黄宗江等，光远迟到，二十余人。题词首由新凤霞画了 8 个寿桃，邵有一首很好七律，我的七绝定稿如下：

露沙之路向延安，大砭沟头去又还。
抢救过关多少劫，追求民主自由难。

女儿杨团介绍母亲全部作品及晚年与病患奋斗之情。大家发言：真正的人，一生讲真话，善心待人，关心青年作家，提携后进（如冯骥才等甚多）。我讲《露沙之路》中讲到“黎雷“之处，提出大问题，为何自己整自己长达几十年，几乎呜呼哀哉。问题本质在何处，过去问题要搞清楚，今后道路（实践到理论）也要搞清楚，尤其对资义要重新认识（说到马克思主义问题，光远说不全同意我说）。大家怕我们争论起来。

下午五点，孙长江来，海南陆军邀宴，杜润生不能去，我只好勉强去，东城一上海菜名家，吴象夫妇来。陆军开发芦荟，可作饮料健身治病。

晚九点回到家中，陶森与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等我，谈在深圳成立齐白石艺术馆，让我当名誉董事长，我谈了如何成为国画中心，与商业结合，养画家等意见，同意此职。谈到十点半。——李南央注：此段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一）阴（感冒结束）

五点半起床。一早同玉珍一起去医院，最后一次吸喉。感冒似已结束。九点到办公室，续看《大跃进》（下卷）清样。十点西安原电影制片厂厂长李旭东来，谈“陈云在延安”片的制作与内容。谈到十一点半。当年在延安同陈的接触印象，以不同意抢救运动为主线，说明他对待知识分子看法与建党路线。王鹤寿反映，陈问到对抢救看法，弼时不大同意，而少奇赞成，陈不再吱声。38、39 年陈作过下乡调查（是刘家栋介绍来找我谈的）。至于这 20 年则鸟笼所限也。下午五点回家。李慎之电话：资产阶级“权利”与“法权”翻译是一样的，法权并不错，都是 Right。

1997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二）阴

五点半起床。今天仍有痰咳。九点到办公室，续看《大跃进记》清样。编译局薛晓源来，欲出我的选集，建议出《谈晚年毛》，约 20 万字。悼项文，《文汇报》已排版，但总编未通过。同慎之电话，说台湾报纸刊长文，赵说明同胡关系，吴江仍坚持己见。接张扬转张思之信，认为应诉诸法律，告吴冷西诽谤罪，愿全力支持。

下午四点到文津街洗了个热水澡。出一身汗。遇罗西北，谈三峡截流之过份铺张，警卫森严，4000 人中 1500 警卫也。与秦始皇修长城相比，都想贴一块金。

1997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三）晴

六点过起床。睡得甚好。整天在办公室，看《大跃进》清样。赵承嘏事，范岱年回电话也难说清，只得在括弧中注明（毛当年讲的这些例子很难查实了。赵是秀才，老中医世家）。元化电话，《文汇报》去人说总编不用悼项南文，他骂了一顿，准备找宣传部长等一谈。

陈英茨患癌症，进口药无法报销，致张部长信，我批转。

慎之电话，《光明日报》26 日七版文《回望与沉思》文，现在大学生根本不知道廿年前历史。我的书应成为必读书。——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11 月 27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整天在办公室看清样。基本结束。同金松林联系，还得郑惠表态，竟说《文集》不要收入，其人经济观点太过份了。下午游 600 米。感觉较正常。这次感冒袭击十天，原因还找不到。

上犹江四十年不能去了。已告江西——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1997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五点半起床。九点到办公室。续看《文革卷》清样。文字不规范处甚多。中午去廷栋家看望。白内障手术做得很好。午餐时，张全景说，已收到陈英茨信，是个问题，先解决他本人困难。晚上电话陈，

得知已有离休干部可以报销医药费的政策了。下午同赵杰兵手谈三个小时。让三子输一盘，平一盘，一盘大胜，几乎杀得他活不了什么。下了一着倒破妙着也。

1997 年 11 月 29 日（星期六）间晴

六点起床。上午客人不断。罗西北夫妇来，送新著作并食物。小赵谈飞机上听新华社记者吹捧我，要对联字（“三峡工程有问题”）。西北说，他与钱正英互相利用。冯大姐来送书（孙老生平事，陈修良著）。要《实录》，谈个没完。（顾准弟陈敏之患癌症，其妻致信）。刘正同二青年来，又送酒。看到我的长稿，说为何不关心教育，学生应试，负担太重。谈到周惠似有不满处。潘基踬来，一起谈教育问题。刘曾对钱说，去年沅江洪灾，五强溪上下受淹，不赞成三峡。北大出版社让卢济恩特约编审及一女同志来家，我只好分别接谈。可惜同老潘未能细谈。十一点多到北大出版社展品室小坐，到国际中心午餐。午休后同总编温儒敏一起谈操作办法。口述历史，原生态，有细节，10—30 万字都可。记录、录音两可，还可追问，整理后再改。朱正先谈自己是历史承受者，没有参与。我则是历史参与者，我对历史负责，历史却不对我负责也。谈到四个 20 年，参与的几种工作，几位高层（陈、高、毛——胡、赵），历史事件，晚年写书。谈后又到展室拿书不要钱，计有《胡适书信》、《邓广铭文集》等。

朱正一早来。叶至善说“分得{馀利}”。——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1997 年 11 月 30 日（星期日）小雪

五点半起床。延滨、元元上午来。本拟去李昭家，后改下午。金老来坐了一上午。谈回家乡诸暨情况。俞秀松、张秋人等六个塑像很有意义。他是应邀纪念 1927 第一次党代会，活着的只他一人了。

下午四点同玉珍（延滨开车）到耀邦家，仍在大客厅坐谈。德平、德华兄弟参加。李昭从去世时以民政部名义给恤金事谈起：非病死，乃因公而死。骨灰埋葬，引起海外关注。今年春节江泽民来家，正式提出，对耀邦应有个正式公正评价。“邓”电视剧，十二大报告无人作也。德平认为在文革前陕西刘澜涛整耀邦时，杨尚昆并不友好，是附和的。只有叶帅明确保护。辞职后，他骑车上班，在中南海路遇薄与随从散步，迎面来，冲骑而过，怒目相视。以后薄就改变散步路线了。我谈到 20 年来总认识，陈、邓两家，两个党，陈掌握组织、宣传，计委等人事实权，邓靠威信，二左王穿梭其间，先倒胡，后倒赵。邓自断双臂。现在形势已大变，可以设法突破。李昭写好申诉，我可找张爱萍、萧克等谈，外围帮助。德华对这个党完全失望，帮派而已。也反对三峡。晚餐丰盛。87 年 4 月 5 日饭后，耀邦曾对夫人谈及，我请他到家中吃湖南菜，故而留下深刻印象，要招待我一次。

1997 年 12 月 1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整天在办公室，续看《文革时期组史资料》清样。文字不规范处甚多，还有排印错误，内蒙等省过于简略，内人党问题灾难情况未写清楚。

同张爱萍家电话，已取得联系。

晚上新华社王唯真电话，看到我的吊项文。他是福建人，提及博古纪念会没见到我，我将吴冷西丑像［相］揭了一下。

1997 年 12 月 2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因喝了水与药，本来空腹去医院照喉片，只得改期。整天在办公室，《文革时期》各省文字部分全部看完。以上海、云南等写得最好，死人亦有数字统计。广西、内蒙等均缺，湖南、浙江

等太简略。文字语法也全部改正。

午餐时同杨健生谈及王茂林问题，说地县管不着，但省一级称王称霸者总得管管。张全景也谈到反右后不敢说话。

下午游 600 米，尚不觉累。晚上刘世定、卢跃刚先后来。礼泉县烽火村旧事，卢写了 40 万字书，240 万斤亩产事将有关章页给了我。王保金［京］其人一直吃得开，也说明陕西之不解放也。

1997 年 12 月 3 日（星期三）晴

六点前起床。上午到办公室。武大三校友来谈北京校友会人事与活动，有一信致我这个会长，“完全同意”。刘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谈四个校长，肯定刘道玉，齐民友最差，陶德麟为人好，也能决断，两者现任侯昌杰［杰昌］都好。说我的威信如何高。

接杨小池、张新法来，同廷栋一起谈定稿事。我讲了看完“文革”后几点意见。午餐后略休息。下午二点一起回家，同玉珍到八宝山向项南告别。人多甚挤，汪大姐再三谢谢我的文章。胡德平在《工商时报》头版发表了悼项南文，给我好多份报纸。出来时遇见施滨海等，给我八期《开放》等。

1997 年 12 月 4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上午在万寿宾馆会见日本友人川口孝夫（北海道中国研究会负责人，原扎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日共市委书记）夫妇和随员齐藤孝，中联部刘迟（已 70 岁，日语好）陪同。川口已翻译《庐山会议实录》，将清样赠我。谈了一上午。问了我几个问题（从胡风事问起，毛原来还同意胡某些意见，为何要批反革命？联系到批彭）从而谈到毛的性格与兴无灭资关系。从我的发问，齐藤孝详谈当前日本经济形势，泡沫经济的灾难，官僚，大公司与暴力集团的联手发财。过去穷闹革命，现在是福利社会，失业率 3.5%—7%（后者依世界标准）日共党员 40—50 万。

下午三、四点，花城编辑钟洁玲与宋晓梦先后来，那位文学编辑，要晓梦加强文学性，“飞扬”一些，令我反感。晓梦只好将稿本接下，答应加一点文学性。小妹《谈谈母亲》稿交晓梦。

1997 年 12 月 5 日（星期五）阴

五点半起床。有喘意，喷过两次。一早到医院，做食道复查（有个小肿）并查看臀部小肿疮，理疗敷药。

一早到办公室，看收文集稿，觉疲劳。午餐后小休，三点回家。朱正来，吸氧一小时，谈舒芜等看到“防左”文很欣赏。舒谓黎澍反封建主义，人民群众非历史动力，历史即求史实，非找出什么革命、道路规律——三大贡献。

晚上周笃文夫妇来，送香港书《江权力之路》与我一看，称我为“历史的良心”。晚上安东来问信，将实情告知，可能先进党组。

1997 年 12 月 6 日（星期六）雪、雨

昨夜即下雪。六点起床。上午九点仍到万寿宾馆川口孝夫约谈出版事（我可以个人委托）。又问三个问题。请我为日本版写序。许医农电话，告知海外版费权益事。下午河南张志林来，中宣部电话《实录》不要再印，要他们顶住照印不误。将《防左》发言稿及吊项文给他看。对这些“左”爷必须顶住，对着干。提出版税要求，10%，过去并未签过合同也。到书店买书 240 元，有汪东兴回忆林彪事。

晚上徐州组织部刘洪涛等三人来，已九点半，未久留。送来好些礼物。

1997 年 12 月 7 日（星期日）阴

五点半起床。翻看汪东兴回忆林彪事件与《江的权力之路》，后者有资料。胜利一家来，手谈一天，互有胜负。原来计划整理材料告吹。

1997 年 12 月 8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续看《江权力》。张爱萍有关事（江上青等）为过去不知。整天在办公室。为日译本《实录》写序言 600 字，并书两本送与川口孝夫。续找文集文。

看望陆沅（刚出院）。谈杨小池电话已告她我对《文革》部分修改情况。原办公厅主任下放漳州付［副］书记马瑞民来谈，读过我的书。再给《解冻年代》。

戴文葆电话，关于文集，出版署情况不明。同龚心瀚电话。先问杨牧之，然后他再设法。想来看我闲谈。

1997 年 12 月 9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找出文立徽“保卫金门”总结件、'95 在成都关于水电难优先讲话、两篇最近三峡问题文（《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并项南告别文（还有胡德平怀项文）、并《八十自寿》等，送张爱萍。上午十点到张家（白米斜街记错为鼓楼西），谈到十一点半。他先谈脚疾原因，林彪与杨成武关他五年，潮湿致病。原拄双拐，到福建为一老中医治好。自己偷着针灸，曾将针尖断于腿中。我从李昭要求“对耀邦有个说法”谈起，20 年陈、邓两家（党）相斗，胡赵两臂砍断。先是清君侧，二“左”王穿梭其间（胡之要挟耀邦：你只小学程度）。1987.7.11 我信结果（邓力群未当成总书记）等事，依时序而谈。张同意为耀邦事尽力，写个意见交他。说他当年态度：道不同不相为谋。曾同耀邦谈，还去政治局开会干什么。他又问到几个常委情况，对李鹏也是看不顺眼（夫人在旁亦如此）。谈得很融洽。告辞时，嘱再去并老伴同去（夫人从别人文章知道玉珍其人）。

下午戴晴电话，已看到小妹文，《开放》12 期。

秦川带漂亮女腕来，送礼物。乃同居者也。——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1997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上午到办公室，《文选》从新闻卷三本中选出若干篇。十一点取来《开放》12 期，匆匆一览，编得很花哨。邓左赤裸裸标题“共产共妻”。下午四点张扬与张思之来。张扬看完“谈母亲”长文，说太可怕了，说我是一个软心肠人。随后刘桂明（《中国律师》主编）亦来。资料看过，肯定可起诉，由他们一手操办，不收费用。张是地下党员，70 岁了，还作过鲍彤辩护律师。主要是赵、李矛盾，鲍与陈一咨等又议论过李，陈希同扬言给一个团可解决，李不敢见学生怕被纠住。谈李三事：用百多万元修游泳池，夫人访日“丢项链”，宝石是假的（从沙发缝中找到），外交部意见甚大，儿子在京酗酒，派出所知是公子即释放。晚餐喝茅台，请秦川入席，秦川赞成让吴冷西上法庭。

1997 年 12 月 11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细看了一通小妹长文。晚上她来电话，也收到了，说金钟介绍“最优秀的核工程师”要去信否认。下午到办公室，薛京同薛晓源来，编辑局同意出《评说晚年毛泽东》，十几篇文章交他（只剩两三篇待找）。程湖计委人事局仍不接纳（我给陈锦华信），因十五大后都处在精简也。四点半游 800 米，颇觉累。

上午在家作字，“民族大团结协会”让 100 人书同样一联，实在没甚意思。徐滨从美国回来，住了半年，两次见到戈扬。住房不错，嘱文中不涉及国内熟人。说小书店甚多，恐是安全部门的名堂。女儿和平对严家其印象好，在做学问，苏绍智亦如此。

晚上冯刚与弟弟冯辉来，弟弟哈工大毕业，在国防科工委外事局工作，跑美国，觉外交部太软。

1997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上午到办公室，为程湖工作事给姚振炎批话。雨亭、廷栋来，谈中央卷最后清样并出版署名等事。上午十一点半返家。避免在部里午餐（下午传达中央经济会）。

1997 年 12 月 13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大胖夫妇、二妹与王焱、冯刚等先后来，小多、满起来。中午吃烤鸭。让他们看小妹长文。谈形势。大胖说山东人事，几无真正治国干才，都是各有圈子的。没有午睡，同大胖手谈二局，各有胜负。四点半去游泳，不到 800 米，尚不觉累。他们仍一起晚餐。

玉珍为我理发，三个月没理发了。——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1997 年 12 月 14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睡得不错。朱成章细看了“水利化运动灾难”一章，有细致修改意见。上午密加凡与陈昕来，成立有长江文化研究会，考古发现，长江文化早于黄河流域也。同他们谈防“左”文内容与 20 年历史看法：陈、等二家斗法，二“左”王曾穿梭其间谋取私利。他们似大开视野，同意我的分析。杨纯亦参加。顺便谈及周的违心有过头处。下午来临时工作大扫除，玉珍甚累，我没有管。杨继亮带来梁晓声赠书《凝视九七》，内有论毛系列文章。朱正来，一同晚餐。谈去曾彦修处，曾谈为纪念张闻天，去约乔木写文，问到还有我，乔说：怎么约他，是资及［级］自由化分子，比王若水还王若水。

1997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一早到办公室，将“水利化与灾难”一节全部改定。下午四点同雨亭、廷栋一起到万寿路看望杨小池，张新法夫妇，小曾也在。一起谈最后清样问题。名录问题仍不少，“二战”档案馆缺得很多，要从各个省的资料补入。工作量大，可争取春节前结束。文字部分嘱他们分批给我看。在前面大餐厅吃了顿丰盛晚餐，600 元一桌也。

1997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二）晴

六点一刻起床，睡得不错。一早到办公室，将陕西烽火公社王金保［保京］搞的 240 万斤亩产“空中楼阁”奇事补入。卢跃刚给的资料，他已成书，还曾经为此打过官司。处理吴君扬介绍来的查烈士资料。双壁［碧］送来刘英回忆录（顺便让她找李士英处理此件）。看 89 年的“访美日记”，可编入诗文选。

午餐后同薛德堂手谈二局。“大跃进”清样毕。

游 600 米。汪啸风明早要来，约八点早来。

1997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三）阴、雾

五点半起床。汪啸风和秘书（胡光辉）八点来。他是参加经济会后又参加计划会，回海南前特来看

望。坐了半多小时，说不同声音愿听也。（？）我的发言稿他也看到。九点半到党史研究室，参加中卷“右派问题”等研讨会。李慎之以 1956 年 11 月二中全会为“引蛇出洞”的时间。强调五四民主与科学任务没有完成。现在西方有股议论，说五四为过激运动。王蒙说，知识分子同革命政权矛盾为不可避免（反右斗争不可避免）。朱正说，1957.1 月尚未决定反右，百家争鸣——两家争鸣——反右，反右按计划（5—1%）并未扩大化也。中国历史游民过激主义（陈胜、吴广起）未停止过。毛背叛了五四。我谈应从知识与知识分子，当时对国际形势（包括国内形势），民主问题认识，三个方面来研究毛为何要搞反右。在一四川饭馆午餐。讨论会由石仲泉主持，金春明、庞松等参加。

回家由两点半睡得四点半。晚上十点台湾中央社刘济凯来电话要见我。给张显扬电话，说此人很稳重。

秦川来说《人民日报》问题：3000 人，100 多司局级，9 个总副编，500 亩花园，邵华泽专写字等。

1997 年 12 月 18 日（星期四）雾、阴

六点起床。台湾人没来电话，当是知我犹预［豫］也。一早到办公室。看“访美日记”等。可先投刊物。同梁晓声电话，谢谢送的书，谈了思考毛。梁说此书被市委禁售（王蒙昨天说，梁人好，缺点在“不知为知”也）。小曾来，他的朋友想抄［操］作我的《晚年毛悲剧》，但又被编译局捷足先登。稿酬应在 10%—12%/，书的成本只一半，书商甚于烟商。午餐时将《人民日报》情况向张全景等一言，又谈及为何要用丁关根这种人。

下午游 800 米，觉累。上海何苦寄来《上海滩》上刊他写我与三峡，编编抄抄，属文抄公一类。

1997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五）阴间晴

六点半起床。睡得甚好。一早到办公室。曾卓明与贾文平共同与小曾朋友商谈出《晚年毛》，争取与编译局合作，同时编《李锐日记》，即以访美、澳为主并附讲话。我还编了个“近作”目录。

下午游 800 米，觉累。小妹来年卡信，玉珍还是不愿出国门。

收到萧克同志赠的《回忆录》，并附短简，说我的“防左意见”很好。

毛——造反有理，邓——实事求是。——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12 月 20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两点曾服眠药。上午看梁晓声的《资产者阶层》分析，似乎应更具体一些，如子弟们之作为，联系王宝森、陈希同案。将北屋存件清出放办公室。半个多小时小劳动，即感疲累。下午悌忠妹妹林伟忠（在澳住了六年，离婚）来，同薛京会面，我共闲谈一阵退出，让他们直接接触。玉珍说，女方认可，而薛京则不明朗也。招待他们晚餐（算是做了一次红娘）。

王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与路野两人为《老相集》二辑来约稿，决定为立徵写千字短文。

1997 年 12 月 21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看完梁晓声长文，分类说了些实例情况，缺乏总的概念、分析与前途发展说明。

上午朱正、杨继亮先后来。朱正谈到三反时我还是有“左”的，如对广播台和柯施压力，以及驱逐湘雅美国人事。这是实情。在粮食公司蹬［蹲］点则较实际了。杨明天回山西，嘱更谦虚谨慎。《腐败论》出已得社会广泛好评。小玲一家来，包饺子过周末。

1997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整天在办公室。最后改定两次访美日记。编译局薛晓源来，《评说晚年毛》一书，不愿同华夏合作，帮助发行可。说定用好纸印出，有关晚年几篇文章已取来，须打印。

徐滨送来《中流》12 期，内载李友唐短文，说我为香港《知识分子评晚年毛》（1989 版）写序言，说“毛已是历史名词”，又说我认为“毛大概没读过《资本论》”，是很不严肃之事。电话告韩钢请他查此书。无中生有也，没见到过此书。

下午陈砚发来，去过美国 20 天。在十五大发言，美国是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社会保险、人际关系等。又是农业发展银行平江行要我批字，陈还谈到六四时，在北京听到：常委开会时说“李锐现象”。

1997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早餐前这点时间只能翻翻报刊。八点半到办公室，开始翻《谁杀死林彪》。处理吴俊扬托查一烈士事致函，给上海市委组织部信。叶尚志又来信，转张全景。又玉珍托转老干局信。

午餐后同薛德堂下象棋两盘，围棋一盘，皆输。薛对他那件受骗假干部事，很是不平，处理将责任全委于他（李铁林等也都圈了）。

游 600 米后，四点到人大会堂参加香港柏宁顿集团，第三届奖励优秀教师的“孺子牛全球奖”，坐主席台，听四个受奖者讲话。这是大善举，主要能提高教师社会地位。伍精华要我的十五大发言稿，说这是两难：难得如此高水平内容，难得如此勇敢提出。晚餐在二楼东大厅，好像是第一次来。集团老板邓崇光很客气，敬酒、拍照。其弟邓崇岳喜欢诗词，同周笃文熟。邵燕祥一起三人来碰杯。

美音：失业率 7.5%，2100 万人，上海 200 万，还有 4000 万解雇。出口降，投资减。——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三）雾、晴

四点醒来，为李鹗鼎八十吟得四句：

万水千山走马间，劈山斩水不停鞭。
回看大坝皆无恙，百岁犹争水电先。

六点起床，开始翻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八点半到办公室。复马识途信，马寄来年卡，“寿”字，称道发言稿，“言事敢为天下先”，“十分敬佩”。

下午游 800 米，右手臂觉累。有感冒意。服药并含片，喉头不适。用华素片。

1997 年 12 月 25 日（星期四）雾、晴 真的又感冒了

六点起床。感冒疾象明显。上午咳出浓痰。

整天在万寿路招待所一号楼开《组史资料》领导小组会。三家人马都到，讨论一上午，下午三点始散。春节前基本清样定稿。工作、编辑人员名录均书于后记等。钱听涛事由党史室定名。

研究室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在加拿大书店看到《实录》，但价高。

下午试表，没有体温（腋下 36.8℃）。

魏久明谈，万里说：一个伟人，三大错误（反右、大跃进、文革）。人民公社将农民变成奴隶。

王任重猝然去世，是邓压他为赵做总结，王坚持查无实据，不愿做伪证也（秘书知其详）。王此事

值得称道。——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7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感冒似是后期。上午玉珍同我到医院。看内科，查血、查痰，血压 90、60。大夫说无问题。上次食道检查，小瘤无变化，但要定期查。十点始回家。翻报刊。

午睡不成。下午一点半南韩徐博士夫人来。坐了一个多小时，只得奉陪，闲谈。

翻近日报纸。晚观电视《毛与廿四史》，很是片面也。毛为何不通读有关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书呢？

1997 年 12 月 27 日（星期六）晴

四点半醒来，梦中几次见过黄河，有写中国水电史念头。于是想到应写“中国水电为何不能优先”文，又想到昨晚《毛批点廿四史》应写一文。读书精神可嘉，但这已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廿四史》很难找到多少启发；为什么不多读有关马克思主义发展和争论的书呢？而只从《张鲁传》找出公共食堂也。（应当研究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模式，因当时西方有许多国有企业。）

同胜利手谈，自上午十一点到午餐，下午二点到六点，互有胜负。

慎之寄来夫妻照片年卡，并附热情言词。年卡收到仍多。

1997 年 12 月 28 日（星期日）晴 感冒仍未结束

六点起床。四点即醒来。只听了广播，无力翻书。

上午仍翻看完《陈碧兰回忆录》（彭述之夫人）的下半部。孤独的革命者，中国托派始终如一的领头人。对瞿秋白很不敬。

上午闫子祥儿子与夫人来，动员他为父亲医疗条件等事写一信与我。闫是真正“老布尔塞维克”，不为自己事向组织“伸手”的人也。小多一家和胜利来。精神不济没手谈。

下午双壁［碧］来，送《往事杂忆》。

1997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一）晴 “三进宫”，又住进北京医院（466）

六点起床。《老相集》约写文，让小贾出面写。

一早到医院，玉珍、小贾一起去的，没有作住院准备。医生让查血，照片后（其实无大异样），医生决定住院，而且又不能回家取物了。今年第三次，真是寿登八十，休太得意乎？体温 37.8℃。前两天在家中试了正常，难道真是医院有魔力焉？吊瓶时一问是一种青霉素，于是告知九月住院时即因此过敏所致，医生未注意，吊瓶后终于发作。玉珍已回家取物。高烧到 39.5℃，小赵吓坏（全身发抖，双手冰凉，身上发麻），赶紧注射其他药，晚上渐好转，玉珍又陪床。双壁［碧］来看我。睡前玉珍帮我洗澡。

1997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二）晴 下午体温 37.6℃

昨夜七点半即上床。通身汗透。半夜醒来两次，下半夜吸氧。五点起床，全身无力，痰咳不止，气短。护士让整日吸氧。中午饭前真发作一次标准哮喘，喷 Votedlin 止住。吃流质，无胃口，烧已渐退。

机关大群人来为帅大姐做 102 岁寿。已［亦］来看我。

玉珍早餐后回家吊点滴，十点同小贾一起来，又开始“搬家”了。金大夫来查房时，说周子健让她看了悼项南文，说不是“隐形心脏病”是瓣膜问题。让她们看《炎黄春秋》12，76 年党病何在？（一医生说“腐败”）我说“没民主”也。

午间迷胡［糊］一阵。

下午王雅琪来，谈她的打算。祖春走后，不随儿女住，不行了服安眠药。儿子反对，“这样舆论好吗？”雅琪到是一个通达之人。

1997 年 12 月 31 日（星期三）晴 上午 37.6℃，晚 36.9℃

昨夜九点上床后，整整折腾了一夜，哮喘不止，胸板闷，身上发热，薄被盖不成。半夜做心电图，吃硝酸甘油并眠药，仍不能入睡。天亮前迷胡［糊］一阵。玉珍陪着折腾。

白天逐渐退烧。几乎整日吸氧。胃口不好。

双壁［碧］先后送来两个大花兰［篮］，是帅大姐 102 岁别人的礼物，我沾了光。

廷栋上午来看我，程湖有望调入开发银行。此次病情之前一晌晚上盖毛巾被，长期着凉，游泳池引发（？）到医院注射青霉素过敏发高烧，引起折腾。

小妹来电话，知我病情。晓梦电话，“传记”可能通过了。家中电话仍多。

1997 诗联作

为平江伍市茶厂题：

江南绝品实难挑，忽得家乡茶夺标；
香馥若兰醇郁味，嫩匀成朵替春毫。

为黄乃：

开国失明，历经世纪沧桑变，全心贯注，创建盲文耄耋翁。

云南之行，为昆明院 40 年题词，又七绝有感：

光荣回顾，曲折艰难。斩关夺隘，奋勇争先。
前人开路，后继超前。云电东送，不竭能源。

慷慨评谈以礼河，难堪总是扭秧歌。
卅年夹缝苦中苦，乱点鸳鸯莫奈何！

遊热带园

热带风光植物园，西双版纳锦花添。
蔡公功德真无量，更结旅游天下缘。

博物馆

古国千年大理州，文明白族德才优。
天公特赐好山水，自是旅游第一流。

洱海游船

玉珥银苍揽胜船，品茶三道味回甜。
平生歌舞观多少，哪得今朝如此欢。
五朵金花抛绣包，老翁接着乐陶陶。
未曾得过少年癔，怒放心花伴海涛。

三峡截流

以邻为壑四川灾，泥石流奔水库来。
白帝城头立岳庙，铁人仨跪恨尤哀。（黄万里建议）

祝程学敏八十

耄日来临早几天，此生事业此生缘。
难忘六铺炕年月，三代相交薪火传。

1997 年大事记

1） 春节前去云|云|南参加昆明院 40 年庆祝。同水电老人见面，回首往事。同玉珍遊西双版纳与大理，颇是尽兴。得诗几首。有个讲话稿，支持开发澜沧江。

2） 三月十四到广东，停留十天，参加中华诗词会，迎接香港回归诗词赛。张作斌等陪同遊览番禺（有杨奎章教授夫妇），南沙半岛开发区（50 多平方公里）等，系霍英东经营，零丁洋畔，甚有气魄。资本家办大好事。又到五桂山镇、长命水参观。惜一直未能应命作文。同任仲夷长谈，同吴南生等进一步结识。

3） 新老朋友为我做八十岁寿。有自寿七律六首。四月一日文采阁聚会（小妹、悌忠参加）廿多人讲话，有录相。

4） 七月初到密云水库云水山庄躲夏喘。《大跃进亲历记》全部脱稿，61 万字，年底看完清样，交党史出版社。

5） 三次住院（八九月、十月、十二月），两次医疗事故。人老了，抵抗力减弱，今后应多加小心。住一次更下坡一次。

6） 列席 15 大，几千字发言稿——《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广为散发（别人也帮忙）反响甚大。

7） 组织史资料中央卷开始看清样，最后定稿。

8） 五月同赵长谈，弄清邓的处事、治国等思路与作法。一些大局人事，来龙去脉。
去李昭家，谈耀邦评价。同张爱萍谈。

9） 诗文影响。
发稿多处书刊登载，《大跃进失败教训》内外多家刊载。八十自寿与香港回归二首亦是传播甚广，还有短文：耀邦平反冤假案序言，项南文等。
《实录》日译本将出版。

10）稿费收入约 22,000 元。

一九九八年李锐日记

第三十册/Vol. 30

1998.1.1. -- 1998.12.31.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81 年后日记录入说明	xii

一九九八年

1.	稿费账	1
2.	1998 年 1 月	2
3.	1998 年 2 月	14
4.	1998 年 3 月	26
5.	1998 年 4 月	39
6.	记录邓小平 1983.9.13 谈话	49
7.	1998 年 5 月	51
8.	1998 年 6 月	60
9.	1998 年 7 月	69
10.	1998 年 8 月	77
11.	1998 年 9 月	87
12.	1998 年 10 月	95
13.	1998 年 11 月	107
14.	1998 年 12 月	120
15.	1998 年总结	131

稿费账

1.28	《改革》防左文	580
1.29	《同舟》防左文	750
1.29	《源流》防左文	490
2：	《镜报》	5300
3：	《广东党史》	560
	广东笔润	5000
	《李锐日记》	22,000
4：	组织史料	1600
	台版《卅岁前毛》	4600
5：	“全球化”讲话	2000
	《广东党史》	200
	《花明情结》序	1000
6：	《论三峡工程》港版	2000（美元）+200（反左文）
	《文汇文集》庐山一段	800
8：	各篇散文	1000
9：	《论说文选》	20,000
	《日记》	5000
	16《文集》预付	20,000
10:	《耀平反冤案》序	3000（戴煌送来）
12：	《卅岁前毛》印数	1500
	少奇文《新华文摘》	200《东方文化》奖励
	长江洪水文《科技　　》	500（原文杂志名空字——李南央注）
12：	河北《长城》	580
	《乌昼啼》序	200
12：	《直言》	78,000
	访澳日记《芙蓉》	750
	98 年洪水《名流》	350

全年稿费约 18 万+2200 美元（只少不多）近 20 万。

1998 年 元旦（星期四）晴

昨夜约十点入睡，三点醒来小便，四点后复睡着。六点半护士来抽血，起床。

七点一刻早餐，胃口好转。八点半志民夫妇带大花兰[篮]来，大概是从电话中得知也。他到埃及，正逢枪杀事件，五星级只住了 40 人。埃及精华还在沿尼罗河六千年前始的历代帝庙，石雕建筑群落（今生无望作埃及之遊），1234 乃印度转［传］入，阿拉伯十位数字乃另一写法。谈朱镕基最近报告大势：解决三大问题：1）过去高速必高通涨，现在高速（8—10%）已低涨。2）国库稳定。外汇储备 1400 亿美元（对付此次东南亚金融风暴因素之一），都是长期贷款且出口优势。机电 40%，加工总 80%，原材料只 10%。多年努力结果。3）粮食储备 1500 亿斤，棉 1000 多万担，二年饥荒不怕。国企三年可望大部改造。又谈及李鹏错别字笑话（三峡高悬不{误}）。夫人谈白志民到海南取回儿子巨额赔偿等费（并非错杀，男女关系事），影响不好。

满起一家和小彭来，送来饭菜与果物一大堆。

这个本子是特意买来的。既然固定每日一页，也就督促认真作日记与备忘，争取多记点。

下午五点张全景来，告知青霉素医疗事故，大家都要注意。

上下午仍吊瓶。昨天加激素，以止哮喘。上午小有体温 37℃，下午 36.8℃。玉珍为我洗头。带来《开放》12 期，玉珍今天得以将小妹长文细看一遍，认识到范元甄之可怕，蔡嫂为何谈起来还哭。对小妹一生也增加了解。

将去年大事记写完。

一早听到广播，刘澜涛昨日去世。其人在文革前夕与王林一起大整耀邦，三中全会后向耀邦求饶也。六四后是斗我的组长。

阿拉伯 10 位数字： 

1998 年 1 月 2 日（星期五）晴

体温 37.1℃—37℃（腋下）。

半夜小便一次，睡得甚好，两手置于被外，遂不觉闷热。六点起床。

胃口尚好，三餐正常，1 两—一两半。晚上馄饨烧饼。

整天半躺沙发，有时欲睡。午睡不到一小时。哮喘已停息。但鼻涕仍多，咳痰仍多。鼻、上唇红烧疼痛，摸［抹］链霉素油。仍上下午点滴共约四小时。

上午小贾，因收到姚振炎年卡，遂直接同姚通电话，告知我住院，将程湖调开发银行事办妥。已办好调令，只差上班。

下午两点前玉珍为我洗澡，甚感疲累。

胜利三点来，同他正式谈夫妻家庭生活事。感情似尚可。小徐不会理家，也不懂生活，但已学会抓房子、弄钱。告诫胜利：认真对待下半生。上半生并非自己努力得到今日之处境（包括工作与家庭），而是父母福荫。应力求责任感，尤其对孩子教育，引导合理的家庭生活，包括经济节约。同我相处一二十年，感受到一点什么没有？（向他提出问题）。介绍读小妹文，她是同家庭与环境奋斗出来的，自我成才的，有独立思考与独立能力的。

晚上香港柏宁顿集团邓崇岳来，送花篮。说十二月廿三夜活动受凉，很是抱歉。我说此非主因，不必在意。

将去年诗作摘录出来。

1998 年 1 月 3 日（星期六）大风、晴

体温正常 36.5—36.8℃。

昨夜睡约三小时，折腾一夜。鼻唇仁中红疼发炎，全身发热。上床后曾两次服安定无效。要来新的药膏搽唇。中午头部沉痛不已，医生来看，点滴加药。雅琪为我买来清凉油。今日等等不适，可能同睡眠不好有关。

上午朱朱和威威来，说父亲身体已基本正常。小青年伺候，工资 900 元，机关出 2/3。党校真很照顾了。他们兄弟三家可以负担。朱朱谈铁铮之老年固执，计较金钱，对人不信任（关于找老伴事，我只狠批了朱朱一句而罢）。谈及由于男女关系事，过去两人吵架不已等，威威都不清楚。我以长辈价[评]价其兄妹五人，数落小毛之为人与范元甄如出一辙。力丰眷留瑞典自开诊所，也有辱国家培养之专业。威威本人已五十，留美 14 年，自称无能找不到工作（已有律师资格）。作几种建议：回国或不回，要有工作，要成家。严肃谈话尚起作用。

下午程湖、小贾来。程工作已解决。以风趣话告诫之，上此新经济单位：甘当小学生，从头学起，避免“腕式”，出手不凡（又持一最新式大哥大），学点真本事。小贾为搞出打印件，假期没有休息。王秘书送来三礼物。傍晚王云从、陈荷夫夫妇来，谈武大校友会事。陈送《张友渔文选》上下。花了五年编印。谈张的养子捞钱故事。张老一生失策，影响身后，家乡建纪念馆，收集手稿与书籍，都得出钱！

睡前，护士为我取来最有效的速效安眠药，水剂。

1998 年 1 月 4 日（星期日）大风、晴

体温正常 35.6℃—36.8℃。

昨夜眠药成功。睡到三点半，然后天亮前又睡到六点起床。下午仍有喘咳，粘痰多。整天还是不想动。

上午玉珍回家取物。翻看《萧克回忆录》靠前部分。红四军七大前后有关军委、前委争论，萧指责了林彪言论，提到朱毛有争论，选举时自己投了陈毅的票，都据实写来。较简略，平铺直叙。富田事变没写到，当年萧并未受到怀疑，湘赣只提到谭启龙的名字。

午睡一小时，仍坐沙发也。下午玉洁来，说苗苗值班，胃病又犯。她假期没去看苗苗妈。么么住在附近，每天中午回家。范只在观察室住了三天，并非带帽心脏病。觅觅语文班上第二名，英语发音好，喜欢文科，化学不好。功课压得重。将小妹所写母亲长文复印件二份与她（一份交范元坤）。玉珍回后始离去。

杨小玲与小马一家三口来，只谈到晚饭后。他们到哈尔滨度假滑雪。干部家属子弟在香港半山置房产者甚多：“共和国不会忘记我们”，理所当然第二代要发财也。我将《开放》12 期有关海外资产流失资料让小马一阅，他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几位医生来听诊，却谈起我的著作来了。我只说中国问题在封建社会与小农经济，今天才认识资本主义消灭不了也。

翻广东《当代诗词》1997 第 3 期（我的八十自寿六首刊卷首）有关诗词格律的几篇文章，还有新体诗几首。

香港对江在美国做 show 多有看法。美国媒体言，到夏威夷下海等如此接近人，在国内为何不照办？

1998 年 1 月 5 日（星期一）晴

体温正常 36.5℃，但晚上 37℃。

昨夜睡得不错，没有小解，直到五点左右醒来。六点起床。听美音，仍是金融风波评说等。

上午钱院长等大群医生查房，看来点滴还得继续。整天还是疲劳，不想动弹。大便三次。

午睡一小时。靠在沙发上，口占“三进宫”：

三进宫来卧北楼，天天点滴也堪愁。
两回违纪（冒犯）青霉素，八宝山言暂不收。

自己也真感到身体是个问题了。游泳非坚持不可，但几次感冒是非［否］有关？

上午秦川来小坐，曾治菜请绩伟、若水两夫妇，并张玉凤夫妇（丈夫是工人，会做菜）。很想同张谈谈毛的琐事，能否掏出点有用的东西。

下午小贾来，《老相片》征文写好，起头就得改动。吴满有家乡来信修墓立碑，说是新疆来京儿子已去世，陕西仍未着手平反。让小贾带到部里一查。

川口孝夫来信，已读了我的《晚年》长文，须找人翻译。

昨天对玉珍发了态度，今天道歉，以后要注意，不要伤了好老伴也。小妹给家中去电话问病情，朱嫂说已好转。小妹接我们去美国住的办护照等件已寄来。玉珍很是坚决不能去，身体担心是主因。

为李鹗鼎八十寿诗，改吟如下：

万水千山走马间，劈山斩水不停鞭。
回头大坝皆无恙，百岁犹争水电先。

1998 年 1 月 6 日（星期二）晴

体温正常 37℃，36.5℃。

昨夜睡得尚可。三点醒来，四点半后又入睡。五点半起床。美音仍是以色列问题与香港鸡瘟。

陈英茨留下两封友人的信（内有涉及评价我的话），议论毛其人及中国封建无民主，看得甚透也。“人中麟凤”，其要点可摘录下来。

续看《萧克回忆录》。当年争论，如四军初期朱毛关系，五军守井冈山等，着笔不多，都有他的看法。

上午小赵来，将《老相集》文改好带去。

中午睡着一小时。神经科医生来检查。因前两天曾有头眩等情况。谓无甚问题，大概体温引起。

下午南韩徐博士夫妇来，闲谈一个多小时。他同《人民日报》一个合作项目，问题甚多，求秦川帮忙（玉珍随后同秦电话，亦知此情，似无能为力）。金融形势严峻，只能大裁减人员。他回国同金大中有次谈话，同北朝鲜关系可望改善。金有四点：粮食援助，开发金刚山旅游区，民间往来等。我说，搁下政治，经济入手。旅游是好办法。我介绍川口孝夫信与他看，说自己在北海道出生，在北大办了国际关系学院。

小贾和薛晓源来，《马义与现实》1997.6.发表了我的发言稿。《评说晚年毛》合同签字。约 28 万字，8%版税。两个月后即出版。电话费包干了，每月 110 元。

1998 年 1 月 7 日（星期三）多云

体温正常 36.3℃，36.5℃。

昨夜睡得甚好，只醒来一次。六点一刻起床，听美音，说广东黑市一美元 8.4 人币。

玉珍早餐后回家办事。

医生们意见，吊瓶两个星期，激素已撤。

上午雨亭、廷栋来。杨小池 10 日回山西，清样已看完。张新法两部分未毕。又谈钱听涛问题，总得想个几全其美办法，谈到薛德堂问题，张全景曾言：品质不好，这就很重。（双壁［碧］来，薛妻去广西曾被接待）此次组工会议无老人参加，廷栋作了反映。谈起那位乔夫人，“是个破鞋”[1]。陈希同当年保护刘仁为人称道。

中午小贾带路野、王涛二人来（送大花兰［篮］），为相集，要拍放立徵的照片，只得同意。午睡不成，索兴洗澡换衣，分两次完成，还不算太累。

下午李普来，谈到五点多。《告别万岁》一类文章已写了朱、彭等人，想写一系列，以发掘党史。徐向前的回忆录已明确让西路军西进是毛的一个“阴谋”，弄垮四方面军也。我赞成他的计划。但首要之事还是搞清楚这 20 年，免得后人再蹈覆辙。毛是一定要弄清楚的，否则总是一个阴影。

今天仍有痰咳，仁中红疼仍厉害。

1998 年 1 月 8 日（星期四）雾、云

体温正常 36.6℃→36.4℃。

昨夜睡得不安稳，一两个小时醒来一次。五点三刻起床。

医生告知点滴二个星期，到 11 日停止。今天痰咳好转，没再喷药。下午到耳鼻科看了鼻唇仁中红疼，医生也觉严重，开了四环素两种搽药。晚上即好多了。

续看《萧克回忆录》，一些重要问题写得很有分寸，军事战斗，琐节太多。

晚上同晓梦电话，“传记”要选几节送审。告她最好不要送，要送即指名交龚心翰。

又收到许多年卡。施嘉炀老夫妇又送照片。三份聚会宴请通知。争取 15 日前出院，还能参加。俞润泉来长信，并鲈鱼羹制作方法，可治哮喘，这是对我最关心的人。

————————————————————

索罗斯：“市场中留有投机空间是各国政府的错误。”“我只能一而再地对盲目信任市场的魔力发出警告。”

大陆银行总资本只有 3170 亿元，总贷款 5 万亿，16 倍。

东亚奇迹到金融风暴——东亚式威权政治，官商勾结，金权当道，腐败成风；法制不健全，经济泡沫成份重（金融机制透明度低），盲目追求出口，过份房地产投机。（韩、日等）

中国因未开放外汇市场，暂免风暴袭击。必走民主法治之路。

1998 年 1 月 9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体温正常，下午 36.9℃、36.5℃。

昨夜睡得安稳，五点半起床。听美音。一早看中医，惊讶 39.5℃也。上午刘清来，谈到郭佩珊云南空军起义有功，解放初任西南军区空军工程部部长时，信任留用空军技术人员等原因，受打击，降了三级。其妻最近给我信，谈及平反不彻底。让刘写一材料。当年他与郭单线联系。郭很受美空军援华人员看重，得到过蒋介石的奖赏。

玉珍回家带来食物与《开放》第一期等。直到晚上，翻完了这一期。关于金融风暴，有几篇文章论及：

存在金融风险隐患：资本外逃——1985—1994 外逃占外债增长比例的 52.3%（90 年代后，每年外

[1] 乔夫人：乔冠华续弦章含之。——李南央注

逃超过新增外债额），成为委内瑞拉、墨西哥、阿根廷后的第四位。总数超过 1000 亿美元（等于 1996 外汇储备），在海外建有万家企业，集中于港澳加美（港占 300—400 亿美元）。墨、泰多用短期外资，墨生产性不足 1/3，1979—1995，中国引进外资 2291 亿美元。外汇储备与短期债务：617%（警戒线为 80%），经常项目逆差与 GDP 比例：-2.5%（控制在 0%—5%有利于经济增长，高于 5、小于 0 则不利）。到 1996，中国商品房已积压 6800 万平米，资金沉淀 1200 亿元。银行与国企恶性循环：到 1996，银行死账 6000[+]亿元，不良债务已达 25%，到 1996，银行自有资金比率下降到 3%（必须保持在 8%警戒线）。

1997 储款 42771 亿元，国有资产总量 57106 亿元（净值 32411 亿元），股份制重组国有资产，以转嫁财政困难，银行危机，能否成功？必须建立好有效约束经营者的外部机制。

减少贸易顺差，不认［让］人民币贬值。重新回到集权经济（金融市场不能开放，人币不能自由兑换等），政府干预，从而影响资本市场萎缩，国企的国内融资等。

1998 年 1 月 10 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体温正常。点滴取消安茶碱（改口服）。

睡得甚好。六点起床。早餐后同玉珍去看望赵朴初老（411）。谈去年 90 岁，为母亲做了三件事：印出著作；找出唯一照片；故乡助学基金 20 万元。就很心安了。母亲逝世 50 周年。将小妹长文《开放》与之一阅。

续看《萧克回忆录》。人事要害有点睛之笔。小贾送来访问讲话 5 篇打印稿。请假 5 天考试。

午睡一小时。

下午苗苗先来。有较重胃病。油站工作不胃［累］，但难有节假日，颇安心。谈起么么之极为自私自利，可能同母亲一个模子。丈夫甚丑，女儿像父。小妹文说玉洁看了，他还没看。随后老傅与平江县委副书记等四人来，年礼腊肉、冬笋两大包。平江去年经济情况甚好，有一书面报喜状（老傅临走耳语：都是吹牛的多）。粮食丰收，九万人外打工有几亿收入。有两层楼新房群落了。汨罗江则已无法恢复航运。随后朱朱、威威来，老傅对两个孩子熟得很。同威威再谈回国问题：可两边讨好作美（中方与外方），似无此决心。又问及当年烧字画过程，灼姐是反对的。极言造反初期沈阳之乱、之可怕。直到六点，姐弟方离去。铁铮有肾病，只能住院，还有脑萎缩。

1998 年 1 月 11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体温正常 36.5°-7°，仁中红肿已好转。

四点醒来即未能入睡。五点半起床。听美音。玉珍早餐后回家，将平江腊味等捎回。

上午在走廊散步，遇见赵华生，他原在粮食部、商业部待过，也在冀热辽过。谈喻杰，因同情彭观点批为右机分子（他否认喻同先念有矛盾）。很赞赏我的发言稿。陪同人手中正拿着《炎黄春秋》。是平江人。到帅大姐房小坐。只有口的开合为一种活动，其他一切都靠外助。医生说尚可维持二年。

《萧克回忆录》翻完，写得很好，没有任何情绪话，理性之至。如实写自己经历，历史功过小有接触。贬林一人，其他“左”客点到而已。

下午最后一次点滴，扎针第一次失败，将针头横绞引起巨痛。护士叫沈峥，工作一年。特对另一护士提出意见，应予反映也。

午睡后自己洗澡。

玉珍带回第 12 期《同舟共进》，刊出我的发言稿，但 87、89 两条略去了。汪澍白文《反思历史还要反思自我》，严厉批评周惠的《天道》，只谈自己光荣，文中和盘托出他反右时重用官剑［建］平的《新

湖南报》反右事件，以及庐山会后回湘大反右倾的丑态。

————————————————

法学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知识结构中的一个盲点。

我们所继承的现代知识源头，法学一直处于知识传统的核心地位。马克思、韦伯、哈耶克、哈贝或罗尔斯都对法学有过重大贡献，而如果不曾把法律问题纳入其理论思考的范围，他们的理论和学说就会残缺不全。

1998 年 1 月 12 日（星期一）阴

体温正常，停止吊瓶。

四点醒来，未能入睡。五点半起床。早餐后到门诊部 CT 透视。因肺部有个气泡。约 20 分钟毕。晚上医生告知结果，无甚问题。玉珍于是放心了。我从来没放在心上。遇见秦川，南韩徐博士想见他，帮忙事。他拒绝之。说无非双方都要赚钱，真不知他同报社存在什么关系，这纯粹是商务事。

翻看报刊。《读书》98 第 1 期，关于“原始积累”：马克思从未把“原始积累”视为早期资本主义，甚至没用过“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一词。苏联有过“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具体操作和理论认识（布哈林在 1922 年以后不再用此词）。

资本主义发展可以有两条道路：1）通过“原始积累”以强权与暴力剥夺小生产式侵占公产的“普鲁士道路”（或英、意道路）。2）摆脱压迫和强权后的自由小资产阶级公平竞争，经济分化的“美国式道路”（北美移民守勤俭创业，机会均等等新教伦理的清教徒移民。而南美移民则是持有拉丁君主特许状的一伙贵族痞子，精于“抢钱”而拙于“做买卖”的）北美后来居上。“原始积累”不一定导向市场经济。

苏联搞余粮征集制，劳动军（强制劳动），不等价交换，强制集体化，消灭富农。1932—33 大饥荒，饿死 800 万人而这两年廉价出口 281 万吨粮食。1926—1939，乌克兰净减人口 10%。

我们正是由于旧体制{通}过原始积累把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到“国库”，如今某些国库看守人才得以在缺乏监督条件下轻松“第二次原始积累”，转入私囊。道德沦丧，恶欲横流，确已威胁到我们民族的精神活力。

1998 年 1 月 13 日（星期二）小雪

医生告知，明天可出院。

几次醒来，两次小便，因睡前服了眠药，总还是睡着了。五点半起床。

早餐后玉珍回家，先带走一些东西。

上午周子健来长谈了近两个小时。他看了我的发言稿与小妹长文。范元甄他认识。先谈到“大跃进”时，他在一机部管重型设备，指标难以落实（57 年 2.5 万 T，1959 年要 150 万 T-100 万 T，后落实 75 万 T），如轧钢机难办到。赵尔陆实事求是（同我的印象相同，但陈易跟风），赵直接找过小平，谈一刻钟。小平说：不行，就下。庐山会后，赵在党组只讲了一句：我犯了错误。大家也都没再问。周同赵关系甚好，当年是党组一秘书说周泼冷水，周曾同汪道涵在电话中一气谈过八小时（赵说这些人就是“左”）。江泽民当年曾被派到上海 801 所当所长，搞核电研究，军方未认。周认为江端正，不会搞“左”，（原子堆）德亦好，正派的。对李和宋平是心中有数的。刚到北京时，即来周家，后又两次来，了解情况。邓南巡后，去周家，甚苦恼。周建议多请示，王瑞林人好，每有电话，必如实汇报（积极主动）。后邓说，一个文字东西还没弄好。邓让江任总书记时，曾谦言，过渡一下。夫人有病，稳重、内助，提醒。谈到

我的建议，胡赵、六四事，恐还须待一时也。当年让李当副部长时，澜波曾征求过周的意见。杜星垣也看不上李。提陈希同时，段君毅、宋任穷都不同意：伸手要官的人，不行。这都是邓意。姜春云也是邓意。

晚上到403看望韩天石，他气愤地谈《东方》勒令停刊事件，无任何理由，刘忠德不负责任。痛骂丁关根，回忆当年在四川办刊物。

1998年1月14日（星期三）小雪

一回到家，邹林光即来。他的事，李鹏不理会。我只好给于永波写信。

睡得不错。五点半起床。收拾杂物。早餐后同左右邻居：曾志、平杰三、赵朴初告别。几位医生来，告知春节活动将去海南，亦无异议。全部药物拿齐，玉珍结账。

因路冻，车行缓慢，十点到家。室温20℃，比平时低2—3度。玉珍让穿厚毛衣。

信件、书刊不少（只两天），有读者长信，不及阅看。

午睡一小时。花城电话，晓梦找不到，“传记”仍要送审，告知可交党史室。

下午小彭和李长盛来，同李谈金融风波，他都有看法，港情亦清楚，对自己事业有把握。芒果设备等均一流，已打开国外销路。炒楼房海南已有教训，即去新马泰一次。说定阴历大年初十（2月6日）他来接我们去海南。

1998年1月15日（星期四）阴

半夜小解后又睡着，五点半起床。恢复我的南窗生活，抓紧看《评说晚年毛》的清样，几乎每页都有小错，乃至间有大错，脱行、段。编译局出版社要争取二月印出。同韩钢电话，请他尽快写出一篇《为何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就比较完整了。

许医农电话，知我病情，反复叮嘱，“你的身体太重要了。”是由衷之言。韩钢曾同她长电话谈《防左》长文的影响。说王年一谈，自己多久想有此文，没能写出，内容太好。我请她买西方评论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名著，及张中行的集子。

王雅琪上午长电话，谈读小妹文感想，很激动，更全面了解我，到夜四点未能入睡。对小妹备加称赞，尤对玉珍妈妈（大概同自己境遇对照也）。下午到家来，同我们长谈她与祖春前后种种，以及刘的{四}女二子之骄横无礼，不通人情。玉珍训斥过那个小女儿一次，大女儿记在心中（从深圳来），对父亲毫无责任感。

小惠两口子来，搬到一间平房，不能做饭，月210元。房主苛刻之至，市民动［心］态，都绝对利己，钻入钱眼。玉珍浩叹，为他人服务之心已泯灭矣！

戴煌电话，谈耀邦平反冤案书郑惠批得麻烦，还须作努力。

下午李鸥鼎、赵振声、邹　湘（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邢凤山代表水电学会来拜年，特唸告贺李八十绝句。李说最近史大桢讲话，强调要发展水电了。汪恕诚则认为争取30%办不到。

1998年1月16日（星期五）阴

四点醒来，又睡着一阵，近六点起床。

一早和玉珍到医院看中医并治牙。遇见赵老，秘书说他七十年吃素，营养不够，豆付［腐］不能吃。夫人已八十，不看医生。《开放》取来。

上午续看清样，错漏处不少。

下午四点后同玉珍到友谊宫参加中国文化书院年度活动，会见了许多新老朋友。吃饭时和杜老夫妇、吴象夫妇、慎之、秦川等一桌。吴象谈万里近况：对江美国之行有好感，江勇敢去哈佛讲话，回答六四事，国内还有意见。释放魏京生，讨论时李反对，其他人不吱声，后趁李去日本，立即放出。传江最近找乔石谈：你现在下好，我将来还不知能否像你一样。万曾谈到，当年他任委员长，全都反对，赵还是支持的。我曾托吴向万建议，为赵说话，但万不愿捲入此事也。近传李鹏对赵态度有改口之势。常务副总理朱选吴邦国而不愿李岚清。有清华杨旭清教授找我致谢，他研究一种致癌药已经成功，不久将正式问世（已有国内外多例疗效）。说 1992 年（由朱朱介绍）到医院找我支持，我骂了李其炎，此事朱几次支持。见到梁从诫，特别好感，他也是反三峡的。不少人来合影。有人同我谈《中流》指责我写“毛是历史名词”事。

志民夫人为政协委员事电话，由李铁林管人事换届。给张全景电话，望照顾志民，第三梯队功不可没。

1998 年 1 月 17 日（星期六）晴

仁中红肿已见好。

睡得较好，五点半起床。

上午九点同玉珍到政协礼堂参加老龄会等主办的慰老迎新会。在休息时见到福康医药公司老板周宏龙，创造了“泰一”天然免疫调节剂，这次与会者每人送了两盒并酒一瓶。作为贵宾坐第二席。有关牧村、李光曦、刀美兰、李世济等歌舞，大饱眼福耳福，只是最后的服装表演没意思。同朱维扬介绍了王雅琪照顾刘祖春事。

给李铁林电话，志民已安排政协委员（最后几个名额补上的）。

全力看《评说》清样。

1998 年 1 月 18 日（星期日）晴

三点醒来，不能入睡。四点起床。整日挤时看清样。志民夫妇来，又谈起李鹏主持国务院会议时之无能且疏懒，竟不知有国家技术监督机构。吴邦国也是离不开发言稿的。

小多和满起来，陪玉珍上街购物。胜利来，默默无言，处于媳妇的监控之下，丈夫有病反而回避，也引起小多愤慨。玉珍为孩子们这些事，极不愉快。

同小妹电话，《开放》未寄“母亲”、我的发言稿，苏绍智寄给她一份。坚催妈妈去旧金山一住，玉珍似不好再拒绝了。

仍不能做“重活”，稍一动作即气短。自己洗了个澡。

1998 年 1 月 19 日（星期一）晴

睡得可以，五点半起床。

整天挤出时间看清样，终于晚上十点半毕，即看完《晚年左思》长文。效率不可谓不高也。

上午小赵同大海来交班。小赵回四川过年，大海暂代。小贾亦来。编者没有将改动处补入，而且漏处不少，给我看的也不是最后清样。要 81 岁老头如此费神实不应当，让小贾将此意转告（可笑者，逢“毛”字必改成“毛泽东”）。

温济泽电话，赞扬我的防“左”长文。他在社科院上百人会上，推荐大家读此文，且说《炎黄春秋》已抢购一空。他准备一年时间写自己回忆录，从 1929 年起即受“左”害，以此为主线写。中国青年社

有人帮忙。已 85 岁，身体日渐衰弱。

玉珍好友张莉来，呆了大半天，一起午餐。将《开放》借与。一起谈玉珍最近生气事，为小琴［芹］之忘恩负义，小徐之贪财，胜利之窝郎［囊］。

1998 年 1 月 20 日（星期二）晴

四点醒来后，又睡着小阵。五点半起床。

上午先到人大会堂。去得晚，只能在后面找到座位（共二千多人），同刘导生一桌，知道孙传文（孙陶林）还活着。十点廿分到白广路，爬上五层楼，参加水电学会聚会。一早起床后，将贺李鹗鼎八十条幅写好，带到会上，最后宣读。十二月开电力会，史大桢部长谈到水电优先。我讲了十分钟话，为什么水电不能优先：计划体制，吃大锅饭，水电优点无法体现（新安江、刘家峡等，投资同火电差不多）。其二是“夹缝”，优先火电，水利扯后腿。葛洲坝的投资与时间可建更多更好水电站，三峡亦如此。离开时，陈赓仪表示，我十五大发言，他们认真看了。三峡水库问题定办好。

下午小贾同章凡文化公司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谈《李锐日记（出访卷）》出版问题。他们是二渠道发行，自己同作者签合约，自找出版社。此卷包括二次赴苏，一次几内亚，三次访美，一次澳洲。拿去四张封面照片待选。准备用十几张照片。

1998 年 1 月 21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睡足了六小时。书房成了一个杂物堆集场，劳动两三小时，仅仅将桌子稍清理，得慢慢来，否则即气短促。

上午田绿萍和儿子沈小雨来，谈范元甄其人。她正式批评过范，引起发怒；也批评过那个么么不认父亲。（《龙集》多么想念那个呵！）她取走《开放》。小雨原在《香港商报》驻京办任记者，同头儿关系不好，被撤职，现待业。特给曾建徽一信，过问一下，不知买账否。

张全景电话，告知志民政协委员事已解决，用了“报告”之语。看来是后补上的。

下午五点同秦川父女一起到前门“炎黄国医”的所在地（原美大使馆，钓鱼台分处）请南韩徐博士夫妇晚宴。王若水夫妇，朱厚泽夫妇和李普、小郭一大桌。菜的规格做法同钓鱼台一样，很可口，小有药膳。喝“藏酒”五六杯。大家尽欢。若水谓小妹文，惊心动魄。他的前夫人也是菜刀置于被子下面的，有过我类似处境。

1998 年 1 月 22 日（星期四）晴

四点过起床。美音对中国金融经济形势担心步韩、日后尘。政府支持大财团的优贷，涉及许多经济领域，兼并、控股公司加上优贷，亦步亦趋。韩国大财团腐败（贷款拖延不还等），少数集团发财，老百姓不公平。30 财团已倒闭 8 个，贸易保护工具。中美顺差 500 亿，美国公司难做生意。向开放市场，但何种模式尚不清楚。

上午曹维恭来，已 67 岁，仍在世行任职，退不下来。这次特意到北京，看望老朋友与亲属。说苏联原格伯乌已变成黑手党，阿尔巴尼亚电网被破坏，南斯拉夫极麻烦。这次他在开发银行专家会上介绍了世界银行情况等。江是由曹维恭提拔为外事局长的。他在香港哥哥家同江一起用过餐。1972 年恢复工作时，同苏哲文、姚振炎一起在规划局工作。当年只让他去苏东，不能去西方，因在上海时与一神甫通过信，提到闸北电厂被炸，神甫信被公安部扣留，就变成一个不解疙瘩。两个女儿一内医科、一牙科，都与美人结婚，自己是双重国籍。建议他着意研究中美两国社会、历史等异同关系，今后该怎样发展关

系，自己在美国 18 年的感受等等，留点材料给后人。他说，党应学英国女皇，有威望，少管事。唐克说做不到。

下午三点到人大会堂浙江厅，参加南社柳亚子研究会迎春会。莊炎林同我谈 83 年因建丽都饭店，挨整（薄整党）情况，耀邦作长批，要先弄清事实。我讲了十分钟话，南韩金融官商教训。我们要接受教训，尤对子弟们。周倜谈项南纪念册事。

曹维恭谈在上海看三峡截流电视，见李鹏高呼：总书记来了！真不是滋味。——李南央注：此句写在下面一页的下方。

1998 年 1 月 23 日（星期五）晴

三点一刻醒来，即不能入睡，四点起床。清理部分旧信件等。找到“几内亚件”并 83 年日记，又找到 1958 年访苏翁长溥的文章。这样，只差 1979 年访巴西与美国的材料了。

上午许医农来，留午餐。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几本书与《张中行集》向我作了简介（《资本主义的动力》、《自由与繁荣的国度》、《历史深处的忧虑》）。谈她一生过程，1948—58 曾装成男孩也：短暂的继承妻位之失败，编辑生涯为他人作嫁衣裳。极言董秀玉的敬业精神。远离钟叔河而同朱正亲近，为人品所致。

中午闭目半小时。下午虞云耀等来拜年，顺便向他介绍上述书：要研究资义。他谈江泽民也说过这样的话，西方在自我改善。要看我的书。给发言稿与《小风波与大悲哀》文。

十点孙长江夫人来，接我们和杜老夫妇到北京饭店吃谭家菜。温州新城建设公司总经理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宴请，还有朱厚泽、吴象夫妇，并报社、电视台一桌青年。席间主人谈温州模式，健康发展（王震曾予诬蔑）。市领导班子市长与书记勾心斗角，导致文革派性分子当付［副］市长（一女性）掌权。朱、吴谈徽商与晋商之灭绝。谈到邵华泽同胡积［绩］伟谈：你违反纪律，在国外发表文章。胡答：哪一个党章规定，留党察看四年还不撤销？香港是国外？逼的邵说：我并不反对为六四平反（只是时机未到）。

1998 年 1 月 24 日（星期六）晴

仍睡得不安稳。五点起床，找到 83 年几内亚之行的小日记本，让小贾抄出。

上午和玉珍到人大会堂东三楼参加“民族团结友好协会”迎新春活动，又是照相又是讲话演节目。两袋礼物（饮料、衣物等）。所谓两句话的“百名部长书法”挂满大厅，实在乏味。提前十点半回来。由于玉珍有兴趣，下午三点又到湖广会馆继续上午活动（上午 60 桌，每桌二部长，下午全是部长）。戏楼大堂花花绿绿，此地为孙中山成立国民党大会成立旧址，黄兴、宋教仁等都活动过，有历史意义。惹出大麻烦：78 岁山西人赵得源（杨继亮的支持者，山西人、内蒙当过厅长）为成立反腐倡廉协会，要我当会长，说许多人赞成，非我莫属（又说李德生有人反对）。我只能婉言拒绝，最后逼得没法，只好说可当个名誉职务，这才不再纠缠。见到刘玉柱，握了下手。又同柴泽民（他也被赵说动加入协会赞助人）小谈王茂林事，他说王为人不错，也听到传说是儿子有问题。大概不少书法爱好者写了一两个小时，我也被邀去写了副对联：

牛牛尽力牛年去

虎虎生威虎岁来（胡遐之句）

接着为广东人等写了两副，赶紧停笔。吃饭时认识一门的徐枫林夫妇（玉珍认识夫人），说我的字好（原来已挂出）。提前于七点回家，没听京戏了。

1998 年 1 月 25 日（星期日）晴

睡眠如昨。五点起床。开始写 1958 年 10 月—11 月访苏之行。好在有翁长溥文。已得 1500 字。

《日记》的序言 1200 字交小贾。晚年书名，编译出版社拟定为《毛晚年悲剧》。此事须再三斟酌，我意仍维持原题：《评说晚年毛》。

陈四益电话，他也住了两个月医院。

上午戴煌夫妇来，客气地送我两盒花旗参茶。托他收集丁某劣迹。

宗凤鸣老电话，赵仍不能接待客人，家中电话还可以。谈到乔、杨、刘华清，关于常委人选意见（没军人也）。

1998 年 1 月 26 日（星期一）晴

半夜小解一次，折腾一阵后仍睡着。五点半起床。

几乎一上午都翻看杂件。寻找陆钦侃写的一份 79 年访巴西、美国材料，终于没能找到。电话求援，他处有 10 页原件。

上午陆茂竹送来 1959 年《水利水电》6 期斯大林勒格［格勒］截流一文。小妹长文与陆一份。

小贾说，日记、晚年两书余件只能春节后寄出了。

黄乃夫妇来。送他腊肉等。盲文书出版，杨尚昆题写书名，李瑞环等题词，胡乔木也题过词。

听说李欲挤田去政协，而江则留田在人大当二把手。如属实，江还能照顾大局也。

1998 年 1 月 27 日（星期二）除夕 晴

睡得尚可。五点半起床。

上午韩钢来，《毛发动“文革”由来》万字，匆匆翻了一下，基本可用。谈龚育之其人，似过于谨慎。中卷已三易其稿（石仲泉主之），主张写真实，很赞成我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建议。玉珍给了孩子压岁钱（今年一律 200 元，专门红包袋）。

杨毅与李冀来，杨从英国回来，对象吹了，因年俸 8 万多英镑，等于百万人民币，当然回不来了。决心下海。付［副］市长过了一把瘾。李送 VD 小录音机。他们集团公司已上市。文集争取不要投资。

小雷一家三口来，他原来就是给董建华（来北京）开车。公司已由弟弟经管。

杨纯送来水仙花。我的医疗事故，她要管一下，问问北京院院长。谈及谭云鹤人品不好（对崔月犁态度，排挤），为小孩子上学骂司机，引起公愤。讨厌江等讲套话。侄子来拜年已转告。赠腊肉。

毛（鹤年）家儿媳来拜年，赠水仙花与八宝饭。

小多、胜利两家来吃年夜饭，很是热闹。小多一家陪我们看电视晚宴，到十二点钟响。

毛竹清出 25 张名［明］信片年卡（有奖），共计收到贺年卡共约 80 张，似乎比往年还略多一点。

1998 年 1 月 28 日（星期三）初一 晴

大概一点才入睡。七点起床。

早餐后，同玉珍到左右邻居拜年。先到毛家，屋中整洁明亮，家具之讲究，同西方中等家庭不相上下。大媳妇当家，自己还设计了家具。毛母已久卧床不起，但气色甚好。蒋家无人（随后两夫妇来我家）。第二站到温济泽家，在家也拄拐杖。他结识了刘培植，带回一份刘的建议。我告诉他刘某为人（刘澜波、谷牧清楚）。到金老家，夫人恢复得还可以，谢谢玉珍那天犯病时急救（送去硝酸甘油和氧气瓶），然后

到对门冯大姐家。

整天电话不断，本市与外地，直到夜晚。

“1958 年访苏”稿一万多字接近完成。整理翁长溥写的截流文。

张全景来拜年（我正在伏案），见我几次活动都没参加。谈到党的腐败问题，很是担忧。各级都严重。官商结合，中外古今都比不上我们也。22 楼也有人装修房子（七楼农业部付［副］部长，张说有人反映），部里两个电梯装修时，有人打报告要打［到］日本去“取经”被他否决。装修大楼房子，上千万，他也没批。赞成做得对。最后我提到部级问题，他也认为光中顾问［委］就够格了。他也说只二三人没解决，又提到伯克与白志民。我说“拜托了”。

秦川来拜年。昨天也没去团拜，陪女儿看花市。

1998 年 1 月 29 日（星期四）晴

睡足六小时。五点起床。上午将“1958 访苏”全部脱稿。正文约 7000 字。

小多发烧，上午满起来（下午满起也病）包饺子。中午我也吃饺子（9 个）。胜利来下围棋。中午没睡，只休息半小时，接着下。三点，大毛（陈慰慈已 73 岁）来，停止手谈，陪她话旧。她在美国女儿处住了一年（女婿为梁步庭儿子，两人在圣地亚哥搞生物化学）。接着马国华、杨小玲一家来，苗苗一家来，毛竹来，小徐和秋林来。看觅觅的作文（“自私”一文，有的地方不懂）。她喜欢语文与外语，已 1.65 米。一年不见，长得如此高了。

突然听到八层高铁在家去世，也是心脏病。

1998 年 1 月 30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开始看 79 年访巴西、美国材料。陆提供的日志与五座水电站情况等。一大批“大跃进”资料翻出，也记不清楚过去利用过没有。

早餐后，与玉珍到崔月犁家，主人未起床，只在灵堂行礼、签名。后到高铁家，夫人谈半夜病起经过。过去误诊未得心脏病治疗，阜外医院才确诊。高 83 岁，夫人 78 岁。

上午张敖荣来，送人参与酒。说周保志现任水利部人事司司长。关于三峡移民，李伯宁对郭树言意见甚大，上书说报喜不报忧，祸根是李种下的，应当由他负责到底。对李鹏意见反映上去，李说身体不好，须夫人照顾也。

刘清夫妇来，春风满面也。

胜利上午来，小徐、秋林下午来。午间小休后，一直手谈，胜多输少。

黄乃夫妇夜十点来，送水果一大兰［篮］。谈他的文集。除盲文问题外，余者可作外篇。

1998 年 1 月 31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去年一年书房在杂乱中度过一年。杂物清理不完。

上午小贾一家三口来。几内亚出访日记他已抄好带来。

小惠两口子呆了一天，没有住处，在机关桌子上强住。北京打工妹仔的困难。

————————

记下萧克老的信语：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读过了，您能对历史认真研究，很好！

1998 年 2 月 1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睡得尚可。继续昨天的清理，找到一些旧时有意保存的资料，分类装入塑料袋中。

上午十一点，周笃文来接我到京西宾馆的对外餐厅，宴请居加拿大的叶嘉莹教授（女，74 岁，纳兰性德后裔）。以精于诗词，推广诗词蜚声海内外。在南开大学设讲座，并在儿童中推广诗词教学，从幼儿开始，每年秋季回国。孙佚青、刘征、梁东，雍文华等。叶健谈，谈她在加和天津儿童中推广诗词的成功例子。我赠《龙集》新编与“八十自寿”。即席也谈了点自己秦城经历，诗词救了我的身心两健。吟得“平生文字难成狱，自我批评总过头”之喜悦。两点回家。

午睡一小时，玉珍为我洗澡、洗头，甚累。

周笃文谈夏承燾有文革全部日记，人事颇详，如能出版，大好史料史也。提到我的 87 年 7 月上书逐“左王”之功，只得简单言之。

1997： 进口外贸 3250 亿美元　　通涨 21%—6%
外汇储存 1400 亿美元　　年增率 8.7%
吸收外资 420 亿美元（世界第二）

————————————————————

牟广丰谈，写“邓子恢传”的人到档案馆查原始资料，见到周恩来对邓的批示，令人寒心之至。又说在一次大会上，周喊打倒四十多人口号，——喊其名字，从刘邓起。

1998 年 2 月 2 日（星期一）晴

四点醒来，四点半起床。继续昨天清理。

上午与玉珍外出（项南汪大姐去新加坡，李昭家无人，秦川原约一起去的）。我先到陆钦侃家，取伊泰普资料。他已 85 岁，冬天绝不外出，至今还安全。夫人已拄拐杖。关于伊泰普情况，如计划投资同最终结算差 7.5 倍，即 31 亿美元—234 亿美元。10 点到刘云鹤家，谈到近 11 点，下楼到闫子祥家，行动已不自由。（傅思和打了电话，信已转建设部）问起当年为何抓到保安处？原来在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坦白出许多特务，闫自己查问又翻了案，结果遭致大会批斗。他据理抗争，于是下狱。林老说他脾气太犟。抗战初期山西反托派时，他也被关过几天。回顾旧事，真是感慨万千。12 点始回家。

午睡一小时。下午罗西北夫妇来。送玉珍紫水晶项链。三峡要扩大机组 6 台，到 2200 多万千瓦，被西北反掉。钱正英竟耍滑头，“同意西北意见”。潘家铮割胆囊时，钱守了一夜，于是被举为工程院院士。西北则未通过。李铁林来拜年，问起医院事故（厉有为是年龄到线，长沙市长落选）。陈明来送腊味，与反驳王蒙（“心中丁玲”一文）的几篇文章。谈祖林兄妹情况，他那个妹妹无理至极（一种寡妇变态也）。刘清带郭佩珊女儿郭晓昆来，郭当年改造过美 B250 轰炸机有功事，如何公正评价其一生。只能以发表文章纪念了。

————————————

慎之要我准备写五四文（80 周年时），五四历史意义，海外有不同意见。台湾《中央日报》刊方觉长文，论中国今后新转向。

1998 年 2 月 3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睡足八小时，少有之事。

继续清理杂件，永远清理不完。

上午苏仲湘和女儿（《中国工商报》记者）来，谈到近十二点。国家工商行政局主办，主要报导个

体经营者“呼声”。我谈 20 世纪，两次大战，两个主义变化，经验教训，人类前途，重新研究社会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变化，其理论实践，找出中国前途，人类前途变化。中国现在走的道路是拨乱反正，都是实践中体会，而理论没说得很清楚。抄诗两首供《野草》。老苏谈诗界人事，王禹时偏激，看法同周笃文有别。林岫乃范曾前夫人，是周提到新闻学院的，却闹得不可开交，“文人相轻”。

下午熊蕾与牟广丰（环保局自然保护司副司长）来。牟父母认识玉珍。父亲牟宜之（1909—1975）旧诗一束，要我看并写序（想出书）。山东老干部，同霍士廉是书记、专员关系。谈马馥堂事，谷牧一句话也不愿说，很看不起其人。农民的原始积累以万亿计，被 20 年“左”浪费。随后李慎之来，关于中国知不知道环保，古人有无环保意识，李与牟发生争论，李否定，牟从古人言论尚肯定。李说“天人合一”，无非指环境意识也。陈适五、王非已脑萎缩。五四之争。

下午五点同杜润生夫妇一起到孙长江新居（首都师大）还有吴象夫妇与宫达非，丰盛晚餐。漫谈到八点。杜说：江李去看宋平，各谈了一个半小时。长江将胡福明原稿和他的定稿出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已出书（39 万字，沈宝祥著）。孙将著文说明此事经过。我说 20 年中乃陈家党与邓家党的斗争。吴象谈书记处开会，攻我者甚多（杜说，尤其王震），主要一点是“狂傲”也。理论务虚会是叶帅主张的，邓并不积极。光有“准确、完整认识毛思”是不行的。

1998 年 2 月 4 日（星期三）立春

六点起床。整日人客不断。

一早让小贾来，取走“50 年访苏”稿。上午陈明带石西民女儿及其儿子来。是《儿女情长》导演。谈上海一批（特科）老同志的彻底平反问题。陈修良知其详，已九十多岁，朝不保夕了。只有让其将材料送来，我可转交。陈明又谈及丁玲事，我不参予不可能彻底平反。一起照相。

《炎黄春秋》主任编辑吴思来，交读者来信五封，有的长达几十页。说编辑部例会，关于我的防“左”文，影响很好，从工人到教授，读者反响强烈。将萧老条给他们一阅。

下午杜老夫人老马来，交防感灵，肺炎针药五支。96 年杜老心脏病发作，陪住半年。

唐小毛来，她的汉斯已被老板炒鱿鱼，她亦辞职，自己开公司。已置房产二处。当了奶奶也。留她晚餐。

李昌的儿子李炎来，交一份黑龙江告状信：声名狼藉陈永才升任黑龙江省公安厅长。告状人王新民是他的同学（哈市鼎力工艺公司代表人）。谈到他父亲仍较保守。莊静还来拜年，大姐乃莊所生。

1998 年 2 月 5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早餐后让小贾来，带走读<者>来信三封。决定他仍去海南，走前将书稿等事处理好。

十点后于光远来，同秦川、徐滨一起谈到十二点。谈的主题是耀邦怎样下台的。大概光远也感到弄清当代历史的重要，也可能是我十五大发言稿引起的反响而来。他记得 86 年上半年（？）谈精神文明决定稿时，谈到邓也是两张脸，即经济与政治不统一，后者同毛一样。说得很明确。可能传到邓耳中去了。赵谈 86 年夏在北戴河同几老作的决定，也认为确切。我跟秦川谈到在顾委小组会听到刘复之、廖志高等人攻耀邦为“青红帮”等后，立即转告，胡却毫不在意。主要问题在邓对胡的看法改变过程，所受影响，何时决定。子女曾找胡谈为何不多接触父亲，消除那些攻击者的影响。又不免议及乔木其人：变化多端，个人权威，手段恶劣，整人为乐。简直是一个小人型人物。

光远赠最近新书《朋友和朋友<们>的书初集》，翻了多篇，大部分也是我的熟人，都写得比较细致、

轻松而亲切。

断续翻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1998 年 2 月 6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续写“巴西一周”。

《炎黄春秋》吴思送来一封读者来信。给我五本刊物。

李慎之下午送来《中国需要新的转变——民主派的纲领意见》（刊 1 月 14 日台湾《中央日报》）。粗粗看了一遍，共五大“转变”：①启动民主进程。②加大经济自由。③承认多元文化。④调整对外政策。⑤修正统一方针。结论中并提出为六四彻底平反。全面而具体。方觉为操办人，1955 年出生，北大 1982 年毕业，水电部工作过。

慎之谈当前五大学派：①官学（高举邓旗、马义，龚育之属之）。②极“左”，邓力群为首。③启蒙、继五四精神，讲法制、法治。（我等属之）④国学与民族主义，季羡林等；中国哲学救世界，新儒学发展（30 年河东、河西）有不少青年学者，与官学合流。⑤后学，后现代。《读书》提倡，汪晖：师莊子，虚无主义，不可知论，与新“左”派合流。慎之很不以季羡林为然：东方文化主导世界（誇大古代数学，赞吴有训，西方只懂分析，不懂综合）。

晚上任小彬与姜鸣（原上海组织部青干局，下海搞证券交易），有历史著作。谈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公车上书千人，是康造出来的（当年举子都单独行动）。袁世凯日记也是后造的。李鸿章赴日签约过程（李明知可能成千古罪人）等。甲午战被杀的方伯谦，后代想为方翻案（张爱萍为方家题词）。

收到深圳何清涟寄来的《中国的陷阱》，是许医农让寄的。何是邵阳人，由香港出版。以大量实证材料说明当前经济社会问题，自发私有化，危机何在，钱权，黑权结合。

1998 年 2 月 7 日（星期六）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玉珍告知，昨夜十一点那位发起反腐倡廉学会的山西人赵得源电话，今日上午在国内贸易部开会。只好去参加了。有名人士认识的有段君毅、柴泽民、王定国等，还有军队总参的徐信，还有姜思毅。柴主持会。坐在我旁边的王定烈（空军）发言，倒很痛快。说苏联 70 年而亡，我们还有 20 年，会不会亡？难说得很。又说到民谣：“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说 82 年整党，杨尚昆说“根本好转”，哪有此事。他 90 年即说，为政不在多言，而在力行。现在问题，首先是用人腐败。谁带头反腐？必须由上而下（省军级以上开始），一个个清理一下。怎样解决群众监督？不能以言代法，领导还是批不得。真正整顿党风，5600 万党员（太多了）清理蛀虫。还说民谣，整顿党风纪律“未见行”也。有人发言，腐败如水银洩地，无孔不入。去年 300 部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电视剧，只有一部反贪剧。还有部队中人说：公布的特邀代表中有腐败分子。签名留言簿上，段君毅竟写上：“段君毅现年八十八岁，原省部级，现省部级，反对腐败，任真正党[2]。”又签上自己名字。最后要段当名誉会长，柴、徐当会长。

五点同秦川一起到文采阁，张思之律师请客，到胡积［绩］伟、王若水、邵燕祥几对夫妇，还有张扬、林京耀、戴煌、吴祖光和郑仲兵，几位年青人。催我表决心，状告吴冷西，请张、张操作。有位司马南谈特异功能与魔术，并现场表演。柯云路其人又写书骗人。

[2] 段君毅将“认真整党”的“认”字写成“任”字，“整”字写成“正”字。李锐在这四个字下划了加重号。——李南央注。

1998 年 2 月 8 日（星期日）晴

夜半醒来，复睡着，五点起床。

力疾伏案，赶 1979 访巴西、美国稿。上午特到陆钦侃家，取来一些有关材料。可以编出一万字左右的东西了。美国哥伦比亚与科罗拉多两流域开发材料也有了。

下午客人不断。李长盛等三人来。他特从海南来，接我们同机去。安排了十天左右日程，在三亚住五六天，真正休息。

宗凤鸣来，赵仍不准会客，自己也不想到外地去。宗同我商量是否在换届时继续上书。我赞成，一不做二不休也（上次信，作了开除准备）。稳定前提下作些建议。

工作到夜十点。

清杂物见到一纸片有此四句，盖亦为段葆祥做的：

诗书手脑两相通，吟罢挥毫其乐融。
李杜苏黄谁不晓，东方文化世称雄。

1998 年 2 月 9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79 年访美日记必须今日弄完了。

早饭后即到办公室，王雨亭、王庭［廷］栋、曾卓明来，总占据了近两个小时。谈小曾出处与级别安排。中央卷已根据地方已出版本全部校正，只是党史室负责的抗战部分显得单薄，刘汝宁又不愿到档案馆埋头苦干。不论情况如何，总得在今年七月付印。

中午几乎没有休息，将 1979 年访问巴西、美国稿杀青。

四点半回家，五点和玉珍去三环路一家海鲜馆（福尼特）参加聚餐，几位有收入的年青人请客（陈海燕——少儿出版社副总编，肖斌——大开明经贸中心，安然——光明日报出版社副总编，李京生——汽车画报社社长，吕朴——体改委处长等）。客人是老一套：光远夫妇、杜润生夫妇、秦川、朱厚泽、胡积［绩］伟夫妇，郑仲兵、孙长江、李盛平等，两大桌。谈当前形势，谈经济、谈毛、谈知识分子，等等。我带去《中国需要新转变》几分［份］复印件，分交理夫、丁望等（丁认识我，原《工商报》总编）。吕朴说，朱镕基对李铁映管体改委很是不满，光讲空话，不办实事。

1998 年 2 月 10 日（星期二）晴

四点醒来，四点半起床。校改《几内亚之行》的日记。分成三节，几内亚十天，布鲁塞尔观光，瑞士一瞥。整天在办公室。下午四点半交稿。看了封面，作了修改。封底照片下印八十自寿六首之一。序言已改了一下。看了合同。第一次稿酬按百元千字，以后改版税。

回来清理照片，找出一大堆七次出国的照片，大小百多张。

1998 年 2 月 11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又将照片归类。

上午到办公室，照片 64 张交章凡公司。小曾说其人是湘潭大学同学，学经济的，不愿教书而下海，很能干。

同深圳何清涟电话，谢谢赠书（《中国的陷阱》）。她很想同我见面。同社科院出版社王俊义电话，选集三月回来再交稿。晚上同郑仲兵电话，他想编入小妹的长文，XXX 代人名。同宁乡编少奇诗集的也

通了电话。

午睡了一个多小时，一动就感觉疲劳。

下午四点后才清理要带走的东西。主要是带哪几本书。过去带了也没能一览也。

何清涟言，国有企业没有出路。她对重要经济形势和问题，似乎都及时有专文。

1998 年 2 月 12 日（星期四）晴 到海南

五点半起床。美音传言，温家宝接丁丑。成立对外宣传委会，上海赵启政调京，任副职。这是一个好的转变。

带走的几本书和少许材料件装入一新提包。早餐前即收拾停顿。小多和毛竹来送行（彭春生陪同）。

十点前出发，赵树立来送。十一点到机场。休息室喝茶一个小时。薛京随去，唐突了他几句，玉珍不以为然。南方公司，波音 737，招待甚周。头仓邻座有光印法师和一随行。赠我几本佛书。

四点准时到机场。李长盛和组织部等人来接。飞机俯瞰高楼林立，已是一个大城市模样，但沿街两旁半拉子大楼甚多（房产业已几年不景气）。住环岛泰德大酒店（五星级，得过奖）2003“花园套房”。三角阳台上有小盆树等。长盛有个日程表，22 日去广州、三亚住 5 天。安排周到。六点到金海岸酒店夜餐，汪啸风、张德春（组织部长）请客。张是山西调来的（在山西接待过我们组织史会）。席间谈海南发展问题，目前遇到困难，还是政策給得不够。汪请我向朱镕基反应。我让他写个稿子，看情况再定。

这个酒店还有游泳池，底层商店一列。洗澡后，九点半程湖同海南“首富”郑光平、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郑资助我的《论三峡》在港出版，特表谢意。二人谈海南经济发展，应搞南海石油，汽车厂设备最好，但不让生产（保上海桑塔那）。

1998 年 2 月 13 日（星期五）晴

昨夜时睡时醒，很不安稳。五点半起床。早餐又吃到广东稀饭。有豆浆，广式点心（小贾没等人，自动去餐厅）。

九点出发，长盛哥哥领队，过文昌市，副书记（组织部长）李恩杰路上迎接。抵东郊椰林，过海即到。椰林共约 3 万亩（每亩 40 株）。在和友海边餐厅午餐，先看捞各种海鱼，有皓（鲎）鱼，大龙虾，举之拍照。餐桌全部海味，平生首次也。并喝本地药酒两杯。李书记介绍：文昌为椰树之乡（海南一半）、华侨之乡（官员一半，海外华侨 7 万，超过本县人）、将军之乡（国共 80^{+}个，张云逸），也是排球之乡（60 年代出省手、国手）。椰子三个月即成熟，一年不断，树高有 30 米以上者，老太也能爬树。通身可用。可勉强作木条。七八年结果，树龄可高达 80 年。归途看海瑞墓。高堂新修如天坛，并石雕像，原墓为石馒头形。小贾谈到六怕，让留言。好在一路想过，突然成四句，写在大本子上：

放言六怕慨而康，海瑞精神永莫忘。
谁料庐山云雨变，今来谒墓忆秦王（皇）。

李恩杰席间谈到李志民在此威信极高，县处级无不留恋，为一二把手斗争牺牲品。常深入基层，平易近人。

五点三刻回到海口。晚六点一刻到文华大酒店（也是五星级）蔡长松（省委副书记兼海口市书记，望城人，接汪啸风任过常德市长）请客。席间漫谈了一些历史观感，人类历史发展前途到底靠什么前进，中国教训，东方与西方异同，等等。

归途到按摩足部处享受了一小时的双足按摩，按摩女双手不停，穴位极多，有酸疼处，可指出病患。首次 78 元（100 次 X20 元）。满囤一家四口早来，十一点多始回去。

喝椰子水与肉两杯。——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1998 年 2 月 14 日（星期六）晴

大概十二点始入睡，六点一刻起床。“花园阳台”略活动。八点大家一起早餐。

九点出发往儋州（东坡照放地）有一段高速。十一点到恒泰厂参观造果汁车间。意大利第一流设备，罐瓶为美国设备，除原料外其余皆靠进口，包括装原汁的锡纸袋。着卫生衣与套鞋到车间。一秒钟 10 瓶，年用原料四吨，1.6 亿罐。设备分别为 200 万美元和 120 万美元，包装占投资一半。同恒泰研究所所长王欣德（教授）谈保证质量问题（高于一切）。可口可乐为碳酸饮料，100 年不衰原因：有咖啡因；绝对质量；广告；占领一个大市场可以先赔。整个厂子花 1.5 亿投资，空地尚多，没盖办公楼。休息时让题词：绿色果汁应当压倒碳酸饮料。芒果乃水果之王，“园之梦”当为饮料之冠。

午餐时，都为此词所鼓舞。省农行行长（支持恒泰，省修高速公路 9 亿投资）周继太特与我认识（过去在基建兵呆过）。饭后到南洋温泉住下。原拟午后去东坡书院并洋浦，被劝阻。四点下温泉池仰泳半个多小时，复到热池一泡，通身出汗，舒服之至。六点半晚餐，吃到豆豉炒苦瓜与火焙鱼，道地湘味。八点又下汤池游半小时。玉珍亦到热池冲泡（恒泰人为她买来泳衣）。池边休息时，长盛安排农行行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同我谈海南农业发展战略。省委管此事不力，副省长本地干部，没有眼光。

仰泳时见放焰花，今日乃情人节也。口占一绝：

仰看繁星卧热汤，老来首在乐而康。
平生一快真难得，恰遇情人节欲狂。

写在《留言簿》，并大幅题辞：天赐热汤，既乐且康。旅游胜地，奇绝风光。又将绝句写成条幅赠经理于杰。

1998 年 2 月 15 日（星期日）晴

昨夜近十二点始入睡。二点起服眠药，六点半起床。

早餐有油条。八点半出发，到昌江恒泰万亩芒果基地。基地房屋简陋，但芒园茂盛，两面环山。前两任开发失败（主因资金投入不够），长盛为第三任。坐车钻入园中一转，品种甚多，挂果期分开，一年四季都有上市，一半卖鲜果，一半做饮料。县里还有三万亩，带动群众，并办学校，靠太阳与灌溉（从池塘管道引水），施化肥。亲见芒果花束与挂果情况。午餐吃到很好青椒仔鸡与鱼头。饭后作字三幅，一赠昌江县：“中国芒果之乡”；一赠恒泰：“恒泰芒果天下先”；口占一绝，赠恒泰主人：（“园之梦”为恒泰商标）

来寻海角“园之梦”，万亩周游芒果园。
四十年前初品味，于今饮料要争先。

1958 年在广州初尝印度芒果，今蒙|来|恒泰主人邀请，来万亩芒果基地参观，口占此绝以表心意。

基地有留英博士和一研究生，包括昌江县长，都为条幅鼓掌也。

下午两点起程赴三亚。路经高速公路未竣工隧道，几乎进退两难。五点半始抵三亚市，繁荣城市派头。先到预订海边别墅，楼上卧室，没有椅子，阳台也没椅子，楼下门厅有沙发，而无法伏案也。晚饭由市委付［副］书记与组织部长在招待所宴请，喝葡萄酒数杯。主人为转业干部。鳝鱼尚可口，黄辣椒天下辣冠。

改住南中国酒店 5 楼 8505 套间，面对大海。

与李长盛总经理商定在此住到廿一日。

我们一行共 9 人，省委组织部与省府有陪同人员，两司机，还有一个保卫人员，平生如此浩荡也。

海滩有苗族小女孩赔照，索款一元起码。

1998 年 2 月 16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只盖床单，似已习惯此地气候。洗淋浴。早起抄录过去摘句。长盛早餐后告别。早餐后到海边散步，似涨潮，有浪。买泳裤与拖鞋。

《海南日报》办得不错，经济版内外要闻甚简练。

午睡在沙发上躺了一个半小时。玉珍有客人来。我们一伙下海冲浪，似又涨潮？我只站了几分钟，坐在阳伞下呼吸而已。然后又到淡水小池一游。回来冲澡。

晚上本地农行主任受命请宴。大吃苦瓜，龙虾（小型劈半），又尝到“黄金瓶”。餐后又到海滩，散步小坐到八点半，犹不想回来。

1998 年 2 月 17 日（星期二）多云

睡得尚可（服眠药），五点半起床。美音听不清。抄录过去散叶［页］摘句、对联于一个本子上。

早餐后去亚龙湾，四方石柱广场。石刻廿四节气与廿四神话（夸父追日、嫦娥奔月等），很是壮观。反映古代文化，人与自然关系。沙滩是白色，整个海湾 5 公里左右，盖的房子不多。

玉珍闹肚子了。海鲜都不惯且贵，两顿饭改在“东北人”馆，吃普通口味饭菜，皆大欢喜。也有炸泥鳅，玉米粥、饼等。

下午四点到海滩，情形同昨天一样，如涨潮，浪大，无法游泳，下水让浪潮冲了两次。仍小池游泳。我的仰卧不沉，大家都做不到，似是“一绝”也。

同薛京谈他的打算。给我一信，说明想留在海南工作，党建出版社比机关还机关，自己想发展一下。在兰田挂职时，工作做得很有成绩，地方上评语极佳。其实在北京时正式提出不就成了，也许是太本分［份］所致。

晚上本市组织部付［副］部长李文川来，约明天同去天涯海角，这是他的家乡，任镇长九年。

明天肯定要题辞，翻了一下诗集，引起点思路。但玉珍又催着休息，小有不快。十点半即就寝。

1998 年 2 月 18 日（星期三）多云

昨夜仍服眠药。四点醒来，题辞两句想好，但七绝未成。复又睡着，六点起床。

八点廿出发，李部长陪行，观天涯海角，约 20 多公里。先到广场，有马援、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两骑马大铜像，极为壮观（铜像为西安美院教授设计，大连铸造）。管理主任廖永明导游，沿海滩行约一公里，过“南天一柱”，再到“海角”、“天涯”，一一拍照。大小整块巨石栽于滩边，似人工有意为之。赵朴初题词、沈鹏留诗，都有石刻。最后出海滩处，有郭沫若游此三首诗（郭 1962 年来，研究过此处起源）。然后观黎家山寨民俗展览馆。黎族有五种，无文字，较落后。有人上树摘椰子，观黎族歌舞时喝新鲜椰汁，出场后并剖开吃椰肉。最后一个意外节目，黎族婚礼，彭春生过了一把新郎瘾（共有 6 对）：一次抱举新娘吃果子，一次抱新娘过独木桥转三转。大家狂欢不已，大笑不止（途中还得绣球各一）。

到管理处作字，是我的表演了。先将草稿让大家推敲，（“开放”、“怒放”，改定为“竞放”），书写

三张，两张大字，七绝略小一点。

Δ 终到天涯海角，犹存少壮情怀。（下联潜词为：已非流放逐臣）
Δ 歌舞黎家迎海角，流连游客恋天涯。
Δ 商潮如浪已当家，南国春风竞放花。
游客酒楼争海角，椰林芒果富天涯。

四十二年后重来海南，草故鼎新，海乡巨变，感而赋此，书赠三亚主人。一九九八年二月十八日。

主人很是高兴，赠龙海螺两对。归途过珍珠养殖场，玉珍购得珍珠两串，另一串拟赠忙忙。归途在毛家酒店午餐，招待员多鄂人，无一湘人，菜却道地，辣咸够劲。

1998 年 2 月 19 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昨夜服眠药，十点半就寝，六点半起床。

早餐改中餐厅，合口味较便宜。

上午在楼下一封闭房间，“谈判桌”作字，成 4 人四幅，赠恒泰（长盛拟好的，改了两三个字）大幅，写了三张，才得一张。十二点毕，很累。仍在中餐厅午餐，太贵，9 根小排骨，96 元。

午睡半小时，玉珍客人夫妇来。李文川副部长三点来，与客人碰了头（解决职务上调问题，交警队）。坐车去观看毛公山。约 60 公里，在山坳中，一路橡胶林（大概是当年部队开辟的），已辟为旅游地。山高约 500 多米，卧状，脸部朝阳，神形兼备，游人题词者甚多，群众朝拜放鞭炮者众不便禁止也。已取名毛公山，1993 年定名（已刊《人民日报》，因不看该报不知道）。旁边一高峯高 834.1 米，真是巧合[3]。可能当年军垦时取名，山名保国山，村落有东方红者。因未准备好纸笔，得以免去题字，我已想好 16 字：

神形兼备，天造地设；后代仰观，千古评说。

归途在“东北人”夜餐，喝二锅头二杯，又吃炸泥鳅、麻辣牛肉等，泥鳅炸得不地道。

晚上李长盛飞海口转三亚降落（海口有雾），来小坐一阵，坚持我们按照原计划从东线回海口，路过兴隆等温泉休息。

薛京留海南事，请长寿［盛］转告汪啸风，也不能过于勉强。

1998 年 2 月 20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昨夜睡得还好，只醒来一次。七点起床。

早餐后即设法将卧室长条桌挪开，成为写字台，作字到十二点。

午餐到街上“东北粥王”吃自助餐，一人 12 元，感到太便宜（还供可乐）。粥类甚多，苦瓜等尚好。

下午又继续作字到四点毕。总计在宾馆共写大中条幅 20 张，一切人等都照顾到了，包括玉珍的熟人（乃张莉亲戚的朋友等）。虽然勉强也只得照办。实在是写累了。

晚上到街上附近“岳阳饭店”，吃到最可口的湖南饭菜，炒腊田鸡、辣椒鱼头、豆豉苦瓜、炸泥鳅（地道），麻辣豆腐等。8 个人连酒，230 元。北京毛家馆、四川馆都比不上。老板为军属，岳阳人，只雇六个人。

下午四点半到五点半在小池游泳。晚上在海滩坐谈了一个多小时。

[3] 毛泽东在世时，警卫中南海的部队番号是“八三四一”。——李南央注

接到《李锐日记》封面，照片等样书。晚上找出几内亚康大使谈话记录的三张小纸，整出 800 字，让小贾寄出。

来此一周，海涛如故，下不成海，真是遗憾。吟得一绝：

我来大海不欢迎，日夜浪潮翻又滕。
只得小池中泡泡，万般无奈没（冇）诗情。

1998 年 2 月 21 日（星期六）多云

昨夜服眠药，睡到五点半起床。

早晨此地农行行长王起鸿等来一起早餐，然后领我们去参观该行支持的几个项目，都在城市附近。先看花圃，台湾来人种的石斛兰与跳舞（女）兰，黑色塑料棚（90 米 x50 米）好几个，一支［枝］花可买［卖］几元。无土栽培，利用 1/4 椰壳。主人送了我们一大束花，舞女兰酷似。第二站为黄帝椒食品有限公司（还兼药业），小灯笼黄色辣椒，辣度参加国际表［比］赛，可能赛过墨西哥为世界第一（鉴定为 9 万度）。总经理周文谦，45 岁（父母在成都铁路局打成右派），取名黄帝椒，编造李德裕流放海南故事，从西安弄来城墙模型与塑像。生产出辣酱，150 克一瓶。机械生产线，原料冷藏。我为之题辞：

辣椒黄帝头回见，辣度冠军天下闻。

以大张书之。第三站看移植哈密瓜基地（600 亩，另有一千多亩种香蕉等）。老板陈利通，八年前从台南来，已 58 岁，农民模样（只唸过初中，父亲 84 岁健在）。先请喝功夫茶，然后看果园。轮番结果，甜度胜于新疆。有一套科学办法移植，苗圃铺上正反两色塑料布，以保肥保质。抽水灌溉，亩产一二万元，一年收回成本。与我合影。为之题辞：

琼台本是一家人，高效带头农业兵。

周文谦请我们在珠江酒店午餐，吃加拿大北冰洋鱼（很肥），椰汁蒸蛋，铁板牛肉等，喝酒鬼（两瓶）。我喝了近二两，两女士一变关公，一能饮（不动身［生］色），尽兴而返。下午为本地农行四人，省组织部二部长共作字 8 幅（内一大幅）。晚餐仍在岳阳楼家。饭后海滩吹风。

1998 年 2 月 22 日（星期日）小雨

六点起床，将杂物整理停当。又多了一大件，此地农行送了一对大沙［鲨］鱼翅原物，玉珍则珍珠物等丰收。昨下午又到养殖场去了一次。

本市常委组织部长林宏茂八点来，一起早餐，餐后又一起游鹿回头。只几分钟车路，上到山顶俯瞰三亚市与几个海湾。山顶公园布置得体，雕塑为名家作品，很是雄伟，这是黎族一个美丽传说。认识三叶梅市花，一年四季都开放如春。然后回到南中园酒店出发。

上午十一点多到兴隆明珠温泉酒店，住入总统级别墅（三层）二楼、卧室特大，卫生间亦大，有喷头大浴池，别有淋浴间。长盛随到。接待过份周到也。一起午餐，餐桌上玉珍数落了小彭的某些缺点，长盛说，只有他能讲几句。午睡不到一小时。三点小蒋（立志）同我先下露天温汤池（有大小温度不同池），泡了约一刻钟，玉珍亦来。我转到大游泳池（总面积似大于 50 米池），游了半小时。天下小雨而归。此地主人彭振明来（李志民原秘书）|来|，一起漫谈经济形势。他是海南国际投资信托公司总裁，谈其业务等（海南办得最好国企公司）。他的干部政策是真正德才兼备（有的积极分子要求入党，因只有小学文化而拒之），支部生活活跃。我谈到小政府大社会，淡化党等问题（党政必须分开，党组织由纳税人养活不行）。大家诚恳劝我来此地一年休息几个月，夏天来也好。晚餐是土菜为主。饭后打麻将

四圈，我和了 12 把。还是延安玩过。

如此总统间并不很方便，小百叶窗免去窗簾［帘］，影响光线，书桌也不行。冲水浴池玉珍用了一次。

1998 年 2 月 23 日（星期一）

昨夜十一点就寝，服眠药。睡到近七点始起床。李、彭两位主人早餐后离去。我们上午到附近热带植物园（称花园）参观。此园占地五千多亩，为归侨郑文光一手经营。车开进园后，由郑陪同，边谈边看。他原学建筑，在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后（原印尼六十年代排华归侨）又回来的。有感生态环境破坏，立志于这项事业，开辟不过七八年。热带原始植物内部关系（相剋［克］相生）以及同蝶、蜂等类关系等等，这门学问国内外都还没有大发展起来，他自己在研究中。生态问题同我观感相同，很谈得来，也坚决反对三峡（耽心地震受影响）。有“名人植树处”（我说“无兴趣看，名人有好有歹也”）。又招待我们喝咖啡。十一点始返。郑还谈到塞舌尔小岛为世界环保之最，他的儿子派驻其地学习。午餐仍以“土菜”为主。

薛京来电话，汪啸风明晨去北京开二中全会。玉珍决定下午返渡口，四点启程，近六点到文华酒店（新加坡投资）。又住入 2308 总统套间（长盛特向玉珍说明其故，只 1500 元一天）。汪的秘书一起晚餐。将薛京材料与我的介绍信交他转汪（并张德春）。

洗了喷水大浴池（左右共 8 个喷头），并无甚特殊按摩感觉。大理石卫生间确实豪华，约 20 多平米，卧室为一大半园［圆］形，灯光开关等很好。

1998 年 2 月 24 日（星期二）风、阴

睡来很不安稳，小便三次。六点起床。

在大餐厅早餐。农行周行长来陪，写的条幅甚高兴。二妹来，一起早餐。胡光辉秘书来，说薛京事目前有难即办之处，因中组部通知，年内省府已即冻结，已转中组部考虑。

上午半休息，看电视，比在家清晰，大概天线环境有关。

又一批人要字，还得查查类书，找适当诗句。

午睡不成，近三点时，满囤夫妇来，接我们到他父母新居一坐。一个城边新住宅区，四层楼 120 平米，五间房，客厅甚大，装饰豪华，大皮沙发等，如大腕家也。屋外为山野，空气清新之至。当然可以养老也。我向玉珍建议，满起一家也可移居海南，使他们全家团园［圆］。

晚餐在宝华大酒店（北京来人开），由张德春、王清与三位副部长等相聚。边吃边谈，我谈历史闭关与运动，空想等教训，大自然和谐相处，相剋［克］相生，互助互让，我们至今才感到环保与生态平衡的重要。社会生活与相互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工人无祖国没做到，可资本真无祖国，从来如此，他们三大差别也渐趋解决。问我对戈尔巴乔夫看法，有得有失，公开化而没能做好经济改革导致垮台。我们经济走向新路，政治体制仍老路徘徊。又谈海南自然空气与政治空气两好也。

1998 年 2 月 25 日（星期三）阴 到广州

昨夜九点半就寝，服眠药，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力疾作字，共得 8 副。早餐后又继续努力，共写了 13 张（内大幅 1），算是园［圆］满之至了。

长盛一家陪早餐，他的嫂子与侄子也一起就餐。

午餐在安莊酒店（本地有名潮州菜馆），恒泰董事会与副总裁都参加，共两大桌，有几位湖南人（二

女)。谈论湖南之“左”。董志文已 67 岁仍任政协主席,“在湖南是一条虫,出来一条龙”。我谈流水不腐,以喻商品流通之重要,而中国自古以来直到过去 20 多年“左”都不重视商业,而资本主义是从重商发展起来的。

由于飞机延迟二小时,又到一四星级酒店开了房间午休。长盛的夫人等直送我们到机场,还有组织部两位主任,都在贵宾室小坐。同海南公司老板小谈航空事业现状,全国已有 30 多家公司(西藏将恢复)。海南已有 20 多架(757 要五千多万美元,767 上亿),最近跑道 3600 米,中国 3400m,驾驶、机长培训是一大问题(波音有两套驾驶)。由于准备起飞时发现一高血压病人,要下机治疗,又推迟飞行半个多小时,六点多才到广州。张作斌老与组织部付[副]主任来接。王若水从北京到达刚 20 分钟,一起到小岛宾馆,仍住去年的 6 号楼二楼。张老在机场等了一下午。晚餐分两起 ,组织部老人江森等为我接风。近九点,吴南生夫妇来,谈到快十点。李长春即来上任(三月二日),吴说,他只建议第一条是能坚持改革开放的。

1998 年 2 月 26 日(星期四)阴、小雨

三点半醒来,五点又小解一次,睡得不熟。六点半起床。同若水四人一起早餐、中餐(在餐厅小餐室)。菜饭反不如原大餐厅,中午螃蟹无肉。

上午同若水谈毛的往事,如 57 年骂邓拓,72 年不满意若水批“左”信。都谈及汉元帝故事:元、成、哀、平四帝每况愈下,宣帝杀人过多,太子劝:“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家法,乃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仁政乎!且儒生好是古非今,焉得重托。乃叹曰:“乱我家法者太子也”。终未能废太子。毛读廿四史所专注者在此(若水说,他到菊香书屋也见到我所见的满墙满床古书,只一本洋装,新出列宁一本专著)。但廿四史批注,并未表露此类心迹,可见用心之深(不留痕迹于后世)。72 年谈元帝柔仁好儒则指周公也。又谈到吴冷西其人,有官僚架子,原封锁毛对王若水的赞誉,报社普遍不满,怀念邓拓,因而文革初被打倒。72 年复出,因向毛写信,毛批:“此件已阅,欢迎进步”。四人帮看中鲁瑛。邓拓深刻认识毛,故写《健忘症》。乔木、邓左原不赞成批两凡是,保护吴冷西(乔不满汪子嵩刺吴文),说于光远在表演。若水认为应将邓力群搞小集团等事写出专文(邓左务虚有好表现,赞成为天安门四五平反)。乔木批若水长文,乃龚育之写的。

十点半任仲夷来看我们,一起谈他在广东过去情况,保护梁湘,反对精神污染(有过提纲交胡启[啟]立转耀邦)。借雷宇事(海南汽车事,工商联赞成的)想整他,原文件有暗示(公布时删去)。为陈所操纵(搞项南则办成)。陈还保护乔木(儿子事),乔木对苏联一套中毒很深,认为双百方针即自由化。

午睡一个半小时,下午看旧资料。六点南生夫妇来接我们到“好世界”酒店晚宴,由《同舟共进》萧作东,还有仲夷夫妇,张作斌等。边餐边漫谈到九点半。谈古说今,主题仍是毛。南生讲了一条有价值史料。64 年毛在广州改“六十条”,少奇等在北京开农业纲要会,一时不能南来,毛发了火,写了个条子交陶铸:是哪个皇帝坐在我头上拉屎,特命革命全权大使陶铸请驾南来(这条子吴看到过)。陶即电话,第二天都飞来,毛也未再吱声。此种随心所欲已成习惯。除刘之心这也可作证据。关于汉字繁简,仲夷等曾有正式建议,文改委坚持。李铁映之无用。黄伟经记得我谈毛的两大特点:反复无常,不要脸。大家谈周之驯服,林彪最了解毛,刘则湖塗。给江青信的分析,居心之深,历史发展两可之间(他都正确)。

1998 年 2 月 27 日（星期五）阴、小雨

昨夜回来时，同若水一起到 5 号楼去看了光年，他已上床。也是南来一遊。睡得尚好，六点半起床。

上午南生夫妇陪我们逛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大仓库式超级市场，地下层为停车场，吃穿用百货应有尽有（三层为家电），还有菜蔬海鲜肉食，“日日新鲜、天天平价”。玉珍购得大旅行箱一个（390 元），又布袋购车二，我买了五件内衣（29 元一件），又照相本两套（五本一套 19 元）等等，一共才 780 元。真是满载而归。小贾买的还超过我们。若水怕挨批没买什么。主人也买了不少，一直到十二点始归。

午睡到近三点。赵冬垠来，在若水处闲谈，赞赏我的十五大上书与《实录》。对这个党及历史前景看法一致，只有经过资义发展才能谈社义。全党服从中央即多数服从少数（中央犯错误多矣!），若水与乔木之争。光年夫妇随后来，谈他的文革日记在上海出版过程，现在总算面市了。又续出到 1985 日记。去看过梁湘，流泪。张作斌谈吴有恒出卖梁湘。

晚上诗词学会在八号楼宴请，杨应彬主人（送他与夫人书写的诗集《东廊吟鞭》），仲夷、杨项元、陈奎章等，一直谈到八点。仲夷谈在哈尔滨时，文革斗二千几百次，一次弯腰几百下，墨汁从头部倒入全身，剃阴阳头，挨打无不经历，整整三年。此事由不准写文革谈起。一哈尔滨老同志保存了上吨文革资料，送给他一张挨喷气式照片。

接仲夷信，谈“评功摆好”往事曾受少奇苟责，附上他对《羊城晚报》记者谈过程的报导。此种历史回忆，有极大价值，我是第一次听到。64 年我在磨子潭，世事一概不晓。

十点黄伟经来电话，说廖冰兄将为我作画，并送画册，但要我为他画册写诗一首。

张全景已到，住四号楼。小贾遇见随行人员，说是知道我已到广州，要来看我。

1998 年 2 月 28 日（星期六）雨

服眠药就寝，睡得尚好，六点起床。

早餐后，省接待处科长和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许鸿基和张作斌老接我们去参观新建的海洋馆，一直看到十二点，比原设想的要好。是外侨投资。园［圆］形高十米水柱容积 5000 条鱼，分类观赏，到十点看两海狮、五海豚在水深 7 米水池中作各种表演。没有美国看到的大，但表演精彩。与人接触，作顶球、高跳、跳舞、拥抱，推船等等。还有沙［鲨］鱼馆，两个潜水人喂食。投资 4 亿元，门票 100 元一张。

午睡到二点半。下午人客不断。李汝伦与熊东遨来，熊于春节前释放，在京接过电话。详谈他在狱中经过，狱犯头头如黄［皇］帝，自发或奉命虐待其他犯人，刑法上百种，如“显像管”（抽打生殖器肿大）。他已写七万字，40 多首诗。嘱他写成专文，向中央报告，然后发表。随后老烈等二人来。六点前陶森等三人来，他们办的“园东园医疗保健康乐中心”尚未批准。

晚餐在八号楼，焦林义作主人，到杜瑞芝等。熊东遨诵赠我与若水的七律，甚得好评。大家鼓励他将狱中日记发表。

八点半，南生夫妇来，同若水、作斌一起谈到近十点。特区初起时，82 年中央开会（从走私、“殖民地”等问题引起），责备广东，逼仲夷作检讨（耀邦让走过场）。结了广东报告上有“阻碍改革开放将成为历史罪人”。李先念（被刺痛）表态：我怎么能去看特区。当年都是二左王捣乱也。我建议写出“特区发展史”，南生为当事人，他说从不一个人与港商等人士打交道。

1998 年 3 月 1 日（星期日）多云 到东莞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早餐后轻装出发。由省府接待处一同志陪同，坐面包车行，一个小时后到东莞。住东莞宾馆，91 年来过此地，玉珍记得当年情景，我却几乎全忘了。宾馆住室舒适，小范围空气尚可。组织部一女副部长和市府接待处副处长来陪同。经济情况一直比较发展较好，已达小康标准。利用外资 66 亿美元，企业 1.3 万家，1996 国内生产总值 245 亿元，工农业总产值 426 亿元，出口 85 亿美元，消费零售 96 亿元，居民存款 330 亿元。农业已集约化，年电量 80 亿度，三人一电话机，人均电 5500 度，已普及高中教育。年输送本专科生 2300 人，城乡已一体化。

午餐由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长张群炎宴请，大家大谈“大跃进”时荒唐与挨饿情况，砸烂一切铁器，砍树林包括荔枝树炼成废铁，吃木薯树根，大批饿死人。密植一天栽两米，卫星田放到 13 万斤，几十亩稻割堆一起。人们也不以为怪。91 年来由张接待（当时是副部长），玉珍记得答应送他书，他只好谎言收到，或说邮局有问题。我的书他认真读了。坐寐一小时，三点出发，先上高速看虎门大桥（来回一趟），然后去长安镇（原乡），感到已经城乡不分。先到沙头管理区（大队）东风村，农家全部别墅式房屋（比三亚市海滨宾馆别墅豪华而宽大）。找到一家，三层楼（二层有四间房），三楼平台几十米，内装修全大理石，大皮沙发，宾馆床，音响，两台大彩电，电脑齐全，房屋共费 30 多万元。收入由集体地租、分红，个人在工厂当管理等而来。随后游览乌沙管理区，如大城市街道。在莲花山庄晚餐。镇委副书记梁荣业简介情况，1500 家工厂。山莊豪华之至，如西欧建筑，山下有高尔夫球场。外商（港台美加等）多住宾馆。饭后题诗一首，由古句改写：

林茂鸟知还，水深鱼跃翻。三差别不见，南粤一长安。

附语为若水、作斌参与写成：1998 年 3 月 1 日与王若水、张作斌应邀到东莞长安镇一遊，访农家、观市容，如入大同之境，感而赋此，书奉主人，并希两正。

1998 年 3 月 2 日（星期一）多云

服眠药，近十一点始入睡。五点半起床。临时翻了下资料，准备今天又要应酬书法。

早餐后出发，第二站到常平镇，一路乡村都已城市化。镇委书记陈炳翰、镇长周华驹迎接。该地为铁路、公路、国道、省道交通中心，兼具长安、樟木头两镇优势。

近九点先到樟木头。利用山地，靠近香港（香港原属东莞）为房产开发区。几处大的别墅区和高层（有 40 层以上者）公寓，均以“花园”冠之。看敬老院，80 多、寡孤独，服务人员 16 人，一群老人为我们高歌“社会主义好”。除住食外，每月 70 元零花钱，为全国同类标兵。又观一弥勒大佛（混凝土制，极似石头）与汉白玉观音的倚山建筑群，也是港商结合住宅区而建（房主可以早去晚归到香港上班）。完全是双外向，很是成功。然后到常平镇午餐。由张群英陪餐。席间谈私有化成功，区别于顺德乡镇型。现在要再改革。我也发挥没有私哪来公的道理。资中有社，社中有资，趋同论可以有事实为证。东莞 145 万人，外来打工 150 万，汇回 102 亿（去年），财政收入 50 亿，共 1.5 万家企业。餐桌上口占一绝：

教条死守久徬徨，初度关山路尚长。
何处今朝风景好，南风吹送百花香。

1998 年 3 月 1 日至 2 日，与王若水、张作斌等应邀到东莞观光，经长安、樟木头复到常平，一路所见恍若大同之世，尤感主人思想开放，顺应潮流。三人合作赋诗相赠，时年共 227 岁。

写完已近三点半。

回来上床闭目休息。晚饭后，与玉珍、王、张，小贾一起到附近闹市漫步，并逛商店。在“十元三

件”店买小用具若干，又到书店一观。

睡前，玉珍帮我洗澡，小盆有几个水头冲水按摩足心等部。

1998 年 3 月 3 日（星期二）阴 到深圳

四点醒来，睡不着，胡思乱想，五点起床。将这些杂念记录下来。

早餐后九点出发，一路各种大小厂房不断。十点半抵深圳，住深圳迎宾馆荔枝园别墅。房间宽敞而舒适，为客人想得极其周到，书柜中摆有邓选和有关特区及深圳的工具书籍等。书桌理想之至，大型皮沙发共可坐 8 人。本地接待处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负责安排我们两天半的日程。那个同来的省府接待副科长非常不负责，主动要求回去了。

午餐有很好的豆付［腐］香干。沙发上卧休到两点半，玉珍朋友张文华来，同杨维哲通了电话，她住六号楼。

下午三点半出发参观民俗文化村。各种建筑为 1:1，共有廿四个民族的生活与宗教等建筑，并安排了定时的歌舞表演，共表现 56 族风情。我们进了蒙古包、藏族民居、喇嘛寺、民族服装馆，看了维吾尔歌舞、佤族舞等表演，第一次见到佤族男女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发舞。晚餐由公司老板陈孟炯宴请。“华侨城集团公司”共有资产上 100 亿，“锦绣中华”和地产、康佳等都在内，仲夷的儿子负责。餐后到中心剧场观民族舞蹈，由剧团出演，45 分钟，节目都很精彩，表达了欢乐、深情、友谊、企求、豪放，英雄等等。然后又到广场看各民族歌舞，包括京剧、杂技等大会［汇］演，场面宏大，热闹非凡，灯光、激光等助演，色彩缤纷，栩栩如生，如两蝶化梁祝，最后大型彩车与戏剧队伍遊行，观众欢乐，溶为一体。大家尽兴而返。

1998 年 3 月 4 日（星期三）上午雨、下午晴

服眠药，睡到五点半起床。翻看报纸。下雨。

上午九点到六号楼看望杨维哲。有两个科委年青女同志陪她，唱卡拉 OK，打三人麻将。谈话中记忆紊乱，其他尚正常。十一点到后院看望仲勋。接待处很周到，先送去花篮。在大厅中谈了约廿分钟，夫人记得玉珍是米脂人。精神尚好，说春节期间客人不断（江朱乔等大幅照片）。谈到报上文章，纪录片：“什么都归邓小平，这不好。”关于若水和我的“特色”，记得清楚。还一起照了相，送到门口，大声“再见”，挥手不止。精神比上次看要好一些，不能握手，解释双手的旧伤。

午睡半小时。天气放晴，下午三点去参观世界之窗。主人预作安排，在日本茶道、印度女人跳舞等处，都为我们作了特殊欢迎接待，都照了相。整个部［布］局胜于北京。巴黎铁塔为 3:1(6000 万元)。日本天皇行宫为 1:1，还保留了自然区与荔枝林。尼亚加拉瀑布也很有气势。坐遊览车匆匆一转，任仲夷的公子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预先作了安排。

晚餐由陶森的一群湖南同学、意气相投的人宴请，在芙蓉宾馆，地道湖南菜。有一下海做建筑工程的老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谈国营企业亏损情况，说常德只有两个大烟筒冒烟，一是烟厂，一是火葬场。对国营企业悲观。我讲了些形势与道理，若水也谈了些看法。劝他们不要悲观。一大群湖南人自称是我的“崇拜者”。晚餐后到园东园美容足浴公司享受了三个小时的足部与全身按摩，若水、作斌都极满意。玉珍则作了美容。那群打工女孩都很活泼卖力。回到宾馆已夜一点。

1998 年 3 月 5 日（星期四）晴

七点一刻起床。由李穗安排，上午参观南岑村。先到办公楼，8 层，办公室接待可坐三、四十人，

全村 5.5 平方公里，187 户，打工者近万人，有 30 多个企业（多外籍日、美等高科技）。当年固定资产只 7 万元，现 7 亿；人均 100 元，靠救济，有 30 多人逃香港；现人均收入 2 万多元，二千多万利润上交。41 个党员，支部三心：公心、责任心、事业心。“穷有穷的志气，富不能有富的毛病。”7 个支委家属都当清洁工。全在集体劳动，计划生育，村风良好。幼——小——中学，考入大学者奖 1 万元，月供 500 元。已回村大学生 56 人（全国），还有 14 人在外读大学。35 岁以下全在夜校。村图书馆有 10 万册书，平均每家存 300 册，已有 500 技术人员落户，与 200 套房子。移风易俗，破迷信，砸神台，告别愚昧，死人全火化，1/6 人口先进。精神文明与股份制结合，资本为全民所有。30%集体股，60%分配股（劳动股），不搞平均，两极分化，违反村规扣工分。精神文明与经济结合，依法治村。十年外援 4 千多万，瑞金、延安办希望小学。

题词：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真正的社义农村，此地乃中共希望所在。

然后坐车游览。到一农家，四层楼（绝大部分相似，人均 60 平米），应有尽有，书柜整齐，三个孩子上学，各有所好。游览 100 多米中国历史文化碑刻长廊。有游泳池、儿童园。

常委组织部长刘涛午宴（原在咸阳显像管厂党委书记，接待过我，记得很清楚，91 年调此）。极朴实（喻屏之子）。嘱照顾好梁湘。

下午三点半到《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薛以凤等接待。办企业集团，正盖 40 多层高楼，7 大张 28 版，年广告 3 亿。与若水题词：特区之窗，服务全国，面向世界，开创未来，然后到蛇口看袁庚（何清涟电话，想见我）。热情握手，话同庚（4.23 生）。杨尚昆来谈，“代人受过”。谈自己在东江纵队时，为美军供给日军受淡水情报（美原拟登陆），于是改投原子弹。美军有电赞扬袁，康生批示，秦城坐了五年半。现已写有文章。

若水说华西村有虚假。

镇党委谈南岑村三条：坚持好党的领导，以人为本，精物两手抓。

——李南央注：以上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谈邓之失误乃本人性格所致（我谈到乔木、邓力群之不好作用）。6.4 平反不易，现尚不成熟。蛇口当年想成为“独立王国”乃空想也（现在为南山区之一部）。盛赞我的庐山《实录》，从而了解毛，太可怕了。对现在班子的希望：不可能成为毛、邓（有所认识）；文化素质高了，不再是农民；世界潮流内外影响。告别时说，相见恨晚。

六点半回到宾馆，原组织部长、现政协副主席周润生宴请，认识我，60 年后在中办 18 年。喝了五杯酒鬼，谈往事。

晚上又安排梁健（刘涛秘书）与陶森见面。

最后客人为刘云鹤同乡此地法院的张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为玉珍送来美容物并外国水果一大袋（值三百多元），才知道此地干部状告厉有为，为首的乃周润生也。

为报答在深圳书城得书 720 元（主要是我的《往事杂忆》、《心中人物》与《卅年前毛》），为书城并老板（何春华）送条幅题词：

图书传播知识，知识形成力量，力量改变世界。

又为李穗书条幅。

1998 年 3 月 6 日（星期五）多云、阴

不到五点起床。记昨天日记。在留言薄上写下四句告别。

深圳诗词学会约请早茶，玉珍要等她的好友张文华，迟迟未到，口角了一下。出发后在门口相遇，

得以一同赴晶都酒店。广东文人全一样热情，一样解放。大家对《龙集》印象深也。

高速公路急行有序，十二点半到小岛，仍住六号楼。

四句留言为：三次来深圳，新颜三不同。腾飞这两字，此地见真容。

午睡一阵，下午与张老、若水一起，由张秘书引路，再到万客隆购物。各买一个箱子并衣物。

晚上《羊城晚报》宴请，有林若等参加。谈中宣部干扰，韩美林案勾通丁关根秘书施加压力，结果本地报刊出，外地版撤下，全国反而到处转载（陈心宇女编委谈此事仍激动）。我谈了自己两事：湖南抗美援朝时写社论事（黄克诚说：李锐你胜利了）。《东方》顾准文事，最后刊出“小风波与大悲哀”。他们说，你顶得起呀。林若对引进外资形成的局面（农村生活飞跃）不以为然，过去也有过对打工妹“剥削”的问题。

晚上仲夷夫妇来看望我们，谈到十一点。他上任时，耀邦曾对他说：仲勋，尚昆都不能当一把手。仲勋在珠海时曾大发作过，被捆住移来深圳[4]。曾对尚昆意见大（与职位安排有管［关］，国家主席与副委员长）。杨也不敢去看望。后终于和解，拥抱过。现生活十分规律。谈他的三个儿子成长过程，很是严厉，封建礼法打过人，三儿成才，大儿靠弟弟养活。建议他到园东园享受下按摩足浴。他们夫妻自管生活，长不顾保姆，仲勋不相信也。

1998 年 3 月 7 日（星期六）阴、小雨

五点半起床。清理物件装箱。上午九点黄伟经来，又一次认真劝我注意身体，长命至上，“九十岁以前还写东西”。详<谈>他的家世与成长，叔父为老红军，从小爱写作，报社送上大学培养，俄专毕业后，仍回《南方日报》。文革大挨整，反革命分子、里通外国之类。主持《随笔》仍坚持翻屠格涅夫全集。与廖冰兄关系极密切，送来廖为我作的他的名作“劫后自嘲”还有题跋赠：“平生未左偏”尊敬的李某。

随后何清琏［涟］来，如报幕女郎，黑长连衣裙，宝石项链，长发，同学者身份不相容。进门时几乎吓了一跳，尚能平静相迎。北京召开了一次《陷阱》研讨会。她侃侃而谈书的内容（国内版删三万字，刘吉赞同出版），从事实分析得出一系列结论，国有企业改革无望。每引进一项外资，流出（损失）52%。原始积累靠权贵完成（双轨制，特权批条与红包，高干子弟等），整个世界各国经济运转，从失业率与通帐［胀］看，还是美国最佳。正规经济学多空谈，不是实际情况研究。吴敬琏较好，也是一只脚体制外，一只脚体制内，轻重变换。厉以宁因参与投机，上海家族中发了财，而名声扫地。董辅礽还是理论老框中研究。她对高干子弟从邓家到王家、陈家，情况很了解。介绍与若水认识，并一起午餐。席间又谈了一阵。认为股份制也是行不通，解决不了问题。

下午玉珍两位朋友来。老烈带省社科院文学所单世联来，谈毛的早中晚年，从民粹主义到空想社义，他赞成德国汉学家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的研究（已出中译本）。回答了一些问题。晚上广州经济开发区张永德在广州酒家宴请潮州菜，到明珠电力集团苏文阳等。他们对国企改革都持悲观。谈体制非改革不可，已形成怪圈。我提出日资“入侵”因特别警惕，外资的副作用等。大家以为然。中午还有若水朋友张江明、林洪等一起午餐。张送我书两本。席间有人谈到南岑村的党支部是一家人，有“禹作敏”式的嫌疑，所有正面报导值得怀疑。我们的题词是否上当了呢？

[4] 指习仲勋患有神经疾病，时有发作。——李南央注

1998 年 3 月 8 日（星期日）阴 下午到汕头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上午清理物件，洗澡，水太热，出汗两小时。张老送来 20 本《龙集》，签名。四本送人（若水、老烈、张群炎、张光直秘书）。

今日三八节，将葡萄剥皮一小盘，献与玉珍，都很高兴也。此行并不觉累，照顾周到也。

忽得消息，汕头机场 11 日—12 日检修，只得将几大件存下，作六七日仍回广州打算。下午四点南生夫妇来，一起赴机场，五点起飞，45 分钟后准时到达汕头。机上南生示我以下两首：

近日翻阅旧存资料，忽见有旧作打油两首，供一笑。

欲谢主人款待情，又恐社资不分明。
“满意”二字千钧重，搁笔顿觉一身轻。
桂园小憩梦难成，此生谁解资社情。
多情最是伶仃日，静伴先生听涛声。

一九九 0 年 x 日，得见大贤于深圳迎宾馆题字有感。

“大贤”乃胡乔木也，此诗可入《胡乔木其人》集中。

夜宴地道潮州菜，主人为市委书记莊礼祥。特因事由北京临时回来，挤时宴请，谈吐很是爽快，以如此大会（人大开到 19 日）为苦也。

晚上此地岑海诗社副社长刘麒子来，在北京见过我。将他的近作示之。他的诗很好，得过奖。给我几张在北京为我拍的照片（参加“回归颂”活动）。

1998 年 3 月 9 日（星期一）阴雨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昨夜上床后吟得二绝，起来书之。今晨订正，一赠吴南生，一赠任仲夷。

六十年前过汕头，南公特首特同遊。
眼花缭乱新天地，今日文明第一流。

南生同志首创特区，故乡汕头尤是先锋。一九三八年徐州突围时，余辗转苏北经上海赴香港回武汉，船过汕头未曾登岸。今应邀前来，同行者王若水、张作斌二老。抵宾馆之夜，不能成寐，吟得此绝，奉献南公。

无限风光满眼前，南天一柱立南天。
谁人不仰原前老，说古谈今忱少年。

八十年代后，第四次来粤，与若水并老伴同行。余亦年过八十，有缘同仲夷老又几次长谈，欣慰无比。以此四句书奉。仲夷贤伉俪两正。

晚上两诗交南生。

上午先参观海滨华侨公园，为上千万潮汕华侨集资兴建，共 23 个国家（地区），各送一当地树种植之，有雄伟长走廊面海，绿地插有爱护（文艺性语言）牌子，三千多套高级公寓（9 层）环绕之。1997.11.18——20 日，三千侨胞于此集会，有一骈文纪念碑（文章甚好）。雨中参观，别有风趣。然后到“林百欣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参观。花 2.5 亿元，现代化剧场国内第一，东南亚第一，椅子无响声（2000 元一张），舞台深 24 米，台口宽 10 米，活动五层，1997 个座位。有两个会议厅（100 人，200 人），水晶宫茶厅。惜利用率底。经理招待喝功夫茶。面对大海，让我题词，临时想了两句（大家通过）

大开眼界新天地，尤是剧场唯汕头。大字书之。

党委书记（原市委宣传部长）赠我诗集《潮水情》，邵燕祥作序。

1998 年 3 月 10 日（星期二）晴

服眠药上床，睡到七点，只醒来一次。没有早餐，大家空腹到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作各项检查。由院长李玉光（医学院副院长，心血管专家、教授），党委书记等接待。医院新建，口字形，底层长廊相联，7 层，5 万平米（1.5 亿？）我作了血液、脑部 CT、胸部、心脏与呼吸检查（呼吸器北京医院似不同，全用口腔作几种呼吸）。玉珍也大体相同。即在医院早餐。作完已过十一点。让题词，上句乃若水意：

奉献无微不至，仁心妙手回春。

全院电脑管理。

午餐又有新的潮菜也。在长沙发上午睡一个半小时。

下午冒雨参观汕头大学（李嘉诚已投资 11.5 亿港币，医院亦李投资。大礼堂原拟贯［冠］李之名，坚不同意，由南生集颜三字“大礼堂”）。先看大礼堂，1800 座位，也是无音椅，国内大学第一流也。全校建筑由走廊联成一体，有文理、工、法、商、医和艺术等院，占地 1.2 平方公里（14 系，20 个专业），在校学生 5000 人。绿化、美化，到处如风景区。接收港澳台及东南亚、日，美等国留学生。看图书馆，2 万平米（全校 32 万平米）开架服务（每本书有讯号，以防偷取），100 万册。学生用功，每天上千人来馆。又看电脑研究室，全校电脑化管理，已进入国际联网。看了电脑操作（如人像处理、造型等）。又是题词，首四字乃若水改：

卓越追求，后来居上；交流内外，汕头之光。

晚上李玉光将检查资料带来，分给每人，逐人解释。玉珍患脑震荡伤，我的吸入功能极弱，一般老年脑萎缩。他们买到我的六本书（五本《大跃进》，一本《杂忆》），一一签名。

晚饭后散步，原书记许德立（王守功丈夫）看望我们。他甚赞我的十五大上书（南生散发），说爱人记得我的赠诗。他们因车祸幸免于难。

1998 年 3 月 11 日（星期三）雨

六点起床。翻有关韩愈事迹。此间书房中有《唐诗万首》。

上午近九点出发前往潮州参观。先到迎宾馆小坐，崭新建筑群，外形简雅，内部豪华，今年春节后才起用。先参观宏华瓷器厂，全部做西洋型器具，从日用到装饰，无一中式，只大厅顶部装饰了一点古典东西。老板中学生，合并许多小厂，形成今天规模。全部用西方名牌外销，欧美与日本，价格比人家一二倍，年产值约一亿元。真是大开眼界（多　空型（原文此处空一字，猜测应为“镂”字，李锐一时想不起此字如何写，空在那里——李南央注）），图象用电烧。下午到“名瑞”丝绣厂，潮绣呈立体型，九龙屏风有立体感，得过奖，置于中堂。各种古典绣品，价格并不太贵。然后上二楼，乃西式女时装，饰以绣品，金银光闪闪，挂有倪屏［萍］肖像。春节晚会服装多由此厂提供。玉珍挑了两套衣服（一与小多）只 850 元，冯媛一套西服只 200 元，大概只出厂价也。尽兴而归。

午餐地道潮州菜，由组织部长张义武陪同。上午观韩文公祠（由耀邦题额）。遇汪道涵（市长陪同，有开道车，“国师”也）。汪甚表亲和，同南生也是老熟人，与我叙年庚。登台阶 51 级（韩愈到此 51 岁）。路上成诗四句，唸与大家听了：

忠犯人主迎佛骨，文起八代祭鳄鱼。

育才兴学释奴婢，千载难忘半载居。

大家赞第四句。祠中未备纸笔，正好平仄未偕也。又观陈波儿塑像，陈是本地人。夏衍题名，杨翰笙传，南生书。其人值得纪念。桃李劫影响一代人。

晚上我们四人谈到九点。做了简记。南生说毛与苏东剧[巨]变两大问题得弄清。若水谈毛之性格，及1972年上书支持周反“左”事。毛批示实欲整周。

上午还到涵碧楼周恩来纪念馆。题字：潮州<七>日传千古，涵碧万载启后人。

——李南央注：此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8年3月12日（星期四）阴

三点一刻醒来，即未再睡着。五点起床。为医院院长李玉光和办公室主任陈俊辉书两条幅。昨晚陈送来玉珍的诊断书，约好明天再去医院抽血。他们要字也。

上午到潮阳，有开道车。人口200万全国第一，人均二分地，总产值过200亿。三来一补发达。先看中国桂光集团，本地负责人都在厂前迎候。此厂主要是电脑刺绣（可代抽丝，更具实用性），引进日本10条生产线（300万元一条），胸罩占全国45%，花样由电脑设计。后到二楼看牛仔裤。厂房有400多工人。全外销，集团下辖6公司、8工厂，总5.8万平米，总投资2.5亿元。1997总产值5亿，创汇6000万美元，被评为全国最佳乡镇企业。拟办桂光工业城。又是要题词。大张书之：古老乡村，现代企业；名牌产品，世界市场。

然后到靈山寺，韩愈来过。主持释心印（有名片，一大堆头衔）等在大门相迎。千年古寺，文革遭毁，现修整一新。到信兰厅（赵朴初额），长在墙上的三百年大兰，无土，文革10年不开花，现开花60朵，正好是寺中和尚之数。寺后山上有园［圆］石墓（国内少有），唐僧大颠葬地。大树林，入寺门大弥陀佛尚未装上。让我题“皆大欢喜”，大张书之。写大字总不如写小字能随意用笔舒展也

在迎宾馆午餐、休息。已卖与外资，原经营一天赔几十万。三点到莲花峰，在海边（沙滩极好），巨石甚多，多石刻。主峰巨石劈开如莲花，文革时遭毁，炮兵炸掉几瓣。文天祥题莲花峰三字。文至此遥望南天，不见帝舟。现于一巨石上建文天祥巨像。景点甚多。南生有字与集文天祥原手迹（历史博物馆等搜来）。还有抗战时，日本人杀与困死的万人坑。国民党人石碑、广场。休息室又题字，临时得四句：（第三句南生提意）：

狱中歌正气，海上有莲峰，高节时穷见，千秋信国公。

大张大字总不如小张顺畅。晚饭后，大家到海边散步。

1998年3月13日（星期五）晴

昨天极疲累，中午也未得一寐（卧室封闭的）。晚上洗澡后，九点半上床。玉珍强我服眠药。三点小解，又睡到六点半起床。早餐前作字3幅，“眼花缭乱”缭字，到底是潦、瞭、缭（通撩），问到若水，南生始查“缭”，果然不错。

上午过海到磿石（绞），登　　山（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观大海，然后到中信公司在海滩边建的别墅（已有35栋），到里面小坐。十公里海滩，五十年代栽有防风林，沙滩奇好，不比亚龙湾差。夏季有5万人来。让我题三个大字：龍馬滩。蒙南生夸奖“龙”字写得好。

回来午餐后，小午睡，二点半起来作字三幅。

晚上到国际大酒店，应主人夜宴。35岁总裁，十年前是实习生。公关为中山大学外语系毕业女生。

饭后让题词，三人集体创作：

十载创业，一流水平；八方来客，四海扬名。

又到 26 层顶层旋转餐厅喝茶，并冰激淋。观汕头夜景，十点半始归。主人叹息当年面积留到[得]不够，没有游泳池与网球场，不能成为五星级宾馆。

为许德立书“李白诗篇万口传”绝句。

1998 年 3 月 14 日（星期六）阴、微雨

昨夜洗澡，服眠药。十一点半始就寝。睡到七点廿分起床。

几乎整天作字，到晚上交差，一共写了 11 幅。赠南生的大幅共写了三次，始稍觉满意。

南生赠我的大幅对联已裱好：（说第一句可再找[改]）。

尘世难逢开口笑，天下谁人不识君。

下午几人一起漫谈，讲笑话。南生谈 66 年春的情况。陶铸传达“原子弹消息”，批彭真等。陶铸虽“左”，还是不能接受打倒刘邓等搞法。

下午许德立来，拜会性质。谈任仲夷领导方式。那年到新会，县委书记要求改市，任三天后与之一谈：可以自以为“市”，但不能似“市”而非也。我单独同他谈了对当代历史的基本观点，陈家党与邓家党之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争），而民主、法治（体制问题）则一致无法解决也。这个党必须改造。

若水谈到 9.13 事时，空军作战部长鲁明全家来找鲁瑛，自首加害毛事，最后找到张春桥。

南生说李坚贞大姐找邓大姐谈时，邓担心家中安有窃听器，要到一个偏僻地方谈。南生认为同刘邦、朱元璋一样，一起开国功臣都在怀疑之列。

晚上刘麒子与接待处夜宴，在老宾馆酒楼，最初的玻璃门自开，引起全市老百姓观看。席间吴妙趣横生，笑话不断。“爱妻会”，“不怕老婆会”故事。

1998 年 3 月 15 日（星期日）阴、雨，广州

昨夜甚疲累，将字幅交代清楚。十点后就寝，先服眠药。

五点醒来，五点半起床。六点四十分早餐。七点半出发。坐火车到广州。八点一刻开车，软卧甚好。两个房间，七个人。同南生闲谈旧事。他谈对陶铸、王任重看法（当年中南局一二把手），文革初被打下，说明受不了江青一套。

蛇口是搞旧漆厂，拆船开始。先念批准一平方公里，发展是后来之事。82 年薄来称赞特区，回京气候一变又大批评。特区创始人，谢非当谷牧面问起，并都承认乃南生。

65 年毛在中南局会议上谈辩证唯物主义就四个字：分析综合。搞野心的人没有好下场。谈司马懿如何骗魏帝使之放心（吃狗屎）。当时大家不知道是指刘。谈王首道之中和无能，“我同林彪上井冈山”（文革初谈）。

吃了些点心与面包。下午同南生下四盘象棋，我 3:1 赢了，说我残棋好。

五点半准时到广州东站。下雨。仍住六号楼。很是疲劳。张作斌电话，在涵碧楼写的那句话要盖印刻碑。连忙找印，久久不得，玉珍大急，最后在一捆绑好的纸箱中找到。又另写一幅《龙集》中的“周恩来”——“半多世纪活青史”七律。作斌夫人来，特交她转去。冯媛大学同伴好友某 14 年不见，一起晚餐。在八办工作，谈香港情况。

1998 年 3 月 16 日（星期一）晴，回到北京

服眠药睡到七点一刻起床。早餐后黄伟经、杨奇先后来电话，杨是八办的原负责人。大概是昨晚那位女士转告的，我回到广州了。杨为我的文章转港刊发表，很是尽力。

九点半南生夫妇又来送行，并给我 1992 的一期《同舟共进》载有关特区的文章。又谈起 82 年邓来，只见过少数人，办特区并未表态。84 年来题珠海字时，才算表了态。我说，特区发展史急须如实写出来：是下面搞起来的。

十点半出发去机场，到贵宾室小坐，办好一切托运手续。十二点起飞，吃了一份西餐。午睡不成。下午两点半到北京。赵杰兵来接。因金明于昨天去世，那个姘头侄女金杰在作梗，大概想占财产，找到组织部来。老干局已出面对付。金明是古瓷大收藏家。赵同我一起去看望郑琳。她的女儿金海平（安徽外经委主人，人大代表）与儿子等都在。侄女已外出了。楼上已封存起来。郑琳很安然，这就使人放心了。唐棣华评价金明，物欲太甚（说耀邦，貌不似人表）。

南生还嘱咐王［黄］丽满事，王［黄］是深圳副书记。张全景来建议当省委副书记。在位的都说不知其人。这位女士是专向中央打小报告的，原电子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隔壁老刘曾大贬其人。

五点回到家，很疲劳。

上飞机遇见杨绍明（尚昆公子，大摄影家），送我香港回归影集。同他谈约见父亲事。

小赵来谈他的离结婚事，车队未让他上班。

1998 年 3 月 17 日（星期二）晴

二点半小便即不能入睡，四点起床。翻看信件、刊物，报纸。上午很疲劳，帮助玉珍收拾杂物。

下午行政局马局长与车队蔡队长来谈小赵的问题，开车出了事故不该隐瞒，家庭事出示法院与其妻的信件。我请他们再考虑留下，并谈过去司机情况。

岳云副校长（人大代表）电话，母校 90 周年纪念要来找我。准备写个条幅并赠书。

平江杜甫亭盖好要我题词。翻了下唐诗，选出几杜句，一起写好。

同戴文葆、李春林电话，全集批示压在中宣部出版局局长之处，此人“左”，不点头也。为此同龚心翰打通电话，说出版署的批件只是个人看过，没有公章，手续不全。于是同郑惠打通了电话，科研处盖了公章。韩钢电话也说最后龚育之看过。

同汤钦训电话，将拟写岳云条幅涉及同班同学人名与他核对，姚霓没写上，他说土改时姚出了什么事故也。

1998 年 3 月 18 日（星期三）阴

六点起床。天气阴霾，白天得开灯。

上午翻报刊，清理杂件。薛京来，有人送我书。取走海龟。留午餐。中午小休，下午作字。为岳云母校建校 90 周年，写“得一知音文立徵”七绝，并附记此诗说明并同班几位同学情况。一连写了三张始定好一幅。又书杜甫亭并对联二幅（一为：“新松恨不高千尺”，一为“安得壮士挽天河”）。又为毛坪生书对联“登山从未居人后”（他喜欢此联）。写得很累（“杜甫亭”写成“祠”，只得又写一付［幅］）。

晚饭时，小贾送来几封信。有读者长信，议论毛致江青信（有关林彪问题）是后来写的，林彪出事之后写的，考证得很有道理。

晚上岳云副校长程光新（和谢某校友）来，送花篮与水果。将条幅交与并作人事解释。她谈到选举情况，李鹏差三百多票，田纪云只差 40 票。李唸稿子唸错，急于宣布自己当选，违反程序，很是尴尬。

大家都瞧不起。我谈过去岳云校风朴实，何校长尤是朴实之人。全省第一批 8 个重点中学有岳云。

1998 年 3 月 19 日（星期四）晴

服眠药，睡得甚好。七点起床。

为文集事又同郑惠、龚心翰等电话，总算弄清楚了。戴文葆上午扶病来，谈了甚久，问题在中宣部那个出版局长，杨牧之也不敢负责，一切都为乌纱帽。

上午赵杰兵来谈小赵事，他新官上任三把火，不能第一把就不灵，小赵不能先上班。我与玉珍从而放肆发了一顿牢骚，部里宋平引来左爷当权，“机关党委信”事并未了结也，正部级与房子事。江泽民有事可来我家两次。赵也谈及朱镕基之大难处，目前这关难度极大（金融风波）。玉珍气尤大。

下午继续清理杂件，刊物归类，报刊一堆都不及翻看。

晚上程湖引香港《名流》杂志（及出版公司）总编、总经理冷夏和文百山来，说是《三峡》书清样等已寄出廿多天，但未收到。书国内要 800 本。他们印行了一批文献编的书，还有《毛自传》。读过我的书。《三峡》封面副题拟“同中共官方相左的声音”，我考虑后改：“其观点近半世纪没有动摇”。谈到全集，他们满口愿出，下星期来人取书。

1998 年 3 月 20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餐前同龚心翰电话，告知党史室审查手续完备，他说再查问（不知是否应付我）。金松林也说《大跃进亲历记》要送新闻署。回到北京就没有愉快之事也。

上午到办公室，小贾从李春林处取回全集。准备复制一套交冷夏。

雨亭、廷栋来，谈下周开次碰头会。最后催定一下，不能再拖。

下午三点，张戎和她的先生 Jhon 来，谈延安抢救运动时种种情况，主要是我自己的经历。她知道情况甚多，乔木还代表毛去参加过抢救大会，毛还谈过一部已有 200 多人查出来了。到五点半，去附近一家小饭馆吃饭，就在 24 号楼后面，很雅静，菜也不错，七八盘还有烤鸭、啤酒，只花 156 元，四个人。张谈同魏京生见了面（魏应邀到英国），人朴实，有水平，也不参与国外那些民运。不过影响究竟有限。送张一本《龙胆紫集》。

1998 年 3 月 21 日（星期六）阴

小妹 7.15 回国，7.23 芒芒［忙忙］演出。——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六点半起床。同吴南生电话，谈黄丽满事（在电子工业部口碑不好，只是同江有来往而已），他们将顶住。说王守初比她强十倍。深圳也很有意见。

九点半到政协新楼参加“钟敬文九六大寿暨《人世文丛》出版座谈会”。并不认识钟老，到会场先向老人问候，他认识我（说是南社会时认识），说还未下岗还在带博士生等，令人钦敬。同启功老寒暄，华君武也甚表亲热，说读了我的“反左”文，并给了名片，要寄书与我。同黄宗江闲谈，盛赞南央，没读到《开放》文。发言者甚赞钟老之才识学与道德文章。林林同我邻座，认为季羡林有“左”。宴会时，坐寿星席，与吴祖光邻位。新凤霞原不识字，现已出版著作三十多部，实人间奇迹。写《新传》只到认识吴祖光止，以后就不好写了。参观刘少奇故居时曾大哭，骂“毛贼”也（新凤霞犹有余悸），可王光美还在毛故居题字称学生。他的儿子在香港工作，最近写文三篇很有深度。大儿一家在法国，是通过当年法国大使去法的。一触及往事愤不自已也。他的父亲曾为易培基“盗宝案”承担责任（此事同张继之

妻有关，同易妻之矛盾引起）。

曾彦修电话，不愿参加今天会，说陈修和近撰文，为陈独秀大革命时“左倾”辨，陈当年执行国际指示，而党的活动都“左”也。包括要分配土地。

《人世文丛》（编者邓九平特送我）十本中选有我的文章三篇：毛晚年长文中“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效应”，《苦瓜的味道》，《怀念田家英》。黎澍的怀家英文也选入。

陶大镛致词时说，钟老曾劝他不要太热衷于政治。陶说，他这 20 年得不偿失，感慨得很（此人似口碑不佳，太趋时了）。

吴祖光告我，老舍自杀是批斗挨打回家，夫人与儿子都不予理采［睬］所致。此事为荣宝斋一裱画匠所见，亲自对吴说的。吴与曹禺早年即认识，曹曾写文骂吴（打成右派后）。曾对吴说：你骂我一顿罢。吴甚为曹惋惜。

1998 年 3 月 22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早餐后同龚心翰电话，他答应查批件。随告李春林，李说人民社负责人薛子正是支持的。

八点半到工会原拟参加岳云校友会，开会时间九点半，打了个招呼后即回家了。李公天来谈到十二点，谈自己经历（团中央与党校挨过批），明年耀邦去世十年，拟出纪念书，希望我写出最后那次长谈。当然答应。春节江泽民又去看望过李昭，李给了信，要为耀邦平反（当时通知、《七十年》，邓电视片等）。

翻看《人世文丛》，真是好书。下午四点周笃文来，少奇百年诗集序，他提供了两页稿子。谈林岫其人品质恶劣，攻击周（撒谎），周已告到纪委，决不与之碰面了。王禹时其人也不可取（告孙轶青状）。

陈英茨昨天来，同玉珍谈杨继亮流落北京街头，此人似已入魔——想当官，自我拔高。

周谈朱镕基受欢迎，能够脱颖登高位，似是 49 年后唯一现象（身上有棘的正直能人）。中国似有望也。

李公天来谈时，突来一对夫妇访谈，名片吴克泰，认识梅益、余宗彦（原在广播局工作），说同余来过，认识我。也没什么要谈的事，他是 49 年后从台湾来的。

1998 年 3 月 23 日（星期一）晴

六点多起床。晨起右鼻孔又流血不止。决心到医院一看。还查了血，较正常。鼻内贴了止血膏等，还有口服药。医生说要治，如鼻涕中带血则更麻烦。脑神经科秦医生看了汕头 CT 片，说萎缩症状不重，一般六十岁后就有了，认为我是老年健康人。遇见胡克实、胡积［绩］伟，谈李公天来为耀邦逝世十年出书事，要他们写文章。耀邦曾告克实，是有很熟的人（王鹤寿）踩了他一脚（同陈云关系等）。3001 个人指中增根。赵紫阳说耀邦虽没有说明，但 01 个即指中增根也。又见刘放，称赞我的“防左”文好，大家都赞成，也有人说为什么不谈反“左”防右呢？

下午翻报刊，四点半与玉珍去看望徐滨。徐谈 24 楼事。陈永贵妻子搬回来住了，关山复大骂袁木的妻子。

1998 年 3 月 24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

八点半到办公室，收到香港寄来的《三峡》清样并书六本。《日记》清样亦送来，并稿酬 2.2 万元。即让小贾存入银行。

翻看两厚本清样。薛晓源来，谈《晚年毛》“红旗”敢出。

同龚心翰秘书通了电话，施加压力。

雨亭、廷栋来，谈档案馆与张新法改稿之间矛盾，确定星四让他们来谈一次。

寄萧克信、书，小妹长文寄黄宗江。同曲阜师大教授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通电话，支持他对“毛——江信”的看法（倒颠日期也）。

下午到文津街游 600 米，不累。逐渐恢复了。

1998 年 3 月 25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看《日记》清样，错字不多。

九点多到北京医院向金明遗体告别。郑琳与几个子女都在，门口碰见李人俊，笑容满面。电视尚未见报导。

到办公室，续看清样。《三峡》清样交小贾，他说程湖送的原件错字“上万”，当时未言。此人过“精”了。

午餐稍吃点米饭，菜吃光。午睡只是闭目养神一阵。下午三点回家作字。岳云校庆九十年为北京校友会书大幅八字（很不满意，纸幅所限，洒不开）：

岳峰云海，桃李仰辉。

又为北京教委二人，读者陈纬书条幅（还为小雷写一幅）。晚上岳云校友周继辉来取走。

晚上接龚心翰电话，说他们没有阻拦文集的出版，中宣部不审，退回出版署，再让文献室一审，这是规定。即告戴文葆照办。

1998 年 3 月 26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只醒来一次，半个多小时后又睡着。

续看《日记》清样。

上午到办公室。档案馆的朱世荣、李壮、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三人同我们几人一起谈了一上午。让他们将牢骚吐完。朱还比较客观，认为“一战”改得能接受，李壮则完全否定，似多此一举。看来张新法在改动过程中，过于简单化，没有多向对方“讨教”也。最后确定可动可不动者不再动，必须改的则改动。具体操作由小曾负责。小曾的进［晋］升（副局级）事，已正式报文，陆沅又个人写了信。

下午四点游 600 米。

1998 年 3 月 27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续看清样。九点到万寿宾馆，同川口孝夫见面，谈到十点半。苏晓康等人写的《乌托邦祭》被译成日文，书名《庐山会议》，当成“真史”了。竹内实作序，更增加影响。作者表示同我认识，经过咨询似的。我向川口说明真象，同苏并不认识，从未接触过。此书多作者想像处，乃作家笔法也。川口自云，非知识分子出身，在国内无教授名家名气，因此出版社似多考虑。川口赠我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集》，说读了《实录》后，又改过来搞“政治”了。看了《毛晚年“左”》长文后，更加如此，在朋友们中已引起很大反响，看来出版已不成问题了。

随到办公室，复印几份东西。

扬州 72 岁方行重来信（我的著作的读者），开头即称：“尊敬的老一代哲学家、思想家、理论家”，“言人之未敢言，言人之不能言，言人之不敢言”，“敢于揭露真象、过程，指出其危害、后果、责任所在，经验教训”，“秉笔直书，一代信史”，党内外还没有一个思想家或理论家敢如是，“特别是批评毛”。三个家不敢当，勉强可称“历史家”也，也只是写当代历史而已。

下午大妹、王焱来，为平生女儿（有多疑症精神病症）事，已不教课，但未能进医院。似有遗传（已离婚，丈夫有此病也）。平生已六十岁，大孝女、慈母。

胜利、小玲都在此晚餐，有气锅鸡。

1998 年 3 月 28 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六点前起床。睡得不错。续看《日记》清样。胜利上午来，十一点手谈，午餐<后>未休息，到下午三点。赢二输一。走了二次“天元”变化多端。虞云耀说，他同常昊着一盘，让四字［子］，常走天元，他仍输了。

下午三点李春光来，郑仲兵编“廿世纪回顾”文辑，李负责找黎澍文。从徐滨处取来《再思集》与《历史创造及其他》二书，各推荐一篇。他对目前音乐学院情况似失望。

四点到文津街，游 600 米，快速。五点即返家。杨小玲与小多两家来，留晚餐。

小妹寄来有关忙忙 7.23 独奏演出的文章与致小贾信等。

陆钦侃等为三峡 160 蓄水案上书，改好后，他寄来打印稿，又小有修改。

晚上冷夏来电话，催书事，要他下周五再来电话。

1998 年 3 月 29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续看《日记》清样。

上午黄宇齐来，陪夫人闫明光来京治病。结肠癌已不能开刀，只能化疗，301 还出医疗事故。闫家的人催她来京，其实在上海就不错的。他从刘放处见到我的《防“左”》文（刘认为没谈反右）他赞成的。认为关键还在民主制度，封建遗毒。刘少奇就不敢提毛泽东思想。现在又提邓旗帜，甚不以为然。如此总以人为中心。

下午张哲民（建设部老局长，浙大一二九运动参予者，1935 年入校）一直在一汽，富拉尔基重型厂等工业系统工作。很赞赏我的防“左”文（从《炎黄春秋》看到的）。带来孙友余（原一机部副部长，周建南的同班，领导过江泽民）给我的长信。打印好的，主要谈“无产阶级专政”之误。

随后李仁溥、柳思来，李为我刻了闲章“八十以后书”，要我的八十自寿第一首。柳在美国住了五十天，刚回来。

1998 年 3 月 30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

一早到办公室，《日记》清样看好。给徐老洽时复信，给湖南洞庭湖出书复信。拟定几天内要办妥之事。

小妹写的《忙忙的钢琴老师》已校正好，可以寄报刊发表。

中午只休息半小时。弓彤轩来，想劝我少做事。

下午四点回家，小赵恢复工作。

周笃文等张罗为周汝昌作八十岁寿，五点同我们一起到东三环一上海酒家。到范敬宜夫妇（曾向吴

湖帆学画，诗书亦佳）。徐邦达因身体不适不能参加（已 89 岁），夫人滕芳来，原煤炭文工团一级演员，健谈，说谭斌调故宫博物院后即让所有真正专家离职，说他就是“婆婆”。又极言家中狭小、破烂，多年解决不了房子问题。她与徐的结合是一段“佳话”，曾抗战八年，徐的发妻去世始成婚。

1998 年 3 月 31 日（星期二）微雨

两点醒来后，即不能入睡。服眠药无效，折腾到四点后睡着一阵。六点起床。

整天在办公室，《日记》看完。两本《文选》作最后定目。关于组织工作请陆沅等提意见。

薛晓源与他们的副社长来，谈《晚年毛》一书出版情况。告知龚心翰的说法，可以不顾干扰也。出了问题由作者来交涉。

下午四点半到文津街，游 800 米。

挽张报老

身经世纪变沧桑
骑士生涯六异邦
海外传奇传海内
夕阳无限恋诗乡

——李南央注：此诗写在 3 月 31 日日记后面的“备注”页上

1998 年 4 月 1 日（星期三）多云，今日停暖气

五点半起床。

宋晓梦一早来，谈“传记”出版情况，可以不等待花城，同时在港出并由韩钢向其他出版社商量。意外得悉：韩说，同我一次电话中谈的问题，马上传出。定时［是］电话监听也。虽然岂有此理，得留心才是。出国探亲申请，被部里压着（傅思和说已交李铁林，而李否认）。

整日在办公室。文联出版公司曹利群电话，明天来取《诗文选集》，这样逼得赶快定目，毛读三国、红楼可以补入。

《日记》36 张照片文字说明完成。小曾说，这个二道出书人已经转向开宾馆饭店了。

下午五点半到文津街，游 600 米。

金老送来《孙作宾》的文集，孙已 90 岁，一直是青海党代表。

1998 年 4 月 2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

整天在办公室，让小赵帮忙复印，编完《诗文选》，30 多万字。诗约 80 首。

曹利群下午三点半来，一起工作到五点多。“走”开篇，他还看中谈顾准文，我说不收政论，全记叙散文，随笔性质。《长城》发表“徐水”与“食堂”，今日读者也喜读也。算是了却一件事。

游 600 米后回家。

1998 年 4 月 3 日（星期五）晴

三点多醒来，即不能入睡。四点起床。清理杂件。桌子永远是乱的，除非有三个书房。

上午在办公室，看《三峡》清样。原始稿已不知何处，人民社的清样也是不行的。

为徐邦达住房事，知识分子处的人问过文物局，四小间一大间，共 80 平米，住三人。我让她亲自

去看看，他们不知这位近 90 岁的国宝也。

三点半游完 400 米回家，大胖夫妇来，胜利亦来，手谈三局，有胜负，我太好斗也。

翻了一下《孙作宾》，内有抢救材料可用。给西安家中电话，表示谢意。

看《三峡》清样随想：

1） 当年驳林长文，经得起历史考验；纵横比较，从秦汉到蒋介石，从苏到美国防洪。如此全面，政治、经济、社会、技术，驳得对方无言可答。而且南宁会议得到结果。

2） 技术上“冒风险”之语，符合中国革命经验语言。

3） 林一山之浪漫、冒进、“不负责任”，同毛很相像，有共同语言。但南宁碰了钉子。

4） 今日之上马：一则证明了当年说法正确，乃长远之事，至少电力市场已无问题，技术已无问题。但情况了解更深更全面之后，我坚持要更推迟。在次序上坚持先上游的正确。

5） 动能经济等新观念的说明。

6） “小女婿”的比喻。

7） 在短时间内，连续写文从各方面论证三峡不应急于上马。南宁会议发言，个人来讲，水到渠成。

8） 反映［应］个人性格：认定了的事情，其理不论遇到何等阻碍，必坚持到底。

9） 廿年靠边，也使得无从参予三峡论证。葛洲坝错误上马（我如在位，上不了马，水电会正常发展）。

1998 年 4 月 4 日（星期六）晴

睡足了六个半小时，五点起床。整天挤时看《三峡》清样。

上午杨纯来，送茅台与美国巧克力。她明天去日内瓦，女儿又要母亲去闲散安度晚年，要住半年多。她也力劝玉珍出国一下。谈到不愿与当今“皇帝”叙旧，只是给她女儿提醒：丁关根其人不可用也。为玉珍看 CT 脑片，介绍信给天坛医院的正副院长。随后秦川来，谈星三到张玉凤家吃毛家菜，有若水夫妇，找我们不着。谈张的三忠于：毛、丈夫、父母。1969 年到毛处，68 年为列车员，丈夫亦工人（现处长）。林死后，大病一场（以后有两次）。张在卧室，三个椅子造床睡觉，按铃即入（当时已怀孕）。现 55 岁。“19 岁时确漂亮也。”汪东兴整她半年，耀邦批示“代我们伺候毛”，才解放安排工作（原来 40 元左右一月，现在算副处级）。秦谈到书记<处>谈我离职时，乔石不保护，还提到磨子潭女孩子事。秦是为落实毛遗嘱而找张玉凤的：当年讲话已很困难，只有张能听清。华国锋来探问批邓，有的地方抵触，毛说：可以慢来。华又请示别的事，毛说：你办事我放心。张蹲下扶毛手写下此六字。这种话对邓小平也说过。有一年不见周，身边没有人能通气了。

下午游泳时，小赵告知有人电话邀晚餐，只游 500 米。原来深圳陶森请吃饭时，湖南人孙本鸿（南山工程建设公司）同他的几个老同学黄祖祥、黄平、汤韬（华资银团）等要见我与若水一谈，在毛家菜馆，谈到近九点。他们认为毛是不负责人［任］者。我谈定要历史观点，不能有任何情绪化。

1998 年 4 月 5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三峡》清样看完，最后一部分尚在小贾处。

上午小琴［芹］一家来。玉珍仍冷淡待之。为我订了蛋糕，要为我做生日，今天还买了苦瓜等。我劝玉珍，不要再冷淡了，原谅那次的无理。

近来几很少翻报刊。

双壁［碧］来电话，帅大姐病危，肠梗阻。

一早玉珍为我理发。

1998 年 4 月 6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三峡》原件早晨没找到，晚上在小柜中（凭记忆）找到。这样就便于最后校对了。

八点半同玉珍到医院四楼看望帅大姐，已报危几天。肠梗阻已不能进食，呕吐出。脸庞很瘦小，只有嘴巴张、合而已。心律不好，有体温。侄女等在，双碧在。九点到办公室，工作到下午四点半。

晚上陶森来，送装潢高贵的双龙御酒两瓶。李昭要接待中增根，让陶送酒，我得以沾光。谈到他们 1980 年学潮时情况，被软禁了三年。同来的人在人事部工作的同学刘宁劲（政策法规司的处长），很了解各方人事情况。在山西挂职当过副县长，认识到只有在基层才能练到本事。也很知悉高层情况，也深感湖南“左”感之深，影响到多年改革开放慢步不前。

湖南要出《洞庭湖开发治理》一书，来信，征求题词。特复信二页，谈对水利工作之意见，并寄“洞庭湖”七律，写后二句：

愿睹沧桑重变易，还川有日更还湖。

1998 年 4 月 7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整天在办公室，完成了《论说文选》，共约 70 篇。编好目录，复印完毕，约好社科院出版社宋立道明天上午来取。

从《文摘报》知道《交锋》一书，买来一翻，有二十年来同“左”思斗史实。脉络清楚，分三次思想解放：个人迷信，计划经济，所有制，去年 9 月 8 日上书引了一小段。看来思想战线形势还是好的，有人编写这种书，而且能及时出版（5 万），造成声势。

昨晚“焦点访谈”温州一县委组织部长受贿百万，老干支部传出话来，午餐时听到在位的部局长议论，早已注意此事，议论开来。我说，观众会有一种印象：“要发财，到组织部来。”

武大开校友总会，两次来电话，校长催请，4 月 11 日，真是去不了也。还有一刘君（武大校友会的，来过我家，同陶德麟校长一起）邀请参加一办公大楼落成，下午夜宴，也不想去也。

让小贾买到《交锋》，谈近廿年同“左”爷们的三次思想斗争。

1998 年 4 月 8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翻《交锋》。最后引了我《防“左”》文的一小段话。又看去年《读书》12 期何清涟文。

整天在办公室。上午社科出版社宋立道来，取走《论说文》，共 70 篇。开始草序言。

让小贾掺［参］与复制八卷《文集》。李春林电话，云出版署已将党史室批件送文献，很乐观也。下午游 500 米，仍回办公室。

回来二十天，看完两本清样，编完两本书。

晚上《南方周末》原主编左方来（黄伟经介绍），谈到九点半。谈《周末》十年过程，销 120 万份，接到几万封读者来信，赞扬说真话。五条方针：

1. 政府所允许的真话。
2. 能帮助国家、人民的真话。
3. 不设禁区。

民主和科学精神
人道人性精神

4. 以人为中心的取向。新闻追求，关心人的命运生存环境，人的尊严。

5. 先作瓶，后装酒。酒即新闻自由。

谈及于幼军其人，好名(《中国青年报》曾批评广东办的训练班超过中山大学五年研究生，是骗局)。最近徐光春开会，要整《南方周末》，点了名，他来北京了解情况。朱镕基只看《经济日报》与《南方周末》，万里亦如此。

方实电话，说邓拓儿子从美国传回信息，美国有名学者问中国情况是否宽松些了，见到《炎黄春秋》刊我的《防“左”》长文，也听到法国台广播。

冷夏晚上电话，定好星期一来京。

1998 年 4 月 9 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五点起床。睡足六小时。翻近日报刊。

整天在办公室，将《文集》弄好两套，分开放存。小贾帮忙。各卷得重新编目。真是老了，十年组织史资料工作历次讲话已编出。都忘记了。

1998 年 4 月 10 日（星期五）多云

五点起床，睡足六小时。寻找旧稿复印件等。

整天在办公室。小贾请小曾帮忙，编出《文集》八卷目录，真是不易。好在这几天小贾已熟悉全部文集内容了。

将去年与今年诗稿清出抄好，共十页， 首（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复印两份，编入《龙集》之末，《文集》也就无甚遗漏了。午休 40 分钟。

下午游 500 米，约 4 分钟百米，仍能快速。

薛晓源送来《晚年》清样，出版署已允送文献室，可以重批也。编译局负责人多思想解放，编译出版许多好书。此次深圳会议，可起推动作用。

1998 年 4 月 11 日（星期六）阴、有雨

三点半醒来，四点起床。睡得不好，影响整天。午间也未能睡着。

翻看报刊并胡绩伟赠《从华下台到胡下台》，其中有乔木一章。有关几本书对照，从 1978 以后到“六四”，情况就很清楚了。香港的两刊，功莫大焉。

上午平江老傅和县委副书记凌令思、副主任黄自强来，谈纪念平江起义 70 年。湘潭纪念 100 岁，过去觉得落在平江后面了，“也要建铜像”。找刘志坚，认为对平江起义历史意义估计不足，应大加宣传一下。请何定来，并介绍找王焰。

何定谈她与王老经历，对毛认识全面，如此整死人，太可怕了。比皇帝还皇帝。

张九华送来大蛋糕，为我过生日。

1998 年 4 月 12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整天未能动笔，真是过生日了。翻文物柜，找出齐之彪（齐燕铭父亲）送叶筱松的超细小楷的寿词与小扇页，交给彬彬了。她下午来过我的生日。

胜利、小多等上午即来，同胜利手谈几局。下午一局大胜 60 子，杀掉三块也。

杨小玲一家，延滨、元元一家下午来。晚宴两桌，菜十几盘，生日快乐，“万寿无疆”。

元元谈李昭给江信，原想{向}我征求意见，江是春节去的（到过三家，还有陈、李先念，说只有胡

家不太愉快)。信得体，不卑不亢。要他们告李，给张爱萍寄一份去。又说丁关根去过耀邦墓（江说：朱厚泽是另外问题，李昭要求为牵连人平反)。

冷夏已到北京。

1998 年 4 月 13 日（星期一）雨

找出一堆照片。

五点起床。整天在办公室。小贾因孩子生病精力不济。上午校对目录，调整后复印一份。恐仍有遗漏（发现诗稿漏掉“八十自寿”与“香港回归”。）

下午冷夏与责编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先交待《三峡》，副题选定：长江开发的不同声音。八卷一一交待说明。估计在四百多万字。冷又送他们最近出版《香港商战百年》丛书，又他本人著作。算是松快下来了。但还有五六篇短文待写。

回家极感疲倦。

陈琼芝电话，本要送花来。告知一位新人著作，写胡风事件与《鲁迅传》。

1998 年 4 月 14 日（星期二）晴

三点半醒来，四点起床。想起宋晓梦稿传没有交冷夏。打通他北京手机，他九点起飞，七点卅五赶到港澳中心，将传稿交他。可用《党内有个李锐》书名也。又补上《八十自寿》与《香港回归》。

上午总政一局长和干事来，谈周灵光级别事。说明当年“副主任”是谷牧批的。将情况再次说清楚，请回告于永波主任，能予照顾（看来不想照顾)。1937 年周就当兵也

中午十一点到文采阁，参加张扬的《海灯神话》发布会。反对封建迷信，谈“假鼠药案”、“人体科学”、“特异功能”等。李铁映、钱学森等人调子都比较低了。共到四桌人。理夫谈“打假理论”，揭发胡乔木当年批“实事求是”，说资本家也是如此也。又连夜派人来取走录音带与记录稿，1985 年事。

张思之说要打死老虎、伪科学，假理论统统打。文联出版公司总编缪力（女)、编审潘光武找我谈，极愿出文选。吃饭时林京耀等又谈李鹏的笑话，念“和尚结婚”等，断不好句也。以及夫人想住入西花厅事。“一次，性处理。”[5]

得知帅大姐昨天十点去世。生命力何等顽强。

下午游 800 米。

1998 年 4 月 15 日（星期三）晴

又是三点半醒来，四点多起床。翻看报刊。八点半到办公室。草写《花明情结》序。中午休息四十分钟。下午两点半到紫竹院席殊书屋公司参加《沧桑文丛》八本出刊座谈会。挤挤［济济］一堂，专家学者与中青年。丁聪、邵燕祥、龚育之、蓝翎、蓝英年外，有刘心武、丁东、沈昌文、徐城北等。肯定这一套书（尤其邵燕祥《人生败笔》等）的历史价值，当代沧桑必须如实公之于世，以教育当代人。都关心现在青年容易走入思想歧途：不满市场经济带来副作用（下岗、贫富悬殊、腐败等）而追求理想主义，“新左派”，“肯定文革追求”。我提出“专政问题”，公开沧桑不要捂短，才能真正稳定，拨乱反正，不拨乱何能反正？刘心武谈现在年青人中思想误区，有“新左派”，赞成文革搞理想主义，不满贫富悬

[5] “和尚结婚”：李鹏谈计划生育问题时所念，原话是“已婚和尚未结婚……”李鹏读稿时将句子断开，唸成：“已婚，和尚未结婚……”；“一次，性处理”也是李鹏将“一次性处理”断开唸，弄出笑话。——李南央注

殊，贪污腐败（毛时代未见也）。午餐时与龚育之同桌，他也谈到十二大起草报告时，胡乔木要耀邦不必过问（是耀邦作报告，非你乔木）。袁木向乔木告知耀邦的意见，关于经济部分。陆定一曾要龚找“资及［级］自由化”的出处，查出少奇首在八大二次会议提过，陆也提过。陆大笑“那也是错的”。六中全会，耀邦声明没说清楚，即为邓打断。

1998 年 4 月 16 日（星期四）

五点起床。翻看报刊。同周笃文一道，上午九点到和平宾馆参加“张百［伯］驹百年诞辰”。故宫博物院主持。启功、周汝昌等老人都讲张的爱国精神，毁家买国宝（陆矶　　帖等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55 年全献出，却打成右派。陈毅保护，得任吉林博物馆长。文革当然难逃。孙轶青鼓励私家收藏。我讲了十分钟，自己经历，陈凤杰字画全毁，自己的也全毁，再不能“革命”了。字画为中国文化特色（西方无字），国民党保护得很好，康熙、乾隆（三希堂）有功。毛也爱字画的（田家英管）。文革破四旧，岳云烧图书。

谭斌向我表示亲近，来故宫作“清道夫”，已批准建地下展览馆。建议他“礼贤下士”。

中午到办公室休息。《花明情结》序言写好，并寄出。

游 800 米。

1998 年 4 月 17 日（星期五）雨

三点半醒来，四点起床。翻看《风雨往事》等书。

整天在办公室。将《论说》、《诗文》两选集序言写出，都是千字左右。

午餐后，同张洁瑜、赵杰兵谈到住房问题，请他们考虑。

下午游 400 米。

晚上李春光来取走四篇文章，转郑仲兵，编《告别廿世纪》。

已签好两个合同，社科社与北大社。

1998 年 4 月 18 日（星期六）晴

仍是四点多起床。

上午到民革礼堂参加武大老校友会。到了 156 人，真是挤挤［济济］一堂。校长办公室主任任珍良和刘双平来（刘是校友总会推荐来任秘书长的），现在汇凯集团公司任副总裁。大家发言踊跃。《北京珞嘉[珈]》办得好，老校友会都可以并存。北京约有武大校友 4000 人以上，可以按专业组合等办法活动。我发言支持，并约定月底开一次理事会，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是那个王著谦霸着茅坑不拉屎。有好几位老校友讲话，谈到我那篇 15 大文章和《大跃进失败教训》读后感，要我做个报告。

回家吃午饭后，午睡到四点。

徐滨送来香港出的怀念黎澍文集，唐振常编的。

郑惠电话，想要朱厚泽写三宽始末（20 日事）。

1998 年 4 月 19 日（星期日）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五点起床，睡足六小时。

看完李普写的悼念黎澍文，内中写到我们三人关系。他来电话，我说，你不怕“三人反党小集团”吗？

刘明夫女儿刘小曼来，想采访我，写我的历史回忆。告知北大出版社的合同，建议她们定个规划，采访这两座楼，各人生平最难受或最值得回忆事件。

收到丁聪的《我画你写》并信，要为我画一张漫画像，几句自述及别人评语。

张{ }的两个儿子：河南、河北来，谈朱镕基打右派过程，他父亲未能保住：两派对立很厉害，要完成任务也。没下放，留在职工校当教员。他们买了《实录》（盗印版），让我签名。

1998 年 4 月 20 日（星期一）晴

三点醒来，仍又睡着，五点起床。看报刊。

八点半同玉珍到医院，先取药，然后向帅大姐遗体告别。相交 60 年，忘年之交。大姐是了解我的为人并关心我的。从兹永别！

回到办公室，给河北《党史博采》题词：

责任　　，秉笔直书，才是历史。（原文第一句有空字——李南央注）
以史为鉴，认错求实，才能前进。

根据丁群提供草稿，写好《刘顺元传》的序言。朱正为文集作的后记校审毕。

下午武大刘双元等来，谈定 4.30 下午开理事会，候［侯］校长参加，确定新的秘书长人选。

文联公司曹利群来，取走补入的 6 篇选文，并序言、目录。

1998 年 4 月 21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睡得尚好。下决心了却一些字债。上午作字近三小时，写得呜呼哀哉。为廖冰兄赠我的“自嘲”题诗，为萧亭电话催的为东芝手机题词（科技为信，健康为本），为一个不认识的县电教校长（广东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写条幅，竟重复了十几张，还不满意。为“自嘲”题句：

久经改造瓮居中，哀莫大于心已空。
海上航行无舵手，惊涛骇浪此尊容。
冰兄老人重绘十九年前“自嘲”相赠，应命诌此四句，老人以为然否？

午休一小时，没睡着。两点半到办公室，将三件写信发出。

玉珍发觉我出冷汗，疲惫、流鼻涕，电话嘱不要游泳。鉴于上次教训，只到文津街洗了个淋浴。但一直出汗不止。回来休息近一个小时始吃晚饭。

玉珍的朋友老高住此。

晚上复看给《刘顺元传》写的序言，传稿不能不翻翻了。

1998 年 4 月 22 日（星期三）雨

四点起床。下决心将历史杂件包括近年信件等等，全部搬到办公室去，以便书房稍稍宽松一点。一上午的体力劳动。

下午游 600 米后到办公室。小赵将几大袋搬到室内高台上。

《刘传》序言写出，还得看一下。

张戎寄来《延安阴影》，台湾版，收集资料甚多，写抢救运动始末。其实将当年国民党特情一并写入则更具历史价值也。

————————————————————

廿一世纪哪些产业领风骚？

四十年代前后产生的晶体管、电子计算机到碳纤维、特种合金、青霉素、喷气发动机、增值反应堆，推动第四次浪潮兴起。七十年代达顶峰。原有产业以钢铁、石油化工、汽车为代表，以重厚长大为特征的大型企业，不断膨胀扩大，带动半个世纪发展。

20 世纪末处于五代浪潮，到 21 世纪 20 年代将达顶峰，根本性变化：

1） 光电子产业，半导体为核心（电子产业的“大米”），对其他企业起基础材料作用。

2） 信息通信产业，典型主导产业，如果说 20 世纪以发动机、电动机占主导地位“动力世纪”，21 世纪则为“信息世纪”——通信、广播和电子计算机。

3） 健康和福利事业。
4） 环境和新能源产业。 ｝人与自然息息相关

1998 年 4 月 23 日（星期四）晴

近六点起床，睡得可以。整天在办公室。

《刘传》找出，翻了一下，将“序言”小订正，并寄南京丁群。

上午《北京政协》新主编王大庭与编辑晚晴来（打过几次电话，定要来谈，寄过半年刊物，办得还好）。谈刊物拟改名。非常赞成我的防“左”长文。于是同他们谈近二个多小时，要掌握当代总方向与历史的根本问题：从马恩列斯毛、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对抗 70 年过程，最本质经验教训何在。大胆探索最根本问题，即马恩（主义）从历史时代分析，讲对了哪些，错了哪些，哪些还有用；列斯毛，从马义学对了哪些，搞错了哪些，这半个世纪我们建社义教训何在——乃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借尸还魂）搞个人崇拜（大海航行靠舵手）与农民大国（农民党）相结合，互相依存，追求空想，崩溃边缘才回头。不管性［姓］社性［姓］资，一个中心再说。但邓只做了一半，政治改革没有同步，导致 6.4。现在也还得等待。但大家要努力，包括办刊物，要冲破禁锢，各个角度冲破，唤醒人民认清历史大胆前进。世界发展能否趋同，等等。

开始看《国外理论动态》等刊、文。

下午游 600 米。六点回家。刘清送来船舶出口书。他不买房子，晚年自己（与新夫人）过好一些，到处跑跑。

1998 年 4 月 24 日（星期五）晴

三点半醒，四点起床。翻看报刊并《延安阴影》。整天在书房劳动，清理全部杂件，终于找出黎澍资料，《齐白石年谱》（写邓广铭小文）等。

晚上彭大成来，送近著两种：《从列宁到邓小平的伟大探索》、《中华腾飞的希望》（邓理论与第三代领导）。我稍稍点拨了对当代的看法，邓的理论在经济转轨所起实践作用（不问“姓社姓资”），及“左”爷们的作用等（他与滕文生其人同学）。问到湖南情况，乏善可告。

上海电视台的柴俊为带来元化两本新著：《清园近思录》、《莎剧解读》，扉页亲切题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佩珍夫妇来，小杨过去来过一次。佩珍来看病，是玉珍促其成行的。直接坐可睡卧车，126 元，从米脂直达北京。

1998 年 4 月 25 日（星期六）晴

四点醒来，四点半起床。继续昨天工作。书桌铺上玉珍买的绿绒台布，焕然一新也。桌面不再堆置报刊、文件，杂物。这回定要坚持下去。书架放日常应用件，一切历史文件等都堆到办公室去，包括《八十自述》资料全部。

秦川来小坐，谈延安抢救旧事。高岗较谨慎，李卓然、欧阳钦都不表态，西北局最积极是陈正人（乃遗传性也），习仲勋也稳当。师哲后派到绥德去当打手，康生完全传来苏联一套（《阴影》有交待）。柯仲平被捕，陈立夫给 500 元，去了日本，没有动他。王若飞不参乎。逮捕胡采（庐山训练团受过训），由秦川经手，招来吃饭送走。还记得张光田、黄先河、石泊夫（家中人都煤气自杀了）。

午休一小时。

人民大学已故黄嘉摸［谟］夫人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已给过一封信，为南京地下党彻底平反事，转张全景了），又给一叠材料。

六点同玉珍到亚洲大酒店赴宴，中国文化书院孙长江、汤一介邀请，有公司老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赞助，请学者们（他开名单）一聚。有季羡林、杜润生、吴象、吴明瑜、龚育之、秦川（都带夫人）。漫谈到《中流》100 期有 30 人聚会，出专刊卫“左”批《交锋》，魏巍等人甚慷慨，仍由邓“左”主导。这样对着干倒是好事。《交锋》已印 25 万，还可大增也。光远拟邀人谈 20 年总结。

1998 年 4 月 26 日（星期日）晴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翻看报刊及新书。彭大成的两本书，资料齐全。

温济泽送来他的回忆录延安部分。社科院王敬电话，延安《解放日报》史发行座谈会，5 月 7 日，我不能参加，告知如吴冷西来，会当面指责宣布上法庭也。答应送他《往事杂忆》。

王著谦电话，不想让刘双平当秘书长。

《共产党宣言》无产阶级夺取资产阶级全部生产手段与资本，须采取变革生产方式的手段：

1） 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2） 征收高额累进税。

3） 废除继承权。

4） 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 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 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 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

1998 年 4 月 27 日（星期一）多云、小雨

五点半起床。看报刊。整天在办公室。

处理几份信件。黄嘉模［谟］夫人的申诉件五份转张全景处理。

读《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等文，我所思考的不少问题，文中都有涉及或说明。

刘双平来，王著谦到处打电话反对 30 日将开的校友会，我只好同候［侯］杰昌校长通电话，会期等都不更改，欢迎他讲话。但晚上王著谦又给我电话，说许多人反对刘双平名单，又不言是谁（还提到王云从，岂不知这是对她最反感的人），我终于冒了点火，用很重的口气说，就是你一个人反对。

1998 年 4 月 28 日（星期二）雨

五点半起床。续看社会主义文章。

上午顾健与华贻芳来，这是华约的。顾原在铁道部工作，因揭发与丁关根有关的部内不正当活动而遭迫害，有一份材料。他谈了很多，总看法完全是高俅式人物。在铁道部人缘很坏但当了部长，因政绩太坏而撤职，反而步步高升，真是一种可耻之事。建议写几件具体事。顾的父亲对丁看法（领导过丁）应放进去。

顾还谈到一次应约去耀邦家，正在看雍正手谕（起居注原件），江西一群亲王子弟胡作非为，残民害民，批示联系自己，“朕管天下，亦有责任”之意，“一律斩首”。于是给顾看一份子弟名单，第一名即胡石英，及张震两个儿子等，全部抓起来。顾持异见说：你还不是雍正，上面还有人。胡颇激动，走来走去，后来果然难以全办下去，且遭来攻击与暗算（一次在人大西门，薄、宋等包围他，写辞职书）。又谈到邓家子女搞钱，邓楠具体情况，为得 3000 元，散会时质问宋健（宋不吱声），业余劳动装铝材房子，节约 5 万元，大家分了。还喜大吃大喝（写白皮书事，住宾馆，老爷子支持子女）。顾健英文甚好，在新闻界颇活跃。

下午一新畺［疆］校友来，想会见也。找陆沅谈黄丽满事，先向洁瑜反映。

游 800 米，用了快速（4 分多钟百米），尚不觉累。

1998 年 4 月 29 日（星期三）雨

五点半起床。看有关社会主义文章，《国外理论动态》并《交锋》等。

上午十点到八宝山向尹瘦石告别，遇见龚心翰，问及文集事妥了没有？嘱他向逄先知打个招乎[呼]。

温老送来《中流》100 期刊，纪念性质短文，坚持阶级性与问“姓社、姓资”而已。李尔重文刊首篇。

1998 年 4 月 30 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五点起床。翻看资料。上午先到办公室处理信件，并翻看有关刊物。同陆沅谈广东女副书记事。九点半听张全景传达近日组织部的工作，两会人选，国务院精简人事等。能上能下，几十个部长当副部长等事。平安度过。最后谈柳州副书记事，冒充邓办人员，薛德堂负有不严查之则，撤销职务，傅思和受警告处分。

下午到汇凯大厦，主持武大北京校友会改选。侯校长讲学校发展情况，各种指标、建树均在全国前列。新理事会及会长、秘书长等鼓掌通过。王著谦阻拦不成。

邓小同志谈话（1983.9.13）

周扬同志送来的马克思讲异化的材料，他引的所有的话，都是讲的资本主义社会，讲劳动创造的成果反过来变成压迫自己的力量。所有的话，都在这个范围之内，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关于异化，马克思如何说的，要搞个材料，印发给大家。这是个生疏的名词，绝大多数同志不了解异化是什么，也是学习嘛。让大家接触一下这个问题，有必要。

周扬同志讲毛主席赞成他讲异化的文章，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亏呵？那时候满脑子苏联变质，联系到说我们自己也变质，提出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旦［但］在中央打，各级领导都打倒。是不是异化思想导致的呵？

得组织点文章。

也怪，怎么搬出这些东西来了。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没信心。不是说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吗？共产主义被看成是个渺茫的东西，可望不可及的东西了。既然社会主义自身要异化，还到什么共产主义呢？在第一阶段就自己否定自己了。否定到哪里去？社会主义异化到哪里去？异化到资本主义？异化到封建主义？总不是说社会主义异化到共产主义嘛！当然，也说了社会主义自身有克服异化的力量。

需要写有份量的文章驳这个东西。

这些观点，说它“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可能太重了，可以说，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对社会主义没信心，对马克思主义没信心。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讲话。

这是一种论断。这个论断没错。

搬了些古老的东西加以歪曲，这是吓唬人嘛。所以，读点马克思的书很重要。利用这个机会学习、学习嘛。

外国各方面对异化的议论，整理成一个材料，发给全会（不写周扬那些）。

周扬同志送来的材料，我一看，马克思在什么范围内讲这个，清清楚楚。这个材料帮不了周扬的忙。

（此件 5.15 日从温济泽处看到，未收入《邓选》。可能是当年胡邓二“左”弄的，也没有注明同谁的谈话。）

1998 年 5 月 1 日（星期五）小雨

五点半起床。整日翻看《交锋》，思考一些问题。

上午到金老家坐谈一小时，送陆沅的《南方周末》（上刊关于戊戌变法文，何清涟）。金老谈到从台湾书上看到有关我抵制提拔陈元等事。关心目前形势。六四不可能列入议程。

3 月 19 日朱镕基宣佈：

一个确保——速度 8%；

三个到位——通胀小于 3%，人币不贬值；三年国企摆脱困境，建起现代企业制度；中央银行强化监督，商行自营，政府人员分流一半。

五资改革——粮食购销体制，投资融资，住房，医疗，财政税收五体制改革。

1998 年 5 月 2 日（星期六）雨

五点半起床。看完《交锋》。

八点三刻到李昭家，光远随到。李昭很感激我们到来（光远说，悼词定稿，那夜也是我们参加）。德平陪谈。李昭将他［她］的信先给我们一阅，六点意见：1）辞职真实原因要弄清楚（耀邦言自己也不清楚），中央文件不合事实。2）突然死亡，因公殉职。3）《七十年》等不实之辞（澄清之意）。4）有关书与文的出版。5）生前非常关心脱贫。6）受株连的人平反落实。

谈耀邦曾找胡绳谈四点：①马克思主义源流关系：源是群众实践（历史事实过程本身），流才是马义。毛的说法：实践——理论——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②鲁迅与列宁可取之处，主流与方向，不同于一些人，其细节。（光远说，列宁说过，社会主义必须高度民主，没有民主何来社会义。）③长期在领导周围，受传统影响，也受康生、陈伯达影响。保卫工作神秘化影响。④搞理论不能势利眼，跟风转，对领导分三六九等，看谁官儿大。

我们都感到党内领袖人物只耀邦真民主化，平易近人，不耻下问。光远谈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会过程，他在西北组，18 次发言。为天安门平反是群众自发，新华社、《人民日报》（光远、曾涛、胡积［绩］伟等）起了主导作用，通过林乎加，使华国锋不能否认既成事实（报导及报纸标题，乃革命事件）。当时耀邦让乔木写农业文件、邓发言稿，乔木草拟离不开走资派等，邓很叹息，撇掷一边。小平对华的不满，同耀邦谈，认为耀保护华，华在山西还很有影响（李立功关系），似是邓对耀最大意见。

德平谈，他原同陈元等关系甚好。陈云一次谈（耀邦在组织部时）组织部就要你们（指陈元与德平）这样的人进去。一次耀邦根据德平等反映，某某年轻干部可用，陈云当即说：这怎么行，是造反派（德平说，当时大家都参加过某派，如“四一四”）。陈对耀邦意见从此开始（我谈到派去组织部情况，及怎样“不合孤意”）。

张爱萍、萧克都愿意为耀邦事尽力，耀邦故居与墓地亭子题字。我们建议再写一意见，从明年十周年出发，出文集、传记等。同时民间继续发文、编书。

十五大报告“资产阶级自由化”一语原拟含糊抹去，是邵华泽要加上去的。光远对丁某深恶痛绝。

光远谈研究毛，对毛划分（如何一以贯）少年、革命胜利前后思想实践等一致，晚年下坡。

1998 年 5 月 3 日（星期日）晴

服眠药上床。睡到五点半起床。续看资料，翻报刊。发现许医农将林贤治文（胡风一案）复印件已寄我。

上午关山复来，他昨天来过，将《秦城春秋》与我一阅。内中也写到李某也。谈他在党校一部（他是太行七大代表）挨抢救过程。彭真主持大会，点名河南红旗党，王　　（书记）（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郭晓堂（宣传部长）上台来（他们认为自己没有问题），危拱之没点名，逼得神经错乱，先斗吴奚如特务案。同魏泽同在一个窑洞呆过。

小琴［芹］一家来，胜利来，手谈一下午。只顾进攻，连输几盘，直到晚上。

1998 年 5 月 4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胡风集团案》直到下午看完。

八点半到办公室，呆到十点。廷栋并人事处同志来，曾卓明副局级干部任命书下发。随找小曾一谈，总结十年看法，嘱注意防骄。中组部乃一特殊机关，对人较严而苛刻也。当然现在已比过去有很大变化（知识分子增多）。我讲了点个人体会：虚心是一辈子之事，以自己为例。

湖南来三个工人状告湘潭电缆厂厂长（富了和尚穷了庙等）。将诉件批交张全景（原件寄朱）。

下午翻完《资本主义的动力》一书，讲资义的原［源］起，叙事实，以欧洲为主体，从 14 世纪到现在。

晚上才清理要带走资料。

下午广州市汪铭珊两人来，赠她本人作品诗书册，来京开过展览会。让我题词，又是照相，实在心烦。当代中青年此种追求“名人效应”。广东也真有钱。

李长盛来，谈恒泰事业近况。布置全国销售，结合下岗工人，重庆一个区即 500 人（压［押］金 600 元，月销 20 箱，可得 600 元左右，维持生计），全国推广可养几万人。上面支持。广告费四个月免缴。又到香港扶持一股票大腕，已赚 2 亿。

晚上看资料到十点半。

1998 年 5 月 5 日（星期二）晴，到深圳——全球化讨论会

昨夜严重失眠。十二点服眠药，大概折腾两个多小时始入睡。又看资料，准备讲点什么。

九点半小贾与赵树立等来，即与玉珍出发去机场。一路车挤，三环跟上一辆不高明的开道车，十点半到机场入口处。等大赵车又一刻钟。幸亏小贾机场有熟人（一副局长），作好准备（到机场时又挤车），登上飞机时正好是起飞之时，一分钟也不差。下午两点廿到达深圳。薛晓源与深大管理学院副院长陈智民等来接。

住深圳大学的“客舍”。校园有小湖，树木葱葱，环境甚好。慎之已先到，但拄拐杖了。副校长张宝泉等来，北大 100 年，校长等都到北京去了。

我推荐的蔡德诚、何清涟也已到达。

李慎之住 317。晚饭前副校长张宝泉等邀我们游“鬼”村（深大民俗文化村），就在乡巴<艺>廊的旁边。以木雕为主，杂中外古今（及后现代）各种流派，结美观与实用，并展几座雕刻极细少见牙床，及瓷器等。废旧弃物，焊接成高雅用具。从木、石到钢铁、轮胎，无物不可利用为美术服务也。工作室也溶于一体。主人、作者李瑞生（60 岁），吉林人，见面握手。我题词：

超凡脱俗，似怪亦奇。

慎之题：　　人间鬼斧工。（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

晚餐遇几个湖南人，院长彭立勋等。

晚上仍看资料。明天上午开始要让我们两人先讲。续看资料，讲点什么呢？仍难确定。慎之来闲谈，他 92 年即撰文谈全球化，八十年代后期就接触过。对邓的允许一部份人先富与共同富裕两条，推崇之至。

1998 年 5 月 6 日（星期三）晴

房间开了空调，仍觉热，什么也没盖。服眠药后始入睡。六点起床，早餐送来。

上午大会，开幕式，在一阶梯大教室，约五六十人。

院长主持，宣传部长常务白天（后知乃白栋材儿子）讲话，介绍深圳，产值从 1.8 亿到 1008 亿，年增长速度 34%。18 年建成这样一个现代化大城市。

慎之讲全球化问题，来龙去脉。第一次是 1489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两半球一体），二次是二大战后变化。强调人类发展自由主义之重要（他写了一篇文章——纪念北大百年），约一个半小时。我讲了不到一小时，温故知新开头，马恩列斯毛，马义、社义等从实践中检验真理，对了哪些，错了哪些。讲自己的切身经历（同毛吃过饭，如此赞成大办公共食堂，你去试一试嘛）。最后唸了孙友余给我的那封信，同慎之的主张自由主义、独立思考，真正的自由人相切合。据反映，我们两人讲的很能打动听众。

中午在乡巴餐厅会餐。午睡了一个小时。

下午两点半到图书馆一大房间开会，听了好几个人的发言，都是教授们。有一位语言现代，很费解。

朱厚泽晚上到达。同慎之一起闲谈。后又单独谈到十一点。谈起一件令人愤怒之事。广东社科院一干部研究国际经济接轨，找朱请教，随后被捕，逼供同朱谈了什么。毫无所得之后，以其人在港刊发表文章，洩露统计数字（有机密）为名，判刑二年。朱同广东关系从而加{梗}{加}多往来。

△晚餐由康佳集团请晚宴（错记 7 日）。

1998 年 5 月 7 日（星期四）晴

昨夜十一点后服眠药上床，睡得尚好。六点起来，洗澡、洗头。

上午开会，厚泽先讲，约个半小时。全面谈到全球化涉及各个方面问题，结合实际与理论。随后有几个人发言。南京大学校长助理讲到日本一财团援助中国大学教育基金十多亿元，我们到了一群校长，对方是派来两位小姐。我们提出国内项目结合国情如何重要，而小姐只限于国际联结，国内不管，神气之至。

中午由佳和集团（总经理张金铎，湖南人）请客。主席为特区警备司令李友烈（其人好结交文化人）。

下午休息，原拟邀何清涟一谈，有事不果。午睡到五点始醒来。晚上海天出版社请我们三人（并天津大学徐大同教授）吃饭，他们有幢 30 层大楼，自用 3 层，有一半资产，出租赚钱。建议他们打擦边球，主动冲破封禁，形成一种开放局面，争取出版自由。

八点多冷夏同责编来，因用纸比大陆厚，一本书成一集有道理，共 16 卷（《大跃进》上下卷），《三峡》半个月后即可出版。待国内文集定局后才便于做广告也。

同慎之、厚泽一起闲谈，近十一点始离去。

慎之谈到，原“周传”负责人现在美国，在写《周传》，要暴露实情。安全部曾找慎之如何劝阻：无能为力。

海天出版社中午请吃饭，社长张合运，总编旷昕、女编审周鸣琦原在云南任总编，现转此“打工”。觉此地环境好。

晚宴由白天请与会全体，吃潮州菜，甚地道合口。我们也向各桌敬酒。林洪（原省宣传部付［副］部长）向我要孙友渔［余］的信。

16 卷 475 万字。

1998 年 5 月 8 日（星期五）晴

昨夜十二点服眠药，六点起床。早餐后接韩钢电话，过去他找过海天拟出我的书。

上午参观有名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乃信息制造业。1993 年只有 300 人，产值 1—2 亿，现约 4000 人，97 年产值 41 亿，100%速度。本科以上 2200 开发技术人员，400 多博士，40%作纯技术产品研究工作。自己与北大、清华合作培养博士后。10%科研经费，今年 8.8 亿开发科研费，50—60 个新项目，覆盖全部通信工具。真正的知识经济，用大脑创造财富，油田在大脑中。群体精神、协作、团队精神，网络式（非金字塔）结构，节点（交缝处）最接近一线，最了解情况，可单独作决定，个人权力与责任（各自为政，无碍群体）。厂房几层连结一体，新厂房 22 万平米，全厂区近一平方公里。看到了真正的高新技术产业，同国际同步发展。

午餐吕勇邀宴湖南菜馆。吕与小妹在陕西汽车厂共事十年，说小妹是当年学习的一面旗帜，自学高等数学、英语，坐一个小凳子，衣服补了又补。厂内管弦乐团，吕是指挥，小妹拉手风琴、弹钢琴。

午休一小时。

下午参观先科公司，由叶华明（叶挺儿子）先作介绍，略知 VCD、CD 的区别。看光盘制造过程（原料{ }、钢玻璃等还要进口）。

晚宴仍由吕勇请客（吕是深大科学文化中心总经理），原罗校长参加（六四后，罗双开除，林若搞的）。

晚上蔡德诚来谈丁事，孙本鸿、魏宏轩（南山工程建设公司）来，苏东斌（副校长？）夫妇来。我的书都读过。交我刊《深圳特区报》的文章“货币瓦解公社”。

1998 年 5 月 9 日（星期六）晴

玉珍电话，告知十一日返京。

昨夜仍十一点休息，服眠药。近六点起床。早餐后，收拾行装离开深大客舍。

上午参观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侯为贵等接待。2000|千|多技术人员，硕士一半多。目前交换设备，国外仍占一半。大哥大还得一两年才能生产（有 1/3 研究员）。中国通讯设备生产四大家“巨（龙，上海）大（北京）中（兴）华（为）”，中兴比华为负债率低，为 30%，华有风险。现人均产值 70—80 万，属于美国中下水平（美最高人均 30 万美元）。

游仙游湖植物园，在梧桐山区之中，实旅游和科研、科普并重，比庐山的大得多。已建成棕榈、苏铁、竹、沙漠、百果、水生植物、珍惜植物等区，3000 多种。热带、阴生植物园架有天棚。看到金花茶。沙漠景区有阿拉伯、埃及型实［室］内建筑。仙湖水库（供水香港）在邓小平手植树处拍照（不如杨尚昆种的长得大）。仙人掌有五百多种。弘法寺没能去。午宴由联通席与年等一直陪同。

下午四点到深圳统计信息局，局长周理等介绍。信息分基础、产业、法规、技术、人才五类（问题），走在全国最前面。劳力已占 1/3，产值 1/3。工业产值 1/2，1/3 家庭有电脑（大大超前），电话户 86%（人均 46%），电脑光盘产量占全球 1/10。邮电讯网络已占 100 多亿，大大提高各方面工作效率，已同世界联网。金融、税收、报关、贸易到政府领导办公室都全面服务。用显示画面解释，政府办公点放各种信息（如当日新闻，统计资料到最新影片，看到白宫活动）。但邮电系统独霸权益，矛盾极多（西方政府与公司分开，以利竞争）。信息产业化，产业信息化（第九个系统是为政府办公服务）。

晚上仍由席与年（原在贵州工作，同厚泽老关系）请到海边吃海鲜。九点始归，沐浴上床。

1998 年 5 月 10 日（星期日）晴

昨夜十点半服眠药，六点半起床。上午休息。来此一周唯一无活动的半日。慎之送来“通便灵”。闲谈罗校长事（罗送来上诉材料并给我的信）。六四问题必须点滴、个案突破。美国科技（包括产业）领先，全球化排头兵，不紧跟不行，不以人意志为转移。公与私问题。三月份接待处的同志李穗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看我，他问到富田事变等事。市长李子彬来，谈到十二点午宴。李东北人，64 年清华工程化工毕业，在锦西一大工厂（1.2 万人）工作 18 年，任市长，91 年调化工部任副部长，贺国强同事。四年前调此地。有意谈厉有为文章，私有化问题，饭桌上继续谈。赞扬深圳各方面尤其科技产业等作先锋。去年出口为全国七分之一，进出口总额亦 1/7。朱镕基看华为的交换机等产品后，也认为高于上海的贝尔。且谈到盖茨立下遗嘱（现首富 470 亿），只留 3000 万给女儿，其他交国家。这就是今日的资本家与资本主义。深圳的国企交私营后都好转，效益大增。于是谈到“左”爷们空论旧教条（我点出著名的周光春）之可悲可恶。

中午似睡着半小时。下午参观盐田集装箱港。现为全国第二。船停港不超过 12 小时。现正建二期工程（远景三期），集装箱为五十年代初美国首创，香港七十年代发展，管理人员由香港来，李嘉诚投资一半（投资后，他的股票即上扬）。

晚上吃自助餐，出来第一次随便用餐也。八点何清涟来漫谈，随后两个湖南人文炼忠（市委宣传部讲师团）、钟铁夫（《女报》杂志）随来，谈到十一点。慎之、厚泽亦先后来。何清涟谈她纪念戊戌文章，人口问题由来已久。她是彻底悲观。共产党的农民战争也是自古“隐形”（陈胜吴广），社会变革造反的延续而已，同科学民主启蒙运动脱节。

1998 年 5 月 11 日（星期一）晴，回到北京

六点起床。洗淋浴、洗头。一切收拾停当。自助早餐。半点出发到机场（宣传部那位女同志送，她很内行）。深大管理学院院长等亦来送行，并接到吕勇电话。十点起飞，同慎之坐一排。谈钱钟书家事，杨绛绝对崇拜，“一切不如夫君”。“古文第一，英语第二，白话文第三。”又谈乔冠华，章含之写的传，对四人帮无态度。亦贬谈季羡林，古文不通。谈西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医头痛医脚，脚痛医头。东方主义，廿一世纪压倒西方。十点半提前中［午］餐，蹩脚西餐。喝两杯橙汁。

十二点半到京。赵树立来接。两点过始到家。玉珍以为出了什么事故，备了丰盛饭菜也（小贾、薛晓源另车回去）。

下午小休，四点翻看报刊。一堆信件。

————————

1973.6.9 狱方又宣布“废除法西斯式监狱制度”，指示：不许虐待、不许辱骂、不殴打犯人，如有违反者，准许犯人上诉。“保证下情一定上达”。随之而来的是，学习恢复了，图书馆重新开放，象棋、围棋等娱乐活动重新被允许；温室花圃被恢复，也允许家属接见及通信……

1975.3 月，监狱春暖，桃花盛开，似乎政治气氛也有些解冻，姚伦局长复职了，仍兼任全国战犯管理处处长。

3 月 19 日，监狱举行特赦典礼，293 名战犯被全部特赦。　　《秦城春秋》P.39

1998 年 5 月 12 日（星期二）晴

昨夜十一点服眠药。睡得尚好。六点起床。

玉珍将芒果再分送几家（已给黄乃、徐滨送过），我带几个与秦川。谈到邓，“左”决不会罢休。《中流》会，说《交锋》是“自由化”再次高潮。拟邀两位作者谈一次。

下午湖南来三人，谈《洞庭湖治理开发集》，此事似柏原参与。他们留下一个简明稿子，让我修改。

恢复游泳。800 米，只 30 分钟。

————————————————————————

1967.17.公安部向本系统发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该通知说：在文革进入新的阶段后，公安机关过去的某些规定，如中央批转公安部党组的四条，特别是其中第一条，民警和劳改单位的文革只作正面教育等，已经同形势不相适应，应该立即作废。各级公安机关在文革中，不再受这些规定的约束，而应根据《人民日报》、《红旗》元旦及一月十二日社论《红旗》评论员一月十六日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精神，高举毛思伟大红旗，坚决执行和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支持革命左派，支持革命左派的一切行动路线，把公安机关的文革搞深搞透。”　　《秦城春秋》P.99—100

1998 年 5 月 13 日（星期三）晴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上午看资料，准备下午接见上海电视台。准备谈三点：

1） 对任何人搞“两个凡是”都不对。

2） 反思，接收过去教训，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到苏联肃反，兴无灭资。从无产阶级专政到国有制：

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影响特深重，君臣关系，个人崇拜，专制独裁，“我就是秦始皇”。以党代政。重新认识马义、社义、资义等等。

3） 永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科学、民主、依法治国。决不能以人、以言代法。党自身要改革，

宪法、言论自由。

上午陈英茨来，谈杨继亮问题。大概是个老告状户。

下午三点上海电视台张青、田瑾等六人来。谈半个多小时。被认为“胜读十年书”。

晚宴（万森江大酒店）武大校友会欢迎赵耀东。1992 年赵来过一次。关于两岸统一，赵与我都认为一时做不到。李登辉倾向台独，半条心在国民党。交通、航空难办，小船舶福建、高雄间等已有来往。赵到温州，同市长谈，建议国企拍卖，让私营（有家五万元起家，现已产 20 亿，高技产业），接受了建议。

晚上吴江又送来《新路》三本，准备为之操办在国内出版。

1998 年 5 月 14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韩钢一早来，交《经济日报》“大跃进”稿。

上午到办公室，处理一些信件。将几本书签名寄回。改定韩钢稿《“大跃进”的失败与政治体制改革》。同专制体制、党内无民主、毛一言九鼎分不开。这个问题今天还得继续解决。

下午四点半到文津街，游 800 米。

晚上韩钢来取走稿子。将《新路》与他，如何联系出版。

知识经济：

在资源配置上以智力资源、无形资产为第一要素，充分利用富有的自然资源来创造新财富，减少对稀缺资源的依赖，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

人类知识每 5 年翻一番（克林顿 1998 国情咨文）；高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27%）；工业经济时代，美国三大支柱：建筑、汽车、钢铁；七十年代后期，电脑、通讯、金融。高技术经济已扩散到传统工农业，发达国家知识经济比重超过 GDP 的 50%。脑力劳动者高于体力的比重（美国白领 59%，蓝领 29%）。

1998 年 5 月 15 日（星期五）阴

五点半起床。翻报刊。上午到温老处，他谈李铁映来家看他（开完院里老干部会后），谈到万言书等问题，李不认为邓“左”还有很大影响，似也知道有几个刊物。认为王忍之不是受邓影响而安排的。温详谈了周扬问题，对乔木只是说到“东西摇摆”。我看过信稿后，建议乔木这廿年是搞“左”的一套，守马克思教条，“共产主义理想”之类。两“左”王合谋将耀邦搞下来，应尖锐一点。温老太温和也（理论认识远不如若水、吴江）。

九点后到办公室，将《新路》交薛晓源，联系出版。

午饭时，向张全景说明昨天下午未得通知，没有听到传达河南“清官祠”事件并他的（讲政治）发言。

上午陆沅来同我详谈，张全景昨天讲话，传达江意，要大讲政治，还提到《交锋》也。对其人已全部失望，绝对紧跟，在山东已准备退下，宋平看中。

原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交我他的七份信件寄尉健行。写了一封信，请考虑重新审查。

1998 年 5 月 16 日（星期六）阴、小雨

五点半起床。睡得尚好。只是便结如故。

上午将《秦城春秋》翻完。摘下两段资料于日记本中（11 日、12 日空页中）。关山复来将书取走。又谈到抢救时中央党校情况：彭真派原在党校学习的尹先炳（前方总部的特务团长）带人到华北各根据地，山东和华中去煽风点火，推广延安经验，一路顺风。只是苏北黄克诚处碰了钉子：三师所辖地区绝不能动。薄一波 44 年到延安，党校南山与北山，“老死不相往来”。后来说过：只延安整风好，不知抢救运动，整死了一些人，整疯了一些人。抢救河南省委时，王志杰、郭晓堂在台上没什么交待，彭真大吼，绑起来带走，关入保安处。危拱之没上台，反而逼疯（照顾曾是叶剑英妻）。冀鲁豫有战士（连排长？）带枪带［到］敌占区扫射：死了是烈士，活着是特务。

薛京来，留午餐。到海南谈过，愿去报社。说党建出版社总编（湖南人）是“左“爷，大骂《交锋》以极左反极左。

午睡两小时（多久未有之举）。翻看报刊。《新民晚报》上，李辉写郁风，三十年代同江青交往甚密。《秦城春秋》中也有江青一章，已写回忆撕掉后自杀。李纳去探视很勉强。自己藏书颇多。毛的诞辰日要求家聚未得允许。总之，心中极不平衡也。

关山复对什么“核心”也是反感之至。邓当年帮助了毛的专断独行（如反右）。

1998 年 5 月 17 日（星期日）晴

昨夜服眠药后仍失眠。半夜见玉珍上厕，谈了几句，竟大冒其火。我因那位西安孙辈客人霸留，而玉珍则谓我对忙忙音乐会无不安表示，两人撞车了。久久未能入睡。

上午中科院侯光兵来，他已编好中科院院士照片图集。工程院院士（第一届也编好），现在编社科院部分（学部委员只有 9 人在世，包括千家驹）。名单是由社科院、教委、25 所大学、文化部、党史系统等共同拟定。我属党史部分（还有廖盖隆、龚育之、金冲及等）。适柳晓昂来，趁我们谈话，大概拍了两个胶卷。

午休后，同胜利手谈到晚餐，互有胜负。我把着太多，下得太快。小多一家来，毛竹功课 80 分以上。

晓昂来，谈父亲柳直荀百岁诞辰纪念事。当年谢老谈到实情，有诗纪念。监利有纪念中学，长沙有小学。但 1956 左右，母亲寄信贺龙，贺甚冷淡，且说杀段德昌是题中应有之事（他说此事从未向人谈过）。又谈到 1953 年时，与朱镕基同在计委燃料局水电组工作，我改过他们的文章。

1998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八点半到办公室。下午三点半回。开始写怀念黎澍文，得近两千字。

柳直荀百年纪念事，问傅思和，须由地方发起。看《彭德怀》六集电视纪录剧稿，最后一集“庐山”有我的两段话，全部改写。

整天在办公室。程湖来，谈他在银行培训中已渐入门，学会了电脑。

1998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近日服通便灵，解手较顺畅了。

整天在办公室。上午张新法来汇报“二战”稿部分同档案馆打交道情况，朱世荣没问题，只是李壮仍别扭一些。我看了李的改动处，有的还是合理的。雨亭、廷栋、小曾参加，金松林处只能做到今年齐稿，开始征订，出不了书。还是要力争能印出才好。抗战时期延安中央的机构名录，档案馆很不易查，于是决定去延安一行，延安展览馆有详细资料，且经过整理。也很想回延安一次。

怀黎澍文没能续写。

下午游 800 米。遇见崔军，谈重庆一地移民，250 亿也打不住。

1998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三）晴

三点醒来，不能入睡，四点多起床。翻看一些资料，准备下午发言用。

上午九点八一厂导演张新华等四人来（摄影）录像师是大校。安排在客厅，共谈了三段话。开始我就告诫，要准备审查时有人打横棍，届时可求张爱萍相助。随后晓梦来，了解“名流”出版社情况。

中午几未休息。二点到四环路北北京科技馆，参加郭全胜（科协人才交流中心）主持一个关于培养人才的座谈会。几位发言包括香港专家，有关于人才问题的新知识，所谓培训乃老旧法也。

1998 年 5 月 21 日（星期四）多云

睡到五点起床。黄乃一早电话索“纪念{澳}父”诗，才想起要给他的诗文集写序事。幸亏玉珍保留了这个文件袋，否则又不知往哪儿找了。又清出一堆“大跃进”旧资料带到办公室。

整天在办公室。上午薛晓源来，他要操办《李锐照片文集》，说可印 2 万，由他们与“今日中国”社两家出版。还搞了合同。这样今年真是“李某年”了。薛还送我当前中国问题丛书一套。

看完《出访日记》（除两次访苏）五节，拟交大型文艺刊物刊出。

午饭时同谷安林谈许德勤提级事。

下午游 800 米。

1998 年 5 月 22 日（星期五）雨

五点起床。上午在新华社大楼 105 厅开座谈会。《炎黄春秋》、《百年潮》联合。到杜导正、方实、郑惠及秦川、李普、于光远（晚到，廖盖隆散会时始到）、曾彦修、李莊、温济泽，苏双碧等。温说乔木、邓“左”，在批凡是之初，还是思想解放的，但很快转向。我插话不必提了，说不定是一种姿态，并非什么“共产主义曙光在望”。秦川说，乔讲的是“共产主义就在我们脚底下”也。光远讲了三中全会前工作会议情况，他发言十八次。我建议将这 35 天《实录》写出，郑惠处有全部《简报》，还可以采访健在的人（孙友余等也参加了）。杜导正说：六四后，邓找江谈：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说了算，就放心了。当年有个 500 字文件（秦川等见到）。这是萧克同他谈的。“向后看，为向前走”。我强调要把这 20 年搞清楚。李瑞环也正式讲过（刊报纸）要总结“两个 20 年”，即 78—98 要总结。这 20 年太复杂，赵紫阳对一党专政，思想曾较松动：保留几个报纸说真话，监督党的活动（邓坚决反对），但人大可平起平坐，互相牵制、平衡。农村真正自由选举。因此赵下台不单是六四问题。邓早就讲过，十三大不能搞三权鼎立，美国到底谁是政府？议而不决。我唸了孙友余的信，使大家惊异，老同志中太罕见了。

下午四点到新兴大酒楼，澳门邓步峰宴请。李普、邵燕祥，我们三对夫妇，漫谈形势。将“出访日记”交邵，请他过目如何处理。

1998 年 5 月 23 日（星期六）晴

两点半醒来。服眠药，仍久久未能入睡。六点起床。

下午冷夏、李宗苗来，《论三峡工程》已印出，带来 3 本。随后晓梦来，《党内有个李锐》二校稿带来交宋，宋交照片 20 多张。冷夏写了个前言，为之改定。同邵燕祥电话，请他写序。为名流出版社书

七绝两张（“李白诗篇万古传”与“万里旋飞访百花”）。又为晓梦书“蘭”。

小多一家来。午休一小时。

上午骆文、王淑耘夫妇来。他们参加鲁艺60年会。赵毅敏95岁，声音洪亮，记忆也好，是当年校长。谈到抢救时，鲁艺打了90%，石泊夫的爱人带着孩子闭门烧木炭自杀。我还记得陈铁耕（说最能顶人），由周立波、陈荒煤、何其芳、张庚四人编排了一个《抢救失足者》，后来没有上演。骆文还是南京国立戏专的。送他们《龙集》。

晚上文强老人（94岁）夫妇与两个儿子文贯中（在美国教国际经济等课程，回国半年在北大授课。当兵、下乡，售货员等，自学三门外语，终于研究生毕业赴美再得博士），文志中来（现经营快餐包子，送我两请帖）。文会武功：四两拨千斤。前几年在武夷山曾打败过三武警。文姓乃文天祥之后，长沙几县有九万多人。黄埔四期，送毛泽覃到广东（没考取黄埔，进农运所）。同毛有表亲关系。参加过南昌起义，同朱、周等均认识。谈到十点始离去。曾［赠］《龙集》，《大跃进亲历记》赠文贯中。

1998年5月24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翻完《毛文稿》12、13卷。文革中只有几次谈话，能说明思想问题，其他全是几个字、几句话的批示，还有两三次“大会”开场白。看来对毛来说“文革”是实践为主：按他的意图，砸烂一切。

上午柯蓝与唐小毛来。柯拟在长沙边（1500亩）搞一个“华侨风采工程”，竖碑之类。要我题词同支持。还搞一个“义卖珍藏文稿”。抗战初期他在延安受“特工”训练故事（20男20女，男有赵苍璧、凌云、　　等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女有卓琳等）。他们化装“国特”到边区各县活动获得情报，同时通知保卫部门侦破。柯同一小客店年青老板娘青睐，反使这位灵秀的老板娘惨遭杀害。几十年心事一吐为快（剧本名“水秀苗苗”）。

下午作字七幅。深圳大学负责人、吕勇和薛晓源等。久不作字，写坏了好几张。

同胜利手谈一局，大胜转大败，轻敌所致。

小妹电话，还是想我们能去也。她得到吕勇的电话，知我深圳之行。

1998年5月25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找出八十年代日记，拟查同黎澍交谈情况。

下午宗凤鸣（已78岁）来，拟最近去赵家（电话联系可以去？）传赵健民搞签名活动，为赵事或六四平反（找过胡积［绩］伟，被拒，不如其他人也）。我谈到近日座谈情况。李瑞环两个20年可作突破口，进一步弄清内涵。以原顾委为主合适，张爱萍、萧克影响大，万里曾得到过信，田纪云曾说时机不成熟。

1998年5月26日（星期二）

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

整天在办公室，上午为黎澍续写了800字。

下午游800米。雨亭、廷栋来谈，下周（六月三或四）开领导小组会。

将访美、澳、几内亚日记又过了一遍。邵燕祥看后已寄《芙蓉》，因《钟山》挨批了一次。

1998 年 5 月 27 日（星期三）

五点起床，翻看报刊。

上午玉珍陪同，到医院体检，各项都正常。眼睛白内障似较前稍重。查毕去看望刘祖春，王雅琪在。似乎还记得我的名字。消化甚好，中医药起作用。能活下来，医院认为是奇迹，全靠雅琪还有她儿子全力支持也。遇见傅生麟，已拄杖。87 岁了。

下午游 800 米。

柳晓昂催为他父亲写字（100 岁诞辰）。想了四句：

	四益电话商量，改 3、4 句
血染洪湖恨自残	血染洪湖箕豆煎
可怜泪雨满山川	可怜泪雨满山川
人间忽报真开放	料应不肯游仙去
酒共心花笑九天	未见中华民主天

经邵燕祥电话改定 3、4 句：人间忽报先开放，遥望自由民主天。

1998 年 5 月 28 日（星期四）

五点半起床。

昨夜为小赵事同玉珍口角。小贾同玉珍通电话（回家后玉珍告知，贾竟有训导之语）。

为刘少奇百岁书 1994 年花明楼留言句，即寄宁乡徐哲今。

收到顾健告丁长资料。找陆沅谈，请她压缩成几百字，将情况简述明白。内容为丁在铁道部时劣迹。

下午游 800 米。

晓梦的《有个李锐》，请邵燕祥写序，邵已承担写好。

薛晓源又催我的照片。

————————————

1997： 国民生产总值 74772 亿元

非公有经济 18096 亿元，24.2%

1998 年 5 月 29 日（星期五）

四点多醒来。敦伦仍不能入睡，五点起床。

整个上午几乎翻看韦君宜的《思痛录》。从抢救运动写起，每次运动写她的亲身感受，“当代人的悲剧”。写杨述，真写活了，世上少见的单纯老实人，真是驯服工具一辈子。

周扬的《大辩论》长文等，内多毛的改动，不愿编入《文集》，自有其故。如将原件找到，也不妨实录之。如此，毛的思想观点等等，更其突出了。

下午游 600 米。

小妹写的忙忙学钢琴过程与她的中外老师文章，已发表在《华人文化世界》1998 第 2 期。小贾寄小妹 5 本（邮资 120 元），文章写得甚好。

收到张光年老的《向阳日记》。

1998 年 5 月 30 日（星期六）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五点半起床，睡足六个半小时。

上午乱翻报刊，没能作事。柳晓昂来取走字幅。

下午秦川同马立诚、韦典华、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三人来。谈《交锋》情况。万里曾分别找马和凌志军谈，赞扬和支持（已有报导），曾庆红则并未找过（杜导正误传也）。但江泽民讲了一句：主要是防“左”，但也要注意右（似对万里而言）。厉有为找马谈，表示感谢。江对厉谈过，全力务实，可不必谈哲学等问题（非已之长）。看来确是两边照顾也。刘吉受攻击，比较懂策略。

侯光兵送来那天拍的几张照片。谈到去深圳访问千家驹情形（千从未接受采访）：关于不要问姓资姓社，曾多次直接给邓小平写信。从访美回来，过香港时曾不签证，他予以怒斥，立即给江、李、李三人写信，申明国内不答复，即将三信公开。终于三天后得到答复，于是定居深圳（12 万元买的房子）。不久前心脏病突发，北京极力照顾，政协秘书长亲来慰问。

杨小玲一家与胜利一起过节，晚上吃棕［粽］子。

1998 年 5 月 31 日（星期日）晴

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

根据俞大元（工程院院士）提供的草稿，写出《赵师梅传略》序言，1500 字。还有三篇文章待写（黎澍去世十年，邓广铭、黄乃诗文集）。同徐滨电话，文章可六月底交卷。

下午上海周伟洋来（当过王元化秘书，市委研究室等），现在是东南（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已无公资，约 3 亿资金了。他估计失业不止 1200 万，当加一倍。银行呆账 40%。干部问题是淘汰精英也（我说人们棱角，如河床石头，都变成卵石了）。党如何自己监督自己。朱镕基认为民主不够。邓南巡挽救了形势，经济上真正滚爬出来的干部。有些干部不读书、不看报，决策如何科学化。新上干部更不愿谈民主。当年我在上海选 17 人，邓小平说是王兆国型的（赞语）。干部出现断裂层（江李这一代的弱点，无刻骨铭心的经历）。科技工科出身干部不具备政治家条件，形势——矛盾成堆不得了，民情民怨堪忧。

收到《忆周扬》，有许多好文章。

————————————

“权力腐蚀人，绝对权力绝对腐蚀人”。

“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此语为英国历史学家 Lord Acton（1834—1902）《剑桥近代史》主编）1887 年 4 月 5 日给 Mendell Creighton 信中的话。

1998 年 6 月 1 日（星期一）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睡足六个半小时。五点半起床。

几个地方要照片，薛晓源要编照片集，必须抽时间办此事。

上午在万寿路培训中心参加《组工通讯》创办 20 年座谈会。宋平、曹志等都来了。曹在香港书店见到我的《实录》等书，表示亲近也。

会议极为形式，都准备好了讲话。当然都谈到此刊为耀邦任部长时创办。（同《理论动态》实姊妹刊）也都并提批“两个凡是”与平反冤假错案两件大事。最后自由讲话，吕枫等人都对着我，也就顺势讲了三分钟：谈耀邦两件大事打先锋，“下油锅”精神，但自己却是一个冤假错案。1987.4.5 约我长谈，

去世后第二天在顾委小组会转告其意（乃一大冤案）。十五大书面发言也已提及做第三个历史《决议》，共七个问题。人们也还是鼓了掌。会后去餐厅时，许多人来握手。李铁林问我何时去美国省亲。告以老伴不愿去。

下午翻报刊，晚上清照片。社科出版社的选集要封面照片。

戴文葆电话，说新闻出版署迟迟不交批文，可能是故意拖。于是向龚心瀚电话，发了脾气：是否演双簧？

晚上清理照片到十点多。

1998 年 6 月 2 日（星期二）上午中雨

五点半起床。清理照片，带走一些备用。整天在办公室。上午社科出版社来人，将《论说文选》三校清样交我，由他选出照片几张带走选用（作封面）。

开始看清样，第一部分（反“左”）看完。

下午游 600 米，通身舒服。从体力与思维感觉自己并不老态。

晚上俞大光取走《赵师梅传略》序言。在京西宾馆开工程院大会，他是 1944 年电机系毕业的（77 岁），在校任教几年，派到合工大进修，即留下，后参加核工业（同王淦昌一起）。

柳晓昂来，还书。将朱镕基纪念柳直荀信复印一份与我。谈起当年我曾想让朱回湖南主政事，我都忘记了。（他还记得五强溪上马之曲折经过。原先 1/3 移民费不愿承当，后来全部负担。）

1998 年 6 月 3 日（星期三）阴、小雨

五点半起床。看清样。晨听美音，有鲍彤答记者。

一早到办公室，收到小妹信并复制照片（她收藏我的全部照片，好几张武大与热河的我已无印象）。卢耀刚来，送《大国寡民》，陕西王保京烽火村案。

约陆沅来，侯健[6]第二份资料同前一份差不多。准备找侯来谈，如何向高层投诉得内容、表达都洽［恰］当再［才］行。

下午游 600 米。

1998 年 6 月 4 日（星期四）阴有小雨

昨夜两点服眠药。五点半起床。美音续报导鲍桐［彤］。

上午在万寿路开《组史资料》领导小组会。马石江、魏久明、金松林、王明哲、朱世荣、王芸芸及雨亭、廷栋、陆沅，小曾等都参加了。今年十一可发订单。明年五一出版。不能开发布会，可开个座谈会。各省都有此要求。省级本只有江西未出，20 地、205 县未印出。

我讲了点毛为何让康生居高位：保留这把杀人刀子也。魏久明讲从一到十五大纪录片之被审查砍杀情况，如九大林彪与毛的对话镜头等。原名为“十五页档案”。大家对此种审查，一律口径之反感。于是我谈到《实录》出版经过。金松林说当年中宣部李彦之追查（原稿并未与乔木看）停印等。马石江向我建议，继续写有份量的文章与书来。

中午休息一小时。下午游 600 米，遇见西北、崔军夫妇。罗西北去苏联一次，生活还是困难。中国原来跑单帮的已站住了脚，还出版自己的报纸。

[6] 5 月 28 日日记中此人名字李锐记述为“顾健”。——李南央注

晚上留柳晓昂吃饭。他送来朱镕基的信：为纪念柳直荀留言，很是得体，兼及妻儿。

1998 年 6 月 5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翻看报刊。美音仍报导鲍彤谈话。

整天在办公室，看清样，主要部分毕。让小贾也帮着看一部分。

校友会的小秘书（“娃娃校友”）来，看校友会刊报导印稿。

为小赵（离婚、捉奸事）找办公厅主任李志勇谈，请四川省组织部帮忙。

下午游 600 米。仍回办公室。

晚上保定写哲学著作的吴宗熿两人来（戴煌介绍），要我为他们新书《主客体关系学大纲》的序言（已写好三份）署名。匆匆看过后拒之：自己不是这方面的学者，不能“冒名顶替”也。同温老电话，答应他们明天去他家。吴也满意了。

孙长江夫妇来，范曾送我《老子出关》中堂大幅。范说有我的眼睛在上面。孙接受了几家电视台采访，谈真理标准讨论。教育台 50 分钟，立即播了。《交锋》于友先确向中宣部打了报告，提出意见。丁关根说不敢批，否则，站到“左”方去了。李铁映去看望萧克，萧克告诉他，真理标准文乃孙长江等写（孙在座），不是胡福明。

1998 年 6 月 6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醒来，睡不着，索兴起床。翻看卢跃刚的《大国寡民》，真是骇人听闻。卢有股英雄气概。

一早到温济泽家，将吴件与他。答应签个名也。

上午小贾和他的朋友送来 VCD，以便放映泰达尼号光盘片。看了第一片，下午胜利、满起来，又看了第二片（最有一盘没看，听他们讲了）。

下午游 600 米。

晚上续翻《大国寡民》。

1998 年 6 月 7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上午翻阅报刊。《海口晚报》等寄来，不得不翻一下。送的报刊太多，每天总在 1—2 小时翻翻，实际所得不多。

下午到晚上，同胜利手谈。我太好斗了，有时反而连自己地盘老本也丢了。仍然是一些基本知识不懂。完全不想对方如何攻击也。

同张哲民电话，告知孙友余的信已经在深圳《全球化》讨论会上散发，也向《炎黄春秋》与《百年潮》两刊主编推荐。

1998 年 6 月 8 日（星期一）阴间晴

三点半醒来，四点起床。翻看报刊。

整天在办公室。上午李力群带女儿李安来（肾科医生，教授，中日友好医院）。谈为高岗平反事。当然是邓、彭都不在了，也由于为吴满有平反有关。高的秘书赵家樑（在国家计委，已离休，当过贾托［拓］夫秘书）给中央写过信。当年情况全清楚。毛对高所言刘、周意见看法，高都对陈谈过。对李讲过：是冤枉的，没有反党。郭峰等也同样看法。陈伯村给胡耀邦写过信。原拟成立一个工作组管此事。也问过张邦英、马文瑞（谓邓在，不是时候）。自杀前，由安志文、赵家樑管制着，注意不够（似对习

仲勋有意见，毛曾要习去看高，保留中委，回陕北工作）。斗争薄时，毛问过高，高说是党内问题。高的发言，毛改过。说毛曾怀疑自杀（是否他杀，杀人灭口）。现在师东兵的书乱写。安徽《大地》有文，也乱写。我建议由赵出面，有关材料可一阅。李自己要写回忆。

1998 年 6 月 9 日（星期二）阴、下午雨

五点起床。没有到办公室。但也没做成什么事。上午将纸柜清理，所有残字幅一一包扎好，别人送的字画收拾好（只有少数可裱的）。书房与客厅换了三副字画，仍挂曾宪杰的画轴（日对青山与白云）。不知其人是否还在世也。前天收到廖冰兄信，我送他的题“自嘲”诗，很是满意。

下午游 600 米，觉累。近日睡眠不足。

晚上到西郊黎昌海鲜馆宴会。孙长江张罗（主人为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女友为军事节目主持人）。到朱厚泽、吴明瑜、秦川、吴象等，几对夫妇。席间漫谈形势与旧事。万里此次《交锋》颇有影响，江不得不出来讲话。万提起南巡前旧事，江等阻挠改革也。又谈起八十年代宋（九十年代初？）田纪云同宋平的冲突，万批宋搞和平演变（你还做过什么好事）。江只得不作声。乔、李都支持万。我也讲了纪念《组工通讯》20 年时，说耀邦自己是个冤假错案。胡乔木学毛，两面三刀，讨好又肉麻（拥抱、赠诗）。78 年工作会议 36 天应写出书来。大小旧账应当一一算清，一篇篇文章出来，现在挡不住了，形成燎原之势。

1998 年 6 月 10 日（星期三）阴

四点半起床。翻看报刊。八点半到办公室。玉珍去医院取药。上午悌忠弟弟来交票与小贾，略谈。晚上两夫妇又来家，特嘱待小妹回京后，同他们的嫂嫂谈谈，这种活动只能搞这一回了。要花 5 万元左右。现在经济形势如此紧张，下岗人多而困难。如此人为让一个未成年孩子“上台”，有无必要？

写怀邓广铭，因未带去年日记，得千字，还得补一个尾巴。下午游 600 米。

下午三点，孙友余、张哲民两位来（孙耳背），谈一个半小时。孙的中心意思是，要我牵头，写个东西交中央，一二百人签名，施加压力，推动政治改革。金斗焕、苏哈托垮台教训。我们欠账亦多（台湾也有 228），要让下一代少走弯路，不出现动乱（胡锦涛又不比江上台有邓的作用）。信息如此发达，越战，死多少人，腐败问题。6.4 新账老账，江的日子并不好过，盖子没揭开。有个想法，要揭开盖子，以后民主是什么问题，党——党员应占什么位置？什么态度？有正义感——价值观，追求一种理想（共义理想）绝非斯与毛，而是一种基本价值观，如何实现。（共同富裕？）不能走人民公社（我说：几十种社会主义，不能从本本出发，非邓力群那套原教旨主义），要有权威人士拿出个意见。离开抛弃共产党——不现实。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旗帜不能丢（不能靠高举邓理论）。要我出面，与人为善。200 人签名，影响才能大（我谈到萧克、张爱萍老一代）。

1）一批老人已去世。

2）江要为自己树形象。3）江也不想得罪人（两边都不得罪。个别人意见不起作用，要一批人，感到不能不听。三八式一代没掌过权，必须施加压力之理）。认为我有此条件。我建议孙去找江谈一次，摸摸底。他说汪道涵仍较园［圆］不深，江在京住汪家。周子健更非此种角色。

晚上湘潭副书记张义昌与文化局长许晨华来，有纪念彭总百岁的信，要我做三件事：纪念活动题词，为纪念诗集写序《乌石吟》，并为纪念馆捐赠图书。

接　龙成（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广东省委《支部生活》要找我谈。戴煌电话：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找我，出老人照片集。

1998 年 6 月 11 日（星期四）多云

昨夜观世界杯开幕式并巴西、苏格兰之战，十二点过才上床。睡了不足五小时。五点半起床。

整天在办公室。上午将《几面之交怀邓老》的尾巴写好，约 1500 字。

广东省委《支部生活》的张辉与《南风窗》的张良来，谈真理标准讨论 20 年感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题，谈了一个半小时。二十世纪前五十年后五十年形势；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撞发生的后果，中国形势与改革开放之路。谈了一些基本看法

薛晓原［源］来，全球会上的讲话没有录出，只有一页多，得重写。

下午游 500 米。去人民医院接玉珍，眼病瞳孔放大，医生不认真，没有看好。

晚上湘潭许晨华来取走两本书，赠彭德怀纪念馆。

1998 年 6 月 12 日（星期五）阴

昨夜睡得较好。五点半起床。清出《全球化》讲话资料。八点半到办公室。将《几面之交怀邓老》最后改定，并寄汤一介。同邵燕祥通话，三四两句改为：

曾经世纪同沧海，难避风涛是左倾。

上午丁东与文联的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他们出版《顾准寻思录》，让我题写书名。谈及让文联公司出版增订新版《庐山实录》事。中午休半小时。下午口述黄乃文集的序言，让小贾成文。

下午游 800 米，并不觉累。关键在睡眠定要正常。

邵燕祥的序言写得甚好，小改正了|的|几个字，添了一句话。

清理字画纸张大柜，别人送的书画一大堆，好多忘记了，值得裱的似也不多。

1998 年 6 月 13 日（星期六）多云

五点半起床。范曾赠我“老子出关图”，对孙长江说，照我的眼神画的眼睛。七月在香港举行“范曾的艺术世纪大展”，送来考究的请帖。长江说，最好写句什么话表示祝贺。早饭前作好一首七绝：

写照传神阿堵中，心源造化两交通。
笔因六法开生面，叱咤风云豪放功。

立即写好，并为毛应民求的三张字（杭州青春宝药店三个人）。

上午孙伟带女儿来，取走赠范的诗。因范夫人不久即去香港。谈到范在巴黎有两所大住宅的画室有一二百平米，作画将纸贴于墙上（这样比平画效果不同）。

下午到黄寺华北大酒店参加沈昌文（与李慎之）张罗的“思想操练”活动，乃费孝通发起，除费外，参加者有慎之、蔡仲德、资中筠、陈乐民、庞朴、王蒙、龚育之、曾彦修（王若水没到）。由国林风书店欧阳旭、张冠生（北大毕业的）等赞助。得到一大堆书（“当代学术入门”十本，“红镜头”等，朱正书）。费老致词，应当百无禁忌了。慎之先讲，谈后现代主义的东西看不懂，但现在一代年青人很热衷（也不反左不反右？）标榜爱国主义，实反动。杜维民讲得干脆：我不搞新儒学，在美国怎么吃饭？美国也有过“左”思潮（30 年代，战后 20 年）。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不容颠倒。个人自由基础上，搞什么社会主义都可以（我意：死人不要统治活人）。

我第二个发言，讲百年中资义与社义对撞。我们最大教训何在？党如何自处？一犯错误即全局性。

邓找江谈之事：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何日你说了算即放心。结果必须南巡，也就是两年。今后再不可能有毛与邓。江五年后如何？再不能搞说了算。又谈到胡乔木其人，这 20 年做的坏事，要搞清楚。曾彦修谈整乔材料 8 万字，不到发表时刻。资中筠谈罗斯福新政热（现在有此类比，解决下岗 8%）。政府必解决人民吃饭问题。但当年美政府不存在腐败问题。“腐败无害论”最糟，“润滑剂”。专制导致腐败、糜烂性。政府不廉洁，不能搞新政。罗斯福稳定币制，四天不挤兑，排队还黄金（不知此段历史）。如无法治、好的人文环境，好资源也会流入腐败之路。

100 年教训，并非数字关系、巧合，世纪末乃关口。舆论监督，权力制衡，决不可缺。民意测验 86%责腐败，56%不满物价，都反对专制，要宪政法治。公民权利，非欧洲独有，乃人类进步必然规律。19 世纪末，自由主义思潮，马克思乃大自由主义者（其共义理想）。《神圣家族》讲得多（我说不好读）。本世纪上半叶自由主义受挫，出现普鲁士军国主义、希特拉、斯大林共产主义专政。下半叶冷战，清洗军国主义，清理共产主义（我们清算 20 年左）。70 年代后，自由主义又慢慢回来，回到西欧吹到东欧，近百年思潮变化。自由主义应包括理性主义，中国无此根基。当前一些青年搞后现代主义，是反自由主义、反潮流，美国克里达即毛派，比儒家还坏。批现代性、批科学、看风水、批法治，科学不能到天堂。《秋菊打官司》反法治，同爱国主义结合，东方救世界，韩国半岛文化救世界。

———————

我谈毛当年赏识乔木（向“蒋委员长上书”文），乔学毛（原文只写到此——李南央注）

1998 年 6 月 14 日（星期日）多云

五点起床。整天没动笔。清理书房书架。资料永远清不出明堂，关键在舍不得丢也。

1998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整天在办公室。上午薛晓源来，关于老照片集，本拟辞退，经他一解说（“今日中国”社主动约请），并非炒作，着重于人生深意，历史关节。又勉强再考虑。“全球化”会议我的讲话，因原记录不行，只得另讲了一个多小时，由他录音整理。

下午改好《黄乃文集》的序言。小贾似花了功夫。但改动了一半多，直到五点下班。

李春林电话，新闻年出版署已通过，只是要抽去出访那两篇谈毛晚年的文章。为了早日出版，只得答应。

收到冷夏寄来的 23 本《论三峡工程》，每本都有塑料套，从广东寄出，邮资 480 元。

1998 年 6 月 16 日（星期二）晴、闷热

又是四点起床。三点多即醒来。睡不好影响一天，比不上年青时了。

八点半同玉珍到医院，复查眼睛：视野，检查近观视力。忘带花镜。那位老护士颇傲慢（引我去一检查室时，连招呼都不打），忍不住发了脾气。玉珍帮忙缓解，责怪我。

湖南来信，《芙蓉》只愿发表“访澳”一节。

下午游 600 米。遇见秦川，港报刊有鲍桐［彤］的谈话。

1998 年 6 月 17 日（星期三）下午暴雨

五点半起床。睡足约七小时。中午又睡了一小时。

早餐前到三门黄乃家，将序言交与，先唸了一遍。晚上他送还。安林一起改了几字。因崔乃夫（原

民政部长）写了序言，他说作为“总序”，我说即作为读后附于书尾即合适。

八点半到医院，眼科查电生理与视网模［膜］，后又查视力，右眼 0.4，左眼 0.9，怀疑有青光眼。总之，得很好保护眼睛了。晚上电视少看。

（李南央注：此处有一段被涂改液抹去。）

下午游 800 米，尚不觉累。

看完何清涟的《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20 年反思）。从她的专业出发：让权力从经济领域中退位，文尾总结中苏异同：都缘于一张“口”：我们从经济起步，解决吃饭；而苏联则为了解决“口”的社会功能言论自由——政治自由。我们先易后难，他们先难后易。人家也许以后容易办了。“我们必须有足够理论勇气。对有关贫穷、分配、财富{增长}各种政策的政治、经济哲学基础进行批判的审视与检验，并建立新的理念体系，从而经济——政治建搞［设］发生历史转变（《粤港信息日报》5 月 10 日）。

晚上黄乃来，作了几处文字小修改。楚怡小学时同班，他记得一个李国桢，名列前矛［茅］。我怎么也记不起来了。

1998 年 6 月 18 日（星期四）雨转晴

五点半起床。睡得尚好。

上午到医院作肺部 CT 检查，并照胸片。此次检体记录尚无大变化。同玉珍去看望胡绩伟，夫人在，谈约半小时，右手、腿有麻木感觉，还不是脑血栓，但属警告了。吊瓶十多天。为了夫人已定下遗嘱，包括著作版权。随后去看曾志，女儿陶斯亮在，说就不通知“遗体告别”了。已瘦得不成样子。

（李南央注：此处有一段内容被用涂改液抹去，字迹部分尚可辨认：“玉珍又谈到往事，认为我赞成买北四巷房子[7]，是为了……”）

看王元化与吴江的通信，“关于社会契约论”，这是我的盲区。

下午游 800 米。

改好的文章送与黄乃，不在，交电梯姑娘。

晚上社科出版社宋立道电话，查问“大跃进失败教训”文开篇引用恩格斯话的出处，随即找到四卷 477—478 页，原来是摘引的。

1998 年 6 月 19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报纸不看不行，每天总得个把小时，什么也记不住，同听广播一样。

一早到办公室，想改好“全球化”讲话文，没改成，只是继续看了些有关材料与文章，对全球化问题知道得多一点。

社科出版社美编来，看《论说文选》封面。

下午游 600 米。回来时下大雨一阵，后知有冰雹也。

《庆父》二首寄邵燕祥订正。

翻名句辞典等，寻找有关诗文欣赏，评价之古语等，并翻看《步峰诗词集》，这还是一个颇有阅历

[7] 北四巷房子是张玉珍与前夫的居所，那时由张玉珍的养子钟胜利一家居住。前一天 6 月 17 日的日记也有一处被涂改液抹去无法辨认。可参看 7 月 20 日日记“玉珍又追究我上月那段日记，写了争议之事也。”的注释，了解李锐抹去日记中这两处记述的原因。——李南央

与性格的人。

1998 年 6 月 20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昨天那位澳门诗人步峰电话答应诗集题词，几乎忘了。

最后定稿，第四句原“汽笛声”，同周笃文商量，他原拟四句，用了两句：

镜海龙沙载笔行（周句）
烟云满纸涌奇情
江湖侠骨知多少（周句）
开卷时闻击鼓声

写坏了七八张，花一两个小时。

下午游 400 米。回来同胜利手谈一盘。

六点周笃文一家和步峰来，玉珍一起到新兴酒店晚餐。条幅看来满意。

1998 年 6 月 21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整天翻看一些资料，没能动笔。

下午三点晓梦先来，传稿清样中多处为责编缺历史知识误改，得一一纠正过来。随后，冷夏二人来。将近日五篇序言等交他编入全集。名流出版社即出《名流》月刊，创刊有小平遗嘱。希望刊出我的文章。交《三峡》稿费 2000 美元，印 1500 本，版税 10%。谈全集看清样问题。恐难以一本本过了。《传记》照片近 20 张，是小妹复制的。封面不错，名字乃本人书写体。

1998 年 6 月 22 日（星期一）多云

五点起床。仍翻资料。整天在办公室。

看全球化有关文章，头昏脑胀。仍未能动笔。小薛在催了。

1998 年 6 月 23 日（星期二）

五点起床。开始<动>笔写“温故知新”。整天在办公室。

收到邵燕祥改的“詠庆父”两首。第一首末句改得好：

落日留名名祸秧→戟指千秋后脊梁；
道貌岸然——　道貌乔装呼抢救
　　巧言令色便颠狂

下午游 800 米。

1998 年 6 月 24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仍看全球化有关文章。一篇谈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长文甚好，开了眼界。基本采用了其观点和内容说法。

薛晓原［源］整理的记录稿用得很少，完全另起炉灶。

收到《紫光阁》主编信，要文章。将祝贺黄乃文寄去。

《北京政协》刊“权力能给人智慧吗”文。那位晚晴又来电话要文，拟寄“温故知新”。

俞润泉寄来楚怡陈润霖和岳云资料。俞是对我最热心的分子。

晚上保定吴宗煌等三人来。搞了 10 篇序言，温济泽签名不够，硬要我也签一份。真是没有办法。

1998 年 6 月 25 日（星期四）多云

五点起床。美音广播，克林顿访华前，赵又写信趋［趁］机为六四平反。廷栋还听说，美记者又访鲍，说明随赵夜到天安门见学生（没参加当夜报告会），为此坐牢而感荣幸。

整体在办公室。将“温故知新”文写完定稿，4000 字。下午三点冷夏来取走，薛晓源也来。《名流》可能是安全系统有关的。文集七月底可看清样。

下午游 500 米。

晚观卫视凤凰台，克林顿到西安的热闹场面，唐代的入城式，讲话很长颇热情。中央台只有“焦点访谈”有个镜头。

1998 年 6 月 26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五点起床。克林顿到西安情况，我们电视台几乎无多反映。

整天在办公室。黎澍文已弄出约 4000 字。

保定吴宗煌序言，小贾另写一篇，还不错。

下午游 500 米。

将这两年诗稿复印件全部交苏仲湘。

陈四益电话，五篇序言短稿，为我找到出路，寄《文汇》、《读书报》等。

秦川谈在医院遇见邓力群，竟然指着他说：你这个家伙，搞什么明堂。等他反应过来，早下楼了。气得要死。为了《交锋》大揭发也。

1998 年 6 月 27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整体在办公室。黎澍文未能续动笔。薛京来交私人件要我批。准备明天开会讲点什么。

下午游 800 米。

晚上李志民来，送荔枝。特派员学习了二个月，学会计统计等业务。将去云贵监察国企。

1998 年 6 月 28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讨论三本书《交锋》、《陷阱》（此句写在日期旁侧——李南央注）

四点起床。续看了些资料。《时代信息》昨晚翻了大部分，拣出部分被玉珍收拾客厅时归拢了，气得大吼了几声。

八点三刻即到西苑饭店四楼会场。会议由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主办，何伟主席（理事长，人民大学教授），朱厚泽、秦川、李慎之、于光远等都到，还有郑仲兵、林京跃等，共四五十人。年青人多。茅于轼来招呼认识，高放为旧识，今天还为光远 83 岁做寿。光远讲要浅入浅出，茅于轼说姓社姓资是伪问题，要讨论真问题、真学问：侵略战争违反人权，抢走东西要归还，国际关系存不存在道德问题？克林顿，维护本国利益为前提，是否外交关系前提？民主——人民当家作主，谁是人民？谁是主人？可操作的：没有特权；意见不一如何解决矛盾？六四如何防止？社会科学如何普及。

高放：思想解放不可能一次完成，“三次”提法。《宣言》消灭私有制的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断改变所有制，资义——社会化大生产，产权未社化。《中流》反资自由化还要搞 60 年，实为反改革开放。北大晏智杰（经济学院院长）谈陈岱荪最后一篇文章为别人代写，不小心发表引起误会，极不愉快之事。说《交锋》反映北大事都是真实的。有的人批评不得，压制反批评（他身受其害）。谈吴树青反对改革开放，反商品经济、反市场经济、最后反股份制，反而吃得开也。

李慎之：左、右说法之混乱，如何与国际接轨。因左本来是好事：赞成改革也。要改 100 次，永远改下去。思想是非不要同法律混淆。“自由化”不在法律之内。“我是吓破了胆的人。”

秦川：谈十二大后过程，大骂邓“左王”，宣传陈云思想宣不下去，于是宣传共产主义，攻耀邦“反邓”。耀邦反个人迷信，找秦等谈，邓、陈——我们都死了后怎办？1983 差一点七八年来一次，表示要写“左王传”。我接着讲了“我们都是脸皮厚”的人（不怕挨整），要总结这 20 年经验教训，胡赵为什么下台，要如美国一样，张三、李四都可当总统，国家照旧运转前进。讲胡乔木欺负胡耀邦事。

朱厚泽讲越迁就越妥协越面目全非。电视上见到标语“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大标语，传谣：“吹拉弹唱，使出全盘本事，继续造神”。施滨海给我《开放》第 6 期，有万里谈《交锋》。大家都看到昨天记者会，克林顿谈六四，江之尴尬场面。

散发了“詠庆父”二首。

晚上邓伍文偕一女友来，给我罗章龙、黎天才等同张学良关系材料，“非委”参与西安事变。

下午朱正与兰［蓝］英年来。朱正为浙江出版《鲁迅全集》事。送兰［蓝］二本书：《实录》、《龙集》。蓝谈十月革命炮轰冬宫乃电影中事，阿芙乐尔舰开炮也是虚构。当年只是将政府人员逮捕，即完成十月政变。列宁有一情妇（比利时人，葬红墙）。红军多去嫖妓女打不了战，列宁电令将妓女统统枪毙。

1998 年 6 月 29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四点起床。整天没能动笔，只是翻书刊。看完伍文写的资料，非常严肃的史笔。

今天闷热之至。

1998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二）

这天日记为空页，没有任何内容。——李南央注

1998 年 7 月 1 日（星期三）中雨

五点起床。全天挤时间翻八十年代日记。

上午张西蕾[8]来，送我《张太雷传》和画册。谈到她一家历史情况。母亲有文化，大姐教书（姐夫是小学校长），还有奶奶要人管。38 年她和弟弟参加了新四军，弟弟死于上饶集中营，陈毅怪项英没有将弟弟早送去延安。周总理一直关心她们一家。但文革时，因母亲关心过瞿秋白故居（都是常州人），同大姐被斗，俩人一起自杀了。还谈到父亲在广东暴动前，同王一知同居过，生过一个儿子。这个弟弟一直在苏联，学导弹的。回国后没结过婚，文革中神经病了，现一直在医院住在［着］。包括姐姐的一家，父亲的纪念等（今年 100 岁），都是她一手张罗。

82 年后就离休了。

[8] 张西蕾：张太雷的女儿，跟李锐是同楼、同单元的邻居。——李南央注

1998 年 7 月 2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整天挤时看八十年代日记。

上午延川人黑明来，送《走过青春》。当年去过陕北的《百名知青报告摄影集》。谈出书经过。想续出一本，百个坎坷老人照片集。是戴煌介绍的，已找过若水、慎之、绩伟、曾彦修等。只好让他拍了几十张头像。随后王宁与大女儿来，跟小舟是四五年结婚，46 年生女儿。要我多写点东西。看了汪澍白写的责周惠文。谈论了一下麻公其人。好在都赔礼道歉了。说《天道》一书，自己标榜过甚。

下午游 700 米，觉累。遇秦川并张玉凤夫妇。秦又说张字写得好。

夜朱正来，赠《论三峡工程》。极言他的记反右书可读，已得程千帆、舒芜赞扬信。

1998 年 7 月 3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续翻日记。

上午丁东来，送中年理论家李劼文集五本，并望参加七月八日的有关座谈会。我的出访日记，山西《黄河》愿刊出。

下午游 600 米。

1998 年 7 月 4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上午将日记算是翻到 88 年 12 月黎澍去世，有关情况作了记录，可以集中为文了。

胜利、小多、杨小玲三家来，午餐甚丰富。晚餐还有两家在。玉珍又为小徐没继续关心眼睛而不满。

中午小妹电话，15 日才到京，答应在家等候。今年还没有发作哮喘，各种药物治疗看来有效。机关已同怀柔宽沟交涉好了。

下午同胜利手谈几局，多负，主要强攻终而失败也。

游 600 米。腰后仍内痛。晚上粘膏药。

陈英茨夫妇来小坐，他参加《中流》的百期会，林默涵主持。发言者激昂慷慨，邓“左”来得晚，一群人拥上握手。此情说明“原教旨主义”影响不可小视也。

1998 年 7 月 5 日（星期日）多云夜雨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整天还是没有动笔。是否同昨夜服安眠药有关？

1998 年 7 月 6 日（星期一）雨

四点醒来，四点半起床。

整天伏案，写怀黎文。同徐滨电话，找李新忆乔木文中，78 年黎与乔谈话，说“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之不当，乔原不同意，后又据为己有。

清理书架杂件时，又找到此文，因而这一段回忆就写出来了。

同金松林电话，催《大跃进亲历记》快出版，三天内答复，否则交别的出版社。韩钢说索者甚多。

小赵已回京，离婚事已办成。

1998 年 7 月 7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昨夜睡近七小时，多久未有。

整天在办公室。《告别十年怀黎澍》文将已写好五千字又看一遍，加了点诗句“胡［糊］板［版］面”。请曾卓明打印。下半部将日记中主要可摘者摘出，争取明天上午全部脱稿。

下午丁东来，取走《访美日记》三大篇。书也交作家出版社了。鼓励他们这一代人，藐视官方，冲破罗网，争取出版自由、言论自由。

下午游 800 米，不觉累。

晚上陶森等三人来，他的业务扩大，同一首联旅达航空开发公司联手，搞旅游等业。药酒销路不错，要打开海外市场。

1998 年 7 月 8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小赵上班。一早到办公室。社科出版社人来，让看《论说文选》，封面、色调俱佳，勒口补上简历与著作目录。文联公司为了销路要将书名改为《自选集》，去掉“诗文”二字，尚未答应。

怀黎澍文没能写完。

下午到风入松书店楼上，参加《李劼思想文化文集》的研讨会。约三十余人。李泽厚、邵燕祥等来。李刚回国一月，在美国教《论语》等。我变为首席发言人，有线电台还采访了几分钟，讲个人独立重要和自由问题，吸收过去缠脚教训，对中青年一代充满希望也。施滨海给我《开放》第十期，有赵信并鲍彤同记者谈话等。关于《交锋》座谈会，有一小段报导，把我的名字列出。会后到附近酒店吃饭。书店经理王炜，书店在地下室，甚宽<绰>（原文此处只写了“纟 偏旁，估计是李锐一时想不起“绰”字如何写——李南央注），营业不错。青海出版社总编魏兴很不错，出这一套书。认识北大钱理群，说现在传“大清王朝北大荒”，清华、北大区别也。

晚上陶森同李达等一家来，李原为上海京剧团琴师，后下海，76 岁。大谈同梅葆玖等关系，夫人是荀派。两个名片，一是“美国首联国际投资集团公司”高级顾问，一为“孙中山国际基金会”的会长之类，甚能吹嘘也。我是用耳恭听。

1998 年 7 月 9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睡足了六小时。整天在办公室。怀黎澍文全部脱稿，约 11000 字。行家一看，借题发挥也，但也确是黎的言论摘要。小曾已打出多半。

中午吃饭，大家谈写字书法事，我对着张全景讲：李鹏字如蚯蚓，常写错别字，还好题词。朱镕基字不错，从不题。张还知道“远上白云间”非王之焕［涣］诗（有争议）。

下午游 800 米。人太多。

同玉珍到北京饭店谭家菜，尹曙生请客，有邵燕祥夫妇，王仲芳夫妇（夫人乃史洛文妹妹，从哥哥处知道玉珍为人）。王多年在公安系统工作，随王昭到青海，文革关了 6 年，王整死甚惨。

公安系统之创收乱收费直到整人打人，根源在国家不能保证必要经费，只几分之一（1/5、1/4）逼

良为娼。

1998 年 7 月 10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整天在办公室。

怀黎文全部打印好后，又细读一过，对照黎澍一些手迹，又多处增补，直到下午四点始毕。只是抽空半小时游了 200 米，洗了个澡。

文章结尾用了赠我五律末句：愈老逾英雄。

1998 年 7 月 11 日（星期六）多云

五点起床。开始翻清照片。看了一部分。

晚上陶森同他的企业支持人李达夫妇等人来，谈到十点。其人系上海京剧院琴师，同梅葆玖等关系甚深，夫人为荀派青衣，72 岁，已下海多年。

1998 年 7 月 12 日（星期日）小雨

五点起床，睡足六个半小时。

整天清理照片，如何挑选得由编者参予。自己了解自己历史，但旁观者自有各自角度也。

下午为李普索八十寿诗劳动半天，真是精疲力竭，写坏两张，近 300 字，平生首次也。

陶森带儿子来，{ }问了他那位李达为人情况，从小同陈香梅等一起长大。

秦川让我下去，介绍彭明（41 岁），研究经济的战略家，赠我《第四座丰碑》，香港版，国内出不成。认为中国不能再搞赶超战略，目前危机：国企亏损、金融危机、失业率高、财政赤子 [字]、农业基弱，出口困难等等。尤其人口压力大，环境破坏，精神危机，全民道德腐败。总结三大危机——增长、发展、价值，要搞非超赶战略，多元生态文明价值观，政体：党领导，人民当家，权力分享，互相制衡。他们有一个中国发展联合会，要邀我参加活动。

拒绝了两个记者来访。何清涟介绍的 BBC，还有一个年青人。

小妹电话，15 日下午 7:15 到京，因带了大提琴，要小赵去接。

1998 年 7 月 13 日（星期一）

五点起床。整日在办公室。薛晓源来一起清理照片，工程太大了，总有好几千张。有四厚本，是玉珍收插的，我都没见过。悌忠弟媳来，告知小妹班机号码 CA853。

怀黎文又看一遍，文章是改不完的。

1998 年 7 月 14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睡得不错。

又在办公室工作一天。小薛来，共同挑选、分类。先初选，后精选。已完成 2/3，明天可毕。

黎文加个尾巴，将八十自寿中两首附上“是否可以告慰吾兄在天之灵”。最后校定毕，寄郑惠（通过电话）与黄伟经。又寄“温故而知新”给《南方周末》陈明清。

下午游 800 米，尚不觉累。

1998 年 7 月 15 日（星期三）

五点起床。上午薛晓源一起将照片清出 220 张，共分 12 类。他再进一步选出 120 张定稿。文章由他初选。此种老照片集，山东出的。有费孝通等。

下午游 600 米，回家同徐滨电话，她没有改动。拟找李新一阅。

小妹六点四十五到机场，小赵接回，几个大箱子，还有大提琴。小妹十点才回家，带回一大批药物。玉珍较高兴。

1998 年 7 月 16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睡得很不安稳。因小妹住北屋，我只得同玉珍同床了。

整天不适，晚饭后量体温 38℃，玉珍催即去医院，吊瓶，十点始归。

忙忙来住此。听她拉大提琴。18 岁，完全大孩子了。我十八岁参加一二九，以后就变成职业革命家了。

先到办公室，清理要带怀柔的资料。十一点到大三元，参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宴请，有慎之、光远、牧惠、严秀、袁鹰、吴祖光、林林等，共两桌，几乎什么也不想吃。原来他们编的《百年人生》丛书中，韦君宜的《思痛录》已三版，要我们这些人写一本也。

下午仍游 600 米。晚上也不想吃饭。

让玉珍量体温，结果 38℃。果然发烧所致。小赵来，上医院急诊。医生也量了体温，吊瓶三天，并开药。回家已近十点。

1998 年 7 月 17 日（星期五）晴

睡得尚好。上下午到医院吊瓶。游泳当然停止。玉珍陪同。

小赵晚上去机场，接回小妹，芒芒［忙忙］住奶奶家。带回几大箱东西。药物甚多，还有大提琴。芒芒［忙忙］的演出单也印好。[9]

黎文徐滨说交李新一阅，她小有改动。

1998 年 7 月 18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上下午到医院吊瓶。上午在治疗室遇见史立德。他谈起多年抱歉事，在林西借过我的《中国近三十年政治史》（李剑农著）。当年读后，觉得是本好书，被徐懋庸借走，说是用于教学，就不还了。多年来的一桩心事也。我说此书我也记得的。后又谈起程子华与林平家事，夫人不仅（原文到此中断——李南央注）

1998 年 7 月 19 日（星期日）晴

三点半醒来，四点起床，翻报刊。甚觉疲累，倒躺椅又睡不着，只能闭目养神。

一早到医院，最后一次吊瓶。又遇见史立德，还有马兴元，似半呆也。三个 22 楼人，护士都知道。玉珍取药。

[9] 7 月 15 日日记所记我和女儿到京是准确的，7 月 17 日又记小赵到机场接我们是错误的。可以看出李锐日记有时并不是当天写，而是数日后补记前几天的，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错误。——李南央注

小妹同忙忙午饭后到文化部中央芭蕾舞院乐团一起练琴。

王焱来，一起晚餐。已放假。

晚上苗苗一家来，觅觅同忙忙甚亲热。

1998 年 7 月 20 日（星期一）晴 住到宽沟

三点半醒来，四点起床。清理要带走的书籍与资料等物。南屋杂乱如故。两大口袋装满。主要只带延安抢救运动材料，另外带点热河资料。范大左的信件一直未找到，是否搬移到办公室去了？

八点半离家，只小妹留守。玉珍同行，先到办公室接小贾，十点一刻到宽沟，仍住四合院老套房，有个小院落，只［自］成一统也。

新任所长（正副）与老书记等先后来，很是客气。室内整修一新。中饭老书记陪同，如待贵宾也（此所仍不接外宾。）夏天生意甚好。已用深井矿泉水了。

玉珍又追究我上月那段日记，写了争议之事也。[10]

整天只翻了第五期《争鸣》（有六四当年过程），完全休息。头顶兰［蓝］天，呼吸纯氧，饮用矿泉也。快何如哉。

略午休。下午三点游泳（收费 10 元），随意半小时。也是矿泉水。玉珍四点半回家。晚餐吃了一个小花捲［卷］，两个“散子”，一块葱蛋饼，菜甚多，畅［敞］开喝饮料。已不怕晚上小解也。

晚饭后同小贾到新建游乐区散步，观室内网球馆，到台球房同服务员打了一局，掉袋五个球。还是 1947 年在哈尔滨南岗俱乐<部>学过这玩意的。然后到保龄球场（四个球道），老书记来了，他说晚上陪我们一游的。我滚了五次，三次滑道，一次满分，一次打了 7 个。小贾还有水平。问起宽沟新游乐区，共化［花］约 5000 万（地皮不算也），连旧建筑群共六七千万，每年收入几百万，成本收不回。这是典型的“国企”。

黎文定稿寄郑惠与黄伟经。

1998 年 7 月 21 日（星期二）晴

昨夜睡得甚好，虽然枕头不适。小便一次。六点半起床。小院活动 20 分钟。中午又睡着一个多小时。开始翻看有关延安整风与抢救的资料文章等。先搞这一段。

将热河时写的文章剪报一本交小贾，让他熟悉当时情况，并谈这是开始独当一面搞事业。热河办报对之艰苦条件，尤其电台与印刷，事事都要过问。

同黄伟经电话，他看完黎文给我写了信，认为这是我第三篇要文，一是《实录》，二是《毛晚年错误》。对过去历史，今后方向都有理论性概括。

下午游泳，在水中随意了 40 分钟。

同玉珍两次电话报告平安。悌忠来家，小刚夫妇等同他们一起在家吃饭。玉珍见到郭靖女儿，点出她妈妈要在报上告揭玉珍之事，是杨达劝阻的，女儿佯作不知。玉珍这样也较舒畅些了[11]。

---

[10] 可参看 1998 年 6 月 17 日和 18 日两天的日记。这两天日记内容各有一段被用涂改液抹去，显然是李锐在妻子张玉珍追究之下，用涂改液抹去了“写了争议之事”的内容。张玉珍一直对我存有戒心，认为李锐也有心将房产留给我这个女儿，李锐对此类争执感到无奈，在日记中多处留下“自掴耳光”的记述。——李南央

[11] 郭靖：原名郭霁云，是延安时期有名的“马奇诺防线”，比喻她很难被男士们攻破。是李锐和范元甄在延安的熟人。张玉珍同我父亲结婚后不久，将我们一家三口逼出家门。我们无处可去，暂借住在郭靖的女儿郭莹，我们在陕西汽车厂工作时的同事也是好友家的一间七平米屋中。郭靖因此对李锐和张玉珍十分有意见，准备写信给《人民日报》，作为对

朱维民电话，还是被人告状事，要找陈明对证竹下登为肖像画捐款（延安学会）事。后又说不必了。

1998 年 7 月 22 日（星期三）阴

三点半醒来，四点起床。翻看“延安抢救”资料。上午曾闭目养神一阵。午休一小时。

找不到湘潭纪念彭百岁通信地址，只得给朱正电话求援。

同小贾小谈，他应自知太不解当代历史。谈到伯克正部级已解决，似乎很注意此类事。

张宣的《伴虎记》写得很细。

1998 年 7 月 23 日（星期四）雨

昨夜十点多上床。半夜小解后，服眠药，仍睡不着。两点观电视半小时后，渐睡着。五点半起床，没有午休。

上午将张宣的《伴虎记》看完。凤凰山故事可用材料甚多。“伴虎”实写汪锋其人。

中午略休息，下午两点半出发，沿途遇几阵大暴雨，近城区雨较小，城内未下暴雨。

小妹说，票 1200 张都卖完了。忙忙和父母带上干粮四点半先走。同秦川谈好，黄乃夫妇由他同乘一车。王申生与儿子来，一起晚餐。我们四人于六点四十分到中央音乐厅，在贵宾室休息，见到元坤夫妇，有四十年不见了，人甚活跃，还不出老，已 72 岁。陈忠介说，我的书都读了。王申生一起照了几张像。我与玉珍、悌忠母亲等坐 9 排正中，旁边是鲍惠乔［荞］（忙忙的老师，国内第一钢琴手），同她谈起她的父亲，鲍国宝是老同事，1978 年去世时尚未平反。（鲍是庄则栋原妻子）。元乾的妻子郑宝倩同我交谈，她现在的丈夫李朋（原财政部长）我是认识的，甚感亲热。元坤说，他们一家人都对我好感。

忙忙独自一人弹五个曲子，贝多芬、巴哈等，外行听不懂，只觉有难度，很熟练，也老练，毫不怯场。后一半曲子由中央歌剧芭蕾舞剧院交响乐团伴奏，最后加演一段大提琴，曲子过长。很是成功，鼓掌很多，都反映成功。认识乐团团长金纪广，想读我的《实录》。交谈时，谈出我的身份，他原也不知陈大林（付［副］院长）同我的关系。[12]

晚上十一点始就寝。

1998 年 7 月 24 日（星期五）晴

昨夜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玉珍几天来为她们服务。同她随谈到十点，我才清理要带走书籍等物，结果还是漏掉了几件，已经放在桌上了。

找金老，借来孙作宾的书，并没有抢救叙述。同他们夫妇谈到写抢救之事，回来再找他们详谈。

下午两点半起身，约不到一个半小时到宽沟，不走三环，约 65 公里。

让小贾先写《乌石吟》序言。

1998 年 7 月 25 日（星期六）阴

三点醒来，四点起床。整天阴云欲雨，尚不觉闷。翻完《思痛录》，并略翻《人生败笔》等，还有

那时较为常见的一种社会现象的批评——老干部平反复出再婚后，再婚妻子容不得前妻子女，而他们因父亲曾经遭受的迫害也被社会歧视过。杨达是刘澜波的妻子，是郭靖和李锐的共同熟人，将此事阻拦住。张玉珍对同情我们的郭靖和帮助了我们的郭莹一直耿耿于怀。——李南央

[12] 陈大林是李锐的表弟方南君的夫人。——李南央注

几篇有关延安整风的文章，逐渐进入角色也。还看了何定送的《一个真正的人》的医院去世一节。湘潭来电话，催《乌石吟》序言。

中午睡着了二个小时。下午游泳半小时。泳池中只二个人也。

翻看《李锐反党集团批判集》，内多具体指责事实。

下午理发，很先进的坐椅与设备，等于闲置。

（因牙疼难忍，玉珍让我回来到医院治牙。）

1998 年 7 月 26 日（星期日）阴

昨夜十点廿上床。六点起床，睡得甚好。

续翻看有关彭的书和文章，并交小贾参考。文章内容主要二点：同毛关系，一个真正的人。

又翻看有关延安整风抢救资料书刊。

同韩钢电话，告知《毛晚年》书也可能请他找人出版。谈到个人档案（如光远、冯兰瑞等，实际我也在内）如何保管。建议党史室搞几间房子，正式存放起来。将《黎》文与《吴冷西想错到底吗》文寄韩。后者寄黄伟经。

中午睡着半小时。

下午游半小时，一个人，游 10 圈 25 分钟，畅快之至。

1998 年 7 月 27 日（星期一）阴

三点半醒来，四点半起床。中午睡着一小时。

《乌石吟》序言，小贾写了 9 页，2700 字。主要写自己，基本不能用，只得另起炉灶。

关于百团大战、华北座谈会等事，利用薄一波的《七十年奋斗与思考》。

同玉珍电话，她星期三来，薛晓源可一起来，老照片集想在九月推出也。

广州萧蔚彬电话，《黎澍十年祭》拟在九月刊出。刊王若水文引起攻击。

牙疼难忍，玉珍让我回家治牙。

1998 年 7 月 28 日（星期二）阴

四点半起床。上午将《乌石吟》序言全部脱稿，将怀念彭总的三首七律，一首七绝附于文尾。正题目为“学习彭德怀，做个真正的人”。小贾也全部抄好。中午休息一小时。小赵一点一刻到，两点不到出发。（途中在怀柔境内和交界处，遇两大阵雷雨，北京市内亦下雨——将前次下雨记错了，老了!）

三点半到医院治牙，左下四五六都炎症，花 40 分钟，打麻药，取神经。如再疼，后天还得复治。（小赵是正午送小妹三人去飞机场来宽沟的。）

五点半回家。尚不觉热。黄文熙见到我的《诗文自选集》序言，托赵政声买书，赵将信转来（对我道德文章恭维备至），因此约赵晚上来家，将港版《论三峡工程》分送金永堂、田方、学会、四川，等。又送黄一本并《龙集》。特送朱镕基一本《三峡》）（请看“我对水利工作意见”一文）。

同玉珍谈此次小妹、忙忙一家住此情况，外婆招待周到之至也。忙忙“含在口里也怕溶”也。

开始读朱正的《一九五七年的夏天》。

1998 年 7 月 29 日（星期三）多云

十点上床，四点醒来，四点三刻起床，清理要带走杂件。

八点半到机关，接小贾、薛晓源一起来宽沟。薛已深入我的历史生活了。两人过细审定《老照片历史生活集》，上午将文字部分基本审完，下午定照片。薛还建议编一本《李锐反“左”文选》，约 25 万字。

晚饭后，同小薛四人游览宽沟，并到健康休闲中心打保龄球一局，我空滚球一半以上，却打 3 次满分，加奖又满分。

下午一起游泳，小薛刚学。我游了十圈，约 700 米。又泡了一下，约 40 分钟。

1998 年 7 月 30 日（星期四）多云

昨夜十一点始上床，四点醒来，后似又睡着一阵。六点一刻起床。小赵在客厅睡。活动半小时。

整个上午将照片定选毕。共入选 153 张，计划是 120 张。小薛说，暂不动了。书名大家起了几个：岁月神游览图文，悠悠岁月览图文，悠悠岁月思与忧。附题可定下来：李锐的一些照片与文字。

有些有趣的事，如廖冰兄首次来家相识，他的“自嘲”图，我的诗，他的致谢信。又如我手抬象牙红加赵朴初词。还有沈鹏书诗选等。

将《乌石吟》序言，下午作字一幅（平江彭铜像揭幕诗）一并寄湘潭县“彭百岁诞辰纪念筹委会”的张义昌（县委副书记），许晨华（县文化局长），了却一件事。

上半年写了长短十篇文章，似乎没欠文债了。

下午四点仍游十圈。

1998 年 7 月 31 日（星期五）多云

仍四点醒来，近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

小薛带来五本延安整风的书，大同小异。看到马洪写的有关马列学院干部登计［记］审查，完全是官方一套也！

小薛为《照片集》写的前言，通篇修改好，让小贾抄一遍。

下午仍游 10 圈，约 35 分钟，又加了一圈俯泳。

晚饭前，小贾认识的温州摄影家夫妇为我拍照若干张。宽沟正式留影也。

电视广播了陈希同判刑 16 年宣判情况，贪污（礼物!）56 万元，与王宝森贪用公款盖别墅享乐等事（判 4 年），地点就在怀柔也。

餐厅主任说，怀柔各部门“培训中心”建筑（有的比宽沟大而好）五六十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

1998 年 8 月 1 日（星期六）多云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将有关延安整风的书 13 本交小贾，让他将整风事来龙去脉先写个概述的东西，或摘录。

上午将薛晓源的“编者的话”作最后修改（小贾将改稿抄正）。

《1957 夏天》看了 1/5，同朱正电话，夸奖此书，出了个题目：如果不反右，我来写篇文章，朱说他结束部分有此一段。我说写了后，可寄《北京政协》的约稿。

下午两点半玉珍同小多一家来，很是高兴。带来《论说文选》赠书，封面甚好（紫色稍暗），用了明尼苏达报纸记者拍的那个说话的头像。共 70 篇文章，48 万字，“自序”已刊 7.22《文汇报》，刊突出地位。这本书确是一种安慰。

下午四点同满起游泳，仍是 10 圈多。晚饭后一起到休闲中心散步，并打保龄球。6 个人分两组。

只有小贾是老手也，小赵也不错，我比上次略有进步。

1998 年 8 月 2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美音谈到陈希同案，亦议及“隐私”也。玉珍看到电视，颇有“同情”之意，大概是感到天下比比皆是也。

上午“客人们”到雁棲湖逛，我仍伏案。《论说文选》印得甚好，装帧亦佳，颇有爱不释手之情。

续看朱正书，翻带来报纸。

下午游 30 分钟，未计圈数。腰部仍疼。

客人们下午两点即回城。

晚上同韩钢电话，他要中旬才能定夺来的时间。

今天开始写《记延安抢救运动》（或《延安抢救运动亲历记》的提纲。

1998 年 8 月 3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翻看资料，续写《抢救运动》提纲，引起回忆。关于博古可多写几笔。

薛晓源电话，《照片集》两天后定稿，还差一点材料，决定明天回家，同薛见面，顺便先去医院。

写了两封信，一致苏绍智夫人（她鼓励玉珍去美一行），代玉珍写也。一致山东刘冠甲，也是老人在平大农学院时有一同学李锐，误认为我了。

下午游 30 分钟。

晚上浪漫一次，看北京台一西片上下集，丈夫如何谋杀有外遇和遗产的妻子，只四五个人物。到十二点过始就寝。

中央 8 台文艺报导，有忙忙一分钟镜头，完全是个大人模样。

1998 年 8 月 4 日（星期二）多云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小赵八点即来到。我们八点半即出发。十点到医院治牙，看外科取药。十一点到家，同玉珍闲话家事。中午吃米饭，晚上吃面条。

中午休息一小时。看报刊、信件。

下午陈琼芝、朱正来。陈谈她在青年政治学院评教授未通过事，自己甚为不平。戴文葆也帮之。学校内有人作梗，储平难以帮忙。她只写了一本 15 万字《巴金传》，其他文章也写得少（是否眼高手低，看不惯“文字垃圾”），教课时数也少之故。我劝她不必计较此事。

朱正书好评多多。李辉写了篇长文，称为真正的史学家。带来钟叔河给我的信，长诗一首。朱说，对我们两位“史学家”有妬意也。

朱正一起晚餐。谈王茂林如何打击张扬，称之为“坏人”也。

小妹母女九点归来。谈西安之落后，脏乱，主持演出的省文文［化］局副局长（女）为女儿出国，称合唱团美方团长为父母，真恬不知耻。上海市容整洁，兰［蓝］天白云，交通有序，真正现代化大都市。王申生收入甚丰，准备买房子。还是向油画深造，美人甚称赞其画。

下午三点薛晓源与小贾来，延滨送来 89 年 4 月 5 日与耀邦谈话时照片，交小薛，并廖冰兄画与信。这样就齐稿了。

1998 年 8 月 5 日（星期三）晴

昨夜十点多就寝，只醒来一次，五点多起床。悌忠八点半到，八点四十出发，十点廿始到宽沟，沿途车挤。

漫谈美国大学教育。有志者都可入学。学生独立性强，自由选课，但费用高。学生、家庭都可贷款。

上午先游览旧区，他们赞不绝口。空气、草地、树木、庭园布置，一尘不染。午餐当然满意，喝了饮料，欣赏招待之周到。

中午休息约两小时。小妹一家先到游泳池。小赵游一阵觉不适，三点半招呼我去。在背阴一面游了十多来回，“仰泳到家”也，观者只以我为七十出头之人。他们游一个来回就得歇一阵。游泳后漫步新区，欣赏之至，也料不到辉煌的室内网球馆。晚饭后打保龄球，我竟得第一名，超过了小赵。我说：大概从小就有体育气质也（这是第三次打这玩意）。

晚上同悌忠、小妹谈到十点过。谈自己的人生观与历史责任感，以及对世界形势和人类前途的看法。家庭教育熏陶之重要，父亲的潜在影响，母亲的言传身教：不趋炎附势（庐山下来作过“检讨”）严于律己，厚以待人等等。美国是移民国家，先天、后天得天独厚，各方面值得学习之处甚多，希望他们认真作“中美比较”，写点文字出来。也议论到黑人问题美国人于此被动处理。就怕黑人告状：有了歧视，实际是“惹不起，躲得起”。我进一步认为，人类社会发展，黑人是一大问题：似甘于落后，不求上进

悌忠、小赵睡客厅地铺。

他们大大赞扬上海。

1998 年 8 月 6 日（星期四）晴、多云

睡足六个小时。早饭前又漫谈对忙忙的教育。小妹全部业余时间均用于此。悌忠说他已是正式公职人员，一切固定了，工资 5.9 万。小妹仍是合同工。他们收入与生活水平，在美国属于 20%一类，乃中等偏上也。美国家庭多一个为固定者，这就有保障了。忙忙一年学费 1.3 万，她自己可贷款 3 千，父母可贷 1 万，十年还本。这是一个信贷生活的国家，无所不在。

八点半回城。我到医院治牙，仍由第一次的陈大夫，不到半小时，好多了。她说半月后可再来复查（晚上吃饭已不感痛了）。

下午薛晓源来，取走廖冰兄《自嘲》原件与《沈鹏书诗选》等。

晚上张作斌来，他同一作家跑东北与北京，为写《任仲夷传》，命我写序。看了稿本再说。谈到于幼军为乌沙<帽>有变化。若水文事当一问及。

冯刚来，琬姐拒收五千元，反送来六千元，云那所旧房已卖出得 9 万元也。送琬姐《文选》。

天气甚热而闷。

《论说文选》签名送苏绍智、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中心。又寄黄文熙一本，并悌忠、小妹，又《论三峡》一本。

1998 年 8 月 7 日（星期五）27℃、阴有风

先放了冷气，上半夜睡得尚好。因门窗均关，热闷而醒。开门窗，稍透风。又不敢再开空调。五点起床。将《出访日记》的照片说明文字改正，图片调整。

牙疼已好，仍吃面条。

忙忙的小朋友来，父亲是水利部的，父女皆武大学生。父亲 1931 年出生，我说，我就要进武大了。完全不知三峡之事。

小妹将支［资］助的 2 万元退还妈妈，因票房收入三万多元，已够开销了。

下午孙长江夫妇，秦川来，谈范曾香港画展成功，一幅“丽人行”卖 1200 万，一般人物图均 28 万，收入近忆［亿］。曾将季羡林与我的赠诗，秦川题词等大做广告。要请我到他家中做客。孙说：你应当先上人家家中。其人在国内仍受轻视，包括其画。谈到港传“三李（里）二江胡（浆糊）尉朱（“喂猪”）“一石二猫三　四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洪災乃“江泽民”也，等等。香港很萧条，江朱并列也。近又盛传江出事（十天不见电视）。我说都到北戴河去了，或生病，决不会出现什么政治危机（又传乔被软禁）。

1998 年 8 月 8 日（星期六）晴

睡足六小时。六点半起床。悌忠来电话告别，九点赴机场。居然找到《中华诗词》刊有十五大贺诗的一期，《照片集》要用。

小贾留下治病，同小赵到宽沟。

看完任仲夷寄来的谈民主集中制文。要弄清“民主是程序问题”这一说法。

写延安抢救运动，我仍未进入角色也。

下午读完《时代信息》“中国经济政策与朱镕基经济思想”文。得益良多。晚上给赠送此刊的负责人周伟洋写感谢信。

下午五点游泳 25 分钟。晚饭后散步 25 分钟。

晚上观电视。伊斯兰恐怖主义炸毁肯尼亚、坦桑尼亚两美国使馆，伤亡逾千人。如此非理性活动仍在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此种因子。

1998 年 8 月 9 日（星期日）晴

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翻完《孙作宾》，记下有关资料。重翻张宣的书，有用资料较多，又翻台版《毛全传》延安一本，也有些准备<用>的东西。

中午睡着一个半小时。下午翻《左派理论家沉浮录》，有康生、陈伯达资料，李逸民写清楚张克勤事件原起。

下午游泳半小时，散步如旧。

在这里住惯了，真不愿回城了。

夜观电视到十一点。

小妹电话，明天一早去机场，高能所车送。她是该所顾问了。觅觅、忙忙想来这儿一玩。

1998 年 8 月 10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昨夜服眠药（两点）。活动半小时。

上午翻书，两本延安整风资料书，找出张宣 1942.3.21 文章并轻骑队自我批评。让小贾复印。重翻《左祸》，重读《教条与裤子》。

老书记来看望，说许多天没来了。

同玉珍电话，确定明天下午来。

李普电话，已回京，想来此一观。拟将我的五首八十自寿书赠杨奇。

《紫光阁》电话，用黄乃文，要照片。

午睡一个多小时。下午游 30 分钟，12 个来回。

张爱萍来电话，询问长江洪灾同三峡施工关系。告以同宜昌、武汉无关，只是影响航运，并谈及荆江乃根本问题，只是保卫不复出现云梦泽也（湖北拒绝荆北分洪方案）。谈及南水、西水、北水错开关系，今年全面大雨而持久之故。水利部历来对堤防无兴趣，对河道阻洪等均无经常与法律措施。分洪区已缩小一半也。

晚上又观西方电影到十一点多。明天起要自觉停止。

1998 年 8 月 11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看《张闻天传》（1995 年刘英送我四本有关张的书，双壁［碧］送来的，我不在家，今天才发现夹在书中的条子）。有关资料都记上了页码。洛甫是党中他们那一代最好的理论家，1949 年以后比毛高明得多，而毛长期不重用他（反而重用王稼祥一点），估计毛知其长处，有忌才一面。

玉珍四点来到。带来信件、报刊等。小贾交的广东出的《支部生活》有我的“改善党”的谈话录。此事早已忘了。

下午游泳 30 分钟。

晚上偶观电影《宋氏三姐妹》，形象、演技都差，只有姜文演宋父较好，孙中山变为一个极其暴躁的人。看到十点半。

1998 年 8 月 12 日（星期三）晴

睡得不安稳。玉珍睡得很熟，鼾声不断。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中国人民币坚决不贬值，引起西方议论。

上下午陪玉珍闲谈。她同小妹谈了同玉洁的关系等等。休息大半天也。

下午游泳 14 个来回，过了半小时。

小赵修车加油，上午即回城。

忙忙来电话，确定她与觅觅星期六来。

1998 年美国统计数字（九十年代美经济无衰退）

人口	2.65 亿
国内生产总值	80834 亿美元
人均生产总值	30500 美元
国债总额（占总值）	36.1%
研发开支（占总值）	2.4%
失业率	4.8%
人均零售额	5900 美元

1998 年 8 月 13 日（星期四）晴

睡得比昨天好，约六小时多，中午又睡着一个小时。睡眠于我，总是个问题。

看任中［仲］夷的文章、信，并找出有关民主的书刊、文章一览。

中央编译出版社新出《民主的模式》，英国赫尔德著，从希腊历史发展，世界全局情况，理论与现实探讨这个古老问题。

仲夷文章就事论事，谈民主集中制的集中问题。

为汽车事，同赵杰兵电话，冒了火也。

李普电话，为开国照片集写序言。鼓励如实写出开国的一种表面形式——民主党派人士云集政务院等国家机构（大概使得毛越来越反感，免得多嘴多舌，反右一网打尽）。

下午游 30 多分钟。

1998 年 8 月 14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决定星期六下午去参加《政治中国——面向新体制选择的时代》研讨会（风入松书店王炜组织），施滨海为此书主编，电话催我参加。因此翻看一些有关民主并体制等有关资料。

同玉珍闲谈往事，发生争执而伤神，问题在心地较狭也。随后也就释然。

下午游 12 个来回。一般都以为我不过七十多也。

部办公厅主任李智勇和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李炳华等人来此，晚宴欢迎。席间谈市场经济等乃人类进步必然产物，同民主、科学一样，是社会进步的依据。不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离不开的。餐后送《论说文选》。李智勇思想解放，同他谈部内外人事问题。

张爱萍回赠我两本书《神剑之歌》与《张军事文选》。前者乃“诗词、书法、摄影集”，印得豪华。并有短函，祝我“文勤快乐”。看了我的自序（我自称“勤快之人”）。

1998 年 8 月 15 日（星期六）晴

六点前起床。睡足六个半小时。上午准备点发言资料。玉珍带忙忙和觅觅游览宽沟各地风光。忙忙看不起房子看得起竹子。

午餐后同两个孩子一起进城。一点过五分出发，小赵开车如飞，两点一刻到风入松书店，并未迟到也。参加会者约四十人左右，朱厚泽、吴象、马立诚等到。我只认得几个人。吴稼祥来打招呼，他在秦城关了三年，现在月坛北街开了一个书店。还认识《交锋》另一主编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以及今日中国出版社的刘洪（小薛的照片集出版之地）等。人民大学单少杰赠我《毛春秋》第四篇，说书已写完了，在境外出版。年轻人的发言都记不住。朱厚泽回忆他曾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新秩序”的建议。他说到 1986 年时，由于冰心、王淦昌的两封信，胡启［啟］立谈到有如反右前形势，要反击右派也？吴象谈万里那篇长文：科学化民主化决策，刊出也不易。我发言，对比封建主义与我们的社会主义，在权力控制，权力根源、基础，以及意识形态至上及组织原则、干部制度又何其相似。谈到毛“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说的话：“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给予言论、集会、结社等项自由权”，“要认［让］人家讲话”，乃恩赐民主。又说《政治中国》一书，以 1980 年邓的长文作压卷就好了。大家也多同意。

六点一刻赶回来吃晚饭。

1998 年 8 月 16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美音报导洪灾死人二千多，恐远不止此数也。

翻《红朝宰相》（周人格解剖），以“新式农民战争”看待当代历史。周的功过是非评价，还有些私

生活问题。发现两处有关庐山会议周的情况，韩素音说周在房间喝闷酒，醉到不省人事（没有出处）。《年谱》载，58 年向常委会提出“不宜当总理”。

中午休息一小时。

下午游泳 35 分钟。

晚上看救灾演出电视到十一点多。有许多感人场面：妻子抱刚出生小孩，丈夫病死于抗洪前线的妻子，都来到现场，讲了几句话。还有外商与美籍华人（刚下飞机）等到现场捐款。总计超过 6 个亿。

1998 年 8 月 17 日（星期一）晴，昨夜半大雨

五点三刻起床。昨夜半夜雷电大雨，惊雷不已。活动半小时。

整天没有动笔，等于半休息，翻看自己的书并这几天报纸。有些好文章，可剪下。有洪灾原因的报导，主要是上游水土流失，蓄洪湖泊等面积锐减，洞庭湖为首，年淤泥沙 1.2 亿吨。

1983 年我在湖南的讲话，还有一段特别讲到洞庭湖的问题。

下午游近 40 分钟。

韩钢电话，因改稿来不了了。允将《实录》补充好，可达四五万字。

1998 年 8 月 18 日（星期二）多云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玉珍上午回城，下午五点回来。带回冷夏香港的新刊《天安门》创刊号。将我的《温故知新》文改题目为《“和平演变”又何妨？》，同《中流》文对抗，真是毫无办法也。头条“邓最后政治安排”大概合乎事实。

河南来信说再印《实录》，以 10%版税，并求刊印《大跃进亲历记》，说党史室让此书弄到中宣部去了。

小妹来信，玉珍认为写得好，苗苗大概还想要钱，小妹劝阻，并给苗苗留下 1200<0>元。

下午游泳，池中只我一人，环游 11 圈。

几笔“皇粮”账：

盛唐　　3000 人养 1 人

清末　　900 人养 1 人

1978　　50 人 1 人

1998　　30 人养 1 人

吃“皇粮”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1978.2.1%→1996.3%即 3670 万人，每人年需 1 万元→2 万元，3670 亿→7000 多亿

1998 年 8 月 19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美音传国内民间语：走了一个傻子，来了一个疯子。大概精简过硬，得罪面甚宽也。

早饭前又陪玉珍散步半小时。

翻报刊。仍未动笔。

四益电话，问陈传纲（成全）情况，是文革初在上海自杀的（时任复旦副校长），被杨西光第一个

抛出。杨当年是柯庆施的红人，到 1978 年终于变了。告“悼王汝琪”诗及注释。《龙集》新编，四益还没有。他准备写篇哀陈文。陈夫妻关系也紧张过（延安挨斗时，王汝琪接到陈的已坦白条子，后来看档案，才知道是假的!）

下午郭全胜来（他在密云开会）。谈薛京仍想回来。南韩徐博士已无消息，大概金融风波受影响甚大。谈宋健是钱学森推荐的，钱之“控制论”等，宋帮了忙。王淦昌、周培源等均看不起钱之为人。晚饭前后，我们一起散步。

1998 年 8 月 20 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仍是翻报刊。全国送变电、铁塔与钢厂在此开会。午饭后遇见水利电力物资局的人，闲谈起来（经济师张增厚给名片）。他们还认识巴悌忠，还看了忙忙演出。说现在钢材质量成问题。

下午游 12 来回。

陆茂竹前几天打电话来，原在水电情报所工作的李侠，现在港台电视工作，要来访问我。晚饭后同摄影记者张先鹏来了。是 “传讯电视”中天频道，总公司在台湾（辜振甫股东）。刚从九江抗洪前线来，谈了约 20 分钟：今年长江洪水位高，但流量并未超 54 年（差 1 万秒立米）。1980 年长委通过的防洪堤防等方案，一直未很好执行。上游滥发［伐］森林，水土流失，洞庭与湖北境内分洪湖泊 49 年后减少一半或多，52 年修的荆江分洪区未保护好而不能用。由于兴趣与追求的在三峡也。还谈到长江洪水来源，西水与南水、北水，正常年份可错过。三峡只能控制西水，流域面积 50%，并不能对武汉与长江中下游防洪起什么作用。点了钱正英的名，过去毛、周对三峡也从未点过头也。要他们去采访陆钦侃、黄万里等。

1998 年 8 月 21 日（星期五）多云

五点起床（四点半醒来）。活动半小时。

翻看“个人检查”系列旧资料，找出延安关保安处的根据材料，还有李六如、王前的信件，完全忘记了。

上午小贾陪薛德堂、王建栋与刘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现在党建出版社）来闲谈到近十一点。薛已情绪正常，管出版社的公关事务。他们到昌平午餐。

玉珍同此地工作人员与来往人闲谈，都同情陈希同（前天电视广播受审），那些礼品算个什么呢？我则强调六四之罪：谎报军情。

中午没有睡着。下午水凉，一个人在池中游了十圈多。

晚上仍看电视到近十一点。玉珍督促才就寝，先服眠药。

1998 年 8 月 22 日（星期六）多云转晴

五点即醒来，五点半起床。昨夜有雨，甚凉。着厚衬衣与背心，改穿长裤（换下绸裤）。

上午十点刘云鹤夫妇和其子（豫章夫妇）孙儿等七人来，很是热闹。他们一家都是玉珍的好朋友。刘谈到马宾其人之“左”。原来文化甚低，去过苏联几年，那位杨大姐称按摩等为新妓院。鞍山封过几家。对谷牧亦无好评，万里在建设部也无甚政绩。

上午陪他们漫游此沟。午饭后我先回，但也没有真睡着。

下午我一人游了 10 圈。刘嫌水凉，游一圈又上来。他曾是坚持冬泳者，因有腰痛等病而放弃了。

媳妇是李一清女儿，在中国一美公司经营治眼病的器材，水晶体等，工厂只有十来人，属雀巢公司（瑞士），该公司唯一此种企业。

《学习彭德怀，做真正的人》已刊 8.15 的《文汇读书周报》。

张莉谈到，朱镕基最近在一次会上说到：拿几百亿去修一个大坝。人们认为指三峡也。

1998 年 8 月 23 日（星期日）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小赵睡在外屋也）。略作活动。客人们上午离去。

将带来的书，清出一大袋，让小赵带回去。

天气转凉，一雨成秋。决定月底前回城。玉珍也想家也。

仍翻报刊杂书。

下午游 10 圈，觉背冷，晒了十分钟太阳。

1998 年 8 月 24 日（星期一）微雨、多云

昨夜服眠药，竟睡到快七点。仍觉昏沉。玉珍量血压，110—60 或 120—70，脉搏 50 多，且有停歇。于是服心脏等药，并吸氧。

近十一点，冷夏、宋晓梦、李宗苗三人来。带来全集一二卷清样，说十月底可全部完。谈《天安门》出版，采取政治持中，不反共，销一万（《开放》等皆几千）。有香港亲中人士作后台。建议“小骂大帮忙”，尤其要争取台湾人心，香港也是要争取人心。他们对“核心”看好，“很有手腕”。

《三峡工程》快卖完了，拟邀几个单位请我到香港去。小孟的书也签了合同。

晚上美国影片介绍（得奖）：前妻怕后妻不能带好自己的两个女儿，在癌症最后日子，四个人一起旅行中得以解决。非常好的人情片。

玉珍督促下，下午游 10 圈。

1998 年 8 月 25 日（星期二）晴

昨夜睡得尚好。五点一刻起床。活动半小时。

叶里钦又换回总理。美音反映，美国就怕俄放弃改革，单求稳定。难道都是稳定与改革乃一对矛盾？

血压已经正常，130—70，玉珍也已正常（昨天她偏高）。“心地要放宽，能容人”，这一劝告，我的老伴已能大体接受。

翻自己的书。

1998 年 8 月 26 日（星期三）晴

两点半醒来，服眠药，睡到六点。活动半小时。今天感觉正常了。

上午九点多，小贾从城里来，带陆钦侃写的今年长江洪水问题的文章及“三峡问题何在”。看完后给陆总电话（第二天）。

全集一二卷让小贾先看校样。

停止游泳。

晚饭后，三个人打保龄球一局，我空投三次，共约 60 多分，还不得其法也。

美音说，江推迟去俄、日访问，乃由于两国政局不稳有关

玉珍带来照相机，在散步范围留影。

下午驱车水库大坝一遊，并穿过城区，难怪世界妇女大会在此地召开：街道整洁，建筑现代。

1998 年 8 月 27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准备明天回城。将书籍、资料装袋，分类整理。来此 37 天，没有动笔，真是歇暑休息了。平生少有之事。

晚餐由市委组织部办公室正副主任来饯行，真是过份客气了。席间谈三峡与六四乃当代两大失误。三峡后果他们可以看到。饭后招待所所长问我对六四看法，他是 89 年经济学院毕业的，同学为高自联财务部长，挨了打，已出国也。

各种物件装入车内。

仍观电视到十点多。

1998 年 8 月 28 日（星期五）晴

睡足六小时，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一切清理停当，早餐后即起程，八点不到。九点廿五分到家。中途阻车约十来分钟。回到家里还是安逸的。小多将屋子收拾得很干净，什么都洗了。收到方壁（1935 级土木系的）与徐世长信，都是为三峡与洪災发表意见也。

戴煌的《九死一生》出版，明天要开座谈会，电话催我参加。

午睡不成，清出全部出版的书籍，还让小赵到陆茂竹、王廷［庭］济处取来《论水力发电与河流规划》等。

下午三点，薛晓源与摄影师刘臣（《今日中国》）主任记者，59 岁）来，先解决照相——人与书。照片定稿约 110 幅多。《秦城吟》加 20 首（原缺），补“文立徵”。他们推敲半月，书名定为《直言》——“李锐 60 年的忧与思”。现在流行两字书名也。

1998 年 8 月 29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翻了一下“戴书”。上午到三联书店（美术馆旁）二楼参加《九死一生》（戴煌反右历程）的发行座谈会。中午吃饭时有八桌，当是 80 人左右。楼上即售书旁空地，人挤。经常碰面的都去了：秦川、光远、厚泽（来得晚）、张扬、孙长江、邵燕祥、（张律师）、丁东、吴祖光、黄宗江等，还有李之琏。曾彦修先讲，他是自动当的右派。发言者多赞扬戴的夫人堪称伟大女性。吴祖光只建议取下天安门挂像（大骂 M 贼）。光远说自己无畅销书，拟写《同毛泽东谈学术思想问题》。黄宗江谈反右情况，吴祖光是代田汉被打的，挖苦刘白羽“将军”。李之琏写了书难出版，对周扬不满。由编译出版社社长胡文建主持（小薛说其人原来很“左”）。愿意出好书，赞成马克思主义要发展。自己廿几岁就从事编译工作（似参加过“九评”）。我谈了点对历史的责任感与理性精神，不能感情用事。毛在延安清算王明很理性，但四九年后越来越感情用事（大家对吴骂“M 贼”毫无精神准备也）。也谈到大革<命>时“有土皆豪，无绅不劣”之“左”。

下午游泳 30 分钟，约 700 米也。

1998 年 8 月 30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早晚有点凉了。翻看报纸。收到翁长溥谈防洪与三峡致江泽民的信，很是击中要害。

同胜利手谈终日，中午未午休，直下到六点，头昏脑胀也。互有胜负。我太好斗了，不管对方心计，

只是自我为之。

小多、胜利两家一起午、晚餐。玉珍高兴。

1998 年 8 月 31 日（星期一）

晨一点半服眠药。睡不着。两点半闪电响雷不已，三点半索性起床，整理书刊。看到山东德州“刘明德”寄来的信，因看到《文汇报》上《论说》自序与“怀邓老”文，向我致敬，大骂中共也。

整天在办公室。薛晓源来，将两书文字部分入选基本定稿。

午餐时见到赵君，我态度如常也。

下午工作到五点半始归。

1998 年 9 月 1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张戎九点半来，毛传已写到 1949 年。问了一些小问题。有些过去资料，是文字语法不熟悉之故。

随后“章凡文化公司”张青义同印厂一女同志来，《日记（出访卷）》60 本也带来。谈了些印刷情况，要求我有个签名售书安排。

送张戎我两本书:《日记》与《论说文选》。中午一起到“章凡毛家菜馆”吃午饭。这是张青义开的，生意甚好。厨司与职工有 80%的平江人。厨司长是长寿街人，很是欢快。

张青义在六四时闹得很厉害，拦阻过火车也，因而下海。

1998 年 9 月 2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翁长溥信复印几份。让小贾写长江今年洪水草稿。

下午游 800 米。

部队的韩守文来电话，谈今年长江洪水与三峡问题。他去看望过张爱萍，张为此忧虑，谈到我的意见，似希望我能有所活动。我说只有张等有此能量，从而谈到萧克，韩说萧已进入老年迟顿[钝]状态，难以作什么活动了。

1998 年 9 月 3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整天（在家翻翻报刊）在办公室。

小薛来，要求今年长江洪水问题写成文章。

1998 年 9 月 4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整天懒散，翻看报刊。

下午三点到 24 楼新盖的活动站参加“木樨地公寓文化站领导小组”会。好多次没参加了。谢铁骊已不任组长，换了姜习（原商业部付[副]部长，新四军的）。定于 20 日开大会。活动站分保健、健身、书画图书、歌舞戏剧，跳舞等室。房子盖得不错，有几位老大姐很积极。我一直是应卯而已。

上午范岱年带一女士来，名李婉贞（？）香港人，在支［芝］加哥大学要写关于三峡的博士论文。一交谈，原来什么也不知道，毫无技术知识。于是毫不客气指出其“不够格”写此论文也。如真要写，还得读几个月书，真正了解其事的来龙去脉与问题所在。似乎是听进去了。送岱年书两本：《三峡》与《日记》。岱年谈许良英情况，写文甚慢。我建议许真正研究些理论问题。刚从美国回，魏京生在美国国会谈中国控制生育计划之不当，美国人也不赞成也。

1998 年 9 月 5 日（星期六）晴

两点服眠药，陆续睡到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翻翻报刊，未能提笔。

大胖夫妇来，一起晚餐。手谈一局，负了。

下午游 800 米。

1998 年 9 月 6 日（星期日）晴

三点半醒来，未能入睡，四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整天精神不济，午睡不着，无可奈何。

上午崔军夫妇来，交来一份水电技术干部广东打官司的诉件（判七年冤刑），要我想办法。赠《日记》。

南京丁群来，谈《刘顺元传》的麻烦，如大连任第二书记时（韩光第一书记），同苏联驻军冲突，被斯大林指名批评事，韩光不支持。又如三老告许家屯（许在江苏做过些好事，人能干，后继者均不及），只能删去。他原想写我的传记，同小贾（？）通过电话，知已有人写了。略谈我写文动机主要在历史责任感也。

翻自己《三峡》书，找出五十年代论长江防洪观点处。

1998 年 9 月 7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整天伏案写“谈 1998 年长江洪水问题”。

收到贺彪寄来的《贺彪词选》。

1998 年 9 月 8 日（星期二）晴

昨夜服眠药，睡足六小时。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一早将文章定稿。小贾取走。

上午同玉珍去取眼镜，在楼外杂货店买到新版《新华字典》并《告别乌托邦》（三卷本），发现《中共若干历史问题写真》（三卷本）中，用了我三篇文章，编辑申明说是不知作者地址，让作者发现后去索取稿酬。我当然履行手续了。看来这还算是“负责”的。

今天传达中央三中全会文件，因车坏未去。好让张洁瑜为此事说话也。

南希下午来，带王丹信。谈王在哈佛读历史系研究生（资助一万多元），听劝告，不参加乱七八糟活动（他母亲是教授，母亲去美国看望）。取走我的《论说文选》。麦克法夸尔资助。魏京生等表现令人失望，不知天高地厚也。将《日记》送中心并施拉姆、发夸尔、苏等。《三峡》也送中心一本。

下午游 800 米。

晚上新华社《半月谈》张修智、王悦欣（女）来。《半月读书》要介绍我的《日记》，要我写几句话。

顺便谈到我的基本观点：对本世纪，人类前途以及这个党如何执政。戴煌先电话告知。

1998 年 9 月 9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克林顿在国内遇到的攻击越来越严重。

上午到医院治腰痛。那位外科大夫推给骨科（上次也是只开药，不看病）。于是到理料［疗］科，李晶大夫很热情，查过去专项病历，并让我告了外科大夫的状。两种电料［疗］共半小时。

一早因《中国青年报》没找到，同玉珍态度不好。她陪我去医院，突然不适，血压 180，护士帮助开药渐平复。

下午游 600 米。遇韩光，问毛达珣情况，当年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问题。

收到冷夏寄来资料，关于海南成为华侨开发区事，要我转信件与汪啸风。

晚上赵振声、邢凤山来。要开个座谈会，谈今年长江洪水问题，拟定十人名单，包括黄万里。邢认为水利部不务正业（搞 200 个电气化县）战略方针有误。

小彭与李长盛来，一起到丰台区一个潮菜馆吃晚饭。送书二本（《日记》与《论说》）。长盛谈到志民秘书坑了他。陈锦华批的 1500 万美元没能交他。说海南民谣：烂财政、穷企业。

1998 年 9 月 10 日（星期四）晴

小钟出了毛病。一点半服眠药，一直睡不着。一个多小时后，天色大明，只好起床。好在一上午还没有觉得昏沉。

给汪啸风转去冷夏信，关于海南建华侨投资开发区事。如能办成，海南就活了。

给张爱萍信，寄去陆钦侃、翁长溥和我的关于今年防洪意见文及陆的几份关于三峡意见书。

小贾来带走诸件。

下午到医院治疗。游 800 米。

1998 年 9 月 11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翻看报刊。下午到办公室。到医院治疗。来不及游泳了。

李慎之寄来两篇好文章：谈游民文化，毛何时决定引蛇出洞（认为 56 年初）。晚上电话支持，并谈自己从细节上对毛的认识，如虚君共和，延安七大即认为下一阶段敌对者即民主党派，有时意见变化甚快等。

又到小卖店退书。翻《散文家喜爱的散文》，发现《搪瓷茶缸》[13]。将《小说》两本都买来。

朱维民同李琦打官司事，已处于优势，电话要我弄清组织部让李画孔繁森，索 3 万元事。

1998 年 9 月 12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三联书店咖啡厅参加《解放文选》发行座谈会。此书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总编初志英，女），由李郁等操办（韩钢同学、战友）。约 20 人，还有董郁玉（光明日报）、徐友渔（哲学所）、雷颐（近代史所）、王东成（青年政治学院，陈琼芝同事）等。由慎之主讲，有一种共识，80 年代从人道主义突破（批文革），90 年代转入自由主义，对象是封建转制主义。当前这一代青年（大学学生为代表）

[13] 这是范元甄在 1950 年代写的一篇散文，用了笔名“万全”。——李南央注

对过去无知（从 6.4——文革——大跃进）满足现状，原教旨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潮（可以说“不”），令人担忧，颇有悲观情绪。（我的发言较乐观）市场经济不可逆转，从而民主自由必曲折缓慢前进。也谈到具体情况，如朱信任温家宝，将金融与农业交他管，形势确在好转，这类书都可出版。我是一个不知世情的人，参加此种聚会得益不少。这批中年学者多是从事理论研究的。这样执着出版好书，很是不易。

《文选》将我的《毛左错初探》全文录入（集中最长），还收《反左感想》。

1998 年 9 月 13 日（星期日）小雨、阴

夜服眠药，睡足近七小时。

收到何格高信，朱镕基关于防洪谈话，同我们完全一致，最后一项“不要修那么多水库”。

上午翻看报刊。

秦川看完我的《日记》，很有感慨。到西方应付不易，特送茅台一瓶。

1998 年 9 月 14 日（星期一）多云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克林顿事件在对峙中，看来能够过关。舆论和选民有照顾政治形势的一面。俄国经济却是大问题，物资缺乏，物价大涨（五倍）。

九点到办公室。将《1998 长江洪水》文寄《南方周末》。《半月谈读书俱乐部》所要的作者“寄语”（为出访《日记》）寄新华社。

戴煌着人送来《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三卷——原上草、六月雪、荆棘路。晚上有人来电话要我发表意见。

中午吃饭时得知杨尚昆于晨一点去世，这太出意外。都认为他身体甚好（心胸开扩也），应当为六四平反出力。这也是“夫复何言”！发烧住院二个月，转白血病。

下午到医院理疗。

1998 年 9 月 15 日（星期二）晴

睡得不甚安稳。五点多起床，活动半小时。天气有转凉意。

上午翻几天报纸。翻“反右”三卷。真正的信史。文艺界、民主人士、学校几个方面“右派”的当年文章与谈话，有关回忆与今天的评论。

下午到医院理疗，然后游泳，800 米。去医院前到琉璃厂商务，报纸宣传的《成语词典》等，大概尚未运到。买到《古文言名句》、《历代诗词佳句》，又《现代汉语词典》三本书，105 元。

接孙大光夫人电话，为孙写传记的人要来找我一谈。想起来可谈的不多，虽然同孙多年来可以随便交谈，无甚顾忌。

晚上潘基踬电话，当年土工、机工老同学约好，今年十月中旬到珞珈山相聚。舒庆和在杭州，惜难以外出了。

1998 年 9 月 16 日（星期三）晴

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奚青来，谈到十一点半。孙主持地矿部时，集中部内善于、爱好写作的人，成立一个创作室，出版刊物、书籍。奚青写了几部长篇小说，参加作协，内容均涉及地矿工作。谈六四事件甚详，有一中年师级指挥者将危情告张爱萍，引起七上将上书，还谣传这些将领搞政变。邓的家人当时曾劝阻其介入

不果。说杨之“代人受过”乃推卸责人［任］。杨与李均无法逃脱。关键在赵向戈尔巴乔夫谈邓“垂帘听政”，而激怒也。“指挥者”已逃出国，在台湾报纸公布了详情，他看到过。为六四写了部长篇小说，如实记录群众反映，无法出版。谈孙的情况，拍卖藏画五百多万元捐与家乡。孙同地矿部人谈过：可惜未能重用李锐也。

下午游 800 米后到医院理疗。

将北屋墙角整理，变成一个高书架了。

1998 年 9 月 17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军博参加彭德怀诞辰百年书画展。坐主席台，前面坐了三位长寿街人：张震、方强、刘志坚。介绍到我这个“战友、庐山同难者”时，掌声似乎更响一点。观展览时，马沛文偕袁成兰（女，彭总故事连环画《心碑》文字作者）还有一些不认识者主动来打招呼。彭刚也来问好（过去大概见过或来过我家）。我给湘潭寄去的字没在展出，大概是两回事。

1998 年 9 月 18 日（星期五）晴

三点醒来，即未能入睡。四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翻读《东方文化》第五期光远的文章谈本世纪与下世纪的问题文，钱理群《从鲁迅到顾准》文甚好。

上午八点戴文葆来（之前李春林电话，对新闻总署又将《文集》批准文送回中宣部很是不解，他也顾虑到有变，同意我接受南方出版社出版意见）。他谈到于友先其人，将人民出版社人事变动（徐光春老婆去当副总编等）引起内部意见。他同意我接受南方出版社的操办出版，并介绍该社人事情况：原属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他为之操办过《中国传世文库》121 大卷，6 万多元一套），社长宋木铎为宋木文之弟，原总编沈敏特（即约我写对 21 世纪思考的文章）现仍为编审。并告我要认定三事：保密，两三个月快出，好校对。又谈到对大局的忧虑，经济能否顶得过去。江在搞第三代突出个人，上海大挂毛邓江照片也。说江李联手制约朱。关于农村基层选举等，李鹏在制［掣］肘。谈到十一点多始离去。

下午两点“南方”唐建福电话，他在广州负责，84 年复旦哲学系毕业，35 岁，常德人，说社中已批准，下周三来京。三条都答应。未签合同并预付稿酬。

1998 年 9 月 19 日（星期六）阴、微雨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陈明家看望，带状疱疹在耳中，嘴型已歪。谈朱维民与李琦上法庭事。当年为竹下登画像乃一石油商集团（日资）所求，日本邀李去日本一遊也未去。延安文艺学会捐款 5000 美元乃哈默所为（此人小气之至）。竹下为首相，亦不必贬责也（这是朱维民几次电话，算是弄清，随即电话告知）。蒋祖林仍想包揽母亲文集等一切收入，陈不在时，曾撬开房门取走文稿等。陈是老实人，妹妹住此纠缠也还没解决。

下午游 800 米，到地安门东街恒祥国宴饭庄参加野草书画社成立会，几番考虑结果，多久不参加此社活动了。写字一幅（蜜蜂）。乐时蒙［时乐蒙］主持，到马萧萧等书画家，苏仲湘来。七点多先退。也是想开展此活动，弄点钱。但不知书画作品能否卖出？有一女士（筹办晚宴的）让题字，照相。

1998 年 9 月 20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八点半参加活动站开幕活动。送礼物。

上午王纪宽来，留午餐，一点半始离去。谈克林顿智囊团研究：中国党 20 年后将自然消亡（现在农村基层许多已名存实亡）；政府 15 年后终将改革；经济国企 10 年后也必大变。科技发展目前体制甚难，科学院应搞基础研究，却热衷结合生产，本应当由企业自身解决。

他在写一本《新资本论》，约十来万字（要我写序）。为资本与资本家正名（我插话：资本无祖国。他说书中正有此一章），资本与资本家是推动世界进步的。谈汪道涵情况：思想解放，有几房子书（如图书馆）。江现在已踌躇自满，不一定听汪的话了。六四平反在其任上不可能。鲍桐［彤］房子增加一套是吴明瑜给曾庆红写信解决的。认为董建华不是政治家，无宏观战略思想，人实在能办具体事。他在港《大公报》发表关于金融危机大块文章：警惕世界经济大衰退到来。已不像过去送研究资料了。他已接管曹氏实业有限公司。下午应约同郑必坚见面（过去不认识），郑谈拟写 8 本书：马、毛思、邓三本理论，当代政治、经济、科技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谈到《新资本论》，远不如我之赞成观点。

下午河南祝新刚二人来，谈文集事。《大跃进亲历记》不能即定案。签了《实录》新版合同。

王纪宽还谈到见曾庆红时，曾谈到我是忠心提意见，江的反映也是好的。西方仍在议论三峡，峡谷地质裂开，库中水温较高也。许多议论也自我的意见中出来。听到曾庆红并转介江对我的评说：认真关心大事，提出意见，直率。主要是好评。姑且听之。

1998 年 9 月 21 日（星期一）晴

三点小解后即未能入睡。四点多起床。翻看近日报刊。《岑南文化报》已刊出晓梦写的延安一节，整版篇幅，大字标题："李锐与延安轻骑队"，耸人听闻也。报刊议论洪水事渐多。陆钦侃寄来《水利报》刊登座谈会详情，林一山讲话，均是老调，无一人作回顾检查。

下午到办公室，张义青［青义］又送来《日记》50 本，并毛评四大奇书。要组织我的签名售书。初步谈到《大跃进》、《晚年》由他筹划事。

《日记》五本寄长沙。《1998 长江洪水问题》寄江等七人并曾庆红、温家宝等："写了这么一篇东西，供参阅？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并寄陆总（《日记》也寄出）。

到医院理疗。

黄新亚通知，明天下午在圆明园万寿园同王元化聚会。慎之随来电话，弄清地点。

中午吃饭时，保定吴宗熿（与人民出版社孙兴民）来，送《主客体关系学》五本（我也有篇序言），我讲了点破除马克思迷信。

张爱萍来电话，家中与办公室都没找到我。同小贾谈到：反对水库防洪，要靠堤防，大禹治水讲疏导，鲧的堵不行。三峡从来反对。说我是学者。

1998 年 9 月 22 日（星期二）晴

睡得较好（夜半服眠药），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医院理疗，大夫又检查一次，变动一个手段。

下午三点同玉珍准时到万春园别墅，其他人都寻找了一段时间，秦川始终未能找到。到元化、厚泽、慎之、吴江、光远、长江、杜润生夫妇、黄新亚，还有复旦两教授朱维铮（早退）、钱文忠（元化誉神童，学梵文）。三点半开始漫谈，直到八点散席。谈明年五四八十年。元化谈新启蒙，并没有将民主问

题从历史到理论彻底弄清。光远谈六十、七十周年纪念时情况（“左”的干扰），小平曾赞扬西单民主墙也。元化评价人物：汪道涵开明，但真正严重关头则退缩也。今年春节江电话问好，现在已感江山坐稳（王沪宁其人，朱维铮谓复旦人看不起），刘吉查《经济导报》立功，颇“投机”，曾同丁关根拍桌子大骂（一个年零［龄］层哥们），有其两面性。光远说，邓力群与丁实为同盟。谈到三代，上海挂照片，不久前外交人员会上，江大讲资本主义垂死阶段，“垂而不死”，马上说不要外传，第一大党领袖如此说（外电会报导），影响不好。杜老谈关键问题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要解决，将之批倒。元化说黎澍反封建主义，实际要反专制主义。我谈《组工通讯》20 年会上，讲耀邦自己是一冤假错案要平反。

带去《日记》送了几个人，厚泽、长江加送《论说》。

谈起王纪宽，慎之谓在《大参考》上登中央情报局资料，人问哪里来的。

1998 年 9 月 23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因服眠药，睡得尚好。活动半小时。

上午先到医院理疗，然后到办公室，文集稿已备齐。中午吃饭，张全景也谈防洪事。下午南方出版社唐建福来，看全部目录，并编辑记，谈人民社经过。中间同戴文葆通了电话，也是要抓紧时间，保密，校对三条。

挤时游 600 米。仍回办公室工作到五点四十分。

明天李普八十大寿举行家宴。找出山东瑯琊砚有“寿”字者。

忽得四句：

相交六十年，几度史无前。
德赛先生事，岂能缥［飘］渺间。

山东国画家天豪来（过去来过，送过画）办公室，建议成立中国画院，要我支持。

1998 年 9 月 24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整天活动。

上午同玉珍先到医院理疗。她为我取药。

十点前到李普家，即书写祝寿四句：祝乡兄八十大寿有同感耶。又为女婿杜高书秦城旧句“菊”。陆续到客人有黄宗江夫妇（他们是 1932 年青岛一中学同学），候［侯］祥麟夫妇（1938 年在长沙文抗会一起入党，真是没有想到，候［侯］是石油部付［副］部长，原以为是民主人士。双院士也）。灼姐同学余书丹，潘开茨夫人陈希。陈见面即提到 38 年长沙撤退到邵阳时，从湘乡去邵阳是骑的自行车，一路飞车，把老潘吓坏了。大家话旧说今。吴祖光情绪化，骂“毛贼”，到处如是。宗江也不以为然，说我那次谈理性精神好。

下午两点回家略休息，三点到西交民巷记协会堂参加广州巨慧表业公司（总经理文川）的改革 20 年纪念表（两只猫）发布会。同坐台上的有马文瑞、李德生、陈锡联、王光英等。只有 15 分钟，带回一块纪念表。

五点半到恒祥居国宴楼参加童大林八十寿宴。进门即遇童，送书两本（《日记》与《论说》）。席间胡积［绩］伟致词，说明年耀邦逝世十年要作纪念。命我说话，谈大砭沟中央青委几都是纯洁的人，一心为国，办轻骑队事（光然说他写文最多），大家提到萧平（反对“龙生龙、凤生凤”）。我一个个数了一下（除胡乔木晚年变坏外），大家一生变表现都好。我问刘吉：江对丁关根看法如何，答：江并不喜欢此人。我没再问下去。大家漫谈民主集中制，列宁有“的”字，我们实际只有集中。

1998 年 9 月 25 日（星期五）多云

近六点起床。睡得不错。活动半小时。

上午客人不断。胡亦儒（说为萧乾送过文章与我）来，要我《陈独秀全集》当主编。议论起陈之为人等，当不了主编。随后奚青来还书，并赠他的中篇小说集《人约离婚后》。对我说的当前“是历史最好时期”质疑（腐败丛生也）。“左”来自马列毛一脉相承（我说专政乃土壤），反私有制违反人性，“消灭私有制”，毛晚年错，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具实验性质。认为我应写邓，邓——毛对比。农民感激，但六四后骂邓，邓不抓反腐败。阶级斗争问题现在存在否？毛反对特权者阶级、官僚阶级有历史意义。1975.12 条。第三批是广东东莞虎门的“虎威实业公司”总经理叶福禧，还有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黄新亚等四人。我谈到要为资本、资本家正名，马克思学说的历史意义与历史局限，人才问题，干部要有相当的来自企业家，“资本家不能入党”问题等。认为大受启发。

下午先游泳 800 米，然后理疗。

1998 年 9 月 26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玉珍提议，上午到中央党校看王铁铮，看［还］认得出我，对玉珍就记不起了。完全近乎痴呆态。服务员还尽职，房屋收拾干净，两人同住楼下一房，自己做饭。珠珠［朱朱］遥控：西瓜只能买半个，用钱到老干局取。一天能睡十多小时。五十年代就听母亲说过：每天都要睡到八九点起床，很是看不起也。这个当年的“白云”（秦川说还有名字：杜铁）。能睡可能也是一种病态，导致无所事事也。灼姐教育两个女儿（还有威威）是失败的。

下午游 800 米。

晚上接刘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电话，问对李医生书的看法（其人在水总呆过二年，写信来要书），回答你应当自己作判断。

1998 年 9 月 27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上午十点同秦川一车到朝阳公园金台艺术馆参观。主任袁熙坤是画家，专画虎狮等，贵州人，其父袁晓岑为花鸟画家（84 岁，健在），乃徐悲鸿学生。馆共 3000 平米，主厅 800 平米，高 20 米。比中央美术馆采光好。展品有字画、陶瓷、家具（吴佩孚家的）与种种石头等，字画有何绍基赝品。主人健谈，发了财回国办民间艺术，搞文化交流，同台湾、海外有交往。54 岁，是能干人。用油画作国画，想自辟新路。克林顿等素描甚有功力。除我与玉珍，秦川带了女儿，并张玉凤，还有牟家兄弟（同苗苗同学，读我的书，似认识我），还有阳阳一个澳大利亚同事。午餐有贵州菜，餐厅乃竹制建筑。饭后在水碓湖畔散步，到黄金台前，有新建猴山。归途到张玉凤家小坐。张很贬低李志绥与汪东兴（说收到过告状信，李是国民党特务，毛不以为然）。张说，毛身边人只有李与吴旭君封过官，305 院长与部主任。张对毛似完全保护姿态。我有点后悔，不该谈对毛看法，应让张多谈也。以后可能还有机会。张向我索字。

1998 年 9 月 28 日（星期一）晴

四点半醒来小解。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一早到医院治牙，上右床拔掉一个。明天还得来酿［镶］补。随后理疗。十点多回家。

翻阅两天报刊。中午吃饭较困难。下午两点到办公室，看一、二卷（全集）清样，发现地名等待改正之处，以及形容词不当必须改正者。

让小贾同戴文葆通电话，戴主张让南方快出。于是最后定案不再犹预［豫］。《大跃进》也决定由张青义出。

桌子堆积如山，稍作清理，才找出《贺彪词选》（大概廿天前送我的），拟请周笃文一阅。

晚上张扬同律师窦柏林来。长沙金振林寄来一份“状告张扬”并信，金的后台即王茂林。张说王可能最近离原岗位。王曾告熊清泉，朱镕基为此给王复信，于是传开了，对王不利（这一代“领导”的品质问题，王让那个师东兵写传记吹捧）。王被选为人大主任时，700 票少 280 票。中央电视台读书生活十月二日正要播张的“二次握手”，为此书受难等情的著作，张已脱稿。教育部也要找他谈。金振林大概为此而扰混也。

为薄写传记的胡长水两次电话，问薄在庐山同我交往情况，开始确想保护也。

1998 年 9 月 29 日（星期二）阴

五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

一早到医院，先治牙，就以原假牙补一颗。理疗后，到休息室看画报，童小鹏的《历史的脚印》摄影集，引起重庆、延安时的回忆。十点半到牙科，假牙全合好了，带上稍有不适，吃饭还可以。

下午到办公室，同张青义谈定，《大跃进》仍由他经手，印 3 万；快、密、校对，封面、照片等。上下册书名他拟用《实录》（系列化），没有同意。现在书市很不景气。

午餐遇到虞玉耀，说《日记》已看一半。

下午小薛来，《毛晚年》五日作决定，他们能否出版。

看文集第一卷清样。

游 800 米，六点半始回家。

(法国电台电话两次采访，问国庆节感想：前途、六四能否平反等。谈到经济形势较好，能抵住金融风暴，很是不易。抗洪取得胜利，领导有方。但防洪有教训，应总结，大禹治水在疏导，河道与分蓄洪都有问题。1980 年方案未执行，等等。一个小时后即广播了。顾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和双壁［碧］都打来电话，说听到了。)这是 10 月 1 日下午之事。

1998 年 9 月 30 日（星期三）多云、晴

三点半醒来，即不能入睡，四点半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

上午到办公室。先到医院理疗，并看牙。续看一卷清样。小贾 12 日随团赴日，让薛京代他半个月。

南方社汇来 2 万元收到，即寄出合同。

下午游 600 米。三点半回家，稍休息，即同玉珍一起到李普处，接他们夫妇一起到章凡毛家菜馆，应张青义的宴请。还到了作家出版社的唐晓渡二人，丁东亦来。席间漫谈出版情况，丁东认为河南无水平没胆量。唐晓渡愿意同宋晓梦联系，谈我的传记国内出版事。

餐后近八点，归途经天安门，第一次看节日前夜景。一路人车极为拥挤，九点多始到家。

1998 年 10 月 1 日（星期四）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

上午戴煌带女儿来，送稿费三千元（《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序言，因全书得 15 万元也）。谈河南的一个冤案，《动态清样》三次报导，上报到最高法院，“稿子不如票子”，最高法院又原封退回河南，终于将一村长枪毙。戴拟连［联］名控告此事。这也是权钱交易，国无法治也。晚上来电话，名单已弄好，光远、厚泽、秦川等都参加。15 万元稿费，拟以 10 万捐助一希望小学，贯［冠］耀邦之名，另 5 万元明年耀邦一家扫墓之用。玉珍却劝他为老伴留些钱。赠《日记》并托带邵燕祥两书。

熊蕾来，谈三峡情况，生态专家反对。赠《日记》并《论三峡工程》。

下午清理北屋，怀柔带回的资料书刊一直堆放着。

张扬电话，王茂林已下，并将离开湖南。

接任中一贺节电话。

法国电台电话访问（见 29 日）。

1998 年 10 月 2 日（星期五）晴

三点半醒来，近五点起床。补记日记。

阳台活动半小时。感觉凉意了。北京入秋后，一直如夏天味道。

胜利、小多、小琴［芹］与苗苗四家来吃午饭，还有金利。男女二桌，各 8 人。将玉洁置于女席，似不高兴。但玉珍没料到此举也。

苗苗搬入新居，接范元甄并么么一家去呆了一天，坐轮椅游了航院。

今天是真正过节。

看《刘少奇百年祭》附录两文：1961 年刘到湖南作农村调查，子女回忆父亲。

1998 年 10 月 3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

上午双壁［碧］来，帅大姐纪念文集，她根据“期颐大庆”文，为我编了一篇。谈到刘英对毛自有看法，但不愿谈。她可以将“晚年”文送去，看情况再说。

李辉来谈三峡问题，到十一点半。他要编一套 20 世纪末了要转到廿一世纪的问题，如李慎之谈儒学，元化谈五四等。我谈了一个半小时，录了音。三峡问题缘起的过程，从莫斯科电报到最后论证，搞一言堂，四百多人走过场而已。问题何在？防洪、发电、航运、生态、移民，经济等等，实质以邻为壑，遗害无穷。送他港版《论三峡》及《论说文选》与《日记》，并唸了水电学会四大发言及“洞庭湖”七律，作为访谈录发表。此外取走《李锐反党集团》书，由他来编辑操办。

下午游 600 米。

胜利来，饭前饭后手谈多局，负多赢少 。

同湘潭通了电话，彭百岁活动，10 月 20 日举行。

1998 年 10 月 4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睡得尚好。整天人客不断。

谭丕模的女儿　　儿子来　　（原文此两处空字——李南央注）。明年是谭百岁，要出纪念文集，要我题词。她从谭的档案中登记表中找到 1950—53 在湖南工作时的证明人中有我的名字。38—39 年谭也在塘田讲学院教过书。战争年代一直在国民党区。我们是 1938 年在长沙认识的。1953 年尾谭去苏联访问时，同郑振铎一起死于空难。当年电力代表团本来也是乘那架飞机，因客满改了航班。此事印

象极深。女儿谈了父亲一生情况。

全国工商联的经济部副部长荆中找上门来，要同我交换有关历史和经济改革{等}方面的意见。读过我的书，观点一致。谈胡德平已调统战部任副部长。

王敬之、二妹和王焱一家来，议论二姐一家子女情况。朱朱不是东西，张利［丽］之厉害。可是二姐一家将琬姐子女都看成“小市民”，王对此甚为愤慨（我是第一次听说）。

薛京、程湖，贾文平一起来。谈开放银行情况，如何控制外汇。程湖在行中已得信任，颇为“得意”也。大家一起午餐。中午未得休息。同二妹等谈目前我处的社会情况，“名人”自由不了。

王祥均来，儿子发了财，买了别墅，已搬来北京。谈王震当年在850农场骂人的故事。不安心的人坐在前排，一一问成分［份］（地主家庭），然后将茶杯摔在地上，举手高呼：打倒地主阶级。

1998年10月5日（星期一）中秋 晴

睡得较好。两点服了眠药。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

小薛来电话。《晚年》他们出不了了。晚上同韩钢电话，交他经办。

看王光美写的纪念少奇百岁长文，有些历史情况，如当年安源工人之“左”，武汉工运之“左”（大革命时），过去都不甚清楚。关于“大革命”时期之“左”，应当如实写来。

下午两点到办公室，六点回家。将文集一二卷清样妈［马］虎过目。一些长信件（如《天下名人》方颖——方宗岱女儿来信等）交小贾先过目。

胜利一家来过中秋，小徐买了许多水果点心给我。

晚上校友会林琼来，带《日记》20本让签名。

1998年10月6日（星期二）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

玉珍上午到医院抽血检查，除血脂高外，其余皆正常，这就放心了。

几乎整天翻看报刊。

下午到办公室，游800米。

晚上应陕北人陈海宽约，到民族宫后面的文豪饭店晚宴。陕北饭菜，羊血汤等甚合口味，还有油榨［炸］糕。徐滨和女儿逸［一］青（陈是一起下乡的，榆林的羊毛卖给张家口不给钱，我帮过忙）。

1998年10月7日（星期三）晴

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

上午、下午都清理该剪下的报纸。一大堆几个月积下的。

冷夏电话，晓梦传记已出，将邮寄40本（我与晓梦各20）。文集3、4、5也将寄来。光盘可交南方出版社。

上午朱维扬来，她的书《维扬眼中的名家》厚本，将我摆在第二位。中平也。赠《日记》、《论说文选》。这是一个勤快的记者型。

下午韩钢来，谈“国史馆”人事。邓力群用袁木，使得有林、沙健孙不满。“国史”四卷即出版。胡绳已完全脱钩。他想办民间档案馆。李向前从美国收获不小。我将成也競的全部资料一大皮包交他。随手一翻即发现一篇邓的讲话（关于乔木“一枝笔”），这正是他没找到的。当年乔木批邓是受吴冷西之先揭发，乔不能不讲也。《晚年》清样交他，同经济日报出版社接洽。

薛晓源电话，《直言》十一日可出，定要我十七日上午参加签名售书。去武大只能十七日下午了。

1998 年 10 月 8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

上午同玉珍到人大会堂浙江厅参加国际老年人会活动，由老龄委主持（主任张文范），刘英大姐、陈锡联等参加。王照华等讲话大都一般化。讲了参加联合国老人会，中国的“老有所养、所医、所为、所学、所乐”，很得赞同。刘大姐和中组部、总政老干局长讲了话。最后要我讲，我接着大姐话头，谈了张闻天是到过美国、莫斯科，又犯过“左”错认真改了的人，真正研究经济直到去世前。可是不被重用反而被整郁郁而死。又谈明年五四 80 年，新中国 50 年，又是耀邦去世 10 年。

1998 年 10 月 9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

上午玉珍为我理发。

1998 年 10 月 10 日（星期六）雨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

一早周笃文来家，先交他《贺彪词选》，请他在《中华诗词》上选刊若干首，并写点介绍语。八点半一同到煤炭部招待所，参加中华诗词学会的会长办公会（我是新推选的名誉会长也）。一直到下午四点半我先离去（会期两天）。到强晓初、孙轶青、梁东、霍松林、刘征、袁第锐、林从龙、李汝伦等约 15 人。

孙先谈去年广州会后的麻烦，作家协会最后批准改选，又有“江苏学会”的反对。讨论会后一个时期的工作要点：举办“世纪杯”大赛，诗书画联展，编《中华新韵府》，诗词走向大学校园，等。我发言，谈最好消除一切阻碍，取得和解。“新韵府”是头等大事，李汝伦主办，五年太久，可先出“韵部”征求意见本。走向学校之重要（看到杨叔子长文，极力支持）。大家谈到学会宗旨：继承传统、坚持革新、反映时代、深入生活、走向大众。我还建议《中华诗词》改月刊，少而精，不要印得太密。真正成为团结，推动全国诗词发展的会刊。已有企业家愿意出钱包办一切活动，并盖大楼。

游 600 米回家。

1998 年 10 月 11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

上午王遵笈引高梅（马彬夫人，43 年一起住保安处的）来，她前天送来一个 200 多人的名单。他们多年征集到的。马彬是中央政治学校的（赵超杨同班），也是当年南京学联的。她说最多时有七八百人，我怀疑此数（恐怕也没有一百个窑洞也）。76 岁，尚不出老。儿女都在国外，一个小女保姆照顾，行动拄拐杖。

下午薛晓源、薛京、贾文平同《直言》另两策划刘洪、黄隽青（今日中国出版社负责人）一起来，带 30 本新书。照片近 100 幅，同文章混编印在一起（一种纸张）约 22 万字。定价 29.5 元，印 3 万册。封面、印刷、纸质都属上乘。他们要求我 16 日下午开一发行座谈会并签字售书，在风入松书店。还想编一套随笔，要我承担一本。我意要防止“一些文章炒来炒去出书”之嫌。晚上在一湖南水鱼馆吃饭。

1998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

翻《直言》，照片说明错误极多。

上午吴迈适的儿子（昱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夫妇来，专门游玩北京也。照相馆生意甚好，一年有几万收入，旧社会两个行业稳赚钱：照相、中药铺。

下午到办公室，将改好的本子交薛晓源。说有些错得太厉害，责其没有养成严格习惯，印成书就动不了了。说自己从小就读鲁迅书，写文章受其影响，一句废话，一个多余字都要删去，校对扫落叶，养成习惯。颇严厉地讲了一顿。

晚上招待客人吃烤鸭，小多一家来。小赵到对面计委招待所问好，客人入住。

一早到医院打封闭（见 14 日）。

1998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二）雨

三点半醒来，即不能入睡。四点起床。翻看晓梦写的传记。她说原稿我都看过，但有些章节却陌生得很，也还有错误，如十八号楼等。

龚铁桥来电话（说是反腐倡廉会上见过我）要成立什么老年健康长寿会，有徐信等支持。只好说要出差，以应付之。常有陌生人电话。

上午米山来，送来《海内外徐展堂艺术馆》集，要来拜会我，又有他的哥儿们吴淳（东方拍卖公司）也要来，只好说以后再说。让他谈谈海中情况，觉得王沪宁等人也平平，无甚独到见解，这次抗洪报告由王执笔。江也没甚主见，保持局面稳定。滕文生同邓力群吵过架。他在美国一个月了解农业情况，现仍办内刊。随后李新来，谈到快十二点。谈往事，同邓大人过去可随便交谈。回忆录又出了一本。接着写乔木了。

中午似睡着了一小时。下午到办公室。薛晓源与刘洪来，因中宣部大批《政治中国》，江平、李慎之等文，又批《解放先［文］选》，外文局领导紧张，因此《直言》发行拖后，觉得对不起我。我说这无所谓，主要是编辑校对要严格。对付中宣部要理直气壮：错在哪里？问什么是“反对派”？反了什么？

游 800 米。

1998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三）晴

乃 12 日事：五点起床。略作活动。一早同玉珍到医院取药，并让骨科医生打了一针封闭。因近一两月来，一直腰痛不止。过新华社时，将《怪话连篇》还李普，并将祝他八十寿诗另写了一副。因第四句原来的“依然漂［飘］渺间”太消极，改为“岂能缥缈间”。

上午九点到新华社参加《炎黄春秋》座谈会,到五六十人。大家热烈发言,针对目前形势与舆论情况,今年《春秋》发表了许多好文章，突破了一些当代党史问题。如有关五十年代初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问题，薄一波很是赞赏，特约杜导正谈了一下。戴煌发言，大骂“三青团分子”丁某，又谈到河南那件老村长行凶新村长，后者因自卫而终被死刑。新华社三次内参无用，最高法院说“稿子敌不过票子”。（老村长是大贪污犯，钱能推磨也）。我从《政治中国》一书被查，谈到舆论监督与民主之重要。而问题在“无产阶级专政”导致“一党专政”、“权力专政”、“个人说了算”，不解决这个问题，民主无望。邓大人解决了经济问题，没解决政治问题。1980 年讲话白讲了。耀邦应平反。十五大书面发言，应做第三个决议案，大家要主动推动此事，不能坐等也。

下午游 800 米。

1998 年 10 月 15 日（星期四）晴

服眠药上床。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未作活动。

晓梦写的传记几天来断续翻了一遍，真是难为她了。邵燕祥序言甚好，以《防左感想》作附录也恰当。

上午米山又来，果如所料，要为一亲戚调动向四川组织部人写个批语也。

下午二点到部里，听张全景传达三中全会有关农村工作决定等。关于水利毫无一句涉及过去的反省也，三峡要加紧施工。我的感觉是：农村问题在基层组织，必须消灭邪恶视力，如何解决上亿多余劳力，高效农业等已有认识。

晚上一人事部湖南人来，因精简想调到中组部，为之写了批语。薛晓源来，《直言》可发行，情况不如原来估计严重。宗凤鸣来，谈赵情况，去谈过吴江书的情况，只是十五大写过一信。说赵健民很积极，找过萧克、张爱萍（他们对赵不熟悉）。我说我坚持做第三个历史决议，愿与赵健民共同努力。分析了可找之人，如乔、万，乃至薄（安志文出面）。九点多始离去。

1998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五）晴 飞抵武汉

五点半起床。最后清理要带走书件并杂物（却忘了收音机）。胜利、小多来帮妈妈的忙。

薛京、小赵来一起午饭，菜甚丰富，胜利下厨。赵书利一起送我们到机场，路上只一个小时。机场休息了一个小时。登机后大概机次拥挤，晚飞近一小时，到汉口已五点多。省委组织部与武大校办都有人来接。预先商店［定］住珞珈山莊。刘清比我们更晚点。住 403 室，有阳台面山也。

同潘基踬、沈岳、刘清一起晚餐，潘与婆婆同行（似第一次碰面，二中的，琬姐先后同学），沈带儿子，副校长张富良（候［侯］校长外出）陪我们一起晚餐，热情之至。

潘谈到王茂林同熊清泉矛盾（他当然不知其详），说熊的秘书当长沙市委书记，提出长沙要成为国际一流都市，可笑之至，省人大选举票数少得甚多。对潘说：老同志过不去。

林祥威（带女儿）晚上九点始到。当年 1938 级土木系 3 人，机械系 2 人，129 运动时的“机土二年级”闹事先锋终于 63 年之后又相聚在珞珈山了。

1998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晴

睡得尚好，四点醒来，挨到五点多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山头树长得高大茂盛，水塔看不见了。

上午开会，听几位校领导汇报学校情况。除张校长外，有胡德坤副校长（世界史博导）、胡树祥（教授）、何祥林（副教授）两位副书记。他们几人谈到十一点过。去年换届（官本位 65 岁）精减 20%，换岗分流，减去 600 多临时工。十多个公司，仅养活自己，企业化或半企业化管理。副教授为处级，教授、博导优先分房。学生总共 1.5 万人，教职工 5 千。谈国立（部立、地方共三级）合并大武大（测绘、医学院等无问题），赞成强——强联合，但华中理工多数领导不同意。浙大合并（还得看两年）。湖北中学生考 600 分以上者 8 千人，湖南只 2 千。不准打球。我插话：日本大学 84%为私立，美国 2 千国立，2 千私立，无教育部，教材不统一，各有特色。又谈到中小学乃义务教育，大学非义务，应与社会、企业紧密结合，如何收回投资，吸引投资。培养什么人才？有创造能力的。重视人文素质（武大学生在深圳多，吃得开）。张副校长谈到社会&文学得奖，全国排第三、四位。过去分出去的收回来——收复失地。

午宴丰富。午间休息一小时。下午三点大家一起乘面包游览校区。到体育馆一看。最后到山前，看

望周如松（丈夫乃农大校长、院士）已 87 岁，远不如 93 年来见的情况，说话已迟顿［钝］。1934 年毕业，物理实验助教。

晚上朱九思来，当然不同意合并。他经营华工 45 年，现在仍带博士生，每周讲课一次。谈武大内耗严重，现稍好。

1998 年 10 月 18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阳台小活动。

上午到华中理工大学，九思一直陪同。党委书记朱玉泉谈情况（最近《光明日报》一版有华中理工系列报导）。学生共 2 万人，校园近 4000 亩（有水面），略大于武大。树木葱浓，极力讲了九思之功。已办成综合大学。八十年代初就办新闻系等，教委反对。从生物力学到生物工程，注意前沿科学。许多方面在全国前列（似强于武大）。赵学田老师接来一起座谈，已 98 岁，耳聪目明，声音洪亮，头脑极清楚（问到赵师梅传序言事）。不过当年工厂实习讲师，感谢大家尊师重道。说到潘启先（在苏州）在校实习，做的模型不合格，一脚踢翻，潘受用终身的故事：也学“一脚踢”的办法，企业兴隆（赵老师一次开会致歉）。

潘基踬与刘清发言，都赞成与武大联合，这样便于争取“国立”，可能强大为全国第一。我没有表态，只谈教育部要解放思想，不要管得太死。九思对李岚清“穷国办大学”说法甚为不满也。午宴丰富，大家尽欢。

归途游览校区，到处小树林，如入林区也。

下午四点多《今日名流》副主编吴云真与摄影家黄一瓒来（均武大毕业），为我拍照一卷，吴的父亲为农工民主党，老教授。我的“1998 长江洪水”文将隆重刊出。很同意我的意见。说魏廷铮在美国访问时大出洋相（吴父在长办，已去世）。

六点写字（书记　　回校）（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我拟 40 字：“继承传统、练成锋锷。疆勉学问，陶冶性灵。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敢于超越，敢于创新。培养英才，造福人类。”最后两句，大家拟定。晚宴由老潘作东（黄彰任资助 2000 美元，尚余七千交校友总会）。我将晓梦《有个李锐》传阅，说“我已划句号”也。饭后同玉珍、薛京散步到湖边，甚累。中途休息两次。九点半始归。

1998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一）

昨夜大概十一点半始入睡。五点起床。首先设法通便。补写日记。

七点早餐。张副校长等一一告别。省委组织部来车，派人送到车站。与林祥威父女同行。武昌——长沙普快，沿途停五、六站。坐硬席 11 车厢，秩序甚乱，极脏，列车员从不打扫，随便卖物者甚多。有《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报刊乱摘“奇闻”，一元一本。四五个叫化［花］，还有一神经病叫唤吓人，讲“理论”、“时事”，地上写字（我找列车员送走）。真是“自由化”、“大众化”列车，生平未见。下午一点到长沙。省委副书记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组织部长齐［戚］和平等接到九所 2 号楼，新盖豪华宾馆，住豪华套间（有按摩浴缸）。先吃中饭。祥威饭后离去。（廖汉生、军委一人、邓左等已先到。）柏原、朱正、孙健忠先后来电话，同大姐电话报到。下午看完山东李成森《日月经天彭德怀》长文，较全面。

晚宴胡彪副书记（怀化地书，齐是副书。去过西藏）为主位，组织部长们，杨正午来敬酒（还有几桌）。话旧，去过长寿街衡巷，“很想谈谈”。席间我讲到洞庭湖问题，魏源高见（胡是邵阳人），82 年我谈过湖南问题首在洞庭，七律，并谈及三峡（胡也不以为然）。湖南遵照朱指示退田还湖，25 万人。送

《谈长江洪水》文，并 80 寿诗与胡。玉珍数道我不应谈三峡。

1998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二）参加彭德怀 100 岁会

昨夜九点半服眠药上床，睡得甚好。五点多起床。六点半吃饭，准七点出发。仍由老干局局长吴良彬陪同，乘面包车。有开道车（同军区一大串车出发）。高速到湘潭，共 45 分钟，然后经谭宝路转入乌石乡，八点半到达纪念馆。小休息，然后去会场。整个建筑类似中山陵，远山坡直道向上，经两虎形大门，有小广场，台阶上到铜像台，再阶台上到纪念馆。由储波主持。我坐主席台一排正中处，还有廖汉生（邓左未参加，乃开“当代中国”会）。杨正午讲话恰当。郑培民（副书记）挨我坐（其旁为刘夫生，同我握手后始想起面貌）。郑谈吉林大学毕业学固体物理，71 年分配到湘潭电机厂，82 年挑选上来（经谭伟），甚表亲切。散会后遇彭钢，谈到此次请人之难，只来军委委员总装备部长曹刚川（上将），而贺龙纪念会是张万年来的。还未谈完，人们打招呼冲断。见到彭梅魁，已 70 岁。后在纪念馆参观遇见景希珍，很是亲切，早想来见我也。此后一路参观故居同赵杰兵、黄梅一道，拍照甚多。陈列照片未列入文革挨斗，那位经手者极为愤慨。故居见到万言书埋灶旁处。十二点到湘潭宾馆午餐。由市长陪同。蒋建国讲了杜撰的“故事”（蒋介石派来二人）。饭后到齐白石纪念馆参观。临时挂上一部分作品，内有赝品特指出。雕花木床等物很能说明老人早年道路。馆长赠我复印画一张。回长沙已五点。有一张庆勋（落款“落伍者”）持信来谈。75 岁，南下时在报社呆过，随即分到书店部门。有九思复信。后来从信中才知道仍是 18 级。口头只说来看望。

下午洗喷头浴，两个脚心处极其舒服。

1998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三）

三点服眠药，睡到六点起床。七点半早餐。八点半到湘江边九家湾二妹家（华侨公寓八层，有电梯，现在长沙最上层公寓）看望琬姐。显得老了，门牙已脱落。看到二妹从西安带回的《直言》广告。将《有个》与《直言》展示。忆旧从当年在长沙住过的地方谈起，母亲的借债户有哪些，“杨妈的月息是三分”。三七年五月我离校后，母亲算是挺住了。大妹、毛弟、三妹随后到来。由大妹作记录，谈通寿街同范元甄的第一次吵架，杜子荣（东北同南下的保姆）说钉子碰了铁板。午餐是附近买来的菜，七八样，惜仍过辣，凉了。略午睡，一直漫谈到五点。琬姐钟情于稻田中学的复校，又办了高中，抗战前二中已改省长女中。抗时，她当过桥头河第二临时中学（长沙迁去七所学校）的训导主任（初中部）兼课多，月薪最高。陈大榕等也明知灼姐夫妇是共产党，从不为难。大胖、二胖、珠珠［朱朱］都陆续出生，还为王铁铮找工作，维护了一家生存。真是功莫大焉。

五点半回宾馆晚餐。

晚上杨弟甫来，显然老了，耳朵也背。说平时不出门，一切不问。这次彭总百岁也不能去。赠我一首七绝：

朝闻大道惜偕亡，也算人间走一场。

历尽劫波身尚健，太平盛世乐无疆。（说到延安后，四年挨整）

1998 年 10 月 22 日（星期四）晴

昨夜上床服眠药。睡得尚好。六点起床。饭前同玉珍在院内散步，略作体操。早餐仍由高飞跃（组部办公室付［副］主任）与谢国林（副处级组织员）陪同。外出也由谢陪同。八点半琬姐和王敬之来（王有好三菱吉普，自己开）。漫谈孩子们情况（晚上谈玉珍去美国事，由于身体坚决不想去，难以说服。

觉得我不再去为好，免得谣言又起。）十点，第［弟］甫与曹国志同来。曹送我《萧敏颂》纪念册。谈湖南形势后，我谈百年变迁，应当从理论到实践，对马恩列斯毛与世界有关形势变化作一总的回顾，弄清楚他们对在何处错在何处，包括邓（也是对与错），以便对今后国家与世界走势不再湖塗。杨谈马——毛都不能搞原教旨主义。也谈到专政（理论与实践）乃“左”根。午宴杨坐首席，慨叹抗战前老干部湖南没几个了。

我午休了一小时。下午三点，冰封、柏原、朱正、钟叔河先到，在会客室聚谈。钟送我《庚子西狩丛谈》旧本。接受我的建议写些小文。谈湖南情况，随后孙健忠与　　来（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谈话中心为王茂林湘政 4 年，此人恐是五毒俱全，师东兵住九所有卫兵。还干涉地方人事，人事问题引起大纠纷在长沙市委书记（熊清泉秘书）的去留。大概告王状者甚多（夏赞忠也有说法）。熊清泉背得师东兵所写的一些内容。关于金振林一案等，建议孙健忠盘根追到底。孙还谈到黄永玉向酒鬼厂索款 1800 万事。文人无行之至，应当向社会暴［曝］光，打官司也可。晚宴时将吴兴华找来，他还是 1984 年见过面的。吴在湖南 17 年受大家拥护，“必须先保护好自己”乃实际也。

1998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五）晴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看资料作些准备。早餐前同玉珍在所内散步约 20 分钟。略作活动。

上午楚天书画院李应宗先来，送菌油四筒。潘基踬夫妇来，约定廿七晚长沙部分武大校友聚会。

岳云校长文亚杰与衡山县委书记许祥发来，他们已准备好去衡山一行，还看一船运建设，只能婉辞。校长详谈学校情况。生员就在县境 40 万人，但学生成绩列全省前列，学校也远在明德之前。1500 学生，教师百人，校长为副县长。带来一些现成资料，还有些在学校可摘记，在档案馆和图书馆都有资料。一起午餐，得知许祥发为先进书记，原任农科所所长十余年。极实在。县内不准购小车。

下午琬姐与大妹来，玉珍单陪同洗喷泉浴。三点同琬姐、玉珍到稻田中学，有 30 亩，新建校舍，有足球操场。校长、市教委主任等介绍情况。教材等统得很死。我讲话半个多小时，鼓励培养有独立思考，创新精神人才（教训为志诚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做人为第一要义）。唸了那一段《留美学子给朱总理公开信》，“美国没有统一教材，也没有一个统管的教育部；相反，把教育自主权下放到每一个教育主体”，并六点建议。他们看过这个报导。然后题词：“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司马光语）。还同一百多教师见面，讲几句话。五点归来。

五点李应宗、王杰成与柏原、俞润泉、刘浩［皓］宇、胡遐之、吴幸、冰封等来。俞润泉给一些资料，刘皓宇拟写“廖意林之死”（还想写我与三峡）。李经营书刊发了点财，由他请客。席间我鼓励大家不要作“奴隶”，要“反抗压迫”，冲破检查控制。语较严厉，并以北京人们作为相鼓励。

电视军委纪念彭总百岁。军委寄来请帖（胜利电话告知）。

1998 年 10 月 24 日（星期六）晴

服眠药上床，一点半又服眠药，睡到七点起床。多久未有也。八点楚怡校长龚超来，印出资料多已寄我。谈学校情况，说有 91 岁老校友黄志尚写的献给“母校”传记性十多万字。于是同到楚怡。校前种种饮食杂物摊贩拥挤不堪。学校只一兰［篮］球场。体操厅楼下已租出作仓库，年租金三万，不无小补。经费极困难。校舍极欲扩充，过去努力过没实现，又写了个报告。很重视体育，为体操省队输送 50 多人，国家队 10 多人。世界冠军陈翠婷、陆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为母校再题词“储英源”三首之一。《好习惯》原件找不到了。邀校长回宾馆午餐。

下午三点《湘声报》向继东来，采访我这个“精神领袖”。谈约一小时。极为疲劳。

晚毛际寿来，谈湖南旧派性人事。67—68 年形成的华国锋（山西）底子：董志文、刘夫生、王治国、赵处琪、罗秋月等。李瑞山等调走，原班留下毛致用、万达等。细谈高文礼为首公安系统之抱团。孙国治（河北）与之结合。现任政治［法］书记李贻衡修改履历（三个月雷达学校，改成三年大专），原初中，也是高司联造反头头，拍马上来（拍过毛际寿，时任政法付［副］书记）。还有检查李志祥（初中参军上来）同上李一个类型。湖南政法系统均一丘之<貉>（原文“貉”字空出，李锐可能一时想不起此字如何写了——李南央注）。拍董志文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刘复之要“肃清华国锋影响”，耀邦否了，仍讲一次。于是骂刘。

郑培民晚上来，谈了尤慕群、冰封、楚怡要钱三件事（他的夫人在门口等）。他早知邓“左”延安事。此次在韶山应付。

郭佩珊女儿来麻烦人。

1998 年 10 月 25 日（星期日）晴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早餐前同玉珍在院内散步一大圈。

早餐后,赵培义来,他陪同那位“左王”（说有糖尿病，每天注射二次，共来十人）到韶山。当年毛学习政治经济学讨论会出了本小册子。值得如此游山玩水也。关于王茂林，同张全景略谈（其他人不见，副省级均不见）。其人走后必说三道四都出来也。还传那位电台小姐要带走。

九点到琬姐住处照相。大、二、三妹、毛弟，全家老小都来了，全体又分组，照了十多张。然后到河西毛弟、大妹家参观。毛弟住岳麓书社宿舍一层，大金鱼柜，外阳台扩大一角成玻璃室，窗外有几平方米花草地，种各种花树。“就怕发大水上岸”。大妹居住靠紧岳麓山，外有鱼塘，夜夜蛙声。空气极好。玉珍羡慕不已。归途到交通厅宿舍看望李善民。说话完全没有声音。去年实患动脉肿瘤（几次检查才查清楚），不能开刀（可能与刘明夫病情相似）。仍送我下楼。已 82 岁。

下午黄道奇来，拟请我后天逛开发区。说当年湖南机构改革选上来的人已有 11 人（？）进入中委（如曹伯群现为广西一把手）。现在湖南省级班子多当时上来的。

晚饭后郭正明（零陵、柳州地委组织部长等）来谈 64 军（83 年原班子到湖大学习一、二年后，得“大专”资格又各复原位）复辟问题，排挤新提上来的。薛京朋友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请我们到“茶人轩”浴脚并按摩全身共一个半小时。九点半始归。玉珍是第一次享受。

1998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一）晴

昨夜小便两次，睡到六点半起床。略散步活动。早餐后八点过即徒步到省档案馆。先查看目录，翻寻三部分资料：楚怡、岳云与 1949—1952 年在省委宣传部情况，以后者收获较多。还须再去一次。从岳云竟找到我在初廿二班毕业的成绩单并高 11 班同学名录等。

下午三点前到省图书馆，看名人书刊（张舜微等），还有徐特立 2 万多册书，大概没收来一日本图书室，内多日文反共书籍甚为可贵。有曾景初画室。楚怡、岳云资料多于档案馆，可用者借出几册。最后书大幅：“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午餐多合口味，辣椒已绝迹。下午刘正来，谈王茂林事。原先推荐过进政治局，现已改变观点。关于长沙市委书记（被王免职），熊清泉（做过秘书）并没有参与，反挡过。其人能干，已入选候补中委。王生活作风实不好。随后熊清泉来（黄道奇陪同），大谈王之劣迹。省人大选举时，熊不支持，说过话。王对常委副主任王克英说，我们可以竞选，结果差近五百票。春节带家人去深圳，给朱镕基写信告状。朱复信，说明过去熊接触并未谈湖南情况，而是其他问题（朱与熊在一中同班，朱理科，熊文科），颇

有指责。复信三份，另一致熊，一致胡锦涛。很不以张全景此行尤其讲话抬高王（像“追悼会”）为然。中秋夜带四女到河西极目山莊，一“{耳}霸”（有前科）把门，被警察盘问，导致学生围攻。出现民谣：

财茂色茂唯德不茂，酒林肉林只政不林。横批：王八滚蛋。

还谈到周惠《天道》大家有意见也。我谈庐山毛保周情况。

1998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睡得尚好。上午黄道奇、熊清泉、刘正，我们同乘一车先到世界之窗参观。路上续谈王茂林事，同李瑞环到湘西时，100 所希望小学立碑，大吹王茂林（引起熊问我，李瑞环是否王的后台？）进休息室逼我题词，估计景观定有新意，于是想了两句：（{游}后并说后来居上）

星沙荒地三家用，世界风光一览收。

坐游览车绕了大半圈，利用山形地貌，保留树木并筑水池（增加夜景），加以中外民间歌舞，飞车杂技（惊险之至）很能吸引逆人。玉珍赞不绝口。最大特色为“惟楚有材“大型人物雕塑。我们在毛刘任与三大元帅前照下摄影。古今名人共约 100 位。有炎帝舜帝、蔡伦、王夫之、怀素、齐白石、沈从文等都在内。于是更增加了文化气氛。随后周遊开发区。20 平方公里已开发 16 平方公里，厂房、商店林立，水电先通，道路一贯通，距长沙机场、车站、码头约 8 公里。有一现年产 10 万辆（远景 100 万）摩托车厂。沿途谈长沙县的书记甚保守，不让开发区独立，一切项目要经手批准。于是参观完时我讲了几句话：美国没有教育部，无统一教材，因之教育发达，人才辈出。开放［发］区尤要放手。题辞：谢谢黄、熊、刘。

放胆绘新图，楚材多一流，水深鱼极乐，林茂鸟来留。

午餐特在开发区办公处吃（避开县里的宾馆）。下午两点多回来。五点到商学院参加长沙武大校友会聚会，约 30 人。现在两位副省长（庞　　邓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均 60 年代毕业，分管农工。我讲话谈孔夫子思想仁礼，讲究人伦关系，一直相传：士农工商。欧洲资本主义从商业开始到产业革命。我们曾经士与商都否定了！现在才知道商的重要。晚宴很欢畅。萧大雁下午先来，没有忘记 1983 年的年青干部座谈会。

1998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三）晴

昨夜喝了三杯五粮液，没小解。睡到五点半。早餐前同玉珍散步活动 20 分钟。

上午仍到档案馆查资料，59 年批斗周小舟全套存档目睹，包括铅印“简报”，本人检讨与他人揭发，较重要或我简接有关者统统复印。与薛京工作了整上午。唐麟、杨弟甫多在内，还有些同新湖南报有关。

午餐丰盛，呈辉与妹妹一同，放大玉珍照片多张。为档案馆写招牌几幅。

下午到岳麓书社，社长夏剑钦与唐皓明等很是热情。观所出书库，琳琅满目。要《长沙大火》等书。题辞：珍宝史鉴，繁荣文化，寻踪追迹，面向未来。到枫林酒店午宴。席间谈到愿出《有个》传记，出《近作》包括小妹长文。餐后一同回到九所。出示《开放》及今年几篇文章。接着人客不断。楚天书画院两人（李王）来索字，写一大幅两条幅。中南院三人来，明年五十周年题词，只好打发走，明年再说。杨弟甫来谈为金明写纪念文，于是略谈对金看法。他赞成吴江文章，马克思原来有左。王敬之、二妹来（由玉珍谈）。柏原来谈，接受我那天的“批评“意见，应有所作为，写自己个人经历，并动员写新湖南报反右一案。

忙得头昏脑胀，疲劳之至。

1998 年 10 月 29 日（星期四）多云

上午由按摩师来按摩腰部与全身。

昨夜睡得尚好。早晨六点半开始作字，为接待人（谢国林、高跃飞），罗海蕃秘书（张伟林）、袁合光（薛京朋友）等人写条幅，王敬之一副。为省图书馆写大幅“返乡吟”（湘水波中斑竹泪），写了二张（第二张好些）。然后早餐。

九点多到琬姐家居处看望（玉珍退还二妹送的一万元），谈了一个半小时（敬之反映，我陪她谈得少了），一些琐事。当年同范元甄吵架：没见过这样的党员，“我是到你的家来”（意味自己是出嫁的，你是媳妇），我赞扬她的晚福，儿女如此孝顺（同自己作比，靠玉珍儿女照顾）。琬姐还谈到她的教员生涯，对学生对自己严格，办［教］体育学生，空手起家（唐见奎乃学生，其人想升官），学生有比自己年岁大的。至今看望老师。

十二点前到黄道奇家，熊清泉、刘正，黄的夫人将琬姐（与敬之）接来。熊是二中学生，仍称琬姐为老师。吃湖南菜，红薯饭，很是尽兴。黄托我向郑培元［民］谈星沙开发区事。

午休一小时。整理行装。将中南院材料转储波、庞道休，并写了一信。贾{公盾}的资料也写信转储处理。

下午整理行装。晚宴由两副部长作主人（李英华在党校同二姐有来往）。饭后熊清泉、黄道奇复来，谈省委人事，市委书记秦的出路（要调走）。郑培民亦来，戚和平来，谈尤慕群事落实到底了。冰封事难办，给我一文件。楚怡要钱事再议。八点半一起送我到车站。长沙之行结束。

下午杨正午来小坐，谈星沙开发区应有独立权限，县里不能干预。他已知此情。晚上同郑培民也谈到。黄道奇、熊清泉插话，他们都满意了。

1998 年 10 月 30 日（星期四）多云，到虎门

昨夜同薛京谈他在出版社情况，副编审早已通过。其他四人连论文都没有，都是行政鉴定。他由专家鉴定。编《周恩来家谱》很不易排版。刘俊林其人“左”，胆心［小］又自负。同张全景关系好，67 岁不退，“工作离不开”。

十一点始就寝，久久不能入睡。四点醒来，再也睡不着了。九点四十五分到广州，省委组织部无车来接，幸黄新亚等两车在站门，还有原水电八局的孙圣鉴（广东托源热力设备公司副总）来接。从高速到虎门住镇招待所。书记等陪同早餐。腰甚疼，下车时人们即发现。

十点半到虎威实业公司参观。总经理叶福禧复员军人，团书记。从做豆付[腐]乳起家，惨淡经营，现为著名鞋厂，产值一亿元。工人一千，每人送鞋一双。我题辞：花样競随中外客，名门称道大虎威。

午餐由镇委书记孙耀全，镇长钟淦泉、副书王沛权陪同。谈到河豚为此地名菜。决定晚上都吃（保险无毒）。靠硬座椅午休一小时。下午玉珍随大家去逛服装市场（女士们都大捞一把，由虎威主人付款，玉珍一件未要）。下午同薛京谈回来复职事，他很不满此种“生产垃圾的出版社”。福建将派书取回，未解开即送纸厂。编《邓小平理论纲要》本可大赚一笔，刘俊林又否决（党校编的并不好）。晚餐前朱厚泽、于光远一行来到。晚宴吃河豚，饮五粮液（其实并无特殊佳味）。饭后到我处漫谈，大家决定一事，速编《耀邦文选》，并纪念集。于、李、朱顾问，孙长江责编，薛京参加。

深圳大学经济所苏东斌近去北朝鲜，从北到南，见不到一个西瓜、橘子，全民搞粮食，粮食即社会主义。收割时有武装监视。骂中国为当代修正主义、社会主义叛徒。光远谈，批邓时，毛 70 分钟 120 字，完整句一个：“留在党内以观后效”。长江谈滕文生是文革小组联络人，关锋秘书，一周两次打老婆，实农民也，是他在人大的学生。

晚宴后，为虎门题诗（虎门主人邀吾等共话有感，四人落款）：

风物虎门衣与行，皆云经济正飞腾。
林公莞尔捻鬚乐，乡镇排头鼎鼎名。

1998 年 10 月 31 日（星期六）晴

昨夜最后同胡冀燕谈小贾事良久，还有生活问题，几个秘书要［告］状纸她保存着（将她母亲照弄极好）。司机被撵走。十一点始上床。六点不到起床。腰仍疼。难以直身行走。三人在院内散步近一小时，极累。坐车内休息。因是周末，到宾馆九楼早餐，车库盘旋而上，每层相接，西方亦少见。席间大谈趣事、趣话。光远悄悄告我出联：“孤房独身杨永直”。司机迷路，中途午餐（冤枉吃龙虾，500 一只）。下午三点始到河源。市领导与组织部长（女）热情接待（厚泽来过）。极言引水香港之利（比卖电高一二百倍）。先到新开发旅游区下船游湖，风光美好似胜过新安与镜泊。船上，登坝，拍照甚多，并到电厂一观。装机 4 台，30 万（第四台天津造 8 万多）。

路上与厚泽同车闲谈：他 85.8—87.1 在中宣部。批斗耀邦，6 个半天，邓力群第一个发言，讲四小时未毕。余秋里其次（86 年夏天后即开始）。杨也讲得硬。乔石、啟立等较缓和。精神文明决议时，即攻耀邦，余攻，并未改多少，又说好（此人表演与我观感同）。政治局通过决议，邓说不讨论，陈云仍讲了一篇：①用人。②到处跑。邓木然相对。陈讲完，邓不觉，薄作手示意谓陈讲完了。邓说：我没听见。

厚泽一路谈了许多世纪形势与见解：

20 世纪下半纪人类解决三大问题：原子核分解；卫星上天、登月球超脱地球引力；DNA 生物遗传直到克伦［隆］。电脑数字化发展，大型到微型。日本 80 年代落后。美国一直领先。全球网络化（他已掌握电脑使用全套）。（我同玉珍耳语：厚泽是总书记人才。）

晚餐后写字（车上想好四句加二句）

当年水电开发狂，南国能源最紧张。
世事如棋难以料，新丰江水送湘江。

1998.10.30 首次来新华江，同河源主人交谈，感而赋此（我赞成引水香江，主人刘煌添与吴先祥（水电八局并此事者）高兴之至，乃至送红包与玉珍）当然退还）。

睡前一按摩师来治腰，作全身按摩并脚部。约一个多小时。十点半始毕。

——————————————

在虎门见到孙长江时，他谈到同一些人议论起我这个人时，说关于人的魅力，我身上三种具备：人格、智慧与形象。真是太抬举了。这回又感到中青年尤爱读我的书，更应该作为一种鞭策也。

——————————————

厚泽说胡锦涛在贵阳时反映：男女老幼，调查研究，滴水不漏。实质无所作为。

1998 年 11 月 1 日（星期日）到广州

五点醒来，五点半起床。腰部仍抽劲［筋］似疼。略作活动。十点始出发到广州时正午。住迎宾馆。大家都关心我的腰痛。决定明晚回北京。下午四点后到龙源热力设备公司，董事长张小东、副总经理孙圣鉴（均湖南人）等热情接待，谈到三年翻三翻产值一亿，目的在“还地球一片兰［蓝］天”。设备热效率为 93%，如冰箱柜，使用极方面。现在又出国考察弄回焚烧垃圾的技术设备。从而谈到可向西方国家“偷”技术资料。集团中皆高知，有 8 个教授，团结一致，管理严格（损失 10 万元退辞）。我说：贵

集团各方面忧［优］于“敝党”也。谈到从优秀企业家中出大人才，以及党的干部政策要大改变问题。最后题辞，主人满意之至。

1998 年 11 月 1 日在广州得闻龙源热力设备公司主人介绍该公司创办情况及努力方向：还我一片兰［蓝］天，深受鼓舞，真是感君不奏前朝曲，早唱新翻杨柳枝。特以唐人诗句赠勉：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慎勿作桃李，愿君学长松。
别栽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六点在大厅遇见省委组织部杨部长等 4 人来看我，到房中略谈，客气一番（说在车站未接到致歉）。晚餐由里利保达油运有限公司老伴陈映波在国际大酒店请客（黄新亚朋友），吃了一碗燕窝羹。豆付[腐]等蔬菜极佳。喝酒 4 杯。最后黄新亚唱陕北民歌，厚泽唱“莫斯科郊外晚上”，达到高潮。

九点回来同冷夏谈，16 本书封面上印出样张。《有个》又给 6 本，三本送朱、孙、黄，一本送薛京。冷夏告知港报头版报导袁木自杀，引起我们议论，很是怀疑。长江说他在学校讲课，400 元还多也。

厚泽谈他在总工会的作为。

1998 年 11 月 2 日（星期一）多云，回北京

睡得尚好。可盖毯子。腰部抽筋剧痛似已停止。

六点起床，洗头。前市委宣传部长（厚泽朋友）请吃早茶。谈李长春来后形势。反腐败大概带出一些要员，属于最上层者自难以曝光。那位黄丽满管意识形态。《南方周末》频受警告。厚泽议论纵横。

午餐吃到二点多。略休息。洗热水澡，泡了很久。不断来客人。省委组织部送礼物，并送到机场贵宾室。虎门主人与热力公司主人都送到机场。七点半始起飞，迟飞一小时。过十点始抵京。赵书理［利］来接，正好送长江夫妇。回家已十一点。胜利在。一大堆信件。北京并不太冷。

1998 年 11 月 3 日（星期二）晴

服眠药上床。六点半起床。早餐后到医院，腰部并治牙、照片，理疗科电疗。明天还要空腹来照 B 超等。大概腰椎骨等有些问题。

隔壁老刘来大侃一阵，说遇见秦川，明年经济危机。下午到 24 楼调查，袁木一家一个礼拜无人下楼。电话不断。光年 85 岁，明天做寿。胡冀燕联络明晚与任仲夷聚会。

下午三点李郁来，谈两个多小时。中国政治改革程序：

1. 政府改革，廉洁廉价（现在养 3700 万人，为旧时十倍）。
2. 党组织社团化（不能两张皮，权力归于国家政权）。
3. 党政合一，党的最高领导通过合法程序为国家领导。
4. 军队国家化，解放军为国防军。
5. 司法独立，宪法法院（小政府，党精简）。
6. 人大权威，民选，通过法治走向民主。突破官本位。

过去精简不成功，因无市场经济。现在精简人员有了出路，可转业下海。政治监督活动（反对党），农会、工会保障，各种社团，技术监督、行业自律（不能专靠工商局），广泛社会监督（非全能组织——共产党要包揽一切）。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产权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无出路（西方经验，日本铁路私有化）。社会有公道可找（现在乡以下多烂掉），拿纳税人钱，创造公平社会环境，法制（治）不能利用

权力致富。朱镕基稽核员制度毫无效果。国企不营利，不能自我发展。国有——民营乃世界经验。国有方向——萎缩。西方 1/3 政府，1/3 企业，1/3 工会，控制财富三大势力。中纪委不能代替法庭。资财为何外流①公款吃喝玩乐，②财产意识不安全，于是超前消费。政改——公有制改革。本世纪教训：政治权力腐败——群雄逐鹿——权力腐败。不能再走此弯路。

毛——文革形成谁都可整，一律平等，唯他有最高特权。市场化过程不能重建等级制度，平等公平竞争，参与者机会均等，以避免大乱，避免等级。和平演变、演进问题在既得利益者不愿改（权钱交易）。

朱琳走私南非珠宝，深圳有一伙人（王众吾调京）。

江有开明一面（内外压力），望下台前学蒋经国。方针乃：主要是权力稳定，以此为先。如不进行政改，即无稳定前提，且无邓胡赵的冒险精神。稳定五年，怕六四震动，因而保守。

保守势力——左爷，宋等计划派，太子党（变化中），一批小革命家（有要求独裁者）。

如腐败加剧，不满现状，将酝酿大动乱。陈胜吴广——游民社会。政、商、学、劳、农，大乱与改朝换代，于是又要求独裁。军人独裁，法西<斯>化。西方现在无爆炸性问题，我们有制度问题。古代皇权稳定因素，孔孟之道、官僚制度、选举科举制度等（自然经济）。胡适——问题与主义之争。西方只存在问题，无主义之争（100 年来如此）。

我们 20 年改革，未出现长治久安局面。必须宪政变革，尚未开始政改，宪法乃一纸具文，无法治基础。一把手局面，人治不能长治久安。摸着石头过河今天应出水面——宪政实施。法治基础、人民权力、社会秩序建立（各种社团力量）。

1998 年 11 月 4 日（星期三）晴

五点三刻起床。翻看信件、报刊。

八点到医院。B 超腰部，无问题。于是玉珍放心了。昨天片子也无大问题。仍理疗。回家将报刊整理好。十一点半到东三环上海大都会（扬州菜）参加张光年 85 寿宴。两桌，男女分开。任仲夷、光远、李昌夫妇、秦川、胡积［绩］伟、郑仲兵、童大林等。张锲主人。光年讲话，没料到能活到 85，平常不大注意年令［龄］也。席间主题为乔木其人。光年讲乔的儿子事，给小平写信求援，又在小组会大讲古代整肃不避皇亲国戚，“难道我们还不如封建朝代!”光年揭发其言行不一。仲夷谈陈元［云］批示翁永曦当年报告 12 个字，反对改革开放。批广东，项南耳语：福建陪榜［绑］也。我也谈陈说：党内两个最优秀知识分子代表[14]。

两点半散席，去文津街，游 600 米，洗了个用肥皂的热水澡。

晚上到西苑饭店任仲夷处应约闲谈。光远与我两对夫妇，厚泽，郑惠先退。段君毅中间坐轮椅来，完全湖塗了。谈形势看法，可说喜忧参半。我谈到朱四面出击，不是大事件件落实，三角债有教训，令人担忧，8%实办不到。仲夷谈陈云旧事，对翁永曦报告的批示，反对改革开放。[15]邓力群已公开反邓，说人民公社好，河南那个榜样村好。

1998 年 11 月 5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一早同玉珍到医院，空腹 B 超，同体检时一样，玉珍放心。又作理疗，电磁腰部。

[14] 即：胡乔木和邓力群。陈云认为此二人是党内最优秀知识份子代表人物。——李南央

[15] 大概是在 1979 年，黄江南、王岐山、朱嘉明和翁永曦四人写了一份报告，通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王岐山的岳父）上呈中共中央，报告中流传最广的是八句话：“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陈云看到后极为欣赏，在报告上批示：“一个学工业的，一个学农业的，写了一份很好的报告……”

翻看报刊，积压太多。

下午游 600 米，洗热水澡。因修路，将停关好几天。

1998 年 11 月 6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上午到医院作核磁共振，腰部。下周三才能有结果。

下午延滨和胡德平来。原来李昭让儿子来，接受开导。当统战部副部长，免了工商联职，李昭向李瑞环写信质问。母亲较厉害，给江信几条，原来德平信未用。（对耀邦事有个正确说法，受牵连人朱厚泽等要平反等。）

我谈到同光远等商量为耀邦出文集并纪念文集事，必须快落实。同时给李昭电话。下周一二约定去谈。德平性格不果断，办事多犹预［豫］。他对形势也不乐观。谈李瑞环关于水利有个说法，赞成搞上游，钱正英沉默不语。

晚上李郁来，交我他与韩钢拟好的序言稿，过目一下，恐难为用。

当去电话朱正，请他拟几句。

1998 年 11 月 7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没有作活动。翻《有个》传，觉得作者如此写来，真是不易。

上午十点李昌夫妇来，南京陈靖老红军曾重走长征路，写了好多诗文，结集要我写序。他们也是老熟人，特将其中几章带来交我。李昌在祝张光年 85 寿时的对联：“为报党国立大志，肯将衰朽惜残年”，要我改上句，只好答应（冯兰瑞暗示上句不通）。陈英茨同时来，送我药酒。玉珍回赠人参。

下午一位武大校友李泽中在复兴医院住院，突然找来，大侃张闻天在经济所旧事。他是该所的，曾同张接触，同孙冶方要好，等等。恰好张哲民应约前来，李只好辞去。

张谈孙友余去世前情况，十多年的心脏病。他们一批人看好我的“文章和作用”，想上书言事，反思 50 年的教训，必须政治体制改革，否则党将复［覆］亡，甚或将出现动乱。联名上书要以我为中心，他们有 30 人左右（浙大与上海地下党老人），有院士。他留下孙的最后考虑问题（上书内容），颇似遗嘱，以及其他几篇有关材料（二件是孙写的）。孙写的东西他正在整理。张是一个有心人，同玉珍关系甚好。他认为江和稀泥，对政改不讲话，掩盖矛盾，必须从外部施加压力，加强舆论监督。逐步改，混下去不行。49 年掌政权后，即将七大全部抛弃，搞封建专制的无产阶级专政。王光美文章写到八大后第三天，毛即推翻决议。

1998 年 11 月 8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做了一次摇摆活动。

《有个李锐》基本翻完，小有技术性错处。我给晓梦的资料，除日记本外，似未全部退还，还有不少人写的信件，资料，我还可以利用也。

胜利一家来，中午吃饺子。快棋几局，我先胜后败，不能统观全局，过于好斗，还有轻敌之故。胜利比我长进多了。

翻完两本（8、9 月）《争鸣》。

1998 年 11 月 9 日（星期一）晴

两点服眠药，六点起床。餐前作摇摆活动半小时，下午又作半小时，治腰疼似有效。八点半到医院

作理疗。

九点多到办公室，处理一些信件。小贾仍在病中。午休后同张洁瑜谈小贾调换岗位问题。因他曾向人吐露调部是有另外安排（即干审局曾要），同时薛京在党建出版社很有意见，不安于位也，仍愿回来。又谈到我的部级问题，她认为中顾委身份即可（只有四人），别的可不提及。看来似已有共识。此事不解决房子也无法解决。又谈及广东人事等，她说甚为复杂，可以不谈。黄满丽［丽满］其人，刘泽彭曾扬言，江为什么反我，就是要将黄任青干局长。刘与曲维芝极密切，而曲、黄有矛盾也。她从而浩叹这一代青年太难了解掌握也，认为非我们老一代所能设想。至于王茂林，调京搁置也。

崔军来不遇，留下一件广东一水电干部打官司材料，记得早已转梁灵光了。崔又反映邴凤山言，水电学会要开长江洪水座谈会，因李鹗鼎不赞成作罢。李认为李锐偏激也。此事小有意外，对此人早有看法，但不料如此距离。

德平电话，星期二上午去他家。同光远商量，孙长江也去，即同孙通了电话。

1998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二）晴

二点半醒来，服眠药，久久不能入睡，腰也疼，睡得不安稳。六点起床，看李郁留的序言草稿，不能用得重写。

孙长江九点来，一同到李昭家，光远已先到。在客厅等候主人（吃罢早餐，德平在打电话）。在谈出文集正题之前，光远谈知识分子问题，也认为毛一直在搞农业社会主义，贬低知识与知识分子，为什么到此程度？我说“士农工商”，士与商都不要了，如此折腾 20 来年。邓算是解决了经济问题，但政治及体制仍原封未动（三个人即三代说了算的“遗嘱”）。李昭来后，谈到我们的设想。她谈自己给江信，并无正式答复，而且江还对人说：胡有错误。她仍认为赵在生活会上谈信的问题，似乎赵是最早要拉下胡的（我说 1986 年夏老人们已在北戴河定计了）。后又谈到德平撤离工商联与任副部长事，是由于经叔平告状，不能合作。向李瑞环写信后，李来看了她。此事还经过江（我看是一种照顾了）。关于文集，张黎群、李公天等早在筹划中（长江告我，李公天不大行）。既然这样，我们配合就行了。资料问题看来也难求了。

晚上写《乌昼啼》序言，还留一尾巴，到十一点。

中午应邀到国院二招吃饭，那个广东的蔡胖请客，谢绍明电话催几次。认识一个青年经济博士范恒山（国务院体改办），略交谈，有共同语言。第一次听到芦荟的广大用处，美国有 1500 种制品。

1998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三）晴

服眠药上床，六点一刻起床。八点半到医院理疗（最后一次），随后到办公室。廷栋、雨亭、小曾来谈《组史资料》出版事，金松林又推一个月看清样。明年五月定要出版才是。十一月下旬开次领导小组会。

高检来人交《李六如传略》稿，谈李老一生，他们也有同感，想写一本长的传记。

回家午餐。午休一小时，将序言写完，约 1700 字。

陈琼芝来，谈她的教授评定未通过问题，戴文葆、钱理群等都为之不平。鼓励她“打一场官司”，由她自己写一篇东西。认为储平其人甚为处事不公，“小人”之列也。

丁东来，送《科技智杰》刊物，登了我的《长江洪水》文，第二篇。主编李路阳（女）同来，由他们接手办。丁要去我的“序言”。

晚上李郁来取“序言”，谈同晓梦的接谈，《有个》已交河南，他可以合作快速出版。

随即徐亦儒［孺］来（几乎认不出了），送谭嗣同的书，谈纪念谭100年情况。他宣传我是思想家，我曾说过，100年来，从谭嗣同到胡耀邦（恰恰都是浏阳人）求改革开放的先锋人物。徐同周惠乃世交。李郁谈《天道》一书有个观点不好（此书翻过几页），认为当年我与田家英等知识分子不应闯祸。“老领导”指王任重，“xxx”乃胡乔木（周惠说的）。

徐谈到李鹏写错别字的笑话：

① 安徽科技大学题字：“发展科技，造福人粪（类）。”

② 贵州题“安须（顺）腊（蜡）柒（染）公司”6字错3。

③ 在南京魁光阁题“重建十里秦淮，宏扬民族文化“，徐看了建议撤掉。[16]

④ 1993年题中国国际资（咨）询公司。

⑤ “怅（张）家港”。

⑥ 大湖太桥（太湖大桥）

⑦ 敝（敞）开花钱。

⑧ 给一翻译小本题词：“翻译是加强中外文化交流的途迳（径）。”

1998年11月12日（星期四

昨夜服眠药上床，四点醒来又睡着。六点起床。

上午到办公室，同小贾作点交替，使他安心治病，搞好《文集》清样。

同张全景小谈：王茂林移交会他的讲话，似“悼词”，对王评价过高，湖南反映甚大。他说已有人告状到北京（看来此人调京就搁置了）。自己正部级问题重提，只中顾委一条已可认同也。他也有同感，“劳驾”了。

清理要带走的杂件。

晚上李郁来取走《有个》并《小风波与大悲哀》文。其人就是韩钢告“文革辞典”者。

柳晓昂来，他写了篇纪念父亲（柳直荀）文，在《湖南日报》发表，写得很好。又谈到往事，朱镕基是明后代（十四代），朱家花园，夫人是“劳九芝堂”的。在水电组有两年多。

1998年11月13日（星期五）晴，到成都

仍服眠药上床。五点一刻起床。收拾要带走的资料。真是老了，许多手边的东西都记不住了。以后必须每周清一次才行。

两个小赵一起午餐。十二点出发，40分钟到机场，三环路畅通也。胡积［绩］伟、曾彦修、李慎之、朱厚泽、李锐、谢韬（主人）六对夫妇集中大候机厅，只有曾的夫人是首次见面。幸亏赵书理［利］来，由他交涉，托运好行李，一起到二楼候机室。那个公司的北京张小姐，连“要客”都不懂。

都坐五六排，基本按时起飞。座位太挤。闭目养神，噪音特大。二排客人中头奖（一次机票免费），领奖后见我握手，竟不认识了，原来是马林副省长。

四点五十到双流机场（曾说这是田家英家乡）。公司大面包车来接。一路挤车，六点多才到住处，郊区一个花园别墅群，为河滩地改造。每年只交乡政府6万元，50年合同。

晚餐席上商定日程，只呆十天。

[16] 内秦淮河全长9.6华里，称为“十里秦淮”，历史上以两岸妓楼和歌妓游船为特色。李鹏题“宏扬民族文化”实不伦不类。

主人程世平为四川新泰克数字设备有限公司。知青，只小学毕业，靠自学成才，熟读社科与科技书，通英文，有著作有见解。读我许多书，包括沈鹏书诗词选。

————————

绩伟说，李先念曾宣言：我的 xx 要自由。大概也是上有好者之故也。

慎之晚上（14）给我一叠文章：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我们不得不带着枷锁跳舞》,《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韩毓海）及李泽厚的访谈录等。说汪晖乃新左派，把《读书》引入歧路。

1998 年 11 月 14 日（星期六）多云

睡足近七个小时。五点半起床。七点多下楼在院内散步漫谈。总得涉及我们这个以毛为首的极权社会的反思与展望。议论到对毛最了解的是林彪+康生+周恩来。我谈到毛第一次见到高岗说的话：“我的情况比你好不了多少。”以及向高敞开谈对刘、周的看法，以及“翻手为云，复［覆］手为雨”的做法：太难侍候了。如此喜欢朱元璋。慎之谈到太平天国封了几百万王及王族，农民革命无不起副作用。介绍港书《混世魔王》。

九点出发到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参观。馆的外型就极吸引人，内部构造布置极好，如行云流水也。出土文物可远溯商周（三千年前），有世<界>影响。五个展厅，尤以青铜大立人，神奇面具、神树，以及玉石器，七十多根大象牙。发掘者与研究人员建馆者都认为是“大型祭祖坑”，属于古巴蜀文化。接待我们主人程世平则持异议，说可能商纣时北方南下遗民作为祭祀（最高国主一级）是无疑的，但其真貌究竟如何尚待研究。慢慢走观。吟得一诗（“扬长而去”也）：

远怀商纣可南迁？巴蜀人文别有天。
千古兴亡多少事，宝堆三星问疑难（谜）。
（第四句原为：三星堆室问谜难。）

归途又参观新都宝光寺，看五百罗汉，无不栩栩如生。此寺书画甚多，文化气味浓厚。所谓舍利子实难说也，

回住处洗淋浴。看完慎之近作《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写得甚好，针对性极强。

1998 年 11 月 15 日（星期日）游客日均千人

四点半醒来（昨夜十一点上床），复又睡到五点半起床。餐前同厚泽在院内散步，他谈到调京任中宣部长过程，还经过邓力群的“考察”。认为他的两篇报告（刊《理论动态》）不错。因毫无精神准备，耀邦问及“施政纲领”时，无言以对。早餐时，老谢谈到去重庆下三峡的计划，大家同意。

九点出发，遊望丛古词［祠］。“德垂揖让，功在田畴”。望帝将权移交宰相丛，丛开辟农田，为都江堰工程之祖（只是一种传说）。接着遊农科村，共 86 家，昼不闭门，夜不闭户，家家装饰得可接待游客。盆景、花木、瞩目皆是，小桥流水，如在画中。真是令人心旷神怡。一路吟得两绝，与谢韬推敲。卡拉 OK 在路牌上标明，路过几家都有人在歌唱。创始的第一家规模较大，悬挂书画，并非俗品。还有一根雕之家，大小作品置诸案上，从不怕人顺手牵羊。此村无脱产干部，每家收入高者百万，少者十万。真是一种“共产主义”世界也。随后到中华盆景园，产品销国内外。县委书记（还有宣传部长）陈争鸣（讲师）接待我们，谈郫县四十多万人的现状与发展计划，经济排在全省县的第四位（最后节目为我作字）：

小桥流水旅游家，卡拉 OK 满庭花。
户户千姿还百色，引来老少笑哈哈（要客）。

德赛先生拜望丛，交班揖让立农功。
不堪回首今朝看，何日何时进大同。（第四局打油原为：有愧前贤毛泽东）

并跋：六对夫妇应主人陈［程］世平、张祥慧夫妇邀请，感而赋此，二李提句，李锐书。

还有一联赠县主人：平生一快豆花席，其味无穷麻辣香。

午餐吃豆花席，调料摆满一桌，有五十多种，让豆付［腐］吃饱了。

下午四点后，程世平来谈了一个多小时。他的父亲原在国民党搞电信技术工作，2 个哥哥现在北京、湖南科技研究部门任院长等。因此家学渊源，自己先对社会人文有兴趣已出版两本书（送我《文明之源——论广义的宗教》），还有论世界各国政体的书，哲学思想二元论，精神、物质互相结合，难说何者为主，宇宙起源无始无终。从文化批判研究毛。这是一个学者型的实业家。

小赵弟弟来，玉珍介绍与程，解决就业。我慢待了，引起不快。休息时始谈开。我之不快，因带来礼物，花兰［篮］也。

夜观《彭德怀》电视剧第 6 集（最后一集），周惠镜头甚多，我有两个（是否丁某砍掉一些？）将毛、彭做了对比，“大跃进”的两种型态，也保留文革坐飞机的批斗镜头。可惜去世前之惨苦未能留下一点形象。其实将医院窗户都糊住的黑暗病房照下，就能增加印象了。

谢韬、绩伟夫妇特上来，就彭剧谈到十点。

1998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一）晴，真感冒了，复［服］各种药

昨夜服眠药上床，睡到六点起床。看慎之给的资料。在院内散步，有大雾。

过了九点才出发。参观永陵——前蜀国王（847—918）王建墓，地面大石窑洞墓，长 80 米，高 15 米，全国首位。以土垒筑，曾被误为司马相如抚琴台。王为唐宫廷禁军宿卫将军，保境、安民，发展生产，“天下富国”，“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地宫长 31 米，内径 23.4 米，内室高 6.4 米，宽 6.10 米。墓座周有 24 伎乐，20 种乐器，棺床为佛座（古代认为人{间}皇帝即佛），中置半人高的王建石雕像，乃唯一皇帝真容像，国宝级文物，有玉大带、谥宝（大印），其钮为兔头龙身（王属兔），哀册（悼词）和谥册皆玉版简册。墓旁建博物馆，90 年代初建成。随后乘车绕府南河一周，共耗资 30 多亿，迁移 10 多万人，沿河成公园。在两河交会［汇］处，双阁亭一览形胜，并到展览处听讲解。永陵参观时，博物馆一摄影师知我其人时，特说明他是毛泽东的崇拜者。慎之说，现在年青人中有一批这样的史观者。

晚餐前大家座谈一个多小时。确定不去重庆了，在此也不超过十天。然后漫谈，绩伟发出他的为六四平反文，一致认为应有一正式建议，站在维护核心求稳定立场。慎之说，可如此表达：毛解决了民族主义，邓开辟了民生主义，希望当今解决民权主义，从而走上特色大道。我谈到如何具体操作，并谈到同李昭谈话情况。现在对耀邦半开放，可不提赵。但六四必须解决也。

晚上同厚泽等到三层打乒乓球和台球，尽兴而返。谢韬舞剑，健身活动等似年青人。

1998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二）晴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早餐前在院内散步，略作活动。

上午漫谈，绩伟为六四平反文章作具体建议，从释放“犯人”与解除禁令（国外人士）入手（《开放》11 期）。我认为舆论要造声势（谈六四情况尤其谎报军情），具体建议书由最权威有影响老人具名为上策。此事与政治体制改革分不开。传说杨尚昆有最后一次向江朱谈话：第一是团结问题，还有腐败问

题，没有办法，群众已失去信心。向朱：反映好，寄予希望。朱表态：能力不够，困难多，在江领导下，尽力而为。杨还要求过一次组织生活，到老军头等，提出八个不放心，除团结、腐败外，六条未传出（李鹏未参加）。军界青年上书：经济市场化，思想自由化，政治民主化，体制多元化。既然参加了《人权宪法》就得有几条保证。

（午休睡着一小时）

下午四点续谈，慎之（上午未参加）：中国真正法治一万年还难办到（人的素质问题）。孙长江对李泽厚说：你不是告别革命，而是靠向专制。心中只有冯友兰与自己。千万不能搞天下大乱，否则绿化、计划生育都泡汤了。和平演变党内要变，建议书从争取主动、向前看出发，拥护中央稳定而解决六四问题。我谈到知识经济、科技与人才第一，团结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知识工人为国家依靠的基本"阶级"）。慎之还谈到五种思潮：①官学（龚育之、郑必坚、邢贲思等），和合哲学（程思远），"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浅薄而无害。斗争哲学的对立面。②极左思潮，精神领袖邓力群。③狭隘民族主义，季羡林（钱理群向季开炮），《中国可以说不》，利用李约瑟之说。④新左派（后现代），林春为代表（林子力女儿），中国已有自由，最大问题在贫富不均。⑤改革派（包括吾等）无社会民主即无党内民主，无民主即无社会主义。慎之高举自由主义，第一自由，第二平等。我说，还是民主第一好。小平有言，影响广泛，名正言顺。而自由主义易生歧义，易遭误解。自由是实质，理论核心，而民主乃实际操作。总之以改革求稳定。

1998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三）多云、晨大雾

六点起床。餐前院内漫步。

上午一起漫谈。由于程世平书中有个观点，刘比毛更"左"，引起大家谈毛的历史与文革过程。主要是慎之、厚泽与我谈。谈到当代四川袍哥问题。张洪保其人，"骐麟"、青帮、五斗米教，原始状态，买彩票挤死人。

1）气功，有私刑，有一套礼仪，还有各种功派，相互有认同感，凝聚力，邪教也。

2）斩手结盟，成百盘根错节，农村可怕。所有农贸市场都有黑社会，同公安连成一气。一旦风吹草动就可怕了。野心家、黑马，内外勾结（左宗棠是袍哥大龙头，孙中山也利用的，刘文辉、刘湘无不如此），四川是青帮系统。

香港接收了黑社会（何　燊）（原文此处空字，此人应为"何洪燊"——李南央注）董竹君打通了杜月笙，都是司法不公的产物。袍哥现代化，香港人认为，"毛为黑帮大帮之主"。三角债，讨债公司效率高。

忠义信——亚文化。毛是党文化（第二文化）系统头子。马文祺曾是潘汉年下级。

红党——白党——防止变黑党。"党文化"研究乃厚泽提出。

关于六四上书，从摆脱国内外被动局面谈起，谈定由慎之起草，交厚泽打出，我定稿。

感冒已成定局，几天吃了各种药，现已有浓痰，玉珍有点埋怨我谈得太多。

晚上在邻楼一层卡拉 OK 厅唱歌跳舞，厚泽与谢韬夫妇最为活跃。厚泽是好男高音，程世平晚来，也唱了好多首，属中音。我只能跳几分钟了。

慎之有一言甚当，厚泽小我 15 岁，因作继承者保存下来。

1998 年 11 月 19 日（星期四）多云，起身回京

五点半醒来，即不能入睡。六点多起床。

早餐前后聚谈时，厚泽建议，今天下午即飞回北京，大家也是身体第一相劝。最后决定换机票，厚泽与我们同行（他的夫人昨天先回）。

在门厅坐谈时，主人拿来漂亮的签名簿，临时口占一绝（晨起先想了前两句）写上：

杏林小住绿园幽（此处名“杏林绿园”）
巴蜀文明七日遊
旧雨新朋朝夕聚
谈今说古实难休

答应给主人写的条幅只能回京再写了，很是抱歉。还认识了省党校校长刘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同厚泽 80 年代初在中央党校同班，他与程世平一起送我们到机场。吃了一碗面，一起小谈一阵。刘在研究怎样成为执政党，是个好题目。我谈到毛是从“痞子运动”开始，经高度发展“痞子运动”结束一生战斗的追求，留下一个大烂摊子。我还谈到要说阶级的话，今后决定命运前途的阶级应当是知识分子和知识工人。所有的工人、农民和社会成员必须知识化。人类历史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高尖精技术及其传播决定经济发展，关涉到一切生活部门。一二三四产业无不如此。也影响人类生活方式，包括教育与办公制度。

四点 20 分抵机场，即去医院。查白血球不太高，血压正常。樊大夫看的。取药回家，于是玉珍放了心。

1998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五）晴

昨夜睡得甚好。大概是前夜睡得不好之故。七点一刻始起床。

整天在客厅度过，坐沙发看报刊，按时服药，电话全由玉珍接。只有一个湖南长途（第二次）谈气象防洪资料寄出，我收到未？此事已经忘记。冷夏自港来电话，那篇总简短介绍记得加了一句，说两天后再来电话。

上午十点半仍解手不了，让玉珍用了水剂开塞露才通便，下午又一次。多年少有之事。

《读书》11 期费孝通文：“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认识社会、认识世界，也是在认识自己。费的新书《从实求知录》，从实际中得到知识的经过，即 60 年求知过程。1995 年感到老了，力不从心。“我这个生物体和在人文世界里形成的精神要求合不到一块了。”但“老而未死”，于是考虑“身后之事”。“社会继替”即新陈代谢 metabolism，写反思文章，自己看自己，写过什么，对不对，进行自我批判。也写过《我看人看我》，人家怎样看我，我的文章起过什么作用。影响过的老师，吴文藻、潘光旦，三 4 外国人。为吴写过“开风气、育人才”。吴提出：社会学中国化，人类学与社会学结合起来，从实际调查中出思想出理论。潘是“两个世界”：人同物的关系，人同人的关系。怎样理解人文世界？太史公：究天人之间，通古今之变。人同自然界关系，人有能力从自然界创造一个人文世界，文化乃人造之物，利用自然以取得人的生存合发展。Malinowski 反感殖民主义，想保持土人的原有本土文化，如费自己 1957 年心情想凭借自己知识改造天下（M 热心于应用社会学），变唐吉诃德。M 看到了文化迁变现实，写出《文化动态论》，从静态分析转到动态，全从实际出发。今天的人类学，社会学主题：处在一个怎样大环境，看清楚全人类文化怎样变化，从实求知。从 20—21 世纪过度期文化变迁。20 世纪是一个世界性战国世纪。一个个分裂文化集团联合，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多元一体国际社会。人类文化处于世界文化统一体形成前夕。共同生存，和平共处，互相合作，关键又何在？M:人类必须有一个共同一致的利益，文化才能交流融合，霸道虽统一了天下，王道才能使天下归心，进入大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1998 年 11 月 21 日（星期六）雪

睡得尚好。六点半起床。窗外飘雪。几乎下了一天，（报载 6 厘米）。

看戴煌的郑州市郊西韩砦村组长曹海鑫被错杀一案的控诉状（《蓄意善恶颠倒的公检法》，共 16 人签名，有李普、秦川、杜润生、邵燕祥，温济泽等）。此案反映吏治的腐败，知法犯法，钱大于法，基层组织的腐烂等等。又翻他的《直面人生——采访实录》一书，其人是个一辈子讲实话真话，以身试“左”的人。党天下有这样一个记者，真是不易。

感冒没有好，依然痰咳，无力。上午体温 37.2℃，下午四点退到 36.7℃。鼻涕仍不止。

由于仰首咳痰，去卫生间时，自己也弄不清楚，扑通一身［声］，后脑着地，大摔了一跤。玉珍和朱嫂好不易将我扶起。左肘也着地，当然疼痛不已。黎澍也是这样仰首摔后脑的，“老人就怕摔跌”，我算是实践了一次，也是平生第一次。有这一回经验到好。

收到汤洪熙信，电视见我有感而写，谈到下面浮夸虚报，干部作风不正。

晚上看电视到九点多。

1998 年 11 月 22 日（星期日）阴

昨夜痰咳不断，四点后，只好靠床而卧，断断续续睡到七点多起床，感冒经验，不过十天不得平息也。

整日无力，略翻翻报刊而已。

玉珍整理上次南行寄来的杂物。胜利来帮助腌白菜一大缸。

手谈二局，总爱强攻，结果被钻入后方空地。翻买来的《围棋天地》，得摆子才能看清。

夜观刘少奇电视剧最后两集，端出历史真象［相］，毛的镜头淡写过去，无言的抗议也。少奇最后给毛写的信保留着，章士钊的信也在，还有违反宪法的镜头和关于“文化大革命”“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响亮话音。对比之下，彭老总最后的惨状“实录”不够。

1998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一）阴

昨夜又痰咳不已，仍睡得断断续续，奇梦极多。如一大叠白纸，为男女速写，一张不得，过粪便淋室，观人游泳作战，等等。

上午到医院看内科，姚大夫让照胸片。肺部正常。又看中医，觉脉弱。遇王国权 87 岁了，李大夫认为身体比我好。开了药方并成药。谈话中还说《彭德怀》电视剧中见到我的。于是谈讲真话多么重要。看来彭、刘电视剧对群众是有教育意义的，尤其认识毛。

仍坐客厅看看报刊。邵燕祥关于“神化”文写得极好，直指毛而言。《同舟共进》首屈一指。这张批毛的门是半打开了。张扬写耀邦文也甚好。他俩属文艺界思想水平最高的少有者。

1998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二）晴

睡得尚好，仍有痰咳。六点半起床。

上午薛京、程湖来，吃过中饭，近三点始离去。主要谈小贾情况，为人不真，可能有时自己也知道在说假话也。为己过于机灵，围着人事处长郭鲍姿转（如送礼物）而立竿见影。从我向陆沅问洁瑜家中电话（陆又问贾）而警觉欲调离，向程、薛打听并求美言，说自己如何尽责，看了多少书稿清样等等。也都承认他的秘书能尽职。

程湖还谈经济形势、金融神经及陈元作风（只谈经济不论政治紧跟朱）。人民币不致贬值。

老刘建议用平［频］谱仪照喉部，晚上试了一次，颇起作用。

1998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三）晴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上午客人不断。

戴煌来，取走郑州冤案件。我写了几句话，由此可知党腐败到何种程度。薛京来，随后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同河源河一深供水办的李伟伦、八局的吴先祥来（在河源时见过）并携市委杨华维的信，说我的四句话（主要是“新丰江水送香江”）起了作用。带了一叠材料，要我致信朱总理。香港出资，但怕得罪广东水利厅的地方派，厅长已 60 岁。深圳水库被污染至极，第三期工程不该做，解决不了饮水问题。我让他们先拟个底稿。

黄乃来量血压（正常）。交我刘源刊在《团结报》纪念父亲的长文。文章评价了少奇一生功过：长于、善于批评，敢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几乎从未整过同志。勇于纠正小过，不至酿成大祸，犯错最少。但也出过大错，陈毅、饶漱石分歧认识全错（到陈家多次悔过）。两件大错：大跃进及三年调整不力，原是被动消极的，曾力图紧跟，去积极理解，一度倍感兴奋。庐山坚决反左，终于支持反右，是第二号人物，责任重大不可推卸（这场灾难尚未深刻总结）。同毛说过：“人相食，要上书”的。后作“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讲话。很早认识文革之错，抵制不果。（积极搞“四清”，“割封建义尾巴”，抬来毛的“反资义复辟，割资义尾巴”。）作为世纪伟人，刘不应随毛错误一味发展，也不应对其后果一味无知，毛最后得以驾凌全党，刘不无责任。刘为此付出生命代价。——这些我认为写得颇深刻 。

1998 年 11 月 26 日（星期四）晴

昨夜两点廿五分小解起床，误以为是五点多，结果三点廿五分时，只好服眠药，久久又睡着，怪梦多多。七点起床，整个上午不适，仍有痰咳。

翻翻报刊。翻《反“左”文选》，许多文章几乎如陌生面孔，真是老了，记忆力衰退得很。

秦川来，谈绩伟的夫人如何帮助老胡控制一家，有次还替秦川梳头（不知所措了）。胡是级单纯的人，一往直前，不顾左右。戴煌事他没签名，认为此等事非直接了解情况，不参加为好。

慎之来电话，戴也找了他，建议我不介入，留出余地做更重要之事（为六四平反等）。觉得言之有理。晚上给戴电话，略透其意，过几天再作最后决定。

晚上李可（同《为您服务报》的俞悦来），谈《方法》事，中宣部电话科协，命令停刊。现尚顶住，已有两院院士 238 人支持。光远意见，极力顶住，我也持同一态度，可以向法院控告违宪。可笑的是只电话，而不用文字，实际是心虚得很也。还谈到施滨海一案，六四后施在上海坐过牢，在京早被顶住。可能有“越轨”之处。《服务报》介绍了《直言》，有朱正文，并预告 11.29 日在风入松签名售书。

1998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开始校对晓梦《有个》。

上午同玉珍到医院，查血，白血球正常了，血色素 10.1，也可以。又看中医，已好转，开药七付。十一点始回家。

原拟今天到办公室的，只得作罢。廷栋电话，约金松林谈只能下周了。

戴煌电话，完全同意慎之意见（是心口如一的）。我们这些人不在他那个控诉书上签名了，留着名字派别的用场。其实就他们几个新闻界的人就好。

晚上同郑惠电话，介绍刘源长文，可刊《百年潮》。他说在《中华儿女》上登过。告我邓力群此次在韶山时，强行在滴水洞毛的房中住了一个礼拜，使地方非常为难（已租与一个公司）。此人大概只能紧抱着“伟大领袖”归西天矣。其实当年毛对此人曾三次下令“开除出党”也。（秦川谈过几次，王震新疆一案，毛大怒，习仲勋没有坚决执行命令。）

痰仍多，烤平［频］谱仪两次。

为准备明天下午的会，翻看一些资料，找出陈独秀最后一篇文章。

1998 年 11 月 28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续看《有个》，速度不快，只能挤时间。

上午薛京同河源市人大常委主任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水利局长曹鸿利一行五人来，详谈新丰江引水香港事，留下一堆资料，要我向朱镕基写信。关键在广东水利厅并省府不赞成，四年来香港人急如心火也。题目可做在“香港明天会更好”上。还送我一幅发电站洩洪图景。殷切得很。黄新亚一同来，八局的又坐了一会，送一个录音机。

下午一点半同薛京一起到北大参加“全球化学术讨论会暨《全球化论丛》出版座谈会”，共到 50 多人。同厚泽、慎之、刘吉及主持人坐在一排，对面有北大的赵宝煦、胡代光等北大一批教授，中央编译局来人很多，出版社社长胡文建主持会。（风入松书店王炜也是主持人。）

胡讲：马克思说过一句话“世界一切对我都是不陌生的”。研究共义必研究当代资义，其产业结构变化，德国尤是经济全球化等研究热门之地。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等全球化已延续几百年，现到新阶段。德国有关书几十种，畅销。“未来宣言”，乐观批悲观。资本主义全球化占主导地位，全球各地生活在不同时代，非洲同美国比，距世界大同甚遥远。南北、贫富，“全球化是陷阱”，我们要勇敢迎接。资本、技术利用，“陷阱”是挑战。

厚泽主要讲全球化研究的跨国性、综合性、包容性，各种学术观点兼容包容，各种声音、内在矛盾，不可抗拒，优化选择。如何接受挑战。厚泽还讲到古代游牧民族被我同化。

慎之谈东西文化，中国能否被化，对毛不批透无法全球化。托夫勒第三波文明，总有一天，对第二、第一波发动残酷进攻。人权问题不认真解决，会引起世界憎恶、反感。多元一体化、一体多元化对任何理论应有不放心态度。

我接着厚泽讲，查“左”要彻底，至少 1953 年即已开始（慎之插话，《论人民民主专政》即开始，二中全会进城是搞阶级斗争，同黄克诚谈话）。左爷老讲阶级基础、阶级专政，现在工人阶级中的主导地位的是知识分子与有智识的工人。应当很好纪念马寅初。我唸了一段陈独秀文章中有关民主自由与独裁专制的两段话。我们还要为民主自由而努力，否则谈不上全球化。这个“化”，有被动与主动的问题。

刘吉说，此题全国尚未引起重视。他谈自己经历事。英国航空<公>司原为国营，终改民营，现成世界竞争强手。国旗商标去掉，叫英国的航空公司，国际性质的公司。美国公司问：中国为何不开放保险业，问答中对方理由很充分：“我总能为中国赚钱也，你们何乐而不为？”将来在家能收全世界电视台，不以人意志为转移。

赵宝煦讲，中国当前最重要事是换脑筋。理论也有一个既得利益者，过去权威靠唸一本经（按自己唸法唸的）要接共识之轨。

王炜插空，让我签名 50 本书（《直言》与《反左文选》），本来通告我明天到书店签名售书的。许多人来持书让签名，还有要题字的。

就在校园内餐厅夜宴。我还讲了《方法》逼停刊问题，中宣部电话通知，成何体统。应向法院控诉。

1998 年 11 月 29 日（星期日）阴

四点醒来即未能入睡。六点多起床。续校对《有个》。

上午韩钢来，午餐后离去。也谈到在韶山时，邓力群住滴水洞事（可能没一个星期），使地方很为难。并讲了话，批邓拥毛。所谓国史会，由袁木任会长（紧跟），有林、沙健孙都落选，也未参加韶山会。国史所内部一些青年想离去。“垂死挣扎”（郑惠语）。胡绳大有进步，在《瞭望》刊文，认为毛是农业社会主义。滕某仍是笔杆子。“薄传”由其女儿主持（从国外回来，反毛），将陈伟排挤掉（陈坚持要写缺点，思想解放，为人不行）。江薄互利用也。他有离去之意，去党校，清闲一些。《实录》补充三万多字，主要是大会批判部分。认为六四难动，十六大有无可能，江在位五年难办。

延滨、元元夫妇来，谈河北刘日（《天极之路》）情况。他们认识，认为是个人才，50 岁，意欲我能予以关照。留下刘的硕士论文（谈腐败问题）。谈胡家情况，李昭怕影响我们。张黎群等是写“耀邦传”，有些实情都没同张谈。那次关键的胡、邓、赵、胡（启［啟］立）会（86 年 5 月），邓说全下，赵、启［啟］立不同意（赵还拿着邓的袖子，“我们要靠你”），而胡同意，出来还跟胖子秘书说：邓像华盛顿一样伟大。胖子不以为然，说赵的态度对。耀邦确过于天真。（耀邦同意后，邓才说：我全下，你半下。）又谈王林之坏，整人甚多，陕西结怨。

1998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一）整日阴霾

不到四点即醒来，五点起床。看韩钢补充部分。

上午张志林、宋晓梦来，《有个》由河南出，签合同。晓梦说原稿我都看过，却无此印象。张呆几天，将两部原稿带回。

中午睡着了一个多小时。感冒已近尾声，痰咳基本停止了，仍烤平［频］谱仪。

△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由资义向社义过渡新时代。但对其长期性、曲折性、复杂性估计不足。过去片面强调暴力革命作用及范围、内容，将苏联具体做法视为普遍规律加以推广，直到搞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

1998 年 12 月 1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续看《有个》。韩钢为《实录》增补部分看完。“大会发言”独立一节，甚妥。

上午岳云校友周季辉来，90 周年纪念品，说接待不周，大家不欢。他喜收藏小物品，让我题字“季藏屋”。

下午二点到办公室，同小贾谈，不再当秘书事——为其前途着想。他表示无精神准备也。随同洁瑜谈定。薛京可离出版社。又谈到房屋事，还是部级问题一起办为好（他们找过中办副主任）。谈到六四，她认为当时形势确有“动乱”之忧，如此解决为好之意。还谈到刘泽彭参加了，搞两面派。小贾让他先同人事处长一谈。薛京来，正好三人对面通知了。

1998 年 12 月 2 日（星期三）晴

三点醒半［半醒］小解，再也睡不着，四点起床。翻最近一期《随笔》，张抗抗等几篇文章都好。续看《有个》。

上午九点记协李梅子同“朝日新闻论说委员”渡边齐来。“朝日”120 年，发 20 世纪 100 人，中国

有孙中山与毛泽东。问毛为何反彭，上山前去韶山情况，以及为何发动“文革”，以及总的看法。谈到十一点。介绍他川口孝夫已翻译好《实录》，并送哈佛翻译的《毛晚年左》及《庐山失败》两本书。说毛为日本受欢迎人物之一，年青人则认为是农民领袖——大盗。他的看法是“农民的儿子加皇帝”。同意“斯大林加秦始皇”。一直谈到十一点。

玉珍去张莉家，下午才回来。

慎之下午三点来，为六四向江上书稿已打印好，2 千字。一起研究。绝密，同厚泽、润生斟酌。“吹捧”我，费孝通不干，我最合适。口气语词也非上将（张、萧）也。粗读一遍，腐败问题要加上。邓榕在纽约谈，邓遗言二事：一是五七年，一是六四二大遗憾。江自感比不了毛邓，但总要搞点新意出来（同王沪宁谈）。谈到毛对江青曾言：生前权，死后名。

不用“平反”字，得一个顺天应人的解决。

1998 年 12 月 3 日（星期四）晴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续校对《有个》。《庐山实录》（增订三版）韩钢加的三万多字看完，并全部整理好插入书中。

下午两点半到办公室。薛晓源来。《直言》照片全部退还，从中可找到《有个》中的一部分照片（冷夏未退还）。薛带来 30 本书让签名，都是两本书有关人和编辑局负责人。薛编这样两本书，说明两件事：我的文章与论点有影响；这一代年青人确有思想解放的能干人。

廷栋来谈，金松林还没回京。小曾在编简本。

两本书在近日售书中均名列前矛。

黄道奇电话谈湖南一个外资公司事，他的女儿的朋友要来找我。

上午朱成章来，送书三本，包括港版《论三峡》。谈水利部钮茂生之不称职，谓当前主要工作是“军训”（部系统青年轮流三个月军训，发衣服等等）。另一副部长说：防汛，大家鼓掌。带头一工程师因而被冲［充］军新疆。用防汛款在北京盖防汛大楼（花 4 亿），鼓励小水电同电业局争，等等使朱镕基大怒。因系李鹏推荐，遂调整到河北。汪恕诚在电力部时还敢同史大桢争。又谈李鹏儿、女事。女儿出国花 9000 美元，全部报销，朱琳干涉等。又谈自己当年（1982 水利会议）钱正英想整他，参加水利部批我那篇长文事，拒绝出席，入党后［候］补期因而延迟一年。

夜刘清送来他的一生论述集，照片甚多，自我安慰也。回赠书两本。谈对刘西尧大不满：傲慢得很，并告武大当局。

1998 年 12 月 4 日（星期五）晴

四点后未能入睡，五点起床。《有个》校订全部完毕，开始翻《天道》，有无可用之处。韩钢电话，他要一周后才能回城。

上午清理南房堆在外面的书籍。甚累。

下午到文津街洗了个痛快淋浴。休息半小时后，才敢返回。

维娜、金利从天津来。

晓梦电话，张志林已返河南。为尽快出《有个》，因明年系 50 周年大庆，要报喜也。

收到复刊的《东方》。

1998 年 12 月 5 日（星期六）晴

睡足七个多小时。六点起床。

翻周惠的《天道》，小有可以摘引者。权延赤卖弄乖［关］子，行文搞小聪明，不知道现在的年青人爱不爱看，我真是不得已而翻之。

徐滨来，谈黎澍评秦川：不深也。八号座谈会，胡绩伟、王若水等一概不请。看来我是体制内也。赠书两本。

双壁［碧］来，将感冒偏方买来七付相赠。那天在办公室送她四本书，并嘱动员刘英讲完真情。下午游 600 米。

胜利、小玲两家来（弟弟与小琴［芹］一家都感冒）。晚餐丰富。同胜利手谈直到晚上十点半。

1998 年 12 月 6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

胜利来。维娜今天下午回天津。同她掰手腕，竟双双摔倒在地。我的屁股真摔痛了，吓得她哭了起来。

熊蕾来，小妹告她，要我寄一本《日记》与叶娃夫妇。《有个》多要几本。

1998 年 12 月 7 日（星期一）晴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继续清理桌上柜边堆放的报刊与杂件。清理报纸（十一月份好多没翻过），留下可剪者。其实也不知何日能再重读。少年积有资料的习惯，老来也改不掉也。

慎之的“上书”又看一遍，要动手改了

下午李长盛和小彭来。芒果汁等四种产品已打开欧洲市场包括东欧与俄国。泰国等因金融风暴影响热带水果产品出口，占了这个机会。恒泰产值今年将增 40%，救济洪灾 500 万元（三个省）。诚恳邀请我与玉珍到海南过冬，住两个月，过年。赠书四本，并《有个》。留晚餐吃饺子。

收到《今日名流》11、12 月合刊。贱颜刊于封面也。《谈 1998 长江洪水问题》文正题为《抗洪可歌可泣，抢险劳民伤财》。

晚上郑惠电话，《三中全会亲历记》一书发行座谈会明天上午举行，因同黎澍十年祭座谈会冲突，我说尽可能参加。

1998 年 12 月 8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翻看《名流》等。

上午九点到近代史所。光远先到，李普、温济泽、曾彦修都来了。光远通知胡积［绩］伟也来了。刘大年因先离去，第一个讲话。说他同黎澍之间，文革时没有互相批过。对我颇客气。光远讲到知识分子问题。我接着说：人类进步靠知识分子用文字记录下来。现在是工人阶级的主导力量（还加有知识的工人），已进入知识经济与信息时代，再也不要妄自菲薄了。谈历史责任感，黎澍晚年表现最突出。我从北大荒回来后，他同我谈到彭德怀将永垂史册，给我以力量。

十点半同光远一起到新华社参加《百年潮》郑惠主办的《改变中国命运的 41 天》发行座谈会。我讲了要从老人们中知情者中抢救史料。杜星垣、于明涛等也参加了（他们参加过三中全会）。

餐后回家，休息一小时，到文津街游 600 米。

1998 年 12 月 9 日（星期三）晴

三点半醒来，不能入睡。五点前起床。

上午翻看书报。《黎澍十年祭》大体翻了一下，内容篇篇都好。进城以后，黎澍曾对家中人说过：似乎是太平天国。

午睡未能睡着。

下午两点半游 400 米。到办公室。陆沅来，几本书签名。谈曹志其人，居然告乔石的状，得以爬上高位，众人不耻也。

同洁瑜电话。出版社已放薛京。小贾工作还在研究中。

薛晓源来，送《东欧共产主义兴衰》，是好书。《邓小平时代》要我写一篇读后，已给我底稿，几乎忘了。

将河源引水香港事，给朱镕基写了封信，将原件附上，今天送出。

1998 年 12 月 10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醒来，即不能入睡，四点半起床。

翻看近日报刊，又积压了一堆。找出《邓小平时代》上下册，并薛晓源起草的文章。开始翻看此书。是一本很好的总结这 20 年的书，“正合孤意”也。准备翻完后再写文章。

上午赵来群（安庆珠女婿，来过一次）带长沙“徐特立研究所所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说是钟叔河荐来的。突然而来，强迫照了一个相而退，真是无聊之至。

下午游 600 米，不觉累。有人以“熟人”姿态要书，只得婉拒。

薛晓源说已有近十家报刊报导《直言》等读后了。

晚上朱正电话已到北京，开三大会。会后当留下几天帮帮忙。

长江电话，约明晚聚餐。

党建出版社总编电话，薛京可以调离。

1998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五）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三点半小解，又睡着，直到七点半起床。多年未有之举了。大概近日欠睡太多之故。中午又睡着一小时。整日翻《邓小平时代》。给李普电话，请他告作者杨继绳（新华社老朋友）为我写个 2 千字的稿子。

下午游 800 米。稍觉累一点。

电梯姑娘告知《南方周末》有介绍《直言》的文章。

六点同玉珍到南河沿“天上食府”晚宴。主人是“四川新形象策划公司”老板郑强（北京等地还有分公司），这个食府即其产业。到光远、杜润生、李慎之、吴明瑜等，孙长江是居间人（黄新亚亦来）。我曾向孙建议北京“哥们儿”最好一两个月聚会一次。这就是第一次也。杜老谈中宣部动态：①20 年功劳归于一人即邓小平（避免谈胡赵也）。②讲大势，不讲细节。③求共识，统一于《历史决议》（怕尖锐观点也）。④12 月 8 日，江发表讲话。

1998 年 12 月 12 日（星期六）晴

睡得尚好，六点半起床。翻看报刊。

十点同秦川一起到帝国饭店，应那位贵州龙教授（原川大的）之约。先到丰台花圃看花草，洋洋大观，值得常去赏心悦目也。

龙教授在北京办个什么青年企业家学院，邀来空后管房子的两个人，还有学院二个人。秦川也很不高兴（我说完全是看你的面子而来），未终席即离去。似乎是为了向房主显示有此等“高层人士”的交往。耽误了整整四个小时。

贵州人龙教授与秦川来，办什么学院。好像认得我似的。真怕这些应酬。

1998 年 12 月 13 日（星期日）晴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翻报刊。

上午中南勘设院办公室主任等三人来看我，好象是礼节性。我提到一个问题：我们过去建的水电站究竟如何？从生态环境考验如何？有无历史教训？还介绍了我的“谈 1998 年长江洪水问题”文。

长沙雷霞来，将给我的信改成致尉健行（黄道奇等赞成），谈副省长周伯华情况有反映，张全景在长沙时也问过（说是问过本人）。

下午延滨夫妇来谈，李昭、德平都已积极同意出文集，请我们操办。所有资料封存几处，待取出。胖子秘书李汉平为知情者，自己想弄东西。同孙长江一起来办。延滨还取走长沙案件，他认识北京检察院的人，可以先摸摸底。

光远晚上电话，《向廿一世纪叮嘱》文，不能让邓力群参乎，“势不两立”，否则即不投稿。

1998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一）晴

昨夜未服眠药，醒来一次又睡着。五点起床。

读了两篇好文章：《经济全球化及其对<中>国的挑战》（《时代信息》12 月 8 日版），《知识经济专家袁正光访谈录》，《人物》12 期。

给陆钦侃电话，告知 12 月 13 日《文汇报》钱正英访谈录，调子颇低，有“我要负责”轻描淡写语。说还派了电力部另一副部长去水利部。这样就电力部接管水利部了。其实这个部早应取消，拼入农业部为好，就会更切实际些。

下午到办公室，同小贾再次谈为什么让他离开我。主要从他的前途着想，恰逢薛京要离开出版社，又无别处可去。当前三讲——讲学习、政治、正气，弄不好假大空。结合 5.4 八十年，应当大讲民主、科学与法治也

晚上朱正来，民进开会四天。他有个闲职，每年仍可来北京一次也。湖南人民出版社拟出一本人民公社的书，要我当主编。朱正即与长沙电话，商定过几天他们来人。此事可请韩钢玉成。当以毛的想法贯穿其中，记录种种事实与过程，置农村农民于绝境也。完全违反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规律，陷入一种毛泽东乌托邦也。

关于“六四善后”上书事，朱也不大赞成。“他们”无此想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长江也曾电话如此考虑）。

几天来断续看《邓小平时代》，并让李普转告作者写一介绍，以便脱稿。

1998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二）晴

两点小解，服眠药，后又睡着。六点前起床。翻看报刊。

整天在办公室。昨天同小贾谈后似有较好作用，他今天现出平常状态了。

上午金松林、张新法来，同廷栋、曾卓明一起谈中央卷出版问题。十二月办好出版准备工作，明年七月出书。估计 1500 元，全国至少 5000 套。估计还会增加此数。同时出缩编本（上卷中央，下卷各省）。金去了趟“苏联”，谈俄国情况，市场丰富，都外来货，基本食品价廉，住房、交通费用一如过去。知识分子多兼职（夜看大门之类）。各地遊行，“叶利钦休息吧”，秩序井然。党派极多，有法西斯党（希特拉绞死叶利钦），共产党几十万人（似是第一大党），全是老人，已不起作用，无人留恋。对中国意见多，也不大看得起。中国远东移民上百万人（搞农业、种菜）。

检出三月以后写的诗 12 首。

下午游 700 米，觉累。

古云：　凡所难求皆绝好
　　及能如愿便平常

1998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三）晴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续看《邓时代》。收到杨继绳写的序言，下半段引用我的 15 大书面发言。

上午宋晓梦、朱正、李辉先后来，将《有个》校订本交她，照片也已收齐（除封面那张没找到外），由河南出版，时间必拖令人担心。书名只得由出版社定了。晓梦签名送人共 30 来本，朱正带湖南 10 本，凡采访过的人，几每人一本。我只剩下 5 本了。李辉建议出我的《走下庐山之后》，将《反党集团》文集及我的检讨等收入，如邵燕祥的《人生败笔》。四个人一起到附近饭店午餐，只 98 元也（晓梦回家，玉珍参加）。

下午三点游 600 米，只 30 分钟。不累。

五点程世平来，他总以宗教观念来谈古代封建政教合一统治，秦始皇、朱元璋均如此，毛也深明此理。教育、新闻与电视是三个没有改革开放的盲区。说现在教授水平之低与乱，骇人听闻。同美英西方比差距太大了。留他晚餐，七点半离去。

晚上延滨、元元、孙长江，胡德华先后来，谈明年出耀邦文集事。

1998 年 12 月 17 日（星期四）晴

四点醒来，即未能入睡。四点半起床。翻看报刊。

上午到办公室，将《有个李锐》分寄王申生、汪澍白、于善浦、徐洽时，晓梦签名的。又给陆沅、程学敏，陆钦侃。

到五楼参加部里召开的“三中全会 20 周年”会，听王荣光等讲过去平反冤案情况及当前干部方针等。没有听完，十一点即早退。

下午韩钢来，从《天道》他摘了三小段插入第三版。谈胡绳最近一篇谈马克思主义文章较开放了。答应编《人民公社运动史》，明年上半年也行。社科院要整《真理的追求》，宋平大怒，认为这是“唯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同江通电话，于是保留下来。也谈到丁某同上海来的四个人矛盾甚深：周瑞金、龚心瀚、刘吉与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留韩晚餐。晚上朱正来，他的口述传记已出清样。接着李郁来一起漫谈到九点半，出版界{应该}自动一一顶住，根本不理采［睬］中宣部那一套“口头电话通知”，甚至告状，违反宪法，这样才有望改变形势。大家都保乌沙［纱］帽，丁某等人就得寸进尺。

李郁取走我的八十年代日记十一本。

1998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五）晴

仍四点半起床。上午玉珍去医院，我在家看书刊。午睡不着，闭目一小时。

下午游 600 米，洗澡改为先热水后凉水冲。

黄新亚等送来《中华文化通志》百卷本，是主编萧克老开的名单（还有杜润生等），五大纸箱。

薛晓源和今日中国出版社　　来（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送《直言》稿费 7.8 万元（三万本 10%），谈《直言》推迟一个月发行，外文局局长挨批也。虽影响发行，目前还是“安全”的。

河源又来人，将 12.6 日致朱镕基信复印件交黄新亚，给他们一阅。晚上水电八局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等人在大地饮食中心宴请我、杜老、厚泽、孙长江等（玉珍陪同），薛京也去了。大概花了几千元。

慎之代笔上书交杜老、厚泽一阅。长江从电视听了江的讲话，对“六四政治风波”咬牙切齿（20 年大事记恢复了“反革命动乱”等说法），很是生气。杜老原赞成多找些人参加（如赵健民等），厚泽两可之间，由于长江认为不值得，毫无作用，四人商定暂搁下，再酝酿一时。

杜老谈 1953 年少奇关于合作风问题，承认错了，“高岗是对的”，并说邓子恢所说，是“刮妖风”。如此退让终难免灭顶之灾也。

1998 年 12 月 19 日（星期六）

又是四点醒来，五点前起床。将第 6 期《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几篇谈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发展等文章看完。

小玲一家呆了一天。总要对毛竹讲点“学好样”的话，小玲太宠惯了。

下午游 600 米。整天伏案，没有食欲，只有半小时游泳池这点活动。遇见季诚龙，他比我大一岁，说现在只游 100 米（过去 1000 米）。听医嘱，老年人要注意不能过累。

同慎之电话，告以昨晚四人谈的情况，暂不寄出，等一等，再研究一下。

晚上张爱萍电话，要《直言》，正好约好去看望一谈。定在星期一上午。

延滨、元元来，告知一个讯息：李瑞环将有不测，可能危及位置（情报系统传出）。六四事同李鹏大争吵。

《李锐诗文自选集》20 本取来，封面印刷都不错。《走》放在卷首，实为纪念。16 岁的“处女作”，其蹩脚，人们可能谅解也。

1998 年 12 月 20 日（星期日）晴

三点半醒来，无法再入睡，四点半起床。翻报刊，翻《诗文选》。

上午周笃文、段葆祥来，廿四日诗词学会开会，《世纪颂》大赛组委会聘我为名誉主任（之一）。谈王禹时仍在“对着干”，好像无法疏通。

下午朱正与湖南人民社两编辑来，谈出“人民公社运动”书，历史过程，编选已刊文章。请党史室同志（韩钢）操办。

刘芳级的女儿持《直言》来签名。玉珍接待。

李郁电话，日记已复印毕，开始打字，90%认识，催我搞九十年代的。

玉珍为我理发，2 个多月没理了。

1998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一）晴

仍旧四点醒来，睡不着，只好起床。

为“世纪颂”想了几句：

中国人民站起了，民生改善要民权。
三面红旗一边倒，十年恶梦永心间。
思想永解放，实践真理达。
人世讲三宽，兼容天地阔。
资本主义未垂死，社会主义重新活。
靠市场、靠法治，讲民主、讲科学。
信息时代全球化，知识经济创新作。
共同发展共和平，天下为公可求索。
念天地之悠悠，先忧而后乐。

上午九点四十分到张爱萍家，送三本书：《直言》、《反左文选》，《诗文选》。谈话主题是为六四善后上书，将慎之草稿主要内容介绍并留下稿本。张谈当年七上将上书情况，叶飞发起，他起草，到萧克处情况（我与项南在的情况，当时就知道）。王震电话，回答：不能开枪，军队不能上街，吵架挂电话。后又同秘书通话。陈再道很坚持，只有杨德志写了几句解释。夫人在座插言。目前形势似加紧（大事记恢复“动乱”之类），又谈他的基本态度：世事不闻不问，只求民富国强。答应萧克回来商量。秘书贺茂之记录谈话（给我留电话），为我们两人照相，还要补照个站立全身的。送出时，望随时来谈谈。回来将情况告慎之。

晚上华贻芳来，给我上官延青在境外写的两篇文章。谈李瑞环要乔木房子大装修事。“复辟”领袖时代的看法。“架空胡锦涛”，以便曾庆红接班。

张还谈到，杨曾对部队高干会说：张爱萍是毛［茅］厕的石头又臭又硬。所谓“代人受过”之说不可认也。

1998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仍收到不少贺年卡，有施应霆的，并三页信。六十多年未通音问［信］，说解放后一直在苏州。读过我的一些书。

上午沈祥熙来，送花篮并水果。他的公司搞西药经营尚好。

翻 12 月的《国外理论动态》。俄国论者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成功在三方面：经济持续增长；生活水平较大提高；社会政治稳定。1978—1997：

国内生产总值　　4.7 倍，年 9.7%（俄下降 30%）

人均生产总值　　3.4 倍，劳动率 2.6 倍。

1997.国内总值，中比俄高 5.2 倍，人均为俄 11%。俄国出现新的组织：“争取新社会主义运动”，主张将资义与社义两者优点结合起来。

下午三点到紫竹院席殊书屋开 98 年新书评奖会，坐一屋人。朱正的《1957 年》与戴煌《耀邦评冤案》均在内。朱书是第一名。丁聪、龚育之、于光远（最后到）等都到，都讲了几句话。我谈了点人类社会进步的共同要素，是科学、民主合法治，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将来不知）。光远谈到《方法》事件。大家谴责丁关根其人。中宣部扮演不光彩的宪兵角色。

1998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

湖南那个合资公司事（湖南威胜电子有限公司“股权重组”），延滨向中级法院了解情况尚无结果。湖南那次来过的该公司职员雷霞又来电话相催。于是给尉健行信，将材转去，说明熊清泉、刘正、黄道奇都已过问。湖南副省长周伯华处理有违法律程序，希望中纪委调查干预，尤望尉本人过问，以利湖南经济发展也。

下午游泳 600 米。

蔡嫂外孙女来治病，与爱人一起来，招待晚餐。小赵交涉对面招待所住下。明天由玉珍陪同去肿瘤医院。

1998 年 12 月 24 日（星期四）晴

服眠药上床，两点半醒来，又服一次。六点起床。

一早玉梅夫妇来早餐，交谈几句。八点 20 一起乘车，我到新华社，玉珍带他们去医院（患肿瘤，可能开刀）。

中华诗词学会举行《世纪颂》大赛筹委会，强晓初、杨汝岱、周汝昌，周克玉等几十人。我发言讲了那 18 句话（21 日想起的）。

邀我照相，签名的人多。

晚上邓伍文（同一女干部）来，交有关罗章龙新的文稿。罗外孙女不同意发表。非常委员会是不得已而为之，内多中央委员。陈郁有一交待。王明实篡党也。

1998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睡足六小时。翻报刊。

上午九点同小贾一起到河北饭店参加“主客体关系学”研讨会，由保定市党校、社<科>联等主办，承办单位为河北宝硕集团（经济效益极好的国营企业，增长 1000 倍），有五六十人。我成为主宾，温济泽和高放坐在左右，还有翟中和（北大生物系教授）、孙儒泳、印象初等三位科学院院士。温老第一个发言，谈他坐牢五年读了自然科学系列书。我第三个发言，谈最重要的主客体关系，在解决党与国家，党政等关系问题。革命党引导革命胜利，但 1949 年后 50 年，30 年弯路是一党专政与领袖专政，步封建主义专制后尘，直到文革绝路。现在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没有同步。高放比我讲的多，向胡赵提过意见，应修改党章，党的主体是全体党员，最高权力中心是全国代表大会，应每年开一次。中央是主体，但不能全党服从中央。他也认为核心提法不对。马克思提专政是为人的解放。马克思、欧洲文艺复兴传统、人权宣言，苏联反其道。改革开放应建立符合人情制度，建立新的文化符合人的主体。“左”派们：公有制是亲生子，私有制是野生子，理论基础是四项原则。科学社会主义应改为社会主义学（过去只讲三个来源不够）。马恩：消灭剥削、消灭重型体力劳动，实现生产自动化（证明其预见），智能为主，人成为自由人，主体认识客体，按客观发展世界，自由人联合体。朱厚泽：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高放赞成：社会主义靠社会出主义，由社会显示主义，不要以个人崇拜看待邓的理论。马恩都反对马义提法。列宁是三驾马车——党政军。

旅外华人黄文华发言：西方从科技高度发展有种悲观，是恐惧焦虑时代。自我消失，建新的人文主义，300 年发展已近尾声，下个世纪看东方，中国。客观世界秘密打开，微观细到核糖核酸、克隆人，改变人的主观世界。人是中心，尼采说价值观改变，人改造自然，奴役强奸（核裂变）自然。猴子变人，

影响到心理学，文学艺术变成做梦，性原{酶}（性解放：跟父母关系是千万精子与卵子），主客体成大问题，人变得越来越痛苦（极乐世界已达到），（女士认为邓拓和我本应成大学者）没有概念即没有科学，法国人写书先写概念，准确与彻底。德法有好传统，比美国强。核心、主义，建党都要解决。克伦［隆］引起恐惧。路甬祥——科技决定论，人类对科学失控。

晚上蔡德诚、孙长江先后来，九点半始离去。蔡谈自己一生，亲哥哥揭发他（同情彭总），大如范元甄，一模一样。关于教育等未改革，看法相似。孙长江带来拟的信稿。谈他前年《纽约时报》头版头条采访他报导，有江是个不讲原则的人，吓了一大跳。谈“掌握 8 个人”事。上半年抓紧，下半年狂欢。

1998 年 12 月 26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昨夜服了眠药上床。

整天大清理书房，只将书籍归了类，将书架基本清理好。其他杂件几大堆，特别是待剪的报纸太多。

下午给小妹电话，《有个李锐》她还没收到（弄到一本，别人拿走了）。告诉她汇的钱收到了，玉珍要她不要再寄钱了。明年 2 月因公回国。

下午游 600 米。

晚上周保志来。给《论三峡工程》与《谈 1998 洪水》，转汪恕诚。另一副部长是原水电的，汪在水总当过处长，原太平湾工程局的。

孙等谈到，田纪云在政治局会谈到赵的待遇问题应加改善，话没说完，江即打断：是自己造成的。无人再讲话矣。

1998 年 12 月 27 日（星期日）晴

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上午看完薛京写的稿子，偏重于理论，大部可用。

将长江拟的信稿改正，并抄写好，准备给张爱萍寄去。写得合乎他的身份。玉珍到小琴［芹］家去吃饭，让她带去复印几份。

玉珍到张全景家去谈了十来分钟，为房子事，关系到所谓正部级问题。张未明言阻力何在，他是同情的，顾委也只有三四人也。玉珍还谈到李鹏住 24 号楼时，是找我帮的忙，江也为自己事来过我家也。

上午张哲民来，给我一份《镜报》江创新思维件（已经看到过了）和苏绍智前两年的一篇长谈。多关于理论问题，以及当年胡乔木的横蛮作风。

中午睡着了一个小时。

下午翻看朱正的《1957 年》。

张同贺明来（贺是部队干部，省军区政委），贺送有关朝鲜战争归俘情况的一本厚书。此事世人少知，也是一大批冤案也。

1998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客厅活动 20 分钟。

上午将《李六如传记》看完。写得简要，只有几个小技术错误订正。

今天另外做的一件事，即将代拟信稿抄改好（由玉珍去小琴［芹］家午餐时，顺便复印 3 份）寄张爱萍。恰逢晓梦来，要将“传记”定名为“李锐其人”。于是让晓梦签名送老将军一本，我在信中附言，请他提写书名。上午由小赵送去，并电话告知秘书贺茂之。晚上张即回话，说四字写好了，并即让司机送来。晓梦因之高兴之至。

整天懒散，不想动笔。

下午本楼李一非来，面熟，原来是汉口圣约瑟女中的，同范元甄很熟（38 年参加青救团）。介绍陈模来，同我谈为耀邦写传、编青年团时期文集事，还编纪念文集（张黎群去美国了）。谈到耀邦许多往事。如曾经“九死”：打 AB 团，娄山关轰炸，长征害痢疾（杨勇将马给他），张家口前线，太原谈判（换了个人）。书记处会，周杰反映，常常是薄一波一个人讲许久，只得请让点时间处理日常事物［务］。团中央能干人（如项南、梁步庭比胡启［啟］立强）未能进书记处，是预先都安排好了。薄一波还批“青红帮”。将情况一一说明才作罢。李昭信中几条，江均未兑现。又谈共青城的由来。还说他在延安当彭真秘<书>故事。从对陈伯达与少奇态度，谈毛品质不好。

晚上王琼与校友会另一人来，要我写字义卖。

1998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二）晴

夜服眠药，也只睡到四点。五点起床。将杨继绳的代写稿（读《邓小平时代》）稍加修改。上午到办公室，同机关人事处长谈小贾工作安排，党政外事处尚未谈妥。

薛晓源来取走“要认真总结这 20 年的经验教训”（读《邓小平时代》所想到的），又送我《推倒红墙》（苏联档案揭秘）、《过程神学》。寄元化三本书：《诗文选》、《直言》，《反左文》。

午餐遇见傅思和（老干局长），谈最近老同志去世的多，有任质斌、张明远，陈彬等。

下午三点半宗凤鸣与张祖桦（北京正信和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来，张原在国务院机关团委工作，六四后下海。谈鲍桐［彤］情况。宗去看过，所住一个门除鲍住四层外，一层为监护人员，二三层空着。曾命令不准再接谈与发表文章（境外发表多篇），为鲍所抗拒。可能因此而停发工资及医疗也。赵欲外出仍未批准。江有言“咎由自取”。宗去看杜老，极不以目前大抓所谓“异己分子”为然，回走老路了。张思想极为解放，甚有见地。留下三篇文章，有两篇谈民主政治问题的。

李郁电话，八十年代日记已复印打印，正校对中，要取九十年代等。

张光年寄来他的 77—85 年日记上下册。

晚上晓梦来取走“李锐其人”张爱萍题写的两张（实在不够好），真是借重大将军的名气也。

1998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三）晴

昨夜服眠药。睡到四点，四点半起床。

将九十年代与 60 年代及以前零星本日记全部清出。

上午冷夏来，昨夜自香港来，今下午回去。带来 16 册的封面，已全部做好。将已看过的五本清样交他，并嘱早寄来全部目录。将《庐山实录》第三版增加的四万字全交待清楚。

下午游 800 米，尚不觉累。最近食欲很不好，少动作之故。

玉珍带回杨慎（建设部副部长）送我的 50 大本稿纸，可写百万字也。人们竟如此厚望于我这个老头耶？

晚上李郁来，送还 80 年代 11 本日记，又取走九十年代及以前的日记共 18 本。谈到《历史的潮流》也是他策划的，现正在策划出一本关于个人崇拜的书。最近一个座谈会上，一青年学者疾声大呼：现在又在搞个人崇拜了，江泽民要做千古罪人吗！民心不可侮也。

1998 年 12 月 31 日（星期四）晴

四点醒来，睡不着了。想起张铁铮写的书要我题辞，陆茂竹直催，于是想了四句并附言。

回到白山黑水间，终生事业苦争先。
难忘最是刘家峡，一卷文章耄耋年。

铁铮同志战争年代打回老家，即负责修复丰满，从此终生优先开发水电。我等有缘并肩战斗庐山之变竟受牵连，时正主持刘家峡工程。晚年勤于修史。诌此四句以表敬意。

上午为四句作字，笔墨在北屋找不到了（玉珍半年前清理放乱，几乎为此生气）。南屋、北屋都是书柜、资料一堆堆，清理没完，如何是好。

谢韬夫人同湖南人龚浩然来（杭州大学心理系教授等）五十年代在人民大学工作，72 岁，原在西北大学学俄文。早就想认识我。四个儿女都在国外，学电脑，有成就，在美国发了财。本人在海南、广东等地有住房，有四部车（还有旅游车）。一起照相多张。问我对形势看法：经济不可逆转，政治总得慢慢同步也，

下午李志民来，送一种新产品氧气瓶，可以携带甚轻巧。谈第一期 20 个检查员，20 个大企业中有 6 个烂了，领导有的已逮捕法办。他管的华南尚好。朱镕基定三年搞出个名堂。在会上骂了“王八蛋”（那些不称职又将好人才压下的人）。认真讲希望这一届能善始善终。要辞去清华管理学院院长职，未得同意。送志民新出的五本书。

下午游半小时多，大概不到 800 米。用肥皂洗了个淋浴，干干净净过年也。

晚上李郁电话，告《解放文选》江发了脾气（为几篇反个人崇拜文），中宣部、丁也有意外感。慎之也为此来电话。我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他很是同意。

1998 年总结

1） 一月第三次入医院（去年起），十一月又感冒一次，半月始平复。11 月腰痛，理疗半月。

2） 四次外出旅遊，公事：

2.12—3.16 到海南、广州、东莞、深圳，汕头。恒泰芒果经理李长盛请去海南三亚等地旅游。到汕头与王若水夫妇，受吴南生邀请。

5.5—5.11.深圳开全球化讨论会。

10.16—11.2.先到武汉，再去湖南（彭德怀铜像），再去广东。

11.13—11.19. 成都小住。

3） 编辑出版了共　本书（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论三峡工程》、《李锐论说文选》、《李锐诗文自选集》、《李锐日记（出访卷）》、《李锐反左文选》、《直言（照片百幅）》、《大跃进亲历记》（60 万字）、《毛晚年悲剧》尚未印出。

4） 写长短文章　　篇（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都已发表。《黎澍十年祭》将乔木情况如实端出。

5） 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诗　首（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

6） 被迫探闲事。如新丰江水引入香港事，给朱镕基信。湖南一合资公司，给尉健行信。

7） 关于六.四善后同张爱萍谈，并交参考件二件。

8） 八十年代、九十年，以及六十年代（与以前的零星）日记交李郁复印整理。

9）稿费收入近 20 万元，空前收入也。

一九九九年李锐日记

第三十一册/Vol. 31

1999.1.1. -- 1999.12.31.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81 年后日记录入说明 xii

一九九九年

1. 杂记 1
2. 1999 年 1 月 3s
3. 1999 年 2 月 12
4. 1999 年 3 月 20
5. 1999 年 4 月 29
6. 1999 年 5 月 39
7. 1999 年 6 月 48
8. 1999 年 7 月 57
9. 1999 年 8 月 66
10. 1999 年 9 月 73
11. 1999 年 10 月 82
12. 1999 年 11 月 90
13. 1999 年 12 月 98
14. 1999 年稿费收入 106

张寿龄百岁老人养生歌

节制喜怒，心情舒畅。劳逸结合，以动为纲。
不近烟酒，生活正常。基本吃素，食不过量。
预防疾病，注意暖凉。养神育气，长寿永康。

八风不动——利、衰、毁、誉、称、讥、苦、乐。

1999

国内生产总值：8.319 万亿元（1.005 万亿美元）
贸易顺差　300 亿美元（1998.436 亿美元）
进口总额　1650 亿美元（增长 18%）
出口总额　1950 亿美元（增长 6%）

1998

世界 174 个国家，前后 15 名收入差距扩大到 74 倍。全世界 1/5 人口占有全球国内总产值 86%，出口 82%，国外投资 68%。关键在对利润追求主宰全球化进程。

1980—1997 年增长 9%

1979—1997 合同外资（借、投）总 6540 亿美<元>，　30 万份协定
已实现 3483　5204.2201
工业总产值 14%，出口 47%（合资企业）

1997.外贸总额　3251 亿美元
高出 1980　7.5 倍，顺差 400 亿
工业品出口 50%—80%

对外贸易 20 年 增长 17 倍　1998 出口 1838 亿美元
（12 倍）　进口 1402 亿美元
世贸排名，从 32 位上升到 11 位

第三产业所占劳动力比例
中国 26% 美国 73% 日本 60% 印度 59%

城市人口比例：英国 89%，美国 77%， 法国 75%， 墨西哥 74%， 巴西 80%， 中国 32%

张岱年谈传统（《人民日报》1999.5.2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见《周易大传》中华民族精神，博大胸怀，兼容并包）

正德、利用、厚生。儒家专注正德，后二者不甚注意。直到清代，义理、考据、词章，经世之学，不提物理之学。（方以智提倡质测之学）

天人合一（人与自然），以和为贵（人与人）。

宋，张横渠：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1） 生生日新。《易传》，变化创造过程。
2） 以气为本。古代唯物论，一切物之构成材料谓之气。
3） 理在事中。清初李塨“离事物何所谓理乎”。
4） 以和为贵。和谐，中西哲学共同赞扬。“和实生物”，“以他平他谓之和”，和乃多样性统一
继往开来，推陈出新。中西综合创新论。（不赞成“东方文化优越论”，“全盘西化论”。）

△ 截止 1998.共有 32 万留学生赴 103 个国家留学，回国人员只 1/3.

△ 研究机构中正教授 80%已过五十岁（40 岁——断层）。

△ 世界人口，20 世纪初 15 亿，17 世纪 5 亿，现在 60 亿中有 13 亿人处于绝对贫困（每天不足 2 美元），其中 2/3 亚洲，1/3 非洲。

现每天出生 43^{+}万，死亡 22^{+}万。2050 年将超过 100 亿。

1999 年，世界国民生产总值：
美国 21%，北约 50%，俄国 1.5%。

1999 年 元旦（星期五）晴

四点醒来，不能入睡。五点起床。翻去年日记本，记下几条一年总结。

胜利与小多两家先来，让满起、胜利劳动，将北屋柜顶两书箱同走廊书架大调动。书架仍搬入书房。年来赠书甚多，密密摆满一书架，使得玉珍不高兴：搬来搬去，只同书打交道。

下午杨筱玲一家来，晚餐两桌，又一起观电视，过元旦之夜。小马现在外企工作，了解市场，自己开车，已是现代人。

去年稿费收入大大空前（近 20 万），零星款项玉珍当然记不住了，发生误会，大别扭一阵。从不过问家庭经济，夫人却有个“保密”心眼也。

接到金尧如从洛桑矶打来的电话，听说《日记》中有两处写到他，欢迎我们去他家一住。李昭电话贺年，谈到陈模来访事，她知其情。慎之电话，也谈到《解放文选》风波（江极斥责）。两人看法相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历史总得原质原貌，时代已今非昔比矣。高放电话，谈到那天开会发言我们意见相通（关于党国关系等）。小妹电话，忙忙拜年。

延滨、元元晚上来，送一箱新疆梨。陆茂竹来，取走赠张铁铮的七绝条幅。

1999 年 1 月 2 日（星期六）晴

昨夜电视看到十点半。四点半醒来，五点半起床。玉珍昨夜胸口疼，疑心心脏有病。下午到医院做心电图，正常。大概还是颈椎影响。

继续整理书房。多少该看的书，连目录都没翻过。

秦川来小坐，他也听到于光远、朱厚泽和我三人“出书、文章”（？）应注意事。

上午力丰来，从瑞典回来，已开三年针灸诊所。先到河南中医家取经，去山东看力康，前天到京，住父亲处。谈在瑞典学习过程，为什么弄到最后开业，放弃专家（大脑细胞研究），为家庭与谋生也。详谈同威威的矛盾，以及过去朱朱、威威，小毛联名告大哥大嫂的状（寄力康岳父），“不准再入家门”。朱朱此次来京，取走铁铮全部存款。灼姐这两个女儿太可怕了。

下午，朱正、黎体贤和黎的一同事来，漫谈形势。“高举旗帜”都是走老路，自己不会走路，总要人带也。其实，不问“姓社姓资”乃真正的实用主义也。务实为上，不要去争什么主义不主义。世界的进步，历史前行靠科学、靠民主自由，社会运行则靠法治。中国从孔夫子到毛泽东就缺这几样，还有市场经济（不知何年何月将更改）的坚持，这是邓小平之大恩大德。

1999 年 1 月 3 日（星期日）晴

四点半起床。将张祖桦留下的两篇有关建立宪政民主体制的文章看完。从实际出发，非一般泛论，有具体内容。国家正处于转型期，从历史到现状，主要矛盾何在，现行体制弊端何在，如何解决？实行宪政民主体制。第二篇如何实现？要培养民间团体与民主社会，培养公民意识，结束一党专政，改进人代大会，修改宪法，真正实行宪政民主。还有一篇他自己下海的经验教训杂谈。张在经委工作过（熟悉朱镕基、袁宝华等人），曾任国家机关团委书记，六四后下海，很不错的一代新人。

下午郭全胜、甘华鸣等三人来，座谈两个多小时。我谈的多，必须有步骤解决一党专政的问题，从党政分开着手。目前形势，担心再走老路，意识形态走禁固[锢]老路。可是社会已大变，人心已大变，走不成了。社会作用在扩大，人心已大变化。不过中国的封建专制土壤太深厚，封建的党变成民主的党谈何容易。

1999 年 1 月 4 日（星期一）晴

仍是四点多醒来，五点起床。室内略作活动。

上午戴晴来，再次问到她同安全部的关系。她谈了原委不久即被人捅向国外，呆了两年即脱离，家中电话一直被监听（她曾在电话中调侃过）。1994 年组织三峡移民问题座谈会，由于干涉没能开成。有一次外人来访，回去即受警告。过去同一批干部子弟关系较深，如叶家。认为曾庆红还是正派人，江利用之，拉拢老干部与部队干部（如处理邓家子女经济问题，卓琳假自杀）。对刘宾雁、严家其乃至苏绍智等都有看法，用人家的钱。她是独来独往，始终访问学者身份。最近王丹搞六四十周年百万人签名活动，她拒绝了。魏京生狂，徐文立等内斗。这次找我谈中国能源问题，我讲了过去“水主火辅”问题，水电为何不能优先，现在酸雨满天的可怕形势。油电教训，煤电无限制，大亚湾与龙滩问题等等。录了音。送书三本，又一本《日记》送 Judy（？）要写我的人。带《日记》与叶娃并《有个》与小妹。

中午黄乃夫妇来。他的书的封面设计很不好，让我提意见。赠《直言》，其中有我们 1936 年与延安两照片。

下午游泳半小时后到办公室，同柏原电话，谈威胜公司事，转告黄道奇，已去信尉健行。又将周惠住址让转傅白芦（傅有文批《天道》也）。

张九华送菜来，玉珍一起谈小琴［芹］性格妒嫉等问题。

1999 年 1 月 5 日（星期二）晴

昨夜服眠药，睡得较好。六点起床。

玉珍这两天身体不适，每天去医院吊瓶，还不如我这个 82 老头也。

上午薛晓源同江苏陈爱群（《光与影》杂志经营总监）并沈晓平（江苏人民社）等四人来。《光与影》为画报型大刊，要用图文介绍我这个人。漫谈两个小时，世纪回顾，人类走向，历史的教训在主义斗争你死我活，结果苏东波，中国十年浩劫（实人类耻辱）才回头。原来历史进步还得靠民主（自由），科学与法治是三大件，外加市场经济。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是操作实践为主，没有理论的理论。还是实践出真理，不要“姓社姓资”即不要空谈主义也。有“三个有利于”为准，比空谈好得多。过去吃空想理想的亏太大也。

下午游 600 米，淋浴时竟小泻了肚子。

韩钢转来《南方周末》12.25，载有“勿往脸上抓肉”，揭《天道》乱吹捧周惠：下山与张平化一起斗周小舟，以及反右欠账等。傅白芦也曾寄来文章（刊《书屋》）谈周惠反右之狠。

1999 年 1 月 6 日（星期三）晴

仍五点起床。四点即醒，已成习惯了。

为《世纪颂》想了几句，毫无诗意的。

上午周海婴来，《反左文选》让我签名。谈人事出版社出了《鲁迅全集》三八年版，出版总署干预，说有政治错误，不得发行。找中宣部，没个说法。建议他给江写信，由曾庆红转。

《炎黄春秋》金春明文《不可淡亡［忘］文革》甚好。

丁东寄来《遇罗克》，多么坚强而理性的青年，即此一例，也可说明“文革”之荒唐与可耻。

下午游 800 米，觉累。

1999 年 1 月 7 日（星期四）晴

夜两点醒来，服眠药，折腾久久又入睡。六点半起床。

上午到北京图书馆参加《世纪之光》典藏著作发行会。主持其事的刘朝晖（33 岁，广州一信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讲这套诗文图册的编制过程（如请久已歇刀的钱君匋刻“一国两制”），很是得体。比香港出的那册诗选精彩多了。张锲与我邻座，谈他 16 岁即受“胡风”案牵连，几十年运动挨整。

周笃文给了整套中的《风雅颂》一本，共选 56 首（代表 56 个民族），我的那首在内。也可当书法集欣赏。

下午游 800 米，觉累。黄乃夫妇来，送《直言》。他知道其中有我们两人 1936 与 1944 的两张照片。

与李智勇电话，谈小贾工作可否在办公厅安排。

1999 年 1 月 8 日（星期五）晴

睡足六小时。五点半起床。翻报刊。

熊蕾送来小妹的英文译稿，介绍晓梦的《党内有个》，谈写法之佳与书的价值。

下午游泳后到办公室。王雨亭、王廷栋，曾卓明来，他们到党史室，同金松林详谈，议定今年七一中央卷出版事。定价约 2000 元，必须三月前全国预约，每县至少一本。实在贫困，可用报刊费购买。关于主编、副主编，金等只同意列我这个主编之名，副主编一概不列（说“死不上”），仍坚持不能让钱听涛列名。我于是建议只用文字说明领导小组等人事情况。还议及发布会及纪念品等事。

为罗章龙外孙女（在武昌农业银行）请假两个月事，将她给我的信（以及邓伍文信，关系到罗章龙问题的研究，有关罗的重要资料均在此女手中），请傅思和办。

1999 年 1 月 9 日（星期六）晴

仍四点醒来，后又小睡着。六点起床。玉珍近日头痛，很是不安，可能吊瓶的药物所致。今天换了药，有好转。

上午开始《世纪之交的杂感》草稿，起了个头。此事放在心中一个多月，不想动笔，真是老了。薛京来，谈薛晓源等都不愿同小贾打交道，愿意同我直接来往。年终总结后，即可接班。留午餐。下午游 700 米。胜利一家来，手谈两句 [局]，一负四子，一胜三十多子。

1999 年 1 月 10 日（星期日）晴

仍四点醒来，五点起床。看朱正的《口述自传》，了解一些 1949 年前的湖南情况；人事交往写得实在，家庭、朋友、受难和工作如实道来，似乏文采却有文采。

上午在广州的唐建福来，文集又签了个合同，将《庐山实录》三版复印件交他。小妹电话，催妈妈早办好护照，他们已办好医疗保险。

下午雷霞和刘　　来（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带来黄道奇等送的腊肉、腐乳等大堆物品。关于湖南威胜公司一案，我给尉健行的信复印件交她，建议持此信去找夏赞忠（中纪委副书记）问个究竟。湖南当局决不改悔，吴兴华曾误会而捲入。据说答应为此案平反尽力。

1999 年 1 月 11 日（星期一）晴

四点醒来，又睡着一阵，六点一刻起床。上午仍是翻书刊报纸。续看朱正传记。

报载“我国处在知识经济萌芽阶段”。比美国落后 40 多年；从包括知识的生产、投入、激励、存量，流通等指标在内的综合指标看，为 1:0.26。包括研究与发展，教育、信息及高技术产业在内的知识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发展水平，就是知识产业的发展度。我国 1996 度为 23.06%，不及美国 50 年代 29%。我某些地区可率先实行知识经济发展战略；全国将长时期走农业、工业和知识“三元经济”并行发展道路。应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以之改造传统产业。

下午同玉珍到医院，腰部仍疼，作电波理疗并针灸，花近一个小时。归途经长安商场，玉珍买冬帽，我买了这个本子，花 50 元。

1999 年 1 月 12 日（星期二）晴

断续睡到六点起床。朱正的传记又翻看了几节。郭志恒的女儿来过电话，她可以为此工作了，还说约了一位学中文的博士生合作。我说由秘书合作，本月下旬再谈定计划。我的《八十自述》已列入目录，不能再拖延了。朱正同时应征，他的已出版了。

上午周笃文与操办《世纪颂》大赛的刘心远（年青人，北京正明文化交流中心董事长）先来，黄仪恭（黄一美之子，黄乃的侄子）和黄建兴（广东番禺驻京处主任），刘朝晖等后来，送了一个大花兰[篮]给“李老”。依恭谈他的身世，自幼受特殊照顾（到过延安），因曾过继给张继作孙儿（点主过），长期保持了台湾关系，现住深圳。因车祸受伤，夫人死去（黄静波的女儿）。带来七八本《直言》让我签名。同他们谈不能再走老路，世界已进入知识经济，网络时代，靠科技创新与人尽其才。也认为江等原为技术干部，对历史无深刻反省也。三峡等看法也跟我相同。

下午到医院做超短波与针灸。然后到办公室，收到安徽彭劲秀（可能是蚌埠检察院干部）长信，要我为他写的书《冤假错案研究》（原文到此中断——李南央注）

收到“小丁老伴”沈峻寄来的画像，两眼炯炯有神，要我写“自述”并二人“他述”，编入《我画你写——文化人肖像集》第二集。

1999 年 1 月 13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腰仍疼。

上午苏辛焘来，大概是听到湖南刘皓宇的反映，十多年不来而来看望的，带四瓶人参粉。谈他当年一开始没下去劳改（后来去了），是周小舟照顾，留在报社扫地。自己一直“不认错”（朱正等人都说，顶得厉害的是邓钧洪，苏写材料自署“罪人”）。廖意林跟着倒霉（本来应提宣传部副部长的）。说一生两大问题交代不了：一是多次受难，受到他人保护，而这些人多已遭不幸（经过皖南事变等）；二是搞政治经济学（编辞典等，没平反前由许涤新要到北京来），理论帐也还不清（理论跟不上了）。

王申生与妹妹王小蕙来，小蕙赠她的《作品选》（雕刻集，多木雕）。仍在工艺美院教书。申生在上海从事城市雕刻等活动，有个公司。留午餐，玉珍炒了许多好菜。

下午游 800 米，觉累。五点同薛京、秦川四人一起到“天上食府”赴宴（水电八局吴总作东）。“新丰江水送香江”事，朱镕基处理甚好，李长春批“照李老意见办”，董建华自然欣喜不已（也感谢李老）。两桌一男一女，光远、厚泽、长江，黄新亚四对夫妇，吴明瑜、宫达非等，大家高谈阔论。江要出四本文集，号“学说”，上海《文汇报》出三个头像金币。

智慧活力与理性动力。

为张爱萍草拟信稿交光远、厚泽等一阅。——李南央注：此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9 年 1 月 14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玉珍又感冒了。我一早到医院治疗。

十一点朱正来，一起去李普家赴宴（玉珍没去）。有邵燕祥夫妇，戴煌，张思之等，女儿与女婿杜高。我的两幅字已裱好悬之客厅与书房。请燕祥为丁聪画的像题字，未定稿请他过目。由于大家督促，同意让张思之代打官司：状告吴冷西侮辱造谣。席间谈吴某其人还黄色得很，写的回忆毛，大事都回避不着一字。张思之也打过右派。五右派漫谈旧情，一类分子最惨也。

下午没有游泳。

《世纪颂》想了一首七律，未定稿。——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9 年 1 月 15 日（星期五）晴

昨夜上床后即难入睡，终于两次服眠药，折腾甚久。六点三刻起床，精神不集中。先到医院治疗，五次已结束。到办公室，陆沅不同意不列“副主编”。谈她自己没解决正局级的问题。同雨亭、廷栋，小曾谈分三路下午预订中央卷，3000 套即不赔，估计可达 5000 也。将“人民日报 50 周年”的纪念卡交小曾，新闻发布会时可以仿照。为“赵师梅传”的封面题名寄俞大光。午餐时同张全景等人谈六四，《毛文稿》一卷 324 页有语录“绝对不可向群众开枪也。”张当年在山东有个谈话（要缓解之意），傅思和曾带回北京。我的话是听得进去的。

下午游 500 米。

晚上李郁还来 18 本日记。得整理几个月。收到邵燕祥寄来的“他述”四句。

1999 年 1 月 16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补记日记。上午九点到科学会堂参加《方法》召开的“交叉科学时代的思想文化”座谈会。到三四十人。由执行主编江世杰（《人民日报》的高级记者）主持，还有李可等。范岱年坐在旁边，汤一介，蔡德诚等一些熟人都发了言。北大奇才余杰送我他的两本书《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贺雄飞送“草原部落”另外三本“黑马文丛”:《耻辱者手记》、《不与水合作》,《逝去的年代》（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大家发言为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呼吁。也谈到《方法》还命运未卜。还有中科院好几位院士发言。我被指名先发言。提出 20 年主要变化是什么？在于人的思想有了变化，自我回归，有了社会；如何控制权力；总的要坚持科学精神，科学探索永无止境，人类世世代代不断补充、修正，乃至推翻前人认识而逐步接近外在客观真实、规律的过程。“据实——怀疑——思考——争论——实践，对任何科学家乃生命线，命根子。开发社会活力，公众创造活力，创新潜力，驯服，愚蠢教训定要总结。交叉科学，如核医学，生命科学，造福人类。中医要现代化。现代化根本是人的现代化。蔡德诚谈，思想观念文明内核是什么？①人性，②理性，③智性。信息网络已克服时空。科学五要素：客观依据、理性怀疑、多元思考、平等争论，实践证实检验。要摆脱人身、思想依附。过去不可能出现大师（马寅初，孙冶方本应成为大师）。科学不能解决宗教（马：“宗教是鸦片”，乃止痛剂，解决苦难，是社会问题）。我们研究要服从宣传。“社会科学没法预见”（股票），同自然科学不同。人参与活动。民主问题也多（相对于专制，定位）市场（经济）本身不完全性。四大主义（自由义、马义、女性，新权威？）美国加州得诺贝尔奖最多，最先看到多学科未来发展。（萧伦化学家谈） When，何时办到？十五大，能马上办到？慢慢走。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殊途同归，世界大同主义。不要急躁，不要提“怀疑”。科学乃不怀疑处要怀疑。自然科学发展从简单到复杂，越来越复杂。植物、生物多样性，世界发展多样性（江在国外

讲过四次），时代发展核心问题：交叉、多样，多极化。时代应多元。信息包括人文、社会、自然、技术，多聪明一些。汤一介谈：不同文化、学科交叉，文化走向一元，多元？廿一世纪，民族文化渐削弱（科学经济发展趋势）。也有不同意者：殖民地独立后，要求发展民族文化。全球化、共同体，必须各自然发展才有保证。英美西方已形成经济文化多元一体。亚洲能否如此？注意文化冲突。生物学——克隆，人类生活变化。季羡林《牛棚》问：什么制度下培养出这样的红卫兵？（如此残暴）钱理群序："不悲古人悲今人"。房山、道县惨案。范岱年：交叉有共性，差异，人类追求真善美，反对三种：①反科学（美国也多，"科学终极论"，"上帝创造宇宙"得百万奖金）。②伪科学，特异功能之类，李森科等。③唯科学主义，科学万能。理性也非万能。半吊子如陈独秀，马克思主义能解决一切？趋同与多元。生命、思维各有特殊规律。四个力难统一。追求统一，允许多元。"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钱学森谈几万斤问题，变成专制问题。水变油，巴结高层即可"现实"。科学需要自由，人文亦如此。首先要自由。人文精神是思考精神，不让思考，人类即无前途（过去让一人思考）。《方法》即独立思考，人格独立，不能依附。

科学五要素，须臾不可缺，缺一不可为，缺一难为继。——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9 年 1 月 17 日（星期日）晴

李郁请我们一些人于 20 日到国膳庄晚宴，让将请帖转秦川。——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六点起床。美音报导，长沙附近三千农民因苛费杂捐闹死［事］，动员上千军警镇压，死一人等。

翻谢泳《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写胡适、冯友兰、费孝通、钱端升，吴晗等学人，多达三四十人。卷首引尼采语："甘愿做奴隶的人就应该被奴役"。说外国人的知识分子有三层含义：1）社会的良心；2）智慧的传播者；3）对真理与神圣的亵渎与怀疑者。因此知识分子一般指有较高文化，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另一层即如西方较苛刻，乃智识分子，有智慧与识见、思想，应具有独立、民主、批判，创造精神也。可以此标准，将知识分子分为两个阵营。

玉珍又发烧，胃痛，只得卧床。下午张哲民来，建议我邀集一些老同志向中央提出学习邓小平 1980.8.18 讲话，如何真正政治改革。他有感于江所讲的不外新衣旧东西，坚持四项原则老一套也。此外三峡蓄水位先按 156 考虑，也好解决移民困难。

晚上李郁来，交《世纪之交杂感》短文。谈到目前严控情况，如何冲破，收集具体事实，矛头向丁某（新闻出版界已天怒人怨）。20 日晚在"国膳庄"晚宴，请光远、慎之、厚泽等聚谈。李普电话 21 日聚宴。韩钢电话，《毛晚年》书要报批。

1999 年 1 月 18 日（星期一）晴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推敲《世纪颂》两首七律，全政治语言，电话告知周笃文。同黄乃电话，了解黄仪恭情况，有誇大风头意识（说仲勋上过当）。请我邀请一批人去番禺过冬事，告周笃文婉言拒绝。上午去武衡（15 日去世）家吊唁。儿女从国外回来。又到叶君健（5 日去世）家吊唁，夫人详谈癌症 6 年经过，痛苦不堪，最后在家中特护。捐书画给红安县家乡，成立专馆供观览。

1999 年 1 月 19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翻看报刊。上午到八宝山同叶君健告别。校友会刘双平谈，武大与华中理工合并，学校

负责人即到北京。厦门老干局局长黄祥伦等五人来，好些礼物，准备办澳门回归书画百米长卷活动，要我当顾委并出作品。特介绍《世纪之光》（以开其眼界也）。

下午贺雄飞（草原部落创作室负责人，卖书商）与一浏阳人来，要编印我的书，再搞选集甚难以为继了（过份炒现饭，已出了四本）。拟出“思想家选集”，有孙越生的。将《论三峡》给他，最好能印行。游 800 米。

陈四益电话，写好四句：明明五官端正，骨挺肠直。朝左歪的人，偏要说他右了。

1999 年 1 月 20 日（星期三）晴

仍四点醒来。想一些事情。贺雄飞要求的《选集》必然同已出的四本选集大大重复。最好还是出版《晚年》和《三峡》。五点半起床。

九点半同秦川一起到八宝山向张策告别。认识黄静波（78 岁，陕北人，当年“儿童局长”），问起女婿黄仪恭情况，书读得好，有思想，但不踏实（如黄乃所言，任意想像）。见到尉健行，说信已批交有关人办理（湖南威胜公司事）。

蔡德诚来，他写了一篇《读反左文选有感》，由薛晓源寄《南方周末》，抓住了要害。谈钱学森干涉《科技导报》被他顶住（发表我的三峡文，也顶过长办的“抗议”）。科学界普遍看不起钱，认为是个政客。

玉珍被诊断有肺炎（右肺），是病毒性。她不愿住院。先吊瓶五次。近一个多月来，一直不好，有时发烧，胃部也疼。

下午两点一刻王纪宽来，送我们好些抗衰老、健脑的药物。谈到四点。认为亚洲金融风波并未过去，我国金融也免不了脆弱、动荡，经不起风波（香港亦如此）；世界性通货紧缩，如美缩，会有世界影响，出口将大降；经济都在下降；美 1%（3.4—2.3%），日本 0，我们的 7.8%，美估计为 4%；今年能维持去年即不错。俄国续下降（西方希望俄国烂掉）。欧洲较稳定。香港不会好转，台湾看好（小电脑生产 6000 万台，世界 60%）。

下午四点多同秦川到国膳庄赴宴。在八一中学旁的乐家花园。此处原为努尔哈赤一儿子的王府（后为北静王府，同红楼梦有关），现保存了一部分花园，对外不开放。到胡积［绩］伟夫妇、王若水夫妇、李慎之、孙长江、吴象、朱正、郑仲兵等，李郁是半个主人。席间大谈形势：讲话不止，出文集搞学说，信任滕文生、王沪宁（慎之极贬此人），天天写。传五子：戏、傻、疯、痞、婊。刘吉同江谈，选举可从最高层始，拍了桌子，只能搞村一级。

1999 年 1 月 21 日（星期四）晴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翻看报刊。

上午同徐滨到李普家赴宴，还有光远夫妇，若水夫妇与李辉。席间漫谈毛与乔木。当年有两个人（一是王莹的丈夫）建议中央搬出中南海，毛甚为脑火，都被打成右派。我谈到 1950 年周士钊来京晋谒，毛同他在中南海泛舟，得意地自言自语：“寡人居南海”。（周回长沙后告诉我的）从而引起话题。少奇也左，大棒［捧］紧跟，只是大跃进后讲了“七分人祸”，“饿死人要上书的”，想搞包产到户，就绝对不容了，必置于死地。都同意我说的“从痞子运动到痞子运动”，是“大痞子”，“痞子头”。两案时，江青说过，“什么林彪、江青集团，都是毛管的”。美国出有“五人帮”的书。若水在瑞典时，为印尼打砸抢华人，西方大报导，我们的外交部说是“受不公正待遇”，觉得真是卖国主义，大为光火。乔木三中全会没起什么作用，看不起耀邦，想加控制。当年对陆定一很是排挤，副部长领导正部长（中宣部部务

会上）。钱俊瑞找他要北大校长，他说陆可以，被陆顶回。

下午游 800 米。腰疼如故。

晚上刘双平与林琼三人来，送花兰[篮]与水果。星期六武大校长等十多人来，华中理工大学合并，我对此事怀疑。

广州巨慧公司老板文川与记协张国建来，送我“改革开放廿年纪念表珍藏版一只（9970 元）”，还要请吃饭。

1999 年 1 月 22 日（星期五）晴

四点醒来又睡着。六点起床。午间只闭目养神半小时。

武大校友会要我的字（大概是卖钱集资作活动费）。欠字债太多，上午发了个狠，三小时作字 22 张（还写坏了四五张），算是一身轻快之感。

下午游 500 米。到办公室呆一小时。

玉珍到医院再照片，有轻度肺炎，要卧床休息，可以不住院。

1999 年 1 月 23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将 22 张字分类，12 张交刘双平。上午到中仪大厦参加武大校友会（到近年毕业校友几十人）。侯杰昌校长及付［副］校长、付［副］书记等八九人出席。谈办世界一流大学，合并院校办综合大学事。武大与华中理工“强强”合并，尚在酝酿中。我发言持中立态度，不要“貌合神离”，去看看四川、浙江经验。哈佛成长美国，因美国是一流强国，两者是相互的。我还谈到教育改革似未上日程，过去左害太深，知识分子独立精神几乎消灭待［殆］尽，只剩下马寅初、陈寅恪，梁漱溟几个人。谈到丁关根管得紧。大家反映［应］似好，说一针见血也。午宴时认识陈东升“泰康人寿”，成功地操办了嘉德拍卖行。好些年轻人让签名。

下午游 500 米。到大三元晚宴。文川老板请客。到杜润生、吴象，孙长江三对夫妇。杜谈江的动向，令人忧虑。毛过去同他谈过七次，反脸不认账也。送文川、吴象两条幅。

小妹电话，玉珍谈自己病情，难以去旧金山也。

1999 年 1 月 24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将丁聪画像的“自述”、“他述”寄沈峻。

同玉珍到建设部招待所吃狗肉，刘云鹤的鞍山亲戚（粮食局长等）请客。原来他们买了《直言》、《反左》共十本，让我签名。东北下岗问题难办，150—200 元。鞍钢还能维持。

下午陈峰彩来，他的扶贫对口 30 个县，还很忙，并未离婚（为了要房子）。小柴脾气太不好，钱抓得紧（为家里买房子）。谈下面无红包办不成事，腐败（搞女人）成风。

1999 年 1 月 25 日（星期一）晴

四点醒来。在床上做腰部活动，也许能减轻腰痛。五点起床。

上午李公天来，催我写纪念耀邦的文章（韩钢也催过，《百年潮》想用）。玉珍仍吊瓶，病情有好转。翻看旧资料。下午沈敏特与一研究生来，从自己亲身经历谈《世纪之交的杂感》，从湖南与家庭影响谈起，在武大就成为职业革命家。革命与建设最大教训在“左”，根子是教条主义与封建专制主义，谈毛的变化，亲身所感。沈也提了几个问题，录了音，文革或以访谈形式。谈到五点多，朱正三点来，一起

参加。明天上午还得继续。

朱正也感到他的口述传记中，对钟叔河的批评会引起钟的不快，钟如写出文章倒是好事。谈朱镕基曾在会议上两次批评丁关根的作为。

雷霞来让吴兴华跟我电话。湖南威盛［胜］公司是省政府让他写的内参。我说情况弄清他应再写个反证。

华贻芳送来赵健民送我的书。晚上同赵通电话，29 日前去看他。赵认为应为六四平反——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9 年 1 月 26 日（星期二）晴

仍四点醒来。五点半起床。清找《世纪交替杂感》有关资料。上午九点半沈敏特二人再来，谈到十一点多。这 20 年改革开放之不易，如农村包产到户，经过四五年才全面解决，社队企业发展更是如此。必须追索左的教条主义理解，从马恩列斯到毛到现在的左爷们，实际是不了解西方百年来资本主义发展，在和平演变也——向更社会化演变。社会主义却死守“消灭私有制”这一条。谈定春节后交稿。

下午游 800 米。

晚上陶森等三人来。介绍李劲祥其人，同宋美龄有亲戚关系，是公司经理，活动分子，想来见我。还带来侄子（军人）要帮助解决不转业（利用我们这些老家伙太过份了）。

1999 年 1 月 27 日（星期三）晴

仍四点醒来，五点起床。翻看报刊。

上午周世田来，一直闲谈到留午餐。带来一本《党内有个》，上次一本过关时被没收。香港经济形势不好，一直滑坡（中国支持上亿元）。国内也不容乐观。日本太鬼，装作下滑，以便对整个亚洲表示无能为力。张青义来，他说有人见到广东一出版社在一月初书市摆出我的三本书：《大跃进》上下、《庐山》上下，《晚年》。我责备他耽误三个月，非常生气。

下午游 400 米。三点半到赵健民家，应约谈六四平反问题。他在晋鲁豫区党委当过副书记，当年赵紫阳任地委书记（比万里等影响大些），张玺传播滑县经验。六四前后都同他有接触，“支持动乱分裂党”，鼓励他不作检查。段（来过他家）君毅两年前同江谈过赵的待遇问题，江说张学良关过 40 年。在政治问题、集权与个人权威上，邓同毛是一致的（当年刘只能管管军事，大小事由邓说了算，他有亲身经历。谈到在西南局解放初，使用铁道专家萨镇冰儿子事）。开枪当然是邓的决定。六四非平反不可。党员、公民对此有发言权。他找过叶飞，叶已不愿出面，说安志文、张劲夫可能同意。他将个人信（致江的）稿给我看了（我带去长短代张拟稿），不同意绩伟加的“江泽民时代”语。由一批人签名好，等春节回来后再定案。他也可找张爱萍谈。民主问题首先要解决言论出版自由，没有新闻自由不行。关于稳定等等见解同我们相同。他赞成联名，如毫不接受就对外公布，有此权力也。

杜文斗又来，逼着我为《铁道诗词选》题字：国家命脉，诗坛劲旅。

韩钢电话，听说王震与乔木后人，对《旧事新说》风波与《黎澍十年祭》，要同我对证法庭，真有此事倒是乐于奉陪也。

世田谈《有个》曾缺售。《羊城晚报》（？）近日曾刊广东两刊介绍当代十大作家，鄙人以《实录》名列其中。此书于世人影响确深也。——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9 年 1 月 28 日（星期四）晴

两点半醒来，服眠药，六点多起床。翻报刊。

十点到八宝山同武衡告别。一科委党组负责人见我，竟说有幸见到，“如雷灌［贯］耳”。有署名花圈，人很多，光远、李昌等都没去。

平江老傅和县委副书记等四人来，送腊肉，火焙鱼等几袋。问干部贪污腐化情况如何，纪委书记答：惩办了几十人。说平江去年经济情况甚好。

张青义只带来《大跃进》上部稿，下部仍在作家出版社。此稿耽误四五个月，很是恼火。

晚上黄新亚夫妇和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送茶叶等，邀请参加 30 日的聚会。

平江老傅等人来，送甲鱼、腊肉等。

任何通过个人努力达不到的权力，我们一概不承认。——遇罗克

李南央注：以上二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9 年 1 月 29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这两天为《大跃进亲历记》耽误出版而不快之至。张青义到办公室，又数说了一顿。

下午游 800 米。到办公室。

这两天都为张青义耽误《大跃进》书事而恼火，书一直压在作家出版社。

1999 年 1 月 30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翻报刊。上午同玉珍到政协礼堂参加老人年会，同刘建章，荣高棠等坐一桌。同刘拉家常，他已 89 岁，没有病痛。秦城 1972 年放出（荣也是 75 年放）。提到丁关根，他只说此人很聪明。席间有《人民日报》一头头，说我的书他都看过。

下午游 600 米，不累。四点同玉珍到皇冠饭店，参加中卫得康医药公司同中国医学基金会国际交流合作中心办的春节联谊会。我与杜润生、吴象、吴明瑜，朱厚泽都坐主席台，甚不好意思也。主要介绍一种治糖尿病的西药。会后晚宴自助餐甚丰富。题词：杏林春雨润无声。药名“脂康平”。

1999 年 1 月 31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即起来，将这三年诗作编入《龙集》新编新版。很是紧张，大概还有遗漏，需详翻日记。上午朱正与蓝英年来，蓝赠书二本（《日瓦戈医生》等），回赠《直言》。喜欢看我的书。建议他写苏联崩溃教训遗［逸］事等（他忙于翻译）。王云从、陈荷夫来，谈《珞嘉［珈］》（一年二本）出刊情况，当然支持。王若谦问齐民友，齐说刘双平乃“小瘪三”。（王不满刘夺权也），不以为然。谈到我的纪念方宗岱文章台湾转载了，而他们不注意。将晓梦书借予。下午算哥女儿来，儿子 19 岁已考入清华。陶森等五人来，玉珍应付。他的侄儿事我已尽了力（问过贺益［毅］夫人）。延滨夫妇来，要为刘｛日｝尽力，让他们写信。刘清来。我真应付不了。

1999 年 2 月 1 日（星期一）晴

昨夜服眠药。三点醒来小解，又睡着。六点过起床。

补三天日记，不是玉珍记事，都记不清了。

臧英年十点半来，谈到十二点。（电话问过慎之，了解其人，政治上较一般，创新思维不清楚。有

见解，为人好。）谈家世，父亲臧启芳 1919 去美国，23 年回国，不肯做张作霖的官，上过王之王的英文课（大 6 岁）被王任为奉天商务经理，著有出名的“大学丛书”《世界经济史》。后任东北大学法学院院长，1930 做过天津市长（时张学良第一任公安局长，孙铭九任营长）。他同孙长谈过。张学良一个师被红军消灭后，蒋介石不与补充，因而看透蒋之本意，决心搞西安事变（他同意我说张学良有天真可爱的一面）。谈蒋毛对比，都对民主距离较远，关键时刻，刚愎自用，得理不让人。蒋于胜利后要灭共（毛搞文革）。熊式辉接管东北一塌糊涂，父亲任特派员，东大校长等，乃唯一清官。蒋毛都无度量，不能做明君。台湾一立委批《毛传》一处：蒋无此雅量，蒋大怒。父亲等曾签名上书放雷震。暴力得胜，行为心态等乃人类可怕遗产，其心态同和平建设不相容（客观、协调、交换，退让等）。又谈周恩来南开同学童冠贤，在日本时收藏过周的“打油诗”与画马等，四次被邀没来成大陆，其包留在山西一铁路局长处被镇压了。他还同唐纵儿子一起去美国演过戏。说美国人旅游回国后，觉美国更可爱了。

美有成熟的福利政策。

1999 年 2 月 2 日（星期二）晴

四点醒来，床上做些活动以减腰疼。

整天在办公室。将 95、96 两年诗作整理好，快件寄朱正。让小贾复读者来信。小贾工作问李志勇，可能去党政外事局。

下午游 400 米。

晚上朱厚泽来，将批耀邦的“生活会”上 Left King 的发言长稿 40 页给我。说当年赵没能支持耀邦，批胡不吱声。借马丁事件反自由化，赵说不能反，经济范围，但批胡自由化，软弱而不表态。'87.5.13，邓找赵谈，开始批左王（王忍之说是第二次拨乱反正），邓态度明朗。（7.14 批我的信件时，看法已明确）。谈到李先念，到贵州时，坐在汽车上说：我就是红眼病。对一个基层干部汇报时说：我反对投机倒把。那个干部回答很得体：无商不活呀！

1999 年 2 月 3 日（星期三）晴

四点醒来，仍在床上做些治腰活动。

上午同玉珍到宣武医院骨科看腰痛，那种进口针药已缺货（30 晚在皇冠饭店活动时，该院院长孙家邦介绍的）。开了种止痛药（平常的药）。随到北京医院取药。有藏药消痛贴“奇正”。

下午游 800 米，甚累。贴上“奇正”，感觉如虎骨膏。

杨纯送来大甲鱼一只，前几天我们送她腊肉、火焙鱼等。

晚上韩钢来，取走《大跃进亲历记》全部稿（60 万字），耽误了两年，可惜之至。

给小妹写了封信，说明玉珍病情，不能去旧金山。请金小满 Email。

1999 年 2 月 4 日（星期四）晴

昨夜服眠药。四点醒后仍睡着。六点半起床。

整天较懒散，翻看《龙集》，深感这些诗得来不易！同腰痛有关。

下午游泳 30 分钟，尚不觉累。

接袁鹰电话，星期六上午开周扬会，接到过请柬，完全忘记了。

1999 年 2 月 5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翻报刊。

小赵感冒没好，玉珍联系到此处 24 楼医务室吊瓶。

武大林琼两校友会的人来，十多本《直言》等签名。

1999 年 2 月 6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续看若水《人道主义在中国命运》。

上午到三联四楼参加周扬纪念会，同秦川去，到四五十人。光远先谈：1.崇拜毛，2.“左”，3.以权威自居。温济泽谈自己：执行过立三路线的只剩下三人，他是其中之一。周扬打他右派都忘了。要为周平反。张光年：不是摸气候，现在要创造气候。我直言现在的丁关根与中宣部已是异化。2 左王先清君侧利用邓、陈及二人间矛盾而整胡（及赵），反对改革开放。周扬乃牺牲者之一。赞扬若水留得青山在。胡积［绩］伟：耀邦不让批《苦恋》上《人民日报》（再来文革）。有时退让。若水说：周扬是个悲剧，充当毛工具，觉悟过来后，就被打下去。因此活不了。秦川申讨左王。20 年中弯路的制造者。

袁鹰赠我《秋风背影》，扉页上题七绝：秋风送背影，泉下故人多。劫后幸存者，怆然感逝波。吃饭时我谈到《毛文选》一卷 324 页的一句话。会上谈到六四平反，目前恐还不到时候。

玉珍告我，上午宗凤鸣来，赵已去杭州。赵健民让他去取信稿交我。李志民来，送脚动器械。

1999 年 2 月 7 日（星期日）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睡得甚好。六点起床。

翻看《秋风背影》等及近日报刊。为谭丕谟百岁冥诞题词。请李普、四益帮忙，用了李的一点意思。作七绝：

革命精神治学来，谭公著述雾云开。
百年巨变迎新宇，千古文思未尽才。

附记写了 1938、49 两次短暂交往，及 1958 年几乎同机（失事）事。写成条幅。女儿谭得玲晚上电话致谢。

晚上到贵宾楼赴宴。三辰文化公司总裁孙文华请客，介绍三辰影库发展情况。中小学课外教育利莫大焉（孙是在海南搞房地产发大财，在温州开发新城）。

见到董辅礽，高尚全等。董谈国企无望，大与中小都是亏损近半数。高在世界银行 8 个月，刚回国。谈硅谷占美国高科技公司 600 家之一半，地区 600 万人，年产值 4500 亿美元。每天出一个 10 万元富户。人家的知识经济，真是望尘莫及。

收到沈敏特寄来的访谈记录，可以单独用。

晚上杨仁女儿平生来，两本书签名。谈母亲办离休待遇事。

1999 年 2 月 8 日（星期一）晴

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今年第一期《改革》有好几篇有关经济带总结性的文章，可以备用也。

十一点半到朝外傣家村，应邀参加《中国老年》和吴祖光（为新凤霞生日）合请的宴会，有三十来人。很是热闹。与燕祥、黄宗江、范曾，祖光等同桌。邻桌有丁聪、华君武、杨宪益，范用等，还有祖

光儿子吴欢等一批中青年，或来自我介绍，或拍照，或持书签名，很是热闹。最后才弄清坐在我旁边的是庄则栋，思想颇解放（我说他已不像运动员像下海的，他说正在办“庄则栋俱乐部”，已 59 岁）。同宗江谈范曾，揭批沈从文与黄永玉最不得人心。是竹楼建设，傣女成群歌舞，竹筒饮食不断，可惜乐声过于闹人也。归途送黄宗江到家。华君武还特找我说，读《反左文选》等后，才明白一些要害问题。薛晓源等炒的几本书，确实集中地起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包括老中青三代。

玉珍在电话中拒绝了一个聚会与饭局（大概是反腐败问题，山西人口音）。因杨继亮曾电话告我来京，参加一个反腐败电视剧的讨论。

晚上林琼二人来，为 20 个武大校友《直言》等书签名。并赠我《直言》20 本。

为罗西北入选工程院院士事，同湖南谭靖夷电话，又同邢凤山电话，请他们尽力而为。

1999 年 2 月 9 日（星期二）晴

睡到六点起床。翻《炎黄春秋》“毛与立三路线”文。当年在江西毛实际上也是一个立三路线者，也想在江西打吉安，“一年之内夺取江西省”的（1929 年），后来仍急于进攻九江、南昌，红军扩大到 100 万。

在办公室呆了一天。寄三本书给方成，两本书给安徽的汤洪熙。

廷栋来谈到华东几省谈中央卷预订情况。山东吴官正雷厉风行，先从干部多占房子下手。金松林的推销方法（可得 40%回扣——书款从 1200 元——2000 元），山东不赞成。此事还得再议一下。

午饭后未休息，同赵杰兵手谈两盘，没有让子，虽然输一二十子，但了解了他的水平。我的缺点在不注意自己防守，过于进攻也。他儿子在清华围棋校队，此次中日韩大学比赛，清华得了冠军。

下午游 800 米。

1999 年 2 月 10 日（星期三）晴

三点半醒来即不能入睡，四点起床。精神不集中。翻看报刊。上午什么事也不想做，虽同睡眠有关，但近一两个月精力总不能集中，两篇应允长文，始终未能动笔。是否老态？上午团拜会没去。

杨仁来电话，只好说办离休事无把握。为此同傅思和通了电话，并在申诉件上写了照顾的话。

中午只是闭目养神，未能睡着。

下午天津社科出版社总编王纬（女）来，为陈靖的长征书写序（此事本已告冯兰瑞拒绝了）。磨到最后，只好请他们先写一稿。

王旭东等四人来拜年。我单独同他谈正部级未解决问题，关键在部内（王纪宽间接从曾庆红处知道，上面不会有问题）。又谈及全集出版事。丁关根之异化，对江核心也讲了几句，发发牢骚舒畅一点：不能再走毛泽东老路也。

陈明夫妇来拜年，并送药物、腊肉。不免又谈到家事（妹妹之无理，已告法院）以及丁玲与周扬关系等。只是想周能讲一句道歉话，始终未得也。

今早玉珍为我理发剪甲。

1999 年 2 月 11 日（星期四）晴

昨夜服眠药，睡到六点起床。

上午陈琼芝与钱理群来，这是陈早同我约的。钱已六十，学中国文学，从北大转到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39 岁回到北大读了研究生。校方对他很警戒，难以对学生作大讲演（慎之曾告我，纪念北大百

年，钱的一篇是最好的）。现在准备写一本专门研究毛泽东的书，已作了许多准备（如竹内实的书已复印了一些，在香港住了一年）。我先谈到《炎黄春秋》“毛与立三路线”一文。当年毛也是一个立三路线的自发者并执行了的。然后谈到“以痞子运动始，以痞子运动终”等看法，品质实在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十年文革，一切登峰造极也。钱谈到多年来，知识分子（包括现在学生党员开小组会）在做戏，说假话，双重人格的问题。钱赠我选集《压在心上的坟》（批评家随笔）。回赠《直言》。钱在贵州 20 年。

下午同玉珍去看望周惠（任仲夷曾告我，周说几年不见我了）。已坐在椅子上不能自由行走（一只腿已僵化）。开口就谈挨了骂，骂得对（估计我已知道几篇斥责他的文章，即那本传记性的《天道》关于反右与庐山情况的不实之处）。我只是一般话旧话当前，避开了此事。他确诚恳地称赞我那篇有关大跃进失败的长文（《炎黄春秋》刊），说我“笔耕不已”。案几上有一本《反左文选》，我连忙签名。

1999 年 2 月 12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翻看报刊。上午先到新兴宾馆应段葆祥、周笃文等邀吃早茶，孙佚青、王澍等参加。谈“世纪颂”大赛收稿正常。我谈点世纪之交感想。宪法、专政与法治矛盾也。不能再走老路。周谈最近宣传会议，江提到不要老提“核心”，“我是班长也”（说是田纪云、谢非等提了意见，存疑）。十点半到科学会堂参加能源研究会，见到一些老人，逼着讲了三句话：1980 年能源会成立时，曾预言将步西方后尘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水电难优先）。能源出路之一在节能。三峡准备后事。初知电力过剩。雷树萱说，美国居民全年过恒温生活，电力能消费掉。下午游 600 米。晚上到丰联广场上上海鱼翅馆参加宴会，有金观涛夫妇，长江夫妇、汤一介夫妇，光远等。金已能自由进出。光远话多，谈酒文化，2000，2001 问题等。赠金、汤《直言》，汤也赠我书两本。晚上金老来，赠《直言》。

1999 年 2 月 13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今年一切春节团拜、晚会等活动都没参加。孙克悠（高铁夫人）来留条，要我的书。特送《直言》等两本。

薛京来，送六盒羊肉片。已找到一位 45 岁女友，对他很关心。

山西送我大枣、核桃仁、牛肉，真空玉米等几箱特产（从王廷栋转，秦无凤送，似不认识其人）。

刘双平送来花篮。

1999 年 2 月 14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翻看报刊。玉珍特去作了客厅深绿窗帘。秦川来漫谈。小彭送来海南红云丹水果一箱，澳大利亚芒果一箱，干红一箱。长盛认［让］送的。

1999 年 2 月 15 日（星期一）除夕，晴

三点服眠药，六点起床。翻报刊。上午没去人大会堂。

胜利、小多两家来过年。中、晚餐都在一起。苗苗与小琴［芹］果然连电话都没一个。

上午去看望杨纯，送海南水果。谈到张彦文革之死，带［戴］五顶帽子（为陈毅鸣不平），骨灰放在家中，79 年才平反（找过邓大姐，说无用）。杨纯自己准备什么都不留，也不发讣告，眼膜可捐献，一切看破了。

小彭又送来两个大甲鱼。同胜利手谈几句［局］。

晚饭前小妹来电话，嘱买好的安眠药。

观电视到十二点。拜年电话不断。四川的程世平、任中一，海南长寿，汪啸风秘书，长寿街吴某，东北鞍山市长等，以及李元华、长江，谢韬等。幸亏电视没有什么不可中断的。

晚上给大姐电话拜年。

奚青送来孙大光1988年给薄一波的意见书，希望我为孙的文集写序言。——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9年2月16日（星期二）晴

服眠药上床。睡到六点半起床。金老夫妇先来拜年，然后去冯大姐，隔壁老刘与毛家拜年。我的“言事敢为天下先”联，毛家已裱好悬之厅堂。

大胖夫妇来。十一点手谈，午饭只吃了六个饺子。饭后一直下棋到五点始毕。各有胜负，我太好杀了，毛病绝对改不了。

好些人电话拜年。

安徽尹曙生说，已买到我的《直言》、《反左文选》等。开宪法讨论会，他提了“专政”问题，同我意见一致，跟“依法治国”矛盾也。还谈到镇反时情况，“那是很可怕的”，到北京时再面谈。

任继愈来电话，说最近收到《黎澍十年祭》，才读到我的文章。他与黎过去有交往，许多观点很深。我同任只在几次会议上见面之缘。

1999年2月17日（星期三）晴

四点起床。翻看报刊。上午胜利一家，小多夫妇、杨小玲夫妇先后来，苗苗和玉杰来（觅觅发烧病了，住奶奶处）。同苗苗谈了一阵。因《直言》上有照片，么么两次电话质问苗苗：为何说假话？苗苗估计么么也想见我的。我说如她分不清是非，则不见为上。《直言》等书是他的育才同学告知的。只得给他一本。苗苗还提到三峡等事，说很想读我的书，于是将三峡一本也暂借与之。王铁铮与珠珠[朱朱]、春祥来（还送了花篮）。王还认出我，却认不出玉珍了。春祥负责三峡升降船闸的设计，说承包三峡工程的，包括武警与八局都赔了钱，而长办则包办投标，大沾其光。他对船闸闸门也是有怀疑的。

同胜利手谈几句［局］，毛病不改。夜近八点始离去。

1999年2月18日（星期四）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五点醒来，复又睡着。六点起床。翻看报刊。《参考消息》“一千年来世界有哪些改变”很有价值，四期连载特剪下。还有《千年大事录：商贸篇》也很好。

上午王怀安来拜年。他和老伴胡朝芝很喜欢读我写的书。赠《直言》。终于谈到延安抢救时在保安处的情况。他是四川红旗党一案，1943年7月才抓进去（当时在边区法院工作）。杨刚、叶远高审问，也经过何定华动员，终于成为“分析特务”。“人家早坦白了”，还因为读了任弼时的《抢救失足者》，“有确实证据的才抓起来。”“红旗党”相信组织，绝对愚忠。似乎豁然开朗。“写在瓜瓢上的字”，“瓜瓢打水一场空”，是当时的感想。迷信党，主观革命，客观参加了红旗党，自己不知道是特务（当年王还审问过我）。王还参加过审问江青四人帮，在秦城工作过两个月。江青说打倒刘少奇是毛决定的。法律上的无罪推定很不容易，犯罪有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

秦川随来，也参加了漫谈延安旧事。

中午睡着一小时。下午游 800 米。许德勤来。

上午还有一陕北人（陈海宽）与海南两干部来。谈海南泡沫经济，一万多平米房屋空置，洋浦也半拉子。对我说的，交给台湾开发，当省长也可以，很是赞同。

上午张敖荣来，送茅台等。

昨天上午王铁铮、珠珠［朱朱］，春祥来。铁铮还认得我，却记不起玉珍了。给他看了下《党内有个》。——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9 年 2 月 19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翻看报刊并剪报。看黄宗江的《悲欣集》，文章虽短，韵味却长，有自己的独特文风，从而知道话剧界名人情况并本人的简史。将此事告知李普后（他们是青岛初中同学朋友），下午就接到黄的电话，邀明日聚餐。

上午陶森同李劲祥和两位女士来，邵惠之（女医师，国际医学研究中心）为我与玉珍、小多作一种用量子仪器的体检，测量身体特异免疫、呼吸等 20 系统的参数，每人的体质与病状讲得较准确，还将药物一并作测量，以检验何者有效或无效。还为我们开了中药方。讲得头头是道，令人信服。是三军医大，西医又学中医，研究经络的。另一女士孔莹为陶森商友，在深圳开也。陶极力称赞他的“御龙药酒”的疗效，要我们服用。

柳晓昂来拜年并赠柑橘。苏仲湘来，给几份境外资料。一起谈旧事。

小多和满起帮我整理留下的报纸，将有用文章剪下。还有一大包待处理。

衡阳一个道士（南岳祝圣寺）彭德利昨天来未见，今天上午又来。说是 30 岁。说要谈“祖国统一”问题。数说了几句。为带来的书签名（说是“忠实读者”）。——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9 年 2 月 20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翻看报刊。上午十点半同玉珍应邀到八一厂黄宗江家，李普夫妇与女儿女婿一家先到。听黄谈自己旧事并看录相：与阮若珊结合经过。他的前妻是一个“左”翼分子。谈议论江青的廿一条，造反派怕危机自己，没有上报也。阮也谈到她的家庭旧事。在附近的三湘酒家午宴，基本是湖南菜，可口，九个人才 380 元，包括酒与饮料。尽兴而归。到家近三点，睡着近一小时。黄赠《长歌集》，我赠三本书。

大胖来，两本《直言》（一个书店找到的最后两本）签名。送他《论说文选》。他在写早年回忆，写大姐与公公如何将他带大。还记得公公写的诗，以及 49 年解放时我在长沙的一些情景。如同范元甄的冲突，以及公公在文革时的情况，很识大体。还记得我读中学时那些数学作业与生物实验图等。

张全景来，送茶叶。正好大胖将张轸夫人（要雇保姆照顾张）信转交。张说老干部医疗，全面解决。玉珍说做了大好事。临走时我说了一句“请照顾我（房子事）”。

1999 年 2 月 21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翻看报刊。上午崔军夫妇来，谈贺毅巴结李鹏、钱正英事，司机、炊事员都是工程兵派去的。刘源到武警总部排到第八位。他们夫妇仍坚持冬泳。为广东一工程师（任恩光）事，要我再转信焦林义。总参那位按摩中医来，大谈民谣怪话，多得不得了。已有一诊断室，愿意为玉珍、小多治病。在杭州见到赵紫阳。拒绝为王首道治病。胜利、小多两家来呆了一天，上午十一点到六点一直手谈，大

胜过一盘（30 子）。

李铁林来拜年。谈 59 岁现象等。我谈六四必须平反等，以及江讲话太多等。

1999 年 2 月 22 日（星期一）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半起床。上午和玉珍到安子文夫人刘竞雄家（谈安子文旧事，愿回组织部）和秦川家拜年。然后去安志文家，先谈［从］赵健民信谈起，他不赞成被拒绝后在境外公布变成对立面。赞成李泽厚《告别革命》观点。旧事谈得不少：△十五大前，江找薄谈过三次，薄最后还形成个文字东西。对江有三句话：政治成熟了；不要踌躇满志；要团结各方（不承认错误者在外）。因而估计六四问题江薄等都不会松口。△88 年李鹏从上海回江告薄（江？）“不要倒赵”，邓的嘱咐（当时先念等在沪）。△乔、李（瑞环）在会上与鹏、江有过不同意见，有争论（李还向邓写过信），杨曾附议。因此十五大前倒乔（“水落石出”），二杨也无准备（由来已久，江要掌管军队，封了一批上将，随即退休）。△安的看法：江一手邓、一手毛，抓两杆子（枪与笔）。△安参加深圳一经济会，台湾一学者说大陆三条：搞乌托邦；不认识现代化；总想快，不认识现代化是长期事；现代化必须全面化，不能光搞经济。

何永杰与河南一电力公司两位经理来，给我过三份讲话稿并邀我去河南旅游。谈小浪底之不合理以及三峡违反常识。——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9 年 2 月 23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翻看报刊。

1999 年 2 月 24 日（星期三）晴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翻看报刊。九点到办公室。领导小组会，马石江、王明哲、廷栋与小曾，五人商定：中央卷不列主编与副主编名义（因副主编列名者有争议，如钱听涛，而陆沅又坚持要此名义。于是只有连主编也取消，就迎刃而解。我早已表示不要此名义）。只列领导小组与中央编辑组等，“后记”中多加说明。估计 1600 万字。可售出 5000 套（有把握），可能更多。七一出版，开发布会并总结会，各地来四人，封面等早定。3 月 4 日正式开会通过此方案。

午餐见到张等，谈饭店价钱普遍便宜了。

下午游 800 米。

三点宋晓梦，冯兰瑞先后来。晓梦认为 59 年批斗过程不必编书了，我也同意。河南经再三催促，大概可付印了。封面要看。冯兰瑞谈李昌正统，好管闲事，俩人谈不拢。女儿（万润南妻）想回国（在法国，出国无手续）看父亲的病。找我咨询出主意。

今来腰疼加剧，稍坐起立即剧疼。烤烤电，别无他法，又懒得去医院。

伯村女儿陈钢来诉苦（在科协工作），部门领导故意整她，经济清查无问题，一年不工作。鼓励坚持上诉。

电话处理回信。给成都韩寓吾，谢谢关心。谌震出书事，写序言，告朱正处理。关于崔军让办的事，河源一工程师冤案，给焦林义电话，焦已作了努力。——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9 年 2 月 25 日（星期四）晴

睡得尚好。五点起床。翻看报刊与资料。

上午徐滨来，黎澍十年祭座谈会发言记录已整理出来，我即予改正。发言谈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主要领导力量，黎过去也是这种观点。

下午许静（水电总局五十年代工作过三年）带儿子与女儿来。在深圳开公司，被电力局与区检查［察］院错捕并没收全部财产，搞了一年多，到处上诉解决不了，求到我名下。只好向李长春写信，尽力而已。权钱交易，无所不在，真是腐烂透了。

下午游 800 米。

1999 年 2 月 26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翻看报刊。一早冯兰瑞来，为女儿能回国看父亲，给曾庆红信，很得体（上次是我建议写的）。从而谈起旧事。她在重庆时同魏东明结婚，到延安后已怀孕，可是韦君宜同魏叙旧情，小韦居然直接向冯作工作，两人还同去医院看她，逼得她向蒋南翔写信，将小韦调绥德，才同杨述结婚。这些都写入《丽莎的路》。还谈到对杨述有虐待。说李昌厚道（待莊静）。她与李昌是 1945 年在张家口（？）结合的。后来莊静又给李昌写信叙旧情等等。李昌大女儿如何认父。

整天增订李辉访谈《忧虑三峡的声音》。根据陆总的|的|修改稿。增删很多，有些史实清楚。

下午游 800 米。晚上看电视烤电（平［频］谱仪），似有效。

1999 年 2 月 27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翻看报刊。继续改《三峡声音》稿，进度很慢。《南方周末》刊蔡德诚读《反左文选》文，标题改为《一本反左的力作》。蔡电话说，有删节。《同舟共进》全文刊载。

下午游半小时，可能不到 800 米，池中人太挤。

陶森带儿子、外甥来。李劲祥送来《红楼梦》彩石雕像故事照片集，在大观园展，每天二万人，收入交公。此事花 1800 万元。李的妻妹乃宋子安儿媳，生下宋门独子。又一亲属在宋美龄处，已得赠款千万美元（还可能续得）。将继续搞《西游记》等石雕像群。李给我信，要题字。《反左选文》签字。

1999 年 2 月 28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续改谈三峡稿。进度较快，到晚上基本完工只剩个小尾巴了。此文约 18000 字，几乎无处不改动，又增加了好几千字，总数当在二万以上。完全靠陆总的改稿。

毛竹从海南岛回来了，很懂事，为我们分别买来食物。

下午游 800 米。将沈敏特的访谈稿交小贾，让他据我的一些反“左”文章增加内容。

晚上十点小妹回来，带了三个箱子，内中一箱子药物是给我们的。还有《当代中国研究》两本及一些复印件。

1999 年 3 月 1 日（星期一）晴

昨夜服眠药，睡足六个多小时。五点半起床。玉珍服用小妹带回的新品种安眠药仍未睡好。

早晨将三峡访谈稿全部改好，以两首诗作总结尾。整个调子是否定此工程，最后铁人仨跪也。

上午薛京引来他的朋友中医王养富（四十多岁）夫妇，并陆定一孙子。为许多名人看过病。大谈中医原理如何补气，及黄芪可大量服用的好处。为我与玉珍号了脉，并开了共用药方。名片上印了 14 个头衔。

3 月 4 日开会的通知及中央卷“后记”等改好，退曾卓明。取消主编、副主编事，还会有争议。

小妹上午出去办事。抽空谈了么么给她信，大骂一顿逐条批驳她文中所述各事，“妈妈都是对的”。最后结语：将功续［赎］罪，给二万元为母亲买手推车等。苗苗也写了封同样的信，则声明是范元甄命令写的。小妹给苗苗回了电话：她管爸爸，你们俩人管母亲，“不续［赎］罪”，分文不给。就是要钱，这一对可悲的母女。小妹还谈到克林顿事，全国沸扬，名誉扫地。学校中老师作测验，70%学生赞成弹核［劾］。乱七八糟情妇大概有十来个，从二十多岁做州检查［察］长起。莱温斯基在白宫“口交”十来次，克林顿则边打电话（已得证实）。美国有的州，“口交”犯法可逮捕也。

下午同小妹去程学敏家看望，并赠《直言》。程气色尚好，只是难以走动了。谈李鹏写文同陆总辩论蓄水位可以低到135，发表在《电力报》上。

1999年3月2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翻看报刊。《百年潮》第3期“战争与和平”文写了件大事，应当是“杂感”之一。上午李辉来交稿，并将59年《批判李锐反团文集》仍交他，还得找出我当年检讨。他属意编此书。随即徐亦孺来，他们都是萧乾晚年至交，都帮过萧的忙。大谈文洁若之虐待丈夫，不是东西（主要因大儿子的矛盾，极端小气而贪财）。不准雇保姆（退掉四个），住院不让回家，连零花钱都不给。否则萧会多活几年也。

下午游800米。小妹今天已住入西苑宾馆。

晚上李郁还98年日记本，谈到九点。当前形势：信仰危机，老干部悲观失望。干群关系紧张，群众闹事，有流血冲突。“党内自由化思想抬头”。干部队伍，宗派、地方主义、山头横行，中央政令不通。坚持原则不多，基层政权烂掉，腐败，从上到下，经济问题严重。禁四本书。“党一个早晨垮台”。国防大学一些将军议论邓：对半开，五大错误：中越反击战（柬埔寨垮），胡赵下台，六四事件，腐败特权，拒绝政改，反对三权分立，权力无法制约。有些年青学者议论：走新加坡路（城市小国），政制照旧下的经济开放，政治专制，经济自由，相互冲突，权钱交易，权力市场化导致政治腐败，道德沦丧。格局错误走不好现代化道路。江，萧规曹随，对未来把握不了。健全社会，经济，政治自由两轮互动，文化思想学术自由，独立创造能力发展，才能化解现代化各种矛盾。苏哈托乃亚洲崩溃信号——研究未来中国崩溃（难民潮，秩序，周边影响）。4万亿存款，80%款在20%人手上。

1999年3月3日（星期三）晴

三点醒来，睡不着了。四点起床。翻看报刊并《世纪访谈》稿（小贾据反“左”文加了一些），一直定不下来，是否就此交卷，还是另写《世纪杂感》？这几天美音老播中国人权问题，此乃“永远的题目”？

上午刘正来，开政协会。先谈周惠的《天道》，他也知道江看过之事（先是赞扬？）也觉得如此谈反右很不对。证实儿子已调光大银行任总经理。那个香港公司事，北京法院已派人去湖南，由黄道奇管，详情他不知。我谈了点形势看法。《雍正王朝》是湖南拍的。他在搞一部教育改革剧。那个　来群（原文此处空字，应该是“赵”来群——李南央注）（安庆珠儿子）破门而入逼写“群雅斋”，勉强找笔墨纸写了两张，很是不快。晓梦来，看《其人》封面。河南甚胆小，要去掉写同乔木、陈云关系最后一句话“八十年代后认识分歧”及邓左名字。电话没打通。封面字改八十自寿四句：堪慰平生未左倾。

下午游600米。到办公室，复印巴东县城岩坡崩塌两次新闻稿等（补入三峡《访谈》）。回来因接电话同玉珍小闹别扭。

晚饭前程世平来谈了两小时，“话语”挂在嘴边。对形式看法颇悲观。注重公民意识，一百年也赶

不上去，十亿农民也。中国像一架被劫持飞机。毛邓阴影改不了。官匪不分，腐败透顶，真是“无官不贪”。我说根子是权力社会。

整天电话不断，丁东写［想］来采访河南官事（编成书），未允。

晚上陆茂竹来，送张铁铮文集。谈钮茂生之光空谈不办事。

1999 年 3 月 4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翻看报刊。小贾来，一起到翠明庄参加领导小组扩大会，讨论中央卷出版的发布会和全国总结会事。有争议的还在主编、副主编问题。我的意见（不列）大家认同。但陆沅有异议，金老也赞成列我为主编。王雨亭则讲了副编同主编差别（从人的情况说，会引起有的人不快）。“后记”也通过。宾馆为三星级，厨子是北京饭店的。下午两点半才回家。过于疲倦，没去游泳。

方成电话，香港刘济昆要我的书。——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9 年 3 月 5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翻看报刊。《今日名流》第三期刊戴煌等写的郑州冤案（有图片）。给丁东电话（原要采访我）谈了点意见：如此渠道反映到北京，地方群众抗议，毫不起作用。知法犯法，政法部门腐败到此程度，真是惊心动魄，权钱交易如何得了。

下午苏志宏（孙长江介绍，广告公司“北京鸿运人广告公司”经理）来，为我裱字画。找出六副，没找到范曾那付［幅］老子出关图（走了才找到）。答应写招牌为报。

下午游 800 米。上午李普夫妇来，谈金尧如信事（金几次电话）体制内外有别，不能混到一起。

李公天来，送杂志两本，戴纪念耀邦文。

1999 年 3 月 6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翻看报刊。

上午十点到罗马花园，应武大校友会刘双平、林琼邀，由林的父亲林云杰按摩，治玉珍颈椎与我的腰疼病。共花近二个小时。林医师乃祖传，四岁起练功，手指、掌烂见骨头（插铁砂等），挨打忍疼，在湖北有名，为党政要人治病。但有个性，关广复［富］摆架子，就不给治了。

下午睡到三点。游 600 米。

李普夫妇来谈金尧如信稿事。里外有别也，婉言拒之。

1999 年 3 月 7 日（星期日）晴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美音报导美国的中国民主党上书，开放党禁等。

不到九点到罗马花园，林医师边按摩边闲聊。将四句诗前两句告知，鼓励更加卖力也。欢笑之至。先到一个患者（煤炭部一副部长）要我的字。给武大校友会的十来张字已裱好，悬挂了一张。

同胜利手谈，饭前饭后，未午休。下午三点后人客不断。李可、　　来（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他们新办了《中国合作新报》。陈峰彩同吉林省财政厅长矫正中，延边副州长周化辰来（慕名之意）。邀再去吉林一游。正定吴宗华等四人，带新稿。

赠林云杰（7 日晨醒来吟得）

神功苦练祖相传，痼疾消除指掌间。

轻快一身忘耄耋，笑谈喜结珞珈缘。(难得一身轻快了，更加喜结珞珈缘。)

——李南央注：此诗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9 年 3 月 8 日（星期一）夜雪

五点起床。翻看报刊。上午张敖荣来，送茶叶等。他在小妹家住过，当然赞成玉珍去美一行。谈到李鹏在国务院影响之坏。房子事请他相助。

陈峰彩处来人，办一个村庄水库扶贫。我退回，得有扶贫会函等才便于转信。

下午与玉珍到林大夫处治疗。

晚上熊蕾来，送熊向晖的回忆录（回赠《直言》）。他的“机要秘书”生涯，海外早已传播。原《东方》副主编杨小燕来［梁晓燕］。拟将小妹写母亲文编入同一主题的一本书中。杨［梁］在韩丁女儿的谈六四的电视片中出现（小妹认为她谈的最好），而被开除公职。现为自由撰稿人身份。

1999 年 3 月 9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翻报刊，听美音。一早到办公室，先同廷栋谈，然后一起同小贾谈他的工作安排事，我们尽了力，到办公厅信访处先工作，职务分两步走。原来是机关人事领导小组（李德亮与李辉）有不同看法。这样使他情绪正常一些。

给施应霆（在苏州，武大老同学，60 多年没见过面，去年十二月曾来信）寄《直言》并短信。又给吴觉的一个亲戚寄《反左文选》。

薛晓源来，谈中宣部对几本书（包括光远、戴煌的）未送审，卡今日中国出版社与编译出版社。我的书上半年难再版。

玉珍又病了，到医院点滴。下午我与小妹到罗马花园受林大夫按摩，疼得比昨天稍好。归途游 400 米。

晚上李郁来，“百家谈毛”，他拟了一个单子，共六十多个题目。1949 年后的。我意重点还在解放前，即毛的“左”有个潜伏期。从痞子运动到富田事变也。

小妹谈到郭莹（郭静［靖］女儿）的意见：父亲立个遗嘱，免得么么、苗苗等将来出麻烦，使玉珍乐意接受。

1999 年 3 月 10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翻看报刊。上午陆茂竹来，让她看《三峡访谈录》(李辉的)，说很全面了。她带来李鹏在《水利报》上发表的有关吹捧三峡文，说反对者是“杂音”。可笑之至。

读《百年潮》3 期“马恩列斯——毛？”文。从事实出发，写毛晚年心态及后果。

午休睡着近一小时。玉珍上午到医院吊瓶，头昏。

下午同玉珍、小妹仍一起找林大夫按摩，3 点—5 点。背脊椎中骨按得甚疼，小妹亦同感，不想继续了（金家母女都劝我们不再作此治疗，可找体委医疗处治腰疼）。归途与小妹到双安商场买夹克，有五层，比长安似更丰富。

1999 年 3 月 11 日（星期四）晴

近六点起床。翻看报刊。又看了一遍《三峡访谈》。此事无法划句号，此生恐怕要奉陪到底了。巴东县城搬迁两次，已平基盖了房子，都滑坡作废，现在拟搞第三次。水库尚未蓄水，即如此严重，将来

怎办？此事由《三峡工程报》报导了，我将之补入“访谈”的结尾。

徐滨来，告遇见包君，谓有尾巴也[1]。

下午同玉珍去按摩。归途游泳 600 米。

1999 年 3 月 12 日（星期五）阴雾

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上午朱大年来，小妹的朋友，文革初的“黑五类”，支持“出身论”者，在《遇罗克》传上有篇文章，并赠我此书。详谈当年情况。他下海“务农”，在顺义种了十多万株平[苹]果，活了三万多果[棵]，去年接果，被村中农民一抢而空。曾收买过这个模范村的村长（赠彩电、VCD 等），为村中办好事，落得如此下场。现拟将幼树卖掉也。难以落实（农民会抢挖也）。

复印《三峡访谈》几份（小妹带走一份）。陆茂竹离休事信，寄周保志办。

晚上李辉取走三峡稿。小妹下午去苗苗家，晚十点归。

1999 年 3 月 13 日（星期六）阴

五点起床。翻报刊。几天预报小雨雪，始终下不起来。

小妹去婆婆家。上午胜利两家来，买了两只烤鸭。

下午玉珍治疗，我同小妹谈苗苗等情况。为库兹涅佐夫写信，让小妹翻译发出。库要徐锐地址。小妹调解苗苗与玉洁关系。

那位张登全（彭总警卫）送照片来（去年七月在乌石照的）。谈彭刚之霸道，彭总电视片由她操办，排挤彭梅魁，还硬说她母亲也带回彭总的传记材料。又谈到接到一署名“良心”信，其父保持两人揭发彭总材料（是周围工作人员，暗示王焱）。于是电话请何定来一起谈。张还谈到见小平，畅言他的“永不翻案”信等，如何不地道。令人不能不打问号。何定听了他的说明。

1999 年 3 月 14 日（星期日）阴霾

五点半起床。满起来，送小妹去机场。

为《湖南日报》五十周年作字：总编室的陈斌昨夜来，上午取走：

永远解放思想，坚持民主科学。
关心群众疾苦，及时舆论监督。

罗西北、赵仕杰夫妇来。前几年就要这副条幅，一并写好带走，即：“六宫粉黛无颜色，三峡工程有问题”也。谈李鹏小儿子在新加坡（珠宝走私事可能同此儿有关）。西北进工程院是第四次推荐了，学会很卖力。潘家珍[铮]阻挠。

下午力康来，在长沙住了五天，又到福建几次。贺国强、习近平等都向我问好。又见过一次俞正声，同一香港投资商一起在青岛，俞竟说同毛的家族关系，黄敬同江青婚居过也。

何定晚上电话，谈张登全其人的问题：夸大自己。

1999 年 3 月 15 日（星期一）阴霾

五点半起床。美音仍是谈人权问题。

[1] “包君”，即鲍彤。“有尾巴”，即给鲍彤的结论留有“有罪”结论。——李南央注

上午本拟写那篇《廿一世纪嘱咐》文，乱翻书刊，看那本出国《日记》又晃过去了。元化送的《香港书评》第 4 期，有当年《新启蒙》始末文，一桩旧案也。方励之出席都乐书店会，安全部干涉，一场风波。

下午到林大夫处治疗，玉珍见好，我如上刑床，按疼得厉害。

1999 年 3 月 16 日（星期二）阴、小雨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翻看报刊。《马义与现实》第一期有可读的文章。

上午到北大光华学院参加邓广铭纪念会，邓的二女儿陪我坐在一起。说父亲在批胡适等运动时，能保持沉默，是一个不曲学阿世的人。陈寅恪曾称赞邓为治宋史第一人。讲话的人都盛赞邓的人品与学问，以及提携后进。我也被命讲了五分钟话，写小文的由来，治当代史的重要。建议北大将文革时期等情况整理出来。得到纪念集《仰止集》。回家吃午饭。

下午到林大夫处按摩，腰疼有好转，玉珍头昏等疗效明显。

游 400 米。三天没游泳了。

收到张策的两本书。陕西党的两派争论，过去没有接触过，书中有他的“关中”意见。

大胖子买到几本《反左》送我。他跑了好多书店，在一处发现了 8 本，全部买下。他的回忆录已写了 6 万字，从小由公公抚养情况，关于公公的为人，可以帮助我写《自述》也。大胖看了小妹拟的“遗嘱”稿，又改写了一份，两件都可留存玉珍处。

1999 年 3 月 17 日（星期三）阴

补写日记错了位置。16、17 两日“颠倒起来”。

五点起床。翻看报刊。决心上午动笔改《廿一世纪》稿。又混过去了。

去年几本选集的面世，尤其《直言》与《反左》确实反响很大，常收到老关系或读者的电话与信件，有读后感、有意见，也有要书的。今天收到闫子祥的信，真诚的称赞也，应当再寄赠《反左》。

奚青来，交《孙大光文稿》并代我写的序。说孙的身体还好，能在院中散步了。

下午到林大夫处按摩。

同李志勇电话，催快点安排调动小贾工作。告我明天交接会：曾庆红接张全景任部长。这可能是现实中较合适的安排。

徐存尧（原在外交部工作，62 岁，同李慎之熟，现在《纽约时报》工作）今天又来电话，问我对《三峡移民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与隐患》一文的意见（刊《战略与管理》，是他复印寄来的）。作了扼要回答，并告李辉的采访。外国人的采访，我实在难以应付。

1999 年 3 月 18 日（星期四）阴

五点起床，翻看报刊。一早到办公室。九点参加部长交接会，行礼如仪。胡锦涛讲话，将张全景评价如唸“悼词”。张任党建小组副组长。张讲话没谈任何实质“缺点”。曾庆红没有唸稿，说他 1989.8 月调京，对六四情景似留惊恨之情（提到上海《经济导报》）。我们两次握手。会毕立即退走，避免再碰面。十点回家。

下午同玉珍去按摩，林等要去黑龙江滑雪，星期一回。刘双平谈动员校友为一所希望小学捐款事。晚上王云从为此来电话，原来已刊《珞嘉［珈］》（有几个校友捐了三万多元）。我只好说那就继续动员吧。现逢下岗紧缩之时，除非款爷，谁能捐出多少钱。

游 400 米后返家。

这几天便结严重。今天两次用肥皂塞肛门，始勉强见效。

收到戴煌寄来河南郑州错杀一好村长案，高法派人调查结果仍维持原样。朱镕基批转，戴很生气，说要聚谈研究。

晚饭前陶森同儿子带［来］，送药酒，为“红楼梦故事图”题诗一首，让他交李劲祥先生。

多情彩石梦魂牵，雕制红楼锦绣篇。
栩栩如生呼欲出，大观园里最留连。

1999 年 3 月 19 日（星期五）晴

四点醒来，挨到五点起床。翻看报刊。上午李郁来，校对 88、89 两年的《日记》，政治性活动多，人事多。他带来一本沈卫威编的《胡适日记》，说不可同日而语，政治性太强也。工作到十一点半。他的朋友雷原来，兰州市信托投资公司的总经理，32 岁。谈了下信托与银行之别。

下午到办公室，处理信件。同长沙电话，谌震让写《话说湖南》序言，让再补充材料。告朱正同意编《李锐诗词本事》（他与胡遐之都来信），但望另出《龙集》。估计还是会有销路的。寄范用《直言》。

黄乃夫妇来，送一大盘炸鱼，甚可口。

1999 年 3 月 20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翻看报刊。上午胜利、小多两家来。午餐丰盛。

九点李郁来，校对 88、89 年日记。一天天对。字确实难认。许多事完全忘记了。高层交往，政治生活大概是特点突出也。吃饭后李方回去。明天还得继续。

下午到工业［艺］美术学院看王小蕙（申生妹妹）的雕刻展。木雕与陶瓷，少数民族，妇女与儿童生活。造型稍有夸张，西方影响为主。共一百多件。观后同她及其子一起拍照。游 800 米，多久没有长游了。

1999 年 3 月 21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睡得较好。美音仍是人权问题。克林顿没有随着传媒乱吵吵。

上午看《科技潮》第 3 期，《出版广角》3 期，都有内容，大型月刊（出版者赠送的）。仍未动笔。胜利来，手谈 3 局，赢几子。中午未休息。两点半李郁来，校对 89 年日记，一直工作到夜九点。留他晚餐。

六四当时情况，记得很详细，特别是萧克的反映等，极富史料价值。陆定一远赶不上。这里有个关键问题，历史上萧一直受压（对毛有看法）而陆则红火过。

韩钢电话，对出版卡得很紧，必须送审。“大跃进”无望于上半年出版。

1999 年 3 月 22 日（星期一）晴

四点醒来，后又睡着。六点起床。上午仍看报刊。

作字还债：贺雄飞要的“草原部落创作室”等，赵来群（安庆珠的女婿）要“群雅斋”并湖南徐特立教育研究所题词：“学习特立精神，成为良师益友”（柯柯可）。南京奚淑［金］芳出陈独秀幻灯片即发行，片名《一代伟人陈独秀先生》。

汤钦训电话，有技术干部解决离休问题，要来拜访，是我的读者。只好回答，写信来好了。此类事总是不断，记此一笔。

下午到林大夫处按摩。刘双平问，毛为何反知识与知识分子？答以有世界观问题。武大有几个校友要捐一所希望小学，要动员大家捐钱（金履中者）。目前下岗紧张，如何号召？

晚贺雄飞来取走字幅。

《冰心晚年文章烫手》(3.16.《新民》李辉文）为写文革的书写序。“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巴金）和一百个孩子笔下的‘难忘一事’都记载着文化大革命中万民涂炭的惨状。孩子是中国的希望和未来，只要他们把自己的‘难忘一事’永远铭刻在心，英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一段话：‘既无法律，又无规则，由单独一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心情领导一切’的史无前例的怪事才不会重演。”

上午赵仕杰来，谈西北进工程院事。赠《先驱的后代》，其中有她写的文章，为《红樱桃》电影引子。——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9 年 3 月 23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睡得尚可。翻看报刊。《泰山通讯》常有好文章。3.22，总 104 期，《科学，照亮了黑暗的蜡烛》(美，卡尔·萨根 1934—1996，科普作家，宇宙生物学创始人之一)：科学素养低下，将比任何一个时代危险得多。全球复暖、臭氧层破坏、空气污染、水土流失、人口增长等等，继续无知多么危险与愚昧。就业机会与工资水平都依赖于科学技术。不能制造高质低价产品，工业将萎缩，国家必落后。核裂变和聚变能、超级电脑、信息“高速公路”、超导技术，直到吸毒、保健药物等等，如所知甚少，如何参与国家政策制定？人类寿命古代为 20—30 岁，1915 到 50 岁，1930.60，1955.70，现在 80 岁了。靠医学和药物提高，卫生保健普及。科学的负面作用，6 万枚核弹，等等。从全球和超越时代角度，关心科技发展后果。地球乃银河系 10 亿星球中一个，银河系乃宇宙中 10 亿星系中一个。宇宙年令［龄］为 80—150 亿年。人类祖先乃猴子。可是迷信与伪科学仍在流行。批判的思维被认为是危<险>。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迷信，被宣传为科学（不能教条主义对待也）。

上午补书南京奚金芳要的字“陈独秀 120 周年诞辰”(1879—18［9］99)。为找昨天写的字，忙乱了一阵。复钟叔河信，均交小贾寄出。复钟信谈到“冰心晚年文章烫手”，鼓励他写自己事。

下午与玉珍续去按摩。游泳 400 米。武大校友金履中电话，要发动校友捐款建一希望小学。

收到戎子和讣告，3.20 去世，93 岁。不举行遗体告别。(戎来过我家，要《庐山实录》。）——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9 年 3 月 24 日（星期三）阴间晴

四点醒来，未能睡着，五点起床。看沈敏特整理的访谈稿《杂谈人生与历史》。不想大改了，就此一用。

一早到办公室，同小贾再谈，甚表关心也。劝他暂安心在信访处（这工作当然甚重要），以后再待时机。他又极言现在听不到什么有关我的评说，被认为是“某某的人”也。弓彤轩来（她比我大两岁），问曾来接班看法。我说总是重视中组部的工作。甚同意。说张全景之落选，也同部里有人竞争有关。

十一点回家。

下午与玉珍同去按摩。关于校友会募捐办一希望小学事，由刘双平处理。

晚上董怀明（北京期望文化交流公司副总）送来《社会专刊》，详载郑州冤案，刊有我的表态谈话。

有个《现代大文摘》也转载了。

1999 年 3 月 25 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昨夜服眠药，四点醒来后又睡着。六点起床。翻看报刊。又看《苦瓜味道》。关于民主、科学等问题，过去写得不少也。

雨亭转来张新法长信，仍为自己“鸣不平”也。明天上午找金松林来，四人再谈一次。忘记了诗词学会开会事，晚上同周笃文电话，争取晚一点去。

曾彦修电话，关于郑州冤案星期日在李普家聚会，要我不要去，即不要倾巢而出之意，总得留个把还能说话进言的人。

下午到八宝山参加钟子云告别，遇见李京冶、赵毅敏、李葆华、李运昌，张邦英等，大概那几本书的影响，葆华特表亲近。

游 800 米。腰部、右腿仍隐疼。睡觉小有影响。

告别时，遇见一个中年人王金锐（张黎群的亲戚），说写了耀邦的长文，要给我看。晚上连来两次电话（玉珍接），这是自己惹上的，未加考虑即告知家中电话。

1999 年 3 月 26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一早到办公室。同雨亭、廷栋、金松林谈张新法的信件。张认为 1949 年前各个时期的地方部分还必须做许多核对，中央卷才能付印；对他本人这几年的辛苦劳动应有一个公正的评价，他应列入正常编纂人员名单中。廷栋说张又来电话要收回此信。商定照顾其情绪，并查清核对部分。同徐功庭谈小贾工作事，贾向我正式要求到干部局工作。十点半到新华社参加中华诗词会的座谈会（有五六十人）。张镇正讲话，恭维我（要我的《龙集》）。我也讲了几分钟：唸陈独秀最后文章（1940.11 月）中两段有关民主问题的高见（批判斯大林的独裁），又唸了聶绀弩的“坦白难”与自己的“六不怕唯头尚在”句。说诗穷而后工也。午餐后始回家。下午同玉珍去按摩。腰疼有好转。李普仍要我去参加郑州冤案的聚会。

1999 年 3 月 27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睡得六小时。翻看报刊。周笃文一早来，九点到石景山一宾馆参加诗词学会每年一次的诗友笔会。今年人特多，有一百多人，廿一个省，海南到黑龙江。《中华诗词》销 1.8 万，全国诗词喜好者八十万，已进入大学。原来不想参加的，被周动员，“有影响人物”也。我第一个发言，讲了点自己经历：诗词有助于感情与思想认识的表达与升华也（抒情与言志），帮助我度过秦城八年，免于神经受损。还谈了点民主问题。过去只有大公无私、集体主义、驯服工具与螺丝钉，市场经济要解放个人，鼓励个人创造，要适应知识经济时代。下午游 600 米。

3 月 27 日《新民晚报》载：耐克公司对自己一种款式的耐克兰［篮］球鞋停止销售，并收回已销 40 万双（因鞋垫一金属薄片伤脚）。中国有 4 千双，因而损失 5 亿元（人民币，每双 560 元）。如此“对自己过不去”，是为了维护名牌声誉。

1999 年 3 月 28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八点一刻到李普家，曾彦修已先到。谈郑州冤案。随后邵燕祥、杜导正、张思之、牧惠、戴煌，方成到来，谢和赓十点多才到（第一次见谢）。一直谈到十一点。大家认为向国

内广泛宣传目的已达到，对高法调查组报告的反驳，我意要简短（1500 字）扼要，以事实为据，不能丝毫感情，击中要害（事实可用附件，并附重要文章）。根本问题在基层有黑帮集团（党政法与黑势力串通）。还是请中纪委支持，另派有各方人士参加的调查组（不要多麻烦朱）。杜导正谈到一些要害事：罗干主持则官官相护。说十五大前李鹏也找过薄，想留任，薄说遵守宪法。李岚清说传当总理，薄说没听到（有疑）。薄写“传记”，从档案中找出，周总理主持国务院会时，先念谈到粮食困难，彭责大家为何不发言，明哲保身（？）周未接受彭的指责。赵谈党是大家长制（最后邓说了算）。杜向我透露六四情况，同赵谈过十次，回忆录因无文件了，还难完成。在大西南饭店午餐。戴张请客。

杨小玲来，为祝贺我们结婚 20 年，安装了一个录像门铃。

下午刘清来，取走给谭声乙百岁冥诞的题字。

谭声乙老师百岁冥诞：

一生爱国，刚直不阿，热心四化，诲人不倦，桃李满园，红杏出墙。

给叶自伟信，说明“红杏出墙”指教育子女，人才出众。并转告谭弗云

1999 年 3 月 29 日（星期一）间晴、阴

五点起床，翻看报刊。开始整南屋。潇湘电影制片厂陈靖荣（还有黄金山，湖南高法）送来黄克诚电视剧八集片。并告我，由中纪委开新闻首发会，建议请我参加，被推辞。我笑曰，讨厌我的人多矣！说唐棣华一气看了六集。下午同玉珍去按摩（李琦送来给湖南信件）。

1999 年 3 月 30 日（星期二）多云、阴，小雨也下不来

四点醒来，即未能入睡。五点起床。美音很难听清了。

上午同玉珍去医院。因近日常觉头沉，精神不振。看了内科、神经科、理疗、牙科等，并查了血（血素 9）。樊大夫特量血压 105—60。说便秘同吃得少有关。神经科正常。开了一种治哮喘新药。遇李东治，他是高血压与低压间波动，与我同年。互相关照，注意也。我的腰椎检查：正常生理曲度存在，序列整齐，椎体轻度骨质增生，椎间盘于 T2w1 上信号普遍降低，L5S1 间盘轻度膨出。椎管内未见异常信号，L3 后上缘可见一骨岛，左肾可见一囊肿。印象：腰椎退行性骨关节病，左肾囊肿。颈椎病合并 C4—6 椎管狭窄。

下午同玉珍去按摩，告以诊断情况。

游 600 米。

1999 年 3 月 31 日（星期三）小雨

六点起床，翻看报刊。上午查资料，南屋太乱。

下午同玉珍去按摩。

晚上薛京、薛晓源来，送《反左文选》稿费 3.2 万元。谈中宣部卡得紧，今日中国出版社整顿，指责几本书未报批，并未指出有何挂碍。

1999 年 4 月 1 日（星期四）雨

五点起床。翻看报刊。

上午汕头市政协刘麒子夫妇来，我已忘记，要为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奖学基金题

字。应命书“春风时雨”大幅，又逼着要了条幅（好在预先写好过若干张）。在汕头时曾受热情接待，只能也热情应付也。

玉珍病了，头晕有体温，血压高。卧床，盖了厚被后出汗。几个月来一直病影缠身。张莉下午来。

游 400 米即归。

1999 年 4 月 2 日（星期五）间晴

五点起床。美音仍难收听。翻看报刊。玉珍今已见好。

上午薛京同海南蓝洋温泉度假村经理于杰来（两本书让签名），还算记得依稀面容。正是情人节，题过字。玉珍去医院，徐滨来还书并我的讲稿（在黎澍十年祭座谈会上），说别的人收不回，难以集中印出。

下午到新大都参加“光彩事业”电视剧（12 集，每集 15 分钟）座谈会。由秦皇岛步鑫生公司招待。主管人胡春林（任不寐）等二人昨天来家邀请并送花兰［篮］，很是热情。到吴象、李慎之、吴明瑜、孙长江、步鑫生、晓亮、胡德平、谢泳，雷颐等约 20 人。胡春林（任不寐）主持。我讲应当总结百年来民营企业坎坷道路。范旭东是父亲朋友，400 元股票，以及卢作孚、陈嘉庚、陈光甫等。49 年后，违反了《新民主主义》、《论联合政府》时的路线，来了三大步：三反五反、公私合营、人民公社化，急于消灭资义，进入社义。最后谈到美国的白、兰［蓝］，金领阶层，知识经济等，世界发展并非马义道路也。

胡德平谈老百姓有权做一切事业——经商，办企业。以利为讳即无经济学。“白求恩精神”，利他利己辩证统一。人——既合作又竞争，既利己又无私（张闻天理解）。《道德情操论》未译出。道德人伦关系——民办企业。

（慎之等接着讲）

△ 公有制——人类伟大发明，法制——法律高于一切。钱，李先念说“左口袋转右口袋”。钱应生钱。现代化模式——美、欧、东亚同异。计划经济、国有化曾跑红过，二次大战后刮过国有风，只美国没刮（军工生产，二战后即停止国有），英国严重，七十年代后期撒切尔整国有化。1929 总危机走马克思道路，罗斯福执行过凯恩斯学说，挽救资义危机。里根扭转了 40 年美国社会福利政策，劫贫济富，经济上去了。苏联垮台，影响北欧，美国也吃不消。克林顿上台想削弱医疗保险。（计划经济、社义曾大得民心，导致撒切尔、里根政策。）现在克林顿想走第三条道路（美国左派）。

△ 价值标准、资义自由→平等。自由主义在经济上=资义，因此挨骂，拉大贫富。社义——公平分配。自由先于平等。自由、平等，人类两大规律，自由先于主义。“天下没有不花钱的午餐”。“用别人的钱都是大方”。严复——自由为体，民主为用。

△ （吴象）农村几千年一贯制。公社违背生产发展规律。三大改造是否伟大胜利？超越阶段。“8 个雇工问题”。乡镇企业发展剥掉“剥削论”（“利大于弊，看三、五年”）来之不易，不拘泥于教条，敢于突破前进。

△ 民族资产阶级，历史上从来肯定其进步作用。《光彩的事业》乃史诗片，国有企业乃社义供养制。现在 GDP70%增长在民营，就业 90%。民营经济救了我们的社义，此功应大加表扬。

△ 无产者，革命胜利后，永远是无产者？斯大林都回答过：变百万富翁。允不允许占有生产资料？有产者=剥削者？知识劳动者如何化？“8 个人剥削量”？不存在“剥削”概念，计时计件，知识如何计价？只能从市场反映。

△ 民营经济今天同世界比，还很薄弱。资义、社义，谁最接近社义？列宁谈到，资义高度发展基

础上的社义，应当为资义正名，不要害怕资义。股份制，马克思以为是社义最好形式。资本社会化=生产社会化。

△（晓亮）民营企业总有难度。现宪法作了修改，好一点。万言书反对民营经济，马义是以生产力为标准的。

△ 民营与私营提法问题。非公有化（？）所有制划分经济是文革遗产。“非公有制”——不合理。民营与官营相对立，符合国情又科学性。

△ 德国人对中国人说：马克思回到德国，你们留下主义。落后于群众——怕死鬼，跑到前面——冒失鬼。

1999 年 4 月 3 日（星期六）

五点起床。翻看报刊。上午崔军来，还是河源李小栓上诉件（寄一堆给我）。杨纯来，谈参加黄克诚电视剧座谈会的发言稿，我建议谈实事求是，不要带［戴］马克思主义的帽子了。谈黄老在苏北时如何把着手教她建设根据地，老百姓多少人能养活多少兵。她曾当过四个地委的书记，后在区党委工作。

胜利、小多两家从八宝山扫墓回来，一起午餐。我中午在外宴请。晚上李长江（广东军区李林儿子，现在桂林下海，昨天参加研讨会的）又在新大都请我等吃饭。朱厚泽、长江、吴明瑜、吴象等，慎之来得晚（小赵一天得三张）。

1999 年 4 月 4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看报刊。

上午王怀安来，谈他对高院的建议有效果，如公开审判。

玉珍头疼好转，还是颈椎引起。下午小多来整理阳台。

1999 年 4 月 5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略作活动。翻看报刊。

上午黄乃夫妇，徐滨先后来，玉珍送他们芒果。谈到温济泽似已病危。安林照顾黄乃几十年之不易。徐滨劝玉珍心境放开一些，不要为病痛所缚，影响精神。糖尿病初期，不要过于禁食，影响营养。别人劝慰，作用比我讲要好一些。

广东《随笔》杜渐坤昨天电话，约“五四”千字文，星期三请吃饭时交稿。逼得伏案，下午写出，提到 1989 年 4.22 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七十周年座谈会发言稿。也提到 89 风波源于“反腐败，争民主”。

王遵笈同高梅来，赠女婿杨炼作品两本（散文、诗歌）。那年去澳大利亚见到，披肩发，我说过“不男不女”也。

小徐头次问玉珍要不要陪去看病。小多为我买巧克力糕。

1999 年 4 月 6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翻看报刊。一早到办公室。雨亭、廷栋来谈，张新法又来一信，取消前信，仍不愿名字在后记出现，要列入正式名单。人为名利所缠，即难以合群也。地图因北部边界有变动（过去不知）不用。处理几封告状信，让部名义出现。五四千字文定稿复印。仍回家午餐。遇虞云耀，赵杰兵不受欢迎，不能任秘书长。

下午游 600 米。到活动站参加两楼“领导小组”会，讨论经费问题等。我应命赠书八本。同邹瑜等谈毛泽东的镇压异己。邹在延安保安处工作时，因一点历史怀疑，也被关压［押］，1946 年才放出来。他们似不知道唐纵日记“无一个内线”之事。

王敬之来吃晚饭，带来新茶叶两大包。将杨纯女儿赠我的瑞典糖一盒给琬姐。王谈三妹夫妇实自私只管自己，两姐姐（原文到此，没有写完——李南央注）

1999 年 4 月 7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千字文又看一遍，加了一句话、两个字，可以交卷矣。今年似乎还没有写过文章。

早饭后同玉珍到活动站，我是第一次来，试了几种健身器械，腰部按摩躺椅 30 分钟，玉珍是颈部为主的。以后当经常来。邻居老刘是此处常客。

下午游 600 米。小赵接李普来，互读千字文。戴煌，张思之等来（张赠《我的辩证与梦想》台湾版），看已寄出答复罗干转的高法调查“郑州冤案”的复信，导语采纳了我的意见，写上“应回避”，“贯彻三讲精神”，等语。

杜渐坤（《随笔》主编）晚上在燕京饭店请客，我同李普一起去，曾彦修、李慎之、邵燕祥、蔡仲德（第一次见）、雷颐，李郁先后到。慎之的文章有二千字：《回到五四，重新启蒙》，蔡赠专著《五四论文集》八开大本，约 1.5 万字，还有音乐论文。席间漫谈形势，臧否人物。彦修赠《国际长短录》，内多评说前苏联问题。谈到苏德战争爆发时，斯大林几天不问事（不知所措也），令人骇异。也可能为贝利亚弄死（死情是个谜）。也谈到江对乔石退前所言，但目前是大树特树了。确弄不清三讲要讲什么也。广东形势尚可，《随笔》安全。萧亭已退，《东方文化》交给华南师大一哲学教授，能否维持原态，尚不可知。

力康电话，十万字回忆录快写完，写琬舅与公公，十三岁前生活。告他历史教训，过去简单化——革命与反革命，一切从阶级分析，而历史与人都极其复杂的。当年灼姐夫妇能在桥头河安全生活，是一种典型事例。

1999 年 4 月 8 日（星期四）多云

五点起床。翻看报刊。翻曾彦修的《国际长短录》，“可怕的《莫洛托夫访谈录》”真是可怕也。

上午赵仕杰来，谈她写的罗西北文的续编，为我唸了一遍。我补充两点：罗在动力学院的毕业论文实写了二篇，很得苏联水电设计院的赞赏。1955 年办水电八大设计院，派罗到成都院任总工程师情况。

湖南人民出版社李建国（副社长）、黄楚芳、李雄伟，彭富强四人来，谈《人民公社化运动实录》设想（有一文字件），此事我完全忘记了，原来是同朱正、黄一起谈过的。他们认真作了准备。我建议先搞一个文章选集，然后再写书（他们计划四本，25 万字一本）。公社化前还得有一本“合作化高潮”。还建议请农研室杜老、吴象等同志任主编为好（他们要我任主编）。晚上同孙长江电话谈及此事。

下午游 800 米。

1999 年 4 月 9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翻看报刊。同玉珍到活动站做健身器械三刻站［钟］，先做腰部。为蓟州周庄（风景区）书对联，周笃文拟的，连写三、四张。上午十一点周来取走。原拟邀我们一起去苏州旅游几天的，玉珍不愿去，他们明天去。下午复作字，为李劲祥书红楼故事图，第二句“雕制红楼锦绣篇”改“化作”。

为林云杰医师写好七绝。

下午四点同玉珍到畅观楼（现改北京皇家国际俱乐部）赴宴，孙长江联系，请我与杜润生，吴象四对夫妇，主人白尚志（多年船长，现搞保险公司，62 岁），还有搞家电（及投资公司）的崔金来（总部在济南并香港），赠我全自动烤面包机与钓鱼杆［竿］，还有一位山东画家张登堂（赠画册——国画），都是长江朋友。漫谈形势。长江说 94 年邓左王曾扬言要把我们这批人憋死。席间还几人即兴唱歌。

晚上长盛、小彭来，一起到 24 楼后的饭馆吃饭，六个人 240 元，两只烤鸭。

周莊对联：周原禹甸得奇景，莊蝶惠鱼观道心。

赠林志杰：

神功苦练祖相传，痼疾消除指掌间。

难得一身轻快了，笑谈更结珞珈缘。

——李南央：此两段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9 年 4 月 10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昨夜服眠药，引起头晕。上午冯兰瑞和女儿（万润南妻）、儿媳、妹妹来。女儿经批准呆 20 天。只来看望我与光远。他们在欧洲，知道各种民运人士在美国的情况，不以为然。谈到林希翎仍在法国，因车祸养着，到处骂人，到台湾亦骂人，似有神经质。在国外看到港刊上有我的文章（我说定是转载的），都关心着。李昌有些迟顿［钝］了，现让他在家打麻将，恢复脑力。冯的妹妹在武汉，说六四似已淡忘，却是当局提醒的。下午郑宝倩（范元乾夫人）李朋夫妇来（他们住在茂林区，80 年左右我到财政部去有事，认识李的）。李是西南联大学经济的，77 岁。谈了一些宏观情况：4000 万纺锭要砍 1500 万（已砍 500 万），因棉花产量只能供应 2500 万。由此想到当年想推荐谭弗云任纺织部长，郝建秀却看重吴文英（劳模喜欢劳模）。煤也得压 2 亿吨，砍几万小煤矿（也谈到当年耀邦在山西鼓励小煤窑，肥水及时用），国企也是摇头。当年承包制反对不了，十年后停止（赵紫阳失策）。宝钢用贷款办起来，不成功。邯钢经验是小事情。当前三大问题，地方权限（导致重复建设）；下岗 4 多万；2 亿农民多余劳力出路。国企大中 5000，可望改好。他多年同世界银行来往，也接触过三峡问题。

1999 年 4 月 11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上午胜利一家来，同胜利手谈三局，负二局，第三局正开局大优势，秦川来了，只好作罢。多日不见，闲谈而已。他回贵州，带着小女儿，潇洒一阵。

上午长盛、小彭来，带两份恒泰材料。目前流动资金难关，贷不到款，找我想办法，向上面（管金融的温家宝等）反映。（联合国开发署中国观察组近日来考察，称赞恒泰扶贫模式），考虑再三，不便代劳。下午找程湖来，他了解恒泰要求贷款未批准，因效益不甚好。让小程同长盛、小彭一起谈商办法。还是由我向汪啸风写信，小程在开发银行内部帮忙。留小程晚餐，谈陈元在行，对下属极严厉，包括年纪比他大的，很不客气。

华贻芳寄 3 月 29 日《纽约时报》社论，批三峡，说我 1956 即反对。

收拾北屋写字杂件的小柜。

1999 年 4 月 12 日（星期一）晴（昨夜雨）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根据长盛的资料，写好给汪啸风的信（为恒泰得到贷款），提及《光彩事业》

座谈会事，顺理成章。

沈敏特电话，《廿一世纪嘱咐》稿还是要，我以为搁浅了（韩钢电话，纪念耀邦稿也还是要）。

下午李仁溥来，同朱正亲戚关系，也是右派。祖父是徐老朋友，毛的老师，被王首道照顾（代写文章）。拿来治印的成品条幅，让我题个字。谢文清送来生日花束。

晚上刘云鹤（儿子）在和平门全聚德请客，到郭峰、李涛、韩光等五对夫妇，漫谈形势，谈三峡（政协大谈过）。骂钱正英。我谈内外形势特点。

1999 年 4 月 13 日（星期二）晴

今天生日，向孩子们拒绝了蛋糕等及聚餐，都没有来。

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花 120 元在本楼商店买得大花篮，题字赠“新凤霞艺术大师（周年忌日），吴氏三代书画展》（有人早送来请帖，要送花篮）。九点半到美术馆，在旁室，人很挤。见到方成、牧惠等，还有一些认识我的人邀拍照。提前参观了展室（过去在军博看过一次）。吴祖光没来，见到女儿。提前回家（玉珍一起）。

朱正、黎体贤早到家，为我生日来，送礼物，太感谢了。下电梯去饭店吃饭时，竟遇见张戎（她来过电话另约时间，正访问过金老夫妇）。于是一起到 24 楼后那个饭馆，价廉物美之处，五个人 205 元。回来又谈一阵，两点始散。

下午到罗马花园按摩，林大夫从湖北扫墓回来。赠条幅。

陶森与林柏杨（搞酒文化，释道书画活动等，下海人物）来，展示珍藏齐白石在家乡时作的八仙图（大幅），眼神均好，身材合适，工笔与写意结合，为五十岁前后画风。金农体书名字，经娄师白等鉴定，广东展览过（得自黎锦熙后代，原藏棺木中）。8 万元购得，被盗去香港，三年后赎回，花 20 万元。

1999 年 4 月 14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修改 4 月 2 日的讲话稿《民营经济与中国》，等于重写，约 2000 字。胡春林十一点取走。回广西，是步鑫生驻京主任，又是《南风窗》驻京记者（给我 500 元采访费）该刊 20 万份。胡 32 岁，64 时在人民大学，大概是闹得厉害的。认识萧延中（现在妻子关系又不好，住学校，头发已白）。

上午陈英茨夫人来，送我茅台，生日酒。谈陈的病情，前列线［腺］癌晚期，已扩散到肺部、全身，能坚持五年至今，为一奇迹，北京第二个人。中苏友谊医院始终没诊断出。复兴医院反而一看即明。曾要求安乐死。同玉珍商量要去看望一次。

沈祥熙来，送茶叶。对国企改革只摇头，赞成卖掉，铁路也可改。

下午到办公室，玉珍去按摩。五点回家。同薛京谈小贾情况，人们觉其虚伪也，邀那位女处长一起消费保龄球，程湖不堪其挠［扰］。江苏社科联副主席廖进，学会部主任王云骏三人来，恳切邀我到南京参加五四研讨会，说许多教授学者（南京大学很开放）请我去。似情不可却。可以漫谈解放思想。晚上来电话，玉珍也愿去。于是同意了。

晚八点多张新发来，为取消“中共”二字。

1999 年 4 月 15 日（星期四）晴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玉珍说十二点多我梦呓叫醒，她过来亲慰，既［竟］然忘却。

一早到医院体检，玉珍陪同，小赵照顾。到十点半毕。一切正常，免了最折腾人的肠胃检查（80 岁以上不做了）。我是哮喘号，医生、护士都牢牢记住，一有新药就主动告知。在眼科遇见贾庆林，他打

了招呼（玉珍在旁也互打招呼）。我问是否市委的，他忙点头。我说电视上常见。后来他让眼科的人找小赵来找我，恰在走廊相遇，极为热情，悼念项南，他在《人民日报》发了文章，问我看了没有。我说真抱歉，我不看《人民日报》的。原来要我的《龙胆紫集》。

中午略休息。按李普电话通知，一点廿分凤凰台播朱镕基在麻省理工讲演包括答记者问，幽默风趣处甚多，似信手拈来。关于中美贸易逆差问题，讲得很透，有说服力。三个问题多专家判断与自己经历。只有徐文立问题答得僵硬点。场上有标幅："好总理"。

下午同玉珍按摩。游泳 400 米。用肥皂洗澡。

周笃文电话，澳门邓崇岳请客，星期六或日，要我定名单。

1999 年 4 月 16 日（星期五）晴

近六点起床。翻看报刊。今日整日遊览。九点陶森、李劲祥，林柏杨来接，同玉珍、薛京一起到大观园，观红楼梦故事玉雕屏（共五十扇），其立体层次有 17 层（屏后有玉雕文字说明）。园共约 260 亩，看了省亲别墅，中厅、怡红院、潇湘馆（较小）等，还看了鹦鹉群鸟作各种表演（上梯、走钢丝、咬送钞票，说话等等），很是有趣。园主任林宽陪同，还看了《红楼梦》各种版本。南来顺午餐，吃各种小吃。然后到昌平水库边李劲祥住的别墅区。完全西式，两层，三百多平米。物业管理区尚未解决，还安全。又到水库坝顶一转。近五点始回家。

1999 年 4 月 17 日（星期六）阴

六点起床。翻看报刊。上午参加武大老校友会，见到 1934 年毕业（政治系）老校友徐弼（徐季友，杨纯讲话预作介绍），90 岁，气色甚好，曾当教员，在银行工作，49 年后很平安。讲话的人很多，我最后讲了一刻钟，谈百年又回到起点——还是自由、民主、科学与法治乃现代<社>会根本。文学界受人尊敬的是冰心、巴金。（我们革命的人曾看不起冰心）好些人来同我合影。杨静远赠《写给恋人》。正午回家。下午薛京与王俊（小妹为薛京介绍的对象，搞高能物理）先后来，一起漫谈。薛带来《光与影》今年第 2 期，刊《湖南人李锐》（我都忘记这次采访了）。错以为"我是学地质的。"晚上到新兴宾馆赴宴。邓崇岳为我做生日（摆出大蛋糕才知道，还放了"生日快乐"音乐）。由我邀请了李普、谢文清、邵燕祥四对夫妇，及若水（冯媛有事），周笃文。从五点四十谈到九点席散。隔壁老刘告知温济泽去世了。

1999 年 4 月 18 日（星期日）多云

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上午与玉珍到温老家吊唁。夫人详谈起病逝世过程。十五日夜十二点闭目，当天还二校自己的"传记"。一个温和的老好人，一生受尽折磨（国民党五年监狱，廿多年右派），勤于思考写作，晚年放光芒的人。我的老朋友（改版后到清凉山的），真是永别了。晚上李慎之电话，今天才知温去世。明天去美国三个月，祝他平安，注意身体。胜利一家来，上午到下午一直手谈，大赢了二盘，也输几盘，下各种布局，甚有意思。张戎来，谈高岗事，曾是"接班人"，急色儿夺权不成，毛喜欢这种人（文化不多，胆子很大，能附［俯］首贴耳也）。

1999 年 4 月 19 日（星期一）阴

近五点起床。"民营经济与中国"清样胡春林从广西寄来，不必再改了。上午到办公室，同雨亭、廷栋、小曾，杨小池谈最后统稿问题。去掉"中共"二字，技术上困难很大。大家一致要求我署名"主编"，写了一封信，只好从命，只在工作人员名单中出现，不突出其名。

给王茂林寄了一本《龙集》和《反右》。

下午按摩。

武大校友会时，一校友谈的 1—5：

1 个中心（健康）。2 点：糊涂一点，潇洒一点。3：乐：助人为乐，自得其乐，知足常乐。4：老伴、老友、老窝，老本。5 字：笑、跳、俏、聊，了。

1999 年 4 月 20 日（星期二）阴、雨

六点起床。翻看报刊。上午先到办公室，寄出李琦托我寄湖南杨正午等的信件，为办画展事，我给杨写了一信，作介绍。

同雨亭、廷栋、小曾，薛京一起到党史出版社新址（罗马花园附近），马石江、王明哲、杨小池，张新法等一起坐谈。“中共”二字还删不掉（当初就不应当加，在目录中极为难看。还有“区党委”的名称问题。他们统稿确也辛苦。午餐时谈到有关干部吃喝之风的群众挖苦侃笑，以及胡富国其人在山西的传谈，乔石“三笑”等。

两点半回家，又同玉珍去按摩。五点游泳 400 米。六点回家。今天够疲劳了。

晚上温老女儿温飚带女儿（刚从德国回来奔丧）送来一大堆书刊资料，还有一幅挽联草稿，以备我写悼文之用。睡前匆匆翻了一下。

1999 年 4 月 21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整理书桌。考虑悼温老文写点什么。

上午玉珍去医院 B 超。小多来。

徐滨来，有黄实赠我四本《徐霞客研究》，谌震信并《当代湖湘学人》（金岳霖、　　、黎澍）（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的文章。随即平江领导干部郭振斌，老傅等六人来。谈平江情况，为修联结［连接］高速公路的一段公路，还需 5000 万元，来京要钱。去年出外打工的十来万人，汇回七、八个亿。我问了下教育情况（九年义教已实现），要他们抓紧，多办实事，解决执政党的问题，一切以经济为依归，如何杜绝腐败等。留下一个上市公司的纪念品并火焙小鱼一袋。

下午同薛京一起去按摩。薛同刘双平谈小赵的户口问题。悼温老稿写好与我，但不合用，有些事实可用。

1999 年 4 月 22 日（星期四）雨

五点半起床。整天伏案，翻看温老资料，想好悼文内容，并草稿三页。

下午按摩，游 400 米。

1999 年 4 月 23 日（星期五）晴

四点起床。写到十点半。《记住温济泽的最后留言》近 5000 字。交薛京复印。组史资料封面几个样本中选定，“中共”目录中消除看过。退廷栋。

上午十一点谢韬夫妇来（帮着看了悼温文）。谈乔石南行，留下三句话：没有几个人真懂马克思主义与毛思（包括自己）；不要搞核心，再来个人崇拜：腐败等问题不解决，哪天大动乱，引发内战（李长春上报了）。对形势悲观，下岗总数三千多万，只能解决 1/3。温家宝在南昌（遇刺，这是第三次，黑

帮目标：朱、温与贾春旺）。

下午同玉珍去按摩。

1999 年 4 月 24 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两点半小解，即睡不着了（为温老做挽联），挨到五点起床。又将文章看了一遍。上午温飚来取走，并全部书刊资料。郑惠下午也派人来取走。只是耽心文中提到胡乔木、邓力群的名字，怕《百年潮》不便用，不然就交《炎黄春秋》。还做了副挽联：

九九八一难，留下真言，精编文集，广修传记，烈士精神永垂世。
两个二十年，追回逝水，平反大案，不停笔耕，火山爆发逊于斯。

下午游 600 米。中午睡了一个小时。

方实电话，他的哥哥叶笃莊送我书，一卷纸让写曾彦修赠他的诗。悼温老文章，最好《炎黄春秋》也用。

1999 年 4 月 25 日（星期日）

五点半起床。清理须带走资料。总难接受教训，自知带的过多，毫无办法。

胜利全家，小多一家都来，午、晚聚餐，很是热闹。终于手谈七、八盘，大胜过两盘，一盘近 100 子。

下午李辉来，元化托带的三本《香港书评》与他策划的《世纪之问》，12 个人，我的三峡谈排在书尾。但愿此书平安也。

一直翻读到晚上十点。于南京之行有助也。

1999 年 4 月 26 日（星期一）晴 下午到南京

五点半起床。续清带走资料。明知带得多，还是有备无患，一大堆置放箱中。根本来不及准备发言提纲。

十点不到，同薛京一起赴机场，三人仍是“要客”免检登机。在机场及机上，翻看蔡仲德写的有关五四文章。

下午两点多到达南京南 30 公理的禄口机场。社科联负责人（北京到过家中的）来接。住西康宾馆 6521（六号楼 5 层），新盖的现代化楼，有长廊通餐厅等。会议厅即在楼下。

争取时间看资料。一大堆。讲点什么呢？

晚宴由省委顾副书记，宣传部长等参加，还有一位老组织部长（王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1983 年调整班子时，由他陪同我外出参观的，全记不得了。

晚上续看资料到十点。

下（原文记述到此——李南央注）

1999 年 4 月 27 日（星期二）雨

昨天早晨值班室电话，告知府右街三千人法轮气功人请愿事，有传达。——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服眠药，睡足六小时。五点起床。续作准备，看资料。重读若水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早餐后邓伍文二人来。罗章龙的孙女已将全部资料给他，包括回忆录（达 50 万字，比《椿园载记》多得多），还有赠我的诗（我全然不知）。罗接受了我的意见，四中全会公案全部写清楚。还有阿金[2]的照片，原来罗的长子罗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是同阿金所生。小邓说很像李铁映。难怪郑超麟要写当年“常互相易位”的男女一章。

五四研讨会到 120 人左右。台上坐了七八人。省社科联主席洪银兴（南大副校长、博士生导师）致词。还有宣传部副部长讲话，要引核心的话。中科院院士冯端（南大物理系教授）讲科学问题：实践是检真理标准，自然科学题目可反复试验，而社会科学则不能也。照相后，我十点开讲，直讲两个小时。先唸《又谈德先生》稿开始，中间也唸了《民营经济与中国》稿。正式介绍了若水文，还讲了“马克思十个想不到”，以及介绍陈独秀的民主自由——专政——民主自由（反斯大林）的回归，以及介绍蔡元培与胡适的五四启蒙一贯到底。当政在位者可能有的不太入耳。

睡前洗澡。

下午曾到紧邻省委院内散步，有大片树木。此地原系美国大使馆。原有游泳池都被毁了。

1999 年 4 月 28 日（星期三）晴

BBC 广播，轰炸南斯拉夫，已花超过 100 亿美元。

沈敏特下午来谈一小时。他在组织江南文化丛书，江南女人、江南才子佳人系列。告他查文集出版事情。

——李南央注：以上两段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昨夜过十点上床。玉珍让服眠药。睡得尚好。屋内觉得稍热。六点起床，听到 BBC。

早餐后，周旭君，邓伍文（二人）导游，到中山陵，陵园管理局负责人二位陪同，392 级台阶，终于走上去了，中间歇了三次。原来不准备上的。再观大石碑，“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谭延闿书。陵寝正门，“民族、民生、民权”，“民生”居中，大概是有意为之。国民党在中国历史上永留遗迹大概要数此陵了。“天地正气”、“浩气长存”及“天下为公”，“博爱“都是几个门楼的匾额。不论仰望，尤其俯视，真是气象万千。又到灵谷寺谭延闿墓，同玉珍行了三鞠躬，同随行者谈父亲与谭的友谊，及我五岁见谭之事。婉［惋］惜四条幅“张子野诗笔老妙”无法重裱也。

回老［来］感觉甚累。玉珍不愿意下午再去看日寇屠杀南京的展地了。

南大历史系教授姜平，一早送来他著的《王造时》，说王的四个儿女都因父亲问题而早逝，不胜叹息。

午睡一个半小时。下午沈敏特来，将“南方”与唐建福出我文集的问题，擅改书名等，托他了解。他谈到海南几代领导人的评价。阮崇武最坏，上电梯无人礼让且遭大骂，纵容老婆把政贪财。现在的一二把手有矛盾。

晚宴由社科联主席送行。陶森、李劲祥六点从上海来接我们，一起参加。晚上南大历史系教授李良玉来谈近一小时。原想请我去开座谈会，他已著民国史，正在写当代史，写文革。与我意见相和，彻底弄清楚毛泽东也。留文革一篇。

[2] 阿金：金维映，曾与罗章龙有过婚姻关系，是李维汉的第二任妻子，李铁映的母亲。也曾是邓小平的第二任妻子。——李南央注

1999 年 4 月 29 日（星期四）晴 到上海

五点半起床。早晨廖进副主席和周旭君等来送行，共进早餐。八点 分（原文“分”字前漏字——李南央注）乘两车去上海。陶森同车，谈他的家庭生活。结婚三次，三个儿子，二儿英语奇好，即去美国留学。又信佛教“见过观音”，儿时长不高（1.25 米，12 岁），一道人将一双筷子置一碗水上，刀砍筷断，水喝了后，随即几年猛长到现在 1.68 米。十二点到衡山宾馆，住 406 公寓房。午宴由市组织部罗部长，一副部长、处长陪同。谈上海去年增长 10.1%，今年 9%。关于用人，我说唯才是用。谈到百年教训，历史进步靠民主科学与经济发展，科学无止境，只服从真理也。下午三点元化来谈到六点。谈江为读书（莎士比亚等）给他打过两次电话，请教之意。六四后 9 月间朱找他（希望作点检讨，未接受。朱谈一个也不抓的）。潘维明曾是曾庆红的朋友，对朱有一种担心：刚愎自用，对下过严，也是听不进不同意见。谈他自己思想觉悟过程。北平读中学是民先队员。上海地下党时期曾在孙冶方、顾准、扬帆等下面工作过。细谈他对五四的认识，中西封建之不同。五四突出反儒，反大家庭，应反法（专制）。毛的思想包括“思想改造”都从苏联来（青出于兰［蓝］胜于兰［蓝］，波尔布特更胜于毛）。法国大革命时也是要教育儿童成为新人。孔孟民为本，韩非君为本。弄清民主不容易，毛与鲁迅相通。鲁受章太炎法家影响，称赞秦始皇。讲宽容之重要。胡适认为宽容比自由更重要（我做了点笔记）。《五四答客问》文章给我。

晚上一起到一个“不夜城”晚餐，还有好几位林柏杨的客人。饭后到元化住房中又谈了一个多小时。对形势等看法。十点回房。李劲祥谈在《湖南日报》工作过，当过华国锋秘书，文革初期情况，如何同华、万达，黎原等到北京受总理接见。59 年夏华国锋还到过庐山，毛问过华，彭在乌石情况。华如何准备两种材料，嘱详细写出来。

1999 年 4 月 30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睡得尚好。玉珍放水让我洗澡，并洗头。有淋浴小间。七点半早餐，八点出发。过浦江隧道，先到浦东办公处听讲解，副书记张黎明很精干。有{ }大屏幕。最后还打出欢迎我的字幕。说读过我不少书，很是热情。拍照若干。然而［后］由组织部副部长陪同（王家桢）先到全桥现代科技园（与出口加工区），党委书记孙国华（女）讲解。接着看通用汽车厂，造别克车，美方合资，世界各国最先进设备，二年出第一辆车。党委书记熊传林主讲，党员尽职为外方信任。外方人员年薪 30 万美元（有 60 人）。车价 30 万元一辆，比美国几高一倍。然后到金茂大厦，420m、88 层（打桩-83 米），全钢结构，大理石。到 88 层顶部看全市风景，比纽约的好。午餐到中电大厦，总经理钟雄文记得我这个老部长。浦东组织部长沙海林也是读过我的书，三峡反对派（《自然辩证法》上看过我的文章），席间大谈三峡。午睡一个多小时。下午五点晚宴，汪道涵、胡立教一起漫谈。席间介绍李劲祥与陶森。谈台湾情况。汪表示对我的亲近。晚八点王世民（上海院）来送礼物与 1000 元。

1999 年 5 月 1 日（星期六）晴

近六点起床。早餐遇见王仲芳，他仍在法学会范围活动。于是谈郑州冤案，执法犯法，包括最高法院。市委组织部长宋胜龙与接待办公室处长张杰等陪同，8 点出发去苏州。市组织部小潘陪同，陶森亦去（他们在高速路口等待），一个半小时到苏州。第一站到虎丘，真是人生［山］人海，比闹市还拥挤。张杰作解说。此丘乃石山，同吴王墓有关，塔斜受基础影响（斜度小于比萨）。几百年“汉柏”盆景等留照甚多。第二站寒山寺，敲钟三下，留“夜半钟声到客船”条幅。午餐在花园大酒店，由市委书记、市长陪同，闲谈随便，都说读过我的书（后来知道，为了接待我，还印了关于我这个人的说明书）。休

息到两点半。先看制绣研究所。用绣针表现中外名画。芃［梵］高白昼像卖 10 万元。古人写意名作都能绣出。随看拙政园，录下一联“爽借清风明借月”。园中拍照甚多。在苏州新工业园晚餐，听解说，副书记沈明德交谈甚欢。他们的机构人事精简之至，只有现行的 1/3。许多看法观点与我一致。晚餐时，刘安东夫妇也来（同沈是合作老伙伴）。席间谈到这个党，组织部长宋胜龙大胆说出应改“人民党”的意见。支持我的观点。今天过得特别愉快。像沈明德、宋胜龙这批中年干部身上看到了希望。

晚上那个肚皮能说话的女人来，玉珍与我作了试验。怀疑有个录音器（穿的衣服宽大，令人怀疑）。

1999 年 5 月 2 日（星期日）上海

六点起床。观电视。上午九点《文汇读书周报》主编褚钰泉、何倩来，谈丁关根管得紧，最近因邵燕祥一篇文章限令作检讨并扣奖金，引发我讲了一篇如何对付此等违宪的意见。大家都对历史进步负责，希望落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这次刊出元化的五四长文很是不易（5 月 1 日），该刊销十多万份（《中华读书报》只 4 万左右）。随后王申生来，并约方增先来（上海美术馆馆长）同陶森谈齐白石艺展可先在该馆进行。然后一起到珧叶酒家午餐。下午三点黄宇齐和女儿黄安文来，黄已 88 岁，只是耳背，身体尚好。他 95 年在温哥华看到 BBC 电视片，有我谈毛的一段。对李医生回忆录等甚有看法（女儿说父亲较正统）。已看到晓梦写的“传记”，说很好。也说多数人赞成我的意见，也有少数人有看法。

晚上李劲祥谈他同刘虎生一家及朱琳儿媳等关系。

1999 年 5 月 3 日（星期一）阴

六点起床。睡得不错。早餐后申生来，李劲祥同他谈红楼梦石雕屏展到上海事。潘主任十一点来同我们三人（还有陶森）一起到机场，才发现李买的昨天的票，为此忙了半天，终于换到一点三刻的机票。在焦急等待中，我数说了陶森一顿：不要将我当商标使用。我也不是王定国、林月琴那些老妈妈。陶信佛教，非党员，这次才弄清楚。三点半按时抵京。中途陶回昌平。到家就觉得舒坦了。

胜利、小多两家都在。收到一封怪信：经安林牧（我也不认识此人）介绍求见，组织什么“撰稿人会”，是个骗子之类。

1999 年 5 月 4 日（星期二）晴

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收到“草原部落创作室”（我题的字）送的三本书：《钱理群文选——拒绝遗忘》、《骄子的叹息》，《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世纪末的尴尬》。开始翻读钱文，这是个很有思想的人（他的大哥钱宁是泥沙与黄河专家），反思百年尤其当代思想（遗产）问题，解剖知识分子的灵魂。

上午小彭来，谈恒泰已列入光彩事业名榜，《人民日报》已加报导，电视亦将报导，已得贷款。我给汪啸风信，汪又转农业厅与农行办理中。

下午三点到 24 楼活动站，听冯理达讲“气功、健康与长寿”。气功确能治癌，“气”之为用大矣哉。手确可发功气（直接问得到回答）。听讲者坐满一屋。

游 700 米。尚不觉累。黄乃来，他的书已出版。

晚上九点前阎明光、阎明复夫妇及姐姐的女儿四人来，谈了一个小时。关于 20 年代—50 年代中苏关系，阎已写好回忆录交尚昆处。明光谈曾庆红，为江处理老同志、高干子弟关系。六四时，曾同他们一家观点相似。江的私生活等，曾都知情，对陈至立贬得厉害。黄宇齐在六四座谈会发言，反映北京秩序甚好，乃王西萍电话告知，江在政治局说是明复告诉姐夫的。

1999 年 5 月 5 日（星期三）晴

六点前起床。睡得尚好。续读《钱理群文选》。

上午九点李郁来，送 88、89 两年日记清样，准备先将 80、90 年代的排出来。谈法轮功几万人围府右街事。秩序井然，每百人一组，多年老男女。朱责难贾春旺毫不知情。很紧张，江曾每个常委打电话，催朱去美国。从美国回来后，认为“太让步”，又每个常委逐一电话，“要批朱”。说李瑞环去见过万（我颇怀疑此种传说）。

喉头噪［燥］疼，疑是感冒，下午到医院，看了内科、喉科，牙科（照片子二张，下周三还要去）。捎回一大堆药。

吴江电话，看到《书屋》南央写母亲文也。得知明日聚会没有邀请他。

1999 年 5 月 6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同元化电话，邀吴江一起座谈。

上午到廷栋办公室，同雨亭碰面，确定封面方案等。“后记”同“前言”合并。（突然想出这个好方案）

下午两点半到民族饭店，先到王元化住房，认识宴请主人陈越光（文化书院付［副］院长，见过多次），然后到 11 楼大会客室。朱厚泽、吴江、秦川、王若水、杜润生夫妇、于光远还有元化研究生傅杰（复旦副教授）先后到齐。一直谈到七点，餐桌续谈，九点始散。整整六个小时。元化讲得最多。谈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卢梭与狄得罗，以及章太炎、康有为西方民主渊源、派系。大独、大群、集体主义、集中制，从马克思到列宁的演变。无产阶级专政到领袖专政，列斯毛的一致，要补历史课，便于历史反思。光远详谈法轮功事，何祚庥的揭发，却未料到如此大规模与井然有序。中纪委为尉健行当笔政的人也参加了。提出“法东斯”的概念。若水给了我长文《辩证法和毛的“斗争哲学”》。谈“党文化问题”。马克思“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错误理论，列宁对专政的发展。老杜谈理想主义即专主义（顾准观点），这个党已背离原旨。我谈要弄清百年历史与传统认识，马恩列斯毛，苏亡党亡国，我们为什么政治转不过来。此次到苏州见闻（力所能及的宣传）。都同意要总结五四——民主，建设——教训，历史——细节。

1999 年 5 月 7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晚上常痰咳，时醒时睡，极不安稳。整天病态，食无味，只能稍吃点软食。

上午香港吕宁思来（已转到《明报》），蔡咏梅托他带来今年四本《开放》与《班禅传》。父亲是军科院的，90 年去港。

朱正下午来，谈湖南社几个人出《人民公社运动》丛书，又不告而别事。带南央地址与周宽［实］（《书屋》）。

胡春林来取走《民营经济与中国》文的修改本。

同戴文葆电话，告知南方出版社唐建福擅自印三本书并改书名事。他答应查问（翻日记后，才知是他介绍“南方”的）。

1999 年 5 月 8 日（星期六）晴 住入医院，喉头剧疼难忍

六点起床。睡得不安稳。痰咳多。早餐、午餐勉强吃点流食。翻完四本《开放》，大陆情报甚多，

有些过于敏感。胜利带孩子来，无力手谈。

晚上到医院，预住院准备，38.7℃。胸片无问题（就怕肺炎），要吊瓶，上下午吊，索兴决定住院治疗。玉珍陪我。住南面新楼。房间宽大，封闭阳台亦宽大。

吊瓶到夜两点。照胸片时，电视报导，我驻南使馆被三个方向不同炸弹炸坏，死三人，伤二十多人。如此扩大敌对面，逞威焉？

1999 年 5 月 9 日（星期日）晴 下午 37.3℃

六点醒来。玉珍睡得很不好。早餐仍食无味。痰咳好转。小赵来，一同观使馆被炸电视报导。昨天北京、广州学生到美使馆示威抗议。仍有外侮。上午吊瓶后，玉珍回家，小赵随即送来杂物。

午餐较有食欲。午睡一个半小时。继续吊瓶。

下午四点玉珍返医院，带来大堆杂物与食物。

那位娈达（陈香梅的姐夫）昨晚来家，赠送一台腰脚两用健身器。

翻看两天报纸。

观凤凰电视报导各地抗议美国与北约的活动。美国当然是有意为之，“天下无敌”的心态。

玉珍同薛京母亲通电话问他父亲病情。

1999 年 5 月 10 日（星期一）晴

小妹上午十点电话（打到家中，胜利告知我住院，并告医院电话）。玉珍接的，谈美国华人大闹。

昨夜不到十点上床。四点醒来，未再能入睡。六点起床，看了阵电视。玉珍为我洗澡。抽血。后又洗头。

上午仍有点体温，下午 36.7℃.上下午吊瓶。

玉珍同我一起吃病号饭。家中带来菜不少。午睡一小时。

下午小赵、薛京来，为小赵户口落实事，改好信件（请劳动部帮忙）。玉珍去按摩。

雨亭、廷栋、任俊杰来看望。对我住院有点意外。谈文革时文献编不进去乃文献室的专刊抵触也。曾在部内宣布：中组部也是知识分子之家。

上午 36.8℃，下午 36.7℃。

1999 年 5 月 11 日（星期二）晴 上午 36.8℃

上下半夜竟两次梦见胡乔木，一在延安要整人，一在一个古城堡一起逃难。——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五点起床。玉珍比我早起。天气北热南凉，这几天都是 28℃。来此只穿病服，空着，外交［加］薄背心。

早晨在宽大玻璃外房小活动（为陪住人住室，整个设备比老北楼先进，只是稍矮一点）。

除痰咳外，都已正常，上午增加吸入雾气。

早晨观凤凰卫视，有全面报导。果如估计，克林顿已认错道歉。

翻看《世纪之间》，这本书定能畅销也。我的《三峡忧虑》很是全面。

1999 年 5 月 12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玉珍为我放水洗澡。

观电视，机场接三烈士骨灰并伤员等悲壮场面，整日各台反复播送。此事揭露霸权有全球影响。

上下午吊瓶，吸入雾剂。咳痰较平稳。体温早已下降。今天有食欲。

上午翻看几天报纸。玉珍上午回家。下午四点来。

下午由护士（坐轮椅）送到牙科。右上牙有浓积（上周三照片）。打一针麻药，挤出。牙疼病大概要相伴到老了。遇见何勇，认识我（说 1986 年时在中组部任副部长，现在中纪委），颇为亲切。

六个重伤员下午到医院，我外房开窗可见入院情况，医生护士纷纷来此观望。大概街上也挤满了人群。

1999 年 5 月 13 日（星期四）阴转晴

五点半起床。上下<午>吊瓶并吸入雾气。痰咳只有些白泡沫了，已不腰围（咳得）疼痛。

同廷栋电话商定，明天领导小组开会，前言、封面等要最后定案也。金松林催着开印了。前后 14 年的《组织史资料》大工程，可望今年结束。

仍观电视，翻看报纸。玉珍上午回家。

中午睡着一小时。王敬之上午由小赵送来，带大芒果与荔枝。为开发一种天然治病泉水（在桃花源内）工程来京，这对夫妇同具经济头脑与活动能力。大姐主要是三叉神经疼，食欲甚佳。

晚上柴泽民来闲谈约一小时（他住 710，比我晚两天）。大概是过累，连着出差、开会活动，一下人事不知，发烧，吊瓶两天即恢复。谈 1992 年在敦煌车祸，率政协代表团遊新畺［疆］游览，司机与前座者都重伤筋骨，他从玻璃中冲出，只是头划破了，全身没伤。在埃及也翻过车，40 多个大使旅游大车开翻了，他悬卡在车箱［厢］中。骑车、骑马也出过事故。我赞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玉珍说他可活到百岁（柴比我大一岁）。谈南斯拉夫局势，美欧此次如此合作都感到有点奇怪。苏、南都已解体，自食其果。美欧争夺巴尔干，也还是各有打算也。21 世纪小乱不已，未可乐观。

1999 年 5 月 14 日（星期五）晴 体温 36.℃8—36.8℃

五点半起床。观电视，略作活动。早餐后即作吊瓶。上午同玉珍到党史出版社参加领导小组会。小曾、老金、杨小池、张新法，廷栋等参加。逐段通过“前言”，将“后记”并入。将耀邦、乔石等几个人名字删去，因他们坚持将“宋平”列入也，胡锦涛列入亦不当。我的解释（免去列这个没列那个的误会）大家同意。封面也确定了。人员名单再无异议。午宴皆大欢喜。

下午二点回到医院。我提出 20 日前出院，贺大夫还不马上点头。

1999 年 5 月 15 日（星期六）多云 36.8℃上下午

五点半起床。玉珍为我洗澡。仍上下午吊瓶并吸入。胃口较好。

下午小赵接韩钢、李郁来。韩带来南方出版社炒我文集的那四本。真令人气愤，封面如时装模特，《晚年悲剧》且夹好几张江青与林彪等照片，“李锐文集”四字封面上模糊不清。于是决定状告几条：违反合同，非文集出版，擅改书名与篇名等。邮［由］韩钢起草，李郁月底去广东，委托他打这场官司。将合同带去，必要时去海南一行。谈此次“反美”颇似红卫兵了，北大季羡林、赵宝熙等都很高调。长沙、成都砸肯德基、麦当劳，烧了美国领事馆，“左”爷们纷纷出动，责备朱镕基软弱，是李鸿章。说

于光远在《南方周末》也写了文章。克林顿当即同江热线电话，江不接，两天后才理会，等等。这样倒好，都表演一番，大家都心中有数。

随后李长盛（同海南中国银行行长夫人王玉蘭|来|）来。贷款已得批准，公司难关将渡过。

1999 年 5 月 16 日（星期日）多云 36.8℃—36.6℃

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上下午仍吊瓶并吸入。上午看到一个惊险电视片（似反映日本黑帮事）。

翻看我的书，错字多，真是生气不已，炒成这个样子。可写一篇杂文：把我的文集害成如此模样。

下午胜利、小多，满起与毛竹来。一起吃西瓜。孩子们早就要来看我。

晚上到章凡毛家菜馆，长盛请客，薛京去了。长盛的女儿读大学，要考托福了。我谈范旭东与光彩事业。

1999 年 5 月 17 日（星期一）多云 36.5℃—36.7℃

这几天睡得较好，已停止咳痰。五点半起床，观电视新闻。今天停止吊瓶，仍吸入。哪天出院？还得观察几天。

上午王廷栋来，看“前言”清样，只改动几个字。可以付印了。

读《世界［纪］之问》中的文章，都是当前思想界关心的问题。如关于现代化的理解，“新左派”，自由主义问题等。文革后成长的中年学者，思想解放，有历史观点，责任感强。

晚饭后回访柴泽民。他此次突发高烧，是脚腿丹毒所致，有紫红肿。然后到六楼 614 看望白志民。脑部并未中风，是右肢，现已不拄杖慢行几步，精神尚好。到 611 看望王光美，可说形容憔悴，精神尚好。建议就所知写出毛刘关系（不要再有顾虑了）。她谈到 1953 年某夜，毛找刘去谈废周的问题，刘未同意（我告她，高曾是考虑中的“接班人”）。高饶事发生后，自然就搁下了。但终于发动“反冒进”事件也。

1999 年 5 月 18 日（星期二）雨后晴 36.4℃—36.7℃

六点起床。半夜仍小有咳痰。玉珍为此念叨不已。

上下午仍吸入雾气。体温正常。略作活动，并到走廊与两端阳台散步。午餐自制西红柿蛋汤。玉珍仍去按摩。

续读《世纪之问》，朱学勤文谈自由主义的历史渊源 。

昨夜十二点服眠药，午睡近二个小时，似乎仍是眠药在起作用。

1999 年 5 月 19 日（星期三）晴 36.6℃，36.8℃

五点半起床。略作活动。观电视。

上下午仍吸入。咳痰似渐好转。加服消炎药。医生意见，平稳几天即可出院了。

看报刊。续读《世纪之问》。徐友渔写文革红卫兵问题，说当年上山下乡的青年，思想开阔方面，受到我写的《早年毛泽东》一书的影响。

上午薛京来，收到广东唐建福寄来的二万元。谈小贾认识程湖同事才二次，即让人家报销几千元单据。太可怕了。（程没让报）

下午玉珍仍去按摩。五点归。

下午赵杰兵来，说遇见薛京才知我住院。漫谈不要做官，要办事。谈黄老为人，一生讲真话。介绍

读《世纪之问》。六四赞成镇压，令我冒火。说七上将上书，张爱萍同黄老关系。“你们这批高干子弟”。（不像话也）

玉珍回来不愉快，似怪我没同赵杰兵谈小赵户口事。

1999 年 5 月 20 日（星期四）晴 36.6℃，36.8℃

半夜二点到四点未能睡着。六点起床，洗澡。观电视。凤凰台早晨有新闻。

上下午仍吸入。几位医生同意，定下星期一出院。

续读《世纪之问》。高考制度影响之严重，过去不知道。林贤治谈鲁迅之空前绝后，廿世纪最伟大的历史人物，阶级论又超过阶级的局限。危机感，猛兽精神，反专制性。毛同鲁的分歧是根本性的，利用鲁而已（对文人、文学都是利用）。托尼思想——人道主义与自由主义。1）独立性（于权力）。2）业余性，对社会普遍关注，超出专业。3）批判性（可以针砭当代知识分子），酷爱斗争“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国学和西学修养深厚，对自己学问的信心造成孤傲性格。大思想家总是对周围社会持批判态度，叛逆思想，反权势反庸众。“五四本身是一个新传统（同自古传统不一样），自由的传统，解放的传统，完全把西方现代性东西吸收过来。”鲁迅的传统是真正现代的传统——对自由、民主、科学的追求，对社会正义、人类进步的追求，包括人性的建设与完善。阶级论与人道主义结合，产生独特思想。我们应继承鲁迅的人格与思想。

下午玉珍仍去按摩。柴泽民来闲谈一个多小时。谈在美国遇到要独立表态两事（国内有争论不能及时答复）：苏入侵阿富汗，美国抵制奥运（在莫斯科）。大学讲演被问及：中国抵制不抵制？回答：个人意见抵制。国民党镇压高雄独立请愿。回答：反对镇压群众。还谈文革时外交部造反情况。

1999 年 5 月 21 日（星期五）多云 36.6℃，36.8℃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玉珍又缓过来了。略作活动。观电视。上下午吸入。理发。

上午到五楼 505 看望谢邦选（原四方面军的，在延安毛身边管生活的人），杨家沟时到过玉珍家，将玉珍弟弟带出延安的。说起评江青剥馒头皮事，文革时误整了罗青长。曾议论过张玉凤事，对毛晚年有看法。感情偏向于周、朱，刘等。1914 年出生，喜欢看书（说没上过学）。要我的书。玉珍下午按摩后回家，星期一出院来接。

读完《世纪之问》。新干班又来信，出纪念册，要我写信。九思题了很厉害的词（大概针对周惠的）。

1999 年 5 月 22 日（星期六）阴 36.6℃

六点起床。略作活动。观电视。上下午仍吸入。湖南新闻干部训练班五十周年纪念又寄来材料，命我写个序言。想了一下要点，写个千把字吧。

上午《检察日报》记者胡向阳来，要写“三反五反”史实总结性资料。谈了点自己看法：运动办法，定指标，自然难免逼供信与冤假错案（刘青山、张子善一案都有问题）。教训是依法治国。五反则是“消灭私有制”第一步，大大伤害民营企业。卢作孚自杀。以事实说话。小赵送来报纸。

下午有点拉稀，竟弄脏了裤子，洗好晾干。

1999 年 5 月 23 日（星期日）夜雨 36.5℃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略作活动。观电视。

上午徐滨的两个女儿（轶青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带孙女来，徐滨昨天去美国，大

女儿和平的弱智儿子甚麻烦。带来纪念黎澍十周年会的照片，与邓伍文寄来的阿金照片。她们都不知罗章龙与阿金是“原配”也。

玉珍下午三点来。准备明天出院事。

野草诗社的王渭和尽心小姐来（女诗人，送我《一片冰心》集）。谈没能去周庄，最近又有怀柔之集会。南方一大腕支［资］助，要出一书画集，要我写字并简历，只能应允。王还是高能所的，原北大物理系，已近 60，101 中与曾庆红等同学。谈社中有“左”爷，他们也知道的。

1999 年 5 月 24 日（星期一）多云、晴

五点半起床。洗澡。收拾行装。早餐吃了两个鸡蛋，剩下的菜饭也都带回去。小赵、薛京八点半到。同医生、护士告别。到柴泽民处辞行。

九点三刻回到家中。医院住了 17 天。要接受教训，不能随意，引发感冒或发烧了。

下午秦川来闲谈一阵。他不知我住医院事。谈高岗在西北局时，练习写自己的名字。毛为什么要让高代周。

翻看近日报刊。

晚上记者胡向阳来，将三反稿出示，全部是他们的资料与看法，头尾写了我几句话，当然于［予］以拒绝。将《随笔》第三期我的《又谈德先生》让他一览，“这是我的文风”。他只得悄然离去，但还是表示感谢我的接待。

观电视 1998 年的电影大奖会。

1999 年 5 月 25 日（星期二）晴、预报下雨，下不来

两点半醒来，久久不能入睡。大概四点以后又睡着一阵。五点半起床。

翻看近日报刊。吴象寄来遊天水等地写的几首诗，要我改。似古体，却脱韵。将［让］薛京复印两份，以备明日周笃文来，请他代劳。小妹来电话关心病情。

下午三点韩钢、李郁来，谈到六点。对南方出版社的抗议书，韩钢拟好，成打印件。另外一信，我签了名，请李郁代打这场“官司”。给于幼军介绍信，以备用。

他们大谈当年毛林关系及 9.13 事件。毛三次电召林回京，让林代刘，林下跪力辞。认为林是一个无权欲之人，“国家主席”一事更是藉口。林与黄吴李邱都不赞成张春桥接班，因此招毛不满。林立果小舰队曾计划胁迫黄等四人去广州（林原拟去广州）。历史上林曾两次反毛，东北时期，林还对彭真宽待（是中央给了处分）。

此次法轮功事件有一批老干部参加，如 301 医院院长也着了迷。同朱镕基谈判三人都是中层干部。今天各部传达江的批示，也是此事：“不要搞唯心主义”。

李郁手脚甚快，北约侵南的书《美国阴谋》已出版，印得甚好，送我一本。韩钢留晚餐。李郁明天去广东。

晚上胡绳着人送来的文章：《毛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务请指教”，韩钢说此文大受“左爷”们的批评。

朱的粮食改革是失败的。湛江市贪犯 252 人，审办 251 人。

1999 年 5 月 26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睡得尚好。报刊已翻完。

上午周笃文、刘人寿、林从龙来，豪华的《世纪之光》（3500 元一套）送我，说政治局每人一套也。谈诗词界颇看重我，受我书影响的人也多。有个《老战士老将军书画展》（五十年纪念），请帖要字。李德生、张廷发等一批老将军发起，有人出资 100 万，要出书。另外六月中旬广东有个活动，也希望我能去。

林、刘谈周惠的《天道》，影响很坏。谈周当年在湖南之“左”，镇反时，到乡里，随便摊派杀人名额。

玉珍血压高 180—80，整日不适，到医院吊瓶。

刘人寿录下他写的读《庐山实录》诗：

万变风云预测难，一时浓雾压庐山。
孤臣孽子心何苦，海市蜃楼梦已残。
遍地迷阳民受苦，弥天浩劫国多艰。
董狐直笔书前事，史鉴昭彰不许删。

吴象寄我的几首诗交周笃文，请他斧正。

1999 年 5 月 27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略作活动。翻看报刊。

整天懒散，不想动笔。

玉珍今天血压正常。下午五点一起到万春园别墅（上次来过）晚宴。是黄新亚张罗的。到吴象夫妇、朱厚泽夫妇、吴明瑜、秦川（又差点没找到）。主人是政协的（朱晞颜，中协投资有限公司，在深圳）。先到园中水边散步漫谈。此次使馆事件，人民大学学生被动员上街（有到肯德基等质问的），大家担心此种处事水平。那位李科长趁机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吴说，没当过一把手也）。

1999 年 5 月 28 日（星期五）晴

半夜右腿痛醒，使力按摩，影响睡眠，已连续几天了。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

上海来人，电话索字。

上午岳阳办事处来三人，有二人是平江人，其中一人是化工公司的，为股票上市找我。省府已批（大概错过时机）。我说你们应写个文件，请在京老同志签名。

下午上海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会赵宏二人来（叶尚志介绍的）。取走两条幅，写老年登高的。

同玉珍到河边散步。几个月没来过，已经修好河床，水流较清，有汉白玉栏杆，颇雅素。

1999 年 5 月 29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上下午作字，近 20 副。曾彦修送叶笃莊的诗就写了四张，只一张稍满意。武大校友会近 10 幅，还有老战士书画展等等。真是弄得精疲力竭。

1999 年 5 月 30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

上午林涧青的儿子与孙子来（孙子毛卫平开“云中龙”公司）。文革时打成反革命，大概我帮过忙。孙子现在深圳开一家制天花板公司。

雷霞来，谈香港公司周建华事，只好请王怀安来谈。他从法律谈，北京高院要将缓刑人又逮捕没有法律根据（慨叹我们的人治）。晚上电话，周同意去法院见面谈。（我说作准备，再找尉健行）下午继续作字。胜利、小多两家同维娜一起午餐、晚餐。同胜利手谈几盘。

1999 年 5 月 31 日（星期一）雨

二点服眠药。六点起床。翻看报刊。继续作字二张。整理文房四宝。

上午翻《有个》，晓梦此书特点在搜集到活人资料，尤其于文谈五十年代保卫科同我的矛盾。这些事自己也都忘记了。

下午周笃文来，取走两条幅（老战士书画展）。谈陈云章家世，与周谷城关系深。当年香港一公司，陈是年轻董事，卢作孚是他动员回来的。看人甚准。（大概 78 年后来京）电视中问华国锋：下巴太短，当副官亦不行。胡耀邦：如猴子，坐不稳。邓小平：像秤砣一样，到死掌权。过去对我很是称道，笃文因此很早就知道我这个人也。

雷霞电话，已到过市高法院，是了解情况，安全的。

晚上看电视时，刘双平来取走一大捆字。我甚冷落，还说老了，已八十二岁（不能如此使用也）。

玉珍原嘱我客气待之，结果反是，她很是生气。

小妹由楼上小满电传：那个以加州大学邀请的杨建利靠不住，乃民运分子。张伟国参与其事。张这次乱放厥词（说我驻外记者全是安全部人）引起公愤。她问过苏绍智，其人不可粘。

1999 年 6 月 1 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小徐带秋林来过六一节，晚上才离去。

为胜利职称事，给张廷发的韩秘书电话，请予帮助。

下午将为曾彦修代书的赠叶笃莊的七绝贺诗（完成达尔文进化论全集）送给方实，一共三张。将自己较满意的一张告知。此诗第三句原不合格律，我改为：坎坷自养浩然气。

恢复游泳，游 500 米，尚不觉太累。

同玉珍一天没有交谈，在生我的气也。

1999 年 6 月 2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清理画件。方成的已裱好。

上午张作斌来，谈广东情况。那位黄女士果然不行（连升三级）。他在主管写“任仲夷传”。李汝伦曾病危，现已恢复但难工作了。熊东敖［遨］管《当代诗词》等事，很顶用，诗也写得好。他 3/4 精力搞京剧，但观众普及困难。随后苏志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送来裱好的六件字画，真是高兴。将范曾送的《老子出关》及方增先两幅，再请一裱。苏谈那位山东大款（搞电脑等公司）拟捐 100 座希望小学，要找我作中介。其用人标准为：必须孝敬父母。这倒是一着［招］高棋。

玉珍张罗，留客人午餐。菜甚丰富，我几乎怠慢了。饭后送他们归去，我到文津街，游 600 米。

林从龙电话，“祖国颂”诗词大赛来稿中有“赠李锐”一首七律（寄自广东），觉得不错：

宦海波澜等若闲，曾经风雨上庐山。
直言自把心函剖，实录仍当秘史看。
别具大才龙胆紫，独标高节棘丛蘭。
奇冤未滴男儿泪，却为胡杨泪洒干。

几天来常作摇摆器活动。

1999 年 6 月 3 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略作活动。同玉珍完全恢复常态了。对 31 晚发生的失礼事件正式道歉。

上午雨亭、廷栋，曾卓明来。他们向李铁林汇报《史料》即将出版，惹出了大麻烦。曾庆红当面夸奖做了大好事，因只出到十三大为止，于是有赵紫阳而“不见了第三代”（估计是如此理由）。命推迟出版，由李铁林、虞云耀主持召开三家会通气。下午加上金松林，四人来商议对策。两次会金都参加了。说明了整个过程，为什么只编到十三大（85 年订的），当年已是超前。出版社已订出 6000 套（印 8000 套），如推迟困难极大。变通办法：赶紧将十四大“续编”编出，稍推迟出版。否则，最后只得我来找江泽民了。大家引起很多感慨。

李普电话，建议每周外出到公园活动两次。琬姐电话，说一直看我写的东西。《龙集》本事，来找他［她］谈一天。

下午游 400 米。已恢复正常。

晚上黄道奇与雷霞来。黄想我带他去见尉健行与贾庆林。我说这不可能，只能写个介绍信。他们应当将案情写得极其简略，使人一目了然。玉珍也觉得黄说话不清楚。真是可怜的湖南。

看张宣寄来的《凤凰惊梦》（保安处抢救）等。

1999 年 6 月 4 日（星期五）阴、多云间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六点起床。翻看报刊。

北大赵宝煦教授寄我邹傥的一封长信，谈当代中国政治历史问题（从西方政治学观点出发），要我提意见。说我的书都给邹寄过。邹重视我的观点。

让薛京与尉健行、贾庆林的秘书打电话，湖南黄道奇求见事。回答近日三讲紧张，加以六四时节，很忙，接见不了，可将信件转去。

上午安克成、李涛（延安住过保安处，原电力出版社工作）来，取走要的字幅。谈纪念刘澜波文，钱正英、苏哲文等都反对。下午游 800 米，36 分钟，很可以了。晚上黄道奇等三人来，交几种信件，定星期一去送给尉、贾。

秦川上午来，心情极不平静也。回顾七年前昨夜与今日，胡积［绩］伟的冲动与项南上书（他还保留着）。——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1999 年 6 月 5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略作活动。

上午岳阳人孙山青（市外经委副主任）与邹逸桥（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来，谈过去来过，一点也起［记］不起了。这种“看望名人”真是没有办法。我只能如实说，年纪老了，眼面前人事都记不清。

下午游 600 米，有点累。小多买了 6 本《直言》，又可以送人了。

李郁电话，南方出版社承认唐建福行为亦不知，只批 4000 套。文集可重新出。向唐追回 6 万元。

1999 年 6 月 6 日（星期日）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略作活动。收到一些读者的信件，有的很长，真是无力回信。看到《今日

名流》介绍华君武的文章，那样勤于同读者联系，真了不起。

上午到安全部招待所参加中华诗词会会长办公会。“世纪颂”大赛，3.6 万人参加，1.6 万稿件。杨叔子积极将诗词推入大专院校，九月在华中理工大学开全国性会议。我建议诗词为素质教育服务，要广泛深入人心。作协张锲来（要我的《龙集》），积极支持，诗韵新编明年可望出版，强晓初已经相当迷胡［糊］了。

1999 年 6 月 7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这两天读《黎澍十年祭》各家文章。

上午金老来，让我找薄老题“俞秀松故居”字。谈俞一生，夫人是盛世才妹妹，至今还活着。

黄道奇三人来，薛京来。信、件分别装入大信封，小赵驱车送到中南海与北京市委。同秘书见面说清原委，立即转贾、尉。回来到 24 楼后餐馆吃烤鸭，小多来。黄道奇满意归去（玉珍又托办尤慕群事）。雷霞留下，下午同王怀安谈找最高法院帮忙，湖南必须由高院受理（不能由中院受理），这样便于二诉即到最高法院。雷霞晚上电话，到最高院办妥了。下午陈风［峰］彩同青岛组织部长郄晋生、朱玉磊三人来，看望我也。王雨亭、廷栋、金松林、杨小池，小曾来，谈到五点半，为抵制接管、“摘桃子”，决定由我找薄老一谈。今日精疲力竭。一早将湖南威胜公司案件事致贾庆林、尉健行信写好。晚上杨继亮来，写了反腐败剧本。嘱他好自为之，总结过去得失，短处与长处。

1999 年 6 月 8 日（星期二）晴

睡得不好，五点半起床。略作活动。

上午到办公室，原拟找薄老，再三考虑作罢。不易说清楚，如此则与在位者对立也。同廷栋、雨亭商量后（他们拟了信稿寄曾庆红），即找李铁林、虞云耀当面谈清，接受 14、15 大一起出版意见。仍由我们原班人马主管（可列入他们要的人民［名］，如吕枫、张传［全］景），推迟到年底出版。气氛融洽，开口闭口“前辈”也。李又来我处，不相信年底能出。我们顺其意：质量第一。动荡了一个星期的不愉快，大概可过去了。

给赵宝煦教授电话（他寄来邹傥长信，谈新著作内容）。我只讲了基本点：邹仍是从西方政治学理论出发，来写中国政治现实历史，还是从实际出发好。赵说，邹不同意余英时等观点，也不同意西方权力之争。还谈到邹在西南联大原是党员，麦卡锡时代被审查十年（如谢伟思等）。1980 年回国，看到清华党史料因而急出病来。现在身体很不好。邹的几本书还要寄我。

下午游 400 米。先到林大夫处按摩。

1999 年 6 月 9 日（星期三）晴、阵雨

两点服眠药，五点半起床。上午李郁来，谈南下情况。于幼军很帮忙，迅速查清印刷厂印了一万套（这就违反合同）。海南南方出版社很紧张，怕我告状（该社成立才两年），有位史丽娜经管此事，说唐建福找不到人。李郁同南方合作出书，必须将原稿速取回。同戴文葆电话，他早已同南方通话，知道李郁之行。李郁也同他通报了情况。李谈《解放文选》只抢出 4 千册，其余皆毁。《文革大辞典》被胡启［啟］立封锁。已由徐向前题签，王首道作序。说当今腐败之可怕：谋财害命，海南海边有人潜入水中将人弄死，然后将死尸漂流，索钱取尸。开小煤窑者招工制造事故，以取得大批保险金。海南一个县的派出所长买 40 万元，说一年半可赚回。留李郁午餐。

下午同玉珍到林大夫处按摩，仍如受刑也。

（李郁同于幼军谈话时，亲耳<听到>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打电话说，《同舟共进》是自由化刊物，北京督促一查，乱刊杂文）。

1999 年 6 月 10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读《五四之死》，这是许医农寄我的复印件，五、六万字。林贤治作，载《北京文学》第三期，印五千册未问世即勒令销毁。题目即很刺激，愤世忧时之作也。没有看完。（作者深究过去与当代思想学术界许多观点和问题）

李劲祥又寄来自己材料，催我推荐当政协委员。

薄老秘书回话，“俞秀松故居”不能题了，已题过百年纪念册。关于纪念馆之类事，中央已有通知（慎重之类？王首道在浏阳铜像等事，湖南省委有意见）。

刘人寿辞行，让代笔作“世纪颂”，初改如下：

乾转坤旋一百秋　　可说曾经一百秋
许多往事注心头　　酸甜苦辣注心头
两翻［番］大战干戈急　　两番大战沧桑变
十月红旗黯淡收　　十月红旗黯淡收
虎斗纷纷看世界　　多极多元新世界
龙腾跃跃起神州　　专权专制旧神州
五洲四海风雷激　　迎来弃旧图新日
不废江河万古流　　德赛先生争主流

又得一首：

五四精神莫自豪　古今专制尽王朝
赵家楼火速亡灭　革命换来皮上毛
（改革洪波开放潮）

关于“史料事”，雨亭又电话相商。下午到办公室同五人谈，促我找曾庆红、薄老表态也。马石江发了脾气，王明哲也脑［恼］火。

下午洗［先］游泳 1000 米，玉珍去按摩。

1999 年 6 月 11 日（星期五）晴

睡得尚可。五点起床。续读《五四之死》。上午到办公室，同薄老秘书电话，云组织部关于《史料》报告还未批复。又给曾庆红处电话，因忙，让虞云跃［耀］来谈，说明向薄报告内容即编入 14、15 大，加人，争取快出，即是前天我同他们谈的几条。我说领导小组都有意见也，谈清楚免得误会。附带谈了下小赵户口问题（玉珍在旁提及），情况即告雨亭。

下午先游泳 400 米，再与玉珍去按摩。

伯村女儿来谈她受处分事，经申诉，不会给处分。

1999 年 6 月 12 日（星期六）晴

四点半起床。翻看报刊。《五四之死》看完。纵谈百年思想政治历史发展变迁，涉及中（外）有关人物个案，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命运史也。系统而深刻，言人之未言，获益良多。跟许医农电话道及，要她寄元化一份。上午到北师大参加谭丕模百岁纪念会。与舒芜同座，漫谈多多（他的信件乃人民日报索

去，林默涵不作检讨且歪曲事实）。参加者五六十人，主席坐有启功、许嘉璐（问后知为民进）等。发言约 10 位。我讲了知分子改造得失去独立立场，唸了“皮上毛”诗。阶级讲不清了，知识经济时代，如将各色人等同历史关系比作人体，则知分子乃脑袋也。过去将脑袋砍掉了。大家甚满意。午餐后归。下午游 800 米。晚上李郁来，光远书的序言稿写好。谈江之“花花”，与歌星（扮过宋庆林［龄］者）来往密切。家庭大吵等。我孤陋寡闻也。

1999 年 6 月 13 日（星期日）多云

五点起床。开始写新干班的“序言”。提出“头脑”问题。上午许医农来。谈我去年出的书，一如前年邵燕祥书，有微言：难免重复（这是出版社事）。她详谈自己在三联六年卖苦力：出了 78 本学术书（经过筛选）。哈佛、燕京，三联三家书有国内外影响。又谈董秀玉其人的敬业精神。现在三联已进多位党政领导，已被新闻署控制。三联三代——范用、沈昌文与董，是三种对付办法：背对、捧着，不合作。她已 69 岁，尚如此天天上班，每天只睡四五小时，同龄人中绝无仅有也。鼓励她写写自己。她也知道“五子登科”等说法。留午餐，谈到下午两点多。下午小胖夫妇与王宇来。孩子已长到 1.72 米，英语甚好，会瑞语，高中二年级。力丰谈瑞典汉学家多知道我，愿意我去访问，在筹经费。我说明年去罢。玉珍的朋友前北京市劳动局局长来，送鲜花。一起照相。玉珍同意去瑞典一行。

1999 年 6 月 14 日（星期一）雨、下午阴

五点起床。将新干部［班］小册子的“序言”写完，约一千多字。昨天刘浩［皓］宇电话相催也。第一个读者是玉珍，唸给她听了。上午很累，因清理客厅那个书记［桌］。发现“香港回归”的诗碑册（置深圳的）及《科学智囊》刊，都忘记了（后者发表了“1998 防洪”文）。

雨亭又来电话，因《史料》事未落实，要我明天去办公室。

下午两点到医院，查骨科，专家给打了一针封闭。不赞成搞按摩，也不让作弯腰活动。归途与玉珍到薛沁冰家看望。房间真乱得可以。她细谈了薛公绰的病情经过。实乃协和医生不负责任，乱投药导致病情加重。实质是盼其速死（八十多了）。可能没有红包也有关系。令人浩叹。夜观电视，看完“济南战役”。写争取吴文化起义之不易（当年清凉山写文接触过此人）。

收到小妹信，附那次同程学敏家的照片。美国好大学不易读，忙忙学习甚好。

1999 年 6 月 15 日（星期二）

四点醒来，四点半起床。昨夜右腿未疼，大概封闭起作用。

上午到办公室，雨亭、廷栋，小曾续谈《史料》出版事，拟了一封简信致组织部领导，我签名交虞云耀。虞随即来我处，很同意我们的意见，将薄老批示件让我们一阅。三点主要意见（到十五大，增加几个人，促快出版。还有补经费一项）同我们完全一致。关于（写作）编辑班子也以我们为主。这样大家就很放心了。过几天开一次领导小组大会。随后碰见李铁林，又向我致意：不要太紧张工作了。

玉珍送小妹要的物件到巴家，来到办公室，竟去找虞云耀、赵杰兵谈小赵户口等事。

下午玉珍按摩，我游泳 1000 米。遇崔军，说王干国十一日去世。赵世杰谈罗西北进工程院事。又遇见黎辛（和总参胡伟？），谈温济泽为王实味平反事，当年托派是罗迈定的，曾怪范文澜。自己很是积极（意指温老对己批评不严）。

寄出［序言］寄湖南，翁长溥、张宣等好几封信件，信债欠得多。又收到读者信，还有求字的。

1999 年 6 月 16 日（星期三）晴

一早将“世纪颂”两首诗定稿。胡遐之二首，俞润泉四首帮了忙，采用二三句意思。——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三点半醒来，服眠药仍无法睡着，四点多起床。翻看报刊。准备为光远的《我的 50 年》写序言。李郁交的任务。

给龚心翰电话。他发誓没向南方出版社问过出我的文集事（也可能有人冒名）。于是告李郁转告南方。

上午新上任的秘书长孙晓群由老干局三女同志陪来。90—98 年在香港工委，原石油部的，读过《庐山》。于是我从香港历史大发展（60—70 年代，近 200 万人为大陆去的）谈起，1949 年后我们走错了路。讲唯才是用，讲“皮上毛”，讲不要以个人为中心，讲自由平等，民主、科学，法治是人类历史得以进步发展的根本所在。现在也还没有可以代替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等等。劈头盖脑谈了一阵。他问到我再去过香港没有？我说回归前香港中文大学请我去，不批准，是否是个“异己分子”？

周笃文来，取走两首“世纪颂”。深圳荔枝节活动不能去。谈谭丕模也有人（黄药眠）议论：伪君子一面。又谈到文怀沙其人生活太痞了，坐牢也没教训过来。

下午刘北平来，编廿世纪丛书，将 6 篇往事回忆（苦瓜、“旧事新谈”、“风波”，“上毛三信”等）与他，并照片，照相。收到叶笃莊寄来的信和书（《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我写的那幅字已裱好悬之书室（附照片二张）。信很客气。

收到俞润泉热情信，李荣光信，读了《有个》：张玉珍万岁（我晚年生活稳定）。

1999 年 6 月 17 日（星期四）雨

昨夜服眠药上床，醒来又睡着。五点半起床。夜雨，阳台略作活动。

“序言”未能动笔。同光远电话，很愿意我写，1937 年 5 月，我们来北平接党的关系，我同孙传文接触（办北京市民先刊物），他都知道，在东斋同杨树义住一屋。9 月到武汉，两个自发党（另一是鄂西）都知道，也认识谢文耀。

上午韩棣同海南客人来。随即胡春林与张斌来（步鑫生公司两副裁）。他们是六四时人民大学头头（同萧延中关系好）。前几天来过信，被公安系统传讯过（六四时被注意，不让进京）。已无事了。因搜出我的讲话稿（已刊《南风窗》），特写信告我。

下午游 800 米。玉珍颈椎病又犯，到医院吊瓶，头晕。朱嫂去接回。

下午在水利部刚工作的北大研究生陈宏曲二人来（北大湖湘学会头头）要我帮忙解决“公务员”身份问题，以便调国务院当秘书，尽是一些琐事。

1999 年 6 月 18 日（星期五）晴、端午节

夜半醒来又服眠药，终睡着。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终日伏案，使玉珍极为不满。如何改变生活习惯呢？这样过了一辈子。

新干班“序言”最后一段加一句话：“即不论做人和治学”，电话告知钟叔河。晚上刘皓宇电话，已收到稿件。

翻《邓广铭纪念集》，关于治史，得点启发。李新的文章批评毛当年搞批“让步政策”等，在史学界极不得人心，批《水浒》之变来变去。接许医农电话，上海选编百年名著，每书要写评介，《毛选》

要我来写。没有立即答应。下午游 800 米。夜观电视到十一点。

过端午节，胜利、小多，杨小玲三家晚餐，高兴得很。

1999 年 6 月 19 日（星期六）多云

五点起床，翻看报刊。读《钱理群文选》。

上午孙万国来，仍与泰伟斯合作，自己在一个新办大学（4 万多学生）教书。（澳护照除中国，可走遍世界不须迁［签］证）。此次来拟写三中全会前后一段。问陈邓间情况，对华国锋看法等。

下午游 600 米。

上午十一点到下午四点半同胜利手谈多局。中午未休息。

《反左文选》送了一本与武光。几年没见了，听说观点仍“左”也。

1999 年 6 月 20 日（星期日）雨

三点醒来，睡不着，只好起床。翻看余杰的《火与冰》，“中国太监”，使我震动。作者研究了中国的太监史。“阉割是文化的死敌，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阉割侵蚀着文化，吞咽着文化，改造着文化”。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引黄永玉）“帝国需要‘守护床铺的人’的太监，更需要一大批守护一整套纲常理论的太监”。前者显形，后者隐形，作者称为“知识太监”。“‘太监化’是中国知识者的最大特点”。用文化为东方帝制大厦添砖加瓦也。从李白到王国维，《四皓新咏》？冯友兰、魏建功、周一良，林庚。整天翻完此书。许多思想很是深刻。

中午睡着一小时。上午小多来，从十点半到十二点多，看朱朝辉飞越黄河的现场报导，两岸几万人观看。飞越后举行婚礼，真是激动人心，我不禁鼓掌叫好，眼睛也湿润了。县委书记支持，要推出吉县也。

1999 年 6 月 21 日（星期一）多云

五点起床。略作活动。翻看报刊资料。薛京来，冷夏短信，言文集事后拖。胡绳秘书寄来《中流》沙健荪［孙］等批“民粹主义”文等。

下午同玉珍到医院看望祖春，王雅琪电话已报危也。

1999 年 6 月 22 日（星期二）多云

五点起床。翻阅报刊。

前早去看望过冯大姐。来个条子要看我的书（阅后归还），连忙让玉珍送去。老人还喜欢读书是好事。

上午顾健来，给我几份网上资料。有克林顿 5.17 在议院的秘密报告，拟刺激中国竞赛军备，蹈苏联复辙。很怀疑其真伪，可能那个情报机关搞的。还谈到香港三个刊物最近反映丁关根辞职，黄菊替代。姑妄听之吧。八十年代顾同耀邦有交往，常去富强胡同，一次去，还碰上“胡石英案 21 人名单”。又将雍正起居注让顾看，上书江西上报，一群贵裔子弟在地方乱来犯罪，如何处置。雍正批示一律斩首，以取信于民。耀邦想学雍正（其第二人为张震儿子，乱搞女人等），加以严办。顾健劝阻：你还不是雍正。耀邦激动走来走去，后报小平：依法办理。

李郁来，让我校对热河日记，这种字他当然看不清，得我来校对了。唸了几天的。催我序言星期四

晚上交卷。

下午游 1200 米。空前之举，多年在 800 以内。

1999 年 6 月 23 日（星期三）多云

睡得不好，四点半起床。翻看报刊。

为写序言，翻光远的《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并这次《亲历 50 年》清样。只能大体流［浏］览一下。

顺手又看朱正的《反右》和《自传》，为了启发一些思路也。

“序言”框架与内容大体就序［绪］。多久以来懒于动笔，是否与精力有关？

下午没有去游泳。

黄伟经寄来 570 港币。《镜报》刊出《李锐谈胡乔木二三事》，从《黎澍十年祭》摘出也。杨奇的关心也。黄嘱我赠诗。床上吟得四句：

刊主广交天下才，尤藏信达雅于怀。
一生忧乐一支笔，妙笔生花到老来。

1999 年 6 月 24 日（星期四）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睡得不错。五点起床。报刊翻了一下。

整日伏案，下午也没有游泳。中午休息一小时。

晚七点李郁来取稿，光远书名改《历史的评说》。写到八点半，序言得 4200 字，有点借题发挥也。李有个工作班子，可以连夜打出，明上午将印稿交稿。只是一遍稿，还得细看一下。

晚上小彭同恒泰副总刘忠民来，要书二本。

1999 年 6 月 25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翻看报刊。

上午李郁送来“序言”复印件，昨晚即已打印好。他有个工作效率极高的班子。说光远又写了两篇有关乔木、耀邦两长文要补入集中，因此“序言”也得补几句。下午去“南方“，取回书稿。整日精力不集中，吸氧。

下午游 800 米。

李劲祥又来，送宋美龄 102 岁的祝寿新闻，有他的妻妹、外甥们的活动也。“政协委员事不能着急”。

1999 年 6 月 26 日（星期六）晴

三点半醒来小解，不能入睡。四点起床。翻看《延安的阴影》，写抢救运动事，台湾陈永发著，前几天从台湾寄来的。还有《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下卷（60 万字），国内传［卷］写得不错。

胜利来，上下午手谈，半小时一局快棋（有两盘我下得不好，推盘认输），大赢一局 80 字［子］（点空）。

大小胖来晚餐，他们已同党校老干局谈妥：父亲工资由自己花尽，已经认不出儿女了（大胖还认得）。

1999 年 6 月 27 日（星期日）晴

睡得不安稳。五点起床。翻看报刊。玉珍安排我吸氧半小时。

下午黄新亚（中协投资公司总裁，深圳投资公）同朱晞颜三人来（那次同朱厚泽、秦川等在圆明园别墅的照片十多张送来，才想起接待主人）。原想请我们作南方之遊，夏天去不了。河源新平江水库水引入香港事，已有了解决可能。原方案被搁下。同时限制发展该地旅游业，以保证水源清洁。

1999 年 6 月 28 日（星期一）晴

大兴县副县长黄维荣，谈财政阔气，税收神奇，搞企业的受气。鹿圈乡的书记黄文明乃经济师。乡长马松，为公司总经理。（此句写在日期旁侧——李南央注）

天气很热，室内温度已过 30℃。晚上赤身睡席了。两点半醒来，服眠药，仍睡不好。六点起床。一早就同玉珍闹点别扭（为湖南威胜公司打官司事，觉她不必如此为我操心也）。

上午十点同玉珍到农展馆参加大兴西瓜节（十二届），李劲祥张罗的，还邀了刘虎生（刘伯坚儿子，72 岁）。同邹家华在巴门学工科，长期从事军工，夫人俄籍，搞光学仪器的，两人为原弹上天，卫星扫描有贡献。儿子乃李鹏女婿。县里负责人接待。展室看大西瓜 46 斤，太阳能器，一种可助通便的马桶，丰收牌干红白红为法国人赏识，全县产值去年已达 34 亿。充分利用了本地资源，临近使馆区，盖别墅区。长城饭店午宴（21 层），第一次来此五星级饭店，感到住高层有好处：视野宽阔。席间宣传我的“知识分子头脑论”。刘谈延安生活，在杨家岭（因生病）吃过小灶。

下午三点薛京来，进一步弄清威胜公司与邹建华打官司情况。五点同到市委，应约同强卫一谈此事（市政法书记，公安局长）。市检院要重新庭审，因觉原判轻了。于是我将湖南复杂情况略说，受熊、刘，黄三人之托，不能不信任。此公司乃高科技产业，而周伯华（常务副省长）其人肯定有经济问题（出示 6 月 13 日《北京青年报》消息）。强甚恭敬，考虑可推迟审理。

刘虎生同我谈了一个细节，在莫斯科见到洛甫时，问是谁的儿子，答刘伯坚，洛甩手而去。

1999 年 6 月 29 日（星期二）晴

四点多醒来，四点半起床。睡足六个小时。中午又睡着一个多小时，是近日睡眠较好一天。

翻看报刊。取出沈敏特访谈稿《杂谈人生历史》。决心改出，日内动手。

下午薛京来，将两份三峡建议（徐怀云，钱永泰——南京环保所长，同意陆钦侃等降低蓄水位（160 米）方案）附自己写的信寄朱镕基。又几封读者信让薛回复。

看罗西北关于紫坪铺讲话。原来鱼嘴坝是他们当年同期施工的方案。说我赞成 90 米（紫）的“政治坝”。地质情况似说得简单了。

下午游 800 米。

晚上施滨海来，三月放出（同朱访美有关），以身体不好为名也。回上海，不久前才回北京，仍在报社工作（《新报》）。谈被捕原因及审问情况。同《读卖新闻》记者的谈话，此人记录本被弄出，访问过一次赵，有照片并信件事。坚持自己记者身份，赵的党员公民权利，并非错误与“洩露机密”也。挨过一次打，人却长胖了。

1999 年 6 月 30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翻看报刊。

整天在办公室，处理李劲祥事。先同德平通电话，说我与汪推荐即可（说明同汪乃泛泛之交也）。于是决定个人向李瑞环写信，推荐进政协。附上简历，给德平则多寄点资料。使李能将信转统战部处理即妥。

想到“世纪之交杂感”，拟了 10 个题目，从世界、中国、马义社义、资义到政党、阶级等等。同薛京商量，还是先弄好沈敏特访谈稿，这十个题目以后再说。

接扬州读者方行重（72 岁）长信，说给我共写过四封信（只接过第一封），将我大大吹捧一番（主要是能细批毛晚年，彻底揭开这个盖子）。比为 20 年来三大人物（邓、匡亚明——给孔子思想定位），实际并不了解匡，《孔子评传》据说别人写的。向我要书，当寄几本去。

李郁电话，书稿已被广东出版单位取走，给黄伟经、张作斌电话，托他们打听。唐建福说书稿确交出了。

下午游 600 米，又回办公室。

李普寄来短文，读彦修有关《莫洛托夫回忆录》介绍，很是尖锐。

关于南京原环保所长三峡件，写好信，寄朱镕基。

1999 年 7 月 1 日（星期四）晴

两点醒来，睡不着，起床到阳台活动，有闷热之感。大概四点左右才又入睡。五点半起床，略作活动。

整天在办公室。上午雨亭、廷栋来，他们担心明天的会（中组部诸人与领导小组会）出现不利情况，我说关键即年底出版，我们负责到底，驾轻就熟。就是怕冷落了第三代也。我说，我们坐了十多年冷板凳，现在突然热起来了。明天当然不会讲出格的话。（他们给薄的信充分流露“三代”情绪）。

发出致李瑞环、胡德平信。

给方实信，转叶笃莊老先生致谢，送我达尔文两本书。信中说：中国产生了孔子、秦始皇、毛泽东，却出不了达尔文，真是历史遗憾。

“世纪颂”两首诗，二首最后一句，周笃文改为：深信今贤胜昔贤。

两处传来小道消息：朱辞职。江泽民直接管国企改革（电视报导），看来是有争论也。

收到《广东党史》寄来的信，奖状和 1000 元。《第二届广东期刊优秀作品》一等奖，《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曾刊《广东党史》1997 年第 5 期。（我记不得是哪种渠道达到该刊的）。生平第一次得此殊荣。

1999 年 7 月 2 日（星期五）晴 阳台 40℃、室内 32℃

四点起床。略作活动。翻看报刊。八点半到办公室，遇见李铁林，在我的房中小坐。问朱事，说不知也。组史资料领导小组会，李铁林、虞云耀、吕枫、赵宗鼎、孟连琨，研究室、档案馆人等，以及我们领导小组马石江、王明哲、金树望、雨亭、廷栋，小曾等，九点开到十一点。肯定我们过去成绩，增加 14、15 大（第三代写上也），争取尽快出版。达到一致意见。仍由我们办公室负责到底，善始善终。看来他们要挤进几个“领导人”（这样组织部可光彩一点）。马石江讲过程，说了“谁知道以后有江泽民十四大等”。我讲了 86 年讲话：坐冷板凳（得薄现在变成热板凳）。我们负责到底，自己审查。已出三千套无人有意见。

1999 年 7 月 3 日（星期六）晴 阳台 40℃

五点起床。略作活动。室内温度 32℃。整天开电扇。

上午曾在北面阳台碰见刘世定（北大教授，9 楼刘明夫女婿），谈起朱镕基刚愎自用：关于税收、金融，粮食三大决策处理，实践中都有问题。一些来件批示也主观或过于严厉，使人难以接受。他在北大研究环保，河流沙化严重，他想到河北找一条河实地考察。

胜利、小多两家来午、晚餐。同胜利手谈多局，胜多。但我总是有“把着”（悔棋也）。胜利一家去看小琴［芹］（脑脉病曾住医院），使关系得以缓和。

上午小徐曾带来一 37 岁医务工作者，薛京没有看上。

晚上陈明夫妇来，送“常德诗墙书画”展请帖。

上午十一点到新华社参加《炎黄春秋》会，李普代我唸了那篇《序言》(讲知识分子是头脑)，我又讲了几句：人类社会发展，过去奴隶、封建社会，对立阶级都已不存在。现在资义社<义>对立阶级也在变化。将来如何变化下去？现在已看出端倪：出现知识经济。——李南央注：此段写在纸页上部空白。

1999 年 7 月 4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三点半醒来（昨夜服眠药上床）。热闷之至。玉珍为我开了风扇，在阳台凉了一阵，回房后勉强入睡。五点起床。

整天懒散，洗了两次冷水澡。到隔壁看了下装修情况。

李郁来，原稿只有七本，而且散乱不堪，缺九本，真是脑［恼］火之至。世上有此等骗子、文痞（叫唐建福）。

雷霞电话，北京法院已同意延期审讯邹建华案，同强卫谈话真起了作用。此事久久纠缠，总算告一段落。

1999 年 7 月 5 日（星期一）小雨、阴

睡得尚好。近六点起床。有小雨，室内外 31°-30℃，还有点风，可以开窗开门。

中午李劲祥与大兴县两领导来，赠便具。想办海峡刊物，要我转汪道涵信。告知已给李瑞环写了信“不知能够否起作用”也。

看完光远文“我想写写胡乔木”，谈张志新与生产日的两事（当年《人民日报》事），加了一段于序言中。

同张作斌电话，请告于幼军，近［退］回原稿。

中午新华社黄彦来，《天安门上看中国》（国庆 50 年）画册索题词（四川出版），写“世纪颂”一首后四句（德赛先生是主流）。将我大捧一顿。说穆青六四力保新华社队伍，现在的刘云山不错（原内蒙分社）。晚饭后王云从来取字（百善村）。

李郁来，取走序言。谈常委会江李批朱：帮助美帝，急于求成搞乱套了。江拟让胡当主席，曾当总书也。希望老家伙出来就体制改革发言。

1999 年 7 月 6 日（星期二）阴雨、室外 26℃

仍赤膊睡。五点起床。略作活动。去怀柔得延期到十五日。争取走前将书籍归类分存。

十点到美术馆，参加“常德诗墙”书碑展。周笃文、孙佚青等都来了。这个活动大概始于几年前，

并没有向我征稿。湖南“左”害深，我在湖南是不吃香的。有些不错的书法，碑刻亦佳。

下午游 600 米，甚累。用肥皂洗了个澡。忘记了约会。宗凤鸣三点即来，结果四点半<回>来（真抱歉也）。谈赵去杭州、烟台，被控制更严，不让接见人（家中亦如此）。赵想向江写信，要求人身自由也。谈体制改革，一党专政、个人核心，（人治）不应再继续下去，将［讲］了那年同陆定一谈话：赞成多党制，有反对党好。要想方设法朝此努力。告以听到的有关朱的传说，即江的人事安排（胡虚，曾实）。

1999 年 7 月 7 日（星期三）阴雨

五点起床。睡得不安稳。翻看报刊。作装修房准备。上午薛京、小赵先后来，书籍处理原则：大部分送平江图书馆，留下想看要用的，清出写“口述传记”要用的。送平江的全部搬到部里，借了两间房。“传记”用的搬办公室。于是书房开始行动，乱七八糟，纸箱一堆了。

清书柜时，发现《艺苑趣谈录》（文艺美学丛书，北大出版社出的），大概是自己买来的，却从未翻过。这种例子太多了，只买不看！纸箱不够（总得上百个），还得想办法。

下午游 600 米。觉累。

玉珍告知胡积［绩］伟到秦川家，下楼看望。原来人民日报四五人一起约他们去毛家馆（白云路张玉凤当董事长的那家）晚宴。我也就应邀参加了。席间大侃一顿：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也应当重新研究也。

下午四点半宗凤鸣（我违约，三点来的，眼前事记不住）来，谈赵在杭州、烟台情况，地方负责人都禁止去看了，管得很严。准备给江写信，要求自由。[3]我谈到根本问题在体制，一党专政、个人专制这老一套非变不可：陆定一也赞成多党制，要有反对党。我说现在比较稳定，推动社会进步的还是英美体制也。

他留下一篇《信报》的长文。

1999 年 7 月 8 日（星期四）阴转晴

服中药眠药上床，睡得尚好。五点起床，阳台活动。早晨 24℃。

部里存物房子没弄妥，薛京上午没来。

觉得疲劳。玉珍安排吸氧，近一个小时。金老来，谈他的三个女儿与儿子一家（在美国）情况。孙子长得近 2 米，在练网球。儿子当田径教练，在美国站住脚很不易。三个女儿各有千秋。谈到吴波教育两个儿子：一个听话，下放西北，呆下去了。一个不听话，在银行，外贸系统，去过香港，赚了笔钱，见好就收，够花就行了。给父亲营了个安乐窝，从胡同四合院搬到高楼，新装两套大房子。看来这些儿女之事，金老早想通了。

下午勉强游 600 米，觉累。薛京来，同小赵一起晚餐。

上午小胖来，我提到对他不满：放弃尖端脑细胞研究，为谋生留在瑞典。他详谈放弃经过，自己寄人篱下，作不了主。又谈到黑子（前妻儿子）在美国已成家立业，曾给予支持。明天回瑞典，签名送沈迈克等三位汉学家的书。

1999 年 7 月 9 日（星期五）

五点起床。翻看报刊。

[3] 此段与前一天日记内容重复。显然在补记几天的日记时将日子搞混了。——李南央

上午到秦川处，来了一位老同志女儿（《工人日报》的，见过我），要写一篇有关神经失常问题文章（如许立群）。谈秦城情况（有五六十人得精神病也），谈陆定一整天叫唤。自己为什么能精神健康：世事比较洞明，前途会有变化（毛要死的），对毛从来有认识。加以会锻炼和《龙胆紫》救了命，脑力不衰，自找乐趣也。

下午游 600 米。

薛京、小赵开始整理书籍。

1999 年 7 月 10 日（星期六）雨

四点半起床。翻看报刊。

薛京和小赵九点到，劳动一天。书籍分类清出，装入纸箱。部里工会楼找到两间房放杂物书柜。

玉珍上午到医院看牙科、妇科。

晚上李郁来，谈到徐光春四月在天津宣传工作会议上说：于光远、李锐、李慎之，朱厚泽的书不能出，又说“不要记录，传达”。徐某原为上海新华社一摄影记者，出卖过穆青。

中午一位女同志撞入，什么“世纪金婚大礼”邀我参加，我说我非此类，硬要作特邀代表。

1999 年 7 月 11 日（星期日）阴

（熊清泉电话，谈三人上书事——先罗干）——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睡得尚可。五点半起床。玉珍提醒观女足决赛，一直看完点球一脚失误，太可惜了，恐怕是举世叹息也。

小多一家、胜利一家、杨小玲带孩子，欢聚了一天。都帮助姥姥整理杂物，帮老［姥］爷装书。书箱暂放车库。我只是清理要带去怀柔的书件。

同胜利手谈多局，只顾攻不管守，败局多多。

廖嫂来，暂住帮助装修，可职代朱嫂，就安定了。

晚上胡春林、张斌来还《有个》，说得益甚多。分析形势，他们悲观。我说只要坚<持>市场经济，政改也必然渐进也，可以谨慎乐观。我说同文革、过去比较，真是天翻地复［覆］也。赠我七律（读《有个》）。

胡春林赠 读《党内有个李锐》有感：

过尽千帆星月稀，城头依旧大王旗。
巫山远看孟姜女，龙胆重读屈子辞。
最是男女劫难后，始知大者众归时。
共闻小女啼春梦，拭泪犹思欲语迟。

1999 年 7 月 12 日（星期一）中雨

五点起床。天气转凉。翻看报刊。近日爱翻一下自己的两本选集，有的文章都想不起来了，感觉“老了”。近日不想动笔做事，是否睡眠不够？

上午薛京同黄道奇秘书来。熊刘黄三人为威胜公事［司］官司事致罗干信，黄有给我的信。即给罗干一信，说明此乃“民告官”，我相信这三个老同志，因此也“请你支持”。

薛回办公室后，查清黄道奇上了几个青年的当（冒充罗干秘书等，索费百万）。下午雷颐来，一起帮忙整理书籍。

下午同玉珍到医院第二次右腰、腿打封闭，并看望祖春。勉强靠许多器械活着，一切不能自理。王雅琪在，真难为她。

戴晴下午来，谈定答复香港中文大学的邀请，廿天，住学校。王焱来吃晚饭。同玉珍逛食品超市（万方商场），琳琅满目。——李南央注：此段写在日期旁侧。

1999 年 7 月 13 日（星期二）晴间多云

三点半醒来不能入睡，四点多起床。本拟清理带去怀柔的杂件，又翻看书刊了。

胜利一早来，薛京、小赵（还有雷霞）随后来，整理一天书籍，将三个书柜搬到对面冯大姐家。看来 15 日去不了怀柔。同胜利手谈两句，不终而散（不顾后防）。

下午到办公室，雨亭、廷栋，小曾谈续编事。许德勤从中搞小动作（雨亭上午大发脾气）。找研究室付［副］主任时希平来谈定，一切仍由原中央编辑办公室负责到底（那个“摘桃子“的编委名单以后再说）。雨亭气话：我在组织部 50 年了，后天去北戴河。时很表尊重。

勉强游 600 米。

晚上为书柜事，又生了气。玉珍主动转弯。

1999 年 7 月 14 日（星期三）晴

三点半醒来，四点半起床。

薛京、小赵、胜利，雷霞整天收拾书籍杂件，装箱打包，书柜搬到<对>面占房一间，或搬车库。将来复原整理，恐怕要半个月也。

《Time》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女士约写的 250 字（英文、中文约 500）关于庐山会议，摘出寄去，也让戴晴告知是摘录的。

下午游 600 米，只 20 多分钟，标准 4 分钟 100 米。尚不觉累。

1999 年 7 月 15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翻看报刊。

仍整天劳动。小赵、薛京、胜利，分工合作。

下午游 600 米。

李郁来，取走那一包原稿，广东即将全部稿件送来。

何清涟介绍北京市委党校一讲师刘一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送三本他主编的书，没法留他交谈。

余宗彦来，他比我大三岁，从家里走来，走路还快。谈他在南京监狱当文书旧事。要他将清凉山抢救情况写点材料给我。

1999 年 7 月 16 日（星期五）晴

天气又热起来了。四点半起床。阳台早晨也 30℃。

整天收拾书籍杂件。薛京、胜利参加。书已就绪，就只剩下最后书房的大堆杂件了。

下午、晚上同胜利手谈多局，胜多败少。

上午蔡德诚来，谈南使馆事件后出现的形势。不遵照邓的“不举旗”、“不评价”、“韬光养晦”，而

是大搞“扶清灭洋”。米诺塞维奇在欧洲很臭，目为刽子手希特勒第二。现在我们是唯一支持者了。招致金正日来人，搞海上开火；李登辉也“两国论”。有些学者也跟着转。总之要搞老一套，走毛的老路。“讲政治”就是同江一致也。

1999 年 7 月 17 日（星期六）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改睡蓆子，没盖东西。五点半始醒来，起床。八点到医院治牙。旧刊物等綑包十几个暂收车库。清理书房杂件。

为光远书写的序文寄康蔚彬。

贺雄飞（草原部落）邀去内蒙草原逛四天，因忙乱去不了。

接到电话：谢筱廼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其人身体甚好，还问我要过书。又接吕林电话，刘祖春搬到新楼后即告病危。

1999 年 7 月 18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继续收拾书房杂件，只有小纸箱装了。几个抽屉花了一上午。胜利、满起帮忙。

上午湖南新华社与总社三人来，电视采访 49 年解放之初。谈南下 93 人是成熟的专业班子。关于抗美援朝报导，独立写评论事：“李锐你胜利了”（黄老、小舟的民主），社论等《发展生产、勤劳致富》（共产党并不喜欢穷），以及李四喜思想讨论，要改造农民也。晚上李长盛在三湘酒家请客，程湖带女友来，要我向邓昭雨介绍恒泰向民生银行贷款。（大概农行周传不来？）

1999 年 7 月 19 日（星期一）阴

小彭一早来，说过去恒泰上市，海南有人告过状。朱镕基否认此事。给邓昭雨信改写。——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四点多醒来，五点起床。最后收拾书房。无关紧要杂物置放抽屉。带走物件全部集中。一大提包书，六个小袋资料，一箱衣物。

薛京、小赵、胜利八点多到。九点前出发，办公厅副主任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送行（到机场高速与顺义接口处同市委组织部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接头）。仍由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送我们到怀柔红螺寺山下“北京老干部健身中心”。是新盖的房子，地势环境极佳，还有盖游泳馆等。市委老干局负责人（女）招待午餐。说当年在平谷听我作过报告，“闭关锁国”四字听不清楚。席间谈陈希同，有惋惜意。

午休后，薛京、小赵先回城。

午休一小时，睡不着。下午翻阅戴煌那本书。耀邦当年下油锅精神伟大之至（李昭题辞送我的）。

五点半同玉珍出去散步，空气太好了。走了一转大门关闭，只得绕道从东门进，满头大汗，大发玉珍牢骚。到食堂擦了两把手巾。

晚上洗澡。

1999 年 7 月 20 日（星期二）阴

睡得较好，六点一刻起床。早餐前到山边上坡小道散步，并到凉棚园［圆］桌小坐。发现铺路卵石小量散在山沟，花纹不错。下午仍到原路散步，捡回四五十粒有各种花纹小卵石，洗净置于盆中，颇堪

欣赏，自得一乐也。玉珍却无兴趣。

基本休息。晚饭前后又散步，比昨天得力多了。

翻看《耀邦平案冤》，如见其人也。

李郁电话，书稿尚未送来。

薛京管了两件事尚未落实（湖南　盛（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案罗干秘书未回话，还没找到邓昭雨）。

虽然散步不少，仍无胃口。

1999 年 7 月 21 日（星期三）阴、夜雨

睡得尚可，五点半起床。《耀邦与平冤案》基本看完。张扬遭如此大难，过去不知其详。

薛京上午电话，又为法轮功而全市紧张，府右街天安门入警戒状态。

上午市老干局常务付［副］局长来看望，也谈到陈希同在北京做过好事，办实事之人。不服气也。

饭前散步两次。

下午五点薛京、小赵回来。已见到邓昭雨，恒泰贷款事允帮忙。罗干秘书则说忙于法轮功什么事也管不了了。

李郁电话，说丁关根、李志坚都支持过法轮功。江自己作了检查。

电视龚育之谈科学与破除迷信。从陈独秀谈到毛泽东。

1999 年 7 月 22 日（星期四）晴阴

四点醒来，四点半起床。影响一天精力似不济。幸于中午睡着了一个多小时。

上午中心主任宋建生来，原来在小汤山疗养院工作过，对秦城颇熟悉。对当年住过秦城的人肃然起敬。

上下午仍散步。上午看法轮功事件的电视：完全是邪教之类。共产党员被吸引住了，教训太大：信邪教不信马列也。

下午乘车到红螺寺一遊。走路不过十来分钟即到。依山而筑，千多年历史，极好的竹林甬道，柏树比天坛的古老高大。无力上山，满山森林。初一、十五烧香的极众。遇见朝阳区小学老师带学生出游，三天没［每］人 255 元。旅游在国内也可能变为第一产业。

整天只看了一张报纸。没有摸书。

1999 年 7 月 23 日（星期五）晴

五点多起床。散步起了作用，不似第一天双脚之沉重。薛京写了份要求解决副局级的报告，应予支持。几个人闲谈，免不了谈小贾的为人与“超前消费”。

下午四点出发，先到科技大学见到晓梦，给我两本《李锐其人》，印得甚好。然后到天宁路长江饭店赴宴。厚泽、长江，黄新亚等先到，主人似是赵子曰［岳］的女儿（同摩根财团有关系，本人为舞蹈演员）。长江谈在美国见到戈扬等（身体甚好），刘宾雁不多讲话，阮铭特从台湾赶来。谈北戴河会上，李攻朱：美国之行，国务院工作，改革过快等。一致认为这样倒好，可以推动快前进也，矛盾捂住不好。

1999 年 7 月 24 日（星期六）晴 报载：今天是北京百年来气温最高日

五点起床。早晚电视仍法轮功事。早餐前即在山头散步。预报今天 40℃，中午太阳似可烤熟鸡蛋。

翻看《其人》，错字极少。玉珍还特看了写她的那一小段。我的《自述》自应向深度发展。

将薛京原来拟的草稿（为沈敏特要的文章）找出，此文就此应付交出。

四川社科院鲁家梁寄来三峡文（蓄水位降低）已刊《科技导报》，又徐世长谈边贸文等，还有要字的。

1999 年 7 月 25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午睡又睡着一小时。精神较好。

玉珍早餐后回城，因有亲属（小多外侄女）自加拿大归。晚餐前返回。上午看书，看信件。

下午为“健身中心”作字，诗是这两天定稿的：

群山叠叠木森森，古寺钟声远绝尘。
绿野兰［蓝］天催睡起，健身老去有中心。
一九九九年七月酷暑偕老伴打扰一周。

1999 年 7 月 26 日（星期一）晴

昨天写的字盖好图章。——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两点半醒来，折腾到四点始再睡着。五点半起床。收拾停当后早餐。观电视。十点廿分，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维良（原搞过组织史资料，认识我，管老干局）和办公室主任张志伟来接我们到宽沟。同这个“中心”告别。主任宋建生、副主任张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再三邀请以后再来。我说游泳馆修好了一定来。十一点到宽沟。老书记李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等殷勤迎接，仍住老套间（好像回到家中）。设备大有改善，内外两个大彩电，加了一个床。西边山林改装一千多亩草地林园，东边两仓库建成会议室与新客房。散步范围扩大了，不必到东边山沟了。

午餐菜肴也“升级”，所长说派厨司到北京饭店培训。喝了几杯酒。都读过《实录》等，因此讲了任何人都受三条限制（恩格斯言），因此不要迷信任何个人，“自己解放自己”。北京这几年经济开放较快，说下个世纪轮到中关村。

午睡一个半小时。

四点半游泳，约半个小时，顶多 600 米。泳池水比文津街暖，人少。薛京、小赵还没有我游的时间长。晚餐后到东区看新建的会议室，很是高档。

1999 年 7 月 27 日（星期二）晴

夜两点半与玉珍同服眠药。大概近四点才又睡着。六点半起床（少有现象）。小院中活动一刻钟。

七点一刻早餐，七点卅五分在新开辟的西山走了一圈，还在林中休息了十分钟，八点半返回住处。十分疲劳，通身出汗。只能看看电视以代休息。那个杀了 8 个打工妹的案犯已处决，其心理状态为不平衡（其人平时表现内向，工作不错）。太可怕也。另一案件为“义愤杀人”，兄为惯犯，虐待父母，弟弟勇而杀之，只判三年徒刑。

上午看了部分资料：晓梦收到的徐恰［洽］时等水电 6 人信件并柏原访问琬姐稿，以及同我的谈话

记录。

午睡不着。下午四点半游泳 10 圈，35 分钟，大概 7—800 米。

为薛京副局级要求作了批示。他晚上与小赵回城。

玉珍为我理发，只用我带来的常用剪刀，很是不错。节省 25 元，只 15 分钟。

1999 年 7 月 28 日（星期三）晴

两点半醒来小解，又服［复］睡着。五点半起床。院中活动一刻钟。电视仍是“法轮功”，播来播去，不愿再看了。早餐只吃了半块面包，没吃油条、豆浆，牛奶加倍喝完（玉珍一份牛奶）。餐后小散步。

上午仍看晓梦采访件。午睡一个多小时。下午工作两小时。

四点半游泳，十圈，尚不觉累，已恢复正常。呼吸亦较平稳。

晚餐主食吃得甚少，汤类较多，玉珍胃口甚好。餐后一起在新开辟西山另一木桥绕山一周。仍通身出汗。回来又大擦身。

晚观电视。新闻仍法轮功，立即换台，看别的电视剧。

1999 年 7 月 29 日（星期四）晴

两点半醒来，久久不能入睡。大概五点左右迷糊一阵，六点起床。院中略作活动。早餐后同玉珍散步约半小时，出一身大汗，回来擦身。观电视仍法轮功问题。看来要加处理。果然晚上电视，公安部明令逮捕李洪志，对其组织明令取缔。这样倒真是为迷信功能骗子等一致命打击，于讲科学有利。当道应当觉悟，永远三讲为：讲科学、讲民主、讲法治也。三讲讲好了，成为统一思想意识，一切都好办了，国泰民安。

上午仍整理带来杂件，查出李六如老伯 1951 年给我的信，及王前、苗苗当年的信。

薛京、胜利，小赵于十一点半到。

午睡不着。下午同胜利手谈两局，一胜一负。

游泳仍十圈。

晚观电视，胜利打地铺睡外屋。

1999 年 7 月 30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夜雨

两点半醒来，三点服眠药，近五点入睡。六点起床，院中略作活动。早餐后一起散步。

上午仍看杂件，归类。“口述自传”材料够多了，尤其有关上层几件事原件都在。谭苒云写陈安生的短文（发表在《新民晚报》）写信给张洁如转部里作参考，是件值得留下来的记录。

中午没有午睡，同胜利手谈三局（皆胜）。四点半游泳 12 圈，毫无倦意，呼吸通畅，水上闭目养神。

1999 年 7 月 31 日（星期六）晴

睡足六小时。六点起床，院中略作活动。续清阅旧资料。94 年杭州会议，中西文化的发言记录甚有内容。刘云鹤、张莉夫妇与他们的客人钟世昌（美、港裔华人，家庭是大资本家，热心办教育）与助手小关（女，张朋友）还有长盛与小彭一起于十点到达。长盛与钟谈在海南办民办大学事，有关好地皮可售与钟。我应酬闲谈。（钟也觉刘保守），谈自古以来重农抑商，毛时代也不例外也。午宴 14 人一大园［圆］桌。下午两点客人离去，午睡一小时。同胜利手谈到晚上十一点。

游泳十圈。

1999 年 8 月 1 日（星期日）晴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早餐后，玉珍、胜利回城，房屋装修等着听房主意见也。

上午续翻资料，关于 1989 年四月五日同耀邦长谈资料已翻到，该动笔了。

中午没能睡着，上下午、晚上都看了阵电视，在家中白天从来不看电视的。晚上看到连续剧季氏家族兄弟与母亲（潘虹饰）故事。

同玉珍电话，冯老太家中也要装修（女儿、女婿坚持）寄存书柜等如何移动是大难事了。八月五日开工装修，决定全用木地板。

1999 年 8 月 2 日（星期一）晴

昨夜近十二点始上床，好一阵才入睡。六点半起床，在院中活动，小作气功。早饭观电视，港台播日本一对双生姊妹 107 岁的情景，令人感叹。上午重看 89.4.5 谈话资料，元元的记录我已整理过，全忘记了。

午餐、晚餐以蔬菜为主，量也大减，这样不浪费也心安一些。主食吃得很少。散步很多。下午游 8 圈。

玉珍电话，家里东西已基本搬好。城内已不太热。

同朱正电话，为新干班写的短文可刊《湖南日报》也。

夜观电视又到十一点半，看完美国一女留学生（挨房主儿子毒打）告状获胜片。美国演员都很真实。

1999 年 8 月 3 日（星期二）晴

昨夜又服眠药，大概十二点多才入睡。六点半起床。院中活动 20 分钟。早餐后在西山坡大散步 20 分钟。上午看 89.4.24《世经导报》耀邦纪念座谈会。可以写入文章中。

上午诗词学会办公室来人，为钱昌照老捐赠房子打官司签名。那个儿子（北航教授）太不像话。生前同父母冲突厉害，死后谋房产。已经六十多岁。李劲祥又送来有关台湾文章并长信。于是复信：精力不济，自己太忙，文章不能拜读，《海峡之声》刊物也不能任顾问（汪道涵件不便转交）。其人对我真是“抓住不放”了。

玉珍四点半到，家中已安排停顿。对胜利这次勤于劳动很是满意。说秦川“无精打彩 [采]”，从街上购物归，老挨女儿骂。很是同情。游 8 圈，有点觉累。

晚上怀柔经委主任董林来，送一大堆水果（从志民夫人韩棣介绍的），要请我们作客。怀柔只 26 万人，得天独厚，风景宜人，便于旅游开发，经济仅次于顺义。别墅区引来买主（关牧村买了房子）。

1999 年 8 月 4 日（星期三）多云

昨夜大概十点多上床，未服眠药。五点半起床。院中活动 20 分钟。早餐前后都散步。想起密云云水山庄经理曹景彪前年的热情招待，送他的书小赵也未送去。于是九点动身，玉珍、薛京一起来到山莊，曹正在办公室。他谈到“生意不好”，“三讲”与“反法轮功”都有影响。我送他《反左文选》。归途又到远处水库边的其他招待所一转。十一点回来。

午睡后观电视，颇懒散。“杂谈人生与历史”（沈敏特稿）薛京已增订毕，我还得加工。

下午没有游泳。晚餐后大散步。

1999 年 8 月 5 日（星期四）阴

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院中活动，气功近半小时。

上下午都伏案，修订《杂谈人生与历史》稿。进度较慢。

两次餐后散步 20 分钟、40 分钟。晚上到室内游泳馆称体重，仍 72 公斤。薛京、小赵均 79 公斤，都长胖了。吃得超标准也。

下午游泳十圈，并不觉累。

薛京与人通电话：薛晓源下周一来，为出友人通信集事；中央广播台要谈 50 年感想，说可以随意谈，能播得出。

玉珍告我，胜利曾语小玲等：招扶好李叔叔就是全家幸福。

玉珍今天甚感不适，心律不齐，脉搏不到 6。晚餐没有吃什么。

1999 年 8 月 6 日（星期五）多云

五点半起床。院中活动半小时。上午十点做气功一刻钟。（早晨空气树木尚有炭气也）玉珍早餐后回城，到医院检查心电图尚正常。下午五点半与胜利同回。

上下午伏案，《杂谈人生》全部修订完毕。薛京增加的几段很好。

水较凉（换了一部分），仍游 7 圈，不累。

夜观电视，近日看了二三集“李克农传”，钱壮飞是由他领导的。1939 年 6 月经桂林时，同我谈顾顺章叛变后，得到密电即告中央事，剧中写得很清楚。

1999 年 8 月 7 日（星期六）阴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院中活动 20 分钟。早餐后同玉珍、胜利大散步。天气闷热。

今天娱乐为主。上下午同胜利手谈，大概是 4:2。中午只休息了不到一小时。

下午四点，延滨、元元来。元元母亲（81 岁）去世，表示慰问。她谈母亲与哥哥等关系。嫂子为人太差。每个家庭（不论新旧）都有一本难唸的经。一起晚餐后离去。延滨还谈那个平生（小琴［芹］哥哥）的所作所为，实有贪污也。

1999 年 8 月 8 日（星期日）阴、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睡足七小时。除餐后散步、观电视外，上下午都同胜利手谈，小胜（几个子到十子）多。我还是“盲目攻击”为主，毛病改不了。午睡闭目三刻钟。游泳 6 圈，水较冷。

晚上观世界乒乓赛，中国五个单项全部冠亚军，似是空前。刘国梁同马林决战，精彩之至。

1999 年 8 月 9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睡足六个多小时。院中小作活动。

早餐后仍散步。清理出一些旧信后，同胜利手谈，正大胜一局时，薛京和薛晓源到。开始谈他的打算：准备编一本有关我的《通信集》，同朋友、名流间的来往信件。但问题在自己的复信很少。先编一本易于问世的。于是下午没去游泳，一直工作到晚饭后。清理出 77、78 年间在磨子潭时给琬、灼姐及二妹等的信件（主要是琬姐保存的）以及五十年代出差及庐山时给范元甄的信，找出 78 年黎澍的五封信，还有 1951 年六如伯的一封信，及王前的许多封信。至于其他的大批信件都在家里，尤其一些读者

的信，还同小薛谈到可编的另两本书：别人写的《关于李锐其人其事其文》的书（小薛说：关于信件的书可名《文胆》），以及 1998、99 两年的文章与诗（可名《千禧之交的诗文》）。

晚餐丰富，有广东汤煲（中药炖鸽子）。

1999 年 8 月 10 日（星期二）晴

昨夜十一点上床。五点过起床。院中小活动。秋高气爽，很凉快了，着厚布衬衣。

九点玉珍、胜利和小薛一起回城。家中装修已经开工，玉珍要去照料。

十点，中央广播电台（社会生活部）编辑魏胜利来采访，谈这 50 年感想，个人 20 年当贱民，自己的思想认识状态，为何一生能反“左”？于是从家庭、家乡，延安谈起。从来思想自由、人格独立，延安又经过抢救。自己学工，对毛从来不迷信（把他当做“人”），于是能够“六不怕唯头尚在”（唸了 95.11.18《羊城晚报》那篇《回首平生足自慰》短文。最后谈到世纪之交的杂感，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以及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究竟依靠什么？民主、科学、法治，市场经济由什么代替还说不清楚。历史已进入知识经济与信息时代，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如人之头脑）唸了写新干班那篇短文。最后唸了马大猷短文《数学和物理尤为重要》（《光明日报》97.7.4）。

下午六点叶尚志来，赠书两本并茶叶等。他办的人才刊物很有影响，举行十年纪念并办一起甘肃（安徽）一同乡被侵夺专利事（戒毒药）。找中央有关人。从而谈到现在腐败面之深广。留三人晚餐，又谈到近九点。曾庆红被陈国栋、胡立教提拔，因母亲念儿而调北京，恰江调中央，于是青云直上，实不如赵启立。还谈到陈、胡当年对付“山东帮”（杨士法等）之粗暴，周克是军师，胡是个没甚头脑的人。又谈平杰三（94 岁了）喜整人，于刚也“左”过，并有过生活问题受警告处分。

1999 年 8 月 11 日（星期三）晴

睡得甚好，六点起床。院中活动半小时。

上下午将若水著《耀邦下台背景》读完，并作简要题记，以便查阅。清污乃最重要情节（包括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下台背景”是恰当的，前后情况弄清楚了。耀邦一直受二“左”制约也。胡乔木从理论到实践作恶到底，千古罪人。

香港中文大学邀请事，正式向部写了报告申请。

玉珍到医院检查，又要作胃镜，劝阻不听。十七日做，下周才能回来。小赵也感冒了。

午睡一小时。下午游 10 圈，水比昨日较温。

1999 年 8 月 12 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昨夜服眠药，七点起床，睡足八小时，空前事也。院中活动不及，匆匆漱洗后早餐。餐后同薛京长散步。

再读吴江《十年的路》，过去到手时即阅一遍并为之宣传：“干部必读书”。此书副题为：“同耀邦相处的日子”。许多内容无印象了。附录文：“如何防止灾难性历史重演”是第一次读，此文写得甚好。可惜以前未过目，否则会利用的。

书基本翻完，并记要点处。

下午游 10 圈，水比昨天又温一点。晚餐后仍长散步。

夜观电视。江在大连再开国企会，坚决改革，肯定股份制，绝对反对私有化，党要管干部。

法轮功报导，将如何操纵 4.25 事件详情弄清楚，几个头头都已上镜头。

1999 年 8 月 13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院中活动半小时。早餐后，同薛京在西山坡大散步半小时多。

开始读阮铭《中共人物论》，叙事立论很简要，过去没有翻过此书，有点相恨见晚［相见恨晚］了。

玉珍十点半回来，带来一批书信。收大［到］四川刘诗白的八卷文集（经济学教授，武大 1948 毕业的）及《非梦斋吟稿》（张梦飞著，作者认识我）。

游泳池中人多，仍游半小时。

晚上散步，遇见项南夫人汪大姐。

观电视到十点半。

1999 年 8 月 14 日（星期六）晴间多云，昨夜下了雨

六点起床。早晨微雨，未到院中活动。

续看阮铭书，写陆定一，有的事情过去不知道。当年陕北行军，敌机轰炸，竟是胡乔木揭发陆定一是“通情报的可疑者”。

汪大姐与三儿下午来谈了很久。说我的“别项南”文国内外影响很大。是贾庆林告江泽民，项须去新加坡开刀后，据云江口头答应得很好，可是两月无回音，至今不解其故。谈到想出项南文集及传记，又有踌躇，儿女则很解放，女儿说：两年后，谁还知道项南。我告以往事，如 87.7.11 上书事，及 64 时项来家上书事等。

1999 年 8 月 15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睡得不安稳。玉珍也睡得不好。五点起床。院中活动半小时。早餐后一起大散步。

上午同玉珍去看汪大姐，住院中一号，为贵宾室也。续谈为项南写传记事。汪大姐曾找胡启［啟］立长谈过，胡表示：什么也不想写，怕惹麻烦。为人谨小慎微也。儿女都说赵反胡，促胡下台，极言那封信事。我小作解释，不为所动。这大概是较普遍感觉（阮铭书写得具体）。谈后让女儿（项小米）、儿子又来房中，将我的传记（两种版本）及《反左》集借去一观，并送《直言》，鼓励他们为父亲立传立言。

续看阮铭书。下午游 7 圈。

1999 年 8 月 16 日（星期一）多云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玉珍上半夜一直未睡着（三点后才入睡）。看完阮铭的书，作了记要。开始看陆铿书。

去香港事，给孙晓群秘书长信。玉珍下午三点回城。

下午游 10 圈，水已不凉。

夜观电视剧《来来往往》，对当前社会生活、青年心态很是不了解了。

1999 年 8 月 ~~17~~18 日（星期二）阴、雨

睡得不好，三点半醒来，不再入睡。四点半起床。小雨，只能在房门口略活动。

读吴江《中国社会主义新路向》，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实践（苏、中）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也。此书为何国内不能出版？

翻 1989 年日记，许多事都忘记了。

天已转凉，没有游泳。

《来来往往》电视剧观毕，如此结局也是无可奈何。问薛京，那种迪斯科厅他去过一次，现在林琼式、时雨霆式确都存在也。

1999 年 8 月 ~~18~~19 日（星期三）晴

睡得尚好，五点起床。天气转凉，早晨甚凉，着长袖厚衬衫。在院中活动半小时。

翻深圳大学黄卫平关于极“左”现象的书（武大毕业的），目录中，极“左”型有空想、狂热、教条、阴谋、综合五种，颇得启发。原来大量利用我的“毛晚年”文。毛乃全综合型，二“左”王则阴谋与教条结合也。

又看苏绍智的《十年风雨》，带来的有关参考书只剩这一本了。

必须动笔了。

餐后同薛京大散步。下午游泳 8 个来回。

晚餐薛京友人妇联工作一女士同餐。问及赵地很一般，无能力，而黄启璟则口碑甚好，也很能干，因癌症而立即全退。妇女问题，城市为下岗与权力，农村为劳动（69%靠妇女）与提高文化、科技也。农村中有三妻四妾现象了。我随意问到“第三代”等问题，她们也有同感，但印象还好。又说那位钱女士应立铁像于白帝庙事。

1999 年 8 月 19 日（星期四）晴

多年未有之事。漏记了前天或大前天的日记，无法补记了。真是老了！

1999 年 8 月 20 日（星期五）晴

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院中活动。补记日记发现漏了一天，19 日错记到 18 日了！

续看苏绍智《十年风雨》。这几本书翻完后，1979 年后的基本情况和问题就较清楚了。感到有必要将胡乔木、邓力群的种种作恶加以系统揭发的必要，可以联名写出。

下午几乎看电视过去了。玉珍四点半回来。游泳池小孩子太多，只得作罢。

薛京晚饭后回城。吴象想和长江一起来谈谈。

玉珍带来大堆信件、报刊，内中有疯人状的政治牢骚长信（《炎黄春秋》转）。九思寄华中理工大学的政治形势文摘校刊。

1999 年 8 月 21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院中活动半小时。续看信件，有正式告周伯华的信状，签名者二人盖有手印。寄中央常委和纪委、中组部。雷霞电话说“现在非常热闹，都揭开了”。说熊清泉要来北京看我（大概人大要开会？）

下午游 10 圈。池中就我一人，舒服之至。

李郁电话，文集稿件已全部送来，着手进行了。

开始翻《厚黑大全》。

1999 年 8 月 22 日（星期日）晴

睡足六小时。五点起床。院中活动半小时。六点观电视早间新闻，近日已成习惯。玉珍说，回城为我书房另买一电视机。此习惯恐难带回家也。

早餐后散步时，放“气”时拉出稀屎，内外裤均脏。真是老了。幸亏玉珍在，不以为意，乐于洗净。

《科技潮》刊司马路揭批“法轮功”事，原来北京电视台及刊物闹事时，领导们还道过歉呢。司马路是一直同“特异功能”伪科学等作斗争的。对司此功者之各种分析，很是在理。看来，多年来对伪科学斗争不少，领导们实负有责任。首先应当追究那个丁某（及其后台）也。午睡一小时。下午游 10 圈。夜观香港娱乐片《马永贞争霸上海滩》。

1999 年 8 月 23 日（星期一）多云

睡足六小时。六点起床。院中活动半小时。在小道上慢步跑了五个来回（约 200 米），还比不上快走，却甚累，脚腿都沉重感。早餐后，同玉珍大散步。

苏绍智《十年风雨》翻完。胡乔木的作恶与伪善表演都以具体事实与材料说明。20 年来的罪魁祸首。这样，包括党校、人民日报、马列所，周扬报告等等事件，以及受害者写的书和文章：吴江、阮铭、王若水、苏绍智、胡积［绩］伟，戴煌等，再加上其他报刊，散篇，20 年来的事实是很清楚了。至于邓小平、陈云、王震、李先念、薄一波，彭真等如何受其影响（乃至控制、挑拨，种种利用），几件大事，大形势大致可以弄清：例如务虚会总结报告《四个坚持》、党校事件，整周扬、整胡积［绩］伟、王若水，整于光远、苏绍智（以及开除刘、方、王等），28 天清污、“反自由化”逼耀邦辞职、六四风波等等，但许多细节则不易了解。弄个 20 年“左”王表演、阴谋文件资料出来，形势就大致昭然若揭，第三个“决议”的背景就清楚了。

下午四点半游 8 圈。水不凉，也不觉累。

薛京回来晚餐。孙长江这两天还有事来不了。部里讨论中央文件大概是国企改革。

自己的问题在，20 年来，理论战线上正反两面情况我都不熟悉。20 年来，小事件甚多：武汉《青年论坛》、《新启蒙》丛书。

1999 年 8 月 24 日（星期二）阴

睡足六小时。五点起床。院中活动半小时。观早间新闻。早餐后散步。薛京问起延安男女比例，我记得是 19:1。从而谈起当年“老红军换班”，高层生活，叶帅为例，远索到郑超麟所写的一章。晚间散步，谈起李洪志一套，也可说是一种模仿也。

重看了一遍摘记，考虑《耀邦十年祭》提纲。重点写“资产阶级自由化”（包括“清污”）问题，此为“左王”攻击中心。该动笔了。玉珍也看到我的“懒散”情况。

下午游 8 圈。薛京陪游。

发出两封复信（不认识的“旧人”探旧事）。

1999 年 8 月 25 日（星期三）阴

睡足六小时。五点起床。院中活动半小时。上午几乎没做什么事，同玉珍看了阵电视。她和薛京去

怀柔城买回牙膏，三件半丝上衣（夏季），20 元一件，便宜过份，等于 2.5 美元（只能吃半餐饭）。

总算动笔了。开了个头，可以这样草稿下去。

午睡一小时，下午游 8 圈。

夜观“马永贞”，香港娱乐片 40 集。已看了 20 集，顺着观众心理，偶出“奇笔”。

1999 年 8 月 26 日（星期四）阴、下午雨

睡足六小时。五点起床。院中活动半小时。

整天仍懒散，翻翻书刊。找出吴象游麦积山的几首诗，有的不合韵，用仄韵，很难改。

北京五十中吴柏森寄来《鸿爪集》。七十岁，老师，江西人，多年写诗，几十人赠诗，很客气要回信。只得复一短函，并《八十自寿》与《世纪颂》。

下午将雨时，同薛京游泳，三圈即归，下了一小时雨。

夜仍观“马永贞”。为打电话，同玉珍大口角，由我主动平复，特记之。

1999 年 8 月 27 日（星期五）上午晴、下午大雨大风

睡足七小时。六点起床。院中活动半小时。玉珍回家料理杂物移动，晚饭时回来。

吴象、长江上午十点半到。司机走错了一段路。中午没休息，一直漫谈到吃晚饭。饭后回城。

我提出重要建议：将二“左”王这 20 年的所作所为（实际是反对改革开放，坚受［守］旧教条，搞垮胡赵班子）简要写出，并附要件（原件，包括他们本人讲话等），由“自由化分子”署名，这样就为我们《十五大上书》搞第三个历史决议作了前奏。他们同意。但由谁执笔操作是一大难。若水最合适，恐精力时间不行，想到张显扬（现在下海了？）

他们谈到最近北戴河会，乔石、刘华清去了。乔批评了李鹏（有一个国务院文件在人大常委受阻）。李曾批朱在美国时几条不当：屈服，WTO 让步过多。说“不想来，是江让来”等。刘华清也同意乔意见，说是把朱架空，江直接抓国企改革，温管金融等。法轮功{等}支持者还有贾春旺（除张震寰、伍绍祖外），这次光远、何祚庥、龚育之、司马南等五人得奖。

六四时，邓朴芳［方］找长江谈，完全支持父亲，还发了火（一反尊师态度）。尚昆当时戒严也不赞成的。

民谣甚多：五子，戏、傻、疯、痞、孙子（另二人，浪子，厨子）。四大名旦：李眉、朱眼、江嘴、李脸。谓朱，风风火火，不计后果。胡锦涛在贵州：尊老爱幼、调查研究、滴水不漏，天上星星朝北斗——（中央）；风风火火闹九州——（政府）；该举手时就举手——（人大）；路见不平一声吼——（政协）。

吴象谈赵去朝鲜，确感到同万一致（杜不赞成去）。万认为赵班子没搞好，应让他当总理，副的也可以，不计较，可干些事，非当委员长料。姚依林乃大滑头。赵向邓提过，但邓不同意。邓向万：得罪那么多人，一个个去拜访一下吧。（此事早已听说过）

下午大风雨，刮倒大树。玉珍在路上受阻一个多小时。同雷霞一起来，雷冒充“干女儿”，在客厅打地铺。她还没看到湖南两个人（按手印）的告周伯华材料。

1999 年 8 月 28 日（星期六）阴

睡足六小时，六点起床。院中略活动。上午同雷霞漫谈湖南情况。刘正的儿子确不好，经济有问题。熊家没有问题，声誉较好。黄道奇不甚精明，这次让秘书几乎上当。邹建华案（这次被捕一天）是杨正

午、周伯华三人一手操办的（有性命之忧）。午饭后同薛京回城。

下午没游泳，同玉珍在西山大散步，一身出汗。

1999 年 8 月 29 日（星期日）晴，晨室内 23℃

五点半起床。院中活动半小时，慢跑改快走，速度一样，腿不那样沉了。

进度很慢，写了几百字。由小妹建议，大胖起草的“遗嘱”正式改出，唸给玉珍听了，了却一桩心病。苗儿媳妇玉杰确值得防范也。小妹也有此感觉。

下午游 10 圈。夜仍观“马玉贞“到十点半。

1999 年 8 月 30 日（星期一）晴

睡足六小时，五点起床。院中活动半小时。

今天仍写得很少。反复看那次长谈笔记，十个问题，耀邦都在说明：“你要树自己形象”，小平本人为主的感觉也，而实际不过是“有先见之明”而已。对乔木如对小平，始终尊重的。此文定稿，难度大就在如何如实写出来，又印得出来。

玉珍血压不稳，感觉不适。今天办了一件大事，将“遗嘱”按玉珍要求，正式写出，由她保存。

下午游 10 圈。上午一位市委副书记和组织部长等来开会，房中小坐。很是客气一番。

1999 年 8 月 31 日（星期二）晴间多云

睡足七小时。六点起床，院中活动半小时。

仍旧懒散。玉珍血压不稳定，有些为她担心。

小小动笔。

薛京上午回，带来长江处借得《邓帝国》与吴国光的《赵紫阳与政治改革》。后者略翻，乃作者的工作笔记，可知许多细节。

下午仍游 10 圈。夜观《马永贞》，瞎编故事，却能吸引观众如我等也。

最后决定，明天同玉珍一起回城，后天参加潇湘电影制片厂《国歌》（实田汉传记片）的首映式。熊清泉来主持，发来请柬也。还收到《熊清泉相册》，一生照片记录本，非卖品，印得豪华。这大概史无前例也。

1999 年 9 月 1 日（星期三）多云

五点半起床。院中活动半小时。早餐后出发。先到北大平莊一牙医诊所（属总参）。玉珍治牙一个多小时。薛京与雷霞联系好，同她一起到前门外友谊医院附近新开业的潇湘大厦，有湖南烟草局付[副]局长王树青和总经理刘兴接待。此酒店 8 月 18 日才正式开张，是烟草局出资（2 亿多），混高 35 米，地下三层，地上九层。住九层豪华套间。饭菜湘味较浓。

下午回家一看，书房与北屋已修整毕，堆放得插不下脚。书柜、散包，杂物全集于此。9 月 15 日完工很是怀疑。

晚上同熊清泉、齐振英（原省检察长）等一起晚餐。大谈［啖］湘菜，家乡味，达 20 余种。

夜观“马永贞”，快结束了。

下午还为此新开大厦题词：

八方宾客相思无已
三湘风味精粹于斯
祝潇湘大厦开业，为北京锦上添花。

1999 年 9 月 2 日（星期四）多云、阴

六点起床。玉珍强我写[洗]喷头浴。盆子不大，还有立式蒸气浴不敢尝试。此乃豪华套房设备也。有一写字间，全红木家具。早晨准备为人作字的格言若干条。在一层自动餐厅早餐。

早餐后在六层客房同大厦的总经理刘兴及副总唐珊珊，办公室张志刚及王树青几人漫谈当代历史及毛之功过。总经理对毛感情很深，说李敏处境不好等等。于是从“功劳盖世”谈起，“罪恶滔天”原因何在。内外形势、历史传统、“左”的土壤、个人性格作风及全党人事水平（也是土壤）等等。都说“胜读十年书”。还谈到“三代”问题：目前国际形势，以及邓大人之两手，等等。玉珍也未加阻止。

然后作字，共 12 幅，包括薛京、小赵两张。尽量满足，皆大欢喜。

中餐均特制家乡口味，有鱼子豆腐、煎油炸豆腐（火车刚运来）、炒鳝片、蚂蚁上树、东安鸡（姜醋少了），响罗［萝］卜丝等。

下午三点到中国电影发行公司观《国歌》。实写 918 到 1935 年田汉（聶耳、夏衍等）在上海的活动，包括戏剧电影与音乐歌咏。一二八战争场面甚多。田汉入狱等。很是震动人心也。刘英、郭建、李昭和于明涛等在座，并一起在潇湘晚宴。全国妇联书记莫文秀（湘人）来敬酒，交名片，说读过我的书。还有中央电视台湘人贺永强来递名片，说来过我家。还有湖南青年企业家杨源来表亲热。唱歌余兴上台者甚多。

在潇湘大厦为湖南老乡多人留字共 10 幅：

勤能补拙，俭可助廉，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学海无涯勤可渡，书山万仞志可攀。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泽以长流乃称远，山因直上而成高。

并书《龙集》偶成、骆驼、菊，兰等。

又为大厦书：目中有客皆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饭后熊清泉、齐振英来我房中谈周伯华等问题，将告状信复印件与之。熊说无确凿证据不便上书，要我同曾庆红等谈，将周调离湖南，屁股一动，问题就出来了。我说只能转信也。

杨正午心狭，无经济问题。王茂林反是。

1999 年 9 月 3 日（星期五）多云

六点起床。又沐浴一次。早餐后即告别主人回到宽沟。观电视，补记日记。

下午游 8 圈。水尚不凉，薛京同游。

晚餐时玉珍即不适，以致少餐，没有散步。

1999 年 9 月 4 日（星期六）多云

服眠药上床，睡足七个多小时。六点起床。院中小作活动。玉珍病了，出汗，血压不稳。早餐后，一起去怀柔第一医院，看内科，作心电图。有早波，心律不齐。开了药。她同张莉电话，决定下周一去阜外医院。

续看阮著《邓帝国》，廿年历史脉络清楚，大事分明，“帝”改“党”字就恰如其份了。

没有游泳。下午观电视。晚上韩钢电话，河南同意出《大跃进亲历记》，要来人订合同。

1999 年 9 月 5 日（星期日）多云

五点半起床。院中活动半小时。

阮著《邓帝国》看完。同光远电话，谈写二“左”王材料事。玉珍病好转。星期一不拟回城了。

下午游 8 圈。薛京回城，大概有私事。

1999 年 9 月 6 日（星期一）阴

服眠药上床，十一点后入睡。五点半起床。院中活动半小时。观早间新闻。

整天不想做事，只是翻看了深圳张梦飞寄来的《非梦斋吟稿》，有林从龙、李汝伦、胡遐之等写的序言。大概五十多岁，东北人，报社记者下海，文商兼职，情钟于诗。发现有歌颂卖老鼠药与“神医胡万林”诗篇。似都已知底细，却保留下来，前者大概一起经过商。总之摆脱不了迷信传统也。自嘲“砥砺曾尝真苦胆，超脱谁解不甘心”。胡遐之说他“文场商海两钟情”，李汝伦谓有“雄豪高浑”之气，并引黄仲则诗：“自怜诗少幽燕气，故向冰天跃马行”赞之。

上午同玉珍到游泳池处理发室，姑娘快剪几刀并洗头，却不收费。真是垂怜老翁也。

下午游 10 圈，尚不觉累。水不甚凉。

夜观港剧“真情”，忍不住骂那位夺夫的小姐与作戏男人。

1999 年 9 月 7 日（星期二）晴间多云

五点半起床。院中活动半小时。玉珍身体正常。

将吴国光《赵与政治改革》大体翻完。是 1986 到 1988 年间作者在体改所工作时的工作笔记，有很大的史料价值。

廷栋电话，明天上午在金松林处开领导小组会。决定回城一行，借住翠明庄一夜。

下午游 14 圈。泳完二圈时，呼吸不畅，喷 Vantolin 得以畅游也。这两天改在自助餐厅吃饭，觉得可以节省菜肴。今天晚餐客人少，又改在小房间。

这两天观港片《真情》，港人家庭生活（主人是一烧烤店老板，儿女有文化，三代同堂）。这次在宽沟度夏天，白天常观电视，多知道一些世情。

李普电话，有人要找我谈大跃进时情况。

接到读者石明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热情的长信，校正了《大跃进亲历记》（那个唐建福搞的“南方”版本）——四卷本）的可怕错字，写了十来页。下卷 540 页共 231 处错误，占页码的 39.4%！

1999 年 9 月 8 日（星期三）阴

三点半醒来，未能入睡。四点半起床。略收拾杂件，院中活动半小时。

六点半早餐。七点出发，八点差五分即到党史出版社。先见到萧淮苏副社长。他看过小妹那篇文章，知道我的情况。雨亭、廷栋，小曾都是九点到的，金松林先到半小时。上午即谈十三大后资料收集情况，许德勤曾为私心（想当办公室副主任）而拖延资料的交出并向各省的通报。此情实始料不及。好在已处理好了。一切顺当，年底可付印。老金谈到原先可能误会：“故意只出到十三大”，好在一了解实情即昭然于众。添那么多“编委”，自引起大家反感。闲谈到 7 月 19 日江的谈话，法轮功事，中央有责任也。

关于“核心”也作了点说法。雨亭说，乔木回忆毛主席文，第一代为陈独秀，毛是第五代也。

午餐菜肴丰美。出版社养了一百亩甲鱼，两年即可收回百万元成本（租 30 年）。一点半来到新建翠明庄宾馆借住一夜。玉珍回家并去医院。

1999 年 9 月 9 日（星期四）晴

睡得尚可。六点起床。观早间新闻。在大餐厅吃早餐。上午同玉珍到医院看神经科并取药（腰腿疼痛，开了口服药）。遇见李葆华，90 岁；吴敏，91；李清，78，脑病，夫人有事找我；平杰三 94 岁；相互问好。遇见胡绩伟，前几天同光远电话，他已知道要谈之事，对当今 center 等很是不满：愚蠢、专横，最后将导致残暴也。认为是一意孤行，谁的话也听不见（赵健民信，不知是否发出）。

到家中一观，已基本完工，门窗等很不理想。到毛家参观，比宾馆还宾馆，媳妇太能干了。

仍回翠明庄午餐。两点三刻起程，一个小时回到宽沟。

游泳 10 圈。晚餐味［胃］口大开。

夜观《真情》，许多家事曲折。

1999 年 9 月 10 日（星期五）晴转阴

五点半起床，观早间新闻。院中活动半小时。

翻九月号《今日名流》。谈“法轮功”的几篇短文甚好：同过去邪教 1796 年的的白莲教，1899 年的义和团类似；意识形态部门过去只怕“西毒”（“西化”）而无睹于“东邪”。“民间宗教何故如此粗鄙”，“大跃进”时，毛泽东利用“五斗米道”；为“路线斗争”而崇拜“大救星”的狂热（“文革”现象反省反成禁区），毛像与大元宝制成以保佑发财。中国为何产生不了耶稣、路德。我国已由一元化社会向多元化演变（经济关系多元与科技进步形成专业化社会，本质必多元化）。注意西方思想传入（“不争论”压住），而民间的风水、特异功能、气功邪<教>等阻止不了。政府自身腐败，留下巨大精神空白地带。“科学真理”不能取代“宗教真理”，信仰宗教的人寻找精神家园（并非寻找真理）。西方人崇拜上帝之故，否则全社会精神危机。信仰与信任真空，官员腐败，风习伪善，企业困境，民众无助，给李洪志造成了土壤。非李洪志太狡猾，而是我们太无能了。空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人”，怎样去寻找灵魂归宿？排解心中不平？

下午游 10 圈。玉珍又有不适：心律不齐。

1999 年 9 月 11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院中活动半小时。玉珍早餐后回城，牙齿镶好，回家料理。工人窝工，有些材料不到位。下午五点回来。

几乎看了一天电视。美片印第安人生活，奇风怪俗，青年成人仪式以蝇蚊置宽叶贴胸（一种考验？）。

下午一人游 12 个来回，泳池即放水，今天是最后一天。

夜观电视，江与克林顿在奥克兰会面交谈，克甚主动。中美关系可望正常。

1999 年 9 月 12 日（星期日）晴

三点半醒来，即未再睡着。六点起床。院中活动半小时。

玉珍带回一叠信件，有李荣光为平江李氏“秦陵公”宗墓纪念地题词长信，似不好再拒绝。李桐（俞润泉转，湖南教育学院教授，搞哲学，懂德文，研究马克思）信并两篇论文，谈《共产党宣言》中“消

灭私有制”“消灭”一词为“扬弃”之误译，论证根据详尽，对马恩有关“私有制”问题的理解归复原意。我们吃“消灭”的亏太大了。

又是整天观电视。下午同玉珍大散步一圈。

同韩钢电话，谈二“左王”材料事。同张作斌电话，托办唐建福赖账事。

1999 年 9 月 13 日（星期一）晴

服眠药上床。四点醒来，复又睡着。六点半起床。

上午翻报刊。《新民晚报》成立 70 年，有纪念文章。这个报纸（及其创办人）的历史，也反映了这 70 年的历史，邵燕祥说它曾经“休克”过。我很少写过文章，但赠阅一份。上午同玉珍到怀柔城购物并观商场。

周保志下午三点来到，留晚餐，七点离去。主要谈他在水利部工作情况，是厅局级中先进者（全国 500 名优秀者之一，中央部委只有 10 人）。汪恕诚已了解其情况，但新升两个副部长，都要从业务单位选人，他只能任纪检组长，想我帮忙玉成。回城当找机会同汪谈及。我则将退下来后的写作及风波等略略谈及。周保志谈去年洪水时，荆江分洪，钮茂生同朱镕基观点不同（钮要蓄洪）；南水北调钮搞中线要开工，被朱制止，因而去职。钮还做实事。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后，不强调工程治水，而主张资源优势，经济效益。

1999 年 9 月 14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睡不到六小时。院中活动半小时。

看西方左翼谈社会主义的文章。关于苏东失败与今后发展，都有基本对立的两种论点。这方面东西以后要注意涉猎。

长江电话，要我回城大家聚谈也。“法轮功”事，传说江李都题过辞，两位公安部长支持过。学生游行，布置举像片（或画像）大概是确实的了。“左”爷们大批胡绳与龚育之，当是两人对正统派有影响也。周笃文电话，华中理工大学杨叔子等希望我去参加诗词会，本月廿四日开，廿三日就得动身。过两三天应当回城了。

下午到室内游泳池游了 20 圈（25 米池），有桑拿等设备，服务员伺候周到。不敢再去了，定价是 90 元一次。

晚上仍观“真情”。同邵燕祥电话，说来此学会了白天看电视。他说“马永贞”当年上海确有其人，《申报》刊载过其人事迹。剧本当然美化了。

1999 年 9 月 15 日（星期三）阴、雨

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院中活动半小时后，同玉珍东部大散步。决定即日回城。上午整理书物。

玉珍同王敬之电话，找到薛京来电话，云已买好下午飞机票回京，对象尚未最后定案。下午回来后告知，对象送到机场，是否十一来京，还难定夺。

仍观电视。“真情”人事越扯越多，不外男女之间与家庭关系，新旧社会杂交。

1999 年 9 月 16 日（星期四）阴、微雨

五点半起床。观“早间新闻”。院中活动半小时

来此一个半月多，主要时间看了电视，在家白天从来不看电视。原来有可观的东西，特别是新知识

尤其电脑、信卡之类。

傅思和电话，说中央七月份有一文件，部级干部出国出境讲学之类，一般不批准。经部务会议决定，香港中文大学（第二次）请我去的事，不予批准。电话中我发了脾气，要他将文件传来一阅。我这个人，自然是“另眼相看”的。回顾平生，我未负党，只有党负我也。又想到一生写的500万字（已发表的），无须改动，都是为国为民为党也。胸怀坦荡，不快之情一晃而过，可笑者“当今”也。玉珍也是了解我这种情况的。

薛晓源电话，带去信件资料已整理好，想出的新书已有着落。

前几天李郁电话，谈到文集全部已经排版，只待批文（党史研究室批件已交上去）。

1999年9月17日（星期五）阴、小雨

三点半醒来，四点多同玉珍一起起床。最后收拾杂件，院中小活动，一起出去大散步。早餐后又散步，依依不舍也。过了两个月清新空气生活，又要回到北京乌烟瘴气了。老书记来看望。薛京十点半回，没有看到中央文件，在李铁林处。午饭践行（市委组织部通知的）并送礼物（西洋参）。同所长（崔鹏）闲谈党史（他们也称“国宝”）。饭后没有休息，即同大家告别，女服务员个个笑容满面。归途到“天坛沙发城”看沙发，木架的一千几百元，皮沙发六千多。看中一套。又到“中粮广场”地下二层看纯西方家具（薛京带领），大开眼界而已，古典的，现代化的。回家已四点多。客厅书房已能坐人休息。在玉珍房起卧。窗台、阳台极佳，房子焕然一新。同胜利手谈一局，学得稳健，不再乱杀，胜12子。

1999年9月18日（星期六）阴、微雨

服眠药上床。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装修后的阳台完全合乎理想，将成为早操与休闲之地。胜利、小玲、满起，佩珍整日劳动。搬动物件，极其费力。我也小小帮忙。

中午休息了一个小时。恢复游泳.水比宽沟温得多，游600米。遇见崔军，说群众怪话：求救于赵，杀了Julin就好办了。

晚上李郁来，谈到十点。他信息广泛灵通：曾某为江掌握要案存档，可随时整人。宋建议胡任副总。四全会无人事。下岗职工近一半，2000—3000万（共6000万）。进城打工者对清理户口不满，押走。“又开始文革了”。现在根本问题在无人制衡（毛时有刘、彭等，邓时有陈、李等）。原来乔石还讲点话，现已无人，可随心所欲矣。如演习之千艘民船，不是送死？腐败也不反了，沿海，广东搞一级战备，几本反腐书查禁。人为的遗忘，冰冻历史，如勃列日涅夫。江曾捧李：只要李在就能对付动乱分子。《镜报》两期吹捧邓力群，反《交锋》。网上见到邓左文：自由选举，16大，自由办报，仍谈国有制，计划经济。汪东兴发牢骚，住朝鲜，为金日成贵宾。《狂花凋落》写红卫兵当西方、苏俄间谍故事。何家栋（原工人出版社社长）讲，大概要走路易16道路（上断头台）。科索沃炸过8个大使馆（瑞士两次），道歉了事。下面一谈国务院“前几年”如何，李鹏就发火。《马恩列斯毛邓江无神论》发行。就怕利令智昏。还谈到毛为何将贺龙整死，因贺不同意倒刘。湖北抗洪时，贾志杰向江宣传中功治病，一女为江按摩几下，大高兴。朱琳炼过法轮功。西方说：大法轮灭小法轮。共产大法——以权谋私——随心所欲。

1999年9月19日（星期日）阴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整天帮助胜利、满起搬动书柜等复原，我只能搬几本书而已。书完全乱了，真不知何日能够整理完毕。

下午李志民送来月饼、河蟹一袋。特派员检查制度本已确定，现似改为暂时的。朱李之争也听到一

些。民谣甚多，对这个党及其官员无信任感也。贾庆林在山西任厂长时青干局打过交道，志民在福建见过，甚感青干局讲了实话（要听取别人意见）。

晚上李英健来，谈江在棒棰岛两周，宾客赶走，全部戒严，万里即刻他去。

1999 年 9 月 20 日（星期一）晴

两点多醒来，三点半服眠药后，再睡着。六点起床，阳台略作活动。九点到办公室，先找李铁林，确有一个组织部的文件（傅思和说是供内部掌握），7 月 22 日定的，限制出国（境）讲学或别人资助者。后又同傅谈了一阵。午饭时同傅并孙晓群谈党长期“左”的教训，将来 16 亿人，以及人治的历史教训（听说十一遊行学生要举江的照片）。只好回绝香港中文大学的邀请。

下午薛晓源来，筹划出我的《世纪尾声》文集，书信集（家信集）等。收到赵宝煦回信（索寄《龙胆紫集》）并两篇文章。

收到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石明仪（来信校对《大跃进亲历记》40%页有错字）复信，愿出我的全集。

1999 年 9 月 21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阳台小活动。刘芳毅夫妇（刘已 87 岁，老伴有老年痴呆）同三个女儿来，调去成都勘测设计院，30 年没回北京了。二女儿同南央一起长大（他们住一层我住三层），都读了我的书，带来《直言》签名。特转赠《李锐其人》。谈水电，溪落渡要上马了，因此谈到钱正英等人过去对金沙江无兴趣，由于泥沙威胁三峡，才重视了。从而谈到这个女人庐山会议后对水电之破坏劣迹。女儿们问到毛，我说“无毒不丈夫也。”

小赵、薛京帮着搬动书柜等物。

十点到办公室。午饭时电视台湾大地震 7.6 级！

下午游 400 米回办公室。薛晓源送来复印件。再谈书信集编法。

五点同玉珍到万春园（圆明园内），仍由孙长江张罗，黄新亚约朱晞颜（深圳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宴会两桌。有杜润生、胡积［绩］伟、吴象、于光远，我们几对夫妇，还有宫达非、秦川，吴明瑜（薛京也参加）。先谈后入席，又边谈边吃（张显扬最后到）。大家都同意将“二左王”廿年间作恶及其后果写出一完整材料，并有诸多事实附件。至于如何送出以后再议。张显扬同意与长江共同执笔。席间还谈到形势。丁某即下，关于朱的传说，恐不可靠（长江信接班为贾，过去项南也不信能接任北京也）。江访澳、新时，同记者们拍照，讲话之踌躇满志。

顾健电话，听说法国电台广播访问王若水，谈毛大功大过实过大于功，对国家来说，比蒋介石过大。

1999 年 9 月 22 日（星期三）晴

服眠药上床，近十一点入睡。六点半起床。少有好睡。玉珍早已将行装收拾停当，我挤时翻看近日报刊，最终找到《南风窗》第 6 期（刊“我看中国民营经济”文），两个月不看报刊了。

薛京、小赵五点半一起晚餐后，路上接周笃文上西客站，真可谓大而无当，里面路道、房屋、站台等，给人以老破旧之感，徒有一个外表（我的形容为：穿西装戴瓜皮帽）。

1999 年 9 月 23 日（星期四）晴

多久没有坐过软卧，硬是睡不着，大概下半夜睡着两三个小时。五点起身。车过汉口后，到餐厅吃了早点，面条不堪入口。武昌车站，华中理工大学书记王玉泉来接。才想起去年十一月同潘基踬等聚会

事，也在这栋楼吃过饭。同武大合并事已过去（朱九思晚上谈到，他给陈志［至］立写了信，并言及武大解放后的人事灾难）。杨叔子来小谈，他今年3、6、9（33年出生，66岁，99年），51年进武大机械系的，大概家学渊源，爱好诗词，对旧学有研究，倡导理工科加强人文教育。学校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出了三本（为知名人士、教授的讲演录）。副书记刘献君一直陪同。午餐孙轶青、周笃文一桌，晚餐由九思同餐。晚上要向学生讲演（题目：世纪之交杂感），所有空时间抢作准备，翻看自己近日文章以及最近收到的一些资料。

晚上从七点半讲到九点廿。一个大教室，坐立挤满了三百来人。从“二九年华一首诗”自己经历讲起，大漫谈百年来、五十年来世界与中国形势变化，毛的教训，邓80年报告（未能见诸实行），自己又时来运转，最后还直言“无产阶级专政”之过时，引列宁语“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同法治国家是根本矛盾的。法治已载入宪法与党章。讲罢，几十人拥来签名，不得开交。

大概十点半以后才就寝。

认识熊鉴，赠我《路边吟草》增订本——“愤怒诗人”也。

1999年9月24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睡得尚可。整天困扰便秘。早晨连塞三条肥皂入肛门内，也不起作用；下午仍然如此。晚上服泻药。

上午开会，主要听杨叔子报告，非常深刻、精彩，人文精神、诗词作用、古今中外引经注典，包括粒子、电脑的发展。

午餐同刘西尧一席，对我表示亲热。还记得1958年查勘三峡船上，总理知道我们是同学时，来一起干杯事。宴席是学校领导作东的。席间谈到理工大学在文革时没乱，还吸收了一大批科教人员。

认识香港叶玉超诗人。赠我《今古对》，即撰“六宫粉黛无颜色，三峡工程有问题”者，“有”已改“没”。

晚上食堂宴请时，竟有幸为两老教授作婚礼：蔡、刘，主持人。蔡厚示（福建社科院），刘庆云（湘潭大学中文主任）。

散会时还有好几人赠诗、赠书。

听杨叔子讲演有感：
院士文采众望孚，诗词科学见功夫。
古今中外家珍数，电脑机心现代儒。
——李南央注：此诗写在日期旁侧。

1999年9月25日（星期六）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近六点起床。又为发言略作准备。早晨吃自助餐。泻药起了作用，早晨一次，下午二次，大便拉干净了。上午大会发言，李尔重没来。我第一个发言，讲了近45分钟（每人15分钟）从赠杨叔子四句开始，讲了自己同诗的缘分，幼年家庭影响，《龙胆紫集》过程，唸了几首“批毛”诗。然后谈知识分子问题：“革命换来皮上毛”，应为人体的头脑（从人类历史社会发展作用说）。又谈民主、专政问题，唸了最近几首诗：列席十五大，怀邓老，世纪颂等。听众是动容的，鼓掌多次。散会时十多人来照相。

下午九思与李{盲}来，谈关于朱的谣传，总后两间谍事，大校是海南嫖娼入网的。晚上湖北证券公司董事长陈浩武请客，有孙佚青、段葆祥等，在一西式豪华俱乐部，苏眉鱼即上千元。餐后为主人作字

两幅，并为林从龙的朋友作字一幅。归来九点，告玉珍明天下午回家。

1999 年 9 月 26 日（星期日）晴

昨夜服眠药后上床，睡足六个多小时。早起便通矣。早餐时同张作斌再谈唐建福违约（文集）事。又有几个人拉着拍照，真如明星矣！上午翻熊鉴的《路边吟草》，乃愤怒诗人，一生可怕的坎坷。观电视，刘杰谈原子弹上天经过。

午餐两位书记（朱玉泉、刘献君）还要送行。倒是向他们谈了点心理［里］话：不要搞两张皮，武大有先例。理工大学传统甚好，领导团结，企业收入有四亿多，有防伪商标等高尖产品，许多学科前五名，理工科排在清华、浙大之后，第三名。

下午两点赴飞机场，杨叔子等都在门口相送。四点降新机场，玉珍等晚接半个多小时。回家极疲倦，玉珍为我洗脚。

1999 年 9 月 27 日（星期一）阴

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阳台略作活动。无法作事，全部书籍已散乱捆置，只有慢慢一包包、一箱箱打开归类了。先将书柜腾空，再分类置放，何时得了！此事不作完，似乎什么事也开不了头，动不了笔！

下午同玉珍、佩珍到河沿散步，计委新大厦门前开阔。又到健身房作两种背、肩部按摩（床式）。回家又作摇摆器。

晚上略观电视。九点半就寝。

1999 年 9 月 28 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昨夜九点半即上床，两点醒来，服眠药，又睡到六点。玉珍说一晚没睡好，她也经常患失眠症了。

近九点同薛京、小赵去了三个家具城看沙发，整整三个小时，看好了几套，三千至六千及一万不等，有待玉珍去看，最后定夺。午餐后略休息，同玉珍到集美城最后看定的两套，四人商量，没有买名牌，以坐感第一选定香河制造的一套皮沙发，四千元。

游泳只得取消了。晚上沐浴。在武汉时只是擦身，一周没洗澡了。

闫子祥的儿子来过，父亲要找我谈旧事。

晚上看“祖国颂”电视，没去人大会堂，实在是老一套。对这些活动，总有“劳民伤财”之感。为什么不学学张艺谋“一个也不能少”，可惜还没有看到这个片子。

黄乃夫妇来，他只在女儿家住了十多天。一直在家，真是不易渡过这翻修折腾。赠他们《李锐其人》，有我们年青时两张照片。

1999 年 9 月 29 日（星期三）晴

起来小解两次，仍睡着。六点一刻起床，略作活动。

上午九点同玉珍去看望闫子祥。他谈 1950 年三反时，王丕敏（长沙市公安局长）被枪毙事，不知道情况是如何反映的，大概就是挪用了对走私的罚款（公安厅也如是）。曾对闫谈种种伺候曹瑛情况，如找房子，换地板，每天一罐冰淇淋（好不易花十多元买了一个替换罐）等等。后者我头次听说。王首道当年为此不平，而金明责首道不听从中央命令。家属与公安局老人写过材料，毛致用全压下，闫为此深深内疚，因公审时他在场，执行人员卡住王丕敏不让开口。实一大冤案也。我谈了当年所知，黄克诚

保曹瑛，执行毛的命令（罗瑞卿亲自来执行），曹好字画等。赞成他们将诉状直送中纪委。还谈到刘子善、张青山家属也有诉状。

随后又去看了林汉雄。江泽民住处划入原陈丕显居，“花六千万”，因而老干部都沾光也。

庞大皮沙发送来，客厅变小了，坐着舒服，平生如此考究置办家具。晚上玉珍接杨纯电话，要我将书处理，留出空间多些空气。老了，还能活几年。

夜观上海“财富”会头等大企业主等采访所谈：全球化是人才全球化。企业最要者：精干部下，坚强、新鲜感（创新）。远见、眼光。组织好。有棱角。不断变革。让部下畅所欲言，争论白热化，择善而从。企业家非资本家、管理家。

下午湖南人欧阳荣耀夫妇（武光介绍）来，送湘潭史料书一本，要写自传，请我指教。婉言相拒。邴凤山、朱军来，谈水电史要找我谈。说李鹗鼎忘恩负义。我主张鲁布格引外资，李反对。

——李南央注：以上两段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9 年 9 月 30 日（星期四）阴、夜大雨

睡得不稳。夜半服眠药。六点起床。阳台略作活动。

上午清理字画，找出拟悬壁者，暂挂了几副字轴于客厅、书房。将油画像挂在客厅一角。皮沙发实在太庞大了。

下午游 600 米。五点过到大会堂参加五十年国庆晚宴，四百多桌，一小边是外国人。顾委姓李的一桌（还有汪东兴、张邦英）：李葆华、李东冶、李力安、李运昌，李昌。同葆华紧靠着，谈大钊同志是 1989 年出生，廿岁生他；我的父亲 1882（1905 去日本），35 岁才生我，说明还是同辈人也。得知安平生于前天去世（少了一个“左”爷）。顾委几桌仍在正中间。年青的来打招呼的不少，都不认识。朱镕基讲话声音宏亮。菜尚可口，八凉五热。发现李昌比我多吃一倍还不止，身体甚好。说光远行动不便来不了。他仍搞扶贫之事。入席前见到刘杰，身体甚好，问我还在写什么。我笑答：这是“老毛病”也。散席前，见江泽民到旁边部队列桌打招呼（多黑头发），却不能同白头发（全堂唯一桌列）打招呼。

七点多出来，大雨，幸小赵打伞来接。同秦川一车回家。上来参观了我的大皮沙发，予以认可。

几千人都穿西装，少数老家伙着中山装，只有我和刘建章着夹克衫。

1999 年 10 月 1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天公作美，雨停云开，多年不作［着］西装打领带了，玉珍取出衣服，果然神气许多。长安街通行无阻，九点多上城楼东廊（秦川同时到达，他们在东平台，遇王光美等）。脚下还有号码。广场变幻标语，为红黄绿几色复盖。军车、坦克均成方阵，游行队伍也是各种彩色方阵。几十个大学队伍也只看见旗帜，非常形式、非常规矩。卅个省彩车远望也见不到各自特色。同几个姓李的在一起，江泽民过来握了一下手。回家十二点半吃午饭（电视有我一个镜头，因带［戴］了眼镜，黎体贤电话说认出了，别的人认不出来）。下午杨小玲一家来。小马谈，检阅部队训练了十个月，尖端武器都亮出来了。上午安志文谈到，为什么学苏联比试武器，非常担心出问题。见到三大画像。“50 年 3 个人!”晚餐只小玲一家。饭后七点前又到午门后，再登城楼观广场联欢晚会。坐到前廊正中第二桌（有点心、饮料），仍同安志文一起。拿到一份节目册，“由群众联欢区、中心表演区（即在金水桥正中前面）和礼花施放区三大部分组成”，十多万人参加，劳民伤财（单北京一说几十亿，一说上百亿），热闹无比。各种民族歌舞、杂技、龙凤狮，武术直到华尔滋［兹］交际舞，应有尽有，歌星名角全部亮相，四次礼花。高科技灯光，电脑操作，中外古今高精尖全部利用。江泽民又来握手，称赞我有预见穿了夹大衣（电视中露

相，其人穿了棉大衣，打瞌睡）。回家十点半，街上无车无人。

口号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整个印象：莺歌燕舞，耀武扬威也。听说花了许多钱。——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9 年 10 月 2 日（星期六）晴

夜半服眠药。六点起床。客厅挂上了字画和油画像，恢复原貌了。胜利、小玲两家来吃午饭、晚饭。秋林又长高了。毛竹参加了广场活动，甚累。同胜利手谈几局，有赢十余子局。下午任小彬夫妇来，向我宣传手提式 EML。联网收到各种信息。他的母亲 86 岁也用此物，可不再看报。鼓励我用，“你这样思想解放，应当用此物”。谈百年变化，要从马恩到列斯毛邓一一弄清楚，只要市场经济下去（人类历史自然发展过程，谁也违背不了），可以大体乐观。

1999 年 10 月 3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玉珍做了饭菜，孩子们都没来。为取出郑板桥等几幅字画，同玉珍生了气，整天不快，后由我主动转弯：平生唯此嗜好，晚年更靠此自娱且参考作字也。莫明的隔膜，久已习惯。翻完新干班纪念册《走过五十年》，朱九思还有一封骂周惠的信，嘱都寄去。陈学沛记得当年口述成书事（《毛初期活动》）。

1999 年 10 月 4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四点半醒来，即起床。书房只能长期劳动，步步前进。解开一箱自己著作，整理后置入东墙第二柜最上一格。又打开最后第四柜下柜，取出原客厅暖气台上摆设的大小花瓶、禽兽，一一洗刷［涮］，重新陈列。板桥的大中堂（粉壁长廊数十间……）也由满起帮助，正式悬之书房西墙，可以朝夕面对了。

苗苗、玉杰上午来，为他们从不关心房屋翻修，发了点小火，玉珍立即转弯（责备我惹事，不然引起怀疑是她促动）。他们谈么么之自私，为强占母房不得而地下打滚哭闹。正式向苗苗谈及，弄清楚母亲、父亲之区别何在。并给《其人》一本。玉洁拿来他［她］弟弟买的一堆书，让我签字（赠了我三枚新式图章）。

下午游 800 米。遇罗西北、崔军两对夫妇，也在议论大检阅也。晚上陶森带儿子来（即出国留学）。

1999 年 10 月 5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来。胜利一家来。手谈到下午四点。

下午六点到天宁寺毛家菜馆赴宴。沈昌文约的，主人为加拿大华裔潘士弘（72 年出国，父母在国外，东北人）。他参加三峡投资，搞工程局电脑联网（一千多万美元），并不赞成修三峡。现在汛期即不能通航。去过小浪底，黄河缺水，并不缺水库也。也听说这次国庆花钱甚多。说朱镕基原不赞成修小浪底。三峡移民问题极多，移民费用重庆、四川又不想外流。

1999 年 10 月 6 日（星期三）晴

5 日事：六点起床。上午胜利一家来。两人清理一大堆笔，可用者留下，仍有几盒。中午未休息，手谈多局，胜多负少。

下午朱成章来，谈电力公司的问题：全国联网，利弊如何？关掉小火电，原定10万以下，现改5万，

但地方电价低于国家电网；工业用电有的反高于民用；农村一体化利弊如何。从史大桢到现在的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都无或不能坚持自己的见解。赠我几本他的有关电网的著作。要字。

杨筱玲、小多与毛竹帮着整理书房两排书架，将綑书打开分类置放，佩珍锯木板，做了十多个小木架，忙了一天，我只是“指导”而已，南屋算是稍稍“复原”了。

晚上满起送筱玲母女回家，玉珍同小多母女并佩珍外出观夜景，到天安门，人群拥挤不堪，车也走不动，佩珍还呕吐。米脂杨探山已几次电话催佩珍回去秋收了。

朱成章赠书中有写三峡上马过程的《世纪之坝》。当然是正面赞扬的。朱说，内中写了我。

去年装机 2500 万千瓦，全国电力已达 2.6 亿千瓦，1.1 万亿度。——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1999 年 10 月 7 日（星期四）晴

两点醒来，服眠药，久久始睡着。六点半起床。上午精神不振，总想闭目。中午睡着一小时。

上午找小赵来，到车库取出几副大画框及申生作的几副油画像等。库中书箱、书綑极多，还得劳动几天。将几幅画相、照片挂好。

下午张哲民来，送我几份要件，有《105 人起诉书》，皆死难者家属及伤残，排第二名的张先玲是丁关根的亲戚。俩人已递交高检。6 月 1 日在美国开了新闻发布会，定要把元凶送上法庭也。已调查确实的 155 位死难者中，大学与研究生 51，中小学生 11，年龄最小 9 岁，最大 61 岁。张真是忧国忧民。前列线［腺］癌已开过刀，对身体乐观，真是死而后已。希望我多做些工作。赠《其人》。还留下那个师东兵写的《周恩来》。

温济泽的女儿送来《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老的自述。谈中央台等情况。她在国际台，认识黎体贤等。关于李洪志的国外报导，丁关根不让同达姆邪教等相联系。真是可怕的无知。

1999 年 10 月 8 日（星期五）晴

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

上午薛京、小赵来，将车库存书等大部分搬上来，有廿多纸箱。全部刊物放到办公室。下午游 800 米。

下午四点半同玉珍到 24 楼看望杨纯。她曾来电话，劝我不要被书柜包围，潇洒一点，活不了几年了。她有两个卧室（书房），一个是电动床可治病的，全铺上地毯。她真是安度晚年了。对江的看法都一致，太表演了。

1999 年 10 月 9 日（星期六）阴

五点半起床。阳台稍活动。

薛京在书房劳动整天，只是将所有的诗集分类整理并上柜摆好。我只能做点辅助劳动。

下午仍游 800 米。老人只有徐达本在坚持，他已 86 岁了，其他还有些部队的老同志。我的速度不亚于罗西北，百米仰泳在四分半左右。

1999 年 10 月 10 日（星期日）阴

五点醒来即起床。如同昨日，薛京来劳动一天。书房还没完全归原——新的归原。开始计划留哪些，

捐出哪些（一次捐平江图书馆恐不可能）。我在北屋清理各种资料杂件，发现久遗之物。

同一本潍坊出版的板桥拓本相对照，我的大中堂确是原本也。欣喜之至。其实五十年来一直以此自慰。

王光美送来《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港版，是她和子女的文章结集。国内出不了？

1999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一）晴

睡得尚可。五点半起床。阳台小活动。

薛京来，仍劳动一天。整理书籍，由他鉴定，清出可捐出书籍，如《莎士比亚全集》等。

我在北屋清理杂件、资料。

1999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二）晴间多云

睡得尚可。五点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

薛京来劳动一上午。我清理杂件，并看资料。

苏仲湘寄来《野草》第 18 集，刊我的廿九首诗，有《咏庆父（2）首》刊最前面，敏感的人自能知道咏谁也。

下午游 800 米，尚不觉累。

1999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天气预报有雨，结果反转晴。

上午看报刊、看书。收到《百年烟雨》上下卷等书（下卷《苦瓜的味道》压卷）。读慎之五四文。

下午游 600 米。到李慎之家，谈他的新文章：“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赞成他的意见。谈形势，总的比我悲观。我总认为市场经济走下去，政治如何不变，也得自然缓变、演变下去，这个党也会自然消亡。腐败、卖官等等，无法避免，总比过去死水一潭，一切停滞为好。于是谈到新左派，民粹主义等。我说对新一代人的隔模［膜］，也有同感。又给我几篇文章和李泽厚新著《波斋新说》及谈百年变化的《回顾与展望》。在美国时，去过南央家，谈岳父母种菜，要劝说玉珍去一次也。

1999 年 10 月 14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半小时。

一早同玉珍到医院，看了神经、外科、眼科、中医和内科。外科医生是 84 年湘雅的，特给了我一件护腰带，说不要洗冷水，游泳少游一些。樊大夫还要我的书。又遇见李清，谈王丕敏事，谈及当年同首道关系（并非个人秘书，他是 44 年南下的）。毛也点了曹瑛的名（罗瑞卿传达）。金明的四大金刚（曹植、夏如爱、宋　　等）。（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

晚上韩钢、张志林来。海天出版社送我新书与砚台等，拟编出我在组织部三年的日记。河南现在的宣传部长林炎志（林枫儿子）乃六四小丑，是汪家璎推荐的。《庐山会议实录》不敢标出“三版”。《亲历记》稿子取走。我建议两书封面可以相似，实乃姊妹篇也。

1999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没有到阳台活动。遵医嘱，不做腰部等活动，游泳也暂停几天。

翻章克标《世纪挥手》的最后部分。因“反革命”倒霉后，成为四类分子被监管的生活，能活到一百岁，且登报求伴引起轰动，悲剧变喜剧，莫此为甚。又把书房暂时整理一下，玉珍监督不已。

下午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主编冯克力二人来，送了一套，销路影响颇好，要我供稿，答应下来，但不知何日兑现（丁东介绍来的）。谈了对历史与人物复杂性的观感。让看了“咏庆父”二首，猜出来了。因他们读了南央文，母亲是老干部，几乎落泪。

1999 年 10 月 16 日（星期六）晴

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翻看书报刊。找出《历代咏老诗词选》，想起明天要参加一个老年人活动，诌得几句：

晚年仍好动，无事不关心；书报难离手，通理且通情。

又：长年弃置未衰朽，世事洞明到白首。

又：老{来}惯家居，不忘将虎须。世情常剖析，遇事自鞭驱。

下午陶森来，又送花兰[篮]。同他谈到说我“有老年痴呆，吃药酒转好”事（申生告知），他否认。从而劝他扎实做事，切忌虚妄，反不得信任。晚上南君来。

1999 年 10 月 17 日（星期日）晴

两点半醒来，折腾甚久复入睡。近六点起床。因绷腰带，未作活动。上午同玉珍到人大会堂浙江厅参加“老革命家、企业家，九九重阳敬老联谊会”，为《中国老年》社等单位召开。同傅崇碧同坐，85 岁了。刘英大姐已满 94 岁，能读书看电视，一切正常（妹妹郑英近去世，比她小 11 岁。她是长沙金井人）。有好几位一级演员歌舞余兴。赠一新产品《生命树》牌生物氧气堡（生产生物氧气等），乃超前产品，世界首创。

1999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一）晴

这几天都带腰围，但右腿仍疼，影响睡眠。五点半起床。将客厅换上大书架，电话仍搁架上。

接曹国智去世电报，同刘正电话，请送花圈。有吕星斗写新安旅行团历史小说，要我作序，送来资料与画册。南君也七十了。送他书两本，看完这些资料。

郑板桥中堂掉下来了，一人立架子上，用布条重新捲起，以按钉钉于横木条上，就较固定了。玉珍大加批评，“摔下来怎办!”

开始翻校薛京抄录的《热河日记》，三百多页，近十万字。

李普电话，常安林约请明天吃饭（《博览群书》的主编），答应下来，并谈及六四时，胡积[绩]伟率常来（时任胡的秘书）那一回“荒唐”事。

下午同玉珍到河边散步，归途在大路边遇见赵毅敏夫妇和郑伯克，都坐在新设的靠椅上。他们大概很难下到河边走走了。

熊蕾后天去美国旅游，让带《其人》与小妹。

1999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二）晴

半夜仍右腿疼醒，翻身还能睡着。五点半起床。

继续看薛京抄录的《热河日记》。

十点到李普家，他也买了高价的皮沙发。杨继绳、苏仲湘、常大林、黄宗江夫妇续来，各赠《邓小平时代》（港版）、《风雨敲书窗》（《博览群书》百期选），《戏痴说戏》。我只应约带《其人》、《实录》第三版两书与李普。闲谈还是围绕形势与核心也，都认为演员比瞎来好。江对吴祖强说，劝哥哥不要过于“失言”。看来有“平和”之心。我介绍“庆父”二首。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不解决，专制主义就得长存了。从马恩列斯到毛邓都在这个问题上有问题，从提出到发展各有特色，而后果是很清楚的。在长春街“皇城老妈”吃四川鸳鸯火锅，有雅安鱼（18 元 1 两）与黄丁鱼（小鱼），还有鳝鱼等，吃了二个小时。第一次过这种瘾也，剩余物打包由我带回，玉珍晚上品尝，很是高兴。

黄宗江与李普的女儿都很称赞南央，初中毕业能成为进入伯克利研究室的工程师，真是不易。

下午四点陈凤光（父亲的朋友）的曾孙陈朝晖从襄樊来，取走凤光先生赠父亲的“秋林亭子图”（上有题诗）。谈他的家庭情况，原来母亲是石昭量的妹妹（石父石润金是国会议员）。

1999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睡得不安稳，仍是右腿部疼痛。

上午看完《邓小平时代》的最后一章，对世界矛盾与我国情，分析甚当。于是同李普电话，他的丛书建议，可将此书最后部分集入，分百年来世情与国情变化、展望两大部分。那七位也应一读也。杨继绳是清华学电机的，文革初原为一派头头之一。

下午游 800 米，尚不觉累。

郭全胜来，谈他经营的“人才交流中心”已成气候，全国多处分支机构，但上面要“交流”他，现已 47 岁，不想动了。

晚上湖南青年书法家何满宗送来《当代书风》一册，内为何书赠“湖湘当代一百名家”的对联。有大腕支持，现在一大批好名的年青人。

1999 年 10 月 21 日（星期四）晴

右腿仍疼，睡得不安稳。六点起床。

上午看李泽厚的新书《波斋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谈孔孟传统文化与现代儒学等关系，作了点摘记。李是真正学者。

下午李慎之来，此书要取走也。留下最近写的五十年国庆感言。他写了怀念温老文，有一个细节同温的回忆有出入。谈到对钱钟书的评价，杨绛保护到底，但宗璞对冯友兰受攻击事的责问，杨是输了。钱本人自负甚高，当然这也难怪。平时喜欢挖苦人，也好作乐（如将女儿脸用墨笔划成花脸），说陈寅恪写《柳如是传》是“意淫”。慎之感叹：文人见了漂亮女人哪个不动心！也自认乔木是照顾他的。

上午程湖来，留午餐。贾文平为孩子治病又要钱，这次他只给了一千元（最少的一次）。将调兰州分行任人事处长。30 岁当了处级干部，颇为得意也。这也是现在青年的一种追求心态。

下午游 800 米。

1999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五）晴

顾作新送来他翻译的《战争论》，这是大工程也。——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五点起床，睡足六小时。上午读《邓小平时代》和《回顾与展望》二书。都写得好。前者我写过篇书评，刊《中国经济时报》与《深圳周刊》，作者已寄来。过去我没见到，几乎忘却此事（薛晓源让写

的）。

薛京来，在呼伦贝尔草原玩了几天。福建泉州蔡国良因彭德怀事受处分未彻底平反，来电话，随收到来件。是由读者转而找“部长”，怎么知道我家中电话呢？

出版中国学者画报的编者来家，校对小传与著作目录，说照片都已弄好。这些事统统忘了。

游 600 米。玉珍晚上体温 38℃，昏昏欲睡。

1999 年 10 月 23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玉珍高烧 38.8℃，到医院吊瓶，说是病毒流感。

上午李振清、李洪全从深圳来（平安证券公司，后者是驻北京代表），多年读者，写了篇长文《显微镜下看极“左”》。“极左”自古有之，并非全意识形态，乃专制制度产物，如宦官后宫也。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们对经济形势颇多忧虑，说朱过于主观，如国、地税分开，对地方太不利等。他们同袁庚很熟。

下午游 600 米。雷霞来一天，午餐、晚餐吃她带来的大虾等。腊肉已无乡味矣。那个案子尚未判决。

1999 年 10 月 24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昨夜服眠药，睡得较好。玉珍由佩珍陪着到复兴医院吊瓶，烧渐退。最后大便化验，是痢疾所致高烧。小玲、胜利都来看望。

上午种晓敏女士来，同爱人王保平为河北省外经贸厅驻悉尼两公司代表。从小读过我的《毛早年》等，后又知三峡事，两人是一人？最后看到港版《有个》方知其详。而南央为王的同学，因此与南央通信，定要来看看这个多年敬仰的老人。对国庆排场国外也多议论。同胜利手谈一天，太好胜了，输多局。佩珍推迟回米脂，要照顾好玉珍。

读完“极左”文，颇痛快淋漓。但有不当处和偏激（如高岗事）。

1999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一）多云

推成［陈］出新，新世纪当发扬传统，承先启后，后来者应尊重前贤。——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一点醒来，服眠药，仍久久未能入睡。六点起床。

今天还字债。上午同北大历史系电话，孔子 2550 年纪念书法展，要字，原 10 月 1 日止，现还来得及。即派人来取。写几句孔孟之言，陈四益电话建议几句，还在推敲中。下午写好四幅：平江李氏宗族（秦陵公墓修成）两句（寄李荣光转）；杨叔子七绝；浙江钱明锵（诗人下海）联句，还有朱成章要的（穷山无碍）。写坏了许多幅，多日不动笔也。下午苏志宏送来裱好的范曾赠的“老子出关图”，太长了，难以悬壁。苏也要字。晚上一女士（李相梅？）送来水果，为四川一新任付［副］市长求字。真是烦得很也。

1999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右腿仍痛。上午到李普家，《炎黄春秋》开小型座谈会，到光远、李莊、曾彦修、苏双壁［碧］，主人方实，杜导正及刊物几位同志。我将“105 人”件及《显微镜下“极左”》带与李普。光

远忆旧，说张玉凤有个谈话记录，毛最后的一些“遗言”。关于汪东兴家被抄事，大家将疑将信，疑者多。刊物则定要站住脚跟，也不赤膊上阵，善于保存自己。中宣部聘了一批“老编辑”审查报刊（月薪400，或计件）。“我自岿然不动”。彦修称赞“科教兴国”等方针。对国庆五十年之“耀武扬威”，都反感也。明年第一期，每人交篇短稿，以今日所谈为主。

下午游800米。

1999年10月27日（星期三）多云

五点半起床。翻报刊，总得一个多小时。

南君来电话，催为西南旅行团那本“历史小说”（吕星斗写，革命博物馆的）写序。南君写了个稿子，大部用了，头尾另写。

下午新上任的女副部长　（管老干局的）（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和老干局副局长王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家看望。原河南组织部长，刘少祥当部长时的副部长，刘已全退。只谈了小赵的工作待遇转正一事，说是“小事一桩”，玉珍细声主谈的。也说读过我的书。

晚上李郁来，同石仪明通了电话，文集可由友谊出版公司操办，已经有部分光盘和排印件。校对是一大工程。党史研究室已出具审阅意见。李还谈到北戴河会时，朱同张万年有争吵，张要打金马（金门、马祖——李南央注），朱说中美关系要紧。江作了调和。

叶君健夫人电话，商务已承担叶的全集，要我任“顾问”之类。另一人为陈原，征求我的意见，当然同意。又问到刘白羽可否？我说不列入为好，又问到臧客［克］家，未置可否。随即同邵燕祥电话，邵极不赞成臧，而推荐杨宪益。当即转告苑英夫人。她说认识杨的。

1999年10月28日（星期四）晴

萧德仁名片 D&P Group Inc. Jack T—J HSiao, Chairman of the Board——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四点醒来，后又睡着，六点起床。

黄新亚引来八位“贵宾”，先给我一个四人名单：孔祥励——香港银行公会理事长，第一劝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英国皇家银行重要股东（说是孔祥熙弟弟，怎么还只80岁？），邢德君（英国剑桥经济学博士，美国富兰克林银行东南亚行总裁），王长荣（女，国际财富商业银行总裁），萧德仁（美国D.P公司总裁）。给我看了照片簿，为萧到俄、台等地，接受总理、部长等人接见时摄。说是有250亿到1000多亿美元宋孔两家财产（由宋美龄掌握）要用到国内来（同李劲祥所言相似）。美国作梗，现拟通过同俄合作开发西伯利亚矿产（黄金），将钱用到中国。一共八人十点半到家，萧某（看来五十左右）一人滔滔不绝，谈到十二点多，中国接待者马澍村（说是中央党校开发部负责人，名片四个头衔，为首的是“北京崇学发展研究中心”，住紫金宾馆），说是叶利钦掌握两个黑匣子，一为核弹，一即同萧的合作。萧之牛皮吹到台湾在其掌握中：地震后经济已垮，逼迫美国不再援助，即可由其支配也。同俄国似是专开金矿。对香港也看不起，批评我们不该金融支持，应让它垮了再控制，似乎他能掌握世界金融，经济学家都不懂实际操作。他来过中国182次，共八年观察，到过秦岭山中看贫穷。走后，玉珍也说吹牛太盛。

1999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五）晴

四点醒来即起床，翻看报纸。上午到新华社参加钱昌照 100 岁冥寿座谈会，我带去钱老赠的条幅。因去得早，用大幅纸写了刘人寿的七律，并悬于会场。孙佚青致词后，我首先发言，讲资源委员会（钱继翁文灏为委员长）同我国经济建设关系，功莫大焉。谈到水电总处同五十年水电关系，因此同钱老结识，诗词学会成立时即动员我参加。原秘书谈钱与夫人生活之俭朴，一直穿补钉［丁］衣。诗风清雅朴实生动。会餐时同强晓初等一桌，都能喝酒，同王建中闲谈干杯（其人较“左”也）。颇感满桌春风，喝白酒共两瓶。

下午萧德仁与王长荣并马澍村（中央党校搞开发的）三人又来，谈一个半小时，比较具体一些。自夸有 250 亿美元可资助中国渡过金融难关。让我看一些“文件”，如何可靠。我实说“40 岁的人掌握世界金融格局，如何令人相信？”

1999 年 10 月 30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翻看报刊。

上午齐白石的孙子齐展仪（秉声、齐良迟的儿子）来，有胡遐之的介绍信。让我转上江主席的信，要求中央美院退还红卫兵抄去的老人留给儿孙的百余件字画与印章等。老人的精品（自认为得意之作，另藏于一箱）已全部捐献给国家。曾让李瑞环写信，美院也置之不理，传言要江的批示。又谈到故居纪念馆也一直办不起来。我答应转信。齐孙并赠我他自己的画二幅（38 岁后才学画，现 60 岁），齐良迟画一副，还有湘茶与螃蟹一袋。晚上胜利、小多二家来会餐。下午程学敏夫人来送一张照片。程已难行动。李鹗鼎双眼失明。

1999 年 10 月 31 日（星期日）晴

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开始看阮铭的《邓帝国》，初步感觉，资料不够，但评论甚强。

整天人客不断，山东印雕家　　来（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送百寿印图，留印幅要我题款。又是拍照，也是找“名人”宣传也。

延滨、元元来，送香梨，要为阳台安封闭窗。

为孙大光出文集的奚青来，代我写的序言和夫人写的后记一并给我，写得还得体，好在不忙定稿，明年争取出版。

收到苏双碧的新著《中国封建主义》。

1999 年 11 月 1 日（星期一）晴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续看《邓帝国》。

为新旅写书的吕星斗（二人，一摄影师）与南君、大林先后来，将序言交稿，他们认可。南君留下一份他写的家庭自传 3.4 万字，粗粗翻过，写得很细腻，琐事甚多，很是感情，是写给女儿、女婿看的（在加拿大），也引起我想到一些家庭旧事。

实际是感冒了，喉微痛，流鼻涕，稍咳嗽等。下午玉珍同我到医院，门诊也改在南楼二楼。血液、体温正常。取药一大堆。翻看许德勤与曾卓明写的“综述”（十三大——十五大党政两部分）。

晚上续看《大清名捕》。

1999 年 11 月 2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翻看报刊。上午到党史出版社参加“十三——十五大党政综述”讨论。除执笔者外，雨亭、廷栋、杨小池、张新法、金松林，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等，意见比较一致：对六、四问题，赵下台，等如何写法，以及“核心”字眼等，必须用词恰当，六四必翻案也。同以前的写法，包括“文风”等必须一体化。最后大家花两三天集中修改定稿。午宴以甲鱼为主菜，喝了白酒。我先回，薛京竟未旁听，找书去了！

下午平江老傅同两位平江在京的博士余龙文（团中央管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余龙武（人民银行货币金融局副处长）兄弟来，谈当前金融形势等，许多重大观点相似，谈得很高兴。“平江有人才”也。

石明仪电话，文集事须我写一封请约信。

《孙大光义卖画册》当代名家几十幅，一生收藏全部捐献家乡教育，特告知玉珍。

1999 年 11 月 3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几乎翻看报刊一上午。有毛泽东欣赏重用纪登奎长文等，文革人事知道太少。

《邓帝国》基本翻完。

感冒逐渐好转，今天有浓痰、浓鼻涕，快结束了。不敢游泳。

下午仍看书报。

《南方周末》电话要世纪文章。《同舟共进》电话，朱正将新干班《走过五十年》寄去，拟将我的序言搞［稿］刊卷首。当然同意。

王光美着小保姆送来一条活鱼。应当送她书两本。是否愿同我谈谈“毛刘关系”？今年在医院时曾向她提过此事，似未拒绝。

————————————

国企三条死亡线：

1） 内部员工流动和淘汰率低于 2%。

2） 内部分配，工资——奖金比例低于 15%。企业最好是四六开，六成是活的。

3） 中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只占全体职比，低于 10%，形成不了相互支持与良性循环。

1999 年 11 月 4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

罗西北、赵士杰夫妇上午来，带来当年苏联烈士子弟同李鹏、邹家华相聚的照片，在邹家庭院中拍照。有林汉雄、韩模［莫］宁、{贺光辉}、刘虎生、崔军等，都是夫妇同行。可惜我没有从正面探问相聚情景，反而一开始就谈起六四来，105 人的状诉，使他们口塞了。谈起女儿同张铁铮儿子（女婿）的打架又言归于好，铁铮夫人之不会理家与照顾好丈夫，以及李鹗鼎终于眼睛失明，不认真治糖尿病的后果。西北仍未能当成工程院士，钱正英、潘家珍［铮］一言不发也。咨询公司来了个屠某，很是霸道，何格高、西北等已退，要设法保留专车（有求于我）等等。我告知《水利报》上钱正英长文，三峡有泥沙问题、环保与移民，为自己留后路！

宋晓梦来，两本作者赠送的书：《回顾与展望》港版（作者为贵州社科院副院长周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及《笑比哭好》，康笑语的读书漫画，比黄永玉更别具一格。说《其人》反映甚好，贵州让省领导看了，认为应多加宣传。

1999 年 11 月 5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翻看报刊。开始读《回顾与展望》，从慎之处取来的一本应当还给他了。

薛京一早来，一起到办公室。将齐白石儿孙致江主席信转去，我附了一信，说明孙子到家中，并提到齐白石纪念馆尚未建立事。给储波转去永兴县农民告状信（学校滥收费用，影响学生入学），给石明仪请出文集，任责编信。

午餐时女副部长主动告知，小赵工作户口事已交办。到文津街洗了个热水澡，不敢下池游泳，感冒后期得小心。

早晨浓痰、鼻涕甚多，晚上咳嗽玉珍过来观察。——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1999 年 11 月 6 日（星期六）多云

三点醒来，睡不着，三点半起床。翻报刊，继续看《回顾与展望》，是一本有资料有见解的好书。

胜利上午来，手谈到下午，似觉自己懂得进攻时不忘实地占领也。小多一家来，晚餐很热闹。

下午黄新亚夫妇和一装修公司头头来，要为“新居”安装好的顶灯。送飞龙二只。谈那位“几百亿”人物事，不能盲听也。

1999 年 11 月 7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翻看报刊。读《回顾与展望》。

上午玉珍为我理发。

胡昭衡儿媳送来胡的三本著作，均港版。《李欣诗词集》、《李欣杂文集》，权延赤写的《天津市长》大概是儿子经手在香港印行的。

仍旧多痰，浓鼻涕，昨夜睡得很不安稳。是否 5 日下午不该去洗热水澡？

小妹来电话，问妈妈身体，忙忙接话，要外公的字。

1999 年 11 月 8 日（星期一）晴

仍有痰咳和鼻涕，睡得不安稳。两点服眠药，大概四点后才又睡着，六点半起床。一早玉珍陪我到医院，看了内科，照片、查血均正常。又看中医取药四付。到五楼看了昏沉中的胡昭衡（靠静脉注射点营养液）。遇见光远、刘春等。刘谈 48 年哈尔滨开的内蒙高干会，高岗的报<告>原以为马洪写的，后来才知道是我写的。他对高岗事件的关键问题并不知悉（毛中意高为接班人）。

薛京千字草稿交来，难以交稿也，还得另写（为《炎黄春秋》）。在医院还遇见周太和，说夫人（王淑静 73 岁）去世了，说“都是秋风落叶”了，脸色很不好，他已 85 岁。

1999 年 11 月 9 日（星期二）晴

睡得很不安稳，痰咳、鼻涕。六点起床。

睡不好，为忙忙吟得四句，早晨又作修改：

海阔天高任所之（古人诗“任鸟飞”）
杏林彼岸出墙枝。
学医尤靠心灵美，
放下针筒奏妙词。

忙忙求字，以此四句并书秦城旧句咏兰相勉。

整天咳嗽，鼻涕不已。玉珍很是不好。递水倒痰。

李郁电话，同友谊出版公司已经谈妥。

为北大“孔子2550周年书画展”两长幅：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凡学术之邪正，视其为人（苏轼）。学贵心悟，守旧无功，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张载）。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不迁怒，不贰过。过则无惮改，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国语）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老子）居马上者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史记）为国者当务实。正其纲纪治其法度。（苏辙）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国语）。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国语）。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韩愈）。谔谔者福也，諓諓者贼也（盐铁论）。士穷乃见节义。曲生可乐，直死何悲哀（韩愈）。

1999年11月10日（星期三）晴、多云

昨夜上床时服眠药，睡得还算可以。夜半有几次咳醒，没有惊动玉珍。

六点起床。整日在客厅沙发坐躺，翻看报刊。尽量多喝水，包括中药和煮梨子水。

午睡一小时。

薛京电话，上午部里开三讲大会，曾庆红动员报告，大话套话多。陆沅也电话，说一字提及腐败，太平盛世也。发了两张表，个人填写，鼓励她讲点真话。她也看到李慎之国庆的文章了。

邻居老刘告知胡昭衡已于昨天去世，家属认为如此抢救毫无意义，遂予停止。王鹤峯老人也已去世，这都是预料中事。这栋大楼古人稀矣！

1999年11月11日（星期四）阴

昨夜仍折腾得厉害，玉珍几次起床招扶。

上午任小彬与崔武年来，谈形势颇悲观。说毛、邓是一代巨人，不管有多少问题，但要继续学则是侏儒矣。崔写了在青干局“八十三个月”的一本书，自居“体制中人”，写真事真话，“以身试法”，真名实姓。下午在医院遇见志民，谈起此事，志民劝过他，弄不好引起法律纠纷。因六四受过处分，被“另册”看待，很是不平。

1999年11月12日（星期五）

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

上午上海姚以恩（文史馆馆员，原来学俄文，搞大百科）送来王元化的文集《清园文稿类编》共十种，属于各种著述的精选本，繁体古籍线装，一种纪念版本，有布面函套。姚赠我《咬文嚼字》二本，过去没见过此刊。谈了一两个小时。大概是元化的朋友，已72岁。托带元化书三本《直言》、《诗文选》和《其人》，也送姚三本。

还是咳嗽。下午玉珍陪我到医院，看了中医、内科，取药一大堆。

1999 年 11 月 13 日（星期六）间晴

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上午长寿街吴正湘（镇党委）并文彪（平江人，下海，长沙太阳娱乐公司）及合作者香港女经理邓晓蓉（北京西静园公司，搞投资的）四人来。长寿镇乃“将军之乡”，要我们这些老乡支持长寿成为榜上有名的小城镇。只好写了几句话。他们搞了照片简历材料，文字内容都不规范。同他们谈了点方维夏历史及如何回顾历史。问他们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是什么，经济是基础，还要靠什么，都只能答“科学”一条。于是将［讲］民主、法治的大道理。随后李劲祥与湖南古汉公司总经理曾巍巍（养生精行销全国，送了大袋）三人来，送花篮。也同他们谈人类进步根本道理。

1999 年 11 月 14 日（星期日）晨多云间晴

三点醒来小解，睡不着，只能闭眼，五点起来在客厅坐着想那篇短文究竟怎样写才好。整天精力不能集中。翻看报刊。

上午同胜利手谈一局，大胜变小胜，未能守先。

中午没有休息。午餐后觅觅来小坐。在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与轻工学院合并）读旅餐业大专。功课尚好。语文教员不及中学的。交学费 3500 元，住宿月需 200 元，伙食约 2 至 300 元。下午两点许医农来，带来些可看网上资料。谈沈昌文其人，典型上海宁波人，做出版正事（将三联成果转入辽宁教育社），有“痞”的一面，经济厉害。《出版广角》五十年特辑，刊有“难以忘怀的 100 种书”，“10 种社科读物”中，《庐山会议实录》列为第一种。

上午雷霞来。周伯华三讲过关后，又催法院等派人来京。带来威盛公司信，要我转肖扬。

1999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翻看报刊。

上午薛京、小赵来，将车库余下的十来个书箱搬上来，现在是无力打开整理的。

交薛京的任务，整理“左王”20 年反胡（赵）的材料，似尚未动手。于是说他是“自投罗网”，原来已经解放调出，重新回来不能太无所事事也。

美国《Time》寄来 250 元美元稿费。大概是关于三峡或庐山会议（？）给过一篇短稿。

1999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二）晴

夜晚仍有痰咳。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并整理杂乱的桌子。

接到益阳胡坚的信，又要我为他的诗集、传记题签，并让儿子写条幅。同李荣光通电话，告知难以应命。荣光说，其诗集只有一首可以，儿子极为骄傲。我为平江李氏宗祠写的字，他还没有收到。由此想到 10 月 25 日写的三副字（浙江钱明锵来电话未收到）都没有发出去。同薛京电话大发脾气，他才承认前几天寄出。如此不尽起码的责任，会误大事的。幸亏还不是时间性特强的信件（平江的字有时间问题）。整日为此不快。想到薛京私生活硬闹到妻子非离婚不可，恐怕生活缺点确实使人难以容忍。

同金永堂电话（来过信），请他看钱正英 9 月 28 日在《中国水利报》的大文章。

上午王鹤峰、胡昭衡告别式，玉珍不让我去，怕加重感冒。这次拖了半个月了。

让小赵从许医农处取来《历史的先声》，集抗战期间，《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我们批评国民党专制独裁，呼吁民主自由的种种文章、讲话，很有历史价值。

1999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三）晴

昨夜仍有点咳。两点半服眠药，久久入睡，六点半起床。服一种“金嗓子喉宝”含片较见效，下午痰咳见好。

上午金永堂来，送来在国外发表的两篇三峡文。他已看过钱正英文，认为想推谢［卸］责任。他常住悉尼儿子家，有计划周游世界。去过夏威夷，看见过张学良，精神甚好。回国两个月，空气不适应，感冒两个月不好。送《其人》，正在找不着也。回去后又来电话，要送我《南方周末》去年登过的三峡移民问题文章，说李伯宁“开发性移民”80%后靠，根本办不到。每人半亩地，垒起坝没有土壤。

上午薛京来，10 月 25 日三大件信都没寄出，忘记在抽屉了。质问他到底一天做什么？难怪老婆离婚，只能接受批评。交他四本有关港版书，一个月内写好“二左王”20 年的“罪证”（反改革开放，整胡赵等）资料。

小赵送金永堂回家。

收到金永堂寄来的《南方周末》有关三峡移民报导并去年九月廿七日关于水利部领导问题致朱镕基信。

1999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咳痰又减轻。翻看报刊。

上午韩钢来，谈了一上午。自朱佳木来后，感到党史室已无前途。王刚对档案馆控制极严，已经看不到什么资料了。写的文章皆空洞响应形势。中卷是宋平枪毙的：应当写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光辉成就，大概是对 20 年“左”写得太过了（建议将内容分开发表，国内不行即到香港发表）。8 月郑州会议除邓左、宋平、李力安、于若木、袁木等，还有吴冷西，主要攻击两个大右派：胡绳与龚育之。可能同中卷也有关系（胡绳讲毛是民粹主义者）。郑惠处境艰难，《百年潮》主编保不住了，党史学会副会长已拆[撤]。乔木是自觉“主持笔政者”（光远拒绝到研究室），苏灵杨骂为“白衣秀士王伦”。最近民谣：毛对知识分子过不去；邓对青年学生过不去；现在对老太婆过不去（法轮功）。午饭后离去。

下午开始作字，周笃文让夫人来，取去周莊写的对联，要石刻也。

为北大办的孔子 2550 年书画展作字，到底选哪些孔孟语录，多日来翻书，定不下来。北大李中华（哲学教授）寄来两页语录，有《西铭》等。今天大体定下来。

1999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五）晴

两点半服眠药，又睡到五点。起床即开始作字的准备。几乎劳动一上午，为孔子书画展写了两长幅，80 字到 100 字左右，并赠人短条幅六张（玉珍后又命我改写一长幅），两长幅各改写一遍。极累。

下午二点李教授来取走，又临时为王守常教授书一幅，忙忙的请代为装裱。李的夫人与儿子在巴黎，他两边住。

三点玉珍陪去医院，仍继续吃中药。

周笃文送来网上二件：鲍彤谈话，李瑞环九月在陕西讲话，胡启［啟］立等　人（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同朱镕基谈话。

1999 年 11 月 20 日（星期六）间晴

五点不到起床，睡不到六小时，中午亦未休息。

上午郭全胜来，三讲已过关，坚持留在人才中心，这是自己一手创办的事业。读完《其人》，说中组部工作写得不够，“胡杨泪”事件影响极大，知识分子感到真正的关怀与被重视了。谈民谣：三个过不去：毛对知识分子；邓对青年学生，江对老太婆（法轮功）。又：轰轰烈烈搞三讲，认认真真走过场。问题出在前三排，根子还在主席台。小多一家，胜利、金利还有朱嫂，中午一大桌菜，晚上涮羊肉，同胜利多盘不终局手谈，皆不利也。

下午李仁溥夫妇来，送菌油、剁辣椒、腊牛肉等。代人求字。看了《其人》。

1999 年 11 月 21 日（星期日）多云

五点起床。继续看资料。《炎黄春秋》必须交卷了。上午胜利一家，小玲来。秋林长高了，很是文静。一起午餐，颇热闹。

下午易长林同一个老职工（湘潭电机厂）来，为资源委员会 70 多人离休费事，湖南不予解决。给老干局写了一信，由玉珍接谈。此人总是破门而入，不先打招呼。

1999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一）晴

四点起床。睡不到六小时。为《炎黄春秋》千字文（2000 年第一期）落笔（还剩一个尾巴）。开篇提出二个问题：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优劣胜负，人类社会进步究竟依靠什么？用简短语言解答问题。上午熊清泉等四人来（有“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彭海华），送土特产。找了温家宝，批准该公司。朱镕基谈湖南抓好袁隆平与张家界，就能发财也。威盛公司事，熊同肖扬谈过，不拟找尉建［健］行了。周伯华（还有杨正午）调离，湖南事才好办。下午姚监复来，在哈佛住了一个月，美国友人都关心我。那个薛君度为挽回影响，向人民大学捐了 100 万元。他去过台湾，开放得很。有人写文：“打过毛一个嘴巴”，写 1919 年在北大图书馆事。

1999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二）多云、大雾

睡得不错，小解两次。六点起床。上午将定稿推翻重新写过，觉得可以了。题为“迎接新世纪要四讲”。

上午蔡德诚来，给我鲍彤文《中国的忧思》，说赵很赞赏。还有李慎之文，已上网。看到最近一期《同舟共进》所刊我的卷头短文:“为知识分子定位”,很是赞成。还谈到他自己谈民主科学文章的影响，萧蔚彬说是多年想写而未能写出的。送《其人》。

下午两点到办公室。“四讲”复印交方实。薛京也感冒了。玉珍也觉得感冒了。

华盛顿的亚洲电台来电话，见到《世纪之问》我的三峡文章，要访问我，只得拒绝。

同蔡还议论到“痞子问题”，那个指挥一切、垄断一切的“舵手”就是个“大痞子”，从来就喜欢“痞子运动”。

1999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三）大雾

五点起床，翻看报刊。方实回电话，改正几个字，想加的一句（“你死我活”前加“经过几十年”）我意不要加。又重读了几遍，“四讲”好也。

上午安徽人丁人卜（写过“无为灾荒”，我回过信还过条幅）来，他不说起，当然忘了。他的书寄来香港，改了刺激书名，可能引起麻烦。一起照了个像（此类事无法避免）。

长沙寄来熊刘黄三人致肖扬信，立即转去。

上午段飚来，谈大京九修建经过，他大力促成。原来煤炭都要搞管道运输，几乎被国务院通过，他极力反对，才修大秦（对大秦他也有意见）。送我《大京九纪实》报告文学，60 多万字。内有一节写“狂士”段飚。

自己洗了个澡，许久没有去游泳池了。

1999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四）雾

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

上午让小赵来，帮忙将北屋、南屋未打开的书箱一一打开。将拟送平江的三箱书装入放到车库。要花几天时间装进南屋书柜。哪些送给平江，以后再慢慢清理。齐白石的题诗“餐菊庐画册”也找到了。

胜利来吃午饭，中午没休息，手谈几局，大赢一局。我老诲［悔］棋，自谓“研究”也，有些简单公式太不熟悉。

徐世长又寄来一叠资料，又寄总理的，90 岁坐轮椅之人，经常忧心国事。

下午李志民来，谈青干局当年所做事，带进一种清新空气到组织部内：如何挖掘人才（发现是已经表露出来了的）。崔武年是一干才，但意见不定全对，盛气凌人。曾告任小彬（离职时），要能说“不”才能实现领导（应当说是从反面判断）。请他写点材料与我，以备“口述传记”之用。谈到此次入关谈判之艰难，关键作用在朱，但要表现是江在把舵也。开过有关领导和胡锦涛、丁关根参加的会，然后常委会决定还是“进去”。原先有“十三年都没进去”之意。克林顿也起了作用，互相作了让步。入关后，就必须跟着世界前进了。

1999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五）晴

睡得尚好。五点起床。上午整理南房书柜，刚归拢一两格书，就累得不行。一个长寿街人不告而入（打过多次电话，拒绝了），说是一个学校经费找教育部，方强不在，没头没脑，又是父亲原新四军认识袁仁远（袁早已去世）。用几句话送走了：现在三进，反走后门也。“平江人真麻烦”！赵石秘书两次电话问胡昭衡家电话（中午也来电话）。

下午同玉珍、小赵再到集美家具城，买回一个鞋柜，一个窄的高书架，正好放在南房门背。同那个女售货员大吵了几句。今天算是双腿与口腔运动了也。

1999 年 11 月 27 日（星期六）

五点起床。收拾南房书柜。不到一小时极累。上好眼镜螺丝。近年来，人家赠送的书甚多，大都没有翻过，总得有一个松快的时间翻书。从身体来说，我现在的情况在这个年龄层应属上等，身、心两佳也。

胜利来，手谈到夜十点，玉珍过来将棋盘抹乱，只得作罢。

程湖下午带爱人吴如蕊来，原是学舞蹈的。已调兰州开发银行分行，身兼三职（人事处长、组织部长、团委书记）。30 岁当了处长，颇得意也。这次来京开会，自称股票专家。留晚餐。

1999 年 11 月 28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翻看报刊。玉珍又犯心脏病，终日不乐。胜利一家来，几乎下了一天围棋，结论还是毛病不改，过于强攻，偶而［尔］大胜也。

李劲祥送来他主编的《史记》故事丛书，“后记”，将我的名字也列入。

1999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一）晴

睡足了六小时。五点起床。整天刊报刊，才知道易培基故宫盗宝案原来是张继夫妇的陷害，易含冤而死。当今怪事：16 岁青年，父亲是农村致富娇惯儿子，学会开汽车乱闯，与女友交谈生气，竟开车闯死伤十多人死二人！廿一史记是能源大问题世纪。读“李玉玲特别的女人”，更相信我的一个概念：企业家中会培养出大人才，而机关只能培养奴才（驯服工具也）。西德揣上了东德包袱。

接湖南诗人伏家芬（杨开慧是她的姨妈）的投诉信，因贬低毛的“蝶恋花”词而引起的笔墨官司。

1999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二）

三点醒来，不能入睡，四点起床。翻阅报刊。

玉珍到复兴医院带［戴］上毫克，昨天她整日不适。

20 年来积累的书籍、资料、刊物太多了，必须下大决心总处理一次，否则体力日渐不济，以后想做也做不了。

上午吴亚峰破门而入，自称是吴满有的侄子（在火电系统工作过，说是“陕西供电局长”，参加过 59 年批斗我的大会，还记得方深的发言）。谈吴满有平反事，早提出过，马文瑞不办。看来只是想见见我这个人而已。

下午刘型夫人程宜萍同女儿刘松柏、女婿梁汉平（还有另一人）来。送我刘型的《黄洋界保卫战》（回赠《其人》）。程已 89 岁（刘 93，81 年去世）。说读了我的《毛早晚年》等，认识才加深。梁汉平谈徒步探险家刘雨田事，已走了 15 年，塔克拉玛大沙漠南北三次，这次要东西穿过。刘已 58 岁。他们在作后勤支持，包括直升机。说刘不同现职者打交道，想来见我（看来程来看我，是女婿为此事安排的）。

梁汉平谈到《毛早晚年》一书给他影响很大，给人送过。王鹤寿也要去一本，认为王不能接受，可能作过负面反映。

1999 年 12 月 1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翻看报刊。

上午写那个百字文，可以几个方案，又不定写出也。

下午薛京领米脂县县长甄达梅（女）等四套班子头头来，为职［织］女渠修复要 600 万元。连续三年干旱，只有三分收成。这个渠是 1939 年国民党修的。同他们谈市场经济，土豆可以增值十倍，日本人将我们的板栗壳都收走了。出外打工者少，定要消除土气。还将最近两篇短文唸给他们听，从而谈到陕西之土，条件之优越。83 年到西安换班子时，建议有一个文史副省长，管旅游开发，科研单位全国第二位。临走时，说“都穿的西装，头脑不西化”也。都大笑起来。

陈荷夫同时来到。他写了篇读我的传记后感想文，提了些意见。似主见很深，极言自己一生如何受左的排挤。其时保定的吴宗熿又带来《教育是什么》一书，请予介绍也。

1999 年 12 月 2 日（星期四）晴

五点前起床。几乎整天大清理，将没有打开的綑件都松开，初步处理：不再保留的全放到车库。书房已摊满一地了。

雷霞午间来，带来熊、刘、黄、齐振英（原省检察长）致贾庆林信，威胜公司邹建华案暂缓办理（雷听说杨正午直接找北京谈了）。湖南副省长周伯华已找黄道奇谈，公司诉讼省招商局案调解办理。下午

让薛京、雷霞去找强卫秘书，我给强信，说明我支持此事，因威胜乃高科技产业，湖南引进外资不多也。同刘正、黄道奇、熊清泉等通两次电话，从强卫秘书处得知，湖南来人后，强已批示邹案即办，且增加二年监禁。他们求我找强恳谈。熊竟说“忍［认］输了”（我责备他们不强硬，应当找杨正午晓以厉［利］害。否则一起到北京来告御状）。

将米脂县修渠件（要 600 万元）转水利部汪恕诚，附自己的信。

下午朱正来，带来兰［蓝］英年赠我的书《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谈他的“反右”书已被认为是抗［扛］鼎之作，有此一本即观全景了。

1999 年 12 月 3 日（星期五）阴、雾

五点起床。翻看报刊。

上午陈砚发等四人来。陈因“经济问题”被收押了十多天，问题很快弄清。{他}负责岳阳开发区，现为定为“国家级”来京活动，找老同志签名（玉珍后来告我，给 2000 元签名费，硬退不成）。陈谈到被关仍气愤不已。给他们唸了最近两短文。

下午恢复游泳，400 米。

1999 年 12 月 4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胜利、满起、小多帮忙，算是将南、北两屋的纸箱与地上的书籍杂件清入柜中，并五箱置入车库（拟捐平江）。南屋八书柜架书，哪些捐出，待下一步再清理（已有多箱放到部里）。杂件也有一大柜，待慢慢整理。我一生好书，又好积存资料，老来不改，无力应付了。

下午游泳 400 米。

周笃文电话，深圳 12.28 日会期不能后移，春节后去也欢迎。又告我下期《中华诗词》有人写文章介绍《龙集》，说我是当代李杜。

雷霞来，刘正电话，他们只能要求“邹案”缓判。

1999 年 12 月 5 日（星期日）阴

四点醒来，后又睡着，六点起床。翻看报刊。随看随忘，以后要想办法，只看必须看的东西，时间有限。胜利来，手谈输多胜少，瞎攻老毛病不改。

雷霞来，弄清楚是中纪委名冯光（付［副］处长）从中起坏作用，从湖南到北京，帮助香港另一商人搞垮威胜的邹建华，对法院起作用（问张华，冯是监察部的）。下午强卫来电话，说明双方高层有活动，他们依法办事。

张长江夫妇来（先到杜老家）。留晚餐。这次脑血栓（95%危险），老天爷有眼留人也。杜说，江表示打了三个胜仗：科索沃、李登辉、法轮功，中央成熟了。

1999 年 12 月 6 日（星期一）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翻看报刊。将北屋书架整理，放字帖、书法集与作字工具等。

雷霞来，将熊等四人致尉健行、强卫信并威胜公司揭发冯光等件交我，都写清楚了。下午到办公室给尉、强另写信，说明支持原因，一并寄出。

廷栋、小曾、韩虎林谈资料事，29 个省市稿已交齐，文字部分也已就绪，地方部分由杨小池负责，可不看了。中央文字部分大家看后即可定稿。

魏久明寄我邓力群 9.4 在郑州讲话稿，提出反“四化”：私有化、西化、分化、腐化，并代表宋平、陈舜瑶也（这四化是马宾说的）。

1999 年 12 月 7 日（星期二）

没有小解，一直睡到五点半。昨夜梁汉平电话要为刘雨田题字，床上得六句：

风险踩脚下，世上无难关。
超人超极限（千难又万险），悠悠十五年。
最后一横越，塔克拉玛干。

雷霞来，将致尉、强信复印件与她，并催薛京问两人秘书。

下午游 600 米。吃饭胃口较好了。

六句定稿为：

凡险徒步穿，苦难生死间。
超人超极限，感悟十五年。
最后一横越，塔克拉玛干。

1999 年 12 月 8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翻看报刊。继续整理书房杂物。

上午安锦山（安克诚女儿）与朱军等四人来，录相采访。1979 年后鲁布格引进外资，我是坚决倡议赞成并贯彻的，当时部内多数反对。他们找到原始记录。从 79 年复职后谈起，问起我为什么有此种超前认识。谈到水电创业之不易，在夹缝中奋斗情况，几大战略布署：成立总局，一五上几大水电站，成立七大勘设院（办几个中技校），水力资源普查，黄河规划贯彻综合利用思想，官厅开始同水利部的争执与争取，三峡论争，79 年复职后的情况。一直谈到十一点多。

下午游 600 米，尚不觉累。晚餐吃得稍多一点。

玉珍今日较正常，做室内劳动。

清理杂物、资料总有点“体力”劳动，然而稍一动作，就呼吸短促，乏力之至。如何是好！

1999 年 12 月 9 日（星期四）晴

五点醒来，睡足六小时。翻看报刊，慢慢整理南屋。上午周世田来，他从香港同几位大陆下海者创办亚洲电网信息公司，股票上市后，马上几十上百倍，工作人员成为百万富翁。经济、科学、人文（利用报刊）等等，无不纳入，算是超前企业。说米山为了得到一套房子，耽误十年时间（进中南海而未下海）。午餐后离去。

为刘雨田书奉六句，写了四张才写好。

下午游 600 米。遇西北夫妇，读了《其人》甚有感慨。大骂钱正英（与李伯宁联合），竟想夺水电之功。他们从云南回来，小湾已立项。送我一大把云南花卉。

将《十五大有感》、《世纪颂》两七律寄《深圳周刊》“百人百言说百年”，并 50 字小传和照片。

晚上田绿萍带儿女来，为了她在十堰市的房子问题，地方作难“不卖”，她在北京住处太小。向傅思和写了封信，看能否起作用。女儿在武汉小轿车厂。说秘书们随便要车，吴邦国的就要去一辆，十多万。小珂则说国企无望，下岗 2500 万，1 亿劳力无出路，包袱十分沉重。

尉健行秘书小韩电话，我寄去的威胜公司信件从另一秘书（王伟，薛京电话时态度不好，说尉即出

差，处理不了）取来，已批示曹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何勇办理。

1999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五）晴

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上午作了一件事，将《南方周末》约稿（“千百年眼”）写了篇千字文，题目是“要总结这二十年的经验教训”。下午寄出。

文献室林欣（湖南人）带儿子来，一本书签名，还要照像。张扬有介绍信。这位女士过去来过。

下午游 500 米。到长安商场买了个日记本。

雷霞来，说熊清泉认识曹庆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中纪委常委付[副]书记，湖南人），这样就有希望得到公正处理了。

1999 年 12 月 11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

上午安徽欧远方二人来，开陈独秀诞辰 120 年会，出全集并修墓（还出李鸿章全集）。漫说陈独秀其人，大革命失败责任完全在共产国际，决不去苏联，晚年对斯大林的评价，都走在前面，还有学术著作（陈立夫甚重视）。杨纯来（欧认识杨纯，淮北老下级，谈杨当年名陈伟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女扮男装带兵打仗）。他们多年不见，当年欧只 16 岁（现 78 岁）。杨决不愿写回忆录，骨灰不留，看破红尘也。朱九思电话，长谈南水北调中线之不当，安阳理工学院负责人极力反对。朱正来，留午晚餐，给他《金瓶梅集》。谈杨绛文章一对“革命男女”（林菲）事颇详。

梁汉平来取走赠刘雨田字幅，留下崔新生《中国的极限》，谈政治改革书，很尖锐。欧赠《两闲集》，夫妇诗词书法合作。

1999 年 12 月 12 日（星期日）晴

睡到六点 40 分起床，空前之举。午觉又睡着一小时，晚上观电视时又睡着。玉珍甚感惊异，我则觉得是真老了。

上午同玉珍到人大会堂云南厅参加老龄协会等主办的迎澳门回归纪念会。同保育钧（工商联副主席）坐在一起，原人民日报的，秦川老关系，有共同语言。极言耀邦不会用人。王光英甚风趣，让程思远讲话，“有钱难买老来瘦”，能活 150 岁。文艺节目短小精干。遇总政干部部长（都是读过我的书的也），部队渐老化了，周克玉在旁边，不如周上任时情况。送宏运走毯一条，可锻炼脚心也，每天走十五分钟，两次。下午翻看报刊。

1999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一）上午小雪

五点半起床。窗外下起小雪了，多么想看到一场大雪，像莫斯科一样。

整天懒散，翻翻报刊与自己旧作。

雷霞送来两盆花草，文竹，另一种不认识，讲究的花盆。她说是别人家装修，要来的。晚上玉珍估计是市场买的。熊清泉同曹庆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通电话，曹还没接到尉健行的批件。这就有些奇怪了。

1999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昨夜有痰咳。

决心清理南屋书柜杂件，但一动作即觉气短。玉珍甚感不安。下午曾吸氧 20 分钟（氧瓶气已久久漏光了，明天要去医院换瓶）。

雷霞晚上来找王怀安，谈湖南威胜问题，王的意见还是要找尉健行才便于解决。

1999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三）阴转晴

睡到五点半起床。昨夜没有痰咳。起床后仍觉气短疲劳，稍一动作即觉不支，要躺、坐休息。

上午玉珍同我到医院，心电图正常（换了氧瓶），也无哮喘音，这就放心了。去医院前量了血压，也正常 140—80，比平时 130—70，略高。

在医院遇见杨健生（他知道当年帅大姐极力贬低他，是我保下来的）。谈湖南班子情况，王茂林有问题才调走。又谈到赵杰兵情况（已外调国企党委，部内民意测验未过关也）。及我住房与周末外休等（现住房面积已低于标准）。

近日电视观“田教授与 28 个保姆”，社会百态，很有意思。

1999 年 12 月 16 日（星期四）

五点起床。翻看报刊。

上午上海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王元化的影碟片，明年一月在上海开中国文化研讨会，邀我参加。略谈我对传统文化的看法，宣传我的四讲，走人类历史进步的共同之路，这已为几百年尤其这一百年历史所证明。

下午四点半到万寿路附近一家酒楼聚会，东家为广州“贝龙热力”设备公司副总经理孙圣鉴（在广州时去过该公司参观）。到杜润生夫妇、长江夫妇、秦川、王若水、李慎之、吴象夫妇、黄新亚夫妇、朱厚泽夫妇，还有环保局的牟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等，共两桌。慎之给我网上件（鲍彤谈话）和山东老人冯毅之的书等。

雷霞来，同尉健行秘书小韩通电话，给尉信件当夜看了，已批办公厅处理。说湖南四老要见尉谈威胜事。

1999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睡得不错。中午又睡着一小时。

上午荆中来，那天在云南厅开老龄会认识，在工商联工作（胡德平熟），由隔壁老刘引见，原来在电子部工作，多久就想见我也。王平的女婿，入民革，“异己分子”，定要多党制。对现状极不满，想当政协委员，便于发表政见。不久前上书朱镕基，谈政改等。就住在南街高楼。

下午游 600 米。回来觉累。雷霞来，晚饭后同去看望王怀安，谈从来不搞法治，一切党领导，人治也。党和人都应当受法律管制。黄乃来，谈李慎之已被管制，社科院传，“龙颜大怒”。

1999 年 12 月 18 日（星期六）

五点起床。读完《鲍彤答张伟国问》。说清楚六四前后情况，坚持民主与法制，可上断头台也。又看山东史若平给慎之信（赞成国庆文），并翻冯毅之《风雨沧桑一百年》第五册。这是一个真正的有心

人，凡有观感都记下来，已 92 岁（认识王醒）。

下午游 400 米。南屋清理表面就绪。

小多一家、小徐和秋林来，午、晚餐都很热闹。玉珍为南央一家回来买了许多菜。

晚上十二点南央和忙忙到家。她把我的两篇文章介绍给《当代中国研究》，得 600 美元稿费。谈到一点就寝。

1999 年 12 月 19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昨夜一点才入寝，同玉珍一屋。

与小妹闲谈美国情况。科索沃出事时，批美霸道，反问“为何来美”？答以有合理部分。魏京生等狂妄停留过去水平，靠吃基金。忙忙课余教几何等挣钱（一小时 15 美元），沉静多了。解释我的“四句相勉”和“杏林”典故。

美国硅谷已有 70%为亚裔经营，其产值占全国一半以上。社会福利日渐紧缩，失业保险金，一生五年计算。

张哲民来，读《其人》后，写了长篇读后感，要政治改革也。

1999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一）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小妹一家整天在外活动。

翻看《开放》9、10、11 三期等刊，有可读之文。李可送来三箱水果饮料。合作《新》报要的短文一直没写，将《杂谈人生历史》（改题《世纪之交感言》）长文送方实。

下午到人大会堂参加澳门回归招待会，38 席（共 4000 人），四人缺席，5 个李姓（葆华、运昌、东冶、力安）外加汪东兴。同葆华谈陈独秀彻底平反，出全集事，谈罗章龙事。劝老人少吃肉，大家唱得甚欢。同东冶（比我小四个月）干红、白葡萄酒各四杯。回家稍休息，七点半到体育馆参加各界大会，第一次见此场面，千多人大合唱，从颂孔子到现代舞，秦皇汉武服装。各界致词，都要带上“核心”也。胜利看电视，见到我干杯的正面像。

1999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翻看报刊并资料。

下午先到部复印鲍件（将书及件还慎之），三点到紫竹院席殊书屋，开 99 年好书讨论会。慎之、龚育之、李辉、丁东、雷颐、马立诚等 30 多人，光远来到晚。摆满一桌子书，只有《邓小平时代》等几本看过。挑选了十几本预购。发言时我补充《乌昼啼》，李辉建议《李锐其人》，我说不要列入，我已被“盯住”者也。我发言谈“要四讲”，及知识分子乃“人的头脑”也（两篇近作千字文的内容，略予介绍）。希望读书界注意研究、出版有关文革的书，否则当代青年都不知眼面前的历史，视“文革”为天方夜谭。还要多出版系统介绍资本主义的书。慎之说，四讲还要加“人权”一讲。我说此事敏感较大，实际上人权与个人主义、民主等分不开也。光远讲法轮功问题，中宣部有失职之责。还批什么唯心主义，宪法规定宣传唯心主义是有自由的。黄乃来告知社科院已盯住慎之（那篇国庆文：“风雨苍黄五十年”引起“龙颜大怒”），郑重转告，也不要太以为意。我们这些人还是我行我素。光远说八十多了，还管什么反映不反映。龚育之告我，《其人》看过了。我说到郑州会批他与胡绳事，他早知道，说事情没完，后台乃宋平。

1999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睡得尚好。翻看报刊。《开放》有可读之文。同小妹闲谈。从具体事例，写美国与中国两个社会的异同与优劣，从而看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前途，不再拘束于过去的教条成见。写切身体会，入情入理。

午睡一个半小时。下午吸氧半小时。为活动站有关澳门回归庆祝书条幅四句，来人取走。

香港回归又澳门，迎来两制结姻亲。
我楼老耄同相庆，但望神州日日新。

悌忠来，漫谈 IT 网事，年青人事业，不停工作思考，睡眠很少。从信息发展到金融、股市、购物，买汽车图象如临现场。

让悌忠看了慎之国庆文章，觉得很尖锐。

晚上看电视《28 个保姆》，小妹三人都大笑不已。熊蕾来，她们谈得来。

1999 年 12 月 23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睡得甚好。中午又睡着一个半小时。

上午到活动站看书画展览，同宋汝梦（人大常委法委）下围棋，请教性质，平手输几十子，让二子两盘，一盘输，二盘平手，边下边教我。宋是业余五段，金明下不过他。廖井丹棋风甚好。后又下两盘象棋，一输一平。今天过了一回棋赢［瘾］。以正为主，奇为负［辅］。守空占地为主，攻为辅。定式变化甚大。

下午游 800 米，稍觉累。遇郑惠，受排挤，约定来家一谈。

小妹与忙忙同金家二女到马场骑马，摔了一跤。

1999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五）晴

玉珍睡得不好。我也因腿疼时时醒来。六点半起床。

早餐后同小妹小谈。美国孩子 18 岁后全独立，受法律保护，学校功课成绩都属隐私，家长不得过问。刻苦用功不如中国人。

薛京来，给肖扬信转去。小妹三人到王府井等处购物，都在外面吃饭。

下午游泳，先送玉珍到张莉家。

1999 年 12 月 25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同玉珍谈苗苗一家情况。谈起玉洁，玉珍即难以制怒。

胜利与小多夫妇来。同胜利下围棋多盘，毛病不改。但有一局胜四十多子。马晓春终中盘战胜李昌镐一局。应买来《围棋天地》一阅。

下午游 500 米，人太挤。

小妹三人野游，整天在外。

1999 年 12 月 26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

上午到 24 楼参加活动站大聚会，成立周年。妇女们唱歌，还有银婚夫妇唱京戏。遇见史立德，云

老伴已去世五年，现同一外孙女同住。不到一小时先退席。还给我送来纪念礼物。

晚上看电视时，玉珍同小妹、忙忙谈玉洁无理事，“目中无婆”也。小妹谈玉洁筹划觅觅出国（去瑞士），被她劝阻。

1999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在客厅穿衣，以免吵醒玉珍。翻湖南寄来的《李锐诗词本事》，编者王德亚有信，字迹潦草难以认识。同朱正电话，说此人还是较好的编辑也。“朱正、钟叔河这样的编辑难得了”。先告他一事：“狱中吟”有多首绝句是针对毛的，容后补上。

上午十点到大会堂广东厅参加《曾志回忆录》的发布会，有多人来同我讲话、打招呼。郭锡权有名片，于晓波已 62 岁了，在石化系统。李普夫妇亦在，略谈。

中午两个电话，未能睡着。下午两点半玉珍陪我到医院，骨科看腿，右腿痛点注射两针封闭，并取药。

四点半到北太平庄二环路处，“烧鹅仔”宴聚，共三大桌，主人为李盛平、彭克宏等（彭是原马列所的，六四后秦城一年？）。到胡积［绩］伟、于光远、孙长江、李慎之、朱厚泽、秦川、郑仲兵、吴象、杜润生、蔡德诚、张思之、王若水、冯兰瑞，林子力等，夫人都来。科协的袁正光谈甚久，许多问题所见皆同（很久想来一谈，过去到过我家）。《财经时报》两主持人赠书刊。慎之又得（山东）冯毅之书一套，又带三本与我（差一本没找到）。谈起想草拟一篇对当今的忠言（如“公车上书”），几个人署名，有影响的。关于吴江（电话商量）建议，约几人为毛写一简要评价，也同若水、慎之等谈了。

1999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二）晴

睡得断断续续。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

上午黄乃同李大芳来。李一直负责盲人工作，同黄乃有四十年交情，74 岁，南下干部（上海同济学人文的），思想开放。我谈了些形势看法。送我北京《澄霞诗友选》，内刊有我的“八十自寿”六首（还有和我的作品）。他也喜写诗，但格律不大懂。当面将他的一首七律评点违规之处。还送我一本尽心（这位女诗人来过我家）的《学习格律诗词》，内有“韵部划分十四部”的资料。

下午去游泳时，张哲民来还书，并给我一信，鼓励“公车上书”。这倒是同慎之所见相同。

1999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三）晴

近六点起床。睡得尚好。苏仲湘编《野草》，要近日诗作，拖了很久。开始搜集，先抄纪念谭丕模百岁绝句。

上午中科院侯艺兵来（编社科系统学者图像集），给看照片并书“手迹”一段。此事不见其人，完全忘记了。谈到此事由胡绳定局，党史有廖盖隆、金冲及，龚育之。光远跟我一样，如有邓力群，即不愿加入也。有王元化，积［绩］伟未能列入，有李泽厚。

李普夫妇十点来，谈即去美国女儿处。沈容为治哮喘，鼓励玉珍定要去住一段时间。穆青夫人长年病躯，到美国一住，空气新鲜之故，病情好转了。从而谈到社会历史的进步，还得靠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两者相得益彰。中产阶级越庞大，社会越前进也。和平变化，西方历史证之。十一点到三门常大林家（常芝青儿子，主编《博览群书》），黄宗江、萧乾夫人文洁若已先来，漫谈并照相。常已成佛教徒（宗教信仰比共义理想善哉也），宗教［江］赠近作《戏剧人》，主演电视剧“已关机”。谈他的万言情书，“下级追上级”的故事。（宗江与李普三十年代初在青岛初中同学，李普高两班，萧军教过书）。

1999 年 12 月 30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整天不适，气短。玉珍为我吸氧。

上午小妹的小学同学王保平带儿子来，在澳大利亚公派公司工作，读过我的书，敬仰之至也。送《其人》一本。谈澳洲情况，上海人去得多，高福利，容易混也。

下午不敢去游泳了，体温 37.3℃。玉珍同我去医院，照了片子，查血，没有肺炎，乃上呼吸道发炎。取了中药等。

晚上李郁来，石明仪处尚无消息，大概向部里送审拖下来了。

1999 年 12 月 31 日（星期五）晴

昨夜腿部仍疼，再贴狗皮膏。五点起床。精神不佳，整天气短。下午吸氧。

上午力疾抄写这两年的诗作，以应苏仲湘《野草》之约。中午略休息，两点半始毕，共 27 首。

上午丁萍夫妇与儿子来，不及多谈。小妹、悌忠的朋友，他们接待。胜利、小多、毛竹来，薛京父女来，胜利请小妹一家吃陕北菜（民族宫后街）。小赵接李普夫妇去。我因不适，没有去，在家吃午饭。下午同小妹闲谈范元甄旧事。67—68 年范被三机部造反派专政过，么么住大姨家。解放后，小妹从青岛回，张臂拥抱，小妹没理会，因而认为“残酷”，永记在小［心］。被专政，还是庐山会以后机关抄去的那封信（对“大跃进”有看法，是张敖荣交上去的）。“敌对阶级人民内部处理”。这当然是我欠的债（留党察看两年）。谈到么么很是自私，想捞钱，向姐姐伸过手。小妹拒之。

韩钢电话，有些情况面告。

身体大概是有些问题了。近日简直不能多动探［弹］。

晚上观电视到近一点。江泽民等到世纪坛迎 2000 年。印象如国庆，如此摆场面，不顾下岗者死活。

电话拜年者甚多。周笃文电话，约元宵后去广东。

湖南出的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十五本，由朱晓（朱正儿子）带来，小赵车站接到，全部给小妹，让他家一家不要忘记中国传统文化也。

代灼姐示女：

青山作伴水为邻，树下长眠枕树根。
唯有偏怜遗恨事，弥留时刻最伤心。

——李南央注：此诗写在 12 月 31 日日记之后单独一页上。

1999 稿费收入

1 月	800	（《政治中国》）
	300	浏阳
2 月	500	零星
3 月	5300	《实录》补
	32,800	《反左文选》
4 月	500	《南风窗》
5 月	40,000	《南方》（4 本）
6 月	800	单篇文
	570	（港币，《乔木二三事》）

7 月	900	
	1000	“防左”一等奖
9 月	3000	（台，《卅岁前毛》）
	8000	《实录》三版
10—11 月	400	《同舟共进》光远书序
	300	
	250 美元	《Time》
12 月	450 美元	《当代中国研究》

二 00 年李锐日记

第三十二册/Vol. 32

2000.1.1. -- 2000.12.31.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81 年后日记录入说明 xii

二 000 年

1. 杂记 1
2. 2000 年 1 月 2
3. 2000 年 2 月 12
4. 2000 年 3 月 22
5. 2000 年 4 月 33
6. 2000 年 5 月 41
7. 2000 年 6 月 51
8. 2000 年 7 月 59
9. 2000 年 8 月 68
10. 2000 年 9 月 77
11. 2000 年 10 月 86
12. 2000 年 11 月 96
13. 2000 年 12 月 104
14. 2000 年稿费收入 115

中美双边贸易

1978	24 亿美元
1999	614 亿美元

中国人平均寿命

1949	35 岁
2000	76 岁

电台、电视台各	2000 多
报纸	2000+
期刊	8000+
年出版新书	10 万+
上网用户	1600+万户
万维网点	27000 个
中文域名	70000+个
移动电话用户	6100+万户

怎样才能致富？《百万富翁的智慧》（美，托马斯·斯坦利著）：1300 个调查表明，能力测验、学习成绩（包括学历）同经济成就并无必然内在联系。关键在具有创造性，脚踏实地、敢于冒险、勤奋工作、为人诚实、自我约束、善于与人相处，才是生财之道。现年 64 岁的索奈尔（一制造公司老板）只上过一年高中，24 岁成为百万富翁，利用碎布制作内衣和擦枪布。（2000.2.9《参考》）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导标新二月花
立片言以居要，收千里于方寸

秦城关押人情况（1967—1971）

共 501 人（之前原押 190 人）

省部级以上	69 人	司局级 200 多	
死（牢内）	29 人	伤残 20 多	
跳楼	5 人	精神病 60 多	

西部地区水能藏量	5.57 亿千瓦	82.3%
可开发水能藏量	2.74 亿千瓦	72.3%
天然气藏量	26 万亿立米	

世界水资源情况：

全球 1/5 人口得不到安全饮用水

30 亿人缺乏卫生设施，每年 300—400 万人死于水生疾病。

以上内容写在日记本的前三页——李南央注

2000 年 1 月 1 日（星期六）阴

七点三刻起床。八点早餐。小妹与忙忙到奶奶家去了（忙忙夜两点半始回来，在跑马场放烟炮，同金家二女儿及儿子等）。饭后吸氧。玉珍忙于做菜。午餐时送冯老太一碗红烧扣肉。下午老人和女儿来小坐。

顾健电话，谈社会保障之大成问题，医疗、养老、义教与失业，“公仆”权力却为所欲为，权钱交易，腐败难以解决（苏联将来可能比我们要好，将国产以股票分给国民也）。

下午胜利、满起两家来，胜利掌厨。苗苗一家、杨小玲一家、小妹一家大团聚晚餐。悌忠录相。我仍觉气短，食欲不高。忙忙同觅觅并谈不来，觉得觅觅不直率。苗苗工作两年一聘，算还未下岗。

晚上晓梦来，看了多封读者来信，其中贵州社科院周成启好几封，很称赞《其人》书及人。周即是《回顾与展望》的作者，对 50 年历程作了全面总结。

张小曼带儿子来，留下有关父亲（张西曼）和母亲的一些资料、文章复印件。

收到 12.29《南方周末》，刊出我的千字文《对“左”的东西决不掉以轻心》，共有 13 人文、漫画与书法（方成、启功）。

明月清风有价，湖光山色生财。——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0 年 1 月 2 日（星期日）晴

昨夜睡得尚好，虽几次醒来终又睡着。七点起床。

近几天断续翻看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基本翻完。是掏出心来写的，真实的心里话，不避讳个人隐私，许多痛苦的幽默，由于博学，引用古语、旧典都恰到好处。中华民族空前绝后的悲剧，从这样一位文史大家侧面录出，怎能不使人刻骨铭心！

小妹三人上午仍外出观音乐演出。中午回来。

满起、小多一起午餐，拍了几张照片。

下午许德勤来。谈三讲情况。关心自己职称。

收到《炎黄春秋》今年第一期，“世纪之交六人谈”刊出千字文：“迎接新世纪要四讲”。

气短今天较好，上呼吸道炎症引起，但望不是哮喘复发也（过去冬天不犯）。

晚上小刚夫妇与孩子来，孩子已上大学二年级了。同于刚也是三代相交。

李立群电话，告知她到深圳见到习仲勋，谈为高岗平反事。仲勋很激动，认为连陈独秀都平反了。过去还有“彭、高、习”的说法。高案应当平反。

2000 年 1 月 3 日（星期一）晴、雪

六点起床。翻看报刊，《光明》、《文汇》等今年都继续赠阅，各种赠送的刊物也增多，不下十来种。

上午韩钢来，谈党史室人事与“中卷”被宋平等批评而封杀事。留下“若干意见”复印件。迟浩田等多数人反映好，但曾庆红同宋平、邓力群沆瀣一气。曾还去看望过邓，使其激动，感激涕淋。关于《百年潮》有个批评材料，如何违反史实，观点不当等（抗美援朝，毛与莫斯科恩恩怨怨等），还指光远与我等名字。那个陈威在内部配合，调整领导班子。郑惠呆不住了。看来《组织史资料》到十三大，为何不到十五大，是同一发作也。《百年潮》材料传送中组部几位副部长处理。韩谈到宋邓等原先攻击“和平与发展”前途（同小平作对），阻碍进 WTO，两者失败；于是攻“中卷”、攻《百年潮》，攻胡绳与龚育之。仍攻意识形态这个老关口，这算是他们的“老行当”，但武器只有老教条与毛泽东也。

李辉等几个人电话，读了《南方周末》文，颇赞赏。我行我素度平生，愈老愈英雄到底。吃过午饭韩始离去，还商量了河南出《大跃进亲历记》改书名事。

不敢去游泳。气短转好转。

2000 年 1 月 4 日（星期二）阴，夜雪

六点半起床，睡得较好。

李立群上午来，谈见习的情况。单独同她谈到，当年是毛要高反刘，虽然高有错误，但并非反党夺权。交我高当年秘书赵家梁（已 80 岁）写的向中央建议为高平反信件。李已 80 岁，满头白发矣。她即拟去东北找郭峰、赵德芳[1]等谈。赵的信件主要写事实，写当年毛向高谈对刘之不满（不满刘之“右倾”，实为毛高之“左”），有一事过去从未听说过：毛让高查 1929 年敌伪档案，刘被捕事。

大胖夫妇来，留吃午餐、晚餐。他写好了十三岁前在湖南度过的童年（“献给外婆与姨妈”），有十几万字。大字打印，便于翻阅。一边谈一边看了一部分，许多细节记得很清楚。同小妹一起谈旧事，免不了要记几笔范元甄旧事也。

2000 年 1 月 5 日（星期三）雪

六点起床。八点还是阴霾未天亮似的，终于飞起小雪了。

早饭后，玉珍为我洗澡。

将大胖写的童年旧事翻完。写公公淋漓尽致。琬姐结婚后，对家桢（还有亲家母）之无理，实寡妇变态心理。宜粗不宜细也。笔墨尚好，写鲁立刚、李相群夫妇事有历史、社会意义。国民党上层人员很通人情，“阶级立场”不稳。有十多万字，如何发表是一难题。（只能在湖南想办法）

张敖荣晚上来看望小妹一家。同他谈邪教问题。太平天国上帝会亦邪教，文革时也变成邪教也。党非改善、改造不可。

2000 年 1 月 6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翻阅报刊。小妹上午带忙忙去看望钢琴老师鲍惠侨［荠］（鲍国宝女儿，庄则栋前妻）。

交小妹三篇千字文与《世界［纪］之交感言》（沈敏特访谈录，方实拟用，已打印好）。此长文又看了一遍，觉得应再加工，加一小段论市场经济。

午饭前吸氧，悌忠来，一起午餐。他们的机票已核实。

下午两点同小妹一起到朝阳公园，参加“草原部落”两系列丛书的座谈会（知识分子文丛与名报名刊精品书系）赠已出五本书。老辈只我与慎之（还有一位解思忠，国务院的），沈昌文主持，贺雄飞总结，让我先发言（讲我们这批老人都缠过脚是改组派，讲三篇千字文观点：知识分子是头脑，要四讲等）。其他发言甚多。钱理群讲 1999 年失语。曹思源讲唯一出路是私有化：过去公有制实为毛泽东一言堂，家天下。黄［王］学泰讲游民革命，阿 Q 抢洋鬼子。青年政治学院一教授讲“中”国知识分子，口中插一根梢，最大传统为不准讲话，但知识分子就是要说话。△讲，现在市场经济，今天到民间餐馆开会，比二位李老幸运得多。还有人批什么二代三代之不合理，无人能讲真话。李慎之讲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封

[1] 赵德芳：李锐此处笔误，应该是赵德尊（赵德芳是评书《杨家将》里的八贤王）。赵德尊当年被林枫、罗瑞卿诬陷为高岗的五虎上将之一，其余四人为：郭峰、张秀山、张明远、马洪。1998 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有《赵德尊回忆录》。——李南央根据业余党史专家温相提供信息注释

建专制主义，君臣关系。五讲要讲人权，一切落实到个人。自己也缠过脚，有过奴性。鲁迅的伟大贡献，摆脱阿 Q 精神，个人自由未完成即非现代化人。沈昌文赞扬贺雄飞，“影子出版社”（他复印了一篇文章）“我要出书”，这是出版界的新资源。

2000 年 1 月 7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四点即醒来）。翻阅报刊。小妹一家今天上午回旧金山，由悌忠弟弟驶车去飞机场。又给她两本书，《其人》和《实录》第三版。

上午九点到党史出版社开组织史资料会，审定十四、十五大的综述稿。雨亭、王明哲、杨小池、马石江、金松林、张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曾卓明、许德勤等十多人。讨论中主要为六四问题，只能按照当年大会文件摘要也，不加任何编者语言。我讲到十五大时赵有信应平反。这方面意见都是一致的。马石江讲到 20 年组织的变化，应当解决终身制问题，可是邓小平却自称是第二代核心，于是继承下去。不过四化还是有成绩的。全部通读，包括文字技术讨论。直到下午四点半始结束。会由廷栋主持。午餐有“霸王别姬”（甲鱼炖乌鸡）等，甚丰盛。

同广州刘音（女，新干班的）通电话，谢谢她送的画。

2000 年 1 月 8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翻阅报刊。

上午到新兴宾馆参加中华诗词学会办的“欢庆新世纪诗词座谈会”。见到李中权，1945 年到承德时，他是原冀东军区的政治部主任，几乎认不出了。送两首迎新诗词（老干部体），还有原副总参徐信坐在我旁边。我讲话，又从缠脚讲起。诗词是绝对要开放的，讲到永远解放思想。格律与缠足则不同。徐信同我谈诗词鼓励士气，还是要领导（我讲话谈到领导问题，搞学会组织活动好，但诗词难领导）。谈毛是大诗人。我说诗人要浪漫主义，但政治家不能浪漫。有一位科学院的孙克定，92 岁老人，唸了过新千年九首五古，最后一首：“展望未来事，谨慎乐观派。人类期明智，进步信可赖。”有同感。李元华演唱，风度如故。还有萧永义一首七律送我，字写得好。好几人来问好，记不起名字了。

小妹电话，平安到达。

胜利下午来，手谈多局，一局大胜。我太好杀了。

张莉电话告玉珍，江最近找机械部旧人（约 20 人）座谈，谈台湾问题等。有人提议何必那么频烦［繁］接见外客，不累吗。江不语。

2000 年 1 月 9 日（星期日）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五点小解后又睡着，七点半起床。多久未有之好睡也。

上午李公天来，怀念耀邦的文集在香港出版，曾志写的《耀邦在中组部》也出不了。催我的 4 月 5 日谈话长文。谈耀邦退下后见邓，邓两句话：想通了没有？对华国锋认识如旧？（耀对华宽厚）。下来后，两“左”王找耀批赵，答以要照顾好大局，保护赵。仲勋谈，他当面批评过耀的缺点，但生活会上却反对那种无端攻击。生平两大憾事：庐山会议和九大开除刘都举了手，不敢说话，佩服陈少敏。党校三讲，不涉及经济，郑必坚整理南巡讲话得宠，编三卷尽可能删去对耀批评（其实何必），乃做官之人。胡锦涛平庸，听话。

闫子祥儿子来报丧，父亲七日去世，心脏衰竭。谈长沙旧事，金明对闫不满，批马路修宽了等。

下午张哲民来，谈昨天江泽民约张学元（原轻工业部）谈话情况。张是浙大同学，江毕业后到上海

一食品罐头厂任工程师时，张是厂长，后江接任。江到北京后，夫人未来，六七年中常去张家，关系甚密切。电话中谈（莫洩密），由叶利钦辞职谈起，叶曾向江表示要下，没想到这么快。世界必多极化，中俄联合对美。美只看重中国市场（购买力低，也不那么看得起）。谈近来读了不少书（过去非读书之人），思考些问题，同西方领导多有接触（同布莱尔谈了不少）。想到斯大林问题，杀人太多，导致崩溃。张提到列宁当年搞布尔塞维克，两派意见不同，斯更不行。第二国际诸党和考茨基有道理（江听进去了，没反对）。中国是斯+封建传统专治（江听了颇惊异，没反对）。没购买力，农民穷。封建势力仍厉害，应当抓这些事。张去过台湾，台认为毛解决了民族主义，邓抓了民生主义，江应抓民权主义，这样可名垂青史。江同汪道涵谈过民权主义。汪说复杂，慢慢来（其人没魄力）。江说社义旗帜不能放下，搞初级阶段。江又问老朋友们情况，张说跟自己认|认|识都差不多。张哲民还谈到，江几件有功之事：一是邓小平到上海要钱，朱尚未肯定时，江同意了 30 亿，立即答应。（可能是时 86 年？）二是六四时，万里到上海，江做了工作，从而万里表态。三是解决《世经导报》问题。鲍桐［彤］到上海时，江阻挠鲍见万里。立此四功也。

2000 年 1 月 10 日（星期一）晴

三点服眠药，六点半起床。翻阅报刊。公家两份报（《人民日报》与《北京青年》）都送到家中了。桌子总是乱的，毫无办法。冯兰瑞电话，送我两本她的经济文选。谈李昌抓不住要害。告我家事，李昌自办公司，亏 20 万，儿女想办法。办武陵大学，向王兆国（学生）募 300 万。还要办一所小学，筹款等等。现只有找人陪打麻将，以助睡眠，否则半夜起来。

下午到闫子祥家吊唁。并同俞正声通电话，为闫女儿工作照顾事，俞说已知其情。

2000 年 1 月 11 日（星期二）半夜、整天飞雪

四点起床。翻看《杨小池报刊文选》，山西党史资料甚多，附录有《中华世界第一》300 题答，很是珍贵。他处未见也。又翻徐有［友］渔的《自由的言说》，有造反回顾。

将《小风波与大悲哀》诗及“六四”二首又三首杂诗寄苏仲湘（补上次寄出的 21 首），备《野草》之用。

又有本楼住户老人赞扬我的《炎黄春秋》文。

下午游 600 米，尚不觉累。多日未游了。

下午樊永固等北京医院四位大夫、保健部负责人来，家庭保健服务，了解病情与生活情况。不要有心理负担，我从未有过，却正好说到玉珍。樊大夫管了我 20 年，专业是呼吸道，哮喘治好，功莫大焉。为玉珍看了病历。

2000 年 1 月 12 日（星期三）阴

五点起床，睡足六小时。八点田方来，一起到万寿宾馆参加《炎黄春秋》迎新会。到七八十人，与慎之、方实、李之琏等一桌。杜导正谈办刊方针不变，“我自岿然不断［动］”，继续反封建，反个人崇拜等。发言的很多，郑惠讲了受压情况。我乘机支持《百年潮》，批沙建［健］孙这些“左”爷。胡绳能转变是大好之事。最后还建议是否大家签名上书。谈时颇动感情。还有“不要老莺歌燕舞，忘掉刻骨铭心”（杜特别讲到李瑞环谈不要忘记过去错误，已刊《人民日报》）。吃完饭已一点半。回家休息一阵，三点又到新大都参加席殊书屋发布“十大好书”的座谈会。第一为《遇罗克传》，有爱伦堡的，写托洛斯基的，《世界之问》在内，还有《羊的门》、国画。席殊现在尚不赢利，已向全国发展。《好书》刊物

受欢迎，这才是精神文明建设。我讲了几句。也谈到《实录》出版情况（乔木也做好事的）。晚餐时，钱理群、徐友渔、秦晖、丁东、龚育之、徐晓（光明出版社）等一桌，谈北大和出版情况，以及贺雄飞其人是要谋利的。

2000 年 1 月 13 日（星期四）阴 敦伦一次

三点小解后，睡得很不安稳。六点起床。这两装修工来返工整修，书房已乱。

九点到办公室。薛晓源来，谈朱镕基做经济报告时，关于国庆五十年，应当庆祝，不应讲怪话，没有花上千亿，花了几百亿，不该说三道四。两次提到社科院有个李慎之，一个学者不该这么说。又批评许多高层经济学家，干扰中央，宏观不当等。进 WTO，对内讲利大于弊，对外讲各半。丁关根说 1999 年是政治思想工作年，媒体要一致。给我俞可平主编的《中国转型的挑战——政治文化篇》一书，作者都是有名思想解放者（“异端人士”）。选有我的那篇《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出版界卡得很紧，我的两本（《直言》、《防左》）尚未指摘，《邓小平时代》就不平安了。薛是赵宝煦的学生，关心《实录》第三版。

中午吃一碗面条。傅思和谈腐败问题，威盛乃小事一桩，有几百亿的。江西那个胡长青是湖南人，早有人预言必出大事故。会写字，以之作敲门砖。

下午游 600 米。同孙晓群谈薛京提级、小赵留下，和房子问题。谈《百年潮》，希望曾庆红能关注。

2000 年 1 月 14 日（星期五）多云

六点起床。翻看《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详细利用了史料。延安时期的事写得很清楚。许多史料我没见到过。“特务如毛”，毛最先是接受的。王明曾被视为敌对分子（将刘少奇、彭德怀视为敌对分子一点也不奇怪，有其历史渊源）。

初步清理了一下桌子。玉珍为我理发。

同李郁电话，他说有人想出文集的大开本（同 32 开不矛盾）。《世纪尾声》（98、99 两年文集）极愿负责出，建议录些日记。

同石明仪电话，领导不同意，文集出不成了。

胜利来，手谈两盘，以守为攻皆胜，以后照办。

2000 年 1 月 15 日（星期六）

三点多醒来，四点半起床。读完张哲民给我的长文《我国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余孚，余即张宣三），一共十个问题，从马恩列斯毛的理论正误到实践的教训，从孔孟、儒家思想的演变同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结合的关系，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同东方专制主义的结合，从伯恩斯坦到西方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到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条分缕析，指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首在中国共产党本身的改造（变为代表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的党）。这正是我想看到的文章，正是我日常思考的问题。我读的书不多，这样的文章写不出。初步考虑是复印出来，先送给江等七个人读读，开开他们的脑筋。

九点半同玉珍到八宝山，向闫子祥遗体告别。见到建设部新旧部长俞正声等，还见到武光等。归途张哲民一起到家，谈汪道涵十三日到京呆了一天，同江谈话情形告诉了张学元。只有两年了，受各方压力，读些书，想问题，想做点事。估计压力有国外、港台、“左”和坚持改开的。江确在动脑筋。张学元将恩格斯的一份访美资料给了江，还想将张宣三长文转去，写一封信。张哲民拟的信稿交我阅改。我予以润色，并加了一段为六四平反，不能再拖。末尾书鼓励句，邓小平未了之事，做好了可名垂青史。

午餐后，张始归。

下午四点游泳，600 米。尚不觉累。几天来睡眠不好。

晚上李郁来。

2000 年 1 月 16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翻阅报刊。感觉疲倦。

胜利、满起两家来。一起午、晚餐。毛竹用功，考试，将两本得奖中学生作文书给她。

同胜利手谈多局，又犯老毛病，几局不终即散。定要以守为攻也。

上午九点参加活动站领导小组会，讨论春节活动。活动站比南沙沟办得好。有书画、保健等，副食品销售处则贵，大家有意见。还有人提出加盖一层，以便于人多活动。现在只限于老年。谢铁骊告我，哥哥谢冰岩已 90 岁了，比他大 16 岁。

（15 日）晚上二妹来，琬姐精神尚好，只是三叉神经疼难办。带腊鱼、茶叶等。对小妹文章不赞成，究竟是妈妈也。

晚上常大林同文洁若来，赠《微笑着离去》（忆萧乾），谈萧最看重我，要我写篇短文，只好答应。大概是 1950 年，萧到长沙时认识的。各回赠书两本。常谈到宋晓梦找过他。

刘清来，谈船舶制造已居世界第三位，今年接伊朗五条 30 万 T 级运油船。钢板要进口。他又到昆明呆了二个月。有公司接待也。

2000 年 1 月 17 日（星期一）晴

十二点半服眠药，睡到七点起床。但头昏沉，不时闭目养神。近来常感真老态了，精力不济。

上午石明仪来，谈他们公司经理赞成出我的文集，但部里未能过关（一副部长说：李是有争议的人。部长乃陈云秘书，83 年后十多年，公安部的人）。他们还问过中组部老干局，傅思和说：他出过那么多书，“我们当然没意见”。这倒是一种“信息”也。石仍想操办此事，同李郁合作。还想在港台出。下午又电话，冷夏现仍在澳门工作。

午睡一个半小时。下午季诚龙来，他写了篇有关常黎夫的文章（88 岁了），在边区粮食部门工作过。看后提了点意见。赠《其人》一本。谈当年“反党集团”事。对钱正英意见甚大。

《书屋》第一期周泽雄《说说毛泽东诗词》写得甚好。从诗词本身规律包括格律探讨，远不如古人。“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里”字重复。数词研究，数词用 194 处，每首 2.8 个，“万”34，“千”24，“百”16……一直统计到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亿，几等。第 9 节说毛是“魄性的诗”，感性、知性均不如古人也。诗的享受不多。此期篇篇可读，强过《读书》多多。海南汪省长的胡秘书送过年礼物，同薛京来，一起到钓鱼台大酒店，由海南正大国际实业集团董事长罗德诚请客，有酒店老板，还有滕文生的秘书。要客王海蓉，进门介绍时，自言：“臭名远扬”，已半头白发，62 岁。印象尚好。

2000 年 1 月 18 日（星期二）晴

腰腿均疼，影响睡眠。五点半起床。翻阅报刊。新订《北京青年报》，编得花梢。

清理抽屉，不想动笔。李郁电话，在校对《晚年》。石明仪电话，已同作家出版社联系，估计难办。

下午两点半到办公室，工作两小时。复信三封。扬州一教师 73 岁方行重，来过七次信，极力夸奖我（崇拜三个人：邓小平、匡亚明（肯定了孔子）、李锐（胆敢评毛））。曾让薛京复过信，还寄来照片。只得复信惋[婉]言不要过份宣传，并寄《体改若干问题思考》长文，可助其思考也。又复邓伍文信（谈

罗章龙与四中全会事）。

游 600 米。尚不觉累。

韩棣来，送对虾 15，酒与西瓜。谈人事情况（安东要当副部长）。

黄乃送来一个大蛋糕，是民政部贺他生日的。

晚上二妹来，谈父亲去世情况。几个姊妹，毛弟的个性。琬姐仍节约得很。教育出书已被卡住。

2000 年 1 月 19 日（星期三）晴

三点醒后又陆续睡着，似梦非梦。五点半起床。翻看几天的报纸。

上午齐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谈齐白石当年作画情况，好的留在一个长木柜中。给江转去的信尚无回音。送来许多对虾、海参与鱼，只好收下。

下午游 500 米。

韩钢来。谈六四后上来一批积极分子，如北大现在的党委书记（不投陈佳珥的票，将之挤走）等人。沙建[健]孙如此嚣张，也是有后台。党史室尚有明白人（石仲泉等）。随后宋晓梦与河南出版社徐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谈出版发行问题。当年《实录》的教训，开印不足（曾嘱如《早晚年》一次印五万），结果五个盗印版，八千印了八次。发行很不到位。这次《其人》仍存在问题。徐很懂得发行。还谈到他在三门峡挂职二年，老百姓不让他走。腐败问题似难解决了，已深入体制之中。留下一起晚餐。

郑惠电话，明天上午同魏久明一起来。

2000 年 1 月 20 日（星期四）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看朱正转来王柏江（长沙铁道学院教授）给我的信和文章。信中谈到 85 年的一件旧事，《为湖南经济研究》撰文（刊 2.17《光明日报》）。他在省府会议上响应，湖南发表此文经过，他本人还为此受过打击。他的关于推行知识经济的文章写得很好，很及时。

上午九点半郑惠、魏久明来，谈到十一点半。我先介绍从张哲民处得到的关于江的信息。他们谈党史研究室人事，陈威等人都是郑介绍过来的，其人善拍溜须，为薄不容赶走（为薄写书，坚持点实情）。沙健孙有宋平后台，党史中卷稿，由曾庆红批百人审阅，多数同意，但宋平反对。又谈滕文生其人，江已疏远，向薄哭诉，始得当个中委。又谈乔木之复杂，学毛（反复无常）。写了检讨，由王震、邓力群向邓求情，邓说不看了，一枝笔么。胡锦涛表示不能出头。魏与胡有较多联系。他们愿继续找胡、薄等谈。说曾尚尊重老一辈的人。但常在江左右，毫不避讳也（如电视镜头，人们有反映）。郑辞职，保《百年潮》。

平江的书记、副县长、老傅等来，送春节土特产。

五点到钓鱼台酒店，薛京陪陈明宪、冯伟林来。陈明宪一湖南公路桥梁建设总公司总经理，是高工，业绩甚好，看来人也正派。冯赠著作《莲池风啸》散文集。陈赠马晋二马中堂，久慕名也。湖南唯一走向全国与境外大企业。南京二桥（斜拉 650 米，世界第三）今冬竣工，还请我去。铜陵桥也是他们修的。林祥威为全国十大桥梁专家之一，现已很难出门。

下午到一门吊唁唐有章（94 岁），女儿说常唸到我。苏联夫人、女儿都已去世。

2000 年 1 月 21 日（星期五）晴

醒来两次。六点半起床。

翻看几天来的报刊。收到《深圳周刊》“2000 世纪珍藏本”。有百年、千年内外大事、人物记录。我的列席 15 大七律刊出，“众百［口］言说百年”，众说纷纭，大都可读。

席殊书屋又送来要的书十来本，真是十分感谢。

秦川八十，送礼物“走毯”健足用。那次老年活动得二件也。老干局又送来春节蔬菜，前几天赠“南极人”暖身内衣。

张哲民送来那份《问题思考》改正本，张学元已送江。说汪是江约来的。没有落坐，匆匆离去，总怕耽误我的“宝贵时间”。

下午游 800 米，并不觉累。近日腿腰仍疼，影响睡眠，晚上非贴狗皮膏不可。

2000 年 1 月 22 日（星期六）夜雪转小晴

五点起床。翻看报刊。只能看看标题，报刊也太多人［了］。《人民日报》和《北京青年报》已转到家中（原在机关）。

上午十一点半同玉珍到科学会堂二楼餐厅，参加祝贺秦川八十寿诞，到了三桌人，房间分开，好在光远、若水、厚泽、长江、积［绩］伟、吴明瑜、林子力、郑仲兵、龚育之等坐一桌。闲谈蒋南翔反右之积极，与不放过钱伟长。当年张劲夫保护了科学院，未能保钱，蒋还为此揭发张。又谈胡乔木晚年学毛，五十年代还是不错的。我说《实录》三版置入“揭开皮来看”。大家告知，当年就有陈伯达、康生、乔木三篇批彭的文章，我只知陈的一篇。签名簿上我留言两句：越来越年轻，说话更抛心。我侃曰：怕他说话更小心也。

林京耀送我《严重的问题在教育干部》，内中湖南宋焕威案中的关键人物是李长盛。当年李并未讲清此事，以后真得加倍注意了。

老傅又来，修路尚缺几百万，向计委曾培炎转信写了几句，也不管有无作用也。

2000 年 1 月 23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夜半没小解，睡得尚好。饭前看完慎之写的《新世纪，老任务》（已给张哲民散发）。谈秦始皇开始形成的“皇帝专制主义”，毛没点名，呼之欲出。真想附信寄江一阅。

胜利、满起两家来，午餐丰盛，吃大蛋糕。下午同胜利手谈一局。

四点到东城河北饭店，秦皇岛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宴请。到杜润生、朱厚泽、孙长江夫妇，慎之偕女儿，胡德平，还有胡春林等。饭店甚西化，中菜西吃，满碗鱼翅。席间主人谈新加坡情况：李光耀专制主义有成功之处，高俸养廉，比国内薪资高十倍以上。无偷漏税现象，贪污极罕见（有一部长因而自杀）。看来还是儿子接班，多党制也起点小作用。如李光耀买房子被质疑，只能交待房款来源。慎之的反专制主义长文，交长江复印后散发。余孚长文也散发。杜老谈宋平嚣张，《百年潮》刊光远同耀邦诗交文，骂耀邦失去立场大错误（因而谈及对此人应予揭批）。二公子（王芳、李鹏）在卡拉歌厅，其保镖将孙科外孙女刺伤事件，由王公子包揽。长江谈江太子中科院付［副］院长挨枪击二弹。

上午到云南厅参加“健康老龄化”座谈会，得《人生百岁不是梦》厚书并大批健康药物。到高龄将军多。张含英百岁老人，几十年不见。丁祝华（任作民夫人）也百岁。我发短言，老人应有讲话自由，“童叟之言百无禁忌”也。

2000 年 1 月 24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翻看报刊。玉珍说一夜失眠。

上午科技大学（原钢铁学院）教授宋金寿（65 岁）来，谈王实味案。写了四十多万字的《毛泽东与王实味冤案》，准备出版，要我作序。八十年代初就同李维汉接触，帮助写回忆录。还赠我《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一书（60 万字）。一个深入研究历史的人。对毛当然有看法。他还留下一篇写轻骑队的文章

下午四点同玉珍到万寿路锦绣大地美食城，黄新亚张罗的为秦川祝寿宴会。作东的是沈阳几位教授（有沈阳市计委佟晶石、博斯滕公司与东北大学博士导师宋守志，沈阳成套设备公司总经理王远程等）。到慎之、杜老、吴明瑜、朱厚泽、长江，秦川到最晚（找不到地方，玉珍觉得有些呆了）。听两位搞农业、造纸教授，谈用亚硫酸胺造纸（还利用煤干［矸］石）的循环利用（纸、饲料、肥田、谷草），却难以推广。问题在轻工业部与农口、地方的矛盾。我们趁机贯［灌］输对马恩列斯毛的理论与实践作彻底澄清，马克思的消灭私有制与无阶专政为历史证明错误。慎之谈到陈寅恪问题。长江说副院长挨枪击绝对无误。治安堪虑。慎之谈金庸赞成舆论专制主义，受到香港的攻击。

2000 年 1 月 25 日（星期二）

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

上午将钱理群《周氏兄弟》第一篇“立人思想”看完。鲁迅是真正的人本主义，个人精神绝对独立自由，但服从民族大义。

又读完《今日名流》“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几次噙泪读下去。这些文革个案都细写清楚，恐怕还得好多年。有的则永远埋没，因无知情人或有知情人动不了笔。

下午去看杨纯，玉珍带去平江腐乳与四包腊味。谈江与曾庆红，现在过年也不打个电话了。对搞第三代核心，照片等很反感。

文洁若来，赠《我与萧乾》，回赠《反左文选》，留晚餐。谈萧的大儿子情况等。留晚餐。

2000 年 1 月 26 日（星期三）晴

两点服眠药，睡到七点起床。

上午张志林与宋晓梦来。《其人》北京只两个发行点！发行是大问题。《实录》三版又印了 5000 本。反正不私有化，许多公营是无出路的。留他们午餐。

两点去文津街，游 800 米。回来人客不断：（47 岁）单少杰来，他五年努力的《毛泽东执政春秋》50 多万字已脱稿，让我写序，只能在外面出。以前写的改动甚大，服膺我的意见：毛的问题不搞清楚，中国很难前进。管理局来人送年礼，就便谈小赵还是临时工问题。王旭东与老干局副局长来（54 岁），问及贾庆林事，说在辟谣（两说并存？）薛京同河源的人来，新丰江引水方案已定，水库已清理游船，划为禁区。书记们很感谢我，不通天办不成此事（省里讨论多次）。陈峰彩来，不及一谈，说事业红火。

晚上到音乐会堂听哈尔滨来的童声歌唱会，贵宾还有李昌夫妇，十几个 10 岁左右——15 岁（个别 17 岁）的女孩和三个男孩，全美声唱法：童声歌唱美，北京难得闻也。九点半始归。

2000 年 1 月 27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翻看报刊。还有一堆没有看过的本月内报刊，翻了一半，将存阅的清出。这一大堆待剪的报纸还不知何时能动手。

清理《世纪尾声》（99、98 文集，书名待定）的文章，各复印一份。

上午到部里参加春节老干部团拜活动。新老部长们都到了。玉珍动员我去参加还是对头的，大家一年难得见面，有的不认识的老女同志，说看到我的文章。周洁冰等特别热情，赵宗鼎靠近来攀谈，说我的思维“汹涌澎湃”。看来有些观点是有影响的。

2000 年 1 月 28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翻阅报刊，补记日记。隔天的事就全忘了。

没去人大会堂团拜，到文津街游泳，1000 米，约 45 分钟，尚不觉累。多年未有长游。遇见崔军、杨纯与李岩，也是少遇见的。归途到内部书店购书三本：《实用楹联大全》、《冰心回想录》、《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

隔壁老刘谈，凤凰卫视台报导了同贾庆林夫人的访谈（着红色衣裳），为厦门事自己辟谣，没有参预［与］。为何谣言如此广远？

晚上到民族饭店赴宴，河北《社会科学论坛》杂志社长赵虹请客，李郁张罗，到丁东夫妇、邵燕祥、赵家栋等。欢迎投稿也。席间谈林炎志（林枫儿子，北大书记，六四奇左，同爱人马小利离婚）可能当新闻署长。王岐山（姚依林女婿，已离婚，六四时狂言：死 20 万人换来 20 年安定也值得）。可能接广东书记。大概哥儿们相互照顾成团。江几次去大连，广场大树其像，甚是高兴。

玉珍血压高 180，近来总是不好。

夜周笃文同邓步峰来，谈 20 亿损失，现开始复苏。元宵后邀去广东、深圳并湖南一转。赠《宋词》珍藏本。

2000 年 1 月 29 日（星期六）晴

醒来两次，七点起床，睡得尚可。

翻看 98、99 的复印文。温老一篇情义并重也。

上午李劲祥来，赠玉珍礼物，又古汉养生精含片。该公司北京办事处主任来，谈年产值 4 亿，经理 67 岁仍留任，朝中有人，裙带亲属一堆，怕触动也。留李午餐。

下午游 600 米。雷霞来，北京高法已受理，被告为中央工商局，熊清泉给王众孚打了电话，说明原委。湖南杨正午参预［与］其事，来了七个人。看来会是一场拉锯战。湖南法院退还 30 万元（留下 20 万），而北京法院受理费才 80 元。这是怎么回事？

上午玉珍的好友张文华夫妇来，谈及反贪局长执法犯法。玉珍血压仍 180，服药未见好转。

2000 年 1 月 30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翻看报刊。多日报纸还未翻完。

河北的《社科论坛》有很好的文章，还只看了朱学勤《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

杨小玲来，闲谈一个多小时。她为什么同前夫离异，如何带好小洋洋，纯理智性，决不迁就。父母外出，可以关在家内做作业，做饭菜，还只七岁多也。她对玉珍极有情义。留午餐。

下午到文津街，因有活动，人员甚杂，未游泳即归。作字几张。

晚上陶森来，取走两横幅字。黄新亚同一政协办企业的人来。送年礼物（还有红包千元）。书房挂的放大照片，即去年在园［圆］明园拍的。

2000 年 1 月 31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翻阅报刊。

上午雨亭、廷栋来，组史资料到十五大，文字已全部定稿，送给各有关方面审阅。节后开会，选收集意见。

下午二点到文津街，仍有活动未能游泳。

王雅琪来，胖了一点，生活还安定。祖春儿女因有遗嘱（同继母不再有何关系），未再出事。留下祖春生平（去年在怀柔，遗体告别未参加）并罗工柳与黎辛写的怀念文章（在《文艺报》等发表）。自认为应当一生从事文艺也。雅琪谈了个政治笑话：毛习惯俯身右手一长摆（一切照我安排）；邓用手摇摇，突出食指（凡事听我的）；胡喜用手捶椅子，一捶［锤］定音；赵将两手舖摆（我说了不算）；江到毛纪念堂诉说（毛说：你躺下，我起来）。

志民来，海南航空公司，千万起家，现有 80 架飞机，几十条航线。给他余孚长文一读。

2000 年 2 月 1 日（星期二）晴

三点醒来小解，睡不着。三点半起床。看报刊看书。

七点接到小妹电话，说已寄出邀请探亲信函。还问到苏绍智听说有 60 人上书事，答没听说，当是谣传。玉珍这几天都血压高，很不舒服。听说去旧金山事力疾拒绝，身体决吃不消，我颇不耐烦，说“不去不去”。吃饭是［时］我竟发作吵了起来，放下饭碗回到书房。上午都闷闷不乐。玉珍还是将药物放好，怕我忘了服药。

下午一点半游泳 600 米。两点半到部里听“绝密”传达。12 个退下老同志在五间房老干活动处听唸文件。原来是江泽民代表常委向政治局的“三讲总结”。文件唸了三个小时，有六七十页。四大部分，党、政、经、军、思想、常委领导，方方面面都谈到了，总结十年，评功摆好。六四、赵紫阳问题照旧不动。有新意的是“走出去”，向国外投资办厂，以及常委要讲民主集中制，要团结。军队曾经有过党军齐抓之错，应当是党绝对领导（非平等关系）。作了些记录，拟再看一遍。六千多万党员，应重质量不重数量。

晚上同玉珍参加富华酒店宴会，“五星影库”老板孙文华请客，基地在汕头，37 岁，每年春节请一次客。同法学家江平第一次见面。有个总后的少将（管交通，原吕正操秘书）吴冰闹酒，老纠缠我不放，几次干杯，高词抬举，“为品德”等等。实在厌烦，长江也看出来了。共两桌，多新闻界、社科界人，大都认识我。散席出来遇见温元凯（名片上：北京南洋林德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总裁），即住富华大厦。席间认识工商联付［副］主席王治国等人。

2000 年 2 月 2 日（星期三）晴

五点醒来，又睡着一阵，六点起床。

昨天接到长沙电话，催“诗词本事”稿，可是上午仍翻看报刊过去了。

下午一点半到文津街，游 400 米后到办公室。复印几份有关三峡文章，将《论三峡工程》港版一并给田方，请他写出对钱女士意见。为陆总房子事给中电联打电话。

张东东来，1.68 米了，14 岁，喜欢数学，会游泳，打兰［篮］球等。妈妈脾气不好，打人，不吱声就是了，很是懂事。

2000 年 2 月 3 日（星期四）晴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翻看报刊。收到《万象》第二期，那篇新干班序言改题为《“皮上毛”抑“人头脑”》。此期有黄仁宇长文《资本主义与负债经营》，其人已逝矣！海派刊在辽宁出。

上午同玉珍到楼上金老家辞岁（带小礼物，每年有互赠习惯）。谈保安处旧事，王遵笈只因王克敏侄女身份而跟踪，一到延安即捕，而王克敏当年还为我们做过事，彭真知道。其儿去问过无答复。现在知情人都不在了。《毛选》注解只王揖唐名，无王克敏名，可做解释。王遵笈是民先队员，1953 年黄元镇告诉我的。金老则纯属误会，1941 年组织部即向保安处要人，可是保安处一句话：就是因为错了才不能放！待动手写时还得找他们两位“老号”谈老号情况。给余孚长文并《其人》。

下午两点游 800 米，不累。胜利带丽丽来（17 岁上高二），甚文静，功课在前十名。手谈几盘，毛病不改，对毛很厉害，总想大胜。

晚上李劲祥来（初二约去家中吃饭，没应允也）。几本书签名。湖南统战部长石玉珍（苗族）了解他，大概觉得入政协无望，要我再写信，未允。

2000 年 2 月 4 日（星期五）除夕 晴

服眠药上床，睡到六点半起床。今天是除夕。胜利、满起两家在此过年。晚饭丰盛，主菜是大虾，小赵也参加。

九点到人大会堂参加团拜，济济一堂。同王怀安、谢邦治坐一桌闲谈。王谈他关保安处是四川党周凤平问题，后来“红旗党”不存在，即有一人“揭发”之故。他带成都一百多青年徒步于 40 年 1 月到延安，内 1/3 党员。以后找机会详谈。谢说北大当年一二九运动的人，现在每年相聚还有三、四十人。他在司法部当过副部长。王昆特向我递名片打招呼，并要我的电话，似有什么要谈的。我们之间并不大熟。其他相互问好者甚多。郭锡权谈刘宇一在香港有三层楼房，在北京三月画画，忘了“故人”了。（属于不能得意之小人也）

同胜利手谈多局，毛病不改，中途推盘多次。

晚上看电视春节晚会到十二点敲钟。节目甚多，很热闹，有几个有新意。姜昆相声谈婚姻关系，几种比方甚有趣。唱歌太多，无杂技、魔术。还珠格格带小孩寻龙也没多大意思也。众口难调，此种晚会不能寄与［予］厚望。

跟琬姐拜年。她一家人一起团聚，到馆子吃年夜饭，生平第一次，现代化生活也。

2000 年 2 月 5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醒来，睡足五个小时，六点半起床。早餐后，向邻居毛老太、冯老太拜年。冯太家有位亲戚，当年在田家英下面工作过，64 年在农村调查时，两人喝酒后大发牢骚：陈伯达是伪君子，康生懂个屁，江青乃“国母”也。家英自杀，原因深远。

电话整日不断，拜年的一二十个，有的人记不清，可能只一面之缘。

下午张传［全］景来拜年，谈贾庆林夫人，说不认识犯罪之人，自己管过外贸，能说不认识？又谈王茂林是有问题。去看王铁铮，也不认识了。

小妹电话，寄来邀请函已收到。

2000 年 2 月 6 日（星期日）晴

昨夜十二点服眠药，断续睡到六点多起床。

书桌稍加整理，开始校正《李锐诗词本事》稿。湖南来电话催了。今天看到第 53 页。

上午胜利、满起两家来，杨小玲带女儿来，一起午餐，吃烤鸭（小玲带来的）。

下午张哲民来，同汪道涵电话，汪说，江工作无重点。工作要制度化、监督民主化、干部现代化，要学点罗斯福新政。江批评三权分立，学邓小平口气也。面面俱到，许多工作贯彻不了。张学元电话时，向江谈到：封建主义很多，封建主义与社会主义结合，中国封建加苏联经验而已。江听了很觉诧异（此人水平甚低）。

周保志来，送两个兔子。谈他的提职尚未落实。三讲评定，在部内是前三名。汪恕诚知道他。

苗苗一家来，维娜带女儿来。晚上两桌，18 人过年，很是热闹。玉珍说，张玉洁懂事些了。

同胜利手谈多局，同苗苗一局，让四子。

杨仁两个女儿带那个有病的女儿来，现在已经完好了，仍教物理。送一个大花篮。杨仁身体尚好。

2000 年 2 月 7 日（星期一）晴

昨夜十二点醒来服眠药，睡到七点起床。

整天仍挤时看《本事》稿，已经 100 页了。不增订、修改是不行的。

午饭前后同胜利手谈三句［局］均胜，于是让一子又胜。今天棋运甚好。

胜利、满起两家都来，晚上杨小玲带女儿来，13 人晚餐，吃兔子肉。

晚饭前林京耀、李可、施滨海来，谈宋平之嚣张无理，干扰党史中卷和《百年潮》（当面对郑惠说：为何就发于光远、李锐文章？）《方法》被封，竟无一个说法。徐光春很坏。邓力群那个研究所已并入社科院。谈慎之文章五处上网。将三篇短文与《名流》抗洪文与他们一阅，说我也只能写到如此程度，总以能发表为好。他们还想我批宋平。我说，你们如有所感，可代我写文，我定接受并发表。实在精力不济，且外情多不了解。

2000 年 2 月 8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翻阅报刊。

《诗词本事》看到 140 页。“狱中吟”可能是俞润泉动手的，有一些情绪之词。

上午秦川来小坐，谈女婿已去美国打工，为习语言当无不可。“穷家出骄子”，对婿甚不满意，太懒，娇女太骄，无可如何。

胜利一家与杨小玲呆了一天。下午伟［维］娜回天津。正好又收到十本《其人》，送她一本。

下午游 800 米，人太多，热水淋腰，太出汗。近日腰腿痛甚。胜利、伟［维］娜按摩多次。人当然是真老了，只这点小病，应当知足矣！

晚上李郁来，吉林文史出版社，愿以 16 开出我的文集，时下名“腐版”，定价高，让推销人去赚钱。另出大 32 开无关。李看完《早年读书生活》觉得很好，分析较深也。他还可以作些改动。

2000 年 2 月 9 日（星期三）初五

睡得不安稳，腰腿痒疼，四点半醒来，即起床。翻翻《湖南文史拾遗》今年一期，有郭嵩焘、程潜等旧事。幼时家中挂有郭的四屏条，当是父亲器重人物，于此可写点短文。

上午同玉珍去看望王铁铮，住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 1516 室。条件甚好。已不认人，不能说话，肾功能衰竭，脑萎缩，卧床不起，大小便不能自理。两个小伙子伺候，很负责。玉珍买了一堆点心、水果，以表心意也。归途到周惠家，正患感冒，居卧室中，仍棉衣棉裤，仍不能行动。漫谈个多小时，头脑清醒如故，只说精神不死。看过《炎黄春秋》一期光远和我的文章（视力很差）。我说马克思两大错误（经

济与政治）：消灭私有制与无产阶级专政。很是赞成。邓爷留下遗产。夫人、女儿照顾甚周，“如居天堂”，还经常骂人。

午睡一小时。同胜利手谈几局，颇顺利。

方强孙子方忆平来，送花篮，满口长寿街话，37 岁，空军司令部参谋，研究生，思想甚解放。我的书大都读过，很是崇拜也。说方强较解放，比刘志坚、张震强。江西时挨过整有关。带来长寿街三中求援信，他的父亲同存根（狗伢子）是朋友，称赞存根（打过右派）。

2000 年 2 月 10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翻看报刊。

上午胜利来，小惠两口子来，送水果等物。现在没工作，小徐每月有一千多元。留午餐。小徐围棋不错，赢了胜利和我。

下午李冀夫妇来，送花篮。谈杨毅事，有些扑风捉影。江苏盐城主办，到天津、武汉、北京查不出明堂，现名“两规”，党员干部不由法律管，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受刑事检查审问。林汉雄在努力疏通，大概在盐城当副市长（两年）时得罪了人也。

陈其五外甥女带书来让签字，并同南海出版社张桐来，只得送《其人》一本。

2000 年 2 月 11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续看《诗词本事》。

上午十一点半到王府井北翠华楼参加宴会，两桌，丁守和邀请。他们有个文化协会类的团体，成立多年少活动。现由上海精密实业公司老板陈旭萌出资，可以请客了。同理夫、吴敬琏等一桌，还有第一次见面的林豆豆，长得像林彪，1944 年在延安生。话头从认不认得“妈妈”开始。1940 年杨永直、慕琳结婚时见到过叶琼［群］的。她在广泛收集有关父亲的资料，说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都写了百万字，吴写的由女儿带去国外了。他们的子女都在努力。她家有一个老阿姨知道事情甚多。说叶琼［群］有个后台，即毛泽东。林彪参加文革也是突然通知的，几次想辞职，于是毛直接找叶。弟弟是不满意毛的，713 中有些意见是父亲的。她到近代史所还是黎澍定的（只见过黎一次）。我要他［她］广泛收集材料，详细记录事实，先不必作评价。吴敬琏送我两本书《国企改革攻坚 75 题》，《硅谷和硅谷地区优势》。问他对中国总的看法：谨慎的乐观。我是同意的。

2000 年 2 月 12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挤时将《诗词本事》看完。

上午九点王嘉猷来，谈到十点半。先谈“水变油”事件（我从报上知悉为一骗局），没料到他们一直支持当事人（现四十多岁，汽车修理工），包括王淦昌。逝世前还鼓掌。其人两度关入秦城，哈尔滨被捕现保外就医，丁衡高等参预［与］其事，都曾肯定过。现有 12 个人监护，方案始终不交出。他们几次找朱支持，罗干受阻（罗听李命）。江不让王等插手。谈到江由他介绍入党当年情况，此次电视播“无名英雄”，江说明入党介绍人为王（《忆厉恩虞同志》一文作了交待）。王给了我几份复印件，说明他们当年在南京、上海地下党情况，江是抗战胜利后从伪中央大学转到上海交大的。王 75 岁，江小 1 岁。问江朱关系，在上海时，一次两位副市长让王将信转朱，因而同朱谈到对下属态度不要太硬。江说：如非一把手，也（指指头）在上面。15 大前，江找王到家中谈话，接到朱琳几次电话被拒谈（重要会议），午餐时又打电话（可见夫人干政）。丁关根三青团事，江知道（交胡锦涛办），但说其人是邓关心

的。

文洁若又送花来，要我五天内写出怀萧乾文。

王还给我带来《沙文汉诗文选集》。

2000 年 2 月 13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翻阅报刊。《随笔》第一期有篇读《直言》的，还有篇《关乎历史的真实》长文，几次谈到《庐山实录》的意义。慎之悼温老文也在这期发表。此期早已收到，放在书堆中了。

上午谢韬夫妇与媳妇来（王丽，教授、律师），媳妇先谈。四十多，比谢小庆高，长得也好。办德恒律师学院任院长，事务所主任，沪、港都有业务，近在海牙办了分所。给我《德恒快讯》一夹资料。自是现代化女强人。小庆受聘到美国讲学一年。谢韬则到处旅游，到了新加坡、泰国，也去了五台等四大佛教圣地。只要还能走动，就先满足观光。

下午游 800 米。人较少。

2000 年 2 月 14 日（星期一）晴

昨夜十一点服眠药，睡得不太安稳，六点半起床。

将《诗词本事》尾巴弄好，加入“偶感”九首（吟毛之“左”也）。算是全部订完。下午薛京来，交他用特快寄与朱正。同朱通了电话。

隔壁刘老太丢了一大笔钱，怀疑是保姆所偷。一天找玉珍若干次，玉珍也去帮了忙。蒋老人在垃圾堆中找到七千多元！

下午游 600 米。人太多了。

2000 年 2 月 15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开始翻看单少杰留下的《毛执政春秋》，导论一节“暴力与政权”，即以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所论，暴力取得政权易于衰败。其论确可用之于毛也。

黄新亚与苏志宏来，苏有弟子在荣宝斋裱画车间，又送来两幅为我|的|裱的字画，并再取走五幅，内有刘国音赠的花卉。他们都要字。

下午游 800 米。遇见郑惠。他说朱约他明天去谈（他写了信）。他们是同学且有亲戚关系。我说，经济是长腿，政治是短腿，这样走不好路，老是跛脚前行要不得也。

2000 年 2 月 16 日（星期三）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睡得尚好，六点起床。

突然腰部剧疼（似两根筋扭拧），无法忍受，小一动作，呼吸不正，即剧疼，直不起腰，连漱口、洗脸都无法正常进行。

玉珍陪我到医院，半小时按摩，取药。遇见那位刘培植也在按摩，跟我同年，说王再天健在。

中午周笃文同诗词学会一同志来，深圳等地请我去（前两年两次没去成），湖南永兴搞诗词县，还有常德也请去。谈定本月 24 日九点飞广州。留午餐。

继续看《毛执政春秋》，利用可能得到的史料，如庐山会议的彭信与毛讲话，边叙边议，以历史人物或类似史事，加以对比，以说明毛的性格、作风与心态，刻划得很细腻，似工笔画。

晚上李郁来，交 90、91、92 三年日记，已打印出，让薛京校对。谈江最近小座谈会上讲两点：儿

子一代可放心，孙子则难说了。我在国际上小有名气，还要坚持集体领导。关于文革，搁置不议，以免引起争论。何家栋（78 岁）工人出版社社长，说让李某当党内民主派首领好。刘源的文革和王光美书皆出自何手。《不是最后思考》23 篇文章交李郁。

2000 年 2 月 17 日（星期四）晴

昨夜服止痛药、眠药上床，睡得尚好。六点多起床，但小一动作或哈欠之类，腰部即剧痛。

上午玉珍同我到北京医院，先到外科，然后去照相，背部脊椎骨有增生状（玉珍怕有癌症，因而放心），这是老年人通病。又到外科开了些止疼药，再去按摩，约半个多小时，稍觉舒服一点。遇到内科那位好谈话的女主任，说“台湾有个李敖，大陆有个李锐”。谈了李敖的机智二事（递条子“王八旦”——自己签名；与柏杨妻不道德，审美观念还是不错的）。

同单少杰通了电话，序言可以推迟到三月，书稿在境外出版尚未定妥。继续看《毛执政春秋》。

那个易长林又来，为湘潭电机厂 70 人离休事。交与薛京办。雷霞来，熊等四人致罗干与肖扬信件，写了几句话转去。

2000 年 2 月 18 日（星期五）多云

六点起床，剧疼稍好一点，早晨严重便秘。

八点多到医院按摩。先到三联许医农处取网上资料一袋。回来后又接到医院通知，说脊椎照像有一怀疑处，须另外再照一次。下午两点多再去，侧卧半个多小时，几个人在观察，尚不能作最后结论。约定星期一再照一次 CT。玉珍下午同去，负担甚重，我则泰然处之。因为已经活到 83 岁了。

继续看《毛执政春秋》，作者利用资料甚丰富，行文简练，直到调侃。

苏宏志［志宏］来，又交两幅裱好的方增先立轴，说方已是美协副主席。苏在经营信息产业，想做教育影碟，如冰心、鲁迅，巴金一生介绍。他 25 日去广东，想邀我参加一个活动。

2000 年 2 月 19 日（星期六）元宵 晴

夜服眠药上床，十一点后入睡。六点半起床。腰疼似好一些。整天注意调节活动，避免半日伏案。午睡时躺椅加小垫，似有作用。

今天元宵，胜利与小多一家来，雷霞上午来。中餐吃涮锅（电锅），有羊肉、牛肉，都是小多买的。我们的超市大概不亚西方了。还有冻豆腐。晚上的汤园［圆］都是小包现成的，有各种糖馅。

《执政春秋》看到“文化大革命”了。没有细看，情况都是熟悉的。康生是一个关键人物，同刘少奇的工作组对着干，毛康之间是心领神会还是另有指令？毛江之间是“要我咬谁就咬谁”。

陈英茨夫妇下午来，谈到他的治疗（癌）过程。空军总医院放疗科主任崔纪青是法国回来高手，CT 等设备北京第一。脊椎骨患处可单独放疗，效果显著。陈的精神脸色比过去好多了。赠《其人》。

陈铁如女儿带来她父亲给我的信件。文立徽去世，想到应写篇文章在《世纪》类刊物发表。电话告知铁如，现［先］寄来有关资料。

2000 年 2 月 20 日（星期日）晴

睡得尚好，腰疼减轻。六点半起床。续读《毛执政春秋》，已到“文革”尾巴部分。

上午李建华、杨晶夫妇来（原中联部干部），他们从北海道旅遊回，受川口孝夫托，问三月底我在不在京。读过我的书，谈起来易合拍。认为日本右翼势力在国内并无多大影响，我们过份抗之反而引起

不好反响：助长右翼活动。一般日本人对中国多有负罪感。刘清来，谈潘基踬反映皮公亮信，武大湖北省重点大学事（省委书记偏向华中理工）。学校没反映，我们也不便说话也。

下午罗西北夫妇来，小赵赠写西北等书《从延安到莫斯科》。谈西北 59 年后受我的影响所遭之罪：三反分子开始（反三峡其实与他无关），只是成都勘测设计院的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郭罗反党集团，文革时在甘肃关了五年半，神经错乱几年，她同受罪情况。拟写《嫁了一个烈士子弟》，已写了十来万字。问我一些情况，因《其人》中没写西北也。将《李锐日记》借与她一用。

晚上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夫妇与崔新生来，赠《中国的极限》。谈了一个多小时，深究中国党的体制，党国问题，中国的权力体制走向死结。我的书大概都读过，要同我讨论。玉珍来干涉，我是病人，行“逐客令”也。

2000 年 2 月 21 日（星期一）晴

醒来几次，睡到六点起床。八点玉珍陪我到医院，先做 CT，然后按摩。下午又到医院看骨科，CT 主任通知再做一次 CT，因上午做的还不完整。做完后，主人说可能问题不大，明天可作定论。玉珍高兴了（上午血压升高到 180）。归途顺她多久意愿，到长安商场买了件毛绒大衣，花 2000 元，真是为她而买也（我最懒得购物制衣）。

《毛执政春秋》全部看完，了不起的著作，以无可辩驳的史事、言论（毛自己的与文献的）为准的议论（中外古今的引述评定、借用），使人信服。结论借毛语：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以评定自己：前 21 年（掌党权），后 27 年。

李普到小妹家，来电话，小妹担心我的身体，又让张敖荣来问情况。

下午唐小毛来，留晚餐。谈同奥大[地]利友人维持朋友关系（其人同老板打官司，未得全部赔偿）。儿子独立工作，到上海居住。

2000 年 2 月 22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最后看完《毛执政春秋》。想写点感想，但不总体翻一下又写不出来。

仍八点半同玉珍到医院，我作按摩，玉珍同 CT 主任通了电话，最后弄清楚病症，叫骨岛问题，不是结核。那天玉珍听骨科主任说：癌症已经扩散，也无法开刀，让他愉快度过最后时光好了。这个主任是听说要做第二次 CT 说这翻 [番] 话的。玉珍焉得不马上血压高到 180，怎得不急得流泪（同沈容电话时，哭了一场）。这些玉珍都没有告诉我，今天才说清楚。

今天问此事电话好几起，小妹急得跟小刚（于刚儿子）、张敖荣打电话，他们都来过几次电话。许医农、周笃文也来电话，薛京也知道。现在都放心了。

上午李元华、高玉发夫妇来，送澳门的唱碟。她建议我去一次台湾，可由她张罗，诗词、书法都可以。

下午四点陶森同王定国老人（87 岁）来，送我谢老的《一日书》。送一些酒，说已接收湘潭一个大酒厂（比湘西的大），扩大药酒生产。同来两个年轻人，同他们谈资本主义：就是钞票增产（一变二、三等），与负债经营之理。

2000 年 2 月 23 日（星期三）晴

三点醒来，睡不着了。四点起床。准备收拾带走东西。结果一看书又搁下了。玉珍一天都在催。

上午八点半到医院，仍按摩。医生谈中医总不被重视。我谈中医综合特点，西医是分开独立的。病

历前应有一个“序言”似的说明：病人主要问题何在。医生嘱咐睡硬板床，坐高椅，暂不游泳，自己随意作活动。为医生签名于本子。

雷霞上下午留此，想要我找廖汉生谈长盛和解方案（杨正午听廖的话）。廖现在深圳，她明天回长沙。李劲祥电话，说湖南已支持他入政协。中午睡着一小时。

下午许医农来，又带网上资料。留晚餐。晚上韩钢来，九点始回。谈李瑞环支持胡绳，要胡回来。春节团拜，去家中看望。团拜时，胡锦涛特找胡表示：有功，请仍领导党史研究。胡大为开心。《中流》最近开会，又大批胡。朱镕基同郑惠谈了四十分钟，经济维持好，交好班（接班是个烂摊子）。98 年过金融风暴不易，自己不懂西方经济，要继续学习。同江关系正常，江甚有脾气也。（李也维持，来他家申言团结，境外谣言多）入世终得解决（原有矛盾）。李瑞环在常委三讲时，尽情而谈。

2000 年 2 月 24 日（星期四）晴 广东雨

昨夜服眠药上床，十一点入睡，五点半起床。六点半薛京、小赵一起早餐。

这次出差太准备不周了。早晨才匆匆将行旅袋塞满，连笔都忘在桌上，只带了铅笔。幸亏玉珍带了这支园［圆］珠笔。近八点到新机场。遇见张敖荣去上海。“要客”室甚安静，饮料等也周到。九点上机，机场太大了，无人引导简直摸风。坐头等舱，空姐招待甚周。假寐一个多小时。十一点半午餐，玉珍食欲比我好。十二点半到广州白云机场，同机到达的有孙轶青夫妇，周笃文夫妇和梁东。开平组织部的人和熊东敖来机场接。两点近到迎宾馆。

随即午餐。张作斌、李汝伦夫妇，蔡厚式夫妇、林从龙夫妇、熊东敖夫妇等都在。相见皆大欢喜。

饭后即驱车到开平，约两个多小时。车上一路欢笑，唱歌、唱戏、吟诗，各献其能。住半岛酒店 1803，环境美而开阔，隔河夜景尤为壮观。晚餐由宣传部长（正副）招待，书记亦来敬酒。席间我谈到“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毛前后判若两人。晚上没去游览夜景，拟到开平诗稿，四首七绝。

此间天气意外寒冷，毛背心换成毛衣，出外必着大衣。

到开平四七绝：

老来有幸到开平，喜见潭江一水清。
毕竟侨乡生异彩，两千年届更龙腾。

侨乡所见已全新，经济繁荣又艺文。
所谓小康真小志，超英赶美自于今。

三角千红万紫洲，开平百业有龙头。
尤其朝野重传统，老少诗人赞不休。

坚持开放迎新纪，改革因依唤妙词。
此次南遊真痛快，老夫聊奉打油诗。

又七绝有感：

卑贱聪明贵便愚，沧桑易位即称孤。
无休运动无休斗，浩劫十年全局输。

2000 年 2 月 25 日（星期五）阴

睡得尚好，有六个多小时。六点起床。腰疼渐好。早餐时，同熊鉴小谈。他一生经历坎坷甚多，诗吟自有独特风格。还认识朱帆教授，也是湖南人，诗也好的。

整日游览。上午先到立园，一华侨于 1936 年建筑，占地近 2 万平米，有几座别墅（一座小塔式为最年轻姨太建）和大小花园，单双牌楼，亭台等，均钢筋水泥结构，基本完好（陶铸保护过）。屋内吊灯，雕挂，花砖等等，我一直名曰华侨文化（当年参观陈嘉庚陵园所感），中外古今一种杂交也。对联甚多。继参观风采堂（有风采中学），纪念北宋名臣余靖，敢于直谏，与欧阳修、王素、蔡襄为“四谏官”。建筑也是中西合璧也。午餐在市招待所，也是豪华宾馆。下午观司徒图书馆，赤坎镇有两个家族图书馆供公用，华侨贡献。题辞：“经济与文化互相促进，历史进步靠书籍流传”。七烈士碉楼，开元塔，周文雍纪念碑都是车行而观。回到宾馆接受市电视台（湖南人）采访。香港诗人叶玉超送诗，夫人要送画（唐壁珍是国画家）。晚上八点后同本地诗人会见（有三个诗社，出版诗报刊）。作字四幅。十点始回房。周笃文夫妇来小谈。下午还参观了一个涤纶纺织厂。港人投资，年产值五六个亿，设备甚新。

2000 年 2 月 26 日（星期六）阴

到底疲倦之至，昨夜十点半上床，小解一次又睡着。六点起床。写了日记。同玉珍第一个到饭厅。熊鉴与朱帆各赠我诗一首。周笃文认为熊有偏激，如“当年深悔错从龙”，一二九后参加革命无可厚非。朱帆颈联：“纵有千瓶龙胆紫，难书一代蝎心肝”，道出许多人的心境。同薛京电话联系，得知唐景福情况。饭后驱车去深圳。出发前大厅拍照，我变成“模特”矣！八对夫妇合影颇有意义（孙轶青、周笃文、林从龙、蔡厚示、熊东敖、李汝伦、张作斌和我）。深圳入关等了半多小时，我没带身份证，张作斌交涉才放行了。主人南山区书记吴北如来接，很是热情。两点半才到一饭店午餐。饭后到新修的中山公园一遊。主人颇以南山区绿化（花化）与城市新成立管理部门（年花六千万）而自豪也。巨石成山雕刻中山头像（还有晚清起义群众）很是壮观。头像沉思，如活人也，乃钱绍武作品。主人索诗。一路哼吟得绝句。

四点到西丽度假村住宿。邓步峰夫妇来。先住一“情侣”房，只得换单间双人床的。前者有光影小舞池，难以安居也。薛京赶来。南方出版社扣了 3200 部书未发行。同雷霞电话，不来深圳了，免得麻烦。七点半晚餐。夜观乒乓决赛，刘国梁最后败局，岂料扫兴。

深圳人说，今年之冷前所未有。——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0 年 2 月 27 日（星期日）

睡得尚好。五点起床。记日记。七绝成句。

遊中山公园有感：

为民服务造公园，气象天然更肃然。
仰望巨人虽不语，百年难办在民权（空谈百载是）

我总是诗不离政治。

早餐前同玉珍到屋外一览，度假村各种游乐似应有尽有，卡拉 OK、桑拿、跑马、玩狗、水上乐园、游泳、赛车、按摩推拿、水上飞机快艇、儿童碰撞、野火烧烤……早餐点了油条豆浆。上午诗社开会，我们休息。请来按摩师为我服务，先塗一种“黄道益“活络油，增加效疗，总计近一个小时，又为玉珍颈椎按摩一刻钟（十二点了）。感觉良好。仍到外面酒楼午餐。大家欢谈笑话不已。二点始毕。

下午活动不参加，让休息到四点。午睡约一小时。醒来得句，记西丽度假村：

一到南山满眼花，且居西丽畔湖家。|或末字：新村、
人生衣食住行外，游乐原来也要抓。|也、是缺门（不敢亲）

五点到酒店，教育局李局长宴请（今年下半年在此地开诗词与教育的全国研讨会，南山区教育局为主办单位。孙、周、梁等和吴北如等一桌。席间谈过去教育之不被重视，教师无社会地位，工资低（文革更勿论），这是最大错误。现在还难彻底扭转。晚上到世界之窗观“创世纪”歌舞演出，约一个半小时，堪称世界之最。

晚上热水泡脚，仍不敢洗澡，怕受凉。屋中冷，习惯北京的暖气生活了。

2000 年 2 月 28 日（星期一）阴、小雨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绝句有另一“村”韻（满眼新，畔湖村、也要亲），再三推敲定稿。来此无日程表，由人摆布。早餐后乘车去惠东县，将两绝句于车上传阅，大家首肯。到惠东县后，方知是为该县“松溪诗社”成立而来。到七八十人。还由我与孙轶青揭碑也。仪式一如会议形式，有首长（副书记）等讲话。此社由吴北如任名誉社长（吴是惠东人）。大概一切由他张罗。逼我讲话。说人生两大难：饥饿与单监。诗词救了我（说王若飞锅盖事），脑力维持，并讲 “树约西风又一秋”，三四句的产生，如何欢喜。又念了来此的两绝句，民主与一切生活的关系，诗词也要抓也。后来就有几位听众来一起拍照，颇为这番话所感动也。民盟惠州市负责人曹静找我谈，将他发表在《同舟共进》上赠我的诗示知（过去没见到）。会后在此地华侨宾馆午餐。房中休息到下午三点，坐车逛西湖，湖中曲栏走了一趟，东坡像，朝云墓那次来过，尚留有印象。六点半回到南山。晚餐时，与蔡厚示夫妇、李汝伦、周笃文等同桌，“满江红”是否岳飞作。夏承焘与邓广铭两说，他们都是专家。晚上仍来人按摩。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送花篮，很是热情。何清涟来，同张作斌、李汝伦还有此间东部开发公司副总赵维国等六人漫谈形势。我不同意何的过于悲观。 何谈西方一经济定律，1%失业，影响 2.8%增产。中国有 30%失业，很像拉丁美洲情况，中国似无出路。何赠她的新书《经济学与人类关怀》。

住西湖度假村
一到南山满眼花，且居西丽湖畔家
人生衣食住行外，游乐原来也要抓。
——李南央注：此诗写在纸页上部空白

2000 年 2 月 29 日（星期二）阴、雨

昨夜另一人来按摩，作用有限，且仍腿疼且范围扩大，睡得不太安稳。六点起床。早餐后，同张作斌、熊鉴沿湖一转。那些小别墅和钓鱼屋（有二十多座）不知何时爆满过，门都烂了。陶森同此间合作人六七位来（后知那位女士送了玉珍礼物）。他的酒厂已合作成功。又要写字。十点到南头中学参加“中华诗词培训中心”成立（此间有个青少年活动中心），在操场举行，毫无精神准备，我被宣布为第一贵宾，由少年扶着上台，多年不过此瘾了。讲了五分钟，祝贺此事之空前，回忆儿时唱“满江红”等，最后遊中山公园有感“难办是民权”由大家考虑。诗词可以推进民主思想（后知反映［应］不错，孙老晚餐时对我敬酒：向你学许多东西）。午宴九桌。陈凤光幼子陈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特来相见，留他一起午宴后告别。回到度假村午休两小时，睡着一小时。三点张作斌引深圳第一届组织部长刘波来漫谈。都对那位黄丽满很是有看法，不学无术。晚宴由区教育局作东。副区长毛晓培（女，同于光远很熟，父亲是一二九的）同桌。饭后又作字二张（一送毛）。

下午四点作字到六点，共六大张，小张题签多多。桌子、笔墨、环境都有问题。真是让人驱使也。此行之被动、劳累，同笃文一谈。

晚上吴北如夫妇、儿子来，告别之意，并留影。

在开平时，熊鉴赠七律：

八载秦城悟道通，当年报国自从龙。
未央吕雉屠功狗，故里刘邦唱大风。
冷板凳防头脑热，黑心思助仕途红。
蛇神牛鬼匆匆过，都在先生一卷中。

朱帆赠七律

何幸南疆得识韩，放怀天地酒杯宽。
凝眸狼窟魂犹悸，回首牛栏梦尚寒。
纵有千瓶龙胆紫，难书一代蝎心肝。
先生巨著从头读，不作寻常野史看。

2000 年 3 月 1 日（星期三）阴

六点起床。收拾杂物。记日记。早餐后即出发。玉珍买来一个大袋，装满了礼物。行李增加一件。车上李汝伦同我讲笑话谜语二则。进入市区后绕了路，十一点多才到达珠江宾馆。住五号楼（总司令固定的）房间有暖风。老接待处长陪同午餐，话旧事。王震逝世的七号楼，虽装修，至今无人愿住。玉珍未午休，去看望她的老友牛葆英，病重住院（六个子女，只有经济情况最差的女儿关心）。洗了一个热水澡。三点参加诗词学会会长会议。笃文谈去年成就，钱老所赠房产官司有了充分证据，可告结束。内部高勇、王禹时等因个人恩怨“造反”事也成过去。朱镕基批了经费，一切都好办了。讨论《中华诗词》刊物，一致意见应多刊载各地佳作，组织地方自选。会未开完，吴南生夫妇来。我先回房同吴漫谈。他对江之“三讲总结”长文，很是失望，对赵紫阳连“同志”二字都不用，大表十年之功劳。他们不知慎之批评文。我略谈所知江之近况，并与“余孚”长文。随后吴夫妇在豪华大厅宴请（19 人一大圆桌）。大家谈笑甚欢。夸南生同知识分子关系。我诵“咏庆父”二首。邓某大家还不知其评也。晚上吴又来漫谈到十点多。

孙继盛来，一市委书记欲请饭，安排不过来了。

吴谈文革前往事，大概是在广州起草农业六十条时，毛让陶铸通知北京都来开会，因正在研究农村问题不能即来。毛即批告陶：哪个皇帝在我头上拉屎。请陶作专使赴京劝驾南来。陶当然悄悄通告。第二天刘邓等都来了。南生亲自看过此条子。

洞房花烛夜（《水浒》五人）：高球、史进、宋江、阮小二、无用。宋美龄（《三国》名）蒋干。

——李南央注：以上两段写在本日日记之前的空页上

2000 年 3 月 2 日（星期四）阴

小便三次，睡得不安稳。六点起床，记日记。早餐后，广东诗词会会长萧耀堂、杨奎章等来，谈广东诗社等情况。我们来的人同广东三个诗社一起开会，商讨全国诗词发展，广东起先锋作用，如何形成合力。除进入中小学，办培训中心外，还谈到办中华诗词学院问题（大概民政部等是支持的）。我支持蔡厚示教授“京广线”的说法，即北京——河南——湖南——广东，从而影响东西。办学院较复杂，应列入议题中。现在文学系教授多不解平仄，对诗词有研究者也是纯学术性的。午宴由萧等三诗社作东。午睡不到一小时，两点半作字三张，赠汪石（主持接待的）等。四点吴南生来，引我们参观“逸品堂”，位于商业区三楼上，占地千多米，集天下奇石（灵璧等），黑白杂处戈壁滩深层的，各种如现代雕陶石

等等，还有陨石，桌椅顶雕等均民间收来，作屋中架构或装饰。题字“难得一观”。最后由南生展示藏品：郑板桥三首诗长轴和董其昌山水长卷（有谢稚柳、启功等题跋）。晚上到南生家，同仲夷三人漫谈。我谈有关江的近事。他们认为江已踌躇满志，81 页报告评功摆好（下面三讲却要自我批评），还专门提到赵（直呼其名）。此次来广东也没同他们碰面。黄丽满已任常务副书记，任人唯亲也。认为体制不改，谁上台也一个样。对于“三代”、“核心”之说，无非邓一句话也。仲夷已 86 岁，王云也 80 了。又谈到谷牧其人，不讲心里话，难以随便交谈。曾说过“陈云永远正确的”。仲夷不满 80 年代初，陈说的“先死后活”的话（万里曾不赞成）。

2000 年 3 月 3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记日记。七点半早餐。张作斌等来送行，派车派人送我们到广州车站，在贵宾室时一位八十岁仍半日当班的曹盛华（诗词爱好者，送他的集子）热情接待我们，并将车长杨治河（女，父母是老干部）找来。十点开车，我与玉珍住一单间，便于休息。午餐甚丰富。车长还求字。喝了好几杯啤酒。一路隧洞甚多，过坪石时，记得这是|这是|两省交界处。一入湖南境，农村则不如广东矣，仍是黄泥墙黑瓦屋多。两点半到郴州，行李等均由列车员等帮助下站。郴州诗会会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接，永兴派三辆车，有开道车。可是一路意外，路况太差，颠簸之至，助我腰部按摩也。近两个小时才到永兴，住宾馆式招待所。县长谷表信等热情接待。谷思想极开放，读过我的书和文章，买了好几本。黄克诚公园中的碑墙，我的对联还靠前。说三讲也像搞运动也。我于是放心同他谈到一些根本看法与观点。晚餐有可口的本地豆付［腐］和辣椒萝卜。晚上乘车游览市容，颇似北京怀柔等城，好几条大路，路灯通明，沿河仍在建房。到县人大会堂，门外大柱如希腊古建筑，进入里面真是小人大会堂也。花 1200 万元。堂外为公共场所。回来洗澡（来永兴是由于此地已准备成为“中华诗词第一县）。晚九点盲人来按摩。

2000 年 3 月 4 日（星期六）阴间雨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记日记。考虑诗句，照例要留诗留字也。早餐后，县长等陪同，分坐几辆车（一行 15 人）到便江观光。后来才知道是永兴水电站（装 3 万千瓦）的水库。郴州宣传部长（女）特来迎接去郴州，很是抱歉了。乘快艇，与谷县长一椅便于闲谈。两岸乃红色砂岩，但山峰有林木覆盖（红色砂岩如科罗拉多诸神花园）。船上吟诗唱山歌（本地文化局长乃一好歌手），好在我已作了一首。一共唱了廿首，都是即兴之作。过“侍郎坦“（韩愈从广东流放回来经此）下船，爬上悬岩（此间对非洞非壁者名“坦”），有一小窄路可弯腰过去到“昌黎经此”题词处。蔡厚示教授 170 斤，1.79 米，爬到半腰只得跪爬，半天喘气不已，站不起来了。我是决不敢放肆了。于是得句，被唱了出来。终点为龙华寺，爬高约二百多米，歇了两阵。寺建于山洞中（80 米 X120 米）洞不甚高，香烟缭绕。两壁有彩塑八百罗汉。山道边有一小井（石壁“汗水”滴下而成），此水可以“美容”。归途在龙华山莊（水电站的宾馆）午餐。让我留言：“一路风光永不忘”。还为一女同志书“好地方，想再来”。大家颇赞赏。晚宴由县委书记主持，省纪委书记来接。晚上作字四张，书“哭黄克诚”为纪念馆存念。十点盲人来按摩，十一点后始就寝。

直道怀人来永兴，会堂夜景大家惊。溯江喜见丹岩立，山水诗词共享名。（第三句曾改动）

侍郎坦下一船欢，教授爬行佐笑谈。|船上
使得昌黎深抱歉，不该留宿此悬岩。|作诗　——李南央注：此两首诗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0 年 3 月 5 日（星期日）雨

五点醒来，五点三刻起床。整理杂物。早餐时，　　书记（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谷县长等来，并送行。八点半出发，共五辆小车和吉普，我们三人乘一吉普，行李装满。一路经过安仁、攸县、醴陵和株洲，过去从未经过的。农村都有新貌，但路况不佳，醴陵以后入高速始佳。在醴陵午餐，这是母亲的故乡，她本人出嫁后，大概也从来未回来过。因而这顿午餐颇有意义，特告知玉珍与同行者。

两点半到长沙，住九所二号楼 106，去年来时，亦住此房的二楼［二楼的此房］也。玉珍帮我洗了澡，有冲浪的澡盆，我不会使用。

昨天同田方电话，陆钦侃的三峡（降低蓄水线到 160 米）上书签名者已达五六十人。他与林发棠告钱正英的文件已写好，我说多几个人签名，我不能过目了。

晚宴由副书记何向东作东，组织部副部长齐和平等参加。何酒量甚大，来者不拒，又主动出击，甚至担心他醉倒。席间我举杯为“四讲”干杯，大家拥护。

回房才发现杨弟甫早已到来，等了一个多小时。李荣光同胡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老人来，91 岁，还健谈，曾是李宗仁旧部，中将，久慕我名，又读了《其人》及顾准文等，非亲面一次不可。作字两幅，一为常德碑林书“洞庭湖”（嘱如不刻碑即退还），为叶玉超夫妇书旧句“梅”。

2000 年 3 月 6 日（星期一）阴

房中暖气过大，只能盖毯子。睡得尚好，（十二点服眠药）七点起床。早餐后，黄道奇、熊清泉先后来。威胜一案原来关键在 1000 万美金入股乃农行资金，同杨正午有关，这是他们最近发现的。因此谈到权力产生腐败这一根本问题实无法解决，除非真正改变政治体制。

上午十点开湖南诗词座谈会，会长赵焱森（省纪委副书记，来永兴接我们的）主持。1980 年初成立的洞庭诗社，开新时期风气之先，然后雨后春笋。五届大赛夺冠（状元与得奖者）。建立诗词省此其时矣。准备办屈贾杯大赛。我讲了几分钟，从昨天《湖南日报》刊“徐老的诗教“谈起，要抓紧中小学的德育，诗词可办［帮］大忙。女京剧一级演员与梁东独唱合唱京剧与黄梅戏等，气氛融恰［洽］活跃。开会时杨弟甫来，赠九十寿联（昨夜告笃文预先准备的。当年青岛开会选举会长时，杨的讲话使孙轶青上任起了作用）。会后午宴。

下午大队人马去常德。玉珍接琬姐来，谈旧事。公公向家桢泼水（大胖文章）等她都不知道。家桢是大好人。又谈二中老校友之关心母校，钟以义回校参加活动，当场发病去世，旧社会教育在“德为先”等方面，新社会不及也。晚上李善民、史鹏来。善民谈当年沈信祥两次来追问同我的关系，以及钱正英要安排他的工作不予理会（79 年我复职后，他继续主持中南院）。史鹏说善民是湖南最好交通厅长。晚上黄道奇夫人引刘光霁来治我的腰腿与玉珍颈椎，贴一祖传黑药。

2000 年 3 月 7 日（星期二）多云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补记日记，看报纸。

九点周笃文来接我们到陈云章家，先参观天倪堂（父母、妻、兄弟等祠堂，有关文字资料悬挂四壁，还有地下房，不愿火葬）。上午由陈老谈，对我的认识过程和企望。翩翩浊世佳公子与天赐炎黄遗一老。我 1930 年后在岳麓山同丁瑞、张菊存（张是周小舟同学，曾同居一室），谭业伟活动，陈同他们一级，土木系，1935 年毕业。并坦言当年没考取国立大学，进了湖大。从毛到邓到江，三代之不合理与其过失罪恶（饿死人等）。彭打进长沙，烧了抚台公署（明朝大建筑）与图书馆等。极其希望我写一部简明党史。下午谈自己经历，主要谈长沙和平起义时，担任程潜、陈明仁、唐生智三方间的联络与走向合作（将

唐接到长沙）。谈程担心无大作为。陈明仁表示如在武汉则如保卫四平，在长沙则不愿湖南打烂也。还谈到自己如何办中原公司，成为湖南工业与各民间团体的头头。解放后由于被诬关一年多，从此不参加任何活动，未做过任何检讨（文革时只被抄过家，黄一欧抄家极惨）。下午玉珍接大姐来，柏原、冰封、朱正、钟叔河、俞润泉、谌震等先后来，参加座谈。我只得应允所请，并与“助手”朱、钟、周笃文四人合影。晚宴丰盛。

2000 年 3 月 8 日（星期三）小雨

六点起床。补记日记。同薛京安排日程。也许十四或十五回京。

早餐后，潘基踬、李业英（原新华社湖南分社社长，海南人，已退）来，谈约二小时。潘谈武大与华中理工合并问题，这样才能真正成为一流大学，甚至可超出北大、清华。我谈如此强强合并恐难办到，不是朱九思个人之事，水利电力学院并入合理，本是一个校园，至于同济医学院则并入武大合理。想我去武大一行。当然不能答应。我明确提出，不赞成此种强强合并，浙大、川大合并多校，听说问题甚多。我对此一举措持保留态度也。随后陶森同原长沙市市长（现省财办主任）袁汉坤来（还带儿子、女婿）。袁谈他被市书秦光荣等非法活动市长落选事，愤愤不平，言自己建设长沙之功，还重建了耀邦故居，李昭关系密切。湖南人事纠纷甚多。一起午餐。袁也是读过我的书，要来结识也。顺便问了下对省委几个负责人的看法。下午四点接到黄道奇家，熊清泉在，房屋扩大装修，大客厅颇舒适。

2000 年 3 月 9 日（星期四）小雨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记日记，翻报纸。

上午九点李茵（邓钧洪夫人）来，多年不见，有心脏病，脸浮肿。带来女儿残雪的书《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儿子的书《思辨的张力》、《灵魂之旅——九十年代文学的生存境界》（邓晓芒）赠我。详谈他们夫妇打成右派的经过。已经成文交刘皓宇了。原来官建平还是 1947 年邓奉命发展成党员的。邓没有按照周惠的意旨办报（经过小舟同意），因而调官来，将报纸办得不成样子，遭到批评，因而趁反右之机，下了毒手——一网打尽。她还谈到官的老婆为人，如何逢迎上面，请吃饭、送礼等等，同周惠打得火热。十点多开始写字，一气十多张，还永兴几张外，为宾馆三人，黄道奇秘书彭萍等各一张。省桥梁总公司总经理陈明宪写“南京大桥”（两张都拿去了）。平江桥梁专家涂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写“蘭”。两人十一点半来，一起午餐。现正建洞庭湖大桥，跨度 380 米，斜拉，技术同西方相近。两点洗热水澡。三点黄道奇来，谈威胜案可接近解决，1000 万美元查实，有人头落地。担忧雷霞、邹建华被害。要我为他的杂文集《我不是龙的传人》写序、题书名。

晚上刘大夫带儿女来，为我们换帖［贴］黑药膏。

邓钧洪、李茵夫妇当年用 60 元养活 6 个孩子，3 位老人，共 11 人。母亲饿死，孩子捡菜梆［帮］子吃。

2000 年 3 月 10 日（星期五）中雨

六点起床。腿部、腰部都转而疼痛，影响睡眠。大概这是黑药疗效的现象。整天都痛，可忍受。

早餐后，中南院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院长来接，去年五十周年纪念我没能应邀前来，算是补课了。座谈会约二十人，李善民和史鹏都参加。贾墉、安申义是老熟人，其他都不熟。我从此次因诗词活动南来（以及钱昌照创办学会邀我当顾问）谈起。反党集团（李善民等是成员）“三反分子”，秦城“龙胆紫”等等，三峡问题谈到钱正英最近长报告，想推卸责任。院长谈龙滩（375 方案，

400 设计）已决定上马（由于三峡而推迟）。西部开发水电自列入日程。中南院经济形势尚可，每年还上缴百多万给总院，形势最好是西北院和上海院。午餐后拍了许多照。

回来略休息。作字三幅（陈云章老人与赵焱森书记），何长工百年纪念写坏两张。

下午四点陈云章老和朱正、钟叔和［河］、周笃文夫妇来。谈陈老建议，写中共评说简史。

何长工百年诞辰：

抗大精神垂不朽，疾风劲草自超群。
洞庭频问人何在？桃李长怀德永存。

——李南央注：此诗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0 年 3 月 11 日（星期六）阴

俩人都没注意，晚上暖气停了，空调未关，冷风自房顶吹下，又只盖一床毯子，于是喉咙都哑了。整天觉得不正常，直到夜十点请来医生，37.1℃，背部有罗音，且腿脚有肿。服药数种。玉珍血压尚正常，腿肿是老病。

多日以来挤时间，分秒必争，晚上终于将《诗词本事》清样看毕。附文 4 篇，拟将小妹写母亲文撤下（大妹等都不赞成）。

上午九点到琬姐家，呆了一整天，晚八点归。大、二、三妹与毛弟四家人坐一园［圆］桌，毛弟掌厨，午晚餐都是现代化的家乡菜，苦瓜、牛筋、腊味、米肉丸，四家各带一份，还有米粉。晚上小徐（昆，三妹爱人）还买来一个长沙走红的罗莎蛋糕（说比北京的好，不甜）。桌上大谈饮食文化，这方面长沙超前消费，台湾人很奇怪，因工资水平低于沪、汉也。玉珍向琬姐又重提往事，几大矛盾事，有的我已忘记。秀姐的女儿来了。谈起当年继哥如何说我的坏话，秀姐就不跟他们来往了。这是一次真正的家庭聚会，琬姐八十寿辰，我送的诗仍高悬客厅：“一同世纪过来人”，算是实现了。房室装修后（毛弟包办）很是舒适。琬姐安度晚年，也就心安。

回到宾馆，请来医生为我看病，37.1℃，也为玉珍看了。这就放心了。

2000 年 3 月 12 日（星期日）多云、小晴

六点起床，校完小妹文。上午岳麓书社社长夏剑钦，责编王德亚、胡遐之、朱正、冰封先后来到。将《诗词本事》稿校毕交还，关于数字用字体问题，稿中未统一。小妹文大家同意撤出（朱正建议）。我谈了自己赞成看法：这个党的“阶级斗争”方针把人（包括人性、人情等）变成什么模样（其实变态地与极端自私相结合）。大家边谈，我挤时为黄道奇杂文集（《我不是龙的传人》）写序言。请朱正帮忙拟了草稿，略加修改与增添便完成了。黄自己的序言，朱亦指出其错误与不妥处（我用铅笔描出）。午餐由岳麓社请客，席间谈成《龙》集由该社出版。我说，如果发行得好，可以印一万册（他们说六千即不赔）。《龙》集到处买不到了。我有个“名誉会长”名义，可以帮助推销。

午睡后将“序言”抄好，并作字几幅（玉珍经手答应，如陈老司机等）。黄道奇带干女儿来，只好又写一幅。雷霞来谈威盛事，说黄提高警惕，她与邹都要防备枪手谋害。

晚上到黄道奇家，熊清泉、雷霞来，一起谈威盛事。情况已交甘子玉，以侨委名义向高法申诉。

2000 年 3 月 13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记日记。将薛京关于袁含光安排信转郑培民，写了几句话。

早餐后，先到杨弟甫家，给《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若干思考》（此文已在广东、长沙散发，

极得好评），杨已是龙钟态。夫人心脏病即住院。“右机”一案，张平化打的，中央 1961 年已平反，湖南却未公布。牢骚甚多，讲点乐观话予以安慰。甚不满刘正将政协地皮给儿子搞房产（现几个亿了）。随后去看望潘基踬（夫人已 78 岁），仍在为儿孙操心。谈当年范元甄在长沙时之骄横，人们不敢接近也。他们住处都不错，比京官好得多。

午餐后，午休前洗澡，揭去膏药布，发现背部浓［脓］疱甚多，腿部亦有。玉珍贴处只有红斑。

下午吴昱晖（秀姐儿子）来，送腊肉，带来 8 本我的书签名（贴有照片）。商定当冲父母亲墓碑事，拟了个草稿（琬姐坚持写上孙辈名字），将以电脑定妥，由他悄悄进行，不惊动任何有关人。下午四点琬姐来。二妹、王敬之来。六点同琬姐一起到熊清泉家晚宴，有熊掌与鱼翅，熊掌可惜做到［得］不好。其他家乡菜极丰盛，儿女在座，拍照甚多。饭后又同黄道奇一起谈了一阵。杨正午将调民委，对新任省委秘书长人选有意见。七点半返宾馆。

下午三点刘正来，谈威胜事，他不愿人们知道他参与修改申诉稿。见到周惠，周谈了三小时，客观看待局势。——李南央注：此段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0 年 3 月 14 日（星期二）雨 离开长沙回京

换贴黑药后，背、腿疼了一夜，时睡时醒，六点起床。记日记。只是早餐时似不觉疼。餐后一直疼痛不已，几如刑后矣！

上午整理行装，大概“土特产”太多（“三讲”前后毫无变化），许多人送的东西，玉珍经手，我也不知，此次黄道奇送的最多，从吃到用。我接受的书是诗作，另包请小谢邮寄。原组织部副部长宋廷同来（93 年陪同遊韶山的），我叫不出名字了。听他谈到些具体情况。热在县，冷在乡，死在村。王茂林好大喜功瞎来，并大乡，到乡里开会要住旅馆，几百干部，好多乡长期发不出工资。有的夫妻干部回家亦无田可耕。因此乡里歪门邪道发展：违背计生罚巨款（乱收过路费已制止）。税收普遍过重，有的多收一倍（买税票多花一倍钱），同实际收入悬殊。有干部作风问题，有上面官义、重压问题，要具体分析。具体措施，地市县无办法，要靠省和中央才能改变（我谈首先要精减吃公粮的人，解决两张皮，党主要过［管］好党）。关于三讲：能力强、自觉的，搞得好些，好单位解决些问题（如省卫生厅），讲比不讲好，敲敲警钟。热点与难点。关于人大选举弊病，十人联名提候选人导致红包等拉选票，用尽各种手段，不如不搞。杨正午有条理，逻辑强，心狭、欠魄力。储波长处多，用人不当，用平庸之辈。毛致用较民主，周礼向耀邦推荐。午饭后略休息。下午两点，熊清泉、黄道奇等（还有女副部长李英华）来送行。七点到家。疼痛不已，吃了半碗稀饭，将背部药揭去，否则又不得安眠。

柏原来，极称赞那篇长文，解决问题。大妹、三妹一家都来。刘大夫同儿女来，换药。毛弟也治颈椎，动员琬姐治三叉神经痛。十点琬姐依依不舍离去。——李南央注：此段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0 年 3 月 15 日（星期三）晴

睡得不安稳，左翻右转，小解三次，七点起床。

许多信件。陈英茨有一封抬举信，将我同于、杜等比较，说我不了解自己的社会影响。真是一个知音也。

方实电话，《炎黄春秋》二期“不受制约的权力是危险的权力”引起丁关根不满，要检讨。特找来看了一遍。当然同“核心”不协调。反正“权力必须集中且集于一人，专政决不动摇”，老路要走到底。都在预料之中。

同玉珍到长江国际俱乐部（天宁寺桥附近）参加河源书记的晚宴。到孙长江、杜润生夫妇，李慎之、朱厚泽、王新亚等。慎之谈，徐雪寒认为江仍搞独裁，是反动。张宣三要约他谈。河源书记说新丰江引水省内已基本定案，180 公里管道到三角洲，不到五年可收回成本。本县得利十点一、二即可。但原主管者反对，北江水库引水近，水质为二等，且无保障也。杜可向王岐山建议。

上午九点樊大夫来保健，给她（并护士）看了背部起泡处等。但承认中药有吸毒能力，建议四个月 CT 一次，保持观察，以防病变。

2000 年 3 月 16 日（星期四）晴

昨夜小解三次，断续睡着，六点半起床。又发现几封来信（胜利放到另一个地方）。

翻看报刊，玉珍督促，几次起身活动。深感腰腿脊椎等疼痛，都是久坐伏案少动作之故。

上午柳思来，送干鱼。回赠茶叶。现又独自居住（表妹回去了）。整理自己百多首诗，右手已颤动不止，晚上十点以后才能写字。留午餐。补看朱镕基记者会电视。看了报纸全文。回答得还是得体的。关于台湾问题应当唱红白脸，以怀柔为主，棉［绵］里藏针才好。

杜导正电话，关于那篇“不受制约权力”文，是丁关根的一个批示“不符合中央政治原则”，文化部孙家正等约了谈话，不会导致“停刊”等威胁，准备应付一下，并请指出哪些地方不妥当。建议将邓小平 1980 年长文及有关语录重刊一次。

那位南京的“江明”（？）84 岁老人（想办一农技大学的）又来，只好应付一刻钟。

任俊杰来，关于文献部分的“情况和意见”稿让我一阅。问及他的经历，曾任部办公厅付［副］主任，曾长期在商业部门工作。黄乃夜来电话，盲文推广又受阻，求援于我，要他平淡待之。

2000 年 3 月 17 日（星期五）晴

三点半小解醒来，久久不能入睡，后又睡着约一小时。六点起床。看了一上午报纸。

上午李辉来，约我去郑州参加一次“越秀学术讲座”。越秀酒家是郑州一大企业，93 年同三联合作，开始搞文化艺术等讲座，费孝通、胡绳等都去过。原由沈昌文负责，现由李辉负责。讲定下周五（3.24）去，星期日下午回来。送我《林昭不再被遗忘》一书，乃“历史备忘书系”之一。催我的“59 年反党集团”事件的“自我检查”，以便出书。

玉珍帮我揭去腰、颈、腿部的膏药，洗净，有白脓泡没有破，倒也不巨痛。

看完田方等写的“你应负的责任是推卸不了的”，揭露钱正英文，写得简明扼要，击中要害。将在《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上发表。

任俊杰又送来“文革”时期的文献目录。

许德勤来，仍谈他的级别问题。

孙轶青夫人来电话，想给薛京介绍对象。

开始看《王实味冤案始末》，写毛泽东延安抢救以后之“左”，史料极丰富。

2000 年 3 月 18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翻看报刊。

将《王实味冤案始末》翻完。从整风到抢救的决策转变过程，史料清晰。还是毛挂帅，康生在实践中创造案例并有所发展。毛制止了抢救运动，但没有否认抢救，以至 1957 年重新批判“野百合花”与“三八节有感”。历史教训何等残酷。

金老来，退还借的书和资料，又小谈当年被抢救事，毫不讲理也。

陆源[沅]电话：1967—71 关于秦城 501 人（不包括原来 191 人）内省部级 69 人，司局级 200 多。打伤残 20 多，精神病 60 多，死 29 人，跳楼 5 人。

2000 年 3 月 19 日（星期日）阴、夜小雨

睡得不甚安稳，右腿仍疼，似又在深层。近七点起床，让玉珍调制黑药，右上腿外侧重新敷上。

九点前，长江先来，随后慎之来，张宣三来，一同到南城外（大观园附近）中彩酒家（证券公司办公处亦在此）负责人陈群林（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任）是朱厚泽在贵州时的省委秘书长。杜润生、秦川同时到达。谈了一上午，中心题目是台湾形势，江走老路及其人，过去的根本问题和这个党的性质，以及现在一些青年的纯民族主义（接近纳粹主义）的倾向（如房宁、王小东等人，所谓青年马克思主义学会，后台是邓力群）。大家认为江十年来是讲空话，自己没有做过一件具体事。邓一死，王沪宁说：这位老板地位绝对巩固了，头上那把剑取下来了。江自动走向专制。1992 年 7 月，江对吴明瑜说：你太书生气。寻求一种新体制就是政治。现在不愿交班。15 大时谈到华国锋和自己过了七十仍留中委，竟说“姜还是老的辣”。（大家琐谈另记录）可见其心态也。餐后散会。下午周笃文夫妇来，详谈他的婚姻旧事，前夫人亦如范元甄，两次揭发他，离婚后仍大闹不休，近五年才停止。张静谈自己的理智，要卖掉她（2 岁时）的父亲，仍尽孝心（小妹文章谈起）

张西［茜］蕾[2]送来她的《自述》，冯老太也送书来。

2000 年 3 月 20 日（星期一）晴

贴黑药后，腿又疼，影响睡眠。五点半起床，看完任俊杰的信稿与“文革”时文献目录。

略翻几天报纸。整天人客不断。

上午徐亦孺来，送陈独秀研究刊。谈为陈的女儿和陈乔年女儿救援和寻找等事，乔年妻子改嫁后一生凄惨生活，催人泪下。他在建设银行打成右派（谈到一长沙建行行长汇报时，因打不出右派当场即划为右派）。在扬州中学时同江泽民同班，认识曾庆红，说曾头脑清晰，江听汪道涵的话，也认为现在不可一世了。同周惠有家庭关系，知道那本《天道》惹出事来，“儿子很狂妄”，书是媳妇写的。钟伯熙电话，徐洽时已健忘，进入呆状，知道我问候他。买了五六本《其人》，书店说有人买十多本。

下午丁东同山西赵诚来，送《五十年散文精选》，内有田家英文。谈农村困难情况，农民负担重，干部太多等等。张哲民来，有信致宋晓梦，读《其人》意见。张宣三告他昨天开会情况，很是满意。

2000 年 3 月 21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

整天翻看报刊。《北京青年报》有保尔与盖茨两英雄的讨论。

许德勤 17 日来，纠缠于他的“升级”问题，其人“小动作”甚多，“自私自利”形之于色。此种类型实不应进入组织部也。晚上又送来一份书面说明。

二妹来，晚上去郑州。谈出版界之紧与竞争。善于趋利的一对夫妇，但有思想与见解。

翻完张西蕾的《自述》。原来吴博是她苏州中学的高班同学。母亲和姐姐都在文革初期自杀。晚年

[2] 张茜蕾：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张太雷的女儿。与李锐是同住一楼、一门的邻居。李锐后期日记常提到的冯海阳是她的女儿。——李南央注

为纪念父亲奔波。

翻完《陈独秀研究》最后一期。莫斯科档案公开，“大革命历史”才能全部弄清楚，陈独秀也才能平反。斯大林从来寄希望于国民党，看不起中共。恐怕直到 1948 年才改过来。

江泽民讲三个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互联系与统一的。

2000 年 3 月 22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腿仍疼，黑药之故？

上午到办公室，雨亭、廷栋，小曾谈，必须快结束，付印。文字概述党史室几条意见都可采纳，17 年难以成 7 年+8 年两段，不分又不好，只能“空一行”算了。部里只蒋振云提了些技术性意见，都可以照改。其他人都没看也（这完全是搞形式，只得任之）。

收到朱九思的信、件（资中筠文等）和《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复信并寄张宣三文。

午餐时，同孙晓群谈到薛京的提级问题，新来黄晴宜（女副部长）闲谈其家庭与我的旧事。

田方处取来 10 份“批钱”文，写得甚好，加了这次两会的情况。

2000 年 3 月 23 日（星期四）晴

三点半醒来，近五点睡着。六点起床。午睡一小时。

继续翻看资料与《国外理论动态》（3 期）等刊文章。

上午蔡克诚来，又带三篇有关论述科学理性和历史教训（内一篇为读我论知识分子定位问题的论文）三篇文章。写知识分子那篇太枯涩，没有例证。论法轮功之群众抵抗。宗凤鸣儿子被警察压押到京，为父亲过八十寿。警察路费单位报销。也谈到“不可救药”。

杜导正两次电话，讲李铁映的笑话，由于光远骂了丁关根和讲政体改革，以致会议上（研究员与所长们）讲两条，一为同核心一致，二为思想学院不能搞多元化，引起哄堂大笑。刘军宁限 15 天内撤出社科院。据说要开除慎之党籍。去年十一月魏巍长文，公开反对邓小平理论，拥护文化大革命，几十个“马克思主义”题目。还讲到“左”派的组织串连。第二次电话是薄一波约见（他们是一个村，薄是他父亲的学生）。

蔡谈法轮功社论几条：教主崇拜、精神控制、危害社会、窃取财产（组织服从）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等，人们都认为亦如我党也。

2000 年 3 月 24 日（星期五）晴 到郑州

四点半醒来，五点半起床。整理带走资料。许医农处取来的近日网上报导资料、文章，台湾动态甚多。“陈水扁赢了，李登辉笑了，朱镕基傻了，江核心急了，张万年毛了”。“中共武吓做蠢事”。“朱留有余地”。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炳青对记者居然说：“陈水扁当选意味着战争”。

十点吃饭。薛京、小赵一起，十点出发，五十分钟到机场。在要客室休息，李辉夫妇随来。下午一点起飞。坐在一排的原河南省委组织部长王宏范（67 岁）认出我，坐过来一直闲谈。他去过美国、瑞典等国，对过去与当前事，许多看法、观点相同。说当年来北京开会，听我讲话，关于四化选干部，“就是选优秀知识分子”，回来向刘杰汇报，完全赞同。两点多到郑州，接到越秀酒家午餐。住中州皇冠宾馆 558 房间，很豪华，卧室纯白色床，台，似为西方贵妇人准备也（酒家豪华而典雅，有铜［桐］板地板）。

未能午休。四点半到七点看资料，写了点零碎提纲、话语，以备忘。

晚餐仍到越秀，大厅布置文雅，墙柜有仿古陶瓷器皿，悬挂字画与精湛油画。有小书店，摆满了我的六七种著作。老板崔乃信来陪，饮白酒数杯。崔 45 岁，河南省黄河实业公司董事长，酒店起家。晚九点始回房。十点服眠药上床。

电视报导，普京说：否定苏联过去是没良心，想回到苏联是没头脑。其人甚聪明也。

2000 年 3 月 25 日（星期六）晴

几次小解，仍睡着。上半身盖毛巾睡衣。六点起床，看资料。七点半到楼下大厅自助早餐（100 元一人）。李辉引路，说是生意甚好。吃到十点半。冷热品种甚多，可惜吃得很少。喝鲜橙汁、牛奶，咖啡几十杯。十一点半到省委院内二招待所，省委组织部几位在家新老部长宴请（飞机上遇见王的“后果”也），很是客气，还是读过我的书有关。中途马忠臣（现在的省委书记，原省长，1983 年到山东安排省级班子时，任泰安地委书记，当年见过面？）来敬酒。席间漫谈省情，经济全国第五位，人口第一位，近一亿了。马较朴实，不说大话（接触下面的人对李长春评价不好，说大话，不办实事）。

酒家“学术讲座”到近百人，三点半讲起，主要讲自己写作过程，讲延安抢救运动（八十自寿第一首，“堪为平生不左偏”起讲），未总结内战十年打 AB 团（死 10 万人）教训，“特务如毛”主客观原因，自己顶住了（带［戴］红花“光荣”），唐纵日记，三峡争论，当秘书，4 个 20 年，秦城如何度过，文革不可原谅。直讲到当今全球化，“新经济”。西方遵从马克思指示，资义在变化，到信息时代。气氛热烈，几十个问题，稍作回答（李辉掌握）直到六点。几十本书签名，照相。作字两幅，一送讲座，“骆驼”送崔乃信。晚宴，《大河报》、《河南日报》两负责人思想都很解放。谈江如何做［作］秀，到河南时的几处笑话。林县红旗渠女讲解员，讲乡村干部“夜夜进洞房，乡乡小村长”。英德文混淆不清。十点始归。

起床前定稿。赠越秀学术讲座：

友好随时来聚会，交谈此地最相宜。
关心天下古今事，高举自由民主旗。

——李南央注：此段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0 年 3 月 26 日（星期日）晴

夜十点服眠药上床。小解两次，睡到五点半。起床洗澡，并洗头。李辉受人之托，强我去洛阳参加省杂文学会年会。早餐后，八点半出发。杂文学会会长王大海一路闲谈。当年右派 77 岁，60 岁即退休。赠我《南腔北调》期刊，转载小妹文（本人文章写得好）。谈林豆豆在河南几年，要为父亲正名。有种议论，是周恩来布置，使林出走也（豆豆作了报告，未阻挡）。林护毛，招［扶］毛，招致文革，整陆等，难辞其咎。林后来想扭转文革，搞经济，并非代毛。王曾让豆豆找我。

十点半到洛阳日报社，先上三楼小坐，再上六楼，讲到十二点。杂文多从具体事或问题谈，由于百年来之巨变，需要弄清历史总面目与有关理论。延安清算王明路线，遇到王实味《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等，转而整知识分子“半条心”乃至“两条心”。1949 后就思想改造，舆论一律，到驯服工具，直到文革。马克思从人、自由人出发，精神、物质解放全人类。重视个人、个性，资本主义遵此原理发展到现在，我们自由、民主（从而科学、法治→市场经济）没完全解决。马消灭私有制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列斯毛的实践发展，走了大弯路。现在我们还是经济腿长，政治腿短，今天还想宣传保尔精神。午餐大园［圆］桌，市委书记李柏拴作主人，坐三十多人（平生第一次坐此大桌）。餐毕我讲园［圆］

心要不得，围着转也（指老是江核心不离口，走老路）。三点半回到郑州。

晚上大象出版社社长周长林（《寻根》主编）等请客。席间漫谈法治、人治，批评现实。河南的报刊、出版都很活跃。祝新刚等也一起参加活动。谈林炎治［志］其人虽“左”，但处理具体事情都较大度宽容。

2000 年 3 月 27 日（星期一）晴 回北京

四点半醒来，五点半起床。要为《寻根》题词，还要为出版社、《洛阳日报》留言。早餐后，九点送来纸笔，书之：

《寻根》属：根深不怕风摇动，老树新枝更着花。

大象社存念：文章济世中州在，书业育人气象新。

2000 年 3 月 26 日来洛阳参加河南省杂文学会，为《洛阳日报》留言：

舆论监督天下安，世间欢喜自由谈。
应将焦点及时报，以免民谣到处传。

上午十一点到越秀酒家，王大海、马国强（《河南日报》副总编）、周雁（《寻根》编辑）等聚餐漫谈，又一些人买书签名。我也买了三本书（余秋雨《文化苦旅》没有读过）及徐友渔编的《我们那一代回忆——1966》等。

河南之行四天结束。下午三点半乘机飞回，晚点半小时。五点到京。玉珍到机场来接。回家薛京、小赵一起晚餐，还是家中舒服也。

2000 年 3 月 28 日（星期二）晴

几次醒来，又渐睡着。腰腿均未疼。起床后发现双眼“红网”（洗脸时感到流粘液）。于是同玉珍到医院。证［诊］断睫膜发炎，取了三种眼药，一天轮番点三次。玉珍说我对眼睛特认真。医院碰到周海燕［婴］，说朱正《鲁迅回忆正误》第三版，骂了他的母亲。同车回来后，即送来他的反驳文章。

下午李洪林夫妇来，赠《中国思想运动史 1949—1989》，写得很是简要。刚回国一个月，基本住在北京。儿子现在香港教书。在美国时同异议人士不接触，同苏绍智等来往。重视小妹的文章。

晚上翁长溥同女儿来，关于三峡他有几篇东西送中央和朱总理的，留我一阅。

2000 年 3 月 29 日（星期三）晴

昨夜未小解（晚上吃面条，未喝汤水，喝了药酒），近六点醒来，起床。上午看报刊、信件等。韶关一热情读者（雨虹）来信并《阳光书简》（《读书报》）与《民声报》，是个有心人，前夜来过电话）。李劲祥寄来信件等，写“大跃进”经历。任俊杰来，签发函件。

同方实电话，杜导正昨天同薄老谈了二个小时，揭发魏巍等反邓之事，及南行观感。老干部一则考虑十年、十五年将大变，别一部分人则无所事事。还问到对当前看法，薄未表态。支持《炎黄春秋》（二、三期文章挨批）。

下午两点半到新大都参加席殊书屋的会（全国连锁店 100 家完成并张建伟“历史报告”晚清五本书评论）。到好几十人，光远、慎之、邵燕祥、汤一介、乐黛云（两人先退）。

2000 年 3 月 30 日（星期四）晴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几乎整天翻看报刊。

2000 年 3 月 31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翻阅报刊。

八点玉珍先到医院查血，九点半一起到八宝山向唐棣华遗体告别。她小我一岁，1935 年进青岛大学。见到黄楠、黄梅和儿子们，赵杰兵在门口迎接。杨纯等先我到，遇见刘家栋，又要书。

下午又去向郭建（郭见恩）告别。

2000 年 4 月 1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翻看报刊。

终于下决心将书房桌子搬动一下。满起帮了一上午忙。客厅大幅带框山水画移入北屋。仍换上两幅关山月、朱纪瞻的梅与水仙。康梁两斗方字仍挂上。

郭全胜同两位搞整形美容的专家来，他们成立一个此种性质的团体，即在武汉开会，请出席，只能婉辞。谈到美容已成社会风俗。原住 22 楼的那位袁木及夫人也整了容。方毅脸上的红色大块胎记，也是他们整去的。

2000 年 4 月 2 日（星期日）多云

两点小解，睡不着，三点服眠药，久久入睡。六点半起床，整日精神尚好。书房有待大清理。

十点到燕京饭店 7028 会议室，川口孝夫、齐藤孝、横川伸、野本雄子（山本雄子）等四人约谈。三人都会汉语，横川父亲（赠我横川回忆录《我走过的崎岖小路》）原日共，曾长期留在中国，本人读过 101 中学，同毛远新同班（介绍毛入团）。主要问题是毛的性格，为何彭一信即如此大变：由反“左”到反右？我从毛的早年谈起，绝对个人英雄主义（易礼容评价），江西时代的脾气大，任人唯亲。受客观约制，大局小心谨慎，到斯大林去世后，主观求快，随心所欲，又不懂经济，轻视天地（改造自然）。43 年“个人决定”权后形成的全党惯性（被认为一贯正确）等等。还有个全民素质与全党素质问题。终于形成十年文革动乱，只有中国土壤才能发生。还有些早年具体问题。一起午餐后，两点多才回家。

将书房桌子面向窗口，房子大多了。昨天满起帮忙，换挂客厅的大画。

2000 年 4 月 3 日（星期一）

四点半醒来，即起床。翻看报刊。玉珍同我八点即到医院体检，肝肾无变化（仍囊肿），心电图等众［均］正常。但血压 105—70，医生嘱经常带上硝酸甘油，以备不测。回来后，医院电话：忘记拍胸片，眼科也未查。遇见光远，谈杜导正与薄谈话，不应谈广东老同志悲观看法（十年内大变也），薄乃 merchant 也。最近中宣部会上，丁关根问广东宣传部来人没有，一副部长应声立起又坐下，丁竟恶言：谁教你坐下的。嚣张之至。

下午两点仍到燕京饭店，同日本友人谈到四点半。送他们几本书。《实录》由横川伸负责最后校订。今天还问到一些细节和成语，如“两小无猜”（“大跃时”大搞小高炉、小平炉）含意、用法弄不清。以后将不断信函询问。这个麻烦只得认了。还问到“低调俱乐部”，他们不知道这是当年汪精卫的把戏。

2000 年 4 月 4 日（星期二）

六点起床，翻看报刊。

书房有待大整理。书柜放的书仍是乱的，没有很好分类。已答应将书大部送平江图书馆，哪天能动手清理呢？

下午二点到办公室，处理一些信件。小曾将回答三方意见的复函交我，大体意见都采纳了。最迟八月后可出书。孙耀群应约来谈房子问题。再次提出按部级住房待遇，如能就地解决最好。薛京事又再提出。他说已请王［黄］晴宜副部长酌办。

四点半到游泳池，已经一个半月没游了。游 500 米，用肥皂洗了个痛快澡。遇见郑惠，谈李铁林找胡绳谈，让胡下，引起不快，“最好问问薄老意见”，以此表态。准备让伍绍祖接办。离不开高干子弟也。

2000 年 4 月 5 日（星期三）晴

两点醒来，服眠药，被子厚，久久始入睡。近七点起床。几篇短序不能再拖了，整天又未能动笔。仍整理书房杂件，翻看报纸。看报太费时间，得想个办法。

下午南君来，取走他写的童年回忆，是写给女儿女婿看的（在加拿大？）。去天津看过鹏君，妻子偏摊［瘫］，因抗战时在贵州参加过一个国民党的训练班，前半生受累（女儿亦受累）。南君从不谈形势与有关认识，读了《其人》也不置一词。大概属一生谨慎之人。

陆沅电话，廷栋患食道癌，要开刀。

在书房站着整理书刊，半个小时即累得不行，得坐下休息一大阵，身体真不大行了。体重大概已不到 70 公斤，比过去减三、四公斤。

悌忠电话，小妹回来延期，改在 12 日，航班照旧。李普夫妇 15 日回来。

2000 年 4 月 6 日（星期四）黄沙蔽天

睡得不好。六点起床，翻阅报刊。书房检清不完，十多年来，什么东西都留在家中，越堆越多。

博库网要收我的书，刚清出此件就接到电话，明日来家谈定。同李郁电话，文集两种版本。吉林文史出版社都想出。

收到湖南两个老同志状告“杨正午、周伯华贪婪不法”件。威胜案是其中第二件大事。看来都同子女有关。

下午四点半到文津街，游 500 米，尚不觉累。

廷栋患食道癌，同他爱人通电话，鼓励开刀，早发现早开刀为上。

2000 年 4 月 7 日（星期五）晴

又是两点服眠药，折腾久久入睡。六点多起床。一早到办公室。状告杨、周件转尉健行，附短信并去年 12 月 15 日熊、刘、黄、齐信，引起对威盛一案记忆。嘱薛京全件复印转李铁林、曾庆红一并阅处。雷霞正好来京了，来到办公室。此事全然不知，来京还是为威盛到高法院便诉事。

午餐时，遇黄晴宜，将住房事告知。即回家。

下午山东苏东河两人来，篆刻家求题字，原是张西凡儿子（一老将军）介绍来的，全忘记了。

2000 年 4 月 8 日（星期六）又是沙尘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准备写字。为苏东河篆刻想了两句：刀亦师六法，心源造反中。

为李慎之集古人句：千古文章心自待，五洲形势掌中收。

又王安石七律“华藏院此君亭”（有联：人怜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材老更刚）。此律写坏了四张。又为沙叶新书“善作剧楼”（慎之托）。为深圳出版社旷昕书绝句。拖拖拉拉一上午过去了。

下午同玉珍到北大医院住院部看望王廷栋。下周一开刀，确诊食道癌早期。我与王照华（十二年前（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 门癌开刀）的鼓励起了决定作用。老伴腿已不灵，本人精神尚好。

到文津街，游 500 米。玉珍同罗西北夫妇一起闲坐，等我。不免又谈钱正英其人，她的秘书、同道都是互相利用也。

2000 年 4 月 9 日（星期日）晴 沙尘尚不太大

六点起床。翻看报刊。

中午鞍山韩市长请客，在建设部宾馆餐厅吃狗肉，刘云鹤一家，玉珍的老关系也。去年就准备我到汤岗子温泉疗养，今年讲定七月初去，可以疗养三个月，治腰腿疼有效。

满起、胜利两家都来了。下午同胜利手谈多局，只小胜一盘，太争强了。

雷霞来，一起晚餐。留下威盛诉状转市委。

2000 年 4 月 10 日（星期一）晴

四点多小解，睡不着了，不到五点起床。

再翻《王实味始末》书稿，动手写序言，写点感想之类。

报纸来了，总得花个把小时翻看。

下午两点半到医院，玉珍陪同，补做体检，胸外科和眼科。腰椎再照 X 片，樊大夫建议，还做骨扫描（预约 5 月 24 日上午）。营养室护士告我，主食吃得过少，热量只 900，应 1400，主食得吃 4—5 两，鸡蛋还是吃一个好。

薛京电话告知，王廷栋手术下午三点始毕，没有扩散。

2000 年 4 月 11 日（星期二）晴

三点半小解，睡不着，四点起床。再翻《王案始末》有关段落，动手写序言。断断续续，上午写完。2500 字。

下午到办公室，复印序言及其他件。雷霞件转寄强卫并附短信。

游 500 米。

2000 年 4 月 12 日（星期三）

六点起床。翻看报刊。

上午宋金寿来，取走序言。“特务如毛”，后打电话乃“麻”。

郭全胜同两位从事医学整容的专家来，他们要成立一个这方面的团体，在武汉开会，约我处[去]，婉辞了。留下《健康与美容》两期刊物。美容已成为一大社会产业与被关注的社会生活。

下午游 500 米。

2000 年 4 月 13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翻看报刊。

上午李郁来，又留下两年已打印好的日记。谈出版界形势紧张。改革出版社（体改委的）出了一套

当代官场现形记的书，负责人等抓了七八个，还传讯别的出版社编辑。很回避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中宣部开会，徐光春竟如此狂妄，问广东来人没有？一副部长站起回答来了，即坐下。“谁叫你坐下的”。其人是穆青提起来的（又被江看重），六四时竟揭发穆青。

下午游 600 米。四点小妹来，带来许多药物，送孩子们的东西。忙忙织了一床线花毯为外公祝寿。

晚上到翠微大厦西路一湖北餐馆“九头鸟”家宴，为我做 83 岁（超过毛爹爹了）。此处炖鸡与鱼，酸豆角炒杂烩等甚好，为刘老太介绍。小玲、杨小玲、胜利，苗苗四家，廖嫂、朱嫂、薛京、小赵、小妹，一共 18 人。两桌，很是欢乐。最后切大蛋糕如仪。只花 780 元。

2000 年 4 月 14 日（星期五）晴、多云

昨夜十一点就寝，五点醒来，五点半起床。

翻看去年 12 月与今年一、二、三月的四本《开放》。许多政治新闻、故事，都比较确实。有不少评论文章。慎之文刊二月号。还有两天报纸，没有看完，上午就过去了。

周笃文代邓步锋约客宴请事，已定妥明天晚上，仍在新兴宾馆，下午四点。电话约了光远、戴煌，其他都不在家，由周约好李普、谢文清两对夫妇。

下午游 800 米，恢复旧状，尚不觉累。

约秦川赴宴，上来小谈一阵。让翻《开放》。载有陈小雅文，秦大侠 80 寿宴，并大家照片。

2000 年 4 月 15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翻看报刊。给若水打通了电话，能够参加晚宴。

上午看网上资料，当前新闻评论等甚多。

下午四点同玉珍、小妹到新兴宾馆，大厅摆大园［圆］桌，可坐 20 多人。李普夫妇、谢文清夫妇、周笃文夫妇先到先谈，随后若水夫妇、戴煌夫妇，光远来得最晚。东主邓步锋和段葆祥最早到，薛京亦来。议题还是迫害舆论近况。老谢注意江题字有错字，如“神剑腾飞”应写“箭”等。若水同意我谈的关键在“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对的错的皆由此产生。以此“理想”或“大旗”，随心所欲，滥杀无辜，天下大乱。戴煌送新著《新格斗》（王国藩案）。丁关根最近到河南，谴责焦作火灾不该报导。“稳定”在粉饰太平也。

2000 年 4 月 16 日（星期日）晴

十一点上床时服眠药，六点起床。

翻看报刊，《开放》四本大体翻完。又两本《中华文摘》乃港版大陆文摘也。港刊常评论大陆人物，称鄙人为“党内民主派”头头。

收到小邓寄来的罗章龙材料。成立非常委员会是在开除党籍之后，花园会议大有问题。可惜陈郁已去世。四中全会却有“篡党”之嫌。周恩来是关键人物。

张|西|茜蕾来，谈她的女儿自动来我处借书事，似对女儿有不满看法。她送我回忆录，从而谈起吴博（她的苏州中学同学），到延安后，神经即不正常，现在与儿子住在一起，仍不正常。谈到她母亲和姐姐在文革初起自杀事。父亲与王一知生的儿子，在苏联学的尖端，回国后精神即不正常，至今由她照顾。

2000 年 4 月 17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翻看报刊。

今天算是做了两件事：为冯兰瑞改好她那首“八十自寿”（2 月 25 日寄来的）。原诗完全不合格律，保留原意，几乎重作。

看完小妹的两篇长文，略予改动。一篇《答读者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在网上讨论，颇多质问与反对意见），一篇《千禧之年的悲伤》（写中国民航服务之落后）。行文全口语化，长句太多，主语与谓句有时相距太远。

下午让薛京来，取走邓伍文寄来的有关罗章龙的材料，嘱复印并交韩钢一份。过去文件中有关于罗的评断，总觉得同事实会有出入，这个材料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如何处理并说服档案馆和党史研究室的领导，还得周折。罗章龙同何孟雄等人分不开。

2000 年 4 月 18 日（星期二）小雨

两点小解，久久入睡。五点起床。翻看川口孝夫的《蜀国漂流记》，涉及五十年代日共内部的斗争。上午李公天、张黎群送来《怀念耀邦》二本。港版。第三集定要收我的“最后谈话”。我谈及 87 年 7 月旧事，上书揭“左王”总书记活动。

下午傅思和与王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谈部务会讨论我的“部级”问题，以尚有七八十人相似情况未解决（顾委有 3 人：张辉、赵武城、韩念龙）为由，“再研究了”。曾庆和［红］结论还有句话“可以理解”。不由得不大光其火，声震屋瓦（住进 22 楼第一次也）。我不过是不会照顾自己而已（傅与王近情理，早提出早解决矣）。于是数说旧事：当年并不愿来组织部，为陈云所逼。“那就先解决我们顾委四人”，名正言顺。

薛京赔黄新亚同两位香港客人来，都是“香港协进联盟”的：刘汉铨（立法会委员）、吴军捷（总干事），吴原在广东青年团工作，都是老港人。详<谈>香港形势，实权在陈力安生手中，董建华顽［玩］不转也。自由党有 26 席，占 1/3，工联 10 席，协进是工商联。港澳办一直将注意力放在工联，不懂得应强大中产阶级。董父的船业本已破产，是我们扶起来的。民心更难归。媒体一致对大陆不满。台湾无大势力，幕后还是彭定康影响。美国经济势力雄厚。

2000 年 4 月 19 日（星期三）夜雨

两点服眠药，六点起床。整个上午翻看报刊。陈英茨夫妇来，关心我的身体。他仍在治疗，医生说是无先例，能活到现在，已八年。他自己感到“快了”。谈到光远未受过大迫害，故而不专一，不能抓“主要矛盾”不放。

下午游 600 米，洗澡后出汗甚多。

晚六点半到亚运村康乐宫赴宴，校友会（刘双平）请黄孝宗夫妇吃饭，有方成、刘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黄的同班）和两位女士（杨莉，汇凯集团公司总裁助理，校友）。漫谈到九点。黄在美国参加阿波罗工程（属军方管辖），为总设计师之一，1942 年在乐山机械系毕业，在台湾生活过十年，现居洛桑基。多次回国，江泽民接见过。关心打不打台湾，我说不会，一打就乱套了。自谓在外几十年，仍眷念着祖国。美国总是歧视有色人种的。关心三峡，如何防洪。我敞开谈了自己种种较要害的看法，如取得胜利后，仍“马上治之”，自称“秦始皇加马克思”等等。

2000 年 4 月 20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翻看报刊。

上午九点同玉珍到医院，到四楼核医学科，九点半注射一针，三个小时后，下午两点做 r 线照射检查。回来午饭后几未休息（电话不断）。在台上仰卧 45 分钟，最终排除一切疑虑，椎骨等都正常。这就放心了。

晚上六点到“文豪杂粮食府”吃陕北饭菜，请陈海宽。陈在西安工作，去米脂佩珍家，拍了家庭录相以及玉珍老家窑洞，县长等人都去了。录相甚清楚。玉珍看了高兴之至。薛京、小玲、小赵参加，羊血辣汤，羊杂碎等，绿色豆付［腐］，炒土豆丝，黄米糕等。270 元。

右手拇指那个“囊肿”泡，今天找皮科大夫刺穿了，三天内不能游泳。

2000 年 4 月 21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翻看报刊。近日睡到后半夜右腿仍疼，右肩肩肘炎仍疼。只得贴狗皮膏稍稍缓解。

吴昱晖寄来父母亲碑碑文，改了两字，生卒年月格式也须小改动（“至”改“|”横杠），将信发出。至嘱不事宣扬，悄悄进行。

2000 年 4 月 22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翻看报刊。

九点到民革中央礼堂，参加武大北京老校友会活动。校友石定机送我他父亲石声汉（武大教授，著名的农业教育家）的《荔尾词存》，杨静远（杨端六女儿）赠她的《咸宁干校一千天》，内有记母亲袁昌英的长文（袁被打成右派）。37 届土木系的龚一波坐在我的旁边，第一次见面，他知道当年李厚生其人。我讲话，复述了“知识分子定位问题”的短文，与“迎接新世纪要四讲”。看来大家还是入耳的。复印件也让彭清源看了。桂香［湘］云（元化表妹，原中科院应用数学所）同我通过电话，过来相识。她爱人屠善澄（航天总公司）也是科学院的，反对上三峡的。送她《钱正英应负的责任是推卸不了的》一文。她谈到元化家庭的苦恼（夫人支持不争气的儿子）。请来外交部一干部谈国际形势，现在经济全球化，每天有 1.5 万亿美元流动（等于全球 4 个月外贸）。美国经济比重占世界 28%。此次日内瓦人权会议，击败美国提案不易（谈了罗马尼亚如何弃权的）。

下午游 800 米，尚不觉累。

2000 年 4 月 23 日（星期日）晴

三点半小解，睡不着了，四点多起床。整天看有关资料和报刊。看完网上长文《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北京王力雄作），因单少杰电话，催我的序言，此文引用了我的毛晚年等长文。又看近日网上有关新闻及文章。看完《国外理论动态》今年第四期。

不时到阳台活动，伸伸腰骨。

下午四五点间，玉珍逼我到河边散步，看遛人放风筝，遇见本楼的老人（名字又忘了），劝我多活动，少伏案。回来上电梯遇见梅益，87 了，坐轮椅外出。

2000 年 4 月 24 日（星期一）晴转阴

昨夜十点半服眠药，五点起床。上下午到阳台活动一刻钟。

整天看书，看网上资料。有新左派、民族主义者同自由主义的争论。中青年开的会，有王小东，丁东等。看了这些发言，才知底细。河北的《社会科学论坛》第四期，有余杰答复余秋雨长文：《我们有罪，我们忏悔》。另一篇不完全同意其“人有罪是因为人的有限性”的说法，把一切“罪”混为一谈。

不过，余秋雨可能是不敢正视自己过去，现在名声太大了？买了一本《文化苦旅》，还没有看。

下午三点，红安县文化局的罗厚斌和中央电视台《科技之光》组的李剑（武大物理系的，91 年毕业）等三人来，拍摄叶君健的访谈。往事回忆不多，在校时，叶高我一班，由于谢文耀关系而认识，思想进步，行动并不积极，学者型。战争年代作对外宣传。

2000 年 4 月 25 日（星期二）又有沙尘

五点半起床。提前解手。八点前同玉珍到机关，老干局组织离休人员参观团河监狱。两大车两小车，雨亭等亦去。向大兴路上挤塞，几乎想回头不去了，九点四十始到。非常宽敞的现代化的大监狱，八十年代初建，关各种刑事犯罪人二千多，工作人员三百多。在大门外停车，负责人员引导首观向国旗致敬唱歌仪式（分若干区，此仪式约二三百人）。然后看监房，上二楼，娱乐室有乒乓、台球，监房内上下铺，各人养一盆景，每房都置养鱼缸，以此辅助修身养性不致[至]暴力。各种记分方法，公开评定（杜绝偏心舞弊）。第一等的一年可减刑九个月（一般都是判 15 年以上的）。接待室可同时坐二三十人用对话机隔“窗”对讲，也有对外电话机。父母妻子每月可探亲，还有一月同房一次待遇。最后观看节目演出，大礼堂可容几千人。一唱歌，一唱威虎山，还有一短剧，两个角色，服刑归来，忠实的贤妻子已病逝。还参观了厨房。许多外国客人称赞不已，真正心灵改造。释放后重犯者只 2%。那位高个“队长”去过几次美国，大大贬责异域也。这样的监狱全国有四五座，属司法部直接领导。回家已过十二点。

下午游 800 米。

2000 年 4 月 26 日（星期三）晴

睡得尚好，五点起床。翻看一些有关诗词的资料，作点准备，即席诗七绝：

虎斗龙腾非旧图，于今网上见功夫。
人间信息全球化，电脑机心现代儒。|第四句原为赠杨叔子

八点半到石景山区八角饭店，先在一居室小坐，即客人不断。开会仍在去年原址二楼大厅，与周汝昌（小我一岁）同坐主席正中，梁东（代孙轶青）作主报告。颇全面，全国爱好诗词者已百万人，谈诗词对民族精神传统影响之巨。我第二个讲，谈两个七、八十，应当深入学校，影响年青人。旧瓶装新酒，举例聶绀弩，“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推心坦白难”；我的“平生文字难成狱，自我批评总过头”；古人语：“诗人随世运，无日不趋新”。从而谈知识分子定位，应为人体头脑，等等。周老谈诗词格律、诗韵、词字异音等专业问题。不断收到与会者送来诗词书刊专辑并让签名留念，约一二十人。散会时照相不断。各地与会者老中青二百多人，在楼前大坪照集体相，花半小时。午宴同作协郑伯农邻座，主动问我认识其弟郑仲兵，是知内情也。于是客气周旋。周笃文知其为“左爷”也。

山东一人送大幅中堂养生“三字诀”，写得极好。作者本人送的？却弄不清楚。深感各地“诗友”对我的盛情。

下午游 600 米。

2000 年 4 月 27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习惯翻阅报刊。看到《作家文摘》377 期（4 月 25 日）《观望俞平伯》文。文革期间，北京市南郊农场组织参观，俞沉默寡言，“到了团河宫遗址，清乾隆年间修建，方圆九里，有江南景色……只剩下光秃秃土山和些许古杉松柏……而那座‘罪碑亭’却硕果仅存。可一看到《罪己诏》，他忽然振

作起来，分开众人，快步来到碑前，前后左右，聚精会神地端详起来……碑上文字有些已经模糊不清了，他就低低地垂下头来，用心地辨认着，半天过后，他才拍了拍手，直起腰来，看了看周围的人群，不慌不忙地说出到南郊后的第一句话：‘连封建皇帝还知道做个自我批评呢！’他面无表情，但声音很响亮。当时，全场肃然，仿佛大家的呼吸都停止了。”作者林谷随后议论，此种俞的“奇行壮举，正是他‘严霜烈日都经过’,经常百般压抑后的一次总爆发。”不知当年俞老是否知道毛讲过“皇帝是不能下罪己诏”的话？想必团河监狱即团河宫旧址。“罪碑亭”还在不在呢？

上午十点，同秦川、玉珍到谢文清家，慎之已到（老谢夫妇请客，过漫谈瘾也）。先将对联、条幅交，赞我的字越写越好。畅谈旧事议论当今。谢当年波兰事件反映因合毛意，受益终身。林克为慎之介绍（最老实，嘴严，但英文并不好，为毛讲“参考”），去世时追悼会，邓力群抢前握夫人手大声说：谢谢林克保护了毛主席光辉形象。秦川谈张玉凤言：毛感觉孤独，无人交谈（周有一年多未见面）。华国锋是 4 月间见毛谈几个省事情不好办，毛说慢慢来，后又说了句：你办事我放心。何来遗嘱。慎之肯定章含之也在内，唐闻生长得漂亮。这些人有种心态“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张至今保留）。又谈中国人民族主义心态，美国人歧视有色人种。毛的问题及其人历史作用不彻底清算好，实难以前进。今天还是“高举”“三面旗帜”也。六四时，只怪李锡铭、陈希同谎报军情（何东昌次要）。胡启［啟］立说：李鹏怕学生揪斗他，从而谈起慎之文章的意义。最近电视看到，江同人家总统谈话，贯用一个指头摇晃，此种姿势在西方属于指责性。项南说过，其人不读书，只能做点交际工作。有人反映年轻时也花花的。近日汪道涵对台湾事露过“武压”作用，受到江的闲话。慎之说，汪头脑清楚，但“行动的矮子”。三讲不伦不类，大概是王沪宁等人创作。谢文清谈，吴冷西在七届政协小组会上攻我：在庐山揭批胡田。今年春节广电部团拜又说。谢问吴为何不写文回答，吴只好支吾[3]。关于江，大家总的看法：原来还能认识自己短处何在，但十年“磨练”、十年功绩，于是飘飘然矣。五十周年的天安门尽情表演一番，其心态昭然若揭，可以当三代领袖了，可以挂照片了（听说近日山东、武汉也挂起照片来）。

2000 年 4 月 28 日（星期五）上午雨、下午转晴

五点起床。翻看报刊。上午下雨，可惜太小。读《回顾与展望》，翻看一部分，要点介绍甚好。

下午游 800 米。到内部书店买书，共 400 元。见到两本《其人》，店中人告我《实录》已卖完（大概早就认识我这个人了）。关于毛的各种书甚多，满架都是，选了几种。谢春涛的《庐山风云》大概用了全部《简报》与文件。好些是我未利用过的。还有关于文革的书，《世纪档案》等，总有大半年没来过书店了。

文献室林欣电话，约去怀柔玩两天，一个部队的学院请湖南籍人士。

2000 年 4 月 29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电话慎之问对周的印象：思想观点很清新，书也写得好，但有“乡下人”感觉。

上午周成启先到，名片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经济运行研究所”顾问（此院为陈云策划的，田夫当过院长，于若木副院长）兼深圳办事处主任。我称赞《回顾与展望》写得好：用事实说话，有理论观

[3] 李锐对吴冷西的这个指责认为是“决非记忆有误，而是无中生有，歪曲事实；说得重一点，乃蓄意诽谤”，曾撰文《请吴冷西给一个“说法”》（发表于《同舟共进》1995 年第一期，后收入《庐山会议实录》一书第三版），公开进行了驳斥，但是没有得到吴冷西的回应。张思之等人曾多次建议李锐将吴冷西告上法庭，此前的日记中多有记述。——李南央注

点。他主要谈自己历史：原籍宁波，解放前夕参军（中学生）南下（在上海参军）到重庆，在西南局当记录员参加高层会议，谈邓小平办事果断（宣传部长张子意向中央写报告被打大叉弃置不用，自己重新写过，即发）。五十年代在川大读书，学法律、经济。毕业后在贵州教书二十多年，后到省社科院任副院长，同朱厚泽很熟。随后宋晓梦，交我周给她转我的信件。宋谈郑州电视台要采访我们两人，《其人》已在《大河报》转载。北师大校长读了这本书，也给她电话。《光明日报》内部很糟，登了那篇很“左”的评论员文章后，骂声载道。留他们午餐。午饭后周世田同霍震宇（霍英东儿子）来，是父亲公司的董事，反对三峡的，很想见我。略谈三峡，很忧虑中国的水资源问题。他在美国劳动过，农场滴灌。在国内投资被国企骗了钱，想搞基金会，同周世田合作。没有午休。游 400 米。

亚洲自由电台电话，华盛顿美籍华人打的，大概想访谈时事，予以拒绝。香港《南华早报》英人电话谈三峡（中国话说得不好），我说开工之后出的事，都不闻不问了。

2000 年 4 月 30 日（星期日）晴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整天翻看报刊、资料。

上午同玉珍到对面邮局取茶叶（浙江毛应民寄的）并逛小市购物。回来遇见高扬夫妇（他们来看张西［茜］蕾）。略谈“左”爷，他也很贬宋平，要我的书。谈毛的评价，同意我的观点。我说任仲夷是“一九开”了。

桌子总是乱糟糟的，眼面前东西找不到，是不是真的老了？举手之劳都做不到了？

该写的几篇东西放在心中，却不想动笔，人家在催，如何是好！

该复的信也不少，也动不起笔！

顾一凡电话，每年打一次，我曾答应给他书，却没有寄出。他已搬到方庄。

山东的苏东河（篆刻家）来，取走我题词两副。

2000 年 5 月 1 日（星期一）晴

昨夜半腿仍疼，起来找不到狗皮膏，只好服眠药。睡到近六点，觉头晕，早饭后躺沙发小睡一小时。

上午翻看报刊。向桂湘云寄出《要四讲》三文。桂是元化的表妹。

下午两点动身，途中看了一处卖瓷器的，大花盆三、四十元，都不贵。三点半到怀柔迎宾环岛南口，胡积［绩］伟夫妇随到，林欣与总装备部技术指<挥>学院院长常显奇来迎接，我们先去学院招待所。房间等亦如宾馆。龚育之夫妇与文强老人来得稍晚。林欣是文老的外甥女，她的爱人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是搞记者工作的。晚宴有两大桌。席间文老谈他的经历，老人已 96 岁，极健谈，声音宏亮（儿子在美国，闻我的名气，文老带他，林欣等来过我家，也算是熟人了）。1924 年的团员，25 年的党员，明德学生，黄埔四期的。因王明路线而失去党的关系。任杜隶明的参谋长时被俘。由于不愿写“悔过书”，直到 1975 年最后一批释放。晚上到一大房间应命作字。文老写大幅字。我为学院书“老树新枝更着花”（龚育之建议写“引而不发跃如也”）。又为院长夫妇和民航副局长（包培德）、林欣夫妇写了三幅秦城旧句。

晚上还坐车游览了怀柔城的夜景。

2000 年 5 月 2 日（星期二）

昨夜十点后服眠药上床。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同玉珍到小树林中散步、活动。早餐时，文老又谈了些旧事。老人善养生，吃得很少。上午先到学院靶场打靶，小妹少年时是少年宫练习手，几乎选入国

家队。卧倒发射，标牌在百米外，我只打了三枪，由小赵打完。眼睛老花难以描［瞄］准。步枪为最新式，可当轻机用，重约四公斤。打完靶后，坐车环游红螺寺等名胜，人山人海，车如流水。没有下车。午餐时，文老又大谈旧事（书于前“备注”页）。下午，老人先回城。我们乘一面包车攒入燕山山脉中环遊，从密云水库转怀柔水库，沿路山景（原日记仅写到此——李南央注）

文强老人五月三［二］日谈：

在明德中学读书时即先认识毛泽覃，也认识何叔衡（家庭与父亲关系），称毛为老师。由于“文七妹”是文家亲戚，于是改称毛大哥。同毛泽覃一起去广东。参加八一起义。失调［掉］组织关系后，碰见程潜，收入门下（1936 年当记者时，在上海遇见过袁国平，后在西湖遇见程潜），后被“校长”调到杜聿明处任参谋长。抗战时在上海为国民党做过特情工作，翻译日密码得知珍珠岛计划，美国人却不相信，焉能蛇吞象？被俘后，一直拒写悔过书。1975 年最后一批释放，见邓小平时，建议四事：国共是非有待历史评说；两党应重新合作；台湾不急于解决；办黄埔同学会（一直负责，黄埔旧址旧事只有他较清楚）。国共高层人士他认识最多，三大历史疑案：1925 中山舰事件，是苏联对蒋怀疑，要逮捕蒋，李之龙问蒋为何不上舰（蒋知悉内情后），于是将周恩来等关了一个星期。蒋当年即讲过，此事由历史说明。百灵庙傅作义打日本，是蒋同意并派兵支持的。张学良兵谏有罪，放蒋有功，功大于过。（杨虎城则被杀）蒋的日记已全部公开。日本人出的《蒋介石秘史》很可一读。滇缅战役歼敌四万，保护了印支半岛合印度。

——李南央注：以上为前“备注”页内容

2000 年 5 月 3 日（星期三）晴

睡得尚好，两点小解，复又睡着。五点一刻起床，玉珍亦起床，躺床看电视。六点始有早间新闻。七点下楼到小林散步廿分钟。

仍七点半早餐。客人数出 5 中水、粥（豆浆、牛奶、豆付［腐］脑、小米粥、黑玉米粥），小妹只言吃得过饱。席间漫谈乔木等人，庆夫二首。龚育之证明庐山会后陈伯达、胡乔木批彭两文是同时发给全党的。75 年批邓，乔文是印发了的。积［绩］伟谈“三项指示为纲”事，初稿是他写的，后交乔木定稿，现在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一篇。我谈“清君侧”、“你是小学生，你的文章由我改”等。让中年一代知道这些故事有好处。

八点起程回京，同主人们一一握手告别。途中购米兰一盆 38 元。十点到家。路上拐弯时，遭警察干涉：小赵说先靠边吧，乘机遁去，大家高兴。

满起一家和胜利来，午餐一桌菜，喝鸡汤一碗。午休一小时，下午翻看报刊。田方来信，根据中纪委决定，可以将钱正英诉诸法庭。

玉珍帮我洗澡。

2000 年 5 月 4 日（星期四）多云

五点起床。上午翻看三月间外出时没看的报纸。积了一大堆待剪报纸，不知哪天能动也。

玉珍同小玲外出购物，我与胜利手谈六七局，中午未休息。胜多负少，大胜一局 30 子，歼中间一大龙。下得头昏脑胀。

同杨纯电话，她女儿自日内瓦回，赠我巧克力并点心两盒。对江极其不满，要李慎之的文章。

2000 年 5 月 5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昨夜服眠药上床。翻看报刊与《书屋》4、5 期，有许多好文章。积［绩］伟怀耀邦，龙应台百年思索，资中筠的跨世纪国人何以自处（实为对外方针）等。《王实味冤案始末》序言特寄给周实，信中予以祝贺。

上午柳晓昂来，病情（前列线［腺］癌）已好转。要字即纪念他父亲百岁诗。带来湖南芝麻豆子茶。谈朱镕基性格好强，八十年代初要他去经委（晓昂由我争取在水电总局工作过），劳安是清华同学，患难夫妻，分配一般工作，后来才负责经委计算机室，电脑在行。在一中时低他二班，至今大小事有求必应。

徐滨二、三女儿来，也是要字。一青已找到新对象。《其人》又买到一本，卖者说好销得很（一老者“部长”？告诫：“不要卖这类书”的回答）。

下午同玉珍到邮局并小市买菜，苦瓜 2.7 元一斤，比苹果贵。

2000 年 5 月 6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

上午同玉珍去看望杨纯，带点茶叶等。她又给我一大盒女儿带回的点心。主题谈江泽民以核心自居，让人抬桥［轿］，忙于讲话唸稿，要出厚本《文集》也。她接触的老干部，议论甚多，处理科索沃、法轮功、台独问题，以及五十年国庆大浪费，搞世纪坛等等，都不切实际，脱离韬光养晦也。

宗凤鸣来，赵到广西、四川四个月，已回北京。允许朋友去探望（赵健民等）。谈到如何打开疆［僵］局。最后想到组织一批中顾委上书，赵健民去年的建议大赦书，似已发出，但无回响。

2000 年 5 月 7 日（星期日）晴

三点半醒来，未再睡着，四点半起床。翻《书屋》四、五期，看完胡积［绩］伟写耀邦同人民日报（主要是胡本人）1977—1985 年的关系，种种旧事。胡乔木“左”的一套昭然若揭。

上午同玉珍到对面小市买鱼肉菜蔬，并到邮局取回周成启从深圳寄来的五本《回顾与展望》。苗苗与胜利两家来，午餐很是丰富。

帮黄乃编文辑的李大芳来（74 岁，过去长期在民政部从事残联工作），喜欢书画，也做旧诗。送“习作选”，儿子新婚，七律为贺，小有平仄不合。送喜糖一包。

2000 年 5 月 8 日（星期一）多云、晴

五点起床。翻报刊。翻《孙大光文选》，着手写序言。编者奚青有个草稿，加以充实，得三千字，算是办了一件事。大光一生，可说头脑清醒，办事能干，为人正派，晚年敢于直言犯上也。1988 年 7 月 20 日那封致中顾委领导的信，可以垂于史册[4]。

下午游泳 600 米，序言复印 3 份。给奚青电话，找不到人。

李志民来，略谈国务院人事情况，成立了党组（当年毛为此发过脾气，政治局就是国务院党组）副书记为李岚清，同朱并不甚融恰［洽］。朱有意交温家宝。财政部长项怀城［诚］吹捧江谈财政报告有

[4] 此信可参见《倔强人生》（奚青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年 7 月一版）267—270 页。孙大光在信中提出了党风问题，提出了腐败问题，但是并没有看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党在法律之上，不受监督。李锐给予此信如此高的评价，显示他那时思想和认识的局限。——李南央注

理论高度。吴仪甚傲慢（电视形象如此），到北京市委时，一人即占 9 间房。直接管中化公司，经贸部长　广生（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检查出问题向朱作报告，吴大怒（或很生气）对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横加指责。李鹏则放言，国务院不能违反法律。志民说，他很想将《崇祯传》寄朱一阅。崇祯在位 12 年兢兢业业，皇后自己纺纱，李自成打入河南二年还不知道也。他也认为进入 WTO（江朱二人合作）后，就身不由己，得按世界游戏规则办事，可望经济前进。又说形势甚紧，Tel 等都要注意。[5]

2000 年 5 月 9 日（星期二）雨

一点半醒来服眠药，六点起床。翻完近日报纸。将“序言”再看一遍，改动一小段。

晓梦电话，郑州电视台来人明天到北京，拍摄《其人》节目，主题是 20 年后仍锐气十足，保持独立人格，靠什么支持；现在生活情况；以及亲情等。

下午两点半到李普家，慎之、方实、苏仲湘、杨继绳等随后到。漫谈形势等。网上一篇长文谈军中腐败，真是惊心动魄。徐雪寒言，江乃邓之叛徒，向“左”靠拢，控制舆论，搞民族主义的新左派（王小东等）同老左派合流。根子还是毛，必须彻底搞清楚。六四平反不能老拖也。在对面小馆晚餐，九点始散。苏仲湘转新书《皇帝与黄泉》（作者周良宵赠），还有他写的评毛五首，《也谈沈、萧失和》文。慎之谈到反右时，萧乱揭别人，反映很不好。军中有许多清醒之人。

2000 年 5 月 10 日（星期三）晴

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北京青年报》一天十来张，社会新闻花花哨哨，极少有思想的东西。大概适合现在年青人。

上午郑州电视台安晓路二人来，他们有线台有个读书节目（半月一次），为《李锐其人》开过一次读者座谈会，提出不少问题。晓梦随后到，一直谈到十二点，留餐。人格独立、思想追求，自感有幼年起父母家庭（平江有关）影响，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好学校，读书也用功，爱国主义与科学精神（自然知识与学工科）的执着，一二九后成为职业革命家。不论何种环境不失本身，母亲教导不要趋炎附势影响终身（父亲的榜样）。在延安抢救运动经验教训彻底接受，对毛从来不盲从。生平做事不求升官（成立水电总局与当青干局长两个例子），谈了许多事实。晓梦也做了许多补充说明，还谈到我的性格问题。也问到生活与亲情（两个姐姐与玉珍其人及晚年照顾）。玉珍开始谈到为我梦呓喊叫常惊醒追怜秦城苦情，不禁落泪了。

下午游 600 米。

2000 年 5 月 11 日（星期四）晴

五点醒来，即起床。将书桌清理干净，小书架亦加整理，今后能否保持书刊杂件井然有序呢？主要是信件来往能否及时处理。每天翻报纸时间占住较多，不翻一下又不行，无可奈何！

上午电视台二人又来，拍了许多生活场景，包括作字、按摩（两人互相）等等，似乎满足而去。

劳动一上午，作字五六幅（柳晓昂、一青姐妹、程湖新婚等）。为邓伍文写书名《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几十份中挑了 5、6 份寄去。

下午游 600 米，恢复 4 分钟 100 米。

[5] 意思是让李锐注意家中电话会被监听。——李南央注

周笃文、段葆祥、杨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谈六月开会长会议，扩大名誉会长，补臧克家、林林、霍松林、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等。谈六四后臧克家清醒了。还增加副会长。这些事我都没意见。会址将解决。我只建议刊物办好，每期收各地诗刊好诗，《诗韵新编》快出。

2000 年 5 月 12 日（星期五）晴

两点服眠药，五点半起床。看完近日报纸，留下的报纸（一年多来）一大堆，哪天能剪出分类呢？

上午韩钢先来，1958 年四月广州会议毛的几次讲话，他们找到了，从富春档案中发现（韩参加写富春传记），复印了一份与我，内中还留有挖苦钱正英的话。给他看了两篇“序言”，随即奚青来，《孙大光文选》序言细看后，加了一小段关于 1953 年利用价值文（发表在《人民日报》）的说明。准备正式打印给我，序言发表时间待书出版定妥之后，以免引起异[意]外麻烦。留韩午餐，饭后谈到一点始散。

下午那位美国教授钟世昌来，去年到怀柔见过，想去海南办大学，曾给汪啸风写过介绍信，起了作用。这次经香港带来十本《党内有个》给我。

何格高来，回顾三峡论证，钱正英之霸道，胁迫李鹏就范，同李伯宁、潘家珍［铮］狼狈为奸，欺上压下。给我两份他写的材料和城陵矶水位的意见书。

晚上风光先生的曾孙陈朝晖来，他父亲陈郅启有信致谢并获得风光先生画《李锐壁还“秋林亭子图”记》文。[6]

2000 年 5 月 13 日（星期六）晴间多云

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今天书桌未乱。周实信，《王实味冤案始末》序言收到，“会及时发出”。说《书屋》不好办，“但愿能找到一个好的‘语言落脚点’，能将各种思想的碰撞表现出来”。现代语言，字亦难认也。

上午赵健民来，已八十八岁，说没什么病。总的看法：什么都管，空谈套话，不办实事。首肯我说得走老路。谈到赵的信，平反事不可拖延，联络十来人，要我起草，写得无懈可击，可以公开，不怕压顶。去年那封信他发出了，张爱萍不愿署名。可同万谈。过去段找江谈过，竟说“张学良关过四十年”！可笑可叹！谈约一小时。谈到当年李欲上，邓说还是江好。

下午游 800 米。大光电话，序言致谢。谈及上午情况，当去看望他，已不能出门了。

晚上王平女婿荆中来，明天到那个老人院一遊。

又接到徐世长关于边贸的信件，他很想找国家领导人面谈也。

2000 年 5 月 14 日（星期日）中雨

服眠药上床。两点小解后又睡着。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雨下得不小。

上午九点半动身，我与刘老太坐荆中开的车，玉珍和刘云鹤夫妇一车。上高速路向北，第 8 路口，转弯走进“北京太申祥和山庄——国际敬老院”。占地约 150 亩，有 5 个四合院，颇具宫廷建筑格局，土红色柱与彩花梁栋，与“山莊”并不调和。有不小水面，惜无甚树木。院长杨海金作介绍，原是建筑

[6] 1999 年 10 月 19 日李锐日记记有：“下午四点陈凤光（父亲的朋友）的曾孙陈朝晖从襄樊来，取走凤光先生赠父亲的“秋林亭子图”（上有题诗）。谈他的家庭情况，原来母亲是石昭量的妹妹（石父石润金是国会议员）。”彼处为“凤光”，此处为“风光”，李锐自己亦无法确认“凤”、“风”二字哪一个正确。陈郅启所写《李锐壁还“秋林亭子图”记》一文刊于 2000 年第 02 期《湖南文史》——李南央注

包工头，赚了大钱，有感北大一老教授病死屋中无人知晓，而办此高雅福利老人院。会员交 3000 美元储备金，房间 3.6 美元，现可住 120 人。雨中参观房屋园林，全部房屋通走廊，伙食与食堂很符合卫生标准，有菜饭谱。服务人员多而周到，各种娱乐场所，还有讲究的中医诊所。正在扩建，包括办老人大学，扩大到 600 人居住。路遇一对教授夫妇，很觉满意（每人月交约 1200 元），北京中上阶层知识分子都有条件住入。午餐 16 人一园［圆］桌，有北京几位男女民革成员。我大谈政治多元化，以适应经济多元化，谈我的四讲。饭后书大字幅：乱谈养性，活动修身。三点半回家。

四点王若水先到，周笃文、张作斌、段葆祥随到，漫谈形势。张老谈广东那个女副书记太不称职了。

若水癌症仍未断根，有转移处，已命住院治疗或手术。玉珍对他很关心（冯媛去越南出差，无人照顾）。谈部队仍变相经商，宾馆改招待所。人民日报社搞了 20 多个公司，邵华泽只管赚钱。在附近小餐馆晚饭，近八点始散。

晚上广东教育出版社总编汤中光（与军科院范颐——写《叶帅传》）来，送《改革开放中的任仲夷》（50 万字），要开座谈会。

2000 年 5 月 15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翻完报刊。翻《任仲夷》，考虑写点读后感。又翻《南腔北调》1999.5 期（刊小妹文），文章如刊名，《存在的信心》写“从生物计算看生命永恒”，本世纪可能解决“灵魂不灭”了。“诘问老五届”对文革中的大学生一代很有责难，都“充当文革发动者的工具和炮灰，历史无法跳跃，也无法回避”，“是到对文革进行真正学理化研究和剖析的侍候了”。说“老五届”：“他们处于集体失语状态，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心安理得、平平稳稳、像模像样地或著书立说，或当官立业……这种知识分子的人格废墟状态与我们民族追求大团圆结局，厌恶历史悲剧的整体性格是相融合的，不会受到什么谴责和感觉有什么内疚。”如朱学勤言：“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恶感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

2000 年 5 月 16 日（星期二）小雨

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

玉珍督促，八点去医院看牙，做下模子。医生说，我的牙床已磨得很厉害，医院做不出这种假牙了，得到外面去做，有这种先进设备，金属材料比金子贵，得花两三万元。好家伙，万一牙床又坏一个，岂不又白做？归途九点到菜市口米市胡同看望孙大光，家中有一长廊绿化带，两大棵百年老树。客厅宽大，起居室亦宽敞，悬挂字画皆近人作品。有钱松嵒、刘海粟、董寿平等大幅中堂，黄苗子斗大字对联，还有些古董，不及细观。夫妇都称赞序言，比代稿充实（这就好了）。谈赵健民的建议，当然赞成。十四大前，他曾去上海考察干部，曾庆红曾落选未通过。因有三种疾病缠身：癌、心脏与头晕（脑供血不足），脸色很不好。玉珍同张刚谈，张与范元甄为老相识也，看了小妹文才知其详。一个多小时辞去。回来看望黄乃夫妇（五月十一日外游，出了车祸，两人都有小伤）。

下午同玉珍到办公室，先去看望庭［廷］栋。手术甚成功，可不再化疗。同小曾谈史料出版事，让金松林写一限期报告，不能再拖了。游 800 米。

2000 年 5 月 17 日（星期三）晴、多云、阴

五点起床。报刊翻看完毕，以后今日报今日看。

黄乃处送来的《阶级分析新论》（沈逢吉）读完，按照经济学原理：价值是由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

非“劳动”一种要素，还有“资本与资源”，资本除固定资产，流动资金还有人力资本，技术发明乃人力资本的一中体观。“最新［先］进的生产力”谁代表呢？并非无产阶级，而是持续的创新能力，是爱迪生、法拉第、诺贝尔、贝尔、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现在是比尔盖茨。这些精英都不是无产阶级人物。赶紧让薛京复印，并送慎之一份。慎之电话，那份军情水分甚多。

又取来一堆网上资料，看了一下午。

清理书画小柜，找出为自己写的“盖世能源“词，程十发送的“少女小鹿”图，和另一幅某某“枇杷”，准备给小妹和忙忙。

2000 年 5 月 18 日（星期四）多云、局部阵雨

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

上午小妹从上海回来，为玉珍和我买了上衣。王申生送“叫化鸡”和茶叶等。中午胜利、小玲来，吃上海烧鸡，很是欢欣。

小妹谈大新闻，范元甄给徐炜信[7]，说看了文章的上部分（下部不看了），只是说小妹有报复心理也。徐炜不赞成此文，其夫吴淞则不同，政治观点亦不同。申生新居很艺术化，自己有了车。不改革开放，焉能如此。

硬是感冒了，玉珍找出药几种，大概老年已无抵抗力，或许是游泳着凉所致？停止游泳。

2000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五）晴

两点半服眠药，睡到六点半始起床。中午又睡着一个多小时，似乎补足了多日睡眠不够。

昨天单少杰电话，催序言。今天翻出《毛执政春秋》稿，却找不到他写的草稿，电话又打不通。于是翻看自己的文章，包括那篇“左错”长文，以引起思路。又收到方行重寄来的“第八次致锐公信”，主要从理论上谈“阶级斗争”问题，认为这才是毛思的真正精髓也。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确是应当作历史的、全面的、理论的分析。

完全是感冒感觉，喉哨［噪］，含金果片。

李普信，催我《自述》，推荐朱正主其事。他也曾想过参加，鼓励之意。此事几乎忘了。

方行重此信，从具体情况说明，为什么将邓小平、匡亚明、李锐三公并列。方是中学教员，自然科学基础很好，思想很深，政治高强。

上午米脂县委书记甄达梅和两局长（建设、水利）来，表示谢意。水利部已批 200 万元，让省水利厅拨。建议他们找郭洪涛筹款。今年又旱，庄稼种不好。送我米脂剪纸一本。

2000 年 5 月 20 日（星期六）

五点半起床，翻完报刊。

佩珍、杨东来，带来一大堆米脂土产。午餐吃枣糕，离开延安就没吃到此物了，还有小米面枣膜［馍］。小玲、满起、胜利整日相伴，小妹亦来。

同胜利手谈多局，只负一局。

看完《晚年“左”思》长文，约九万字。现在写不出来了。

---

[7] 徐炜、吴淞：徐炜和吴淞夫妇是我的母亲、李锐前妻范元甄在抗战期间，抗敌演出九队的队友。两人于 2016 年和 2017 年先后去世。——李南央注

收到邵燕祥转来的公刘赠我的《纸上声》上下集。同邵是同一代人，命运相似（也可能气质相似？）又是诗人，又是杂文家，照片大的胡子，颇像张含英。女儿写的序言，“知父莫若女”。“天火之火，是火的极致了”（公刘语）。女儿希望“火”尚未趋“极致”之前，“还是热烈燃烧吧，杂文还不可速朽”。因为“我们的文化积淀和现实生活中，还有罪孽在不断地演绎和滋生着。”

2000 年 5 月 21 日（星期日）晴

又是两点服眠药，小有咳痰，一直含“金嗓子喉宝”。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续览《毛执政春秋》。通电话后，单少杰来，谈我的序言写法：毛是 20 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人物，已走进历史，让后人评说。拿破仑传记百余种，毛将来也会几十种的。（单说这两年西方又出了两种）毛的功过是非不彻底弄清楚，不仅影响当代，还会影响今后。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作者是放手评述的，利用了丰富的资料。我说：用了许多尖酸刻薄的语言，我却决不能<用>这种语言也。单 47 岁，六四时被剥夺了去英国进修博士后的权利现在也不申请教授级。学哲学教哲学。我备加鼓励。很欣赏我在一次会议上讲的：自幼母教“不要趋炎附势”。小妹也参加了谈话，还请单就“母亲”文写评论。

中午吃饺子。午睡一小时。下午为两幅字画题款“悌忠、小妹永存之”，“忙忙珍藏之”。

收到《李庚诗文选集》，才知道夫妇二人是画家和美术爱好者。其中有一首《病中读<龙胆紫集>致李锐》，1983 年作，记不起来当年是否收到过。

2000 年 5 月 22 日（星期一）晴

感冒中期或尾期？天亮前咳痰。昨夜服眠药上床，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等。

上午到人大会堂东大厅参加富春、蔡大姐 100 岁纪念会，他们同年同月生。与詹武同坐位。他先同我招呼（我记不出了），交谈后，才知道他在银行，1958 年补上右派（是一大案）。也在北大荒，说在北大荒见过我，这就想不起了。他不是 850 农场。后来甘子玉也在邻坐，一谈他才 71 岁。到的人很多，有四个人唸发言稿。朱镕基最后唸完稿后，讲了几句话颇得人心：说他是 1952 年随马洪、安志文入京到计委，才认识富春。20 多年，他一人听懂长沙话，认清字迹真是不易（这也引起我的回忆）。计委是养育摇篮。对在坐的领导安志文、袁宝华、郭洪涛等致意：没有去看望你们，你们也不找我。要求握握手。很是谦逊而亲切也。出来遇见黄宜晴（她讲了话）和傅思和，悄悄告知：两夫妇文革后在家中是不讲话的（回来，玉珍责我多嘴）。

随即到朝阳路华商大厦参加 CTR INC（中国商务研究）座谈会，于光远、童大林也参加了。主人杜念申讲国际贸易如何做大买卖的常情常规，中国人搞加工（如服装）所得有限，比之外商（跨国连锁店等）只得其 1/10—1/20 也。

2000 年 5 月 23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仍咳嗽。一早到医院。内科仔细查问了，并验血，白血球正常，不必吊瓶。开了一堆药。然后治牙，带上模牙，加厚了一层，磨了一个半小时，带上两天，星期五再调整。

2000 年 5 月 24 日（星期三）晴

四点醒来，不能入睡，四点半起床。看完几天报纸，就吃早晚［饭］了。玉珍病情好转后，又得照顾我了。这次感冒真是莫明其妙，医生说是病毒，正常人都有，老人抵抗力弱，容易得病。

李普同杜念申并其姊来。薛京已带《谁人不仰原前老》发言稿来最后过目。只好让客人稍候。改完

后给客人读了一遍。于是敞开话题。我问杜，难道他写的这一套外贸办法国内有关部门都不知道？他说即使知道，也难办，且无人经手到底。他很想多做传播工作，明尼苏达那个大商城他也去过，这种连锁店等做法也是 50 年来发展的。都感叹中国自古轻商，不懂得商品在流通过程中的增值和种种倒手的不合理。十二点后，一同到晋阳饭庄午餐，该处系纪晓岚故居，厅室与海棠树、紫藤罗都保留如旧，名人题字与书画挂得甚多，菜也很有特色，面食有猫儿、鱼等。席间续谈。

下午从晋阳饭庄回家已近三点。稍稍闭目养神，无奈电话不断。

收到岳阳买美国小麦事，温家宝的批件。也是用毛笔写的。其人作风如朱镕基，让上书者及时得到回函，怎样批办的。

广东办事处来人，将谈任仲夷文《谁人不仰原前老》付之，电传出去。最后又看了一遍。

2000 年 5 月 25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翻看报纸。感冒还有尾巴。

玉珍仍每天到复兴医院吊瓶，治头昏。

上午丁弘（南通的热心读者，已通信几年，近来在《同舟共进》等刊发表了好些文章）同他的朋友夫妇（人民大学教师）来，谈了对形势的看法，以及对毛的问题必须弄清楚。我的“要四讲”，必须遵循人类历史社会进步的共同规律也。将张宣三文章给他一份。拍照几张。

十点到医院治牙，那位男大夫为我彻底上下牙全部配好，做一部分固定的，活动的基本按旧模重做。还得去几次，到六月底配好。

2000 年 5 月 26 日（星期五）

五点半起床。感冒仍有“尾巴”。

小妹电话，已到家。带的东西超重，在机场买了个箱子，补款 900 元。

吴江上午来，送他编的书《公正评价郭沫若》，另《十年的路》，港报刊的反映［应］文章一叠，还有《谒胡耀邦陵园》文。给张宣三长文，并介绍其人其文。

山西毛景山来，送他的自印书。其人来过我家，完全记不起来。

请人来换书房的遮阳窗蓬，站在窗台上很快换就，真是“专业化”。

玉珍做的 CT 脑腔结果，有点问题。她最近头常晕。

2000 年 5 月 27 日（星期六）夜晨雨、晴

昨夜小解三次，断续睡着。五点半起床。续翻《诗词本事》，自我过瘾也。同周笃文电话，告知此书出版，可予介绍。他说可向岳麓书社购 500 本。文章由湖南写。又谈到李普建议搞“其人研究会”事，我说可同陈云章先生的建议，写一本《中共史话》书合并进行，朱正主其事。随即同朱正电话，他满口答应。但手头有一急事，过几个月再说。

胜利、满起两家来，中午吃米脂黄米糕饭。

同胜利手谈一下午，约半小时一盘，曾连胜（十几子到廿几子）四盘。下得头昏脑胀。

郑州王大海来电话，说他在《大河报》刊的文章，是回答《中流》有人对我的攻击（指我在郑州越秀讲话，是造谣）。我说那些文章根本不知道，也不理会也。郑州台对我的访问似已播出，他与张志林参加了。

2000 年 5 月 28 日（星期日）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睡得尚好。早晨只小咳一阵。

上午翻报刊。续翻《诗词本事》，并同周笃文电话，谈如何接办写书事。河南张志林电话，《龙集新编》可由河南出版。同王大海电话，请他关心《龙集》事，并将《龙集新编》寄他一本（只剩下一本了）。

下午李长盛、薛京、小彭先后来。李详谈恒泰公司如何脱离困境，原来上了他一个老同学的当，接办公司，开空头支票，一钱莫明也。现在他是二号股份，头号由一浙江电办仪表公司担任，有合作的农业高科技项目，四川三峡移民若干到海南落户。留晚餐，谈到七点始离去。

2000 年 5 月 29 日（星期一）晴、多云

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整天翻看报刊。报纸算是翻完了。收到《学者随笔》（“九十年代文学潮流大系”，北师大出版社寄来），内刊我的《谈白菜》、《苦瓜的味道》（都每人一篇或二篇）。两文还有点意思，似被几种选集收录过。不免又流［浏］览一遍，还读了朱正、邵燕祥等熟人的几篇。又翻《今日名流》第 6 期。

收到《新华诗叶》十五上（总第 24 辑），我的 17 首又搁着卷首。苏仲湘的青睐。还收到张结赠的《道路集》（张大概是新华社负责人）。接李普信，关于诘问钱正英文（田方等六人）内参不拟刊登，是南振中副社长兼总编辑批的。同李普电话谈“研究会”事，可与《党史》书同时进行，朱正主其事。问题是要弄到一笔钱。

广东教育社来电话，《任仲夷》书的座谈会 5 月 31 日开，我的文章在《南方周末》发表。

上下午都到阳台小活动一刻钟。

《今日名流》第 6 期有写余秋雨在文革情况，较合情理。又一篇写梁漱溟否定文革第一人。

2000 年 5 月 30 日（星期二）

两点小解后即睡不着了。四点后设法睡着一阵，五点半起床。翻阅报刊。

向赵朴初老遗体告别，一路车挤，来回路上满是交警，九点过到八宝山，大概领导人是九点（晚上电视，果然江去了），家<人>很少，同夫人紧紧握手。去年在北京医院见到时，看来她早有准备。九点四十就回到家。（见到项南夫人等，同周而复谈了几句，他说平反申诉毫无结果，是邓小平定的案）。

十点多雨亭、小曾来。六月八日开会，由虞云耀主持。将信件略加修改，“中央领<导>同志”（编到十五大）改为“曾庆红”。一切服从及早出版。

中午睡着了一个半小时。下午张哲民来，他从上海回来，见到汪道涵两次，谈了实质问题：

他认为汪现在同江是基本一致的（其人平和，头脑清楚，但胆小）。汪的两点意见接受了：不挂照片（已开始三代并挂），台湾和平解决（有打的意见）。江感到压力很大：1）上亿人下岗。2）腐败问题。3）老百姓不满。4）台、海外压力。5）接班人问题（看来没最后定局）。

张谈到有一位老红军夫人，观点一般，但看到三照片极为反感。

张找徐雪寒谈过，对江之过份突出个人极反感。徐谈怎样才能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上海帮韩叙宾、王沪宁，汪认为江身边无高明人才。江也感到压力大。汪认为，要治国先治党，抓党建，不谈政体领导改革（同江一致），比邓倒退。

5 月 1 日江秘到沪，5 月 14 日才报导。

张到汪处，正碰到李君如同汪谈：缺乏党建研究，现抓五个组，尉健行参加。曾庆红、李君如具体办。目前大情况与问题：①6000 万党员中 4000 万干部（既得利益集团）。②四川有些党员要求退党。③

干部真实情况难明，很难管理。胡长清三讲得 90 分，是提拔对象。有才干人上不来，易得罪人，考试办法也不行。讲学历，听话干部（奉承拍马）。④党代表谁？（邓力群认为脱离了工人阶级），前苏联调查：代表工阶不到 10%，代表党员 60%，代表干部 80%。李君如建议：党员标准，政治外，品德好。农村两票制：群众与党员。⑤改革意见：三年登记一次，允许退，党员 3000 万够了。⑥党代表常任制，学新加坡，企业家能否入党？应当入党（全民党？）绝对不能多党制。吸收精英分子入党（党章），按资分配。

汪谈：建党重要，治国必先治党（同江一致）。监督要扩大，民主、理论，民主党派监督机关（也是江意），却不谈体制改革，只是正面讲党建，讲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第三代放在第一位。张的看法：汪在帮助江搞党建，汪江一致化。张同另一老友谈：党已患癌症，却用感冒药治。在上海还找施平谈过（市人大副主任）似方针已定。怎办？（张主张成立一个反对派，“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寄希望于我等）。施认为：党已变质。前 30 年，后 20 年，都要很好总结。提到理论上来，统一思想，根本是为了全民利益，否则恐内乱。邓赵，改善党，党政分开，四千万既得利益者，执政有权。要靠人民群众。

汪：要言论自由化，不能自由化。——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0 年 5 月 31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五点半起床。玉珍动员，一起到河边散步并略作活动，半个多小时。途中遇苏哲文，老矣，用拐杖。

每天花很多时间消灭报纸。

八点过到医院治牙并取一个月的药。左下部又打麻药，加固？以便挂住新做假牙，一个多小时张口结舌。

许医农处又取来一大堆网上资料。有五月下旬北大校园蜡烛纪念一受害女生等。

下午韩钢同庐山管理处胡玮（副所长，女）等来。九月一日到三日拟集二、三十人开会，讨论庐山会议历史等。我说 59 年的好谈，第二次庐山会，林彪事件弄清楚没有？谈到吴法宪女儿有 30 万字材料，人在国外。林豆豆在香港发表了一篇为父申冤文，因此不让来党史室。韩钢对她有个看法：写的东西有不实之处，过去受折磨太重，神志有无问题？

赵士杰电话，西北想来看我。小赵也在写文，要写到我这个人。

下午游 600 米。有十多天没游泳了。

2000 年 6 月 1 日（星期四）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十一点后始入睡，五点起床。为单少杰的书写序言，开了个头。

看不完的报刊，不想动笔，是否一种老态？

薛京送来他抄摘的“两左王斗胡”资料，从《十年的路》几本书上抄摘的，去年就布置了。略略一翻，大可利用。

下午陈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他的扶贫讲座仍办得不错，介绍去见杜润生老，要请杜老讲一次，约百余县级干部。

游 800 米。遇见李坚。正好昨天王宁电话来京了。搬了新家，他认识我，我却认不出来了。

2000 年 6 月 2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玉珍、佩珍一起到玉渊潭路边早市买菜购物，西红柿一元两斤半不等，一

元钱可买一堆菜。我买了一把剪指甲刀，三元。逛了一个小时，七点到家，甚累。

上午仍看资料，酝酿序言的写法，如何更深刻一些，将毛将[讲]透一点，否则斩草而不能除根也。

下午游 600 米，觉累。

2000 年 6 月 3 日（星期六）阴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现在可以看到兰［蓝］天了。北京环保近年有进步。

仍看有关资料。《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过去没有翻过，肖克文章第一次读，还有叶永列［烈］写罗隆基（并章伯钧）一案，共产党真是恩将仇报。当年反右，真是毫无道理，邓小平还要说是“扩大化”，岂有此理。何载写耀邦平反冤案小册子，也有资料。

小玲、满起来提前过节，包粽子，陕北黄米红枣，晚上吃了一个。

下午游 600 米，人多，觉累。

孙大光的夫人来电话，大光癌症又行扩散，打听陈英茨电话，想找空军医院那个专治癌症的放射设备疗法，上次去看望他们时，玉珍介绍了此事。

2000 年 6 月 4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翻看报纸。

上午看有关资料的书和文章，李洪林赠的《中国思想运动史 1949—1989》，内材料甚多。

胜利来，中午未休息，手谈到两点，大概不到半小时一盘，超快棋，胜多负少。

下午两点半，《陈云在延安》摄制组来，（文献记录片，陕西台负责）编导张力心、周积明（湖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陕台一主任王渭林等四人，主要谈抢救运动情况，谈中央青委时同陈云的领导关系，到中组部参加“唯物史观”学习组（高岗亦参加），教员是艾思奇，还到马列学院听过陈讲党建，很生动。抢救运动时，陈被调离组织部（可能是由于秘书长吴兢天的关系，认识国民党的邮政局长），到西北财经委副主任。彭真为部长，并党校一部负责。除王实味案外，张克勤与党校吴奚如三案开其端，幸亏有“一个不杀”的政策（总结历史教训）。我题字：“陈云在延安就唯实，不讲空话”。共谈了二小时，都感兴趣。

2000 年 6 月 5 日（星期一）晴 书房 30℃

睡得尚好，小解后又睡着。五点多起床，六点同玉珍到河边散步，遇到她的熟人。四十分钟后回家。几乎整天伏案，除翻报纸外，看有关资料（为写好单少杰的序言）。吴江赠我的《今天怎样看马克思主义——与一位香港友人的谈话》（发表无期），钱理群的《拒绝遗忘》，《话说周氏兄弟》等。

中午只闭目养神一个小时。

同慎之电话，告以张哲民来谈事，他说可以找几个人聚会一下。他已见过吕正超，95 岁了，头脑还清醒，谈半小时。是任仲夷向吕介绍的，只看到一篇《百年潮》上文章，并没见到国庆五十年那篇文章（即寄去）。认为只是邓小平理论的拥护者，对毛有些看法而已。

2000 年 6 月 6 日（星期二）

五点起床。六点同玉珍到河边散步、活动。

上午樊大夫来保健访问，背腰脊椎部要做复查，量了血压：60—110。对我的情况还是比较满意的。玉珍的 CT 脑部病单，她做了说明，没有什么问题，鼻部囊肿还是旧疾痕迹，老年人都有的。这就放心

了。

下午游 600 米。

玉珍同薛（原日记即记到此——李南央注）

2000 年 6 月 7 日（星期三）

五点起床。翻看报刊。

一早到医院，继续治牙，先做上部假牙，6 月 21 日再去。这次真是治牙一大工程，这位医生也真是敢如此大动干戈。

续看有关资料书。看单的原著“文革”一节，写得条理分明。毛真是做到了“一人系天下安危”。

下午没去游泳。玉珍同薛京、小赵到商场，买回两台广东产的空调，可改善空气质量，也可产生氧气，不比一般空调反复用室内浊气。

2000 年 6 月 8 日（星期四）晴

睡得尚好。五点起床。续看资料。

上午到部里，参加组织史资料总结出版会，到三家，雨亭讲情况（有一书面发言，说明全部经过，及中央卷延编 14、15 大定稿情况）。大家都赞成尽快出版。我讲了十分钟：三家合作得好；广征、核准、精编、严审几字方针；大家甘坐冷板凳 14 年；地方各级的支持。还提到廷栋、小曾敬业。虞云耀最后也讲了好话，也说要快出。此事算快大功告成了。金老已 90 岁，马石江已肺癌，部里两个参加者李冰、马焕章已去世。

收到《寻根》第二期（河南出的，三月去郑州题过辞），对我作了照片介绍。

下午游 800 米。施滨海来，我不在家。

给傅洁秋去信并寄《诗词本事》。

收到张志林信，愿出《龙集新编》。

上午会上认识李君如，他已从党史室调党校，管研究室、报刊等。说年轻时就读过我的书。1983 年我到上海时，来找过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才 52 岁，老三届的。

2000 年 6 月 9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一早和玉珍到河边散步。将大胖写的书看完，大体可用了。写明舅舅的部分只须稍加修改即可。书名太文雅《稚履湘潇》改《童年情结潇湘》之类。

单少杰电话相催，只得说：动笔了。

今天一件很烦人之事：玉珍好意买来的北屋与书房两台空调，上午等到下午，几次电话催商家来安装，直到五点半才来。我中止了书房活动。

上午黄乃来谈了一个小时，还是他的盲文问题。有些旧人还是想用老方案。又谈到莊涛情况，由于失明，莊即离开也。

下午按［安］装空调四人，五点才来。胜利、小多都来帮忙。

2000 年 6 月 10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翻阅报刊。同玉珍到河边散步、活动。遇见刘丽英等，她旁边即宋劭文的夫人。颇关心我的健康。玉珍到复兴医院吊瓶时，结识了吴学谦的夫人，印象甚好，终于问起老公，也是称赞文章，

乃我的读者也。

下午游 600 米。邵燕祥来过电话，安徽公刘要我的《直言》，特找到一本并《本事》寄出。《本事》也寄一本与邵。

吴学谦夫人还向玉珍谈到，他们同李鹏家相距甚近，他家树上常集满喜鹊，而李家则老集满乌鸦也。

2000 年 6 月 11 日（星期日）

五点起床，同玉珍到河边散步，沿内街回来。续看资料。

上午李公天来，催我写《耀邦的最后谈话》。谈到最好赵、习、万三人都写一篇，就最完满了。

看完《鲍桐［彤］答张伟国问》，记忆好得很。

2000 年 6 月 12 日（星期一）晴

四点醒来，即起床。本来准备动笔，可是一翻阅报刊、资料，笔又搁下了。是否老态、惰性？

上午文联出版公司的曹利群送《诗文选》稿费来（8%版税，1.14 万元），这本书是去年上半年出版的，一年多了，我也忘记了稿费。闲谈了一个多小时。说 5 月 23 日中宣部和出版署联合会，批评了十多家出版社。改革社出了一套《新官场》（买书号出的），受停业处分，作者抓起来了。大概也隐射了江与邓之故。还有一位女士出了《上海宝贝》，半自传，写自己如何乱伦，并“献给父母与丈夫”，也被停业。曹 44 岁，不是党员，也说是读“老三篇”长大的。

2000 年 6 月 13 日（星期二）晴 室外 39°—40°

服眠药上床。四点多醒来。下了个大决心提笔写单少杰书的序言，没有翻报刊。

整天在北屋伏案，晚上到九点半才看电视。一天劳动，得 4200 字。主要材料、说法都是用的自己过去书中说的，单提供的稿子可用者都用了。

下午游 600 米，尚不觉累。

原来有点顾虑，似乎难以握管矣！今天情况看来，脑力尚可，只要发狠，还是管用的。

同单少杰电话，约明晚来取稿。大概在香港出书。

游泳完后遇见杜导正，小谈一阵。说最近江感到两条“左”线的进攻。关于张哲民谈汪道涵同江一致情况，他听到的是相反意见：汪对江不满。

2000 年 6 月 14 日（星期三）晴

今天仍酷热，室外简难呆。感激玉珍，南北屋安了空调，睡得尚好。五点起床。阳台小作活动。

上午再看两遍《毛执政春秋》序言稿，又小有改动。过去几个月看的有关资料，有的还小有摘记，全部没有用。早知如此，此文早就可以草出也。

南屋的空调商场来人更换了。这样，南北两房都可以当作工作室了。

下午游 400 米。在池中碰见郑惠，谈了一刻钟。对曾庆红印象不佳：处理党史中卷，批胡绳等。谈到李君如，人不错，郑必坚要去作伴。党史审阅意见是他写的，颇公道，是郑与龚向上海要来的。我告知李到上海见汪道涵事。最近由袁木又搞了个万言书批邓。

晚上单少杰来取稿，不多时施滨海也来了。一起闲谈。施谈到《经济时报》刊登叶里钦主动交班给普京的新闻稿时，竟受到中宣部的指责（大概引起了“核心”神经紧张）与惩办。他即将下岗，自己准备办公司。单对稿子甚满意，赞成开篇的写法（这是符合我的身份）。

2000 年 6 月 15 日（星期四）晴 仍酷热

昨晚垫了席子，没有盖任何东西，睡得尚好。五点起床。同玉珍到河边散步并作活动，约三刻钟。

上午到金玖招待所（总后的）开诗词学会的“会长会议”，人事更替（增加一批名誉会长，大统战，有贺敬之、臧克家等）。总结几年来成绩，比作家协会会员多，刊物也有盈余（21000 份），一片欣欣向荣。是作家协会中最兴旺的团体。张锲发言，首先就赞赏我的诗词，现代思维与语词放得甚到好处。这很是我意外：官方人士如此称道也。拜托张作斌去追回那 5 万元，也好捐款。餐前还拍照。

回家休息一小时。游泳 600 米。

2000 年 6 月 16 日（星期五）晴、下午阵雨

五点起床。同玉珍到河边散步、活动。

同单少杰电话，加了几句要紧的话，关于“刻薄”两字，他让再斟酌一下。

同若水电话，他同意为小妹的母亲文写篇东西，要份原文。

上午武汉市委党史办张家亮（付［副］主任）一女同志已 67 岁等三人来，谈当年武汉秘密学联情况，是从顾一凡处知道我电话的。习东光、陈约珥是当年何伟搞的“武汉工委”成员，打进我们的自发支部了解情况的。主要是哪些人可以上书。谈到余梅青，还有抗战初期青救团，袁汝镛主要是家庭成分问题。《战晴青年》找不到了。当年老人只有密加凡了。

下午游 800 米。

2000 年 6 月 17 日（星期六）晴

服眠药上床，十一点后始入睡。六点起床。同玉珍到河边散步活动。

整天翻看几天报纸。又取来网上资料。这一大堆东西，何日能分类留下一些有用的。

周笃文电话，约好一些人下午先到我家中叙谈。玉珍颇积极，愿招待晚餐。下午上超市买熟食。

下午游 400 米。遇见杜导正，又谈半小时。

薄让他找人写下部回忆录（女儿来找）。不久前有两次长谈。第一次薄谈两小时，主要谈 1949 年后始终存在两条路线，一条刘为首搞新民主主义，毛则搞他的社会主义。我看这一说法可基本成立。第二次让杜谈，杜谈广东实际私资已占 90%了，经济靠私资在发展。党可能还照旧存在十年，如不改必垮无疑。薄也听进去了。几年前，上海陈沂找江谈，六四应平反，江未支［吱］声，送客时说了一句，以后再说。最近“左”将门逼得厉害，“三个代表”是全民化，入 WTO 是廿一条。郑惠找朱谈，李瑞环有说法，江听到反映。杜说：宋平坏在六四后，搞登记，处以上干部参加游行的要受处分，以及搞反和平演变训练班等，上海皇甫平事件。邓欲换江，薄确是讲了“事不过三”的话。

2000 年 6 月 18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一早玉珍同佩珍出去买菜，准备下午请客。翻看报刊。

张哲民来取字幅，非常客气留下感谢信。过份谦虚。张宣三文《同舟共进》准备刊用。

下午三点不到，张作斌、李汝伦夫妇、牧惠先到，随后王若水、李普，最后邵燕祥、周笃文。在南屋坐满，漫谈到五点半。民间笑话层出不穷，三人跳伞，李鹏用了学生的书包。舆论、出版控制不住，都认为应有定时聚谈机会。“左”爷门明堂甚多，且有经费也。笃文谈他六四经历，出国不成（过去没谈过）。闲扯到文怀沙其人，真是大文痞，善治春药，以之交接权贵。修十三陵水库时，为毛主席磨墨，得留录相，机灵变眩［炫］耀，同下台后的耀邦来往。多年坐牢，依然固［故］我也。“奇才”痞子。

李汝伦是坚决反对三峡的，组织参观时，独持反调。喜得我的《论三峡工程》。牧惠赠书两本（杂文写得真多）。燕祥谈张锲会做官而已。餐后又谈一阵，李普留下，谈帮赵写回忆录事。最要紧是六四一段。我说同两家长[8]及几位要人（薄、杨、李等）关系来往也应有事实要害留下。

2000 年 6 月 19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开始看去年在宽沟收集的有关耀邦谈话材料。

下午开始看《怀念耀邦》第二集。光远长文有资料。

汪澍白与杨翊来。汪的夫人患心脏病，来北京治疗。谈到这个党的难以救药。

2000 年 6 月 20 日（星期二）晴

四点醒来，四点半起床。到南屋看书。续翻《怀念耀邦》第二集，并记要页。

上午老刘同何定来，何想留下《诗词本事》，只得签名赠送。谈到在北师大编刊物时，被浦安修留编《彭传》的。对目前形势极看不惯。江有何德何功！玉珍参加支部会回来，有老同志批评江，什么功劳都往自己揽。

又收到周成启长信并自己小传。对全局看法与政改问题，完全对头，恰到痛处。还收到湖南师大教授吴容甫的回忆录和两本诗集（均自印）。粗粗一翻，劳改 19 年，留得命一条，看透世情，苦吟哀诗。父亲是清官起义，却被镇压。

下午游 600 米。

2000 年 6 月 21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同玉珍到河边散步活动。

消灭这几天的报刊。续看二集，并一些网上资料。到秦川处小座［坐］，送小妹文转若水。

下午游 600 米。近四点到后海（北海后门大路）中国妇女报处饭店应约聚会。慎之随到，先谈近况。他带来陈水扁演讲全文等资料。同意我的意见，应有所聚会定时，如何发挥点影响。随后林京耀、李宝恒、孙长江（带二女儿）、朱厚泽、冯媛、理夫，若水最后到。主人是李盛平。谈新“左”派同“左”派可能合流。中宣部有个防“自由化”座谈，点了刘军宁、曹思源、胡积［绩］伟、慎之等六个人的名，哪些文章和书不好，等等。慎之很称赞刘军宁，是社科院最好学者。长江身体较恢复，若水复查，癌症扩散问题可排除，仍原来疗效。

2000 年 6 月 22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睡得尚好。整夜赤膊，只穿睡裤。

同玉珍到河边散步活动 40 分钟。

上午翻看报刊和网上资料。同周成启电话，感谢他寄来的信件和《畅想中国》等书稿（还有一盒西洋参）。他说北京只结识四位年高朋友：光远、慎之、厚泽和我。真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学者。他的亲属在香港，冷夏等事可以告他办理。

上午来了三位客人，前年在深圳经陶森认识的女士带来朱玉华（女律师，政法大学毕业的，海南人，黎族，说丈夫是现任海南副省长，也是黎族，却不愿暴露关系），本人是香港居民。常远，政法管理干

[8] 两位家长：指邓小平、陈云。——李南央注

部学院的一个系统工程中心主任，同我谈法治系统工程（有一本书，他参与其事），协助朱，要在香港创办一个中华基金会，联络港台、大陆三方人士，为祖国统一、科学发展服务。要去上海找汪道涵，让我写了一封介绍信，只得写了一封。常说，他祖父是 1923 年党员（米脂人），父亲是搞导弹等武器的（我真担心是否“骗局”，但又不大像）。他们的名片冠以“北京实现者社会系统工程公司”。

下午游 800 米。晚上小彭来，说海南朱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副省长是本地人，原是志民副部长，有威信。

2000 年 6 月 23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仍五点起床。同玉珍到河边散步，遇见刘　英（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要我为七一写首诗，并给了三张纸。回来后想了四句：

党员岂可成工具，驯服迎来秦始皇。
还是争鸣齐放好，十年浩劫永勿忘。

四句从秦始皇想起的。

昨天《文汇报》刊毛毛《邓小平在文革时》，匆匆一阅，写得朴实，有细节感人，倒是为我第四句作注了。

上午柳晓昂来，取走条幅。请他将《回顾与展望》与张宣三文送给朱镕基一阅，并随意询问，愿不愿意单独同我长谈一次。问及他与朱结交情况。当年一起在东北工业部，进北京到计委后曾同在水电组（三个人，朱任组长），大概是在燃料局或电力局（？）水电初期情况，从官厅起都非常清楚，是计委最后一个右派。78 年后，争取柳到经委去，知道柳同我家关系。还谈到他父亲在上海时，曾与杨度一起到浙江工作过，很早知道杨是党员。他的祖父柳武亭并李肖十同杨昌济及日本留学生，康有为等关系。杨开惠［慧］原来是准备许给他父亲的。

下午游 800 米。雷霞来，威胜在北京打官司仍有阻碍。谈湖南情况，杨正午“小才大用”，可能变动等。黄道奇送裱好条幅《李锐太少》。

晚上榆林电力局长来（40 岁），陈海宽陪同。杨东可到该局当司机。电力局长等随陕西代表团去欧洲访问。因而谈到，记得欧洲早已是一个统一电网，瑞士水电能卖高价（高峯供电），想必挪威、瑞典也必如此。

2000 年 6 月 24 日（星期六）下半夜、上午雨

五点起床。下雨了，好不容易盼来，直下到中午。

看周成启寄来的《畅想中国》书稿，最后有一束信件，有大大抬举我的信（看过《其人》后）。因缺页，通了电话。

下午游 600 米。

上午小程来，取走送他新婚的条幅，用“偶成”“君子之交淡如水”句，四句改为“夫妻到老互相帮”。小程说，以后要改变为夫之道了。又送他的上司《直言》（其人为“书法家”，后来见到所书乃毛体龙飞凤舞也）。

小多、满起带西瓜几个来。

2000 年 6 月 25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同玉珍到河边散步。

续看网上资料，翻报刊。

上午许德勤来，从新疆（搞三讲）回来。还是维吾尔问题麻烦，难以同心同德也。最难办的宗教还是伊斯兰。石河子建设得很好。三讲也起点作用。过两天仍回去，挂念自己的职务也。

下午宗凤鸣来，谈赵的动态，已可以自由接待客人和外出。忧虑形势，全面腐败，民怨沸腾，必须政改。安志文去过，也是谈形势。赵健民关心我答应写的稿子，因不能只写六四问题，须从邓的政改思想写起（师出有名），若干措施，最后点出六四。谈了下顾委可出动者，我可以谈的人，如韩天石、孙大光等。杜星垣可出面。谈到鲍桐［彤］近况，监视极严，几班倒，外出即跟。

2000 年 6 月 26 日（星期一）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约十一点入睡。五点多醒来，即起床。阳台小活动。今天还不觉闷热。

整天伏案，整理《龙集》付印稿，主要是 1995 年后这一部分。很是费事。找《新华诗叶》、《野草》等。

佩珍下午一点乘长途回米脂，来住了一个多月，天天当裁缝。

玉珍为我买料做裤子，实在却之不恭。旧社会七十不做衣，我的裤子不是少了，而是多了！

2000 年 6 月 27 日（星期二）晴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同玉珍到河边散步活动。

一早上班，经过苏仲湘处，取来《野草》十九辑（上刊我诗 12 首）。让薛京处理几件信札。同河南社张志林电话，《龙集》基本编好，即寄出，并告全集事。又同王大海电话，请他找最后校对，并告以陕西《天人今古》（田方寄我，内有骂文也），即寄去。谈到越秀讲话，是李辉主持的（我都记不起了），讲了些什么也已记不住。看来河南有“左”爷们或“腿子”也，那天特地到场。大海同志才告知，许多条子是问对慎之文的观感。

玉珍好友张莉带女儿燕燕来，盛情招待午餐。外孙惠惠（军队退役学厨司）来做菜，又［有］黄鳝和酸菜鱼等。燕燕在威斯康星从医，已入美籍，很用功。我 89 年赴美讲学时，她在支［芝］加哥大学参加过我的活动，我却记不得了。也谈美国社会能人尽其才，基督精神乐于助人，到处有雷锋也。

2000 年 6 月 28 日（星期三）晴、下午小雨

四点醒来，睡不着，只好起床。清理柜中旧日记，发现 89 年的不在，还有 98、99 两年也不在。是否交李郁了？同玉珍到河边散步、活动。

稍一劳动，即累得不行，可能同睡眠不够有关。

一早到医院看牙，只是将右边挫平了些，下部牙要待八月回来后再做，七月中以前做不出。看我的复查片子，仍原状。樊大夫甚关心。放射科主任看了玉珍的片子，认为没有问题，脑部也是老年人常态。这样就放心了。

鞍山韩市长给薛京来电话，住处已定好，七月十日左右去。

上午还到眼科复查，无人理会，发了脾气。大夫还平和对待了。

下午游 800 米。

长沙来电话，李善民同志<去>世。今年三月到长沙时，我们还一起到中南勘设院参加座谈聚会，并

吃饭。说话声音很小。

2000 年 6 月 29 日（星期四）

昨夜服眠药上床，近五点醒来，即起床。同玉珍到河边散步活动。

伍文来电话，催《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序言，真是“贵人忘事”。找出原稿一读，写得很是细致，勾出这一段史实，功莫大焉。

下午游 600 米，觉累。中午睡着了两个多小时，空前盛事。

晚上雷霞来，湖南三位都怕事（怕火烧身也），黄也不愿来京，要我这个局外人“扭转乾坤”。建议向媒体爆［曝］光。

美联社记者来电话，问三峡环保情况，及蓄水位问题，要他们去问陆总等专家。

2000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摆着几篇东西要写，书稿要编出，得排个次序。还是《龙集》先寄出。

上午续校对《本事》本与《新编》本。湖南几位小有改动。

下午游 600 米。

施滨海与单少杰同来。序言已定稿，准备加一句话，49—76 年实际存在毛与其他人的不同意见争论，也许可称两种政策，不同做法或习惯“两条路线”？后者似太严重，无此明显。施代拟“建议”书，有一部分可用（用我一个人名义）。谈到形势，有一部分年轻人认为不过几年之事，或五年或七年，必垮也。我说决不会，只要经济不出大问题（下岗问题要处理好），中国耐拖也，还是一个农民国家，何况农民确已“解放”了。

写了三条幅：程湖的首长、朋友和陈海宽。

2000 年 7 月 1 日（星期六）晴 40℃

五点起床。今天预报 40℃，作避暑准备。半夜起来开了窗户与客厅阳台门，让冷空气早点入室。

上午鞍山韩广声（现人大副主任，原副市长）来，谈我们去鞍山汤岗子的时间，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包括医生。谈他自己的经历，似未能当上市组织部长为憾（有人推荐，时运不佳）。是财经学院毕业的，一直管经济，两个儿子都是先进工作者，受奖的。夫人也好，幸福家庭也。临走时拿出一万元，真没料到，当然不受，路费等都可报销。以每年怀柔为例，公家还是管养的。

玉珍遇见樊大夫，认为我的背脊不是骨岛，还得再照一次 CT。玉珍担心，我说服从吧。

下午游 600 米，人多而乱，不照顾我们这些“首长”了。

同朱正电话，告知上海文艺社拟出四卷本，我的内容安排，请他考虑一下妥否。他告知博库网也找了他，并支 2 万稿费。

晚上觉有喘意，天气闷热之故。玉珍找到药吃了。

2000 年 7 月 2 日（星期日）晴

睡得尚好，五点起床，同玉珍到河边散步，介绍给她的同事，一位女局长（77 岁），已故丈夫认识我，同光远一起编《方法》（名钟林？）可能是知道我这个人。

整天伏案，翻看几天报纸，补查 1998 年日记中的诗作。

上午小妹电话，关心北京热况和我们的身体。将广州刘国音来信，拜托她照顾外孙女王那在圣地亚

哥读一年级，15 岁交换生去美国读中学，成绩好进了圣校，难以回国，离婚的母亲又难以出国，知南央女儿在旧金山也。

跟琬姐电话，报告平安，长沙还不太热，只是潮湿不舒服。

陆钦侃等 56 人关于三峡先按 156 米运行第二次报告，最末加了一句：陈云曾有一句极端的话（他是不赞成修建三峡工程的）：三峡如出了问题，是要亡党亡国的，电话告陆。

2000 年 7 月 3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同玉珍到河边散步。

由于樊大夫建议，一早同玉珍到医院，看骨科，作核磁共振。躺在那台机器中约半小时，几次噪音振耳（长的三分钟）并打击声。

看完邓伍文写的《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稿，这本书是有价值的。

2000 年 7 月 4 日（星期二）下午雨

五点起床。同玉珍到河边散步活动。

整天伏案，编查近几年诗作，99 年日记本找不到了。

多久以来就感到精力难集中，看报纸时间太长，意义不大。玉珍也发现这个问题。

小邓又来电话催序言。

下午游 600 米。薛京不愿写“上书”稿。

施滨海晚上来，将材料给他，请他再写一次。他是在上海因六四出事的，关了几个月（不是朱镕基说话，还放不出来）。

2000 年 7 月 5 日（星期三）夜雨、上午雨

五点起床，仍雨。在阳台小活动，并不要加衣。

上午伏案，将《龙集》新编再版编好，95 年后得 100 首，直到今年郑州之行为止。给张志林信，说明情况，印数不要少于六千。湖南印过 1.3 万。

下午游 600 米。到办公室，交待几封信件（平江人告状，长沙等两封“离休”件）。薛京去广州非为“对象”，黄新亚约去的。

找虞云耀大发牢骚（现在部里事主管）：房子事、小赵转正、香港邀请，无人回话。说到六四后，宋平、二“左王”等，想把我们几个人干掉，未能得逞，总有人对我不顺眼也。已八十四，活不了几年了。还谈到，该说的话还是要说的，不管爱听不爱听。

晚上续看《张学良传》，36 年 4 月同周恩来见面，很佩服周。说服他“联蒋抗日”（提到毛与四人帮）。去南京不后悔，“我是军人”（好汉做事好汉当也）。李烈钧审问他是[时]，说“你也反过袁世凯”。蒋介石没杀他，是蒋夫人起了作用，说话仍称“介公”。神情不像九十几的人。

同李郁电话，99 年日记是在他处。

2000 年 7 月 6 日（星期四）阴

五点起床，在阳台活动。

漏了“赠张铁铮”诗，特补上寄张志林。算是了却一件大事。

上午李公天来，真是抱歉，关于耀邦最后长谈文还没写出。他要求八月中交稿，寄香港。说已出两

卷反映甚好，尤其光远与秦川文。

一早同玉珍到医院，看核磁共振结果，很是平安：1）腰椎轻度退行性骨关节瘤，属老年人正常变化改变。2）L4 骨岛。3）双肾多发小囊肿。这样玉珍就放心了。遇见杜星垣，说赵健民来访事，如何为政治改革上书，十人左右签名。他不太赞成，说不起作用，江等主意已定。李鹏搞了一个《六四大事记》，拟内部出版（似江李綑在一起）。

回来两次给赵健民电话，家中没人接。

晚上李郁来，送还 99 年日记。谈到十点。

医院回来时，路过商城到地下城改裤子，并购竹片凉垫五幅，可用皮沙发。第一次来，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中国的轻工业品恐怕是世界第一，同饮食文化一样。

2000 年 7 月 7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睡得尚好。同玉珍到河边散步活动。翻 99 年日记，还有两三首诗，是否录出待定。

上午李智勇来谈房子等事，特地谈了自己的负面经历，包括六四后的挨批斗，被宋平等“不予登记”事，从而谈到邓左王同其夫妇的关系，一丘之貉也。他们现在批三个代表是“全民党”，矛头始终对着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也。天下不得太平。送书两本。他要《其人》。薛京来，认为就地要两套乃不可能之事。确定 7 月 13 日去鞍山，先经沈阳，已告辽宁组织部。

下午游 600 米，觉累，只花了 35 分钟。

2000 年 7 月 8 日（星期六）多云转晴

睡得尚好，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整天伏案，为邓伍文的《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作序，得三千字，代拟的序言没有用，稍取其中资料。只是开篇写了两页草稿，一气呵成。

中午只闭目养神 50 分钟。

下午四点半去游泳，即快件寄出，邮资 22 元。游 600 米。人多。

2000 年 7 月 9 日（星期日）晴

三点半醒来，睡不着，四点即起。原来想办的的事没有办成（改好那篇《杂谈人生与历史》长文），东翻西看过去。这份《北京青年报》明年不想订了，内容尽街头巷尾琐事，极少思想的东西，却耽误时间，一天十几张，连玉珍也奇怪：怎么老看报。

翻《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写延安整风），不知哪位好人寄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相当完整的叙述。

上午丁群来，送茶叶，《陆兰秀文集》难以出版，说我的序已写好，未寄出。此事几乎忘记了。送港版《党内有个》，他在港时没买，因 100 元一本也。施滨海交来上书稿，这回大体可用了。但恐难串连［联］也，赵健民家无人接电话。

下午长寿镇长刘师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吴正湘等五人来，内有{范}郑建是《科技日报》一处长，现在平江挂副书记，李和琴空军油研所副所长，漫谈平江情况，湖南经济搞不好。长寿要搞传统教育基地，要钱，要将军们签字也。我说，你们什么时候不来要钱就好了。向他们谈电脑时代，谈四讲。送书三本。

杨小玲一家来，送大西瓜。《机电日报》王自强来，为我们俩人拍照，同项南很密切，从项家来。汪大姐乳线［腺］癌已开刀。谈我哀项文影响好。

2000 年 7 月 10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阳台略活动。

一早到头发胡同李普新居，房多而小，客厅宽大，太矮，觉得不如原居也。谈到单少杰著作改书名事，“新中国”已非大陆而是台湾矣！一起到旧国会楼（父亲工作过的地方）参加《炎黄春秋》百期座谈会，到廖盖隆、于光远、李莊、曾彦修、郑惠、苏双壁［碧］等。杜导正谈两篇文章得黄牌警告（找他去谈话），不能对核心制度有微词也，欧远方文不过提到西方三权分立可供参考之意。光远说：丢掉幻想，生存第一，但刊有刊格。郑惠谈《百年潮》要送审（李传华管，后面有曾庆红）。我谈政体改革是根本，邓小平讲过很多，1980 年长文再登一次，毛的好话，马克思的第一篇文章（反书报检查）都可照登。国民党的书报检查制度也回顾一下，不能正面，就旁敲侧击。

2000 年 7 月 11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阳台小活动。

雷霞送来湖南熊刘黄齐四人有关威盛件，官司在北京了结，不能转到湖南。给尉健行、贾庆林转去。

上午雨亭、廷栋、韩虎林来，《组史资料》封面与编委名单等定妥。曾庆红为首的名单下注明：1999—2000，这就一目了然了。另一名单乃真正的工作人员也。雨亭谈到部里老干部有人（陈舜尧等）讲我的闲话，他不吱声。谈到《中流》第五期骂我，杨法陶也关心。他们也看出是小人谩骂也。对形势看法，完全同意我的观点，关于耀邦事，也认为薄一波不对。送雨亭《本事》，因后面有“要四讲”的文章。

下午还字债：平江三中校训，题 8 个字：公勇、真诚、勤学、笃行。周笃文要的：深圳荔香公园。长寿街胡依仁要的条幅和“古镇风骚”。黎维新要的：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五十年：创业半个世纪，三湘满书香；好书源源不断，两个文明闪光。

邓伍文收到了我的序言，电话中讲了一句，他写的文章有拗口句。

2000 年 7 月 12 日（星期三）晴 40℃

昨夜服眠药上床，睡到五点起床。阳台小活动。

玉珍为找钥匙，清理大抽屉，找出《世纪之交感言》文等。

有关耀邦的几本书找不到了。

下午游 800 米。

2000 年 7 月 13 日（星期四）晴

真闷热得可以。晚上赤膊睡（睡前关空调），大约能睡六小时，很不错了。五点起床。

写耀邦几本书都在薛京处，让小赵送来了。开始看薛京摘录的有关二“左王”资料。

方实电话，要我的 79 年后出书目录。

南通丁弘寄来《瞻仰那一个老屋》文，写箭竿胡同当年陈独秀办《新青年》故居，破烂不堪。丁近年来发表不少这类文章。接人民画报社信，出《中华翰墨名家作品博览》，要我的艺术作品（短文和书法）。

下午游 600 米。廷栋、金松林、小曾，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四人来，就是要取消那个（1999—2000）的年代记号也。为他们讲了点形势，说清楚原先担心“因人废事”也。说清宋平、邓力群等一帮左爷们的活动，想枪毙党史“中卷”本，批胡绳等。谈《中流》今年两期骂我之事，由于《南方周末》短文中点了去年 8 月郑州会反“四化”之事。同他们说清楚这一历史背景为好。我是对历

史负责的。写耀邦的那几本书在薛京处，送来了。

2000 年 7 月 14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同玉珍到河边散步。

自己的书缺了三本：《心中人物》、《窑洞杂述》、《苦瓜的味道》。上午陈琼芝、窦英才夫妇来，给我前两本书。他们是 1960 年从长春东北师大中文系毕业的，六月间，三个毕业班同学 89 人到母校聚会，打了 18 个右派，已去世 8 人。谈这些痛苦往事。给我看他们的学生（青年政治学院）给他们照片簿的留言：对老师的感激，治学与做人。他们的儿子在一个网上公司做负责工作。谈储平（学院原领导）其人，还是比较开通的，能让钱理群等人到学院讲演。说现在有的年青人就是所谓“新左派”，赞成毛泽东一套。鼓励他们两人继续影响这一代年青人，他们还兼一些课。

薛京来，讲了他一顿，有些信件他应主动帮我处理。

下午游 600 米。

晚上施滨海，匆匆借去 2000 元。

2000 年 7 月 15 日（星期六）晴

五点前起床。睡六小时不到。同玉珍到河边散步并活动。

上午几乎又是看近日报纸，没能动笔写“怀赵朴老”。几百字也应当写出。

续翻薛京整理的二“左王”资料。

下午游 800 米。人多钻空子游。

2000 年 7 月 16 日（星期日）夜雨、阴

玉珍让我服眠药上床，十一点左右入睡，五点起床。午睡一个多小时。

整天伏案，看完薛京整抄的二“左王”对付耀邦的资料——实为陈邓之间矛盾形成的十年历史走向也。

下午汪澍白夫妇来，张慎垣检查身体毕，厦门医疗条件差，但海边空气好，却闭塞。到过慎之处，见到我写的条幅。给陈水扁讲演复印件。这次来北京见到一些几十年不见的老熟人。谈周惠当年之“左”，一定要将毛研究清楚。我们这一代人责任。汪已写有毛晚年文，难发表。

2000 年 7 月 17 日（星期一）夜雨、阴、多云

五点起床，阳台小作活动。伏案到中午，写完《感怀赵朴老的厚爱》1500 字，交薛京付印，寄上海《文汇报》“笔会”与《随笔》杜渐坤。

午睡合眼而已。

下午那位钟教授（钟世昌）来，从各地买到十本《直言》相赠，很是感想［情］，还送《爱辉》一本（写秦皇岛爱辉外语旅游学院创办人邵忠诚、冯雪琴夫妇事，邵签名）。教授对我大概是先投资，最后总是有所求也。

陈砚发二人来，经过我向温家宝写信，温转计委，宁波那 5 万吨美麦收购问题（温是五月八日批的）仍未解决，卡在计委一个司长手里。于是向曾培炎主任打了个电话，很是客气（还问我身体如何，我从来不认识曾），让陈等即去见他。陈晚上电话，见到曾主任，问题解决了。

看到薄一波、胡锦涛的批件，《组织史资料》全部可以付印了。整整 14 年！了却一件大事。

2000 年 7 月 18 日（星期二）晴、多云

三点半醒来，睡不着了。四点半起床。

看完这几天报纸。同玉珍九点到复外医院看望她的好朋友张莉。刘老在院门口等着。做起搏器手术，下午一点，据说只要 50 分钟。医生还是得有红包。

下午游 800 米，速度较快，尚不觉累。

孙长江电话，杜老做米寿，请范曾画一幅画，孙、朱厚泽、吴象落款，我排首。杜老甚高兴。《随笔》99 第 6 期，李国文写朱元璋之残杀忠良与同僚，自是影射当今也。严秀写斯大林之死，考证清楚。

平江人胡德明来，求批准胡筠电视剧本等，说帮不上忙。有了个胡筠学校，其实就可以表述纪念了。

收到朱正寄来的《苦瓜的味道》，这就全了。

要 24 日才能去宽沟，市委近日有会。

2000 年 7 月 19 日（星期三）晴、多云

五点起床。同玉珍到河边散步。

上午看 1989.4.20《世经导报》，怀念耀邦座谈会共有 20 多人发言，都讲的好。告知李公天，可全部编入《怀念耀邦》第三卷。

复两封读者来信。广东潮阳一中一教师今年 2 月寄来 100 元，要《龙胆紫集》，清抽屉才发现，挂号退还。

下午游泳后到办公室，同李志勇电话，谈小赵事，只能按合同工办，说我如此为司机关心。又同虞云耀谈房子事，所谓“部长”级事，仍是 8 级问题，李某正部，乃部长为政治局人，则常副可正部级也。如此排老重新！

侯艺兵来，《世纪学人，百年影像》（山东画报出版社）一书即定稿，200 字简历补正。我以治党史入选。于光远说，如邓力群在内，即不入编（我也表过这个态）。党史有廖盖隆、金冲及、龚育之，由胡绳定夺。

2000 年 7 月 20 日（星期四）多云、阴

三点醒来，后又睡着一阵。五点起床，阳台活动。

上午续看怀耀邦资料，细看“生活会”上邓力群的发言印件，居然说“愿当助手”，语气尽量写得缓和。但精神污染与反资级自由化，确实属主线，实质是继续阶级斗争为纲，整人为乐也。

中午闭目养神 50 分钟。

下午两点半元元来，一起工作到晚饭前。完全忘记了谈话时我自己有个小本本作了要点记录，而且还同元元的记录校对过一次。两事都忘记了。小本本很快找出。1987 年 4 月 5 日耀邦谈的 10 个问题，完全可以先扼要写出。这是他为自己平反想成熟了的。

延宾亦来晚餐。元元谈延宾为人过于执拗，听不见意见，难以容人，她只能让步。工作是不错的，白手起家搞成一个公司。

2000 年 7 月 21 日（星期五）多云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阳台小作活动。

上午续看资料并报纸。玉珍又头晕，大概还是颈椎等问题，到医院吊瓶。

上午平江副县长、老傅等四人来，新一轮扶贫重点县，湖南原只 10 个县，今年增至 25 个，平江要

力争。每年有几千万元贷款等好处。只得给温家宝并胡富国写信，请中央列入。现状（还有 10.6 万人 800 元以下，25 万人 1000 元以下）与历史，死了 25 万人，3.1 万在册烈士。平江人口 106 万了。

午睡近一个小时。下午游 600 米。到办公室，复印《世经导报》1987.4.20。借到 1987 年“生活会”等文件。

2000 年 7 月 22 日（星期六）晴、多云

六点起床。阳台小活动。

玉珍继续吊瓶。决定我先去宽沟，下周二去。玉珍吊完瓶再说。

上午看有关耀邦资料，看 89.4.20《世经导报》刊座谈会全部发言。

李公天来，将这天《世经导报》给他。

下午游 600 米。

任俊杰来电话，为办公室事。他不知机关调动房子，组织史资料办公房子搬到平房去了。

雨亭又住院了。

2000 年 7 月 23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作点摘记，准备同德平谈的问题。

德平九点来，谈到十点半。将我的企图告他。1945 年耀邦那个纵队到过热河，很主张消灭石觉的，但萧克犹预［豫］，终于平泉被占。此事过去从来不知道。当年文革对不对，心中都清楚。绝不能迷信任何人，要独立思考。生活会时，先念在上海，叹息我们党又要整人了。陈云相信了翁永曦那四句话，“舍发展抑需求”，很欣赏，因而有 1983 年（批耀邦事）。对李洪林文章赞成。外国一切好东西要学，对新权威主义无兴趣。中曾［增］根家宴事，没任何个人关系。83 年陈攻耀邦后，找邓谈：我是贯彻你的指示。陈认为中组部根本不了解干部，让陈元、德平去（耀：那怎么行）。九大时，陈对耀邦好，认为积极、能干，“不要早上八宝山”，懂得休息（80 年），啟立任常务是 1984 年。抢救时，三局王铮也出特务，毛找耀谈，如何办，领导要同群众结<合>（毛三卷有）。定 X 条方针，一个不杀。1988 为少奇纪念去湖南，邓力群找耀邦谈赵很多坏话，赞扬红小鬼出身，有的人历史浅（指赵），历述赵两年中种种不当，多人不满赵，88 年物价失控抢购等，洋洋自得，对面临问题不清醒，耀不同意。（70 年初，纪登奎、赵紫阳都属一批优秀干部，赵去内蒙）1964 年离团中央时推荐过纪、赵。粉碎四人帮后，叶帅对耀说，你也可当副主席。“那怎么行”（王家坪时，叶了解耀），那就等一等。陕西挨批是叶带回京。人家是黄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你是弥［祢］衡[9]，“谁是曹操”。①《党内生活准则》，耀邦参加起草。党要民主化、正常化，对毛认识深是文革中，不能再受“左”害，比谁都深刻。②提拔年轻人，比谁都坚定深刻（德平强调这两点）。对老的照顾好。党大会不要五年一次，要开党代会。讲团结，无任何帮派思想。“邓小平的人”？“我是党的人”（文革时惯如此说）总结林彪后，反山头、宗派。毛、贺、叶、谭、朱，对我都有帮助，林对我也很好（林调东北：你跟我去，也想去东北）。

2000 年 7 月 24 日（星期一）晴

四点即起床。整天清理带走书籍与资料。港版书多，有关的都带上。国内版也不少。装满一箱子。自己的书装一袋。有备无患。作一个月打算。化［花］半个月将《耀邦去世前后》写出。一个党有史以

[9] 这里应该说的是黄祖和祢衡。二人均是东汉末年人物。——李南央注

来最好的领导，可惜摆脱不了来自人事（上层为主）的暗算，（有贾母和王熙凤，他摆脱不了控制与陷害）真是历史的悲剧。

终于找出霍松林今年一月给我的信，还有好几封读者信，应当回复的。

2000 年 7 月 25 日（星期二）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半起床。最后清理要带走资料。有些待复信件也带走。给霍松林信，抄写好一遍共三页，寄往西安。耽误了半年。他的儿子霍有光是大学教授，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缺水如何解决的专著。将五十年代我遇到的情况和我的意见告知。

八点半动身，走四环，一个小时多，就到了宽沟。主人热情接待，闲谈一个小时，告知此次任务是写耀邦文（老书记李章泳）。

资料、书籍整理好，分置内外房窗台（这两间房子太习惯了），将自己全<部>著作、选集等交薛京，他的主要任务是编出上海文艺社要的 4 本书，共 160 万字，大体分四部分：1）三段工作：新闻（包括宣传）、水电与组织。2）关于毛，早年与晚年，两本书（庐山、大跃进）中的文选。3）人物与往事回忆。4）杂文、散文（反“左”）。

午睡一小时，下午看《怀耀邦》。四点半游泳约八圈，6—700 米。

晚上看电视一阵，八点半后看资料。

2000 年 7 月 26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昨夜上床前喝了杯药酒，引起身上发热，只好服眠药，大概近十一点始入睡。五点起床，在小院中活动约 20 分钟。

早餐前后都散步的。上午续翻《怀念耀邦》第一本。张黎群长文，谈到耀邦做诗，赠我三峡诗的原起，反对过我的三峡意见，读了我的《论三峡工程》后才明白过来（记得有次开会后碰见，说那本书他读完了）。将二本给薛京，要他浏览一遍，摘出几十个作者对耀邦的评价，从思想、作风、处事、为人，尤其从文革后期在中科院——党校——中组部——中宣部——总书记，从组织“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如山冤案，抓一个中心，这七年的成就（除革命历史作用同毛刘周朱邓一代不能比拟外）总结出实为党有史以来最好的领导人，可惜为人控制也。作出摘记说明。

午睡一小时。下午游泳约半小时。

同陆沅电话，说明廷栋、雨亭对她并无怨言。组史资料能公开出版，得好评，算功德园[圆]满也。

雨亭得肺炎，高烧不退，已住院五六天。

晚上贾庆林、刘淇等来看望，并大花篮。直告此次任务：为耀邦平反也。

2000 年 7 月 27 日（星期四）阴、小雨

半夜小解一次，复又睡着，五点起床。院中活动 20 分钟。再翻《邓小平时代》港版。

上午开始整理 89 年 4 月 5 日谈的内容，写到第 7 个问题：经济工作问题卡住了，谈的观点情况等还不全清楚。只得再翻日记等。

午餐肉菜过多，自己很是控制，决不多吃。

午睡不到一小时。再看 88 年 1 月 14 日长谈（也是两点到八点多）记录，并翻之前的日记。

下午项南儿子（在香港工作）来，谈香港情况，民主党问题很麻烦。港刊转载我的文章（知名人士）。

母亲乳线［腺］癌开刀。

同玉珍两次电话。杨纯生病，尚未住院。

晚上项南夫人汪大姐同儿子来，谈了一个多小时。贾庆林原是部里下放到山西去的，经过项南，由山西到福建，由于一机部关系被重用也。谈其夫人甚傲慢。开刀甚成功，也由于发现早，是初期。想看些有价值书刊资料，先给了他［她］一本周成启的书。还谈到安平生去世后，门庭冷落，家中只有五个花圈，乃邓力群与当代中国社送的（项南是堆积如山也）。

2000 年 7 月 28 日（星期五）晴转阴

昨夜九点即上床，三点半醒来，四点起床。整天伏案，效率颇高，写了 14 页。88.1.4 谈话整理好。开始写交往经过。在家里决做不到也。

小赵上午回城，修车，大概也觉得这样住下去也不好，对［与］薛京一房不便。

玉珍电话，同廖嫂闹矛盾，其脾气太坏，想让朱嫂来过度一下。第二次电话，又好转一点。第二次疗程，仍吊瓶一周。

午睡不到一小时。下午游 8 圈，约 6—700 米。有点觉累。胃口尚好。

黄乃电话，网上读到李慎之长文，谈专制主义与传统文化等，觉得极好。买房子事，因他只是正司级。

晚上副市长刘志华来，说他负责中关村建设工作。随谈到北京环保，石景山钢厂在想办法。顺便谈到当年彭真在天安门上向毛说：将来放眼看去，全是烟筒也。问到游戏机，已坚决禁止。麦当劳快餐等，想用中国快餐顶。此事难办。美国胖人太多，成为公害。又谈到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要历史观点看待，西方已远不是马克思当年的西方了。第二国际的路线实用得多。刘只有五十岁，希望他们非常清醒。

洗了四件衣服。

2000 年 7 月 29 日（星期六）

小解后睡不着，三点半起来。应野草诗社萧永义约，将去年以来的十多首诗录下。

昨夜大概十一点始入睡，睡得不够，精力不集中。上午只写了三页。

廷栋电话：雨亭抢救不成，去世矣！小赵回城，本来让玉珍去医院代我看望的。幸好《组织史资料》已批准付印，可以瞑目了。为此史料，1986 年后一起共事 15 年，相处很是融洽。

早餐后到东二楼去看望汪大姐，她的六儿也在（共六个子女，此儿在新加坡）。送她余孚长文和另两篇。

午睡两个小时。游八圈，尚不觉累。两个腿肚也不觉沉重了。

二妹来京，送女儿去西欧（随学校组织的学生参观团，西德一个大学有关系，出一部分钱，自己出一大部），在家住几天。琬姐身体还好。

雨亭之死，应敲起警钟，八十岁以上的人，处处都要小心，决不要感冒，更不能转肺炎也。

晚看电视到十一点，下不为例。

2000 年 7 月 30 日（星期日）晴、天高气爽

五点起床。院中活动半小时。十点半又小作三元功。天气太好了。

上午写了 5 页草稿，写法大致已定，全部事实，摘日记为主。

雨亭八月四日告别，玉珍电话，要我三日晚回家。

中午睡着约一小时。文思不畅，原来摘记资料多而乱，头绪不易理清。进度不快。

下午游八圈，觉累。

晚上电视看得近九点。续翻周成启书的后半部，关于民主、体制等问题，中西近代对比，比较深入得体。

近十一点始上床。

将今年的 13 首诗抄好，寄肖永义。《野草》要用。

2000 年 7 月 31 日（星期一）晴、晴空万里

昨夜上床后，一时不能入睡，只得服眠药。六点廿分起床。小院略作活动。

开始将一部分草稿滕［誊］正，边写边改，进度甚慢。终于想到一事：将 1987 年 7 月 10 日上书列入稿中，并将延安杨尚昆对此人作的结论作附录，于是可以盖棺论定矣。有关耀邦（包括后来紫阳）下台，真情毕露，千古史迹存照也。但影响后果如何，得仔细考虑。于是将此打算电话告知秦川、李普，各方面多想想：港台反映，江等看法（涉及到紫阳），本人及子女，左右等影响，其他“左”爷（包括宋平）等等。都得想到。

《文汇报》退回“怀赵朴老”文让小赵送与李普，看《光明》能不能登。将“六四”改成“耀邦去世后”。一般是可以过去的。

下午游八圈，尚不觉累。薛京总比我晚下去。

2000 年 8 月 1 日（星期二）晴

两点半醒来，睡不着，只好服眠药。六点半起床，少有迟起。院中活动。

今日正稿抄清进<度>较快，得十多页，并记起一些往事，如对《怀念田家英》文的批示。

午睡不到一小时。下午游 8 圈，不累。

“他尽力在两位家长之间沟通协调，遵从邓小平的指引奋勇前进；同时还要防范两个‘左’王的明枪暗箭，顶住他们走老路的顽固势力，终于最后遭到两方面的夹击。个人事小，全局堪忧，他怎能不嚎咷大哭!”

这段话酝酿甚久，自觉乃点睛之笔。

玉珍硬拉二妹去看望铁铮，心肠多么善良。看透了现在的年青人只有自己儿女。

2000 年 8 月 2 日（星期三）上午大风雨、小雨

昨夜又近十一点始入睡，睡得不错，六点半起床。院中活动半小时。

整天伏案，到下午五点，总计一个星期成果，抄正稿已 30 页，1.2 万字。这个效率还算可以，因为都是有［用］铅笔草稿的，等于写了 2.4 万字。

薛京已将二本《怀念耀邦》看完，作了一万多字摘录，写出总看法四五千字就可以了。

下午汪大姐还书来，几篇资料送她了。都认真读过。再三嘱我保住好身体，还要注意有人整我（大概是这个意思）。正谈到项南如何看重我时，市委的客人来了，汪大姐即告此。明天回城。

市委办公厅主任等来，还代表组织部送礼物。去年到过红螺寺的，全忘记了。

一直下雨，没能游泳。晚饭后即回城。七点多到家。城里也下了大雨。

电视几无可观者。

近十点韩钢电话，落实九月初庐山之行。石仲泉去。近来甚紧。党史室拟搞 100 年回顾集，被告

状，让室主任去北戴河向丁、曾汇报。杨德明者万言书批“三个代表”为全民党，核心甚脑火。我告拟寄“信”写入，很想看全稿。

2000 年 8 月 3 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服眠药上床。六点半起床。屋内不热。玉珍一早吊瓶。半个月治疗暂结束。

翻看信件刊物。《王实<味>冤案始末》序言已刊《书屋》第八期。看任俊杰“文献目录”取舍件。

九点多同玉珍到八宝山向王雨亭告别。休息室见到许多老人，张传［全］景等都来了。孙晓群特告知：房子在找，让我放心之意。司机都一体待遇，薛京级别问题又交待一下。随后傅思和也告知房子在解决。雨亭去世太意外了，老伴也在医院，头天作梦：雨亭走了（现在还隐瞒着）。廷栋认为硬是冥冥有意也。中午同金松林、杨小池、张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小曾、韩虎林，廷栋等 11 人，在附近西蜀豆花莊午餐，多川菜与湘味，十多样并酒与饮料，共 500 多元，比招待所便宜一半。“文献目录”也同老金商定，又删去一部分，稍厚点也可。全书十月可出，印 8000 套，定价 2000 元。简要本看情况再定。在招待所三讲办会议室座谈时，新上任的副部长赵宏柱来会见（原中纪委的），颇谦虚，说王旭东谈过我。我略谈当年解决文化程度问题真是难也。53 岁。

2000 年 8 月 4 日（星期五）晴

四点醒来即起床。找要带书［走］的八十年代日记，“要件”等。“常德诗墙”那首洞庭湖碑刻，怎么也找不到了。《人民画报》社拟编印的《百年书法绘画雕刻》名家集征稿，已经联系，将简历著作目录等印件和《羊城晚报》那篇 200 字文，香港回归诗的豪华本找出，又找照片等，花了一个多小时。将《洞庭湖》、《回归》写好，已经疲惫不堪，发了点脾气（都不知道电话先问清五棵松地点）。匆匆吃罢早饭，九点多始出发。又跟玉珍发了火：“四点起床到现在没有休息过！”在五棵松找到那个“王杉”（女）住址，薛京将各件交给了。

十一点半到宽沟，回到这个舒适的地方。

午睡不成。下午游 8 圈，不觉累。翻看 82 年日记，许多事根本记不起来了。

夜观电视，东方市委书记夫妇贪污案首尾全部，房中到处藏有钞票手饰之类，贪得必无厌也。

近十一点始就寝。

2000 年 8 月 5 日（星期六）晴、多云

睡得尚好。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院中活动半小时。整天看日记，1982.5.3 到玉泉山，九月十三日十二大闭幕，整整四个多月，真是太紧张了。秋里一起工作很是合手，大概是满意得很，到处说我的好话。

翻到 1984.1.20 日，中办通知耀邦约我谈话，21 日下午三点谈到六点，两人互相通气交心，谈了许多要害问题，不翻日记根本想不起来，此段谈话可以写入文章。

中午休息约一小时。下午游 8 圈，不觉累。

晚上到东沟散步，玉珍作颈椎等按摩。

电视无甚可观者，十点多就寝。

2000 年 8 月 6 日（星期日）多云

两点半小解后即难入睡。三点半索兴起床工作。将 1984.1.21 同耀邦长谈正式成文，并插入已写部

分，共 34 页了。必须在 8 月 10 日前毕事。

下午游 10 圈。尚不觉累。

2000 年 8 月 7 日（星期一）阴

昨十点半后服眠药就寝，六点多起床，睡得尚好。在院中活动半小时。

整天翻看 1982 年以后日记，许多重要事都记不起来了。84 年耀邦就找我长谈过一次（下来后）。作点提醒摘记，夹上纸条。还必须写到耀邦弱点（次要一面）。

下午阴，没有游泳。同玉珍到东沟散步一圈。晚饭后又散步一圈。玉珍按摩。

李普电话“怀赵朴初”文已交《光明日报》。

2000 年 8 月 8 日（星期二）雨 大概半夜即下

两次小解仍入睡，六点起床。走廊口活动半小时。上午将日记翻看毕（到 1986 年），对耀邦当年处境，许多细处更清楚一些。我与黎澍、秦川常碰头，几乎时时关注胡乔木与邓力群的所作所为。我这 20 年日记很有刊出价值。陆定一为邓力群等事，给陈云写过信。陈却即找乔石、野苹谈，这是党内最优秀知识分子代表（大概是反改革开放思想观点一致也）。

2000 年 8 月 9 日（星期三）阴、间晴

五点起床，院中小活动。硬是感冒了。整天鼻塞、喉瘙、痰多，用含片，玉珍决定明晨回城去医院一看，雨亭教训。感觉不发烧。小赵晚上来。

只写了两页，看完薛京整理的“众家评耀邦”，从《怀念耀邦》一、二两卷按类分摘，可供压缩成文，作为总结。晚上谈到此文给读者观感：不仅是一个真正的人，而且是一个符合马克思理想的党员，党有史以来最好的领导人：真正民主；尊重他人；努力实践；好学深思；敢挑重担；敢下油锅；联系群众，时作调查。当然也言多必失（次要问题上）。问题在于过于天真，无防人之心也。

不敢游泳了。玉珍按摩。

2000 年 8 月 10 日（星期四）阴间晴

两次小解，五点起床，洗澡。那个澡盆扶手一使劲就断了，原来是水泥粘上的。去年在红螺寺那个老干中心也出过这个事故。玉珍强我去看病，只得服从。早饭提前，七点半出发进城，八点四十分到北京医院。先看内科，好在没有体温，也没有罗音。开了些药。然后到牙科，开始作下部牙齿的修补另做（现在带［戴］的这付作废）。到十点半才结束。

回家休息。一堆刊物报件，“怀赵朴老”文《随笔》已刊载。曾彦修寄来二滩赔本报导文章，想到水电命运，中国电力，十分老［恼］火，真想质问学过搞过水电的三常委尤其李某：你们置若罔闻吗？

午餐后略休息。感到气闷，大概是天气原故。三点半起程回宽沟，感觉稍好。

感冒原因弄不清楚，也许是空调所致，游泳应当没有问题。胃口尚好。玉珍甚不安，因咳嗽较频，尚无浓痰，鼻涕也多。

2000 年 8 月 11 日（星期五）阴

昨夜十点服眠药上床，两点半小解，睡不着了。只好移到外屋，如午休坐躺沙发，终又睡着。六点起身，没有作活动，不想走动。三餐饭来去，只得坐车。服务员从此间医务室找来“金嗓子喉片”。

仍整天伏案，写几篇谈话之间的联结语。

周成启写的“评胡耀邦其人”，结束段可利用。

不想走路，乘车上食堂。

2000 年 8 月 12 日（星期六）雨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雨下了一上午。

没有动笔，仍看资料，思考写法，如何结局。找薛京小谈，文章题目：“去世前后总评其人”？

将带来有关书又查一遍，因“经济工作问题”一段写不出来。短短几句不联结的话说不清楚，必须找“外援”也。

又查两本《怀念》，好材料遗漏在所难免。

感冒似已基本结束，有了点浓痰，胃口仍不好。

2000 年 8 月 13 日（星期日）阴

四点半起床。院中小作活动。重翻阮铭写的《邓帝国》，帮助回忆。

感冒似了未了，精力不济。

2000 年 8 月 14 日（星期一）多云

三点醒来，无法睡着，近四点起床。继续写读两集《怀念耀邦》的内容摘要。

仍咳嗽有痰。中午也睡不着。

1987.7.10 上书让薛京重抄，是否编入呢？本人及家属与“左”爷们是否会提出异议呢？如小妹文章有反对派呢？得再慎重考虑。

夜观电视，有张健横渡渤海海峡报导，太伟大了，真不可思一［议］。

2000 年 8 月 15 日（星期二）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睡得尚可。

确定文章只写几次谈话，“总评其人”，不放进去，可以另外成文。同薛京、韩钢（电话）商量，1987.7.10 上书也不放入。韩说留下这根鞭子。

整天伏案，进度尚可。由于翻书较多，十个问题逐渐明朗。

刘清夫妇随船舶公司人来此修养十天。晚上到他住处小坐。他在看我的《反左文选》。

决定后天进城，明天必须完稿。

2000 年 8 月 16 日（星期三）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四点起床，睡着近六小时。午睡近二小时。早晨在院中小活动。

整天伏案，极为紧张，共写 50 页，约 2 万字。文题为《耀邦去世前的长谈》，共　节（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对耀邦认识的加深，在组织部时的一次长谈，约到家中长谈，去世前十天的长谈，结束语。

今天写好“去世前谈话”的后半部分与结束语。通看一遍，薛京校对一次。

玉珍意见甚大，见我过于劳累，担心感冒加重。

下午刘清夫妇来小坐，又谈到郭佩珊生前平反级别未恢复，很是不平。让他学我，为吴满有平反，

公开发表，写成文章，我可以找地方发表。此兄又只摇手。对《宋任穷回忆录》有意见，云南地下党是他整的。我又说你写文章嘛，又摇手，于是骂他“胆小鬼”。他对伯克也有看法。

同张定通了电话，明天将文稿送去。

向薛京交代：先复印三份，原稿送张定。一送韩钢，各留一份。

李普女儿李欲晓电话，“怀赵朴老”文《光明》可发，要我寄赵老手迹。

2000 年 8 月 17 日（星期四）怀柔、顺义大雨，北京小雨

服眠药上床，睡足六小时多。六点起床，将带回家书籍等又整理一次。

七点早餐后即回城。沿途倾盆大雨，近城时竟无雨。先到医院治牙，近一个半小时。对吴新建医师说：是“口腔受罪科”。作了下牙的模子。还得一两次。

仍旧痰咳，又有浓痰。这次感冒比过去时间长，以往一个星期可结束。

午睡不着。翻完《组织史资料第一卷》清样，没有发现一个错字。

收到汪澍白新著的代写序言，冯兰瑞补记资料，人民画报社王杉寄回的“简历”等。

庐山管理局快信，9 月 1 日—4 日讨论会延期。同韩钢电话，他还不知道。

在医院遇见孙大光夫妇，孙在注射，前列线［腺］癌扩散，正常 5，现从 30→13，仍高。问到建南情况（也是扩散后去世）。问高龄，85，真不该续问哪年，1917（我们同年），于是说多报了，人家是 73、84 也[10]。

收到《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印得甚好。再翻序言并内容，党史一件大事：过去一切唯上是从，定于一尊也。

2000 年 8 月 18 日（星期五）晴

没有服眠药，睡得尚可。六点起床。小有痰咳。

大半天伏案。将汪澍白新著序言稍加修改，加了个头尾。简历中著作目录改正。赵老手迹（《龙集》）寄李欲晓。

下午三点薛京来，《人民画报》拟出的《中华翰墨名家作品博览》（世纪珍藏版）还要作者 330 元书费，都让薛京寄出。

很是疲劳，感冒但望是最后阶段了。玉珍很是不满，怪我不会休息。有什么办法！

《西京兵变》先给曾卓明一本，薛京一本（当然的）。

2000 年 8 月 19 日（星期六）晴、怀柔雨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北屋已较凉。收拾带走物件。只差冯兰瑞的序言了。

薛京有事，小赵来吃早餐，九点即回到宽沟。此间小雨。玉珍将我的衣服等都带回家了，只剩下一件夹克。

放松一下，看看电视。下午看到黛安娜生平，如此轰动一时，同媒体（尤其狗仔队——摄影）分不开。

[10] 中国有老话：“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认为这两个年龄是个人生的“坎儿”，无恙过去，即可再多活很多年。孙大光说自己是 85 岁，意在已经过了 84 岁这个“坎儿”，李锐却偏要再问生辰，结果问出孙大光是 1917 年生人，虚岁 84，正在“坎儿 ”上，李锐自觉是犯了忌讳，不应该问的。——李南央注

将《谈话》清样看了两遍，有个别字改正。漏了四个字，还得一查。

玉珍为我洗澡。

2000 年 8 月 20 日（星期日）晴

昨夜咳得不多，睡得尚好。六点起床。

决心休息。玉珍认为应吃中药，于是决定明天回城。看来早晚已是入秋天气了。

同张定两次通电话，改正几个字。七人名单中，乔石换伍修权。张说他们要集体讨论一次。正稿最后交我一阅。韩钢电话：真想不到如此复杂，内斗。也同意我嚎咷大哭的分析。他要去长春一行，明天将稿带来家中一谈。

午餐后不想散步。晚餐后散步一圈。呼吸如此好的山中空气。

整日仍痰咳不止，浓痰已少了。

这两天胃口不大好，今日尤甚，吃得较少。

下午刘清来，牙痛，四点即返城。让他看了《谈话》前两页，知道我在写什么，为何骂他“胆小鬼”。

杂件大体收拾好，并归类放入提包。

2000 年 8 月 21 日（星期一）晴 从宽沟回家

服眠药上床，六点起床。仍有痰咳。玉珍为我洗澡。箱子与大小提包六七件先放到车上，乘车去早餐，同服务人员与副所长告别。薛京去算账，我与玉珍到东沟山边房前照相，归来在四合院大门前留影。李书记来话别。1982 年他即来此创业，18 年也不愿回城了。都是市府办公厅来的。87 年耀邦来住过。

此次来宽沟完成《耀邦去世前谈话》长文，总算了解［却］多年来一庄［桩］心事。

九点半到家，已经入秋，早晚不热了。

邓伍文来信，他西安参加西安事变讨论会，发现 1936 年 8 月毛等致张学良信，我们的档案馆太落后了，不知何年何月能如苏联那样解密。

下午五点韩钢带女儿（九岁）来，去长春约八九天。《谈话》看了三遍，有些个别词字改动，“家长”、“老人”等。现在“左”爷们在批邓。我倒觉得这样“批”也好，可以公开评邓，同毛一样，历史功过说清楚，知情人有健在的。还有薄一波，他也感到我是保护了的。但七人名单是否公布开可以考虑。小孩懂事，晚餐甚满意。七点离去上车站。

2000 年 8 月 22 日（星期二）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今天仍有痰咳。

又开始翻看报刊了。至少要花去两个小时。

将冯兰瑞的资料全部看完，写她突出一点：治经济学同改革开放紧密结合，排除干扰，勇往直前，而且研究劳动力问题。

同张定再次通话，又改了几个字。

下午平江老红军喻楚杰的儿子喻武昱来，读过我的书，要认识其人也。在国家人事部工作，要为父亲写传记。去平江一行，也谈到年年为扶贫来京要钱事。说张震的儿子、媳妇是美籍华人，MBA，办公司的。

2000 年 8 月 23 日（星期三）

六点起床。医院通知去做 CT，可能是樊大夫小心为上。八点前玉珍同我到医院，从新楼找到旧北楼“CT 快速”处。约半小时。并看中医，开了五幅［服］药。仍有痰咳。

薛京回来晚餐。孙长江这两天还有事来不了。部里讨论中央文件大概是国企改革。

翻看报刊，积压了近一个月，难以翻看了。

2000 年 8 月 24 日（星期四）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睡到六点起床。

动手写冯传序言，得四页。只差写自己看法了。

上午十点到秦川处，郑仲兵约李春光来谈回顾当代历史问题。李即回纽约，每年回来一次，仍是单身汉。可能弄到一笔钱，如台湾《传记历史》，出一种定期刊，回顾历史事件、人物。秦川和我的意见在：主要将这 20 年搞清楚。郑谈到约写十个人的传记，只有宋晓梦完成了任务。李与邓力群有一段因缘，但去年回来约见面却见不成了[11]。谈刘宾雁处境艰难，仍情绪化，看不清形势。到美国国会商务年约作证，仍是人权问题，立即被克林顿否了。办一个“文摘”刊也中断了（中英二种）。阮铭受台湾聘当教授，现被陈水扁看中，《邓帝国》国内有翻印。过去即被视为才子。苏绍智是学者，仍严肃如昔，维持生活很不易（过去是余英时照顾）。戈扬作了心脏手术（我谈到不敢通信，怕她使用见报，大家都有同感）。午餐吃了碗面条。上楼端了碗苦瓜菜。谈到下午三点。

晚上只有一两下痰咳了。

邓伍文电话，知道我书信都已收到。建议他寄一本给曾庆红。

2000 年 8 月 25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痰咳基本停止。上午玉珍帮我洗澡。胃口恢复，感觉正常了。

上午将为冯兰瑞传记的序言写好，近 3000 字。下午交薛京复印留底。小赵送到她家，并赠他们夫妇一本《直言》。（序言中写到附赠书也）

陆沅电话，法新社报道人事：江留军委主席，胡锦涛党政主席（曾改副主席），李瑞环不就人大主任，李长春总理（温——副），李岚清政协。真是无所谓了，“谁都可以”，“老调子没有唱完”也。进了 WTO，世界总得改变下去，人类已进入全球化也。

薛京同冯兰瑞通了电话，很是满意。

文章债务已了，真正感到一身轻快。

2000 年 8 月 26 日（星期六）晴

睡得甚好，没起来小解。五点起床。玉珍告我，昨夜十二点后大雨，我全不知。翻看报刊。

上午平江长寿街三中校长方珍珠，县教育局副局长廖加智来，上次转与陈致立的信，从邵逸夫捐款中批了 85 万元。为了修桥还要钱也，让留下一封信。同他们谈要四讲，教育做人为本，不要搞那套政

[11] 1977 年邓小平曾在中央音乐学院六名青年教师请求扩大招生的联名信上作了批示，使文革后中央音乐学院第一次招生的名额扩大到 400 名。谭盾、陈刚、周龙这一批后来中国音乐届的佼佼者都出自那批进校的学生。李春光那时是音乐学院的青年教师，还是北京市人大代表，因此被邀请参加联名信一事。信是由同在音乐院任教的青年教师，邓力群的侄子邓启元通过邓力群转给邓小平的，李春光得以与邓力群相识。——李南央注

治思<想>教育，五讲四美好。讲瑞士的环保教训，西方花了二百年解决随地吐痰问题，美国社会生活中到处有雷锋。赠《直言》。他们听进去了。捐款一千元。三中建校 50 周年。

下午三点同玉珍到万寿路口，同朱厚泽夫妇一起去门头沟，大转盘南行，居然循山路到达“国土资源部西峰寺培训中心”（原地质部）。我们到得早，先在院内看到 1800 年白果树，高几十米，生机盎然。慎之、谢韬、若水、绩伟、李普等夫妇后到，张黎群最早到。主人为余习广（八年前来过家中，韩钢朋友），为出一本书（写毛？）坐过两年牢，出狱后下海，搞装饰公司。原搞党史，在中央党校，自费到过 100 个县查“大跃进”资料，　县（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15 万人死了 6 万。信阳事件之可怕（村干部搜粮强奸女儿、妻子后弄死，残忍之至）。资料尚部分保存。

四点多钟到齐后，在我住处座谈，晚饭后又谈到十点。李鹏与成克杰来往，成在广西盖豪华别墅招待北京客人，李去过二次，夫人得戒指 6 枚。江让朱管贪污整治，朱的条件为不管什么人查到底。李说，那不乱套了。胡长清在常德时两句话：（上面来的人）来时快乐，走时高兴。江想延期二年开 16 大。江以经济小组夺朱之权。人事安排如法新社传。李瑞环可能经济出事（最近少见出面）。若水分析毛致江青信：实质接受林的吹捧，又要打扮其不得已心情，且预防将来变化。写邓大姐传，发现日历上记，南宁会议后：大怒大哭。有一通知，对慎之历史评价，从学生时代，跟邓出国，右派 20 年，年纪大了，网开一面之意。慎之谈五四传统应当是学胡适为主，而非鲁迅（这是个大问题，引起讨论为好）。谈王沪宁其人，慎之仍是大看不起，又举其日记为例，读书到凌晨，一天读一本书，人人只有 24 小时也。江同王沪宁谈过对我的看法，有好感。张黎群对耀邦总评：要搞政治体制改革（摆好党的位置），实现民主。我写的最深。绩伟写了同《人民日报》关系，5 万字。郑仲兵写了同中宣部关系。“怀念耀邦”四字是李昭写的。江不愿出耀邦书。我谈到如朱下后，只担心经济正常发展，怕出乱子，否则就麻烦了。过去搞过物价闯关。

2000 年 8 月 27 日（星期日）晴，山中间雨

睡得很不安稳，十二点后服眠药，六点起床。玉珍也没睡好，枕头不行，此等宾馆，类似下面招待所。

早餐后，没有谈好久，即坐车游戒台寺（门票 30 元），有各种 5、600 年奇形老松，老银杏、柏树等，庙依山而建，有三层。途遇翟泰丰（厚泽介绍），拍了几张照，方丈为我们拍了张远距离过一香炉口的“双头”照。下山已近午餐了。下午两点后，慎之、厚泽先回，我们又谈到三点半始散。

九一三后，周曾大哭：离毛太近了。毛当年得章士钊 1.8 万元，变为己用（钱搞革命了），回家即让两个弟弟出来，将牛贱价卖掉（哥哥有钱了。韶山调查发现资料）。晚年资料：手不碰钱，像拿蛇一样。粉碎“四人帮”资料中，江要巨款买相机等，毛流泪。若水与我看法相同，汪东兴水平太低，此等丑闻也公之于众。乔木亦贪财，给《人民日报》写的长短文章，总是催要稿费。去老山前线慰问，回来向出版社要 100 本书，签名赠送。赵紫阳也认为耀邦没当过家。谈到耀邦用人弱点，如徐维城，秦川争得厉害，如此造反派也用。慎之谈到李郁擅自出版他同何家栋合著《中国的出路》，真是气得要死。余习广也劝我将全集稿取回。

下午四点同李普夫妇同车回城。

2000 年 8 月 28 日（星期一）晴

还是家中安适。睡得尚好。十点上床，六点起床。小解后又睡着。午间又睡着一个多小时。

整天翻看报刊。

有总政老同志（关心三峡，送过材料来家）电话，说现在三峡之大问题：坝基发现溶岩（三斗坪乃花岗岩区，不太相信），国防不可靠。没有钱了。即同陆总电话，他也不相信坝基有问题，但工程质量有问题。朱让钱正英、潘家铮、张光斗三人负责检查。经费已经 60%由电费涨价负担了（老百姓人人出钱）。

又将《谈话》看了一遍，李普有几处改动。

何清涟电话，深圳所在单位要将她除名，想向任仲夷求援，问电话号码。我只有吴南生家的。她会向朱厚泽探问。如此控制言论！问题出在今年第三期《书屋》上她的一篇文章。

2000 年 8 月 29 日（星期二）晴

纪念欧阳钦 100 岁。——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三点醒来，四点后又睡着一阵，六点起床。翻看《实录》有关欧阳钦和张闻天的记载。

八点廿分同玉珍一起到政协礼堂，她去医院看我的 CT 肺部情况。由于没向政协去电话，没有我的座位，临时找了一个。同黄毅诚邻坐，他极力耸［怂］恿我去三峡一行。没有应允。李瑞环左右坐陈俊生与曹志，真是历史讽刺，文革时都是大造欧阳钦反的。陈是秘书，报上还有文章。黑龙江书记与韩光讲话都全面评价了欧阳。大跃进时头脑较清楚，也不喜欢整人，这就很难得了。十点即散会，幸亏玉珍已从医院回来。安志文谈有个电视剧，六四十年纪念，大概是李鹏搞的。

翻看近日报刊。

晚上何清涟电话，她已同任仲夷秘书通了电话，予以安慰。

2000 年 8 月 30 日（星期三）

三点醒来，四点起床。翻看昨天取来的网上文章一大堆。

到人大会堂参加张闻天百岁会。几个人讲话都作了全面评价，但没有讲到点子上。他是自己犯过“左”的错误后，即坚决改正并坚决从理论到实践坚持了正确道路，在历史最关键问题上做到了。去世前在环境如此恶劣，身体如此衰退情况下，为正确道路著作立说。又想起我的诗句：可惜明君不掌权。同郑惠、龚育之等坐在一起，讲了《谈话》文情况。同郭洪涛交谈，赞扬他在《张》（电视片）剧中讲的话，他没有看到电视。关于为为高岗翻案问题，他说邓定了性，翻不了。关于高饶事，现在出了一本书。龚育之谈去西藏十日观感。会毕得了一大包书。《张传》有 66 万字。翻到合江省委书记时，保护了佳木斯市市长，未当汉奸处理，利用其技术，发展了煤矿。真是“可惜明君不掌权”。当年东北土改，也只有合江讲政策，不“左”。

2000 年 8 月 31 日（星期四）晴

三点起床，翻看报刊。

上午玉珍同我到医院看牙，下部又折腾一个多小时。费用在 1600 元。

下午日本樱英林大学中国语讲师及川淳子来，在上海师大学过两年汉语，讲话、写文都好。从三峡问题接触到我这个人，已买到八本著作，博士论文要写“中国有个李锐”。颇为意外。闲谈了两个小时。重点是一生反“左”，务虚务实。晚年写书是历史责任感，要认识这一百年来变化及其原因。从家庭环境、学校等谈起。28 岁，未婚，很是客气（送月饼和笔）。住在北大方园，从钱理群等人知道我敢想敢说也。向我写了一封七页长的信：“学悉你的著作，我可以学习中国当代史的发展。”“我要介绍有血有

肉的富于魅力的人物，来加深对中国的理解。”“政治过程中个人的作用。”我谈的过程中，她两次流泪。

2000 年 9 月 1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睡得尚好。翻阅报刊。

一早到办公室，将有关资料带上。九点，上海文艺出版社综合编辑室主任徐如麒应约来，谈四卷文集出版事。原来是要将《庐山》与《大跃进》放在其中（纯经济利益），其他两卷可自选散杂文等。于是让他同河南人民社通话，他们直接交涉。合同也带来了。如快，可在月内月初定准。让徐同薛京直接联系。

雷霞来，湖南已来人，但北京中院对湖南高法来人印象太坏。又为之向罗干写信，并告贾庆林、强卫与尉健行。我也记不清这是第几次为之写信了。

午餐时。同虞云耀谈到张闻天百岁会，刘英坐位边远，很是不当，新闻广播连名字都没提到。他们也有同感，是中办的责任。

下午同王廷栋到万寿路甲 15 号看望马石江，刚从上海医院回，看看新居。女儿从法国回，张罗就医。右肺尖疼（手臂　动即疼）（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检查为肺癌，北京难治，上海有一国手，放疗，可休息两周。人瘦了，说话尚清楚。很动感情，还想知道国事。女儿告知，已扩散到脑部，拖时日了。76 岁！

孔莹（女）等两人来，谈陶森之同性恋等荒唐事。

2000 年 9 月 2 日（星期六）晴

三点半醒来，四点半起床。《古典诗词名篇吟诵读本》三套发行，命我写个序言。整日人客不断。

上午陈海宽同米脂副书记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米脂甚穷。榆林 11 县，北 6 县有煤、油，富，南 5 县穷，财政告北部补助。米脂 22 万人，吃公粮人一万多。建议多在土豆、红枣上做文章。粮食还够吃。必须先进灌溉。赠《直言》与《实录》。其人还要字，于是说：杨东的工作解决了再写。玉珍很是高兴。

刘清来，送两篇云南工作时“左害“的自述。于是将刚收到的何方寄来的有关张闻天总书记作用的四篇文章并信（要我审阅）与之一阅：我实在被动得受不了了。谈定郭佩珊平反补遗问题，由他将材料与意见交我，转老干局处理。

下午李郁同陕西人民社社长周鹏飞，副主任曾宣传等四人来，谈定全集明年上半年出版。略述经过并唐建福骗书事。稿费以字数，一次付清。谈出版形势。江泽民文集两卷本（毛四，邓三）已让各省自印发行。江曾批评外交部一书，有 30 多处记载了赵紫阳，大声指责。

2000 年 9 月 3 日（星期日）晴

两点半醒，服眠药，六点起床。将《古典诗词名篇吟诵读本》序言写就。

上午小彭来，谈主人昼夜奔忙，难以伺候，累极，不想干了，想与人合伙作长途运贩。

下午客人不断。郭全胜同河北正定一编柳条业主（出口）来，过去写过招牌，送玉米等土产。岳阳小苏来，还是 5 万吨小麦事，又要我向曾培炎写信，信稿文字不通，说不清楚，告他我只能起个中介作用，不能代劳也。周笃文与一湖南人罗昭骥（在美国硅谷工作，搞软件的）来。将小妹电话告知。取走序言稿。雷霞来。

实在应接不暇，烦燥之至。

2000 年 9 月 4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上午同玉珍到党校医院看望王铁铮。蜷缩于床，瘦得皮包骨，两个小伙子照顾（每人 800 元一月）。医生让回家，出言不逊，谓医院不是养老院。于是去找党校老干处刘主任，认为不能出院。力丰与静静［进进］也来了。想给郑必坚电话，外出未归。五个儿女，如此晚景。

下午潇湘大厦总经理刘伯河，副总经理唐珊珊等四人来，去年为他们写过五六幅大字，要盖章。才想起回家前，在该酒店住过一夜。

雷霞又来，跟黄道奇、刘正电话。原来黄等拟来京，刘又不同意来了，说未掌握第一手资料。

2000 年 9 月 5 日（星期二）晴、昨夜雨

一点醒来，服眠药。五点三刻起床。翻看报刊。

上午陈荷夫来，取走早晨写好的二百多字题词，为《珞嘉［珈］》创办五周年：“1993 年母校百年校庆时，曾献长篇祝辞，内中有句：道路曲折，左害毋忘，争鸣齐放，学术永昌。同年在乐山纪念堂书怀念王星拱校长绝句：疾首痛心照壮怀，满腔热血育人才。兼容并包蔡公范，五四精神继往来。当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方兴未艾，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三者关键在人才培育。大学自应更加贯彻科学与人文素质的结合。科学精神求真求是，不断创新；人文精神从善从严，尽责献身。两者结合才能出高尚人才。现值武汉大学联校扩大更上层楼之际，奉此数语为贺，并以誌本刊创办五周年。”

任俊杰来，组织史资料《文献》集有几处让我修正。谈到小韩对他失礼之事。

下午同玉珍先到文津街，她去医院治牙。恢复游泳 800 米，人多，尚不觉累。洗了个痛快澡。将近一个月未游泳了。

2000 年 9 月 6 日（星期三）晴

睡得尚好。五点起床。整天翻看报刊。半休息状态。

下午游 800 米。让小赵到图书大厦买到三本《本事》。

上午教育出版社卢友篪（女，28 岁）来，送刘征著作发行会请帖，回赠刘《诗词本事》。祖父是平江人。谈青年们喜读我的书，感到历史的真实。

收到《同舟共进》第 8 期，刊我的《谁人不仰原前老》，比《南方周末》好，没有删节。

2000 年 9 月 7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续看《打鬼录》，给作者沧州王之乙［一］寄去《诗词本事》，附言，读完感人之至。

顾健电话，说江同美国记者谈话，外电报导大不同。将给我寄译件。他的告状无人理会。

下午两点到办公室，将《耀邦谈话》交陆沅一阅。她颇担心，怕我因此遭忌出事。谈杨健生在文革表现太坏，她和周洁冰坚决反对。到 1976 年还侮辱帅大姐，向陆要过“刘少奇 100 例”。过去未能主动去了解。杨管地方局，15 大代表，选举事等，全由他负责。其情向吕枫谈过，不起作用。现在又同虞云耀谈了，认为虞听得进意见。

同薛京商定上海四本书事，如《实录》不行，即以《毛晚年》替。另二卷为“人物”与“散杂文”。

游泳 400 米后，仍回办公室。复印一批资料，嘱薛京写四集序言。

2000 年 9 月 8 日（星期五）晴

一点小解，服眠药。睡到六点半起床。翻看报刊。

上午接到《怀念耀邦》另一编辑严如平电话，改正了几处，并请他们几位再审议一下此稿，考虑将出现何种问题。

报刊看不完，真是无可奈何。

午睡一小时。下午游 600 米。到内部书店买书 7 本（内自己书 3 本，《反左文选》与《往事杂忆》。书店说我的书好销），176 元。

2000 年 9 月 9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阳台略作活动。翻看报刊。

书房大调整，满起帮忙整上午。胜利清理刊物。小书架置客厅，全放刊物。

雷霞来，送我两盒细、粗圆珠笔，乃细心之人。

清杂件，发现湖南反腐专家陈荣杰，民革、83 岁，告杨正午件。完全忘记了。名片上印有有关头衔 11 个。

孙长江夫人电话，长江手术很是成功，十日后可以出院。

2000 年 9 月 10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即解手，前所未有。早餐后又解。阳台略作活动。

翻看报刊。又积一大堆。

胜利来，午餐前开始对奕［弈］，中午未休息，直到晚餐，大概 40 分钟一盘，胜多负少，胜多达 17 子。无论如何要记住不能再老盲攻了。对方棋有进步，我则停步也。

施滨海来，在办一咨询公司，即将开业。将《谈话》稿交他打印出来。

2000 年 9 月 11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翻看报刊。一早先送玉珍。到办公室。将郭佩珊平反资料交傅思和，简单介绍其人（此事郑伯克应当管），功臣受屈也。还得由空军办。傅谈到部内七、八级都解决部长级问题，我的房子可按要求增加一套。归来告诉玉珍，但望不再落空。

上海文艺社电话，四本文集事，河南同意放入《实录》但不允单本销售，上海则拟以定价高于［与］河南作答，若不同意，则换《毛晚年》，都是为了赚钱也。

秦川来，谈到为什么反郭罗基事。郭当年在北大也造过反，还同邓朴芳［方］跳楼事有关，老爷子抓住不放他。

2000 年 9 月 12 日（星期二）晴

四点醒来起床。翻看报刊。今日中秋，送月饼成风，家中收到十份以上。李劲祥派司机送来一提篮并信，告知出国活动近况，说不敢来家，是因我有“不欢迎”表示。玉珍去电话向家人解释。

下午游 500 米。

李普来，拟写张闻天文，借出年谱与传记。谈到我们这一伙人应当将当代历史向后人交待清楚。七位核心也不知其详也。他的“告别万岁”影响即好。谈为赵写回忆录事。是否因中央七月文件（报刊不

准提六四及赵之名）有关而停顿？杜导正关系最密切，当年在广东形成。

胜利、小多两家与雷霞晚餐过中秋，菜肴丰富。他们买来烤鸭等大堆菜，还有朝鲜泡菜。

2000 年 9 月 13 日（星期三）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也没小解，睡到六点醒来起床。翻看报刊。早餐后看《耀邦谈话》清样。

医院来电话，要我再去试下牙。同玉珍九点多到。先去看望李新（他的妹妹昨天来电话，说是要来家，只好说免了，我去医院看望）。果如预料，仍旧不认人也，已半身不遂。玉珍也看了牙，下部两颗如采用再植办法，需四千元。又去看了中医，开了药方。近日玉珍颈椎疼痛励［厉］害，下午去人民医院，约做核磁共振等。开始服中药。小多晚上还送来中药。

下午喻楚杰老红军的儿子喻武昱又来，原在人事部信息中心处级干部，要为父亲立传。周游湘鄂干［赣］老区，写了一些不合格律的旧诗，送一堆个人资料，最后才谈到在机关向上级提意见，被送入精神病院经过。现在似是自由人。说是学地球物理的，已离婚。高干子弟另一类型。认识方强等，对张震印象不好（大概不愿接待也）。

晚上施滨海交来打印稿四份，嘱咐绝对不外传。

2000 年 9 月 14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翻看报刊。打印好的《耀邦谈话》交与秦川一阅。他知道的事情比我多多，尤其报社一直在前线。又谈到福田纠［赳］夫来华时，接郁文电话，乔木硬性通知，头版头条标题要套红。报社考虑再三，没有执行。后来乔木当面竟又表示谢意。其人伪善多变权威自居，真是无以复加了。晚上电话，赞成此文。我总是督促他将所知全部写出。我们最后的历史责任也。

雷霞请客，下午同玉珍一起到首都影院观《生死抉择》。一切矛盾，难题集中在李高成身上，最高层后台是省委副书记。全国放映宣传确是好事。但放则放矣，腐败如故也，湖南威胜一案比这还“精彩”，又将如何？雷霞说，熊清泉原想打退堂鼓，经她鼓励又坚持下来。

上午平江老傅一行五人来，又是两处题词，为电教要钱找中组部。

常大林送来《光明日报》9 月 4 日版样，“怀赵朴老”文已刊上被砍也。

2000 年 9 月 15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小作头部活动，已经坚持很久了。

八点周笃文来，一起到教育出版社参加《刘征文集》出版座谈会。刘从事中小学语文编辑四十多年，又是诗人，精书画，寓言诗出名，还是杂文家。整整一个上午，坐在主席台。许多人讲话，我也被点名讲话（毫无准备）。由于前面原教育部副部长柳斌讲话中，批评社会上有一种过激之言，如仍是“奴才与奴隶”，“中国人不是人”等（后者没听到过），好像教育一直办得很好。于是讲了几句：小有不同意见，十年浩劫出现红卫兵总同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教育有关。称赞刘征有此成绩之太不容易：多才、多艺、多思、多产，能够求真、求是、求善、求美，且尽责也。会餐前许多人来同我合影，说讲得好，如此场合，求同存异。好像教育界中人，也都喜欢读《实录》。

会后到医院，正式戴上下部假牙，得磨合多日。

晚饭前后看奥运开幕，很是精彩。让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升天下海盘地，同一个土著巨人贯穿全场，更是别缴。七场壮丽文艺演出，演绎澳洲开发历史及文明成果，二百年欧洲人来建立家园，也从伐门[木]盖房，钻井取水，垦荒种地，饲养家禽，开发矿产的远古劳动开始。不同文化，民族交融，和平相处，

还出现了中国狮子。最后点火及火炬台令人惊叹不已。

2000 年 9 月 16 日（星期六）晴、室外 34℃

昨夜服眠药上床，六点起床。小作头部活动。翻看报纸。

上午刘清送来郭佩珊材料，告他过去各件已交老干局办，请他转告陈慧珍（郭的夫人）。随后李普来，让刘退（向李介绍刘是我的同班，各种球类健将，兰［篮］排足网，现在还有少妻（1/2+7 的典故）也。）

原来沈容妹妹托办事已得结果，海南汪省长批了（双方都找到最高层），于是得了 1.2 亿的赔偿。主人要请客，想请我们去天津一游。说国庆节后再说。

满起、小玲来，午餐丰盛。（佩珍说我们天天过年）

没有午休。胜利电话，中午观电视钱塘江大潮。于是一直看到三点半（插着看了点奥运比赛）。

四点到文津街，游 800 米，不累。洗了个痛快澡，用了肥皂。

9 月 4 日的《光明日报》“民主与团结”版复印几份，周笃文派儿子取去，《中华诗词》可以刊载也。

2000 年 9 月 17 日（星期日）晴

凌晨前作梦，在一墙边躲避邻座之人（为何故已记不清了），竟连被子滚到地上，没有碰伤。

五点半起床。翻看报刊。

刘清来，谈蔡［柴］树藩其人，当年在深圳，对六机部的开放活动持反对态度，他们同姚依林等关系密切。我告他陈云没去过深圳，同邓“不合作”也。将《耀邦谈话》给他一阅。

观奥运电视。中国女足踢成平局，太精彩了。孙雯远射总在 25 米开外，高红扑救点球，使我惊呼。那位裁判明显偏向美方。

2000 年 9 月 18 日（星期一）晴

睡到五点起床。略作头部与右臂活动。

上午到办公室，先送玉珍到人民医院作核磁共振。

将郭佩珊的全部资料交傅思和，上次交的他已转空军政治部。又谈了下房子等问题。将《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与他一阅，并谈党史人物的要害问题。毛实是农民领袖也。谈我的“新世纪要四讲”。傅只有 51 岁，来日方长。

中午只休息一个小时。看奥运电视，湘女杨霞夺 53 公斤级举重冠军，很是稳重。

收到《随笔》第 5 期，刊“怀赵朴老”文。

2000 年 9 月 19 日（星期二）多云、闷热

昨夜两次梦呓，玉珍两次过来招扶。五点半起床。翻看不完的报纸。

几天来牙床磨难，唇、颊肉常被咬住，吃饭麻烦得很。一早同玉珍到医院，磨合了半小时，会稍好一点。恰巧尉健行也来治牙，关于湖南威胜事，熊刘黄齐四人可信任，及最近湖南政法委来人北京中院又暂停审讯。简单一说，他说“我会注意”（我没有注意到秘书、警卫等拟阻挠，玉珍大为光火）。雷霞来，告知此情，让她向熊等打气，我再转一斩钉截铁的报告，以促办此事。

仍观奥运电视，中国告［靠］“半边天”支持也。63、69 公斤级两员女将（廿岁左右）一抓一挺，真是不易。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为什么男将们缺乏这种气概？

晚上黄新亚来，送好些药，河源书记送的。新丰江输水事，省市之间仍在扯皮，但项目已立，钱也批了。前年去张爱萍家代拟上书事，黄说由他一人署名寄江了，但只得一“收到了”的回音。张还说为我题“其人”书名事，也告诉了江，“应当放行”。黄在写江上青的电视剧。江几乎每月要去看望张一次。

2000 年 9 月 20 日（星期三）

五点前醒来，五点半起床。作头、肩部活动。

岳阳来人送东西，过去来过，全忘记了。

偶然得一句，续成一绝：

当今谁愿下油锅？无奈贪官蚂蚁多。
忽见萤［荧］屏成克杰，问题岂止一萝萝［箩箩］。

岳阳来人名傅景久，原市文化局长，为市文联主席李自由赠《自由戏墨》，向我求字。

下午游 600 米，速度较快。

四点半同玉珍到文采阁（新筑）参加冯兰瑞八十寿宴。主人是彭克洪（原马列所）等，共五桌。同慎之、若水、绩伟、理夫、林子力、光远等一桌，秦川、厚泽皆贵州同乡。李昌头部开刀住院。《传记》已出，对序言都满意（《文汇报》不愿刊登）。许多人讲话。我讲了三分钟，向前看、向后看统一起来，马恩列斯毛必须搞清楚，总结这 20 年教训，清算二左王彻底。慎之新意见，五四精神曾死去，胡适强于鲁迅。若水也谈到要新启蒙。

吴象、吴明瑜同我一起到家，取走《谈话》。

收到李劲祥信件，误会我不欢迎也。

理夫谈，李瑞环政协花销 120 亿，无帐［账］可查（副主席等借款多少万）。李小鹏公司被告状。湖南已批准成立耀邦研究会（熊清泉主任），江不允。成克杰案发，李鹏还动员政协中人力保。

保尔精神——不畏困难，勤恳工作，甘当人梯。

2000 年 9 月 21 日（星期四）晨雨、多云

五点起床。翻看最近取来的网上杂文与长短文。关于江同美国 82 岁记者访谈，记录评价甚多。

上午到医院磨合上下假牙，但望不再咬破唇肉。

慎之电话，说《谈话》有提纲性，如找人作详注（可超过本文篇幅）即是好小册子。建议上网。吴明瑜电话则说现不宜发表，从整个政治形势言，有爆炸性，激发对耀邦不利，更加严控，包括作者本人被追究。吴象电话：将“成熟”的先发表，其他敏感者暂留下。会有各种不同反映［应］，会马上遭禁。前二卷都较一般也。

下午肖永义来（在国防大学，野草诗社刊物主编，湖南人，同杨开慧家等有亲戚关系），说来过我家。取走诗稿校样，斟酌“沧桑正道即称孤”（建议改为“入迷途”）。从而谈到对毛总体看法，并 20 年来看法等。国防大学有王年一、林蕴辉等一批党史专家也。

2000 年 9 月 22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四点醒来，四点半起床。略作头肩活动。翻看报刊。

上午到办公室，处理信件。雷霞来，由威胜上书，说明近日湖南当政来人，致使北京中院又停止庭审。底牌为省长、常务副省长二夫人及书记夫人都在新公司任职也。我附短信建议去人或召四人（熊刘

黄齐）中一人来京面谈此案详情。

薛京已买好明日下午一点五十分深圳机票。

同叶尚志电话，“全球汉诗总会（新加坡）”与安徽诗词学会等，10 月 6 日—9 日在安庆举行研讨大会，定要我参加并任名誉职等，并瞻仰陈独秀墓园，题诗等。只好说到深圳后再答复。

同朱正电话，说《中流》9 期又有骂我之文。

收到李劲祥寄来的有关“全球华侨华人推动中国和平统一大会”（在柏林开）的资料。他的发言，并长信对我如何仰慕之情等。晚上通电话，待回京后再见面一谈。

清理杂件，见何方信（张闻天一案，国际问题所，已八十，寄来几篇研究张的文章），幸亏电话中慎之告知是老友，现不在北京。拜托转告歉意，未能及复。

2000 年 9 月 23 日（星期六）多云 下午到深圳，参加全国十三届中华诗词研讨会

五点半起床。清理要带走的资料与书籍（诗集），准备从广州去安徽的可能。胜利和小多、满起都来了。薛京、小赵十一点到，一起午餐。十二点出发。

机场办手续，薛京在行。在要客厅休息。孙轶青随后到，一起坐大车登机。为诗词学会省钱，都坐普通舱。777 大波音，可坐 400 人也。几乎满座。

按时到深圳，近五点。机场离市区较远。20 年建如此高楼森林城市，真是奇迹。住迎宾馆，桃园楼，由省接待处负责。房间太“大而无当”，浴室考究，有冲浪大澡盆，还有锻炼腿力的体械室。住二楼，光远住一楼，饭厅就在室外。晚餐同桌有刘征夫妇，吉林的政协主席张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

晚上孙轶青、张作斌等来闲谈。孙谈“六四”十周年的 4 集纪录片，他曾单独看到，吹捧李鹏（没让公演是明智之举）。关于“全球汉诗研讨会”的负责人张济川其人，品行不好，自封永久会长，住新加坡（原在印尼）。他们也收到请帖，都不去。又谈到叶尚志好名。

“会议指南”中，明天上午开幕，规定有我的“发言”。只得连忙准备也（只讲 15 分钟）。

2000 年 9 月 24 日（星期日）晴

昨夜睡得很晚，在谈话时（近十一点）玉珍曾给服眠药。六点起床，续准备 15 分钟发言内容。除自己同诗词关系外，讲中国的综合国力（第七位）同竞争力（30—40 位）问题。经济全球化更是人才竞争（美国与西欧优势，留学生问题），从而谈到素质与诗教问题，诗词进入学校的历史意义等。

此间接待很是周到，单独乘小车到会场。主席台上有 20 多人（有日本、台湾客人，那个张济川亦在）。会场有 300 人，是历次研讨会人数最多一次。孙轶青作报告，光远讲他同诗词缘分，只是乔木与耀邦的两首赠诗也。我讲了秦城八年，诗词救了我的命（当年关 501 人，司局以上一半，省部 69 人，得精神病 60^{+}，死 30^{+}等）。举两首七绝为例（岁岁花开未见花；自我批评总过头[12]），赢得掌声者。讲到不能作驯服工具与螺丝钉，素质教育，全面发展的重要。叶嘉莹讲话，谈当年在台湾被捕情况，家庭影响乃至垂泪。散会后频频与人合照，还有电台记者访问。午餐甚热闹。

中午休息了一小时。晚饭前下楼看望光远，送《耀邦谈话》稿。一屋客人，有深圳大学教授苏东斌等。当年乔木不能当宣传部长乃陈伯达与陆定一反对。谈乔木当副部长领管定一之事。

[12] “岁岁开花”的上句是：“朝朝鸟叫仍惊鸟”；“自我批评总过头”的上句是“平生文字难成狱”。这两个下句都是李锐冥思苦想的结果，得句后高兴异常——在狱中单间囚禁获此乐趣，实为“救命”也。——李南央注

2000 年 9 月 25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翻看本地报纸，《特区报》、《晚报》等，内容较活泼，印刷也比北京的好。上午到西丽湖村会场听大会发言，有福建、湖南的诗词“标兵”中学校长等介绍情况，颇令人振奋。坐在中排，不断有人来送书，求签字等。十点廿分即返回（来回约须一小时），十一点同光远去看望仲勋。仍住原处。简直如仪式一般，被那个秘书操纵，不准握手，莫提往事等。如前次一样照相，认出玉珍是同乡。光远问当年为何排斥陆定一，答非所问。约廿分钟退出。我讲了句“秦川问好”，说我们住一栋楼。大声送到门口，远远尤招手不已。

午宴由中国妇女出版社请了两桌，得到《古诗名篇诵读》三本一套，有录音带，说是序言已刊《中国青年报》。主人姚维斗（社长、总编）频频主杯，我单独向叶嘉莹敬酒。她一半时间在国内，一半在加拿大（先生与儿女家）。

下午三点半旷昕来，送一堆好书。谈出版界情况，管得很紧。郑必坚来讲三个代表，现今情况不同，党要代表全民利益。我说同意全民党思想乃在可藉此废止无产阶级专政也。谈到党史非一一弄清不可，马恩列斯尤其毛必须弄清。谈到一个设想，编一本《百家谈毛》，从已出书中摘记可靠史料，能较显原形（萧克回忆中有资料）。

晚餐时观孔令辉击败瓦尔德内尔，很是兴奋，起立鼓掌。

晚上到西丽湖边一大房写字，人群挤挤，应接不暇。有团体，也有个人求字。周笃文布置的，疲惫不堪，九点始归。

2000 年 9 月 26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上午应邀参观“明思克航母世界”，主人为肖遥（深圳天俊实业公司副总），郑海明（潮阳二建公司深圳经理），李伟伦（东江，深圳工程局）。沙头角海边，已是一片高楼，明天正式开放，在塔台准备开幕。舰长 270 米，宽 48 米（？）用电力 20 万 KW，载机 35 架。先到一厅听解放［说］。1972—78 年建成，92 年即退役（？）原作废铁卖南韩，被此间一公司老板得知，以 3800 万美元购下，改装成遊乐观赏园地。开始的感慨是，20 世纪历史缩写：战争——和平；后又一感叹：苏联挽歌（养不起如此军事重负）。舰上人员共 1500 多人，水雷、导弹及发射等，都是生平第一次见到也。午餐在海鲜酒家吃螃蟹、虾鱼。关于东江供水之不合理（浪费 50 亿），李伟伦交我材料，再转朱镕基（新丰江供水已落实，两方案并行）。晚上三位又来，谈到我的“书和人”的影响（买到一大堆我的书）。

下午三点周成启来送资料与礼物（光远各一份）。谈到四点多。张作斌来，同去宾馆游泳池，游了 6 圈（约 600 米），水温比文津街高，晒到太阳。于幼军晚宴，谈到现在已反过来：香港人空手来，大小包提回。原组织部长现副书记刘涛来，前次来时是家电公司经理，同我作过长谈（玉珍记得，陕西人）。送花果篮。我有意谈一些观感和希望，如管干部的人要会电脑与英语，深圳高科技与竞争力，应作排头兵等。他说组织部已都用电脑了。谈得很是融洽。周成启九点又来，送书《清算改革开放 20 年》，批邓也。对《耀邦谈话》稿提了意见：出现人名 20 多个，担心有人异议；担心矛头对作者；叙述上作者语同耀邦语要分清楚。

2000 年 9 月 27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翻看本地报纸，有的比北京印得好，比《北京青年报》颜色更花哨。

上午玉珍接待她的朋友张文华夫妇（再此地公司工作）。

十点半到会场，收到叶尚志的传真信，定要去参加安庆的“全球汉诗”会，并代我起好发言稿与拟

题贺诗等。他同主持人张济川今春才认识。周笃文极言张不学无术。孙轶青说上海已来人相商，建议改为“国际研讨会”之类的名目。于是给叶复信实难参加，因有要事须去湖南也。午宴欢送海外参加的客人。中午未能休息。下午参加闭幕会，明年成都接办，预致欢迎辞。表扬了南山、汕头、澧县 4 所中学，已成为诗词之校矣。四点半散会。与叶嘉莹教授同车回宾馆，听她谈一生经历，夫妇在台湾被捕，曾抚幼女单身从教，终得大学执教，被哈佛聘请。由于赡养老父，方便出国，终得外友之助，到加拿大定居，79 年后到南开执教（大会发言，如何诱导儿童做诗，很是动人）。她是满人，在北京还有故居。

晚上清理书籍杂物，此地得到的书籍、诗刊等均打包邮寄。肖遥、郑海明等来，东江引水上书件交薛京，并土特产蘑菇。

2000 年 9 月 28 日（星期四）晴 到广州

昨夜擦身上床，十点半了。睡得尚好。六点起床。早餐后同刘征夫妇告别（刘比霍松林谦虚可交）。同张作斌一车去广州。高速沿途，农居洋楼与工厂片片相连。从珠江新城进市区，可同浦东并美，转弯即到小岛宾馆，仍住六号楼。约十一点任仲夷夫妇来，交谈形势，张［将］复印《耀邦谈话》与他一阅。在豪华大堂午宴。中午玉珍睡得很好，我只能闭目养神。四点半光远与朱厚泽夫妇来，接着仲夷夫妇来，又一起晚宴，畅谈到夜九点。照相多帧，“四条汉子”或“四人帮”也。所谈记的有以下内容：

△ 仲夷认为邓举［与］毛为一代，自封二代，命江为三代，“代”字查过《辞海》，封建之至。从而谈到江如何传代，十六大还得保留“三代”形象，自己至少如邓任军委主席。传言中还任党主席（修改党章）。港刊传朱建议江不能下等等。

△ “三个代表”几次讲话（广东讲话传出去的）说不清楚。“代表先进生产力”等，加“中国的”；“先进文化”，中国？世界？看来十六大有个说法（江出文集二卷）。我说，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资本”是个好东西，无此物什么也办不成），社义，理论上必须彻底弄清楚，马恩列斯毛，一一弄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实践已作结论（赞成我的说法）。

△ 仲夷对彻底弄清毛的历史原貌，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即并非一贯正确也。

△ 光远也谈到罗章龙是先被开除，后成立非委（《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送一本与任）。

△ 谈到一些传说，王府井 200 多人游行，“纠［揪］出李鹏”。

△ 政治体制必须改变，党不能在国之上，军队属国家。无级专政，一党专政应被历史否定。

△ 阶级立场（成份论）、阶级分析等等，都应重新认识。历史危害。

△ 厚泽对国企好转，报刊报导等，都是大吹，置怀疑，总的无希望。（沈阳有所改进）吴敬琏下去调查。

△ 江之好表现。广东某地要弹钢琴，当地无此物。到黑龙江参观，知道中医传人毕昇等，有张仲景《伤寒论》后，即到工厂大谈张仲景一个小时。

△ 李长春紧跟，同张全景互相吹捧（三讲）。都知道黄丽满乃江之人（江来，几次问“小黄呢”，连升三级，现为省三把手，协助李长春），开会都不大发言。江来已不找老人们谈了。

△ “二思”是源出于于幼军讲话，江就接过去，据为己有（此乃通病，毛亦如此）。

2000 年 9 月 29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整理物件，集中放在薛京房中。薛京留下办理“唐建福事”，请张作斌老帮忙。电话中已训了唐一顿。早餐后，省接待处小范同我们一起去南海，先到白天鹅酒店同朱厚泽夫妇碰面。市区穿过总花了半个多小时，近 11 点到“枫丹白鹭”旅店，香港外人设计，如凡尔赛宫模式，夹在两山包之

间，楼前广场十多万平米，草坪格局，便于散步。大厅非常豪华而雅致，厅后为全面大玻璃窗，窗外为人造大假石壁，飞泉流行，有小路、花草，可以假乱真。电梯亦为大理石，房间装饰在西方也是一流。餐厅华贵，菜食更是一流。中午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叶桂容等接待，喝茅台三杯，谈吐均佳。晚上市长陈仲元来，谈南海发展情况，年产值 700 亿，财政收入 51 亿，人均等均居前［全］国前列，可还是一个县级市，非常不平。办公都电脑化，已有网络。

2000 年 9 月 30 日（星期六）晴、多云

昨夜睡得极不安稳，房中空调虽关闭，仍有微风，担心感冒。于是请来服务员，也解决不了。只好将被子铺在客厅，就地而眠，折腾到十二点。六点半起床，洗淋浴。

早餐后八点半出发。到中央电视台主建的“南海影视城”，太平天国城一比一，规模宏大，如故宫气派，有天王府区和东王府，有水乡，杭州街前观儿童杂技，然后观“靖海水战”，太平军战湘军，有如闹剧。有几个俄国男女演员，打假炮，高台跳水滑稽表演等。随后到一大操场（如大足球场）观马战，三国戏“三英战吕布”，兵卒二百多人，战马 20 匹，骑士（将军）执各种兵器，骑术都高，将对将，兵器战斗骑技绞在一起绕场而奔，颇为壮观。三英战吕布，四匹战骑绞在一起（古代战争是否如此？）尽兴而归。休息一个多小时。下午四点参观观音土寺，寺旁有三叠泉，人工泉水，石壁均混凝土浇筑。又到白鹭湖畔小坐。

晚上厚泽来，谈他下来后，如何由赵安排到总工会工作，六四在党组会上讲话，有违“中央方针”，给警告处分，如实辩驳。中纪委派人谈话，大吵了一顿。李昭曾问过江，江说朱下与耀邦无关。94 年因同广州一经济学家来往，其人被捕，追问同朱关系。因此，“总在防范之列”也。欧洲华人经济会也不让去。他还闲谈到，毛是否因家庭遗传，有精神不正常病，否则，文革真难以理解。又谈到胡锦涛其人，在贵州时，人称：尊老爱幼，调查研究，滴水不漏。很是“老到”也。后来提升当同宋平有关。“第三次浪潮”，乔木当时就反对，耀邦真是为难。还是晚清“以夷制[治]夷”，单项前进一套（如搞原子弹），不从整体基础解决。

2000 年 10 月 1 日（星期日）多云

睡得尚好。六点半起床。观电视，今天国庆日也。

早餐后，九点出发，到西樵山，看 62 米高观音铜坐像，大石碑楼，宽阔山道，停车场等。布置极为气派。因受干扰，不能宣传迷信建庙，于是改为“观音菩萨文化苑”。坐车绕到后山，登铜像山头盘坐基础为文化商场，卖放生鱼等，33x33 米。像用 300 吨铜。（大批书法出售，如“临事三忍终有益，让人一步不为愚）大石碑后照壁题字“唵嘛叭弥牛”（通）不解其意。西樵山为大风景区，可游一两天，还有小天池。中午住一别墅旅店。途中同厚泽同车，谈三化：智能化（科技、信息时代、网络等），市场化（新经济等都离不开），自由化（以人为本，民主基础，近代文明据此发展），全球化不以人意志为转移。谈到美国的进步作用，产联劳联反对中国，克林顿协调，促成永久商业决定通过，站得高看得远。我们死守教条，以骂为主。“私有化”可改称“社会化”，私企称民营经济。

下午改观“康有为故居”，在丹灶苏村，纪念馆可观，故居小屋 81 平米。我题辞：“变法维新，永无止境”（与厚泽共落款）。薛京同茂名石化经理林风（他的朋友）来，共进晚餐。

2000 年 10 月 2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洗淋浴。写完日记。八点早餐。

朱厚泽夫妇不去茂名了，同女儿婿返广州即回北京。起程前告别，并拍照。接待处小范亦回广州。

九点半动身去茂名。林风驾驶私车林肯牌，第一次乘此豪华车也。有小电视，电话灵便，坐位舒适。林驾车已二十多年。一路闲谈，印象甚好。十二点半到阳江，古伟中在此任书记，已回广州，由组织部长等接待，在国际大酒店午餐。城市道路宽广，绿地甚多。休息到三点半，五点多到茂名，住政府别墅型招待所。茂名石化总厂总经理何德英［先］（兼市委副书记）等接待。谈茂名生产现状，最大乙烯基地，用中东石油。油母页岩早已停挖。1996 年 30 万吨厂开始生产。

晚上海天出版社同来的副社长姚敬美与发行科长赵同敏谈，出我的港版全集。谈几年来的过程，冷夏的名流社拖延下来，国内改由陕西出版。

八点到一按摩中心做足部、背部按摩，玉珍首次做脚部，感觉良好。近十一点始回宾馆。

2000 年 10 月 3 日（星期二）晴

四点半醒来，即睡不着了。五点半起床，找出两首诗，清人张维屏句与杨万里句，写好赠林风致谢。又得句，书赠何德先总经理：

茂名海阔又天空，油母多胎生化工。
藏富于民新气象，而今世界变无穷。

洗完淋浴，已过八点。早餐后，何经理陪我们参观石化公司两大基地，各五平方公里。先到炼油厂，电视介绍概况，都由电脑操作。然后到化工乙烯大厂。30 万吨，厂长介绍产品质量与国外不差，入 WTO 后，无影响。年产值 200 多亿，也是电脑操作。谈到 52 年转业燃料部时，即知茂名产油母页岩也。再到新建海边油码头，花近三亿，可停三万多吨油轮，远海“单点”可泊十几万吨油轮（300 多米长）。在农民办的海鲜大酒店午餐，石斑鱼、龙虾、大蟹、雪鳝等等。归来已一点半，仍午睡不着。六点再重新作字两幅，又写一幅赠省接待处小范（桂英）。

晚餐仍由何总请客，冬虫草炖小鸭，几百元一份，无甚味道。林风送来鱼翅粥等，留明天路上用餐。中午油码头照片已洗出，放大多张。

晚上林风还送来一大罐鱼翅粥，可留到明天路上吃。

2000 年 10 月 4 日（星期三）晴 回广州

六点半起床。睡得尚好。收拾行装。早餐仍由石化公司管销售的王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送行并赠一盒特产。仍林风开车，回广州。开平午餐，路上大排档，炒田鸡、白鳝等，五个人才五六十元，比北京便宜得多。车上休息（前座椅可折叠）。进入市区，车流堵塞，空气恶浊。仍住小岛六号楼。留林风闲谈。曾在中南海叶帅、朱总警卫副官，也在耀邦处呆过，遣送到安徽，后下海。谈到一次在深圳酒店，遇到仲勋小儿，为之买单 8000 元，并将手头所有万元相赠，结果落得母亲一句风凉话：“打发叫化［花］子。”以后再不沾边了。这次为写江上青电视剧要 200 万，就不凑巴结了。出示了他写的稿本《大国的沉痛》，写当今的种种腐败，众多实例实情，从毛的理想主义，邓的现实主义等写起，耀邦下台，华汪联政等等，都写到了。匆匆翻了下目录并耀邦一页，建议以这 20 年腐败问题为主，最后追溯历史，问题出在政治体制未改。写情况必须分类系统，给读者系统概念。先复印一套给薛京，再提意见。未料到林是如此关心国事。晚餐在对外餐厅，11 人（海天社与引水工程三人等都来了）大桌，菜极丰富，有大河蟹等。

2000 年 10 月 5 日（星期四）多云

昨夜甚疲劳，九点过即上床。小解两次。五点半起床。玉珍帮忙，洗了个热水澡。早餐后，围岛散步，开放区有好几个网球场，荷花满湖。散步一圈。

上午作字三幅，赠刘涛（深圳副书记、副组织部长）等。北京电话，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一些地方干部要找我谈谈。将带来的“世纪反顾”资料翻阅。赵复三写的虽谨慎（不敢涉及一党专政要害问题），有些看法还是很有见解的。长期在国外生活，能作中外古今的对比，肯定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是历史发展最好模式。

下午三点后，张作斌来，让我写了副对联，赠京剧名角。六点吴南生夫妇来，一起晚餐，谈到八点多。吴是特区最早发起人，深圳的第一届书记。杨弟甫电话，促他向《深圳周刊》发表谈话（该刊主编是杨的女婿），当年同杨一起在中央党校二部，一同去东北（正副队长）。谈到特区就是搞市场经济试验，鉴于有反对者，“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做了再说”，何等聪明。今后要做的就是如何使市场经济规范化。要向香港学习的甚多，如廉政建设、城市管理、社区服务，治安管理等等。老同志主要在反思，深刻反思，这很难上电影，以此拒绝有人要为他编写剧本上电影。

林风赠我口述电脑一大台（共四个纸箱装）。

————————————————————————————

民间三个“英”传说：“出国带李瑞英，爱听宋祖英，家中有个“猫头鹰”。

南生同玉珍谈，过去江同南生来往密切（刚建特区时），现在根本不理了。“不是个东西”。对形势很有看法。南生对“代”的提法意见甚大，邓要负责。对那个黄丽满都看不惯。——李南央：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0 年 10 月 6 日（星期五）晴、夜大雨 回北京

睡得尚好。两次小解，听到炸雷声。六点起床。洗澡，收拾行装。八点早餐。

上午南生秘书送来两瓶红葡萄酒，大概是昨夜餐时见我喝得较多。张作斌来小坐，让观中年时的照片。谈好直率发表意见。薛京提前去机场办托运。

午餐由老接待处长汪实陪同。饭后同小范一起送我们到机场。有一条高架路直通，否则市内要走一两个小时。汪谈到他经过 9 个省委书记。

坐经济舱，周笃文再三嘱咐，诗词学会经济困难。今天机中只满半座，坐位空，则舒适得多。看了一篇资料。

准时起飞，准时到北京。小赵、满起两车来接。那台口述电脑（共四个纸箱）由薛京先带到办公室。五点多到家。胜利、小多在。

王若水寄来《左倾心理病》（对范元甄社会性格机制的探索）文，是小妹和我约写的。“异化了的自我”，作了社会心理的研究，为什么“宁左勿右”，是社会制度的牺牲者，当然还得由自我负责。写得甚好。川口孝夫又来信，读了我的几篇文章很有收获。《实录》译校已完成。

2000 年 10 月 7 日（星期六）晴间多云、夜雨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翻看报刊。读吴江长文《今天怎样看马克思主义》。

张定电话，《耀邦谈话》文，他们五人定于九日上午来家一谈。

胜利来。午间稍休息，手谈到五点，互有胜互［负］，总是举手太快了，误着甚多，且好悔棋。

因飞机误点，小妹六点半始到家，即晚餐。谈每次回来要长五斤，是显得胖了。这次因公住一月。谈南斯拉夫选举砸了议会（今晚报导，科什图尼察当选总统，米洛舍维奇下台），而我们的电视则不敢报导也。苏绍智张罗转载慎之《五十年》的文章。戈扬心脏手术后已不能外出矣。忙忙的爱人是犹太人，遭到家庭的反对，是苏联迁去的。犹太人的“民族”或“政治”歧视观点是很重的。

晚上熊蕾来，鼓励玉珍去旧金山一行。谈到她母亲心理的不平衡。

2000 年 10 月 8 日（星期日）晴

四点醒来，睡足六小时。四点半起床。翻小妹带回的两本《争鸣》与《当代中国研究》今年第二期，后者有几篇总结性长文。

再次读《耀邦谈话》文，有些地方确应加解释，否则读者难以理解。

武汉同济医学院“老干室”已离休的彭庆廉八月一日来的长信，谈三峡问题（赞成我的意见）完全忘记了，共 7 页，应回一信，或寄陆总一阅。以后能否做到不欠信债呢？

小多在书摊上买到八本《直言》，五元一本，不像是盗版，令人不解。

翻阅六本《共鸣》，在广州时方小宁送的。广州市政协的刊物，偏重新闻性与时下社会生活被关注之事。可读性强。又翻长寿街第三中学寄来的《古镇风骚》，家乡有个“长寿诗书画协会”，会做诗的人不少。

2000 年 10 月 9 日（星期一）

仍四点半起床。翻阅报刊。约李普九点来参加讨论。

上午九点后李公天、张定（社科出版社）、严如平（近代史所）、唐非（记协）、张黎群先后来。我先开谈：慎之、厚泽、明瑜、吴象、李普等看过，两种意见，发表与慎重，还有加历史背景注解，成为再次“实录”。

2000 年 10 月 10 日（星期二）多云、阴

六点起床。翻看《开放》6、7、8、9 号，内容众多，有关核心人事等，不会是空穴来风。关于《上海宝贝》有多篇文章分析，是上海、金钱与一代开放风气所致。

上午小彭来，谈李长盛的恒泰公司同浙江一公司合作已成，他仍回原位。恒泰芒果乃好项目也。

总政干部部第一任免局副局长程建国（大校）与干事刘增军来，谈周灵光级别待遇事。当年水电工程兵任主任事，是我的意见确实，但不知何故变成“副”。现在主要是用车等问题难办。我再三嘱咐转告于永波主任予以照顾。竟收到西洋参一斤等礼物。艾思奇儿子李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受母亲托（王丹一）送来请帖，《大众哲学》再版纪念会，谈当年艾杨（合二而一）之争乃政治局会议事。

下午游 800 米，35 分钟，尚不觉累。

2000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三）

本日无日记。——李南央注

2000 年 10 月 12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开始修改《世纪之交感言》一文。拖了半年多，拟于《炎黄春秋》12 期刊出，方实电话

催了几次，必须 15 日交卷。将开头另写了。

总是要翻看报刊，报纸一堆，一翻总得一两个小时，人就累了，也不想动笔了。这个生活习惯定要改变。

周笃文又来电话，晋城县委已准备好房子，等待我去。诗词学会的活动，摆脱不了了。笃文送来的《中国青年报》9 月 28 日刊登的那篇序言（《诗词名篇读本》）颇为醒目。丁关根的通知，不准刊三个人（几个人）的文章，似乎难以绝对控制。

2000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集中时间修改《世纪之交感言：还是要防左》，到十二点毕。

下午二点游 400 米后到办公室，复印几份。新来的副部长赵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特来看望。他负责干部监督局和宣教局等，因原在监察部工作。我谈到现在反贪污腐败只能治标，难以治本，因政治体制改革还没认真进行也。对我很是客气“恭敬”。

2000 年 10 月 14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继续为《世纪之交》文作修改。

上午张作民、张宣三来，先让他们看这两篇文章。张作民认为称毛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值得考虑。余孚文已刊《同舟共进》，特来感谢。

大胖夫妇、小妹先后来。王若水文交小妹，苏绍智也写了一篇短文，很是精彩，悌忠还要写些。这样《我有这样一位母亲》文集就颇丰满了。

延滨、元元夫妇来，让他们看《谈话》长文，带回家改。延滨说，那次谈三峡后，耀邦听进去了，认为我全面在理（是以有后来赠诗）。

下午游 600 米。《世纪之交》文送方实。

四点李劲祥、王智光（湖南省建设厅副厅长）、杨一文（李的助手）等来。王买了我六本书，让签名。（上午李着人送来有关吕振羽的三本书与大包“养生精”等补药）。谈城市建设问题，北京破坏太厉害，西方力求保持外部旧貌。说长沙有些改进。王是研究生，思想解放。晚上在莎莎米粉屋吃湘菜。老板是海政歌舞团一女歌星（来向我们赠送了音片）。

去山西晋城诗词会是明天出发，匆匆准备，原以为是 16 日。

2000 年 10 月 15 日（星期日）晴、多云 到陵川

六点起床。收拾带走物件。要准备讲话、作诗也。

周笃文与陵川煤炭局长准时来，九点出发。局长车前导，我们与笃文同坐自己的车。上高速公路过石家庄、安阳，经林县进太行。途中午餐（费半小时，自助餐）。下午五点多到陵川城，最后五公里穿过村中土路，颠簸等骨头都散了。玉珍拖着我的后颈，怕头部转动厉害出事故。本地书记、县长等，还有晋城市委宣传部长柏扶疏等一群人迎接。住宾馆，特为我们烧暖气、热水。晚餐四桌（书记焉科武是慈利人，县长秦红星），喝酒多杯。

这次会的名称是“太行陵川王莽岭诗词笔会”，纪念晋城诗词会成立十周年。此地诗词为山西最活跃地区。盛情接待我这个耄耋“老诗人”也。八个小时飞车，实在疲惫之至。笃文一路谈朱镕基在日本会见一般群众答问之风趣与朴实。途中吟得一首，晚上睡觉前共得两首，非定稿也：

千里飞车迎客情，越穿大峡谷中惊。
太行山上风流会，有感人间重晚晴。

抬头一线天，石壁绝崖间。
千百盘旋道，车中呼吸难。（大峡谷约 60 里）

餐桌同省高法院院长闲谈，说我们还不是真正法治国家，乃党治也，他极同感，说受五个方面约束。

2000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一）阴

刘征、王澍等昨半夜到达。

昨夜准备今天的活动，讲点什么，十点半方上床。久久不能入睡，虽服眠药。半夜小解又受影响。五点起床。同吟得一绝有关。昨天县委副书记郎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谈到 1939 年朱老总曾经此地去洛阳：

延安喜唱太行山，来到陵川两千年。
感叹朱彭游击战，奇峰险壁枕戈眠。

早餐多地方风味。九点在宾馆大门前开大会，总有一二百人。“中国太行陵川王莽岭诗词笔会”，敲锣打鼓放礼炮 21 响。市县负责人和省里来人讲话。我讲了三分钟：中国乃诗教古传，“诗国”，“以诗取仕”。1949 年后前三十年曾冷落，这二十年大开放大发展。高声唸了杨叔子院士那两句有名的话：“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打就垮；而没有优秀历史传统，没有民族人文精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打自垮。”然后唸了早晨作的四句。并祝陵川经济、教育、诗词三发达。赢得两阵掌声。然后开讨论会。因 19 日要回京，让我讲了四十分钟。讲我的“要四讲”，接受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历史规律。讲毛泽东诗词看法；讲“诗穷而后工”，谈聶绀弩、杨宪益的诗。（讲话反响甚好，尤其谈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也得改变了，下面都没听得过。）下午游崇安寺（1400 年）与二仙女庙，有一千多年古柏，树瘤 12 生肖。夜观上党梆子“吴汉杀妻”，唱得真好，女角张玥珍得过梅花奖。李汝伦称赞赛过京剧。

2000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二）晴、万里无云

昨夜服眠药上床，六点起床。早餐后九点出发，浩浩荡荡出发，大小车近十部。先上王莽岭，山头有停车场与饭店、住宿处。稍休息，然后绕山缓行。树林中有石筑小蒙古包，以备观日出者过夜。一览群山，奇峰不尽，形态各异。在几处惊险地拍照。感到泰山、衡山等都是高峯独出（一览众山小），而太行乃万峯竞赛也。因而得句：

不登王莽岭，岂识太行山。
天下奇峰聚，何须五岳攀。

得周笃文赞赏。

午餐吃本地各种野菜与大锅杂菜杂粮汤饭，还有杂粮主食，也是太行特色也。休息一小时多，脑子诗兴大起。

下午到（原文写到此——李南央注）

2000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几天来得诗五首，特抄一遍。

九点动手［身］，仍一路车队去看满山枫林红叶。离城约 20 公里，先在山头瞭望，如一片海浪，没有昨天满眼奇峰绝壁。步行三四里，沿路看枫林，只有黄栌火红，未经霜打，风叶尚青。多数人登上高峯，我们少数人半途而归，亦深感山峰处处火焰也。归途周笃文告知本地人谚语：香山红叶算个毯[毬]，陵川红叶看不到头。并命名“情人岑”。因而得句：

傲对香山火焰林，风光产业古求新。
情人相聚情无限，除却巫山不是云。

午餐后略休息，下午看棋子山。先观峡谷（原系备战公路）穿短山洞十多座，间有山沟开阔处，风景另样，小有瀑布，路旁有观光处，并碑记。王魁陵领我们先回。五点开始作字，在四楼一小房间，避免人观也。晚餐后七点继续。周笃文帮助理纸，监督不出错字，玉珍也来帮忙。小幅约十来张，大幅登王莽岑（为摩崖作）。赠本地党政、诗词好者。晚上书记、县长等四位来，谈民主精神并旅游开发意见（逐步稳妥前进，求实效增收入），到九点半。

2000 年 10 月 19 日（星期四）阴

六点起床。将资料杂件收拾好。早餐后在宾馆门口拍照，同玉珍坐在一起。大家围着送行。仍由王魁陵坐开道车陪送，九点多出发。经过峡谷时挤车，幸有车开道。十二点到安阳，找到一个“小吃”为名的饭店，有单间。吃鲇鱼豆付［腐］等，几大盘菜，6 个人，才 115 元。玉珍付款。周笃文夫人同我们一车回来。谈周前妻之“左”，受不了才离婚。午饭时间太长，到一点半才上高速。下午五点半到家。共行 660 公里。感觉疲劳，回家就舒服了。

胜利、小玲在。一堆报刊、信件。

2000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翻看报刊，准备点资料。（太行七首抄给李普）九点前到新华社老干中心二楼，参加《炎黄春秋》座谈会。方实、杜导正主持，首次见宋木文，到曾彦修、吴象、于光远、李普、杜润生等。刊物有两篇文章挨黄牌（权力问题）。杜说，以后仍以谈民主为主。当代、新知识经济、信息、高科技（纳米）、资义在一定条件下和平长于社会主义。环保问题，破坏九寨沟（紫阳过去力保），人口问题，宇宙问题，（东西不好吃）疾病、艾滋，一年十二本，一期一篇新科技（以上彦修意见）。杜润生谈：要保护刊物和主编，十人名单（丁关根搞的），他们搞审查，联络委员。主要问题是政体改革，中国已溶入全球，民主也要接轨。欧盟宪章还在讲保护言论自由（10 月 16 日）。要脱掉极权帽子（不准成立胡耀邦研究会）。反封建，破得不够，立得更不够。否则难以民主监督、制衡，不能单靠司法（何况司法不独立）。邓光搞经济，不赞成三权鼎立（一次召去，亲闻其言，批鲍桐［彤］拟的文件。美国谁是政府？）这是资义发展的结晶，要以史为鉴，权力必制约。光远发言：称赞我为《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写的序言，应予发表。小心谨慎，心中有数，准备祸从天降。“文革”是毛发动的政变，九大完成。九大后内乱。林彪事件后，启用叶、邓等。吴象谈张闻天其人，遵义会议，61 人案等等真象。历史事实搞清楚。赵紫阳问题。杜导正谈 10 月 17 日赵 81 岁，他去赵家，门卫看身份证事。宋木文谈，刊物作用，也不要估计太高，以史为鉴，慎重引入现实，从改善做文章，监督不了，也求突破。党校县书班学员提出：今日如何看资本主义？两者（社义）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同？还是有人批市场经济，如何看全球一体化，接轨。所谓新经济殖民主义。今日腐败原因何在？同教员争论，回答不了。课堂不回答。制度使好人变坏。我第三个发言，如何执政未解决，新中国在台湾说法，弄清马恩列斯毛，弄清资与社，弄清历

史事实（张闻天评价、西安事变，毛杀蒋等）。后又补充罗章龙事。

下午游 600 米，洗痛快澡。

李公天送来他们改好的《谈话》文。——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0 年 10 月 21 日（星期六）多云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李慎之曾来过电话，恭喜我洛[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我怀疑是否李敖之误。今天陆沅电话也谈及，大概就确有其事了。这是西方厌恶大陆专制的一种表现也。小妹、大胖上午来，让看《耀邦谈话》与《世纪之交》两长文。

下午我去游泳，小妹接若水，四点一起回到家中。晚饭前后紧张工作，由我唸读一大半（同李等改稿对照读），小妹读后一小半，直到九点始毕。许多事若水也不知道。他完全肯定此文，关系当代中国的根本大事，六四与赵事是因此发生的。也谈到耀邦善心待人之误。

2000 年 10 月 22 日（星期日）小雨终日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开始对照李公天送来的修正稿。他们删改处不多。张定电话，谈到删去谈到王鹤寿一段，是生活会时向王谈及都非事实，王作了反映（翻案）。他寄来的乔木“中国反左廿年”文的末段，有批责耀邦、紫阳犯了“右”倾错误。我说将补入文中。晚上元元来，她只细看了前半部，有些添加，如关于全下、半下谈完后，秘书问他，说赵恳地［切］相劝不能下，耀邦却说：真像华盛顿，太伟大了。如此天真！

刘清来，谈他写的回忆录，指出“序言”文法不通出［处］。

刘西尧寄来回忆录《攀峰穿雾》，对最后在教育部时的错误，淡淡指出。曾经是总理很信任的。

小妹下午来，晚上同元元一起谈到九点离去。元元谈到延滨过于独断专行，不能团结人，自己在公司曾不拿工资。

对门洪老太送来孙冶方的“年谱”（《锡山市文史资料》16 辑），无锡有孙老的纪念馆。

2000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一）阴间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翻看报刊。翻刘西尧回忆录，有些文革时史实。广东萧蔚彬电话，两篇文章拟刊（《冯兰瑞传》序言，及“汪澍白书”序言，前者《文汇读书》已刊，有小删节）。张定电话，《炎黄春秋》拟刊《耀邦谈话》，但如何删节呢？

下午三点武大副校长李文鑫（生物学博士生导师）、朱少平（校友、人大财经委、经法室主任，老经委的）与杨一文来。谈学校合并后（测绘、水电、医学院），大东湖圈形成了，学生四万人，全国第二（第一吉林大学）。谈每年向入校新生谈校友都要提到我。这回来是为出版我的文集。让李郁随后来到，因明天陕西社来人。如武大出版社能快出（不要向上打招扶［呼］），即交武大可也。朱少平谈当前经济形势，对国企改革当然悲观，8 亿固定资产，年利润 1%而已。希望我也能关注当今情况。我说我只能回顾过去了。

2000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翻阅报刊。

上午元元来，将其余部分改稿交我。都是一些细节。谈她同延滨的夫妻生活，以及过去同德华与胡

家关系。延滨同一女职员胡混（该女丈夫早就将情况告知元元）已到离婚边沿也。

下午游 800 米。

晚上施滨海来，要续借款 8 千元（共一万元）。因玉珍在接待客人，要他一两天后来电话。

2000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三）晴

两点半小解后，即难入睡，逼得三点半服眠药。六点起床。翻阅报刊。

上午陕西人民出版社曾宣传、关谊等四人与李郁先后来。李郁已得武大副校长告知，他们要上报。于是文集出版就敲定由陕西办了。很是积极。但谈到八卷本，约 30 万字一卷，全部约 500 万字就成问题，还得回头请示。介绍平生是工作与写作结合，为工作而写文。将二十来本已出版书籍搬出一观。

中午到高能所接小妹（该所范围很大），到建设部院中饭馆吃狗肉，刘云鹤夫妇和亲戚陈国强（沈阳市纪委秘书长）请吃狗肉也。满桌菜很是地道。陈喜读我的书，拿出《实录》与《反左》签名。沈阳面目一新。胡长清案牵连组织部是三个人，有一个部务委员已调走（死不认账）。

整个下午到晚上为雷霞服务。威胜老板邹佳宏从蛇口出境返香港家时，被边防局扣留。给深圳副书记刘涛电话，方知乃湖南公安局所为，诬邹为“杀人犯”。又同熊清泉电话。湖南在位者如此妄为，令人气愤也。

2000 年 10 月 26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昨晚上床后，雷霞还来电话。玉珍说，深圳经手律师已将情况告知刘涛秘书。一早雷霞来，告知邹已被湖南去人押到长沙。八点半同雷到办公室。给贾春旺电话，不在，由刘秘书接，将邹案情况简告，请公安部通知湖南不能伤害人身。（原来信上写明邹留在深圳或送到北京来处理）必须依法处理。刘秘书后告薛京，贾已批有关副部长办。后又同中纪委曹庆泽电话，人不在，秘书态度生硬。我也大声告知此事已多次告尉健行，因尉不在京，才找曹也。随后同熊清泉电话，告知已向贾春旺处备案。此事只怪熊等早不抓紧来京亲自办理，就靠我这个中介人来转手，实在窝囊，耽误我多少时间与精力，人们还不知道［还以为］我同这位香港投资人有什么关系也。

下午四点游 400 米。

2000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五）多云

六点起床。准备万一讲话资料。上午到国际饭店参加平谷县招商引资洽谈会。在一个过暖的会议厅坐了一上午。县领导接待，很是客气。承办单位为中国投资环境学会与中国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到外交使节，港台美英法澳等境外公司几十家。光远与莊炎林坐在一起，他们当然应当参加，不知道为什么把我找来，以“社会活动家”名义，又冠以“毛泽东秘书”，真是啼笑皆非。会前还命题词，只好写一句话：

扩大开放，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

第一次参加此种活动。午餐后，同莊炎林一起到家，拟送他《直言》（他要我的书，在国外看到过我的电视报导讲话）。可是玉珍不在家，房门锁了。今天参加会的有邓鸿均其人（原海南书记）。莊详谈其人及当年迫害省长刘剑峯事。

雷霞来，我对熊清泉等发了顿牢骚，耽误我多少时间！

2000 年 10 月 28 日（星期六）间晴

六点起床。翻报刊。

上午黄晴宜（女副部长）与傅思和来，拜访我们这几位“老人”（正部级刚通过，全国老七八级老红军、老副部长等，全国 100 零几人）。生活要求主要是房子增加，住进一户儿女便于照顾。最高方案：就地增加一套，医院就在旁边。答应交涉。我就题外谈到红头文件，不准提六四与赵紫阳两词，甚为不解；并且谈到 1989.4.5 同耀邦谈话事，动笔在写（真不该暴［曝］光也）。黄于是说，最好先交中央，我也含糊应之。

杨纯儿子媳妇张小济、王丽丽来，王是中国银行行长助理，已下文调工商艮[银]行副行长（提升）。她是英国留学的 MBA，英文极好，不愿离开中国艮［银］行（原因可能是新来行长，要用熟人？）张小济谈，七人中只有朱、胡干净，其他都多少沾边（儿女、亲属，江的儿子在内），尤其朱琳，如每到一国都要向大使馆要钱购物。外交部甚反感。朱李有争论，朱刚愎自用。关于农业管理争论，田纪云出面证明问题还不在李也（江还将旧档案交朱一阅）。

下午游 600 米。小玲一家，苗苗夫妇来，苗苗胃病严重，玉珍给他二千元补养身子，很是周到也。

2000 年 10 月 29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翻看报刊、资料。

上午郭全胜来，明天去美国看弟弟（洛桑基）。谈人事情况。宋健稳重，武衡德高望重，文革好（夫人能干），钱学森太差劲，三峡也赞成（还有特异功能等）。郭亲眼见过特异功能，不能理解，表演真实（硬币多枚沾在眼上不掉等），相信气功。我说我也做过，但必须空气条件好（秦城经验）。

小妹和熊蕾下午来，她们很谈得来，楼上金老二女儿也下来参加。

平顶山市委组织部部长张耀中、杨延欣（办《求索》杂志）等三人来，赠《执政论》上下集（“中国古代执政思想研究”），这倒是可读之书。求我题词。

林风送来花旗参等，还要给玉珍二千美元，坚决拒绝：“否则，我会发脾气的。”薛京同来。他送的电脑是公司买了三十来台，多余的。公司有八百人，有商业、工业（汽车装配与制发动机），还有广州最大度假村，五百多套别墅。

田绿萍来。同儿子小雨一起去看范元甄，身体甚好。仍是薄待保姆，保姆向她诉苦，好菜不让沾口。说没有看小妹文，“这是同李锐俩人合搞的，诬蔑我”没有看，怎知“诬蔑”也？此人乃“死不改悔”者！

2000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一）晴

三点半醒来，不能入睡，四点起床。翻看报刊，找资料。整天在书房清理一书架旧档，找到单少杰为小妹复印件。上午元元来，交一网上资料，林牧谈耀邦生活会情况，真真假假，有参考价值。

李郁同陕西社四人来（其中一女是搞党史的，参加过组织史资料编辑）。谈定文集出版事，并签订合同。十一月十五日交稿，明年六月出书，八卷本 500 万字，2000 套（有的卷多印），大 32 开，带来样书，质量上乘。说陕西社名次在全国前列，资金较雄厚，版税 10%，还要搞发行会。小赵取来《组织史资料》中央卷 19 册，40 公斤，3500 元（精装本），印刷可谓精美。让她们看到编辑人员名单，我乃“主编”。印出文集，开发布会，“名正言顺”也。让大家一笑。

上午《中华私家藏书》三人来，让题词：“藏發秘府，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这是杭州钱明锵介绍的。

2000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翻看报刊。又将《组史资料》前言看了一遍。坚持 15 年，算是完成了这一浩大工程，颇觉安慰。于此也可保护我“在党的正统地位”了。

收拾北屋书架，将 19 卷《资料》摆满最上一层（只有一卷放不下），又整理出一层书法册卷等，另二层就无力了。

下午两点到办公室，长沙律师第二次到公安局要看望邹建华，竟改变口气，没有此人。正如张思之所言，要谨防“杀人灭口”。于是给尉健行电话，先是韩秘书接，说明最近爆发情况，后又同健行本人通了话，他认为熊等为何不直接找杨正午谈。我说到他们处境甚难（乃至电话可能监听），他似不解。我让他直接干涉或告公安部，他都说不能如此办。于是告诉他，我已将情况告贾春旺，并批交一位副部长办，尉遂首肯。随后将威胜公司 28 日件，揭发此种“绑架灭口”情况状告湖南党政的两件，附上我的信（首在保护邹的人身安全）寄尉与贾并复印材料，直忙到五点多，才去游泳 400 米。薛京一起留家晚餐。雷霞晚上才离去。陆沅送来《中华文学选刊》8 期复印件，有“暗箱操作诺贝尔文学奖”，爆出冷门名单中有北岛、高行健、杨炼、李锐、莫言、李敖等人。

2000 年 11 月 1 日（星期三）晴

三点半醒来，幸又睡着，六点起床。再看“中央卷”第一卷，抚摸久之。我这个 63 年党龄的人，老年退下做了这样一件大事，也可告慰于世于己也。

上午翻看资料，整理书房书架。翻到钟叔河 1988 年旧文（专复印送我的）《十九世纪中国旅西知识分子记述的历史意义》，其中曾纪泽《使西日记》引马建忠言：“及搬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护商会而赋税可加，则帑藏自足；得民心则忠爱培切，而敌忾可期。”经过一百多年，至今我们还在讲要开放，还在“西学东渐”也。

下午游 600 米。陶森引美籍华人谈之正（名片：医学博士，美国世界儿童基金会主席等）来，同他谈合作，扩大药酒产销（“金龙御酒”），已得数百万美元投资。谈买了我的两本书（《直言》、《日记》），让签名，又甚赞字如何好。我随口顽笑：一万元一个字。同陶单独谈时，要他用人谨慎，防骗。谈某谈他同原建设部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关系密切，送两个女儿到美国。

张扬在科学会堂开“无神论”会，同河南社科院付［副］院长喻新安来。他已近一年不在北京了。让雷霞接头，如何将威胜案爆[曝]光。张谈他如何搞倒王茂林，他对湖南人事熟悉。喻谈林炎志之“左”（我在越秀讲话，说“攻击毛”，喻当面反驳），被挤出河南到吉林。

2000 年 11 月 2 日（星期四）晴

三点醒来，服眠药，六点半起床。书桌、书架杂件太多太乱，要找的找不到。真是老了，多年来改变不了。

上午韩钢来，湖南党史月刊改名《湘潮》，强我题词，两人合作 16 字：“楚天变幻，潇湘风雨，回顾前瞻，开阔新路”。谈到 500 万字文集编成 8 卷，说可以编一本：《李锐论中共党史》。于是展示《组史资料》19 册，他说自己定要买一套。谈到江在黑龙江做［作］秀献丑事：听人说张仲景（大庆油将枯竭，办中药厂），初闻其名，于是在另一处大讲张四十分钟。大家欢迎唱“北大荒”歌，接着唱“歌颂祖国”，连忙学会此歌，去大庆途中突折回，召集人们大唱此歌。大庆为欢迎核心，准备露天集会多种节目，已劳民伤财之至，到后宣布不应搞此种仪式，只在小会场接待，引起众人失望。

下午两点李郁带来文集全部原件（那个唐建福弄得乱七八糟，经他整理）一起到办公室，同薛京工

作到五点多。八卷本，这两年文章一一插入。

游 400 米。戴晴应小妹约来家，多久不见，短发头如男孩。在写 1935—1945 毛泽东（延安出了个毛），主要写周围的人。赠《回顾与展望》。谈到《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一书，被杨振宁欣赏，作者高华。小妹回来甚晚，向她们展示 19 册，我算是铁杆正统了。戴赠我《进入 21 世纪中国农村》——熊景明主编。

庐［卢］跃刚来电话，张思之告他湖南案，请他帮助爆［曝］光。——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0 年 11 月 3 日（星期五）阴

六点起床。翻看报刊。看《中国农村》序言和导言，农村形势与问题谈得很确切。中央、省两级领导都应当人手一册。五十年来，仍靠剥削农民过日子也。

又扯起小妹过去事，牵涉房子（没同我表示过），又因外人来看“中国家庭”，而埋怨生气。我气闷得很，终自掌两颊，引起上门牙松疼。

看《进入 21 世纪中国农村》导言。浏览篇目。很有价值的书。

下午游 600 米。

2000 年 11 月 4 日（星期六）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睡得尚好。

以后要避免昨天闷气事再发生了。

玉珍为我理发。

2000 年 11 月 5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三点半醒来，睡不着了。即起床。为力康《童年》写序言。他有一个草稿，朱正也有几百字稿，大部都可摘用。

上午刘晓波与蔡秀霞来（蔡系原香港记者，现办公司）。（小妹晚上谈话才知，是我赞成刘写的谈钱钟书文，由蔡詠梅转告，才引来两人）[13]。刘曾三次被捕，现靠向港刊写文谋生。是东北人，高个。过于［去］听启功谈过，对其评价不高，是北师大博士生，批过李泽厚。经过这么多年锻炼，想必成熟些了。我为钱夫妇说了些好话。刘说被杨绛骂的那个人，也是从干校回来的。由于序言没写完，玉珍催客。留下《信报》并《开放》10 月号。《信报》有满版“龙颜”震怒，报导 10.27 日接见董建华时，同香港记者的答问及社评：“怒斥传媒，有损形象”。

卢跃刚来，给他一套威胜案资料。他为娄底案（胜诉）和陕西书[14]打过四年多官司（后者“败诉”，还要续打）。一看资料即明底细。同雷霞谈了有关法律程序等，当然一看就是冤案，但要准备长期打，当前是救人，法律报案等。

下午张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取走序言，张是力康同事，近代史所作过黎澍助手。谈

[13] 李锐看到《开放》上刊载的一篇刘晓波写钱钟书的文章，表示刘对钱的看法有一定道理。李南央将李锐赞同刘晓波的话告诉了《开放》的编辑蔡詠梅，蔡转告了刘。刘晓波得知李锐对他的文章说了好话，特意登门拜访。——李南央注

[14] “娄底案”指的是卢跃刚的报导文学《以人民的名义》一书，“陕西书”指的是卢跃刚 1998 年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大国寡民》。——李南央注

张学良事，去过美国见张，百岁寿辰时，江等低调，比台湾差得多。江到夏威夷也不去看望（张作了准备）。吕正超很不满，写过信。他参加西安会，见到《西京兵变与前党人》书。

晚上小妹与同事 Jeff 来，高能物理专家，谈丈人是搞氢弹的。对中国印象深刻，人们都有水平。我谈美国军事称霸问题，应平等互利等。

上午约十点，上海胡绳秘书电话，胡绳去世了。我请转告对家属安慰。后来知道，夫人吴全衡久已痴呆了。——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0 年 11 月 6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小妹十一点来，吃午饭。饭后将登太行山的七首诗抄好交她，给哪个外刊发表。下午三点离去，六点飞机回旧金山。

2000 年 11 月 7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报刊越积越多，看不了。

上午同玉珍到办公室，找李德亮谈薛京与韩虎林、许德勤几个人的级别与工作问题，又同李智勇谈小赵落实户口等问题。

河南将《龙集》新编本推到明年出版，电话告祝新刚将原本复印一份寄京。没留底稿。文集难办。

下午游 600 米。四点到办公室，薛京不在，四点半方找到，同赵副部长（洪祝）谈湖南威胜案，点明周伯华等人，将一包资料与他。说明先在是彻底违法任意捕人，想灭口也。

接李普夫妇到家。六点，林风来，接我们到一大酒店晚宴。吃鱼翅（380 元一碗），燕窝（500 元一碗）并石斑鱼等，大概每人千元也。说是此等贵品可以养身。这是中国自古以来饮食养身的文化，可能传自宫廷。小时候母亲也弄过一次燕窝给我吃过。

胜利已回，不知考得如何。

2000 年 11 月 8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大概近十一点入睡，六点半起床。翻看报刊。

玉珍家乡小学破烂不堪，赞成她捐款一万元。上午陪她上附近储蓄所将款取出。

翻看山东寄的新刊物《成长》、《万象》等，有很好的文章。

下午游 800 米，尚不觉累。用肥皂洗澡。

胜利来，考得不错，英文优秀。下围棋庆祝。一开局在中盘激战，胜两局，败一局。

夜观电视，厦门大案判 25 人，死刑 14 人。这个党真是腐败透顶了：“有钱能使党推磨”也。

晚上黄乃电话：他遇见高沂闲谈，高说过去“我们这些人无非四个字：跑腿、学舌”，如此而已。这倒是总结得非常别緻。

2000 年 11 月 9 日（星期四）阴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翻报刊。《改革内参》有可读文，《群言》也有。雷霞来，湖南继续抓威胜的人。

上午陆茂竹与朱军来，谈“水电史”编写困难，计划五年，已搞了三年。收集资料，写史料都得花

钱，又没有钱，许多技术性资料用不上。总的纵向线索，“夹缝奋斗”过程，完全接受我的思路。过去体制，长官意志，电网大锅饭，水电无从优先。谈到李鹏让老婆管核电，儿子管火电，女儿管电力设备引进等，电力变成他的“自留地”。陈望祥几次向高严（总经理）上书，置之不理。于是向朱镕基上书，二滩不能送电，告了状。朱批给常委阅，李鹏反击，江很不满，五月趁李外出，将电力体制改变。汪恕诚谈水电问题关键在体制，还有环保问题，煤电再不能乱搞了。李鹏同成克杰早就认识，还在铁道系统时就被赏识而提拔。难怪香港《壹周刊》要在头版社论题目：“这个混蛋”。

下午二点同玉珍接刘云鹤夫妇到韩光家，夫人黄力去世。韩光谈东北抗联电视剧问题与李兆麟夫人等告陈雷的状（陈写书，取用别人成果）等事。问道毛达恂情况，可能是历史问题（当大连市长时），刘顺元同苏军矛盾，刘不愿太迁就。游 800 米。

2000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翻看报刊。几乎一上午都花在报纸上，是一种矛盾：不看不行，看又耽误时间，所得有限。《北京青年报》社会新闻多，一户农民，还当过民办老师，生四胎时被解职，现在是十个儿女了，有照片为证。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始终是头等问题，五十年了！杂交早稻，功莫大焉。解放后，袁隆平的贡献大于毛泽东。

下午游 600 米。到办公室，将小芹子的诉苦信件（12 年洗衣工中氯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毒，退休应按工伤事故）交李智勇，并谈小赵户口落实等问题。

宋晓梦电话，代我订了明年《光明日报》。冷夏始终无信息，她说可以告到法院也。

陈四益电话，搬了家。

2000 年 11 月 11 日（星期六）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睡得尚好。六点起床。看不完的报刊。

上午雷霞来，她为儿子在北京安排一房间，买了一套沙发和书柜，因房主收回，将两套家具搬来我们暂用。她同齐振英电话时，我告齐，建议他同黄道奇来京坐办，否则威胜案就拖下去了。

陈四益来，已 61 岁，退休了，也不返聘，作自由撰稿人，可以“自由爱好”（新华社当局让他保持自留地）下去。认为《瞭望》不过官方话筒，所以好几年不向我约稿了。带来三本新书送我（《唐诗别解》,《扎闹猛》,《丁丑四记》）。《耀邦谈话》作了不少文字修饰，有些地方以删去为好。留午餐，饭后随去他的新居，两层，小巧玲珑，布置得甚好。

三个湖南人突然闯来，昨夜十二点来电话，闹得玉珍得了感冒。为一家化肥厂卖假货害农民，告胡彪（省委副书记），此厂乃其情妇所办。刘某乃新干班学员，朱镕基中学同班，从柳晓昂处知我住处。复印告状件陈旧，不知多少人看过。全面顶回，我无能为力，向中南海坐告，朱的秘书会办的。

游 400 米。回来同胜利手谈到晚上九点。

2000 年 11 月 12 日（星期日）多云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玉珍感冒发烧。

上午到李普家，他约三八年湖南一起入党的侯祥麟（夫妇）、余书丹（灼姐好友）、陈晞（潘开茨夫人）等，每年聚餐一次。侯是燕京毕业的（今年八十八岁），燃料部时代，总以为他是党外技术专家，原来打入国民党，到美国留学（近似熊向晖）石油专业。夫人同尉健行同班（大连工学院）。余也比我大一岁。潘夫人 86 岁，她还记得长沙大火后，我同潘开茨（原文记到此——李南央注）

2000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翻看报刊。引起玉珍不满：耽误时间。

玉珍到机关查体（有无癌症），走过场而已。米脂来了父子亲戚（表弟之类），是乡支书。玉珍赶回，留午餐，饺子吃完了。

十点半到晋阳饭庄，戴煌为那本畅销书（《耀邦平反冤案》）感谢给过帮助的人。到两桌，光远、秦川、彦修、若水、老温夫人和女儿、积［绩］伟夫妇、邵燕祥、张思之等。郑仲兵致词，称赞老师的风骨。席间主题为江同香港记者间的冲突，“龙颜震怒”。各人讲民间谚语。真是大大超过蒋家王朝的末世了。光远很是悲观。有人说过不了十年。我意只要经济无大动荡，实现民主、法治将是一个漫长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国有此土壤也（农民与奴性大国也）。

2000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翻看报刊。九点到办公室。文集已基本弄好，还缺几篇。看近年的几篇长稿，《世纪之交感言》小有订正，加了几个字，文章尾巴还得大加一段。许医农海外三个月归来，大概感慨无穷，同薛京通了电话，取回一叠网上文章。有一篇谈“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实践渊源，很中下怀。

午餐时同孙晓群谈有关人事，包括小赵事。同虞云耀谈《组织史资料》发布会事，意谓各地的人不必来了。居然说：“争取曾庆红能参加”!

同李郁电话：编两本书：《世纪之交留言》、《李锐序跋集》，自己与别人两部分。

游 800 米，尚不觉累，约四分半钟 100 米。

雷霞来，张思之帮助写好上朱镕基书。从邹建华处什么也弄不到，又将一个无关的副经理抓去。公安部门人反映，大队一半人（40 多）搞此案，省府压下，他们没有办法。湖南上上下下无法无天。

2000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开始找几篇旧作。

胜利来，升高工事，似又遇到阻拦。他已五十岁，心情当然不好。这次考试，英语等都过了关。玉珍和我都给予安慰。

下午游 600 米。遇见韩光，特打招呼。

雷霞来，复印了有关资料。我为威胜事，一共给尉健行 9 次信件，罗干两信件，萧扬 4 信，强卫（贾庆林）4 信件，贾春旺 3 信件（包括材料）。

戴晴女儿（王小嘉）来，送糖核桃两袋并《江怒斥香港记者实录 10.27》。她在社科院经济所工作，建议重视统计工作，准确的数字说明问题。

米脂县委书记甄达梅同管引水的干部来，谈米脂的致命在雨量稀少，经常遇旱。我谈“有多少水养多少人”的自然规律，如何发挥本地优势，如土豆产量高，质量好，应在土豆加工上作文章（给了一筒土豆片），还有大枣等。玉珍为家乡小学捐款一万元。我代写了几句：“办好学校，才能富民强乡”。并说明从积蓄捐献，以表寸心。

2000 年 11 月 16 日（星期四）小雪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继续清找那几篇文章。《逸漏经济学》没有找到，主客体关系书找到。书报刊堆满一屋，如何得了！

下午三点王廷栋来，三点半一起去玉泉山七号楼应约见薄一波老，送《组史资料》19 本也。因胡

富国先去，同秘书李静先闲谈。写回忆录的班子就住楼上（女儿管着，本人难参预［予］了）。中卷要写到文革前。将《实录》与他，介绍吴冷西诬告事。快五点才到客厅。薄谈刘秀峰曾叛变过，早在孙中山移灵时，选两个代表事，是胡乔木帮助过关。说胡乔木比陈伯达坏。自己的回忆录 120 万字，由胡锦涛批准（说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整个谈话，小心翼翼。回来后，秘书来电话，嘱所谈不要对外讲，包括吴冷西诬告事，“也算了”。可叹可叹，山西人！

2000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五）晴

四点醒来，即起床。浏览报刊。

九点到办公室，玉珍去医院取药。李郁来，薛京三人整理八卷本文集，薛京已校正多日，只缺两三篇了。河南寄来《龙集》新编本复印（旧本小有文字修饰），还篇［编］出《李锐序跋集》，自己 19 篇，他人约 40 篇。

中午在附近酒店午餐，李郁请客，他有个公司职务（国家 75%资本，算“国企”也）。在青海推广一种美国的治沙草种，挚［植］根深，草叶喂养等，繁殖很快，已向内蒙等推广。

2000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前几天取来佩珍送的整羊与小米、红枣、豆类、土豆、粉条等大堆食物。今天胜利一家与小多、满起来，中、晚餐都是羊肉宴，胜利大显本事。

同胜利手谈多局，每局布局略作变化，胜多负少。

2000 年 11 月 19 日（星期日）大雪

四点半醒来，即起床。最后校订《同耀邦谈话》，主要是陈四益、李公天、元元看过的三份。进度较慢。

胜利来，手谈多局，大胜过两局：30—40 子，其他多平手。中午只闭目养神一小时。上午一半时间，整个下午到晚饭后，真是昏天黑地。

下了一场不小的雪，空气新鲜。

元化电话，问及上海文艺社出我的四卷集情况。他的书出得很旺，书信集要我只［最］迟明年一季能寄出他的旧信。由于去年装修房子，一切都搞乱了。

早晨搬动几堆大部头书放置北屋新书柜中，累得上气不接小［下］气。到底老了。

胜利高级工程师考试，原以为可以过关，结果因答辩不好，将通不过。玉珍很着急，电话找人“说情”。我几年前找过张廷发，张也批过，未起作用。今天几次电话找出差的张的韩秘书，几次扑空。

2000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一）晴

昨夜服眠药。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顾健又电话，谈《人民日报》海外报，丁关根要取消，被陈至立阻止事。海外版较有内容，在海外受欢迎。陈到法国，知道反映。还说引起江之不满。《人民日报》亏空 22 亿，而海外版有收入也。

2000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继续校改《耀邦谈话》。

上午张哲民与张宣三来，为的是明年党 80 周年，他们意见一批老同志联名上书，真正实现民主，从专制桎梏中解放出来。前几天张哲民带来一封信，及孙友余等留下的一份草稿，主要内容都有了。我补充一个意见，我们的“专制”比封建专制历代都更具特色，真正的“灵魂深处”的工具与螺丝钉也。从思想到组织的前无古人的“一致”也。他们答应先拟个稿本，不超过两千字。哪些人参加待从长计议，还有半年时间。此举当然就撕破脸了。谈及 89 年中顾委不让我们四人“登记”之事。

曾卓明、韩虎林来谈《史料》稿费分配问题，我真是不想要那二万元，他们却非让拿不可。最后结束总要让大家都不扫兴为好。

雷霞来，黄道奇借故不愿来京。秦川知此事后，愿意“拔刀相助”，由《人民日报》已参予此事记者（写过一个“内参”）。

下午游 600 米。小赵到曾卓明处取回《耀邦谈话》的两种复印件，前三页改动太多，重打印成四页，后面的不动，各复印 4 份。

2000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精心校对《谈话》件，八份都成为可排可存的了。

九点同玉珍到医院，先治上牙，一颗酸痛，问题较大，可能根伤。弄了一个小时，明天还得来。继拍胸片，半年要拍一次，心电图也都正常。今年四月的体检结果，各种病症共 14 处，包括贫血、哮喘等等。饮食要忌酸辣，多吸蛋白，得认真对待了。

这几天为胜利能进高工职称而伤脑筋，玉珍很急。给那位出差在外的韩秘书（张廷发的秘书，97 年我曾向张写过信请关照）多次电话，无人接应。一所所长等是支持他的：工作负责，也有成绩，得过功奖。此次全国考试，评委甚严，他英语过关，答辩不好。晚上同海政科教处处长崔振通了电话，了解此种情况，又同张鸿元所长通话，只能明年才考了。可以考到 55 岁。

下午四点李公天来，取走《谈话》，给我黄天祥短文《沉重的遗言》，是我文的读后感，很是中肯。交李两份。《谈话》文交秦川一阅。为威胜事，他给湖南的吴兴华打了电话，吴是周伯华一伙的，十多年已被地方溶化了。

2000 年 11 月 23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一早同玉珍到医院，没有早餐。先作体检 B 超与胸片，半年一次。都正常。然后治牙，约半小时，十天后还得来。

归途到长安超市一遊，似是第一次，日用品与食物真是丰富，琳琅满目。买了 200 元食物。

下午上海姚昆田来，以元化关系来访，成立世界汉字大会，汉字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世界影响，本身种种独特之处，毛泽东搞拼音化之不当等。看来是个闲不住的人，在外交系统工作，打成右派，廖承志对他甚是关怀。

易长林等三人破门而入，湘潭电缆厂（全国 500 家大厂之一）破产，来京告状。195［9］8 年为他们转过信函。没让多坐离去。

游 600 米。觉累。

晚上山东省委研究室李成森来，我的热心读者。谈毛泽东，研究毛为何如此大过，想作全面探讨。只得应付谈点感想，问山东情况。留下著作《改革大潮中的调查与思考》。看来是有心人。建议作具体调查，如一个典型村的五十年变化。还谈到过去曾建议古华作此事。

2000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五）夜微雨

昨夜十点息电，得以早寝，五点起床。六点不到即来电。

李公天电话，有几处改正，如三个秘书逼作检讨与事实有出入，删去（耀邦口述，秘书记录的）。

收到湘潭电缆厂告状件，如何被搞垮经过。湖南党政难辞其责。还附有告杨正午件。黄周去职后，湖南没有一届好领导，当年周惠之“左”，留下一批“左”爷“左害”祸根也。熊刘等也远不是改革开放的角色，真是缺一个任仲夷，令人浩叹。

河南社科院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电话，有人写了一本当年信阳饿死人调查，让我作序。

雷霞带来一本港刊《动向》，封、底两面都是江的种种丑态。香港游行烧相片，这个地方不能随意乱说也。

下午游 800 米，多久未有之举。

2000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昨夜服眠药，六点起床。浏览报刊。看单少杰留下的附录，《中国史学的双重职能》，春秋史笔。

最后改动几个字，电话告李公天。

玉珍谈对秦川看法，湖南问题相信吴兴华的反映。从办公室取回的“重要资料”一堆，也知道“从不视［示］人”。张玉凤的资料决不一露也。说话不清楚，也不明朗。偶然一提要害、要事、要闻，与某人关系之类。

胜利来，中午未休息，手谈多局，大胜一局约 20 子。

下午游半小时。人多，只能半池钻空。

周笃文来，陈云章老人（已九十岁）家居祠堂要刻付自撰对联，定要我的书法，并以老友待之（我在岳云时，暑期住在湖大，同丁瑞、谭业伟、李日新等相交时就认得我，长沙刚解放时，乃起义人士中活跃分子，接收《中央日报》时，同段梦晖一起叙旧）。只得挥毫：

不曲学以阿世

毋求生而害仁

思默老友 1950 年有感而作尝谓后半生端赖此联而得全也。

2000 年 11 月 26 日（星期日）晴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近十点廷栋等来，同金老夫妇一起到党史出版社聚会，为金老做九十大寿并三家编辑人员最后告别会。认识张震女婿寿某（父亲是金老的老师，诸暨人，后为大学校长）。甲鱼、大虾宴，千元大蛋糕。席间由我致词。同金老乃患难之交，晚年 15 载共成“大业”。三家合作得好，圆满结束，一致满意。

2000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九点到办公室。薛京昨夜自深圳回来，说见了对象三次，互相感觉都还可以。34 岁，原来在北大学古典文学的。办公司是咨询性质，当中介人？深圳、北京都有房子，英文当然很好，现在为美国一公司代办。玉珍和我都担心他的不讲卫生、生活不规律，会难以结合得好。

将湘潭电缆厂告状件交赵副部长。威胜事已交监察部地方局办。告知中纪委已派人去湖南。

又多久没在部食堂午餐了，都称赞我这耄耋人身骨硬朗也。于是夸称从少年即校队出身（排球与足球）。

杨纯送来八只螃蟹，我们相互间常送些土特产之类，她的女儿在日内瓦，常给我西方饼干、巧克力等。《耀邦讲话》送她一阅。她赶着看完，同耀邦是熟识的。近来卧床。该去看望一次。

2000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二）多云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北京青年》总是一厚堆。好处在有典型社会新闻，如云南一农家少女，读大一辍学，到东北投奔一“逃款英雄”，终于听从父母与社会劝说，回来复学（同英雄依依不舍）。

上午寒[韩]丁女儿卡玛来（93 年？到怀柔来找过我，戴晴介绍），送《天安门》书并纪录片两卷。谈“民主人士”在美国情况，魏京生可能有精神某种不正常处。阮铭对柴玲推爱备至。她的母亲在北京（父母早离婚），我的书全有。关心《组史资料》。让她一见“40 公斤”19 本。恰逢徐滨来送书（韩钢要《黎澍自选集》），给了卡玛一本。

雷霞来，湖南情况还在发展，一个多月就必须正式逮捕了。还要香港公司来人取证也。

吴江赠《文史杂论》并《公正评价郭沫若》，又一小块化石。《耀邦谈话》请他一阅。陆沅看了，说有不清晰处（谁的话），担心推出两位老人。

下午游 800 米，并用肥皂大洗淋浴。

赵立贤（海淀乡乡长）送来八大本《一百名人书画集》，已忘记此事。我被列入《百名部长》，写了那首“王羲之故居”。翻了一下，没多大意思，花了四十万，有人赞助。

2000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翻吴江赠书。网上文章，自由主义同新左派的争论。

薛京找不到人，秘书实在太不称职。

下午游 600 米。遇见魏久明，他在上海陪胡绳四个月，关于毛乃民粹主义，挨沙健荪[孙]等人攻击，很不舒服。我的支持电话，给魏谈了。上海陈沂很是不平。魏谈到宋平与邓力群乃后台。

2000 年 11 月 30 日（星期四）阴

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浏览报刊。

收到《中国新闻周刊》杨瑞春信件，要为“毛泽东世纪”题访问我：1.如何看待毛的一生和这个人？2.还尊敬毛吗？是伟人吗？3.毛身上哪些是本土，哪些外来？它对毛及中国产生了什么影响？三个问题值得一谈。1500 字可以说清楚。

翻看有关资料，翻自己的《反左文选》。

下午游 600 米。

看望金老，他每天睡不到六小时，十二点才睡。女儿也有网上资料。

薛京电话：《组史资料》只开座谈会，很是生气。同廷栋电话，明天一谈。

2000 年 12 月 1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

下午游泳后到办公室，廷栋、小曾、陆沅来，我疾言厉色谈到座谈会问题，我不出席。后来看到原件，是新闻发布会，我才缓转过来。薛京电话中没有讲清楚。12 月 15 日开这个会，各人讲话拟好稿子。

多年来未有如此“动气”也。使得廷栋不快。

上午同玉珍去看望杨纯。她已经常卧床，打针，家中不留任何书刊文件，万事不探，安度晚年，什么也不写。我提起这次在广州，王玄谈起济南政训队挨廷杖之事，她当年女扮男装，带兵打仗，进入苏皖北部，同张爱萍短暂结婚等事。我谈到自己的回忆录，凡相关密切的人总得交代也。她似乎被我说动，谈到同唐棣华等同黄克诚的关系，生活琐事。

2000 年 12 月 2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平江傅依明等三人来，要为《天岳诗词》写封面四个字。

下午游 600 米。

2000 年 12 月 3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看那篇《毛左》长文，现在真是写不出来了，无此精力，也难以翻寻资料。《中国新闻周刊》要的那篇《毛泽东世纪》三个问题，写 1000—1500 字，星期一交卷，不能不动手了。

还是翻报刊，已成了习惯。看完即忘，除非刺激性新闻。

上午满起、小多来，小多腰骨疼多日，见好。

又将书房桌子移动一下，玻璃版［板］弄破了。都觉得我应当换一个好的书桌。

下午开始写关于“毛三问”文，只开了个头。继续看完自己的《毛左》长文。

同玉珍到河边散步半小时。

雷霞来，长沙检查［察］院关于“逮捕邹建华案”，已顶了三次，顶不住了。她只同齐振英电话。家中有人来过，被儿子顶回。

晚上李郁同陕西社曾宣传、王大卫来，他们将文集稿卷全部取走，明年八九月出。王非党员，思想甚解放。李谈江的腿部患有瘤症，应开刀，有生命危险（我说可能是乱传也）。说肖扬被捕（电视正播出，肖参加会议）。社会上“民怨沸腾”也。

2000 年 12 月 4 日（星期一）晴

四点醒来即起床。《中国新闻周刊》约写访问文（回答关于毛的三问）今天交卷，早餐前基本写好。又修改几遍。上午电话中唸给李普听，他改动一二字，很是认可。后来徐滨送《晚清三十年》来，请她看了，她不同意毛是马克思主义者，比我还厉害些。于是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他即接受了马义”，“他即”改为“自认”。又唸给玉珍与雷霞听了，获得批准。下午有快件投递员取走。

蔡德诚下午来，送《科技导报》11 期，内刊陆钦侃等 55 位专家“谏言三峡”文（初期 156 米蓄水，反对 175）。《科学时报》11 月 26 日头版头条予以报导。不知是否能起作用。他谈到自己经验，从自然科学转而涉及社会科学，规律一个样，要客观、包容，牛顿力学同相对论关系。谈本世纪后五十年资本主义社会变化：高所得税，遗产税与社会保障，使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变化。问到学者，马克思谈过的。关于《导报》赞扬马赫，钱学森提钱正英要他检讨，他回答马克思同马赫没有过交往。他在《同舟共进》上谈知识分子问题长文是同意我的“头脑”说开篇的

晚上薛京、小赵来吃饺子。玉珍买菜摔了一跤，脚摔坏了。给朱镕基信件（威胜案），朱已转肖扬。

蔡还谈到江所吹嘘的三大胜利：法轮功、科索沃、台湾事，都变成反面了。——李南央注：此句写

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0 年 12 月 5 日（星期二）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前起床。将方实退回来的文章《世纪之交的感言》对照一遍，他给杜老、李荘、彦修几个人看了，怕担风险，不愿即刊。我又细改一遍，复印几份，准备另投。

九点到医院治牙，半个多小时毕。即到办公室。同胡锦涛通电话，秘书接的，希望能参加 12 月 15 日的《组织史资料》出版发行会（曾庆红请不动，由李铁林主持了）。同廷栋谈，编到十五大过程，还是雨亭主意。现在看来也有好处，堵住了种种多嘴，而且公开出版，没有太耽误时间，否则可能拖下去。在部里午餐。两点游泳 400 米。回办公室同小曾谈，他的十三年最深感触：组织部不管，在职的根本不重视，离退休干部最欢迎，而且缺人财物力支持，就他一个人管文字。外有阻力，内不协调（党史室、档案馆内部），三家还是合作好。四次全国会，一套编纂方法，头几年全力支持地方，捏泥人一样。还谈到 87 年报纸上：修史编誌不要满天飞。1989 六四后，我的处境不利等。最后用杨小池、张新法的成功。说雨亭、廷栋等所有人支持我（雨亭批柳村，柳反对我）。

同蔡德诚电话，自然科学基本规律，发展过程，经过证实扬弃错误或修正。社会科学亦同。他已多处讲话宣传。

2000 年 12 月 6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

玉珍昨天同廖嫂上街买菜，不该过一小胡同，狠摔了一跤，左脚背剧疼，上午由满起陪去人民医院照了相，脚背骨裂，应当用石膏，没有用，只是纱布缠裹。敷了药。胜利借来拐杖，室内拄杖行走。张莉来探视，送一大盒糖尿病人的点心。

雷霞来。肖扬秘书电话：新老班子的矛盾。朱镕基将我的信转与肖扬。国务院朱办退我批件复印。

2000 年 12 月 7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丁东来，将《耀邦谈话》与《世纪之交感言》交他，后者找一刊物发表。方实来信，他们几个人商量，包括杜老，当前形势暂不发为好。丁是自由撰稿人，几处帮忙。山东《老照片》也催我寄有关文立徵的文章。

我们的买房手续，小多已办好，四万多元。我们俩人的工龄有 100 年也。

下午到部，听李铁林、虞云耀、张伯［柏］林、孙晓群几位副部长传达，中央最近召开经济、统战等会议，江的讲话以及文件。唸了两个多小时，随听随忘，唸到下岗问题，我问了一句：到底有多少下岗工人？谁也不答。还说文件要保密。

游泳 600 米，遇见魏久明。他最后陪胡绳四个月。胡晚节甚好，思想解放了。魏说，上海陈沂对“左”爷骂胡绳，也很是气愤。

长沙电话，胡遐之去世了，孤身一人度过晚年。追悼会送花圈。周笃文为我代拟挽联：

铁骨丹心成妙笔，霜风冷雨哭斯人。

2000 年 12 月 8 日（星期五）晴

三点半醒来，难以入睡，四点过起床。浏览报刊。看小曾写的两份发言稿。觉得由廷栋来作有关组织史资料工作的全面报告不合适，他的身份、实际负责范围以及语言能力等（尤其患了喉癌）都不合适。于是同小曾和金松林电话，就由我一人做算了。长篇发言让大家看，我扼要讲点内容，开个短会。

十点半周笃文来，同去礼士胡同的宾馆，请湖南省人大去美国的代表团（加州议会邀请的，过京返湘）吃午饭。有人大常委副主任谢佑卿（中南大学教授）、赵焱森（原省纪委副主任）等十个人。谈湖南明年拟办一次诗词大赛，名义待商定。又谈到湖南经济落后情况。在座有冶金厅长听过我 1983 年的报告。一点半回到家休息。下午三点前到人大会堂参加一二九运动 65 周年座谈会，团中央主持，有李昌、刘导生、陆璀讲话。刘讲的较全面。同陈忠经邻座，互相认识，文革时他被怀疑为“胡宗南潜伏特务”，几乎挨枪毙，周总理保了。又见到孟英，他说十多年前碰过一次面，看过我写的文立徵文和照片，他是辅仁的，当年归关山月（区委书记）领导。

2000 年 12 月 9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胜利、满起两家来。帮助我整理报纸，清除那几尺高一大堆未阅旧报。

下午游泳 600 米。

2000 年 12 月 10 日（星期日）晴

原件为空白，无内容。——李南央注

2000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看网上材料。

上午金利来，带好些食物。雷霞来，湖南情况更紧。

王怀安来，愿同我闲谈，开阔眼界。我说必须了解过去（近代）西方同我们历史发展的差异。西方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过程。马克思（已被认为千年第一伟人）的功绩和局限，过去教条主义的失误，实际上都没有读通《共产党宣言》，因而认为“东风已压倒西风”，追求理想实为追求空想，又急于求成也。他谈到保安处的经过，被捕时间比我晚，后来打成右派的过程，乃司法部一锅端。

2000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小曾电话，领导小组名义的长文，虞云耀不让印发，由王庭［廷］栋讲办公室事。因此我不参加座谈会了，让小曾告虞。

近日甚感疲劳，只能翻闲书。

下午游泳后，同薛京到华北大酒店（鼓楼北中轴路上），参加黄新亚组织的宴会，有朱厚泽夫妇、吴象夫妇，其他为四川德阳科技委和搞“海蓬子”（美国引进，种于盐碱滩塗地，化解海水用于灌溉）推广的负责人，并发了他自己的廿集电视剧剧本《天伐》（写抗战时期军事统一战线，张爱萍等人故事，张已同意拍摄）。

厚泽谈到，前些日子在广州，10 月 27 日江接见香港记者的“龙颜震怒”场景，港台连播，广州看

到了，任仲夷一直看到底，都认为太狂了。一种心态造成也。吴象谈到当年万里不赞成“兴无灭资”口号，也都同意我的说法，不要纠缠社、资两个主义之争了。人类历史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他们也说，以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为好。我谈了《共产党宣言》那段话：“资阶除非，生产工具……革命化，否则不能生存。”

2000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经过反复考虑，不能任性。15 日的座谈会还是参加为上，并告玉珍，她也赞同。

九点到办公室，将《世纪之交的感言》、《毛执政春秋》序言分别寄萧蔚彬与周实，并通了电话。萧说《耀邦谈话》他们还在看。《感言》可赶在第一期。

虞云耀来（先到他办公室不在），他似不知我找到胡锦涛谈过，只说长文写过程又要三家过目，来不及了。我个人发言可多讲。曾卓明已告他如不发长稿（过程），我即不参加。我表示仍参加，也就都放心了。

下午游 600 米。中午睡着一个多小时。

胜利来，搞高工事有待明年，告他不必计较。手谈多局，互有胜负。老毛病一味进攻。

晚上薛京同榆林公安局长来，大胖个，在公安学校（即路南 400 米处）学习。欢迎到榆林一遊。

2000 年 12 月 14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大百科张友韬来，赠我《能源百科全书》，上面有他写的我的简历，还送一本《奥林匹克百科全书》。张的母亲是刘英大姐的表妹，他现在是自由撰稿人了。赠书两本，不能不回报也。

王怀安来，还给我那三篇文章（《耀邦谈话》等）。说同我乱谈和看我的文章，能得到一些启发。夫人胡大姐（我们 1938 年武汉全国学联开会即认识）都是忠实党员，一切唯党是从。王被打成右派时，相信党，农场劳改 13 年没有去看过。保持夫妻关系，则是遵守自古道德。平反后当然又相信党的正确了。老同志中这类人还是多的。谈到保安处是［时］，他是“分析特务”的接受者，大概是自己上当，不知不觉当了特务也。

下午到办公室，虞云耀来，答应明天参加座谈会（早晨曾卓明曾告他，我不参加）。由我自由发言。

游 600 米。

2000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五）晴

昨夜广播新闻，组织史资料出版有两句话，今天报上刊出简短新闻。这大概是精心安排的。

八点半到万寿路招待所参加组织史资料出版座谈会。李铁林、虞云耀代表组织部主持，档案馆毛福民，党史室陈威，大概还有报界等。三家工作人员都来了（会前毛提到市场上买我的书《其人》）。都唸了稿子（李和廷栋）。我唯一发言，讲参加此项工作后的两篇感想长文：1991 年在山西的报告，1997 年十五大书面发言：中心在“左”的危害也。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牺牲太大了。要按照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走下去。会只开了一小时一刻钟。大家在一起午餐。有这么一个座谈会还是好的，来参加的最后决定也是恰当的。

下午游 600 米。

薛京同原水电八局的吴先祥来，谈到黄新亚其人，过去如何利用组织我们这些老人聚会，外遊而弄

钱，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给过共约 40 万。以后得注意了。

2000 年 12 月 16 日（星期六）晴

四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杜导正、方实来。关于《世纪之交感言》长文，杜老看了二遍，他们拟删去有关毛的两段，第二期刊出。我同意，并告《同舟共进》第一期全文刊，他们也觉得甚好。说现在丁关根追得很紧。光远有篇写毛的文章，在广州一文艺刊物发表，被李先念原秘书告了状，于是对广州下令追查，影响《南方周末》换人。立了七条禁令，最后一条，当地宣教领导有生杀之权。谈到王晨其人，是杜提拔的小青年，现在也官气十足。《炎黄春秋》预顶［订］只少了二千多。

下午平江县委书记郭振斌来，他已调岳阳任副市长。在平江九年，自夸甚有政绩，有七大产业：油泵电器厂、云母等矿产、竹木制品、中药材等，养猪、羊百万头以上，占总产 70%以上，外出打工 12 万人，年汇款 5 亿多，一半多农家盖了新楼房，小学普及，为全省两个电视先进县之一。为科技扶贫来开会。送我一本他的著作。

陶森同毛的堂孙来，12 月 26 日韶山有纪念活动，我辞谢了。他收藏的齐白石早年画在美国卖了高价。

2000 年 12 月 17 日（星期日）晴

睡得断断续续，六点多起床。吃过早餐已八点了。上午萼姐孙郑极南的女儿郑玲带父亲长信来找我 ，她来过一次，全忘记了。这次是到鲁迅文学院进修。她在岳阳市一个区文化馆任馆长，写了一个有关老干部离休剧本，得到茅盾文学奖，今年 37 岁，已离婚，女儿 12 岁。才知道萼姐一家被斗得很惨（土改时）。父亲在中医院工作，已六十岁。于是送了两本书并签名“老舅公公”。

胜利、满起两家来。同胜利手谈多局，胜多负少。中午未休息。四点半始结束。

书桌换了块大玻璃面，满起去拉来的。

晚上周保志来，他的升级问题尚未解决，群众讨论通过的名单中有他。只有他年岑［龄］最高：55 岁了。

2000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准备资料。

上午韩钢来，他在搬家，还没有搬好。将三篇文章给他，《世纪之交》文处理情况。关于《组织史资料》座谈会情况告知，“编书过程”可以在《党史研究》发（前次 1991 山西报告即于此刊发表）。谈陈威其人等，同曾某关系。李向前参加彭真电视剧，可以看档案，大好机会也。仍谈对毛要彻底弄清楚。留午餐。下午一起到办公室。找到张伯林谈保志问题，早已努力过。水利部纪检组长从青海调来一个副省长，不是从部内找的。现在都要 50 岁以下的，似有困难。于是千万叮嘱。

上午张哲民同张宣三来，签名上书稿弄好了，近三千字。初看后只谈了两点：要将“自由”——“自由化”问题说清楚；谈宪法更要谈宪政：如何监督政府也。

还同韩钢谈威胜事，交给资料，希望张华了解中纪委处理情况。

2000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二）多云

四点半起床。浏览报刊，看《黎澍十年祭》。

同慎之电话，谈他寄来的新文章《回归五四，　　民主》（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同意他对鲁迅与胡适的评论，但胡在蒋政权中是起过“保护”作用的，一种“形象”也，不能不提及。他正在读黎澍的自选集，黎属先知先觉者。大概还要写系列文章。

上午金松林、杨小池、张新法来，他们要回家了（金同杨去山西一行）。谈江 10.27 对香港记者的失态，谈《耀邦谈话》文，我的历史责任：当代历史揭底，二老与二“左”之间，终于受到夹击也。[15]

收到福州读者林祥榕信（62 岁已退休），对三峡与毛两大问题有兴趣，说 9 月间北京国际大坝会议期间，“美国之音”曾广播国际大坝委员会官员的话，三峡现在下马仍是上算的。

下午游 600 米。用肥皂洗了个澡。先到办公室，找张伯林谈周保志事。胡克实电话：郭佩珊彻底平反问题由中科院党组写一意见（空军根本办不到），当年昆明起义时贡献，定为正师级（到北京降为准师），级别可定为九级，由中科院补发工资。报中组部，有郑伯克、李锐、刘清证明历史。即告知刘清转告郭的夫人。

2000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

九点前到八宝山为金昭典告别。金 88 岁，黄安人，1928 年参加红军，35 年才入党，参加长征，当过福建书记。1983 年省部级班子调整时，一起工作过，对我甚靠近也。组织部的头头都来了。同吕枫闲谈，他对“三个代表”等似亦不甚感冒。第一次碰见贾春旺。湖南威胜邹建华事，他已收到信件，似不愿多谈，我也就算了。

上午朱维民来。谈在山西开画展，由一女大款赞助，结果扣留他 24 幅画，并将三幅精品送人。他准备告到法院。又谈在画梁启超，并画一系列这类真正先进人物，可供专题画展。

下午游 600 米。

“草原部落创作室”贺雄飞等三人来。谈受到控制情况。

游泳后第一次到图书大厦买书，书山书海，人山人海，在“传记”栏处，意外发现 4 本《反左文选》，买下三本，又《傅雷别传》等，并上楼买了五六本有关围棋的书。

2000 年 12 月 21 日（星期四）晴

四点多即睡不着了。五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十点到北大勺园参加《中华私家藏书》出版座谈会（历代豪门望族千古秘藏，共 16 开 40 卷）。我已忘记曾题过辞：“藏发秘府，以阐大猷”，我还是顾问之一（看到介绍本，才记起来）。先到文怀沙，说出敬重我的原由。朱厚泽亦来。座谈会除工人出版社负责人讲话，还有季羡林、张岱年等讲话。文怀沙（已 90 岁）声音洪亮。谈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共进午宴。

下午陈海宽来，米脂县县长等要我的书，送二本《直言》。

张莉来看望玉珍，我亦作陪。

2000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准备下午参加启功、杨宪益二老祝寿会。做两首祝寿诗。

九点到办公室。给李昇震寄走书两本：《直言》、《反左》。同周实通电话，文章“伊妹儿”不成，与

[15] 二老：指陈云和邓小平；“二左”：指胡乔木和邓力群。——李南央注

此无缘。

诗稿勉强凑成，同邵燕祥电话，杨诗改了四个字（“铜琶铁板”→“笑谈嬉骂”）

红楼有幸梦西天，赤子终难结党缘。
金屋银翅真妙绝，笑谈嬉骂酒中仙。
祝杨八五大寿

人如其字字如人，直笔纵横写性灵。
颜柳欧苏同出入，书坛主政仰程门。
祝启功米寿。

午间稍休息。游 600 米后，四点半到友谊宾馆。同慎之、吴明瑜、吴象、秦川、郑仲兵等坐一桌，后上主桌座。关于八十周年签名上书事，二吴等都同意，应当加压也。慎之告知，半月前中纪委一局长带二处长找他谈，一年那篇文章事。说他有此权力，给了汪、胡绩伟、于、李锐等人，别的人“不告诉”，顶回去了。网上传播纷纷。许多中年学者来打招呼，或签名。臧英年几乎不认识了。文化书院已正式注册。汤一介讲话，要在中国办哈佛，招一百个导师，好几位新导师讲话。汤一介最后点名要我发言，大加吹捧（“国宝”之类）。我讲了三分钟“迎接新世纪要四讲”，同中国文化接轨，过去是“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赢得大家赞赏，开宴前，张岱年老人找我，说喜欢读我的书，买不到《庐山会议实录》，我说一定送上一本。两首诗没有宣读，此种场合不适宜。臧英年谈，在傅格尔处见到我写的条幅，也想要字。郑仲兵的回忆耀邦文还没交出。

2000 年 12 月 23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浏览网上文章。刘军宁谈自由主义甚好。

上午周世田来，他主要在香港，办了几个公司，送我一本《清代进士墨迹集珍》，私家独藏，刘建业著。印刷精美之至。他准备出“藏家宝典丛书”。如果我的回忆录写好，可以仿此，纳入我的诗书手迹，照片、藏书画等，也是大 16 开版。真把我说动了。他收藏一套紫坛［檀］木家具，一三米多长、半米多宽长条桌（东北购得），花 280 万元（法国人极在行，出千万）。那位女士的紫坛［檀］家具馆乃非洲紫坛［檀］，品位低得多。留他午餐。满起一家来，共进午餐。

收到周而复寄来的四厚本《伟人周恩来》叙事长诗（六万多行，大概是吉斯尼记录了），回电话表示感谢。

下午游 600 米，遇罗西北，谈到成立水电总公司（已有 10 个开发公司），没有适当人选（周大兵胸无大志），于是推荐周保志。

2000 年 12 月 24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浏览网上文章。刘军宁谈自由主义文读完。

山西的刘武彦来，先寄来两份《太行日报》，上面有他写的新闻采访文章，要采访我也。十月陵川之行，当地报纸有介绍，听说《李锐其人》一书也购买一空。刘只四十来岁，只读过我的《毛早年》。索《龙胆紫集》，于是借给他几本书。

刘世定（刘明夫女婿，住八层）与　　来（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读过我很多书，所谓“崇拜者”，现在主持“延安儿女合唱团”（当年保小的孩子），本人是男高音。

2000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睡足六小时。午睡又一个多小时。

上午到政协礼堂参加浙江宝华［华宝］斋的传统文化座谈会。进门即遇到季羡林与汤一介等。落坐后又见到黄璜，很是热情。谈宁夏情况较好，省中只有个别厅局贪污分子，交通开发等抓得较好（他参加政协常委活动）。又见到胡德平，告知文章已写出，问到荆中情况，正面看法，可以推荐政协委员，有民革身分。华宝斋乃一私人文化大企业，浙江富阳县，生产宣纸，精印古籍，且形成文化旅游业。主人蒋放年利用富阳丰富竹资源生产宣纸起家，88 年办古籍印刷厂，将底片晒到铅版上直机［接］印刷；石印代替珂罗版。毛竹进厂，线装书出厂。已出 3000 多种，千万册以上。还准备印四库全书（赠书中有一本四库样书）。大家发言后，我主动讲了三分钟（原不准备讲话）感想：要为“私”字平反，没有私哪来公；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过去“大公无私”，“万恶之源”，贬得太厉害了。只要守法，无损于公，就要大大提倡也。散会时，多人来致意，说我总讲到要害。

下午周笃文同陵川组织部长来，赠我精制相册，内置太行诗会照片。《李锐其人》的书，一卖而光。明年还要组织一次活动。

晚上姚监复来，说最近一文件，老干部不能保留有关党的领导人物等记录本，一律上缴。是否对我而发。我说庐山记录写书前就上交档案馆了[16]。谈江的民间挖苦甚多。

2000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二）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到月坛西街曹思源的社科中心开座谈会，王建勋（原《工人日报》，过去认识，记得名字，忘记面形了）在该处（共有 20 人）。曹有篇文章《民办社会主义》和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参加的有李慎之、王若水、杜润生、张显扬、胡积［绩］伟、何家栋、 贵秀（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等，挤满一小屋。九点半开始，谈到十二点。我讲了约十来分钟：将基本理论与百年历史讲清楚，什么是马义、社义，我们错在何处，堵住“左爷”们的嘴。拥护“三个代表”的探讨。最近还有“四个如何认识”，顺着江意讲清楚，提高认识，不要提得过高，起一点实际效用。

曹谈：国家社会主义（苏联）必败。提“民办社义”（有人说即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名词在西方也还是吃香的。党自身改革，应改称社会党（几十代人努力，一代 30 年，90 代即 2700 年），不叫“共产”，群众放心，放下包袱（过去的错误是共产党干的）。宗旨改为全民党（拥护三个代表），要容许党内竞争。党外有反对党竞争（毛——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的经费自己解决（现在国库 90%）。听说中央也在研究西欧社会党经验（汪建议改名，不可信）邓反对三权分立，扯皮政治。赵说是鲍桐［彤］建议。

张显扬谈：关节在想改，如何改。“私有化”可以提出。几个不能动：专政（四坚持）、党领导、军

[16] 李锐这里指的是 1959 年庐山会议期间，他参加 7 月 31 日和 8 月 1 日两天政治局常委扩大会时的记录本，其实是宾馆里用的那种便笺本。李锐在 1979 年召开的党内四千人高级干部会上谈到 1959 年庐山会议的情况时，除了利用了个人的黑皮笔记本中的记录而外，关于两天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情况，利用了便笺本上的记录。李锐的发言在大会简报上印出后，被中央档案馆注意到，要去了便笺本的原件。父亲说他在上交之前复印、留了底。我曾经请父亲将复印件拿给我看，他告诉我肯定在书房里，但是东西堆得太乱，一时找不到了。父亲的秘书薛京告诉我，父亲 2019 年 2 月 16 日去世后不久，一夜之间，父亲的第二任妻子将父亲的书房和卧房的书籍、文字资料搬运一空，至于送到哪里则不得而知。有关庐山会议李锐所作记录，可参看我交给胡佛的录入文本：“Li Rui Lushan Meeting Records Side by Sied Transcripts”。 ——李南央注

队、新闻出版控制。两边顶牛。经济改革，国退民进。党制下引入新机制，等级授权制度——核心，变成行政改革，人事改革。乡政公开，准备市政公开。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从马到列的变化，理论上弄清楚

王若水谈：稳步前进，不提过高口号，意识形态框架内做文章。多写个案问题，由小事做起，NDD、妇女、生态等国际活动。成立农民技术协会，焦点访谈，司法腐败。1980 年文章大利用，政改点到，统一意<识>形态可稍超过一点，先锋作用。要注意新左派活动，西方影响，年青人喜欢，因反对权威中心、解构、无权威主义、无中心解构、反霸权不反极权，因此政府对之照顾有加。

杜润生谈：从空想到科学，过去以为自己科学了，还远未科学也。四个如何认识比三个代表更进一步，可顺着江的意思，创造新思潮。“民办社义”不如“民主社义”，要社会化的民主主义（邓也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必要补充：市场社会主义，不提专门的“私有化”口号，可提“专有化”。海亚克：“花自己的钱比花国家的钱大不一样”。不能没有公有制，长期混合所有制，一切合法财产都受保护（不用“神圣”二字）。全面私有即两极分化。现在处于什么阶段？极权国家逃不了。民主、准民主、极权、天籁——四种国家，要脱掉极权国家的帽子：人权、尊重个体。应主动解决民主问题，政治体制改革，否则，导致民心不满→暴力活动（我插话：有宪法无宪政）。“于无声处听惊雷”。胡积[绩]伟谈：理论多元化，允许各种不同意见表述出来，“打着红旗反红旗”，搞各种歪门邪道。《历史的先声》书遭禁。

朱正来，在家午餐。我两点回，谈了一阵。他拟写中国近百年史，很是赞成。他有这个力量。

下午刘武彦来还书。

——李南央注：以上两行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0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上午李炎（李昌儿子）来，谈沈阳一个公司的资产被骗问题，事主香港人已被逮捕，可是神通广大，多方求援，直到朱镕基界[介]入（同朱照过相），《Time》还揭发过。要我转信给江，我说不如李昌转。于是谈到父亲头脑并不十分清醒。

下午游泳后，到长安商场买日记本。发现有按摩椅垫，坐试感觉甚好，八百多元，买回来。玉珍并不欣赏（后来告张莉，说别处只六百元，种类甚多也）。

2000 年 12 月 28 日（星期四）阴

六点起床，睡得甚好。佩珍说我半夜曾怪叫。

方实将排印好的《世纪感言》寄来，除删去有关毛的两段外，还删去一些要害字、句。

上午九点前到人大会堂参加一个申奥活动，没有料到一进去，就要照相，四五百人坐立五排。随后到宴会厅，与张全景等同一席。有位女同志前来相认，读了我好多书，自称 1935 年即参加革命，被打过托派，是北师大物理系的，一问陈泽云等又不知（年龄比我小一岁）。在请帖上写上名字：赵静（原名赵英），丈夫郑思远，现住三里河南沙沟院 3 楼 2 门 4 号（Tel68533652）。定要来看望我。张早退，我亦早退。

下午游泳 600 米。

晚上胜利来，出差回来感冒。近日晚上电视必看《九九归一》，此种家庭，人物比较熟悉。

2000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五）多云

五点半起床。翻《东方文化》第 6 期。写陈序经、吴景超等人。当年在珞珈山我也是《独立评论》的热心读者。谌震写《梁启超的一本奇书》。父亲遗书不多，有《饮冰室文集》，当年梁的影响很大。

上午到办公室，给文怀沙复信。他寄来“千古绝唱：唐诗宋词书画典藏小引”短文。要《耀邦谈话》长文。只得寄去《世纪之交感言》。《书屋》寄回《感言》排印稿，校对后寄还。又同《同舟共进》电话，校正几处。王廷栋、韩虎林来，谈稿费分摊问题，定要大家没意见才好。小曾在编缩本，不超过 100 元一本。《史料》平装本，参与者每人送一套。又谈到钱听涛其人，还在告老金的状。

新华社王军电话，他不能直接预闻地方事，但愿意了解威胜情况。

2000 年 12 月 30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睡得尚好。浏览报刊。过去许多刊物都没有翻过，偶而［尔］翻到，有好文章。如《同舟共进》去年第 8 期：“广东如何迎接知识经济挑战”，沙叶新的“民样文章”等。书房又堆满了，永远清理不完的杂件。

今年仍收到许多贺年卡（我从来没有寄出过贺年卡）。陆茂竹的是自己的国画：峡江，水彩型的国画，出外［乎］意外。

上午将客厅与书房的字画更换数幅，挂出齐白石弄雏图，刘宇一此画还是不错的，客厅换上两幅山水（徐希）并加挂吴待秋的梅花（文革幸存物）。清理了字画小柜，总共近百轴也。书房增加湖南诗界同人的八秩祝寿诗（刘人寿撰：笔底千秋史，胸中万顷澜）。

下午游 800 米。老人去的仍多。

陈伯村的大女儿带她的同学马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纺织出版社）和马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军博搞党史的），她俩同力康同学，带几本书让我签名，都是忠实读者。同她们谈形势，谈“左祸”。

2000 年 12 月 31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满起、胜利、小马（杨小玲）三家共九人来过 20 世纪最后一天。胜利在家做了菜，都带菜来。中午吃涮羊肉与烤鸭，晚上吃炸鸡等。共两桌，非常高兴。

同胜利上下午（中午没休息）手谈，6:3，下得晕头转向，到下午五点半才罢手。

下午李可同胡其云来（胡在深圳诗词会见过我）|来|。李可的妻子是何功楷的女儿，他早就读过有关何彬的两篇文章。原编《方法》。胡在广东川惠科技开发集团任副总，为老板（中国第一打工仔）。刘延林写了本传记，印得精美，特来相赠，并让我在他的存书上题字，写了这样一段意思：中国经济现在最缺乏的是竞争力，而只有私企才最具有竞争力。因此应当从历史上为“私”字正名。

上午卡玛来，刚从美国来看望母亲。谈“天安门”创作过程，如实报导，引起柴玲不满（两边不讨好）。麦克法夸尔捧柴等，对中国了解浮浅，远不如施拉姆。《中国革命》上集是她与丈夫高富贵参与的，因意见不合，下集就不参加了。拟搞”百年中国寻思“，老三届的经历，拟采访我，二月下旬。

广东潮阳一中 515100 陈兆熊寄《龙集》

一月	100+300	（诗）
	7800	（实录三版加印）
三月	500	（？）
	1200	郑州讲话
四月	19600	《直言》、《反左》上博库网
5 月	500	
6 月	11400	《诗文选》
7 月	920	《亲历重大历史事件实录》
	3400	《诗词本事》
	500	广东寄　　5000 交薛京
8 月	7800	《实录》又印五千
9 月	900	《南方周末》“原前老”文
	600	

二 00 一年李锐日记

第三十三册/Vol. 33

2001.1.1. -- 2001.12.31.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81 年后日记录入说明 xii

二 00 一年

1. 杂记 1
2. 2001 年 1 月 3
3. 2001 年 2 月 12
4. 2001 年 3 月 21
5. 2001 年 4 月 31
6. 2001 年 5 月 41
7. 2001 年 6 月 50
8. 2001 年 7 月 61
9. 2001 年 8 月 69
10. 2001 年 9 月 78
11. 2001 年 10 月 87
12. 2001 年 11 月 99
13. 2001 年 12 月 107
14. 2001 年稿费收入 116

英国报纸：

对世界经济仍可乐观：

① 美国十年增长，已开始放慢。后四年平均 4.5%，放慢后软着陆不致［至］机毁人亡。
② 发达国家承受打击能力增强，通胀率较缓。
③ 超级强国行使军事、经济权力已较宽容。
④ 政治稳定威胁已减弱。如俄国，2000 年 7%，中国继续开放。
⑤ 石油不可能再扰乱。
⑥ 欧洲形势不错，欧元回升，进一步开放。
⑦ 先进科技继续大步改善人们生活，计算机与电信革命促经济发展，医疗技术提高。
⑧ 世贸在后五十年增 19 倍，帮助发展中国家年增 5.6%。
⑨ 12 亿人生活极困，世行免债 340 亿美元（非洲）。

2000 年统计

GDP	89404 亿元	8%
工业综合	117.8 比 1999	16.1%
进出口总额	4743 亿美元	增 31.5%
顺差	241 亿美元	
外汇储备	1656 亿美元	增 109%
城镇居民收入	6280 元	增 6.4%
农民纯收入	2253 元（？）	
城市电话	每 100 人	19.5 部
城市电脑	每 100 人	9.7

2000 年 美国生产总值： 9.2 万亿美元 人口 2.8 亿

欧洲生产总值： 6.5 亿美元 美 2/3 人口 44 亿

“十五”计划

（一）“九五”成就：①小康水平。②普及 85% 9 年义教。③建立市场机制。④消灭绝对贫困，只 2600 万。⑤三年扭亏为盈

2000 年人均产值 848 美元（超过 800）。国际突发事件抵制，战胜水灾，抵御亚洲金融危机，解决通货膨、紧，经济快速发展。

（二）速度 7%，2010 再翻一番。经济增一个百分点，可增 400 万人就业，7%低于 20 年平均 9，7%。1980 增 1 个%，为 40 亿元。2000 为 894 亿元，速度取决于供、需两方面。主要工农产品已居世前列。①加强农业基础，“公司加农户”，梦照公司→800 家农户。②西部大开发，总：人才是关键。

（三）完善市场体制，发社义优性。加快立法，打破行业、地区垄断，宏观调控，深化财税、金融、投资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加入 WTO 工作，农村税费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政府职能转变，审批农

产品销售。

（四）社义民主政治，人民作主

① 人大制度，执法监督。

② 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听取意见。

③ 基层民主制度，村委会、企职工大会，村企公开。

（五）社会稳定，良好环境

① 宣传组织群众工作。

② 反腐斗争，治本——三代表思想教育。

③ 综合治理，打击邪教。

④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

（六）调整收入分配，共同富裕

防止差距过分扩大，改革分配制度原则与措施，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先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

中低收入与高收入扩大。建立最高、最低资制，税收调节，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

曼殊诗：春雨楼头尺八萧，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我国人口问题：

① 绝对数量增加，男性多于女性 5000 万。21 世纪中叶零增长。

② 平均教育程度停留在小学水平，25 岁以上受过高等教育者 1/50（发达国家为 1/4）。脑力劳动者只占从业人口 1/10。中高层人力资本供不应求。

③ 老龄化严重。六十岁以上已超过 1/10。

基尼系数——1%人口所占社会财富比重，其数值越高，则贫富差距愈大。

系数为 0.5，即 1%人口占 50%社会财富。

系数在 0.3 以下为最佳状态。0.3 至 0.4 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 0.4 就算警戒状态，属于非常不平等，0.6 则社会动乱随时可发生危险状态。

世界银行测算，1967 年，城镇居民个人收入为 0.15，属世界最低，乃平均主义所致。

1980：0.33

1996：0.425

1998：0.456——超过警戒线

以上内容写在日记本的前五页——李南央注

2001 年 1 月 1 日（星期一）晴

昨夜十点半上床，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继续清理抽屉，发现旧资料夹中有几张“苗儿出生日记”，记了十多天，不胜感慨。特同玉珍谈及，她也有同情之感。

小妹、悌忠来电话贺岁，他们是 31 下午四点，刚滑雪回来。小妹二月十五后回国，特告知卡玛来访事。

上午何格高来，他是思村人，农民家庭，隔壁叔叔一家都是红军。他由于功课好，一直升到中央大学。50 年参加工作。城陵矶防洪水位 34.4M 已不行，但长办置之不理，湖南也不敢同长办对争。三峡问题他是坚持一贯的反对派，这次《科技导报》与《科学时报》刊登的陆总等 50 多人文章影响甚大，国外也有反映［应］。我请他就钱正英等欺上瞒下再写一材料。他谈到文革时水利系统一百多人下放，家属户口都迁出北京，原因即在钱之风派也。吴江、李辉、常流、钟伯熙等多人电话贺岁。

下午许医农、宋晓梦来。许在美国呆了三个多月，跑了 19 个州，又转西欧旅游，感慨良深。同戈扬、刘宾雁、严家祺、胡平、苏晓康夫妇等都有合影。苏晓康夫妇车祸后，自己调理七年，大体恢复，独办“民主之春”，很是不易。严家祺靠夫人当护士维持生活，住处很窄。六四一页历史，算是都翻过来了。让她们两人看完《世交感言》和《耀邦谈话》两长文。晓梦给我十本《其人》。

夜观电视，十一点上床。大姐打来两次电话，孩子们领他［她］逛五一大道，酒店晚餐，又观夜景，高兴之至。

2001 年 1 月 2 日（星期二）晴

四点半醒来，即睡不着了。五点起床。中午仍未能睡着。上午浏览报刊。今年新赠《深圳特区报》，《文汇》、《光明》、《新民晚报》等都是赠续的。自己只订了《中国青年报》与《参考消息》，《人民日报》不订了。

昨天就感到喉咙发痒，有痰，今天似加重，又找不出感冒原因。不敢游泳了，下午去医院，喉头发红，没有体温。查血（白血球正常），又拍胸片，也正常。这就放心了。开了一些药。这似乎是一个警告：老了，防病第一。

《参考消息》元旦“珍藏版”甚好。“新年献辞”中金大中说：和解与合作正在成为整个“地球村”不可逆转的历史大潮流。穆巴拉克说：各国应本着积极、理智和自信的态度，迎接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回首 20 世纪第一天”：“血染的中国”，皇帝求联军（主要是德国人）不要大开杀戒，乱杀人。英国官员在天坛演滑稽戏，拍卖假扮的慈禧：5 分开价，5 美元成交，买这“半老徐娘作贴身女侍”。“狂欢的世界”写纽约市长的预言：纽约将成为全世界的城市，全球无可匹敌。“最热切的愿望是：个人权利仍将被视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关于新世纪的 6 个猜想”：1）太空、航天旅行变得很平常。2.网络。自由守护者？还是终结者？使特权、权威成了问题，还是新出一个“摩洛神”，由“佼佼者”组成一混合体（穷富，有知与无知间更分化）（现在世界最大 100 企业，51 个已不属国家）。3.生物、保护物种多样化。4.地球，消灭垃圾。5.世界城市化，2025 城市人口 2/3，网上生活、办公。6.医学，从治疗到预防，掌握基因。

2001 年 1 月 3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参考消息》元旦的“珍藏版”确有内容。《深圳特区报》还看不出大特色。

下午张思之、戴煌、雷霞来，谈到五点多。张是中国“十大律师”之首，为威盛案出主意，由几位

律师依法写出意见，请尉健行中纪委办。从而谈到河南那个大冤案，尉竟说出“是那帮文化人搞的。”萧扬其人并不地道，坦［袒］护河南地方法院。张很是感叹，天下乌鸦一般黑。

2001 年 1 月 4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桌、台太乱，一封信好不容易找到。上午让薛京来家，将胡克实所拟关于郭佩珊彻底平反（补发工资等）信转傅思和，昆明报废国民党空军飞机 250 架事，云南党史研究室有一材料证明。送张岱年老的《庐山实录》书也寄出。

真是感冒了，有痰。玉珍怪胜利传染的。

下午元元来，谈同延滨关系，还是有感情的，延滨就不承认。我们意见，还是和解为上。

下午五点半到萃华楼，参加磊怀的宴会，这是谢文清的老熟人，香港富商后裔，留学英国，攻电影，拍中国大型《龙的心》纪录片集。现组织“新龙国际文教基金会有限公司”，筹办国际会议，制影视片，支援教育，开拓文化交流等活动。发了一个文件，“顾问委员会”中以我为首，有李慎之、王殊、资中筠、谢文清、吉炳轩，除吉未到外，今天都来了。本人为会长，副会长何松年也来了（何名片上还有“中国耳穴光针疗法（香港）学会”主席头衔。知道我患了感冒，特为我作了右耳针贴疗法。大家漫谈当前形势，民间挖苦的顺口溜甚多（针对江、李二人），贪污腐败太“史无前例”了。

2001 年 1 月 5 日（星期五）晴

四点醒来，似又睡着一阵。五点半起床。翻《书屋》去年 12 期，“是谁导致了苏联解体？”其中“高福利拖垮了社会主义”一节，过去没注意过。苏共之失去人心，及民间声音与社团组建过程，过去知道不多。总之，是专制集权体制导致的结果。另外一篇林贤治的“读《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极有意义。中世纪欧洲教廷与君王封锁言论与出版物，决不亚于古代中国。文中还谈到斯大林的“统统封死”不同声音。文首引用马克思语：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毫无用处的。

上午薛京、小赵来，为小赵调入机关事给孙晓群写了封信，让薛京去谈。《组史资料》稿费分配单子只是将自己的一万元分出四千，一千给廷栋，三千给小曾，使之平衡一些。小曾等四个在职干部的出路与提级问题，也批给虞云耀办。这样，《资料》15 年工作，就划句号了。

灼姐小女王小毛带女儿露露来，午餐，丈夫回瑞典，她们从北京转回瑞典。露露 1 米 7，读高二，通中、英、瑞三国语言。谈瑞典的高福利。赠《其人》一本。

上午陆茂竹、邡凤山、王军来，谈水电史。当前水电无统一领导，仍请他们待拟一稿，致朱镕基（王军写过一稿）。都感到，越乱来的人反而越吃得开，如钱正英竟当工程院院士，同潘家铮狼狈为奸。陆谈何璟（陆幼［佑］楣夫人）反对南水北调中线方案，同钮茂生不和而去职。

2001 年 1 月 6 日（星期六）小—中雪

五点半起床。整天无力，喉嘶，咳痰不已，通身无力，整天休息。玉珍操办，坐客厅观电视，并吸氧近一小时。

上午那位海淀区赵立贤又破门而入（我不认识了）。原来又要搞什么《百名中顾委委员书画集》。于是谈到那种《百名部长书画集》无甚意义，他也只得承认，“但有历史价值”也。

满起、小玲来，午餐他们吃涮羊肉，看他们吃得欢也高兴。

2001 年 1 月 7 日（星期日）阴

睡得尚好，小解三次。昨天喝水甚多。五点半起床，咳痰较好。

仍然无力，坐客厅休息，看报一个多小时，即头沉。又吸氧一小时。

杨纯送来好些饼干，还有红烧牛肉。外孙从美国回来。饼干还是外国的好。她不外出，只看看书报，每天吸氧。电视只看新闻，九点多即就寝，门上贴着有病告示。

一早起来，即复李荣光信。将平江李泰陵公纪念册序言改好寄出，并用电话告知修改处。真是不胜其烦。

岳阳办事处来人送腊鱼、鸡等过年礼。

2001 年 1 月 8 日（星期一）阴、晨小雪

小解两次，又陆续睡着。五点半起床。仍整天痰咳不止，食而无味，吃得很少。中午睡着一小时。吸氧一小时。没有体温。玉珍给服多种消炎类药，止咳药。又让小赵到医院取药。上次那位年青医生只开了两天药。

将昨天收到腊味，送一半与杨纯。

黄乃电话，他的答辩长文一万多字写好了，送与陈志[至]立。教育部对盲文毫不经心，多年应付。黄乃则为他的方案奋斗了十多年，恐怕最后徒劳而已。

看不完的报纸。今天总看了三个多小时。

祁阳一位中年诗人伍锡学寄来热情的崇拜信，写过 1200 首诗，海内外发表过，有诗集，并赠我七律（最近才找到《龙集》旧版）。过去这类信从不上日记，以后还是一记为好。

陆茂竹下午来，交《王伊复文集》，上有我的序文，即交薛京。陆谈水电学会由邴凤山接手后，几乎停摆，前任意见甚大。

雷霞带来为威盛案，张思之、武晓二律师上中纪委书并附我写的信二件，很是简要，当考虑如何定稿寄出。向玉珍发了牢骚：一党专政，以党治国的局面更改不了，民主法治无从谈起。五十年能否变过来？

2001 年 1 月 9 日（星期二）晴

近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似觉好了一点。

近九点到医院。先看内科，查血正常，又让我看中医（因舌头颜色很不正常），开了七天药。然后做右腿按摩。下半夜总是疼得影响睡眠。手劲很重，疼痛之至。

玉珍腿脚已大好，可不拄拐杖了。对我招扶备至。佩珍总是送药到嘴边。

廷栋电话：马石江在上海昨天晨八点去世，已电话代我送了花圈。《组史资料》领导小组走了一半了！

意外接到周砚的电话，总讲了 20 分钟。1949 年接管沈阳时任英文翻译（同林莉[利]任俄文翻译，一起由我工作联系，朱其文的失态即由她告知[1]，为李汇川夫人，也已 78 岁了）。读了我的一些书及《其

[1] 朱其文为中共接管沈阳时的领导小组成员之一，李锐在《李锐口述往事》（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出版）一书中记述有：“我记得一个比较重大的事件：接管沈阳时美国的总领事没有走，我们估计美国在观望。朱其文接见美领事的时候，翻译回来对我讲，说朱市长有失掉立场、失掉原则的话，对对方过分迁就。朱其文抗战时期是李运昌系统下面冀东的干部。我就跟陈云汇报了翻译讲的情况，研究以后，陈云就决定将朱的市长职务撤了。”——李南央注

人》，很想同我谈最根本的问题。

2001 年 1 月 10 日（星期三）晴

四点醒来，不能入睡，拖到五点起床。翻看黎维新刚寄来的《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成立的纪念集》，最初是公私合营，为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前身。我都忘记了曾为此书题词："创业半个世纪，三湘到处书香；好书源源不断，两个文明闪光。"看完朱九思和傅白芦两文，引起回忆。也才知道唐麟的短处，为人记帐［账］至今。朱又涉及周惠的霸道作风。书中谈到康德与严怪愚二人，被打成右派的惨剧，两人对湖南战争年代文化传播等都是有贡献的。1949 到 1952 的湖南三年工作的回忆，似可请黎等帮我收集点资料。

上午八点半到医院，按摩右腿与两肩。医生说有肩肘［周］炎。遇见阎明复打招呼，几乎认不出了。感冒仍未过去，整天不适，呼吸不畅。午睡不过闭目养神而已。停止部分西药，服中药。翻不完的报纸。《中华读书报》大半是广告。《参考消息》可读的东西比过去增多。

雷霞来，将张思之件改了一遍，加了几句，订正几个字。改文时频接电话，冒了火，对玉珍和雷发作了几句（玉珍后来告知，雷哭了）。

2001 年 1 月 11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仍咳，久含"金嗓子喉宝"片才咳得出痰来。

上午薛京来。给尉健行写第十一封信，转张思之二律师对"威胜案"的看法与建议件，邹建华妻信并《经济日报》对"威胜"案的内参。很不客气提到"从不见回音"，而湖南党政则打着"中纪委旗号"违法抓人。"我是局外人"。中纪委应找熊清泉等四位老同志查问清楚也。

复黎维新信，希望他能帮我找些南下湖南三年有关资料。复小胖信，赞扬他们在瑞典已安家立业。

雷霞来，谈熊等并未后退。

二妹来北京开会。带来琬姐的信和一张照片。将一盒外国的巧克力糖让二妹带去：要自己吃。二妹说做不到。

玉珍安排吸氧一小时，舒服多了，下午帮我洗澡，十多天没去游泳了。

雷霞给我两本《秦城冷月》（江青被捕之后秘闻），她不知师东兵其人。师大概接触了两案材料。

2001 年 1 月 12 日（星期五）晴

六点前起床。仍咳，有痰。浏览报刊。每天一堆报纸，花一两个小时，要想个办法。

上午八点半到医院。右腿、两肩按摩约半小时。按时剧疼，但有效。

十点后，新来的赵副部长与老干局人等来看望。过节费 2 千元。玉珍谈小赵转正事。我提到湖南违法事。赵说，前件已转中纪委。我的对外印象：总在写文章，管闲事。

下午秦川来。上午记协春节联欢会（多年不找我们参加了，几个月前记协人来，谈及是吴冷西不让我们这些人去也），吴冷西没参加，是邵华泽主持。我让秦告知，因病不能去。胡积［绩］伟去了。

仍吸氧。

两位楚怡工业专校的老人来，吴先根、殷义之（北京，搞建筑的总工）。吴想办一所"楚怡信息工程学院"，没有任何基础，要从人家现成院校中挖出。于是坦白告言，这是办不成的。他们以为我认识周光召（周凤九的儿子，周也同楚怡有老关系）和教育部的人也。

2001 年 1 月 13 日（星期六）晴

今天出大乱子。下午在书房仍将装醋的电锅热上吸醋气,埋头看书,锅烧干了,满屋烟气都不觉得。幸亏插头拔了。——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五点起床。浏览报纸。冰封寄来《并非家务事》长文，为南央两文的“读后感”，周实要编书，嘱他写的。看了一遍，用很长篇幅写了对我的认识。可略作删节。

胜利来，久不手谈了。对弈一下午，各有胜负，自己好攻忘守的毛病总改不了

《同舟共进》12 期《莫将糟粕当精华》（秦以来专制制度反思）甚好。秦制乃“急功近利的古代军国主义”，重“耕”其他皆寄生者；会打仗，即后，杀人越多越好。乃“罚治”而非“法治”。皇帝专制制度乃中国土特产，王朝更替，干戈扰攘，社会无从进步。皇帝阴魂不散或借尸还魂，滋生小人与野心家也。

2001 年 1 月 14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上午刘清来，谈郭佩珊事。送我《刘清回忆》。我们的关系还像当年在珞珈山“日字斋”，随便得很也。将去年 12 期《同舟共进》供他一阅。篇篇可读。

下午四点半到文采阁，参加为朱厚泽、吴明瑜七十寿宴（还有李宝恒等六十）。到五桌人，很是热闹。张思之、韩钢等都来了。讲话唱歌者甚多。关于民主政治，杜润生讲话后，大家颇乐观，有说十来年可实现。我忍不住讲了几句：恐怕得五十年，专制传统太深，好几亿农<民>如何就业等，还忍不住谈到“怀赵朴初”文的遭遇。马立诚等都不赞成。

2001 年 1 月 15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几次醒来仍又睡着。

八点半到医院按摩，腿部可保持两天，肩部甚好转。

奚青来，谈他写的《孙大光传》，被夫人张刚改动甚多，过份胆小，赵紫阳关系不敢提，等等。我为大光文集的序言，倒是没有改动。将打印件给我三份。谈大光为人清正、刚直，欣赏我写的序言。两书争取近日出版，望序言能早见报刊。

收到《中国新闻》周刊（总 27 号）去年 12 月 23 版。我的对毛泽东看法（答记者之问，将问句去掉）以文章形式发表，此期乃“毛泽东世纪”专辑，有好几位学者谈毛的文章，编者颇有苦心也。特将我的原稿送李普一阅，他转回一本《咏竹斋诗词选》，作者李飞是他的晚辈亲戚，其中有读《庐山实录》的诗两首，作者请“坛五爷转呈”。

今天咳痰较轻，似是感冒尾声了。仍吸氧一小时。

2001 年 1 月 16 日（星期二）晴

四点醒来，后又睡着，六点前起床。浏览报纸。翻读《同舟共进》99 年第 8 期“政协历史重任”一文，其中意见正合吾意。

收到赵振声寄来的我写施嘉炀八十、九十写的两首诗复印件，第二首全忘记了。为施老论文选题书名也忘记了。赵说施老夫人致信，今年已是百岁，当然要我践约再写一首了，因九十岁祝诗云：

十春喜见谱新篇，留得壮心山水间。

万水千山齐祝愿，施公百岁二千年。

百岁祝寿诗非做不可了。

今天咳痰又有点反复。

2001 年 1 月 17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到人大会堂参加团拜，同谢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邹瑜、侯祥麟坐一桌。莊炎林过来，极其称赞我送给他的两本书，又送新的“养生赠言”，印得十份精致。并照相。三人闲谈旧事，魏久明过来为我们拍照。见到王国权，多年不见了，已八十八，身体很好。李东冶等都热情招呼。十点半回家，从西北门出来时见到张劲夫，也是多年不见了，大呼“才子”。

庭［廷］栋与小曾、韩虎林来，《组史资料》的 3.2 万元稿费交到玉珍手上（他们走后，玉珍才告知，因我曾表示过定要少拿）。谈到稿费分摊情况，都没有意见了。张新法也送回家了。

邹瑜很注意《组史资料》的出版，认为这是贡献。也关心我发表文章。我回答丁关根越来越盯得紧，关得紧了。

2001 年 1 月 18 日（星期四）阴、晨小雪

三点半醒来，四点后始又睡着，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参考消息》载，苏联曾爆炸热核弹，200 个太阳。

上午张传［全］景来，闲谈近一小时。他曾谈领导干部过五关：名声、权利、金钱、女色、亲属。胡长清案曾较早注意，想调北京，稳住其情绪。撤其副省长职后，地方又让其任赴深圳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团团长，从边境找到，回京上机时，搜查身物才找到假护照等。关于鼓励私有企业发展问题，他在浙江讲话还是得体的。我们终于交换了对常委班子的看法，他很称赞朱镕基讲真话，有担当；胡锦涛朴实、正派，且有头脑心计，能应付场合。我谈到当年澜波推荐李鹏过程，对其人看法与我相同。尽在不言中也。

平江县长等五人来，送腊肉，并年度汇报信。200<0>年农业总产值 16.5 亿元，增 40%；工业 44.5 亿，增 12.5%；商贸销售 4.8 亿，增 10%；财政收入 1.585 亿，增 9%，固定投资 5.2 亿，增 8.9%，大好年景也。又交我《一代英豪》十集电视纪实片稿本，写平江世纪英烈事迹（凌辉曾来过电话，为撰稿人）。

2001 年 1 月 19 日（星期五）阴转晴

三点多醒来，又续睡着。五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雷霞来，熊清泉有电话，尚未退却。她到成都同爱人、儿子一起过年。上午孙轶青、梁东来，送大花兰［篮］拜年。谈美国出六四书之事，外交部竟出面否认，作者（一化名老干部）说，你们没有看到书，怎么就能否认。此事迟早非平反不可，当年尼克松说：“意想不到的处置方法。”

下午大海（替小赵）送春节团拜等请帖来。于是决心到文津街洗个澡，花了半个小时，用了肥皂。

收到丁弘寄来，写我的访问记“高山仰止”。他何必再来写我这个人，他应当写人们怎样对我的书有兴趣，写我的书的影响，最后附带谈到“其人”，引起访问的欲望及访问情况。

2001 年 1 月 20 日（星期六）多云

四点醒来，睡不着了，索兴起床。开始读《中国的极限》这本大著作，记不起是谁留下的，作者崔新生是何许人了。

下午看 NeC 围棋冠军比赛，新秀冠军赛没有播完。边看边考虑如何走棋，颇有收获。

送了腊肉等给黄乃。黄乃夫妇来，回赠一箱红枣。给我长文《中国盲文往何处去？》，是他多年同教育部当权派的盲文方案的争论，花了很长时间草就。佩服此种毅力。将最近在《中国新闻周刊》发表谈毛的短文唸给他们听了。

王建勋来电话，《中流》第一期又有骂我的长文。

晚上黄新亚来，送礼物。

2001 年 1 月 21 日（星期日）雾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翻《泰山通讯》2000 年增刊，即全年选集，“不受制约的权力是危险的权力”，到位而全面，能说服人（原刊《炎黄春秋》二期）。难怪遭丁关根警告。权力集中于一个人的“党”（现在叫“核心”），自由、民主于是成为摆设。《美国的宪法和政局的稳定》（原刊《万象》1999.9 月）也点明了要害。胜利来，午饭前后手谈，毛病如旧，让人打劫不已！中午未休息，玉珍来将棋盘收拾，让胜利回家打扫。下午陶森等四人来（有那个美国从医的投资者），送花篮、药酒与两面绣屏。湘潭酒厂已好转。小彭来，长盛的公司权利保存了。

2001 年 1 月 22 日（星期一）雾、小雪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书房杂件堆积如山，非整理不可了。

收到《庐山实录》第三版第四次印刷 5 本，看来每年得印一次（这是 2001 年 1 月），此书确能永垂于世了。

电话拜年者甚多，只给周惠一个电话，今年不去他家了。夫人说是还可以。

下午刘宇一、郭锡权来，昨天就电话约好，要请我们去吃饭。刘谈他 91 年离开深圳去香港的经过，习仲勋曾予支持，先到洪都拉斯，画了十三个总统像（每个有 2000 美元），持护照到香港定居，很是困难。关键在《良宵》（小幅）拍卖得 840 万元（曾宪梓表示爱国）得以买楼房。为纪念堂画大幅“良宵”展出，并印刷画出卖，未得分文（纪念堂无经费）。后又卖出几张画。但金融风暴吃大亏，损失 300 万股金，楼房还欠银行债务等等。到台湾、日本，都为人作画。谈参观故宫博物院情况，在外面得到的名声。去民族宫吃饭前，硬为留下一信袋（内装万元），确是“知恩为报”。谈到我与郭对他的帮助（郭又是因我的介绍而照顾他，当了广西美院副院长）。吃饭时谈徐悲鸿与刘海粟的相仇（廖静文在政协揭发），范曾与黄永玉相仇等等，以及华君武、蔡若虹，江丰等同美术界诸多人的恩怨关系。

小布什就职演说：以文明、勇气、热情和正直领导美国。

2001 年 1 月 23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随手翻新寄来的《实录》，这样多的资料，处理较严谨，现在是无力写出的了。

约九点半前到人大会堂西北门，入门遇见贾亦斌，于是一同边谈边找桌位（宴会厅坐满了人，我们去得晚了）。终于能坐到一起，我问的主题是蒋经国。他说蒋 1987 年托人跟他问讯，我们是有诚意统一的。向邓汇报后，邓说，统一后，蒋来当全国副主席与主席都可以。他对蒋的评价是爱国，在台湾亲民，

但败着在提拔了李登辉。蒋晚年开放探亲往来，在台湾深得民心，因此遭美国中情局不满。他怀疑蒋于 88 年去世，是一个谜。贾已 88 岁，身体甚好，养生之道，多活动、走步，“好吃的少吃，不好吃的多吃”。很愿读我的书。互相留下电话、地址，并告知写了《耀邦谈话》及有关历史关节问题。还有政协常委、台盟的吴克秦，向我递名片（认得我），自我介绍，还有刘型夫人找我照相。相互打招呼的很多，林肖侠能认人，不能言语了。同贾一起散会出来。

胜利一家来过除夕，晚上吃涮羊肉。手谈多局，有一句［局］甚顺当，大杀一块。玉珍约朱嫂来过年，晚宿此。

夜观电视到十二点。

电话拜年的很多。同琬姐通了电话，她的三叉神经仍疼。

2001 年 1 月 24 日（星期三）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早餐后，到对门冯老太、毛家、蒋、刘家，楼上金老家拜年。毛家老大、老二来，送自制水仙，谈在天安门见到四个法轮功自焚者，烧死一人，警察束手无策。

柏原、冰封、尹曙生、申生、王季［纪］宽、舒庆和（武大土木系同班）都长途电话拜年。汪澍白、翁长溥。

小妹电话，他们到忙忙的新公寓去了，难怪家中电话无人接（她让楼上小满告知已换电话打法）。她二月十五回国，嘱带好书刊。

2001 年 1 月 25 日（星期四）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清理资料，碰到华贻芳送的《走向新天地》，一口气翻看完，完全放开谈的（不可能公开发表），推陈出新，在解决一党专政与真正实行民主与法治也。同我看法完全一致。

上午胜利、满起、杨小玲三家来，午餐一大桌。下午春祥夫妇、苗苗三口来，晚餐两桌，共 19 人，近 20 个菜，非常热闹，玉珍很是高兴。我也给大家频频干杯。

春祥主持岩滩升船机（300T）的设计制造成功，参加三峡升船机工作。给我看了岩滩的图片，多次去三峡，去年曾出大事故，塔带机（高七八十米）垮，死十多人，伤几十人。美国进口，1200 万美元（一小时好几十吨）。三峡还得搞升船机，过去李鹏否掉过。

2001 年 1 月 26 日（星期五）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同玉珍看望杨纯，厅中摆满孩子们送的各种鲜花。她去过西藏、南韩、朝鲜也都去过，似乎“看破红尘”了。劝我不要再当书的奴隶，将书送给图书馆，自己不必再整理，让人家记录算了。她家中真看不到有什么书。对江某也是失望之至。

下午西北夫妇来，小赵在写西北与水电的一生事迹，将有关刘澜波与我的交往唸给我听了，对玉珍也是赞不绝口。谈到朱琳接受了成克杰情妇李平送的两个钻戒（李平交代了），是陈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的儿子（与江同事）向江谈的。江说，“退还就是了”。西北说李鹏当年即好表现，出风头，为公司题名，将“咨询”写成“资询”。谈汉雄狂妄，当建设部长后，向四十个国家元首致函（撒切尔夫人还回过信）。李鹏儿子已定居新加坡。

刘清与郭佩珊女儿来，谈胡克实两面，他与李昌到中科院后，带来六七十人，其中有的素质很差，文化也低，廖冰即有意见等。我于是劝说，要她母亲以后不要再找人诉苦了（胡克实电话，说找许云与陈赓夫人）。

熊蕾来，谈一件安徽一千多农民查血事（美国人经手），没谈完，因客人多先离去。

陈英茨儿子送来两瓶酒，父亲已瘫痪在床（“非瘫即死”）癌症已拖九年了，要我不要理会《中流》的攻击。

鲍威尔接见李肇星时称：中国必须遵守法治，接受自由企业制度和民主（强大力量）的洗礼，{会}提出人权问题。——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1 年 1 月 27 日（星期六）晴

四点醒来，睡不着，竟敦伦，又小睡着。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随笔》第一期刊我的序言两则（《冯兰瑞传》与汪澍白《观海楼集》）。夏衍的“三多”等文章都好。关于“民主”的补白多则甚好。特送与杨纯一阅。新来的《实录》送黄乃一本（他们原本被人取走），又将昨天郭佩珊女儿送的蛋糕加上西洋参，送与陈英茨，聊表关切之意（写一短条，“无愧一生也”）。胜利带丽丽来，中午没休息，飞快棋下三四盘。

任小彬夫妇来，谈在河南被冤枉关了三个月，三门峡的书记想从他的公司讹四百万元。各方头头出面，终于查清释放。鼓励他打官司，讨回公道，并经济赔偿。

上午武大校友魏俊奇来，原电子部，自营一环境测控技术中心，说是生物技术方面有超过西方的发明，又从中医，左右肋窝体温测试如超过 2.5，则吃药有别。本人确只穿单衣单裤，毛背心也不穿。——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1 年 1 月 28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书屋》第二期有好文章：《纸上博物馆》（评李辉《风雨中的雕像》，谓作者写事实不够，而自我表现太多），文中有句：“我们民族自先秦轴心时代以降长期奉行奴性教育，民族的思维机体里缺乏锻造自由精神所必需的条件，身心两方面均不具备抵受思想高温的内在素质。”

胜利来，上下午（中午未休息）手谈，半小时一局，只一局大胜。毛病依旧，只攻不守。晚上下到十点，大过瘾也。

元元、延滨夫妇来，谈厦门案，纪某原该枪毙。

晚上荆中来，送简历，嘱打印好。

2001 年 1 月 29 日（星期一）晴

几次醒来又睡着。当时［是］昨夜服眠药之故。七点起床，罕有之事。

几乎整天看资料与杂书，也翻自己旧作。

眼前急办之事不能再拖了，如签名上书（80 年建党纪念），“世纪留言”加尾巴等。

下午三点半同刘清到协和医院老五楼看望汤钦训。前几天电话得知，汤已住院二个月，小何一直陪着。见面都非常高兴，似有几年不见了。汤已白发稀疏，眉毛也白了。我摸着他的秃顶，真不胜感慨。汤很是关心并称赞胡耀邦，不免又谈起延安抢救时情况（他被吊打、手拷［铐］），魏泽同之坦白胡说，莊湘之死（自杀）等。我终谈及，党非彻底改革不行，不能再搞专政独裁。小何又陪我到邻房，看望韦

君宜与楼适夷，韦在昏睡中，插着鼻管吸氧，留有一条，并将名字大写；楼张着眼，完全无知觉，全部机械维持生命，如当年黄克诚状态，已 97 岁！留下一个名字，让家人知道。楼由医院特护。

老汤谈到，航空部原来老人们，认为范元甄是“总理干女儿”，女儿不应当写这类文章。[2]

2001 年 1 月 30 日（星期二）

四点醒来，即睡不着了。五点起床。翻读多年积下的有关民主问题的各种文章。

毛坪生夫妇（毛鹤年的二儿，大儿渝生、媳徐秀贞、秀云）送来网上收到的有关六四镇压的中央文件。浏览一下，是可靠的。坪生谈到家里认识一致，母亲还说过：当年孙中山不是跑到国外去了。

佩珍下午回米脂，满起、小多送到汽车站。胜利下午来，手谈到晚上八点。稍有进步，不全盲目进攻了，但漏洞不少。

唐小毛下午来，她的母子公司（另请了二人）去年赚了二十万，已在上海买了高级住房，拟将中心转到上海。

中午没有休息，晚饭后马上又手谈，精力与脑子都还管用，自觉得意之至。

2001 年 1 月 31 日（星期三）晴

一觉睡到五点，即起床。浏览报刊。

整日翻看有关民主的旧资料，正反两方都有，积累资料的习惯，派上用场了。

下午李郁来，谈了一个半小时。他是学政治的，委托他起草“上书”件。谈了内容，腐败由于权力不受控制而泛滥，关键在这个专政的党无法被监控，人治为主，仍一把手说了算也。自由平等民主博爱都是人类进步的依托也是马克思的理想。不实行真正的民主改革，经济终究难以全面改革，国家也无法稳定，也不可能法治。也谈到人权问题。西方几百年前解决了的问题，是一切进步的出发点，也是马克思人的自由，真正归宿。李郁谈到新左派与老左派合流，北大有个梁效之人，直接整他，六四后上台的。谈邓英陶[3]同新左派关系。曾庆红是宋平的座上客。

荆中送来打印的简历，谈他脱离军工，就是想从政，将“化剑为犁时期”几字抹掉，批评了他的不要太自大，切记切记。

2001 年 2 月 1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为荆中想当政协委员事给刘延东信。

续看有关民主资料，并加整理。

上午薛京来，小赵从四川回，带新娘来，高 1.69 米。

同薛京谈自己回忆录计划，按时间分段落，成熟者先口述。让他先熟练电脑使用。他为“对象”去深圳，谈了三个小时，对方却抱歉，有了一个年轻的追求者，“倚赖型”（已离婚）。白白花了机票钱（属女强人，要找“弱丈夫”）。

---

[2] 李锐前妻范元甄长期在航空部工作，与李锐武汉大学同学并延安时期战友汤钦训同事。“总理”这里是指周恩来，航空部很多人认为范元甄是周恩来的干女儿，李南央的文集《我的父亲李锐》（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中所收《她终于解脱》一文中全文录入了 1941 年 2 月 1 日周恩来写给范元甄的一封信；“这类文章”：指李南央所写《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一文，此文负面地评价母亲，航空部的老人们认为有违中国的伦理传统。——李南央注

[3] 邓英陶：邓力群的儿子。——李南央注

下午二点恢复游泳，800 米，尚不觉累。三点半到活动站，参加原筹划此活动站的“领导小组”的解散会议，全部事务移交两楼的服务处。谢铁骊、邹瑜等都到了。随后到徐滨家，玉珍已先去。到对面高天家看房子（共有八层多了两间过路屋）。了解到住户情况，不可能有移动者。

秦川来，谈到湖南威胜官司事，贾春旺让他不要参与，属于专案处理之类。我说，湖南四位老班子领导求我，不能不信任也。

2001 年 2 月 2 日（星期五）

睡得不踏实，一点服眠药，断断续续睡着，梦多。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收到《随笔》刊“序言两则”，送一本与杨纯一阅。

雷霞来，谈曾庆红到湖南，电视反映，隆重接待，熊、刘等恐不可能向他反映威胜事，接待老同志时，杨正午等必在坐也。夏赞忠的秘书说，夏谈到中纪委的人为什么不找四个老同志，是由于中纪委的人也陷进一方去了。特同薛京电话，要他给尉健行秘书电话，质问中纪委派下去的人为什么不找老同志，只听一面之辞，置我的建议于不顾。

下午游 600 米，让小赵将《其人》、《直言》送到协和汤钦训处。

收到福建林祥榕信（退休前在省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读过我许多书，关心三峡，收集港刊有关三峡 15 篇文章，向我索三峡书及资料。真是有心人。

陆总电话，武汉医学院那位老人也要《论三峡工程》书和黄河资料。

2001 年 2 月 3 日（星期六）小雪

五点起床。改冰封写的《并非家务事》（读小妹两篇文章感言），一直到上午十点。小有删节，调动一大段，补改一些事实，文字也有修饰。关于“左”的感想与民主本质都好。

满起两口呆了一天，陪玉珍到商场买衣服。

午睡一小时。下午游 600 米。

任小彬夫妇来，留午餐。谈马恩列斯毛，二、三国际，谈党的问题（不能成为邪教），根本观点一致。必须将理论、党史、人类历史发展、当代（信息时代、经济等全球化）根本问题弄清楚。否则老纠缠不清。给他《耀邦谈话》，说网上没见到。

玉珍同我闲谈到过去小 Mei 爱撒谎事，引起不和，还有房子事等。讲完让我知道，心情舒畅些。——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1 年 2 月 4 日（星期日）中雪

四点半醒来，即起床。浏览报刊。胡昭衡女儿送来父亲的两本书：纪念文集和《乡居杂记》，是子女们在香港印的。胡 1935 年入北大，原名李欣。最初成立北京杂文学会时，同他有交往。后来这个学会为刘甲、徐维城等操纵，就少来往了。

上午刘燕生（由隔壁老刘陪同）突然来到，谈他［她］与茅盾儿子婚后情况，并不惬意（讲到散步都难同步），而其前妻又闹着回来（有美国绿卡，住儿女处），本人也同儿女们帖［贴］心（正在装修房子）。刘感到儿女问题是“割不断的历史”，愿意同秦川和好。说 16 岁—21 岁为秦川生三个儿子，完全没有尽为父之道，性格合不来。说她的妹妹并未起挑拨作用。我答应试探，但不能定时间。上午还同玉珍到对面邮局发信，退冰封的文稿（同福建通了电话，冰封明天回长沙），走得很累，回来吸氧。下午

上海钱文忠送来元化的《集外旧文钞》。钱毕业北大，在复旦历史系教书。谈上海人事。黄菊远不如徐匡迪。对曾庆红印象并不好。《天安门文件》英文是黎安友译的，带出者乃尚昆的女儿李扬（在美国），经儿子之手，有的是尚昆本人的记录，并非文件。这令我大吃一惊。印证“我是代人受过”，不虚也。

2001 年 2 月 5 日（星期一）雪

醒来两次，五点起床。看《走出个人崇拜》，作者冯建辉昨日寄来。好不易找到去年第一期《炎黄春秋》，我那篇《要四讲》短文末尾，提到几篇好文章有他的《关于个人崇拜历史反思》，读了 1/4，1959 年庐山后，我 20 年看不到文件，他引用的许多资料我都不知道。

随手翻《乡居杂记》，P136《寄青年读者》，引用爱因斯坦的话，批“顶峯”很是得体：“我感到在我的工作中没有任何一个概念会很牢靠地站得住的，我也不能肯定我所走的道路一般是正确的。”认为“科学的现状是不可能有终极意义的。”“要我们看到自己还是处在襁褓时代，那是有点难受的。”“我也具有人们的一般弱点，那就是，由于醉心所崇拜的人物，而夸大了他们的地位。”可是却赞成六四的镇压，大批赵紫阳分裂党。于 1989.9.13 在《北京日报》发表文章。胡大概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认识了“左”，自己又维持正统的“左”。

晚十点刘燕生电话，说隔壁老刘三次电话催她，看来看着急。

2001 年 2 月 6 日（星期二）小雪

醒来两次。六点起床。续看《走出个人崇拜》，将近一半。关于资本主义民主自由人权问题，未能放开从历史发展说清楚。

浏览报刊。每天多则两小时，少则一个小时。

早饭后到秦川处，他知道我来为何事，因为秦仲芳夫妇昨天来谈过（刘燕生前天到秦家去过），不可能再复婚，怎么劝说无用，还拿出深圳那个 40 岁女人合照与我看，还有一堆信，其人无性的要求，也不必结婚，朋友来往即可满足。谈到刘燕生过去那种吵架受不了，还上法院，来人传讯，不能受法庭，一谈起往事，对儿女不好。说起在中宣部时，五人一床，半夜爬起到相好人处去了，说有三个之多。说沈霜（茅盾儿子）之妻身材描窕［苗条］。谈了一个半小时，难以说服。

下午李郁来，送来《建言》稿，二千多字，有十条措施，尚具体，可以作兰［蓝］本也。谈到《天安门事件》，他看到网上一个 20 万字本子，文字有台腔，翻译有问题。告之出自杨家子女。将《耀邦谈话》与之。

下午游 700 米。

收到曾彦修信，真是好意，让我出文集，他愿组织人操办，还开了名单，编委会、顾问与执行人，具体由许医农等办。

让老刘同刘燕生电话，没有结果，还是通过孩子做工作好。

2001 年 2 月 7 日（星期三）

四点醒来，睡不着了，索兴起床。浏览报刊。续看《走出个人崇拜》。

雷霞来，夜宿于此。长沙家中又有四公安去麻烦。熊清泉要他［她］保护好自己。

大胖来，去看了父亲，心脏、血压等都正常，仍不说话。认得人，骨瘦如柴，吃得也不少（两个青年工是否保证营养供给很值得怀疑）。朱朱还在。他明天去湖南，还想到长寿街看墓地。写的书已出版

了。胜利来，一起过元宵，晚上吃饺子和几种汤元［圆］。

同大胖手谈两局一负一胜（大胜几十子）。

下午游 800 米。

2001 年 2 月 8 日（星期四）晴

两次醒来，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今天将《走出个人崇拜》看完。随手写了点感想，此书对我有两大补益：西方的民主发展历史及有关名著论说。关于周恩来的史事与评论（西方学者多）。

电梯口碰见金老，谈老年人应注意事项。谈起周建南，六四骂学生，赞成镇压，老同志中此类情况较普遍："江山是自己打下来的。"他知道我写了耀邦谈话文，将底稿与他一阅。

元化来长电话。《孙大光文选》序言已交《文汇读书周报》下一期发表。《耀邦》长文不易读通处甚多，要我再加点工，否则出版后再写说明之类。有此意见者甚多，但不想再改动了。

刘燕生又给玉珍电话，那个女儿竟不愿母亲回来，说着哭了。

雷霞与玉珍又去找秦川帮助，没甚结果，可说冷遇，很是不满，觉其人"总在防人"，"话也说不清楚"，"辞不达意"。

下午游 500 米。玉珍同老刘到长安商场，又为我买来羊绒内衣裤，黑芝麻片与花生。

为罗西北进工程院事，给宋健电话。宋说这方面人选由潘家铮负责，嘱我将材料寄去。

2001 年 2 月 9 日（星期五）晴

醒来两次。昨夜服眠药上床，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由于元化的意见，将《耀邦谈话》长文又看了一遍，添加了几个技术词、字，使读者更清楚一些。都用红笔写的，让薛京交小曾，以便校正。

接见陆铿的谈话，当年传说被邓力群交与小平，是下台导火线。此事耀邦未谈及，想写进去，仍作罢。找了半天，陆铿赠书才找到。

下午赵仕杰来，交推荐罗西北的材料，即给宋健短信转去。

下午游 600 米，觉累。

收到袁学之的传记《难忘的回忆》，看了延安抢救运动一章，党校一部的逼供信，都有名有姓，写彭真、聂鸿钧、张平化、黄火青等，一味蛮干也。袁德胜却硬顶住了。

2001 年 2 月 10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开始翻看《共产中国五十年》。信手翻刘述先的"哲学观察"，有的问题言之成理。

胜利、小多两家呆了一天。中午吃涮羊肉，很是热闹。毛竹晚餐才来。同胜利手谈多局，互有胜负，老毛病只攻不守，未彻底改。

2001 年 2 月 11 日（星期日）晴

四点多醒来，五点起床。浏览报刊。续翻《共产中国五十年》，都是赤裸裸写的。第一次读丁子霖文章。

由于袁学之写了党校抢救，找到《曾志回忆录》，她写得比袁还多一些，“临时支部”（如监狱）七十人，只有四人没乱讲，袁、曾二人大概在内。

同李公天电话，《怀念耀邦》第三集，难以出版了。于是向他介绍周成启。张定来电话，跟周电话谈妥，可在深圳印刷。收到周成启信，内有给慎之的长信。写到“安全部”的骇人听闻行为，要我们小心为上。

同冯建辉（《走出个人崇拜》作者）通电话，肯定他这本书。“文献”压了两年，河南没上报出的。我将少许错字和小意见告知，他也谈到有些问题还难以敞开谈，只谈到六七成。最后谈到对周恩来的评价，过于复杂。1936 年洛川会议，还能同毛拍桌子争论，延安整风整他的经验主义，本人有一个长检讨，乔木生前要看都没批准。文革时干脆当婢女了。尤其写刘少奇结论比江青写的还坏（原件都毁了）。作者说，在《炎黄春秋》座谈会上与我同桌过。

2001 年 2 月 12 日（星期一）晴

六点多起床。浏览报刊。《五十年》基本看完。

八一电影厂一位同志又来电话，他研究延安抢救运动，要找我谈一次，这两座楼已找过多人。无法拒绝，基本定在星期三。

周成启信转慎之的，由小赵送去。又接周信，云《国事断想》书已寄出，希望听到我的意见。他的两朋友在写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分裂、趋同、融合》，及《毛与台湾》。后者国内恐难发行。

下午刘安东来，谈局长（国家邮政局）已届退休年令［龄］，也有意于他接班（他排副局长三位），望我设法玉成。他分管邮政储蓄，这是唯一能营利部分，其他邮务都赔钱（五六十万人，七、八万所点）。谈话脸形酷似其父。国务院分工由吴邦国管，不知组织部如何考虑。

李郁两次电话，“重大人事”信息，晚上电话，说小范围会上，江让曾接班。

2001 年 2 月 13 日（星期二）晴

两次醒来，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福建林祥榕来电话，本应复信的。谢谢他的好意，他收集有关港刊和境外三峡的十多篇文章，希望他寄来。我的港版《论三峡工程》书，手头已缺，以后设法寄赠。

奚青来，给我上海与河北的文艺大期刊，都在头条刊载了他写的《孙大光传》中一节要害：谈到邓家受群众指责情况。告他序言即在近期《文汇读书周报》刊出。谈到一些旧情：邓朴方到无锡，问使用了多少残疾人当干部，地方领导无言以对，立即告知省委。在沈阳的宴席上，干杯时问到为残联捐了多少钱，数目嫌少未干杯。北海的南南大厦乃邓楠经手，向地方要 6000 万元与地皮，转手又以 1.2 亿元卖给地方。

下午游 600 米。

2001 年 2 月 14 日（星期三）阴

醒来两次，五点起床。续翻看《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是史家笔法，引证甚多。

上午九点八一厂郝在今来，谈到十一点。他的父亲原在延安保安处工作，母亲被关在保安处。父母均故。准备写保安处史事，已收集许多资料，同当事人交谈（如找王遵笈谈过）。当年国民党汉中训练班确派几十人到延安和关中等地，打入过党内（唐纵没有能取到联系）。同柯兰谈过，卓琳等都是当年

柯兰一班受训的。汪锋、白栋材等都是保安处的。带来一份保安处被关名单，李逸民写的文章等。我谈到根源在反 AB 团是毛始作俑者。康生其人同苏联格伯乌的关系很值得怀疑，他也同意。

胜利来，中午没休息，手谈二局。

下午游 600 米。

2001 年 2 月 15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收到方行重的“拜年信”，25 页，谈他个人历史，自学自然科学与弄通电脑，谈农村承包制，国企承包则富了和尚穷了庙，谈毛的根本问题等。

上午李冀来，公司已上市，主要搞高速公路的一种修路设备：刮平地面的机械。同他谈到现在还没有形成企业家队伍，没有企业家经济搞不好。国企培养不出企业家。中国的持续发展受阻于人口、资源消耗（必须等于零）和环保问题（恶化）。一想到大局，忧虑无已。

下午游 600 米。

小妹晚饭时回来，带一大批最近刊物，“天安门文件”一大主题。拥护布什，减税 6%，美国人最实际。克林顿完全像个平民了。卡玛周末要采访我，谈文革，录电视。

林晓霖寄来的有关南京原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的申诉信件，今天才找到。薛京写了几句自我批评。我催问三次，两次说没收到此信，真不知道一天干些什么。

2001 年 2 月 16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八点半到北太平桥大街一办公大厦九层，中华诗词学会的办公地开会。到二三十人，一半生面孔，有北京诗会负责人及专家学者（中青年）。讨论学会的新世纪发展纲要（共 20 条）。我仍谈到诗韵书那怕是征求意见本，要快出，不能再“十年磨一剑”（说是广东有分歧）。“纲要”中政治语言太多，“诗词改革”，宜用“发展”等词。孙轶青插话，“改革”两字，毛用过，我直摆手（引起大家笑）。他又说江也说过，我又摆手（大家续笑）。我强调诗词全是个人情志的表现，高度自由精神才能有好诗。学会本身不要现［显］出是个领导身份，是个民间组织，联系各方的团体。会后刘征赞成我的讲话。多年不见那个李宝光，发言如昔（难中要害也）。午餐时闲谈，讲到毛是打 AB 团的始作俑者及延安抢救等问题。两点回家——下午的会没参加。

福建林祥榕电话，三峡资料寄我。

2001 年 2 月 17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续翻看有关文革资料书籍，《赵健民传》。满起一家来，午餐丰富，小妹晚到。卡玛带两个助手（一美人）来拍电视记录片，设备较复杂。午间我稍休息，他们在客厅布置。从两点一刻谈到六点，几乎是谈一生主要经历：父母、家庭、平江、长沙读书、一二九、北平找党、徐州、延安，抢救。六不怕，庐山，谈毛、谈文革。最后唸了《新闻周刊》发表的三个问题，如何看待毛。卡玛不解者二：为何还留恋这个党，一生能这样走过来。我说人的一生两种根本情况，即命运：一是身不由已，无法抗拒的历史环境遭；一是自己能掌握的。我对自己也对历史负责，从来不“左”也不乱讲。小妹一直旁听。卡玛很是满意。留她晚餐。赠我新的“六四”盘与《中国革命》三盘。

2001 年 2 月 18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雷霞来，帮修改威胜公司向人大的上诉书。接黄道奇电话，中纪委已派人去湖南，传说要找他们四人谈，他们已作好分工。上午张青义来（搞章凡文化公司的）。他在家乡江西新余仙女湖（大概是个水库）买了个小岛（一平方公里多），作旅游开发，盖风景房坊，众鸟棲居之地。写了幅对联和两牌扁［匾］，对联改了几字。

意外收到电报，李昇震去世。给福州家中去电话，女儿先接电话，说收到我两书后，一直在看。随后夫人韦其接着谈病情，骨头出问题。昇震比我大两岁，战争年代一直在国民党部队和地下党工作。福州大学副校长岗位离休。嘱家人寄我传记资料。

2001 年 2 月 19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睡得尚好。浏览报刊。

让小赵到张青义处取来一大堆书，乃章凡公司近年出版的各种文库与书籍，《企业万有文库》三套（一套 20 卷 3500 万字，4800 元）。《毛评四大名著》四套，《莎士比亚全集》四套，等等，价值在二、三万元，算是昨天的“润笔费”吧。电话中还说《李锐日记》可送几十本。堆在书房中，翻翻看看，算是享受了。

下午又随手翻阅自己的《日记》。

上午毛应民来，谈浙江经济形势较好，而李泽民时期则很是停滞。他已转业到省政协。他|他|同来开会的人，在书店中买到一堆我的书，一一签名。

同韩钢电话，问冯建辉其人。他记起八十年代是后勤学院研究党史的，毛的“16 字诀”是他查实乃朱老总的版权[4]。冯又赠我《从陈独秀到毛泽东》。

2001 年 2 月 20 日（星期二）阴

两点多醒来，断断续续，终又睡着。六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企业万有文库》是让众多经济学家参与编成，“建理想书架，修文化长城”。共分理论经济、公司组织、公司管理、投资融资、金融管理、财政税收、会计、审计、商战谋略、国际商贸、法律法规、企业与企业家、发展战略、文化科学等十三卷，尤其最后一卷包括中外史籍，文化科学经典。厉以宁主编，文章题目为:“企业家不是一种职务或头衔，而是一种素质”，正合吾意。必须具有三个条件：1.有眼光，能够发现潜在利润之所在。2.胆量，敢于冒风险，进行投资，以便获取潜在利润。3.有组织能力，即有能力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实现利润。社会主义国家企业家还应当有高度社会责任感。

下午游 700 米。洗澡换衣，一身轻快。

晚上张作斌电话，26 日来京开会，三四月间广东组织京剧会演，要请我们并若水、元化一聚。

2001 年 2 月 21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

雷霞来，交威胜公司向人大上诉件。经张思之审稿，有些关节交代不清，只得修改。明明是湖南几位原领导人之事，弄得我一年多纠缠不休，心中实在有点烦了。雷已决定移居云南（熊清泉介绍处），因湖南公安方面已派人来北京找她。

[4] 中共红军时期游击战术 16 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中共党史传统的说法是毛泽东创造的。

玉珍仍吊瓶。

下午游 600 米。

2001 年 2 月 22 日（星期四）雾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将书桌移动，大堆资料稍作整理。开始翻看周成启寄来的《国事断想》。完全随笔式，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另一份寄慎之）。

几个在湖北工作的中年干部，乃热心读者，找到部里的李辉，要找我一谈（几乎引起“误解”，因李乃泡制“小风波”之人）[5]。下午三点到办公室，李并未参加坐［座］谈。为首者萧斌臣（港刊《中外教育》社长，武昌有办事处），万维友（武汉一公司经理等）、周顕超（《湖北经济报》记者）、陈铿（湖北律师），黄晓新（新闻出版署处长）。主要是他们谈洪湖（鱼米之乡）农民活不下去，种田赔本，税费太重，乡干乱来。如计划生育罚款增收，人口剧增。一老农不堪重剥，向干部申诉只有求死。答曰如死奖六万。老农即服农药自杀，也得了六万元。还谈到刘道玉的悲惨遭遇。办一外语学院（办得甚好），几千万校款基金被主管人拐走，刘哭告无门，学院查封。于是鼓励他们简写情况，可以代交朱总理。他们都谈到现在世风日下，报喜不报忧，到处顺口溜。

游 600 米。威胜申诉件，写短信，寄田纪云与李鹏。雷霞离京，几乎要让胜利送到石家庄。

2001 年 2 月 23 日（星期五）昨夜小雪

两次小解，断续睡着。五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陆茂竹来，带给我全部水电史料的合订本，自 1987 到 1997 年。她说水电史的编纂很困难，收到的都是材料性的东西，包括陆钦侃写的，交我新安江一篇，没有带政策性、关键问题的指点说明。于是我谈到五十年代我在位的八年，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根本扭转水电的被动局面，不被重视：成立水电总局独立机构，从勘测设计到施工的独立系统；总结黄坛口教训，重视勘测、地质工作；招兵买马，收罗人才（包括找总干部部杨奇清要人，工程局向地方要干部等）；同水利部的交往，宣传综合利用：官厅、淮河搞水电站，黄河规划抓到手中，24 梯级；向上下宣传，水电展览会，北海建小水电站，办《水力发电》刊物；一五几个大工程上马，龙溪河梯级；到苏联参观，解决苏联专家组长为何不赞成中国大搞水电等。

下午游 400 米。回来看卡玛录制的《天安门》六四第一集，约两个小时，历史镜头穿插甚好。

2001 年 2 月 24 日（星期六）晴

多年未有情况，醒来看表准备小解，将六［二］点十分看成六点半，于是连忙起床。最后还是睡着了。五点起床。浏览报刊。满起一家来。小妹近正午回家，上午于小刚一家三口来，留午餐，好大一桌。上午看“六四”第二集。

下午看《中国革命》第二集，有王若水、戈阳［扬］、丁学良等作说明，我的镜头是谈“大跃进”一段，李志绥似自始到终。因是英文原版，中文口述声音听不很清楚。这部《中国革命》共三盘，不如

[5] “小风波”：关于此事丁东曾撰写文章“研究顾准引起的小风波——读《李锐其人》”。李锐 1996 年 1 月 1 日，8 月 13 日，8 月 15 日，8 月 21 日，8 月 28 日，10 月 21 日，11 月 5 日，12 月 1 日，12 月 5 日，12 月 10 日以及 1996 年日记最后一页“回顾 1996 年”对“小风波”一事也都有提及。——李南央注

卡玛做的深刻。下午没有游泳。

雷霞电话已到云南。

2001 年 2 月 25 日（星期日）晴

四点醒来，四点半起床。除浏览报刊外，整天读《国事断想》，十几万字。许多观点、资料可取，好多处写到对我的赞扬。

下午同玉珍去邮局一趟，聊作散步。

刘燕生来，谈同茅盾儿子（现在的丈夫）敞开一谈，赞成他同前妻复婚（三月初即将回国，正在为之准备房屋，令刘怀疑），对方没有答应。又谈到秦川如何脾气古怪的往事。于是我也“顺水推舟”，赞成她观望一段。

2001 年 2 月 26 日（星期一）阴转晴

四点半起床。浏览报刊。将《国事断想》前一部分补打红、兰［蓝］色笔杠，以便查阅。下午同玉珍到秦川处一转，半边脸麻，嘴也歪了，头脑、手脚无影响，问题就不严重。已打针、针灸治疗。遇见几年前新疆来打官司的奚弘，十多年冤枉，将《人民日报》告倒，丈夫离婚。我帮过忙，还送过书，可是全忘了。她谈到她的事件，美国之音以 45 分钟播了几个月，是中国“黑暗中的一线光明”。

下午张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他还是赞成上书，并给我一份 1977 年 8 月施雅凤等三十几位院士的上书，要求民主改革以治腐败。还有一份普列汉诺夫遗嘱的摘要。对江不抱任何希望，但上书有宣传作用也。

2001 年 2 月 27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九点多到那所大厦九楼参加诗词学会会长会议。广东、福建、陕西、湖南、北京各地诗词会长，并北京邵天任等，约二三十人。蔡厚示给我请贴［帖］，四月武夷山开柳永纪念会，定要我去。那个《21 世纪初期中华诗词发展纲要》已作修改，同新诗说法“平起平坐”了，已无贬意。捧江也只能如此。周笃文讲了去年工作，已走进大中小学校园，《诗词集》已收到 4000 多人，两万多首来稿。个人会员 8950 人，单位 187 个，可说已形成诗词盛世之势。我讲了一刻钟话，强调诗词纯粹是个人独立作业，个人风格；杜甫三吏三别，要鞭挞|假|丑恶，如成克杰之类；能否有一首传之天下歌颂袁隆平的诗歌（1949 年后，袁之功劳实绩大于毛也，解决 6000 万人吃饭问题了）。话边谈及周恩来不敢做诗，朱德禁止为文（蘭花棚，“中南海不是朱家花园”事）等事。袁弟锐告诉我，他写的文章有“光观群怨”四字，被甘肃的宣传部长勾去“怨”字！张作斌也谈到“成克杰的后台”。张锲发言，又“捧”了我的诗作。他是“官民之间”。我又随意谈到“以德治国”乃党的事，以此管好党员；人大“依法治国”，国务院管好市场经济与科教兴国，政协起监督作用。邵天任大我三岁，赠他的《诗词选》，原外交部法律司司长，是我的热心读者。饭后到办公室小休，随遊［游］600 米。晚上韩纲［钢］来，吃涮羊肉。那篇总结《组织史资料》的稿子即刊《党史研究》，看了清样。谈到甘肃一省委书记来当党史室主任，凑数而已。

2001 年 2 月 28 日（星期三）晴

四点醒来，复又睡着，六点半起床，中午又睡着近一小时。上午浏览报刊。收到吴江寄来的自印《藏诗》近百首，似可选若干刊《中华诗词》。又收到周成启寄的包裹，内他的书二本（与人合著：《外国经

济学家辞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随包附有灵芝茶和一小盒修指甲的精刀小剪等。这位老兄对我很是厚爱也。晚上通电话，赞成《国事断想》出版，建议“李昌”换“胡绩伟”，他知道冯兰瑞（贵州同乡）。

雷霞电话，湖南公安局人向她的爱人打听去向，似已派人来京也。

徐斌［滨］来，取走《中流》骂我的两篇文章，内中涉及《黎澍十年祭》文。

上午关山复来，讲话已结舌，勉强拄杖行走，大我二岁，曾到硅谷儿子处住了半年。新婚夫人乃吉林一退休医生，接他回去，七十多岁尚不显老。

下午游 800 米，稍觉累。

2001 年 3 月 1 日（星期四）阴转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关于毛诗略作点准备，翻《毛泽东之谜》这本书，内中有关性格问题的考察。平生好斗，青年时即不相信王侯将相世袭统治神话：天地鬼神资本家不要怕，与天地人斗，其乐无穷。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之崇高理想。挑战性格，战争可以变更一切，改造一切。新中国成立后，大搞群运，大会战，仍是噪［躁］动之心，造反有理。强调精神作用，终于悲剧。晚年最后除夕之夜，接见尼克松女儿与女婿，对毛印象仍是“斗争”（两食指相对）。

下午两点半到新华社六楼参加中央电视台搞的“毛泽东诗词座谈会”，到五六十人，除学会头头外，还有北大、清华、北师大学生代表等。我让张锲先我发言。我讲了浪漫诗人气质，青年时伟大抱负，进东山学堂的诗，与抄青蛙诗等，一首“北国风光”俘虏了重庆达官显贵（ 除蒋介石外）。但 1949 年后仍是浪漫气质，终成悲剧。顺带说到六不怕，张闻天在庐山说怕杀头（国民党杀不要紧）。唸了我的“六不怕唯头尚在，三餐饭后嘴难张”。发言者多，学生也有提问的。只我讲了几句“负面话”，都是歌颂为“一代诗祖”也，类似屈原之类。“毛诗会”常务副会长何火任赠《毛诗研究丛刊》，怪我不去参加会（说我是顾问，记不得此事）。吴纪学（解放军报社）赠《中国百年旅游诗词》两大本（说选了我的诗词，未能预告而致歉）。会后还写了幅“西风烈”大字。

从我的《诗文自选集》选“旅游”四首。——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1 年 3 月 2 日（星期五）晴

睡到五点起床。浏览报刊。再看一遍《耀邦谈话》文。上午九点李公天、张定来取走此文。3 月 5 日深圳的出版社负责人来取文稿，就地印刷，以便内销。他们谈到一些情况。去年十二月底，江接待当年南京伪中央大学的几位同学，由钟沛璋主讲了一个多小时，谈了三个问题，一是对资本主义的全面历史看法，二是对十月革命（肯定）和苏联垮台看法，三是当前形势，要搞政治改革讲民主。前两个问题都表示同意。钟也谈到这十年经济方面有成就。江即说是十一年（可见自我感觉良好）。说决不能搞三权分立，资产阶级那一套，六四与赵紫阳问题决不能翻。他们认为“八十年上书”会有点意义，同意我说的，三权分立等没有阶级性，那［哪］个社会都可用。他们还谈到传江的四条：尊老爱幼（提一批高干子弟进部级），不左不右，套话说够，滴水不漏。接着黄乃夫妇来，同时章蕴大姐的孙子李天天（39 岁）来，两本书要我签名。他在中办工作，管情况收集研究。说曾庆红思想还较开放。江很用功，晚上读书到十一点。李鹏开会用心记笔记等。是北大法律系的，八十年代日本留过学，思想较解放。我同他谈到最好不要谈主义，接受人类历史进步的好东西就好。

张友韬来电话，我的文集香港有出版社愿出。

下午游 800 米，尚不觉累。

2001 年 3 月 3 日（星期六）晴

四点醒来，睡不着了，索兴起床。浏览报刊与信件。上午平江老傅等四人来，水利局长为汨罗江整治要钱，批信致<汪>恕诚部长，农业发展要钱，批信给农业部陈耀邦部长。谈起腐败，对前任有意见。陆茂竹带来台湾电视台（中视卫星传播有限公司）彭祯伶二人（说是带书与我），突然袭击，要我谈当前政治形势，只好应付半小时。讲经济已突破万亿美元，农业只占 17%等，政治民主总会跟着经济前进的。说江不会成为毛与邓也。刘正来，已去看过周惠，说“外面事少过问”，养身第一。威胜事他似乎搞不清楚。曾去湖南，有所批评也。胜利、满起两家来，午餐丰盛（小妹后来）。同胜利手谈下午到八点。下午张作斌、周笃文夫妇来，谈前天我的讲话反映［应］甚好。

2001 年 3 月 4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上午小妹来，谈到高能所几无人负责，她不来催办，则磁铁订货无从交出。感叹此种体制之腐朽不堪，都得过且过，毫无向上之心。目前又都担心下岗，被送出机关也。

十一点到新兴宾馆，张作斌请客，到慎之、李普、戴煌、周笃文几对夫妇，小妹也去，若水、光远不能来。席间闲谈江之“自我得意”与此次中央会议“人人表态”，还放了有关六四纪录片（李鹏操办的）。慎之《中国的道路》已被查禁。张给了我一本（南方日报出版）。

下午同玉珍在楼下散步，遇见杜老，谈到朱镕基都去看宋平。我那篇《感言》是他建议《炎黄春秋》删去两段。很想找我闲谈。同时见到崔月犁儿子（从美国回来），他参加过当年那次子弟座谈会（说有王岐山参加）[6]，颇为自负的神态。我客气待之。

2001 年 3 月 5 日（星期一）

五点半起床。抄正（略改）陆钦侃写的为三峡 156 米水位提案（代重庆人大代表），并给贺国强写信，说明转件原委，如 2009 年即按 175 米蓄水，则出泥沙淤积等大问题，“后悔莫及”也。直工作到九点。嘱薛京打印好，连同 15 份《科技导报》（2000 年 11 期，刊载 55 人为 156 米呼吁文）及《科学时报》2000 年 1 月 26 日头版“55 位专家谏言三峡工程”报导。

张友韬又来电话，催我办文集目录送港事。

下午张哲民来，谈施家［雅］风极力赞成上书事。他们 1997 年三十院士上书，曾受我《不能一刻没有理论思维》文的影响。我说，问题在提不提六四，如不提，则怎样措辞，二十年中确有重大失误也。

同玉珍到河边散步。

小妹来吃晚饭，朱嫂亦来。关于高能所的庸碌情况，让小妹给朱总理写一短信反映。

2001 年 3 月 6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书房与桌子太乱，眼面前的东西也难找到，如何是好。真是人老了，毛病改不掉了。

---

[6] 指 1982 年李锐调入中组部担任青干局长时，曾召开过一个干部子弟的座谈会，讨论专门针对干部子弟的一个文件。因反对者甚多，此旨在约束干部子弟的文件无疾而终。——李南央注

上午李普来，谈《八十周年上书》，他还是赞成此举，可先作点“抬举”，再转入正题（慎之五十年文他就提过意见，开篇即刺，难以接受也）。关键问题在如何突破六四。我说一个多月来，萦回于怀。他的意见还是不能明说，但空谈民主又有何益。他谈到三中全会时，陈云提出七条，第一条即张闻天、彭德怀等人平反。几份参考件（内两份草稿及赵健民上书——为六四平反）复印交他。

下午先同玉珍到办公室。又收到方行重的长信和五份有关印度科技先进和“入世”等五份复印件。真是一个看重我的有心人。他是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要从马克思否定起的。

玉珍随我到游泳池，只游了 400 米，有点累。

小妹晚上来吃饺子，她明天返旧金山。楼上老二金<嘉>楠来，闲谈了一个多小时。在南郊买了房子，自己开车，有七万美元存款等（八十年代即向苏联、东欧跑单帮，千辛万苦挣来的）。思想开放得毫无顾忌，真是“一代新人”，“活得痛快”。

翻阮铭的《中共人物论》，过去看过，全忘了。

2001 年 3 月 7 日（星期三）晴

三点半醒来，再也睡不着。四点起床。浏览报刊，翻看有关民主问题的书刊资料。找到《民主新论》（美国萨托利）和胡积［绩］伟的《论民主》，又翻出黎澍的书与写黎澍的书和自己过去文章。真是老了，许多问题纠在一起，理不清楚。现在不是讲“三个代表”吗？如何保证呢？“一句话，只有实现高度民主”，这倒是一下就想到了的。十二大报告就如此规定过，二十年了，“低度民主”也没有实现。这个意思可以写入“上书”。

收到《文汇读书周报》四份，《孙大光文集》序已刊 2.17 日报。编者褚玉泉附信：“略作删节，请能谅解”。

将此报与《同舟共进》一期（有《世纪之交感言》）送杨纯一阅。她回赠洋饼干两盒。

下午游 600 米。

2001 年 3 月 8 日（星期四）晴

睡足六小时，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玉珍陪同，七点三刻空腹到医院年度体检。护士帮忙，各科检没耽误时间，只是没看眼科，一切正常，还镶了一颗上门牙。

下午游 600 米。遇见冯征，说是《真理的追求》也有文章批我，《中流》上的文章他大概也知道。我再三说决不理会。他很气愤，似乎要理会一下。

陈海阔［宽］来，留吃晚餐。

小妹电话，一切都好。

2001 年 3 月 9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李公天、张定、严如平来（上次也是他们三人）。《耀邦谈话》文有一两处词语修饰，有一个地方加一小段说明，都同意了。在深圳印刷已谈妥。他们都向我要字，只得答应。三四合卷还有聂荣臻短文，按时序编排，我的文章排最后。以前两篇也编入。

李英健来，送花篮。现在已是总编。谈沈阳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文革名字）的可怕贪污腐败，在党校学习时，周末到澳门豪赌（一掷二千万）。沈阳修环城高速，20 亿包给李嘉诚，得了回扣。案发后坐

监，竟能同老婆用手机通话，牵连干部包括公检法一大批。薄希［熙］来调任省长，表现严厉。

中午饭后到秦川处，原来郑仲兵与冯敏（作协的，过去不认识）来，想同我一起吃饭闲聊。郑将耀邦与中宣部稿交我。我问到郑伯农情况（本来兄弟一致的，后被左爷们拉去）。冯谈经济“大腕”们情况，厉以宁儿子炒股发财，千万上亿资产，厉本人也腰缠满贯。只有吴敬琏清贫如故。萧灼基也阔气。这些于我是新闻。萧许多看法同我们一致，颇谈得来，对法轮功问题也是很有感叹。

奚青同徐勤先（38 军军长）来，只得上楼。这是先约好的。徐读过我很多书，久欲见面。谈到 89 年春夏过程，军中人多不同意如此戒严处理。

2001 年 3 月 10 日（星期六）晴

十二点醒来，服眠药，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四月中旬武夷山开柳永学术研讨会，命我书“柳永纪念馆”并赠诗。久久难以得句。周笃文电话告知联语，勉强凑得四句：（联句：碧水丹山武夷风景甲天地，晓风残月柳七词章妙古今。）

山奇水秀出词人，残月晓风妙入神。
九曲溪流吟九首，千年盛会会知音。

上午范代［岱］年来，赠翻译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美国 90 岁的罗伯特·金默顿著。他去年在美国又住了几个月。谈王若望、刘宾雁都反对如此批斗法轮功，魏京生已无市场。

下午作字写坏很多张。游 400 米。晚上笃文来取走条幅。谈我在诗词界的影响，武夷山没请孙轶青。刘双平同武大办公室主任来，谈三校合并后情况甚好，校友会也合并，定要我任名誉会长，董辅仁任会长。校园扩大面目一新，要我回校一观。

2001 年 3 月 11 日（星期日）晴

三点醒来，即睡不着了，三点三刻起床。浏览报刊。吴江来信，更正《藏诗》的错字，要我提意见。自然不及聶绀弩与杨宪益的。多写于文革中，也是当时感触。开始翻看平江的十集电视记录片《一代英豪》，从李六如写起，作者凌辉电话，要来访谈，非看不可了。

整理旧刊物，小小劳动，搬移茶几之类，即喘气吃力。

下午同玉珍到河边散步 40 分钟，也感到走路觉累。到底老了，拄根手杖，起点作用。

玉珍为我理发。

2001 年 3 月 12 日（星期一）

三点小解后，又睡不着了，四点起床。早餐前翻完《一代英豪》（剧名似不妥帖），值得编出。有些人物事迹不全清楚。卢兢如与吴克坚太简略，我的篇幅恰当。但著作应在“科文之光”（应改“文化之光”）一集加以说明。

上午徐滨来，将卡玛所拍《天安门》上下集与之一观。

2001 年 3 月 13 日（星期二）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凌辉与岳阳组织部一人来，谈平江《一代英豪》电视剧。我将意见全部谈出，片名要改动。李六如、方维夏二人应突出他们的历史地位、时代背景等（旧时代辛亥前的知识界上层人物，参加共产党

革命多么难能可贵)。我详细谈了六如老伯在延安时的交往，没能当七大代表的委曲心情，是当年被“左倾路线”遗弃的人物（如何叔衡，长征前，何来找他谈过)。被捕后（酷刑等等都没谈)，由于学过法律，以此同国民党法堂斗争，通过覃振求援，覃同江西主席熊士辉的关系，得以释放到南京。覃还留他不住，77 事变前即去延安。文革中迫害致死。夫人用板车送到医院，骨瘦如柴，那种心情！方维夏是赵恒惕时代省教育会会长，在苏区也不被重用，被留在湘赣牺牲。谈到同我家的关系之深。从九点到十一点，整整谈了 2 个小时。并向省委组织部电教中心写信，费用可节省一些。

下午游 600 米。

薛京的副局级算是解决了，玉珍尤其高兴。小赵事尚拖着难办。

2001 年 3 月 14 日（星期三）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翻资料。

上午陆茂竹应约来，谈水电史于月底开会，我答应参加。不能写成一部技术史，应当写成一部夹缝中的奋斗史。如此世界独步的开发条件，水电在中国一直不能得到优先开发，根本原因是计划经济（和电网吃大锅饭）所致，但火电一家天下与水利片面防洪（独霸河流）也是“两座大山”。因此应写出夹缝中奋斗的历史，“左倾路线”受害的历史（1959 年后“城市［门］失火秧［殃］及池鱼)。

周世田来，留午餐。谭延闿送父亲的四条幅（“张子野诗词老妙”……）太破烂了，无法再裱。谈到一些香港情况。

张青义电话，拟带长寿街厨子夫妇来家，为我们做一桌“平江家乡菜”。玉珍高兴，让几家孩子都来。

2001 年 3 月 15 日（星期四）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浏览报刊。总计一天花在报纸上的时间，约二小时左右，这是每天的第一阅读。

上午八一厂郝在今带唐璨（女、社科院搞社会学的）来，谈到十一点多。郝拟写延安抢救运动，找过许多人。今天来谈我的经历，从 1942.12 月博古、陆定一、余光生同我谈一通夜，到 1944.6 月出狱。主要谈保安处内的情况，刑讯逼供等，也谈到当年彭真、高岗等中央内部人事情况。《陈龙传》中有汉中训练班派进特务情况，郝也同凌云谈过。唐也是我的读者，研究人口问题，1995 年去过美国。

下午游 500 米。

收到何清涟寄来的《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为近年文章结集。第一篇即《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即 2000.3 期《书屋》所载，当时没有读。文较长，没能看完。

下午朱厚泽来，深圳准备为我们几个人（于、杜、朱、李、李慎之）办一个网，名“万松堂”（Chinesesage.com)。我同意，但五人名字不要列上，以免引起不必要麻烦。

2001 年 3 月 16 日（星期五）多云转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一早到办公室，薛京竟睡在地板上，说昨天误了班车。将《耀邦谈话》文末尾加了一小段，最后定稿，复印 4 份。晚上严如平来取走。他们在写耀邦传记，他负责改革开放一段，将 30 万字。我说可以先定稿，香港先出也可。深圳已来人，不联结一二卷了（那个老板赔了钱，没推销出去，又运不进来)，改用纪念文集另出，在深圳印。先做光盘，两个月即可出书。还带给我一份 1986

年 9 月六中全会讨论“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时的发言记录稿的复印件（作为“生活会”的“参考材料”一）。

给关山复复信（师田手夫人房子事），又给杨纯送《书屋》2000 年第三期，让看何清涟文。

上午在办公室的旧信堆件中，找出王元化给我的 15 封信（主要是八十年代，要编书），立即寄出。

下午因车出毛病，换车耽误时间没能游泳，仍到办公室。四点半回家。

方实电话，说有几个读者来信，索要删去的两节。谈起延安抢救他的经历：1935 年（一二九前）在南开中学读高三时，一次坐公共汽车，在车上读华岗的《大革命史》，被旁边一宪兵（着军服）瞅见，下车时即带去讯问，关了半天，取保释放。此事 1942 年延安整风才谈出。他的妻子患病，西安友人来信说可以到西安治病。他当时在交际处工作，信被检查，于是关入保安处。1946 年才澄清。1982 年金城病重时，才找他去道歉。

2001 年 3 月 17 日（星期六）晴

两点半小解，复又睡着。六点廿起床。浏览报刊。上午张青义带平江长寿街厨师夫妇（方丛春、何细妹）特来做午餐，带来甲鱼与做好的扣肉等，还有鸭卤。玉珍特买了鸡鸭鱼豆付［腐］等。近一点始午餐，共两桌。杨小玲、满起、胜利三家，薛京亦来。同马国华四人闲谈。张操办《世纪留言》出版，取去目录，让他们看《耀邦谈话》长文。

同严如平电话，又改动一次，他们也提出 27 页删去一句。

下午游 600 米，尚不觉累。

晚饭前后同胜利手谈多局，大胜一句［局］约三四十子。

2001 年 3 月 18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八点同玉珍到南沙沟柳晓昂家吊唁。16 日遗体告别，昨天才收到讣告（计委写错了邮编）。同夫人与大女儿谈了许久，为“正处级”鸣不平。301 医院很不负责，服务极差。过去治疗，私费甚重。遗体告别，朱送了花圈，劳安去了。大女儿在美国搞医疗器械。九点半到泰康人寿保险公司参加新武大（合并水利电力、测绘、医学院三校）校友会大会，到百余人。陈昭方副校长介绍母校情况：5342 亩，28 学院，学生二万多，教师五千。规模、门类排第二（北大第一），资产 20 亿，货币六亿（六位），院士各五人。董辅仁会长，我名誉<会>长，讲话五分钟。谈学校回忆（球员，读《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知识分子是头脑，公与私（介绍“姚大夫与她的事业”），个人不能代表真理。最后一句话：要“以德治党”。会后见人都极赞赏也。收到许多名片。董辅仁谈朱镕基计划经济头脑，粮改失败，脾气暴烈，甚不以为然。他讲话颇欣赏我的书都畅销。同陈晋谈，望讲［将］写毛书目录给我一用。认识最高法院副院长万鄂湘等。

2001 年 3 月 19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上午八点半同玉珍去看望王雅琪，住在方庄两套房子打通。感觉光线不充足。祖春没住过。她的儿子海岩是刑侦剧大作家，很是热门（过去只记得《便衣警察》）。女婿是外交部国际司长，1.8 米，很有活动能力。去年在美国五国首脑会谈，江泽民站在中间，是他的现场安排，“龙颜大喜”，得到嘉赏。

下午青长庚来，小湾上马，他当顾问（已 75 岁），280 米双曲拱高坝，机组 70 万一台。谈到怒江

地区之贫困，怒江无人关注。云南现在才将水电当作支柱：西电东送。

晚上薛京同苏志宏、张坚等三人来。曹禺的“北京人”拍成电影，在广州首映，邀我去参加。想到《上书》可以同任仲夷等商量，就答应了。周末动身，可以呆几天。“北京人”剧已记不住内容了。漫谈前三十年“洪荒”情况。

许医农寄来《冷眼向洋》，开始翻看。

2001 年 3 月 20 日（星期二）晴

四点半起床。浏览报刊。找出四份有关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化的文稿（张宣三、李郁、曹思源和李普及孙友余的遗言），细读一遍。九点请杜润生老到家一叙，征求“八十周年上书”事。他开始认为不值得，已无可挽救也，十六大以后再说。待我将此四份文稿讲完，他表示同意，可以建议若干条，还说“人多势众”，人多一点好。他还谈到最近控制新闻情况，江西一学校及石家庄爆炸案，因好些外国记者采访，不能不报导。那所小学曾经让学生做炮竹创收。为定死六四一案，江李联盟，这次是无工作的工作会议，李鹏建议十六大前稳定为上，不要有什么惊动之笔。谈约一小时。随后李普应约来，议论此事。他谈到 1978 年三中全会时，陈云提六条具体意见（61 人案，彭老总骨灰安放等），打破局面。谈到他当年“特嫌”事，否则也可能打成右派（沈容父亲出问题，哥哥也出事）。

午睡一小时。游泳池人多，换三股道，游 600 米。

李郁来，谈出版界控制情况，陕西出文集事，仍要经省宣传部，疆［僵］局中。朱厚泽同曹思源谈私有化，湖南卫视广播，江与胡批示干涉，台长检讨（或撤职）。网上有建“民主共产党”谣言：万里书记，李锐副之。“网”真不得了。

晚上给龚心瀚电话，刚被丁关根弄下台（60 岁）。说江对此人并不喜欢，详情面谈。

2001 年 3 月 21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补记日记。同陆茂竹电话，设法改期，后来电话告知，改在 4 月 5 日。

写上书稿，李普所书关于党内民主生活建议合并成五条，前言另稿。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当另写几条。此事压在心上两个月，今天算是动了笔。

上午天天来（章蕴大姐孙子），进门又认不出了，玉珍却一眼看出。送我五本《直言》，另一门［本］签字。送他一本《日记》，谈了一阵海内事[7]。他是英文好而进去的。谈到伍绍祖也读过我的书，想来一谈。我答应了。问及伍的情况，因有人告状，朱将之退下。现在机关党委任专职副书记。伍云甫记得在西安办事处见过（？）

下午游 600 米。遇见魏久明，谈胡绳去世前情况。回北京时，人大会堂团拜同胡锦涛、曾庆红坐一桌，胡过来握手，感谢对党史贡献，而曾却置之不理，因此甚不愉快。曾同宋平亲密，中卷即由宋枪毙也。认为胡接班尚存问题，江属意曾也。这些人事姑妄听之。胡倒是强调民主问题。

2001 年 3 月 22 日（星期四）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睡得安稳。六点过起床。续写《上书》稿，将“国家政治生活”五条草毕。李普九点应约前来，两人一起改定，十一点毕。他加了几句恭维的话，使阅者心里舒服一点，何乐而不为呢。

[7] 海内事：指中南海里的事情。李天天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李南央注

他将原稿带回，用电脑打出。

午睡一小时，醒后觉两肩发沉。浏览报刊到四点。游 600 米。有一人蛙式甚快，我不愿落后，于是借隔绳加速，游 600 米。尚不觉累。

翻看河南王大海寄赠的《思想的落叶》，基本是短文与偶感，“思想的火花”甚多。这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序文怀念母亲，感情深厚。

2001 年 3 月 23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小赵八点半到李普家取来《上书》打印稿 8 份。看了几遍。可谓言简意骇了。

上午张哲民约来，请他找张宣三等审阅，约定四月份定稿，五月寄出。三部分人签名：原中顾委、院士、有影响老人。

由小赵分送朱厚泽、于光远、李慎之。吴江的电话告知，明早送去。下午送与杜润生（客厅堆满东西）。同意这个计划，吴象、吴明瑜由他联系。他还谈到可以交张劲夫一阅，但不一定签名。要有军队中人，张爱萍病了。杜建议我回来后几人聚会一次。

下午游 600 米。周笃文同潘培咸（合肥原人大主任）等三人来。五月下旬合肥开全国十四届诗词研讨会，杨叔子等听说我去也同意去（将我排在十个名誉主任之首，其中有认识的欧远方、叶嘉莹，钱仲联排二位）。闲谈过去安徽的派别斗争以及人事纠纷。

晚上慎之电话，觉得如此“温和”可以。光远电话，对有权在“党的会议和内部刊物上批评任何党员”有意见。他批评丁关根是在公开会议上（也可在公开刊物上）。我说可以修改，待四月定稿，我回来再议。

匆匆清理带走东西。

2001 年 3 月 24 日（星期六）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五点一刻起床。浏览报刊。略作活动。七点前早餐。薛京、小赵七点一刻来，早餐后即出发。走四环路，不到八点即抵机场。开始翻看《北京人》剧本。九点一刻起飞，坐头等舱，续翻看。十二点前抵广州白云机场。接待处接到小岛，仍住六号楼。任仲夷老一起午宴（同机来的有江泽慧等）。将《上书》与《谈话》交任老，说明为此而来。任谈他的文章有人批评，拟回答者的文章，《人民日报》却不刊出，听任“左爷”放屁也。说传流江的一二三四五。席间制片人演员黎静谈风甚健。任谈到应有老红军参加。

翻完《北京人》，还没有写 1949—79 卅年的《北京人》也。

苏志宏、李荣（下海老板）一起晚餐。晚上张作斌来。

佛山市书林浩坤、宣传部长刘海等一起午餐。——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1 年 3 月 25 日（星期日）赴佛山途中暴雨

昨夜小解两次，睡得不安稳，最后睡着。近七点始起床。七点半早餐。略散步。九点听华兴玻璃有限公司经理李深华介绍情况。国内外客户一千多，多种日用品。随后出发佛山（南海市［区］罗村镇务庄<工业区>）该厂参观。看到三个自动化流水线（1600℃高温炉，全自动化，美国进口）。工人 1500，年产 2—3 亿。说是国内最大厂。忆及儿时参观玻璃厂，乃人工口吹也。王若望即上海此种厂童工（眼

白因而有红色）。张作斌一同到佛山。给他《上书》。午宴由张坚陪餐（张燦明之子），86 年下海。

住佛山宾馆 18 层大套间（两间卧室，中间为客厅与酒巴）。午睡后，长春电影制片厂老导演苏里来，谈该厂没落情况，地皮卖掉。谈自己历史，1938 年初到延安，一直在抗大系统文工团。现在工资 1500 元。不胜慨叹。

晚宴在南海迎宾馆。任老夫妇同时到。谈“三个代表”确切含义不清楚，“代表先进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没谈清楚等等。“要摸清江的底”，否则此种“上书”没有意义。没有正面反对。王玄向玉珍谈到江亲妹妹到广州时，弄得鸡犬不宁，很是反感也。夜观《北京人》首映式，三主角有余兴。我是“头号佳［嘉］宾”。

2001 年 3 月 26 日（星期一）多云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浏览《羊城晚报》等，很活泼，彩色版多。早餐后在大堂遇见苏里、白德彰、孙羽，后二人说是我的读者。我谈到《北京人》的观感，应当前［写］1949 年后，这五十年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型的家庭悲剧，也是三代人，多少人自杀，第三代下海了。老舍、郭沫若、翦伯赞等包括曹禺都是悲剧。写这样一部《新北京人》是我们的历史责任。我谈到自己的“六不怕唯头尚在”。可以将《直言》、《反左》寄给他们（寄孙羽，现在珠江制片厂）。白谈到彭德怀片难通过，如果如实写出庐山经历，将轰动世界。经高速路，不到十点回到广州。开始看王若水近日长文《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同“党文化”的碰撞）。下午陈海宽、张作斌、苏志宏、常谦进等，萧蔚彬陆续来，并一起晚宴。应苏、常请，给任仲夷信，为佛山一冤案求援（来观《北京人》的起缘）。佛山另一照明电器公司要搞垮李江华（李深华弟弟）的公司，利用了市领导行政手段。天下乌鸦一般黑也。又同苏、常谈写《新北京人》剧事。他们很是赞同，组织人操办，经费容易解决。我感到这批中青年下海有所成就者，都关心民主改革与人文精神的发扬，这是国家希望所在。让萧蔚彬再看《耀邦谈话》定稿。《同舟共进》方针还应当是生存第一，斗争第二。广东的宣传部长也得保乌纱帽。

晚餐时，出门遇到对面楼一位中年客人，向我直道：“您好像李锐呀。”于是交谈，乃热心读者，递上名片：王谦，计生委的计划司副司长（法学硕士）。谈到人口顽症。也是生活奇遇也。

同吴南生通电话，告知《上书》事，及任的考虑，希望他们二人相商。他在汕头暂回不来。

2001 年 3 月 27 日（星期二）雨

昨夜未服眠药，睡得尚好。六点起床。续读若水文。对毛一生从高唱民主陷入“新的偶像和教条”和创立“党文化”推行自己一套“左”的过程，分析“文艺讲话”乃“党文化”的纲领直到残酷斗争，理论与实践，正是我未予概括的。

早餐后，省委新任组织部长刘玉浦来谈，曾与张敖荣同事。张告知我来广州。谈到汕头等大案，也是不胜感慨。

九点多周成启从深圳来，送我《赵与政治改革》,《丁子霖受难名册》好几本书及一束有关复印件（让我挑选后再复印）。让他先看《上书》与《耀邦谈话》。我为接待处的陪同人员写条幅三张。周同意《上书》，即令不起作用，但如传播则有群众、舆论影响。内容还可斟酌。《谈话》长文，耀邦本人话应加引号或异体字，便于区分。可以交《廿一世纪》发表。随后萧蔚彬、张作斌到，一起谈形势，并午餐。饭后又同周谈到近二点，他始离去。他的《国事断想》已定稿，要我写一短序，还是用笔名（决不求个人出名）。也谈到何清涟之过傲，容易脱离群众，特别与同代人相交要注意，请周相机言之（他们住的靠近）。

下午三点后，同张作斌一起去看望李汝伦（接待处准备了花篮、水果）。喉癌晚期，饮食、说话都困难。我说“天老爷太不公平了”。玉珍同他的夫人谈问病情与家庭情况。新居很好，祝他多活几年。依依惜别。我还代表北京诗词学会人向他问候。晚上任老电话，还是要摸摸底，有些建议，年代不要写得太清楚。告他已同南生通了电话。

2001 年 3 月 28 日（星期三）多云

小解两次，睡得尚好。六点起床。看完若水文并高放：《当代资本主义究竟发展到了什么新阶段》，定名为：社会资本主义，有六个基本特征：①社会生产力社会化程度更高，范围更广，层次更多（电子化、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全球性大协作等）。②适应社会生产力新革命需要，资义生产关系社会化程度更高，范围更广，层次更多。私资成为社会资本，且大量股份化，股资大众化、分散化，中资阶级大增，利润分享。③社会结构很大变化，直接从事物质生产劳力大减，服务性大增，工人阶级五化：白领、多领、知识、智能，有产。④国家政府社会职能大增。国有企业，各种社保制度，力求缓解劳资矛盾。⑤全球各国间竞争与协作大为增强。和平与发展代替战争与革命。此文从理论上解决问题。

下午三点小郑领我们游番禺新修复改建的宝墨园。扩大到一百多亩，集古建筑、园林艺术、岭南水乡特色于一体。瓷塑浮雕《清明上河图》一百几十米大墙，还有类似砖雕《吐艳和鸣壁》（背面为王羲之等书法雕）。一千多米长流水，三十多座石桥，水中金黄白花色鱼群川流不息，有几百千条聚集。玉珍最为欣赏。瓷、铜古器陈列。宝墨堂为纪念包公而建，景观建筑近百处。如此园艺，中华一绝也。有一书法家坐书极小字《红楼梦》长卷。花 200 元买“朱子家训”与东坡“把酒问青天”两条幅，高兴得书秦城旧句：“只要有书来作伴，自然无处不安家”，落款“北京来客”。薛京从佛山回来，一起晚餐。

全球 194 国：发达 30，准发达 30^-，发展中 130^+。——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1 年 3 月 29 日（星期四）夜雨，离广州回北京

昨夜上床后睡不着，十二点服眠药。六点半起床。整理手提包。周成启电话，将 P28 补寄给他，并请他将谈话标点清楚。苏志宏、张坚、李深华等来，关于佛山一冤案事，任老接到信后很重视，也生气（向苏说，“李锐管中组部多好”）。他们又让我给南生写同样信。一起午餐，餐后，张坚来谈。因父亲（张燦明）驻外大使，在二伯张爱萍家长大。在北京时常去伯父家，似知道我同张老关系。

下午两点出发，接待处长送到机场。市内高速路很通畅。三点一刻准时起飞。机上半休息，未能睡着。看报。准时抵京。回家吃晚饭，胜利在。

2001 年 3 月 30 日（星期五）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几乎整天浏览报刊，积压了六天，没有翻完。

下午游 800 米，尚不觉累。

同杜老通了电话，谈广东之行及任老意见。因 4 月 3 日光远等要南行，定 4 月 1 日聚谈。下午让陈越光来谈，陈认识我，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48 岁，各方面交往的知情人士，同邓朴方友善。看完《上书》后，一起研究了形势与写法。①定位为争取江，抱以希望。②内容过广、过具体，可合并一些，如选举制等，更简略些。③加理论色彩，如 21 世纪的根本重大问题，和平发展、全球接轨、中华复兴

等。谈到八个人去年 12 月应江约谈，四点到十点（原只到晚餐），并让王沪宁等来听。钟沛璋主谈：资本主义、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当今形势。可接受前提，把话说透，肯定江，十年来错综复杂局面，稳定了形势，十分不易。坚持改革，经济与国际地位。“一个历史使命在你肩上”，几代人未做到（孙、毛、邓未做到）：民主化建设，谈得较暖［缓］和，最激烈句为：政治体制改革，至少要做到还民以思想自由。举镇扬大桥之例，江去剪彩，丁光根提出：镇→杨，于是改了“镇”字（江可能不知道）。江说：扬州影响大，镇江影响大？民主化问题挠［绕］不过去，否则中华复兴是空话，两岸统一困难，还有国际影响问题。对江留有余地。谈到体改办（王岐山主任，此人清醒），副主任潘岳（刘华清女婿，其父领导过江）上意见书（江批政治局传阅），革命党改为执政党，面临改革同暴力赛跑（20 世纪初为革命同改良赛跑）。潘等搞新权威主义，高层精英统治。六四后写过党财论（党管经济大权）。陈同邓朴方关系甚深，过去主编过残联杂志（六四后下来）。六四时邓家子女全赞成镇压。90 年谈：最大失败（当然反映邓的看法）。92 年南巡，乃形势所迫。先念去世后，陈云说今后住在上海。对老人已无所顾忌，邓于是将二杨摆下来（人大会堂开会，回头向杨谈：“你要想得通”）。曾庆红离上海前去看望王元化（元化对之印象本好），要曾善于保护人，为赵复三回来写信，无下文。也谈到三个代表说不清（我说能代替四个坚持自然是好事）。

2001 年 3 月 31 日（星期六）晴

一点半醒来，睡不着，服眠药后，久久入睡。六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下午游泳前到钟沛章［璋］处，听他谈去年 12 月 3 日，八人同江谈经过。四点到夜十点，钟主讲。江要求谈资本主义、十月革命与当前形势。谈时还让“写作班子”王沪宁来听，颇认真，记了 16 页。最后说：中共要新生，马克思主义要发展（这同“三个代表”有关联）。钟也谈到人事，胡接班，江可能保军委主席学邓的操纵（无此威信条件也）。尉健行不满曾庆红之霸道。胡有信让江留任一届（李也有相似行动）。赞成“上书”，先去谈一次为好。记有详细笔记。“三个代表”还准备八十年、十六大详谈。

2001 年 4 月 1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准备好资料。八点半前慎之、李普、张宣三到，一同到中科院隔壁富瑞特酒店开“上书”讨论会。杜润生、孙长江、吴象、吴明瑜、刘堪（杜的副职），光远最后到。我先谈此事经过，四份稿子；昨天钟沛璋谈话情况介绍；任仲夷的意见等。先摸江的底，不可信任，已经“小人得志”也。赞成“上书”，可以获得国内外广泛影响。长江说，如“公车上书”。内容基本可以，选举步骤等可写得简单一些。强调言论出版自由，要有平行的中监委，要宪法法院等。六四问题，慎之赞成定要写入，这是上书人的基本品德问题。也赞成可要求先面谈，不成更便于“上书”。我说先找张爱萍商量。签名者顾委、院士等老人，杜老认为越多越好，上百人。

2001 年 4 月 2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翻不完也。

上午严如平、张定、李公天来。《耀邦谈话》稿他们给德平看了，很称赞，有些修改意见。不主张现在发表，应先送中央审阅，以免引起麻烦。由严主讲。大小共十二条意见，有的属于措辞，也有事实小出入（如“三老全下”，乃“邓下”）。有争论的是关于耀邦的“言多必失”，德平认为非事实，我们都

认为是事实，乃一缺点。如“肥水先流”，西藏谈话等。山西挖小煤窑就感到必有问题。当年我还在《人民日报》发表过“言多必失”杂文（十二条记了笔记，以便修改）。将“上书”与三人一阅。他们都赞成，“三个代表”则不赞成写入也，认为说不清楚，很不成熟。

下午同玉珍到河边散步半个多小时，觉累，多日不走动了。

裴周玉（89 岁老红军，平江人）的女婿王培德（60 岁，搞核物理的）等三人来，都不认识，谈“红军长征公园筹建事”，裴是发起人，自任会长。“100 多位将军赞同”，北京市委都同意，搞了六年多，谈时强调有综合教育区，有科技前沿，863 项目等教育青少年。说是被计委一个处长卡住通不过（是否对红军历史等不感兴趣？）要我帮忙。这是“突然袭击”，我也不明情况，只好答应来封信，试着批给曾培炎，去面谈，于是欣然离去。

张哲民来，他与张宣三的修改稿给我，很是仔细，还有一张现在政治局全体人员年令［龄］表。

2001 年 4 月 3 日（星期二）晴

两点小解后即睡不着了，近三点起床。修改《上书》二稿。细看李普稿与张哲民送来修改稿。工作到四点。在躺椅上睡着了一会儿。继续工作到十点前改定，由小赵送与李普，再定三稿。（六四风波事在最末写了一句“平常话”，李普是不赞成写的）。

陆茂竹、朱军、邢凤山来，谈水电史写法。我讲了一个半小时。从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背景谈起，原来在这种体制下，水电不如西方市场经济能得到充分合理的发展（过去有错觉），加以水利片面防洪与火电易上夹缝中奋斗，如此总形势。总的过程：建立、发展机构；查清资源与重视勘测；培养地质人才，办中专等；黄河规划与三门峡，综合利用（官厅、淮河）；长江与三峡争论；反右（未受大损失）与大跃进（小胡来）。庐山会议后反党集团受严重打击。文革十年。79 年复职后，近 20 年较正常发展。还谈到打破马恩列斯毛的迷信，以开拓历史视野。5、6 两天开会，二十多人，外地七八人。

薛京上午十点来，取走一封湖南人来信，让老干局处理。

2001 年 4 月 4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单少杰送来《毛泽东执政春秋》，厚厚一册，书名为我题写，已经忘了。封面毛的 4 个头像，40、50、60、70 四个不同年代。说境外评价甚火，已上网。初版一千册，听说已售脱。“两位大腕”（还有余英时）作序（封勒作了介绍），也有关系。单还留下 300 美元稿费（共 1700 元），玉珍知道后，说应当退还。我当时推辞不掉。这是一本好书。

下午游泳后到办公室，李劲祥又寄来几份关于台湾问题向江朱上书，只好代寄出。此人努力上爬也。人一坠入名利，即活得甚累。

将我的序言，唸给隔壁老刘听了。

2001 年 4 月 5 日（星期四）阴、有风

睡得不甚安稳，两次小解。五点起床。收拾好带的书与水电史稿，匆匆翻了一下，知其大要。

八点廿分到黄寺川电宾馆，陆钦侃、王庭济、王宝基、常流、朱成章、沙锡林、张培基等早到了。共二十多人，外地六人。

上午由我主讲，休息两次，共讲了约三小时，也没有提纲。先谈 20 世纪变化，资本主义、社会主

义，前者不但没有“垂死”，且不断变化改善；后者十月红旗落地。马恩列斯毛都要搞清楚。人类历史进步，近代变化靠自由、民主、科学、法治与市场经济。我们只觉悟到市场经济。将带来的几本书示众（都是港版），《毛执政春秋》我写的序言唸了一遍。将自己在大学即读李剑农《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影响了一生（从这事开讲）。必须弄清历史。水电在旧社会毫无社会影响，日本一占领台湾、东北即搞水电。原以为只有社会主义才便于河流综合利用，事实恰恰相反，西方市场经济才最便于水电发展，要写上西方水电优先的数字统计。直到今天，在经济效益上水电的优越性还表现不出来。这是一个总的问题。1952 年我到燃料部后，从建总局开始，水电才能独立发展（谈重煤轻电不管油，水电不在话下，及王林第一次见面的告诫语：小心搞大水电，因苏联电力专家组长反对中国搞大水电），建立机构；重视勘测，查清世界第一资源；搞宣传，建学校，地质训班（借地质学院）；同水利部的“斗争”，1954 年到苏联考察，弄清苏联教训，主管黄河规划，三门峡教训要写清楚；长江三峡问题，大跃进想捞实惠，反右不积极，没伤元气（讲黄育贤、于开泉、胡福良例子）。庐山会议后，“李锐反党集团”，水电受大破坏，“水主火辅”昙花一现。文革前后，所有机构撤销（刘显辉抵住钱正英，“开除党籍”，成勘院也不拆）。说钱正英其人（同潘<家>铮狼狈为奸）。1979 年复职后，主要是恢复机构，捲入三峡争论，陈云要我上书，宋平、姚依林、赵紫阳都不赞成。邓小平找李鹏，如何最后上马，等等。中午未能休息好，只闭目养神。下午两点续开，回答了一些问题。三门峡问题前前后后写清楚。陆总说，不久前发现，美国萨凡奇等不赞成上三门峡（泥沙问题），日本人赞成。黄河究竟如何，正反都写，“立此存照”。（黄河的地质历史）小浪底问题（我反对上）也写清楚。四点半先退。游泳 300 米，回家（王军送我一千元讲演费）。

从王宝基处知道，宋泽敏两年前去世了。真可惜，宋是从经济观点研究水电的专家。——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1 年 4 月 6 日（星期五）晴

睡得尚好，近六点起床。几乎整天浏览报纸。太耽误时间，又不得不翻，是否同做过十年新闻工作有关？

下午游 400 米。将三稿改好，给李普送去，加了几句要害的话。

翻《执政春秋》，发现丁关根讲了“八十个不准写”。又看了一遍我写的序言，国内很难发表。

收到周成启寄来的《耀邦谈话》加标点件，并任仲夷写给他的长信复印件：关于谈“四个坚持”的问题。

2001 年 4 月 7 日（星期六）阴

昨夜服眠药十点上床，睡得甚好。六点起床。小解一次。浏览报刊，为《炎黄春秋》创刊十周年题词，送方实：

澄清史实，明辨是非；学术道义，勇挑双肩；

此为国本，精神资源。（翻《执政春秋》，得句也）

从李普处取来《上书》四稿（算定本）十份（女儿回来帮助从电脑印的）。请杜老来，给了他 3 份送二吴，并商量可争取签名的顾委名单。二稿他交张劲夫看了（张同江上青有关系，前几年江去看望过）。约定从武夷山回来后再定夺。送慎之、光远各一份。下午同胜利手谈多局，只攻不守老毛病。游 400 米。玉珍又因一个电话（小妹嘱电视台朋友录音）而生气。

2001 年 4 月 8 日（星期日）

昨夜十点上床，四点起床，睡足五个半小时。浏览报刊。准备再修改《谈话》稿。

宗凤鸣的《我同赵紫阳谈话追记》（共记了 64 次谈话）杜老送来。特到 20 楼复印店，218 页，87 元。印了半个多小时。

2001 年 4 月 9 日（星期一）阴、小雨

四点醒来，即起床。根据德平所提意见，将《谈话》稿又改一遍，希望是最后一次了。

上午九点到办公室，关于红军长征文化园事，计委四年未批，给曾培炎信附裴周玉给我的信，交管理局马六中（那天他同王培德一起来家中）。收到袁学之信，索《其人》，给朱正电话，能否让河南寄一本去。关于《谈话》最后改稿，同周成启电话，一一改正。收到北大赵宝煦信，索小张字（附名家所赠，内有李普的）。

朱朱来，说父亲的病情有好转，吃得多了。谈她所知道的父母亲关系，党校都知道铁铮对灼姐不好，常吵架。外遇事不知其详。文革中关系不好，铁铮有“左”的一面，奶奶说母亲是“狼仔”，等等。我也谈了点总印象。《庐山实录》打印稿给他们，不置一词，《龙集》亦如此。心寒得很。

下午严如平、张定来。女儿又有几处小改动，对元元夫妇的几句话删去，“女婿”改“有人”等等，都照办了。他们给了我一份网上的二稿。“上了网，无反映［应］，倒是好事。”湖南成立耀邦研究会不批准，李昭很不满。今年春节江没去，胡锦涛去的。韩钢与《湘潮》主编张学军来。讲了几句对湖南形势的不满看法，谈蒋艳萍案，过去同王茂林有关。“左”根太深。让看《毛执政春秋》，让我写过去在湖南的回忆。张先走。留下韩钢看《上书》。姚监复来，也让看了。姚到党史室谈三农，反映［应］很好。韩已提出离开党史室。调来孙英（甘肃书记），“左”得可怕，连毛的“反反冒进”都不让写。对过去只能歌功颂德也。都往宋平处跑。韩拟去党校。郑惠看了《谈话》稿，都觉得异外［常］震惊。二老间“左王”等如此关系也。想找我一谈。韩回忆到 79 年初我到长沙时，同报社旧人谈的一句话“我们被农民专了十年政”。让大家震惊。

下午谢文清来，送自己种的郁金香。知道我的生日将近也。他在会上批评“三个代表”丢掉了“阶级观点”。

2001 年 4 月 10 日（星期二）雨 下午二点飞抵武夷山

昨夜服眠药上床。四点半醒来，即起床。清理带走的书和资料，每次外出总是多带少用。还是多带了一点，大概要停留五天也。

九点半出发，十点即到机场，坐厦门公司班机，有单独休息处。翻宋词的书。机上半休息，仍翻书刊。十一点半起飞，近两点到。下雨，地方几位负责人来接，他们记得我是 1984 年来过，由张家坤陪同（现任副省长）。住邮电宾馆 405 房间。沿途见到小楼房林立，已经是个旅游城市了。

蔡厚示来，为柳永纪念（馆、会）事，努力 12 年，终于找到赞助办成了。福建现在当政官员多是他的学生。随后台湾客人连行健来，名片上印着“反独促统将军大陆参观访问团团长，陆军一级上将”。连战是他的堂弟，同蔡为厦大同学，当年抗战是黄埔毕业，在广东四战区张发奎部下作战（后来有一段奇特经历，在沙捞越当过总理，该地尽中国人）。谈到陈水扁并非定坚持台独，“一个中国各作解释”最好。因阿扁总得承认他是“民国总统”，而且“民国在前”也。我说三通最实际，名份可从长计议，由时间解决，意见相同。他们从香港转来，花钱甚多，时间也不经济。晚上同桌吃饭，遇到许多熟人，香

港叶玉超夫妇等。地方负责人陆续来房看望。有接待过我的，记得 1984 年情况（写过字，84 年记不准了）。

明天大会要作五分钟发言。笃文给我《乐章集》并他的讲话提纲，略作准备。孙轶青、霍松林等比我们晚到。

2001 年 4 月 11 日（星期三）阴、微雨

我讲话的第一句：冒充风雅，大概是年龄最长坐在这里。——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昨夜睡得不好，上床后再服眠药，近十二点入睡。四点醒来再也睡不着。近六点起床。记下一些讲话要点于“活动日程表”。

八点半在宾馆二楼开“柳永首届研讨会”。我是首席贵宾，蔡捧我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保护神”。地方献给他的花转送与我，拒绝不了转交旁坐的连将军（台湾尊敬的朋友），引起全场欢笑鼓掌。讲了五六分钟，初中国文教员胡云翼（宋词专家，解放后在上海，没碰过面）教我“杨柳岸晓风残月”。唸了自己的赠大会七绝。“杜诗柳词”，柳是“千年词人”，尤为长调奠基人。210 首词，形式内容双双解放，北宋两个第一。写过“煮海歌”，也关心民间疾苦。最后谈到知识分子必须做到精神独立，思想自由（柳永乃此等人）。从而谈到“解放、自由”英文乃一个字，引申到“个人崇拜”与“邪教”英文也是一个字：Cult（我们加了个 Vicious）。会后反映，大家印象深刻。十点后，到新建柳永纪念馆参观。扁[匾]牌为我所书，我写的七绝也已裱好，悬于馆中。同孙老、连将军、蔡厚示一起为馆前铜像揭幕。同各方来客照相甚多。台湾来了十多人，还有韩国、加拿大籍华人等。下午两点半大会学术报告 12 人，都是专家学者，有论文印出，论柳永的人格、词品，有赞扬为豪放派的创始人，长调第一人。柳非“他主他律”者，乃“自主自律”者。

2001 年 4 月 12 日（星期四）晴

睡得尚好，足六个多小时，六点起床。昨天吃了香蕉，大解顺利。补记日记。

此地今日开会庆祝“第一届武夷山国际双遗产（自然、人文）节”，据说六大活动，都集中在此时举行。八点出发，我们四人（孙老、连上将、蔡厚示与我）上<主>席台，经过几大群热烈夹道欢迎的小学生，然后意外进入露天大广场，站在二排正中位置。幸亏太阳出来了。前面一排正中摆两把椅子，乃吴阶平、曹志坐席。有几个外国人。报贵宾名单就好多分钟，近一个小时仪式始毕。然后我们柳永会的一群人驱车游一线天。记忆中始渐明确，84 年来武夷山主要坐了竹排，没有到过此地。

下午没有参加研讨会，我们几个老人游览，五龙沟大红袍名茶产地。沟道崎岖不易攀越，石壁泉水沟，清澈之至。“高级导游员”倪木荣（武夷山政协副主席）专门为我们讲解大红袍来历，悬岩上只此六小棵茶树，年产七两。好几个传说故事。毛当年必受此进供[贡]，“文革”后谢绝。现在由茶研所等三把钥匙管此七两。有 20 克曾以 15 万多高价售出。随后上一高岭参观，天心永乐寺，如民居建筑，文革被毁，现已修复。至方丈间喝茶。方丈 40 岁，乃苏州佛学院毕业，主持 20 年，为我们讲净心之理。题词册让我与孙老、叶玉超题字。我书“我心即佛，天下永乐”。晚上到市内体育馆参加晚会，坐主席台二排正中。耳朵、眼睛、神经被折腾近三小时（摇摆歌舞尽明星），大家愤慨感叹无已。十一点始归。

2001 年 4 月 13 日（星期五）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小解两次，睡得尚好，六点半起床。今天整日遊览。走了很多路，甚感疲劳。一

路多与连行健同行，问蒋介石情况。到台后杀“通共”者很凶，1945 年前有大批特务在我党内（与唐纵日记相反）。抗战初一军长打报告结婚，批曰“枪毙”，后被主持人掩盖过去，事后淡然，改批“准”。同夫人也常闹架等。谈到用“中华民国”则什么事都好办了。

上午游朱熹紫阳书院旧址，剩一空架，拟修复说明广告照片等，有的被人撕去。随后游云霄、天游等处。玉珍记得我上过顶峯。游人成群，一路同几位台湾学者相识，大多七十左右，已退休。林恭祖晚上送来“中华诗学”。

下午游闽越王城，离山区 24 公里，有小学生列队欢迎（错认我们为副委员长群）。刘邦时建，48 万平米，土城墙等遗迹，依稀可辨，风格仿汉宫。有二米长空心砖，15 公斤铁犁，王宫御井，至今水质纯净，7 米深，称华夏第一大井，乃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归来已很疲劳。

晚上作字，找到另一房间，地方、宾馆、个人，要字的太多，写柳永招牌做了广告也。写到十点半。

冰封的老友林仲铉（指书专家）求题字：

指点江山，又走龙蛇，武夷高会，幸运方家。

同省旅协副会长谈项南情况，那首“两门”诗。汪大姐不让曾庆红进门。又谈王茂林事，全省皆知，江包庇也。说习近平也是“八旗子弟”。

2001 年 4 月 14 日（星期六）晴

倪木荣、张木良赠好几本武夷山画片风光册。陈并题字称我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保护神”。蔡厚示等也这样称呼也。——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昨夜服眠药上床，睡得尚好。六点起床。上午总结会，闭幕。小组讨论很好，似为柳永“艳名”翻了案，乃思想解放，独立不羁之人，为宋词奠基者。会上我将前夜所感打油四句交蔡厚示一阅，他写了一首给我：

扭股喊歌锣鼓鸣，耳轰目眩痛神经。
东风不敌西风渐，只好甘当落后名。

满场霹雳耳轰鸣，目眩金花我未经。
商女薪高文士贱，诗人学者复谁名？（文人写几本书也比不过一首歌）。

下午坐竹排游九曲溪，驾筏者甚风趣，沿途指点景名

晚饭前又作字（变更地点，纸笔弄乱，生了气）。

上床后，还有人来催字。

2001 年 4 月 15 日（星期日）晴 回到北京

昨夜服眠药上床。六点起床。同玉珍到宾馆后院散步。早餐后，陈以强来，我写了第二条幅（每到雪飘梅愈艳）与他，引起他的伤感，说因而流泪。谈自己遭遇，判 13 年徒刑，妻离子散。在狱中发明三角号码检字并练书法，以“世事洞明”鼓舞之。

同薛京谈小赵事。玉珍谈起为小妹准备房子事，颇起反感。于是将 81 年（？）小妹如何离开 22 楼事相告（薛说从日记见到）。“将来立好遗嘱”。玉珍稍安也。十一点提前午餐。

张木良、蒋如容等几位主人送我们到机场，十二点五十起飞，下午三点多到北京。胜利、小玲在家等候。在家千日好也。夜观“大宅门”第一集。

2001 年 4 月 16 日（星期一）晴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浏览报刊。又是一大堆，看不完。

黎维新真负责，又寄来一大堆当年《新湖南报》资料，是易地拍照的（纸张不宜复印），还有省委的一些资料。

胡积［绩］伟寄来《自述》的一章（从“书生办报”到“死人办报”）（刊《星岛日报》），写床前批邓拓事，毛之原状也。又为六四平反致江、薄书，痛快淋漓。

周成启寄来《谈话》新的打印稿（耀邦本人话用了楷体字）并信。他花了两天半成此件，“乃历史文献”研究耀邦不能不读之文。”

湖南图书馆何之光托人送来《回忆反思片断》，写当年“反和平土改”等实情，活剥出毛在 1950 年前后即放弃民主法治之路，而走上改朝换代重操专制主义的祖龙旧业。回忆了这“第一步”，约二万多字。何是岳云高 25 班的，是黎维新让他寄我的。

雷霞从云南回京，学会了电脑许多操作。威胜事已放了两人，邹建华已关半年，无法交待。那个蒋艳萍女犯同周伯华到王茂林都有过关系。

“大宅门”写同仁堂百多年来旧事，夜观第二集，又观一法片《父女情深》到十一点多。

2001 年 4 月 17 日（星期二）晴

睡足六小时，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要处理一些信件。长寿街当冲（父母坟地所在）的村长索扶贫款十万（这是琬姐硬要修坟惹起来的）；金永堂的“骂钱”文，陆总修改一遍，还得加工。周成启信等。

这次武夷山行似可写篇小文，但也许动不了笔。

吴江寄来《健康生活四十条》（4.13《参考消息》载）有的打了杠，批曰：“十分重要，请你照办。健康第一，其他皆属下游”。

下午二点到办公室，将几封信件交薛京处理，看陆钦侃修改金永堂《骂钱》问，拟附上我的两篇有关文章寄金（在澳大利亚）。同周成启电话，根据他寄来的新制《谈话》文，将改正（是否最后呢）处告知。

游 400 米，觉累。

晚饭后到杜老家。第四稿他略有改动。谈与张劲夫交换过意见。张谈到一个情况（大概二年前），江泽民找原中顾委常委老同志座谈，张谈到加强民主问题。后来朱告诉张：江对朱谈：我们做的许多实事不提，反谈民主，好像我们不懂，只有他懂（从此江再没同张接触过。张是帮过江上青恢复党籍的）。因此认为此件不会起任何作用。吴江也有此意。我表示是否拉到，杜说再考虑考虑。

2001 年 4 月 18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浏览报刊。

早餐后，将胡绩伟寄来的《自传》一章“毛骂邓拓——书生办报到死人办报”送与秦川。实事实写，乔木不置一词也。秦川说胡的小阿姨还会打字，难怪如此多产。作了如此准备：无非投入监牢。

上午范伟民来（申生妹夫，《雕塑》副主编）给我六本刊物，谈雕塑已进入市场，同市容、公园、建筑文化等结合。申生也买了车，盖了自己的工作室。我说，现代派的东西还是不喜欢，有的还能接受。他似要我兼个什么名义，但没有谈出。

下午仍游 400 米。

2001 年 4 月 19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下午李普夫妇来。共同改定《上书》稿，基本采纳了杜老的修改意见。然后一起到游泳池。游 800 米，尚不觉累。

2001 年 4 月 20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应杜润生约，到平谷观赏桃花。八点廿分出发，共三对夫妇，四辆车（24 楼刘部长、孟部长夫妇，大概是农业部门的，过去不认识。他们大概知道我）。路上车挤并走了弯路，十点半才到平谷县城。由组织部长张庆朝等好几人接待。先看土大棚（一座七分地）桃园（桃棚拟发展到一万亩），树身有不到一米高，多一米左右。亩产六千斤左右，一年几茬，品种甚多。尝了一个早熟桃（回来时每人送了一箱）。然后到山前观桃园，全由麦地改种，已十多年。满眼桃花，一望无际，共 15 万亩（拟发展到 20 万亩）。产 1.6 亿公斤，149 品种，9 个系列，最大 1.6 斤一个，状元亩产 1.9 万斤。拍了许多照，“人面桃花”也。途中得四句：

一别重来十八年，忽然异化史无前。
桃花遍野满平谷，麦地摇身变果园。

午餐桌上，唸了这四句，也引起杜老诗兴。谈到 1983 年来过平谷，李其炎时任县委书记（带考察性质）。饭后开座谈会，县委书记主持，谈概况：1000 多平方公里，40 万人，15 万劳力，人均 4000+元。有的桃家人均 7000 元。一产 50%，二产 20%，三产 30%。土地使用权已延长 30 年。杜老谈山地权应允许归农民所有。质量第一，不追求数量，销售、加工的附加值最重要。大家还谈到绿色产品，高干绿色的有机产品（环保局管）。会前写字，杜老四句赞扬“锐公篇”。

下午四点多回来。

2001 年 4 月 21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花两个小时，同玉珍一起观看审判张军一案（重庆、常德）的电视。这一伙干了十年，有四个“女将”，现在得到的教训与措施仍是：严打。从来没有白天如此花时间观看电视。

小玲、胜利来，一起午餐。中午睡着半小时。

下午同胜利手谈，输多胜少，老是狂攻不守，丝毫不接受教训。

2001 年 4 月 22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书屋太乱，如何是好。

上午米脂县长张雁冰（师范生）等三人来，要利用天然气办一 10 万千瓦燃气热电厂，省已批准，要求国家以 0.2—0.3 元一立米出售。给吴邦国、曾培炎写信介绍（他们还留下有关水利要钱两件）。到金老处略谈，他还我《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书。谈他在西安事变前即到西安，林里夫已去世，都是什么问题也没有，他 1939 年入狱，只是谭政文问过一次。

下午河南社科院副院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在党校学习）同《信阳事件》作者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谈当年吴芝圃之“左”及潘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事件。让我为此书写序。我顺便对党史问题谈了些看法，并示《毛执政春秋》并《赵与政改》等书。

晚上严如平来取走周成京［启］打印的《谈话》件。

2001 年 4 月 23 日（星期一）阴

小解两次后都睡着。六点起床，寻找单少杰那本书的原稿并我的序言，终于找到了。将《上书》再次改定，一并送与李普。

上午裴周玉夫妇来（先来电话），闲谈一小时。他是龙门人，说当年上千人参加红军，最后剩下张令彬、张平凯与他三人。抗战年代在晋西北，夫人是山西人，有八个儿女（五男三女），现有四对住在一起。红军公园事没谈，只说广东有了，可能中央未批准也。临走时到书房一转，知道我写书，于是随手将晓梦的《其人》相赠。

未米脂县的三项水利工程求款事，给汪恕诚部长信，只提到供水管道 470 万元，其余两项没提。

下午到秦川处，黄乃到他家用红机子给邓朴芳［方］电话，谈盲文双拼音推广事（秦不知红机总机号码），邓不在家也不在办公室。黄乃为他的方案推行，真是鞠躬尽瘁矣。我送他回三门上电梯。秦川颇感我们俩人的深切关系，六岁开始，又同年，已 78 年交往了。说应当有部电视剧。

2001 年 4 月 24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集了一大堆没翻看的。

上午米脂张县长来，取走我写给汪恕诚的信（只讲了一项供水管道要钱 400 万事），其人较有水平，只看得起朱镕基、温家宝，下面都希望朱留任一届。江好讲话而已。

下午到办公室。《信阳事件》书稿原来早已交薛京，根本没看。让他三天写出一篇读后。《上书》复印十份。处理一些信件。游 400 米。

林祥威女儿带来琬姐送的腊鸡腊肘子。谈母亲得帕金孙［森］氏症，父亲身体也很不好。她是从事防疫工作的，也是湘雅毕业，同大妹一起读过书。

晚上六点多，同玉珍到贵宾楼自助餐厅（非常开阔，南、东西面全玻璃墙），“步鑫生集团”张宾（种玫瑰花）请客，任不寐、摩罗在。任搞了个“新语文传播公司”，编课外读物。都向我要字。孙长江、吴明瑜先到，让他们看《上书》稿（改了几处）。杜老夫妇最后到。自助餐过于丰富，不知道选哪些东西，乱吃了一顿，热菜却没吃上。玉珍有同感，最后吃了点冰琪琳［淇淋］。老马（杜夫人）的主意，他们常来。任与长江等有个主意，学唐德刚写胡适“口述历史”（哥伦比亚有此中心），筹到款后，杜与我两人先录。姑且听之。同我的回忆录不矛盾。

2001 年 4 月 25 日（星期三）转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浏览报刊。根据长江、明瑜修改意见录写一份送与李普。八点半到丰台闽西酒店参加项南生平（《山与海的怀念》VCD 五集）座谈会，福建影视中心操办。到项各时期同事、朋友，汪大姐等人热情接待。孙轶青、张定夫妇，施滨海等。苏双碧交谈“左”爷门活动（那位马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张长海与他有矛盾），朱良夫妇（夫人是陪去几内亚的）见面很高兴。同朱谈的较多（吃饭时坐一起），他已 77 岁，早退。许多看法相同。朝战毛如不同意，也打不起来。邓打越南

之不当等。金正日说保守势力甚强。电视片共五集，放了三集多（项南找项南故事甚动人，受母亲影响很深。56 年的一篇文章后被打成右机）。座谈时只几个老人发言。邓六金反复讲八大姐到厦门，项南穿一身破旧衣带［戴］草帽事。邓子恢夫人讲为人好。我被点名（录相中评论项，我第一个出镜头，何时之事完全记不起了。来家中拍的），讲了此次武夷山见到“厦门、金门”诗；广东、福建两个开路先锋（任、项），当年中央选人正确，打仗无先锋不行；十五大发言，书面十条，唸了言论自由与反腐败三条（走时找到这份资料）。不到四分钟。施滨海两人看了《上书》，觉六四讲得不够。

改好五份送与杜老。

接到《今日名流》通知：停刊整顿。

2001 年 4 月 26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睡足七小时。补记两天日记。

八点多钟，同秦川一起出发，路上同胡积［绩］伟等会齐，经过第一个大转盘后，向顺义走，到达“汇源果汁集团公司”已经十点了。听了经理的简单介绍，学经济的。94 年前在山东买下国营亏本的果汁厂，在北京办厂，现全国有十个就地生产厂，果汁 150 多种，年产值 12 亿，交税收 1.5 亿，固定资产 15 亿，5000 工人，北京占地千亩。然后参观，果汁包装流水作业，纸包（进口保鲜纸，七层，国内不能生产）与瓶装两种（后者一目了然）。100%原汁。这次活动中介人名羽翼（高级记者、作家），秦川介绍的，说得过我的条幅（完全记不得了）。招待人员中有于水琴（女）武大外语系毕业的。有研究所，是国内最大果汁厂家。多种出口。一同来的还有空军副司令员王志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83 岁，过去没见过。应命题词，雅俗两副：

若使太真知此味，荔枝焉得到长安。

吃喝玩乐，人生大事。汇源果汁，有益健康。家家必备，占领市场。

（后来想到，“家家必备”应改“质量第一”。座谈时我建议，定要保证质量，不要只追求数量。）

午宴后没有休息，回家已近五点。

晚上广东省委宣传部关飞进（处级）持张作斌信来，要找我谈毛（“崇拜者”也）。只好另约。九点多刘洪涛夫妇来，买了一堆我的书，签名后略谈形势。

2001 年 4 月 27 日（星期五）小雨、阴晴

晚上关飞进来，提了几个问题。约明天下午来谈。有一电话，要组织一个座谈会，研讨我的思想理论云云。——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半夜两点服眠药，久久入睡。六点起床。

上午平江新任书记徐新启（原岳阳市教委主任）与傅依明等六人来。谈平江已被续批为贫困县（又可维持十年），年津贴二千万元。大概我转过一个资料，特来致县［谢］。我说，早知你们已脱贫也。徐说：对外可不能讲呵。现拟大力发展楠竹多少万亩。他的名片上印有概况：“4125 平方公里，99 万人，闻名的‘将军县’。黄金、长石、云母等矿藏驰名中外，良种茶、矿泉水，酱干、蜂蜜畅销全国……”。我同他谈到要独立思考，弄清马恩列斯毛的历史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到底怎样建设。没有私就没有公，公和私的辩证关系，只有搞好民主、科学、法治、市场经济才能前进。还考问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徐答乃独立自主的力量。我讲了“头脑”之说。留下今年的新茶与蜂蜜。薛京来，带复印件。

下午游 800 米后，到张爱萍家，四点谈到五点。他先谈左腿股骨断裂情况，67 年被杨成武等抓入

牢中，临时监狱，潮湿、黑纸糊窗，伙食恶劣，房内爬行。直到 1972 年住入 301，已无法接骨。73 年到福建，一八十多岁老中医敷药，40 多天长腿肉了。88 年 78 岁主动离休一切不问，六四前 7 人上书后，即不过问世事，管不了，无人听也。我将“上书”唸了一遍并留下。他谈到在上海时，江找他为江上青题碑。过九十岁生日时来过，礼节性，什么也没谈。我说了最大希望：批转一下。没有承诺，只欢迎去闲谈。

2001 年 4 月 28 日（星期六）中雨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上午李郁和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谈形势看法等。称毛为“汉奸”（让日本人多占领土）。

下午广东宣传部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谈到四点。

游 600 米。

晚上刘洪涛夫妇来，约去徐州一行。要字。

2001 年 4 月 29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准备好《上书》等资料。八点过，接李普来，一同去“垂钓世界”。过西三环，戒严堵车，小赵大胆前行，杜老车落后了（后来知道是江等去清华也）。慎之、厚泽、吴明瑜等陆续到，长江最后到。我介绍了昨天李郁谈的近况并见张爱萍情况。大家对江毫无信心，主要在求社会影响。朱、吴提议到十六大前再说。慎之我们几个仍持原议。杜似动摇。签名者有几个也可以。

《新民晚报》28 日刊丁聪画我的头像，有“自述”两句和黎澍、邵燕祥诗并陈四益的一句话。

2001 年 4 月 30 日（星期一）多云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一位高大壮实“女强人”来家，说是多年前同赵石（长辈亲戚）来过，名宝世宜。我全忘了（两天前张青义电话说到此事）。满蒙混血种，自称只交接有思想的文化名流，如冰心、季羡林、吴祖光、楚图南等，很贬启功（写字要钱）。多年前经营一个复制古字画公司，是国内独一家（送我一幅王冕的梅花）。家藏古瓷器三百件，陶器二百件等等。为新疆办过文物展览，花几十万元云。家中有保安，可接待几十上百位客人。来的目的是要为我组织一次“李锐思想研讨会”，把我捧得极高。由于张青义预先作过介绍，我当然应付，并谈到有哪些往来好友，让她记了一个名单。但时间得到六月间再说。留午餐。同玉珍谈到，得打听一下，其人究竟如何也。

下午游 400 米。

雷霞来，谈到杨正午开了一个负责人会，先是提出定要将邹建华判死刑，有关单位说没有证据，那就要判无期。雷已同黄道奇通了电话。如此“依法治国”，太可笑了。

2001 年 5 月 1 日（星期二）多云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玉珍唠叨：不是看书就是看报，胜利来了则下棋。

上午张哲民、张宣三二老来。交最近文章《中国共产党与农民革命》。跟我的看法一致。我们过去

干了一场农民革命，毛乃一喜爱“痞子运动”的农民大领袖也。文中小标题：1）中共所领导的乃一场农民革命。2）小农经济和农民革命特点与马克思的论述。3）毛的农民小生产情结。4）难以逾越的绝对平均主义和暴烈的破坏性。5）穷过渡和民粹主义。6）三面红旗——农民小生产者狂想曲的进一步发展。7）回归原始共义社会。9）文革——毛农民革命最后一次表演。将《上书》最后稿本交他们。

光远电话，刚回来，未能参加前天会。仍不签名。说若水癌症跑到大腿上去了！

胜利一家来过节。手谈多局，互有胜负。毛病不改。

到秦川处，一问，他并不知道宝世宜其人，宝昨天说是身在《人民日报》，似同秦川熟也。

2001 年 5 月 2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苗苗夫妇来。我正在写字，为俞润泉题书名:《湖南饮食丛谈》，来信催了。为北大赵宝煦教授书诗笺信（用信笺纸）。

《上书》“最后定稿”，杜老又改动了几处，有可取者，约李普来，共同改定。

苗苗谈，他们校内熟人，多不赞同小妹的文章也，而且说他没看过。于是说“定要一读”。显然想避开议论。谈他自己最近遇到的一件经济纠纷，已经澄清。准备再工作两年后退休，可拿 90%的工资。

2001 年 5 月 3 日（星期四）多云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一天客人不断。

上午陈希带女婿来，带来许涤新的回忆录，上面有关他的记载。当年在重庆电厂工作，一台 5000 千瓦机，还有 500 千瓦的。已 90 岁，精神尚好。老伴已去世。对世事似已看清楚了。女婿在外经贸委工作，美国宾州读 MBA，两年多。未及深谈。送《直言》和《日记》。

周砚（带女儿）和林利来。她们先到莉莎（立三夫）人家。林利是 68 年坐监，后关到秦城，共七年。同立三一案，都是“苏修特务”。身体已不好，摔断过肋骨。周砚似世事明了，愿读我的书。将《诗词本事》送周，《直言》、《日记》赠林。没有留吃饭（玉珍昨天对来客太多，很是埋怨也）。

雷霞带儿子来，留午餐。儿子是飞行员，已 35 岁。中校。王伟飞机事件，谈我的看法（公海上，挑衅引起，小飞机灵活也。打捞了东西也不会公布）。

收到广州姚传远寄来重读《庐山会议实录》23 首诗词（未完，还有二十多首）30 多页。真是一个大大有心人。收到黎维新寄的《长沙文化城》，记抗战初期长沙的文化界救亡活动，资料极其丰富。

2001 年 5 月 4 日（星期五）阴有沙尘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上午重新搁置窗台资料专盒，并略作清理。二个小时累得一身大汗。

张青义两次电话，谈到宝世宜情况。他是从中科院一何姓老同志处了解的，去过她家，确是古物大收藏家。为人正直，是胡洁［絜］青的“干女儿”。独身（没结过婚？）我再三嘱咐慎重一些，多了解些情况。

玉珍又强迫我做裤子。下午三点到裁缝铺去。夏、秋两条。昨天又买了双皮鞋。真是没有办法。

下午游 600 米。遇见何纯波，已 88 岁。每周仍打三次网球，找了一个 76 岁老伴。每天还到班上去。为贯彻“电力先行”，坚持工作到 92 年。对当前“乱来”，甚不满。谈到写抢救、保安处情况，他当年真是要“真枪毙”他，带［戴］脚镣，同赵一峯一样。约定谈一次。给了我名片电话。又遇见洪戈，

已 80 岁。要了我的电话。

归途到李普家，取了“最后定稿”，复印 4 份。

2001 年 5 月 5 日（星期六）多云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

延滨夫妇来。俩人关系仍不好。留午餐。

薛京来。

2001 年 5 月 6 日（星期日）小雨

昨夜服眠药上床。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请冯兰瑞来，谈“上书”事。让带回定稿。李昌同意签名。关于监委与中委平行事，认为不可能，可改为同书记处平行。冯话旧甚多。莊静不惯李昌的埋头公务，无儿女之情，终于离异。他们生育四儿女（莊静有大女儿），一家十多人住在一起，全由她照顾。又谈韦君宜之为人，同魏东明、苏展旧事，其实对杨述也不全忠，等等。光远五个女儿，“如花似玉”被打成右派，“文革”自杀。下午胜利来，手谈几局，胜多负少。

2001 年 5 月 7 日（星期一）

李普早晨来，到女儿家。下午张哲民、施<雅>凤来谈上书事。散步见秦。

2001 年 5 月 8 日（星期二）多云、小雨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续翻看《谈话追记》。

薛京去湖南回，谈黄道奇去。下午到部，游泳，去赵健民家。

2001 年 5 月 9 日（星期三）晴

两点半小解后，再也睡不着了。三点半起床。浏览报刊。继续翻看《谈话追记》，许多细节很清楚了。关于胡赵关系谈得很细。

八点半从家中出来，先送玉珍到建设部。一路闭目养神。九点多到孙大光家（附近在拆房修路，认不出路了）。先将《上书》唸了一遍，他完全赞成。也认为此人毫无希望，可藉此形成一种“社会压力”，总有好处，代表一种声音也。他的病情（前列线［腺］癌扩散）尚可，只是行动困难，坐在躺椅上用尿壶小解。谈到他收藏字画从 51 年开始（原以为始自长春），同曹瑛等结伴，那时买一幅板桥画，70 元就很贵了。墙上悬有特大幅黄宾虹的山水。

胡冀燕来，详说任老意见。午餐。

2001 年 5 月 10 日（星期四）晴

睡得尚好，五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田绿萍来，为她的住房事。由玉珍接谈。

洪戈来，原来是为“副部级”问题。文革后，被任为部顾问，及未到职的有色金属局长，实为副部长，有高扬文等证明。但由于系部内定，未经中央任命。答应帮忙（他是王思华的儿子，妻子蔡仪乃蔡

和森与向警予女儿，过去都不知道）。

杜老来，谈杜星垣意见：时机不好，“上书”暂缓。目前江甚狂，认为体制已不错，形势甚好，但有些老干部吵闹不止，被民运分子利用。海外回来人抓了六个。李鹏曾建议江留任，于是两人勾得很紧。毫无希望也。胡锦涛常找宋平，也无望。年青人则认为关键在如何解决“一党专政”。我谈了点这两天活动结果，同意他的意见，暂停下来。还谈到禁止赵健民与赵往来。河南有一个“八人读书会”被查禁：读书为什么要成立会？

下午三点在游泳池同李普碰面，告知杜老的“冷处理”，他颇意外，也只能如此。

2001 年 5 月 11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八点先到李普家，谈“上书”事，拟找朱、胡一谈。参观他的住房，起了一个搬来的念头。

九点参加《炎黄春秋》会，有几位新人：李犁、何方、刘志琴（女，社科院）。仍在“曹琨休息室”。发言踊跃。光远讲得长（制止不了）。刊物方针仍“生存第一”，打插［擦］边球之类。人权除生存、发展之外，更有政治与独立（人格、自由）。光远谈入党时何等心态，却是个专制党政体。“心中有数，小心谨慎，不要祸从天降”。又稳当而不减勇气，该说的要说。陆定一谈话，党性与科学性结合（不能二元论）。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禁区。说话艺术：画龙不点睛。杜润生谈：丢掉幻想，没有喜剧变化，有复杂头脑，忧患意识（江谈内忧，有国内民运分子。“上书”暂冷处理）。鲁迅谈中国农民——顺民——暴民。要东西融合，古今贯通。何时能变成现代民主国家？党何时能变成现代政党？我谈：陆定一认为必须多党制。我们是秦始皇——马列——毛的人治——权威——独专相结合（如二奶奶之于“大宅门”）。邓向江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何时说了算，就放心了。杜还谈，今年 4 曰 9 号中办文件之杀气腾腾：体改不要炒热，核心乃党的领导。几项经济改革暂停：费改税，社会保障等。中国最大问题必须引进西方制度。张之洞都倾向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西太后都动心改革了。中国从封建专制走出太艰难，得有人努力。

光远还谈到云南马帮：有野马。——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下午洪戈来。

2001 年 5 月 12 日（星期六）晴

羽翼同夫人小孩来，交几张在汇源拍的照片。愿结交“正义人士”。郑惠谈六四时宋平压胡绳很厉害，胡找尚昆，让放心。——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五点起床，睡得尚好。浏览报刊。上午朱正来，博库网刊反右书校订稿，将住半个月。谈楼适夷往事，为人之极其正派，朱正、刘宾雁约到家吃饺子，被史莽揭发。后当面批评，“你再揭发吧。”史不敢再去了。郑惠来，谈朱镕基情况（朱的大姐是郑的嫂子，九十岁赠词：“冰心玉洁，清香长远”）。“功高震主”，很是小心，关系尚好。李鹏曾批评，在美时“讨好”讲话，给以反驳。三峡事不赞成，同郑谈过我的意见。六四时曾批他在上海“右”了，等等。郑看了“上书”，正合他的意思。带去与朱一阅。建议找胡锦涛一谈。谈宋平为“左”爷后台，当年反右，陈舜尧乃清华负责打手也。

下午游 600 米，又遇见洪戈，星期一来交信件。同胜利手谈多局。

2001 年 5 月 13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八点同玉珍到李普家，让玉珍观察这一居住房屋情况。又一起到对门看望穆青（多一套二居室）。夫人是续范亭女儿，过去没见过（延安读小学）。话旧，并谈到文革与六四情况。穆在六四时应［因］新华社上街人多，挨了一年多批评，是薄、万保了他（宋平不放过）。致力于摄影事业，个人回忆只写“记者生涯”。赠我牡丹与菊花（开封）两本，以“老友”称之。张哲民与施雅风［凤］应约来谈，告以郑惠将“上书”交朱镕基，我再直交胡，他们很是同意，这就补足了“暂停”遗憾。施找到候［侯］仁之，叶笃正六位院士的赞同（但建议不写六四）。后一起到酒店午餐，有炒泥鳅等合口味菜。尽欢而散。

2001 年 5 月 14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睡足六个半小时。浏览报刊。

上午洪戈来，关于他的副部级问题，高扬文有两信给我，并一套送曾庆红。略谈我的处境与有关情况，让他一览《组织史资料》中央卷及编到十五大事（他全不知此事），使他吃惊，从而说明：他的问题无绝对把握也，只能尽力而为。

下午两点到部，先将洪戈材料交虞云耀，我写了几句话：应当解决，合理合法。关于房子、司机等事，薛京找李志勇谈了，是否重视这些“老干部”的离退生活，是最好说明也。

同薛京一起到内部书店，都认识我：“许久没来了”。买了四本书，两本《读懂中国》（百年来重要文章文件）和写孔孟两本。

让小赵送五本书与穆青。

收到汪澍白寄来的在省委宣传部工作时的见闻，同我有关情况。

2001 年 5 月 15 日（星期二）沙尘爆［暴］

五点起床，睡足七小时。浏览报刊。周成启寄来《前哨》所刊六四的要害文件，大体知道的，这是详细的开会记录。难怪他们如此紧张：原形毕露。

韩棣原来约去午餐（海南接待过我们的彭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京，在一温泉开酒店），直到我们吃过午饭才来。闲谈一小时。让他们知道我的观点，对形势的看法，对讲老套话、四个坚持等等的不满。海南优势是旅游，便于吸收台湾投资。上午保定吴宗璜来，交新作《价值是什么（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谈他们的理论已被人认同。

下午两点中国新闻社王锦娜来，为纪念党 80 周年，让我谈点感想。主要谈为什么当学生时就追求革命，一二九后成为学运头头并组自发党，为找党弃学离校，置母亲于不顾等等。当做人同做党员发生矛盾时，即以做人为本。这是安身立命之处。谈到毛泽东是农民领袖，内战时肃反死 10 万人。抢救又亲身经历，1949 年后一直“左”到底。反对过农业社会主义，却又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平生办了两件大事。党是个专制党，必须“一人说了算”也。现在已走上市场经济，但政治仍老样不改，和平演变慢慢来。中国有承受能力，但当前腐败与失业大军，险象环生。

下午游 600 米。

2001 年 5 月 16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张戎来，谈经过十年努力，毛传英文稿接近完成，中文也只能自己搞（《鸿》由弟弟翻译）。问了些细节，如少年时迷信，我说到幼年时见到过“朝南嶽”的队伍，过大街行跪拜礼之 诚（原文此处空一字——李南央注）。搬《辞海》，查出“陶澍”条。她在国外的优势，听到外国人的评论，到过阿尔巴尼亚见过霍查夫人，中国援助所起作用，等等。

下午郭全胜送来芒果。游 600 米。

南京小邓电话，玉珍接的。他听到有人说我的“坏话”，很关心我，不必介意。

2001 年 5 月 17 日（星期四）多云、有沙尘

四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找杨纯谈了近两个小时（送她一些芒果）。写回忆录要涉及武大和秘密学联几个人，她是主要人物之一。她谈到江明让她们四个女将（从济宁）到俎徕山参加起义。在山东纵队中当团政委，能打枪，真练过。剃短发，女扮男装。到皖东北，领导过江上青，先后四个地委书记。39 年 7 月—9 月同张爱萍婚姻关系。由金明领导时间最长，称她为“叫驴子”，能叫能踢也：会讲演，能动员群众。搞地方武装，输入主力，非常艰苦生活。后在盐阜区，黄克诚部队，受到刘少奇的欣赏。在盐阜区党委任组织部长时，曹荻秋是宣传部长。1940 年同张彦结婚，以后一直在一起，正副书记关系。后挺进浙西（粟裕），又撤回胶东，南下松江等等。调北京跟总理三年，反右后调北京医学院书记。大体理清简历。准备以后再续谈。带回山东纵队和新四军三师两本书，其中有有关她的记载。我谈到延安抢救关保安处，三个问题中有关她的一个。

下午游 600 米。刘清来，谈郭佩珊事近解决，关键在空军平反。谈到贵州地下党一大冤案。

收到《同舟共进》四期，内有丁弘写我的文章。

2001 年 5 月 18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睡得尚好。《同舟共进》第 4 期丁弘写我的长文，看了一遍，抓住了一些要害。只是一次会面，有过点通信，就如<此>写来，很是不易。

开始写《同舟》八十周年约稿。昨天电话，任仲夷、张劲夫、李普等稿，刊第 6 期，我的刊 7 期。必须赶快写出了，只谈一个问题：做人与做党员。

上午中国新闻社王锦娜来，写的访问稿略加改动。

玉珍为我理发。

下午游泳 600 米。

2001 年 5 月 19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湖南来一老者（自言 75 岁）张鹤皋带女儿，送上一本自印的诗集《晚耕集》（内有读我的诗集著作等）。完全不认识，他也没提到一个“中介”关系，要我写序或介绍文，说读过我为李元度集写的序言。实在办不到。谈了几句，送出门去。

下午施滨海来。游 600 米。

胜利来手谈多局。

2001 年 5 月 20 日（星期日）晴、高热

昨夜服眠药，睡到五点半起床。

上午宋晓梦来，大胖送她书，我给《莎士比亚全集》。谈到河南社对她稿费赖账情况，真太令人不解，可恶之至。她知道我的怀赵朴初文，《光明》已排版不能发表，是现任新领导卡住（大概是我们几个人不能见诸北京大报也）。

下午胜利来，手谈到晚上，互有胜负。老毛病不改。

2001 年 5 月 21 日（星期一）晴、高热

昨夜什么也没盖，四点半醒来，即起床。续写《做人与当党员》的最后一段。全文脱稿，4500 字。接李普电话，题目还是不加“矛盾”。下午将复印稿送他，并慎之一份。

上午一位青年王天星来（说来过我家），考人大博士生，可能名额有限，定要我向校长写一介绍信，说校长认识我，只好应命。程湖来，工作顺利，爱人也在一个机关。他是银行的党委组织部长。让他看了这篇纪念八十周年文，他说他们这代人都不问政治了。

下午二点到办公室，已开始写《信阳事件》的序言。薛京和作者都有个草稿，可作参考。为胜利证明是福建畲族身份，同张家坤通电话，并转去信件。

（22 日补记，翻了一下《信阳事件》原稿，前前后后的全面如实记录，这一段史实我最不清楚。觉得所写稿子，以及薛京和作者的稿子都没写得要害。暂时搁笔，看完原稿再说。作者参加阅卷，电话打不通）。

杜老下午来，他又同人研究，并带来港刊去年的讯息，五位政协副主席上书，加强政协监督作用遭到惋［婉］拒，并派人去谈话。还谈到赵健民与他出面，将被怀疑同赵紫阳的关系也。

2001 年 5 月 22 日（星期二）晴、甚热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又将稿子看了一遍。同慎之电话，他认为八十周年喜庆日，如此泼冷水是否合适。因此考虑如何挽救。续写《信阳事件》序言。

上午安客厅大空调，胜利、小玲来帮忙。玉珍昨天到商场买回的。

下午平江喻杰老（88 年去世，84 岁）的孙子同长寿养殖场的一个技师来，为该场扩建万头牛羊向财政部要 600 万元。项怀诚 88 年去看望过喻老。没有办法，只好写一介绍信，同项无一面之缘也。平江人没办法，想尽一切法子到北京来要钱。这次酱干比过去有改善。

下午游 600 米。

晚上李郁同王伟（西安火星株式会社的事务所的业务代表）等四人来，他们都是下海大腕，要搞一部四十集《曾国藩》（要我当顾问，没答应，应找湖南唐浩明）。我说了些看法：曾在当时及后来巨大影响，毛为什么“独服曾文正”（曾的爱民歌：上门板），蒋介石也是私淑弟子。湘军为何胜利，近代军阀起源（服从个人），反对太平天国消灭孔子传统文化（砸孔庙等），高举护孔旗帜团结士人（与全民），会用人，战略眼光（自己常打败仗），会治家，教子家书，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科技，是全才。举家无一不才子弟（我在书记处谈过）。曾宝荪回忆录，曾纪泽使英（爱护森林）关系到对太平天国与农民战争看法（邪教也），等等。

2001 年 5 月 23 日（星期三）晴

昨夜看电视到十一点。玉珍让我服眠药，睡到五点半起床。《做人当党员》加了个大尾巴，提及党

的正反面历史及搞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也提及为何写自己经历的消极方面。从电话中向李普、慎之唸了一通，都认可了。慎之改“品德”为“良知”，以区别当前“以德治国”提法。

上午黄新亚同德阳科技委|主|蒋大海、宋广山并杨少波（做石油生意），张迪斌（大校下海）四人来。蒋过去搞过水利，做过地方组织工作。6 月 8 日在德阳举行“中国聚苯硫醚基地奠基”，请我们去参加（并游九寨沟）。这种高科技产物只有美国掌握，绝密，关系国防工业。可作涂料，如隐形飞机可以防任何窃听，作最强化的保护层。乃“863”项目。争取{当}地资助。我祝他们“奇货可居”，多赚钱做更大事业。顺便谈到过去制度，路线斗争埋没、摧残人才，只有放手发挥个人才能，社会才能进步。

奚青送来三月间同 38A 军长徐先勤[勤先]来我俩照片四张，徐手上碰巧拿了港报“血洗天安门”，只得在外地洗印。《孙大光传》已在上海出版（出我四本书的　　社（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只删去“王若望”一段。谈及大光过去揭发邓家子女事。邓楠在广西北海贷款六千万盖“楠楠大厦”，转手 1.2 亿卖与地方。邓朴芳 [方] 打着招牌“视察”海军，为残协弄钱，辽宁 300 万不干杯，以及河北程维高秘书贪污事，可能受曾庆红保护。

下午到办公室，寄出文章给萧蔚彬。游 500 米。

2001 年 5 月 24 日（星期四）北京雨、合肥晴，去合肥

四点起床。清理带走书与资料并翻看《聶绀弩全编》，临时抱佛脚。因周笃文（已到合肥）告知此次“第十四届中华诗词研讨会”主题是讨论“五四”以来的名家诗词。准备讲点聶绀弩其人其诗。

薛京、小赵来吃早餐。八点半从家中出发，四环仍挤车。不到一小时抵机场。因小雨，高空有雷电，迟 20 分钟起飞。机上闭目养神。吃午餐，并看《合肥晚报》等。十二点半到合，周笃文等来接。住市委的梅山宾馆。午睡不着，下午略准备发言稿。写了两张纸，谈诗与人文精神，必须个人精神独立自由也。过去反其道行之。

冯大鼎来（磨子潭医生，1992 年来过北京），为省电力公司几个人去美国，大使馆拒签事，以为我的本事可以指使美馆也。他也说不清情况（后来还是薛京同他谈清）。省委副书记乔传秀（女，原宣传部长，不到五十岁）与组织部长朱成林，副部长黄林龙、秦亚东来看望。乔声音洪亮，健谈，说江泽民第五次来安徽，今天刚走，书记陪去北京了。我告知同安徽的缘分，两次流放共七年半。还谈到经济要放手吸引人才（深圳招海外华人），意识形态更要开放。“你们都是天足，没缠过脚”，马克思的价值论也不行了。

晚餐后散步。周笃文引孙文光教授来，赠《天光云影楼诗稿》，内载“论近百年诗家绝句”，龚自珍起，共 60 人，我是最后一个。晚上市委书记与组织部长来，书记到过磨子潭，看到我住过的房子。

2001 年 5 月 25 日（星期五）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还盖了薄毯，睡得勉强。五点半起床，即解手。续看聶绀弩资料并袁弟锐文章，准备讲话。

在餐前同玉珍散步，许多人要打招呼点头，多生面孔。八点廿分到会场，百来人参加。有省市政协，诗词界人一起坐前排，孙轶青报告都已印好。讲到诗品与人品一致，此次主题是当代诗词。我讲了约 20 分钟，主要谈聶诗特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独特内容与形式创新，因所处时代也空前绝后也。同时讲高旅的诗，一首写三种人的。谈到自己同安徽渊源，唸了怀田家英诗（袖手难为壁上观）。过去不能谈“人”，党性同科学性、民主性、自由性应当是一致的等等。大概没有出格之词。杨叔子讲一个小时，有印出文章，甚丰富。诗词要“飞入寻常百姓家”。讲了北京司机挖苦李鹏的例子（坐客要停车，“又不

是李鹏讲话要停一下”)。

我讲完下来，欧远方夫人邹人煜（省诗词学会会长）找我，后来又到房中，让写悼文。简略谈了欧的经历，心脏病突发，去世前一小时还在谈事。对粮食恢复统购统销，引起农村危机，向朱写信，反遭批评（后终取消）。晚年关心三事，为民主科学呼吁，为农民呼吁，为历史冤案陈独秀、项英呼吁。下午张登全（彭总警卫员）、许有为（合肥教院教授，民主人士）、吴昭谦来，张说要成立张学良文化研究会，要我登［当］名誉主席（吕正操已同意？）含糊应之。许、吴坐谈甚久：“中国何时能民主化”。许似欲根本否定毛之革命也。

乔传秀副书记在稻香楼晚宴。玉珍对其人印象不佳。

许、吴等对卢荣景摇头，铜矿工人。张登全同卢拍过桌子。——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1 年 5 月 26 日（星期六）阴、细雨，到磨子潭 住霍山

住霍山南岳山庄。空气清新。县长极能干。宾馆承包，只净［进］不赔，又有税收。——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昨夜十点前上床。五点半起床。睡得尚好。早晨王若平（58 年前负责磨子潭工作，打右派）来。现从事姜夔研究，出专刊。要我题书名，从而谈到对我一生知之甚详。刁{蚰}生文革时因我而挨斗。电力系统一些老人关心我，愿意接待。八点廿分出发，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副部长同行，经六安，市副书记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陪同，经新开山路，十二点到磨子潭。彭键等（佛子岭站长解登国儿子、镇长等）守候，相见极欢。电站外形已大改观，现代化大门，新建餐厅。午餐吃到鸡、甲鱼，鸡蛋均本地土味。餐后一路沿居住区慢行，房屋都已重建，法国梧桐高大遮路，河岸已有围墙。所有认识老人及妻子都一一找到相见。有王立学、崔、李殿林、王志松等，不断拍照。在原房前照多张，合影多张。又到石槽（磨子潭镇）并小彭家，见到妻儿。到坝上观水库。两点多始离开，到霍山县的豪华宾馆。

2001 年 5 月 27 日（星期日）晴

早六点起床。本拟写好悼欧远方文。六安市付［副］书记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我送他《直言》），思想甚解放。同意我的观点：只要经济不后退，民主、体制等问题会缓慢前进。归途参观霍山世林集团的 1987 年创办的灯泡厂，90%出口，次于佛山为全国第三玻璃器厂。年产值 3 亿元。2000 工人，人均年万元。山乡因而巨变。十点到六安宾馆改装，58 年朱老总来住过。被迫作字十张。六安市委书记也是我的热心读者。凑四句赠六安主人：

旧地重来思（哀）往昔，山乡巨变在今秋。
多栽桃李期春色，但愿长无采伐忧。(三四句自“还乡有感”)。

一点始午餐。下午回到合肥。

2001 年 5 月 28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擦澡。上午参加闭幕式。潘培成的闭幕辞和霍松林总结讲话，都谈到我的发言赞称聶绀弩诗，有影响。霍说：诗词应当争读者，非争地位。“大众化”提法不全面，应提多样化。大众化、通

俗化非唯一审美标准，应雅俗共赏，也自娱、自解、自乐，就是为舒［抒］发自己，读者水平变化，用典自然即好。读者对象不同，应有不同层次，不同审美标准。读者面越大越好。人人都写出好诗不可能（名家首首好也不可能），各有专业，爱好者越多越好。真正好诗有限，不能要求人人都会跳舞唱歌，诗词亦如是。唐弢认为旧诗词不应入新文学（毛不提倡，自己喜欢），仍赞郁达夫旧诗成就。红卫兵不敢破毛的诗。“屈指行程二万”（解释为曲指走路！）政治、思想、阶级那么多“性骚扰”，还能写出诗来？此次诗词会有实质性成果。二百多篇论文，刊出 63 篇，名家数以百计，涉及 36 人，聶的文革诗，史无前例。钱仲联抗战诗，夏承焘、沈祖芬，今人远胜古人。思想境界，眼界宽广。真正贯彻双百方针，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互相争论。

周笃文谈：孙轶青胸心狭窄。

尹曙生来，谈那位女副书记如何被欣赏（汛期抢险，原寿县县长），江此次来，飞机运防弹车等。杨洪熙电话，明天来合肥。人客不断，有的只能应付。

2001 年 5 月 29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将《继承欧远方遗志》文改正抄毕，让薛京交《安徽老年报》编辑并请夫人过目。早餐后回房，王佛生来（几乎未能认出），谈权力与智慧关系。毛自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正好说到自己：49 年前是前者，以后是后者。九点出发，先到清风阁，此为纪念包公千年诞辰所建，共九层，地下几层为人物声相，上五层有关包公和安徽历史故事，诗词、石刻、木雕、绘画等，宣传包公精神与安徽文化。飞檐塔式，高 50 米。

十点半到省电力局，杨副局长接待。思路清晰。安徽现有三百几十<亿>度电量（水电 5%），多余 50 亿度，农业用电不畅。又到市电力局，如总统府，天然石料，两处调度室都很简略，有电脑屏幕，值班者 3 人，不像过去摆满了电话。在省宾馆午餐。一点回来休息。下午三点半在西餐厅作字，给合肥市委副书记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王佛生各一副（关于来合肥有感二首）、为张若平书于谦“咏石灰”并书名《姜夔与合肥》，又咏菊、梅给梅山宾馆徐乔明与戴蓉蓉。

汤洪熙来，青阳到合肥有二百公里，中午即到。谈到磨子潭情况，嘱他同彭键写出我当年的一些情况，许多事情早已忘却。彭送了我四大筒茶叶并土产葛根粉。玉珍请汤交彭一千元，给小孩子买点什么。夜宴由王佛生请，汤等参加。晚上薛京来整理行装，一大堆六安瓜片等，装了两大纸箱。

————————————————————

在合肥写的两首七绝，留赠合肥主人：

（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两度居磨子潭近八载，1979 年 1 月 5 日经合肥返北京。新世纪第一年初夏重来，感而赋此）

一别廿年新着装，围城绿道古游廊。
今朝洋务转开放，飞鸽喷泉迎客场。
新天再换岂寻常，往昔非烟不可忘。
请问关怀何等事，百家鸣放百花香。

2001 年 5 月 30 日（星期三）晴 回到北京

五点起床。收拾自己的小提包。安徽文艺出版社的贾愚又来（他说四点即起床，为我写字幅），赠我所作诗词一束，内有《庐山冤》12 首，字也写得不错。

宾馆经理徐乔明、办主任戴蓉蓉一直张罗陪送，省组织部副部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

央注）也送到机场。七点多动身，一刻钟即到。八点十分起飞，准时到京。小赵来接。十一点到家，一起午餐。小玲将北屋书柜作了搬动。

收到慎之为《历史的先声》写的序言："革命压倒民主"，百年来中国做了个"民主大梦"，述其过程，很生动也深刻。

2001 年 5 月 31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睡得尚好。浏览报刊，积压一周，只能一天天解决。读了慎之的序言，开始翻《历史的先声》，熟悉得很，正在清凉山，过来人也。为此书可以写篇文章或杂记之类。上午朱正来，台湾版《两家争鸣》带我（后记说明是李南央中介），未删节本。他的"博库"网本是合台豫两种而成（河南的有补充），并拟做好新的补充，于是更权威了。让他看我的《做人与党员》长文。将《黄孝宗传》与他，请代写一文介绍其人，谈自己的感想。谈安徽之行：现在四、五十岁这批台上干部，有头脑很清醒的（王佛生、霍山县长、省电力局杨副局长等），是希望所在。留午餐。

午睡一小时。两点去游泳池，遇见杨纯，告合肥之行。游 600 米，尚不觉累。又洗了个痛快澡。

张哲民来，交谈一个多小时。说施雅风希望同李普谈，民主化得四十年也。他属于着急的一派。建议我找胡锦涛谈。只得告他已找过，不愿接谈也。将长文与他。他带来待烹的狗肉并调料，回赠六安瓜片。

2001 年 6 月 1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续翻《历史的先声》，"做人"长文又看了一遍。

上午段飚来，还一本书（全忘了），并修青藏铁路的建议书，是他的上书，最后是由江批的。铁道部门等大概都不赞成，经济价值不高。对付印度则必修也。他也赞成从西部南水北调。不修铁路无法解决贫穷落后与真正安全稳定。印度早已将铁路修到边境。98 年 GDP91 亿，财政收入 3.6 亿，支出 45.3 亿。铁路总长 1089 公里，不到 200 亿元，五年通车。如不通铁路，则助长印度扩张主义（已侵占 9 万多平方公里）。过去以"综合运输"错误方针，几架波音 707 来解决入藏运输，因而停建铁路（大概是赵当政时的决定）。文中还谈到一公里高速公路投资可建 3 公里铁路。段是反对大修高速公路的（可建 5—8 公里普通公路）。

下午游 600 米，到办公室。关于满起代替小赵当司机，找李志勇谈，请他照顾也。

胜利来，晚饭前后手谈几盘，自己悔棋却发了脾气，太不像话。

2001 年 6 月 2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满起一家来，毛竹长高了。

周保志来，张伯林关心，已任命长江水利委员会党组书记，即日赴任。真是意外得很。"水电渗透到水利"去了。汪恕诚工作有成效。中国水利能走上一条平安大道才好。下午游 600 米。

陈砚发等三人来。岳阳开发区产值 31 亿，不算多。送一堆家乡物品。

晚上到民族宫餐厅赴宴，刘云鹤夫妇代邀，主人系东北人张鹏博、鹏翔两兄弟夫妇，哥哥在深圳法院，弟弟是曾赴台"中国古典艺术表演团团长"，全少林，善京剧，夫人乃名角。餐后表演京剧演唱，李有存（原部老干局的）也在座。

2001 年 6 月 3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张鹏博与葛行军来，谈葛在高法任执行办公室副主任，理应升正职，却因 56 岁年令［龄］被卡（另有后台人想取代），希望我能帮忙。看来其人正派（高级法官职），有头脑，就答应了，让送来材料。张是深圳中法院的研究室主任，也属能干人。要去五本书，还要条幅。

朱正下午来，《黄孝宗传》看完，值得绍介：当年青年爱国精神；高科技研究国内无条件，美国造就拔高人才环境；中国人智商又勤奋；有益于统一；自己感慨，时间耽误，曾摧残知识与人才。

2001 年 6 月 4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接陆沅来。王纪宽来过，想找我谈，因我不在家，他已回香港。王同美国兰德公司中的专家有交往，很忧虑目前形势。认为江有三大失误：对德［法］轮功、对美，对台。朱也有两大处置不当：下岗人太多；粮食恢复统购（已改回）。留下一份 1985 年的战略性资料（《取胜于“星球大战”还是求胜于“一国两制”？》——两个跨世纪“大战略”的较量）。还谈到王对鲍桐［彤］的资助。陆留下多份复印资料，有的过去没见过。

收到钟叔河寄来的《书屋》第 6 期，刊有他写我的文章《老社长——李锐识小》（及王若水、李冰封、朱正谈小妹《我有这样一个母亲》的文章），信中有清人诗句：“别有伤心看落照，自锄自地种相思。”信中还说李普让他写写我。将几篇文章粗读一遍，真是感叹无穷也。若水说范是“制度的牺牲者”，当然个人有责任。朱正题为“是家务事，是大历史”，冰封将我大夸奖了一顿。

元元来，核工业部一位副职向美企卖铀材三年不收款，结果公司倒闭倒账。揭发材料（张澜儿子写[8]）骇人听闻之事。未允转送，她自己可以送的。

2001 年 6 月 5 日（星期二）晴

昨夜玉珍让我服眠药上床，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一上午浏览报刊。收到葛行军寄来的材料。

收到香港培才教育基金会寄来的邀请函，黄彰任介绍，参加音乐晚会。两次不批准，这次恐怕还是不批准也。我们乃“异端”也。

下午到办公室，葛行军事，给张伯林写短信并面谈，55 岁即不再提升无此规定也。谈及现在腐败一窝窝的问题。张说：根子在 93、94、95 几年的经济大开放，无以把关。

游 500 米。用肥皂洗澡。

《做人》长文寄给方实并短信：提出问题，“陈云明智”事爆［曝］光为好。

刘清来，谈到贵州一千多人的旧冤案，端木正帮忙，有望处理解决。郭佩珊事，空军又提出还是要组织部表态（恢复级别待遇等）。

2001 年 6 月 6 日（星期三）晴

昨夜打赤膊睡的，不敢开空调。五点半起床。

上午仍浏览报纸，翻看资料。开始清理书桌周围的杂件。

---

[8] 李锐这里笔误，应该是张澜的长孙张正华，不是儿子。——李南央注

将《书屋》四篇写范（李）的文章复印件送杨纯一阅。上海《人才开发》上有叶尚志写的一篇纪念欧远方的文章。

下午游 800 米，共 35 分钟，前 400 米 16 分钟，尚不觉累。明天去四川，又将一个星期不能游泳。

同小妹电话，告知出差事。她星期五回国。

2001 年 6 月 7 日（星期四）晴 去四川德阳

五点半起床。最后清理要带走资料（关于科技、九寨沟做诗）。浏览报刊。《书屋》那四篇文章又看了一遍，若水的写得好，电话找不到人，住医院情况不明。

小玲来帮忙。中午几未休息。一点半薛京、小赵来，即出发机场。在贵宾室同朱厚泽夫妇先见到，闲谈到合肥听到的“动态”，飞机运防弹车及成克杰两次逞能（一次背古诗，指出错了一句；一次唱歌，成得到掌声大）。朱说，成能唱意大利名曲，听他唱过。随后吴象、黄新亚两对夫妇来。三点一刻准时起飞。

五点半到成都机场，德阳科委负责人来接，坐一辆大型旅游车去德阳。市内很堵塞，出城有高速。田野风光加了农民小楼，积木式建筑。八点始到德阳。我五十年代来看过东方电机厂（水轮机强过哈尔滨）。旧貌已无印象，完全一座新城。居旌阳宾馆。吃过晚宴已近十点了。宴桌可坐 20 多人。喝了一两剑南春。主人蒋大海（市科委主任）极殷勤。蒋主动赞助聚苯硫醚（PPS），52 岁，社科院研究生院财贸经商专业 98 年毕业。

明天 PPS 产业奠基典礼，要讲话。

2001 年 6 月 8 日（星期五）多云

科教换新天，知识经济先。下海得成果，国强民富源。——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昨夜服眠药上床，睡得尚好。六点起床。看资料。讲话定稿四句。饭后，请黄新亚代拟讲话 300 字（讲时只用了第一句祝贺语）。

八点半出发到城外奠基地，农田 2000 亩，几万人工厂。附近农民参加甚多。省地有关负责人参加。台资主人吕晶是我原军工厂负责人（大校）。我讲了五分钟话，声音洪亮。奠基礼浓［隆］重，我铲了四大锹土。参观德阳科技展。

十一点多返回。下午开座谈会，特请出成品的三专家详谈过程。徐登顺（65 岁，65 年川大毕业）、赵祥光（51 岁）、宋广山（46 岁）。徐是原搞军工的工程师，赵、宋为清华毕业，在民营厂，都专工高分子。

2001 年 6 月 9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七点早餐。市委书记来送行，安排了开道车。仍坐旅遊大车（乃二重厂旅游公司的），安排了医生、“小李”导遊。途径绵阳、江油、平武，在平武午餐，由高速转一般公路。途中黄新亚谈李白在江油度过少年、青年，“铁杵磨针”故事。有修路段，常停车让路。翻过杜鹃山，3100 米，岷山另一种风光。在车中寻诗觅句，得二章，示吴、朱、黄。

德阳两宿过绵阳，喜见长虹火炬场。（长虹彩电厂）

平武难忘餐野味，车中尽日览风光。（车前无处不风光）

盘山越岭长征路，圆梦收魂九寨沟。
白也无缘空北望，磨针故事话江油。

七点多到九寨沟，住金鑫宾馆。上三楼吃饭，几走不动，回到住房又是三层，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医生为我输氧。血压正常，玉珍亦正常。

2001 年 6 月 10 日（星期日）多云转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六点起床。翻山水诗篇。

七点半早餐，八点半出发游览九寨沟（由管理局接待）：“车前无处不风光”也。沟口 1996 米，到达最高处 3200 米，查清沟长海，再到日则沟（另一支沟来去）沿途 114 高山大小湖泊梯级，17 个瀑布群。“九寨归来不看水”，据云四季风光不同。到一个海就下来，拍照无数。走过磨坊，沿沟瀑布的长几里的木板桥，又爬坡。曾吸氧。海中山群倒影，远望雪山，树正瀑布群等等。美不胜收，其妙难言。还得寻求诗句。上坡最后由人推扶。中午吃风味野物。归途看得潦草。由局长“娃娃脸”接待，参观博物馆（尚未开放），可称中国（世界）第一。地质构造证实了我沿途观感，乃石灰岩喀斯特地形（高山石灰岩区，同西藏 3 亿年前一同凸起，原为浅海）。得诗四句书赠管理局，朱、吴批准。

人生快事几亲尝，九寨沟来永不忘。
仙境桃源疑世外，旅遊却老寿延长。

署三人名字：“吾等皆古稀耄耋人也”。

大家都写不出繁体寿字，哄笑一堂。晚宴吃到 400 元一斤磨姑［蘑菇］等本地各种野菜、菌类。向局长建议：可在沟中隐蔽处建若干高级别墅，如上太空富翁 2000 万美元，以高消费接待外客人，短期居住，似为可行之道。

金鑫宾馆经理黄礼元，农民出身，赚到二千万（建筑公司包工）告我：只读过二个月书，无文化，同儿子一起，求为宾馆题字。看完精彩的藏族艺术歌舞后，十点书二句：“宾至精神爽，仙遊更乐康”。仍三人署名。谈到 1982 年赵紫阳到九寨沟发现熊猫，嘱主人不要忘记赵紫阳，席间讲话故意大声。

2001 年 6 月 11 日（星期一）雨、阴

五点半起床。睡得尚好。补记日记。玉珍觉得昨夜条幅没写好，三人签字侷促。让黄新亚打听，主人甚满意，不必再写了。饭前将《做人》长文与厚泽一阅。早餐时老板父子殷勤招待，鲜鱼汤乃特设者。我要了一大盘炒鸡蛋（北京无此蛋味），大家吃光。

九点出发，经过之处，宾馆排列约二三公里。山中杉林葱葱，如五十年代福建。过一片草泽时，大家下车拍照，此乃红军过草地象征之处。有四个做手饰玩意生意的藏女搭乘便车，一路唱歌不止，吸引大家买其玩意。后导游告知乃“生意油子”之类。出九寨沟（统称之）到一望无际的光山头，乃“岷江源头”，3360 米。沿途见到牦牛群。过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雨中观看“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88 年起建 90 年完成），高山顶上有一战士挥手铜像，一二四方面军均经过此地。纪念馆中挂十多块题字牌多套话。江、李二块居然首位。大厅中只有照片和毛朱周三人像，感觉空洞。留言薄我题字（署三人名：“二 00 一年六月十一日过此圣地，雨中远望，雪山草地茫茫”。午餐后没休息，下岷山，沿绝壁而行，仍多石灰岩，间砂、页岩。过叠海湾，乃 1933 年大地震造成梯级三海（后又地震反复变

化成二海)。随至叠溪海子(羌乡),下车参观窝寨堡景观处(旅游公司建),大家照相。有碑文:1933.8.25.七点五级地震,死 6865 人。1986 年 6.15 地震,死游客 1200 人。1992.6.29.三米高洪水冲毁民屋。经松潘未停。六点多到茂县,住羌林大酒店。晚餐点豆腐几种,甚可口。羌女不停唱歌助餐。餐后上街散步。

2001 年 6 月 12 日(星期二)晴 茂县城内,举首仍见雪山

六点起床。睡得尚可。昨夜将《书屋》四篇文章分交朱、吴一阅。八点早餐,九点出发。蒋大海、吕晶从德阳赶来,与我们一起去成都。与朱、吴坐位相联,漫谈当前情况。关于人事,吴说最新传说,由于同美关系紧张,全体不动。中国人治难以改变,乃自古相传加以无<产>阶级专政所致。(英国杀过查理一世,法国杀过路易十四,美国是欧洲移民传统)认为我的《做人》所言甚是。朱说,党性应当是人性(最优)的集中表现。

一路岷江峡谷,沿绝壁而下,不断见山坡滑体。直到映秀湾,过紫坪铺(过去到此为止),正紧张施工,隧洞开挖左岸抑右岸也看不清楚。都江堰已成现代城市。在一家豪华宾馆午餐,底层各种餐厅茶座。下午五点抵成都,从市外到金牛坝,住二号楼。晚餐就在楼下。晚上李建华、彭柏村来(李是中组部调来,过去在经济局),同李谈德阳 PPS 项目,介绍蒋大海(留下资料)并落实小赵调川事。厚泽认识省长张中伟,拟见面谈德阳事。

2001 年 6 月 13 日(星期三)晴

大概由于洗澡,昨夜十点半上床,难以入睡。过十一点服眠药,盖毛巾睡衣。两次小解。睡得尚可。六点一刻起床。为彭柏林作字,秦城旧句咏兰。黄新亚拿来一大叠九寨沟等照片。我与玉珍着藏装骑牦牛神情俱妙。大家都赞赏。

电话联系好,上午九点半,由组织部办公室主任王文郁陪同,带花篮,同玉珍到华西医院看望马识途,马右肾摘除(医生诊断手术都极高明),已拆线。马常寄诗集,曾为我作七律并裱好相赠。我赠《李锐诗词本事》,让先览“庆父”。他从昨夜电视三峡水库清污事,谈到当年四川之反对,人大代表二百多不投票。遗憾无穷也。

下午周颐来,拄杖而行,87 岁,说话都正常。话旧,他同汤钦训、朱九思同在 37 年 10 月入党,陶铸监仪(无宣誓之类),同汤一起到延安,入抗大,后分配到安吴青训班工作。39 年 5.4 节在延安,接受过毛主席赠奖章(优秀青干)。在晋绥当过李井泉秘书。文革前任重庆付[副]书记(鲁大东书记,钱敏也是副)。谈到赵紫阳将他调回成都。李汝俊已痴呆,生活不能自理(92 岁,1925 年入过党)。我谈到写回忆录事,希望他帮助找李等资料。随后韩寓吾来,一起到成勘院,正盖高楼(二滩得设计费 3 个多亿),同院领导人座谈,火电多上了,不能停,为地方投资,影响二滩送电。李慕苏女儿李盛芬是副书记。正设计溪洛渡 1250 万,距地震区 50 公里,以防 9 度设计。院中在职二千多,共养活四千人。招待所对外开放,餐厅吃饭,亦如宾馆。老韩谈到当年王均挨军棍怒目不声之事。引起我话少年气盛,站在火车头前去武汉,以及保护于开泉、胡福明,水电技术力量得以保存发展。回到宾馆,决定二滩之行。晚上彭柏林夫妇来,谈彭十多年受压情况,很是不平(我说为何送咏兰条幅)。

2001 年 6 月 14 日(星期四)晴

昨夜服眠药,大概十一点后入睡。六点起床。补记日记。终于定好去攀枝花车票。由电力部门头头

陪同去二滩。

上午三人又作漫谈，此间党校校长刘德骥（朱的好友）来，一起话毛、江一脉相传及当前形势，封建专制尤胜古，乃在有此一党也。文革初能做到“思想一体”，早请示晚汇报。现在仍是围着核心转也。周永康（省书）刚来几次讲话，甚有新意，现在已逐渐后退。权力腐蚀人乃绝对真理。随后又一管农业原负责人来，见了一面。

这两天闲谈回忆：朱谈马丁事件，卢志超管着王惠谈［德］（建议任上之事全部写出，如积［绩］伟）。生活会后，邓主持政治局会：由我主持，只谈耀邦决定稿事。唸文件，宋任穷、乔木，小有文字修饰。接着陈谈，耀邦到处走马观花，自己如何在杨浦蹲点等。邓闭目不语。陈讲完后，薄提醒陈已讲完，邓说，我没听见，散会。吴谈：先念管外事，布什来，要见万里，万说先问问。李不同意，万甚光火。太行时刘邓关系，下面有事都愿找刘谈，刘是忠厚长者。蔡树藩（安源工人）爱训人。杨汝岱百万，女婿被捕。我谈：高干子弟文件弄不成过程。吴谈，赵讲过，高干子弟应一视同仁语，甚不得人心。

下午四点半晚餐。五点出发，到南站上火车。改由成勘院彭锐（办公室主任）、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二滩设计处长）陪同。车上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谈二滩上马过程。杨汝岱反对引进外资，对外承包。因六四，世行停了一年，90 年开工。施工期 700 多老外，法、意、德三家。吴、朱一起听讲。

2001 年 6 月 15 日（星期五）晴

昨夜在车上十点服眠药，睡得尚好。六点起来（小赵晕车晚起）。过不完的隧道（成昆路 1/3 桥遂《龙集》有诗）。

八点多到攀枝花，乃一现代新城。市委组织部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二滩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音辉（北京人，清华 64 级）等来接，即乘车去二滩，在接待处早餐。然后到电站，先从 1.6 公里隧道进厂房，长 280 米，高 68 米，宽 32 米。水轮发电机在底层，上有大平房，为安装吊车空间，有活动板隔开，此为其他水电站未见也。直到底部看水轮机运转（140 转，转子直径 2 米），水轮机总重 1100 吨（两台吊车各 600 吨）。然后乘电梯 3 层到中央控制室，只有几台电脑，值班五人。整个电站员工 180 人（有一警卫营）。然后换电梯直到坝顶，一览水库，乃大同小异也。拱坝形状显露，坝上端中部还有七个洩洪口。左岸过木排结构（花 8 亿）已成展品。坐车下坝后，到右岸观看洩洪壮景，每秒 46 米速度，水雾云雨冲天而散，白灰黑色夹交。大家拍照不已，惊叹不已。乘车转回，参观“欧洲园宅”，当年几百老外住所，有俱乐部、小学等。最后参观二滩展览馆，有巨大模型、照片等等。我留言（三人签名）：

二滩世界超水平，开发才能早证明。可是，四川水力甲天下，至今水火尚平分。请问问题在何处？只因体制痼疾深。

晚宴，市委书记秦万祥（原文到此——李南央注）

2001 年 6 月 16 日（星期六）晴 住摩梭风情园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记日记。七点半早餐，八点出发。组织部副部长冉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陪行，有开道车。先到攀钢冷轧厂，厂房近千米（共 8 万平米），薄板最薄 0.25 毫米（用于提拉罐），年产共 330 万吨。宝钢第一。问到国产钢情况，进口多，说并非品种质量，而是数量不够（似非实情）。路上吴象有诗七律写二滩与我（甚难修改）。大山中行进，越岭下山好几度，多在三千米以上。云南境内松树成林，很少荒坡。在宁蒗午餐，有彝族姑娘唱歌、拍照。楼叔英对我与玉珍很是照顾，按

摩技法如医生也。下午四点起程，六点到泸沽湖。下山前在瞭望亭拍照。晚餐尽特产（腌肉二十年保存），蒸小鱼等。摩梭女唱歌。九点后观篝火歌舞，摩梭人近藏舞风格。十点后入睡。

2001 年 6 月 17 日（星期日）晴

男女于今讲半边，三从四德古相传，泸沽湖畔花房围，唯有摩梭一统天。——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昨夜幸亏玉珍找到一个洗脚盆当尿盆。住的木头房子，厕所在外面。着卫生衣盖厚被，睡得尚好。服眠药。六点起床。蹲着大便，多年未有之举。记日记。七点半早餐，吃酥油茶、炒面。坐小木船（两条）游湖。先到一小岛，爬上小山头，有藏庙，围寺转经，五体投地拜佛（入乡随俗）点油灯。然后取湖山景照相，带［戴］礼帽。都极高兴。在船上教吴象如何分请平仄，口腔口形区别。他的诗也改写了六句。船上唸了我的到女儿国四句。归途参观摩梭人住宅，到 8x8 米主房，中间火烧明灶（24 小时不熄），围火而坐。女主人居此，另有炉灶煮菜食（早晨还看{圈}圭户，有整个腌猪置炉旁）。午餐丰盛。买摩梭人书四本。

蒼蝇太多，沿湖原始路，卫生极差。下午三点出发，过三座大山，到宁蒗，仍住小凉山宾馆。即洗澡。县书李兴顺接待晚宴。彝族姑娘助兴歌舞。吃小烤猪，拍照。饭后歌唱晚会，我也讲了“自我批评总过头”小故事。县书送文件、礼物。九点始散。

2001 年 6 月 18 日（星期一）

五点半起床。看“小凉山——令人神往地方”文件。一个真正贫困而待开发的旅游胜地。记日记。七点出发，一路翻山，石子铺路，可防车滑也。三人漫谈，吴说，当年小平让万里当总理，万推荐赵。生活会上，薄到万家催促发言，万逼得讲话，先谈优点，然后批评两条：密云水库开发旅游（万顶住）；油水快流（山西小煤窑）。属鸡毛蒜皮也。会后，耀邦感谢赵。党政关系事，会上讲到那封信（我谈到赵将原信与李昭与我）。耀邦当年找各部到书记处汇报，是有些问题。[9]一号文件，大概三期以后，才由中央与国务院会签。包产到户，最初赵与杜润生也还是有顾虑的。从而谈到革命者无论谁，难免有左的一面（吴对我说，“如你者绝少”）。我向朱、吴建议，当代历史，我们所知者定要写清楚。如邓的情况，必须如毛一样弄清。人大通过三峡事，吴说，江、李都分别找过万，可能邓也找过。万只能照办。

路上八点半早餐，吃哇哈哈与蛋糕。十二点到大兴，由攀枝花西区书记萧立军接待（冉久文安排），在钱江餐馆午餐，吃各种动物植物野味。菜单如下：石磅（一种 2000 米高山中石蛙）、乌鸦、山塔猫（如果子狸）、鹿肉、金嘎嘎（一种山鸟）、蜂蛹、包谷粑、白生鸡蛋（植物）、石树花、黄花汤、黄桶芽、竹笋、巴［芭］蕉花、春芽、山韭菜、春江　花（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大家非常高兴，又是世界第一也（九寨沟、二滩、摩梭人）。

下午八点坐火车回成都，仍住金牛二号楼。即洗澡。省长张中伟请晚宴

---

9 这里说的生活会，即造成胡耀邦下台的那个 1987 年 1 月由邓小平主持召开的所谓“生活会”。这里说的“那封信”，鲍彤先生曾跟我谈过，我在刊于“新世纪网”上的文章《李南央：鲍彤一席谈》中记述了鲍彤先生的详细解释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9/04/blog-post_691.html。另外，业余中共党史专家温相在 Youtube 上也做过一期节目：“党史杂谈（10）——赵紫阳写给邓小平、陈云的一封信”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TjM-TzWgGk，我认为温相先生比较准确地叙述了“那封信”的来龙去脉。——李南央注

2001 年 6 月 19 日（星期二）晴转阴 上午九点半回到成都

薛京让德阳将 PPS 事写了一个极清晰的报告。席间向张讲清楚。算是了结此行大事也。——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昨夜八点上车站，火车上睡的尚好。六点半起床。简单洗脸刷牙。攀枝花主人为我们每人准备了一袋早点，我吃了一罐“哇哈哈”，一个咸蛋和蛋糕。九点半到成都，仍住金牛坝 2 号楼。薛京为 PPS 准备了一个很清晰的材料，阻力写得很清楚（省计委主任来自自贡，拟将项目放在自贡）。中午省长张中伟在四川宾馆宴请，由厚泽将此行目的，德阳 PPS 事简单说明，我插了几句。材料交张，他下午即因事去德阳，正好解决也。下午休息，此行很是疲劳。

2001 年 6 月 20 日（星期三）

没有服眠药。六点起床。昨夜三人漫谈当代历史，我们有责任将这二十年的根本问题讲清楚，让后人知道这个党的痼疾何在及体制的根本问题在人治与权力导致腐败无法遏制。还研究了七个人。吴谈到胡锦涛为人之谨慎，以及还愿听反映。还谈到过去几位老人的情况（陈、邓、李、薄、万等）。

八点早餐，增加新节目，到雅安一遊。八点半出发，出城上高速，十点到达后，即由市常委宣传部长向华金等陪同，遊览野生动物园。坐特制游览车（窗大）。第一个节目是黑熊跃上窗口吃苹果，抛一块准确张口接入。老虎爬到车边，一群狮子张望，还有杂交虎狮，一对白狮最为珍贵（世界只三对）。同一小猴拍照，同黑熊抱着拍照，还同孔蕉［雀］相伴，大家高兴之至。步行一段，观各种小动物，并非散乱林中，而是相对筑窝分居，利用大山树林，设计得极好。向一路谈雅安历史，曾是省会，撤销后降四级，现恢复市。我说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保留好如此生态环境。三雅：雅雨、雅鱼、雅女（山清水秀也）。午餐吃到雅鱼，头部有小宝剑，特留与我。让留字，即兴口占：

女祸最是爱雅安，留得惊奇大自然。（神）
但愿和谐到永远，天人合一旅遊先。

同向谈第三句乃不能再搞阶级斗争也。饭后在大厅写好，三人签名。大厅“女祸升天”乃刘宇一作品。

下午观碧峰峡，电梯 80 米下到谷底。奇特风景，大山环抱，瀑布高泻，空气清肺。不断拍照。

五点半回城。廖伯康与刘德骥在等候。餐前后一直漫谈，直到八点。廖谈他们反对三峡过程。我也谈到 1979 年复职后，从陈云让我上书之整个过程，直到 1996 年建议停工及朱镕基电话等。谈到大跃进，廖说饿死 4000 万（当年他告我四川死 1200 万），当时他任重庆团委书记，向中央告状李井泉，应撤销一切职务，让耀邦来川任书记。因此开除，劳动了廿年，抬重活，锻炼了身体（当时邓垦也在内，被小平保护，调到武汉任副市长）。廖准备写出这一段经历，要我的《大跃进亲历记》。这次朱镕基来，召集老同志表态：对四川建设老同志有功，“我已准备退下，向你们学习。”由此看来，原班人马留到十六大，恐不可能也。廖甚忧心，朱下后谁接，以后能搞好吗。我谈到上书事，他是赞成的。

2001 年 6 月 21 日（星期四）晴

昨夜玉珍睡得不好，半夜起来沐浴。六点起床，我也洗了个澡。收拾行装。早餐后同吴、朱散步漫谈。上书事再研究，发出为好。朱谈到他到中央后情况，1985 年北戴河会支持耀邦，主要是防“左”（被点名发言，讲了十分钟）。尚昆说他是思想家。六四挨整，受“严重警告”处分，中纪委找去谈话，一

直顶住，有何错误？发言是在总工会党组会议上讲的。生活会上只简单讲了几句三宽如何提出的话（印出的发言稿是后加的），惹得薄很不满意。朱还谈到当前厉以宁等同吴敬琏两派经济争论。吴反对权钱结合，扩大政府职能管理，为当局认可。厉等认为此乃不可避免，应贯彻私有化。朱深担心寻租活动，权钱结合腐败形势无法解决（何清涟文章有道理）。

十一点出发，半个小时到机场，十二点起飞。同厚泽坐在一起，继续闲谈。1964 年整贵州，周林只是上调，任贵阳市宣传部长的他却开除下放了，一直到 78 年才平反。生活会时，薄谈到赵信是要解决“党政关系”，赵没吱声。也认为如果当年胡赵（还有万）能合作顶住就好了。赵还谈到尉健行怎能对付老干部，推荐宋平出山。吴谈，邓讲“四个坚持”，万最反对。

晚半小时到京，回到家中感到一种安适，什么都又正常了。

好多封信、件，报纸就来不及翻了。

2001 年 6 月 22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翻读信件等。

朱正来，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他已读文[10]，并写好了介绍文。他的儿子（朱晓）还准备在国内出版这部书。

2001 年 6 月 23 日（星期六）晴

四点半起床。看《耀邦谈话》长文的清样，用了三种字体，读者方便了。上午秦川来，略谈四川之行。随后陕北人杨林来（兵器工业公司的 MBA，认识白志明），我的读者，两本书签名，送礼品，求字。我的书记得很熟，思想甚解放。下午胡积［绩］伟夫妇、秦川来，胡也是从四川扫墓回，送我茶叶。谈对毛要做第三个历史决议，过去的不深刻。谈形势看法，机关支书找他谈对六四未同中央保持一致，他回答：邓说“反革命动乱”，江说“政治风波”，就不一致。临走时，甚客气：多保重身体。谈李瑞环生活烂。

贺雄飞来，给我多半他策划的书，说新畺［疆］、内蒙、陕西出版书的地方，遭到查禁。

朱正和许医农来，我都忘记了《心中人物》再版事。《谈话》文当然放不进去。

2001 年 6 月 24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多日报刊。开始翻《事件》。

上午十一点，小妹、悌忠、忙忙并 Eddie 和一美国女同学来。忙忙朋友是犹太人，父母从原苏联到美国，为医生。反对同中国人结婚，对忙忙有过无礼表示。Eddie 准备打工读书，置父母于不顾。小妹、悌忠同我一样，对此事有忧虑，但只能任两人相好下去。九寨沟带回的小玩意都送给他们三人，包括那个玉石小猪。午饭后孩子们离去（小玲、满起也在）。没有午睡，同小妹、悌忠漫谈。美国留学生和外国学者都认可我的著作及其人。卡玛要找我长谈，做电视记录片。听小妹谈文革生活及其母亲，听者流泪。因此卡玛定要采访我。小妹怂恿我与玉珍即去旧金山，住半个月也好。但考虑到小妹情况（六四后回国，曾被安全部订［盯］住，写了十条，“美特嫌疑”，后来由张敖荣出面解围。这次回来，由于李洪林儿子等五人被捕，特别问过高能所，请示院部，毫无问题，美国务院才让起程）。因此，美国之行，

[10] 空字部分应该是《黄孝宗传》，可参看 5 月 31 日和 6 月 3 日日记。——李南央注

还是再次作罢。

小妹转一日本学者给我的信，要《龙集》，并复印《朝日新闻》有关三峡的报导，内中提到我的反对。

2001 年 6 月 25 日（星期一）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六点起床。翻览报刊。续翻《事件》，中央活动部分。

上午张新法来，他们所在的村支书横行霸道，民选村长为非党员，带他的亲属二人（村干部）来，有一个控诉件，要我寄王旭东。谈到基层党组织之腐败成风，难以解决。（刊物上有个统计，经过选举，有的地方村干部非党员 60%—40%，包括村长）带来红枣等。

下午到办公室，写信给王旭东，转去此件。

找李智勇谈小赵事，并坚决要让满起替代。

找张柏林谈彭柏林事（他们一起出过国）。他知道是 1989 年到省委组织部的，说向李建华查问。又谈及四川之行，德阳 PPS 三人行故事。

行军事，他问过高法，已通过党组讨论，要换年轻人。他也认为不用五十几岁的能干人是不当的。

合肥诗会，有两人寄来赠诗，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并写有短文介绍我，拟刊《黄山松》。

儿子来电话，廖盖隆于 23 日去世了。

潘基踬电话，问我香港之行如何（黄彰任也请了他），如实相告。

2001 年 6 月 26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翻报刊。续看《事件》中央开会部分。上午翻完。

上午刘清与郭佩珊女儿来，将五人签名的怀念郭文修改一遍。女儿说，廖冰（郁文妻，郁署了名，当年在中科院）也看过南央文章，大不以为然，还说范元甄不少去她家。

下午游 700 米，恢复游泳。

《华夏时报》属残联的报纸，两人来电话，要我的纪念八十周年文章，是黄乃介绍我这个人，或者来访谈。只好答应明天再说。

晚上周笃文来。广东徐北如送来 20 斤鲜荔枝（飞机托运）。让他一阅《做人与当党员》文。得到同意。

2001 年 6 月 27 日（星期三）雨转晴

四点半起床。浏览报刊。翻完《刘清回忆》，勾引起当年在武大旧事。秀夫一生没走弯路，为人正派，精于业务，外贸上有作为。

上午杨一夫（刘虎生的秘书，同李劲祥一起在欧美同学基金会工作）同兴国县委书记赖联明来，谈江西近年落后了，原国内产值高于安徽，现落后一倍。原因在省长、书记二苏不团结，思想不解放（毛致用曾专力于农业）。他自己在当县干部 18 年，为人直率，易得罪人，因而难以升迁。谈到江西四大问题 1）思想不解放。2）思路不清（不大搞工业）。3）近年班子不团结。4）多用平庸之人。现在来的省委书记（上海调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比较解放，到广东、辽宁、上海学习，引进资金 150 亿，大办二三产业。自己很想升一级（市常委即可）。留下一份自己的材料供我参考（工资才 700 多元）。我答应尽可能，但毫<无>把握。说江西省组织部长傅克诚（辽宁海城市书）不错。

中午休息一小时，半睡着。下午游 700 米，觉累。

上午游荣冬（当过王首道一年秘书，同王定国熟）送来一个花篮，过去从未碰过面也。

赖联明还谈到上犹等水电站移民留下困难极多，后水库搞网箱养鱼，情况才好转。

晚上康贵民（《华夏时报》记者）来取走《做人》文。

2001 年 6 月 28 日（星期四）多云

五点半起床。书房太乱。黄彰任来电话，询问十月去香港事，告以自己特殊情况。那张请柬信却<找>不到了。

同萧蔚彬电话，《做人》文刊第七期，第四次矛盾略加修改，仍得刊出。方实电话，第八期刊出，题目要改。

洪戈电话，催问待遇落实事。薛京告知，此事部里早已过问，有过廿多人（包括宋平）参与，后解决医疗单项。副部级得待时日，人多了一并解决。

下午游 600 米。三点半同小妹一起到李普家。李普同她谈“对爸爸看法”，要写关于我的文章也。认识沈容妹妹与妹夫（浙大与清华的，都搞建筑），曾经帮过忙。随后悌忠、忙忙等三人来，同杜高谈他的父亲李仲融，36 年暑假一起在长沙搞救亡活动事。杜已转到思想解放行列了。谈北京电视台搞吴运铎电视剧，电台负责人训话，我们是共产党办的，要讲共产党的事，你们宣传还珠格格两个月，现在宣传共产党二十天还不行吗？

晚宴在附近一百饺餐厅，戴煌夫妇也来了。15 个人，到八点多始散。一直调侃当今，我以“裤带与包二奶”开始，大家你一条，我一句，大笑、干杯不已，喝完一瓶五粮液。机关开座谈会，有的也变成调侃会。如熟读经典、悟出两句：跟共产党走，听党的话。

晚上的人大会堂晚会《红旗颂》没去参加，大家都不愿看这种“无限歌颂”了。

朱朱电话，王铁铮于凌晨一点去世。——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1 年 6 月 29 日（星期五）夜雨

四点半起床。上午有一个人大会堂活动，没去参加，让小赵带回一个钧窑大花瓶体［礼］物和几本“养老”的书。

为留客人事，同玉珍顶嘴，互不愉快。

下午宋晓梦来，让借去《毛执政春秋》与《书屋》6 期。此书大概已传开了。谈到舆论一律，毫无希望

收到周实和王平的“下台”信。

下午游 600 米。同年青人暗中比快。

早晨八点同玉珍到党校，在灼姐家中见到朱朱，两个青年服务员谈铁铮去世前等情况，手已无知觉，靠鼻饲，不能吞咽食物。孩子们都有电话，一两天内回来。党校老干局很是冷淡，要搬房子（旧房要拆）。对子女有意见也（一直在争房子，朱朱还算是关心了一下老人）。

最近收到林里夫讣告。这两天收到廖盖隆、安克诚讣告。八十过头，都不行了。

2001 年 6 月 30 日（星期六）凌晨雨、多云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看完杨尚昆的《回忆高饶事件》，事实经过如实，但根本问题没有点出：

高岗反刘、周乃毛的意志也（习仲勋曾告我，开国后的接班人，毛属意高）。

上午朱正、黎体贤来，黎肺癌开刀，过了大关。玉珍送她冬虫草等。朱正带来一篇鲍桐［彤］长文《透视中共——为八十周年而作》，即复印留下。朱正明天回长沙，带上小孙子。

小玲、胜利两家来，吃中、晚餐。我同胜利手谈一整天。中午未休息，晚上到八点半。毛病不改，负多胜少（没有数子）。胜利职称已无望。小徐为薛京介绍一个对象，38 岁，做过导游。薛京上午来，没有看上。留吃午饭。

2001 年 7 月 1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五点起床。看完鲍桐［彤］长文。写到根本问题，政权在手，独断专行，决不放松。邓毛一致，邓不过“经济放松，政治抓紧”而已。希望民主，“与虎谋皮”也。

上午九点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同原耿飙秘书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送来一个双层花蓝［篮］，向我表示敬意。

上午小妹一家四口，小玲夫妇、胜利一家会聚，做了一大桌菜，玉珍上街又买来黄毛鸡，并做粉蒸肉、腌菜肉等，胜利做鱼，Eddie 意外：中国家庭如此深情厚意也。北京名胜之地都已逛到，明天与忙忙回国。

下午卡玛同美国大使馆二秘来，卡玛上午去过范元甄家，谈了一个多小时，准备八月来再访问。内容“保密”。二秘谈新任大使能讲中国话。中美关系已好转一些。我谈到“不要老子天下第一”，不“耀武扬威”，经济合作至上。问到有老同志上书事（未点名），答：据闻没有上成，因考虑不起作用也。

2001 年 7 月 2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昨夜上床后服眠药，久久始入睡（同玉珍别扭了一下有关）。

书房太乱，没有看过的报纸舍不得放弃，越积越多。黄彰任请客的香港来信终于找到（黄来过电话，问行期，以便定旅馆）。

小妹、悌忠十一点来。一同到东三环一大酒家赴宴，张青义请客，老板为一退伍女军人（营级，衡阳人），经营此湘菜馆并桑那［拿］（移至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纯粹湖南菜，霉干肉、鱼都不错。满意而归。悌忠明天回旧金山。

下午朱厚泽夫妇来，交一叠在雅安动物园等处照片。谈到《今日名流》查封等事，没有希望也。谈到“三个代表”要作为“统一的思想”了。朱认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现在仍然是西方资产阶级。

2001 年 7 月 3 日（星期二）多云转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九点同小妹一起到党校。五个孩子和露露（小毛女儿，长得很高）都回来了。搬到斜对面新居。老干局长（新上任一年多）、组织部等五人一起谈丧事办理。我讲了点王铁铮早年情况，1936 年汇文中学毕业（邓力群同班），到西安学兵队，即去延安，1937 年底同高文华到湖南等。38 年夏参加新成立的省青委等。那位局长竟不耐烦听了！丧事从简，不搞追悼会，只是家属告别，定在 5 日下午。大胖写了个简历，还可以。玉珍也对那位局长很有看法。我说，现在的新干部都这样了。朱朱当家发言，什么也说不清。

午餐后略休息。两点后，同小妹到协和看望王若水，精神甚好。右腿肿，大概扩散所致。知道《书屋》事与何清涟出走，浩叹形势，扼杀一切。准备写有关党史文，问及《资料》出版，工人党员历届统

计。到办公室，给黄孝宗信交小妹带去。《做人》文复印，《耀邦谈话》复印带去。香港邀请事，让薛京去办。

下午游 600 米。小妹回宾馆，明早回旧金山。

2001 年 7 月 4 日（星期三）夜雨、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读雷颐写郭嵩焘文。很能体会当年这些“洋务者”的心情，还不如同现在的“改革者”一样，受歧视也相似。不过社会群体不同了，当朝者其顽固保守是相似的。

上午华贻芳来，给我胡积［绩］伟的小册子。《胡耀邦与人民日报》，将活生生的耀邦，一件件事，具体记录下来。我向华推荐了《做人》文，可在《泰山》转载也（他们只刊转载文）。谈到江的讲话，允许资本家入党，当然是个顶尖问题。

下午游 600 米。

2001 年 7 月 5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八点过，牵着黄乃上车，去八宝山向廖盖隆遗体告别。九点以前，礼堂还进行了另一人的告别。遇见许多人（认识与不认识）同我打招呼。最后同朱厚泽、胡积［绩］伟一起，第一批进去告别。黄乃记起了赵惕生是一同从延安行军出来的。

下午三点，同玉珍一起到八宝山二室，向王铁铮遗体告别，只有五个子女和党校几个负责人在场。他们议定只是火化前搞个家庭仪式。然后我同大胖先回家。他们已到近郊看好一个林场坟地，用 1.5 万元买下十棵树，将父母骨灰树葬（这倒是合情理的）。朱朱等不赞成葬平江（大姐意见），太远、不方便。随后一家人都来了，小毛的瑞典丈夫，蒋春祥和两个年轻服务员一起来了。陪大家聊了一阵，谈瑞典的几百年安定。玉珍忙了两天采购，今天胜利和小玲来做菜，晚餐两大桌，同样的丰富菜肴，最后是每人一碗鸡肉汤内有整个鸡蛋，此乃灼姐年年过年饭的家乡菜也。

同胜利、大胖手谈，表现了我的老毛病。

2001 年 7 月 6 日（星期五）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大概十一点后始入睡，不断醒来又睡着。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给金老送《开放》等几本，小妹带来的书。

秦川来，也送了一本胡的书。谈杜铁（王铁铮）往事。追过一个漂亮女学生。时常拿起照片一人独看。那次王明飞机回延安，党校许多学生到机场去看“大飞机”，形成欢迎队伍。毛讲了三个神仙天降，康生向毛等几个人和群众“致敬”。（大概带回苏联礼节）又谈到毛让习仲勋开除邓力群党籍事。习在绥德有经验，怕“王胡子耍流氓气”。（邓整阿訇，吃猪肉，毛发了脾气。后到中办当付［副］处长时，搞小聪明，将各地电报摘要，使毛不满。他是爱看原件的。）我再次督秦将经历事如老胡一样写出。

孙长江电话，为杜老做生日，敲定十二日下午在文采阁，建议请李普。同李普电话：藉“讲话”机会，再议一下“上书”是否发出。

下午游 600 米后到办公室，孙晓群拒绝满起接小赵班，在开会，约定下周一谈。遇苏志宏，为南海

那家电力仪器厂打官司事，向曹志转信。

2001 年 7 月 7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许医农处取来大叠网上材料，并复印一本写毛刘关系（1956 前后）书中的两章，有新意。何清涟发觉被公安部过份侵查，立即经北京出境，到美国去了。代表先进文化、思想者，一一封杀，可哀之至。上午范伟民来送《雕塑年鉴》（他同钱绍武主编，我被列名顾问），还有福建惠安县书送的一木雕：三牧童戏牛，精彩之至。

下午胜利、小多两家来。同胜利手谈到晚上。负多胜少，毛病不改。

2001 年 7 月 8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今天胜利、杨小玲、满起三家都来，午餐、晚餐丰盛之至。胜利的高工职称问题很难解决，写了个申请书，为之修饰，严加责备：字要写端正。手谈多局，晚八点始散。罗西北夫妇来，小赵写了罗的传记，详谈当年打成“李锐反党集团”后种种受压、挨斗经过，及文革逼成疯癫的详情。答应写序。

下午陈峯彩处三个工作人员来，又向［想］找我介绍四川、安徽的关系。他的《经济学名家论坛》办得很“红火”，平均每月一次，参加者上百人（友谊宾馆每年房租即 20 万元）。留下两份材料。

上午常流带两个女儿来（都在美国工作），为的是见见我这个人。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还维护这个“党”。从历史过程与家庭环境等作答。同西北相遇，一起拍照。

2001 年 7 月 9 日（星期一）多云

五点半起床。睡得尚好。浏览报刊。上午整理杂乱书堆，几大堆移居北屋，将年来收到的赠书放入书架，刊物亦略加分置。

翻看昨天常流大女儿留下的《有一位关心人的造物主吗？》小册子，有关宇宙起源问题。

觉累，不停出汗，又不敢开空调，只得老擦身。

下午清理两次外出没有翻过的报纸。终于找到 6 月 5 日的《安徽老年报》，头版头条刊有我在合肥写的《继承欧远方遗志》的短文。

玉珍又为房子“遗产”问题犯疑，引起不快，只好写个书面留言。

每天见到周边高楼逐渐林立，突然得四句：

高楼外面又高楼，远望林林不到头。
千载古都何处是？神州打扮似欧州［洲］。

2001 年 7 月 10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考虑《罗传》序言。写 1952 年主管水电后几大方针步骤：综合利用、优先发展（南宁会议提出“水主火辅”、资源世界第一，开发条件好），勘测设计先行。（陆续成立八大勘设院）全力开发西部，西电东送，以及 1979 年后，全国十大基地。而罗为始终贯彻者。庐山之变，“李锐反党集团”，身受其害。大灾难与大弯路。一个具体典型。

12 日下午在文采阁聚会，为杜老祝寿。长江两次电话，还谈一下江的七一讲话。上午韩钢来，他

已调中央党校，任毛思室主任，可不坐班，谈江讲话解决私企主入党问题，林炎治[志]大写文章反对。如果采此转变（变质），则“退党”也。上海已有五个私企家入党。全民党有何不好？共产党乃时代产物，应随潮流前进。江 1991 年 7.1 讲话，大骂私企家也。至今为止，三个代表者乃资本主义社会（欧洲、北美）也。韩说，江有次|江|讲话，谈到恩格斯到美国，赞扬美乃大开放发展国家。计划经济，一党专政乃闭关自守，自我窒息围墙。

蔡克诚来，给几份值得看的文章资料。

下午游 600 米。胜利、大胖来，大胖父母的“自传”及李克农信，党校已复印，交我。

2001 年 7 月 11 日（星期三）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十一点始入睡。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华夏时报》记者刘时权来，北京申奥成功与否，向我作采访。当然希望成功。中国有资格也有条件，人口 1/4，从未办过，也算体育先进国家之一。如果失败，不要埋怨丧气，要从软硬件自省，哪些不如巴黎，找出差距。作为居民，申奥成功，尤有助于环境改善，北京空气环保问题甚多也。

周笃文同张脉峰来（张是《诗词之友》主编，周的学生），要将我的诗词近作和照片字迹刊出。只能应允。

今天稍感疲倦。下午仍游 600 米。玉珍为我安排吸氧 40 分钟。

雷霞来，去过一次长沙，威胜案已交检察院。省纪委来找中纪委，中纪委不管。

2001 年 7 月 12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搜找这两年的诗作，以及准备下午聚会的资料。书房永远是乱糟糟的。

上午秦川来。谈夫人曾有过两次“演员结合”事，没让孩子们知道。

下午同玉珍到文采阁，为杜老米寿并座谈“讲话后形势”，到两主人吴明瑜、长江（夫妇）、吴象夫妇、光远夫妇、朱厚泽、李普、林京耀、张显扬、刘堪（农研室）、郑仲兵、李慎之（长江谈没请胡积[绩]伟，吴江理由，可能意见难一致）。

2001 年 7 月 13 日（星期五）晴

昨夜睡得不安稳，几次醒来。四点一刻起床，找出所存诗词存稿与复印件，抄写“世纪之交”这两年的诗作，共得 32 首。上午张脉峰和周笃文夫人来，作字四份，深圳吴北如让写的门联与扁[匾]额及两人索字（励顺良与张），另写“世纪颂”之一供《诗词之友》选用。张又选出几张照片，直忙到十二点过才完毕。出了几身汗。

中午休息一小时，闭目养神而已。下午游 500 米，提前回家。玉珍要去看望病中张莉。

近日容易上火，电话也多，平江就几个，什么人都来找。

张春义来，那天请吃饭的几张照片已洗出。谈宝世宜情况，有个简历，教过书，现挂靠在人民日报一公司。开我的座谈会请客事，应允秋季再说。

2001 年 7 月 14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一上午就过去了。薛京、小赵来，去医院换了大氧气瓶。

陆沅电话，部里老干部有不同意资本家入党的，如此则阶级性问题，变质了。过去虞云耀写过文章，

还当面问过江。

下午游泳池人挤，游约 500 米。

平江方维夏孙子同方正平家人闯门而入。私人养殖场扩充养牛，要 200 万元。晓以大义，这怎能叫“扶贫”？不客气拒之。只是给县书、县长批准一句话。玉珍送到电梯，婉言解说。朱维民送张老汉（肝癌）回乡，张的儿子来，玉珍送了一大包药。

2001 年 7 月 15 日（星期日）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胜利、满起来，整日做了件大事：三人一起清理旧报纸，将该剪报的留下。共处理了 65 公斤，他们买回烤鸭会餐。

很累，简直不能做体力劳动了。

2001 年 7 月 16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近日甚懒，什么事都不想做，只是翻翻报刊。

厨房换新的抽油烟机，果然好多了。我就怕闻油烟，住此 20 多年，厨房与客厅相联，现在算是好转了。

2001 年 7 月 17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玉珍对老来客人甚烦（也怪我轻易应允）。能常接触一些年青人也有好处，多接触世事与当代心态也。

元元领来四个客人：徐庆来（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徐读我怀澜波文而找过我，徐向元元介绍此文，一起来家）及其同事官莹莹、孙卜雷，另有经济学家赵晓（经贸委经研中心）。赵主谈，经济界有不少人不赞同南水北调，认为用水多少同价格有关，应由机制解决。北京到底缺多少水？应由市场配置管水机制。如嫌水贵，可促北人南移。北大经济中心宋国青教授持此说（杜老认识）。还谈到新安江移民，赵妻为移民后代也。必计引水成本，不同声音如何影响决策。我谈到五十年代接触此事过程，原起（原文到此——李南央注）

2001 年 7 月 18 日（星期三）多云

五点起床。翻看赵仕杰写的“罗西北传”。从一个人看五十年水电事业的坎坷道路。序言就表达这个意思。

上午陈砚发等四人来，有岳阳骏马摩托车公司老板丁立，出口越南周边国家，已压倒日本，资产有十多亿。只三十多岁。求题词，写了六个字：

帝骏飞向世界。

李长盛与小彭来，恒泰已从败倒中复苏过来，资产与企股已重组为两个公司，他都是二把手。总结过去教训，盲目扩展，用人不当（受同学骗）。小彭还是一肚子委曲。将张青义主办的那套企业丛书（共 20 卷，厉以宁等主编，4800 元）送长盛。

下午游 600 米。

2001 年 7 月 19 日（星期四）上午雨

三点半醒来，四点过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到端门，参加中国药文化研究会主持的“关爱卡”（买药稍减价、打折扣）发行与捐赠大会，乃该会负责人武大校友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电话强邀，只得参加。下雨，没电梯，由服务人员扶着走上城楼。会前认识蔡方柏（原驻法大使八年）。漫谈法国与西方情况，法国人思想开放求新，但做事不如德国人扎实。西方文明素质，我们望尘莫及。美国人在日本保留天皇体制是为了对付苏联。我们的道路还长得很。这个城楼内外结构一如天安门，现在也属一个旅游系统。会只开了一个小时，几个人讲话。原国家医药总局副局长李晓东对我讲了几句，现在干部体制太腐败了，组织部选了些什么人。

下午两点傅思和与王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香港仍不能去，中央文件规定，一切别人出钱的约请都不能去，除非自己掏钱探亲。满起替小赵事 ，“在研究”。我又斩钉截铁谈了自己意见：过去三个司机出事，这回请照顾我这个快“告别”了的老头吧。

丁东来送稿费（一千元），他同一些刊物还有联系，将《安徽老年报》6 月 5 日刊的纪念欧远方短文交他。

游 400 米。

2001 年 7 月 20 日（星期五）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侯艺兵来，送《世纪学人百年影像》，共 262 人（几乎忘记此事及侯其人）。已去世六十多人。第一人为陈翰笙。共 525 页，我在 296—297 页。年岑［龄］属中间（平均年令［龄］为 84 岁）。各人题词老话、格言、成语多，大概只有我提到：“忆旧休忘左祸殃”，也有少数较活泼些的。侯谈到定“三李”时（还有李泽厚），胡绳认为李慎之少著作而未列入，胡积［绩］伟是上面通不过。名声不好的“左”爷无一列入。总算万幸（光远即言，邓力群在内，即不参加）。320 元一本，印 3000，出版社负担不小。上午时间就翻看过去了。

午休闭目一小时。小赵有病，没去游泳。

下午翻看资料，准备明天十分钟发言，讲点什么。杜导正又来电话，说有 150 人参加。丁关根现在控得更紧，经济放松，政治当然更关死了。

中心讲民主，私企性质变化，各人才能创新。

金永堂回来了，来电话，所写有关钱正英文章还未能在外发表。

2001 年 7 月 21 日（星期六）夜雨、上午雨

五点起床。整理发言时用的资料。上午八点半到新华社多功能厅参加《炎黄春秋》创刊十年会，到一百几十人。先看了纪念书画展，好几本纪念册。费孝通讲了几句客气话，杜老发言，讲到民主问题没解决，体制改革落后，谈到七一讲话允许优秀企业家入党。接着我讲了不到十分钟：每个白头发人都参加了历史活动，起大小不同作用，又受到历史控制不由自主。谈权力与腐败，暴力后果。世上最可怕事乃挨饿，唸了爱因斯坦谈民主暴力的几段话。最后说（慎之坐对面，他告诉我的）Personal cult 即邪教，西方一个意思（如自由、解放一个字）。会后好几位不认识的人打招呼。吴思送我《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讲话的人都没有套话。文怀沙批评《大宅门》，赞成我的讲话。还有人提

到小妹的文章。慎之给我网上两文并信，让我将“上书”个人发出。

下午游 600 米。作字五六幅，手生，写不好字了。那个海军的杨林，陕北人，非要不可。还有刘洪涛、林从龙、蔡德诚等。

2001 年 7 月 22 日（星期日）雨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胜利、满起两家整天一起度过。同胜利手谈一下午到七点。只下好两局，其余皆负。老毛病难改。

2001 年 7 月 23 日（星期一）多云

昨夜服眠药上床。一觉睡到五点。浏览报刊。

清理杂件，发现好几封应当回的信件。真是老了，眼面前事全记不得。

2001 年 7 月 24 日（星期二）雨、下午中雨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翻完邓伍文寄来的有关罗章龙案的几章说明并目录。罗对李立三、周恩来等当年作为甚不满。向忠发完全是个流氓头。

清理有关延安抢救运动有关的书籍。翻刘源、王光美写的《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港版（赠我的）。毛刘关系有所记录。

孙晓群电话打不通，薛京同李志勇等碰过头，满起事不成，答应留小赵，但住房等必须落实。玉珍谈到，张莉向她谈过：注意电话，我是被“监控的”。去宽沟还得延迟。

接连行健将军电话，他将率台湾将军团访大陆，但联系不上单位，向我求援，并告手机号码。这是武夷山四月活动是［时］遇见的。听声音听出来了。同李瑞环秘书通了电话，告知此事。

下午游 600 米。并理发，剪得很短，玉珍看不惯。

2001 年 7 月 25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并看“延安抢救运动”有关书籍上的文章段落。

收到黄彰任的信，希望我能去，说明香港那个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基金会的性质，援助国内希望工程。他从美国请两位钢琴家去参加那个音乐会，将（原文到此——李南央注）

2001 年 7 月 26 日（星期四）晴、夜雨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

计划写延安抢救运动，带走有关资料书籍。边找书又边看，弄得满桌满椅，一上午没整出头序[绪]。

下午游 400 米。

晚上看完“黑冰”，继续找那个“抢救”资料袋，内装有当年保安处一二百人名单（马彬夫人给的）。张宣写的“自传”大概也在内。一直找不到。

薛京电话，李智勇已应允为小赵解决住房。决定明天去宽沟。

2001 年 7 月 27 日（星期五）阴转晴 到宽沟

五点起床。张宣等资料仍没找到，找了三个多小时，该找的地方都翻过。带走四十多本书和一大堆

材料。

近十点动手［身］，一个多小时到宽沟。老书记（李）等在门前迎接。仍住我的老房，又翻修过，家俱全换，洗澡换成喷头桑拉［拿］室，还可听广播音乐。去年开山挖地基的地方，已盖成一栋西方古典式大楼，有一百多客房。山区草坪更美观了，种了许多花地，换了人文雕像，还有不少喷泉。

申奥团在此地开总结会。下午袁伟民来小坐，谈到继任奥委主席，人不错，办实事的。藏独与法轮功捣乱很厉害，分头给各委员写信，电子信箱满满的，起逆反作用，信封都不拆开了。为了满起的工作，给袁一短信，薛京同袁的秘书先联系。

2001 年 7 月 28 日（星期六）晴

四点半起床。想了一下西北传记序言如何开头。

上下午读《红太阳是怎样升起得》。富田事变与苏区肃反，大体清楚了。作者集中写毛，其人原始的“左”态与专断独行性格等，写得实在。凡能利用到的资料都作了推敲分析，有所取舍鉴别。花了九年功夫，利用过国外资料。

午睡约一个多小时。玉珍作按摩（去年做过）。

下午四点半游泳，十个来回约 600 米。水较凉。

晚饭后散步，到休闲馆（作了翻修）。同薛京下象棋，赢了。试打台球，在乒乓室（专门发球桌）挥拍，出洋相而已。

2001 年 7 月 29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仍翻看《红太阳》。六点半玉珍拉我到东院散步一大圈，并到体能器械锻炼处，做了那个活动吊走的难动作。

早饭后三人到西山转了一大圈，看到那个人工瀑布，同园林工人聊天，有三十多人，剪草的有四部机器。

午饭后看张健到英国莎士比亚海滩渡英吉利海峡的报导，真是英雄壮举。下海仪式只有大使和留学生，没有英国人（太不礼貌）。

下午游七圈，600 米。

2001 年 7 月 30 日（星期一）晴

昨夜换睡单人床，床垫换了较硬的。

翻看《延安整风实录》，浙江高新民、张树军合著。2000 年 7 月出版，似是搞党史的人。许多细节较清楚了。毛那七封信的内容也谈到。抢救大体讲清。

为西北传序言开了个头。

早晨起床现看“东方时空”张健抵法国海滩的报导。欢迎人群比出发处多。

下午游泳池清理树叶，在小半边游了半小时。

许医农电话，看到网上邓力群攻击江讲话的文章。

厚泽电话，廖伯康问到我的书和文章（在四川时我答应过，真糟糕全忘记了）。

2001 年 7 月 31 日（星期二）晴、下午阵雨

睡得尚好。五点起床。略作户外活动。为西北传的序言写了四页定稿，估计要写八页左右。

早餐前，路上又遇见王大明一行，王 72 岁，84 年到中宣部当常务副部长，朱厚泽离开时他也离开。问到组织部新部长待我如何，我只答不让去香港事。谈到耀邦平反文，他们都有兴趣。此人可以交谈。

午睡一小时。小赵上午来，下午回城。

下午游 8 圈，水温和了。泳池多了几个人。

中午曾下阵雨，更加凉爽。

晚观电视到十一点。

2001 年 8 月 1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户外略作活动。续写“序言”不到二页。

上午原《北京观察》主编王大庭来（随同王大明的）。问起新部长对我情况（后说明他们都关心我这个人也），只能如实说明《组织史资料》两事：编到十五大，自任主任（没看过一个字，参加过一次会）以及公开出版时不准上电视（大概怕宣传我这个人）[11]。其他情况确实不闻不问（我们还没见过面）。又问及同江关系。传言六四时上海封闭《经济导报》时的电话，则确有其事也[12]。说陈希同现在秦城，“天天骂三点水”也。陈太傲慢，不满“上海帮”。说他们都喜读我的书。见我在伏案，未久坐。

午休后，同玉珍到按摩室，右肩臂按摩一个小时，并拔火罐。玉珍已按摩多次，有效果。两位按摩师要同我拍照（我的读者，去年来按摩过）。拍了几张。玉珍对这两位青年印象甚好。

孙长江电话，告知“左”爷正大兴问罪之师，有新万言书上网，十多人参与，为首者邓力群，邓力群、吴冷西、袁木、林炎志、郑天翔等。另有三位将军：傅崇碧、李运昌等。大概是另一份书。很想聚会一谈。另外有《人民日报》的人来两次电话到家中。长江说，丁关根原秘书找马立诚帮忙。难怪这两天电视新闻又联编［连篇］报导各地各部门拥护七一讲话。

2001 年 8 月 2 日（星期四）多云

昨夜服眠药上床。几次醒来，仍睡着。五点半起床。浏览一下昨天《北京日报》。

上午序言完稿，约六千字。交薛京过目。

接马立诚电话，7 月 28 日，共有五封信面对面质问江信上网。第一封 17 人签名（邓力群、马文瑞、吴冷西、袁木、李尔重、段若非、喻权豫［域］、魏巍、林默涵、林炎志、李德仲等，还有马列所所长等）。内容为：1）谁高兴，谁忧虑。西方欢欣。赫鲁晓夫全民党翻版，江造成思想混乱，组织分裂，将党引向何方？出了戈尔巴乔夫、李登辉，乃修正主义，违反党章。2）1989 年江反对过资本家入党，出尔反尔。私企可经济发展，不能入党，搞多元化。资本家乃腐败，偷漏税等基础。如此大事不经中委、党代大会讨论，违反党章。3）党到底代表谁？贫富悬殊，不重视其矛盾，反为富人讲话，作代言人。如此脱离实际、脱离工农，夸夸其谈。你知道老百姓的骂吗？4）理论政变，向私企打开大门，向资产阶级投降，从县地省到总书记都抱大款。包括江的儿子。鲍威尔谈话，中国资本主义已进入江灵魂，已

[11] 指曾庆红上任中组部长后，立即叫停即将定稿开印的《组织史资料》，要求该编纂到中共十三大的资料向后顺延到十五大，也就是要将江泽民和曾庆红这些人也包括进这份中共组织史资料。《组织史资料》中央卷最后印刷出版时，曾庆红尽管从未参加过这份资料的撰写和任何工作，却把自己的名字以总负责名义写在单独一张的首页正中。——李南央注

[12] 指 1989 年 4 月江泽民因关闭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引起学生抗议并受到赵紫阳的批评，特打电话向李锐求救。此事李锐 1989 年 4 月 29 日日记有记述。——李南央注

和平演变。十年不反私。5）违反党章，明知故犯。重大事要付诸讨论，71 讲话谁起草？政治局讨论过？表决结果？江个人驾临于全党之上。大搞个人崇拜，乃毛后最严重者。黄菊即宣传江，搞个崇，将进北京，进常委。此乃四人帮作风，应当少数服从多数，不能全党集于江一身。非常危险。此外还有四信较简单。郑天翔两人的。三老将军傅崇碧、李运昌的。第四信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不能改。第五信署名“一部分老干部、老将军”：当前形势看法，苏变在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中国变质在邓小平、赵紫阳、江泽民。号召全国工人抵制私有化，造修正主义反。

中午王大庭来，简要谈到这五封信。

下午游六圈，觉呼吸不畅。

2001 年 8 月 3 日（星期五）多云

五点半起床。此间供一份《北京日报》，内容远不如《北京青年报》。一刻钟就翻过了。

翻看《信阳事件》原稿，资料极其丰富，条理似不甚清楚。争取一两天内将序言写出。

罗西北传的序言，薛京看了一遍，一两个小地方有添加词等，都已采纳，就定稿了。

下午游了 10 圈。今天呼吸较畅，也不觉累。

马立诚电话，告知可能星期一回城。

上午做了 20 分钟的三元气功，应当利用此间空气，天天做二三十分钟。

2001 年 8 月 4 日（星期六）多云

小解两次，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翻完《信阳事件》，将序言原稿四页改写并抄出。

中午未能休息。杨小玲、小马一家三口来，有自备车，特来宽沟一游。坐约一小时回城。

下午只游了 6 圈。人多，小波浪涌起，就不想游了。

2001 年 8 月 5 日（星期日）阴

五点起床。几乎整天伏案，将《信阳事件》序言写毕。原著资料引用许多。引了陶铸讲话，以及当事人 79 年后的反省意见，不同意“反革命”的说法，乃“左”祸造成也。末尾未直指当前问题，但实际说到了。

小赵带雷霞上午到。下午玉珍同雷到怀柔县城一逛。我仍与薛京下池，游了 8 圈，尚不觉累。

带来许医农复印的网上件，有马立诚讲的几件。邓 17 人上书，许信中说是加拿大华人李宪源（新左派干将）所为。“江授意林炎志与老左派勾通”。

2001 年 8 月 6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雷霞住外屋，不能外出活动。将《信阳事件》序言再看一遍。约五六千字。薛京只提议将“三年自然灾害——三分天灾”一语去掉。

八点一刻动身返城。九点半到家，玉珍觉得还是家中狭[愜]意也。《同舟共进》第七期寄来 20 本，四人挨斗陈云援手一段没有改动，这是最关要害的。磨子潭小彭写了我的有关回忆。平江方维夏的孙子等又来信，要求照顾“扶贫”，这些年青人想吃“烈士”饭。还有汤钦训在哈尔滨厂时一老工程师要求离休待遇的信。

下午三点马立诚来，交我邓力群等网上五信件。他认为许医农信息不可靠（不是加拿大新左派搞

的），17 人中只有袁木否认。①信全是真的。②50 年来最严重挑战。想逼江下。③党内分派的先河，开了闸。④江拟冷处理，无可奈何，想查这些人的儿女有无辫子可抓。对策：1）开除难以做到。2）报纸批评，要干什么？3）查办儿女。4）党内发通知，划清界限。5）置之不理。白克明在《人民日报》讲：考验党员时刻（白乃白坚儿子，江的亲信，将去海南任书记）。此事已成各部委话题。有一信只给四个人，李瑞环因而紧张。

赵仕杰来，取走序言，很满意。告她原稿不要吹李鹏，只写事实关系。三峡山体滑点有 1500 个（报上 1000）。

2001 年 8 月 7 日（星期二）晴

不到五点起床。浏览报刊。《北京青年报》多动人的社会新闻。十六岁的少年张冲在一私校读书，被同学莫明其妙粉碎睾丸重伤，终致自杀，父母打官司二年，痛苦到极点。法院初步讨回公道。

上午八点，马立诚介绍英国女青年，在剑桥大学读中文，要写三峡问题的毕业论文，找我谈“三峡的民主问题”。她并不知道我是南宁会议卷入此公案的。主要谈三峡论证与人大通过，貌似民主，实非民主，乃主事者依靠邓小平意志强行通过的。谈三峡问题关节何在。如果让长江本身发言，没有做过全流域规划考虑，三峡上马也是不民主的。

隔壁老刘来谈，电子工业部钱敏等五位部长签名上书事，有几位是“左”爷，钱则属倔强类。谈到朱琳有二十几亿的问题，江劝李离婚，我说这可能是道路之言。劝她看看热闹吧。

同高梅通电话，让小赵去借来张宣的书。

2001 年 8 月 8 日（星期三）晴、下午阵雨

五点半起床。看“东方时空”。屋外小活动。

上午看完那几封信，并交薛京一阅。看完张宣的书前半部，写延安抢救，作了摘记，并写了几条大纲，我写哪些问题。

翻马立诚送的近作《你投谁的票》（我看到的美国政治奥秘），是一本写“美国情结”的书，小处着手，写大问题。

上午张新发来，谈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远芳同来，王已 59 岁，想当省纪委书记，由于张同我的关系，定要让我向省委（当然是王旭东）推荐。此种“求官”我即拒绝。但张恳求说：如拒绝，则他难以相处。其人已同车来，只好让张引来，委与周旋，“同部内管地方的同志相商”，将其送走，并那几十斤重的大砚石带走。玉珍也很厌恶此种事。

下午苏志宏来。广东南海务庄华日电器厂事，已好转，放了人，退了物，但还得经法院一审，要我再给曹志一信（上次即曹志传言影响）。于是写一短信，薛京同他一起去北戴河。

下了点雨。游 10 圈，总有 800 米也。尚不累。

2001 年 8 月 9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睡得尚好。观早晨的“东方时空”，户外略活动。上午并做了一刻钟的三元功。

开始翻《党内大奸》康生一书，资料甚多，记录了各种题目及页码，以便查找。

下午游 8 圈，水温如文津街。

夜观电视到十一点。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章碣“焚书坑”

2001 年 8 月 10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户外活动 20 分钟。十点作三元功一刻钟。早晨观“东方时空”。早餐前同玉珍到西山散步。

上午翻《温济泽自述》延安部分。

薛京回来午餐。在北戴河见到曹志秘书，上次信并未批转，认为任仲夷都未能起作用，他批也无用。同李普电话，告星期三下午活动。他已动手写“李与范“，两个绝然相反（“左”与“右”也）。

下午游 8 圈。到晚上一直观电视。

2001 年 8 月 11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户外活动 20 分钟。上午三元功一刻钟。

整天翻王明《中共五十年》，稍有资料，写毛与秦始皇及孔子两章有可取可用之处。

午睡一小时。下午游 11 圈。人多时游池边来回，人少就畅游大圈了。尚不觉累。不禁回忆起在磨子潭水库一人天下也。

2001 年 8 月 12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户外活动一刻钟。看“东方时空”。上午作三元功十分钟。

整天翻延安时期两人通信，我的信都简单，范则详细些。

下午游约 8 圈，稍觉累。

夜观西方魔术片。

2001 年 8 月 13 日（星期一）多云

五点半起床。户外活动 20 分钟。主要多活动右臂。仍观“东方时空”，有社会新闻。

续看延安资料。同薛京谈按几个问题作摘要：整风、抢救、个人（张克勤、王实味事件等），康生作为等。

下午空前游 10 圈。

开始翻看吴宗煌的《价值是什么》（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他们是下了大功夫的。

2001 年 8 月 14 日（星期二）多云、晴

五点起床。户外活动。上午并作三元功。

整天伏案。将《价值是什么》翻完。可说是挖了马克思主义的祖坟，将之定界为“革命学说”。《宣言》是总纲：阶级斗争（社会发展基本规律）、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根本保障），必须同资产阶级一切彻定［底］决裂。马义的哲学也是革命学说，批判唯心主义对，但将心与物对立不对（两者相互统一与转化），将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方法论来研究人与人的活动，必然导致人等同于物，从而将人的目的性（为生存而发展的各种“需求），即一切活动起因，根本方向，动力

都摒弃了，则入歧途（马早期倡导过“人本”思想）。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三规律，但将之作为宇宙万物最根本，主要规律，则言过其实。认为物质与能量不灭，物质与能量转化等规律，更主要更根本。从生物进化总过程看，统一（合作）是绝对的，对立（斗争）是相对的。（列宁、毛泽东都认为“对立”绝对，“统一”相对）。生物链乃合作链。这种哲学同阶级斗争观点十分吻合。“本来属于社会中局部问题的阶级斗争，怎能不长期化、不扩大化，不泛滥成灾呢？”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消费需求与生产力之间才存在着决定与被决定的因果联系，才是一对不可分割的矛盾。”“需求是根本，是中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是需求的派生物，是从属于需求的。因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不存在直接的矛盾，只存在间接的矛盾。然而历史唯物主义把需求这个根本、这个中心给抛弃了。”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主客体关系学认为社会是多种生存单位的组合体，为了调节不同生存单位之间的利害关系，需要有一定的制度，需要一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等调节手段。”不同制度、观点间会出现不一致，相悖等，这只能是社会基矛的不同生存单位不同利益反映，离开了利益，经济制度及政法宗艺等岂不都成空壳？何来社会基本矛盾。

价值跟人的需求和物的效用联在一起，跟劳动时间并无必然联系。剩余价值乃“推理”方法推算出来。（工人可能出废品）创造价值多少（量）怎能用时间计算？马的科学社会主义：经过革命、消灭私制、共党领导下无阶专政，经济上无商品交换的计划管理，就能建成社会主义。全部是革命学说。马克思主义设想：“共义革命乃一切文明国家，至少英美法德同时发生”。列宁总结三条：1）一切统治阶级无法维持统治。2）被压迫阶级苦难加剧。3）群众积性高涨。社义革命任务：一是消灭敌人夺取政权。二是转私有为公有。中国实践，二者未加区别。公灭私后：①继续阶级斗争，文革高峯。必然导制[致]专制和独裁。“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敌人来斗。”②经济违背规律：重积累轻消费，以产值计效益，分配吃大锅饭。长期“以斗为本，以狠为上，以愚为荣，以穷为乐”。改革开放后，否定了马义的有绝对意义的“斗争哲学”，否定了马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从而证明马义乃“社会主义的革命学说，革命理论。”

2001 年 8 月 15 日（星期三）晴

两点醒来，睡不着，只得起床。到客厅房扯上窗帘，开灯看书。到四点觉得眼倦，又上床，终于睡到五点半。观“东方时空”。早餐后，八点多出发回城。车上闭目养神。九点三刻到家，准备下午开会资料，带上《价值是什么》。玉珍不想去，再三动员。十一点到六门刘竞雄家（安子文夫人）吊唁，八号去世，头天尚正常，第二天早晨再未醒来。我同儿子安国说：真正的寿终正寝。

下午三点半到六凌大厦旁的听鹂馆餐厅。四点到齐（光远四点半到），杜老、慎之、厚泽、长江、林京耀、李郁、马立诚、雷颐、吴象、李普，主人王石。座谈“左”爷们的攻击。江表态：1）人心振奋，71 讲话。2）此等事不奇怪。3）党员有权力建议，但不允许散发。4）通过正常渠道建议，有正确、错误之分。5）每次党代会前有此类事发生。6）真理在中央手上。已采措施：《中流》、《真理追求》已封；个别谈话（农业部长找石山谈等）；理论上说明；中央全会，有反映，邓力群等在秦皇岛开会，阻止写入党章。议论：理论危机与政治危机。

慎之谈：BBC 访问，说不应当封刊，允许争论，走民主道路。实际已进入修正主义（是在修正马义）。杜老认为走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道路即好，江可进入二国际领导层。党内可正式形成公开派别（如列宁布尔塞维克初期）。光远说现在是：正、反、看三派，我们就是看（右派也）。介绍了西方报纸评论。我还是上次会谈的：要从马克思主义根子上挖起，哪些错了，哪些当教条。江讲话是有新意，理论上引导创新，不要扭摆。拿出吴宗熿《价值是什么》，彻底清算马克思主义。本来促朱厚泽发言，加以支持（他

同意我说的，光远抱住马克思主义碰不得），却只讲这个党只不过一直搞专制独裁，江继承而已，决不会改。饭后续开会。雷颐支持我的观点。谈伊朗马［巴］列维教训。要从理论上搞清楚。李郁谈了些情况。王石说同凌辉（台胞）来过我家，由他支持，每月聚会一次。

2）有不同意见，正、错都可讲。——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1 年 8 月 16 日（星期四）雨

昨夜睡足六小时。五点半起床。补记日记。吴象借观的那个（中央电视台内部调侃领导）的光盘仍未找到。九点左右许静夫妇突然来访，是谌震告知的。自印了一本自传（《乐集》）相赠，湖南人，右派。书中发现是陈家鼎的外孙，父母在台湾已去世。只好以乡亲谈了一阵（湖南旧识真难应付）。又找到几本有关“抢救”的书。薛京在办公室找到一袋张宣那本书及有关资料（但还不是高梅的那套资料）。下午三点半返宽沟。这一带也下大雨。

没有游泳。

2001 年 8 月 17 日（星期五）夜大雨、晨雨、阴

五点起床。户外略活动，洗淋浴。

翻完《毛与莫斯科恩恩怨怨》第五章“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全由毛一人掌握也，包括抢救，康生乃执行者。此书值得全部翻翻。

下午苏志宏同河南荥阳市委副书记王杰民来（名片上有高级经济师），送我书法篆刻家李刚田为我制的寿山印章（阴形）并书对联（隸行体），自谓是我的“崇拜者”。闲谈南街村的“外园［圆］内方”，那个“书记”头脑灵活，见人说话。许多老将军、老干部（百人以上）去过，多称赞。乔石不发言。朱镕基说了一句：“只能有一个”。我谈到昨日电视看到的陕西黄龙县的机构精简改革，最后不仅复原，还多了编制加了人头。荥县排行河南第六位，财政收支有很大富裕。我也略谈形势看法，“七一讲话”有积极意义，但必须从理论上与体制改革等方面解决问题，否则仍是要“有人说了算”，“个人崇拜要有一点”。又谈到同陆定一的长谈，陆赞成“多党制”，也谈到耀邦“肥水快流”的失误（小煤窑后果现在出来了）。

下午未能游泳。

夜观电视到十一点。

2001 年 8 月 18 日（星期六）阴

昨夜上床已十一点。五点半起床。户外略活动。上午续看《恩恩怨怨》并陈晋的《毛之魂》。

下午游 8 圈，水并不凉。

2001 年 8 月 19 日（星期日）夜大雨

昨夜十一点服眠药。五点三刻起床。觉头晕沉，以后少服。

翻看《师哲回忆录》有关部分，并米高扬到西北［柏］坡与刘、毛到莫斯科部分。米并没有讲过“不要过长江”。斯有认错表示。毛当年为何要那样讲呢？

薛京同胜利上午十点回来。薛京带来黄孝宗复信与萧蔚彬函，《同舟共进》6、7 期洛阳纸贵也。还有读者赠诗。同胜利手谈多局，互有胜负，两点多回城。我即休息，观电视。

2001 年 8 月 20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早餐前七点，同玉珍外出散步活动。天大晴。

整日翻看《毛传》（金冲及主编）有关部分。整风部分过程较清楚，但如何理解整风偏向并导致抢救，则没有交代。毛仍肯定肃清特务乃必要（作者不敢引用我揭出的唐纵说法）。竟将邓力群文章作为定论引用！写苏维埃时期，根本不提富田事变与肃反错误，真是为尊者讳矣！又翻看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许多论点是站得住的（此书为作者 1995 年回国时赠的）。随手做了些备忘笔记。

同李普电话，约星期三来此聚遊。

下午游 8 圈，水不凉，尚不觉累。全程仰泳，蛙泳很不习惯了。

晚饭后，三人一起爬上南面山林中（过去从没来过），曲径通出，不见鸟类，沿途还有天然桌凳。爬过山头，从一号院下来。

2001 年 8 月 21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略作户外活动。没看“东方时空”。整天翻乔木的《谈中共党史》。抢救运动时，毛之不相信了，起于“材料里涉及到的许多人是他周围的人”。乔木没有明说，他当年也被怀疑过。1949 年胜利过快（原估计五年，提前二年），对“神化”毛起了大作用。“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将陈云当作党内右派。引证第一个历史决议，说明人很难记住历史教训。还有毛晚年错误的形成等，都有可取之处。关于乔木的书出了好多本，值得都翻翻。

同朱正电话，告知美国黄孝宗已复信朱晓，传记如何同台商联系。台湾出版的朱正反右书寄到长沙一百多本，被海关扣留了。

下午游 7 圈，稍觉水凉影响背部，少游 1 圈。

2001 年 8 月 22 日（星期三）晴

四点廿分醒来，五点起床。随手写点笔记。

上午九点过，李普夫妇与小邓（邓伍文）来。李普写“李与范”已九千字。他不了解延安当年尤其抢救运动等情况。关于思想改造理解甚透，即归于“思想一致”，唯命是从也。上午先坐此间旅游车环游西部旧区与东院新区，两个一号楼过去都没进去过，今日得一观，东一号楼可以接待美国总统了。南韩进口的那一套价值十多万元的平面长方形电视机，还是第一次见到。也第一次在那个动感电影厅享受了观赏埃及金字塔的电影。午餐丰盛。午间休息了一小时。

下午同李普闲谈。他问到我过去的思想经历，为何能洞察一些世情。他总觉得我如能学会“圆滑”，可能地位高升也。他服膺林彪所言：不讲假话，办不成大事。我也总是这样一句话：政治就是不要脸。从而议论到毛乃古今中外唯一大权术家：心毒而手狠也。胡绳晚年能将毛定为民粹主义者，很是不易。（我说：郑惠之言，乔木死了，胡绳得以解放。）

晚饭后，到前天南山中入口处小坐，李普说，此乃神仙境也。他们七点回城。

晚上观大运会开幕式到十一点。入场式太费时间了。飞碟点燃火炬给人意外感。人工瀑布高达 33 米。

2001 年 8 月 23 日（星期四）晴、夜阵雨

两次醒来又睡着。五点半起床。整天没动笔，翻看《头脑》今年第三期。《落日光辉》论点早接触

过，康乾盛世经济曾居世界首位，在一篇小文中提到过。十九世纪初，全世界 10 个 50 万以上人口城市，中国占 6 个：北京、南京、扬州、苏州、杭州、广州，伏尔泰称中国乃最古、最美，人口最多国家。莱布尼茨认为“欧洲较中国优越处，在思维和思辨的科学，一转到实践哲学，即生活、伦理、政治实践，欧洲人即难同中国人抗衡。”1640 年英国开始，直到 1868 明治维新，西方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推动民主政体建立，加速封建统治灭亡。17 世纪后，科学革命席卷欧洲，科学、技术，实验互动机制形成。从工业革命到现在的新经济（形成于美国）。我们的革命却走上农业社会主义大弯路。根子还在马克思与苏联。

下午游 8 圈。夜仍观电视。大运会中国足球战胜了英国队，比看国家队令人兴奋。大型文艺表演，礼花升空，千万飞鸽，秦俑战阵回到两千年前，然后是中华古老文明的编钟车，造纸车，火药车和指南车，等等。敦煌壁画的“飞天乐舞”出现夜空：“碧海苍天夜夜心”。肥皂大泡中人在活动（称为“飞进时空隧道”），看不清楚。五千多人着绿装起舞形成大片绿海，一直坚持看完。

2001 年 8 月 24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户外活动一刻钟。台湾连将军电话，说 9 月 14 日锦州诗会，希望我能去。

上午随玉珍去按摩右肩上臂，约一个小时（按摩师王学求，买了《直言》让我签名，几乎忘了）。并拔火罐，一只一处有深红印。肩臂疼觉好些了。

翻《延安秘事》下，有关抢救等章节，同其他编著大同小异。有蒋南翔长文。

下午游 8 圈。水稍凉。

薛京一早回城，取支票，以便过几天离开这里结账也。

观电视，男女体操、跳水均得金牌。女子双杆［高低杠？］强项，两人反而失误。高手失手，是否规律。

夜观《忠诚》最后一集。此剧写了省地级干部（主要地县级）的作风与品德等问题，涉及识人、用人不易，上下级关系如何正确相处等问题。也写到当前贪污成风与企业经营等问题。主题在领导，对当前官场甚有启发。

韩钢电话，谈北戴河会六条（15 日座谈已讲过）：①71 讲话人心振奋。②有不同意见不论正、错都可谈。③可以建议，但不要搞签名、散发。④各有关单位找签名人谈话。⑤加强正面宣传，不争论。⑥真理在中央。李向前想找我谈彭真。

2001 年 8 月 25 日（星期六）晴

昨夜没有小解（空前之举），五点醒来即起床。复王学双（按摩师哥哥）信。其人好诗词，寄我近 20 首求教，并赠我七律（读《诗词之友》第二期，封面有我照片）。还是分不清平仄。复信大加鼓励，并附平仄格律说明。

薛京带来黄道奇信（说明省内复杂，真理必将大白。他们不便再讲话）。李普给我六件，有若水《整风压倒启蒙》文，及打官司可依宪法件。魏久明也寄我邓力群等三件。是正当渠道来的。

将若水文读完，可以助我将抢救文写得深刻些。

玉珍找医生看了，大肠瘤须作检查（原怀疑盲肠问题）。夜观电视。国家足球队 3:0 胜阿联酋，一改过去观感。

长沙朱尚同来电话，看过我的《做人与当党员》，谈“17 人信”中对江的两点：个人崇拜与民主执

政，应加注意。我说应支持 71 讲话。——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1 年 8 月 26 日（星期日）晴

四点醒来，睡不着，即起床看书。将窗帘紧封，随后观电视并坐沙发假寐。

早餐后沿西山散步。玉珍腹、胃痛仍剧。决定明天回城，不去医院不行了。

续看《告别革命》。此书过去一直搁在书柜。人类与个人本体论（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告别”）是李泽厚、刘再复首先提出来的。他们曾挨过批判。

下午游 7 圈，觉累，就上来了。晚上仍观电视，看大运比赛。

晚餐时，老书记、正副所长来送行，干酒二杯。

2001 年 8 月 27 日（星期一）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六点起床。看报。玉珍收拾行装。我将全部书籍、资料等收拾停当，才去早餐，就不回房了。薛京作了 29 页摘录（平均一天一页）。即驱车到餐厅。老书记，所长们又来送行。

大概八点半动身，一个多小时即到家了。

玉珍早就想回来了。还是家里安适。人多么惯性。下午玉珍到医院，人太挤，在机关医务室照了 B 超，心脏、肝肾都正常，大肠似有些问题。

下午杨继亮来。他受中纪委之托，创作了一个反腐电视剧《大道兴国》，山西台已通过。给我看有关文件，说自己在山西成了“反腐败”的专家。现在省纪委工作，名正言顺了。给我一张今年 4 月　日（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的《山西日报》，整版报导他的事迹，如何出版《腐败论》，与我交往，写序言，还刊登了我们俩人的照片。

2001 年 8 月 28 日（星期二）晴

睡得尚好。近六点起床。翻看报纸，看不完了。

上午湖南卫视台来两位女同志，一中年一少年，湖南要纪念杨开慧百岁诞辰，拍一部 40 分钟的片子。说是邵华向他们介绍找我，留下一个文本，我讲几分钟。于是我谈到最实质情况，让他们心中有数。如杨开慧留下的墙夹遗书；1928 年就同贺子珍结婚了；当年同她的堂妹即有“来往”；临行时坐在人力车上高喊“我不要死呀!”等等。多是易礼容告我的。他们搜集的情况，是开慧深爱其夫也。建党初期杨当然很有贡献。

下午游了 800 米，尚不觉累。

2001 年 8 月 29 日（星期三）晴

醒来两次，五点起床。翻看《早年毛》旧作的第一二节与杨昌济，作点准备，并将所有关于毛的著作找出，《早年与晚年》却遍寻不得。

早餐时，同玉珍谈到接受这类采访，乃“题中应有之议”，无法回避，不要心烦。将她说服了，比较热情接待了客人。

上午九点，湖南卫视台共 8 人来到，主持者乃李娴娟，实八一厂的国家一级导演（59 岁），另有父女萧吉太（长沙铁路总公司工程师）、萧盈盈（北京广播学院广播编导），还有湖南台李泽湘及杨开慧同族堂弟杨湘国（湖南国际经济开发公司等四个经济经理等头衔，高级经济师）。在书房拍摄了约 20 分

钟，大概只录了一段话，毛 17 岁离家（倔强性格反抗父亲安排做生意，外出求学），留诗：男儿立志出乡关四句。又讲了辛亥革命来临当新兵，随后入学，并不满意学校生活，廿八画生求友。南北战争时，领导学友会志愿军缴北兵的枪支，成立新民学会，为建党基础。1918 年到北京，不勤工俭学，留在国内。杨昌济博通古今，学贯中西，讲究求实，受谭嗣同影响。同杨开慧爱情，现代语乃有魅力之人。开慧为毛作出的贡献。有关毛的著作拍了照。最后座谈，他们谈三个代表，认为江要继承“毛思想”、“邓（原文到此——李南央注）

2001 年 8 月 30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偶然发现姚监复（兄妹）送我的《思痛母亲》一书。原来他们的母亲（还有父亲）是在文革初期惨死于红卫兵之手。父亲给过地下党许多帮助，他们兄妹五人在文革中都是挨批斗的。

上午郭全胜来，给我《海外乡音》（南加州湖南同乡会刊创刊号）。还我丁聪画我头像的那期《新民晚报》（忘记此事了）。

平江老干局来三个人，湘鄂赣纪念馆将正式开展，要我的有关文物、书籍照片等。

2001 年 8 月 31 日（星期五）晴

三点半醒来，四点起床。翻看报刊，觉头晕，在躺椅上闭目养神。早餐后看“左”爷们资料与《中国报导》等书刊。读沈逢吉《阶级分析新论》，认为阶级斗争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一个因素，并不能概括“几千年的文明史”，从而按照经济学，价值是由生产三要素（劳动、资本、资源）共同创造的。资产阶级有其贡献，先进生产力。科技创新的代表是知识分子（爱迪生到比尔盖茨），物质财富资源也要科技掌握开发，精神财富更是知识分子的成果。制度创新，无产阶级尤其政党，所进行的革命，新世界“消灭私有制”，革命专政无视人权，民主无存，变为复古倒退。此文也记不得是谁复印送来的（非刊物发表）。

午餐后略休息。下午四点前，同玉珍到听鹂馆，聚会的还是上一次的人（加了一位商业部操办网站的，杜老朋友），主人为姚同欣（北京中融泛亚投资公司董事长）。他已买下《中国导报》（2 万份，年金 50 万），今天主要谈如何利用此刊。马立诚谈新闻：北京军区派 8 个人到魏巍家抄家，抗议无用，搜走一批资料。“双方摊牌”。林炎治［志］说要“退党”。德平讲话：乡镇企业家要站起来了，遭到江的“痛斥”。李普唸了 1999 年军委对离休干部的十条“禁令”，重新印发，都是强硬手段。光远说“还看”。杜老批评“三个代表”中，“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之不符合历史情况。我说刊物还是要拥护七一讲话，在此前提下做文章，“与时俱进”。

2001 年 9 月 1 日（星期六）晴

五点醒来即起床。浏览报刊。听说李普夫妇已不看报了。明年决不再订《北京青年报》了，一厚叠，很少值得剪下的东西。

昨天就找不到薛京，吴象送来的那盘中央电视台调侃领导的录带，怎么也找不到了。

满起与小玲来，工作大体可解决了。

下午游 600 米。杨继亮来，让我担任他的反腐电视剧的挂名顾问。

夜观大运会闭幕。那些奇装异服的女模与喊歌男星实在很不习惯。

2001 年 9 月 2 日（星期日）晴

三点半醒来，为施老百岁大寿贺诗，吟得几句，再也睡不着了。索兴起床，纪念文章与祝寿诗一起动笔。午餐前脱稿，约三千字。并向玉珍报告，让她了解我这种“特殊生活”也。

午睡只是闭目而已。两点过，再细改一遍，定稿。将七律电话告知周笃文、陈四益，请他们推敲一下。四益是文词专家，几处改动极好，尤其起句一二字“贺诗”改“曾经”。定稿如下：

曾经耄耋祝期颐，有幸千年再献辞。
世纪同龄传道者，谁能开发启蒙师。
江河不尽怀恩德，桃李成阴念润滋。
未许壮心随岁老，白煤东运叹迟迟。

2001 年 9 月 3 日（星期一）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睡得较好。近六点起床。

“施嘉炀老前辈百岁大庆”又仔细看了一遍，文字小有修正。

一天电话找薛京不在。施文只有让小赵去复印。

意外收到丁聪夫人沈峻寄来短信并照片一张。原来他们上个月到密山，从碑林中见到一块大石，上面刻有我的“茫茫甸”那首词，丁聪老人含笑站在碑旁。此事不知何年何月密山来人让写的，词后有跋语三行看不清了。当然是记载当年流放到兴华村劳改也。

下午周笃文、张脉峰（北京《诗词之友》主编，周的学生）来，给我 20 本《之友》，封面为我的半身像，扉页是我的“世纪之交吟咏一束”14 首。封二尤其“精彩”：刊简历，我与玉珍全首相，整个背景为太行山诗会拍的那张百丈悬崖上站着的“夫妇”影像，以及我书写的世纪颂七律。周动员我参加锦州的诗词会，本月十四日，市里会派车来接，高速路三个小时即到。说台湾那位连将军大体是实在的。

2001 年 9 月 4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觉得为施老百岁寿诗昨天写的那幅不大满意，又一气写了三张，结果有两张有脱字，真是老了。直写到七点多。玉珍单独去医院抽血，不及车送。

八点半到科学会堂，参加水电学会的理事会，见到张铁铮，还能走动就很好了，已 91 岁（1910），说准备找一所养老院。在三楼大会堂听周大兵作工作报告。到九点半，离位去八宝山参加黄万里的追悼会，在第二告别室，有年青人（负责环保工作的）来照顾我。谈张光斗诬告重庆环保局长（被撤职）。见到戴晴，看到黄的简历书，有一个关于汉口堤防确保的短遗嘱。恭敬行礼后，有人将我向夫人等作介绍。十点半仍回到会堂，听完报告时十一点，即突然散会。我到休息室时，即将两篇文章（施老百岁和罗西北传序）和两幅寿书条幅交给接待人毛亚杰，请他让我在上午的会上为施老事讲几句话。结果却突然散会，大为不解。找到毛亚杰一问，说是主持者不同意，追问是谁又不敢说，使我大怒，大发雷霆。会场还有几十人未散，林汉雄、铁铮、王宝基、邢凤山等都在。这是平生从未有过之事。最后汉雄送我回家（张光斗与潘家珍［铮］都来了，也许是怕我讲话，谈到三峡扯到这两位也）。同玉珍谈及，她也认为应当发脾气也。

下午游 600 米。

2001 年 9 月 5 日（星期三）晴

四点醒来，即起床。浏览报刊。将最近几天的看完。起了一个念头：写篇怀念黄万里的短文“黄万里的遗嘱”，《生平》中说：“治学严谨，坚信科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畏权势，仗义执言，讲真话，讲实话，光明磊落，是先生做人特点。他一生经历过那么多坎坷磨难和升降浮沉，也从未有丝毫的改变。”将此意电话告知戴晴，前几天她寄来她写的悼文和张光斗到重庆谈三峡污染文（张讲到陆钦侃与我“你拼命放炮干吗”？）但是今天未能动笔。

上午长寿街镇党委书记等四人来，为维夏中学、幼儿园，及自来水工程要钱（200 万不等）。我同他们谈到，不能老向国家伸手，要自力更生，学温州（自己修飞机场）与浙江放手发展私企，才有前途。并将《同舟共进》第七期给他们。还是给陈至立、曾培炎写了信：我是长寿街人也。

玉珍的亲属杨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学石油的，从米脂带来许多鸡蛋。也让他一阅《做人与当党员》，他要入党也。

下午游 700 米。刘清与郭佩珊女儿来，她去看望了范元甄，范有个录音带回答女儿，反对我的右倾和“爱钱”（女儿说，薛京曾同她谈及我最不爱钱）。于是只好谈及当年离婚书，将 120 元生活费的一半给孩子事。她也谈到范带大三个孩子不易。我于<是>说玉珍反对南央这样写。

2001 年 9 月 6 日（星期四）晴

四点半醒来，即起床。浏览报刊。找平江要的照片，得十来张。上午老干局等三人来（有一个学图书馆学的），将全部资料等给予。从《百年学人》、《潇湘人物》、《大百科》电工、《能源百科》上复印四份材料，并《诗词之友》一本等，七八本书，真是满载而归。

收到《黄山松》8 期，内有去年安徽之行的一篇《速访记》（吴昭谦）。

同丁聪电话，谢谢他的关心寄来照片。他谈到碑林刻有他的一副漫画，甚不理想。祖光身体很差了。

下午两点到办公室，上海文艺社徐如麟来，出我的《自选集》四卷本，定名除大跃进、庐山外，两本为《毛早年与晚年》（他们想用“李锐谈毛”），《人物与往事》。第四本特［待］最后定，前三本带走。合同即按 10%版税。我还建议能出第五本：“散文与杂文”。

游 400 米，仍用热水冲右肩臂。晚上睡觉总受影响。

2001 年 9 月 7 日（星期五）多云

昨夜服眠药上床。睡到六点多起床。浏览报刊。

为施嘉炀 100 岁寿诗写了四幅，有两幅掉字。选定两张。不知学会如何处理。

上午近十一点，秦川来两位女客（一位是奚弘，即十年官司告倒人民日报的，另一位是女外科医生，能说会道）。一同到新辟　安大道（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黄河酒店（门口有关公塑像），由朱鲁宁请客（山西引黄工程驻京办事处负责人），还有李先念女儿（也是医生）等。吃山西菜和面食，喝竹叶青。谈黄河，也谈当前形势。饭后朱、奚及女医生来家闲谈。谈到“罪恶滔天”，只有奚弘同意。奚谈到杜导正同她说到我时，“乃凤毛麟角也”。

2001 年 9 月 8 日（星期六）晴

昨夜九点半上床。四点半醒来，即起床。

{那}两姐妹尽心、尽力找我，为妹妹结婚写字祝贺（妹妹搞电脑的），想来想去写什么呢？只得凑

四句：

同行同梦敬如宾，海誓山盟无限亲。
电脑诗魂真善美，齐家报国一条心。
靳纳、符凯小友：新婚之喜

写坏三张。

下午两点尽心带中央电视台两人来采访，谈旧诗词同青年一代关系，只得讲了一刻钟，关系人文与素质教育，自己经验要从小就受诗教，背诗的好处。然后一起到农科院招待所参加“青年诗词知识竞赛”活动，一百多人中已选出三十多人。刘征、周笃文、段葆祥等都参加座谈会。尽心是中华诗词会的青年部长。有北大等校博士生导师参加。我发言，仍谈“心灵小小慕英雄，四曲悲歌赞古风”诗，反映小学时唱“苏武牧羊”、“易水别”、“木兰辞”、“满江红”的至深影响，以及家庭影响：谭延闿送父亲四条幅：“张子野诗笔老妙”（苏东坡张先词跋）以及何绍基对联（千首放怀风月里，一樽时对画图开）的影响。于是有秦城八年，以诗词“救命”并“健脑”的生活（30 人左右死去，50 多人得精神病）。许多人签字、拍照。靳纳持贺诗一起照像。

讲完后到文津街，游 500 米。

2001 年 9 月 9 日（星期日）晴

四点醒来。即起床。好在午睡了一个多小时。整天消灭旧报——在宽沟一个月留下的报纸。速度很慢，发现了一些资料。如《安徽老年报》上有欧远方夫人答谢我的短文等。

玉珍爱整洁，我书报太多太乱，她看不惯，无可奈何！

同陆茂竹电话，她已知道四号我发脾气之事。祝寿条幅已从施老处取回装裱，两篇文章也告她注意如何发表。

昨晚上米脂人杨林夫妇带小孩来（兵器工业部的，向我求过字），我躲开了。玉珍今天才告知，他知道不少有关江怒斥邓力群等事。

2001 年 9 月 10 日（星期一）晴

又是四点半起床。浏览报刊。随手翻《世纪学人》，看到胡绳留言：“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晚年能如此回首，真是不易。

同玉珍一起，八点半到医院，看皮科、外科并例行半年照胸片并右肩（无大碍）。皮科做了冷冻老年疙痣。许久不去医院了。玉珍胃疼频繁，吃不好，锦州可能去不了。锦州的文化局长吴勉昨天来过电话，约十五日动身。

十一点薛京来，中土大厦（中国土木建筑工程）经理相邀午餐，还有一位女士。后来才知道，是薛京想为此女向经理安排工作，我们作了“陪衬”也。

下午浏览近日刊物。晚上崔军夫妇来，谈现在处境，工程兵直归武警管。小赵同朱琳关系好，罗西北想当官等。

2001 年 9 月 11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找出几份帮助发言的资料。八点半到新华社老干局楼上，《炎黄春秋》座谈会。到杜老、彦修、李普、吴象、光远、苏双碧等及杜导正等编辑部人。谈到十二点半。大家谈情况。江谈：主要反

“左”，拓宽党的民主渠道。对三个代表、七一讲话怀疑者，十六大不要安排。魏巍在军中活动，“不怕镇压”。袁木等去了十个县，认为资义完全复辟。李尔重认为，背离毛思，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国史会李力安主持，160 人参加，要强调阶级——阶斗为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违背了党章与党的性质（如果资本家入党）。中组部应“停止操作”。大家认为争论有深远意义。七一讲话科学思路框架不错。杜导正回忆邓小平一次接见外宾谈：我书读得少（马克思的书），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搞社义搞不清楚。劝（非洲）你们不要搞社会主义，集中把经济搞上去。生活改善，叫什么主义都可以。统战部消息：国外反映比国内好，知识分子比工人好，青年比老年好。江：真理在中央，不争论。曾庆红批评丁关根：三个代表宣传不到位，查《中流》查到李鹏给了 80 万。

新闻总署七月初开全国会，整顿小报刊。江批评声音不协调，个别人公开宣传自由化（指慎之？），歪曲党史，抵制毛思。网上、小道消息、政治谣言，研究解决，加强出版电影管理等。《工商时报》刊胡德平讲话：“让有产者站起来”，《山西日报》转载，江在山西时冒火，批评德平（王兆国找谈话）违规，坚决查处，制止后门干扰，敢管，碰硬，不换思想就换人。守土有责，报刊掌握在党手中。建审批制度，党国阵地，非个人小团体。我谈毛“马上治之”，介绍江在山西讲话的一些内容（《中办通报》）。现在问题是从马列斯毛理论上弄清楚，哪些错了，哪些是教条。杜导正等谈，不能避免全民党，法治、主权在民，已产生新阶层，出现外资管理人员，科技企业创业者，优秀分子可入党。《中流》、《真理的追求》停刊不对。杜老谈，政治体制非改不可，党国一体不行。①党如何领导。②主权在民，如何表现，权力制衡。③建法治秩序，依宪治国，民主宪政。处理问题采取专制手段，不谈腐败。江：“学美国民主，没有饭吃”，“不能学金钱政治”。光远谈：六中全会定调，反左防右，文件没提让资产阶级分子入党问题（广东任仲夷处看到文件）。胡锦涛谈：不要串连（指李运昌）。段若飞想出国。江采取封杀办法（右与左），对签名者谈话。理论讲清楚。总用专政手段，变相抄家。“我还是看派，绝对不表态。”我说，《炎黄春秋》可刊文拥护讲话，刊历史有关文章，如第二个历史决议 20 周年（杜导正约我写）。

2001 年 9 月 12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看完李普写我（与范元甄）的文章。下午给他打了个电话，题目颠倒一下，内容稍有增订。

上午平江县来四人，为平江惨案纪念地的派出所搬迁向财政部项怀诚要 200 万（项去看望过喻杰）。为了见见我这位老乡特来登门也！内中有一位在国家民航局，同他谈起纽约国贸中心两大楼被飞机闯击即大火倒垮情况：汽油燃烧钢架所致。世界无此先例。

午睡一小时。下午游 800 米。遇见魏久明，谈到张万年找魏巍谈话：不准串联，因而住院。北戴河会，朱、李瑞环坚下（似是以前所传），曾庆红与李铁映建议恢复中央主席制（自己想当总书记）被丁反对。各种小道甚多。

2001 年 9 月 13 日（星期四）晴

睡到六点半起床。浏览吴勉的《千首诗词》，他有一封信，让写几句话。最后定稿（从序言中了解其人）：

半生记录诗千首，一代知青寄命辞。（1946 年出生）
万里江山遍足迹，敞开心路任飞驰。（下午写好）

上午张哲民、张宣三来，问及我对七一讲话的看法。我谈到我们的几次聚谈，光远的“看派”，杜

老的难以“始终代表”等说法，以及我的“拥护而促进”，必须从理论上深追马克思，总结百年变化，以及谁是三个代表（新经济出在美国）等。我们意见一致。他们留下“纪念竺可桢 110 诞辰”文章。丁冬［东］与《老照片》编辑张杰来，原来有关黄万里的文章还是原［源］起于我向丁东推荐（告诉如何找黄）。将施公百岁与罗西北传记序言两文交丁东，并答应黄万里文交《老照片》（此刊现销两万多）。

下午薛京先来，接着周笃文与吴勉来。决定明天下午一点半去锦州。题吴勉诗得到首肯。李志民来（送月饼等），谈到现任职者妻女儿子的捞好处。曾庆红妻已 61 岁，仍提拔副部级。金松林来，为马石江出一本书，让我写篇回忆。请提供一些材料，如在北大情况，编党史资料合作甚好。还谈到我可以将参加此项工作的条件作开场白：1985 年冯文彬相邀时，我说，如果是乔木领导，则另请高明。

2001 年 9 月 14 日（星期五）晴

近六点起床。清理要带走资料，还是老毛病，带一大堆，包括抽时间要看的书刊等，一大手提包。玉珍也是大箱子，药物也是一大堆，以及准备天气变化的衣服。

下午两点半出发，吴勉按时来带路。出四环上京沈高速公路，修得真好，车速可达 120 公里。沿途有“服务处”。过兴城有西方宫殿式建筑，这大概是国内高速最好的“服务处”，可能世界水平。

六点到达锦州师范的宾馆，就在学院门口。院长秦秋田迎接（他是林枫的表侄），理科教授，45 岁。学院一万多学生，还有一万多非正规学生。连行健将军亦在。同住三楼，新修宾馆，客厅近 50 平米。迎接的还有中文系研究词曲的周元龙教授。湖南人，这次活动是他发动组织的。到港澳台与韩国，留欧美外宾一百多人。

连将军将他的一份 600 多台湾退役将军（绝大多数是少将，上将只他一个）呼吁两岸统一的宣言式文件与我一阅。说上次廿多将军到北京活动，是协会接待，无高层出面，深圳活动上了电视。这次还要去北京一行。李登辉待选举后再考虑是否开除出党。

大（原文到此——李南央注）

2001 年 9 月 15 日（星期六）晴

昨夜上床后，十一点多又服眠药，睡到五点半。起床作发言准备。

早餐过于丰富，量多（东北特点）。八点半到学院一六层楼报告厅开会，属开幕式，会名为“国际词曲比较研讨会，暨散曲第五次研讨会”。会上讲话的，包括秦秋田、周云龙以及市委常务副书记刘志强，都特别首先提到我这个“李老”能来，觉得光荣之至。北大与师大等文学院都很支持。而我于词、曲尤其曲，实在是外行，真是冒充风雅。开幕式后照像，没参加大会发言。中午睡着一个多小时。准备讲话资料。主要想讲点根本性东西，诗词帮助素质教育，而过去阶斗为纲却将知识分子排为异己。下午玉珍出外购物。市委书记在北山宾馆晚宴招待，席间宣传我的做人观点并涉及党史并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等，都听进去了。七点半到会堂，讲了约一个小时。周云龙等都赞成我的观点。

2001 年 9 月 16 日（星期日）晴转阴

六点起床。洗了一个热水澡。补记日记。上午游览海滨笔架山形成的仙女桥（1600 米，海潮被小山分合而拥出的一条卵石道）。吴勉、连将军和一位摄影画家一起，拍了许多照。海边建筑还有待开发，山头一餐厅已关闭。两位仙女大雕塑颇有气魄。然后过开发区，海滩正在利用修大游泳场等，开发区一部长陪同（原是市组织部长）。午餐由开发区一局长请客，全部海鲜名贵大鱼。已有四五十家工厂。席

间连将军大口说，可动员台湾一百将军来旅游投资。回宾馆午睡。下午三点半餐馆“辽沈战役纪念馆”，那架小风琴很有意义（弹国际歌，被苏军认同是共产党）。最后看“攻克锦州”全景画馆。周围一百多米，高 16 米，气魄宏伟。画家之一陪同，一起拍照。晚饭后同吴勉谈连将军其人，我不过在武夷山一面之缘（他说是他的动员我才来此参加会），其在台湾情况完全不明。可以从愿投资等，向中央反映，得知其实情。随同拍照的刘怀武（锦州群众艺术馆）极其热情，可说是“崇拜者”。

2001 年 9 月 17 日（星期一）晴

“不览闾山景，无从识辽西”。——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连将军留下两篇文章，反独促统。——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五点起床，记日记，观电视。2.5 米丈夫与 2.1 米妻子，同一 35 岁侏儒旅游。早餐后即出发。一个半小时到北宁市大洋影视城，为新华书店集团近年建筑，有诗墙、奇石、树化石林和鱼类化石馆，各种大小鱼种栩栩如生，真是“物华天宝”。共有秦、唐、宋几代建筑（还准备有旅游子弟学校楼），有大水池，游泳池等，还有小宾馆。登楼远望医巫闾山。在梨园中摘梨拍照，让我与玉珍上树留影，真是不亦乐乎。主人一直陪同，为东北大汉，有开放思想。席间建议“大洋”换名（辽锦、天宝之类）。在房间休息一小时。下午两点到医巫<闾>山，乃百里石山，山上遍布松树、松林。此山为北方（幽州）之镇山，乾隆登此下棋。山门为缕[镂]空式，30° 四扇空门相交，古式宫殿楼门中显出高山，为清华设计。没有上山。然后归途上北镇庙，全国名山五岳、五镇，北镇庙乃全国东南西北中五大镇山中镇山庙的仅存者。建于隋文帝时（公园 594 年），历代帝王先游闾山，然后至此庙拜山神。庙殿七重，为关东第一庙。儒佛道三教合一，有山神、女祸、观音等。占地 5 万平米，山门前有喜怒哀乐四狮，祭祀、记事碑 56 座，大殿内有明代文武功臣 36 人壁画。几乎哮喘发作，未能久呆。市秘书长晚宴。饭后又同书记等拍照留念。（晚饭前洗热水澡，恢复疲劳）

2001 年 9 月 18 日（星期二）晴 下午回到北京

五点起床。记日记，观电视。

早餐后，吴勉、刘怀武同我们一起，驱车遊兴城。此乃完好古城，纪元前孤竹园。在城内走了两条街，观看两座古石牌坊，明清之际，袁崇焕与努尔哈赤，皇太极两次大战之地。自能发思古之幽情。新开辟海边，“第二北戴河”。一路拍照。归途在路边小馆午餐，吃便饭，由我付账，7 个人只 60 元。然后同主人握别。刘怀武昨天赠我图章，连夜刻的。要我的条幅。

原来估计五点半到家。一路高速（最快达 150—160），过清河即限速。四点多到家。还是家里舒服。玉珍勉强陪同，近来胃老不舒服。

一大堆刊物信件。

2001 年 9 月 19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几乎整天翻报纸。美国被袭击事件，诸多报导与评论，成为当前世界大事。此事对今后世局变化影响深远。美国人如从布什起，只是考虑到如何报复，而不深刻检讨发生如此惨变的原因，那真是大悲剧了。美国当权派应当自我反省才是出路。

2001 年 9 月 20 日（星期四）晴

睡得不甚安稳。六点起床。继续浏览报纸，积压太多。《北京青年报》每天十多张，但有社会新闻和一些新动态，又太花时间。明年订不订呢？玉珍很不赞成我花太多时间于翻报纸。

上午杨继亮来，带来山西省常务副省长薛军（1942 年出生于山西）送我的著作《中西部发展论》并本人简历等，已入选“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1968 年山西大学政治系毕业，高级统计师，学者型官员，很愿读我的书，赞成《做人与当党员》一文的观点。于是赠书二本：《反左文选》与《日记》。杨谈，反腐电视剧可望在山西拍出，薛已批准。还谈到胡锦涛到山西时，他通了电话，拟送《反腐败论》一书，结果被地方公安局拘留（胡不知道此事）。薛还送我关公铜质像等。留杨午餐。

下午到办公室。将《施嘉炀百岁大庆》文寄《文汇报》“笔会”。关于上海《自选集》四本中《人物与往事》目录同薛京基本敲定。

游 400 米。仍以热水烫右臂。

晚上胡德平来，八点半谈到十点。送精致月饼两大盒。江泽民在山西时（八月）谈到《山西日报》刊登他的讲话事（以“有产者站起来”作标题），他说明了原委。是八月中在长治私企和政协一次讲话，谈私有企业主社会作用，许多人变成有产者（如共产党员买了房产），应当在社会上也应起到相应的政治作用。他的讲话并没有错。江让曾庆红找他谈话，弄清实情。江在一个小会上又将提起“站起来”时，曾阻止江再讲下去，说明情况已了解清楚。《人民日报》8.28 评论员文章，也重复了他讲的那段话。他赞成光远的“看派”立场。我谈了四五月间拟上书情况，最后取消的过程。他谈到耀邦过去对毛的敬仰和“文革”时终于清醒。

2001 年 9 月 21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下午游泳后，同玉珍到友谊医院看望谢文清。去锦州前，慎之即电话告知谢患癌症。胃癌已晚期，因饮食呕吐始发现。已完全不能吃东西。医院已告死刑。女儿找到王振国的中药，并三本书，同受治疗患者交谈，开始服此种药后（医院同意），逐渐好转。现能吃流质，能起床了。人很瘦，同过去已是两个人。坐谈间，广电部女副部长赵实来探望，十分关心。发觉其人不错。于是谈到电视新闻等，尽是江李等几个人活动，使人反感。他们也没有办法。

2001 年 9 月 22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中午同玉珍、小妹到李普家，同他们一家四口，到雍和宫北面太白楼（藏川菜馆）吃水煮鱼等。锦州海边买到的那个贝壳相赠。他的客厅方格架便于陈设也，很是欣赏，以为几百元之物。席间漫谈形势，美国 911 事件如何变化，美国人脆弱也。带了瓶酒鬼，同李普共喝了约一半，尽兴而归，只 300 元。

上午谢文清女儿来，将“做人与当党员”文交他［她］与父亲一阅。谢的癌症，医院已定死，女儿找到王振国疗法（已在国外推广），说服父亲，因而好转。将王振国三本书送给我。她也得过癌症，现已退休。

2001 年 9 月 23 日（星期日）凌晨小雨、晴

醒来两次，终睡着。六点起床。翻看小妹带回的港刊与苏绍智文，《耀邦谈话》长文，《当代中国研

究》编者晓农作了些调整，又看了一遍。上午李郁来，《文集》八卷的目录重新打印好，让我校正，说争取年内出。我谈到目前正是时机。小妹与万高潮（李郁同道，现在北师大任教）来，一起议论美国报复行动与当前世局。李郁说，塔利班即红卫兵，他站在美国反恐怖活动一边，应当完全理智，国际人道立场；小妹倒是有点“反美”的“民族“情绪。大家一起午餐。下午一点半散去。他们还谈到曾某常去卡拉 OK，与中央台海霞暧昧关系，乃“黑白道”并用，搞子弟集团，架空胡也。

晚上玉珍呕吐，仍是胃疼。

2001 年 9 月 24 日（星期一）昨夜小雨、晴

五点起床。下决心整理书房。首先将保存的文章和资料分类。

上午王纪宽来，送我药物并最近写的两篇有关经济形势的文章。谈几年前同曾庆红谈话，提及过我的房子问题，满口答应应予解决（讲空话也）。也谈到同胡锦涛有矛盾，想取代胡也。江自己无甚主意，许多大小事都靠曾。也谈到“黑白道”问题。

2001 年 9 月 25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资料、杂件堆满书房，边清理边休息，真是老了，清书的力气都没有了！

上午九点到人大会堂河南厅参加“首届中国特色经济研讨交流暨投资合作洽谈会“，昨有［日］有人打电话来，随后送来请帖。到会场后才知道，原来的会长是李昌，邀请者是中国地区开会［发］促进会，北京科技报社，北京智慧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三个单位。认识会长、副会长等人，还有一些面熟的老同志。坐在主席台正中，还讲了三分钟话。说东西部差距在私营企业，东部发达，而西部国企仍占 70—80%。东边私企是“稍稍干涉”，西部还得“多多关照”也。还闲谈到“个人崇拜”英语“邪教”乃一个字。送的礼物有灵芝茶，正好玉珍享用。

下午先到办公室，薛京反映房子问题。先顶住，必须有方案让我选择（标准是 220 平米）。带回一些资料。

游 500 米。

今天是玉珍的生日，71 岁了。建设部来人送鲜花一盆并祝寿卡。她吐出一点多年苦水：十多年前，由于患眼疾，逼她提前离休。

陈晋寄我文献室所藏有关毛的著作文章目录一本，今天才从办公室得到（薛京实在不负责任也）。

2001 年 9 月 26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书房桌上堆积成山，窗台等处成堆资料。认真打扫整理了一下。但过几天又一切如故。人真是老了，这个习惯改不了了。

徐滨送来月饼，张莉送来螃蟹。

下午游泳 600 米。

2001 年 9 月 27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睡足七个小时。浏览报刊，起床后就一直打喷嚏，怎么也止不住，擦湿了三条手巾。玉珍动员，八点半到医院。内科检查，血压、查血，体温等都正常。鼻科检查，原来过敏性鼻炎作怪。

上次照胸片，通知还得复照一次，内科看病历才发觉，于是又照了一次胸片。正常，似有“好转”。这就很放心了。取一堆药回家。回来用鼻喷雾剂一次，就好多了。

上午郭佩珊女儿来，说空军仍顶住，父亲级别正常，没有“受委屈”。可中科院明明说是“犯了错误”转业的。让她再写申诉交组织部。谈到同范元甄的谈话，承认一些事实，认为自己“正确”也。楼下邻居她认识，也反映范不好，为人霸道。吃饭时，玉珍谈蔡嫂事及徐炜那次来家的无理举动（劝我“复婚”）。

下午没有游泳。林西县委书记张利平、副县长张振墀等三人来，送县志并礼物。谈当年在热河的历史，林西当年九万人（现在 24 万），参军八千人。同他们谈如何正确认识当代历史以及廿世纪世界历史，以及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他们谈到胡锦涛建议党校办县书训练班，以及一次谈话，说小孩唱少先队歌，接共产主义班，祖父也接不了，何年何月？建议修改队歌。

2001 年 9 月 28 日（星期五）多云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翻看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慎之让李郁复印与我的），自序谈转型，言之成理。积四十年教学成果，身在域外，可以高瞻远瞩也。

上午孙大光秘书奚青同一人来，大光的选集（我写的序）与奚写的传记已出版（序言一字未动）。送我两本与三本。谈到七一节人大会堂开会，大光去了，未见到我等（我们有些人属于另类了）。

下午游 600 米。

雷霞来，谈到邹建华律师来京，湖南检查［察］院仍未受理。律师是否可靠，提醒注意。

参加胡积［绩］伟 85 岁生日晚宴，在文采阁。到四桌人，老中青三代（有余杰等）。就形势，大家都讲了些短话。我谈到八十年代一次《新观察》聚会，积［绩］伟对“民主时代”到来之乐观（他承认了）。说我们这代是看不到的了，希望在坐的年青人能看到。

2001 年 9 月 29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翻《晚清七十年》。

上午九点到北大方园参加钟敬文百岁庆祝坐谈会。先见到黄苗子、郁风夫妇，多年不见了。随后同季羡林、周巍峙等见面。钟老晚年关心绿化环保问题，郁风主讲谈及此事，章乃器的儿子讲话，也强调此建议。光远最后发言，有个人网络“现代化竞赛”。散会后照相。任继愈特同我谈当代历史看法问题，我将《做人与当党员》一文相与，请他一阅。

下午游泳，600 米。

2001 年 9 月 30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上午王首道原秘书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送月饼和一大花兰［篮］（他同耿飙秘书来过一次）。谈及首道曾经推荐过我：有胆识、有见解，但很谨言之人，因此久怀好感。首道文革时没有受过罪。

下午游 600 米。

郭全胜同两位合作者来。送补品等。

陈风［峯］彩等三人来，他们要开一个关于水资源的研究论坛，拟了几个题目。我谈必须回顾历史，

水利部门过去做了哪些蠢事、错事，只是个“花钱部“也。谈黄万里的防洪方针，及白帝城跪三铁人之预言。

2001 年 10 月 1 日（星期一）晴

三点醒来后，久久未能入睡。大概四点半以后终睡着了，五点半起床。

今天是国庆、中秋双节，胜利、满起两家先后来。玉珍昨天已买好菜食。小妹八点即来，郭佩珊女儿来，又去了一次范元甄处，由于母亲电话中交待不慎知道来过我处，终被赶了出来。详谈了两次会见及听录音带情况。仍在撒谎，如说让小妹去找大姑，以便父亲出来后，有一个 28 岁的女儿照顾等。郭晓昆还谈到楼下邻居的认识同我们一致，“拥护李锐”也。邻居深知其人之霸道，不讲人情。为范治病的大夫（即邻居）为小事敲门，后推门而入，竟被赶了出来。诸如此类。还有<虐>待小保姆之类。大概也知道了卡玛去拜访的动机了。熊蕾和马力（小妹同班好友，会开车）来，一起谈了一阵。

午餐两桌，很是热闹。维娜和金利从天津来，女儿已十八岁了。

两点后，睡了一个小时。

下午唐有章女儿唐丽华，有亲戚写了拳道书，让我题辞，略改其辞：

年少须努力，男儿当自强。功夫肯苦下，是铁炼成钢。

2001 年 10 月 2 日（星期二）夜大雨

昨夜服眠药上床，睡得甚好。六点起床，准备带走的资料与几本诗词，玉珍准备好了两天的药物。小妹八点前来，一起先上李普家，接他们夫妇同行。一路同李普谈形势，他的千字文已写好，重点在党内民主，差额选举与限定任期。我则谈如何解决“百代犹行秦法政”问题。汤佩林等在怀柔县前大转盘处等我们。原电子部副部长张学东先到。郑惠后到。十一点多才抵目的地“鹅和鸭农庄”。乃旅游度假村，有苹果、梨桃果园三千亩，小木屋六十多栋，散在树林中。“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奇敏乃女强人，三十多岁，大学毕业，学经济，三千元做服装生意起家。五年前，以十多万元经营此农庄，租期五十年，最后缴一千万元，年递增。午餐同桌，甚朴实，装束极普通。真是自由创造出奇才也。英国有“鹅和鸭”同类产业，因此吸引北京各使馆客人来度假。可以爬山（约 200 米）、射箭、骑马等娱乐。午餐多野菜，牛百叶血汤甚好。木屋砖石地，感到潮湿。来客还有现任铁道部长一家，互相敬酒。午休时，盖厚被。下午到马场，骑马一圈 600 米。1947 年后就没有骑过马了，过了一把瘾。主人摆开笔墨宣纸，只得临时凑句。李普、郑惠一起署名：

鹅鸭农庄果树林，旅遊天地北京人。
爬山射箭再骑马，乐不思归少壮情。
二百四十翁。84+83+73 共 240 岁。

随后在篝火边放焰花。游泳池边晚上自助餐，小妹吃了五串烤羊肉。张玉凤来到，大概光线也不好，我们都未认出来。谈到在李普家借过电话，沈容才想起来。

2001 年 10 月 3 日（星期三）阴转晴

睡得不安稳，两点小解后，久久不能入睡。六点起床。小妹也只好起床。卫生间没有水，好在起床即大解了。可能是昨天活<动>较多之故。仍有雨意，有小雨。早餐后决定回家。张学东夫妇则留下观“武术比赛”。同汤佩林电话，谢谢接待，不等他们来了。

回家路上仍下雨。李普夫妇回家，小妹回宾馆。带回两袋摘的平［苹］果与主人送的一袋板栗。

翻看两天报纸与刊物。收到河南读者叶景贤来信，68 岁，散文杂文作家，原平顶山林业局副局长，是“忠实读者和信徒”。想作“忘年之交”。以后此类来信当记入日记。实穷于应付也（还问李南央全家好，看来读过小妹的文章）。

钟沛章［璋］电话，说江在六中全会讲话甚好，有新意，劝我写文支持。随同杜导正电话，得知江在会后有长篇讲话，说几年来读了马、恩书，欧洲文艺复兴的书，以及孙中山书并欧洲执政党兴衰史等。关于理论问题，七一讲话作了些回答，望大家研究。关于工人阶级先进性如何界定，还有经济学的价值与剩余价值问题，剥削的界定等。杜说：江能如此谈一系列问题，有划时代意义，就怕半途而废。其实小平早谈到三个有利于，1978 年同外宾谈猫论，没有读过多少马列书，群众满意就行，不管什么主义。江还将南巡讲话中邓有关“左”根深蒂固念了一大段。晚上范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引福建惠安县委副书记韩大伟等四人来，方知惠安乃雕刻故乡，石碑等出口日本，年收入 7 个亿。举办雕刻节日，邀请我什么时候都可以。

2001 年 10 月 4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准备几份资料。八点小妹来，八点半卡玛来，一起出发，上八达岭高速路，经回龙观，到龙城花园别墅区，魏克托建筑师家（清华毕业）。住一栋四层公寓楼，环境极好。魏父亲为委内瑞纳左翼共产党，久居中国。魏的中国话甚好，单身，却是中国与东方及非洲性文化大收藏家。数不清的书与雕塑大小件。两位管录音录像，一位是程砚秋的孙子，卡玛的铁哥们。上午谈两小时，下午谈近三小时，主要是个人经历，侧重 1958 年后，庐山会议后家庭情况，如何离婚，以及同孩子们关系，特别谈到秦城作的同小妹有关诗，及 1978 年得小妹信以及后来磨子潭相见情况。属于文革记录片中的内容之一。我谈到自己能一直保持独立思考习惯的原因，有家庭影响（父母为人），学校工科教育（有科学精神），以及从来好读近代史书，有较正确的历史观点，以及不趋炎附势，不畏权势的性格等。心胸也比较开阔，有实事求是乐观精神，出了问题不怨天尤人，等等。卡玛似甚满意。

六点同小妹回到家。她到悌忠家晚餐。

夜观电视，中国在雅典演出，精彩之至，尤其黄英独唱，过去没有听过如此西方古典女高音。五女柔术表演也未见过。

苗苗电话，假期不来了，也在意中。一年来几回，吃饭而已！

2001 年 10 月 5 日（星期五）晴

大概是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范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同惠安县委副书记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等四人来，方知惠安乃千年雕塑故乡，现在石刻墓碑畅销日本，每年有四、五亿收入。送我两个惠安女花衣塑雕（一种树脂材料？），两女送给卡玛和小妹了。补记此事。

下午四点同玉珍到听鹂馆晚宴。河南（李国富等）请客，并各赠钧瓷大花瓶，并《中国实践经济学探索》。杜、于、李、李（普）、二吴、朱、长江（主持）并雷颐、李郁、韩钢等。共三桌。饭前漫谈了二小时。911 事件与六中全会江表示全退。慎之谈 911 有世界影响，希望中国能从此进入世界主流（专制国家没有几个了）。网上显示有 80%民族主义情绪：炸得好。光远等都收到陈越光寄的《911 警示》，卷首丁林等人是海外学者，雷颐等 27 人的《三点共识》甚好：①向美国民众同情，严惩肇事者，呼吁理性和法治。②反恐怖主义暴力活动，超越文明差异，意识形态等应无条件，应保护人类，尊重生命。

③我国社会主流反应及时，但有部分人幸灾乐祸不好。此乃一时期来媒体误导有关。我谈江仍左右开弓，《炎黄春秋》支持文章如何等。李普念了他的文章，大家都不赞成。光远激愤谈到，只有耀邦讲民主。席间厚泽等还谈到杜导正过去表现，六四向军人送花圈。

2001 年 10 月 6 日（星期六）阴

五点半起床。睡得尚好。浏览报刊。

偶翻我的《反左文选》，“温故而知新”，“小风波与大悲哀”诸篇，正好给《炎黄春秋》转载，以支持七一讲话也。

上午满起与小玲来，帮我换了书房的藤椅，从下面车库搬来沙发。并将客厅照片等作调整，加挂上在九寨沟同玉珍合照的扮西藏牵骑牦牛的彩照。

下午崔军夫妇来，为绥德穷困的上书改好。我当面在他的信上写好转江朱的几句话，后天可以寄出。

收到黄宗江寄来的《文化人》（影记丛书）中的《黄宗江》。粗粗一翻，很是精当。

上午同玉珍看望徐滨，带去王振国三本防癌书。再看望杨纯。儿子对朱有看法。——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1 年 10 月 7 日（星期日）晴

两点醒来，睡不着。三点起床。翻自己的《反左文选》，许多问题包括马克思的价值论，过去都谈过。又翻自己在磨子潭写的《读书摘记》，马克思常回看自己的读书笔记。

杨小玲上午即来，晚上她一家共晚餐。向玉珍介绍修身养老之道。

晚上观国足同阿曼之战，踢得并不很好，赢了一球也就够了。举国欢腾。

2001 年 10 月 8 日（星期一）下午雨

昨夜服眠药上床。近七点始起床。多日未有之好睡也。上午让薛京来，谈到想找胡锦涛谈一次，谈自己这二十年来经历，仍是“另册人物”或“另眼相视”也。如王震骂“反动分子”与《光明日报》专栏事；84 年陈接到诬告信后“离职”事；六四风波；“赞顾准”文章风波；人民出版社出文集事；郑州越秀讲座事；悼念赵朴初文章事；不让去香港（三次）；最近六中全会文件不参加讨论；七一纪念会等。要有个说法。应得到 50 年如何“解放思想”的教训。想算个总账（过去吃了 20 多年亏，还要吃下去？）要谈《组织史资料》不让上电视，曾庆红厚颜当“主任”事，以及满起为何不能任司机，我需要安度晚年。让薛京再向孙晓群谈满起事。玉珍甚抱不平，完全同意。

李普电话，黄永厚要请客，托他选人，已定好十对夫妇，如黄苗子、黄宗江、李慎之、张思之等。

确实想研究一下马克思主义（其原型）及其发展，同 20 世纪变及今后变化关系。但我这个人兴趣较广，专不下心来，每天看报就花去过多时间。而且精力有限了，恐怕还是想想而已，能否涉猎一下？

中午看了半小时美英向阿富汗开火，凤凰台有报导。

报纸有关米庐其人的文章，其领导艺术有让“踢球快乐”之感，轻松中寓严格。

2001 年 10 月 9 日（星期二）上午雨、下午转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书柜中随手翻到一本法人佘敷华著《中国面向世界》。写于文革前夕，有关中西文华的看法。

八点半到人大会堂参加辛亥革命 90 周年大会，坐第五排，黄乃的儿子（莊涛生的）与媳妇找我谈。这前几排大概都是家属类的座位。有一杨仲子递名片攀谈，其父杨赓笙是孙中山秘书（19[8]59 年生），做过江西督军（？）后才知是杨叔子的胞兄。要我留下电话。见到黄乃坐在台上中后排。一个小时散会。

下午游 600 米。遇见西北夫妇，赵仕杰说，西北的工程院院士通不过，还是钱正英在作梗。还遇见季诚龙，多久未见了。

2001 年 10 月 10 日（星期三）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并续翻《中国面向世界》，一上午就过去了。

下午游 500 米。到办公室，给琬姐写信并寄刊物与《做人与当党员》文，有个治三叉神经痛的方子，还通了电话。谈林祥威夫人去世，林过于悲恸。

收到江泽民在六中全会讲话，谈到马克思主义要发展的问题。读了不少书，说得太晚了。又说 89 年反对资本家入党是对的。难道只是这十年才起性质的变化？八十年代没有根本性质变化？强词夺理。不免又想起《东方》四篇顾准文的遭遇。

很想写一篇概括性的文章《我这二十年》，仍旧在漩涡中打滚也。

晚上米脂县长张雁冰等四人来。还是为修路、水利等项目要钱。我曾帮助勾通水利部关系，已有结果。

2001 年 10 月 11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

一早青长庚来。龙滩已正式开工，此次谈机组（70 万）问题（水头比三峡高）。贵州已同意水库高程 400 米。记得 80 年我经手时，400 米通不过。青主编了一本《莫让江河空自流》，谈我国水电发展历史并水电有关知识。序言也代拟了一个草稿。他是九三学社的云南负责人，全国人大代表，对我崇敬亲切之至。

胜利来，手谈多局，互有胜负，好几个月没有下了。

下午游 600 米。遇见余建亭，问起 58 年钢翻一番事。我确切记得鹤寿开始没同意，在毛的强压下，北戴河会议通过决议及一系列措施。

2001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五）晴

两点醒来，难以睡着，只好服眠药。六点起床。

上午平江方维夏的另一孙子同一人来。真是破门而入，带上浆［酱］干子。脑［恼］火之至，又不便当面发作。另外养牛羊的那个孙子，他似不知其详。我说到不能利用烈士子弟身份，办私企到北京来向公家白要钱。最近收到牢骚信，信封上写“李锐收”，如此无礼。我说，“街上遇到，说不定要用石头扎［砸］我。”这个孙子带来“方维夏故居小学”要修房子，70 万元。只好向杨正午写了几句话，对平江这些人真是到厌恶程度。决不回平江了。

午饭时，陈峰彩派一女孩来，要我写见汪恕诚的介绍信，信写好后，真发了脾气：吃饭都不得安宁。家中人来人往，电话不止，真受不了。

取来定做的看书眼镜，作为备用，1260 元镜框轻巧。玉珍强迫做的。

下午到西三环一公证处，同薛京、玉珍一道办好现在住房的“遗产”手续，身后处理的“遗嘱”也

一并交存，并作好对话“录音”。这样就使玉珍完全安心下来。因为近年来老干部群中，儿女们争遗产之事甚多也。游 400 米后，一起回家。晚上张雁冰县长等四人来，水利部那位处长甚买我的帐（“李部长交办的”）。又为修路等，向建设部俞正声写了信。

2001 年 10 月 13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隔壁蒋老来，谈老年养身，现已 88，希望活到 99。上午十点同玉珍到工体馆内的九花山饭庄，由黄永厚请客。到李普夫妇（由他主约，我同黄系初次见面）。慎之、杨宪益、黄宗江、戴煌夫妇，张思之、郑仲兵等，还有几个年青人。谈江的“自鸣得意”等形势。911 发生时，主动找外交部并开常委会，似第一个表态也。同杨老交谈，送《做人》文，并告那首去年祝寿诗（红楼有幸梦西天）。得到几份网上文章（有刘晓波“三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江学说呼之欲出”等。）饭桌上谈杨开慧并毛的“三宫六院”，黄宗江说，江青同魏鹤龄上过床。李普说，廖沫沙告知，回到亭子间，江睡在床上。刘白羽的“谢罪信”是为了想当作家协会主席，谈其人之“伪”。

2001 年 10 月 14 日（星期日）下午雨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这十来天，玉珍早餐后都去复兴医院吊瓶，一些老干部坐在一起即议论江核心也。

早饭后去看黄乃。昨天安林来电话，说他血压高。平安无事。仍谈盲文方案，要交给李瑞环、李岚清都层层关卡（9 日到人大会堂，都不让接近）。

玉珍请张县长等七人吃饭，在附近餐馆。

2001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一）

昨夜服眠药上床。两点醒来小解又睡着。五点半起床。明天要去海南参加宋耀如 140 诞辰。昨夜入睡前吟得四句，以备届时题词之用：

革命先驱海外尊，檀香山岛两家親。
文昌纪念逢新纪，统一回归慰国魂。

九点让薛京来家。飞机票三张（头等舱）交他（李劲祥司机送来）。几篇文章再复印几份。

严如平来，赠我《民国著名人物传》四厚本。其中一卷他参加主编。《胡耀邦全传》他原负责中卷（改革开放后），已脱稿，现在全都由他负责。《耀邦去世前谈话》的排印清样带来，让薛京复印一份。从而谈起对胡启［啟］立、张黎群等人的看法（此文拟交启［啟］立一阅）。张定领导过啟立。将那天在家的四人照片（还有李公天）交我。他们都是团中央的主要干部，同耀邦交往最深。谈到项南挨批斗，打成右机，其实是宣传了耀邦观点（青年团要有一定独立性）。严还谈到刘大年，几十年一部近代史写不出来，太平天国、义和团等都是老观点。

2001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二）晴 到海南

三点醒来，又迷糊一阵，五点起床。整理要带走资料，又是沉甸甸一口袋。薛京、小赵六点前到，一起早餐。六点三刻出发，七［八？］点到机场，一路顺畅。准时起飞。三人都在头等舱。招待周到，九点半早午餐，吃不下。闭目养神。十二点到海口，李劲祥与文昌市付［副］书记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接。即驱车抵文昌，住经纬度假村。午餐吃名贵的文昌鸡（白斩鸡做法）并海味。主

人一路介绍文昌乃六乡：国母、将军（近 200）、华侨、文化（教育发达）、椰子、排球。在外侨民有 100 多万（46 个国家），全市 56 万人。极言人民素质之好。

沿途又得四句：

世界潮流顺则昌，潮流浩荡逆之亡。
中山遗教牢牢记，民主民权国富强。

此地仍如夏天。中午略休息后，洗澡换装。

我们住的这经纬花园大酒楼，主要有八幢三层小别墅。大楼二、三层大概是会议、活动厅之类，一层为餐厅。我们住第 7 楼三层，有套间、大阳台。

2001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三）晴

睡得还算好。下半夜只盖了床单。六点起床，在阳台略活动。

早餐后，玉珍坚持到海边散步。海边细沙滩，有小卖茶棚，椰树， 椅子（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买来三个椰子，先用吸管喝完椰汁，然后剖开，刮吃那薄层乳状 汁（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很有风味。几位客人是来开会的。同孙穗芳[13]的两个儿子谈了约一小时，主题是孙中山学说。他们同母亲很是一致：中国早就应当按三民主义、实业计划办，今后亦应如此，作为国策。还谈到“国父”问题，我说这是历史名词，其实带有封建意识，现在廿一世纪了，要他们劝劝母亲。似乎听进去了。一直聊到十一点多。

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德春（女，原在山西任部长，我去山西那次，正管组织史，98 来［年］来也接待过，大概对我印象深）。请午宴，叙旧（后知她丈夫即文昌人，省教育厅长，都是北大毕业的。她是山东人，被称为“东南西北”）。中午几乎没有休息，一点半即出发，坐车一个多小时，到宋家祖居。已建大牌房［坊］，几百上千人参加。先看祖居，房子那么矮小（如康有为故居），同湖南农村不能比了。宋庆龄纪念馆并塑像，可同其他地方比了（如彭德怀展馆，虽然面积等小得多）。露天大会，台上有天布棚，台下晒太阳，玉珍、薛京都在后面树林。同胡启［啟］立碰面，说虽未见面，但文章都看到的。告知“耀邦谈话”文事。

2001 年 10 月 18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两首诗最后定稿，仍用庚韻，第一句“海外尊”改“海外根”，更确切，其他不动。（寒韻想改“海外缘”）。早餐时同孙穗芳小有交谈，知她是姨太所生，丈夫早已离异。深信佛教，手腕有三个戒印（同赵朴初关系很好）。受过不少家庭罪。非常执着传播中山思想，要在国内建一百个铜像。九点在二楼大厅开座谈会。主席和李劲祥等讲话后（座谈会主题是“和平统一振兴中华”），让我宣读两首诗并讲了十多分钟话：过去为什么走了大弯路，也有教条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紧根［跟］苏联，自己又理想瞎超前之故。当然同“个人迷信崇拜”有关。引了“迎接新世纪要四讲”中的话。之后当场表演，将两诗用大张纸写就，有一位教师云凤帮忙，很是在行（写错了一个字，立即设法改正，接另纸）。随后许多人来求题字。大会发言好几位台湾人士，很是大反台独。吴仪教授告诉我李元簇乃一投机人物，被李登辉利用，为“没有声音的人”。当年跟黄少谷工作时，就很不地道。这次被陈水扁派来大陆，我

[13] 孙穗芳：（1936 年 3 月 19 日－），生于中国上海，美籍华人，是孙中山的孙女，孙科的非婚生女（第三女，母亲严蔼娟）。在深圳创办了孙逸仙心血管医院，著有《我的祖父孙中山》，编辑了《我的祖父孙中山先生纪念集》等书。

们没接受。张沛江（大中华团园［圆］促进会创始人）激昂慷慨讲了一篇（后向我求字并赠“团园［圆］酒”），立法委员雷渝济讲话很精彩（玉珍告知，当时孙穗芳同我正谈她的经历，没能听到），后也求字（书“海内存知己”两句）。许多人来照相留念，最后还作了赠诗仪式。

下午动身到博鳌 BoAo，走东线高速，两个多小时到，住金海岸温泉大酒店。——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1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五）

醒来两次，睡得甚好，只盖了小毛巾被。六点半起床。同玉珍到楼外游泳池河边散步 20 分钟。

早餐遇见胡启［啟］立，于是坐在一起谈开。他讲了过去要害：87 年生活会前，薄找谈“团派问题”，压得很紧（我插话，批“青红帮”）。认为决无此情，耀邦说只安排“我及周杰二人”。会上将问题全揽在自己身上。

半年前即找耀谈过，应去同邓谈清误会问题。他不听，不以为然。自己岂有“排邓”之举。太天真了。他只是全心全力全部时间用于工作，每周只让李昭谈一个小时家事。住在中南海，也不回家。薄现在想逃避责任决不可能。赞成将历史彻底搞清。当年还有赵李矛盾。六四时，查他的“洩密（戒严）”事件，很是严厉。书记处会通过后，秘书们围着问，只说是“谈戈尔巴乔夫接待”。确查不出什么，于是查经济。一次秘书同行，去看过一下红木家具，也成为问题。最后宋平找谈：没有团派问题、经济问题，只是书生意气。安排机电部付［副］部长排第五位，估计不会上班。结果上班扎实干，后来作电子部长，产值从 1000 亿到 3000 亿，也对得起国家。决心下来。听我谈到陈云解放我们四人事，笑得很狭［愜］意。劝我只打插［擦］边球，不要到里边。向玉珍谈，安度晚年，管不了，活着看世界（没想到我比他大 13 岁）。谈到表姐范瑾疯过。李瑞环有说不出苦衷。曾某滑头也。

曾同他谈过，安心、想得开，三年后还会请出来的。晚上散步，在游泳池边观俄女花样游泳、水中巴［芭］蕾表演。晚上琼海市市长陆志远（博士）请客。让我在《反左文选》签字，顺便谈到对这 20 年变化认识问题。——李南央注：此句写在下页上部空白处。

上午坐船游三河入海口，观大海，在船上又谈。并照相。李长盛三人来，一起午餐。

2001 年 10 月 20 日（星期六）晴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同玉珍到河沿散步。早餐吃自助餐 108 元一份！零头也吃不完。上午参观红色娘子军纪念地，结合旅遊。有模仿舞蹈与电影镜头等表演，有历史纪念陈列（1931—32，约一百多人。两个连存在过一年多），还有 4 位 82—90 岁老娘子军住在纪念馆，一起照相。

2001 年 10 月 21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补记日记。同玉珍到泳池边散步。早餐据说打了六折。

上午九点动身，换一旅行面包，走东线高速到三亚，途中游牛山秀水湾海滩，修了一座观望台即停了下来。五点多到亚龙湾住天鸿度假村。三亚副书记许俊并接待处长招待晚餐。主人谈全球环保最佳城市三亚第二（卡瓦提第一）。我谈“人生大事吃喝玩乐”，引发大家议论，忆旧话新。

我们住的这个天鸿度假村，乃北京天鸿集团建的。朱镕基来住过八天（李瑞环来住过一周），很是欣赏。由于他感觉无散步场所，现已环湖修了人行道。市委副书记还谈到三亚市已引进大量台资，台湾

没有这样的海边城市。

下午到阳台外面的游泳池游了 20 分钟，最深处只 1.8 米。阳台约 16 平米，房间约 50 平米，内外只|只|用方格木栏柱门隔开。

2001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一）上午雨

睡到六点起床。看“东方时空”新闻。下大雨。早餐后，薛京与小彭去海口，随李长盛去找张德春部长帮忙解决 ST 恒泰转移昌江四千亩土地问题。

上午在厅外大阳台看诗词资料，得四句打油：

大海沙滩椰树迎，新鲜空气水清清。
当今城市评环保，三亚全球第二名。

向何主任（何中次）介绍我的几篇文章，并让一读《耀邦谈话》。

下午观电视，偶然看完电影《　　山杠爷》上下集（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写农村正义廉洁的老农民干部，凭个人威信及专断统治本村，常触犯法律，导致死人，而受法律处理的故事。说明依法、以德治国的矛盾。很值得人们深思。

晚餐吃中午剩下的菜，三个人吃饭，不忘节约也。晚饭后在路上散步 20 分钟。

下午洗冲浪澡，澡盆甚大。玉珍为我放了热水，浴后半个多小时才终止出汗。

2001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二）雨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玉珍早已在淋浴，我竟未发现。我也接着淋浴。在阳台看报，下大雨了。

上午续翻诗词资料，并做摘要，以备儋洲开会之用。高［何］中次看完了《耀邦谈话》。我现在有意让这批地方中青年了解当代历史。

市委书记王富玉从海口开会回来（省委常委，博士），特请吃午餐。河北人，高阳［扬］任书记时，在省委组织部工作，在长沙读的中南矿冶学院毕业，后又在华中理工大学得博士学问［位］，毕业鉴定：宜于做政治工作，因此到党委部门。在北戴河多次接待过耀邦，列席过 1986 年的六中全会，很了解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那场争论。还谈到“赵紫阳未能同耀邦联手，否则可以顶住”（说赵想当总书记，这种看法当年难免）。于是敞开聊了起来。谈自己的敢言优点。于是餐后，将几篇短文与他，并让复印《耀邦谈话》。

下午由高［何］中次、文日坤（三亚副秘书长）陪同到三亚市区。天老爷作美，虽然一直小雨，但我们沿三亚湾海边大道驱车时，雨竟暂停，使我们能|到|下到海边，脚踩细沙。此湾共 20 公里，岸沿已建了不少“度假村”，星级宾馆，各种式样色采［彩］不同的成群别墅。98 年住过的海边小楼区已拆掉，新建一“珍珠”广场（一大颗珍珠象徵并有一对飞人鱼），很是别緻。直接下到海边泳场，然后步行约 800 米，走沙滩与宾馆沿海区，欣赏市区海边风光。然后上海边小山坡到山海天王星宾馆晚餐。主人（原文到此——李南央注）

晚上清理杂物。

2001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三）晴

睡得尚好，昨夜服眠药上床之功。六点半起床。

早餐由组织部长林宏发作陪。餐后到亚龙湾海边一观（来此三天下雨，未能外出）。经西边高速公

路，十一点过到昌江，由市委书记简纯林、市长吉延军（黎族）、组部长王驹接待午餐。第一次尝煮椰汁（原果实）。餐后同书记、市长谈恒泰公司重组资产，转让几千亩地的问题。市长说土地并未办过户手续，李长盛对芒果园管理不善，从不来此，等等。我婉言劝说，予以照顾。然后作字，梅蘭菊与骆驼四幅，单凭挑选，何中次（中树）挑了骆驼，有以“自况”。王驹还想要大幅骆驼，只好拒绝了。随即上路，薛京也从儋州来此，一起上儋州。车上不免闭目养神也。

下午五点到达儋州蓝洋温泉度假村。房子扩大了很多，住二楼大套房，客厅总有 80 平米。

晚餐见到老诗友：孙轶青、丁芒、霍松林、蔡厚示、林从龙、杨金亭、段葆祥等。市委书记张力夫作陪。其人甚敦厚。

《儋州报》记者来采访，谈约十分钟。将《古诗词名篇诵读》借与，以便利用我写的序言。

————————————————————————

讲话前吟得二首：

终生不踏名利场，儋耳为民服务忙。
“九死南荒吾不恨”,“贬官文化”古诗乡。

忠佞不分自古然，牢牢专制两千年。(悠悠)
新纪迎来新世道，学习诗人好直言。

2001 年 10 月 25 日（星期四）晴间小雨

五点起床，睡足六小时。准备讲话，当然要围绕诗词主题。从儋州“贬官文化”苏东坡居此三年为民服务谈起，然后转到世界潮流（在文昌作的诗句）“迎接新世纪要四讲”也。早餐时，霍松林老人（他 1921 出生）赠我“读李锐老《庐山会议实录》”七绝：

为民请命为国忧，敢顶飓风抗逆流。
牢底坐穿头尚在，天留此老写春秋。(围、旧今评)

上午大会开幕前，为邮局发行纪念邮票揭幕布。由我同省财厅副厅长（他很想同我一谈，约到海口见面）揭。孙轶青、梁东，市长张力夫都有讲话稿。我讲了约25分钟。开场白：来儋州，敲醒我们深刻的历史记忆，尤其历史细节。于是唸到有关东坡的两首七绝。说苏东坡乃古代实现三个代表的人（带来先进农业等）。于是第一次大鼓掌。随后唸文昌二首诗，顺应世界潮流。说自己是个“政治动物”，捲入旧诗词有偶然性。讲廿世纪大变化，讲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社会党推动资本主义变化，讲列宁“枪毙妓女”故事。列宁认为法律属于资产阶级，法学家乃反动分子，从理论上论证了不受任何约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合理性。斯大林与毛泽东则从实践证明了这种专政的荒谬与祸害。最后谈到Persnal cult乃邪教同义词。热烈鼓掌总有六七次之多（最后还补充“三亚全球第二名”四句，引起欢乐）。发言中还讲到关于自由问题，追求人的精神自由与物质自由乃马义本质，诗词乃个人精神绝对暴[爆]发的产品等。还谈到美国等西方最发达国家实际上已消灭三大差别等等。会后合照，许多人同我单照。丁芒、梁东等人对我的讲话赞尚[赏]不已。熊东遨小友竟说把“三个代表”讲透了。

下午参加大会，听发言。同蔡厚示坐在一起。他以东坡两句诗赞扬我上午的讲话：

云散月明难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答应将最近两篇文章与他一阅。

晚上孙轶青来谈，周笃文同梁东、杨金亭等人矛盾，以及梁与杨也有矛盾。学会工作班子很不理想。周带妻子查学会与刊物的帐（办公室主任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告到检查[察]院。

煤炭系统又证明五万元是捐给梁本人出书的等等。晚上观文艺晚会，在游泳池边。

（玉珍上午到医院看病。）

2001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五）晴

昨夜仍服眠药，十一点后入睡。六点半起床。昨天午餐时，林从龙突发心脏病，220——110，小脑出血，玉珍带的氧气筒救了急。早餐后，大家到医院看望，血压已平稳，小脑出血待进一步细查。静养后再去海口。市委书记张力夫在，昨夜即让海口最好大夫来会诊。此事引起一种震动：老年人活动要分外小心。从医院回来后，即作字五幅，赠张力夫、邱宏民（市长）、林从龙夫妇（早就要我的字了）、张德春，并熊东遨。并将此次来海南的五首绝句大张写好交杨金亭。

孙轶青续来谈学会事。他想明年退，请张锲接班，张不同意。周克玉还待考虑。段葆祥可多做具体工作。我谈到周笃文住得近，有接触，但他们几人的矛盾等不清楚。答应为学会成为公家团体等可以向上转信。钱昌照房子打官司事，可继续帮助。

下午同薛京到游泳池游了约 30 分钟，通身畅快，水比北京的温和。

晚上为住处蓝洋温泉度假村题辞：

温泉度假真一快，歌海诗乡冠古今。

两位经理来道谢。谈到洋浦开发无望，已错过时机。

下午李长盛等又来，交他写的一份上书，很长，交待不清楚。让薛京修改压缩，以便到海口交汪省长。

2001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收拾行装。送张、邱两幅字交梁东转。同梁谈他与周笃文关系等事。梁认为周有品质问题，利用同我的关系抬自己等。约定回京再同孙商议如何改善此种关系。梁对杨金亭亦大不满（原杂志社秋风（女）其人极不正常等）。张力夫陪同早餐，林从龙病不稳定（晚上得知已到海口）。有组织部一干部硬强我送字，只好又写一幅。大家送我们上车。十点多才到洋浦。办公室主任陪同，移民区住屋很是美观，80—110 平米不等。已盖两栋高楼作办公、宿舍之用。84 年政协有人反对，“卖国主义”，耽误时机十年。98 年朱镕基来，大加批评，才有今日绿化，入眼风光。已办菠罗［萝］汁等果汁厂。建温州、深圳等区。原来熊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财团买下 30 平方公里已投资 50 亿（三通等），每亩价 15 万，现降至 7 万，我方参与开发，最近才有转机。到海口十二点，李长盛一家招待豪华午宴。在座者有原湖南驻海南办事处长等（任恒泰顾问）。谈及湖南情况，“左”与派的影响太深，出省干部能得到发展。现在毛致用当太上皇，任命其江西时秘书当省长（调走储波）。住琼苑宾馆（省政府招待所椰林店 201 室）。四点半小彭来，交长盛的一好友履历，现任海口副检察长者，想提级，让我转蔡长松（副书记兼海口书记）。虽老［恼］火，只得收下。汪啸风（省长）与蔡，设晚宴招待。席间我谈一些有关形势（江也反“左”了）及耀邦谈话等往事。为什么“无一人敢说半句公道话”（《庐山实录》），明朝廷杖几百|百|人，海瑞，六不怕，“贬官文化”等等。1959 年 10 月 1 日两照片预感（“少奇不妙了”）[14]。陆定一谈应“多党制”等等。大家都赞同也。汪啸风谈为我出书。蔡谈《龙集》。玉珍回来时在车上

[14] 1959 年 10 月 1 日《人民日报》头版毛泽东、刘少奇（同年四月接替毛泽东任国家主席）的大幅标准像并排刊出，这是中共执政后的头一次。——李南央注

大呕吐。请来市医院院长、医生、护士等，还是胃的问题。

2001 年 10 月 28 日（星期日）晴

昨夜留下护士招扶玉珍，我住楼下。五点半起床。洗淋浴，观电视。七点上楼回房间，玉珍已平稳，早餐只喝了稀饭。薛京同海南出版社　　谈（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原来文集事（中宣部批评未上报，“记大过”）。王守初来看望我，牢记我在从化时给她写的条幅句“抓牢经济不放松”。她是四个月前调来此地任常委兼统战部长（已 54 岁）。利用 20 分钟时间同她谈我的几个基本观点。一党专政来历演变，人类历史进步依靠什么，绝不能搞 Personal cult 等等。十点出发游海西岸，市副书记符兴陪同（原负责党校，搞理论的，我的书多读过）。一路谈如何看待毛泽同［东］，其理论与实践，个人同党与历史关系等。参观万绿园 1500 亩，群众性建设（大家捐款 2000 万）。当年一亩可卖 600 万也。如此海滩草地（可以随便集会）公园，不仅全国第一，恐怕世界第一。随后车行 12 公里到大白宫海航会馆，参观全楼。各种法、日、中东、埃及等特色大套房以及顶层总统间，平生未见之艺术宾馆也。

2001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一）晴 回到北京

六点起床。收拾好行装，何主任等一起早餐，吃了两个鸡蛋并点心。玉珍没有多食。李长盛一家及小彭来送行，很是感激我这次帮忙疏通领导关系也。到飞机场又坐了一个多小时（贵宾室全进口西化布置），十二点三刻始起飞。用餐也吃得不多。躺下闭目养神约一小时。看《儋州报》头板［版］头条报导（十五届诗词研讨会）以及记者整版采访，有关我的几点半版篇幅，薛京负责校对，没有发现错字。

下午四点半到北京，下机前穿好毛衣，并不觉冷。不到一个小时即到家了。还是回家才感到舒适，心也落实了。一起晚餐。

又是十多天报刊堆积，还有不少信件。

2001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并信件。还没有找到施老百岁文发表没有。

下午游 600 米。

晚上刘清来，说郭佩珊文已在 10.24《人民日报》发表，署五人名字：郑伯克、李锐、胡克实、郁文、刘清。这样家属就便于向空军交涉改正级别等问题了。（十多年来，《人民日报》首先［次］出现我的名字也。）

2001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三）晴

三次小解，一点半服眠药入睡，六点半起床。专翻《文汇报》，终于找到 10 月 20 日《笔会》，施老百岁文刊出，只错了一个字（水力——水利）。全文未动。整天觉得胸口闷沉，食道处不舒服，午餐喝了一口醋，竟呕吐。

薛京送来这十多天书刊信件。衡阳周济（书法家，刚故去）书法纪念册并送我的对联（儿子寄来），以及张小曼文章（告朱正曲解其父张西曼）等。

下午游 800 米，尚不觉累。

上午九点张哲民来。他在上海住了一个月，同汪道涵见面两次，有次长谈，并代我、汪相互问候。带来《上海市现代管理中心》出的三本内部参阅文件：《苏联亡党十年祭》、《关于“三农”问题的思考》、

《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所谈记要如下：

△ 苏联亡在脱离群众，5%人仍怀旧，90%乃官僚集团。

△ 农村问题严重，还没有办法解决。

△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汪提出来，难以解答）须调查研究，搞试验，找教授研究，资本家财富如何积累，他们对政治的要求等等。

△ 汪搞的这个《管理中心》有二三十人，常去中心，手把手教，出研究题，小范围座谈，开研究会。现在的社会民主主义，实际民主主义为主。研究德国社会市场经济，艾哈德很厉害。名“社会市场经济”，更公平一些，追求公平与效率。同济教授翟立林去西德四次，介绍德国经济的经验。

△ 三农问题必须解决好党领导问题，解决一元化领导存在问题（汪同意）。农民无组织，上面层次太多，压迫、剥削农民。取消地级：省——县——村（镇），乡级变县的派出机构（几个人）。中央党校有人在研究这个问题。（我认为自 49 年以来，农民从［重］新受一种超过任何前一代的束缚、压迫与剥削，过去资金多次剥削农民而来。）

△ 张哲民向汪建议：江找于光远、杜润生、李锐这些人一谈。汪说江有难处（只找这几个，不找其他，有不便处），说江愿听意见。张认为江讲话太多，汪说江性急（同情江）。汪还谈到王申酉案平反等文章，应予总结公开刊出（汪当时经手）。一批六十年代精英分子。

向我介绍两本书：《黄河边上的中国》曹精［锦］清著（上海文艺）与《大棋盘》，布热津斯基，上海出。

江会后长篇讲话有新意：几年读马恩书，以及欧洲文艺复兴、孙中山、欧洲执政党兴衰等。有关理论问题，七一讲话作回答，大家研究：

△ 工人阶级先进性的界定，价值、剩余价值、剥削的界定。江能如此系列想问题，要划时代，怕半途而废。小平 1978 年猫论：三个有利于，只要群众满意，什么主义都可。

△ 江重复小平南下讲话中主要防“左”，读了这一段。

2001 年 11 月 1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八点玉珍陪我到医院，检查胸上部（食道部位）发闷。先看内科，照心电图，正常。开了药。并建议做一次胃镜。右肩手臂老疼，影响睡眠。找神经科（湘雅毕业，85 年来）看，无甚异情。建议再看骨科。

下午到办公室，将扬州方行重的打官司件转与朱镕基，并附信，提及熊清泉等关心威胜案事，邹建华关了一年，法院不接受。人治大于法治也。

孙晓群来，谈满起接任司机事，他们同意了。只能是借调，“不要宣扬亲戚关系”。还谈到读了宋晓梦的《传记》，过去身体那样不好，现在如此“健在”，真是不易。

游 800 米。兴之所至也。

“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出台了，慎之在大后方教过公民课，早为文鼓吹公民守则的必要。现在这五句廿字颇为得体：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爱，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回顾平生，我确是一个合格公民也。

2001 年 11 月 2 日（星期五）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睡足约六小时。中午只是闭目养神不到一小时。浏览报刊。

上午周笃文来，交我武夷山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送的老松图并对联。我介绍此次

儋州诗会情况（出示《儋州报》），主要谈孙轶青关心的他同梁东等的矛盾问题。他听后很是生气，说告梁东状乃根本造谣，绝无此事，主要是那个办公室主任的问题。详谈对孙、梁的认识与评价。孙的诗词指导思想根本错误，不能搞大众化，以及发展纲要之类。过去还偏“左”，也是老干部中较温和的典型。梁东拉来赞助甚多（他也一样）。谈到林从龙根底是中学生。自己 90 年即为国家级优秀专家待遇。愿意参加诗刊编辑（顾问不干）。同意我协调关系（我劝他冷静）。又谈到此次去婺源（原属安徽），听到对江的反映（今年五月江去过，此乃其家祖籍所居地，有大官家谱）。群众喊“万岁”，摇了手，说退下来后还来。原下雨，随即出太阳，曾庆红拍马：“江主席来了即出太阳”，江改说：“小朋友来了，才出。”留周午餐。我说诗词学会到今天发展情况局面得来不易，定要做好团结工作。关于接班人选，他提到范敬宜，倒是合适的（过去邵燕祥不愿参加，因杨金亭之故）。

下午游 600 米，尚不觉累。胸首食道处发闷，打嗝，今日较好些。

2001 年 11 月 3 日（星期六）晴

一点半醒来，竟敦伦一次，以检验有无感觉也。六点过起床。浏览报刊。外出期间报纸尚未全消灭。开始翻《六四》上册。

上午十一点严如平来，给我《怀念耀邦》三、四集各五套，并建议分送七人（除李鹏，他怕引起对立情绪）及政治局有关人，如田纪云等，地方也应有选择送一些（谈到海南岛汪蔡）。说胡积［绩］伟、林放等几篇都厉害。还准备 1、2、3、4 全集以 200 元价发售，扩大影响。下午又将四集中我那篇一览。真是可以“平反”也。文后有黄天祥评价文，写得很好。黄不知其人。

胜利、满起两家一起午餐。晚上收到任小彬托人送来的网上资料，曾庆红这次又未能进政治局的选举情况。

2001 年 11 月 4 日（星期日）上午雨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八点过，周笃文来，同去参加北京诗词会的“中秋笔会”。仍在八角饭店。有杨金亭、郑伯农、张结、段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等。讲话 20 分钟，从去文昌、儋州，“世界潮流顺则昌”谈起。苏东坡代表先进文化，“贬官文化”，诗人必须是独立思考之人，否则如郭沫若“打倒邓小平”，可能是最后诗词。讲话符合“与时俱进”调。还谈到反个人崇拜，Cult 乃邪教也，文革十年还不邪教！雨停后在大门口照相。午餐时认识资助者六文子木（名片上有句：难得湖塗座右铭，以求生活更安宁，无须事事争名利，正大光明品德馨）与励顺良（慈溪经商）。段很赞成我讲的。饭后作字一幅。

2001 年 11 月 5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浏览报刊。

上午韩钢来，一直谈到吃午饭。让他带走《怀念耀邦》1—4 全套（他已定了一套）并赵的“谈话追记”。他接收［受］了我的建议：围绕这两套书与资料并其他已出版书籍等（如吴江、王若水、于光远、苏绍智、戴煌、秦川等已写的书和文章等），以摘编为主，编写出这 20 年的主要史事。可命名为《改革开放二十年》，以实践自己 15 大时的诺言：要有第三个“历史决议”也。除李向前参加外，他还可以找一、二人。他在党校授课很少，基本住在家中。还谈到：曾之未通过乃北戴河会议时，非此次六全会。北京和上海两地此次劝进：江、李留下。估计不可能。传说较可靠的是温家宝（总理），罗干（纪法代

尉），曾（人事、党校），二李留下。如果是这个局面，可望改变“核心”传统也。党校县级班不行，倒是地厅级班思想活跃，什么话都谈。郑必坚乃做官者。李铁映编《民主论》失分。对七一讲话做“看派”最正确，韩认为“讲话”乃为了巩固专政，而“左”爷们大追究，完全失算（十七人书是宋平、马斌、魏巍所为）。我谈到两种“奴才”型，起了化学变化与物理变化（后者尚可变化也）。

雷霞来，出主意写一信，威胜事（张思之起稿）反映湖南已不能通过法院办理。

2001 年 11 月 6 日（星期二）

近六点起床，睡得尚好。《参考消息》载：今年 1—9 月对华直接投资 322 亿美元，比同期增长 20.7 %。这当是即将入世的影响。我们处在空前有利时机。东莞有 4 万多家投资企业，首要原因还是廉价劳力，工人又不罢工。

看不完的报刊，占去过多时间，得想个办法，自己提出过重新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可是我真正研究过吗？

上午雷霞来，张思之与长沙律师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为威胜案平反向尉健行写了长信，揭穿湖南当权派同中纪委勾结情况。于是给尉写了一页转交。下午到办公室发出。

储平电话要来看书。让薛京、小赵将搬来的书刊都集中到办公室。

给大姐电话问候。三叉神经开刀后仍不见好，也难以再开刀了。同周成启电话（又收到他寄来资料）。《世纪之交留言》请他想办法。同慎之电话，他的手稿尚未寄周。

游 400 米。晚饭后坚持活动半小时。见到我的人无不说，精神真好。

晚上荆中来，赠《战后西欧社会党》，正是想看的书。又德国《党派法》英文版，求人翻译。

钟伯熙让杭州市办事处送来两大函《中共八十年珍贵档案》影印本（杭州宝华斋），2900 元也。

2001 年 11 月 7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浏览报刊，并资料和网上文章。上午作字七八张。要字的人多，都是答应过的，如贺雄飞、蔡德诚、刘洪涛（徐州人事局长）以及玉珍处熟人等等。

下午先游泳，500 米。然后到办公室，孙大光集的序言寄萧蔚彬，序言并《耀邦谈话》寄方实。并复信几封。同朱正电话，谈张小曼为父亲辩驳事，说她无理取闹（当年苏日签约，出卖满洲等事，引起重庆民主人士抗议）。谈到长沙传言，说我与几人被控制，都不敢打电话了。我说明处境依然，下去大受欢迎。现在反“左”了，对我们总可以理［礼］遇一些吧。

2001 年 11 月 8 日（星期四）晴

昨夜做噩梦，拼命大叫，玉珍连忙过来，急得没有着鞋。多年前发生过的摔到床下，她记忆犹新。

浏览报刊。《同舟共进》十期邵燕祥谈七一讲话私企主入党问题，说得很全面。

上午储平与政治学院图书馆长来，谈定我的大部书籍捐存该校，置于一室。该校有本科生 2 千多人。随后到办公室，让他们一览已搬去的二十多箱书籍与堆积如山的刊物。同薛京联系，以后派人来清点编目录。储谈团中央现在领导思想解放，宋德福则决不吃请也。为陈琼芝职称（正教授）事又叮嘱。

上午平江老傅等四人来，为修汨罗江及防洪堤两事要钱，方强已签名，我签名于后，说他们太会要钱了，早已不贫困了，而陕北老百姓还有吃饭问题。

下午正继续作字时，任小彬与孙琪（李志民女婿）来，谈在河南被地方公安拘押两月事。孙是律师，

一年过去，要反告也。谈到公安系统以此谋财，数广东厉害。谈及“接班”人事，大概未最后定局，无不忧心之。孙的北京市纵横律师事务所大概办得不错，开了个餐厅，星期日要接我们去开张。长江电话，星期日下午四点有个饭局。

下午游 400 米。

2001 年 11 月 9 日（星期五）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睡到六点。浏览报刊。

上午正作字时，奚弘来，状告新疆正副书籍王乐泉、周声涛的严重腐败。让她草拟一封给我的信，以便转上。奚已 54 岁，十年告倒《人民日报》，但已家破人散。对新疆有感情，在该地 40 年了。

下午单少杰来，解读南央文：《中国亲情文化个案研究》近两万字。当即看了一遍，提出修改处，主要是评写邓的一段删去。把我写进去了，国史与家史也；联系到孔孟老庄之道与阿 Q 精神，研究父女心理，是一篇很理性的文章。留单一起晚餐。

晚上荆中来，赠我《战后西欧社会党》，正想读的书。又一份英文德国的《政党法》，让我找人翻译出来。

2001 年 11 月 10 日（星期六）晴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上午清理作字的遗留废品，几大小綑，顺便清理置纸类小柜。

九点贺雄飞一家三口来，还同王芝琛（王芸生儿子，住六门，赠《百年沧桑》）一起来。谈了近一个小时。谈毛、谈形势，谈 cult，进入 WTO 后，总会好起来的。送贺的横副［幅］大字，书“蜜蜂”句。

满起、小玲来，写好了简历。小赵来，索兴谈开：户口解决不了，满起原单位工资高，也不想来也。

下午游 400 米。遇见郑科杨，米山调中国当代所任副所长了，是个官迷。晚上刘正来，让看了张思之二律师的致尉健行信件与我的信，解释他们难以为继情况。

2001 年 11 月 11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上午十点四十分到西翠路参加金福轩大酒店开张，这是志民女婿孙琪邀请的，任小彬、崔武年一起漫谈并午宴（在最大一间房，共有 39 间房，底层大厅可摆几十桌）。我还参加了剪裁，乃湖北监利县（县长来了）同北京一些企业合股开的。很怀疑短期内能赚钱（西部已拆成广场，申奥后盖馆所）。崔武年思想甚解放，认为明清政治专制尚延续到现在也，中国没经过近代化与现代化（读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及王小波文的影响），小彬团结了青干局几个思想同路者。两点回家，未能休息好。下午四点到附近张家港饭店聚会。这次我去的最晚。杜老、光远、李普、长江、明瑜、厚泽、慎之，夫人们及韩钢、李郁、雷瑜（长沙人）等已先到。谈了两个小时：入 WTO，新左派反对，还要上告人大，他们反对全球化。同老左派合流。入世有望推进政治改革。光远死守马克思主义（慎之最记得其言：“我是死不改悔的马义者”）。中宣部（影响各省）已准备将一批出版社收入门下变成党产。而意识形态及有关人事控制更严（江的两手也）。干部德才兼备，以德为主。议论胡锦涛此次周游欧洲，形如抽象之人，无个性者，“没有自己”。

慎之电话告知谢文清去世了！

2001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浏览报刊。每天已不积压。

九点到办公室，将奚弘揭发新疆正副书记信件附信转江泽民。写的条幅寄锦州刘怀武与徐州刘洪涛。上午接郭先述电话，说文清去世事。

张青义同江西新余市渝水区的三人来，为一个水库大坝维修要钱，竟无一份报告或信件，最后着人拿来一份技术资料，使我很不高兴，数说了几句。他们同薛京去吃饭，我回家了。

下午薛京同　　来（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送螃蟹与各种杂粮一箱，我全记不起了，曾在圆明园请我们吃过饭，已从深圳调回北京。

下午三点去看望郭先述一家，在灵堂照相。谈谢文清不仅在波匈事件时观察波兰形势准确，赫鲁晓夫垮台时在莫斯科，对局势估计也同样准确。但发回国内后，吴冷西没让登《动态清样》，因当时陈毅看法是会有变动也。我让郭将老谢有关资料寄我一份，以便撰纪念文章。他们的孩子从美国回来，拍照多张。最后不肯吃药，葬地（置［植］一颗［棵］树）也告知。遗嘱是未见“六四”平反，耿耿于怀。不举行任何仪式。对妻子说：我已安然结束，只剩你了。是 10 日下午七点半去世的。玉珍甚赞郭先述的超脱与平静。

2001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二）晴，昨夜雪、雨

昨夜又梦呓两次号叫，玉珍过来招呼。旋又睡着。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下午翻览《新皇朝》，即索尔兹伯理 1992 出的，写毛与邓两代统治。受访人第一个举出我，其中涉及我的多处，有的全错，如打过右派。到底是记者而非史家，写得也零乱，可供某种参考而已。

黄乃两次电话，他的盲文改革方案，已由李瑞环转发了。

近来腰背常痛，右手臂更是疼痛如旧。玉珍今晚为我做平普［频谱］仪电热，观电视时半小时，还拔了火罐。

晚上刘正来，让他看张思之与我给尉健行信件。玉珍数落了他一顿，如此不负责任，让李锐夹在中间。

2001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三）晴

昨夜十二点醒来后，估计难以入睡，遂服眠药。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清理资料，寻找这两年的文章与诗作。

雷霞来，湖南齐振英陪妻子治病来北京。准备来看我。雷呆了一天。

下午游 400 米后去办公室。政治学院图书馆来两人清理书籍，约二千多册，先编好目录。

复印几份旧文。

晚上单少杰来，将改好的最后几页与我，加写了秦城一段，一生共有四次到死神边沿也。送我一两装的酒七八瓶。

崔军还我的批件。他的关于绥德老家缸中无米的申诉件，我附了几句话寄江朱。朱批给李岚清、温家宝并陕西书记，并计委与财政部负责人办。崔军说，给李鹏多次写信，毫无回音。

2001 年 11 月 15 日（星期四）晴

五点小解后，竟又睡着一阵，六点半才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开始修改、卸［衔］接单少杰的长文，直到下午才最后完稿。删掉第五段概述小平这 20 年功过的一段。整个文章弄完后，感到作者不仅政治哲学与传统文化熟悉，而且很懂心理学，从宏观到微观，入情入理。

上午十一点王怀安来，谈了一小时。先谈威胜案，他在高等法院的影响，也是在不涉及后台者，一有后台则作用不大了。又谈及“三个代表”及七一讲话的积极意义与江的坚持专制（寡头）统治不变，此间矛盾是解决不了的。进入 WTO 后，有望缓慢与自然的进步。

下午游 500 米，看到一位黑头发由勤务员洗澡擦身，真是厌恶之至！

晚上观电视时，仍烤电半多小时。

2001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一上午还是看不完的报纸。玉珍来，问过几遍：还写不写回忆录？看这些报纸干什么。李普就不看报了。这是个毛病，其实随看随忘。

单文复印了两份，拟寄广东一份。

下午游 800 米，有点觉累。

那个兵器部的陕北年青人杨林，晚上匆匆送来挂历和笔记本。

2001 年 11 月 17 日（星期六）晴

两点醒来，睡不着了。三点起床。再看一遍单文并其他资料。五点在躺椅假寐，到六点半，玉珍送参汤来。

上午张哲民与施雅风来，施是早在兰州作基地搞冰川、地貌等调研的，现在南京、兰州两边住。他非常关心十六大后的接班情况，我将所知的几种不同消息告知（退、留，直到六中全会上海、北京两地有劝进活动），最后到明年开会前方知分晓也。但入 WTO 后，总形势会渐渐前进的。施五十年代到过总局，认识王宝基、袁定庵等。送他一本《诗词之友》，喜读我的书。满起一家午餐。

下午游 500 米。

2001 年 11 月 18 日（星期日）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睡得尚好。六点起床。浏览报刊（去海南岛半个月的报刊还没有翻完）。

黄乃送来一位盲人诗家（黄安）的几十首诗词，有人写了序言，要我题写书名：“咏光集”。写好送去了。

胜利一家来。上午十一点半开始，中午未休息，直到四点，同胜利手谈多局，各有胜负。我一直执白，一盘执黑大胜。

下午丁东来，说电影学院一教授，搞口述历史并录像，我是邀请之一。可以接受（下周联系）。这样可以促进回忆录的写作。去看望秦川，刘燕生在。我同玉珍分开谈，我直言秦川找那个 40 多岁的太不现实。并谈到只要刘认错就可以复婚了。秦却极言：“你不懂得演员”。我还责怪他，为什么张玉凤写的材料不给我看，他说得遵守张的约定，说张是 1968 年去侍候毛的，其时毛已失去性的能力（其实这并不妨碍关系之亲密）。谈到“口述”之事，让他好好把自己记得的东西倒出来。又谈起康生其人，他是有过接触的。后又到客厅，玉珍、刘燕生，我们四人又一起坐了一阵。带回一瓶药酒。

2001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一上午浏览报刊，真是看不完也。玉珍说 16 日上海王国强来（补记 19 日日记时，几乎记错了），王在上海原开一文化传播公司，现在计划办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网上大学，光远、元化等为顾问，聘请一大批著名学者，内容几无所不包，一张小桌大的大表列出内容。我将《世纪学人》（百年影像）向他介绍，还可以再物色些人。他要找李昌，我说不如先找冯兰瑞。

2001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二）晴

昨夜服眠药。睡得尚好。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萧永义来，一直谈到十一点。他一直在国防大学。江这次国防大学做报告，很挖苦魏巍（八十多岁了，还这样……），还透露在理论上要有所建树。他们现在每周要学习两次。萧原在岳阳国立十一中读书（李元簇也是此校的），解放后参军，女儿在美国，一直爱好诗词。同他谈到周笃文同孙轶青等的矛盾。他编这期《野草》要稿，将“世纪之交一束”与他，并问到《野草》几位老人情况。萧谈到：有几位老夫人（有刘英）也曾上书。

下午游 500 米。五点半同玉珍到前门首都大酒店，杜老、长江、厚泽，我们四对夫妇加吴明瑜，主人张宾（卅多岁）在秦皇岛已租地 500 亩经营玫瑰花（做玫瑰油，一亩地 30 克）。席间主要谈当代历史搞清楚。邓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我们这些人所经历的应当如实写出。想必是《怀念耀邦》三、四集出来后，都有所感触吧。我那篇将底情说清楚了。有的情况也许是不全清楚的。我表达了这是我们最后的责任感也。在大家关心下，我谈了些过去细节（历史必须有细节），如十二大最后一幕（无新闻报导），刘澜波让李鹏当部长过程，陈同我的关系，江第一次来我家事，等等。

一大早佩珍到家，小赵去接的，带来一只羊，几个羊头，小米、大枣等几大袋特产。

2001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流［浏］览报刊。

上午雷霞同齐振英（湖南原省检查［察］长）来，约王怀安来，一起谈威胜案的问题。齐认为，现在实际是政治关系，法律对付不了后台（党的执政者，一把手等类人物也）。全国上上下下通病。关键似在利用省与中纪委的干预，最高法院无能为力。张思之又写了一个致最高法院信件，能阻止此案移湖南处理就不错了。齐认识萧扬（原广东检长），应允将事实彻底查清，由他出面向中纪委写材料。齐还谈到八十年代我到郴州看望女排，后到衡山岳云母校，都是由他从长沙赶来接待的。此次陪妻子到北京治眼疾，终于由 301 的高手，用小型手术刀，从鼻孔取出脑瘤（全麻），恢复视力。而湖南与别的医院，都是只管眼睛本身。

下午游 600 米后，到办公室，遇见陈朝辉（陈嘉会曾孙）从湖北来，解决工作职称问题。请傅思和当面谈妥。同傅谈到我在部内的“另眼相看”，重提当年“小风波大悲哀”事。这次七一讲话会，中顾委我们四人（加赵健民）不让出席。他当然完全不知。又提房子问题，22 楼中办管不了，答应再催办。

将单少杰文寄上海文艺社。下午王怀安复来，谈夫人老观念很难改动，即“我是党的人，必忠于党也。”不过对毛开始觉其有错了。我的文章可能起点点影响。

2001 年 11 月 22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上午九点丁东与崔卫平（女，电影学院教授，56 年出生）来。前天丁东来

过电话。晨起后想过，以一百年世变的思考开谈，即马克思主义出现后，十月革命、第二、三国际，两次大战，两大阵营对抗（中国革命胜利引来的），列斯毛，苏东红旗落地，中共 20 年改革开放，西方资本主义变化，新经济信息时代巨变，等等。必须彻底认清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哪些问题（原来即错或不能教条，时代变化了）。所谓“原理”可坚持的什么？认清人类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崔带来录像录音设备，谈了两个小时。家庭、父母与童年、小学、大革命、个性形成等。还谈到党内高层的特殊经历：高、陈、毛、胡、赵以及江、胡等，对毛的认识过程，等等。富田事变与延安抢救，杀十万人，岂非黑道？文革十年乃真正邪教也，康生乃始终被利用的一把刀子。一周或双周一次，也可藉此促成“口述历史”，为回忆录打下初稿基础。丁东说可以整理成文字。谈到十一点半。

下午游 600 米。洗澡时仍热水烫手臂与腰部。

收到陆钦侃寄来的《三峡已发现的问题必须继续解决》，引用了朱镕基今年六月讲的一句话：三峡建设者“争取做流芳百世的功臣，不做骂名千载的罪人”。

2001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今天算是没有积压了。如果根本不看，也不是不可以，因为有的消息事态，是看了后才知道，不看也不发生遗憾也。

翻完前天带回的一叠文件，关于开十六大等，基本是套话旧话。江在河北的讲话重提了小平的外事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有所作为），坚定不移以经济为中心。又说稳定压倒一切，稳定还是旧说法。“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提到“理论创新”（又要顺应时代进步潮流，从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出发，努力开拓马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2001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六）晴，今日降温

两点醒来，久久始又入睡。六点起床。浏览报刊。翻阅《六四文件》，黎安友序言甚客观。此乃有心人，早就积累好资料。但开篇写 1986 年六全会 9.28 下午陆定一发言事，“全场鸦雀无声”却错了。不是亲历其境者，因缺记载，自然弄不清楚。

三妹中午来，来北京开会，带来琬姐三叉神经痛的病历。谈妈妈的脾气，每天菜钱还要记细账。真是劳累一生，性情如故。玉珍找了几张九寨沟的照片并米脂土产让三妹带回。

游 600 米。遇见周而复，告知《怀耀邦》三四集事。

满起来呆了一天。冯兰瑞电话，谈王国强找她上网校事。冯兰瑞电话，上海王国强找过他[她]了。

2001 年 11 月 25 日（星期日）晴，-3°—4°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腰部与右手臂疼痛加剧，影响睡眠。只好起来贴狗皮膏。昨天玉珍曾为我拔火罐。今天用平[频]谱仪电烫，还贴一小热袋，并不见效。北京医院看过，说是要找骨科。真是老了。

翻看《怀念耀邦》第三集，胡积[绩]伟文将乔木写清楚了。关于在党校的几篇也将作为一一说明。许良英、白桦、朱尚同几篇都好。又续翻《六四真相》。

2001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一）晴

二点半醒来小解，又是久久不能入睡，几乎起床，后终睡着。六点起床，腰疼如昨。浏览报刊。

方实电话，《孙大光文选》的序言，《炎黄春秋》拟采用，要孙的照片。于是找出奚青写的传记，最后一章“忠荩之言”可以发表，只是太长了一些，可压缩。将两书送方实。

黄乃送来两本黄兴的传记和论说。

雷霞下午来。晚上葛行军（最高法院执行办主任）应约来。一起谈威胜案，我先讲概要，他也认为是政治问题也。知道湖南纪委来人逼高发将案子转湖南办理。一位副院长可能顶不住。还谈到所知道的类似例子，最近有到北京来找首长秘书行贿的，出手 100 万。让雷霞写一个全面材料，写得尖锐一些。关于人治、法治问题及一党专政无法改变等问题，我们看法一致。

2001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二）晴

睡得不甚安稳。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玉珍到医院照肺部片并血样。

上午蔡德诚来，为他先后写两条幅。他谈到近来常被邀作讲演，十余次，本市，也到外地，极受欢迎。陶斯亮的女市长协会请他到上海去讲过。科协也请过。谈科学规律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都同意。有的老同志说，从未听到过。最近一篇文章也给了光远（我谈到光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同我们有距离，他说过这样的话：“我是死不改悔的马义者”。关于劳动价值论等，他可能有不同意见）。

下午两点同玉珍到北京医院看腰部疼痛问题。先到神经科（将三妹带来的琬姐三叉神经病历交医生一阅，建议去中日友好与北大医院一问）。然后去骨科，并照 X 片。骨科黄主任认为同过去无大变化，腰椎骨质增生很重，右臂为肩肘炎。开了口服药并两种外擦药（一种油质进口的，一种牙膏瓶式挤出的）。晚上玉珍为我擦敷并按摩，一种药引起皮肤剧疼。

晚上陈利明电话（湖南“一级作家”，过去找我谈过耀邦），已来北京，要来访问并写我（近日接到信，那张名片令人不快），只好拒绝：身体不好也。

2001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玉珍又为我擦敷药，疼得叫唤。浏览报刊。

为黄永厚写的条幅并《直言》、《反左》两书寄出。西安的“神鹰颂”（航空诗集）几次来信要题辞，只好将 1979 年过巴黎的前二首写寄。

上下午挤时间，为玉珍朗读《耀邦去世前谈话》文，让她知道当代历史要害，以及我的精力主要花在这些问题上面。昨天蔡德诚谈到，我写的《庐山》等书有“世界影响”，了解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书。

下午游 600 米。

2001 年 11 月 29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腰仍痛。

玉珍至交张莉得了癌症，肺部问题。还是玉珍督促才查出，全家紧张之至。

上午樊大夫来，看了我的病历，认为很是正常。量了血压也正常（140—75）。开了腰痛药水。我送她《直言》，并谈个人崇拜与邪教，有意上点政治课。

杨继亮来，送一箱竹叶青。留午餐。谈山西一切落后，经济倒数第一，到处腐败。薄一波并无威信，徐向前、彭真名声较好。

下午同玉珍到医院，看头部皮肤，取药水作洗头用。按摩，骨质增生不能使劲，否则甚至影响骨头。

玉珍听医生讲解（过去不懂此理）。按摩后不让游泳。

2001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下午游 600 米。中午未休息好。杨继亮来，对他写给胡锦涛的信（诉说三次挨批斗，整办情况，要求调北京），提了严肃的意见：走上层路线不好。他说想到北京来参加民主运动，写《民主论》、《政党论》。我也指出他不了解世情，哪有什么“运动”！后来由玉珍继续谈了一阵，予以开导。

上午九点，丁东与崔卫平夫妇来（丈夫小王是专业搞摄影录像的，自由职业人）。薛京也来，续谈童年与初中一年级情况。

2001 年 12 月 1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上午小玲、胜利两家来。

上午长寿街吴正湘（镇人大主任）、皮展辉（在延庆办果脯公司，原在深圳搞贸易赚了钱）等四人来，为维夏中学（原二高）建校百年要题辞。只得应命，写大张：教育为立国之本，发扬老校好传统。又为果脯书：发展绿色产业，振兴农业经济。还为吴书：“做长寿人，想天下事”。满意而去。

陆茂竹带来有关优先发展水电的一些文章资料，为青长庚书写序言所用。谈到水电学会目前情况，由李鹗鼎、潘家铮、陆佑楣任名誉理事长（一批三峡人物），水电史写得全是官样文章。五十年代同水利、火电的关系都未明写。我说第一卷定看一下，或写序言。

中午吃涮羊肉（佩珍从米脂带来的黑山羊）并喝酒。上下午都同胜利手谈。中午未休息。四点半游泳，600 米。用药水洗头。六点到三环重庆饭店，参加朱维民的 70 岁生日宴，到丛维熙、单少杰及余世存、韩三洲、殷跃（女）、张剑荆、王竹倩（女）等。朱、丛谈他们当年劳改生活（开除公职一群），种种虐待，以及杜高的揭发（极言其人恶劣）。都是精英思想者。余刚从美国回，谈王丹学习甚好。大家谈当前大学生的混沌情况，对 911 事件的幸灾乐祸，也有此类教授，煽动民族主义。单少杰送我出来时，谈到当年小平复出，是康生帮的忙，小平与女儿曾去看望过康，康攻击四人帮等事。

2001 年 12 月 2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六点廿起床。睡得甚好，整八小时。浏览报刊，直到今天的，无剩余的了。杨继亮电话，要他的反腐电视剧本《以德兴国》，匆匆一翻，最后一二章，没有触及权力腐败如此广大，根源乃在“一党专政”也。

腰痛必须认真对付，伏案要注意不超过二小时，即应起来活动一阵。今天在背部按摩椅坐了一刻钟，感觉即好。上下午都在房中散步摆手活动。

2001 年 12 月 3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每天平均花在报刊上的时间总在二小时左右，要想个办法减少。

上午杨继亮来辞行，《以德兴国》电视剧本建议名字改为“反腐倡廉之路”等。“以德”做不到且属唯心也。谈反腐根本在约束权力与如何监察。前者“一党专政”约束不了，后者也是监督不了。此乃“中国特色”。可提党政分开，舆论监督放开等，邓 1980 年讲话也可多引用。此次杨送一箱 12 瓶竹叶青酒，玉珍让交 500 元，我硬塞袋中。

下午到徐滨处看望，她的癌症经过点滴治疗，肿也缩小，大大见效。女婿是医生（铁青丈夫，陈海宽介绍的），起了大作用。她清出几封我在磨子潭写给黎澍的信给我，真是不容易保存。

2001 年 12 月 4 日（星期二）小雪

六点过起床。睡得尚好。浏览报刊，找旧刊《书屋》（199<>年的），将旧刊翻遍，找不到，却找出冷夏原拟在香港出版的《文集》十六卷的封面复印件彩色与黑白两种。文集出版如此艰难！

将《众说纷纭话延安》（上海朱鸿召编，内中有我写的关于保安处抢救 1979 年的那封信）中乔木和师哲写的看完，使整风、抢救的当年“中央形势”大体弄清：毛信任康生，原认为特务甚多（“特务如麻”出自康生之口），大概 1943.8 月之后才改变“运动”方向，停止逼供信。好在有“一个不杀”方针，这是毛从打 AB 团得到的主要教训（“韭菜割了能长，人头杀了长不起来”）。毛对“肃反”决不全面总结，因为有他自己的账在，而且是对敌斗争、阶级斗争的一把利刀，绝不能丢掉，康生也可随时利用（毛康关系非常值得研究）。

下午两点到肿瘤医院看望张莉，玉珍一生好友。单人房（200 元一天）太小。随后大女儿燕燕（从美国回）及小关来，关键在确诊与治疗得当。我建议：心情定要放开，现在治癌办法也较多。

2001 年 12 月 5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十点陕西董继昌（原副书记）来，多年前同他谈过同耀邦最后谈话，恰好将第四集复印件与他并赠《直言》与《日记》。他今年 71 岁。文革前耀邦、赵守一挨整时，他是“一条船”上的县委书记。大概也属 1983 年时的第三梯队。谈陕西多年来好几届都是一二把手不和，局面因而总打不开。我谈了对长远形势看法：中国随一代代年青人更递，形势会缓慢朝前变化，同世界潮流接轨。还将近年几篇文章复印件（“要四讲”等）与他一阅。中午董请我们（玉珍、佩珍）到文豪陕西餐馆吃家乡菜，辣椒羊血一大碗，土豆条、萝卜羊肉汤。

下午游 600 米。

2001 年 12 月 6 日（星期四）晴

两点半醒来后，久久未能入睡。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九点丁东与崔卫平三人按时到，薛京亦来。谈了两个多小时，补充童年、母亲、父亲与岳云情况。谈母亲似男人气质（不拿针线），琬姐同李淑一关系等。岳云谈《斯一》（Keep together）墙报，毕业同学录等。立即放了录相看，非常生动。玉珍看了很高兴。中饭又盛情款待。同丁东谈到这二十年历史如何反映出来。韩钢电话，李向前愿意参加此举，过几天一起来商量。想到如能录下赵的回忆，则是一种“义举”也。一起午餐。

下午游 600 米。

2001 年 12 月 7 日（星期五）下午中雪

两点服眠药，竟睡到七点一刻，几乎空前之举。浏览报刊。常收到一些求字求教的信，有的是陌生人，有的是很间接的关系，真是没有办法。今天竟收到一信（武大一老年女校友），她的熟人要远赴新疆办一学校（大学——中学），要我写校名。

米脂县要 300 万修河堤，水利部批下了，玉珍很高兴。佩珍姐姐一家昨天来（夫妇与儿子），对这位不太懂礼貌“白毛”老人（72 岁），我比较冷淡，使玉珍不高兴，只得设法转弯。

收到《老照片》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竟发现小妹写的《我家老保姆》写蔡嫂的文章，附几张照片，写得很有感情。昨天收到小妹信，用文字向妈妈承认过去错误，还是想我们去住一个来月。玉珍身体确是不好，经检查，血脂与胆固醇偏高。

下午游 600 米。下中雪，车行极慢。

2001 年 12 月 8 日（星期六）晴

五点醒来，即起床。浏览报刊。

今天开始为青长庚等编著的水电科普读物《莫让江河空自流》写序言，约完成一半。主要资料看了一遍。

米脂县要的治水款 300 万元，水利部批了。玉珍特告知张县长。

下午没能游泳，小赵病了。

2001 年 12 月 9 日（星期日）晴

四点醒来即起床。浏览报刊。整天未能动笔。上午八点多李郁来，带热河日记校对（打印稿），我用慢慢唸的办法，由他改正。进度很慢，只完成了一点点。但勾引起许多回忆。汕头刘麒子来，让写了几幅字，带来一幅好画。留李午餐。

下午奚青、李普先后来。奚带来千元稿费，几本书签名。一起谈形势。江有恋栈可能。对这个党的本质的认识等。奚又留下两本“孙传”，先离去。李普谈田聪明，印象较好。同田谈了丁某。田最近有两篇文章，较有思想，一篇谈人才培养，一篇工作回忆。“哪有莺歌燕舞那回事”，一个有“右倾”思想的副盟长谈蒙着眼睛到田间，分得出公私地块，脚一踏，土松软是自留地，硬板的是公社地也。还谈到朱镕基最近在新华社讲话三条：1）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美、欧会下降。2）进 WTO 后利多弊少，要靠自己努力。3）要舆论监督好。（丁插话：还是正面为主）。觉得朱是个实打实的人。关于党内民主的三条建议（中央选举差额制，党代表常任制等），拟送朱。我说还是每个常委一份，写明，否则朱不便转。又谈了他自己的“副部级”待遇问题（用车未解决），从而谈到 1955 年在中宣部查历史“特嫌”问题。一是沈容父亲（钱大钧亲信）曾判刑。哥哥参加过游击队（是匪首，自杀）。后来陶铸敢用，工作上才没吃亏。留晚餐。

2001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一）多云

两点半醒来，迷迷糊糊睡到四点起床。为的是将序言写完。除中午休息一小时外，到下午两点半写毕。共五千多字。主要谈我国水电为什么五十年不能优先发展，谈了三个基本原因：计划体制，宏观决策与具体领导问题，水利部门倒行逆施。

下午到办公室复印，回来后又最后作了修正。

晚上李普电话，看到两篇资料有关 WTO：①绿色屏障，实是关税屏障，对一些农业、服装、玩具等产品，有关人体健康者，退回，97—99 年损失 300 亿美元。②朱讲，日本用哀兵战术：经济下滑，装可怜状（实际并非如此），美国上当。

2001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二）阴

昨夜服眠药上床。六点半起床。将序言第一页加了一段后，重抄一遍，让薛京来，寄昆明青长庚。顺便将几大绷没有剪下的报纸带往办公室。

上午原人民出版社编审庄浦明来（同李普、温济泽等都熟），编了一本《在秦城监狱》16 人的书（陆定一、刘人、傅连璋、孙冶方等），编了我的几篇短文和狱中诗，附录宋晓梦写的一节。匆匆看了一下，捡出几张照片备用。

下午游 400 米即回，因下电梯时碰到李普，只好让他稍候。他比我只小一岁，为了用车和级别待遇关系，有关历史问题对此影响等，写了封信，让我转部老干局。试试看，能否单独建议本单位解决。

黄乃电话，说《孙中山》电视剧中有不真实处。我看《康熙王朝》（两剧时间冲突），难以同黄乃讨论。胡冀燕电话，星期六在科学会堂开光远学术活动 60 年研讨会，定要我参加（后又电话玉珍也去）。前几年开过一次也参加的。

2001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三）

三点起来小解，就睡不着了。四点起床。再看水电“序言”，发现所书“一千亿至少可建 500 万千瓦水电”似有问题。必须查究一下。

右边上门牙疼而松动，九点到医院拔掉，上了麻药。归途到李普家，取走给部老干局信，解决专车问题。如由机关内部，只此一例，可能有望。原拟为“党内民主”几项建议上书（几个月前谈的几项），沈容不赞成，作罢。

下午游 600 米。到办公室，找傅思和，李普事答应帮忙。他认识田聪明（经过他考察过）。回来即电话告知。但关键还在他们社内。

徐滨女儿，一青夫妇来，为安徽一县水利工程款向水利部求助，只得批转。

2001 年 12 月 13 日（星期四）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仍五点醒来，即起床。略作准备，找到《闻一多全集》“死水”诗，这是在高中就读过的。

上午九点，丁东与崔卫平来，崔管摄像录音。谈了两个多小时。午餐吃饺子。

补谈高中情况，《呐喊》、《彷徨》等鲁迅书外，还有闻一多《死水》（记得书籍封面），唸了头四句：

这是一潭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觉得是对当时中国的观感。谈武大环境、老师，交结新朋友，感到已到自由天地，“自我解放”，可“随心所欲”，各种课外活动，办速写人像画展，等等。关心时局，同文立徵每周通信。一二九运动情况，信抄成大字报（置菜刀）等等。

听说我十七日去广州，两人还想也去摄像。

下午（原文到此——李南央注）

2001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五）大风、晴

睡得不安稳。五点起床。浏览报刊。

这两三年写的东西不算少，早就想编出《世纪之交的留言》。上午清理，那篇《信阳事件》序言未找到。

下午同玉珍到医院看望张莉，昨天开刀，仍在急救室。玉珍为好朋友危症流下眼泪（在家中一次，到医院又一次）。张的大女儿从美国回来（学医的），起大作用（主刀者是她的同学）。坐谈一个小时，得知病人神智已清醒。直接回家，没去游泳。

2001 年 12 月 15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上午九点在科学会堂参加光远的“六十年学术思想研讨会”，老哥儿们都参加了。发言的十来位，除厚泽外都是中年。董辅礽谈私有制问题，《宣言》翻译成“削［消］灭私有制”，德文中恰恰没有“消灭”之意，二十“保存废除或扬弃”（肯定、否定两种意思）——既被克服，又被保存。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财产越来越公众化，变成社会所有制。厚泽赞扬光远早就谈农村城市化问题，休闲时代来临——吃喝玩（报纸言论还估计不足）。光远曾谈过四个 30 年：1919—49，1949—78，1978—2007，2007—2022。韩钢发言时（谈光远党史观点，四个 30 年）我插话：《历史与人事》我写了序言，但书出不来。发言到十二点多（老哥们都未发言，以免谈政治也。光远谈“浅入浅出”，“两表人才”（表现与表扬），过去出过什么洋相，也要写出书来。谈到大跃进时，与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一起向毛汇报时，自己反映过山东喜报，苹果与南瓜嫁接，结果会有南瓜大。每人发了一大袋书，内装近年出版的 16 本（何祚庥第一个发言，光远著作之多，可能是世界吉斯尼记录）。

2001 年 12 月 16 日（星期日）晴

又是两点半醒来，久久未能入睡。六点半起床。浏览报刊。拖拖拉拉找资料。上午秦川，由于刘燕生来，很不耐烦，上来躲一躲。玉珍仍劝他，说刘已认错。秦只是摇手：“你们不了解演员”。“还有那个（捣乱的）妹妹”。

下午五点朱正夫妇来，要过了年才回去。仍是鲁迅全集的讨论。留晚餐。告知刘皓宇已将序言寄回。汪澍白等批周惠的文章附上去。

吴满有的孙子从西安来电话，为祖父平反事，陕西省委仍不理会，我要他写个材料寄来。

为老看报，没去准备出差，玉珍生了我的气。我也发火。自觉不对，随即道歉。

2001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一）晴 到广州，雨

解聘如——广州民营经济发展研究会会长

李锐锋——常务秘书长

——李南央注：此两行写在纸页上部空白。

昨夜清资料到十点半，上床后服眠药，五点起床。将要带走的资料清出装袋。薛京、小赵来，早餐后，七点三刻多才出发。走东四环，一路顺利快速，八点半到机场。杜老、厚泽两家早到，光远一家晚到。胡冀燕告知，是广州市委宣传部不让我们到会讲话，又嘱会主人保密。可笑之至。我们明天上午不参加会，下午开老年人座谈会。九点半起飞，777，乃上世纪最后新型，头等舱有坐位小电视机，能录外景。假寐一阵，补记日记。十一点吃午餐。十二点半到白云机场，解聘如迎接（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原局长），郭全胜、林京耀等同机抵达。到番禺住长隆酒店，本月八日正式开张。五层楼，中间通天大厅养有火烈鸟与两只大白虎。住 4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房间有 50 平米，阳台外是山地野景。

市外温度 17℃。三点才吃完午餐。任仲夷已住院，要做手术。这两天不能去看望。同玉珍电话，萧桐病故了。

2001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二）雨阴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编《世纪之交留言》的目录。文章绝大部分带来了。上午广州民营经济发展研究会开成立大会，我们这四位贵宾（于、杜、朱和我）及吴象，还有郭全胜、林京耀等一起座谈《关于“三农”问题的思考》那篇文章（即汪道涵作后台的“上海市现代管理研究中心”组织的。杜老谈：温家宝主张负担 200 元减一半，发票子（朱不赞成）。别无他法。2000 亿斤卖不动，9 亿人生产食品，3 亿人消费。只能农外解决三农问题，农内能办者已办。义务教育下放农村，违背世界潮流。农民负重：养干部、教员。无农民协会。邓曾谈看三年，碰上六四，杜提呼吁“有国民待遇”。并非学城市社保，主要靠土地，按人分。取消歧视农民（现象太多了）。重要在工业化、城市化，首先解决流动人口（400 元一月，20 年前工资）。半世纪后，城市人口增一亿。农业问题自己解决不了。入 WTO①少种粮，配额 2100 万吨。②种经济作物，发展加工（麦秆压成小块，卖日本制纤维，饲料加工剂）。劳密型换土密型产业。粮、地弱势，劳力优势，出口劳力，提高素质。③知识密集型出口（生物技术等）。农内、农外，国内国际解决乃长期打算（文件无）。当前先做：减免负担税收。吴象谈英德情况，大修公路，本地特产：茶文化、柚子、黄皮（特种果子），英石出口旅游促贸。第三产业如何扶植农业，低产——高产。关键在有个好书记（已 56 岁，如何提拔）。（我插话：关键在起用人，发现人才。回顾 83 年想提拔{ } 弗云作纺织部长，郝建秀不同意。提过“专家治国”。）有位北京的仲大军（民营经学家，办自己理论研究中心），谈软、硬件同时发展。

2001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睡足七小时，六点起床。再次整理《留言》目录，依内容分类。昨天下午会议的两页记录与自己发言提要不见了（让薛京夹好带回）。对薛生了气。日记无法记下。

上午大家坐大客车游览野生动物园，山野热带林范围极大，只坐车看了一部分。老虎、黑白虎、狮子、熊等等凶猛动物成群结队，长颈鹿大小成群漫游，各种羚羊、牛类，驼羊，非洲、古巴火烈鸟，狼狐、豹类，应有尽有。各种鹿类、大象，数量、质量都是世界第一。成万只鳄鱼没看（步行区）。

回来后，吴象又约到我房间，同厚泽一起闲谈腐败形势。我将网上关于陶驷驹 5—6 亿如何花销收买几十个副总理及部级官员及其家属情况报导，唸了一遍。吴谈在安徽遇到的阜阳一案，江泽惠 40 万，十个“三 X”，等等，一一道来。党已不党，国已不国了。

解聘如会长两次来房谈（新华社记者），曾长期在法国工作，可用法文写作，思想极开放。送他《直言》与《日记》。

下午三点分头行走了。我与厚泽、黄新亚经广州到蛇口，住招商局明华国际中心公寓 2101（24 层），由招商局科技集团公司副总张琚（原国家科委）接待。此公寓住户多外国人。晚宴主人胡政。到外地做客麻烦在宴请，多不合口味，每餐一小时以上。晚上张琚陪我到邻楼按摩，腰背部与右肩臂共花一个多小时。

住处两室一厅，有厨房，阳台对着山丘与大海。双人床过宽。有一小桌却无台灯，写点什么只好到客厅，利用饭桌。

2001 年 12 月 20 日（星期四）晴

睡足七小时。六点半起床。续整理《留言》稿与目录。

早餐自助餐。餐后即出发。大家上招商办公大厦（33 层，自用 5 层）楼顶，瞭望蛇口全景（共 10 平方公里），很大一部分乃运沙填筑。山坡别墅区大部出租。瞭望可见香港高楼群影，拟建垮［跨］海大桥。到蛇口工业区公司总经理丁克义处小坐。丁善书法，留字“改革开放的桥头堡”。随后参观北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主要开发信息服务，办公室桌上都有电脑，旁边即谈话小会客室。留言：心灵手巧知识与经济溶合。丁总午宴。

中午休息片刻。下午三点到邻楼茶室同袁庚会谈（厚泽与我并周成启），袁身体已不甚硬朗了。袁漫谈港情：过去只毒品与武器不准进口，自由港除纸烟、化装［妆］品与石油，均不纳税。邓小平曾向他两次咨询：港督人选，他推荐　莲如（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丈夫为英人，地位如陈方安生）。可以稳定。但本人坚不同意。军方坚决“收回南沙”。1993 年事，他认为无此必要，只是几个石头小岛而已。越南无力。（我插言：凡对生疏之事，邓能礼贤下士也。）谈到蛇口风波，1986 年影响全国及蛇口形象，他讲了真话，挨批，后来被并入南山（只留工业区名义）。由于“美国特务”罪名，1968—1973 关在秦城。美军曾计划在大亚湾登陆，同他有电报往来（后来杜鲁门改投两颗原子弹）。为正视听，公布过电报（已出书）。晚餐改在一五星饭店。晚上回到居处，决心作字，免得明天被动。为丁克义、胡政、张琚各书秦城旧句，为周成启书“咏老”七律。从未在裱好的纸轴上写过，很是别扭，写不好。又书一大字横副：笔下千秋业。

2001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五）

昨夜服眠药上床。将目录又订正重组抄了一份。同周成启略谈此书如何出版，他说内地与香港都可争取，关键当然是关于耀邦平反文。

由李伟伦联系邀请（李是科宇公司总经理），上午九点多，去龙岗观光。这是从宝安划出一半归深圳管辖的新开发区。为我们开车的郑怀珍（女）为科学宇信电子公司及清华大学企业集团的副董事长、总经理。一路谈她出钱，清华出科技项目，但她无权操作决策。清华的人不懂市场规律，很是恼火。一路接电话十多次。近十一点始到龙岗。到区政府，此地居民皆客家人，住户都建成围城式住宅，多者成百户，完全封闭式（福建有此集体民主［居］围墙高，为两层）。现在农村城市化，建小洋楼，农民自选，有五家共住五层楼，抽签决定，底层公用。游览大广场，15 万平米（书记决定），中有高龙，围着九小龙雕塑。留言簿写两句：（忽然想起“摩登”两字）

请看农村城市化，瞬间古老化摩登。加朱厚泽名字。

午宴由书记刘志庚陪同，经济学博士，分配到吉林大学。加入 WTO 后，对本地开发很乐观（港台为主），一天谈好几家。

接吴南生电话想会面一谈。于是决定即返蛇口。四点半回“明华中心”住处。同周成启谈《留言》，交目录与全部文稿，缺了几篇以后再寄。途中在珠海楼晚餐，极丰富。张琚很是客气。夜十点到广州，住小岛 10 号楼。厚泽夫妇住女儿家。十点半南生来（估计是为耀邦文刊《同舟共进》事）。明天共进晚餐。

归途到科宇电子网站参观。电脑上出现我们同北京中心负责人相互对话。我只能应付两句，由厚泽主谈，发表意见。平生第一次上网也。据厚泽意思题辞：以信息化促现代化，为社会文明进步而奋斗。——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1 年 12 月 22 日（星期六）晴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在大冲水头盆洗了个热水澡。半个多小时享受。八点早餐。同厚泽电话，下午五点来。明天上午去看望任仲夷。（昨天下午萧蔚彬应约来，谈李普文《两个相反典型》），南生对延安整风还是有“老感情”，后来大概同李普通了电话，他全文发排了。这几期影响很大，许多老人来要，只得加印。耀邦谈话文当然难以刊用。《龙胆紫集》应允交广东人民社再版。谈江对黄丽满之信任与好感（到深圳时，“到小满家吃饺子”，“小黄呢？”没来开会。立即提拔），以及江泽惠来，原本三流教师。李长春言听计从，凡事紧跟。午饭前后都散步。

2001 年 12 月 23 日（星期日）晴 回到北京

六点起床。洗热水澡，开关不灵了，未能冲摩。收拾停当。同熊阿姨、厚泽一起散步。八点早餐。吴南生、杜瑞芝、林若一起，不断说笑话。两则：毛之后找真命天子——画（华）一个不成，糊（胡）一个不成，照（赵）一个不成，等（邓）不及了，将（江）就一个。“能上就上”。大笑不已。饭后到新盖的两楼一观。小文（接待员）说花七八千万。随即坐车出发。十点到医院看望任仲夷，明显瘦了，精神尚可。谈“本是同根生，相煎又相依”（邓力群等大闹七一讲话事，现又向魏巍道歉）。李长春想挤上船（上海邦［帮］），黄丽满到深圳，乃“广东光荣”（港刊称情妇）。谈半小时告别。在机场午餐。准时起飞。下午近五点到家。任还谈到，他近日写了一篇“错误的思想哪里来的？”（写邓力群），《南方日报》不登（前所未有）。

2001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报刊看不完了。整天伏案，玉珍不断提醒。一堆信件：老读者、诗词界、老熟人年卡（施嘉炀夫妇）等。李劲祥从美国回，送来几大本《全球华人反独促统联盟大会》的文件与文集，还有意外件：《联盟》的聘书：会长程君复聘我为“联盟终身荣誉会长”。程为留美数学博士，曾组织保卫钓鱼岛活动，爱国华侨。江的大儿子江绵恒的导师，并住在胡［程］家。李信中说，是胡［程］主动向李问起认不认识我：“我书柜里有他的一大批著作，都读了。我很崇拜他的学识和政治远见，要请他当荣誉|长|会长”。还附上江夫妇与程夫妇在江家中的合照等。想来所言是实（总觉得李有吹嘘一面）。

2001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周笃文来，为婺源县（江的故乡）景区写对联并横额（小瀛洲）又一大字横幅。

2001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原青干局三干部来，郭永久赠我大飞鹰，裱出，近二米。此画今年在韩国展览时获优秀奖，特加题款并说明。郭已 60 岁，自幼爱美术，六十年代以来，以水墨画鹰，国内已数一数二。还有兴趣研究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现在是文献出版社总编。王军衔、邓海波同来，他们都同志民、小彬有联系。同他们谈了 cult 问题。

萧永义来，特带我有关西路军的一叠资料，并《徐向前传》与《瞿秋白传》。（此事我几乎忘却，想了解西路军问题，这是毛当年同四方面军关系大问题）。

下午游完 400 米到办公室。任俊杰等着，谈同王廷栋的矛盾，逼他退出办公室事。现在同机关党委谈清楚了，几乎谈了一个小时，许多事办不成了。只是交几封信与薛京，让他回复。其中有平江航运局“全体人员”告状信等。

2001 年 12 月 27 日（星期四）晴

三点醒来，四点起床。看完一叠资料（周成启复印的《争鸣》与网上有关当前形势及人物件）。六点，玉珍让我吸氧近一小时。

上午浏览报刊。陆钦侃所写三峡 160 米方案的前言，还是太啰嗦了。

为李普“专车”事，同傅思和电话，答应再与田聪明电话。能否办成也还难说（前几天李写了个申请信，我交傅批转新华社田）。

小赵说车打不着火，又借不到车，下午未能游泳。

2001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五）晴

《文汇报》:“由我作主”、“商量商量”，提高决策公开化、民主化、程序化、科学化。——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昨夜服眠药上床。近七点起床。浏览报刊。近几天的都消灭了。

十点丁东与王绥琛（名片为：自由影视工作者）来。谈到十二点（休息一次），补充武大生活与一二九运动情况。谈 1936 年上半年在校活动，每三日写一份壁报贴在食堂前，加强时事政治宣传，以及歌詠队活动。公开学联转入秘密学联，九一八公社到武大青年救国团等情况。同谢文耀、万国瑞（杨纯）组织武汉临时支部（自发党）等情况。何为与成庆生（华中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见到北方局的《长城》。自发党成员徐东光、陈约珥已是党员。陶铸、钱瑛都承认自发党这个支部的建党作用，等等。留他们午餐吃饺子。

下午游 800 米，多时未有的畅游了。

晚饭前朱维民来，《南风窗》近一期刊有他写的同张大爷 22 年共同生活。文章很朴实（提到我帮助张大爷平反事）。

2001 年 12 月 29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李劲祥的女儿和晨榕来。晨的母亲同江并王有表亲关系。她在国内经办《孔乙己》剧的巡回演出，拟去上海。只好写了封信，介绍见汪道涵（江有禁令，不让她的母亲打招牌活动）。李的女儿则持信让我为黑龙江省组部副部长作介绍，提升部长进常委（只好将信收下，答应不能起副作用也）。

下午任不寐与张宾来，任的网站要介绍我与光远、厚泽的文章。交了 8 篇。

游 500 米。

2001 年 12 月 30 日（星期日）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浏览报刊。上午未作其他事。中午只是闭目养神一小时。

下午游 400 米后到办公室。平江航运工会寄来的申诉件（状告领导铺张浪费等，发不出工资等），寄湖南省委组织部。收到锦州刘怀武寄来的横幅竹子，题词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

即复信致谢。收到华中科技大学张承甫信，写黄万里杂文，为黄鸣不平（毛在庐山挖苦他有魏廷反骨）。即通电话。并寄去陆总的三峡建议（160 米）文并《耀邦谈话》文与李普写我的长文（张是湖南人，认识杨弟甫，湖大毕业）。同琬姐通话，三叉神经用了各种药，声音较洪亮些了。

2001 年 12 月 31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九点半到八宝山，参加施嘉炀告别。在接待室先看望夫人，夫人言百岁乃喜伤[丧]也。小儿子（44 岁），大女儿（37 年生，施老 35 岁始结婚）从美国回，特来认识并交谈。

2001 年稿费收入

1.	文汇（冯兰瑞序）	300 元
	同舟共进（冯兰瑞序）	240
	随笔（赵老）	480
	组史资料	32000
	刘宇一	10000
2.	《实录》今年印数	8000
	世纪感言《炎黄》	500
	新闻周刊	100
	世纪之交《同舟共进》	900
	世纪之交《书屋》	600
	水电史讲话	1000
	《读书文摘》《实录》	700
	王实味事	150
	施嘉炀文	500
	诗	100
	孙大光集序言	1000

二 00 二年李锐日记

第三十四册/Vol. 34
2002.1.1. -- 2002.08.31.

第三十五册/Vol. 35
2002.9.1. -- 2002.12.31.

2002 年日记注：

李锐 2002 年日记是分记在两个日记本内的。1 月至 8 月写在第 34 册内，9 月至 12 月写在第 35 册内。为方便阅读，将两册 2002 年日记内容合并于本文件。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81 年后日记录入说明 xii

二 00 二年

三十四册

1. 杂记 1
2. 2002 年 1 月 1
3. 2002 年 2 月 10
4. 2002 年 3 月 18
5. 2002 年 4 月 28
6. 2002 年 5 月 37
7. 2002 年 6 月 51
8. 2002 年 7 月 62
9. 2002 年 8 月 72
10. 录名人诗句 81

三十五册

11. 杂记 82
12. 2002 年 9 月 82
13. 2002 年 10 月 93
14. 2002 年 11 月 106
15. 2002 年 12 月 119

三十四册

2001年　装机容量3.38亿千瓦　　世界第二位
　　发电量14780亿度
　　火电占容量74.8%，电量81.4%

1992——2001：判处腐败犯罪分子17.39万人
　　县处级以上2万$^{+}$　司局1000^{+}　省部20^{+}

以上内容写在34册日记本的首页——李南央注

2002年1月1日（星期二）

四点醒来，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今天还收到不少贺年卡，也还有打电话的。

九点秦川来小坐，他与女儿刚才番禹［禺］回来，客人来离去。

约九点半，李劲祥带客人来：程君复（全球华人反独促统联盟会长）、李心正（副会长）、周世民（顾问）、鲍定（总干事）并李春溪（女）和晨榕，坐满客厅。程在台湾呆了八天，民间接待，很是热情。说全球华人都赞成统一，但台湾本地人则多赞成维持现状。其他大体独、统各半。要有耐心，决不能动武（我也赞成决不动武，且不必耀武扬威）。谈到美国华人参政事，程说不宜着急。又谈到台湾人对蒋介石好感在未全向美国屈服。我谈到文立徽情况，及台湾武大校友会联系，赵耀东来北京时曾设宴接待（赵是机械系1940级）。程问到我对今后世界形势看法，我说和平与发展似成共识，世界大战再打不起来，但宗教、民族问题及国与国之间冲突等总难消除。谈到我的“迎接新世纪要四讲”，进入WTO后，有可乐观一面。马克思唯物史观不错，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有其自然发展规律，中国要解决民主体制等问题，得好几十年也。听者都很动容。李劲祥给我的信说，程读过我的许多书。看来是他故作此语。赠程三本书：《直言》、《反左文选》、《出访日记》并《怀念耀邦三四集》。说明我的政治态度也。邓欠两笔债：六四与三峡。

晨榕女士留下《孔乙己》话剧演出的资料。她的名片：“北京千千禧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大概挂靠在中央电视台。她还认识黄彰任。

一直谈到十一点，客人离去。

几天来玉珍都为张莉的病情着急，直到流泪。这是她的平生至交。

————————————

冷静观察，沉着应对，坚定立场，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

“记事就挨饿，上学遇停课，恋爱算流氓，插队算工作。”

2002年1月2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胜利一家来。手谈七八局，中午未休息，曾大胜两局（一局三十多子），也负过。

上午程湖夫妇来。大概在开发银行工作不错，兰州市委找他谈话，已决定任市委组织部付［副］部长。当然加以鼓励。他记得我过去说过，他宜于做经济工作，并不适合做人事工作。一起午餐，谈笑风生。

孙长江在海南来电话问好，在该地过春节。

张莉病危，玉珍很是着急。薛京引胡海燕来，送我约九斤重长宝剑。杨小玲也病了，不能来。

2002年1月3日（星期四）晴

三点醒来，四点复睡着，五点半起床。将几天报纸浏览毕。

满起一家来，毛竹似长高了一点。

佩珍吃过午饭回米脂，小赵、满起送到车站。

张莉退烧，稍有好转。程湖夫妇来。程调兰州市委组织部任副部长，组织部必须多有懂经济的人。留吃午饭。

2002年1月4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今年改订《人民日报》，仍无特色也。

上午朱正偕儿子朱晓来。漫谈湖南旧事。1979年我回长沙过春节（看望母亲）时，同报旧人团聚，他记得我讲的一句话："我们被农民专政了几十年。"因此到北京后就来找我了。

台湾《ITF之父贺［黄］孝宗》传记，海南出版社拟刊行，台湾已同意。这是本人赠我的（经端木正转）。朱正看过，并代拟一短序。此事我几乎忘记了。元旦程君复等来家时，才记得此传记，当时未能找到。留朱正午餐。

下午游600米。

何定电话，读了李普文，说雍正时《大义觉迷录》也属"改造思想"之举。

张莉又高烧，医院无透析设备，也无法转协和。玉珍曾找万大夫为她转院。

青长庚让水科院机械研究所所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送来大花篮。

2002年1月5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接电话，周灵光去世。家人说，一切从简，不搞告别。癌症就怕情绪不好，周的正军级待遇问题，几年为之努力不得解决，大概总想不开也。

胜利来，手谈多局，有大胜，也有败局。毛病不改。

张莉又高烧。玉珍总落泪，去医院也见不到人。

下午游600米。

志民夫妇都流感，派女婿送来大盆花卉并好茶叶。

晚上总观《黑洞》。

2002年1月6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书桌总是一大堆，不想清理。薛京同朱晞［希］彦来。朱是政协干部（局级），原在深圳管中协公司，现调京，拟转国营企业，于是批转赵杰兵，并通电话，说"未老先衰"，"过春节来看叔叔。"

同胜利手谈，似比过去有进步。

香港一出版社来电话，要将我的《两个苹果》（童年琐忆）编入教科书，"法饼"等弄不清楚。

2002年1月7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收到曾彦修的《半杯水集》，内多苏联旧事，极具史料价值。尤其是“骇人听闻的‘纳粹决不会侵苏’的苏官方权威声明”一文，系1941年6月14日塔斯社所发（曾刊延安《解放日报》二版头条）。苏联正史及个人回忆录都想隐瞒过去，太骇人听闻了。由此联想到金日成向斯大林请示后，同意发动向南方战争，其根据是“目前国际形势许可”也。“抗美援朝”对20世纪下半纪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关系太大了。斯大林同一切独夫都是不接受教训的。

上午田绿萍来，前天她去看望了范元甄，让她听了两小时录音，为自己辩解，说“没有揭发过李锐”，又说是知道“他先交了那封信，才揭发的。”（即张敖荣清理我办公室抽屉，发现的她也不满大跃进浮夸的那封信，由张上缴。李普文提及。）田是觉得范“太可惜了”，现在如此晚年，有点同情也。我将《老照片》最近一期（小妹写蔡嫂文），李普长文及《耀邦去世前谈话》交她一阅。

李普电话，他明天去广州（应南生约，本来是邀我们两家一起去的）。要他考虑是否将《耀邦谈话》文寄七位并那份未发表的开放民主稿。此事翻来覆去想过多次，有人赞成（钟沛璋），不必“多此一举”者占多数。

收到李鹗鼎去世讣告。由于糖尿病，早已双目失明。

2002年1月8日（星期二）晴

昨夜服眠药，两点醒后又睡着。六点起床。仍觉头沉。早餐后吸氧近一小时，玉珍常照顾我吸。

上午田绿萍来还书。我同她谈范元甄的典型意义，从而谈到个人崇拜＝邪教的判断，只有西方字义上才能出现，因为他们的近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英国宪章运动有过几百年的民主运动历史，人权、人道、自由、民主早已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习惯（德国出了希特勒，但清算也最彻底）。而我们则无此传统，十年文革难道还不是邪教？她很同意。

下午二点到办公室，将几篇阅文《信阳事件教训》等寄周成启，此文寄方实与萧蔚彬。游600米。遇见罗西北，他的传记已出版，碰见季诚龙，说写得好。

2002年1月9日（星期三）

昨夜十二点突听到玉珍卧室中砰通沉重响声，起来一看，床上无人，厕所也无人，开灯到床前一看，她竟睡在地上。于是好不容易抱起来，放到床上躺好，盖好被子。她一直未醒来，还讲些胡话。我只好搬过来，头朝另一边睡到一起，小心照顾。两点醒来后，她才想起是十一点半起来服眠药后（此种眠药<药>性发作快），从椅子上倒下去后，仍昏睡着。如果我不是闻声而醒，后果真不堪设想，起码要大感冒。玉珍也72岁了，也是老人，须加照顾。

上午“红岩革命纪念馆”来了刘立群（主任）、萧朋金等三人，他们访问过许多人，同范元甄谈过，读过我的书和南央写母亲文。谈到十一点半。从1939年夏秋间南方局青年工作会议谈起（包括1938年青年运动组织统一于民先的错误，乃王明决定的，因此派我回湖南负责青委工作），听博古作报告，搬一大堆俄文书，王明参加参政会来重庆，在办事处作报告，大谈形势，第二天《新华日报》满版刊登，等等。以及结婚请客，夜宿曾家岩（住周公卧室）等等。后又同乔木回湖南转了一个月，一起于1939.12.31到延安。他们听得很有兴味。录音录相。

下午二点，游600米，尚不觉累。

李劲祥的女儿同女友（即汪家刚妻）来。王现任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将升任副书记，李

有信与我，推荐王当部长。我只好原件交张柏林，得知张任经济局长时，王当过处长。这样也就应付过去了。女儿谈到母亲信佛，很虔诚，常一人去深山佛寺住一两个月练功。父亲则国内外跑（看来夫妻间有很深矛盾）。她负责公司，都向她要钱。又谈到自己丈夫是何光远（原机械部部长）秘书，想让她提早退休管公司，等等。

晚上朱正父子来，海南社拟出《黄孝宗传记》，将代写的序言交我，很得体。

收到麦克法夸尔寄来的贺年卡，竟是哈佛燕京图书馆印制的:《宋诸臣奏议》150 卷（明活字印本）司马光的一段话“论人君之大德有三”。

晚上才拨通秦川电话，告知王若水在美国去世（郑仲兵昨天告诉我，慎之电话应有纪念活动）。秦说已知道。国内如何安排待商定。

2002 年 1 月 10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九点半到八宝山，向李鹗鼎遗体告别。前堂还有九点一拨未完。找到后面新盖大礼堂，简直“人山人海”，汽车排满，总要好几起在告别也。最后问到，还是前堂，十点半才举行。见到家属（朱述婉）糖尿病长期不克己，最后双目失明。孙子已 27 岁，在外国公司工作。见到钱正英，不能不打招呼，还有那个潘家铮也坐在旁边。问了年纪，已 75 岁。黄允若又一次说到，应当到三峡去看看，工程如此之大也。“尽管你反对”（这句话说得很诚恳）。我只好说：那你们安排吧。

秦川来，谈若水纪念事。报社要安排，我说，友好座谈纪念活动可考虑。

一青夫妇来，送回两篇文章，还复印了几份。

胜利来，手谈多局，互有胜负，放弃了游泳。

近来读书，随手做点摘记和感想，争取坚持下去。

2002 年 1 月 11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准备自述内容，武大三年总结，可作回顾：入校个人志愿，填朱光潜语录（水力），校园、朋友几类，球队，个人兴趣发挥（做工作服），自己领导自己（实贯穿一生）。鲁迅文章是我师，强烈的匹夫有责意识。自发党的意义（抗战初期武汉形势起作用），等等。崔卫平、丁东、王绥琛先后来。十点谈到十二点。到济南参加三路军政训队挨军棍事止。丁东说，十六大会，中顾委可能是正式代表（项南秘书从中南海得知）。由于曾庆红怕各省抵制，得票不够也。

舒芜电话，《耀邦谈话》文没看到，“听说中组部找我谈话了”。可见社会之关注。告诉他已两处上网（丁东在旁，说明网名）。

玉珍做了一桌菜招待客人。雷霞来，最高法院已通知湖南接受威胜案审理。杨正午立即以省人大主任名义抗争，萧扬竟撤回。张思之、王怀安都发了火，这是“空前未有过的”，置法治于何地。我让雷写明经过，转告七常委，请他们处理。

下午游 400 米。李英健来，送一大包好书。毛早年两本书要再版，有无修订之处。坊间此类书大都抄袭这两本。

张青义来，为江西新余一水库要钱，批转水利部。

2002 年 1 月 12 日（星期六）晴

四点醒来，四点半起床。补记日记。

上午李英健二人来，送我几套古籍（唐宋八大家散文等）。《毛早年》、《早年读书生活》要再版，说坊间同类书多抄袭这两本也，因我问到有无可借鉴的书。李现在是社长，有权了。玉珍关心他的双生儿子，读大学了。随后张志林二人来，退还《龙集》（三版），《大跃进》二稿，拖了二年没能印出，说社长祝新刚挨批评（家人写的回忆少奇一书港版是我向他们介绍的，因此出事）。我讲了点我的历史和政治形势观点，要反对个人崇拜，反对人治，实施宪政，也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想方设法反对各种专制行为。朱正、许医农先后来，请朱正帮忙改威胜案的报导稿，将毛的二书交他校正一遍。雷霞来，一起谈此案，最高法院接受审理，杨正午抗议，萧扬又缩回去了。引起张思之、王怀安大怒。必须再次反映上书。

下午游600米。晚上二妹来，琬姐三叉神经疼有好转。

张莉今天终于去世，手术后整一个月。安抚玉珍，自然规律无可避免。

2002年1月13日（星期日）多云转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浏览报刊。《人民日报》确没有看头。时间还是花在《北京青年报》。有社会动态。

上午何格高来，谈平江福寿山可建大型抽水蓄能电站，装机可达300万千瓦（水头利用700米），但湖南省方不积极。他要去看张含英老师（他是中央大学的），已102岁，现住院，请他代问候。

同胜利手谈七、八局，中午未休息，直到四点。自愧棋风不好，悔着，还自生气。

玉珍安排吸氧一小时，当着休息了。

晚上仍观《黑洞》，玉珍大发感想：湖南不就如此，应当写文章。

2002年1月14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雷霞来，将威胜上江、朱书写好（原来想由我出面），头尾作扼要说明，稍有改正。就此案经手转信件情况及支持高法，依法治国给江、朱、尉一信，另外给尉写了封短信质问为<何>从不回音。薛京来，立即发出。

晚上黄宇齐、闫明光并女儿四人来。宇齐已91岁，除耳背外，思维等都好。明光来复查癌症。他们也关心我的动向。介绍《耀邦谈话》文。明光谈张学良想回国一行（包括归葬），吕正操提出，常委讨论，竟遭李鹏拒绝，说什么张已无甚作用，是“阎明复鼓捣起来的”。又谈江到夏威夷时，张夫妇准备迎接，家中忙了半小时，如何接待，打什么领带等，结果等空了。张就住在江游泳的附近。这使我非常气愤，他们简直不知历史，不知张的历史价值，也不顾海内外影响。张如回国一行，对台湾影响又多大。气得我说，要利用十六大质问也。（当然，事实是否确实如此，还待查清。不过明光两次见过张，以及同吕的关系，谅不言过其实。她说李鹏对明复记恨。）

收到小妹寄来的怀念王若望去世的报刊文章。

2002年1月15日（星期二）阴

昨夜服眠药上床。六点起床。为红岩纪念馆题辞，在床上想了两句，执笔时凑成四句并附语：

雾都光耀红岩嘴，灯塔高居大后方。
六十多年来话旧，铭心刻骨怎能忘。

一九三九年秋，在湖南省委工作时，曾来重庆参加南方局青年工作会议，随后于年底调延安。在红

岩办事处先后住过两个月。六十二年后，纪念馆负责人来话旧事，奉命献辞。

他们一早来取去。觉得很累。玉珍安排我吸氧。玉珍去医院。这时突来一高个中老年人，自报是广东谢昂让他来看我的，并拿出一短信。我说，我不认识谢昂，他才说谢原是哈尔滨飞机厂的。这才想起曾让老干局转过谢的离休待遇信。其人还想谈什么，我只好催送走了。大概是由于“名人”之故，一些人就是借机来打扰。万一来个“黑道”什么的，我就只能“坐以待毙”了！

下午两点到办公室，《留言》内容简述，薛京还没有写出来（我已口述一稿），非常生气。说到胡冀燕照顾光远，“只要求你用一半时间照顾我”呀！只好先去游泳，400 米。再回办公室，将“简述”并两文寄周成启。

晚上六点同玉珍、薛京应邀到鲍鱼王（工人体育馆东门）晚宴。新华投资公司老板请客，苏与张坚（张燧明儿子）在此公司。多年没见到张燧明（已八十八岁）。谈局势。他大概知道我的一些情况。主要是解决民主问题，多党问题还谈不上。我将去年上书流产事告知，为此去见过他的哥哥。近因病住院，已 92 岁。[1]

2002 年 1 月 16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苏志宏、薛京来。谈投资公司情况，在香港，受过金融风暴影响，近复苏，投资四川高速几亿美元。将黄永厚等三张画请苏裱制。

玉珍和胜利、小玲去八宝山向张[莉]告别，还是哭了。摸了面部，很柔软。人多，死者有人缘也。又谈到王铁铮夫妇之草率，很是生气。

下午游 600 米。

山西送来一些土特产，弄不清何人送的。

晚上岳阳办事处送来土特产两箱，各种菜蔬，腊鱼肉、香干等。

2002 年 1 月 17 日（星期四）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李劲祥来，谈 14 日上午江泽民接见程君复谈了四点，一个多小时。（程去台呆了 8 天）

1） 任务很重，压力很大。台湾问题，毛、邓都未能解决，我任内有信心，但很复杂。程说：要做民间工作，台湾人 70%同情陈水扁，陈可能连任。大陆工作做得不够，过去总想搞国共三次合作。解放初，国家有六个副主席。不当官，不优惠，人家不来。江说，可以来当副主席，台不配合。“不能同民进接触”，这是党的决定。程说：不接触不行。江说，是的是的（做了笔记）。

2） 程说，此次到了台湾、上海、福州、广州、中山。台商要求，实行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接受不了。都进了 WTO。对此江未表态。

3） 国际形势。陈以武力支持台独，日本用经济引诱。共产党用打压办法，买苏联武器。江说，目前形成新的战略包围：美国拉日、英、以，对阿插一刀。9.11 后，重新布局。有机遇，有新的压力。程说，台湾人一月穿一次和服，吃三餐料理，怀念日本也。日语还是很吃香。江说，上海六国（中国与俄、中亚四国）首脑会，美想分割、拉拢。

4） 面对新形势，国内今年增长 7%，可能 7.4、7.5%，进 WTO 后，问题是农业和金融。

[1] 张灿明的哥哥是张爱萍。——李南央

程向江反映了我的“迎接新世纪要四讲”的观点。

下午游600米。冯兰瑞电话，春节后，开一个怀念王若水的座谈会，由胡绩伟、于光远和我发起。

2002年1月18日（星期五）阴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九点薛京同苏志宏来，为苏给杨健生写了介绍信。他们的投资公司在广东、四川活动，需杨疏通关系。杨同这两省在位的多认识。

韩钢陪张培森来。张还是85年来过，一晃十七年，半头白发，几乎认不出来了。当年出纪念张闻天文集是由他经手的，刘英给我写信让写一文，不知是何渠道乔木得了此文（说是我寄他求审阅），大加指责：攻击毛。说李锐同黎澍、王若水等一伙，小头头，比王若水还王若水。他事后做了追记，给我一阅。我说，这倒是我写乔木其人文时最好的材料。

小赵送三人回家。

下午未能游泳，小赵开会。

陆茂竹来取走青长庚书序言。

2002年1月19日（星期六）间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

胜利、小多、杨小玲三家来，都带来好菜，有对虾、海鱼等。

丁东、崔卫平夫妇九点来，续谈了37—38年从济南到武汉、徐州一段经历。武汉活动见名人，徐州成立五战区青救，许家屯当年即在苏北家乡参加此活动，因而知道我（1993年在美国谈及）。直讲到调湖南成立省青委。

午餐14人两桌合并，很是热闹。下午一直同胜利手段［谈］。游600米。

丁东问当年生活，都是自费也。只有到湖南后，专职在省委工作，每月六七元生活费，出差有路费。

2002年1月20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田绿萍与斯热歌（蒙族，热河《群众日报》工作过，我已去东北。曾向人言：“我是李锐部下。”很久以来想看望我）来，进门即献哈达，非常恭敬而热情。谈自己经历，赠《中国女记者》，内有她两篇文章，写草原（文笔甚老练）。还给一本有关内人党冤案的书，个人写的（作者阿拉滕德力海），秉笔直书，她资助个人出版。问到周惠，说对民族问题“左”，压的办法。“走时放鞭炮送的”。提拔田聪明、刘云山人们也有看法。

荆中来，感谢政党法翻译。还是想当政协委员。

下午邴凤山、秦中一（管水电设备制造）送来陆佑楣邀请去三峡的信。

2002年1月21日（星期一）晴

昨夜服眠药，七点起床。多久未有之举。

上午同玉珍到医院治好一颗门牙（掉了一半），神经科看右手臂疼痛，神经无问题，建议按摩治疗。可服一种进口止痛药。玉珍不同意用，有付［副］作用。

下午李劲祥司机来取字，临时写了三幅招牌并湖南原省经委主任陈尤然一幅（写顾炎武两句：老柏

摇新翠，幽花茁万春。）

下午苏志宏、张坚来，谈见到杨健生，很热情。晚上又请我们到一粤菜馆吃饭，鱼翅之类。又面告杨健生，支持他们在广东、四川的投资活动（高速公路等，地方银行时生麻烦也。）

云南小湾开工，420 万千瓦，坝高 292 米，均 190 亿度。记得 1980 年去看过坝址。

2002 年 1 月 22 日（星期二）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浏览报刊。

25 日北大开知识分子问题座谈会（赵宝煦教授经办），开始准备点资料，邀我讲话 20 分钟。

下午游 600 米。近日手臂疼痛影响睡眠。洗澡时用热水久烫。晚上玉珍为我擦正骨水，稍有效。

一门唐丽华送来父亲《唐有章自述》，港版，印得甚好。

王怀安来，信件已转萧扬，说此事我们已做到头了。

2002 年 1 月 23 日（星期三）晴

三点半醒来，四点半又睡着，六点半起床，精神甚好。中午只休息半小时。

上午朱正来，《毛早年》他已校对完。“少年中国学会”事加了一小段。我又将陈晋写的毛书交他，有无可利用之处。给我一本丁聪的《文人画相》册，内中也有<他>的像。这是本很有意思的书，漫谈知识分子问题。他对陈独秀也很熟悉。陈说过纳粹主义就是布尔塞维克主义+普鲁士民族性。专制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创造了斯大林。廿五日的会，我准备从三个人（都同北大有关）讲起：陈独秀、马寅初、王若水，他很同意。

同曾彦修电话，他当年写的关于人民出版社“乱出书”事，反驳、揭发乔木文及八个附件，他准备收集好寄我（他曾寄我一份，交与黎澍了）。

徐宗勉电话，要写黎澍传记，拟访问我，录音。答应过几天再说。同朱正谈起，他读书时，就受《辛亥革命与袁世凯》一书影响，后又受《中国社会学学科三十年》一文的影响。午餐后，二点，朱才离去。

下午游 600 米。雷霞来，估计萧扬秘书洩露，王怀安转萧信，湖南马上知道了。周伯华已来北京活动。

2002 年 1 月 24 日（星期四）晴

昨夜上床后难以入睡，只好服眠药（服眠药对我的贫血不利，尽量控制也）。五点半起床。

准备明天的发言，找到过去看过几遍的王若水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995 年写的，几大问题多么击中要害。十月革命是列宁的机会主义。20 世纪是国际共义运动勃兴和失败的世纪。俄国和中国革命胜利只能证明，当时能够武装夺取政权，所需要的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问题都发生在马上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几节：如何看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科学还是空想？从无产阶级专政到领袖专政，被误解的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实践的为人主义，其中所论，在［实］在发人深省。

上午杨健生送我两盆兰花，引进品种。王怀安电话，萧扬说，杨正午并未同他打电话。但最高法院确已出尔反尔，将威胜案批回湖南处理。

下午二点到办公室，见到薛晓源，送我几本新书。《世纪留言》，有耀邦文，国内不敢出。

游 600 米。

2002 年 1 月 25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两天报纸都没看了。

八点四十分到北大英杰交流中心，参加“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学术研讨会，由赵宝煦主持。有五个主题发言（其他四人李普、刘吉、吴江、钟沛章［璋］都未到会）。我第一个发言，讲了半个多小时（大会发言限定 15 分钟），漫谈性质。将陈独秀《新青年》发刊词六条宗旨，晚年批评列宁、托洛斯基，尤其斯大林的专制主义，认为纳粹是布尔塞维克与普鲁士的混合物，而我们则是“两把刀子不能丢”。马寅初决不作检讨，为自己辩护到底，何等硬骨头。介绍了王若水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可是受胡乔木的迫害，今年 1 月 8 日，斯人已逝！

会议论文集有 22 篇文章，上下午有十多人发言。作了点简记。下午五点提前离开会场。参见者约五六十人。林轩（李齐凰）的媳妇李海文（党史室研究院）来跟我认识，她是李琪的女儿。香港中文大学曹景钧教授等都想约谈，只能应付了。

2002 年 1 月 26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略作准备，提纲也没写。

三位先后到。九点半开始，中间休息十分钟，谈到十一点三刻。1938—1939 湖南一年半包括南方局青年工作会议谈完。省委人事情况，当省委特派员，博古来邵阳开会。南方局青年工作会时，对博古、王明看法。陪乔木到湖南走了近一个月，同范元甄结婚，调延安。塘田讲学院事将来可以补充。

雷霞来，无进展。午餐由郭全胜同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请客，在科技会堂，三位也都去了。

下午薛京和朱希彦（深圳政协中协公司的负责人）来，调回北京安排工作，已找过赵杰兵。赵接待，让写了材料。要请我和赵吃饭，拒绝了（这似是当前惯例）。实在不愿探这些闲事，都是间接又间接认识的

小玲、满起来，呆了一天。帮妈妈做事。

2002 年 1 月 27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积压了三天，翻不完。

上午原鞍山市长韩广声和该市工商艮［银］行行长唐国林来，想请我们去观光大玉佛。送大玉器（9000 元）并梨两箱。实在不敢当。赠书两本。谈到鲁森（他们住在一起），离开热河即未再见过面。

下午孙轶青来。五月到湖北开诗词全国会，总结先进诗社经验。详谈周笃文情况，确实到检察院检举过梁东，夫人参预［予］其事。有才、能干，他们已谈过一次。

晚上奚弘请客，同秦川一起到新疆餐厅，好几位空军干部，还有方实。玉珍很满意羊肉排骨等。空军三位都是湖南人，我的读者，空军的专业作家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还送了一本（原文到此——李南央注）

2002 年 1 月 28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玉珍从医院回来，腿肿，原因在吃了一种中药引起的，血压等正常。

上午平江来四人，副书记徐石坚，副县长万均农，老干局邱东海（来过多次），黄国平。送年礼。其实贫困县帽子已脱（人均 1800 元了），但还要戴上也。15<万>人在外打工（人口 15%），年汇款回 8 亿。吃公粮者 2 万（又说 1.4 万），教师占一半。同他们谈中国自古以来专制主义，直到现在的集权制

度与人治。赠两文（《耀邦谈话》与李普文）。还同他们谈防腐败。

下午薛京来，处理告状信（给江朱尉三人信复印留底）。

2002年1月29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改好任不寐的“访谈录”，并积齐上网的文章（近年的）。

玉珍帮我吸氧，休息一小时。

下午到办公室，处理好几件告状信，都是湖南的，还有海南原副省长（有冤案）一件。易长林老缠着。前几天引两位老工人来（送腊肉、狗肉）。好在我不在家，玉珍应付过去。

威胜案，萧扬秘书找张思之，也是申明未接杨正午电话，看来这位秘书可能介入了。尉健行秘书电话，说转与一位常委了。

游600米。一早为韶关张健民的经济著作两本题辞，来过几次电话催（都是不认识的读者）。

2002年1月30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朱正来漫谈旧事。他们劳教时有的待遇还不如劳改。当时一月14元，如何养家、养身！刘浩［皓］宇出了个人回忆（《人鬼人》）。谈钟叔河情况，他们当年都属第一类分子。将他的一本丁聪《文化人画册》与我，其中也有他。为我补题有名诗句：“庐山雾瘴巫山雨，吏部文章水部诗”。他后天回长沙，特将《鲁迅日记》原版相赠。

下午游600米。遇见赵仕杰，说西北病了住院。

陶森和东北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两人来。济南已建了一个相当大规模的齐白石艺术馆。他的“金龙御酒”仍红火，海外畅销（百多种药，属专利）。此次只带两瓶，并其他礼品，大花兰［篮］。玉珍嫌我接待不热情，因正在同胜利下棋，难分难解。

2002年1月31日（星期四）晴

四点醒来，睡不着，即起床。看《早年读书》，序言须作改动，毛并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甚感疲倦。玉珍为我输氧，近一小时，闭目养神。这个大氧气瓶，真是家中一宝。

薛京电话，说尉健行秘书带批评口气，有人管就不必追问了。

昨天同陶森谈话时，因玉珍讲的问的不地道，用脚碰了一下，惹得生气，今天正式抗议。

2002年2月1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续看《早年读书》。

李慎之参加韦君宜告别后，特来送悼念若水文（我没有接到通知，也就没去了。昨天丁冬放夫人曾告知）。谈到张宣三对我失望。去年讨论几次，请他草拟的上书原稿，终未能发出。慎之认为我比他更“安全”，应当单独出面“上书”。直言其事其议，不必任何担心。现在最恨的就是那位“左”爷和他。谈到光远的“死不改悔”（马克思主义）。对若水的看法与我一致（告诉他北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我的发言）。他愿意一起商量如何写法。

玉珍很不同意，说我“不知天高地厚”，总是怕出事也。六四余悸犹存。

下午一点到办公室，原来团拜改在大礼堂，要听曾某讲话，还要看节目。于是立即回家。取回一大堆诗词学会转来的信件、诗集等，各地“诗友”寄来的，还有求字求诗的。真是难以应付。

下午同胜利手谈多局，毛病稍改。

慎之认识程君复其人，说是个民族主义者。我说现在可能有变化，接受了我的“四讲”，并转告江。

2002年2月2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看完慎之的文章。

上午玉珍定强我去本楼活动室一观，有各种游戏项目，得汽［气］球奖品，同张传［全］景一同猜谜，为女画家（专画牡丹，千幅一姿）题辞。去看望杨纯（玉珍不久前送她甲鱼与冬笋），更显老态龙钟了，今年已86岁，比我大一岁（当年有隐瞒也）。谈1949年和平解放时进长沙之夜，为向程陈将军“致敬”还是“致意”事，同金明的矛盾，后来写《记郭亮》文，引起黄克诚惊讶（程潜1928年杀的）。我说是“写给金明看的”。刚才江泽慧来看望她，对江已无任何说法了。

昨天王遵笈曾送来年礼，特上楼回拜。谈到王克敏参加日伪政府，是宋子文游说司徒雷登，转告王就职的。可是日本投降后，却仍坐狱，宋子文不理会了。当年同地下党也有来往。《毛选》注释现在已改了。又谈到延安保安处情况，要请他们两位作点回忆。

下午游500米。过方庄，从曾彦修家取来他1984年告胡乔木状的原件。

2002年2月3日（星期日）晴

六点廿分起床。睡得甚好。中午又睡着半小时。

又收到福建梁清强信件（电力工程的特殊津贴专家），崇拜者，《“文革圣经”须反思》长文，批评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一篇“左’的东西，领导了“文革”动乱。应当发表，引起大家讨论。还有一篇《努力学习才能当企业家》文。是个有心人。任不寐将打印好的《访谈录》寄来。

胡德平电话，询问文章反映［应］。正面的多，大家都感意外也。他多从干部子弟反映［应］，大致相似。说曾建议将原稿寄江等（我却忘记了），现在就不必寄了。

2002年2月4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上午到人大会堂，参加老同志团拜会。同关山复一桌。李东冶过来打招呼，送他《耀邦谈话》。胡锦涛讲话，一篇官话。早退，到内部书店，看到许多关于毛的大部头书，买了《晚年毛》、《廿四个老师》等。

2002年2月5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唐小毛来，志民来，送花。

上午九点参加诗词学会团拜，到二十多人。强晓初来，送他的书画纪念册。讲话很迟顿［钝］了。比我小一岁，老态龙钟。夫人是延安李鹏同学。午餐时，竟说我帮助李上了台。于是将澜波当年让我说服李代耕、张彬、苏哲文三人的故事：未能说服（李骄傲，文革有账）反而四人签名上书中央不予赞成，说了一遍。孙轶青谈十五年成就，《中华诗词》销二万多（超过《诗刊》）。百万大军，进入学校，今年拟两个会，等等。我以诗人必须自由才能出诗，谈到北大知识分子会的讲话。陈独秀晚年辉煌，狱中54首诗；王若水才是理论家，恢复马克思追求人的全面解放（精神自由与物质自由）。谈到自己“六不怕唯头尚在”（周笃文补充75自寿：听说还当夹尾巴）。张锲来得晚，讲话很推崇学会的成绩，并称我为“精神领袖”。郑伯农也讲话，表示好感。我趁机会散发《耀邦谈话》文五份。两点才回家。下午部里五人（一位副部长55岁）来，告知年增1个半月工资，并过年费2000元。刘清来，仍谈郭佩珊事。晚

上张传［全］景来，明天回山东过年。谈六四难以理解。部里花几亿盖新楼甚有看法。于是将《耀邦》文送他。秦川来，威胜件送朱处，来询问。

2002 年 2 月 6 日（星期三）晴

睡到六点一刻起床。浏览报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张启文）寄来的《两个苹果》打印稿，退回，同意几个字的改动。此文收入初中语文教科书。任不寐的访谈稿小有改动，通电话校正。

下午游 600 米。遇见彭刚，甚热情打招呼，说我的几本书都读了。一次游一千米。

洪戈的女儿来，送蝴蝶兰花与酒鬼。几次电话要来，婉拒，终于送来年礼。<洪戈>夫人是蔡妮（蔡和森、向警予的女儿）。女儿是内科医生。说父母亲老实。回赠《直言》、《日记》与《耀邦》文。

2002 年 2 月 7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高原（原交通部副部长，清华的）和李建新来（国际老龄医学产业集团筹备领导小组执行组长），让我当个顾问，李昌介绍的，说他和光远都参加了。黄新亚同德阳蒋大海三人来，聚苯醚硫先进产品已移到北京，德阳地方有大阻力（省长批评也解决不了）。

孙长江电话，仍在海口。

2002 年 2 月 8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上午整理门边小书架上的刊物，全部搬到北屋门角，准备大部分送出。甚累，没有清完。过年了，玉珍催我清理书房。

收到韦君宜讣告等件。想起 1940 年在大砭沟，“小魏”谈边区妇女问题，我自告奋勇写“要正确对待妇女”文（还得到王明赞赏）。

奚弘送来大箱水果。

李济夫妇来，送名花大盆。谈杨毅判五年，是包庇了哥儿们，海关一同案也受牵连。

钟沛章［璋］电话，谈到《耀邦谈话》文，赞成送给江。

周成启寄来一叠港刊文章复印件，有关江等动态。

2002 年 2 月 9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上午丁东三人来。谈初到延安，范元甄生活不习惯，“母亲眼泪何时了”。在大砭沟中央青委工作情况。谈到十一点半。从 1939 年初到北大荒兴华村之间两人通信一大提包，交丁东带走。他复印一份并整理出来。他帮助杜蕙整理过郭小川的小片纸。

胜利来包饺子。中午待客。下午游 600 米。

2002 年 2 月 10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右臂上肩部老疼，影响睡眠。早晚都擦药水。

上午收到邵燕祥两首“悼王若水”七律。引发我情，即作“赞王若水”八句：

大名若水水长流，思想终生苦索求。
正本清源谈异化，祛邪纠误得丰收。

权威假冒行为劣，真理昭彰笔力遒。
君子之交自古淡，立言立德仰高丘。

——1 月 25 日参加北大知识分子问题研讨会，发言时，特赞扬王若水为当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同邵电话，告知将三首诗寄《新民晚报》。慎之电话，得知高汾为“晚报”在京联络人，于是即寄高。想起 1938 年夏经上海、香港、广州回武汉时，在上海有人托带一口大皮箱给高氏姐妹，她们当时在广州《救亡日报》工作，经香港海关检查，将皮箱打开了。高汾记得此事。

将小书架刊物全部放到北屋门角。

小赵到丈人家过年，满起代理。下午游 600 米。

刘晓波电话，网上看到《耀邦谈话》文。关心我写回忆录。

2002 年 2 月 11 日（星期一）（年夜） 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九点到人大会堂，参加团拜会。朱镕基讲话不长，总要提到“核心“也。同桌有二人面熟：一为游泳池常碰面者，南下湖南的。谈到他当年为公家带有 20 万光洋，5000 公斤鸦片烟。又谈到一次见到林彪时，林忽然紧张流泪，乃烟瘾发作了。罗瑞卿在座，严肃地警告：此情决不能外露。另一位是 24 楼的，也同我谈些靠近呼［乎］的话。另一位知道我名后，立即攀谈起来。五十年代初在莫斯科当商务参赞，农村娃出身（现 74 岁），张大使特找他谈过话（名宿世芳）。林汉雄过来打招呼，也认识宿。见到王国权，91 岁了。

2002 年 2 月 12 日（星期二）马年初一 晴

昨夜十一点半就寝。六点起床。睡得尚好。

八点半后，同玉珍先到楼上金树望家拜年。他已过 90 岁，只是耳背，行动缓慢些。昨天还参加了团拜。随后到毛家，老太太已过九十，终年卧床。习惯冷餐。家中收拾得比五星级宾馆还精致。大媳妇有名能干人（儿子回拜时，给《耀》文）。又到对门蒋家，老刘在。她是我家每天不间断的五分钟常客（刘帅侄女，延安外语学校学英语的，同何定同学，玉珍同年）。又到对门同冯大姐拜年。

安东带着女儿来，女儿学金融的，现在香港工作，在美国时知道我的名字，定要来看望也。

昨夜和今天，拜年电话二三十个，真是应接不暇。

2002 年 2 月 13 日（星期三）初二 晴

六点起床。流［浏］览报刊。

胜利九点来，下厨做菜。杨小玲一家，满起父母和小多、毛竹、胜利一家，午餐两桌，晚餐一大桌。真是过年，热闹之至。都带礼物，除送玉珍的衣服等礼物外，还送我糕点。

张哲民来。带来上海现代管理中心两份参阅材料（《关于全球经济》、《中国农村的危机》），此中心后台为汪道涵。张同汪最近通过电话。汪谈了四个问题：

1） 农民问题严重。2）我们党的合法性，值得研究。3）什么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4）赞成邓的韬光养晦。汪让“中心”研究欧洲社会党问题（我一直认为 20 世纪社会党在欧洲西方各国包括英国工党，对资本主义的变化起过极大的促进作用）。汪认为中国现在没有农会。有一句话：“中国的事非碰得头破血流不可”（否则转不了弯）。是否含有对江的不满？汪没有明说。张总希望我能起些作用，说看了

南央文后，对我更全面了解了。

周保志来，送一大盆高级君子兰。长委已不过问三峡事。陆佑楣请我去三峡，也告诉他了。汪恕诚很同意我对水利方面看法。南水北调中线还是得加高丹江口。

同胜利手谈多局。

2002 年 2 月 14 日（星期四）初三 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六点半起床。睡得较好。

浏览报刊。积压一大堆了。

李劲祥来信，初六到悉尼参加全球华人反独促统大会，要我写篇文章。只好请笃文代作，此乃应酬也。昨电话告知，七律一首，我小作修改：

黄胄神奇圣德长	黄胄神奇德化长
桓桓英烈焕威光	日新月异道沧桑
掀开人类文明史	掀开人类文明史
造就中华锦绣乡	造就中华锦绣乡
国耻消除应振奋	港澳归来齐振奋
亲情浓郁忍分张	台澎仰望忍分张
金瓯一统吾侪事	金瓯一统吾侪事
物我同春乐万方	盛业空前国富强。

原句首句改为“黄胄神奇独一章”，大幅写好后，发现两个“一”，只好又改写一章［张］。还为笃文代约，书“现代诗词馆”，字少，写了几幅。

下午陈明夫妇来，给我新书《左右说丁玲》及《丁玲研究通讯》一本。谈丁玲往事，彻底平反，周扬、张光年、陆定一都是有意见的。最后不置可否。贺敬之较公正。再三嘱咐我注意身体。他离不开拐杖了。当年布鲁还争取过他搞情报工作。送他《耀》文和李普文。

延滨、元元夫妇来。送豆油等礼物，还有玉珍两瓶特效胃药。谈德华曾看不大懂我写的原稿。耀可写之事甚多。我只能写自己经历的。延滨认为四本书价值都不太高，只有我的一篇和林牧一篇好。

2002 年 2 月 15 日（星期五）初四 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多起床。补记几天的日记，找玉珍帮助（她也一直记事务日记）。

由于为算菜账发生冲突，廖嫂来向我诉屈，气色甚坏，玉珍也难以忍受其贪得无厌。我只好暂予调节。雇一个好保姆太难了。

满起、小玲、胜利一早就来。同胜利手谈，老毛病只攻不守，多多败局。苗苗夫妇来，一起午餐。觅觅已到王府饭店作商务工作，月薪二千，给苗苗买了大红唐装。饭后又手谈。

两点半，满起送我，游 600 米，洗了痛快澡。

维娜、金利来，送一套精美食盒，梅花形可转动，且有音响。塑料制品。晚餐丰盛。

2002 年 2 月 16 日（星期六）初五 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今天高潮，人客不断。杜润生电话，几天后安排纪念王若水座谈会。找出《黎澍十年祭》重读一遍，回忆往事。张铁铮电话，也对水电学会几年无春节活动有看法。

奚青与　勤先（原文此处空字，应为“徐”——李南央注）（38A 军长，几乎不认识了。因只来家

一次）来，买到四本《其人》赠我，又送《我向总理说实话》，并两本《实录》三版，让签名。张［徐］问我几个问题：毛的性格、品德的负面影响。我谈到80年四千人讨论时，方毅说是暴君；50年五一节口号，“毛万岁”是本人所加等，以及1918年在北大图书馆“挨傅斯年耳光”等事。又问到关于民主的理解。“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法规），“要让人家讲话”（口头语），以及传统孔孟“民主主义”等，足以说明，我们传下来的民主观同西方不同也。还谈到邓的“接班言”，邓说的：“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能说了算我就放心了。”就是我们的传统也，“总得有一个人说了算。”还谈到其他一些重要问题。军长确是来“求教”的。军中观感，他周围一些人都在写（有关六四事）。奚青说，他已写好一部50万字有关六四事件的小说。

刘清带女儿和郭晓昆（郭佩珊女）来，玉珍先接待。送一本《其人》。定要追评郭为九级（当年定为十三级当然不对），也无甚意义了。

郑仲兵下午四点多来，留晚餐，一直谈到九点才离去。主要谈他自己在中宣部经历，经过胡、王、邓、朱、丁好几届。邓左对他原有好感，后来才发觉不对头了。自己决定去《新观察》，几乎不同意。

2002年2月17日（星期日）初七 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浏览报刊。积压太多了。

随手乱翻书。《说实话》应当过目。雷霞从张家界回来。

下午胜利来，手谈多局，胜少负多，且发了脾气，怪人家“老打劫”，真是老糊塗了。

李劲祥派司机来送来长信，谈国内经济形势及对台关系。说我的七律看不懂。“黄胄”限于炎黄子孙，台湾乃高山族，当即回电话。

昨半夜大发梦呓，玉珍赶忙过来，大概遇到强暴场面。

2002年2月18日（星期一）初七（春节最后一天） 晴

又同昨夜一样，大发梦呓。玉珍过来时，我还手舞起来。因服眠药，六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同李劲祥通电话。因翻到《日记》1989年在哈佛谈话会上，法夸尔等都谈苏联必将崩溃，因俄罗斯民族传统精神不足以维护加盟各族也，而中国不同，有悠久传统文化。让［向］李介［解］释“黄胄”第一句，即此意。李还不懂“金瓯”之意。要他出外带词典。

下午开始翻阅《我向总理说实话》。

2002年2月19日（星期二）晴

昨夜服眠药，六点半起床。大概睡足近八小时。报载，国外有研究，人的睡眠六七小时最好，多了反而有害，我倒是实践了。

翻完《说实话》一书，当前工农问题说明白了。谈到问题还在民主体制未能建立。这是一个真正的人才（品德好，有真才实学）。

下午游600米。

李普住院了，发烧。沈容说，光远约去谈“数码文字”问题，时间太长所致。她本人也感冒了。

赵仕杰电话，西北住院，病重。玉珍说，应当去看望。

雷霞来。高院葛行军来，约到民族宫晚宴。辽宁高院三位局长与杨小川律师（愿为雷霞服务）等共八人，谈到八点。我放开谈国是问题——一党专政，个人说了算（人治）的遗传症乃根本问题。江接了邓的接力棒也。到处是“黑洞”，暴力取得政权必暴力治之。

2002 年 2 月 20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九点陈牧天、张一虹夫妇来，谈到十一点半。总有十来年没见面了。陈身体一直不好，劳改时摔过跤，胸椎受影响。1962 年“反党集团”中人（张铁铮、常流等都改正），只他还被保留着。谈旧水电人事：张能力弱，是好人；都知道我提拔了李鹗鼎（副部长、政协委员），其人实傲慢并无大长处；罗西北较平易近人。当年斗我时，李代耕很积极，态度也不好（我完全不知道，难怪 79 年后，代耕同我如此亲近）。谈到现在水电无人过问也无此体制相应，答应写个意见以便我转交上去。

下午到友谊医院，先看望罗西北，起止尚好。一起谈话，小赵出示李鹏的慰问信，朱琳来看过。随即看望李普，玉珍特送狗肉与水果。明天出院，已退烧。他说三大问题应弄出结果，马克思、毛泽东与这个党。我说，三个问题都必须彻底弄清楚，否则当代与将来都会问题不断，行路坎坷也。

2002 年 2 月 21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九点中央电视台《人物》栏记者李继松（留长发）来，谈黄乃在延安时及四次婚姻情况。我先谈道［到］我们是世交，以及在楚怡小学时同是高材生等经过，然后谈到在延安时就预感到他将失明。1949 年后，他为盲人及盲字的创建服务，使人万分钦佩，只能以“伟大”二字形容。

十点半同玉珍坐秦川的车一起去通州。同行的还有秦的表哥贾若愚夫妇。到通州后，才知是一个中型“美食城”，老板高尝胆是秦的老熟人（部队转业）。设备平平，“川菜”中下，饭后还强我题字。只好写上两句话：吃喝玩乐人生必须，休闲产业开拓创新。署上三人名字。

归途在车上闭目养神。到家超过两点半，小赵不知我们何去。后电话召来。游 400 米。甚感疲倦。

到办公室，取回一堆信件并新寄刊物《学术界》、《粤海风》等。

2002 年 2 月 22 日（星期五）晴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看昨天带回信件，有丁弘寄的《历史履痕》五本（一本转交王光美）。方行重长信，对“三个代表”看法等。八点吸氧。

九点，丁东等三人先后到，薛京来，参加旁听。补谈延安青委情况，谈调《解放日报》初期情况，特别谈到办此报的重要意义，以“自己为主”从此发展起来。接晓梦电话，十点半布什到清华讲演。大家看了一个小时。布什向我们宣传美国自由的种种好处，回答问题也很得体（凤凰台主持人原来估计不高，结果意外，评价甚高）。留他们丰盛午餐。饭后又略谈。介绍方行重关于“三个代表”的看法。

布什讲演，关于选举，直接引用了邓小平的话：到哪年中央也直选。关于自由问题是向我们上课。

下午游 400 米。甚累。中午未休息。

续浏览报刊。

2002 年 2 月 23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中午未休息。早晨吸氧。

上午张青义来，从江西回来，送咸鸭三只。那个旅游岛，每年已游十万游客。日本人知道写《实录》的人。在北京还是搞文化公司。也谈到我们几个人被点名不能出书等。徐滨女儿轶青夫妇来，送食物。徐感冒，不能出门。一起闲谈。现在年青人真看不起这个党了。

小赵说车坏了，下午未能游泳。

胜利来，手谈多局，毛病小有改善。

2002 年 2 月 24 日（星期日）阴转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陆钦侃草拟的关于三峡水位降到 160 的意见书，最后修改稿（近 40 人签名），仔细看了一遍，并作修改。陆的儿子下午来取走。稍问及他们家庭情况。

玉珍送健身药单与秦川，见到刘君。

胜利来，手谈多局。

2002 年 2 月 25 日（星期一）阴

一点半醒来服眠药，六点多起床。浏览报刊。

今天发了一个恨［狠］，将一小书架的杂件清理。晚饭前还留有 1/4，明天还得半天。好些读者来信，有些非常重要，竟完全忘记了。1944 年范元甄抄的杨尚昆总结的记录，复印件也出现了。

听到一种传闻：江表示下决心全退（？）无人能比毛，邓也很好，我们也干得不错。离开谁都可以，总比不上毛、邓。都退。

我估计，军委主席不会退也，还是学邓也。

想起王明回来时，毛到机场迎接，说“喜从天降”。大概还不知王明底细也。延安墙上有过“一切统［通］过统一战线”的标语。后来整风前整理《六大以来》文件，编《两条路线》选集，才有“钦差大臣满天飞”（王明路线提出）的句子了。

“驯服工具”的异化：党员不是人，乃一政治动物也。

2002 年 2 月 26 日（星期二）

没有日记——李南央注

2002 年 2 月 27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又吸氧半多小时。将送杜导正五律写好：读《杜导正续志先画书影集》有感：

夫妻书画影，述志更抒情。
花鸟胸中意，古今座右铭。
谁家能做到，晚岁却功成。
悄悄赠亲友，传来羡慕声。

此集春节前收到。夫人花鸟画可以，杜的书法中上。有三胞胎孙女可爱之至。

上午九点到万寿宾馆大餐厅参加《炎黄春秋》座谈会。我是第一个到的。八大餐桌，约七八十人。我和李普、秦川、凌云、慎之、汪东林（研究梁漱溟的政协委员）等坐一桌。

杜导正讲了几条戒律（不准谈多党制、六四等），还有“新闻八条”。官方刊物表扬了这个刊物。到会的也有新闻总署等官方人士参加并讲话（方实支持会）。杜润生称赞是《资治通鉴》现代版。可信度与包容度。应重新评价当代（近代）史事与人物。这五十年大变化逐步弄清楚。有计划，定向组稿，利用网络技术。钟沛章［璋］谈周海燕书，反映毛对鲁迅如在，必坐牢或沉默的回答。鲁迅 1906 年即从人出发。杨天石谈《百年潮》有匿名信告状，查了几个月，终得解脱（批季羡林、王元化、韦君宜的文

章)。应当有胆有识，有原则、分寸。王金凤谈，现在一般套话铺天盖地，年青人无价值观，高校堪忧。光远谈，史实必弄清楚。文革初是政变，非动乱，后来才是动乱，第三阶段是江青主政。春秋笔法，心中明白。毛实行两个标准。发言人多，由方实挨个点名。点到我。讲现在湖塗人还是不少（我们身上也有湖塗的东西)，尤其老一代人，决不能湖塗一辈子。三大事弄清楚：马克思（包括列宁及苏联事)，毛泽东，还有党的问题。古人“君子不党”。谈 Personal Cult。同项南找陆定一长谈，有录音，陆赞成多党制，不能搞一党专政了。李昌平的书《我向总理讲实话》催人泪下。为什么如此腐败？农民并没有解放？还有人谈到，南京大屠杀，我们过去也不提，是因为不想承认蒋介石也抗战。

同凌云谈保安处旧事。他说到我家来谈。将周成启的信交慎之。午餐时又闲谈布什讲话。临走时，好几个人来打招呼：我讲的最厉害。舒芜的妹妹要去“颂王若水”诗（我发言时最后谈到若水，并唸了这首诗)。

直接去文津街，游了 600 米。归途到长安商场买了件黑色夹克。多年来自己购物。

2002 年 2 月 28 日（星期四）晴

三点醒来，四点又睡着，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继续整理杂件，太多了，随清随忘。

读完杨奎松写的《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刊 98 年《炎黄春秋》6、7 两期。主要写 上层，基本写清楚了。“博古、洛甫中央不合法”，原来还是王明提的。

下午两点先到办公室，给川口孝夫和横川伸复信。他们是《实录》日译本的译者。川口的夫人还译了南央的文章（夫人已去世)。文中许多疑问，横川三月中旬要来北京访问。

复澍白的信（问英文“邪教”事)，并寄《谈话》并李普文。找李志勇谈房子等问题。

上午樊大夫与护士来家保健看望。血压、呼吸均正常。Steven 喷雾器幸亏樊照顾也。

游 600 米。

2002 年 3 月 1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继续整理杂件，加以分类。问题在舍不得抛弃，什么都留着。

下午游 600 米。

看宋金寿写的延安整风抢救书稿(可能已出书了)，内中提到我的名字。宋是帮李维汉写回忆录的。

2002 年 3 月 2 日（星期六）阴

五点半起床。将宋稿要点录下。

九点丁东二人来，谈到十一点半。整风过程，如何转到抢救，发现吴奚如、王实味两案，在边区总结历史大会上，毛正式提出“李实味、张实味”问题：一条心、半条心、两条心，40%好党员，50%普通党员，10%坏人。党内有托派、国特、日特奸细活动。“绝对不愿改悔者即镇压”。1942.12.6 日总学委发出填“小广播表”。两条心，半条心“主张个人言论行动自由，厌恶党的原则纪律，表现溜门子，好打听个人生活起居，评头品足”等等。1942 年底，中央党校查出 22 人。1942.4.1 抓 260 人。当时形势同共产国际解散，国民党利用时机“解散共产党”，酝酿进边区等有关。

十一点多，《我向总理说实话》作者李昌平来（丁东约的，想见我)，对农村情况甚悲观，上面好的政策下来，全行不通。华中几省加云贵川，基本无望。沿海几省都有出路。谈到全国几个数字：

财政供给：4700 万（包括教师）

县以下：3000万（教师1000万），200<0>万中可处理1200万——如对待下岗工人。

午餐吃涮羊肉。胜利来，手谈一局。

晚上朱希彦夫妇来，同玉珍谈到薛京想下去当官。

2002年3月3日（星期日）阴转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李普在广东的十首诗，小作修改。

上午李普来，本来是约见《南方周末》一人（郭国松）谈谈的。张青义来，送三本李昌平的书，又谈起去年那位满蒙家族宝世宜（女，单身）想为我举办“思想讨论会”事。宝是位古董收藏家。于是转而由张请我们到三元桥华园湘菜馆午餐（去年去过一次，小赵记得），接来张青义的夫人和郭君，沈容也接上。真正的湖南辣味菜。郭提出些问题，民主自由在西方能办到，中国办不到，辛亥、五四流产，这一次如何，等等。我谈到东西方文化差异，也可说，从希腊开始的西方文明传统是物质文明为主，自然科学日益发达；中国（东方）是精神文明，孔孟儒家几千年发展，人伦为主，三纲六纪一直到共产党（原文到此——李南央注）

2002年3月4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空腹，八点前到医院作体检。玉珍、小赵陪同。在各室找空挡，仍花了二个多小时。都正常。八十岁以上不检查肠胃了。眼睛似乎衰退了，明天得再查。休息室早餐时，伍绍祖过来，自我介绍，想找我谈谈。他父亲伍云甫原是西安办事处负责，1939年底到延安前，在西办住了多日。他说是1939年3月出生，延安幼儿园长大，已63岁，比曾庆红小几个月。现在中直党委工作。回来同张定电话（伍在团中央工作过），探问其情况。

下午长寿街三人来（有招待所所长）送腊肉并腊羊腿等。大办养殖场。谈到尚有10%贫困户，都出外打<工>，有的地荒了。将李昌平的书送一本与县委书记、县长，请他们带去。签名说“希望主要干部人手一册”。

2002年3月5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浏览报刊。八点半到医院查眼，左右眼分开，看一种光点出动，十几分钟，结果比1998年差多了，尤其右眼严重，明天还要查一项。

应约，下午三点同薛京到中纪委，听常委祁培文与八室主任（管中南各省）汇报威胜案情况。看来是“原官方”材料，2000.9捕邹后，又清查出信用诈骗罪及内贸合同变为进口合同，“编造单据，夺取资金”。祁说，中纪委从没有派人为此案去过湖南。最后谈法律程序为什么归湖南本地法院审理，因重罪在湘，人也在此。约谈一个小时。说这是尉健行再三嘱咐向我汇报的。我最后说明，由于四位老同志所托，加以湖南经济落后，投资者少，因此过问，作中介人。建议：找四人一谈（应听两方面意见），经济本身问题也需邹本人认可也。

游300米。回家让薛京向雷霞说清楚。

同玉珍研究雷霞可能有片面反映，她一直肯定中纪委派人去湖南，且“串通一气”，“吃喝玩乐”。

2002年3月6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九点到医院复查眼睛。今天看另一种光测，盯住一个黑点的变动，也是十多分钟，结果没有告知。

上午苏志宏来，黄永厚等四幅画裱好了，立即挂起一幅（黄的画与字属“乱”派）。谈张坚（张燮明儿子，苏做他的助手）及新华投资公司情况。成都乐山高速公路落成，约定让我们去，可以考虑同去三峡一道。还谈到香港天地愿出我的文集，他们公司可以资助。最好去深圳一气呵成。文集事是薛京同他谈的。冷夏其人已找不到了。然后谈到伍绍祖的情况，原在科工委当过付［副］主任，是张爱萍看中的，且说颇聪明，同张坚关系不错。说法同张定了解的有区别（张来电话说，体委老人不满其霸道作风告了状而去职，还有法轮功等问题）。又谈到曾庆红同王元化关系甚好，王赞称其人（苏同王很熟）。于是提及项南去世，我的悼文事（得罪了）。我谈到组织史资料事（到十五大，命令式，当“主任”，不能上电视等）。

下午游400米。到办公室。陆总写的《对<三>峡工程已发现的问题函须认真研究妥善解决的建议》，五<十>一人签名，分送江等27人，并送陆佑楣一份。

晚上奚青来，他即去美国探亲。写了部六四小说，几十万字，拟在境外出版。要找小妹。认识刘滨［宾］雁等。

2002年3月7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上午九点，谢文清夫人郭先述偕女儿来，一直谈到近十二点，留午餐。她留下老谢几篇未能发表的文章，在整理《自述》，建议在香港出版。先简要谈老谢的一生，老家是河南农民。波兰事件时，他的报告符合后来事实（异于大使馆）；赫鲁晓夫下台，他的汇报同大使馆一致（国内看法相左），却同吴冷西等发生矛盾（吴因此得以列席政治局会十年）。后来在香港工作（这一段我过去不知道）。六四上街，有胆有识，受“留党察看”处分。因此对这个党认识更清楚了。安葬在八达岭怀思堂，遗嘱不举行任何仪式。墓碑“讲真话的记者谢文清”。为老谢写篇文章义不容辞。郭还谈到“固氧根瘤菌”这一先进农作物技术推广事，受到农业部门的阻挠，她想搞个组织加以推广。此事决不亚于杂交水稻。我表示支持。小郭从我一生遭遇，能如此健康活下来，称我“真是超人”。《耀邦谈话》与李普文她早就读到，并广为宣传也。

下午游600米。原来甚累，都不大想去了。坚持游完，反觉一身轻快。

近来常感疲劳，精力不济，大概是真的老了。

2002年3月8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今天是三八节，玉珍到机关过节。

几乎整天浏览报纸。

河南新郑一女同志来，送特产枣干和枣子，约4月15日参加轩辕杯诗联大赛颁奖会。该地是“中华始祖圣地”也。林从龙也为此打来电话。

下午游600米。

2002年3月9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翻阅有关延安抢救运动资料。曾志在党校一部遭两个星期车轮战没有屈服，后关到后山窑洞禁区，共七十多人，只有四个人没“坦白”。看杨弟甫的《吹尽狂沙》，还有武衡的。

下午三点到泰康人寿公司11楼大厅，参加武大校友会，听候［侯］杰昌校长讲学校合并扩大后情况，42000多学生，七千多教职工，28个学院。总形势尚好，研究生报考人数等均列全国第四位等。

会前在休息室，让公司复印了20份《耀邦谈话》向候［侯］校长等散发了。董辅礽（现在是会长）

见面即赞赏此文。他是在网上看到的。要我写第二本《实录》。

会后还有余兴，名家唱歌。六点回家晚餐。

2002年3月10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续看抢救资料，找到过去作过的摘记要点：翻过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和师哲的书等。

九点丁东和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三人来。谈许多案例及一些过程。总是敌情估计过重，“宁肯错打一千，不能放过一个”也，不怕把好人当敌人，就怕把敌人当好人，实际一个敌人也没有，藉此可“统一思想”（只能一条心，不能半条心），树立“定于一尊”。“人”算个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毫无“人权”意识。“痞子运动”更是如此。我说毛是“以痞子运动始，以痞子运动终”也。关于整风运动的看法，丁东说，同王若水文章差不多，他带来王文给我。

午餐特丰盛，大家都谢谢“张阿姨”。

明天凤凰卫视台要来访问，谈三峡问题，只好找出《论三峡工程》，翻看第一部分。环境污染等问题当年都谈过（还举出葛洲坝水库情况）。黄万里的建议也都谈过。尤其人大通过议案时，四川代表团的反对意见。我真是对历史负责到底了。否则人们很难找到这些资料。

2002年3月11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续看三峡材料。

凤凰卫视两人（编导姜笑静，女，简承渊）九点半来，谈一上午，饭后略休息，又谈到四点多。

从1954年莫斯科复电：“此乃久远之事”起，一直到前天为陆钦侃49位专家的“建议”（对三峡工程发现的问题函需认真研究妥善解决）向江等27位有关领导寄出为止，半个世纪来，被此事纠缠无法摆脱也。先谈过程，后谈问题，并若干人事情况。毛、周从未点头，钱林（钱正英、林一山—李南央注）等最后上马要求，毛批曰：要一个反面意见书。可是，邓一句话：万吨轮船（不明情况如此！）通重庆，为什么不干。李江等就屁滚尿流了。“三峡省”还被赵紫阳取消过。详细谈到论证过程的不科学不民主，且是一个“孤证”，“一个美女选妃”。他们访问了林一山，林为葛洲坝仍在骂钱正英。我还谈到钱的无耻：99年写文章，说三峡存在问题，想推卸责任。从根本来说，还是我们的专制政治制度，封建的一言堂造成的。西方和日本决不可能（还谈了最后上马经过，“世界20个危险大坝，三峡第一”的国际资料）。薛京参加了谈话，玉珍准备了午餐。

晚上同玉珍到东城鹭鹭酒家施滨海组织的晚宴。到马立诚、余习广等15人。孙长江夫妇从海南回来了。大家谈《镜报》第三期“稳定大局需要江泽民（有崇高威信，突破了毛邓思想理论，三个代表继续推进成完整学说，保证持续稳定发展局面，未来三五年极关重要）。认为这是放风试探。反映胡锦涛已有较独立表现（我颇怀疑）。谈宋祖英故事，大概编造的多。邓伟志谈上海抓得很紧（我反映《新民晚报》不刊”念王若水“诗）。问到元化情况。我谈了三个代表的正面意义，同钟沛章［璋］等接触是好事。凤凰卫视台谈三峡是正面意义。九点回到家，甚累。

2002年3月12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昨天卫视台二人还找出我的旧照片拍下许多张。一小柜的照片集都搬出来了，一一复原位，累了一个早晨。

上午周笃文来，谈《龙集》如何再版事。交“颂王若水”及“反独促统”诗。问到他同孙轶青、梁东关系，胸怀要宽大些。首先谈到他的夫人捲入纠纷事，他也承认了，说是脾气问题。下午游600米。

玉珍为我理发。

2002 年 3 月 13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吸氧半小时。

九点到办公室，处理信件。九点半，雷霞和赵湘宁律师来，谈到十一点半。赵是湖南“十佳律师”，邵阳时间长（三代党员）。对湖南情况很熟悉。详谈威胜案和邹建华问题要害。他曾当蒋艳萍辩护律师，深知该案，周伯华也陷入其中，但蒋死不吐口（杨正午赞成办此案）。威胜案属二三等也。谈到现在管政法的胡彪很正派（没参加威胜案），杨使力挤走未逞，因胡锦涛和组织部支持他留湘（省内有一种对立情况，两种“势力”）。熊清泉、刘正屁股不干净，软弱而园［圆］滑（儿女都有问题）。黄道奇较正派（齐振英也好）。威胜那些所谓“经济罪”都是企业本身权力问题，构不成罪状。邹本人连工资都不拿，也未分红。他允写一详细（扼要）材料。自己不能署名，可请张思之署名。祁培文肯定到过长沙，大家都知道。对整个形势（对这个党）很是悲观。反而由我从进入 WTO 后的自然发展，讲出不应悲观的理由。

下午仍游 400 米。

2002 年 3 月 14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并翻看书刊。

下午平江老傅并人大副主任三人来。修防洪堤要增加二千多万元，只好随方强后签名。方的身体不行了，耳全背，刘志坚靠坐轮椅。问到还有多少老贫困户，深山中还有一批，又不肯下山。在北京打工的有一万多人，搞房屋装修的多，住在靠近丰台一带。又谈到拟建一抽水蓄能电站，落差可达 800 米，是何格高提出来的。还介绍了一个原平江电力局长冯瑞坚，现在北京电力总公司系统工作（已是副局级），如此人能回调华中或湖南，则便于蓄能电站上马。这个电站可能每年得 2 亿财政收入（现在 1.7 亿）。年年来北京，我这些“乡亲”就是搞钱也。

下午游 600 米，觉累。晚上奚弘来，读《谈话》甚感动。

2002 年 3 月 15 日（星期五）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浏览报刊。昨天游泳时，许［徐］达本交我信件（要求部级医疗待遇。文革后期被开除。因万里坚持，难以改变）。给傅思和转上，写上我的意见：已九十岁了，应予照顾。

下午北京市经委主任金生官（多年在组织系统工作，同李铁林共事过，从李处知道我的电话），同南京大学的杨郁教授来（72 岁）。杨是金的老师，多年前同杨有过通信往来（为他右派平反并胡山源事）。对我“仰慕已久”，定要来见一面（玉珍亲睹此场面）。谈历史形势，“左”的根源，谈到当前，看法相同。将《谈话》各赠一份。

同冯兰瑞电话，王若水座谈会不能由我主持，还是秦川或光远等为好。

2002 年 3 月 16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一早作字三幅，赠杨郁、秦川女儿各一幅。久不作字，浪费几张纸。

上午何纯波来，他们有 31 人上书谈三峡“库災”（地质问题造成），手写的，带来一份。另一份关于电力体制上书是打印件。问到何住保安处情况：何是 1936 年汇文中学毕业（同邓力群同班，何不赞

成抬棺游行，俩人曾上街旁观，对邓有看法）。当过流浪汉，拉过洋车，另一车夫给过他三元钱。后到西安进东北大学学电机，后入安吴堡青训班第一期。他数理工科学得不错，在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工作。有人诬告（1942 年 3 月即入狱。也是王范审问。五天五夜，最后一天熬不住，乱讲了一些。随即反［翻］供，再未乱说。因而遭打耳光，带［戴］过脚镣、手铐（三个最严重：赵一峯、周建南带［戴］过。周似未听讲过）。还遭假枪毙：带到刑场，两边四个持枪，四个持刀，前头摆一小桌，有酒菜。周兴主持，康生坐在旁边。他出窑时即大喊两个万岁，激昂慷慨。后有人骑马送来条子（估计是“一个不杀”）。

杨郁来取走字幅（“风增怒吼回高峡”四句），并同我拍照留念。

下午老傅同冯瑞坚来。冯原任平江电力局长，负责建过几个小水电站。后上升到北京国家电力公司所属中兴电力实业发展总公司任副总经理（副局），想调回华中或湖南工作，这样也便于平江福寿山抽水蓄能电站的上马。

何格高电话。凤凰台找他谈为何不签字。

游 600 米。人太挤。

翻《徐向前传》、《众说纷纭话延安》、《党内大奸康生》等书。明天补充延安抢救运动，谈完。

2002 年 3 月 17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关于延安的摘记已经不少，将来“口述”整理出来后，还得作文字补充也。

丁东三人先后到，九点廿开始，一直谈到十二点，中间略作休息。谈了造成抢救运动的基本原因：对形势估计问题，尤其对一二九一代和抗战初左翼青年认识不足，对国民党特情能力估计过高，不总结历史教训，苏联影响，康生与毛个人问题，还有逼供信传统问题。好在有“一个不杀”方针，否则真不堪设想（徐向前夫人即死于“白雀园肃反”）。延安抢救不认真总结，运动不已！根子还在要形成“绝对的一条心”，宁肯错斗错整一千，也不肯有一个“异己”也。毛喜欢秦始皇、朱元璋，喜欢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

玉珍盛情包了饺子，小玲、满起来，丰盛午餐。

横川伸已到北京，约定明天来家。《庐山会议实录》的日译本，他花了大功夫，寄来疑难问题一百多个。只好一一校正，很花时间。

胜利来了，却不能手谈也。

2002 年 3 月 18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五点半起床。继续校正“疑难问题”，如“下毛毛雨”，日本人当然弄不清楚。“家贫思贤妻，国乱思良将”倒是查出非《郭嘉传》，而出于《史记》“魏世家”。

韩纲［钢］八点即到。让他先看横川的信与校正稿。横川九点准时到（他住在作家协会招待所）。三个人一起工作。玉珍准备了丰盛而可口的午餐。饭桌上聊起，才知道横川生长大连，父亲大概是日共的，有著作《刘少奇与布哈林》。他在中联部呆过，北京读书，讲话同中国人一样。

韩钢下午两点才离去。谈了谈形势，江全留不可能，最大可能是学邓：保留军委主席。从朱的这次答记者问看出，人事未最后定，在争论中。他谈到党校一件事：由中组部与党校合开的一次会（在中组部招待所）由曾庆红主持，责备党校对学员管理不严（沈阳市书记、市长大案，在党校学习时去澳门赌博）。郑必坚反驳，这些人都是你们选上来的，组织部的人哑口无言。韩对郑与虞云耀都无好评，虞只是强调“同中央保持一致”。他在课堂上总讲我的《实录》。

冯瑞坚来，为调动事写了一封信，让我批转吴邦国。送我《孙子兵法》（竹制）。

薛京同苏志宏来，苏在经办我的全集由香港天地公司出版，想让我四月初去广州面谈。他们还有一份涉及到高法批准的文件，让我向张燧明转去，以便张向萧扬转办。他们还想让我去参加成都高速公路通车仪式，这样可同去三峡日程相联。日期安排由他们定妥。

孙长江夫妇来。他们从老杜处带来一份资料：墨西哥《标志》周刊 2 月刊文《“现实社会主义”失败引发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炎黄春秋》复印)。此文我也收到了，其中许多论点我们都接触过。

留长江夫妇晚餐。谈到杜老处听到一个小道：江等几人一起，江向李瑞环道：你这次讲话很好，赞扬之后加了最后一句：你这是最后一次讲话了。接着朱镕基插言：谁上谁下现在还没有定呀！也有传说，现在胡锦涛讲话调门高了一些。尉健行曾抵制过曾补正（政治局候补）。《镜报》第三期文章自有其来历也。长江将此刊借走。

2002 年 3 月 19 日（星期二）多云转晴

六点起床，睡得甚好。中午还休息了一小时。现在晚上一般都在十点半前上床。玉珍强关电视也。

整上午浏览报刊。收到安徽寄来两本《学术界》(过去没见到过)，去年第三期，今年第一期，后者有《思想史上的“八十年代”》，作者学典，乃黎澍私淑弟子，附题“新时期黎澍侧记”，非常推崇黎澍的历史作用，八十年代杰出的思想家。还有别的好文章。不知哪位有心人寄来的。有篇欧远方文章：《封建主义是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写到我们社会有十二种：“封建主义反可以自由泛滥”：1）领导权力过分集中。2）无有效权力监督机制。3）宪法规定自由权不能实现。4）宗法势力死灰复燃。5）权力投资比官僚资本更为反动。6）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所有制。7）封建迷信猖獗。8）公然宣扬封建思想毒素。9）会道门发展。10）人身依附关系。11）官本位。12）等级森严。这些现象可以进一步分析，加以总括，分清根源与现象。问题根本在一党专政与“个人崇拜”残余影响（必须有“一个人说了算”)。

下午游 600 米。陆总来电话，如去三峡要问移民情况，总数几万人请愿。去问问贺国强看法。有突然闹事事件

2002 年 3 月 20 日（星期三）沙尘风暴整日

睡得不安稳，醒来几次。四点一刻后再也睡不着了，五点前起床。补写三天日记。

上午浏览报刊，看书。周笃文来取走《龙集》三版稿（河南取回的)，只差去年四月以后的，最后补上。请他登一广告，促各地诗词会定购。我看重此书的价值。多年来谁也买不到。又写招牌两个，并赠人联句（五十寿诗“延水洪波千壑动，庐山飞瀑九天惊”)。那位南韩徐英树先生的夫人裴圣淑（延边鲜族）同一位韩商姜圣基来，有几年不见，想请我们吃饭，被玉珍拒绝。漫谈商情，南韩金融已好转，IT 产业优于日本，中国是个好市场、好生产地。

下午三点到医院，应约取体检报告并做胸部 CT。玉珍在室内观看，仍是较重肺气肿，无其他问题，这就放心了。治牙，上部新缺牙难补，只是下内唇疼，点了药消肿。牙痛经常是养身病了。

薛京来，取走冯瑞坚信件，电力公司仍归组织部管。要找孙晓群办。

下午五点李郁来，送来若水九十年代的几篇文章。谈到大庆、玉门石油工人十万罢工闹事等。文集当全力以赴。

2002 年 3 月 21 日（星期四）晴，仍小有风沙

昨夜服眠药上床，睡到六点半起床。总是梦多。

浏览报刊。看若水的文章：《整风压倒启蒙》、《毛为什么发动文革》等。

林京耀电话，纪念若水的会，星期六上午八点在劳动人民宫三进开，由秦川等主持（《人民日报》有人犹预［豫］）。

玉珍到复兴医院博爱眼室除白内障开刀，先开右眼，手续［术］顺利，小玲整天照顾。

下午张哲民来，谈到汪道涵二月底（2.25—26）在上海那个“中心”（汪为后台的“上海市现代管理中心”）参加讨论会。头尾两次讲话，主题是“西欧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新变化”，有 13 个人作专题发言（给我名单）。汪讲要点：当前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苏共解体原因及解体后原苏共高官得到最大好处。回想唐太宗总结隋炀帝失败的教训。要研究中共如何执政的经验。中央党校已有课题“各国执政党的经验”。关于政党问题的研究，关键是合法性问题，也就是群众是否拥护的问题。当年黄炎培访问延安时问过毛主席。他的儿子张小劲（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参加了会，文章题目“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评价与分析”。还给了我好几份资料，有中心印的“党的建设若干问题”中三篇文章：

1） 论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资源。

2） 腐败与苏联共产党的垮台。

3） 论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执政党文化建设思想。

（上面三文选自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 2001 年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我们都不知道这些活动。）

还给了《王申酉遗文》，约十万字。还有施平的著作《六十春秋风和雨》中的一节《19.破晓前的春光》。

张真是一个有心人，对我如此厚爱：提供信息并精神食粮。说王申酉的思想比陆兰秀更高。读过我给陆书的序言。给我两厚叠陆的《遗文》（日记等），过去没有发表过的。今天真是丰收。

下午游 600 米。顺道送张回家。

2002 年 3 月 22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并看延安资料。玉珍去医院看眼睛，手术正常，每天点眼药四次。小玲又赔了一天，买了许多菜食。

下午三点，凌云、方实如约来家，长谈延安抢救到近六点。我以毛与康生相似的五个特点作为引子，让他俩谈开。作了点记录。凌谈：秦城是毛提出修建的，大概是 1955 年。1943.7.1 毛写信给康：九条方针，逼供信是错误路线（苏区教训）。问题在搞了群众性坦白运动，仍然是逼供信。谈了 7 月 15 日抢救大会的过程。毛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时，任弼时是清醒的。凌云当时管材料，汉中特训班（关中有一个自首），抓了五十多人（鲁艺有一个，军委二局电台有三个）。谈到杨乐如案，岳阳老党员，王震南下后曾带回材料证明是老党员，康生不放。胡宗南进攻延安时，请示林老，杀了几个人，内有杨。四人帮倒后，杨才平反（此事过去没听说过）。抢救运动中，涉及 16 万人！方实也谈了他自己被捕经过，以及蒋齐生的故事（同妻子复婚）。说保安处枪毙过人。说毛赔礼道歉，却不接受教训。方说：我的五条之外，毛康二人还应加一条：多疑、记仇、报复，乃思想品质问题。

晚上郑仲兵电话，纪念王若水的会，原定明天在和平饭店，开不成了（近百人）。这类饭店都有安全部的人。

2002 年 3 月 23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朱厚泽夫妇来，送我去年在雅安拍的照片，抱着一个小猴子，放大了，十分有趣（中午特置入

镜框，挂在客厅）。随即李普、秦川先后来。谈形势、谈王若水。厚泽取走《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整风压倒启蒙》，两文都没有读过。我谈到昨天谈话情况。李普说，毛是“枭雄”，几乎有全否定之意。我还是强调一切历史地看，还历史本来面目：“革命成功总有功”也。秦川还到和平饭店转了一下。

下午三点张哲民来，给我一堆资料，有上海现代管理研究中心的《党的建设若干问题》（内有三篇文章①论社义国家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资源。②腐败与苏共的垮台。③论列宁晚年社义执政党文化建设思想。2 月 25、26 日这中心开会，研究西欧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新变化。汪道涵在开头和闭幕讲了两次话，谈当前执政党合法性问题等。还给了“王申酉遗文“等。他的儿子张小劲（人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也参加了上海的会，并有”中共执政合法性的评价“论文。还说儿子同别人来过我家。四点送张回家。到文津街游泳，多久未有的 800 米，尚不觉累。[2]

2002 年 3 月 24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小玲一家来，毛竹在北屋做功课。

刘清来，武大校友会没有通知他参加，很是生气，让他电话询问。又谈贵州老冤案未能平反。

下午葛行军、杨（律师）、雷霞来，他们听中纪委祁培文向我汇报的录音。听完后，我同他们谈威胜案，葛的意见恐难不判，而是刑期长短。如十年则财产没收更合法矣。香港爆［曝］光后，湖南甚紧张。留他们晚餐。

2002 年 3 月 25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读若水的文章。我那首颂诗，让薛京复印 30 份。

玉珍到医院照胸片等。都正常，这就放心了。

下午四点到东北三环外，蜀南人家风味酒楼聚餐。杜老、长江、郑仲兵、李普、马立诚、李郁、林京耀、厚泽、吴明瑜等先到，光远最后到（吃饭时韩钢来），夫人也都同来（申明玉珍眼睛开刀）。杜老先谈，近来思想界遇到的问题，这次人代会有两个问题突出：

1）关心底层收入，防两极分化。2）讲诚信（骗假太多）。上市公司如郑州百货，假账，资不抵债 372 亿。深圳也有。公司、会计、律师共同造假。必须信用经济，发展网络。同全面公有制有关，宪法保障国有财产，不保护私有财产（两法已有提案）。对艮［银］行可赖账，呆账多。宪法必须保护私有财产。WTO 签订条约，世界资本主义自我完善调节手段，贸易、粮农、汇率等组织。非馅儿饼，也非陷井［阱］。七一讲话，有“九问九答”反对者，认为是修正主义。墨西哥刊物《分析“现实社会主义”失败引发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大家讨论。王若水去世（杜也读了《我的马克思主义》，可能最近才看到），要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我谈到上海那个中心情况，汪的讲话除开谈党的合法性外，还提到苏共解体原因，解体后高官们得到最大好处。回忆唐太宗总结隋炀帝失败教训。要研究中共执政经验。党校在研究各国执政党经验，关于政党问题研究，关键是合法性问题，即群众拥护问题。我建议学习上海，有一机构编印资料供大家参考。吴明瑜对杜导正有看法。大家同意由《泰山通讯》华贻芳主办。光远谈社科院情况（朱佳木起劲，评价历史即评价党）。谈到大庆几万人罢工等动态。（光远谈到苏共档案 36 卷翻译出版受阻事。）郑仲兵谈和平饭<店>不负失约赔偿责任，他们几个人空待了大半天无结果。晚餐满满坐了两桌。请客主人名雷原（杜的关系），甘肃华龙证券公司总裁。大家还谈到要清算胡乔木。

[2] 此段内容与 3 月 21 日日记内容重复。应该是李锐补记日记时将日期记混了。——李南央注

2002年3月26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上午吸氧。觉得疲劳，尤不能做一点体力劳动。

钟沛章［璋］来电话催，为他的文集写序言事。连忙找出来一翻，《东方》事件写了详细经过。

下午李冰封、戴文葆来（同来有湖南出版集团驻京办事处一人）。冰封拟去美国看望侄女（他带大的，已入美籍，做教会工作，基督徒），来办签证。七十老人容易办妥。谈出版界控制情况，都在转成党办企业。戴对我文集出版事，似有歉意，尤其广东那个唐建福，他说并不认识。谈到五点多，未能游泳。冰封谈到去看望大姐，情绪好时，三叉神经疼可减缓。

客人五点多才离去，未能游泳。

2002年3月27日（星期三）晴

这两夜都小解两次，乃晚餐吃了稀饭之故，玉珍强逼也。三点醒后，久久才又睡着。六点起床。

一上午翻报纸。明年不订这么多报了。但《光明》、《文汇》、《新民晚报》等等，又都是送的。

玉珍去眼科复诊，我支持她另一只也开刀，开了总比不开好。

下午游800米，尚不觉累。用肥皂洗了个痛快，三天没有游泳和洗澡了。

2002年3月28日（星期四）多云、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薛京、小赵来，帮忙将刊物装箱（他们带来8个纸箱），薛京帮我清书。直到下午三点，也只清出三箱，可书架并未空出多少。暂存办公室，等待政治学院（团中央）第二次搬走。光远送的七、八本书真不想留存。

游600米。

晚上看电视总是到十点或十点半，玉珍催促才就寝。

今天玉珍左眼开刀，除白内障，很是顺利。

安志文电话，要来家一谈。玉珍猜测是否为米脂县事。

2002年3月29日（星期五）小雨一阵

四点醒来，难以再入睡。五点起床。看丁弘送的《历史履痕》中访问我的那篇文章。有个别事实小有差误。书中有91幅照片，大概是受《直言》启发。

上午九点到科学会堂，参加能源研究会理事的改选会。各地来人共约百人，许多人认识我，也有老水电总局的。黄毅诚讲话后，我讲了十分钟。叹息水电未能优先，而西方各国上个世纪都是水电优先（有一系列倾斜政策，水电在电网中价值得到充分体现），水力资源都开发到 50%—100%不等。苏联欧洲部分也开发了50%。我们的水火比重长期停滞在1950年水平，甚至下降。现在才来谈“西电东送”。附带提了下三峡水库的“地災”问题。今年《人民日报》2月21日消息，库区崩塌、滑坡、裂缝、泥石流等共2548处，不稳定岩体88亿立方。陆总与何纯波两份集体上书。160米方案问题。（陆总件交黄一份）。黄的讲话谈到风力应大发展，德国已建800万千瓦而我们才40万千瓦。冬春季大风，正好同水电相补。我国有风力20亿千瓦。

汽车坏了，未能游泳。

2002年3月30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九点安志文如约前来，谈到十一点多。他交接不少年青朋友，从网上看到《耀邦谈话》。我即告知原委，出书经过。他谈到同薄的交往，经委老关系，相互间可谈心。对江评价（近日谈的）：还想超过（或自认）超过毛、邓。邓的嘱咐与路线（体制改革）并未照办。江托人来征求意见，讲了三点：成熟的政治家了。不要踌躇满志（这同第一点不协调）。注意团结。前不久碰到杜星垣时，我曾耳话：江想全留。安认为恐难办到，可能学邓保留军委主席。江决不会为六四平反，也不会搞民主改革。已很少同老人接近。张劲夫评曰：自我感觉良好。又谈到那次看望薄时，告别时，薄赶到门口小声讲道：关于江的看法切不可外传。薄已94岁。79年后，在邓陈之间穿梭，邓不开常委会。耀邦问题，邓、陈、赵都不出面，逼得他上马。（再三说明此种“被动”）很看不起宋平，起不了什么作用。朱很尊重薄，送过祝寿条幅，谈到自己当年保护过朱。也谈到李瑞环生活问题。对李鹏根本看不起（同大家一样）。许多问题根本看法一致，很谈得来。相约以后再谈。

下午游600米。准备明天资料。

2002年3月31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资料过多，还有一大堆书。

丁东、崔卫平等三人八点半即到，谈到十一点。结束抢救运动，讲了凌云、方实所谈，李逸民和张宣两例，毛康的结合，两人在许多方面，从思想意识、政治观点、直到处事做人，善弄权术，多疑、报复性格等等方面，都很相似。因而合得来。康也是毛的一把刀子，毛则是康的保护神。

崔、王有事，十一点离去。丁东留下午餐。他也认识安志文。谈到我与范的信件有出版社想刊行，但范有“版权问题”。可以先加整理。

山西来人（大概一个月前）留下书稿，内有采访我的一段，必须修改，留下了。找了一下午，累得不行，还没找到。

满起一家，下午离去。

2002年4月1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薛京来，帮我一上午，整理旧刊物：刊登过我的文章的，对我文章、书有反映的。前者一大堆，置于柜中，全忘记了。自己则整理书桌中间大抽屉，也是一上午。发现许多“珍品”。

下午浏览报刊。玉珍极不满意我每天看报时间太多也。

2002年4月2日（星期二）晴间多云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九点参加中华诗词学会会长扩大会。强晓初、孙轶青、张锲、段天顺、欧阳鹤（朱镕基同班，湘人，电总的），张结及杨金亭等常办人员，都到了。同梁东坐在一起。动员我参加四月中旬杭州会。有个文件，总结去年安排今年工作。刊物兴旺，明年改月刊，销2万多。餐桌上谈了点秦城情况。郑伯农似乎更靠近一点。同梁东谈徐达本事（要求部长待遇，关系在煤炭部，已转老干局），便中照顾。

随即到文津街。小休息一刻钟，一点五十分才开始入池也。游600米。

山东的资料还是找不到。

陶森来，齐白石四仙画盖章，山东、长沙都建馆，还要办展览会。

2002 年 4 月 3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睡足六小时。五点一刻起床。看不完的报刊。

上午翻网上资料（好久以前许医农寄来的）。戴晴一篇关于《解放日报》改版前后的一篇长文，从而做到真正控制舆论。这是“党天下”最重要一着棋，半个世纪，愈演愈烈。

下午游 600 米。韩棣来，有一个办服装的女经理，从她处看到《其人》，很是感动。竟然给玉珍带衣服几件，我也一件。志民夫妇特别关心也。谈到彭春生仍在海南呆着，纠缠李长盛，且胡说胡来，打着旧招牌弄钱，令人非常生气。玉珍过去批评过。韩还谈到曾某之妻已 59 岁，提为副部，商检与技术监察两局合并任副局长，很是霸道。儿子乃马来西亚籍。

2002 年 4 月 4 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五点半起床，睡足七小时。中午养神半小时。

山西资料仍未找到。钟沛璋的书读完，共 15 篇文章，署名《一个老共产党人的思索》。反思过去的问题，驯服工具与政治运动，从实践到理论认识过去错在何处，搞清世界历史发展根本规律，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如何吸收西方文明。经济改革必须同政治改革同步，民主政治与个人自由发展。马克思主义根本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工作回顾，新闻改革与《东方》查封，还有耀邦、项南、王申酉等个人怀念。序言不想写长，2 千字左右为好。

下午游 600 米。先到办公室，老干局要庆贺我的 85 岁，让他们下星期一来。

晚上老看电视，今晚看完《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就没有别的可看了。十点就寝。

冯兰瑞电话，明天十点聚会，怕我忘记。

2002 年 4 月 5 日（星期五）整天下雨

六点前起床。睡足七小时。浏览报刊。这几天玉珍老说左腹疼痛，是胰线［腺］位置，晚上影响睡眠。我也担心，但未往坏处想。一早她去医院，照了 CT，都很正常，于是放心了。同我一起到李昌家，十点后大家陆续到：胡积［绩］伟夫妇、李慎之、朱厚泽夫妇、张显扬、秦川、光远夫妇最后到，还有郑仲兵、彭克宏、李胜（盛）平等。客厅坐满了。随便漫谈。若水的悼念会开不成，香港已经报导，追悼文章开始刊登。绩伟谈早晨美国“自由亚洲电台”找他谈情况。早晨我也接到同样电话，谈到我对王若水的看法，唸了“颂诗”。他是真的哲学家、理论家，从实践到理论，讲清了我过去的问题。谈话前我已将诗稿复印件发给了大家，并将那天安志文来，所谈薄一波对江的评价讲了。大家觉得颇中肯，对江不抱希望。但慎之还是建议我（与积［绩］伟）<写>信，以个人名义促动民主改革。

谈后到附近仿膳饭庄午宴，又漫谈，一点半始散。

我到文津街，玉珍同去。游 600 米。

2002 年 4 月 6 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玉珍仍去吊瓶。

上午看钟沛璋的书《一个老共产党人的世纪思考》，来电话催序言了。内有 15 篇长短文章。

下午三点多到海淀百家大宅门饭庄聚会并晚宴。李普唸了他的新作《今日启蒙的三个问题》（读王若水“整风压倒启蒙”之后），提出对毛、党和马列主义的重新认识。过去我们常交谈的问题。我们这代人思想彻底解放，必须解决这三个问题。毛是“一代枭雄”，“斯大林继秦始皇”。党是个帮，有帮规，帮主有生杀予夺之权。宣布马克思主义为唯一真理也是反马克思的（马最喜欢格言是“怀疑一切”）。领

袖神化教条，乃用教条神化自己。光远总是一个人讲长话，总是一些老话，别人想讲也没时间了（这回又讲了78年邓小平找他单独谈话事）。我讲历史不能“如果”（李普谈到如果1949年不发生，仍由蒋当政，会比现在好）。李泽厚也谈辛亥革命未起好作用。光远不赞成王若水关于整风的说话[法]。我为若水辩护。光远曾自称他是“死不改悔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宴请主人冯林（名片上“北京汉籍图书馆工作室”，经手出版不少书）。

参加座谈的有杜老、厚泽、长江、光远等几对夫妇，并李郁、郑仲兵等。马立诚向我要字。

2002年4月7日（星期日）晴、有风沙

五点半起床。略作准备，将李普借来的《解放日报史》有关部分翻了一遍（写这本书的人尽是官方观点）。丁东与小王并赵诚来，赵在写《黄万里传记》。先谈了一个多小时，谈黄老两次来家谈的情况，以及我向中央报告中引用黄的观点等，最后谈了白帝城修庙，三个铁人跪着请罪（中间一女）故事。赵先离去。然后谈我在《解放日报》工作情况及改版事。谈到十二点。

下午大胖夫妇来。张丽因肺病怀疑有癌，经医院详细检查，已消除顾虑。谈到他们在加拿大住了半年多情况。附近还有几家老夫妻去投奔儿子的，以为可安度晚年享福了，结果反被儿媳欺负，不仅要带孩子，还让他们外出打工，说不工作哪能白吃饭。这一代年青人令人浩叹。同大胖手谈几局，总是优势未能保持到结局。

2002年4月8日（星期一）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整天伏案，将序言写完。约五千字。主要介绍作者所思考的问题，我们有共识。

下午平江老傅带五个人来。教育局长是向教育部要钱，全县教舍十几万平米危房等等。我狠讲了几句：你们老打着贫困县招牌向北京要钱，真是各口出动，没完没了。方强签了名，我只好也签名。童升平是县旅游办主人，为杜甫陵园修建而来，杜甫墓确实在平江，已为国家认可（记得我题过亭名）。当然表示支持。写了“杜文贞公祠”横幅。老傅的侄儿王享禄在深圳办建材公司（从8千元起家到千万元），公司名绿意雅。于是写条幅：“深圳绿意雅，装点人间春色”。

胜利每晚来，近日也为我按摩手臂。老疼，影响睡觉。

2002年4月9日（星期二）晴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又将序言看了两遍，并作了些改动，删去几句，修正词语。老了，不能一挥而就了。

翻完几天报纸。午休一小时，未能入睡。

下午两点到办公室。将序言送到钟家。将序言和《黄孝宗传》（大陆版）序言及自己书的三篇前记复印寄周成启。

同谭得玲电话。她的父亲《谭丕模传》中有关38年到39年湖南那一段记事看了。只是有几个人名有错。略谈塘田讲学院事。我去处理善后的。

游400米。甚累。遇见郑惠，谈若水纪念会，为江所阻。

2002年4月10日（星期三）晴

又是四点醒来，五点起床。玉珍对我书房之乱，意见极大。只好略加整理。

将积累的报纸翻完（明年决不订《北京青年报》了）。

下午游600米。玉珍和小玲到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为4月13日我的八十五岁家宴订菜饭。

长寿街来两个人，找我帮忙打官司（告县烟酒局长侵权），发了大脾气。找薛京来对付。

后来得知此二人乃贩卖假烟，上了县烟酒局长的当，被罚巨款，要告状。薛京让他们到部里信访局等碰钉子。11日薛京告我。（此段用另色笔加记——李南央注）

2002年4月11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准备三篇文章交部里的人。

上午九点，黄晴宜（女副部长）同老干局等七个人来家，祝我的85岁寿辰，送一个别缀的彩色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花盆。我当然表示感谢。谈到地方来人（昨天平江事引起）难以应付等情。玉珍吊瓶回来，谈起汽车与房子事，很是牢骚。又谈到在医院待诊室，老干部闲谈批评那个曾庆红，干吗要成天跟着江泽民屁股跑（黄轻声说“工作需要”）。引起我谈前年组织史资料事。曾一当部长，就要编到十五大，也不问问我，下命令。我们只好抢时间照办。当然浩大工程，工作15年，全国几万人日以继夜完成。可是却不准上电视报导。“我电话胡锦涛，胡也没办法。”太不像话了，“就不是因为我李锐主持此事”。谈到六四时，我们四人要开除党籍，是陈云转了弯，救了我们（黄想辞去，我让她听我讲完）。又提起江想我帮忙时，还两次来家等等。正好曾卓明在座（已任老干局付［副］局长），只能一言不发。

客人走后，玉珍觉得似乎太不礼貌。我觉得这些当朝得意之辈，听听这些老家伙放放言，有好处。最后让他们上告，传开去。

下午梁东来，谈他到诗词学会工作情况，以及种种麻烦的人事关系，牵连经济案件，以及同周笃文的纠纷。我当和事老。梁是原煤炭部办公厅主任，能干人，诗书皆可。送梁同车，四点游泳。600米。让薛京将《世经导报》再复印一份。他已将座谈会发言整理出来，抄写了一部分，其余剪贴。还得再加工。看了一遍，改了一部分。

2002年4月12日（星期五）晴

大概三点梦呓，大叫喊（做噩梦，有特务要抓我，在荒山之中）。玉珍惊醒，过来照顾。小解后，又睡着。五点一刻起床。

约薛京来，工作一上午，将194［8］9年4月19日那天，《新观察》和《世界经济导报》联合召开的《耀邦同志活在我们心中座谈会》的发言记录，全部摘要整理完毕。全采用剪贴办法。有的发言（如光远谈李春光见到邓力群，邓如何表示悲痛一段）去掉一些，还有些文字修改。相当费时。薛京原来有三分之一另写了，还是一律剪贴。胡绩伟的文章作为附录二。两个附录放在《耀邦去前［世］前谈话》之后，寄周成启。另将《开放》三期刊的《湖南当局掠夺迫害港商邹建华》文复印寄尉健行。并复印寄湖南胡彪（政法副书记），让组织部的欧阳松（湘人）转去。还复了几封信，让薛京一并发出。

下午游600米。两个湖南人毛宁斌（毛泽民孙子），贺宏雷来，送礼物，有求于我，但要找的人我不认识。毛在北京开了三家毛家菜馆（还在省教厅，请假下海），年赚几百万。

陈峰彩处来三女孩，托转信，请汪恕诚讲演。只好批几句话，送来螃蟹等礼物。

湖南毛宁斌（同贺宏雷）来，毛泽民的孙子，毛远新的侄子。其实我并不认识他的父亲。开了“毛氏实业公司”，北京三家毛家饭店，生意甚好。请假下海也。

2002年4月13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准备讲话提纲及捐书四本。

九点前到泰康公司参加武大老校友会。交陈荷夫《直言》、《反左》等四本书并“世纪之交吟咏一束”诗篇等（《北京珞嘉[珈]》对我无反映，最近一期刊89年悼耀邦文），不知道他们理不理解我赠书之意。我提前讲话20分钟：讲知识分子50年丧失独立精神（只陈寅恪、顾准几个人），讲非“皮上毛”，乃“人体头脑”，讲北大发言（陈、马、王三人）。若水去世，不能开会，诗不能刊出。讲秦城单监，“六不怕唯头尚在”，讲1957年罗问毛“鲁迅如活着”，讲我自己做人与当党员，陈云救了四个人，等等。今天85岁，要早退（陈荷夫趁机股掌祝寿）。杨静远送我怀念母亲的书《飞回的孔雀袁昌英》（我给《耀邦谈话》及李普文）。讲完话即离去。

今天是我85岁生日。玉珍、小玲等早已安排，在郭林酒店聚餐，小玲买了大蛋糕。苗苗两口，杨小玲带孩子，苗苗夫妇先后到，李普夫妇最后到（送了花篮，给黄乃也送了）。几个月前就同黄乃约定一起过生日，他俩同李普一车到酒店。十几个菜，质量俱[具]佳。在二楼两桌，薛京、小赵等一起（苗苗带十个大寿桃）。我谈同黄乃的77年的关系及家庭关系（父亲同黄兴的志同道合），照了像，欢快之至。

朱正、郭先述、陈琼芝等来电话祝寿。

2002年4月14日（星期日）晴间阴

三点半醒来，四点起床。浏览报刊。翻看《王力反思录》（上下两厚本，丁东借我）。文革前后活动，有不少史料，主要是为自己“清白”辩护。谈毛的部分为的是保护毛。此书只有一点有关“文革”的某些史料价值，其人对历史的反思是保护自己而已。

丁群同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他为受过不公正待遇者搞电视剧，中央台等通不过。陆兰秀的文集也出不来。

小妹电话祝寿（昨天我们都不在）。元化电话，颈椎病严重，头晕，难以工作。他的表妹昨天参加武大校友会，大概给他作了反映。

2002年4月15日（星期一）阴间晴，大风有沙尘

不到四点醒来，五点半起床。近日总睡不大好。浏览报刊。上午还字债，共十幅（写坏一幅）。深圳、新疆两个学校写招牌；为水电八局题词，写书名；为湖南一诗人写书名；为张定等四人写绝句，给马立诚写绝句；薛京、小赵各一幅。还好没有错字。站了近两个小时。下午薛京来，分别寄出。

2002年4月16日（星期二）晴间阴、大风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上午看《袁昌英》书，女儿写的忆母文很感人，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很好外文教授，有文学修养。极右分子，文革时死在家乡（醴陵）。回忆在珞珈山时，对袁与苏雪林是同样看不起的。年青时有偏激的一面。但“一二九”运动之初，草拟致教授书，还是很有全局观点的。

下午游600米。

宋晓梦来。接到河南不署名信，只一句话：“长江三峡大坝有裂缝，请告李锐老”。前几天《南方周末》记者电话，也是询问此事。我说施工中问题可以处理。三斗坪是花冈[岗]岩区，地质无问题（后来从《文摘报》上看到，是小裂缝，气候影响，可以处理）。

她最近在忙于采访范敬宜，范到清华任新闻学院院长。

2002 年 4 月 17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睡得较好。中午还休息好一小时。

整日浏览报刊。补记日记。

下午游 600 米。遇见韩光，谈刘云鹤当年受处分事。组织部未处理。

2002 年 4 月 18 日（星期四）

三点半醒来，四点半起床。大概是 15 日，老龄产业工作的李建新第二次来（第一次是同原交通部部长高原来，聘我未“高级顾问”，机构名称为：中国国际老龄医学产业集团筹备领导小组，李为组长）。属老龄委管，说以筹集到 3 亿美元资金，要在中关村盖 15 万平米高楼等等。我就谈点政治，我们有一批老同志还是关心政治即关心民主改革的，如果有一个活动地方倒是方便了。让我写介绍信找凌云，说李昌极其关心这个事业。李是武大经济系毕业的，于是又拉起校友关系。

上午原彭总的那个警卫员张登全，还有当年（永福堂）烧锅炉的张来礼一起来。谈操办蒲［浦］安修同彭总合葬事，拼命吹嘘自己当年如何保护彭总，仗义直言，判刑四年等等，大骂彭钢（打击他），还吹嘘邓单独接见他，“为三峡事”给江写信（江接信后的反映他都知道）。我也懒得插话，让他吹完走人了事（送黄山茶叶）。

下午游 600 米。保定吴宗熿来，主客体论又有新著作，还有一份怀疑马克思主义的书稿。他还要去拜会杜老（厚泽介绍）。我几乎记不起他的名字了。

十点多，李劲祥又送来文件。

2002 年 4 月 19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睡得尚可。浏览报刊。

翻看《共产中国五十年》，原来都看过一遍，记性太坏了。同李普电话：十六大是否上书事（慎之催过两次）。请他帮助考虑可否。

下午到部里，参加推荐十六大本部的候选人（中委 3 人，纪委 2 人）。同王照华坐在一起，谈曾某印象。得到信息：旧的不超过 64 岁，新的不过 62 岁，七十以上必退了。

收到从深圳寄来的（信封上有湖南地址姓名）有关控告湖南“杨（正午）周（伯华）集团”腐败的文件，首页即反映最近中央已派人去调查。

2002 年 4 月 20 日（星期六）多云、风沙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小妹六点半到家，即住在旁边的“国宏宾馆”（国家计委招待所），高能所请她来，祝贺任务完成，住一个星期。带回去年到今年的《开放》8 本，并《“远华案”黑幕》一本（此案之复杂并非如国内报导情况）。谈美国人看不起布什之幼稚，也看不起江之“作秀”，强拉人跳舞、唱歌之类，言之使人寒心也。悌忠工作安心。她现在较有空余时间，想写点东西，自己这 20 年的经历等等。我是鼓励的，文笔也有进步。

苗苗夫妇来，满起、小玲来，小关带儿子来。小赵来，午餐十人一大桌，菜也丰富。饭后，玉珍等四人去西山安葬好友张莉的骨灰。我同小妹、苗苗、玉洁谈了一个半小时：怎样认识你们的爸爸（田绿萍曾反映觅觅对祖父“党员”的否定，而赞扬祖母也）。给苗苗三篇文章（《耀邦谈话》、《做人》、李普长文），他竟还没看，不免有所责备。又问及么么，苗苗说了真情：不要见面，极言么么之自私，为房子事在地下打滚哭闹。他已告其母：与小妹、爸爸已无来往了。

下午游400米，觉累。

2002年4月21日（星期日）阴、风

三点半醒来，四点起床。准备延安作个总结，从生活、夫妻、朋友到文字工作，小提纲没写完。九点前，丁东、崔卫平、小王、小妹先后来。他们让小妹先谈父亲和母亲，十点半我才开始，十二点结束。小妹谈：只崇拜这个父亲。悌忠曾问过：范去世后，是否<会>后悔写了“这个母亲”，沉思后回答：决不后悔。午餐吃饺子。下午输氧。吴宗煌来，为之写介绍信与费孝通、龚育之。

2002年4月22日（星期一）雨

三点半醒来，四点起床。浏览《开放》等。翻纪德的《苏联归来》，三十年代看过批判此书的文章（一个小高潮，郑超麟即译出，没看到）。

上午陈砚发二人从岳阳来，为我祝寿，送一大乌龟化石（贵州出的），几亿年前产物也，意外厚礼。谈腐败情况，他为何关过十来天（正常银行贷款80万），说平江郭振斌（现岳阳副市长）很不干净，包括生活。对杨正午印象是好的。邢凤山同秦中一（三峡总公司副总经理）、陶楚才（北京办主任）、沈延军（招标公司经理）来，商谈去三峡的日期。由于五月中旬要到赤壁参加诗词学会15周年活动，确定在会前或会后去。人员多少由我定。于是我就简要介绍了我从1954年接触三峡问题，坚决反对上马的总过程：莫斯科回电——南宁会议——船上争论——成都会议时的三峡决议——1979年后的几次上书，对水利意见书，未参加论证，三峡几次上书（79—96年），以及邓如何催办，如何上马，如何通过决议等等。最后将我的港版《论三峡工程》取出，唸了“我已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四个人都认真听取了我的自我介绍。今后问题就在如何防范后果、后事了。

下午将山西王之鸿留下“李锐访谈”文修改后，用快件寄出。

王申生来，一起到湘君府酒楼赴宴，陈砚发请客。送他《耀邦讲话》。席间大谈我的历史观点与当代问题，有意启发他们。陈也谈到多年前同我接触受到的教益。我还谈到西方在搞社会资本主义，瑞典等国比我们社会主义得多（可以去掉“资本”二字）。我们却在搞权力资本主义也。

晚上小妹来，同申生交谈，拟去美国事。

2002年4月23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

整天清理“范李信件”，请丁东复印后没有打开过，全拆散了，一半以上必须页页清查，才能按时序复原。甚累。

下午游400米。玉珍同我外出散步一小时，到商场买帽子两顶。走不动了！

2002年4月24日（星期三）晴

四点起床。继续清理信件。玉珍不理解此举，且认为对范“过份”也。只好缓言解释，唸了几封原信（咒骂我的失去阶级立场等）。

下午游600米，尚不觉累。

下午小妹来，一起最后清完，分时期包装好，共十袋。她将印制出复件，原件由悌忠装裱好。估计得一年多功夫。如何处理，将来再说。崔卫平写的文章，从“妇女地位”角度作辩护，又是女性写的，立即发往上海，可以附在书尾。

玉珍买来一只老母鸡为小妹饯行。晚上于小刚夫妇来，他们是小妹好友。近十点才离去。

山东《老照片》刊小妹文（写蔡嫂），说来家交刊物时，将照片与 800 元稿费与我，却遍寻不得，似无后者印象。人老了记忆真是大问题。

上午张定来取字幅。带两套《怀念耀邦》（小妹带去美国，送苏绍智）。谈对江的群众反映，各种流言怪话，宋祖英的别墅靠近等。张黎群胰线［腺］癌，已经无望。第五集在筹划中，紫阳、万里还没应允（可以口述记录），仲勋处也很难。

2002 年 4 月 25 日（星期四）晴

昨夜服眠药，睡到六点廿分。似补足几天的睡眠不足。中午又睡着一小时。浏览两天报刊。

上午杨翊来，汪澍白写了一篇毛又放弃新民主主义文，让杨交我争取发表。粗粗一翻，叙述过程而已。

杨谈他的父亲前后三妻（发配 2，许文煊 6，俞平伯女 5）共生“十三太保”。由于少奇案，易礼容也在秦城关了 7 年。身体甚好，活到 99 岁。

米脂县张雁冰县长来。谈江此次到榆林视察，戒备森严（后四字忘，改兴师动众）。原准备到米脂，他精心准备了一个星期，市书、市长来检查，头两天不满意，后来他出主意，相邻几家，上中下三等，清理打扫，如舞台布置，老中青妇女出场，剪纸、做花鞋底，小孩白胖（县委书记小孙子），全都政治可靠，公路修平，大路进村只 8 分钟，走几步路，一一布置就绪，最后又将节目取消了。说得有色有声，大笑不止。在榆林第一天戒严，空巷无人（第二天才改变），欢送上［时］，队伍迎候，结果驱车而过，群众不知总书记坐在哪一部车中。事后怨声、骂声不绝。又谈到温家宝下访之随意灵活，看实情实景。谈到退耕还林事，米脂种了五十年树，都不见活。林业部门教条办事。实际只宜种草种灌木也。过去学大寨梯田，而不学本地有一标准村，1/3 草，1/3 灌林，1/3 沟中平坝地，一亩千斤（水集中成功）。

下午游 600 米

2002 年 4 月 26 日（星期五）晴间多云

五点起床。睡得不错。浏览报刊。翻《主客体关系学纲要》，这确是一个新的理论，可以超越马克思主义。

小妹电话，已平安到家。她走的前一天，那位在美国经营花旗参的陈兆晶来（我的热心读者），送他《直言》与《日记》。他留下美国地址，以后要花旗参，还是由小妹带回。

下午两点薛京来，《毛早年》、《毛早年读书生活》两书，辽宁要再版。早已请朱正看了一遍，我也复查过，让薛京寄与李英健。

上午田绿萍来，去年的六期（？）《争鸣》上，刊有江泽民坚决反对为六四平反的报导，而宋平则谈了几点为老干部持不同意见者辩护，也起保护作用，还说有一个“五、一四文件”，很是怀疑。留田午餐。谈安若双眼失明，但关心国事。《争鸣》在田纪云家取得。关于三峡事，田说过，李锐何必坚持反对，已经上马了。我让她告田，为怀念耀邦写文。

下午游 600 米，觉累。张县长来，取走我写的介绍信三封：建设部王部长，公安部贾部长并安志文（由他找计委、水利部）（原文到此——李南央注）

2002 年 4 月 27 日（星期六）晴

昨夜做梦又叫唤，玉珍过来招扶。五点三刻起床。浏览报刊。清理书桌、小书架，找岳麓书社来信

找不到，只好打电话，对方将几句话告知（书社 20 周年要题词）。

清理书信复印件，找出 1946—47 两人书信。明天续谈，到热河这一段了。

下午游 600 米。汪澍白文章寄《炎黄春秋》与《同舟共进》。

同周成启电话，1989 年 4.19 悼念耀邦座谈会记录稿，请他过细看看，胡积［绩］伟的文章还是压缩成谈话。翻看热河信件。

2002 年 4 月 28 日（星期日）多云转阴、小雨

五点前起床。续翻热河自己的信件。1946.2—4 月寄北平，工作之艰难忙碌，形势紧张复杂（对分局领导看法等），勾起许多回忆。

九点谈到十一点（小王有事早退，他为中央台做节目）。延安出发，富春谈话，派出独当一面乃报社工作的鉴定也（博古对我了解，深知）。半个骡子资料。丁东对毛的看法同我接近（1949 前的评价）（周建南谈，毛在延安时向徐老学解析几何与大代数）。

下午游 600 米。遇见罗西北，他的父亲（罗亦农）5.15 做百岁寿（上报参加名单），我不能出席。

接长沙彭明道信，研究毛泽东诗词的学者，附三篇文章：《贺新郎·别友》、《虞美人·枕上》两词是寄给谁的？怀念谁的？又《沁园春·长沙》作于何时？仔细考证，言之成理。毛同陶毅有过一段，早听说过。同发妻罗氏（14 岁与 18 岁）的具体情况原以为没同过房也。

2002 年 4 月 29 日（星期一）雨

昨夜下了一夜雨，上午仍小下。这样对麦子太好了。四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收到陵川北关乡焦光夫妇信（农民家庭），并“牡丹王”照片，一株牡丹 74 年开花至今将达千朵。专家称全国之最（洛阳、菏泽均无）。陵川五月将开二届牡丹花会，请我参加。当然去不了。兴之所至，吟得四句。上午即写出，并写好“岳麓书社二十周年的祝词”，写坏了各三张。

下午三点薛京来，让他寄出。后来发觉四句平仄有问题，幸亏没有寄出。下午游 600 米，人极少。

2002 年 4 月 30 日（星期二）多云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积报翻完一大半，太花时间。玉珍为我理发。

昨天寄岳麓书社成立二十年词：

岳麓湘滨，旧籍刊行。务实致用，博古通今。
兴邦治国，立教修身。往圣继绝学，万世开太平。

寄焦光夫妇诗改正如下：

一张照片牡丹王，本是花中太上皇。
盖世独株千百朵，骚人墨客笔飞扬。

意外收到山西陵川北关村焦光夫妇并牡丹王照片。云开花至今以千朵计，全国独一无二也。今春再度花会，将有专家为此株立说。郑燮诗句：牡丹富贵号花王。因不克前来观赏，特诌此四句为贺。

薛京取走寄出。下午朱卫东来，磨子潭原镇委书记（现霍山县林业局局长）。彭键托他送来四筒新茶，真是故人情深也。霍山森林复盖率已超过 60%，楠竹、茶叶、天麻药材等太［大］宗出口。其人很能侃谈，思想也解放。于是赠《耀邦去世谈话》，让他散发。

翻看（1946—1947）承德、热河时期日记。高岗来的情况有点记载。

李郁晚上来，文集在抓紧办，还缺好多篇。带走三本书。还谈到广西师大出版社愿意出我的通信集。

2002年5月1日（星期三）晴

睡足七个小时。六点起床。浏览报刊。玉珍买了许多过节。杨小玲一家、满起一家、雷霞、胜利先后到。午餐一大桌，大家都高兴。

山东来人赠的六本《老照片》并六张照片，稿费一大包，随手在窗台书架上找到了。随即电话告诉小妹，让他［她］放心。信件望抓紧整理，有出版社想出。

同胜利手谈到晚上八点半，只第一盘大胜，“半途而废”多盘，太随意了。周笃文夫妇来，锦州吴勉赠五斤千张皮。拿走牡丹诗。

观青年歌手电视赛到十一点。

2002年5月2日（星期四）小雨转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上午杨继亮同儿子杨立瑜来。父子电视政论片 16 集反腐倡廉《以德兴国》即开拍。由于山西常务副省长薛军支持，财政拨款 30 万。山西的报纸、电台已多次报导。中央台也难以干涉了。此片很可能引起广大反响。内容漫说千古兴亡事，万众忧乐到心头。“依法治国是正道”，惊呼腐败年轻化，腐败溯源探病根，权力制约应当先，等等。中外名家有关权力等话语引用甚多。山西电台还要来采访我。玉珍留他们午餐。

今天兴之所至，翻阅《诗词本事》，确定赤壁聚会就谈自己好了。从而吟得八五祝寿记：

客来祝寿赠仙球，大小花颜百刺头。
老伴开腔评领导，野翁着急话殷忧：
权钱交易于今烈，上下专行为已谋。
只好文章常放胆，悠悠何事死追求？

——今年四月十一日，机关一副部长同老干局等七八人来家，为我八十五岁祝寿，送一大盆五颜六色的仙人球。老伴谈起电视上常见的跟着上面转的形象；我也讲了些对形势的感想，临别时送上我近来发表的《耀邦去世前的谈话》、《做人与当党员》几篇文章。过两天孩子们和几位晚辈朋友来了，怪我们太刺头了，人家好意来祝寿；不过说也难怪，他们一数，大盆仙人球共有大小一百二十多个。

收到《1957——新湖南报人》六本并《湘声报》（刊有我的序言）。作者为原“右派”26 人，朱正主编。翻了郑钧洪、苏辛涛、傅白芦、柏原等人写的，当年周惠太过份了。又让权延赤出其《天道》传记，真是咎由自取！又有官健平这样的混蛋陪衬，难怪朱九思写如此气愤之言。

2002年5月3日（星期五）晴

四点半醒，五点起床。浏览报刊。

翻看 1946—47 热河日记，随手记要点，日记同信件如能对照看，则当年情况一一在目矣。许多事全忘记了，如同程子华多次谈话，将给乔木长信也同他谈了。又宣传丰宁经验，同郭小川相识等。当年我能按延安习惯，对战局如实掌握，不同意程的保守思想（反对“速胜论”，决不可能有“相持阶段”）。

翻阅《名言大辞典》有关诗文部分。

夜观《风雨乾坤》电视剧最后两集，此片可能有沈阳一案背景。

2002年5月4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龙集》新编再版已经由周笃文办妥再版事。晚上出版者黄君来（进门吓了

一跳，长头发，留胡子），是书法家，主编古今诗词分类大全书，了不起的浩大工程。一个人能办此等事？查这二年日记，有些诗作自己也忘记了。

下午游半小时，人多，不能顺游到池头尾，可能 600 米。

下午同胜利手谈几局，平手多。胜利一家、小玲一起午餐、晚餐。郭佩珊女儿来还书（《其人》），说一个好友读了后，流泪两三次。

2002 年 5 月 5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昨夜十一点后上床，服眠药。六点起床。浏览报纸。

丁东、王绥琛九点来。谈两个多小时，仍承德一段，困难不仅业务，包括电台、纸张等具体事务，还有改稿，写文等等。无休息日，学会全套掌握一项事业本领。尤其大难在领导保守、软弱，不仅得不到支持，反而阻绕［挠］，战局报导、社论都不让发表，怕“扰乱民心”。唸了长信，以及几篇报导与社论。还谈到范到北平的帮助。附带还谈到同张令彬、黄永胜等打麻将，同这些老红军来往，增加为人处事阅历，知道些过去史事。

午餐丰富，每次都是玉珍上街。今天胜利来帮助做菜。

张作斌、李荣光、周笃文、米脂张县长、刘清等都来电话，谈昨夜凤凰卫视三峡报导，都觉得我的形象可以，报导也公道。我说要害处都去掉了。如邓的作用，木已成舟如何准备后事等。刘清特来问了结尾（电视模糊被卡断）。

程湖南［来］，我几忘记他已调兰州任组织部副部长。他亲自遇到有人向他塞红包。为自己受我影响：一身正气颇自豪。说现在是东西、城乡、行业间三大矛盾，悬殊。

2002 年 5 月 6 日（星期一）晴间多云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纸。稍作谈腐败的准备。

九点，山西电视台八个人来，杨继亮介绍，拍《以德兴国》16 集电视片。我谈了一个多小时，反映说讲得深刻。从古今中外谈起，其腐败之质与量，未有如当前我国之可怕也。问题即在权力市场化，无产阶级专政——党专政——领袖专政，上上下下一把手说了算，“总得有一个人说了算”的传统习惯，根深蒂固，进入组织腐败。过去骂国民党“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哪有我们之厉害，做到公开的、“合法的”，“无法无天”也。要从体制上解决“一党专政”的问题，将人大变成真正的下议院，政协变成真正的上议院，真正实施宪政。首先解决舆论监督，实现党内民主。可是谈何容易，积重难返。六四教训。还具体谈到邓小平交班谈话：“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最后赠《耀邦谈话》文，并讲了 Cult 之双义［意］。大概是听得还过瘾的。制片人王玉喜，电视台编导。

下午李长盛来，公司已经盘活，恒泰仍存在，能单独组织开发公司等。为之写了招牌：宜章玉溪河开发投资公司。谈小彭之胡来，单相思，闹离婚，白白养活之，还准备给笔钱。真没料到人之变化如此。

薛京回来，为女儿入学，南京无望。

2002 年 5 月 7 日（星期二）晴间多云

五点起床。几乎整日编校《龙集》新编的再版本。原来交河南的只到 2000 年 7 月，得编好这两年的，并将原本又细看一遍，略有改正。那位黄君似已大部看过，有几处小改，甚好。编后短记重写。

上午周倜夫妇来（夫人是医学专家），退出《华声报》后的十年，成为古玩专家，专收藏明清瓷器，

常发表文章。赠《古玩市场今昔考》著作（24万字）。谈他的经验，以及推动国务院改变文物市场的立法和法规。到美国也考察过，美国集古以人类历史发展分期，不以国界为中心。中国玩收藏的人以百万、千万计。周是五十年代北大文学系毕业的，原属团中央系统。他专收“残器”，因此花钱不多。他带来我的五本书，让签字，并一起照相。夫人很懂保健，要我们多食螺旋藻菌，可防便结等。

玉珍下午去看小张丽，心脏病发，住党校。

荆中来，送我《战后西欧社会党》一书，正是想要看的。他同孙晓群熟，于是谈起那天“刺头”事。

2002年5月8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续翻《实用名言大辞典》中文学部，摘抄有关诗词语录。

同陈四益电话，告“卑贱聪明高愚蠢”四句。晚上回电话，说“愚”、“书”非一韻（属六鱼、七虞）他给我改作两个方案。

下午朱正来，谈周惠其人，反右前后，他在湖南的作为。过去全不知道。庐山下来后参加斗周小舟，过去也不知其详。《1957新湖南报人》一出来，麻公休矣！人还是应当有自知之明，决不可护短，欠债必还也。随即蓝英年夫妇来（夫人是演员——《一个篱笆和一条狗》中扮母亲）。谈列宁同是暴力革命论者，可与斯大林并列，苏联接触材料甚多。他不久前又去一次俄国，接触一般百姓，生活甚差，官本位横行（举一大学校长例子，权大得很）。小汽车多是日本人淘汰了的，轮船收回。有年青人在电视上同久加洛夫辩论列宁。报纸对普金有公开批评。听到普金同群众谈话两个多小时，对答如流，甚为得体。蓝还谈到，他曾同易礼容甚熟，能乱扯。易的发妻许文煊，在清水塘时同毛即有来往关系（后去延安）。毛同陶毅是火热关系。陈昌奉曾说，在江西帮助毛处理国私生子事（尚昆同我谈过）。列宁有过一个婚外恋人，早年去世曾大痛哭。

胜利、满起、小玲来，晚餐一大桌。睡前，玉珍狠狠训了我一顿：来客人不先打招呼。

下午游400米。《耀邦谈话》寄四益。

2002年5月9日（星期四）晴

两点醒来即睡不着了，三点起床。改好“偶感”二首，并吟得“诗词学会成立15年”二首：

卑贱聪明贵便愚，依然马上任驰驱。
为云为雨时翻覆，无法无天天下无。

成败萧何信有诸，空摇一本小红书。
安邦未可山呼靠，鲜克有终常叹初。

开宗传统数诗经，十五年来已复兴。
结社办刊全国热，大中学校看风行。

有缘赤壁畅吟怀，难得豪情话盛衰。
尽转乾坤诗笔会，满堂老少济时才。

清理要带走资料，许多有关三峡资料并未一阅，这次就统统带上，在赤壁停留时过目。

上下午都觉精力不济，闭目养神一阵，并吸氧。中午终未能睡着。火车票还是蒲圻，未改赤壁。

满起、小玲、胜利来，晚餐一大桌菜，薛京、小赵来一起用餐。七点去车站。第二次到西客站。这恐怕是世界第一座大火车站也。两件较大箱子和提袋（书籍、资料全在其中，药品带甚多）劳薛京提、推。软卧车中有孙轶青夫妇，周笃文等一大帮诗友。十点后始就寝。

2002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五）晴 到赤壁

服眠药，大体睡着了七个小时。六点醒来，即起床。好在尚未便结。这趟车由北京到衡阳，停站处甚多，实属一种慢车，别的长途快车不会在赤壁停车。张脉峰来谈甚久（才 32 岁，笃文的学生，办一个文化公司，主编《诗词之友》）。他将新出的今年第一期（季刊）与我，封面人物为贺敬之，有其占两页诗《散歌纪行》并仿毛体草书，有古风，但七绝、八句等均不可［合］格律，分不清平仄也。于是同他谈到，其人思想乃紧<跟>二“左”王也。早、午餐时，认识一些新的诗家。

下午两点到赤壁，地方几位领导来接，站台、街上悬有祝诗词会召开的横幅。先到城内的宾馆，然后一部分人到郊区的龙泉山庄，有大楼和两幢小楼，我们三人和刘征夫妇住入一小楼，我住楼上。大客厅，双人卧室，另两间可住二人的房间。主人介绍，此地有优质温泉，可治皮肤病等。那位关广富常来住也。

市委书记李亚华等来看望。晚餐时，同桌的有徐晓春（原湖北省人大副主任，省诗词会长）等相陪。饭菜都合口味。遇见蔡厚式夫妇等。蔡说，我未去杭州（青阳）开会，接待规格也降低了。蔡是一个很能笑侃的人。主人说，昨天还在下雨，今天欢迎嘉宾天晴了。

车上请笃文将两首诗斟酌。遇肖永义，得《争鸣》复印件。

晚饭后散步，遇程良骏（华中科大教授）谈三峡水轮机“大马拉小车”。

夜，两首诗请刘征过目，“咏吟怀”，咏改畅。

2002 年 5 月 11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要准备讲点什么，将抄摘的一页资料看了一遍，划红道，将耀邦、若水列入。早餐甚丰富。

省委宣传部长部长缪合林说，昨夜十一点曾来我处，因已上床，未能见到。我说他“像二三十岁”（已五十了），是候补中委。大队人马驱车到市内一大礼堂（有楼座），门前挂满诗幅，到六百人。主席台坐 48 人。省市负责人致词，都带有诗词。孙轶青万字“施政报告”（已印发），唸了一个多小时，印出议程（上台后才看到）。接着命我讲话。我讲了 1949 年南下过咸宁。苏东坡与赤壁（先唸了两祝诗，说自己预作了准备，在火车上吟成，预见盛况），苏东坡写诗得罪皇帝，坐牢，几次贬摘［谪］。又谈到在儋州讲过的“三个代表”，接近了人民群众，代民说话，形成豪放一派，东坡一出，“一洗万古凡马空”，“一变亲切婉丽之风”，自认“有一点浩然气”。唸“庐山诗”，联系自己。中间讲到诗品、人品，诗人与做人之统一。诗者，人之鉴也，心之声也，志者诗之本，胸襟高，立志高；见地高，命意自高。志之所之，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胸次山高水远，笔端云气风狂。袁枚句：丈夫贵独立，各以精神强。《朱子四书》：“不顾旁人是非，不计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说出人不敢说出的道理”。然而［后］谈到“六不怕”。讲自己“八十自寿”六首中的四句话：“精神独立自由难，八十行吟气浩然。”“六不怕唯头尚在，三餐饭后嘴难张。”还有许多风趣话，赢得阵阵掌声，甚至喊声。最后谈到生物学规律：优胜略汰，而我们过去几十年是劣胜优汰，直到改革开放后并未解决。于是唸了两首 1987 年耀邦下台时赠诗，1989 年去世时悼诗，并说我已写了文章为之平反。最后唸“颂王若水”，他与周扬被二左王整倒。《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与时俱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谈到北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谈三个人）。如此大庭广众，“放言　众”（原文此处空字，应该是“惑”字——李南央注），大概“史所未见”也。玉珍也肯定了我的讲话。

散会后，真是层层拦阻、包围，赠书、签名、拍照，好不易摆脱。

午餐时又免不了一些应酬。午睡一小时。

下午在大浴盆中（有冲水设备）洗了个温泉浴，玉珍为我擦背。

晚上人来人往，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如晋城陵川煤炭公司总经理（见面想起来）说，为我找到一个好保姆50岁，很可靠。这种“委托”早都忘记了。

收到的名片，好多张背面印有本人诗作。山西高法的院长李玉臻（大法官）的名片，背面即印有此次来赤壁之作。七律甚佳。

2002年5月12日（星期日）晴

睡得尚好。六点半起床。会议的活动就不参加了。上午《赤壁报》记者来，谈了近一个小时。

上午作字，会上来了三位青年送来纸笔墨。将两首诗写成两幅，一为祝15周年，一为到赤壁有感。又书秦城旧句“诗穷”赠刘庆云、蔡厚示夫妇。三青年要字，只得各书两警句。

下午两点出发，游赤壁。去时坐一大车尾坐，颠簸厉害，灰尘大，路不平，一个多小时，方到目的地。似突出江中一山角地，林木保护尚好，新建有周瑜像，甚威武。市政协主席（市诗词会长）葛国治引我们到冀江亭拍照。于是来邀同拍照者多，一一应酬。观崖边“赤壁”二字（高横一米多），得下陡坡几十米，只得作罢。坐在崖端茶座休息，又应酬同拍照者多起，诗友们对我这个老头确实怀有好感也。同张作斌小谈一阵，仍想约我与慎之等冬季到汕头小住。南生、仲夷都问好。仲夷的膀胱癌能顶住，真是奇迹也。

归来因等候人齐，十多辆大车济济于途。六点半始到山庄。今天《赤壁报》登了我几首诗。记者来访问。

晚上，湖南的诗词会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同几位平江老乡来，为杜甫墓修复活动等筹款（又精致的说明书），并争取明年诗词研讨会在平江（或汉寿）开。同来一湖南女京剧一级演员，晚会演唱，只得参加。梁东、作斌均陪唱。早退席，仍洗温泉澡，出一身大汗。

2002年5月13日（星期一）小中雨终日

昨夜大概近十一点始入睡。六点三刻起床。睡得尚好，只是梦多。昨天同笃文、吴勉（锦州文化局长）谈起，如此几百人集体旅遊，坐大车受不了。让薛京告知会议处，能否弄一小车。原来今天不想外出了，不料两位真租了两辆出租车，只得仍去陆水湖一遊。同行的还有汤文瑛女士，在南京从事文物工作（昨天来，赠我西泠印泥，并赠玉珍头巾等）。陆水湖原来是当年林一山搞的所谓“三峡试验坝”所形成。湖面57平方公里，形成岛屿甚多，自然可以组成许多旅游景点。建有水浒城（电视片在此拍摄），上去观光了郊野一条街，并看了西门庆调戏潘金莲，遭遇武松打虎归来的小闹剧，博得游客的欢笑。因下雨，其他景点就没上岸了，一直坐在船上。同笃文、汤女士等闲谈，旁坐诗友们来拍照不已。于是兴之所至，同笃文一起打油一首：

湖光山色雨中看，各路骚人扯乱谈。
相互歌吟相互捧，签名照相不嫌烦。（笃文作第四句）

钱明锵、王邦建、熊东遨等均同船，还有一位刘芳女士求字，王、熊都有即兴之作传阅。四句乃写实也。这半天在船上很有趣。

晚上广西钟家佐（政协副主席）又来，谈读（耀邦文）后感，并赤壁三首求正。前天来谈过广西当年处遗情况及种种可怕武斗、杀人情景（人吃人等）。夫人是水电系统的，谈50人被杀（逃出一人），凶手查不出等，成可［克］杰原系右派，拨过道岔，韦君束等推荐，上台后即趾高气扬。赵福林同流合污。

2002年5月14日（星期二）晴

昨夜十点半就寝，大概十一点后入睡，六点半起床。睡得尚好，只是梦多。昨夜山莊经理金建平来求字，真没办法。政协主席来，略谈三峡，因正在看四位美国专家写的《三峡工程：中国经济和电力工业的大倒退》一文。

上午作字十一张，给市领导四张还临时考虑内容："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发展旅游，乐而生富"（书记）。"千古犹存凭吊所，乾坤留得正气歌"（副书记）。"南来北去迎遊客，山色湖广气浩然"（市长）。"杜甫忧民忧国，李白爱水爱山。东坡一首大江东去，千古赤壁相传"（政协主席葛国治）。给博物馆题："博展三国烽火，物藏五千春秋"。赠山莊："怀古旅遊来赤壁，吟诗作字借山莊"。三位经理："诗境长留在赤壁，今朝尤要借东风"。"此地是千年赤壁，应当有万首诗词"。"火箭东风千载传佳话，湖光山色四时邀遊人"。还为蔡厚示夫妇代书嘱人新婚贺联。写完字十一点多了。

中午只休息半小时。下午进城参加闭幕大会，咸宁市委书记李明波讲话，结语有诗一首，说到领导干部应当学会做诗。我参加节目，为赤壁市得"诗词之乡"送　牌（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梁东最后做大报告，官话太多，要争取诗词学会工作列入各级组织议程之中。散会时又被堵住拉着拍照，赶紧疾步走开。

晚餐宴会，又即席大谈我的四讲等等，最后谈"吃喝玩乐"，得到负责旅游的女副市长赞赏，频频干杯。玉珍为我"乱谈"很是不满。

夜九点多，三峡负责人秦中一等坐三部车到来。有一个日程安排表。坐船遊库区，可到重庆回京。

2002年5月15日（星期三）晴 到三峡工地

六点起床。整理物件。秦等一起早餐。山莊经理等昨夜曾来，因已就寝，特告别。八点半离开山莊。湖北的公路实在不高明，时好时坏，经过市镇街道反而最差。一路觅句，应付三峡之行，既要颂彼又不能贬己也。突然想起"横空出世"四字，颂诗即以毛句为基调。共得三首草稿。

中午抵汉口桥口西陵大酒店（三峡驻汉办事处）。周保志来，一起午餐。车上同九思电话，未能找到本人。保志谈南水北调选定中线，丹江口水库抬高，明渠或管道尚未定。东线因水质天津不接受。过黄河方案亦未定。中午略休息。

汉口到宜昌高速公路亦不佳，只一小段柏油路，水泥路不甚平坦。路上小停两次。六点到三峡工地，在"三峡工程大酒店"门口，陆佑楣等相迎。住23层，豪华大套间，为截流而盖，三星级。一起晚餐，很是欢迎我这个"反对派"也。

晚上仍观"问问你的心"。赠陆《出访日记》并《谈话》。

进坝区的公路，投资10亿，三条隧道，最长的3.7公里。——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2年5月16日（星期四）阴间毛毛雨

三点半醒来，即睡不着。四点起床。清理三峡资料，哪些份可交陆作参考及我的三峡诗本事等。让薛京交付复印。

三首诗基本定稿：

横空出世史超前，高峡平湖现眼边。
但愿无忧更无恙，巫山神女总开颜。

南宁四十四年前，木已成舟独自怜。
黄老曾经调侃甚，弥留时节梦魂牵。（黄万里谈白帝城跪三铁人事）

旧地重来廿二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忠与奸。（写钱女士、张院士等）[3]

整日陆佑楣陪着。上午先到展览馆，书画照片等，大模型前，陆介绍整个工程情况及投资购［构］成，每人 7 厘电费（人人出钱修三峡也）。股票上市很看好，等等。在旧照片处，发现 58 年总理查勘三峡时，有我的头像。最后离馆处铺了纸张让我题字，只好写了改定的第一句：横空出世史超前。随驱车看船闸，一直由陆解释。第一道闸门近 70 米，已装好，准备试运行一年后，正式开通，在坝旁劈山（高处达一百多米）开道，山体由铆焊稳定。升船机在坝左岸，过三千吨客轮，总重 11000 吨，由滑轮双运行。然后到过坝旁一山头（有定位高标），变成一风景处。一路有此地宣传单位和小王拍照不止。最后看厂房，两台起重机，吊蜗壳、定子等，最重达二千多吨。四台机组安装，明年蓄水发电（右岸，拟建百米高临时围堰），水轮发电机总重 7000 吨，陆说，巴黎铁塔总重相等也。路上有 70 吨卡车，轮子两米多高，第一次看见。

下午在三楼开座谈会。到二十余人，公司各方负责人，有副总、党委书记等，均年青人。三点半开到五点半，我讲了一个多小时。开篇当然“木已成舟”，赞扬我国水电技术、设备等能力已达世界第一流水平，三峡工程意义在此。陆总是半个世纪过来人，实行者。回顾我国水电发展史，石龙坝——官厅（水利部不懂综合利用），为何不能优先发展（世界各国无不优先），谈我与三峡历史关系，中间插入我的三首诗，忠与奸。钱正英 99 年大文章，想推卸责任。说黄万里，三铁人。又唸 95 年水电学会讲话，我最后一段话：“六宫粉黛无颜色，三峡工程有问题”等等。最后谈：如何管好后事：泥沙淤积、环保、山坡稳定等等，这是后来的管理问题。陆佑楣说，他准备明年退下，不“奉陪到底”了。我的长篇讲话，大家都还听进去了，看来反映［应］尚好。（回来，玉珍说：讲得好）。

2002 年 5 月 17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昨夜服眠药，睡得尚好。六点起床。准备作字。

上午到中华鲟馆参观。主人详细说明，最长的四米多，体表有团团骨质保护（不是鳞），成馆后，养育中投放过多少万鱼苗。此种鲟鱼上游到金沙江，洄游我国中、北部沿海，已 1.5 亿年历史。馆中还有其他国内外各种鲟鱼，但经费较困难。我对馆长说，秦总在旁：应当认［让］葛洲坝、三峡电厂养活你们。先回来写字（他们去看葛洲坝），共五幅。两张大的，书第一首，二三首合一张。有后记：诒此四句后，旧感丛生，又得二绝句。犹忆黄万里造访，谈及踏勘川江推移质形成之害等情，特附于后。另外为陆写：“穷山无碍”，为钟写：“风增怒吼回高峡”，为陶楚才书“洞庭雀”。此行任务完成。

下午到秭归移民新城，县人大主任陪同。城中居民均七层建筑，由建设部参加，外形民族式高墙屋檐，颇美观。到一家中，80 多平米，三室一厅。有卫生间、厨房。又到县府前广场照相，法院比北京的还气派。秦总感慨：拿了大笔建设费，不思如何先发展经济，而是大盖超标房子。又看黄陵庙，后高山有黄牛形峰，黄牛与防洪有关，此庙原称黄牛庙，宋改黄陵，祭祀大禹（大禹是否到过长江流域？）旁边还有诸葛祠。当年毛过此，介绍此庙，毛说古人盖庙，我们造坝。晚上得到像册一本，昨天座谈会我的头像几幅，还有同玉珍、陆、秦等双人、三人照等。其效率不亚于当年在美国参观。

晚上吃西餐，到八点始散。此间杂志社的张立先参加，送我他写的三峡书，内中有我的一节（陆总

[3] 钱女士、张院士：指钱正英和张光斗。——李南央注

批准保留)。名片上印:“滥竽记者”,过去在水火电工作过二十多年,很是反对三峡,谈移民之困难,有一老头决不随迁,死在自修石墓中。访问过林一山,不准他参加昨天的座谈会。于是我劝他,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护后果,不出大事也。

2002 年 5 月 18 日(星期六)晴、多云 从三斗坪往重庆,坐船

昨夜又服眠药。六点多起床。收拾行装。八点早餐。餐后漫谈到九点。秦中一是清华学燃气轮机的,学生会主席,“政治早熟”也。很愿同我结交。会俄、英、法文,年青时到中南海参加过舞会活动,见过毛、朱、周,周最随和,同每个女孩跳一下。五幅字交上,他们到我房间,一一展示。陶楚才和秦当然高兴。小王为我们展示他拍的“三峡之行”,很清晰,不亚中央台。十点半出发,公司另一副总经理郭涛来送行(陆佑楣去上海),直到河岸船开(“国宾 2 号”)。住房两床,两沙发,有卫生间、电视。午餐在大饭厅,有 15 桌,坐满了,台湾游客为主。饭后到船头观西陵峡,并拍照。午休约一小时。坐在小桌前观岸边山景与岩石情况。四点半上船头观峡景,快过巫峡了。台胞都上来观景,同一位中年妇女闲聊,几代人都在台湾,祖坟都刻上原籍福建。又谈高山族,许多与汉族同化也。是有对日本人的怀念。过巫峡看到了神女峰,山顶雾少了。小王沿途录像,也为我们拍了几分钟。

晚餐仍喝一两白酒。同行的沈延军家酒渊源,奶奶能喝一斤,现已八十多岁,父亲也能喝。此种遗传确有普遍性也。夜泊巫山县。

2002 年 5 月 19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间雨 船上

睡得尚好。六点前起床。七点早餐,让吃饱。即上小船,遊小三峡,为三峡中第一大支流大宁河下游在巫山县境内的龙门、巴雾、滴翠三峡,全长 50 公里。“绝壁画廊”介绍说:“峡中碧水奔流,奇峰耸立,竹木葱笼,猿声阵阵,野趣横生,有山皆翠,有水皆绿,有峰皆奇,有泉皆飞,云雾缭绕,河险滩绝”。还有古栈道遗迹(方洞相连),绝顶上巴人悬棺。只见到一只小猴攀树。逆流而上,过险滩时,鼓浪贱[溅]花,超越其他游船,令人兴奋。长江滚滚已黄河,峡口水流绿黄分明,峡中确实碧水奔流也。导游男女不停解说,并唱民歌助兴。男者原为音乐教师且善谱曲。船到峡端,下滩捡石,几度伸腰,坚持捡了一小袋,真是回到五十年代了。旁边过大宁河支流马渡河口,内有小小三峡:“全长约 20 公里,有三撑、秦王、长滩三峡。这里奇峰多姿,山水相映,水流平缓,清澈见底。两岸悬崖对峙,壁立万仞,河道狭窄,天开一线。幽、秀、翠、美、怪、奇,集于其中,像一处玲珑奇巧的峡谷盆景。”进峡得换小船。无此机会了。随即到一岸边午餐,有大布蓬,各种热抄[炒]小吃。我们两桌,七八盘菜,都是野菜野味,有未见过的岩磨[蘑]菇等。八人一桌才一百多元。一路小摊全假古董,石料塑物等。上小坡小解时,感到极累,真是老了。上船后,歌手让在一本子上题词,写了四句:大宁河上小三峡,奇异风光胜大三。野味山珍排挡席,遊人快活似神仙。真正的打油。吃饭处停了三十多条遊船。回来很快,两点半上大船。

似睡着了一阵,四点多到船头,已过了夔门,真是可惜,没见到白帝城。秦总说,水库形成后,白帝城将成一孤岛。正过奉节,煤码头很长,新城已高立山头,沿途看水位标牌。

2002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一)船上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补记日记。重庆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陈和平从巫山上船,即负责接待我们,进入重庆市了。上午十点到丰都,县长沈文彪上船来欢迎。每人一本小册子《接待李一行工作方案》,双方人员名单并丰都简介,真是太意外了。小册子上说:丰都为移民大县,静态移民 54592 人,淹地 1.34

万亩，30 多平方公里，水电站 8 处，文物 35 处，整座县城，94 企业等。坐车上“鬼城”名山，有玉皇庙、如来佛殿，最上为闫王宫，过鬼门关等，大体为明清建筑，有 16 座现代大石雕，还有 18 层地狱，种种刑法。新建筑有七层高塔，类似黄鹤楼，内部装修尚未完工。“鬼国神宫”已载入吉尼斯记录。名山已为全国 4A 级首批旅遊区，已获全国优秀旅游城市称号，去年接待游客 115 万多人。将来未可限量也。县长接待午餐，均本县特产，野味。

归途车上得句：

玉帝阎王以德行，丰都山上有神灵。
平生未作亏心事，跨过鬼门关不惊。

真是尽兴而返。晚餐由船长宴请，同沈延军（秦总秘书）最后喝完那一瓶五粮液。

下午四点，船上二三十党员让我座谈，讲“三个代表”乃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约一个小时，最后还要我谈个人经历。

丁东与小王找玉珍谈了一小时。

2002 年 5 月 21 日（星期二）阴间小雨 到重庆

昨夜船到重庆，未靠码头。六点半起床，睡得尚可。几天来都用肥皂条助便。八点早餐。副部长陈和平上船来接，在朝天门旁上岸，码头新筑，歇了两小阵。一车送我们到雾都饭店（市委招待所），甚豪华。住 16 层大套间，只有淋浴。窗外对嘉陵江。市区高楼林立，繁荣之至。稍休息，即下楼到旁边的曾家岩周公馆参观，小巷子已拆掉，门前小广场立有总理铜像。拍照。39 年秋在重庆同范结婚后，进城在此地住了一夜，即睡周公床（他们不在重庆，去苏联治手？）但未上过楼，已记忆不清。这是城内办事处（似非接头处），因周围特务包围着。

十一点贺国强与副书记甘宇平（管移民的），组织部长马儒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贺甚健康，红光满面，还是八十年代来过我家一次（任化工部副部长时），谈起钱宗仁。三峡最要害处简明一谈，包括邓“万吨轮船通重庆”，赵取消三峡省，以及我 1995 年上书停工等（我负责到底）。只希望以后不出大事。甘谈到朱来确定两大问题，移民不后靠，外迁；无甚前途企业工厂都停掉。赠贺《耀邦谈话》，并作说明。

甘等招待午餐，都是读过我的书。席间并谈到张闻天极可敬佩。

午间坐沙发靠睡，睡不着，即痛快坐着淋浴，在三峡几天没有洗过澡也。

下午三点过沙坪坝（过去没来过），到歌乐山，参观渣仔［滓］洞监狱，基本恢复原貌。国民党“礼义廉耻”守则 12 条及狱规等，均原样写在墙上。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在此将党员、革命志士集体大屠杀（有 15 人逃出）。刑讯室、狱室等均原样陈列。负责人送我们两张光盘，五本有关书籍，以后可慢慢看。电影是实地拍摄的，还记得放风空地。当年一个房子关十来人、几十人，睡地下，可以互相交流，并能争取狱中管理人员。除个别要犯（如关陈独秀等），国民党狱中似无“单间”。

归途到红岩嘴（先开饶公馆），上楼到我住过的房间，大家坐下，听我谈当年故事。39 年秋在此开南方局青年工作会议情况，又经此去延安。

晚餐在市委组织部新盖的大饭店晚餐（1 亿多元），赛过雾都，许多菜过去没吃过。虽然吃不多，只能连连称赞，谢谢陈和平的盛情（陈是国家级尝酒专家，一闻即辨真假）。

晚餐后看眼［夜］景。江堤 15 公里，灯光照耀，五颜六色。

2002 年 5 月 22 日（星期三）晴 回到北京

昨夜服眠药上床，着睡衣，睡得尚好。六点半起床。收拾物件。

八点早餐。九点出发，游览市区。|餐后游览市区|到解放碑，高楼围立，碑就很矮小了，已成步行街，比王府井还热闹。到朝天门码头。98 年 300 天建成，如铁坦尼号形状。最后到新世纪商场，有歌手在唱歌促销，生平第一次经历也。

十二点午餐，张［陈］和平仍来相陪，说哪一个省的组织部长来了，都陪到底。将《耀邦谈话》交他转甘宇平。《做人》与李普写的《两典型》则交秦中一（其人可交，思想较解放）。饭后即去机场。约半小时。张［陈］一直送我们登机。

同秦坐第一排，闭目养神一小时。同秦闲谈，问到我此行，“有无出格语”？他很是赞赏我在座谈会所谈，即此行皆大欢喜也。还谈到当年赵看重田纪云，成立中央财经小组时，田排在李鹏前面。

四点一刻准时到北京。小赵来接。两箱书籍杂物交三峡办事处的，也到了。陶楚才来接我们。同秦等告别。延滨来接元元，丁东与小王同他们一车进城。

五点半回到家中，一起晚餐。还是家里一切落实。

晚上接九思电话，恨未能谋面也。

————

李贽（76 岁）狱中诗：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用剃刀自刎）

2002 年 5 月 23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大晴天，满天兰［蓝］色。

整天翻看报纸。接日本山本雄子信，她已将我的《论毛“左”思》长文翻译好，字数达 13 万 6 千 6 百多。问到版权问题，译文已交川口。

接长江电话，由于大家都外出，聚会期 30、31 两天，在雁栖湖。说杜老有些想法。

王宁电话，她已来京。谈到《1957 新湖南报人》书，说当年小舟总是让着周惠也，见面再详谈。

萧永义电话，《野草》选集编诗，由他定好了。告此次三峡之行，第一首可选入。谈赤壁之行，孙、梁做报告事，如组织、领导行为等，他亦有同感。请他能相机进言，不准备再奉陪了。下午游 500 米。

2002 年 5 月 24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只是梦多。浏览报刊。翻完最近收到的《瞿秋白研究》12 期，农民割据等新民主主义思想，瞿早已有之。1928 年斯大林对瞿、周谈话也是对的。党史许多细节必须弄清楚。

下午游 600 米，尚不觉累。

三点半，陈四益准时来到，闲谈形势：江不想下，但不能一人独留，想朱作陪（朱一次公开谈到下，还挨批），李一直不表态。看来只能胡独留了，也有了一些团派人。江之任人唯亲，到处有人捧场。一次在苏北临时下车看一个侄辈（民警之类），于是马上步步高升，现在已是上海公安局长。四益到上海《文汇报》有事，一排电梯在半层，原来局长来了。“三个代表”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新的旧的统统装，电台、报纸满满的。王沪宁将之放在“邓的理论”，滕文生则拟独立成江的新一套。“重要讲话”已有民谣（讲话必重要，开会必胜利之类）。扬州土话：“话劳［痨］”（劳［痨］病）。建议穆青将有关经历写出来（不发表），穆不打算写。（让《谈话》交穆）。《人民日报》都强迫订，无人看也。温家宝曾被“民选”得票最多（港刊有报导），于是一次会上挨批（管农业、金融等）。温表态，决不能当总理。徐

匡迪调京，上海哗然。

秦川上来，告知习仲勋早晨五点半去世，似突然，家属无准备。在305院。（晚上播了）习不知留下什么没有。因不愿再住北京，一直在深圳住。

每人给了一本《1957年湖南报人》。

总有些在外地见过面的人，来京即来电话要到家中来。真是应付不了。

2002年5月25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

韩钢九点来，谈了许多情况："三代"要写入党章。十六大要大写13年（89—02），重点是92—02这十年，突出十五大后五年。13年历史，从经济、学术到理论，是新阶段，由中宣、党校、文献、党史室负责开讨论会，写成书。十六大起旗帜作用。全下或半下。江是思想领袖，"三个代表"为旗帜。朱现在的口碑也不好（听不见［进］意见，粮食问题，费改税等）。最近定：不让谈人事、十六大班子。三道线（6月30前）：满64岁，正省部级，不再进。二道线：满62岁，副的不再进。三道线：虽满64、63，专家、知识分子适当放宽。50岁以下，中委占25%（现任不在此列）。郑必坚，中直党代表落选（胡、李较接近、欣赏），非曾系。北京市委选举，宣传部长被差额掉（一个，原定差——38岁的）。李铁映：《论民主》，专引马恩列毛等，江不题字。陆学艺所编社会十大阶层书，李硬要挂上名，挨江批。社科院李慎明（王震秘书）接班。腐败问题，三农问题避免谈了。统计水分，年增长率非7%，乃4.2%。马斌万年［言］书，宋平乃后台。三人在马家：魏巍与宋。宋言不要列名（有人在场见到）。最后谈到，还是政治体制乃根本问题：党内民主、监督（监委平行），选举（差额，自由提名），干部制度（非上面指定），党代会变常任制、主席团制，党内三权分立。

薛京来，苏志宏来，谈香港天地出全集事。我们不在京，老板定要约去深圳见面，怕赔，苏等出钱（薛开价过稿酬30万）。准备六月上旬去。还同韩钢一起谈到办一个私营民间史料收藏馆。中央档案馆太封闭了，人家开放的东西都不让看。

下午游600米，尚不觉累。

江对《黑洞》、《大宅门》等六部电视<剧>不满，责备了丁关根。

2002年5月26日（星期日）晴

一对"重婚"夫妻黄文彬（三亚一公司）、郑文咏（《中国改革报》）来，都爱好诗词楹联，因而结合。说是见过我，来过我家。送一叠作品，要出自己的集子，纪念结婚求题词，只好接待。——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九点周成启来，谈了一上午。谈到他当年在西南局当小秘书情况。记得邓小平说过这样斩钉切［截］铁的话：最不喜欢不听话的人。毛是这种人，但嘴上还不明说也。邓开会很守时，都端坐在大桌旁，文件一一签阅。宋任穷接任后（贺龙是名义书记）则较随和，围坐沙发开会，可以顶嘴，明说不同意。《世纪留言》香港三联不敢出，现交天地。国内同四川接洽（他们出过一本何新的书，很糟糕），不送审。中宣部有口头通知，我们几个人的书不能出也。

刘清来，送我一本云南边纵夫妇的诗词集。一起午餐。

下午李普夫妇来，写了几篇刺毛短文。谈穆青的《焦裕禄》，是记者所写，他盗名也。至今不改，越来越嚣张。

胜利一家来，买菜、包饺子。

下午同胜利手谈，晚饭后继续，一盘棋有巧胜，却被挖去一角，反发了脾气，输不起也。

夜续观《问问你的心》。

忽然想起写一首挖苦打油：

唉呀得意便忘形，弹唱吹啦从不停。
可怕“话痨”难治也，天天做秀活生生。

（四益谈，喜欢“重要讲话”，扬州人称之“话痨”。）

2002 年 5 月 27 日（星期一）晴

三点醒来，不能入睡，之前又梦呓，玉珍过来唤醒来。久久始又入睡。六点多起床。浏览报纸。

江苏海安县高洁（利用太阳能的专家）来信，寄一篇文章《我在胡耀邦家作客》，写他对耀邦的追念。读了我的《谈话》，并认识丁弘等，月底来京，要求见我。

看完李普留下的三篇文章：郭罗基的《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载《争鸣》），《“兵法社会”与“兵法文化”》，都极深刻，提到理论高度。后者对我大有启发。毛是“兵法文化”到“兵法社会”——从革命胜利到治民治国的最高实践者与理论者，“文革”十年集起大成也。中国这一“文化传统”的继承者与创新者。

雷霞来，湖南谣传周伯华已被捕。大概蒋艳萍案有突破，中纪委在查。杨正午来京力保。谈到江曾找一批“可靠”老人座谈，不料廖汉生第一个发言即说：你不要搞什么“几讲几讲”，把下岗工人罢工和农民农村问题处理好就行。

2002 年 5 月 28 日（星期二）晴转阴

两点醒来，不能入睡，服眠药。六点起床。整天有不适感，眼药问题？

上午九点，福建来两年青人（党史室王盛泽、钟兆云），说是汪大姐介绍来说项南情况的。只好接待。谈到两件事，两人同陆定一的一次长谈（项不认识定一），陆谈到执政应多党制。其次就是六四前，项来找我上书事，稿已拟好终未发出（四人挨斗事）。随后就谈到民主、科学及传统文化，苏东波等根本问题，介绍《谈话》等等。当然愿意听我谈。他们对远华案与贾庆林都有看法。说贺国强平易近人，办实事。可能还要上。

下午先到办公室，信件不少。陵川那个牡丹王农家又来长信，实再难应付也。《法制日报》记者钟勤昌（湖南记者站）来，平江人，在赤壁见过面，要我为“杜甫诗词碑林”题款，他也要字。当然应允。谈湖南反贪形势，对周伯华查过几次。

游四百米，觉累。

五点前，楼上金茄南［嘉楠］引骆小海来，卡玛让他来扫描《龙胆紫集》在秦城的原件（小妹前天电话也告知）。上午出了一身大汗，才将《剩余价值学说史》与《列宁文选》找到。卡玛开了个清单，有《语录歌》及多篇诗名。骆的父母原在三机部工作，母亲在范的仪表厂工作过。自己是清华中学的，已 54 岁，1966 年当过红卫兵，很快就不干了。现在美国搞数字技术等。很想同我谈党史，对此有兴趣。

由于一直谈到六点一刻始送走（约定 6 月 3 日来取两书），玉珍很是不满，生了气（她脚肿，情绪不好）。吃饭时我也生了气。弄得很僵，下不为例。

上午长江夫妇来，谈 31、1 日两天到雁栖山庄事。厚泽准备了提纲，加年青人约二十多人。孙谈到，江最近说过：这十年是中国百年来发展最好时期。

2002 年 5 月 29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纸。同玉珍谈并道歉也，她说我不关心她的身体。

上午看有关资料（准备雁栖山庄之行），包括田纪云的《放手发展民营经济》，有统计资料。我们的“权力资本主义”（权钱交易，干部、子弟经商等）有无统计资料？我们这个党，文革十年已垮，已法西斯化，这 20 年表面恢复，实质仍是法西斯也。古今中外，从身到脑被专制化被统治的维［唯］一实效最高的“党”也。晚上写了两页资料。

上午薛京来，送信件资料。明天向仲勋告别。张青义同平江长寿街人方丛春来（方原是他办的饭店主任厨师，现在办平江竹雕工艺厂），送我竹刻《岳阳楼序》，卖 400 元一副，利润 60%（过去平江县来人送过一副）。生意甚好，可发展，现有十多人，此件两天可手工一副。张给我《仙女湖》画册，在江西已红火。他经营的“鸣禽苑”小岛，五一节每天饭馆收一万元，年利益 50 万，两年多即收回小岛 50 年出租成本。定邀我一遊，夏天可以避暑，完全山林野趣。确实可以考虑，顺道井岗、庐山一行也

晚饭后同玉珍散步，到河边转一圈。廖嫂赶来告知李郁来（已约定，忘记了）。武汉江汉大学约我（与光远）10 月 25 日去讲学。还要照片，为文集，正加紧校对。

2002 年 5 月 30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大概是一家报社记者来找过我谈黄万里，收到了访谈录，而且内容又增加。当增订成文。

下午三点余习广来（才知道他是醴县人，在北大读研究生，学党史的）。我曾鼓励他将“大跃进”历史等调查所得全写出来，今天给我《哭天》，这是第一部，四十多万字，有徐水、信阳等个案。他说边写边流泪。拟写八部，已调查 70 个县（拟调查 100 个县），已花去四十多万元，完全自己经手，不让人知道。否则，怕影响自己的公司。

何格高电话，《三峡工程报》已刊我去三峡的消息，登了照片。告他过几天来。

下午游 400 米。

2002 年 5 月 31 日（星期五）晴 到雁栖山庄

三点半醒来，睡不着了，四点一刻起床。翻看文件资料，并考虑讲点什么。收拾带走资料，总是越多越好，结果每次都没用上。

八点出发，走东四环上机场高速，在出口处进顺义公路口等厚泽的车，约二十多分钟一起出发。过怀柔县城往北，路上打听，进山路，十点半才到达雁栖山庄。同时到的有刘侃（农室副主任）。非常安静，“星级”宾馆也。冯林（名片上印“汉籍图书工作室”）接待，后又见关天计（广东一丝绸公司经理），大概是出资者，思想相同的中年企业家也。先在一楼大套间集中，李普夫妇、马立诚、张显扬、长江夫妇、杜润生夫妇、李胜平，等先后来到。马立诚谈人事最新消息：江不下（总书、军主席），朱李下等。实《争鸣》第四期所载。大家议论江这个人，我唸了那首打油诗“话痨”引起大笑。很是狂妄了。无耻之徒何新，在《商报》刊出《江泽民时代》一文，捧得肉麻之至也。

住在三楼，阳台远望青山，空气清新之至。午餐甚丰，主食多杂粮，小虾、　子（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等。午睡仍不着。

下午三点在二楼会议室座谈，李郁与林京耀到。大家所谈简记如下：（厚泽提出先议论总形势）

朱认为经济实繁荣。杨启先：慎言“一花独放”。王梦奎：肯定改革成绩，在经济方面，政改停滞，社会全面进步。黄菊说 71 讲话是廿一世纪的《共产党宣言》。

厚泽出示何新文“江泽民时代”，大吹捧江。大家都斥责无耻文人。林京耀等谈其人在社科院受到全体反对予以侮辱，却被李鹏等看重，现仍在政协。

介绍余世存文（我在《当代中国研究》看到），认<为>当前中国已不存在改革，早已结束，精英层缺乏批判能力，早已腰［夭］折。“中国社会断裂”，谁受益？《各阶层分析》书出来，议论高峯。尉健行：工人阶级成了老八。20年来，究竟哪些阶级受益？分配不公？如何看待此形势。

评估中国工业化水平，已进入工业化第一、二阶段：乃初等发达国家？“京津沪提前现代化”。上海生活质量已超过香港。

河南南街村一千多人，一万多在此打工，创造剩余价值归一千多人。生活水平高。

经济状况究竟如何？城乡、工人、金融滥账，体制转轨如何估计？以市场配备资源为主，做到否？不能只从价格控制看，金融被绝对控制已超过以往；从地方取资源也比过去多。八十同九十年代比较，得与失？还有财权。城乡断裂，城市消费内容同农村脱节，文化产品多，断裂？孙立平文（《泰山》）经济断裂。

“中国人不要民主”。现在是民主改革最迫切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出现各种矛盾。用民主才能解决（英国对王室收税，议会商量解决），各种规范化。

又谈到1989年时，民主人士王淦昌、冰心等两封信的问题（释放魏京生），形势紧张得很。赵与启［啟］立找小平谈，邓认为是五七年反右形势（邓模式）。人代会时开省书会，不要出乱子。厚泽提出：应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新秩序，决不能再回一言堂。当年所谓软、硬处理，启［啟］立请若水等吃饭，赵坚持软处理。回忆1986年同学生对话（我也参加了）。厚泽正在绍兴时，碰上了4.26社论，《绍兴日报》刊登了他的讲话（袁木当年捧赵又反赵）。

大庆、辽阳已组织“自由工会”，罗干去处理。胡锦涛认为这就是西方敌对势力。两工会头头被捕，如此倒行逆施。大庆主要是工人嫌退岗钱发少了。工会问题，同政府关系。

梁小［晓］燕，不能退党：“只许你跟他玩，不许你不跟他玩。”（只能开除）

金融危机远比农村问题大，一万多亿呆账。

经济学家已敢于代表有产者说话：吴敬琏赞成政治改革——经济改革、股市问题，分指标，好企业带坏，转移到股民身上。（特殊剥削全体股民）增发猛于虎。资本市场如何国际化，民族智慧问题。提出问题（杜老等）：

1） 对朱镕基有意见，粮食问题，多少亿公债，全民透支，股市，财政透支。

2） 有无苏联式权贵资本主义？肯定有。形不形成阶级？不能以人数定，其影响。

3） 权力机构——政府问题。应有公民社会，否则不能监督政府，民主、参议、选举、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党应处在中间，不能偏袒哪方。

4） 按理应有政治改革。由谁推动？历史上学生运动，公车上书，五四运动，一二九，六四，现在年青人对政治淡化了，出国热，违背历史传统。

顺民——暴民（农民），知识分子带有理性。现在理性不见了，法轮功屡禁不止，无精神寄托（也为了医疗费用高），精神寄托何在？主流思想，“主旋律”？不相信，法轮功还在发展，已捕一万多人。

我谈了两个问题，应当彻底弄清楚：1）党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列宁、斯大林传统，专政——领袖专政的体现物；毛有所发展，“君师合一”，身体外控制思想，“秦始皇加斯大林”，王、道结合，空前绝后。林彪最解其意，于是手摇小红书，四个伟大，“私字一闪念”，早请示晚汇报，文革十年成为邪教。2）当代，党革命——执政80年历史应搞清楚，这是大家的责任。《耀邦谈话》文，个人与会议都散发，使之深入人心。（这次在重庆交贺国强一份）。

张显扬谈：江认为社会稳定靠三讲，三个代表，后者学问大矣，取代马——毛、邓，自以为超过了。

此乃继续独裁统治的理论。一切好东西均装入，理论上不通。先进生产力？还是要求？先进文化，先进文化方向，概念混乱。71 讲话，语法毛病（大陆统于台湾，乃蒋介石语言），“结束祖国同台湾分裂”。

所谓三个代表，任何现代化都是要做的，英国历史如此，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均如此。理论不通。卫星防卫系统。世界政党无不是先进生产力代表，乃为独裁制造舆论：我代表一切人，“听我的话就行了。”所谓代表要有委托也，代表不了，怎办？代表是法律语言，代表即代替，强加于人，言论更不自由了，荒谬之至。都是都变成工人阶级，道统未丢。邓力群说，党代表穷人，有文化的（即应永远贫穷，没文化）。

讲话多，票子多。江自认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我谈到“话痨”说法。大家一笑。

晚餐丰盛，三大桌。司机都留下了。

2002 年 6 月 1 日（星期六）晴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未能记日记。同玉珍外出小散步，此地环境远不如宽沟，此山莊原市人大所属，因办不下去，归并与宽沟招待所了。今天见到宽沟一负责人。

上午八点半即开会，光远随后到来。厚泽先谈。杜老先讲了点，最后总结。可记者如下：

苏联垮后，传来有关党的看法。当年卢森堡反对列宁的布尔塞维克，说不会成功的。旧俄是混合经济，搞社会主义，定成强迫、剥削，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不主张剥夺（有产者）。第二国际都已变成社会民主党（秦晖夫人的考察报告）。在西欧带头搞。现只剩中朝古越四家在搞“社会主义”。71 讲话有变化之意。

党内应当有派（列宁党最初有派），俄国现有 1500 个党派：有思想无行动，有行动无思想，等等。坚持列宁主义的极少。我们党的问题是禁区。布叶尔讲第三条道路，克林顿也为之宣传。

张显扬谈：原来讲马克思主义党，不讲专政等为党纲（法共），不是取代、打倒资义，而是超越资义，孵化出另外的东西。列宁讲民主集中制，卢与列争论，反对独裁。马克思主义指导，字面也取消。关于 71 讲话：

① 从财产多少讲，不是生产资料关系讲。

② 什么人都可当无产阶级，都可入党。躲开理论说法，想依靠新生产业一代。必须冲破原来道统（原合法依据）。搞“托古改制”，提新概念好：自由社会主义。过去强调阶级结构，邓则提功能（三个有利于），现强调价值。但最大价值乃自由。从垄断社义，到自由社义。记得 1957 年雷海宗语：宗教信仰，是遥远之事，可以谈。但主义是要实践的，故不可以作为信仰也。不能搞信仰（杜老，这样下去即宗教化了），要保护过去的历史，是今天当局最高利益所在。

李普谈（我敦促他谈谈）：要做宪政民主促进派，不能搞暴力、武斗之类了。在宪法上做文章。修宪、行宪，从容易做到的开始。民主从党内做起。提民主性意见，不谈六四，巧妙为文。

悼念王若水，网上称我们这几个人为“自由主义者”。

杜说：我们是改革派。

光远发言，谈到东南大学讲话（似谈什么“假大空”）得五万字，又谈“小逻辑、大逻辑”问题。卢森堡书没看过。快乐的悲观主义，没有权，什么也管不了。现在同厦门出版社打官司。让他们“依法治国”，“以德治国”讲不通。慢动作，一切看看（仍是看派也）。创新，也要创旧，利用过去一些说过的好话。创旧培养创新，温故求新。

谈到耀邦过去善意待人：“十三大时，我同邓力群等一起下来”。自己有透明度，人家不管那一套。

任仲夷主张，党大代表常任制，每年开会一次。

下午三点续开，谈到六点。厚泽先讲：

对这二十年评估。官资垄断是否形成？农民有了经营权，是第一最大受惠群体，增收，差距缩小。再往前进就不行了。除三农外，现在心情最不好的是工人。阶级，从平均低工资走向差别。企业亦如此。八十年代还可以（谈到铁路工人等待遇不如解放前，知识分子更是如此），知识分子也提高了一些。九十年代后如何？分配不公加大，工农老八、九。垄断行业、税收、银行等工资高。各行业都争（如纪检部门）到处搞“培训中心”（社会上流行两种语言，两种面孔，即对上、对下有别）。1989 年是个标志，民主分野。政治民主完了，拧紧螺丝钉。六四后曾短暂收回经济，南巡后，进一步扩大资义（有毛病）。市场是否在健康化发展？或者由于民主停顿而出现垄断控制集团的市场在发展（垄断下的私有化），黑箱操作，腐败在发展。

农民出路——土地私有化（我谈到田纪云文章，耕者有其田）。国内也是发达地区剥削不发达地区，东部吃西部。对 80、90 年代的评估问题，对 79、89 年评估问题。从紧缺经济向剩余转型。90 年代是从斜路走上去。市场化、私有化总形势，缺乏民主的黑箱操作。权力没有限制。知识分子被腐蚀、收买。谈到朱的儿子在“中金”任职（中外合资金融投资公司），年薪 100 万美元。

买断工龄，国企只有此路可走。

短缺——剩余，许多问题讲不清楚。

71 讲话是防暴行为，党员当老板，异己分子变为先进分子，强势团体分配社会财富。有经济学家为此辩护：

① 野蛮资义，恶——变为动力。拉美——西欧化。秦晖不同意，不应当的行为（美国较平等），超经济剥削会引发大问题。

② 只要私有化，就会创造社会财富。

③ 一党专政下的私有化，反而提高生产效率。有两部美国著作预言，中国五年后崩溃，五年后领导世界，绝然相反。资本要求安宁，有保障。

马立诚谈：经济要法制化，还要增加透明度。许多法规在改。WTO 是限制，打破一些政府行为，改法规。

① 政治体制改革，此事中国谈不上了。“改不得”，闸门一开，即垮，一普选即垮。舆论尤不能开放。任何进言，都是向石头说话。

② 自己强行分派，如真这样说，就抓起来，要争取成立派，立派自由。道德勇气，方式方法，时机问题。

③ 走向民主社会主义好。利用话语自由：

代表全民利益。
共产主义太遥远了。
什么样的人都是工人阶级。

西方社会民主党要害是民主。江反民主。应研究江同邓力群的差别。

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化→共产党社会党化（100 年过程），以法治国，人权（承认了），投其嘴巴所好，利用现成资源。

（我最后让李胜平发言）

李胜平谈：89 年后，不提政改了。90 年代后，两方面斗争中，私有化过程中，官僚资级，黑箱，权贵利益在发展。广大企业界理解民主政治的好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发展。71 讲话，迫使接受社会民主党一派。社会主义民主化符合人类历史发展。71 讲话，自觉或不自觉让资本家入党，建特色社义。90 年代后，更深入定界、变化，新阶层出现，私企、白领一大块。权力交换，特殊行业集团已形成阶

层。71 讲话反映此种变化过程。三个代表将不可避免发展到民主社会主义（第三阶段），软着陆。反蒋、逼蒋到联蒋抗战。私有化严重不公正，今后要解决发展中的公正问题，最后被逼前进。如人权问题，80 年代，谁讲人权，邓就让抓起来。今天讲人权都是原来反人权的（李瑞环稍有新意）。

于光远：中国什么都变味。毛的幽灵，改革变图腾。我们讲权术，人家讲原则。小逻辑，关心现实问题，西部开发文章写了多少篇。跟不上。廖冰兄说，写杂文跟不上实际（弊病发展）。奴才异化为奴才的奴才（黑格尔语）。“英特拉雄拉尔一定要实现”。“但是毛泽东不能天天过百岁生日”（参加毛百岁座谈会讲话）。现在天天过。冰冻千丈，积习难返。假大空，讲大、空，不能讲假，尽量不讲空。

杜老最后讲：市场关、民主关，这两关跳不过。乃世界潮流，发展趋势。形势比人强。不要以为江有点专制主义倾向，民主就看不到了。个人影响有限度，市场讨论时，（最钦佩的）反对人是陈云。列了 12 条，市场行吗？顶不住潮流。清末变法，西太后、六君子，最后慈禧自己也变了。江是个聪明人。要继续造舆论，推动一步，向健全发展。不健全东西有，权力伸向市场，权贵资本主义，造成不公正的私有化，还未形成一个巨大规模。比俄国好，接受苏联教训。1991 经济转型开始，10 万精英（干部）瓜分国有经济，在此基础上产生七大寡头，资金外移。普金在追查中。（我们每年 500 亿美元转出口，香港、美国、瑞士）避免苏教训，利用反面教训。

最大教训是定要民主。无民主，依靠不了群众，监督造舆论，开放，民主才能真开放。市场本身要民主化，经济多元化，发言权，产权多元化（商品是天生的民主化）。将情况估计够。中国历史长期专制统治，民主产生在西方，老祖宗只留下专制。第二个专制来源是苏联斯大林（布化十二条），鲍罗廷即向蒋介石建议搞一党专政（手镣脚铐）。

为民主奋斗，介绍西欧启蒙运动经验，苏只有反面教训。介绍历史，包括毛留下历史，毛自己走向反面，教训（同黄炎培谈话）。（我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毛讲过）后来力行无产阶级专政。少奇最拥护新民主主义论，确想贯彻。毛称之为赫鲁晓夫。刘是个悲剧。民主说来简单，历史考察。但比市场经济接受困难得多。好在加入了 WTO，是个机会。经济全球化，民主也在全球化（中国已不多了）。民主国家，准民主国家，极权国家，无赖国家，中国应摘掉极权帽子，否则会混不下去。领导人不管是谁，都受到内外压力，可推迟转变，但不能消掉转变。担心学生运动是重要动力，现在学生不问政治，有非政治化倾向。海归派捞钱。六四后果，十年（已 13 年）再来，变。各尽所能。“乌鸦死了三年，光剩一片嘴”。

民主尚未启动，同志仍须努力。

晚饭后散步。回到大厅，马、张、孙等一起漫谈到十点。谈起许多往事。如东北争论，陈云主撰序言，彭真不同意，被邓小平压下了。黄克诚谈的一些史事（玉珍觉得那位马老太太过于干涉别人了）。

2002 年 6 月 2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收拾停当。同玉珍到院前散步，遇见厚泽夫妇，一起闲聊。“关怀莫过朝中事”也。早餐后，大家相互告别，同“请客”主人告别。李郁同坐一车，进城后先到他家（靠近北三环处），一豪华公寓，保安门禁甚严。居室在高层（电梯甚快），一百多平米，花一百几十万元。夫人是同学，小孩二岁，在附近外人办的幼儿园，英语、汉语不分，只对妈妈亲热。李说，市场化后，社会经济情况很复杂了。

回家就想休息了。

胜利一家来。胜利不礼貌，使我生气，只同玉珍一谈。

2002年6月3日（星期一）晴

三点半醒来，久久始入睡。六点起床。中午睡着一小时。

整天看几天来报纸。翻《1957 新湖南报人》一书。周惠当年太过份了，将张式军也打成右派，难过［怪］有人写道“意在沛公”。庐山下来后，又起劲斗小舟。其人实不可交。不过1978年后，总方向还好，尤其包产到户那一段，同赵紫阳一致，跟王任重对立。没有《天道》一书，人们大概也不会如此跟他算旧账的吧。刘皓宇又寄来八本并一篇“读后”的反映［应］文和他本人文章。

玉珍去看望小张丽，心脏病甚严重，力康也瘦了。

2002年6月4日（星期二）晴多云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找出《列宁文选》与《剩余价值学说史》，按卡玛要求，找出《语录歌》等诗篇所在处，一一夹上纸条。秦城生活又历历在前。前本被没收，又续记在后一本。当年记忆力真了不得，大概是思想高度集中之故。

上午十一点，孙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取走两本书，让他复制。

下午游400米。看中哥足球。整体不如人家，尤其传球失误多，第二个球偶然，后卫太乱。

给王渭电话，不能参加野草社书画义卖活动。

2002年6月5日（星期三）晴

昨夜服眠药，睡得尚好，六点起床。

苏志宏已约定香港天地老板于明天到广州见面。薛京下午去广州，代表我谈全集出版事。材料他都有。《世纪留言》也由天地印行（周成启经手）。小苏说，经费问题他们可设法帮助也。

王禹从瑞典来度暑假（三个月），长得1.73米，极胖实，八十多公斤，21岁，大学三年级，学电脑软件，还学过三年法文，英文还可以。真是一代新人了。午餐狼吞虎咽，吃了我两天的饭。晚上吃饺子，就少些了。玉珍包了饺子，让王禹带去看张丽。小家伙一行（另归国三女孩）还参加四川旅游团。机票是母亲的钱，自己打工的钱供零用。

下午游600米。

钟叔河寄来《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

2002年6月6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并翻《林屋山民卷》，很想写一篇短文予以介绍。

上午丁东、小王来。漫谈家庭（母亲）、人物对我的影响。谈了当学生时受鲁迅影响。然后谈毛，抗战初的几篇文章，延安时情况（没有盲目崇拜）等。小王即去新疆拍片，要两三个月，以后由丁东录记。午餐后离去。

下午任小彬、崔武年来。崔的一个观点同我相似，过去将马克思主义变做原教旨主义。谈当年青干局的工作还是改变了党的选人、用人的某些老传统，有其进步作用。崔写了个文字东西，有底稿给我。小彬的个人问题已解决（关错了），但几百万款未退。同意他向曾庆红写信申诉。谈一小时后离去。

游600米。尚不觉累。

给笃文送去《新湖南报人》，并这一年作的十首诗（包括三峡三首）。

晚上廖汉生的秘书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告知雷霞回到长沙家中，即被捕。他知道邹建华一案详情（肩上大校章，说一次聚会见过我），也知道杨正午、周伯华等人情况。雷霞太

大意了。段飚来，一份关于西水东调反钱正英的文章。谈朱镕基大搞高速公路不关心铁路。

2002年6月7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五点起床。这几天都是赤膊睡的。北京变为全国最热的地方（超过海南）。整天不想做事，只能翻翻报纸。

下午游500米，觉得有点累。黄道奇秘书来电话（在外面打，怕窃听也），告知雷霞被捕事。中纪委派人去湖南，是了解刘正的问题。

2002年6月8日（星期六）阴

昨夜睡足七小时。五点半起床。阳台上感到有凉风。浏览报刊。

上午孙长江夫妇与冯林来，在雁栖山莊时答应过为他们作字的。上门来了，只好践约。玉珍也吊瓶回来，帮忙铺纸。共写四幅，为冯写大字“书香满屋”。另一幅是办纺织公司的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书康梁句，另一张（孙耀庭，长江朋友）搞武功的，书有关警句。

工业盛而商业荣，举国移风，争讲工艺。今日之竞争，不在腕力儿在　力（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不在沙场，而在市场。

下者养形，其次养气，太上养神（王夫之）

神全则身安，大德而身安则寿永。

写了一个多小时，只错了一张。觉得呼吸不顺。

午睡一小时。两点到文津街，游400米，即觉累，呼吸不畅。回来玉珍为我吸氧。

四点王宁与儿子李坚来。王已89岁，精神尚好，喜欢活动与读书。给《耀邦谈话》等。谈小舟当年受制于周惠。庐山下来后，会上逼他交待，恨不得拿起话筒扎［砸］其头也。

杨继亮来，他的反腐片组到沈阳时，竟被市公安武力关押。

夜观中巴之战，任意球发进之后，即知大不妙了。

2002年6月9日（星期日）阴雨整天

昨夜凉快，着睡衣，只是脚部盖了布单。睡到六点起床。从早到晚小雨不止。

长寿街人方丛春夫妇（何细妹）并姐夫来，带甲鱼与鸭子等，下厨作午餐，又送我三盒竹雕，毛诗等。此物在岳阳楼等旅游点外销甚好。张青义随后到，满起、小玲、杨小玲和女儿，王禹都到，午餐十二人拼桌，真正的长寿街菜，腊肉几分厚（玉珍菜第一次见到了），酸菜（青菜腌的）炒苦瓜最合口也。三点后才休息。

骆小海带弟弟来，还秦城二本书，再次谈到“版权”，不能外发表。总想问我有关毛的问题。于是谈到他们这一代红卫兵：搞清楚没有？为什么如此“造反”？学生打死校长，头头们有无反省？有的现在还在台上（提到邓家女儿）。他们的责任首在清算自己的历史。让他们看我的题词：关怀莫过后来者。

2002年6月10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着睡衣。室外23℃。

翻看一本笔记，内容甚丰富，可以整理成札记。

上午薛京、苏志宏来，在广州同天地老板大体谈定，只是印数待商量。香港已走下坡，文化更是沙

漠，顷多印一千，还必须同我见面。于是决定 14 日仍深圳一行。告知笃文，很是高兴。因吴北如早邀去过荔枝节也。晚上告周成启。

杨继亮父子来，为反腐败电视剧到沈阳，拟拍慕马案，找最早揭发人周伟（70 岁，离休厅级干部），反被市公安局管制监控，没收录像带等。绝食五天（不止有辟谷本事），引起惧怕，找山西落实情况。北京记者拟报导此事。我建议：必须取得山西当局的有力支持。周伟举报时，李铁林定为“政治反动派”，关压［押］了二年，现在还未彻底平反（开除了党籍）。

2002 年 6 月 11 日（星期二）晴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又要作外出的准备了。

上午秦中一、陶楚才来，交 5 月 22 日《三峡工程报》“李锐同志考察三峡工程”刊头版头条。我同陆佑楣的照片，我的表情甚为忧虑，陆则是笑脸。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其实还有愉快的面照也。文中只有一句话是他们带主观写的，我说：“修好了将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不能不将三首诗并讲话内容公之于世了。看来，他们确是想利用我一下，大概多年来关于工程质量等问题，受到的责难甚多。今天以此问秦，也作如是回答。照片是好的，随行四人，各人一份。

玉珍看眼科，说广州中山医院有著名的专治角膜炎的医生，那就正好深圳之行不妄去了。

浏览报刊。《参考》已开始介绍张学良口述历史。对蒋介石是痛责的。前不久，扬州方行重来信，却反言张赞扬蒋。大概有过此种传说。

下午游 400 米。速度还是保持不变。

胡绳 1999.5.25 寄我的文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写有一句话：“近发表拙著一文务请指教”），内中提出“民粹主义问题”，实际上轻描谈些也。当时没有读完，今天读完。“左”爷们却大肆攻击，反而抬高了身价。

2002 年 6 月 12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睡得尚好。浏览报纸。

上午湖南电视台阿因（女，一级导演）同一群青年和平江老干局负责人等，总有十个人来到，拍《中国有个平江县》。主要谈李六如同我家同我交往情况，旁及方维夏、胡筠等。拍完又同我闲谈“三个代表”等。有一位谈得很直爽，中国要走上民主化道路，至少得 50 年，也许 100 年。这倒同我看法差不多。十一点才离去。

鞍山市原韩市长（刘云鹤亲戚）同秘书来，邀我们去鞍山看玉佛（每年得旅游 2000 万收入）。到建设部饭店吃狗肉，刘云鹤一起。谈到慕马案，慕是李铁映一伙的，得到李的关照才能调沈阳。这一代“子弟”干部，问题自多。

2002 年 6 月 13 日（星期四）晴

五点醒来，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中国改革农村版》副主编丁伟来（湖南人），戴煌介绍。新出农村版，要题词。写了大幅：

做农民的知心朋友，让农民的头脑富起来。

清理要带走的资料。有好些信没有复。

下午观中土之战，3:0，不是一个档次。总算见了世面也。别的体育、球类都还可以，为什么唯有

足球老上不去？值得研究。同市场经济有关，有剧烈竞争，还反映在经济上。

下午游 400 米。用肥皂洗了澡。

夜复山本雄子女士信，《毛晚年左错》已译成译［日］文，答复出版事宜。

任小彬下午送来崔武年写的《关于我国第三梯队建设的思想和实践》，其中有许多统计资料。

2002 年 6 月 14 日（星期五）晴 到深圳

六点起床。清理带走资料。好几大夹包。每次都是带多用少，只能如此。

同朱正电话，谈钟叔和［河］的“　条思想”（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当年打成右派的铁证。今天读来，也是针对时弊的高见。很想写篇短文。让朱告钟。得知小妹书《有这样一个母亲》已上市，让薛京买来两本。

胜利来，帮着料理。十一点半午餐。十二点出发，让薛京开车，开得很不错。45 分钟到机场。苏志宏到机场。迟飞一小时。在机上将《母亲》书中，第一次读到的小妹、悌忠文，唸给玉珍听，觉得甚好。吃了些点心，喝藩［番］茄汁等饮料几杯。

五点过始到深圳。小苏的公司两部车来接。赵克斌（新华亚太实业发展公司副董事长）与一女秘书，专门照顾玉珍的（张坚安排的）。吴北如亦派人来。先到银苑酒楼吃饭，先尝刚摘下的荔枝。餐大蟹（一桌人吃一只，首次见到）与小石斑鱼。边观《大哥》。九点到西丽湖度假村，住二楼。发现有蚊子。赵克斌说服吴北如，移住市内阳光大酒店（即熊清泉儿子当经理的）。

2002 年 6 月 15 日（星期六）晴

昨夜大概十二点始入睡。冬天的被子，只好穿上毛巾睡衣，睡得不安稳。六点起床。

早餐到三楼一问，每人 110 元。于是薛京我们仨人上街，到十字路口一小排档，吃米粉蒸蛋，两碗加一盘炒粉，共 13 元也。

九点，周成启来，带几篇《争鸣》等刊复印资料，内有一份《动向》三月三日号的“田家英死亡真相大白”，太骇人听闻了：是被枪杀的。“知道内情太多了”。

换到五楼一个有套间的房间（这个五星级宾馆设计太差，房间多角，客厅小而封闭，卧室大而无当）。十一点，香港天地公司董事长陈松龄，副总编孙立川来到（周成启同孙接洽，出《世纪留言》）。薛京上次来，已谈妥按 16 卷本刊出。他们同我闲谈形势：问“三个代表”，当前形势，今后发展等等。我谈了人类社会有个“自然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西体中用”比较合乎实际，经济全球化，极权国家已少而又少，加入 WTO，有可乐观一面：不能不逐渐民主化，顺应世界潮流。胡锦涛及以后的一代代，总会逐渐改变的。“三个代表”比“四个坚持”好，江也还是在动脑筋，等等。饭桌上又继续漫谈。关于文集出版，陈说：二千套（可散卖），版税 10%。定价约千元一套（则可收入 20 万元也。玉珍关心此事，由提出）。争取今年将稿交出并能付印。下次再正式签订合同。饭后即同陈、孙并周成启告别。

午睡一小时后，已四点多了。

晚上由曾新稳（宝安区人大副主任，51 岁，东江纵队的干部子弟，张坚的朋友）等请客。新华公司总经理金鹏等几位本地的公司经理在座。一大碗鱼翅只吃了一小半。我要了炒河粉。

上床前沐浴。挤时间翻完《这样一个母亲》。

2002 年 6 月 16 日（星期日）晴、雨，离开深圳到广州

六点起床。睡得尚可。玉珍强我洗淋浴。七点半三人到二楼吃自助早餐。有一男服务员读过我的书，

记得照片，竟问我贵姓。读者如此广泛！

回房看电视。世界杯赛。十点始出发去广州。两辆“本［奔］驰”。一路宝安、东莞，“公路城市”也。高楼、工厂、民居、学校相接，荒野之处不多了。140 公里，再过 20 年，想必城市化了。住小岛 10 号楼 2 楼。新任书记门口接迎，很是客气。午餐吃了一小碗米饭，鱼虾等丰盛也。

下午小苏引起［来］三位澳门公司负责人，曾国添，天智（亚太）公司主席，沈德全，凯旋国际投资公司董事长，何志华，珠海汇盈丰公司总经理。漫谈澳门形势，同香港不同，加入 WTO 后，去年是六十年来发展最好一年。当然还是靠赌博旅游城的消费，40 万人口有 6 所大学。驻解放军后，社会秩序好转。沈德全谈到实质问题：正同湖南谈长沙湘潭高速公路（28 公里）投资，8 亿元本省只 20%。于是我向他介绍林祥威（湖南公路总工程师几十年）与潘基踬（省人大副主任），可当咨询。谈到湖南复杂情况，邹建华案，要他多个心眼，守住法律（主谈的是副省长周伯华也）。玉珍也参加了意见。

晚餐同薛京两客人一起，有乳鸽等可口菜。饭后散步，意外遇一哨兵阻拦，发了脾气。一号楼似加了一层。

2002 年 6 月 17 日（星期一）阴间晴

六点起床。淋浴。早餐前后散步，这恐怕是广州唯一可散步的地方。

接待办小李联系好中山医院眼科，玉珍上下午都去细诊。主治角膜科教授陈家祺最有名。结论尚好，是糖尿病引起过敏（决不致［至］盲）。

上午我在家看资料。下午一同去医院，我也查诊了。只是有轻微白内障。对玉珍写了详细病历，并开了药方等。小苏买来 10 本《实录》（三版），分别签名赠送院中人，其中一位主任是我的读者（上午以为是我去求诊），闲谈一阵。

晚上同张坚、刘谦（现代文学博士）一起晚餐，并照像。也是“仰慕”关系。

同吴南生电话，他患病在家，约定明天去看望。任仲夷老去深圳了。张作斌也到从化去了。

决定后天返京，澳门不去了。

2002 年 6 月 18 日（星期二）晴间雨

六点起床，睡得尚可。《有这个母亲》各篇大体看完，从实际到理论，从家到党到国，都议论到了。确是一本可读书。

上午九点，薛京、小李一起，到吴南生家看望。谈到十一点多。谈形势、谈江、又谈到那位黄丽满，硬放在于幼军上面（传话：于还年青），也有可能代李长春。其丈夫在搞买卖，一家亲戚都安排了。传江的笑话：早起问四事：宋祖英走了吗？李住院了吗？曾来了吗？朱又讲错话了？如何处置本拉丹：普金——原子弹；布什——激光弹；法总统——送 800 个美女去；江——讲三个代表。大家听烦了。夫人为我们不断斟茶，向我介绍沏茶方法：第一遍水即倒掉（含氟等），以后冲茶，几分钟即倒出喝干，可冲数次。茶分大叶、中叶、细叶三种，等等。吴赠我石湾陶艺：老子（作者刘泽棉，有证书）并《经济特区的由来》一书。

下午上街并到大商场，找书摊书店，不久前有过清查，一本“内部”书也没买到。又逛百货，食品等分类，比北京长安商场等丰富得多。张作斌来，四首诗交他。

晚餐张坚同朱小丹等来，朱是市委原副书记，现调省统战部常务副部长，49 岁，薛京早认识，宋之光的亲属（宋喜读我的书，向朱介绍）。席间谈延安、康生等旧事。“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内战时肃反十万，谈唐纵日记，1942 年“无一内线”等。同这一代人接触，应让他们知道这些要害也。

2002 年 6 月 19 日（星期三）晴间雨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时间不能集中，想写《三峡之行》短文，以作交待，因《三峡工程报》头版头条作了报导（5 月 22 日），《水利水电工程报》（6 月 7 日）转载时，有标题“修好了将是一个天大的好事”。我不能不写出实情。将三首诗交待（报导中根本未提及）。可是只起了个头，只能回京再写了。

八点半，南生夫妇来，一起早餐。介绍张坚相识。餐桌上谈世界杯，裁判偏向东道国南韩，意大利忍气，大家同情。回到房间，又漫谈到十一点。主题还是江也。当年办特区时，非常恭敬，调上海，还征求意见也。同谷牧有过长谈，虽未明言，但同意对形势看法。“三个代表”如此接受，制造吹捧，真是岂有此理。也不同意“代”的说法。有待自然历史发展过程，随着大批年青人接班，尤其进入 WTO 后，必然逐渐民主起来，世界潮流不可逆转。也同意我的看法。临别将《有这样个母亲》相赠。

下午三点，张作斌来，欧初赠我《屈大均全集》。他们都想聚会一下，可惜来去匆匆。玉珍路上买一筐水果，一起看望李汝伦。同两种癌症相战多年，说话功能比上次见时好多了。送我两份资料，谈九一八时张学良乃主动不抵抗，并非蒋介石之故。谈诗词学会人事问题，笃文与梁东关系等等。汝沦认为《中华诗词》办得较好，打开局面，乃笃文之功，等等。

晚上洗淋浴。晚餐后在河边散步，捡到一个方片风筝，对岸吹来。三个人收拾尼龙线半个小时，得百多米也。

2002 年 6 月 20 日（星期四）晴 回到北京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带来的几大叠资料根本未用，也没翻过。三峡之行与怀黄万里文也未动笔。

七点半早餐。金鹏与小苏来告别。同金谈新华公司原委。他们原属安全部工作，后渐解除。金到美国见过克林顿，摸台湾关系的底牌。我核潜能毁洛桑矶也。美不致［至］捲入，等等。现在投资高速与电信（同铁道部合作），均几十亿投资。他们各自有股份。出我的文集甚积极，知其价值也。当然也在“通上面”有可求之处。张作斌来，一起谈文集意义（张老又大捧）。

十一点半午餐，接待办主任，小范等来，小李（晓东）买到四本《实录》，让我一一签名。张老送信纸给我。一起就餐，闲谈。十二点告别。小李送到机场。

比在北京上机方便，从要客室进出。三人坐头等舱。一点半起飞。稍吃午餐。四点多到京。小赵来接。五点廿分到家，一路未阻车。

小玲、胜利在。一起晚餐。信件不多。

2002 年 6 月 21 日（星期五）多云、阵小雨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小赵取回上海寄来的《我有这样个母亲》三大綑（50 公斤，大概百本）。此书还有几篇没看过。玉珍对小妹之结未全解开，让她又谈一阵。

杭州钱明锵电话，寄来信件，有诗家让我为其著作题词。

下午四点，李普接我和玉珍到他家，黄宗江和女儿（阮丹青，香港浸会大学副教授，教社会学）先到。漫谈形势，黄谈到三李：李锐太锐，李普离谱，李慎之难慎。谈毛泽东 1957 年谈鲁迅活着会如何（答罗稷南问），黄宗英是见证人，写了篇文不愿（不敢）发表。我说，已在一份文摘报见到此报导。黄说，宗英和冯亦代都已卧床不起了。李普的两个女儿随后来到（抗美从美国回来），大女儿谈杜高心肌梗塞被抢救过程。真是该多加注意身体了。还一边看电视：巴西对英格兰，果然猜中，还是巴西 2:1。

在新华社大饭厅的三楼吃饭，菜极丰富。喝了四五杯水晶五粮液（比茅台贵）。席间谈此次深圳、广州之行。送李普菊花石笔筒（三峡送的）。谈三峡之行。八点始归。李普已收到《母》书两本。赠黄

宗江一本。

2002年6月22日（星期六）雨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

几乎整天翻报纸。积压一周，看不完。将小妹《母》书翻完，玉珍也在看。胜利、满起各取走一本。了解我们这个《党国时代》的这五十年，这是一本有价值的个案分析，从一个家庭看一个时代也。

下午游600米，尚不觉累。观电视，韩国胜西班牙，点球5:4，又是裁判有误，斗牛士不服也。

玉珍用调频器不当，电视乱套了。将胜利找来，一节节调对号码，恢复原状。

2002年6月23日（星期日）雨

六点起床。室外20℃，一雨又成秋。可穿夹衣了。

上午徐梅芬来（78岁，武大英文教授，原在《大公报》，打成右派），将新疆黄冈学校照片等交我（我题的校名）。她多年来在收集1949—1976反右等运动中被整死者、受难者名单、事迹、照片等。电话约王怀安来，为我们俩人拍照。赠《谈话》文等。这是个有心人。那天在武大校友会我的讲话，她作了记录。说陈荷夫有“左保守”一面。我建议她收录范围小一点。

下午四点，同玉珍到崇文门外的云腾宾馆（云南招待所）的五层楼聚谈，到三李、杜、光远、王老，及孙长江、马立诚、李胜平、施滨海、沈昌文等二十多人，主人刘洪武、李尔军是桂林七星大酒店公司的董事长和驻京代表。马立诚先谈些情况，大家交换信息：

最近一次中央小会，问：个别野心家夺权怎办？随即有人问：是否出了不坚定分子（江未答）。尉谈到传言甚多，以文作作准。5.31讲话，吹嘘13年成就空前，“对邓好作交待”。似有松动：香港的《前哨》、《动向》等可派人来，苏晓康让回来。也有人谈到，乃是姿态，如吴稼祥能回来即回，不能回的仍不能回也。中宣部有32个不准（报导），港报刊登了，也不在意。官场小说出了百多种，查三种：《省委车队》、《县委车队》，写司机经历。人事恐未最后定，恐仍在争也。

杜老谈：八千万农民，日收入不及一美元，城市二三千万下岗，如何稳定。总怕民主，又不得不讲民主。民主恐惧症。总想留好印象。压力来自“左”方面，民粹主义，恢复毛。世界潮流社会民主主义，怕改社会党。有篇文章（　舵）（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①共产党应按社会民主主义办事。②政协应恢复1946老路。③城乡都民主选举。④人大代表实行竞选。⑤共产党政权向两党制过渡。⑥开放舆论，新闻监督。

光远谈轻骑队历史，毛曾很称赞，贺龙、王震等一放话，毛即变脸（谈变脸戏法）。

我谈江处在矛盾中，想变化，又怕变（不稳定），想与时俱进，又要守住老盘子。吹捧十三年，5.31讲话乃十六大底盘。（朱讲话，向弱势群体倾斜，乃西方用语，中宣部想禁用。）

慎之赞成我的矛盾说，谈普金向美国倒去。世界大势，靠拢美国又害怕。

施滨海告我，赵想去四川，改换高尔夫球地点，朋友来访，都不答应。拟再上书（十六大）。

晚餐吃云南菜，但过桥米线完全不行了。

晚上赶着看完《大哥》的结尾：大团圆。

光远告我吴冷西去世，他写不出文章。——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2年6月24日（星期一）转晴

五点起床。睡得尚可。整天翻报刊。

《改革内参》12 期，有一篇重要的“国土资源”统计资料，水土流失，沙化等等，可怕之至。

下午凌辉来，校正《平江革命画册》，图片、文字等，换了一张照片。

晚上正看电视，小妹、悌忠、忙忙来到。玉珍和廖嫂忙着给他们做饭，有炖鸡、炒粉丝等可口菜。楼上嘉楠来，大家高兴得很。他们即住在旁边的国宏宾馆。悌忠父亲病了已住院。

十一点始上床。

看到书，共有 200 本。[4]

2002 年 6 月 25 日（星期二）昨夜雨、整日雨

五点醒来，即起床。浏览报纸。

八点薛京、小赵来，吃饭后，一起到万寿路看新盖的“部长楼”。行政处有人陪同。内部尚未装修，14 层，三座门，只一座“部长级”。建筑面积 230 平米，房间都大（正房四间），客厅尤大，阳台很宽，只一个厨房，三卫生间。满起一家可住进来。玉珍基本满意。我之愿搬，主要在空气与环境，附近也有医院，购物则不方便。先定下来再说。

小妹、忙忙来，带来许多药物。“范李旧信”整理了一部分，非常正规，原件塑料夹页，打印件已装订。疑问人名录等都另页打出，真是了不起的整理。认为内容如实反映一代青年历史。

下午游 400 米。夜观韩德之战。

2002 年 6 月 26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整天浏览报刊并看 39 年范信等。

上午晓梦来，看《开放》两本等。呆了一天，晚餐后始离去。她想写 50 年来新闻史，以人物为主线，很想写范敬宜，是一个有思想的温和人物，同各方关系都处得好。谈到采访情况，84 年在辽宁一篇农村报导，《辽宁日报》担心出事，却被李莊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并发评述。90 年代又能主持《人民日报》，直到退休。我建议多写几个人物，具有代表性，如胡积［绩］伟、吴冷西、戴煌、穆青（有议论）、马立诚（新一代）等。现在的舆论控制与报纸（几家大报）没看头，是历史空前的。

上午李劲祥的女儿等三人来，让我参加一个新科技（节能）投资项目活动，玉珍定要我应付。

小妹晚上来，谈悌忠父亲可能不是癌症。

上午九点，方实的女儿叶维丽来（已入美籍，在麻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教书，研究中国当代历史和妇女问题，已访问过 50 人）。谈到十一点多。她关心 918—129 这一代人（温济泽分成两代）。都是城市知识青年，中学多，大学少，家庭背景（有富宦家）入党背景，大革命影响。李慎之谈重归五四，新啟蒙。当年马克思主义影响，艾思奇大众哲学等。斯大林影响。延安抢救。黄乃承认过“特务”，第二天反［翻］供，等等。我谈了自己的经历与看法。

2002 年 6 月 27 日（星期四）多云阴、小雨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上午玉珍去看望朋友老高，患癌症，最近发现。老年人发现此症的似越来越多了。小妹、忙忙、悌忠来，玉珍做了许多菜。一起晚餐。

下午游泳，600 米。

[4] 指出版社寄到李锐家中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一书，共 200 本。——李南央注

2002年6月28日（星期五）阴间多云、阵雨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上午薛京、胡海燕来（女，加拿大国际贸促会秘书长，单身到日本打工几年），胡要字也。小赵带一份　县办厂（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要钱件，让我批转王旭东，这是他妻子（张家口人）托办的！

忙忙引来一大群同龄和在学的青年来，有楼上金老的孙子（1.82米，在医学院教体育课），季诚龙的孙子，于小刚女儿（在英国学电子工程）等。

应李劲祥女儿邀，下午到国际金融大厦（泰康人寿公司大楼）参加“芬兰Ensto（恩斯托）供暖产品技术推广会。由北京市建委有关人员主持。此种低温辐射电热膜供暖，国外已推广多年，国内尚首次（由电能直接变热能，利于环保）。我讲了十分钟话，主要谈此种先进技术与文化，多在国外（不要妄自代表也），最后讲了水电不能优先（酸雨烟灰满地天），因前面有人讲到媒电。

2002年6月29日（星期六）阴多云、阵雨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九点，丁东、刘瑞琳（女，山东“老照片”社总编）、小妹先后来。谈《有个母亲》书有关情况。李范信件已打印部分交丁一份，同刘谈如何出版：全由南央操作（79年个人档案找出后即由她保存着），出版社分送稿酬，丁与南央都肯定信件的历史价值（丁操办过郭小川日记等）。个人与时代紧密相联关系，尤其当年延安生活种种实情。刘先走。一起午餐，吃饺子。

下午游600米。遇见季成［诚］龙，还在谈他的待遇问题。上午杨团来，给我《思痛录》及《反应韦君宜》，才看到韦80寿辰时，我写的那首诗。杨让我为父母书墓碑。

满起、小玲来，帮助做饭。

2002年6月30日（星期日）阴转多云、雷阵雨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周笃文摧［催］锦州要的诗。上午定稿：（只用了他代撰的第一、二句）

海抱山环气势宏，当年一战定雌雄。
沈阳接管开先例，盘锦初来忆事功。
开发新区齐奋进，能源基地更兴隆。
骚人遊客心潮涌，多少诗词曲荡胸。

——2001年9月中旬应邀参加锦州诗词曲讨论会，本地诗家吴勉导遊名胜古迹，观辽沈战役纪念馆有感。

2002年7月1日（星期一）阴间多云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一早薛京来，取走满起简历，即日调来。小赵回四川已作好安排，须带动几天，熟悉常走动处。上午作字。

字债欠了甚多：要条幅的，题书名的。陆秀夫纪念馆落成，家乡建湖（现属盐城市）居民委员会集资兴建，要留字，等等。陆秀夫事由戴文葆来信（他是盐城人，信中谈及同乔木、乔冠华关系等事），后又接社科院王春瑜信，也是盐城人，他转戴找我，自己再来信述及歌颂陆秀夫有关诗词。

周笃文电话，托他代拟诗稿，他查了下宋诗等，无陆本人诗（我也翻寻过）。写了四句寄来。只采用了第一句：大节孤忠义薄天。

勉强哼成四句：

孤忠大节气冲天，亘古男儿在眼前。
父老乡亲齐嘱附［咐］：为民代表学先贤。

一连写了几张，字较大，都不满意。

下午小妹、忙忙来。忙忙星期三回美国。

晚上轶青、吴勇夫妇来，谈徐滨癌症扩散到背脊，痛得死去活来。后买到一种中药，服后制止。

2002 年 7 月 2 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上午续作字，甚累，废品甚多，真是老了。

小妹、大胖来，留午餐。张丽已按［安］好起搏器

正赤膊作字时，张青义同山东莒南县长陈{祖}珍来，赠《耀邦谈话》，谈大形势，历史规律，让地方官眼界宽一些，要学浙江，放手民营企业，经济才能好转，才没有法轮功。

下午游 600 米。同玉珍看望徐滨，小瑞一切如故，决不能谈婚事。已 48 了。

晚上小妹来，谈《母亲》书出大事故，上海市委宣传部认为有严重政治错误，全部收回销毁。社长找赵南荣（原有矛盾）谈。赵拟抗争。于是同元化（打通）电话，尽力保护赵。元化说，龚学平原是他的副部长，《文汇读书周报》一编辑被撤职，他保护时，口头答应，终于撤掉，没有办法。他也认识赵，是个平和稳重之人（此书由湖南周实活动成功的）。周实也给小妹电话求援也。

2002 年 7 月 3 日（星期三）晴间多云

五点醒来，五点半起床。陆秀夫诗改定，四益认为“代表”二字引起“三个代表”误解。

大节孤忠义薄天，丹心永照汗青间。（文天祥句）
家乡父老深情意：重范衣冠对镜前。

重新写过，未用大字，仍三尺纸。为“杨述、韦君宜之墓”写了七八张，各种尺寸，墓碑 1.4x1.3 米，因必须用原字形。玉珍也认为我写得太累了。

下午游 600 米。

杨团来取字，给我袁永熙儿子写父亲的文章等复印件。谈 70 年时，家庭会中忆旧，父母亲都谈过范元甄，说“邓力群太坏了”。我说，她的父亲是“大傻瓜”（太驯服、忠臣了），母亲很聪明。从而谈及往事，她完全同意。小妹来，又同小妹谈及。

徐瑞璋［章］的媳妇绿河来（她从书店买到《母亲》交徐一本），送花篮、水果。她母亲是化工部原人事局长，丈夫蔚蔚同贺国强同班，关系甚好，也认为贺人比较朴实。由于她做工作，徐瑞璋［章］对这本书看法可能有变化，但反对女儿揭母亲则不会改变。我同她们谈到此书的意义，在解剖并回答过去这个时代的许多根本问题，特别是关于“党”、“思想改造”其中关键。由于王元化的帮助，赵南荣处境已改善。

2002 年 7 月 4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上午续作字，欠债还完。寄出三封（题写书名等）信：张作斌、周成启（内有张广定《狱中上书》求题词），钟展锦（广东惠州党校，地方学者，写书名，来长信），还有交薛晓源

的书与条幅（他父亲要的）。薛京下午来，让他挂号发出。

下午游600米。早晨玉珍为我理发，大概两三个月没理了。

《中国图书商报》(6.27）整版刊小妹《母亲》文摘要，以及习卫平文摘要，还登了几行我的简历，有这样的话："《庐山实录》震动学界，影响深远，至今畅销不衰。晚年著述甚丰，被公认是中共研究毛的权威学者"。

王春瑜电话，对条幅似满意也。告诉他"万岁"来源：乃1950年"五一节口号"自己加的。王甚感吃惊。

2002年7月5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将几天的作字劳动加以清理，并整理所有的几十颗印章，姓名章与闲章，分别装盒，以便以后使用。

舒芜寄来《口述自传》，随意翻看，发现有我们俩人的合照（1999.6.12，谭丕模百年诞辰会上）书中也有朱正的照片。其人我完全不熟悉，只知他是杨永直本家兄弟，"交出胡风信件"这一大事。

《炎黄春秋》转来四封读者来信，都是研讨当代史事，根本国事问题，有所询问，还有的是对那本《大跃进亲历记》版本如此错字成堆的质疑，有一封是篇长文《给李锐同志的信》（读《直言》感想），对"马克思的核心理论——消灭私有制"的根本质疑。上午薛京先来，随后苏志宏、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张坚来，为新华公司四川高速公路投资案，与另一案，让我签署意见转朱镕基与江泽民"酌情处理"。然后到三环"金悦世界餐饮"午餐。店主女主人是湖南人，一群服务人员是岳阳、平江女孩，还有平江男厨师。玉珍单独一大碗燕窝。

程真来，给我北图《名家手稿文库》件。他要收藏我的手稿，答应了，下周再谈。

小妹、嘉楠（金老女儿）、悌忠先后来，七点吃晚饭。玉珍做了一桌菜，为小妹、悌忠饯行。小妹的文章《平等争论》，悌忠有过意见，不听取，这回"惹祸"（上海宣传部主要谴责此文）。我让小妹今后要听取有益意见。悌忠高兴地说：有了"尚方宝剑"了。同他们谈，注意开车安全。忙忙定要离开那个犹太人。下午黄乃来，担心安林的身体。

2002年7月6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小妹昨夜在家住，睡在客厅。将两本《1957 新湖南报人》与她，可在美国华人中传看。她的两位医生朋友来接，八点半离去。

看了一上午报刊。

下午三点到秦川家，冯媛刚从美国回来，约定今天来看我们。玉珍也去见了一面。美国好几家报纸刊登了有关若水逝世报导。她在哈佛读了个新闻专项。关于若水的遗稿以及如何出文集等，她在准备中。我提到若水前妻儿女同她的关系事，（儿子38岁，女儿30岁，冯媛才40岁）女儿同母亲关系密切，现在若水的妹妹，女儿都住在一起。我将这种关心提出来，让她注意。秦川说，人民日报有人关心若水的。

秦川谈到习仲勋晚年同他谈过，平生从未整过人，也未"左"过。建议他将仲勋关系写出来，乔木的关系也应当写出。乔、邓两人如此将若水整下，真是可恶之至。

2002年7月7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八点三刻到八宝山，向陈英茨告别，来人甚多（大都《光明日报》的），有些人认识我。同杜导正坐在一起。谈赵事，有几万字的"六四过程"传入中南海，说明杜、于、李、

万里（最后是杜）几人看过。又说港书《脊梁》中也提到我们几人。《新湖南报 1957》书的序言，《炎黄春秋》将刊出。他原来的副手刘　之（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很是热情，同我谈应当将马克思主义弄清楚（似让我动笔）。我说我不是搞理论的。又谈不同意王若水否定十月革命。

上午十点丁东来，谈 1948 年—49 年，到哈尔滨，接管沈阳一段。谈高岗、陈云、洛浦及彭真错误等情。近两个小时。将来找到笔记与已刊文章再增补。

下午三点，湖南彭明道来，65 岁，研究毛诗，原来是部队的，萧永义朋友。给我十篇文章，有些新刊诗作细致考证，不同意文献室抬高毛诗，也将之神化。

2002 年 7 月 8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书房乱得一塌湖塗，多日想整理，今天开了个头。书太多，报刊太多，留的资料、杂件太多。第一多已送走 2000 本，还得送走此数。哪天能清出呢？满屋子书，下一辈也看不完。

薛京来，让取走四封读者来信（《炎黄春秋》转的），都是谈大问题。一封是从“消灭私有制”批判马克思主义。先让薛京简单回复。

下午马立诚来，谈最近讯息。胡鞍钢文，6 个最：最大腐败、贫富最悬殊、最地区差，农民最穷苦，最高领导要负责等。朱最近约几位经济学家座谈（有胡），刊《人民日报》头条。曾庆红约写钱学森吹捧江的访问记（谈混沌物理），刊头条；又批发谈青年干部腐败文（38 岁的税局长等）。可能针对胡锦涛（？）现在省级班子全换，都是拥江的。看来确作留任打算（传言到 2004 年下）。我则估计只能学邓（留军委主席）。还谈到 16 大是否再个人上书，他说两种意见。允代拟一短稿。将《母亲》与《1957 新湖南报人》赠与。后者设法出版。

2002 年 7 月 9 日（星期二）晴

三点半醒来，久久不能入睡。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找到钟［宗］凤鸣的《谈话追记》，拟全翻一遍。刚收到时，只看了最前面部分。

澳门的邓步峰经过周笃文，定要为我祝寿。中午在文采阁，约李普夫妇，黄宗江、苏仲湘、戴煌夫妇、张锲是阁主人，送我 50 年茅台精品。各赠《母亲》书。席间谈毛之痞气，对鲁迅亦不放过也（谈谢泳不解史事）。仲湘还谈到十三、四岁时，有过“玩女孩”事。又谈吴冷西，打黄操良等三人右派，戴煌也是他打的（戴在越南时，胡志明、长征等常找闲谈，批评“不守纪律”，应“事先请示”），吴亦甚花花也。胡志明恐怕是唯一忠厚长者，以仁义待人，且终身未聚［娶］，真正廉洁奉公。

下午游 600 米。遇见郑惠，谈江不愿下。

2002 年 7 月 10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何格高来，谈过去三峡情况，被钱正英掌握。一次向李鹏汇报水位，嘱谈谈反对派的意见，不能上的理由，钱在座制止，李也只好服从，而不哼声。从计委、科委夺过领导权，也不知其底。他在计委被宋平信任，参加三峡论证，有个王京（原钱正英秘书），乃局长，总想给他穿小鞋，不能得逞。关于平江建高水头（710 米）抽水蓄能电站事，他给湖南郑副省长一信，得由省里写报告才便于通过,将底给我，以便平江来人好对付。

二妹来，要到英国去看望女儿（学金融，已得硕士，是否读博士要商量）。有心脏病。大姐来电话，

很不放心。

下午五点到万寿路西一蒙古餐馆，何海燕约的，一个国际体育、健康组织的负责人 Jin Wang 要见我（上次在杭州办武术会，我没去，送了一把大宝剑），同来的还有浙江新昌县副县长姚锦旗（他们是同乡好友）。闲谈竞技体育催人短命等等有关体育问题，他们认为都是当前国际议论的问题。

因小赵时间搞错了（薛京又迟到）使我生气。玉珍对我大不满。

2002 年 7 月 11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浏览近日刊物。

二妹八点半由小赵送机场，玉珍同去，带走不少食物。

初步清理桌上的大堆杂件。现在的情况是：只想随手看看资料与时文，根本不想动笔，东西再乱，也不想整理。

翻宗凤鸣的《谈话追记》，六四内情，清清楚楚。一方谎报军情，一方刚愎自用。

下午邓伍文来，罗章龙的回忆录稿，已全部整理完毕（包括自传等），认为现在的四中全会记录是后补的，并非当场记录。谈到他父亲（邓克生）曾因家中纸店保留下来，拿了几十元定息（奶奶与父亲的名字同列），曾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将《母亲》书与小邓一本，他在李普处看到。

游 600 米，人太多。

给湖南齐振英电话，玉珍先反映雷霞全家不安，母亲恸哭，不让探监等情。我建议齐，告知黄道奇、熊清泉等，应当负责将此情简单写信与我，以便转与尉等。

2002 年 7 月 12 日（星期五）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大概十点半后入睡（近日已全赤膊），五点半起床。准备赤壁诗会的资料。九点许世琪来（《中华诗词》副主编），将“李锐赤壁谈话忆旧，话苏东坡、胡耀邦、王若水”改定稿交他，并录下一些古人论诗名句插入。许原是浙江的中学语文教员，周笃文的弟子，刚来北京一年，来意是让我谈自己创作感想。只好讲了点同诗的缘分，《龙集》的故事，以及对诗词创作的根本观点：同历史、社会、个人的进步一样，政治与经济，都要靠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民主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追求人的精神自由与物质自由。没有自由独立的思想，也写不出好诗来。谈了近两个小时。

下午游 600 米，较快，不觉累。回来浏览报纸。

接余习广电话，他的大著尚未开读，实在抱歉。接郭先述电话，怀谢文清文也没开笔，真是抱歉。欠债何时还清。

收到《穆青是“新闻界的焦裕禄”吗？》一文，揭发事实真相，暴露其人恶劣品质。总是这类人吃香也。

2002 年 7 月 13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李普送来《评北大那无光的一页》（读《牛棚杂忆有感》），论过去为何如此虐待知识分子，分析其根源，最后谈季羡林对待中国文化传统评估之不当。

胜利与秋林、满起、小玲来，午餐特丰盛。

下午小徐来。我同胜利手谈多局，负［互］有胜负，曾因失着而生气怨人，棋品不正也。半小时一局，下得太快。

2002年7月14日（星期日）晴

六点前起床。晚上甚热。书房、客厅频频开关空调。今天室外41℃，全国最热之地。

整日清找有关三峡的资料和书刊。明天下午亚洲电视要来采访。

上午志民夫妇来，谈他管辖几十个公司企业，有关电信方面多。谈吴邦国其人，滑头一个，批文："该抓紧的定要抓紧"之类。张柏林为平实之人，虞云耀文章写得好，也是清华的。赵结冰［杰兵］似病重，三十个字也要唸稿。下午平江来四人，为方维夏中学要批款，并为铜像写款。其中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乃企业家，喜读我书。赠《母亲》，并《耀邦谈话》。

晚上陆茂竹送来大袋三峡资料，是从陆钦侃处取来的。

2002年7月15日（星期一）晴

昨夜热醒，换席子，开窗户，只穿一裤衩，久久始再入睡。五点半起床。找出的三峡资料太多，将重要的分类入资料夹。陆总的基本未动，按亚视要求，写发言提纲四页：

一）三峡问题过程。二）我反对的主要考虑。

三）南宁会议争论和成都会议决议等。毛周态度。

四）79年后继续争论，我的多次上书。400人论证。钱正英一手把持，通天要挟。中央、科学界、地方两派，直到国外舆论。

五）关键在体制，缺乏民主与科学精神。

六）我的三峡之行。三首诗。

下午二点，丁东先来。三点，"亚洲电视"何锦灿、柯达群及广电总局丁度彰等一行六人到。一问，原来是一个有关中国水利等历史发展的科普片，还到西北拍黄河等。我谈了一个半小时。要害问题，包括陈云一派（姚依林、宋平等）同邓一派的始终分歧（赵也不赞成）。邓的"万吨轮船通重庆"，三峡省等等都谈到了。还拍了我的书刊及所留照片，还拍了我与玉珍的镜头。丁冬［东］也录了音。

给席殊书屋"好书"五周年题字：

至乐无如读好书，百花怎比好书香。

2002年7月16日（星期二）晴

三点醒来，久久不能入睡，几乎起床。后又睡着一阵，五点半起床。

上午为平江人作字，方维夏铜像题字等。为对门冯老太女儿女婿（都是医生）写条幅。废品甚多。此种劳动越来越心烦了，因此手也不顺。

下午游600米。用肥皂洗了澡。

玉珍已开始为我去宽沟作准备。包药即一大工程。

周笃文电话，又是封面题词。

2002年7月17日（星期三）晴

昨夜服眠药十一点就寝。六点起床。

上午来三拨客人：平江一伙来取字，并照相；程真与李小文（女，国家图书馆善本组）来，谈我的文稿等交藏事，信件与别人送的书都收；钱文忠（复旦历史系教授36岁），受元化托来看我。元化身体尚好，搬到庆余别墅，比衡山宾馆好。住院治感冒时，江泽民来过一个电话（问莎士比亚？）于是惹起

惊动，照顾了。《母亲》书事，他向有关单位发了火（主要是那个社长混账），才放过那个编辑。

下午游800米。让薛京寄走题字等信件并《母》书（丁弘、方行重、黄伟经等）。

2002年7月18日（星期四）上午雨、下午晴

近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一早为《中华当代爱国诗词大观》写书名，写了许多幅都不满意。九点钟一名朱明的取走（一家私营公司经办）。送两袋水果（玉珍一计算那些小包包标价，竟达四百多元！）

上午程湖夫妇来，在兰州当组织部副部长甚得意，不想回北京的银行了。征求我的意见。我调侃说，追名亦追利？看来还是名第一位。一起午餐。小胡很顺从，谈到薛京，似不准备再结婚。小胡的姐姐甚好，英文教员32岁。

下午薛京引深圳海丽小学的校长廖国森（女）与英文教员（女）来（我为此校写过校名），送一堆校景照片。学校重视人文、美术与诗词熏陶，学生一千多人，六十多教员。这个英文教员是留学英国的，不去教大学。办得远近闻名。这次来京是中央电视台要报导。送一本学生的书画册（12元一本），还送一套西服，真是深圳风气也。这位校长事业心甚强。于是谈到我在楚怡小学时的经历，特别谈到学生种菜，成品还带回家，以及菊花会等事。

下午游600米。

嘉楠送来一信件，要求得到成思危的一份报告与拜见成老。只得写信让胡德平一转，薛京先电话联系。

2002年7月19日（星期五）晴、夜雨

睡得不甚安稳。仍赤膊。五点起床。

上午浏览报刊，将三峡与水电资料分别装包。给方行重信，希望他将已写出信稿寄我，谈到许多问题，他比我思考得深刻。

下午游400米。到办公室。同李志勇谈满起、房、车等生活事，并问到“在上者”对我有无“说法”，提及六四后顾委四人挨斗事及《东方》顾准文事（“小风波与大悲哀”）。他只听说那天黄晴宜来家中事。给他《谈话》文。将一堆内部文件、刊物等带回。

四点半马立诚来，代我写十六大信：党内民主三制（差额选举，头头两届任期，监督制），简明扼要。谈到好的方面应提到，确有松动一面，如对胡积［绩］伟、王若水（住房、出国等）。谈吴稼祥其人（为何抬高曾庆红），服安眠药后救过命。“左”爷不署名，上书请江退下，署“一些老干部”。他原是《中国青年报》的，当年被钟沛璋所赏识。

许医农电话，外出刚回。三联出了本有关三峡移民书被禁。找到一本送我。

柏原来京，约明天来家中。

小妹电话：上海文艺社责编赵南荣告知，中宣部将他撤职。批评此书，不要告诉作者与父亲。赵答：第一条接受，二、三条不同意。

2002年7月20日（星期六）晴、多云

五点半起床。要作到宽沟的准备了。开始清理要带走的资料与书籍。

上午广东党史研究室欧大军来，要同我漫谈当年大跃进等等情况并问题，他连我的《毛晚年左错初探》长文都没有看过，使我甚不耐烦。谈了约一小时，最后将一本《反左文选》相赠，并《耀邦谈话》文。

张作斌没有收到我寄去的诗集题名，只好将挑选剩下的几副再寄至他家中。

下午三点接柏原到家，漫谈湘情并形势，随后张思之、陈杰勋（廖汉生秘书）来，一起谈威胜案并雷霞被捕事。雷的信已收到，逼她两昼夜不睡觉，欲治“诬告、陷害罪”。张老练，此信不能转尉，否则转到湖南，雷的处境（信如何传出等）将更糟。还是由我直接向尉写信。柏原谈到他在位时，如何受到省“左”爷当局的掣肘，开省党代会，不让他当个代表。他只分工管知识分子政策落实等。现在毛致用成太上皇，其秘书乃省长也。留他们晚餐，胜利、满起夫妇来，做了一桌菜。

前天姚监复来，谈出了游民文化的书。影响政治文化，社会文化，历史上有 30 个皇帝，50%乃流氓上台，五胡十六国，刘邦到蒋介石。改朝换代，最不稳定的两阶层——皇族与流氓。姚谈，手段都很一致。写流民文化的书即《三国》、《水浒》等。有人评价，三个代表乃马克思主义新发展。儒道佛外，我们这个党可谓第四个教也。毛实大“痞子”头。姚还谈到，台湾人惊叹大陆人购买力之高（到台湾参观的大陆代表团成员），在法国，一珠宝店一柜台金器被粮食代表团包买了。全国粮食系统亏空 5000 亿。中宣部文件，贾庆林写道：对党的方针政策不许说三道四。广西宣传部长说：不要无事生非，也不要有事生非。擦边球也不准打。

2002 年 7 月 21 日（星期日）晴、多云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清理要带走的书，随时翻《文化苦旅》中“三峡“文，如此从风景随意结合历史与文事，文章确写得好。

给尉健行信，谈雷霞事，“湖南真是无法无天了”，点出干预此案乃周伯华（还有杨正午支持）。并致胡锦涛信，说周伯华喜对人言，同胡关系好。将两信内容电话告张思之与陈杰勋。张愿当雷霞的辩护律师，但需家庭委托书。

玉珍晚上接雷母电话。

2002 年 7 月 22 日（星期一）雨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致尉信第二页又重写一遍，加上省委常委多次开会，要将威胜公司经理如何“置于死地”。

多次电话，找不到薛京。只好与小赵先到办公室，让小赵将两信复印四份。随后薛京来到，发出。用红机子找尉健行通话，久久始回应，开会去了。贾秘书答话，知道威胜事。我指出中纪委去湖南的人也跟着转了，有一位回话的人去过湖南却说没去过等。贾似不以为然，且不告本人名字，使我不快，口气也就重了。随即转寰［缓］。也就只能尽责于此，估计尉也不会有何行动。天下乌鸦一般黑，官官相护。让薛京找出 1982 年玉泉山文件。

下午续清找资料，甚累。一大堆书，还是老毛病，用得很少。

满起调来事已办妥。小赵在四川工作也已安排好了，明天可以正式交接班。

慎之电话，知道《母亲》书被查禁事，也要这本书。

2002 年 7 月 23 日（星期二）晴

两点半醒来，久久不能入睡。不到五点起床。继续清理资料，想找 1982 杂记袋装，没有找到，只找到日记本。那本 80 年版的《论水电河规》也没找到。玉珍埋怨带的书一大袋都提不动。

满起、小赵先来，一起早餐，薛京后到。八点半出发，到三不老胡同（德内大街）接丁东，出机场路北去大路，拥挤得很，顺义也改成区了。十点一刻到宽沟，一大群人在四合院门前迎接。副所长客气

陪坐一阵。这个老住房又换了家俱等，更豪华些。洗澡盆也改玻璃小房淋间了。

同丁东略谈一个月安排，不必准备，按时序或专题漫谈，整理成文字时可作种种补充。先搞出延安一段（交我二万字）先在集子中发表。给我港版《脊梁》（三代知识分子）一阅。内中有篇文章刊我们七人照片（1997年80岁祝寿时同于、李、杜、胡、丁、吴），文中提到我的名字，我们被称为："回到五四——老一代知识分子"。关于我的一句话是："当然，还应该包括至今仍在呼吁'防左'、'反左'的执政党开明派的杰出代表李锐先生"。

午餐如宴席，两位所长来"干杯"，女服务员都说我更精神了。饭后，满起与小赵回城。

下午游泳八个来回，丁东陪着。

晚饭前，白介夫来小坐。谈七月一日马宾三人（另两位姓李的，不出名）上书，劝江退位。胡锦涛找马谈，不要联名。马说：联名都不行，何况个人。于是我谈到，也见到一份长篇上书，署名"一些老同志"（随后丁东说，可能就是同一份，也是7.1也）。于是白谈到对"三个代表"之反感，"新闻联播"电视不看了。今年纪念七七抗战65周年，原拟开大型座谈会，外交部都同意了，可丁关根不批准，只能找中小学生去纪念。宽沟这个好地方，是由白和焦若愚搞起来的，地皮没花钱，中药材仓库那一片只花了40万元。

薛京晚饭后回城，张罗女儿升学事。

2002年7月24日（星期三）晴、下午阵雨

昨夜服眠药，睡得尚好。半盖了被窝。

早饭后同丁东散步20分钟，晚饭后散步半小时。略作准备，上午九点开始，谈东北大局，重点在从"关门打狗"到"让开大路"，还谈到"保卫马德里"（长春与四平）。边谈边议论，谈到十一点半。

下午游泳五圈，即阵雨，赶着回来。晚饭前回看白介夫（送何新的《江泽民时代》）。夫人是北京电视台，对我的书等有兴趣。谈贾庆林开各种会，长短话都要唸稿。谈江外出，曾庆红布置，如舞台演出一样，太不像话了。担心者还在留任。

2002年7月25日（星期四）晴

小解两次，睡得不甚安稳。五点半起床，户外活动。续看资料。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多，将东北问题谈完。记得高岗当年谈北满剿匪的重要，否则无巩固后方。他在住处自己抓住机关枪，陈云没有打过战[仗]，住在一起时情况。两人一起分析当年形势，中央与彭真初期错误，以及纠正过程，打了半年仗。高说，从梅河口退长春退哈尔滨，让彭真坐冷板凳，等等。最后谈同陈云关系，留不住，为什么南下。

同玉珍两次电话。二妹从英国回，女儿仍继续留读。英国有优秀历史文化，美国浅薄，英国深刻（我也如此预料）。薛京也在家中，从韩钢处取来那份"上书"稿。

下午回宽沟。四点多三人一起游泳，我游9圈。

《母亲》书赠白介夫。

订丁东也起草一份"上书"稿，也是写了四条。

2002年7月26日（星期五）晴

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户外活动。

早餐后，三人绕南山头一大圈，有较陡上坡，约半个多小时。

三人闲谈一小时，有关形势。做一刻钟气功。

谈南下情况，并接管《中央日报》等。那时已懂得处理上下人事，同省委内部关系。报社所起的作用，推动整个文化事业，出版、书店等等。新华社原来是一身二任。丁东带有 2001.5 期《开放》，内有刘晓波《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分化》（下），论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我们这群人（我名列首位）是比较温和一派；慎之、鲍彤等是公开决裂的一派。“但他们都持自由主义信念，政治体制非改不可。既有革命经历，又有深厚学识，既有良知，又不乏智慧。”等等。还有余杰论苏联崩溃文，介绍阿尔巴托夫论点：对思想的摧残导致总崩溃。“根本的原因并不在经济的停滞上，而在于长期的思想控制所造成的全体社会成员创造力，想象力和生命力的丧失。”“斯大林主义最危险的表现之一恰恰在于经过长达几十年的顽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使人们丧失思想的能力。依靠无情的镇压和无所不在的宣传把人们变成极权主义国家机器上没有思想的螺丝钉。”

小赵接薛京女儿来，下午一起游泳。

晚饭后，丁东回城。他老母一人在家。同玉珍电话，她还要吊瓶五次。

2002 年 7 月 27 日（星期六）阴雨

睡得很不好，两点起来服眠药，仍久久未能入睡。迷迷胡胡［糊糊］，六点半起床。上午精神亦不振。中午睡着了一个多小时。没有游泳。

翻资料，看书，观电视（“艺术人生”与演员潘虹对话，似是单身中年，颇有些哲学思想，认为处世最重要的是宽容）。整天放松。

看不惯薛京考大学的女儿，像个小女人，个人第一。还烫了头发。

2002 年 7 月 28 日（星期日）多云

晚餐前，在大厅中买到《张学良传奇》上下。——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作户外活动。粉尘雨，上午即停。

整个上午复信十来封。薛京没带信封来（我特别电话嘱咐），空前发了脾气：你二次回来就是为了偷懒，我如此忙，你安闲得很呀！并将此情况电话告玉珍，劝我暂时忍着。其实一直看不惯，一直忍着。

下午续看信。李凌的文章：勇破坚冰的《未定稿》（办到 1989 年）。过去似看过，可能一直未复信，太对不起人了。是今年一月寄来的。给他打了个电话表示歉意。他已 77 岁，是西南联大的。

下午游 8 圈。

2002 年 7 月 29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户外活动。早餐后散步，遇川大开会者，问起合并情况，说现在甚好也。此次会议是让外国十多个著名大学（哈佛、牛津等）校长介绍他们的情况。能真正学到一二，自是大好事。当前体制，能办好大学吗？

看《脊梁》，从头看起。其中也涉及大学情况。

十点，小赵、丁东回。带来《春秋文存》第一期，第一篇即《耀邦谈话》，算是有点胆量了。为钟沛章［璋］书写的序，已刊这期《同舟共进》，丁东带来，又看了一遍。是篇好文章。丁还带来元元口述《日常生活中的耀邦》，乃邢小群整理。夫人在青年政治学院，谈到陈琼芝得了癌症。

下午三人一起游泳，我游了 8 圈。

晚上未能观电视。白介夫夫妇来，他们明天回城。夫人名秦肖娜（56 岁），说《母亲》看了一天，流了眼泪，很高兴赠送与她了。白不知《同舟共进》，将《春秋》一并借与他们一阅。白谈到陈希同其

人：很是霸道，不接受别人意见。他是副市长，根本合不来。六四时，跟着李锡铭夸言乱情。同法轮功看法等，同我意见一致。

2002年7月30日（星期二）阴

六点起床。户外活动。整天阴闷天气。

看资料。上午九点半到十二点，续谈《新湖南报》情况。土改后着力宣传发家致富思想，解决“喜穷怕富”思想，引经据典，只能是马列斯毛，谈“农业社会主义”等，出路当然还是“集体化”、“机械化”。

同丁东谈极权主义——威权主义，全紧到半松半紧，经济放开，政治抓紧。毛——邓，邓学李光耀。现在流行用语。

看完元元口述文。丁东还用电脑显示这本“口述”的目录，夹杂一些社会性的。

下午三人同游，仍游8圈。发出十几封信。

玉珍电话，赵毅敏去世，99岁。儿子来家报丧，8月2日上午十点告别。考虑回城否。

2002年7月31日（星期三）阴、闷热

六点起床。未作户外活动。同丁东围棋一盘，都好杀，他比我高明点。

上午九点谈到十一点，谈写《毛早年活动》过程。从张平子手中得长沙《大公报》全套，编《毛旧作集录》谈起，受到中宣部乔木批评：“此种事有害无益”，因而发愤著书谈起。

十一点后，又手谈二局，负胜各一。

午休一小时，没能睡着。看完丁东整理的“延安整风抢救亲历记”，还得大加修改。

今天只游了七圈，呼吸不甚顺当。

张霖之儿子张光瑜寄来为父亲写的传记中的一章（“第十章：为官与为人”），其中有庐山会议时一段，|我|写到张当时“包庇了我”的一段情节，定要我审阅，并附前、后记，信写得很诚恳。文笔甚好，材料也利用得好。当复信鼓励。

同杭州钱明锵电话，宋教仁120年纪念赴台湾乃旅游性质，决定作罢。原拟请求批准去。——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2年8月1日（星期四）阴闷热

六点起床。户外闷热，未作活动。

早餐后略作准备，九点谈到十一点，总结自己八年左右，三个报社的新闻工作；从高中时爱写文章，第一篇“小说”，办墙报谈起。紧跟形势，为中心工作效劳。注意并研究当前大问题与经济等根本问题（延安军事评论，铁路与水利，根据地总结等），思想动态与思想问题（如穷与富），农村阶级关系变化，历史事件与人物，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注意教育与干部作风（反贪污腐败）等等。还有报社本身建设。湖南办训练班，培养出一批人才。大概写了长短文章二百多篇（热河即一百多篇）。从来不说空话，没有八股气。还总结了一下自己自由思想，遇事独立判断的来源，还谈了湖南当时省委内部情况，处人关系等等。

户外太气闷，下午没游泳，同丁东手谈多局，好杀，总是负局。

玉珍告知，柏原电话，熊清泉、刘正自己家庭不干净，只有黄道奇单枪匹马，威胜案件解决不了了。

2002 年 8 月 2 日（星期五）多云、阴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在室内活动。开始谈“水电生涯”，先记下提纲。

九点谈到十点半，甚累，大概睡得不好。丁东认为“口述”与“传记”不同，前者更真实性，细节最好。如谈高岗在进哈尔滨前，在宾县剿匪，与陈云住在一起，他手把机关枪，陈根本不会打枪。

手谈两局，均负。毛病不改。下午游泳 8 圈。晚餐后同丁东进城回京。薛京要单独走（自己借了一部车）。

2002 年 8 月 3 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睡席{垫}子，什么也没盖。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

有一袋装湖南情况的资料没带走，又找出几本要用的书。翻近日报刊。上午程真来，电话中得知他父亲有那本《论水力发电与河流规划》（82 年版），且有两本，就带一本给我了。他现在独立负责“国家图书馆信息咨询中心”工作，可以自己独立挣钱，如政府出些什么书，外国人想知道，他们已编辑江泽民 500 多篇讲话稿，等等。父亲患脑软化，已不能看电视，由母亲照顾。他晚上也得回家照顾。程学敏比我迟一天出世。

读樊纲近作：“中国经济为什么没有‘崩溃’”？四个难题：①收入差距（绝对贫困化与相对贫困化问题）。收入差距在扩大，4000 万下岗职工。最穷苦是农民，却不一定是绝对收入下降者。②城乡差距。主要是三农问题，农业人口太多，4—5 亿农民应转出农业。③地区差距。政府投入西部甚多。设法人均收入差距缩小。④金融问题。银行坏账（占 GDP40%），实际属于国债。每年发行的国债（1500 亿）占 GDP16%。在世界上属于最低（日本 140%）。银行坏账加国债并不太高。加上外债，总占 GDP60%—70%，在警戒线内。非国有企业创造 GDP70%，却只得到 30%贷款。

下午四点到枣林前街税务总局四楼开会座谈。杜老召集，到二三十人：慎之、厚泽、长江、光远（后到）、明瑜、马立诚、李郁、李胜平、冯媛、韩钢、施滨海等。主要谈十六大要推迟及新左派等问题。慎之、杜老、厚泽、明瑜等谈得较多，光远谈的总听不清。要点如下：

社会主义即极权主义，马恩列斯毛到现在均如此（慎之且言：苏今天即我明天）。

汪晖等新左派，文章读不懂。反全球化（乃新帝国主义），反六四。年青人中有市场，也讲平等。（我认为成不了气候。慎之同意。韩钢、明瑜意见稍不同）。有个美国人詹明信极力鼓吹。反霸权不反极权（全球化即美国化）。效率优先，追求公平——政府干预，实质拥护政府。社科院有个李慎明。

厚泽谈，我们经济及整个转型期中没有民主，有的经济学家不关心民主，掩盖权贵资本主义（或称裙带资本主义）。同老“左”划清界线，同回到平均主义划清界线，还认为“民主同自由有矛盾”。崔之元其人：反文革过了头。美国有新左派。应弄清新左派。汤比胡说八道：（我们既无资本自由，也无劳动自由）21 世纪是中国世纪。

杜老在最近杭州一小会上谈体制改革四条，腐败同资本主义不可分（一些经济学家论点，不可避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灰色。新左派骂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杜：先搞私有化，权力掌握资本，形成权贵资本主义。这是最大危险。几大矛盾：

1） 要不要市场经济。老“左”反对，新左不反。

2） 私有化，悄悄化（私有不能化，民主不能大）。产生公正民主私有化；否则，不公正权贵私有化，权力处理国企资产问题（苏联形成七个大寡头，东欧由工人讨论平均分配）中国不卖不分，搞界定、股东制，允许工人买股票，厂长经理买大股。干部子弟沾便宜，产生权贵、裙带资本主义。批土地使用权，1400 亿存款又借款。

张木生（杜老部属张木生，税总刊物主编）：公布国有资产 13 万亿（虚的），增值可达 22 万亿。过去双轨制发财，靠裙带带走 10 万亿（扬帆观点）。

私有化乃不可避免潮流，如不同民主政治结合，导致不公正，专断产权。关键在缺民主制度。农村按人分地还较公平。乡镇企业改制，为基层干部垄断，低于市价买大股。“不赞成，可同意”。（老百姓无奈之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① 中小企业，本土资本主义。②权贵资本主义（权力结合）。③外国资本主义。

中国股市四不像，国企、流通、不流通。同社会关系。

厚泽：“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两者易位。中国没有解决体制问题。关键是民主与言论自由。此乃唯一道路。政府必须由社会、群众监督，否则也出不了好的资本主义。

中宣部最近 32 个不准报导，但对老“左”们的万言书等，却不敢言不准。

（座谈之前，马立诚即散发了《关于十六大要废除终身制致中央信》，署名：一些老党员、干部等。）

胡鞍钢最近有致中央信，谈五个最严重问题：转型、腐败、失业、分化（贫富）、地区差别，生态。认为都应由最高领导负责，应予辞职。朱镕基召集一些经济学家开会。

5.31 讲话乃十六大报告基调，严格保密。主要两条：大写 13 年，保护私有财产。会议推迟到十二月开。

1）指导思想，不提马、毛，坚持邓理论，三个代表，建立小康社会。2）保护私产，公民合法权益。3）十三年大变化。4）国有经济退出市场竞争。只提三个代表、新时代，不提江的名字。

八点才吃完饭，回到家中。会开到七点。

从冯援［媛］手中要来若水新著《新发现的毛泽东》上册。

我最后谈到，去年联名上书事，杜不赞成。他明确说：要上书，分别都写。

2002 年 8 月 4 日（星期日）昨夜大雨，晴间多云

打赤膊睡觉，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翻看若水新著。续找要带的书及资料。

玉珍呕吐，胃不舒服。

刘浩［皓］宇又寄来 8 本《新湖南报人——1957》。

李郁晚上来。谈刘源最近见到曾庆红，传出曾谈：江说，人格<魅>力，无人能比毛，邓也很好。我们也干得不错。下决心全退，离开了谁，都可以，总比不上毛、邓。有这种看法，总算与时俱进也。还说，71 讲话，“我讲比锦涛讲，要好”。

现在流传议论最广的话题，就是江退不退吧。

2002 年 8 月 5 日（星期一）昨夜雨、晴

仍赤膊睡，五点半起床。收拾两袋书带走。薛京找出十二大人事资料。由满起开车，路上接丁东。九点三刻动身，十一点过回到宽沟。

1949—1952 在湖南有关资料，黎维新分三次寄来，包括省委、宣传部文件资料及报上文章照片，很是齐全了。让丁东过目，可先利用。

下午游 10 来回。呼吸畅通就不觉累。晚上观丁东带来的《乱世鸳鸯》（卡斯特罗与一美国女人情爱故事），有此事吗？

2002年8月6日（星期一二）晴

昨夜十点就寝，小解一次。五点半起床。玉珍睡小床靠窗，将窗帘全拉开了。户外活动，很有凉意。

早餐后，四人上南山散步，回来近九点，这样锻炼，对腿劲很有好处。

九点半到十一点，续谈水电。向苏联取经，同刘澜波统一认识。，谈1956年初上书，过去为什么不能统一认识（王林不寄出这份报告，并谈其人）。并谈一五计划等。

在长沙发上午睡一小时。下午游泳，十圈，尚不觉累。似乎可以游20圈也。

晚上没看电视，同丁东手谈多局，只一局占优势，余皆因好斗而负。

2002年8月7日（星期三）万里晴空

六点一刻起床。睡得甚好。玉珍比我先起，按照她的规矩收拾房间与杂物，药物都放抽屉了。户外活动一刻钟，很觉空气凉爽。早餐后仍上南山散步。上午九点续谈水电，按1956.4月上书内容谈。经过三年多努力，算是从全面的资源与开发可以快好省，且有此力量，获得比较广泛的认可了。以往的问题徵结也谈清楚了。一五计划已定，二五计划和远景也提出轮廓。这同我当年能“通天”（可找陈云、富春）有关。

谈完手谈一局，由优势转劣势，还是不懂得“先守为上”，无后顾之忧才能进攻也。

下午游十圈。晚上观电视到近十一点。

2002年8月8日（星期四）晴

昨夜十一点就寝，不能入睡，服眠药，久久睡着。盖了床被单。六点起床。户外活动。

早餐后，走了一转西山，约半小时。

上午续谈水电并黄河规划教训，46梯级站住了。

下午游10圈。1956年上书有附件，对防洪有份意见书。下午续谈，当年对水利工作有全面看法。1998年的长文，由来已久。

今天手谈有进步，注意防守了。

晚上散步半个多小时。

薛京回城也不来电话。在此只是卧床观电视也。翻丁东的《午夜翻书》，读书真多，接触的人都写几句评语，也有关我的评语。

2002年8月9日（星期五）晴

五点一刻醒来，玉珍先我起床。户外活动一刻钟。上下午仍忘记作气功。

早餐后，拄杖登南山，几乎到顶，过去没走过。

上午续谈水电生涯。1979.1.29日钱正英的大会检讨，承认将水电机构全部撤销等。李伯宁向刘澜波直称其人为“婊子”也。并谈在北大荒作“茫茫甸”词，秦城作有关怀念水电诗词共54诗，长篇“六舖坑”吟，前后半个多月吟得。

午间休息室［时］，满起一家来，接走丁东回城，再返回（如此往返，未经商定，因刚上班，不便道出）。

下午仍游10圈。李书记已全退，来小坐，69岁。

2002 年 8 月 10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户外活动一刻钟。毛竹高考未及格，避免谈及，已 20 岁了，仍如孩子依附母亲。玉珍常谈自己 15 岁参军，事事争先，力当模范，以带［戴］红花为最高追求。看不惯现在的年青人。

早餐后仍爬山。上午看“抢救”资料。下午游十多来回，泳池中有人乱划。

翻武衡的回忆录《无悔》，抢救原因没写清楚（同李凝有关）。

2002 年 8 月 11 日（星期日）晴、多云间小雨

昨夜半盖被子。六点起床。玉珍说“通夜未睡好”。户外活动一刻钟。

早餐后，五个人翻越西山，并拍照多张。

为满起借调工资事，向袁伟民写信，并给张霖之儿子复信。看完他写父亲的稿件，很是赞成。

上午续看“抢救运动”资料。

下午天阴，有过小雨，仍游 10 圈。满起一家回城。

2002 年 8 月 12 日（星期一）晴、多云

玉珍因觉靠窗有冷风，改同睡大床。五点半起床。户外活动一刻钟。

上下午翻看“抢救”资料与整风资料。看完师哲的秦城 12 年，看来完全是康生的不放心，追究同苏联一些人与活动的关系。很后悔没能去看望一次，很可能有交谈一些往事细节的可能。

笃文电话，催我参加星期四下午新华社开的有关龙文化的会。

下午游 10 来回。晚餐前丁东回来。手谈一局。晚上到游乐室打“沙孤”并手谈，下象棋。满起带来一堆信件，陵川牡丹王又寄来党参与木耳包裹。

2002 年 8 月 13 日（星期二）阴

6 点起床。户外活动一刻钟。早餐后，到东部一号楼绕行一圈。利用率太低了，但却是一块大招牌：总书记住过三次。

上午结束水电生涯，并谈 1979 春节到长沙后，有关张平化与湖南的问题，写给黄老的信（黄老派刘顺元到湖南考察，仍肯定毛致用不能离开）。谈到平生三个工作岗位，唯有水电留下终生遗憾。丁东认为，应当看到由于我的主持，开辟了水电事业，否则情况更不利。还谈到干部四化方针对这 20 多年至今的影响。当前则进入“用人唯亲”与“权贵资本主义”了。

凤凰卫视两次电话，要来采访，只能下周也。

方行重寄来大包文本：谈毛邓以及自己简历。原来是五十年代航院学生，1957 与 CCP“离婚”。十年研习电脑，扬州的英文教员。

下午游 10 来回。

玉珍似患感冒。昨夜按摩脚部时受空调影响，整天不适。

2002 年 8 月 14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6 点前起床。户外活动一刻钟。玉珍胃极不舒服，早饭前空腹，待医生来查血糖等。早饭打回只吃了一点。中饭也没吃。

上午谈生活人事情况。同范离婚经过。家英等通过富春，将我从兴华村将饿毙中救出，后到虎林电

厂，1961 年 11 月回京。大姐、二姐的照顾，寄食物粮票等。回京后同黎澍一次见面（马凯饭庄），谈受屈者必流芳（彭老总）。同家英两次见面所谈。等等。谈后又手谈两局。

下午两点回城。送玉珍到复兴医院。医生强留住院了。大概是急性胃炎。

满起、小多轮流照顾，送饭。

2002 年 8 月 15 日（星期四）阴

五点半起床。睡得尚好。玉珍整天吊瓶。昨夜睡得不好，吃了点稀饭。整上午看杜光长文《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理论与实际联系，历史教训讲得很透：必须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才能政治民主化也。

下午三点到新华社参加“金龙杯龙文化书画作品会”，为此准备了一个长发言稿。原来是武汉金龙烟业的商业性活动，只讲了五分钟话：龙文化应当反专制倡自由，要有新闻自由。到医院看玉珍。秦川来小坐。

2002 年 8 月 16 日（星期五）晴间多云

五点起床。睡得尚好。翻看这两天报纸。

上午北京医院两位医、护来，量血压，做心电等。为氧气瓶换零件，说樊大夫回四川去了。

十点多，丁东与王建国来，谈我的日记出版事。王在香港从事出版，来往大陆之间，钟沛璋《与江一席谈》即由他经办。16 开本（现在时兴），印得很精致。谈版税 10%，但只能按批发价付，只 6%也。篇幅限 100 万字。太多价高（超过 200 元一本），香港不易销售。准备印 5000。这些只好都答应再说，总比无人问津好。王对当代历史有兴趣，拟出吴法宪、邱会作等人日记。王力的书也是他操办的，江等看了，颇赞赏。有许多关于毛当年情况，无人知晓也。吴认为|为|，林彪之死乃“千古之谜”。邱会作去世没见报，但八宝山去了二千人。我只图出书不图钱，这类谈判从来顺当也。留二人午餐。

下午游 600 米。肥皂沐浴冲洗。归途到医院看望玉珍。仍吊瓶，能吃些东西了，精神也好。告她准备明天搬回城来。薛京已去深圳，办文集出版事。

决定明天去宽沟，取回物件，搬回城里。

2002 年 8 月 17 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回城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八点出发，接上丁东夫妇（似初次同邢小群见面，她说多年前来过家中一次）。路上车挤，近十点才到宽沟。满起帮助收拾东西，三位所长先后来，知道我们回城，费用以后由薛京来付。这里上下人等，对我实在是过于客气了。

午餐后休息到二点，动身回城。路上很顺利。邢让我一读《国画》。

到医院看望玉珍。仍大量吊瓶。各种检查都正常，只是甲缺。

2002 年 8 月 18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阳台小活动。小许与秋林、毛竹都来。整天很热闹。

上午周笃文与山西柏扶疏（晋城市宣传部原部长），赵书宁（高平宣传部长）来，送两个大铜雕花瓶。定要邀我到高平一遊。9.12 有个诗词笔会，只好答应。

玉珍下午回来，晚住家中。整天翻看方行重所写《对毛的评价》。同蒋对比，称“革命”为“夺权”。

晚饭后丁东同广西师大出版社赵明节、席云舒来，赠大学人文读本三大册（《人与自我、国家、世

界》)。第二册选有我的有关大跃进饿死人一节。后天参加一个发布会。

晚上香港谷雨文学社李树型来，赠《文革大屠杀》。

2002年8月19日（星期一）晨雨

六点起床。玉珍早餐后即去医院，整天查尿，住在病房了。续看方行重文。

上午毛简青孙毛卫平来，赠茶油、茶叶。在深圳开“云中龙公司”，内部装修，有几千万资本。来北京开分公司。说产品都是合格的。忽然想起出全套日记，可拉赞助（答应出五万）。让他与王建国直接联系。

基本翻完方行重《论毛》文，并作了些笔记。

下午吴宗煌来，出书想让费孝通题词，难以办到。于是劝阻了。费的思想大概难以前进了。

2002年8月20日（星期二阴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20分钟。

上午到长春大酒店参加《人与自我》等三本大学人文书的发行座谈会。到五十多人。钱理群和杨继绳坐在旁边。钱谈他挨何东昌、李岚清等人指责经过。系内同事、学生都支持，校方也让他依年序退休（今年62岁）。丁东讲成书经过（一年即编印出版）。资中筠、钱理群、谢冕、杨继绳、秦晖、吴思敬、常大林等发言。记要点如下：

资：西方近代以来即重视人，大写的“人”。无人文即无科学发明。中国则政治文化越来越成熟。应提倡非实用精神（不要急功近利之意）。真正人文精神在欧洲。教育、法律、医疗等不应进入市场（美国纵容）。学西方要学源头，做人的精神。还谈到审美观点的重要。

钱：五四、鲁迅“立人教育”。定位于民间行为。知识分子现在还能做什么？应坚持自己理念，化为行为，做力所能及之事。这套书正合时宜。大学现面临危机，越来越实利化，实利主义，受到权势支持，家长们亦如此。到北大，“获最大利益”。人文教育危机。学马毛邓江四个理论，都要表态（我问起：学校有无政治课，都同声回答，讲这些东西）。

有人插话：李瑞环总说：不要添乱，不要有大小噪音。现在大学功能发生问题，应当是知识集中传播之地，社会变革资源处。现在批判性、创造性功能全没有了。

钱赞成丁东的话（《人与世界》P.278），现在问题多得很，“编者在此无意提供最终答案，只想提供一个思考的平台”，各自去寻求答案。“对于复杂的问题，要多问一个为什么。”

谢：孔孟之道不易讲清楚（三本书中无古代文章），现代精神也不一定求全。实利主义，不来中文系了，多入经济、法律、外语了。“文学是没有用的”。实用时兴，精神淡化。（9.11炸得好，学生中普遍）。如何把握、认识、制造自我。应有一本《人与自然》。人是脆弱、“乃有精神的芦苇”。大学培养的人，如非最优秀、最不自私，则失败。

杨继绳：“人文日新”，当代清华与人文精神的缺乏（大概他写了这样一篇文章）。现在教授、学生都半官僚化。清华忘记了陈寅恪、吴宓。当代没有“人当人看待”。思想权、人权的歪曲。

（有人又谈到李瑞环语：“我们政权是几千万个头换来的，谁要我下台，拿头来换。”“议政不能添乱”。）秦晖谈得较多，坐得远，只记下一句：自由宽容之重要，乃底线（似谈到清华内部一批投机分子）。

吴思敬：三本书是开拓性的。现在学生视野极窄，干部都缺人文精神。“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续编若干本。用人类基本理性精神教育青年。

午餐后回来。下午游400米，呼吸不顺，觉累。

玉珍回来晚餐。吃饺子，还得住几天，继续吊瓶。

凤凰卫视来一青年，约定星期四上午九点来。

2002 年 8 月 21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气温又回升。阳台活动一刻钟。

上午浏览报刊，续翻小妹书。明天凤凰卫视陈鲁豫的节目，丁东估计是看了小妹的书引起的，说是要谈“生活故事”，已访问过梅志等。

薛京电话，文集的盘片已弄妥，一两天回来。

下午游 600 米，速度甚快，也不觉累了。到医院看望玉珍。

2002 年 8 月 22 日（星期四）多云、短时暴雷雨

三点半醒来后，怎么也睡不着，四点半起床。翻阅书刊，找出几本自己有关书、文，作谈话准备。丁东先到。

上午九点，凤凰卫视丛笑（女，广播学院毕业的）先来，两台录像机，将客厅大搬动，两灯照射。一共男女 7 人。那位陈鲁豫十点才到，只看过我的《直言》（32 岁，尚未结婚）。漫谈我的人生（同原来预计不同），说我是传奇人物，真也是“太传奇”了。“六不怕唯头尚在”也。总想要点故事性，追问为什么能做到“独立思考”。于是谈父亲、母亲、小学、中学的影响等。这些年青人太不了解过去的历史了。于是说当年湘江、长江都有日、美、英的军舰，水兵上岸玩乐，耀武扬威等等。谈延安抢救。不总结内战十年自己杀自己十万人的教训。“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总是认友为敌，直到认己为敌。十年浩劫终难避免。反复问我，为何能平静度过 20 年，身体良好，希望何在？我说，估计形势终将变动，党内外都有不同政见者，而且“毛必死在我前，他死后总会变动的”。这样，一致谈到下午二点收场，陈等还不想停下来也。

两点多才吃午饭（不让炒菜声音打扰）。毛竹、满起等一直陪着。借给《其人》与《有个母亲》。

稍作休息，四点游泳。人多，游半小时多。看望玉珍，明天还有作一种肠道检查。

晚上看电视总是到十点多。

2002 年 8 月 23 日（星期五）多云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一刻钟。浏览报刊。

上午九点刘道玉夫妇来，尿道堵塞等多种疾病，来京治疗。到北京医院、301，说明武汉医疗水平落后十年。谈湖北“左”根深蒂固（王任重、李先念影响），同关广富起冲突事，81—88 年武大校长。解决不了“副部级待遇”问题，让他写一材料与我。

王力儿子王鲁军夫妇来，送《王力反思录》上下，谈王力非江青一伙且受其迫害往事。王力受邓欣赏。恢复党籍问题，为陈云反对。

2002 年 8 月 24 日（星期六）阴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一刻钟。浏览报刊、王力书。

九点薛京同朱晞颜来，才记起是原政协在深圳一公司负责的。已读完哈工大经管博士。给赵杰兵电话（他说“已未老先衰”），嘱帮助安排好工作。

上午许医农来，谈到中宣部禁止五本书，内有她主编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反映三峡库区移

民问题（已送我一本）。谈到三联人事。中宣部将十八家中央大出版单位，收归“党产”，脱离政府系统。让她看李凌寄来的信和书。留午餐。

下午两点同胜利手谈，没有游泳，一直到吃晚饭。下得昏头昏脑，互有胜负。

2002 年 8 月 25 日（星期日）阴间晴

昨夜上床后，久久不能入睡，只得服眠药。又折腾一阵始睡着。六点起床。阳台活动。浏览报纸。续翻王力书。下午玉珍回家洗澡。米脂张县长三人来，又是高中要经费，只能向计委曾培炎写几句。张谈到陕北人刘澜涛、郭洪涛、习仲勋、安志文等过去都不为家乡批转任何要求。我这个外省人却有求必应。

下午五点薛京来。六点一同到北海仿膳，参加接待澳门何婉琪（何贤第十个女儿，已 80 岁，当地名流）一家儿与媳的宴请，张坚等作东。在一最大宴厅（有龙椅等），满汉全席。苏志宏夫妇等在，席间我讲点清宫饮食故事，慈禧为何要吃窝窝头等。

“母”书寄张宣。

2002 年 8 月 26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整个上午翻看报纸。

下午平江冯瑞坚二人来，为抽水蓄能电站来找过我。冯在国家电力公司，正在研讨电力机构问题，国务院有个领导部门，分南北两大电网。冯可能回到公司任职，说组织部名单中有他的名字。特送一孔雀石瓶。

王力书上卷翻完，史事看来可靠，其人心态有如当年：乃国事活动家也。

下午张哲民来，他先去看望玉珍。谈汪道涵情况。大概江已淡然了。给我“上海现代管理中心”的“13”资料：“中国发展战略若干问题思考”，作者扬帆，共七大问题：生态环境、经济增长、人口与社会、财政金融、国家安全、政治、文化。我将“母”书，程光长文及钟沛璋书与他们一阅。他与张宣三欣赏我为钟书写的序言。

2002 年 8 月 27 日（星期二）晴间多云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一刻钟。整上午浏览报纸。让满起将余习广的调查（大跃进饿死人）大报告交薛京。玉珍下午回家，人瘦了（降四斤）。这次作了全面检查，该对自己放心了。小赵来，星期四回四川，玉珍给路费千元（跟我七八年矣）。

游 600 米还多。晚上吃面条，玉珍饭量尚好。她回来才像个家了，我吃药等才能正常。她的朋友老高，癌症已大扩散。现在癌症如此之多，恐怕主要是空气污染。

随意翻书架，翻到张颖的《风雨往事》，江青活灵活现。张的丈夫我却记不住是谁了。

2002 年 8 月 28 日（星期三）多云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时，带动玉珍也来，并劝她生活上注意饭后活动，向我学习。

浏览报刊。将《风雨往事》翻完，没有一页页看。让这样的女人，在堂堂中国大闹十年，真是民族的耻辱，也是毛的一个侧面。

玉珍住院结账，如我所料，将一万元押金花完，共 9600 元。

下午玉珍为我理发。游 600 米。又遇见韩光，我比他仰泳快多了。

2002 年 8 月 29 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四点醒来。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一刻钟。

浏览报刊。翻王力书的下册，看来较如实写出。难怪丁东他们看重此书。

西方有估计，20 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包括港、台当然可能）。认为目前存在四大问题：金融（烂账多）、失业率、国债与腐败严重。

下午游 600 米。

2002 年 8 月 30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五点起床。阳台活动一刻钟。随即翻看 1982 年玉泉山那三四个月的有关资料，检[捡]出一部分。

上午九点丁东来，即谈十二大人事安排的主要情况（有几份总结性文件）。谈到十一点多。这是一次较成功的“集中领导下的民主”，选出当年的三个班子，年龄、文化、专业三个方面在中委名单中起了作用，得以继承下来。还谈了一个细节：十二大时，李伯宁在他那个代表团掀起的“风波”，后来由他个人写信给主席团，最后经过秋里、耀邦干预，收回了他的“揭发”信。午餐前后，同丁手谈三局，负二局。

下午游 600 米。

2002 年 8 月 31 日（星期六）阴

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一刻钟。同沈容通电话，李普在塘沽海边别墅，晚上从床上摔在地下，脑部受伤昏迷，送去医院，头上缝了几针，幸亏未伤脑血管。我说，还是快回京住入医院为好。

上午武大校友余传隆来，为“中国药文化研究会五十周年”题词。他代拟“继承发扬，开拓创新”。我说最太滥用了。写了这样两句（辞书上找到）：

人之所赖，药食为天。良医医病，病万变药亦万变。

下午游 600 米。人多，挤得很。

李普来电话，介绍读《书屋》第八期《事出刘文典》文，评介 1930 年左右胡适、罗隆基（新月派）指责蒋介石（并孙中山）搞训政实一党专政独裁，主张宪政民主，被鲁迅挖苦攻击。“其实胡适不是反革命，只是反暴力”。“他认为凡是用暴力推翻的，结果还是暴力。”作者认为，“胡适比欣赏用‘火与剑’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鲁迅要深刻些，尽管鲁迅已成为‘深刻’的代名词”。百年来的历史与人物真是要重新评价，还其本来面目了。作者的结论：“社会既需要批判型的知识分子，同时也需要介入体制的建构型的知识分子。这两个方面，一个都不能少。”

电视“艺术人生”节目（看了下半截）报导秦怡，原来本人有癌症，儿子神经不正常，很不容易活过来。其夫（似是）金焰，可能早已去世。1932 年（？）在岳云时，学校租来“人道”让学生在礼堂看，印象特深，当年誉为“电影皇帝”。

以下内容写在日记本最后一页——李南央注

齐白石诗：

一身画债终难了，晨起挥毫夜睡迟。
晚岁破除年少懒，谁教姓字世都知。

铁栅三间屋，笔如农器忙；砚田牛未歇，落日照东厢。

培根：真理是时间的女儿，而不是权威的女儿。

三十五册

大仲马：开发人类智力的矿藏是少不了需要由患难来促成的。(《基督山伯爵》)

雨果：坚强、稀有的性格便是这样创造出来的：苦难，经常是后娘，有时却也是慈母；困苦能孕育灵魂和精神的力量；灾难是傲骨的奶娘；祸患是豪杰的好乳汁。(《悲惨世界》)

法国《人权宣言》开宗明义宣布："对于人权的无知，忽略或轻视，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由。"

王铁成最喜欢的一首诗：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若无杂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1990.世界银行标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545 美元	低收入国家	2000 年中国已达小康水平 16 指标	
545—2200 美元	中下收入国家	三个指标没有达到	
2200—5999 美元	中上收入国家	农民纯收入 1066 元	实现 85%
6000 美元以上	高收入国家	人均蛋白质摄入 75 克	实现 90%
		农村卫生保健	实现 80%

西部 12 省，占面积 71%
　　占国内生产总值　18%　最少 139 亿元
2001 年广东生产总值　1 万亿元

失物每从无意得，怀人恰好有书来。——袁枚

毛泽东非常明白统一意志在两军厮杀中的伟大作用，但是从来没有弄明白个人自由在人类进步中的伟大作用。他懂得没有服从就没有军队，惟独不懂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更不懂得扼杀不同意见必然导致停滞和僵化。

以上内容写在三十五册日记本的首页——李南央注

2002 年 9 月 1 日（星期日）

昨夜上床后，估计难睡着，服眠药。梦多。六点三刻起床。阳台活动一刻钟。近日右腰与右手臂仍隐疼，常擦正骨水，稍舒服一点。

十点到友谊宾馆友谊宫，参加中央民族歌舞团成立五十周年庆祝会。原来不想去，玉珍催促去散散心。没有料到如此热闹隆重。上主席台就坐，听多人讲话，然后是 50 岁—70 岁一帮老演员的歌舞乐演出，胡松华已 72 岁，歌喉如此瞭［嘹］亮。同柴泽民坐在一起，问我又写了什么文章？告为耀邦平反会［文］。给我名片，当寄去。近 12 点了，一边吃菜，一边观听演出。直到十二点半，提前退席（柴谈：北戴河已定，江学邓退军委主席）。

张宣来电话，收到《一个母亲》书，甚赞南央文章写得好，各种看法，应当宽容。对国家前途，同我一样，还是较乐观的。

在主席台上，坐在我旁边的徐文伯，同我搭话，说那年在大连见过我，是徐海东的儿子，今年 65 岁，已退休。母亲已于 1997 年去世。说他父亲今年 102 岁，比徐向前大一岁。徐原在文化部任副部长，给我名片。现在主持“中华文化信息网”，北大毕业的，学法律。

2002 年 9 月 2 日（星期一）晴转阴

四点醒来。估计睡不着了，索兴起床。

复南通许进的信。偶然翻到其人的信（写过一篇介绍我的文章，早忘记了）。要《实录》，还说一直没有收到回信。于是复信，并找到一本《实录》，即寄出。信债不知欠了多少。寄《耀邦谈话》与柴泽民。

上午九点到办公室。通知看文件。掌保险柜人不在，只得明天来。一大堆文件、信件与刊物（薛京从不通知也不处理）。让他回几封信，诗词界与平江人不断有函件，真难于应付，还有寄书稿的。选出部分文件与刊物等带回。

回家午餐。满起带回包子。

收到四川王武的信。80 岁，退休英文教员，怎么知道家中地址？同台湾连战等皆政大先后同学，拟对台做些工作。写过“江八点”文章在海外、台湾发表（化名于一，受过审查）。我将信转与哪一位呢？信中对江有不敬语（还是个足球迷，有文章发表）。

下午张定来，谈自己坎坷一生。为儿子求字。说张黎群建议，李昭出面为耀邦平反。都认为时机不成熟也。

张哲民来还书。稍坐即辞，怕耽误我的时间。甚赞南央文章，必有其女也。

2002 年 9 月 3 日（星期二）阴

又是三点半醒来，黎明前又睡着一阵。六点起床。清理柜中衣物。阳台活动廿分钟。

八点半到办公室，由办公厅秘书处长（女）将十六大文件（主要是修改过的党章和政治报告）给我，却坐在我桌边陪着（当然的监视也）。早知这是一种规定。边看边记点要点，半张纸，几个字，只有自己才看得懂。“报告”总有三、四万字，不到两个小时翻完了。将文件交与时，连那张纸片也要收走。我勃然大怒，直到说出：用这种方式来对付一个 65 年党龄的老人。我写几个字是为了备忘，因准备写建议。定要收走，就是不要人家提意见了。简直骂得声震屋瓦。我又用另纸，只记几句备忘也不行。后来办公厅副主任也来缓解，我仍余怒未息：绝不是对你们俩人发脾气，而是愤慨此种做法。准备回家时，副部长赵洪祝也来转弯，于是我趁机谈到要提的意见：一党专政可以休矣。保持“专政”说法，同法治是对立的。还谈到专治必个人独裁。讲邓小平在江接班时所言：“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江说了算，我就放心了。”于是又说 Personal Cult 即邪教也。等等。总算把气出够了。

回来告知玉珍，她已从薛京电话中得悉。赞扬我脾气发得好。

下午四点到东三环十里桥云龙大酒店，参加每月聚会。先参观这个亚洲第一酒店（非宾馆，只两层）可容万人聚餐。168 个单间，大厅可摆 44 桌。而且晚上常客满也。今天有 25 人，杜、于、朱、慎之、吴象、明瑜及马立诚、韩钢、李盛平等。孙长江即去美省亲，去半年，今天交待给李郁接班。座谈近二小时。主要谈江大概非退不可情况。消息多是“全退”，交换条件是曾某进常委，却遭到朱、尉、李等反对。李郁还谈到北京市的“传言”，建议改名称为社会民主党等。这当然是谣言。杜老说，文件是听

口头传达，于、朱尚未看到文件。光远谈乐观的看法。胡冀燕唸了被禁书刊的单子及禁止文章名单：徐友渔、余杰、林贤治等还有丁东。我也谈到胡锦涛等接班后，他们没有大缠过脚， WTO 的影响，浙江私有化产值已达总值 95%，对 16 大文件可以各取所需，前途是可以乐观的。

朱正来，我不在家。收到翁长溥访问朝鲜观感文，甚有意思，那是一块死寂之地。

2002 年 9 月 4 日（星期三）阴、小雨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翻看方行重寄来的信与第十三次文稿及刚收到其他书信。

上午来不速之客刘汉辉（持俞润泉介绍信），湖南师大毕业，现在中央党校哲学系读博士生（三年）。书法甚佳。带来沈从文 18 岁为人写的墓碑。找出我收藏的碑帖并齐白石为方子易画册题写的诗册与之一观。那方“愿人长寿”的印稿条纸相赠，题四十字，说明来源。又让我书一大幅：“胸吞云梦，笔走龙蛇”，方才离去。我也是见到其人朴实，兴之所至也。还带来印章谱，篆刻等甚好。想在毕业时，在党校开一展览会。

今天满起、小多送毛竹到廊房上学，六人一室，环境甚好。

连着四天没游泳了。

玉珍仍时感不适，或说感冒，或疑发烧。

2002 年 9 月 5 日（星期四）晴

玉珍到医院取药，中医大夫为她号脉开药（看过南央文）。——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 20 分钟。浏览报刊。收到《炎黄春秋》第 9 期，《反右派中新闻界“第一大案”》（那篇序）刊卷首，很是隆重。内有薛君度为黄兴正名文，即送黄乃。

上午苏志宏来，送玉珍健身药。谈四川高速公路投资案，朱镕基给四川电话：要照顾投资人，得以缓解。为深圳拆房地基事，张健致于幼军信，让我写介绍语。

下午游 700 米。胜利、满起夫妇一起晚餐。

2002 年 9 月 6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睡得甚好。阳台活动。玉珍又失眠，睡不好。

上午九点张显扬来，他认为“三个代表”在理论上不能成立。写了一个万言书《就“三个代表”问题致江总书记并中共中央》。我当即匆匆一阅，表示赞同，并提了点小意见：如开篇表态，“三个代表”有其积极意义，然后论列。然后建议还送哪些人看，提出田纪云、万里、乔石等。他谈到龚育之也帮忙“三个代表”。

下午游 600 米。到内部书店一转，多久没来，那本《日记》只卖了四本（我怀疑未陈列出来）。买了几本书，五点才到家。

为明天丁东来作准备。翻十二大资料，找出给王建功写的一封信（复印件）。还有王的复信等。

2002 年 9 月 7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一刻钟。翻看十二大时人事资料，却找出 89 年时陆铿的信等，还有在岳云 1934 年的毕业证书复印件，大概是武大办的。

丁东九点来，谈到十一点多。接着上周所谈，根据《简报》等资料、文件。午餐前后手谈几局。

下午游 600 米。胜利、满起两家一起晚餐。同胜利手谈。晚上朱正来。

2002 年 9 月 8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睡得甚好。阳台活动，让玉珍一起活动。玉珍这两天胃部甚不舒服，影响睡眠。山西不能去了。也很不赞同我去。

收到吴象送来的刘宾雁的《我这十四年》，陈一咨的《世界潮流与中国前途》（1997.10）并他的著作《再谈农村改革与发展》（内有晋城文，知我将去山西）。匆匆阅过。刘同阮铭等矛盾极大。陈文甚好。

同玉珍去看望秦川（最近病了，刚出院）。他到医院取药，被留下来，39℃，是肺炎，自己却无感觉。刘燕生在。一起闲谈。接着同玉珍到河边散步。原来两岸的店铺与小房子全部拆除了，在扩展成大马路了。以后更方便于散步。

下午作字。胜利丈人家三张（都是“伉俪”也），张定女儿，还有武汉办“咏梅诗书画印艺术集萃”征稿，由袁弟锐介绍，为“名誉顾问”，将秦城旧句写了一张。

2002 年 9 月 9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清出照片等物。薛京八点来帮忙，凤凰卫视丛笑（女）同机手（都是广播学院毕业的）来，工作一上午，拍我的书房，历史照片，秦城《列宁文选》两本书上的《龙集》诗原件，并作解释，还琅颂［朗诵］“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诗句，并谈起源等。丛笑对南央书、《李锐其人》、《直言》等极感兴趣。只好将南央书送与。一起午餐后，又下楼到后院，拍同玉珍散步等镜头。玉珍两位女友从深圳来，旁观了此种情景。

整天很觉疲劳。胜利一家来，取走字幅。

2002 年 9 月 10 日（星期二）雨

三点半醒来，难以睡着，四点即起床。查找资料，准备带走的需用件。

上午十点奚青来。小妹信并 1939—40.41.42 两人编排好的信件打印本，还有“编者按语”。我在延安写的信，字迹不好认，奚青帮了大忙（他儿女住处只隔小妹家 20 分钟车），还有陈伯达儿子写的陈伯达回忆的书，几本《开放》、《明报》等。奚谈对美国观感，有些文明方面，包括环境、社会生活与人的素质等，中国恐怕百年或无法赶上的。

下午游半小时。

晚上朱正来，将小妹整理好的两叠信（约 20 万字）并原复印信交他过目，还将方行重的“十号信”与他一阅。

2002 年 9 月 11 日（星期三）雨 动身到山西高平

六点起床。玉珍准备好了带走衣物与药品等，加上几本与资料，一满小箱。上午几次电话，最后张静电话才弄清，高平来人接，下午三点半的火车。

上午玉珍到医院查血查胃等，有满起跟着，就比较放心了。

薛京来午餐。两点张静与赵书宁（高平宣传部长）来，即动身赴南站。旧车站过天桥，共有十来人起程（有王渭、杨金亭、张结夫妇、林锴夫妇等）。坐软卧，午间未能休息。晚餐前后同张、赵漫谈形势，谈什么叫政治（“不要脸”林彪语，权术等），谈毛、江等等。九点就寝。火车震动，时停站，偶有车笛鸣惊人，一直未能睡着，顶多昏睡着个把小时。四点半被叫起来。五点到高平，县委书记等来接。

住高平宾馆。

2002 年 9 月 12 日（星期四）微雨

早晨住进 205 房间，客房总有 40 平米。顺利解手。早餐时，见到蔡厚式、林从龙夫妇、熊鉴等，共有五桌。上午看带来的有关诗（过去几次讲稿）与民主体制两类资料。中午睡着了一小时。下午续看资料。李慎之《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写得甚好。

要准备讲讲话。吟得诗一首："九月十一日到高平有感"

锦绣山川血染城，
曾坑千万赵家兵。
今逢恐怖周年日，
世界何时不战争！

（翻阅本地出版的《长平之战》，公元前二百多年秦赵之战，坑杀赵兵 40 万恐不确。）

要讲，就从战争、革命（暴力夺权）讲起。

有一位石浅女士（驻马店师专教师，诗词学会负责人）特为我写一大扇面又一字幅，是书法家。还让我带回一张送孙轶青，内中有被送者的诗词，用"女书"书记，亲自送到房中。真是不敢当。

晚上到高平市艺术学校又市文工团演出，才知道此次活动名称为："全国首届炎帝文化暨长平古战场诗词笔会"。歌舞节目甚多，水平颇高，到北京演出也能吃得开也。十几个节目，十点始归。

同玉珍电话，告以行止。黄克诚百岁座谈会已订［定］于九月廿日上午九点在人大会堂举行，筹办者定要我参加。

2002 年 9 月 13 日（星期五）阴雨

昨夜服眠药上床，大概近十一点始入睡，曾小解一次。六点半起床。睡得尚好。

此间招待周到，送有旅行鞋等。由于下雨，上午没能去羊头山，改在宾馆举行"开幕式"。会堂设有坐位。主持人等致词之后，定让我讲话（我被请上台，隆重宣布为头号贵宾!）讲了五分钟，唸了已吟成的四句，谈到战争问题。过于［去］认为农民战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现在太平天国也重新议定了。毛决心"立足于打"，核战争也不怕。到底历史前进靠什么？大堂悬有两幅大对联："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解放与自由在英文中乃一个字也，做诗必须思想自由也。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是自由人：精神自由与物质自由。这些也要讲清楚。会毕，接着各路诗家到一会议室座谈。听市长作"市政报告"。

午餐吃"白起肉"，本地自古流传的一种豆腐的特殊吃法：小四方块豆腐，中间夹有带盐的豆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以示对白起坑埋赵兵四十万之恨仇也。还吃了十碗本地汤菜（这是晚餐）。

下午遊神风洞。一个地下小洞口传风三三制：三天向外出风，三天向内吸风，三天息风，自古如此。地质等专家也找不出其理。看完后突然袭击题词。幸亏熊东遨、熊鉴帮忙，写了四句（说明二熊三人口占）

休论升官与发财，此间空洞向人开。
欢迎远客频相访，带得清风四面来。

随后参观定林寺，明泉、古木、宋经幢，金琉璃，元建筑。

晚上还不断有客人来。

2002 年 9 月 14 日（星期六）多云转晴

三点半醒来，睡不着了。五点多起床。准备讲话资料。并吟得上羊头山绝句。

早餐后，八点半出发。我仍坐第一辆车，有车开道，先到神农廟，由导遊讲解，本地博物馆长专门陪我。原来昨天准备在此开幕式，布置如旧，红灯高挂，武警站岗，大放鞭炮。廟几进，高台建筑，碑多，有小壁画，神农塑像赤腿，着树叶衣。然后坐华盖登羊头山顶（1200 米左右）。观神农城遗址。频频拍照。专人扶着下山。（来此后，我的身份是“老领导、理论家、学者、诗人”，还是“电影明星”也！）有一段路，还命令又坐上华盖。下到神农庙，又集体拍照。归来已过十二点，确实疲倦之至。人们也惊叹此八五老翁不简单也。这是登峨嵋金顶后，第二次登高。

中午休息一小时，又准备下午讲话，将好几份资料带着，三点开座谈会，约五十人左右，我首先发言。讲了半个多小时。先唸做好的三首诗。讲“战争问题”与“神龙文化——市场经济”，资料未利用，口讲停不下来。主要是谈，战争“暴力革命”解决不了人类历史发展，并非“推动前进的动力”，终归还得要靠自由、民主、科学、法治与市场经济。因此质疑原来信守不渝的马恩列毛主义（社会主义已在西方资本主义中生长），必须重新认识。我们要完成工业化、现代化，还路途甚长，没有现代化也谈不上社会主义（世界已有 88 个国家完成现代化）。先进文化首要在言论自由，等等。诗人忧国忧民，负有历史责任也（兼谈什么是知识分子）。从鼓掌说明大家的同意。比赤壁讲话理论性一点。谈到耀邦问题，当场还散发了四份复印文。熊鉴又帮我推敲了一下诗句。“登羊头山有感”二首定稿如下：

神龙文化五千年，难以新颜换旧颜。
遗笑千秋公社梦，识途老马又回辕。

于今懂得旅遊先，也解人生吃喝玩。
炎帝文明时俱进，手机电脑万家欢。

六点回到房间，又接受《山西导报》电视访问，讲了二十多分钟，从三首诗谈起，同诗的关系，为人的“六不怕”。

晚上锁了房间，仍有人来，一位医生要字，只好拒之。

2002 年 9 月 15 日（星期日）晴 夜到晋城

昨夜服眠药，大概睡足了七个小时。六点半起床。要准备下午作字，嘱咐薛京交待，尽可能少些人。

早餐后外遊，我与薛京并本地博物馆长常四龙坐开道车先走，到离城约 20 公里的开化寺，宋朝建的。得走一段上山道，甚累。有 82 平米壁画，佛经故事，人物众多，已破损不堪，尚见其规模。大概此寺在建筑上有特色，已拨巨款恢复。出庙时，桌上铺上大纸让题字，只好勉强写这么两句应付之：

发思古之幽情，当创新以发展。

随后又回城朝另一方向到长平古战场，前几年发掘处一大尸骨坑处（约一百多具，都有砍伤，非活埋者）。临时将照片放大成一电影幕布，以示尸骨坑实景。坑已掩埋，只露出几根骨头，将来拟如秦俑建厅展览。又是铺了大张纸让题字，只好配一联句：

长平今日出尸骨，世界何时不战争。

回宾馆已近十二点。先行午餐。闭目养神一小时。稍作准备，大概三点作字六点半始停止，共写 15 幅（两七律赠石浅女士《作字》，熊鉴《诗穷》），本地党政负责人 7 张，晋城书记、市长 2 张，王东满（山西文联副主席）、常四龙、柏扶疏（晋城宣传部长，主持人）、高平文工团各一张。晚餐后八点出发，

九点到晋城，住富景国际饭店。

2002 年 9 月 16 日（星期一）晨雾、晴

昨夜约十点服眠药，睡双人大床。究竟疲劳，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此次来晋城是参加“中国、山西、泽州第二届金秋小康旅游月”，我们这批人被安排“三日遊”。早餐后往泽州（离城不远的县）一小广场，布置得热闹非凡，欢迎队伍服装一色。被请上台，鸣礼炮，放出礼花（五色纸条花片）自空而降，洒满一身。致词者五六位，好在都短。礼毕，由县负责人陪同，遊巴公镇东四义小康村。共 700 户，2600 人。1952 年得毛主席题辞卫生村奖旗。58 年得国务院“先进单位”奖。真正做到无特富、特贫，平均富裕。办有水泥等几个工厂。农业收入只占 30%。特殊处在建立了一个四百多亩的大花园，利用已弃的煤矿荒山和一些古迹遗址，还挖了一个“小西湖”（有小三潭印月，坐小船），抄手遊廊，领袖纪念馆，4 元帅馆，长城建筑内的群众英雄馆等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高大宫殿城楼等等，园后还有龙王山生态游区。真是意外惊奇，一个中等农村，以巨资开发旅游。朱镕基来过，说“已到小康了”。因而以此命名。今天本来封笔，一路蔡厚示、周笃文联句，我也参加一下，得此四句：

莫谓此湖小，风光胜断桥。
都来餐秀色，大众乐逍遥。
（李）　　（周）

在已布置纸笔处写就。皆大欢喜。

尽兴归来。吃完午餐已一点多。看资料知道：“晋城市已建小康村 100 个，泽州占 62 个，1997 年，全县已达小康，成为全省已建成小康县 13 个之一。”

下午我单独乘车行动，先到玉皇庙，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影响最大道教庙宇，建于北宋，有三进。古人以天为百神之长，其伟力开创天地，即元始天王（元始天尊），居玉京称玉皇大帝。大小殿内多泥塑像。特开门让我们看了 28 宿像（女 9 男 19），个个栩栩如生，随塑狗兔虎鼠惟妙唯肖，决不亚于现代雕塑，“全国罕有”。传系元初刘銮（刘蓝）所塑。“元初忽必烈令泥泊尔大雕塑家阿尼哥监修京城护国寺，刘亦参与。因之，刘的雕塑艺术具有腰部细长，希腊人鼻子的特点。刘把中国雕塑和西方雕塑结合起来。”（回来查看《泽州揽胜》一书，证明我的观感）。庙中有千年古桧。

随后绕山到丹河岸，观世界最大单跨石拱桥：跨径 146 米（高 89 米）。大家照相不已。我单、赔多张。此河已干涸，原有 7——8 个流量，因乱挖煤矿等所致。继续绕山到青莲寺，亦国家重点，著名的净土宗道场，登寺前一览。处大山深谷之中。先到新青莲寺，为唐末宋初建筑，砖木结构，院内有“子母柏”，母围 2.9 米，子围 0.6 米，高 23 米。有传说故事。还有雌雄异株的白菓树。然后下山到古青莲寺，建于北齐，已半毁状。

由于一路还走了些上坡路，回到宾馆已极感疲劳。原已宣布“封笔”，周笃文夫妇已作了布置。泽州县委书记、县长等陪同晚餐，我谈了点对形势观感的尖锐话语。餐后他们几人又陪到房间，于是我又谈了一刻钟，以启发他们对历史与现实的认识，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不料还是逼着我写字。只好到另一房间（早已铺好纸笔），勉强写了三张“秦城旧句”（乃鼓励之意）。站着写的，非常疲惫。回房休息一阵后，洗了个澡才上床。

第二次山西太行之行到此结束。

2002 年 9 月 17 日（星期二）晴 回到北京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收拾行装。还有人来拍照。早餐时，柏部长即宣布欢送我。餐后在宾馆大门

集体照相，又分群拍照。然后登车。由县宣传部史部长陪送。一路下太行山，观大小峡谷。有一段路极坏。过黄河大桥堵车，河南交通管理甚差。史谈，山西人称河南人为“草灰”，吃东西不讲卫生（在路旁生火煮面吃，连草灰一起吃了）。司机道路不熟，上机场走错了路。我感到不对头，命令停车打听，才回头走上正道，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到机场已一点多。饭又上得慢，一大碗面只吃了几口（手拉面太粗）。一小时飞行。下午三点三刻到京。玉珍、满起来接。五点多到家，一起晚餐。

玉珍全面检查后，基本正常，还得作次胃镜。回到家就安然了。说我的脸色很难看。

这次布置薛京写太行一周记。

2002 年 9 月 18 日（星期三）多云

昨夜九点即上床，一点半醒来，服眠药，六点半起床。整整睡了九个小时，空前好睡，似乎一个礼拜的疲劳都过去了。

整天看信件，浏览报纸。

下午二点游泳，600 米，用肥皂淋浴。精神也恢复了。

一回来就电话不断。平江的、武大校友会的、钟叔河要照片，谢涛［韬］约为胡积［绩］伟做寿，等等。

2002 年 9 月 19 日（星期四）阴

昨夜观中国女蓝［篮］同西班牙之战，只看了一半，被玉珍关掉电视。大概十点后上床。睡得尚好。五点起床。为黄老百岁纪念座谈会，得准备说几句话。收到请帖，“北区二排”，未安排发言了。

上午朱希彦夫妇来，在北大读博士后，工商管理，研究政府企业关系，工作暂不必安排了（住两室一厅，二千多工资）留午餐。

下午游 600 米。头上皮癣依旧，玉珍擦药两次。

薛京交来一堆信件。

上午长寿街维夏中学二人来，百年纪念，方维夏铜像揭幕。我去不了。谈到平江来北京人太多，各种经费要求。如当冲农家要修路。

19 日报载丁肇中讲：“难的是做别人没做过的事。做别人做过的事情是很容易的。”改：“难的是想别人没有想过的问题。”只有实践才可以推翻理论。丁：革命

——李南央注：以上句写在纸页的天、地空处。

2002 年 9 月 20 日（星期五）晴

一点半醒来，服眠药。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九点到人大会堂东大厅，参加黄克诚百年诞辰座谈会。第一排坐的是夫人。两个女儿和儿子来同我致意，交给他们《耀邦谈话》文章。赵凡同我交谈（我认不出来了）。黄梅过来说：杰兵的父亲。赵甚表亲近。说我境遇太残酷，他比较好。旁坐还有一位马济川，是朱鸿的同事（进门即遇见朱），延安出来时年纪很小。主持人是张万年。谈到张是战士出身，“这一代人过去后，就没有打过仗的了”。每人用优质皮包装两厚本黄的军事文选和纪念册。

刘丽英讲话，肯定黄老那篇保护毛的文章。

杨纯没去，回来打电话，家中无人。

朱希彦夫妇来，送水菓等。

下午两点半到北太平庄北花园酒店，先同钟沛璋夫妇坐等了半个小时（他比我早到半小时），朱厚泽夫妇来，他较灵活，才找到隔壁重钢办事处，原来谢韬在该处等候。我狠狠批评了谢几句，请客人，通知如此不清楚。转弯时说了“真该打屁股”。主人是原重钢总工与总负责人，他们都早认识。曾彦修来得晚，李慎之夫妇近五点始到。大家在一小屋子漫谈形势与旧事。张黎群夫人（王玉如）谈张的癌症，她坚决未让开刀，吃各种中药，现在活下来了。讲得很生动。送我一本她的著作《实事求是——我们事业的根》。地质学院毕业的，打过右派（现 67 岁）。随后到附近一家川菜馆吃饭，满桌坐了 16 人。宴请主题是为胡积［绩］伟做 86 岁。胡的耳朵已不灵，交谈有困难了。

2002 年 9 月 21 日（星期六）晴

三点醒来又睡着，六点起床。

九点，丁东和王建国来，谈日记出版社，即时同在深圳的毛卫平通了电话，他同意出五万元帮助。这样就可全部出齐。带来《王申酉文集》，几个月就可出书，争取春节前出来，正好十六大后。同李郁通了电话，他明天从深圳回京。

随后薛京同黄立勋、赵姿来。黄是陕西卫生厅副厅长，薛的朋友，读过我的书，极想谋面也。两人都是榆林人。谈榆林已绿化，今非昔比了。我谈了点马克思主义本来面目，以及伯恩斯坦同列宁争论是非等根本问题。我们过去只有阶级没有人，只有专制没有自由。接受发展了马克思错误的东西，抛弃了正确的东西。还得顺着历史常规前进也。

胜利、满起一家来，包饺子。留客人午餐。

下午游 600 米。力康来，谈威威太没出息，他们父母教育子女的失败。

2002 年 9 月 22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刊。胜利一家来。上午张定来还书。谈他自己的经历。文革初因北京市委为大学生军训，操办武器、子弹等，挨“反革命” 家（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女儿十二岁，抢过造反派手中的毛巾，为父亲擦掉额头上的字。彭佩云家孩子则参加斗父母。

午餐前开始同胜利手谈，一直到下午四点，刘清来家，才停下来，不知下了多少盘。刘清常去云南，见到李天柱，已拄拐杖，代我将小妹的书送他。

2002 年 9 月 23 日（星期一）晴 30℃

一点半醒来，服眠药。六点起床。这两天感到喉头不适，有点干咳，人也觉得无力。于是玉珍陪我下午到医院。内科检查，脉搏、血压等均正常，体温 36.3℃。又查血，照胸片，也都正常。就放心了。取回一大堆药。只是干咳不已，全身无力，实是感冒感觉。

上午小关、杨小玲先后来，都是关心玉珍的身体。送来补品、药物。小关听到张莉同玉珍的交心话，玉珍对我之“全面满意”，处理家庭等。由于张莉的去世，嘱小关隔一两月来一次。

可能还是这次太行之行过累所致。

上午九点，同玉珍去看望杨仁，带好月饼与水菓。杨仁癌症晚期，很瘦，见到我们，哭了。三个女儿招扶，按摩全身，不住医院。我夸奖：如此三女，天下第一。

2002 年 9 月 24 日（星期二）晴

半夜有点小咳。含金嗓子喉片。睡得尚可。两点服眠药。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香港电视台一女士电话，要来采访谈“共产党的问题”，回答先寄封信来，到底要谈什么。

北大要开中日问题座谈会，美国陈香梅等人要来，跟慎之电话，请他发表看法。他说中美日、中日关系等，国际上有些不同看法。靖国神社问题有如我国祠堂祭祖。毛有言“谢谢日本人”。美国拉日压中。南京大屠杀，有一中国女士（40岁）写书，死多少人，历来无准确说法。美国有希特拉杀犹太人展览馆。关于经济形势，美、日五年内复兴之说。揭露日侵华历史自应赞成。江去日本，每到一处必谈历史，反映［应］并不好。（唐家蹤拟发言稿），江变缓和。日本再打仗不可能，商品攻势超过军事。

下午同玉珍到办公室，因武大寄来信件：我的一些书上网图书馆；北京武大校友会要我的简历、著作目录，推荐“杰出校友”，两事均交薛京办。带回一堆书籍、资料。玉珍同大姐电话，身体又不好，只有毛弟来照顾。

何定又赠我七律一首（读李普写“两个典型”），并近作诗词五首。诗好，字也好。

2002年9月25日（星期三）晴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秦皇岛的奚学瑶来（北大毕业，散文作家），在写“周培源传”，内有三峡一章，同我有关。周曾详看我的《论三峡工程》一书。周的去世也同三峡有关。人大通过三峡决议时，一位向周表示过反对三峡的科学家，即上台表示赞同，刺激甚大（看电视）。即沉默不语，不久去世。过去只通过电话，赠著作《散文的传统与现代化》。小孟的书也读过。

上午胡海燕女士来，送贵重的酒与药物。听她谈自己同美、日投资商多年来往的经历。杭州人，浙大学中文与外语的。

下午玉珍为我洗澡，多日未游泳也。

建设部老干局顾副局长、韩处长来，为玉珍72岁送80元祝寿。我陪坐闲谈一阵。因读过我的书，很谈得来。于是同他们谈开我的一些有关当代历史的一些观点，两大阵营对抗为什么社会主义失败，列宁与斯大林的问题，毛的“一边倒”，“走俄国人的路”，以及马克思的对与错，以及“神化”等等问题。他们都能接收［受］。最后送《耀邦谈话》文。

2002年9月26日（星期四）转阴、小雨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干咳似已好转。这次是一种“隐形”（我创造名词）感冒，只是干咳（略有痰），无力疲累而已。

上午崔军夫妇来，将高阿姨（高日星）及儿子沈甦写的两信交他，我批了几句话，无论如何帮助解决。高曾向我老伴下跪求情。崔军也写了自传《田夫之子》（父亲崔田夫），要我写序。于是正好作个交换价钱也。崔谈到李鹏听不见意见，提到李小勇问题，朱琳即说，在水电武警不是干得很好吗。将人堵住，无法再谈了。现已跑到新加坡，改性［姓］朱了。

收到诗词学会转来的一大堆信件，内有六月份儋州寄来的，去年我的发言稿（已变成书，即付印）。对这个学会真有意见。

下午让薛军［京］来，几封信代复，武大图书馆要求上网站中心的书，将情况弄清楚；武大校友会要推荐我为“杰出校友”的材料，代为交送。又找出《大百科全书——电力卷》和《能源百科全书》的介绍，可复印。

2002年9月27日（星期五）夜雨、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不到五分钟，觉凉，即回房。却整天不适，咳嗽加重，有感冒意，有泡痰。只好整天浏览报刊。同琬姐通电话，已住院。

杨仁前天去世，大妹电话告知。玉珍即电话嘱大女儿平生赶快同39中学校方联系，急办丧事，再不能停在家中。

下午朱正同周继武（暨南大学出版社）来，周在整理黄万里著作，出版时要我写序，并送我张光斗的《人生道路》，清华出版的。谈其人，钱女士的搭裆［挡］也。朱又要一本小妹书。

晚上丁东、李郁的师弟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先后来，谈日记排版等事。六十年代的也带来。同朱正电话，应允做校对。李郁同意全部交丁，功不可没。赠小妹书。他们谈到金正日开辟新义州为开放区，步子很大，聘我方柳斌为总裁。这倒是新闻。

2002年9月28日（星期六）晴

昨夜一点服眠药。六点起床。咳嗽仍未停息。翻看方行重寄来的三份材料：书信、复印件及《科学技术，世界一体化与儒家思想》。还谈到书法、音乐（自制曲几首）等，让我更详知其爱好与为人也。

上午十点前到八宝山，参加黄葳告别仪式。到的人甚多，遇安志文夫妇。他上午到机关看文件，下午打麻将，不愿接触米脂来人：都是要钱的。

随后略休息，到后院新盖成的大殿东厢房，参加杨仁的追悼会，到三十九中与清华中学老人。胡平（原科委政研室主任）找我谈，“科学的春天”与万里的长篇报告“民主化、科学会”都是他起草的。问及宋健，认识清醒，但为了保官（升官）不得不跟风也。“左王”曾整过他的“自由主义”。

下午到文津街，没敢游泳，只洗了澡。又在大厅休息一刻钟，才出门上车。老了，非小心不可。

晚上，王雨亭儿子同其亲戚贵州省副省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谈他在贵州工作经历。还不是常委，意在进常委。于是谈到钱永禄，他印象甚好。于是建议，回贵州后找机会同钱接近，谈起到北京见到我，再考虑我如何写信。此类“应酬”，无法避免！

2002年9月29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找出《窑洞杂述》几本书，有关抗战时写敌占区和日本残暴的文章，还有秦城时中日建交的两首七律。九点前到北大历史系，参加“抗日战争遗留问题与中美日关系暨在美兴建日军侵华活动纪念馆研讨会”。到时会已开始，牛大勇（系主任）在讲话，有四十来人。吴天威（副团长）谈在美国活动建立“日军侵华活动纪念馆”情况。关键还在经费筹集。接着让我发言。只好讲点自己的经历，父亲1905年到日本，即参加同盟会，归国后同母亲谈日本小学教育即贯［灌］输灭亡中国决心（如橘子好吃，都长在中国）。小学、中学受的教育，1923年长沙六一惨案，九一八后都看《田中奏折》，一二九游行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流泪（国民党不让叫此口号）。1937.8.14离北平前，亲见日军入城式，1938年5月在徐州差点炸死，1945年到热河经过无人区所见，等等。最后将延安四篇文章交牛复印。还谈到最近一万多人来华，桥木等到底是什么意思，应当研究。许多人发言（限5分钟、3分钟），都是要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遗留问题。发了二十多份资料，有一大本国外报刊文章。臧英军坐在我对面，已不长住北平［京］，也是这方面在美国的活动家。还有张一波（辽宁九一八战争研究会会长，辽宁党校教授），见我即谈，李英华是他的老上级。张也有一本有关每年纪念九一八的建议和文章。还有些专门为受难者索赔的“中心”负责人。还有专门研究日本搞细菌战以取胜的专家。还收到作者鞠德源（原历史档案馆工作）送的两大厚本《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辨》，递名片的约十人。等

等。通过这个会，才感到一股勿忘国耻、研究日本的国内外潮流。还有一本《抗议“旧金山和会五十周年”专辑》，吴天威有篇重要文章《日本新“田中奏折”——披露“大日本帝国兴国圣战计划”阴谋》。这些过去都是不知道的，我们的媒体不报导这些爱国运动，大概同中央的“中日友好”,“吸引投资”等政策有关也。午餐时，同几位女士一桌，他们都是我的读者（李旻、方建玲等）。谈得很融洽，拍照多次。还有一位高干子弟王琦（律师，父亲是冀鲁豫军区司令王光华，年近九十）。读了《耀邦谈话》，很熟悉子弟们情况，想同我交谈一次。答应十一月后再约。午餐照相，即辞别回家了（下午会不参加）。

下午程湖来，已向市委要求留下（我给李子奇写了封介绍信）。陈风［峯］彩又让几个青年送来水果、螃蟹等。

重庆老区建设会李宗贤（副会长）等三人来，定要我当个名誉会长，只好勉强答应。谈到三峡问题，并出示著作，等等。

2002 年 9 月 30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仍有点咳。浏览报刊。节日电话甚多。昨天牛大勇要《组织史资料》，同金松林电话，他说已退一年，同现任关系不好，无能为力。

同李普电话，已出院回家，能行动了。互相嘱咐注意好身体，保命要紧。

细读李慎之长文《中国自由主义的“胡冠鲁戴”》。实写百年历史中重大的意识形态问题，百年弯路才能让人重新关心民主自由的实质——真正自由主义可贵之处。

下午四点奚青来，上次来没谈及小妹拜托之事：向玉珍妈妈深深道歉过去的不敬等，希望能来旧金山小住，医疗保险等都可办好。玉珍向奚略谈往事，如 1980 年初公公去世时，不赞成去长沙，等等。很是心平气和。关于忙忙在学校发生的一件磨擦事，几乎影响毕业证书，还是第一次听到。小妹大概因此也增加了人生经历也。留奚青晚餐。孙大光不愿住医院，已回家，难于走动，只能呆在房中，由人侍候。

李清让司机来，取走《1957 新湖南报人》，他对周惠早有看法，那天在医院碰见，还谈到在交通部时也整人。

2002 年 10 月 1 日（星期二）晴、大风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咳嗽还有尾声。

上午胜利、满起、杨小玲三家来，胜利主厨，丰盛的午餐。宋晓梦来，关心玉珍的糖尿病，带来药物与治疗资料。我让她读慎之长文。

下午同胜利手谈多局，只有一局大胜，太好杀也，根本不求自保。买［过］节的电话甚多。

晚上杨仁三个女儿同两儿女来。安慰她们，乃自然规律，又是何等高寿（九十岁）。她们是天下最孝顺的女儿。送她们小妹的书与《耀邦谈话》，借去《其人》，买不到了。

夜偶然按到中央 10 台，看完《牵手》一二三集。十一点始上床。

2002 年 10 月 2 日（星期三）晴、大风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仍有咳嗽。大风，不敢开南窗。好些信件未复，发现自己很懒于动笔了。

上午周笃文夫妇来，送大石榴，山西特产。谈到以后再不能参加此种诗词旅遊会了。玉珍也发现了夫人发言权之高与参政当政也。

下午徐滨的两女儿与女婿来，送螃蟹、水果等。徐滨化疗，吃中药。她们也有精神准备了。还带来

丁子霖赠我的两书，以及安泰婆婆写的回忆录。

2002年10月3日（星期四）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咳嗽已基本过去了。仍不敢上阳台活动。浏览报刊。

翻看去年流产及以后续写的“上书”资料。应当趁假期定稿。

上午九点何格高来，谈水电史定稿情况。让他参加审稿。将《莫让江河空自流》那篇序言及两本百科全书小传交他一阅。他谈到三峡论证时，钱正英的种种手段与霸道行为，几次在国务院听证会上同他针锋相对，并向宋平等告他的状，结果都碰了钉子。计委领导一直是支持他的。

薛京送来陕北的白酒及南瓜粉等。

近日腰疼不止。昨天、今天下午，玉珍为我拔罐子，并擦药。只是短时缓解一点。

2002年10月4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上书”写了一页。上午九点同玉珍去看望李普，他这次摔倒地下，类似黎澍，头破出血甚多。幸亏医院抢救及时（黎澍没有先输血）。似同看书、写文太多有关。“上书”事，他的意见还得讲点中听的话，民主也得逐步来。满起一家与胜利呆了整天。又手谈一下午。

咳嗽仍未过去。

2002年10月5日（星期六）晴、下午风

睡得甚好。五点起床（昨夜九点半上床）。浏览报刊，并丁子霖书。了不起的伟大母亲。

上午玉珍强我散步，走到玉渊潭门口，多年不来，似乎好远好远。中途休息一次。河边园林化，还有人跳舞。回来通身冒汗。玉珍为我洗澡，澡后又躺下休息。真是老了吗？

下午观电视，介绍笑星蔡明的艺术人生，颇令人感动；非常认真，待人真诚，执着事业，广交朋友。有口语天下［才］。

“上书”导言再次增改。

咳嗽仍未停止，还得含金嗓子片。

2002年10月6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九点王嘉猷来。前天来过电话，为钟沛章［璋］书写的序言中，提到他是江的入党介绍人。他带来好些资料，有江给他的信，同江一起接见台湾原交大廿人中一位的照片；有他参加“反独促统”活动，在福州成立“促进统一会”任会长的资料等。谈到2000年底那次接见情况，对江的看法。江曾愿意同他们接近。刚到北京时，说，中南海之多深（房）多高，根<本>不清楚,凡事多经过老人。夫人原是上海一工厂（如同工人身份）职员，谨小慎微，来北京提心吊胆。谈话中提过我，“也是学工的”，遵［尊］重之意。出示给他的信，只呼其名。关于南京大学校庆纪念，要宣布江在该校入党事，说明事实，当时还是群众，是到交大后入党的。要王在信上批示转南大。又出示同当年20人之一的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后在台湾被捕过）四人一起照片。从而谈到李登辉入党介绍人吴克泰现在天津，他同朱镕基的入党介绍人李淑平也熟识的。谈到他自己的社会活动，也参加统一台湾组织等，认识李劲祥、程君复（谈李之为人）。他自己任福州反独促统会的会长。还从事自然医学的研究与活动，是首届世界自然医学大会的负责人等等。另一名片还是“联合国世界人民委员会NGO”的“高级顾问”。送

了我一瓶专利药”绿寿康“SOD（Superoxide Dismutase）（又名长寿宝），两天服一粒。为“超氧化物歧化酶，生物体内清除多余自由基的主要酶类，可以减缓、修复自由基对 DNA 的损伤，达到长寿健康目的”。他参加“北京绿寿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02 年 10 月 7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十六大上书”得动手了。翻看了已积累的有关资料（主要是论民主法治的）。

上午张宾（二人）来，在秦皇岛开发玫瑰园的（生产玫瑰油），现在石家庄搞房地产，同胡春霖二人分工：文化与经济，即意识形态与经商赚钱，后者支持前者。他的一个亲戚秦皇岛的财政局长被诬陷（台湾亲戚暂存几万美元后又取走）判刑，厚厚的上诉材料。嘱另写一简信，可以代转。

下午满起用车送毛竹上学，被玉珍发现，甚为不满。暂时忍着，适当时机再予批评。我称赞有原则性。玉珍历来公私分明。机关老干部外出旅行，她没参加，给的钱也原封退回。

2002 年 10 月 8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开始写“导言”，关于党与国家民主化的意见，大体按去年那份“十人”草稿，略加改动。晚上定稿，给玉珍读了一遍。

下午到机关，听傅思和传达机关人事变动，张伯林任常务副部长，李铁林调动，以及十六大前后部内工作等。见到赵宗鼐，问我有何写作。将《耀邦谈话》相送。王照华有书。游 400 米（恢复我的体育生活）。

收到一批诗词界信件。让薛京复平江人信。

2002 年 10 月 9 日（星期三）阴

五点起床。上书又细看二遍，稍作改动。上午九点李普夫妇、丁东如约前来，一起定稿。我读了三遍，词、句小有改动，“国家民主化”部分，删掉一条，党、国各 5 条。丁东即回家，电脑打印好，由满起晚上取来。

中午应港澳中心原负责人于寿海（于的夫人为平江人）约请（沈容与于同在港澳办工作，李普让我与玉珍一起去），到东二环中心（五星级宾馆）午餐。菜甚合口。席间漫谈旧事。许家屯离开大陆早有准备。现在美住所甚豪华，非百万元莫属。许到香港是邓的看重，文革后期江苏乡镇企业发展甚好。许有“重新认识资本主义”文章，在香港“依靠资本家”。

下午吸氧一小时。反复细读“16 大上书”。

2002 年 10 月 10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早八点先到丁东家，取一份杜光长文（手头只有 6 份），到办公室。将“上书”与七份“耀邦谈话”，杜光文分寄七常委。算是卸下一年来的一个小负担。本来想将此事同张伯林一谈，张不在，以后再说。

又是一叠信件。有的平江人托办事，让薛京回复。

下午张作斌、周笃文来。张在京只停二天。谈他从楼上摔下经过，头部缝了几针，住院一个月，还在骑自行车。他的诗集一千多首已印出，只是错字太多，待修改。作斌《磨剑庐诗集》由我题的封面。谈到湖南三把手吴向东，为人正直，过去即认识。将《新湖南报人》与南央书送他。

赵洪祝付［副］部长接管老干局，同傅思和、曾卓明来看望。谈房子问题。“上书”与他们一阅。

赵再三叮嘱：莫要外传。

明天香港电视台来，略作准备。

2002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五）

六点起床。香港有线电视台是包玉刚儿子所办，24 小时播放。采访大纲有四项（记者邓美玲）。

1） 中共发展阶段如何？改革开放以来特色。

2） 中共有何发展方向，为何？

3） 中共如何迎合现代化发展及国情和社会的需要？

4） 在当前社会经济及民生情况下，您作为新一代党员，应否如部分建议所言，廉洁自爱，解助民苦，贴近群众。

九点邓美玲（共四人）、丁东先后到。谈到近十一点。我按照自己看法谈党的历史过程，1921—26，27—36，37—49，49—78，78—现在。谈毛的前后两大阶段，反主观主义到自己主观主义，并好动［斗］的哲学“八亿人不斗行吗”，讲清楚“秦始皇加马克思”，“只取四个字：阶级斗争”。战争年代之实事求是；执政时期随心所欲，等等。也讲了“抛物线”，五十年代初为一生顶点。讲了点当前看法。丁东全录音。电视台应允给录像带。

十二点应邀到礼士路附近今天新开张的“湘水明珠”餐馆。李普夫妇先到，丁东亦去。出面邀请的汤佩林（“首席顾问”）是文献室的，前年（？）在怀柔空军招待所见过（文强老一起），夫妇均湖南人。同席的有张学东（人大常委，哪一个部副部长？）刘工践（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张宝和（财经出版社副总编）等。散席后闲谈，张似愿出版我的书。满桌湘菜，辣椒着色。北京大概还能容纳如此大餐馆也。

下午为丁东清照片，四本日记要各时期四个头像，作封面之用。

晚上一女士（申淼）送来江汉大学“邀请函”（李郁来过电话），10 月 29 日开“家族企业国际研讨会暨家企论坛”。12 个专家，光远排头，我排二，我的演讲题“关于私营企业的产权保护”。这真是“先斩后奏”也。江汉大学大概是新合并扩大的，新盖校舍立于湖畔。

2002 年 10 月 12 日（星期六）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应邀参加季羡林 92 寿辰。九点前到北大一大楼 2 层，坐满六大桌（备有点心）。见丁聪、黄宗江等，李普稍晚到（同戴煌一路）。同主人及光远、茅于轼等一桌。周　昌（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等教授讲话，多从学术观点，黄宗江讲季老私交，乐黛云主持，没让光远我等讲话（光远早退）。李普将《炎黄春秋》转交，内有他读《牛棚杂记》文。我送《耀邦谈话》（季老喜读我的文章）。《耀》文请会议即复印 10 份，交牧惠散发了。这是年来我参加这类活动的一种“操作”，便于为耀邦平反扩大影响。不到十一点散会，每人赠点心一袋，集体照相。朱正亦参加，同我一起到家午餐，取走照片几张（他出文集，要附照片）。

下午黄君来，《龙胆紫集》（三版）清样甚佳。八位诗家（钱仲联、李锐、周汝昌、霍松林、周笃文、刘征、李汝伦、杨金亭）成一套出版，为《类编中华诗词大系》中的一种，“前言”有“树立当代诗坛领袖形象”等语。我让他修改这类褒词。书大概明年才能出版。

游 400 米。

2002 年 10 月 13 日（星期日）

五点半起床。几乎整上午浏览报刊。

下午崔军、沈甦先后来（沈是玉珍朋友高的儿子，在原水电工程兵一公司工作，公司取消后失业，未办退休手续）。崔军过问后，认为很是困难。谈及此事为贺毅经手，当年他就不赞成，不应当经商也。答应继续帮忙。

胜利、满起两家在家晚餐。

收到张先志（玉洁的弟弟）的《投诉书》，属于街头“哥们儿”打架之类。苗苗谈过这个弟弟的放荡，家中无人能管。只有让薛京交信访处处理。

2002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一）重阳节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上午玉珍到机关过节。

上午陈砚发等四人来，内有岳阳驻京办事处负责人。陈现任岳阳开发区常务副主任，拟争取“国家级”开发区（湖南只有长沙）。谈形势，人们对江多有看法（讲了一个拉丹被捕的笑话）。“重要讲话”太多也。

玉珍带回高景川（原建设部人事局长）送我的条幅与诗文集《学步集》，其人对我很是“敬重”也。

2002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二）晴

四点即醒来，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施滨海来，带《开放》第 10 期。让他看了我的“上书”。同意如此写法。说赵仍拟写信。杜老劝不提六四，“那怎么可能”!

张戎来，赠玉珍南京的小石头（山影）摆设。她的《毛传》快写完了。挖出史事甚多。在莫斯科见到王明的儿子。王明在延安确实“被毒害过”，生病时让吃了带汞的药（同金茂岳有关，如确有其事，是否康生所为）。晚年还有影响，吃一餐饭要花三小时。孟庆树也留有遗著。此事也只能姑妄听之。她在国外有特殊条件，可访问到国内得不到的资料。全书比《鸿》要多 1/4，估计中文有 40-50 万字，先出英文版。她谈到在伦敦街头被抢过一次，秩序也不好，都是黑人所为。英国人多原谅黑人。她看过小妹文，特赠书。她给我《文革大屠杀》，是金钟送她的。留她午餐，请秦川作陪。秦认识他［她］的父亲。

陆钦侃上午来，红光满面，90 岁了。女儿开车，参加孙越琦纪念会。送来他最近一文《对水电开发规划方面的一些浅见》，并总后韩守文 1992 年给江的信、诗，反对开发三峡。总后原副部长胥光义也不赞成，担心防空。

下午游 400 米。

2002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周笃文引香港“黄学缘会”、“黄遵宪研究会（并基金会）”负责人梁通（怡然）先生（和另一位）来。有一份“缘起”：“余别号人境［镜］庐老卒，以寄弘扬黄学之心愿也”。可称“黄公度迷”也。并多份有关复印件，钱仲联诗、信等，还有耀邦 1984 年春节访“人镜庐”的照片。带来 20 米的长卷，让我也参加题词。于是想起张闻天 85 岁诞辰写纪念文时，最后提到黄的诗：“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验，手书心史井函中。”“表明了一代先驱的自信心”。（文章末尾写到张闻天也是 20 年后被认为其正确性的）。梁先生对我的“一代先驱”等说法，引为知己。于是只好收下长卷，一两天内写好交卷。

玉珍近来甚烦我人客过多，杂事过多。

下午游 600 米，颇快。恢复 600 米了。

《开放》第 10 期有文章提到南央书被禁事。还有一文有一小段标题："李锐老也赞成三个代表之说"。

2002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四）阴、夜雨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作上午讲话的准备，看杜光长文的前部分（以前只读了后部分），并找出可能涉及的资料。八点多陈琼芝来，她曾住院一年多，乳线［腺］癌，两次头发脱光，现又长出，已基本控制，在服中药。九点到青年政治学院，应东方研究所之邀，到三十来人。所中只有 8 人，观点多一致。路上谈学校情况，并邢小群情况（人事关系很现实）。

我讲了一个半小时多，问题交谈又半多小时。主题是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前者只能产生于西欧，经过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最终还是以人为本。列宁主义——斯大林走入异途，国家控制经济并非社会主义。只有生产力、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才能产生社会主义。西方发达各国已有不少社会主义因素。谈东方传统——封建专制主义，毛晚年是极左与专制的结合，阶级斗争（斯大林）加秦始皇也。中国的事情只能慢慢来，要"与时俱进"。谈了许多具体事例，也讲自己经历，对毛的认识过程。毛的发展过程，去世前读三赋，心境悲凉，但怕文革翻案，决不自责。等等。午宴时又交谈甚多。看来听众是满意的。谈了王若水和杜光的理论观点。谈及三峡。还谈毛、蒋对比，谈改良主义与胡适等。历史要宜粗（全面宏观）又宜细（个案、细节）。谈周恩来，1936 年洛川会议尚能同毛拍桌争论。谈罗章龙、项英，还待历史评定。谈陈独秀晚年。自己经历，挨饿是世界最难堪之事。谈赵，"亚洲英雄"。将《耀邦谈话》相赠，"自认写得好"（引起大笑），请广为传播（还自称不会电脑，不够知识分子）。

2002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五）雨

四点醒来，睡不着了。昨夜笃文催我为《黄学缘文》题词。在床上吟得三句，五点起来，成四句，并附言。

精神不朽引华章，一代先驱黄与张。
后二十年言定验，只因自信自坚强。

1985 年纪念张闻天八五诞辰文中，余曾引用黄遵宪放归后诗句："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验，手书心史井函中。"谓此表明了一代先驱自信心。二十年后发生五四运动。张闻天在囚禁去世之前，仍奋笔疾书，痛斥极左，放言民主，也是二十年后证明其何等正确的。香江怡然先生展此长卷时并出示胡耀邦 1984 年特赴人境［镜］庐瞻仰先贤照片，尤发人深思也。

早饭后，即将饭桌抬到客厅，让玉珍看展开的长卷（有 20 米）。边写边想到耀邦照片事，这是主人特予叮嘱的，于是加了末句。

上午近十点，韩钢来，带我胡乔木两本书：书信与诗集。关于反周扬的报告，注解中竟说是"奉中央之命"。管此事组长乃邓力群，惯施故技无人管也。韩谈到中央党员［校］学员情况（地县两级），令人高兴，也正合乎我的估计。学员思想情况：讲共产主义信仰，不就同宗教一样。研究毛泽东的错误必须弄清楚个人品质。一代代领袖每人贯［冠］以思想、理论等，是否封建专制主义复辟？总要搞个指导思想，学这学那，美国从未搞这一套，建设得好好的，国家也很稳定。所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否一种符号？最好少谈什么主义。七十岁治国，六十岁治省、四十、五十治县。这些并非怪话，而是谈到点子上即实质问题。我总是向人谈到，一方面，中国的事得慢慢来，急也无用；另一方面，可以乐观，

因为现在的年青人没有框框，没有受到过我们过去那种“教育”，他们完全是“天足”（我们都缠过脚），都能按照自己的认识考虑问题。何况世界变化如此之大（发生了苏东波），哪里还听那一套陈腔滥调。看了我的“上书”，觉得甚好，硬要去一份，只好再三叮嘱，切勿外传。韩还谈到，他讲课时，总引用我的资料与观点，虽然教员受到约束，有人管着，但学生都是解放的。我望他好好保持这个位置。一起午餐，乡菜丰富。

下午游 800 米，尚不觉累，而且速度可以。

2002 年 10 月 19 日（星期六）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香港黄缘学会的梁通（怡然）先生二人来，对我写的很是满意。这是第三个长卷，过去开过黄遵宪百年纪念会，许多名家题过辞，将纪念册送我。只好找出《实录》相赠。

胜利一家来，呆了一天，从上午到下午，一直手谈，曾大胜过三局，中空围剿成功。

下午游 500 米。晚上九点半上床。

2002 年 10 月 20 日（星期日）晴转多云

昨夜服眠药上床。六点起床。浏览报刊。看那次在北大知识分子会发言稿（赵宝煦寄来）。

上午张哲民来，看“上书”，很是赞成，并向玉珍谈，不要过虑，我们这些人是会“安全”的。

下午四点到朝阳区民族园路萨德尼克大酒店，由李郁安排（总经理邢景林乃他的朋友，地震局系统的）。杜老先到，慎之、厚泽、吴象、李普夫妇，马立诚、李盛平、李可、施滨海、林京耀等约 20 人。先让马谈情况，大家陆续发言（韩钢后到）。记如下：

退、留变化，江留三职务，1/10 变化，摆不平。曾进不了常委。港报反映等等。

高巖事件，牵连 50 人，家属被捕，高已外逃。

杨斌被金正日看中事，谈得颇多。原海军院校，89 年去欧洲，参加民运，入荷兰籍，经商发财，到沈阳、上海等地搞大棚农业，在沈接待过荷兰女王。金参观，看中，捐朝二千万美元。股票上市，违法，找国际靠山。新义州事，我方全不知（朝搞开发区应在三八线，新义州则专找我们了）。逃税被捕，同金说清楚。据说长得像金日成（“在中国有私生子”等谣传）。有一记者接受 5 千元，写张事。记者已捕。

赵忠祥出场费 4—5 万，自言搞 8 千万收手。

新华社《内参》上搞鬼名堂，八十年代前期就有乔木儿子事，策划马丁事件，喻传域经手，被厚泽缓解。

现在文化界议论：毛历次运动，搞“化”，乃反文化反文明。自己说过，“我这些肮脏思想乃资产阶级学校教的”，因之一概打倒。“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

谈新左派，美国有个詹名信（红卫兵式人物），今年八月曾来华讲学，反对资本主义制度。1968 年在美国闹文革，后成名教授，认为文革乃真正民主、革命。毛发展了社会主义（但反对斯大林主义）。毛看到斯大林的官僚主义。称赞两大领袖：马克思、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还有埃及人阿明，反对改革开放：悲观，人类没希望。詹赞赏上海人民公社提法，好，民主，可是 1967.1 月又收了。认为邓小平向文革抹黑。国内有汪辉［晖］、崔子元等。鞍钢宪法能解决经济学家没能解决的问题。

新左派要重新评价人民公社，搞后现代化。“历史都是假的，谁有权谁写历史”。“话语霸权”。南街

村乃典范。反对加入 WTO，反对全球化。

国内新左派又反詹。马克思有西方中心论，霸权主义。要清除现代性，解构启蒙、民主、自由，都是假的。

过去都拥护鲁迅，反对胡适——帮凶、帮忙、帮闲。根本不懂得西方民主政治及其发展历史。改良（和平演进），才是历史发展道路。

过去革命就是争权、夺权（我说，林彪一语破底：政治就是不要脸）。

留美民运分子也分派。《中国之春》慢慢来，稳定才便于经济发展。王丹不同意言论开放，一开放，弄不好党就垮台。李普等均有如此看法。民主改革必须先从党内开始（杜老最后讲此看法）。北戴河会，江全下。

我介绍了韩钢谈党校情况。韩后到，谈此情况。没有一个人想留江的。

朱小华案乃孔丹搞的。

杨小凯在网上有文章，后发优势，“中国改革随想”。林一夫批杨。后发学先进。总的是科技模式替代制度模仿，这短期有效，长期还得制度改革、变化。国家机会主义更顽固，长期不利。渐进改革，经济、文化双规，体制改革为主。

革命不行，打天下，革命政权，剩下一个“大土匪”，还不如几股“小土匪”（还有活动空间）。民主不行，要共和。

清末洋务运动到现在，以夷之技，只谈炮利船坚，不谈制度改革，国家控制资源，官办。

江要为自己树碑立传。这十三年最好。台商拥江。

我最后讲了几句：过去一二九时，批过胡适，对鲁迅只感到有些偏激（如对梅兰芳、中药等）。革命就是夺权，马上治之，根本不懂如何执政，总想突变。民主只能慢慢来，从党内开始。

将“上书”与厚泽、慎之一阅。都点了头（慎之觉得六四说得不够）。

昨日接长沙电话，杨弟甫去世。请代送花圈。告诉李普。

李普送我一把刮胡刀（电池的）。沈容看见我常胡子拉叉［碴］也。

2002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近来有腰腿仍疼痛，影响睡眠。只好擦正骨水，临时缓解。稍久坐即腰痛，直不起腰。此情已经很久了。散步作活动后，即可缓解。

九点同玉珍到医院。先到皮肤科，右大拇指起大泡（第三次了），很痛。医生没让治（过去用过激光），让它自然生长一阵再说。拿了治头皮的药水。到内科取药，并打预防感冒针。我的不交费了。玉珍买了一枝［支］也打了。

归途到李普家，沈容参加了编黎澍的《集外集》，徐宗勉等主编。有几篇文章，如谈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观点，还是正面谈的（1961 年文），沈容觉得删去为好。我匆匆看后，觉得可以保留原貌，说明作者晚年对自己过去某些观点的批判，保留为好。他俩都同意了。他们让我作序，我也答应下来，让徐写个草稿，因全书我无力通读。李普接到杜导正电话。赵 82 岁生日，送去花篮，门卫不让进去，收了花篮。赵将要求会朋友也。

下午湖南人陶森同学孙本鸿来，他在深圳办工厂，开发一种新产品，隔温塑料板（80 元一平米），带彩色，倒置法，置于防水层上面，使平屋顶层美观起来。深圳已开始推广，想到北京来找市场。送我 6—10 月的《争鸣》（有一年在深圳活动时遇见，请他供应，我已忘记此事）。谈陶森经商常上当受骗，主观吹嘘。

刘正来，送烟熏腊肉。从周惠处来。引起我谈新湖南报打右派事，过去不知其详。刘说，《新湖南

报人》的书他没看到。于是谈到周同周小舟关系，秘书张式军被打成右派，似想夺小舟的权。谈起当年南下开封相遇，我第一次见小舟。周惠同我谈起“小舟也想当地委书记”，很看不起小舟的往事。刘正说，这次见面，周惠说自己过去有个人英雄主义。“新湖南报事”同毛致用写过信。不同意我对周惠的责备之言，说“不该来的”。后来我用顽笑之话，缓和气氛。刘正曾是周的秘书，当然要维护也。还说当年工作主要由周惠抓的。

下午五点半，丁东同杜光、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原《百年潮》副主编）来，他们刚去看望过郑惠。杜光向我致谢。我说 13 万字，他们七人恐怕都难通读完。[5]谈到江过去并非读书人。杜光在党校打成右派（杨献珍时期），六四时唯一受处分的。谈杨献珍及他同艾思奇的矛盾等。

由于影响到吃晚饭，引起玉珍生气，怪我来往人太多。有什么办法呢！真是老中青三代人，熟人、生人，都要来往，几乎一半是被动的。好在精力尚能应付。但许久以来不愿动笔了。

孙本鸿名片：国家科技成果重点推广示范企业，深圳恒思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下部空白处。

2002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二）晴

四点醒来，又睡着一阵。五点半起床。整上午浏览报刊。翻《湖南人凭什么》，作者周兴旺送的，由马立诚转交。开篇有杨度的《少年歌》，过去没有见到过。

下午张宾同表姐郑爱荣来。带来郑为丈夫姬向午受陷害的申诉件（姬是秦皇岛的财政局长）。八天八夜逼供信，她本人也“双规”165 天，什么也没承认。即将申诉作文字修改。张带来光盘，即予修正。此案由河北省纪委主办。

薛京来，同玉珍、小玲去万寿路看正在新盖房子（我没去）。附近散步甚好，未能进入楼内。

2002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三）晴

腰、腿部疼影响睡眠。半夜擦正骨水。六点起床。为姬向午案给尉健行写信，并给王旭东信，将申诉件与致尉信附上。让薛京上午发出。

太行高平之行，让薛京写就一文，3000 字，有历史资料，不能用（未将我的活动写出），是以他为主。

下午游 600 米。最近晚上电视观《上海沧桑》，已出现蒋介石了。大概是写百年变迁。甚有意义。主人一家，是否参考《子夜》等？吴宗煌来，送新出的《什么是社会》。他们保定一家真正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也。

2002 年 10 月 24 日（星期四）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睡得较好，六点起床。

上午浏览报刊。书柜中找出《中国人走出死胡同》与《李凌集》翻看，其中有谈民主等文章。

下午三点到部里，参加局以上干部会。胡锦涛、曾庆红、贺国强讲话，交接班。贺任组织部长。胡对曾充分肯定，最后并说明，曾以后还管组织工作，则十六大后进常委已成定局了。晚上电视亦宣布。还宣布刘云山接丁光根任宣传部长。

游 600 米。晚上仍观《上海沧桑》。由于明天丁东、朱正要来，引起玉珍牢骚，“我是病人，上街买

[5] 参看 10 月 10 日日记，李锐将杜光的长文复印了七份，送政治局七常委阅读。——李南央注

菜难了。”又发生小冲突。已打通毛卫平电话，王建国已接好头。

2002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开始准备资料。

上午九点丁东、朱正来。八十年代日记（有五年）已排印初样，请朱正校对，将原本找出，只缺 1982 年的。谈了几条：政治性、人事不宜公布者；不刊为佳者；可能引起误会者；须校正处等。谈当前形势，人事更动为十六大作好准备。施滨海来，想将“上书”给《开放》，都认为不妥，应如十五大开会时散发。施谈他两次被捕，“洩密罪”。第二次审问时，“李锐也救不了你。”释放同国际舆论有关。一起午餐。玉珍去看病。下午未游泳。

2002 年 10 月 26 日（星期六）晴、夜雨

四点起床。准备资料。看千家驹的两本书，就从开国后，曾成立“私营企业局”（千任副局长），五反后改“国家工商局”谈起：彻底消灭“私”。

上午十点韩钢来，给我“左爷”们的《关于十六大要废除终身制致中央信》，署名“一群老党员、老干部、老教授”。直接对着江。杜光长文十份，也托他带来。施滨海送来有关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西方宪法资料。

延滨、元元夫妇来，办的建筑公司还赚钱。让看“上书”。延滨极为称赞，甚至说这可成为我一生光辉又一大证。谈到一个惊人信息：法轮功事件乃当年淡化六四而故意布置的，尤其自焚事件破绽甚多。这恐怕只能“有此一说”而已。

一起丰盛午餐。胜利、满起、小玲都来了。接晓梦电话，凤凰卫视正播“莫斯科人质事件”。一直看到近二点。普京到底是安全部出身，看来已经利用各种机会，将人员派进大厅。

下午游 600 米。淋浴时，腰、腿部用热水烫，很起作用。

香港寄来《生活中国语文》第三册（供初中用），由启思出版社编辑助理张慧署名写了封信致谢。生平第一次见到如此“豪华”的教科书，图片、插画甚多，编注、问题等让孩子们深入了解课文。让胜利、满起、小玲三人都欣赏一过。

2002 年 10 月 27 日（星期日）晴 到武汉

一点醒来小解，估计睡不着了，服眠药，久久始再入睡。六点半起床。上午边看李凌的文章，边清理带资料。主要私企问题。带走主客体关系两本书。

中午没有午睡，将资料收齐。

下午两点薛京、李郁先后到。即出发机场，玉珍陪送。进入休息室后，光远来。让李郁、胡冀燕看“上书”。光远似不愿看。

六点五分抵武汉。机场在黄陂县境，约近一个小时，才到住宿地汉阳三角湖度假村（宾馆）。江汉大学及武汉市负责人迎接。住三楼（好不容易走上去）。

给玉珍电话，平安到达。住处离江汉大学极近。

晚餐宴会，有一外宾。主人副市长（辜胜阻，博士，武大经济系教授，全国政协常委）等。

十点后上床。着北京出来的服装，尚合适，并不觉热。

2002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一）晴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准备“主客体关系学”资料（结果并没有讲到）。早餐名堂甚多，只能量力而为。

八点半到江汉大学图书馆，完全新建校舍，在三角湖畔（武汉附近仍有湖百个）。近十亿元，一年二个月盖成。学生 1.2 万人，四校合并，都是原市属。报告厅很现代。

会议题为《家族企业国际研讨会暨家企论坛》，承办单位有武汉大学，主办单位有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会，法国法中工商协会。会议《论文集》七十多篇文章（五篇英文），还有两本《家族企业研究》两本专著。会场外有大幅欢迎横幅，大概市党政很是重视。从请帖到“会议指南”等印得精致。大会主席邹东涛（社科院研究生院副院长）等。江汉大学罗友松（党委书记）致简短欢迎词。首先由光远讲演（每人 40 分钟），多理论内容。从私有财产起源谈起，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并无私有财产。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于氏说法”。“我不使用我没有批判过的语言”，如“经济过热”，即说不通。家属[族]企业谈《红楼梦》王熙凤是大管家，私企 90%是家族所有制。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名词提出时，同乔木的争论。公有、私有都是神圣财产，只有如此规定，社会才能进步，才能稳定下来。吃个定心丸，稳定——彻底——促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要有二三百年发展，理论必须彻底，不能妥协，政治可以妥协。

我也讲了不到 40 分钟。谈解放前后对私资的看法与政策规定，政协“共同纲领”，三反五反前有中央私营企业局，副局长吴羹梅扫地出门，千家驹挨批斗（保护过关）。五反中卢作孚自杀。谈现在私企复活、复兴是多大代价换来的，多少次政治运动整资产阶级思想，饿死四千多万人，知识与知识分子变成反动的东西，直到十年文革灾难（谈自己的经历）。归根到底要从理论到实践解决对“私”的认识，引张宣三观点“马克思把私有财产说成是异化的原因，因而把消灭私有财产作为消除异化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造成了理论上的最大混乱”。谈 20 世纪百年历史，重新认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谈中小企业在西方的发展情况（《社会化大生产和小企业》李凌文的材料），中国私企的现状。谈西方宪法有关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文，44 国宪法有此规定，法国《人权宣言》开始。我们的宪法必须有此规定，否则没有定心丸。最后提了一下体制改革，国家必须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

第三个讲演的是保育钧。谈私企现状，为什么私企多属家族企业。私企现在还谈不上现代化。他非常担心舆论界和政府乱干涉，把私企搞垮。谈市场经济确定过程的五个阶段，谈“左派”誇大“两极分化”，“20%的人有 80%的款”，“穷富对立”的宣传散布仇恨心理，“新左派”也利用这些说法。“下岗问题来自民营企业”。私企创业不易，如何引导，顺利发展。同保育钧接触，知道他在《人民日报》时，常骂丁关根，因而被调出。

午餐在学生食堂三楼，已承包出去。回到宾馆已近二点。

2002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昨夜盖毯子，下半夜觉凉才换被子。六点半起床。睡得尚好，且未服眠药。补昨天日记：下午朱九思来，大概是江汉大学告知他的。精神甚好，他比我大一岁。有过两次轻微的脑昏眩（再重就是中风了），摔过一跤。谈大学合并事，乃李岚清所坚持，不少人反对：“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谈《新湖南报》事，他如 1953 年未调出，必遭厄运也。《李锐其人》曾买了二十多本在校内散发，以便研究这段历史。还谈到怕我的电话有窃听，通话中很谨慎。我即谈到六四时，估计可能被窃听（当时传 22 楼有二三人家被窃听），仍电话照打照骂不误。让他看《上书》，并赠小妹书。《耀邦谈话》他是从《当代中国研究》看到的，只收到这么一本（估计国内翻印，从深圳寄出）。又谈到洪德明见到郑伯克时，大大挖苦“三个代表”说法。

下午我们一起转移到汉口市的迎宾馆（市府内部招待所），住一层，光远不能爬楼也。又一起参加新上任市委书记陈训秋的晚宴。湖南益阳人，47 岁，原省公安厅长。席间认识当地有名女作家池莉。她读过我的书，并且最近在上海买到李南央的书。光远认识她，晚上想来找我谈。因已过十点，婉拒了。

早餐后，由江汉大学陈秀英（办公室主任）陪同，过江到省博物馆参观曾侯乙墓。过去只知道编钟，一边看，一边吃惊不已。墓内共出土青铜礼器与用具、兵器、车马器、乐器、漆木器、金玉器、竹简等，共 15000 余件。解说员一一介绍了七件大国宝，65 件编钟为最，誉为建国以来十大考古发现之一。2400 年前有如此精美器物，科学与艺术发达到如此程度，边看边惊叹，边着模［琢磨］，是怎样制造出来，如何形成此种规模。“曾侯乙”三字才弄清楚：“曾”是国号，“侯”为爵称，“乙”为其名（周的后代，姓姬）。1977 年当地驻军扩建营房时发现此墓，有一营长对古文物甚有兴趣，因得顺利挖掘。墓东西长 21 米，南北宽 16.5 米，220 平方米，深 11 米，坑底用 171 根巨型长方木垒迭而成椁室，用木材 378 立米，填塞 6 万公斤木炭。东西南北四椁室，东室置主棺和 8 具陪葬棺（共有 21 具陪葬棺，乃 13—25 岁女性），主人 45 岁。东室乃墓主与妃妾寝宫，中室宴乐厅，西室歌舞侍女居室，北室为储藏库。整座墓葬“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宛如墓主生前宫殿再现。编钟总重 2500 公斤，钟体、钟架共有铭文 3700 多字。竹简 240 枚，6996 字，主要记载用于葬仪的车马兵甲。看到战士着的皮甲胄，在俄国、法国、瑞士等博物馆看到的西方兵甲，都是金属的帽子的钢甲，参观时就怀疑怎么穿得住，几十公斤的衣帽。还看到一个金盏，重 2 公斤多。所有金器，含金量在 85%—94%。看到的所有器具，尤其雕花等，无不精美之至。到十一点钟，还到大厅听 2400 年前的中国古代“交响乐”音乐会（人数最多项目有 14 人）。编钟作伴奏之用（没有单独的编钟演出），用大小木杖。秦王六个乐曲，20 分钟，还有一个单人（女）舞。大厅约坐二三百人，90%以上是外宾。我三次去美国，南北、东西都到过，那真是一个毫无古文化的现代国家。

回到宾馆已一点，吃饭时密加凡同女儿、女婿来了。他同光远午餐后来看我。谈起延安抢救时，他由于自发党问题。他是七大代表，刚到延安时，蔡畅同他谈话，只提到甘有光（甘家坤）自首事，组织上接受了自发党，个别审查通过。曾被关押、逼供，手铐等。

离开博物馆时，顺路到朱九思家，王静来接（电梯有自用卡）。48 年刚到天津时，朱任报社总编辑，范瑾副，俞正声知道后，特来看望过，很是敬老。谈当年热河时，最先向他介绍李厚生的是张平凯。他的四个孩子都好，一个在日本，多从事电脑软件。

下午搬到汉口市迎宾馆，住一层，薛京可住在同一大套间内。

午饭后没有休息，应邀参观丝宝集团的丝宝艺术馆。明清以来著名书画家藏品甚多，还有古代陶瓷玉器。沈周长卷，齐白石早年工笔长卷，傅白［抱］石两米多见方的大幅山水等等，看了半个多小时。情不自禁，用大张纸题写李白两句：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回闻。回来后才知道，主人梁亮胜即会中发的书《梅花与剑》的作者（作者题记：“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此书有光远题词，董辅礽写序）。梁是香港青年实业家，丝宝集团董事长兼行政总裁。89 年来内地投资（冒了六四后风险），只办 12 家独资、合资企业，经营化妆、洗涤、卫生、美容、医药、房地产，广告等。有五大名牌（丽花丝宝、舒蕾、洁婷等）。全国有营销、办事处等共 300 余家。总产值 20 亿，交税 1 亿多。西方也有分支机构。酷爱文学艺术，华中理工大学兼职教授，最爱名言为：“既然世界上有 100 分，99 分也包含失败。”相貌年青。下午为江汉大学题词：“为武汉发展培养一流人才”。又单独为梁写了那两句，赠给他个人。晚上梁特来致谢并赠药物。

晚餐又是大宴请。

晚上池莉来谈，很希望听我的意见，赠选集《池莉》。我坦言从不读小说，是个“政治动物”。谈对形势看法，党的历史发展过程。她再三问我，“这个党究竟是个什么？”于是告知“personl cult”，

文革十年岂非邪教猖狂十年！让她看“上书”。她是人大代表，一次大会，武江［汉］代表团开会时，江来了，不谈实际问题，英语、俄语、扬州话乱砍，逼得一个代表谈湖北困难，俞正声开腔要资助。真没料到此公作风如此潇洒也。她没有见到晓梦的书。有《直言》让签字。不是党员，现为武汉文联主席。工农兵大学生时学医，并行医二年，后考入武大中文系。九十年代初开始写作。很有政治头脑。

十点后始就寝。

2002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三）晴 回到北京

六点起床。记日记。八点早餐，江汉大学商学院院长甘德安等来送行。九点多出发。机场很乱，进不去贵宾室，后又不让秘书进去，耽误半个多小时，都发了脾气。飞机也晚起飞半多小时。同光远坐在一起，谈池莉小说，现在写的较平平了。他常读小说，喜欢海岩的。谈香港出了一本写凌叔华同一英人关系事，有“房中术”等内容。凌的女儿要状告作者，池莉关系此事。我谈到陈源同凌在珞珈山情况，抗战时陈出使英国任职。八十年代凌回国（北京有房子，大家族），我接待过。光远同池莉通电话，让我以后与池莉谈凌的情况。机上午餐。下午一点多才到北京，玉珍来接。同薛京回家午餐，已三点了，饭后略休息。

下午萧永义、曾松亭来，他俩写了一篇有关“赠友人”（九嶷山上白云飞）的考证文章，并非只赠周世钊一人，应包括乐天宇在内。我记得 1939 年 12 月从重庆去延安，坐大卡车，与乐天宇同行（还有另一楚怡高班同学，名字忘了）。他俩在延安时都在自然科学院（徐老院长）工作。曾已下海，也研究毛诗。

晚上八点，贺国强来家看望。李志勇、傅思和（另一女同志）同来。送大花篮。贺主动谈起钱宗仁事，钱去世前，他去看望，谈了三个小时（进门记得玉珍，叫“张大姐”）。我向他谈到私企应大发展，学浙江，他是首肯的。关照李、傅，“生活上照顾好”。

2002 年 10 月 31 日（星期四）晴

三点醒来，又勉强睡着。六点起床。浏览报刊。积压好几天了。发现睡衣等丢在武汉迎宾馆了。打通了电话，让李郁带回。

上午王嘉猷来。详谈他自己的经历。抗战期间他们在南京的地下活动（“南京各界抗敌内援会——南京地下军”），以及潘杨事件一案对他们的影响（他们有七个人受影响：历思虞、王嘉谟（哥哥）、王海清等，留下份资料）。谈自己级别（江到北京时 14 级，王 13 或 12 级）等等，谈了两个小时。还谈到王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水变油创始人）一案，王淦昌等几位科学院士与几位部长都曾支持，罗干专管此案，判此人十年徒刑，关了六七年，1.7 米高个，关在 1.4 米笼中三天，现在已残疾出狱治病，就是逼他交出制造方法。（我原来相信报导，纯粹骗子）他们几个人曾为此案向朱镕基写过 33 封信（也找江谈过，江最后支持一次），每信都批示。但由于罗干（后面是李鹏）坚持办不成（罗批示不落笔墨，只是口头或电话）。谈到他同江接触时，说到我当年同毛相顶撞事，江也接着话头称赞也。我谈到组织史资料事，出示中央卷第一卷的卷首。

长寿街人从事竹器雕刻文化的方从［丛］春夫妇等三人来，将我的“竹颂”与“梅兰竹菊”两件制品相送，只有前者一行排列错了，真是精美之至。还带来腊狗肉与活线鸡一只。为我们制午餐。于是邀李普夫妇来。想起八十年代于刚、黎澍我们四家每年的相聚，“狗肉朋友”。李普将他的新作并张登善赠诗寄我，大为夸奖。谈武汉之行。谈徐光春六四后告发穆青等事。

下午游 600 米。晚上曾松亭同他的哥哥曾庆武来，送我《毛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让我为《日记》

签名。

2002 年 11 月 1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看《毛与莫》中的第五章“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此书收集资料极丰，当通读。收到方行重寄来的“第十五次致锐公信”，第一部分是“析评三个代表”。

上午任小彬来，谈他前年在三门峡市被关押三个月一案，公安部通知他撤销了（但尚未收到当事处通知）。由于贾春旺多次直接过问，贾庆林与河南省委也关心过问，才能如此结果。400 万元已没收，当反诉。我说应当赔偿名誉。现在还是“无法无天”也。同他谈我最近经历的两案（秦皇岛财政局长与昨天王谈的）。

下午游 600 米，只用了 25 分钟。又未能动笔改稿。

2002 年 11 月 2 日（星期六）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六点起床。睡足七小时。翻资料，准备发言。八点周笃文来。同去石景山中础宾馆，参加“北京之秋诗词笔会”（《诗词之友》张脉峰主办），到各地诗人近百人。九点半开会，我第一个发言，大概讲了一刻钟。讲“个人主义”，诗纯粹是个人的产物，必须具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才能有好诗，而过去几十年付出多大代价，才又回到“私”的路来。宪法必须承认私有财产。谈此次去武汉江汉大学开会事。过去“私字一闪念”都不行也。社会、群众与个人关系，等等。谈熊鉴其人，作诗 1500 首，唸了“平反二十周年”第一首的头四句：“卅载炎黄活受煎，祖龙一死大翻天。还魂白发三千丈，游水咸鱼二十年”。唸了句解：“余要求平反时，原单位政工科长扬言：熊能平反，咸鱼也能游水了”。有此唸了我的“八十自寿”中的两句：“六不怕唯头尚在，三餐饭后嘴难张。”刘征老接着讲话时，发扬了“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之意义。毛诗研究会付[副]会长何火任发言，为毛泽东名誉大声疾呼，激昂慷慨，“没有毛泽东，哪来新中国？”还特别赞扬黄克诚当年为毛写的文章。郑伯农等发言，还没有接着何的话头，只是谈诗坛情况。由于红豆诗大奖赛，引起新诗作者们对旧诗词的攻击；甚者认为是落后文化。流行的是写“下半身”，连“鸡巴”两字都不太讳言了。午宴丰盛，三四人喝白酒，同郑伯农以“酒肉朋友”相呼。（郑仲兵前不久告我，他哥哥对我印象甚好也。）

回到家已两点。略休息。李劲祥同表弟傅文才来，程君复带我药物，李送唐山地毯及板栗、宣纸等一大堆礼物。原来傅想回秦皇岛或唐山任副职。原是迁安书记，现在省经委任副职。

游 600 米。

2002 年 11 月 3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开始整理 1 月 25 日在北大知识分子问题座谈会那篇发言稿，赵宝煦早就寄来了。整天断断续续抄与写，加增太多，只得另用稿纸。

上午长寿街方从[丛]春夫妇与姐夫来，我的“竹颂”长诗与梅兰竹菊四首七绝，已雕成竹筒，只有前者排列错了一行。实在爱不释手。谈竹雕工艺厂产品如何推向市场，帮助改写了一份广告，并同李普通电话帮忙。他们带来线鸡、鸭、肉等，杨小玲带来两只大甲鱼，小方三人下厨，小徐、秋林来了，一起吃丰盛午餐。菜太多，真不知吃哪样好。

晚上小玲、满起来，没有看电视。

2002 年 11 月 4 日（星期一）晴

四点醒来睡不着。即起床。整日挤时写发言稿，定名："谈陈独秀、马寅初、王若水"。到晚上基本脱稿。

玉珍上午到医院为我取药，包了四十天的药。

下午李郁、万高潮来，万只面熟，他说来过几次，是韩纲［钢］湘潭大学先后同学。都忘了。现在北师大教书。同李郁一起操办全集出版。新闻出版署已查过，没有对我书的禁令。争取陕西明年出。港版则定要限制在港。大陆无版权。说《实录》，河南向湖南花钱买到版权。作者所得无几。

2002 年 11 月 5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文章最后定稿，又看了几篇［遍］，改动几字。

上<午>薛京取来十六大开会报到等材料，有纪念本、袋，钢笔等。我在第一组，几天可以同气同声发言的人，只有李昌、汪道涵；光远、杜老、安志文、赵健民都在第二组。两组共 67 人，全顾委的。其他三个组 140 人，都是刚退下来的或未入选正式代表的省部级（只有个别认识）。

十一点多宋晓梦来，送我鲜花一束（她今天生日），准备写范敬宜，让我看一资料，访谈开头。范在《人民日报》受排挤，同任仲夷是莫逆之交，同李鹏、丁关根关系甚好。为李鹏改诗文、作宣传（大概有周到"园［圆］滑"一面）。

奚<弘>与她的法律顾问吴范军来。为了租房子找我，让她写封"说明信"。吴曾是遇罗锦的第三任丈夫，留下文章（遇现在德国）。

下午游 600 米。

樊大夫同护士来，为我检查身体，作心电图，都正常。血压 140—70，肺心正常。打肺炎预防针（200 元一支，可管五年）"纽莫法®23"（23 价肺炎球菌疫苗）。

2002 年 11 月 6 日（星期三）多云

昨夜服眠药，睡到四点半醒来，又迷胡［糊］一阵。五点半起床。清理要带走资料。有关三个代表问题，张显扬长文终于找到了，方行重的也带上。"上书"与《耀邦谈话》复印了几十份。适当对象散发。"北大三人谈"长文交丁东，请他转成铅字件（20 元就够了）。

中午略休息。下午两点同薛京一起到北京饭店（进门处有 8 个盛装女士迎接！）住 1621，薛京即在对面 1622。卫生间有盆、淋二种，此楼似重新装修过。房间较高。坐、立灯有四台，看书方便。

将张、方二文又读一遍。关于"三个代表"问题，发不发言呢？

饭厅在二层。晚餐自助，花样不多，喝一两茅台。各小桌，遇见几位老红军将军。饭后到一层大厅等处散步，有国画、油画并列走廊，无甚名作。

观《上海沧桑》后就寝。阳台观夜景，很是动人。天安门两大会堂全面灯光照现，还是第一次见到也。

2002 年 11 月 7 日（星期四）晴

昨夜室中过热，盖不成被窝，穿一毛巾睡衣，下半身盖被。三点醒来小解，后又迷糊睡着约一个多小时。六点起床。续看《谈陈、马、王》文。早餐花样较多，饭量仍小。八点四十分，到 14 层集合，遇见焦若愚、刘杰、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荣高棠、朱穆之、袁宝华、王林、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坐轮椅，好多人 1997 年十五大后，才又见面也。胡锦涛、丁关根、罗干、

曾庆红等一群人来，胡讲了几句客气话，一一握手。同丁关根也握了手（空前绝后？）同汪道涵坐在一起，问他夫人病情。68岁，中风，住医院。会后又来我房中略谈，送他“上书”并两附件（他不知杜光其人）。说“耀邦文”已看过，南央书也看了。谈江的情况，同我看法一致。思想早有松动。他唸过一首唐诗启发之，世事在变，“三代”为止了。我谈到曾某处理《组织史资料事》，他说“上书”还是应给，以表一视同仁。随后韦纯束来，送特产，谈广西还落后。建议到浙江一观。形势人事看法，都差不多。“上书”与附件交他。直谈到快吃午饭。

午饭也吃得不多。坐沙发闭目养神，约一小时。改订在儋州诗会（去年十月间）的讲话稿。这次找来，定要改好，不能再拖。同儋州诗会通了电话。

三点半回家取资料。游400米。收到《开放》11期，并周成启寄来资料。

晚饭仍喝一两茅台。晚上李昌来，他写了一个发言稿，着重谈治腐败问题，必加强监督机构。北大讲话稿已打印出10份，改正几个字。也给李昌一份。

夜看完《上海沧桑》电视剧。韦纯束提的问题，苏联垮了，为什么我们不垮。这个问题我回答过许多人：农民多，容易满足；知识分子听话（如郭沫若），两种土壤。

2002年11月8日（星期五）晴

昨夜看资料，十一点始上床。三点小解，迷糊睡到五点半起床。《谈三人》又看一遍，找出一个错字，改动两字。下午让薛京复印出20份，准备散发。

七点早餐。收拾停当，八点多满起来，同薛京到人大会堂进北门。薛京去机关办事。坐前六区右边边上。先到先入好坐位。高厚良（四方面军）坐我后面，他认识我，大两岁。同杜老坐一起。几位老人都上了主席<台>坐头排。“为毛刘周朱邓陈默哀”。江泽民“口头”报告稿，也唸了近一个半小时。边听边看文件，也看看台侧放大电视图像。乔石也坐在头排。回到饭店十一点。看今天报纸。

午餐单独有一碗鱼翅，大概是庆祝之意。主食吃了一小截包［苞］米，胃口仍不佳。闭目养神40分钟，处理几份信件：程君复为湖南一高速公路投标事，让我转杨正午、周伯华信（附有刊物等），写两封短信。傅文才想回秦皇岛任副职事，给王旭东信。《北大三人》稿寄黎维新（转发《书屋》），萧蔚彬（《同舟共进》）。

游600米。洗澡后，换了衣服，通神舒爽。遇见谭云鹤，说上午电视上看见了我。玉珍电话也说见了。晚上看电视，自己却没见到。精力不集中也。

晚餐后，因腰疼，到医务室，正好医生是神经科的（协和医院的），作了检查，还是腰椎病。

2002年11月9日（星期六）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大概十点半以后就入睡了。六点起床。翻看《简报》，几全部颂词也。加上北大《谈三人》，共分送廿多人。用餐已固定桌位，服务很是周到，大签名簿上题词：“饮食文化，中华独步；北京饭店，第一服务”。

九点开会，到了18人。都不愿首先开腔，组长李力安强我为难，只好开口，约五六分钟。只讲“三个代表”咬文嚼字，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党都不能作“代表”，只能推动也。略言其理，应当说“一个代表，两大任务”为妥。会中记录人即让我订正。回到房间，中午又加了几句话。刘杰同我坐在一起，因看到我送的三份东西，问我还有什么可给的？谈得融洽，赵紫阳情况似也清楚。人事已定。问到罗干（他在河南时，由夫人推荐上来的），说人很踏实，学建筑（？）的。于是谈到王嘉猷所说“水变油”事，说多年没有来往。散会后又到我房中，将小妹书送与。他竟不知当年邓某与范乱伦之事。他是七大

代表，43年到延安。李昌发言听不清楚。主要还是谈腐败情况，似对中纪委有不满处。有个正式文本与我。光远也有一份谈理论语言的文本与我。散会后，荣高棠同意我的“代表”解释：为什么不早提上去？

下午三点开会。朱穆之讲了很多。主要谈“忧患意识”，“敌人亡我之心不死”，美国总是与我势不两立也，搞人权外交等。下岗问题，上访人多。社会主义两大特色：公有制，共同富裕。什么是真正民主？按人民意志办事（指多党竞选无实质意义），决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也谈到党内民主问题，“大跃进”教训，不是没有不同意见，要能畅所欲言，遵［尊］重少数人意见。注意抬桥［轿］子人，呵［阿］谀奉承者，制造个人崇拜。当年周恩来很注意，不突出个人。宗教势力发展快，为什么？要有群众性监督，每个支部查清楚，有无贪腐分子。廷懋讲了几句，说自己1972年放回，现在沾儿子的光。

薛京来，说湖南代表两人来（先到家里）。只好离开会场。一是谢康生，现在省委常委、秘书长，平江人，另一是张义坤，省国土资源厅厅长，原平江县委书记，过去来过我家，奉杨正午命来，程君复要件事难办，政府不便干预投标，否则麻烦。我将李劲祥给我的信交谢，让带与杨一阅，如何在其他方面予以照顾。他们谈平江情况，现近二十万人在外打工，每年汇回去几个亿。邀我明年定回乡看看。三件送与杨正午。

再返回会场，五点即散。遇袁宝华，甚赞成朱穆之的发言，要有忧患意识。他们的思路观点大概是一致的。

晚上熊清泉来，送两筒茶叶。谈人事：共九常委，还有李长春、吴官正，曾不会排第二位。威胜事不谈，还是我提起，也不知道雷霞父亲去世，只说管不了了。听说杨正午有调中央民委说，似杨离去才好办也。

翻《简报》：1997.10—2002.9，五年中，全国纪监机关立案：861917件，结案842760件。党政纪处分846150人，除党137711人，开除又受到刑事究办37790人。受处分干部中，县处：28996，厅局2422，省部级98人。

o 钱其琛谈，GDP，中国占世界3%。——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2年11月10日（星期日）

睡得尚好。五点起床。淋浴，水甚热，腰部仍疼。

薛京给我《简报》，昨天发言，没有刊出，可笑的“舆论一律，“咬文嚼字”也不允许也。我真是毫不介意，倒是荣高棠向我表意。

上午袁宝华发言，讲了纪委所举五年数字。谈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社会保障问题报告谈得不够。党员素质问题，基层组织无战斗力，起不了监督作用。家乡人三满意：政策松了，东西多了，敢说话了。三不满：负担重了，治安不好，干部作风不好最不满。河南规定，省市县三级干部要定期住老百姓家办点实事。领导干部作风无改变，一把手说了算，都不吱声。

刘杰长谈。老百姓望过好日子，换班子人选问题，公开秘密，大家关心，司机也谈。国力增强，乃南巡后改变（昨天朱穆之曾谈仍要摸石头过河），现在深水了，如何摸石头？要看游泳本领。

① 许多新问题。进WTO，原来还有异议，怕吃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趋利避害，打火机已占世界70%，欧洲抵制，日本抵大蒜，我国蔬菜占日本40%。中国人穿美国名牌，美国人穿中国衣服。“两极分化”不要怕。贫穷非社会主义。如何富起来，东部三亿人先富。分化客观存在，正确政策，税收等，二次分配，效率优先，采取措施防范。8万亿存款，手上还有1万亿。9万亿元，20%人占80%，还有上千亿美元存银行。资金外逃问题，要引入市场。

② 还有没有阶级斗争？有文章分10个阶层（书被禁了），十大富豪（最富　亿美元）（原文此处空

字——李南央注）出现较富裕阶层，中产阶级（阶层，class，英文一个意思）翻牛津辞典，即资产阶级还包括公职人员、律师、医生，教授等。白领阶层，年收入10万美元。

③ 争论“民营”、“私有”，包括集体，有一部分资本家。应从积极方面考虑，今天非对抗性，弄不好对抗。要调节劳资关系，起积极作用，外资、合资成立工会。

④ 腐败问题，根子在权力结合，大权大腐，小权小腐。批条子：土地、项目，跑官、卖官、吏治腐败（我插话：晚清“捐班”是解决财政问题）。一两万报到，三四万挂号，七八万见效（有人插话，王谦，100万买个县长）。

⑤ 减轻农民负担，基层干部作风坏。下层也确有困难。税收多，下面“空调”。县长工资600—700元。

⑥ 执政党与非执政有何区别？政权属13亿人民，党员6600万。形势不同，建党原则有所不同。列宁阶级——党——委员会——领袖一套。“书记”应是“秘书”，召集或主持会议而已。到中国变成大官。书记挂帅，一把手说了算（会上发言都反对一把手）。过去民主集中，毛泽东“不能群龙无首”，现在形势不同了（战争年代要集中），党内民主确不令人满意。“话到嘴边留半句”。“老关系来了，给你说点实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说了白说还要说。

⑦ 关于人选问题，民意测验很起作用。出租司机有多种版本。党内——社会民主。

下午开会，张曙光讲了一个多小时。主要谈河北几个案件，大骂程维高，两个秘书事件，秘书叫程为“老板”。现在还是省人大主任。“问题都在第一排，根子还在主席台”。干部升官黑话：该动动啦。程是第一书记专管干部，秘书管。纪委应中央地方垂直领导（袁宝华亦如是说）。

我接着讲了约20分钟。中纪委统计数字，应当有个分析说明，提出对策。关键仍在体制，党权大于法权，人治胜于法治。经济不要怕私有经济发财，温州皮鞋占全国20%，嵊林领带占全国80%，世界总量33%（《简报》台湾组）。浙江私营占总产90%。从理论到实际解决私有财产问题，宪法要予以保护（刘杰也谈了）。然后唸了我的“上书”，声音洪亮。好几位发言，根本听不清。

李昌接着讲体制定要改变，我们的制度保护特权。举出朱镕基的一串数字，朱不保护特权。中纪委要直接管下面。现在有的立案要“中央批准”；要管国家领导干部，这是最大问题。不许讲不同意见，还有什么忧患意识。三个代表，要看行动。政治文明落后，我国自古封建专制，加苏联专政一套，党由一把手专政。中心要解决特权问题。

罗青长谈台湾问题，讲了许多，听不清楚。最后听清一句：成事在我。把经济搞好，国力强大才行。

李力安批评现在许多地方的形象工程，图表面好看，北京也有。为领导人修路。上报数字浮夸，高指标给农民增加负担。小学毕业教小学，九年义务制虚假，贫困地区实现不了。各级有开发区，圈地，无一个项目。上面高要求，下面就摊派。政务——县务——党务公开化。有的报导令人怀疑，暗箱操作太多。对一把手监督极重要。

晚餐后，同薛京到顶部19层平台（新修），观北京夜景。东南西北四面照了相，可惜有雾。屋内有郭怡宗（美院教授，政协委员）花鸟画，大幅展览，共14幅（还有一小册子介绍），似溶有西方水粉画法，在西方展览过。是美协中国画艺术委员会主任。“其作品融深厚的传统功力学养和现代审美情趣为一体”。陪我们的服务员（1.9米，19岁辽宁人）说，第一幅有人出几百万不卖。真不相信。此间服务人员多从东北选来。东北人个头高大。大厅迎宾女，“打赤脚1.75米”。

2002年11月11日（星期一）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提前解手。记昨天日记。

早餐时，遇见安志文、陶鲁笳，都说我给的东西都看了。从昨天刘杰发言来看，这次散发“作品”

是起了作用的。陶还谈到他同耀邦关系密切，是大好人。关于“我不是谁的人”，他在党校胡的一个报告中听过，当时声音特大。

八点半集合出发，十几辆大巴士，前有几辆小车开道。一路畅通，参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城东南京津唐高速路两侧。先到一四星级大厅听汇报。工委书记李凤玲（教授）先作简单介绍，然后由通用电气（GE）医疗系统中国区，星网（国际）工业园（北京首信基谐亚移动通信公司由中国投资公司与首信集团共建的）和英纳超导公司三家作介绍。然后参观第一家。开发区 1992 年才成立，比天津晚十年。现入区企业 1110 家，投资总额 42 亿美元。三资 294 家，30.3 亿美元，占 72%。平均 1031 万，为全国三资 3.7 倍（全国 280 万）。产业结构已形成电子信息、光机电一体化、生物技术与新医药、新能源与新材料、软件制造五个主导企业。前三个已有一定规模。世界 500 强已有 30 多家，跨国公司 60 多家。2001 年评出世界最有影响十大品牌有 6 个在此有投资。通过认证高新技术企业 152 个，工业产值已有 80%来自高新。生产总值、税收、销售等年增长率均成倍左右。2002 年：国内生产总值 75 亿元，工业生产总值 410 亿元，销售 470 亿元，出口创汇 10 亿美元，财政收入 31 亿元（税收 26 亿）。新企业投资总额 12 亿美元。形势后来居上。GE 有 120 多年历史（爱迪生创建），世界 500 强之一。现有 11 类产业，医疗系统乃最成功，发展最快之一。参观 CT 制造厂，4 万平米，平生第一次见此大厂房。走马观花。现在全世界 CT 销售量 25%，中国普及型 CT 市场装机量 60%均来自这个制造基地。工人、设计人员都是中国人，200 多名设计工程师管普及型 CT、X 光机，永磁式核磁共振仪的研发。这个工业园实现国际管理本地化，本地人才全球化，将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大型医疗影像设备研发生产基地之一。在路上，李凤玲还同我们谈到京津高速区将成为统一大开发区，如珠江三角洲。全国唯一用燃气区，成本比煤高一倍，基本不要企业负担。

归途过明城墙绿化带（1700 米）公园。参观菖蒲河公园，原明代东苑，有山野情趣皇家园林。清代渐破败，河被覆盖，穷巷居民 600 多户。几个月折［拆］迁建筑，变成如此富丽堂皇，小河流水，古建筑成群的公园，真是令人吃惊。全长 510 米，3.8 公顷。归来尚不觉累。

下午杜星垣来小坐。谈“三个代表”等，对文件、开会发言等，很有看法。没有想到江如此拔高个人，吹捧“十三年”。经济变化是 1992 邓南巡才开始，89 年后三年，“反和平演变”，“个体户倾家荡产”，形势危急之至。他根本不发言。谈起袁宝华。在华国锋处开会时，大批评邓小平。1989 年几个人在薄一波处开会，谈经济，也是风派人物也。

晚饭后购《政治科学》一本。杜星垣、刘杰也跟着买了。将儋州讲话写好，2200 字。

李立功赠传记。陈雷赠《书法石刻》。——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2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二）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可能近十一点了。五点半起床，睡得不甚安稳。早晨又将儋州讲话稿细看一遍，并将尾巴写好。算是交卷了（当地 6 月份即寄来原稿）。

八点半出发，参观中关村科技园。从东二环绕过去，一路开道。建设中包括海淀、丰台、昌平园，电子城、亦庄科技园。中心区 75 平方公里，发展区 280 平方公里。有联想、四通、方正等高新技术企业 8000 多家，其中有 IBM、微软、三菱等投资企业 1400 多家，力争用 10 年成为世界一流。这个智力密集区有北大、清华等高校 68 所，在校大学生 30 万人。每年科研成果几千项。海淀园最大（规划面积 340 平方公里），有高新企业 6500 家，丰台只 25 平方公里，亦庄即在昨天看的经济开发区内。到联想集团参观。一位老三届女领导简介：1984 年计算机所 11 人发起，20 万元起家，传达室办公。信息产业多元化发展。现有员工 11200 人。1994 年在香港上市。其电脑国内销售已六年第一位，2001 年到 30.7%。

专利已达千件。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体系。2001 年全球排名：家用电脑第 7 位，商用 7 位，笔记本 17 位，服务器 10 位。“介绍本”上表明：高科技、服务、国际化——的联想。服务社会文明进步。然后到大厅看展品。我是电脑盲，观花而已。然后驱车游植物园。到玻璃大棚“万生苑”参观。称展览温室，9800 平米。真是大吓一跳。各种热带植物花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亚热带植物 3700 多种。还爬上高层看仙人掌类群，球比脸盆还大。照相多次。出门题词：北国江南又海南，全球植物万花园。后来想到“植物”应改“奇木”。说明书上载：独木成林的榕树，热带丛林，雨林小溪，水池飞瀑，板根——嘉榄（一棵高大树被巨枝缠绕而上），仙人掌、巨人柱、兰花凤梨等，食虫、猪龙［笼］草，珍稀植物苏铁、桫椤等。整个温室自动喷雾加湿。归途经五环、四环，35 分钟到饭店。午餐后休息，半睡着约一小时。

下午三点到游泳池。游 800 米，尚不觉累。遇见韩光，告知有材料交他。

晚饭后看书摊，管书摊两女士是内部书店的，认得我，说《庐山实录》一有就卖光。也知道小妹书。购《共产党宣言与全球化》。

2002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三）晴

过六点起床。睡得甚好。中午又睡着一小时。

上午开两小时会。江的报告有些技术性修订，标点之类。啰嗦一小时。李力安发言，江报告只讲高举邓理论与三个代表，不提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这就丢掉传统了。四项基本原则也很少提了，应作为基本指导思想提出来。向守志说，现在中小学生都不知道毛泽东了。赞成李力安说的。中心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个代表中无此语言。张铚秀说，还是要恢复《红旗》杂志，红旗都不打了，这怎么行！李力安附议：是 1987 年赵紫阳将这个杂志取消的。也有人说，《求是》代替了。别的都未吱声。小组会到此结束。老人们中，“左”根难除也。

下午游 800 米。回来看丁冬［东］整理的《中学时代》，大改还是小修呢。大改，就是要增加内容，这个工程很艰难，还得找些资料。

将“上书”与“北大三人”稿分送贺国强、张伯林。晚餐前，医务室女医师专来房间看我的右拇指，并量血压。晚饭后去医务室，又取了一些药。

2002 年 11 月 14 日（星期四）晴

四点半醒来，睡不着了。五点起床。收拾行装。

一、二组坐大巴去人大会堂参加闭幕式，上车的只十来人，大概都坐自己小车了。在车上空坐了半个多小时，九点四十分才出发。又是空道相迎，几分钟就到了。大家在西大厅只［直］坐等到十一点过，才进入会堂。大概选举已毕，才让我们列席者进去。汪道涵又从上海来参加闭幕式。说我的“上书”已看，是要从党内民主做起。于光远坐在我后面，汪谈就我们两人笔杆子硬也。

江泽民唸完几个决议通过，不到十二点散会。

午餐丰盛，可惜吃不多。中午闭目养神。下午两点半到游泳池，游 400 米后回家。

2002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五）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看十天来书信。有的读者来信要书或托购书，真是没法办。

何定来，将“上书”与北大“三人”稿送与，并览“三个代表”未刊发言稿。她又赠近日诗作多篇。谈到小女儿在“文革”中受尽磨难，1979 年因抑郁症而投湖自杀，仍不禁悲伤。随接胡冀燕电话：任老

（仲夷）要来我家，欲见杜润生老。随即杜老先来，谈他有个关于民主的建议。郑天翔发言，三个代表不能写进党章，还批评了搞个人崇拜问题。杜说郑是三人签名上“万言书”左爷之一。邓力群眼睛不行了，他两个儿子在杜的农研所（只搞南水北调等，也反对三峡）。十点半时，任老才到。谈到他在广东省党代会发言情况（已刊《炎黄春秋》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当时即将《简报》停刊。因此他质问李长春，李也难正面答复。后秘书出示《羊城晚报》头版刊出他的讲话。认为关键仍在无民主政治，根在一党专政何时了。还谈江接见香港记者出洋相事：你们 too simple，我哪个国家没去过。杜老因家中来客人先退。接着光远来（何定让任老认不出来，他们曾是哈尔滨同事，王鹤喻老省委书记？）未能多交谈，任老去何定家看望离去，光远快十二点离去。

下午三点到新疆厅集合，又同杜老、安志文闲谈。毛泽东不彻底弄清楚总是麻烦，三七开，我说任老是一九开。安志文曾去看望鲍桐［彤］，鲍关于三个代表有精彩长文。

宴会厅照相，大园［圆］圈，大概是八层，我们老家伙圈坐第一排。6（原 6 位常委）+9（新当选 9 位）入场，从我们这边走过来，一一握手，我也握了 15 次。李鹏说，你到三峡去了，他们受到很大鼓舞；朱镕基笑容满面，握得甚紧；尉健行说，收到最近信件；曾庆红仍称：李部长；罗干从未谋面，说寄给他的各件收到了（寄江等三件，开会时分寄将新当选的三四人）。

在新疆厅坐等时，杜老说，江不是中委了，不会再当军委主席了，我未置可否。他还谈到现在已进入过渡阶段，解决一党专政，实现民主化，得 20 年。这点我同意，也许时间还要长。当然希望短一点。关键在当朝者，也与在野者有关，要催动也。

照相前，江、胡两人简短讲话，交接班，印象尚好。

散会后同薛京回到家里，整整十天，住北京饭店，算是结束了。人事确如我所料，一年多来，我们这伙人聚会时，不论港刊、网上如何议论以及传闻，我总坚持会退，顶多留任军委主席。但同邓小平作用不能比也。

薛京将资料送与李子奇。

晚上朱正来，让他看“北大三人”文，简说会议情况。

接朱尚同电话：这不是枪指挥党吗？过去是党指挥枪。我劝他不要悲观。告他到熊清泉处看我的“上书”等。

2002 年 11 月 16 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浏览报刊。满起去接佩珍，近九点始到家，途中换乘延安来京车，到达点不同。

温济中夫人樊某来，为自己离休手续事，只好给国电公司写一信，不知能否起作用。

宋晓梦电话，查清河南《其人》有书二千多（为何不发行？），以三折（8 元一本）弄到北京来出售，她拟收回版权。

佩珍带来几麻袋食物，有的重近百斤，大个土豆，米脂才二角一斤。枣糕真香！（这是延安时唯一甜食）。

下午游 600 米。

2002 年 11 月 17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收到几封信，有读者的。

下午宗凤鸣来，同时来的有朱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夫妇，就由玉珍接待了（送礼物，

邀外出游览）。

宗谈赵的情况，十月初去过。身体甚好，64 次谈话不让发表，回忆录六四定写出，让我们放心。身体情况甚好，仍打高尔夫。谈大会形势，可能开始渐变。宗谈，听说朱镕基和李、李都关心过赵的情况。以后在野者当积极推动此事解决。

上午胜利来，手谈多局。下午他出差。

2002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开始细改丁东整理的《中学时代》。电话中告他小改，但一动手就小不了。许多文字得大动。虽不加什么内容，很是费力，进度甚慢。文笔不如晓梦。

上午韦纯束（同秘书）来。大概看完我给的资料后，受了启发，很想来再谈。对 personal cult 乃邪教，感触甚大。去看过林汉雄（林帮广西水电开发，关系甚好），林也谈是个大邪教（党）。自己小辫子虽多，但大的方面无问题，吃喝玩乐，但求长寿，要活过宋美龄（已 106 岁）。韦拟去上海转浙江，到温州参观。广西发展太慢。同意要放手发展私企。

下午到晚上，继续伏案。

韦还同意马克思主义中许多已经过时的观点。广西有几百万人在广东打工。李郁、韩钢电话，对江留军委并班子，极不满（党校学员亦如此），一种“倒退”，李郁甚悲观。我加劝导。

2002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整天伏案改稿，已完成 2/3。

王怀安电话想来，先送两件与他一阅。《报任少卿》书中名句，陈四益电话告知。

下午游 600 米。李普电话，任仲夷约明日下午五点到他住处聚会。

2002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三）晴

三点半醒来，四点起床。早餐前，将《中学时代》稿改完。最后又看一遍，略作移动。让薛京复印二份。花了二天多功夫。

浏览报刊。黄君转来一位《龙集》读者赠我七古长诗《龙胆紫之歌》，118 句。作者包三垣，61 岁，江西修水人。

下午三点，丁东来取走稿子。也谈对江的看法，十六大唱独脚［角］戏到底，也不让胡锦涛致闭幕词。党章上写上自己名字——永垂史册，超过前人。得慢慢演变。对赵解除禁固［锢］，可作为一步棋。他带来“天安门母亲”致新中委信，词严意切，着眼大局，114 人署名。

四点半李普来，坐他的车同去岑南酒家。光远、厚泽先后到，仲夷夫妇，在一大间餐厅，边吃边聊。饭后又闲谈到近十点（不是我看表，还得谈下去）。关心主题当然是这个大会及其后形势如何：江显示“权威”权势的丰收与满足“作秀”，过最后一把瘾也。会上从头到尾唱独脚［角］戏，不让胡稍稍主持一下。谈到旧事，由“邪教”引起，我谈抢救时五天五夜及唐纵日记（1942.8.23：“无一内线”）。仲夷谈在太行被批斗一个月（杨献珍主持），“毛泽东认定你就是特务”。“我们是格北［伯］乌”。李普认为现在的收获是，已淡化毛了。后又谈哲学与社会科学如何区别等等。

2002 年 11 月 21 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龙集》三版清样还剩一小部分，黄君将来取走，赶着看完。发现全部诗中一个“特色”，即数字太多（有人专文评毛诗，指出这个问题，得到启发），于是注意作必要改动。

上午九点到部老干活动处，听胡锦涛一中全会讲话的传达（到 14 人），傅思和唸。开篇甚好：我有自知之明，自己知识、经验、能力等，同所担职责有差距。对江的说法是：三个代表形成核心地位不变，重大问题还要向他请教。也谈到要发扬民主，办实事，党员干部自律等。

下午陈砚发二人来，岳阳成为国家级开发区，已基<本>得到批准。他们也对江军服上场最后一幕，深感失望（原来以为全退了）。谈到北京开发区有高尔夫球场（外资老板关心此种西方生活也）。岳阳如何办得有特色，吸引力，不要跟着人家屁股转。谈到平江一个去香港的打工女仔，现在已成为当地地产开发商。送来平江豆腐乳与“剁”辣椒等一大堆。

游 600 米，尚不觉累。

2002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九点到月坛南街《炎黄春秋》新址。早到了半个小时。座谈会谈刊物前景。杜导正开场白：销数四万多。追求民主政体，探索社会主义新路。稳步前进。何方：强攻，但必求存在，厚古薄今，文革前事多讲些，腐败问题要关心。有篇文章谈毛泽东谦虚谨慎，全不合事实，而是反面也。

曾彦修：不乐观。现在只宣传江一人言论。《求是》有文用“学说”，刘云山禁用，对吹捧过份文章，斥之为“胡说八道”（发言者反映）。

《南方周末》近日刘吉文，十六大甚至比 1921 还重要。有一本《江学说》书已出版。

于光远：历史题材扩大，文化、外交，读者喜欢。要心中有数，小心谨慎。新领导什么路数，还得看看。吾乃政治动物。小组发言，报告不谈腐败，《简报》不登。

杜润生：逃不脱世界大潮流影响。1）政治文明一语乃新加的，关系重大。2）组织上已废除终身制，还是得退下来（明年三月分晓）。形势比人强。党执政合法性。维护合法基础。许多年青人，对民主、法治思想非常明确，比我们勇气更大。此乃潮流，必须争取。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放弃特权。以史为鉴。争取方式。毛个人英雄主义太厉害，马克思加秦始皇。公有制加极权主义、个人崇拜。邓的伟大表现在经济开放。遗留六四问题（我说还有三峡）第三代继承了什么？毛思、个人崇拜。郑天翔反对“三个代表”写入党章。看一看。中青年在变。

我简短讲了下“上书”的主要内容，以及参加十六大见闻。如老红军质问“红旗还打不打？”李力安说《红旗》乃赵紫阳撤销。为耀邦平反文，一年多来，无人敢说不字。

黎鑫：省政协人士对三个代表看法。执政党是：学习、实践、落实。民主人士后二者无份也。此乃中共之责。

中央党校教员、学员都敞开讲：三个代表，十三年，江讲话，都没意思，对政改滞后不满。从哲学到一切，都要同三个代表挂钩。有的教员说，我不教了。

吴象：对最后一幕（江着军服）都相当不满。新人无一博士（与博后），原以为黄、贾上，不过副委员长（却上常委）。个人崇拜不像话，骂街者多。《北京日报》转载《炎黄春秋》谈恩格斯文。江当权，胡只能跟。看明年胡能不能担外事小组组长。胡难管经济。

钟沛璋：赞成杜老的乐观。班子还是一种较好结果。会变的。暂不会有大动作。过渡班子，十七大情况会好些。赞成我的意见，有的话要说，要快说。不管接不接收［受］。在野者，主动去影响。杂志

任务：推、动，看。

朱厚泽：非改不可，世界潮流。坐在哪个板凳评价。三本书编出（大学人文）有点变化。时代思潮讲民主，反自由化难通。时代思潮，要积极态度。一党专政不改不行。难有大改，但可小改，再难也要混。

曾彦修谈，大庆不是李四光发现，另有其人（现列第二位）。

光远：我是独善其身，以看为主。并非不愿做事。赞成自由化，党章党员无权，不允许沉默（谈往事），有沉默权。

李普：比较乐观。毛泽东思想已淡出，高举邓旗、三个代表，是一进步。对毛清算不够，赞成何方谈，说毛谦虚谨慎文很不好。《炎》刊地位重要，许多老人喜看。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谨慎乐观。有新突破，国内外舆论可能乐观。也要看，宽、窄？胡锦涛谦虚谨慎，内热外稳，态度积极。政治文明可做文章。技术要素已参予分配。企私［私企］企家已吃定心丸。新身份证。全民先锋队。

下午李志民和于清波先后来到。于送我大盆花卉。于参加十二大人事安排时办公室工作，他们对八十年代上来的这批人比我熟悉。政治局九人是十二大上来的（候补中委多）。志民谈最近政协常委开会，李瑞环谈，当过17年木匠，最长读书时在中央党校（耀邦在时）还是半工半读（学校盖房子）。找江谈，还是下。江马上说，下好，对工作有利（我同罗干同年）。问下来后有什么要求？过安静生活。不特亲近人，也不疏远人，最近一段时间，不接电话。李长春是当年郭峰、徐少甫等推荐的。贾庆林在太原一工厂时，青干局找他谈过话，认为平生首次受到组织上的关注。

认为这一代人：无保护层，官僚气息少，能接近群众，有知识和专业水平，同老一代前呼后拥不同。

曾庆红有担当，能处理突发事件。101中的，比志民低两班。当余秋里秘书时，同澜波有来往。志民去海南后，回京时看过曾。其人较熟悉党内生活，见过世面。老干世家，在秋里处，敢说敢当。到组织部处理具体事多，有正面印象。还谈到洪虎（洪学智儿子，吉林省长）。江曾对洪说：你是唯一说我有不对处的人。十五届中委中，有6个101中学的。

2002年11月23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续校正《龙集》，注意减少数目字。

上午安徽张若平夫妇来，我的书大概都读过，简直恭维之至。是诚心诚意的。张1957年在磨子潭水电站管团委工作时，打成右派，后在省电力局工作。现在热心从事姜夔研究会工作。两种渊源，难怪如此厚爱于我。要求我写姜词中合肥故事廿多首，并赠郑锐书黎澍诗句“诗赋龙胆紫，文章太史公”。谈话中，张登全同一女士来求字，他们都是安徽老相识。

下午韶关谢建明来，要我接受广东私企生产力会名誉会长，只得答应。并赠“上书”与“北大三人”稿。让转交胡德平。他们正开全国工商联会。下午游600米。

2002年11月24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续校正《龙集》。

上午张若平送来那幅赠我的字轴，已裱好，还有短篇附记。

下午四点，仍到萨德尼克酒店八楼聚会。谈江与新的人事形势等问题。

国内外都谈，江的权位欲与表现欲。自贴金：“三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会期控监之严，也是空前的。

厚泽谈胡锦涛：工作短平快。胡妻的姐姐，其夫为山西一离休干部，又转到省组织部副厅级教研员，来京看望胡。胡表示周围亲友少为上，对子女教育严格。一美籍华人搞经济的，胡找来谈一下午，主要是听对方谈。郑必坚奉胡命考察西欧社会党（我估计还是江的意思）。

慎之谈及，贾浩跟胡在美国走动，印象甚好，美国人对其印象也佳。很会说话。刘吉写文，谓大陆官场三句话：尊老爱幼（安排子女），调查研究，滴水不露（无自己观点），全是贬胡。

厚泽谈对曾某看法：正面的网上文章：有大志，外面多持此见。在中组部进行全国阶级分析、调查及变化，乃政治家作为。

杜老：1）新老交替，和平顺利（同过去相比，空前之举也）。开了先例，应当满意。多技术干部思维方式，将来可能内部矛盾变化。上海人太多。主要看胡与曾。对温的看法：思想清楚，缺少魄力。废终身制最重要。2）观察江动向。明年三月是否退下（警卫员传出：对夫人拍桌子：他们不让我干，你也不让我干。我就是要干。）传“我们身边有野心家”事。传指李，或竟指曾（曾透露过，为江出主意）（有人不赞成此说）。可能微妙关系。记住毛的喜怒无常。

韩钢谈党校情况：秀才们大鼓吹，郑必坚与李君如，郑做传达报告，空前吹捧，还问在座的：“你们懂不懂？”学员有上当受骗之感。（广西各界也有此反映）比邓当年任军委主席做法更恶劣。估计本届内如不前进，可能出现动荡或大动荡。因重复了八十年代情况：一二线体制。现在是2+7+1（2——胡温），如有不稳定，可能两三年之后，十七大前。军队中也有人反映，江无尺寸之功。胡的接班，比江当年成熟得多。党校学员：江失去最后政改机会。

李郁谈，较悲观，即上述可能动荡，高干重新站队。李建国向曾写效忠信。最高权力结构不变。

李普谈：有潜在进步可能性。肯定高举邓旗与三个代表，已淡化了毛。打破了意识形态过去的神秘感。现在关键是政治体制改革，敢不敢提民主宪政。

光远谈，独善其身，做自己的事（吃饭时，几个中年来劝他收回此话）。

我简单谈了“上书”情况，及十六大列席时情况，影响了一些人。并6+9人握手时，最后罗干（从未谋面，互不认识）说“李锐同志，你寄的东西收到了”，笑容满面。此情节引起大家兴趣。后来我又谈到，今天大家只谈政治，没谈经济，私企发展甚好，浙江已达90%（GDP）。

杜润生最后谈：1）保持7%进度不变。2）“政治文明”的提法，抓住政体改革做文章。现在是民主恐惧症。有的干部贪吃股份。十六大发言不上《简报》（也谈到我的发言不上《简报》）。应高举政治文明旗帜，走政改道路。

朱厚泽最后谈到9.11事件后，世界潮流，民主、自由有收缩形势，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民主与反恐怖（收缩民主）情况。何方持此见。大家多不以为然。现在只有中朝古越四个极权国家了。

晚宴后，八点始归。

2002年11月25日（星期一）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六点起床。中午又睡着一小时。上午玉珍为我理发。

《龙集》校对毕。算是了却一事。

方实电话，那封“上书”作为小组会发言，即刊《炎黄》。

笃文与邀请者电话，廿九日去浙江。

2002年11月26日（星期二）晴

睡得尚好。六点前起床。浏览报刊。右拇指泡疼，九点上医院，玉珍同去。先看皮肤、外科，两位

医生都没什么办法，不赞成激光，开刀也不行。开点药。巧遇黄璜，他介绍免疫内科黄（次波）主任，301 来的。让双手照 X 光。无骨质问题，开了两种外<敷>药并口服药。欲见李德仲（左爷万言书他签了名），私企发展，不是无产阶级党了，非常失望。十二点始回。

下午游 600 米。

六门姜习送来邓伍文寄件。将“上书”给他。“就是个戏子”，很不以军服为然。

2002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三）晴

四点醒来小解。睡不着，想起即去浙江天台两事，抽水蓄能电站与旅遊开发。成两绝句，即起床。

为帮电网度高峰，抽水蓄能再造功。
深谷深山新景象，请看水火更相容。

人生要事讲休闲，造反为生岂敢言。
经济攸关三产业，于今争创旅遊先。

翻伍文寄来的有关罗章龙历史资料，花了大功夫，共五本。

刘源送来《刘少奇》十集理论电视片并剧本。

下午游 600 米。

收到湖南寄来十几本《实录》，五本《其人》。李郁来，拟去海南为公司活动，给汪啸风写介绍信。上午陪玉珍到医院，到 11 楼放射科，找顾大夫看她的胸片。详细比较后，认为无甚问题。建议做一次 CT。这样玉珍也就放心了。

2002 年 11 月 28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睡得尚好。清理半年多来信件，有的记不清是否复了。给外地读者、索字者（都七十以上的人），打电话，有的回答说书已收到。真是健忘之至。

上午丁东来，《中学时代》稿已打印清楚，找了两个小时的照片，同稿件配合，都是黑白的。丁建议找十几首有关诗，配以照片，刊《老照片》杂志，将来或出画片照片册（元化的销得甚好）。邢小群已同郑惠谈四次（医生不让多谈），关于乔木，谈得细而深。同毛一样，乔木所作所为，必须搞清楚。

下午游 400 米。

2002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五）晴 到天台

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最后收拾要带走的资料书籍，此次尽量减少。过去的教训是：带得多用的少。这回玉珍算是勉强答应同行。她最近身体很不好。

七点，满起、薛京先后来，一起早餐（薛京同朱一起坐车来）。

八点出发，绕南二环，上三环、四环，50 分钟到机场。邀请者买的普通坐。头一回不当“要客”（VIP）。但查票者，认为这个老头应是要客也。同周笃文夫妇、马萧萧老人（比我小四岁）一起登机。一直闭目养神。十一点半到杭州。本地一公司老板许世琦等来接。许热中诗词，捐款十万办诗刊。他们都参加过赤壁诗会，听过我那次动人的讲话也。邀请者是天台县县长与桐柏抽水蓄能水电站负责人范昌运等。范不当县长，致力此电站上马争取十来年，认识罗西北，小赵寄书，看过我的序言。县长不在家，副县长邱康镭主持晚宴。借机宣传我的向历史自然发展道路转变的思想，中国自古无民主与科学，唯上|是|命是从也。他们都已看过我的《耀邦谈话》，特交此次“上书”，让他们传播。席间还谈到张家界、

九寨沟没有文人去过，无诗词歌颂，天下不知也。

晚觉前准备明天上天台山的诗作。翻看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笃文说，天台是唐朝诗人的终点站。

2002 年 11 月 30 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昨夜玉珍让我服眠药。睡到四点半醒来，随即起床。推敲那两首诗。

增加一位遊客郭雅君（女），书法家协会的秘书长。早饭后不到八点半即出发。我们住处国清疗养所已近山区，约十公里到著名的琼台仙谷长峡谷中。窄处约十来米，悬崖绝壁（多垂直），新修石砌栈道，水泥石板等均如天然石，栏杆如绿竹，一切人为与天然一体。还在施工中。自古有八大景群：群龙争壑、潜龙生辉、仙湖九峰、金庭洞天、琼台夜月、仙台双阙、桐宫秀色和桃源幻境，并百多景点。范昌运经营抽水蓄能电站时，即结合风景开发，同时施工，上下水库溶成一体。范原是县长，坚决离职（不升书记），专心蓄能也。栈道上爬，有时下跌，不得不沿途小憩，穿着皮鞋，直到不愿抬脚了。老夫只得冒充壮汉，最后硬到终点，洞门如一农房闭门，开门即过几十米隧道，出洞抬头，几十米飞瀑直泻，真是流连忘返了。垂直上爬可到琼台，当然止步。电站下库与地下厂房在峡谷入口处，将来工程完成（2005 年），峡中景象当然更加引人入胜也。沿途注意范昌运，很是平易近人。据说县中上下，口碑极好。谈话中得知，原是杭州水电学校毕业的（现在已是高级工程师）。大跃<进>时，这个县还做了不少水利方面的好事。

午餐后，休息一小时，三点到国清寺，离住处甚近。记得五十年代查勘瓯江时，路过此地一遊。琼台仙谷属道教范围。国清寺始建于隋文帝（598 年），被中、日两国佛教天台宗奉为发祥地。原寺毁于火，唐朝重建。寺后石壁留有柳公权“大中国清元寺”六个大字摩崖石刻。从唐大中到雍正近 900 年间，寺几度毁于兵火，每次重建都有发展。雍正十二年全部重建成现成［在］规模。这是我遊览过最大的寺庙也是文物保护陈列最好的寺庙了。几百年古木撑天，不仅寺内，而且周围群山森林属寺管辖，文革也未遭破坏。现有建筑 2.8 万平米，600 多间房舍，每一殿堂都雄伟精美。18 尊金身罗汉，元代用楠木雕成。二百罗汉金身木雕，个个栩栩如生，别处见不到。千年隋梅，近年仍结硕果。陪同我们的主事方丈只三十多岁，很有文化，去过日本，知识丰富，对答如流。老方丈以丰盛素席相待，吃到隋梅三颗（将子粒留下了）。玉珍对菜食赞不绝口。六点半回住处，疲劳之至。

玉珍帮我洗澡，恢复疲劳。九点半即上床。

餐前，在国清寺留字：我心即佛佛光普照，圣意唯仁仁爱长存。——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2 年 12 月 1 日（星期日）晴

睡得尚好。五点起床。考虑诗句，大概可以凑成四首。

八点十分出发，沿山盘旋众峯而上，此处高山最高者 1100 米左右。沿途有小平川，有农村，山中蔬菜最是可口。最后盘入峡谷，下车步行，过溪涧，观铜壶瀑布。顶部有侧面猿人头，瀑水悬空下泻几十丈，如壶嘴倒水。这也是别处未曾见过的。

继续上山，让我们夫妇坐滑竿，也只得如此。昨天过累，腿抬不动了（不久前报载，老年人爬上并非好锻炼，以不上爬为好）。沿山崖开路，保留沿途树木，滑竿实难通过时，就得下来。有几处过瀑溪，走跳石，尚能自行步、跳而过。一个多小时险道，来到“石梁飞瀑”，乃天台山中最著名风景点。梁上有中方广寺。从下仰观，石梁乃一道天然形成的巨石，似桥似梁横空衔接两山。长约 6 米，龟背龙形，

其背最宽处约0.3米，最狭0.2米。飞瀑下落35米，成三折，梁空上端有短瀑。徐霞客到此，惊叹不已。在寺中住两天，上下三次细观，并冒险从梁上走过。在飞瀑下面的巨石上，我们几人拍照。然后上到中方广寺喝茶。室内有一对联："两龙争壑那知夜，一石横空不度人"。"两龙"即两瀑布，下面看不到，上到寺外才见到。

回到住处午餐，已一点了。下午基本休息，将几首诗定稿

1）赠范昌运

九峯飞瀑蕴潜龙，十载勘磨再造功。
仙谷尤添新景象，但求水火更相容。

——壬年初冬，应邀来天台，得知旧日同行范昌运，高工坚辞县务，专心筹建桐柏抽水蓄能电站，并结合开发景点。经十余年努力，有志者事竟成。书奉四句为贺。

2）赠天台县委书记周学锋

人生要事讲休闲，造反为生岂敢言。
山岳神奇悬百瀑，天台争创旅遊先。

3）遊琼台仙谷二首

曾经恶水穷山遍，今到仙家玉女峰。
快意平生能得几？衰颜四顾梦遊中。（放眼）

梦遊天姥又天台，自古诗人诗兴开。
安步悬崖新石栈，八方遊客似潮来。

晚上八点开始作字，临时布置了一长桌。幸亏玉珍带了笔，写得顺畅。作字七幅，只报废一张。四首诗另两首赠许世琪（邀请出资者），任福良（原旅遊局长，一直陪同，极其热情），另三幅写古之诗赠范顺劳（司机，范昌运多年劳作伙伴），邱康镭（副县长）并疗养院院长叶凌波。十点多才休息。

2002年12月2日（星期一）雨

睡得尚可。五点半起床。天老爷真是照顾，今天下雨了。

早餐后，县委书记兼县长周学锋来（昨夜刚回），41岁，风华正茂，高高个子。见面就说读了我的书，且在《前哨》读过《耀邦谈话》文前一半。于是将复印件相赠。八点半开座谈会，谈到十一点半。

书记介绍天台概况：1421平方公里，55万人，13乡镇。1）旅遊资源，好景点181平方公里，占1/7。13景区。今年遊客140万（杭州上千万），庐山只50万（门票等收入高，上亿），天台只800万（国清寺5元）。保持原貌，旅遊大县。2）文化资源。浙东南数天台最富。宗教首位，佛教天台宗（第一流派，八大宗之首）同日本深远关系。还有道教。知名文人遗产，徐霞客第一篇遊记，唐诗之路终点，3000多人。李白最赞美天台、燕子东南倾。田中角荣要参拜国清寺，属天台宗，引起周总理关心，将北京许多文物移置寺中。现代文人，许杰、陆蠡，现在大学中的教授、校长，天台人有一百多。3）水力资源。大小水库农用7000多，小水电，已电气化县。抽水蓄能资源。森林覆盖率67%。上高中学生率82%。经济在省内属落后县（欠发达25县之一），但全国还是不错的。GDP38亿，财政收入4.3亿。调整农业结构，穷户下迁，富人上山。工业占70%，散热器、啤酒、药。旅遊做大，才能告别落后。城市化，20万人（现10万）,已外出14万人。住户城市人均40平米，全国最高。

我讲了对旅遊认识的历史发展。1983年到陕西时，曾建议省委有一领导专负责历史人文旅遊开发，未遭重视事。过去革命压倒一切也。今天的转型、变化、私企等，还必须从理论根源弄清楚：从马克思、

列、斯、毛、邓搞清楚。中国自古以人治为本，都是抬头向下［上］，唯上命是从。必须发挥每一个人的创造性，私与公结合好，才能民富国强。现在“与时俱进”已接触到这一根本问题（谈到所谓“核心”问题）。马克思追求的是每个人的物质自由与精神自由。还谈了一点水电问题，赞扬了范昌运的作为。建议在旅遊区建一水电展览馆，作为科普与中国水电历史的教育基地。马萧萧发言也赞同我的意见。周笃文唸了他作的诗后，我将四幅字一一送上。此行园［圆］满结束矣。

中午书记请客，吃到一种新鲜竹笋，从未见过吃过也。这个地方的菜皆家乡口味。

下午三点继续作字。为旅游碑刻写晋人孙绰句“　　以界道”[6]并《天台山赋》中的一段话，60多字。又招牌两幅。

晚上，疗养所按摩师来为我们按摩，主要是背部和腰部。

2002 年 12 月 3 日（星期二）小雨、多云，到杭州

钟给我带来《世界周刊》9.11 周年专号。谈《世界日报》发行 60 万份。在美国华人中影响极大。还有一小剪报“李锐重游三峡故地”照片，一百多字说明“李锐在大陆知识界深受尊敬，也是三峡工程最执著的反对者”，刊今年 5 月 25 日。——李南央注：此句写在上一页的底部。

五点半起床。补记日记。提前早餐。

兰溪来的女士（私企老板，诗人，周笃文的学生，原拟邀我一同去兰溪）非常客气，只能照影告别。

范昌运，许世琪等殷勤相送，再三握手。05 年发电时再见。

薛京同省委组织部联系好，并告拟同习近平见一面（习调浙江任省委书记，来了快一个月了）。十一点到住处刘庄（过去是毛的专住处，从未来过，现已建成西湖国宾馆），住二号楼。豪华之至，客厅、书房有大办公桌，阳台对望雷峰台。省组织部一副部长洪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相陪午餐。三份资料（“上书”等）交他复印。

下午三点，现水利厅厅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与钟伯熙先后到。略谈开发新安江及黄坛口旧事。他们代买了花篮与礼品，一起去看望徐恰［洽］时老人，已九十二岁。当前事已无记忆，身体尚好，红光满面。漫谈约一小时。儿子已退休（儿媳是医生，仍上班）在家照顾老人。出徐家门时，玉珍大呕吐，大家照顾，回来休息。晚餐组织部长（常委）斯荣良来作陪，也是我的热心读者。谈浙江经济形势良好，在保护了温州也。谈三份资料内容，并送与一套。原拟留住四天。因玉珍身体，决定 6 日回京。晚上又同钟谈到八点多。他认为过去王芳、沈祖伦等都起了较好作用，葛洪升不行，因而落选。

2002 年 12 月 4 日（星期三）阴

五点多起床。睡得尚好。在阳台小活动。要让我们搬到一号楼（薛京可住到一起），行装收拾好。取出三份资料，省委省府接待办主任（副秘书长）王凯捷来，过去接待过，还写过字，又是读者（大概是 94 年或汪莊那次）。非常热情。八点到那所大亭子早餐（毛理发处，现改为部长级接待餐厅，价钱特贵）。同习近平一起早餐，还有一常委参加。漫谈旧事与形势。问及三峡上马经过，大概接受移民的省份都有老［恼］火也。还问到后患。介绍三份资料内容。习说：只你敢说，说了也没事也。谈到仲勋当年参加生活会时大发脾气，以及 89 年从耀邦家灵堂出来（4 月 16 日），同秦川一起到人大会堂见他父亲事。问及年龄，49 岁。介绍了钟伯熙，了解浙江情况。九点多始散。

[6] 应该是孙绰《游天台山赋》中的句子：“赤城霞起而建标，瀑布飞流以界道。”

钟伯熙陪同，先参观胡雪岩故居，面街巷几丈高墙，一般少见。见［进］门大桥［轿］厅，东西两边、中间，各种大小厅堂，砖雕，门窗全红木雕花，铜接头等，铺地卵石成钱形与元宝形等等，各种形态假山。此种住宅结构同山西见到的不同，屋内有休闲之地。正中大园已挖成水池。原来被一工厂与百户人家占领。重新修复花了二千多万，红木家俱六百多万。在楼上一厅休息。赠修复大型画册。题词：中华封建史，压轴大官商。筑造何其妙，重修富贵堂。江等四五人均有留名。朱镕基写了一段感人的话，胡雪严［岩］大富到垮台（家宅都变卖了）只十年时间也。

然后去新建的雷锋［峰］塔，车盘路到山腰，有上爬电梯到塔基处，然后有直升电梯上六层，最上层由楼梯上去。完全是现代化的结构，外形保留古貌（包括用材），规模大概比原形大多了。原基础用玻璃罩住，别具一格。

归途在阳光酒店午餐，玉珍只能稀饭、面包。我还能应付山珍海味。

下午三点小毛（毛应民）夫妇来。他现在任省政协主席刘枫的秘书。谈李瑞环这次常委会告别讲话他（混进去）听了，并做记录。同志民谈的版本不同，并无向江单独对话，江的直率之语。谈到一种看法：浙江是老百姓推着党政当权者前进的。随即到省政协会议厅，为小毛所求写字。他很聪明，纸笔早准备好了，引我而来。曾打过电话，此间晓风书店求字招牌。又来两位同事，各人写两句、一句话。又为刘枫写“风增怒吼回高峡”旧句。

一号楼房间不如 2 号楼豪华，大概更适用一些。

2002 年 12 月 5 日（星期四）小雨、阴

四点醒来，同玉珍闲谈，后又睡着小阵，五点半起床。观电视新闻。散步到餐厅。贺关荣仍来陪同。

早餐后，由宾馆经理　　，警卫局长　　（原文此两处空字——李南央注）（刘莊财产、警卫系统掌握一半）相陪，参观毛主席故居，即在我现在住房一个通道，一门相隔。会客大厅、乒乓房相连，大书房、大寝室与大卫生间。江青住室等相连，房间略小。据说江青有气，只来此住过一次。全部家俱、卫生间等，已换新式，更现代化（规定可租住，一天八万八，如总统套间）。旧［墙］上挂有致少奇信（仿品）等。在各房拍照，大家都有兴趣。细翻徐肖冰、候［侯］波夫妇相册，延安、太行、北平等几个时代，中央同志与毛等种种历史照片，许多人只有我认得，真是感慨万端。我算个“历史人物”，他们有兴趣引导参观。最后在八角亭（中美谈判文件起草处）小坐。我谈了些历史掌故。十年内战、肃反十万、唐纵日记（1942.8.23，无一内线），直到文革，其特殊性格，“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历史教训，实践理论都要弄清。听者动容。

午餐由市委副书记朱报春（书记不在），组织部长常委王金财宴请。还送礼物，客气之至。席间谈穷富与公私问题，历史错觉，财大才能气粗，无私哪来公也。

上午钟伯熙夫妇来，一同参观、午宴。将他的留言册相示，1985 年我的长篇留言与留诗，几乎记不得了。当年谈到千岛湖必将成为天下第一湖，西湖难与相比也。让我再留言。午睡后得此句：

此次来杭，与伯熙相聚三日，叙旧说新，快何如之。出示此册，十七年后重睹前言，颇感慰安。千岛湖早已扬名内外，杭州变化更在前列，经济发达，遊人剧增，言西湖将扩大景观，有假古董之忧，因再留言四句：

预言实现颇心安，闻道西湖扩景观。

但愿新颜同旧貌，古今一色保天然。

晚上毛应民同晓风书店老板来。《耀邦去世前谈话》、《谈陈独秀、马寅初、王若水》两文，他利用自己工作关系，各印成小册子 1000，400 与我，真是太意外了。书店老板赠书两本《红尘冷眼》（宋云

彬日记)、《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只得应小毛之请，写条幅为报，给他夫妇书秦城旧句，又为书店老板书赵翼句，为贺关荣书秦城旧句，还为小毛一上级书一幅。薛京还随他们去书店一趟。

观电视。到近十点就寝。

薛京找来纸箱，将1400小册子与地方送的纪念书等装成两纸箱。

2002年12月6日（星期五）晴，回到北京

五点半起床。同玉珍谈此次浙江之行，未料到地方如此盛情接待也。早餐仍由贺主任相陪。接待办主任又送来茶叶等。钟伯熙来，取走留言册。杭州仍有小雨。九点去机场，行李由贺交机场托运。在VIP室小坐。贺一直送我们上飞机。他对玉珍说，他对我们这样平易近人的“贵客”少见也。

可能是老飞机了（737），大概飞了两个小时，十二点多始到北京。满起来接。近二点始到家。薛京饭后回去。

电话、信件甚多。佩珍有个电话记录。

2002年12月7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又得几天翻看了。

上午三妹、小徐夫妇来。小徐谈湖南熊清泉、杨正午都不行，湖南因之没有大起色。原物资厅长与唐见奎都犯了贪污罪。过去“左”爷盘根错节也。午餐后离去。

杨继亮同山西普大物资集团总经理、人民出版社编辑田潇鸿，电视台编辑王裕喜来。他们的电视政论片改名《兴国之道》已完成。《腐败论》已由山西再版。很是高兴。浙江翻印两小册子送他们十来本。

下午两点半到中纪委招待所参<加>诗词会，孙轶青、梁东等均到。湖南赵焱森与浏阳宣传部长等来，讨论明年四五月间，在浏阳开全国诗词工作会议问题。汇报浏阳情况：诗词协会（即淮川诗社）已成立15年，有会员181人。谭嗣同殉难100年时，承办“嗣同杯”大赛，国内外作品收到8575首。刊物年出一辑，发表作品7233首。有11个会员出了专辑。《浏水遗容》从元代至民国，及当代（已故）诗人共103人，均浏籍。协会副会长王巨农曾获大赛一等奖等。各种赛事中，会员获一等奖的14人次，二等17，三等15等。浏阳拟争取“诗词之乡”。花炮生产为国际之首，国际组织即在浏阳。经济情况在湖南名列前矛，现属长沙市。大家赞成此次年会在浏阳开，规模待定。梁东提出160—200人方案。王[赵]焱森（湖南诗词会长）意见以160人为宜。我因提前退席，讲了几分钟话。特将“上书”唸了一遍。并将杭州印的两件50份与30份交王[赵]带浏阳、长沙散发。正好浏阳发言谈到耀邦。我说耀邦也是诗人，陆定一称他为“大知识分子”，应当为他平反。我说没有独立人格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诗人。引起大家热烈反响（将“上书”留与孙轶青）。提前同我拍照。

即去文津街，游400米。洗了个痛快澡。

悌忠来，一起吃晚饭。他父亲急性肺炎，已平稳。带回信件又一大叠（1946、1947两年），全部可能100万字。

2002年12月8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胜利一家来，包饺子。秋林长大了，同玉珍一样高了。

上午吴宗熿来，谈对当前经济形势看法，如何取得“双赢”；能持续较高速增长，又能解决下岗、三农等问题。他们写有一个万言书建议，怎么交上去。给我看了。我建议：先不谈“主客体关系”的理

论；从事实出发的解决方案，一千字提要，然后是万言书；最后谈理论。已出版八本书情况。吴听了非常高兴，说几天内弄好交我，转呈上去。

下午同胜利手谈多局，只有一局大胜。

志民夫妇来，他们在一个农场种了些窝瓜，带来三个送玉珍。糖尿病人的食物。谈李瑞环讲话，他的版本有誇大处，毛应民的记录本可靠。小册子给他若干本，供散发。

2002年12月9日（星期一）晴

四点醒来，四点半起床。决心还字债。早餐前写出十幅，赠杨叔子诗（华中科技大学李超白两次来信求字，编入书中），梅花诗（董阳，求编书），董源远诗选题词等先寄出。另为建设部领导杨慎、高景川及乐黛云、刘梦溪、许进及平江杜甫碑林写招牌并碑林诗（秦城旧句：诗穷）。临时为董源远“诗书话选集”诌四句：

笔锋见性灵，世变总关情。魂系山川险，平生爱与憎。

十点接薛京来家，带来一叠信件，带走寄出件。

玉珍上午去刘云鹤家，大女儿从美国回来，给玉珍治病药并糖果等。

下午陈四益、丁东先后来，四益谈，最近胡锦涛在思想工作小组会上谈了点新意（关于民意问题？）李长春谈报纸宣传，也讲了人民性。对此形势得看看再说。田聪明与胡锦涛是儿女亲家，田还到西藏任过副书记。丁东取走九十年代日记12本，王建国即来京，抓紧复印后校对。

2002年12月10日（星期二）晴

又是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今天好处是午睡了一个半小时。整天尚不觉疲劳。

上午张宾来，仍为秦皇岛原财政局长冤案事，所谓行贿人已审查清楚，但当地法院不敢判。当即让薛京同王旭东秘书查询，王怎样处理的。让张另写一投诉寄罗干，可由我转。张谈他在河北搞房地产可赚几千万，愿支持文化事业，因而谈到“日记”出版事。他认识丁东，可以直接联系。张的名片：天腾世豐（集团）科技公司，是步鑫生的帮忙人。同任不寐是同学，均黑龙江人。现35岁。这次算是将人名与人貌（我只记得外形，多次见过面者）统一起来了。

樊大夫来，让填一老年人生活（意识）调查表。为玉珍胃病提了意见。赠《其人》书等。

这几天来人，都赠杭州翻印两件，以广宣传也。

薛京带来去年在深圳“北科创业”的几幅题字盖章，又重写了“笔有千秋业”大横幅（写坏两张）。

下午游600米。三妹夫妇来，晚上吃涮羊肉，很是热闹。“上书”并两件让带去，后者各几十份。琬姐要看我写的信。玉珍为琬姐带茅台、五粮液，名茶叶等两大袋。晚上朱正来。谈许医农电话，传我被软禁。后又说误传了。

晓梦电话，《其人》两千多本已寄来。找书店。毛应民来电话，即予介绍。

2002年12月11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补记日记。

上午十点半到八宝山，向贺毅遗体告别。遇到崔军等。将韩模宁找来，多年不见了，还有谢绍明，给他们《耀邦谈话》文。还见到不少老人，有的已记不清名字了。人多，很乱。回到家，已十二点。

下午游600米。佩珍上街买便宜货，漂亮大床单，才15元！

长寿街那个竹雕工艺厂方从春夫妇来，制品卖不出，发不出工资，来求助。真是没办法应付。

张宾来，仍为秦皇岛财政局长冤案事。王旭东调动中，没有回信。谈房地产发了财。

2002年12月12日（星期四）晴

仍五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丁东、王建国来。还我12本九十年代日记，已全部复印。看到我的日记稿费账（20多万也）。准备这20年，5年一本。有些太敏感、个人事要删去（如富春生活事）。并告张宾允资助，张认识丁东。

下午游600米。

准备看“两人信件”。悌忠22日回美国。

2002年12月13日（星期五）大雾

五点半起床。看1939年信件，2月起。打印出来真是艰巨工程。朱正已看过一遍，整日伏案。

上午奚青来。给我一叠他写的旧诗词，一看，平仄就不对头。告他必须过这一关，无可奈何之事。谈到孙大光病情严重，已不能下床，曾昏迷。温家宝去看过。最近又清醒过来。孙对两个儿子过于严格，儿子抱怨，没得到好处，只得到坏处。

下午游600米。

中午玉珍请燕燕吃饭，刘云鹤等也到，在对面一新开餐厅，烤鸭等极好（比别处贵一倍）。

近日电视，一直看《张学良》，很动人。

2002年12月14日（星期六）大雾

四点起床。睡不着即起。埋头看39年信件，整日伏案。

小多一家来。毛竹的英文、中文字写得太差，父母却不吱声，毛竹还不以为然！

上午新调来的女副部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由傅思和陪同来，送大篮水果。原浙江调安徽，45岁。葛洪昇任宁波市委书记时，是团委书记。谈新安江，钱正英与潘家珍［铮］，狼狈为奸。随后谈生活，及早保护好牙齿，人生大事，吃饭吃好。

下午游600米，人太多。

张青义与小方来。张的旅遊事业在发展，约泰国的人妖来表演。小方的厂长连营业执照都没有，过去也没问过。让张给予帮助。

老水总的张克定又来（我不在家），交玉珍一大叠材料，玉珍看了，我过去批过，汪恕诚也批过。处级与房子，很难解决。

2002年12月15日（星期日）小雪

五点半起床。加紧看信件。39年基本校对毕。小妹作的注解，90%以上补正好，少数人物也记不清了。周二姐当是苏镜（她在办事处时姓周）。有的编后评语实不必作或不当。

下午二点，郑仲兵同一女士李雪来，郑通过政协关系筹建一个“中华文史研究中心”，搞“口述历史”和有关影视。北京有个“阿房宫影视艺术有限公司”参与其事。中心地址在黄寺大街一个部队老房子的三楼，占了半边，已装修好。有个台湾老板参加，除影视栏目搞“口述历史”（包括拟题：“我经历的时代”、“我的世纪”、“一路走过”）外，还在计划大连九龙湾建海上影视城。我问有多大投资，答8—10亿。我只能姑妄听之。由于大连市区扩建，这个影视城的建设包括地皮等问题，需要上层路线帮忙，因此郑找到我，还有其他人，约去大连一遊。我只能说实情，现在当权的都不熟悉，只认得郭峰等老人。

晚餐在附近一四川馆（绒线胡同那家一起的），菜极可口。归来又由一关大夫（女，60岁了）按摩，专治颈椎腰部等病，有一种专利药水，可服可搽。八点多才回到家。

2002年12月16日（星期一）晴

四点醒来，睡不着，五点起床。整天看1940年后到延安的信件。

上午吴宗煌来，给我30本介绍“双零理论”的“向中央建议书”。“指产品的相对过剩值为零和币值的波动率为零”，市场供求均衡，物价稳定。关键在做好货币发行工作。于是写好一封信，将此小册子分散新旧常委（6+9）十五人。还有其他还字债信件，让薛京来发出。

周笃文与山西高法院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取走招牌字：“晋城青年报社”。请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打听山西出版社能否出我的书。

长寿街小方又来，留下一份请求贷款50万的信件。我予以劝说，营业执照等尚未办妥，如此经济交涉事，谁也不便也不能帮忙的。

张宾又来电话，告以找不到王旭东，调北京没有上班。（吴宗煌说，王有情绪）要他另写好申诉书交罗干。我的门市事太烦杂了。

下午又到那个“中心”，请关大夫按摩一次。玉珍觉有些作用，我则感觉不到。

2002年12月17日（星期二）阴

六点起床。一点服的安眠药。

整日伏案，延安信件接近看完。

上午张哲民来，谈张宣三身体不好。取走“双十上书”和“北大三人”等件。收到《开放》12期，“上书”已原件刊出，称我为“中共元老”，此刊也让张过目。

下午游600米。遇李坚（王宁儿子），说我游得有力。遇谢绍明，“上书”等看了，只是称赞。

奚青来，一大包药让悌忠带美国，交他女儿。谈徐勤先情况，接受我的意见：写出回忆录。

候［侯］井天一朋友送我新编《聶绀弩全编》精装本。首次见面，谈自己几十年曾打入另册（好像一只眼已盲）。送他《耀邦谈话》等文。

2002年12月18日（星期三）小雪

六点起床。四点醒来，迷糊睡着。午睡一小时。

延安信件全部看完，给小妹一信，如何说明编者所作技术处理。发现“吴满有运动”社论未编入《窑洞杂述》，当年湖南出版社负责人胡真不同意也。让薛京找出吴满有平反的文章。

1942年12月中旬前几日那个通夜谈话，从信中看出，是追问同国瑞的关系。

下午游600米。开始看廖伯康写的“萧李廖事件”。

2002年12月19日（星期四）小雪

五点半起床。看廖文。玉珍取来的CT片，右肺上端有一小点模糊片，让她半年复查一次。总是嘀咕不已。上午到医院，请顾大夫看片子，看得仔细。要她放心，也是半年复查一次结论。我到皮肤科看右拇指。女大夫（冯和平）决定给我做了激光手术。几天不能游泳也。随即去七楼看望郑惠，正做完手术（第四次），精神尚好。告他信已转交张柏林。又到九楼看望孙大光。说已“死去一次”，已不能下床。隔两房看望韩天石，腰椎病，已不能行走，88岁了。

下午四点到附近那个湘菜馆聚会，两桌人，新加了一位女士（胡舒立，《财经》主编，可作东之人）。漫谈十六大，议论江泽民三月会时，军委主席下不下？这同形势发展好转、仍停滞有关，基本是两种意见，杜老看好，郑仲兵等仍悲观。马立诚谈了些信息，胡锦涛去西北［柏］坡，马斌扬言是他促成。胡讲话有不搞个人崇拜等，报纸没发表。还有一个传言，在新的常委会上，江讲了五点：

1. 核心，第三代，以后不提了。只提总书记。
2. 政治体制改革可谈，不要做。要做，先找我谈。
3. 对美国、台湾政策，我有很多讲话，照此办。
4. 一般问题我不参加，遇上难题，胡和曾找我。
5. 身体不好，军委主席能否当完一届难说。

我质疑此说。我说，曾一直估计江要学邓，（大家说不幸言中）电视上看到的心态亦如此：非我莫属。但同钟沛璋等谈话看出，想与时俱进，有此一面也。杜老也讲到其两面：俱进；维持专制。但认为七一讲话与十六大偏右一些。“左”不好，却又继承毛的独权专制主义。七一讲话，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应有大变化，没找到地方，把先进东西引入党内，于是搞全民党。总之不成熟。开放与专制并存。布什贺电（军委主席）几种解释：不退；推迟打了；全球化姿态。大家都谈“这 13 年最好”问题，十六大应只谈五年，却讲 13 年。政协上都有人提了意见。光远仍讲他的“看”。我最后讲了浙江观感：群众私企积极的大变化，推动党政前进。今后局势应当如此。

谈到胡锦涛等去西柏坡，不让“欢迎”，吃大灶饭，并付款。这总是种改革新气象。

2002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五）阴、小雪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开始看廖伯康写的“萧李廖事件”，李井泉当年如何霸道与“左”的蛮干。

丁东上午来，给我《开放》12 期，并郑惠谈话记录（邢小群找他四次谈乔木）。恰张宾来，为“日记”事资助接了头。告张，将致王旭东信一并转与罗干。留丁东午餐。

玉珍与佩珍一早上街，买来羊肉片等。下午玉珍弟弟张炳华来，送来米脂的大羊腿。诉说小琴[芹]如何混账，挨了揍（玉珍说是讲给她听的）。

悌忠来，晚餐吃涮羊肉，给小妹带回大堆物品。玉珍送的唐装等。看完的 1939——延安信件并附信，带与小妹。谈了下关心忙忙婚事。美国医学院要四年毕业，大学毕业后才能入医学院。

郑仲兵与李雪来，也吃涮羊肉。关于“大连九龙湾海上影视城”事，给薄熙来信，稍改几个字，让带回另打印在机关信纸上。

2002 年 12 月 21 日（星期六）小雪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浏览报刊。李雪一早来，取走信件。胜利上午来，处理羊腿后，即手谈整天，没有午睡。好杀不顾后果，输多胜少，没有午睡也。

2002 年 12 月 22 日（星期日）阴、雪

四点半醒来，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十点到“文史研究中心”处，仍请关大夫为我们按摩治疗。李雪同王彦峰夫妇晚到一点。我随口谈人事，王也谈到江只是演戏而已。于是说到胡锦涛去西柏坡表现好。王看过我的“耀邦”文，并送我出来，客气地问他姓名。过去在中宣部理论局，王惠德是老上司等。过后玉珍才告诉我，其就是胡的连襟，夫人即姐姐，并接养了胡的一个女儿。本来前几天来时，郑仲兵即告其人身份，我全忘记了（那

天仲兵还特意告王，我对胡印象好）。今天幸亏无意中说了好话。

午睡到近四点才醒来，真是空前之举。

下午小方来，给傅依明信，请他帮忙解决那个竹雕厂的困境。

荆中来，交我一份“十六大报告感觉”。

张宣三电话，大大夸奖那封上书，法国台广播了（上海朋友电话告知），社会效应好，对他们总会起些作用的，会开始变化的，不变不行。不论主动、被动。朋友们说：越是地位高层的人越是小心谨慎，能这样写信，真是难得也。

收到吴象的长信，并让我作序的诗稿等。

2002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一）夜中雪

四点醒来，又迷糊一阵，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胜利来，手谈一局，改杀中空得新变化，陈四益来，草草收场。河南郭维敬曾寄《共和国早期的故事》一书索序，拖了几个月，四益为之草拟了一千多字。题名“历史与现实”，以个体经历展示历史，可以大补以整体格局来观察历史之不足。当采用并加补充。闲谈到进午餐。他对形势有谨慎乐观，即如曾庆红，传说甚多，也会因时而趋而变的，老路决不会走，新路即资本主义道路，发挥各人特长之道也。一个个人谈及，包括朱镕基的儿子，也都同大款大腕分不开了。他同丁聪、黄永玉、方成合作不止，为《读书》、广东《支部生活》等刊物、报纸写短文（一个字可得一至几元也）。

下午三点到黄寺大街“中心”处，关大夫为我们按摩，很是尽力、用心。当如何致谢。李雪已准备为秦川、光远等记录口述。秦川已同意。

昨夜雪较大，大道剷雪不易。行车都很小心。回家已过五点。

2002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上午稍稍清理书房并信件，找出包遵信的信。刘道玉的信终未找出。

下午先到办公室，寄秦皇岛郑爱荣为丈夫申诉件，附上十月为此件寄尉健行、王旭东信，一并寄罗干，请他转高法处理。包信交张伯林同志处理。又回读者信几封。

游 600 米。洗痛快澡。近一周未游泳了。

晚上满起同事介绍江西定南县计委主任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为该县修一水电站，1 万千瓦，灌溉 5 万亩，批转汪恕诚部长，请支持 2500 万元。真是无可奈何。水利部自己有无活动资金？《法制日报》记者平江人钟勤昌，取走为杜甫碑林等写的“诗穷”与招牌三件。

程真来，将小妹书五本与我。

2002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三）晴

四点醒来，折腾一个多小时，复又睡着。六点半起床。

上午九点前到“中心”处，关大夫为我们两人按摩。送小妹书并《耀邦谈话》，“北大三人”稿与关大夫。“三人”稿并赠王彦峰。

下午游 600 米。看曹思源《政治文明 ABC》稿，很有内容，也有资料。

2002 年 12 月 26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上午九点楼上廖时光（刘明夫夫人，与我同年）特来，应邀谈延安政治研

究室旧事。她说记忆力衰退，什么也记不清了。如陶乃夫就记不起了。但还有点可记之事。如对陈伯达：田家英说，如贾宝玉，见女人舌短。董边说，全世界男人只剩个陈，我当尼姑去。庞季云[7]眼睛长在头顶上，没长在脸上。庞很讨厌邓力群。对小范好印象，能说会道，能干，挺不在乎（洗屁股不关房门）。一个月斗争（五天大会），什么也记不起了。喜欢同王惠德一起唱“当我二十岁的时候”。许立群曾走到对山崖边要自杀，邓力群在这边下跪。“老马”是彭达章。当时三人小组是周太和、邓与彭（彭紧跟邓），斗争时，成全、王里［理］分开住，廖派去与王理住一窑，作监护。什么会也不参加，枕头下放刀、剪，出进跟着。夏英喆也是抢救对象。刘明夫表哥是国民党搞特务的，官僚大地主家庭。文革时精神失常：为什么刘少奇有问题？但又相信毛，总想不通，交不出检查。廖季立曾要代刘明夫写检查，不同意。“我不是资本主义走资派”，“不是敌我矛盾”。六四时曾上街帮忙，演说。磨刀剪的是“地下交通来了”。1996去世，临终语：“我太累了，要睡了。”

薛京来，代作记录（我记了上面一些）。编《世纪留言》书稿，取走“信阳事件”文。下午陶森同友人来，要写拓牌。

游400米。晚上朱正来，《前哨》12期有短讯：“江下台前将李锐逮捕。”难怪许医农传此信息谣言。

2002年12月27日（星期五）晴

四点醒来，复又睡着一阵。六点起床。浏览报纸。

薛京来早餐，八点三刻到黄寺大街“中心”。关大夫看了小妹书，很是感动，说读有关我的篇章流下眼泪，一定要看《其人》。为薛京治背伤（薛在雪地摔了一跤）。玉珍的椎脊病比我的重。一定治好我的病。关大夫说，她也是红旗下长大，也“左”过。

看《前哨》，不及《开放》。有郑光迪案的报导，大概是受了贿赂。关于我的那段如下：“江泽民临下台抓李锐”，“据《第四代》作者宗海仁透露，中共安全部门于10月18日拘捕一名70多岁中共老干部，怀疑其向该书作者洩露机密，据推测这位中共老干是以反左闻名的前水电部副部长、中组部副部长，刚刚当选的‘上海帮’在内的中共新贵，大部分是当年分管青年干部工作的李锐负责提拔的。”

下午游800米，尚不觉累。张定、严如平来，我不在家。留条说，他们在写的《胡耀邦传》，将达100万字，明年可脱稿。

廖伯康又来电话。好在我已开始看，他竟不知道李井泉在井冈山时期当过毛的秘书。

晚六点到“湘鄂情”酒家，应黄新亚约，同郑松岩（福建经贸委付［副］主任）与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及厚泽一家共进晚宴。郑同意我的意见，必须地方当局认可（民间为项南立纪念碑事）。时间可推迟一些。席间我大谈这个党的历史情况（肃反等）与变化。1949年后所走弯路，邓只改变了经济轨道，政治原封未动。现在要真正讲究如何执政——走宪政道路。还谈到公与私，私——个人的作用最为根本。

2002年12月28日（星期六）晴

小解两次，仍能睡着。六点起床。浏览报纸。今天将没有看完的报全部过目。

---

[7] 庞季云：（1919—1964）山东人。1937 抗战爆发十几天后进入延安，在中央研究室工作。抗战胜利后到东北，在中共东北局宣传部学习室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后，任中宣部理论处副处长兼胡乔木的秘书，与于光远合著过《政治常识读本》，此书当时被列为中学课本。1958年2月据说因在反右中对电影界的几株“大毒草”批判不力，下放到中科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任所长，后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研究室副主任。1964年病逝。邓伟志写有《难忘的庞院长——写于上海社科院建院50周年之际》一文纪念他。

几天来收到许多贺年卡。麦克法夸尔年卡说，明年春季将来北京。马识途的年卡有照片有诗。

此次在杭州刘庄毛故居照片也全收到。

下午游 600 米。

翻看曹思源的《政治文明 ABC》，切中时弊之作也。

“一个能思想的人，才是一个力量无边的人”巴尔扎克。

人治不变，人权、自由，民主无从生焉。千年不变的人治礼教：以吏为师，法先王。唯上智与下愚不可移。见贤思齐，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之。国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乱者，君暗也。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内圣外王。发号出令，云行雨施。易俗去猛虎，化人似驯鸥。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访民之口甚于防川。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臣事君以忠。天不变道亦不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2002 年 12 月 29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睡得尚好。浏览报纸。

八点三刻到那个“中心”，接受关大夫治疗。玉珍感到好转，我的腰背部似有疗效。

胜利来。多日未手谈。中午只休息半小时。老毛病不改，输多胜少。廿分钟一盘，快到无以复加。下午晓梦来，送《其人》20 本。谈写《范敬宜》事，范只觉“感动”，不敢答应即“口述”，怕“抬得太高明”。这就是其人根本特点：个人安全第一也。

下午五点到湘水　酒家（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参加“搜狐”网站主人李亚平的晚宴。主人到得晚，李普夫妇先到，还见到“亚［五］柳村网站”的陶世龙（72 岁，地质大学的），说《耀邦谈话》文收视率极高。网站主人另一位陈敏，也是年轻人，在中国改革杂志。席间谈“搜狐”成立过程，收视率高达一千几百万人，复盖全球。公家认可。向我们这些人约稿（千字 300 元），新旧都可以。我建议不要突出我们，要搞“红黄兰［蓝］白黑”（临时冒出语言），安全第一，多搞学术性的东西。现在应趁热谈“政治文明”与“先进文化”两个主题，真正谈透。大家颇以为然。张思之尤表赞同。钟沛璋在座，知道《炎黄春秋》要刊我的“上书”。

《共和国早期的故事》序言不能不动手了，已来电话催过。

2002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一）晴

醒来两次，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书屋》12 期有几篇好文章。得两句：

湘中朝气唯书屋，天下劫灾留左偏。

仍是八点三刻到“中心”，关大夫为玉珍认真按摩颈部和背部，为我加按右腿部。时间比昨天略长。西二环路等，车辆拥挤不堪。北京鼓励买车，道路跟不上也。

下午三点应邀到“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在西直门桥北侧金晖嘉园），朱厚泽、何家栋（《工人日报》），冯兰瑞和女儿先后到。漫谈形势。朱、冯都认为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不属一个层面。我则谈应抓住政治文明（与先进文化）大做文章。曹思源所著《政治文明 ABC》甚好，可分成单篇文章发表。香港出书也可设法在深圳等地印刷，以便发行也。

谈后到附近一家川菜馆晚宴。四川泡菜中居然泡了鸡肉，真是生平第一次尝此异味。

上午写序言，开头用四益为我作的草稿不到千字，加了一些内容，然后摘录简介，再发表点感想。

2002 年 12 月 31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郭佩珊的两个女儿小昆、荣昆来，后者在美国工作，是个博士后。似好写作，给我一大叠写父亲的稿子，不能不收下。

应沈昌文之约，金观涛夫妇请客，十二点到东三环吴越人家，还有光远、慎之与何家栋。谈香港等情况，中文大学两次邀请，我都去不成。广大群众反对 23 条，还得通过，但不会如大陆控制也。很欣赏慎之那篇“五十年”文和我十六大“上书”。刘青峯夫人很活跃，原是刘仰峤的女儿，也是北大毕业的。于是谈到，我不认识她的父亲，但有段渊源：反右后换一批大学校长，已决定我去武大，后经周总理出面，才改换了刘仰峤。他们进出尚无阻拦。

下午朱正、许医农、戴晴先后来。许给我《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两本，此书遭禁也。谈董秀玉已下，三联换了不懂业务的人当家。戴晴文章不能用真名发表。在香港出了两本书，谈三峡问题。那个张光斗狂言，李锐与陆钦侃根本不懂三峡问题。此件早看到过，不置［值］一顾也。还谈到她与鲍谈相约见面，为安全部人员所阻事。郭的两个女儿慕戴晴名下午再来，参加了谈话。

玉珍身体不适，客人太多，很是生了气。

二 00 三年李锐日记

第三十五册/Vol. 35
2003.01.01. -- 2003.04.30.

第三十六册/Vol. 36
2003.05.01. -- 2003.12.31.

2003 年日记注：

李锐 2003 年日记是分记在两个日记本内的。1 月至 4 月写在第 35 册内，5 月至 12 月写在第 36 册内。为方便阅读，将两册 2003 年日记内容合并于本文件。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81 年后日记录入说明 xii

二 00 三年

三十五册
1. 2003 年 1 月 1
2. 2003 年 2 月 10
3. 2003 年 3 月 19
4. 2003 年 4 月 30

三十六册
5. 杂记 39
6. 2003 年 5 月 40
7. 2003 年 6 月 47
8. 2003 年 7 月 56
9. 2003 年 8 月 65
10. 2003 年 9 月 73
11. 2003 年 10 月 83
12. 2003 年 11 月 93
13. 2003 年 12 月 105
14. 杂记 117

三十五册

2003 年元旦（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写“序言”稿。玉珍仍去医院吊瓶。

胜利、满起两家来过年，到对门饭店买来两只烤鸭等。午餐、晚餐很是热闹。王焱也来，22 岁，从英国回来，还像个孩子。

同胜利手谈大半天，大胜过两局，仍是以攻为主，毛病不改。

下午田绿萍与儿女来，儿子在《财经报》工作，谈北京小桥［轿］车为韩国解困，并不合理。他写文作过反映无用。

今天没有动笔。

2003 年 1 月 2 日（星期四）晴

昨夜服眠药，睡到五点多起床。玉珍仍吊瓶。

整日伏案，写“序言”，摘录“简介”基本完成，利用原件剪贴删削。

收到雷霞信，担心送检察院。即送张思之律师，请他写一信件以便转中纪委（雷认识夏赞忠）。

拜年电话甚多。贺卡如往年。麦克法夸尔说，春天可能来京。

下午游 800 米，并洗肥皂澡。长盛来电话。

任小彬来，给我看公安部文件，为他的事情彻底平反，并通报三门峡市公安局严重违法违规。

2003 年 1 月 3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纸。续写“序文”结尾部分。全文达五六千字。八点半仍到关大夫处按摩。玉珍未去。告以今后因事暂不去了。

上午柴树藩（已故，活着 95 岁）的儿子柴永年来，原在水电部队任高级工程师，68 岁，状告贺毅失职，隐瞒潘家口等工程质量事故，有向朱总理的告状信。没让久坐。

下午游 600 米。序言定稿。

2003 年 1 月 4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序文稿又最后看一遍。

上午郭仙逑同妹妹来（59 岁，退休教员），送东北好大米。来推销一种保健性治病药物：“磷脂维生素 E 胶囊”（宝健 E），乃选用美国中部无污染优质大豆等原料制成，可调节血脂，延缓衰老，治糖尿病。极力向玉珍推荐。玉珍交一千元。妹妹下午送药来。我才知道这种推销活动，仍在盛行中。我给郭复印件。

下午郭维敬与施承训夫妇来（施曾是驻美国参赞与索马里等大使，为《早期故事》文为［给］我来过信），将“序言”交郭，并说明，断断续续写了几天，请他们仔细校阅。他们都是有心人，愿意出这种“清算历史”的书，很是不易。送《耀邦谈话》文及“上书”等三件。

游 600 米。张思之信件寄来，让胜利复印。

2003 年 1 月 5 日（星期日）晴

昨夜服眠药，四点醒来，即睡不着了。整整睡好六小时。五点起床。将序言又看一遍，改了两个字（电话告施）。

任小彬送来张宣三信复印 20 份。谈中纪委与公检法关系。看来过去将威胜事件找中纪委处理，是门路不对，应找公检法系统。

上午岳阳办事处负责人（平江籍）领来四位同志，带剁辣椒、腊鱼等。其中有方强秘书（大校），都是读过我的书，要来见见面。那位大校还特别谈到，我是老同志的“思想型”。同他们谈了点要害事，如“毛在毛说了算”等，以及苏区时代“肃反”十万人。延安抢救“特务如麻”，唐纵日记：“无一个内线”等等。送他们三份复印件，并两本《其人》。

下午同胜利手谈，自己毛病似有点自觉了。

晚上观电视到近十一点。

2003 年 1 月 6 日（星期一）晴

又是四点醒来，复又睡着约一小时。六点前起床。那篇序言，又加了一句话，电话告施。

上午朱正来。第三部分信件（1946—1947）他已看完，连 out 都作了注解。带来笔记本电脑，让我看几篇东西：“痞子毛，读《实录》——海天”、“两个中心怪圈”、“新常务分析——张良”、“普京在北大讲话并几十所大学的‘普京热’”。

下午写好给罗干、夏赞忠信，附寄张思之为雷霞保外就医与威胜事件的看法。请罗设法解决。到办公室复印，并寄出。同玉珍到长安商场看电视机。

2003 年 1 月 7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为雷霞保外就医事，给罗干与夏赞忠信，转去张思之的申辩信（让胜利打印好）。下午到办公室，复印三份，自留一份，并发出。

游 600 米。那篇序文，郭维敬打印好寄来，又校对一遍，有几个错字，即电话告知。

晚上，湖南书法治印家刘翰辉（在党校读哲学博士）来，送两本《历代名人记长沙词诗选》、《历代名人记长沙文选》与我。内中选了我三首。湖南文艺出版的。又在他的本子上题辞。

2003 年 1 月 8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九点同玉珍到医院看皮肤科与牙科。遇见一老干部吕清（原农垦部的）来认我，说《炎黄春秋》一期上刊我的“建议”文甚好。于是谈了几句形势看法。归途到万寿路，看正在建筑的房子，有六层三栋，如前次看到的差不多，尚未装修。约一个小时，身上感觉冷意。

下午游 600 米。上午写好给老干局傅思和同志办的两信：魏泽同与朱九思解决房子事。下午到办公室送出。

朱晞彦来，赞成我们搬万寿路。房子消毒等事他可帮忙（他在北大读博士后，薛京常与其来往）。

都都两口子（丈夫李国宏）从青岛来，他们都在中国银行工作（成都西南财大时同学），给李看吴宗煌小册子与张宣三信，认为吴讲的有理，张信甚有见地。他们的小女孩近三岁，非常活泼。一起晚餐，吃烤鸭。小孩要吃面而哭起来。逗她玩，我将假牙取下，张口对她，又哭起来，说我是“大灰狼”。

《炎黄春秋》第一期刊出“上书”，封面头条：《李锐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删掉为六四平反一段，改为在十六大小组发言，并刊照片。此文估计老中青三代都能接受也。

晚上贾文平来，送螃蟹等。谈信访情况。去年来访者达五千多人，十年增一倍。有个别副部级者。

2003 年 1 月 9 日（星期四）晴

昨夜服眠药，半夜常咳嗽，玉珍过来两次，怪上午到万寿路着凉了。喝感冒冲剂等药物。她一夜都没睡好。六点半起床。

社科院自然辩证法研究所梁志学（1931 年生，打过右派）来电话，非常赞成《炎黄》上发表的“发言”。想给我寄书。我鼓励他大家努力，推动政治文明前进。

小妹来电话，说南希告诉她，《纽约时报》报导了我这个“发言”。

真是感冒了。整天无力、干咳，服药，只翻报纸，喝水，没敢去游泳了。老了，要非常小心，不能生病。

佩珍后天走。给她四百元过年。

2003 年 1 月 10 日（星期五）晴

晚上很不舒服，睡得很不好。干咳，头沉，半夜坐起来，惊动玉珍、佩珍过来招扶。起床前试体温，37.1℃。玉珍陪同，九点到医院。内科一男医生，年青，我门主动提出输液，体温 37.4℃。

咳多，痰少。全身酸疼，尤其胸部，很怕咳嗽。大概护士怕麻烦，本来输液每日 1—2 次，她说只有一次，下午取消了。完全是病人状态，报纸也不想看了。玉珍只怪不该到万寿路看房子，又没穿厚大衣，着凉了。

方实电话，“发言”文影响很大。《纽约时报》评价，将推动新领导班子前进。可能是要求政治体制改革最新信号，加以摘引，并强调作者曾是毛秘书，警告中国，必须搞民主政治、言论自由，才能避免停滞不前，可能发生的崩溃。说作者为毛心腹，尖刻批批［评］保守派，1937 年入党，长期倡导政治自由化，党领导人与之保持距离。介绍《炎黄春秋》，半官方中新社称，谈中共党史、谈毛，不能不读李的书。面对李，就要面到中共党史沉重一页，面对信仰的困惑。李五岁丧父，母亲带大，曾不要学校、母亲、家庭，抛弃一切投奔革命，曾一直蒙冤受气。法国电台广播，一德国杂志社记者要来访问作者。

2003 年 1 月 11 日（星期六）晴

睡得不安稳，全身疼，不敢咳。近七点起床。仍 37.5℃。八点三刻，玉珍陪同到医院，急诊室，齐大夫（女）看得细致（比昨天黄某认真），开多种药，吊瓶。体温升到 38.5℃。尽量喝水。玉珍买来橙汁等。下午又降到 37.5℃，午睡湖塗。

下午陈砚发来，送化石珍品。《耀邦谈话》曾送与俞正声，秘书直说好。岳阳产值已达 400 多亿，开发区要盖房子，要 200 万，转信与王众孚二人。李普电话，谈“建议文”影响大。杨小玲一家来，送小乳猪，先回了。

2003 年 1 月 12 日（星期日）晴

昨夜体温没有回升，睡得较好。六点半起床。玉珍要去吊瓶，由小多陪到医院输液。黄大夫意见继续输液。上午体温 37℃。输液时睡着，讲胡话。小多为我买了个新的痰缸子。

下午三点半，李劲祥同程君复来，程在美国又成立了一个“全美（华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任会长。我将黄彰任地址告知。略谈台湾情况。陈水扁新年讲话较后退了点，关键还在美国军事支持，空中有优势。对民运分子看不起。知道我的“上书”及《纽约时报》反映［应］。我没有挑起话题，他拟在京多留两天，想见江。也不赞成其留任军委主席也。问到胡的情况，略作简介，说以后要同他打交道。

晚上朱正送来《纽约时报》所刊原件，是舒芜从网上收到的。寄朱正，让我一阅。

2003 年 1 月 13 日（星期一）晴

睡得尚好。体温正常了。九点到医院，玉珍陪同。输液继续三天。上午看了二小时报纸。

午睡两小时。下午三点谢韬同两位四川人来。谈“上书”影响之大，四川将该件寄给他。来人中一位父亲是原四川水电局付［副］局长。谈回到我的方案，急着开发向家坝了。

2003 年 1 月 14 日（星期二）晴

三点醒来即咳嗽不止，玉珍过来两次，直到五点才又睡着。六点半起床。

八点廿即到医院，输液时试体温，36.5℃，完全正常。回家休息时来一客人，孙肖平，原新安旅行团的，72 岁，后从事文艺创作，在水利系统工作，“仰慕甚久”，“好多书读过”。写了一部《红楼旧事》，揭发自己经历的许多“左害”（有安徽等省的）。幸亏南君前天来过电话，说此人好吹拍，不要接触。婉言谢绝题辞写书名之类。表示不待慢，送文二篇。

午睡不着，闭目养神而已。

下午三点孙晓群等来春节看望。闲谈 16 亿人口怎么得了事！新办公楼今年十月可用。谈装修防污染问题。谈了近一小时。房子问题仍提了一下。

这两天下午都看了王磊同曹薰铉对阵，小将终不敌老将，能看懂双方纠杀。

2003 年 1 月 15 日（星期三）多云

四点醒来，睡不着了。五点起床，浏览报纸。八点半到医院，输液，体温 36.5℃，下午 37.1℃，晚上又正常。整天痰咳，不安静。吃化痰药。王嘉猷副部级待遇信，转与贺国强，附了我的意见。志民秘书送来两袋螃蟹和对虾。满起送来小多分的鸡蛋。春节礼物不断，可以不要自己购物了。薛京电话，晚上满起从机场接他回家。

2003 年 1 月 16 日（星期四）雾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纸。最后一次吊瓶，查血，都正常。医生让再照片，可停止输液了，服药即可。

薛京来，深圳半月，天地排印稿校了三次，仍有问题。已横排，封面等另寄。带回二校稿，未成版式。带回《狱中上书》山东孙文广曾致信于我，我抄了几句《榻上吟》寄去，现排印成扉页，算是我对此书的支持吧。此外信件不少，方行重有两信，以及书刊等。收到《赤潮年代》上下，作者章文岳（杭州一律师）信中说，是戴煌让寄的。书尚未公开出版，是自费由文联出版社代印的。粗粗一翻，很值得一读。但时间精力有限，杂事又多，如何是好！

珮［佩］珍电话，问我病情。晚上胜利来。下午约彭春生爱人小孟来谈，说小彭完全变了，威胁长盛，给大笔经济酬劳，并以“刀子”威胁，太不像话。劝她去海南将彭接回北京。

同慎之电话，他赞成我“倚老卖老”，“上书”实为向广大干部作宣传也。

2003年1月17日（星期五）

四点醒来，又睡着一阵，五点起床。浏览报纸，看新收到的书。下午平江县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三人来，送“乡里腊肉”等。谈平江经济情况好转，16.7万人打工，十几亿汇款。“六一三八九九”种田也。已经在帮助方从春那个竹雕厂。随后黄静波来，送葡萄，以两文报答。

玉珍到机关，老干局会餐。

2003年1月18日（星期六）晴

睡得空前之熟。昨夜服眠药，五点小解后，竟睡到八点，由玉珍叫醒，才用早餐。午睡又一个多小时。

仍有痰咳，体温完全正常。肺部片子有一小老点，当时［是］已结疤的“结核”之类。定星期三下午CT。早上送三次痰。

上午翻报纸，并吸氧。收到《随笔》第一期，刊《从苏东坡谈起》文，一字未动。

收到王建勋寄的他主编的五本书（梅志、牧惠等著）。信中说，在胡绩伟处得知《炎黄》发表文章事，很想看到此刊。

长沙经济开发区的常务副主任文树勋受黄道奇约［托］（曾任黄秘书）来看我，送“福”字绣屏等。谈威盛案[1]，夏赞忠曾参与，同邹建华很熟，夏的司机得过500万等。此次不见文。湖南经济从11位下滑到21位。杨正午小学教员，已学会官场一套。对熊有好评，刘正袒护儿子。

下午张扬来，他编了160万字的《鲁迅语录》，将内容目录件与我。会用电脑，新夫人帮忙。谈他的离婚过程。现法院已判，儿子从庭审知道母情，准备退休回到浏阳定居，已买了一所房子。夫人小十来岁，是辽宁十大杰出律师之一。明天回乡。知道我将在四五月间去浏阳开诗词会。他走过九岑，记得我谈过两祖母死于此山谷中事。给他《耀邦谈话》、《北大三人》两文。张两次谈到，没有玉珍招扶，难以活到现在。玉珍却为我“默不吱声”数说我。我说，不是我的宣传，谁知道此情？

玉珍为我理发，说后脑头发有转黑趋势。

2003年1月19日（星期日）晴

昨夜服眠药，睡得尚好。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志民来，谈小彭的问题。他26日去海南，帮助长盛处理一下，也觉得此事难办。谈安东，想当正职之事也很难办。

重庆老区建设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罗远树（女）、副会长兼秘书长李宗贤等四人来，一大堆礼物：王平（1916出生，得过许多大奖国画家）的大幅梅花横轴，气势雄伟，平生第一次见到的红梅图；书法家（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写的两幅字，一赠耀邦诗（“文章翻案古而今”），一书“桃李满天下”，真是受之有愧。还有赠玉珍的治颈椎病的电枕及酒、灵芝等物。四个人轮流拍照。只能赠两篇文章作报答。

慎之电话，问梁志学的名字。谈到“上书”文章，赞扬说：“就倚老卖老吧”。

晚上玉珍为我洗澡，洗了半个小时，出汗不止，非常小心，着大睡衣看电视，感觉良好。

[1] 威盛案，李锐在日记中以前多写为“威胜”。无从确认哪个正确。——李南央注

2003 年 1 月 20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收到万典式［武］（1946—47 在武大经济系读研究生）寄来的《农业与工业化》（上卷），是张培刚 1945 年在哈佛的博士论文，获该校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49 年在哈佛出版，69 年美国再版，51 年出西班牙文版。2002 年香港出英文版。中文版由万参加翻译，84 年始出版。

经过五十多年检验，世人始认识到此书是“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张为其奠基人。“世界银行专家 Hollis Chenery 教授 1982 年在上海讲学时说，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张培刚。这是一本应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名著，因张回国而失去机遇。这本书是谈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如何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张 1934 年在武大经济系毕业（我刚进校），在校时即考虑这个问题。这本书一定要读一读。现在即有这样的感想：1949 年后急于搞社会主义，我们埋没了多少走上工业化、现代化的聪明才智（其人其成果）呵！（万是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负责人）。

上午汤佩林、林欣夫妇来，送宁夏羊肉等。他们的儿子在澳大利亚，让我写两个招牌：“澳大利亚湖南会”，“玲珑斋”。即挥笔写好，免得又忘了（润笔费玉珍坚退）。并赠两篇文章并《其人》与小妹书。

下午丁东来。美国的《中外论坛》去年 11 月号已发表《谈陈、马、王》文（刊压卷），并稿费 50 美元。此刊在美国销一万多份，完全是华人圈中。六点同薛京、丁东、玉珍一起赴陈风［峯］彩的宴请（西三环附近瑞成大酒店），朱厚泽夫妇与光远夫妇随到，还有厉以宁夫妇等。光远说，一个德国人埃林（在中国工作）要找我，已将电话告知（大概我不在家时来过电话），也是《炎黄春秋》文章引起的。厉谈到石油问题，将来可能出麻烦，我们有粮库储存，而无油库储存。夜八点始回家。

2003 年 1 月 21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钟世昌教授（我几乎忘记了，是刘云鹤介绍认识的，美籍华人，喜欢搞社会活动的，曾拟在大陆办一所“国际”大学，我介绍去海南见过汪省长）带来《狱中上书》、《新发现的毛泽东》（上下，王若水著）等书相赠。我也礼貌待之，给《炎黄春秋》第一期，他给我《纽约时报》英文原件。

薛京来，口授给胡锦涛信稿，关于雷霞“保外就医”事，薛京电话问秘书，罗干竟然转到国务院信访办了。我信中说：“完全出乎意外，令人吃惊”。将原委说明，信末写明威胜案由杨正午、周伯华操纵，迟迟不能解决。希望胡能“解剖一个麻雀，以法治国有望，下降腐败之风有望”。信件下午发出。

胜利来，下午手谈几局，好斗不改。

体温又 37.1℃。玉珍很烦躁，说我不听话。仍痰咳不止。

2003 年 1 月 22 日（星期三）夜雪、晴

两点醒来，即睡不着了。痰咳不已，翻来复去，折腾到五点多起床。决定不去人大会堂参加老同志迎春会。让满起送完痰后（早晨咳的痰接天三次送医院化验），到办公室，让薛京复印三峡诗（广东《当代诗词》刊出，并有张作斌赠诗）和《从苏东坡谈起》（刊《随笔》今年第一期）两文。

上午翻看报纸，从客厅转书房时，完全莫明其妙不知是如何滑倒，竟仰翻在饭厅中，躺着似失去记忆。玉珍赶忙跑来伏［扶］着躺下不动，并枕上枕头好一阵才起来，只觉得头沉沉隐痛。此种情况很类似黎澍摔倒之夜。他是后脑破了大出血。随即躺睡椅睡着。两点才吃午饭。下午按约定照 CT 胸部，并照头部（先看神经科），头部无大碍，半个月后才［再］复照一次。真是大幸。

2003 年 1 月 23 日（星期四）晴

晚上服眠药上床，睡得尚可。痰咳很少。六点起床。头仍昏沉，颈椎隐疼。

早餐后，在卫生间时，玉珍再三叮嘱，以后要慢动作，不能再摔跤了。

由于过年，将重庆老<区>促进会送的“喜鹊闹梅迎春”图找出，将客厅刘音那幅雪景换下，用挂画杆取下来时，画环钩也掉下来了，只得爬上沙发，不料左脚踩在扶手上，伸出手拉不着手，一下摔倒下来，挂杆折断，画幅抛出，左头部敲倒在地。玉珍、廖嫂闻声赶来，好不易扶起来，真将玉珍气坏了：刚讲过要小心，一分钟又出此事故。头很疼，强忍着，也影响痰咳增加。

将此事故电话告知李普和慎之，大家真要为保命而小心了。慎之夫人因摔倒尚未出院；李普摔倒头部出血，曾比黎澍厉害，幸亏医生高明，救了命。

2003 年 1 月 24 日（星期五）晴

昨夜又服眠药，睡得尚好。痰咳已停止。

玉珍到医院看 CT，为我取药。肺部还是老核点。开始练习慢动作：走路、取物。

上午贾文平来，痰自己工作情况。拟外放，提一级。他不愿去民盟管机关党委工作，想去企业党委，让我说项。答应节后设法。谈到徐功廷在述职会议上，大大表扬我的工作作风与水平，他遇到的“最好领导”，还谈到《反腐论》那篇序言，如何反腐问题。徐真不懂世故，这样对自己不利也。果然在办公厅副主任上退休。赠两文与小贾。

下午找出这两年诗词，让满起复印，送苏仲湘。《新华诗叶》要用。《野草》也要过。胜利一家来晚餐。

2003 年 1 月 25 日（星期六）雪

昨夜服眠药，睡得尚好。六点起床。浏览报纸。

今天似正常了，没有痰咳。玉珍又为我买来鸡、肝等。

满起一家来，吃饭人多才热闹。

玉珍为我洗澡，才发现左手腕有一圈紫印，当是前天摔倒所致。玉珍同周笃文电话，坚决不同意我参见明天诗会。给孙轶青短信，将几篇文章复印件一并送与笃文。满起带回深圳吴北如送的腊味和锦州吴勉送的豆皮等物。

2003 年 1 月 26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志民从海南电话，小彭仍耍赖，不见面，要给他 80 万；家属也不让去（大概互相说通了）。玉珍又同李长盛通话，说明我们的态度，不能迁就。

上午双碧、周信龙夫妇来，留吃午餐。闲谈许久，重要观点相同。周在美国工作多年（他是中央广播台的）。这个党是 Cult（邪教）也。文革淋漓尽致：早请示晚汇报。认为老人们真正清醒的人少，如帅大姐对毛总还有崇拜一面。刘英谈过，洛甫在苏州时，尚昆等劝他写封信（如王稼祥）承认错误，以便回京。张说，我没有错，不写。毛当年有关马克思理论问题，曾向张请教的。

下午四点到湘水明珠聚谈，杜老主持，朱、李、李、于、吴、吴，等夫妇、儿女，两大桌。谈约二小时。我曾建议李郁告杜，谈政体改革问题，杜以此开腔：

1）主权在民。2）民主监督。3）民主选举（农民还有兴趣）。四川一地，2/3 村拒接乡党委名单。

民权制衡，三权分立，历史行之有效。法治必有透明度。群众骂腐败。两极分化问题（有人发言要研究）。政府不能太大，权力不能过多。大精简，还权于市场、社会。政府出面，保障人民自由：言论、居住、财产、免于恐惧等。抵制民主乃习惯势力，几千年东方皇权主义。邓："不能接受一手软、一手硬；要两手硬"。一手打出去，于是六四风波。江有民主恐惧症，动乱，"消灭在萌芽状态"等。毛的说法：形势比人强。

慎之讲人权，一要保护每个人的公民权利；二要三权分立。最大制约是多党制，结社自由，成立企业家协会。军队要国家化。要小政府，大社会。

厚泽谈党政分开，不要以党代政。三权分立，不能再搞个人崇拜，专制主义。

我谈：1）各人具体联系各自范围所及，推动言论自由。2）拥护胡锦涛宪法讲话，实施宪政。3）结社自由，如搞个老同志座谈会之类。有人接着建议，成立宪政促进会等。

光远讲话，仍不接近主题。介绍厉以宁的两个笑话。

大家谈到徐文立虽放走，北京的中国民主党抓了五十人。刘衡孙女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即被捕。

马立诚讲了些正面情况。《炎黄春秋》登了我的文章，中宣部三次吹风会都没有涉及，很平安。小有变化的开始。大家都同意，好好看看。

郑仲兵向我建议，同王彦峰、刘永平夫妇谈一次。思想还可以，对胡锦涛可能有影响。雷颐给我新著《被延误的现代化》。

胡积［绩］伟发言，要为赵紫阳获得人权呼吁。他带来自费印刷的三本书：《我与胡乔木的十年论辩》、《办一张人民喜爱的报纸》、《报人生涯五十年》。印了 400 套。还有两本因涉及六四，印厂不敢拿出来，销毁了！

上午吴宗煌、刘志强（保定市委党校副校长）等三人来。送礼物。谢谢我将小册子送中央。我将张宣三的批评信等交吴。

2003 年 1 月 27 日（星期一）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睡得尚好。六点起床。浏览报纸。翻积［绩］伟的三本书。将胡乔木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历史责任。

上午薛京同程湖来，不想下去当官了，夫人不愿去甘肃，看来还是回北京。程托办的一个海南人事，玉珍给汪省长秘书电话，难办，但允照顾。罗干的秘书向薛京道歉（大概胡将我的信转去催问了）。他们批转中纪委了（根本没有将我的信看清楚）。

晚上高法郭主任来，送几袋好大米等。谈雷霞案，让他看几封信。湖南高法的副院长同他关系好，管此案。现不接受检察院的诉件。

玉珍感冒了，痰咳厉害。

2003 年 1 月 28 日（星期二）晴

昨夜仍服眠药。五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与书刊。

上午薛京来，给罗干重写一信，并将前寄的信件再次寄上。让告湖南公安部门，先解决雷的保外就医。

同胜利手谈，20 分钟一局。

下午蔡克诚来，谈《炎黄春秋》文，很是高兴。给他北大三人文等。他说要写响应的文章。

张宾二人来，已同丁东有联系，送花与酒。

李冀来，送梅桃花（？）盆景。谈杨毅轻信，导致五年徒刑。他在北大读 ABM，谈张培刚的书。

去文津街，近日改 9—下午四点。关门了。

2003 年 1 月 29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纸并翻书、刊。真是老了，只习惯东翻翻、西看看，懒得动笔用脑了。为傅国涌写的一篇序言，竟忘了其来历。黎澍的集外集序言尚未动笔。徐宗勉写的稿子完全可用。还有许多信件没处理。

玉珍真是受我的影响，咳嗽不止。

下午游 400 米，洗痛快澡。大概半个多月没到文津街了。回来感觉手冰冷，有鼻涕。

李环［瑞］环的下台讲话（毛应民又寄来完整件），让薛京复印。大家都关心这个讲话。秦川中午走了！电梯上遇见幼子告知。

2003 年 1 月 30 日（星期四）晴

三点醒来，睡不着了。三点半起床，翻看刚收到的《当代中国研究》（总 79 期）。郭罗基《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顿时代”》甚好，为纪念王若水而写。不同意王用“修正”马义两字，建议用“创新”，以物理学的牛顿时代比之 19 世纪的马义，现在的任务是创造相当于相对论的马义，走出“牛顿时代”。还有陈实大批五十年来的水利工作（直指钱正英等人）长文，以及王维洛的关于三峡论证环境影响的评价的文章，是伪证。又翻雷颐《被延误的现代化》。他看了很多受难者的回忆书籍。

大概是不该游泳，昨天晚上又咳起来。鼻子出血。半夜只痰咳，玉珍强我去医院。先看耳鼻喉科，让照鼻喉片子，有鼻窦炎，鼻腔烧了一下。又看中医、内科，取一大堆药，包括玉珍的药。她也咳嗽不止，由我传染了。下午到医院吊瓶。

下午为“湘水明珠”休闲餐饮中心写秦城旧句“忆故乡”（“万古多情湘水流”），写到第四张才勉强认可。

同胜利手谈，自感稍有进步，攻中顾守也。

小多送来一大堆菜。过年什么也不要买了。

方实电话，《华尔街日报》也写文章，说这是对一党专政的挑战，如不是当过毛的秘书，则可能如徐文立等，或抓起来或逐出国了。这倒真是“亡我之心不死”者的言论了。顾一凡电话，也谈起此文。他双目失明了。

2003 年 1 月 31 日（星期五）除夕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真是重新感冒了。李普电话，要我还是去人大会堂参加团拜为好，可以感觉到动态。九点多动身，到大堂时，人已满满。找到后边的桌子坐下。汪恕诚特过来跟我问好，并同我坐在一起。我问他为何调水利部的，他说大概是一次谈农村水电，水利部人谈不清，他去谈清楚了。应口而谈，没有任何稿子，大概就是这样一次谈话（平时谈问题、讲话，也从不唸稿子）。（我还问到温，答，印象好）汪是胡同班。当然，只有心中有数，有识有胆才能做到。我谈到过去水利部几十年方针不对头，不是大禹而是鲧。汪说，他同意我 1998 年长江洪水问题的文章。李伯宁告了他的状，38 页，四大问题，“违背中央方针”。还说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讲的话：“并不要你同意我反对上三峡，只是三峡一上如同葛洲坝当年，水电开发就没有钱了……”。还谈到朱镕基首次谈话，问他对三峡看法，他说，如有代替

方案，不赞成上。这时，杨振环过来了，参加谈话，赞扬我是理论家。由于熟人过来打招呼，谈话中断。

听完朱讲话，我就回来了。出西北门时，遇见李圆（我错以为是黎元）是献钟人。谈起李六如老人。

回来不久，张传［全］景来。大概知道我的“上书”。向我的观点靠来，说他在一些会议发言，也谈民主、改革体制问题。于是我问他，对曾庆红的看法。他说，到组织部后，谈感情，关心干部待遇，解决房子，也得好评。摇了摇手：干部方针不对头，两句话：靠得住，用得上，后一句又改为有本事。我于是将组织史料事告他，将第一卷翻开，自任审编会主任，一次会一个字也没看过，且不让最后出版时上电视（我谈了同胡锦涛通电话）。张当年在山东管过此事。说中央组的会他参加过。于是送他三篇文章与“上书”，并《狱中上书》，作者是山东人。

下午五点除毛竹外，胜利、满起两家，包括廖嫂，一起到湘水明珠吃年夜饭。那首“忆故乡”，下午又重写了一张（一共写了五六张，空前之举）较为满意。带去赠给老板，还送了两本书。一共有五桌，积［绩］伟夫妇、李普一家（八人），伍绍祖等，还有些部队的湖南新秀（怀柔装备部的等）。伍绍祖谈中直党委工作如何做好。原来他同罗海纲（农研室？的，后在广西）同过事，想同罗一起来看望我。我同李普特去向积［绩］伟敬酒，三本书写得好。有生以来，第一次受邀请在外面吃年夜饭。

晚上又收到许多拜年电话。

同玉珍看电视晚会。中央台仍老一套，大型歌唱太多。换台也差不多。十一点半就寝。

2003 年 2 月 1 日（星期六）大年初一 晴

六点起床。感冒复发，仍痰咳。决定不外出，也不向邻居拜年了。玉珍强我穿上红衣。

上午金老夫妇来，说明感冒情况，不能上楼拜年。他们坐谈半多小时。谈秦川家庭悲剧，老年人没人照顾不行。金老已 93 岁（王也 84 岁），主要是耳聋，视力一点点，仍要看点书。散步不拄手杖。

毛家两儿子来，向他们抱歉今年不能上门了。谈小彬夫人柳可［克］白厉害，硬将三门峡公安局整倒。钱还没退，未最后了结。

整天拜年电话不断，还有国外的，外地的，多由玉珍接。

玉珍给对门冯老太（97 岁）送去扣肉（每年送），回赠一碗甜食糯米饭。

整天休息。上午体温 37.1℃。

下午山东博物馆的鲁勇（余修的儿子，来过一次，几乎忘记）来，送我三本有关高克亭的书，要我为他们馆题字。

2003 年 2 月 2 日（星期日）晴

昨夜服眠药，睡足七小时。胜利、小多两家整天在此过年。胜利做菜。上午苗苗两口来。午餐十一人，很是热闹。苗苗几人过年时轮流为母亲值班。

下午王怀安来。谈过去之糊塗，在北大荒时，是胡考帮忙脱离右派劳改队。分场要写建场历史，由胡考主其事，胡说要个帮手，于是王得以一起在场部住了半年。由于思想没改好，仍是 1961 年回北京的。这 20 年同我接触，根本问题才弄清楚。

下午同胜利手谈。杜文斗（不认得，说来过两次，为铁道诗选）让我为其《甘棠北斗集》写书名。就住在附近。王怀安来，谈多年来受我的影响，对这个党与毛等认识加深。

2003 年 2 月 3 日（星期一）晴

四点半醒来，睡不着，索兴起床。浏览报纸。开始清理书房，堆满一屋子的书、刊、报也，必须装

箱外送。

胜利两家来呆了一天，吃剩下的菜。体温已正常。

同胜利手谈多局，毛病小改，不改多败局。

晚上彬彬同孙女来，她的丈夫病重住院，待遇问题，我转的信，已起了作用：女儿工资由300多元涨到1000多元，特致谢（送了些礼物和自己炒的菜）。谈他［她］的父亲和家史，三姨太一家，儿子不认父亲等。

2003年2月4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书房仍未能整理。仍痰咳。

上午维娜、金利娣弟来。维娜是玉珍从小带大的，最为能干（兄弟姊妹中），也最得欢心。带来一大堆吃的东西。吃过中饭就回天津了。

上午延滨、元元夫妇来（表面看，俩人关系似已正常）。称赞我的“上书”是有史以来，中委中唯一如此言党国之事的。谈弟弟曾庆淮说过：“今后是曾家的天下。”干部的部署已经就绪了（此话可同张全景的相印证）[2]。延滨还谈到最近对新班子的民谣：

民脂民膏胡锦涛，三个代表吴邦国，人民尚未温家宝，反贪方知吴官正，夜夜莺歌李长春，古［苦］干巧干加罗干，真真假假九常委。

2003年2月5日（星期三）晴

三点半醒来小解后，即睡不着了。四点多起床。看了刊物上的几篇文章。

胜利、满起两家上午来，一齐［起］包饺子过初五。

书房仍未清理，只是翻看报纸。

中午略睡一小时。两点开始同胜利手谈，不再盲目瞎攻，连胜四盘，多的达十几子。以后成为习惯就好了。杨仁的三个女儿（带一儿子，30岁了）来，送礼物。谈大妹在长沙的房子非常高级。她们是中国孝女的典范。

夜观《刘老根》，放弃《喜来乐》。

2003年2月6日（星期四）晴

昨夜服眠药，起来小解一次。睡到近七点起床。中午又睡着两小时。

上午郑仲兵同李雪来，谈秦川时，李录了像。郑谈到秦当年打右倾，是因为不赞成再喊“毛主席万岁”（我谈到此口号来历引起的）。在工业大学时保护了许多学生，为人正直，家庭中长兄辈有同鲁迅，同孙中山好的。乔木、邓力群推荐他去《人民日报》是为对付胡积［绩］伟，不料结合在一起。近年有失落感（谈起我们少数人聚会，后来没让他参加，是孙长江觉得他谈不出什么）同女儿说过“生不如死”的话。张玉凤材料是嘱咐，决不外传。办《精品》不成，是港刊介绍：胡赵旧部所为。秦认为这无甚关系，却为丁等所计较也。称他“秦大侠”，确有其来历也。四个儿女都较一般化。我谈到是79年后，黎澍介绍相识，也同邻居有关。一直意气相投，尤其在维护耀邦事。我简言看法：从青少年投奔共产党，同时代与家庭有关（还有王若飞关系）；性格直率，正直、仗义；“大跃进”后反“左”，不再随风。但先天文化不够（不能写）。玉珍谈到去世前一天在楼下见到，说上街买刊物。玉珍谈到我的病情，还直

[2] 参看1月31日日记中李锐记述的张全景所言。——李南央注

怪为何不随身照顾好。

郑、李已开始同秦作口述历史，他也很有兴趣，不料几次而止！准备开个小型纪念座谈会。郑谈到许良英对光远有大不满，一次聚会没让参加。

2003 年 2 月 7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仍痰咳，通身不适。感冒未结束。

满起一家来。上午帮助整理刊物及北屋，我坐着指挥。那本《民国之精华》仍未找到。

收到港版《中国研究》，“谈陈马王”刊卷首。有个别错字，颠倒处 。

下午王申生同妹妹来。谈陶森其人和他的传销古董活动，还同一些骗子式人物搞到一起。利用那几张齐白石早期的人物画大肆宣传。那些印章也是假的。为儿子留学，曾向申生借巨款（幸亏当时同我打了电话拒绝了）。

重庆老区促进会秘书长李宗贤同中医刘灵，一公私经理雷真来，刘在海南办公司与疗养康复中心。为我与玉珍号脉开方，极力动员我们去海南接受他的疗养。这些好意看来还是真情。向我要了两本书。李则又将上次的一件违法上诉件交我转胡总书记，牵连重庆公安局长。

2003 年 2 月 8 日（星期六）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浏览报纸。八点动身，玉珍同我到医院。内科孙（美珍）医生看得仔细。查血，白血球一万多（血色素 10.5，降了）；照胸片，无炎症。吊瓶（三次后再查血）。十一点始归。

下午三点李普来，给我看网上有关江与李瑞环材料。谈旧事。六四时，新闻界游行，除谢文清外，头头只有他，由李瑞环（还有宋平）保住了，没受处分。由于周惠的关系，田聪明、刘云山都可做点工作。他建议我们少数几人（朱、吴象等）谈一次。有具体作法。我说如成立一宪政研究会，请李当名誉会长，有名法学专家等参加。

2003 年 2 月 9 日（星期日）阴、大风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翻看王若水的《新发现的毛》。冯媛电话，要我为此书再版写几句话。

上午八点半到医院吊瓶。仍有痰咳，鼻涕仍带血丝。玉珍今天吊瓶是最后一次，没同我去医院。

薛京下午来。在海南同对象（程湖妻小吴的姐姐）还没谈定。李昌平来时，一起旁听。

李带来三篇文章：《中国不可能发生农民革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怎么被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消耗掉的》、《防止“两个非法生存”是未来一个时期的农村工作的基本目标》。同我谈了其中的主要内容。三农问题主要在中西部，确非常严峻（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据高校学生回乡调查，2/3 家庭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并负债。农村原有基础设施功能退化，农业投资持续下降。“基层政府、部门，村委会非法存在”，只能违法“寻租”生存。县乡吃财政饭的约 3200 万人（需 3100 亿元），80 万个行政村，460 万个自然村，干部、军烈属等 1500 万人，600 亿元。县乡村债务约 6000 亿（支息 600 亿），2800 县，每县 60 多科局，每科局费用 20 万，300 亿。5 万乡镇，每乡 15 部门，每部门年费用 3 万元，需 200 多亿。广大农村，公共安排年 1000 亿，6 笔 6000 亿。如按 7 折，需要农村付 4200 亿。从农村合法征收 800 亿，工商税 500 亿，资源补偿收 200 亿。收支相差 2700 亿，所有支出均刚性，只有“非法”创收。底层农民非［无］法生存：收入太低，生产资料、教育、医疗等成本上升。中部五省调查：40%农民不能养老人；33%无力让孩子读完九年书，64%有外债，80%无力使用法律保护自己合法权益。90%乡镇企业，个体户难承担“合法企业”的生存成本。

农业产值仅占 GDP15%，要养活 70%人口，还要承担巨额税费和农村公共品安排。8%经济增长，每年只能供 800—1000 万就业。农村年增 1200 万人口和 3 亿多绝对过剩劳力。农民负担：分田单干，每亩交粮 50—60 斤即够，农民得 200 斤实惠。1985 年前，乡干部 20 人，99 年代 100 人一上，民办教师变公办（四个民办开支）。农村税费已不够发县乡干部工资。到 1998，农民每亩负担 180 元，约 400 斤粮，导致乱收费泛滥，普遍负债种地。

谈话过程中，我说，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导致三农问题发生。我的“上书”没有明确写出。建议他：用大字打印（不要有错别字）；每篇有一三四百字的简介；我再考虑如何上达。还要他写一自己的简历。

随后程湖夫妇来（姐姐提出两个问题：为何离婚；懒的具体情况）。晚餐由胜利买来羊肉，吃涮锅，大家都高兴。

秦川儿女送来《秦川生平》稿，略作改动，加了几句同错误领导作斗争。

2003 年 2 月 10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纸。接到好些读者来信并自己出版的书，响应《炎黄春秋》发表的文章。杂志社的一位女同志送来的信件中，有一安宏林的明信片，“我不禁代表我那在大跃进年代饿死的伯父喊：李锐万岁。李锐的忧国忧民的伟大的爱万岁！中华民族将永远感谢您。”这真是太拔高了，受之有愧。但也说明一种现象。沉闷的黑屋子中，见到一线光线，人们的欢欣达到如此程度。

八点半到医院吊瓶并吸入。玉珍同去。内科（主任）看了，查血，白血球下降，已正常。又看中医（李敷仁，82 岁），开药 7 付。右手指泡泡，到皮肤科用激光，开始时未用麻药，极疼，后打了麻药。比上次治的较大面积。十一点始回家。有一位刘长琨（原财政部的，现“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见到玉珍拿我病例。因读了文章，要找我一谈。

2003 年 2 月 11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睡得尚好。半夜已不痰咳。八点多，玉珍陪我到医院吊瓶、吸入。

浏览报纸。下午李宗贤同王益、包天华（四川的公司经理等，支持出我的书）来，谈定书名《世纪留言》，用港版型国内印。搞好发行。封面用丁聪画像。

收王贵香寄文章：江应辞去军委主席等。回电话支持，取消主席另觅人选一条。望其寄出。钟世昌教授二人来，港版书两种赠我。

2003 年 2 月 12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纸。八点一刻到医院吊瓶并吸入。十点回家。玉珍带礼物去看望刘云鹤。

清理书桌，许多信件都忘记了。方行重又来信，批“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荒谬。另一篇谈“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批毛的斗争哲学。

仍有痰咳。仍是一种病态感觉。

下午杨小玲母女来，他们一家春节逛桂林。

2003 年 2 月 13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读王若水的《新发现毛》。此书正是我想写而未能写出的。其优势还在写出形势与背景。富田事变写清楚了。

任小彬与崔武年来，崔要我的字（小彬提及）。他已退休（工作 30 年），父亲崔健已故去。根本观

点与我一致：在这个体制与这个党也。

下午玉珍同我到医院，最后吸入，看内科，体温、血压、肺部均正常。仍有痰咳。

琬姐电话，已回到长沙，很是满意此次海南之行。（玉珍先接电话，“为何有暖气还得感冒？”感到大姐在责怪她，很是不满。“后娘不好当也。”）

2003 年 2 月 14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读王若水书。

九点前同玉珍到八宝山，同秦川告别！遇见特特，一直同玉珍交谈。同朱厚泽谈张全景的看法，得注意动态也。握手时，三个儿子很沉重，我含着眼泪，那个女儿却笑容满面。玉珍也同感。

杜导正电话，17 日上午九点，杂志社聚会，要我讲几句话。那篇文章反映［应］内外强烈。他遇见新闻总署当朝者言：我们都认好，挺好挺好。“我们也在探讨。”看来，新班子的思路有所变化也。

2003 年 2 月 15 日（星六）元宵节 晴

睡得尚好。四点多即起床。续翻王书。

今天元宵节。胜利、小多两家都来。上午包饺子，晚上吃元宵。

上午即同胜利手谈，几乎半小时一盘。中午未休息，一直谈到下午六点。只有两三盘较好，布局奥妙尚未学会也。

元宵晚会电视，同春节也无大差别。跳舞群相伴的唱歌太多，根本听不进去。

仍痰咳。感冒还有尾巴。玉珍比我咳的厉害。

上午周海婴来，谈仍被选入政协（已 74 岁）。如发言，谈些什么为何［好］，特来求教之意。我说可谈互相监督，还可以谈谈宪法，大家真正按宪法办事。关于罗　南（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应为“稷”）谈话事，他说《文艺报》他详谈了日本医生谋害父亲的问题。此人从不露面。

2003 年 2 月 16 日（星期日）晴

醒来两次，小解后仍睡着。六点半起床。补记日记。

上午翻王书等，下午看完两天报纸。午睡近两小时。这次感冒，很嗜睡。

满起两口呆一天。买菜做饭。下午同他们谈如何教育毛竹问题，如何帮助学习，绝不能骄纵（以秦川女儿在告别式上笑容满面为例）。追求衣着（满起说有“追星族”味）。

仍痰咳不已。感冒快一个月了。

2003 年 2 月 17 日（星期一）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

九点多到《炎黄春秋》社，到的人已很多了。先在小房间同厚泽、杜老、李普等漫谈。开会时共八桌人。去年还是求生存的会，今年是求发展了。杜导正开篇即谈到第一期我那篇文章的影响与安全，中央各部都认可，还有保护之言。

杜老（90 岁）第一个发言。谈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引起腐败之风，群众议论两极分化等。党校学员测验，政改是焦点。以党治国问题，舆论监督乃现代国家不可或缺。李与钟（《以俄为师》）的文章影响。《炎》是可靠史料，资源可贵，老人要抢救。

我第二个发言。谈文章的由来。本来是联名，因怕犯忌，改由我一人出面。本来由我起草。也没料

到影响如此之大，可见人心所向。马恩列斯毛邓，尤其毛不搞清楚不行。毛还立在天安门，大标语还在新华门。正面宣传各种传记书籍，四五百种。关键在个人崇拜与专政。“文革”早请示、晚汇报，还不是大邪教。我们这些人大概都（程度不同）异化过。西方有宪法宪政，这是政治文明基础（胡锦涛上台谈宪法了）要抓住这个关键作宣传。1954 年毛搞第一部宪法（大家插话：那是斯大林逼的），后来 1956 年又有“人民内矛”报告与知识分子会。波匈事件一来，立即反右。谈王若水新著，谈毛性格。还谈到江接班时，邓家小会上邓的三句话（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江说了算，我就放心了）。我谈到胡绳“八十自铭”[3]，大家纷纷反对。胡绳并未觉悟也。

何方：关键在延安整风。现在仍在造神造假（篡编历史），文献室与党史室造假。“党史编纂法”。（何方谈到杨尚昆书之假。我插话。）

光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自古就有修史问题。（文景）汉武、贞观、康乾三治，究竟如何。毛胡（耀邦）邓胡（乔木）四个人搞清楚。

李普：不要上二室党史编纂的当。不能跟着调子跳舞。搞一个宪法专栏。跟着胡锦涛步伐。

钟沛璋：不要忘记邓胡赵。十六大顺利交班，乃空前大事（形势所然），算民主进程。民营企业上了舞台。

△ （炎黄文化社新负责人）半亩方塘一鉴<开>，为有源头活水来。《炎》乃半亩方塘，源头乃一批老同志也。

△ （社科院一所女同志）生存问题初步解决，现在是刊物如何发展，体制外运行。自己也被异化过（接过我的话），重新找回自我。现在的年青人不明世事：问我们“为何不辞职？”（哪里吃饭？）

△ 当年自我揭发：有的人编“要暗杀毛”（不怕誇大，以明坦白之志），是农民而编地主家庭，流亡地主。瞎编到如此程度，糟蹋自己。

△ 王金锐（吃饭时给我名片，要拜访也）谈自己原是市公安局处级干部，抓过许多人（道歉认罪），后来被关三年，劳改七年。放出来找耀邦平反。留他在家吃饭。现在研究佛学（名片上有东方文化馆等头衔），讲得激昂慷慨。感激我的文章。

△ 征：胡锦涛对《炎》感兴趣，赞成李文，“亲口对我讲的”。平山有 1/3 人吃不饱饭，而书记等干部都成富翁了。胡才去西柏坡，将干部撤换（冯在平山工作多年）。曾庆红也说，要发扬西柏坡精神。

吃饭时，同厚泽、慎之、李普、杜老、光远一桌。杜老特表示客气，自谦什么也没写。

下午玉珍为我洗澡，总花了半个多小时。

2003 年 2 月 18 日（星期二）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睡到近七点起床。仍痰咳。

上午读若水的书（1956 年毛搞宪法，没有写到是斯大林所逼，这些史事他还不知道。书中此类遗漏当然很多。他是根据已出版史料写的）。

下午两点半薛京来，为叶尚志“抗战前参加民先”事。给傅思和、赵洪祝信。叶又寄来一堆材料。还有热心读者（老人）来信，要书。让薛回复。

---

[3] 胡绳八十自铭：指 1998 年胡绳写的一首诗：“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粗知天命。廿一世纪，试窥门庭。九十无望，呜呼尚飨。”1999 年 5 月 25 日李锐日记里记有：“晚上胡绳着人送来的文章：《毛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务请指教’，韩钢说此文大受‘左爷’们的批评。”李锐以为胡绳在此文中将毛泽东定位于“民粹主义者”是胡绳晚年了不起的进步。显然，参加座谈会的人不大认同他的观点。——李南央注

四点到六点，看了两个小时的“世界围棋女子决赛”。两盘讲解得好。

玉珍批评胜利不讲卫生，大训了一顿，不让他来吃晚饭了。

志民从海南回来，电话谈小彭无聊情况，大为训斥（下了跪）。玉珍接的。

2003年2月19日（星期三）晴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几乎整天浏览报纸，一天的几份报纸，翻一翻也得三几个小时。如何是好。

王书快翻完了。剩他自己的经历那部分。

下午同李长盛通电话，要他不要再姑息小彭的耍流氓，必要时可报警，或备案，不再予经济支持。

满起的母亲来，胃病严重。午饭后离去。

上午姚监复来，玉珍接待。他要去美国几个月。

2003年2月20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任小彬，刘元元（刘导生女儿）来。给我平反案件并索退400万元款的求诉信。我提出意见，文字要简练些。随后就漫谈形势与党和毛的问题。问刘，父亲是否同你们看法一样？说明我同他父亲只是1938年即认识，但无来往。答看法还是较一致的。于是将《耀邦谈话》交她转赠。因谈到十一点多，惹起玉珍生气，不顾身体（医生嘱少讲话）。

下午，萧蔚彬介绍的《21世纪环球报导》也是新华社的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同《北京晚报》摄影记者张宏江来，访谈有关十六大那封信，提了许多问题，谈到一些实质情况，如邓接班对江讲的三句话等，约一个多小时。

觉得累。仍痰咳。

2003年2月21日（星期五）阴、小雨夹雪

昨夜服眠药，睡得较好。六点起床。续翻王书。

上午樊大夫同护士来，听诊，胸部仍有点啰音。居然知道我有上书，要去原件。

胡冀燕同新疆一公司经理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身强力壮，不料竟有62岁了。西安交大毕业，邀我们今年六月底去新疆遊览20天，跑遍全疆。谈到现任书记王乐泉，山东一农民干部，新疆现在许多在建工程都包给山东了，本地人不沾边。又谈到此人曾帮助曾的儿子到手几千万（恐怕暂听之而已）。

陈秘书（廖汉生的）来，关于威胜案的律师辩护书三份给我，说律师非常厉害，因而定不了案也。

下午薛京来，将此三份并威胜全部材料，让他写一总结性意见书，最后寄出，看能否促此案了结。

仍是痰咳。胜利、满起两家在此晚餐。玉珍对胜利懒与脏意见极大，让他不要再来。我让满起打电话，才又来了。好坏习惯都难改也。

近日看完《刘老根》，即看《水落石出》（同时看）。

2003年2月22日（星期六）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看报花时间太多。看过即忘。

王雅琪上午来（玉珍打过电话，不在原住处了，又打到新住址），出示王笑一照片。原来北京市委（副职）同祖春关系甚好，同刘导生关系好。是刘等促成同居了。也有六个子女，四男二女（祖春是四

女二男）。王的女儿曾来促进。住红霞公寓，那里寡妇甚多，但看中了她，非她莫属。谈了许多祖春儿女旧事。临走时，将《耀邦谈话》等三件相赠。玉珍认为到底是演员，已七十多岁了，何必呢，很不以此举为然。

胜利两家都没来，原来玉珍去了电话，我们三人都有病，要安静。

仍有白泡沫痰，又难咳出。整天翻报刊。

2003 年 2 月 23 日（星期日）多云转晴

四点醒来，六点起床。看报刊。《同舟共进》有好文章。小妹一早电话，苏绍智想回国事，由苏来信，由我转。

上午宋晓梦、许医农先后来，她们是约好的。曾多次电话，要来探望，知道我们病了许久。谈形势，看法相同。告以《炎黄》文之影响与上面认可的某种乐观。谈旧事旧人。许对钟叔河甚有看法，还谈到住在钟家时遇见的一个镜头，因而离去。客厅中悬挂周作人复信等，也大不以为然。又谈柳思情况，几次婚姻不幸，自己都有责任。同意我的意见，原本不应来北京，在湖南还有活动余地也。谈到三联现由一地图出版社人接管，根本外行，销地理教科书了。晓梦谈《光明日报》已不可救药。留午餐。

下午重庆李宗贤来，又送大花篮，水果等。给我两本《世纪留言》本，操办出版，如四川不行，到深圳出。

2003 年 2 月 24 日（星期一）阴雾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玉珍陪我九点前到医院，看内科，查血（正常）。开一种新药，吊瓶（半小时）。遇见刘世农对床吊瓶。很是热情。问到几个人事。王乐泉很好，是张全景熟悉的。杨正午好，我说储波比杨强，调走了。湖南经济滑坡。又遇见王国权，坐轮椅，92 岁了。“活到现在真不容易”。又看中医，等到十一点，认为必须靠自己不再受凉，饮食清淡，不食刺激之物等。咳白泡沫痰，乃肺部问题。

下午看完李普女儿给我的《痞子毛泽东》（读《庐山实录》），作者海天开篇说“内心有一种极其偏狭的邪恶心理和犯罪禀赋。他的蛮横性格很有几分秦二世胡亥的昏庸和赵高的恶霸气，他的狡黠心计则带有更多曹操的城府和狡诈。”“取得政权后，则靠搞乱社会风气，毁灭正风，摧残人们正常的感觉系统和思维系统，摧毁人们的常识和公正的价值判断，以歪风邪气压正气，以荒谬口号和不近人情的种种歪理摧毁正常感觉和判断，以指鹿为马压正直见解，使人莫衷一是，不知如何是好，只能为他的马首是瞻，于是他肆其所欲。”给李普电话，他问女儿，是网上东西。当然境外产品，大陆的人不可能如此“痛快淋漓”也。

2003 年 2 月 25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八点半到医院吊瓶。刘世农要看我最近写的东西，答应他，有耀邦平反文。

薛京下午来。任小彬给贺国强信件，写了几句话转去。

晚上楼上小满交来苏绍智夫人胡鑑美给我的信件，由小妹转来，致书胡锦涛：“远适异国，昔人所悲，要落叶归根”也。当年陈希同的报告，点了苏三次名字，所指均非事实。刘滨［宾］雁得了癌症。

2 月 19 日《中华读书报》头版头条大标题“红豆诗赛风波始末”。此事我全然不知，特电话周笃文，大概是有些问题也。

2003 年 2 月 26 日（星期三）晴

醒来又断续睡着。五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玉珍同我到医院，八点半吊瓶。然后看内科，各项正常，为彻底消炎，续吊瓶三次。

请楼上小满 Email 小妹，胡鑑美件打印，并致我短信。

下午奚青来，谈到近六点。谈他的六四小说《雨潇潇》约 50 万字，给刘宾雁看过，很欣赏。带来两篇序言，第二篇从观感批邓也。让我题写书名并题诗。谈徐勤先甚有文化思想，才能有此举动也，准备接受意见写回忆录。妻女都好，无后顾之忧。享副军级待遇，但不能抛头露面也。奚的小说，即在港出版，还得考虑时间。听说上书被认可，也感到意外。

收到林岫寄来的《林岫诗书》，并有信，书中还夹题未刊出诗。原来在北大荒林场劳改过八年也。有点傲气又何妨。

奚青谈到孙大光病情，硬撑着，几天失去知觉。还谈到温家宝情况，乃大光看中的。原在甘肃地质队，江曾有意让他当宣传部长。来征求大光意见，赞成仍在国<务>院系统搞具体工作（六四后长期被冷落），得到朱的赏识。但妻子太糟糕。详谈在地矿部参予民营珠宝公司，吞并部内一公司。上市发财，并赠朱夫人钻戒（30 万），且事宣扬。

2003 年 2 月 27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痰咳较轻。上午玉珍为我洗澡，|为我洗澡|约半小时，流汗不止。吸氧一小时，始汗止。随观凤凰卫视十一点三刻的时事报导，已经三天了。

下午到医院吊瓶。平江老傅和驻京办事处二负责人并李六如孙子（过继的）来。谈大山区仍有贫困户（县城北 30 公里）。他们都没有看过《耀邦谈话》那几篇东西。各赠一份，广为宣传。形势都知道的。腐败难治，农民困难。谈到《六十年变迁》应续印行。

韩钢来，他明天去香港，应中文大学邀请，讲学一月。主要谈庐山会议。谈新情况，李长春关于意识形态六点传达，乃胡锦涛意见：

1） 不许说假话。2）不许宣传个人。3）既有主旋律，又要多样化。4）既要宣传党的政策，又要反映人民要求。5）党性与人民性一致。6）（原文没写内容——李南央注）

李到广播电台，说新闻联播过去 30 分钟，26 分钟是领导人活动。《求是》想升格成部级，李说地方有意见，尽摊派。有　必有为。（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

党史室孙英，文革时，在山西学校中斗王光美的妹妹，乃“左”爷，近又派张启华（女）任副职，亦“左”爷。曾与朱佳木在 101 同学。这么多党校，还在上海、井冈山、延安建高级研修院，轮训干部。近日逼胡作检讨。

晚餐后又谈了一阵。

2003 年 2 月 28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五点半起床。准备下午来人谈话。再翻若水《毛》中有关反右部分。上午八点半到医院吊瓶。痰咳已基本停止，精神也较正常了。仍吸氧。浏览报纸。

接琬姐电话，也知道了凤凰卫视广播我的访谈事。朱尚同也为此来过电话。

戴煌来电话告知，春节时胡锦涛去看望李昭，谈起我的上书，胡很是赞成也。这也证实冯征反映的情况属实。能否“一朝天子一朝臣”呢？常委中那几位能否围着胡转呢？韩钢昨天还谈到，胡到共青城耀邦墓时，一人上去，号啕大哭。

下午三点《南方周末》一记者（忘记问姓名了）来谈朱镕基反右时与升任经委付［副］主任（1983年）时情况。我略谈当年情况。朱上台后接触的几件事：如有转去信件，必批复并让“朱办”复印告知（这一点常委中只有他做到），这也是当年耀邦作风也。三峡开工后一年多，拟写短信停工。朱电话中说：照顾大局，不要写了吧。团拜时汪恕诚反映的情况，为何任水利部长，说明朱能识人任人。也谈到湖南人性格，强悍或霸道处，难免有失误。群众反映基本是好的。薛京带来威盛总结，并旁听访谈。

丁东和王建国来，谈日记事。毛应平资助五万元尚未到手。还听说平江的电视片有关我的一段，“要慎重”的传闻。日记原本 1982 一本缺。2002 也要补上。估计将有 200 万字。也谈到形势可能看好。有些传闻（从胡积［绩］伟处听来）：江李列席常委。曾劝过江，下来于党于己都好。一二三（二“务必”、三代表）。

打吊针躺在床上时，想到四五月可能去浏阳参加诗词会，吟得四句：

头颅抛出特从容，千古一人谭嗣同。
后辈有言相告慰：与时俱进路修通。

2003 年 3 月 1 日（星期六）多云

两点醒来，久久不能入睡。五点半起床。翻看汪恕诚寄来的《资源水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说是水利工作的新思维：要从工程水利转向资源水利，从传统水利转向现代水利，水资源优化配置，可持续利用，持续发展，以支持国家经济全面发展。

八点半到医院最后一次吊瓶。一起吊瓶的黑百理向我打招呼（我认不出了），自报姓名。读过我的书。于是问他看过《耀邦》平反文没有？便留下了地址。

李郁电话，《21 世纪全球报导》3 月 3 日已满版（对开）刊出我的访问记，很多尖锐之处。于是让他立即送来。一起午餐。餐后我读了一遍（让玉珍听）。小平的三句话，等等都一字不漏刊上了。这样倒也好，是一种试探，“丁关根时代”是否告别了。

中午略休息。

除胜利感冒外，两家孩子都来了。让看四点半凤凰卫视，电话不断，苗苗也打了电话。

坐满一堂，从四点三刻看到五点廿五分。总的还满意，背景资料（如延安、庐山等）甚好。三大要点：延安抢救、庐山反党、秦城死牢。毛是革命有功，建设有错，文革有罪。玉珍只是不满那个摸平我头发的镜头（毫无防备被摄入了），还有吃饭场面，廖嫂在内。刚看完，楼上两女儿下来，非常高兴，也很满意。只是录不下来也。

贾文平来，送《凤凰周刊》第 6 期。已被告知将提拔，到哪个部门人事局。望我一催。

2003 年 3 月 2 日（星期日）多云、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翻汪恕诚的《资源水利》。上午同他打通电话，说赞成他的“新思维”。告诉我，张光斗已逐渐赞成；潘家铮完全赞成（我谈了当年介绍潘入党的故事，只我一人举手）；李伯宁还在继续写告状信。我的《论三峡工程》他都有，都细读过。答应将有关水利、三峡等不同意见文章，找到后复印寄他。

十点前，到八宝山同郑惠告别。去的人很多，同厚泽坐在一起。谷安林介绍认识孙英等。朱的夫人劳安（他们同郑有亲戚关系）走过来，跟我握手时，竟认出我，“是李锐同志？”（我们从未谋面）。邓力群也痴呆呆地慢步过来，屋中人都一一握手，有人大声报名。我同厚泽坐着不动，他也不敢过来也。出来时遇见吴敬琏，说正要找我，有人要搞电视记录（？）要访问我。

中午十一点多，同玉珍又一起看了次凤凰卫视台的对我访问记。今天仍接到多起电话，对此事的反映。琬姐没能看到，她说接到潘基颐、林祥威、向大威等人的赞赏电话。张宣又来电话，问及“成都书记”具体是谁？因为他任过此职。

给张思之送去有关威胜的律师与专家的文件。

晚上七点，新上任的老干局长毛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同曾卓明等来（傅思和调宁夏任组织部长），礼节性质。将《耀邦谈话》与《北大三人》给他们，因谈话中提到我还在写东西也。不论其思想如何，要让他知道我的立场。接元化电话，看了我托王春瑜带他的两文，当然同意。他患前列线［腺］癌、青光眼，阅读写作都困难了。

2003 年 3 月 3 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将《21 世纪环球报导》所刊访问记又看了一遍。最尖端处在提到邓有错误也。

上午王金锐（《炎黄春秋》座谈会上发言的）突然来到。送照片等，同李昭在耀邦墓前照过相，还认识王元元。大概是看了凤凰卫视的访谈，非登门不可。公安系统熟人看了，都很赞赏。于是给了一本《其人》并小妹的书。中午又来电话，说凤凰台谈要闻又提到访问记，五点多还重播。

下午薛京来，让回两封读者信等。他也接到电话数起，赞成《鲁豫有约》的访谈，有的还说，“司局级以上干部都应学习”。

五点看凤凰台，《明报》和《经济日报》对《环球》访问记有反映［应］，前者标题未“86 岁了，还能把我怎么样？”（意思如此）。这只能听之任之。

徐滨电话，催《黎澍集外集》的序言。

2003 年 3 月 4 日（星期二）晴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浏览报纸。属于读者或间接熟人的信件与电话渐多，真是难于应付。

玉珍因喉头不适，常咳，甚不放心，到医院检查，只是炎症。她担心癌也。

上午钟勤昌与童卧龙（湖南省人<大>新闻中心主任）来，也是平江人，都是献钟及附近人。谈湖南情况，杨正午水平低，难有作为。周伯华会接任省长。现任省长调国防科工委。谈起威盛案，玉珍也参加。钟答应以《法制日报》内参形式刊出，以引起中央注意。

下午奚青来，孙大光有过昏迷（温到医院去看望过），谈温家宝是孙看中的。六四后坐过冷板凳。江曾拟让他去中宣部，征求孙的意见，被劝阻，还是办实事好。同朱合作好。介绍《21 世纪环球报道》后，奚随即在地铁站买了十份相赠。

2003 年 3 月 5 日（星期三）晴

昨夜服眠药，睡得安稳。六点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九点，张定同管录音、录象的共六人来，其中有他的女儿、李公天的女儿（党校出版社工作）。拍了许多单人照。原来他们是为纪念耀邦留下有关人士的真实谈话记录。讲了近二个小时。主要谈文革后两大功绩：平方［反］所有冤假错案和推进全面改革，包括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因此被诬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总后台）。从打 AB 团谈起，他被冯文彬救到团中央去了。延安抢救，自己在总政有意逼供信，三个决无问题的人即“坦白”了。于是向毛反映。没有保护好项南与梁步庭，十二大人事小组的经历。上面两个老人的矛盾与难合作，中间乔木、邓力群的挑拨诬陷，等等。为什么找我谈十个问题，等等。听者都还满意。十一点多才结束。

下午伍精华来，送他的两本著作。谈他自己的经历以及同耀邦的交往。当年耀邦提倡种草种树，推广草种，还有人讲闲话。兰州市的徐家山已树木成荫了。人大通过种子法。1983 年 9 月讲的，现已 20 年了，搞个纪念，还难以办成。又谈到十二大闭幕后，在新疆厅（我都忘记了）向中央老同志介绍新中央委员的一幕（耀邦主持，我作介绍）。任是十二大前夕调中央民委的。还谈到为徐家山作的一首诗，句子记不全：反弹琵琶有一篇，丰碑永树徐家山。中华面容在消瘦，绿树成荫引思源。

与任交谈时，荆中来，他一个人办了个《中国和世界研究室》，交我一篇有关宪政上书，并与任一份。给任十六大“上书”。

2003 年 3 月 6 日（星期四）小雪、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王渭来送《野草诗词选》第三集。忙着为他题王亚平王渭父子《两代书》。他的父亲与臧克家同年，我不认识。接着写好《杨梓山莊》招牌，这是岳阳陈砚发属［嘱］写的。玉珍催过多次。

李昌平来，关于三农问题的五篇文章：《三农问题不会导致中国崩溃》、《市场机制、政府调节和中国的三农问题》（这篇可发表）、《慎言农村土地私有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成果是怎样被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消耗掉的》、《防止“两个非法生存”是未来一个时期的农村工作的基本目标》。还有一页他的简历。他谈到：①八十年代解放农民三步：从人民公社、从土地、从乡村（进城），应继续往前走。②应让小农经济的农民生活在有组织中，农会、行业协会等，中介服务组织。否则，农民打不起官司，有组织保护。国家官场太大，都伸入农村，必须有民间自主组织。③要建立民选的自治政府，上下有法律约束，按法办事（乡村债务纠纷多，不为农民服务）。他认为乡一级政府有 10 个人即够。分三步走，先解决高度集权，然后民主、法治、市场经济。解放农民，农民（权力）前进，国家后退，农村才能活起来。很复杂，几年改不成。九十年代反向操作：国家各部门都伸入农村，插手，农民养不活大政府。一亩地收入一、二千元，教育、计生各种负担。现在村选举，80%假选举。谈到杜老、吴象等，认为他们具体了解和认识不一定够。李昌平今年 40 岁，1983 年开始任乡党委书记职近 17 年。19{ }9 年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得硕士学位（89 年毕业于华中农大农经系）。现在《改革》杂志任主编。很想重新到体制内工作，求助于我。我答应想想办法。

张友韬来，送我《大百科》总缩印本 100 万字，用 7 号字排印，并《吉林卷》。谈到洪虎（现吉林省长）与曾庆红都是他 101 中学同班。洪六四后被冷落过。他的外婆是刘英（原姓郑）家族。

下午近五点奚弘来（玉珍接电话同意的），同到金色楼兰酒店（北三环？）新疆副秘书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邀请吃晚餐。羊肉串与烤羊排等，远不如那次在新疆办事处吃的好，还有冷面、土豆丝等。席间谈王乐泉，其人属于贪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一类，在新疆极不受欢迎。过去奚弘的告状信，我还转交过尉健行（全忘了）。

2003 年 3 月 7 日（星期五）晴

四点醒来，不能入睡。不到五点起床。找出《黎澍集外集》的序言稿，稍加修饰即可。电话告徐滨。

上午九点盛禹九（武大校友，打过右派，曾长期在中国青年杂志社工作，79 岁，我的读者）同刘金聚来。刘是摄影专家，耀邦最后一张照片即他拍的。也是长期在《中国青年》工作，后在《教育报》退休。盛即去美国探亲。胡积［绩］伟托他带书送人。托他告苏绍智夫人，他们回国事在考虑中：是否由我出面，向谁反映？还得稍待时日。将 3 月 3 日《环球报道》送他，带去美国大家一阅。刘为我们拍照甚多。这样，可得“标准相”了。

十点半，杜导正与方实来，谈《炎黄春秋》第一期我与杜的文章，以及去年八期汪澍白的文章，中宣部内刊（2 月 22 日）有指责（中宣部有个审读团），由中宣部一付［副］部长找新闻总署，总署找炎黄文化研究会一副会长谈的。副部长（石崇源？）找新闻总署报刊司，说这些文章对稳定不利，汪文批毛，有损党的形象。《炎黄》不止这几篇，同中央不太一致。重大稿件从不送审，这几位老人从不把我们放在眼内。像香港刊物。杜、方谈应付办法，争取彼此不了了之。“我们从来听话”，“有的稿子主动送审”，“从来听话的”。以后仍我行我素，不能送审。如果定要来“整顿”，怎办？丁关根已经安排了他的亲信三十多人任职，包括司机（在新闻总署）。赵青（有亲戚关系）直接找丁关根询问并批评过。李长春在河南有浮夸，在广东还可以，能接受不同意见，保护过《南方周末》，也还尊重老同志。

2003 年 3 月 8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又看了一遍序言。早餐后为《黎澍集外集》写书名。为甘文斗写书名《甘棠北斗集》，并陈砚发要的招牌字《杨梓山莊》（即寄去）。甘住在附近，来家取走。胜利一家来。手谈几局，中午未休息。

下午三点李普夫妇来。谈我那篇东西的风波。四点到 22 楼旁边的国宏宾馆 13 层，参加博思发展论坛召开的“湖南民营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会议早已开始，是汤佩林、林欣夫妇筹办，约我们参加的。约到四五十人（吃饭时只三桌）。副省长徐宪平新当选的，据说能办实事。发言的多一般报纸上的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讲了五点意见算比较切实际。我与李普不断插话，引入现实。我向副省长提出些问题，开篇说旧时代湖南经济与教育在前列，尤其教育，公路第一（周凤九发明拖斗，周光召其子）。现在经济滞后，谈不敢在岳阳办二汽旧事（徐说现居全国十二位，原以为降到二十位）。浙江民营已占总产值 99%，湖南 40%，全国已达 60%以上。我问，02 年外资引进 520 亿美元（世界第一），湖南多少？徐答 10 个亿，1/52。这个问题引起全场注意。“为什么不来投资”。没有明说威胜案。举出其他例子，外商不愿来。李普最厉害话为：不怕刁民，只怕刁官。

副省长讲了点概况：6600 万人口，总产值 4341 亿，总量占全国 12 位，人均 17 位。全国人均 7999 元，少 1432 元。增长率，原 9%，这五年 8.3%。有 8 个县发不出工资（李普问此问题，谈湘乡、涟源情况），数字有水份问题。在外打工 650 万人，汇入 400 亿。私企所占比例，为全国第 17 位。关键在领导，省党政一把手也（我问到省党政一把手领导如何，副省长自然不便正面回答，忘［罔］顾左右而言他）。其他人反映，这个副省长还是不错的。散会时，十多人递名片，要电话。只讲［将］家里电话告知张文魁。与会者全湖南人，有童石军（海南工商联会长，全国政协委员）、何报翔（高工，湖南工商联会长）、刘尚希（博士，财政部研究所博导等），方华（博思论坛的一个中心的总经理），好几位女士。有平江人。刘冬娅（驻北京的湖南电广传媒分公司副总）等。

带去四份《耀邦谈话》，分送身边几位。餐桌上有位少将坐在旁边，谈耀邦等事，看法都一致。

王永治与《南方周末》记者来电话。广东省委宣传部来查问经过（如《炎黄春秋》被查）。说邓小平不能批评（说他有错误，这是第一次见报）。3 月 3 日的《环球报导》已送中南海与人大会了。

2003 年 3 月 9 日（星期日）晴

昨夜服眠药。六点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吴勇、轶青夫妇来，取走序言和书名字条。谈起苏绍智想回国事，玉珍怪小妹多事，引起我大发脾气，玉珍也火了。他们忙着安慰。

毛应民来，随员不能进入会场。带来龙井今年新茶。谈到王震曾有批语，温州政权已不在我们手中，

后来李瑞环去了才解围。给他一份《环球》。

同玉珍认错，缓解气氛。将两文及《其人》送周定一。

下午四点同玉珍一起到北三环浙江大厦张生记酒家（浙江老点名），杜老、光远、李普夫妇，慎之等先到，二十多人，两桌。马立诚先谈情况，有一点值得注意：胡锦涛极力主张曾庆红进常委（组织部贺国强交班会上已有表露），因之曾向胡靠拢合作。中宣部发难，后台到底何人。丁关根？丁安排了自己亲信三十多人。细节尚不清楚。李长春后退，大家认为这是第一回合。吴明瑜称赞“意见书”引起这场风波是大好之事。杜老最后讲，两大问题，经济改革了；民主尚未实现。“意见书”向死水中投了一石，激起浪纹。不讲邓为好。光远发言仍是“看派”。

2003 年 3 月 10 日（星期一）中雪 上午

五点半起床。睡足七小时。找威盛材料，去年三月号《开放》遍寻不得，却找出一堆有关报导我的《实录》等报刊。

上午徐滨和吴勇来，黎澍和我的“互相祝嘏”诗原稿（并我的“悼陈其五”诗稿）要刊入《集外集》。黎有两首写三联和悼邹韬奋诗，也拟入。要我写一说明。谈到苏绍智是真正的学者（同刘宾雁不同），回国事由我出面似不妥。

小妹来电话，我将盛禹九去纽约，由我出面恐不妥，也告她转告苏的夫人。

下午两点多，薛京来。威盛全部资料中，有《开放》复印件。钟勤昌、　　、　　三人来（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我将此案及参预［予］过程先作简要说明，三条“罪状”不能成立，律师与专家辩驳文件很详细，张思之的意见并受委托。然后谈到当前形势（《环球报导》给他们一份），请他们考虑，《法制日报》如何内部报导，是否报导。周伯华还会接省长，如此形势能扭转？钟只为刘正说了几句好话。

王永治与连清川（《环球》副主编）来，谈广东省委宣传部查询情况。说《南方周末》宣传朱镕基也过头了。我谈如何对付：我的意见书是贯彻“三个代表”、“与时俱进”、“政治文明”的，同十六大精神一致。毛去世即批“两个凡是”，逮捕四人邦［帮］，80 年作第二个历史决议。邓有错误（他自己说“对半开”就满足了），为何不能说？我的十五大书面意见，就谈到作第三个历史决议，提出七个问题，其中耀邦辞职，六四与赵下台，就要总结教训。现在不过提提而已。为了报纸生存，当然还可以说“以后多加注意”等等。意据理力争，正面说明；又照顾领导，打太极拳。同《炎黄春秋》一样。

老刘大姐来谈，何定复印了十份散发。她的大姐从吉林来信：写出此文“不虚此生”，尤欣赏“86岁了”之言。

2003 年 3 月 11 日（星期二）上午小雨

五点半起床。书房无法清理，北屋也堆满了，我被埋在书报刊中，脱不了身，从空间到心理——报刊不看不行，还想剪下留有一部分，徒呼奈何！

八点半玉珍陪同到医院查体，两个半小时毕，都还正常。心动图女医师读过小妹书，不免闲谈几句。

下午处理李劲祥送来的程君复会长致储波信件，想要买下包钢废钢铁渣，以得资助金。写封信转去。为新疆告状信转吴官正（多年来我做转运站工作）。

2003 年 3 月 12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仍乱翻旧书刊，以为日本记者是下午来访。八点薛江［京］来，取走程君复致储波件

并新疆告状信，及时发出。

九点日本朝日新闻上海支局长堀江义人并翻译李天国（劳动部工作，社会学博士）、刘建平（中央文献室，李的老朋友，慕名而来）到家，采访三峡问题。真是慌了手脚，忙着找出三峡资料的夹子。谈到十二点。从去年访三峡谈起，三首诗（《三峡工程报》头版报导我的“视察”时，没有提及）一一作解说。三铁人跪地请罪事，可道出一男一女，另一隐留。然后谈我与三峡争论过程。南宁会议。毛周去世前从未点过头。79年复职后，陈云让写决不能上马的上书（两次）。《论三峡工程》的出版。四川与各方面专家的反对，出书。戴晴组织讨论出书。八十年代论证由钱正英一手包办，长江流域无整体规划（黄河46梯级），三峡孤证，独女选后。胡耀邦下台后读我的书赠诗（断流永使妾哀伤）。钱最后组织十专家向王震、王任重汇报，促中央开工。邓小平找李鹏谈话（姚依林、宋平不赞成上马），成立三峡省解决移民问题。赵紫阳带王任重查看库区，取消三峡省。最后人大通过，八百多票反对、弃权。我上书停工，朱镕基电话：照顾大局。最后谈三峡存在问题：1）库区滑坡（原400多，现2000多），泥石流及诱发地震（历史上断航等）。2）泥沙与重庆港淤塞问题。3）移民问题。4）库区污染。给他们两份资料：《三峡库区忧思录之一》（谈地质滑坡。《改革内参》）02.9 期）和《钱正英应负的责任是推卸不了的》（钱写文章说，泥沙、移民和污染三个问题未作最后结论，还待实践的检验），由张光钦、黄万里、金永堂、金绍绸、田方、林发棠六人签名，2000年3月8日。

下午张青义和同事来，又在井冈山买了两个山头发展旅遊鸟园取乐。邀我江西一遊。北京仍发展书业。晚上张灿明请吃饭。多种珍贵的海味，一碗燕窝200元。“天地”出我的全集，在操办中，拟看最后一次清样，横排版面。张谈张爱萍已住院一年多，谈吐已困难。支持江乃谣传。

2003年3月13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为黎澍诗稿写注释文。我们两人相互祝嘏好写，三联与悼韬奋得查当年情况。三联始末请四益向范用问清楚。韬奋等情况，张生力长文中有叙述。1600字基本写好。

下午金松林、杨小池、张新发［法］来，谈金和十来干部（多参加组织史资料的）被现在新来“左爷”们排挤，都退休了。郑惠告别都不通知参加。孙英乃原山西造反派，查过两年（“清算刘少奇”），什么都不懂。还有左女51岁。给他们两文（耀邦与北大三人）。晚上张青义请吃湖南饭。几个江西人（搞法律的）在座。谈宪法与体制的矛盾。人治何年能改？晚上王永治电话告知，《21世纪环球报导》命令停刊，省委宣传部通知。还要换人。

2003年3月14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黎澍诗稿解释文定稿，交徐滨。

上午九点朱厚泽、李普、杜润生先后到家，谈《炎黄春秋》与《21 世纪环球报道》（停刊）问题。原来的形势不会是姿态：李长春讲六条方针，到媒体各单位批评讲话，各地都已传达。因此，后台发动者可以排除胡与李，江忙于两会与人事（军委主席等）不会预闻，可以大致肯定乃丁及其遗老遗少所为，安排了一大批亲信到各有关单位（《人民日报》总编即其秘书）。审读组与中宣部发难可以肯定。弄清情况，坚决顶住。告广东任仲夷、吴南生出力。杜导正去看过周惠，周完全同意我们意见，当与刘云山联系（刘为其一手提拔，人还老实）。杜老有事先走，家中却人客不断。

薛京同张坚、苏志宏、王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为四川成乐高速公路新华公司投资（1.2亿美元）事，一大堆资料，写给胡锦涛的投诉信（四川一前副省长刁难毁约），让我转去，我也得写一情况介绍。原信稿改动费了时间。即由薛京送出。张敖荣与女儿及我的热心读者（海南一干部）

来，让我书上签名。同时王嘉猷带调整身体经络中医来（专治颈椎病等），为我与玉珍作治疗。将手指用指甲卡疼，再按摩颈椎，“立即见效”。当时询问，我只好照顾，点头（实为江湖郎中也）。还约了上海警备区政委一起来我处治疗。在廖嫂房中当病室也。张雁冰夫妇也来，全由玉珍接待了（大概水利部又照顾了）。

厚泽与李普在客厅坐许久，实在抱歉，最后又商量，各人分头活动。杜老还谈到，对《炎黄》是想挤走杜导正。要准备向李长春写个东西，国外要报导，香港要有反映。还谈到老人签名，开记者会，决不能让其胡来，必须遵守宪法，有政治文明，正面做文章。如死不回头，内外夹击。九人刚上来，大概不会自戴压制民主帽子。两会中言论还活跃。李普谈到，六四时，邓曾这样说过：这样搞一下（军队镇压），可以几十年稳定。（江是想学邓的。）

下午高法葛主任与杨小川律师来。谈威胜案，葛平反过几起冤假错案，关了一年多释放，嘱放出后要小心，以防谋害。同玉珍一起，请到职工之家晚餐，基本素菜，只一碗鱼翅，竟花近千元。这是四级宾馆，极豪华。

牧惠电话，关心近事。刘晓波电话，以为我有不安全。同王永治电话，要他们将情况搞清楚，告知我们的坚决态度。

同丁东、方实电话，意见完全一致。

2003 年 3 月 15 日（星期六）雨

五点起床。上午除翻报刊外，做了一件事，清理了桌子和一个抽屉。

马立诚电话，查清乃中宣部所为。

下午到白纸坊桥一带一个小酒店韶山人家，参加嶽云校友会，副校长来京。我带了《其人》和《野草诗词选》第三集（上有我的“八十自寿”等）及《耀邦》、《北大三人》文等相赠。开会时我也讲了几句话：大家学我的身体好，86 岁还能活动；好讲话，可学（也不一定学）。

方实电话，告知周惠同杜导正谈话内容。周同刘云山关系甚密切。

2003 年 3 月 16 日（星期日）阴、小雨

五点起床。浏览报纸。

同王永治电话，请他代拟辩驳信。

下午李普来小坐，赞成再写信。

李宗贤、雷真，一位律师罗金钰与一女士（李的晚辈）来，又送大花篮。薛京一起来，谈《世纪留言》出版事，已由周成启经手，港版在国内印，横排。一位自称姓黄的（中央档案馆工作）来电话，听到外电报导，要我外出小心，吃东西也要小心。当即告知薛京、满起，后又告知玉珍。

玉珍请他们晚餐，在对门盛达园，有地下大餐厅，有小房间，两只烤鸭，砂辣［沙拉］、腊肉等一桌菜，吃得很欢，才 400 元。

2003 年 3 月 17 日（星期一）晴

昨夜服眠药，六点起床。读《书屋》第三期文：《近二十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与分析》。作者李月年不知何许人。探讨政治文化理性化的过程。“自由化对现实政治的全盘否定，只是一种基于情绪化的看化［法］，这与自由主义渐进的、多元化的、宽容的（当然这种宽容必须是多元中每元之间的相互宽容）精神是相矛盾的。”此文不知慎之意见如何。

上午李宗贤来办其实事，为重庆老促会干部李维维平反，又让我致书胡锦涛与周永康，只好将他草拟信改写，只寄周不寄胡了。

收到广州唐景凯寄来的《中国词的物体意象》、《五四以来的中国词坛》，将我的词作收入《革命军事将领之词》。评价语比别人的写得较多一些，谢谢作者的奖励。同周笃文电话，得知送蚝（牡蛎）的就是唐。当复信致谢。

《南学通讯》（19—20）也转载了《炎黄春秋》第一期我的意见文，并列刘云山的讲话。

萧蔚彬电话，谈《环球报道》停刊事。总编为他的女儿萧欣欣，让她同我讲话：这是第一个“停刊整顿”的，大家都还好。这是我们办得最好的一期。

王永治来，文章写得不错，改动后，请他再打印。

王金锐电话，法国电台播《环球》停刊事，我说国外媒体访问都拒绝了。

2003 年 3 月 18 日（星期二）晴

睡足七小时。五点起床。补写日记。

上午到机关，参加老干部支部会，选赵宗鼎为支书（白志民身体不好，下了）。《北大三人》文交照华一份。取回一堆中央文件。看温家宝答记者问。印象不错。

下午王永治将改稿打印好，交我四份。当即送李普与杜老，约定明天下午谈。晚上也同厚泽约好了。

2003 年 3 月 19 日（星期三）阴

睡得尚好。五点起床。浏览报纸。同四益电话，下午愿意来。翻看带回来的《中办通报》等多份文件，都是十六大后胡锦涛、李长春、曾庆红等的讲话。主题都是“全面小康”与“三个代表”高举。

上午八点陆茂竹来，《中国水力发电史》已脱稿，朱军（中年人）主编，“总序”先谈“水”的起缘分布等，可删去，1984 年后篇幅过大等。为我写了一篇短序。刘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送来那天为我与玉珍的照片，极好。1989.3.26 他为耀邦的最后照乃一历史纪念也。

下午陈四益、李普、朱厚泽先后到（杜润生晚了半小时），我写的信都已看过。先谈到一些情况：

两会选举，胡锦涛票 99.7%，江少 200 多，曾少 300 多。广东省委宣传部一付［副］部长进驻南方日报集团，《21 世纪环球报道》两会采访提纲是“反动的”。刘云山全面否定杜光的文章。这次对“南方”到底是谁发的难？四益看法：李长春从广东来，保护过《南方周末》，因此得表态坚决也。路透、美联、法新等社都已广播“停刊”事件，网上反映［应］强烈。四益说，中宣部审读组多是各宣传系统单位退下来的人，良莠不齐，月资 200 元。

这次到底谁发难？杜老估计非江，也非李长春，大概是老中宣部的人（丁关根到处安插亲信，秘书到人民日报任总编）。

四益意见：《南方周末》大宣传朱，引起反弹，藉此新老交替时发难，搞明堂。如我的信再上去，正好做文章。

2003 年 3 月 20 日（星期四）雨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玉珍到复兴医院照 CT，肺部淋巴肿大。她总担心癌症。

上午丁东来，日记在全部打印出。接着手段［谈］，较照顾自守，不盲目进攻。有胜局。留他午餐。

下午恢复游泳，400 米。洗了痛快淋浴。

张定女儿和摄影家张大侠（善书法）来，放大“标准像”。大侠要字。

香港一电台女记者（名潘惠莲）来，参加两会，带《开放》去年 12 期，大概是蔡詠梅托带的。这次风波，香港会有反映。《炎黄》文，《开放》第四期转载。

2003 年 3 月 21 日（星期五）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纸。现在周二、五，仍由玉珍注射。

上午王建国、许医农先后来。晓梦一早打电话，两人没约好，宋没来。

王谈形势，大家对温会见记者较满意。胡锦涛一次讲话讲过：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大概是西北时讲的）。胡积［绩］伟讲这是“新三民主义”，让《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宣传。温也喜重复这三句话。1998 年抗洪，温负责到底，是否先开堤，由温最后把关。江、朱在后方不作决定，前方总指挥负责。温详细了解上游水情，敢于负责。这次记者谈话，开头三句：有信念、有主见、能负责等甚得好评。这次两会选举，军委主席江少二百多票，还有 8 票选胡的。胡只少 8 票，曾庆红少了 300 多，贾庆林少 150 多。认为这次风波乃江的指示。对《南方周末》24 版面等，积在一起，甚不满意也。毛应平又付一万元（日记事）。

下午游 600 米，恢复正常了。接着到周惠家，谈两小时。

2003 年 3 月 22 日（星期六）

昨夜服眠药，小解两次。六点起床。

昨天周惠所谈：刘云山较实在，此次风波决不会由他发起。常来往（谈提拔过程）。同丁关系能处好。田聪明有棱角，丁不信任，在广播电视总局不能任正职，胡锦涛三次推荐，丁不接受（后到新华社）。丁曾问过刘，对田的看法（有人告状，田有生活问题），刘力保。风波事看法一致。得知范元甄向中宣部告女儿与我的状。刘问周，周当然大贬范，不是东西。周答应就风波事问刘，弄清来龙去脉。又谈到《新湖南报》事，“手上有过血”也。大概三中全会后，向毛致用写过信，说 1957 年所犯错误，将信公开（毛大概没公开），否则《1957 新湖南报人》书中会有反映。我谈到此事知道甚晚。序中没有提他。周还谈到周建南反对改革开放。

上午李宗贤、罗金钰（法律顾问）、薛京（带女儿）等同来。李又让我向陈和平（四川省委组织部长）写私信，为其女儿工作事。

下午游 600 米。

2003 年 3 月 23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上午胜利一家来，包饺子。中午没休息，一直手谈，毛病不改，只攻不守，直到晚饭。杜老电话，还是应当表态。将见到周惠所谈告知，并告李普与厚泽。

2003 年 3 月 24 日（星期一）晴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浏览报纸。书桌及周围总是堆积如山，上午稍加清理，找出一篇《世纪悲歌》序，作者傅国涌，作序年月为 2002 年 12 月 1 日。文章口气极像自己的，但硬是记不起来了。傅国涌及其书是谁送来的呢？又找到一诗集《棚下曲》，内夹纸条，自己没有完成的一首七绝（缺末句），作者王澄是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人。于是复信，并续成末句：（作者是书法家）

忽收《棚下曲》，展卷画诗书；

出古还由己，随心任所趋。

玉珍到医院看 CT 结果。肺部老结，并无异样。于是放下心来了。

小妹电话，他们从网上也知道我最近遇到的这场小风波。她和忙忙六月四日回国，忙忙到北大医院实习，八月一日始回美国。告她家中客厅难以作住宿之处。

同周惠电话，他未同刘接头，确切知道，风波非刘所为。李长春有点紧张（另一信息，江给胡打了电话）。

给薛京电话，用红机子同刘云山秘书说，我想同刘见面一谈，薛即照办了。

2003 年 3 月 25 日（星期二）晴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补记日记。

冯媛电话，催读若水《新发现毛》传[读]后稿，一直到下午才找到韩钢代拟草稿，恐得大部重写。

上午朱正来，找出几份寄我的书稿，请他代读代复。谈风波，他当然赞成有个态度。谈此事在湖南的反响。朱尚同也找他谈过。留他午餐。午睡一个半小时。

下午游 600 米，完全恢复了，小觉累一点。

晚上电视观《宅门逆子》。香港女记者硬赶到巴格达去，令人敬佩。大陆竟无此人。如果驻外使团，反战者全部联合不撤出巴格达，美英又当如何？

2003 年 3 月 26 日（星期三）晴

四点醒来，后又睡着，六点起床。将几天的报纸消灭了。

序言开了个头，被电话打断。接着来客人。诗词学会　世琪（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引来天台山两位接待过我们的，旅遊局长与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现在每天遊人上万，石桥、栈道等都修好了。出示景观照片。

下午游 600 米。完全正常了，已不觉累。

2003 年 3 月 27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

玉珍上午到部开支部会，说这次没有发言（上次讲了点尖锐的话，引起麻烦）。听两会情况，朱镕基讲话掌声不绝等。

薛京来取走两本书，文集中有文章不全。明天去深圳。

下午游泳后，近五点到文采阁，参加曾彦修约聚的座谈会。他以泰国老华侨身份写的台湾统一的建议书，从原则方针到国旗国歌。到 12 人：慎之、李普、戴煌、方实、杜导正、何方、王春瑜、郑仲兵、邵燕祥、张思之、欧阳惠和我。慎之等认为，如用自己名送上，不会起什么作用。我说就用原形，老华侨托转上去，寄江、胡等，或还有点立案备查作用。大家颇赞成。欧阳惠（名片：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名誉顾问，延安鲁艺同学会副秘书长）。原来就是欧惠雄（妻子王宇），《热冀辽日报》时记者，1947 年去哈尔滨了（他是泰共党员，这时即派去国外了），叫我“社长”，才问清楚当年名字。比我小一岁，完全认不得了，满头白发小老头儿。他说关键是民主化问题。尤其六四后，台湾民心难归（慎之说马英九意见，六四不平反，如何统一）。随后我谈到这次风波事，将我未发出的“上书”读了一遍。大家赞成发出。张思之还感到，应当回答。杜导正讲了刊物最近情况：并无“批评之意”。但新闻署一司长谈了上面意见：1）李（我）的文章对稳定不利。2）汪澍白文，写彭德怀没保护好毛岸英事，不妥。3）刊物

有倾向性，对党的错误有兴趣。4）重要文章都应送审（还出书）。5）违规。自认为改革派，想发什么文章就发什么文，不把文化部、新闻署放在眼内。还不如新党员。十六大的二中全会上，胡锦涛曾大讲民主自由问题。《21 世纪环球报道》还有文章谈十六大新老对比，朝鲜核危机问题，犯了忌。

燕祥对“上书”中一点意见，不要写“反党”、“反社义”等字眼，写只要不违宪违法。

戴煌说，可加一句，这次新党章总纲最后有句话：“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大家意见：寸步不让。回家快九点了。《读王若水的新发现毛泽东》定稿，并复印。

2003 年 3 月 28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幸亏满起记住，今天到医院看眼科，是预约好的。在电梯上，玉珍给了我颜色（我只是自己一人去，她不去帮忙不行的）。查的结果眼底有问题，医生只对她讲了，白内障不能开刀，有“失明危险”。但如何少看书，少提笔呢？薛京来，取走两篇新文，十二点半去深圳。《世纪之交留言》交稿，封面等。将十六大上书（附十五大上书）与《耀邦谈话》置于最前面。告冯媛即寄文。

下午游 600 米，不累。

2003 年 3 月 29 日（星期六）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睡到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又看一遍水电史序言，陆茂竹代拟的。给她电话，索兴用《莫让江河空自流》一书序言，头尾稍加改动。

下午两点半到黄寺总政老干部学院教室，参加野草诗社活动。常法宽（常任侠侄儿）讲“散曲小令”，因久未去过，真是“应酬”性质（当年陈野苹让我参加的）。交会费，取诗集。同苏仲湘坐在一起，问起社中人事情况。四点先退出。游 600 米。遇见杜惠（郭小川夫人），向我要书。

2003 年 3 月 30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浏览报纸。将刊物整理一下，找出今年第一期《东方文化》，读袁伟时的“中国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开端与挫折”（慎之曾介绍此文）。文中有独到见解：1）19、20 世纪中国历史，乃从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应寻找中国现代化阻力何在？要以现代化为纲来研究近代中国，包括整个 19、20 世纪中国。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世界。2）中国的自由观念是怎样传播的？甲午以前由西方传教士唱主角，早于严复。严的名言：“身贵自由，国贵自主”，成败关键在于“自由不自由”。这 13 个字，中国 19、20 世纪的基本问题都包含在内了。（土改完成以后，发现反封建任务并未完成。）3）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获得自由？中国人有无自由？孙中山说“自由太多了”，要讲“国家自由”。梁启超也类似。马克思嘲笑此种说法。世界主流界定自由都是指个人自由。国家独立目的就是保护个人自由，即公民的个人权利。（而将［讲］修身养性，讲传统，就能够得到自由了？）清末新政开始得到个人自由，郭嵩焘想办轮船公司，张之洞反对。慈禧实行新政，才大力鼓励私有经济的发展。清末新政时，年 15%高速发展。公民权利和经济自由开始在法律制度上得到保障。我们 90 年代才继续做这些工作。令人痛心，但这是历史、是现实。清末各省咨议局，全国资政院，标志中国民主政治的开端。我们现在的人代会还没有达到晚清水平。当年对官员批评很尖锐。自由、民主、法治都是在清末开端。4）中国自由民主的进程为何中断？任何国家于此都有一个逐步完善过程。辛亥革命后一再受挫，国民党专制统治后中断了。许多国家都没有无产阶级领导，它们的民主、法治制度却逐步建立和健全起来了。建立民主制度需要一定社会条件，即多元社会，多元的社会力量互相制约，在中国还要通过发展现代经济，

突破那些宗法关系。孙中山的家族——宗族——国族办法不对头。反封建就是要用个人本位来代替家族本位，即以个人本位主义来代替集体本位主义。令人痛心，许多人不知道这个常识。将世界学术领域说的个人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献里面指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混为一谈。自私自利个人主义，英语是egoism，乃唯我主义。人的解放问题没有解决的地方必然产生极权专制统治。苏联是典型，东正教政教合一传统。英国1215年就有了《自由大宪法章》。思想是不能审判的。黄埔军校的教训（北伐中表现最差）。蒋介石："要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先总理的思想指导一切，不能将［讲］个人自由。""一切听本校长指挥"。实行"党化司法"、"党化教育"。当年"商团事件"英国并未支持操纵叛乱。同鲍罗廷有关，要镇压。联省自治运动的失败。凡是地方保留比较大的权利的国家，必然有比较多的民主和自由。一个社会要多元，各种力量互相牵制，才能有自由、民主。

从李普处取来他修改的"上书"稿，又同王永治通电话，约明天来谈。袁伟时文拟写入推荐"大家一读"。

胜利一家和小玲来，一起午餐、晚餐。玉珍清理两个冰箱的食物，一大堆，吃了大对虾等。

下午同胜利手谈多局，多失败，最后空前大胜一局，他只剩下不到一百子。

晚上来一不速之客，荻文，四十多岁，从刘源处得知地址。送一明天请帖：少儿节目汇演，在国宾馆。给我一篇文章《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不等于北伐战争的失败》，说对党史有研究，读过我很多书。

上午11点，看凤凰卫视张扬的访问。主要谈《第<二>次握手》成书与因之被迫害坐牢和平反等过程。

2003年3月31日（星期一）阴

六点起床。读完袁时伟［伟时］长文，并补记入昨天日记中。不研究历史细节，难得有独到见解。

上午九点曹维恭来。他这次特来京看望我等，仍在世界银行工作1/3日。两个女儿均学医，夫君都是老外也。自己也已入美籍，大概是一切方便也。谈到布什，四十岁前乃花花公子，之后从政，买得一有名棒球队（后又卖出），为之捧台，得到天主教（均右翼）支持。从州长而扶云直上。9.11事件，中国得到好处。世界经济，政治如何发展下去，他也说不清楚。美国、俄国克格博［勃］均厉害，WTO是真正平等、自由竞争。中国问题仍多，担心外资一遇情况，随时可抽走也。此次风波，他在美报与网上得知，说我在哈佛的影响甚好。夸奖小妹与悌忠夫妇，他们原不过初中、高中毕业（巴去美，他帮过忙）。他深深了解我的历史责任感也。谈到十一点半才离去，送他小妹书并最近文章。

玉珍CT肺部结果，有"癌细胞"数字，很是紧<张>，我陪着紧张。幸亏小关来了（她懂医），数目完全正常且偏低。她们（还有胜利）一起去为张莉扫墓，甚赞赏万国公墓。

下午同胜利手谈多局，毛病稍改，总是特快棋，不到半小时一局。小玲说，满起想回原单位。

2003年4月1日（星期二）阴、夜小雨

五点半起床（昨夜十一点始入睡）。将《关于对"21世纪环球报道"停刊整顿的意见》通篇修改好（昨天取来李普的改草，他的删除意见基本采纳）。上午约王永治与李普来，一起又看了一遍，意见一致，并决定送全体常委并刘云山（我加了贺国强）。王近12点时，将打印改正稿15份送来，下午将11份交到部里，明天可发出。

王送来几份外电有关报导（新华社每天送中央参阅的），及《动向》一篇长文《江胡暗斗一波接一波——李锐意见书背后内幕》，约五六千字。其中所述"内幕"有似是之处。

下午游600米，遇见张敖荣，告李昌平想回到机关做事，以便促进解决三农问题。此事受托多日，

考虑到由我出面，转胡或温，批下去（怎样批，效果如何，毫无把握），结果难料，还不如从下面活动易于落实也。小张在国务院多年，认识各方面的人。晚上电话，将李的简历与电话告知。

2003 年 4 月 2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开始翻看《中国水力发电史》稿。诗词学会派人送来 4 月下旬浏阳开会三请帖（薛京和玉珍），并七八本外地寄来的个人诗集。

收到《同舟共进》第三期，竟将我的《体改建议》（即《炎黄》发表的）刊在卷首，萧蔚彬写了编前语：认为这是“应该大大方方展开讨论的话题”，决不能“捂住”。末尾两段还写到作者本人“年过八旬，心忧天下”，他的肺腑之言，“难道不值得关心中国改革前途的人们细心倾听吗？”最后还引用语录：“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

一早到医院，玉珍陪我查眼睛，一种新设备，花约 20 分钟。我在暗室时，李莊正坐轮椅到眼科，见到桌上我的病历，对玉珍举起双手拇指：“是英雄。”玉珍说，我写的东西引起意见。他看过《环球》报，说完全赞成。说话几乎没有声音，还流了泪。我出来见到，仍是激动的样子，连忙握手问好。

下午游 800 米，尚不觉累。四点，奚青与徐勤先来，还送麦片。谈到五点半，将 4 月 1 日上书给他们看了。《环球》都看到的。我谈了这 20 年的四次风波，谈人类历史进步的基本规律，西方同东方尤其中国不同，英国最早从农业到商业——工业化，十三世纪有《大宪章》运动，经过资本主义的发达才能走上现代化，并没有什么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党继承了封建专制主义，而没有继承资本主义（现在才开始）。随着《中国档案报》黄舵运送合订本来，即未见过面给我打电话，嘱我“外出注意”的年青人。大家谈保密问题与档案利用等。

南通丁弘来电话，谈胡锦涛春节到李昭家，接受我的意见。我不在家时，任小彬与苏振华儿子来，送《苏传》。他那 400 万元事，贺国强批李克强办，时间都规定了。

2003 年 4 月 3 日（星期四）阴

四点起床。翻完《水电史》，资料很全，但要害没写出。三峡论证写得很多，问题何在不清楚。

早餐时，玉珍又随意讲我“偏激”，引起不快，争论几句。

上午陆茂竹来，谈《水电史》及主编朱军的坚持己见。我只是翻了一遍，感到一些要害问题没有谈清楚：如五十年代初水电为何不被重视；水利部门偏［片］面防洪，不懂综合利用（黄河规划解决了，46 梯级；但长江却一直孤守三峡）；计划体制与领导不科学等等。水电系统本身又是怎样一个个突破的，“水主火辅”为何又昙花一现？决定四月中旬开一次研讨会，我去参加，解决最后定稿问题。

昨天任小彬与苏振华儿子来，让写“平江县振华欣欣希望小学”校牌，写了四五张（都不满意），又为那位为我拍照的刘大侠[4]写两句（本人是书法家）：

飞毫列锦绣，拂素起龙鱼。（唐人句）

字刚写完，小彬夫妇和苏承德就来了。定要外出聚餐，最后接受，明天去湖南馆“湘水明珠”。苏在旧金山搞咨询公司，女儿在柏克利（告诉他巴悌忠在该校工作）。谈到一些对美国看法。高干子弟多知生活旧事。苏振华与他的继母（海政文工团美女）五十年代初在广州结婚时，老帅等去了几位，请林彪去，叶琼［群］坚持，林不愿意，发生口角，林打了叶一个嘴巴。姑妄记之。

下午游 800 米。

[4] 3 月 20 日日记记为“张大侠”。应该是一个人。——李南央注

2003 年 4 月 4 日（星期五）晴

四点醒来，睡不着即起床。翻《人权与宪政》，于浩成在国外著作。他六四后被开除，并关押一年半，1994 年去美。此书由曹思源带回。单篇文章合编，法理部分可补我常识之不足。

上午两平江人来。长寿镇的张永波与叶衍清，后者 29 岁，同岳父（温州人）在长沙开了四家彩印厂并印教科书。让我题写三个招牌名。谈到现在腐败成风，平江不例外。4 月 2 日晚，县城建毛局长在东四六条 71 号（湖南的一个招待所）打麻将，输赢上万。现在的县宣传部长（黎跃辉）尚有思想。赠他们《其人》，叶加一本《实录》，这个青年头脑较清楚，愿意印我的书。没有谈完，党校李德合（七十三岁）来（送了一本他的诗词选），党校老干局燕京诗社的刊物定要我自己写的诗句。在部里没找到薛京，找到家来了。

随后档案馆黄舵运送来去年的《中国档案报》合订本。其人即上个月给我打电话的，嘱外出注意者。自幼读过《早年》，后又谈到《反左文选》，热心读者。不知从何处知道我的电话与住址的。[5]

在湘水明珠午餐，我的秦城旧句“忆故乡”，同李普写的，一起裱好挂在楼厅。苏承德与小彬夫妇（还有胖儿子）同我们一起在诗幅前拍照多张。席间漫谈毛、林等琐事。贺子珍打斯沫德莱及翻译耳光事，传得很开。苏送我两本俄、美油画册，说他爱好美术。

夜观《宅门逆子》最后一集。袁贵恶霸终得恶<报>。

2003 年 4 月 5 日（星期六）晴

昨夜服眠药。六点起床。一早大发诗兴，翻于浩成书，借得“且喜清流除党籍”句。谭嗣同《仁学》有言：“两千年，皆秦政，大盗也。”赋浏阳诗词会：

秦政两千年，无非大盗篇。
横刀吾自笑，薪火古今传。

头颅抛出特从容，千古男儿谭嗣同。
后辈有言来告慰：与时俱进路将通。修（这首作于 2 月 28 日）

诗词齐颂两英雄，怀念耀邦歌嗣同。怀
现代化先民主化，百年涌起两高峰。

百年空谷几回音，宪法岂能空具文！
且喜清流除党籍⊙，新天出现靠新军。

⊙柳亚子被国民党开除时，董鲁安（于<力>）赠诗句。

通灵宝玉不能丢⊙，刀握手中难以收。岂可
“您好“之声犹在耳，门前坦克似洪流。

⊙毛说过，“无产阶级专政是贾宝玉脖子上那块玉”。

非典肺炎也影响到是否外出，浏阳诗词会已订 4 月 21—24，请帖等已收到。玉珍不赞成去。上面的诗句，就是准备发言时吟诵的。

[5] 黄舵运到访之事 4 月 2 日日记有同样记述。李锐显然在补记日记时将日期记混了。——李南央注

满起发烧，吊瓶后发烧退，在家休息。薛京电话，明天回京。

下午宋晓梦来，她出差忙。带来两份网上文，中纪委四副书记反对贾庆林等任常委，长政协。许医农在家吃药，未能同来。玉珍特为她俩上街买了鸡、鱼也。谈许的独居生活，应设法解决。小孟［梦］说，中宣部通气会上通知：最近一些小报未能把关，出了些问题，政治体改文章要注意，不要随便议论。

2003 年 4 月 6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玉珍仍一早去医院吊瓶，治颈椎。

上午孙长江夫妇来，他们从美国回来，在女儿家住了半年。此次风波反映［应］强烈，称我为“全球关注人物”。谈一些老人情况，戈扬与司马璐现在有两个美国医护人员照顾。司马原来住地下室（儿子住上面），同戈扬结婚后，改变生活情况。戈扬身体不好。刘宾雁癌症开刀后，情况尚好，想回来，给江泽民写信，无下落。他较孤立，好随意估计形势发表意见，上尊之势，使人生疏。万润南从法国来，在开出租车维持生活。苏晓康情况也不佳。只有王丹用功读书，表现较好。他俩到杜老家去后，回到我处共进午餐。孙伟谈老马历史情况。

下午翻热河报史两本，陆茂竹还回的，几乎忘记了。

满起发烧，医院吊瓶后，烧已退。

张哲民与张宣三来。给他们看 4 月 1 日上书，并谈风波情况。宣三谈他准备写有关马克思主义评价文章。完全同意若水观点。《宣言》本身就有问题。

2003 年 4 月 7 日（星期一）晴

四点醒来，即起床。浏览报纸。上午平江张永波、叶衍清来，为他们写“小康食品厂、战神、平江风彩”三个招牌。薛京回来了，并同叶谈到出书资助问题。《留言》清样待最后校阅。出版手续，香港方面已办妥。印刷尚未定。薛京在家午餐、晚餐。我将雷霞母亲投诉件的批语写好。给曾庆红短信，转交胡鑑美为苏绍智回国的信，表示支持。

下午蒋宗曹与 301 原外科主任蒋彦永来，送《中国的忧思》（鲍彤出狱后的文集）（港版第二版 200<0>年）。家中一直被严格监控情况，经常六个人，门口有车（多时三辆）。治病全靠这位中学老同学蒋彦永。好在思想一致。常去美国、台湾。给我看《蒋彦士家族》的纪念册，一张极珍贵全族大照片，横幅几十人，男左女右。蒋彦士在台湾是有名大商家，浙江人。同我谈家族情况，是我的热心读者，小妹的书都看过，这次风波全清楚，《21 世纪环球报道》文及时看到。鲍预言会有问题。还谈到“非典肺炎”301 就发生过几起，都转到 309 院，309 院有几十例。看 4 月 1 日上书。1987.7.11 上书事[6]，宗曹都不知道。都关心赵的情况。晚上朱正来，廖伯康稿看过，代序写好了。

2003 年 4 月 8 日（星期二）晴

睡足七小时。五点半起床。翻鲍的书，政治观点界线分明，历史分析到位，有些独到见解。

薛京电话，刘云山、夏赞忠均外出，已同贺国强秘书通话约谈事。

下午游 400 米，洗痛快澡。让薛京到张思之家，让张看我为雷母写的批语信。张加了“严重超期”四字。

[6] 即李锐给赵紫阳信，反对邓力群任总书记。——李南央注

2003年4月9日（星期三）多云、夜小雨

三点醒来小解，睡不着了。吟得两绝（仍是怀谭、胡）后，已四点半，始又睡着，六点起床。

几代维新变法求，舌尖不动尽囚徒。
当家“软件”如空气，依旧门槛已百秋。
（没有民主化就没有现代化。民主是中国现代化的门槛）

死人堆里幸存身，秦政朝中独立人。
再度沧桑亲手变，风波骤起慰冤魂。

上午将新作“怀念谭嗣同、胡耀邦”七首写好，让满起交薛京复印，并其他件。明天午宴时，请诗家改正。

下午游800米，遇见韩光，刚从深圳回，每年到南方过冬也。

2003年4月10日（星期四）雨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纸。给朱正电话，约去午宴，邵燕祥一早来电话，告知寿宴事。带去一些书、件，却忘记邵要的照片。

十一点半到文采阁，到两桌人。周汝昌偕女儿，我们一桌，还有李普夫妇，邵、朱、周笃文、林楷。其他黄君等在另桌。餐前我将4月1日信，并“怀念耀邦嗣同”七首诗唸了一遍。申明自己是“政治动物”。席间说我是“可爱的政治动物”。带回一个大花篮。此次“买单”人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张锲中途参加（悼念吴祖光迟来了）。燕祥、朱正和张谈打成右派原因。燕祥有恶攻四条。张则弄不清楚也。

李德合留条，要字。

2003年4月11日（星期五）多云

昨夜服眠药，睡到七点起床。

上午翻报刊并整理北屋杂件。周成启电话，要办个社科类刊物，先找张作斌联系，要解决经费问题。

非典肺炎问题仍甚紧张。浏阳诗词会改期了，这倒是好事（玉珍已几次表示，不让去浏阳开会）。

下午游600米。

晚上七点赵洪祝副部长与老干局长毛志炎来家，送一个水果篮。我开门见山，将4月1日信先给他们看。赵也表明来意。他没有提《21世纪环球报》事（刚听说），只谈《炎黄文化》发表事。所谈如下：

网上发现的。常委都很重视。千万不要向社会反映。向中央反映意见理所当然，应该的。党内在讨论的问题，不忙于向社会公布。你是有影响人物，精力好，威望高。许多问题中央重视的。中组部现在在研究党代表常任制问题。锦涛同志很民主，愿意听大家意见。希望不再接受采访。

我答应有意见不向社会公布。趁机谈到这二十来年连这次的四次风波，还将《顾准文集》拿出，谈王震为《光明日报》我的专栏事，找胡启［啟］立发脾气（耀邦、紫阳只好告《光明日报》停止发表）。六四事，陈云保护了我们四人过关。以及对江泽民看法，这次选举少二三百票。最后送出门时说：我没有欠党的账，只是党欠了我。我还谈到约刘云山谈话，无一回音太不像话，是“儿子辈”也。

2003 年 4 月 12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向李普通报昨夜情况。估计是他们看了 4 月 1 日信后，担心再向外公布，特来叮嘱也。总算是客气的。

下午唐小毛来，她主要时间在上海，母子开一个公司，雇两个女孩。主要做冶金设备，有几百万资产。留下一本关于湖南大学历史纪念的书给我《走进千年学府》。

上午杨继绳来，他在写大跃进、庐山会议等“史书”。到底饿死多少人？我告诉他 2000 万—4000 万不等数字。但四川 1200 万是确切的。廖伯康写的书为证。

下午游 500 米。

2003 年 4 月 13 日（星期日）晴

今天孩子们为我过生日（户口本查到，生日为 4 月 23 日，多年来用 13 日）。小玲花 290 元买来大蛋糕，顶上有一对老头夫妻。胜利下厨掌<勺>。杨小玲一家、苗苗夫妇，都有小礼物。客厅中摆了大前天带回的大花篮，十分热闹。黄乃夫妇最后来，带来自制菜。唐小毛送一个小铜制老头与“前出师表”四条幅碑拓（岳飞书）。坐两桌。我向大家介绍我同黄乃自进小学到延安的关系。让小马看 4 月 1 日信。给黄乃几篇文、信。

整下午同胜利手谈，有两盘胜 30—40 子，比过去自觉有进步也。给李普电话，告知赵部长来谈事。

2003 年 4 月 14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伊拉克战争已近尾声乎？

上午朱厚泽来，谈风波事。看来就是怕公开发表。上书的意见，可接受，就怕公之于众，尤其 4 月 1 日信怕公开也。特别谈到“胡很民主”，是有深意的。厚泽谈到他参加一些活动（经济方面多），常介绍我的观点与活动。很赞成必须将毛邓彻底搞清楚，还有耀邦要全面介绍，应当出版文集。谈到他自己一件大事，多年前同广东社科院一年青人来往，文字之交，其人突被捕，关两年，实找不出罪名，扣以向港刊文章“洩密”。后面有人总想抓辫子也。谈到有机会同锦涛长谈一次，是为上策，其十年紧［谨］慎，应当有所作为也。当年在党校同班一年（两个老太管着，刘达夫人与灼姐）。云南大贪污省长，从东北调原籍，办世博等有成绩。现调来的青海书记，上任即将中午休息改到下午两点，引起小混乱，真是莫明其妙。白克明从副部长到《人民日报》总编到海南、河北，本拟再上，却因纠集一些老人上书留江，而“失势”！谈到杜老应发挥具体作用（论及张劲夫原偏向陈云计划经济的）。

下午志民夫妇来，送均［钧］瓷艺术品“福寿石”（卵形），谈澜波让李鹏任部长时情况，连夜见耀邦逼上去的，志民在座。谈两会情况，政协会告别时，朱被围着走不了，高呼“总理您好”。

2003 年 4 月 15 日（星期二）晴间多云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读完元化寄来的两篇文章：研究《社会契约论》所作的笔记（刊上海社科报 3.6），思辨论四则。都是思想、自由、民主与社会、国家关系的历史发展。元化患了青光眼，一封短信，字迹明显迟钝松散了。

上午平江人黄自强（县人大副主任）和李近春（驻京联络处）来，要一张照片，几封求援信签字。防洪堤与沿江大道要变成风景区，一百多将军与部级立浮雕墙，500 字简历等。这大概也是流行病也。

下午先到办公室，发出李昌平五篇文章的介绍信，致胡锦涛与温家宝，三农问题的参考件（内有四篇难发表）。另外给赵洪祝信，李想回到国家机关，建议两种职务：到一个县任职（作主要负责人），以实现其三农问题如何解决的实践并作为。或到国务院有关部门作研究工作。

游 500 米，觉累。

2003 年 4 月 16 日（星期三）晴间多云

又是四点醒来，睡不着了，五点起床。浏览报刊。

昨天接到胡坚从益阳寄来的一个投诉信，交薛京考虑。益阳《广播电视报》还转载了《21 世纪环球》的采访记。

下午游 600 米，尚不觉累。机关发下防“非典肺炎”药水。昨晚上玉珍给慎之家电话，说较稳定一点。

2003 年 4 月 17 日（星期四）阴

昨夜服眠药，六点三刻起床。睡得甚好。

积存报纸，统统翻完，看看标题而已，留下几篇长文待阅（过去几年积存待剪的报纸，不知哪天能再翻）。

一早接到谢涛［韬］电话，说慎之已入太平间。后同家中电话，说仍在抢救中。整天多处电话（吴象、张显扬、孙长江、邵燕祥、李普、韩钢等，还有广东的），都是传此两种情况。儿媳电话中说：抢救恐已无效，不能怪医院，只能怪家中未注意好，接连两次感冒。夫人已患痴呆，去医院看了。

慎之如离去，真是太遗憾了，如此真知灼见者，世有几人！他每有文章必寄我，获益匪浅。前年即曾同在深圳的周成启商定，筹到款项，为之出专集，可惜至今他尚未编出付梓。

下午游 600 米。中午又睡着一小时多。

2003 年 4 月 18 日（星期五）昨夜雨、阴转晴

五点起床。翻看李昌平的有关三农问题五篇文章。

接韩钢电话，已从香港回来，在港知道近日这场风波，香港反映［应］强烈，称我是“一面旗帜”。中文大学随时欢迎我去。慎之仍在抢救中，家人告知，协和已换用另外一种药。

下午游 600 米。同胜利手谈几局均半途而废，都是中盘大空开杀不利也。

2003 年 4 月 19 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为党校李德合作字四副，两副给燕京诗刊，两副个人。其人几次来家，昨天又打电话催。还选了六首诗备该刊用。现在效率低，一上午就过去了。

慎之家电话，仍在抢救，无望了，在准备后事。杜老处老马来电话，光远电话谈慎之，问我的情况。过两天即出院。

下午游 600 米。遇见不认识人，特表示看了体改文，完全赞成，还读我的书。“老中青三代接受”是不错的。

李宗贤来，他们的案子又被市公安局挡住，又带来一堆上诉件让我转交。我说找上面办不了，只能由重庆市委书记解决。这是个什么党，什么国家！

2003 年 4 月 20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发现昨天写的一幅，掉了一个字，只好重写。真是老了！慎之体温 37º 多，但抢救无望。

早餐后，李德合与田文光（诗社社长，党校退休教授）来，我谈执政党问题和我们这个“党”的问题。毛确实是“秦始皇加斯大林”也。他们谈到对曾某都有看法，对耀邦都有好感。他们诗刊上刊有怀念诗与图片。将四副字送与（两封诗刊用，各人一副），并复印的两篇文章，又将 4 月 1 日信让他们一阅。胜利一家和满起来吃饺子，并手谈多局。

2003 年 4 月 21 日（星期一）阴

昨夜服眠药。六点半起床。

为长寿街致富村维夏完小写校名，催过多次。上午寄出。为李宗贤的案件给贺国强写信，请他考虑如何解决（应当由重庆市本身处理，市委书记负责即可）。

下午李宗贤又来。元元来，送新疆羊肉等。问过李昭、胡德华，胡锦涛春节去，没有谈及我的建议信事，他们也没提耀邦事（江泽民拒绝过）。元元的哥哥是四川省人大的特约律师，特介绍他俩互相联系。李是送海南刘霖医师的抗“非典肺炎”的中药方，预防性的。刘非常关心我的身体，来过电话。

2003 年 4 月 22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浏览报纸。非典肺炎捂住多时，不及时爆［曝］光，老习惯暗箱操作，撤除卫生部长与北京市长职务后，境外得到好评。但能否从此转变作风，还待今后实证。

李宗贤一早来，上午同到办公室，找贺的秘书到办公室，他俩在重庆即熟识。我可脱身了，秘书表示以后直接找他。《留言》清样带回，薛京已基本看完。

慎之上午十点去世！真是无可奈何！

2003 年 4 月 23 日（星期三）晴间多云

六点起床。

上午朱正来，谈慎之去世。孙长江通知，各人写点短东西哀悼。朱正写了几句作参考。朱来是给电力系统一个中年人资料，想工作有变动。材料暂存，以待机会。他在写周氏三兄弟长稿，戴文葆约的。

给四益电话，请代作诗。下午电话告知草稿。近来积压事太多：《留言》清样，口述历史延安抢救稿等。

下午丁东来，催抢救稿，上海要刊出，可标明“未经本人审阅”也。他已在网上组织了《纪念李慎之专辑》，已有徐友渔、丁东、邢小群、谢泳、余世存、崔卫平、雷颐、王焱、朱光烈、朱学勤、秦晖等长短稿十篇。坐着等我写出。于是写 300 字并七绝、律各一首。七律主要是陈四益帮忙的：（文章最后说：“暂写这几句，并吟得一绝一律，向你告别。慎之，你放心，我们会永远向前”。）

痛感始皇难绝缘，晚年拼命讲人权。
曾经一语当今劝，思想领军永向前。

君有奇才未遇时，晚来方得展雄姿。
学兼中外多新解，思贯古今少旧辞。
最逆潮流培气骨，岂依权贵弄胭脂。

天公不假斯人寿，春雨滂沱哭慎之！

丁东带来美国的《中外论坛》第 2 期，我的《早期故事序言》刊卷首。

李宗贤下午又来，只好向重庆市委书记黄镇东写一信，帮他解决冤案。

2003 年 4 月 24 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六点起床。睡得尚可。浏览报纸。

上午看完“延安抢救”稿，扯得很宽，得花时间订正。翻《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延安整风段也写到抢救，轻描淡写也。

下午游 600 米。昨天没游。李普电话，劝我不要外出了。沈容谈到一军事学院老干反映，有严重危险区，即北大、清华、海淀区上空，飞机撒消毒药，还有几个超市，国贸大厦，301 医院等是危险区。这两天是高峯期。市场有抢购物资的。

元化来电话，很关心我与玉珍的身体。我劝他保护眼睛，少看点书。他说难以做到。夫人发烧，已经住院。

汪澍白夫妇也来电话，关心北京的疫情。他是孤处厦门海边，最近风波毫不知情，要我寄去资料。

2003 年 4 月 25 日（星期五）雾中晴

昨夜服眠药，六点起床。中午又睡着一小时。

小妹电话，美国华裔学者等今天开悼念慎之会。我将“哭慎之”请楼上小满 Eml 去，电话中又将两首诗唸告，还找出三张照片扫描。

多人电话劝告，包括李普、杜老家，不要出门游泳了。接受这些好意，暂停游泳。

2003 年 4 月 26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翻看《改革内参》11 期。《居安思危，危从何来》，一个座谈会记录，谈一些根本问题和形势发展，“初级阶段实际上只完成了一个从资本主义工业化奠基的过程，完成了一个进入工业化门槛的使命”。下面这段话很值得研究：“我们要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要放弃我们传统意义的社会主义。但到底能不能放弃社会主义？这个问题需要认真讨论，以为只要经济上效法西方的市场理论，再加上民主与法制就能够成功，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保护农民，现在就首先要做的，是取消农业税（300—500 亿），那么所有剥夺农民的政权机构就失去了基础。这正是我考虑过的。现有 8 亿劳动年龄人口。温铁军认为：如果放慢增长速度，在严重过剩的人口压力下，就必然导致就业下降和社会动乱。劳动力绝对过剩，就业问题难解决。“至少 10 年内中国不可能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矛盾。”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与农村的村社自治结合乃必然结果。

开始订正《延安整风抢救》稿。增改过多，第一页只好另用稿纸写了。

2003 年 4 月 27 日（星期日）晴

昨六点起床。浏览报纸、刊物。

胜利、满起两家来，包饺子，热热闹闹过了一天。

上下午都同胜利手谈。没下好，就半途重来，也大胜过两局。毛病总改不了，只攻不守也。

琬姐来电话，看到凤凰台访问，很是高兴。说我记忆力好，许多熟人都看了。

接到关心身体情况的几起电话。“非典”大乱！

2003 年 4 月 28 日（星期一）阴雾

六点起床。《整风抢救》稿动笔不多，原拟只另写第一页开头算了，细看后不行，还得改下去。

近日坚持上下午到阳台小活动。

徐州刘洪涛电话，他已离开人事局，改到南部开发区，总希望我到徐州故地一遊。

朱维明［民］电话，在画民工，家中只有小猫作伴。

又接到“读者”的控诉件，告公安部门。有什么办法。将李宗贤件再转吴邦国。薛京说，该件，贺国强和吴邦国都批到重庆去了。

玉珍下午为我洗澡、剪脚脂［趾］甲。

2003 年 4 月 29 日（星期二）昨夜雨

三点小解，睡不着了，三点半起床。改《整风抢救》稿。几乎重写。

玉珍为我增打胸线汰防疫针。他们机关送来药物，喷液防毒等。

收到赵宝煦信，我的文章（还有谢泳的）不能收入他主编的《知识分子与社会发展》书中，被上面砍掉了。

蔡德诚寄来悼慎之诗“悼自由民主真君子”。

邵燕祥来信并悼慎之诗两首七律。他住到密云去了。电话告知我的两首，他说第一首太露了。

胜利一家下午来，玉珍为他们打针。

偶然翻书架，《纪念帅大姐》书中，有我的《怀念帅大姐》文，应收入《留言》。

李宗贤又寄来李维维案申诉件，都是旧材料，转胡实不必也。

2003 年 4 月 30 日（星期三）阴转晴

六点起床。上午清理旧资料。发现慎之悼念若水文中谈到，若水有《整风压倒启蒙》文。给冯媛电话，才知道即在《当代中国研究》2001 第四期中（内刊我的《耀邦谈话》文）。为什么当时我没看呢？考虑在“口述”最后引用，变为我的同感。

旧资料又查出好多信件等。真是老了！

又有好多问候电话，琬姐也来电话。

同胜利手谈，从下午一直到晚上八点多。

三十六册

养心莫若寡欲，至乐无如读书。——郑成功

与有肝胆人公事，从无字句处读书。——周恩来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范文澜

读书心细丝抽茧，练句功深石补天。——柯灵

好山水游，其人多寿；有诗书气，生子必才。——王文韶

历代官员与百姓比例：现 28 人养活一人。

两汉 1:945 唐朝 1:500 康熙 1:91

1950 1:600 1978 1:50 现在 1:28

美国引进外资存量，2002 年：13510 亿美元

中国 1990： 250 亿→02 年 4490 亿（全球第 4）

香港为 4330 亿，两者相加 （全球第 2）

2003. 将引进 700 亿美元 ——李南央注：以上内容写在日记本的开头两页。

2003 年 5 月 1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睡足近八小时。读完杨继绳的文章：“誇［跨］世纪的争论”（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对各种问题的不同意见）。文章开篇即将我们这一批老人（我后面是厚泽、积［绩］伟、光远、李普、马沛文、张宣三）还有若水、茅以轼等，中青年有樊钢［纲］、汪丁丁、刘军宁、徐又［友］渔、雷颐、王炎［焱］、朱学勤、萧功泰、许纪霖、秦晖、何清涟等。50—60 当年学的俄语，属于断代也。将慎之列为 75 岁以上有代表性人物。“年少时，对国学有相当深造诣，中青年对西学又有精深研究，新华社国际部工作使他<有>世界眼光，社科院副院长美国所所长，邓两次去美国任高级顾问。”这份资历写出了其人特点。此件是 2001.1 月写的，可惜我一直没看，积压起来了。

上午同玉珍到楼下后道散步近一小时。遇见萧三的儿子（他认识我），62 岁退休了。我说他的父亲是“风流人物”。他多年打太极权［拳］。我说我在秦城炼三元功，一次呼吸可长到多长时间？他想了一下：五分钟。我说 20 分钟还多。他不相信。又遇见武光，91 岁了，已多年未碰面。还有杨一木，也 92 岁了。一群孩子在跑，有趣得很。今天胜利、小玲两家来呆了一天。中午吃涮羊肉。同胜利手谈一下午。

接到李郁、晓梦、何格高等问候电话。何还谈要写水电文章。告以能源政策错误，当年退煤改油发电。吴象从海南来电话，催为他的书作序。

2003 年 5 月 2 日（星期五）

六点起床。整日伏案，看《世纪之交留言》清样。薛京已看过，遗下的错漏还不少。

玉珍腰痛，为我打针。

二妹电话，女儿从北京回长沙，被隔离。

钟伯熙来电话问候。外地人更感到北京“可怕”也。

2003 年 5 月 3 日（星期六）

五点半起床。略翻报纸。

仍整日伏案，继续看清样。由于是繁体字，个别字已忘记写了，只得查字典。

胜利、小玲两家都来，很是热闹。他们带来许多菜与水果、西瓜。中午吃涮羊肉。

玉珍为孩子们打针。

工作到下午五点，自我轻松一下，同胜利手谈。

珮［佩］珍电话，说求神保佑我们。

2003 年 5 月 4 日（星期日）

昨夜睡不安稳，太热。换单睡衣，盖毛巾被，折腾到一点。服眠药，六点起床。

仍伏案，剩得不多了。

冯［洪］大姐已病危。15 年相帮的老保姆去医院看望。回来告诉玉珍，老人很瘦了。

2003 年 5 月 5 日（星期一）晴间多云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仍整天伏案。

1999 年《当代中国研究》第三期刊《对历史负责到底：回忆三峡工程上马的始末》，费了很长时间阅改，找不到原刊。很不像经我手整理或写出的。是一篇访谈录？

下午玉珍为我洗澡、理发、洗头。通身舒服。

琬姐晚上电话，问平安。她近日血压高 80—180，很不好，睡不好觉。近 90 岁了，当然老了。

两家孩子来（毛竹没来），总是带许多菜来，小徐还特为我带一筒“豆付［腐］脑”（塑料袋），各种烧饼。

余习广等来电话问好。告知他丁东为慎之纪念在网上组织文章。

黄乃送来挽慎之挽联，改数字。

2003 年 5 月 6 日（星期二）多云

昨夜一点服眠药。六点起床。仍伏案。那篇《上马始末》同李辉访问的《忧虑三峡》果然雷同，决定取消前者，补入《钱正英应负责任是推卸不了的》（田方等六人文）等篇。薛京从海南回来，电话告知，明天上午来取清样。

昨天李普电话，网上有“小平您好”，“胡哥挺住”等话语。晚上看电视时，玉珍说，你只会写牢骚诗，为何不写表扬“胡哥”的？当即吟得四句：

一线亲临非典炎，高扬士气着鞭先。
胡哥好样温哥帅，全国迎难而上前。

第四句原为：都像白衣天使般。

电话告知李普，他俩大笑，称赞。于是告诉丁东上网，署名“八六老诗人”。

胜利与满起清洗几个空调。下午到文津街，游泳池关闭了，理由是空气不畅通，只有网球、乒乓等开放。

2003 年 5 月 7 日（星期三）多云、昨夜雨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最后整理清样，插入“三峡工地”诗三首，并怀念帅大姐文。

薛京上午来，清样交他寄深圳处理。他的海南之行，同程湖妻小吴的姐姐已定案，我一套问，果然想去海南也。倒是要物色继任者了。

下午同玉珍到楼下南道散步，遇见高铁夫人等，闲谈一阵。她说，现在中纪委门前仍有上访者，无人理会。谈到一个情况，江曾找宋平、刘泽彭，要让黄丽满到中组部当青干局长，由刘回答未予同意。江拍了桌子。

2003年5月8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五点半起床，睡得尚好。昨夜美国亚洲电台张敏从华盛顿来电话，约谈李慎之，因看到我网上悼诗。略作准备。九点来电话，谈了一个小时，主要几点：学贯古今中西，新华社管国际，发起“大参考”，世界眼光，熟悉美国，日内瓦会议帮周，邓两次去美国任顾问。20年右派落难，更炼得火眼金睛。如何恢复五四精神，谈自由、民主，宣传人权，讲清楚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西方的由来。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真正正本清源。思想、理论与政治的勇气。“风雨苍黄五十年”的意义。打先锋的人物。谈得多的还是马克思主义与党的关系，斯毛错误同《宣言》、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乌托追求的关系等等。西方几百年自由民主政治的历史发展，促进经济发展，走上科技生产力第一、全球化道路，从而可以生长社会主义（尤其北欧）。可说这是人类的共同道路。只能从中吸取好的经验，总结自己失败教训，才能走出新路，等等。最后唸了我那两首诗。张说同杜老的女儿是中学同班。

寄文章、书与华中科技大学的张承甫，寄文章给南京师大的杨郁，广东王华、李宗英等。

成都程世平，福建蔡厚式来电话问候。

2003年5月9日（星五）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翻看鲍彤的书（丁东刚还来）。人在难中，思考即深。

玉珍早起散步，遇见王怀安，劝我不要呆在家里，要外出活动。

满起到部里，取来一些信件。

李郁、丁东等都知道今天上午慎之遗体告别，家人没有通知我们这些老年人。慎之女儿来电话，说明这情况。我告知亚洲电台记者采访事。

2003年5月10日（星期六）阴

六点起床。为了寻找为《世纪留言》写的序言草稿，整整北屋、书房折腾了一天，好几十个资料夹袋一一翻遍，没有结果。找出慎之为“上书”的两封信。根本都忘记了。还有其他一些已忘资料。算异［意］外收获吧。

满起一家来，买来一堆菜，有苦瓜、西红柿等。

张作斌电话，谈“上书”与“访谈”在广东影响甚大。《环球报导》将复刊。问北京疫情，又谈胡、温来广州，反映甚好。胡还谈到愿受监督等。

对面洪老太故去，97岁大寿也。

2003年5月11日（星期日）阴、微雨

六点起床。昨夜服眠药，睡得甚好。

今天仍继续清理资料。

九点同玉珍到对面悼念洪老太，干女儿李昭夫妇谈约半小时。洪、孙（冶方）结合是陈修良<介绍>。洪1934年复旦毕业，思想进步，参加七人读书小组。陈与孙是莫斯科同学。他们1937年9月结婚，经济上得到洪的支持。新四军时期，李昭5岁起带大。洪不能生育，对孙管得较紧，尤其经济（当年邻居时即知悉）。孙老油画像，他们还不知道是刘宇一画的。大概是1982年。

十一点前，同玉珍到河边散步一周。

北屋堆料中，找出慎之的两封信。

下午浏览报刊。

2003年5月12日（星期一）阴

五点过起床。随手翻看小妹书，单少杰文写得深。这个“家事”确实同“国史”相联，骇人听闻，发人深思。

还是在翻资料，《抢救口述》文仍未动笔续改。

同玉珍闲谈，老是旧事重提，窄视如故，引起我火爆一通（后朱正从中解围）。

朱正上午来，小妹寄来书信最后部分，分上中下三册，70万字，封面都设计好了。

朱维明［民］、郑仲兵等来电话问候。

2003年5月13日（星期二）多云

五点半起床。睡得尚好。中午又睡着一个半小时。

仍是乱看书刊。又收到热心读者（老年）寄来书稿，让我“提意见”。

李普送来怀慎之文并一叠网上文章。

下午同玉珍到河边散步一圈。

有一位名羽翼（？）者电话问好，是秦川好友，同我们一起去汇源参观的。

2003年5月14日（星期三）阴、下午雨

五点半起床。整天翻看原已收集好的“延安抢救”资料，有的已经做好摘要。高梅还写了“马彬小传”。几乎都忘记了。下午同丁东电话，有一个考虑，将资料与他，来谈一次，由他将全部改好。

老刘从何定处取来袁伟时“从顾准到李慎之”文（刊《北京日报》5.11）。“尽管思虑的切入点不同，他们都是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全局去思考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问题的”。两个方面将顾准开创的思潮推向新的阶段：一是关于全球化及其同中国关系，二是将顾准旗帜举得更高。

长江来电话问好。

2003年5月15日（星期四）阴

三点醒来，久久睡不着了，后又迷糊入睡，五点半起床。

整天翻看资料，未能动笔。上午薛京来，谈李宗贤其人，托办案子，吴邦国、贺国强都批给重庆市委书记，黄振东复信，有个调查，原来责任还在其女儿同那个“案犯”同居过。使我非常被动。同薛谈，以后再不过问这类事件了。

小妹寄来一包口罩，一次性的。

这几天晚上都看“走向共和”，人物较生动。杨度、梁启超着笔甚多，是否全史实？

2003年5月16日（星期五）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玉珍上街，为我补背心，回来才知道。

《抢救运动》稿改不下去，真是奈何。

吴象从外地来电话，催序言事，几乎忘记了。

2003 年 5 月 17 日（星期六）阴、雨

昨夜服眠药。六点起床。翻《陈伯达遗稿》，儿子整理的。谈《毛选》编辑，只提乔木，不提田家英。其人到死不老实，心有成见，也不敢对毛说一句心里话。

仍有记不起的“熟人”来电话问好。

玉珍同琬姐电话，血压高，自己在治疗。

下午同玉珍到河边散步。腰近日剧痛，伏案半小时，起身就疼。玉珍为我拔火罐，稍有好感。

四点半观“鲁豫有约”，同张瑞芳对话，也是老熟人，同总理、邓大姐关系深厚，谈时流泪。才知道同金山分手后，有一个几十年稳定婚姻生活。是一个对生活执着的人。

2003 年 5 月 18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续翻《陈伯达遗稿》。为自己辩解所谓“天才论”案，深入写了同江青关系，似“隔隔不入”。显然是压［押］宝压［押］在林彪一边，却不明言。此书值得细看一遍。当年我是看透了这个人的。

胜利、小玲两家来，中午一桌菜，晚上吃饺子。他们买了许多菜，知道我离不开苦瓜、红薯。

同胜利手谈一下午。

2003 年 5 月 19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找出《延安抢救》有关书籍、资料。

上午九点丁东应约来，将改好的第一部分交他一阅，然后谈以后如何分段：抢救的发动起因；自己情况，1943.4.1 被捕及在保安处情况；在保安处认识的被捕者情况（分类），专门谈一下中央党校情况。约谈两个多小时。

薛京来，为了赴海南，让我给啸风信，暂不应允。

午餐极丰盛。中午略休息。续谈，并同丁东手谈几盘，只胜了一盘。他五点半离去。怀念慎之文集已集一百多篇。定名《怀念李慎之》。家属不愿拿出照片，有顾虑。我即同女儿电话，算说通了。

晚饭前，玉珍为我洗澡、洗头。整天只在阳台活动了一刻钟。

2003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老喜翻杂书，书柜中清书发现刘浩［皓］宇的自印回忆录《人鬼人》，才知他原籍长寿街人。非常认真从事自己的业务，执着于编书，如《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传》，有极大影响。其人值得大加表扬。《1957.新湖南报人》，不是他主其事，恐怕也出不来。

九点玉珍陪我到医院。外科看腰疼，主任贺修文多仰卧，少坐着。游泳则是治此病好办法。开了点药。右拇指可以开刀，怕有后遗症。遇见刘导生，他已 90 岁了，话旧。又遇见杨振环，问他知道李伯宁告汪恕诚事否？他说：他赞成汪，中组部来问过他的意见，并说过去李也告过他的状。接着谈到三峡移民，他不赞成李的后靠种桔的计划。也谈到我的有关意见他是重视的。又谈到十六大信件，他很赞成。于是告知风波事，答应寄他谈话录。

下午四点，同玉珍、满起、廖嫂，第一次游紫竹苑，真是出乎意外的满意。满园古木、竹林，草坪与几个湖泊、溪河，各种林荫道，空气极好，游人不多。不能游泳，就改来此园吧。散步一小时回来。

2003 年 5 月 21 日（星期三）晴多云

两点小解，睡不着了，折腾到四点迷糊一阵，五点索兴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到办公室（玉珍、小徐同去看留存在原小赵住处的大书柜等，后一起回家）。{将}威胜案资料全找齐。到贺国强办公室坐等，客人走后，谈威胜案，雷霞事，湖南问题（经济不行），并耀邦下台，六四，我们四人终于过关。曾庆红强令组织史资料编到 15 大，不上电视，自任主任，一字未看等。还谈江一二事。“不要你表态”也。说现在大家对胡、温印象好也。还谈丁关根事。只是谈到权力使人变化（杨正午都觉较朴实引起），贺插言同意。最后认为我定能活到百岁，“记忆、精神如此之好。”约半个多小时。有意影响这一代也。雷霞事直送胡锦涛。下午让薛京来，将信写好，附上雷母的资料并今年一月致尉、胡信。点明杨正午、周伯华有牵连。先做好保外就医。我算尽到最后责任了。

小妹又托人寄来“书信”三四部校正稿，并采访谈慎之的录音带。

2003 年 5 月 22 日（星期四）晴

昨夜服眠药。五点小解后又睡着，六点三刻起床，背腰部疼痛不已。

开始改写《中国水电史》序言，不用《莫让江河空自流》的序言（原来想用）。

玉珍上午去李普家，有次在饭局上同沈容谈小妹引起冲突语言，特表歉意。他们夫妇都称赞她照顾我的“大功”，李普还<流>了眼泪。

收到安徽张若平寄来的《李锐七绝四首》，裱好的横轴，真是盛情。

2003 年 5 月 23 日（星期五）多云、下午小雨

五点半起床。整日改写《水电史》序言，只剩一个尾巴了。同陆茂竹电话，让作者朱军来家面谈。

收到计划中的大型电视纪录片《美国的文明》十集本，让我当“总顾问”(“中国高层改革派领军人物”)，附有李普题词：“大胆学习美国，将‘子民心态’变为‘公民意识’”。同李普电话，原来是他推荐的。过去谈过，我忘了。主持者李柏光，北大“开言文化中心”负责人。

2003 年 5 月 24 日（星期六）晴

三点醒来，折腾一阵复又睡着。五点半起床。

整天懒散，尾巴没有动笔。只是朱军来电话，约定明天下午让他来取。

收到李柏光约写题词信件。

小妹来 Emil，上海文艺社出她书的编辑复职了。

下午玉珍为我洗澡、洗头，剪脚脂［趾］甲。

小妹 Emil，上海文艺社被撤职的编辑，现已复职。电话中讲，还准备出《一个母亲》新的版本。香港版已出，直寄中组部。

2003 年 5 月 25 日（星期日）晴间多云

昨夜服眠药。六点起床。序言全篇弄好，可以交卷了。

两家孩子来，丰盛的午餐、晚餐。

下午同胜利手谈多局，半小时一局，几乎全败局，好杀本性不改。

这几夜都看“书香门第”，当年学校如此保守：不能谈市场经济？

2003年5月26日（星期一）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应丁东的安排，到南口观宫廷黄鸡，约李普夫妇同行。同李普一车，便于闲谈。编启蒙性中外历史小丛书，恐非易事，关键在出版社。车快到目的地时，在宽　路口（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被一群穿迷彩服带袖章的农民拦住，交涉半来小时，我大发脾气，并让路过公安局的车帮忙，已无效，“非典要通行证”，后又听说时［是］焦若愚来鸡厂［场］骂过他们，因此去鸡厂［场］的人必拦阻也。厂长张国增骑车来谈，也不成。只好改小路到鸡厂［场］。没料到如此简陋，年租金3500元，两个旧仓库，养鸡一千多只，仓内臭不可闻。鸡形确较怪异，脚爪有翅等。在一间小矮办公、卧室内坐谈，资金少，难以发展，不售生鸡等。午餐吃炖鸡，大概火候不够，并不如丁冬［东］介绍之纯味。各买鸡四只，蛋几十。下午三点始回家。

晚上中央电视台樊馨梦、王迎二人来，谈三峡问题。工地说我已180度转过来，他们不信。先给《论三峡工程》、《其人》二本书，以后再谈。“谈邓小平，你们敢播吗？”

2003年5月27日（星期二）多云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写题词，写了三张才定稿。

上午九点，朱军来谈水电史。总论的写法：说明中国水电为何不能优先发展。关于“水”的自然特质等从略（陆茂竹等对这一段意见最大）。朱谈都江堰治水传统，上次我要他研究西方大坝的问题，堵与导的问题。要他多采纳朱成章和陆总等意见。将序言交他，要他改正。谈得融洽，〈非〉典平静后再开次讨论会。他在一个电力公司，是业余搞的。谈到水电没有一个统一领导机构，四分五裂局面。骇人听闻的是电力系统头头，年薪50万，他也有10万。高严没有抓到。李鹏儿女都在电力系统当家。

薛京来，同玉珍谈，想到海南去（组织部缺一副部长）。发出几封信件交他。

下午三点到李普家，厚泽先到，筹划《美国的文明》电视剧三人：李柏光、关安平、张行建（赵岩）在。计划3—5年搞成。厚泽谈对美国的看法，移民国家特色，人类历史文明近代现代结晶之地。我补充科罗拉多看到的诸神花园，也应谈到其殖民历史，黑人问题，对有色人种歧视等问题。对我的题词满意：

“不要问姓社姓资，哪里有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我们就向哪里学习；而且要盘根究底，其先进从何而来，从根子上学起。”

还谈到由我们三人挂名牵头，利弊如何。

2003年5月28日（星期三）多云阴、下午阵雨

六点起床。看杂书。

开始整理信件、资料等，才发现有急待回复的信件。真是老了，管理不好我的书桌与书房了。

收到钟叔河寄来的两本著作：“小集印得不好，老社长未必肯看，但仍寄奉一册乞指教”。如此盛情，定要翻翻。又武大商学院教授李崇淮寄来两次信并书，今天才找到信，必须回信。教授比我大一岁。又从台湾寄来的《珞珈》156期，看到为余定华90岁做寿，他当过台湾兵工厂厂长。余比我高一班，同系，一二九后一同搞革命的（抗战初应当是党员）。离校后就未再见过面了。

何定送来戴晴网上长文，非典是怎样被捂住盖子的，乃江的作法。

宫廷鸡炖了，并不见得好也！

2003年5月29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再读单少杰的《中国亲情文化个案研究》，从古到今，有许多精辟论述。上午让薛京来，谈他去海南事。同胡秘书电话，我已同意，让同汪啸风打个招呼。给贺国强信，续交一批威胜材料。下午李普来，闲谈两小时。总想“老有所为”也。如弄个宪法研究会，让李瑞环出面之类。以后的小聚会，得有题目，集中意见。人员老中结合。

2003年5月30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纸。翻出三峡资料。

上午九点同玉珍到紫竹院散步一小时。今天走过儿童游戏区，在湖边小坐。有中老年跳探戈，似乎比北海大。此院优势在树木成林，有竹群、草坪、湖面也不小，旁边就是大街而不觉也。

顾健来，给一页《人民日报》网点名批江的文章，治非典，胡温树立了亲民与开明形象，换了江、李、邓，肯作这个“秀”么？蒋彦永一切生活如常。《人民日报》强国论坛已取消“三个代表论坛”。谈到1979年听王若水讲文革、党已异化，他录了音，并告诉耀邦。耀邦随即找若水去谈过。

下午新华社国内部记者刘诗平来谈三峡，约一小时多。他是八十年代武大历史系，后到北大读研究生。早就注意三峡，读过我的书。先谈三峡工地三首诗与座谈会讲话。我们已有能力建此世界第一工程，但建成后将发生的一切问题必须有预见预防。三峡根本问题何在，现在汪恕诚已扭转过去错误的水利方针，出示汪赠我的著作。乃晚年安慰也。

晚上电话，中央电视台人明天来，玉珍很不高兴，强调非典时期就我不守规矩。

收到《马年再唱》同韻七绝诗集（我有题词），《向着太阳唱歌》（收有我的“两个苹果”），商务版青少年德育书。

2003年5月31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纸。玉珍为我拔火罐、按摩。

下午中央台樊馨梦三人来，谈到五点。从五十年代到去年工地参观，最后谈“钱正英应负的责任是推卸不了的。”（六人文章，张广钦等）关键在“个人说了算”也，即体制问题，民主异化了。

2003年6月1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随手翻看《左右说丁玲》。李之琏写得极其真实，自己违心之处也和盘托出。又翻《晚年毛》，作者陈明显，语录资料可备查也。谈错误如决定，伟大领袖则是具体的，晚年仍有杰出贡献。作者陈明显。

胜利、小玲两家来，丰盛的午餐、晚餐，吃粽子。上下午同胜利手谈。

下午樊与丈夫张纪中（有名的电视制片人）来，还《其人》。想结实［识］“其人”也。闲谈一个多小时，说是想拍庐山会议。只看过苏晓康的书。于是送他一本三版。谈历史要注意细节，研究个案。又送他小妹的书，从一个家庭来看这个党及其导演的历史。庐山会议现在恐拍不成，他们都不是党员。张留大胡子，像马克思！

晚上厚泽来，因网文“密飞回京”的担心也。电视上卫生部与北京市都保护张文康可以互证。学邓搞生活会，认为无此可能。

一叠网文，让满起从顾健处取来。

2003 年 6 月 2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翻看网文。

早餐后，杜老来，让看那小段网文。他同意我的看法，不可能演出邓压胡驱胡一幕也。而希望能出现新三驾马车：胡温曾，认为只缺曾。聊有此愿。已定妥 6.8 恢复小聚。随后长江电话，由李郁安排。

同玉珍、满起到紫竹院散步。

下午翻张纪中的访谈录。原来是夫妻合作的。在电视界大概很有名望，可惜我们太不熟悉。

同李普电话，告以厚泽、杜老来谈事。

2003 年 6 月 3 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昨夜服眠药。六点起床。整天觉睏，什么事也不想做。只能翻翻报刊。每周二、五，玉珍仍为我打针。以后尽可能不吃安眠药了。

下午同玉珍、满起到北海公园散步。多少年没来了，竟觉得水面如此宽大，湖边略坐，看人划船。从北门出。

晚上接到赵洪祝（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电话：谈李昌平事，认为确实是个人才，但到县去当主持人很难办到（现在是层层推荐）。我说那就到哪个发展中心，找人去同李面谈。

2003 年 6 月 4 日（星期三）晴、夜雷雨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纸。几天未览的报，全部消灭。

女同志送来《炎黄春秋》四、六期，托人送没送到也。

找出同慎之照片几张。收到黄伟经怀慎之长文，4 月 4 日慎之给他的信并复信等，一起送与丁东。这可能是慎之的绝笔。

下午同玉珍到北海散步，北门进南门出。人不多，划船的颇多，有几只野鸭。回来玉珍帮洗澡并剪发、洗头。一身轻快。如此快散步，还不像老头。

2003 年 6 月 5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翻《炎黄春秋》第 6 期，读郭小川、秦川（老二写父亲）、念慎之（何方写）三文，都是典型，程度不同地洗过脑，只有慎之大彻大悟也。

上午程世平来,（新泰克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谈到 12 点。他准备在成都西南一个县（蒲江？）办一所学校（有山有水，三千亩湖面），正筹划中。说我在网上有大影响，反映资料甚多（我真是毫不知情）。薛京来，中纪委一局级干部来部，向他谈及胡锦涛的民主意识很强，情况会有变化（此人对我印象好而谈的）。

下午同玉珍到紫竹院散步一小时，小休息三次。

2003 年 6 月 6 日（星期五）晴多云

六点起床。看完方行重 19 次来信，谈扬州几个有关历史人物，儒家四代变化，孔子、董仲舒、朱熹、王夫之，而议论当代。

早餐后，约好工匠来安装书房的窗棚，固定架子并换新料，照顾他们的安全。

收到李劲祥送来的好几本书法、艺术等书册并一本《邵阳文史》，内有关他本人的记载。

上午张燕生女律师来，为雷霞案去湖南，到湘潭监狱见到本人，由两人驾［架］着，进出医院用担架。被控两事：诬告杨正午与家中有绝密文件，检查［察］院难受理，就是要置于死地也。张的父亲原一机部干部，已离休，认识贾庆林。让她将此行写一信与我，再转胡、贺。薛京同胡的秘书电话，出国前忙，我的信件未送上。

2003 年 6 月 7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上下午都在阳台活动一刻钟。

清理杂件时，见到《李润昌、桑石琴文选》，是儿女门［们］编印的。李是嶽云高中同班，大我四岁，夫人大他四岁，原是他小学音乐老师，留下一家骨肉之情。

《书香门第》38 集观完。并无教授本人主线学术活动，儿女几种三角关系，无大意义。

又接到王昆电话，索要《耀邦谈话》文，几忘记了。

2003 年 6 月 8 日（星期日）阴、夜大雨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胜利、满起两家来。午餐十个菜，晚上饺子。几乎整天同胜利手谈，只大胜过一盘。

下午李劲祥同王书坚来。王是烟台市委副书记（41 岁）兼组织部长，在党校进修四个月结业，我的读者，“慕名而来”也。也注意到江等几人的选票差，仍留军委书记，甚不以为然。对新上任的胡、温看好，可说代表民心也。他也赞成我的三峡观点。党内有这样一群“没缠过脚”的年青人，希望在此也。将《耀邦谈话》等三篇复印件相赠（王送郎世宁麦穗画轴及一大袋补品）。

2003 年 6 月 9 日（星期一）晴、多云、夜小雨

五点半起床。天气转凉。整日懒散，不想提笔。乱翻杂书。晓梦的《其人》也并未从头到尾读过也，发现整个中学时代只一页而已。这样翻翻，有助于“口述”讲些什么。

收到张燕生律师信件，须稍加修改。

李普送来一叠网件，多议论时政与高层人事；将方行重“第 19 次信”与他一阅。

2003 年 6 月 10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纸。铺开饭桌，作字还债。从上午写到下午，不过四五幅，怎么也写不顺畅。久不作字，还是真老了？想起安徽张若平寄来姜夔 22 首怀人词，让我写好，以备纪念地留用。晚上同周笃文电话谈及此事，自觉写不成也。只能两三幅，请他选定。

张燕生律师改定稿送来，还得改几个字也。

蔡德诚电话，“7.1 讲话”已传开，党内体制改革，同我 16 大信中所言，许多相合。我说：静观其变。

2003 年 6 月 11 日（星期三）晴转阴、小雨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接到钟叔河信，俞润泉住院，已到临终之日，手不成书。立即复信，谈到俞因环境与健康未展其才，很感激他对我的关心，如编写《李锐诗词本事》等，我却疏于复信等。钟说，“信快寄来，可能我还能

去唸给他一听。”

接着复了几封信，寄出题词等（上海周伟洋《时代信息》500期词：数码时代，天下有常。信息产业，民富国强）。柳州一读者从《炎黄春秋》转来的信也复了。

下午同玉珍到李普家，沈容在浴室摔跤，送去澡盆垫件等（小胖从瑞典带来的）。谈到方行重的说法：毛对知识分子看法：“皮上毛”，实源出马克思的价值论，只有体力劳动才能创造价值也。马的学说只取“阶级斗争”四字，毛也是有道理的。

上次见到的李柏光恰又来了，让我们看他的友人录制的“林昭之死”的光盘，有许多有关人士的谈话和背景录像（我认得的人有钱理群和乐黛云），约放一个小时。我谈到还有陆兰秀，真是浩劫时代女中三杰。

从李普家回来，蒋彦永刚进门。他来送《生活周刊》，封面有大头像，宣传他的“专辑”。（我查了下日记，他是4月7日来我家的）谈到还正常。鲍也想来（无人叮［盯］时），去他家已无人跟。谈最近“生活会”江受到批评，万里、尉健行、李瑞环都谈到“胡跟在后面”不成“体统“。张、孟两人撤职时举手，常委6:3（曾、贾、黄）；政治局18:6。如确实，当是好形势。

深圳的吴北如今年又从飞机送来一箱糯米荔枝（另一箱周笃文），玉珍一袋袋分送黄乃、徐滨与杨纯，也送一袋与李普。此物不能久留。

张作斌电话：广东一批干部很赞成我的意见（信与访谈录），已联名写文，寄《炎黄春秋》（还寄中央？）

将张燕生信转胡锦涛，并附信，最后说：“由于此案，深感还是党治、人治，以法治国，谈何容易”。并抄寄贺国强。

2003年6月12日（星期四）多云间晴、阵雨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周笃文来，借我《姜白石词校注》。谈姜词与合肥关系。选了几首让我书写，不赞成全写22首。闲谈形势，桂林副书记邀我去散闲（印制千枚像明信片事，谢绝了）。玉珍没去过。答应秋天可考虑。劝他同诗词学会某些人“和好”。

下午同乡钟勤昌（《法制报》）来。春节期间，胡锦涛批件到了省委（威胜案），于幼军去，传言当省长。将昨天寄出信件与之一阅。谈记者应尽力反应［映］真象。

2003年6月13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玉珍同满起去昌平李劲祥家，送两副字条（写给李与烟台王书坚的，感谢他们送许多文物礼物）。

下午李柏光与胡杰（纪录片独立制片人，“林昭之死”即他拍的），萨日娜（蒙古人，女，在李的开言文化公司工作）三人来，以我有过的论点“当年知识分子有原罪感”为主线，谈毛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与作为，边录边谈一个多小时（主要谈延安整风以后情况与发展，内战时肃反也反知识分子）。

王遵笈送来港版小妹书，寄给江南［嘉楠］转我的。

2003年6月14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几乎整日“消灭”报纸。

又收到几位读者（还有诗词爱好者）的信，要求“改正”或写字等，真是难于应付。有的文章还可一读。

有一位樊立勤（似是司法部干部）寄来一份六七万字长文，谈丁关根、个人崇拜、三个代表、毛泽东失误等等问题，真是“大杂论”。

凤凰卫视报导，吴仪又改变了高强对张文康保护的说法。

2003 年 6 月 15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翻看港版《母亲》，玉珍也看到写蔡嫂的一篇。

读郭罗基《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顿时代’，纪念王若水》(《当代中国研究》去年冬季号)，非常明晰有条理。“官方马克思主义”是“权力”与“独断”的马义，“中共将马义同资级启蒙思想对立起来，不断‘批判资级’，‘兴无灭资’，那纯粹属过河拆桥。”“由于割断了马义与前人思想的历史联系，马义严重地变形，走样了。”如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等。若水：“人是马义的出发点”。最后，中共的马义变成了对抗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中国的社会条件低于资产阶级理性的发展水平。中国化的马义变成“秦始皇加马克思”。革命理论只是马义的一小部分，中国却从陈胜、吴广的传统去理解，执政后又变成秦始皇。秦始皇披上了马克思外衣。19 世纪以后的马义，即列斯毛邓必须清理。斯、毛都毁灭了马义。新民主主义理论属于创新(以无产阶级领导发展资义)，毛又抛弃。马义能回答 19 世纪的问题，回答不了 20 世纪新问题。本来要求社义建立在经过资义充分发展而达到的先进生产力的基础上。没有成熟的资义就没有社义的母胎。欧洲发达资义各国内部社义因素在成长，且正在走向联合。不懂物理学，反对物理学的人同样受到物理学规律的支配。知识经济创造的价值显然不决定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若水主张修正马义，但发展马义需要的不是修正，而是创新。19 世纪的马义不必去修正了，应全面创新。20 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解除了“物理学的危机”，包括了牛顿物理学，又超越之，证明牛顿物理学在适用范围内仍有效。“贫困化”理论适用于 19 世纪（20%掌握资本，80%陷于贫困），本世纪出现了 70%中间阶级。当代马义者任务是走出“牛顿时代”。

满起一家和胜利来，一起中、晚餐，小玲还为我买了衬衣和睡衣，还有家用物。同胜利手谈半天。朱正下午来，他也知道“71 讲话”事。陈琼芝晚上电话，为我找到薛京接班人了，她的学生，有思想，邵阳人。

2003 年 6 月 16 日（星期一）晴

昨夜服眠药，很晚才睡着。五点起床。整日觉不适，甚至不想看书。翻港版小妹书，编得比大陆版好，封面封底有父、母及此书评语：

“一对天作地合热血青年，追随共产党历经悲欢离合，女儿真情文章震撼大陆”。母亲：“曾被周恩来视为干女儿，延安出名的美貌才女，效忠阶级斗争数十年，大义灭亲，终成孤家寡人”。父亲：“曾任毛、陈、高秘书，直言进谏，遭二十年流放监禁，八六高龄仍批体制，力倡政改。书生本色，誉满中外”。封底除刊若水、单少杰等三篇书评外，又写作者父亲：“毛时代灾难性政策权威见证人。三峡工程择善固执的批判者，新世纪中共政治改革的推手”。看来，编者金钟是代表了港人的观点。

天气闷热，几次擦凉水澡。

2003 年 6 月 17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纸。看读者寄来的“共创论”长文（他给江写信，建议党名改“共创党”）。方

实电话，有传言：万、乔、宋等四人批江（我说姑妄听之），七一讲话同我信相合（我说静观其变）。为杜老做九十大寿，邀哪些人。只提出安志文，其他要问吴象等。

从丁东处取来十本《怀念李慎之》（上下集），如此快速，真是了不起。共160多人，篇篇可读也。有人评为“鲁迅、胡适、顾准、李慎之”四人代表20世纪思想界。给黄乃送去一份。下午薛京来，谈深圳之行。全套文集清样带回，出版已换一家（《留言》的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留言》封面定稿。

2003年6月18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纸。翻《怀念慎之》。

上午吴宗熿来，谈“双零理论”正在组织经济学家座谈。给我一本新作稿《对马克思主义再认识》（约14万字），希望我写几句话介绍，还希望任中［仲］夷也题词。此书各章题目很是醒目：

马义只是一种革命学说。2）马义哲学误区重重。3）马义政治经济学是虚构的。4）科学社义不科学。5）社义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6）两相对照。7）如何正确对待马义。

这类书不管有多少“缺点”或“不准确”，能够出版，就是社会文化生活的进步，不再关在“铁屋子”中了。

2003年6月19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五点半起床。翻《怀念慎之》，许多好文章。

天气闷热，老出汗，一天擦几次澡。这也是过去没有的“老态”也。

满起送去400元，又取来10套《怀慎之》，拟赠友好人士。

下午威威来，谈了近两个小时，留丰盛晚餐。从政法大学毕业，1983公派到美国，读过硕士和博士，还取得纽约律师执照，就是找不到工作，靠每周三天当售货员（每小时7、8元）维持生活。大概是家徒四壁（也许与人合居，未详细问）。还谈到一件受干扰事。20年独身，现54岁，找不到老婆。令人叹息。留下一份简历，专长是：美国法，中国法，英语。说是在学校教过两三年中国法。还详谈同力丰的矛盾。大概力丰训他无用，伤了心。

2003年6月20日（星期五）

五点半起床。续翻《怀慎之》。同李普电话，他称赞萧雪慧的文章，我还没读到。

每周二、五，玉珍坚持为我打针。

上午王建国来，赠《晚年周恩来》，此书被全面封锁。详谈作者身世，母亲是林则徐五代孙，关押了七年，妻子美国出生（得以赴美国探亲也）。带走了全部资料。还谈到邱会作与吴法宪的传记还未能出版。党章写上“接班人”，林彪是坚决不同意的：“这不是放到火上烤！”所有这些关系人物的真实史事揭开，毛才能出现“皇帝的新衣”也。档案馆大厅中包存的上万件亲笔件，则是纸上证明。催我快将“日记”看完。崔武年的书也由他张罗，即出版。老干局电话，说包遵信待遇事，只能150元改600元。

薛京来，交代雷霞案事。留晚餐。

2003年6月21日（星期六）多云

昨夜服眠药，热得赤膊终夜。浏览报纸。

上午复李崇淮（武大商学院教授，民建名誉副主席，送我文集）信，并附《谈耀邦》二文。给陈铁

如信，寄二文。又寄周成启《怀慎之》。他又寄来港刊复印件。以后能够否做到必复信随时复呢？

下午四点同玉珍到张生记，聚会晚餐。到 24 人（新来华贻芳、丁东等，有《京华日报》总编朱德付）。我们几个老人（杜、李普、朱、吴明瑜、长江、光远与夫人）一桌，李郁、韩钢等一桌。开谈前，（我建议）杜老宣布为慎之、秦川、若水、郑惠默哀。当前动态，让我先讲。略述风波，第二封信，赵洪祝来家，答应不公布（满意而归），以及蒋彦永两次来家情况。估计形势，七一讲话传言（某种吻合）等。马立诚接着谈同我相反的形势。1—5 月份，胡温优势，6 月后，江等反扑，以“三个代表”铺天盖地，压倒一切。李长春变成边缘，由刘云山主导意识形态，曾黄贾一伙，部队紧跟：扬江压胡。指示《人民日报》仍搞旧的一套控制，好几个不准报导：林昭、张志新；非典（不能）反思；周正毅事件；有的情况由新华社统一口径等。《工人日报》办的小报——《新报》，刊登网上文章“七可笑”，加以封闭。刘云山两次去报社，左一个关根，右一个关根。江占据要津，大势不可乐观。韩纲［钢］谈了党校情况相似，郑必坚那套毛邓江并谈等已失效，只谈“三个代表”了。华贻芳则言，上台后，胡温已得分，胡温吴三人出国，都受到赞扬，无辫子可抓。胡十年经验，很是稳重，不比耀邦（天真，非政治家只是赤子之心）,很内向，能应付复杂局面。老左爷还建议今年要大纪念毛 110 周年诞辰，同七一、十一等纪念日同等庆祝（是否以此压江？）

晚餐丰盛，光远病罩还未解决，精神还好，仍谈“要看”。

2003 年 6 月 22 日（星期日）多云、阵雨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朱维民来，送礼物。他同山西关系甚好。一人独居，养猫一只，也算有伴也。已 73 岁。为乳山张大爷儿子家买拖拉机、榨油机等，还为他们一家人得病无人管呼吁。政协发话，县委书记带医生去看望。朱是一个记恩之人。他得到的信息似乎与昨天听到的相反，三个代表吹嘘是胡的手法也。这大概是一般外界的看法。

胜利、满起两家一起午晚餐。朱午餐后去江丰儿子家。满起晚上送他回家。

下午同胜利手谈，败多胜少，毛病不改。

2003 年 6 月 23 日（星期一）（昨夜雨）晴

五点半起床。《怀慎之》上册看完。何清涟文，记述 99 年深圳四人谈话（二李、厚泽、何），我以“屁股决定脑袋”回答一心做官的人，思想无法解放。完全忘记了。

薛京下午来，让去张思之家。张去湖南，为雷霞辩护，他要一些有关资料，薛带去，让他挑选。

2003 年 6 月 24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仍赤膊一夜。近日恢复早起在阳台活动一刻钟。

还有几起文债压着，自己的清样却未开篇！

上午李柏光来，送西藏藏花等泡制的酒一瓶，喝一两，会如何增加活力。十二点如约到工人出版社附近一酒店聚餐，除何家栋外，有美使馆教育交流中心主任金大友（属新闻文化处，满口京腔），还有他们的同伙友人：赵岩（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张祖桦（教授，正信和有限责任公司）、董郁玉（《光明日报》主任编辑）、刘卫华（21 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吴琰（《工人日报》法制部主任）等，多数说来过我家或见过。边吃边谈，到三点始散。我送李一套《怀慎之》。他们之中也有人得到。全球化即美国化是谈的主题，也谈到美国的黑人问题等。金某即反对打伊拉克的。当前形势、信息等大体看

法相似。

下午四点到文津街，恢复游泳，600米觉累，用肥皂洗了痛快澡。

郑仲兵晚上电话，同王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联系，愿意交谈。反映当前形势，同我们估计差不多：江不甘寂寞，胡温得分，群众拥护，出不了大事也。

收到钟叔河信，谈润泉病情（我的信让俞看了，并唸给听了）。又附张志浩信并俞给张的信，谈他们“小四人帮”“福祸相依五十年”情景，感人至深。

2003年6月25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仍赤膊，半夜着睡衣。阳台活动一刻钟。续看《怀慎之》下册。收到香港诗人活动家磊怀寄来的条幅与诗集，有对我的鹤顶诗，冠以“李锐先生”。其人是谢文清关系认识的。

下午游600米，已不觉累。

2003年6月26日（星期四）晴（昨夜雨）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阳台活动一刻钟。

上午仍翻《怀慎之》下册。

下午二点游泳，水温较高，600米，恢复正常了。

朱朱、威威来。威威工作，党校政法部李良栋部长同他谈了，可以任教，但一位副校长不赞同。我只得向虞云耀（常务副校长）写一介绍信，请予关注。朱朱对这个弟弟算是关心的了。想起灼姐的五个儿女与当年“家教”，令人叹息。

华贻芳来，他是网上专家，资料专供厚泽等。认为我们这两栋楼有人专司其职，他可按时供给光盘。大概情况了解多，认为江已“完全腐败，不可救药”。贾属厦门案，黄生活腐败，在上海呆不住（有一大校状告）。

2003年6月27日（星期五）晴、几次阵雨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一刻钟。下午雨后，到阳台才觉得凉爽一点。一天到晚出汗，一种老态乎？

上午三起客人：伯村长女来，父亲立传，找延安时期等材料，略谈我所知中央组织部等情况（如彭真代陈云）及伯村负责过自然科学院抢救（武衡回忆过）。让她看《组史资料》，并带去一卷。

谢文清女儿来，取走《怀慎之》。谈《谁是新中国》一书，很有看头，应允送来。

黄静波先来电话，随后到来（带上水果），谈到只有我的转信有结果，为绥德穷困，批了二千万。崔军家只隔30里（大概是为“感激”此事而来）。送他《耀邦谈话》等二文。

李普送来网上有关周正毅案和朱镕基在上海两次痛哭信息资料。周案捂严，党国腐败大概空前了。这证明了昨天华的估计。

王怀安介绍在党校工作的许近扬来，说我答应过李公天一本《其人》。略谈党校情况，虞等都是做官的人，郑必坚同学员讲演：你们现在是地、局级，将来都是部级了。此种制度，学校变成染缸而已。

吴勇来，取走《怀慎之》，徐滨想看。

下午游800米，有点累了。

2003年6月28日（星期六）晴、阵雨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一刻钟。

刘皓宇寄来《生命的赞歌》，作者梅台加已失双臂，用嘴含笔写成自传。云南地下党员，解放前夕就遭诬陷，肃反时，自杀触高压电致残。一生苦难，口笔写成，书中引用了我的“反左”之言。

上午刘　辉（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索字：“星沙商业步行街”，回长沙后，可能在长沙县做负责工作（党校三年读博士，喜书法）。带来一本《邵燕祥自述》，内中有我的照片，并《中国书法史》作者钟明善赠。接着应湖北安陆诗词会杨业荣约，为《当代自寿诗词》选粹［萃］题辞。书“咏老”绝句，又录古人句：

“鬓华虽改心未改，岁老尤当充上驹。”

李柏光、赵岩、王厚辉（福建省委组织部富闽基金会办公室副主任）、肖祥金（记者）四人来。他们要出一套《走进政治文明》的丛书，聘我当顾问（也聘宣传部长等）。闲谈一阵。政治文明与两个先进都在西方美国这些国家也。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规律谈清楚，同中国传统文化、政体传统，中西对比谈清楚。

杨小玲来，带来大虾，午餐丰富。

下午朱正来，谈“引蛇出洞”同慎之估计的出入。毛是一个很复杂的人。

2003 年 6 月 29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 20 分钟。

翻看赵岩給的《中国社会导刊》去年一月号（过去不知此刊），其中有他采访的《百姓告状怎一个“难”字了得》。黑龙江一公民四次上京，最后在最高检院举报中心，竟挨了一顿痛打，于是状告最高检察院，几个月到各法院状诉，毫无结果。赵岩因刊此文被撤职，改去《改革》杂志社。此刊专登社会底层情况。

胜利、小玲两家来。中午未休息，同胜利手谈到下午三点。只有一两盘下得顺手。

王怀安来，谈他当年在保安处情况，是 1943 年 5 月下旬被捕的，当是周风［凤］平一案，逼供之下承认，是一种“党绝对真确”心态形成的，悟出“我参加的那个党不对头”。审问者叶远高于是说：“这就对头了”，乃“红旗党”也。1945 年作结论，还有个“犯自由主义”的尾巴。后又谈到在司法部打成右派，郑绍文领导的党组执行董老思想，不赞成搞运动，讲法治，只将他这个“军师”打成右派，其他放过。王比我大两岁，夫人胡大姐已 91 岁，还记得 1938 年在武汉一起开全国学联会的情况。对小妹书有意见，“太不厚道”也。认为范是坚决“听党的话”也。

2003 年 6 月 30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一刻钟。

八点半到办公室，九点到大会堂参加部里全体干部大会，听三个月来以“公道正派”为主干的干部学习汇报。台上坐了十个人，有五个生面孔。同张传［全］景、张洁如坐在一起。周洁冰过来，谈她赞成我十六大写的信，非常真诚。张谈两点意见：毛泽东从来没有自己号召读他的著作；毛的文章都是自己写的，现在是有笔杆子写。都是针对江而言的。散会后，同台上几人碰面，贺国强惊讶我也来了。我说：不能脱离现实。

薛京在看全集清样。

下午浏览报刊。“下册”怪［快］翻完了。陈放的文章，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政治生态”是三类：御用、游离（庞大族群：自私、随风、唯上、两面等）与独立（“流血自嗣同始”）。分析较深刻。

2003 年 7 月 1 日（星期二）晴转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阳台活动一刻钟。

让满起到办公室，取资料送与张思之。张已收到雷霞案的两宗起诉状，均难成立。雷给薛京电话，谈儿子来京就学事（是否松动了？）

谢文清女儿送来《谁是新中国》书，约 70 万字，美国出版的。

下午游 600 米。彬彬送来一本《纪实》半月刊，刊有《朱镕基传奇》（转载《南方周末》）。她的女儿大概看到文中有我的一两处“述说”，于是定要送来。彬彬比我小一两岁，很是老态龙钟了。收到湖南寄来的《旷壁城纪念文集》，活到 89 岁。

李普电话：71 讲话传说不讲了，为了抵制“三个代表”？网上传言难以相信。

2003 年 7 月 2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一刻钟。

《怀慎之》下册翻完。书末有一篇“记一次‘思想操练’”（作者史之良）98 年 6 月 13 日一次聚会，有慎之、费孝通、曾彦修等，记录了我的讲话，内中有邓说的：“毛在毛说了算”等三句话，这倒是一个旁证了。

“三个代表”长篇讲话发表了。张宣三电话，说那种有“四个坚持”的话。下午游 700 米。

李可电话：余光生的儿子要来看我。郭先逑电话，安若（双眼已失明）要来看我。

2003 年 7 月 3 日（星期四）晴、多云，下午阵雨

五点起床。阳台活动 20 分钟。

处理信件，复寄几封积压信件（安徽张如平、山东陈铁如等），寄扬州方行重《怀慎之》。

从丁东处取来 11 本《怀慎之》，寄胡、吴、温、李各一套，张宣山 5 本等。

下午游 600 米。上午李原（谢涛［韬］介绍）来，原云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闫红彦[7]秘书。给我一本《只唯实》（闫的传记），略谈闫其人，并谈高岗。给《日记》并《其人》。

为玉珍抄简历，米脂县要，大概要编什么县记需要。

2003 年 7 月 4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阳台活动一刻钟。浏览报纸。

整天整理书房杂件，只是将杂志清理毕，还让满起分类，发现刘道玉去年十月给我的信，一直没有找到。

下午游 600 米，仍喜欢在泳池中“超前”，超越那些游得慢的人。

张宣三电话（给他送去五套《怀慎之》）。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百字说明”，他给了我一封信。

2003 年 7 月 5 日（星期六）多云、小雨

四点醒来，睡不着了，即起床。阳台活动廿分钟。翻看杂件。

---

[7] 闫红彦：（1909—1967）陕西安定瓦窑堡人。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1931 年其领导的游击队并入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后一直在中共军队中担任政治工作。1949 年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1955 年授上将军衔，是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文革中在云南自杀。

上午郭先逑与儿子谢明（进出口银行国际部副总）九点前即到，随后安若同两女儿汪葆明（红十字总会筹资宣传处处长），汪向东（社科院资料室）来。原来目的是要听我这个“精英领袖”人物的漫谈。只好应命，从马恩列斯毛邓都要弄清楚谈起，然后形势与人事。十六大信的风波事，将为《21 世纪环球报导》鸣冤信给他们了。关于“三个代表”唸了我的发言稿。田绿萍还抄了一份。安若的儿子汪丁丁说是来过，我却毫无印象。大形势我还是有乐观一面，但得慢慢来也。也谈到江、胡的区别。“三个代表”有积极意义（谈及钟沛璋等谈话事）。

玉珍买了许多菜，并约田绿萍来。胜利、满起、小玲三人帮厨，一大桌菜。安若双目失明，但精神甚好，已 80 岁。她的丈夫是原历史博物馆馆长，已去世。还谈到做一切好事，好思想、主张，都可以“三个代表”包装，以便合法也。田春节去看望过范元甄，放了答复女儿的录音带，她对范说：尊重你，崇拜李。

中午未休息，同胜利手谈多局，只一局合理。

游 400 米。整日未休息，不能过累。

2003 年 7 月 6 日（星期日）从夜起，几整日雨

五点多起床。近日已全半赤身睡，且用凉席了。阳台活动 20 分钟。上下午仍到阳台小活动。

翻看《谁是新中国》导论：“革命与复辟”，将我们搞的革命定名为：“暴力共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几乎全否定。

收到张宣三的一页信，谈他对马克思及其主义的简要看法，下午又通电话，作了些补充。他说，必须修正其错误部分。我们看法基本一致。

同玉珍谈到小妹事，又引起不快，以沉默过去。这是一个难解的结。

张爱萍去世了，93 岁。

2003 年 7 月 7 日（星期一）晴、傍晚小雨

不到五点起床。阳台活动 20 分钟。

翻看吴宗煌的《对马克思主义再认识》，认为只是一种革命学说，三个来源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否定。

重读《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其中观点，现在也不算什么“尖锐”了，当年大概许多人接受不了，所以闹出“小风波”。

2003 年 7 月 8 日（星期二）晴

五点起床。阳台活动 20 分钟。浏览报纸。

上午九点周倜夫妇来，在美国住了 7 个月，知道这场风波热闹情景。特送我一铜镜型希腊思想者，在一个博物馆买到的。自己过去十来年写的文章约 50 万字要出版，拿出几篇让我一阅，最后提出写序。好在是几个月后的事。只好答应下来。

同薛京电话，威威工作同虞云耀通了电话。13 日左右去宽沟。

贾文平电话，送来《凤凰周刊》今年第 10 期。从传达室取回。封面上端印有小字：“赠 VCD 毛泽东的秘书李锐悲喜录”，光盘就夹在封后。满起从家中取来 VCD，放映了一次。似比凤凰台广播的要多一些。

下午游 400 米。晚上毛应民同华宝斋主人蒋黎明（女）来，谈其父已去世（52 岁），已被选为政协委员，使我想起《中共八十年档案》两厚函复印件，钟伯熙送来的。原来是华宝斋出品，还记起那次政

协开的会（蒋说我发了言）。现政协有个华宝斋书院，请我定要去参观（为了题词也）。送小毛《怀慎之》，以便浙江传播。谈“三个代表”大可利用，一切好事都可以往里面装。

夜观《屠城血证》，日本兵在南京大屠杀纪实。此片应在日本广为放映。

2003年7月9日（星期三）晴

昨夜服眠药，六点起床。阳台活动20分钟。

上午吴宗煌来，留下任仲夷为他著作写的短序。我说我的几句话，一定日内写好。

陈明夫妇来，送我侯井天详注自印的《聶绀弩旧体诗全编》（只印了 500 套）。从而谈到《散宜生诗》出版时，胡乔木硬自凑上去作序事。又一本《丁玲最后的日子》，王增如著的。谈到中组部为丁玲彻底平反事，陈明忙说，最清楚，“是你帮的忙”。（似看到陈明有过一篇文章，归功于贺敬之？）因夫人在旁，我就说明，除周扬、陆定一持不同意见外，还有帅大姐、章蕴大姐有言：“不守妇道”。因此，书记处讨论通过时，只是宋任穷、胡启立、耀邦几个人，我定的稿子。最后我向陈明说了一句：丁玲在时我没讲过，她还是有点左的。陈也说，她看不透毛泽东。谈到十一点放［方］散去。

丁东来，香港出《怀慎之》（选100篇），要我题写书名。随即应李普电话约，到李家，厚泽、李柏光在，另一初识王天成（名片：法学硕士，1992年在北大成立自由民主党，关了五年，永州人），随后赵岩和金大友主任来。一起到附近馆子吃饭。金大友谈美国民间认同爵士乐是一种美国文化基础（基调），似是回答我上次对他谈：黑人问题是美国痼疾。厚泽将话题转到毛的好恶，不见谈李世民。我于是谈到自己看法及小经历：李世民能纳谏，能容人（用魏征），这恐怕“不合孤意”。讲“李锐怕鬼”其事（1959年4月上海会议“只给骨头不给肉”等事），庐山会议通过决议时故意问：“追随者是谁？”大声说：“李锐你不够格，你不是中央委员，只能当追随者”。如此奚落。回北京后（因知道我的家庭地主出身），还下令组织部门，要查一查司局长以上干部的成分。还谈了些其他细事，引起大家兴趣。

金大友送我们每人八本《交流》，赵岩又送我们《美国读本》上下册，这正是想看的书。

晚上单少杰来，他新写的几篇文章与我一阅。谈到怕来打搅，有一年多不见面了。问萧延中情况。说丁子霖想见我，想见慎之却无缘了。答应暑假后再说。写了一篇怀慎之文，同我并列而议。给他港版《母亲》、《新湖南报五十人》等。谈毛与人性的背离。

整天人客不断。伯村两个女儿又来，父亲当年旧事，健在的有关人都点名了，刘家栋、袁宝华、周太和、于若木等。79年后，思想是解放了的。高岗一案很难办，不过案中人79年后都恢复了工作。谈到陈云曾支持过高（说是林陈一起写过什么，我却不知）。

2003年7月10日（星四）晴

五点起床，阳台活动20分钟。浏览报刊。

清理带走资料。南北两屋，满屋杂件资料，人也被埋起来了。如何是好！何日能解脱——什么都舍不得丢。

李郁电话，杜老90，光远88，15日下午做寿（前天杜导正通知不算了）。大概有五桌人。

同薛京谈定，16日去宽沟。

下午游600米。玉珍为我定做了一张高背藤椅，十分舒服。

2003年7月11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阳台活动20分钟。

翻看《丁玲最后的日子》。夫妇同乔木、邓力群关系甚密切也。

上午丁东来，谈关于马克思主义评说短言。书写《怀念李慎之》书名，决定出港版，从旧字篓中找出未用两秦城旧句，赠山东老照片社冯力安［克力］、张杰，要了一两年，早忘记了。

张思之电话，星期一去长沙，为雷霞案开庭。谈湖南人事情况，可谈之人等。随即玉珍同齐振英电话。

下午游 600 米。晚上王永治来，改好第二封信，催《21 世纪环球报导》复刊。王谈，关键在张德江拦阻。夜观“艺术人生”，访谈王姬，原来这位演员身世如此艰难，在美国打工，丈夫女儿在美国，自己在国内奋斗，还有一个弱智儿子。

2003 年 7 月 12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 20 分钟。

翻吴宗煌的《对马克思主义再认识》。是全面批判与修正了。“只是一种革命学说”，“哲学误区重重”，“政治经济学是虚构的”，“科学社会主义不科学”，头四章的题目即如此。

上午八点半到八宝山向张爱萍告别。遇见刘延东的姊弟们，问“思想解不解放”？灵堂高立大半身塑像，栩栩如生。同张灿明紧紧握手。

下午游 600 米。“鲁豫有约”谈陈景润，夫人泪眼汪汪。

2003 年 7 月 13 日（星期日）多云

三点半醒来，睡不着，索兴起床。开始写吴宗煌要的短序，得 800 字，可能还得此数才能完稿。

上午九点后，宋晓梦、许医农、朱正先后来。向宋、许唸了未完稿，得到首肯。同她［他］们漫谈形势，许善玩电脑，信息甚多。薛京已请她看我的文集清样。给朱正看了钟叔河信，张志浩谈俞润泉的病危情。他们四人是当年的“小四人帮”。将朱维民的两本传记稿交朱一阅。实在是看不过来。胜利、满起两家来，午餐极丰富。同胜利手谈，从下午到晚上，老毛病改不了。

2003 年 7 月 14 日（星期一）多云、27℃

昨夜服眠药，睡到四点半，五点起床。

整天基本伏案，将《对马克思主义再认识》的序言写好，达 2400 字。原来只拟写几百字的。

晚上特别唸给玉珍听了，让她知道我这几天老翻书又睡不好的原因。

找不到《宣言》，只好电话问蔡德诚，弄清“高额累进所得税”等是书上有的。

将陆钦侃等 43 位专家有关三峡蓄水先不超过 156 米等建议书寄胡、吴、温、贾四常委和三个有关委员会（我附了几句话）；又将《21 世纪环球报导》还为复刊的第二封信寄胡和李长春。

王宁来京，电话中谈到我的信在广东老干部中的广泛影响。她已 90 岁了。

玉珍到 24 楼吊瓶，又遇见高沂，说有位老头又说：李锐为何老骂马泽东，高与之争辩。

2003 年 7 月 15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阳台活动一刻钟。又将序言稿看了几遍。让薛京复印了 8 份。玉珍为我理发。

开始找出要带走的资料和书籍。决定 17 日去宽沟。除同丁东口述历史外，主要看好《留言》、《日记》、《李范信件》三部分清样。

下午先游 400 米后，同玉珍一起到云龙海鲜酒家（东三环南十里河桥）参加杜老 90，光远 88 双寿

会。这恐怕是世界最大的酒家了，可容一万人。到三十多人。李昌、胡积［绩］伟、胡德平等，还有汤一介、乐黛云夫妇，任不寐、韩钢、丁东等，常聚会的吴象、吴明瑜、孙长江、郑仲兵等都来了。

马立诚先谈“新闻”：①《战略与管理》3期刊登一篇农村情况考察报告，湖南农民有组织反抗（湖南调查），负担太重，有网络，形成势力，要组织农会。胡锦涛准备召见作者（于建嵘）。《中国青年报》还刊文呼应。此刊被中宣部勒令三次停刊。②《怀念慎之》书，中宣部通知：不抄［炒］作，有的文章有问题，也不追究。③七一讲话，大讲三个代表，江很满意。矛盾缓和。④香港廿三条问题，50万人游行（放弃三项），使董下台，直接选举，或另换人。周正毅案，朱镕基认为黄菊、吴邦国有责任，自己责任更大，谈时流了眼泪。

朱厚泽谈青岛宪法讨论会情况，曹思源筹划的，在青岛大学法学院开。1）官方想把马列毛邓江五代写入宪法。2）列入财产保护法。3）非典关系人祸，控制信息不对。4）孙志刚事件，迁移自由。序言（关系党合法问题）要不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不提。江平等发言。小修，不要大修。厚泽说，宪法是进口物，强人政治应转型了。政府按规则办事。曹思源说，要敢提意见，恢复主席制是他提的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锦涛提新三民主义：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应加一条：权为民所授。

吴象谈见万里情况，耳朵全聋。四人（万、乔、宋、谷）上书无其事（我早已估计到了），只说了：江很讨厌，越来越讨厌。

李郁详细反映了江平、吴敬琏等一批法学家宪法讨论会情况（吴邦国为组长，要征求法学界意见）。介绍了曹思源9条意见。会上意见：宪法三大部分组成——基本原则，国家权力，基本政策。

中共本来就不准备实行，摆个形式而已。

上策大修，规定公民权利等；中策不要修（三个代表等写进去，失去权威意义）；下策小修，确定财产权等。有人不赞成修，每次修都不落实，如财产权，房屋拆迁，农民土地转用，两大违法。

公民权利要落到实处。茅于轼谈，共产党合法问题，马列主义打天下、坐天下（两合法）。大跃进、文革，现建在1978年后成就上。

无产阶级专政应取消，同人权对立。秦晖：原来宪法落实，现状就会好得多。党在宪法内活动，现两张皮，到高级阶段再修。

人权为本位，同港澳基本法统一。司法必须独立。人大变成议会。现在人大专利化。代表真选举，不要搞样子。恶宪改成良宪：人权、思想、罢工自由，独立工会、农会等。

我谈“访谈记”政治风波我对位［付］办法。最近又再次上书呼吁《环球导报》复刊，寄出《怀慎之》及三峡问题件等。要设法做具体事，推动形势发展，我们都对历史负责。序言交厚泽、丁东、何方、韩钢、马立诚、冯兰瑞等过目，何方有修改意见，都认可也。

晚上上楼交小满短信，依妹儿给小妹，交待苏绍智回国事，公安部通知已告美国使馆。

2003年7月16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五点起床。阳台活动一刻钟。又将序言小作修正。（昨天送与张宣三，他作了两处重要修改，列宁主义斯大林发展了。）

九点到《炎黄春秋》社开座谈会（杜导正宣布是我建议为杜老做寿）。到二十多人，有凌云、杨继绳、吴思等。

方实谈，李普怀慎之文，贬了鲁迅（还刊了李维汉反封建文），中宣部有意见。新闻署批示，说《炎黄》，有的办成港刊一样，不将本署放在眼内，自称改革派。批评了十几个杂志，有《炎》，“你们另找

婆家”。一位副署长又对《炎》说：决无恶意，仅打招呼，照顾批毛，高抬贵手。李普说：要反击，抓住个案，完全违宪。三个博士提意见，孙志刚案，改收容遣送法为收容救济法。争取言论自由（新闻总署关于我十六大信的说法是：你们在研究，我们也在研究，党内发表好）。何方谈：李长春认为，黄菊管理上海，一个声音。张德江是金日成大学毕业的，想将广东“上海化”。公开凡是派不可能，江绵恒掌握网络。中国人现在有钱有利即行，关心国家者少。

杜老：现在是专制转民主过渡时期，较量时期。从上到下要不要透明度，对政策、知情权，凡事应有公共选择。非典张文康事件（已有400例），幸亏有蒋彦永、钟南山。关怀人民生命第一，以人为主。1）以人为本。2）政府有透明度。3）人民对己对人负责。责任意识，过去见物不见人，只讲GDP，无个人利益。毛在饿死3600万。胡温关心非典。淮河“不要严防死守”。《炎黄》停刊一次也好，暴露专制主义。《财经》不让刊周正毅案（刊出了）。历史敏感问题开个单子，能透明到何程度：六四、毛、斯、第三国际、刘、周，不能太迁就，有自己独立性。不能只一个声音。

光远：争取更多朋友，搞网站。党史四人物：毛邓胡乔木，耀邦没掌握权力，唯一不是从毛传统来的。乔木曾向毛写信揭邓小平，向江青写效忠信。民心第一，国家与法高于一切。真理在手，大有作为。人心所向，应抱乐观主义。

何方：张文康事反复，不抱幻想。“香港大陆化”，“大陆香港化”？写毛，谨慎为上。

曾彦修：存在第一，《炎》不能被封。

杨继绳：对中宣部这点意见，不要看得太重，写信批驳。读报小组那些人下来的老“左”们。注意不要太刺激就是。传统文化不能给中国带来民主。李长春讲话值得注意：凡是妨碍、束缚文化事业发展等，坚决突破（我们要有粉碎四人帮后勇气）。深圳市委在学习长春讲话。现在双方斗争局面（马恩列斯毛江论无阶先进性一书出版）。

吴象：二老（老百姓、老同志）满意胡温，口碑不错。

凌云：有些老家伙前一时期反“左”，现在批右。民心中不存在没意思。《炎黄》要力保存正[在]。

钟沛璋：力量斗争形势很复杂。赞成我的意见：该讲的定要讲，为言论自由斗争，党不能再这样下去。当然，也要谨慎。

戴煌大声讲毛：前27年（现在是后27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罪大恶极。耀邦领导时，有望改掉过去“左”，赵想淡化党。江极权搞了13年，很可笑。但总算能讲点真话了，专制余毒维持下去。蒋介石当年站在林森头上（这次告别张爱萍走第二了）[8]。仇视知识分子，从湖南农运报告开始，知识分子是敌人（许良英夫人文章）。胡志明曾反对中国土改方式，毛认为胡不对。“我决不下罪己诏”。“农民只能跟我走”。“三个代表”只有在反思过去基础上才有意义。张思之曾建议《炎》开宪法讨论会，未成。李长春在河南影响不好。到人民日报只讲党性。

朱厚泽：权力与政策过渡期，政治学规律，强人死后，继承者权威逐渐下降，总想扩大群基础。13年六四后接班，向前任学一手经济，一手政治，宣扬13年如何光明，捂住所有矛盾。现在到处炮声。上海周正毅案，孙志刚事件，到处捂盖子，讲历史也捂。

序言交何方、吴象阅。饭后两点半才到家。下午吴宗熿来取走，很是满意。寄《同舟共进》。

[8] 戴煌在这里说的是：当年林森曾接替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历时十二年，但在此期间林森并无实权，凡事还是蒋介石说了算。而江泽民在前不久的张爱萍的遗体告别仪式上“走第二了”，即跟在胡锦涛的后边。戴煌认为这总算是一种被迫的进步。——李南央注

2003 年 7 月 17 日（星期四）晴 到宽沟

昨夜服眠药，睡到五点。五点半起床。阳台略活动。清理带走资料书籍与用物（衣服药品等玉珍早已装箱）。青干局与组织史时文件资料即一大口袋，八十年代日记与小妹整好李范信件等也是一口袋，还找出些其他资料与《晚年周》等要看的书。边清边休息，完全不能持重物。让满起帮忙，将北屋藏的刊物大半装入两纸箱。午餐后略休息。

两点出发，接薛京、丁东，从北四环转上机场道。下午近四点到宽沟。西四合院老住房又装修一新，更感豪华。正副所所［长］都来看望小坐，客气之至。服务员老的特别亲热。玉珍没来时，我在卧室工作（有书桌可用了）。窗台、抽屉都可放资料；外屋让丁东工作。晚餐有所长陪同喝酒。路上遇见于明涛夫妇（他们来过周末）。晚上只看了新闻。三人谈定工作，先把日记搞好，王建国即交九十年代，想在国庆前后出版。很看中这部书。朱正称，乃当代《翁同和［龢］日记》也。

玉珍电话，嘱我服眠药早睡觉。

2003 年 7 月 18 日（星期五）晴、下午有阵雨

昨夜九点半服眠药上床，五点半起床。户外略活动。早餐后散步半小时。整日伏案，看 1982 年日记，到夜 10 点，看改完到 5 月。进度慢。要害人事太多。下午到室内游泳池遊［游］约 20 多分钟，水太热，32℃。电视只看了新闻。丁东录了一段谈当年同陈云关系，为何说我“政治强”。

2003 年 7 月 19 日（星期六）晴转阴、阵雨

睡得不错，六点起床。户外活动一刻钟，即伏案看日记。上午十点后，同丁东手谈两盘，一负一胜。

仍只看新闻，十一点上床。已看到 11 月 13 日。个别字句删改，余皆错字。人名太多！

昨天散步觉脚沉腰痛，今天好多了。下午仍游 20 分钟。外池已开始放水。

同玉珍两次电话报平安。小妹电话，介绍一北大女教授吕某，环保与熊猫专家，因甘孜要建水电站（李鹏儿子管），要来找我。后又接本人电话。

2003 年 7 月 20 日（星期日）阴间晴

昨夜伏案到十一点。睡得不错。六点半起床。

大部分时间伏案。1982 年校订完。相当费力。有的字自己也鉴别不清，人名太多。十二月到上海处理班子问题，记得相当细。上午户外作气功十分钟。

下午吕植（女博士，北大生命科学院教授）与孙姗（保护国际项目官员，女）来，谈康定地区格错水电站修建，将破坏贡嘎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藏族人有反映，他们十多专家打了报告，但地方政府要修，国家环保局也支持。装机 20 多万，还有地震问题。于是向成勘院写一信，介绍她们去了解实情。

同丁东手谈，大胜一局。开始看 1983 年。

2003 年 7 月 21 日（星期一）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整天伏案，已看到七月。日记本中缺四月十五——五月廿二出差两湖两广，

应当有另外本子记，不会中断的。[9]

上午同丁东手谈一局，下午到室内泳池游约半小时。来回走路仍觉气不顺。

玉珍电话告知，晓梦同李冰封电话，才知道《其人》在湖南曾被盗印了二万本。

散步时总觉气短，腿沉。比去年不同了。

2003 年 7 月 22 日（星期二）阴

五点半起床。睡足约七小时，中午又休息一小时。

整天伏案。83 年看到 8 月，并去几内亚十天。其他 83 年 8——84.2 一本，未能排印出。84 年看完 3 个月。手谈一局。

上午十一点多，李宗贤、刘灵、王益（拍《红军在重庆》制片人）及支持经济的地产经理包天华来。刘送我一些老年补药。《重庆革命老区》今年第四期刊出 16 大信（按《炎黄》版）并照片简历，说是在这次全国老区会上引起轰动，老同志都赞成这些建议。招待丰盛午餐，并由满起接他们来去。下去在露天泳池游了五圈。水冷。晚上观《铿锵玫瑰》到十点。

2003 年 7 月 23 日（星期三）阴、阵雨

五点起床。户外活动一刻钟。中午睡着一小时。

整日伏案。1984.5 月份快看完了。许多人事活动，都忘记了。如陈维［伟］力谈父亲太固执，是有价值的。还有陈元同朱佳木的矛盾等，这些小事有记载。

同丁东手谈两局，又大胜一局。似觉有进步。花了一个多小时。没有游泳。

李郁电话，《世纪留言》拟出国内版。

今天没有游泳。晚十点半就寝。玉珍电话。毛卫平与凌辉来家，为平江电视剧删去我的镜头很是不平，认为是中宣部干的。

2003 年 7 月 24 日（星期四）阴

五点起床。户外活动一刻钟。午睡一个多小时。

整天伏案，进度不快。订正到 1984.8.10.人事交往真多，许多人物都不断出现，有些话还不得不删去，如杨弟甫对黄道奇的评价。丁东不断说，日记的价值不可低估。

今天又没游泳。同丁东手谈，平手。确有进步了。

晚上看电视，听不到电话响，玉珍着急了，让丁东接话找我。家中不断客人来找。

2003 年 7 月 25 日（星期五）阴

六点过起床。户外活动一刻钟。有点毛毛雨，随停。整天是阴天。

进度很慢，只到 10 月，真是离职的那两个月，情况复杂，记的人事甚多，因此看得慢。这对“口述”有极大好处。当年多少人为我鸣不平。

手谈二局，负一局，共花一小时。下午到室内池游约 20 多分钟。走路仍不行。这两天饭后散步范围扩大。

---

[9] 2017 年 10 月，我在父亲书房找到几本工作笔记本。其中标号⑤的笔记本封面标注时间是 1983.4-5。此段内容可查看“李锐 1946-1994 工作笔记”第五册内容。——李南央注

晚上苏志宏夫妇来，催我《留言》快交卷。

周笃文电话，几处诗词会约去，八、九月间，都去不成。丁东同苏回城。

2003 年 7 月 26 日（星期六）阴

五点半起床。户外略作活动。微雨。

整天伏案。1984 年校订完毕。开始看《世纪留言》最后清样。

只是饭后稍绕弯走步，没有游泳。

晚上看电视，如在家中。

玉珍电话，星期一上午同丁东一起来。

2003 年 7 月 27 日（星期日）阵雨、阴

六点起床。户外活动一刻钟。即伏案。

早餐后散步，山上下来遇雨，转大后，由面包车送回。

《留言》看了一多半，有的细看，有的只对正清样校稿。速度较快。散步时腿仍感沉重，腰部也不对劲。下午到户外做了十分钟气功。

2003 年 7 月 28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户外活动十分钟。《留言》只剩个尾部了。

上午十点多，玉珍和丁东归来，带来些信件及《毛简青传》（毛卫平和凌辉来家），要写序言。家中还是电话、客人不断。丁东从日记中知道，那几本书都是在外地避暑或在医院中脱稿的。称我为老人中千人难找一个也。

下午四点半到外池游泳，水仍冷，十分钟即上来了。

2003 年 7 月 29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户外活动一刻钟。玉珍在外散步，遇见孟连琨。孟即来闲谈、话旧。对胡、温形势，内有江三人等，看法相同。今年 78 岁，已退下多年。

《留言》全完。我看过的三年日记，丁东又过一次。戴煌写耀邦平反冤案书再版，嘱我写序，两人合作，丁在笔记本电脑上完成，真是快速之至。下午在外池游约十多分钟，水仍觉凉。夜观《刻骨铭心》电影片，苏志宏引导演等来。

2003 年 7 月 30 日（星期三）阴、毛毛雨

六点起床。户外略作活动。

开始看 1985 年日记（丁东已看过）。

上午满起接来王建国和张蓼（北京九州中易科技发展公司董事长），张认识小妹，在海南办出国手续时帮过忙。谈邱会作回忆录很有价值，尤其第二次庐山会议。邱的儿子想出国，想哈佛等邀请，让我作中介。张即去美，可以通过小妹向麦克法夸尔作介绍也。在热河时认识邱，当时印象即好，口碑比黄永胜好。一起午餐。王带走 1982，83，84 三本日记，今早又过一次，丁东也过一次。由王、张等经手出版，先付一万元稿费。丁东让接受这个手续。200 万字，先 2000 套，1982—2002，当代情景也。丁东

随他们进城。

2003 年 7 月 31 日（星期四）多云

六点起床。户外活动一刻钟。续看 85 年日记。有《光明》文之大事件，当时耀邦还贬我也。

上午李其炎来，多年不见，感谢他介绍我来这个好地方。谈苏绍智不能回国事，组织史资料出版不能上电视等事。胡温形势他也看好也。给他《耀邦谈话》等文，答应给《怀慎之》二本。

《世纪留言》已全部看完，定稿。加“43 人三峡蓄水 160”文，“重新认识马义”文，目录小有变动。

下午在外池游泳一刻钟，水仍凉。

晚饭后到东四合院看望孟连琨。

晚上孟同于均波来（并送西参），第一次认识，漫谈健身之道，秦城八年经验，赠《耀邦谈话》。

2003 年 8 月 1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户外活动一刻钟。

翻完张显扬关于唯物史观长文（怀慎之写起）。打电话，已更换了。历史唯物主义也站不住了。我的文章中也提到。

为《世纪留言》写序言，得千字。薛京写的全不能用。下午四点同薛京游泳时，李郁到来。社科出版社想用，欣赏《21 世纪环球》访问记而来。复印一份，李自己有设备。又谈到全集由新闻署拖着。晚餐后回城。序文中加“实施宪政民主”几字，这是现在大家推动的说法。农民到处在闹，走向是自己管自己。李到改革杂志去谈过，那里变成一个信访站。序言末尾谈了下三峡工地之行。

李郁说：现在新左派要为文革平反！《同舟共进》第 7 期刊登了我的“读《新发现的毛泽东》”。

2003 年 8 月 2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户外活动一刻钟。

1985 年日记看到 10 月，进度很慢。人名太多，有的弄不清楚了。

当年《光明日报》三篇杂文，实乃一场大风波，还通报了全国，老中青都同情也。难怪耀邦后来对〈我〉如此亲近。受了王胡子的要挟。

下午游约 500 米，外池水已不太凉。

晚饭后到东山区按摩，北［背］部与腰部近一小时。

2003 年 8 月 3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户外活动一刻钟。

1985 年订正毕，开始 1986 年。

上午十点多，葛主任夫妇来，谈单位情况。威盛案卷宗已转到，经手人表示问号，意见同我们接近（湖南要判无期也）。“郑办好事，任不办事，萧办坏事。”乃院内说法。前次同来家杨小川律师赠我录音机，最小型的，22 小时。我何时能用呢？还送衬衣等，真是盛情难却。午餐后，薛京一起回城。

没有游泳。整下午伏案。赠葛《怀慎之》一套。

晚上遇见白介夫夫妇，去年在此见过的。

2003 年 8 月 4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户外活动一刻钟。上午十点户外作气功十分钟。下午游泳六圈，水已不太凉了。

整日伏案，1986 年日记订正到 6 月底。

晚饭后散步，遇见白介夫，向我要书，答应给《怀慎之》，自己的书手头没了（夫人看过小妹写的书）。

2003 年 8 月 5 日（星期二）阴、阵雨

五点半起床。户外活动一刻钟。

整日伏案。1986 年看到 12 月下旬了。下午阵雨，天凉，没去游泳。

晚餐时，薛京同朱希颜来，仍在北大读博士后，特来看望，也是到此一遊，自己开车。现在青年一种时尚？下海丰收，入学提高，再下再收，这三部曲甚好。

2003 年 8 月 6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一直睡得好。玉珍不如我。户外活动一刻钟。早餐后到白介夫处，赠《怀慎之》。闲谈近二小时。夫人秦肖娜在搞中日关系电视剧，谈马立诚最近一篇谈对日关系新思维，引起舆论大哗。日本大受欢迎。因此谈到自己对日看法，从父母、儿时谈起，决不可放松对小日本的警惕也。近年来有关活动，我均持此态度。又谈形势，对江的看法，都是一致的。白是绥德人，绥师的，在太行《新华日报》呆过，当然认识刘祖春。同杜润生在中科院十多年，文革中一起挨斗。杜被人（老红军）打过耳光，都忘了。夫人看过小妹的书，自然对我发生兴趣也。

1987 年看到 3 月。朱下午回城，帮忙找到医院熟人，为杨东[10]儿子脑开刀作照顾。

游了 10 个来回，600 米，水仍凉。

2003 年 8 月 7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户外活动一刻钟。

整日伏案。1987 年看到 7 月了。速度快不了，时有小的订正。

玉珍上午仍去按摩。下午陪我到游泳池。今天水较温，游了七圈，约 700 米。薛京拔了火罐，未游。

夜仍观电视。

2003 年 8 月 8 日（星期五）阴、有小阵雨

六点起床。户外活动一刻钟。整日伏案。1987 年弄完。由于天气，没有游泳，只是晚餐后散步较多。薛京看文集的进度也慢。

2003 年 8 月 9 日（星期六）阴

六点起床。户外活动 20 分钟。

开始看 1988 年。九点多玉珍去按摩。秦肖娜（白介夫夫人）来，为她主持的中日历史电视片，谈到十一点多。余杰参予其事。她约余明天来，同我谈一次，余很尊重我。将“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

[10] 杨东：是张玉珍养女钟小玲（张玉珍姐姐的孩子）的姐姐佩珍的儿子，居住在陕北米脂县。——李南央注

序言与她一阅。

下午没有游泳，抓紧看稿，速度快不了。

玉珍明天回城，为杨东儿子明明开刀事，是否同大夫见一面，送点怀柔特产。

2003 年 8 月 10 日（星期日）晴转多云

六点起床。户外略作活动。

整日伏案，1988 看到 9 月了。上午满起带毛竹来。

午餐后，玉珍回城。

下午同薛京游泳，只游了四圈，天下毛毛雨了。

2003 年 8 月 11 日（星期一）晴

昨夜服眠药。六点廿分起床。晚餐前将 1988 年订校完毕。上午十点半找按摩师王凯按摩到十二点。大概过重过久，右腿部一直更加疼了。下午游近 700 米。同玉珍两次电话。

2003 年 8 月 12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户外活动几分钟。

上午清理信件，复信五封，多读者信。香港怡然先生（梁通）为黄公度百年祭两次来函件，迟迟复信致歉。当尽力效劳。

开始看小妹整理的父母信件。又是另一大工程也。

下午游 600 米。水温合适了。同玉珍电话报平安。李普电话，华岗百岁诞辰事，向中央写信。

2003 年 8 月 13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户外活动一刻钟。今天没有游泳，看 1939 年我的信件，真是细致而激情的情书也，大道理小道理不断也。

李普夫妇上午近十一点到。一直漫谈。午餐喝酒几杯。午睡后，又谈到近五点始离去。华岗应该纪念，一部大革命史影响多少人。莫明其妙关了十几年。李普为首签名，致胡锦涛。我说不必另外写信了。孙长江策划，任不寐与一女同志二人搞口述历史，此次在北戴河，他谈了十来次，记述整理很快。如此抢救，其实为时已晚。如萧克、张爱萍等都已错过。郑惠只谈了四次。谈毛与刘，生活乱七八糟事真不堪言状也。晚年只剩下张玉凤。毛远新传不亦悲夫。一次江青进来，见王、唐共卧于床，大怒，从此必经张传允也。一声炮响，到底传来是真还是假马克思主义？问题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经过专政到共产主义。孙中山还搞三个时期，还搞训政到宪政也。对刘甚贬：提出毛有决定权（1943）。天津讲话，毛异议，“不知毛有如此想法”，一直纵容也。沈容谈到一件生活“小事”：五十年代初在文化部时，钱俊瑞找她去，进门即拥抱之，急忙斥责退出。告诉一女友，而钱则向党委自首。幸亏告诉了一个人也。还是好心肠。她的父亲是钱大钧的部下，管人事，苏州工商联主席。判刑，也平反了。谈到邓子恢挨批时，毛曾说过：对农民也要专政（邓说，这不要报道出去）。毛的执政、治国就是专政也，个人独断专行也，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也。可说达到古今中外最高典型，超过任一个帝王。因还要做到控制灵魂。李普还谈到五十年代初同姚依林关系密切，有次姚对他说，到中办来当副主任，他未作任何反映［应］。三中全会后，一次陈让他在“内参”上刊一件反映，他全忘了。后来听说陈讲了这样一句话：他同那些年轻人（指耀邦等）搞到一起去了。我说他是国民党区出来的，不懂得党内等级、官位之看重也。

2003 年 8 月 14 日（星期四）晴

上床失眠，近十二点服眠药。六点起床。户外略作活动。续看信件。小妹整理得很仔细。

上午十点，玉珍和丁东来，十三岁的小家伙明明手术成功，五个小时，“像绣花一样”。现在脑手术进步甚快。

同丁东一直手谈，没有一盘下得好的，都半途而废。毛病不改，攻到底也。

我的口述历史，丁东收入电脑已廿多次。由于我忙，文字没交我。拟与长江一谈。《口述历史》第一本即出，社科出版社。三月一本书刊型。

下午丁回城。九十年代日记尚未寄来。

夜仍观电视。玉珍回来，吃药等事我就不管了。

2003 年 8 月 15 日（星期五）阴、阵雨不断

五点醒来，不到六点起床。户外活动一刻钟。

一早就下雨，大小不等。下午停止。

整天伏案，看《大学人文教程》（丁东带回，这次在桂林开了出版会，四十所大学参加），真是一本好书，领导干部尤其应当人人必读。看有关各章，如革命、自由、民主等。

没有游泳，用肥皂洗了个痛快澡，算是运动了。

为玉珍按摩的王某弟弟好诗词，去年改了几首，今年又送来一本，只好改了几首，提点意见退去，并书《雪霜砺剑集》（王成双）。

2003 年 8 月 16 日（星期六）晴、多云

六点起床。户外活动一刻钟。早晨观电视（玉珍发现有关经济的国内外对话，首钢书记为主）知道些动态：中国钢铁并非夕阳工业，已从 1 亿吨到 2 亿吨。美国共消费过 70 亿吨，中国才 23 亿吨。对中国经济看法，必须加强科技与教育的投入。世界形势，国有企业无前途，必私有化，唯一的乃新加坡的航空公司例外，经常同世界同行对比研究，以求进步。首钢仍在发展，已居全国首位。掌握宏观与微观，进行对比，熟悉世界及历史。

收到广西民间文艺家协会请柬（周笃文联系的）9.26—10.6 到广西风景名胜区旅遊，为建“当代千家诗联书法碑林”。已同意前往。玉珍、薛京都没去过桂林也。

续翻《人文教程》，想看的已都过目。

下午游 10 圈，1000 米，意犹未尽也。方实电话：9 月 10 日，有个机关让我去谈三峡。

2003 年 8 月 17 日（星期日）多云

六点起床。户外活动一刻钟。上午又做十分钟气功。没有游泳，同玉珍在东边作器械活动并散步。

看 1939 年范的信。当年参座、邓“妈妈”，都看过我的信也。《人文教程》摘要。

夜仍观电视。日本芥子毒气遗留后患，应算账。

2003 年 8 月 18 日（星期一）阴

六点起床。户外活动一刻钟。续作点摘记，并翻《怀慎之》下卷，最后一篇记有我的一次发言。

今天散步超过一万。

下午四点，张坚、苏志宏同两位日本蔬菜食品专家中西豊（杂贺技术研究所理事长，42 岁），西松武宏（岩井食料株式会社，中国地区担当，60 岁）及中国 SEQ 改良食品机构的李俊奇、蓋军（董事）兼翻译，近十人来。为改良中国蔬菜水果（去农药影响等）专业服务，有一套专门设备光学技术，可差[查]几十种成分问题。中国出口日本的蔬菜水果已减少 80—90%。他们为此努力，已培养中国技术人员廿多人。我谈了中日历史问题，此种合作必须是双赢。谈了父亲与自己有关日本侵略的感受和经历。然后到怀柔城外吃本地菜，土鸡、羊肉、野菜、狗肉等。席间谈得很欢。我说自己是个“政治动物”。他们大概要去海南岛开发，想我作介绍也。

2003 年 8 月 19 日（星期二）阴

五点三刻起床。户外活动一刻钟。

作明天回家准备。上午将《人文教程》摘录完。清理带来各件，装两大袋两小袋。

将这两年诗作又查清一遍。

下午洗澡，没有游泳。夜仍观电视《忠诚卫士》。

2003 年 8 月 20 日（星期三）回到家里

六点起床。户外活动一刻钟。一切收拾停当。

早餐前，几大箱包与小提包八九件全部装车，坐车到餐厅。先在水边散步一刻钟。两位副所长陪餐，非常客气，还每人送一大袋“怀柔三宝“。住了整一个月又三天。明年再见。

九点过回到家中。青山绿草，水溅花木又换成一片楼台了。堆满了报纸刊物。好些诗词、文章“请教”信件。四五个电话。中央党校许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一连三次电话。杜光有篇谈“自由化”文章，想让我一读。最后由丁东 Emil 解决。

2003 年 8 月 21 日（星期四）多云

睡得尚好。五点过起床。没有户外活动了。

翻看信件，查近年诗词。上午完成一件事：将近两年诗作抄出，让薛京打印。又收到 9 月 12—15 在浏阳开诗词会请柬。

十点多陈明远来，赠他编的《假如鲁迅还活着》，上面摘了我一段文章。先谈到郭沫若的“双面人”悲剧与家庭悲剧，夫人与女儿争古董财产，而心脏病发死去。日本夫人生的子女都好。他自己性格内向，少言寡语，与世无争，洁身自好型。对我写的东西有兴趣，鲁书是黄宗英让编的。叫黄宗江为大舅。说我们“三李”。当前中心问题是专制主义。为我改诗：“槛”乃仄声。“徒”脱韵。“门槛”二句改“尽流囚”，“门槛依然”。想编《新世说新语》，要我参加。

下午恢复游泳，只游了 500 米，遇见崔军。晚上同夫人来家，赠土特产。在三峡工地住了三个月，传言我已改变观点。他是不相信的。

2003 年 8 月 22 日（星期五）多云、闷热

六点起床。上午盛禹九来，从美国回来，赠《晚年周》。见到刘宾雁等，都想回来。他原来是《青年报》的，同刘一起打右派。李建新来（代耕的侄子），赠东北名药。看了我的《耀邦谈话》，想见李昭，特写介绍信（德平）。两人竟都是武大毕业的。

2003 年 8 月 23 日（星期六）阴、闷热

六点起床。上午改诗稿（印本）。“晚来”改“稀来”，又改过来，真不像话：“稀来”不通也。

小翻《晚年周》，翻完余英时有关毛的三篇文章（刘敬坤寄来）。

小明明二次开颅，玉珍十分关怀，亲自去看望。

下午四点到亚运村北的北苑路加利大厦（满起找错了，耽误 20 分钟），参加座谈会，到近 30 人。杜、于、李、朱、孙、吴等及马立诚、李盛平、丁东、韩钢等都去了。马即去香港凤凰台任职，欢送之意。马先谈情况：香港 23 条事，关系一国两制真假，只好在 50 万人遊行下让步。董建华无能为力，经济下滑，开放旅遊等。明年台湾大选。港左中右都反 23 条。关于宪法：“千万不要讲修宪”，追查曹思源的青岛会（江平、厚泽、冯兰瑞外，全青年）。一年、十年，纪要签名。序言、无产阶级专政、“人权公约”签了名，不讲不行。宪法法院，“三个代表”写入等。《走向共和》台<湾>放了。几位左爷干涉，胡有批语，被利用，更卡紧。七月下旬，胡接见于建嵘，问到愿调动否？文章资料来源。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如何体会？今后有文仍寄来。未表其他态。有的年青人（新左？）写文，两个十年辉煌，文革十年也辉煌。

当前严重问题是城市下岗，权钱交易。从专制过渡到民主之难（杜老谈）。问题极多。新危机是金融，呆账 25%，国企问题，房地产 30%卖不出，商品积压 40%，如何向农民扩大内需。三农问题。农民进城，怎办？政体改革。对朱镕基专断意见甚大（吴明瑜），东北国企搞不好，磁悬浮车花 100 亿，高速铁路迟迟不修。呆账等不止 25%。还有 19 省缺电。京沪客运占 14%，货运 8.8%。

光远谈宪法，如何落实，写了篇短文。

我谈到孙大午问题。《晚年周》影响大。宪法与宪政。《大学人文教程》出版，40 所大学座谈，等于公民读本，普及人类文明进程知识。

李普没多讲话，建议搞三五人细谈更好。

关于口述历史事，让长江、任不寐同丁东一起碰了头。任给我他的一篇文章（“乡村政权”）与《灾变论》书。

今天的作东主人是吴先祥（1998 年河源市遇见的），现在是北京东方华晨投资公司董事长。晚餐丰富。为我们几人喝了酒鬼。我退席回家，过了八点。

2003 年 8 月 24 日（星期日）多云、闷热

六点前起床。作动身准备，清理要带走资料。

上午杨继亮来（还有一人），电视剧《兴国之道》16 集已完成，前面有我的讲话，赠 16 光盘。我要他们预作准备：送审时如有意见，可以将我的话略去。杨说很温和，不会有问题。

下午卡玛来，她的《早晨八九点钟太阳》写文革的纪录片已完成，英文版已在香港、美国放映，中文有字幕，必要时可翻成中文版。我与小妹在片中已成主要人物，老年人除我只有王光美与黄永玉。谈到采访了宋彬彬，宋夫妇在美国，原不愿接谈，过去有关谣传甚多：她打死过多少人等。她都不支[吱]声（已改名），片中仍未露出形象。

想带走的资料书籍，越找越多，老毛病改不了，也许一种也用不了。发言讲点什么，却未想想。

2003 年 8 月 25 日（星期一）多云 到北戴河

六点起床。收拾行装，还是装了一大口袋，沉沉的。薛京来一起早餐。八点出发，一路稍闭目而已。高速路好，十一点到金海园，好几栋“贵宾楼”。昔日荒滩成胜景了。住三号楼一层，客厅宽大，还有

书房阳台。熟人、生人应接不暇（都是先报读者也）。有一位总参原炮兵部副部长赵文光（少将，72 岁），在门口交谈一阵，谓军内明白人甚多也。安徽的贾愚纠缠照相。晚餐自助甚方面［便］。四人一起到海边散步。夜看完电视剧《忠诚勇士》最后两集，那位省长判刑 12 年。

2003 年 8 月 26 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睡大床，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续看了些资料。玉珍就怕我放炮，愁脸相待。早餐前在院内散步。

八点到一号楼三楼大厅开会，满满一堂近二百人也。主席台坐了二排，有本地的市长等人。还听说有一位国统局局长听说我来了，是否参加颇踌躇，也坐在台上。周笃文致开幕词：诗词总开风气之先，走在时代前面，“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孙轶青又是万言长报告，细声细语唸了一个小时。轮到我发言，讲了约一刻钟（因孙又提毛诗词），以 45 年后旧地重来（1958 年北戴河会议后），正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抓鳖”，开个头。这二年做了十七首诗。谈王若水、李慎之二人，诗人气质、作用。引《诗经》序言“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谈李白、白居易都在诗文中指名批评皇帝。范仲淹《灵鸟赋》：“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也。然后谈知识分子来历，西方从 19 世纪“左拉事件”开始。诗人乃知识分子中先锋，对社会、国事负责，敢提意见者。法国的“人权宣言”美国的“独立宣言”。革命带来前进，也带来动乱后退。宪法的作用，要实行宪政。卡特下来后当木匠，为缺房人建木屋。谈到犹太人亡国两三千年，精神不死，在重视教育，尊重老师与学者。二战被杀死六百万，现 1500 万人，世界 1/400，而得诺贝尔奖者占 18%。有马克思、爱因斯坦。特介绍《大学人文教程》，现代青年人的思想危机：无边消费、历史虚无、狭隘民族之主义。唸了一下这本书的目录。最后将我印发的 17 首诗中的歌谭嗣同与胡耀邦四首唸了，作为结束。会后反映，据说都很满意、高兴也。玉珍也是满口称赞。讲得短，意犹未尽。此种场合看来很合适。

会后又被人缠住照相不已。

午觉睡得很好。晚饭前，香港叶玉超、唐壁珍夫妇来，叙旧情，我写的条幅挂在房中。谈他三个儿子都独立成业。赠玉珍珍品，是诚心诚意。又赠他的诗集数种。谈对联，两三千对了。我告以“窃用”“六宫粉黛无颜色，三峡工程有问题”的原委。随谈他的巧对：“紫荆花开”——“乌鲁木齐”。

17 首诗打印件交周笃文散发，只“偶感”一首写了六四，如觉墨碍，可删去。

由于谈到“九天揽月”，有人建议，这次再来北戴河，应当有诗作也。

晚宴在秦皇岛市，由地方负责人招待。

2003 年 8 月 27 日（星期三）晴

五点多醒来，得句。六点起床，即录下：

五洋捉鳖浪何高，揽月九天气正豪。
钢铁翻番随口出，悲歌胜地忆前朝。

早餐前遇叶玉超，四句示之，二句改了“孤平”：情更豪。

上午参加大会，听各诗人发言，讲的都有内容。边听边搜句，又得两首：

心事翻腾望海楼，重来四十五春秋。
创新正走资修路，照旧仍为专制囚。

天上愁云并未消，海边巨浪总来潮。
世间正道全球化，但望今人学舜尧。

（2003 年 8 月下旬到北戴河参加十七届中华诗词研讨会，四十五年旧地重来，难免有感。）

即交笃文、张作斌过目，他们提出“资修”改“小康”。我不同意，如发表，可让编辑改也。

下午驱车遊海边故地，楼台馆所，海边浴场，热闹非凡，昔日荒滩一去不返了。到中直系统新盖的“部长楼”一观，两厅三居室，有厨房，明年可来也。

晚上作字。为深圳吴北如书对联。海军少将赵文光来，下午小谈，曾将《耀邦谈话》等交他，特赠我七律。其人可交。谈部队颇详：中老一代，80%同我们想法、看法一致。

赵文光：“听李老说诗有感”：

久慕《直言》忆坎坷，　不因祸福避风波。
曾闻敢谏惊牯岭，　今见说诗震戴河。
劝效嗣同洒热血，　应学屈子放长歌。
夕阳不改当年志，　沥胆披肝笔作戈。

原为“为祖国”（脱韵）改之。

2003年8月28日（星期四）雨、大雨久久

六点起床。夜晚已雨。天凉，着夹克。大队人马遊山海关等，周笃文的友人孙毓霜（长城润滑油公司总经理、书记）并锦西石化总厂岳丛林等相邀，郑伯农、杨金亭几人到葫芦禹一遊。修路受阻，十一点多才到。近年新建市（好画最美图画），现代都市模样。到四星级酒店，即入宴席。书记张东生接待。原来主人下午要到沈阳开会，中途退席。张乃组织部出身，表示亲近。席间我讲了几句人类进步规律的话，如西方权力与正确（right）乃一个词也。从题字（会写的不题，不会写的喜题）谈李与江给人印象等。餐后即遊览，到第一站“龙回头”，立一大片石（海中捞出），三字乃书记所写，当然称赞。随后到兴城观文庙，扩大新修，有百家书《论语》碑廊和孔子生平图蹟碑廊。可能是全国独一。古城登鼓楼一览全城千米长，一千五百米宽，历历在目（上次只走过街道）。最后一个项目“九门口”长城，爬上了城头大平台，气喘不已。照相多起。

2003年8月29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睡得尚好。将资料杂件（诗友们送的书、刊、印件甚多）稍作整理。早餐前带上自己文章复印件与《怀慎之》两本，以便送人。恰遇赵文光，将两本书相赠，告以原委（部队中人很不熟悉慎之也）。他向我好意相劝，如“正走资修路”（他以为是“反以”），别人难解。《耀邦谈话》二文送叶嘉莹等。笃文夫妇来闲谈，正好同张静到他们北戴河租的民居（一年2500元）一观。农民的平房加高，环境脏乱，离海滩较远。

下午二点，孙轶青、郑伯农来，会上由郑致闭幕词，商谈内容，征求我的意见。我只插了几句话，如“愤怒出诗人”，“诗非做不可，如打喷<嚏>”也。趁机提出“乔木其人”，看法完全一致，孙老尤其反感。郑还谈到1982年时，王任重让他写“反封建”文，后又无下落。

三点开会，续有五人发言，郑的闭幕词讲了一个小时。副省长宋叔华坐在一起，谈起程维高，说没有考察，提拔太快，82年还是一个处级干部。接着是晚宴。

晚上是告别宴会。孙老写了一首诗并书三纸，答谢地方的接待。我也频频相互敬酒（包括李成瑞同席）。郑伯农送我诗集《赠友人》。此行自觉“统战”很成功也。

2003年8月30日（星期六）晴

六点前起床。将行装收拾好，不要丢东西。

早餐时，玉珍向唐壁珍夫人再致谢，并约到北京时来家作客。我约张作斌过北京时电话。又有些人餐后照相。赶紧回房。八点动身，有开道车送到高速路口。

一路车行正常，达140公里。路上小有阻碍。十一点到家。闭目养神，又得四句，回家后订正三四句如下：

个人崇拜为邪教，权力其辞即正当。personal cult, right
百代皆行秦政制，何时民主化兴邦。

吴宗焕[煌]的《对马克思主义再认识》已印出（由港版经手），送来55本。我的序言放在第一篇。满起到李普家取来小妹带回的药物，有李慎之的《风雨苍黄五十年》（港版）与我十六大信的网上反映[应]一叠。（李书两本乃苏绍智赠）

又是多封读者来信，还有托办打官司的。

2003年8月31日（星期日）晴

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读《李慎之的最后访谈录》（2003年3月14日，日本爱知大学中国学部三人及社科院日本所刘志琴）各个方面的问题都涉及了，当慢慢再细读。

九点到新侨饭店，李普夫妇、大女儿同张作斌一起喝广东早茶，漫谈到十一点。六四时，作斌是赤膊上阵，给中央电报，谴责“刽子手行为”，要求退党。

2003年9月1日（星一）晴间多云

五点半起床。书房略作清理，将堆满桌子的资料腾开。上午丁东、姚监复先后来，谈到留午餐。

丁东与孙长江（任不寐）谈定，我的口述历史他整理的稿子交出，并签订合同。姚从美国回来，支持过孙大午，为孙被捕事上书张劲夫，张批转回良玉调查处理（河北白克明也有批示），姚愿直接参与调查。此事如处理好，将发生“孙志刚事件”一样影响。谈到一些动态：宣传部下令三不准谈：六四；政体改革；修宪。部队十多人要江下。李长春访古巴，卡斯特罗告诫：经济可自由化，政治不能，东欧教训（美国影响）。李曾电报打回，胡有批示，不可乐观，也不必悲观。

收到广西寄来的务本《大学人文教程》，正好赠人。

2003年9月2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暑期一个多月报刊不翻了。

下午胡冀燕领新疆二同志（热合曼、电力局一主任，袁伟鑫、一投资公司董事）来，邀我去新畺[疆]旅游。谈到新疆情况很好，秩序也好。谈定明年去。赠“其人”，薛京亦来。

上午任小彬来，三门峡公安局没收400万仍未归还。又代转给贺国强信。

下午游600米。

2003年9月3日（星期三）晴转多云

五点半起床。推敲程维高诗，将四益的八句换韵改写，留下两联换词。改正如下：

权位装成一表才，红门黑道自成癌。
藤萝倚树夸梁栋，狐鼠沾亲挂令牌。
打鼓敲锣倡“代表”，明贪暗贿刮钱财。

民忧国耻何时了？官贼难分究可哀！

随后又得一首：

争权夺利几时休？百岁人怀千岁忧。
红色江山永不变，污泥浊水却长流。

（晚电话告四益首肯。）

应戴煌邀请，上午十点三刻同玉珍到新文化街天津　　饺馆午宴（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到李普、丁东夫妇，还有抗美（从美国回），杜高、张思之。张刚从上海回，为周正毅案，一律师反被捕，去任辩护。谈案情牵连上海诸领导并江绵恒等，受到严密保护，言之气愤不已。大家谈到，孙大午与律师案得到解决，形势必大进一步。民间应取主动，为此发一“宣言”，大家为过民主化的“门槛”而努力奋斗，也是唤醒民众也。张老谈到雷霞已可出来理发，很是自由了。还谈到他进法庭时，将手包检查了一刻钟，一个旁听的都不准进。下午两点多始返家。

上午曾为杨东儿子开刀的两医生书赠诗幅两张。

无影灯台亦战场，朝朝救死护伤忙。

2003年9月4日（星期四）晴转多云

睡得不甚安稳，五点半起床。又得一首，写现代化关键在官本位转到知识本位也。

“转移官本位”为题。
立国之本靠知识，当官靠权必腐蚀。
何为现代化关键？转移本位方强国。

廿三首变廿四首了。这四句乃口号也。

上午十点到北京市美协的“今日美术馆”参加“锦绣珠江山水画展”。广州市花60万元，组织26位国画家，周遊云南、贵州、广西并广东，花两年功夫，成此《锦绣珠江》99米多长卷。汤佩林、林欣夫妇参与，发的请帖。到李普、胡积［绩］伟、孙长江几对夫妇，还有黄宗英、谭文瑞等，另外名人有张汀（特握手致意）等。长卷中有已建水电站，施工中的龙滩，还有抚仙湖等。于是即兴吟得四句，让大家修正，李普改了两个字。用大纸书写：

千重山色万重澜，百米精华聚笔端。
电站新城都在望，天光人气两相欢。

署下六个人的名字。主人即悬在入口处。

座谈时，我讲了两句话：过去只讲阶级，忌谈个人（包括人性、人情等），追求真善美的人文精神要靠个人的努力（不能只集体主义，没有个人主义）。长卷以协调风格为主，但山型多古法，李可染的画法少见，也应有各作者个性也。谈后聚餐。认识谭文瑞。两点半始归。

下午威威来，工作解决中。玉珍朋友张文华夫妇来。特送《其人》并《耀邦谈话》等几篇文章。

2003年9月5日（星期五）整日下雨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纸。几番细读“近作廿四首”。薛京昨天即打印好30份。

收到福州林祥榕寄来三峡“敲警钟”，“遇到新问题”，“航道暗藏杀手”等报刊资料（《交通报》、《水运报》、《政协报》等），又来电话；他写的文章《同舟共进》将发表。翁长溥电话，谈李鹏的《三峡日记》问题，要写文反驳。

杨东夫妇带明明来，很是活泼。后天即出院了。

上午樊友芝（温济中夫人）为离休事又来，细谈自己经历，并写长信。由玉珍应付。

下午游 600 米。葛行军与杨小川律师五点半来，又邀到“职工之家”晚餐。周正毅案情节，普天之下都知道了。浩叹“红门黑道”难以解决。

同冰封电话，谈浏阳诗会事。

2003 年 9 月 6 日（星期六）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上午胜利、小徐来，互相有意见，主要为秋林的教育方法。小徐请两个家庭教师（两小时 50 元）。逼得孩子无一刻休息。玉珍为廖嫂脾气不好生气。

下午游 600 米。为人作字三幅。为黄乃写书名（也是别人托他的）。近日不断有人送月饼。李昭也送。

寄出几份诗稿。王建勋电话，《耀邦谈话》编入戴煌书作附录。

2003 年 9 月 7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发了一个狠，整上午将书房稍加整理，右窗台改堆书籍，清出桌面和两沙发（堆了许多杂件），以便接待客人。

胜利、小玲两家与杨东一家（明明已可出院）来，大包饺子，简直像过年节。给小家伙一个水晶珠玩意并 200 元。小家伙惜钱如命，想要的食物等只看一看，从不买。

下午周笃文、孙敏［毓］霜（孙两次为我过生日请客）来，带来去年同周汝昌过生日时的照片（都放大了）以及这次在葫芦岛的照片。我将条幅送孙，并陈云章女儿（在美国当医生的细毛）条幅交周。谈新老（政治局）交替会上，江受攻情况。

晚饭时朱晞颜来，正好将条幅与他，并留晚餐。

2003 年 9 月 8 日（星期一）晴转阴，下午小阵雨

睡得不好，四点半起床。翻看有关环保资料，后天要去“讲课”，人类已到“生死关头”也。中国是排放 CO_2、SQ_2第二大国。

同湖南冰封、刘皓宇、朱尚同电话。给刘人寿寄诗稿。他们已为我买到 8 本《诗词本事》，送浏阳诗会 4 本。

下午同玉珍到河边散步，甚累，呼吸不畅，回来躺坐一阵方好转。电话中拒绝那位陈利明来访谈。

下午三点，南通高洁带女儿来，详谈他的经历。曾专职太阳能利用研究，机关被解散，自己将积蓄 4 万元盖了一所金字塔玻璃屋（赠我照片），地下一层高 6 米，分四层，生活一切都在内。也去南通。认识许进。让带《重新认识马》与许。

2003 年 9 月 9 日（星期二）晴

昨夜服眠药，一直睡到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将《人文教程》中“环境”一章翻完。

上午十点半到“天津百饺园”，仍是戴煌约，邵燕祥夫妇从俄国旅遊回，李普、张思之外，有郑仲兵与傅可心律师（女），第一次见到傅，是帮打民主官司的名律师。谈周正毅案。我收到《开放》九月号，刊有“陈良宇恐成陈同希［希同］第二”文。陈周关系之深。俄国人对普金印象好：不喝酒、不抽烟，好运动。认为叶里钦耽误了时间。莫斯科工薪大概百美元。商店丰富的。社会秩序好，都守规矩也。

过去死人太多。列宁还有影响，都担心日本，对之要有点“民族主义情绪”。谈到李鹏《三峡日记》，张思之说，“前言”狗屁不通。我略谈上马过程。明天要去“讲课”也。将“廿四首”散发了。邵赠我们去年杂文集《锣鼓与鞭炮》。

下午游 600 米。杨东电话，带孩子回到家了。

2003 年 9 月 10 日（星期三）晴转多云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清出几本书，并翻看福建林祥榕寄来的有关三峡后患最近报纸剪报（《中国交通报》、《水运报》、《政协报》、《长江日报》等），以及《李鹏日记》中有关写我的复印件。准备下午讲话。可是玉珍不解具体情况，埋怨我不该接受这些活动（怕出事情），惹得我大发脾气，说我是谈 CO_2、SQ_2 问题也。

上午郭全胜来，送茶油等。收到澍白寄来的小月饼，即电话致谢。

中午稍休息。一点过动身，一个小时，才到南五环外的“北京麋鹿苑”宾馆。参加 Lead China 环境与发展研究所。联系人李来来（女，电话叫我“叔叔”）在门口等着，不免讲了两句：到这么远的地方。一直讲到近五点钟，没有休息。谈人类对环境关系的认识是上个世纪事，过去我们讲征服自然、人定胜天、修理地球。中国人无植被观念，日本人不砍一颗［棵］树。在日内瓦总领馆的经历（房屋建筑不对称，一颗［棵］老树不能砍）等等具体例子。大跃进的破坏，“以粮为纲”，“蓄洪垦殖”方针。然后讲三峡论证几十年过程（他们愿听此例，即决策机制问题），如何上马的。唸了《三峡之行》三首诗。还将《钱正英应负的责任是推卸不了的》（黄万里等六人文）唸了几段。等等。听众是动容的，常鼓掌也。回到家已六点过。

2003 年 9 月 11 日（星期四）晴 中秋节

六点起床。今日中秋节。玉珍一早忙着买菜做菜。

上午王建国带来 91—94 年日记二校清样，并邱会作儿子（程光、邱承光）的信与《心灵的对话》（父子对谈文革以来生涯）。谈到邱会作全部回忆录的出版事。程光想到哈佛等校去一次，当作访问学者，让我作介绍。我答应予以考虑。王还给我已出版的崔武年著《我的 83 个月》（在青干局工作的经历）。给我看了崔 1984.9.30 的日记中语：“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得以提高到实际与领导干部等同的位置，中央组织部的观念和工作得以开拓前进到今天这个程度，应该说李锐同志是有杀开血路之功的。”王还带来毛卫平入选“深圳十大杰出青年”的画册。接着吴宗熿来，他接到高洁电话要书。宁夏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曾参加过组织史资料编纂，非来看望不可。接着田绿萍的两个女儿来，送月饼，谈二汽等厂情况，女的卅几岁就让下岗，给几百元。在位的领导一年几十万。

下午游 600 米，觉呼吸不畅。奚虹［弘］来，送一堆菜。她在复兴医院住一个月，也不愿打扰我们。徐滨大女和平和黎澍长子来。徐滨已出院。谈美国社会情况。她也反对打伊拉克。明天回美国，让带吴宗熿的书并廿四首诗与苏绍智。

杨小玲、胜利、满起三家来过节。晚餐一大桌，很是热闹。威威亦来，工作有眉目了。

2003 年 9 月 12 日（星期五）晴

七点起床。睡得甚好。浏览报纸。

八点半到医院治牙，假牙上部松动了，得重做一副。今天先将上面一颗牙补好。遇见史大桢（我不认识他只好问“大名”），特同我谈了电力形势，关键还在没有超前度，电网也有问题，还有电价问题。

问了高严一案，常找不到人。同刘杰闲谈几句，也是关心目前局面。还有不认识的老同志同我谈党史问题（读过我的书），要写事实。

下午游 600 米。张青义同井冈山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今年旅遊赔了钱。还是坚邀上他开辟的“仙女湖”与井岗一遊。过去游客 120 万。谈现在的腐败成风，一个县的头头，过年过节下面都送钱，几万不等，弄 100 万不算一回事。说胡长清不过收了“润笔费”，被杀是灭口也。吴官正在江西名声不好。

晚上伯村的大女儿来。从上海回，带来闫明光送的“自制”月饼，她的短信写在“申申食品娱乐服务有限公司”信封上，本人似是此公司老板也。癌症到华盛顿肿瘤医院治疗一年，病情已控制（打一针几万元）。今年又去复诊。黄宇齐身体也好。

2003 年 9 月 13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北京青年报》太厚了，明年决计不再订。尽社会新闻，耽误时间。

上午朱厚泽夫妇来。网上新闻，七八月间上海有关于政治体制、理论研讨会，130 多人参加，开一个月。胡、曾、江、朱等都去听过会。有新意见，如“共产党在宪法上的地位违反马克思主义”，“政改阻力是党自身革命的局限”。西欧、日本、台湾都说明，经济转型，搞市场经济，“腐败不可避免”站不住脚。人民的各种权利未能实现。共产党乃一党权力制，必须以法律规范共产党的权力，等等。朱带来廖伯康的《萧李廖事件》二稿并代我写的序言。此事不能再拖了。我同朱谈到，大家现在要利用各种机会、场合“唤起民众”也。将“廿四首”并吴宗熿书赠之，并带杜老一份（杜来电话，患感冒，朱即去看望）。

下午游 600 米，尚不觉累。

2003 年 9 月 14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朱正先来，钟叔河从小妹处带回的两厚本“李范通信”，他已看完，说极有价值。我将另一厚本与他，请他先看。廖伯康的书稿他已写过一篇序稿，我却全忘记了。许医农同薛京一起来，《大跃进亲历记》与《毛晚年》两书已仔细校改毕，校稿另写成册，使得我高举右指：“你是全国第一编辑”（“朱正是第二”）。我是决做不到的。许还仔细作了说明。午餐由胜利掌厨。玉珍昨天就上街买来的鸡肉鱼等，还有平江腊肉、海参、鱿鱼，共十多盘碗，满满一桌。喝了一瓶葡萄酒。许身体很好，同玉珍同年。送他们“廿四首”并吴书。

二妹带王焱从长沙来，送女儿去英国伯明翰读博士学位，学金融。琬姐在家中摔了两跤，额头出血，真是大险。关键是家中不能离人。已九十岁了。电话中没有告知，怕我们担心也。一起午餐后离去。

近日来，晚上观《军歌嘹亮》，主角高大山演得活灵活现，妻子“秋主任”，家庭矛盾很有意思。快结束了。

玉珍为我理发。大概有两个多月没理了，说有几根黑发。

翻完两大本信件。小妹的“编者按语”写得很好。

2003 年 9 月 15 日（星期一）阴转多云

昨夜服眠药。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任小彬、崔武年和王军衡（85 年—90 年在青干局）来，崔赠我《83 个月》。谈六四后挨整情

况，李铁林主持。赵宗鼎表现很坏，军队驻进时，竟唱京戏，表示欢迎。开天窗本只一个月，结果硬全开。此书还是有史料价值。同他们谈到当年朱佳木的情况。陈云让王玉清赶紧弄走，“我怕了他”。王谈，假借陈的名义办了三件私人事，影响很坏。小彬谈，主要是同陈元的矛盾。赠“24首”与吴书。

下午陈砚发同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他要出一本书（内中也有关于我的文章），名《仿佛有风》，让我题写书名。只得应命，写了好几份。吴宗煌来，又赠30本。经费很困难，要去广东，让我给任仲夷写了封介绍信。

2003年9月16日（星期二）阴

五点起床。睡得不安稳。

上午毛卫平和李民（他的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民政部《中国社会导刊》的记者），很熟悉我的动态，特来一见“风采”。毛的产品在北京吃香，属全国一流。说平江县原拟推荐为人大代表，开口要“打点（十万）些”。毛未理会，因而也未提名。到处腐败得很，没有门路办不成任何事。谈到平江电视片，凌辉同陈晋大吵一顿。陈说，对我也很敬仰。

下午游600米。丁东送《口述历史》第一本。

2003年9月17日（星期三）整日中雨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大概下半夜即开始下雨。整天中雨。上午组织部赵洪祝（常务付[副]部长）、李志勇、毛子炎（老干局长）来，十一节前看望也。让他们听我谈几分钟：对腐败形势的忧虑；能否一年听一二次原中顾委委员的意见？开座谈会等。“汇报我的思想动态”，每人送“廿四首”，《耀邦谈话》与吴书一本。关于住房事，又向李志勇讲了几句。

下午游400米。提早回家。三点，单少杰引丁子霖67岁，蒋培乾70岁来。先谈儿子（17岁，高二人大附中，1.82米）当夜如何离家及遇难经过（因有校徽），心脏挨弹穿过，死后多时，衣服仍渗血，以及另一孩子面目全非找到的详细过程。因看到李鹏讲话（死者父母因考虑到“暴徒”身份而放弃认亲，公布身份等），愤而出面遍寻死者。邓小平一次接见外宾谈到将公布名单的。这两年已无人监视了，监视者也谈“应当平反”也。一直谈到近六点才告别。以“廿四首”等相赠，唸“门前坦克似洪流”句。单少杰说：他们最想见二李，慎之逝去，未能谋面，深表遗憾。我对他们说：你俩为历史作了最细致最具体的事情，有此一本实录，历史原貌在此，也可告慰冤死者在天之灵。嘱单少杰，以此为主线（还有许多死者照片），出一本《实录》。

2003年9月18日（星期四）阴

两点半醒来，久久未能入睡。五点半起床。读《晚年周》。陆沅又为我买来一本。

上午薛京先来，香港天地老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谈全集出版事，颇愿《世纪留言》一起出。如由另一家出，则难编入了。我告此事由我们解决。谈了些香港形势，董建华是个老实人，能力不强。现在舆论甚为自由，英国统治时还不如现在“言无忌讳”也。赠《怀念慎之》并吴书。谈到十二点，到对面一餐馆午餐，送他们回宾馆。

同时，陶森来，他参加北京《华人世界报》（月刊）的编辑，乃四开型（说社长李永强现在是中办副主任）。每期一个文物版面。又平江旅游局局长叶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两人来，平江要大发展旅遊，向国家旅遊局有个报告。我给何光伟写了两句话。赠《24首》并吴书。

下午游600米。遇见崔军，谈宁夏有人反映，“夫人被抓”，我说决不可能。

2003年9月19日（星期五）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睡得较好。六点起床。翻《华人世界报》第9期，有“《走向共和》的论证与思考”文，看到被删掉的片尾孙中山的大段台词，大概也认为针对现状（没有实现民权——民主政治）而言。

上午姚监复来，关于孙大午案，农业部副部长陈锡文去查究，有一报告，姚带来，情况已缓解，否认是上面故意查办。姚说，追问了孙的儿子，孙到北京认识哪些人（《怀念慎之》两本书，孙捐了一千元）。他的公司已由儿子继续运行。又谈到中宣部有文件，反对“新自由主义”，可能同李长春访问古巴，卡斯特罗谈，“经济自由化带来政治自由化”有关。问薛京，还未看到此文件。

樊大夫和护士来查看身体情况，作了心电图（玉珍也做了，心脏情况比我好）。建议我带一次豪克。准备星期一去，为我预约好了。

下午两点多，同李普夫妇一起到香山“东岳老年公寓”一遊。同孙长江夫妇等多位同行，大概是孙同那位搞口述历史的李雪（女）经手约好的。我们先参观这个“公寓”，其实其主体建筑就是一座几星级的大宾馆（有可供开会的大餐厅）。宾馆后面与旁边的“老年公寓”则是座座四层楼房（由带阳台的南北单间房构成），毫无“野趣”的空间，仍旧回到城市，不过有25米泳池等游乐场所。当然，唯一优势是空气（副［负］离子400多，天安门只有8）与矿泉水（打井1800米）。然后由老板孟凡林向我们作介绍，座谈会，李普和我都作了随意发言。晚餐20多人一桌，很是丰富。同去的还有几位不认识的女士，有一位在美国看过小妹的电视谈话（怀念慎之）。

2003年9月20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穿上棉绒内裤了。右上臂与右腿侧及后腰下部，晚上睡觉仍疼。白天感觉不重。

每天花在看报的时间总有两小时。

上午盛禹九来，交我刘宾雁致胡、温信件，要求回来，让我转交上去。我附不附信呢？前次转给曾庆红的苏绍智信，竟得如此结果，提不提及呢？

下午游700米。电话很多，容易心烦。但人家都是好意或有所“求”也。

2003年9月21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翻看报纸。翻吴著《对马义再认识》。关于价值问题不易弄明白。

满起、小玲和胜利来，同胜利手谈到下午五点，大概半小时一盘。一盘大胜变成平局。

下午郭全胜来，谈薛京调走事，并议及其人。

安若的两个女儿来，送我宣纸、墨汁，求字也。二女儿喜欢练字。送她一本赵文敏小楷拓碑。

何格高来，谈怒江开发受到环保总局的干扰：将破坏一条生态特异的自然河流。他谈到各级电站高水位即等于洪水位情况。还谈到有关三峡争论时，同钱正英的冲突。计委宋平、黄毅诚还是保护他的。

2003年9月22日（星期一）多云间晴、夜雨

昨夜服眠药，睡得较好。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清理书桌旁杂件，要找的一篇序稿（廖伯康著作），仍未找到，却清出几篇对十五大长文的读后文章（毫无印象了）。

上午八点半同玉珍到医院，带上豪特，比过去的部件小多了，可放在衬衣小口袋中。到牙科补上门

牙一颗，并换上部假牙（挂钩残缺），重做一付。豪特记录小本，记上生活活动情况。整天也只有书房看书、活动，与晚饭后散步。

下午刘云鹤媳妇小智（和大姨）来，大女儿燕燕为玉珍带回许多药物，还为我带巧克力。

晚上因去广西与周定一（10 月 4 日）90 寿辰冲突，同玉珍口角生气。终于十一点服眠药。

2003 年 9 月 23 日（星期二）阴

六点半起床。八点半到医院交豪特，又将上牙磨了一下，并取中药。

继续找序文草稿，翻旧杂件，找不到。

下午二点游 600 米。回来稍休息，即同玉珍到那个特超级的“云龙海鲜”（可容一万人同时宴请就餐）。到杜老、厚泽、光远、吴象、长江多对夫妇，及吴明瑜、李盛平、刘堪、郑仲兵、李郁、华贻芳、胡冀燕等，坐两大桌。谈形势。9.12.果然发出中宣部“反新自由主义”的文件，批评青岛宪法讨论会（曹思源已被监控），12 个坚持等。李普唸了网上有关政协党外座谈会，胡主动提出政体改革问题（何鲁丽等提出毛像摘除等）。大家认为“稳定第一，舆论监控第一”，得做点姿态。大体有两种看法：旧态不变；新姿慢来。消息也是两种。仍是悲观；有点乐观。大家谈的，意见稍有出入。光远表示要积极谈宪法。我唸了那几首诗。杜老赞扬光远写了“新民主主义论”（毛的高峯，未能实现）文章，我写了政治诗。也谈了新左派和党史室孙英之横蛮，赶走《百年潮》主编杨天石。中宣部收容左爷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等。大家谈得很热闹。

回家已八点多。玉珍在另桌吃饭，李郁谈北大落后情况，假教授，拿高工资等。

2003 年 9 月 24 日（星期三）阴、雨

六点多起床。整天在书房清旧资料，找不到那草稿。上午给胡、温信，转刘宾雁要求回国信。我信上提及耀邦对处理王、刘、方三人是有不同意见。刘已风烛残年，回来利多弊少。还说明苏绍智事，由曾庆红处理。下午游 600 米。薛京取回机票。夜看完“郭秀明”，令人感动，应当学习。给周定一电话，说明难赶回。

2003 年 9 月 25 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昨夜服眠药。六点起床。收拾带走资料等物。

八点半到医院，交出豪特后的结果：心脏停息跳动长达 2.1 秒，24 小时有 80 多次。到内科求诊断，建议找心脏专科，经佟佳宾医生细看，认为乃“病态窦房洁[结]”，要注意不要过累，住院作一次手术，右手臂部开刀，植入一小起搏设备，以调节心律正常。医生知道我是学工科，说是看过凤凰卫视介绍也。碰见朱厚泽，他说此症不算严重。

薛京来，明天机票等取来。玉珍同薛谈到我日常在家甚累，电话、杂事、人客、信件，他帮不上忙。

下午游 600 米，尚不觉累。

2003 年 9 月 26 日（星期五）雨 下午到南宁晴

三点半醒来，怎么也睡不着了，只好做桂林之行的诗句。五点起床，收拾行装，带走一些自己的书以便送人。玉珍带一个大箱子，我一个较大提包。

薛京同一郑姓来（开奔驰）。吃晚早餐，我们也再喝汤一碗。十点过出发，中雨不止。车绕到四环西而北，十一点四十才到机场。同笃文、刘正、林锴夫妇会齐。（满起首次坐飞机，让他饱览天色。）飞

机晚点，在贵宾室呆着。两首诗基本成形：

当年警报洞中安，岂有闲情山水间。
待到西江开发日，喀斯特又最为难。

——1939 年两次来往桂林，住八路军办事处。水电建设最怕石灰岩溶洞。

旅遊自是桂林先，耄耋仍交山水缘。
感谢主人深厚意，此生终待尽情欢。

一点半才起飞，翻杂志，睡不着。下午五点多才到南宁。省军区司令员邱达雄，省文联主席蓝怀昌等一大群人迎接，一一送大束鲜花并一个彩绣球（少数民族精品），从未经历过也。住军区桃源宾馆，十层大套间。邱司令极热情。思想似很解放。晚宴 20 人一大桌，极热闹，敬酒、唱歌、唸诗。我最后唸了四句“重来南宁”，并讲了几句原委：

一召飞来辨御前，从容对答众心安。
十年浩劫谁能料，改革喜迎开放天。

饭后请邱司令来房中，送《诗词本事》、《其人》、吴宗煌书并《耀邦谈话》等诗文（散页诗文转送辛副司令）。接待人员谈到成克杰在广西工作不错，修路，南宁市容。因找韦纯束，家中电话“外出”，谈到韦成关系，“声誉不好”。还谈到江来广西时，成唱“何日君再来”，“君”乃“主上”也。

2003 年 9 月 27 日（星期六）晴 到柳州、鹿寨

昨晚九点半上床，盖被窝，折腾约一个小时，终睡着。似醒过一两次，小解后又睡着。五点半起床。洗淋浴，并解手。玉珍六点半起床。饭前将日记写好。

早餐过于丰盛。让笃文送书与蓝怀昌，赠《实录》与辛副司令员（陪我们早餐）。八点过出发往柳州。大概 230 公里，高速，军区派剖［陪］同人员五六人。十一点到柳州，军分区司令员何念卓、政委刘继斌（邵阳人）在路口迎接。先到柳侯祠（柳宗元，在柳州刺史四年，47 岁殁于任上）。祠始建于 822 年（819 去世），祠正中立“荔子碑”，碑文为韩愈写给柳州人祀柳祭歌，苏轼书。碑刻传名千古：“韩诗苏书柳事”，有三绝之誉。也称苏书第一碑。我们都在碑前轮流照相。还有罗池庙碑，韩愈文，沈传师书，记柳政绩。原碑立于柳祠建成第二年，现为复制者。柳祠邻近罗池，旧名罗池庙。“罗池夜月”为古代八景之一。

午宴后，午睡一小时。下午三点出发，参观有名的龙潭公园。前后长潭，围在石灰岩山中，当是喀斯特地形及溶洞地下走形成。风景绝佳，有古庙，纪念柳宗元台等。后又坐车环遊全园。过侗族风雨桥。主人送我们到路口。五点抵鹿寨，遊市区与开发区。书记张永刚讲解县的历史过程，现在引资开发中（鹿寨无鹿也）。晚宴时，我大谈历史教训，要按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基本规律办事。听者动容。刘征说我：“放言无忌但求真”。

2003 年 9 月 28 日（星期日）晴 到桂平

六点醒来。睡得尚好。早餐丰盛。八点出发去观一溶岩风景。沿途绿野，满目青山，真是心旷神怡。对热情主人得有所表示也。渐得四句，平平之至，却有心意：（主人大讲三县并鹿寨后，大求发展）

满眼绿原辞旧梦，欣闻鹿寨唱新歌。
江山代有贤能出，开放生机妙着多。

喀斯特溶洞与洞后大坑、水潭等，名香桥岩，刚着手开发。溶洞不长，但洞下落坑与水潭、峡谷等，甚为引人。我没下去，不敢爬陡坡也。回到休息处，早已铺开大纸，要为香桥岩留字。于是只好将车上四句后三句改成沿途所见并观岩之感：

群峰结队唱新歌。喀斯特献真神貌。别有洞天奇妙多。

刘征写景观大字，并一诗句。逼我写香桥岩三大字，实在写得不好。平生未作如此尺方也。写完此幅，又将原句（另换两句）书赠主人张永刚。

回来午餐，休息到三点，动身去桂平。沿途多平野，远山仍灰岩群，时见小水泥厂。

桂平乃金田起义之地。住入佛教圣地西山中的功德山莊。大树成林，竟有500年的耸天大芒果树，大家留影。山莊非整体，高层，乃四层围廓环中心花园，伴山之层，没有电梯。将我引到五层阁楼，惹得生闷气，见于言表。主人说，“这是温家宝住过的。”晚上玉珍为我大洗热水澡。

副书记邓清忠很是热情。

2003年9月29日（星期一）晴

昨夜服眠药。睡到七点半，真是少有好睡。

早餐后游西山洗石庵。仍有四大天王等。释宽能法师（尼姑）94岁去世，火化后，得两个舍利子，让我们欣赏，如小白玉石之类。对此我很是怀疑：乃人为之也。然后刘俊书记陪我们坐船遊大籐峡。同刘坐在船头大侃，其人思想较开放，原学数学，现在北大读硕士（大概是在职兼读，目前追求文凭一类？）对桂平发展有一套想法。名片印有桂平地图方位。于是从红水河（大籐峡为最后一级）开放[发]落后，谈到过去体制，不懂经济与科学，更不解环保谈起。主旨在再不能走老路，由“一把手说了算”。又谈邪教问题等等。对我所谈极感兴趣，尤其新老两句话最感兴趣：讲实话，办实事，实事求是。开民智，民为本，民富国强。

他们希望我为大籐峡开发尽力。邓清忠很知道我的过去，三峡之争，水电历史等。

午餐近两点始毕。小休后，三点作字四幅。发现坐着写反而易于着笔。为大籐峡得四句（第一句在船上即脱口而出）：

姑娘虽美不成亲，夹缝之中难献身。
水电优先久落后，大籐峡谷绕梁音。

并有跋语：“广西水能资源甚为丰富，尤可支援广东。五十年代即建议开发红水河等。但半个世纪却难实现，盖一为计划体制所阻，二处夹缝之中，即急功近利，易上火电；水能片面防洪，乱点鸳鸯所致也。零三年九月廿九日桂平主人邀游大籐峡，感而诌此四句，并略书原委于后。”

另一“咏菊”，赠邓清忠。“偶感”、“风增怒吼”赠刘俊，有跋：“癸未秋到桂平，认识刘俊同志，相谈甚欢，有两句主人特感兴趣，特书于后：（讲实话句）。”桂平乃洪秀全起义之地，在车上哼了四句，得刘征、笃文首肯：“起义高擎天国牌，太平空想自哀哉。后人史鉴有新说，本是昏昏邪教胎。”写成第四幅，并附语：“癸未秋应邀初到桂平。金田风云曾席卷全国，当构成旅遊资源之一。历史任人评说。有感四句，方家正之。”

2003年9月30日（星期二）夜雨、晴 到桂林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补记昨天日记。早餐丰富，不敢过饱。八点动身去桂林。四幅字交邓清忠副书记。

沿途平川、山地相间，山山青翠或布满树林，县级之间公路亦佳（据说是成克杰功劳）。过平南、太平镇，蒙山午餐，过荔浦五点多抵桂林。有军区负责人车迎。住榕湖饭店（招待国际贵宾者）。三楼大套间，窗外临湖（套间二千多元一天，玉珍大不以为然）。午餐吃到油茶与芋头食品数种。晚餐也是地方特色，有狗肉等。军区政委傅义国为宁乡人，殷勤款待。

餐后乘船遊榕、沙、桂、木龙四湖。过船闸下漓江再上岸，坐车回宾馆。沿湖岸边有歌舞处，唱刘三姐，抛绣球，船上接到几个。欢快之至。

2003 年 10 月 1 日（星期三）多雾

睡得尚好（昨夜玉珍为我洗澡）。六点起床。补记日记。早餐后出发，车行甚远，到一码头，坐船游漓江。旅遊已大发达，两层遊船，几十只排队列岸边。我们坐上层，下层人多，中外旅行团。坐椅、小桌四人，都很高级。过去游过阳朔，两岸奇峰竞秀也。昨晚夜游吟得四句（先得首句）：

金银双塔月如钩，万树灯花水上浮。
十四洞桥多故事，湖光夜景似神遊。

题以：“癸未国庆前夕夜遊桂林四湖”。抄送笃文传阅，引起大家兴趣，周并歌吟之。随后刘征“舟中奉和”：（昨夜还赠过去所作桂林绝句五首）

放言无忌为求真，劲骨铮铮百劫身。
莫道先生但忧国，江山壮丽自成吟。

可说引起此行一小小高潮。蓝怀昌一路同我谈话，反复表达“敬仰”之情。以后如何以民间方式再接待。

不断到船外观景，有蝙蝠山、塔山、望夫石、冠岩洞，九马画山看望久久。频频拍照。沿岸有陆地游客，远远相互招手。大家兴致都高。行七八十公里阳朔上岸。岸边、街上，挤满卖旅游品及衣物特产的摊贩店铺（赚外国的人钱）。真是旅遊大产业也。玉珍还四十元买得一套睡衣。晚上玉珍为我洗澡。

2003 年 10 月 2 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睡得较好。消化亦正常。

早餐后，遊龙脊梯田高山大景观。军分区司令员傅庆成陪同，八点多出发，半多小时后，进入山区。悬崖绝壁开山，弯路盘旋，坡度很大，急弯甚多，比九寨沟惊险多多。公路尽头，离顶点有 800 米高，换坐华盖，小窄石板路，路边即悬崖百丈。近十一点始达“七星绕月”处。如此斗［陡］峭一两尺宽的石板路，平生第一次经过。沿路山尖上多瑶家吊脚楼寨，有的路即从吊脚楼下过也。比上峨眉山金顶，奇险得多。七星绕月，乃梯田顶峯现象。下望环观，山头峯巅及陡坡百层，千层梯田，窄的只有两行稻谷，打四石谷为一亩地。金元之后，瑶、壮、苗、汉四旅［族］开发出来。传说生一个儿，即开发亩田。在顶峯休息处照像多张。“北京来人”又大合照。然后下到半山一大寨楼午餐。坐在华盖上吟得四句，饭后写出，署李、刘、林、周四人之名，“已活三百十二岁”。“登龙脊梯田”：

绝壁悬崖路曲旋，云霄岑脊万层田。
壮瑶自古辛劳处，开放迎来大景观。

傅庆成说，当交县委，刻碑留念。回来已近四点。赠几篇文章并《重新认识马义》与傅，他是宁乡人。龙脊梯田即电视中常见的“新闻联播”前的景观之一。

2003 年 10 月 3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记昨天日记。将此行九首诗写好。

早餐后遊市内公园。由于假日，人很挤，照相不便。最后观象鼻山，这是当年最先到的地方。然后到现代诗词馆。这是广西人士建立的，铜招牌为我所书。小坐谈一阵，看了几幅本地人书法大幅。笃文说，对此馆设立，梁东等人有异议。有大展览室，将来还要建碑林。然后观龙隐岩、龙隐洞摩岩刻。各处岩墙与洞内共有各代碑刻 108 幅，最难者洞内有两幅“天碑”，刻于洞顶。古代没有眼镜，真是难以设想。还有元佑党籍长名单。

下午二点到六点作字。周笃文给我们省、地军区与文联名单共 8+6—14 人。“有的只写几个字即可”，我难以做到。还是一人一首诗。先写两大张，五首，此次桂林之遊，交现代诗词馆。

晚餐时，因面条迟迟不上，引起大家不快，对食堂负责人发作几句。此乃公家招待所也。

2003 年 10 月 4 日（星期六）多云

六点起床。又作字几张。上午往兴安县。路过纪念 1934 年 11 月突破湘江的大纪念雕像塔，立于一小山头，四巨像代表指挥员、遊［游］击队员、女兵等，长 46 米，高 11 米，并有五组浮雕组成。主碑高 34 米，耸立于山顶。可坐车盘旋到山顶。有纪念馆。指出李维汉照片有误（乃博古也，带［戴］眼镜）。后观灵渠。街头立有秦皇像，手掌改朝上。建于公元前 214 年。“北有长城，南有灵渠”（全长 37 公里）。正式建为大景观区，不比当年所观简朴景象矣。铧嘴将湘江源头水三七分流，七分北流湘江，三分南流漓江，沟通南北珠江、长江两大水系。古代如此科学工程，却未能促动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午在路途吃鲜鱼饭，一路讲笑话不断。

午睡一小时，两点半继续作字。为两位陪同人员并医生、护士、司机，都一幅绝句。共计二十张，约七八百字也。此行以此结束，也对得起邀请的双方（军区与文联）。夜观电视休息。

今天是重九老人节，晚宴丰盛。餐后又对着夜景漫谈。我说现在中青年是幸福的，引起话题。晚上按摩一小时多，一姑娘手法极好，重而着点强有力。

2003 年 10 月 5 日（星期日）晴 夜回到北京

昨夜十点三刻始上床。睡得尚好。六点半起床。早餐时，同刘征老谈旧事，小妹的书，范的揭发两本材料，小平看到说，“烧掉”。笃文前妻也有相似情况。玉珍对林锴夫人改换看法（我们只是悄［俏］衣着，黄头发看不惯），人还是本分的。原海政文工团员，因生活事开［院］除公职。同林于六十年代结婚。

上午继续作字六幅。下午又补两副（覃务波再要一幅）。三点钟时，笃文和覃来取走。总计不下 30 幅。自己也为此吃惊。

近五点，傅庆成来（他是宁乡人），同我们一起到外面一酒楼晚宴。茶杯大的小甲鱼汤（一小碗）及芋头大块肉等，吃到七点。又大讲笑话，将［讲］黄与晕［荤］的。傅讲了一个“身边护士嫁给一青年军人，新婚之夜说明肚子有东西，乃‘龙种’，青年马上跪下：向首长亲自战斗过的地致敬！”怎能不烘［哄］堂大笑。八点前到机场（机场人知道我这个人！）都到另一贵宾室休息。傅等直送我们到飞机上。

在机上带耳机看小电视。稍稍闭目养神。八点半如时起飞。十一点多到京。满起先联系好，部里值班司机来接。晚上一路车仍不断。北京真不得了。近一点到家。一堆信。有张扬的，即来京。《浏阳日报》不敢登我的诗，只登了那封短信。

总结广西、桂林此行：

1） 一有机会即宣传我的观点，并散发《耀邦谈话》等文章和廿四首。

2） 结识省军区司令员邱达雄，桂林政委傅庆成等一批广西部队干部和文联干部。谈话送文。发现军中的中青年和六十岁的，思想都解放，还有“军中笑话”。

3） 作诗九首。游览名胜。

4） 作字近 30 幅送人。

5） 同林锴、刘征进一步熟识。

2003 年 10 月 6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尚不觉太疲劳。

整天看报刊，看信件，接电话。翁长溥电话，他写的关于三峡文（看了“李鹏三峡日记”后的观感），谈 156 方案等。我说了几句：一开始写自己太多（老毛病，总不忘抬起自己）。日记问题在何处不突出。

下午李柏光来，送我四本美人约翰·C·马克斯韦尔著的有关领导的四本书。美国的畅销书，是他们经手以“新华出版社”名义出版的。约我月底去福建一遊，那里组织部门邀请。我说，实在抽不出身，事情太多，而且身体也不能连续外出了。送他吴宗熿书与“廿四首”。

2003 年 10 月 7 日（星期二）阴

近六点起床。睡足了七个多小时。

几乎整天看报刊。《同舟共进》第 9 期篇篇都是好文章。钟沛璋写浙江的经济发展情况，很具体很充实，真想写篇短文予以介绍。同韩纲［钢］电话，谈了许久，还谈到廿四首。

下午斐棣同刘鹏来，刘写了一大本（43 例）关于毛“出尔反尔”之事，让我作序。答应下来。丁守和来，赠他刚出的《中国近代思潮论》，交谈一阵。朱正来，谈克林顿夫人书出版后，本人抗议翻译有误，台湾“多党制民主”，将“多党”删掉了。请朱代写廖著序言。

2003 年 10 月 8 日（星期三）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王建国来，交 1995 年日记二校清样。其他 90 年代正交两位熟人细校。“欣赏之至”，细节太多也。张脉峯夫妇来，《诗词之友》第三期给我 20 本。本来想登在卷首，为郑伯农所阻。一起拍照。

赠吴书并《燕京诗刊》。赠王建国《诗词本事》、《其人》。王希望日记年底能出版。

下午游 600 米，洗痛快澡用了肥皂。

2003 年 10 月 9 日（星期四）阴、小雨

五点多起床。昨夜玉珍号脉，发现不到 50，且停跳次数多，定要强我去医院。我不答应。于是卧床输氧，增服心脏药物，折腾到近十二点，始入睡。玉珍一夜未能睡好。

一早起来作字，上下午未停，共作 12 张。为安若、田绿萍、郭先述三女士，及孙长江为二位董事长等要的，安徽姜白石研究会久约，写了四首词（笃文代选）。张若平（与汤洪熙）即日来京。又写坏了好多张。

上午周倜、刘国龙来（刘初会）。刘手写《红楼梦》等四大名著，花十多年功夫（治好心脏病）。送我宣纸本，真不可思议，太是感谢（周说，已藏入国内外图书馆）。赠他们《其人》并《实录》（刘是读

者，《直言》签名）。刘愿抄我的《龙集》。

下午程湖夫妇来。他在一个市当秘<书>长，来北京接洽投资。很觉比在银行开阔多了，眼界大开。小吴想要孩子。

奚青来，正好将约写的字与他。说三个人问我好：孙大光已回家，病情好转，能稍走动（温家宝三号去看望过）。我的米寿允写文（奚青录，口述）。刘宾雁问好，知道回不来。徐勤先在外地，眼睛有病，很不想打搅我也。

朱正来。留吃晚餐。哈佛十二月的会，又来信催去。决定不去。小妹电话，建议交篇发言。于是同朱正谈毛特点，请他代草。

晚上，玉珍又发现我脉搏不正常。强我到医院。照心电图，听诊后，医生认真，让我即留院。再三考虑，还是先回家，明早再去。晚就寝前后，玉珍一直号脉。医院电话，五楼没有床位。

2003 年 10 月 10 日（星期五）住医院

五点半起床。收拾行装。主要带了九十年代日记和两本“信件”。玉珍同我九点过到医院。住 904。电梯遇见管行政院长林嘉宾，认得我，读过我的书。很熟悉耀邦。于是送他《去世前谈话》。做心电图，照胸片。玉珍和满起十一点回家。午餐吃饭一碗，一碗红烧茄吃完，菜花剩 1/3。下午五点玉珍又来，带水果等。看 1990 年日记近一半。一进院即带［戴］上心电遥测器，整天日夜带［戴］着。胸部三个接触点，生活不便。

2003 年 10 月 11 日（星期六）雨

昨夜大概十一点始入睡。不到五点醒来，小解后即起床。续看 90 年日记清样。

早餐后，稍休息即放水洗澡。浴后出汗不止，大概水用得较热。九点后，玉珍来电话，张若平与汤洪熙来到家中。他们从合肥来，为姜夔研究会事，已找到张锲。我写的四首姜词，很是高兴，说张锲也要来医院看望。他们约呆一周。随后宋晓梦到医院来了，她跟家中电话打不通，张若平已同她电话约好一起到家去会面的。以为我在医院出了“大事故”，他们都到医院来了，于是赶到医院来。真是大误会。十一点多，晓梦到家中，同张若平、小汤夫妇在家午餐。下午三点，玉珍和张扬到医院。张是为《二次握手》同影视界商谈。送我两篇近作：《水可复［覆］舟》（王茂林事），《家有仙妻》（谈新婚夫人事）。又交我西安刘力学老同志所写著作《胡耀邦在陕西工作纪实》，有二三十万字。让我一阅。我将《诗词之友》第三期交他带回给浏阳的同志知道。谈到湖南一些乌七八糟人事，如那个判死缓的蒋艳萍，同王茂林、储、周伯华等五大员有关系。（宋晓梦的书 500 本交人带去，湘潭头头说，李某批毛，此书不能销。）玉珍五点始回家。

2003 年 10 月 12 日（星期日）

五点小解，又睡到六点半起床。睡得真好。

大半天伏案，“日记”清样弄成两道手续，第一遍用的铅笔，正式改动用红、黑两种笔，还要用橡皮，就费时多了。下一本要一次完成。

下午近四点，宗凤鸣与周成启一同来（周来京住宗家，他们因出书而认识），一直谈到过六点才离去。最后我一边吃饭一边听宗谈。周谈，香港新风出版社（社长向楚新常德人）愿出我的全集，不赚钱，拟来京看望。此事要尽快同薛京联系上。他的《国事断想》已发生影响，港台拟出（自己印了一千）。在犹预［豫］中。拟再给我十本送人。给我几份资料，南京樊百华（邮电学院图书馆）整理的我的一份

讲演稿一万多字，乃 1994 年 4 月 27 日在南京五四 80 周年讲话，我完全忘记了。还有樊的读《国事断想》感言，及林若（现广东省人大主任）有关人大难做监督的一封信。还有贵州一位老同志送我的条幅。宗将他同赵的“1991—2001 谈话稿”订正本给我（前 60 次的要收回），只给了四个人。赵不同意发表。赵同意我的建议：六四事件他的经历一定写出来。现在身体尚好（夫人大两岁，有老心脏病，现有两个医生关照）。赵谈到：江等已形成一个利益集团，一损俱损。政体改革不可能。胡、温接近、靠近人民，因得好评，得了人心；但缺政治理性（贵州人的三句话也可作一种说明[11]）。宗说：赵较自负，过于自信（我提及过去与赵万关系，万也对赵有意见）。说杜老似胆小一些。我谈到十六大信，原来已准备好五顾委、五院士签名也。赵还问到，有何关照？我说，大家都注意好身体，都长命一些。都送了他们吴著，还有廿四首诗。并嘱转赵一阅。

2003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一）晴

四点前小解，即睡不着了，不到五点起床。大概昨夜睡得太好也。今天才将 1990 日记上半年清样改毕。向护士借了一支兰［蓝］园［圆］珠笔，以后的就一次校正。

早饭前没喝水，先抽血，然后做 B 超。近九点才吃饭。十一点，钱院长（已 78 岁）同几位大夫来，听诊后，已细看过病历，加以今年一月在家中摔倒，有过十来分钟“迷网”，决定要带［戴］起搏器。说是游泳等不受影响（不能做核磁共振）。我将东北杨克滨大姐，94 岁，坚决不安说了。他们也认为人体各异，安了保险。

午休睡着一小时。下午四点玉珍来，让满起买来好几枝红、兰［蓝］园［圆］珠笔。玉珍是坚决赞成安的，不然她会天天睡不好觉，晚上会时时起来为我按脉。又带来红烧猪蹄。小妹电话，18 日晚到，高能所有车去接，然后住家中。

2003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二）晴

下半夜睡得不安稳，近六点起床。仍伏案看日记清样，用兰［蓝］色园［圆］珠笔一次完成。

上午九点多洗澡，慢动作。浴后洗裤衩和袜子。到二楼做超声心电图。吴大夫（女）说，看过小妹的书，是周砚借给她的。于是告诉我们是接管沈阳时的老关系（周已 81 岁）。她在斯坦福呆过，周也在。谈美国人之与人为善，到处有雷锋。基督教助人为乐也。

下午两点，玉珍、薛京来，随后曾卓明、韩虎林带一带花篮来（代表老干局，曾被选为副局长）。他们同医生一起开会，玉珍签字，确定星期四早晨做手术。随后两位医生来谈，早做的好处，避免事故。还谈赵紫阳（仍称总书记）照样打高尔夫、打网球。薛京对新风出版社事早清楚，谈定即由此社出版，明天上午同周成启来谈具体。给张若平写的四首姜词，有一个错字（相思写成想思）和一附注要改写。玉珍带来笔墨，即写好让带回。

带来海参、炒鸡杂等。看我吃完晚饭才回。

夜伏案到十点半。

前天上午在外面走廊散步遇见郭峯（几乎叫不出名字了，他问我：还认不认得？）他从沈阳来，已住三个月，胃早已切除。今上午送《耀邦谈话》等文和吴书去。他谈到李长春，是工程师，人本分，来看过他。谈江让他管意识形态，说自己是白纸（意思）。江说就要这样的人。

[11] 胡锦涛在贵州任省委书记时，当地人对他的评价是：尊老爱幼、调查研究、滴水不漏。——李南央注

2003年10月15日（星期三）晴

近四点小解。睡不安稳了。近六点起床。伏案，进度较快。上午九点，薛京同周成启来时，正看到1990年10月21日："秘书人选薛京"。如此之巧。谈全集出版事，香港由于经济不景气，书籍出版多需作者方面先垫款。新风亦不例外，正在出胡积[绩]伟七本书。决定同天地脱钩。薛京还同王建国（{}文社）一谈，暂时脚踏两只船。最后由两人商定。

午休后，两点，护士来为我将全上胸部与两腋毛刮尽，以便明晨手术。还谈了手术前后应注意事项。今夜洗澡，十二点后即不再渴［喝］水等物，术后平卧，右臂不能动，等等。

下午三点多，玉珍和胜利、满起来，玉珍来陪我做手术。胜利已安心工作，不谈退休了。又带来鱼、鸡等菜。玉珍同我一起晚餐，她也只能吃一两米饭。饭后帮我洗澡。明天三人做手术，玉珍为我争取到第一个做。

2003年10月16日（星期四）做手术

六点起床。玉珍睡在靠窗外间。昨夜十二点后，即不再喝水等。进手术室前，只穿一套衣服，平卧着推床上。上11楼，进手术室时八点十分。主刀医生杨杰乎（到澳大利亚进修过），佟佳宾（门诊时让立即住院的），另六位护士（吴素娟等），打三针麻药于右臂靠胸部，手术时稍感震疼，能忍受，护士一直问痛不痛。大概九点半手术结束，约一个小时。起搏器为一铜钱大薄片钛合金。佟大夫说，钛合金片仍用美国货，我们已用惯。国际流通尚有德国货。心电图在旁监视。手术时让呼吸，深呼吸，大声咳嗽等，医生谓我配合甚好。手术毕同医生闲谈，因知我为何许人，说毛乃只对自己负责，对别人决不负责也。江乃一个演员。等等。手术很成功。我说，手术前，神州五号太空人安全着陆，我当然也是安全着陆。最大问题是三个月后才能游泳。九点五十分回房，心电图在床旁监视（身上的遥控器仍带[戴]着，直到出院），吊点滴消炎（一天两次）。

在床上只能平卧，右手不能有动作。一两个小时后，腰部及腹部即巨痛，痛得难以忍受，想尽办法，如腰部塞布卷等。玉珍和胜利轮流手捏、磨等，都难见效，直到下午四点，杨大夫来，才同意可向左侧卧，并说手术成功，可以活到一百岁也，十年后再换新的。满起、小玲、小许都来了。

午餐、晚餐由玉珍用小<勺>喂，吃得不多。夜里三个护士一直监视和服务，前半夜腰一直痛，强力忍受，身上还发痒，玉珍、胜利轮流管着，都未能睡着。

李普手术后，三天不准下床。现在已新办法，一天即可下床。

2003年10月17日（星期五）晴

折腾到四点，睡着一阵，五点醒来。小便、喝水一杯。腰仍巨痛，用热水敷。上午杨主任来，可以下地小走动，但要注意右臂右腿，右臂绝对不能上抬。上午睡着一小时，玉珍仍守着。

薛京来，手术费近7万，卫生部只解决1.2万元，其余已由机关开了支票，交与医院。

下午满起接汤洪熙夫妇来，才知张若平为省电局一科级干部。汤的待遇问题仍再写一信与我，转省局局长（认识我）。关于我在磨子潭前后7年，电站内部几部分人：几个领导（汤也知道罗书记好，许某坏；几位行政干部和技术人员，接触最多的是同住集体宿舍的青年（秦城出来后，隔壁住一位监察警卫）还有工人。同公社书记等接触，知道当年饿死人（父杀儿子吃）等情况。向地方建议：靠山吃山，多种油茶（寸子）树等。汤等都不知道。当文化教员很尽职，尤其修改作文。第二次三年有规定：不准接触青年（也通知年青人不准接触我），不准游泳，不能离开工区。关于小祝事件（是她先主动），经济上帮助过的人有十多位。要写的主题为：其人怎样度过那七年，众人眼中如何看法。

味口一直不好。塞开塞露大便。玉珍一直守护。晚八点上床。将 24 首与杨主任。

2003 年 10 月 18 日（星期六）晴

昨夜服眠药。睡得甚好。护士进来都不知道。两次小解，复又睡着。六点起床。中午又睡着两小时。

右手有麻木感，伤口小疼。味口较恢复。

玉珍谈琬姐对小妹的一种看法，怀疑。

想看书了。

下午郭行军夫妇与杨小川律师来，送大花篮，大筐水果。雷霞与邹建华案尚未正式审理，资料一大堆。很关心我的病情。我谈广西之行，接触部队各级负责人，思想解放，观点相似，真是意外。听说黄菊、贾庆林辞职，恐怕传说而已。他们怕我讲话太多，坐不多久即辞去。

小妹晚上八点到，住国宏宾馆。明早八点来。

仍用通便药。九点半上床。

2003 年 10 月 19 日（星期日）多云

睡得甚好，小解两次。玉珍也得到正常睡眠了。早餐也正常，口味恢复。

小妹八点来。此次出差，是为高能所接办澳大利亚的一个项目。澳大利亚拟聘她为总工程师，权衡之下，从经济到家庭，在澳呆五年不行。她与悌忠都在学校，不受社会下岗影响，她的工作也一直被评为优秀。带回一堆书刊与我（有《晚年周》等）还有 120 美元稿费。谈江参加二战结束 50 年在莫斯科的会，只限一刻钟讲话，原准备 40 分钟，右袋放 15 分钟的，结果拿错了，唸了 40 分钟的，听得人们老［恼］火之至。克林顿讲话五分钟，说："你们挂勋章时，我还刚出世。"全场热烈鼓掌。布什威信大降，伊拉克事美国人多有意见也。又带回一大把原［圆］珠笔，有三种颜色的。我告知此次病情过程，全靠玉珍预先发现。医院命令立即手续［术］，不能等她回来签字。忙忙换了一个相好的美国人，孩子大管不了了。中午前离去。期间谈到周巍峙儿子来看望事，小妹下到五楼去看望周，恰逢周与夫人王昆上来看我。同两老恰［洽］谈半小时。周比我大一岁，王是 1925 年的，他们文革十年都是特务身份。现在观点都相似，对局势有忧虑。我谈到胡温二人，可以比较乐观点。

下午朱正、许医农来，还送花束。他们都感谢玉珍发现了我的病情。

2003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一）夜雨、雾、晴

五点起床。睡得较好。自己设法通便。

翻《开放》7、8 期，关于香港遊行与周正义［毅］案，有详细报导。十一点多，丁东来，送我港版《怀念李慎之》，保留了原来上下集的 2/3，并朱竞编著的《世纪印象》（百名学者论中国文化）上下册。

下午薛京同小妹来，去过我新搬的办公室，找到那存放的整箱信札。周七月（周巍峙儿子）来，让在我的三本书上签名。谈到蒯大富见毛时流泪，一出门即被捕事。小妹谈到美国一电台要访问，待年底她回国时再定。我还问她和悌忠生活情况。每周相聚两天，在写自己的一些回忆（给《老照片》）。《一个母亲》上海再版，就只收自己的文章了。《信件》也希望由王建国经办出版。小妹留下一大叠照片。

晚上看电视到九点。

2003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二）晴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医生探视，一切正常。早餐后同玉珍到五楼看望周巍峙。他今天出院。简谈

身世，随父亲奔波（戈宝权是外舅），只有小学程度。自己好静，夫人好动（又乘飞机到厦门去了）。回楼看见段君毅呆坐这，住院已三年，完全痴呆，自己名字已认不出。久久望我，摆了下手，似乎认得。

上午玉珍回家。胡积［绩］伟夫妇来，很是关心也。谈到他的七本书，如何出版问题。交我谈新闻自由的长文，写自己一生经历。也谈到民主化是一个漫长过程也。对胡温也看好。我谈了有关人事当年的经历。

杨主任来，换了伤口外敷沙［纱］布，说长得很好。问何时可出院，应允星期五。高兴之至。电话告知李普。他们拟了一份四人签名书（曾彦修、李普、李冰封、丁东，丁负责），为我做米寿征文。他们商量后，拟口头通知。

玉珍回院晚餐，琬姐通了电话，很着急，要我少探闲事（大概湖南有人作攻击也）。电话问好的多。

早晨起床前，吟得一绝：

老妻发现早波来，首次荣登手术台。
但愿好心交好运：从今以后总开怀。（一谈国事便开怀）

2003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三）晴

四点醒来，睡不着了，吟得二绝，拟赠杨、佟两大夫：

妙手自回春，一刀救我心。
从今放胆活，能不感恩深。

无影灯台亦战场，扫除病毒寿而康。
劳心劳力谁能比？救死扶伤日夜忙。
（经常体脑双劳动）

何方寄来《延安抢救运动》四节稿，看完第一节。完全是信史深探之笔，首先弄清康生并非首要发起执行人物（指出我写的文章也有误笔）。值得细读。何当时在外语学院和编译局。

下午小妹来，翻完一大箱信件，她的信不在内，却找出范的一个交待条子，与我 1961 年在北大荒写的一份“思想汇报”（寄水电部刘澜波）。

晚观电视到九点。

2003 年 10 月 23 日（星期四）晴

十二点醒来，小解后即睡不着了，折腾约一个小时。只好找护士，服眠药。始久久入睡。六点起床。仍看《延安抢救运动》第二节。

八点后，同玉珍依次下楼，先到 815 看望高扬文，因发烧住院。将他叫醒，送《耀邦谈话》两文，不及多谈，他与我同年，总有近十年没碰过面了。到 712 看望白志民，正在看报纸，桌上还有党史书。于是送《耀邦》文。他也谈到平反冤案之大功。自己文革被关。我们在组织部从未闲谈过也。然后到 616 看阎明复，门口挂“谢绝会客”。他患一种罕见病：两颊无力，正在恢复。闲谈一阵：同尚昆多年深切关系，最后帮写回忆录。住秦城七年半，编号竟是 67128（我是 67126）也。父亲和高崇民等均死在秦城（我谈起共关 502 人等）。拟写成秦城回忆，回忆写好寄我。谈到六四，奉赵命等事（似也谈到要写回忆），说赵不该去朝鲜，同戈尔巴乔夫谈话，提出邓事之后果，李鹏钻了空子，向邓汇报，谎报军情（北京李锡铭同谋）。我谈到揭发丁关根事，他说，丁因此没进常委。刘延东较王兆国好，但能力不强。胡温看法相同。乔石下来，曾某主意，比江大一个月！后又到十层看望张灿明，他是癌症，还有处动脉问题。1986 年发现，因无感觉，没有开刀。赠闫两文，廿四首，并吴书与《怀慎之》两本。

下午刘云鹤来送大篮水果。玉珍同他去看望郭峯，他们是东北老关系，是玉珍告他郭老住此。

薛京来，全集由哪家出版社待定。王建国明天来，也是要大笔经费也。

晚饭后，玉珍帮我洗澡。将资料书刊等收拾好。

夜观电视到十点。服眠药上床。

晚饭前河北张新发［法］来，他在医院现南楼等处找了近两小时，才找到这个“北楼”904。到北京出差，特来看望（送人参）。谈到他在参加编一部百科全书或辞书。

2003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五）晴 出院回家

六点起床。曾起床两次，因右腿外部与腰背部痛，擦正骨水。以后三个月不能游泳，更离不开正骨水了。早餐后，郭峯来告别，16 大信他已复印多份，让辽宁传阅。谈到十六大时，他和任仲夷住在一起，他所在小组一片颂辞，他未能作较长发言。我的看法都同意的。临别时告我，周惠在 720。于是同玉珍下楼去看望。因体温等原因入院，卧在床上，说话也听不清楚。安慰几句。问到年龄，只比我小一岁。

满起将杂物分三次搬下去。九点半告别这 904。

回到家中，还是一堆信件。骆文 10 月 10 日去世。南通许进来信，得知方行重消息：住院四个月，家中拆迁。要到 12 月才能出院。

下午小妹来。玉珍上街买菜，胜利买来好羊肉，晚餐吃涮羊肉。

2003 年 10 月 25 日（星期六）晴

昨夜服眠药，睡得尚好。玉珍曾按脉，心律正常。

上午玉珍好友张文华夫妇来看望，并带礼物。谈到当年她们“三张”故事。文革造反派来玉珍家，诬告不成，被赶走快事。他们夫妇是夫君照顾夫人无微不至也。隔壁蒋老来看望。

李普夫妇来，谈为我米寿的“征文书”：曾彦修、邵燕祥和丁东来他家聚谈时，曾对丁大发脾气，骂“政治流氓”（大概是因“捧”慎之而来，曾认为我乃“领军”也）。为他与邵劝阻。决定不发此“征文书”。

午睡一个半小时。生活开始正常。

下午王建国、薛京同程光（邱会作儿子）、石［史］晓星（石［史］瑞楚、陈光儿子），张蓼来。程详谈八年伴父，几百万字回忆录，又缩成 120 万字，及自己几百万字，详述父亲旧事，江西与长征，曾在毛身边六年也。如何逼母承认“政变”，如何公审等等。父亲终于大彻大悟，非将信史留给后人不可。建国说，将比《晚年周》更为惊异也。小妹起了个信稿。谈了一个半小时。

延滨、元元来。将《诗词之友》第三期送李昭，劝我半年内安心养病，少作活动。

电话不断，都由玉珍应付。青长庚下周要来京，为怒江开发事（环保绝对化所阻）。

2003 年 10 月 26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清理杂件等，找出小妹两封旧信并范元甄的几个小本子等物。上午胜利、小多两家来。杨小玲来，谈如何教育孩子，使之喜欢读书。午餐极为丰富。上午、下午同胜利手谈多局，自觉比过去不那么瞎攻了。下午李昭电话，知道我做了手术。方实电话问好。孙轶青送来一大箱好苹果。

2003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一）晴

四点醒来，睡不着了，四点半起床。写好给麦克法夸尔的信，不能前去参加费正清中心 12 月的会议（毛 110 诞辰，施拉姆著作出版纪念），并介绍程光及其著作，能聘请来美作访问学者，以便著作出版（其著作价值将超过《晚年周》）。

吸氧一小时。电话都是玉珍应付。

下午小妹来，将找出物件交她，其母全部遗物由女儿保管了。一起晚餐。晚上安林、徐瑞璋的儿子徐蔚蔚和妻子来。同薛京从小一起长大，同贺国强在化工学院同班。谈见到范的情况。瑞璋已于前年去世，父亲身体也不好。

2003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二）晴

三点醒来小解，睡不着了。四点起床。找架上的杂件和翻抽屉，寻出 1978 年给黎澍的几封信（徐滨前几年给我的），以及杨尚崑［昆］做的“结论”等件，让满起复印。

上午彭总警卫员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问好。午睡一小时。

上海程巢父（不认识）寄来《储安平与胡适：两代自由思想》长文（为悼念李慎之而作），匆匆一翻，内容详实，使人有“原来如此”之感。其人不认识。应当打听一下。

下午小妹来，她明天一早回旧金山。将又找出的信、件交与。她写的长文《云天孤雁待春还》（如何平反回京，1978 年事），《“阔家主”的孩子》（童年生活），尚未细阅。真是想当个作家了。后者寄《老照片》。

威威来，玉珍、小妹和我一起谈，劝他到西北去，到兰州政法大学就任教职，以解决终身生活（保险）问题。西北正需要人才，不要计较太多。在北京当一个自由职业者，于他并不合适。大胖同玉珍电话，很是为这个弟弟不安。

薛京来，新办公室已就绪。大家一起吃饺子，胜利、小多也来了，很是热闹。

崔军电话，为其传记序言事，玉珍“拒绝”不了。

2003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三）晴

昨夜服眠药，睡足了近八个小时。六点起床。

开始为廖伯康的《回忆四川“萧李廖案件”》写序言，朱正代起了草稿，廖本人也寄来一稿，因此写起来就不必看原稿了。此事拖了半年多。上午写出大部分。下午宋晓梦来，带一堆网上资料，多是对当前形势与高层人事的评论等。先翻看了有关三中全会的文章和信息，似乎江受挫？网上东西将信将疑，有些海外文章，分析较全面。

下午玉珍为我洗澡，用了肥皂。

2003 年 10 月 30 日（星期四）晴

四点醒来，四点半起床。上午将序言定稿，约 3500 字。玉珍为我老做些事很不以为然，身体要紧也。

阎明复着人送来他的文稿《文革十年》，约 10 万多字。还不想公开。秦城七年半是主要篇幅。

下午朱厚泽来，他曾去过医院（我已出院）。谈三中全会情况。胡锦涛两次讲话，有如八届十中全会，回到江的老路了：讲政治，谨防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要加压。我说，是否一种妥协？分析

了一下人事情况，胡温较孤立造成？对两人本质似不应全失去信心。只好“再看看吧”。接着朱的中年朋友龙隆（深圳经合开发研究所，云南人在贵州长大）来，谈香港形势，23 条胜利来之不易，似出乎一般相像。（传江写信，批胡讲民多，讲党少等。）

薛京来，一起晚餐。他上午参加了《中国老年》出刊 20 年，带回礼物。明天送来胡的讲话文件。

2003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五）多云 雾

五点起床。序言又最后看一遍。让薛京复印两份。满起还取来胡在三中全会的两次发言文件。匆匆翻阅。似未如厚泽讲的严重，但却是“三个代表”主导，套话甚多也。敌对势力也讲了。

下午广东欧初老同志来（82 岁）同一年青人。赠我《五桂山房藏古书画题跋选》，古人、近人、今人共约 150 余位。值得细读。又赠他自己两本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抗战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我将仅有的齐白石《餐菊楼画册》题诗与徐悲鸿的手稿本与曾国藩家藏册页画，与之一览。后二者他认为是真迹。曾家所藏，他都熟悉那些作者。欧谈，他去看过赵紫阳。过去同杨尚昆也谈得来。问过六四情况。又谈到对形势的看法，及对毛评价，他看过王若水的遗著《新发现毛》及我的介绍文章。赠他吴著《对马克思主义再认识》及 24 首近作。

其间林华（1997 年去世）夫人李新来，要为林今年 90 岁写纪念文，在报上发表。留下她作的林的小传记（刊《专家名人辞典》）。林是工程院院士，工程院的发起人。只好答应下来。

杨诩来（易礼容长子），他同汪澍白在长沙见面。他们是湖大同学。谈母亲许文萱情况，被江青迫害。赠湖南莲子、茶叶等。

2003 年 11 月 1 日（星期六）阴、雾

五点起床。序言再看一遍，改动几个字，挂号寄成都廖伯康，说将投寄刊物发表。

上午同安志文电话，谈林华纪念文事。随后，他夫妇来家。他同林华在东北认识，他管工业部时，林是化工局副局长。林与文革后任计委副主任时，他已不在计委。答应为此事效劳。于是请李新夫人来，一起商定。可以考虑请《科技日报》承办。小传记由安带去。杜润生夫妇特来看望，知道我做了手术。很是谢谢此种关心。得知赵的夫人病情并不很重。

吴宗煌来，又送我 40 本。玉珍送他 5000 元，以为资助。他刚从广东回来，任仲夷给杨资元写信，求基金会（会长叶选平）支持，尚无结果。与我的意见一致：将书送给胡、温等六人，并中宣部若干本。说此书反映甚好，高放已全同意了。

小妹来电话，在香港呆了两天，买到一些书，见到金钟。说香港人多，比北京挤，但交通秩序好。

钟伯熙来电话，同光远碰头，知道我住院。

玉珍买了牛尾（30 元），熬了一大锅汤。吃得很香。

2003 年 11 月 2 日（星期日）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六点半起床。睡得甚好。

翻看程光留下的资料，邱会作的回忆很具体。找出一本《反左文选》，朱九思电话要此书。

上午苏力来（原东北电力设计院院长|来|，说是我争取他到水电，现住杭州）。《其人》也读过。我却几乎全忘了。同来一年青人，父亲住一门，民主党派呆过。送为耀邦平反文，及吴著，并让带一本与钟伯熙。

安若的两个女儿来，将条幅带去。她们发现我写丢了一个“花”字，于是补上。（这是赠人唯一一

次？）

胜利和满起、小多、毛竹来，中午一满桌菜。

下午同胜利手谈，胜两局，都杀死一片。

吃晚饭时姚监复来，谈孙大午已放出来，为群众办好事而“违法”，有人这样说时，孙大哭。姚谈，捕孙，主要是查《怀念慎之》出书事。孙捐了一千元，网上有孙找慎之、杜润生谈过话的报导。农民企业家搞政治，这还了得。搜查时，曾用电钻敲开保险柜。

黄君来，交《龙集》清样，争取年底出版。

2003 年 11 月 3 日（星期一）阴转晴

五点半起床。看《龙集》清样。排版较好。

下午同玉珍到老干局四合院，在我的新办公室（同薛京的相连）小坐。老板桌，有办公电脑，墙悬电视等，很现代化了。曾卓明来，他即在此处办公。离退干部 2 百多人，各半。取回一堆信件。

汪丁丁夫妇来（汪是安若儿子，51 岁。夫人李维莲，父亲文正一，母韩正姬，住 24 楼）。汪在北大与浙大两边跑，经济系教授，原学数学，后在夏威夷大学学的经济），赠我三本书：《海内寓言》、《知识印象》、《在市场里交谈》。谈通货澎涨［膨胀］过高（60%），总的有危机感，房产泡沫，购买力低，普遍腐败是最根本问题。他允写一意见书交我。吴著他已看过。赠 24 首。

2003 年 11 月 4 日（星期二）阴

五点半起床。读有关毛晚年资料，自己的书与序言。哈佛今年 12 月的纪念会不能去，15 分钟发言还得写出也。看方行重写给我的几封信，他住了几个月医院，又搬了家。下午让满起到西客站取书（上海寄 20 本，陈明远编的《假如鲁迅还活着》），不料因胃病大发作，拉血。即住复兴医院，玉珍送去。

2003 年 11 月 5 日（星期三）阴

两点小解后，久久不能入睡，大概近四点始断断续续睡着。六点起床。流［浏］览报刊。

上午雷霞的丈夫来，他出差路过北京。雷的二审已过，只希望在看守所度过三年算了。因入狱就难自由活动了。随即玉珍接到雷的电话。为此事，玉珍已同葛行军、张思之都通了电话，不知高法能否起干预作用。我谈到已尽最大努<力>，为雷的保外就医给胡锦涛写过信。他谈到现在湖南传得很广的是杨正午有问题，即将去位。（薄熙来接班等。）

下午高放来，赠我《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其中有他的长序。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他不全同意王若水与李慎之的说法。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即追求人的解放，即《宣言》中说的“人类自由”的条件。慎之今年二月在一个座谈会（他参加了）谈自由与民主的历史属性，而否认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似也不认同马克思主义。说得太过了。认为吴宗熿对马克思的批判太过头了。建议不要将书送与中宣部等，以免引起麻烦（他的一个学生任副部长，高今年 76 岁，同李冰封是朋友）。我的书读过甚多。找出一本《直言》并小妹书相赠。

薛京将复印件带来，说要向机关求一台复印机。司机小张暂替代满起。

2003 年 11 月 6 日（星期四）雨

近四点醒来，睡不着了。四点半起床。开始写不能出席的 15 分钟讲话稿。评毛一生要害。

上午九点同玉珍到医院，因右手术后常有发麻感觉，从手到臂部。开了许多药包括中药。又到 11

楼照颈椎片，遇见杜星垣，小谈一阵（他已九十岁了）：汪道涵曾语江：三个代表很是庸俗。当年江北上时，曾写过两句话告诫：苟利国家生死已［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其人已无药可救。贾庆林妻乃江妻介绍。周正毅案都有牵连也。“上海帮”丝毫不假。胡温看法相似。曾给朱打过电话（有事相商），回答决不见人。

满起已退烧，可以吃点流食。玉珍不让我去看望。

下午杨仁两个女儿（二、三）夫妇来看望我，是大妹从上沙电话告知的。很是诚恳：有病，她们来照顾。两丈夫，一在航天，一在兵器，已退休。航天仍反［返］聘。谈到朱镕基硬将两部机构一分为二，以利竞争。殊不知，不仅难以“竞争”，且力量分散，不易发展也。此等高技本来落后，不宜分散。对高校合并看法相同。对一把手说了算，痛恶之至。

将关于毛的两篇近作：《毛执政春秋》序言，若水《新发现毛》读后，交楼上嘉满，Emil 给小妹。

2003 年 11 月 7 日（星期五）夜雪

六点起床。昨夜下雪。窗外屋顶树群都白茫茫了。空气特冷清。开始看《龙集》清样本。

上午金老夫妇来看望。已 92 岁了，夫人仍独自上街买菜。劝她加倍小心。金老已显得很迟顿［钝］了。

李慎之大女儿、儿子来。准备出英文版文集，由小儿子在美国张罗，让我写序言。好在不急要。女儿　　（原文此处空字，应该是：李伊白。——李南央注）同小妹在十女中同学，她是高二，小妹初三。有往来。国内版拟抽出几篇，争取早出。香港再出续集。

下午看《龙集》清样。

2003 年 11 月 8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整天看《龙集》清样，黄君将许多标题弄麻烦了（注解变题目）。总的说，错字不多，排得也较好。

翻 02、01 年日记，对查诗作原稿等。补入清样两首。做秀定稿：（四益告知：扬州人言好讲话者为“话痨”）

谚云得意便忘形，　　弹唱吹啦从不停。
可怕“话痨”难治也，　喜欢做秀显聪明。

“近作 24 首”，折［拆］开按年月补入，最后交浏阳会为“近作十首”、“广西之行”8 首。

满起见好。

2003 年 11 月 9 日（星期日）晴

四点起床。看《龙集》清样，将两份一一改正

广东“新编”本是 1995 年出版的，从 1995 年算起，至今共约 180 首。9 年平均年 20 首也。重新编排，让毛竹去复印两份。给张作斌信，请他协助出版事宜。版式等亦写清，如初版。

中午未能午睡，有事缠身就睡不好了。

下午王永治来，送《凤凰》刊三本，他已到此刊工作。给胡锦涛的第二信，据说胡交与张德江，《21 世纪环球报导》终停刊，乃张的问题。王还送我一本上海潘亦孚编《百年文人墨迹》（180 元），颇有意义，有不少信件。最后是邵燕祥的。

薛京来，取走《龙集》清样并信件。他明天去深圳。为《世纪留言》出版，并全集事。

同胜利手谈二局，以代休息。小许、秋林来，呆了一天。

小妹电话，两文收到，说不必另写了。

2003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一）

近五点起床。已来暖气。三四天没暖气、热水了。

将《龙集》清样再查一遍。算是完毕一大工程。

玉珍已催我几篇［次］，送两位手术医师诗。将两首诗电话中唸与李普听，他表示赞成，也同意我的意见。这样吟咏，乃文化娱乐与文字遊［游］戏也。

第二首蒙四益改动如下：

灯台无影动刀枪，不让华佗独擅场。
妙手仁心今日见，老夫喜得寿而康。

上午作字，将赠医师二首写好。王建勋电话，《耀邦去世前谈话》文附于戴煌书后。他要求将最近《怀耀邦》两首写出，影印附于书首。特用极小字写了一张。11 月 20 日武大 110 年校庆，来信要字。原拟作罢，兴之所至，将 1993 年在乐山写的《纪念王星拱校长》七绝并很长的附记，用大张纸写好。一直写到吃饭前，甚累。

下午独自一人去邮局用快件<寄>出，并寄九思两本书（《反左文选》及吴著）。竟忘记带钱，只好电话让廖嫂送钱来。回家挨了玉珍一顿大冒火：“以后如此不听招扶，不再管你了。”确实不应该一人外出也。不愉快一阵又换来温欣［馨］：为我洗澡、理发，一身轻快。饭桌上小多和胜利参与议论，隔壁老刘也来参加。她对蒋老头从来未如此生活照顾过。我最后说：没有你们的妈就没有我的晚年，我是中了一个头彩嘛。

朱维民的生日晚宴，因觉过累，没去参加。

2003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二）晴

四点醒来，即起床。翻看王永治送来的三本《凤凰》周刊。确实活泼而有内容，有信息。曹思源六月间在青岛开的宪法座谈会有报导。今年 26 期扉页有一段话：

国家伟力在民众，正如大厦高度在基石。凝聚民心，用足民力是任何一国家、一时代发展的要旨。西方一政治学家说：一部宪法可在 6 个月内完成，一次经济体制改革可在 6 年完成，而真正的社会变革需要 60 年才能实现。民主非自然地发生，需要教育培养。执政者的改革意向和民心所向的趋同，会带来曙光。

王永治访问朱厚泽：晚清以来，中国对西方文明只接受器物层面，不接受制度层面。两次强势文明入侵，晚清西方工业文明；1949 前后的新的技术与政治革命浪潮。从坚船利炮，兵厂铁路到两弹一星，以为如此即可富国强兵。总是有宪法而无宪政。“救亡压倒启蒙”（李泽厚），“革命压倒启蒙”（李慎之），“整风压倒启蒙”（王若水）。两次大战危机，出现全球性误解：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市场经济导致周期危机。对议会民主，多党宪政制产生怀疑，需要一个强人（党）和政府解决问题。（罗曼罗兰怕伤害苏联制度，50 年封存日记）从五四德赛转向追求共产主义理想。中国应转入常人政治（张三李四都可掌权）。进行宪政教育。“新三民主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朱认为：关键还在“权为民所授。”

昨两［天］给两位医生的字觉得不佳，上午另写过，又写了三张，方罢手。看来字得天天练也。

上午赤壁诗词学会名誉会长刘焕章二人来，求写《当代诗人咏赤壁》集的书名，正好纸笔还在桌上，

立即写好应付了。

汪丁丁来，交“对当前经济及社会状况的基本判断”文，不及千字。最关键问题还是腐败。共提了六点看法。谈到现在持悲观态度的人较多起来。赵紫阳有个智囊团，现在情况不明，靠王刚、王沪宁等人当然不成。必须放开舆论监督。

下午玉珍陪我到医院，看肌电科，右手臂麻木，无甚问题。颈椎片结果有问题。

着手写哈佛 15 分钟发言稿。完成大部分。

今天是我从合肥坐专机进入秦城的日子，记得街上树枝已枯，见不到树叶了，而现在窗外的树木黄叶、绿叶满满的。气候真变了。

2003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三）晴

睡得不甚安稳。五点起床。将 15 分钟发言定稿，约 1600 多字。

九点到文采阁，出席安徽的姜夔研究座谈会，到 17 人。张锲做东，周笃文主持，张若平和王冰，还有孙轶青、梁东等，还有大学中几位姜夔研究专家，博士生导师等。人人发言，认为姜白石系通才，不仅于词律、音乐贡献大（书法亦佳），诗作一百几十首，多忧国爱民之作。应当出诗词全集，走出仅限于合肥情缘。我最后讲了十分钟题外之话。诗人必须关心国计民生，现在腐败如此成风，经济也现危机，不少经济学家有悲观之感。随口唸了三首“偶感”（前两首谈毛的“贵便愚”。第三首“语［话］痨”，扬州话），引起大家欢笑，说北方也有此语。张锲将我廿四首与这三首拿去复印了。饭桌上，孙老说民间笑语：“这里一座庙，是中央党校，它是干什么的？腐败份［分］子来深造。”引起大家哄笑。刘征老将“八桂之行”八首送我，内有“漓江舟中赠李锐老”，并书成横幅。

放言无忌为求真，健骨铮铮百劫身。
岂只高怀解忧国，青山满眼一长吟。

下午杜导正、方实来，谈形势，并给我一堆网上信息。江是有封信，政治不能丢，谈民太多，党太少等。厚泽等较悲观（炎黄座谈会上）。对胡温看法同我相似。耀邦、紫阳问题时，都逼温检讨，温都一言不发。杜还为我号脉（他父亲是中医），觉得正常，只是稍快（81 下）。我给医生写的两幅字，他拿去裱了。

2003 年 11 月 13 日（星期四）阴雾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序［发］言又加个尾巴。一早交嘉满发与小妹。

上午胡鑑美来，还送西洋参与茶叶。谈到领事馆接待情况：六四时如何出国的；在国外写了哪些反政府文章；写保证书决不反政府等。苏绍智害了一场大病，正从台湾工作一年多回美。医疗保险没有交接好，医药费花了 3.7 万美元。后由洋女婿交涉，才五年还清，月付 500 元。她本人好在保留了房子。但苏没人照顾不行。后又谈到慎之儿女对出版父亲著作的别扭情况。香港版本是绍智操办的，还引起某种误会，她很是不解也有点生气。关于苏回国事，是否直接找有关头头们一谈。容再考虑。我谈到刘宾雁两信（附信）转上去事，大概也无下落。

丁东稍后来到，一起谈这些难事。让丁看了发言稿，很是同意。留丁午餐。

下午安徽张若平、王冰来（王赠我他的《绿梦轩诗文集》），我写的四首姜词，还有几个字笔划不当，按大小重写了几个，还为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砚厂题词：汉唐古雅砚，重彩今增辉。

2003年11月14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翻王冰诗文集等。

上午郭先述母女来，谈谢文清往事。他们同慎之一家都熟。穆青在新华社声誉很坏，他们住处三百多人，八宝山告别只去了三十多人。周遊列国，就是照相出影册，全是公家报销。焦裕禄文是别人写的，贪为己功，等等。谢文清因当年东欧、苏联长期工作在外，浩劫都躲过了。关于新华社本身工作，认为吴冷西建树比穆青要多。借《晚年周》与女儿。留郭午餐。谢的回忆录等我都放乱了，一下找不到。文章更没动笔，真是抱歉得很。

下午张若平又来，将“廖文序言”又看一遍。谈安徽饿死人是两个数字：300万，800万。

玉珍为我洗澡。

2003年11月15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发言稿”加了“文革死人二千<万>、整人一亿（叶帅语）”及“知识越多越反动”两句，让小满发出。正好小妹电话，让她补上。两篇文章已翻译好寄去。

陆沅来到金老家，让我上楼一谈。她听弓彤轩说，从秘书与夫人群中听到，有对我很厉害的说话，要防止黑道做手脚。她不敢让玉珍知道。于是告诉她，在北戴河遇到的那位少将的劝告，向玉珍也谈到此情。看来真是要加注意了。又谈了下形势及看法，历史在前进，人在变化。毛邓时代不可再现也。让陆来家，一起谈谈，并留午餐。谈到部内一些情况，同老干部座谈，都说好话，只有她谈到腐败问题。部里牵连20人，吕枫的秘书有问题，反而提升。

轶青和吴勇来，徐滨尚好。为玉珍看透视片。他们可找到可靠医生看牙齿、颈椎等。

下午吴宗熿又送书来。李普已赠他五千元。决定将书寄中宣部并一些个人。赞成的人越来越多。也谈到高放的意见。

满起出院了，已经恢复正常。玉珍隔天为我打针。

挤时间读《晚年周》等。

2003年11月16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又是四点多醒来。即起床。开始翻看崔军的《田夫之子》。

上午志民来，送好酒。谈到家乡（定县农村，他家是地主，但全家革命）住了一个星期，确实大变。都是新盖平房，容易分地，多者上千平米，他家亦得五百多。都吃细粮，外出打工者几百人，有几部小汽车（千户大村）。有商店。村干部选举很认真，竞选，找关系人。但街道不好，没有人管。送他几本书与文章。安东已任局长了。

崔军来过电话催，为找崔的电话，同玉珍发了火。实际是琐事缠身，从未得到解脱也。

2003年11月17日（星期一）多云、阴

近六点起床。续翻《田夫之子》。上午算是翻完了。叙述一生过程，塞进许多史料（原封不动），夹叙夹议。不知是何“高手”帮的忙。但有史料价值：崔田夫其人的概况；真正的“红小鬼”，“公家人”，延安儿童成长过程；莫斯科“4821”情况；水电建设及水电遭遇。可以写一序言。

上午樊大夫和护士来，血压100—60，脉71，还算好。她也认为今后可放心了。

将廖文序言与《如何看待毛》（110诞辰发言稿）寄萧蔚彬。后者恐难刊出。

2003年11月18日（星期二）

六点起床。四点即醒来。迷糊一阵。午睡一小时。

开始动笔草拟崔军自传的序言。简单写一点感想。

收到李普送来的《哀李炳泉之死》，一个有大功的地下党员，死于文革。我将“发言稿”与《国事断想》回寄。晚上电话，错了一字“审时度势”，我写成“夺势”了。

下午钟勤昌和浏阳的宣传部副部长熊水芳来，赠《对马义再认识》、《假如鲁迅还活着》与《怀念耀邦》三、四集。并《诗词之友》刊有我的22首（浏阳报一首都不敢登）。同他们谈湖南就是不解放，经济发展慢。钟说：杨正午、周伯华将变动。但愿如此。

2003年11月19日（星期三）夜雨、阴

六点起床。翻最近《随笔》，有吴江《从西欧文艺复兴史看中西文化的差距》。这是我常常想到的根本问题。十二世纪中叶，意大利即城市分治，随后出现加工行业，行会执政，因此成为文艺复兴中心（封建贵族被剥夺权力）。人文主义为中心思想。但丁、米开朗基罗、薄伽丘（《十日谈》）、彼特拉克（区别“人学”与“神学”），伽利略都是佛罗伦萨人。然后传播法德英，提倡人道、人权、个性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冲破封建教会桎梏，推动宗教改革和自然科学兴起。引起十六世纪欧洲反对天主教的社会运动（曾垄断文教与意识形态）。德国路德，法国加尔文（民主教会），英国亨利八世（反对国王从属罗马教皇）。“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仅信仰，还有理性、理智，西方自然科学诞生先声。出现教徒中的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然后引起十七世纪社会革命要求。中国儒学的强大凝固型、垄断性和权威性远胜欧洲宗教（宋代印刷术帮了欧洲文艺复兴大忙）。西方人文精神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这一课我们始终没有补好。

上午丁东夫妇先来，带了录音机，然后杨乐、黄且圆（黄万里女儿）夫妇、牟广丰（环保总局司长）与两女录相摄影师来。谈黄万里对三门峡和黄河的意见，还谈到三峡之不可修等。因为最近媒体广泛报导张光斗当年就对三门峡有意见也。这是一个老风派人物。我谈了张光斗在资源委员会水电处情况，以及保留资委会当年资料贪功之事，遭孙越琦在政协会上当众揭发之事。关于三门峡问题，当年只有温善章、黄万里有过不同意见。谈到十二点离去。我赠书赠文，还将《如何看待毛》唸了一遍。真是做宣传工作也。丁东给我郑天翔要江下的信。

下午浏览报刊。笃文电话，后天去廊坊旅遊三天。

2003年11月20日（星期四）

本日无日记。——李南央注

2003年11月21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看资料，准备上廊坊。只带个皮包。

早餐后，李宗贤等三人来，送我几十本他们的刊物（刊有我十六大信），说有的人看了后，认为照我的建议在办，还有人喊“万岁”的。真是太天真、太乐观了。八点半周笃文来接（廊市派三干部来接）。坐中面包。路过国际金融大厦，上11层，武大老校友在此开会，找到王云从，将会费与200元（林祥威捐赠的）并“诗24首”、吴著《再认识马》并《耀》、《北大三人》两文若干交她散发。然后到新华社接张结、欧阳鹤等夫妇，一起到廊坊。住天都大酒店，602房间。这是1995年新盖大宾馆。负责接待的

王书华（女，市副秘长），外表即能干人也。还有原副省长、省市诗词学会负责人等。一起午宴。王自言有半斤酒量，看来还不止。喝了几杯白酒。午睡一小时。

下午三点半到四楼会议室开座谈会。大圆桌有后排，到四十来人。听市长吴显国介绍廊坊概况。包括十个县市，385 万人，GDP500 多亿，财政收入 40 亿。准备 3—5 年普及高中，这样可提高素质，考上北大、清华的回不来。大学城有 40 所大学，两大措施：1）经济发展与社会事业同步，抓紧科教。2）建环保城市，生态环境抓紧，按照国际化标准（FOI4001？）廊坊居世界首位，已有几十家媒体作了报导。高耗能、水的企业都不引进。一家印染长投资多少亿也加拒绝。营造森林引水城市。做到五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兰［蓝］天、绿水、净土……谈到化肥、农药对土地危害（土地爆炸事故）以及酸雨影响等。拟在平原造 150 亩林地。我插话几句（挖苦北京之类，引起大笑）。四点半散会，到老干部中心参观。有一大厅，供跳舞之用。满壁悬挂了书法约百余幅，隶书多，诗与字可能不是一个作者。书法俱佳。不及细观。此市确在追求文化也。

晚宴由副市长秦博勇（女，北大硕士生，学法律）主持，让我首先讲话。谈了两点，听市长讲话后，抓人文重科教（人与社会关系），说得［到］我的非官本位应知识本位的诗。“知识愈多愈蠢、愈反动”等当年教训。人与自然关系，环保意识立法，乃八十年代事。人类发展与破坏生态共生。过去小高炉教训，以及人口教训。地球已 70 亿人。中国要达 16 亿才停止（地球 100 亿）。1650 年森林复盖 21%，1949.10%，等等。唸了来此做的四句献给廊坊：

天人合一古宣扬，环保于今始上纲。
无法无天当永别，和谐共处数廊坊。

共处也包括人与人之间，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也。

2003 年 11 月 22 日（星期六）晴

睡得尚好。不到六点起床。将昨天日记记完。

一行 30 多人，坐大巴士，八点半出发。先到步行街，有管区主任迎接讲解。大门与街道建筑全部欧式风格。“中国的香榭丽舍大街”（说明书标题）。东西长 2200 米，宽 120 米，中间隔离带为 36 米宽街心花园，休闲区。有种种设施活动余地。建筑 36 万平米，商店均三层。绿地 10 万平米，有四个相对独立的院落式街区。我们只走了一小段。总投资 6 亿。许多店铺还待出售。大楼为五层（4—9000 平米不等，售出 3—5000 元/平米）。街名为《北京女人街》，自称为北京王府井，实中国目前最大步行街。然后到“廊坊文化艺术中心”，因是冬天，正在开发中，看不出什么名堂。坐遊览车转了一大圈。风吹，感到冷了。说明书说，“此乃加快建设‘园林式、生态型、现代化’强市名城的重要措施”。园区占地 660 亩，景观面积 26 万平米，建筑 2.8 万平米。总投资 6 亿，一期工程 1.5 亿，今年 3 月动工，7 月落成，“主要有自然循环公园、梦幻湖公园，艺术公园、益智水上乐园、智慧名言及书法大道五个景区组成。德国 GMP 公司总规划设计，景观由澳、港建筑事务所设计。“景观主题为‘启示’”，“涵盖认识、文明、理解、教育、知识、学习、文化、思想开放、教学以及智慧等内容。”游览者“可在自然、艺术、戏剧、文学等方面受到启迪”。已免费开放。共有 1290 各项工程，10 万株树木，35 种花草等。见到 6 万元一柱的灯柱。可惜空转了一圈。了不起得设想。然后看商贸会展中心，是办公大楼，模型盘示经济开发区与全市规划。55 平方公里。有产品展览，机电类多，轻重工业都有。建筑外形均欧式。最后到“东方大学城”，建于经济开发区，现有 42 所大学，清华、北大等部分年级进入。清华将在此建科技园。计划引入 100 所大学，“成为中国最大的高校教育特区”。只看了图书馆，门区中心有罗丹“思想者”坐着。因入楼上了高层梯街［阶］，感觉甚累，就没有下底层看沙盘讲解了。大学城进门处有巴黎凯旋门建筑。

景观区有 200 多中外名人塑像，只是坐车转了一圈，没有见到。归来已十一点多，感到很累。午饭后，卧休了一小时。

下午两点半去霸州。先到固安屈家营观古乐演奏，十几位官员古装，除鼓、 手外（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都吹古笙。听不出特别高妙。演奏前由县委负责人和文化局长等介绍县情和屈家营民乐 500 年历史。演奏中让我题词，纸笔都在大厅中铺好了。想了副对联，最后加了两个动词：

难得古民俗传古神韵，喜闻新时期谱新乐章。

到霸州宾馆已五点多了。又上三楼住房。晚餐由县负责人招待。女副市长王丽英高大肥壮，我问她是兰［篮］或排球运动员？原来是地方铅球冠军，推 15.6 米。因此引发她的热情。唱了三首歌，不错的女高音。

步行街原来是廊坊的一条臭水沟，如北京龙须沟，现在已埋入地下。2000 年 5 月落成。已加盟的有大商厦有家具、电子、家苑、女子化妆品等，还有女子俱乐部。还有 52 米宽的街心广场，两侧 10 米宽的花岗岩步行小道。“36 米宽的街心花园，是一个四季郁郁葱葱，洋溢着欧洲异国情调的休闲区”。两旁建筑采用欧式与现代相结合的建筑风格。格调清晰明快。两端出入用凯旋门式的造型。极其雄伟壮观。几十件建筑小品、雕塑、过街天桥、园艺、喷泉、长廊、货亭，让人赏心悦目，置身于休闲、娱乐、购物的优雅环境中。”没有览观全景，去得早，许多商店没开门。特抄下“说明书”这段话。

沿途廊坊本地同志谈到，韩复榘是廊坊人，本人是秀才出身。这倒是头回听到。

廊坊三日观光可以四句有感：

古镇醒来笑换装，
园林街貌赛西洋。（街道）
满怀希望优生态，（尤怀）
三日观光岂小康。（高雅文明播八方）

归来相当疲劳。

2003 年 11 月 23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绒衣裤未脱，睡得尚好。记昨天日记。早餐丰盛，本地豆浆特浓。

八点出发，十多公里，过煎茶铺，到高村，参加此地农民办的谷风诗社，成立十二周年会。满屋四壁悬挂了诗书条幅，宽窄不一。书法都不错，诗则难以拜读。王成纲作为赞助人在座（会后同他打了招呼，谈到同姚雪垠儿子不能交往，再没有来过 22 号楼）。诗会主持人慢条斯理致词，四五个女青年朗诵诗词（第一首古人，二首本社社员作品），最后还有一个六岁小孩朗诵唐诗，引起会场活跃。这个村子原来赌风很盛，有的人债台高筑，夫妻反目，诗社成立十二年来，歪风被制止，“把人们从低级习俗中解脱出来”。全村已进入小康。诗社于 1991 年 11 月创办，开始只有五人。以《诗经小雅·谷风》：“习习谷风，维风及雨”冠名。立宗旨为：“修身心，砺节操，行风俗，淳乡里”。十年大庆时，“社友发展到 4 市县十四乡镇三十多人。发品［表］作品 600 余首。获各级奖项 80 余人次。”同外界诗社往来，结为友好。中央电视台 2002 年重播出专访。“谷风所到之处，民风淳朴，情操高雅”。诗社的人和乡镇领导讲话，离不开“领导”二字，我们这些客人都是“来领导的”。于是迫不得已，我讲了十分钟话（接待负责人王书华本来不让我讲话，怕我累）。谈诗是一种个人行为，靠自己灵感，自由发作，如打喷嚏，非作诗不可，当然是言情言志，好诗自有好影响。举了自己秦城两首：“安家”，因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引发。“惊秋”，讲了庐山下来批斗时，上缴了全部文章“没有放过毒”也。吟得联句之快活心情。当年秦城有五六十人得精神病也。我的讲话也引起会场活跃。散会后，还被逼着将“廊坊观光”四句书

写赠诗社。随去永清县，在天都大酒店分店午宴，由县长等陪同。介绍永清基本情况。2001 年成立了诗社，诗词队伍有 70 多人，60 岁以上的约 1/3。已出版诗刊三期，刊诗 915 首（赠送给我们，还有个人集子）。饭后到瓦屋辛庄参观古战道，乃宋辽边关地道，被称为“地下长城”。现在试掘了 5 处，总长达 173 米。我们到一农家看了一处，就在房中坑［炕］前，深约两三米，即进洞。没让我们老人下去。据“简介”所述：

1989 年 12 月在此地开过学术会议，为宋辽时期所建，乃防御军事工程，与长城的战争功能相同，此种规模巨大的地下防御性战争工程的发现，填补了史书记载的空白。为我国军事上的重大发现。永清县内地下古战道结构复杂，延伸长，类型多，洞体由统一规格的青砖构筑而成。长洞高矮各异，宽窄不一，延审屈折，直角转向，走向不定。既有宽大的藏兵洞，又有窄小的迷魂洞、迷障巷道、翻板、翻眼等军事专用设施。洞内还备有气孔、放灯台、蓄水缸、土炕等生活设施，及为运兵而用的“引马洞”，以长期隐蔽为目的的“藏兵洞”，和深入敌阵前沿的“瞭敌洞”等。县内地下古战道分布较广，涉及 6 个乡镇，11 个村街，面积约 300 多平方公里。《简介》附有史树青老先生两首七绝手迹：

引马洞真引客来，洞门今始为君开。
追源嘉靖霸州志，宋筑防辽未许猜。

白沟河北北京南，辽宋瓯脱在此间。
万里长城与战道，地平上下两奇观。

从古战道村出来，经过大街，参观永清县书画展，共有三层，看了两层。都是各种流派国画，少数油画，书法甚多，未及细观。然后到离城 3 公里的曹家务乡冀北珍禽养殖场，看纯养孔雀与鸵鸟。1992 年开始，现存养绿、兰［蓝］、白（较少）孔雀近 5000 只，非洲与澳洲鸵鸟 80 多只（还有宫廷黄鸡等 2000 多只），雄孔雀值 5000 元，雌 3000 元，鸵鸟蛋一只 200 元。这个养殖场为私营，共 19 人，场主中专程度。固定资产 500 万元，年产值近 100 万。拟再投资成为观光园，有野味餐厅，扩大全国商业范围（鸵鸟蛋已雕成观赏物等）。中央台已报导多次。我在澳洲见到，鸵鸟是野生动物，中国人去了才吃开也。

后又到一个诗词展处，因疲劳未让我下车，只是最后照了个集体像。

五点半回到廊坊天都大酒店住处。市长吴显国招待晚宴，只参加半小时，一天多次接待活动。

宋副省长的夫人向我要字，要字的人很多。如此款待三天，如此热情，只好勉为其难。晚上利用小桌，一直作字到十一点。共 11 张（包括写坏的三张）。周笃文要我写几个字应付，却无此习惯，还每人一首诗，或秦城旧句，或古人名句。为宋叔华、郭勉之夫妇书王安石《孤桐》五律，还作了解说，“岁老根弥壮”也。

廊坊之行两首外，给市长书王安石“登飞来峯”，其他人：霸州女副市长王丽英，廊坊女副市长（法律硕士，北大的）秦博勇，王书华（女，负责接待的市副秘书长），文化局王子元等。又为宾馆书四句：

廊坊一片绿，景物四时新。
宾馆殷勤甚，迎来笑语亲。

2003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一）雾

昨夜近十二点始睡着。六点半起床。收拾行装。七点早餐，八点出发遊览第一城后，就直接回京了。

九点前到达第一城（Top City），先在城外广场观皇帝出城迎宾仪式，八匹骑坐两行先疾驰而出，然后仪仗队，宫女队（着旗人高底鞋），最后太监宣旨，皇帝出来，再返回。栩栩如生乎。大家下车步

行入城，我们三四人优待坐面包入城。先观看特色表演，东北来的高跷队伍，宫廷舞蹈、杂技等。尤其高跷舞蹈不易。然后坐车城内环行，过四合院群落，最后到国际会议中心，同大家汇合。

此城占地 200 公顷，距北京 50 公里，天津 70 公里。周围五公里的空腹城墙，22 座错落有致城楼均 1:1 比例。城平面如北京凸形。古代皇家园林景点多处：大水法、远瀛观、上下天光（栏亭）、城楼古炮台、正大光明殿等，各类京都宅府四合院，前门商业街，阳光长廊，以及花园式高尔夫球场，马术俱乐部等均不及下车一览。如步行遊览整天也遊不完。

国际会议中心进去看了，在园［圆］明园景区北侧。建筑 4 万平米，四层宫殿楼，内设 40 多会议室，大小不等（24—4000 平米）。到国际会议多功能厅，同声传译六种语言，表决功能与即席发言系统，新闻发布中心等。此城由中信公司（王军）投资，原为娱乐遊览购物消闲，大概游人有限，现发展为会展中心前途如何，还待下回分解。非典时期，王军母亲在此长住。如此投资，实在可怕。这是王震的后裔也。离第一城后到义井村，香河诗词学会此村有分会。村民盛装扭秧歌欢迎。

匆匆环行出城，到家俱城，真是又吓了一跳。自 98 年奠基以来，国家没花一分投资，靠自我积累滚动发展，现有家具展厅 18 家 23 座，45 万平米，年底达 50 万。居全国第三位（顺德、苏州之后），产供销一条龙，包括北方十多个省市，远销俄、加、韩及东南亚等。日客流量达万人，年成交额 15 亿。我们先到刚开业的金钥匙国际家俱汇展中心，投资 2 亿，建筑面积 11 万平米，这是平生所到最大面积的商家，看不到头，几个足球场大，豪华漂亮之至。所展沙发，许多新款样式也是第一次见到。北京买家俱，都到香河来。恐怕西方也没有如此展厅也（我去过纽约 9.11 烧掉的大厦，楼上也有家俱店，那真是小小巫了）。

从金钥匙出来，坐车穿城而过，几条大街，全是卖家具店铺与饭店等。

香河宾馆午餐后，同廊坊王书华等告别，回到北京。大巴士不能进二环。周笃文打的，送我们到家。

近三点回到家中。薛京带来一堆信件。谈深圳、广州之行，《留言》书交长沙印行。

玉珍为我洗澡，水过热，但止痒，一身轻快了。

雷霞来信，判刑三年，不服上诉，让我转吴官正。

2003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二）多云

六点一刻起床。睡足八小时，大概是极疲劳之故。看信件与报刊，方行重几封长信。毛应平信，要为他一家传记写序言。

笃文电话，地方问好。谈及以后不能如此“旅遊”也。

下午杨继绳来，《萧李廖案》序言拟刊，他已到《炎黄春秋》任职（审稿），一週二天。谈“大跃进”饿死人事，他为此著书，搞了好几年，访问地方，有关人，有关单位和档案馆，他的统计是 3600 万，（四川是 800 万）。还准备过二年再出书。（我的序言中有个“6000 万”数字，删去了。）也谈到江信：要讲政治，注意敌对势力活动等。他在清华比胡锦涛低一班，是 1966 届的，同胡有过往来，在西藏遇“动乱”时，开了枪，得到邓的欣赏。同吴官正同班（学机械的），吴入校前结过婚，很内向。李长春 86 年讲过“姓社、姓资问题”，比邓早几年（邓是 1992 年），杨为此写过介绍文章，刊《新观察》。90 年碰面时，却不理人了。谈到李瑞环其人生活糟，并不高明。

2003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三）夜雪、阴

六点起床。读《晚年周》，文革情况，我所不知。毛的种种表现，都在意中，一天看不了几页。

十一点同玉珍到楼外楼（在朝内北小街，杭州的分店，当年钟伯熙关心办起来的）。胡鑑美约胡积

［绩］伟、于光远、朱厚泽四对夫妇，还有冯兰瑞和汪子嵩（当年《人民日报》同若水一起管理论的）。交谈甚欢。朱认为胡在走下坡路，最近抓人不少。对青岛宪法会议控制甚严（对朱的控制）。表示悲观。老胡对李长春到报社讲话，谈到“人民喉舌”，颇有好感。谈到大家都要勇于动口动笔。老胡说：我们这些人死后，一定价值更高。席间，我唸了《如何看待毛》的“发言稿”。都感兴趣。光远取回去复印散发。“廿四首诗”也交他们，还唸了“得意便忘形”。

程湖同薛京来，妻子怀孕，决不留在甘肃了。自己也决定回北京。原来一心当官，留甘肃发展。我曾质疑过，小吴行吗？如今又变卦，若无前事。现在真是职业自由选择了。又要找我帮忙！

2003 年 11 月 27 日（星期四）多云

三点小解，睡不着，四点起床。看《晚周》，补记日记。

上午王建勋来，来以前，找写给他的两幅字，玉珍也帮忙找，花半个小时没找着。王来后，我说马上再写，却在推开长沙发后，原来掉在地上了。王谈，中宣部不同意《耀邦去世谈话》文作附录。我建议不要理会，有事由我承当。王答应了，但是否照办？随后李劲祥等来，定邀到他投资的朗登科技公司一观，只好与玉珍同去。公司就在西单的时代广场 10 楼（租了整个楼层，1200 平米，年租金 300 万），软、硬件都管。听总裁于天（很年青）将 IT 业务，数字化听不懂。随后下到三楼午餐，七人一桌。李劲祥当然是有求于我，该公司为信息产业部培训人员，有什么事拟向王旭东部长求援也。

下午郑仲兵夫妇来看望，同时山东《老照片》执行编辑张杰来。有本介绍郭子化当年苏鲁特委的书出版，要我作序（序言已代拟好），只好留下稍作修改。又谈到小妹已送去儿时回忆三篇。随后王建国来，又交九十年代日记两年。谈到一件官司，有关房产，法院已判，主诉人不服告到高法，他已参予，如高法维持原判，他可有笔百万收入，想我介绍高法中人。只好应允转递。

2003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五）阴

六点起床。睡得甚好。又午睡一小时。

上午薛京来，为威胜、雷霞两案给吴官正信稿已拟好，提了点修改意见，让再加点内容。苏志宏与张坚来，他们操办的一个片子在广州公演，想让我去参加首映式，实难应命。于是要让薛京去。谈话中解决宋晓梦书的销售问题，电话约定：宋手中 2 百多本交苏，湖南五百本运到广东。我在广东颇有名气，一定好销。让薛京带图章去“首卖”。

清理书房杂件，满满一屋，如何清理！找出陆定一同我与项南的谈话件，还有其他陆的资料，真可以写篇怀念文章了。

2003 年 11 月 29 日（星期六）阴

大概是昨天睡得较好，上床后久久不能入睡。服眠药后仍不能入睡。折腾到下一点始睡着。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九点同玉珍到李普家，随后厚泽夫妇亦来。住室更布置得通明透亮了。书柜真多，有条有理，羡慕之至。漫谈到十一点半。

胡温新政——新三民，厚泽加了权为民所授。现在形势发展为（同毛邓比）：权威递减，谎言递增，对舆论控制更严。厚泽认为应变强人政治为常人政治（我常说的，美国张三、李四都可当总统也）。解除三个禁锢：生产力、文化、人民。党视权如命。仍在自己办蠢事。阶级斗争尖锐化——狗屁不值。李普怀疑：我们这一辈子是否全错了，跟着这个党，犯大错。我与厚泽认为不能后悔，当年形势追求理想，只有走马、苏之道（巴比塞写斯传，纪德挨批）。但如何实现理想，有何手段，错了。“打倒一切敌对势

力”,“你死我活”错了。当年我就不看巴金的书，因为巴是无政府主义者。当然，这个问题，如何看待自己这一辈子，值得大大研究。

仍在百饺馆午餐，菜似没第一次好。

薛京决定随苏志宏去广州，参加一个电影首映式，让我给省委组织部长写信，请部长参加。晓梦的书全由苏带到广州销去，包括湘潭 500 本（直寄广州）。苏说，我在广东名气很大也。薛还带去我的图章。吴南生要约我们几对夫妇（李普、厚泽等）去广州小住，好漫谈也。拟在十二月中旬。

欠的文债，自己的日记，信债何时了？

2003 年 11 月 30 日（星期日）阴

五点起床。看《晚年周》几页。玉珍管我事太多（当是好意），竟生了大气。她一天不高兴。徐滨来，《黎澍集外集》已出版（看了一遍我写的序言）。有人出书要题词。

同胜利手谈多局，自己瞎走，反生气。朱正来。崔军《田夫之子》，请他草序言（我的提纲稿交他）。

忙忙电话，小妹 12.20 来。1 月 8 日返美。

2003 年 12 月 1 日（星期一）晴间多云

五点多起床。翻报刊。看《晚年周》，写得极好，对毛及毛周关系、周的为人等，史料处理极恰当。

上午两位平江人来小坐：曾庆龙，《中国海关》执行主编，学中文的，安定桥人，多年前来过一次。周满庭，长寿街人，书画家，送我刻的《李锐印信》图章，并自己印的《周满庭书“岳阳楼记”》，岳阳文联副主席，来北京一年。“崇敬您老的人品人格”也。赠《耀邦谈话》并吴著各一本。略谈现在仍控制舆论，能［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腐败丛生。

向玉珍承认昨天生气之不当，完全缓和了。

杜导正来，将两位赠医生的字裱好交我，乃到北京打工的人裱的。

2003 年 12 月 2 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五点半起床。续看《晚年周》。就怕死在周前，不让开刀，如此心毒手狠。林彪事件，环环扣紧。我读来都不意外。上午郭全胜引湖南冷水江响莲公司女老板陈响莲和妹妹来。生产保健食品葛参茶等（野生葛根，药食同源，又如百合、大枣、山药等），只剩下几小包给我，安眠、通便（葛根粉称为长寿粉）。1989 年创业，年产值几千万元。扶助希望小学百所。今年被评为“全国十佳爱心大使”。没有学历。郭全胜在经办“国际友好城市”系列画册（因此同陈结识），带去美国，还在中协人才技术交流中心。随后周满庭引平江县委宣传部长梁灿辉、原文化局长童升平、董武平来。为杜甫祠写对联。谈湖南情况。也看不上杨正午、周伯华等，经济搞不好，保守、老套。平江尚较清廉。杨周传将调离，于幼军口碑较好，讲“山里人搞不好大城市”，触犯了杨。同他们谈形势，赠书与文章及 24 首。看“毛”文等。

2003 年 12 月 3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昨夜服眠药，睡得甚好。仍续看《晚年周》，已看到“外交风波”处。文革期间情节都不知道。此书作者确有胆有识，文笔也好。

上午张青艺同李玉峰（回龙观“怡龙苑”饭店总经理）、卢冬泉（北京华辰联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共四人来。邀我去回龙观饭店，想留“墨宝”。该店可度周末，有洗浴、演出等。都是江西人。中午到“湘水明珠”午餐，刘经理来共餐许久，谈北京饮食业发展情况。“八大名菜”粤川之后湘，列第

三位了，“毛家菜”在走下坡，“九头鸟”属大排档次。

薛京回来后，下午将雷霞案给吴官正信写好。又接雷信件，明天打印好后，送张思之一阅再寄出。

2003年12月4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读《晚年周》，到尼克松来华了，许多细节过去都不知道，毛处心积累［虑］批周！

薛京来去两次。给吴官正信，谈威胜案与雷霞案过程，四年来给尉、罗、萧等转过多少信，以及雷霞事给胡锦涛信，并点名同杨正午、周伯华家属有关，实为前任（四人）与后任（二人）之间一件尴尬事。打印稿校正后，让薛京寄出，并送胡锦涛一份，“过目”。信中正式说明可能是冤案，最后一句话：“官正同志：盼你能将我从这种案件中解脱出来。”此话含意无限也。此信将来可收入全集。

下午熊东遨与朱正来。“崔军传”序言稿写好。我又将刘鹏稿本交他，让改序言。留午餐。晏西征二人来。晏是新化东方武术院院长，58岁。办院20年（长沙、海南、广西有分馆），“为社会培养三万余名武术精英”。本人出过《东方风采》诗文集，给我一本挂历（2004年），乃书法家作品（多书写本人诗作，有孙轶青书法）。浏阳开会时去过，没见到我，很遗憾。求我书法，只好答应了。还为我表演了拳术。谈到气功，他的气功是用嘴吸气，这使我不解。熊东遨进屋时，突然朝我跪下磕头，连忙扶起。原来他的问题湖南已为之彻底平反。

朱正来。“崔军传”序言写好稿子。留晚餐。将刘鹏的《翻云覆雨毛》交他写序言稿。

2003年12月5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整天写《田夫之子》序言。

前几天来的周满庭带来三个平江人，有县委原文化局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现常委宣传部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为了修好杜甫祠庙，要我还在厅中书写一幅对联。只好答应。谈到对杨、周等省领导印象不佳，湖南经济已滑到全国第25、26位！

同苏仲湘电话，他告撰出一联：

平生忧乐草堂泪，江畔诗魂天地心。

熊东遨电话二联：

平江有土留诗圣，大雅何人继国魂。
德于道统宜尊圣，情系黎元不止诗。

改成：平居有泪关黎庶，江畔留坟览古今。

于是将两联合并：

平生忧乐关黎庶，江畔诗<魂>览古今。

下午洗澡洗头，佩珍怕我摔倒，特帮忙。

2003年12月6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将序言加了个长尾巴。

上午葛行军、杨小川来，特为照相与录音录像。谈威胜、雷霞事，已无可更改。湖南省领导直接插手。还谈到雷的笔记本记有找高法等处同志求援事等，被法院掌握，对有人形成不安。让不必再多过问了。下午南京臧文来，谈儿子（邓伍文）的婚事，母亲管不了。留晚餐。范岱年来，又即去美国照顾女儿一家。谈戈扬等情况，严家琪［其］等想回来。魏京生被当地使用（江去时示威等）。方觉其人搞新自由主义，公开骂，取消中共等。留美人士情况各异，阮铭在台湾拥护李、陈，赞成台独。

2003 年 12 月 7 日（星期日）晴

四点醒来，四点半起床。读《晚年周》等。浏览报刊。

山东《老照片》寄来小妹三篇儿时文章，一篇关于童年到中年的《我的俄罗斯梦》，主要写同库兹涅佐夫一家关系，写得很好。

满起一家和胜利呆了一天。中午吃涮羊肉。同胜利手谈一下午。中午也未睡着。

2003 年 12 月 8 日（星期一）晴

睡了不到六小时。四点半起床。

盛禹九电话，寄了一本诗集给我，要题词。根本忘记了，也难找了，让他再写一信。清理旧资料信件，眼面前的东西也找不到了！

将近两三年的诗作，全部复印一份交周笃文，请他在《中华诗词》适当发表。满起取来廊坊赠的工艺品。

下午薛京、程湖来。程湖要回北京，为他向王旭东、何光佛、刘安东（已任邮电总局局长）三处写信，解决工作问题。

2003 年 12 月 9 日（星期二）晴

两点醒来，睡不着了。想起可以编一本《我这个人》（诗文自述选编）。因昨天翻看了 2001 年旧作《做人与当党员》而引起的。只好起服眠药。仍折腾许久才又睡着，直到七点半起床。

整天清理书房。各种杂件、信件、资料，真是堆积如山。发现今年 4 月日本及川淳子的长信，因看到 16 大信及《环球报导》文而引发，向我提出 15 个问题，她想写《李锐研究》的博士论文，想同我进一步联系。我却完全忘记了。真是对不起人。忘记复的信太多。

李普电话，让我看《怀慎之》下卷刘晓波文。其实我早看过，还打有记号，早忘记了。

上午吴宗煌来，留下新书《改变人类命运》的提纲，要用“主体学”的理论，“扫除一切错误观念的束缚，树立一种全新的宇宙观、人类观，社会观”。似过份肯定自己理论。其实应持大家讨论、研究立场。

从慎之写的“风雨苍黄五十年”想起，编一套新的《干部必读》从［丛］书，包括马的理论，苏联失败，我们的教训，当前政体改革等根本问题，将已发表的文章中选编。“无权者的自发追思”，彻底批判 20 世纪的专制独裁历史及其后果。

由于发给方行重的信件（寄吴书与诗文），竟同玉珍大吵大发脾气，同佩珍谈生气原因。

2003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三）晴

昨夜服眠药。六点起床。清理杂件，得想个彻底办法：大部封存或遗弃，否则解脱不了。

同崔军多次电话不在家，序言赶出无<法>寄去也。

同佩珍、满起谈起昨天生气之事。原因在佩珍批评了她。我又劝解，情况已缓和。下午同到金悦海鲜馆参加杜老安排的座谈夜宴。

到杜老、李普、厚泽、孙长江、吴象我们六对夫妇，并杜光、刘戡，杜光第一次参加。杜老先谈：1）对新班子看法：①非典处理二高官，报喜不报忧，关系人民安危。②亲民作风，胡温一致。③三中全会五个统筹兼顾，外交有新成就。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谈到我的十六大信的影响。此事不解决，

民主监督搞不起来。国企股份制，黑箱作业，内部控制，权贵资本主义。吴敬琏谈两条：权贵资本主义，两极分化。何清涟等看法：以权谋私，腐败解决不了。高干丑闻，高严等。受到外力牵制，放不开手脚。大量取消审批项目。中宣部则搞学术审批。批新自由主义，社科院无人响应。不同意以言定罪。为改革事业，提民主监督，开始出现两极分化。果实成泡沫。必须广开言论，毛的话要实践：言者无罪。

我将汪丁丁给我的意见书:《对当前经济社会状况的基本判断》唸了一遍（交复印），谈汪极悲观（吴敬琏也较悲观），并将那份“贪污犯大逃亡（出国）”材料讲了一遍（交复印），引起大家兴趣。各人漫谈。杜老谈：1）无个人崇拜了。2）管不住了，有香港、有网上。3）青年思想活跃。民为邦本。专制主义转变不易，要100年吧。只能逐步来。

2003年12月11日（星期四）晴

大概昨天没有午休之故，竟睡到七点半起床。简直是空前也。

玉珍也主动转弯：再不来你的书房了（免得妨碍你的工作），一笑了之。第一次听说:“我也有错”。

清理带走杂件书籍等。

薛京已将机票买好（李普秘书办不了此事）。复印件都送来。

上午重庆老促会的主任法律顾问罗金钰和魏丕植教授来，送《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第一卷（按日大事记），两人都参加这《日史》编辑也。谈自己对历史看法，苏联换一届领导换一本党史，历史官修不好也。现在纪念毛诞生110年，《毛传》出版，大概是“光荣、正确、伟大”为主也。他们同意我说的，历史研究首先要弄清历史真象也。送他们吴著与近日诗文，包括“偶感”三首与《如何看待毛》。又一起照相。魏是华夏文化出版社社长，也是欧美同学会的，认识李劲祥，“是钻在钱眼中的人”。陶森同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送麦饭石，极言此石煮水必长寿。过去同乌兰夫有交往，石头送过杨尚昆。现经营“美国中国投资银行”，有二百多亿美元，支持陶五亿美元“。姑妄听之。

下午满起帮忙，将书桌面南，房间宽大了。

杜老电话：汪丁丁悲观，没谈到民营经济的发达。

2003年12月12日（星期五）晴 到广州

睡足六小时。五点一刻起床。将带走物件装入大袋。书房已大致整理了一下。

薛京来，共进午餐。略休息。一点半到机场，真是人山人海。李普夫妇和冯援［媛］已早到。在国航贵宾室坐谈了一个多小时。坐巴士到机场远处登机，我们四人是头等舱。三点多才起飞。同李普坐在一起，他带了本《共产党宣言》，准备好好研究一下，反思一生，走到“体制外“也。根源还在马克思主义，但1895年恩格斯已大变，却未发生影响也。欧洲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走对了路。我谈到自己在庐山会后，确产生了“决裂”思想。“做人与当党员”一文，有个概述过程。互相谈到老家父辈情况与影响。

省军区一些湖南人到机场接。已经六点。穿过闹市，住天虹宾馆（军区招待所）8层，大套间，有两卧室。晚宴15人，有烤乳猪、大木瓜羹等，频频举酒。晚饭前见到九七老人大书法家傅国钦，才知道傅是娄底人，坐中有他儿子好几位娄底人。是李普小同乡也。晚上到李普房间看傅老书法大小条幅，并得书法介绍册并报刊资料文章。老人一生与书法为伍，精通五体。得句：

终生与笔为伍亲，碑帖刚柔气性真。
五体飞翔随己意，颐年一过更精神。

首句改：终生握管蔡侯亲。最后改：朝朝握管寄身心。

2003 年 12 月 13 日（星期六）晴

昨夜服眠药。六点半起床。补记日记并将绝句定稿。玉珍更是细致照顾，一早即注射胸线汰[腺肽]。谈到自己有错也。

上午十点半到逸品堂观书画，吴南生夫妇迎接，随后任仲夷夫妇也到来。先看福建郑乃珖画展，记得八十年代到福州时，赠我过一幅。工笔与写意结合，花鸟、山水。对联都是南生藏品。最后到六米长书画大桌的大厅，先为逸品堂留言，我写了八个字：流连忘返，陶冶性灵。李普写“真好”。仲夷大字签名。南生写了两句，下句老梧引来凤之意，写了今日盛情迎来客人。一时兴起，在大桌上，以大张宣纸写下“偶感三首”，“你们敢不敢挂？”自言这是政治宣传也。我的廿四首与“如何看待毛”等诗文复印件，光远不久前来广州时，已交给他们了。然后到隔壁上海滩午餐，实系早点宴。席间南生谈“颈上拉屎”事：1962 年毛到广州，想要刘等来谈 60 条。刘等在北京正开华北农业座谈会，要晚点来。毛批示：“是谁，是哪位皇帝要在我头上拉屎。让陶铸发出。”第二天都来了。仲夷谈当年在太行挨抢救情况，知识分子都挨上了，邓作报告，99%都打成特务了，表示高兴。后来卓琳也挨整，才转过弯来。

下午卧躺按摩椅后，玉珍为我洗澡。

2003 年 12 月 14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睡得尚好。又将四句推敲，第一句定稿：朝朝握管寄身心。七点半早餐。

八点半动身，到岑南画派纪念馆参加九七老人傅国钦书法艺术展开幕式，同老人坐在一起，还有李普、张作斌等，主持者为湖南文联、书法家协会以及广东美协、文联等负责人。谭谈，何满宗等交谈。多人讲话后，老人书一联（当场表演）“读圣贤书，行仁义事”，执笔上端，缓缓而书。然后让我和李普也当场表演。笔毫细长，从未用过这种笔，也只好勉强为之。观众当然鼓掌。李普有五言绝句（年方九十七，一颗寻常心），礼笔［毕］开座谈会。由于主持人都喜欢讲领导，我发言强调：书法之道，自己领导自己，从古人学而得自己章法也。从而谈开，人类历史发展必须发挥每个人长处，人人有创造能力。傅老精神在此，孜孜不倦 97 年。大概绘画过去也关系政治，有受到冲击的，书法免于此难（无“反动书法”）。也讲了一句过去只有“毛一人做诗，一人写字”。李普接着讲了两句：湖南出人才，出了个傅国钦老人；还出了个毛泽东，应当怎样看待毛，我提出这个问题。最后一个湖南人讲话（先批李鹏不会写字，错别字还要写）中间突然说：“李锐以毛秘书自居”。接下没听清楚，李普即插话：《庐山实录》封面曾有此头衔，为作者所反对。我止不住发了脾气：这是一种诬辱。最后对话间，还骂了句：混蛋。主持人过来相劝，草草收场。回到宾馆，途中湖南省文联副主席何满京一路相劝。说此人名钱海原，搞雕塑的，业务平平，最喜欢借批评“名人”而显露自己，等等。张作斌也数落此人几句。午休后，何特来房中请教（47 岁，清华历史学硕士，专治书法，出有专著）。见到介绍卡片后，送赠带来的几篇诗文（《耀邦谈话》、24 首等）并吴著。谈毛、谈当代史，等等。看来听得进去。

晚餐前，同冯媛一起到宾馆后面庭院中散步，院中大草坪有高大棕榈树，空气甚好。

晚上八点打开电视，突然出现逮捕萨达姆过程，一直看到近十一点。这真是全世界今夜电视焦点。此人已甚疲惫，毫无反抗意识了。这还是一件好事，伊斯兰好斗暴君的末日，在阿拉伯世纪［界］也会有深远影响。当然，伊拉克要走上平静的正常规［轨］道，还待时日，零星的反抗乃至小动乱还难以一下消亡也。

2003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一）晴

六点醒来，即起床。补记日记。

早餐时，湖南来的人即将离去，一一告别。

临时又搬到九层，8层全部被“人防会议“所占。

上午到李普处，为杨奇的册页写了“偶感”三首与“怀谭嗣同、怀耀邦”五首。他在前面还录了我的“八十自寿”六首。他的中小行书比我高明。

同冯媛闲谈一阵：若水的前夫人，离婚经过。“受不了专制与管制”。以及儿女（判给若水）目前情况。若水是前年八月俩人一起去美国的（我去协和看望后不久）。《新发现的毛》写了近十年。

午餐后略休息。下午四点动身来小岛。同李普一起住5号楼。都重新装修，一层有两套大居室（客厅、书房、大卧室）。六点到新宴会厅，南生、仲夷两夫妇接待，张作斌陪同。中餐西吃。头道鳄鱼等。席间仍主要谈毛。任老说，周曾批示“枪毙彭罗陆杨”，为毛所阻。是否周之顺从、主动迎合？餐厅有大幅刘海粟“鹰击长空”图，“年方八二”，1978 年作，当时尚未平反，由南生请来。于是上海电话责问，南生不予理睬。最后上海为之平反。

告别时，任老说明日“双规”，又到医院治疗了。

李普表示，短东西不写了，争取明后年专心习字养神，享点老来福。我亦有同感。

冯援［媛］看完廿四首后，指出权力 power 与权利 right 之别，恐须改正。

2003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二）晴

五点醒来。睡不着了，即起床。看《羊城晚报》，记录萨达姆事较详细。

早餐前同玉珍到园中散步。早餐后，我们七人一同到改造后的一二三号楼及周边散步，漫谈广州及小岛变化。“为人民服务”，实际“为自己服务”真是到家了。负责接待的范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又殷勤照顾，打开一号楼，让观新改造的“主席别居”。床宽大得不可思议，不对外开放。我建议以“总统套房”接贵宾，否则久不住人，于房不利，其他地方已这样改变了。

回来即在我住处开“七常委会议”，讨论此行计划：决定 12.26 夜返京（因 26 日上午，南生收藏对联 300 幅展览）；17—18 到深圳；19—20 到肇庆；21 日回广州，再去番禺，留广州活动，同任、吴二老漫谈。实际上此次南来，非观风景，乃求漫谈也。

嘱薛京将《沙窝毛家》序言改好。

下午作斌来，谈朱好京戏，喜拉胡琴，一周两次去同拉同唱也。劳安亦参加。

熊东遨来。他的彻底平反，原来不仅复职，且补发了工资，过去我的信起了作用。一同晚餐。

晚上乘船遊珠江，观夜景。李普怕感冒，未去。张、熊同去。大概珠江水混浊，水中无漓江之倒影婆娑也。

2003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三）晴 到深圳

六点起床。来此一直用皂条促解手。看序言。

意外变化，李普感冒，怕转肺炎，上午返京。

早餐后，黄颖红（女，接待科长）陪我们去深圳。乘丰田旅遊小车，坐椅可卧躺。一路感到变化，广东农村开始城市化，近深圳时，几十层的高楼林立，便于卖给香港人，价廉物美。住荔园，房子内装修一新。午餐菜过多，剩一多半，司机也吃得少。此间工资确高。女科长 4500 元，比我还多（作斌七千多）。

午睡一小时。下午三点周成启与毛卫平夫妇来。《金窝毛家》序言改好交与。周也担心《国事断想》得罪江，出某种麻烦。毛谈于幼军到湖南后引商投资情况，胡等到深圳后不久，于即调湘。原来不见电

视。胡到湖南后，即频上电视了（湖南卫视每天看）。当然同促进湖南经济有关。又谈祖父情况，被捕受刑很重，麻袋装着，露出两眼（带［戴］金丝眼镜），投入江中。他的父亲曾判刑四年，由王首道、谢老极力帮助，才得以恢复劳动打工权力。他本人伤残后，下深圳，带几个打工的平江人，开山劈荒，搞石膏板（平江特产），奋斗至今。名片上印有“湖南省肢残人协会副主席，深圳云中龙实业发展公司总经理”。回平江捐款办学。平江干部贪污、腐败（跑［泡］网吧、赌博、搞女人）者甚多。张震只顾自己儿子（多是军中将军），乡人印象不佳。

随后香港新风出版社社长向楚新（名片还印有别名“老来俏”）应约来到。常德人，1940年生，原学医，夫人是叶帅侄女，同女儿住美国，已入美籍。自己不要女儿（一月二三万元）养着，1978年带几千元到香港立业。原来搞塑胶发财，后转出版，在西方有多家分号，十多刊物。带来《广东紫荆花集》，1840—2003广东名人书画册。580元一本，几斤重。谈自己经历，文革时打成“黑鬼”等。谈吐显得敢想敢干，有胆有识（广东14伟人中，从洪秀全起，列有宋美龄）。过去对我知道甚少，还有弄错传说（文革后期我带中央工作组到过常德处理杀人案），书也没看过。很愿出版全集。晚餐后，由薛京、周成启同他谈定出版合同等。

2003年12月18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翻看本地报纸。《羊城晚报》不如《北京青年报》。看袁庚今年一月在《南风窗》发表的访谈录，提出三权分立乃世界遗产，不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可利用（题目是《以世界眼光看政治文明》）。明确提出只有“三权分立”是制约权力的手段。

九点，招商局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张琚来接我们去蛇口，一路又看到路边变化，更是高楼森林。近蛇口才觉得安静一点。抵“春满园”山海轩，袁庚在此接待我们。有两三人一起漫谈到十二点。我送了诗文并吴著。大概12月号的《开放》已刊出“如何看待毛”。袁首先谈及此文。谈到腐败，似觉难免。民营经济形势好，较乐观。谈到招商局他接办时只1.2亿资产，十多年经营到220亿，是一百倍。可是为接班的葬送了。香港50万人游行意义深远，代表中产阶级意向。霍英东、李嘉诚（他的好友）决不当特首。香港的发展指出，只有中产阶级壮大，才有前途。今日世界，所谓共产主义已不存在（只有一个金正日了）。马克思主义提不起来了。“三个代表”倒是想走另外的道路，又不便明说。他也认为现在胡温受到江的控制，此种局面不能长久。我们谈话时，科技集团的一位女同志龚琳引玉珍和薛京上街购物（上次来，为他们题过词，要报答也）。赠手表、毛衣等。关于《如何看待毛》文，袁庚可能觉得110岁庆贺之日，何必写此直言。

午宴时，我说，什么最贵，什么最不好吃。不料上了燕窝和深海鱼。到二点，始告别返深圳。

晚餐后，三人到宾馆对面步行街散步，买了三件棉绒衣（30元一件）。卖鞋的地方，门口有人手摇“一元”叫卖的。二三十元一块的“假名牌”手表成堆，20元一双的皮鞋也成堆。我第一次见到此种市面。

2003年12月19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翻报纸，记日记。

九点，毛卫平、周成启来，坐本驰车，一起去东莞山区，参观毛卫平办的云中龙公司的石膏板厂。毛的父亲毛荫生和姐姐、妻子一家在门口迎接。办公室等很豪华。墙上挂满了平江名人的合照：方强与江泽民、在我家、张震、裴周玉、刘志坚等。父亲在文革时曾坐牢四年。谢老批示，平江不执行，后经过我给当时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李青，让亲赴平江才解决。李曾向毛荫生讲过，因此深表感激之情，代表

全家。这类事过去很多，早已忘记。看纪录片，平江起义与将军们的回忆。参观石膏板与支架的制作。产品已达国际标准，国内名版［板］。厂训为“诚信为本”。用大张纸题词：

他山之石，艰难创业，祖辈精神，出类拔萃。

然后到深圳与东莞交界处一家台湾人办的大酒店午餐，又吃一大碗鱼翅。花了四千多元。饭后回到荔园。

下午四点，新华投资公司老板金鹏、赵克斌二人来。谈台湾一帮企业家集体到深圳，200 多亿办厂群。他们的收入可达 1/10，但谈判期间投入不少，如来回路费等招待。我又谈到自己老观点：经济缠绷到一起，就真正回归了；当年海南开发可全交台湾负责也。全集事，原来香港天地要百万元，现在新风一半就够了。晚上一起晚餐，免得他们又请客了。

2003 年 12 月 20 日（星期六）晴

六点多起床。收拾行装。增加重量全是书刊。早餐后，此间派车送我们到广州，非常周到。

出城前，路过银湖，到六号楼去看望韩光。山水秀丽，极其安静。韩已 92 岁，行动迟缓了。因患身痒症，已不游泳了。难过［怪］文津街久未碰头。玉珍是老交情，我们是 1982 年玉泉山人事小组熟识的。三个多月天天在一起。坐了约十来分钟，即告辞。门外有风，定要送出来。他大概年年住此。

十二点到，住十号楼，过去住过。下午玉珍由黄颖红陪同去看望牛宝印老友，路上却吐了三次。医生来看，打针服药。晚上只吃了碗稀饭。送医生一本周著《国事断想》。因他谈到喜读我的书也，是个读书人。

2003 年 12 月 21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睡得尚好。玉珍已恢复。早餐一起到餐厅吃的。张作斌来，请他约《龙集》出版负责人一谈，将手续等办好。还为玉珍送药来。

续翻《国事断想》，许多历史的、当前的问题，从理论到人事都提出来了，作了表态，未深入探讨。“断想”恰当，需要这样来提出问题，予以追究。扩张关心国事人们的眼界与思路。作者读了许多旁人没读到的书。

又翻同治版《格言联壁》。“聪明用于正路，愈聪明愈好，而文学功名益成其美。聪明用于邪路，愈聪明愈谬，而文学功名适济其奸。”“盖世功劳，当不得一个矜字；弥天罪恶，最难得一个悔字。”读此，令人不胜感叹。“何以息谤，日无辩；何以止怨，日不争。人之谤我也，与其能辩，不如能容；人之侮我也，与其能防，不如能化。”回想 14 日上午那场争吵，实在不应当生气，度量太狭小也。必须遇事学会宽容。过去不是当了多年阿 Q 吗！

薛京怪我此次南来干什么，他全不知。的确如此。今天向他表白，此行乃李普促动。下午玉珍为我洗澡。

晚上小妹电话，忙忙因飞机错过，尚未到京。我记错了，他们是 25—29 日南行。1 月 3 日父女回，小妹 9 日回。

亚洲电视台女记者电话，要谈毛，以不能回京而拒之。

2003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一）晴

三点半小解醒来，久久不能入睡。后又睡着约一小时。六点半起床。中午睡着约一小时。仍翻《格言联壁》。

上午张作斌和赵冬垠来，直谈到十二点，午餐后离去。赵是 1932 年入党的，34 年坐牢，37 年释放，40 年到延安，恢复党籍。王若望是他介绍入党的。唐纳在苏州中学时同班（延安时未敢暴露）。延安时在西北局组织部工作。当年极讨厌三个人：高岗、康生和彭真，抢救中很积极（说高岗会讲蒙古话）。对张秀山印象好。这些都是谈话中谈出的。明年想迁回上海居住，自己在上海长大。张作斌六四后挨批斗，他愿意与之接近，遂成为朋友。在研究毛。“会研究一千年的”。对江很不满意。许多当前看法相似。延安经验后，别人谈的，如也传播，决不道其来源。一起午餐，喝红葡萄酒。明年再见。

下午四点，熊东遨来，作斌亦来。交待《龙集》新版由熊看清样。常德诗墙我的咏洞庭湖诗大拓片，由熊经手寄来，又不同于装裱效果也。晚餐后，作字两幅，书斋名 2。一为题东方武术院，赠晏西征院长（熊为我做了首七律），另一为熊遊庾岑山神庙七绝，末句“可怜不过小毛神。”

上午玉珍和薛京上街，为我配好眼镜框，花 860 元。

夜观电视到十一点。

2003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睡得不甚安稳。有点拉肚子。玉珍睡得也不好，感觉着凉。医生来，血压、体温都正常。上午拉稀三次，服黄连素四粒。午餐只喝了点稀饭。午休一个半小时。下午续看《格言联壁》。

上午吴南生同志来，谈到十一点。当年在南方局经历，文革之初，以秘书长身份维持机关运转，终难免批斗抄家之劫。所藏书画，将轴杆剥掉，并加裁剪，存于别处，始免于毁。也认识当年荣宝斋老杨，有十来幅交之保管。又谈人事情况。黄丽满被照顾到犯众怒，去深圳当一把手，以家庭为由，实为进中委。李长春同他说项时，绝不支持，且以王守初调海南为例。黄之丈夫专抄［炒］股也，都关怀儿女家属。谢非经他多年关心，很有水平。而林若较差，同任老不恰，近年较有进步。李铁林来换肾，黄丽满为南方医院花千万元买台设备，得以成功，等等。对江的看法一致。他同叶选平谈过，叶惋［婉］言相劝，不正面表态。给我一份赵最近的谈话件，对当前形势与前景看法。“现在应该低调，越低越好，这样反过来对新班有利，会得到人们同情。此乃有人给江、李抬桥［轿］子，又不会抬的表现。”“胡温都是好人好心，都想把工作做好。人也比较清廉、务实，不搞装腔作势，想尽量体贴民意。但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究竟要解决到什么程度，则很难说。现在江李还有一大批人在牵扯，不能大有作为。据我了解，那些人也没有条件搞什么大动作。中国的问题会改善一些，但太大的还不能。”“社会矛盾的加深会缓解一些，但改辕换辙是不能的，困难重重，会不会有想变的思想仍不清楚。”

“现在中国大趋势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还会发展。一方面财富还在增加，建设规模也会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是断裂和危机越来越大。”（贫富悬殊增大等）“今后怎样？一是出现强人统治，像邓那样依靠强有力威信执政，会改变（些）面貌。一是出现逐步改善，化解危机向前发展。但领导人要有魄力，不怕得罪人才行。”“现在政治、企业、文化三精英都支持现行政策，是利益所得者。而另一些层次的人则在没落下沉。要改变这种状况风险有多大不知道。现在中国状况有两面性，讲好的有很多，出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繁荣景象。但讲坏的也很多，比国民党时期还要多。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乃长期实现［施］的政策造成的结果。短期内没法解决。近期不会出现动乱。但如此长期发展下去则很危险。”“农民关键要转业出来，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如果今后如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与下沉精英和工农结合在一起，就会出乱子。”走向专制就不是共和国。繁荣与危机共存。“搞那么多高速公路需要吗？”“历史不会重演，老人政治也会逐渐退［褪］色。邓是开国元勋，现在没有了。”“这一次三个代表没有写江的名字是留有余地的。最近提出要学的江的原著，他有什么原著，都是办公厅写的。”香港没有民主，但有自由。“大陆可学香港，不搞民主搞自由，可以办一些民间报纸。马上实行多党制，你反对我，我反对你，我

不赞成。”

晚上已正常，晚餐吃得很少。

服眠药上床。晚九点《朝日新闻》记者，电话访问毛。问为何又有毛热，对毛认识等问题。略加说明。目前体制与中国传统影响，此种局面一下难以解决也。

2003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三）晴 24—11°

睡得尚好。玉珍睡得很不好，颈椎痛。

上午省宣传部关飞进来，谈到十一点半。作斌介绍，到过我家。袁庚访问记作者，用的笔名。上面管得严也。详谈东堯坟墓案。高州乃“三代表”诞生地，一场大风波，媒体捂住了。其人乃港商，“十大扶贫状元”，全国政协委员。牵连到高层若干权势人物也。如帝寝、耗资八千万，现已黄土覆盖，家中所悬照片，除朱外，全部都在。过年节收红包，极其普遍。似无药可治。谈到澳洲狼与羊互存竞争关系，狼灭羊即退化（毛长不好），只得再引进，要有天敌，互竞互存。政治亦如生态平衡。一党专政也可三权分立。要有点“毒草”，到处监控不可能也。重提权威主义，怕乱。想写我的访问记。谈必须弄清人类发展的基本规律，尤其上个世纪的世界变化及其教训。过去一叶障目。马恩列斯毛邓，从理论到实践弄清楚。党是干什么的？革命党与执政党的区别。古人“君子不党”，反对“拉帮结派”。党同国的关系，也要从理论到实践搞清楚。个人、人，也要弄清楚。马克思说过：专制制度使人不成其为人，没有人的创造性，一切无从谈起。一切制度、行为要遵从这一出发点，社会才能进步，先进的东西才能出现、发展。这就关系到所谓公与私的关系及其认识，没有私，哪有公。这也关系对阶级、组织、党的认识。“以人为本”，都认识清楚了？还有人同自然的关系。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环保问题才提到世界共同认识上来。我们自古以来就是环境破坏中生活过来的。谈到“解放思想”，中国人还远得很。

下午关又来，给我一些资料，续谈一些情况。必须走改良道路，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成败比较。只能改良、渐进。我们现在的体制，造成“人人腐败”而不自觉。东莞建了 21 所五星级宾馆，桑拉浴等等。泰国人来得多。全国有 500 万服务女郎，大概产值 5000 亿。还谈到李银河的性学。

2003 年 12 月 25 日（星期四）晴

四点醒来，睡不着了。六点起床。记日记。

上午十点到任仲夷家看望，王玄大姐在门口迎接。谈这个大院的盖房过程，五层楼单栋，住两家，老了都不能爬楼，有的补安电梯，花 50 万元。

任老谈相互熟识的人事。同韩光在大连共事情况。韩是最服从组织的人。刘顺元当年被苏军“驱逐出境”。在中纪委时，处理项南“假药案”时亦如此。谈“男人不花花几不可能”，只有“基本不花花”也。谈金明，在河北时同李尔重一致，后两人一齐调出，也都是属“左”的范围。李锡铭来向他请教，他说，定要从过去一个思想框框中解脱出来，各方面都看看，多接触，眼界定要开阔。又他自己的一些经历。身体则“每况愈下“。楼下这个小客厅是车库改造的。谈到吴宗熿请求资助事，答应再问问杨资元（恐怕叶选平难通过。最近刘华清、刘复之为纪念邓百岁来要钱）。他从不答应写序，序要作者自己写。吴书，他不过笼统说了几句。又同王大姐一起谈杨纯及郑琳的情况。大姐很周到，还送一袋水菓，有他们自己种的。临别时，任老又让我们看他种的连理枝，榕树六年长成的，很喜欢弄园艺。

下午三点，苏毅大姐（82 岁）同马恩成（燕京毕业，省农委主任，原陶铸秘书）、罗先迪（北大毕业，省二轻局局长）、赵酬（清华毕业，师级干部，赵朴初弟弟）、卢林（师级干部）、李世安（女，协助苏做社会活动）。苏毅 1938 年参加工作（丈夫原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江峰，1962 年去世），离休后参

加关心下一代并多方社会活动。这些同志由张作斌介绍来。见面时都极热情。我谈了约近一个小时。讲了些当代国事的要害问题，如耀邦下台，六四等。以及自己的要害经历，如陈云对耀邦看法，对三峡看法等。苏大姐谈吕日周问题，她给江泽民写的公开信，以及刘郁瑞县委书记（已去世）好榜样。她是山西人，有山西情结，希望山西搞好。读了我的十六大信后，曾由《炎黄春秋》转信与我（我没有复信，记得有此信）。直谈到五点多始散。

晚上将写给南生的话初步定稿。待明天看完展览再最后修改。

2003年12月26日（星期五）晴

昨夜服眠药，睡得较好。六点起床。记日记。胃口仍不好，三餐饭仍吃得不多，菜少吃。

十点到美术馆参观“憨斋藏联”展览，南生在门口迎接，任老亦来。见到梁灵光、张根生。多年不见，同梁小谈。还有许多本地名士打招呼。开幕式敲锣，我被邀首敲，有趣之至，此乃南生性格也。展览有二百多幅，从乾隆开始。南生一路解释各位名家，近一个小时。十二点始回宾馆。

下午作字：苏毅要的“人间重晚晴”等。另写板桥句“一枝一叶总关情”。张作斌要的广东中华诗词会成立十五年，及招待所人员要的四幅。最后写赠南生大幅：

三纪风云，世情独感；百家人物，书法奇观。“憨斋藏联”观后，得此一联。有感主人如海胸襟，又得一联：重德重才，好藏书画；从文从政，无愧国家。岑南乃革命前辈、文化名士、改革先锋生聚之地，主人集三者于一身。晚年尤好书法，自成一家，令人羡慕。南生同志一哂。李锐拱手。

张老来，到朱镕基处京剧活动。谈及我想去看望。朱说，李比我大十一岁，应当我去看他，但我又不便活动。

晚上南生来，特赠我条幅，立即裱好了。又茶叶、酒鬼。我说：我的字是小学生，你是大学生。南生谈到，李普想法是书生气（拟动员八十岁以上老人上书，劝江退出舞台）。

王贵忱等三人来，送书。他编《曾国藩未刊书札》等，王中山图书馆馆长，当过陶铸的警卫排长，自学成才。

2003年12月27日（星期六）晴 回到北京

六点起床。收拾停顿。早餐后，又为南生秘书张宜光、女接待科长黄颖红作字两幅。写什么内容？还花了点时间。带走赠书等，捆了三纸箱。

张作斌老人来，请他告朱，今天回京。赠《国事断想》与《对马再认识》。

十一点午餐，即动身去机场。招待所主任陪送。薛京与黄先送运行李。在贵宾室闲谈半多小时，按时起飞，下午三点四十分到京。机上看报、午休，又吃了些东西。满起开面包车来接，小多亦来。

一大堆信件，让薛京一一剪开，又一堆贺年卡。

川口孝夫长信，谈他因“白鸟事件”受日共攻击，还不准再来中国。《实录》日文版由　　负责（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推迟出书，很是抱歉。

冰封寄来米寿长文，很是亲切。

此次广州、深圳之行：办妥全集出版事。同周成启去看毛卫平的工厂，认识毛一家。促动他关注文化事业。同任老、南生长谈，交换了意见。新认识苏毅等一群思想一致的老同志。参加了两个活动。

2003 年 12 月 28 日（星期日）阴

五点醒来，近六点起床。继续看信件，并年卡等。

王建国一早来，聊到十一点多。送我一付围棋子并棋盘（中国围棋院的标准件）。从日记中知我爱好手谈。《日记》原准备年底出来，催我快看清样。九十年代送来几个月了，一直没顾上看，如何是好。谈程光事，麦克法夸尔只是要稿本，还没有应允邀请。陈小鲁关心我对毛的看法（“罪恶滔天”引来的分析）。

下午让满起帮忙，书房仍回归原样。

腰部疼得厉害，贴膏药，止痛水，都不起作用了。眼睛突然起红丝，玉珍为两眼都点眼药。

2003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续点眼药。

八点半，王嘉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送 SOD 粉授后生长的脐橙（柑橘）一箱（现在是 80 元一箱，16 个）。详谈此物培养与作用，天然绿色保健食品，对中老年健身有好作用。又谈台湾情况，他参予对台活动，知道程君复。现在陈水扁→连战、宋楚瑜，6:4。在活动让马英九领衔。最后出示邵阳人吕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网上长文，质疑江的入党问题。8 月 3 日，江找曾庆红、贺国强、赵洪祝与他到中南海家中，谈如何澄清此事。他谈过去都写过材料，应引用过去档案作答，不同意江要惩办其人。应将事实澄清再说。吕的文末还留有北京住址。

下午张定、严如平、李公天来，送花篮。他们去看过光远，拟组织一次怀念耀邦的座谈会。随即蒋彦永来，蒋、张是燕京同学。一起闲谈当前形势，此次毛的 110 年电视镜头中，耀邦露了一下。胡温亲民，都有好感。但不可能有大改变。据说，李瑞环预言，必须要改变，不能如此稳定下去（意思如此）。

收到许多贺年卡。马识途的有照片和九十自寿诗，七分书：

满头霜雪一龙钟，阅尽斧斤不老松。
近瞎渐聋唯未傻，崇廉恶谄拒盲从。
心存魏阙常忧国，身老江湖永矢忠。
若得十年天假我，挥毫泼墨写兴隆。

2003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二）

此日无日记——李南央注

2003 年 12 月 31 日（星期三）晴

三点醒来，迷糊睡到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九点到医院，因腰背疼痛，骨科在下午，到外科就诊。开了些药，到 10 楼理疗科，查出过去病历。作红外线热烤 20 分钟。

下午盛禹九来。问及刘宾雁信，送上去后无信息。他有四百首诗，编成集字［子］，让题词。杨团给我《韦君宜纪念集》，内中我的悼诗不准编入，但照片中显出。随即萧永义和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并带十本《野草》第廿四集（苏仲湘也已寄来）。他们俩人都同杨开智熟识（萧同杨家有亲戚关系）。谈到杨开慧的遗文遗诗。萧也是出诗集让我题词。

小妹、悌忠、忙忙来。谈他们南行经过。先到蔡嫂坟上祭奠，烧香磕头。到长寿街当冲父母坟前亦

如此，只有觅觅不磕。由此谈及觅觅情况，奶奶情结很重，思想观点影响很深，不易改变。说此行不让奶奶知道。小妹即谈诚实之道，应当说清楚。此次要求同行，说是了解爷爷这边情况，但我的书都没读过。从觅觅口中还知道范元甄其人如何扯谎：说李锐曾逼他[她]“向公公下跪”。（悌忠也知道）我说：“我敢吗？”

以下为写在日记本最后两页杂记——李南央注

改革20年间（03年《前哨》12月号）

因腐败，经济犯罪受党纪处分党员　　235万人
受到法律制裁公职人员　　40万人
（内省部级）一线的一千多人。共2000多人。
过去三年：省部级平均每年“落马”17人，1—2%

制度性腐败：基本制度方面，公有经济，上级任命官员。

对媒体垄断，结社限制等。具体行政管理制度：某部门可以作出对|对|某部门、行业、群体，某行为有利的规定，使腐败行为合法化。

中国腐败依赖者三件：1）司法体制不成熟。2）涉及腐败和贿赂法律系统模糊不清。3）政治结构无透明度，即政治制度没有为反腐执法部门提供可靠保证。中纪委、公安部、国税局等受到有关控制。

还有民族信仰的缺失：内心无所约束，对法律与高尚正义无敬畏。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权为民所授，官为民所选。

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
读书心细丝抽茧，练句功深石补天。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

陆游养生诗：

吾身本无患，卫养在得宜。一毫不加紧，百病所由滋。　（卫养）

世人个个学长年，不悟长年在目前。
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将食粥致神仙。　（食粥）

觉来忽见天窗白，短发萧萧起自梳。
客稀门每闲，意闷重梳头。　（梳头）

老人不复事农桑，点数鸡豚亦未忘。
洗脚上床真一快，稚孙渐长解烧汤。　（洗脚）

荟兰移取偏中林，余地何妨种玉簪。
更乞两丛香百里，老翁七十尚童心。　（种花）

二 00 四年李锐日记

第三十七册/ Vol. 37

2004.1.1. -- 2004.12.31.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81 年后日记录入说明 xii

二 00 四年

1. 2004 年 1 月 1
2. 2004 年 2 月 11
3. 2004 年 3 月 20
4. 2004 年 4 月 31
5. 2004 年 5 月 39
6. 2004 年 6 月 48
7. 2004 年 7 月 58
8. 2004 年 8 月 67
9. 2004 年 9 月 76
10. 2004 年 10 月 85
11. 2004 年 11 月 95
12. 2004 年 12 月 104
13. 2004 年可记账单、杂记 114

2004 年 1 月 1 日（星期四）元旦 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睡得甚好。六点半起床。

上午李志民夫妇来，总带点礼物，送我们背心。玉珍回赠绸子。去看望过尉健行，尉问及，当年我为何离职？（看来此事——解铃还是系铃人，当时只有乔石、野苹几人知道）。又说，我的水平比大家都高，也看得远。志民认为十七大后会好一些，再上来的人包袱更少一些，如俞正声、李克强、张德江等。这些人他都较熟识。我当年强调并执行知识化是完全成功的。崔武年的书有反映。被枪毙的李真厚同江的秘书关系极密切，人们估计：如死刑，必曾庆红决定也。

下午小妹、悌忠、忙忙来。谈信件处理，由编者负责。我还有一大部分未看，争取三月前审毕。程光一天将《母亲》书看完，准备从香港买回一批送人。苗苗夫妇来，问及其母身体情况。胜利掌厨，满起、小多来，毛竹生病没来。晚餐丰盛而热闹。

岳州办事处送来腊肉等。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即懂道理，有良心，宽心胸（爱众人），多才艺。

2004 年 1 月 2 日（星期五）晴

五点醒来，六点前起床。浏览报刊。胜利找出 12 月 26 日《参考消息》头版，大标题《毛泽东的影响永世长存》中，有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中的一段“上世纪 50 年代末曾任毛秘书的李锐，今年已经 86 岁高龄，他说：‘毛是对中国影响最大人物，至今仍在老百姓中间享有很高威信。他建立新中国的功绩是第一位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误是第二位的。无论对于高度重视稳定的中央领导还是普通百姓，一定程度上还都需毛泽东。”电话访问时，前面一段可不是这样说的，而是说第二个“历史决议”如是说。好在《如何看待毛》已上网。常流来电话，徐世长信都谈及这条“头版消息”（徐寄来原件）。

中午同玉珍、薛京到“岑南新荔枝湾”酒家赴宴。厚泽夫妇到，是他张罗的，由翟泰丰的儿子（毛毛）作东，翟是厚泽在中宣部时的秘书长，两家极熟。在座还有两人留名片：郑琦（海南国有资产管理委）、邱保龙（北大经济研究中心）。看来是对我有兴趣。“在北大影响好”等等。邀去海南。我也讲了点看法，唸了“话痨”诗。人都受三种限制（恩格斯语），还得加上品德一条，等等。

小妹一家共进晚餐。忙忙已入美籍（便于学习），同悌忠明天回美国。腰仍甚痛，膏药等止不住。

2004 年 1 月 3 日（星期六）

近六点起床。睡得尚好。补记日记。玉珍将腰带为我綑上（医院給的），腰部仍痛得厉害。

上午韩纲［钢］来，谈到十一点多。传江欲列席常委会，谓国际关系复杂。胡答，很欢迎，其他列不列？而婉拒。（另一传说，要当顾问。估计不可靠。）10 月起，王沪宁即不列席常委会了。《百年潮》要撤杨天石。“大溪挡［档］案”，海外有书为蒋介石翻案（杨介绍过此书）。于是被攻击。问过龚育之，答有此书。社科院院长陈奎元乃胡推荐。谓苏联教训，灭其国必灭其史，肯定苏共，颂毛，反自由化。一如李铁映。曾任四小组（共八小组）职：外事、安全、港台、人事。张德江在广东倡文化大省，建泛珠江大三角洲，包括西南共九省。谈陈云救了四人（六四后顾委批斗杜于李李），晚年一大功；曾说过邓：十年右了，六四左了。毛一代情结难解开。党校大半教授心中都很明白。

小妹来，整日劳动，为我整理书房、书柜，不看的书全打箱外送。晚睡北房。我睡玉珍房。

2004年1月4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报纸只剩《文汇》、《参考消息》与《新民晚报》三份了，减去浏览的一半时间。

小妹整日在书房劳动，直到晚十点，中午也不休息。一书柜诗词，仍舍不得精简，以娱晚年？发现许多人赠的书，没有翻过。熊鉴为我写过好几首诗。

下午高华与王永治来（高先来电话。《红太阳怎样升起》作者，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教授）。谈到五点半。高50岁，父亲是老干部。说1988年曾在一个会上见过我。99年在南京听过我谈五四。有一个“高举毛旗”网站攻击我，都是文革语言，毫无意义。台湾陈永发又出了一本《中共七十年》，利用了台湾保存的情报资料（对大陆去的人不开放）。1959年庐山会议时，陈云没上山，也劝邓子恢不要去。郑畏三头脑清晰，1962年即劝刘顺元退。69年去世（先念是郑的部下）[1]。传说胡不读书，温则读书的。同他们谈到自己一生的关键所在，如家庭父母的影响，学工科的，从不空谈。在延安的心得，同高、陈、毛接近时的感受，等等。

晚餐后，玉珍为我洗澡，腰痛甚剧。

下午柯临清（1993年在美国见过的美国女学者）和宋少鹏来（人民大学党史系，女），谈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她在写“王一知传”。王同施存统、张太雷等五个人结过婚。我也就我所知“共产共妻”传说，讲了点看法（确有登报交换妻子之事），以及“爱人”称呼之不稳定性等。

2004年1月5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看苏绍智与悌忠、小妹、忙忙为我米寿写的文章。苏文甚好，有理论，从黑格尔谈专制主义开篇。悌忠写爱才与爱书。小妹写我自青年到老感情与理智的结合。

上午蒋彦永来，告知玉珍看胸片的结果，肺部没有问题。关心我的腰疼，他可以介绍好骨科医生为我诊治。关于六四上书，尾部我的意见可改写为，当年中顾委如何批斗我们四人，最终由陈云做结论挽救过来，这样杨尚昆之坚决表态，二老互相辉映，就更强有力了。

下午青年政治学院图书馆三人突来（小妹、薛京联系好的），将七箱书拉走，我根本没有过目，无可奈何，有气也发不出来。书房到是清爽了。

晚上元坤与陈忠介夫妇来，许多看法一致。陈的父亲是国民党立法委员，早去台湾，因此一直夹着尾巴做人，文革时也较平安。当过曾传六多年秘书。我细谈同元甄关系，自幼任性，自我中心，个人意念不受侵犯等，看法一致。谈到我保留杨尚昆结论稿，以及1987.7.11上书事。

2004年1月6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浏览报刊。

小妹已将书房整理好，可说面目清新。但我原来资料存放与书籍位置已荡然无存矣。所有书籍只有一柜未动，诗刊保留，其他都按她的分类置入各个书柜。资料分列30多个夹袋中。以后得长时间熟悉与再处理。这样也就逼得我以后每天有序生活。能做到“今日事今日或明日了”了。

平江县委付[副]书记彭先正，副县长徐教凡，老干局长邱东海、黄国平四人来，送腊肉等过年货。趁机同他们讲点大道理，送廿四首（刊《野草》）与《鲁迅还活着》。玉珍忙致谢：接待小妹一家。

---

[1] 郑畏三：李锐这里记述有误，应该是郑位三，人称“位老”。鄂豫皖根据地元老之一，曾任李先念顶头上司。其劝刘顺元少发议论并预感政治大风暴来临，此处所记不虚。可参看丁群著《刘顺元传》第35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李南央根据业余党史专家温相提供信息注释

人客不断，交叉应付。小妹带孔安来，《远东经济评论》驻京记者，母亲是中国人。南京大学高华的学生，就是要认识一下。季诚龙来，只坐了五分钟，已不参加任何活动（比我大一岁）。谈张铁铮住院，靠吸氧机。刘鹏来，逼得我将序言改好取走。他已写好《翻云覆雨毛》35万字，从我的文章得到启发，境外出版。

2004年1月7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坐到清爽、干净的书房看书。大家一致赞成小妹的行动，特别指出过去乱糟糟，灰尘藏匿，对身体不好。

上午钟勤昌同周容来，周是周令钊的女儿，在清华美术学院教书（装潢艺术设计系），也是极想见一面，还送大花蓝［篮］与水果等。同她谈美术，说，你一定不满意客厅墙上挂的东西太多。对毛，对历史看法相同。他［她］父亲仍在创作。我说希望见面谈谈。告诉他［她］，平江周家是县里第一大地主，红军烧他家房子，“烧了三个月”。她的祖父是赵恒惕时的长沙县长，周令钊九岁离开平江，对老家也有印象。

下午张青义、奚青先后来。张又留在北京搞出版了。送《读史有智慧》（山西冷成金著），想出我的选集。告他同薛京联系，上海那四本出不来的书。奚青谈接受为我整理信件的任务，他在美国时，到小妹家整理过“李范”信件，质量很高，值得信赖。

收到柏原的米寿文，写同我相处经历及曾拟写传记等事。（丁东说，已收到二十多篇。）

2004年1月8日（星期四）晴

因服眠药，近七点始起床。上午完全放松，休息，只是翻翻报刊，也没有客人来。同小妹谈，在国外十多年，可以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质问题，及人的角度出发，来对比中国和美国的情况，依据自己的经历、感受，写看法，挖掘得深一点，不单是表面现象。又问到忙忙情况，恋爱事无从干预，现在每月给300元，是无息贷款，自己还从艮［银］行贷，读完医学院大概要负债十多万元。美国学生大都如此。十一点吃完饭后，满起、胜利送她去机场，经上海回旧金山。

下午同胜利手谈多局，只大胜过一局。奚青下午来，我改变了主意，请他看“九十年代日记”的清样，将原本都带去，我看过1989年的，可作参考。

2004年1月9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翻看《思想操练》，那天丁东来送我的。原山西五学者汇谈当代思潮（及历史渊源），很有意义，涉及个人，也有谈及我的地方。

下午到部礼堂听年终报告及团拜会。广播乐团演出，有李金斗、姜昆、冯巩等节目，挖苦堵车等社会弊病，白岩松主持，讲即席俏皮话。到五点半，腰痛得厉害。到办公室取回几封信件，有的读者信让薛京回复。

2004年1月10日（星期六）晴

三点醒来，久久不能入睡。近七点起床。

上午张哲民、张宣三二老来（各小我、长我一岁），谈今年五四85年，民主与科学要有篇东西，李普也同意。不然官方又讲爱国主义。我重提十六大前上书事，已做好十人签名而终流产。请宣三拟稿。同他们谈近事：吕加平的质疑书，蒋彦永拟上书及陈希同假释。后者如可靠，则是一种预告也。过民主

门槛，我们在外面尽力做点催化剂的事。二老心忧天下相同也。

下午看完杨奎松《毛与莫恩恩怨怨》中延安整风一章。引用了莫斯科的档案，当时中央内情更清楚些。这是读《思想操练》引发的。

徐滨送来 1 月 8 日《团结报》，第四版头条文：《谁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温家宝问三峡总指挥（大概是陆佑楣）：谁得［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答：反对建三峡工程的人。文中指明了我这个“秘书”。“毛泽东听了李锐的面陈，看了他写的文章，即宣布三峡工程“以后再说。”“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文尾还联系到西方将马克思评为“千年第一思想家”因马对资本主义作了入木三分的批判也。此文刊《团结报》也很有意思。

2004 年 1 月 11 日（星期日）雪转阴

昨夜服眠药，睡得较好。六点起床。

胜利和杨小玲两家来。小马说，去年公司没有赔，生意难做，市场不规范也。午餐丰盛。

上下午都同胜利手谈：真正的快棋，半小时一局。仍旧老毛病，总是进攻为主，而且悔棋。

下午谢涛［韬］夫人和儿子来，同来傅荆原（62 岁，第一次见面），送我两本书：《佛法基本原理》、《人类向何处去（和解——人类光明之路）》（写生态环境，人生，思想与主义、宗教、理想社会、全球和解，等等问题。）其人坐过二十多年牢，至今无悔无怨。人很热情，初次见面，无从深探。

小妹电话，告知以后电话如何打法，由他们付款（美国一分钟四分钱）。

刘清夫妇来，取走那封关注我抬举我的信。他也是腰痛，留下　　（原文到此——李南央注）

2004 年 1 月 12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上午翻杂书过去。

下午玉珍同我到医院，看骨科。李医生（女）熟悉我，为我讲解治疗方法，如何作后伸腿动作等。开了一种热敷药膏。

陈秘书电话，邹建华已判刑 20 年。

玉珍为我洗澡、理发。“米寿”诗初稿：（八八——米岁）

人生耄耋已寻常，好在骨头身子强。
击水弈棋都不误，为文作字总连忙

虽然起搏今安器，依旧吟哦且结帮。
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民主大开张。（民主——宪政）

2004 年 1 月 13 日（星期二）晴转多云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玉珍动员我去参加团拜。九点到人大会堂。首先遇到莊炎林，赠我新的祝愿赠言小片卡，并照相。落座后，不断有人来相识：李欣（同济大学）原在外交部，徐州同张震寰一起呆过，后随方毅去山东。两次找我谈。郑织文（老大姐，总政），读过《实录》，一起照相，极其热情。还有武衡夫人等。刘培植送《著作目录》（20 年来出版 23 种书）等。将带来的《耀邦谈话》一一奉送。吴象找到我，谈蒋彦永也找他谈过，告序言将压缩一点。还见到于清波等。总算不虚此行。节目开始后不久即离去（一直同安志文坐在一起，他耳背）。

到办公室，收到不少书信年卡。（于清波的年卡抄了他 1982 年作的读《龙集》诗。）

下午周倜来，谈到五点多。谈他自己的经历，在北大时，同胡启［啟］立先后做团的书记、副书记。

没有毕业就调到团中央，一生不求做官，但求做事。《华声报》不办后，即收集瓷器，写文章，国内外旅遊。已成瓷器收藏专家，有专著，献出收藏品建两个博物馆等。让我为他的选集作序（杂文、人物、遊记等），并将我 1992 年给他的一封信和一次电话记录复印件交我作参考。只得答应。还谈到孙轶青读了《怀慎之》两本后，思想解放。书是他送的。还将发表的“展望 21 世纪的一句话”留下：

当人民大众的文化素质与主人意识大为提高，不可能再出现一言九鼎的伟大领袖，却不断产生受国人敬重而又可以公开评论的“一号公仆”的时候，我国必将永远告别以思想言论治罪的悠久传统，步入思想活跃、人文繁荣、人才辈出的新世纪。

2004 年 1 月 14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开始为吴象的山水集写序言；他的原稿较啰嗦，内容可摘用。

上午九点到部新楼参加团拜会。说是茶话会，结果一副部长讲话后即看电影（《走进毛泽东》）。贺国强坐在旁边，问我去湖南？答以不便。威胜案事已转交。问到杨正午不动，周伯华当省长。送书一本（《假如鲁迅还活着》）及 24 首，也不想再多谈了。电影未看完，即回家。下午李景田（管组织的副部长，原组织局的，山西当过副书记）同老干局的人来家贺年，劝我身体要紧，知道我“关心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唸了挂着的对联）。我对他们点了江的名。玉珍谈了房子问题，迟迟不解决，只关心在位的也。取回的信件中，才发现高扬文的讣告。1 月 5 日去世，11 日告别；87 岁，我们同年。

2004 年 1 月 15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九点到新兴宾馆，参<加>诗词学会春节茶话会。认识新人作协书记吉狄马加（彝族）。郑伯农任常务副会长，孙轶青讲年度总结，段葆祥等讲会务工作，周笃文主持会，发言者都谈到旧诗词兴旺形势。张锲发言又夸奖我的诗作溶入现代政治生活等。我发言讲了秦城生活，得句“平生文字难成狱，自我批评总过头”，引起大家兴趣。我还谈到新诗、旧诗要自然溶合发展。马萧萧赠我《翠笛引》新旧体合作。孙老还同我谈到，《怀念慎之》两本书对他的启发很大。吃饭时频频干杯，很是融洽。赠郑伯农与吉狄各《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归途到笃文家一坐。高高十七层，房间甚好。下午程世平来，送大花蓝［篮］等。邀请再去四川遊。奚青来，日记中有看不清的字。挂置处可略去。让我给孙文盛写信解决买房事。

2004 年 1 月 16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樊大夫和护士来，血压正常，脉搏稍快（82），大概同在北屋搬动书物有关。问到安起搏器后情况，一切同磁电有关物体都不能接触了。话题转到六四死人，谈丁子霖。玉珍回来后也参加，谈建设部一老同志的儿子在街上被打死后，至今没有告诉孙子的真情（林汉雄曾为之开过追悼会）。我将重庆老区促进会的会刊相赠，上面刊有我十六大上书。玉珍也说我成了“话痨”。下午二点到万圣书园（北大东门外）参加“思想家杨伟名座谈会”（《一叶知秋》出版）。到近 30 人，由社科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主持。卢跃刚是主编和此事发起人。大家发言集中回顾历史，毛当年如何听不进不同意见。1962 年北戴河会还批了胡开明等。“光讲阴暗面，没人看。”“江西没有包产到户也过来了。”但草民心忧天下。都谈：“理论源于常识，思想来自民间。”出版这种书，唤起一种民气。茅于轼说：毛将所有精英全部打倒，教育、企业、政治等等。用陈永贵、王洪文管理国家。历史进步靠精英，不能靠工农。思想家是很多的。黎明书：没有人能垄断是非权力，这 20 年有相当大进步，有许多经验教训，还有想垄断的人。张曙光：

每到困难都会有思想家的，由于丰富的生活经历，敏感，敢于面对现实，又善于思考，于是敢于言人之不敢言，走在时代前列。如何不再追认前贤。让我发言，谈了自己挨饿经历，毛之不怕死人，党的耻辱：当年饿死过干部没有？（兴华村的村干部都有办法不挨饿。）必须将毛研究清楚。（吴祖光要取下挂像）开放报禁，言论自由为第一要义。马恩列斯毛邓都弄清楚，不能再迷信个人。朱厚泽：让历史回归本来面目，思想回归常识。几十年来，思想意识形态发生的问题编一本书（在中宣部时同王惠德谈过），王申酉等文集一本本出。严肃对待历史。多角度多层面看人（对毛）。回忆自己60年后在贵州的经历，二千多干部到贵州夺权。公共食堂搞了两年。陆的三本书：流通搞活、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不能再昏天黑地。张祖桦：农、林政策没有根本改变，农村主要是松了绑。硬要抓孙大午。谈聶绀弩是当作国民党战犯才得释放。吴思：57年封了知识分子嘴，59年封了干部嘴，62年封了基层嘴。必须正视常识，定要表达出来，前赴后继。杨伟名事业。

五点时，我同朱退出，到中山公园今雨轩，参加《民主与科学》（主编孙伟林）的晚宴。来的还有陈四益、邵燕祥、方成和光远等，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也来人，都不认得。大家闲谈，思想观点都一致。给了去年的六本刊物（双月刊）。主办单位是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光远给两份印件：《对修改宪法的一个建议》（征求意见稿），“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即意味不是“合法”的就可侵犯，则对国有财产也应同样写上。此条就宪法与法律的主次关系颠倒了。应先有“私财不可侵犯”，然后再作法律规定。另外一条即，“最好宪法不要有序言”。思想、理论观点和问题，只能引导，不能用法来规定。另一印件是2003年自己的工作汇报：一面在收摊子，一面又在铺摊子，他真是多产作家。他使用电脑写作，“生产力”大大提高。我真是望尘莫及。

将廿四首诗等交孙主编，内中多首谈民主与宪法也。席间将我的“米寿”诗交陈、邵一阅。

2004年1月17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浏览《民主与科学》，谢泳的《从常识开始》（关于民主和宪政的基本知识）很好。昨夜我发言，讲到过去从毛泽东起（现在许多负责人亦如是）就缺乏此种常识也。上午黄新亚与蒋大海来。蒋已获国家高科技奖。谈到他们的永磁厂在德阳被扼杀，现已在天津兴建，并且发明了纸浆清污的技术。真是功莫大焉。

2004年1月18日（星期日）晴

两点醒来，睡不着了。四点起床。今天都上班。朱正回长沙过年买不到票，薛京忙了两天，算是由机关买到明晚的票。琬姐九十大寿的礼物可以让朱带去了。玉珍写好一封信，我添了几句。玉珍花一万多元买了只钻石戒，真尽了多年心意。今天又加了一盒燕窝，一共装了一大袋，利用了霸州送礼物的红绸袋，显得隆重。

翻《民主与科学》上的文章并《一叶知秋》。

下午四点同玉珍到“湘水明珠”，杜老、光远、厚泽、李普、吴象几对夫妇，还有吴明瑜、刘戡、李郁等。饭前座谈，杜老评价吴［胡］温政绩与形势前瞻：

1）经济不错，经济体改不算热心。今后20年战略机遇。全面平衡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

2）两人亲民作风（外界评论），以人为本，非典处理，关心农民工，做了个决定。

3）处理孙志刚问题，收容改居住条例。

缺点在，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未动。胡称渐进稳步办法，不镇压也不放手。社会上民权运动热。修宪讨论，网上热闹。农民重视村委会选举。孙大午事件，民告官，上访增加多少倍。中宣部批曹思源

宪政讨论。反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体制代无产阶级专政”，32 人名单等。只有社科院一家响应。封锁《怀慎之》两本书，响应的刊物甚多。中宣部无奈。开明并不等于民主。无民主监督就无政治保证。国企改革出现问题：利用股份制搞私有化，经理白条买大股（规定不能超过职工平均 8%），几十倍超过。白手起家，权贵资本家（俄国现象）出现 7 个大资本家，煤、油等（普金抓了一个）。无政体改革、民主监督，经改落在谁手？周正义［毅］案，只问“虚假注册资金”，抄［炒］地皮等没公布。民谣反腐、反沪、反富。新班子受到制约牵制。陈希同问题，反上海帮，江严加控制（二进宫）。政治体制改革乃党的历史使命，否则经改也无保证，完全脱离群众，二千年专制延续下去。压制人的创造活动与主动权，无从现代化。此是大关节，考验新班子。

我接着谈了点具体情况：吕加平的质疑，去年八月三日江等五人谈论。蒋彦永两会上书，为六四平反。《一叶知秋》座谈会。《民主与科学》座谈会。现在封不住了。各个方面努力突破，阵地战、游击战。五四八十五周年上书谈民主与科学，张宣三的建议等。

光远谈：这次两会必定热闹，会有不少文章出现。又回忆自己当年旧事：1961 到湖南调查，毛提倡大兴调查之风，死那么多人，想转弯。新的《毛传》二本内有些资料，走下神坛，现又走上神坛。又谈 64 年 8 月毛找周培源和于谈哲学。“马克思主义也是要灭亡的”等。现在编一千多万字的《伟人毛泽东》。光远讲的多，听不清楚。还谈到宪法前言，序应取消。“财产私有权”贯［冠］上“合法”二字之不当等。

厚泽说，个人自由是最高价值，限制个人自由一切无从谈起。我们这些老头不硬起来，谁能硬起来。理论、思想等问题不能写入宪法。

大家谈到当年彭真修宪时，就是要把共产党领导人民等记载下来。人权、自由都不考虑，只讲无阶专政。根本不谈如何限制政府。“我们同西方是两股道”。胡温不让讨论修宪。

李普说：林彪说政权即镇压之权，是从《共产党宣言》中演绎出来的。最近重新读了《宣言》，我们走过的错路都是从《宣言》来的。跟马克思、跟党，几十年真错跟了。卢森堡文好。

李郁谈，姚文元回忆录有新东西。毛要开除邓的党籍，叶反对。毛要交江青、毛远新接班，不相信林彪事件。九大时，周吹捧林。毛对闫红彦讲过（关于高岗问题）：你是对的，我瞎了眼。

2004 年 1 月 19 日（星期一）晴

昨夜服眠药，睡到七点起床。

上午为张清［青］义作字，略加改动，写了三幅：“诚信为本，事业在勤。（事业千秋）”“以人为本，务实创新”。下午张来取走。谈《直言》等重印事。

翻看李普給的网上资料。

上午李长盛和彭春生来，两人已经和好，李同意小彭的意见，仍在海南从事南药生产的农业开发，并一起讨回旧债。留他午餐，给予鼓励。李谈到，汪啸风抓石油厂，不顾污染。海南应以农业和旅遊为主。他们在武汉见到周保志。

朱正来，取走带给琬姐的寿礼一袋。

2004 年 1 月 20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上午九点半到人大会团［堂］，参加春节团拜会。坐在右侧靠前。同桌张大中报名认识，原北京团书，宣传部长，会上见过面。谈耀邦，关心我的身体。特赠《如何看待毛》文。白介夫问我看过《晚年周》未？还同一些熟人打招呼。胡温主持会讲话，节目开始不久即退席回家。贾

文平来，送大盆花。

下午张清［青］义来，说几本书已找到出版社。拿走《直言》，我只此一本了。

琬姐电话，收到寿礼，非常高兴。说平生没戴过钻戒。学生们送的礼物甚多。

小彭送来助听器和假发，后者让退去（昨天开顽笑说的）。

2004年1月21日（星期三）除夕 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整日电话拜年不断。

上午谢文清女儿庆庆来，郭先述初四请客。她刚从美国回，带来《谁是新中国》作者赠书。谈作者办了《黄花岗》刊物，完全是独立性的，靠妻子赚钱生活，捐款用于办刊。吴宗熿来，送年礼茶叶和酒。不同意张宣三对书的批评。说现在本人也是安全，要书的越来越多，还没听到反面意见。

胜利、小多两家下午来过年。晚餐十多个菜，极丰富。威威来，下午同胜利一起手谈多局。

夜观电视，热闹而已；还不如多来小品相声，让人笑好。

2004年1月22日（星期四）初一 晴

昨夜服眠药，十二点上床。六点半起床。

翻看《谁是新中国》导论："革命与复辟"，作者读西方书甚多，学有根底。

整天拜年电话不断（也有不熟识的人）。上午金老夫妇来，给书与文章。到邻居毛家看望卧床老人，95岁，一切生活要护理（解手用手抠，40分钟）。整个房子如花园、花房。我说，我的房子"乃狗窝也"。下午毛氏兄弟来，送一大盆水仙，上百朵花。赠吴书与毛文。

下午威威来，留餐，并手谈三局，让一、二、三子，仍胜。

2004年1月23日（星期五）晴

昨夜又服眠药。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周保志来，送名贵杜鹃一大盆。回京过年。今年六十，要一刀切了。想回水利部党组挂个名。谈到李伯宁告汪恕诚状书到处送。

苗苗、胜利、小多、小马（杨小玲）四家来，加上威威，中午两桌，18人，很是热闹，菜极丰富，胜利掌勺。餐后苗苗同威威，我同胜利下围棋。两人相当，早散。我同胜利直到五点多。很感疲倦了。觅觅在一家美国人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很累，但收入甚丰。

王怀安来，游泳池多久未见也。谈到延安保安处情况，希望他能写回忆。他说，当时真是绝对信任党，因而有违心之说。崔军夫妇来，序言非常满意。送我李鹏的《三峡日记》。

2004年1月24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续看《谁是新中国》导论。

早餐后，同玉珍到黄乃家拜年，已难外出了，安林也已老态龙钟（只比黄乃小一岁），吃顿饭要一个小时。长沙请来一亲戚当保姆。又到杨纯家，同儿子（在国务院工作）漫谈，温比朱谦和实在。杨纯已难多谈话了。又到隔壁蒋、刘家（初一来过）。维娜带孩子从天津来。小多、胜利一家都来，午、晚餐六女二男。同胜利手谈不倦，半小时快棋也。

2004年1月25日（星期日）晴

三点醒来，后又睡着。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应郭先述等邀请，上午十点同玉珍到军博对面新华社住居区一个食堂参加聚会，共四桌。老年人只有方实、何方和安若、田绿萍等，其他都是儿女及他们的好友。我只认识汪丁丁等姐妹几个，还有慎之的儿女。意外的是还有邓小华即残雪（现住在海淀），送我五本她的新著。安若的大女婿杨益平是香港的油画家，找我单独谈了好久。这个聚会似是这群青年想同我聚会一次。主持人（安若大女儿）等讲话后，让我讲话。我讲了百年反思的主题，必须将马恩列斯毛邓等的理论与实践搞清楚，教训何在。谈到《新中国》这种最尖端的批判。不解决民主问题，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现代化。唸了《如何看待毛泽东》这篇文章，并“风波”、“门槛”等几首诗。何方接着谈民主等问题。方实谈延安整风，他觉误［悟］较晚，说我与何方是先知先觉，他自己是后知后觉，还有许多老人是不知不觉。谈到李普写的有关《牛棚杂忆》一文，引起左爷们的反对。我最后说了一句：中国要走上现代化正路，得50—100年。还有白而强（律师）给我一篇他写的网上文章“狼和狼性”（前言：“也许，捍卫本性，敢于冲破桎梏，不臣服任何强大对手，是狼的最大特性——人，真正的人，当然也是如此。”文中对比“狗性”与“狼性”。）

2004年1月26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同李普电话，告他从美国弄到《新中国》一书，间谈我读“导论”后的感想，根子确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宣言》以及十月革命。将李宗贤寄来的打官司文件等送去，可否在新华社内参刊出。

十点同玉珍到李昌家，冯兰瑞约，因李已接近老年痴呆，让大家去谈［同］他谈谈话。厚泽、光远夫妇先后到。漫谈形势，李谈对江等之不满，说得还在理。顾了一个“男保姆”陪李住在一起，吃饭、睡觉等都需要人照顾。在附近御香苑饭店吃火锅，各人一份，牛羊肉用机器切得纸一样薄，还有其他小菜，大家吃得很高兴。下午两点回家。

今天将吴象的遊记诗文集的序言写好，吴提供了一个草稿，加以简化，得1500字。

下午奚青来，看完89、90、91三年，红笔划的应删去，兰［蓝］笔斟酌，铅笔待加说明。还留下翻印书《高层机要秘书》。认为稍晚点出为好。

将《谁是新中国》交李普先阅，然后考虑，是否将此书送胡。徐滨两女儿和女婿来拜年。

黄乃接一个电话，关于盲文方案将推广的好消息，一下兴奋，形成脑溢血。玉珍赶去抢救，即送急救中心。安林大哭。玉珍回来说，恐无希望了。真是太突然了！

2004年1月27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翻《高层》书中有关李瑞环讲话。

上午牟广丰二人来（环保总局监管司司长），过去来过全忘记了。玉珍建设部老人牟宜之的儿子（牟夫妇皆右派）。谈他父亲“文革”时写了几百首诗，抄了两首给我看（其一）：

静夜遐思亦黯然，萧疏两鬓逝华年。
蜉蝣苏子舟中悟，蝴蝶莊生梦里传。
生计艰辛累子女，心情跌宕寄山川。
愿将一滴玄黄血，化作甘霖洒大千。

第二首末句：清风明月何须买，多子能诗岂谓贫！

谈到谷牧及其子的情况。萧华等人写的父亲纪念文集，谷不肯署名，他们都是山东老战友。父亲是抗战初期沂蒙专员。谈话中我才想起，牟同杨乐夫妇来过我家。杨是黄万里的长女婿（长女黄且元）黄的夫人是丁淮芬的女儿，日照丁、牟都是大家族。于是赠他《野草》（有近作廿二首）等。一直谈到近十二点。

下午五点葛行军夫妇与杨小川律师来，仍约到总工会饭店晚餐。谈湖南威胜案，经过高法，判邹建华十八年。玉珍生气之至。大谈现在仍是无法无天世界也。最近孙大午案等，传胡批示要警惕 89 年形势。于是控制得更紧。

黄乃仍靠呼吸机维持。

下午洗澡（让玉珍午睡好），自己一人，出大汗。

2004 年 1 月 28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李海文、郑京生来，都不认识，自我介绍：李是李齐凰的媳妇、李琪的女儿；郑是郑天翔的儿子。李原在文献室，领导过高文谦。送我纪念父亲的文集《忆李琪》（1966.7.10 自杀）。郑现任深圳盐田港建设指挥部董事长（党委书记），极力邀请去该港一观。都表示赞成我的言论与想法。于是将吴著《重新认识马》、近作《如何看待毛》及廿四首诗给他们一览，并嘱书交父亲。谈到郑父之“左”。郑说不要尽信网上的，近日有信寄江，劝即退，有影响。李说高文谦的书，评价人用词太尖锐。她名片上有“《百年潮》副主编”，说是挂个名，是党史研究室的研究员。对石仲泉砭得厉害。

下午郭全胜与甘华鸣来，郭仍常出国，甘经营北京道乐吉（Dology）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赠我《管理决策操作规范》（活页本）。此书不易看懂，有很多公式、表格。

今天初七，春节最后一天。晚饭前去看望张传[全]景（前天曾来，适我外出），带去吴著、《野草》（有 22 首）与《国事断想》。他表示悲观，腐败难解决，一窝窝烂掉。都讲空话多。似对胡温也不存希望。他现在已不参加中央内部的会议活动了。

甘送我英人菲利普·肖特著《毛泽东传》，中文有小删节。

李齐凰后改名林轩，严佑民夫人，武汉秘密学联时二女中头头。——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4 年 1 月 29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翻《忆李琪》等。上午李长盛、小彭来。他们的公司开发南药（与有关水果），拟吸收三峡移民劳力，向上有报告，因三峡建委换了人，难以继续支持，又向温总理写报告，让我批转。有点不耐烦。上午谈话中说，“我不能管三峡事”。报告写得啰嗦，反映长盛为人之不精明（因此过去受骗吃大亏）。只好作国文教员。下午他们将改稿打印后，我同玉珍到办公室，他们两人亦去。将报告件寄出。

收到方行重长信并照片多张。谈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基本观点，及对“孔孟荀”一体儒学的研究结果。

玉珍随时同安林通电话。仍靠呼吸机。

2004年1月30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浏览书刊。上午蒋彦永来，谈到文章给光远看了，光远还谈及当年整我们四人的情况，“打击面太宽”。约定我去他家一次，同鲍夫妇见见面，聊一聊。将卡玛的纪录片带去复制。随着周倜来，取走他书稿的序言（我早晨抢时改好的）。带来两张我与玉珍的放大照片，新式的制版（过去没见过），很是满意。又赠我名贵的毛笔。三人一起闲谈一阵。下午韩钢来，送湖南带来的腊肉等。谈到从省委内部知道的意见：周伯华对杨正午服贴之至，杨保证选举时票数。于幼军一次谈到湖南有进步，但横向比，同其他省有差距。于是杨对周说，我们湖南还是很差呵（意思如此）。又一次杨讲话，岳麓书院对联：“唯楚有才，于斯为盛”，说湖南从来人才辈出之地，明显地是讲给于和新调来的组织部长听的（云南调来）。韩纲［钢］带来一篇让我署名的序言（过去寄过，找不到了）。答应将湖南情况写一信，考虑送上去。留韩晚餐。

晚上奚青突来，交徐写的回忆稿（附判决书）。日记看完后，再约徐作口述回忆。徐身体不好，眼睛不行了。

美国来电话，金尧如去世，告别式我送一挽联。

2004年1月31日（星期六）阴、小雨

三点醒来，睡不着，想好一副挽联后，复又睡着一阵。六点起床。挽联：

真言主笔阵，正气满身，名扬海外。
肝胆对风波，文章醒世，心系神州。

下午又来电话，告知。

将韩纲［钢］交的明君的博士论文《关于“文革”发动的政治体制原因分析》序言改好，即送与韩。

给吴象电话，告知序言已写好。

昨夜又做恶梦，惊叫声将玉珍唤醒，跑过来照顾，抚摸我的头部。

2004年2月1日（星期日）晴

睡得不甚安稳。六点起床。将吴象书的序言又看一遍。最后那首登玉龙山七绝，又将三、四两句改动，方合平仄也。第四句整个换了。

九点同玉珍到安林处，黄乃已于昨天去世！见到儿子和女儿（女儿带小孩从日本回）。儿子庄平（为庄涛所生），为民革成员，是讲师，在税务部门的培训中心工作。民政部部长来看望。我谈到应尽快贯彻实行黄乃的盲文方案，这是他晚年时刻关心之事，也是几十年坚持下来的劳绩。他从青年时起就对语文下过功夫，通世界语和日语。顺便谈到我同他自幼年（楚怡小学一年级起）就是好朋友，而且还有父辈的同盟会关系。

上午元元、延滨夫妇来。元元同胡德华一起搞投资公司，经营得还可以。留午餐。一起午餐。

胜利来，手谈多局，毛病难改，强攻不守也。落子太快（一局半小时），不假思索，如何进步！

2004年2月2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翻完徐的回忆稿，事实写得很不够（后一部分人事来往尚可），形势、高层领导评述可完全删去。上午蔡德诚来，曾电话约他写五四85年稿，写了千多字，不错的。将张宣三稿交他，蔡也同意渐进与改良主义。并谈到我的根本观点：人类历史发展有其基本的、自然的规律。二十世纪第三国

际和苏中等共产党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党及其领袖专政）和消灭一切私有制的极权贯彻，打乱了这种规律，即自由、民主、科学、法治的中断，新的专制极权统治，做到了主宰意识形态，控制一切人的精神世界。希望他放进这一观点，以张文为基础，弄出一篇新的稿本。以何名义发出再议。

下午姚监复和妹妹来（刚从黄乃家吊唁），谈 32 人名单事，中宣部一副部长到社科院布置，不准记录。反新自由主义，有我们这些老人。现在已为胡锦涛所制止（杜老处听来）。谈到初来北京后的得意忘形，找唐有章，为学俄语（说李鹏已忘了），“我枪都没打过，领导军队。”

翻《毛传》，庐山会议不得不将我的名字记入，两次常委会议一笔带过。吴冷西的笔记却大篇引入。

晚上接中央电视台一女同志电话，让观新闻台八点廿分谈三峡节目，记得他们来采访过，我说“你们播不出来的”。到时一看，我只有一个镜头一闪而过。张光斗吹牛自喧不已（南京原资源委员会留资料事继续撒谎），陆佑楣大谈三峡合理性，潘家铮大谈论证经过。

2004 年 2 月 3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开始看《大跃进亲历记》下卷清样。

上午任小彬来，原青干局几同志想约我聚谈一次。谈到宋任穷的老秘书等人对形势看法。程维高秘书李真曾给过关系人 300 万，此案肯定有隐私，杀人灭口也。任现在北京一煤炭公司挂靠，三门峡公安局没收那笔款尚未要回。接着宋晓梦来，她写了一篇米寿文，开首即谈玉珍发现心脏有问题，安起搏器事，这倒是同米寿有关也。她收到磨子潭彭健长文，较啰嗦，得修改。餐后又谈了一阵，由于《其人》的出版，她本人与河南出版社都受影响。

下午同玉珍到医院心脏科检查，做心电图，复查起搏器情况。医生同意恢复游泳，但要缓慢，手不要向后大扬动，一年之后方可自由一些。

在候诊时间，同胡积［绩］伟碰到一起，闲谈颇久。对现在的《人民日报》持无望态度。现在的主持人是八十年代初新闻班的学生，多年以上[来]以眼睛向上成为习惯了。又谈到吴冷西理论务虚会后，碰面时主动向吴打招呼，都不理睬了。胡的面容现得瘦弱，血压高低不稳，夫人很着急，曾给玉珍打电话求教。

2004 年 2 月 4 日（星期三）晴

三点醒来，久久不能入睡。后又迷糊一阵，六点起床。续看《大跃进》下卷清样。

下午王建国来，送 99、01、02 三年的日记清样，希望上半年看完。明年能出。逼得将 03 年取走。谈到“罪恶滔天”曾给人震惊与启发。还提到我有一次同他谈到：如果人们已同意将像片取下，遗体搬走，这个民族就较成熟了。大概他们这一代人确对我的“反思历史”大感兴趣也。程湖来，送海南特产。薛京春节在海口，住在宾馆也未外出。同内姊交往不见征象也。

午睡后，玉珍为我洗澡。

李普送来一堆网上资料，还有《“不得已”的好人》文，谈民主法制深意的杂文。制度改革只能慢慢着急：make haste slowly 也。好文章。

2004 年 2 月 5 日（星期四）过元宵节 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上午李冀来，邀我们去天津一遊。谈开了对他岳父看法，过于自负，自我拔高，看法相同。

下午威威、胜利、小多、杨小玲来。晚餐吃饺子、元宵。小玲拟帮助威威的上岗问题。

满起又拉血，在复兴医院急救室过夜。

2004年2月6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满起住院。让李普接我。九点参加《炎黄春秋》座谈会，到近百人，园［圆］桌茶点并午餐。

方实、杜导正先讲。刊物份数继续扩大，挂靠解决。杜老发言，春秋笔墨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引以为戒者，反受指责。宏［弘］扬历史正义。社会定要有共同遊戏规则，人们行为共同准则，须要权威、权力，但必有约束，否则专制主义。我们导致主宰意识形态，控制精神生活。软约束，硬约束。让出版局原负责人，炎黄会负责人讲话，都很得体。谈孔子作春秋。我发言讲自己有资格反思，几乎饿死，天下最难受者挨饿也。五四民主科学精神，百年未解决。马恩列斯毛导致空前专制复辟，必须弄清来龙去脉也。《百年潮》杨天石谈该刊被控制情况（因雷颐说该刊不好看了）。郑惠被迫辞职，胡绳也挨批，杨坚持岗位。朱厚泽谈，要敢于面对历史，进行批判性反思，否则民族没有希望。读十月革命周年庐［卢］森堡文章。谈青岛曹思源开的宪法坐［座］谈会事。有人谈，刊物赖一批老干部支持，有的人在台上不觉悟，下台后才觉悟。钟沛章［璋］谈纪念毛110年，健忘症的危险。现在有年青人说文革好，有大民主。

钟沛章［璋］介绍王小平（女，很年青）的书《第二次宣言》（中国经济出版社）。

胡绳主编的党史中卷被封杀，指责他的批毛为民粹主义。（后团拜时，胡锦涛同胡握手：感谢他对党史的贡献。）左爷们的两封匿名信。杨天石著有蒋介石的书，诬为吹捧蒋。《中流》、《真理的追求》被查封事。说“党内走资派还在走”，“ＤＪ集团——邓江集团”署名是“一批老红军、老八路、老新四军”。

光远最后发言：好事是修宪，坏事，乃无法治。都对宪法认识不充分（自己也如此）。搞个人崇拜，即反法治。

章乃器儿子章立凡给我文章《毛泽东“反右”动因及后果的再研究》。刘志琴（女，历史所研究员）给我《答汪丹冰》的信件，谈有人称李慎之为“圣人”的问题。说“我很想在老一辈革命者与新生代之间做个媒介和桥梁”。

我的讲话中还谈到最近看到的两个文件：1月18日《中宣部04年宣传工作要点》，无一字谈到民主，没有这两个字。而1月12日的胡锦涛在中纪委会议讲话，则有民主决策制度。

《百年潮》刊耀邦赠光远词是为耀邦反［翻］案。——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4年2月7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看昨天章、刘两篇文章。翻《炎黄春秋》第一期，有粟裕在世时平反之难文。

一早将“黄乃生平”文改好，送与安林，套话太多。

下午三点，仍由李普来，接我同玉珍到蒋彦永家，同他的（B）老同学夫妇[2]一起闲谈到六点。可记者如下：

1987年5月薄一波要在中顾委讲话，谈邓的伟大，历史产生巨人（恩格斯谈文艺复兴），让起稿，因考虑邓个子矮，用此两字怕引起误会，于是用了“总设计师”（此乃第一次用此称呼）。谈赵胡关系，关于经济上事情胡确随意多言（当年在山西讲“肥水快流”我即有感）。大概是85年，套用农村包产到

[2] （B）老同学夫妇：指鲍彤夫妇。此事可参见1月30日日记。——李南央注

户，耀邦讲城里国企也包产到人，且发了文件下去，赵设法纠正。又谈到那封信的问题（从吴江的书谈起），也是大误会。谈自己工作安排，安子文最先让他去党校任教育长。赵从四川带两人来京，有田纪云。他是由中组部介绍的。赵只管经济，对意识形态等不熟也不感兴趣。为人宽厚，思想敏锐（安子文也如此看法）。1980 年曾根据邓的讲话，写过篇文章，发在《光明》,《人民日报》又转载，台湾《中央日报》也转载了。于是乔木据此上告，报邓、陈、李、胡等。赵将情况了解后，只告耀邦，未同时告邓、陈等。可能在这些人心目中早种下此另眼相看印象（？）乔木乃时常反复之人，如讲要谈胡适，随之又变：谁出胡适书，要同谁决斗。

2004 年 2 月 8 日（星期日）晴

五点醒来，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补记日记。

上午再到黄乃家，同小唐生的儿子在。先到灵房像前鞠躬，并签名。安林同儿子一起谈盲文方案遇到的挫折，有一个内行支持，但教育部无人做具体工作，也难从经济上支持，就这样听之任之了。安林又谈到普金打成右派后，向明曾找黄乃，大哭一场，要求复婚。当时正同安林谈婚事。他们是 61 年结婚的。这些情节过去我都不知道。安林同梅行夫人是朋友，这样经梅行和邓力群介绍的。又谈到当年抢救时，鲁艺石泊夫的妻子同三个孩子自杀事，被诬为在上海“同特务有往来，要逮捕周扬。”石原在哈尔滨。

下午张登全来，长谈过去在中南海旧事，与文革期间在新疆脑袋被打坏事。游喜贵原是他的下属。湘潭乡下农民，还有饿饭的。谈毛的警卫员因找不到一本书，又顶了嘴，被汪东兴碰见，判刑三年。后来书在毛的枕头里找到。毛竟不让释放，且嘱此事不可张扬出去。

2004 年 2 月 9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看完张宣三长文:“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问题”(《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同李普电话，非常赞赏，自己想到，想写，但写不出也。拟将此文并《一叶知秋》送胡温李三人。

下午奚青和徐勤先来。谈徐所写回忆文：意见观感多，而事实太少，后一部分群众拥护甚好。为何敢于抗命，自有个人的历史渊源，应予回忆着笔。奚青也是这个意见。关于我的日记，奚青认为暂不出好，隐私事多，必删。牵连人事甚麻烦也。自己看清样后当然能把握。从当代政治讲，还有比为耀邦平反事更尖锐的？《去世前谈话》无任何反面反映［应］。《21 世纪环球报导》文出了也就出了。

玉珍很赞成奚青意见。晚上谈得很不愉快，我大生气。老毛病改不了。

满起生病拉血，入院检查。薛京带司机小张来。原空军的。下午薛京同卢淳杰（汕头团市书）、李大海等四人来。都是想见我“其人”。问到对林彪的看法等。答无林即发动不了“文革”，最能奉迎毛等。都极满意。

————————————————————

马克思语：“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马全》一卷，P.94)

恩格斯语：“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马恩选集》四卷，P.471)

2004 年 2 月 10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向玉珍道歉。上午翻《国事断想》。

下午薛京来。向三人[3]寄出一书，张文和我的《如何看待毛》（吴宗煌书，张宣三有很不同看法，李普不赞成寄）。写了封短信：

○“送上一书一文，希望能予过目。我曾在多篇文章中谈过，马恩列斯毛邓必须弄清楚，接受其正确，拒绝其错误。这也有关对 20 世纪世界与中国反思。否则，我们就难以走上民主与法治的现代化道路。我认为人类历史的进步，无非是专制同民主（共和）、人治同法治对抗发展的过程，应只求利国利民，跳出“主义“的框框。当前为避开一党专政的负面影响，首先要害在逐步开放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另附上一篇近作，请指正。”

（前十年，后十年，政治体制改革反而后退，这句话没有写上。）

下午薛京来，将三份寄出。李普来，谈张文。也认为日记不出好，安度晚年也。谈到 1979 年后，同黎澍与我接触后，自己思想变化（我说，文章中有反映）。又谈到当年在北大时，曾写文章批过马寅初人口论，要写文作自我批评。

朱九思电话，谈到去看望过刘西尧（身体不好），这是第一回。我也谈到对刘的印象。

2004 年 2 月 11 日（星期三）晴

玉珍近日一早吊瓶，两个疗程。

上午程湖和贾文平来，小贾为程湖回京工作安排，找了旅遊局何光伟秘书，并当面谈过。又同邮政局刘安东秘书通电话。认为邮局较好，且有邮政储蓄好安排。程就是想当官也。现在年青人一种倾向。

下午恢复游泳，400 米。双手平划，不敢后翻了。约五分钟百米，并不觉累。洗澡时间长，用热水烫背腰部。

2004 年 2 月 12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满起病情好转。

上午找近日信件，书房仍乱。

薛京、陈海宽来。陈出汽车事故，住院治疗甚久。谈到广东有公司老板见到我写给陈的字，要用 6 万元买去，真令人大吃一惊也。

给九思、方行重等寄张宣三文章。为汕头卢淳杰事给广东省委组织部长写信。

下午游 400 米。

2004 年 2 月 13 日（星期五）阴

晨起，鼻子大出血。玉珍陪我，九点到医院。看鼻科，右孔烧焊了一下（血管破裂）。到理疗科取药，医生嘱多作腰部活动，仰泳是好办法。遇见袁宝华，相互问好。谈起王官豹（37 年 5 月到北平时，党的接头人），袁也认识杨纯。我说，解放后没见到过王，袁说王历史上有点问题。

下午游 500 米。胜利来，帮做晚饭。

关于长盛嘱转海南生产基地接受三峡移民事，薛京问了温的秘书，没有批转（因移民办已同意了）。还要再另写报告。

[3] 三人：胡锦涛、温家宝和李长春。参看 2 月 9 日日记。——李南央注

2004年2月14日（星期六）转晴

六点起床。翻《心系细辛》。钟叔河电话，探问收到文章否。为程湖安排工作，给安东电话，答应安排。

下午四点，应任小彬约，到“潇湘风酒家”同原青干局10个同志聚谈并晚宴。到崔武年、韩学林、王申、郑斌、高晓红（女）、张鸿兴、王军衔、萧林、王东光（多数都不认识）。先谈毛，为何110岁如此热闹。我讲了惯性仍在起作用，谈人类历史进步规律（民主同专制斗争等），我们还没有摆脱“秦始皇”也。根本问题还在“党”的作用。大家同意我的看法。我也问到青干局所起作用。都同意1000人的后备队伍还是基本成功的（现在政治局中有过半数属此范围）。另外就是为干部选拔、培养创造了新的机制（方法）。席间十个人分别为我敬酒，为我讲好话。崔武年还回忆了当年我对他的批评，所写报告“如中学生作文”事。玉珍回来也向我讲了赞扬的话。张鸿兴现在建设部人事局作负责工作，玉珍认识。

2004年2月15日（星期日）晴

睡得甚好，近七点始起床。玉珍早起头昏，仍吊瓶。

上午许医农、宋晓梦、朱正先后来。许关心我的全集事，清样很不放心。谈新闻署负责人杨牧之监控各出版社，“三联搞垮了”。朱谈湖南情况，问过柏原。熊、刘都是“屁股有屎”，怕穿小鞋，因此威盛案不敢再过问。于幼军受制，本人搞宣传出身，办实事也难过硬。晓梦为500本书卡在铁路仓库，广州取不出来而着急。

为黄乃去世刊新闻事，给贺国强短信，已同意发通稿。

2004年2月16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下决心还字债。一早开始作字。张扬、崔武年、鲁勇（山东博物馆，余修儿子）、胡坚，盛禹九等（我的诗句、书名、题词等等）。上午蔡德诚来，新写了一篇，根据我那天所谈。内容甚好，还将他的一首诗抄存。又谈到当年要提拔他，因不想当官（失去自我为主的自由）而拒绝。

李长盛、小彭、薛京来，又给曾培炎写了封介绍信，让薛发走。附上他们的公函。几付字让薛京寄出。留午餐。下午薛又引国情研究会的人来，让我当顾问（赵南起新任会长，李瑞环名誉会长），只好同意。

2004年2月17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九点半同玉珍到八宝山，同黄乃告别。遇姚监复和黄乃一些亲属（黄一欧的儿子等）。黄静波同黄乃也有亲属关系。到的人很多。

奚青上午来，关于《日记》事留条。姚监复说，通知孙大午，不得与外界接触。

归途汽车坏了，坐出租车回家。十一点四十分，同玉珍到东方广场的君悦大酒店赴宴，戴煌约了一大批人，香港老板张大朋（汇奇公司董事长，名片有8个董事长）请客。戴电话曾告，想出我的《实录》。共两桌。李普、积［绩］伟、邵燕祥、丁聪夫妇，黄宗江、陈祖德、章含之、郑仲兵、黄永厚等。席间漫谈。章含之谈父亲对毛一直尊敬，文革初那封信，希望毛刘在天安门握手（言欢），让天下知道。还谈了些外交旧事。看来很健谈，思想也解放。我散发了《如何看待毛》文。陈祖德告我，读过《实录》。我告他认识聂卫平的父亲（聂春荣在延安农具工厂即兵工厂）。黄宗江每人送一本他的新书《读人笔记》。

散席后同张一谈。《实录》已有港版，可以交他别的书，如《反左文选》等。他说，由于自己经历愿出版我的书。

两点回家，没有休息。张青义和陈建军（重庆出版社北京办事处主任）、刘曙光（北大副教授）来，拟出版我的书。将我出版过的书让他们过目。张已选出一本《见征［证］历史》（《实录》、《大跃进》、《毛晚年》选出）。重庆社出一本《李谈毛》。晚饭后看望金老，他是为正部级事找我，谈当年延安抢救事，85年才恢复1927年党龄。

2004年2月18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今天完成一件大事，补写了九天日记。玉珍的日记帮我回忆（自己也记了人事来往要点）。到晚上才完毕。这是空前未有之事，再不能这样疏懒了。

上午吴勇来，交来李新小儿子的信（在美国工作），要求父亲去世上电视。这是不可能之事。已经见过报了。安林约徐滨谈黄乃骨灰安葬事。谈到邓力群建议，同父亲合葬。如能办到当然好。

下午游600米，并不觉累。遇见王怀安，他比我游得慢。晚上作好明日体检准备。接山本雄子信。《毛晚年错误初探》日译脱稿，问注解细节。

2004年2月19日（星期四）阴

三点半醒来，怎么也睡不着了。四点半起床。翻看杂件。

留下便样，空腹，玉珍陪我到医院作检查。八点一刻到，近十一点离开，近三个小时。先作B超、CT等，吃完早点再查各科，都正常。只是眼睛问题，左0.6，右0.4，有白内障和网膜，三月五日再复查，很能做手术。都说我动作快，乃夫人的功劳也。遇见吴文涛，坐轮椅，其他都正常。多年不见，很是关心，晚上又来电话，很想见面长谈也。他已91岁。

下午王建国来，送回03年日记本和2000年清样。我正式提出，复印件和清样最后都退我，以防散失引起麻烦。谈到八十年代最丰富，以后就差一些。王原来在水电总局工作过，负责过龙羊峡的基础处理。父亲和岳父都是四方面军的。说看过清样的，都认为我是个思想家，国家大小事都关心。应有人来整理我的思想。

2004年2月20日（星期五）阴、小雨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翻《同舟共进》第2期。何方文《释放刘志丹与痛说三门峡》。《延安颂》电视剧造假，刘志丹是洛甫经手释放的，硬要改成毛泽东。

上午五起客人：汕头刘麒子来，送《新盦集》，为萧乾《　　梦》（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纪念摩崖石刻书两幅大字：倾情石，织梦亭。为本人书大幅“学海无涯”。师鸿赠画并画册（师徐悲鸿），谢画家书大幅字“人如其画画如人”。满意而归。作字时，李宗贤、刘灵（中医师）等三人来，边应付，书刘的招牌：“重庆抗衰老中医院”，又为刘书：“养生有妙手”。为李的打官司（接近胜诉）事，给李普写信，希望《内参》能将案件发表（过去贺国强转过重庆书记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的信件，公安局长骗了市委）。郭选［先］逑女儿来托转申诉平反信件。这时薛京引来党校管科研的教授陈高桐（王学富陪来，王是黄新亚介绍的）。陈送我他编写的书《强基固本》（中国农业、农村大问题调查），《农村政策读本》等并两大本党校科研部的《调查报告》。让他谈了点党校情况。对胡锦涛印象：稳重，注意协调关系，关心基层，为人清明，对事有自己看法。任办公室主任时，曾草拟过全国科研会的报告，除“三个服务”外，胡加上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党的理论创新服务。对曾庆红印象则不同，

在延安、井冈山、浦东设三分校，分散了教学力量，学员几个月也难处。注重（空洞）理论，讲传统与开放两方面，不务实事，党校培养官员升级也。陈谈自己想干点实事，我就提到向中组部介绍李昌平去搞一个县，却无回音。最后小彭来，为我买了几本好书：《思潮》、《中国农民调查》、《第二次宣言》等六本。留薛京、小彭午餐。

下午游600米。

2004年2月21日（星期六）小雨

六点半起床。翻看《泰山通讯》2003年增刊，有很多好文章，先看谈民主、宪政的。

南京的鲍蕙荪电话打不通，得写一封信。

下午游600米。薛京开车，他早就学会，不解何故，很是在行。

晚上张西蕾的女儿送来一份谈赵紫阳的网上资料。

2004年2月22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近日睡眠较好，玉珍反而不如我。

续看《泰山通讯》增刊。

满起、胜利两家来。午餐涮羊肉（还是佩珍从米脂带来的）。晚餐亦丰富。上下午同胜利手谈，半小时一盘，真是消遣而已。

下午丁东来，送《中外论坛》第一期（旧金山华人出的）刊我《如何看待毛》。谈到《日记》要快出，如《翁和［穌］日记》也。他和朱正、奚青三人面谈一次。

2004年2月23日（星期一）晴

三点醒来。不久又睡着。七点起床。

整上午翻看报刊。每天看报刊（主要是报纸）总在两个小时。

意外收到黄永厚画的猴子抢桃，上面写有甲申三百六十年的三首七绝，邵燕祥、陈四益和本人的。信中说，以为十七日聚宴是有人过生日，画此应急，特请邵、陈作诗，“便成现在这个样子，呈上聊博一笑。”

下午陈海宽来，带来北京武术院等三单位信，为中国武术进入奥运，将于八月办武术赛，成立贺龙武术基金会，让我也当个名誉会长。也就答应了。

晚上朱正同花城出版社副社长秦颖来，给了几篇近作与《随笔》，并带信张作斌问《龙集》出版事。

2004年2月24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睡得较好。午睡又一个多小时。

上午看拟写五四文的资料。输氧一个多小时，边输边看资料，重读慎之有关文章。

接周成启信，谈人民性与党性问题，过去为党性而反人民性，是反动的，违反历史规律。

下午游600米。洗澡时用热水烫腰久久，甚累。

2004年2月25日（星期三）晴

三点醒来。又断续睡着，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朱正与人民文学社的王培元来，谈《往事与故人》选集事，将六本书借与，只愿《耀邦谈话》能塞入也。送我《往事并不如烟》，此书与《中国农民调查》现在畅销（并未如外传“封存”），是由社领导同意的（原在中宣部），可见现在形势已决不可能铁板一块了。“久已仰慕”，谈得很融恰［洽］，留午餐。下午游600米，觉累。

平江老干局局长同余攀峡（《法制日报》驻湖南内参记者）来，为岳阳李穆（中华药专家）送一种茶叶。讲了几点对当前形势看法。给余几份近作。离去。玉珍怪我太生硬了。

2004年2月26日（星期四）晴

三点醒来，折腾一小时后又睡着。六点半起床。

上午谢文清女儿与她的同学好友沈云彪来（在一工程公司下海）。沈谈家庭悲剧，父亲右派，他将骨灰随丢，反革命也。终于大彻大悟。爱人是复兴医院副院长。谢近日去美国，问及对《谁是新中国》一书看法，我说只看了导论。如此回顾历史给人启发。对过去革命及内战看法，研究历史的人可以有各种观点，但离不开历史事实。当年自己参加是由历史决定的：日本打进来了，蒋介石只安内，发生西安事变。毛的问题主要在执政。绝对权力绝对腐蚀人。中国的问题只能慢慢来，和平演进。

蒋彦永来，为满起病写了诊断意见。交我六份《关于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的建议》。他自己送出几十份。下午游泳前到办公室，交薛京寄出胡等四人并李瑞环、贾庆林，附一短信。游600米。带回一堆书刊和资料。收到鲍蕙荪信并解释personal cult与Right两句诗的文章。她的电话换了，难怪几天电话打不通。立即复信，说明迟复原由。信中并附四句：

莫谓老龙钟，心心相印通。
黄昏如此恋，独具异（宝）书中。

2004年2月27日（星期五）阴

两点醒来，估计难睡着了，服眠药。六点起床。翻《往事并不如烟》，“史良篇”看毕。如实写来，褒贬俱在其中。

上午余攀霞［峡］来，他读了几篇近作很想交谈，于是让谈湖南人事看法。经济搞不好，关键在杨正午、周伯华二人。将《人民日报》与新华社记者都收买好了，只报好事，如“上告老人”陈荣杰即由记者告状，失［使］其再难上书，并受监控。两人儿女家属都参与经济活动。杨水平低，周被大女贪蒋艳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称为“伯哥”，传说在江西双规过，中纪委也有人保护。他留下一份《情况汇报》（《法制日报》专送件），上刊他写的有关深圳一公司金佛买卖事，海南法院竟有意错判。请他写一资料，绝对保密（谈到黑道盛行，可致人命）。期间李普夫妇来，一起闲谈。留一叠网料，他们已自购复印机，将蒋的公开信与之复印。

接到顾健电话，谈吕加平2.21被捕。24日网上有信，将揭发江——英乱伦事，限12小时答复。25日吕就释放了（网上新闻，姑妄听之）。

下午游600米。

大姐来电话，因见到报载丁东文，谈及我曾建议李昌平任县委书记无下文事，要我少管闲事也。

2004年2月28日（星期六）

四点半醒来，睡不着了。五点起床。找出一堆写我的报刊文章，昨天接张扬信想起的。张那篇长文有三万多字。

上午九点前，奚青、朱正、丁东先后来到。谈我的 1982—2003 日记出版事。奚青有个书面意见。关于价值，都认同有很高的历史及政治思想意义，研究这改革开放 20 年珍贵史料。关于删改，同出版时间有关。如推迟出版，则基本原貌；如急于出版，则有不少必删处，尤其有关人事或某种“隐私”，臧否人物甚多也。丁东趋向早出版，可作些删改。奚青则认为推迟为好，朱正似在两者之间，强调史料价值（如《翁同和［龢］日记》，他读过许多名人日记）。十点，李普来，参加会谈，赞成基本不删为好。丁东谈到他推动章贻［诒］和出版《往事并不如烟》的经过（去年夏天在怀柔给我看过章的文章）。原来很是犹预［豫］的。95—03 年的，平分与朱、丁看清样，奚青因颈椎病看不了了。玉珍也参加讨论，她是不赞成急出的，总担心我惹麻烦。

午餐到附近一馆吃羊羯子，长盛、小彭也来。真是价廉物美，九个人只 202 元（酒在外）。大锅羊骨头肉，然后再涮羊肉与菜蔬等。回到家，两点半散。

下午四点，游 400 米。

2004 年 2 月 29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续读《往事》，看完聶绀弩“监狱是学习圣地”，有同感也。“特立独行的做［作］派和一贯到底的反叛精神”。“我们这个国家什么工作都可以瘫痪，惟独专政机器照样运转，而且，人被戴了帽子，被关压［押］、被劳改、被枪毙，可革命照旧进行，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牢中读了十七遍《资本论》。“最大的感想就是怀念理想。”章伯钧认为“马、恩本质是书生、学者。马克思主义是学术性质的，中国文人说法叫书生之见，只是后来把它完全政治化，而且当作了工具使用。”乔木的序使他骂了娘：“我的书本来好好的，就叫那篇序搞坏了。”此事，当年就知道，是胡绳向乔介绍的。不过，乔木对聶的诗评奖还是得体的。

胜利和满起一家来，午餐丰富，晚餐吃饺子。招待长盛和小彭。海南利用三峡移民事，曾培炎已批示。上下午都同胜利手谈。

接到邀请函，3 月 18 日在文学馆开纪念聶绀弩百年诞辰座谈会。想起了四句：

聶绀弩是至高人，诗骨文风众妙门。
独守良知同火气，自由自在最精神。

不读章诒和的文章，不知聶之为人。

2004 年 3 月 1 日（星期一）晴

四点醒来，复又睡着一阵。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毛应民来，浙江刘枫（任过省委付［副］书记，原谭启龙秘书，小毛任其秘书）来开政协会。将近作及张宣三、蒋彦永文章交他，可在会上起点影响也。小毛谈起李瑞环有对联：多读古书开眼界，少管闲事养精神。

整天读《往事》，引起的一点感想：社会历史的进步，靠如何把每一个人的创造力充分发挥出来，而我们过去所做的，适得其反也。

2004 年 3 月 2 日（星期二）阴转晴

六点起床。今天将《往事并不如烟》读完。此书实质在批判 1949 年后，毛的所作所为，导致历史的倒退，人权的被摧毁，如此优秀的人群的惨剧。高层民主人士的情况，过去都不熟悉，章伯钧、康同

璧、张伯驹等是如此高尚的人物。真是人才的浩劫。

上午吴宗煌来，留下一篇文章：《用“一条公理、三大定律”评价“国际共运”的兴与衰》，我将张宣三的第一篇文章《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问题》交他，并告知张的电话，让他们能有机会交谈。又给薛晓源写了封介绍信，以便他的文章能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上发表。蒋彦永来，得知意见书已送出。

下午游 600 米，有点觉累。续读有关民主的文章。

2004 年 3 月 3 日（星期三）晴

三点多醒来，没再睡好。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米脂县县长王丽华和教育局长、职业学校校长来。米脂仍是陕西 15 贫困县之一。盐矿深二千米，注水吸出，产量很好。有一报告，要求米脂中学房建 1300 万元。只好向教育部长周济写封信，说明自己在延安六年，老伴是米脂人，刘澜涛、马文瑞都是米中毕业的，我只好奉命写此求援信也。送来一些小米杂粮等。

下午薛京来，交办一些事情。三点多才到游泳池，剩我一人，闭目养神，游了 500 米。

2004 年 3 月 4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同舟共进》1、2 期有好文章。

上午十点一刻动身，同玉珍到黄苗子、郁风家，请吴南生夫妇午宴，还有李普夫妇与牧惠。路上堵车，十一点才到朝阳门外的兴华公寓黄家。在工体馆内酒家，聊到二点始散。南生谈到这次江到广州，很是周到，定要同一批老人见面，谈香港问题等。还单独向南生要字，不认识的草字还询问，表现一种谦虚（做秀）也。又约星期六中午再到李普家聚会一次。

归途我到文津街，游 600 米。三点才开始，池中剩我一人，闭目游，以代午睡。

2004 年 3 月 5 日（星期五）晴

四点半醒来，就睡不着了。六点起床，浏览报刊。捡出张宣三、蔡德诚写的两篇五四 85 年文章，写不写呢？什么名义呢？看已集的有关资料。

上午周保志来，为调回北京，并能在水利部挂个“党组成员”称号，来求援。大概部里问题不大，要向组织部挂号也。并告黄委会有此先例。送来长白山老参一支。接着安林来，为黄乃的盲文方案申请（教育部等三机关于 1999 年发令停用），三个单位取消原议。让她将材料与申请书写好，我设法转上。

下午游 600 米，尚不觉累。

2004 年 3 月 6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十点同玉珍到李普家，壁上新悬电动万年历，报日报时，厅室布置舒适之至，真是令人羡慕。随后南生夫妇、苗子夫妇到来。南生赠我此次来京的广东书画展览出的广东书法集数种，苗子赠夫妇书画与文集三本。我只能以晓梦的《其人》与南央的《一个母亲》为报了。接着到新华社主楼的 23 层午宴。席间谈形势，论毛公。苗子夫妇“文革”时坐牢七年，最后两年多也在秦城，两人互相不知也。我谈到在延安就“早知世事”也。南宁会议归来即感将“碰鬼”也。

玉珍留下二千元与沈容，再不能吃人家的了。

下午三点，先送玉珍回家，然后同李普到东四一带的阳光都市二号楼的高层参加“纪念耀邦学术研讨会”，到 20 余人。有光远、积［绩］伟、厚泽、曾彦修、方实、杜导正、郑仲兵、黄宗江、李公天、

严如平、张定等，还有德华和德平。香港拟成立“胡耀邦研究会”，这样可同大陆的一些活动联系起来（湖南要成立被中央否决）。这个活动是光远提议的，他先发言。大家陆续讲自己的观感。我谈百多年来过程是争民主、搞专制的反复较量。耀邦主张全面改革，实行民主化的先锋人物，党内出现耀邦，真是历史的安慰。郑仲兵的发言，唸了写的一篇争民主的文章。浏阳故居立铜像，明年90诞辰，应出纪念专集。德平谈到父亲有关《红楼梦》的看法，贾政对贾宝玉的管制，宝玉的抵抗。德平15岁时，耀邦即谈到要给孩子们活动自由。晚宴时，接待主人任安娜给名片，是几家国际公司的“项目顾问”。她的父亲是越南人，父母在延安同耀邦夫妇很熟。从未听到的奇闻是：父亲有过六国的共产党党籍的身份（法、德、苏等，还在共产国际工作过）。

毛将焉附 泽及苍生有三面红旗十年浩劫。
东来紫气笼千坑白骨万卷残灰。

2004年3月7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由于眼睛可能要开刀，及青光眼嫌疑，玉珍时刻警告，不要老看东西了。

胜利、满起两家来。午餐吃涮羊肉，很是热闹。

下午同胜利手谈几局。三点半同玉珍动身到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李郁操办的每月老人聚会，杜老、光远、厚泽、李普和我几对夫妇，还有吴明瑜、吴象等。

杜老讲了一大篇。中央关心修宪，两会讨论，三农问题拿出300亿，办得较好。纪念毛110岁，争论最大。萧延中竟写文：文革要重新认识。革命党向执政党必腐化，做官当老爷，压迫小人物，不打倒大官僚，党就完蛋。于是发动小人物起来造反。造反有理。毛同党对立，依靠红卫兵整党。因此应肯定毛的动机。动机好，办法不对，效果糟糕。试验自己空想社会主义。此论有人反对。《新华文摘》讨论斯大林杀了多少人（2000万）。毛比斯好，不准杀干部，允许斗（实际是软刀子杀人无数。大家谈开）。胡讲话，两个“任何”，等于两个凡是（郑必坚等起草）。张震讲话，任何时候高举三个代表。如何评价毛，过去不让讨论，关系中共领导合法性。《谁是新中国》全盘否定。辛亥革命，孙中山听俄国的，搞一党专政，中共也以一党专政代之。两个“任何”是对第二《历史决议》的反动（“东方红”是对“国际歌”的反动）。

谈到胡温为人正派，“三民”大家拥护。但亲民不等于民主，反淡化民主。决不能放弃民主与政治体改。可分两步走，先开放言论，舆论监督，再解决中共如何从专制主义中走出来。孙——蒋——毛100多年爱民、爱党、爱国代替了民主。我赞成杜讲的，人类历史发展，西方解决了民主与科学的问题，我们百多年来至今仍困于专制，必须尽力做能做之事。谈自己向几位寄书寄文章，写短信。

厚泽谈，此次在广东同仲夷谈，是为民作主还是由民作主。现有亲民一面，也办了不少好事，应予肯定，但同应争取的非一回事。要脱出党的居<高>临下，太不易了。邓在由邓（非由书记处）现在后面有江等（宋平？）习惯性厉害，于是冒出两个“任何”。各种言论如何引导。“当代儒学治国，天道、地道、百姓三　治国（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西方只讲人与人权。如何建构中国意识形态。大学现在读毛、邓概论。

李普表示不乐观，真的大开放，言论自由，党必垮。骂戈，苏共灭亡，政治、经济、资源全垄断，一透明化，即垮了。支持亲民，不寄希望。没有蒋经国。我也赞成，只有和平演进，点点前进，到孙子、曾孙子一代有望。吴等谈，也可能有意外变化。

我于是提出一个建议：由我们几人联名写信给胡温，面谈一次。不愿谈，也是一种动态。大家都赞成。李郁说，英国宪章运动，即由臣君对话，发展而来。

光远大概也由于耳背，不接着谈具体做法，长篇发言讲民主与宪法，查《辞源》等等。谈为民正名，权为民所授，个人崇拜反法治等。我给胡冀燕耳语，让于谈我的建议，仍置之不理，无可奈何。

我让李郁起草信稿。

饭桌上闲谈一阵，七点半回家。

2004 年 3 月 8 日（星期一）晴

四点半醒来，近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上午翻看《苗子自述》。沉情专业，书画夫妻，风雨一生。

上午薛京来，玉珍同他谈了些感慨，对我太不照顾了（还以小贾作了对比）。过去志民帮刘澜波时，连家信都代复。我交他一些待处理信件，并为周保志事，以及新华社陈健为河南兰考县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平反事，分别给赵洪祝信。为满起调入事，也特写一信，提到自己已患眼疾，家中无人照顾。同薛约定，以后每周一三五上午来家，帮助处理杂事，满起负责接送。

下午小妹电话，报以平安。

方实来电话几次，谈《炎黄春秋》最近一期几篇文章，光远谈宪法等，未送审而挨批。明天几个人聚谈对策。

2004 年 3 月 9 日（星期二）晴转阴

六点起床。找出《炎黄》第三期光远文，整篇主要谈修宪历史，并无过激之语。九点李普来，同到砖塔胡同杜润生办公室，同杜导正、方实、徐孔一起座谈应付办法。昨天下午新闻总署报刊司一副司长找《炎黄》（去一编辑）谈，刘云山与另一副部长批示，五篇文章未经送审（没谈内容）。因中央有指示，一概不准谈宪法。另外三篇：邓南巡讲话，为耀邦当秘书（内容均正面），孙大午访问记。谈领导，敏感话题，都不准刊载。《炎黄》过去就不听话，旧习不改，刊物影响大，警告一下。谈话人颇善意，奉命行事。其间露出，乃丁关根给刘云山打招呼也，似让作下检讨。又闻 2 月 23 日，曾召集 200 人宣读禁令，八项内容不准刊登：

1） 主要领导生活状况。2）党、国、军历史。3）反右、文革等起因，过程等。4）军事机密。5）国家安全。6）涉及毛泽东事。7）涉外。8）白皮书等。

杜老甚愤慨，主张大反击，宣布停刊、起诉，动员群众反抗。经过议论，分两步走，先探清情况，可给刘云山招附［呼］，面谈一次。如遭迫害，第二步大反抗，向法院起诉，公之于众等。看来江、丁仍操纵笔杆子也。

下午游 600 米。满起恢复上班。去找蒋彦永查身体时，蒋处已受监控（六四书已上网）。

2004 年 3 月 10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翻《我与顾准》。上海陈敏之寄来。标准的家庭悲剧，妻亡子异。

上午薛京来，处理安琳［林］交来的上诉件，由我向教育部等三单位写信。为黄乃的盲文“双拼方案”继续实施而呼吁。另外处理信件。整整两个多小时，午餐后午休，下午二点一起走，我去游泳，他回办公室。

兴之所至，游 800 米，且闭目养神，泳道中只有两个人。

2004 年 3 月 11 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上午作字还债，为宁波孙玉安（浙江省政协常委，经商先富，爱书法，办“藏

联阁”，从毛应民处见到我的字，又读过我书，写信、电话求字）书纪念邓拓诗并附语：“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后，有人谓余担忧过甚，现过去十八年，实不堪回首：活到米稀年，世情多了然，自由言论事，棍子管仍严也。宁波孙玉安先生喜好书法建藏联阁，应命书此绝句，特附数语。”为野草社王渭书四幅秦城旧句（他们兼售书法，有人要我的字）。又为河南出版《中华诗词年鉴》书“程维高案”等。期间盛禹九来，送我《往事不如烟》的删改件。下午游500米。将三篇序言稿交丁东

毛应民同搞茶文化的　　（原《浙江日报》总编）来（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送新茶。

2004年3月12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发现为野草社书画处写的四幅字，有两幅都掉一字，只得重写。写了若干幅，挑出两封。

上午满起来，让他上邮局挂号寄出：北京王渭，郑州林从龙并湖南文启煌（题书名）。

接方实、杜导正电话，明天聚谈。薛京同中央党校陈高桐、国情研究会王学富来。陈为校刊副总编，想下去锻炼，上浙江。让他写一信。陈送我一大幅于非闇［闇］的工笔花鸟。

2004年3月13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刊。将《往事并不如烟》删改部分，分别剪贴到书中，花了近两个小时。此书与《农民调查》被中宣部封杀矣！连同两本性书名之曰“扫黄打黑”。

玉珍为我理发，大概有两个月没理了。

下午三点到李普家，谈蒋彦永受到关照情况，住处有了门卫查询，去新疆治病有人跟随。随后光远、朱厚泽、吴思、杜导正，方实来。关于《炎黄》被查处事，杜又作了详细说明，有一记录稿，新闻总署还是较保护的。已令各报刊不准转载《炎黄》文。光远唸了他致胡锦涛的信稿，大家作了些修改，尽快送出，语气该强硬处得强硬。还讨论到万一停刊后，如何以书店等形式维持下去，反攻的护宪运动等，帮告上法庭。吴象谈目前暗流，在万里处得知，田纪云为赵的宽松事给胡信，胡批“拟同意”，而江批“不同意”。

蒋事件绝密通知省部级党组，如临大敌，说编造中央领导人谈话，加强教育管理。统一认识，六四挽救中国。提高警惕做好工作。王殊谈，03、十一，江上天安门，通知赵启正，记者来照相。04一月到广州、深圳，如邓92南巡，到处发表讲话（对现领导不满）。政协开幕时，第一个进会场。

2004年3月14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睡得较好。昨夜玉珍接闫明光电话，邀我们去上海、杭州一遊。黄宇齐94岁，身体尚好。回电话，由于眼疾等原因，暂不能去，表示谢意。

考虑再三，“五四”文章不写了，写也无用。同张宣三电话，告以近情。他身体不好，《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长文，未能续写。又给蔡德诚电话，他的文章可自行发表也。

上午十点到下午五点，除午休外，同胜利手谈无数局，互有胜负，曾大胜一局，自觉较有进步。

2004年3月15日（星期一）晴间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上午薛京来，将香港梁通（怡然）给温家宝信件（纪念黄遵宪，修复墓地，发行全集办纪念会等的一套资料）寄出，并附一信。蒋彦永、姚监复先后来。蒋先谈被查询情况。理直气状［壮］，无可指责也（大概还是上网后引起震惊）。温答记者问，最后一个美联社女记者问及此事，温的回答，见报载，还较得体。一起午餐。下午奚青来，94年半年日记带来。也同意删节好再出版。接

南京鲍蕙荪电话，又收到信，该 Right，权利与正当之意。

2004 年 3 月 16 日（星期二）阴

昨夜服眠药，六点半起床。近日便解正常。玉珍不太放心我到处跑。同马阿姨电话，知道杜老也去参加。

八点动身，九点到回龙观出口处的昆泰大酒店（朝阳区到昌平区开的）。门口遇见厚泽和朱铁臻（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首次遇见）。住 520 套间。随后杜老到，一起小谈。十点开会：朝阳区 11 个五年计划发展思路座谈会，由国情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贾文广博士主持，区计划委主任陈捷（女）讲区基本情况与发展计划中问题。厚泽告知，这些人都是山西人和到过山西的知青，同杜老关系密切。北京各方面，包括产值、税收、地域面积等最大的区，吃喝玩乐在朝阳（600 多），交通密、高。使馆 140，高校 25 所，科研所 114，人民日报等。22 个乡，农民 17 万人，已无种粮者。农村城市化，区域国际化。三年要完成十年修的路，办奥运主要场地问题甚多，条块关系（条条到底，块块到位），农民就业难。望京失败教训，27 万人，本地就业 3 万人，其他外区上班，发生交通拥挤，自己空壳（同厚泽谈：几十年来，从打战［仗］大建设，都是剥夺、折腾农民）。耳朵确不好了，讲的听不清楚。

下午近三点开会。杜老先讲。谈 CBD（中央商务区），为朝阳重点。此事须信息充分，多元文化、中西融合、长期准备，引进较好资产，好的居住、文化设施等等（西方有红灯区）。上海条件好。应精心设计，良好管理，健康发展。CBD 重中之重。次谈民营发展，引进外资同等地位。放手发展，尤其第三产业，必公办者才公办，公共交通等也可民办，以此解决农民失业。农民要组织起来，集体对话，如何善待农民。关于规划，反复评估，不能一次决定，专家作主。最后谈此次两会强调“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价值。不能搞拜物价了。限制政府权力，权为民所授。首先言论自由。人的全面发展靠个人自由发展。

我接着谈了点随想：世界走过的几大首都，巴黎外貌。华盛顿二百多年设计，只有钞票与服装厂。堪培纳新建如公园等。我生在北京，只剩故宫与公园了，满眼高楼塔林。当年彭真在天安门城楼对毛说：将来一眼望去全是烟囱（梁思诚［成］妻谈）。首都应是政治文化中心。又谈三门峡与三峡决策经历，都由上面一人说了算。中国自古无生态观念（曾纪泽使英途中只［知］道种树重要）。布鲁塞尔市旁即原始森林。北京有水的问题。现在成高楼塔林城，老北京不见了。宏观、微观决策都要有长远历史眼光。

厚泽接着讲：三个大三角，长江、珠江口、京津。英人抓香港，珠三角实以港为头（我不承认）。海运、国贸、金融、信息，现在搞南沙，相抗争。天津是北方门户。北京已成塔林，搞密集智力劳动可以。现什么都集中于此。“你要干什么？”看不到“人家要你干什么。”应在满足他人需求中发展，同天津分工。后发展地区，社会参与为主。浙江利用外资不多，都是老百姓从原料——生产——市场，自己发展起来。东北是由国家计划形成的。过去生长不出企业来，只是办工厂，为皇家而已。企业家乃推动现代化经济发展带头人，否则无现代化市场经济，资源优化配置不可能。从坚船利炮到两弹一星，政府想的少搞。浙江老百姓兴风作浪，政府推波助澜。民间网络，讲经济的只讲新自由主义，没人讲马克思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做好社会参与，老百姓都参加（《原富论》）。

朱铁臻谈，如何实现“以人为本”，不光注重经济，社会、生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方可持续发展。说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规划与行动，选什么优势发展。CBD 看法，是 21 世纪的，不能照抄。许多城市都在搞（上海、北京还可以）。信息如此发达，大公司往小城搬，非越挤越好（到处高楼成群）。不要学曼哈顿了。已 21 世纪。应以现代服务为主，开放性、服务性，大公司所需一切都能满足（香港有各种各样人才）。应重视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公用事业，社会化竞争。发展动力还靠改革，政府管

必管之事，其他交社区。从政府改革做起。

刘勘谈：欧洲人文主义发展，以人为本代替了以神为本。我们现在的“以人为本”是对物而言。不要以官为本，什么都是“上面”说了算。搞了几十年官本位（过去是毛本位），几十年搞农村工作，好事做了一点，其他都是红头文件。在湖南砍过树。如何尊重民意，房屋盖的一个样（我插话，美国农村所见，房子各色各样）。就业问题，农民要培养成非农民。没有土地法，只有土地管理法。先有儿子，没有妈妈。土改后靠产权模糊过日子。

张木生（税务杂志社社长）谈：潘家园问题，政府要改造，改不得（管奥运人来，首先要逛潘家园），代替了天桥。休闲、闲逛，有猎奇空间，交易环境（盖几十层大楼就完蛋）。街巷式，天不亮就开市。保护低级市场，政府不要介入（温州人后厂前店搞起）。特意伪造赝品。启功到园，对仿造者说：“我教你几手”，“我卖得好，才不跟你学”。乃仿古艺术交易公司，市场在幽而曲，不搞大建筑，乱中求幽。

（刘勘谈到当年邓子恢“犯错误”，是受了杜润生影响。毛曾找杜谈：“你赞成布哈林。”“你还是反封建的，还是好人。”）

晚上八点同朱厚泽一起，到底层游泳，50 米池，似比文津街还宽敞。游 600 米，朱只 400 米。

跟玉珍电话两次，报告动静。明天回家。

2004 年 3 月 17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睡得尚好。早晨吃自助餐。上午发言，会议即结束。

张勤（47 岁，留美博士，搞软件，艾德斯科技公司副总）谈。文革时是小孩，也在台上挨批斗。到美国后，知道光科技不行，还得有资本（搞电磁场专业）。美国媒体产业巨大。现中央广播中心往朝阳转移。广告乃大产业（现收入 70 多亿）。高科技印度厉害，但奴性严重。软件系统如何发展不能盲目，应有自己模式，核心竞争力道路。美国有 20%受歧视，印度少做核心软件，核心都在美国。回国后，技术、资金、市场，要做高层次，但缺少人才。美国“本事第一“。日本精尖端赶不上美国。应搞高精尖 500 强，非一般 500 强。高科技缺产链，如半导体，原理软件缺，关键是半导体设计，脑力劳动乃一大市场。将来的 500 强，半导体公司，要有研究院。

朱铁臻谈：自由流动，组合环境重要，现障碍太多。软件行业要依托各种资源，信息组合，文化环境最重要，有亲和力（“在你这里呆不下去”），非技工贸，乃贸工技。回国门槛太高（生活、文化，教育子女等条件）。浙江调来（替高严管电力）的柴某说，什么叫按步就班，什么叫“官小了”，真没法办事，像“癞蛤蟆掉到裤裆里”。高科技高风险，十件成一。大规划中如何解决人文。美国有极稳定社会秩序，一半人信教。教育分层次，小学三年级即搞智力测验，天才班吃小灶，培养人的创造力（中国相反）。我们培养生产力要素为工具。大学要大师也。钱花在开会上（浙江开三代表的农村会议花 1.2 亿元）。“以人为本”，应依人之素质、需求安排工作。北京应是精英会聚之地。待遇、舒适度等，谁管？贡献多、少人一个样。

贾文广（国情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博士）谈，知识产业为中心，报纸、电台、高科技软件等，社会通态，只追求物质而忽视人文。会展（已成“产业”）消费 1:10（会本身支出 1，开会者支出 10）。如煤炭定［订］货年会十几万人。山西专家村就地取材，盖得好。规划思想最重要，应由各学科专家提出。朝阳非教育大区，乃经济、科技、教育、医疗大区。

会议上午结束。午休后，贾文广、刘勘、朱铁臻、厚泽又来我处小谈，三点散。贾谈到吕日周的两面性，他们都很熟，敢干好事，又喜抬高自己。厚泽有次会议的报告，吕也在座，随后就变成自己的文章发表了。诸如此类。还谈官场黑幕。江如何（经济抓把柄）管朱和李，同李登辉手段一样。高官儿女

出国，有人花钱。（还感叹，为何杜、李、朱等能如此清高？）县委书记出事，给省纪委百万摆平（事出山西，贾的表妹丈夫送的钱）。一女广播厅长，同胡富国，省纪委书记都是通的，“我的你也搞”，（由一公务员传出）等等。下午四点回家。

2004年3月18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并翻《爱因斯坦文录》。参加聶绀弩百岁诞辰纪念会。八点多出发，九点半始到现代文学馆。满起走四环，下不来，绕了半个小时大圈。会议已开始，会场很大，坐了八十多人。先碰见蒋彦永与张[章]诒和，一起照相多知[张]，然后才由人引导坐入前排座位（园[圆]形会场）。会议由武汉市委副书记等主持（武汉市委宣传部长、出版社长等都来）。前面致词都是唸稿子（印发的），朱正和邵燕祥自由发言后，我接着发言（同会议组织者商定的）。先讲同聶的一面之缘，自己秦城与《龙集》经验，对“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的同感。然后唸了七绝“聶绀弩是至高人”。接着唸引爱因斯坦有关自由、民主与做人及社会主义的语录，声音特予洪亮。最后称赞武汉为聶出全集。结语为自己惋惜，多年前人民出版社操办我的全集，一切就绪，“为中宣部那个姓丁的所阻”。此语一结束，全场似有小震动也。接着组织会的人就找我将七绝用宣纸书写。黄苗子、郁风来得晚，只听了我讲话的末尾，就坐在一起，对我的七绝感兴趣，燕祥也留下草稿。认识文学馆副馆长吴福辉等。递名片的多。午餐时同副书记殷增涛等一桌。藉机建议：武汉能不能出我的全集？同蒋彦永、陈四益一起坐车返家。蒋谈了他去新疆前后的情况。

2004年3月19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讨伐中宣部”网上长文。韩钢电话说，此文现在影响甚大。上午力丰自瑞典回国来，带回灼姐留下我的一大包信件（1975秦城出来后到1979年回京，在磨子潭时所写），还有她自己的一些信件和几张照片。边谈边清理包好。当年这些信件我曾经索要过，也不解为何由力丰带出国外，我也就不追究了。力丰谈了对威威的看法，自傲与自卑的复杂，比较一致。又谈到他本想学科技尖端，由于家庭、舅舅的影响，只能学医。又谈到1972年能入党，是当时机关听到周总理在葛洲坝会议上，对李锐的评价（“他是不赞成在干流上先修大坝的”），才转变了看法的。还谈到当前世界三大难题：宗教派系；闹独立；美国称霸。海外民运人士不行，同严家琪[其]谈过，听不进农民问题。留力丰午餐。

下午游1000米，多年未有之盛事了。归途到空军医院接玉珍，小徐同她去看耳朵。

2004年3月20日（星期六）晴

昨夜一点醒来，两次服一片眠药，三点后终入睡。六点半起床。浏览报刊。找出几本写秦川的有关书。

上午晓梦来，谈怀念秦川的文章内容：1979后邻居、黎澍介绍结识；全面改革开放观点一致；讨厌二左爷；全力支持耀邦；各种事件（周扬、精神污染等）发生时的关心与交谈；耀邦下台与去世；六四风波时上书等等。最后还谈到我在组织部时，对报社班子的支持（书记处会议否决王忍之四人接班），以及1989年前我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与诗篇，以及干部四化与“起用一代新人”的头版头条记者采访、社论的发表。等等。几本有关书也交与晓梦。她愿意为我代笔。留午餐，并参加下午的会谈。韩钢来，《毛泽东传》作者英人菲力普·肖特（Philip Short）和夫人顾仁权（Gu Renquan）来。一起谈了近三个小时。谈毛泽东其人及对他的评价等等。我谈的多。晓梦作了记录，准备写成文字。肖特祖父（1958）在香港工作过。本人在剑桥学工科，因在中国几年，夫人是中国人，就决心写此传了。原书

中文版删掉不少。韩钢说比斯拉姆与麦克法夸尔的要好。签名“祝愿”，送了我一本。六点始离去。他还问到：中国五十年后会赶上美国。我说，中国人太多，人均永远赶不上。他们还不认识张戎。张写的《毛传》，出版社嫌篇幅太大。他参加了去年十二月哈佛开的毛纪念会，我的发言稿《如何看待毛泽东》在会上见到。可能是要见我一谈的原因。我对毛的种种看法、分析，他都同意。

夜观台湾选举，凤凰卫视报导甚详。

2004年3月21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满起一家，胜利来，呆了一天。

上午十点始，除了午休，同胜利手谈到五点，下得头昏脑胀。晚上蒋彦永来，总后政治部约明天下午谈话，要作各种准备。我也同意他有万一最坏准备。看来还是“开导”吧，防止再出什么麻烦。

台湾选举结果，引起形势极端对立。

2004年3月22日（星期一）阴间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补记几天日记。

给蒋彦永送《爱因斯坦文录》，他想利用作谈话资料。晚上电话，谈话很是客气也。

薛京上午来。陈高桐信件措辞不甚妥当，交还修改，再作处理。香港梁怡然为纪念黄遵宪信件，温家宝已批转刘云山处理，让薛电话告知梁先生。晚上又收到梁寄来的有关补充件。

小妹电话，程光已到，住在她家。玉珍今天才告我，大姐电话中几次谈到，要她给小妹以母爱。钟叔河电话，谈为俞润泉写纪念文章事。

2004年3月23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半夜醒来，失眠约一小时。昨晚施滨海来（留晚餐），似好几年未见。带两份《兰德市长参考》（兰德城市研究中心编）。他在这个中心工作，说有十多人。两份之一是“蒋彦永专刊”。

上午十点同玉珍到西三旗朱维民家看望。他为我们俩人及胜利、小多两家照片，照得真好。翻看房中堆集的油画，要了一付［幅］（还待润色，未完功［工］也）。谈到上海有人欲上市他的油画，特加鼓励。油画应当成为商品。谈到他同山西关系很深，同李立功的友谊，去看望过华国锋。对刘宇一的画仍成见很深（他记得是江丰向我介绍刘的）。近年常写文章，有发表在《南风窗》的，带回一本。江丰儿子也在座。仍顾一男工帮助生活。家中生气是养了一只好猫，似听懂主人的招呼。在附近“潇湘馆”午餐，玉珍请客。

下午游600米，满起也游了一圈。

钟叔河电话，要为俞润泉出个纪念册。给朱正电话，晚上朱就将代拟稿一千多字送来了，真是快手。

部里电话，明天管老干局的副局长王东明同老干局长毛子炎等来家。玉珍很是担心，要来什么麻烦也。

2004年3月24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上午薛京先来，交待交办事。十点王东明、毛子炎同一女同志来，送大篮水果。很是客气也。王先谈自己经历，原是辽宁省委组织部长，之前当过绥中县委书记等，40多，辽宁大学学哲学的。于是我谈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要弄清楚。也谈人事，谈丁关根，写过信反映，等等。并将几篇近作与《耀邦去世前谈话》交他一阅。最后王谈主题，说我给李长春去过信，才感到是两会前寄三

篇东西与胡温等六人事，不题［提］蒋彦永信，只提《如何看待毛》文，仍怕发表也。我谈到过去寄文章、资料等习惯，作反映情况。（张宣三谈马克思唯物史观长文也交王一阅。）看来都由李长春出面。傍晚陆沅电话到金老家，关心部里找我谈话事。于是将情况告知，让她放心。

下午录放卡玛的记［纪］录片《八点钟的太阳》，我与小妹谈话较多。还有遇罗文、朱学勤、徐友渔等谈话，从大跃进到文革结束，毛的镜头甚多。不到一个小时。印象甚佳。

游600米。

丁东送第一篇《口述历史》稿费来。

2004年3月25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刊。看《随笔》二期《民主是一绝对价值》等文。

上午《人民画报》管《人文中国》编辑的主编黄渊泉（娄底人，朱厚泽介绍来）与产思彦（安徽人，百家姓无此姓）来，听取我对此画集计划的意见。谈了约一个多小时，对人文精神与过去毛时代践踏人文精神的诸多看法，并将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三本大学人文读本（人与自我、与国家、与世界）给他们一阅，并送《大学人文教程》，还将香港出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画册（上下）与之一览，并将几篇近作送与（他们没见过《耀邦去世前谈话》文）。黄临走时说："你的谈话引起我的震撼。"留下的"说明书"，他们拟出一系列《人文中国》画册（大典），包括"中国节、会"、经济地理、建筑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世界文化遗产暨旅遊名胜，经典字画与雕塑艺术戏剧与影视文化。每部4卷，共32卷，大16开本。中英文对照。这当然是个大工程。薛京旁听。

下午程湖来。安东处已具体联系，还是想从政，留在北京，因小吴不惯甘肃的生活环境。

游600米。收到王培元寄来的照片（聶绀弩纪念会为我同蒋彦永、张［章］怡和的合照）并书一本《中国现代文化指掌图》（王富仁著）。

2004年3月26日（星期五）晴

昨夜一点半醒来，服眠药。六点半起床。整个上午感觉疲劳，以后尽量少服眠药。

上午周笃文来，商定四月六日为我和周汝昌举行寿宴的客人名单，除我们常聚会的几老外，有朱正等湖南人，及陈四益、丁东、韩钢等，及刘征等诗词界。包括夫人近30人。廊房建文化长廊等，让我题名并写两首"廊房遊"的条幅等。黄君策划出版的我的《龙集》被"上面"阻拦，在设法印出。留周午餐，并赠《国事断想》与近作等。还谈到昨天黄渊泉主编《人文中国》事，认为这属于通俗文化类，而诗词与儒法墨道家等，如何编入，包括四大书院，实应考虑。

下午游600米。晚上菲力普·肖特夫妇来，受晓梦之托来一起照合影。于是又谈了个把钟头。问起毛、周关系等事。

2004年3月27日（星期六）多云

五点醒来，竟又睡着，六点半起床。浏览报刊。同四益电话，谈《人文读本》不能没有诗词（汉字）和儒家（法墨道）思想和专制关系。他认为应增加这两本。即同黄渊泉电话，将此意告之。看来是同意的，这是真正的东方文化也。毛的"秦加马"发展到三纲：以钢为纲，以粮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也。

下午游600米。

根据朱正稿，写好《送别俞润泉》，1800字。

2004 年 3 月 28 日（星期日）多云

六点起床。昨夜看台湾选情抗议示威，到十点半。

将《送别润泉》最后看一遍，改动几个字，问了玉珍，当年润泉来京，住招待所是她去付的款，朱正记忆不错。

两家大人孩子呆了一整天。同胜利手谈终日，晚上下到八点，才让他回家。

2004 年 3 月 29 日（星期一）晴间多云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将《送别润泉》文中的两页另抄了一遍，又改动几句。薛京来，让他一阅，说是可以发出了。寄钟叔河与《芳草地》（自办文学小刊物，朝阳区文化馆）主编谭宗远。武大校友总会寄来我的“简历”（“杰出校友”稿），一本著作也没列上。特作修补，并列入 18 本书目，附上照片寄出。又寄方行重短信并《国事断想》和近作。薛京吃过午饭，下午才离去。

晓梦电话，同菲力普·肖特的谈话已整出五千字，传与薛京了，让我快过目。

下午清理抽屉，名片装了一大盒。还有些没有处理的信件。

2004 年 3 月 30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严如平来，他们几个写的《胡耀邦传》（分上中下三册）已脱稿。带两章和目录给我看。我从过去说过的一句话，“红小鬼中出了个胡耀邦，是历史的一种安慰。”谈到传记得有个总印象：耀邦是一个真正的人，要全面改造这个党和国家。我在党内高层中只见到这样一个人。从他一生经历，被打 AB 团开始，延安反对抢救，爱好读书，尊重知识和人才，平易近人，有宽容精神，且了解西方，尤能深思熟虑等等，以致被人看重。终有[又]被人抛弃，乃这个体制，这个专政惯了的、一人说了算的党所致。当然他也有些缺点。要从这本传记看到 20 世纪中国的根本问题。严接受这个意见。又谈到我写的那篇《去世前谈话》，无人道半个“不”字，包括邓、陈二家子弟。严说，他问过陈元，答“两人是有不协调处”。严曾同耀邦长期相处，文革时，身边一个警卫员打过他，文革后仍继续成为身边的人。“多换思想少换人”，有其很负面影响的一面，如对郑必坚的信任、使用，家里人也不以为然。

下午游 600 米。

蒋彦永来，谈找他谈话情况。尚昆意见及陈云的信，将原委讲清楚。陈云信事，可以向李锐、于光远问清楚。谈得很客气。我说，当然不会向我们查问。传丁子霖等三人确也被捕。“六四”惊慌也。

2004 年 3 月 31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大大清理书桌的抽屉。将近年照片归入一盒中，还有些保留的资料、信件。将武大寄来的简历补充好。上午薛京来，回武大校友总会，方行重等几封信件发出。为程湖事，还给安东一信。

胡亚中来，昨天打过电话，邀我和杜导正一起聚餐（经电话问杜，是他女儿好友，武警总医院的外科医生）。同玉珍坐她的车，到丰台区菜户营东街鹏润家园（31 层高三栋大公寓楼）的静苑 21 层山西引黄工程管理局北京办事处，见到局长杨文章、朱鲁宁（办事处主任）等人。他们买了两层楼房（还有 22 层）改建，办公、住人，还有大餐厅、大厨房，烧山西菜、面。高楼下望，园[圆]形盘旋高速公路，车来车往，很是壮观。胡亚中说认得我，从杜的嘴中，我为“凤毛麟角”之人。接着杜来（杜是山西人，战争年代在本地工作）。谈到我送他夫妇书画册那首诗，已悬挂在家中。午餐全是山西小菜，猫儿[耳]

朵、刀削面、拉面、莜面等等。喝竹叶青。分别拍照，还留名要字。

两点回到家，休息半小时，到文津街，游 500 米。

四点王建国来，将全部初校“日记”稿与复印件交我。只差 03 年的。晓梦来，同肖特谈毛稿，韩钢与许医农改的合本交我。正好定稿可请王带到香港。晓梦介绍凤凰台石齐平谈台湾甚好，“理、礼与力、利”四个字办事，要有新的对待。

2004 年 4 月 1 日（星期四）晴

五点醒来，五点半起床。将“同肖特谈毛”稿最后修定。让满起到街上复印了三份。薛京找不到人。昨天晓梦说，肖特的《毛传》开出版座谈会，请我参加，组织者不同意，肖特很是生气。

开始看《大跃进亲历记》下册的清样（压了一年！）

代“中国作协基金会”与《中华诗词》杂志社“为李、周二老双寿雅集”请柬，寄与曾彦修、韩钢，丁东。昨天已给杜老送去。吴明瑜电话，四月二日要去美国，不能参加。

下午游 600 米。

2004 年 4 月 2 日（星期五）晴

五点醒来，即起床。续看下册清样。收集了那么多资料，还利用了“高扬事件”和高扬文所写的书。现在不可能了，无此精力与兴趣。

上午薛京来，六日宴会的客人能否参加，都已电话落实。王申生从上海来，还约了徐跃（1958 年出生）来。徐是原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后下海办公司，仍对出版热衷，以百万支持“口述历史”，想出我的书。将我的全集等事相告。答应可出一本《李谈毛》，以便收集近作。并送《其人》。徐跃赠《十年一梦》（徐景贤的），由他的“时代国际出版公司”出版的。留午餐。

下午游 500 米。四点王建国来，交“肖特、李谈话稿”。由他带港交《开放》。

夜由于王申生欲再观齐画，发生不必要的误会。

2004 年 4 月 3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早餐后，蒋来，送一份《赖锦东上书》等件，让我一阅。他不认识此人，收到两份。丁子霖宣布绝食后，即释放。也认为是太自我紧张了。

上午申生和妹妹小惠来，为我作画、作头像浮雕。上午十一点开始，下午两点半到五点半。我端坐了三四小时。都基本完稿。玉珍安排丰富菜饭。

谈夏葆元已回沪购房。刘宇一的画时俗认可，美术界根本看不起（但经济成功了）。小惠谈全国十大美术院，报考人多，报名费三百元，是大收入。谈同美术有关的市场（装饰、装帧、服装，等等）。国画同水彩的结合。

2004 年 4 月 4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写好赠廊房两首诗的大条幅并书记的字。上午十点，汕头刘麒子取走两幅大字与《五十年国内外名家墨宝》题书名。

申生兄妹又劳动一天，并带回作最后修饰。下午牟广丰来（昨天同申生碰面认识），送《黄万里文集》（他的父亲同黄有亲戚关系）。借走我的《谁是新中国》。

蒋电话，也同意我的意见：《赖锦东上书》等资料不要照转，写得较乱，有情绪化。

2004 年 4 月 5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作字，“人生耄耋”诗定稿（同朱正、邵燕祥通电话，改正两三个字）。

上午李长盛、王志仁和小彭来，送祝米寿花蓝［篮］，四幅大“寿”字及工笔画上山老虎。悬之东壁。一起照相多幅，玉珍回来又照。王与长盛合作六年，现引进一种高科技（日本）养猪，三个半月 100 公斤，专向日本出口（只接受这一种）。已在海南大办。王原是人民画报的，现办《中国》月刊（That’s China），专门对外资人员阅读的英文刊物。同他们谈“私”首先是私营企业的意义，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必经之路，现已达总产值 60%，希望在私（而不在公），过去几十年弯路的本质问题，关键在发展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到附近吃羊羯子。

收到郭维敬自印书《共和国早期的故事》五本。翁长溥自印书《红枫墙》并上书。（自我表现之至！）

长盛还赠 JBC 神奇小碟两个。

2004 年 4 月 6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准备发言讲点什么。记下胡绳的“八十寿铭”，带走神奇小碟等。十点半，同玉珍到达东二环伊东•漪龙台处（新盖公寓房售楼处）。杜老夫妇等已先到达。大家聚坐在一小室，不到 30 把椅子，很快坐满。后来的只能呆在外面。我还不断为林锴、周汝昌介绍杜老和光远等。申生兄妹将油画、浮雕摆上，引起极大兴趣。都说像比人严肃、老貌。好几个人照相、录相。最后还要等 95 岁的徐邦达。我催笃文早开谈。张锲首先致词，请客老板等都讲几句欢迎词，祝寿话。我先唸了自己的诗句，“何时宪政大开张”大家听进去了。孔子三十而立到七十随心所欲。说过去是“总逾矩”也（也都听懂了）。唸胡绳的“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现在总算解决“私”的问题，私企已占总产 60%以上了。“人”与“个人”的问题也清楚了。要“以人为本”了。有了高智能人才，拿出《第二次宣言》为［以］21 岁的王小平为例（厚泽还不知道这本书），人可以“成仙”，一二百岁。又拿出“JBC 神奇小碟”，与长寿有关。周汝昌（已耳聋、目不明），说自己自小瘦弱不堪，能活到现在（86 岁，比我小一岁），脑力不衰。杨金亭代表诗词会致词，孙轶青（出差）的书诗幅，他自己也一首。杜老讲话，称我为革命家、政治家，还是诗人。诗中对国事的评感。谈人生倒霉的正面作用，对历史的领悟。还提到六四风波，我们四个人在中顾委挨批斗一年。光远谈又有一发明（听不清楚），有关人的生命活动。厚泽谈多年来同我的接触，对过去历史增加更深的理解。他是在农村“改造”，还是活动天地；而我则在秦城。邵燕祥对杜老的发言关于倒霉有所发挥，还唸了赠我的诗。十二点半才上楼午餐。自助西餐冷食，坐位零散，没料到如此款待。好些司机当场埋怨。饭后还为这个公司题字（也是周笃文之命）：“高楼百丈，广厦万间”。木斋（王洪）送书两本。徐晋如赠《胡马集》。曾彦修赠我郑板桥、齐白石、张大千三人豪华书画册。林锴赠“长青”老松图。孙轶青诗：风雨骏马共鸣之，方改齐喑旧日姿。生气根植民主化，变通则久万年基（读龚自珍诗碑得句）。杨金亭诗：人权西望战云横，草木无辜溅血腥。义愤更倾龙胆紫，好为弱小不平鸣。

两点回家，略休息，仍去文津街游 600 米。

李劲祥让司机送来寿礼，杨铭仪（1975 年台湾回大陆，张大千弟子）大幅荷花并杨的画册，又有自己形影等事的《港澳台画报》及托办件（胡君复为钓鱼岛上书）。

晚上到保利剧院观新疆建设兵团的歌舞演出。第一次来此豪华剧场，李普夫妇同来，他給的票（票价标 800 元）。节目都不错，玉珍认为没有白来。

2004 年 4 月 7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法制报》在湖南的记者　攀霞（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以前来过，记得是让写湖南为何经济落后以及领导腐败等问题的报导，久久无回音。出示一个小本子上的草稿，唸给我听，想打印下来，我无此设备，于是让去李普处（后知没办成而离去）。

下午游 600 米。余书丹的儿子贾镇洪来（余来过几次电话，定要来见我），在美国 20 多年，福特工作（现在驻泰国办事处）。学法轮功七八年，从不生病，很是崇拜师父（李洪志），谓其人廉洁。原来乔石、伍绍祖都支持，学功的人超过党员人数。传说因未及时应江之约（看病）而得罪也。有 60 多国家有信徒。关于天安门自焚事件，国外有一揭露真像片，在电脑笔记本上放给我看了，惜声音太小。是特意来作此宣传也。

2004 年 4 月 8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八点半同玉珍到医院看左手。外科诊断为腱鞘炎，开了口服药等。到六楼看望李志民，玉珍特买点心并补药。由手臂肩周炎查脑部，已经住了两星其［期］。下午再到骨科查手痛问题，认为是骨质增生，不能打封闭，开了外膚［敷］药。口服药因副作用，玉珍也不赞成用。遇见韩棣，志民诊断脑部有慢性病，明天出院。

游 600 米。

2004 年 4 月 9 日（星期五）晴

昨夜服眠药，六点半起床。再次翻小妹书。昨天丁聪电话要这本书。好在香港版有两本，小妹有个正误表，将错字一一改正。

十点半，同玉珍应邀到李普家，参加“二流堂”聚宴（沈容告玉珍为我祝寿也）。黄苗子夫妇、丁聪夫妇和唐瑜夫妇。丁说，堂长是唐，却没有打成右派，他之被打，是为吴祖光说了好话，就是说了实话，对吴的看法也。互相谈往事忆旧。高汾最后到，在《大公报》被打成右派，已 82 岁，一点不显老。于是我谈起往事：1938 年夏从上海转香港到广州时，上海有人托我带高氏姐妹的一只大皮箱，到广州交她们。因过香港开箱检查（都是生活用品）打开了锁。黄新波请我吃了饭，大概是由黄转交的。高似忘记此事了。吃得很丰富（仍在 22 层高楼）。席间我做了副对联：百丈高楼千岁宴，一流人物半天谈。（原是二流堂客半天谈）。由苗子写了，大家签名。还谈到对周和毛的看法。当年唐瑜是“富翁”（哥哥是香港富商，支援弟弟），参加过潘汉年的活动，经济上支持党，也帮助二流堂人的生活。

2004 年 4 月 10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翻看冯兰瑞送来的自印书《风光合是鹧鸪天》，写她二十年来所经历的风波事件，有原件附录。这是一个对历史负责的人。

胜利来，上下午手谈。游 600 米。

2004 年 4 月 11 日（星期日）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仍翻冯著。

几乎整天作字。《廊坊风华》书名上次忘写，周笃文来信，又将“坊”字补写几个（上次写成“房”）

寄去。张登全来，只好将彭德怀铜像揭幕诗写与（玉珍对他尚有好感）。《野草》社王渭又来信，上次四幅写的“诗词作品太好了”，全部卖出，寄来 3200 元。再写两首七律大幅，全张横幅从未写过，写坏了五六张大纸。杨筱玲来，又送我一件红绒毛衣（上次送的送给琬姐了）过生日。为她夫妇写一幅。劳动得腰酸背痛。

今天只有满起、小玲来。

2004 年 4 月 12 日（星期一）晴

三点醒来，睡不着了。四点半以后始又睡着。六点起床。

上午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马利德和孙昱（华人）来。谈哈佛开会我那篇谈毛的文章，对毛的基本看法，没提什么问题。谈话时，陈风采［峰彩］同吉林白山市周市长来，我没法接待，由玉珍招扶了。

佩珍多次电话，为杨东到县公安局当司机事，玉珍还同那位女县长发生口角（县长后向人事局长认了错）。此事定要县长、县书点头。我只好同张书记通电话，同意解决。真想不到县里面如此办人事也！

2004 年 4 月 13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两幅字发现一错字，一脱字，只好重写。两幅大字寄王渭并信，一幅交杨筱玲夫妇。

胜利上午来，手谈，下午没去游泳，续手谈。唐小毛来祝寿，送酒物等，谈姨唐荣梅［枚］拟从美国回来定居，解决房子问题，找我证明 1936 年参加过民先活动。

六点全家到礼士路湘鄂情（新建）大酒店，共两桌。李长盛、王志人［仁］、小彭和周保志、筱玲一家。菜是预定的，真正湘鄂味。长盛又送对联与“寿”、“仙”大字，不断拍照。八点始散。

威威下午来，由于总不愿交简历，狠狠训了几句：完全不了解国情。

收到冰封贺寿电报。

2004 年 4 月 14 日（星期三）多云、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翻读杜高的《又见昨天》，原档案都附后。真是惊心动魄：“我不再是‘我’”，尤其 1970 年在南京街头，看到开赴刑场枪毙的人中有他同劳改的右派朋友。这类书出的越多，历史就越清楚。

接琬姐、大妹电话祝寿，玉珍告头晕用打点滴办法。

上午胡亚中医生同另一女伴来，因穿着不同（那天是穿的军装）而认不出来了。送几大盒糯玉米。又谈起小妹的书，只好将仅有的一本与她一阅，答应以后设法送一本，送《其人》一本，将小妹书留下。

下午游 800 米。

2004 年 4 月 15 日（星期四）晴 28℃ 简直像快过夏天了

四点半醒来，五点半起床。中午也未能睡着，只闭目一阵。

上午九点到老干局大院参加支部会（到赵宗鼎、刘俊林、弓彤轩等七人）。我挑起反腐败话头。程维高案讨论时，都赞成法办，江保护了。我谈田纪云为赵写信事，大家又谈人大会堂后那个“乌龟壳”大剧院事。陈舜瑶说，有一百多院士反对，没有用，上面定了就行。于是我说，这种政治体制不改革是不行的。十点半散会。到办公室，见到刘培植赠的特大豪华本的“自我纪念”图片文件本。薛京也知其人。

下午游 600 米。晚上“看了又看”剧终。夜十点，申生的妹夫送来油画，栩栩如生也。

2004 年 4 月 16 日（星期五）晴

昨夜服眠药，一直睡到五点半醒来。

早餐后向延生来（向隅的儿子，延安生，64 岁），母亲唐荣枚给我信，求证明 1936 年在长沙参加过民先事。送本人著作《乐苑史迹》并《聶耳全集》（有光盘）。我当即写好证明信，说明 36 年暑假在长沙搞救亡活动的情况。

十点半李普夫妇来，我们同去附近羊坊店的“科力淮扬村西站店”午宴，是老红军将军（原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93 岁）约请的。看过我的近文《如何看待毛》，很同意我的观点，很想见面一叙。夫人潘荻是新华社老记者（76 岁，长沙人，富家子弟），过去同我见过面（吴祖光、新凤霞画展是她操办的）。我简要谈自己为何如此认识毛的过程：家庭、父辈影响，延安生活直到转业、大跃进等等。个人经历与思想认识及理论探讨的结果，可说都有书为证也。他谈到一次找张震问，对六四的看法，张说，否则就会垮台，是赞成镇压的。老人过去游泳，现坚持每天走两万步，晚上八点睡觉，两点起床。午睡一阵，极其规律。看来夫人的影响很大。赠《其人》、《重新认识马》并 24 首诗文等。将军原在陕南（杨虎城部呆过）15 兵团，39 年离开延安，到黄克诚部任旅参谋长等。受黄的影响很深。

回来略午睡，不能游泳了。席间潘谈到文化部副部长孟晓驷，是由生活不正爬上来的。现在的“升官图”很是可怕也。

2004 年 4 月 17 日（星期六）晴

“大公无私”就不可能有民主。——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三点醒来，复又睡着，六点起床。准备“桃园”诗作资料。八点十分出发，九点前到机场路北北皋出口处，同杜老、刘勘会合，同去平谷观赏桃花。平谷桃村已发展到 17 万亩（2001 年来 15 万亩），亩产比粮食高近十倍：大棚桃一年几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比平地又高十倍。现在粮食要进口一些。同时发展旅游，山区农家能接客住宿。市委副书记张庆朝等接待。先到山下桃村拍照，然后穿越山区回到城里午餐。野菜（一种树芽没吃过）等好几种，烙饼甚佳。杜老饭量极好，顿顿离不开肉。看来书记们有求于杜老，因王岐山在杜老处工作过，关系很好。午休后已三点，归途到大棚中摘桃子，小红桃与盘[蟠]桃（桃味不大），15 元一斤，每人又送了一大盒盘[蟠]桃。二环路堵车，回家近五点，很累，又不能游泳了。

2004 年 4 月 18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上午十点多到李普家，萧慰［蔚］彬及女儿，章诒和、焦国标后到，还有杜高夫妇。焦谈学校当局找他谈过，惹了麻烦。随后到百饺园酒店，戴煌到。午宴乱谈。我谈政党问题，革命前后性质不一，我们却一如过往。关键在这个党如何执政，按宪法办事。焦还想写外交问题。我们劝他懂得保护自己。

2004 年 4 月 19 日（星期一）晴 32℃

记得毛同我讲过“虚君共和”。——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谢文清女儿和沈云彪来，送照片。她刚从美国回，见到辛灏年，代问我好。谈如何将母亲争取过来。他的父亲在《东北日报》打成右派（一句话），61 年时 41 岁死去，骨灰由他到郊区撒到山野。喜读我的书。薛京来，《李谈毛》稿已复印好，只差两篇。

香港梁通先生来，送为我刻的闲章两枚，还有一首写我的诗刻（七律）。为黄遵宪基金会筹款事，又给温总理信，让转交。这类闲事缠身真没办法。

下午四点李志勇（部秘书长）和两位机关党委负责的女同志来，谈“部史部风展览”的意见。谈点零碎感想，延安抢救运动后，中组部武兢天（秘书长）案，彭真代陈云当了部长，彭在党校抢救厉害（还有邓发等），邹凤平自杀等。我负责《组织史资料》，弄清内战时期打 AB 团起，杀自己人十万（红军最高三十万）。唐纵日记无一个内线等。不总结教训直到“文革”。我被派到部，成立青干局，“起用一代新人”社论。将崔武年书借与一阅。还谈到当年刘泽彭想告状等事，及《廿一世纪环球报导》谈话文，邓的“三说了算”[4]等。

2004 年 4 月 20 日（星期二）多云 27℃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薛京来。房子事让他同王刚秘书电话谈。让寄出陈高桐事给习近平信，及程君复件。十一点前，同薛到新华社大食堂，参加萧蔚彬的宴请，到老中青近四十人。杜老、光远、李普夫妇、方实、彦修、燕祥、张思之及章诒和等。戴煌张罗的。慎之夫人和女儿同我一桌，她们催我为慎之文的英文版作序。一点半回来（玉珍没去，多人关心问及）。

三点多，王建国来，交 03 年日记打印稿，如何得了，什么时候能看完清样呢？恐怕得到宽沟了。王谈到邓质方事，与那天章谈的不同（非邓找朱商量，邓不知其情）。这类事当然传说不一。王还谈到关于干部子弟文件座谈会事，有子弟还称赞我处理得好，有民主作风也。方实给我一份读者大骂我十六大那封信（刊 03 年）一月号《炎黄春秋》首篇。

游 600 米。回来看到梁通先生让转交温总理的函件。从那种塑料夹装本中，一一抽出分别整出，附一信作简介，转温。

2004 年 4 月 21 日（星期三）晴间多云

五点醒来，五点半起床。将转温件与浙江天台索字回件，交薛京寄出。

上午八点半朱良来，谈到十一点半，整整三小时。原来他同项南是团中央耀邦旧部，管外事联络的。开始即谈到，《怀念耀邦》四本书中，份量最重的还是我那篇。所谈简记如下：

当年刘志丹威信高（陕北有个刘志丹，没人提毛），引起毛嫉妒，传说死因。毛的三个世界理论。1977 年，《人民日报》六个版面文章，毛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引毛 74 年谈话。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毛准备打（“九评”等。乔木后来说过：都是胡说八道）。邓联美反苏。耀邦不赞成。认为霸权主义是苏联政策，非制度，1979 年外事会议，意见不一，耀邦不同意联美反苏，死一千万人。邓第三天就批耀邦。是否社会帝国主义？说是否帝国主义没有研究。到 1982 年，邓还是联美反苏，先念、陈云都不同意。耀邦提出独立自主外交方针（1981 年书记处会议报告），敢于同邓对立。82 年 8 月，邓同布什谈，儿子送美国学习，仍提联美反苏。83 年，黄华仍贯彻邓方针，吴学谦比黄。打越战，叶帅、粟裕等都不同意。我死伤 4.8 万人，扫平十来个县市。六四时，吴学谦儿子英语广播“打死上千人”，被捕，拆［撤］吴职，因而病倒至今。邓的反苏很深。88 年已恢复对苏认识，还是社会主义，邓不承认，不让苏来人。1987 年

[4] 三说了算：即邓小平对江泽民说的：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李南央注

赵已意识到苏的改革，邓仍不注意。88到89年初，波的多党制等。我也谈到自己一些经历，如毛同高岗关系，高乃急色儿等。

下午游600米。

2004年4月22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三点半醒来，折腾到近五点始又睡着一阵，六点多起床。看完钟叔河悼俞润泉文（《芳草地》2期）。

上午宾客盈门。新加坡《海峡时报》程翔最早来（电话中说，金尧如逝世时约我送挽联）。谈《文汇报》全部人马“痛心疾首”离去。《海峡日报》乃英文报，想要我的文章。谈到蒋彦永上书时，蒋恰恰来了，他已申请六月十二去美国，会批准的。接着周成启、毛卫平来，互相见面。前进出版社开张，大批顾问，特邀编委名单，我意不要公布。他们同意了。陈砚发二人来（李长盛、小彭来，同玉珍交谈，没有久坐，要求周保志多加帮助，关于公司间经济支援事不便介入，劝他们摊子不要铺得太大，稳扎稳打）。程、蒋随即离去。两帮平江人一起到湘鄂情午宴，可惜菜质量均差。席间谈平江人事，方强夫人是哈佛博士后，搞西方文学的，张震拒不谈六四等。

中午略休息，四点到文津街，游600米。

2004年4月23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清理桌面，堆得太乱。看完“张申府与刘清扬”、“应付批斗”（陈四益写的）两文（刊《读书文稿》5）。

上午部管理局来人谈住房问题，过去“举棋不定”耽误了。万寿路还得等明年新盖的。邻居搬出，写了一封信要求这一套（多60平米），可能办不到也。徐滨同邓伍文来，《西安事变与前共产党人》拟交丁东，由香港出版。

下午游800米，不累。看网上文，吕加平被捕，写监控一月，押送回邵阳事。还有华国锋自认儿子事，恐不可靠。

2004年4月24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九点到那个人寿保险大厦参加武大老校友会（79岁左右以上的北京校友），到一百多人，主持人王国才（石化系统的），谈今后成立分系的联络组。经济系43人，机械系41人，人数最多，其他20人以上的有外文、化学、电机、土木，都独立成联络组，其他五个组都是2—5个分成立一组。各组找出联络人。命我作“报告”,讲了近一个小时。以古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开腔，仍做不到“安乐”也。之后唸“八七生日有感”诗，“何时宪政大开展［张］”？这次宪法写入人权与私有财产保护，过去几十年只讲阶级不讲人，只“大公无私”也。关键还在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同步，不能再“一把手说了算”，下面听话、紧跟。还谈了邓向江交班三句话。还谈到经济形势的忧虑：人口、资源、土地、农村要城市化的大矛盾。平原只占国土12%，主要在东部，“地大物博”谈不上了。石油进口已近亿吨。目前私人轿车拥有量400万台，家庭拥有率0.3%，发达国家70%以上。发达国家石油消耗人均至少1吨（美4吨，日2吨）。我们行吗？等等。将带去的几份《耀邦谈话》文散发。都抢着要。几伙人过来照相。午餐自助。一点多回家。下午四点，同戴煌到南四环一公寓楼看望巫宁坤。他们是以文会友，巫赠《一滴泪》，我只带了几篇近作复印件相赠。巫谈他自己经历，《泪》原是英文版，自己翻译过来。称我为“世界名人”。临别时见到他的夫人。

下午三点，平江县长张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并财政局长三人来。为防洪堤请发展［改］委支持3000万元。以我个人向刘江写信。我改过来了，还是方强、刘志坚等共同签名。

2004年4月25日（星期日）雨

五点半起床。玉珍接到平生电话，弟媳因癌症去世。很难过，担心弟弟今后生活。

上午张宣三、张哲民来，谈近二小时。征求我对那篇批唯物史观长文意见。我是完全拜服。并告同蒋文、我的毛文和此篇一并与胡温等，及事后情况，部里来人谈话。除弄清马克思主义外，宣三还准备写我们自己的大弯路的过程，清算毛当政情况。现仍一边监控言论，一边腐败风行，仍受个人迷信影响，继承突出个人。我赞成他先尽力将马的五篇文章写出。问到能否着人帮忙，他认为让人协助不可能（我提到口述）。随后谈到自己经历，被怀疑国特等。廖季立帮了大忙，未打成右派，并一起到社科院工作。我谈到同廖的关系，延安保安处，以及24楼时的来往。

下午写字还债，给山西二人及女大夫，周成启两封（前进出版社招牌）。胜利来，手谈几盘。

晚上谢文清女儿夫妇来，给《黄花岗》第一期及《中共壮大之谜》（抗日战争真相）。

2004年4月26日（星期一）雨

六点起床。翻看《黄花岗》季刊今年第一期，内有“痞子毛泽东——读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文。还有“谁是新中国”论战文等。此期封底辞：“反思现代史：百年中国，沧桑历尽；谁是谁非，假真难明；学者专家，探身史海；辨析反思，真相澄清。”此刊专门登载这类文章，弄清历史真像，极具参考价值。

看谈张申府、刘清扬关系文，陈四益回忆复旦谈批斗文。

今天上午下雨，比昨天大。无客人来。

2004年4月27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潘荻来，留下一堆文化部刘忠德等人的腐败材料（她的告状信，李普说她是有名的“女包公”）。谈孟晓驷“性贿赂”卖身当了副部长过程。徐文白（徐海东儿子）反映过，反挨整。孙家正没有作为。她为此努力几年，文艺界反映也大，可官官相护（大概是李鹏支持刘，曾的弟弟也在文化部）。还谈到部队一些情况，如陈士渠夫人骂过江青，文革坐牢，离婚。去世时，新夫人问：最爱谁？答：毛主席。下午邓伍文来，为南京电视台台长夫妇索字，即写了两幅交卷，并为杨一军诗词选集（玉珍的老上级，医院院长）写书名并袁枚诗一首。小邓谈在公共汽车上听到两妇女吵架，争坐位，最后在骂：你长得漂亮，同江睡过觉。送我百张宣纸。

游600米。

2004年4月28日（星期三）晴间多云

昨夜服眠药。睡到六点四十分起床。中午又睡着一小时。上午李普来，谈两小时。为我的米寿集，主编，写一序言，从“八七生日有感”诗写起，近年“为文”等。谈自己直到务虚会时才大彻大悟。认为毛全错，几无功可言，拉历史倒退。“赞朱厚泽”诗，我又改动两字。将《黄花岗》今年1期带去一阅，“读《庐山实录》”文（正题为“痞子毛”），让考虑可否转用。

下午游600米。遇崔军，望序言能先发表。

晚六点，同玉珍、薛京到钓鱼台 9 号楼，苏志宏与张坚等约，澳门一大腕周锦辉（澳门立法委）住此，专宴请我（或让我作陪？）其人拟发展博彩事业，南韩已引入（本国人不让进入，只供外人遊玩也）。席间闲谈，我说过去不能谈吃喝玩乐，现在发展旅遊了，地方尤甚，但搞赌场，学南韩，恐怕还得等待。当然可以推介，此事须由投资者说服。谈我 1979 年去过拉斯维加斯，摇过 5 美元老虎机也。

2004 年 4 月 29 日（星期四）阴雨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上午段飚来，谈朔天运河事（此事过去有人找我谈过，完全不了解情况，不敢过问）。有一张大彩色示意图，有王首道 1991 年题词："开发朔天运河，造福子孙后代"。（首道当过交通部长）为"1998 年第三稿"。南水北调，已经开工，段持反对态度。我说，过去只反对过林一山（135 米方案）三峡水库打隧洞引水到丹江水库方案。南水北调后来就没参予过。他谈到上海浮悬磁铁路 30 公里花二百多亿，完全不必要，乃朱镕基坚持。还留下一份他写的"科学设计京沪高速铁路"方案。姚监复同另一人来，留下"三农研究"等资料。

赵洪祝应约来电话，告关心周保志调回部任党组成员事，他已告有关局在办；谈潘荻找我谈文化部腐败事，材料即交他。

游 600 米。

2004 年 4 月 30 日（星期五）晴

六点一刻起床，睡得尚好。浏览报刊。

李普要我近年文章目录，以便写序。偶然清理墙角小书架，一叠刊物正是刊有拙文特意保存的，共 14 本，还有《随笔》和《野草》等 8 本，加上复印件，让满起送去。

翻《中共壮大之谜》（抗战真相）。在延安六年，也并不全知真相也。《解放日报》创刊后，以报导自己的东西为主，军事新闻杀伤伪军，随意数字加倍也（张映吾管此事告诉我的）。

下午游 600 米。胡亚中女医生（同山西人）来，取走我写的三幅字。同胜利手谈几局，大胜两局，近日守攻并举，较有进步。

2004 年 5 月 1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整理书房。将桌子移动，费了老大劲，又只好复原。小妹整理出的三十多纸夹筒分类资料，何时复查一遍？越来越懒了。真是一种"老态龙钟"。

胜利一家，满起来，中午吃涮羊肉。胜利买来 6 大袋。下午手谈多局，算是过节。

韩棣送来对虾。志民脑病，可能要开刀，在研究中。我说此种手术现在很普遍了，不要太担心。

清出《政治科学》（第 6 版），此书买来没看。

2004 年 5 月 2 日（星期日）阴、昨夜雨

五点起床。睡足六小时。书房清理搁置，反乱七八糟。

上午盛禹九来，给姚文元材料（只三页）。谈刘宾雁在治癌症，很想回来，还托作家协会转过信件。代送朱育莲虎画选《雄风》，朱已年近八十，向我要字也。

胜利、满起、杨筱玲、苗苗四家和威威来。胜利下厨，中午两桌，共 16 人，十几大碗菜，还有管饱的沙拉（小玲做的）。同觅觅谈了几分钟，关于她的奶奶：她先提出离婚，两本揭发材料，文革时揭发黎澍、刘澜波等，"改造得最好"。我在秦城写材料还保护她。

下午同胜利手谈多局，毛病不改，偶有大胜。

晚上朱正来，谈武汉出版社找他，愿出《实录》等。

2004年5月3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放宣纸的柜子中，发现一幅："灯与书"，大概是杨弟甫所赠（盖有他的图章），"白石山翁制"。翻《齐白石画集》上下册（山东版），字、画对照，确为本人早年之作。此画不在记忆中也。

上下午同胜利手谈，半小时一盘，老悔棋。

收到王林去世讣告，90岁。

下午丁东和刘硕良来（新干班的，随廖井天去广西），在广西从事出版事业，现居北京。想出我的书。交他一本《李锐诗词本事》（湖南不能再版了），连同《龙集》由他经办。

朱育莲电话，相互问好，答应作字，求他画母子虎。

近日晚上电视必看《啼笑因缘》，这是年青时瞧不起的。

2004年5月4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潘荻来，送鲜花一束。

"敬李锐同志"（西江月）

诚实敢言好汉，侠骨铮铮丈夫。万马齐瘖独君鸣，宁死不肯迎上。三灾六难苦炼，忧党忧国难除。正气民魂文丞相，今有哲人李锐。

说读了《李锐其人》后，沈老（潘荻夫君沈启贤老将军）很感动，让她特来致谢，并赠她的著作《一代风流》（文艺、文化界人士采访录），并一厚本有关"反腐倡廉，辨冤白谤，主持公道，不平之鸣"的调查、报导。还送《开放》二月号一阅。内有"胡锦涛肯定毛专制主义"的文章，张扬短文"我知道的李锐"等。确实愿我长寿，"有什么事让我办，一定办到"。

满起一家，父母亲来，请吃羊羯子，大家高兴。

2004年5月5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部里又交来"部史部风展览"稿，青干局与第三梯队仍无一字。将《其人》组织部工作再看一遍，决定复印二份与他们一阅。我个人名字可不列，但工作不能不列也，不能"若无其事"。

收到赵宝煦信和祝寿诗：

湘江才子浏阳胆，浩劫庐山最少年。
骑虎拂鳞心耿耿，临渊直面意惓惓。
诗成炼狱龙胆紫，文启神州反左篇。
大德由来皆大寿，为霞喜见满长天。

青长庚电话，怒江开发遇到环保大阻力（保留此一天然河道，此事早已接触），要来北京找我谈。让他还是来信，将正反情况简告（附资料），以便转上。我个人实无能为力也。

顾健电话：昨日《纽约时报》头版刊"讨伐中宣部"文并作者彩照（是他交驻京记者的），另一文望胡锦涛长寿120岁，有调侃意。

延滨、元元夫妇来，留午餐。送橄榄油和牛黄守宫丸两颗（买不到了）。谈德平兄弟情况。耀邦全

面改革思想由来已久，意识形态的僵化感触很深。当年斯大林谴责张学良（不同意张入党），张上飞机前等周去，周待起飞后才去。张两头不讨好，很失望。

2004年5月6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睡得甚好。中午竟又睡着一个多小时。这是否病态？

该写的东西都搁着，必抓紧校看的清样也搁着，如何是好。真是老态？

上午仍翻杂书。

接小彭电话，薛京到深圳，帮他们投资合作事。

接曾彦修信，赠米寿诗，是写湖南当代人物事，最后一句才接触到主人：青史凭谁问，直笔在平江。

下午全看了报纸。《南方周末》写“焦点访谈”事，当这样的记者真不容易，有性命之忧，残废之惧。

2004年5月7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每天看报纸总得花一个多到二小时。

上午觉累，吸氧一个小时。郭全胜来，买到《怀念耀邦》三四集。由于爱人同在一个单位，想转到工商联工作，找我帮忙，让写信来。

收到朱良信，关于八十年代初外交路线耀邦不同意邓的“联美反苏”，主张“独立自主”的有关资料，抄寄与我，还关心玉珍的糖尿病，附有资料。

晚上参加过了3月中旬朝阳区会的两个人来（贾文广让来的），要去蒋彦永上书。贾是中国国情与发展研究所所长。

2004年5月8日（星期六）阴

两点醒来，估计难入眠，复［服］眠药。六点三刻始起床。翻看《其人》，过去没从头到尾看过。将组织部工作一段复印出来，加以删节，决定交贺国强一阅。因“部史部风展览”根本不提青干局与第三梯队事。还拟写一简单［信］，包括江、胡、温、吴等，都是当年青干局成立后考察和谈话的。中午同陆沅电话，找她谈过，但4月30日的最后印件没有寄她。她谈到当年成分论，1949年调入组织部的清华、北大的有12人，逐渐淘汰，只剩下她一人了。解放后，刘少奇一直管组织部，文件中没有刘的名字。

下午游800米。一个星期没游泳、没洗澡，痛快之至。观“鲁豫有约”，介绍原伐木工人屈银华（等三人）从北坡首登珠峰事。“牺牲双脚，换来登顶任务的完成”。从未作梦，回忆可以。不留在登山队，同知识分子合不来也。

金老女儿送来小妹传的《李锐》，施拉姆谈李锐，是他的好朋友。

冯兰瑞寄来《莫将龙种变跳蚤》（重读马克思之一）作者胡晓风、金成林，是她的熟人，并曹思源的《修改宪法》。

2004年5月9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读翻《其人》，小有错字，或订正之处。我没有从头至尾细看过一次。

下午游600米。玉珍到复兴医院查血等。

程湖与他的同学辜绳福来（海口市基层工作）。送一大熊掌。想回海南工作。谈海南情况，旅遊第

一，西边有个工业区（化工等），风向大海，环保影响不大。汪等领导反映较好（一把手换得频繁）。谈过去见到的纹面女，他们都没见过。农业还是落后。

2004年5月10日（星期一）阴

五点半起床。上午看赖锦东写给胡、温的《忧思中国*憧憬新政》公开信。作者了解全面情况。还有两篇：《乱世救危疗方》、《远景治国救世方略》。这是蒋彦永留给我的，未能寄出。

“今日之中国，专制极权肆虐横行，贪污腐败滔天透顶，神五上了天，腐败侵入骨。”“数百万人卖血度日。”“民主法治下的现代分权制衡政体才是出路。”“毛时代凡耿直忠善、爱国忧民之社会精英无一有好下场。”作者在序言中还说道：“万一我被逮捕，或胡温被沦为21世纪光绪”等，“届时可否有人愿意站出来护法伸张？”“比起刘少奇、张志新的惨死，我们的努力算得上什么？我们还犹豫什么呢？”多年没听到这样的豪言壮语了。作者认为中国经济繁荣背后社会很不稳定：世界最大的失业、下岗洪水，最显著城乡、地区差别，基尼系数增长最快，最严重腐败及其最大经济损失，最大生态破坏。以一万多字写毛时代到现在的迫害、死人、腐败等具体情况，有数字统计。第二部分讲腐败根源：专制体制，导致良知缺失，异类恶质抬头（邓的儿子即大官倒）。“三个代表”乃黄婆卖瓜自卖自夸。第三部分谈从历史到苏联，腐败专制必亡。第四部分讲出路：推行民主宪政改革。第五部分：释放异议人士，共商国事。第六部分忧思不断：钓鱼岛、北方领土、三峡工程、台湾问题、六四学运、中共党校，论平反、爱滋病等。第七部分：少点怯懦，多点良心。《皇帝新衣》不知不觉在中国上演了半个世纪，该谢幕了。誓做中国人，不做中国太监。

下午四点同玉珍到顺峯酒店聚谈，到老杜、光远、吴象、孙长江、李普几对夫妇，还有刘勘、韩纲［钢］、华贻芳等。韩纲［钢］谈党校（二月）搞出“科学发展观”。马凯、王梦奎等认为以前战略出问题，人同自然同社会的协调。李君如则认为是执行得不好，战略无问题。争论焦点在这13年，郑必坚搞和平崛起，压下中国威胁论（同美国接触），是否以此两者代替三代表。何新提新自由主义（和平演变），新左派，新国家主义。香港不稳。“打倒江”大标语。大家议论：“灭国必先灭其史”，胡温缺历史使<命>感。江垂帘听政，通过曾制约。对六四内紧外松。苏俄还肯定斯大林战功（镇压杀人300万）。邓力群认为三个代表抄苏斯诺夫。

我将赖的文章简单介绍。现在一批青年很大胆。当即复印交杜老等。吴象、李普又带回复印。

2004年5月11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玉珍到医院取胸片，肺部无变化，血糖仍高，吃药无用。

昨天让满起将潘荻有关文化部的揭发材料寄赵洪祝，并取来一大堆信件。

上午薛京来。在深圳帮助长盛筹款，无结果。郭全胜来，谈夫妇都在科协，工作不顺，想调到工商联，让我向胡德平介绍。答应转信。随我［后］向德平写了信。郭工作认真，能将工作推向社会。

下午游600米。

薛京将《世纪之交留言》样本带来，很是高兴。

2004年5月12日（星期二［三］）晴

六点起床。翻读《留言》。为编“米寿集”，李普写了篇序文，并将我交他近二十本刊、书的文章编成目录。今天特将《留言》作好标记，这些文章烦他一览。近年文目就按此书目录好了。将书并信让满起送去。下午游600米。到办公室取回另一本《留言》。

谢庆庆（谢文清女儿）与沈云彪来，给我那次在新华社餐厅聚会的光盘。

潘荻电话，赵洪祝给她电话，看过她写的文化部材料，很是客气（自称“小赵”）。

王宁电话，已到北京。她今年91岁，身体还好。

2004年5月13日（星期三［四］）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续翻《留言》。此书印装不错，繁体字，香港版味道（在长沙印3000本，薛京在深圳制版）。封面用丁聪漫画像及各家题辞。

潘基踬电话，他写的传记，代我写的序言也已写好（几乎忘记此事），书中还写了我在武大时的有趣事。

玉珍又为我包了一个月的药。说累得很。

重庆李宗贤电话，女儿官司事有转机。要《留言》一千本。小彭从海南回，送来荔枝等。我们自己吃得少，玉珍立即分送楼上金老、安琳［林］等。

翻看有关资料，准备写序言。

下午游600米。

2004年5月14日（星期四［五］）晴

睡不着，四点起床。开始为吴敏的《民主中国》写序言。作者代写的后半截同我交往情况可用。张宣三、蔡德诚为五四85年写的文章没有用，此序言可以代替了。

下午游 600 米。奚青来，谈家中被人搜查过。到石家庄住了一个月，同徐勤先交往。徐和他都要字。他们两人见过徐光耀（写《小兵张嘎》的），徐也喜读我的书。

杨继绳寄来为我米寿写的长文，让我提意见。

2004年5月15日（星期六）雨、阴

五点起床。继续写序言。上午基本完毕，共8页，约2500字。自己还觉得满意，复看多遍。

上午长寿街敦相公（大伯长子）后代（属曾孙辈）李沌和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后者在清华读MBA硕士生。想留在北京华能系统，希望我作介绍。李沌较朴实，小妹到当冲扫墓等活动，由他陪同，留下一家照片。留午餐，玉珍准备得很丰盛。

下午游600米。

2004年5月16日（星期日）夜到上午中雨、下午转晴

昨夜十一点服眠药，六点起床。到阳台看雨景，似多年未见好雨。这个阳台伴我25年了。

序言又仔细改了几个字。九点吴敏来（已无面目印象了），很同意序言。来时我在卫生间，玉珍将文章交他，并说明这两天我的辛苦。人老了，过去轻而易举。吴谈山西经济仍落后。现在中青年都比较开放。社科出版社负责人愿出他的书。他的女儿在《博览群书》当编辑，女婿在中宣部。说刘云山和李长春还比较平和。“讨伐中宣部”文，很受震动。

下午平江县委副书记（一级作家）彭东明来，送我他的《短篇小说选》五卷本。是岳阳文联付［副］主任，挂职锻炼。谈平江森林复盖已近一半，同仁堂开发平术。优质稻十多万亩了。

满起、胜利两家来，晚上吃饺子。同胜利手谈大半天。

2004年5月17日（星期一）晴、下午微雨

三点醒来，久久不能入睡。迷糊到五点起床。午间睡着了一小时。

序言又细看一遍，改了几个字，冠名“何时宪政大开张”。薛京上午来，让他带去复印，并寄萧蔚彬（《同舟共进》）。

杨继绳一早来，所写文章订正几处事实。谢谢他的好意。并让即将序言带与杜导正，看《炎黄春秋》能不能登出。他在此上班。已从新华社退休。他在清华读了六年（“同你一样学工的”），汽车专业，1966年毕业，新华社当年要学工的，1968年进去。像他同戴煌一样的人不多。

收到潘基踬寄来的书稿与序言，代写的序很亲切，全如老友口气，不必多改动了。

2004年5月18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上午朱军来，为《中国水电史》写的序言交我（几乎忘了）。大概没有交薛京（《留言》中不见）。看后，让他补写一段有关水电与生态的矛盾，世界情况到底如何，阿斯旺和三门峡教训，他认为并不严重，美国拆的都是小坝，有的是年久报废。谈电力系统乱的情况，过去多不问水电，只有汪恕诚管（其他头还妬嫉他升官）。现在都拼命上水电，西电东送。谈高岩[严]的腐败情况，电力系统的“太上皇”，北京有7所公馆，上海有别墅，其部下都怀念他。为李鹏一手提拔重用。李小鹏管华能。电网同公司（管工程与发电厂）分开。他自己年薪20多万，李小鹏50多万，令我大吃一惊。交我一份给组织部长的信《关于开展行业之间干部交流》的意见书，谈电力、电信、石油、金融等垄断行业的问题：收入高、特权多，成为“有势力的利益集团”，内部盘根错节，腐败严重。具体谈电力霸道及高岩[严]情况。又谈及现在电力紧张，关键在耗电工业：电解铝、钢铁、水泥，1/4—1/3电力。抓紧这三家就好办了。

收到钟叔河寄来的信稿和《湘声报观察周刊》，刊有我的《送别俞润泉》（还有他和朱正两文，碰巧排在一起）。钟为毛简青写了一篇文章“烈士原来是才子”，文中谈到平江，说江西修水（陈寅恪家乡）两地都出才子的地方。“平江古有李次青，今有李锐”。还附有为黄公度百年后的诗作：

忍死犹寻民主梦，河清难俟恨难填。
先生逝去舆图在，叹息光阴一百年。

不觉即吟得一绝：

次青并列谢恭维，无奈生平不合时。
幸有言辞飞网上，老夫尚保岁寒姿。

下午游600米。

2004年5月19日（星期三）晴

四点醒来，迷糊到五点起床。桌子上又堆满来信、来件。看本月《南风窗》大文章“从国内生产总值到国民幸福总值”。大开眼界：“国富是为了民乐”，城乡、地区，不同阶层之间，“受益水平”很不平衡，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滞后，资源与能源制约越来越大，等等。“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发展只能满足少部分人私利不能惠及群众福祉，以严重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不可能持久。应“告别GDP崇拜”。举了不丹王国之例：“在实现现代化同时，是否失去精神生活，平和的心态和国民的幸福。”“快乐需求是最大市场。”日本生产和输出流行文化产品。（Gross National Cool，酷的文化，GNC）The future is Cool。软产业：音乐、动漫、美食、绘画、娱乐、时装、广告、设计等，正在崛起。软产业达1300亿美元，超过汽车也。GNC也翻成“国民幸福总值”。Soft power。Cool是一种很难衡量的软力量。日

本文化产业已崛起。人对快乐的需求，才是世界最大市场。

上午青长庚和郭世民（华电云南公司总经理）来，谈怒江开发问题。因环保干预，温家宝批示要慎重研究。带上给温的上书，要求先修六库（12.8 万千瓦）。

丁东来，交来 27 人稿名单（《大哉李锐》的文与诗）。给他看为吴敏写的序言，他们是熟人。文集要收录“上书”，还要照片。随后手谈到吃午饭。

下午游 500 米。汤佩林、林欣夫妇来，要求写字（招牌）。

2004 年 5 月 20 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翻《潘基踬诗文集》，其中有“李锐在武大”一节，五六千字。改代写的序言。他的文笔甚好，很是生动。

上午盛禹九送来朱育莲赠我的“兽王怜子”，两个大老虎一个小老虎。立即通了电话，十分感谢。朱过去以描画地图出名。人民日报有个书画出版机构，也能裱画，朱要我的字，他收藏甚多。

李普将改好的米寿序言让司机送来。

下午游 600 米。

2004 年 5 月 21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续翻潘的文集，将序言修改定稿。《洛桑矶时报》记者电话谈六四、赵，婉言相拒。又有山西陌生人电话，谈民主自由，也拒之。

上午平江三人来，其中罗丹（女，深圳欣欣学校校长）是长寿街人，要我写校名并题辞。事后看材料才知道，她从捡破烂盖棚屋，2000 元起家，办了这所民工子弟九年制学校，93 年开始，至今已名满深圳。真正女强人。由玉珍接待。随即程君复、李劲祥来，谈台湾情况。美日和陈水扁在演双簧，3.20 上街，有 80%本地人（程的名片是反独促统，全球和全美两个会长）。我仍谈经济一体就好办了，并安排行政职务。随后郭全胜来，工商联也有人事交流部门，正缺人（胡德平不在家）。下午没能游泳，谢韬夫妇来。在成都突发心脏病，几乎告别。怀慎之写了二万字。他们六十年交往。满起取来新干班送的“松鹤长青”大湘绣，玻璃全碎。

2004 年 5 月 22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玉珍总是失眠。

昨天晚上九点半，李劲祥介绍的清华教授白新桂（70 岁，1954 年清华毕业）来，带来李家乡的螃蟹和虾。谈到十点半。熟悉胡锦涛，很是稳重平和，知道江的许多腐败事，盖房子多处等。在国外的吹拉弹唱被人录成专盘。

序言再细改一遍，翻书稿中有关篇章。潘基踬来电话，告以此情，并说明当年是我向闫子祥推荐他任建工局长的。闫同我在延安抢救时，一起坐过牢。

胜利、小玲两家来，小徐买了凉拌鸡等，午餐丰富。同胜利上下午手谈多局，自己试验多种失败走法。

下午李长盛、小彭、薛京来，汤佩林夫妇、儿子和他推荐的澳洲投资商的儿子来，由玉珍参加，对长盛公司的投资问题。晚上留长盛、小彭、薛京吃饭，李劲祥送来的螃蟹等正好吃光。

陆钦侃女儿送来陆总等 36 位专家的建议书：“建议以黄河三门峡水库为镜鉴——希望长江三峡工程不要犯严重的错误”，让我分别送胡、温等。

2004年5月23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睡足六小时。为陆等建议书向胡、温写信，说明我当年也是三门峡的积极分子。将跪三人的名字写出来了[5]。

胜利两口来。手谈无数盘。

下午鲁勇（余修的儿子，山东博物馆工作）来，敲门而入，我不认得了。原来为该馆写过字。送来一本《谭启龙回忆录》。谈谭在山东时，对58年大跃进农村情况，作过反映，在庐山时被批评，“同彭德怀相呼应”，舒同为首批。

2004年5月24日（星期一）晴

昨夜服眠药，五点醒来，又迷糊半小时起床。但整日觉头昏，很不舒服。上午吸氧一个多小时。到阳台活动时，呼吸觉不顺畅。

清理信件，有的还必须回复。

河南郭维敬电话，《共和国早期故事》想在香港出版。我湖塗到乃《信阳事件》（还电话问韩钢，是否借去了）。幸亏薛京来，在书架找到原书。

张定电话，催为耀邦传写序言（80万字稿）。

让薛京带走给胡温等三峡信件，并寄汪恕诚一份。

晚上李长盛、小彭、薛京、胜利、玉珍等到附近吃羊羯子，我没有去。长盛为原海南小彭（志民秘书）骗走他的股金而流泪了。

深深感觉精力不济，人也烦燥得很。做不完的事，什么人都来找。

2004年5月25日（星期二）阴、小雨

睡得尚好。五点半起床。为潘基踬书写的序言，再添了一小段：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统一的问题，为人做事、治国办学，均有赖于此也。

上午李普来，他为“米寿集”写的序言，小有修补。让取走了。谈到形势颇有悲观之感。我说，关键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与白领的发达，从而在各方面影响社会。焦国标、赖锦东的讨伐与上书，说明这一代中青年决不亚于我们当年。体制内不能改革，完全可以体制外推动，形成社会风云。

宋晓梦来，交汤洪熙、彭健的文章。汤文较具体，还有安徽的诗稿等。

胜利下午来，手谈几局。潘荻又着人送来大朵的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

晚上潘颖来，基踬的外孙女，32岁，武大外语、经济两个学位，在英国一年。现在中信公司工作，夫君是MBA。将基踬的书稿和我写的序言，并《耀邦谈话》等几篇近作，还有《其人》一并寄去。

玉珍催促下，将汤佩林要的几副招牌字和他兄弟要的条幅写好。顺手将谢韬、卢玉夫妇钻石婚纪念写好（起床前吟得）：

惊涛骇浪未迷魂，同梦同行六十春。
皓首相依堪告慰：酸甜苦辣一条心。

电话问四益，建议第四句不用“先忧后乐”。

[5] 即黄万里所言的三峡工程三个主要责任者：钱正英、李鹏和张光斗。——李南央注

2004年5月26日（星期三）阴

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翻看《共和国早期的故事》。

上午薛京来，程湖想回海南工作，据他自己拟稿，给汪啸风写了介绍信，并附上简历等材料，由内部交通寄出。还是想当官。为方行重寄去“苍黄五十年”，介绍买慎之的文集。

下午游600米，遇见崔军。说他的传记，出版社认为有出格处。

林欣同那位澳投资商J.Hartigan来，原来他的招牌“金虎矿业”就是昨天写的，特来致谢。林的儿子是翻译，同长盛公司投资事还没接触到。明天去南宁，在广西有矿业。谈93年在澳洲呆了一个月往事。表示好感也。玉珍特买了进口水果招待。给我一本该公司的介绍书，详加解释。我将两张国画老虎图与之一观。

2004年5月27日（星期四）晴转阴

六点起床。整日清理有关米寿文及资料。丁东月底积稿，要我的上书。薛京送来几封，有的没找到。

下午游600米。

上午榆林三人来，其中土地局的是玉珍同乡，要我的书。送《其人》（晓梦又给我10本），并请我们在附近馆子午餐。七个人只160元。菜甚好。

晚上锦州吴敏等三人来。送前年照片几十张。

2004年5月28日（星期五）晴、晚雷阵雨

五点起床。继续清理资料，原先桌子上堆的东西，小妹一一分类夹好，插入大框框中，直到今天我才清捡出来。还找出几首赠诗。又翻出三本摘记杂记本，好东西甚多，将来可以编出。

明天《诗词之友》创刊五周年，定要我参加并带题词。于是凑了一联，并用大张写好：

世事沧桑，我手写我口，晨钟暮鼓传统。
人间忧乐，自由法自然，开放改革新声。

“我手写我口”，记得是黄公度“诗词革命”口号。

下午游600米。

2004年5月29日（星期六）晴转多云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纸。找出几份资料带去开会。上午八点多动身到靠近石景山（五环处）的中础宾馆参加《诗词之友》的诗家峰会。坐主席台正中，其他人只认得马萧萧和晨崧。张脉峯主持，让我第一个讲话（没想到刘政、周笃文等都没去）。只好唸唸“八十进八”诗，讲讲送的对联，从此讲黄公度，又唸了“精神不朽引华章”那一篇为香港梁怡然《黄公度长卷》的题辞。讲到自由的重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是完全错误的，等等。

台上七个人都讲了话，我旁边有三个属部队系统的。石祥留有名片（歌词作家，“十五月亮”？）《中国老年报》的，还有一位《孩子天地》主编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已80岁，原新安旅行团的（先同我攀谈起来，谈方南君）。郑伯农最后发言。全国现有1.2万诗词会员，《中华诗词》销2.5万份，县乡镇都有学会。浩浩荡荡发展潮流。要解决提高问题。刊物不少，年青人不少，必须多出精品，无愧于时代。真情实感，反映群众甘苦，人民心声。格律、音韵有个发展问题。讲话中也有谈诗人必须品格正派、高尚，谦虚。现在有骗钱的“诗商”。马老谈到他接到许多“顾问”头衔，一律不

闻不问。写作自由先要有工作自由。现在吃饭就业困难，贫富差距，弱势群体。还有人唸了一首咏雪打油，大雪纷纷，第三句是：再下三年更狭［愜］意（？）一个老百姓说：放你妈的狗屁。

张脉峯说，参加这次“峰会”的有企业家、总经理，人大代表等。午餐时，谈笑甚多。郑伯农谈谜底：（两个朝鲜人）金正日、金日成。

胜利、小玲两家午餐吃自己做的羊羯子。下午未游泳，毛卫平和赵万新来（赵是深圳残疾人联合会负责人，衡阳人，失去右手，当过团中央候补委，被胡锦涛看重过）。出了本《情怀与事业》，是我题的书名（忘记了）。

将郭维敬的《共和国早期故事》交毛出版。谈《日记》事，争取年底交稿。

2004年5月30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补记日记。

整天翻书架上的资料夹框，这是小妹帮助整理的，那些白框袋和黄硬纸夹也是她带回的。找出1944年杨尚昆做的结论复印件等。有关米寿文资料不少，还有秦川的资料。

晚上的电视剧《春花秋月》，人物、背景、道具，假象太多，仍只得看下去，别的也无可看者。

2004年5月31日（星期一）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仍整天翻寻资料，诗、文都有收获。朱厚泽借我看的耀邦“生活会”上邓力群的发言稿也找到了。广东“遥远诗词三百首”也已找到。

上午慎之的儿子李三达来，赠我《李慎之文集》上下，上面盖了父母的图章。谈到他父亲未能完成的几篇文章：读王若水的《新发现毛》、“一代信使恨未成”、“盐城二乔”，写乔冠华和胡乔木，同两人都有特殊关系（打成右派后去看过一次乔冠华，对章含之的看法）。谈周恩来，周是慎之的恩人，文革时过问过，问朱穆之，提前从干校回京。“谈陈适五”，同陈的关系甚好。

林欣来取走长盛公司的英文说明。

谢韬让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取走我的祝钻石婚条幅。

2004年6月1日（星期二）晴

四点半醒来，又迷糊一阵，五点半起床。

看遥远的“读《庐山会议实录》感怀组诗词”，上下共50首，主要内容是批毛，过去没有通读。又翻出鲍惠荪的“认识一位不认识的人，不可能吗？”和两封信，两首诗，再读一遍，很有意义。又找出80年历史决议讨论会我有关庐山的长篇发言。可以作为哪本书的附录。继续翻寻资料。

上午李长盛、小彭和张青义（和堂弟）先后来。他们谈投资事。为出我的书，张同多家出版社接触，证实有口头通知：李锐、于光远等十来人的书不能出。

下午游600米。玉珍为我理发。胜利来手谈几局。

2004年6月2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仍整日翻旧资料，找出同米寿有关的文章、信件等。上午丁东来，取走有关米寿的文章和诗。谈为六四的紧张形势，仍有人在搞签名活动。薛京来，长沙负责印《世纪留言》的平江人联系不上了（丁东处的《慎之文集》已销二千套）。怀疑是私自售出赚钱了。同朱正电话，请他帮

忙在长沙查。

下午游500米。四点多，闫明光来。老黄定要她来看我。谈了些情况：江在夏威夷时，原拟去看望张学良的。张夫妇很高兴，作了充分准备，衣着及如何欢迎都准备好了，结果没去。使张极为不满。此事明光已告曾庆红。同曾谈过有关我的情况，我向她打听过曾，等等。曾对我也是好评，只觉有点“过头”（？）这次胡直接安排了上海的组织部长（其人让大家看《往事并不如烟》）。黄宇齐较正统，担心我太冒失。阎明复的秦城回忆（要交还），我说可以发表。我将《耀邦谈话》等交她。

2004年6月3日（星期四）多云

两点醒来，折腾久久，后又米［迷］糊睡着。五点半起床。

上午仍清理旧资料，发现有用东西。何家梁为高岗“平反”上书几乎忘了。

上午任俊杰来，写了回忆录，交我打印稿。谈组织部旧事。他是1960年调来的，管信访，当过办公厅副主任。对廷栋很有意见。

下午游600米，尚不觉累。右肩也疼痛。老态？

玉珍为我买衬衫两件。同大妹电话，谈大姐注射点滴事。

2004年6月4日（星期五）多云、阴

四点醒来，四点半起床。继续清理资料。

薛京上午来，《世纪留言》有了消息，印刷者叶　说（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因无准印证不让出厂。薛告乃私人自印赠人。同冰封电话，设法帮忙，寄北京、广州、重庆三地。谈到李长盛经商作风，为何大起大落：自夸自炫，轻信奸佞。小彭还能帮助出主意。

山东朱康倬等三人来（通过《中华诗词》社介绍），为纪念王渔洋诞辰370年题辞。赠《一代诗坛领袖王渔洋》等书。本人是淄博柳泉诗社副会长，研究毛泽东诗词，留下一叠有“异议”的文章。还送了淄博陶瓷文房四宝等。还赠一本《李姓名人录诗谱集》，作者李法周，已过八十，商业系统退休干部，出有诗集，钟情故乡本姓。还有一本刊物《齐鲁名人》。旧诗词近年推广，其各种影响不可低估。

下午游600米。钟叔河电话，要我一张黑白照，印到他的书上。特到前门大北照相馆，走几步路很累。1975年过蚌埠进过照相馆（拍照寄长沙），快三十年了，这是第二次。

晚上何定来，请他［她］将近年诗作再给我一份，其中有一诗写鄙人也。

朱正来，谈龙应台最近一篇论六四影响文章，甚好。

谌震赠《中国上古史》，他在写《中国通史》，大好之事。

2004年6月5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今天起，下决心看小妹交来的《没有粉饰的历史》（李范 1934—1960 通信集）。上下午都没间断。困难的是，有些人名注释我也没办法。

满起一家和胜利来午餐。毛卫平托写的字，来人取走。下午游600米。

玉珍为胜利治牙事，又训斥一顿。

2004年6月6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续看《信集》，速度较快，边看边引起回忆、感慨。

同胜利手谈两局。

下午三点到京友宾馆，参加《两代书》首发式，乃王亚平、王渭父子合集。王亚平过去不认识，接到王渭信，说书名是我写的（全忘记了），定要参加。到六七十人。周克玉主持，熟人还有方成、孙轶青、孟英、马萧萧，乐时鸣等。王亚平是左翼诗人（1905—1983），也是“胡风分子”。新诗很有名（旧诗不明格律）。孙轶青赠《书法香港邀请展》（我告他中文大学两次邀请不让去）。孟英已92岁，身体尚好。谈到明年一二九70周年，应大加纪念。有一位老太太卢英华让我带补药两瓶给玉珍，并送我《晚年周》（到美国儿子处刚回来）。原来玉珍在建设部老干局时，曾帮过她大忙，为此同朱端绶闹翻。

2004年6月7日（星期一）晴转多云

一觉睡到五点起床。将《信集》上册看完，纠正了一些误注。“编者感言”大都不错，只取消一处。小妹真花了大功夫。

上午九点半到《炎黄春秋》社，参加几个老人“编委”座谈会。到杜老、光远、厚泽、李普、吴象、何方、钟沛璋等。社里有杜导正、方实、杨继绳、吴思。谈到十二点半，饭桌又续谈，两点始散。杜导正谈：挂号单位已解决，由于费孝通关注，杜的新闻总署老关系。但三月号因光远谈宪政文，引起轩然大波：不听话，顶着干（怕“三个代表”写不进宪法）。皆过去丁关根手下干将（中宣部一女的，管新闻出版）。唸田纪云信：要讲真话，也要争取生存。刊物运作，一切不变。现在控制愈紧，反右、文革都不准谈。只有谈个案，以小见大。国家新闻出版部门有无行政许可法？此法公开、透明，要抓住。

李普谈：现在形势十分严峻，开三个会有文字记录。李长春说，现在政治躁[噪]音多，民主自由、多党制、否认四个坚持，马克思主义学术化，司法独立，告别专政，新闻自由，歪曲三农等。《同舟共进》受压，刊批毛文（此乃张德江任务）。南生表示，如要改变该刊，则不当顾问了。要出击，不反攻不行（顾问增加张劲夫等）。关于粮食政策问题。作者夫妇被告到法院。

何方谈到历史的假与真，毛不让宣传毛泽东思想乃反话也（他写了有关个人崇拜历史发展的长文）。不要为生存而不讲话。

我谈了三点：必还历史以真像（将带去的《共和国早期故事》、《探访陈独秀》各两本，交炎黄社）。理论问题搞清楚，马恩列斯毛邓。普列汉诺夫比列宁高明，恩格斯晚年已改变（马死得太早）。党到底是个什么玩意，革命与执政，合法性，等等。不能再湖塗下去。

光远说，在一个会上（有关休闲）谈社会进步，靠自由万岁、创造万岁（李长春说：我们讲实际，不会用大理论压人）。

杜老谈，现在过渡时期，专制与保守同民主自由对抗。保守准备大搞，反对新自由主义，搞不起来。批李慎之，打死老虎。网管不住（搞个网，“四面起火”），书管不住，内部文件资料管不住。理论：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即一党专政、一党治国。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解散共产党。“走入误区”，没解决。如何执政，没解决。第二国际各社会党较好。我们如何解决？利用积极因素，胡温亲民（“新三民主义”），抓住这些，利用、支持。一党专政不解决，没法谈民主。慢慢进步。1980年，邓废除终身制，异化理论，革命党异化成统治阶级。王若水同胡乔木之争论。会变的：经济基础变，上层会变。物极必反。世界形势。

2004年6月8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续看《信集》中册（北平——承德，热河——东北）。

上午十点同玉珍到李普家，谢韬夫妇钻石婚。到厚泽（夫人病），王怀安、胡积[绩]伟夫妇，小

刚夫妇、海婴、慎之女儿等。曾彦修从医院出来（没参加午宴），误以为我的米寿，讲了一篇抬举话，从光远处知道，我在武大组自发党事，乃“三八式”前一代也。又唸了祝寿诗。我将今日主题告他，也制止不了。大家谈形势，李普散发复印件。我唸了三峡事给胡温信。仍在主楼 22 层午宴，喝了不少白酒。沈容同玉珍谈到一件意外事，当年整她时，慎之夫妇很是厉害。

下午游 600 米。

2004 年 6 月 9 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续看《信集》。1946.3.5—6 信，读《妻》有感：43.4—45.6.人生难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经历的两大悲哀生活。唸给玉珍听了（她对出版此种私信，很是怀疑）。

薛京来，为陈高桐事给习近平信，没有收到，再写一封。

下午游 600 米。

今年夏天仍去怀柔。关于房子事，志勇来电话，让薛京拟信稿，致温，也不定有结果。

晚上申生电话，徐跃来京。

2004 年 6 月 10 日（星期四）晴 室外阳台 38ºC

今天完全是夏天味道。五点起床。续看《信集》。总有个别人名记不清楚了。

上午姚监复来，给网上张玉凤谈毛接班资料，并有关林彪致江青信之真伪。他今年三月去看过赵。两人有合照。因美国《世界日报》有报导，赵病危，拟了封公开信辟谣，公布这张面带笑容的照片。完全是维护党的语言。我赞成寄出。他谈到面带笑容是听到我说：历代总书记不作检讨的，除陈独秀外，只有赵了。因而高兴大笑也。

丁东和徐跃来（薛京亦来），谈《大哉李锐》集事。新的目录、文章和诗的作者五十多人了。应快出。徐让我写出版公司招牌并他的“汉唐人家”。《李谈毛》稿快交。丁东说，《慎之文集》已销出二千多套了。丁东给我张钦楠[6]著《读史札记》，比吴宗熿的好，又给傅国涌的《百年寻梦》。

下午游 600 米。

2004 年 6 月 11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续看《信集》。小妹是花了大功夫的，没有一种“历史责任感”，也难做此事。

薛京来，保志回京事很着急。给赵的秘书通了电话。同他谈这两次聚会情况，我认为三大件搞清楚：真实的历史；理论（马——毛）影响 20 世纪；党是个什么东西？

下午游 600 米。今天很热。

2004 年 6 月 12 日（星期六）晴

昨夜服眠药，六点起床。《信集》中册只剩尾巴了。1947.3.13 我的信大谈夫妻生活以政治为主，小妹的“编者感言”大加议论，则庐山会议后范的揭发是完全合理的。并谈到范一次到周家，陈毅在座，说“老夫老妻离什么婚呵。”总理即正色：“嗯，这是大是大非呵。”“父亲的晚年应该说是走出了这个误区。他和玉珍妈妈很难在一起研究什么政治问题，更谈不上以政治为重心，开展自我批评。但是憑着玉

[6] 张钦楠：建筑学家，网上有介绍，没提他的《读史札记》。他的《读史札记》写得不错。丁东向李老推荐，张钦楠也拜访过李老。——丁东、邢小群注（2017 年 11 月 26 日回复李南央询问）

珍妈妈对他的那份絮絮叨叨，吃饭、穿衣，用药、打针的‘生活琐事’的日复一日，永不厌倦的关心体贴；憑着‘六四’后父亲处于危险状况时，玉珍妈妈打点好衣服、药物，时时准备着和老头子一起坐牢的感情，终于彻底征服了父亲。他对我说，他晚年能有这样一个老伴儿，他很幸福。”这一段让玉珍过目。

下午游 600 米。同胜利手谈多局。

安林晚上来，黄乃骨灰安在八宝山墙上。对联之事，征求我的意见。我将“半道失明，历经世纪沧桑变，一心为瞽，创建盲文耄耋翁”，上下句前面各加四字：艰苦奋斗，目障何妨。

2004 年 6 月 13 日（星期日）

六点起床。整天无客人。将《中册》看完，续看《下册》。真是将人拉回到当年情景，不胜感慨！

胜利送来泥鳅一袋。

玉珍接到米脂县书记张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电话，建水库求援。因预先有准备，回答李某已无能为力，人家不买账了。县长（王丽华）前次招待江妻受到好评，可向她求援，“一句话就解决问题了。”

2004 年 6 月 14 日（星期一）多云

六点起床。续看《信集》下册。小妹许多“编者感记”，很是得体。

傅依明同平江县宣传部长黎耀辉，原文化局长童升平来。杜甫祠在修复，我写的匾额已挂上，现在要一副门联悬之大门。记得他们寄过一封信催，现在等着拿回去，只好答应。老傅谈现在买官卖官成风。

薛京来，中央党校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想去浙江事，给习近平信没收到，只好再写一次。

收到西安一部队离休干部信（王文吉），很是看重我，寄四份尖端材料。“历史反思（之一）”、“农民起义与相似农民起义”、“江泽民的幕僚”、“本人上书”。

下午胜利来，手谈几盘。

2004 年 6 月 15 日（星期二）多云

五点半起床。续看《信集》下册，只剩下一少半了。

上午朱厚泽夫妇来，先同他谈西安部队离休干部王文吉寄来信件事，也认为有点“戒心”为好。又给他为三峡致胡温信。谈到十二大时，赵推荐杜导正事。他还谈到细节。部队进城时，曾同万寿路几个中青年去送过花篮事。同耀邦关系，经济上确谈过，难以共事。田纪云在生活会上也谈过此意。又谈到光远信任的学生何　{休}（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之狂妄。郑必坚之御用，自己现在又称乃新自由主义者（过去是“死不改悔的马克思主义者”）。玉珍热情招待，吃好水果等。谈一个半小时离去。

下午三点杨继绳来，为张宣三物色一帮手事已解决。取走近作四篇并 24 首诗，不能公开发的即内部发。还取走 1987 年 7.11 致邓赵信，并陈友群讲话等四件。谈到最近田纪云请《炎黄春秋》杜等几人吃饭闲谈：到医院去看赵，赵未见（保护也）。田估计形势：树倒猢狲散，或不倒不散。胡较明白，心中有数，同温能配合好。自己准备有所作为（进秦城几年吧）。杨同胡锦涛清华同学，低一班（水利系与动力系），胡入党时，因家庭关系，第一次未通过。文工团舞蹈队的。同吴官正也同学。同胡有过来往。我谈到如钟沛璋同江样，找几人同胡谈一次。

2004年6月16日（星期三）终日中雨

六点起床。整天看《信集》下册，只剩小尾巴了。

玉珍到复兴医院看病，血糖稍降。观电视团伙偷车事，为满起停车不放心。

杨继绳送回各件。知道邓力群下台详情了；谈还去过小平家，将之送到门口。

下午游600米。雨天路上车甚挤。

2004年6月17日（星期四）阴

五点起床。《信集》下册看完。小妹最后的“编者感记”总结得很好。又唸了一段与玉珍听。

上午作字五幅。为杜甫祠堂对联两幅，请四益代劳，不能都贪污，其中三吏三别（原是我提了一句）写上“陈四益撰”：（为宣传部长、文化局长各一）

三吏三别生民泪，秋雨秋风仁者心。
千秋痛感茅屋叹，百代犹闻酷吏呼。

汤洪熙来信，要“上九华山”那首七律，特用大纸书之。

下午游600米，遇王仲芳，谈在青海关了六年，是林彪干的，要写成书。鼓励之。又遇沙蕨夫人，沙今年一月去世，要我题辞文集。

傅依明等四人来，取走字幅，并赠《其人》等，谈买不到。谈平江99%的人拥护我（老红军将领影响不大）。要他们思想解放，弄清历史、理论与党三大问题。

吉林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经《炎黄春秋》送我长白山野蜜，治喘。

2004年6月18日（星期五）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九点到八宝山向牧惠告别。遇见邵燕祥、朱正、丁东夫妇等，一些不认识的人来招呼并照相。

同宋晓梦、许医农一起回家。她们很关心我的身体。最近几篇东西，包括三峡上书给她们一阅。晓梦将三峡件带走。谈到要写《其人》的续篇，这几年的活动写出。小妹整理的《信集》让医农带去审定。许详谈她当年在柳思影响下参加革命活动情况（柳是她的教员）。留她们午餐，满起送她们回家。我下午没游泳。

清出一些带走资料，有备无患一大堆。明知不必，还是要带。晓梦电话，下午五至六点看凤凰卫视。北大哲学系90年。

2004年6月19日（星期六）阴 到浩华宫

六点起床，带走的东西作最后整理，药物等玉珍早已收拾好。浩华宫在顺义的路上，路上走了一个小时。

这次活动是华贻芳组织的。有朱厚泽（夫人未来），钟沛璋夫妇、李普夫妇、华的夫人，主人是孙大午夫妇。浩华宫原是东郊农场，已荒凉由私人改建成果园与近百人的平房宾馆。有网球场、钓鱼池等。午餐后休息，下午三点聚谈。

华告我，原拟请杜老来，杜对孙有点看法，觉太张扬一些，因此没请。

厚泽发言，首先谈到杜老意见：韬光养晦、隐姓埋名。觉得不必如此。任务是建设新农村。前人梁漱溟、晏阳初都从事过（毛是革光了再说）。应举起这面旗帜。对当前大势暂搁下，不张扬。根子在两

个决裂（《宣言》语）。过去财产关系搞烂，不断运动。25年来不像过去搞运动，但作法仍未根本解决。人性破坏，“一半天使”，剩下“一半野兽”。

大午被问到坐牢的原因：当时周正毅案闹得厉害，白克明下令抓他想邀功，以转移视线。北大的讲演有影响，白认为定要出事，县里也有看法。被捕好，县里态度较好。所讲同一号文件吻合（县委无此水平——放出来后谈的）。中央一、二台都同情（《人民日报》、新华社《内参》都同情）。（厚泽送大午一本《B模式——拯救地球、拯救文明》，东方出版社）。

沛璋谈：认真合法经营，建新农村。搞掉一切传统乃真危机。为什么信法轮功？西方宗教有凝聚力。中国资源有限，能学西方？学美国。台湾问题主要在六四影响，将台湾老百姓推向台独。“和平崛起”？人与自然、人与人、国与国和谐相处（博爱、仁义，过去天天斗）。

李普谈：建新农村，越过县书、省书能行？“你们这些楼房，都是剥削来的。”安全发展大成问题。毛反封资修，白纸好画图。

<我谈>这二十多年的变化。从而讲得必须弄清历史，从各种个案——人、部门、地区等到整个形势，一一弄清（之后又提到理论与党，三大问题是近来常谈到的）。孙大午也是个案，问题何在，要弄清楚。

大午谈：干了20年，荒地开出来，种树、养鸡、猪，学校、戏院、宾馆、医院等，各种加工、工业、沼气，国家没给一文钱，不动资产1.1亿，2000亩不在内，流动资金5000万，总共21—2.2亿。根本是政治问题，政府管制。给空间，农民能富。5000人，100人种地，其他工厂、各行各业（16个工厂），乡村社区，居住者有其田。过去只准种地也。三农是政治概念，政府限制造成。要按自然历史发展，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我很安全，被抓是个顽笑。我是共和主义者（共和、共性，和而不同）。历史不能否定只能批判。是改良主义者。成克杰、胡长清不该死，送礼制度造成无官不贪。江泽民走了条不归路，企业家哪有合法者，不偷税不可能。农牧企业不收税，现在税法多不适合国情。谁有权谁有法。土地在谁手上？法律维护权力。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共同方向？如何加快前进步伐？开放自由就好办。江是主要矛盾，江下就好办。十年之内会变——较乐观。

华贻芳谈：从现实问题出发，摊开来谈。92年剩下邓一个人声音，无比较选择。胡赵已下，邓一人说了算，无参照系，党变成一个工具了。向社会民主党转变，找出路。

晚餐后，做脚按摩，大家躺着，边看电视。

因床等不适应，睡得不安稳。玉珍说，只有家里舒适。

2004年6月20日（星期日）多云

六点起床。早餐前，大家在园中略散步。九点开始漫谈，李普写有一篇“小脚女人自况”，不敢随便讲话也。《历史的先声》居然被禁。

华贻芳谈：①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从光远处未拿到精髓东西，得到两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强调民主，突出生机。否则亡党亡国（普：中共不亡，天理何在）。②改革开放则指明：党政企分开，走向现代化，不能背离三中全会。耀邦贡献，十二大，什么叫民主集中制，党章中砍掉“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制”。取消“党委领导下”的企业制及学校等。③取消政治部，是害人部。④科协86年开会，科学家领导就行，还要什么共领导，不要每个本本都写这句话。经济搞活，二道贩子好。生活在中关村，久盼资级民主革命到来：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与法治（一个声音）。竞争（过去党叫干啥就干啥）。代表人物万润南，同万结交。自负盈亏，自筹资金，赤条条来去。万现在纽约开出租车。曾婉言拒绝康华投资。全体员工支持天安门：骨硬、血热、头冷。李锡铭谈六四时说：“没见过有谁像万，真了不起。”万谈过：中国要出现一个中产阶级。感谢耀邦在六四前创造的大气候。《希望的火光》，赵调查中关村的书。六四

实质乃以邓为首大资级代表人物（实旧权力中心）以坦克摧残民主革命希望，为权贵资本主义（官僚垄断）铺平道路（学生反对官倒）。⑤被摧残中产阶级成不了气候：91 年 15 号文件扭曲中产阶级——非公有制企业，由官僚、公有领导资产阶级化，非公受到歧视。⑥南巡讲话。否定邓改革，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体改销声匿迹。邓质芳［方］在香港办皇权公司，十三年来大复辟大倒退。中国前途（大午——都往前走，后人总要做点好事，符合历史潮流）看不到光明前景，但有希望。耀邦说过："2049 年中国能否看到希望。还是有希望的。"受压迫摧残最重的人，会出来造反的（这是第一次听到华谈话）。

厚泽谈：集团代表上来，定要代表此集团，作各种表演。理论务虚会时，薄就同耀邦分道扬镳了。赵承认，经济反左，思想反右。乔木大批经济右了时，赵顶住。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时，经济、科研、农村不搞，批耀邦自由化，赵未发言。耀邦反左是维护改革全局，光经济顶住不行。赵说过，两年来就看到总书记有问题。赵说，胡没当过家。86 年政治体制改革事，宣传邓意见，陆定一发言是导火线。杨尚昆在生活会批陆定一（邓发了火）。

耀邦下台，我谈到首先表态事，当时贵州让报社起草电，问赵，赵说不要表态。

大午说：中共实质已不存在，还有主义？目标？只承认统治形式。专制主义在人类历史上将要终结，不会超过 50 年。10—20 年，必然性与突发性。世界潮流已到专制主义结束时代。六四平反会是大转折。现在利益集团也与时俱进，几大家族在体改后，合法化就行。

厚泽：对六四还不如 25 年前对文革看法，还没成熟到那时候。六四，被动、主动改，突发事件再镇压。当年 38A、28A。上访问题。徐水县 300 人，遍地干柴，一个火种（突发事件）。四五之后谁能料到出六四？

午餐休息后，四点半回到家里。宋晓梦电话，让看 5 点到 6 点凤凰卫视，北大哲学系历史情况。晚上李宗贤、薛京来，谈李维维冤案。

2004 年 6 月 21 日（星期一）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还有信件。小妹电话，26 日下午五点到达，忙忙同来，入医院实习，7.14 回美，她 16 日回。7.1—6 去上海。让满起去接。苗苗来过电话，玉珍电话问到机关。苗苗已准备好退休。

翻到摘录的亨廷顿一段话："处于权威危机中的统治者，将会迅速地变成真诚的改革者，他对改革的真诚来源于他对保住权威，保住权力的真诚。"

毛、邓皆专制的强人政治，毛彻底失败，邓转到市场经济（从而出现中产阶级），但决不放弃他说了算。

应改江一封公开信，谈几个根本问题，与当前可怕的腐败形势等。我们这些人能做什么？三大问题：彻底弄清楚历史、理论和这个党。唤醒民众，警告当局。多年来自己做过一些事，上书、个别人具体问题告诫，送有关资料等。

弄清情况：几大家族、权贵资本主义、法轮功问题、腐败形势、危机，港台问题。钟沛璋为台湾问题上书，昨天临别时给我看了，我予以支持，并建议经济上更开放海南与福建，让台商来放手开放[发]，让台湾人当省长、副省长。

下午四点前到顺峯餐厅聚谈。到杜老、厚泽、光远、长江、吴象几对夫妇，并吴明瑜、刘勘、华贻芳、韩钢等。韩谈，江已收回全权，四全会拟成立安全委员会，自任主任。常州铁本公司问题，胡去呆了六天，低调处理。现在意识形态全面收紧，认为 1987 年（包括 86 年）没掌握好，自由化泛滥。1989 年仍是意识形态问题，定要把好此关也（胡忌讳王纲同江间的联系）。大家漫谈江上九华山拜佛。所谓

崛起问题，自吹自擂，想当国际领袖。似可左、右联合。科学发展现针对13年而来。

我谈写公开信问题，李普、吴象支持，当年邓续任军委主席两年即退了，江也到了两年。没有展开谈。周正毅案中有案，给江儿二亿，周本人贷了八亿。七亿交际费都给了谁？上海电话等抗议者27万人。保护程维高（副省待遇，刘丽英生气）。又谈到张玉凤回忆有关毛的身后交班（当年秦川说张交他的材料可能即此件）。

（关于公开信问题，韩钢23日说，有人觉得此举可能导致更对胡不利。）

我谈昨下午看的电视，哲［北］大哲学系变迁，蔡元培邀请从胡适、梁漱溟到冯友兰、金岳霖，中间还有李大钊、陈独秀影响，以及汤用彤、张岱年、朱光潜等人影响。西南联大时百家争鸣最好，38—46培养了72人，内有世界逻辑专家王浩等。49年以后就斗争不已了。

2004年6月22日（星期二）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张明远的女儿送书来，写父亲的《我的回忆》，女儿为父亲当了16年秘书。原来北大学物理的，长期教书。谈高岗问题，第一次自杀用手枪，被赵家梁阻挡。同陈（陈云——李南央注）谈设副主席，是商量口气，后来说是陈害了他，“勾鼻子商人”。最近有转机，李立群一直上书，六月十一日赵洪祝去看望李，称高为同志，此事须很好研究。

下午游600米。

2004年6月23日（星期三）

五点起床。睡得不大安稳，中午也未睡着。

浏览报刊，偶翻《其人》，材料利用得较好。翻“张明远传”中女儿的叙述。这个女儿对得起父亲。

上午薛京来，房子问题，国管局长已批“尽量照顾”。交给胡、温转钟沛璋的信。李宗贤为女儿一堆告状信件，直接寄萧扬处理，写了封简单的信。

下午游600米。四点韩纲［钢］同菲力普·萧特夫妇等法国电视台共九人来到（原来只说夫人找我谈毛）。只好接待，整整花了两个小时。

蔡德诚来，交张玉凤的资料。谈蒋彦永被捕，女儿在美国控诉。夫人已放出。谈取缔法轮功时，《人民日报》文章有五条：领袖崇拜、精神控制、为害社会、聚集财富等，如同这个党也。

2004年6月24日（星期四）

六点起床。呼吸不顺。看书、翻资料都不对劲。玉珍让我吸氧一个多小时，稍顺当。

下午游400米，很勉强。游200米后，稍休息了一下，空前之举。

2004年6月25日（星期五）多云、阴

六点起床。四点后睡不安稳。补记日记，记错了一件事。

八点玉珍陪我去医院，看内科，血压等正常。检查心脏，照X片，肺部正常。又看中医，拿了一堆成药。遇见厚泽夫妇（拔牙），谈到生活会让吕东、宋平参加，攻击耀邦在人事与经济方面不听陈的话（遇见袁宝华谈起的，袁同邓左是好友）。遇见光远来打针。谈郑必坚是郑孝胥后裔，其夫人乃伪满时公主行列。

下午游500米，较正常。玉珍让服安茶碱。

盛禹九和朱育莲来，盛赠我港版《列宁主义批判》（苏垮台前写的）。同朱谈字画收藏，让观仅余的翁同和［龢］册页等。又观王申生三副油画像。朱收藏数百件当代字画等。答应为他们二位写字。

何长工女儿何光璠、廖材生等三人来，一批干部子弟成立了一个中华英烈基金会，让我当顾问。李劲祥有介绍信，大概也参予此事。

2004 年 6 月 26 日（星期六）阴

五点起床。中午未能睡着，精神尚好。将几天的日记补完。以后要做到按天记。

翻看杂件、资料。胜利、小玲两家来，一起午、晚餐。

下午游 600 米。开始两圈呼吸不太顺。

晚上七点小妹来到（飞机晚点半小时）。忙忙从东海岸起飞，要晚十点才到。带来些药物，谈布什困境，大受攻击，支持率 48%。有时讲话不成体统，似神经不正常。朱正来，看完范的部分日记（小妹交他的），写了八千字的序言。带来美国纪念李慎之会的光盘，内有我的讲话。小妹还买来一个小型新式收录机（made in China）。

2004 年 6 月 27 日（星期日）多云

六点起床。翻看《开放》等，小妹带来十本。

上午及川淳子来，她在进行“李锐研究”，已写出几万字初稿，前言已翻成中文，给了我一份，还有几张问题，我一一作答，如“为何取名‘锐’”？我从“万国瑞”回答，让他［她］大吃一惊。川口孝夫重病，《实录》日译本拟由她续成，也应命给川口写了封信。还给她几篇近作并《共和国早期故事》，谈了必须解决三大问题（历史、理论、党）等。她很是高兴，满载而归。

小妹、忙忙来，此次带来一美国女同学，1.76 米高，可说长得粗壮。玉珍准备了极丰盛的午餐，十几个菜，季诚龙的孙子（忙忙小学同学）也来了，从英国回来，学电脑。

2004 年 6 月 28 日（星期一）

六点起床。续翻《开放》等。我的十多首诗在《动向》、《争鸣》隆重刊出，附有照片。小妹带 560 美元稿费。

满起同廖嫂到医院换了氧气瓶。

下午大妹和杨仁两女儿并渝生的丈夫来（航天部工作，已退休）。小妹来，谈《信集》出港版，同原件对照排印。又是丰盛的晚宴。

同小妹谈到申生对那张齐白石的“鹰”的关注，从而担心幺幺［么么］、玉洁万一争“遗产”事，小妹向玉珍建议：由我写一交待后事的“遗嘱”，以免麻烦。

2004 年 6 月 29 日（星期二）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玉珍为我买电扇，只 110 元。吸氧。

上午奚弘、薛京来。奚谈新疆王乐泉的情况，很是腐败，山东人，有宋平和江的后台。过去送过材料与尉，尉（尉健行——李南央注）也到新疆查过。竟升为政治局委员。

下午游 600 米。

奚弘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政委郭刚与儿子郭晓东来。郭已 74 岁，在新疆 50 年。原来是地委书记，耀邦到新疆时很看重，后直升兵团政委。帮过奚弘的忙（打官司）。为儿子能留京事，让我转信与

贺国强。儿子现为自治区经协办副主任（当过县委书记），在开发银行挂职。六点到新疆办事处晚餐，吃羊肉串等。相谈甚融恰［洽］。读过我的书。送近作二篇。许多问题看法一致。

2004年6月30日（星期三）雨

五点起床。再翻小妹的《这样一个母亲》。接两起电话，《华盛顿邮报》和路透社，问我是否安全如故。大概是蒋彦永被捕后，谣传甚多。

薛京来，带发平江与贺的信。同西安王文吉通电话，谢谢他寄来的信与资料，并寄出近作五份。

2004年7月1日（星期四）阴、旁［傍］晚雨

四点醒来，五点后睡着一阵起床。

上午朱正来，谈小妹整理的“信件”，改名为“昨日书”，我考虑加“父母”二字。一致通过。朱正写的序言八千字，小妹读了一遍，延安思想改造实精神污染也。

玉珍和大妹到党校威威住处看望，带了一堆食物等。回来午餐。谈到房子甚好，四房两厅。大胖帮助付了暖气费四千元。

下午游600米。

2004年7月2日（星期五）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李普来，交我一叠《南都报》的材料，任、吴二老的信件与发言，这并非地方事件也。他给二老信，鼓舞之意。

2004年7月3日（星期六）

五点半起床。

上午陈砚发来，又交两本《仿佛有风》，序的草稿。要赠一万元，坚决不收，发了脾气。

胜利、满起两家来，包饺子。

下午游600米。同胜利手谈，到晚上九点。

2004年7月4日（星期日）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刘清夫妇来，又送一本《刘清记事》。夫人有糖尿病，还是每年到云南避暑。“记事”中有当年“一二一”运动情况，他参加领导的，谈伯克回忆录夸张了自己。

朱维民来，明天张爱萍有个书画展，惜不能参加。对申生的大画像，觉得不错，但还缺乏“灵气”。幸亏玉珍外出。他赠的油画（风景）挂在房内。

孙轶青着人送来一箱荔枝。广东开会（我没去）带回的。送一袋与安林。回赠女儿从日本带回的点心。

这几天总觉气不够用，玉珍为我输氧。老年病乎？

2004年7月5日（星期一）

六点起床。浏览《刘清记事》，内有我的一篇序言。老同学一生总办实事，49年后一直未离本行。为中国的船舶事业尤其出口，是有贡献的。

上午薛京来，《仿佛有风》序言作了点修改。

似小有喘意，仍吸氧一个多小时。觉累，睡得也不大好。改序言。

下午参加《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发布会。

2004年7月6日（星期二）

六点起床。将序言又细改一遍。

上午陈砚发和平江女企业家张佐姣及其助手来。张在香港搞房地产发大财，只三十多岁，人也秀丽，大办慈善事业，办学校。名片共有十六个头衔，主要是“龙之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还是“湖南理工学院客座教授”，在读英国的（通讯办法）MBA。台湾也有来往。助手是武大毕业的（女），让我题辞。

下午游600米。

2004年7月7日（星期三）

六点起床。序言又改了几个字，写了鼓励话。

上午张钦楠的保姆送来十本《读史札记》，十分高兴，即回赠近作五份。却忘记付款，即电话丁东，请他先垫付。这本书正在看，写西方几个发达国家的革命史和改良史（包括日本）、俄、中革命教训，西方和中国封建时期的历史，以及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再认识。这正是我多年来关注的问题。

上午电影局来拍三峡的片子。折腾一上午。从南宁会议问起，直谈到1996年上书。谈黄万里和张光斗与钱正英。邓如何抓三峡上马等。五月廿四日给胡温上书，给看了。将我的《论三峡工程》（85年版与香港版）在镜头前展示开：“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还谈到1996年上书，让三峡停工事，朱镕基回电话：照顾大局。中国基本问题在缺乏民主与科学。

2004年7月8日（星期四）

五点起床。整天挤时将《读史札记》大体浏览一遍。有些观点还不完全到位，如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党的问题等。略作了点摘记、要点，以备明日之用。找出1986年谈东西文化的文章。

上午陈砚发来，取走序言，并作字两张：“佐姣学校”，“六味斋”。

小妹、忙忙来，中午吃饺子。到王昆郊区家，真是意外之事。王极看重《其人》，买了200本送人，送光了，还要买。周巍峙住在城内。王已过八十了。

老马前天电话，邀去延庆住两三天。杜导正电话：十二日聚会发言中性，有官场中人。任仲夷老写了篇长文论民主，甚好，即刊8期。

下午游600米。遇崔军，告《田夫之子》序言已刊《炎黄春秋》7期。

2004年7月9日（星期五）阴

六点起床。清理带走资料并《读史札记》（准备送人）。准备发言稿，讲点什么。

满起、小妹和忙忙准时到，李春光七点半到，即动身，八点一刻即到了清华。（原准备路上走一个小时，怕堵车）徒步到开会的地方。唐少杰（清华哲学系教授）接待。这个会议名称叫“文化资源与中

国现代性”，7、8、9 开三天。到会场才收到大本文件（第一天是传统文化，第二天是五四运动，第三天是文化大革命，回来翻看才知道）。今天由曹天宇主持，除麦克法夸尔谈自己论文（“文革对政治文化改革时期的影响”），冷溶（“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和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讲了一个多小时外，其他人刘笑敢（香港中文大学）、陈来、刘东（北大）、廖可斌（浙大）、许纪霖（华东师大）、林春（曹的夫人，英国）等，都是简短发言。我上午讲了不到半小时，下午又讲了几分钟。总的谈定要弄清历史（中国这一百年尤其 49 年后 50 年）和那些影响我们的理论。东西文化自古以来的区别。马列尤其列宁主义的错误（普列汉诺夫、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理论，历史证明是对的，等等）。毛为什么革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他紧跟马列斯，有自己的乌托邦。一开始，我就唸了胡绳的“八十自寿铭”。结尾讲了邓是半个毛泽东，对江讲的三句话[7]。

刘笑敢坐我旁边，说他的夫人是周克（上海老组织部长）的女儿。周很感激我（1983 年到上海调整班子时，大概对周很公正）。同麦克法夸尔叙旧，我的文章（《如何看待毛》）反映很好。同许纪霖握手，写李慎之的文章好。

归途在车上，李春光同我细谈了曹天宇其人过去的情况。科学哲学的文章有国际水平，受国内外的好评，人极聪明能干。父亲是旧社会药铺店员，同蒋经国治上海时有什么瓜葛事，作为历史特务在狱中关死。四个儿女都是“黑五类”，靠母亲三四十元养活。都好读书，现在是四个博士，有的在国外。

2004 年 7 月 10 日（星期六）晴下午大暴雨到夜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气仍易短。早饭后吸氧。

书房太乱，有的要件找不到了（如《李锐谈毛》的目录，上海徐耀［跃］催稿）。

胜利和小玲来，中午吃自制的羊羯子，并不亚于馆子里的。

同胜利手谈，晚上八点结束。不乱进攻了，有进步，曾大胜两盘。

周倜来，送他的大著《边鼓与印痕》十本（我写的序言）。晚上给隔壁老刘并何定各一本。用“香港天马出版社”书号，自己经手印的。谈现在出版办法甚多，封锁不了。

下午游 600 米。仍有气短，用“都宝”两三次。

2004 年 7 月 11 日（星期日）整日阴雨

五点起床。翻周倜的书，有两篇写耀邦的文章。

上午小妹与忙忙来。整理全部照片，有几千张也。金老的女儿带长孙来（父母在美国，5 岁出国），1.9 米高，重 100 公斤。现在美国读电脑，普通话同国内一样，有个俄国女友。

下午游 600 米。吸氧。浏览几天报纸。

2004 年 7 月 12 日（星期一）晴间多云

三点半醒来，即睡不着了。五点起床。浏览几天报纸。

上午九点参加《炎黄春秋》座谈会，到二十人左右，老人只有李普、厚泽、吴象等，其他是特约编委和少数在位者。杜导正谈挂靠已正式解决。费孝通尽了大力，今后要加倍谨慎（以免触礁）。仲夷长文谈民主，但三权分立一段得删去。

让我第一个发言。先唸了一段伯黑克利《论雅典之所以伟大》（公元前 431 年）中一段话。开头是：

[7] 即：邓小平对江泽民说的：“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李南央注

“我们这个政体叫民主政体，它不是为少数人，而是为全体人民。无论能力大小，人人都享有法律所保障的普遍平等，并在成绩卓著时得享功名，担任公职的权利不属于哪个家族，而是贤者方可为之……”。然后唸《读史札记》的目录，作者何人。从必须弄清历史（近百年史）及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不同。随后又唸胡绳的“八十自寿铭”，附带谈我同他（送书）的关系。又谈黄万里。最后谈关键是这个党的问题，自己的经历，党无法无天惯了（关我八年，为什么关，为什么放，无人一言相告）。党必须在宪法之内行事。谈列宁的影响。

李普谈，必须行宪政，不要革命家。革命产生暴力专政。谈宋教仁（过去批判他想搞宪政），以党专政决非宪政。

王景山谈，鲁迅谈救救孩子，要救救大人，老子，都晚了。接着曾彦修指责7期刊文，廖鲁言算什么“才子”？华国锋文，对华评价太高，事实有不符处（此文张根生写的，乃有争议之人）。

宋木文谈扩大作者、读者群，刊物影响越来越大。讲真话，不讲套话。但又谈到六四问题党有结论，现没必要考虑，三、五十年后再说。文革回忆，互相揭发，也引起纠纷。

曲润海谈，刊物对象应是文化层次较高者。

饭桌上只有10人。我又谈了点往事细节，如宁都会议，毛朱矛盾始于对林的使用。魏久明说，第一次前委会议，只有林拥毛。吴思交我他写的文章《李锐先生为什么能够存在》。

下午奚青和小妹、忙忙来。他们一起到办公室，整理信件。带回王元化多封信件。一起吃羊羯子，胜利主烹调。

2004年7月13日（星期二）晴

昨夜服眠药，睡得甚好。六点半起床。中午又睡着一小时。上午丁东来，谈定暑期定要将日记弄好，极具价值。他和朱正帮助。后又同汪正球（硕良公司副总）来，谈定出诗词合本事照片集。薛京来，《李锐谈毛》稿本取走。为蒋彦永被捕事给胡、温、李信，应恢复自由，并各寄《读史札记》。玉珍赞成写此信。

下午游600米。游完到办公室，小妹和奚青在整理信件，已分类入夹。示我样本。还有一封吴官正的端正毛笔信，谈寄《青年论坛》事。

收到张钦楠信并文章“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几点理解”。在细看我的五篇近作，说我对毛直言不讳，非常赞同。

2004年7月14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睡得不错。看张钦楠的文章等。

上午崔军夫妇来。玉珍曾电话告崔，要他找休暑期的地方（晚上电话，汪恕诚答应密云水利部疗养所很好）。交他《炎黄春秋》7期，序言已刊出。他很气愤电力出版社的为难，将李鹏为“国家领导人”，必须领导批准。于是将稿取回。谈到“李先念”电视剧中，李鹏说：“当年邓、陈、李选江为总书记是正确的。”向王林遗体告别时（我没去），李同他握手之冷淡。谈话间，张青义来，于是介绍牵线，让张操办出他的《田夫之子》。张交我《见证历史》（“大跃进”、“庐山”、“毛晚年”三书摘编）打印稿，江西已同意出。此事我全忘记了。书名觉得还可再考虑一下。

下午游600米。呼吸不畅，300米后才好转。正吸氧时，张定与何定来了。张交我《耀邦传》李公天代拟的序言。何定已将周倜书中两篇谈耀邦文交张了。

2004年7月15日（星期四）晴

昨夜服眠药，六点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吴文焘来，91岁了，拄着拐杖，上下电梯需人招扶。谈49年后经历，59年戴了右机帽子，反毛严重，62年后仍保留处分，78年才平反。在外文局离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团圆》，50万字，几个家族故事，写出当代历史变动，运动情景。几个出版社未能出版，找我帮忙。当然应当帮忙。留下稿本。

王建国和薛京、小妹、奚青、程真来。他们谈定《日记》推出事。将1982—2003共27本及之前的11本原件（从丁东、朱正处取回几本），全部交程真扫描印出（王建国原印出的边角漏字）并对照成铅印本，再作校正。一起在附近饭馆午餐，菜很丰盛，八个人才180元。

潘荻着人送来两本《开放》，她上次送来的几份有关中央乐团等告状件，昨天才翻看了。

下午游600米。小妹回悌忠家。玉珍告我，她们曾谈及借隔壁房子事，以及小玲、维娜几个孩子并父母经历。

7月13日《参考消息》美国兰德公司认为中国经济有8个陷阱：①失业、贫困和社会不安定。②官员腐败对经济的负面影响。③艾滋病和非典等传染病。④水资源不足和环境污染。⑤能源紧缺和能源价格。⑥金融体系和国企脆弱。⑦海外投资缩小。⑧发生台海冲突。

2004年7月16日（星期五）晴转阴

六点半起床。睡得甚好。

小妹今天回旧金山。八点电话告她为蒋彦永写信事不要外传。

李劲祥从湖南回来，寄来《情况反映之一》，谈湖南干部情况，省委领导在文革后曾由王治国、赵处琪——刘夫生、毛致用，“山西帮”控制。外来的王延春和地下党受排斥，一批优先［秀］干部在运动中受排挤挨整。谈杨正午排斥外来干部，结小圈子，同周伯华都有经济问题。

下午游600米。上午曾吸氧，呼吸总不顺，简直不能动作，解手都气促。

2004年7月17日（星期六）晴转阴

四点半醒来，睡不着了，五点多起床。

浏览报刊。小妹上午电话，已回到家中。

昨天潘荻电话，老将军沈启贤很想同我谈谈，约定19日上午约李普一起到她家。

度暑假的地方，玉珍不想再去宽沟，北戴河太远。崔军告之恕诚后，汪很照顾。薛京约定同玉珍19日到密云去看，疗养处在一个小岛上。

下午游600米。上午吸氧。

2004年7月18日（星期日）小雨转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刊。整日打赤膊，身上仍有汗。15日我不在，小妹、江［嘉］楠（金老女儿）和玉珍一起闲谈，说起此楼老头都先走，夫人都留下等，引起玉珍不快。小妹电话，“信件”上册忘带走，晚上江［嘉］楠来取时，玉珍冷淡应之。

杨筱玲和胜利两家来，午餐吃饺子。将《晚年周》借予［与］小马。下午同胜利手谈。

2004年7月19日（星期一）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九点多，陈宗舜、马平、岳建一（《工人日报》主任记者，岳出书甚多遭禁）等三人来。电话中早约定的，我却忘了。共送十本书：《记忆》1、2、3、4，《人文随笔》、《高原大劫史》、《百年大转折》、《不死的火焰》、《灵魂洞》等（都是工人出版社的）。来不及交谈，一起下楼。李普夫妇在下面等着。

与此同时，水利部管理局长来，玉珍、薛京一起到密云水库去看房子（水利部疗养所），汪恕诚很关心。

十点前，同李普夫妇到空军指挥学院沈启贤、潘荻夫妇家，老将军热情迎接，门上还贴了“迎贵宾”的新联。三层楼，屋外有一百多平米小花园，开后门出去竟是大公园，亭台楼角，水上曲栏，且空荡无人，实在令人羡慕。我带了几篇近作，并《读史札记》、《重新认识马义》相赠。93岁老将军愤然谈到一件奇事：江上任不久，军委开会，坐在正中间，后面左右站着张震和刘华清，乃亲眼目睹此种场面也（潘荻补充，后来换了张万年和迟浩田）。老将军是陕南安康人，抗战时，在黄克诚处九年（当过团长）。为六四事，找张震谈过，张竟说，“没有六四，我们都完了。”在附近午餐。他们都认识杨纯，于是谈起我的往事。

下午玉珍还比我晚回，路上走了两个多小时，太远（房子不如宽沟），万一生病怎办？由薛京回话。只好仍住宽沟。

明天为杜老、光远做寿，两首寿诗交李普过目。

2004年7月20日（星期二）下午雨

昨夜服眠药，六点起床。满起接来佩珍，带来五个大包，都是食物等。

同陈四益电话，两首诗他小有改动，定稿如下：

杜老过九大寿：

农村包产大旗扬，睿智高瞻放眼量。
有幸居邻逾廿载，畅谈今古忆沧桑。

光远进九大寿：

唯有向钱方向前，吾兄高论及时传。
民营经济风云起，帽子横飞亦枉然。

光远诗原有“九州处处迎桃李”句，四益大概有看法也，改写了两句。上午一气写好，同时清理了下书柜，找出几幅别人赠我的诗幅。

下午四点前到西四金悦酒店，杜老、厚泽、李普、吴象、孙长江夫妇，吴明渝等已先到了。冯兰瑞、光远夫妇后到。我将两首诗悬挂起来，都很高兴。大家畅谈。我谈蒋彦永事（说我是后台），给三个人写了信，并附赠《读史札记》（让他们知道历史规律也）。又谈到昨天沈老将军所言奇事，并三峡信，如何批办等。李普大声骂起来了。华贻芳带来杜导斌一案的资料发给大家，勉强“缓刑出狱”。交谈到《人民日报》7月12日的大文章，没让新华社发通稿，大家认为这是为四中全会打前站的文章。在饭桌上，杜老有个总的看法：现在是两极在分化，贫富悬殊，形成权贵资本主义也。八点才回家。

下午两点游600米。

2004年7月21日（星期三）晴转阴

六点起床。吸氧，观六点半电视新闻。

上午看杜导斌件。借隔壁房子，签了字。

潘荻来，送两瓶“NoNi”汁，一种增进健康的药汁，南太平洋一个小岛上的植物制成，每天早晚空腹十滴。沈老将军服后见效，给我看了服前后的照片。潘一直不被信任，幸得老将军大树保护。选了个“文艺”新闻对象，却如此复杂。许多当权者胡来，尤好女色，许多演员逼得迁就（否<则>难以出头）。谈李德伦、乔羽等人作风，周巍峙夫妇“和稀泥”。江青骂过王昆。荒煤、冯牧等正派。潘在新华社被称为“女包公”。

下午游500米。呼吸不顺。

小关同钟教授，钟再次美国来，拟在国内办一所国际性大学，海南岛条件不行（我作过介绍），改在秦皇岛。已购地四千亩，贝律铭帮助规划，设计图册等已印出大本。学生8000人，即将开工。本人原学医，后改行教育。谈到玉珍的身体，小关和他都严厉警告：决不可吃稀饭，也不能吃肥肉，要多走路。

2004年7月22日（星期四）阴

六点起床。想起给朱育莲回赠条幅，写首诗为好，又麻烦四益改动了第一句：

谢赠兽王母子图

舆图万里一挥中，华夏江山气象雄。
晚餐移情偏爱虎，怜儿也不减威风。

原来第一句：平生事业 图龙（“图龙”费解）。

到隔壁空房看了一下，到处是小蟑螂。厨房搬过来，玉珍已同意。收到唐小毛一篇关于同杨小凯度过童年和文革时期的回忆文章。

上午八点同玉珍到医院，应召作体格检查。照完B超，验血后吃早点，然后作心电图、照片，到内科，检查起搏器的亦来，结果皆正常，心跳稍快一点。一直查了三个小时，十一点多才回家。

下午游泳，空前呼吸不顺，很像哮喘，游100米即歇一阵，调整呼吸，游得也慢，只游了300米。回来吸氧，并吸喷雾，才缓过来。

晚上宣奉华来（诗词学会的），为一右派鞠（82岁）没有落实政策，无法生活，交我一叠资料，转中组部处理。这类事何时能了？

2004年7月23日（星期五）阴、下午小雨

昨晚睡得尚好。早起后很小心，缓缓动作。

上午九点，丁东同张钦楠、傅国涌来，一直谈到十一点半。从蒋彦永事谈起，我主要谈党的问题，许多历史细节，从革命到执政，无法无天，绝灭人性，实质仍代表游民也。谈毛的种种表现，从马列学到阶级专政，从历代帝王学统治法术，发展为全面精神控制，直如宗教、君、师、神合一。这个党的遗产，神威、君威犹存，必须弄清人类、东西方、中国从古到今的历史总结及其规律。谈到《读史札记》的伟大贡献。傅国涌贡献在清出一个个个案，公之于世。傅说，我为他作序的那本书就快出版了。张还送我另一著作《阅读城市》。我强调必须总结、弄清这个党的问题。张和傅都谈到，中国历史上的“君子不党”，指“朋党”、“会党”等，同近代的党当然不可同日而语。我谈关键在“个人崇拜即邪教”，“文

革难道不是彻底的邪教？”毛的最大遗产还在这个党。古代君王统治能出现忠臣，顺道逆君，我们却不可能，铁的纪律，必须服从党。彭德怀，张闻天都得认错作检讨，我们都作过多少检讨，必须“忠于党”也。我还回顾延安历史，以及“唐纵日记”所言：“无一个内线”。死人无所谓，毫无人性。必须按照正常历史规律发展，但中国走上真正民主宪政道路，恐得五十年。傅说道关于林昭的记录电影，我说的一段话（主要谈到 1950 年“毛主席万岁”口号乃自己所加事），影响极大，现在的青少年影响尤深（此次采访我已忘记，丁东说哪天放给我看）。大家还谈到江的一些可笑情况。这次对赖斯说：我会慢慢将权交出来。

下午二点，玉珍同我到医院作 CT，是胸椎骨有点问题，并非肺部，她才放心。

丁东谈到，上百个民主党派正副主席，非党员只 4 个。张又赠我 20 本原著。——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4 年 7 月 24 日（星期六）晴、下午阴微雨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一早即吸氧，用喷雾器。

满起、小玲来，为消灭隔壁蟑螂买药物。谈到满屋占据的可怕情况，真不理解原主人如何生活的。

收到朱尚同寄来的文章《政治文明与绿色文化》（已刊《同舟共进》6 期）和杨敏之有关民主政治的五篇文章。杨是原湖南省纪委书记。朱又来电话（我也正拟同他电话），希望他能查一查杨、周情况。同朱正电话，《日记》印件他找不到了。同程真电话，《日记》原件扫印得一个多月。

下午游 500 米。呼吸不顺，慢慢游。

2004 年 7 月 25 日（星期日）晴

十二点醒来，睡不着，一点服眠药。半夜恶梦叫，玉珍忙过来招扶，竟然跌倒床下，幸亏她扶着。

整天翻看报刊，翻《杜高档案》（李辉寄来的）和他自己编写的一本。想起他的父亲李仲融，1936 年暑假在长沙一起救亡活动往事。又想起前几天收到唐小毛寄来的关于杨小凯的回忆文章。可以写两篇短小的回忆杂文。

玉珍一直催我整理杂乱的书桌。

这两天都在阳台小作活动，并作深呼吸。

2004 年 7 月 26 日（星期一）阴雨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翻《百年学人》。过去只看过自己同胡绳的两页。

大妹来，呆了一天。同她漫谈灼姐及其一家，以及她们一家“不问政治”。这回因送琬姐的香港友人书《李锐往事杂忆》，看到《我的父亲》等文而引起，一家人都不知道这本书。让看《留言》封底所列“全集”18 本书目，又让看吴思的《李锐为什么能够存在》文。谈到过去《龙集》、《实录》书稿等都寄过灼姐夫妇，不置一词。五个孩子没一个教育成功的，大胖受公公和琬舅影响较好，但也只听老婆歪话。一家一生是某种失败（大妹不知道白云受过处分）。谈琬姐及一家为人正派，但二妹夫妇有缺点尤其王敬之。（为人的根本关键在自私不自私，如何看待自己，如何待人。）向大妹大大发作了一顿。他们并不真了解真关心这个舅舅也。关心只是怕“出事”也。

2004年7月27日（星期二）晴、多云

五点半起床。吸氧，浏览报纸。仍觉呼吸不顺。下午只游了300米，游100米歇一阵。

秦川女儿洋洋送来羽翼的书《亮丽的星辰》，其人在秦家见过一面（到汇源果汁厂去过）。将我们的照片印上（一大堆“名人照”），时尚之一？同洋洋略谈他［她］父母亲关系，导致早去世。纪念文定写出。

2004年7月28日（星期三）阴转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上午薛京来，将安申义寄来有关洞庭湖防洪问题的信件给温家宝转去（原信改成铅印稿）。唐小毛有关杨小凯的文革前后回忆稿，也交薛一阅。

下午两点到游泳池去，出了大事故：因穿拖鞋，上大门台阶时，滑倒在麻石阶台上，前额扎破，大量出血，躺倒起不来，被门口服务人员见到，五六个男女赶来扶起。我尚清晰，用左手押［压］住额头。满起停车后过来，大吃一惊（当时我摇手不让他告诉玉珍）。医务室来人，用纱布包压好，然后坐车到隔壁305医院，上二楼急救外科室，将血迹洗去，打麻药四五针，将伤口缝好。出手术门时，玉珍来了。同游泳池一服务人员（王浩）一起到北京医院，看外科，并照CT，结果只是外伤，脑内无影响。前几天照的CT，也无其他问题。玉珍才算放下心来。一周内不要多看书报并电视，多休息。

回家后，头部隐痛。

晚上一直休息，电视只是听了新闻等。

上床前服眠药。

蒋彦永的儿子同满起通了电话，有人守着。

2004年7月29日（星期四）早晨上午阴、小雨，下午晴

睡到近七点起床。早餐后吸氧。半夜恶梦惊叫，玉珍过来。

不敢多看书、报。薛京带来“再干一个二十年”的复印件。整个精神、基调是好的。

中午睡着一小时。下午三点唐小毛来，谈她同杨小凯当年来往。陈素（杨母）和唐麟（唐父）都是杨小凯被捕一个多月后，先后自杀的（唐麟自杀存疑，唐被捕过十多天）。被认为是杨小凯的后台（那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认定杨小凯写不出）。又谈到唐亦安（琬姐二女儿）同杨小凯是一案，她在北京被捕，杨在武汉被捕。唐小毛答应将当年有关情况详细写出。

程真晚上送来82—83年日记扫描两大本。

2004年7月30日（星期五）晴转多云

睡得较好。近七点起床。两眼夹鼻处和下泡红肿，大概是外淤血。早餐后吸氧。上午魏久明来送重要资料。朱正、许医农来看望。

大妹来，见我大吃一惊。满起送去看望威威，玉珍又买一罐食用油并食物。

下午两点半到医院，外科换外敷纱布，发现缝了9针。下周三可揭去。电梯遇见曾卡明，也让吃惊。肩肘尖照X光，骨刺很大，肌肉萎缩，打了封闭针，可以止痛了。这是玉珍的主意。骨科大夫很负责。

盛禹九寄来“怀田家英”文。

2004年7月31日（星期六）晴

盛禹九电话，他的“怀念田家英”文，提了意见，以后再谈。——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昨夜观足球中国与伊拉克之战，3:0，看到十一点始上床。四点半醒来，五点多起床。玉珍过来，不觉又谈起有关小妹情况，她仍保留一些看法，值得我注意也。

醒来后，得此四句：讨伐中宣部，恶行十几条；岂能无愧疚，到处播民谣。（题为致“第三代”）。

翻今年《随笔》第三期（刊我的“《对马义再认识》说几句话”）。牧惠文：“不应缺席”，他对中国农村是很了解的。过去我们接触不多，好在“告别”式去了（家属通知八十以上老人不要去）。

上午大妹先来，威威来。晓梦十一点来，送我四腿拐杖。一起午餐。玉珍到饭店买来好菜。晓梦第一次见到大妹。我向两个亲属谈到，最了解我这个人的是晓梦也。将《其人》送威威。都鼓励他赶快就业，熟悉中国社会（我同大妹谈，他在美国廿多年，恐怕也未进入美国社会）。大妹谈到小妹这次去湖南情况，当时脸色等欠佳，引起她妈妈的关注，因此给玉珍连打三次电话（引起玉珍误会）。

下午杭州一个公司的季卫军受毛应民托，送来一箱青春宝（还有同来国际关系所的俞晓秋），想要我的书，只得送近作几篇。张定听说我受了伤，特来看望，并带水果。

2004年8月1日（星期日）晴

睡得较好。六点起床。看完昨天收到的两篇文章：游敏的《从认识论角度探讨我国的社会变革与转型问题》。一万多字，正是我关心的古文化传统同几千年封建专制体制的关系问题，为何演变到当代难以改变体制（游已从福建调到北京中电联）。

欧阳立波的寄何方信件，对吴宗熿主客观理论的批评意见。这对我很有好处，过去我并没有对吴的书作过研究，也没有认真看过，不过是支持他们有“新理论观点”来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精神。

眼睛较好转。上下午看报花了三个小时，太过份了。周保志来，已调回北京，待遇问题也解决。送来人参、虫草等，还给玉珍项链，推辞不掉。谈俞正声在湖北开创了局面（原来像湖南一样），反映甚好。

2004年8月2日（星期一）阴、夜小雨

两点醒来小解，再也睡不着了。想起许多琐事。五点起来，找查勘三峡时照片，直到吃早饭。找出1980年余秋里请美国代表团照片，内有江泽民。

上午拍“高峡出平湖”人来（湖北电影厂借来），一大堆黑白照片让他挑选了12张，并让他看了给胡温信。

薛京来，带走游敏等信件复印。他找到杨小凯文《中国向何处去》。同游敏通了电话，只有30多岁。

胜利病情好转，下午来，送燕燕回天津。

2004年8月3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感觉比昨天好些。翻看昨天收到的曾昭奋寄来的《清华园随笔》，内有怀念黄万里文章，写到我是老反对派。曾大概在清华教建筑的。下午打电话，是夫人接的（本人广东人）。

收到西安王文吉的信并资料五份，本人在黄帝陵的照片（年纪大概60出头）。有习仲勋谈八十年代耀邦受屈事件。还收到“张寄”《弔小平》长文（原刊97年《争鸣》3、4、6、7、8），看了一上午。

下午玉珍为我洗澡，快一星期没洗澡了。

夜观足球，中国与伊朗1/4决战，很是精彩。没有看加时赛。

2004年8月4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廖嫂即告，昨夜5:4，我们赢了。当是点球取胜。原先估计是打不过伊朗的。

上午薛京来，有寄出件交他。在秦川处有过一面之缘的高尝胆来（名片上：秦文研究会副会长，长相逢文化俱乐部总经理），曾请我们到通县玩过。来请我九月底去惠州度假几天，当地人邀请，他出旅费。口头先未推辞。

下午丁东来，谈要害还是党的问题，要从历史、理论、体制到廿世纪实践，弄清楚，来者可鉴，再不能由其摆布也。将游敏的文章与他两份，一寄张楠钦［钦楠］（已去瑞典）。

2004年8月5日（星期四）晴

两点多醒来，睡不好了，服眠药，六点起床。翻看《黄慕兰自传》。原来是黄彰任的亲姐姐，1926年的党员，多年在上海中央做互济会等工作，第三个丈夫陈志皋是金融界上层人物，参与过潘汉年的活动，同上海文化界关系极其密切，挨整几十年。（书是毛应民寄来的，书中写到黄彰任时，还留下我的名字。）

上午宗凤鸣和姚监复来，谈赵的情况：肺部有问题（纤维性？）每天吸氧。坚决不同意宗的书（同赵80次谈话）出版。谈到安排同田纪云见次面（过去无一面之缘）。几个老人联名（杜星垣、张劲夫、安志文等，张已坐轮椅，不行了）为赵的待遇鸣不平。

2004年8月6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八点多到医院外科，揭掉纱布。医生说，可以洗头，但游泳还得一週后。碰见朱厚泽，知道我这个事故：还经得起摔打。

上午余书丹儿子贾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带光盘几个送我，还放了一盘，谈他的“法轮功”。他在美国福特公司工作，现在泰国。王建勋和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王一来，他愿出版《庐山实录》的新版（河南版1994年），建议连《大跃进亲历记》一起出。谈工人出版社挨批事。

下午同胜利手谈多盘，快到25分钟一盘。

2004年8月7日（星期六）多云、晴

六点起床。唐小毛寄来怀念杨小凯的长文，比上次写的更细更亲切些。只须略作修正。

上午钱文忠（上海复旦教授，历史系）来，交我王元化的《清园近作集》（另一本送杜润生，书中有我们几个人的照片）。谈元化情况，青光眼，已难写字，只能口述。儿子混蛋，打了父亲，家产散光。复一短信问候，送上几篇近作，并《读史札记》、《对马义的再认识》两书。钱谈到汪道涵下属，到台湾同陈水扁一亲信有接触，将谈话长记录并自己附信寄江，结果被原封退还。竟如此狂妄，目中无人也。黎澍长子与吴勇来看望。

下午杜老夫妇来看望我，大概听说我摔伤了。我将为蒋彦永事致胡等信与他一阅。他们几个人在北戴河谈过一上午（胡积［绩］伟、朱厚泽、李普等）。担心赵的身体。他同意跟我一起找田谈一次（田月底才能从北戴河回京）。同意联名上书，为赵解围。

玉珍为我洗澡、洗头。额头伤口已合，淋点水没关系了。

小妹来电话，关心《日记》事，年底回京一次。

徐滨在家中踩蟑螂摔了一跤，脚腿已不便行走了，日内即可出院。

2004年8月8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昨夜服钙片时，横卡在喉咙处，喝多少水也咽不下，只得用手指几次强迫，才大咳吐出，满头出汗，难受之至。今天整日都不舒服，喉头隐痛。过去也咽过，没这次厉害，真是老了，什么都得留神。

上午玉珍同胜利、小徐，由姚监复陪同，一起到徐水孙大午农庄，为秋林上学事。秋林15岁，只考300多分，进不了高中，拟在大午中学重读初三，再读完高中。完全寄宿，这样孩子脱离母亲的溺爱、照顾，独立生活，以改变各种依赖与不良习惯。该处中学在保定地区名列第三。老师都很不错。下午回来，玉珍和胜利都主意已定。

上午九点韩纲[钢]来，一直漫谈到午餐时。对胡、温不乐观。六四赵去广场，温跟去，事前向李、江请示过（江到北京了？）根据这一件事，我认为这表明其趋于“成熟”也。谈起温是由孙大光培养提拔的。江总想交班给曾也。吴稼祥的看法（对吴治病等照顾），只是一个方面了（对苏绍智就不同了）。乔木当年去美国前，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讲宽容（以改变形象），被李鹏在常委会批评，引起紧张也。真是软骨头。

我同韩深谈党的问题，必须接受苏共垮台的教训。

2004年8月9日（星期一）多云、有阵雨，转阴

四点醒来，睡不着了，四点半起床。翻看这两天收到的信件和文章（有些不认识的人也寄来的文章和书籍，真是没有办法应付）。

上午薛京来，让他看唐小毛写的杨小凯文章，并回复几封信件。

周笃文夫妇来，谈诗词协会的一些人事情况，最近一期《中华诗词》刊有贺敬之的题辞，他谈到贺的为人有正派之处。杨金亭、孙轶青对毛的看法都受我的影响。又谈到诗刊管财务的人有贪污问题。我将《春秋文存》今年第3期（刊我的五篇文稿）与他一阅。抄近作20首与周，供发表。

安林和她的女儿来，女儿在日本多年，也喜读我的书。送几张黄乃的照片与我。

还是整天打赤膊，一动就出汗。下午翻完报纸，将同肖特的“谈话录”唸给玉珍听了，内容她完全同意。

2004年8月10日（星期二）阴、多云，仍闷热

三点醒来，一小时折腾后又睡着。六点半起床。中午又睡着一小时。

翻看《炎黄春秋》和《同舟共进》的最近一期。

上午丁东和陈子明夫妇来。陈夫妇过去见过，还来过我家，全忘了。陈送我四本他参加编的书（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出版的《21世纪的世界与中国》、《世纪之交的战略性思考》等）。谈他在关押期间（判13年，在秦城与二监）的情况。坚持六条要求否则不开口。终于获得写作条件，家人能探监送书，且决不出国（王军涛去了美国）。现在成立网站等，都是公开要求的。还谈到狱中基层管理人员的主动帮助照顾等。交我《囹圄文集》九卷本目录与序言，让题写书名，最好还写几句话，只得应允下来。（第一卷《秦城卷：谁是历史的罪人》）谈到党的问题，必须逐渐改造成符合历史发展的执政党。

下午收到潘荻送来的《开放》七、八月号，都是很想知道的当前动态。翻看了七月号，哀林昭专辑金钟写的前言“林与毛”中，“据纪录片揭露”：50年五一节口号，“毛万岁”是他自己加上的，把我的名字放上去了。

保育钧电话，明天下午在工商联开“董辅礽追思会”，我应允参加。

2004年8月11日（星期三）阴、阵雨

又是三点醒来，久久不能入睡。六点半起床。翻《开放》第8期。

上午薛京来。姚监复来，为赵人身自由事，拟好信稿交我。稍加改动，让杜老看后，“所谓”改“所定”（“分裂党”、“支持动乱”的错误），甚好。杜说他不签名好（属“赵党”之类也）。于是签好名（最后一句是：“有我这个看法的老同志很多，我也不便去联合签名”），下午让薛京发出。

下午三点到工商联参加董辅礽的追思会。到约50人。同我在主席排的有孙孚凌（保育钧告我，是孙越琦的侄儿）、胡德平、吴明瑜、辜胜阻（湖北副省长，工商联副主席）等。约15人发言，保主持会，我晚到半小时。我讲了几分钟，谈反思，把人类进步和我们自己当代历史、有关理论搞清楚，党并不伟大、光荣、正确，问题甚大，如何执政搞清楚。还介绍了胡绳的“惑而不解垂三十载”。建国后，照赵培刚的“发展经济学”干就好了。德平最后讲话。发言中最突出的是董的民营经济思想，市场经济非此莫属，国有难入市场。我一开头就讲了几句我所理解的资本主义是必须赚钱的，一块钱变二块，讲利润；社会主义讲公正、平等（意思是两者不矛盾，必须结合也）。还讲到革命与改良，过去反对改良，兴无灭资。

2004年8月12日（星期四）雨

又同昨夜一样，三点醒来，折腾个多小时才又入睡。六点半起床。看昨天会上发的董文《守身为大》，在批判光远的会上，他顶住了。

上午九点到部里看四中全会文件（只我一个中顾委来看了）。1.6万字，“如何提高执政能力”，全文空话、套话和重复的话多。我写了两张纸的意见：压缩成5000字，当前实际情况如何（李金华报告只字未提，“腐败”两字出现一次）。应该有具体措施。关键在民主化，实施宪政，解除报禁，言论自由。有个“安全第一”处，应去掉，以免误会。随后赵洪祝来了，着重谈了控制舆论事。首次将我的书全部封锁事提出，几年前人民出版社要出我的全集，终被中宣部丁关根刹住（谈丁某其人事）。又谈江，到处挨骂，老将军找我谈等。赵则不吱声。谈胡锦涛作风民主，温家宝办实事（取消农民税收）。只是再重申：意见不要发表。

下午盛禹九来，谈他写的关于从贾谊谈田家英文章。我谈田当年对毛三条意见事，及庐山时有关此事被周小舟揭发情况。谈对田总认识，较早对毛有看法，自杀乃绝望也。同胡乔木是两路人。

收到华贻芳寄来的重要资料（天安门八月初8万人游行被制止事及《起诉江》83页资料）。

玉珍去看望徐滨，腿已不能动。专雇保姆照看。

2004年8月13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

上午九点徐滇庆（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终身教授，一年有四个月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来。前天在董辅礽追思会上，他是最先的发言者之一，大概是听到我谈到金融有危机，40%以上烂账，西方早就破产了。散会时约定来家一谈。他先谈到反对掉西部开发的投资公司（陈元支持），然后较详细谈到

四大商业银行不良贷款2万亿，四大资产公司1.3万亿，农村信用社（归地方，资不抵债1.9万家，过1万亿）。2+1.3+1=4.1万亿。111家城市商行（信用社）债务不比农村少。财政危机集中到银行，每年通胀率20%，财政赤字年3000亿（收2.2万亿，支2.6万亿），年年亏空。朱镕基被称为赤字总理，14万亿国有资产救不了命。关于养老金的缺额（91年9.2万亿，或11万亿），（齐算出6.3万亿）得孙冶方奖。现4.4人养一老人，1［2］025年1.8人，工资交税38%（亚洲金融风暴时，1997年，他预言中国没有问题）。现在GDP高速增长，存款多，好过日子。一旦风吹草动（国债2万亿，13万亿债务被流量遮住）估计最多能撑到2008年，就会撑不住了。他认为周小川最清醒，去年他们谈过。100金融危机概率。找替罪羊，杀下面，金融头头，最后杀到温。

除金融危机外，还有传统体制危机。权力来源：1）枪杆子。2）选举。3）继承（有规则）。“权力非你給的，你就不能拿走。”1956 年，蒋经国搞“党产”，留后路。Party，应当属“部分人统治”也。曾预言陈水扁连任。权力的合法性，毛、邓都是“原始权力”。

3）孙子辈分家，砸玻璃。祖爷在没问题，兄弟间有感情。孙辈则如树分杈了，互为冤家了。要遗嘱分产权。孙辈无人有绝对权力。应当有好的选举制。台国民党不断分裂。谈到《资本论》第三卷英文版有“党应成为全民党，代表全民利益”等内容，俄文版被列、斯删掉。此即三个代表思想。我赠慎之文集几本书并《春秋文存》第三期。

下午玉珍同我一起到丰台大家具城走动，楼下楼上，都是大家伙，价亦高。算是走路运动了。

2004年8月14日（星期六）阴转晴

又是三点醒来，久久入睡。六点起床。翻徐滇庆留下的“内部参考”:《把脉国债，填防危机》，全是根据公开材料，行家才容易看懂。

上午九点半，满起、小玲一起到集美家具城，他们去过一次，看中了一套灰白色皮沙发（2650元），下午运来，将原来那套过大的给满起他们使用。

下午解手，有鲜血，不解何故。

2004年8月15日（星期日）阴雨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近日多有关小平的报导。听说百年展览，没有华、胡、赵三人名字。

小妹电传信，催我口述历史快结束，有上海朋友可以周末飞来服务，电话中我解释并回绝了。此事引起玉珍议论，我大发脾气。她没吱声，让我同胜利下棋缓解。

胜利一家午餐吃饺子。同秋林、小徐谈上学事。15岁不小了，在学校如何获得书本知识，还要学会待人接物，从自己经验谈住校与走读住在家中，后者产生依赖性，脱离集体。母女已同意去大午农庄中学，再重读初三一年。

2004年8月16日（星期一）晴

四点醒来，未再睡着，六点起床。翻徐教授的长文，为金融危机致温并胡信，略加改动，添了头尾。上午薛京来，交他打印。下午发出。

下午平江傅依明等四人来，特来看望。晓梦寄去《其人》120本，他们都是连着日夜看完，有的人看着流泪（我过去情况，他们全然不知）。傅说，灼姐在平江几年，从没谈过我。他们也认为平江几位将军，张等没水平。喻杰有思想。到延安时，弼时要他注意康生。谈钟伟像英雄一样。吴法宪诬彭在长征路上乱杀人，钟当场承认是他干的，还大声呼道：我够不够格当俱乐部人。

2004 年 8 月 17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睡得较好。昨接柏原信，附有长沙一中学语文教员为我寿诗四首，怎么也找不到这页纸了。于是清理桌面，也无下落。晚上同柏原电话，好在他留有底稿。

下午四点，恢复游泳，进门时两女工作人员问候，连忙致谢。带着拐杖也。漫游 400 米，花半个小时洗了澡，通身用肥皂。

小玲为毛竹住房买了一套较豪华家俱，玉珍知道后，很是生气，说小玲变了。

2004 年 8 月 18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薛京来，有些信件特处理。

玉珍同满起、薛京一起谈（我不在旁），我这次摔跤事故，很是危险，以后如何，多加照顾。并同满起说明，调来就是照顾之意，年纪大了，动作又快，容易出事。

下午游 500 米。

2004 年 8 月 19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翻《理论动态》1643 期（8 月 10 日）王怀超、龚育之和《党政干部论坛》（8 期）沈宝祥三篇纪念邓的文章。资料甚多，尤其王引用有关政治改革的原文。做了点摘录。

今天又热起来了，不时脱衣。

下午二点宋晓梦来，带几份网上资料，应约来听我同外人谈话。两点半《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周看，记者储百亮（澳大利亚人，在人民大学学习过）来[8]，谈我对邓小平的看法。先打招呼，我是老党员,写的内容不要对我产生麻烦。主要谈邓对改革开放所起作用。他同毛一样是打江山坐江山的人，权力的合法继承人。虽有胡赵万三架马车，没他掌舵，船还是难以航行。初始的真理标准讨论，否定文革、历史决议、农村包产、特区等，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平反冤案等，他都支持，尤其不要问“姓社姓资”,“三个有利于”等压了左爷。但务虚会以乔木的“四个坚持”收尾。关于政改 80 年的长文，又被乔木压下。说明习惯意识与权力之可怕。关于解决党政不分，唸了许多原文。了不起在 1992 年南巡，87 岁了，扭转乾坤，制止转回老路（我的批毛长文藉此发表）。谈到四点。

晓梦同车回家。仍缓游 500 米。

2004 年 8 月 20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同韩钢电话，问清皇甫平事和南巡讲话等。将准备讲五分钟的话，抄在请柬上：

1） 超越了毛时代。从马义教条与文革绝路中解放出来。第二个历史决议。大力经济体制改革，生产力决定作用。12 大——14 大，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走上人类历史发展共同道路。面向世界、未来，现代化。

2） 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同步。1980 年长文（被乔木封杀）。唸邓的原文：现行体制总病根即权力过份［分］集中，党政要分开：“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

[8] 周看：Joe Kahn,现在是纽约时报执行主编。储百亮：Christopher Buckley。——李南央注

第一书记挂帅、拍版［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2 卷 239 页）就“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329 页）党政不分一个人集权即人治。邓在世上未能解决这个问题。

3） 晚年最大贡献，在 1992 年的南巡（87 岁）。91 年春到上海，谈改革开放要胆大些、快些等。谈市场经济，不要问姓社姓资等。皇甫平 5 篇文章，在北京大挨批，左爷们动摇大局，重提阶级斗争，姓社姓资要搞清，反和平演变，党校办训练班（江讲“倾家荡产”）。于是南巡一路讲：基本路线百年不变，谁不改革可打倒谁。不要再问姓社姓资，社中有市场，资中有计划。

九点晓梦来，一起到人大会堂台湾厅。孙轶青介绍认识香港资助商林世铿（慈云阁有限公司——非牟利慈善机构）。外交部的邵天任（面熟，记不住名字）。朱良谈蒋彦永不接触外界好，给他《春秋文存》第 3 期。十点开会。郑伯农司仪。孙与孙孚凌讲话都有印稿。我讲的最后几句话是：

现在以人为本与科学发展观，可以使我们走上人类历史共同发展的道路。总结历史，弄清理论，实施宪政（这样可以逐渐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坐在我旁边的周克玉，立即向<我>表示赞同之意。周笃文在第一排向我申［伸］出大拇指。从鼓掌声效果不错。周笃文就怕我讲厉害话也。接着授奖，一二三等。文艺节目也很好。演小平的人模仿讲话，还有朗诵，司马南几次背得奖的诗。午宴席上，作家协会负责人吉狄马加（彝族人，伍精华的侄子），热情交谈，向我要字。还不断有人照相。

2004 年 8 月 21 日（星期六）阴

四点醒来，即起床。整天将《龙胆紫集》新版稿本（交黄君的），待注意删改处，全部翻过一遍。中午只闭目养神不到一小时。还将去年尾到今年的十来首录出，交满起复印一份。三点游 400 米。四点多回来，又继续工作。张作斌来吃晚饭。原来去年交的稿子，他交报社印行的人，说是人已痴呆，找不到了（我不追问还不知此情）。将稿本交他，封面安排妥当（将两本老书带去，定要归还）。再三叮嘱。但望能快印出（印多少也忘记交待了）。两封信他强带去，要让任老和南生一阅。

2004 年 8 月 22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昨夜服眠药，睡到六点起床。中午又睡着一小时。

参加邓 100 年大会。九点半先到江苏厅，同杜老坐在一起，同安志文、杜星垣交谈几句。我拄了杖。顾委老人到的只 20 来人了。我与杜老坐在主席台最后一排，田聪明、王岐山等来同杜老握手，得以认识（田说{早}见过），还有柴松岳打招呼，现在电力公司（原浙江省长？）。报告上万字，胡一个小时唸完。十一点半回家。

2004 年 8 月 23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五点醒来，六点前起床。浏览报刊。薛京来，有事先走。

上午丁东来，告诉一个信息：刘云山讲，有个李某，用香港书号印了自己的书；李某某的文集也印了出来，都是思想有问题的，已传达到处级。湖南的书一直没有下落（在国家印刷厂印），现在情况就清楚了。我也曾估计到这个情况。如果光盘在深圳，北京很快就可印出。

下午看唐小毛写的回忆杨小凯的青少年生活（文革时）二稿。薛京只有几处文字修正。看了杨小凯在 1968 年获罪的《中国向何处去？》长文，约 1.4 万字。拥护“五七指示”，建立巴黎公社式的人民公

社的彻底革命派。大概十年牢狱，锻炼了他的思想和专业知识和求知能力。

晚上电视，中国女双网球居然冠军，真是天下奇迹。

2004年8月24日（星期二）多云

昨夜服眠药。六点起床。一早为搬动家具，同玉珍发火（随后主动平息）。薛京来参加劳动，将北屋两书柜搬到饭厅，清理出许多似从未见过的东西，如《长征》、《黄宾虹》大画册等。十一点赵洪祝部长与老干局毛局长来，果如所料，先谈对四中全会报告的意见，说我的正面意见“以人为本”要放入（意即采纳）。谈锦涛很民主，“报告”广泛征求意见，集体写作。第二件事，仍如料，希望有意见谈，不要发表，也不要转信了。我都答应。将《春秋文存》第三期送赵一份。还送来一大篮水果。

2004年8月25日（星期三）昨夜雨

五点起床。翻自己的书，找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材料，作点准备。上午九点《南方周末》三个人来：陈海、曾繁旭和摄影师娄林伟。昨天电话约的，他们新办《人物周刊》，拟定“公共知识分子”栏目，采访50个人。看了名单，党内只有我与光远，建议增加朱厚泽，文艺界应有邵燕祥。漫谈整整三个小时，从家庭、学校、社会环境影响，自发组党（杨纯还在24楼）谈到对毛的看法，三次上书，延安抢救。对知识与知识分子看法，晚年致力于弄清人类历史（中国是重点），理论和主义以及党的问题，写书、写文。现在文章难发表，就直接上书。“公共知识分子”，应当首先是对国家和历史有责任感，敢讲真话，有担当，有专业知识和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人。他们定的范围也大体如是。我准备的材料都没谈。拍照甚多。增［赠］《其人》并最近文章。

中午略休息。下午游600米，尚不觉累。遇见李坚，说母亲（王宁）已93岁，仍个人外出散步。

慎之儿子李三达来，送两本港版书《李慎之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宪政与中国》，告他序文还小有修改。

2004年8月26日（星期四）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桌子又乱得不行，眼面前的东西又找不到了。

接周成启电话，深圳的港商新风出版社被查抄，他的《国事断想》两本书由此社出版，我题的书名，问有无查问？如此封杀也。

又同玉珍到隔壁看了一下，决定将北屋三书柜搬来，书房东墙书柜搬入北屋，整天于此伏案就宽松一点。

下午游600米，尚不觉累。读者来信，寄书，实难应付。

2004年8月27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翻看刚收到的四卷本《大学精神档案》，分古代、近代、当代，由任不寐（胡春林）、何光沪、秦晖、袁伟时编。这是同前几年出的《大学人文读本》（人与自我、人与国家、人与世界三卷本）的姊妹篇。这些书正是我所关心的人类人文精神的历史变迁及其影响。

下午长沙稻田女中校友会谭映天（女）和电视台两位（赵仁东——专管女性频道和摄影师）来，从三点半谈到六点。为一个38年在台儿庄前线牺牲的女英雄“故园青山安忠魂”，来采访我。大姐为此事前几天两次电话。女英雄乃当年省长女中学生，只留下一张照片。故事很动人。只好将自己当年去徐州

前后过程等等，较详细一谈。留下稻田一些资料。

游 500 米。

2004 年 8 月 28 日（星期六）多云转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

整天大劳动。胜利、小徐、满起、小玲帮我，将书房东墙四大书柜搬到北屋两个，隔壁客房两个，书和下柜中的刊物、保留资料等，难免乱套。今后得费时间整理。大门后的书柜也清理一空，让玉珍放我的药物等。

有一个想法，能训练满起当“生活秘书”，处理日常信件来往就好了。

夜观电视，刘翔得 110 米高栏冠军，而且 12.91 秒，真是不易。女子万米是最后 200 米加油的，了不起。

2004 年 8 月 29 日（星期日）晴

昨夜服眠药。六点起床。

胜利、满起来，仍继续昨天劳动。将一套老沙发搬到书房，一个书架置北屋。玉珍甚为不满，要换新的也。

上午十一点多，蒋医生的儿子蒋庆，儿媳崔红（一在医院，一在电台国际部）来，让看所写五千字控诉书（被“行政看管”、“两规审查”过程，要求终止以党员“违纪立案”）。6 月 1 日—7 月 19 日，现在只能在院内散步，好些人看管。儿子曾蓄鬚抗议，现仍留下巴小撮。此件可以送常委也。完全是军委系统干的。

下午的两个活动：野草诗社会，董辅礽学术思想讨论会，都没有去参加。

2004 年 8 月 30 日（星期一）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上午仍劳动，那套旧沙发摆在书房，玉珍很是讨厌，只得搬到隔壁，将新买的两个小沙发换来，果然“气象一新”。东西墙各分挂书画三幅。大家都满意了。中午竟睡到三点一刻。

下午到金悦酒店参加闲谈，到杜老、厚泽、李普、光远、长江、吴象和我七对夫妇，并吴明瑜、韩钢、刘勘、小胡等。我开篇谈几件近事。四中全会报告（没有反自由化语言），胡“很民主，广泛吸收意见”。韩反映社科院长等集会反资级自由化，反两个教条主义（马克思和西方传统，重点在后），“左右合流”之势。李长春予以支持，都认为不可能成为主流意识。最近《中青报》有谈林昭长文。李普反映，有部队老少将，正式建议取消党中央军委，有国防部长等也。杜老赞赏焦国标、卢跃刚、杨小凯、杜导斌，比我们老家伙勇敢。我说现在中青年在行的一批批。光远记得，我介绍杨小凯到他处安排工作。他的“马恩论酒”文化书出版了。今晚喝奶酒（有二千年历史）。

2004 年 8 月 31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今天大累，没有游泳。下午等南方《人物周刊》编辑四点后才来，那天的谈话搞即付排，幸亏电话中让送来一阅。从四点半工作到十一点（晚饭后略休息），才勉强改写完，等于重写，错误百出，文理不通，要害没抓住。那位编辑也直抱歉。原来让两位实习生整理录音也。

2004年9月1日（星期三）晴

昨夜服眠药，大概十二点后才入睡。七点半起床。仍整日疲惫。继续清书柜，发现近年各种保留资料，找出朱正1996年写的“全集编后记”，让薛京复印。还有杨开慧日记的复印件等。

秋林回来，对学校很满意。外婆、公等去看望，引起玉珍不满。同胜利手谈一小时，他晚上出差。

下午游600米，很有速度。遇见杜惠，说游一小时。

2004年9月2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继续清理旧档，恐怕要三四天才能弄出头绪。好不容易将唐小毛写的有关杨小凯两篇稿子找到了，但水电史序言没找到。好在陈宗梁来电话，要我手书李鹗鼎八十寿的诗，他处还有复印件。

赵东升从成都来看我，听薛京说我受伤事，真是太过份了。他的朋友一起来，还带来水果、茶叶等。

满起送秋林去徐水的学校，小徐居然提此要求，午饭时为此发了火：下不为例。没有游泳。

下午作字，多时不作，很不顺手，写坏好多张。玉珍处留有要字的条子，明天还得续写。

收到方行重寄来的两封长信，谈老年人养身之道，并论及毛晚年身体情况。读《国事断想》受鼓舞。对李慎之文有两点不同意见。又一封谈美国当前军事布置，航母七条置日台附近，军事指挥中心置日本。当前对台用武方针不当，担心形成中美冷战局面。

2004年9月3日（星期五）昨夜雨、阴

六点起床。安排继续作字。又收到几本读者寄来书稿，难于应付。陈立夫活百岁经验之一，八十岁时公告，不参加应酬活动也。薛京来，让读方行重两信等。他也想为我拟一“公告”。

上午樊大夫和护士来看望。血压等都正常，心电图说明起搏器作用。谈到此次“头破血流”事。

下午游600米，较有速度（为越过那些游得慢的人挡路），觉累。

丁东来，从深圳取回《留言》照片版，改制原来的封面，放一近照，书名改“李锐近作”（或作副题）印3000，不作任何声息。

同满起父母到附近一酒家一起晚餐。小玲搬新居请客也。

2004年9月4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继续作字。共计为朱育莲、徐勤先、奚青、李鹗鼎（原祝寿诗）、王渭（要黄狮寨诗）、山东王渔洋380岁纪念会等。为湖南图书馆百年题：

“时代精神、思想宝库、历史通鑑、文明结晶、知识力量、读者乐园。”

施滨海来，在香港兼了点出版事。带来《二十世纪的精神教训》（戈尔巴乔夫、池田大作对话录）。译者孙立川赠。天地图书公司愿出我的书。谈到赵健民、安志文也为写了信。

2004年9月5日（星期日）上午晴、下午阵雨

六点起床。睡得较好。整理写的几幅字，盖章。读杜光新作。

十点前到美术馆，参加颜家龙书法展览。赵焱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在门口接到六展厅，乱哄哄的，如影院进门。介绍颜相识，颜76岁，自我介绍是大姐的学生（省一中）。要求签名的，一起拍照的，直到开幕式，听讲话（有李铎等），剪采［彩］，见到朱正（告他“编后记”找到了）。然后又上六楼参加座谈会，讲了三分钟话。十一点半回家。

午睡一小时，甚累。下午浏览报纸。

晚上延滨、元元来。谈他们的保姆可让给我们雇用，真正“无微不至”地关心也。

2004年9月6日（星期一）晴

两点醒来，未能即睡，三点服眠药，七点多才起床。

上午《北京诗苑》副主编石理俊来（76岁，原在空军学院教过书，认识沈启贤将军），《北京百家诗集》，收入我20首诗（从齐白石、毛泽东收起，我的最多），将前面人物介绍略增订。秦文研究会的高尝胆来（过去秦川介绍认识的），约去深圳，参加将军书画集会。他是老红军子弟，现经营一文化娱乐事业。同薛京当面接好头。徐州刘洪涛同北大一博士生来，又买到我的几本旧作让签名作纪念。送特产，赠近作几篇。谈形势一个多小时。刘洪涛谈到，他们的朋友、同事间，也常议论江等问题也。

二妹来，琬姐有小礼物“给舅舅”，又引起玉珍不快（舅妈不在眼下）。

下午程湖来，已得一子，只好再给汪啸风信，让留海南。谈李长盛办先进饲料猪场事，地方根本不支持。

2004年9月7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睡得较好。昨夜晓梦来，留下一堆网上资料，大部为鲍桐[彤]等纪念党80周年文章，一种简要的总清算。还有一篇《毛给中国农民带来了什么？》较有深度。

上午韩模宁来，已74岁。详谈他的南水北调的西线方案（直线隧洞　　公里）（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还有推广掘进机（中国造），也无人搭理。希望我能予推动（他从张显扬得到找我的启发？）。骂李、钱、张（光斗）等人，说李鹏原来是“反对三峡”的（第一次听说）。他也是1954年回国的（1930年生在苏联），也是动力学院出身，原在清华任教，经我调到上犹，又到古田（我都忘记了）。

下午游600米。用肥皂洗了个痛快澡。满起已每次为我擦背。

晚上张德光女儿张西文（已60岁）从美国来，去昆明看母亲（93岁，两个哥哥在昆明教书），现在洛桑基一大学教书（电脑信息），有个女儿。已离婚，丈夫也是北大的，有外遇。谈到文革时，父亲在云大同李广田（校长）一起挨斗，李很受不了而“自杀”，但头扎在浅水池泥中，不像自杀也。她退休后拟回北京住，想买房子，只持绿卡。在美国太孤独，难以生活。家家都是各顾各，很少互相来往。

2004年9月8日（星期三）晴

五点起床。浏览报纸。玉珍一早去医院，因米脂县人事局长的妻子要来北京复查身体，让帮忙找医生。

上午客人不断。钱明锵同两绍兴人来，要办“沈园杯”爱情诗大赛，让我题词。他的女儿车祸，也要写句话。薛京与高尝胆先后来，高办了个秦文学会（过去从秦川处认识），邀去深圳。接着戴煌夫妇和王建勋来，送《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序言稿费千元）。戴身体不好。王计划出《实录》要照片。出《耀邦遗言》，自己印。王已被“劝退”（才52岁）。鞍山市副市长韩广声最后到，退下来好，一堆头衔，主要是企业询选工作，熟悉辽宁人事，知道李长春等情况，不愿谈。

下午游600米。浏览报刊。

2004年9月9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看《耀邦平反冤案》，做了点笔记。张定催了几次，光远、积[绩]伟序言已写好了。

九点到李普家，看望沈容。下午发烧，即住院。她同玉珍谈，李普毫无知识，老年人卧床休息就行了。“还天天谈马列如何”。同李普谈序言主题：大家都来学习胡耀邦，乃党国最好领导，属于古今完人之列。家中来客，电话赶催回家。奚弘同新疆兵团司令儿子来，上次在北京落户的要求信件，中组部已答复，尚无规定，难以办到。又要求再上书。只得答应再转。自己从事过多种工作，还望工作上能有安排希望。

2004年9月10日（星期五）晴

两点半服眠药，六点半起床。补记日记。

上午九点，戴晴和黄万里小女，另一录音者来。原来她们在编一本黄万里的“诗词本事”。约我和邵燕祥写序也。先让戴看5.24的上书，接着谈黄河、三门峡及三峡论证期间，黄两次来家情况，最后评价其人，由她写成序，再让我改。漫谈了一个多小时。黄之为人同美国留学真正学到科学与民主精神，及家风（黄炎培职教大家）有关。最后谈及过去不能不作检讨，我以母教“不趋炎附势”对付，引起大笑。

午睡后，不到两点，姚监复来，他去看过鲍桐［彤］，谈两处居地监视之严。

游泳回来，薛京、张青义来。张说，这三年的经营无起色（井冈山旅游点难投入），送回几本书，难以接收。

2004年9月11日（星期六）晴、多云

昨夜上床时即服眠药，下半夜仍睡得不安稳。六点起床。略坐准备，带走诗集。

八点前同杜老一起出发，去大兴“全国重点小城镇”榆［俞］岱镇，还有厚泽夫妇和刘勘。由镇委书记金卫东接待（还有大兴发改委绳立武、沈武一正副主任等）。先到梨园摘梨子，优良品种（为防虫子，每个梨生长期间要包三次纸）。办有农民培训学校。每人摘了一大袋。然后驱车经过本开发区到中国最大的野生动物园。换乘游览车，猴区有各种猴子，首次见到松鼠猴等，还有狐狸尾（白黑花）猴。还有非洲大黑猩猩，麋鹿等。然后换乘网络车游老虎、狮子园。车上端有活鸡、狗熊爬上去咬走。老虎抓着，将毛咬掉（倒着咬掉，先不咬死）再吃。眼面前观赏，很有意思。共养了十四只老虎。此地乃永定河荒滩，几平方公里次生林，正好利用。午餐吃红薯、包［苞］米、野菜、鸡肉，肉排也别有味道。席间建议，为吸引城里人，利用动物园与瓜果菜，薄利多销。带回好些水果。此地自称“全国重点小城镇”，旅游共投资15亿元。优势在有原始次生林，占地13000亩，华北最大。野生动物共240多种，12000多头。一果（万亩梨园）二畜（兴牧，占农业经济总量50%）三带（企业带动工程，如食品公司等）四设（温室大棚等）五奖（每年100万元奖金）。下午两点回来。游600米。

2004年9月12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上午玉珍先到刘云鹤家参加寿宴。十一点半，我到哇哈哈酒店（隆福寺处）参加冯兰瑞寿宴。到光远、厚泽夫妇，李昌瘦得几乎认不出了。由刘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刘明夫女婿）和胡冀燕请客。漫谈往事。我讲得较多。如康生派郇肇荃当博古秘书，以为监视；项南父亲到江西送情报等（反围剿打胜仗）；高岗事件真像（陈到高家，被高大骂）。

下午两点回到家中，奚虹同郭晓东来。郭交简历并给我的信，能在北京就业，以便父亲（郭刚，新疆建设兵团政委）有落脚之地。父亲给贺国强、曾庆红信，都没解决问题，但儿子自谋职业可予支持。带来两大箱哈密瓜等。

2004 年 9 月 13 日（星期一）多云

三点服一粒眠药。六点起床。看《李慎之与中共党内民主派》(冯崇义，都不认识，昨天厚泽給的)，又翻看几本《人物周刊》，50 个公共知识分子已开始刊载。《耀邦传》序言催了几次了，必须快写出。

米脂县的人事局长夫妇来，玉珍接待，我见面应酬一下。送来大土豆、枣子等。玉珍帮忙跑医院。

薛京来，为郭晓东事，给贺国强一信。

2004 年 9 月 14 日（星期二）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一早玉珍陪米脂客人到医院就诊，预先约好刘、张两位大夫，真是不易。同时作了体健，都正常，只是左眼较差，就放心了。

上午朱尚同、朱正和唐伯钢来，他们都有亲戚关系（尚同是长沙清华中学的，72 岁），唐（60 岁）是唐耀辉（我初中同班）儿子，焊接专家，教授高工。送我寿星石雕。朱常去台湾（父亲在台），谈公安系统人也讨厌江。谈党的问题，一切问题的根本所在，如目前腐败成风，乃资源在谁手上也。赠朱《春秋文存》第 3 期。随后周笃文和广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还有周在德国、香港的两个儿子，送来礼物，还邀我们去广西旅遊，原军区副司令员已任正职。谈海外一些情况（我的书及其人有影响也）。笃文将诗集送我，内有两首赠我的词。《当代名家诗词集》第一辑目录九人中，我的名字列第三位，黄君告我，就是不准印也。

下午游 600 米。遇见荆中，言江将下，我不相信。

收到小妹寄来《Mao and Forever》“毛会永生吗？”的中译文。是英国《金融时报》记者的访谈录（刊 8 月 14 日）,记下我的一些要害话，也有访余杰的谈话插在后面。张戎来信，寄来报纸原件。她的《毛传》明年四、五月出英文版，正在译成中文。

2004 年 9 月 15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看林牧写耀邦思想的几篇文章，根据那四本怀念集资料，总结得很好。感到这几天难以将序言写出。电话同张定商量，同意月底回来再写。已决定去常德参加 19 日—21 日的“诗人节”会。已同常德通了电话。

上午李普和大女儿来，大女儿七月间去看望过赵，有一长篇谈话，整理出来，并将同妹妹的有关通信两印件交我，希望我支持她写赵的传记。这篇谈话很有内容，谈到邓的寡言，专断性格等。夫人双目已失明，本人精力不济，难以提笔。中办一副主任去家看望过，所提会友、外出等权力，说是“研究研究”。随着程世平来，送月饼等。又邀我们于十月底十一月初再去四川旅遊。介绍李普认识。程略谈身世。父亲是国民党搞电台的技术专家，文革中父母都坐牢，他到牢中送过物品。

下午游 600 米。遇见李坚，说母亲依我意，已拄杖。

林蕴辉［晖］和旅美李华钰来（研究党史的），主题从《联共党史》在延安的影响谈起，当年全面学苏共，此书乃“百科全书”，整风文件有“布尔塞维克 12 条”，影响很深，专制独裁的榜样也。谈毛的发展。谈近两小时。林赠著作《走出误区》，回赠《春秋文存》。

2004 年 9 月 16 日（星期四）晴转阴

五点起床。整理要带走的诗稿，分三部分：世纪之交诗选；乡情选；近作 20 首。薛京来，让整理印出来。

张宣电话，因未及时收到 9 月份《同舟共进》。告他大概已起变故，萧蔚彬被迫去职也。

下午小彭从海南来，告经营猪场情况，已买下 2000 亩地，但无现金付青苗费。长盛甚累，许多债务要不回来。实无办法，则回京开饭馆。

游 400 米。遇见厚泽，谈林牧文好。

整理带走资料，不觉又看起书来。

2004 年 9 月 17 日（星期五）阴

五点半起床。睡足六个半小时。中午睡着半小时。

看游敏寄我的《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袁伟时著）。关于郭嵩焘、魏源、曾国藩三人，摘记了一点。加上谭嗣同（还有时务学堂，梁启超等）影响，湖南人当年是批判传统文化，吸收西方文明的先锋。胡耀邦继承了这个好传统。

没有游泳，感觉疲倦。

下午唐小毛来，带来杨弟甫女儿为父亲的相片、书法与文字结合的纪念册，印制精美。谈到经济堪忧之处，国企改革，外资拥［涌］入，靠外贸维持 GDP 增长等。谈到朱镕基曾压电扬钢。

2004 年 9 月 18 日（星期六）晴 过长沙到常德

六点起床。带走资料作最后整理，几本书放玉珍大箱中（这个日记本在内），以便于提皮包较轻一些。

薛京九点前到。他把手机关了，多次电话无人接，引起担心。玉珍买了不少好食物给大姐，一大袋。十点多到机场，飞机在长沙误点，要晚两小时起飞。在要客厅坐等，送来午餐也吃不下，吃了一个面包就饱了。原来 11:30 起飞，推迟到下午一点半。三点半到长沙。常德派人来接，大妹也到机场，将送大姐的东西带走（一大盒“豪华”月饼中的一瓶酒，被机场取下）。同行的还有一位北京的严女士。高速路六点即到常德，市委书记等一大群人在芷园宾馆门口迎接。孙轶青也到了。晚宴频频干杯。摆了下老资格：我 1938 年 12 月到常德，传达省委指示也。那时有中心县委，书记白云（张铁铮），即后来的二姐夫，在中央党校工作，已经去世。

2004 年 9 月 19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睡得尚好。找出乡情旧作，讲话时引用。

常德讲究一年四季吃火锅，早餐亦备。只是没有牛奶。本地领导，每餐换人，准备周到，今天是一位政协副主席，说他的舅舅、舅爷是教员，都打成右派。早餐后即徒步走下河边，逛诗墙，以防洪大堤为载体，长达三公里，共刻诗词 1200 多首，熔［融］诗、书、画、刻为一体，山东运来的青石。第一部分百代沧桑，古人名篇。找我拍照的人太多。创造此墙的杨杰，陪着我们，原是新干班学员，花了十年功夫，费用不过 500 万（我说还不抵大贪犯的一笔也）。在写我的“洞庭湖”碑前一起拍照多张，感到有点历史意义（我写了此湖实质问题何在也）。走了一半，即上堤坐车，到一学生聚会场所（城内好几处地方，今遇“第二届中国常德诗人节暨书画艺术节”）听朗诵、歌唱。大家坐在地坪中一刻钟，随到柳叶湖畔，参加同样活动，是机关干部组织的，演员均盛装。此湖创办才 10 年，原是打渔场所。水面 17 平方公里，比西湖大 3 倍。水深 7 米，已建水上运动场，在建度假、疗养区等。是个好地方。关键在交通（还不通飞机）。最令人神往的还是湖面无际。

午睡着半小时。下午三点到红太阳滨湖剧院，参加诗人节开幕观演出。上主席台站了约半小时，我

讲了三分钟话，唸了1938年12月来常德诗“一身冷汗过昭关”（得到掌声），然后唸今天作的四句，大概还得体。晚会内容丰富，很是精彩。首次听常德丝弦歌唱，尤其压轴吴碧霞的歌唱（最后还有俄国的“夜鹰［莺］”）。过去只在电视中见过这个出名的小姑娘。六点多才回宾馆夜宴。书记程海波等一起干杯多次，还为江下台干杯一次，大家高兴之至。七点回房观电视，看四中全会报导，见江最后做秀也。

参加常德二届诗人节，观常德诗墙有感：

诗人过节史无前，交换心声吟咏间。
常德诗墙传大德，潜移默化万斯年。

2004年9月20日（星期一）雨

睡得甚好。六点半起床。记昨天日记。

参加醴县一组，八点多出发，不久即下雨。先到醴县一中，办得很有名气，本届毕业生升学率85%，考入清华、北大、人大各有几人。校园内有毕业同学现任职的名单墙，也有诗墙。校长引导，人群打伞，到洗墨池边为三铜像：范仲淹、陶澍、车胤（本地人）揭幕。三人都在澧县呆过。我与孙老等主持揭幕式。我讲了两句话：教育为立国之本，知识乃进步之源 。随后大幅纸书之。第二站到一著名诗教小学，校园有幽雅长诗墙，还有展览室，学生在上课。在展室中大家题字。我写了七个字：诗教入校为模范。孙老写：诗可育人。午宴在桃花　宾馆（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频频干杯。午间没能休息，到闯王陵。奉天玉和尚墓开掘后的发现。李自成死于何处，现两说并存，为未解之谜（杨杰在车上讲的，他是专门研究此事）。下到墓窑中观看，乃一大窑洞也。正殿中有李自成头像，墙上嵌有毛主席1943年的语录：农民战争是推动历史的动力，赞扬李自成造反。因而想起两句（大殿中摆留墨纸笔），以大纸书之：

农民战争只改朝换帝，闯王精神应推陈出新。

在湖南这个地方，似乎对农民战争的看法还是由毛的语录主宰也。大家还觉得有新意。没有去看夹山寺，在车上休息。回到常德已是六点半了。

晚上玉珍帮我洗澡。

2004年9月21日（星期二）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看到20日《常德日报》，头版有二届诗人节报导，我的“常德诗墙传大德”七绝新闻中刊出了。第二版刊登我和玉珍（在市委宣传部长覃清香陪同）的大幅照片，参加昨天体育中心群众诵诗活动。三版正是江下台画面。

整天在房中作字，大小15幅以上。两首常德诗，都用大张纸，有跋语，备诗墙之用。秦城旧句“作字”，竟写了三幅。副书记周用金将他的书法豪华本相赠（字甚佳，有行、隶各体），正好将“人如其字字如人”为报。其他两幅，其一是赵焱森让我赠书法家　　（说是比颜家龙强）（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求我的字也。钱明锵的“沈园杯”大奖赛，也写了联句：千载沈园情永在，两心相印到终生。好几位求四个字的，都改为四字对联句，只得不顾疲劳，“有求必应，皆大欢喜”了。故乡之行，园［圆］满为上。“涟沅诗乡”求字，即兰田，于是将“八八自寿”写上，附记三八、三九两次去兰田，当年多所学校搬迁于此（他们知道我去过国师）。晚宴十多桌，很是热闹。张作斌讲话，竟用大声朗诵赠我的长诗。晚宴后，周用金邀我与孙轶青、梁东到书画馆留“墨宝”，临时想了两句：“常德德山山有德，诗人到此无限情。”然后去“浴足”，比广东经历的大不同，小女孩各种按摩，从脚到腿肚往上，换药水，一个半小时，舒服之至。长沙有几百家此种“休闲中心”。薛京说北京也有。

2004年9月22日（星期三）晴 中午到长沙

昨夜服眠药睡到七点。七点廿早餐。餐后，周用金和覃清香来房，同他们谈到九点：必须弄清历史，理论和这个党也。周在美国呆过半年，比较好谈。录了音，看来非常满意，似空前所闻，很是感动也。将张楠的书相赠。

九点过出发，大家在宾馆门口热情告别。十一点过即到长沙。从九所的后门进去，住七号楼，有大客房。午餐时，现任省委秘书长等作伴。席间谈奥运，湖南体操选手失误，有如当年李宁。主人于是谈养生之道，体健在两事：基因与平衡，平衡之道大也，谈秦城经验。因而频频举杯，气氛容恰［融洽］。（玉珍总怕我出格，这次是否南行，犹预［豫］再三。因《环球报导》访问记中曾指出某省有引资冤案，就怕有黑道报复）。

下午四点到琬姐家，姊弟相抱。姐姐身体甚好，还有不少黑发，声音宏亮，耳朵稍背，三叉神经已不剧痛。儿女门［们］陆续到来。秀姐儿子和女儿（儿父吴迈石［适］已去世，在平江县城经营照相馆）特地从平江来。又制作一副放大相片与我。翻看琬姐做九十大寿时的照片与祝辞。关键在桥头河的七年，师生情谊特重。老一代同事只剩向大威了（李谷一的继母）。晚餐一二十个菜，14 人一桌，欢快之至。

八点多回到九所。张扬夫妇和李元洛（省作协副主席）、梁瑞郴（作家）来，各赠著作《张望千秋》、《秦时水》。

2004年9月23日（星期四）晴

六点多起床。挤时间看有关耀邦资料。

早餐后，杨正午来看望，说昨夜来过，听说去湘雅看望大姐去了。问到年纪，62 岁，我说还可以干3年呵。很是客气小谈一阵。朱尚同来，九点一起到刘正家（比22号楼宽敞舒适得多）。刘很关心教育现状，关于“应试教育”有大块文章与我（曾多次上书无反映［应］）。湖南经济形势也不乐观。随即步行到熊清泉家，大客厅有最大型电视机。以金井镇“白露毛尖”（两个玉石茶具）相赠，展示《南岳情》大书画册（内有他的题字）以及自己的画册相赠。师从黄永玉，从花卉到虫鸟山水，杂水彩画法，一页页给我看，似沉醉其中。我表示羡慕，延年益寿，体脑劳动也。在两家都没谈及威盛之事。他的儿女都在家，拍照多张。

十一点多回到九所。十二点杨正午、周伯华、谢康生（平江人，新提副书记）来，盛情款待，山珍海味，谈笑风生。我谈老家与父母与两姊弟情况。杨到过长寿街衙巷李家，在中央党校见过灼姐也。将闯王殿所书联语相告，“请予批准”，引起欢笑。周只56岁，外相很年轻。此种交谈，玉珍很是满意（回想原来的顾及）。

下午三点，陈砚发来，很想让我们再去岳阳旅遊。四点到华天酒店最豪华房间，黄道奇请客，刘正作陪。谈湖南旧事。关于威盛，黄说周问题不大，关键在杨。下来后就好办了。湖南高法院长等十人已在审。又谈自己出的书，还想撮合我与那位“庆父”一起吃饭也。

晚上八点半大妹、二妹同琬姐来。主要谈小妹事，优点与缺点，很关心对我的影响。玉珍回忆过去，难免忧心。

2004年9月24日（星期五）晴

昨夜服眠药，十点半上床。六点半起，睡得不错。

赵焱森来陪同早餐。九点潘基踬来，还好几张照片。谈自己文革挨整经历，时任局长，书记揭发（其人后来比他低一级）。主动约谈，此乃形势所迫，不必挂怀。潘在湖南声望较好，同为人厚道有关。现

九十岁，头发半黑，仍能快步上楼。谈到过去住五层楼差房，很是闷气，但能锻炼身体，也就失而又得了。我谈及他当年百米12.1秒记录，他说是11.8秒也。

十点，杨德嘉来，给我两份网上三峡资料（王维洛），朱尚同给他的文章：《教育的公平性正在恶化》——学费买考分现象。接到出版社一酒家，同朱尚同、钟叔河、柏原、李冰封、黎维新相聚，畅谈国事，江的“辞职”，形势展望，谨慎乐观等等，都问到我的看法。谈此次常德诗会，20日的《常德日报》一二三版所载照片，大家大笑不已。还谈及湖南当前人物看法，柏原对前任三人都有贬词。钟叔河谈《大托舖笑语》。冰封谈机关传“杨开会，杨五六”。

下午玉珍为我洗澡。潘基踬电话，明天武大校友相聚。后天平江要来人看望。晚上到2号楼浴足、全身按摩，并理发，共两个半小时。十一点始归，舒服之至，人生享受也。

2004年9月25日（星期六）晴

昨晚到陈云章家看望，陈住院尚未回家，通了电话。陈已93岁。六点起床。早餐后，三人在院内散步。九点《湘声报》主编向继东，《书屋》主编聂乐和来（朱尚同介绍，想来的人很多，同意了这两位），谈到十一点。《书屋》被监控甚严，“有杂音”，都是中宣部口头对地方通知。下面头头就很紧张。新任省宣传部长也同赵勇（被卢跃刚指责的人）很相似。同他们谈三大问题，党谈得较多。仍旧如鲁迅所言，二千年秦政传统，更利用主义与党培养奴隶与奴才，因此要想尽一切办法，唤起民众，中国自古以来没有民主与科学的土壤，市场经济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但还得从上到下，各方面努力，学会钻空字，借古谈今；郭嵩焘、梁启超、魏源已接受西方传统；古人如何看待“党”的问题（“君子不党”、“朋党论”、“会党”、“结党营私”）。

中午潘基踬约武大校友副省长郑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组织部副部长周阳生等六七人一起午餐。问及庐山事，毛彭关系，毛邓关系等。谈毛的为人（过去黄克诚谈江西时，用人唯亲，脾气太坏）等事。他们谈王震其人，八千女人送到新疆（山东的多妓女），按等级分美色。

下午作字两副，写八十自寿。赠湖南诗词协会与岳麓诗社，赵焱森要的。随即咳嗽，觉不适，且出汗，玉珍让服治感冒药等。小徐来谈，大姐生活，儿女们轮流值班，毛弟去得最勤，王敬之也不错了。

宣传部长谢建国接待晚宴，在二号楼。到常务副部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等，还有原中宣部秘书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等。席间交谈甚欢。

2004年9月26日（星期日）阴

六点起床。赵焱森来共进早餐。昨天写的条幅，掉了一个“慰”字，行边补上。老了，过去无此现象。

九点到琬姐家，儿女们一起谈家务事，中心问题是母亲同小李（女佣）关系。实际有如家人，但过份挑<剔>。也谈我的家事，都赞扬玉珍不已。将《春秋文存》等交儿女们一份。大妹说，我的书她都收齐，置于书柜一角。王敬之谈他所购别墅湘雅院校专家都买了。社会大变也。午餐都是我喜欢的菜，猪血、薤菜（菜杆另炒了）、油炸豆腐、　鸡（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腊肉，十多样。中午未休息，仍闲谈。两点，大妹、敬之开车，一起到林祥威家看望（女儿是大妹同学好友，儿子接班，是交通厅设计院长）。林已九十岁，精神甚好，喜读我网上文章（特谈到北大知识分子会谈陈、马、王三人文）。很关心政治，赞同我的观点。看他做寿相册。三点回到九所。平江老傅二人在等候，他们是从电视上看到我穿红衣在常德诗会活动。谈平江人事，县长比书记强（如陈砚发），就被书记挤走。四点半于幼军来（从西欧谈项目回），到卧室，谈到六点，真是敞开心扉，谈他同黄丽满关系并其人：无能无为，嚣张

跋<扈>，乃至骂人，动不动就是总书记。于在省委常委时，黄在深圳任副秘长，却连升四级。张高厉[丽]调山东时，一致意见于继任，却由曾传旨黄继任。于调湖南乃胡锦涛意见。湖南经济居中部八省之末，来后一年多，全省基层跑遍。谈人事看法（周不行）。我谈同湖南关系及看法，近年关心事，同胡等关系，及《留言》之事，可说互相交心了。赠《春秋文存》及《耀邦谈话》等。黄［赵］焱森拜托关心诗词会也满口答应。

平江人招待晚宴，琬姐几人来了，欢快之至。八点半才离去。我们三人又去浴足、按摩到十一点。

2004 年 9 月 27 日（星期一）晴 回到北京

六点半起床。赵焱森一起早餐，并送到机场。收到一大堆书，已寄出一纸箱，又另有纸箱托运。九点多去机场，路上看到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一大群宫殿式建筑，乃消闲吃饭之处也。机场休息，贵宾厅只招待一杯茶或咖啡（远不如北京）。十一点起飞，下午一点到京。路上车行受阻，三点多才到家。薛京一路招扶，否则很难外出了。

回家觉得很疲劳，走几步路即感气短。

满起将《李锐近作》示我，意外高兴，丁东如此快速印出三千，交我五百。连忙翻看。内容与长沙一致，封面换了照片，扉页为原封面，与题辞对衬。即让薛京取走一本。

玉珍为我吸氧近两小时。一边看报。

晚餐感到生活又正常了。

九点入寝。

2004 年 9 月 28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睡得甚好。翻《近作》，不忍释手。有几篇要害长文并未发表过也。

刘大姐来，何定赠我《好死不如赖活着》（记录河南艾滋病纪录片，获 63 届美国广播电视文化奖等）。即转赠《近作》，并让交钱永昌一本。她多次告我，钱夫妇关心我的著作。

上午约朱正来，让转送《近作》与戴晴、黎体贤、舒芜、陈琼芝等，并约他明天来帮忙写序文。

翻《丁玲纪念集》，李之琏长文令人感叹也。

下午游 400 米，开始恢复正常生活。

小妹电话，10 月 10 日回来，高能所有请。

2004 年 9 月 29 日（星期三）阴

六点一刻起床，睡得尚好。十天内的信件还未看完。总有陌生者寄来信件。翻俞润泉的纪念集。

早餐后朱正来，将“序言”主要内容同他谈了，已记录的资料也交他参考。

李普来坐了不到一小时，沈容病情堪忧：可能肺癌，希望是结核。给他带几本《近作》，送苏仲湘等。

下午游 500 米，不觉累了。今天没有气短现象。

2004 年 9 月 30 日（星期四）阴

六点起床。仍翻《近作》。

上午钟伯熙来，谈浙江人事。习近平不错，经济形势较好。赠《近作》，并毛应民一本，还带去四本送有关方面。他为老年俱乐部订了五份《炎黄春秋》。丁东来，介绍认识。钟先离去。留丁午餐。满

起送他回家。

下午五点到人大会堂参加国庆宴会，110桌。顾委老人有三桌，我在靠前一桌，有李东冶、于明涛、朱穆之、杜星垣、袁宝华、马兴元、刘建章等，高扬、杜老、荣高棠等在后一桌。大家相互拍照、闲谈。中秋月饼盒内有35万房产证。

晚上曹思源来，让我转交信件并近著《世界宪政潮流》与胡，他已被监控一年多，业务停顿，“行将断炊”。书也送我一本。当然值得同情。口头未完全应允，还必要了解下情况。

2004年10月1日（星期五）晴

两点多服眠药，六点多起床。翻看报刊。十天留下的信件中，发现一本《情感世界》卷（中华百年经典散文），内收“怀念田家英”。此书以鲁迅开篇。

上午大胖、威威、延滨、元元夫妇和小玲、小马夫妇等先后来。各赠《近作》并让元元带李昭、德平各一本。漫谈江下形势，关键在部队内部反映，各种传闻。中午未休息，同大胖手谈到五点。

2004年10月2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翻《追寻黄万里》（丁东給的），序言竟是我写的，大概是编者赵诚之稿，没有过目，实在太“随意”了，又不便责问，人家是好意。

九点到《炎黄春秋》社，十一人聚谈：导正、方实、杨继绳、吴思和杜、于、吴象、彦修、厚泽和二李。主要谈胡在四中全会的结论报告，已经文件下达，其中要害是“切实维持社会稳定”，总怕意识形态“搞乱”也，必须强调四个坚持。接受苏联教训，戈搞思想多元化。“有人借口民主、人权、新闻自由，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有人要为六四翻案。”要敢抓、敢管，理直气壮，要批评、抵制，不为错误思想提供传播渠道。最后还提醒：“不要人为抄［炒］热，授人以柄。”

杜导正先作了简介。有人如获至宝。

我讲定要把党的问题搞清楚，一切根基在此。刊物仍生存第一。

厚泽谈：经济已展开争论，这十三年，郎咸平批国企改革，许家禄［璐］、季羡林、王蒙等五人搞“甲申文化宣言”，强调中国传统。袁伟时有文批评。纪念邓百年，陈奎元（社科院长）文，老左、新左混流。先从意识形态搞乱。任老文章是世纪绝唱，回顾这25年，中国走什么道路。

李普谈：江下台乃权势之争。对胡不怀任何希望。党已不成明堂，为发财、当官入党（资中筠文，小骂大帮忙，美国亦如此。）

光远：希望破产了，邓一手硬一手软。吴象：生存要继续努力。彦修：将自己摆到庙里；毛邓江胡四人也，越搞越欺骗，5%可利用。

杜老：最近又抓二人，并抄家，很紧张，底线虚弱。反自由化即专制主义，政治文化问题难改。要为民主奋斗到底。市场化、民主化乃现代化两支柱。从邓到江、胡，民主恐惧病改不了（中体西用），得长期斗争。苏联解体乃藉口，苏因斯大林专制与军事竞赛（政酷民贫）而垮。大国兴衰（德、日法西斯垮台）。现在有网，管不住。更办好《文存》。所谓“反西化”，要批判。六四问题，不平反行吗（让江下放心），时间关系。

我将《近作》每人一本。

两点回到家，没休息，同胜利手谈时，许医农、韩钢、晓梦来了。纵谈形势，都很悲观，毫无希望也。给我一大叠网上资料，有温家已成首富，袁伟时文，陈奎元文，王友琴调查659个文革被害者文等。谈三联终于撤换那个弱智新老板。卢跃刚等的坚持、胜利。一直谈到吃晚饭，八点时散。

今天苗苗一家来吃中饭。送爸爸一瓶钙片（“不能空手来”，对玉珍说）。朱正来，序言写好了。

陈明来，送《丁玲纪念集》和他的书，介绍他们三人认识，送陈《近作》和《其人》，让晓梦签名。

2004 年 10 月 3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为去徐水大午集团小作准备，让满起带《近作》一包。同玉珍八点动身，在高速路上同厚泽会合。110 公里到徐水，转乡村路，十点到达。孙大午等在庄园楼房门口相迎，见到保育钧、茅于轼两夫妇等。先遊览公园，经游泳池、垂钓园，过民俗画廊、园亭、小桥、曲径通幽等，过历史画廊，到敬儒祠，门内左右为岳飞、关公塑像，正殿有孔子大塑像，后园有孙中山立像。所印《集团简介》中说：“集团以传统的儒家思想，当代法制思想，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三者结合为治厂思想。坚持以人为本，提倡先学做人，后学作事。勤勤恳恳做事，实实在在做人。”公园中最后还见到“国防教育”处有坦克和高射炮等。大午说，这是 28 军军长等赠送的（这个军六四时从西边进城，在军博前大路上，将 80 辆装甲车烧毁。第二天一早我和玉珍去看过，我还爬到车上仔细查看）。这个军已不存在了。大午是这个军联谊会的负责人。他原在这个军中当兵，工作多年。最后到大午中学，五层教学大楼是园中最壮丽的建筑，新建有图书馆（被捕后，中途停建）。到大餐厅（可容千人以上用餐）看学生用餐，两个孩子共用一菜，每人只 8 角钱（当然是农村孩子）。又到自助餐厅（秋林吃自助餐）。高考大专上线率 90%多。徐水 38 所中学排名第三。学生进商店买物不能过 10 元。还到教师宿舍一观，有三间房。近一点才午餐。全是庄园内的烤鸡、蔬菜、玉米及很薄的玉米面饼等。席间漫谈。保育钧嗓门特大，贬江谈胡，对形势极其不满。茅老的天则所已受到干扰。《近作》除赠大午外，还赠茅、保等共 6 本。我和玉珍在“豪华套间”休息，约一个小时。大午陪同我们（还有小徐，昨天送秋林来校，住了一宿）游览千亩葡萄园，美国引进的红提、青提等种，树很矮，便採摘。亩产 2 千公斤，每斤只卖 3 元。平生首次见到这样大的葡萄园。还有 160 亩梨园，盛产玉米、花生、红薯、毛豆等。玉珍摘了大包毛豆。还送了玉米面薄饼（圆大纸盒装）。集团共有种禽（以万为单位的鸡）、饲料、食品公司，还有电子、电器公司，葡萄研究所，无偿培养农业技术的学习班等。在参观路途中，曾哼了四句：

社会如何主义哉，一枝红杏出墙来。
荒原忽现桃源记，到此谁人不畅怀。

获得厚泽、茅、保等赞同。大午记了下来。1985 年，他们到这片盐碱荒地来开荒时，没有一个人也。现在连学生共约 5000 人，全部资产已过 2 亿。

2004 年 10 月 4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翻看拟写《胡耀邦传》序言资料。张定摧［催］过几次了。朱正代拟的三千字，议论部分可用。翻孙大午赠的资料，三所高校演讲未细看。

下午游 400 米。洗痛快澡。

2004 年 10 月 5 日（星期二）多云转晴

六点起床。打针。玉珍坚持每周二次为我打针（200 元一针，加强抵抗力）。

上午朱正夫妇和罗印文、黎体贤同来。罗后天回长沙，也是解放初在《新湖南报》工作过的老人。托他带 20 本《近作》与湖南故旧新识（向继东、聂乐和）。否则一本本寄，麻烦之至。黎腿不好，癌症痼疾顶着，心情开阔过日子。

下午写序言，理清耀邦超前言行的几个事例。朱正所列自己的两件事，人事小组争论和柳宗元文章引证事（有关广西人事），不准备列入。

感觉脑子迟顿［钝］，笔头涩滞。

2004年10月6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整天客人不断。上午游敏来，原在福建电力系统工作，几年前寄文与我，通过信，没见过面。现已调京（自己力争，因北京天地宽阔也）。是一个极关心国家大局并进行历史、理论等研究的人。现在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调研处工作。他问了几个有关党史和毛的问题。同他谈了根本问题在这个党，这是毛的最主要遗产，现在要再强调四个坚持了。谈到十一点。赠他《近作》和《春秋文存》。他将买到的《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有作者签名）相赠。譬如他很不理解王鹤寿为什也要批耀邦（在生活会上）。上层的复杂关系当然就更不清楚了。一直谈到十一点。留下他的新作《开展文化创新，提高执政能力》）。楼下姚雪垠儿子来，告知下午送书。

下午姚海天、王琪夫妇抱一大箱书来，是父亲《姚雪垠书系》精装本，共22卷。同来的还有田永清少将（原总参兵种部政委，63岁），送我一本《二月河语》（签名相赠），田为此书写了序言，大概是很爱好文艺的人，对我“很是尊敬”。无顾忌地交谈近一个小时。部队有这样的人，意外可喜也。田本人自印的两篇著作：在北大的报告，话说二月河的大本子，也送我一本。

随后刘正三人来（怀化市委书记欧阳典早退），他对教育意见的上书，新华社“内参”作了报导，留下几份忧虑教育的资料。劝我莫太“冒”了。

赵毅敏的儿子赵战生（凌莎生的）和妻子李力来，要探问赵老1983年参加省部级班子调整时的情况，大概从遗物笔记中有反映。

客人太多，序言写写停停。

2004年10月7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昨夜服了眠药，睡得尚好。

整天写序言，反复改动，包括文字推敲。朱正的三千字，议论部分都利用了。

上午满起、小玲陪玉珍去集美市场看沙发，上午让我也去看了，定下一套黄皮的，将现在这套白皮的更换，坐得较软些。

晚上定稿。这两天都没看电视。

孙大午电说，焦国标到庄园，但［很］赞赏我的诗，尤其第一句好。

2004年10月8日（星期五）雾

六点起床。又将序言看了几遍，可以定稿了。让满起交薛京复印了五份。

上午李普来，拟去看望赵。赵肺部纤维化很严重，是医生告诉他儿女的，本人不知。对宗凤鸣整理的谈话录，觉得质量不行，不如李普女儿事后记录的好。留下一首赵85华诞七绝，不大合格律，得改正。序言交他，望细心看一下。

郭先述［逑］来，交玉珍糖尿病药单。谢文清的文章久久未交卷也。

上午十一点到岑南饭店看望任仲夷，厚泽先到（他通知的）。谈他那篇文章事，省宣传部干部来访问两次，改写出来的。中宣部那个副部长来广州时，告知约谈，不（敢）来。随后有关谈话又在港刊发表。如此扼杀舆论，实内在虚弱所致。

2004 年 10 月 9 日（星期<六>）晴、有小雾

昨夜服眠药，睡得仍不安稳，时时醒来。六点起床。将李普寿赵紫阳八五七绝改好，并电话告知。

序言又看了一遍。

九点到现代文学馆（路上总走了半个多小时）参加丁玲百岁诞辰座谈会，同宋平坐在一起，客气几句，无话可谈。作家协会等当前几位负<责>人讲话，都唸了稿子。会后，文化部老人合唱团，隆重地唱了“延安颂”三首歌。展览会图片很多。发的一袋纪念物，除书籍外，还有镀金像等。今天当了一次贵宾。

下午二点游泳。500 米。用肥皂洗了全身。

胡绩伟米寿，五点同玉珍到政协三楼宴会厅（有大幅刘宇一“良宵”100 人像）。六桌 60 人，老中青熟人极多，拍照多，见面谈几句，很高兴，有的还约了访问事。保育钧主持，与丁济昌同桌，特别向大家介绍了，1944 年从保安处回到报社，害伤寒高烧不退时，是他为我输的血，向他敬酒。我赠胡绩伟寿诗，得到大家赞赏：

难忘喉舌属谁争，大义凛然不顾身。
棍子营私尤结党，老兄愈老愈精神。

老胡讲话，大声谈了当年自己逼得三次辞职之不当。

2004 年 10 月 10 日（星期<日>）有雾

五点起床。序言李普有几处文字小改动，又看改一遍。大概可以定稿了。

整天收拾书房。将小妹整理的近 20 个分别装资料的纸夹壳取消，分类装入柜中，使房清朗多多。桌旁的小书架也略加整理，将辞书多部放上，手边资料等易于置取。边劳动边休息。

下午没有游泳。满起去机场。

飞机误点，小妹七点多才到家。此次回来，任务之一大概是亚洲电视台（美国华人所办，为华裔服务）要访问我（她介绍过王若水、李慎之）[9]。继续整理旧信件等，不要再到办公室去了。

2004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序言继续作文字小修。

上午姚监复、丁东先后来，小妹一起谈话。姚谈近事：江下台有军队与老人两方面影响。赵的情况，安志文认为市场经济搞了 20 年，政治改革也得 20 年，赵不同意，腐化使社会承受不了。留午餐，让他们看序言。小妹也有几处文字改动。下午张定、李公天来，三人同时校改序言，增加了两处说明：邓 1980 文章事，被选为主席时说的话。工作了两个小时。

刘僉太送来钱永昌信，答谢赠《近作》，说了许多“仰慕”话。

2004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翻看《开放》9、10 两期。

上午郭仙［先］逑母女来，代拟谢文清集的序言，催我交卷，再不能拖了。又要一本《近作》。

[9] 李锐这里记述有误。此次采访是旧金山湾区 26 台华语电视频道的“话越地平线”节目采访，主持人史东。——李南央注

蔡德诚来，谈近事。很赞成我讲的三大回顾：历史、理论与党，尤其党的问题（赵也认识到了）。认为我的党内民主五条很切实际，可以大做文章。于是我建议他写成文章或建议，上网或找人签名上书。赠他《近作》。

小妹和奚青到办公室，将我的全部信件和资料等（上次装修房屋室一包包綑好放到办公室的）搬回，包括上次已整理好的，放到隔壁客厅整理。

下午游 600 米。泳前同玉珍、小妹到友谊医院看望沈容，卧床点滴，精神尚好，没有胃口，仍低烧，诊断为肺结核。李普随来，为赵事给胡上书。“永远软禁将载入史册”，“你何必背此恶名也”。辞句上建议略作修饰。

2004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序文又有三处小改动，即电话告张定。上午林从龙与三门峡区副书记方留聚来，方自编诗书集，“名人”题辞，只得应允。各赠《近作》。河南《党的生活》刊有《读李锐自寿诗》文。小妹与奚青将旧信件整理好，暂时只能置于柜顶。姚监复来，送胡讲话、资料。杜老说，有的版本比这还坏。下午游 600 米。

2004 年 10 月 14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序文有小改动，给张定电话。

上午同小妹去看望程学敏，住电力医院，房间甚好。久已植物人也，眼睛张开望了我，同他握手，面部已毫无表情，完全靠吸氧、鼻饲，夫人 24 小时陪住（睡一小硬沙发，变得矮小了）。程比我晚出世一天。水电至交也。赠《近作》，让儿子程真等阅读。

下午作字，买来彩色纸，赠大午庄园和绩伟米寿（重写，上次以为是九十也），还有那位方留聚要的（晚上来取走）。小妹同王昆儿子等一群拍电视的人来，明天要操作也。这个拍摄班班子原来是杨澜的。[10]

游 600 米。

2004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准备采访时谈的要点，记了一张纸。其实谈话时也没看一眼。九点，周七月等四人先来。周是王昆儿子，谈父母情况，母亲注意生活享受，希望有人来邀请。父母分居。父亲左右四方关系都好，人正派，文艺界罕见人物。还谈到王鹤寿，奉命揭耀邦，不跟薄一波握手。十点主持人史东来，名片上有 China Cross Talk，在旧金山，专对华人及外籍人听的电视台，本人专做一个华语节目。布置了四大盏灯光。谈到近一点（玉珍来催吃饭了）。谈家庭、父母影响，又是平江人，李六如、方维夏；小学、中学，长沙湘江有日、英军舰，20 年代初的六一惨案，大革命时儿童团情况，马日事变、九一八、《田中奏折》等。做人与性格的形成。大学读工科，一二九运动，自己组党。这是第一个 20 年。延安抢救，对毛就有看法，当然敬佩。高岗、陈云，同黄克诚无话不谈。转业搞水电，南宁会议到庐山会议，曾三次上书（有自然科学知识，有历史知识）。开除党籍与夫人揭发。这是第二个 20 年。第三个 20 年彻底倒霉，饥饿乃人世最难堪之事。秦城八年与《龙胆紫集》，彻底反思。1979 复取［出］到现在，写了十

[10] 史东是一个人到访北京的，拍摄组是我在北京帮他请到的，确为原杨澜“阳光卫视”的摄制组。此次参访的原始录相带将存胡佛档案馆。——李南央注

几部书，反思历史，有责任感，中国向何处去？对形势看法，等等。理性问题讲了：人都有三种缺点（限制）：时代、知识经验、思维能力。Personal Cult，Right（一辞两义［意］），西方传统认识，中国产生不出来。听者都很满意。

下午没能游泳，满起胃又出血，已住医院，是玉珍强迫的。

中央电视台的董崇飞与邰武旗来，成立《再说长江》纪录片专题组，拟搞30集。送大花蓝［篮］。（大概电话中我说得较不客气，过去几次谈长江，又播不出，尽让张光斗这些人谈）。还带上一封很客气的信，内有提纲，谈了近一个小时。让他们去访问陆钦侃，一定要采访钱正英。

2004年10月16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睡得较好。看完薛京补充的十几页。前几天清资料才找出这篇旧文：《大家眼中的胡耀邦——《怀念耀邦》一、二集读后》，大概是2000年或01年暑期在怀柔时写的（自己已写出15页）。完全忘记了。这样，王建勋要印行的《耀邦遗言》又多了一篇长文，自己写的长短怀耀邦文共有8篇了。

上午小妹、玉珍我们三人闲谈一阵，关于忙忙，他们的收入等等，以及买房等事。

下午曹思源的助理王鑫鑫（女）来，交来一封法德合办公营Arte电视台信，要拍一部有关中国及中共25年来变化的记录片，要采访我，有提纲：“中国还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吗？”问题还是很严肃的，答应考虑一下。并告曹的信件已转上去了，结果难知。王告曹受监控的细节。业务已停顿，公司有8个工作人员。

2004年10月17日（星期日）阴

六点起床。将《大家眼中》文又看了一遍。整天没做什么事。上午同玉珍出去散步，中间休息，走路很累了，必须加强锻炼。收到冰封、黎维新、戴文葆等信，谈读《近作》感想，戴尤其“赞颂”也。他已身体不行，住院一年。

夜读《世界华人的梦》——怎么使中国真正强大起来。作者杨福家，英国诺定［丁］汉大学校长。

2004年10月18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下半夜不大安稳。杨文值得再读。摘记：“我有一个梦”乃千年世界十句名言第一句（马丁·路德金1963年演讲中语），这十句名言没见到过。

高能耗、低效应，使得我们GDP成本俱［居］高不下。去年消耗水泥为世界55%，钢材26%，煤炭30%。而GDP只有4%。至今没有大学进入世界200强。世界钟表76%属我们生产，瑞士3%，钱赚得最多是瑞士、香港、日本。32家汽车厂，生产200万辆，美国3家公司2700万辆，中外合资企业（中方无贡献）。最大浪费用窗式空调取暖。石油、粮食安全，石油进口达1亿吨。4年100亿美元投资芯片制造业，等于过去50年总和，只能满足国内17%需要。手机芯片进口，玩具的则自己制造。哈佛350年校庆，重要的并非出了6位总统，30多为诺贝尔奖得主，而是要让进哈佛的每一颗金子都发光。

修改《水电史》的序言，加了一个尾巴：大坝与生态关系，国际上已有反对大坝委员会。

《耀邦传》序言，何定将改动的稿本送还。几处改动都好。晚上没有看电视，因陈宗梁上午十点要来取稿子。

2004年10月19日（星期二）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睡得尚可。六点半起床。将《水电史》最后定稿。另一序言也最后改好。同何定

电话，谢谢她。

吴宗煌来，我正在改稿，让他离去（有些人不先打电话，得回教训也好）。

给忙忙信，不要忘记故国文化与家庭传统。将玉雕龙马笔架筒相赠。龙马精神实喻老人精神："四朝忧国鬓如丝，龙马精神海鹤姿。""龙跃凤鸣，才气纵逸"也。

下午平江人吴庆生（香港三协电子公司董事长）引杜云萍（女导演，珠江电影制片公司）、张巨龙（中华国际香港老年世界基金会副秘长）等四人来，拍了一部"生死界线"记［纪］实故事片（深圳法院审判员陈鳞荃"人民好法官"先进事迹），要我向吴官正推荐，以便全国影响。真不解为何要找到我。吴编邓百岁贺诗集，要我参预［与］，却婉拒了。谈了六四与三峡事。让他们给吴官正单写一信，以便我作介绍。

何定来，读《近作集》，又赠诗一首。谈形势，很不乐观。

陈海阔［宽］来，留夜餐。谈陕北靖边（有油）干部赌博，年耗2000万。老傅二人来，修杜甫祠，向何光伟要100万。

满起病情好转，让吃东西了。

收到翁长溥大骂钱正英的长文。

2004年10月20日（星期三）多云

六点起床。清理诗作，将打印好的两份加上"游大午庄园"与她（南央——李南央注）。《近作》送苏绍智、巫宁坤、刘宾雁等。八点多赴机场，玉珍送到楼下。

上午王琪领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副馆长"祝均宙来，还带摄像录音人，强我谈平生关键事，谈了个多小时，只得送《近作》与《其人》。手稿等事以后再说。玉珍很不高兴，这样下去，身体搞垮。对楼下王琪发牢骚（他们说父亲姚雪垠就是累垮的）。

下午游600米。

2004年10月21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张显扬寄来近作《趋势与选择：对历史唯物论的解读与批评》。粗粗一读，还得细看。这是根本问题，作者是理论家，有独到见解。

由于腰背疼加剧，每坐起立都为难，下午玉珍同我到医院，先看了骨科，认为还是肌肉问题，不同意打封闭。于是到十楼作理疗、电按摩等。医生让每天做，坚持几十次。

晚上杜云萍等三人来，给吴官正写了封介绍信。

2004年10月22日（星期五）晴

昨夜两点半服一粒眠药，大概近四点始又睡着。六点半起床。补记三天日记。

上午将书房又小变动一下，桌旁小书架移至西墙，将窗台利用起来。

下午游600米。随到医院理疗，腰部两种电热和药物按摩，共35分钟，要做40天。

2004年10月23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翻报刊和《近作》。

上午九点半潘荻来，送茶叶。我赠《近作》与《春秋文存》。她谈家庭与身世：父亲是蓝田开锑矿

起家，在长沙还开过银宫影院（国货陈列馆后面，当年长沙最好影院，中学时去过）。属大财主，同国民党政军界高层人物来往多。母亲是湖北襄樊水灾时逃难农女，八岁被卖掉，后在长沙戏班子，被父亲纳妾。因有不满情绪，是地下党员，在新化迎接解放（还谈了强迫随军结婚经过，带了一个工作队）。因解放后经济困难，从到香港的国民党一中将要还过债款等情，误为“特务”，遭枪毙。兄弟姐妹都大受影响。有大姐和姐夫，因在国民党受训有台湾朋友，被派往台湾被判死刑，后释放，现在美国。弟弟在新疆20年，自修英文，编出辞典，等情。自己在文革初，是新华社第一个被斗的，“四条汉子的走狗”等罪名，因同田汉等来往多。对我的诗文感兴趣，特殊人格，想写我（后玉珍告知丁东在搞口述历史）。给她张戎的《鸿》，她家的故事比张戎家丰富多了，她应当写自己的故事。谈了近两个小时。

下午没去游泳。到医院理疗即归。同胜利手谈到夜八点。练习各种布局，都因乱攻而败。胜局一二。

坐在车上想起六不怕，忽得句：此生六不怕亲尝，其实大难在饿乡。北大荒原真可怕，树皮何处草也光。——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4年10月24日（星期日）晴、云多

六点半起床。清理杂刊，翻到《马义与现实》97年3月号，卷首是我的长文《“大跃进”失败的教训何在》，不觉读完，写出来真不容易。

上午彻底清理书桌和桌旁窗台小茶几，桌子上就只放文具了。

下午同玉珍到复兴医院去看望徐滨，由于药物过敏，脸、手都红肿，贪睡。大女儿和平昨天从美国回来，同我们一起到医院。

2004年10月25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上午开始为谢文清的文集写序言，拖了一二年了，实在对不起家人。

下午两点先到医院理疗。回家后，同玉珍到金悦海鲜酒楼聚会。到15人（5对夫妇，杜、于、李、孙、朱），吴明瑜、吴象、韩钢、华贻芳、李普。韩分发了四全第三次会上胡的讲话中“（三）切实维护社会稳定”中之“一、高度重视和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那800字。意识形态空前严加控制。陈奎元已成为这方面幕僚人物。这是一大暴露。大家谈的意见和情况：（韩纲［钢］讲情况多）

△ 《亚洲周刊》刊二左（邓力群、宋平）二右（杜、朱）照片。此刊比《明报》好。十个人申明支持郎咸平，反对新自由主义（改革由新自由主义控制），没有民主的私有化，肯定不公平。四中全会后，互联网全面清理（新闻、安全、公安等全部出动），十月起，所有法学著作全送审，认为这方面全受西方影响。反腐败电视剧十一点后放映。对党校的《学习时报》打招呼。江苏铁本案，绝对错案。榆林杨元镇一万多亩地收归国有后，农民静坐二年抗议，最近逮捕2500人，伤20多人。万县万多人大动乱，起因是两行人殴打一挑脚工。

△ 陈奎元文章完全反对邓小路线。陈已当国史学会会长（取代邓力群）。同朱佳木狼狈为奸（我讲了下此人污行）。将社科系统廿多左爷推荐到政协。陈原为西藏二把手，胡对之很是满意。原是河南二把手，调来主管社科院。

△ 加强执政能力——保先（进）运动。（我说：加强专政能力也。李普：他们是读毛五卷教育出来的。我们是读前四卷出来的。搞法东斯。）

光远：还是要心中有数，小心谨慎（哪一天）祸从天降。有人（绩伟）湖塗，称赞“新三民主义”等。境外万润南、刘宾雁、陈一咨等均如此，王丹清醒。

厚泽：对小胡很失望。开始讲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现在是培养四个一批家（理论、思想、文艺等）。

中宣部在办。思想能培育出来？毛邓江胡四个像都出来了。在搞<个>人崇拜，培育领袖，完全失望。

杜老：这是好事，对小胡有认识，原来讲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点滴已露”。正在变化中。陈奎元还没此厉害。改革是曲折的，反西化（接过江、李之言）。没有西化（马义也是西化），哪有今天？（还有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吗？）必须全盘西化。抵制资本主义，一分为二。必须政体改革（他们不想改），宣传自由民主。“反资级自由化”是当年赫鲁晓夫批双百方针的用语。改革是群众事业。焦国标、卢跃刚四青年不错。十五人一大桌，夜宴丰富，八点始回家。

2004年10月26日（星期二）晴 预报12℃

六点半起床。玉珍让我穿厚毛衣、厚棉绒裤。每周还是打两次针（胸线汰）。

上午续写谢文清集的序言。人客来打断。

青长庚从云南来，参加水电与环保的国际讨论会，给我他写的发言稿等三份材料。

刘清夫妇来，催为郭佩珊的题字。

下午游600米。遇崔军，他也收到翁长溥痛骂钱正英的文章，出门时遇见钱小姐，没理睬。

蒋的儿子来，给我一封信，谈质问“双规“结论的情况。301负责人都说乃上面之事。现在不能出庭院。劝他看透，是英雄人物也。赠《近作》。

2004年10月27日（星期三）晴

睡不着了，五点起床。两首打油，床上未能定稿，怕忘记，先写下来：

当今请问是何时？宪法年年唱鼓词。
就怕自由民主化，渺茫宪政梦中思。

无时不在反西化，马列东方出不来。
请看高楼和厕所，有哪一件是娘胎。

八点多周笃文来，赠《近作》。同到诗词学会参加《中华诗词》创刊十周年座谈会。现已销二万多份，高于《诗刊》，可以自给有余了。周讲了近一小时。宗旨在：反映时代，切入生活，求善求美，走向大众，雅俗共偿[赏]等。我被逼着首个发言，唸了第二首诗。谈目前形势，加强控制，政治不改革，经济也有问题，应如李、杜、苏和龚定庵有“三吏三别”等。又唸了聶绀弩的“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汉字组成的诗词格律世界独一（讲到从小记得一联：寄寓客家寂寞寒窗空守寡，退还莲迳迷途远避返逍遥。此乃聂所说文字遊戏也）。中国何物何事不西化，却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自由与民主，不民主化，经济什么也搞不好。张常海接着我的话题讲，北京第一厕所在后园[圆]恩寺一王府街上。（我讲了从瓦德西笔记上看到，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街上无厕所，强迫修建。路上行人可随处大小便。）笃文和杨金亭都谈到　物（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上刊有讥讽时病的诗词。参加座谈的还有几个年青人，最小16岁。散会时找我题字，其中有嶽云中学的。赠《近作》与郑伯农、杨金亭、欧阳鹤。孙轶青没有留餐。在饭桌上大家议论江泽民。都不知胡最近讲话。归途笃文告我，张常海原是《中流》主编（原《光明日报》总编）。

下午没游泳。同张定电话，将“后叙”与“‘核心论’使改革停滞不前”两文的一些文字改动，一一告知。明天去西山看红叶，林锴八十寿，用红纸写了一联：诗词征骨气，松柏有奇姿。

2004年10月28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笃文八点到，随即同玉珍一起去大觉寺，路上让我看一本厚文集，其中介绍大觉寺附近20里杏花，除日本樱花之外，是世界观花圣地：花时讨春最佳处。可是我不知大觉寺，妄［枉］住北京城也。离城约40公里，属西山范围。进寺后就同中央美院的一群学生汇合，游览寺中景点。寺始建于辽代1068年，寺内有山中清泉流入，初名清水院，后称灵泉寺，1428年明朝重修改今名。康乾又两重修，形成今日规模。文革时未遭破坏（大概离城过远）。寺依山势坐西朝东，因辽代契丹族尊日东向之俗。寺内古木甚多，形成幽深园林。正殿额为“无去来处”，殿内四大天王，三世佛，二十诸天等造像，古朴雄伟，坐动传神。均明清两代精品，他处寺庙少见。无量寿佛殿（额曰“动静等观”）前古银杏树，干围达7.5米，树龄已近千年，树冠遮盖半个院落。古柏分布寺内共20多株。有老藤缠绕于一古桧柏之上，如今老藤已被碗口粗的枸树代替，形成树上长树奇观。清代行宫四宜堂（四季皆宜处也）前一古柏，树干分枝处寄生一株小叶鼠李，有{牌}刻称“鼠李寄柏”。大家坐在堂前小藤椅上喝功夫茶时，林锴夫妇来到。林八十寿辰庆祝开始。周笃文展示周汝昌书赠的两首诗，以及我的寿联两句（我写在红纸上）。美院国画教授张立辰、陈平等送书画册，很是热闹。拍照很多。张也赠我书画册，我就顺便将《近作》两本分送张、陈，听说这两位是当代有名花鸟等画家，陈的作品抢手（方尺几千元）。此堂北侧厢房有溥心畬题的诗词手迹（落款1936年）。午宴是素席，共五桌。这时林锴夫妇的年青朋友陈铎（另一女士，都中央电视台的）来到，陈是主持人，屏幕上常出现的。增加另一种热闹，好几位致祝辞，夫人（　亚芬）（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唱诗词歌。散席后观辽代古碑。回家先送笃文，玉珍同我到医院理疗，没有游泳。

晚上看完《深度诱惑》22集电视剧，结局如所料。

2004年10月29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刊。九点到医院，随后游400米。返家时已过11点了。薛京来。吴宗熿来，交他的近作，赠《近作》。下午三点，孙大午夫妇和儿子来，谈近况。送几盒特产，老马[11]不愿意让孙去家中（玉珍电话，气得挂下），特来我家会面。我嘱千万多加小心，谨慎为上。孙认为本县已对他好转，再三说是上面意思（老马则说派了尾巴）并送社科院写他的书。到附近餐馆晚餐，离去。小徐和胜利也参加晚宴，因李利娜去过几次（胜利还约吃饭、划船），惹起小徐一家愤慨，已闹离婚。玉珍将胜利臭骂一大顿，我晓以利害，严加责问，并适当缓和玉珍怒气。胜利承认错误，玉珍也批评了小徐之不管家务。

2004年10月30日（星期六）阴

六点起床。看方行重寄来的百页长稿：《马恩列斯毛的思想主旨要义与美苏、美中局势形成关系（简称“冷战”）》，以及“美将战略重点转回台海”等两篇文章，看一遍还不行。

上午崔军夫妇来。为他的自传写书名“田夫之子”，就要付印了。谈林汉雄做75岁，三百人宴席，小项已看开了，自己过生活。

下午二点游600米。

[11] 老马：杜润生的夫人。——李南央注

2004年10月31日（星期日）夜雨、晴

三点服眠药，七点半起床。空前之事。浏览报刊。

上午为郭佩珊的传记（女儿撰写）写了几句话并怀念诗一首：

单枪匹马敌营居，施巧毁机功不虚。
能者今生多曲折，长才未展令人吁。

又为姚雪垠文学馆书祝辞（并闯王殿联）两幅。“倾注毕生心血，尽书华夏情怀。”“农民战争只改朝换帝，闯王后代应推陈出新。”

下午同胜利手谈，两家都留餐。

2004年11月1日（星期一）晴

又是三点醒来，翻腾睡不着。大概四点半以后入睡，六点半起床。

上午薛京来。寄《近作》（附短语）给徐州刘洪涛、本市李亚莉（女，来过两次信，在黄万里座谈会上认识，“崇拜者”也）。将曹思源10月25日信转胡锦涛并附信，说曹对市场经济有过<贡>献，不应受此监控也。

将《谢文清自述》序言写完。

下午到医院理疗。回家遇见《炎黄春秋》的孔屏（女）来送刊物，让我给《近作》的几位买者签名。让她带回两文（《耀邦传》序言和《水电史》序言）交方实，水电文要求公开发表。

2004年11月2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刊。上午谢庆庆来，取走父亲的《文清自述》我写的序言，并林西时我们的照片。刘清来取走为郭佩珊写的诗和几句话。

下午游600米，到医院理疗。

2004年11月3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重看小妹《这样个母亲》中单少杰写的文章，很有深度。“传统中国，既不是一个以宗教戒条为本文的国家，也不是一个以普通法理为本位的国家，而主要是一个以世俗伦理为本位的国家。”孔子的家庭伦理，人伦关系可以衍化为社会伦理模式。叶公：“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其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观点透出相互叠加价值取向：一是家庭伦理主义的取向，二是功利主义取向。）“仁”之根本——“孝”与“悌”，又衍生出“忠”与“义”。儒家伦理是一种世俗伦理。

上午薛京来，让他给一位右派著作人（50万字）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回电话，给安徽张若平寄《近作》，安慰彭健家人（小彭于九月去世）。

下午游600米，并到医院理疗。

2004年11月4日（星期四）多云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找出《人民公仆项南》，翻看了几篇，十日要有个聚会，让我主持，项是耀邦类型人物。

下午游600米。到医院理疗。喉臊不止，略有痰。玉珍怀疑是感冒，我的感觉只是喉部。晚七点又

到文津街观“可可西里”，镜头多黑糊糊一片，不如宣传之动人，但有一被浮沙淹没，直到不见头发，令人惊骇！

晚上十点半还有人打电话。

2004年11月5日（星期五）晴

昨夜睡前服药，睡得不甚安稳，硬是感冒现象，大概同勉强游泳有关。六点过起床。将“近作廿首”后添七首。

上午姚监复来，送四中全会胡那段谬论的文本。外传赵85生日，我等去看望等。谈话时，蒋永年（诗词学会的）引山东朱康倬二人来，赠《纪念王渔洋诗词选》等（我在纪念册上有题辞也）。薛京来，同姚等一起午餐。玉珍为我试体温，正常。

下午玉珍同我到医院看中医，内科，查血（白血球有点问题）并照片，肺部无炎症，始放心。开了中药等。

晚上咳嗽不止。朱康倬原搞水利工作，强我为山东水利职工大学题词：“献身、负责、求实”，只好在后面加上“将水利用到最佳状态”。

2004年11月6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睡得不安稳。八点半张脉峰、白丽（女）来，一同到石景山附近一宾馆参加《诗词之友》的诗词峰会（横幅挂着“中华诗词（楹联）家评选暨第五届‘祖国颂’颁奖活动”）。我申明感冒不能久坐，勉强讲了十分钟话，讲20世纪形势，社、资主义搞不清。唸了“大午庄园”诗，以及两首“偶感”——宪政与西化问题。作我的政治宣传也。原车将我送回家。

下午看《项南传》。

2004年11月7日（星期日）晴

昨夜服眠药，七点起床。上午续翻《项传》。收到林蕴辉［晖］信，谈高岗问题。于是找出《半截碑下的故事》翻阅（张明远的女儿章森给我留下的）。

上午在海关工作的平江人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在长沙海关工作的平江人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写了本书，让我题辞。真是没办法（还送来花篮）。

仍咳嗽不止。

2004年11月8日（星期一）晴间多云

睡得不安稳。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王怀安来，对形势悲观，胡也无作为。他也知道意识形态控制加严事。赠《近作》。

薛京领温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白一舟二人来。白是读者。赠《近作》并《假如鲁迅还活着》。他谈到基层干部人浮于事，没有办法解决。现在抓“先进性”学习。习近平口碑还好。

下午玉珍让我吸氧，咳嗽仍不止。喝集中止咳药水，金嗓子含片不停。

2004年11月9日（星期二）早晨雷雨，下午晴

六点半起床。翻完《半截碑》，完全叙事实，有分析。将毛当年利用高整刘又如何不得已整高，造

成高自杀（曾亲耳<听到>毛对高的遗憾话：让习去看高，习没去，应找他谈一次，还想保留中委。）此书出版，对研究毛和党史是重量级资料。

同长江电话，明天会难以<参>加，随后来电话改期。黄新亚电话，13 日去天津。薛京送来黄道奇的书（秘书来京送书，让满起帮忙）《论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来源》。看来是读了不少书，想搞清楚问题。

咳嗽较好，仍吸氧。

下午慎之儿子来，郭先逑让他交我写的《文清自述》序，并她写的“编后”。谈沈容揭发他父母的文章，[12]他的母亲已经不正常，他们儿女无从辩论。我予以安慰。

2004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三）多云、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汕头刘麒子带一女歌唱家（湖南耒阳人）来，即作字一副（去年“重来北戴河”一首）并为一处纪念地书　　五字（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耒阳人为我们唱了几首歌，又是拍照（自觉被使用也）。

薛京领黄道奇新旧两秘书来（彭楚筠、何维强），都是 30 多岁，当过县委书记。同他们谈农民战争、农民党问题。现在根本问题在这个党的影响及其一党专政形成的人治体制，难以解决。黄道奇研究了西方、东方历史和马克思主义，很好。但根本问题还在这个党的问题。赠《近作》，谈了一个多小时，留午餐。还谈到威盛案件，官方情况还不清楚。下午又为人写字（玉珍答应过两个医生）。

感冒咳嗽稍好一点。

2004 年 11 月 11 日（星期四）晴

昨夜服眠药。六点半起床。

开始看《大跃进亲历记》下卷的清样，搁置近一年了（？），弄不清何时开始放下的。

下午到文津街洗澡（未敢游泳），花了近一个小时。浴后休息一阵，才回家。

姚监复送来一份榆林三岔湾村农民 1.5 万人“闹事”，1600 多防暴警察包围开枪，50 多人受伤，逮捕 30 多人（多妇女）。搞开发区，只给每亩 500 元补偿（招商值 35 万元）。

1967 年 11 月 11 日，从合肥专机抵京入秦城监狱时，城中树木都已凋谢，不见树叶了，现在满目黄叶绿叶相间，窗外仍是一片秋意。地球是变暖了。

2004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续看《亲历记》下卷。小有订正。

上午陈峰彩同山东淄博原组织部长陈传玉二人来，送土产品（同玉珍谈，要我的字）。问到山东形势，经济较好。谈我的观点，关键在党的改善，开放报禁，才能抑制腐败。谈近一小时。临别赠《近作》。薛京和宋晓梦来，又给我《其人》40 本（从广东取回）。玉珍强将千元书费交她。留午餐。

下午杜导正、方实、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杜谈情况：9.19 那段讲话，由中宣部形成 28 号文件，中办转发，调子一样，调门更高。戈尔巴乔夫搞多元化、公开化，造成严重形势。

[12] 沈容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文章《东坡柏与西柏坡》，其中“红白干事”一节中记述了 1948 年整风运动时李慎之夫妇对她的批判。此文后来收入沈容的文集《红色记忆》之中。李慎之儿女对此一叙述的不满在 11 月 21 日日记中也有提及。——李南央

我们有人借自由、民主、人权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人要为六四翻案。这些人有联合趋势，同国外民运分子、反华势力联合趋势。要敢抓敢管，理直气壮，但不要炒，不要授人以柄。传达到全体党员。分清学术、政治、思想。政治局讨论时，胡先走（有事），温出来时讲了句：闹什么。四中全会前，有前任参加的政治局会，江讲了三个小时。大意即9.19内容。政权不要在我们手中丢掉，政权高于一切。三中全会前江有一信：勿忘政治。不大可靠消息：江几次批评胡温（去年三中全会前后）亲民、爱民讲多了，讲党少了。《中国青年报》事件，68人顶住了。焦国标已去美国，本月17日将参加个会。赵的生日，广东（林若等）去了二十多人。胡半月去次上海（江住上海）。好在人事安排，曾未当上军委副主席。地方闹事十多起。黑龙江大案26个地级干部，海南也有。形容为：焦头烂额，惊慌失措。“不要错误估计形势，采错误对策”。矛头对着老百姓，对着反自由化也（这同六四时乃一个思路）。关于四个报刊：《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同舟共进》、《炎黄春秋》。想整《炎黄》，认为杜导正“老奸巨猾”（抓不到把柄），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十月十一日，中宣部几人研究任老文章。

江正式讲过耀邦的好话，夏赞忠在江西谈，要大宣传胡耀邦。

我讲两点：情况进一步弄清楚。杜等主动同他们有关人接触，愿听取意见也。他们随去看杜老。

杨筱玲电话，吴法宪儿子和林豆豆要来看我。

2004年11月13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续看《亲历记》下卷。发现还有1/3清样不见了，开始寻找。伟娜、津利来，各赠《近作》。

上午两个平江人来，张巨龙（名片头衔为：“中华儿女世纪颂编委会”总编，还有香港“中华国际老年世界基金会”副秘长），上个月同珠江厂导演杜云萍（女）来过。我还为《生死界线》片给吴官正写过信，全忘了。张要为他父亲冤案平反。让他找薛京。另一人余攀霞，说是《法制日报》的，说湖南人事即将调整。下午同胜利手谈。送余几本书。

2004年11月14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右手臂和背腰部续贴狗皮膏。

《亲历记》下卷的2/3全部看完。可说是较完整的“大跃进”记录。

感冒只剩个尾巴了。

下午同胜利手谈，开始不乱攻了，多数以几个子取胜。仍半小时一盘，天下最快棋。

晚上郭佩珊的女儿引周颐的女儿来（在成都），没有留谈。赠《近作》并带一本与廖伯康。

2004年11月15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翻《近作》，重读宋教仁的言论，感慨无穷。终于找到《亲历记》下卷的第三部分。上午薛京来，将一、二部分取走。

陈宗梁送来一本《中国电力建设史》，作者马致中（1951大学毕业调燃料部的）。扉页有题词：“您为我国水电早期的发展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功勋卓著，已载入本书史册。”此书100万字，定价180元。翻了一下，史料堆积而已。

2004年11月16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续看《亲历记》下卷第三部分。咳嗽已停止。

上午樊大夫和护士来，先查玉珍的血糖，偏高。早晨不要早喝稀饭（我从报上看到的治糖尿病）。为我量血压等，呼吸脉搏偏多（80 多次）。赠《近作》。

陈海宽来，送许多陕北特土产。李普高烧，不能来了。

下午王金锐来，求写书名。还有过去旧案未彻底平反事等。过去来过（困难时，找耀邦帮过忙。原是市公安局一派出所长）。在房山租了所农家居住，种自留地（送红薯、南瓜等）。

到文津街洗澡，仍不敢游泳。

夜续观《香樟树》。鞍山的张广声来，送两袋优质大米。赠《近作》。《炎黄春秋》孔屏送来云南金昌闾的上下册《老顽童春秋》，公布自己档案。

2004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中午未能睡着。上午薛京来，将王金锐件让处理。《亲历记》三部分看完，交薛京，催全集能早出版（王申生提出，封面由他负责）。

下午陈砚发同两位平江人来（岳阳开发区驻京办事处主任吴翔、吴长征——已下海，长寿街人）。同他们谈历史、形势和这个党（人财物都掌管着）的问题。吴长征谈到党校门口有“实事求是”的大碑，学习的人说，“进来绕着走，在校背靠着，出去就离开不管了。”各赠《近作》。为陈题“祝贺岳阳文物商店开业。”

2004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上午九点到人大会堂河南厅，参加《寻根中国——中华百家姓邮资品珍藏册》全球首发式，因炎黄文化会和《炎黄春秋》参预［予］其事，希望我去参加。进东大门时，杜导正等在迎接。等待开会时，杜告我，28 号文件是中办发的，收到八百多封抗议或不同意见信。对《春秋》态度也好些了，只说“打擦边球”多。《百年潮》可以换人，这刊物又不便换人，等等。会议多官腔讲话。文物部门一些负责人致词也。此大型珍藏在海外华人中当有影响，128 个姓氏（占人口 90%）邮票等：“数典认祖、追宗寻根、中华子孙、万姓一家”，国家渊源也。

可惜没让我讲话，不然我就要讲家国——发展到党国（party state）了；不要怕西化了。中国的传统三纲五纪必须改革也。

下午游泳恢复，只游了 300 米。几乎同玉珍大伴［拌］嘴。晚上朱正送来 95—98 四年日记清样，丢了几个月终于找到，大家高兴。

夜观电视剧《香樟树》，最后两集，写三女十年友情（大学毕业时的伴友），有关社会生活欠真实。

2004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睡足约七小时，午睡近一小时。

上午李宗贤等四人来，薛京陪着，展示《近作》。除他们四人外，还签名赠重庆党政负责人十本。说明两次印刷情况。他们想要回底版，再印几千都无问题（原计划要一千部）。同来的三人：樊红松、姚鹏飞为重庆老区的负责人都半下海。罗金钰为律师。

丁东来，美国呆一个月，参加一个会，见到何清涟等。苏绍智通电话，已近失明。谈到美国感受，达赖威信很高，其人谦虚，英语、风度都好。法轮功很有影响，出的报纸比台湾报影响大。在小妹处住了两天。饭后又漫谈一小时才离去。

下午翻《争鸣》等。

2004年11月20日（星期六）晴

四点醒来，睡不着了。想起刘国龙两次来信，寄四张照片，要我题辞。于是想起该作诗一首。六点起床，四句还没凑好，上午边看书边改{ }，得四句：

毫素深心度盛年，沉迷日夜事为难。
书坛奇迹龙抄本，名著古今千万言。

（欧阳修《跋茶録》：善为书者以真楷为难，而真楷以小楷为难。）龙抄本古今名著十五部，小楷逾千万，诌此四句聊表敬意。

下午游400米。

2004年11月21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晓梦电话，让看凤凰台有“庐山风云”（下）。有我的几个照片，谈话镜头只一两分钟。水静谈贺子珍却十来分钟也。张晓雾来，取走《高岗传》。

下午潘荻来，送《开放》九、十、十一三期，颇有内容也。谈江辞职有部队原因（玉珍将药款1300元放在她的手提包中，她返家后才电话告知。）潘还交我郭先述的信：致《南方周末》，指责沈容文章写李慎之夫妇当年在东柏坡检举揭发她事之不当：已死无对证，夫人在病中等。

胜利来，手谈多局，曾大胜一盘。

2004年11月22日（星期一）晴

夜服眠药，睡到七点起床。翻《开放》。

上午长沙市博物馆周英（女，副馆长）、浏阳市文物管理处何春平（书记）等四人来。浏阳在建耀邦纪念馆，3000平米。已访问过李昭、吴明瑜多人。同他们谈耀邦其人同我们这个党。近两个小时。唸了我为《耀邦传》作的序言首尾两段。赠《近作》并“序言”，及《春秋文存》，上面有浏阳诗词会上怀耀邦、嗣同诗四首也。

下午吴敏、李克和周笃文一起来。吴赠《吴敏诗词评鑑》，精装厚卷60万字，共有280多人信件。卷首有我同吴的照片和题辞（半生纪录诗千首，一代知青寄命辞。万里江山遍足迹，敞开心路任飞驰）。我几乎忘记了。随即到附近一大酒家晚餐。我的“话痨”还是谈“历史、理论与这个党要搞清楚也”。赠《近作》。李克赠线装函《中国名人印谱》。他为李一氓写过传记，一氓在秦城七年！

2004年11月23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续翻《开放》，十月号，关于极权主义与后极权主义，崔卫平、刘晓波、许行、傅国涌几篇文章写得很好。

上午张哲民来，给我“政治交代”件，是外交部系统来的，1992年6月某日，邓找王瑞林和胡、曾三人谈话，乃“政治遗嘱”性质，口气、内容都有真实感。此件值得研究一下。并告我新版《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一段话，在讨论党的政策、理论问题过程中，“不得公开发表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相违背的观点和意见。”赠他《近作》，并让带一本与宣三。谢文清女儿来，还照片（林西时我同谢等照片）。田绿萍和蒙古人斯热歌（女）来，斯给我英文版《中国民族》杂志，回赠《近

作》。她很想同我谈“恐怖分子”问题。

下午游300米。赶回来见杨继绳，他代起草了《炎黄春秋》明年第一期的短文（500字）。晚上黄新亚来，定好27、28去天津，主人是滨海新区工委书记皮黔生（贵州人），人很好，同厚泽熟。

2004年11月24日（星期三）晴间多云

六点起床。昨夜盛禹九来，赠《近作》，给我《刘宾雁自传》中“我和胡耀邦”一章。看完后，从这个侧面证明我写的序言是中肯的。盛说，朱育莲对我写赠的条幅，说是“家宝”。也要我的字，只得答应。

上午薛京来，让他看杨继绳稿，谈了如何改动，让他起草。晚上满起取来，还是难以全用。

下午恢复游600米。回来后觉头昏沉，玉珍让吸氧。遇见陈继祖，告周惠去世，他去家中吊唁过。

2004年11月25日（星期四）阴转晴

两点小解，睡不着了，想短文如何改写。睡到四点起床。一头一尾用了杨稿，中间主要一段写好，让玉珍听了二遍，也认为尖锐而温和，关键在引用了四中全会一段好话。“科学、民主，依法执政”也。《炎黄春秋》来人取走。他们还从河南进了一批《实录》，送来四本与我。上午还将《日记》清样等清出，准备看了。李宗贤来，取走《近作》10本，他们拟再翻印。

下午游600米。

2004年11月26日（星期五）晴

陈利明已写好《耀邦大传》。——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六点起床。开始看《日记》清样，必须坚持下去。前一阵看1990年的一本，继续看完。这是一个又容易又不容易（遇到“麻烦”处或难订正处）的大工程。上午薛京来，将湖南陈利明寄来二万多字写我的长文（实为几种书的摘录，其人来找我谈过耀邦，是“一级作家”），以及另一湖南人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求题字（还要写《李锐评传》）信等，都交薛处理。

下午同玉珍到万寿路新盖的游泳（网球在三楼）馆参观，比文津街豪华多了。

上午刘正来，他为周惠去世，来京已五天，周家属不让通知我们这些老人。周遗体今天火化，刘云山、田聪明、曾庆红等都去看望过。刘又交我有关教育的意见书，关于批评应试教育十大禁令文，《湖南日报》已经发表。要去一本《近作》。

潘荻来，交“左爷”等万言书，批“私有化”。

下午安林同黄乃儿子来，黄乃周年忌日将临，让我为他的盲文新方案未能实施写篇纪念文。只得让儿子先写个稿子，关于盲文拼音方案问题，黄乃在世时，我就谈过无法接触也。

2004年11月27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看完“左派新万言书”（04.11.8）所指责的“形势危机”：工农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两极分化日严重；群众上学、看病，就业难；国企改革官商勾结，越反越腐（内地千万富翁24万，掌握财富近万亿美元，约为03年GDP2/3）等等。开的主要药方全是立即刹住私有化恶为，“问题在于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资本主义复辟了。”具体措施有可执行者：实行统一累进税，开征遗产税等，“大力发扬民主”中鼓励农民成立农会，宪法规定自由要实现，却又拒绝西式民主，照抄照搬必亡党亡国。

上午九点到长春饭店参加“大学人文与精神重建座谈会”，广西大学出版社和丁东等主持的。到秦晖、谢泳、章怡［诒］和、崔卫平、何家栋、朱正、雷颐、杨继绳、邢小群等二三十人。一山西女教授首先谈自己执教人文过程。学生感到“春风化雨”，马列室的人都到过人文室来，学校当局也支持。发言者很多：

9.11 事件时，学生老师幸灾乐祸，认为是报应。学生精神郁闷，找不到寄托。美国普林斯顿坚不设医、法、商三学院。丁东谈中国应向社会靠拢。大学人文课都变成政治课，奔小康，愚民政策很成功。这套书，对根本问题作了回答。对形势有悲观。

（杨继绳谈）：清华综合症，重理工轻人文，专业分得越来越细。培养听话出活人，有饭碗即行。专制培养奴性，要改变国民奴性。这套书乃启蒙（应寄给胡温）。讲这种课的老师要有勇气（讲寻找林彪？[13]）（如邢小群），还要有智慧（必要妥协），并同切身生活相结合。萧功秦却认为中国要开明专制（权威主义），官僚在朝，人文在野（朱学勤），培养现代公民，“只有投身主流价值，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可以当革命家，也可当汉奸），应培养人走向真理，追求真理。中国最大问题是政治改制，利用体制内资源，解决体制外追求。

（秦晖谈）：人文精神西方传来，对天主教神教而言，要有理性、科学精神，从而求真务实。中国无此传统。Right，权利要保护、限制，中国人文——乃权利乃权利（？）[14]——道德意识，三者结合即独立意识。价值观念，要有自己权利。匈牙利 1956，捷克 1968 都比中国的运动深广。有的当年民运人士比保守分子变得更坏，自以为荣。出现七七宪章，反签名 180 万人。中国人还不错，有羞耻心（我不绝望）。接着有人谈到 Right 应为“正当”。1918 年俄人《论告密》，此乃最无耻行为。彼得与儿子矛盾，惭悔中“告密”，彼得危害国家可以。爱伦堡“沉默”理论，苏共不允许。人文精神传承非常重要，乃人类好传统，如告密决不可以（我插话：延安整风时填“小广播”表）。

崔：极权主义一切翻过来，杀人不砭［眨］眼。不作伪证，决不告密，不撒谎，一切颠倒过来。价值乃社会互动结合，社会反常，道德要重建。蒋介石送胡适联：新文化中的道德楷模，旧道德中的新文化先锋。

（何家栋谈）：中国现在到底是什么大学教育？自己进过培养终身革命家的学校（没上过大学）。无大师有大吏。依靠党政干部做思想教育，专制制度万世长存也。

（编辑局张祖武谈）：“哭泣的青春”文，许多人都是湖塗蛋，说什么“毛对子弟教育很严，不比邓。”所谓“以人为本”概念，但人权又说不得，“几亿人的权力，生存至上。”只能他讲，不说［许］你说。一代代人，被推到 0 起点上。大家都推重公民精神。

我在大家发言前，最早讲了几句话，讲到时务学堂，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三代）是赞助的，现在还有这样的省长？教育为立国之本，人文精神乃做人、做事，为公民之本。

吃饭时有人讲了个笑话：如何解决法轮功问题？让江加入就成了。

下午到新修建的万寿路俱乐部游泳，觉得水过温一点。在池中见到一个人，自称“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是原建设部的，认识玉珍。同张常海在一起，我又几乎认不出张了）。廊道休息处遇见潘荻与沈启贤夫妇，沈已 95 岁，游 300 米。前两年游 1000 米。夸我游得好。

[13] 李锐此处没有听清楚，应该是讲纪录片《寻找林昭》。——李南央注

[14] 李锐在日记中的记述，一定是根据参会时所作记录整理的，此处他可能判断不出原记录是什么意思了。我的猜测原话应该是：“乃权利及权力——道德意识……”——李南央注

2004年11月28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上午九点林蕴晖来，谈高岗问题近两个小时。他已看过张晓霁写的《高传》，有封信给我提出几个问题，关于毛其人及毛高关系。毛“心狠手辣”性格特点。高抱有幻想，因绝望而自杀。林还谈到，有研究党史人，在档案馆看到我当年写的有关高的材料（那是富春让我写的，没留底稿）。关于毛的性格谈得较多。

下午同胜利手谈，又犯老毛病，半途而废（不终局）。

2004年11月29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翻看《项南传》有关假药案一章。

上午范岱年、荆中和陈四益先后来。范、陈都刚从美国回。范已拿绿卡，成为两棲，不过还是喜欢住在国内（他们都女儿在美国成家）。在美曾看望过戈扬，坐了十分钟，没说话，司马路［璐］还很精神。也看望过苏绍智和刘宾雁。他们都谈到美国大选之热闹。共和党代表大会时，25万人反对游行时，上万警察防备，关押了一千多人。法院干涉才放人。四益说，大会本身就像开骡马大会。游行队伍中千奇百怪，有裸体女，或穿三叉裤将布什名字挂在下面。大家谈到29号文件，对这些人不抱希望了。好在有各种各样的网（荆中是这方面专家），封不住。各赠《近作》。范赠我两本书《必要的张力》美托马斯·库恩原著，介绍《学艺》长文。四益赠《臆说前辈》，内有写我的一篇，过去似见过。

下午四点同玉珍到金悦酒店，参加《项南传》座谈会，到汪大姐和作者胡少安、周倜等，其他是我们老人，杜、于、刘勘、吴明瑜、李普、厚泽、韩钢、张显扬、李郁等，两桌人。我开讲，有那样一位父亲，本身条件，相互关系。从交往谈起，同见陆定一，六四同见萧克。假药案说明当年陈、邓之间有异见，陈对广东、福建之歧视，耀邦处境等。现在已见不到他们这样的省委书记了。后来插话中，我又谈到一些当年要害情况，项南十五大发言十条，乃政治遗嘱也。华贻芳谈到胡绩伟最近一篇文章，融合耀邦宣传项南。邓搞社会主义，胡赵搞初级阶段同新民主主义接近。厚泽：现在是搞法西斯政权，列宁、毛、华国锋都谈过，没有民主主义即没有社会主义。香港《明报》刊吴康明文（吴82岁，人大代表团团长）说“项传”序言孙长江胆子不小。刘再复文，称此传为新世纪绝唱，任与项是打开国门的豪杰，老一代有理想的人，“稀有生物”。绩伟文：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好。项当年对农业机械化贡献。关于福建搞“粮食自给”，“帽子丢到海里去”（江苏讲话）。当年薄一波对项南的两面派，一面称赞，一面指责（“项是好同志”，汪大姐说，这又不是薄说了算）。福州电视机厂同日本合作，薄批是“殖民地企业”，参观后又加表扬：“中日友好发展”，回京后又变卦。一副省长张遗称为“奇闻”，终被盯住，被撤职。马兴元、廖志高等告状。1986.12.31夜，薄让项南到他家中，处分决定决不签字（签了可保工作）。“党史都是逆淘汰”项南语）。厚泽谈到当年书记处讨论项南处分事，王鹤寿最凶，啟立不同意。杜老建议，写篇文章，恢复历史真面目（关于假药案等），在《炎黄春秋》发表。市场经济勉强过去，民主关过不去。现在搞批“新自由主义”、“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吴素青等人（高狄等），污言“资本主义全面复辟”。胡还有9.19口头讲话。谈29号文件，“境内外敌对势力”，宣扬西方自由民主，等等，“妄图改变国体、政体”，不许提人权，为六四平反。有人定胡为：偏左保守主义和修正主义两顶帽子，两极分化，强势、弱势群体，搞权贵资本主义。光远近日到厦门大学，都对项举大拇指。我最后还谈到，应将项的《日记》出版，大家宣传，澄清历史。

假药案，老百姓说，烧银耳如“烧鸦片”。——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4年11月30日（星期二）多云转晴

六点起床。翻《臆说前辈》等。上午薛京来，29号文件带来，加强专政也。到丁东处取回《近作》照片版。张宣三信，赞扬《近作》。

下午游600米。仍到文津街，习惯了。

2004年12月1日（星期三）雾转晴

五点半起床。翻一堆留下的近日旧报。上午王建国来，谈《日记》事，希望明年上半年交稿，包括2004年。说杨尚昆1966——去世前日记已准备出版了（玉珍听见［进］去了，也同意我的出版）。谈江下台信息，并非被逼迫，而是自己主意（同小彬、武年谈过，都认为被迫）。谈及曾某其人。人民文学出版社王培元来，还我六本书，原拟出我的散文集，上面不批准，很是抱歉。谈封杀《往事并不如烟》、《中国农民调查》两书情况。前者得国内“郭沫若散文”奖。各赠《近作》。让王带一本与毛卫平。

下午游600米。到医院作腰背部理疗。

2004年12月2日（星期四）雾、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与杂书。

翻《臆说前辈》，萧乾、叶君健两人排在一起。同陈四益电话，他不知两人间旧账。因君健夫人让我为叶的全集题辞，四益代作了四句：

老来病笃心犹壮，著译佳篇逾等身。
堪叹叶君真健者，中华文化有功人。

下午仍到文津街游600米，随去医院理疗背腰部。

现在每顿晚餐都如周末一样热闹。小多一家加胜利。

小妹电话，12月20日同悌忠回来，休息两周。金钟电话，问我是否住医院（小妹亦问及）等事，香港有传闻也。

2004年12月3日（星期五）雾气浓浓

五点半起床。山下午参加两个活动，要带的资料等清出。

上午九点到《炎黄春秋》社，朱、杜、曾彦修、于、李普，社里有导正、方实、杨继绳等，客、主各一半。我将“政治交代”和29号文件与大家一阅。前者都认为90%可靠。还有那份韶关寄来的为耀邦做九十周年纪念大会的建议，也交刊物利用。导正先谈，怕五事：民主、人权、新闻自由，六四、向外串联等。接受苏联（戈氏）教训，要敢抓敢管，理直气壮；不要炒热，授人以柄。任仲夷文是社里约写的，三刊一报发表（只有《炎黄》删了要害），十月十一日开小会：450字三权分立违背宣传纪律；批了中宣部；讲了胡、赵功劳。说《炎黄》老奸巨猾，难于处理，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同舟共进》被封死。最近总署来人，婉言相劝，小心一点，不要制造困难也。方针仍是：不失原则，不因小失大，乃于［与］应付。抓住“以人为本”（我加与“科学发展观”）。最近奇事：党校对面高悬大标语：“打倒上海帮头目江泽民。”四五天没去掉。彦修谈有人著文，大庆油田勘探李四光原来是反对的，科学界的历史争论等应有文章。厚泽谈：关于稳定问题，内部争论更尖锐些。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精华东西，形势虽令人悲观，但明朗了。胡温江均玩政治。9.19法西斯也。批“公共知识分子”，恢复皮毛论。以马为灵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光远：两手准备，对邓力群可硬写。叶帅民主思想，不谈个人崇拜。陈奎元最

近批四人：龚育之、郑必坚、李君如、石仲泉。杜老：关键在要不要政治体制改革。仍在攻击政改，“资阶自由化”，反对政体、国体大问题。现在已无毛、邓，乃利益集团，特权阶级。必须建立民主体制。回忆五四，任重道远。得几代人努力。基础在变，上层难变。抓意识形态，民主（自由）恐惧病，会亡党亡国。李普很悲观。怕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多元化也。作恶多端，反贪亡党，不反亡国。贪腐已制度化。我谈恶也是推动历史动<力>（恩格斯），不可能全回头也。市场经济如继续下去，总会引来渐变。老中青三代都在变也。导正谈俞正声流泪情况。习近平在大会谈，父亲嘱两事：不整人，讲真话。前者做得到，后者做不到。

午餐丰盛，饭后到医院理疗，代替休息。三点一刻到湖南驻京办事处参加“湘京缘文化艺术联谊会”成立会。联系在京湘籍文化、艺术、学术界人士，为家乡作些贡献，也包括在京湖南企业。把我作为发起人之首，其次有邵华、伍杰（出版协会副主席）、沈一之（原中宣部）、李普、白书［淑］湘、李谷一等。发起人刘文华（解放军出版社原政委）。发言踊跃。我也讲了宋教仁、谭嗣同，胡耀邦将在浏阳建纪念馆了。有一画家刘人岛，喜读我的书，赠《近作》（并给沈一本）。

2004年12月4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杂书。上午童大林的一个亲戚傅文彦（研究员，福州一茶叶公司驻京人员）来，送几筒茶叶，但［谈］童身体尚可，勉强看书。赠《近作》。还说去看过朱厚泽，想请我们吃饭。傅在考公务员，人大两个名额，600人报名。

下午作字，同王金锐电话，“云居寺旁观潮音”，“音”字不通也。为刘国龙写龙抄本诗等。

文津街游600米。遇见一老计委的人（认识我），说凤凰台播《庐山风云》下集，有关我的镜头和说明等。

2004年12月5日（星期日）晴

四点醒来，睡不着，五点起床。翻《近作》，好多篇的内容都忘记了。作字未能继续。

上午九点周笃文同贺雪鸿（女）来，贺是《北京周报》（英文、德文版）驻日记者十年，父亲贺克强，四川老红军，已95岁，喜读我的书。谈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就已开始学西欧。一切有“道”，武士道乃中心作用，茶道、花道等。经济已超过其他亚洲国之和。人的素质高，超前，学得快。我说，还有麦克阿瑟强迫美式民主化。赠《近作》。施滨海随来，让带《近作》与钟［宗］凤鸣与赵（还有胡少安）。一起漫谈。《政治交待》也带去。延滨、元元夫妇来，从江西回，带南丰橘，家制香肠等。《政治交待》带与德平家。

2004年12月6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傅国涌寄来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抱歉序言被封杀。随收到《湘声报》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将序言刊载了（向继东特写了封短信）。

上午薛京来，昨天从重庆回来。《近作》底盘在印厂未能付印，最近查得很紧。让他同陈利明快会面，解决写我的文章问题。

中午姚雪垠儿子来，上海图书馆送感谢状（送了两本书），谈父亲当年被打右派情况，以及六四时客厅射入一弹（很可能是瞄准我们在阳台时发射的），流在［着］泪写记此情。

下午玉珍同我到医院理疗。田绿萍来，取走书名题字。吸氧一小时。

2004年12月7日（星期二）晴

两点醒来，久未入睡。六点起床。药文化会换届，两次电话，发来请帖，实不愿去应酬，婉言谢绝。十一点前到金悦酒店，应福州春伦茶社公司总经理傅天甫邀请赴宴。到杜老、光远、吴象、吴明瑜、厚泽、李普等。席间闲谈，吴明瑜同童大林已和好（童去医院未来）。郑仲兵来，将《重审林彪罪案》（港版）复印成上中下三册，每人发一套。这个酒店湖南妹子很多，已知我与李普是同乡也。

下午游500米。遇见何纯波，91岁，红光满面，仍打网球，“减为一小时”。随到医院理疗。玉珍为我腰背部拔火罐。

2004年12月8日（星期三）晴

四点醒来。复又睡着。六点半起床。玉珍却整夜失眠，她的颈椎病影响，常有失眠。近日为小徐计较挨批评事，很是不快。

上午九点到政协会堂，参加“中华诗词学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先在接待室见到一批首长人物。同周克玉谈，问江下台种种传说，哪种可靠。他说是自愿的。大会甚隆重，坐主席台前排正中。认识张岳琦（周笃文介绍，原赵的秘书，吉林省政协主席），正好带《近作》一本相赠。他送本人著作《诗词格律简捷入门》上下册（下册是“简明诗韵字典”）。散会时不少人合照相，还有求字的，等等。

下午游600米，并到医院理疗。腰背部仍疼不已。

晚上方强孙子方忆平（空军上校41岁）同长寿街平江三中校长李炽秋、郑利仁、吴波君等来，送花篮和多珍豆干等。讲了我的校训题辞“公勇真诚勤学笃行”还要写点解说词等。最后亮出此行目的，为盖图书馆要钱，县长信转教育部，只好转去。他们还带来李荣光的介绍信，并附港刊《动向》载“田家英之死”文，乃“不容于毛而被杀的”。此文过去听说过，安子文曾同我谈过（1978年同住在合肥医院时），田家英死去时，是他同戚本禹等去处理善后的。他谈到是上吊死的。

2004年12月9日（星期四）晴有小雾

四点醒来,睡不着时吟得一绝，寄仲夷、南生二老：

难舍难分秦始皇，接班人接一言堂。
同舟共进招牌换，柱立南天更辉煌。
同舟未必能同进，柱立南天大纛杨。（同四益电话改）

上午九点同玉珍去看望沈容。昨天出院。带上花篮等礼物。沈不能下床，抗美从美国刚回来照顾母亲。人很瘦，胃口不好，仍低烧。估计情况不佳，李普也愿她回家休养。将诗交李一阅，他将张宣三的信给我看，张研究了这次四中全会文件，其专制封锁超过毛邓也。准备印发大家一阅。

下午游600米，并到医院理疗。

玉珍告我，有个总参老干部（不认识的）两次电话，要找我谈毛，说够不上三七开，玉珍婉拒了。

2004年12月10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早餐前后作字。用宣纸信笺各写一份与二老，另用大张花印宣纸（李普送的）写好赠广东中华诗词学会。上午熊东遨同晏西征等来，晏过去来过（1947生），著名武术家、诗人，在新化建了武术馆，还有诗碑廊。我赠的一首七律已刻列出（熊东遨依我意代作，记得是在广东写的，此事全忘了）。出示照片与他的两大本诗文字帖（启功支持，本人字有启功风格）。有一首贺我米寿诗（晏西征诗，刘

一平书)。诗文字帖中“问君”两字为:“寰中”。

问君谁得似？仿佛李长庚。
德劭臻高寿，才雄享盛名。
立身难正气，本色是书生。
满引清湘水，期颐祝上京。

随后，赵焱森、曾晓浒、罗美安（都是来参加诗词会的，赵已当选为副会长）等几人来。让他们欣赏我的“寄二老”，又每人赠《近作》(还签名带回长沙几本，有一本赠于幼军)。谈长沙三千本被封事，赵又让我给于写信求援，给湖南诗词会拨款。中午到附近一酒店宴会，晏西征为我做米寿。将赠诗高悬壁间。我谈了些有关毛的当年掌故，以及特科作用，从项南父亲到熊向晖等，以及整人死人问题。《龙集》在广州再印事，又当面同张作斌、熊东遨交待一番。赵焱森拟出《黄兴颂》诗集，命我投稿。

2004年12月11日（星期六）雾、晴

六点起床。翻看昨天信件，有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校朱汉卿（朱别号“渔夫子”）寄来的自己书画资料，好些照片版，有他本人写的三大张竖、横条幅（启功字体），我的“进米岁”诗，张作斌赠我的五言长歌，以及赠我的七律：(这一堆东西真是花了大功夫!)

投身革命志拿云，已历沧桑八八春。
骤雨袭来无媚骨，劫波渡尽见清襟。
放歌每有惊人句，纵论常怀醒世心。
堪羡平生未左偏，高标卓立仰风神。

胜利、小多两家欢聚一天，吃羊羯子等。同胜利手谈多局，直到晚上八点。

2004年12月12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上午　　（廖汉生秘书，正师级，也是桑植人）(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谈湖南高法院院长等17人被捕，《长沙晚报》已刊出。谈雷霞事，那份判刑的“秘［密］件”是在他处取得的。谈廖的夫人是贺龙的侄女(？)，15岁就参加了部队。贺被打倒是同林彪不和。赠《近作》。下午李长盛和新投资人、小彭来。投资二千万，养猪场已启动（将来出口日本、新加坡）年产以百万头计。日本已不养猪了。

上下午直到晚上八点多，空时都同胜利手谈，下得太快，负局多也。

2004年12月13日（星期一）晴

五点起床，睡足六小时。中午又午睡一个多小时。

上海寄的《时代信息》有关当前经济动态资料较及时。11月30日这期细看了一下。“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问题和增长方式问题根本要靠科技”。关键在人才。我国现有多少，能否培养出有世界水平的一流科学家？上午张新法同北大数学系教授　印辰（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谈中国没有软件生产，几乎是零，大大落后于台湾、印度。张送我一套六厚本《廿世纪中国通鉴》，一千多万字，大事记性质。还让我给王旭东转信，重视软件公司。

下午郭全胜同青年政治学院教授黄松鹤来，谈形势。都是红领巾出身，这个党教育之下长大的。问题根本在这个党。还是鲁迅谈的“铁屋子”也。

2004年12月14日（星期二）雾

五点起床。将“龙抄本思痛录”字写好，上午九点刘国龙夫妇来，送我全套《红楼》、《三国》、《西游》、《水浒》四大名著“龙抄本”线装本。我将诗幅和“思痛录”书名题字送他。前者长、中两幅。他同我谈季羡林的支持（报答50套手抄书，季没赠“首长”，都送与国外。并交我他弟弟刘福柱的“书法集”（在廊房工作）。谈他的父亲和舅舅等在台湾情况。还交我《沈鸿生书红楼梦》用行书体，无标点且有错漏字等，一万多元一套，江泽民等将之送外宾，觉得很不得体。他用的正小楷，校对几遍，错字1/10万，曾以查出一个错字一百元请人校对。对“沈书”写了篇文章，想请其他人发表。我赠《近作》（弟弟一本）。刘原在《华声报》工作，经周倜介绍认识我。

下午游600米。到医院理疗。

晚上王晶垚来（我记不起名字了），给我三份王友琴著《文革受难者》序言等复印件。他的被打死的夫人卞仲耘是书中第一人。王记得当年我建议他写文事。还有一份卡玛《太阳》电影有关评论的复印件。王还谈到贾文平到戴文葆处要我的《近作》书，说是贺部长要看。因书被王借去，贾又到王处取去。此事引起我的疑问。玉珍为之很不舒服，有担心也。

芬兰记者和《朝日新闻》记者两翻译的电话，定好明［后天］星期四上午接受访谈。

2004年12月15日（星期三）晴

四点醒来。六点起床。中午也未能睡着。

上午九点到西单原址老干处，参加支部会（我们这个老人支部有12人），听有关江苏组织部长贪污腐败被处理的文件等传达。我发言问题：此种人是怎样提拔上来的？蒋振云告诉我：今年因贪污腐败处理的省部级干部已达34人。随后到办公室，带回一些文件和书籍（内有大厚本《中共历届中委大辞典》）。回来听玉珍说：沈容早八点去世了。她跟李普电话，介绍如何打针，突然听此噩耗，当时就哭了。我即同李普电话，要他顶得住。李普倒是通达，说了两条：最近她的文章发表后，多处转载，得到安慰；她先走比后走好。

下午未游泳，只到医院理疗。晚上长盛的合作者徐自力请吃饭，在湘鄂情大酒店。徐在北京、天津、深圳、海南办有大猪场、鸡场和药厂，海南办学校。生产鸡蛋质高，比普通的贵一倍。

2004年12月16日（星期四）小雪

昨夜服眠药后上床，竟睡到七点半起来。上午九点，三家来采访，谈到十一点。我指出时间，他们才告辞。三家是：芬兰赫尔辛基新闻亚洲分社社长乔米、《英国卫报》华衷（Jonathan Walts）、东京新闻、中日新闻中国总局局长铃木孝昌（还有助理张义英）。前两家翻译　　（女）（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同我几次电话。他们的问题颇多。我先给《近作》，声明乃港版。他们想问的，书中可能都有所解答。他们关心的问题：六四何时能平反？毛是否三七开（毛像还挂着）？中国体制何时会有根本性变动？市场经济发展会不会出现多党派？你对毛喜欢不喜欢？等等。一一从理性与事实作答。

王申生从上海来，一起午餐。他为我的文集作了封面，是凹凸形，这样必须有底色。饭后观赏我的全部字画，谈那张齐白石的松鹰（中堂）现在的可能拍卖价。薛京、玉珍一起观赏。方增先的两幅大的人物山水，申生说，他现在也许画不出来了。申生要为玉珍画像，玉珍不肯。

下午近四点，同玉珍到李普家，吊唁沈容。已布置灵堂，来人不绝。谭文瑞在座，同他们谈王晶垚来访及王友琴收集《文革死难者》出书事。

2004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五）阴间晴

六点起床。整天浏览报刊。《社会科学论坛》12 期，“自由的律动”介绍美国自由的发展甚好。

同玉珍有“思想交锋“，互相得到满足。

下午游 600 米。停止理疗，腰背仍疼痛如故。

吴勇来，同他谈到党的根本问题，他的父亲是徐海东的老红军，对历史都有看法。

2004 年 12 月 18 日（星期六）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浏览报刊。《文史精华》12 期，“胡适给蒋介石祝寿惹风波”即《自由中国》案，独裁者均如是也，就怕听批评指责的话。此文刊得颇有意义。上午九点半，同玉珍到八宝山参加沈容告别，仪式别样，集体环形，李普讲话，很动了感情。厚泽夫妇、杜导正、孙长江夫妇，一起小谈一阵。30 人名单中[15]，老傢伙只我一人。见到赵的儿子，父亲呼吸道问题较重，有老人写信，据称胡批示，现在解决不了。有不少人打招呼，都不认识的。李雪同玉珍谈，要我注意安全，网上骂声很多。

下午游 600 米，没超过半小时。洗澡花时较长。

2004 年 12 月 19 日（星期日）晴

夜服眠药，六点半起床。浏览报刊。胜利、小徐来，带许多菜，两餐丰盛。同胜利手谈。

上午作字时，南京邓伍文来（为向沈容遗体告别），也为母亲臧文（邓克生夫人）要字，只好应允。下午三点半同玉珍到李普家看望，谈到心情不好，直到发怒状态。闲谈形势，谈沈容许多事的回忆还没有写完（告别时，著作样本由邢小群带来，置于遗体枕边）。

夜李白超、高治夫妇来，李是湖北诗词会会长，原在《人民日报》工作，后到华中工学院（现科技大）任教授，同九思一起。让带几本《近作》给九思、武大图书馆、陶德麟并俞正声，为刘道玉事给俞信。

2004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黄新亚同骆毓龙来，成立中国商业联合会专业委员会（骆是秘书长，杜老原部下）。聘我们几个老人为名誉顾问和顾问。商联会长为何济海（原粮食部长）。赠黄《近作》。

薛京、吴勇来，徐耀［跃］寄来的《李锐谈毛》封面，让薛回电话同意。

下午三点同玉珍到钓鱼台大酒店参加湖北浠水县“汉武帝长寿药枕”赠送会。到各机关老干局原负责人，同胡绩伟坐一桌，同桌还有几个部队湖南人，并伍绍祖夫妇。伍又向我表示要来拜望请教（伍是伍云甫儿子，妻为曾三女）。席间我谈要害点，自古无自然科学及个人崇拜乃邪教等。胡谈孟伟哉“退党”传闻。这个活动是汤佩林邀的，赠伍、汤《近作》。药枕带回两个，满起也给一个。玉珍当晚即用。满起到机场接小妹和悌忠。八点前我们回到家（梯［悌］忠直接回他父母家）。小妹拟一月四日返美。谈在日本留三天情况。出版社邀请出她的书，未谈成。日本高能所人谈，由于三峡工程，引起环保紧张，东海鱼类影响等。“中国有反对派李锐”，名声颇大。

[15] “30 人名单”，应该指的是中宣部内部传达的不予许公开发表文章和出版书籍的人名单。——李南央注

2004年12月21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翻看小妹带来的《开放》等最近几期，还有大年给我的长信并赠书《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已被封杀）。信中表示了“存于心中三十多年的敬意”；“衷心感谢您对中国历史的独特贡献，您给我的精神财富是享之不尽的。”还带回《文革受难者》，正是想要的。《父母早年书信》已装订两套：铅印本和原件复印本，真是大工程。如何出版还待落实。我这一生，真是一丝不挂公之于众了。如果日记全都出版。

下午四点同玉珍到京悦酒店，到16人：杜、于、长江、厚泽和我五对夫妇，李普和女儿、吴明瑜、刘勘、华贻芳，韩纲［钢］。谈新自由主义近况。吴有份03年7月的科技座谈会的资料，韩纲［钢］带来几份资料。

新左派反对五个迷信：市场经济、私有化、全球化、精英、反传统（否定斯、毛，否定文革）。认为信息时代更便于搞计划经济。92年为分水岑，不得意分子成为经济大腕，影响决策层。南巡后反左。“最高决策被自由主义误导”，此即新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不要看现在经济发展，会毁掉这个大国。无自己理论，照搬西方，为帝国主义收买，形成利益集团。研究、课题费，不要成果。有人大吴树青、吴　风（原文此处空一字——李南央注）一伙人。访俄罗斯，十个报告，指责中国改革开放，知识经济，现在可以搞计划经济。马宾、钱学森给宋平信。形成中央总指挥（比计划委还高）。社科院有房宁等（青年马克思主义会秘书长），硅谷留学生，邓力群为总顾问，还有体改研究员高粱（顾准儿子）等。彼等观点：从长远看，自由主义亡党亡国，学美国靠得住吗？青年政治学院王小东很狂妄（《中国可以说“不”》中一份子），所谓“愤青一代”。国际关系所张文木（安全部的），科技部有刘燕（？）一批老左爷宣言：当前形势、路线，复辟资本主义，要以中国传统文化阻止私有化，学南街村经验。“甲申文化宣言”，许家璐搞的，加强文化控制（有季羡林、杨振宁等），八十多人签名（有黄苗子、庞朴等）。抵制西方文化，可以部分吸收。还批龚育之、郑必坚、李君如，石仲泉等。批主流经济学家。杜老谈：国企改革争论大，由郎咸平引起。185人签名反国企改革，马宾发火急电，“宝钢被卖。”社科院文章，谈阶级变化，有公务员阶层，两极分化，强势群体（权力拥有者，知识精英），弱势群体农民、下岗工人。利用此种分系反对改革。应当承认现实情况，但不能反对市场经济。29号文件，胡讲话：反资阶自由化、反政改、反民主、人权，新闻自由等。要保党专政地位。“同中央高度一致”，比毛走得还远。思想界活跃，坏事变好事。带走笑蜀（陈敏），封死一千多网站。中国处于民本主义——民主主义时代，已没有什么领袖和个人迷信了。会后厚泽谈，应当有所反击。

韩钢谈，《人民日报》等几家报纸又全面反资阶自由化，包括历史、哲学，经济等领域，有如83年清污。政治局会，张德江等8人发言，曾则不痛不痒的话。——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4年12月22日（星期三）昨夜中雪、阴

六点起床。翻看小妹带回书刊。

上午丁东、赵诚来，带《大哉李锐》（北京作者每人一本），印得不错，但错字太多，封面是申生设计的，文章作者36人（有施拉姆文），诗作者25人。李普、何家栋、杨继绳、吴思、邵燕祥、苏绍智等人文章排在最前面。李普、丁东编（署于封面），李普写的序言。封面有四个头衔：革命时期的新闻工作者，中国水电事业的建业人，六十五岁的“青年头”，毛泽东问题研究专家。同赵诚谈对党的看法，他的思想观点是很清晰的。一起吃饺子。同丁、赵谈，起个反击稿子。

下午王昆儿子周七月来，说父母问我好。邓伍文来，关心小妹编的《书信》集出版事。申生来，取走《书信》集的影印本。他从买来的石涛、石溪画册中，同我细观我那副“石溪又记”的山水画，断定

为赝品。

晚上悌忠让我们看他在日本时拍的街头风景等照片。有靓女在街头置各种化妆物，做秀摆样。谈日本年老妇女将头发染成红、绿色，追赶时尚。四五十岁的妇女追赶年青的男歌星等。东西贵得要命。对日本简直没好印象，不愿再去了。

夜观“林昭之死”上集光盘片（不准进口），惊心动魄。

2004 年 12 月 23 日（星期四）阴

夜服一粒眠药。六点起床。翻《大哉李锐》，诗文作者中有少数是不认识的读者，是湖南老友和丁东等组织的。

小多生病没上班，玉珍很着急，怕有麻烦病痕。

小妹整天在外活动，还到　　大学（原钢铁学院）讲课（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

下午三点，应邀到钓鱼台酒店参加中国商业联合会商品交易市场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由会长何济海兼任主任。除国家有关部门负责人外，名誉顾问、顾问到杜老、厚泽、李普、吴明瑜等。杜老讲话，建议发展有机农业，全国宣传少用化肥。我讲了几分钟，自古士农工商，读书做官第一，看不起商人，西方 15、16 世纪英法重商主义，商业化到工业化，1949 年后就统购统销到兴无灭资，耀邦六十年代初就提倡长途运输，要二道贩子，改革开放之初就讲光彩事业。现在要防止地方主义分割市场等。市场经济回到普世规律。听众似动容。我讲话之前，吴在纸上写了民有经济三条：包产到户，乡镇企业，温州为代表的商品市场，我也提到。强调一点，国家无一分投资，民营现已超过国内 GDP2/3。厚泽讲得较长，并有理论结合，具体建议。其他人讲话听不清楚。何坐我旁边，写在纸上示知：我国 GDP 占世界 1/30，消耗的钢材占 1/4，煤（油在内）1/3，水泥 1/2。专委会业务为：行业调查，制定行业规划，网络开发，国际合作，组织交流培训、咨询、合作等。会后到钓鱼台内晚宴，一伙伙来照相。

今天《参考》刊：比尔盖茨慈善捐款已超过 100 亿美元。

2004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五）阴

六点起床。翻《大哉》，有些诗颇动人也。

上午将小妹写的《公公》文校完，稍有增补。

郭先述同儿子、女儿来。儿子六四时在美国，参加游行呼口号，母亲说听“美国之音”听得出儿子的声音。真是父子内外共同行动！郭身体很不好，抢救了三次。谢文清的历史资料清出带走了。

下午游泳，500米，肥皂洗澡，已经一个星期没来文津街了。午饭时同小妹一起谈到幺幺［么么］，并看近日同其母照片。不料晚饭前同玉珍别扭起来。晚上我还发了脾气。

2004 年 12 月 25 日（星期六）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早饭后，小妹来，将《书信集》照片上的错字改正。玉珍来，一起谈，消除多年隔阂（小妹言“年青时的不懂事”）。[16]下午陈砚发同三个平江人来（周满庭，在北京画院，送我石

[16] 此时张玉珍养女钟小玲和丈夫张满起一家早已搬入隔壁单元同层的一套公寓，我回京探亲便住在其中一间。这天早晨我到父亲李锐这边的公寓时，父亲即告我昨夜张玉珍跟他大吵，并跪地不起：“我们一家对你这么好，你怎么就忘不了你的女儿。”父亲李锐说她这次闹得太岂有此理，就让她跪着没有理睬，大约三个小时后才将她扶起。父亲还对我说：“哎，我这一生的两次婚姻啊！幸亏有你这么一个女儿，否则这辈子活得太亏了。”这可以作为一个例证，说明自这一年 12 月 21 日日记父亲记述：“《父母早年书信》已装订两套：铅印本和原件复印本，真是大工程。如何出版还待落实。

刻大印章，徐颂东，幕阜装饰公司总经理），陈送一个大“金鸡报晓，五谷丰登”铜雕，几十斤重（花3000元）。写“馨园”两大字，乃岳阳景区。谈美元实际是5:1。

2004年12月26日（星期日）转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中午又睡着一小时。

上午陶世龙同李霖（医生，已80岁，李庚的弟弟，读过我的书，久欲来访）来，谈到十一点。陶给我有关我的五柳村网上资料，读我文章的统计数字（到25日止）：《耀邦去世前谈话》24979、政改建议12635，《谈陈、马、王》文9378，走出毛的阴影9636。谈关键在这个党，是一个既得利用［益］集团，掌握着人财物一切，必须以四个坚持维护也。市场经济正规走下去，望有［由］此渐变，一代代走全球化道路（有中国特色）下去。玉珍还将小多找来，让医生谈她的病情看法。

部机关以“部务委员兼干部二局局长张纪南”名义送来年卡和水菓。秘书说，张是从海南调到河南后到部里来的。

近来仍常做恶梦，昨夜又惊叫不止，玉珍立即过来照顾，就怕我再摔地也。

2004年12月27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小妹、悌忠和奚青继续整理我的信件等资料，在隔壁客厅。上午过去“参观”，真是大工程。他们认为我以［已］无力从事也。分类插入硬纸开盒中。[17]

薛京来，方行重寄来100页的文章，主要谈毛为何摧残知识分子，其人性格、思想等分早、中、晚三个时期，还评价了邓，引用我的“语录”。

张定、严如平、李公天、唐非来，谈《耀邦传》出版事。社科院党委找张谈，要审查原稿，采取应付办法。

下午及川淳子同一男士来，川口孝夫已去世，他们到四川彭县（？）去撒骨灰回京。《庐山实录》译本由她负责出版。打印出来的信件问我八个问题。一一作答。关于六四，“何时宪法大开张”，“是否悲观”，如何做“李锐研究”等，也作了切实的说明。《近作》与《大哉》两书相赠，满意之至（上次交谈提到两书）。她明年三月即调到北京日本大使馆负责中日文化交流之事。还带来山本雄子(《毛晚年“左”错初探》一文译者）的提问信，作了回答（译者要继续译我十六大建议信）。史瑞楚儿子来，谈父陈光事，1986年陈云批示，复查结果非反党，恢复党籍口头通知的。原文件都未正式看过。

2004年12月28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续看方行重的文件，将蒋毛对比，谈张学良，这将是今后研究当代史最尖锐的问题。引用我的述说：“吾只对吾主观现实负责，非主观现实者概不负责焉。”早中晚年关系。其人生目的在实现自我，本性难移，不容拂逆的个人意志，乃缺德、专门利己之人。夺权有术，治国无方，斗争有力，建设无能。思想、性格、行为，彻底唯我主义。批邓的“宜粗不宜细”及“不能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的歪论。

我这一生，真是一丝不挂公之于众了。如果日记全都出版。”之后，他已意识到自己的日记将会被公开，家事便有所记，有所不记，有些即使记了，也仅一笔带过。——李南央注

[17] 这些整理好的信件，除了在2017年2月经父亲李锐同意将朱正和钟叔河的信件取出寄给他们本人以外（有人要帮助二位先生出版通信集），其余的在张玉珍的看护下，父亲从来没有敢同意我拿走，在他去世后不知所终了。——李南央注

上午奚青同小妹、悌忠一起整理我的旧资料和信件等。

下午游 600 米。腰背仍疼。奚青留下同玉珍谈整理旧杂件的意义，我已无能为力，小妹拟每年回来从事此事。玉珍谈到原件仍留在国内（“龙集”原件扫描要费很大功夫和时间，这次带到美国去，下次带回。）奚青帮助把一些情况谈清楚，还谈到过去“不懂事”等，以往就不必再追究了。

2004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九点前到部三楼参加老同志新年茶话会。在三楼报告厅。周洁冰久未见面，很是热情，告我保健药品。有一种离子感应贴治腰痛很见效。陆沅、王廷栋都一一招呼。赵洪祝讲 04 年部工作概况与 05 年规划，约一小时。贺国强讲部史展览，提到耀邦。都谈到重视老干部意见。原以为他们讲话后是随意发言，结果宣布散会看电影《张思德》，我马上站起离开会场。赵洪祝赶来问候，我很生气，于是同他到会场外一接待室单独一谈。我一直气冲冲谈着，首先说，九月从湖南出差回来，想找贺国强谈湖南问题，贺是湖南人，秘书回答太忙。然后谈：听说胡锦涛在四中全会口头讲话，称赞金正日意识形态管得好；骂戈尔巴乔夫毁了苏联，被美国敌对势力进攻。原来对胡存有希望，我接触的老同志都很失望。中宣部 29 号文件，听说中办接到上千封反对信件。现在的腐败情况比国民党要严重一百倍，我是过来人。孔二小姐坐飞机从香港回重庆，带了条狗，舆论大哗。“四大家族”之一陈立夫去了美国，养鸡维持生活。现在到处买官卖国，舆论全被控制。然后谈到自己，几年前出全集，人民出版社手续办全，党史研究史［室］，新闻出版署都审查过了，我的 17 本书都是公开出版过的，被中宣部丁关根压住了。（是不是当年我检举过丁三青团骨干分子的问题？）现在情况比丁还厉害，所有公开出版过的书全部封杀，一本也不准再版。还有封杀名单问题，有 6 个人、30 多人，100 多人名单，老同志有我，这是怎么回事？我是“敌对分子”了吗？说得赵洪祝连连相劝。真是大发了一顿脾气。出来后，赵同老干局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一直把我送到地下三层上车回家。同薛京谈出了这次气，也求平静一点。回来告诉玉珍，她也认为应当出这口气。

下午三点同玉珍到医院 906 室看望孙大光，完全靠鼻饲，还认得出我。脸上气色尚好，夫人每天上午来。两个小女孩照顾很周到。坐了一阵，我们到 911 去看望赵紫阳（孙不知道，保密很周到）。三个公安部九局的高个子年青人，便服守在过道（他们点［使］用一间病房作卧室）。我说明来意，报出身份，以“病房正在作紫外线消毒”来应付，久拖不允。玉珍则同那个为首的便衣相磨：“我们都是八十多的老人，你怎么能代表转达问候，你是我的儿子辈。”对方只好答：“是孙子辈。”“我懂医，紫外线消毒，廿分钟就过去了，可以进屋了。”等等。然后将他的手机从床头取出，让他去向上级汇报请示，让上级批准。这样磨了半个小时，我几乎失望要走了，玉珍却坚持下去，还对小伙子谈人权问题，探望病人的权利都没有了。最后意外得允许，进入病房。赵正坐在床上，小板桌上放在［着］一份报纸。握手问好后，谈病情：在医院两次感冒，大概是细菌感染，低烧。现在 24 小时吸氧，肺部功能不行。脸比几年前看的瘦多了，说话还有底气，精神还可以。我说许多人很关心他，我是代表来看望。小伙子和护士坐在傍边，不便多谈什么。他还对玉珍说这样的话，不知你们在外等这么久，早知应请你们进来（为了应付监视者而说也）。

又回到孙大光病室，他的儿子和孙子夫妇（从加拿大回来）在。20 天前，温家宝来看望大光，谈谢谢大光的扶持、栽培，一起照了相。

2004 年 12 月 30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看报花时间多，为了做事，真想根本不看报了。作字三幅，陈峯彩要的。

上午周倜来，送我一本他主编的《欧亚美艺术陶瓷百图》。他将几次去美在古玩市场收集到的西方瓷器运回十箱，捐给山东家乡。比中国古瓷又是另外一个天下。他是这方面的收藏家。

李建新来（李代耕的侄子，过去来过，忘记了）。在老龄委工作，办公司销保健品，一种“泗滨砭石”（有以此命名的“技术开发中心”）制的“保健帽”、“挂宝”及“捶式砭震器”等。试用了一下电动的“捶式”器，震感很大，腰部很舒服，一次可 20 分钟。说明书载：“针砭同源”“泗滨砭石的开发是针砭器材的新亮点”。李还谈到，此种砭石只有中国产，储量不过 600 吨。姑且听之。玉珍觉得，使用此物须到医院问清楚。

下午陈峰彩同山东省委常务副书记王修智（59 岁）等来，王详谈山东近况，他自己的经历（山东师大中文系的，又是史学研究员，写过长篇小说，电视剧等。带来他主编的《齐鲁文化历史丛书》一大箱，100 本，重几十公斤）。还谈到续编战争年代的 “山东革命历史丛书”和 49 年后的一套。山东的经济地位处全国的第三、四位。还问到吴官正情况，有褒有砭 [贬]。现在出口 1/4 为农产品，肉类等销到日本、南韩。有 1200 万在校学生（人口 9000 万？），过去支军人次 1200 万。过去我为他的使用向上面作过推荐（完全忘记了）等。王赠其著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回赠《近作》并条幅。

杨纯的女儿张小瑞、女婿刘铁柱（57 岁）来。刘过去来过，是沈鸿烈家族中人。随父母去台湾，两人都在日内瓦的国际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工作。送我书，赠《近作》与《大哉》。

下午游 400 米，回来已六点了。小妹找出的一批书，经我过目，带回美国，内中有吕叔湘的语文书。

2004 年 12 月 31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补记日记。2004 年结束了。

上午到隔壁，还剩下几綑没清理的旧档信件等，小妹找悌忠来，一起弄完，就只剩下我这边保存的旧挡待自己整理了。

周笃文和钟沛璋来电话，《炎黄春秋》05 第一期刊载我的千字文“新年寄语”极为称赞。我收到刊物后，看了费孝通等其他几人“寄语”，半吞半吐的多。

下午游 600 米。用肥皂洗了澡。元旦三天关门也。

给朱厚泽、任仲夷（王玄接的）电话，告知见赵事。丁东电话，约写文章，年假后交卷。

2004 年可记账单：

△ 作诗 14 首 对联 3 幅

△ 长文 3 篇 短文 3 篇

△ 上书五次：

1） 寄张钦楠书《如何看待毛》
2） 关于金融危机问题
3） 蒋彦永事
4） 赵紫阳病重
5） 曹思源事（被监控）

△ 摔了一跤，头破血流，缝了九针，住院一週，从此拄拐杖了。

回文联：

我爱邻居邻爱我，鱼傍水活水傍鱼。

（广东湛江德邻里）

雾锁山头山锁雾，天连水尾水连天

（鼓浪屿鱼脯浦）

洞帘水挂水帘洞，山果花开花果山

（连云港台山）

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人过大佛寺，寺佛大过人。

（乾隆、纪晓岚故事。北京饭庄天然居）

二 00 五年李锐日记

第三十八册/Vol. 38

2005.1.1. -- 2005.12.31.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81 年后日记录入说明 xii

二 00 五年

1. 杂记 1
2. 2005 年 1 月 2
3. 2005 年 2 月 15
4. 2005 年 3 月 22
5. 2005 年 4 月 30
6. 2005 年 5 月 42
7. 2005 年 6 月 51
8. 2005 年 7 月 59
9. 2005 年 8 月 68
10. 2005 年 9 月 75
11. 2005 年 10 月 85
12. 2005 年 11 月 94
13. 2005 年 12 月 103
14. 钟沛璋 4 月 6 日为李锐祝八八寿稿本 112

身虽囿核桃，心为无限王。

I could be bounded in a nutshell and count myself as a king of infinite space.

世界：192 国，自由国家 89（28 亿人），半自由 54（21 亿人），不自由 49（24 亿人），最不自由：缅甸、古巴、利比亚、北朝、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土库曼及车臣、西藏两地区。

2004 年，中国消耗 3.82 亿吨谷物（美国 2.78 亿吨）

2003 年，中国消耗 2.58 亿吨钢材（为美国两倍）

2003 年，移动电话 2.69 亿部（1996，700 万）（美国 1.59 亿部，原油为中国 4 倍）

中国占 20%人口，5%产值，占世贸 80 年 1.5%，04 年 6%，DVD70%， 数码相机 60%，手电脑 53%

2004 年，贸易总额 1.15 万亿美元，增长 35%，世界第三位。

汽车超过 500 万辆，肉食 7200 万吨，世界第一，国内 GDP 1.65 万亿美元

能源问题

创造 1 美元 GDP 消耗能源：为美国 4.3 倍，日本 11.5 被，能源利用率为美 26.9%，日 11.5%，同世界平均水平比，人均资源占有量煤 55%，石油 11%，天然气 4%。

世界人均原油消耗水平：发达国家 1 吨，日本 2 顿，美国 4 吨，我国原油产量 2015 年 2 亿吨

2002 年，中国 1 万美元 GDP 能源消耗 11.8 吨标准煤，相当于美国 3 倍，德国 5 倍，日本 6 倍。

2003 年，中国消耗世界 30%产煤。却只产占全球总量 4%国内生产总值。

人均 GDP

1949　100 美元

1979　200 美元

2003　1090 美元

GDP 总量

2001（7.3%）　95933 亿元 世界第 6

2002（8%）　10 万亿元

2003（9.1%）　11.6 万亿元

2004（9.5%）　13.65 万亿元

2004：粮产 4.69 亿吨

以上内容写在日记本的前三页——李南央注

2005 年 1 月 1 日（星期六）元旦 晴

三点醒来时，玉珍也起来告诉我，一直失眠未能睡着。六点半起床。

小妹一起早餐后，清理贺年卡，今年共收到四十多份，有的人似不认识。海外的有麦克法夸尔等。

小多、胜利两家（秋林在大午学校没回）中午到附近酒家吃羊羯子一大锅，还有豆腐、血块、粉条和羊肉，吃到一点多，八个人 150 元。

中午未休息，从上午十点半到下午四点半，手谈七八盘，互有胜负。

晚上李光羲送书来，《想法和说法》他的生平自述（今年七十五岁）。李到美国曾在小妹家住过。不清楚他们的相识。李是有名的男高音，也是早年就爱听的。听说现在老歌星出台，几百元，王昆只拿饭盒，而新人则为多少万也！

今天的《参考消息》头版大红字：“苏醒的巨龙震动世界”，西方媒体称赞中国带来 2004 年全球经济景气：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磁场。如一直吸纳木材、石油、钢铁、水泥和金属等原料。13 亿人口乃世界最大消费群，经济将在几十年内超过美国。1993—2003 年增 9%。阿拉斯加对华年增出口，去年达 60%。用拿破仑的话：“一旦她醒来将震动整个世界。”2004 年感到其力量全貌。为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中美双向贸易已超过一万亿美元，正在开放其国内市场，打造一个超级出口大国。出口美国商品有一半以上是外资生产，故华盛顿院外集团予以支持。还是核大国等等。元旦日记下这点西方看法，使得心情好一点。

2005 年 1 月 2 日（星期日）晴

昨夜服眠药，睡到七点过起床，中午又睡着一小时。

上午李郁同万高潮、雷原、张炳九（只有万面熟，过去来过几回），万送他的著作《从同质共同体到异质共同体》（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翻看书页，引用过我的话。万 49 岁，湘潭大学毕业后，在北大哲学系读到博士，现在北师大教书。雷原（37 岁）赠著作《中国人的管理智慧》。现在北大人才研究中心工作。谈毛和党的问题。中国自古对“党”是个贬辞（君子不党、群而不党、结党营私、党同伐异等）。西方称我们为 party state，party 还是多数，并非“一个党”也。都认为称赞到金正日乃白痴的性质（李郁谈传达到广东，当场就有抵制）。这批人都是带［戴］红领巾在红旗下长大的，只能抱着党和毛邓双腿过日子也，也离不开枪笔“两杆子”的教育。接着朱正和宋晓梦先后来（许医农因事不能来）。朱正送近作《报人浦熙修》，实际是《两家争鸣》的续集。晓梦谈徐光春竟派到河南当书记了。我将《中国二十世纪通鉴》五厚本送给他。威威来，谈学生考试全班统一作弊，很是悲观。一起午餐，胜利掌厨，丰盛之至。

冰封寄来夫妻自制贺年卡（牡丹花下公鸡报晓），信中谈《书屋》和《湘声报》挨整，后者因刊我为傅国涌书的序言，指责了斯大林而犯忌也！

2005 年 1 月 3 日（星期一）

三点醒来就睡不着了，五点起床。翻朱正新书，读完最后一篇“1957”，其中右派学生的言论多好。

上午《父母昨日书》（上下册，定价 60 元）千套送来。小妹给我 10 套。人物注就有 283+227 条。开页李南央署名：“谨以此书尽我对父母的孝道。感谢他们用自己的笔，记录下了他们那一代人的足迹，我得以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向更高处攀登。”朱正序言甚好。编者也有序，此书可以“补历史的空白点”。

满起一早到西客站接二妹和王焱来。行李很重。女儿在英国伯明翰读金融。要了一本《近作》，题字：“好好读，舅爷爷”。悌忠也来，一起丰盛午餐。

下午丁东夫妇来，取走《昨日书》80 套。许医农来，取走 40 套。谈了一阵，满起送他们先走。朱正也来到，留着晚餐。起了一个“上书”稿，怎能抬举金正日？丁东稿谈报刊封锁等问题。是否写出，再着进一步考虑。去年寄上四封信，大概很是反感。

晚上清出诗词近作等交小妹，赚点稿费。

2005 年 1 月 4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小妹一早来，同满起吃白［百］合冰糖粥后，五大箱子去飞机场，中途接悌忠。起飞机［前］来电话。下午黄新亚夫妇来，为玉珍送糖尿病药，只在香港能买到，够一个多月用（一个月可望治好）。姚监复来，送杨继绳三次访赵复印件等。小彭来，儋州市负责人邀我们去海南，玉珍愿意，就谈定 8 号走。

下午游 500 米。

2005 年 1 月 5 日（星期三）下午雪

六点半起床。续读宗凤鸣的书《理想、信念、追求》（封面副题：“我的人生回顾与反思兼和赵紫阳谈话的一些回忆”）。姚监复来时告我，学校党委因此找他谈话，并找他妻、女等谈话。我曾电话告他软磨住，29 日见赵事也告诉了他。同赵的谈话主要在第三部分“反思与追求”。赵同耀邦关系及六四风波都记得较清楚。

收到博古的女儿秦摩亚寄来的《博古，39 岁的辉煌与悲壮》（昨天就打了电话），和黎辛的贺卡信，这本书他是主编。此书应当一读，在博古领导下工作了四年，应当说，他是看重我的，而且同黄乃谈过，不同意抓我去保安处。1945 年 9 月，就决定派我到冀热辽中央局（后来改分局）主持报社工作的。我应当写一篇怀念博古的文章。

上午清理书房，依旧是乱，杂件太多，又舍不得及时处理。去年曾下决心改变此种状态，又一年过去，改变不了，如何是好。许多要及时处理的信件，原件又找不到了！

昨天山西吴敏来，他的书《民主探求录》已由社科出版社出版（53 万字），是我写的序言。他说出版社作了修改，删去一段，将原稿与我。他知道《炎黄春秋》的“内部文存”将序言发表过。

下午游 500 米。

2005 年 1 月 6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睡得尚好。

找出周南女中寄来的信，为百年校庆写了一句话：打好品德学识健身的基础，并附信作了点说明寄出。楼上金老的小女儿嘉满要求党校能办一期环保讲习班，给虞云耀转去。薛京上午来，让复印几份重要资料，内中有广东《人物周刊》去年 8 月 25 日的“访问记”（记者陈海、繁旭）。但通不过，不能刊出（他们宣传的“公共知识分子”已挨到攻击）。

陈海宽来，广州有个活动，邀请我们几个人参加，一月十八日，答应了，正好从海南过来。

收到方行重信，搬到南昌去了。没有说明原因，可能是扬州环境对他不好。

下午游 600 米。姚监复电话，田纪云去看望了赵，难以谈话。

2005 年 1 月 7 日（星期五）晴

五点多起床，浏览报刊。将《人物周刊》两记者 8 月 25 日的访问记校正好（他们不能发表），一份

交丁东；一份交楼上嘉满，发小妹。上午王建国来，谈日记事。杨继绳书出来后，最尖锐问题端出来了，日记就更不必顾虑了。将 2004 年的交他。《中国改革时代的政治斗争》从丁东处借来，看到了 87 年我给赵邓信，有关邓力群要当总书记事的记述。

下午游 600 米。整理要带走的书物，《近作》8 本送人。

2005 年 1 月 8 日（星期六）晴 飞海南

六点起床。带走药物由玉珍装入一提袋，几本书装入大箱（可托运），自己只带手提公文包，装一背带。玉珍还不让我提。清理杂件时，发现黄宗江短信，要《近作》，即签名让满起寄出。还复方行重信，方已迁居南昌。

八点早餐。薛京九点来，十点同小彭一起出发。从北四环路到机场。在大厅等办手续时，见到一对年青夫妇抱小孩，温州人，从意大利回，“打工的，当厨师”。回家看看。温州人真了不起。然后到海航的贵宾室候机。他们三人吃了不少点心。可坐二三百人的大飞机。我俩在头等舱。十二点半起飞。睡不着。一点多午餐，吃了一点点面条。空中三小时，降落时，穿过雨层云海，平生乘机首次经历也。抵海口时，儋州市市长邱宏民和李长盛持鲜花两束迎接（薛京告省委组织部海口不停）。即乘车直往儋州。小彭开车，他自称 70 年开始，有卅多年驾龄了。在高速路开到 150 公里。市长一路闲谈，很是亲切。他已经当了十五年三届市长，是实干家，本地人，原部队的。六点半到儋州。住政府招待所二楼“贵宾室”，三间房子特大，近二百平米。七点晚宴。书记赵中社最后到来（50 岁，河南信阳人）。谈得如老熟人，自言曾被认为右倾。许多当代事件都很清楚，很懂得以小平理论“三个有利于”等应付一切。多年来见到的第一位“思想自由化”基层干部。饭后赠两位《近作》。

2005 年 1 月 9 日（星期日）晴

昨夜主人找来两位脚浴与按摩的女孩，自带脚盆与药物等，为我和玉珍服务，消除疲劳，舒服一个多小时。近十一点才就寝，各盖一床大被，睡得尚可，小解两次。六点半起床，补日记。

书记陪早点，又谈了些往事。九点多出发，市长陪同，三辆车去黄泥沟，约行 40 公里，从新路、老路到土路、无路，车内颠簸也当作运动。这片荒野地约 50 平方公里，偶有重点甘蔗之类的。长盛租了二千亩开发养猪，并向芦荟发展（一种药物原料）。这是海南最后一片未开发荒地（在全国也是罕见的）。我谈到先作好一个总体规划。

市长从广播听到，宋任穷于昨天去世，92 岁。午餐时，简约谈到宋彬彬事及陈、宋两家关系。

下午四点到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温泉泡热汤，没让我俩去户外泳池，在房内小池中泡了半个小时，31℃，稍稍出了点汗（这个温泉属安全部管辖）。晚餐在一大酒店（一四川女士开），18 人一桌，除书记、市长外，有原湖南省驻海南办事处主任何志鹏（邵东人），原省农业厅长瞿守政等，还有长盛公司主要人员，程湖也赶来了。都是海南特产甲鱼等。赵中社致词，说我是“党的良心”（读过我的书、文等），老而愈坚，为国事忧心不已。我讲了点有关经济的闲话。资本主义就是讲利润，一块钱变两块，企业追求大好久。可是 500 强，几十年只剩 20%，100 强，100 年剩一家。赵赠我《似水流年》，这是他在海南十年的文集。

2005 年 1 月 10 日（星期一）阴、有风

五点半醒来，俩人在床上对话一阵，难得的温馨。六点半起床。早餐前在院中散步。市长同长盛到黄泥沟参加黄金沟 JPC 生物农业有限公司的开工典礼（全名：海南黄金沟农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我

们三人则由组织部副部长领到海南植物园参观。离城不远，1958 年创建，占地 100 公顷，在热带农科院和农业大学内（当年主持人为何康，颇有建树）。在园内徒步近一小时，名贵树木极多，引进世界各种。高几十米的“见血封喉”为最有毒植物，粗大矮壮的糖椰子，贝叶棕（贝叶经可刻于叶片）等，檀香木、紫檀木等经济林没去。看了根包石艺馆，第一次见到，树根长在石头中形成，还有蝴蝶馆。十一点回来。

午餐时见到徐自力，从海口开参加开工典礼的投资者。饭后一起散步闲谈。谈马克思的价值论只是体力劳动，不包括经营管理，更没科技知识经济。企业资本家要冒风险，劳动情况同工人不同。“制度资本”的新理论等。可我们至今还接受毛传统，老骂“资本主义复辟”等等。

下午休息。晚上副市长和人大副主任（直接管长盛这个公司业务的）在龙泉海鲜酒楼夜宴。副市长（张广英）是农业大学毕业的，38 岁。从年龄与学农业谈开，鼓励在儋州片 50—60 平方公里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谈孙大午庄园，值得参观也。

2005 年 1 月 11 日（星期二）夜微雨 到海口

六点多起床。睡得尚好。记日记。

早餐张广英来陪，即赠《近作》（并人大副主任林恩荣一本）。这样，儋州四位领导印象深刻，也便于支持李长盛黄金沟公司的开发也。

九点，三辆车一起去海口，小彭开第一辆，到高速路时开到 160—180 公里，他说曾开过 260，就那么一回。十一点多到海口，住寰岛泰得酒店，最早建的五星级。薛京说过去住过，完全忘记了。组织部办公室正副主任梁粟、何中次（何过去接待过，玉珍还认识）在大厅迎接，并一起午餐。闲谈中宣传我的公私合作、社资一家观点。街头看到屋顶大标语“你发财，我发展”，很是称赞。张读过我的书。基层干部思想多解放也。

住在 15 层套间，视野开阔。下午小彭、程湖等来，作象棋两盘，一胜一负，后又同程湖朋友围棋一局，水平同胜利不相上下或高一点，胜负很小，互有打杀。程湖借来一辆本茨车，一起到一大酒店晚宴，徐自力请客，副市长吴伟雄作主人，也是湖北人，身高体壮，谈吐豪放，办大猪场起家（同长盛同时），乃专家、劳模，精通养猪之道，谓日本、JPC 有骗人之处。也读过我的书，我几次举杯为社资一家干杯。席间长盛谈到，由于胡德平介绍，在广西百色办芒果厂大倒楣之事，损失四千万，没有坐监而已。

餐后，吴还介绍常委宣传部长张作荣等来认识，都是读者。

2005 年 1 月 12 日（星期三）阴、夜小雨

六点起床。洗了个热水澡，花了半小时，颇累。翻本地报纸。梁粟等来陪同早餐。

上午程湖、长盛等来闲谈，并下象棋。小彭大吹无敌手，却败在我手下。几十年从不大下象棋，依旧熟练也。

中午到省委大院，应王守初约午餐，她的秘书和我们三人，五人共宴，两人喝完一大瓶红葡萄酒。话旧事，谈形势，很是相通。她很服任仲夷老。玉珍闲谈中，知道她的儿子同何光伟（何长工子）的女儿碰巧结合故事。她的工作同旅遊有关。赠《近作》，她送了一本“博奥”邮票集。

下午又同程湖及其朋友等下象棋、围棋，均大胜，甘拜我这老头下风。程湖特谈到他只希望平调（他知道我批评了他的“官瘾”）。

邱市长邀我们同长盛、小彭到福满楼晚餐。席间长盛谈失败的教训（他的口齿与表达能力太差，不客气当场指出）。被官场贪利谋私者所害。回来已八点多了。

2005 年 1 月 13 日（星期四）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上午长盛、小彭等来。同长盛谈到当年对他的芒果企业两条建议：重视科技与打好广告。听说后者花了一个多亿，是否吃了亏，“很是歉意”。他急忙否认，谈“椰风”失败，广告上花了五个亿。官商结合得好不好，仍在体制问题，即法治与人治问题。湖南威盛最为典型，他在百色摔跤也是个典型（继任拆前任的台）。上下午都下棋，小彭绝对优势而失败。程湖朋友名黄捍东（海南支付通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精于证券）下午又来下围棋。下得眼都花了。在酒店商场，买了一个五羊开泰大石雕，意外如此价廉。

晚上在二楼客厅，汪啸风和蔡长松请我们三人吃饭，谈海南生态环境优势，三亚和海口列世界城市前 10 名（三亚第三）。海啸后，东南亚各国原旅遊者纷纷来三亚，房价大涨。谈老年养生之道。我谈儋州班子很是理想，书记通理论，市长是老资格，这次来参加大荒地开发高科技养猪业等情况，市长提级问题，汪说该市正在申请为地级市。又谈到程湖回家乡工作，平调。汪记得收到我的信。此行任务算是完成了。

2005 年 1 月 14 日（星期五）阴

十二点醒来，突然感到作呕，吐白沫痰，肚涨［胀］不舒服之至，怀疑吃了那块小点心是否有毒？二点起床，连拉两次肚子，算是平稳了。从未有过的现象。六点起床，泡了热水澡。玉珍腰疼不已，因昨天洗澡时摔了一跤。

中午原省组织部长张德春（现人大副主任）、现任组织部长方晓宇请吃饭。他们愿意听我谈历史，谈两次庐山会议（他们都看过《实录》和“鲁豫有约”），如何进秦城，“六不怕唯头尚在”，以及《晚年周恩来》等。赠张《近作》，她先上楼来，很是热情也。

下午仍同黄捍东手谈多局。

程湖的朋友张欣是房产大腕，父亲住在西安，我的读者，听说我来到海口，特将父母接来，一起晚宴。父亲原来是教员，右派，82 岁。席间闲谈，能喝酒，也谈不出什么名堂，有时问题也不知所云（如魏武挥鞭之类），还有几个年青人在座。我只好将程湖的军：你是学政治的，什么叫政治之类，引出话题，谈历史、谈革命与改良，人类历史接受什么教训等。

晚上符铁虎夫妇来，在省委组织部工作，98 年接待过我们，很是热情。一箱水果只好让他带回。长盛的嫂子送来一本书《人人活到 120 岁》。

接到家中电话，孙大光去世了。

2005 年 1 月 15 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下午飞抵广州

六点半起床。睡得甚好。行李简单，几分钟收拾好了。仍八点早餐。长盛上午来，谈他自己事情，以及同小彭关系，向我们致谢。因飞机晚点，推迟了一小时，十一点到宾馆的“西湖人家”午餐，共十一人，都来送行。杭州菜，每人一小碗莼菜汤，其他菜也有家常味，比较可口。仍不敢多食。饭后一起送我们到机场（宾馆经理在门口相送）。何主任一直把我们送到飞机上面。飞一个小时，到广州白云新机场。组织部副部长等迎接。玉珍一直要人相扶（昨天腰疼更厉害）。住小岛四号楼一层，省接待办年轻人高宏伟刚从大学毕业，思想开朗，特将《近作》借与一阅。

晚上陈海宽同吴川市副市长姚华庚，商会副会长林艺等来看望。到底参加一个什么活动还是闹不清，说是明天有十多人坐谈，谈商业问题。北京来了一个女书法家，郭雅君（52 岁），过去一起开过诗词会等（我全记不起了）。

晚上看资料，作点准备。玉珍腰背仍疼痛不已。

2005年1月16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准备如何发言。看来非讲点什么不可。小字写了一张纸。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有三种不同学说），其产生发展、变化过程（三大阶段，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早期，垄断资本主义，包括列宁视为帝国主义阶段前半期，到二次大战结束 1940 年后，二次大战后的现代资本主义）。中国自古重农抑商，产生不了资本主义（尤其没有自然科学传统，发明了蒸汽机、电动机，尤其当代电脑等）。我们过去兴无灭资直到文革历史倒退。现在也只是接受了市场经济而已。世界历史发展，革命与改良，看来还是改良好，等等。九点，陈海宽来接。路上仍在思索，从曹植七步诗想到四句：

本是同根生，相煎曾太急。
兴无莫灭资，资本生效率。

社资一家（“你发财，我发展”）。

十点多到达虎门龙泉国际大酒店，老板龙观生迎接（留有胡子）。这可说是我生平见到的最大酒店了（拉斯威加斯的丽都记不清了），高 27 层，龙说投资 6 亿多，11 万平方米，有 900 多房间。到三层一会议厅座谈，不到 20 人。请帖是“吴川市二次创业笔会”。看来是借此见见我这个人，同时求字而已。我一个人即席讲了点俏皮闲话，龙老板是党员又是大资本家，又姓社又姓资。于是唸了那四句。资本主义讲效率，才能赚钱，才能发展生产力，自由民主才能发展先进文化和科学，才能造福人类等。

午餐很是丰富，两大桌，餐厅豪华而简朴。餐后送我俩到 26 层的总统套间休息（27 层是西式总统套间），总统和夫人每人一套，盥洗室总有 40 平米还多，总面积当 600 平米以上。实在难以在此留宿，卧室太大了。

三点半到一会议厅作字，将四句写好赠吴川商会，另外写了几幅大字。其他字答应到广州再写。近六点，林艺送我们回到四号楼。

晚上九点，林若先来，随后杜瑞芝、杜导正、吴南生来到。下午五点多，吴接到紫阳女儿电话，父亲病危，已昏迷不醒，正在抢救。他们都知道我去看过赵。玉珍谈当时情况。谈《同舟共进》情况，五个顾问全辞了。那个公安厅长（现在政协主席）执行上峯命令极为坚决，想同南生谈一次，“同任老一起谈”，又不敢来了。

2005年1月17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昨晚十一点后始上床。睡得尚好。

张作斌一早来，《龙集》尚被拖着没有付印。谈任老双目都已不能看书。他带来见我的年轻人车作斌（省政法委）赠我《韦伯作品集》一套五本。

去早餐时，五号楼的住客终于认出我来了。张根生同姬业成（原来在杜润生处工作的），吴镕（南江，江苏省政协的，认识丁弘，南通人）。他们告知：赵已于今日清晨去世。这已在意中，但又觉太快了些。于是谈我看望赵的情况，觉得还不会这样快去世的。外电已有报导。早餐后，接杜老电话（老马先谈），说要聚谈一下，嘱我快回京。回房后不久，任仲夷老来到。谈我们应有所表示。赵的儿子讲了一句话：父亲平安地走了，他获得自由了。任老随后同我谈形势，他所知道的一些信息，有新四大家族之说：温、江、李、曾。谈旧事，一二九时，他在中国大学情况，当时党员最多是中大和东北大学，主力在城内。谈段君毅是 1936 年入党，他是 1936 年入团，因介绍人不同。他介绍杨一辰入党时，杨说民先就够了，1937 才入党。后来说是他介绍 1936 年入党的。田纪云是本月五号去看赵的，先给胡写信，

得到“同意”也。随后吴南生、杜导正、杜瑞芝一起来。他们已商量好一个悼念方式，在杜原来办公室内，设一小灵堂，挂上照片、挽联，今天下午四点半去。他们离去后，不久来电话：下午四点，老干部听中央一个重要传达。后来南生告知五条：1）赵工作是有功的。2）六四犯有严重错误。3）中央关注了他的病情。4）去世有统一安排，地方不要有活动。5）注意敌对势力，影响稳定。

午餐时碰到萧蔚彬，他被不正当手段撤销省政协委执［职］务，很是气愤。手中积稿甚多，还待处理（建议有的可交《炎黄》）。

下午四点多，我正洗完澡，南生来了，原来准备取消的吊唁活动，仍进行（杜瑞芝电话“只得算了”）。他同我和玉珍到省委大院，一个小办公室，房中悬挂赵笑容满面的放大照片（是去年赵生日时，杜瑞芝到北京看望时照的），上悬南生写的大横幅：“悼念赵紫阳同志”。我俩行三鞠躬后，又同南生、二杜等一起行礼，留下录相。门口有白布签名。都留着纪念。

晚饭后散步时，因一号楼的森严警卫（李鹏住在里面），我对一个进口的卫兵，竟一下冒火发了脾气：你算个什么东西，这样住在里面。

为龙观生作七律一首：

村官早岁种田忙，率领青年大开荒。
创业出门迎改革，发财有道善经商。
红色爱护困穷户，赤子情钟老故乡。
姓社姓资难辨别，龙心豪气亮东方。

——甲申冬日应邀参加吴川市二次创业笔会，商会会长龙观生热情接待。近期《中国新闻》华人经济专刊介绍观生同志事迹，题为“龙心豪气亮东方”，令人感叹。吟得八句，请观生同志笑纳，并希两政［正］。

用大张书就，交陈海宽转交龙本人。

2005 年 1 月 18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补记日记。早餐遇见吴镕等。赵的讣告全国统一，50 个字，刊第四版。随后看到《南方日报》，刊第一版。

九点半坐中巴同杜导正夫妇一起遊市区，小范陪同。主要到天河区看高楼大厦，最高一座 380 米，有 88 层。大广场看人造瀑布，宽 87 米，第一次见到，留照几张。小范说，这是广州新中轴线。然后到镇海楼（过去来过没有，记不住，越秀山来过的），只到一层。建于 1380 年，只比北京成［城］晚一百年。看赵佗事迹，19 世纪造的克格伯大炮。沿途杜谈到，他当年也是右机分子，在广东工作了 21 年。谈他的三胞胎孙女已 12 岁，考取了同一音乐学校。谈定回京后到他家一观。

下午薛京新朋友郝志峰（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学数学的，博士生导师）来，闲谈近两小时。关于中国经济情况，西方早有警报，将形崩溃，可仍在发展中。我们的国情比较复杂。我谈老看法，此种体制，五十多年发展，党做好事也做坏事，好人坏人一群群，其土壤农民与知识分子经得起折腾。赵去世不比 89 年，不会起大风波了。郝谈了许多看法，也记不起来了。他参加了十六日上午在虎门的聚谈，对我讲的很有兴趣也。晚上七个人聚餐，接待办的高宏伟谈了现在年青人的两点：没有责任感，缺心理承受能力，以及自我中心等。郝约我明天上午参观|的|新建的大学城。

小妹电话，谈见赵情况，问我写诗没有。

2005 年 1 月 19 日（星期三）阴

六点半起床。早餐时遇见姬业成，香港《信报》刊怀念赵的文章，连忙找接待办的同志复印。赵是十七日晨七点去世的。曾庆红、贺国强五点四十分到医院去看了一下。

部队那位苏毅大姐来（她从北京买来 150 本《近作》送人），说我是她认为最感佩最正确的人。随后张作斌来（张说她的住处超过豪华宾馆，值得一观）。大姐说，儿女对她照顾好。因已约好参观大学城，由玉珍陪着。

大学城位于珠江口一个大岛，二十多平方公里，原有四个村庄，种果树之类。03 年定案开口[发]，现在公路环形，楼所林立。10 所大学：广东工大、华南理工、广州大学、中山、美院、中医药、广东药学、星海音院、华南师大等。05 年完工，共投资 300 亿，建筑 400 万平米。原居民搬迁新居，30%人口由公家安排工作。将来达到 20 万学生加 20 万教职工。驱车遊览一周（每个学校都是课堂与宿舍分在大路两侧，因此红绿灯多）。到华南理工办公楼，由郝志峰介绍上述情况等。感到建筑质量甚好，一平米 3000 元（半数花在环境绿化等）。本校人文方面有艺术、经济、法律、新闻、知识产权、旅遊等院。还谈到华中工学院朱九思、杨叔子两人办学影响很好（现在教育部长周济的［是］杨的学生）。现在全国适龄人口上大学的已达 19%，在校大学生 2000 万，高中毕业生 60%能上大学。现在留学问题值得注意。每年花 80 亿美元。最后我又问到，郝昨天同我谈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怀疑之处。经济同政治关系，到底怎样结合？腐败问题。东西方文化影响。经济同科学技术发展关系，推广与自然形成，20 年内还出现不了诺贝尔奖的人。只贡献了牛　岛素（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还是科学落后国。公私企业科技经费投入不到 5%（西方 20%）。昨天谈话，这方面我都谈了自己的看法。十一点半告别。

有医护来按摩，玉珍腰疼稍好。

午餐时，南方电网总经理王野平来（从三亚特地赶来见我），一起用餐。谈南方缺电情况，电力分散管理，水电无人牵头等情况，高严问题等等。上面只能找发改委。王是辽宁人。

下午四点后，仲夷夫妇、南生夫妇和杜瑞芝先后来。我建议同赵关系密切的人，各人写文，如纪念慎之一样，迅速出版。杜、吴都到赵家看望过，他们都同赵一起共事过，有友情。南生安排到珠江新城汇豪大厦三楼汇豪社晚宴。一个高雅之地，美院老师办的，室内悬挂许多国画美女、人物，山水画（都用镜框）。南生有大幅对联。女经理热情接待。喝功夫茶，每道菜都有特色。第一次吃豆腐鱼、青瓜装蛤蚂油甜食等。席间谈旧事，任老谈王震精神污染时，向王讲过邓力群的闲话，以后王来广东，就拒不会见了。82 年陈云想整广东特区开放，中纪委提出走私猖狂等问题，搞了一年，对省的上报总结，仍无法批评也。当年抢救运动，邓在太行时，曾在大会上骂冀南 99%干部有问题（？意思没听得很清楚，即讲邓的左）。

2005 年 1 月 20 日（星期四）多云

六点起床。补记日记。看《信报》怀念赵的文章。上午王野平来，谈公事离不开身，中午由汪洋（此地民生银行行长，他的朋友）请我们午餐。又谈南方电网情况，并给我一份文件。汪开车接我们四人（加小彭）到新城稻道鲜酒家，吃穿山甲熬汤（3 斤 400 元一斤），真正的农家鸡等。将剩下的一本《近作》相赠。下午三点应邀到苏毅家作客，张作斌先来，引我们到军区宿舍区公寓。张极力介绍两层楼占约 300 平米住房，装修得超过豪华宾馆。果然如此（儿子花了 50 万元）。她的儿女、朋友共到十来人。杨超群（78 岁，广东有名地质专家，总工）和杨鹏儒（高工）同我谈“广东北江大堤潜伏地质安全隐患”问题，而省水利局领导则不重视，并批评该局同他们意见一致的总共。谈了许久，并交我有关文件。答应带回交汪恕诚部长处理。杨还给我一份剪报：《广州日报》2002.11.10.A8 版“不同意见的价值”，关于

三峡争论，我的反对意见。我简单谈了个把小时：要从过去许多颠倒了的观念意识和做法中清醒过来：如先改变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反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人性、人权、兴无灭资等等，弄清历史（东西方差异）、主义（理论）和党的问题。自然科学同社会人文科学的区别（前者有公式固定，后者是在实践中变化的，因此主义并不绝对可靠，要在实践中发展，等等）。听众是满意的。有一位军区老干部坐在我旁边。谈到六点，大家到市政协的宾馆晚宴，两大桌。部队出身的市政协副主席陈纪萱（61岁）作主人，非常开朗，大声侃侃而谈。先送每人二本他的《摄影艺术作品选》，今年 1 月 10 日—28 日在巴黎展览，法国人很看重他拍的木棉花特写，以此作标志。拍了许多西藏、新疆风光。看来，口才、文才、艺才都不错，思想观点也很一致。大家都很高兴，谈笑风生，有老太太唱歌，张作斌唱京剧，苏毅朗诵“朋友”诗。最后，我也谈了 12.29 日去看望赵的经过，还将那首“谚云得意便忘形”讲了出来，于是好几位迫我写下，作为纪念吧。

八点多回到四号楼。近九点，南生夫妇来。将香港《明报》1.5、6、12、15、16、17、18、19 给我，上面刊有许多关于赵逝世报导与纪念文章及大幅照片。让我回京传阅后，送给赵的女儿（嘉德拍卖公司总经理）。还送给我们冬虫夏草、普洱茶等。谈到他同赵较亲切的关系，同林若的关系（可以当面“训斥”）等。

2005 年 1 月 21 日（星期五）晴 回到北京

六点起床。收拾行装。早餐后，张作斌来，送膏药给玉珍。苏毅和儿子来，好多本《近作》让签名，亲切话别。儿子赠港版《遗嘱》。组织部办公室主任来送行，十一点一起午餐，十二点半前到机场。按时起飞，下午四点半抵京。满起来接，回家近六点。觉腹胀，在机上和机场都有点拉稀。好像要吐。晚上逐渐常态了。大概在飞机上不该又吃了点面包之类。

2005 年 1 月 22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一大堆信件，好些是不认识人寄的。昨夜楼上嘉满给我小妹传信，星期一前有诗寄去，《争鸣》可刊出。亚洲电台一女士几次电话约谈，对赵去世感言，只得拒绝。

上午九点多到金锐［悦］酒店，杜、吴象、朱、于四对夫妇，刘堪、明瑜、韩钢、华贻芳、张显扬、李普和女儿，共 17 人先在小房间交谈。

杜先谈。赵去世为当前热点，其功劳在首提包产到户，乡镇企业与民营经济，对外开放，两头在外，加工在内，提出特区。小平支持，陈云反对（如上海租界也）。六四同情学生，邓定性镇压。所谓处分决定，赵不签字，不承认。江说赵“不老实”，软禁更严。杜提到我写信，六四平反。坚决控制悼念活动，家中已花圈满屋。29 号文件后，中宣部又有文件，严格控制舆论，否则亡党亡国。正面宣传为主。政治导向为安定之本，新自由主义要为六四翻案，去掉宪法前言，搞西方自由一套，否定党（50 条罪状）。加强网站管理，建自己的网，先声夺人，先入为主，加强小报小刊管理。六四阴影笼罩大地，驱之不散，赵的问题是国家问题。两大冤案，冤魂不散。杜老到农研室开会，全体起立默哀。

光远说：一代伟人走了，革命尚未成功。胡赵功劳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接着明瑜谈 13 人名单，王若望、苏绍智、吴祖光、吴明瑜、李洪林、严家琪［其］、张显扬、于浩成、鲍桐［彤］等（王鹤寿提供的）。赵将鲍名去掉，设法保护其他人（苏提“马克思主义可以证伪”，他们根本无哲学知识。此事由强晓初经手，邓力群、胡乔木参与）。说张显扬是三种人，薄一波说孙长江也是。赵说孙是“实践是唯一标准”（起草人）。方毅为吴明瑜说话。赵保护了一批好人。聶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为长江事批示，陈批“同本人见面再处理”，得以过关。

李普女儿欲晓谈，17 日即到赵家，这几天家属同中办来人（水平极低）争论“生平”写法，讨论了六次，由女婿王志华（女儿王雁南）主谈。如六四写法不变，则十五年软禁要写上；生平写不写；中央决定八宝山送别，参加者亲友为主，不合适人不让参加；就是不让看生平；骨灰盒竟安在司局级处，等等。曾吵了起来。来人为中办副主任毛林坤，还谈起赵的工资未变，很高。其人很是幼稚。

李普谈，这是六四斗争的继续，最后机会。他有点激动。胡绩伟写了文章，要平反，合乎身份的追悼会。他作了最坏准备，关入秦城亦可，电话中向“美国之音”谈了。软禁违法，六四可不追究责任。要给点颜色，大家去富强胡同，签名提意见，要有声音也。绩伟还谈到“留党察看”处分，几次不签字，六年后解除情况。“你的处分解除了，因为你交了党费。”

我提议大家写文章，出书。六四不提，生平就一个简历，由大家深思。谈在广州情况，及 12.29 医院探望。也可以拖，主动在赵家。韩钢赞成我的意见。厚泽也赞成不提六四。吴象说，原来名字都不准见报，现在还加“同志”。可以推，只写简历。杜老赞成出一本书，大家写文章，请华贻芳负责。各人提意见，不要联名。

午餐 17 人一大桌，菜特别丰盛。提前过年也。

玉珍告我，雷霞来电话，出狱了。见到黄道奇，想来北京看望我们，玉珍要她不要急。

下午张思之、卢跃刚来，谈赵紫阳去世情况。卢现在情况尚好。

玉珍医院照相，骨头无问题，肌肉问题。实施电疗。

2005 年 1 月 23 日（星期日）晴

昨夜服眠药。六点半起床。上午人客不断。平江副书记陈光荣、代县长彭先政等四人来，一堆过年物，腊肉、冬笋、茶油等。同他们谈龙观生，平江没有。去年 GDP45 亿元，引进 140 多项目，6.3 亿元，同仁堂等名企业 22 家。要他们头脑清醒，抓住经济中心。陆茂竹和王宝基、王作高先后来。宝基精神甚好，作高是 53 年就到总局的。各赠《近作》。施滨海同姚监复来，姚谈宗凤鸣情况，被追究谈话记录稿。吴勇来，徐滨身体好转，医生认为是奇迹。

杨纯女儿来电话，母亲去世，19 日。28 日遗体告别。下午张东来，一大堆食物，已大学二年级，长得很高。看来小琴［芹］子想缓和同姑姑的关系。

利用空闲时间，将“永别了，紫阳同志”一文草就，文首是七绝：

相见真难半月前，坐床吸氧喜交谈。
忽闻噩耗我无泪，正气千秋天地间。

（同邵燕祥通电话，他寄来一首悼诗，最后三个字由他定稿。原拟用“奏凯旋”，他说是阿 Q 精神。）随即到廿四号楼复印两份。交嘉满传小妹。因玉珍警告，暂压下。许医农电话，丁东家门已有警车伺候。

苗苗来晚餐。玉珍同他细谈了一阵。

2005 年 1 月 24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又将悼文看了两遍。昨天一堆《明报》的悼念题目，是让胜利抄摘的。

上午郭先述的干儿沈云彪送来一厚本《九评共产党》。谈到他在门头沟经营的房产可以休假，曾邀请我们未果的事。玉珍到复兴医院治疗去了，他的夫人是该院院长，特到医院去接头。玉珍回来时，说他已离去。下午又是客人不断。王建勋来，拟出版我的《实录》等，留下合同书，要照片。首印一万。刘汉辉持鲜花来，要为他的《长沙题咏》题字。宗凤鸣、姚监复来，谈《赵软禁中谈话》出版问题。最后部分，姚说已交我，回忆中确未见到。宗允补上。我当细看。随后我们三人去富强胡同。车子绕了大

弯，近六点才到达。进门顺利，我拄杖挺身而入，未受到阻拦。由儿女陪同，先到灵堂行礼（半身便服微笑照片），花圈满屋。随后到一卧室细谈。女儿王雁南、女婿王志华和二军、四军。我将《明报》一绷交女儿，这是南生同志托带的。将悼文给他们（悼诗另写了一张）。谈到医院和南行以及廿二日会谈情况。王志华谈告别仪式谈判过程，同欲晓谈的差不多，现在是第八次，已经僵住：什么文字的东西都没有了，参加名单待定。都同意定要简历，否则不告别、不火化。骨灰留在家中，不怕拖。那个副主任名王林坤，水平极低，找个负责人谈，无人出面。我建议他们先直接去找王刚。谈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又一同到灵堂照相。回家已七点半。

2005 年 1 月 25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这几天连报纸都顾不上看了。上午奚青来，让他看我的悼文。我同玉珍到廿四楼杨纯家悼念。灵堂行礼，同女儿、侄辈们谈我同杨纯组自发党情况，将《生平》前面的一句话，作了修正。走时送我一叠网上复印件，打开才发现内有《大纪元时报》“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特刊”原件。然后玉珍和我同奚青一起，到大光家看望张刚。谈了约半个小时，媳妇陪同。原来她比我还大三个月，是 1917.1 月出生（她与大光同月生）。在扬州中学同朱九思同班，还是好朋友，后到中央大学，同曹孟君、王昆仑夫妇在南京熟悉，1938 年在武汉住在王家（只有两间房），还记得我到王家去时，穿的黑色衣服。同范元甄在青救一起工作，同大光是重庆地下活动时相爱，恋爱后才互知都是党员。她对大光的招扶，如吃药等，类似玉珍对我（奚青早告知的）。她在北师大任教务长，同浦安修也很好。

下午恢复游泳，游 500 米。用肥皂洗了个痛快澡。华贻芳来，宗凤鸣将《谈话》全部定稿交我一阅，由我最后定稿，儿女们负责出版。

2005 年 1 月 26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偶翻《大哉》，里面许多文章我都没看过。

十点同玉珍到李昌家，杜老、绩伟两夫妇已到，随后厚泽、光远两夫妇也到，在客厅坐谈。绩伟谈他发表的悼念赵的谈话，正面批评当道的错误，“我不能同你们一致”。他同赵的交往已写了两篇长文。又谈到他对“留党察看”三次不签字，六年后，因“仍交党费”而恢复党籍之事，引起大家大笑。杜老谈党已异化了，用这种观点来对付，我们理直气壮。民主乃世界潮流，顺昌逆亡。我劝绩伟不要再用“退党”对付，我们掌握历史，掌握规律，“我们是老子”，党龄比你们年令［龄］还大，你们得受我们的教育。现在看来，这群人不仅无知，而且弱智，抬出金正日当榜样。他们是红旗下长大，没有忘记喊万岁。又谈到赵的丧事处理。十二点到附近四川办事处午餐，菜上得慢，分两桌。我最后祝李昌和大家都活一百岁（李是 1914，杜 1913，于 1915）。兰瑞也 82 了。我将悼念赵的文章呈上，复印每人一份。

下午王建国来，还 2004 日记本，送我杨继绳的书，希望上半年能定稿也。岳阳办事处两人来，送一堆腊味，求字，留下一个条子交玉珍（我过眼即忘也）。未能游泳。

晚上香港李树型（穀雨影视公司）和吴迪来，都不认识。带来最近三本《开放》（蔡詠梅托）。吴让我为他写的书作序（在保利华亿公司工作），赠著作《中西风马牛》。

2005 年 1 月 27 日（星期四）阴

五点半起床（四点即醒来）。翻《开放》，信息多。

上午谢文清女儿静静[庆庆]来，要我的悼赵文。他们早就知道我去过医院，网上又报导去过赵家。程世平来，赠豪华的五粮液和四川腊味。谈三峡库区垃圾问题，一年十几万吨，拥到坝前。这次印尼海

啸，三峡库区同时有反映［应］（此事过于奇特，待查问）。谈四川几个地方闹事情况，原来想请我们去旅遊的，只得作罢。谈党的异化，自古君子不党，“尚黑”也。留午餐。

邵燕祥寄来两首诗。电话得知，29 日上午告别。

下午王建勋来取悼赵文。后又电话“恶耗”，应用“噩”字。希望刊登者能改正才好。

外刊、外电记者电话不断，都由玉珍应付。

田绿萍和女儿来，谈范元甄情况，准备再去看望。听过录音片，说我揭发了她（田曾为我辩护过，那封留在办公室的信是秘书交上的）。要去《父母昨日书》。谈田纪云谈话很放得开，对女儿骂江：如此不要脸，将自己捧得这样高，目中无人。参加政治局会议时，进门时，模仿那个神态，挺身仰头，谁都不在眼下的样子。发表怀耀邦文，妻子劝阻，怕出事。谈到近六点。又未能游泳。

晚上《炎黄春秋》那位女同志送来告别通知和车证。他们到金台饭店取来的。杜老的也在内。

2005 年 1 月 28 日（星期五）多云、晴

五点半起床。补记日记。九点同玉珍到 301 医院内一个二楼大厅，向杨纯遗体告别。人很多。遇见谢冰岩、汪德芳、张志浩等人。同刘延东谈了几句，问她四中全会上胡竟谈向金正日学习，这是什么话。她绝对否认讲过这样的话，我说有人听到传达。她主动说，赵有错误，我说有什么错误。当年他去朝鲜前后情况我们都清楚。同女儿握手时，女儿哭了。

回来不久，赵诚来（几乎不认识了）。丁东是不让去富强胡同，出门有人跟着。《近作》被追问过。赵谈到山西省委组织部长事，名王同智，原甘肃团省书记，调山西刚一个月，住宾馆，每天吃一碗鱼翅。在京西宾馆开“保先会”，12.25（26）日，到 25 楼一个房间，关门三小时，主人敲门时即跳楼，留有遗书，写苦了孩子、妻子和父母，然后写了 54 个“苦”字（54 岁）。山西一个副书记已关了一个月，坦白出 2000 万。一公安局长行贿 600 万。第二天，港报即报导。胡锦涛告报社“坠楼身亡”。

下午一点到文津街，游 400 米。三点，部里一副部长、一部务委员和一女干部来看望，送节礼费（2000 元）。我顺便谈到两事：听说上了黑名单，港报、刊和网上都有报导，也有人告知。二是我的书（18 本），丁关根卡住不能出全集；现在再版都不可能了。《龙集》就不准印。请向中央领导查问一下。

2005 年 1 月 29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恶耗”，噩也，写了个纸条说明错字。老马电话约好，八点一起出发。到八宝山时，人已经满院了。部里老干局毛局长，领我和玉珍从西小门入。在签名簿上签名，见到乔石是夫人郁文代。告别早已开始，遇见杜星垣、安志文出来，杜似要哭的样子。我们俩三鞠躬后，见到灵后左边花圈为中央办公厅，右边为乔石（后听说还有张劲夫、杨白冰等）。同儿女们握手时，我将纸条交大军。姚监复同我们一起出进，说朱厚泽已早来。便衣甚多，不准拍照。毛局长又帮我们找满起。回家后，姚将悼文拿走。戴晴电话，说有人拍照，同便衣吵闹起来了。去群众不少，有哭的。总数当在二三千人。灵堂挂有“沉痛悼念赵…”横幅，大门口没有。接欧初电话，广东包了专机，来几十人，任、吴、林、杜等都来了。随即派人来，将悼文取去。

下午一点到文津街，恢复 600 米。三点，部里副部长李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部务委员欧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湖南人）等三人来，送过年费（二千元）。我谈两事：上了黑名单，全集不能出，现在更是书全被封杀。谈丁关根事，大概记仇也。他们无法吱声，赶忙退走。[1]

[1] 部里来人送年费一段，同前一天日记所记重复。当是李锐补记时记忆有误。——李南央

2005年1月30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四点即醒来。翻看《中西风马牛》，很有趣味。外国人对中国事难理解，见解却有独到处。

上午作字十来张，债还没有还完。奚青赠徐勤先诗脱韵，得加修改（第四句得重作）。胜利来，中午吃涮羊肉。下午客人不断。

萧永义同张松亭（农业专家，乐天宇同乡）来，都有诗书情节，加上彭明道等，四人求字（都求格言语），只能答应。赠《近作》。杨毅夫妇来（夫人张栩，记者）谈冤枉坐牢五年（最后一年假释），乃当年江苏纪委书记曹克明不肯改正错误所致（法院说不能判，没证据）。准备办个私立大学，培养人才。谈刘道玉情况、林汉雄情况，生日宴上骂钱正英（不让他进工程院）。他是武大的，给我博士论文稿《方东美哲学思想研究》，谈新儒家学问题。我说我是不赞成季羡林的，他说他不同意李慎之。赠《近作》。

《明报》记者先打电话来，随后二人（陈永阶、刘克刚，都是驻京的）来，带29日报，我的文章登在二版（“噩”字改了），有照片，小标题等都醒目。他们动作很快。谈了些形势等问题，拍照不少。晚上老刘来，让她先睹。

张西蕾女儿送来网上的“赵紫阳谈邓小平、陈云幕后专权”（杨继绳记）刊《前哨》一月号。

2005年1月31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九点到人大会堂参加团拜。同安志文、林汉雄、刘家栋坐一桌。带了《明报》29日文章，给安、林看了（刘没看）。安谈，杜星垣到上海时，曾给江两次电话，有要事谈。江来，谈邓对赵定的三条，最后一条是可以自由了。为何不实现？江竟说：“我告诉胡锦涛”（后来警卫局通知杜可去赵家）。汉雄谈，六四后他只交党费，一切活动不参加。刘谈写了有关陈的书，最近有本《谈调查研究》。我谈浦东开发太晚，是陈的原故。吴官正讲完话后，没看文艺演出即回家。下楼找不到西北门，幸亏遇到一个热心人，知道我的名字，带我穿过几个厅来到西北门。到家路上，满起接到玉珍电话：任仲夷老已来家中，何定也来了。广东大队人马已回去，他留下两天看老朋友，约了看李昌和光远，只好都到他的住处岑南宾馆（广东办事处）。任老同我谈到，当年改革开放问题上，赵不如耀邦先进，从包产到户到年进度问题。关于那封信，我同意他的看法，应当同时或先送耀邦一阅。任老还给看了一本照片集，境外出版，作者送的，不认识。内容全是文革初期，黑龙江批斗省市领导的场面，任老高帽一米多。大家在宾馆相聚漫谈。吃饭时，薛京也来了。四对夫妇和秘书一起照相（重男轻女：四老坐在前排）。我说都活100岁，任老说110岁。

下午丁东来，已经解禁（社区片警从17—29日管制）。《近作》上海100本暴露从他处得到，也未多作盘问。盛禹九来，他写了一篇关于刘宾雁文章，即去美国，赞成他发表。丁东催我将《日记》快审完，别的事少管。小妹电话，已知道文章事。

2005年2月1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上午趁玉珍外出（看望张文华夫妇，张送来丰盛年礼），搬动北屋一书架到书房，北屋两书架合并。笨重书物由廖嫂帮忙。今天文津街不能游泳，也算代替体育活动也。玉珍回来大不满，她不同意我作此种活动也。

下午玉珍去看望刘云鹤，老头孤身在家，没有电梯，下不了楼，儿女不管，由一亲属照顾。

姚监复送来材料，宗凤鸣《谈话录》写了份意见。

书房大小两书架还得花时间整理。

2005年2月2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清理近日信件与资料。桌子上没堆东西了。文具等也作了清理。

上午王建勋、薛京先后来。《庐山实录》|由|出版合同签了字。增加《信阳事件》与日译本序，还得找出照片。《耀邦遗言》则增加《世经导报》刊的座谈会，天下孤本也。还拟增加朱良信中所谈外交路线同邓的分歧。收到《陈丕显回忆录》，薛京说有内容。

下午游600米。速度较快，因不愿落人后也。

玉珍为我剪脚脂［指］甲并理发，快过年了。

晚上葛行军（高法）、杨小川（律师）又约我俩到工会旁宾馆夜餐，还有一位范培康（国贸促进会管港台的，想见我也）。谈形势，希望在经济促政治。赠《近作》。

2005年2月3日（星期四）多云转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周笃文、郑伯农、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送大花篮过年。《中华诗词》刊印两三万，比《诗刊》多一倍。旧诗词相当普及了。谈到真正好作品不多。我还是建议全国旧诗词刊物甚多，应当每月选刊若干首。我仍谈形势，封锁言论。我告郑，丁玲纪念会上，贺敬之不同我打招呼。郑谈“无产阶级专政”，“专政”两字并非专制之意。

李辉来，赠新作《在历史现场》，写廿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图文并茂。赠《近作》与“悼赵文”。

下午游600米。找到朱良的信（谈邓、胡外交路线）。

2005年2月4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翻不完的报刊。

上午玉珍同胜利到徐水接秋林回家过年。将“悼赵”文送孙大午（玉珍为他父母送了年礼）。他回赠年货，并《在南开大学讲演》、《非常档案——大午蒙难记》（还有一份交杜老），还有两首悼赵的诗（不合格律）。

薛京、贾文平、小彭先后来，都送年礼。贾在金融检查组工作了一年多。我将去年八月有关“金融危机”上书给他（并《近作》与悼赵文）。他谈到金融界问题确多，银行办得最好的是开发银行（陈元行长）。全国三千多人，每人年利润600万。他借到《近作》，复印了六份送人，共花380元。看来，贾对我的言论还是很关注的。还要了一本《近作》送他的同组一位副部长。

下午四点到哇哈哈酒店，应任小彬、崔武年等人邀请聚会，共十来人。宋扬之（宋之光儿子，众鑫律师事务所主任）是第一次见面，谈话也最多，同紫阳家人很熟。大家谈话主题是现有体制难以更改，如何对付，以及对这个“党”的认识。没有民主只有党主也。还有两人现在部里工作。赠任、崔《近作》并悼赵文等。

晚上黄新亚夫妇和天津开发区书记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约春节后去天津一遊。

2005年2月5日（星期六）多云晴

昨夜痒得不行，久久不能入睡。十二点后服眠药，七点半起床。

上午薛京、贾文平先后来，贾送重年礼。李宗贤寄来一厚本重庆老区的文集，附有我的长文，让薛京处理（李来电话，告他有困难不要转载）。贾在金融调查组工作已一年，跑了许多省，查四大银行。

开发银行（行长陈元）情况最好，三千多人，平均每人年利润 600 万。我去年八月关于金融危机上书，与他一阅，有一条建议得体。《近作》曾复印 6 套送人，花 360 元。特赠一本并组内一副部长一本。[2]下午玉珍去医院取药，我游 800 米，一道返家。

2005 年 2 月 6 日（星期日）多云转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压了好多。

上午人客不断。单少杰来，一年多没见面了。过去我同他有关毛的一些谈话，他要利用，一一订正。送我《李慎之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港版），内有他的长文（写到我）。赠《近作》，并取走《大哉》。朱正来，宗凤鸣谈话稿全部看完，觉得极有价值。王建勋来取照片（89 年 4 月 5 日同耀邦谈话）及《实录》四版序言稿。给他们看阿金的照片，第一任夫君乃罗章龙，谁都不知道也。单还留下他的两份近作《亨廷顿虚拟“2010 全球站战争”》、《<伯夷列传>中的公正理念和永恒理念》，还有一本北大万耀球的右派回忆录。单说他在人民大学的教授生活没受影响，是因为《毛执政春秋》序言是我写的，这个估计不当（可能是此书传入很少，无大影响）。

张敖荣来，送年礼（红酒与白酒）。都在一起没法单谈，只得将《近作》等与他翻看，接着张传[全]景来了，也送年礼，特邀到书房小坐。向我要《李慎之文集》等。赠《近作》与“悼赵”文。他竟谈到：“开枪，绝对不对。”“若干年后总得平反。”于是又赠《大学人文读本》并借给《我有这样一个母亲》的港版。

下午游 600 米。晚上，楼下姚雪垠的儿子夫妇来，并介绍田永清少将（原总参兵种部政委），田说过去来过。读《近作》几遍，很想同我长谈。

2005 年 2 月 7 日（星期一）夜雪、晴

六点起床，翻孙大午的《思想交流》，是一个好读书而真用思想且见诸行动的人。

九点半到人大会堂，找坐位时，一位少将贺明拉我坐到一起，说认识我，几句话就谈拢了。于是给他“悼赵”文，定要找我长谈，给我名片（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顾问，河北老年书画会名誉会长等），小我二岁，陕公的。随后，冯征过来，他们相识（心中较有底了）。

温家宝讲话完了（10 分钟），即起身回家，在西北门出口处正好也碰上朱厚泽，一同在门外找到车。十一点多同玉珍一起到礼士路老上海赴宴。一共四桌，原来是厚泽的表兄姐妹（及其子女）相聚（大都在上海工作），还有他的 95 岁姨妈，客人就是我与李普两家，意外结合在，最近知道杜高是他表亲在新安旅行团一起过抗战生活的。杜高同方南君现住在隔壁楼。这样，我也有“瓜葛亲”了（表亲们都是我的读者，这是邀我参加的原起）。四桌亲属都会吹拉弹唱，有的在德国当歌剧演员，真是文化、文艺大家族也（厚泽本人也会唱歌）。

下午陈明同王增如（原丁玲秘书，在作协工作），李向东（在《消费日报》工作）夫妇来。谈当年我为丁玲彻底平反的过程。

昨夜梦中连被窝一起滚下床，幸亏两脚先落地。多年未有的事故也。

2005 年 2 月 8 日（星期二）年三十夜 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清理资料。一天没有来客人，电话拜年甚多。晚上向琬姐家拜了年。

[2] 此段内容与 2 月 4 日日记内容重复。应该是李锐补记日记时将发生的日期记错。——李南央注

胜利一家来，夜餐吃饺子。就我没有参加劳动，上下午同胜利手谈。老毛病不改：只攻不守也，攻不好又另起一盘，因此负多。

秋林正式向父母提出，在大午学校生活和学习都好，如果“回到家中（像过去一样），必毁了我。”继续读高中。这也了却我和玉珍一桩心事。

夜观春节晚会到十二点。比往年有改进，服装、背景等花钱不少。聋哑人“千手观音”、杂记顶碗飞人等动人。

香港梁通（怡然）电话，黄遵宪纪念会三月在京举行，由温家宝批 50 万元，向我致谢。

2005 年 2 月 9 日（星期三）初一 阴

昨夜服眠药上床。七点半起床。整天拜年电话不断：顾一凡身体还好（比我大一岁，才知道杨纯已去世）。王林夫人与儿子（意外的）。力康从加拿大，小毛从瑞典，忙忙从美国。有的人晚上打来（四益等），谈白天拨不通也。

上午到邻居毛家向老太太拜年，95 岁，仍生活在床上，大小便都由媳妇负责。家中每间房都像小花园（可能是全国第一）。然后上楼看望金老，也 95 岁，有点痴呆样了。毛家二儿来回拜，他是任小彬朋友，特将《近作》赠他们兄弟（渝生、坪生）。萧永义送信，五人求字。

清理资料发现灼姐夫妇的传记，有李克农的证明信（41—46 年失去党的联系）。

2005 年 2 月 10 日（星期四）初二 晴

六点半起床。睡得甚好，足足八小时。仍有拜年电话。

上午杨筱玲一家来，同小马谈经济形势，谈腐败是全国上下皆然，入党为了做官，做官为了捞钱。胜利一家、小多一家，加威威，午餐一大桌，共十三人。由胜利掌厨，真是欢聚一堂。威威教课学校，似有问题，嘱他定要作好自己养老打算。

下午到晚上，一直同胜利手谈，注意防守的进攻，几盘皆胜，否则就败，毛病难改，还常悔着。

收到徐耀［跃］寄来的《李锐谈毛》清样。

2005 年 2 月 11 日（星期五）初三 晴

六点起床。翻《谈毛》清样，找到《毛早晚年》原书，已作过一次修定，清样还未照改。

整天客人不断。上午九点，晓梦、朱正、韩钢、许医农应约一起来到，我们单独在书房闲谈。主要谈当前形势。这个班子的“无知、弱智”（都同意我的定语），反映［应］在“学金正日控制舆论”与处理赵的丧事。“学金”在批语中确有其事（刘延东的“人格担保”抹杀不了）。从而谈到毛的遗产是这个党，已无可救药。经济形势，腐败透底，担心资源浪费等。但中国的土壤有其承受能力。老中青三代人都有认识也。谈反“新自由主义”，韩钢说，党校是自由份子大本营。那个有林向虞　耀（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上书没起什么作用。我出示给龙观生的七律，这是党的性质变化另一面，极有希望的私有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可能推动政治的慢慢变革。

苗苗一家、威威、维娜和女儿，金利都来了。仍由胜利掌厨，午餐极丰富。找苗苗简言对玉珍的应有尊重（玉珍感到玉洁的不恭），及过去主动经济援助。她是当家的人。威威同玉珍谈胜利之孝顺，让舅舅照顾身体，不要对形势生气。使玉珍感到威威的懂事与苗苗弱智。

送晓梦《父母昨日书》。医农说此书境内外已传开，不少人要买也。他们四人于下午两点后离去。我同胜利手谈几局。贺明将军电话，想来“畅谈”。

2005 年 2 月 12 日（星期六）初四 晴

近七点起床，午睡近两个小时，少有之举。

上午牟广丰来（引杨乐来家，一起参加黄万里座谈会，父母均右派，玉珍照顾过，现在国家环保局任司长）。送年礼，包装豪华谈起。讲了许多社会流传俚语、笑话。“如果受贿，代表你在位；如果嫖娼，代表你健康；如果养小，代表家庭红旗没倒。”“三个代表是什么？江泽民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军委会”。有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到德国留学一年，没钱买衣服：“研究一辈子马义，能思没马克；研究一辈子《资本论》，能论没资本。”还有笑话：“自从有人马恩，胡子成了学问；自从有了列宁，秃子成了聪明；自从有了小平，矮子成了巨人；自从有了泽民，傻子成了核心。”

随后崔军夫妇来，谈他的传记出版之难。让他知道《炎黄春秋》第二期刊了我谈水电不能优先的文章。王怀安来，到书房单谈。他比我大三岁，夫人大五岁，身体都不错。谈张宣在安度晚年，“欣逢盛世”，没有认识到体制问题也，由于过去接触面较窄。各赠“悼赵”文。

下午小许、秋林来，胜利去天津。给母女看《参考》上刊如何教育子女的短文。

2005 年 2 月 13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五点醒来即起床。浏览报刊、资料。

上午张定来，谈《耀邦传》受阻情况，给我上卷清样（王建勋经手），没有序言。他对形势很悲观。随后马立诚和另一原农研所人来，在北京管凤凰台的“口述历史”等节目。杜老夫妇来，正好谈《赵纪念文集》，让他和我等任“主编”之类头衔事，他同意了，并拟写文。马要采访谈邓子恢那一段“小脚女人”事。杜似避讳谈毛。当年这都是毛的错误，现在“党史”仍肯定 1956 年合作化高潮的正确也。谈赵在改革中的功劳。从包产到户、经济市场化到民主体制等，都是打先锋的。丁东最后来。《父母昨日书》已销 160 本，都是高级知份子要看也。《大哉》仍由上海重印，“悼赵”文也放上去了。

下午大毛（陈慰慈）和儿子来。她已 80 岁（半头白发）长年在圣地亚哥女儿处住，已拿绿卡。这次回国住半<年>。谈父亲、陈伯伯情况。49 年后，知道是我照顾了。三毛已去世，二毛在武汉，四毛在广州。谈到吴方的夫人是她的亲属（比她晚一辈）。陈振翟还在，半痴呆了。赠《近作》与《其人》。留晚餐，谈 31 年我在她家住了两个月的往事（她只有五、六岁）。（红军打入长寿街，老家妇女老小全体被流放江西，“肉体消灭”地主政策。两祖母找不到尸体，在佘家堂一条巷大毛隔壁家，死去六七人事。母亲怕我受病害传染，寄住陈伯伯家）。

2005 年 2 月 14 日（星期一）多云

昨夜服眠药，十一点后入睡。七点多起床。翻看《父母昨日书》，朱正序文好，“编者感言”都说到点子上。

上午游敏来（他是 1965 年出生的，在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向我提出三个问题，一张纸写好了：1、当前政治改革的最佳切入点。2、为什么社会主义者借鉴资义危机而自己计划经济却超出阶段搞不好？3、引康德谈启蒙的话：“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决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镜子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那么中国现阶段思想方式改革的切入点是什么，从何做起？他以前还寄过我两篇关于文化的文章。这是一个有思想，热衷于理论探讨的学者型人。我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撇开他的三个问题，谈现实的问题，历史的误区，错误的理论，Cult 式的党组织（做驯服工具，听命于一个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个党早已异化）。当前形势无本质变化，胡赵倒台，看不到变革何时实现（游谈

到唐德刚 2010 年，此乃法国大革命百年动乱等，中国也上世纪百年动乱而来），问题在这个畸型的党（好人坏人全在内，好事坏事都做）。专制主义的新旧结合，权力在手，决不放弃，又没有蒋经国。当前“切入点”在老中青三代有觉悟的人很多，各人在自己岗位做能做应做之事（以自己为例），唤起周围的人，利用一切手段，争取言论自由并加传播（这即“切入点”）。空谈理论意义不大，各人要做具体的事。特别谈到毛这个人（他不知许多具体情况）及其影响。似乎接受了。谈当前形势，舆论全面控制，年青一代只谋私利，已无责任感。

下午程湖夫妇来，知道自己随意转业与自负的后果了。黄乃儿子来，逼得研究父亲的盲文方案，意见书没写完。我说明只能代转，内容不能置一词，他写好了再送来。

晚上李劲祥和唐山一局长等三人来，特带来台湾的专利产品（香港也未上市）通便器，电动的肛门注水，可加温。感谢盛情。这大概是严重便秘老人的用物。谈对台政策，经济绷在一起就好办了。赠《近作》。

2005 年 2 月 15 日（星期二）终日小雪

六点起床。窗外飞雪。开始看《赵软禁中谈话》。

上午王纪宽来，夫人因心脏病在美国去世（71 岁，用一种法国药，只能用二星期，用了两年，结果引起肝坏死）。在香港看到我的“悼赵”文，《开放》也登了，《争鸣》登了诗。谈到当年邹家华劝他留在香港。现在办了个“中华资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有 4、5 个工作人员。满起送他去友人家。赠《近作》。薛京来，在上海见到邓伍文，《大哉》一书，封面不变，同徐跃谈好，内容有增补。

延滨、元元来，送来两只鸡。让看“悼赵”文。留吃晚餐。

2005 年 2 月 16 日（星期三）晴多云转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决心还字债。上午翻近日书信，找到衡阳谭天一（75 岁，说是我的旧部）的求写书名信。顺便看了些资料，才发现田纪云给赵家的悼念信，和儿女的悼词。

下午游 600 米，洗了个痛快澡。晚饭前为奚青写了{二}幅（改好他赠徐勤先的诗），为萧永义写了四幅。

晚餐，胜利一家来了，很是热闹。

2005 年 2 月 17 日（星期四）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谭天一要的《电脑汉语联想字典》写了好几副寄去。上午萧永义来，将四幅字取去，嘱他莫再代人要字了。谈到我的米寿，要有所表示也。

下午游 600 米。程湖来，买了十来本《实录》和几本《近作》给我，不知何处买到的。嘱他回海南工作，不要再主动讲价钱了。

2005 年 2 月 18 日（星期五）阴、大风

四点醒来，即起床。看《赵谈话》，进度慢。

上午姚监复来，给三张赵告别时照片，内一张有我。境外发起 4 月 5 日清明节纪念赵，有个发起人名单，有我的名字（还有朱镕基、乔石、田纪云等）。让我小心电话。

下午游 600 米。李宗贤、雷真、彭晓林（摄影记者）来，谈《近作》交印事。已懂得小心谨慎。各赠《近作》。

晚饭后同胜利手谈到八点。

2005 年 2 月 19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看《赵谈话》稿。

上午九点，赵文光（原总参炮兵部部长）和夫人张凤丽来。谈部队情况，都讨厌江，尤其老一代的。他的邻居陈锐霆上将（淮海战役战将），已一百岁，读我的书，很同意我的看法。迟浩田有思想，很厌江，这在军队中是普遍现象。只有张万年、于永波这次仍留江。上次在北戴河诗会给他的资料（《耀邦去世前谈话》等），他曾广为散发。因割胃，在医院住了一年，不然早就来我家了。赠《近作》并“悼赵”文，并赠陈一本。赵留下“香山东眺”七律一首，格律有问题。

中午两家一起吃涮羊肉。下午游 500 米。同胜利手谈到八点，仍乱攻一气。

2005 年 2 月 20 日（星期日）晴

五点起床。看《赵谈话》。上午冯海阳（张西蕾女儿）来。几次来送我网上有关党史资料。谈母亲认识不是很清醒，父亲（冯伯华）过去好发表意见，因此挨整过。她是清华学化学的，在医学研究机构工作，文革初即怀疑，已退休（61 岁）。赠《近作》、《其人》，并借与《这样母亲》。随后常大林来，带李普信与《智者赵紫阳》文，赞扬赵不钻邓的“圈套”，耀邦因此吃了大亏也。常是常芝青的儿子，当过绩伟的秘书（六四时来过我家，当时我批驳了老胡的建议）。坚决反“左”的。他同胡锦涛的夫人刘永清是表姐妹。他的父亲在战争年代关照过刘的母亲（刘母是父的姐妹，生活困难，战争年代从山东带出来，安排工作）。对胡的看法，同我们差不多（夫妻都是学理工的）。去过养蜂夹道胡的家，记得房中挂的照片：邓在前面，胡同邓的女儿在后面。因此肯定胡的高位同邓有关，同江无关。（我简单谈了下十二大人事小组安排新中委的情况，以及我找胡谈话等过程。）刘永清的姐姐刘永平，姐夫王彦风，他很熟，说王思想也有“左”的东西。

下午玉珍到复兴医院去看望蒋宗曹，两人都被安全人员推桑［搡］致伤，她的腰部重扭撞（在电梯中），要卧床几个月。鲍则手指受伤。早晨五点被安排到医院去看望了赵。

赵文光先来电话，随后陈锐霆来电话，谢谢赠书，很关心我的文章，已 99 岁，我很是感激，说当去看望，老将军已行走不便了。

2005 年 2 月 21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续看《赵谈话》，很好的历史资料也。上午贺明将军来，他属炮兵系统，住香山，来看望李之琏。从延安到冀中军区即在李的部下，38 年由李介绍入党。送我两本著作《见证》、《忠诚》（都属朝鲜战争战俘遣返问题），谈他经管此事情况，以及关于战俘的法律问题等，还拿出两本新著的打印手稿。我只得以视力、精力和这方面缺乏知识相告，难以拜读。到也没有勉强。赠《近作》和“悼赵”文。贺是山西人，1919 年生，曾任贵州军区政委，参加过朝鲜停战谈判，同李慎之很熟。

今天做到伏案一小时，活动十分钟。下午翻看未过目的近日报纸。

贺明还留下一份“健体八步法”，自己多年的健体操。本人红光满面，看来是有益老年人的。

2005 年 2 月 22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续看《赵谈话》。今天还将没有过目的报纸，全部翻过。客厅不存一份报纸了。

下午游 600 米。

2005 年 2 月 23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续看《赵谈话》，只 1/3。上午奚青来，两幅字交他，他赠徐勤先诗由我改动末句并两字。谈徐的回忆录很费事，本人不赞成奚青去採访其亲友等，已有八、九万字太单薄了。其人其事可同赵并美也。我的日记他已看过 90 年后几年，说定三月份来帮忙，劝我不要看报了，抓紧办好自己事。留午餐。两平江人来托办私事，让玉珍应付。

下午游 600 米。唐小毛和她的奥地利亲人及喻衡来（喻名片：德国都芳 dufa 产品亚洲区总经销等）。赠《近作》与“悼赵文”，都是我的热心读者。喻的父母、祖父都是右派（基督教家庭，湖南人，中山大学教授）。在德国读经济，现在从事涂料商，全国百多城市，年利润超千万，愿意帮我出书也。

2005 年 2 月 24 日（星期四）雪转晴

三点醒来，久久方又睡着。六点不到起床。王建勋要来取《实录》四版序言，我已改好。直找到早餐后，仍未找到。只得请他再寄一份来，给了几张照片。

找我谈过三峡的陈宗舜（笔名柳白，《工人日报》记者）和马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来，陈在三峡跑过七次，徒步库区，写了本《峡江已无声》31 万字（拟改名《三峡挽歌》），研究三峡人文历史及受破坏情况。已印出样本，让我写序。随后李宗贤等三人来，借我的书作他的宣传，为干女儿打官司事，还要找李普帮忙。

下午游 600 米。遇见崔军谈翁长溥骂钱文，也寄了一份与他。

2005 年 2 月 25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窗台乱堆书刊中，找到序言。九点前到《炎黄》社，我是第一个到的，吴明瑜第一次参加。方实、杜导正谈社的情况，发行继续增加，农村要的很多。李长春有三句话：影响很大，适当规范，健康发展。（你们小心点，我们宽容点。）发行部查书：反思性多，已禁的，境外的，包括《近作》共三种。反映情况，中宣部文：不要铁板一块，言行不一。江退出军委时讲话：学金正日，政治好。六四决不动摇。抓笔杆子。胡在小型会上讲了学金加卡斯特罗。我反映了刘延东的“政治担保”（四中全会上没讲过）。中央考察组访问过朝、古，对朝是否定的。俄“走回头路”？美国新保守主义（陈奎德文）布什出售自由民主。光远老谈自己旧事，五大奸臣：康生、陈伯达、胡乔木、杨献珍、邓力群。现在年青人毛热。

杜老谈，六四错？赵错，必须搞清楚，留之史册。六四是非写好，准备着。毛决不开枪。社会上有大批青年是民主派，赵去世，网上一百多篇悼文，《炎黄》要联系一批。胡温乃过渡期人物，不抱希望。也不会干坏事（？）经济自由，政治专制得一个时期。十七、十八大有无变化？还是冬天。人权问题利用网。我也谈了点看法与情况。耀邦传控制得厉害，以及不断抓人等。鲍彤夫人受伤。“汉皇重色思倾国”，白居易是讲唐明皇，可多谈蒋介石时代控制舆论事。李普赞成。现在讲究“消灭在萌芽状态”。杨继绳也被管制了几天，现在平安无事。经济危机四伏问题。吃饭时，我同彦修、李普喝白酒。下午没游泳。薛京来，《李谈毛》校对毕。程湖事我给安东打了电话，要对他严加批评。他们俩人星期一去海南。薛去相亲也。

2005 年 2 月 26 日（星期六）晴

三点醒来，久久不能入睡。六点起床。续看《赵谈话》。

上午王建国来，谈出版事。赵家与宗都一致：由我最后定稿。内中牵连一些人的谈话（安、杜等），须加考虑，由宗序言，负总责。日记事，三月后开始。

毛应民来，送一种茶多酚营养品，内部销赠，还不对外。对老年人健康有效。谈浙江形势很好，对张德江无好感（其人到广东也只能赞成私有化了）。习近平得人心。又给三本《近作》，赠习一本。

下午游600米。周笃文电话，谈为我作米寿事。

2005年2月27日（星期日）晴

六点前起床。改看《李谈毛》，薛京已校对过一遍，仍有不少未校出的差错，包括掉句。看了74页（全书372页）。又是一大工程。

上午十一点半看凤凰台“口述历史”，朱正谈反右（电话中告知），将周惠亮像［相］了。对反右问题讲得较深刻，否则不会发生“大跃进”与“文革”（没人敢发表不同意见）。丁东是这个节目的顾问。看来，还是有空子可钻也。

下午和晚上，小妹、琬姐电话，问我的平安，大概境内外谣传甚多。

2005年2月28日（星期一）多云

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续看两部清样稿。

应黄宗江约，十一点前到八一厂附近的三湘大酒店，见到新婚夫人漂亮的孙敏（66岁，住加拿大）。曾经自杀过三次，死去七天，当年是阮夫人的学生。她主动要找“黄老师”。客人有邵燕祥、戴煌、杜高几对夫妇和李普。大家不知道胡的底细，以为是宋平看中的，我只得讲82年在玉泉山的旧事，由此扯开，作党内 Top talk，如高岗、林彪等问题（毛的接班人）。

吴明渝电话，3月4日聚会，谈和谐社会问题。

2005年3月1日（星期二）雪转晴

四点半醒来，睡不着了，吟得四句：

居然活到米龄年，依旧言多惹讨嫌。
近作岂能封杀住，此生就为自由权。（巧对也）

上午还字债，共作字长短大小14幅，下午又盖章处理。实在是老了，不麻利了，除报纸外，整天没能看其他东西。毛应民搬新居求字，为他写了四句：

迁于乔木更风光，长伴西湖不怕忙。
有志求成同国运，竭忠尽责直心肠。

下午游600米。听满起说，李岚清来，四个警卫！

2005年3月2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准备体检。没有喝水，带上早餐等。玉珍陪我八点到医院。先作B超，CT等，然后早餐，继续外、内、眼科等，非常疲惫，甚至气促。没带手杖，玉珍扶着。十一点始回家。

下午游500米。姚监复来，给我一份李树桥（原紫阳秘书）写的材料，有关1989.5.17家庭会议和1992.10.9乔石等来宣部三条审查结果事。想找我谈谈。我说过一段时间再说。接刘敬坤信，撰联：解

民倒悬（或改革开放）数两胡（耀邦、绩伟），仗义直言有二李。横批京华（或改革）四君子。说已给李普看了。横批绝对不能动。

2005 年 3 月 3 日（星期四）阴

五点半起床。读《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今年第一期，有关和谐社会的几篇文章，准备作点摘要。西方许多理论我是陌生的。有篇谈古巴的文章。卡斯特罗一伙人家庭原来是富翁，他们生活都贫民化，同群众真能打成一片。

上午九点雷霞来，玉珍让她来住几天。谈监狱生活。各种各样的女“杀人犯”，用鼠药毒死对手，种种原因也。每天生活费 0.75 元，只能吃霉米。尺长薤菜连土煮吃。我说，你可以写两本书了。狱中曾帮助用电脑注入资料，可以自己买饭菜。出来见到黄道奇和齐振英，没见到熊清泉和刘正，这两人有把柄在人手中也。丁东来，为宗老书事，赞成快出。一起午餐。

下午游 600 米。晚上女婿王志华和五军来，谈父亲当年不赞成此书出版，说过有记录不确切处，如出了要发表声明。说宗叔较固执，他们是好朋友。我说，受宗委托，原稿已看 2/5，认为对党国和本人极具价值，充分改革精神，尤涉及到党的改善和改革政治体制（我写的《耀邦去世前谈话》交家庭看过）。让宗交你们审定，或最后我们一起谈定再出版。两人完全同意我的意见。还谈了我对形势看法，以及对主政者的分系，那种体制下长大（还得维护这种体制）。不能存有希望。中国的事只能慢慢来。我们理直气壮，干自己的。

2005 年 3 月 4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摘录《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今年第一期的有关和谐社会问题几篇文章要点。

九点半到医院眼科复诊，查有无青光眼。下周二还得到眼科让老大夫作说明。

下午没游泳，三点半到金锐酒店聚谈。原班夫妇等共 14 人。厚泽从广州回来，张德江开老干会保先。南生说，任老九十多岁，纪念邓百岁，写了这么好的文章，有一点不同意见就封刊物，这是干什么？谈黄满丽［丽满］任人大主任，连升五级，任老说，意见没谈完，还要继续谈。（黄的问题“是上面的，跟踪考察多年”。）自由化问题还没谈，还有赵紫阳的问题。厚泽说，上面对广东悼赵，来代表团，很有意见也（我的文章反映）。韩纲［钢］谈情况，办省部和谐班，胡搞的花样。每年春节后党校办班，去年是“科学发展观”。去年各地尤其四川群众大规模闹事，转业军人串联示威。东西部差距，待遇，意识形态（学金正日）等。高层座谈会，党校有副校长参加，吉某讲情况严重，有不同看法。大家漫谈和谐社会是做的问题。吹捧为小康社会后的里程碑，比小康更高。要解决什么问题，媒体报导，社会危机太多。曾庆红也说是做的问题，现在不是和谐社会，是什么，说不清楚。保先是宋平提出来的。2000 年讲过，老左们高兴。关于“江泽民传”问题，叶永烈在网上揭开了。原来请他写，还给了个三千字提纲，后又变卦找外国人，乃一投资企业家，印 100 万部，等于出钱收买也。中文版被删部分，网上也公布了。我发言，辞［此］书上江名字可以代“不要脸”也。我介绍这期《当代世界与社义》谈和谐社会，这已变成一个世界问题，举了一些我们社会的危机数字 2/3 城市缺水，几千万人失业等。关键还在政治民主化也。杜老最后发言：提出来是好事，从和谐好做文章也。

2005 年 3 月 5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上午毛应民和杭市司法局副局长夏福志来（非党员），带来一袋青春宝，赠《近作》，谈形势，看法相似。两会都是套话、好话。我收到福建林祥榕寄来的《炎黄纵横》，上面刊有

林写我“用人”的文章。毛说这个刊物是专对外的。

下午游 600 米。荆中和焦国标来，焦应邀邀去美国讲学。谈他的处境，没有接受校方安排（到文献研究中心），要作坏准备（出入境问题，或去了不让回等）。我建议讲话也要利用当局讲的好话，借题发挥。赠《近作》与“悼赵”文。荆中有一份上网的 105 条向两会建议（审查后已上人民网）。谈他父亲（92 岁）老顽固观点。

同胜利手谈到晚八点，仍是乱攻不守。

2005 年 3 月 6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补记日记。九点过，同玉珍、小多到八宝山向徐滨告别。到的人很多。在休息时［室］见到徐的兄妹等亲属。有石坚（同王若水一起到《人民日报》，自己介绍），谢家麟（高能所对撞机专家，认识南央）等。徐父是当年在哈尔滨的铁路专家。鲍彤也来了，大家拍照甚多。告别式宣读悼词，集体鞠躬。

下午邓伍文来，《大哉》图文并茂稿让我一览。还要些照片和资料，即将林祥榕和潘基踬两文交他。谈到高华等要《昨日书》。留晚餐。

2005 年 3 月 7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九点邓伍文来。找闲章与有关照片等，翻箱倒柜，给朱正电话，儿子（朱晓）找出聶绀弩“读《怀念十篇》”诗。两个长寿街负责人来，平江 100 劳工在宁夏挖煤，要找个新矿区，让我签介绍信。只好给傅思和（组织部长）写了两句话。小邓十一点去李普家，累得让满起收拾杂物。

下午又两个长寿街人周满庭（书画家）、吴翔（岳阳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来，将写好的字幅给他们。周要出版自己选集，复印了我的《龙集》初版，要书写若干。于是将 88 年沈鹏写的（广西出版）与他一览。周带来《东方文化》2001 年 2 期，上有介绍《庐山实录》长文，写毛的心态等，很有水平。

2005 年 3 月 8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上海电话，催《谈毛》清样快寄出，四月出书。上午九点半到医院查眼，那位女老大夫（姓张）看了图样对照去年，说青光眼加重了。又为我在几种仪器查了，让后天再做眼血管的 B 超。玉珍知道后，严重警告我，再不能如此伏案，来者不拒。

小邓来，拍照黎澍的祝七十条幅，和那副“关怀莫过朝中事”对联等。聶绀弩的诗也找到了。

下午游 600 米。找出《谈毛》加紧看。近日每天为我打针。开始点眼药，早晚两次。徐滨长女和大儿子来。

2005 年 3 月 9 日（星期三）晴

三点醒来，睡不好了，五点起床。整日病态，呼吸不顺。上午吸氧，玉珍找药给我吃。中午略睡着一阵。

整日挤时伏案，将重头《晚年左错》长文大部分看完，并补上注释。

上午小毛两人来，又送些青春宝药。谈两会没意思。

下午因不适，没去游泳。

薛京改明天返京。长寿街两人为宁夏 100 人挖煤事又来。傅思和现在北京（可能是人大代表）。将

薛京电话告知，让薛帮助。

2005 年 3 月 10 日（星期四）晴转多云

昨夜近十一点服眠药，直睡到五点起床。浏览报纸。还有好几天的没看。

玉珍陪我八点去医院。先看内科，查究这两天气短与极感疲惫等原因，血压与脉搏都还正常。体检血色素升到 11.7，乃空前好现象。我又作眼睛 B 超（一种新检验），然后到眼科。还是玉珍高明，这两天现象，是否因点眼药起了副作用。张大夫确定是此原因，于是停止点这种眼药。

中午略午睡。将长文最后校毕，找出《文革受难者》一书，拟在注释中简略提及 1966.8 月初在全国学校中发现的打死老师事件。

下午游 400 米。晚上应邀到哇哈哈夜宴，任小彬、崔武年等请李青（葆华儿子，浙江政协副主席）。谈经济形势，江的做秀等。赠《近作》，还为酒店题词：“杭州美食老哈哈”。可能是喝的假酒，睡觉前胃很不舒服，折腾很久，玉珍为我捶背腹部。

2005 年 3 月 11 日（星期五）晴

昨夜一点半醒来，服一粒眠药。睡到六点起床。续看《谈毛》，错处仍不少也。十一点到方庄金鼎轩赴宴。主人为山西《老人报》总编温作君。他找戴煌要文章，约李普、邵燕祥、曾彦修、张思之等。席间我大谈毛等生活旧事。从商品包装，大家谈到政治包装，世纪坛，三个代表到写传记。又谈自古“党”为贬词也。

收到译者张祖武（不认识）寄来的《戈尔巴乔夫之谜》、《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本）两书。

2005 年 3 月 12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续看《谈毛》。九点前钱明锵和浙江两位搞书法人来，取走“西溪草堂”字。邀我今年去浙江一遊。上午十点前到万寿路京友参加野草诗社的诗词竞赛发奖大会（我被列为顾问），同周克玉、乐时鸣（与我同年，小四个月）、孙轶青等坐在一起。熟人甚多。萧永义赠他的著作《毛泽东诗词史话》，周赠《出访日记》，秋枫（女）赠主编《中华实用诗韵》（150 万字）等。还有其他几本，一大袋，几乎拎不动。中途退会，十一点到老上海酒店，参加李普约的宴请。山西一个老板李广华（搞房产建筑的），文化低，想见见我们这些“大老”。除我外，只有厚泽夫妇。席间乱谈，从胡乔木谈到毛，从旧事谈到和谐社会。两点始散。

下午游 600 米，觉累。

2005 年 3 月 13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续看《谈毛》，要添注释。

上午四位客人。张哲民来，谈张宣三心脏病住院两个月，快出院了。他的理论著作自感难以完成。有一《工人日报》老同志胡甫臣自愿帮忙。安志文和李公天也很关心此事。冯海阳（冯白华女儿，张太雷外孙女）来，还小妹的书。谈她自己的经历，文革时也不盲从（已 62 岁）。喜欢读我的书。再借与《父母昨日书》。潘荻来，送好药，赠《昨日书》。顾健来，给网上吴庸：《胡耀邦遭遇“杀威棒”》，文中引用了我的《去世前谈话》。细述了同陆铿谈话，引起邓反感。还谈到邓家儿女情况。留午餐。

2005 年 3 月 14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整日挤时伏案。将《谈毛》清样校毕。附录“有关毛诗 38 首”也选好附后（撤掉原先的廿四首）。薛京来，严厉批评了：实在不是个称职编辑，掉行、掉页都没看出，错别字就不必说了。让他看了一上午。下午四点才将清样拿走，寄回上海（来电话催过，四月要出版）。薛京海南之行，“对象”只收下礼物，尚未表态也。程湖已回兰州，海南并不欢迎。

2005 年 3 月 15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上午做了一件事，将那个湖南一级作家陈利明写我的二万字长文（寄给《炎黄春秋》的）看完，个别字、句作修正处理，送回给方实。同意他们的处理。同时寄去云南彭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寄来的有关自己右派经历和议论的文章，其人来过几次电话（文中对右派没补发工资意见甚大）。我回电话说：为什么写得这么晚呢？

下午游 400 米。

2005 年 3 月 16 日（星期三）阴

六点起床。翻看《父母昨日书》。真是了不起的浩大工程，感叹当年如何想做一个“布尔塞维克”也。薛京来。交他《但望宪政大开张》（又忘记了此文）。《昨日书》寄钟叔河并送李普。下午游 600 米。黄新亚来，谈他到新加坡见到古漢龙，带回“两票一卡”，代号 AK1359 组织人，派员会同“燕京五老”（以杜润生、李锐为首），复兴“中华建通基金会”，启动 1700 亿美元之事。此事太玄妙，让他用我的名义写份上书再说。

2005 年 3 月 17 日（星期四）晴

昨夜十点半一直睡到今晨六点，稀有之事。

翻查资料，找出 1991—93 三年日记清样并复印件，交薛京校对。上午十一点张清义和薛京来，同去西北旺一新开酒店（张的江西同乡开的）午宴，还到军科院两位江西同乡刘庭华（博导，善书法）与张　（搞军史）（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同他们谈要害观点（都读过我的书）。从古到今，“西化”与“核心”，很是融洽。“话痨”诗都表赞同也。来回路程约 60 公里。

下午游 600 米。李普电话，甚赞《昨日书》太典型了，看到夜一点。告他下册 313—14 页，范的“阶级立场”淋漓尽致的表白。

2005 年 3 月 18 日（星期五）晴

六点一刻起床。翻《社科论坛》（河北）第二期“人最大的敌人是人自己”崔卫平的“张灏访谈”文，谈“幽暗意识”与民主问题。关键还在权力作怪也

上午陈砚发和吴翔等四个平江人来。谈“西化”问题，资产阶级现在就在党内也等。他们送来一些菜食。赠“悼赵”文。

下午游 600 米。遇见季诚龙（1916）、徐达本（1913）。

观李昌镐同周鹤洋第三盘，周又输了。

2005 年 3 月 19 日（星期六）晴

六点一刻起床。睡得较好。上午没有客人来。长寿街吴电话，宁夏煤矿事有了着落，傅思和真给了面子。

胜利来，十点半开始手谈，中午没休息，直到三点半。老毛病，如守中有攻，则不致［至］有负局也。

下午游 600 米。赵士杰电话，翁长溥骂钱文，好几处网转上了。

小妹告金老女儿转来青光眼药。

朱正晚上来，送溥仁赠的“人长寿”石印，求字。

青光眼点降眼压药水（1%匹罗卡品）口服降眼压药如醋唑磺胺片。少看电视。——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5 年 3 月 20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积压了好几天）.

读《告别 GDP 崇拜》（《泰山通讯》增刊 6 期）GDP 不衡量：增长的代价和方式，效益、效率、质量和实际国民财富，资源配置的效率，价值的判断如社会公正幸福，贫富差距、分配等。为求数字增长必将陷入“增长的异化”，无法持续增长。如高通胀、高失业、高负债、高腐败、高消耗、高污染、高分化、高风险，多高并举，社会动荡。有经济学家提出纯经济福利减去对福利有负作用项目（如污染、破环保等），包括国防费用。还有人力开发（平均寿命、文盲比率、入学率等）社会责任，环保等会计。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观。“五个统筹发展”正确：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国内国外。

上午刘清夫妇来，他已满 90 了。说老汤仍住院。下午姚监复来，拟去美国。谈“和谐”，和——嘴要粮。谐——众人说话。问到姚家庭：母亲的祖母是黄兴的姐，因此比黄乃小两辈。母亲在文革时被打死。

作字两幅。王建勋操办《实录》新版，要一首庐山诗。朱正的亲戚送我图章，要为他的印集题辞。

2005 年 3 月 21 日（星期一）晴

五点醒来，六点前起床。补记日记。整上午清理照片（玉珍所藏一大盒，书房抽屉近年照片），大体归纳，找出几张个人大照。十点王建勋来，为《实录》新版取走个人头像五张。小传也改好，庐山诗字两幅，满意而归。清照片时让他一读《昨日书》1945 年 1.31 日杨尚昆讲话全文，并告知 1987 年 7.11 上书事。他也认为是“立了一大功也”。

2005 年 3 月 22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上午八点半，同玉珍到月坛派出所换身份证，民警说明年六月来换即可。我先回家（玉珍逛商场）。朱正来，《大哉》清样看毕。取走给溥仁的题辞：“铁笔走石，尽得精妙”（本人所拟）。

下午游 600 米。遇到一个鲁莽年青人，在转弯处撞了我，大声斥责后道了歉。向管理人员说了一下：过去按年龄分区，老人们有专道，应当恢复。

开始看《大哉》清样。晚上小邓电话，知道朱正已看完了。催快寄还。

2005年3月23日（星期三）晴

三点醒来，四点起床。心中有事睡不着。

整天伏案看《大哉》清样。朱正改动的很少，我比他细多了。“自始自终”都没有看出来。小邓编排得很好，插照片恰到好处。中午休息一个多小时，下午没有游泳。每看一小时休息几分钟，做眼摸操。杨继绳、吴思、邵建、罗建（后两人似不认识）等几篇写得好，有理论水平。

上午马平来，他写的《三峡挽歌》（水库人文史迹调查），代我写了篇短序，引用黄万里事，看好后即寄还。

2005年3月24日（星期四）晴

五点起床。抓紧时间将《大哉》清样看毕，补了“八五寿记”诗，几乎忘了（偶然翻到的）。只有最后十五、十六大上书等几篇没看。下午到邮局寄出，快件34元。游600米。

周笃文同新晃侗族自治县（我39年去过的那个鼻子上的晃县）书记王行水、李岱松（搞新诗的，人民大学文艺思潮研究所研究员）、陈子寒（北京朝花文化发展公司，年青人）等五人来，邀请我去怀化参加一个活动。考虑只能秋季平江杜甫纪念活动时才能南去也。邀到科学院旁福瑞特酒店晚餐。

2005年3月25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翻资料找出鲍蕙荪去年初寄我的信和涉及personal cult和Right那首诗的文章，完全忘记了。给小邓电话，最好能将此文也收入集中。

上午郭先逑来，谢文清的一位境外熟人磊怀曾于2001年相见，想搞一个文化活动，后没有搞成，写了一首诗送我，字也甚好：

李陵何罪问君王，锐箭应从左面防；
先作牺牲留史鉴，生还无愧立朝堂。

郭拟为我作米寿，主要邀新闻界人，定四月十六日。

下午三点李普来，一起到玉渊潭散步，玉珍陪同。再增［赠］一本沈容的《红色记忆》扉页贴上他的悼词。谈到已同那个湖南保姆定妥“续弦”（李劲祥介绍从湖南雇来的）。这倒是莊［桩］好事，那天潘荻来讲过。五点多始回。没能游泳。

2005年3月26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翻看《红色回忆》，多处涉及我并附照片，一处提及范元甄。最前面照片有那副对联：百丈高楼千岁宴，一流人物半天谈。

潘荻寄来的父母“墓志铭”，略作改动。

下午游600米。下午同胜利手谈多局。自己防守不好，还发脾气，真不像话。

2005年3月27日（星期日）晴转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玉珍带孩子们去八宝山扫墓（盒也）。清理书桌，堆积如山也。上午杨团（杨述、韦君宜女儿）来，让我向马凯（发改委主任）转寄一个文件，有关农民自主医疗合作问题。她是社科院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曾为此事有境外联系资助。即去美国一行。问我有什么东西带与小妹（小妹一早来电话，要带五套《父母昨日书》，此书甚重，即送她一套。关于农村问题，她谈了很久。她还熟

悉日本、法国都有农民自己的组织活动。我则谈这个党的问题，从古到今，现在如不从“党国”体制加以改革，则无从实行宪政也。

下午同胜利手谈，来三起客人：张定来，北碚王朴中学写校名（王是有名烈士，如江姐人物）。谈《耀邦传》事。金尧如女儿（从美国电话）介绍一香港（自称记者）女士来，赠《金尧如香港五十年忆往》。要求同我谈些问题。因不明底细（怀疑她说的记者身份），没有应允（连名片也没有，还带来一个年轻女学生）。赵毅敏的女儿（凌莎生，名：凌楚，丈夫名刘国柱）和嫂子来，赠《赵毅敏纪念文集》。谈赵是我的老上级，和谐宽厚的人。谈当年冀热辽往事，高岗来热河，黄克诚代替程子华事。赠《近作》。赵是 02 年去世的，98 岁。

同胜利手谈有进步，注意守了。

2005 年 3 月 28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读自己的几本书，随便浏览，这二十多年确实笔耕不辍也。

给何载寄去一本《近作》（不久前收到他寄来的《赤诚为民》）。将杨团的上书寄马凯，附短信，支持医疗农民自理，提及法国、日本的农民组织。

下午到邮局取款，唐小毛寄来的二万元（不知何故寄出）。归途同玉珍到李普家，玉珍同“保姆夫人”细谈，如何在各方面照顾好这位“老公”。张宣三已出院，曾给我和李普一信，关于未能完成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已有一位老同志愿意帮助完成。我们都极关心这位老理论家。李普还谈到两女儿的情况，今后生活的安排。

2005 年 3 月 29 日（星期二）晴

三点至四点多失眠，后又睡着，六点一刻起床。翻看近日一些信件，欠字债不少。上午九点陆茂竹来，带来《中国水电史》第一编第一册，由电力出版社出版，装帧印刷都不错，我的序言未动一字，这就放心了。陆谈张铁铮去世与家中儿女闹事情况。随即同玉珍一起到张家吊唁。邓夫人接待，细谈了（卢云彤生的）那个儿子和女儿的情况，儿子把夫人（罗西北女儿）打得离婚，把父亲牙齿打掉，女儿则闹家产。张局长太<老>实了。住在医院也不得安宁。抢救时，儿子迟迟不来签字，且结合老干局的人予以支持。真是令人气愤。

中午睡着一个半小时。下午游 600 米。

2005 年 3 月 30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看《水电史》自己的序，一字未易，有此一序留之史册，终生遗憾也就小有安慰了。

九点，黄乃儿子绍强与女儿（安琳［林］生）来，儿子从加拿大回来，从事油画，知道夏葆元（让观书房夏的作品）。谈到母亲在延安抢救时，因在河南中学时是王实味的学生，遭难甚重，黄乃站在党的立场，导致后来离异（此情节黄乃没有同我谈过，话头是由我谈起黄乃曾在晋西北给我长信，离婚痛苦深情而引起的。）于是同玉珍一起，到京西宾馆附近的新华社宿舍去看望向明，因她过两天即外出休养。多年不见，精神很好，声音也大，只是腿有点跛，现独身一人住着，郭先逑（她的部下）告她 4.16 的聚会，于是为我准备了礼物。还送了我一本纪念王实味书，上有她的文章。《直言》让我签名。她很不赞成小妹写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说“母亲总是母亲嘛”。上午萧延中来，送新写的谈毛文。要一本《近作》送一位学者。他处境尚好，仍授课。宗凤鸣来，同意我对《谈话》的处理。下午游 600 米。曹维恭来，世行助火电项目，跑上海、内蒙、长沙。一直谈到留晚餐。谈美国民主假东西甚多，选举亦

如此。共和党中有“新右派”，更厉害。比尔盖茨很高明，衣着（不打领带）生活朴实，同平常人一样，决无富人架子（老百姓讨厌）。黄新亚带回的那份“古汉龙”的玩意儿是假东西，“家密”一看即黑帮之物也。美国在造小原子弹等。

2005 年 3 月 31 日（星期四）阴

六点起床。收到《世界华人学者散文大系》第四集（共十集，河南大象版，共收廿世纪 502 人，1024 篇），内中收我的三篇文章：“苦瓜的味道”、“怀念田家英”、“最后一天的书案”（哭黎澍）。又重看一遍。三篇文章确有历史价值也。早晨严如平来，要《近作》也。他曾写过“蒋介石传”，因此谈到从人性说，毛远不如蒋也。借给他《谁是新中国》。

同玉珍九点半到八宝山，向张铁铮告别。人很多，水电旧人多来到，见到马君寿，身体很好，同蹇先佛小谈，萧克老住 301 老楼已三年，是为癌症开刀后发生的问题（已成植物人，已 98 岁，蹇也 91）。有些老人名字都说不出了，许多新人不认识。大儿子很痛苦，同他略谈弟妹问题，照顾好继母。握手时，首次见到那一对忤逆子女。

下午蒋彦永夫妇来，已解放一周了。那天是八大汉拦路绑架，曾绝食五天抗议。拟继续要求出国探亲。谈从《红色回忆》中见到熟人，于是想同作者夫妇一叙，不料沈容去世。李普晚一刻钟来到。大家相谈甚欢，都是理直气壮也。

严如平从德平处获悉，胡锦涛最近说，杂音问题，他们在香港出书，也没有办法。

2005 年 4 月 1 日（星期五）阴间晴、夜小雨

六点起床。昨又收到《炎黄春秋》社转来的几封老年读者来信，有的是看文章，有的商量观点（对孔子评价等）。只能自己回复也。

晓梦十一点始来，因电脑不灵，复印了一堆网上有关焦国标的材料与我。焦已被北大除名，已去美国，本人有长信答辩（《谈路德传上北大校长万言书》），以路德自许也。

上午玉珍到医院取来我的有关青光眼的资料，蒋医生同 30{4}医院有名眼科马大夫约好，为我诊看。

下午游 600 米。奚弘来，送一件金属黑牛（似是铝制的）。“很想念你呀。”在看《昨日书》。接着奚青、徐勤先和一女摄影师来，我们谈话时，一旁录相。取去我另写的一幅奚青赠徐诗，末句有一字（“愿徒刑”）改得更好，上次拿错了。还来三本书。杨继绳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写得太好了，给几个人看过。

杨小川律师接我和玉珍到人大会堂的酒店晚宴，到葛行军和他们的朋友王凤嵚（在香港招商局工作，赠我著作《王安石人才思想论稿》）。马役军（《中国改革报》社长）、葛耀祖（在北京锴亿投资公司工作），还有葛行军的儿子。都愿听我的言论。我主要谈党的问题，定要从历史传统（中国人“君子不党”），过去的理论、实践、浩劫等全面深入了解。晚上周保志来，送一箱芒果。

2005 年 4 月 2 日（星期六）阴间晴

六点起床。翻近日收到的信件等，有的还得回复，许多读者是好意。

上午为“王朴中学”写校名，用大张纸写大号字，简繁体好几张，让主人挑选。又为求字的写了二幅。

胜利两口来。午餐丰盛，没有午休，手谈快局（20 分钟），毛病不改。游完 600 米后又继续。

晚上九点多，杨仁的大女儿平生带她的两女儿来，二女儿在美国十多年，同美国丈夫和小儿子（三

岁)、女儿（六个月）一起来。在纽约住，从事电脑等工作。父亲、儿子都有哮喘病，将我的两种常用喷吸剂给她试用。平生说，看到《明报》我的悼念赵文，给军委办公厅一副主任看了，说定载入史册。

2005 年 4 月 3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整日翻看杨继绳的《政治斗争》一书，有的看，有的翻。“导言”的总结分析甚好。耀邦下台事，引用了我的文章。翻到 365 页，竟写下了我的告状信，邓力群下台事，还引了我的信中话，以及胡启［啟］立向我的传达等。完全忘记了同杨谈过此事。

小妹寄来一信谈去年回来，玉珍生气事等。又引起玉珍的不愉快。

上下午阳台活动两次。下午张定来，取走写的字幅。

唐小毛从上海寄来 2 万元，为我出书做寿。玉珍电话谢谢，决不能收。

2005 年 4 月 4 日（星期一）晴、多云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纸。看完萧延中的文章：《“身份”的颠覆与重建》(毛泽东晚年政治思想的伦理基础)，很有见地，值得研究。毛的心态，一生最重要的还在我行我是，“只对自己负责”也。其“是”则有所变化，而主导仍在哲学观点的“一分为二”，以“斗”对世界之“动”，取得胜利则多合乎历史规律，失败则不合乎历史规律。

上午九点半，同玉珍、小多一起到北京三院（北大眼科中心），请马主任（蒋医生介绍的）看青光眼，病历只翻了一下，光仪诊断，认为并非青光眼，还主要是白内障（谈到 301 大夫没有诊出张爱萍患了青光眼，导致一眼失明，他去诊断的)。给小多也看了，要她半年复诊一次，不要随<便>点眼药。

任小彬电话约，苏振华儿子苏承德请我们会餐。下午六点前，如约同玉珍到三里河湘鄂情酒店，苏一家都在旧金山，他的继母（70 岁）在座，能讲几句平江话，是湖南人。苏在承德出生，快六十了。送我最近一期的《开放》和两本《明报》月刊，还有两本书：《周作人作品精选》、《我们仨》（珍藏版）和京剧一套光盘。宋扬之（宋之光儿子）给一叠上次聚会照片，颇似专家作品。他们三人是四中同班，对林立果很了解，其人沉默寡言，有头脑。他们当时都在党校，9.13 事件时，康生曾找他们二三十人谈了一个晚上（八个小时)，并未能说服他们。于是都挨了整，还坐过牢。他们认为林彪是被毛逼走的。小彬的夫人原来是柳荫的女儿。柳（《晋察冀日报》记者）1946 年曾到过承德，向我作过采访。

2005 年 4 月 5 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五点半起床。翻看两本《明报》月刊和《开放》三月刊。后者称“中央 29 号文件划李锐右派”（文中说是王沪宁的说明，定焦国标、余杰、茅于轼和我等六人列为“封杀者”，不能发表文章。封面还刊有我的照片)。关于李普的言论和沈容告别有赵紫阳花圈等，也有刊载。

钟沛璋电话，约我与李普去大午花园，确是为我祝米寿也。

下午游 600 米。大妹等四姐妹弟寄来 2000 元为我做寿，并寄来贺卡。玉珍为孙大午父母买了许多食物。

收到胡绩伟寄我的祝米寿诗。

2005 年 4 月 6 日（星期三）晴 到大午花园

六点起床。收拾要带的资料。每次教训，带的多用的少，积习难改也。李普约好九点来，一起出发，结果过了十点才到。原来钟沛璋、陈敏夫妇为我订做的蛋糕耽误了时间。另一位同去的傅荆原（甘泉）

与我同车，这是李、钟熟人。他说春节同谢韬夫人来过我家，并<送>过一本《人类向何处去》，全忘记了。随赠此书新版（伊犁出版社），好不容易公开了。一路谈他的经历。60年在四川打为右机，受罪22年，六四后通揖[缉]，职务解除，一无所有，现寄居一地。一人成立一“生态文明研究所”，自任所长。著有《佛法基本原理》、《格言品评》、《甘泉养生》及论文集等。一路谈生态问题，这也是我关注的。特将《明报》月刊借与，内有我们生态破坏的统计等文。十一点半达到山莊。孙大午在门口迎接。他们都是第一次来，钟将荆的几篇文章寄与孙，这次当面交换意见。大午仍不准去北京。去年盈利，学生已增至四千了。钟从网上看到我的“何时宪政大开张”文，大概很有所感。幸亏带了本《近作》送给他。

午餐过于丰盛。午休后，下午三点游览庄园小风景区和“圣庙”等。岳王像有大“忠”字，关公像旁有大“义”字，中间孔子像有大“仁”字。上次来都看过的。孙大午宣传自己的“共和”思想。

晚宴首先吃大蛋糕。钟为我唸了祝寿诗：

八八米寿古来稀，喜忱参半今更奇。
十年大午再相聚，喜爱宪政大开张。

每句都有说明，随即给我稿本[3]。

荆也即席唸了一首：

忱国忱民八八春，顶天立地敢做人。
冷眼静看炎凉态，热肠满怀神州魂。

钟同我谈了一件惊奇之事。南京有人告知，查江伪档案，发现江泽民加入过，汪伪国民党的党证。这就更铁案如山了。难怪日本投降后有半年失踪。

2005年4月7日（星期四）阴 下午五点回到北京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玉珍帮塞开塞露通便。早餐丰盛，本地特产。上午聚谈整整三个小时。

傅荆原（甘泉）谈他的“生态文明”，高科技环保费用高。投资办厂，转嫁污染，中国“世界工厂”的副作用。西方以国际贸易进驻中国（比打战[仗]成本低）。环保已成世界趋势，人类面临共同毁灭命运。从洪荒——农业——工业——生态文明，从追求物质到追求真正文明，超级系统工程。绿色文明乃狭义生态文明，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他要第一个提出广义全方位和解思想体系构架（见《人类向何处去》P.333）：曰“地球宪章”（弘扬“人类之爱”，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以及“宇宙圣哲”、“人生真谛”、“国家宗旨”四个部分组成。“宇宙”和“人生”乃最高和第二层次。“地球”与“国家“乃派生出来。这种理想谈得太玄妙了。大家愿谈实际问题。大午干诡[脆]发表“不同意见”。人类历史发展应顺其自然，本来和谐，改朝换代如毛的作为，反而不和谐了。只有和谐才能发展。信服孔子述而不作，天下无为而治，追求创造发明就不和谐了。官民、穷富——共和，农民——市民——公民（只能在宪政时代才能产生公民。没有工商文明进入不了市民，市民乃凭本事，穷富共和在于市场经济。富得理直气壮。权贵资本主义乃众民不服。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完善。没有官民共和，穷富共和做不到。要靠宪政，都有赖于共和宪法（非多数人宪法，乃全民同意）即人权。美国是自由共和。托马斯（精英）同杰夫逊（平民）之争。师承美国。法国乃半总统制。我们走向内阁制（对人大负责，非对人民负责）。恩格斯赞成美国体制。卸下包袱，堂堂正正学美国。大午主张共和，不主张用民主。对形势发展（同你们不一致），难以平稳转轨，得有权威领袖人物。要一部好宪法。

李普谈：大家要敢于讲话，靠嘴巴了。境外采访，自己想谈什么就谈什么。如赵事，直话直说。希

[3] 此稿本输入在本年日记最后一页（117页）——李南央注

望反对者听到，不关心的人从而关心（不管来人是真、假记者）。党作恶多端，“决不能开放言禁”。要设法组织起来，如联名上书之类。我谈对党的看法，尚黑也。中国传统，制造圣人，景仰圣人，圣人治国。要靠体制，三权分立。（大午提倡企业三权分立，是大创举）不能靠道德说教。大午谈：惠而不费，劳而无怨，乃真正和谐。我说，今后大家在“和谐”上做文章。介绍、拔高大午集团，宣传大午集团，让高层认可。大家对我抱一种希望。

午餐丰盛，全是家常菜味道。下午三点启程回来。大午又赠葡萄酒和玉米粉等。傅与我同车。

2005年4月8日（星期五）阴、微雨

六点起床。同玉珍“和谐”谈家庭人事。田绿萍来过电话，玉珍同她看法一致。关于苗苗和这代青年。

看完丁弘寄我的《甲申闲话》（第一辑）的三篇文章：“一个历史曲线的道德评说”、“重读《甲申三百年祭》”，“谈几部纪念毛泽东的电视片“，都写得好，很有思想深度。

张定电话，同严如平电话，谈《耀邦传》作者署名问题。

下午游600米。玉珍同去，同管理人员谈满起的入场费用问题。

2005年4月9日（星期六）阴间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从日记录下半年多的诗作，编入《龙集》。胡绩伟九十寿诗，夫人电话告知。张敖荣电话（在苏州）看到小妹写的“公公”，事实略有出<入>，告他可写个“更正”。随即收到王增如寄来的4份《作家文摘》转载此文。

上午熊东敖和晏西征（和他的女婿）来，晏将他贺八八寿诗写成大横幅相赠。将抄好的新作交熊，《龙集》新编本不能靠张作斌了。由熊、晏（晏出钱，熊？出力）负责出版。毛应民夫妇和孩子来，正好将一字幅交他，免得邮寄了。谈浙江经济形势甚好。苗苗和玉洁十一点始来，送一松树盆景为我祝寿。

下午一点半到三点半，我和玉珍同玉洁（苗苗旁听）畅谈廿多年对继母的种种不恭，几件事玉洁当面撒谎，苗苗都忍不住批评了。这样谈一次自有好处。下午游400米。晚上晏西征在富瑞特酒店请我同一批年青诗人聚餐。我谈历史发展规律，中国的专制传统等等问题，他们想听我谈。

2005年4月10日（星期日）晴、多云

六点起床。找到赴会的请帖，准备一些资料。八点三刻来到沙滩老红楼，参加五四纪念会|会|。先参观一层的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有好多间房子（这是平生第一次来到这个历史名楼），还有李大钊的办公室。一大袋纪念刊，有《陈独秀研究动态》1—39期两厚本，及“陈研会被撤销真相”说明书，好多件新文化运动馆的纪念物品。然后到一个房间观五四运动纪念片（两部），十点以后开会，由原陈独秀研究会负责人唐宝林主持。到会的有五六十人，李普、钟沛璋、曾彦修来了，认识的还有雷颐。有一位老人刘备耕来找我谈，抢救运动时他在太行（后来也在刘邓部队），听见邓小平作过抢救报告，厉害极了。应当找出来公布一下。同王唯真坐在一起（清凉山时他是一个青少年，菲律宾华侨，搞翻译），几十年不见。他对吹捧穆青很是反感，说新华社很多人尤其摄影部，指责其人为大贪污犯。将《近作》相赠。发言的很踊跃。第一个是北大女教授，讲和、谐两字的结构是：人人有饭吃，人人要讲话。没有民主、科学不行，北大现新开了三门课：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黑格尔历史哲学。单纯反贪污不是办法，为何如此出贪污？要从政治制度解决。要向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学习。3月25日《参考》载，建立和谐社会，必须政治透明。芬兰最透明，人民生活最好，人均收入差别小，注重公民教育，普及教育，

官员少，切实负责。和谐社会必须政治清明，真正民主。一记者发言：现在贬低五四，有所抬头。谈当年引导刘志丹等走上革命道路的王森楠（谐音）教授，是最了解陈独秀和公正评价陈的。说陈为第三国际背了黑锅，苏联制度产生了斯大林，非斯产生了苏制度。陈的全集现在还不让出。李普谈如何畅所欲言，怎么想怎么说，不要只愿说“正确话”，不说“错误话”。指责墙上党员要严守党的秘密，这对执政党是说不通的。杜光说：毛倒退，民主革命中断，民主同专制必斗争到底。从五四到六四，反映民主革命的继续。十五年来，专制全面复辟。不要害怕发展资本主义。取消所谓理论导向，实现宪法规定的一切自由。杜谈得非常精彩。让我发言，我建议杜将发言写出，大家都签名，作为会议的上书。我还谈到当年毛鼓励讲话，我的“六不怕唯头尚在”。散会后，好些人找我签名、照相。女教授留名孟昭容。午宴在大北窑“阿文餐饮”，老板文定中是文强的小儿子，认得我。谈他的父亲，“口述历史”是林豆豆负责的，也同我们这一桌见了面。

2005 年 4 月 11 日（星期一）晴转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上午九点孙作宾的女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是儿科医生（送花与水果）。从父亲知道我讲真话。父亲的传记早寄来过。赠《近作》与《庐山实录》。她告诉我，欧洲的网台还是什么台（没听清楚），一打开中国版就有我的照片。王建勋来，带《我心中的胡耀邦》（送审稿）。德华转述刘延东的话：胡温没见过我的《去世前谈话》文，应收入党史室。借此由头送胡一本。他写封信言及此事。午餐时，那位傅荆原来，送他的传记，即留餐。

薛京来，上午同玉珍到新华社食堂定菜，抄定 18 日请寿宴的名单。安申义寄来的城陵矶防洪水位问题的信件，带去转温总理，批了一句话。

下午翻看胡绩伟写的“耀邦同《人民日报》”的长文。

2005 年 4 月 12 日（星期二）阴间晴

四点醒来，睡不着。感谢老好半（good half）得四句：

二十六春如一天，医生护士保安员。
早波发现救啦命，伏案仍同青壮年。

上午写给玉珍，很是高兴。为我理发，剪脚指甲。

下午游 600 米。杨团从美国回来，带来小妹给我的米寿红夹克，领子乃西式，不太合适。杨团谈想组建一社科团体（锐科思）。我说可找宋健等帮忙。

收到小邓寄来的精装本《大哉李锐》，封面也改了，目录按人事关系分编。图片甚好。朱正夫妇和黎体贤来，送酒、茶祝寿。朱正赠新著作一本，书名即《朱正》，还是谈鲁迅为主。

2005 年 4 月 13 日（星期三）晴 今天为米寿日

六点起床。翻看精装本，有好些文章没见过。陈四益的“词组合”也是第一次见到。还有少数几个没见过面的。悌忠的有关读书内容也增加了。

上午接到几起祝寿电话。吴勇、小瑞送来大盘鲜花，金老夫人王遵笈送来花束，维娜托人送来大蛋糕。琬姐又来电话。

下午游 600 米。小彭送来高大（两节）花篮，说是儿子买的。晚上在 24 楼后酒店家庭寿宴，两桌，除胜利、满起两家和杨筱玲外，有薛京、小彭一家四口，吴勇、延滨、元元。席间我唸了昨天早晨的四

句，玉珍很是高兴。

2005 年 4 月 14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将小妹写的“黄乃伯伯”改正好。山东《老照片》电话催。上午慎之的儿子来，送我一根名牌硬木手杖。他母亲已难以行动了。

下午游 400 米，早早返家。四点前同玉珍到新锐酒店参加聚会，共 14 人一大桌。杜老、光远、李普、吴象、吴明瑜、刘堪、华贻芳、张显扬和夫人等。关于和谐社会问题，杜、李都有个书面发言。杜老谈三月间温州、东阳万多农民骚动，因建化工厂污染，死 2 人，伤 6 人。外电有报导。不久前四川汉源等地骚动规模更大。辽宁鸡冠山铁矿问题，也有万人闹事。北京一个村被垃圾包围等等。基尼系数升高，三农严重，政治改革没动。北京、上海、成都学生反日大遊行，扎［砸］了日本大使馆，只有外电报导（凤凰台报导了）。华贻芳谈陕北油田事，收买律师，中央同地方矛盾（康世恩时即开发，朱镕基制止）。封锁学校网。胡锦涛更厉害掩盖矛盾，控制界限。光远谈毛邓江胡一脉相承，党权高于一切，大权独揽，以稳定压倒一切，打扮得更漂亮。毛太自私，太贪权。我谈具体建议：找人同胡等对话，如张劲夫、田纪云。杜老摇头（张不可能）。

2005 年 4 月 15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收到小邓寄来的精装本《大哉》，文章分类，照片多多，穿插文中，特别有“忆童年”独页，中间是我与母亲（79 年照片）。感人之至。93 年美国报纸的报导也插入了。许多篇文章没见过。有点爱不释手。

九点到炎黄社参加座谈会，到九桌人，同杜老、龚育之、凌云、马沛文、钟沛璋等一桌。杜导正谈刊物处境，发行已近五万。上面三句话：影响很大，适当规范，健康发展。由此谈开，最后还谈到查封四本书事。方实主持会，点名发言。第一个杜老，讲得较一般。第二个点名我，还说明原职务。我讲参加五四纪念会，和谐乃“都有饭吃，都有发言权”。谈关键在“何时宪政大开张”。引了一段胡锦涛上台时《宪法》颁布 20 年讲的话：“要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式，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能及时得到纠正”。最后一句话是：封禁（境外）书中有我一本。接着龚育之谈法治不健全（举最近报纸一例）。龚同我谈：读过《其人》，从朱正处要到《父母昨日书》，《近作》也看过。我谈，研究毛早年时，知道他父亲是大革命时《湖南民报》的负责人，在重庆时见过。其他人的发言都记不清了。丁守和是自动讲的，谈民主问题，较激昂慷慨。

满起将《大哉李锐》平装本 200 本取出交丁东，给我 88 本。

2005 年 4 月 16 日（星期六）晴

昨夜玉珍让我服眠药。六点半起床。续翻《大哉》。

早餐后，邓伍文和罗建两口来，书 200 本已由丁东取出。他俩费了极大功夫，有时通宵校对。分开三个地方印刷，避免暴露。那张“忆童年”即罗设计的。小妹也常通电话。

十点同玉珍、薛京到新华社机关食堂三楼大饭厅，今天是安若、郭先述、田绿萍三家为我做米寿。五大桌，大部分人早来了。绩伟夫妇、李普、方实、宗凤鸣等一桌，其他多生面孔。老鬼夫妇送我一袋书和镇尺。潘荻夫妇赠诗，红纸镜框摆在台上。还有赠各种纪念物的。小邓两口，苗苗都来了。不断照相。单个、几位、集体，不计其数。安若女儿当主持人。安若先讲话（她已双目失明），大大吹捧，最后感谢玉珍对我的照顾，全场起立鼓掌。接着让我讲话。先谈同三家共事经过，为何在延安没能改造，

家庭父母影响，平江这个环境（李六如的坎坷）。因此“六不怕唯头尚在”。引出必须反思自己（中国）和人类历史的过程，真正了解其自然发展规律：即专制同民主的几千年斗争（暴力与改良）、人治与法治、科学同愚昧，以及理论与主义的意义和价值。自然科学有绝对真理，人文科学则只能逐步发展、探索和接近真理。胡适的话有道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我们现在还捂着历史（尤其当代的），高举马列主义（这些主义搞清楚了没有？）最后讲到“党”的问题，革命党与执政党，决不能一党专政（邓小平选集第一篇文章即反对“以党治国”）。关键在如何执行宪政，西方近代几百年已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最后唸了“感谢老好半”的诗。讲了约半小时。

接着胡绩伟讲话，赞扬我的研究毛泽东，毛的问题不搞清楚，中国无法前进。希望我继续研究下去。李普讲在《大哉》文章中的话，我的几大贡献。末了说我有一个最大缺点：傲上，总是对上面顶，结果因小失大。方实说我是先知先觉，自己是后知后觉（人们中还多的是不知不觉）。我讲话中提到同他是延安保安处的“难友”。他最后讲到他的后知后觉：向戴煌道歉，因为他参加了打戴的右派。全场鼓掌。戴煌随后讲话，不同意李普讲的缺点，否则就没有庐山那一幕了。但他也谈到，我如果应付得好，说不定会登上最高位置。我说你不要开顽笑。引起全堂大笑。宗凤鸣找我谈，想让我举大旗（定为旗手之意），我没同意，还是几老同举为好。何方送近作《党史笔记》上下册，港版。好几位还跳舞唱歌，彭迪二老夫妇还对唱山歌。好几位拍照。王若水儿子似摄影师，大高个儿。李普朋友澳大利亚回来的曾琪年是摄影大家，并赠我他的专集。近两点散席。

下午游 600 米。

2005 年 4 月 17 日（星期日）晴间云

六点起床。续翻《大哉》。

上午王申生来，带来《父母昨日书》复印原件的六本精装本，是他经手制作的。小妹给他电话，谈及往事，申生提醒她即承认没有开好头，父亲生活上全靠玉珍妈妈照顾，她的责任在，将一些家庭史料整理出来，这是父亲的精神遗产。申生谈到他同继母的关系甚好，而妹妹则不行。玉珍也一直参加谈话，也谈及往事“后母难当”也。三人闲谈到吃午饭。景德镇做的米寿茶杯，申生自己设计的。有 90 张祝寿礼红纸卡，我一张张签了名，附在茶杯中。

下午杜老夫妇来，他明天有位美国客人约谈中国农业问题，晚上还聚餐，特来致意，明天不能参加聚会，还送了礼物。马阿姨也喜读我的书（读过小妹写的《母亲》）。特赠《大哉》与《昨日书》。

晚上程世平来。谈厚泽夫妇一起遊二郎山情况，拍照多多，还想再去一次。希望我也去。海拔 4200。

2005 年 4 月 18 日（星期一）晴间云

四点半醒来，五点半起床。玉珍这几天一直为寿筵忙碌，新华社食堂定菜去了一次，今上午又去，还上街定蛋糕。上午沈云彪来（郭先述的干儿子），送彭迪的几篇文章，就便将《大哉》转送安、田、郭三位并彭迪。彭已八十多岁，是新华社老人，多年驻美国。

收到杜光的信和文章《继承五四传统，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初稿），让薛京复印 40 分到会场时散发，并带去《大哉》卅多本。满起中午到机场接李宗贤（《近作》已印出，带来 100 本）。小多等则去取蛋糕。李同老促会副会长张瀛丹（女，重庆瀛丹物业集团公司总裁）一起来。其形态让人吃惊（后来从其介绍画册才知经十年房地产开发，成为“企业女性风云人物”，有同朱镕基等人照像）。我的几篇文章又精印成专刊，悼赵文和李普怀赵文一起印成专页，夹在刊中以便散发。他们先去新华社食堂。申生同小惠来，也先去。我同玉珍、小多带上蛋糕等，五点前到了前天那个大食堂，共摆了六桌。薛京说，

总计到了近90人。在《嘉宾题名录》前，我写上“感谢老好伴玉珍”那首诗。

由李普主持，我先发言，谈友情与亲情之重要。廿六年来，能至今仍能作些活动，得感谢老中青三代新老朋友（在座诸位和未在座的）帮助和鼓励，同时要感谢老好半，唸了这首诗。接着由李昌、绩伟、光远、彦修、厚泽、朱正、余习广、邵燕祥、陈四益、张瀛丹、冯兰瑞、周笃文等发言。我还介绍了王申生同我的关系，以他到景德镇特制的茶杯（今天每人送一个）。朱正谈到他和韩钢、宋晓梦、许医农四人送的寿联（挂在堂墙边）“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全不朽，不淫、不移、不屈一代大丈夫”。奚青唸了他的贺词：《你是落荒二十年的曼德拉，你是一生坦白的卢梭。你这颗“硕果仅存”的头颅，依然经受着风雨的打磨。因为你和屈原一样：明知“路漫漫其修远兮”，还要“上下而求索”。有人称你为国宝，有人称你为患祸。走自己的路吧，是非功过，历史自有评说。祝你康吉长寿，为艰难的中华民族，继续思想的高歌。》苏仲湘交我一首“敬贺”七律：

祥麟威凤天知护，砥柱龙门世所钦。
风雨庐山精卫胆，晦明三峡绕朝心。
谠声匡救春犹渺，德赛迟迴夜尚深。
今日华堂歌米寿，共依北斗佇南箴。

讲话是吃饭时进行的，厚泽、吴象、曾彦修、胡冀燕等还引吭高歌，有的歌是好些人集体唱，最后全体唱“生日快乐”歌。这真是平生大安慰也。彦修发言记得一句：立言最难也。

2005年4月19日（星期二）阴

五点半起床。清理昨天带回的礼物等。整天客人不断。上午唐小毛先来（玉珍将二万元退还，仍强留下一万。）谈姨母唐荣梅［枚］副部级问题已解决，房子待落实，才能回国。玉珍同她谈小妹关系，她说将同小妹电话商谈。赵焱森同平江三人来（有宣传部长），九月纪念杜甫会，当去参加。都认为杨正午不行，于幼军反映甚好。赠《大哉》一本并《昨日书》，交图书馆。李宗贤同姚鹏飞来。《近作》月底月初将一千本送来（共印三千），印得很不错，做到了保密。又签名八本。胡德平的部属胡应南来，赠他的著作《胡耀邦改革开放思想初探》，本人是湖南人，武大新闻系的，《工商日报》记者（驻湖南）赠《近作》。

下午张作斌、周笃文来，谈《龙集》付印情况，在苏毅大姐处见到《昨日书》。约冬天去汕头。黄宇齐和华东电网二人来。黄来北京参加老年围棋比赛，年年参加，这次五胜四负。很关心我，认为我是老一辈中唯一高吭发声者。赠《大哉》与茶杯。申生、小蕙来，留晚餐。申生晚上回上海。《大哉》带元化与夏葆元。

2005年4月20日（星期三）阴转晴、有风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又集［积］了几天。

上午熊东遨来，谈《龙集》新版情况。索兴用港刊号，由晏西征出资，印三、五千册。赠晏的诗，求写十幅，作装裱纪念之用。留熊午餐，他下午去沈阳，廿四返回。

中午许医农来，他们四人那封对联，下半截改为“全矣三不朽，大哉一丈夫”，用四开纸写好置镜框内。

下午游600米。到办公室，一位湖南女士颜燕清求见，两本《近作》签名，赠省委组织部二人。薛京安排的，没让来家中。颜为湖南《民主与法制》半月刊维权部主任。下过海，赚钱难，又回到体制内。谈群众已看不起这个党了，上访的人一堆堆。杨正午不行，于幼军声望较好等。

2005 年 4 月 21 日（星期四）晴、风

六点起床。翻看《重庆革命老区》专刊（05 年 2 号）。将《耀邦去世前谈话》、逝世座谈会记、《廿一世纪环球报导》访谈、《如何看待毛》及李普《记李锐》等文汇到一起，另外将“悼赵文”与李普悼赵文印成单页（好几百份）夹在其中，广泛传送。这是李宗贤第<一>次如此宣传我的近作也。真是一个有心人。

声之望公司（西门子助听器销售）总经理李琼（女）和工程师来。(《炎黄春秋》座谈会上认识的，为杜老安过助听器)。仔细为我测试两耳，听觉为中度衰退，还给我带上挂耳的小听器试听，果然电话铃响声大了。她是为万里治耳聋开始这个事业的。夫君在西门子公司工作，自己去过德国，愿意为我们这些人服务。特赠《近作》与《大哉》并杯子。

中午邀小邓、罗建、李普和摄影家曾棋［琪］年，一起吃羊羯子，很是满意，才 280 元。

下午未能游泳，三点同李普应那位颜燕清女士之约，一起去西山上河村的元亨利贞公司的首都书画艺术研究院，负责人岳楚渔（58 岁邵阳人，岳飞 28 代）搞古董起家，经营房地产，开金矿、煤矿与文化事业。“公司理念——以经济涵养文化，以文化带动经济”。半山腰建筑的这个古建筑群，外古内洋，寓风景之中，高雅得很。其人却过于傲慢。任副主编出了一本《壮怀激烈》(岳飞诞辰 900 年集锦)，从事岳飞研究，岳飞乃“民主魂”、“第一伟人”。认为宋朝以后，中国民族即进入衰落，让外敌侵略，束手就缚。“如无美国原子弹，必亡于日本”。一起座谈，对话甚久。关于毛泽东似不同意我的评说（有关历史细节弄不清楚，庐山事件对彭老总有看法等)。玉珍也很不满此人之骄傲。那位颜女士原来是同薛京交往过的，薛没同意结合。院中有位邵阳画家傅真忻，国画不错，参观后题 16 字：工笔写意，师法自然；超凡脱俗，自成一家。晚餐后回来。(同坐者反映：其人贩过毒，可能是致富原因之一。)

2005 年 4 月 22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翻看何方的《党史笔记》中的有关抢救运动部分。上册中没发现我着重谈过的《唐纵日记》中的：“无一个内线”记载。电话问过后，才在下册中找到，也只有一句话，没有加以发挥。

下午游 600 米。三点到北长街杜星垣家，谈到五点多。谈新旧人事，心忧天下也。不久前见过温两次。国企做大，并非出路。反腐败牵连子女太多。不让看赵。温谈胡常去宋平处，同江的关系深。原安排黄菊任总理，朱坚决不同意，让温上。黄仍“坐大”(一起开会时，讲话并不按习惯尊重温)，还有一个秘书长（也是江安排的)。温办事并不顺畅。谈自己情况，撤销国务院经研中心时，宋平来家，支部生活如何安排，杜说“在街道好了”。(六四时，大概他也是内控者)。在上海时，江来看过他，提看望赵，江打了招呼（由于近去世前，终未看成)。对赵的软禁，关键人物还是李鹏，此人太坏，太无水平。（关于赵，邓讲过三条，第三条是恢复自由。）杜与杜导正（共四人）常碰面，将所知情况告诉赵。对赵的评价甚高，曾同赵谈过：宣传、组织两部都非一致的人掌管。赵也认为“这有关系吗？”对万其人很摇头。谈浙江情况（同意我称赞习近平与俞正声的看法。《近作》给过这两人)。今年一季度浙江城市人口平均可分配 5000 元，农村 2000 元。鸟笼不变，鸟可自由飞翔也。谈到张劲夫身体已不行，坐轮椅，耳背。汪道涵认为“三代表”说法庸俗。他的话江已不听了。现在贫富悬殊是哑铃型，两头都是 20—30%。治安问题，贪污腐败问题等是当前形势危机。杜还指窗外隔壁在建豪华住宅（有两个水塔式高楼是调节空气的）上亿元投资，吵得不能安居，群众投石头，据说是为常委某某盖的。现在府右街，北长街都在拆旧房盖新房。杜已多年单身，两个女儿照顾。上午到中山公园散步，一小保姆陪同(另一做饭)。说每月工资等收入四千多（玉珍不相信)。

2005 年 4 月 23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上午为晏西征作字三幅（写坏两三次，还有一幅不合尺寸）。那首七律是熊东遨代作的，我都忘记了。

下午游 400 米，到国子监附近登品素食府聚餐。谢韬约的。路上堵车半个多小时，五点半才到达。总有五六十人。同一素食者美人合资，宣扬素色健康主义。同李普、厚泽夫妇、海婴夫妇（第一次见到夫人）等同桌。来碰杯相认者不少。菜样甚多，只有面条较好。主人热情接待，大谈素食好处，似能益脑清心也。可是饭桌上的议论却是，不吃牛奶与鸡蛋总不行吧。

2005 年 4 月 24 日（星期日）晴、风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杜老昨天邀我们仍到平谷观桃花。玉珍同老马（素芳）联系时，他们已出发。满起同厚泽司机电话，才知道八点半在文学馆东门集合。我们车行到达时尚未过时。平谷有人带路。抵平谷境内已十点多。路两旁灯柱上有红绿招贴：庆祝平谷建治 2200 年、桃花节。仍先到去年来过的广场，远望山脚长平滩的桃林，盛开时是十五日，现已到尾期。那种大棚中生产的小桃子与扁桃味道并不好。主人说有几十品种。全县举目所见都是桃树了。拍照甚多。老马竟呼在下为“美男子”也。然后上山盘旋，到一山谷中村庄，以 2000 万元开发了七年，建成一旅遊点，有盘上山顶车路，山顶建一古式厅堂与走廊亭子，以观山景。半山腰建一些小木屋，有太阳能，以便遊者小住。还有一个兰［篮］球场的娱乐厅。归途到县里一大酒店午宴。三点回到家里。带了两本《近作》，赠书记张朝庆与农委主任。

2005 年 4 月 25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睡得甚好。大概昨天没有午睡之故。上午改校《龙集》新版最后部分，加上“感谢玉珍”一首。平江又来人，为防洪堤要钱，转信与发改委。

中午略休息，拟写纪念黄兴诗，得几句，未能成篇。熊东遨（同一歌唱家曾园园来）。取走《龙集》末尾的校正稿。建议黄诗写两绝句，后一首“两代交情过百年”。《龙集》争取七月成书，让我看最后清样。赠两人《近作》与《其人》。

晚上胜利来，吃涮羊肉。玉珍上街买回招待熊东遨的，我却让客人走了。平江两人送来给发改委的信件，要求防洪堤续拨款 2600 万元。

2005 年 4 月 26 日（星期二）晴

五点半起床。将近日未过目报纸看完。

上午薛京来，91、92、93 日记清样算是看完了。一起清理全部清样，还缺几年，带走 94、95、96。清理杂物，发现梁通先生赠温家宝的印章，才想起梁留下的信件，要件修复黄遵宪墓（1958 年被地方破坏）。给温写了一页信，将梁件转去，建议让广东地方办理。平江信也寄与发改委刘江。

下午志民来，谈到五点半。可记者如下：崔武年当年向陈云写过“群众来信”，推荐刘泽彭当副部长（后来才向志民坦白，并写入《八十三个月》一书）。陈野苹接到陈云信后很为难，吕枫也对刘有看法，当时只让当了副秘书长。六四后，江泽民也不满意刘，调福建不去，调到侨办。当年同闫淮三人最要好。谈赵宗鼎不通世事，不会交谈思想情况，六四后在一次大会上，回答质问，没有及时将“中央精神”让大家知道。他却答曰“如在这个会场不能大小便，这还要提醒吗？”于是人们已［以］“大小便”呼之。六四后，赵和孟连崑曾大批任小彬和崔武年（青干局人员上街遊行事）。志民离去时，曾告小彬，

要懂得说“不”，即遇事有自己独立见解，不要一概随大流。又谈起关于高干子弟两次座谈会上（耀邦曾拟通过一个干部子弟的有关纪律守则的决议，终于流产事），他记得孔丹说的一句话：“我们就是要有统治意识”，觉得可怕。还谈到其他一些人事问题，如重用杨健生等。还谈起澜波强荐李鹏当部长事。原来刘让我去说服李代耕、苏哲文、何纯波三反对者（蹇先佛已写信不同意），结果我知详情后，四人联名反对。中组部任命王林的文件即发，澜波连夜找耀邦，志民同去的，硬是换成李鹏。赠《大哉》、《近作》、《其人》，让转送朋友（我的读者）。

第一次晚饭后去游泳，却首次遇到池水不洁，只好洗了个澡。

2005年4月27日（星期三）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半起床。翻杂书。《老照片》第卅三辑上发现小妹写的“东郊那所小学”，有她儿时的一些伤心事。楼上嘉满送来小妹短信，谈欧洲电台访问美国播后，反映［应］很好。

昨天杜光电话，谈他写的“民主运动”文稿事，他的意见是不大改动。绩伟说，我如签名，他也签。

下午到万寿路新馆游泳，水温已降，人少，路近得多，总觉不如文津街方便。夜朱正来，交我汪澍白的《自述》，当年在省委宣传部一节让我看一下。李宗贤二人来，又交《特刊》一百本，内转载我和李普的文章。

游600米。

2005年4月28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报［刊］。

上午将汪的《自述》那一节看完，只须订正几处。书房乱得一塌糊塗，稍稍清理桌子，找出唐宝林的信，即打电话，告知《近作》五月份可得一批。关于杜光的文章，征求了几位读者意见，难以共同署名。随后又接杜的电话，他说可找张定等几位署名，以文章形式发表。

下午奚弘来，还《昨日书》上册，即交她下册，并赠《近作》和重庆老促会的《特刊》，并借给《大哉》。玉珍今天一直不愉快。下午游泳回来，晚上才发现她已高烧38.5ºC，即忙让小多陪同去医院，吊瓶、照片，服药。

2005年4月29日（星期五）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玉珍仍整天高烧，38.2ºC—38.5ºC。上午到医院吊瓶。

同周笃文电话，原应约5月4日—6日游山西忻州，只得抱歉了。

湖南纪念黄兴，要出《黄兴颂》诗集，赵焱森早就约稿。熊东遨电话，帮了四句；今晨自己吟了四句，并将熊拟的略作改动。电话中告诉四益，他改动一两个字。（还草拟了一个附记，作为注释。）

壮志未酬公谢世，遗容常伴书案间。
儿时岁岁麓山顶，好友相携谒墓前。

民主先驱世仰瞻，恨无实践替公传。
我心一事差堪慰：两代知交过百年。

上午得晓梦电话，电视中看了连战到北大的活动，讲演与答问都非常精彩。作了点笔记：

母亲（已96岁）曾在燕京读书，这是回母校。北大胡适、蔡元培、《新青年》，倡自由主义。蔡名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渐进办法。当年一系列争辩，胡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影响主要在

知识分子中。二三十年中，面对甲午、八国联军、日俄战争、列强入侵、丧权辱国、使人思考，百家争鸣，终于吸引青年人的政治号召，还是三民主义、社会主义这两条路线。到今年107年，带到时光隧道，人文，从近代史想到，除各有专业外，从宏观思维，中国未来何在？选什么出路？找答案中，历经曲折，多少惨痛教训。身为知识分子，有百折不回决心勇气，肩上负担，为历史负责，为广大人民找出路，再不能走战争之路。和平，才能提高生活水平，国际格局（变化？）重担在各位肩上。知识分子伟大格局，勇气、目标、希望：为民族立生命，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古董，祖先心血，现代完成：坚持和平，走向双赢。有人问我：你勇气不小，基础何在？坦白从宽，在于历史潮流，民意驱动，让我有勇气。何为历史潮流？国共为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康乐为目标，但不幸日本侵入阻碍国家现代化。抗战胜利后，两党不幸内战，到今天一条海峡阻碍，两岸多少家哀怨。历史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历史人物关键决定，惊天动地了不起。蒋经国、邓小平。台湾无资源，靠自力更生，十大建设、科学园、技术馆，号召留学生回国。台湾经济发展后，推动政治民主化，排斥权威政治，开放党禁、报禁，政党互动模式，取消戒严，两岸人民互相交流。邓小平改革开放，代表忧虑，共同未来，改革100年不动摇（转换发展方向）（指文革）提高人民生活，了不起，划时代。今天到大陆，同记忆中全不吻合了。怀期盼心理。大陆在快速发展，除经济外，政治也在快速发展，基层选举制，宪法中私人财权基本人权，都是正确的历史方向。当然，整个政治改革，还有相当空间。两岸走的路差异越来越小，共同方向，民意驱动。我到大陆来，来得不易，有若干人怀疑，批评，是为了“第三次国共和谈”，“联共治台（加个独）”乃非常严重扭曲，僵化思维，内战时（观念）。时间过得太快，今天怎么不能够重视当前，放眼当前，共同展望未来，开创未来呢？为何不能善意为出发点，以信任为基础，以两岸人民的福祉为依归，民族的长远利益为考虑呢？人民为主，幸福优先，13亿加2300万共同支持方向。面对东西德、南北朝，兄弟之前，难道不能引起记忆？今天走的路，人民支持，搭桥铺路，不愿看对峙、对抗，愿看对话、和解，合作非常重要。这次立委选举（是说明），走对路，才有出路。不能让民粹取代民主，让“制宪”、“正名”、“去中国化”和“台独”来打破幸福基础。结果是立法委选举胜利，是认同，立法院多数。几个立法委员，放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会}偷袭，非全体。看到人民趋势，66%支持两岸和谐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也是民意。本人认为，总结过去历史契机，共同命运。记住丘吉尔名言：对过去纠缠不清，很可能失去将来。

回到自由思想发源地，多元化，互助双赢，现状维护，和平坚持。朋友们，网络时代即多元化时代，不同的经济基础，多元社会，要有兼容并包，蔡元培精神。了解有无包容，理性代替谩骂，保皇党——先进党，一起谈。互助、双赢，市场经济，逐渐整合两岸资源，全球化席捲，自由经济体制下，维护竞争力，要落实，定要合作、创新。两岸关系，互依互利。1+172，台湾创造第一次奇迹后，在走第二次道路。大陆今天也是千载难逢机遇。现代化，互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康乐已非美梦。尤其面临未来，两岸合作，赚世界钱，如虎添翼，非双赢，乃多赢。东西亚都在关心。坚持和平，稳定现状，非退缩、消极，避免争议，求同（存异），善意，崭新未来。 help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过去长久痛苦，战争流血，刀剑熔为锄犁，如何建立和平，点滴心血，积累而成。回忆以色列，特拉维科夫，犹太博物馆，全世界犹太人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负有责任。虽有过战争、流血，要沟通和平，感触良深，化刀剑为锄犁，化干戈为玉帛，点滴心血，持久和平，

江山代有才人出，长江后浪推前浪。对年青人寄以希望，前辈曾担当起扭转历史责任，现在轮到大家了。引里根语：假如我们不做谁做；现在不做，何时能做。因此，我来到这里，望大家共同坚持互惠双赢，坚持和平，自我做起，负起历史责任。为万世开太平，有重大成就。炎黄子孙共同光荣。我已走上历史巴士，没有落后，没走错路。看过许多事，关键时刻没掌握住。西方：你能不能加快历史脚步？不以个人意愿（为转移），一步步一个脚印，成功在望。（园［圆］梦做什么？）1）要认同这个国家，

一个中国。2）保两岸和平。互利互惠，双赢，经济共同发展。3）台湾民主政治有问题。要司法独立，行政中心，尊重人权，落实新的民主主义。民主政治有时会退潮，形形色色。4）尊重民族、本来多元，要融合，客家、古　族（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多元。有些人操纵选举，撕裂社会，不道德。各族群和平公正。5）经济持续发展，靠贸易、投资。国民党从事这五方面工作。

最后回答五个人的问题（我们的提问者远不如回答问题的人有水平。第一个提问的女学生自己的问题还记不清，要看本子!）谈自己的家庭与幼年生活。祖父生长台湾，黄帝子孙决不为人之奴（著有《台湾通史》），将独子父亲送回大陆。他生在西安，祖母讲闽南话，墓在西安。小时天天跑警报。战后到南京，满目苍凉，无人空巷，怎能同现在比？国民党在农村发展，解决生计问题。台湾工业化，高科技化GDP，农业越来越少，不到 3%。农技非常进步，还有几百万农业人口。农产品需要市场，大陆是大空间，大市场，如不及时销售，对农民很不利。希望大陆开放，台湾农产品非常丰富。最后谈台湾教育情况，“去中国化”的政策，非常遗憾，都很关心，不仅政党、父母，外国人都关心。要想法补救，从自己资源，找教材，使年轻人接受华夏文化。

连战讲话内容、口才、风度、中外学识，旁征博引、信手拈来，使我立即记录下来。回首我们这些接班人，令人浩叹!

连战还引述两德统一名言：我们相互需要。——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补空白处。

2005 年 4 月 30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一早上楼，请嘉满为小妹发了个 Emil。

玉珍仍吊瓶，烧降，37.5ºC。头痛，没有食欲。还是穿衣不小心所致。

上午唐小毛来，那天玉珍同她长谈情况，她没有同小妹通电话，这我就放心了。同我谈父亲和祖父（唐梅村）情况。父亲较软弱，曾跟着周惠打右派，以至得罪一批人。有次她随原“家爷”（离婚丈夫的父亲）去内蒙，周待如上宾。祖父参加过大革命，是一个有作为的人。我鼓励她将两代老人的有关回忆写出来，特别旧社会并非铁板一块，有许多好人好事值得留下来。

小关来看望玉珍，花［买］了花束。谈她母亲病情，神经错乱。

满起接秋林，没能游泳。毛竹出差大连，带旅行团，真是成熟了。小多买一大包食物过节

下午李琼三人来，为我带［戴］上助听器，声音大了，但不舒服。陈海宽来，要走《大哉》。同琬姐电话，也很赞扬连战讲话。

2005 年 5 月 1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翻看杂书，清理信件。玉珍还有体温，继续吊瓶。

黄兴诗，朱正电话，改动一个字。第一句他不知家庭历史，建议用“眼底人才思国士”（哭刘道一名句）。

厚泽电话，同去看望李昭大姐。等玉珍回来后我们才动身，到达时已近十点。客厅布置更丰富了，有铜头像等。我带了《近作》赠大姐，龙抄本《红楼梦》送德平。德华在家，主要听他谈传记出版等事，及刘延东询问等情况，说明当局就怕有什么“影响”也。德华认为，邓、胡分歧，从真理标准讨论开始即存在（乔木起草“四个坚持”报告）主要是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改革滞后问题。邓为邓力群、胡乔木所利用。厚泽也分析了形势，新一代红领巾长大，无历史、人文知识等，看法相同。我还谈了同杜星垣谈话情况。厚泽向大姐赠送了他在四川藏区高山区拍的照片。

小妹来电话，向我们问好。

晓梦电话，他们四人（韩钢、朱正、医农）想来。玉珍因病，嘱假期后来。

夜傅荆原电话，他同孙大午约好，5 月 10 日—15 日，去庄园会谈，写出一个东西来。

2005 年 5 月 2 日（星期一）晴

昨夜睡觉前，同玉珍发生口角，是我的不当，早起道歉赔不是。玉珍说，“你没看到我在病中。”

五点起床，找出唐宝林等信件，回电话（他处要《近作》）。

上午吴勇和一青、安泰姐妹来。谈小瑞独居情况，恐怕还是生理上有什么问题，已五十岁了，仍无结婚要求，却扬言要成家。赠《其人》、《近作》并《大哉》。刊有黎澍手迹也。

苗苗、玉洁来，谈玉洁有认错。到延安，特买了土特产送玉珍（自己两家都没买什么）。威威来，中午共 11 人，到附近那个酒店午宴。苗苗和胜利大吃大喝啤酒，都很高兴（花 412 元）。

午睡后，同胜利手谈三小时。

郭先逑女儿庆庆送来网上的纽约大遊行资料：“百万党员退党”，照片为彩色的。

秋林很有主见，决心留大午庄园读高中，告诉奶奶，不让她母亲知道。

2005 年 5 月 3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胜利一家来，小多外出旅遊。

上午周笃文来，晚上去山西。带来那位澳大利亚来的朋友米寿照片三袋，并李普两袋。让带《近作》、《重庆老区专刊》并悼赵文多本送人。下午周倜来，要《大哉》。谈形势，最近见到胡启［啟］立，谈胡吸取耀邦教训，处理好同江的关系。上海陈良宇等不满温压地方，江支持。整天空时同胜利手谈。杨筱玲一家来。

2005 年 5 月 4 日（星期三）晴转阴

昨夜服眠药上床。六点一刻起床。玉珍和廖嫂都听到我半夜大叫唤。玉珍赤脚赶来，我全然不知。

“仰怀黄公”诗定稿，写了一百来字的注释。“公谢世”改“公不言”。随即哼得“敏感”四句：

“敏感”作家奇怪名，《庐山实录》眼中钉。
《大哉》评说忽传世，天下是非公众心。

又翻《大哉》中没有过目的文章，总算都看完了。

上午李琼和丈夫傅建彤来，再三道歉，将为我制作的助听器送还，现在不能戴，影响伏案和日常生活。将来真聋了，再求助。两人都曾在医药总局工作过，六四后下海的。李的外祖父是右派。赠《近作》等。

收到杜光寄来的定稿：《发扬五四精神，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由李、杜、李普、胡绩伟，张定署名）。已于 5 月 2 日晚上发出，五三上网。信上说，这几天生病，医院点滴了五天，只加了结尾一段。李普电话，他已收到。随让满起上街复印 10 份，给杜老寄去一份，以备 5 月 7 日座谈之用。还将全文向玉珍唸了一遍。其中没有什么太刺激的话。

2005 年 5 月 5 日（星期四）雨转阴转晴

六点起床，五点多醒来的。又有两天报纸没看了。

恢复宗凤鸣谈话录的订正，还剩 1/3，几乎整天伏案。

这一个多月来，玉珍每天为我打针，其中有胸线肽。玉珍仍吊瓶，明天最后一次。为张大夫送《近作》，很高兴。秋林与同学一起返校，预先告知外公，使小许（与外婆）很生气。这孩子已经懂事，知道自己掌握命运了。前天就同玉珍谈过。

晚上同晓梦电话，假期后，他们四人再来相聚。

2005 年 5 月 6 日（星期五）晴

每天花在看报纸，近两小时！——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五点半起床。续看《宗赵谈话录》。其中有对台一段，军事部分恐须删去，虽然对方也知晓。

收到《日记报》。今天又收到《书人》（湖南出的，刊有朱正文章及我的戴煌《耀邦平反冤案》修订版序言），并主编的信。湖南总算有点声音了。

收到山本雄子的长信，她翻译《毛晚年左错》等，仍未能终了，又提好多要求。私人出的诗集时常收到，没有时间拜读。

毛竹回来了。这次带 30 人旅行团遊青岛、威海和大连，共六天（从每个人只赚 100 元）。这个旅行社属于北京电视台。

我们的乒乓军团全胜，其中奥妙何在？中国人心灵手巧？

2005 年 5 月 7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续校《宗赵谈话》，只剩 45 页，4 万多字了。玉珍已停止吊瓶。

让满起将“五人宣言”复印十份，先送一份与杜老。又看了一遍：问题深刻，态度平和（对现任还有表扬语，只指责了斯大林一个名字。点毛只一句话：“文化大革命以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粉碎而宣告结束”。）

为秋林回校事，玉珍同孙大午打了电话。

下午四点前到新锐酒店参加座谈会，我带了“五人宣言”，“五四座谈会记录”和《重庆老促会专刊》和五本《近作》散发。到杜、于、朱、二李、吴、孙、刘堪、华贻芳、韩钢、李郁等，共 18 人。主要听韩谈古巴之行。党校代表团在古巴呆了十天，见到第三号人物（马查多）和九个中委。参观机关、学校、医院、研究所，工厂等。三个市，六个纪念馆。古巴 1100 万人口，12 万平方公里，气候如海南。一句话：“海上明珠被泥巴糊上了”。1959 年胜利后，搞国有化比我们彻底，没收美国一大公司，引起美国敌视（但美并不动手，只是制裁）。60 年代后，经济全靠苏联，自己只产糖。90 年代后，经济一落千丈，三——五年间，年降 35%，只有 7 岁下儿童与 65 岁上老人才供牛奶。交通曾瘫痪，靠自行车、马车（卡斯特罗自己骑自行车），没有什么计划了，产品互相交换而已。90 年代后，开放农贸市场，对外也搞了点开放，发展拉美各国交往，同中国关系好。1993 年唯一来访者只有江泽民。同欧盟、加拿大也发展关系，2000 年后，最困难过去，仍处于特殊时期。现在又要开始“纠偏”了：开放过大，国内拉开了差距（党强调均等社会）。出现了腐败，对外交往官员收小费（一将军走私被枪毙）。要拉平差距，清除腐败。现在经济很糟糕：国有化未松动，没有市场经济。如一家电工厂，产品无市场，靠分配（根据革命计划分配给最需要的家庭）。农村土地荒芜，农民只种自己所需的东西，也不养牲。多产之物进入黑市。有芒果、桔子，不种橡胶，雪茄特产，禁止出口美国（50 美元一支）。人民生活靠定量供应（只能管 20 天）。禁止出海捕鱼。几乎没有商店。住房紧张，满街小破旧汽车（允许群众拦公车，年 4000 万人次）。工资收入大概 40—20—6 美元。教师、医生最高，物价不高（黑市蛋、奶等高 8—10 倍）。教育免费，全民医疗保险，低水平福利，为 14 个拉美国家办了所医学院。（心脏手术也免费，4000 美元）

药物奇缺，退休金 100%（现略减）。政治由党绝对领导，25 个政治局委员，无常委，卡兼总理。“没有争论”，比毛泽东还毛泽东。无开斗争会观念，不搞阶级斗争。偷渡的人，抓回后又放掉。卡已 79 岁，劳尔 75 岁。今年开六大，卡可能最后一次。每星期四（下午四——六点）卡必电视讲话，六个小时，最长 8 个小时，多套话。人民认为“伯洛卡蒂是父亲，卡是全国妇女的情人”。住的宾馆没电视、电话。现在石油缺一半。全民搞“思想战”，有“思想战博物馆”。民族情绪：我们随时准备战斗，利用“爱连事件”。

韩钢的分析：①民族主义情绪。②相对均衡生活水平。③官员较廉洁。除卡外，官员只能坐拉达车，升、降生活待遇不变。60%白人，30%黑人，其他 10%。白人天生阔［豁］达。美国决不打古巴。中国、委内瑞拉是两个支撑点，为委培养医生，委给石油。卡认为“查维斯还不是社会主义者”。“委出石油，古出思想”。卡认为拉美革命接近成熟，美国末日不远了。对中国的提高执政能力，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感兴趣。古巴特色社会主义，主要是道德观念：马克思主义，马蒂思想，卡思想。87 万党员，占人口 7.5%（中国 5%多）。全国有 800 万保卫革命委员会成员，为抵抗敌侵略的民兵。从职能到社会生活、干部政策、环保、献血，什么都管。1/3 人信天主教，教徒可入党。韩的结论：肯定死路一条（本是旅遊胜地）。如果改变政策，三年就能变化过来，生活正常化。几十年的左倾幼稚病。

李郁后脑摔跤昏迷 15 天。关于胡锦涛批示学金正日事，刘云山说，个人、个别讲话，不能当作中央政策。

江泽民对古巴感兴趣的只是阿塞马蒂与格瓦纳两人——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5 年 5 月 8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起床，补记昨天日记。续校《宗赵谈话》。

上午十点王建勋来，为纪念耀邦诞辰 90 周年，他在筹划“耀邦思想理论研讨会”，拟十一月举行。由绩伟、光远、李普、厚泽和我作发起人，有一个廿多人名单。李普建议再增加些人。厚泽则让我作最后定案。因此谈起根本问题还在这个体制与党。五四文已发，请他多加注意动态，我们守在家中很闭塞。《实录》印厂出现问题，请他多找人想办法（香港版先印出）。谈过去自己的一些高层人事往来经验，如同陈、薄的关系等（从而谈到这个党的问题）。赠《昨日书》等。留午餐，玉珍执意留的。

薛京电话，那个女孩子的养父母还没说通。此事我们只能沉默也。秋林告奶奶，小许给她的班主任电话，让她回城。告玉珍委婉劝告小许。

下午游 600 米，用肥皂洗痛快澡。

2005 年 5 月 9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续看《宗赵谈话》，只剩十多页了。

上午奚青来。谈《日记》找人续校。我谢谢好意，自己处理。留下山西李锐：《和 X 兄谈张炜》。他看了小妹 3.26 信，也觉不当，认为性格有过硬一面，在美感觉。同玉珍谈这家务往事。留午餐。下午游 600 米。王晶尧来，赠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并《遗嘱》。谈当年打死女校长，刘婷婷参加，脚上带血（脚踩人）。赠何定《大哉》。

2005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二）小雨

五点前醒来，后又睡着。六点半起床。翻《遗嘱》。估计是邓家子弟的朋友所作。大体是事实。

翻校《宗赵谈话》，只剩几页了。上午玉珍让我随同到楼旁商店取老花眼镜，算是散步三百米。雨点一大，赶忙反［返］回。

下午游 600 米。觉得体力可以，并不觉累。几天的报纸，快快翻完。

晚上总是看电视，随便换台。观羽毛球赛，中国人只会打小球。

2005 年 5 月 11 日（星期三）晴

四点多醒来，后又睡着一阵。六点半起床。

今天大事，将《宗赵谈话》校看毕。对两位总书记的大悲剧，我算是缘分，尽了自己的责任。同宗老通了电话，他明天上午来。

上午看了宋楚瑜在清华做报告的电视。有讲话稿，内容不错。定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一开始就谈五四（连宋来大陆时间）和德赛先生。殊途同归，喜［否］极泰来。中国崛起，世界大形势。22 次掌声。

满起到机场接四川来人带来的一百多本《近作》。薛京也返京。

2005 年 5 月 12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宗赵谈话》中，关于转述我的三点意见，历史、理论、党必须弄清楚的几句话，又看了一遍。上午九点，宗凤鸣老如约来，谈了近二小时：定要出版，其历史价值不仅是赵个人，反映整个时代问题。杜、安二老谈话较多，如不同意（杜老极为谨慎）可以略去姓名。个别地方考虑是否“洩密”。取得家庭同意。薛京来，婚事没能办成，还存希望。玉珍作了劝解，如成功将是终生麻烦。我劝他尽快在北京找一个。其他看法就没谈了。

下午游 600 米。看报刊。夜九点多，小蕙送来申生信和一箱米寿茶杯。

2005 年 5 月 13 日（星期五）阴

六点起床。申生信。他在设计一个奇石展馆，一千平米，三个展厅，其中一个为“拜石堂”，取米蒂“拜石为兄，好石如痴”典故。让我写匾写对联。附所拟对联不行，只得另作。久久得句，同四益电话，蒙批准：

奇石相亲千古秀，砚池作伴后人师。

续看《遗嘱》（作者当是同邓家子女及其友人有关人士）。上午郭先述女婿送来她们三人主持米寿的光盘（三个）。随同玉珍观看，可说颇为精彩也。毛弟从长沙来，一起看。毛弟晚车去内蒙转天津公干。谈到现在出版社，不仅思想，质量也不如前（钟叔河时代）。下午田绿萍和蒙古人斯热歌女士来，求字。斯谈周惠在内蒙时，违反民族政策，挑拨东西蒙关系，调走时放鞭炮。刘云山其人，连笑都不会。

李宗贤三人来，又带来 320 本《近作》，印了四千。

2005 年 5 月 14 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遗嘱》翻完。研究邓，有价值。

上午作字：申生要的对联和招牌。田绿萍要的为广东大埔日新小学百年校庆题辞（爱国家，有志气，会学习，懂规矩，养成好习惯，做个好公平［民］。）为斯热歌书条幅（咏蘭）。

胜利来，上下午手谈。中午只闭目养神半小时。依旧半小时一盘，天下无双快棋也。

下午游 600 米。晚上观莫斯科红场音乐会，纪念二次大战胜利 60 周年，到十一点，玉珍来关机。

朱维民同山西阳泉市政协三人来，为纪念抗战胜利 60 周年办书画展求字。正好纸笔在桌，即书“洗却百年耻辱，大展中华雄姿”。赠《近作》等。

2005 年 5 月 15 日（星期日）晴间多云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上午十点前，到人大会堂甘肃厅参加“兆润《工程量清单计价软件》上市新闻发布会”。工程量清单报价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工程投标方式，规章制度完善、成熟。我是电脑与软件盲，“介绍”和《说明书》都看不懂，主持者的发言、解释，到会各界的提问和回答，我都听不懂。贵宾还有杜老和刘堪，十一点散会，我们就先回来了。没让我们讲话，如果让我讲话，我就讲三分钟：五十年代的“多快好（坏）省（费）”和现在的“经济为中心”的一条腿走路，说几句话的。可惜不让我们发言。下午重庆《中国老区建设》月刊主编姜志辉等三人来（由李宗贤介绍），要同我谈谈，听我的意见。随后，李宗贤又引来《市长论坛》杂志社的社长董彦璋，只好一起谈了约两个小时。谈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主义”和理论问题，以及“党”的问题。尤其“党”这个中国的特殊问题，他们大概是第一次听到我这样的意见的。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给客人赠《近作》。

董彦璋 56 岁，原来当过紫阳的机要秘书，在秦城坐过一年多牢，一直不让去看望赵。同我单独谈起这些情况时，流下眼泪。晚香港《明报》月刊女编电话，要我那首“敏感作家”的诗。

2005 年 5 月 16 日（星期一）阴、雨

五点过起床。睡足了七小时。写好《“敏感作家”的表态》千字文。上午让满起送与李普。李下午回电话，表示满意，由他寄出。

上午田绿萍同罗垂纪（70 岁，原林业大学教授）来，取走字幅。罗的祖父是日新小学的创办人。我的书几乎都读过，是有心人，观电视很仔细。见黄菊参加访谈会，一听见谈六四问题即作笔记。同他们谈时代终将变化。赠《近作》等。

小蕙来，取走给申生写的对联等。何格高来，他的水电论文集印成书册了。回送《近作》等。

蒋彦永来，不让去美国。即去宁波一遊。赠《近作》与《大哉》。

2005 年 5 月 17 日（星期二）昨夜雨、上午雨后转晴

四点醒来，五点多起床。浏览报刊，再看千字文。

上午郭全胜来，他认识娄底的一位女企业家（名响莲，挖煤窑出身，办有响莲实业公司）。送我“葛参茶”等。希望我去娄底一行。这又是“姓资姓社难分辨”的一例。中国农民、工人等文化素质都提高，社会完全解放，教育普及了，人多的优势就出现了。（日本的人口比我们密集，资源更缺，却是第二经济大国。）

下午写好致胡温信，建议抗战胜利 60 年活动请台湾老军人参加。给胡信附千字文，“感到一种悲哀”，并说明人民出版社出全集被丁关根封杀事。薛京将千字文打印好了。到办公室将信发出并附《实录》增订三版一本。信中附言：“近年给你写过几封信，从无回音。过去给朱镕基同志信，总有回音。”“我已经吃 89 岁的饭了，活不了几年了，总希望能乐观一些也。”文章和信都给玉珍唸了，她很支持。

游 500 米，觉得有点累。太睡|睡|得不好之故。

2005年5月18日（星期三）晴

五点多起床。浏览报刊。上午李冰封夫妇来，廖世英参加原南开中学同学会活动。谈湖南杨正午等，群众叫“杨开会”也。为他散文三集写书名，写了多张都不满意，只得以后寄了。

下午游600米。李宗贤等来，约丁东来，谈《近作》几千本销售事。玉珍请重庆客人晚宴，临近酒店共12人。有位老促会负责人宋俊生（干部子弟），活动分子，认识人多。

2005年5月19日（星期四）晴 中午到天津

五点起床。整理要带走的资料等物，给《开卷》　　、《书人》　　、《书简》　　三人信（原文此三处空字——李南央注），并各寄“敏感作家”的表态文。

薛京来，九点同玉珍一起上天津。天津外围在修高架路，一路不断停问，十一点一刻才找到美都大酒店。李英健在门口接，住1108。午餐到一点半，席间（李英健是辽宁出版社一把手，此外还有两位负责）谈惯讲的三大问题都要认识清楚，尤其“党”的问题，同政治体制难以改革关系太大也。《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新版本很厚，附有许多图片，可算豪华版也。印了8000本，39元。英健谈到李长春六四时，在辽宁挨过批（态度暧昧），调河南时，曾哭着不想走。

午间卧床闭目养神到近三点。翻看新版本，这种书现在是绝对写不出来了。英健等几位来，谈到这本书是由万卷公司出的（出版社另一名称）。明天就是让我签名售书半小时（我说，万一无人来买怎办？）先让我签名20本，免得届时签不过来。

玉珍电话，让伟娜来一起晚餐，晚上她的夫君（搞建筑结构设计的）也来了。为万卷公司和英健等二位，作字三幅（玉珍居然把图章带来了）。

2005年5月20日（星期五）晴 回到北京

昨夜上床后睡不着，近十二点，玉珍醒来，给我一粒进口安眠药，也只睡到五点多。起床又翻翻这本“新书”。

七点多，四人一起下到一层自助餐厅早餐，很是丰富，几乎应有尽有。不到九点，李英健等来，接到全国书展的交展中心，大展可能有足球场大，被书摆满了。辽宁书摊上挂红布大横幅“李锐先生签名售……”（我没有看清楚就坐位了）。面前排了个小长队，老中青都有，年青人居多。有人帮忙揭开书页，也有几个人被迫写了名字，如《读书周报》记者许嘉俊等。大概上百人，然后到二楼一大厅，接受几个记者采访，谈了几分钟，李英健来打断了。自己感到有两个李锐：一个可公开，表扬历史的；一个必须封杀，批评历史的。

在一个豪宅改修的酒家午餐（天津原四大买办之一，徐颂平？举家移居德国）。菜食丰盛，八个人只三百多元，大出意外，我以为一人得一百元也。市内道路错综拥挤，花一个小时才出城圈上高速，回家四点了。

2005年5月21日（星期六）小雨转阴

昨夜九点半上床，六点起床，睡得真好。浏览报纸。

上午同胜利手谈两盘大胜。午间略休息，再战却盘盘不顺。下午四点游600米。同晓梦电话，明天他们来家。

上午平江办事处三人来，送两幅湘绣（镜框），一幅如小形［型］油画，风景绝妙。赠《近作》等，

答应去吃饭。晚上周笃文同广西文联的覃务波来（上次一路接待我们的）。赠荔枝等。赠《近作》及几篇文章，还让带回几本签名的。

2005 年 5 月 22 日（星期日）晴

又睡得不甚安稳。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十点前，许医农、韩钢、朱正，宋晓梦先后来到。他们四人曾经为我的米寿送大盆开花的君子兰和寿联等。今天约来到平江办事处的湘菜馆去聚餐。让他们看《表态》文，及“五四 86 周年座谈会”记录和给胡温信。谈现在有“两个李锐”，一个可以上市，一个必须封杀。问韩钢党校情况，有好的一面，有“自由分子”活动也。办事处在广安门，两层楼，在二楼先漫谈。平江的政法委书记梁松林来了，谈县财政收入 2.1 亿，养两万多人（一半教师）有 17 万人在外打工，年汇回十多亿。北京近二万人。这是一大特色。我谈曾国藩湘军影响，新疆还留下平江人，谈我祖父一代到汉口经商。乡菜丰富，油豆腐、臭豆腐、腊肉，青菜等等，还有特制牛、羊肉，鸡腿等，很是满意。让满起带去 100 本《近作》，于是为县里的干部签名十多本，也是乐于宣传自己的思想也。

让医农一起回来。下午帮着整理那一大堆日记的复印本与排印本。愿意帮作校对，带去 1989.90 两年。晚餐后，满起送回。

2005 年 5 月 23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玉珍比我先起（少有之事）。浏览报刊。

上午来一个不认识的人，名孙继宁（说是陆沅介绍），在写一部有关黄帝文化的西北地区电视剧 45 集，毛主席同师哲谈过黄龙山，说他同师哲谈过多次，出示汤一介的回信，同童大林的照片等。还向李纳、毛新宇两“史学家”请教等等。我只好应付，绝对无可奉告，让尽快离去，很怀疑是否有神经病。

吴勇送来两本《黎澍集外集》，一翻开，感觉从未见到过（我写的序言）。吴确言送来过一套十本，这太使我纳闷了。

大妹来（参加一个会议）。《大哉》已看过几篇，毛弟已回家。让她同玉珍谈小妹事，后又同我谈。她当尽“中间人”责任也。在磨子潭给琬姐、桢哥信的复印件也带来（小妹要的，在收集整理我的信件）。她同小妹已通信。

2005 年 5 月 24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满起帮忙劳动一天，将北屋一个书柜的下半腾空给玉珍用，交换出书房的书架。将书房窗台两端索性变成书架。我稍搬动一下书物，就得休息一下。直到晚餐，还没有结束。下午游 600 米。

陈海宽来，约我们去浙江台州旅遊，大款邀请，没有应允。

2005 年 5 月 25 日（星期三）阴、多云间晴

两点醒来小解，睡不着了，三点前服眠药。六点起床。近几日遗留的报纸翻看毕。早晨八点杨继绳来，他想採访徐勤先，告诉奚青的电话。谈到《庐山实录》出版时，听到杨尚昆的议论：“洩密”。交他千字文。

下午游 600 米。满起游了 800 米。

收到吴觉的传记（作者与儿子寄来的），让我写序文和题辞。交薛京办。

2005 年 5 月 26 日（星期四）晴

四点醒来后，又久久未能入睡。六点起床。书房资料堆满，仍得慢慢整理。稍一动作即累。玉珍招抚吸氧。翻看对《重审林彪罪案》的介绍和评论（吴法宪女儿和夫人金枫、陈绥忻是要角）。中共党史何日能全部澄清？

下午游 600 米。

2005 年 5 月 27 日（星期五）阴

六点起床。继续整理书房资料。找出汪澍白的自传中有关一章（让我提意见）。上午岳阳办事处吴翔等三人来。《近作》30 本让签名（都是平江的干部）。

下午游 600 米。遇见谭云鹤，谈林彪。他受委托写过书（1949 年后离开）。完全事实，未能出版。

2005 年 5 月 28 日（星期六）阴间晴

六点起床。要找的东西都找出来了。如琬姐来电话，让大妹带回的香港《明报》1 月 29 日，以及 5 月 30 日的请帖等。换了一个大电话机（可以收网文）摆在桌子上。

上午大妹来，下午坐火车回长沙。带走大批书：《近作》、《大哉》（琬姐还要一本），《父母昨日书》两套等。玉珍为琬姐买了大堆食物，谈种种情况与意见，谈二妹夫妇，大妹是四姊弟中唯一较有政治头脑的，最懂世事的。胜利、小多两家，中午一大桌。下午杨仁的女婿来，赠《近作》，他送大妹上车站。同胜利手谈多局，直到晚九点。因观宝丰乡间的魔术团，遍布全县，一个刘顺带出来的，直到十一点。

2005 年 5 月 29 日（星期日）阴

睡得尚好。六点廿分起床。浏览报纸。毫无遗留。书房已整理就绪，东墙挂了两幅油画像，自我标榜也。

上午张［冯］海阳来，交网上吴思的文章，告米寿文集已刊。谈家中母亲与弟妹等均处世无争，只有自己不是党员，有感形势，才来找我也。赠重庆老促会的文刊，悼赵文等。

2005 年 5 月 30 日（星期一）昨夜微雨、阴间晴

昨夜服眠药，四点醒后仍睡着。六点起床。

九点前到人大会堂，北门进，参加“中华民族友好团结会”，先照大相，同孟英、李欣坐在一起。在宴会厅开会时，又同坐一桌，三人一起谈三八年旧事。同孟英谈得更多。三八年一月我到徐州时，从武汉募捐得到的 400 元钱，由郭子化转到山东的，他们都收到了（当时还在泰安，上徂徕山）。李欣则谈起在徐州时，我和张震寰，还有他，一起见过李宗仁的事。他当时是从山东率领一百多青年（多民先队员）到徐州的。李由于是同济大学的，会德文，解放后在外交部系统工作，当过参赞，还归李克农管过（参加情报系统）。离休在政治学院，已同国防大学合并。是福建客家人（名片上五个头衔：北京客家海外联谊会副会长等，是同济北京校友会的名誉长）。孟英只是在文革中下去劳动过，没有受过其他罪。今年 92 岁，是外交部的健康老人。平日走路等活动多。是辅仁大学校友会第一副会长。台湾有辅仁大学。又谈起文立徵。带了两本《近作》和“悼赵”文等相赠。还遇到胡成放（驻外大使），要我的书。一位高法的唐德华（？）是湖南人（？）也要书。张洁　（洁瑜比她小 16 岁）（原文此处只有“斜玉旁”右半部空——李南央注）等，各赠“悼赵”文。

2005 年 5 月 31 日（星期二）夜大雨、阴转阵雨

昨夜服眠药，睡足七小时，六点起床。玉珍陪我八点去医院，拔掉一颗已松动的上门牙，上部假牙得重做，过两天再去照像。

翻看杂书。几天来精力难以集中，腰部老疼。是否真老了？浏览一位医生（许冠生）写的《细节决定活百岁》，认为“生命在于平衡，平衡才能健康长寿”。导语为：“良好的生活方式，平衡是根本，适度是核心，坚持是基础，细节是关键。一句话，细节决定活百岁。”有关饮食、卫生、生活习惯等上百个“细节”，其中大部我都遵守的，有所自觉养成的。

下午游 600 米。由于环境关系，还没能养成外出散步习惯。但饭后半小时室内散步是习惯了的。

每天翻报纸近两小时，晚上电视三小时，要想办法压缩。

雷霞下午回长沙，让带《近作》。夜李普电话：南生电话，原《文汇报》副总编程翔到新加坡去了，近日回来被捕，罪名为出版赵回忆录稿。有什么办法！

小妹电话，“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五人文章）和五四座谈会记录已从网上看到，苏绍智告诉的。让刘大姐将“敏感作家”文和五人联名长文送何定。何说，后者已在网上出现，名“五君子书”。

2005 年 6 月 1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继续清理北屋和书房杂件，发现不少刊载过去文章的旧刊，决心处理一批该作废的刊物。上午施滨海来，他即去香港活动几天，将几篇近作交与（已经上网）。

下午没游泳。熊东遨从广州带来《龙集》三版的清样，有些人事评价是否改动一下？我说在三版序言中说几句就可以了。印刷费用等全由晏西征付出，拟印 3000 本，张作斌处留 500 本。在羊羯子馆晚餐，满起一家，胜利和秋林。都很高兴。

晚上没看电视，开始看《龙集》清样。

2005 年 6 月 2 日（星期四）晴

三点醒来，折腾一阵又睡着，五点起床。看清样。仍有个别错字（东遨要我只对他的校样也）。也改动极个别字。直到晚上，没看电视。

下午游 600 米，觉累。收到《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哪》（金敬迈）、《往事回声》（邢小群），徐跃编的《九思实录书系》

2005 年 6 月 3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仍整日看“清样”。错字不少。下午游 600 米。晚餐前看完。数了一下，约 760 首，秦城的近 400 首。刘大姐告知，广播胡锦涛请台湾抗战将士来大陆参加 60 年抗战胜利活动。我的信起了作用？

2005 年 6 月 4 日（星期六）晴

三点醒来，又睡着，到五点，熊东遨让我送他一首诗，昨天想了两句，暂得四句：

诗词治病请高明，出口成章善品评。
如此 感谢关怀龙胆紫：岂能封杀助新生。 躬亲设法 存亡继绝

昨夜朱正来，别人托带一本书送我，写防治爱滋病的。打开一看，原来是作者签名送的。78 岁的

老医师高耀洁，得过国际大奖，家产捐献救病灾。

上午张清［青］义来，在江西住了四个月。送玉珍霉干菜。接着任小彬来，托他办两件事：了解动态，有关本人。他家在密云买了套别墅住宅，快退休了，城内外轮住。三层楼，有院落，80 万，先付 30%，其余 25 年分还。真是学西方了。想请我去看看。玉珍过来，我说，我们也可照办。赠《大哉》和《昨日书》。还让他们将青干局事记录一下。

下午游 600 米。

2005 年 6 月 5 日（星期日）阴、雨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八点半，同玉珍到八宝山同杨维哲告别，到的人意外之多（大概因周小川掌握金融大权也）。遇到一些老人交谈（认得我的人不少）。

下午作字还债，劳动两个多小时。同李宗贤合作的于利祥来（自己成立旅遊文化公司），取走 12 人签名本《近作》。于在录制长征图片（已拍万多张，选出二千多办展览）。同他谈我的历史观点，长征精神继承什么？

2005 年 6 月 6 日（星期一）晴

昨夜又服眠药，六点起床。昨天写的字，盖好大小图章。上午九点，熊东遨和晏西征来。《龙集》清样改动和订正处，一一向东遨作了说明，给他的赠诗，第一句改为：诗词医案见高明，三四句还待推敲，由他定稿。晏将他赠我的诗，请治印家（李哲）刻成两个大石章相赠，印在他的《晏西征诗文集》之后。我的赠诗还要写四份，又挑出自己的诗四首，让各写二首，均四尺，只能应允也。（《龙集》全由他资助出版）。四尺宣纸的大条幅，说是要编成世界上最大的书作纪念，面向世界展览。是否属于“好大喜功”之类？

一位原机械局的庄雄川（住白云路，也 70 多了）送来《钟树梁诗词集》，钟老托的（我同钟有过一次通信，川大教授，比我大一岁），书 624 多页，总有二三千首，其中有两三首赠我的。

下午刘清夫妇来，带来《马识途　集》（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厚厚的 12 本，印得很好。马原来是文艺作家。还有一套让转交杜老。他们大概在昆明地下党相识，又在四川共事过。马大概不属于“敏感作家”。

2005 年 6 月 7 日（星期二）阴、夜下大阵雨、夹雹子

六点起床。翻马识途全集中的两本（信中介绍）和钟老的诗词集。其中都有赠我的诗句。

八点到医院治牙，先照片。手术磨了一个多小时，上假牙全换（下假牙不换，一周后去试用）。医生很负责（过去为我治过），还将现在的上假牙改造了一下，以利这一星期的使用。上午施滨海来，从香港带回《明报》月刊今年第 6 期，封面有我的照片（“李锐著作遭禁”）刊出李普的《以看闲书心情品<实录>》（此外以“赵钱孙”笔名刊《大哉李锐》）和我的《敏感作家的表态》，还有一篇评述文。施说，另外还有《动向》、《开放》和《明报》、《苹果日报》登了。

下午只游 400 米。同玉珍三点半到李普家，谈到五点。将这月刊与他一阅。因他的文章中刊有前年我们三对夫妇（加上任仲夷）在广州逸品堂那张大像片，六个人的表情都好。谈我们每月聚餐事，漫谈没多大意义，如何督促做点具体事。他谈到左爷李尔重等是有一帮人“上书”的。我说网上已传开“五君子书”。

夜谢韬女儿同一朋友（说是我的崇拜者）来。交谢信并国防大学大校辛子陵（70 岁）著作《毛润

之评传》的导言、结束语和第二章。让我提意见。赠谢夫妇《近作》等，那位朋友要去一本。

2005 年 6 月 8 日（星期三）阴、小雨

五点醒来。昨夜未小解，睡得较好。六点前起床。翻《毛润之评传》目录并序言等。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能否出版？可以见作者谈谈。

上午作字近三小时，还晏西征的债，四尺大纸，共写了十二幅（写坏三幅）。基本是站着劳动。腰背酸疼。

午休一小时，未能睡着。下午游 600 米，有意挺肚、腰部，恢复上午的疲劳。

浏览报纸。陈海宽从陕北回来，带来照片。玉珍老家已废的三个窑洞，还有村办公室的四个窑洞照片，其中两个是准备接待玉珍用的。

2005 年 6 月 9 日（星期四）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纸。整天觉得疲劳。腰有点直不起来。上午玉珍为我吸氧（随后让满起找薛京帮忙一起到医院换氧瓶）。

熊东遨同晏西征的女婿来，将 12 大张字幅取去。熊又加了一首赠他的七绝，一并写好交他。《龙集》将由广州的部队印刷单位经办。他引来两位军队体育学院干部（韦云炤、张志纯，四十多岁）谈了一阵（举大校写毛传例，首先弄清马克思理论），各赠《近作》。

吴觉传记的序言，由薛京将我那篇文章压缩，又写了两句话：思怀往事真肝胆，几度沧桑大丈夫。用薛的名义寄去。

下午游 600 米。很觉累。

2005 年 6 月 10 日（星期五）阴间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积压的翻不完。收到赵宝煦的《执教 55 年 80 寿辰纪念册》，16 开本，重一斤多，文字、图片尤多，本人还是书画家有关。

下午游 300 米，三点多赶回家，四点前同玉珍到金锐［悦］酒家聚餐。我带去“敏感作家”文分发，并《明报》月刊（和有关程翔事件的《明报》）让大家先传看。杜老先谈中美关系（最近郑伯坚提的“和平崛起”改“发展”了）。高官反华讲话，驻欧美军撤到关岛，支持台湾、印度，人民币问题，中国军力等，孤立中国。胡锦涛对此似警惕不够。厚泽对形势与美国作法讲了一大篇。认为布什，美国的“安全”不全靠国内，而是控制国际：推行美国民主制度（世界美国化）。冷战后，伊斯兰问题、9.11 事件，国内有支持力。赖斯宣讲外交理念，全球美化，对中国经济摊牌。台海为美日安全（也感到我们支持反恐）。关键在我们自己：1）中国动向，应参与全球民主化。专制独裁下去，引起众怒。2）经济问题，人民币汇率，利用低工资产品倾销国外，引起抵制。3）台湾问题。谈李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的一篇讲话很好（我们喜欢耀武扬威），维持现状。我们通过“反分裂法”，拉连宋。最近选举，宋的选票下降。最近提出和谐社会，怕金融危机。李郁讲了长篇股市问题（我听不大懂），股市危机，银行行长多同企业家营私舞弊，提走存款。股市赌场，骗股民的钱。都担心金融危机（我曾于去年有份上书反映）。绩伟发言，也是经济悲观论，国外吹中国，吃迷魂汤，大纸老虎，70—88%贫困人民。人民日报自己有 100 多家企业赚钱。却认为军队、高教最腐败。我只在杜老开篇后，谈到一些谣言（朱维民电话，外电说我被捕了。也有任老双规），台上这些人皆红领巾长大，对历史可说无知。吹革命功绩（为毛和文革翻案大有人在），仍用老办法、老章程过日子，决不能闲［缄］默。这同俄国的“斯大林热”

有关（经济滑坡，社会危机等引起）。李普谈左爷李尔重等一伙人联名上书事（他有我们也应联名建议，但无回响。对此种聚会，很觉无甚意思）。

今天光远没来。今天买单的人刘德义（第一次见）四川美丰公司（国营化肥）总经理。

晚上算哥的女儿（原在宝鸡，丈夫北京人）和儿子来，带来大芒果等，特来看望。我几乎全忘记了。好在玉珍热情接待。

2005 年 6 月 11 日（星期六）晴 端午节

六点起床。今天端午节。中午只有胜利夫妇，晚上加小多一家。四腿、两腿菜肴满桌。玉珍特上街买的。晚上还吃饺子。上午、下午到晚上，同胜利总手谈了四个多小时。

上午李宗贤两人来，又让签名《近作》送 12 人都是各省来京开老促会的负责人（又交一堆为他女儿打官司件，想让广东的老人支持）。

2005 年 6 月 12 日（星期日）晴转阴、小雨

五点多起床。今天算是将积压报纸翻完了。看到一篇“魅力部长薄熙来”（在辽宁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大概有父亲的 DNA）。出访欧盟，贸易谈判时“开口气氛融融”，说“中国是个大家庭”：在校中学生 2 亿多，每天 22000 新娘出嫁，44000 小宝宝出生。现在伙食改善每天吃 160 万头猪，24000 只鸡。还要照顾好 2000 万幼儿园孩子，1200 多万 80 岁上老人。

熊东遨上午来，将赠他两首诗的注解改好（过去抬高自己）。在两幅八骏图上题字：一鞭雷雨四蹄风。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熊临时想出的）。满起送他上车站，回广州。

下午吸氧，一动作就气促也。邻居（老任姐）的亲戚是武大校友，“崇拜得很”，要《近作》两本。

2005 年 6 月 13 日（星期一）晴转阴、阵雨再晴

四点半醒来小解，睡不着了。五点起床。记日记。

人大会堂十点开陈云百年诞辰会。九点半到江苏厅，原顾委人相聚，带了两份“敏感作家”文给安志文和杜星垣。杜到浙江呆了一个多月，经济形势甚好。习近平告他看到我的《近作》（我托人带的）。熟人一一握手。主席台上，我与杜老仍坐最后第七排，高高在上也。胡锦涛唸稿子约 35 分钟。十一点前回到家。寄出李冰封要的文集题名信。

中午睡着一个多小时。玉珍为我吸氧。仍觉气促，稍一动作即不适。薛京来，取走李宗贤件（要劳驾广东任老等，办不到也）。《近作》又签名五本有韦纯束一本。

2005 年 6 月 14 日（星期二）晴、下午小阵雨

六点起床。翻看自己的《近作》，好些文章自己都忘记了。记性越来越坏。上下午跑医院，玉珍陪同，治牙又花一个多小时。内科查气短问题，做心电图，照肺部、查血色素（11）等，都算正常。医生告诫，不能游泳，只能散步。下午有查起搏器，也正常。碰见林汉雄，晒得如黑人，每天搞高尔夫。议论李鹏，也谈三峡问题多。

收到李普信与和诗，一篇杂文。即回电话，谈中西文化根本区别。

2005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将辛子陵《毛评传》的三份复印件重看一遍。上午九点宋科（辛是笔名）夫妇与谢小玲来。夫人是医生（人民大学医院）。他的《毛传》原在香港出版（四卷本），现在是出压缩本。我谈了近二小时。对毛的看法及必须弄清历史。他说邓也谈过三七开，但当前不能作定论，只能待后人评说。介绍何方的《党史笔记》（跟何通了电话，可再寄来一套转赠）并赠我的几篇有关文章。宋已 70 岁，国防大学党史教授。说萧克原来最器重他。

下午没游泳。李劲祥来，要我列名一《易货》杂志当顾问（何光远说认识我）。将“敏感”文与之一阅，由他考虑，我列名好不好。李谈到他过去从事汽车贸易时，被骗去 1800 万元事，官司打赢了，却成无头公案。谈湖南情况，一二三把手都有问题，或经济或生活，都拉帮结派。现在于幼军受到排挤。

我建议宋：书中不要提江（写了“三个代表”的正面作用也）。他还谈到，多年来，相——识韩荆州也。

谢文耀的儿子（谢维克？）从美国来电话，说在美国网上看到我的许多文章，向我问候表示敬意。

2005 年 6 月 16 日（星期四）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八点多到医院将临时假牙调治，可以带［戴］了。九点即回家。吸氧，我吸完，玉珍也吸。

上午朱正来，给陈明送一份有关丁玲的文章。我将《近作》等让他转交，能翻翻也好。

下午丁东夫妇来，邢小群赠我们《往事回声》，访谈的十来人，都是当代要害人事，外界很少知晓的，尤其是胡乔木。我称赞他们有如考古学家，古文物不能老埋在地下也。丁东催我将日记等能尽快校外，关于我的“口述历史”，他处已有 50 万字，希望暑假能外出，一起来校定。《明报》月刊 6 期，他只寄去那篇文章（《谁在割断历史》），我的“敏感”文和李普文，是别人寄的。

游 500 米，觉累。遇见王仲方夫妇，说在北大看到了《大哉》一书。

2005 年 6 月 17 日（星期五）阴间小晴

六点廿分起床。翻看邢小群的书，很有历史价值。胡乔木这个人必须将他同各方面的人的交往和有关事件一一理清查清，才能将这个“复杂的人”的本质原貌彻底暴露。

早餐后，玉珍为我理发。

上午楼上嘉满来，将小妹的 emil 件给我，有施拉姆收到《大哉》的信等，和《开放》第 6 期的文章：《胡锦涛恩将仇报封杀李锐》，写到培养第三梯队，李是当事人，胡十二大上来，李对胡“有知遇之恩”。还有小妹一老友读《昨日书》的长信。关于上次小妹信引起麻烦事，嘉满去了信，有了效果。《开放》文章即让玉珍看了。

整天觉气短，吸都宝后好多了。下午游 300 米（满起感冒没下水）。洗痛快澡。

收到浙江慈溪一老干部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寄来的书稿：《祖国，听我对你说》，从理论、人类历史，谈我们几十年的误区、曲折（他自己的经历所感）。从《炎黄春秋》6 期我的长文《共和国早期的故事》引发，读后“伏案哭了三次”。正好毛应民来电话，告知其人地址与电话，让他联系。

收到何方寄来的《党史笔记》，为宋科要的。

看完《陈云》八集（最前二三集大概没全看到），为滕文生、逄先知主办，左爷们大出风头。81 年提出青年干部事，竟由宋平讲也。

2005 年 6 月 18 日（星期六）阴间晴

昨夜服眠药。睡到六点廿分。翻《党史笔记》。官方党史实在不会有人欣赏了。

胜利夫妇和满起一家来，卖掉旧报纸的钱，买了两只烤鸭，只是吃起来不如在馆子的香。

上下午同胜利手谈，败局甚多，毛病重犯。

下午游 300 米。喷了一次都宝，觉得正常了。

接汪澍白电话，已回到福州。他寄来的传记稿找不到了，答应再寄有关的那一部分。

玉珍有体温：37.5℃，大概着凉了。

2005 年 6 月 19 日（星期日）阴间小晴、夜小雨

六点起床。续翻《往事回声》。总觉气短，稍一动作就累。吸氧。收到钟沛璋的文章：《敢问和谐之路在何方》（我看到的孙大午和他的梦想）。

接到白介夫夫人电话，邀我和杜老两对到宽沟住几天，知道我的“敏感”文了，聚谈聚谈。

下午程君复夫妇、李劲祥和他的女婿来，谈了近两个小时。谈美日勾结控制台湾，联手对付中国的经济发展。谈台湾内情，电脑等高科技发展。谈同江泽民见面 11 次（在美国对江绵恒的照顾），对江印象好等。没同胡锦涛见面，有点失望感。一同照相。上午山西诗人王魁陵来，为其诗集“紫华斋诗词集”写书名，顺便给李春光条幅写就。

2005 年 6 月 20 日（星期一）晴

六点过起床。两次醒来小解，后又睡着。上午将《往事回声》大体翻完，属于抢救史料史事。

老马电话，要下周才能去宽沟。白夫人（秦萧纳）电话，他们明天去。我告知，今年仍到宽沟避暑，那［哪］天还定不下。随即同薛京电话，决定去宽沟，同市组织部联系。

整天腰部疼痛，一动就气短。只能看报，仍吸氧。很可能是夏喘小复发。

看完钟沛璋文，应当宣传这位“一枝红杏出墙来”。

2005 年 6 月 21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继续治牙。玉珍陪同九点到医院。上门牙全部配上，护士都说：“年青多了。”但磨合尚需时间。到神经科看腰部，为注射封闭止痛，又到骨科，开了药，谓封闭针不解决问题，多作挺胸腹活动，睡硬版［板］床。

下午游 500 米。遇一自由泳者撞人，后道歉。

奚青来，即去石家庄，少数友好为徐勤先做 70 岁寿。极盼我也去，初步应允，看身体情况决定。他拟了八九首意思相近对联，让我写成条幅赠徐。

利用一联凑成七绝：

怀仁博学真儒将，一代豪雄硬脊梁。
甘赴刑庭违上命，但求民主大兴邦。

2005 年 6 月 22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真是过夏天了。昨夜打赤膊睡的。翻看《慎之文集》（过去没翻过）。

九点到医院磨合假牙。赠牙医（吴建新）《近作》。他告诉我，六四前交了入党申请书，随后自动撤

销。现在医院中他这一级医干，只有他不是党员。遇见黄璜，向我要书（大概《近作》传开了）。极表亲近。

上海《社科报》刊登了钟沛璋文（为我做米寿去大午庄园一段删掉了）。

下午游400米。觉累。游时故意挺胸肚。

平江办事处四人来（内有县体育局长）。《近作》100本已近销完，让题签五本。写了两个招牌：《平江县全民健身活动中心》、《江滨体育公园》。公园有几十亩。又为向省里要钱上书签名。

真是感到夏喘小复发了。小多为我们买了新式凉席和坐垫。

2005年6月23日（星期四）晴 39℃

六点起床。天气太热，整天气闷不适。上午九点到医院，将上假牙再磨合一下。玉珍的朋友卢英华来，赠她哥哥的书：《雪域放歌》（两次进藏诗文集，夏川）。她的女儿在美国，只得赠两本《近作》。

下午雷霞和她的母亲来，由玉珍接待。游600米。较正常。遇见王仲方夫妇，赠我《炼狱》，他的五年牢狱之灾自传。

2005年6月24日（星期五）阴 35℃

六点起床。今天比昨天好多了。书房略开空调。没有哮喘感觉。

将《炼狱》大体翻完（没细看）。作者当过罗瑞卿十年政治秘书，在公安系统长期工作，受害环境在青海。还知道他有个好家庭，父亲是老同盟会员（留日）和党的老朋友（同儿子一样遭难，饿死的）。此书由群众出版社出版，编印甚好，文笔也是好的，写的全事实，还有尹曙生的读后文。

上午宋科的夫人来，带回《党史笔记》两本等。赠我另一本著作《林彪正传》（总有60万字）。她是医生，为玉珍糖尿病等作了些建议。

下午游600米。觉累。

2005年6月25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上午李树型（蔡詠梅介绍香港剧作者，长沙人）、吴迪（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向宏（女，文艺出版社编审）来，交《开放》4、5、6期。后两人说过去来过。随后朱健国（原《中华读书报》驻深圳记者）来，谈焦国标文章事，并带录像机。一起漫谈了近两小时。关于党的问题以及中宣部之控制思想舆论之“违法”等谈得较多。吴迪写了一本书《是非姜文》，让我写序，交草稿。真是没办法，不能不应付。

下午游600米。同胜利手谈，到晚八点。

2005年6月26日（星期日）阴间小雨

六点起床。昨夜服眠药，一直睡到五点半。

上午很凉快，大开窗户，没打赤膊。整理书房，边看资料杂件。

王宁和儿子李坚来。她每年夏季来北京住，已93岁了（比小舟只小一岁），一只眼失明，仍习惯每天看书。送《近作》、《昨日书》等，还送《其人》给儿子。李坚挨过刘清的整（91年的事）。对我的评语，刘政治上不强很同意。

六月廿八——七月二日，河南息县举行顾准九十寿辰纪念活动，寄来请帖并附有陈敏之信。对门孙治方的养女李昭也经办此事，特让她带回信与陈，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前往参加很是抱歉。还写了这样

几句话：顾准是我国第一反思 20 世纪所犯时代错误，即反思马克思学说尤其革命学说中的错误，以及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中发展其错误的伟大思想家。我们应当研究、继承和发展他的思想，让我们的国家能走上历史的正确道路，即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发展的道路。我的米龄自寿诗最后两句是：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我们的政治体制还有待改革，还没有同经济改革同步，首先还没有实现言论、出版等自由。并将《近作》等附送。

2005 年 6 月 27 日（星期一）阴间小晴

半夜醒来，久久又睡着。六点起床。总想将书房清理好，又总懒得动。翻看杂件杂书，大概是动手整理时被打断的原故。

今天不热，没有打赤膊。黄璜、王仲方要的书（《近作》等），算是送出了。上午满起将黄的送到万寿路，下午去医院（吴大夫不在，别的医生不插手），顺路将王的一包送到红霞公寓住处。

翻看《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儿子整理的），内中许多史料可资校对。朱正电话，陈琼芝去世，太可惜了。

2005 年 6 月 28 日（星期二）阴、夜十点雨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上午李春光来，取走条幅，并赠《近作》、《其人》等。他美国中部教书，谈到焦国标乱讲：美国当年打过鸭绿江就好了等。谈最近国情，“敏感作家”事等，以及 87 年 7 月 11 日上书事。他同邓某已无来往。随后朱正、许医农来，他们得以相识。韩钢来（他们都参加陈琼芝告别）。薛京早来，五人一起谈《日记》问题。由于人事、敏感过多，宜等待时机成熟时出版，先校订放下。许写了个书面意见，二校错误甚多，有的难以卒读。有的简语，只有本人才知晓。许还想过物色校订人才。我趁此推向薛京：责任在你也。韩钢谈到党校被认为“自由化大本营”，胡信任社科院头头，胡曾之间已有隔阂。

许给我几份网上资料《谈谈“土改”、“杀地主”》、《从丹东说到北朝鲜》、《救救清华这些孩子吧!》。

午餐极其丰富，玉珍一手经办。餐后没休息，一直谈到三点，他们才离去。

我略休息，四点游泳，500 米。奚青来，共进晚餐。徐勤先的 70 岁寿不能去参加，说明顾准的活动也写了道歉信。看《大宋提刑官》到近十二点始睡。

2005 年 6 月 29 日（星期三）晴

昨夜服眠药。近七点始起床。看许医农给的三篇大文章。对土改尤其滥杀地主 200 万（1950 年开始事），持否定态度。当年我是消极待之。文章中写过，陈云认为建国后应和平土改（48 年在哈尔滨写过东北土改总结文，批评过辽南等地滥杀情况）。搞党史的人，似从无人提到过要总结土改是非。

下午岳阳办事处负责人带三人来，都是“崇拜者”。有企业电视台台长王锐，一医药公司董事长陈康林（原警卫局的）[4]。《近作》几本，一一签名。下午游 400 米。

小多有心脏病，住院检查。

[4] 7 月 1 日日记又记述了是丁东和电视台台长王锐及医药公司董事长陈长林（非陈康林）来。显然李锐在补记日记时记忆出现错误。——李南央注

2005年6月30日（星期四）晴（预报有雨，不准）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并吸氧。玉珍到医院查尿，有炎症。

上午，陆茂竹同张博庭（水电学会副秘书长、教授高工）、温洪医（《水利水电工程报》编辑，父亲学水电，母亲学医）来。两件事：水电十一局（原三门峡工程局）建局五十年纪念要题词，《工程报》要刊登我那篇谈水电经验教训的长文（《水电史》序言，《炎黄春秋》已发表）。顺便谈到水电同环保关系，百年来世界水电情况。他们还是赞成“怒江开发”派（国内两方面——水电与环保争论很大）。我又漫谈认清历史、理论之不易，尤其要认识这个党。谈到土改问题，过去杀地主是理所当然，无人议论过（今年才出了有关刘文彩的书）。给小陆10本《近作》。

下午游400米。小有“夏喘”的感觉也。

《老照片》41辑刊小妹的《黄乃伯伯》，材料利用得好。

2005年7月1日（星期五）晴

几天都是赤膊睡觉，白天也赤膊。六点起床。

小多检查，心脏基本正常。满起、胜利都到医院值班。

上午丁东和王锐（中国企业电视台台长，“崇拜者”，邮电学院毕业的，已60岁）、陈长林（一药业公司董事长）来。为王的30本《近作》、30本《大哉》签名盖章。（王下午又来一次）他们要宣传这两本书。其他时间同胜利手谈多局。

2005年7月2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仍每天打针。

上午三　客人（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两平江人王享禄（傅依明外甥）、凌灿辉（人民大学刚毕业）来，王是深圳“绿意雅”实业公司总经理，也是搞天花板生产的。拿出一本豪华的产品介绍书，上面有我的题词“深圳绿意雅，装点人间春色”（壬午春月）。根本忘记了。问他同毛卫平有无“斗争”，说有“竞争”。没多谈，赠《近作》让离去。李昭夫妇开完顾准纪念会回来，谈会议情况。陈敏之首先致词，念了我的信，大家都赞成，成为会议主要论点。陈还送《我与顾准》一书。吴敬琏谈同顾准结交情况（流放难友），以及比孙冶方更高明之处（孙有传统思想，顾英文好，直接读西方论著）。还谈到农民问题。共有七八人发言。他们同我与玉珍拍照，拟寄陈。陈已老态龙钟。元元夫妇来，赠《大哉》等，一起午餐。

下午游600米。胜利来，手谈多局。

2005年7月3日（星期日）晴

昨夜服眠药。六点起床。翻丁弘寄的《乙酉随笔》，谈陈独秀文。胜利来，玉珍谈秋林上学事，小徐及其父母坚决不让再在大午中学读了。老人只从自己感情出发，不顾孩子如何教育成长好，可叹。玉珍为此对胜利极其不满。手谈几局，较有进步。观电视的围棋专栏。

2005年7月4日（星期一）晴 阳台39℃

六点起床。仍稍一动即气促，得休息几分钟。是否闷热之故？

上午为水电十一局（原三门峡局）成立五十周年题词：“水电先锋，艰难回首，与时俱进，再创辉

煌”。并找照片，水电工地的实在没几张，总花了一个多小时（所有照片，大概小妹整理过一次）。

下午薛京和王志仁来（送吉林白酒和 JBC 饲料猪肉）。王帮助李长盛做了一个可赚钱项目。谈长盛乃一书生，过去赚的钱全被妻子和妻属霸占了（夫妻已分居五年）。又谈到小彭好讲话，又无水平，常不客气训斥。有这样一个人帮忙，长盛在海南可能站住了。为王参加的 JBC 公司给回良玉写了封信（他们本来就认识，都在吉林工作过）。一起晚餐。《大哉》让薛京送小曾、陆沅并寄翁长溥等。他同朱九思通了电话，朱已得到此书。

2005 年 7 月 5 日（星期二）晴 仍酷热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纸、杂件。上午现代文明画报社（社科院主办）《时政瞭望》两年青编辑成娟、朱鹤飞来，找我谈“抗战故事”。谈一个多小时，父亲影响，中小学时，六一惨案、九一八、田中奏折，武大一二九运动，组自发党，37 年 5 月到北平，亲见日军入城。谢文耀回武汉，杨纯、文立徵同到山东，留山东打游击。徐州轰炸，五战区青救组战地工作团，到于学忠部队，突围，留淮阴，转上海、香港回到武汉。湖南地下党工作，1939 年底到延安。同胡乔木同行，留中央青委，1941 年到解放日报，40 多篇文章，《窑洞杂述》乃自己在抗战期间主要“贡献”。介绍《李锐其人》中有关评述。两青年刚出学校，毫无历史知识，只好赠《近作》等，并借出《杂述》。文章写好让他们同宋晓梦联系，让宋修改。

下午游 600 米，比较轻松了。胜利来，手谈多局。朱正来，送谌震新著《秦汉隋唐史》（简略中国通史第二卷）。见我下棋，即离去。晚上刘清夫妇来，即去云南歇暑。赠《大哉》，要去四本《近作》赠人。

收到广州《民营经济（研究）》第一期，摘自《中国青年报》“六大问题困扰中国”：

1） 农民失地引发社会矛盾。有 4000 万失地农民。

2） 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个人、区域、行业。

3） 反腐败需要制度建设。现在力度大成本高。高官贪污腐败已从生活型发展到攫取型，急需进行制度建设。

4） 就业形势面临长期困难。城市年需就业劳力 2400 万人，岗位只 900 万个。

5） 快速发展受到资源、能源、环境承受压力。

6） 注意快速增长时期的社会心态变化。

2005 年 7 月 6 日（星期三）晴 阳台 40℃

四点醒来，五点半起床。午休也未睡着。

翻看《秦汉隋唐史》序言等。谌震是一个如此有历史责任感的人，书是自费用［印］的。又翻看新版《毛早年读书生活》，插入许多有关照片。现在是写不出来了。当年能集中精力，效率高。

八点半，温洪医来取照片，选去同周总理查勘新安江等四张。她是人大新闻系毕业的，父亲、丈夫都是搞水电的，已工作 20 年了。毛应民同康辉来，康似面熟，原来是晚上十点新闻的讲说人，卅多岁。同他敞开谈了些当前形势及人事看法。赠毛《大哉》，毛送杭州书法家的扇子和小册页。中央台广播员都是听话的，也有的在做生意。接着王建国、王建勋来（他们不认识）。建勋为出版陈英茨的《陈永贵本事》去过山西两次，参加过一个日特组织（不是维持会），大寨陈墓有如小中山陵。代我写的序言，说明我不认识陈。英茨的儿子请我去大连避暑（光远去），暂谢。建国希望《日记》年内出来，支持者都主张出（谈到陈小鲁等对我的看法）。

下午游 800 米，且不觉累，而且有速度。

宗凤鸣老人电话，华贻芳患癌症晚期，有事想见我一面，答应明天应约。

2005 年 7 月 7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同宗老电话约定，到航院医院门口相见。九点多到，一同去 24 号楼华家（华的夫人在航院工作）。华贻芳很虚弱（医院已告知其妻：胰线［腺］癌晚期扩散）。向我谈了三件事：一是，那五个人的“五四宣言”太一般，没击中要害，由我署领衔不好（我告知，乃杜光一手操办我不知情）。二是陕北民营油田被公家强收事件，有“二十三老党上书”和保育钧的“告状书”。三是，关于“公有、私有”不妥，应改“国有、民有”（有一个“上书”）。这三份材料，代拟了一份由十个人的签名上书（李锐、胡积［绩］伟、杜润生、于光远、任仲夷、李昌、赵健民、李普、安志文、杜星垣）。宗老说，他很同意《大哉》上的说法，我是面“旗帜”。于是我向他们两位首先谈到联名之事，杜老不同意（十六大上书过程，以及我们这伙人多年来聚谈情况）。联名形成压力，效果不会好。油田事等，我同他们见面后再议。随后又到宗家小坐。回家已十一点半。

下午游（原文写到此——李南央注）

2005 年 7 月 8 日（星期五）阴 阳台 31℃

五点多起床。改好王建勋为陈英茨的《陈永贵本事》代写的序言，改动处较多。

上午樊大夫来，给我看最近体检病历，说我的气色较上次好，不要担心有癌症危险（病历上有关项目都正常）。

钱明锵同土娘（会谱曲的歌唱家，湖南人，同熊东遨一起来过）来。让写《一三居诗词》书名（随手写了）。赠《大哉》。土娘让介绍中央台的关系，我却无一人认识。

王建勋来取走序言。定邀本月十八去大连玩几天，李普、光远等都去，只好答应。

下午游 700 米，尚不觉累。薛京与陈海宽来，陈送一篮子大草莓，台州产的。

2005 年 7 月 9 日（星期六）阴

五点半起床。做了一件事，将汪澍白自传中的“在湖南省委机关”一章看完，小有订正。

玉珍同秋林谈她的“恋爱与男友”问题，性质已很严重，完全出乎意外。“谈得哭了”，是否真心悔过？

两家一起午餐、晚餐，满桌菜。同胜利手谈多局。

下午游 800 米，不累。收到“泰山院”寄的《电厂，我为你哭泣》照片文字书。有一篇记者对作者吴辉的采访记。火电燃煤对环境造成毁灭性破坏，过去认识很不够。

2005 年 7 月 10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看完《电厂，我为你哭泣》，要在我的水电长文中加一句话：“过去对环保长期忽视，许多大电厂附近造成环境严重破坏。2002 年二氧化硫排放总量 1926 万吨，火电燃煤 8 亿吨占总量 60%多，对植被危害称为‘空中死神’”。

胜利、小许带秋林来呆了一天。上午玉珍同秋林单独长谈后，说秋林哭了。我也去谈了几句。因担心孩子认错的真假与深度，下午五个|个|人在一起，由我谈了近一个小时。从自己儿时如何受母教，从入学前认识一千字（常挨粟壳），“两个苹果”等事谈起，初小人人通过《好习惯》几十条，到武汉大学的女生宿舍不准男生进入。还谈到给周南中学百年校庆的题词：“为品德、学识、健身打好基础”。让秋

林写出检查和保证书，晚上交出，并让她给那个男孩写封信，明天交来。秋林只 15 岁，还是初中生，就谈恋爱，手机上互称“老婆”、“老公”，真是可怕。她对爷爷、姥姥和父母都敢顶嘴，只在我和玉珍面前服服帖帖。

同胜利手谈多局，快棋不到半小时一局。只大胜过一次，其他多遭挖杀，下得头昏脑胀。

2005 年 7 月 11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仍稍一动作即气短。早餐后吸氧。仍每天打针。

上午杨继亮同山西电视台记者王裕喜来，他们多年经营的反腐电视剧（14 集）上演了。

下午四点到金锐［悦］酒店参加杜老、光远祝寿座谈会（积［绩］伟和李昌两夫妇新来）。我谈了七日到华贻芳家情况。关于陕北油田事件和“公有、私有”应改“国有、民有”文的十人联名上书，唸了一下原件。接着由张显扬应杜老之嘱，长谈当前阶级分化问题因两极分化而来，到处特权官僚镇压百姓事件，强弱之势到底面临何种局面？只谈改革带来好处（当作神话），淡化阶级斗争，将要发生什么变化？左爷们攻击“复辟”，攻击改革，对此未全面回答问题，是否有新产生资产阶级？（杜光回答，同旧的资产阶级不同）“有产者联合起来”，为改革驳邓力群。小平言：改革如两极分化，就走到邪路上去了。两难思想障碍，改革好，产生阶级是坏事，“两者不能统一”。要从理论上研究，改革派没谈阶级问题，关系到对马克思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看法。阶级存在就有斗争，历史上的重大意义，今天却不能原封不动接受马克思主义。一切用阶级，分析不行、抛弃也不行。除阶级划分外，人类历史发展还有民族、宗教、国家等等问题，不只有阶级斗争，还有阶级互助、合作，共生等问题，并非势不两立。马克思自己也自我违背。消灭阶级，谁也说不准，也许无疾而终。专政用暴力，只能引起灾难，苏东波，中国教训，现在反弹。社会不能没有阶级，要研究，有无阶级，多少个？显扬认为现在中国有六个阶级：有权力的特权阶级（隐蔽），勾结权力的暴富户，民营资产阶级，经济较好的中产阶级（包括高收入公务员），工人农民半工农劳动阶级，贫困阶级（失去土地，无生活保障者）。权力、财富、声望三种关系。只用典型（过去习惯）分析作结论，不能成为理论结论，实事不能求是。特权阶级没暴露看不到，违法才暴露，仍冰山一角，人数不多（赖昌星、周正义［毅］），危害极大。批条子、批土地，定州事件如黑社会。改革开放以来，资产阶级形成是好事，剥削问题也非坏事。有关社会良心问题，中产阶级没形成自我意识（私营业主 3000—4000 万）。应将调整社会关系作为社会总问题，否则都是空话。特权阶级从垄断而来，专制体制产生，民主政治才能消灭这个阶级。暴富转化为业主阶级，改造，非法者一锅端。劳动阶级要成立自己组织（现在不准搞行业工会）。加强社会贫困保障救济（“送温暖”，还要感谢）。

韩钢接着讲，80 年代后，不提阶级斗争了，1991 年后又提，“反和平演变”高潮，邓力群长文：阶级斗争仍是主要矛盾。1992 南巡后，官方又不提了。十五大前后又热闹起来，最近很热，回避“阶级斗争”字眼，用“和谐社会”，官方秀才（陆学艺等）均如此。有“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无阶级斗争，乃小平迷误：如出现新资产阶级，改革即失败，“我们是社会主义改革”。官方回避阶级斗争。必须重视。邓力群认为己复辟（胡、赵均属斗争对象）。理论界开始重视这种斗争。强调阶级对立（或和谐）官方用“和谐”乃主张阶层，社会分层代替阶级，净化到分层。现在社科院是思想库，批党校不和谐。

我简单讲了几句：现在根本问题，老政治体制形成普遍贪污腐败（中外古今空前），造成特权阶级。

光远谈，影响人者权力、金钱与思想，现在有拍马屁人。

厚泽谈，《博览群书》上有好文章《非常道》，资中筠谈美国的文章。关于颜色革命，批公共知识分子文章得了奖。

杜老谈：市场经济必然出现两极分化，但不能消灭资产阶级，不能阶级斗争为纲。

饭后，约了二吴、显扬、韩钢、厚泽、李普谈联合写一公开信事。请韩钢拟稿。（玉珍告诉后［后告诉］，厚泽让转告我，此事无意义，不要搞。韩也不必起草了。）

2005 年 7 月 12 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书房杂件杂物堆满桌子与书架，就是不想动手亲理，谁也帮不了忙。

上午温洪医来，近期的《水利水电工程报》刊登了我《水电史》序文，没有删节。写了一个附言，摘引吴辉编著《电厂，我为你哭泣》有关的几句话。火电二氧化硫造成的危害，令人胆战心惊。照片还给我了，没能用上。

下午游 600 米。任不寐的《江泽民和他的十五年》巨著，昨天孙长江交给玉珍，今天才看到。此书必须翻看。（任原名胡春林？李春林？）扉页签名：2005.6.19，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大概是孙去美国时带回的。薛京告知，明天下午部里来人。

2005 年 7 月 14［13］日（星期三）阴、夜微雨

六点起床。翻《江十五年》。浏览报纸。

下午未能游泳，三点，副部长王东明（管老干局等）和老干局毛局长来。王问两件事：重庆老促会会刊登我的文章，是否我主动的。告以实情，是他们要宣传我的思想，他也自{言}语，不是公开刊物。从而谈到要“保护毛泽东”（这自然是他们当前的大政方针）。第二件事是，有人在搞赵紫阳传记（或访问记，说得不大清楚），问我是否参加了。我答以未参加，于是拿出宗凤鸣与杨继绳的两本书来。王说不是这两本。从而我就大谈自己的观点，和“敏感作家”文章事，寄给了胡锦涛并赠书（又回书房取出一本《庐山实录》），以及香港报刊的反映，讲了有《忘恩负义封杀李锐》的文章等。关于毛的看法，讲了陆定一说法，我的三句评语，以及 1979 年就讲过“（革命）功劳盖世，（执政）罪恶滔天”。非常客气，还说中学时就读过我的“早年毛”的书。王原是辽宁省组织部长，辽宁大学学哲学的。要走一本《实录》，我又每人赠一本《毛早年读书生活》，说明我过去的“吹捧”。

玉珍则同老干局一女同志谈生活方面事。那位女同志也认为让我不讲真话是很难的。

2005 年 7 月 15［14］日（星期四）阴、预报有雨，未下

四点多醒来，五点半起床。将《江十五年》翻完（真正的翻）。资料丰富，十五年社会腐败，众生百象，各种统计，直到何新、汪晖、余秋雨，应有尽有。这是一本大好利用的书。

早饭后，觉疲倦，吸氧一小时。下午游 800 米。

薛京来，晚饭前朱正来，送杨敏之著《我的思想回顾》，自己印的。杨曾任湖南省纪委书记，中纪委委员，思想同我们一致。

2005 年 7 月 16［15］日（星期五）昨夜小雨，晴、阴

四点半醒来，六点起床。整日清理书桌与桌旁小书架杂件。找出李荣光的《帚珍集》再版诗序代拟稿，还有好些应复的信件（多读者的）。

下午游 800 米。整天没有活动，增加 200 米。

开始看李的诗稿，动手改动。

2005 年 7 月 16 日（星期六）阴、晴

六点起床。改动序言稿，并将荣光寄来的“自述一生”看完。

上午九点多，余习广来，谈他主编的《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庐山会议后的“大跃进”，按老百姓的说法称为“苦日子”。扉页有“余习广心祭”一段话：“苍天不平，长歌当哭——谨以此书献给大跃进·苦日子年代为民请命的志士仁人和彭德怀元帅，及 5500 万逆来顺受的罹难者”。余多年来亲自调查，访问上书人和知青［情］者，有很多照片。特别同我谈到当年干部打人致死情况。他的父亲是河北老干部，南下时结婚，母亲是澧县人，父母到广东后，在外婆家长大。经营一家装修公司。同韩钢湘潭大学同学。《大哉》中有他的一篇长文。由于发表邓的一些经历文章，1993 年被捕，关了两年。于是也学着做［作］诗度日。谈自己不是做生意的人，精力全放在当代历史方面，要做的事还很多。关于文革也在收集资料。200<0>年 8 月，他约我们一伙人（有若水、慎之等）到戒台寺住了两天，谈毛晚年等。关于“痞子头”，以及周晚年决心当“丫头”，用的两个词，极为开窍。“敏感作家”事不知道，让看了港刊报导。借走大跃进时我的两张照片。

下午游 600 米，很觉累。

晚上东山学校的老、新校长等五人来，纪念建校 110 年，大谈毛是伟大人物。于是讲了下饿死四千万人等事。送《早年》与《早年读书生活》并《近作》等。给重庆老促会的会刊，上面有《如何看待毛》文。湖南之落后毫无办法，大型文艺等活动，仍大合唱《东方红》也。

权力对真理的垄断，毛与党发展到极至。——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5 年 7 月 18［17］日（星期日）阴

六点起床。又完成了一件大事，到下午，将辛子陵的《毛评传》序言改好，并寄与宋科。

上午张清［青］义领新余钢铁厂驻京办事处三人来，邀请去江西旅遊，照相几张。延滨、元元夫妇来，告知已准备纪念耀邦 90 岁的活动，人大会堂座谈会和江西、浏阳。将元元谈话原封在港发表，对丁东很是不满，他们拒绝李宗贤利用。

2005 年 7 月 19［18］日（星期一）晴 到大连

五点半起床。带走的资料最后查清。六点半薛京来，一起早餐。七点十分出发，走南三环到机场，进一号楼新场，新修整的。李普、陈英茨夫人和王建勋等先到，光远夫妇随后到，贵宾室不如老机场。九点五十起飞，十一点到大连。住棒槌岛宾馆（南苑）。英茨儿子张秋石等来接，还有鲜花。张下海十多年，经营大连北方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全国有几个分公司）。又坐车到城内上海城酒店午餐，吃完饭已经两点半了。

四点半张秋石来，好在带了《近作》二本相赠，又《大哉》一本。王建勋来是为了出版《陈永贵本事》。有一个“行程安排”，19—21 日三天有游览。晚餐到城内上海城吃上海菜（光远是上海人）。路上车行近一小时。

2005 年 7 月 20［19］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盖了被单，玉珍盖了被子，比北京凉快得多。早餐在大饭厅自助餐。餐后在门口散步，棒槌岛已开发成会议、宾馆区。那栋仿俄式小木屋竟是水泥造的。八点出发往金石滩。一路道旁绿化、美化当是世界一流水平。车行一个多小时。先看蜡像馆，三层楼，室内、楼梯等均木结构，中外名人、

小说故事，人流如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这也是西方移植的。然后到恐龙湾，海边悬崖。由赵明非、张亚东等作东，在“粗粮”酒家午餐（张是大连开发区管委会的，经济博士）。席间漫谈形势，赵当过李楚离的秘书（胡冀燕的哥哥当过林铁的秘书），后在哈尔滨当过副市长。下午在附近一套六栋贵宾楼内休息，三点到小游池游泳，十来米见方，2.6 米深。我的仰卧特技使观者赞叹也。半小时后，听冯海波（开发区发展改革局付［副］局长）汇报概况。全国有 53 个开发区，从经济收入等，大连排六、七位。1984 年成立，日本投资占 39%，有外资 1800 家，占出口外汇一半（全辽宁 1/4），工业总产值占大连 1/3，方向为装备制造业。大连为重化工业基地（据说全国重化很乱），开发区财政收入 20 亿，常住 30 万人，有两所大学（大连共 14 所，非省会中最多），有重型机械设计院。大连四大产业：造船、石化、装备制造，软件。

晚餐在一粥饭酒店，乃高级大排档，如广东早点，花样甚多。

2005 年 7 月 21［20］日（星期三）晴

昨夜服眠药，九点半上床，五点半起床。设法解手，玉珍催外出散步，1991 年所住楼房不是几步能找到的。仍七点半早餐，八点出发去旅顺。先到苏军 1945 年胜利纪念碑，到处一个模式，小胡为我们远远拍照。然后到 203 山头，1904 年日俄战争纪念地，血战两个多月，日军战死 12000 人，俄军死 5000 人，抢得此山头后，日军始能攻下旅顺。有一临时性纪念馆，用系列照片说明当年战况。第三站到白玉山，山名为李鸿章办北洋水师时，来到此地，见到对面黄金山，随口取名。山头立有日本人胜利碑塔，形如弹头，高 67 米，内有万多名死难名录。日本人当作第二靖国神社也。山头环观旅顺港，港口宽 270 米，当年为世界第五大军港。归途观日俄统治时监狱，日本扩大到可关 350 人。小单监约 10 平米，有铁门、小窗，内置木马桶。黑暗长廊。一路我发表观感：这些纪念地不仅俄国，仍可让日本人耀武扬威也，我们没有碑记说明此种百年血泪国耻。张秋石等于是说：请李老大书“毋忘国耻”留记。午餐在鲜花菜馆。

归来得四句：

白玉山头靖社神，海边监狱锁忠魂。
伤痕永记在山海，国耻毋忘教子孙。

2005 年 7 月 21 日（星期<四>）晴

四点半醒来。为李普进八十八吟得两绝句。并为张秋石作绝句。五点半起床后，才看到两份《期货日报》，2004 年 12 月 28 日 4 版有记者访张秋石董事文章：《长风波浪会有时》（另一份为今年 7 月五日，内有北方期货公司“扶残献爱心活动”（昨夜晚餐时张秋石谈到此事）。

于是赠秋石董事四句得以完成：

十年风雨造人才，今日陶朱道义怀。
服务竞争为客户，兴隆生意八方来。

祝李普进米寿：

老当益慧是吾兄，回首沧桑万事通。
工具难为岂驯服，获知真理实行中。

吾兄愈老愈聪明，道出真言四座惊。
痞子精神呼万岁，染缸坠入尚多情。

早餐后八点出发，先到大连北方期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于 1996 年成立，基金 1 亿，上海、郑州共三交易所，大连主要货物为大豆、玉米、豆粕等，上海为钢、铝、橡胶、原料油等，郑州为棉花、小麦、荞麦等。北京、福建有营业部，有品种研究，有网站，工作人员大连 40 人，全国 100 多人，秋石年龄最大（50 岁），其他平均 30 岁，100%大学生，有硕士。计划经济无期货业务（我谈到 1989 年在芝加哥参观期货市场，才知道“期货”之名）。公司经营十年，业务发展，遵循“诚信、稳健、专业、高效”，“不断提高利益共享者的利益”。2002 年名列大连期货代理交易额第 7 位，全国 16 位，2004 年为东北地区第一名，全国综合第 18 名。评为上海、大连期货交易优秀<单>位，张秋石并当选为两地交易有关单位职务。2004 年交易额为 1860 亿。期货两大任务：发现价格（未来十个月）,避免风险。

光远谈：股票、期货是两大学校，如何投机（但词典上投机、投机分子均贬义）。企业、投资与中介，必须组织好，讲效率。默契、成熟、宏观、微观、社会效益最高。（光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提出期货交易的。）

听完介绍后，为公司作字，书“十年风雨造人才”并“白玉山头”（可惜前首将第二句写成第一句了，告秋石，回京后再另写。他深情地同我谈到他父亲陈英茨对我的尊敬，还说今后出书愿赞助）。李普也写了即兴之作五言绝句。光远书“腾飞”二字。

午餐在“粗粮”酒家，高级大排档。

朱厚泽夫妇下午到。一起到大连商品交易所。交易所位于广场一城堡式大建筑内，交易大厅工作人员都用电脑操作。此广场 2.4 平方公里，周围 5 公里比天安门大 6 倍。总经理朱玉辰（博士）、副总郭晓利、曲立峯（均博士），刘化军等接待。此所每天交易额为 200 亿元，全国现在只有上海、郑州、大连三交易所。大豆交易现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此为市场经济典型方式。公布价格，企业稳定，可避风险。中国为粮食交易大国，农民有安全感。大豆年产 1500 万吨，过去出口，现在年进口 2000 万吨。交易所乃国际贸易桥梁，已成立 14 年，收入 4 亿，开支 3 亿（税收等），70 万客户，谁灵光谁赚钱。期货交易 1848 年在美国产生（我问后得到的回答）。王安石变法有青苗法，乃中国期货萌芽。

晚上由几位副总邀请，到“渔港明珠”酒店用餐。两桌饭花了 15000 元，一只超大螃蟹（澳洲产）2400 元。席间我应请求，谈了些历史人物小故事等。

下午去交易所前，在光远住处小聚，大家让我谈了半小时，从陈独秀晚年谈起，我问过李达，为何那么早离开了党，他说不满意陈的独断专行。谈张闻天“虚君共和”，毛称为“开明君主”。恩格斯晚年去过美国，改变观点。等等。这些小故事容易听得进去。

这次来大连，住了四天，碰上酷暑，外游走路多，很累，算是挺过来了。光远抬上抬下，佩服之至（司机向玉珍诉苦）。

2005 年 7 月 22 日（星期五）阴 回到北京

六点起床。观电视，英国又遭恐怖袭击，欧美无宁日矣。伊拉克战争后果如此！

七点半早餐，八点离开宾馆，秋石等送到机场。只有厚泽留下了。空中飞了不到一小时，580 公里，回到家已十一点。一堆报纸、刊物，信件。回家路上，点点小雨。满起说，前几天北京闷热之至，今天才好转。

2005 年 7 月 23 日（星期六）整天中雨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只看标题。早餐后吸氧。

上午平江办事处李迎春二人来，再次要 20 本《近作》（签名十本）。让他同丁东联系《大哉》，他下

午回平江，让带走一本。杨继亮来，赠药酒六瓶并反腐电视剧《兴国之道》16 集 VCD。带走十本《近作》，满起送他到丁东处买到五本《大哉》。留杨午餐。他想写一本“以人为本”，略提意见。

下午秋林来，又谈了一阵，以巩固其认识，公开谈出仍“不放心”也。

玉珍和小多等观《兴国之道》(有书本)，我也看了三集。主要靠谈话，犯人镜头不多。上不了中央台，山西台已放。我同爱泼斯坦等为总顾问。

同胜利手谈多局。下午游 600 米。

2005 年 7 月 24 日（星期日）多云、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丁东处转来福建诏安县诗人沈汇丰的信和他诗集《战士之歌》等复印件。有许多首“歌颂李老之诗”。2000 年北京诗会上见到过我，求写书名，寄过几次信，“都未联系得上”。原名沈桂武，1946 年生，当过海军，多年中学教员、校长。写中外古今人物的《沁园春》共 180 首，“和毛诗词 58 首”，“皆系前人所未有”。写我的一首“沁园春”，可抄录于此，吹捧得够高了！

识比人龙，忠如屈子，太史公迁。喜庐山实录，艰难问世；匡时文集，陆续刊行。学贯中西，谙深文理，百载丈宗君领先。经千折，更赤诚坦荡，报国情憨。

铮铮铁骨如山，尚怜惜贤才案未翻。敢褒扬顾准，思维不息；质疑三峡，警语长鞭。大智大忠，无私无畏，不为浮名壁上观。胡扬泪，骤化倾盆雨，痛洒人寰。

他是从一地方诗刊上看到《大哉》报导广告，向丁东买书寄此长信的。

下午作字，为陈利明作《胡耀邦传》写书名，并我的怀耀邦诗。大连之行几首也写好，拟寄张秋石。

2005 年 7 月 25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昨夜服眠药，睡足了七小时。

上午浏览报纸。薛京来，让再催一下贺国强处，权力在位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李宗贤来，谈及老促会专刊登我的《如何看待毛》文，乃重庆组织部一副部长邀功向上汇报引起的，后来又申明此事就我们三人知晓，不再外传。有的人则反映，文章写得不够也。又要去《大哉》一本。新近专刊，又转载张凤珠文（取自《大哉》）写我为了丁平反，及“八十进八自寿” 诗等。

玉珍到医院看过，脚肿等大概不算严重，决定星期二去宽沟。

接到李普信，谈“必须同剥削阶级一切意识形态彻底决裂”等论点导致极左往事，尤讳谈人权。下午通电话，两首寿诗引出短文（我的想法是他晚年大智大仁大勇也）。

2005 年 7 月 26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清理《日记》等，去宽沟带走书物。为福建诗人沈汇丰书“战士之歌”书名。上午李宗贤来，又要去《大哉》三本。奚青来，徐光耀赠我纸扇，上书他赠徐勤先的“满江红”。谈此次石家庄为徐将军做寿并游览五台等地。下午游 600 米。接薛京来，清出要带走《日记》等。

2005 年 7 月 27 日（星期三）昨夜雨、晨雨 到宽沟

六点起床。清理带走资料，装一提袋。由于下雨，玉珍拟改明天走。后雨停，还是决定动身，薛京已告今天上午去。薛京来，将带走《日记》的排印件与复用［印］件装了一大口袋：许医农校订过的二年，薛看过的几年及续看的几年。九点动身，市内走了近一小时始走上机场路。十点半到宽沟。

仍住老房子，似又换了沙发，房内装修更好了。主任张珀等迎接，服务员守着照顾，真是过意不去。白介夫到香山去了，让转告白的秘书，我已来此。(白原来想约我和杜老一起来此聚谈。)主人已熟习[悉]我的习惯，喜欢白菜、豆腐、苦瓜，还要姜丝。午餐菜甚佳。

下午即开始看许医农校过的1989、1990两年。89年访美日记已全部插入。

因室外泳池水凉，改到室内池游，12个来回，半小时约600米。晚上仍观电视。

2005年7月28日（星期四）晴

三点醒来，久久未能入睡。大概近五点睡着，六点起床。整天看89年《日记》清样，许多字和人名，许医农当然弄不清楚。下午到室外游泳池，水温22℃，只游了三个来回，难以为继。

老副所长何宝生来看望，赠《近作》。

2005年7月29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继续校正《日记》，看到89年4月29日江泽民的长途电话，记得颇详，太简略，读者不易看懂（许多记事都如此）。

薛京、满起早餐后回城，就我们俩人用餐了。

下午三点到室内游泳池游半小时，照顾周到，玉珍去按摩，腿部与脚肿较好。来去车接送。

2005年7月30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中午又睡着一个小时，且做了梦。

除了晚上观电视，白天集中校正《日记》，速度快不了，而且要用修正液、错改贴白纸块，还用橡皮也。上午十点到屋外做气功，活动。

下午到室内池游35分钟，到理发处剪发，玉珍怪剪得太短了。

晚饭后散步到七点。

2005年7月31日（星期日）阴、昨夜小雨

三点解手后，久久始入睡。六点多起床。即校正《日记》。饭量很差，如此美食也吃不多。下午没游泳，只稍作户外活动，快步500米。今年照顾更周到，用餐外出，都有服务员跟着。

2005年8月1日（星期一）晴

昨夜服眠药，睡得安稳，六点起床。

《日记》1989年只剩尾巴了。难怪许医农看得慢，人名多而难认，事情太杂了。

薛京和满起回来，说回去只是为取辞典等。定要抓紧校，每天不少于六小时。两天同我校对难认处一次，以便提高效率，不抓紧不行。

上午仍作户外气功等活动。下午坐车到东苑游泳35分钟，他们两人都时游时停。

夜观《冼星海》，原来在巴黎学习一段颇复杂艰难。

2005年8月2日（星期二）晴（预报有雨）

六点过起床。每天送《北京》、《人民》、《参考》三份报纸（过去不送），不能不翻翻，占去时间。

满起上午回去。小许电话，秋林拟去延庆上学，玉珍让他们自己负责。

1989 年尾端有一“十年总结”写了十条，很是得当，完全忘记了。只加了离休后一项重要工作，定编《中共组织史资料》。

下午没游泳，全部时间用于校订。

夜观《冼星海》，同一法国女郎露易丝还有段爱情。总记得刚到延安，1940 年初在女大观冼星海着老羊皮大衣指挥“黄河大合唱”。

2005 年 8 月 3 日（星期三）晨大雨转中雨，下午间晴

六点起床。即淋浴。窗外大雨。下半夜开始下，整个上午未停，下午三点转晴。

1990 年日记，好像过去看过一部分。

下午三点后，同薛京到室内泳池，游 30 分钟。坐车回来，玉珍去按摩。

三餐饭吃得较少，晚餐后，在大水池旁小坐。没有胃口。

2005 年 8 月 4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睡足七个多小时。中午在沙发上又睡着一个多小时。但走路不如过去，易气短，且不能快步。

已看到 1990.8 月，确有内容，可作为党史资料看待，尤其是陈云有关六四的信，和陆定一的几次谈话。

上午户外活动 20 分钟，下午没游泳，户外活动十分钟后，淋浴用肥皂擦全身。晚餐后散步半小时。

夜仍观电视《冼星海》等。胃口仍不佳。

十来年中，来宽沟避暑总不下十回，想起留一首赞美诗，得四句，尚难定稿：

避暑东郊第一流，清凉空气负离稠。
山青水秀满幽径，岁岁留连招待周。

2005 年 8 月 5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90 年只剩一个多月了，过去确曾看过一遍，未对原稿。

午睡到近三点，三点半去游泳，同玉珍一起坐车去的。游时即气短，卧休两次，只游了 25 分钟。淋浴后休息，有痰咳。于是玉珍一起到医务室，吸氧，医生听诊、量血压（70—110），下肺小有罗[啰]音。认为主要是心脏弱，不要游泳了，多休息。晚餐及餐后散步还正常。睡前咳嗽不止，泡沫痰。在床上折腾到十二点多，玉珍陪着，都未入睡。于是穿上毛巾睡衣，改到客厅长沙发上躺下（午睡处），为止住痰咳，玉珍让服一种小瓶装中药，一直含金嗓子喉片，算是睡着了。

送正副所长五人每人一本《近作》。

2005 年 8 月 6 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在客厅沙发上睡着四五个小时，玉珍说几一夜未睡，时来客厅看我。六点半起床。吃饭都是坐车来去。吃得不多，中午喝了两小碗稀饭。到下午四点半，将 1990 年日记校订完毕。

下午李医生来，无体温就放心了。要我的病历，换来一个制氧机（用瓶水）吸氧。所里照顾极其周到。夜里李医生来看望，听诊。

2005 年 8 月 7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今天下午转而又痰咳，影响散步。原来感到浓绿痰出来就快好了。

开始看 1991 年《日记》清样，两个月的。很难快速。

胃口仍差，粮食吃得极少。几天来都用开塞露。玉珍只是担心。

2005 年 8 月 8 日（星期一）阴、多云

六点起床。痰咳仍继续。胃口亦如昨日。散步只能慢慢走。

满起上午来。一堆信件，还有《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一）、（二），不知谁带回寄来的。

看完了 1991 年 1.2 两个月，这几年薛京看过。速度快不了，比文章麻烦得多。

2005 年 8 月 9 日（星期二）夜雨，整天中、小雨

下半夜又到客厅睡沙发，仍有痰咳。六点起来，给玉珍麻烦。医生来查，脚肿已消。下午痰咳较好。

上午十点，白介夫、秦肖娜夫妇来，谈北京房建有乱来者，上海科技馆八万多平米，北京就十多万。王岐山管奥运建设还较实在。谈他在《炎黄春秋》三期的长文。赠《近作》并《其人》、《大哉》。夫人回忆前年我曾讲过胡锦涛的好话，她说是“红领巾长大”。

今天进度慢，只看完三月一个月。

李医生来，听诊，仍小有啰音。赠《近作》。她夫君父亲是八路。

2005 年 8 月 10 日（星期三）多云、间小晴

六点起床。仍有痰咳、气短，只能慢慢走。下午略作户外活动。

进度慢，只看完四月份，一个月（又多几天）。

晚餐稍稍多吃了一点。

2005 年 8 月 11 日（星期四）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痰咳较轻一点，但晚上又重。

只看了五月份一个月。没有散步。

满起招待亲戚（小多外甥和小孩），一次车都不用。

2005 年 8 月 12 日（星期五）夜、晨雨，阴

昨夜三点咳醒，四点多，到客厅沙发躺下，玉珍招抚。睡到七点半。早饭带回。李医生来查血，为决定吊瓶，又请来县医院一女医生，决定上下午吊瓶，有炎症也。电话告知不能去看望，白介夫夫妇上午特来看望。谈约一个小时。江泽民来住了五六天（七月份），戒备森严，自己带来一二十人，住到西边，地方又派四十人。见此情势，白气得搬走了。游泳一次，说池太小，应扩大到 50 米（这是露天池扩建原因）。白说，请万里来过一次，因警卫森严，他再也不来了。夫人说：就是怕死也。请来的湖北客人（一副省长），将我的书拿去看了（《近作》内有三峡文），白说，他也是反对三峡的。

中饭又由玉珍、薛京带回，正点滴吊瓶，由玉珍半喂也。李医生公婆，父亲都是老同志，开始看《近作》，读了帅大姐文。晚上也是由她照顾吊瓶。

仍挤着看完 1991.6—7 两个月。有的地方薛京应当看出而漏过了，向他点出。

晚餐到饭厅吃的，没有散步。

2005 年 8 月 13 日（星期六）阴

一夜没有痰咳。六点起床，睡得较安稳。整天很少痰咳。上下午仍吊瓶，李医生非常负责（一边在看《大哉》）。

仍挤时看完 8—9 两个月。

晚饭后略散步。

2005 年 8 月 14 日（星期日）阴、闷热

六点起床，即淋浴。夜晚没有痰咳。白天还是有些痰咳，上下午仍吊瓶。李医生对《大哉》有兴趣，告玉珍可以送与。

只看完 9 月份，10 月开了个头。下午基本休息。

晚餐后，去看望白介夫夫妇，漫谈约一小时。夫人对前景悲观，民主无望，政治体制改革无望。我谈到根本问题在中国土壤，农民与知识分子，以及封建专制传统（三纲五常，眼睛都向上，现在还是经常发表“重要讲话”）。但经济在变，科技在发展。世界潮流，全球化等等，人类进步基本规律无法抗拒，毛邓等人物与现象不可能再出现，渐变，也只能渐变，不应悲观（他们也知道我的电话被安全部控制）。夫人见过释放后的余杰，余被捕后受到的恐吓（也产生恐惧）。

中午过二号楼大厅时，遇见一位老同志向我打招呼：“是否李锐同志？”自称是商务部汪治熙，已 67 岁，退了。喜读我的书。《炎黄春秋》文章都赞成（大概指十六大文）。于是带到住处，赠《近作》，愿意宣传自己观点也。

2005 年 8 月 15 日（星期一）阴、闷热，下午五点雨

六点起床。夜没有咳。午睡又一小时多，白天还是有些痰咳。上下午仍吊瓶。

十一月份开了个头，只看了一个月。下午几乎全休息，观看电视。

晚上秦萧娜夫人来，送给玉珍装药的塑料格盒。谈文革开始时自己在广播学院的经历（同陈鲁豫的母亲同学），讨厌江青这伙人（父亲也挨整），因此当过半年“反革命”。关于我被安全部盯住，是余杰讲的，还知道我们常聚会。她很想参加。夜观歌詠［咏］大合唱等。今天是日本投降 60 周年。

2005 年 8 月 16 日（星期二）夜雨、雨

夜半有痰咳，二点服眠药。折腾一个多小时，又睡着。六点过起床。天气转凉，不闷了。

上下午仍吊瓶。罗［啰］音很小了。但整天仍有痰咳。

十点，王建勋、张秋石和郭女士到。《陈永贵本事》印出，我的序言还是得体的。十月下旬在太原开会，讨论此书。我谈到作好准备，因当局在“保护毛”，山西当然有人要“保护陈”（其秘书现在国务院负重要工作）。从而谈到山西派性，谢振华（95 岁）能去最好。

《期货日报》7 月 26 日刊登了我们在大连的活动。秋石的公司办一刊物，聘我们几人为顾问，送聘书。午餐后，薛京同他们一起回城。只看了十一月。

2005 年 8 月 17 日（星期三）晴

半夜有一次痰咳。五点起床，淋浴。将带走的资料等装入一大袋，其他都整理好放在窗台上。同服务员和所长交待，明天返回。早餐后即乘车返城

一处堵车，九点半才到医院。内科听诊、照片、验血，无肺炎，照片正常。玉珍就放心了。医生看了宽沟后的药单等，认为用药分量轻，改了对症厉害的药，先吊瓶三天。于是同玉珍决定，不回宽沟了，好在雨后，北京气候好多了。午餐吃得稍多点，同合口味有关。

午间休息一小时，未睡着。下午两点半先到办公室，随后秋石、王建勋来，将《大哉》三本（另《近作》、《其人》各三本）让王带与李普。薛京估计约时去看五中全会文件，恐主要是部领导找我谈话也。在宽沟时接到薛京电话，玉珍和我都同意他的估计。三点到部，机要室女同志接我到五楼大房间，不过看五中全会文件也。不同的是办公厅主任（　士其）（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要同我谈话。文件一万多字，面面俱到，各条战线各部门十一次五年计划的任务汇合而已。有关大局的话（如“腐化”二字都不见）一句也没有。主任来看望，我狠狠数落了几句，封杀我的事也谈了。我有意谈到抗战死伤中国共 3600 万人，而大跃进饿死还超过此数。谈人类进步的历史普世规律，现在我们只走向了市场经济，而政治体制（民主与专制），人治与法治的问题尚未解决。

2005 年 8 月 18 日（星期四）晴

睡得尚好。五点多起床。还有痰咳。早起留了一点，以备医院检验。八点半同玉珍到医院，先吊瓶并吸氧，后又到内科找呼吸道医生听诊。决定吊瓶一周（玉珍主张）。在过道和大厅遇见邹瑜（85 岁），谈他在四川遇见一老农妇 117 岁，吃素，精神好。又遇见张灿明，仍坐轮椅（91 岁）。

整天翻这两天报刊。翁长溥寄来他的著作《红枫情》并长信。已读完《大哉》，因此寄书写信，认为《大哉》中没有一篇水电文章，而这是我一生最长的工作岗位也。书中有一篇写我的文章《毛的奇秘书》并两篇骂钱正英的文章。此书已排印好，却不能出版，望我在北京想办法。

晚餐感觉正常一点。薛京和满起从宽沟回来，留下的物件资料都带回来了。翁的信和书交薛京处理。

2005 年 8 月 19 日（星期五）晴

半夜咳了一次。五点半起床。玉珍还先起床。今天还要几次痰咳，都是白泡沫了。近九点到医院，吊瓶时遇见绩伟，说最近又颁布几条禁令，如接受境外采访必经批准等。出门遇见一位总工会已退负责人，打招呼，似认识我。归途换表带不成。

十点多，程世平来，送蜂蜜等。要《龙集》，四川许多人想要。谈家世，父母亲从事无线电工作的，52 岁，文革时小学生，完全自学成才。留午餐。历史和理论知识都较丰富，很谈得来。下午杨继亮来，由玉珍接待。

将《陈永贵本事》翻完，真是走马观花。岳增寿冤案揭发得好。陈永贵问题实际是毛执政治党治国的一个缩影。

程世平谈到网上国内外揭发一个疯狂表态，国防大学战略研究单位负责人朱（？）虎臣说，中国准备打核战，牺牲东部还有西部，而美国则准备毁灭一二百个城市也。谓美国军方已发出指责，这恐怕是确有耀武扬威之言。

2005 年 8 月 20 日（星期六）晴

一直睡到五点醒来，随即起床。翻看邢小群的《往事回声》，好几篇谈胡乔木的。

八点半到医院吊瓶，遇到一位邮电部 78 岁的人坐轮椅点滴，大概脑子坏了。归途到王府井佩[配]好两块表的表带，花 200 元。第一次到新东安市场的底部，真是了不得的购物街，根本不是过去的王府井了，整个街道变了样，还有铜塑拉人力车等塑像，遊人纷纷照相。这条街叫“金街”（西单叫“银街”），大概是外来遊客叫出来的。

上午即同胜利手谈，下午两点下到五点半，只大胜两盘。完全任意乱攻，过了一把瘾。

晚上玉珍帮我写［洗］澡，写［洗］头。

2005 年 8 月 21 日（星期日）晴

昨夜上床后仍咳，只得坐起平复，并服眠药。大概近十一点入睡。六点起床。翻《往事回声》，看完丁玲的几篇。“两个丁玲”的说法很对。我的文章用的语言是：对党一往情深。

整天没有做什么事。上午到医院吊瓶。

下午同胜利手谈，有两盘大胜，其他平平。

2005 年 8 月 22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半夜未咳，白天也少咳痰了。

九点到部里参加庆祝抗战胜利六十年会，老同志参加，发纪念章并慰问金 1000 元。何载、王廷栋等三位讲话，都唸稿子，贺国强唸了五千字的稿子，全部官话也。几个较熟的人，给了“悼念赵”的文章（包括何载）。一一握手，客客气气也。同二十年前来家相比，贺已变了一个人。

姚监复从美国回来，谈了些情况。民运分子三种人：阮铭为陈水扁服务；柴玲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后，经商；还有三分之一为安全部服务（谈到张某，宗鲍间联系的亦如此）。患癌症的多，都想回来。美国人经济只支持法轮功了。大陆三症：1）个性迷失症（红卫兵等），2）机体失语症，3）斯特哥尔摩症（匪抢银行，封闭三天后，女职员释放要求同匪结婚。指我们反右、文革等平反后，感谢党的宽大!）。“不公正的改革，导致对改革的革命”。崛起必须靠民主主义。预言“大陆崩溃”者，2005、2010、2015，2020 不等。“亡共在共，复国在我”（台湾人言）。马英九将竞选总统。警惕拉美模式，害怕颜色革命。毛式游击队。李尔重说，党内三种人：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流氓分子。夜九点后，薛京同张秋石、王建勋、小郭来，我谈《陈永贵本事》的写法，要将有关原始资料（如中纪委通知，报刊文章等）都列出，真凭实据，无懈可击。

2005 年 8 月 23 日（星期二）晴

半夜只咳了一次。六点起床。浏览报纸。八点半同玉珍到医院，先查血。吊瓶原最后一次，因后天才能看呼吸道，医生又开药，续吊瓶两次。看中医，开了些成药。此次“感冒”咳嗽，托［拖］了近一个月，吊瓶十三天了，仍未止住，大概是人老抵抗力弱之故。吊瓶时闭眼吸氧，戏吟一绝，真正打油也：

内衣外着成时尚，女发男留乃大师。
唯一自由天地处，随心所欲任人之。

中午睡着了约一个小时。下午毛应民同杭州华宝斋年青老板蒋山来，赠弘一法师书佛经集（其父已去世）。为浙江管出版的局长向我求字。因此随意谈到出我的自书诗集，立即慷慨应承。如果真想留点

“墨宝”于世，这倒是一个可以休心养性之事。李普同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谈他这次凤凰台讲话，“毛有魅力，但我不喜欢这个人”，反映［应］普遍称赞。谈尽量施加可能的影响，要让老中青三代都对历史（中外古今规律）、理论、本党，真正搞清楚也。到三里河郭林晚餐，玉珍请客，嘱李普有此“老伴”也。李普还细谈了他妹妹当年同叶帅一段婚姻生活。

2005 年 8 月 24 日（星期三）晴转阴

昨夜十二点咳得厉害。服眠药。二点做噩梦，大呓语，玉珍过来招抚。六点起床。浏览报纸。

八点半到医院吊瓶。出门遇见邹瑜（住 24 楼），说在内部书店见到《大哉李锐》，要我送他一本。归途先到书店，果然在港澳书架上见到《近作》与《大哉》并列，以原价出售。书店人都认得我。随后到办公室，发现桌上南京师大教授杨郁寄的信和书，狠狠批评了薛京几句，如此不负责任。

下午三点多，蒋彦永来，恢复了白头发原样。从浙江等地旅遊一趟，仍不让出国（夫人已出国）。儿子还留了胡子。朱虎臣的乱讲当然来自后台上层。下面清醒的人很多。谈到 07 年左右是一种“变化”时机（要保护好奥运也）。拟介绍协和呼吸道名医为我治病（晚上即来电话约定）。

2005 年 8 月 25 日（星期四）晴

昨夜睡得尚好，五点醒后又睡着一阵。六点半起床。同玉珍到医院吊瓶，最后一次，呼吸道老大夫听诊，开了药。决定不必去协和了（玉珍给蒋回电话）。下午孙冶方干女儿两夫妇来，为装修房屋吵闹致意。谈到他们接触的人都愿读我的书。

佩珍从米脂来，带一大堆土特产，还有三只活鸡。

2005 年 8 月 26 日（星期五）多云

纪克，苏州园区星海大厦 6 楼（0572）65268281——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书桌太乱了，边整理又边翻书刊。将这两天的报纸翻完。

下午突来一陌生人，自称苏州来的，名纪克，“崇拜者”，从黄克诚传记作者朱鸿知道我的住处，非来不可。留下地址，强迫照像（让廖嫂帮忙）。只好赠《近作》。接着广州苏毅的儿子江汉来，送我名贵园［圆］珠笔，送玉珍茶杯。江海父亲江峯，原广州军区负责人（61 年去世），自己文革初讲了“错话”挨整，母亲是“右机”，文革初被赶到常德。几个兄弟姐妹都学医，自己在开公司，加拿大外贸关系（京迪特实业公司），来往各地。苏给我写了封热情长信，买了百多本《近作》，三十多本《大哉》送人，在各种场合宣传我的观点，还有几份复印件。广州军区系统离休干部的先进分子。江汉许多观点同我近似，党培养“太监”也，只是“唯上是从”也。还特别谈到中国历代皇朝兴替时，人口大量消灭的惨痛事实，明末到一亿人，清初到二千多万。

2005 年 8 月 27 日（星期六）多云、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读《用头行走》中资中筠的《美国强盛之道》的长文，从政治、经济到社会详细分析其“强盛之道”。其中一些基本观点应放在记忆之中。

胜利一家来。上下午空时都同胜利手谈。养老之道在“少食多动”，下围棋也属多动也。

下午玉珍的老朋友郭玉夫妇来，郭原兰州军区的财务部长，现住西安（1929 年出生），是我的热心读者。谈人事上的“西北风”（宋平当过甘肃省委书记）。我告他宋平经历，1938 年党员，1942 年从延

安调重庆，在周恩来手下工作过。胡锦涛进十二大中委是冯纪新推荐的。又谈到现在一军委副主席是1961 年入伍。

2005 年 8 月 28 日（星期日）阴、半晴

五点半起床。翻自己的书。《近作》中有的文章现在写不出来了，因精力不济。

上午湖南的彭明道和曾松亭（农科院、博士）来，都是因萧永义认识的。彭的诗刊入《大哉》。谈毛、杨家事，过去杨开智的夫人（也是立三的？）也难免等。赠《近作》与《大哉》。随后施滨海来，下午于浩成八十岁请客，我不能去，要我写寿字。

同胜利手谈，玉珍干涉，下得太久了。

2005 年 8 月 29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五点半起床。这两天又闷热，咳痰已经过去了。浏览没看的报纸。

2005 年 8 月 30 日（星期二）

无日记——李南央注

2005 年 8 月 31 日（星期三）阴、多云

这几天闷热。昨夜什么也没盖，且敞开衣睡。六点起床。浏览报纸。每天花在报纸上总得一个小时。

上午八点多到医院，牙科吴主任不在，上假牙掉了两个部件，别的医生管不了（晚上吴来电话，约定明天一早去）。到办公室，让薛京给南京师大杨郁，安徽地质局吴昭谦寄《近作》和《大哉》，他们都来过信。

下午李志民来，那天做寿，他也照了好多张，放大我们两人的一张（我的嘴形［型］不好），其他都不错。谈他的退休生活。两天到自留地劳动种菜，游泳，还打高尔夫。谈林汉雄，幸亏只到部长为止。现在打高尔夫可以一整天，70 个洞，十多公里。

恢复游泳，500 米。用肥皂洗个痛快澡。

2005 年 9 月 1 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浏览报纸。八点多到医院治牙，吴大夫等着我，约一个小时，将一个破损上牙拔掉，麻药引起嘴肿。上部假牙带［戴］上能固定了。

上午张哲民来，他要到杭州去开会，1945 年入校的浙大同学开六十年纪念会。当年他们有个全校学生的“为促进民主宪政宣言”也。想听听我的意见。于是我给他看钟伯熙的信，以及寄来的高亮之的著作《综合哲学随笔》（我已读了序言和前言）。高是 1946 年入浙大的，中国有名的“农业气象学”专家，原江苏农科院院长，美国俄勒冈大学的客座教授。建议他找钟，并宣传高的书。从而谈到我的老看法：中外近现代历史，理论（主义）和我们这个党，三者必须弄清楚。过去是“逼蒋抗日”，现在是“逼党民主”也。他接受了我的意见，只是劝我要注意“黑帮”。

下午游 400 米，比较恢复常态了。

张定来，关于《胡耀邦传》出版事，以及纪念耀邦九十岁的安排，胡锦涛等去看望李昭等情况，香港《动向》有个长篇报导，看了复印件。我再次肯定说，传记先出版，如何传出怎能知道，不要太书生

气了。赠《大哉》和《父母昨日书》（指出 1945 年，1 月 31 日尚昆讲话）。

在医院走廊上遇见汪恕诚，问他三峡情况如何：说不在上游，而在下游，清水冲刷河床，影响两岸堤基。不及多谈。

2005 年 9 月 2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水利水电工程报》编辑温洪医（女）、记者韩磊来，送我 10 张刊序言的报（稿费 300 元）。拍照多张，都接受我的观点。

卢耀刚来（长发还留了胡子），谈中青报最近大事件，批总编辑（评文者的等级观念）取得胜利。想写关于赵的书，问有关事，谈我同赵的重大交往，如取消三峡省，组织部人事，揭发邓力群当总书记信等。宗的谈话录出版还是大问题等。随后单少杰和冯宗［崇］义（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中国部主任，博士）来。冯送我他编著的三本书（《李慎之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单已给我的一本即转赠卢跃刚），一起漫谈到近十二点。关心国内形势与中央人事情况，我对九个人一一谈到，一起作了些分析，他们必须保护这个党的既成事实与利益，从而也要保护毛泽东也。希望能从市场经济（不出大乱）的发展，慢慢和平演进也。境外有渐变与灾变两说。当然不希望灾变，此种土壤中国不如外国也。

下午游 600 米。姚监复来，送两本书。去过鲍彤家。仍四人把守，不准进屋。很消极。

潘基踬电话，来北京开会了。

2005 年 9 月 3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浏览报纸，没有积压了。想整理书房，太乱了，玉珍常埋怨，动手半小时即累，又歇了下来。胜利来，上下午手谈。

韩钢电话问候，听说我病了。

下午游 600 米。

2005 年 9 月 4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读《宪政与中国》中吴国光、冯崇义、吴稼祥的几篇文章。中国的问题是“何时宪政大开张”。坐着突然鼻孔大流血，滴到衣服上。赶忙用药棉塞住。过去犯过。

总算是将书房大体清理了一下，没有乱堆的印象了。又同玉珍口角一次。

夜观“西安事变”到十一点多。快七十年了，当年在珞珈山的兴奋，写大字报贴在饭厅，历历在目也。

2005 年 9 月 5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继续清理书房。上午许人俊来，送《名人传记》02 年 7 期，05 年第 6 期，都刊有我的传记性文章，我都不知道（前者许进访问过我，有照片）。此刊办 24 年纪念，要我题字，即写三句话：人物列传史记传统，反映历史真实具体，历史必须面对事实。我给他看到郭维编的书。

下午毛卫平夫妇来，谈因出版了宗凤鸣的书，新风出版社受到的干扰，一个女编辑被追查，周成启四处奔波。现已停办。随后徐滇庆教授来（加拿大两代表参加 60 周年庆祝），谈金融危机，盖平民房低价出售风波（朱镕基的馊主意），他对温家宝的影响等。赠近著《金融之变：尼亚加拉的声音》。晚上八点潘基踬来，约刘清来，漫谈往事，三个珞珈山的球员拍照多张。

2005 年 9 月 6 日（星期二）晴

廖嫂昨夜回四川老家了，靠佩珍来管生活了。六点起床，自己叠被，受到玉珍表扬。

八点半同玉珍到医院，先治牙（送吴大夫《大哉》）。上牙调整了一下，吃东西仍微疼。看鼻子，只给了点油。年青大夫说，随身带药棉，流血即堵住。玉珍很不满意此种“疗法”。年青大夫有麻烦也。

十点萧延中来，刚从美国回，下个月去台湾呆两个月。他的导师刘泽华（南开大学教授，过去黎澍的门徒）送我两本书：《中国的王权主义》、《洗耳斋文稿》。前者正是我想涉猎的。萧送我所著三本：《巨人的诞生》、《中国政治思想的“语言”与“言语”》、《人大政治学评论》（其中有他的文章）。谈自己近年来搞些纯理论东西，谈毛也不“尖锐”了，是为了“生存”，能继续作讲课等活动。关心我的著作，在美国听到传播。赠《大哉》及《父母昨日书》等。

下午游 600 米。觉累，必须坚持。

张一虹电话：陈牧天去世，85 岁，肝癌。

2005 年 9 月 7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翻看《中国的王权主义》，此书正是我想了解的我国自古皇权专制发展的过程。

上午单先麟和平江党史办等六人来。单是任弼时的妹夫，平江人，老中医，平江人凌辉为他写过一本传记《厚猛子传奇》，同我过去有过一次交往。这次为湖南代表，参加抗战 60 周年庆祝会，已 91 岁。又送一本个人的生平传记性文字与图片册（香港天马出版）。平江档案馆的人也来（有求款信签名）。赠单《近作》，档案馆《近作》、《大哉》和《毛早年读书》新版。手稿等以后再说。同来的还有一个平江人吴甘霖，武大中文学毕业，四十出头，名片上印有：“甘霖智慧国际培训机构理事长，世界青年成功学会副会长”，送我两本著作：《生命智慧》，《方法总比问题多》，说如何作领导人，以后还要找我（这是多年来未遇到的惊异之事）。我随口谈了些要总结历史、理论和党三大问题的话。

下午游 600 米，已不觉累了。

收到新疆（唐世政）、广东（向楚新）编诗集两信，要题词等。

2005 年 9 月 8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四点醒后又睡着一阵。

同玉珍九点前到八宝山，向刘云鹤告别。到建设部许多新老领导人，一一握手（只认得张哲民两三个人）。刘是 1938 年到延安进抗大的。

十点到医院治牙，玉珍陪同。为上假牙支撑的半个真牙终于同意拔掉了。一个小时毕，吴大夫真是尽力而为。

中午休息，未能睡着。下午游 600 米，不累。晚饭前个多小时看报纸了。

山西来人。秦文峯送大月饼、小米等（秦原在组织部），说秦要我的书，只好赠《近作》。

2005 年 9 月 9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翻杂书。为玉珍念［唸］加拿大杨德吾的信件。1952 年初，在省粮食公司我为之平反的“大老虎”。此事已全然忘记。

上午八点半到八宝山为陈牧天告别（85 岁，我的“反党集团成员”）。张一虹抱着我痛哭，并送他们的金婚照。只有少数亲属参加。同季诚龙碰面，送《近作》与《大哉》，他要过几回。下午游 600 米。

同胜利手谈。晚上林欣来，送四个招牌字的千元报酬，也赠书两本。

玉珍仍天天为我打针。

2005 年 9 月 10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读《施密特论美国》。这是从历史到当前论美国特点、本质并强项、弱点和要害的好文章。

上午朱正和《开卷》（南京凤凰读书俱乐部的一个内部刊物）执行主编董宁文来，求我题词。于是写“开卷有益，好书常读”。给他看“一个敏感作家表态”文，则不能发表也。董认识邓伍文，已得《大哉》。接着平江来二人，有曾侄孙（狒猴的孙子，狗伢侄子），都是求写信介绍商务和转职位的。这个曾孙子自我介绍信将<自己>吹捧得上了天，狠狠批评了一顿。写了两封简单信。

下午游 600 米。胜利来，手谈多局。

2005 年 9 月 11 日（星期日）多云

六点起床。读杂书。《其人》始终未通读过。

上午陆钦侃偕女儿来，已 92 岁，精神甚好。又写了一封关于三峡不封底孔致中央信。金永堂寄他《开放》“封杀李锐”复印件（怕我收不到）。他的两个女儿帮他排印这些文件。我当一一寄出。

同胜利手谈一下午。

2005 年 9 月 12 日（星期一）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玉珍几次催我为那位“十点新闻”主持人还字债，勉强自己写了一幅旧句，还觉得累也。

上午唐小毛来，仍操旧业。那位奥地利人已同妻和好，她已习惯独自一人生活。谈兄、妹情况，以及防癌等养生之道。留午餐。

下午摘录《中国的王权主义》的要点。

2005 年 9 月 13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空腹去医院体检，玉珍陪同。查血，B 超无变化，令人放心。吃早点后，续查眼睛等。遇见刘建章，96 岁，只是尿频影响睡眠。

满起和小多到车站接来董述华，小赵的亲属（舅舅女儿，50 岁），在成都做过保姆。

周建南女儿送来父亲的大画册（大 16 开）《人生风采》。初步印象有点“大而少当”。谈每年都去看江泽民，一次在江桌上见到我的信，江说我是讲真话的人，还谈了些老干部如何等话。我没有追谈，因正是十二点了。

下午游 600 米。总政离休干部阳际先送来新疆石河子诗词会唐世政信件，要编一本《红羊悲歌》，让我当顾问，入选稿等。赠两本书。

2005 年 9 月 14 日（星期三）晴

三点醒来，睡不着了。服眠药，大概四点多以后才睡着，七点起床。因觉困累，早餐后，玉珍为我吸氧。

九点，盛禹九来。他在美国住了八个月，刚回来。带回刘宾雁赠我的《不死的流亡者》（郑义主编，为刘八十寿辰纪念，有 450 页）。谈美国听到的一些情况，民运分子没落，朱臣虎讲话坏影响，“九评共产党”，《中青报》总编乱批事件等。

平江吴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二人来，宁夏 80 平江工人开露天煤矿已落实（工资约人均 2000 元），特来感谢。送保健药物。吴是原长寿街人大主任。赠二本书让交维夏中学图书馆。

下午游 600 米。将《人生风采》送与金老，已 95 岁，不大能多动了。

2005 年 9 月 15 日（星期四）阴、下午雨

六点起床。读《中国的王权主义》，并作摘记。

到隔壁客房两个书柜中找有关杜甫的诗集，得十来本。并翻阅中意的有关资料。

下午葛行军、杨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葛的儿子和新媳妇来（两位青年从加拿大学商业回国，男 28 岁，说是想同我相识）。赠《大哉》等。谈一个新信息：书记兼省长（党政合一），副书记管党务。

2005 年 9 月 16 日（星期五）晴

五点起床。续查看杜甫资料。十点前到八宝山向华贻芳告别。到的人很多，见到邵燕祥、丁东、吴象、吴明瑜、宗凤鸣等，和李普、胡德平坐在一起。孙大光来，介绍同德平等认识。同许良英交谈较久，他看到我的《出访日记》中同他儿子许成刚交往事。比我小三岁，身体尚好。他对光远看法甚多。

下午游 600 米。　本（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有关杜甫书中的文章，让薛京复印。

2005 年 9 月 17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带上两本书，九点前，同玉珍到东直门外渔阳饭店，参加冯兰瑞从事学术活动 65 年座谈会（85 岁）。到五十多人。光远、李普、吴象、明瑜、韩钢等都去了，还有徐友渔等一批学者。许多人打招呼，认不出来。光远先讲，讲民主问题。韩钢谈 1979 年冯（和苏绍智）发表文章谈按劳分配（受到汪东兴批评）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挨二左王批），都是当年启蒙作用，推动思想解放到高潮，打开两个缺口。后来是生产目的讨论，经团联活动。冯有社会责任感。吴象讲：女中豪杰，大自己三岁，延安时期谁不受“左”的影响。张显扬谈得较深：利用现成资源作创造性转化，推动社会进步因不和谐才要建立和谐社会。希腊理想国——乌托邦——千年王国——共产主义。为私的社会比提倡斗争哲学好。两大不和谐：纵向分裂，权力结构，上层与基层。横向分裂，财富所有者，贫富分裂，阶级问题。邓的新国策来自毛遗产。邓 1980 年大文，改权力过分集中，25 年未改，更集中，乃制度本身规定，不适合民主改革，乃毛传下来。社会经济变化，分裂感受尖锐，群众闹事天天有。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出现并非坏事。两种办法：1）左爷退回原状，“党将不党”，几年几篇大文，兴无灭资。2）谎言粉饰太平，加紧意识形态控制，学金正日，比前者更有害。多用阶层，少用阶级。资产阶级还太少。邓说如两极分化即失败（左爷抓住），掩盖即没分化。基尼斯数 0.5，面临两难题。调整阶级关系，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和谐理论：改革坚持。社会矛盾以政策解决。吴明瑜，几十年干了什么？1）社会主义到 1978 年，9 亿人，28 年积累 390 亿，人均 40 元。2）劳动力也是商品，政治经济两突破。高压之下顶住（乔木）。徐友渔：传统文化阻碍民主建设，斯毛失败，违背人性。我谈实施宪政，关键是这个党的问题。继承并发展了二千年的皇权主义。过去党、毛一体，现在要维护党，保护毛。比［必］须解决执政党问题，才能实施宪政。

下午游 600 米。

2005 年 9 月 18 日（星期日）阴 中秋节

黄克诚长女黄楠来，送我《十大将的邮票画册》和黄的《回忆录》——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两家都来过节。整天同胜利手谈。秋林来，学习还好。

邓伍文同|同|章楠来（搞电子工业的，70 岁，我的读者），带来 20 本《大哉》。计划出《三李集》。章楠谈毛和当前形势，看法一致。赠《近作》。收到熊东遨寄来的《龙胆紫集》三本，好几百本。

2005 年 9 月 19 日（星期一）阴

五点起床。浏览报纸。上午和午休后，读完冯崇义的《和解的智慧》，对历史、理论，毛和党的问题，以及前途看法，都同我的看法一致，且有独到之处，对我有启发。

上午王怀安来，颇挂念我，因久不见面。首次谈到延安抢救，他做报告揭发自己，感到“可耻”。我说这是党的政策造成的。我的两本书启蒙他，《庐山》与《毛晚年》。赠《近作》等四本书（并让寄张宣四本）。谈张宣似满足于现在生活。

下午四点到金锐［悦］饭店，谈话会十人，李郁、韩钢来了。交换信息。9 月 14 日，李成瑞（原计委统计局长，先念秘书）联合九个副部公开信，28 年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贫富悬殊，国资流失。建议：80%回到计划经济。公有制，缩小贫富差距，开展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李搞了个小保姆假经济学家事件）。政府已有行动，干涉月饼包装等。超女事件，惊动政治局开了两次会（引导）。

2005 年 9 月 20 日（星期二）晴 到平江

五点起床。收拾带走的资料与书籍。书等都放在玉珍大箱子中，自己手提皮包只装有关杜甫诗集和笔记本等，便于一路翻阅。薛京带《大哉》、《近作》各五本，以便送人。

八点四十分出发，从南三环绕东四环，十点即到老机场，在休息室推敲早晨吟得的四句，上飞机后仍不停思考（先抄给薛京、玉珍看了）。十一点四十起飞，一点半到长沙黄花机场。取行李耽误了时间。

平江县付［副］书记彭东明等接。两车经京九高速公路到县城，四点多了。住唯一有电梯的星天大酒店 11 层（电信公司盖的）。开发区十来年很有规模，主路宽 50 米，高楼林立。

茸猴后代，狗伢儿子及兄弟等来，一个 28 岁长得高大，面目像我。都希望我回长寿街看看。

参加这次活动的有一百多人。接待隆重。会议文件印得很精致。晚上到街上散步。晚餐全平江菜。县长、书记都来作陪。吴昱晖又送来照片等。毛卫平也已来到。

2005 年 9 月 21 日（星期三）晴

昨夜闷热，又不敢开空调，折腾久久始入睡。六点多起床。看带来的资料，准备讲话内容，顺手作点摘记。早餐后，赠徐新启、彭先汉书记、县长各三本书。

上午由彭东明等领路，参观彭德怀平江起义纪念馆，即原天岳书院。那棵<拴>马大树文革被毁，又重栽了。关于彭总戎马一生及有关将军们，事迹、人物照片甚多。参观后题辞：历史脊梁永远怀念。第一中学（湖南重点中学）校长特来，顺路到学校一停，照了个像。然后由毛卫平领路，到毛简青故居，

先在门首墓前行三鞠躬。毛是平江第一任县书，六大代表并主席团成员（廿多人中七个知识分子，这个名单第一次见到），毛是夏曦杀的，当年情况等谢觉哉老提供实情，并关心烈士故居建立。毛卫平父亲一直陪同，用大纸题词：民主先驱，一代楷模。归宾馆已十一点半了。午餐仍由书记、县长等陪同。午休未能睡着。

下午熊东遨来，带《龙集》200 本，由会上传布。他也发现三版序言有错字。电脑排版出的问题。又给我送来 20 本，就地送人。

仍挤时间看有关杜甫资料，做些准备。

晚餐时，周令钊夫妇来同餐（他的女儿来过我家一回，那天他有事未能前来）。首先见面，谈周家烧三个月，他十岁时还在家，记得房屋赛过苏州园林。他是专长壁画，现仍工作。夫人与女儿都从事工艺美术。赠他四本书。

晚上陈砚发请我们脚浴按摩。

2005 年 9 月 22 日（星期四）多云、阴

昨夜睡足七小时，六点起床。早晨又将记的资料过目。熊清泉一早来，由于我特来参加，他的书画大展周遊列国，10.15 在北京展出，定要我出席。早餐后，大家一起出发（另外大部分客人住启明宾馆）到小田村，参加“平江杜甫墓词［祠］修缮竣工典礼暨‘杜甫诗歌与时代精神’国际学术讨论会”。真没想到如此热闹，民艺民乐大队伍和大群学生夹道欢迎，锣鼓喧天长排秧歌队伍。大会场（池塘填筑）围三千人。开幕市［式］由一个村的民间艺术队大舞九龙，变换各种图样结构，很是壮观美观。本地领导和谢康生（省委副书记，平江提拔上去的，原先认识）讲话后，让我讲话。对此场面，准备的资料完全无用（原以为开幕式就二百来宾参加）。大声从九龙大舞讲开，前面举的四面大旗（四字一面）：“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人寿年丰，政通人和”，正是当年杜甫所希望追求的，现在国家正在实践为此努力。诗人在天有灵，一定高兴有所安慰。然后谈诗人的爱国爱民，忧国忧民，批评皇帝，放逐流浪，与民共苦。1450 首，一千多首是最后流离西南所作，不在其位，仍谋其政。人格高尚，诗艺创新，最后八个字，向诗人学习，独立人格，自由精神。唸了我献上的四句：

百虑忧心多国事，一生痛爱在黎元。
难收热泪湖湘地，幸伴诗魂幕阜山。

散会后遊览墓祠，此地后裔一群人在跪拜。我的短短大声讲话，博得几阵掌声，大家反映［应］甚好。陈砚发听到群众中说：“这个老头可以活到二百岁”。讲话中我还用平江口音说了一句：“我还会讲平江话”，使听众高兴也。

祠堂建筑保留本色，高大铜像又由我们几个人揭幕。我题的祠名与门两旁长联引人注目。这次体会到，平江人确对我有一种感情。许多人握手自介。回到启明宾馆午餐，然后照相。

中午睡着一个小时。玉珍号脉，不让参加下午研讨会。

晚饭后观看电视，平江台报导了上午活动。八点多到此间大会堂，观看文艺演出。我入场时特予欢迎。平江花鼓、花桥等节目很引人，诗歌朗诵等都好。最后李元华唱歌。尽兴而返。

玉珍为我洗澡，十点半就寝。

2005 年 9 月 23 日（星期五）阴

睡足七小时。六点起床。

八点到启明宾馆会议厅参加研讨会，好些人的发言听不清。我最后讲了约一刻钟。讲杜甫对宋代王

安石、文天祥、陆游等影响，直到顾炎武，金圣叹等。讲闻一多的话：杜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陈毅称赞最好杜诗句为：新松恨不高千丈，恶行应须斩万竿。垂老之年有句：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而 2000 年—05 年，经法院处理的腐贪分子达 20 万人，皆恶吏也。外逃已抓回 70 多人，尚在境外者 500 人，卷款 2000 亿。希望墓祠的建立，能推广杜，学杜，有利于政通人和。成都杜甫草堂的陈列很值得借鉴。蔡厚示坐在我旁边，给我看他最近写的诗：

“列宁铜像前反思：

形态深情尚俨然，当年崇拜我居先。
斗争学说传华夏，误导歧途八十年。”

我最后唸了这首诗，并说八十进八自寿诗的最后两句，是我这个“政治动物“的多年呼吁也。

大家发言毕即行闭幕市［式］，赵焱森长篇发言很得体。

晚上彭东明来求字（写了秦城旧句“蘭”），还有他的书名《走过汨罗江》。最后将此次参加会的四句，作为“留言”，大纸书之，留作纪念。这次纪念杜甫活动，我算完成任务了。

长寿镇的书记刘师迅来，39 岁，像个球员。作好了我去“拜坟”的准备。

晚上同琬姐通电话，她定要我们明天到她家吃午饭。没有应允，恐来不及也。

2005 年 9 月 24 日（星期六）多云

近五点醒来，即睡不着了。六点起床。早餐后，由傅依明、张满兰（前后老干局长），彭东明和老家后裔孙、曾孙辈几个人陪同，去长寿镇。还有公安开导［道］车也。一路见到农村布满两层楼房，还有洋楼外表的。来往多摩托车，有带两三个小孩的（全县有好几万辆，有的家二三辆）。九点半到镇上，已有较宽大的十字街。一直经罗家巷到当冲，沿小土路车开到冲中农家前停住。准备了两顶华盖（没想到冲中小土路边坡难走，走了几百米只好坐上）。墓前大石碑见过照片。镇上准备了鞭炮，我与玉珍三鞠躬。李铁皇（狗伢儿子，曾侄孙）等几个后裔行跪拜礼，其他同志也行礼。老傅说我：90 岁的孝子呵！那位“看墓”的老佃户已去世，儿子夫妇陪着我们。玉珍准备了谢礼并酬劳抬华盖的一点礼钱。

镇公所房子很气派。午餐完全是长寿街的豆腐菜为主，各种骨肉（猪牛羊）汤等。大家很是高兴。吃饭时，向大家简单介绍了我老家父亲七兄弟的情况。餐后，镇长和书记一起到维夏中学，向方维夏老烈士的头像三鞠躬，并同校长们座谈约一小时。谈公民教育的重要，自己儿时在家庭和学校受到的好教育。三点半回到县城。玉珍为我洗澡。

在镇公所书大张“长寿大桥”四字。晚上为平江电视台书“焦点及时报，民谣自免传”。“步　平江”（摄影册）（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

2005 年 9 月 25 日（星期日）多云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傅依明等一早来，傅谈，他接触平江老将军、老干部中，最敬佩四个人：钟伟、江渭清、喻杰和鄙人。江渭清抵制打右派，彭真找他谈时，说“打我的右派好了”。彭说，此话传给主席就坏了。大跃进时反对粮食高产等。是一个真正有骨气的人。

县长彭先政等一起早餐，并一起送我们。路过盘石州（汨罗江环绕的一个小岛）一遊，盖了不少供游客住宿的“四合院”和两层别墅。张震在此住过。夏天可作避暑之处。欣然答应，“夏天来住”。（当时想到同琬姐来住几天也。）在长沙交界处同送行者告别。彭东明一直陪我们到长沙，入住蓉园二号楼。谢康生来迎接，熊清泉、黄道奇来一起午餐，丰盛之极，有油炸豆腐等。

下午三点同玉珍、薛京到琬姐家，除三妹出国外，儿女四家都到齐了。琬姐谈她夏天晚上摔到床下受伤，鼻大出血经过。现仍头痛，没有住院。最近又发烧。说自己底子好，四个孩子还是“毛弟最好”。（我问她，最喜欢哪个？）观看她九十岁生日的寿宴录像，共五桌，各有关朋友、学生讲话，大胖参加了。二妹给我一本《中国食人史料钞》，作者黄粹涵，88 岁，老师，张承甫同学。信中信［说］，张突然病逝，赠我的诗未能寄张，现“寄呈一哂”：

末座遭迁怒，犹余一斫头。
南冠为曲突，左祖竟幽囚。
壮岁新华梦，耆年扪壁愁。
何时见民主，与子同自由。

这本书只能自印 100 本。

晚餐 14 盘菜，猪牛羊鱼鸭鸡，各种豆制、蔬菜，满满一桌。12 个人，尽兴之至。答应琬姐，后天、大后天再来。她担心这是最后面聚了。

2005 年 9 月 26 日（星期一）阴

四点半醒来，五点半起床。补记日记。翻《中国食人史料钞》，其中也摘有我的资料。这是一本了不起的史料著作，应当出版。

接待处的周易陪我们活动。早餐后黄道奇夫妇来，领我们游览星沙开发区，12—30 平方里，印象比北京的气派。先看三一集团公司，主要生产各种建筑机械。经理介绍，1986 年 7000 元开始，四个同事（中南工大、哈工大等毕业）。“三一”者：企业、人才、贡献，今年产值可达 65 亿（去年 31 亿）。没时间看工厂，是在宽阔明亮大办公厅听汇报（经理或讲解人似是黄道奇的秘书）。让我大张纸题字：用三一精神建筑创造了一个新世界（出品也销国外）。给我的产品说明书中，有一项全液压汽车起重机，最大额起重量为 52T，起重臂长度 10.8m（基本臂）40.2m（全伸臂）。接着去长丰公司，同三菱合作产吉普车，年产各种型号 5 万辆，是全国现在最大吉普车厂。然后到开发区，由书记杨光荣、常务副主任吴京生等接待。谈再造一个长沙：长沙 1994 年 GDP198 亿，开发区 2004 年实现；长沙 2004 年 1000 亿，开发区计划 2010 年实现。在中西部 14 个国家级开发区中名列第二（第一是合肥）。邓小平 92 年南巡后，黄道奇给省委信，老有所为，愿为建开发区服务。这个地方选中了，位于东郊长沙县区（星沙），规划控制面积 60 平方公里。招商引资，引大引强，引高引新，多元推进，向多功能综合性产业发展，现在龙头乃三一公司的工程机械为主体的机械制造技区。全国现有 54 个国家级开发区，星沙处 21 位（综合指标），能领跑中西部，要进军 20 强。过去搞了两个开发区，因各种原因都跨［垮］了。1993 年储波给 50 万元起家。区内还有 2 万农民。道奇引我来参观，说明他做了这么一件实事也。让题词，大张纸写了：开发区创造了一个新中国。我简单说了一下过去所走的弯路。在长沙最豪华酒店午餐。一点半回到宾馆。吃饭时他们谈到三峡库区两岸，有的村庄整个崩塌到水库中，十分严重，由国土资源部孙文盛处理。这是首次听到。

躺在沙发午休，没能睡着。两点半突然肚痛，半小时内拉肚，先干后稀，一直拉水，而且呕吐小半杯。真是平生第一次经历。三点时，柏原、李冰封、朱尚同、钟叔河、黎维新、罗印文、杨德嘉、刘皓宇来到。只好勉强坐谈一个多小时：对形势看法，政体改革都颇为悲观也。我说，只有经济不出大问题，国事可能渐变也。

随后医生来，决定到院内省委机关医院吊针。几位院长（包括湘雅二院院长）都来，查血结果有炎症。院长仔细看后，问我吃过海带没有，一语言中，进午餐的只有我吃了点凉拌海带，这是一种引发物。

吊了四瓶不同药水，只准吃稀饭无油主食，不能吃水果。其间杨正午来看望（本来要请吃晚餐）。道奇也来，还谈到他同李冰封谈过一句话：“李锐如不在了，怎么办？（即谁能像他这样上书、著文）”。过去他还为我题过四个字：“李锐太少”（我记不得了）。

吊瓶直到六点多才完毕。晚上只吃了点稀饭。晚上小徐来，十分关心。

2005 年 9 月 27 日（星期二）多云

睡得尚好。服了眠药。近七点起床。上午小徐一直陪我吊瓶，玉珍、薛京也都守着。院长、医生也都来看望。道奇来，谈当年我重视文凭，有些老保守发怨言：有文凭没水平等。

医生只允许吃稀饭，不能沾油腻，也不能吃水果。

下午三点到琬姐家，录放我在平江活动的录像（平江电视台送的），参加杜甫墓祠修缮大会，座谈会情况，我的两次讲话，以及同电视台答问，上当冲扫墓的情景。琬姐和孩子们都满意。还看了两本照片册。谈到九点，有关灼姐对小毛暱［溺］爱旧事，儿女都没能教育好，特别两个女儿，自私到极点。

2005 年 9 月 28 日（星期三）晴

服眠药。睡得尚好。六点起床。解手已正常。

早餐后，长沙市委副书记董学生、省委办公厅李运舟等来，坐大巴士游览市区，黄道奇夫妇也陪同。湘江边大道十多公里（直到南边猴子石），已成风景区和消闲地。从一号大桥过江，进岳麓山大门，公路盘旋而上，直到云麓宫顶（山拔海最高 308m），有一茶座，喝茶聊天，难得逍遥也。车下山直到爱晚亭，群群古木参天，每棵都挂牌有保护人。从三号桥过江回来。还到正在装修的杜甫江阁参观，比天心阁气派，还没全开发。38 根柱，全国征求柱联，从五千多幅中选拔了几十副。我唸了此次平江杜墓的四句留言，让我写赠。又在南行江边观看“四羊<方>樽”，是古墓出品，很是壮观。旧日长沙面目全非，完全是大城市气派了。潮宗街在重修麻石街，以保存旧貌。到火宫殿新楼午餐，有相对的“韶山冲”和“中南海”两豪华大厅，纪念毛爹爹 1958 年四月十二日在此留餐，纪念盒上印了当时一句话：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

满桌家乡菜，可惜我只能看一看。

下午吊瓶，到近七点始毕。晚上琬姐突然来了。直谈到十点。有关灼姐旧事，儿女没教育好等，谈得较多。同我和玉珍拥抱亲脸而别。她有种担心难见也。睡觉前洗了澡。

2005 年 9 月 29 日（星期四）雨 回到北京

六点起床。整理自己的手提包。早餐吃了个小馒头，一碗蒸蛋和稀饭。

省府秘书长袁建尧等来送行，代表周省长，并赠营养礼物，很是客气。我谈长沙市容变化，关键在引资求工商发展，把台湾资金、技术人才都引过来就一切好办了。不要耀武扬威，要韬光养晦。资本是好东西，财大才能气粗，等等。他们似听进去了。赵焱森、黄道奇来送行（赵又带来几本《龙集》新版让签名。已签名八本交柏原，分送那天八位来访者）。九点多，坐大面包上黄花机场。在贵宾室又闲谈一阵，宽大机场，客人不多。11 点 20 分上机，准时起飞。中午吃了份西餐，不敢吃油腻物。下午一点半准时到北京，正下雨，四点多才到家。

玉珍对此行尚满意：我没有多嘴惹麻烦也（湖南大学附近还有高大的毛塑像）。

2005年9月30日（星期五）多云

睡得尚好。六点半起床。早餐吃了蒸蛋。

书房窗户两旁的书架（三层和四层）已安装好了，另一桌旁大屉也做好了，木质甚佳（花一千多元）。这样，日常资料、信件处理，以及常用书刊等，就更方便了。桌上不致［至］再零乱不堪。

上午蒋彦永同吴青（冰心女儿，快七十）、陈恕夫妇来，两人都外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都退了。我首先向冰心致敬，从小读过《寄小读者》也。他们喜读我的书，观点一致。他们儿子陈钢一同来，在美国工作，知道李南央，要了她的地址、电话。带了大录相机，不断为我们照相。各送《近作》、《大哉》等几本书。

他们来之前，有个闫久亭来，出示一张照片（在吴祖光、新凤霞书画展览会上的照片，有我同他在内），带来一堆港刊复印文章，还有一本3月号的《前哨》，吴青同他认识，一起闲谈。闫认识李普。十一点半，他们才离去。

对门李昭送来武克钢（沙沙，孙冶方的外侄）著作《中国呼唤工商文明——兼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四、五万字）。草草翻了一遍，正合吾意。文中谈了西方工商文明兴起的历史，以及中国自古以来难以发展情况，最后还谈到毛和当前形势。是一篇讲演稿。

2005年10月1日（星期六）多云转阴

六点多起床。流［浏］览报刊。一大堆难以翻完。

上午傅真忻画家和两位湘乡二中校友来，他们都是钱宗仁和贺国强的校友。交我二中校长王辉、书记李晓峯的一封信："钱宗仁生前得到您的赏识、关怀与提携，使他不幸中得到有幸。您的'哭钱宗仁'二章，震响全国，迄今二十年矣。今年10月，我校将举行钱宗仁忌日活动，恳请为此题诗纪念。""我校将于2008年举办百年校庆，恳请题词，以励后学。"玉珍比我记得清楚，同傅的认识是在西山一个湖南青年的"元亨利贞投资公司"的风景住宅中（薛京间接介绍的）。闲谈一阵，各赠《近作》、《龙集》，一起拍了多张照。

中午睡着半小时。下午翻报刊。

晚餐时很正常，想到该恢复喝酒了。仍用花生米陪着，不料喝完后感到气促，连忙悄悄到北屋喷雾，三种接连喷了都无效，还要解手，于是到厕所，越发气促，被佩珍看到，于是玉珍连忙来招扶，吸氧，也不能缓解。狼狈情况逐渐缓解，直到近八点才呼吸正常。小多和满起还到复兴医院找医生，十多年未发生过。难道喝酒引发了什么？随后观电视，大家才安静下来。

2005年10月2日（星期日）晴

睡得安稳。玉珍和佩珍却在我熟睡中多次来看望。

将书桌稍作清理，以后桌上不堆杂件了。

今天先后四家来过节：胜利、满起、苗苗、杨筱玲和威威，胜利掌厨，十分热闹。密密［觅觅］长得很高，还穿长统高跟鞋，显得更高了。由于田绿萍反映，范元甄要找"昨日父母书"，扬言都是"李锐促成的"，特别对他们三人谈到卢［庐］山下来后，田家英电话："我们是道义之交"，范在旁监听，立即报告组织，于是第二天电话即被拆掉。而我却一直照顾，秦城写材料都全部说她好话。让密密［觅觅］也听着也。

午餐极丰富，两大桌。饭后让大家看我们平江之行的录像。

下午同胜利手谈多局，直到五点半。

2005 年 10 月 3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起床。翻《水利水电工程报》，见到“龙滩地下引水工程开挖结束”：“由引水、厂房和尾水三大系统组成，半平方公里山体内挖出 119 条洞室，总长 3 万多米，300 多万立米洞渣。地下厂房长 388.5 米，高 76.4 米，宽 30.7 米，安装 9x70 万千瓦。2001 年四月开工，09 年 12 月完工。”

早餐后，为耀邦九十冥寿写了篇短稿，杜导正电话所嘱，《炎黄春秋》下个月刊一批人的纪念文，都不超一千字（后又电话，任仲夷列名于我的文中）。写了约 700 字。

上午申生从上海来，落实我的几幅有名字画，并为我整理部分字画（前次研究过一幅石溪山水为伪作），我也参加，许多字画自己都忘记了。还发现了父亲那幅大炭画像（自幼悬在客厅中，有时跪在像前），大概是 1979 年复职后，琬姐给的。

吴勇、一青和黎澍大儿子来，谈小瑞的情况，真是一筹莫展（对三个姐姐都称为“妖婆”）。还算同大哥、吴勇还能相处。已 50 岁，就是不结婚。现在的工作岗位也不如过去了，与同事们合不来。同申生一起午餐。赠他们《近作》、《大哉》等（小邓已给了一本与一青）。申生吃过晚饭才离去。下午蒋彦永来，关心我的身体，建议暂不游泳，多休息，少谈话。还应检查一次，他很重视血色素降到 8.5。

《水利水电工程报》9 月 16 日载电力资料：

2005 年装机将破 5 亿千瓦（美国之后），人均用电量：1996—687 度，2004—1687 度，8 年 2.4 倍。2004 装机 4.4 亿千瓦，火电 3.25 亿千瓦，74%，电量 82.6%；水电 1.08 亿千瓦，24.5%，电量 15%；核电 1.6%；风电 87 万 2.3%。计划水电 2010 年 1.65 亿千瓦，24%，2020 年 2.46 亿千瓦，26%。

2005 年 10 月 4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将“永远活在人心”短文誊抄一遍。

上午韩钢先来，应约为我写的短文“不幸和大幸”打印了四分。内容很好，“不幸”与“大幸”是耀邦去世后，我同不少熟人谈过的话题。随后李普、宋晓梦、许医农来到（朱正家中无人接电话，大概外出了）。一起漫谈。韩钢信息较多，关于江的入党问题，99 年曾让党史室派人找陈修良（为江讲好话），陈住瑞金医院，头天没谈成，第二天去，陈去世了，没能帮上忙。关于南京伪中央大学那个电视剧，江逐集审查了。那个世纪坛，是贾庆林贡献的。关于纪念耀邦九十寿事，今年七月在北戴河常委会上，由胡提出的，颇冷场。有人先提六四，后提紫阳，胡都说没有关系。通过四条：人大会堂开纪念研讨会，写文章，出传记，湘赣两省活动，由中办等主办。但都未能具体化。大家分析了胡对耀邦的关系。人们有议论，胡（温）走了四个半步（未能再向前）：台海关系，抗战纪念，医改错了；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

玉珍为今天聚会在南面一高楼中的郭林家常菜订了一桌饭，共八个人（四男四女，加胜利、满起、佩珍）吃得热闹。只花了三百多元，还带回一大堆菜。

2005 年 10 月 5 日（星期三）晴

六点过起床。睡足八小时。浏览报纸。又有人寄书来。上午吸氧。将两篇短文作最后修正。

孙大午寄来《孙大午行思录》（一），共有五篇谈话《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辨》、《乌托邦与桃花源》，深入浅出谈理论，谈自己的理论观点及共和主义等，是有道理的。

下午延滨、元元夫妇来，给我《老照片》　期（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卷首刊有他们同耀邦交往长文，内中谈到我同耀邦的交往源起，内中也提到我说的“大幸”。

2005 年 10 月 6 日（星期四）阴、夜小雨

六点前起床，浏览报纸。很想将左右窗台上的新书架整理好，一动作即引起气短。上午玉珍还特让吸氧一小时。

上午做书架的工人来，改好小柜抽屉的手把，并安装好进门墙上的大镜子约三平方米。这位工人名李荣文（父亲似是教书的），对旧诗词有兴趣，写了几首让我评价。因不合平仄，也不懂韻押，只好劝他买一本格律书看看。

玉珍感冒了。晚上到复兴医院吊瓶。

2005 年 10 月 7 日（星期五）晴

四点前醒来，睡不着了。五点起床。翻看黄仁宇的《大历史不会萎缩》，先读了《对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几点看法》，从国家社会的体制与宏观角度（尤其从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作历史观察，很有道理。此书值得全读。

上午林晓霖来，她读了我的《近作》，几次电话要来。她很关心党史，各处写信，应为林彪立传。谈林豆豆瞎讲，要为林彪翻案。赞成我的看法：没有林的率先吹捧开路，“文革”搞不起来。谈她的母亲如何被林看上，延川美女，17 岁，在莫斯科生她。林又追孙维世事（孙不同意）。林对毛实有看法，毛家湾搜出材料作证（林立果 571 纪要也反映）。但最会拍毛马屁。还谈同郑超麟接触，帮助解决住房，郑的生活可怜，无人关心。共关三十多年，蒋监狱中几乎被杀，处之泰然，满面红光活到 98 岁。送几本书，留午餐。母亲 85 岁，住部队干休所。

下午同满起一家到集美家具城买老板椅（书房只有藤椅，玉珍强换），于我为散步也。又买了一套皮沙发，现在深蓝色的给胜利。回家已四点半了。

蒋医生电话，催我去医院检查，血色素下降不是小事。

2005 年 10 月 8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翻看冯崇义寄我的《和解的智慧》。同黄仁宇著作一样，有历史价值，主要是解剖当代，贴近现实，从理论到实际。

上午八点五分即到医院，玉珍陪我看内科（呼吸道）和中医。照心电图，有点子问题；照胸片，无炎症，查血色素，10.05；这就放心了。快十一点才到家。

两篇短文，一署名，一未署，让杜导正决定如何利用。下午《炎黄春秋》来人取走。

2005 年 10 月 9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蒋医生来，他让满起送他到张定处，然后一起去看望李昭。谈鲍彤情况，仍被严密监控，精神郁闷也。

下午决心游泳，完成 500 米，较慢一点，用肥皂洗了痛快澡。玉珍仍到医院吊瓶。

小妹来 emil，苏绍智、陈一咨、高文谦发起，为耀邦九十冥诞出纪念文集，要我的文章。将两篇短文合并，稍加删节添句。晚上嘉满取走。

黄楠电话，明天父母在八宝山合葬。我一定去参加。薛京回京，满起带回外<地>寄来的一堆书。

2005 年 10 月 10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睡得甚好。浏览报纸。

上午九点半到八宝山后山，参加黄克诚、唐棣华夫妇骨灰合葬式。同沈启贤、周克玉等坐在一起。沈老已 95 岁，精神甚好。有晓阳（女）北沙夫妇（部队的）热情谈话，要我的《近作》，是热心读者。留下电话、地址。黄老四个儿女都来致意。最后离开时，同我照相。赵杰兵病态龙钟。

下午送来沙发，客厅焕然一新。

同胜利手谈两小时多，走得太快，太随意了。

2005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二）晴

四点醒来，睡不着了。五点起床。翻《综合哲学随笔》（高亮之著。不知何处寄来 10 本）。高是农业气象专家，却写此哲学著作，读了中外古今上百本有关著作。

上午张哲民来，在杭州等地呆了廿多天。同钟伯熙两次交谈，许良英很看重钟（许不轻易看重人的）。很想我能多起点作用，我说只能如此了。

中午似睡着一小时。下午游 600 米，恢复正常。到办公室同薛京一谈，要他抓紧《全集》和《日记》事。认识我的赵来群（安庆洙女婿）和张归华（江河国际旅行社女总经理）来，要我们参加一个活动，后天；有关中医关注体检等。非常热情，只能应允。知道有《近作》，只好各赠一本，并带一本《龙集》与安老。

2005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三）阴、阵小雨

六点起床。翻读旧书。小妹《母亲》书中，有的文章过去没细读过。

上午李普送来信件，正好将一本颜家龙的书法和《综合哲学随笔》等带去送他。晚上电话，谈到“婚事”问题。

晓梦十一点来，医农随后来。她们将李敖的三次演讲及有关资料、反映等给我（还给李普一份）。午餐吃羊羯子，她俩是第一次，很是欣赏。三联已将上面派来的人挤走，《光明日报》却毫无办法也。晓梦职务申请，不敢将《其人》列入著作。医农谈我的《日记》问题，不同意丁东意见，认为必须等待几年，看形势发展如何。此事反正不能急办，全部校正也须时日。

满起送她们回去，下午未能游泳。

下午观神州六号发射，真是惊动全国。这是否属于“打肿脸充胖子”？于生产力的发展有何直接好处？为何欧洲不见动静？

晚上看全运会开幕式，真是意外壮观。灯光变幻无穷，总有几千人参加演出。

2005 年 10 月 13 日（星期四）晴

五点半起床。翻看李敖的讲演及有关资料。

九点多动身，同玉珍到朝阳门外四环处的悦成大酒店，参加蟠龙阁保健院（中医经胳[络]诊疗所）与江河旅遊社合办的“呵护旅遊健康活动”。先在三层保健院做经胳[络]检查，有一个印好的说明书，我们三人都做了（后来知道诊费为 200 元一次）。同参加的老人关舟（22 楼六门的），似是原医药系统老领导，还有原中央保健局局长王敏清（山西老人王　　的儿子，现 76 岁）（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谈中南海旧事，自称“五进五出”（1954 年进去，当过尚昆、小平等人的保健医生）。保健院院长

田一辉谈保健，如何活动头部以免颈椎病等。二楼开会有十多桌。王敏清主持讲话，保健关键在自身掌握好。毫无准备，让我讲话。只好讲秦城如何自身调整经验，依旧旱游，做［作］诗保脑，“我比王敏清大十二岁”也。午餐自助，赵来群帮忙打了饭菜。同我谈，为耀邦下台事，当面批评过薄一波。薄只好说：“你不了解情况。”

下午游 600 米，尚不觉累。

晚上同晓梦电话，谈李、许事，让她先做做试探。

2005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翻看杂书，浏览报纸。

上午蒋医生来，谈见到李昭、德平情况。他下午去新疆治病。曾同张思之等与鲍在酒店进餐，鲍深感抑郁也。

平江老干局长张满兰，原丘局长等三人送保姆余晚莲来（余 48 岁，母 86 岁，儿子当兵，本人工厂当过工人，有退休金，丈夫工伤去世）。丘等要书、要字。张要车，只得在信上（致岳阳市长）加批也。

下午游 600 米。晓梦电话：医农独身自好，乐度晚年。到办公室寄出四本书与成都钟树梁老教授，诗人。陆钦侃执笔 38 位专家署名的“紧急呼吁三峡工程不要封堵底孔以免重蹈三门峡的覆辙”。我附短信转寄胡、温等七人。

2005 年 10 月 15 日（星期六）晴

六点多起床。中午又睡着一小时。报纸没有积压的了，逐日翻完。

上午九点一刻，外交部的贺国安偕梅振才（纽约诗词学会会长）来，送我《百年情景诗词选析》（内选了我一首），另一本拟编的《文革诗词钩沉》要我写序，送书两本。九点半去国家博物馆参加熊清泉的书画展，一群湖南人，争着照相。杨健生同我谈，对《近作》的观点同意，特别是十六大的建议信。见到李昭、胡启［啟］立和张震。

下午游 600 米。

2005 年 10 月 16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钟伯熙寄来的《费巩文集》，其中许多文章正是常想到的问题。先读“民主政治与吾国固有政制”。钟还寄来高亮之的《台湾见闻》。

上午八点半，两个湖南人来，湖南要成立个“湖湘文化研究会”，推荐我当顾问，会长为文选德。候选名单中几乎没有认识的。于是问到钟叔河、谌震，来人都不知其人。于是我谈起毛，回答是“湖南的骄傲”，引起我的话题，“知不知道大跃进饿死了三四千万人？”以及 personal cult 等。送来人两本书，《谈毛》、《毛早年读书生活》。暂没有答应“顾问”之名。

接着梅振才和贺国安来。他们都是“文革”初在北大的持不同政见者。梅 1981 年即去美国。各赠《大哉》、《谈毛》。谈对形势看法，都同意只能慢慢变化也。贺谈俄国情况比我们好，梅还读过小妹的书。

下午薛京同新华社高级记者江山、何嘉泽夫妇来，江赠《吕玉兰》和两本《红色旅遊》书（他们正经营红色旅遊网，收到巴悌忠文《说说岳父的爱才与爱书》）。江和吕结婚 20 年，吕于 1993 年去世，是当年有名劳模，受过委曲。

苗苗来，带来同学书签名。何学莊和李震勋的儿子汤明要来看望。

2005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一）晴

四点醒来，睡不着了。五点起床。翻看杂书。一早同玉珍看神六电视，见到父母镜头，玉珍流泪了。

上午张秋石、王建勋和郭建新来。《大连北方期货投资专刊》创刊号，将光远、李普和我三人穿红掛掛［褂褂］的照片刊在封面，我写的诗压卷（真是忘了）。他们拟不定期刊出，作为商业文化也。《陈永贵》一书的座谈会不开了，此次去山西只是旅遊，似接受了我的意见，书还得修正。赠《龙集》等。耀邦纪念和传记事，王建勋已经知道。郭同玉珍谈为李普绍介对象事，恐难为也。要去《这个母亲》。

下午蒋宗曹特来看望，因听蒋医生谈我身体欠佳。鲍去看望安志文，尾巴随去，可恶之至。她的腰伤养了三个月。赠《龙集》、《谈毛》、《昨日书》等，并《综合哲学随笔》。鲍应写好回忆录。

河南濮阳办《书简》的王金魁突来，如老练记老［者］，持手录机问问题，从生活、历史、读书到喜欢吃什么菜，如何锻炼身体，烦人之至，还强迫题词，写“书趣”、“龙马精神”（濮阳是“龙的故乡”）。只得写七个字：“读书增智且生趣”，“活到老，学到老”，未用毛笔。赠《其人》、《大哉》、《近作》，好不易打发走了。其人曾将“敏感作家”的表态刊于《书简》，这很不容易。

密加凡去世了。家属来电话。嘱送花圈。可能是武汉学联最后几人了。

2005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二）晴

昨夜服眠药，直睡到六点多起床。翻完报纸，读杂书。翻《昨日书》，没有通看过，“编者感言”到是看完了。

胜利来，上下午共手谈三小时，只得意了一盘。晚上小妹电话，已回到北京，飞机晚点。

张扬寄来两篇近作：《由胡耀邦 90 诞辰想起的几件事》，《耀邦两次为我和<第二次握手>平反》。

2005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三）晴

五点过起床。浏览报纸。看完张的近作。

小妹九点回家，带一大堆东西，意外的是《云天孤雁待春还——李锐 1975—1979 家信集》，像整理《昨日书》一样，25 万字，还有其时许多照片，已如正式书籍印制好（共有好几份）。美国有这种设备。此外还有两大本像册，近 20 本港刊和两本书：陈伯达与司马璐回忆录。这次为高能所工作，住十天左右。《家信集》即由山东《老照片》出版。随后该社负责人张杰来，接收印本，很快即可出版，无须送审等手续。赠几本书与张，谈到［得］很融洽。

佩珍特买了新鲜辣椒做菜，中餐满桌合口味的菜，让小妹过把瘾也。

下午四点，同玉珍到金悦酒店，参加例行座谈。只有吴明瑜因病未到。我将《综合哲学随笔》送厚泽。先谈耀邦传情况。杜老主谈最近新闻：神六上天，李敖讲演。上天事成功，关键在“就怕认真”也。经济快速增长的副产物：不公平、分化，贫富、城乡、地区间差异增大，弱势与强势群体对立，社会不和谐，应走民主、法治道路，以求逐步解决，建立公平、正义社会。有文章认为市场经济本身没有头脑，只是优胜劣败（乃丛林野兽法则），须政府宏观调控，政府应转换职能，现仍垄断资源，权力、意识形态。十一五有些提法，解决公平问题，建新农村，提高弱势群体地位等。必须认真对待，如上天精神，现到攻坚阶段。光远收到邓力群的《十二个春秋》，就此闲谈一阵。厚泽谈神六有局部改善等，但调门不能太高，我们是跟着前进（我插言：不要打肿脸充胖子）。对现在这批当局者应有看法。认真解决经济问题重要。左爷是自力更生重要，改革向左推。举例爱因斯坦向罗斯福写信。原子弹成功之例。各类技术创新，自由发展，百花齐放：1）应联合攻关，有组织的。2）放手各方，自由发展（华录工程投资白费之例）。3）二十多年经济改革路线对不对？形式估计大争论。外电：千万以上资本，中国有 30 万

人。我谈，应注意的是权贵资本主义。效率与公平，前者为主兼顾后者。非一个层次问题，性质不同。邓力群反四化：私有化、西化、分化、腐化。大家谈到，小平最后四年言论，关注缩小贫富差距。外放认为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级阶段。年赠 9%乃垄断行业，小部分人得利，并非消耗能力年增 9%。

李慎平来（为胡年谱出版已就绪，严格操作），反映胡锦涛的认识：美国 200 年发展靠科技。美国的进步实靠宪政制度和华尔街。今天南四环有学生遊行反小泉参拜。

2005 年 10 月 20 日（星期四）阴

五点半起床。翻看小妹带回的《争鸣》、《开放》，许多议论之事都有反映，包括中南海动态。

上午薛京同苏志宏来，苏让薛同去河南一次，帮助解决张坚一个朋友的职务问题（市委书记原省委组织部的，认识我们）。于是签名送书两本，作见面礼。一起午餐后，薛留下。为光远住房问题（他写了封给贺国强的信）给贺写信；为平江县城堤防继建要款事，给汪恕诚、刘江写信（附省、县公函）。以便今日发出。

下午游 600 米，并不觉累。仍保持五分钟 100 米。

奚青来，杨继绳已同他联系上，但徐勤先很小心，不愿谈。

2005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开始翻看《云天孤雁待春还》，许多事情都记不起来了。

上午十一点，同玉珍到协和附近的全聚德参加罗西北、赵仕杰夫妇金婚庆宴，在四楼大餐厅，共三桌。西北坐轮椅从医院来，双腿已烂坏，未终席即回医院。小赵讲话，谈几十年共患难，迎来金婚。我接着发言，谈西北 1953 年从苏联动力学院毕业回来，即到水电总局，第二年同去苏联参观四个月，等等情况。59 年庐山事变后，受“李锐反党集团”影响在成都院挨整（“反水利、反火电、反三峡”的“三反分子”），以及“文革”时受罪，坚持优先开发水电，反对三峡上马。“私人生活则比我幸福多了。”玉珍同我坐在一起，谢谢她的照顾，我能健康如此（比西北强）也。韩模宁、邱钟惠夫妇，我叫不出名字了，问崔军才想起。还新认识发改委办公厅的高杰前，现在水电集团公司总经理李菊根等。带了《龙集》、《谈毛》、《近作》等几本书，分别签名相赠。贺不解毛为何如此乱来，特赠《谈毛》（想找我谈）。还赠西北夫妇小礼物。

下午游 600 米。

小妹来。

2005 年 10 月 22 日（星期六）晴

五点起床。续翻《待春还》等。发现一些必须改正处，告诉小妹。玉珍吊瓶今天完毕。

上午周笃文和两个岳阳人陈启文（87 年退党，自由作家）、蔡世平（宣传部副部长）来，读过我的书，极盼相识也。蔡参加杜甫会，我忘记了。陈的许多看法，对历史与当代的认识，同我很一致，尤其佩服《近作》的观点，他的这本书被朋友抢走，只得赠他一本，并各赠《谈毛》与《其人》等。他们买去 60 本《龙集》。约我们到邻近酒家吃烤鸭，尽欢而散。

下午小妹来，观看《平江之行》和美国一华人电视台拍摄的《访问李锐》三集 DVD，约一个半小时。精神抖擞，谈话动听（唸了那首《话痨》诗，谈到邓的两大后遗症，六四与三峡）。直看到六点多。小妹应别人约赴宴。今日未能游泳。

2005 年 10 月 23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续翻《待春还》，活生生的往事留痕。将几天积压的报纸翻完。有一封王铁铮的信中录下古人“腐儒”示我：“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坐谈立义，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实值得我反思，今日仍应注意也。下午作字，为陈利明书：《往事致谢》，成勘院五十年题辞，写了四句话：水能甲天下，奋斗五十年。西电应东送，今日始优先。书此四句，感慨无穷。

2005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一）阴转晴

六点半起床。翻《待春还》，浏览报纸。

上午李清振来，先来电话，说是写过《从显微镜下看左》文，来过我家，要找我谈。接着就来了。很年青。名片：“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部总经理”，公营机关的。只好让谈，纯理论探讨。宪法不能允许专政，不能干涉思想与信仰等等。又说同袁庚谈过我，还同任老接触过等等。好在姚监复、小妹来了，他只得告辞。姚只是看望。

陈利明来，取走条幅。《耀邦传》想在美国出，给小妹信帮忙。小妹一看，美国出书根本无报酬也。

新来的平江保姆余晚莲去涞源看儿子（当兵），满起送到车站。看来，这是愿意来京的原因。

《社会科学论坛》（河北出的）10 月上半月刊，有两篇好文章：钟沛璋的《中国崛起的道路》、张宏杰《农民起义写了怎样的历史——以张献忠为例》。钟文资料很多，很多重要数据应当记住。

吴勇来，送大包好花生。

2005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续翻《待春还》，有个别错字或需订正字。

玉珍陪我到医院治牙、取药，只用了五分钟。来回只花了一个小时。

周倜来，交一篇旧稿。已住到郊区。

下午游 600 米，并不觉累。五点半，成勘院来三人，将题字交与，并赠送《近作》、《大哉》等五本书。《龙集》各人一本。党委书记李盛芳是李慕苏的女儿。

2005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三）阴雾

两点醒来，之后睡得不安稳，六点起床。续翻《待春还》（28 万字）。

九点前后，小妹、薛京先后来，清查《日记》，82—89 清样看好后，已交王建国，其他我已看过的，小妹带走打印成书。其他由我续校。程真已复印全部（包括 47—80 前），多余的由薛京带去销毁。

下午游 600 米。4—5 点 40 分，看卡玛录制的《八九点钟的太阳》，记文革全过程，应当说相当精彩。我们父女俩成为历史的见证人和叙述者。刘亭［婷］、王光美叙述刘少奇最完整。

2005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四）昨夜、今晨雨，晴

六点起床。《待春还》全部看完，须订正处都夹了小纸条，由小妹带走。

上午九点，小妹、丁东、赵诚、崔卫平、奚青先后来，先谈《日记》问题，还是由王建国负责到底，已有人捐款 40 万支持。所以拖了几年，是由于本人迟迟未能校好清样。作必要删节出版为好。现在那［哪］种好书没有删节？随后谈到《邱会作回忆录》事，儿女们拖着，“内乱”，大儿又胆［担］心。内

容甚丰富。大家漫谈开处，对形势无望，这班人在红旗下长大，学雷锋，不可能认识历史的真正规律。尤要保护这个党及其历史（包括毛），包括文化专制主义，牵涉到自己权利等等。我的老看法，只望经济不出大事，靠自然发展，几代后，顺历史发展也。但现在能做的事还多，空子甚多，老中青清醒的人也越来越多。《待春还》由广西出版。只有奚青留下午餐。

下午游 600 米。小妹谈《邱回忆》，毛让邱带信（背后撕掉）与刘，批王、周；刘照样回毛。长征前埋设备人被杀害，随便杀人灭口。吴法宪被逼供，假供用指痕刻出。秦城时王洪文与邱、吴关在一起，王受电刑等，逼得早死等。还有邱在文革初挨斗，也是花花公子等。

小妹谈到高能物理已到尽头，2008 年美国将停止此项学术活动，现在已向光源转移。小妹明天上午回旧金山。

晚上鞍山原市长韩来，谈儿子事，未能提升，心中不平也

2005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五）晴

六点一刻起床。三点醒来，久久始再入睡。

昨天张哲民交我一份朱厚泽的《中国的路径选择》讲话稿，网上资料，讲到 20 世纪世界四大思潮的起伏与发展，然后讲“五个一般“：市场经济、民主法制国家、公民社会、科学技术，以人为本多元开发。很是系统而深刻。应该变成文章发表，既理论又实际。

玉珍告我，昨天同小妹谈开了，接受了她的一些意见和看法。

同楼住户邢方群来信来电话，邀我参加 11 月 1 日在他家举行的《中国青年》杂志社同仁座谈会（一年一次）。

下午游 600 米。

2005 年 10 月 29 日（星期六）晴

下半夜睡得不甚安稳。六点起床。准备翻看《综合哲学随笔》，此书应当通读一遍。将盛禹九写的《李锐‘近看’毛泽东》改完（薛京看过一遍，改的不成功），同盛通了电话，他来取。

上午余习广来，赠我《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这是他花了廿年功夫编成的。他专从事“上书”业，交谈中悟出应编一本《李锐上书集》，这倒是有意义之事，尤其威盛事件。他在经营一个公司，赚的钱搞“上书集”（此书花了五万元）。下午游 600 米。午餐在羊羯子馆，六个人，为佩珍饯行，吃得很高兴。只 131 元。

邢方群送来一信，一本书（《巴金的两个哥哥》），内中有一篇他的文章。信中写了好些拟谈的问题：怎样评估本届常委，当前体制，社会矛盾，中国前途，中国实行哪种主义？目前状况，民主体制发展趋势等。

2005 年 10 月 30 日（星期日）晴

下半夜睡得不甚安稳，六点一刻起床。续翻《综合哲学》等书。

上午朱正来，他为《待春还》写的序言示我，只订正了一个字，添了一句话。他说读了两遍，难怪文中引用原书如此恰到好处。给他十本《龙集》送人，有几本签了名：燕祥、英年、舒無、黎体贤。他的儿子有一项电脑中科技小专利发明。

午餐提前半小时，吃涮羊肉锅，昨天剩余汤肉，只是满起一家，为佩珍践行。她下午乘车回米脂。为我们劳动了二个月，真舍不得她走。

下午施滨海来，形式看法相同，纪念耀邦九十寿，大概是胡想捞一点“形象”好处也。赠《龙集》。他下月六日去香港开个会。将《活在人心便永生》文给他，说明是两文合并，已寄美国。

上下午都在阳台小活动。

2005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一）晴

下半夜睡得不太安稳。六点半起床。浏览杂书。上午邢方群由伍映南（原邹家尤夫人，同邢住六门）引来。谈自己经历，西南联大毕业，四一年前在云南，没去过延安。在《中国青年》共十年，时杨述主管。刊载过我的《毛早年》，后由出书。喜读我的书，神交已久。明天活动有近 20 人参加，有我认识的盛禹九。大家都认识较一致。我略谈关键问题在这个党，掌握了一切资源，权力与腐败结亲也。

下午齐翔延（齐燕铭女儿，75 岁）来，说在冯兰瑞的写作 60 年会上见过。赠齐的回忆录下，我全忘记了。又谈过去常去光远家，在马列所工作。带来一大堆港刊港书的复印件，其中每月三本的港刊要文复印件（名《网刊文摘》）每月收 28 元，其他书籍又收印费。还留下两本书《中国“牛仔”——毛的公案及行为、心里分析》、《胡锦涛与共青团接班群》。先交她 200 元。前书作者为陈小雅。

2005 年 11 月 1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为出席座谈会做点准备。找到张钦楠的《读史札记》和《综合哲学》两本书，还有其他资料。八点三刻伍大姐陪我到 6 门 23 号邢家，坐满了一屋子人，有 25、6 位，只认得何定、盛禹九。坐在我旁边的丁磐石（原社科杂志副总编）送我《丁书法作品选》，还有《谈田家英》、《我理解巴金》两文。同田是同乡，同黎澍关系很深。于是赠《龙集》，还有陈汉寿（电影出版社原副总编）、郭楠柠（《中国妇女》社长）夫妇来交谈，也赠《龙集》。我真是特邀主讲人。只能应命。先介绍这两本书，唸了目录大意。于是讲必须弄清历史、理论（主义）和这个党三大问题，当然讲到毛其人。以自己经历和交往，得到的确切历史信息与自己判断，讲了一个半小时。判断毛为高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权术）的“痞子头”，只有中国土壤才能产生。马克思的革命学说被历史证明错误，列、斯、毛的发展。这个党到文革成为一个大黑帮。大家关心当前形势，我谈了“滴水不露”等，使认识有所启发。直到近十二点始散。

2005 年 11 月 2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湘乡二中（前东山小学改称）校长和傅真忻（高级美术师，国画家）、左志辉（北京未名药业公司总经理）、郭新平（用友软件公司董事长）等来，他们都是校友，钱宗仁同学。百年校庆，校刊上有《钱宗仁逝世廿周年》专刊。我用大纸题辞：

“为做人品德学习知识打好基础。”

繁体、简体两张都带去。从题词谈开，知识与教育之重要，湖南仍在崇拜毛主席，思想尚未解放，怎样办好学校。谈了半个多小时，都能接受，尤其北京的两人。赠学校几本书，《谈毛》、《近作》等，各赠《龙集》。

下午游 600 米。李宗贤和陈干群来。又带来两包《近作》（还有二千本未运出）。陈已 71 岁，陈毅原夫人（江西被李韶九杀害的）的表弟。现从事“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等社会活动，也是读者。赠他编的《可爱的中国》、《红土地》等刊物。我也赠书。晚上在东方宫大酒店十多人聚宴（酒店豪华，菜食不佳），有唐德华（高法原副院长）、徐庆法（中央保密委）、王培英（人大常委办公厅）等中办老人。

对李志绥有意见。看来又还尊重我写毛的著作。

2005 年 11 月 3 日（星期四）多云、晴

六点起床。翻看武克刚《中国呼唤工商文明》(一份讲稿，不知何时何人送来的)，市场经济的形成。

玉珍为我理发。

上午李慎平与王若水儿子来，他编著的《胡耀邦年谱》让我写书名并序言事，全忘记了。立即写好两份书名（《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中国党政信息网》），后又将“序言”送来。同时，《炎黄春秋》徐孔与杜导正、女儿等三人来，杜给胡、温等五人写了封信。11 期耀邦专刊 14 人的短文大概有不顺眼处，中宣部命令封存。信中予以解释，不以为然。我作了点修改。他们随即打印好五份送来。下午先到办公室，让薛京发出（胡、温、吴、曾、李长春），我没有附言。陈峯彩寄来的介绍沧州市干部教育经验文，也转部内一副部长。

游 600 米，尚不觉累。池中遇见王仲方夫妇和沙洪夫人，他们看到过《大哉》，一起闲谈了几分钟。

郭佩珊女儿送来《郭纪念文集》，我的诗与短文刊在卷首。谈起她和母亲去看范元甄情况，么么维护其母。她还听到范的答辩光盘。答应下次送来她的记录稿。

2005 年 11 月 4 日（星期五）雾

下半夜睡得不甚安稳。五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十点前，到万寿路京九龙酒店参加杜导正邀请的座谈会，到杜老、厚泽、冯健（原新华社副社长）和炎黄社共十一人。导政［正］先谈 11 期被封杀情况，乃中宣部通知。耀邦 90 寿会，离退休人不参加。估计四种：不了了之，检讨，处分，封闭。如果是第二种，则据理应付。(《百年潮》10 期文，也要检讨)。提出所谓“犯忌”指责，并未接到任何通知。过去对杨继绳书的批评，也不过“未体验国家难处”。冯健谈到一些情况。各省宣传部长会，李长春外出未参加。凤凰台问曾（在拉美访问时）“六四平反否”。答，凡事有个过程。赵紫阳也说过，曾某想干点事树形象（大家对此人不看好，乃一投机者也)。杜老担心要换导正，如有此举也要当名誉职。又谈及李成瑞、刘国光文，“市场经济太多，社会主义太少”。邓力群书，认为赵走资本主义道路，由不争论到大争论。退伍军人组织活动（06—07 年天安门万人退党活动)，被认为是反动组织。宣传部乃不让人宣传也。社会公平问题不能操之过急。穷人太多，公平不易，应是效率优先，照顾公平，走向共同富裕。吴邦国曾对上海头头们说过：有人指责上海邦［帮］，点陈至立名。

下午游 600 米。力丰夫妇同儿子王宇从瑞典回来。他们在北京买了房子。王宇学电脑等专业，来京一公司进修四个月。谈瑞典情况，中国神六上天，报纸无一字报导。社会保险比过去较紧，监狱中犯人生活甚好，周末可以回家。

2005 年 11 月 5 日（星期六）阴

四点起床。为李慎平的《耀邦年谱》(150 万字）写序言。他拟的稿子只利用了三分之一资料。早餐前完稿。算是还了一个被忘记的债务。八点半李来，很是满意（李普来时也看了)。

晓梦、医农、李普和两女儿先后来到。原来晓梦错估形势，她以为医农（对李）已有意，因此今天特一起来好处谈拢（乡兄是有意的)。结果同许一谈，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许还向我和玉珍谈她一生独身经历，年青时曾女扮男装十年。同最好女友的亲密关系，女友去世时的一种心态。其丈夫的追求，结婚两个月终于分手。玉珍还从大女儿嘴中听到，对此事之反感。李普三人先离去（此事还待同乡兄说清

楚也）。留晓梦、医农午餐。

下午丁东同徐跃来，随后赵诚、余习广、杨继绳来，原来是徐请客，先来我家聚谈。徐给我《江青画传》（叶永烈），《聂元梓回忆录》及光远著作五本书。习广谈他为李天德《献国策》上书的传记。在附近酒店晚宴时，关于形势、宣传部的无知与卑劣谈得很多。

2005 年 11 月 6 日（星期日）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六点一刻起床。睡足八小时。午睡又一小时。上午翻《江青画传》，在上海生活如此之乱，才二十岁出头。难怪三八年结婚，这么多人反对。下午仍翻杂书，看完报纸。

晚上朱正同儿子朱晓来。儿子有个有关电脑的发明件，想托我上报。信写得过长。告他将要点与原件分开写，以便“首长”过目也。

2005 年 11 月 7 日（星期一）晴

两点小解后，即睡不安稳，四点又小解一次，硬是强延静睡，居然睡到七点起床。午睡又半个多小时。

上午看报，翻杂书，略整理书房。

下午三点，打过几次电话，还寄过采访信的徐欣（女，法国《观点》周刊首席代表助理）同冯可（瑞士《时报》驻京代表，瑞士人）来。冯会中国话，访谈毛泽东。

原长寿镇委书记吴正湘和冯浩辉来，又为平江几十人在宁夏开挖煤矿事，让我再写信，直寄此事负责人。

晚上朱正父子来，朱晓给温总理信改短，并打印后，有申请专利附件等。

2005 年 11 月 8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开始整理书房杂物，到处堆满资料。

九点半到文采阁，原来是开臧克家百岁诞辰座谈会。第一次认识程光锐（比我小一岁），才知道他和刘征同臧被称为“三友诗派”（刘征也来了，收到《龙集》新版后，曾写了一首诗相赠）。会上孙轶青主讲，念［唸］了他的二千多字印稿《臧是一面旗帜》。随后程讲话，可惜听不清。张锲、杨金亭、刘征等讲完后，主持人郑伯农定要我讲几句。我同臧老无一面之缘，但他的新诗“有的人活着，他已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曾牢记在心。于是谈自己纪念耀邦和赵紫阳的诗文，以及最近《炎黄春秋》11 期遭封杀，大批中宣部的狂妄无知。又唸了我的米寿两句：“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现在只讲“和谐社会”，却无新闻出版自由，连我已出版的书都全封杀了。带去四本《龙集》新版赠程光锐、张锲、孙轶青、郑伯农。午宴时，张锲同我谈南央《母亲》文，他打右派后，有相似经历也。

下午游 600 米。到办公室，将朱晓的信件寄温家宝，我写了短信介绍，这是“芯片制作的新方法，已申请专利，须进一步推进。”

2005 年 11 月 9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翻《胡耀邦传》下册。陈利明寄来，昨天收到的。我书写的悼诗“活在人心便永生”刊在卷首。各人写的文章资料都以各种方式全文收入，带资料性。但有的裁断很有问题，如紫阳那封信，同实情不符，作者幼稚也。生活会反无记载。

整天翻读温辉的《马列主义批判》，过去读过，完全忘记了，写得非常扼要。

下午游 600 米。薛京受约去宁夏一趟（吴正湘约）。给傅思和寄四本书。

在游泳池收到梁柯平信，读到我的《近作》，还说到陈友群于 1997 年在广州去世，似是陈的夫人。

收到“衡东县中医院罗伟”来信，上个月他在南岳见到张作斌，谈及我对“董月华先生的恩情”（经胡遐之介绍为董平反 18 年冤案。我已忘记）。拟刊用董老（已 84 岁）的“西溪诗存”，称董为“当代中华第一诗人”，胡遐之评为“唐以后第一人”。让我提写书名等。四页信，并以金粉书写董诗及董赠我的几首诗。还收到东方文武学院院长晏西征快件，拟办“晏西征诗文书画集”展览会，其中已收我的赠诗，还要我写两幅晏诗（《龙集》三版是他资助印出的）。加拿大卫真来信（邢方群的老友），有向中央领导十条建议，征求我的意见并附他的译诗（莱蒙托夫“解放的童僧”），还有长沙彭明道寄来的信与诗，其中有怀念耀邦三首让转李昭。我怎么应付得了！

2005 年 11 月 10 日（星期四）晴

一直睡到五点，随即起床，续看《列义批判》。

上午吴宗煌来，谈中央党校虞云耀等认同了他的主客体关系学，决定成立一个“中国科学发展观研究会”（名誉会长宋平），他列为副会长，这样就进入官方了。这倒是件好事。我转送他《综合哲学随笔》，思路比较一致。吴给一篇新文章《智能时代宣言——主体学破解人类命运之谜》。

九点同玉珍到医院治牙，吴医生重新做模子，为我另做一副新的上门牙，有点抱歉，说不收费了。

下午游 600 米。

廖汉生秘书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送《廖画传》，并“杨开慧”（原文到此——李南央注）

2005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五）晴

四点醒来小解，久久不能入睡，后又睡着一阵，六点半起床。翻《廖画传》，一生能保留如此多照片！

上午九点，香港有线电视驻京记者胡力汉来访谈胡耀邦，看过陈利明写的《传记》。勉强接谈一小时（录音录像）。内容为我所认识的耀邦，78 年后为何能首先办好三件大事：真理标准、平反冤案、农村包产，而且坚持经济、政治同步改革。赠《近作》、《龙集》、和《炎黄》11 期，并谈到现在仍封杀舆论也。

下午游 600 米。今天是关入秦城纪念日。窗外树木，除槐叶呈黄外，其他都绿茸茸。共 1967 年所见枯|枯|枝炯［迥］然不同，天气变暖了。

2005 年 11 月 12 日（星期六）阴转晴

四点醒来，后又睡着，六点半起床。寻找《龙集》资料，将这两年诗作找出交《野草》26 期。

上午九点到总后招待所参加《野草浩歌》（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年专集）的发布会。到三十多人，王渭和周克玉主持。我讲了几分钟：中国对外关系最要害的日本，野心不死，不服输。从父亲的认识讲起。这本书全是野草诗社社员诗篇（我的纪念胜利五十年写的诗刊在前面）。发言主题都一致。最后还来了一位资助野草社的香港女企业家张淑华（嘉年华公司董事长），长像［相］、谈吐都像个大男子。原来是警察出身。我带去《龙集》15 本送苏仲湘、马萧萧、张结、王渭等。午餐丰盛，招待所赛酒店。

下午游 600 米。用热水烫身以止痒。游泳前，瑞士《时报》记者冯可（驻京代表）和徐欣（法国《观点》周刊首席代表助理）来谈耀邦。主要访谈我同耀邦工作交往和我对耀邦的看法。谈约一小时。并录

音录像。

2005年11月13日（星期日）晴

昨夜服眠药，睡到六点多起床。胜利一早来，得以整天挤时手谈。上午李劲祥和杨存恒（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70岁）来，赠我包金的“神六”模型，非常珍贵，由数码箱装着，并一套精印的《中华博爱金石图》乘“神六”遨太空成功纪念印品由全球华人反独促统联盟主办（我列为顾问）。图的背面上部有《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宣言》，下有两岸及港澳各业代表436人签名，我的签名在第一行前面。前天李劲祥寄来一大叠他自己的历史资料，文革期间坐牢六年等等。又谈到我推荐他进政协，李瑞环转与湖南时，刘夫生竟等他满了63岁时，才找他谈：年龄过了。他大概同南下的“山西帮”（华国锋为首）结了怨。杨存恒首次见面，我的读者，观点一致。于是畅谈认清历史、理论与党三大问题的重要。他似乎觉得“正中下怀”或“顿开茅塞”。赠我一副山水国画（作者乔溪岩），很耐看，构图笔墨俱佳。于是赠《近作》、《谈毛》、《龙集》和《大哉》（给李劲祥前三本），尽兴而别。

下午王建勋和《生活》周刊记者来谈耀邦。中心谈只有耀邦当年能同时办好三件大事：真理标准，平反冤案和农村包产，坚持经济与政治必同步改革，并从他生平经历，尤其博览群书，独立思考，才能大智大勇。尤其平易近人，作风民主。正谈时，台北一女记者来访（电话约好的），被门卫所阻，王建勋和胜利下去看，才见到两个便衣阻拦，不让上楼。王讲批了一顿也无效。此事颇奇巧［蹊跷］，乃空前未有之事，难道是电话窃听发现？或此记者乃被盯住者？施滨海来，送《耀邦年谱》三卷本，张显扬等主编赠送的。

2005年11月14日（星期一）晴

又是四点醒来睡不着了。五点后又睡着一阵，六点多起床。浏览报刊。

今天整天劳动。上午同满起一同清理刊物，弃留两大类。下午清理外出时积压的报纸等，找出该留存的。

张定女儿送来近期香港的《亚洲周刊》，刊有我的谈话两版，主要是《去世前的谈话》的介绍。还有胡绩伟和胡德平的谈录，介绍张定等五人的《传记》出版不了情况。

2005年11月15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八点半，周笃文带《北京周报》贺雪鸿（女）同日本人木泽二郎（名片印“政治评论家”，日本记协会员）来，谈毛与耀邦。简应付了一下，赠《近作》、《谈毛》等几本书。九点半到老干支部开会，只是发了份文件。蒋振云留下来，得以同他闲谈。我先提及收到吴江“致邓力群同志的信”。从《十二个春秋》谈起，他知道我的“旧账”。我也谈到为人比乔木好（如批邓表现等）。说明“总书记”事（王震活动，陈云称赞“二人为党内最优秀知识分子代表”等），讲清楚邓在我信上的批语。还谈到朱佳木情况，当年也是王玉清谈过。最后他告知，邓某已双目失明，耳朵全聋，思维尚清晰也。将《近作》、《龙集》赠与。其人73岁，是人民大学毕业的。到办公室，将情况告诉薛京。

下午游600米。遇见陈继祖要书。

张扬夫妇上午来，我不在家。说不想在浏阳呆了，湖南领导班子不好。

薛京带来宁夏枸纪子和羊肉。长寿街工人在露天煤矿打工事已办妥。李普女儿电话，吴南生电话：任仲夷下午一点去世。真是有点意外了，前几天得知喉管切开。

2005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完杜光给我的信和两篇短文。《“错划”略辨［辩］》写得真好。承认“错划”，就等于肯定反右运动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说自己“错划”，等于肯定还有划对了的。“为了一个人的面子而欺骗全党、全国人民，这是多么荒唐。”同杜打了电话，极为称赞，希望其他“时政小议”都予赐寄。

清理近日信件。下午游 600 米后，到办公室，彭明道寄来三首“怀耀邦诗”寄李昭。还有那封围场的“李锐儿子寄存农家要认亲”的信，又一次寄来，让薛京坚决回复，属于流氓行为。

蒋彦永来，送那天吴青拍的照片。留晚餐。

2005 年 11 月 17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资料。胡冀燕电话，要我为任仲夷写好挽联，几位老朋友署名。接着张一虹电话，罗西北去世了。

九点到医院治牙，要下周四才能取修正成品。一路想好为仲夷写四句话，回来写好：

改革开放，勇当先锋。自由民主，高举大旗。
南天一柱，世人景仰。仲夷同志，永垂不朽。

下午胡冀燕来，共十一人签名（上午杜老来，用另纸签了名，他手发抖）。我意统一由我写签（个人签名太麻<烦>了，且不规格）：杜润生、于光远、李锐、李昌、李普、杜星垣、冯兰瑞、曾彦修、朱厚泽、杜导正、吴江。

赵仕杰来电话，定要我为西北做幅挽联，挂在家中。强写两句，下午来人取走：

为优先发展水电，历经磨难，鞠躬尽瘁。
凡论证不讳直言，何畏风险，精义永存。

中午未得休息。下午游 600 米，归途薛京交上 18 日上午 10 点，在东大厅开耀邦九十诞辰座谈会请帖。

晚餐前，赵洪祝（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和老干局毛局长来，谈明天开会情况，他代表组织部讲话，吞吞吐吐希望我不要发言。我连忙说：决不给你们添麻烦。毛都笑了。让他们大吃江西橘子（张春义送的）。

2005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翻《龙集》新版，仍有错字。

九点半到人大会堂东大厅，参加“纪念耀邦九十寿辰座谈会”，坐在北头三排。打招呼的人多不认识，还有女同志（有位自称黄天翔？的夫人）来约去照像。我将带去的《去世前谈话》送与两位女同志。吴官正主持会，赵洪祝讲话，极其称赞耀邦平反冤案的大功，还讲到在组织部的民主作风等。随后虞云耀代表中央党校，团中央的、党史室、中纪委和湖南杨正午，都讲得很好，全是各个方面工作的赞颂，包括民主作风，深入下层，勤俭简朴等等。最后曾庆红讲话，也很全面，只差没有“伟大马克思主义者”一词。其他应有尽有。会只开了一个半小时。

回到家里，玉珍说，许多境外媒体来电话，整个下午到晚上，总有十几个电话。BBC、美国之音、亚洲电台，香港几家报纸、电视台等，大概都知道我出席了会议，都询问情况。我回答会开得很好，对耀邦一生尤其改革开放十年评价都很到位。

玉珍说，台湾女记者电话，她一进门即被人挡住盘问，非如楼上满嘉［嘉满］讲的居委会的人。

下午游 600 米。到办公室复印有关任老的文章等。

2005 年 11 月 19 日（星期六）阴

六点起床。找出有关任仲夷的文章和两首诗再看一遍。都是昨天让薛京复印的。

上午九点，香港凤凰周刊驻京记者张志强（湖南人），中国青年报的包丽敏（女，卢跃刚介绍）先后来，都知［只］二十多岁。谈任仲夷。我介绍了我写的那篇文章：《炎黄春秋》11 期我代写的短文，《同舟共进》因刊任老文章（三权分立）而撤换主编，我致任、吴二老诗，以及十一人敬挽的四句话。将复印件给他们，就此谈往事，以及“安全着陆”等高层有关改革开放路线斗争情况等。两人都能了解，只是《龙集》中有关诗句，他们不易马上懂得。谈一个多小时，应付过去了。

下午没去游泳，满起到郊区取回长沙寄来的三大包《世纪之交留言》（三千本被封杀，原以为炉化了），即《李锐近作》的前版本。32 本一包，封面是丁聪的漫画像。

楼上二女儿江南［嘉楠］来，小妹传话，下周美国有人要作电话采访，拒绝了。她谈起父亲还有个前妻之子“大哥”，于是告诉她，“前妻”及其丈夫，都在清凉山（陈龙是新华社主持英文翻译的），我都认识。

晚上施滨海来，问及座谈会情况。那个台湾女记者在门口被阻拦，香港报纸已登出来了。

2005 年 11 月 20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昨夜已开始重读《读史札记》并作笔记（已读过的一本被何定借去）。

上午包丽敏来，交我昨天的谈话记录，太简单，决定自加补充。约定后天交卷。

胜利夫妇来，午餐吃羊羯子。挤时手谈，竟大胜一盘，杀掉中复［腹］大块。

下午刘清夫妇及女儿（夫人前夫所生）来，送一束花。长得漂亮，28 岁单身，经营一个节电咨询公司，让我题辞。赠《龙集》新版。

2005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上午专心改稿，增加一多半，主要宣传任老“三权分立”思想。朱正来送舒無贈诗（舒已寄来）。请他帮忙校看，留午餐。蒋医生来，没有留谈。《炎黄春秋》办公室王海印送来任老谈“三权分立”原稿（找不到《同舟共进》了），并五本《庐山实录》（他弄来 1000 本），就便带走《龙集》一包。满起送大包《龙集》到丁东处，取回《12 个春秋》。朱正翻出写到我的信事，这就可以公布原信了。此原［书］还是需要一翻。

晚上何定来，赠我《贺新郎》词（记楼头聚兼谢李锐同志）。我将《读史札记》借予，她还在传阅。

2005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二）晴

四点醒来，难再睡着，五点过起床。再细看一遍《他是最清醒最勇敢的人》（关于任仲夷访谈录），改了几个字。

翻出《追思杨小凯》、《读史札记》、《综合哲学随笔》几本书和资料，带去参加部里离休老干部（副部级以上）的座谈会。到在位三人，老干十二人。九点半开到十二点。赵洪祝主讲花 45 分钟，唸文件，也听不清。张传［全］景发言，听清楚一句：到国外时，人家问你们出不出版马列著作？于是我接着敞开讲自己的观点：如何保持先进性？先介绍杨小凯其人，国际承认的了不起的创新经济学家，55 岁死在国外。然后讲必须弄清历史、理论和党三个问题。介绍带去的三本书及其作者（另一本是吴宗熿的《怎

样重新认识|认识|马义》。特别讲到党要“尚先”，不要“尚黑”。个人崇拜与邪教在西方为一个辞等都讲了，还讲李鹏与江泽民出门之开道车（广州见到李鹏有三辆）与警卫保安之多，等等。还提江保护程维高，成克杰同李的关系等。以及中央不强调腐败问题。王照华、柯里、孟连崑发言，都接着我的话题，或正式赞成。赵洪祝结束语也感谢我们的讲话。

下午游600米。随后同玉珍、薛京一起到新荔枝湾酒店参加宴会，张烂[灿]明、张坚父子邀请，苏志宏操办。见到一批生人，有李恩东（河南煤炭局局长）及儿子李冠华（名片上“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等，共十几人。意外的是李赠我与[与我]张长卷电绣《清明上河图》，六位女工半年绣成。真是稀世之物。席间漫谈形势，好在正带上李宗贤寄来的大包《近作》，每人赠一本，还为李恩东写了条幅“咏骆驼”。

2005年11月23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八点半同玉珍到协和医院，向罗西北遗体告别（前晚张一虹告知的）。从南门进，好不易找到地下那个告别室。人很多，赵仕杰说没有通知我。西北还是心脏发作去世的，遗嘱从简，就没有去八宝山。我写的挽联，挂在家中。赵说，邹家华和李鹏去了，邹流泪。

归途到李普家，随后潘荻来，一起漫谈。潘谈到江善于结帮，回良玉是他的亲家。乱七八糟事甚多，谈到十一点半。

下午游600米。包丽敏送来35份《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访谈录中“三权分立”四字，十一人名单等删掉了，那首诗（有“接班人接一言堂”句）也删去。主编管得很紧，上面很严。

楚怡学校百年校庆，女校长朱沛淳来求字，即写了三句话：立国之本在教育，如何做人自幼年。楚怡百岁人才辈出。校长告我，朱镕基、茅于轼都是楚怡的。

2005年11月24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龙应台的《一个主席的三鞠躬》（同在“冰点周刊”另一大版）。昨夜钟沛章[璋]电话，赞赏我的文章和龙文。

上午青长庚来，怒江开发还未最后解决，电力集团支持，环保还未松口。赠《近作》、《龙集》等。

王建国送来四年日记的打印本（原件找不到了）。谈我的特殊身份与经历，“特殊的史料价值”。《日记》早出为好（还有一派从缓，“百年之后”）。我谈到可印少量未删节本，此事再从长计议。一直谈到十一点半。

下午张青义来，随后王野平（南方电网总经理）来，正在党校学习，在广州见过。谈他同任老交往，谈电力紧张情况，出路何在？广东一半城市受酸雨威胁，靠小煤矿发电。我说，这是李鹏一家管电的结果。很想找我多谈谈。

四点钟让客人散去。游600米。

2005年11月25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补记两天日记。

上午刘清夫人的女儿张雅箴（显耀时代科技公司董事长）写了两句话：节约能源，当务之急；千方百计，自主创新。晚上取走。

山东《老照片》张杰电话，让我为《李锐家书》写封面。立即写好，寄去。朱九思电话，询问耀邦座谈会参加没有，他听到正反两种信息。告他情况，并让看《冰点周刊》谈任老文，让寄《龙集》，也

即寄去。

下午游 600 米。到办公室，将一些托办信件转寄温家宝、胡锦涛与吴邦国。有深圳东深引水局及等来信。（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

2005 年 11 月 26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重看《冰点》谈任老文，将被删节处用红笔补上，是有“三权分立”要害部分。

十一点同玉珍、薛京一起到隆福寺处哇哈哈酒店参加宴会，到了四桌人。原来是王建勋为怀念耀邦在小汤山活动两天，被发现后阻止，于是改到此处。年青人不少。李普、李昌夫妇、厚泽夫妇、曾彦修、杜导正、宗凤鸣等，还有孙大午。让我第一个讲话，谈座谈会情况，及外电关心，香港《亚洲周刊》等报导情况。又谈到悼念任仲夷情况及《冰点》刊文等。戴煌第二个发言，张显扬唸了一篇怀念耀邦的文章。近两点散席，归途经过文津街，游 600 米。

2005 年 11 月 27 日（星期日）晴转多云

一直睡到近六点起床（没有小解）。整天无客人，电话也不多。翻读杂书，看完报纸，《文汇》、《读书周报》刊登耀邦女儿回忆父亲的长文（《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的摘录），署名“满妹”。文前有三峡那首诗。

上午八点半凤凰台广播秦教授向外语学院学生谈英国历史（晓梦电话推荐的），讲得到位，主要谈十七世纪后皇权同议会间的斗争，经过革命、战争、改良，导致虚君共和，从农业——商业——工业革命，形成英国对世界进步的贡献。

2005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翻杂书。

上午平江人长寿镇镇长何国庆两人来，最后才出示一封县政府向财政部要钱的信，没有另外书记或县长的信，原由是烈属、离退干部、军人太多，要 1200 万元。只能拒之（要办只能由张震等出面）。

晚上经朱厚泽介绍，张华夏送来父亲《李旦初文集》（共 12 卷，4 卷诗词集）。李 70 岁，在武大读书时打成右派，流放到山西，成家立业。搞文学史的。本人下海，办文化公司，好诗词、书法。送我大中堂（字平平）。李是安化人，曾任山西大学校长。

2005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二）晴

睡到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信件仍多。

上午毛卫平夫妇来，北京办事处已扩大，拟在郊区找个好房子，以备将来接待友朋之用。工厂尚未落实。鼓励厚泽写回忆录，已同意（我早就催促过）。赠《龙集》、《昨日书》，并带一套与周成启（来信要）。出了一本谈平江的书，让写序言，没应允（已有人写好，署名而已）。将“49 年南下过平江”七律用大幅纸写好，算是应付了。

下午游 600 米，一点不觉累。王建勋来，谈安全部两人找他谈“小汤山聚会纪念耀邦”事，11 月 13 日开始的。“从于浩成处得知此事”（后来通电话证实）。他又应付又批评，还同工人出版社的领导交锋（先反对后又想由本社出）。落实《庐山实录》、《大跃进亲历记》港版事。取走近日写的有关耀邦三篇文章。范岱年来，过几天又去美国，送我长文《唯科学主义在中国》并《争鸣》第四期，上面有我的

访谈录。

2005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三）晴

六点廿起床。看《李锐访问记》（作者成绪，去年八月廿四日），我都记不起来了。引用爱因斯坦的话却记得。

上午李劲祥来，要去山西，让我写给于幼军的介绍信。前次曾提及出全集经费事，即同薛京通电话，50 万元尚未解决。他答应即拿出 20 万元，其他再设法。帮了大忙。赠几本书。

下午游 600 米。

2005 年 12 月 1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玉珍为我剪脚指甲。《炎黄》12 期胡启［啟］立写耀邦，闫明复写父亲两篇长文看完。胡有约束，未能敞开写，也不能强求也。闫宝老的贡献太大了，老人入秦城比我早四天（1967.11.7），半年后即惨死狱中。

八点半到医院，带［戴］好新做的上门牙，没有收费，因原来的做得不好。

上午赵来群突来（过去来过一次），安庆洙的女婿，好书法，藏书三万。很想找我谈也。当面批评过薄：凭什么整耀邦，薄只能答："你年轻。"硬借去《论三峡工程》（他接触过反对派）及《综合哲学》。

下午游 600 米，觉累。

2005 年 12 月 2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杂件。

几天前又收到刘人寿信，为董月华《西溪诗存》写书名和题词。之前，衡山中医师罗伟雄亦为此来信，并赠我他写的董诗及董赠我的几首诗（都用金粉书写）。觉得不能再拖了，写好书名并四句："人如其诗，诗如其人。直超唐风，必将传世"。连同其他几封信，一并寄出（寄广东欧初书刊，欧来电话）。

上午张定、严如平、唐非、李公天四人来，送《耀邦传》。第一句［卷］，谈删掉一万多字。促他们快点将三卷港版印出来。唐非是第一次见面，赠《近作》，各赠《龙集》，并《冰点周刊》。

下午游 600 米。到办公室，嘱薛京抓紧看《日记》等。

2005 年 12 月 3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睡得甚好。翻《十二个春秋》，有此一个"靶子"甚好，便于大家弄清史实也。

上午米脂县水利局长二人来，为建一个小水库，向水利部要三百多万元事，玉珍已同周保志谈及。周要星期三才回京（明年即办离休）。

下午游 600 米。

胜利一家来，秋林长胖了，同老师顶嘴很厉害。孙大午送玉米面，下周二来。

2005 年 12 月 4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四点醒来，后又睡着。

将《十二个春秋》按目录翻了一过，只看了同自己有关的几节。此人是顽固到底，这样倒好。许多细节则有意隐瞒，如 1988 年在长沙见耀邦，一起搞倒赵紫阳事，完全否认。这类事甚多。这样留下话

柄好。上午金老夫妇来，金老已 96 岁，很木木了，不说话。我谈的话，似听未听。夫人在旁复述几句。坐了快一个小时。来还《冰点周刊》的。

收到许良英的信和书，指出我谈任老文中，关于英法美历史那几句话太粗且不确处。

下午陈小雅来，同丁东来过一次，完全忘记了。原来是方克的女儿。送我《中国“牛仔”》的复印本（上下两册）及《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沉重的回首》等书及“陈小雅答问录”。谈他［她］同父亲是对立面，水火关系，母亲瘫痪在床已十多年，父亲也不能正常生活，都要她照顾。原来当年她同宋晓梦一样，是分配写光远传记的，只完成了一部分。1955 年在长沙出生。方克是 55 年到省委宣传部的。八十年代初见过面。一直在《红旗》。《牛仔》原想找我写序言，我完全忘记了。略谈我对毛的“痞子头”的了解与游民文化问题，以及早年的“只对自己负责”等好斗精神。谈了一个多小时。赠《龙集》、《谈毛》、《毛早年读书生活》及《昨日书》等。她同丈夫王鹏令已离婚（王比她大十岁），在荷兰回不来。现在是独身。

2005 年 12 月 5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上午齐延翔［翔延］来，送十一月份的港刊复印件，也有《十二个春秋》的（我说已经有了）。

小妹电话，刘宾雁病危。苏绍智、戈扬几个人想回国，望我们想办法。下午接到奚青电话，刘已去世。

四点前，同玉珍到金锐［悦］酒店，仍两桌人。杜老先讲：改革已到关键时刻，存在许多矛盾，认识分歧：

1） 社会主要矛盾？八大曾认为主要矛盾是生产力低，不能满足群众要求。过时？未过时？认为乃蛋糕大了，分配不公；或两者都存在。

2） 反对的倾向，腐败？不公？何者为主？反不公，如何反？杀富济贫？扶助弱群？

3） 郎咸平认为，仍是一个人吃人的原始资本主义，反对者称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4） 刘国光文章：西方经济学成了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边沿化，出现了和平演变，西化中国。网上年青人反刘：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来的。

5） 过去口号：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应当公平第一，效率其次。今后 20 年仍应效率优先（党校周　（原文到此——李南央注）

6） 市场换技术。自主创新，也不能排外资。

7） 张戎的书《毛未知故事》。陈小雅《中国牛仔》。

8） 马斌、李成瑞、邓力群、郑天翔等反对中央的“非国有经济”。私企、外资已占 50%，不能接受。搞潜在的计划经济市场。

9） 郎又提出，改革走进误区，权贵瓜分国有资产，但缺数据。管理人员可收购国企（MBO）。

谈论中认为，矛盾、争论是永恒的，是好事，乃理论思维。无此民族无从复兴。胡锦涛口号：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平、开放、发展，三和——和平、和谐、和解。

吴明瑜谈：左爷们否定 20 年改革开放，走入误区。刘国光矛头指体改委。陈奎元则非邓，92 年南巡反左。认为现在应反右，防左。各高校，仍是马克思主义为必修课，学生不听，其他选修。胡锦涛强调马义为主导地位。左派曾为刘国光文聚会，要夺回领导权，为毛招魂。网上称刘为“女妖”，回到计划经济时代。

李郁所，郎胡说八道，李嘉诚培养的，确有反改革的民众情绪。发改委报告，三大问题：能源、金

融、社保。孙中山 20 万公里铁路，现只 7 万多。

厚泽：整理一个研究深层的社会矛盾。邓是不许争论。意见分歧始终存在。25 年后，一部分富；一部分穷下去了，比过去还难过（以前是共同贫穷）。反映[应]出农民维权闹事（如湖南有组织行动）。群众组织起来干，揭开，无法解决，暗流涌动，已无权威能压住，必然暴露。所有争论是矛盾反映。郎是何种人可研究。但引发如此争论，值得思考。纪念陈云百年热闹得很；纪念耀邦九十，却压得如此厉害。中宣部是个什么玩意？经济改革中，陈是反动思想，阴魂不散，影响很大。

我在杜老讲完后，被促催发言。谈主要关心的是腐败问题与经济不要爆发危机。关键在这个党变成“黑帮”，买官卖官，部队尤甚。上下权|权|贵天下。讲好话学空话。谈自己在部内小范围内谈如何保先问题。我们这些人尽可能发挥点作用。一党专政，高效经济（资源浪费，破坏环保），社会主义之间矛盾。

大家谈到社会党国际，从列宁回到伯恩斯坦（杨启光？有个考察报告），应加入进去，走这条路。口头与行动两套，“稳定高于一切”。现在局面，既无权威，又无民主。还有“四大经济学家”说法：薛暮桥、马洪、吴敬琏、刘国光。

2005 年 12 月 6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孙大午和徐水宣传部长于振海（34 岁）来，先谈他的“塑料套鞋”故事，已经上网。之后才谈起于转组织部长，报上去半年无消息，让我帮忙，才让于上来。最后还是想到，通过王旭东便捷一些。孙写了个信稿。中午留吃羊羯子子，六个人，只花了 150 元。

下午冯兰瑞来，苏绍智等想回来，起了一个呼吁性的信稿寄来，大讲道理，感到不能用。建议由李昌和她写个简单信，说他们过去惹起异议的言行，同现在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是基本一致的。他们年老体衰，应当让他们回来。

下午，米脂县原书记甄达梅（现榆林市民政局长）等三人来看望我们，很是客气。走了后，才忘记赠书（她曾向玉珍问及：有何新书）。

下午客人走后，游 600 米。为于事，给王旭东写信，到办公室让薛京发出。

当前经济形势：2005 年，增速 9.4%，GDP.15+万亿元。进出口总额 1.4 万亿美元，比“九五”增长 1.9 倍多，居世界第三位。财政收入由 1.34 万亿元→3 万多亿元。“十五”末比“九五”末：电力装机 3.19 亿千瓦→5 亿千瓦上。高速公路由 1.63 万公里→4 万公里，铁路（原文到此——李南央注）

2005 年 12 月 7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翻看孙大午留下的资料。

冯兰瑞的司机送来信稿，略作文字改动。

下午周保志来，米脂县修小水库的报告，必须由省里有关部门认可后才有效。玉珍当即同米脂通了电话。（先去游泳 600 米，三点后回家。）

五点三刻到北京饭店中楼七层（原周总理宴请外宾的豪华餐厅）参加宴会。张［章］诒和张罗，香港《明报》总经理、总编潘耀明请客。到胡绩伟夫妇、李普、邵燕祥、钱理群等。席间我讲点小故事，如成都会议时，“高屋建瓴”使大家都朦［懵］了，不解其语。又谈饮食文化等。潘赠《明报》月刊第 12 期，纪念耀邦专辑，转载了《炎黄春秋》十四个人的短文。玉珍身体不适，没能尝此豪华餐饮：黄闷［焖］鱼翅、鲍鱼、燕窝等，每人 2500 元。

2005年12月8日（星期四）晴

四点小解，后又睡着。直到七点起床。翻看《明报》12期，章立凡的访谈和文章很好。

下午二点韩钢来，给我三份有关刘国光的文章和讨论会的三份资料。七月十五日，教育部社科中心年青人采访刘，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太少了，讲经济学多，以及核心领导权问题，社会科学研究掌握在谁手上？点了中央党校的名。讲西方经济学，如何能培养出好高干？刘还点了北大的名，表扬程恩富（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将任新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另表扬北大陈岱峯。刘讲的这一套，记录上报，李长春八月十五日批示，刘提出问题值得重视，转刘云山、陈奎元、陈至立、周济等。左爷们弹冠相庆。十月廿三、十一月五日、廿三日，以“乌有之乡”、“大地微微”、“毛旗”开三次座谈会，讨论刘的经济学新论，实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改革（还点了我的名）。教育部调查被刘指责情况，遭到北大经济学院、光华管理学院抵制。党校主流好，认为刘偏执狂。主要是四个人：陈奎元、朱佳木、李慎明（王震秘书）、刘国光。十二月廿六日成立马院，社科院有一支马义队伍。

现在新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主流意识形态，党校走在前面。《胡锦涛重要论述》已出版，李君如序。胡批示：科学发展观同毛、邓，三一脉相承。《百年潮》编辑人马全换班，王刚主持会，任何党刊不能发纪念耀邦文，党校不准开纪念会等。

三点钟，李慎平来，送《胡耀邦传》（上下）两套与我（有我写的序言）。谈到张显扬出了同样一套百万字的原稿是他提供的。同朱厚泽为此工作了两年。三人一起谈，为对付《十二个春秋》要专出一本书。

下午仍游600米。

2005年12月9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杂件并韩钢送来的刘文等。

上午两青年陈苏、汪健送来下午纪念一二九70周年会的票证。陈的名片：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执行主席，24岁，华中工学院，在读数学系博士。特谈了一些我的观点，并赠《近作》与《龙集》。

下午两点半到人大会堂三楼大厅开会，旁边坐有李开鼎，主动同我攀谈。84岁，西南联大的，介绍陈维仁入党的。读过我的书。要送我一本书，留下地址。这是今天的收获。看见光远坐在一排。几个人讲话，代表一二九一代讲话的是个女同志（当年十四岁）。不到一个小时散会。

2005年12月10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刘道玉的朋友和学生姚国华、陈浩武，李为、沈洪夫妇来，赠我刘著《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刘九月间来京，我去湖南了）。陈从事证券交易公司工作，经济学博士，赠《人与资本》。说刘告他，我是当今社会脊梁。在华中理工学院接待过我。李为（女），名片上（博士、中国证券监管会，处长），丈夫沈是301的急诊科主任。谈刘的情况。各赠《龙集》、《近作》等。专赠姚《综合哲学》。丁东来，认识姚国华，又一起谈一阵。四人先离去。丁东带来今年7、8月—10月间广东番禺太石村农民为原村长贪污和选举新村委会“大反抗”的电视剧四集，由中山大学一女教授　　拍制（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非常生动。地方政府动用武警镇压，抓了几十人，多老人并新选村干部。从《人民日报》到地方报纸都有报导，但就怕“颜色革命“，至今捂盖着。此四集也不敢公开传播。农民实现民主完全可以自发也，老幼妇女都参加，个个疾言厉色，愤慨之至。

徐跃近十二点始来，一起吃羊羯子。玉珍请客。徐经手出的书至今未受干扰。

下午小吴来，谈程湖现在老老实实了。

游 600 米。玉珍不适，到医院检查，建议住院。

姚赠《文化立国》、《大学重建》（上下卷）——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2005 年 12 月 11 日（星期日）晴

三点小解，睡不安稳了。六点起床。

浏览报刊。注意经济形势，论述效率与公平问题的文章不少。茅于轼《财富、怨气双增长的背后》认为：经济仍然是核心，浙江民营的发达，同西北、东北落后正相反。政府没有民营化的决心。资源配置没有按照市场规则，权势、地位配置。应以法治建设和谐社会，依靠市场力量可望逐渐走上<法>治之路。一个政党应及时调整自己，适应时代变化。

下午李公天来还书。胡德华反映：江找李瑞环谈，这次小胡得了分。

2005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整天劳动，清理北屋的两个书架，将书房大堆资料（夹装）转移。搬两篋就要休息一下。发现六大本影印《父母昨日书》（一点印象都没有了），真是纪念物。

下午看完报纸。收到李劲祥寄来港刊《名家》，似同他的经营有关。

2005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二）晴

三点醒来后，折腾许久终又睡着，七点始起床。包丽敏将谈任稿原件排印好寄来，这期《冰点》周刊还有胡启［啟］立怀耀邦长文。改好谈英法美历史那几句话（许良英信中指出）。

朱正九点前突来，送谌震著作《呼唤英雄》。谈人物和政事的书。让浏览谈耀邦和任仲夷的几篇近文。他说，《北京青年报》有一整版写他同鲁迅全集关系的文章。随后宋晓梦来，决心改变自己工作方位，以便挤出时间来看我的《日记》和续写《其人》。留有两篇她建议《光明日报》出《国学》版未能成功的文章（同张锲谈过，张允帮忙）。李劲祥来，即去山西。已写了向李［于］幼军介绍信，请薛京电话落实。一起午餐。又谈到下午两点。晓梦带去九十年代三年日记。

下午游 600 米。小彭电话，长盛十二月一日在海口被酒后驾车人撞死。玉珍甚为悲恸。因长寿[盛]近年来认她作干妈也。

2005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翻看谌震《呼唤英雄》中的“两本论自由的世界名著”和“马克思：社会的病理学家”两文。正中下怀，为我所关注的问题。

上午刚九点，崔军来，送刚出版的《田夫之子》，他的回忆录自传，我写的序言。印得很好。电力出版社原来多方作难，专为此还有篇文章：“这是我的回忆录，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政治敏感问题”。还带来赵征的自传和儿子等要字和写书名等。接着朱正和李仁溥夫妇来，李送他的《印痕》（西泠印社的宣纸版），内有我的题词：“铁笔走石，尽得精妙”（多年前曾赠我几方印石），其中闲章甚多，有“天下不公”、“直言犯上”、“派列其右”、“右翁”、“九死不悔”等。我也把我的藏印几十颗一览。他还建议我也出一本，真是只能“一笑置之”了。他已 79 岁，仍能提刀不已。接着陈浩武、姚国华又来，姚赠新著《国家战略的文化思考》（人化立国），陈浩武送七大篇网上有关当前形势问题的大文章。

下午没能游泳。昨天就电话约定，要来看望，莫艾的儿子戴晓安和李海文来，母亲李蕴辉还在，90岁。李的父亲是李琪，婆父母严佑民、林轩（李齐凤）已去世。送严的《公安战线五十年》（自述）。谈家庭往事。齐凤同叶帅婚情等。李是周组的前负责人，谈《晚年周》高文谦共事过。论断与史实估计有些问题。直谈到五点三刻。整天客人，玉珍受不了。

2005 年 12 月 15 日（星期四）晴

昨夜服眠药。睡到七点起床。续翻《呼唤英雄》。有不少好文章。谌震能读通历史，当年即被黎澍尝［赏］识。

上午九点到部，参加老干支部会，谈“保先”。只到王照华、赵宗鼎、杨健生等几个老熟人。杨思仲坐在对面，我还以为是个老太婆。我从番禺太石村事件谈起，邓质方上海抄到闸北地皮，青岛受阻。任仲夷“三权分立”文章事件，以及纪念耀邦封杀舆论等。自由民主何在？照华接着也谈到耀邦事。近十一点，支部书记即宣告散会。有个列席秘书，出门即表示：我们都赞成您讲的。

薛京下午去海南办婚事。谈任老文原件复印寄胡冀燕转广东（要出本书）。游 600 米。

李劲祥司机来，取走四本书赠于幼军。

2005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带两本书和资料，十点到文采阁，参加一二九老人聚会。连随员坐满四桌。我同孟英、黄元镇、马列等一桌。黄多年不见，不说话了。见到陆璀，身体还好。马列还健谈，还谈得来。孟只说有我几本书，难以交谈，袁宝华来，收到他的“九十自寿”七律（有朱镕基等人和诗，小册子），于是将《龙胆紫集》新版赠与，说他听王{ }豹说起过我（1935 年 5 月到北平接党的关系第一人）。将《近作》赠马列（师大附中的，82 岁，过去认识）。李昌讲话，开头谈耀邦平反了，他同耀邦的交往，然后谈到十三大顾委选举事，邓力群落选，还提到我的发言等，然后又扯到哈尔滨工大办学事等。我告马列和孟：夫人反映，医院已诊断李昌已进入中度老年痴呆症。幸亏他儿子给他写了个条子，才终止。陆璀和刘导生讲了几句话，大家过好晚年等。最后也让我发言。谈文立徵的信，掀起武大游行，武汉秘密学联与组党事，来北平等。最后讲了一句：《新民主主义论》要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独立了，富强在解决，自由、民主仍有待大家努力。也就五分钟。照了很多相。每人 40 元，自助餐，没吃多少。满起照顾我。今天这个聚会，主持者不过为感情联络而已。

归途游 600 米。

2005 年 12 月 17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翻《龙集》，有些诗自己都忘记了。

胜利来，几乎手谈一天。下午仍游 400 米。两家一起午餐、晚餐，人多热闹。

收到一本何清涟主编的《20 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

2005 年 12 月 18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翻何清涟编的书。

九点，王雁南、王志华夫妇来，送我《赵紫阳中南海十年纪事》（上下册），年谱编法，根据文件等。将我的几本书并《大哉》相赠。他们拟编一本赵的纪念文集，让我写序。我谈了下我的历史观点等。女儿姓王，是出国时改的名字。现在家中只有两个看门人了。母亲仍不知道父亲已去世。

郭先逮和女儿、安若和女儿，田绿萍应约先后来。她们是想听我的议论也。安双眼完全失明，靠我坐着。从十点谈到十二点，我着重谈 party state 问题。个人固然重要，有时起决定或关键作用，但问题还在我们这个体制。许多人因在党内，糊塗一辈子。如黄克诚就反对方毅讲毛是暴君，还写了大文章。周扬谈延安整风是“思想解放”。只有胡绳晚年觉醒：“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凡四十载。”没有这种体制，也不可能形成“文革”与红卫兵运动，犯罪、错误个人有责，但罪还在这个体制。这个党造成的“痞子运动”，毛是“痞子头”。所以这个体制非改革不可，赵紫阳已开始党政分开。客人是玉珍请来的，胜利和满起、小玲操办，午餐十多个菜，喝葡萄酒。客人尽兴而返。

下午三点到六点，同胜利手谈多局。只求进攻，曾大胜一盘。

2005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翻《龙集》，发现错字，没有从头到尾翻过。

上午文华泉（60 岁）来，说过去来过。从丁东处买到《近作》、《大哉》各 20 本，还从香港和书店买到《诗词本事》几本。给我一本，又《早年读书》等，让我一本本签名、盖章。他的朋友多，都爱读我的书。邮电学院毕业的，比安东高二班。

下午施滨海来，晚上去香港。又向玉珍借 3000 元。将改好的《谈任老》文交他，并赠金钟《龙集》。

雷霞来，为做生意。儿子到法国留学，头年花 40 万。谈易长林其人之乱来。留午餐。

2005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翻《诗词本事》。过去也没翻过。许多注解很到位。秦城死与精神病等都有具体人数。

上午陆茂竹来，她摔过一跤，背脊椎受伤，平卧了一个多月，现在还钢架，已 74 岁。爱人齐树欣也步履蹒跚了。张铁铮夫人为老张做了一个光盘和纪念册，几百张照片，特送我一套。还有些人要书，刘炼（何干之夫人）最热心读者。赠《龙集》等。姚监复要去鲍彤处，特赠《龙集》与《大哉》（内有他的照片）。

下午游 600 米。觉累。李昌原秘书来，为他从事污水处理的公司写条幅。

2005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翻看杨继绳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资料、分析、观点都好，值得看完。

上午九点，卢跃刚和包丽敏来，谈紫阳情况，从三峡问题谈起，同意我的观点，设法取消了三峡省筹备组。从而谈到根本问题在“党国”的专制制度导致毛式专政，掌握一切资源，从人身到思维綑得死死的。改革开放后，胡赵共同努力欲改变这一局面，经济、政治同步改革，赵已提出淡化党，取消各部党组，改厂长负责制。六四后又复原。谈 1987.7.11 信，“为党立了一大功”。谈去朝鲜前与回来后，由杜老主持的两次座谈会情况。六四时情况，以及两次约到富强胡同谈话等等。谈了一上午。随后《中国青年报》的图片记者贺延光来，拍了许多照。让参观我的书桌抽屉的宝贝。让卢带走 7.11 信并《尚昆结论（邓范问题）》的抄件。千万叮嘱保护好。

下午游 800 米，尚不觉累。满起胃不好，没有下水。

2005 年 12 月 22 日（星期四）晴

五点醒来，即起床。找出 1989 年的日记。原来已看过清样。六四前后情况，包括那封没有发出的“上书”，都记得很详细。

上午九点，冯兰瑞和范弘（南京电视台的，同邓伍文很熟），刘学尧（当过安徽卢荣景的秘书）来，为写“李昌传记”事。又谈了一个上午。同李昌认识过程，1938年的“由民先统一全国青运”（王明当年的错误决定，六中全会纠正了）谈起，我曾首当其冲（在徐州成立“五战区青年救国团”，同武衡的冲突等）。延安中央青委时情况。然后谈十二大人事小组，在李昌家开会，谈王兆国，以及六四前那两次杜老主持的座谈会，我将当时一个多月的日记，摘要唸了一遍（他们带有一个手提电网[脑]录下）。一直谈到十二点。赠他们《龙集》等。范弘赠他的著作《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

下午游500米，被一个年青人撞了一下，几乎呛水，很不舒服。

2005年12月23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翻完杨著《政治斗争》中要害部分。

下午游400米，满起胃病几天没下去，今天才游，也让他少游一点。二妹女儿王焱从英国回来（26岁了），明年毕业。在英国就听到外电传，我被监控了。带来一盒好饼干给舅爷爷，要去两本书。明天回长沙。

紫阳女婿着司机送来《紫阳千古》（600页，200来人的纪念文，吴国光、张伟国、鲍朴编）。我的短文排在前面，小妹也有一篇短文（谈耀邦顾家作检讨，紫阳一家守正气）。党应当有良心（如人）和勇气，胡赵都如此，且坚决为民主和法治奋斗。

下午四点十分看央视一台（长沙稻田女中来电话告知），播当年台儿庄一湖南女生同日寇浴血战斗牺牲故事，原为省二中学生，校方寻找其家经过。

晚上《炎黄春秋》徐孔和王海印来，谈杨继绳著作《墓碑》（大跃进饿死人事）即在港出版，为安全部所阻，罪名为“泄密”。商量对策。我作几种建议，为保刊物，可撤其职务等（写好信函），本人对付办法就多了。

2005年12月24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杂书。

上午九点，广东欧初和秘书（何光昇），女婿梁国雄来。何来北京见过我，梁93年在美国听过我作报告。欧赠其著作《依旧红棉》（我亲见名人与趣事）港版，并由他经手印制的古籍豪华版《明弘治本诗林广记》（古今名贤丛话诗林广记）和《黄节兼葭楼诗定稿本》。梁还认识南央，赠他的近作《姚明的NBA生涯》。欧谈任老去世后，失去龙头人物了。广东情况还是较好的。各人都赠《近作》、《龙集》等，还带两本给广东要书的人。

卢跃刚来，“尚昆讲话”与“7.11上书”归还并复印两份与我。谈序言内容，藉此公布这段史实。两次座谈会事，杜老避谈。将“1989年日记”借与，可以充分利用日记。给《其人》，他过去没看过。谈到现在安插一批人，控制各舆论机关，很是鄙视。对“日记”赞不绝口，关心如何出版。留午餐，又谈到两点。

下午游600米。

2005年12月25日（星期日）晴

三点醒后，不久即睡着，近七点起床。

今天没有客人，得以翻完积压的报纸。

读《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张宣三寄来的。2000年即翻译过来，近日始传播开。

对列宁的分析、描述极当，同毛可以对比，真是一类人物。文中没有斯大林的名字，当时还不够格也。

2005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因找《红色记忆》，从书架上见到《江泽民和他的 15 年》，任不寐托人从加拿大带我的。封面已旧，可能是别人借去还回来的。内中资料极多，看了前面 40 页，以后就只翻翻了。如有时间，可再看一次。

上午到医院，右侧腰骨疼了一星期，玉珍陪着，看了外科，说是软骨问题，开了 B 超单子。又看了皮科，全身发痒也。

下午，薛京同广东原新丰江引水香港的三人来，仍难解决（省里让先放东江），恐只能先引深圳，再卖与香港。

2005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二）晴

五点醒来，随起床。翻张宣回忆录《犯难生自述》，详细记述他在延安被抢救经过。将保安处 205 人名单列上（高梅记的）。看到 49 页。

翻《红色记忆》，细节动人，琐事见真情。收到李普寄来写自己的资料《我的彻悟》等 7 份。《自选集》自序，给自己解剖，细说当年写文批判马寅初人口论事。

上午来一生客许人俊（原农业部门的，72 岁），送《二十年名人传记》纪念册等，上面有我的题词：“人物列传史记传统，反映历史真实具体，历史必须面对事实”。

2005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八点空腹到医院，做 B 超，说没有问题。上午赵来群来，谈他认识的前辈，都是反对三峡上马的。

下午没去游泳。程世平来，送挂历和五粮液，赠《近作》和《龙集》。

应朱厚泽约，四点到金黔酒店（贵州六盘水市新开的，今天开张）。杜老夫妇、吴象、吴明瑜等先到。漫谈形势，杜老关心吴［刘］国光言论，后台恐不止陈奎元，还有常委支持也。新成立马克思研究院可为信号。我谈到将公布′87.7.11 上书并《杨尚昆结论》；又谈到普列汉诺夫遗嘱，大家都还不知，要我分发。

晚上李劲祥介绍一位女士孟颖（名片上：世界华人慈善基金会常务副会长）来，说来过我家，示以梅氏家族（梅花集团）藏金“亿万吨”手书件，让我交胡锦涛（还说“胡知道此事”），以便中国银行干预。还出示台湾两位将军的照片，黄埔三期的等，自己刚从台湾来。我只能“姑妄听之”，“暂不能转交”，同李劲祥见了面再说。此种“奇事”过去经历过，太离谱了。

李还谈到杨正午下台，长沙放鞭炮。在一次老同志会上，李谈自己如何在党和毛的教育下成长，而李锐将毛全面打倒（这类语言）。于是有人批驳。他有肯定一面。玉珍晚上接雷霞电话，也谈到放鞭炮事。

让满起寄出给李开昇、卢　和张　（原文此两处空字——李南央注）要的《近作》、《龙集》等。

2005 年 12 月 29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开始写李普的文章，只开了个头。

上午玉珍的小友小吴来，其媳妇一切让婆婆伺候（包括洗内衣），还让买汽车。回娘家去了，大概要离婚。这代青年如何得了。

李劲祥来，将那个“梅花集团”事说清楚。同宋美龄有关。他夫人的妹妹嫁给宋子安的儿子。有关国民党军撤离大陆前，在江西等地部队曾在山地等窖藏枪支与美钞、银元等。一大箱装五十小箱，小箱内十万美元。他遇到过此种事，到美国时，曾请美国律师带七张百元美钞到银行鉴定（这是危险之事，如有假钞负法律责任）：三真四假。此类事，还经过公安部（认识十三局局长李子明，负责修秦城，自己住过六年）和李鹏等。那位孟颖此次到台湾，确见过王昇上将（88 岁）等，李将王的简历复印件与我过目。又谈到此次到山西见于幼军情况，热情之至，还邀我到山西去住一阵。

下午游 600 米，稍觉累。最近总感呼吸不畅。

2005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看错了表，四点半醒来，以为是五点半。只好五点起床了。继续看资料，李普文又写了一点，上午并通电话，问及《刘帅传》等问题。

几天来，贺年卡不断，今天收到廖伯康的卡中有短信，收到两本书，“为万世立言”。他写的《四川廖李萧事件回眸》已在刊物发表，准备出书。

收到济南自牧主编的《日记杂志》的专号《半月日谱》一厚本，并附信。他看过我的《出访日记》。倒是可以联系。

下午游 600 米，甚累，呼吸不顺。

2005 年 12 月 31 日（星期六）小雪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李普文定稿写了两页。

同玉珍十一点到朝阳门外新都大酒店，应张思之约参加一个宴会，乃一网主同此酒店经办人请客也。共三桌，大都熟人。同曾彦修、黄宗江、王晶尧［垚］、戴煌夫妇，邵燕祥夫妇一桌。漫谈形势、往事等（郑仲兵来，张思之也是《往事》主持人）。我谈 7.11 信等将公开。王若水儿子不停留影。下午三点始归，没能游泳。

上午陈砚发和岳阳办事处主任来，送年礼，邀到岳阳开发区小住。

钟沛璋 4 月 6 日为李锐祝八八寿稿本（李南央注：此页夹在日记本中）

八八米寿古来稀

过去人称：“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中国的平均寿命已超过七十，七十已是不稀奇，应该改为八八米寿古来稀。八八米寿是人间的一大喜事。

喜忧参半今更奇

八八米寿是人间的一大喜事，同时我们冷眼看世界，不能不说我们看到的还是喜忧参半，当今世界有许多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国力空前增长，中国制造产品畅销世界，在春节电视里看到我国各大城市是一片歌舞升平，太平盛世的景象。另一方面中国正［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正在成为世界的垃圾场。生态破坏，污染严重，资源溃［匮］乏，两极分化严重，腐败成风。中国还未崛起，已在全世界造成争夺资源和产品竞销的紧张关系。

对李锐老来说，许多年来李锐老为我国的思想解放，推进民主政策做出了卓著的贡献，另一方面他从当权者那里得到的一个回报却是香港一家刊物在封面透露，已在内部定为“右派”。

对大午<来>说，河北首富创大业，名扬全国，但大午新城尚未建成，就遭囹圄之灾，前不久还被保护了一些天。天下事就这样喜忧参半。

十年大午再相聚

今年李锐老是八八，按照李老现在的生理、心理状态，我们完全相信十年之后能再相聚，即九八岁，再来一起祝寿。那时李锐老是望百老人，大午城一定比现在更加美丽。

喜爱宪政大开张

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到李锐老新写的一篇文字，是为一位老三届的思想历程写的一篇序。宪政大开是李锐老终生为之奋斗的一个梦想，也是我们在座所有人的梦想，这个梦想我们中华民族已经奋斗一百几十年，再奋斗十年还不来到吗？

二 00 六年李锐日记

第三十九册/Vol. 39

2006.1.1. -- 2006.12.31.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81 年后日记录入说明 xii

二 00 六年

1. 杂记 1
2. 2006 年 1 月 2
3. 2006 年 2 月 10
4. 2006 年 3 月 19
5. 2006 年 4 月 27
6. 2006 年 5 月 34
7. 2006 年 6 月 41
8. 2006 年 7 月 48
9. 2006 年 8 月 56
10. 2006 年 9 月 64
11. 2006 年 10 月 74
12. 2006 年 11 月 82
13. 2006 年 12 月 91

中国制造业产品近一半出口，其中51%为外国名牌加工。两方面付出沉重代价：

1. 资源消耗
2. 生态环境恶化

能耗为世界平均水平3倍

GDP为世界　　5%
石油消耗超过　7%
原煤消耗超过　30%
水泥消耗超过　40%
钢铁消耗超过　30%

水土流失和荒漠面积占国土　　1/3
废水排放总量　　500亿吨入江河
二氧化硫排放量　　超过2000万吨（全球第一）
《参考消息》06.12.28

2005一次能源20.6亿吨标准煤
煤炭　　21.9亿吨
原油　　1.81亿吨
天然气　500亿立方米
发电装机　5亿千瓦+

2006.10.22《参考消息》：
中国占全球经济5%，却消耗全球20%铝、铜，30%钢、铁矿石，煤炭（35%），45%水泥。
城市建设用地24万平方公里，人均130多平方米，世界之首。发达国家人均82.4平方米。

梁漱溟《咏臭老九》

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有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如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
假如马列生今世，也要揪出满街走。

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

中国人均资源占世界平均值：
煤1/2，石油1/9，天然气1/23，可耕地1/3，水1/4

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　　唐女诗人
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　　李冶

世界人口　1900　16亿
　　2006　65亿
　　2050　91亿

以上内容写在日记本的前四页——李南央注

2006 年 1 月 1 日（星期日）元旦 晴

六点起床。睡得甚好。午休又一个小时。

《李普自选集》序言定稿已近两千字。上午邓伍文、罗建来，交我《李集》复印稿本并罗章龙事件（书名《谁在“分裂党”？——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事件》）上中下三编的打印稿，让我写篇序言。这真是一桩了不起的大工程。伍文为此大概搞了十来年。他俩谈起为《大哉》辛苦了近一个月的过程。现在上海徐跃很是器重他们了。过了十一点李普来，“序言”已写好的让他们三人都看了，都蒙认可。他们回去午餐。

下午游 600 米，觉累，呼吸不畅。

收到刘炼寄来的《风雨伴君行——我与何干之的二十年》，信中让我为她编的《何干之纪念文集》题字或写书名。陆茂竹是她的学生，曾卓明来中组部是谢韬让她推荐的。

2006 年 1 月 2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序言续写了三页。上午一清夫妇来拜年，谈小瑞独居情况。

胜利上午来，中午未午休。上下午手谈，半小时一盘，局面不利时即收局也。

仍有电话拜年。内蒙巴图电话，谈在林西我炭气中毒时，他为日本医生当翻译。要书。

2006 年 1 月 3 日（星期二）阴

三六点起床。将“序言”写好，约 3800 字。

上午九点，朱正、晓梦、医农、韩钢先后来到。让他们先看文章，朱正改了几个字。他们是约好来谈我的《日记》出版事。一致意见是当前决不能出，牵连种种人事太多，尤其上层交往，关系国家和党务，尤不能公开。晓梦先谈，她看过的 1982 年，许多具体人事打问号，尤其相互间优劣，为人等等议论，本人不在，晚辈们见到会追问。韩钢认为凡人事具体议论，许多隐私，不能公开谈，容易伤人，评价多私方［房］话。关于“一位威风凛凛的老将军来到书记处”，王震儿子王军想打官司（此事头次听说）。光远讲周扬被乔木气死，女儿也想打官司。继续整理。朱正谈，看《陈传》后，感到是个搞“小动作”专家，对胡、赵常找人背后谈。30 年内不能出。说我非一般人，乃是有名公众人物，介入政坛核心。许医农讲得很激动，牵涉人事太多，后代都会有意见。私方［房］人事评价不可能都公正，关系党国人事太多，“你负不起这个责任”。必须件件订正，不见得都公正，人的记忆都有限，也可能判断错误。当前绝对不能发表。可保存几份，规定何年出版。都谈到罗曼罗兰和普列汉诺夫例子。大家谈到党史之不可信，西路军事件电文都可改动。我谈到有关罗章龙一案的书已编写好了，等待出版（让我作序）。这个类似帮会的党必须尽可能在当代弄清楚，尽量公布内情、事实，应当胆大一点。谈到《廿一世纪环球报导》访谈论事件。这次《十二个春秋》出来是极大好事，藉此可大做文章。我谈到张戎来电话，写毛的书中文版三月出来。朱正认为书中有的说法不可靠，如放蒋经国与不全灭红军为条件。蒋介石日记中记有一件相关事：牛兰夫妇被捕时，宋庆龄找蒋谈，以送回儿子为条件释放牛兰，蒋没有答应。韩钢谈到杨正午正式扬言：对组织的培养要私人图报。十二月廿六日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有 30 个顾问，80 个特约研究员，一大批左爷在内。四主将：陈奎元、朱佳木、李慎明（原王震秘书），刘国光。

收到光远寄来的简历与住房情况的材料，附上一封信（应按正部级住房条件），转给贺国强，前信他已批准老干局。

玉珍接到广州苏毅大姐的电话，她买了五十本《大哉》送人，还为此开了个座谈会，宣传我的观点。

2006 年 1 月 4 日（星期三）阴

五点醒来，近六点起床。将“序言”又看一遍，算是定稿。让满起送到李普家中。

上午齐翔延来，给我《网刊文摘》去年十二月的上中下三本。谈到她是在延安长大的（今年 75 岁），读小学起。在莫斯科五年，她的父亲同她谈过邓力群其人。她在社科院马列所时，见过我，同于光远、冯兰瑞都有来往。也认为光远兴趣太广，劝过写他自己经历事。还谈到一事，邓曾找杨尚昆谈过，要为自己在延安挨批斗事平反，杨未应允。将《父母昨日书》与《大哉》赠与。她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成立大会，到三百多人，十人一桌，1500 元。每人还发一个纪念品。她对此滥用公款很有意见。

下午游 600 米。到办公室，将香港梁通寄来的《黄遵宪全集》（16 开上下两厚卷）转交温总理。

胜利来，晚上手谈到八点半，大胜一盘。

将 12 月份的《网刊文摘》三本翻了一下。广东汕尾市的枪杀农民事件有详细报导，比太石村严重多了。

中午贾文平同女儿来（15 岁，上高中），送一大盒渤海湾的大螃蟹。“谈白菜”、“苦瓜的味道”两文都上了教科书，女儿向我请教“谈白菜”文中所写“淡”等深意。

晚餐大吃大蟹。过去从未见过如此大蟹也。

2006 年 1 月 5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补昨天日记。上午薛京来，清理《日记》复印本与铅印本，带走三年他还没看的。原件还在仓库中，他已同程真通过电话。李普随后来，序言认同（没有改动）。我翻书架，偶然发现一本过去的读书笔记，其中有“朋友交谊二则“。一则是写“元白之交”，白居易的“致元九书”，于是又补了一段，引句有“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见到这个本子，李普大发感慨，说过去他也有“闲时”，不如我这样读书。一起午餐。关于《日记》他认为只能“百年后”面世。

下午游 600 米，觉累，呼吸不畅。见到王仲方，他将《争鸣》去年十二期与我，封面上有我的两个小头像。发给小妹的纪念耀邦文章（两篇短文合并）刊出。另有署名余天约的《李锐“近看”毛泽东》长文（头像同毛并列对看）。不知是哪位好事之徒干的，内容还基本可靠。

2006 年 1 月 6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再翻《争鸣》。续读《综合哲学随笔》过去只读了 1/4。上午十一点多姚监复和温州的陈定模来，邀我到西客站附近的新丁香大酒店（温州人开的）聚宴。厚泽夫妇去。席间我谈三观点（弄清历史、理论、党），宣传我的思想，谈 12 期《争鸣》，同时夸奖温州人。除我们四客人外，大概都是温州人。姚说都慕名已久，极欲相见。因此我也就放开谈。还谈了“近看毛”。两点半才回家，不能游泳了。

下午浏览报刊等。五点钟突感不适，想呕吐，肚子也隐胀痛，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没吃晚饭，吐肚后稍平复。仍观电视到十点多。关键在吃那些温州“特色海鲜”、“燕鲍翅”惹祸。有一盘瓜子蚌（如西瓜子一样大小）生吃，还有些不知名的东西。老了，没这个本事享受了。

2006 年 1 月 7 日（星期六）晴

五点醒来，近六点起床。续读《综合哲学》。

上午胜利来，于是手谈，中午几未休息。三点半去游泳外（600 米，稍觉累），继续快战，晚上八

点才停止。自觉找到理由，锻炼头脑，免得痴呆。

2006年1月8日（星期日）晴间多云

六点起床。续读《综合哲学》。胜利来，情况同昨日相似，上下午手谈，中午未休息。下午姚监复来，谈到鲍彤家吃饭情况，经过正式手续。崔军来，他同上海电力电器公司经理谈到，愿意资助出我的全集。

2006年1月9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综合哲学》读完，最后一章以前读过，还需做点摘要。

上午鞍山前韩市长来，送一大堆土产，野蘑姑［菇］、榛子及一大箱杂粮。玉珍又不在家，谈东北旧事，只好以一本《大哉》为报。

胜利来，上下午都手谈。他们两口子闹得厉害，玉珍狠批胜利之懒散，不讲卫生。

2006年1月10日（星期二）阴

昨夜观电视到十一点，七点半始起床。

上午《水利电力报》的温洪医（女）来，三门峡十一局五十周年纪念我没去，将纪念册等送来。谈水电苦难命运，我那篇文章都不转载。

找出一批未复信件。高亮之三封信和“代拟稿”都找到了。特复信，认为他的“综合哲学”思想“最大特色”，是直接起源于对当代关系国家危亡根本问题的考虑，而不是一般学者的纸上谈兵。这首先是对中国和人类发展的历史责任感造成的。同时，你是在精通自然科学基础上，又精读了中外古今哲学名著（参考书达一百种），才能有如此独到的思考。不佞虽具有历史责任感，却于后者望尘莫及，衷心拜阁下为师。

下午游400米。用肥皂擦洗了全身。

申生妹夫范伟民来，将六件画带回。对齐白石的松鹰，朵云轩抱怀疑，对齐画上海不如北京熟练也。玉珍也就放心了。赠他们夫妇两本书。小蕙仍教书。申生的油画在日本已很吃香。

2006年1月11日（星期三）阴、小小雪

昨夜服眠药。七点起床。清理杂件，发出高信。建设部给玉珍送来年礼。

上午李纪夫妇来（夫人是翁长溥的女儿），送大束花篮并年礼。谈翁的近作（批判钱正英长文）出版难。他们拟去南宁，自费印刷。赠两本书。

下午游600米。仍觉累，呼吸不畅。

收到广东苏毅大姐寄来的《祝贺李锐米寿纪念文集》，有八个老人的诗文对联，由八十岁有病的陈强老人以中小楷书之。陈还送了条幅，书马克思语录：“人的生活离不开友谊，但要得到真正的友谊是不容易的。友谊需要真诚去播种，用热情去灌溉，用原则去培育，用谅解去护理。”

下午游600米。“序言”印稿五份订正毕。

2006年1月12日（星期四）小雪

又睡到七点起床。近半月来，睡前喝牛奶一小碗，可能有好处。

“序言“两份送与李普，让最后过目。

上午刘麒子来，他的所藏书画（友人和名家赠送的）编稿，即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特让一观。内中有我好几副条幅。从五十年代起收藏（千幅以上）。于是将上海带回的几幅让他鉴定，看法同我一致。并让细览《餐菊庐画册》，十幅画与齐白石题诗（各种字体），很是欣赏。答应如何介绍出版，我写个小序。一直交谈，观赏到十一点半。

下午游600米。明天有个诗词学会的春节活动，刘麒子不来，几乎忘了。得准备讲点话。就讲《综合哲学》的“真善美爱”吧，同诗词可以联系上。

2006年1月13日（星期五）晴

三点半醒来，久久不能入睡。四点半起床。翻看资料，准备发言。九点前到广茗阁茶社（古楼西大街）参加中华诗词新春茶话会。像老会馆，散桌，同孙轶青、周克玉等一桌。让我先讲话，约十分钟谈“真、善、美加爱”，都是人类本性，追求真理、德性、美感（快感），仁爱，充分发挥人的自由意志。认识客观事物真实本质，以利人类生存发展（个人与社会）。而我们过去却与之对立搞了几十年，真——假与错，善——恶，美——丑，爱——恨，十年文革到了顶点。讲了十分钟。文化娱乐节目甚多（到了好几十人，同北京诗词会共办）。唱京京［剧］、唱歌，等。十点半提前退席。

下午勉强游泳400米。

小徐要同胜利离婚，闹得很厉害。玉珍同小徐母亲通电话，对方只护自己女儿（水平、素质甚底［低］，没有什么文化的街道妇女），随后小徐又来电话。玉珍批评她，自己没有当好家，只怪对方。

2006年1月14日（星期六）雾转晴

七点起床。睡得不错。清带一些资料。九点到国际饭店，参加《百年潮》精品系列出版座谈会。杜老、光远和我坐在一起，有个出席人名单，近一百人。坐在一起的还有苏星、汝信等。过去都不认识。来握手的人很多，耿云志好多年不见了。十点开会，主办人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张晓明致辞，杨天石先讲话，内容有讲真话等要害语。金冲及、龚育之讲话后，我主动讲了十分钟。从胡绳“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讲起，《实录》被禁，戴“敏感”帽，然后主要介绍《综合哲学》内容，也谈到《读史札记》（唸了目录）。只有真正的自然科学家才能弄清楚社会科学。发言的人近十位。然后自助午餐。同李普、光远、龚育之等一桌，同桌还有聂元梓，其人回忆录已出版，要送我一本，还一起照相。说我的讲话后［好］，这倒是今天的意外。每人送了十二本“精品系列”，提不动。

中午未能休息。下午薛京带广东电力集团总裁（刚从党校毕业）和原任老秘书潘东生等四人来。我又将上午讲话内容予以扩大，同他们谈了近半小时：这是中央党校听不到的声音也。

下午未能游泳，觉得甚疲劳。

2006年1月15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上午还债作字，《龙集》诗、孔孟语录，书名等等。威威、张思之先后来，谈威威的工作，张推荐到|到|财经大学教美国商法（我将威威在美国学历等寄去了），正缺此种人才。正好张要我的《龙集》与字，特书“骆驼”相赠。他谈到一个小故事：传说杭州岳王庙的秦桧铁人站起来了。《新京报》登出这个笑话后，江泽民给刘云山打电话，于是报社班子全换。我也谈到参加《百年潮》座谈会的情况。将《综合哲学随笔》借与一读，并赠《龙集》、《近作》与《大哉》。一起午餐。

下午贺明将军（原军政委）来，他送过我他的著作，在人大会堂开会认识的，我全记不得了。谈他

的养生之道，比我小两岁，还新长黑头发，满面红光。有一份九步锻炼法与我。部队对江有看法，谈到程维高案，想学邓留任军委主席，以及对魏巍等人上书的斥责等等。还送我补养品，最后谈到他的新著（为朝战俘虏呼吁依法办理）让我作序，只好答应。赠《近作》、《龙集》。

小徐、胜利一起午餐、晚餐。挤时谈他们的问题，各述相互间吵架原因及不满之处等。我谈到爱的问题，这是夫妻间的基础，要互相理解，相爱、相敬，互让、互谅等等。玉珍昨天训斥胜利，曾掌了他一个耳光。

2006年1月16日（星期一）阴

近七点起床。近日常感气短，玉珍让我吸氧。每次近一小时。

上午薛京来，为房子事，给贺国强信转国管局，隔壁房子落实。陆钦侃寄来有关水电今后发展的长篇建议书，写上短条，转胡、温等八人，内中有许多有关资料。

看完靳树鹏写的《我看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长文。作者研究了普氏当年的有关著作，加以对照而分析评论的。还有山西《党史文汇》近期三篇为毛辩护的文章，没有什么价值。这大概是当前的一种风尚，上面提倡的。

下午四点多到新世纪饭店三楼大厅，参加“水电新春联谊会”。由华电集团公司、电力企业联合会、水电学会三家主办。见到电力界当前一批头头，贺恭、周大兵等，许多黑头发都来招呼，都不认识。水电老人就我一个，老专家一个都没有，只见到崔军。同姚振炎、何璟坐在一起。何是陆佑楣妻子，当过水利部付［副］部长，钱正英提拔的，却对钱有看法，听说不欢而散。我问她对钱看法：风派人物。赠《龙集》、《近作》（就带这两本）。姚谈到电力系统四分五裂情况，以及水电设一个婆婆。他曾任开发银行行长。我说这个银行现在是经营得最好的。让我上台讲了十分钟话，我谈到三峡，黄万里的三铁人，以及《水电为何优先》文中世界各国优先水电的统计，我的终身遗憾。

2006年1月17日（星期二）阴 点点雪

七点起床。仍吸氧。李普九点来，同到富强胡同。今天是紫阳逝世周年，灵堂如旧。我们三鞠躬。孩子们都在，有个在美国的孙女也来了。欲晓同去。门口一大堆人喊叫声，是上访的，以引起注意也。家中只留了二个警卫人员了。回家后，同李普谈到每月聚会只起点联络感情作用，如何“另起炉灶”，邀一批中青年和另外几个老年，“有所作为”。我回忆到1936年在武汉成立自发党支部事，在谢文耀家九人举手宣誓。李普说先同杨继绳相商（杨是他介绍给杜导正的）。

下午游600米，觉累。上午陈继祖来，留了条子，要书也。

马沛文来过电话，今天收到两本厚书（《放言集》、《鱼雁集》），还有一长信。1944年曾调到《解放日报》工作过。读过我的一些书等。

2006年1月18日（星期三）阴转小晴

六点起床。翻马沛文的两本书，可读。

上午丰江县委书记徐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等四人来，送年礼特产等。谈形势，将我的思想、观点向他们贯［灌］输一些。“福石山庄”四字写了四幅交他们，并赠《大哉》。小彭从海南回来，谈长盛车祸去世情况，仍流泪。妻子与哥哥都只认钱，并不伤心。下午让满起将三本书送到马沛文家，另两本送到陈继祖家。

2006 年 1 月 19 日（星期四）阴

昨夜服眠药，睡到七点半始起床。同玉珍到医院，看内科，查血（血色素 10.5，还正常）。照心电图，照肺部，还较正常。医生嘱查起搏器。

到 612 室看望胡积［绩］伟，住院后在病室摔了两次，一次完全失去知觉。现在精神还好，谈话爽利。谈报社“开除”事，被取消秘书等待遇。夫人荻莎已为他记录回忆录二三百万字，争取在明报出版社出版。真是大事也。

下午游 600 米。

张秋石和小郭来，赠“顾问费”3000 元。廿二日在丰泽园请客 100 多人。我们熟悉的老朋友绝大部分都在内。谈期货形势。随后杨毅来，赠我港版四本书，两本有关紫阳的，两本谈“第四代、五代”人物。

2006 年 1 月 20 日（星期五）多雾云

六点起床。睡得安稳。今天将积压报纸全部翻完。上午没有到人大会堂参加春节团拜，昨天部里团拜也没去。难［懒］得去听那种套话。

下午二点到医院，看心脏科，医生很仔细，抽查动脉血，平生第一次。抽血时甚疼痛。又注射血管一种药物后，查 CT（大概是查血栓等）。医生认为肺部与血液等均属正常。这就放心了。四点回家。

2006 年 1 月 21 日（星期六）晴雾

六点起床。翻写赵的两本书，有史料，过去不知的。

上午刘雅周（60 岁，其姊为聂的学生）来，送《聂元梓回忆录》，谈聂的情况：1977 被捕，关在刑事犯监狱，不承认有罪，不穿囚服。1985 年保外就医，生活费从 65 元—600—1000，现在 1600 元，有了一间居室，子女在外地。刘等经常照顾，已 84 岁。这本书准备修改再版。

胜利来，上下午都手谈。下午游 400 米。崔军夫妇，取走写的两幅字（给他的儿媳等）和赵征的书名。

2006 年 1 月 22 日（星期日）晴

三点醒来，不久又睡着，六点起床。浏览报刊、杂书。

上午十点，同玉珍到丰泽园（珠市口附近），参加张秋石主办的大连北方期货公司十周年纪念，到百来人。先在门外照相，然后上楼午宴。杜、于、李普、吴象等都去了，还有许多熟人和生人来握手。想起半联：一流人物聚会丰泽园。在门外街旁照相时，得调侃上联：百多奇货露相大街上。随后陈四益改为正式话：百家期货云集大连港。席间很热闹，带去一本《龙集》赠四益，一本《近作》赠海婴。

四益又交我另一调侃联句：三个代表寥落长安道。

晚上张敖荣来，送年礼。我谈到这个“党的问题”。他告玉珍为我担心。

2006 年 1 月 23 日（星期一）雾、晴

四点半醒来，六点起床。准备资料，将总结水电长文几处划上红杠。九点前到科学会堂，同史大桢等坐在一起（都不熟，他们认识我）。能源研究会的新春活动好几年没有参加过了。主持人鲍{霖}棋（副理事长）利用电脑屏幕讲了一个多小时，包罗万象，没有中心。随后几个人发言，我讲了十分钟，谈 1958

年 1 月南宁会议定调：“水主火辅”方针，刘澜波八大二次会议，二五计划“水电比重 50%”，乃永远遗憾。又谈到 20 世纪全世界国家无不优先发展水电，80 年代，90%以上国家 32 个，仍在 50%以上 112 个。巴西煤炭出口，水电 90%（我去过巴西）。到 2002 年，仍有 24 个国家在 90%以上，55 个在 50%以上，62 和在 40%以上。水力资源，美国已开发 82%，日本 84%，我国水力资源世界第一，条件最好，要到 2020 年才争取比重 30%。煤电污染环境达到可怕程度。世界污染严重 20 个城市，中国 16 个。又谈及三峡问题，林一山、钱正英过去金沙江都没去过，现在为了保护三峡，才急着上溪洛渡和向家坝。吃饭时，石定寰教授（科技部原秘书长）谈，他也是反对三峡的。于是将带去的《近作》、《龙集》相赠。

下午慎之儿子三达送来《怀念李慎之》续一、续二。

2006 年 1 月 24 日（星期二）雾、小晴

四点半醒来，睡不着了，六点前起床。浏览报刊。玉珍为我理发。

上午周笃文来，广西送来烤肉、金嗓子喉片等，还有托办信件。谈《龙集》错字多，只改正了几处，改好一本，托黄君印成卡纸，附于集中。此事由周代办。谈到一些历史情况，赠他《昨日书》。出全集事也极愿帮助。留午餐。

下午游 400 米，仍感气短。

四点前到金黔大酒店（六盘水办事处），非常豪华，真是后来居上也。除杜、于、朱、吴象，我五对夫妇，李普带女儿外，还有吴明瑜、韩钢和李郁，共 16 人。杜老先谈，经济形势见好：2005GDP，16 万亿，第六位。驾驭市场能力有所提高，存在问题。1）增长方式，从粗糙→效益；2）解决两极分化（基尼系数过 0.45），社保基金、失业救济、老弱残等；3）城乡差别太大。现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投资 1.1 万亿。今年转变政府职能，从经营管理→公共服务型政府。这些当然都支持。建知识型社会，提高每个人生活质量。又谈到普列汉诺夫遗嘱。我略谈已有人发表文章论证此事（遗嘱已交小胡印发）。

韩钢谈，《百年潮》主编换沙建荪［健孙］的博士生。集体辞职事反响大，顾问没动，似平稳过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党校办班，1.1 万亿修路、桥、房等，令人担心乱花。科学发展观为“第四代”理论体系，左爷们认为邓的理论，超越“三个代表”，寄与［予］无限希望。左爷攻李君如的文章，魏巍挂帅：改革对不对，提出作第三个历史决议（厚泽说，同我提过的名词一样）。都叮［盯］住十七大，已出现“胡锦涛思想”提法，书已在山东出版。继承与发展，公平与效率，何者为先？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30 多顾问，70 多研究员全左派。点邓的名。陈奎元说，对新自由主义要警惕，“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乃新自由主义说法。陈、朱佳木、李慎明（王震秘书）在新学部委员名单中。宣传部长会：任何总编出了问题决不再任用。武大周叶中事件，教授抄人家的书（向政治局讲过法学课），捂起来。网上短信文化。十大乱：警察把治安搞乱，小姐把官场搞乱，关系把能力搞乱，职称把学术搞乱等。

厚泽谈：自吹自擂：中国能力不得了，“超过日本了”，“第二大经济国”。“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为马克思主义新发展”，“国不能一日无师”。进一步加强国有垄断行业。价格权由发改委定。人事、舆论、钱，抓在手上。权贵资本主义体系化即国家社会主义，党国体制压抑创新，进入无耻时代。

光远：左派大联合。

2006 年 1 月 25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早餐后吸氧。

张显扬、王建勋来，张送他主编的《赵紫阳在中南海十年》两本。接着薛京同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送 30 年茅台两瓶，还有两瓶野兰花，为我插培好。快十一点才动身去李昌家。

光远、厚泽两夫妇先到。我带去 1987.7.11 写的信和 1945.1.31 杨尚昆的总结。大声唸了一遍。光远说，当年曾彦修参加了这个会，因知详情，“总结”也有过。在附近的四川办事处楼上吃饭，平生首次见到一大盘堆积如山的花椒，内中只有少许鸭菌片。大家意见，尽快将批驳邓力群那两本《十二个春秋》的书编出来。

下午回家晚，又累，没去游泳。

2006 年 1 月 26 日（星期四）晴

四点醒来，三点多又睡着，近七点起床。

为送《综合哲学随笔》，将信写好，约 600 字。略述书中观点及“综合”意义，信末写道：“我深深感到，不熟知自然科学，也难弄通社会科学；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普世规律，我们信仰的主义和理论，以及党本身的经历和怎样执政，都应当有全面的反思。我去年满八十八岁，为自己作了一首自寿诗，最后两句是：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

上午到办公室，找曾卓明复印了六份，将书与信分寄胡、吴、温、曾和李长春、刘云山六人，了却多日来的一椿心事。高亮之已知道我有此举。

我不在家，山西来人带覃务波送的土产玉米、羊肉馅等。

下午游 600 米。

刘清夫妇和夫人的女儿来，送 30 年陈茅台及腊肉等。他们关心我的写作活动等，于是将今天发出的信唸了一遍。

2006 年 1 月 27 日（星期五）雾、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早餐后吸氧半小时。

经过动员，玉珍陪我一起到人大会堂参加春节团拜，见见这个场面。今天人特多，大概一百多桌。我们坐得靠后，认识的不认识的许多人打招呼，还有人说，内部书店有我的书。李赣骝特给我名片，是李烈钧的儿子，爱读我的书。文娱节目唱歌声音太高，震耳朵。十一点不到即退出。将围巾丢在椅子上了。归途到长安商场，50 元买了条新围巾，还买了现在用的园［圆］珠笔芯。

李劲祥的女婿送来一个饮用水器。吴勇送来羊腿和一瓶高贵盒装的茅台。玉珍为安林送去年礼。

胜利来，手谈多局。刘大姐送来何定的“读米寿诗”：

就要说真话，依然硬骨头。
豪情与诗兴，相映成风流。

2006 年 1 月 28 日（星期六）除夕 阴

六点起床。睡得很好。翻《昨日书》，朱正序言，写得很好。早餐后吸氧半小时。

上午刘国龙来，送好酒两瓶。谈到为张紫葛的《龙抄本心香泪洒祭吴宓》题签。他去年十月去成都，在张家住了七天。张比我小两岁，双目失明，打右派，文革災难所致。张已摸着手写七本书出版了。张做过宋美龄秘书，在《宋美龄身边》畅销海外。意外地听他谈到，张的夫人是郑伯克的女儿，小三十多岁，帮张成书出书。

胜利一家来，晚上吃饺子过年。手谈多局。

春节晚会电视，只有小孩老娘的舞蹈还有意思。近十一点就眠。

2006 年 1 月 29 日（星期日）大年初一 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早餐后吸氧。九点上楼向金老（已 96 岁）拜年。他尚未起床。同夫人王遵笈小谈，她比我小二岁，说王克敏还有一女儿在。然后去看望毛鹤年夫人，躺在床上已无表情，同去年完全不同了。儿媳照顾得太好了，如住院恐早已“驾崩”。他们家的雅緻当是“北京第一”。半小时内，小余说来过五个电话拜年。整日总有一二十个电话拜年。接着金老由小女陪着来坐了半小时，也难以谈话了，由女儿放声耳语。小多一家过年，胜利来，下午与晚上手谈。

2006 年 1 月 30 日（星期一）初二 多云间晴

昨夜三点服眠药，七点起床。

何方寄来有关“冰点”周刊被封的网上资料“以此拜年”。有龙应台致胡锦涛的公开信，以及主编李大同的“公开抗议”并文章二篇，还有傅国涌的抗议文。附有布什读《毛不为人知的故事》的报导。全部读完。前天李普电话，谈约几个人讨论此事。晚上香港亚洲电台电话问我对此事看法，说了几句封锁舆论违背宪法的话。

上午五家聚会，丰富的午餐。胜利、小多、杨小玲和小胖四家，胜利掌厨，加上威威，两桌 16 人。餐后苗苗和密密［觅觅］来（玉洁手伤打石膏没来）。于是三桌围棋对战（家中竟有三付围棋），威威、小胖和儿子王羽、苗苗，胜利和我是最高手（我让了威威四子）。晚餐就只一桌了。又同胜利手谈到八点半。

2006 年 1 月 31 日（星期二）初三

六点起床。睡得不错。《炎黄春秋》第二期上，光远的《我所知道的江青》言外之意甚多。《文革中的李达与王任重》将王某写到家了。记得此人对我的《实录》还有过意见。

上午黎澍两女儿、女婿来，谈小瑞可能受母亲家有精神病基因影响，始终不理两姐姐。

王怀安来，已 91 岁（夫人还大三岁），身体甚好。他看望金老，也感到谈话困难了。谈威盛事，萧扬给他复过信，他们是“公正执法”的。

萧延中来，在台湾呆了二个月，陈永发教授记得我，愿出我的选集。送我他主编的《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六种，还有两本待出。这都是正面宣传的，麦克法夸尔等人的出不来。

下午蒋彦永来，谈他们家族和同学几十人春节聚会盛况。鲍彤也参加了（仍有人跟着）。由玉珍陪同，去看望杜老，马阿姨是他的同学，热情接待。

维娜和女儿从天津来，胜利、小多三家团聚，两餐丰富。蒋医生也留晚餐。整天空时，同胜利手谈。

2006 年 2 月 1 日（星期三）初四 多云转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一早董征来，广安门医院医生，说我过去看过病。却记不得了。还送年礼。

上午马立诚来。赠他的近著《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他仍在凤凰台驻京办事处工作。同来的顾宁珂（工商联并购公会副秘书长）一起谈目前形势。认为经济还不致出大问题。

黄楠（黄老大女儿）来，送保健药品和送周惠的电视片光盘。于是谈起周这个人过去之“左“，反右时在湖南的作为，以及庐山下落［来］后批小舟，终得小舟的反击而调离湖南。又谈到金明情况。他们孩子们也有看法。关于六四形势等，她是站在学生对立面的，也不全同意我的观点。也谈及她父亲不同意方毅“暴君”的说法等。留午餐。同胜利手谈。

2006 年 2 月 2 日（星期四）初五 晴

六点起床。翻小妹编的“1975—79 家书”，看到让灼姐访谈人中光远的说明中，有广州被捕事，延安调动工作情况，似不宜列入。拟向山东老照片社说明。

维娜早餐后回天津，特同她一谈家事。

下午李劲祥、女婿和谢志华（工商大学副校长）来，谢是益阳人，赠著作《竞争的基础：制度选择——企业制度分析与构造》（刘国光写序）。我说，经济是门外汉。赠《近作》与《龙集》。

其他空时同胜利手谈。自己疏忽，还发过脾气。常流大女儿小星来，在美国研究圣经，儿子也在美国工作，同南央小学同学。送来三张 03 年的照片和有关圣经的书刊。

玉珍吃年糕出事，半夜呕吐（我做恶梦叫醒了她发现的）。今天到医院吊瓶。

2006 年 2 月 3 日（星期五）初六 晴

六点多起床。浏览报纸。早餐后吸氧。玉珍今天吊瓶结束。

上午杨毅来，送玉珍一种增加免疫力的一种科技药物。林汉雄准备请我们几位老人吃饭聚会，从而谈起其情况，思想观点同我们是接近的。六四表现很好，同李鹏对立等。

下午杨继绳和奚青、徐勤先先后来，是约好的。纵谈形势，杨谈他的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出版情况，他的父亲是饿死，此书是大仁大义大孝的著作[1]，准备一切后事。我也建议用各种巧妙对付之法。他也想写徐的事，但徐处境困难，暂时还不能公开写也。

2006 年 2 月 4 日（星期六）初七 晴转多云

三点醒来，睡不着了。服眠药，竟睡到七点三刻起床。真是空前之举。桌子又堆满了，信件与杂书多。

上午去王怀安家，夫人胡大姐身体也好，比老王大三岁（1913 年出生）。我们是 1938 年在武汉开全国学联时认识的，延安时她在中央研究院（原马列学院，认识范元甄）。话旧一个多小时，同意我的观点。

下午看完积压的报纸。

2006 年 2 月 5 日（星期日）阴

六点半起床，睡得不错。午睡又睡着一小时。

早餐后吸氧，不想做事。翻看《大哉》中没看过的文章。玉珍特为我上街，买来一件塑料布的上衣，“乔丹”名牌，原来一件她不喜欢，非换不可。

下午恢复游泳，400 米，用肥皂洗了个大澡。

2006 年 2 月 6 日（星期一）雪、下午停

六点起床。早餐后吸氧。上午薛京来。玉珍前天通了电话，知道去海南仍无定局，父亲只 48 岁，要求帮忙解决工作问题。我没有再问。带来郑必坚送的文集三卷和《中国和平崛起》一书。郑多年来是中南海的一枝新笔也。

[1] “此书”应该指的是《墓碑》,2008 年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李南央注

下午看《龙集》，校订错字。上午即开始。

卢耀刚电话，原来他还来的两年《日记》中已夹有写好的“序言”，略看一遍，还得重写。

2006 年 2 月 7 日（星期二）晴

三点醒来，服眠药，又睡到七点过起床。

上午将《龙集》校正完，错字有二十多处。

下午游 600 米，稍觉累。遇见崔军，说上海那家电力公司愿意帮忙出全集。汉雄请客之事，同吴明瑜电话联系好，让他同杨毅直接商定，请哪些人，时间地点。

玉珍到医院取来治贫血的针药，看了说明不敢用，负［副］作用多。

2006 年 2 月 8 日（星期三）晴

睡到五点醒来，五点半起床。《龙集》错字有 27 处，改好一本，让满起送给周笃文，转黄君，给黄短信：能否列入原拟的《当代诗词八大家》中再印一次。

上午郭全胜来。威威的原身份证与保险医疗事，有新规定，请郭帮忙。玉珍为此事着急。小彭来，也有事找郭帮忙。

胜利来，手谈多局。今天我较谨慎，胜局多。

下午游 600 米。

2006 年 2 月 9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翻《综合哲学》等有关资料（找到爱因斯坦语录），准备明天讲话。

早餐后吸氧。薛京来，让将《近作》、《龙集》寄郑必坚。郑在中央党校。翻完报纸。

下午游 600 米。威威、郭全胜、薛京来，一起谈威威的原政法大学资历、证书如何寻根问题（有十五年工龄）。

2006 年 2 月 10 日（星期五）晴

昨夜服眠药，六点前起床。整理带走的资料，续看一遍。

九点到《炎黄春秋》社，共安排九桌，约到百人。同杜老、杜导正、李普、李宝光等坐首席。杜导正主席致词，谈去年 11 期事故（怀念耀邦 14 人文章），被告知：“过去了”，算是不再追究了。杜老第一个发言，谈到“冰点事件”，关键还在必须民主化，要体制改革。我第二个发言，谈去年向当局推荐《读史札记》，今年推荐《综合哲学随笔》，并唸了信（社里拿去复印了）。谈到历史、理论、党，三个问题必须搞清楚。还唸了爱因斯坦的语录。接着朱厚泽发言，历数这两年发生的封刊事件，有点悲观。之后李宝光、彭迪、陈模好些人发言。白介夫是第一次参加，刊物发表过他写的一篇反右个案（归侨学者一家三人惨死）。卢跃刚谈到“冰点”停刊，去信中纪委并常委后，已现转机。张思之拟了信稿，十来人上书告状。

一点多回家。下午仍游 400 米。

会上有人给我一份《名人传记》05 年 6 期，刊有写我的《仍骑虎背进诤言》（刊照片九张，作者周劳初，来过我家，完全记不得了）。

2006年2月11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看张思之草拟的四封信，为“冰点事件”呼吁。

上午张哲民来，非常忧虑。从他接触的人，家属到友人，对形势和这个党都很悲观，有一些老北大（70多岁）的人说：已患癌症也。带来一封杨填（原建设部副部长，房产开发？会会长）给我的信，附随笔《任仲夷的一副珍贵宝墨》。其中记述2004年12月在广东一次活动，坐在一起闲谈，随手写了一段给他：“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何乐之有？到头来还是其苦无穷。从根本上说，人是不能胜天的。天——大自然，大宇宙，只能与之和平共处，与之适应，绝勿做违天之事。违天，即违背自然规律和客观规律；违天，是自作孽。古语云，人［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我说的自作孽是做违反客观规律之事。教训太多了。”张谈到钱敏情况（他们是在上海华东工业部的同事），同李尔重等结在一起。还是希望我多写点东西，曾同朱厚泽电话，写一本关键性的小册子。

下午三点到李普家聚谈。张思之、朱厚泽、邵燕祥、杨继绳、卢跃刚等，还有两个新认识年青人：施亮（送一本著作《安魂曲》，在美国写的），吴琰（女，《工人日报》的）。大家谈了三个小时。卢谈了具体情况，团中央领导表示有复刊可能。大家都感到要有个攻势，龙应台文在好几家报纸发表，影响甚大。还是在体制内讲话。四封信并成一封信，千把字（邵燕祥意见）。李普提议另一批老人写信，厉害一点。我说办不到，必须找有影响人物也。我经历的两件事，写了信根本不理会。

回家后，仍去游400米。

2006年2月12日（星期日）晴

夜半醒来，不久又睡着。六点起床。翻看马立诚的《大突破》（私营经济风云录）。先看“卢作孚之死”，知道了细节。这样的教训应当刻骨铭心，却似过眼烟云也！“7个人和8个人的争论”只写了林子力，却撇开邓力群，难道还犯忌乎？

上午安林带黄乃和小唐的儿子来。安林很难走动了，真是老态龙钟（只比我小一岁）。小唐现在70岁，身体尚好。谈起黄家事，徐夫人（宗汉并非护士，而是介绍护士给黄公治手伤的人）。安林现在整理黄乃的文集。

玉珍请满起的父母过元宵节。威威和王羽也来，午餐十人，五男五女，最后吃烤鸭。下午同胜利手谈，下了较漂亮的一局。

同张思之电话，签名还是按姓氏笔画好。

2006年2月13日（星期一）多云、雾

四点醒来，睡不着了，脑子停不下来也。五点多起床。开始写《赵文集》序言（卢跃刚根据谈话有个草稿）。

九点同玉珍到医院，看那次CT的结果。内科大夫告知，肺部无问题，心脏有点积水。关于改进血色素低的针药（补红色素），可以试打。到鼻科看了鼻子（最近又两次出血），比前次年轻女医生负责，作了治疗。遇见袁宝华，谈他在文革时幸运，因物资部初成立，一直工作。回家已十一点多。

下午雷霞来，送儿子去法国读书。送普洱茶等。到云南旅游。谈湖南情况，老百姓比报纸早知道一天，放鞭炮。那个副省长郑茂清自杀救活后，一直捂着，中纪委来人已撤走（先是查几个处长）。曾庆红来两次。朱镕基过去曾点过周伯华的名，为杨正午所疏通。

同胜利手谈。今天败局多。

齐翔延送来她父亲《齐燕铭纪念文集》，并一月份的|的|《境外文摘》两本和《网刊文摘》一本。

2006年2月14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续写“序言”。上午施滨海来，送《开放》二月号。谈香港对大陆之失望。

一早就接到顾健电话：海外网刊登了我们十三人《关于冰点事件的联合声明》，引起“轰动”。张思之办公室电话，该件即寄出。厚泽电话，曾彦修不同意签名。上午不断接到“美国之音”，《南华早报》、“亚洲电台”、“美国华人电台”、“德国之声”驻京办事处电话，让我发表感想。真是穷于应付。

下午游400米。小余说，接到四个电话。

晚上李普和女儿来，送三份《声明》，名单中没有彦修。考虑是否送当局几位。

2006年2月15日（星期三）晴

四点醒来，后又睡着。“序言”还剩个尾巴。

一早到医院。四诊室看心脏科。认为没什么问题，玉珍为我作说明。随后看呼吸科，医生孙铁英（女）很仔细，详查病历，建议不要游泳了，以免意外。

上午湖南人陈鸣来，在广西师大读书，与沙星航同学，香港工作多年。送所著《香港报业史稿》。对门李昭送来条子（吴敬琏找我谈），藉此送客。他问“毛为何发动文革”等问题，想长谈也。

下午游500米，比过去慢一点。四点到对门李昭家，同吴敬琏谈到六点。送我两本著作：《吴敬琏专集》、《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留晚餐，吃饭时又谈了些，主要听他谈。认为现在是第三次回潮。

第一次是1981—83年间。薛暮侨［桥］赞成商品经济，1980年有文章，81年乔木、邓力群将计划、市场经济等分成四类分子，薛属第四类。孙冶方没有薛明确（文革前比薛强），受苏联影响深。当年带头人是薛。汪道涵曾谈顾准“恃才傲物”（对陈毅），冶方不满此说。乔、邓在十二大报告中写陈云意见（耀邦原同意薛）。光远说市场与计划结合，乔木让光远写信，不干。于是袁木等人写信，说商品经济即资本主义。耀邦则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十二大后回潮很快被小平和赵制止注（小平两手都要硬）。赵比胡经济强。三中全会变，赵让马洪组织文章（马左右摇摆，所谓“幸存者”，曾吓破胆也）。马信仍搞商品经济（陈也同意）。

徐雪寒对陈云看法：为人好，工作深入，不料晚年如此保守顽固。薛托梅行向陈进言：计划为主是错的。陈因此对薛极不满。梅行在杭州编《陈选》，传达陈话：薛有知识分子劣根性，摇摆。1984年国庆日在天安门城楼上，薛再三向陈云问候，陈不予理会，表示从不认识。六四后左爷们又想翻案，认为十三大报告是复辟资本主义纲领。小平出面，乃党的纲领（一个字不能改）。谈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存林、袁木等攻击，会上李鹏三次不让吴讲话。江让吴讲完。《经济日报》文章，必须是计划经济。中宣部有个提纲让学习。邓力群说，中央委托他总结70天经验。“世界社会主义论纲”全面复辟计划经济。王忍之文章（刊《求是》）“政治自由化，文化全盘西化，经济市场化、私有化”。“资本主义给世界带来灾难”。完全反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告江，不要讨论。被南巡干掉了。

现在第三次回潮，老调重弹。最大问题为腐败，党的权力为少数人谋利，贫富悬殊，意识形态貌似公正，压制自由化。陈奎元、刘云山一唱一和。马院常务副院长程恩富乃上海财经大学教员，很差，被请走。到政治局讲课（中宣部安排）。

对胡锦涛不可定论（比江上台时还复杂）曾对江提过意见。“只要一次不提反和平演变，就到老同志处告我。”其人并非顽固保守。现在还是江的班子在起作用。江对台湾问题不听汪道涵的话，要做鹰派样，在部队树威信。台《中国时报》老报人同江谈，江就讲时间表（邓讲过没时间表）。同汪谈，拖下去就要动手。耀武扬威，争取部队好感。

谈林伟救过乔木。张春桥发表法权思想文，乔拟批。但没想到晚年变成毛氏家奴。

吴给我两篇网上文：《邓小平的晚年之路》（431 页，只复印头尾）及《读（此书）所领悟到的》。全面肯定毛（包括文革）反资本主义，反邓复辟资本主义。要恢复毛和斯大林。刘国光文章出来后，宋平讲，不要让刘孤军奋斗，反对三个代表挂帅，逼江交出军委。宋乃魏巍、马斌等后台。马等上书 36 条，建议到西北［柏］坡朝圣。

吴要我保重身体。研究实质问题：中国向何处去？当前政治格局复杂性。江不得人心，久无消息。十多年腐败，给左爷以机会。江退军委时，马斌到宋家庆功。刘吉同曾的关系好，认为不能让左派如此猖狂。又骂科学发展观（否邓、江）。2001 年，锦涛曾对吴讲过“如履薄冰”的话。

冰点事件，江平让吴签名，吴没签。

今天一直有境外电话，玉珍挡住。

2006 年 2 月 16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

早餐没吃，玉珍同我到医院体检。先 B 超，验血，然后喝三杯水到 CT 作腹部检查后，吃早点。接着内外科、眼科、皮肤等等，最后到四楼作肺功能，第一次作此种仪器用口腔吸呼反复多次。回家快十二点了。很疲劳，下午没游泳。

四点到六盘水那个酒店。到齐了，共 16 人。

杜老开讲：冰点事件，十三人联合声明好。刘国光文章仍在争论。反国企改革。马斌等反 36 条，反经济指标。魏巍：改革应反思。对过去历史认识，真话与真像。用什么历史教科书教孩子，人奶、狼奶？

何清涟说：中共伪造五十年历史。普列汉诺夫遗嘱：无产阶级专政与知识分子问题。中国文献研究，苏联解体后，互相对话。联共党史重新出版。

我谈吴敬琏来谈情况。《邓晚年之路》是拥毛批邓，关键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大家谈到，吴对政治改革不坚定，不坚持同步改革两条底线。

接着韩钢、李郁等发言：当局暧昧，左派为所欲为。“毛、胡主席领导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物权法为私有化法。左爷一封信就停止审议此法，向左摆了。04 年 11 月，四中全会加强执政能力，反对政治体制改革，反新自由主义。李长春传达卡斯特罗意见。

左派批郑必坚、李君如、周瑞金三人。大家谈到，向左转影响对美关系。网上左言通行，有批评意见即被拦阻。“冰点”两字不能出现。都忧虑经济形势。

玉珍听吴象夫人骂李普，不该让吴签名，吴发言赞成声明。

2006 年 2 月 17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续写序言，还有个尾巴待考虑写法。

上午戴晴同《泰晤士报》北京分社社长马珍（女，会说中国话）来。从冰点事件谈起，根本问题在一党专政，现在是全面腐败，不解决民主化问题，总会危机四伏。谈了一个多小时。戴认为冰点后台仍是胡锦涛。没有确证，尚可存疑。

下午钱文忠来，送元化近著《人物、书话、记事》，传话，冰点声明向我致敬。上海朱学勤等一批教授学者（有秦晖等）也是 13 人发表了声明。随后卢跃刚来，一起谈（钱 38 岁，复旦历史系，元化亲信）。冰点全体人员已抗议。他们俩人也发了声明，所指责人事，连人都不认识。事件尚在扩大也。找他们谈三条：3 月 1 日复刊；撤李、卢职（换岗位），刊批袁伟时文。都感到台上人全面被动，想找台阶

下。

江丰儿子送来朱维民为我作的画像，带框子，具有我的神情意境。

2006年2月18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胜利和王羽来。上午俩人下围棋，下午我同胜利手谈多局，胜少败多，毛病不改。玉珍同力康电话，完全同意我的决定，党校房子交威威所用。

2006年2月19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序言上午写完，全文修改定稿，约四、五千字，十一点让满起送与卢跃刚，告他拟交熟人审阅。

小妹电话，听到美国之音我的谈话。

下午《水电工程报》记者韩磊来，主编想登我的诗，只好费大劲将三峡三首诗用大张纸书之。三铁人只好写一女二男也。将《龙集》与《近作》送与，内中有责问钱正英的“应负的责任是推卸不了的”文章。那天水电界春节团拜的照片多张，装入相册交我。

2006年2月20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睡得甚好。中午又休息一小时。

将报纸看完。同朱厚泽电话，关于张哲民建议，将我关心的三大问题（历史、理论、这个党）写出小册子（望能起到当年《论持久战》影响）。厚泽赞成，还得找人。我提到许良英、杜光、张钦楠不知可能否。如何相聚等，也不容易。同韩钢电话谈及此事。问到杜光电话。

同李普电话，当然赞成此事。得有几个人先谈一次，三大问题如何分开执笔。

2006年2月21日（星期二）阴

六点起床。翻读许良英的《科学·民主·理性》，关于民主等问题，他读西方的书多，研究透彻。

上午周笃文和他的学生徐新国（二炮中校）来，徐送我大寿字，裱好，能诗能书法。谈陆军的导弹技术等同美国差距很小（海空则几十年）。特赠书三本。随着黄君来，送他的诗和书法著作，并条幅和《当代名家诗词》中钱仲联等三本（目录上有我的名字），并《龙集》原排印本，答应用同样版式印一千本，要照片和手迹，用他自己香港出版社（华夏翰林）名义。周还应允为我的全集出力。他们离去时，卢跃刚来，正好见面。短短一天，就将那份改得乱七八糟的序言稿排印好了4份。我抢着在午餐前校订，中午没休息。

下午没游泳，改好三份。五点前同玉珍到金黔酒店，林汉雄请我们几老聚餐。即让朱厚泽、吴明瑜、李普、杜老看稿子，只有杜老带回家，朱、李看完，小有改动。明瑜说，当年听紫阳谈过，三峡交人大，如三分之一代表不同意，即不予通过。

同杜光电话，赞成此举。书名或定《三大问题反思求是》。

刘大姐又送来何定写的一首记当年受难词。

2006年2月22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续看许良英的书。

上午玉珍同我到医院，肺功能测试后，找呼吸科孙铁英研究复查。先看了牙科。孙的意见，用两种“都宝”喷气吸入剂，每天两次，要坚持。血色素11克，情况很好了。十一点始回家。

下午游600米。尚不觉累。

杜老将序言稿退还，未动一字。同卢跃刚电话，序言还是当文章发表，以便将原信与尚昆总结作为附录列入。这样，邓力群就原形毕露矣。

晚上薛京同两位日本女士来：山本雄子，名片上属“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为业务协调员，现在“广州市医院感染对策项目”工作。能讲中国话，对中国政治有兴趣。及川淳子是熟人，现在驻华大使馆工作（文化研究员），专门“研究李锐”的。我的书（包括《大哉》）都有。山本过去见过我，翻译了我的“毛晚年”长文，谈定即将“如何看待毛”一文作为序言。同她们简单谈了一刻钟，谈三大问题必须弄清楚。

顾健又来电话，详谈国外电台和网上信息，说我给胡锦涛信，要搞好言论自由，身体不好，是临终之言，等等。接李辉电话，是否由此引起？

2006年2月23日（星期四）晴

一直睡到六点起床。中午又睡着一个多小时。

杜老将代序着小保姆送来，一字未动。上午将李普、厚泽改动的几个字全校订好，改好两份。同卢跃刚电话，建议用文章形势［式］，以便将原信与尚昆总结全文作附录。序言另外想办法。及川淳子给我的二十多页复印件，是日本《朝日》、《读卖》、《产经》等几家大报关于冰点事件的社论和报导、评论等。告诉卢，当然极感兴趣，明天来取。及川淳子还给了我一本《现代中国四禁书（民主、性、反日)》小册子，作者铃木孝昌（东京新闻前中国总局长)。书中第二章是谈马立诚的《对日关系新思考》，第三章是谈《中国农民调查》(陈桂棣、吴春桃）那本书，第四章谈蒋彦永救了SARS，第六章谈李锐的观点，第七章焦国标：“讨伐中宣部”，第八章胡锦涛的言论、政策。作者似乎找过我，书中有我在家中谈话的照片。

下午游600米，尚不觉累。

2006年2月24日（星期五）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翻看一些有关民主的资料。这个楼的管理处组织居民到首都博物馆参观。考虑到肺功能问题，坐车去，并坐轮椅参观。玉珍、满起照顾着。先在贵宾室休息，见到张传［全］景和朱仲止女儿等人。坐电梯依次上2、3、4、5层，最后到园厅，看北京自古历史文化发展，各种出土文物，自石器时代到青铜等，城市建筑各代发展，首都变化过程；青铜器、瓷器、佛像、玉器精品，还有珍玩精品；京城旧事，老民俗，洞房、祝寿、爆竹等等。遗憾的是没有安排绘画书法等。一路想了四句，最后快十二点回到贵宾室，在大签到簿上写就：（从“发思古之幽情”想出）

大观奇宝珍，思古发情深。何等文明族，当传美善真。

回家遇到李有存（原在老干局后到人民日报社管信访）同她的朋友张抗美（在遵义工作，认识朱厚泽）来，送书和茶叶。留午餐。赠《近作》、《龙集》。她们都同意观点，说网上有我的大幅彩色照片等。

吃完饭已近两点。我告诉李有存，自从登了那个何新文章（第一版）后，我就十多年不看《人民日报》了。

2006 年 2 月 25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读许良英的书。上午“毛氏书童王文祥”（名片上还有“世界书画艺术家联合会主席”等一系列头衔）和南方（女独唱演员）来。王早来电话要见我这个“秘书”。他是田家英在时为毛管书的，现在是书法家，1964 年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裱了一大幅中堂“西风烈”送我。谈自己“崇毛贬邓”。1978 年为中办同事平反等等。于是同他谈三大问题，并赠书五本（有《庐山》、《谈毛》等）。南方为我们唱歌，同意我谈的。十一点半始离去。下午游 600 米。

2006 年 2 月 26 日（星期日）晴

三点醒来服眠药。六点起床。最后将“序言”又看一遍，改动两个字。

上午王建勋来。《庐山》、《大跃进》印港版（要多刊几副照片）。薛京仍未交书（电话也不通）。同王谈我 18 本书的内容，都是本来面目，经得起历史考验也（《毛选》则无不大改动）。给我《开放》今年 1、2 期。取走“序言”和两附录，拟交《开放》。还答应为出全集尽力。胡积［绩］伟的书由他负责。随着庐［卢］跃刚来，取走“序言”，两篇“附录”由编者说明，附于书尾。

下午同胜利手谈多局，不到半小时一盘。

王建勋带来“11 位老将军促胡锦涛改造党”的一封信（看《动向》，2 月 23 日信），以杨白冰、迟浩田等为首，张震、萧克、李德生等都在内。胡绩伟有附议信，征求我的意见（还找李普、厚泽谈）。我说首先要弄清真像，是否事实，否则无从谈起。

2006 年 2 月 27 日（星期一）阴、夜雪

五点醒来，近六点起床。续读许书。他 1974 年醒悟过来，却如此彻底，原因在学自然科学的。

上午方实女儿叶维丽（1989 年在波士顿同和平一起来找过我）同叶笃正夫妇来。叶是方实哥哥，长一岁，清华学气象的。早就想来同我一谈。抗战初到过延安，后到云南联大读完书。六四时，胡积[绩]伟同他两人列名请人大开会，后受批判，郁文压住他，不要发言，引为终生内疚，没有表明自己态度。同我谈以下好些问题：

△ 中共成立后，对文化做了什么？搞马克思主义启发了什么？得到了什么？对过去文化糟蹋还是发扬？这是非常严重问题，千百年问题，关系中华民族有无资格在世界立足。元、清两代被外族统治，却被汉族同化。如果现在被异族统治，能否被同化？

△ 说我常提“建国”两字，内涵是什么？不应当提这两字反动，并非原无国家（我后来谈自己意见时，这是流于习惯语，现已改为 1949 年后）。

△ 用“左”字也不同意。任何人都有独立思考与思想统一标准（？）我们比希特勒杀人多，希特勒是左还是右？以“左”掩盖错误（我后说，党内区分正确与错误的惯用词，我也沿用了）。

△ 中共伟大、正确。党发现自己错误了，能否改正，有无此事？能否成立，根本不能成立。举例，如一人杀了一个男孩，向公安自检报认错：“我伟大”。随后又杀一女孩，又自报认错，“我伟大”。公安局怎办？（叶是法律观点谈问题，我指出他点头。）

△ 毛泽东思想是什么？马列主义中国化，是胡说八道。邓小平黑猫白猫救活了。“贫穷非社会主义”。

△ “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应加一句，当时是胜利者写的，后来为人民所修正。现实例子，给刘少奇带［戴］四顶帽子，后又平反（是人民改的）。很多还没有改。

△ 毛对刘列几条罪，他自己信否？信在何处？不信，涉及人格问题。

△ 解放后，何时说过真话、实话？（如大跃进时）有多少人敢说真话？现在是否到说真话时了？（临别时，送《近作》、《龙集》）。

听叶谈完后，我主要讲毛。从田家英的认识及同我说到的情况说起，然后谈痞子运动、痞子头及“我只对自己负责”等等。又谈林彪之彻底奉迎，四个伟大等，及“君师合一”，闹到文革，还决不服输，平生办了两件大事。还将蒋毛对比（叶说，蒋总结过自己：“我最大问题是自己打败了自己”）。一直谈到要弄清三大问题，尤其是有关党的问题（尚黑，以及个人崇拜与邪教乃一个词，1950 五一节口号，自己加上“毛主席万岁”等）。这样，我们就完全谈拢了。

下午作字，为欧阳鹤、刘国龙（写书名）、林钢（册页题词），戴晴等。很累。晚上陈明夫妇来，三月一日开丁玲逝世 20 年会，要我参加。

2006 年 2 月 28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续读许著，剩下不多了。报纸也翻完了。

上午同张钦楠、许良英打通电话，都同意聚谈，张还愿先来一谈。告诉了李普，时间待定。

长沙舒国文介绍送来的右派要求经济补助的信，分寄贺国强与吴官正。

下午游 600 米。

2006 年 3 月 1 日（星期三）晴

四点醒来，难以睡着，大概五点前入睡，六点多起床。翻资料。带走几页材料和两本书。路上走了 40 分钟，九点到文学馆，参加丁玲逝世二十周年座谈会。到三十多人。我是到得晚的。绝大部分人都不认识，同黎辛一起坐在“主席位”。随后朱正也来了。主持人大概是作协负责人。最初两较年轻人讲话后即离去，后来才知道是中宣部的。指名让我发言，先简述同丁玲关系（初中时读“田家冲”开始），然后大谈必须弄清三大问题，读了谈任仲夷的一大段，最后讲到这个党是“无法无天”的。听者是动容的，好几位找来握手，或将我的书拿来签名。黎辛讲话，谈了些情况：博古同情丁玲，发丁的文章，主要是周扬要整丁。“太阳有黑点”，从无人写过此文。打舒群、罗蜂、白朗反党集团，反右后又肯定。丁什么问题也没有。陈企霞实际傲上，对丁不满。当年不反丁，周扬站不住。陆定一支持周扬，张光年也支持。刘白羽、林默涵都向丁道过歉。刘参加过公安部到南京调查丁的小组。陈明谈，多年来国内外丁玲研究没间断过。谈到丁拟写毛（当年丁还没有认为毛有帝王思想）。散会时，张凤珠找我说，要来家面谈（第一次见面）。王增如等还送了书《丁玲年谱》和《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饭桌上有闲谈许多往事。回家同朱正、陈明夫妇一车。已两点多，没去游泳了。

下午翻《冤案始末》，作者李向东、王增如在扉页上写了：“李锐前辈：永远感谢您为丁玲平反做出的卓越贡献”。我讲话中没提到此事。书的末尾 283 页—288 页，记载了此事，还刊有那次丁玲来家同我的照片（是丁玲请海婴来拍的）。这就不仅是张凤珠写到此事了。有人插话，说张中行是汉奸，现在如此纪念。

2006 年 3 月 2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翻写丁玲的书。

上午张钦楠来。《读史札记》一书，四、五、六辑增写了一些内容，又增加了六辑，篇幅扩大一倍。增加 7—12 辑题目为：对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几点认识。对几位另类马克思主义者的再认识。对唯物史观的再认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农业往何处去？大一统国家的治理。他认识高亮之，

两人还有个网。我将1.26信（将高书寄胡锦涛等六人）和“怀念赵交往”（序言）文给他，并《毛早年读书》等四本书。他同意先聚会，写三大问题的书。

接着余习广来，他编的《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文化大革命——上书集》送我，前者三本，还有300元稿费。谈编书经过。前者路费就五六十万（他办了个装修公司）。饿死人的统计数字（分省的）是5600万。谈为我出上书集。谈几千年封建社会，还重视言路，说我现在上书乃起“帝师”作用也。

下午先到办公室。薛京借来《动态清样》。游600米。

2006年3月3日（星期五）晴

四点醒来，睡不着了。五点前起床。翻看张钦楠的续稿。早餐后，吸氧休息。唐小毛从上海来，到澳大利亚看望杨小凯夫人，带回小礼物。现已同一白人结婚，有三个孩子，大的已工作。琬姐让带来腊鱼等。没有久坐。下午薛京先来，三点崔军同周乐兴（上海博力电气公司老板）来，周愿助我出全集。谈了许久，说是从上海许多人知道“李锐其人”（并非只崔将军）。薛京介绍出书情况。我们最后感觉是仍打问号也。送书四本，根本不是个读书之人。玉珍坚决以自己积蓄20万作费用，不要求人。

2006年3月4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读张钦楠《读史札记》的扩增部分。进度慢。作者真是十分用功的人。

上午方强的孙子方忆平夫妇（空军上校，43岁）同岳阳办事处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送大盆郁金香。为了转业到国防科工委，让我给张云川写一句话，只得照办。常在网上点读我的文章，思想很一致。部队买官卖官腐败之至，最近海军副司令员被一女情妇告发被捕。送《龙集》与《大哉》，父亲［爷爷］方强也同意我的观点（96岁，身体较好，住三亚）。

昨天收到李冰封（柏原、刘浩［皓］宇、杨德嘉四人署名）的大幅“松鹤常青”湘绣，八只白鹤。

下午游600米，觉累。上午吸氧，肺气短也。

2006年3月5日（星期日）晴

早晨出大事故。四点醒来，难以入睡，大概五点多才又睡着。七点多做大恶梦（大概夜观《乔家大院》引起的），大声呼喊，连被窝一起摔到床下。玉珍和小余连忙过来，好不容易抬到床上。颈脖极痛，贴了膏药。续读张著增补部分玉珍为我理发。

上午胜利、王羽来。他们到街上打乒乓球，王羽打不过胜利。回来后下围棋，互有胜负。

午餐丰富，王羽同毛竹开始接近，大人们不干预，顺其自然。

下午五点动身，到潘家园长安大酒店，路上走了近40分钟。参加冰点周刊复刊小聚，钟沛璋约的，李普去了，卢跃刚、李大同、王延平和名摄影家　　及《社会观察》主编　　（他作东主）（原文此两处空字——李南央注）。在餐桌上闲谈，我讲些大家不知道的党内高层往事：如博古在《解放日报》的秘书郇肇基是康生派去监视博古的；张闻天的“虚君共和”；陆定一挨整情况等等。及“无法无天”也。《社会观察》也被封了。送我们几本近刊。传说冰点复刊乃胡锦涛意见。回家已近九点。

2006年3月6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清理抽屉，找照片（黄君印《龙集》要的），清出不少资料，早已忘记。

没有看书，只翻完了两天报纸。

下午刘清夫妇来，谈起老同学没剩下几个了。读完《近作》，对我挠［翘］起大拇脂［指］。

大妹来开会。谈威威房子事，对朱朱看法相同。带来周南建校百年的一些纪念册等。

刘大姐送来何定“匆读《昨日书》为之震悚”散文诗廿多句，很有意思。

2006年3月7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读郎咸平的两篇长文（张哲民寄来的）《人吃人的中国极待和谐化》、《清华大学的报告—05.12.21》。

上午吸氧，边看报纸。薛京同苏志宏来，带来20本《近作》，让签名送五个人，多河南搞煤业工作的。告我好消息，全集即将付印（还有张灿明的一本书）。

下午游600米，尚不觉累。三点，段飚来，他不赞成修高速铁路（去年已开工四路），写了本报告，谈话中知悉同现任铁道部长品质有关，其人原农民工，善于迎上，利用情妇等等。让他重新写材料和信件。

2006年3月8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

读张钦楠赠补稿，进度慢。早餐后吸氧。近日气短常感不适。

2006年3月9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续读张钦楠赠补件。

早餐后吸氧。陈峰彩和郤（读切）晋生、孙兆军（都是青岛南区的正副职）等三人来。陈让我去讲课。于是大谈自己三大问题的观点，问他们能否接受？回答是正面的，似不勉强。郤原是组织部长，问俞正声印象，回答如所料。他们也知道不给邓质芳［方］抄［炒］地皮事（说“可交几千万支票”的应付话）。也同意“党是无法无天”之语。赠《近作》和《龙集》。

下午没能游泳。两点多毛应民和徐忠良三人来。徐是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总编。毛带来华宝斋的《沙孟海遗墨》两本，说华宝斋拟出我的手书集，给他们看些有关照片及几张留下的字幅（他们拍了照）。徐拟出我的《龙集》宣纸版。手书集只能慢慢来也。赠《龙集》（毛应民看到我赠他的小诗），并让观“龙抄本”。

2006年3月10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准备一个提纲，除弄清三大问题外，还加上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总结，向何处去。

上午大妹来，谈到二姐夫妇及其一家，其为人处世、培养的子女与父母有关，大胖、小胖在大姐和公公处长大，同后面三个略有区别。大妹同意看法。大姐也是有看法的，还嘱咐过不要同我谈小毛、威威等情况。我的《龙集》与《庐山实录》原稿最先交他们，竟一言不发也。

上午将有关几本书与资料准备好。午餐丰富。大妹下午六点乘车回长沙。

两点薛京来，让他参加座谈做记录。两点半，张钦楠、许良英先后来到，即一起到李普家，接着曾彦修、何方、杜光、杨继绳先后来到。他们有的是相互第一次见面。我先谈到《列宁主义批判》一书，大家都没看到过，作者温辉，许知道是《争鸣》的主编，作［在］书前留言的万耀球是留在香港的当年右派。我略讲了此书最要害的评价。我作为召集人，讲了出一本“类似当年《论持久战》”影响的书，觉得是个好建议，于是请大家来共同商量。都发言赞成。何方还谈了他在上海讲课，马克思主义的五大

问题（只讲了 20 世纪实践的错误等）。许良英对张钦楠的书有意见，没全跳出马克思的框框（张给了每人一本）。最后确定，四大问题谈四次，半月一次。在月坛一酒店晚宴，李普请客。

回家已八点多。玉珍转告大妹意见，身体第一，“莫多管闲事了，管亦无用”。玉珍还谈到项南去世情况，对我担心得很。

2006 年 3 月 11 日（星期六）晨微雪转晴

六点多起床。看完杜光文章《从“冰点事件”看文化专制主义》。这是他“时政小议三十一”

上午毛应民来，送他龙抄本的《红楼、三国、西遊与水浒》。谈习近平的口碑好，浙江经济发展好，那种饮料小塑管生产占世界 70%，年利过亿元。小商品出口阻挡不住，而且停、变、产很快。政协他旁听党员组，都是套话多。

下午李劲祥来，去海南文昌回来（为宋家买地办大学）。送一青铜名器“犧背立人擎盘”（山西产）和大幅描壁画及燕窝等，还有两本有关法制《辩护与代理》与办案书（《辛业江一案》）。遇见姜春云（他们是“名人协会”负责人），托送姜主编《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一书（姜很记得我这个人，1983 年到山东调整班子时认识的，以后没见过面）。

游 600 米。

2006 年 3 月 12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考虑写提纲。上午薛京同唐先奎的妻子，大女儿、女婿来，谈唐获罪情况及保外就医问题，关系湖南复杂人事。女婿写一材料，考虑请夏赞中［忠］帮忙。孙冶方女儿来，吴敬琏关心我，还拟交谈。

胜利、满起两家来午、晚餐，极丰富。同胜利下午手谈多局。玉珍同他们谈夫妇关系问题。下午蒋医生来，送网文与《蒋彦士传》与我看。晚上张脉峰同张志民（元氏［原是］民警队长）、万玉德来，赠《龙集》。

2006 年 3 月 13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睡得甚好。看昨天蒋医生给的资料，余杰等关于“冰点”事件的评论。

翻完积压的报纸，一边吸氧。让满起将《龙集》十本等送钱明锵。

开始写那本书的提纲。

昨晚观电视，一个湖南小孩剃光头，就地空翻筋斗，一分钟 66 次，站起来后，神色不变。

下午周笃文同广西文联主席蓝怀昌和赵如锋、隰胜法、覃务波来，送小铜鼓等。他们都是那次去广西时的陪同者。蓝怀昌来参加两会，他的庄园将建成，邀去广西一遊。各赠《近作》与《龙集》。

2006 年 3 月 14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许著《科学、民主、理想》看完。写了竺可桢，浙大出人才同其人不可分，真正尊重科学和理性的大家。还写了同王淦昌的关系。王来过我家一次，可惜未能交往。同王丹等有往来。

上午看半小时温同记者交谈，只能套话应付也。

下午游 600 米，觉累，稍一动作即感气短也。

收到金永堂信，并澳洲中文报剪报，刊有“冰点”社论。提到我，并刊有该报社长、卢跃刚来家同我们夫妇的彩色大照片。

2006年3月15日（星期三）晴

三点半醒来，不久又睡着。七点起床。

早餐后吸氧。看完报纸。作些读书笔记（《综合哲学》等），同李普电话，谈到有个提纲，执笔分工，下次座谈可谈到。

下午游500米，解手耽误了时间。收到宋科寄来的为他写的《千秋功罪毛泽东》的序言，几乎忘记了此事。粗览一遍，得作点小修改。

从李普处取来吴南生赠的（原文到此——李南央注）

2006年3月16日（星期四）晴

四点前醒来，后又睡到近七点。续写读书摘记等。

上午九点到办公室四合老院，参加支部分［会］，带去有关书和资料。谈两会，王照华还谈到点问题。我谈腐化问题难解决。问起冰点事件，照华还知道李大同其人。于是先唸了介绍高亮之《综合哲学笔记》那本书和信，然后唸了13人的“声明”，每个人的名字都唸了。三月一日复刊，据说胡锦涛作了批示。于是最后说，只有这样的会议才便于讲，并发问：不会说我“反党”，引起了笑声。

下午游600米。觉累。晚上平江长寿张水（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方礼民、张维护三人来，为维修水库要钱并题字等，送一堆礼物。

2006年3月17日（星期五）多云、阴

四点醒来，又睡着。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为平江人张维护（深圳胜希林喷绘有限公司总经理）书写“诚邦文化发展公司”招牌名，并赠言：“善用财智，诚信为本”（将他自撰八字修改了）。近十点，三人来，为长寿黄金堰灌区事给汪恕诚写了封信。

余修的儿子鲁勇（山东博物馆研究员）来，赠《谭启龙纪念文集》（夫人严永洁赠），几乎忘记此人了。谈山东旧人事情况，其实白如冰还是个心中有数的人，文革时应付四人帮，保护了大批干部，但在粉碎四人帮时，有失误之处，为人所<诟>病。吴官正在山东，经济无甚建树，管省以下腐败很严格，有政绩。姜春云同上面关系好。还谈到当年反高饶时，提出整向明，陈毅无言以对，向什么事也没有也。

下午游600米，不觉累了。

刘志坚去世，3月19日告别。电话慰问，身体不好，不能去告别了。

2006年3月18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上午没有客人，静心读书。翻到去年11期《炎黄春秋》两篇纪念顾准的文章，又找到我当年写的文章和风波文。那天座谈忘记讲顾准他是真正弄清楚了历史和理论的人。即同李普电话，让他一读。

下午游600米。陈砚发和岳阳办事处（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送大花篮等。夫人集邮，让我在四板邮票相拼写诗一首。谈湖南腐败情况，那个自杀的副省长（已关押）托纪委书记到北京“了难”，嫖娼报［暴］露。得已［以］知道湖南流行语“了难”——解决困难也。

2006年3月19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为陈砚发交的四板邮票拼齐，写七绝《蜜蜂》一首。陈来时，正同胜利手谈。告他为防脱墨（邮票油脂性不吸墨）最好用薄膜覆盖。

下午仍同胜利对局，互有胜负。老毛病只攻不守。苗苗一家来。玉洁手伤已愈，觅觅（名范可觅）已25岁，在宝马公司管维修，最近要去上海进修三个月。不愿多谈奶奶的情况。

2006年3月20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从《反左文选》中读到1984年的一篇长文“现代化管理与领导班子问题”，关于经济形势等问题，似乎对其后20年作了某些预见。引用了一些有意义的数据，此文简直全忘了。

上午平江老干局张满兰等四人来，老干局盖房向省里要钱，让我签名（上次签名要买车起了作用）。还有几人要字。没有办法，对平江人只能有求必应。

下午还作字一个多小时，找“警句”也花点时间。

2006年3月21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略作准备。玉珍眼睛不好不能去。八点半出发，路上堵车，到李昌家已九点一刻。朱厚泽、韩钢、林京耀已到，光远夫妇等随到。光远准备了“几点想法”的文字资料，断断续续讲了出来。认为必须对邓力群这本书（已在香港公开出版）作出反映［应］，大家写文章，暴露这个阴谋家的真正嘴脸，现出原形——一个大阴谋家。“清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其中心思想。此人是头号杀手。讲了心里话，十三大落选后的痛苦，“李锐的信”，“赵紫阳的材料”使邓小平受影响。但关于“书中所写的是不是事实，这没有多大意思”。我在讲话中不赞成，认为必须将其人讲的“事实”一一核对清楚。我讲了从延安起同此人有关情况，还附带讲了陈云等对此人的看法等等，以及派我到中组部去的情况，还有许多旧事。我说，弄清楚邓某其人，将其书彻底批透，我们这个党的形象也就大白于天下了：一批大小阴谋家的某种黑邦［帮］“。韩钢谈读了《陈云传》后的感想：也是一个“阴谋家”。李昌回忆“四大金刚”受批斗，陈云说邓力群十三大落选，是二李做了活动，当时我们对陈都写了“辩诬信”（大家都要我们公布这些信）。厚泽很同意我的意见，谈了他在中宣部时一些情况，林京耀细读了此书，还做了统计。仍在四川饭馆吃饭，光远请客，近两点回到家中。

下午游600米。尚不觉累。进大门遇见平江一群人，他们来参观的。几幅字上午取走。

2006年3月22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读

（原文写到此，空出一行——李南央注）

上午周笃文，为广西覃务波工作事写信。李公天来，送耀邦史料网站的站址。谈他们私人传记事，德平等意见难以出版港版。

玉珍眼睛不好，昨天上午活动未能参加，今天下午每月例会仍不能去。四点前到黔金[金黔]酒店。到杜、吴、朱、刘和李郁，光远和小胡后到。共11人。交谈形势和一些情况。改革与反改革在思想大交锋。左爷在网上搞了一本书《邓小平晚年之路》，共40节，对邓进行了全面系统批判。有一篇“子夜光”的读后感说：“毛泽东思想从 1921—1979，从胜利走向胜利，得到全国人民公认和拥护”。邓小平“又把新中国拉回了旧世界”。“邓路线是一条失败的倒退的路线，走上资本主义邪路的路线”。

现在利益集团阻挠民主改革。胡两面讨好，又开弓。两会谈“改革不可动摇”，许多代表不大理解。陈奎元说：我们是中央智囊团，思想库，批新自由主义。加上对现实不满，人群起哄，“烘克”、“愤青”们。魏巍、马宾和陈等要“反思改革”，“正确对待毛，公平评价”，“恢复毛地位”。刘国光：“马克思主义边沿化了，已误入歧途。”还要贡［供］起来当神。

谈到些具体腐败例子：山西组织部长跳楼自杀（其人胡曾重用），田升平到胡处下跪。我也谈了湖南一副省长跳楼自杀未遂被捕，纪委书记（副）来北京求情，嫖娼被抓说出真情被捕。杜老谈两大问题：民主政治改革和很好总结毛。网上有信息，总比过去好些了。还详谈了国企改革的腐败情况，现在要强化国企。

李普同来家，谈必须找个老伴问题。

2006年3月23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看昨天带回资<料>，厚泽给的刘晓波网上文章。上午玉珍再去看眼病，又加重了，这次看得过细些。

那位邓［赵］来群又来求字，并取走南生的《书法藏集》。余习广来，谈《上书集》筹划情况，出版者很重视。又借去《昨日书》（上次给的被人借走），看到影印六卷，大为震动、欣赏。谈北大一女教授读后感：乃性情人、钟情人、当代女性情人，是含着眼泪说的。借去《论三峡》，还有两本旧作，及1975—1978家书。这就逼得我翻旧藏资料了。

《财经》第6期刚收到，随意一翻，竟在刊尾发现《埋在心底的瞬间》（1978年南央与李锐通信及给胡耀邦信）。这大概是山东《老照片》社送的。

下午游600米。

2006年3月24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四点后醒来，想起昨天余习广让在《上书集》前写一首诗，四句未成复又睡着。早餐后吸氧，将四句吟得并又后记：

林公名句授闲章，怀友诗联挂客堂。
老汉岂能封杀住，为争民主气昂昂。

林则徐摘戍新疆［疆］时留下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友人治闲章相赠。怀念田家英的诗中有联：“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又有友人托法家书之相赠，此联常高挂客厅。近年时闻我被列入封锁名单中，去年从新闻总署内刊中证实，已公开出版二十年的《庐山会议实录》也不准刊用了。只得又上书中央领导人表示抗议也。

下午游600米。徐跃来，先去丁东处，带澳洲学者冯崇义赠书《和解的智慧》和他的“时代国际公司”新出的《军报内部消息》（文革亲历实录）给我。我给他《读史札记》、《综合哲学》、刊物《社会观察》等书刊和谈邓力群信文章等。他愿意多出我的书。谈一个多小时。

晚上戴煌电话，谈他家电话被干扰情况。

2006年3月25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田绿萍、郭先逑各携女儿来。田谈了点范的情况，常到医院检查，曾让她找《昨日书》，后又

“不提这些事了”。田是颇同情此人的。她们来是想听我谈形势看法。除三大问题外，增加了一个概念：毛时代，绝灭人性，只讲党性也，真是使人不成其为人。文革发展到最高峯。中午一起吃羊羯子，皆大欢喜。

下午游600米。

2006年3月26日（星期日）晴

昨夜两点半小解，怕失眠，服眠药，久久再入睡。七点多始起床。

上午偶翻崔武年的《我的八十三个月》，内中有点关于我的记载，资料甚多。

胜利来，除午休外，几乎整天手谈，毛病依旧。谈常昊连胜四局，击败李昌镐得冠军，都是几目之差。

2006年3月27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续翻崔书。早餐后吸氧、看报。不想做事。

下午两点多丁东来。刚从澳大利亚回，呆了半个月。悉尼大学冯崇义教授邀请，原来即报社负责人，那篇谈冰点社论上照片即其人（大概是去年同卢跃刚一起来家的。冯专研究党内民主问题，四十多岁）。最近他们十来人在香山开两天会，谈文革问题。有徐友渔、崔卫平、方实女儿等，一个瑞典人（原来是沈迈克）。写史。四个问题：

1） 国内外研究文革情况。

2） 文革评价标准。

3）“两个文革说”，与造反派研究（毛打倒刘，民造反）。

4）文革研究环境与方法。对毛热与文革热看法等。

关于《冰点》，他们13人（有上海朱学勤等）声明以后寄我。《冰点周刊》现在一切照旧。这次两会，他家门口还有人照顾防止外出也。留晚餐。由于“冰点事件”等，让丁东邀常大林来一起谈。常主编的《博览群书》（耀邦题书名）曾拟出专辑，后只刊两篇文章也被查责。由五位老人写信给胡|写信|（13人声明后）由常转去（可能也起点作用）。过去父亲（常芝青）在，胡总来拜年（胡的夫人是常的表姐？）认为胡现在权力结构中，身不由已。赞成我找胡一谈。常还详谈同华国峰［锋］关系（交城同乡）。八人照片等事，划清同四人帮界限，对邓最有看法，不愿写回忆录（家人管得严）。

2006年3月28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翻看浙江乐清金宝强寄来的《糊涂轩》诗集。熊鉴序言为“敢批肝胆作诗人——誇金的批左诗”。的确如此。题辞的有五十多人。首篇“双牌行”记道县惨案（五言120句）。“如实记录了人民的血泪，如实地记录了暴虐者的罪行”。真正的史诗、政治诗。又翻李荣光寄来的《帚珍集》。胸怀与前者相似。

上午让满起将书房大堆刊物杂件搬到隔壁房，以腾出空间。杨小玲来，送食物等甚多。她同玉珍谈家事，多劝慰也。

2006年3月29日（星期三）晴

顾健为父亲房子事，让转胡信，批给老干局毛子炎处理。——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空白处。

昨夜没喝牛奶，一直睡到六点起床。整理资料，发现方行重 04 年寄来的几百页信件，基本翻完，都是对大局的看法和分析。下午游 600 米。让薛京找出全部上书。一起晚餐。威盛案件最多，但不能刊出。

威威来，谈朱朱电话，同意房产归他，却意见甚多，不满舅舅干预也。

2006 年 3 月 30 日（星期四）晴

四点醒来，大概半小时后又入睡。六点起床。补记两天日记。薛京来吃早餐。上书资料全清出。

上午王建国先来，催《日记》也。知道我的情况，赞成要害涉私人隐秘者删节。邱会作回忆录兄弟间仍在争论。余习广九点后始到。已找出资料一一交待，法律个案尤其威胜［盛］案都不编入。余在作《古今上书大编》，称赞我的为冠压古今也。序言诗与附注也交与。还照了像。十一点散去。

田方于 3 月 24 日去世，收到家庭讣告，特电话吊念（儿子从新西兰回来）。

下午游 600 米。五点，周笃文夫妇和蔡世平（岳阳宣传部副部长，诗人）来。蔡送我一张 05.11.17 的《文艺报》，有两版刊登他的词选。岳阳要成立“当代诗词研究所”，邀我任名誉所长，写招牌等。此等事只能随口答应也。周带来一本《晋城诗词精选》，刊登 2000 年大家遊太行时作的诗词。我的九首刊在卷首。到房前不远处吃羊羯子，皆大欢喜，客人是第一次，欣赞不已。七个人花了 310 元。客人请客。要为我祝寿也。

昨天早晨发现对门发大水，水满房前到楼梯，楼梯流到底层。玉珍电话找来孙老女儿夫妇，一起打扫。累得腰、胃疼。今天到医院看病取药。又是自费 600 元。

2006 年 3 月 31 日（星期五）晴

四点醒来，即未能入睡，考虑有关三大问题提纲。五点半起床。又查旧资料《阶级分析》文（作者沈逢吉，来源不明），开始着笔。此事已告李普（何方在催，何时开二次聚会）。上午吸氧，边看资料。

十一点半同玉珍到金帝雅酒店（国家计委对面，第一次来）。应苏志宏约参加宴会。薛京、余习广随来。习广谈上书事，好像是古今难见者也，拟将“有感”诗加以扩充，成为序言。张坚和河南纪委二位（一女，学电脑的博士生）及管煤炭的几位陆续来到。席间漫谈，都接受我的观点。“九十老人头脑如此敏捷”。全集出版经费已无问题了。两点始回家。午睡一小时。不能游泳了。

近五点，张秋石、王建勋和小郭三人来，九十寿礼送喷墨电话传真机，让我能接受传真资料。张仍常住大连，期货已同外商勾通。

2006 年 4 月 1 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满起帮助，将书房电话换装传真机电话。但声音小。让许医农传来两份资料。威威和王羽先后来，同胜利手谈。一起午餐。威威谈朱朱对房产虽同意舅舅的意见，似有不满（威威不说）。下午游 600 米。仍手谈。玉珍问王羽，对毛竹有好感。

2006 年 4 月 2 日（星期日）多云、晴

三点醒来，后又睡着。六点起床。续写《中国向何处去》（拟编书暂定书名）的提纲。

胜利夫妇、满起夫妇，玉珍带他们到八宝山扫“墓”。

同胜利手谈。上下午阳台活动十分钟。

2006年4月3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近五点醒来，睡不着了。即起床。续写提纲，上午写完。薛京来，让他打印十几份。同李普电话，可以定时再座谈了。

同虞云耀电话，谈威威住党校房产，是父母产业（虞不知道灼姐夫妇在党校任职情况），让他帮助将产权划归威威所有。

上午齐翔延来，送三月份的网上《参考资料》三本。澳大利亚回来的种晓敏（女，认识南央，来过一回）送小礼物，赠《近作》，新版《龙集》。

2006年4月4日（星期二）多云

五点多起床。午睡一小时。上午看《参考资料》，许多重要的形势分析。上午深圳来两人，赵万新赠所著《情怀与事业》（我题字），深圳从事残疾人事业的（毛卫平朋友）和张道新（科联扶贫委的）。只好回赠《近作》。下午游600米。

2006年4月5日（星期三）多云

五点半起床。《中国向何处去》提纲草就。为玉珍唸了一遍，让她支持也：此生最后一件要事。上午找薛京来，没有意见。带去打印。下午交我15份。又看了一遍（曾电话补了一句“共产党本质乃无法无天”）。

下午游600米。看完报纸。

晚上老鬼夫妇和沈云彪来（沈是郭先述处认识的）送我《母亲杨沫》（还有苗苗一本，他们是小学同班）。谈杨沫情况。自然对小妹书感兴趣。赠《父母昨日书》。夫人张丽娜，求题词。开了家“三家村文化实业公司”。

2006年4月6日（星期四）雨

一直睡到六点起床。翻了翻《杨沫》，全是原件。

八点多宋科夫妇来，交序言改定稿。让看《内容提纲》，很是赞成出这样的书。谈毛，他书中定语是“倒三七开”。在香港出版，其实可在国内印，他将光盘送来。

十点半到总后招待所，参加王渭等野草社召集七八位书法家，为诗词大赛得奖的二百多首诗成书法集出版（2100元一部）。边宴餐边谈。我谈了点形势看法。饭后为得一等奖张振华《读纪晓岚传》五律用大张纸书之。

下午游600米。

2006年4月7日（星期五）晴

三点醒来，不久后睡着，六点起床。昨天宋科留下他的《千秋功罪毛泽东》的序言和结束语，以及“邓小平的政治交待”等资料。开始翻看。

上午九点，台湾《天下杂志》副主笔文现深来（47岁，从澳门到台湾的，政治大学新闻系毕业）。谈到近十一点。主要问我对中国前途看法，即以《内容提纲》作回答，谈一些具体例子。从儿时父母影响、《田中奏折》——到一二九运动谈起。结论是自己70年党龄，终生在墙上对联（“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中活动。中国必须走普世规律：科学、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的道路。朱正先来，

一起听我谈，告诉来访者，他的反右书已在台湾出版也。朱正让我为《唐诗弃儿》题词。

下午游 600 米。王羽回瑞典去了。

2006 年 4 月 8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翻看资料。有关民主等问题的。

上午苗苗来，为我生日送一老人小雕的石印章。与玉珍一起谈他的家事，对一些事情还是有认识的。说觅觅同奶奶关系好，在室内也全靠手扶杖等行动了。留午餐。胜利做的菜，特丰富。满起学习，下午未能游泳。同胜利手谈，半小时一盘，负多胜少。

2006 年 4 月 9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四点半醒来，复又睡着，近七点起床。仍午休一小时。似有春天易困感觉。

几乎忘记了。刘清夫妇和女儿并摄影师于春喆（名片是：当代名家摄影工作室）来。这是专业摄影家，带来全套工具，包括遮阳黑布。换了两色上衣，单照若干张，同刘清一家合影；玉珍回来，我们两人，同刘家一起，又照多张。直到十一点多。这是由民族团结友好会等团体，为北京奥运出版一部大像册（2008 位名人）。支持此事。已拍了五百多人。将跑遍全国。随后文洁若同湖北人民出版社吕薇和中国新闻社王辛两女士来。吕赠我《与周恩来一起走过历史》，想出版我的书，如《大跃进亲历记》等。我将自己被控情况告知，也谈了点形式看法等。她们很关心前途也。各赠《近作》和《龙集》。同文洁若谈了萧乾去世后（她到过我家）因交往不多，未能写悼文原因（了解多年心事）。文即赠我《生机无限》著作。

下午翻看此书，始知萧乾曾自杀过，这部家史也是当代国史。

记下一点感想：科学能使物尽其利，民主能使人尽其能。只有两者做得完善，国家、社会才能进步。过去的群众路线乃为民作主，群众听命于党的领导而已。

2006 年 4 月 10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翻看有关《向何处去》资料。南京学者应克复的《民主集中制本质与毛的集权思想初析》，很是中肯。过去没注意读，是小邓寄来的。资料太多太乱，今年比过去还乱，真是老了。

上午小妹、忙忙回来（住在大姨元坤家），带来《人民心中的胡耀邦》，苏绍智、陈一咨、高文谦主编，第一篇即我的《去世前谈话》，书名是我写的。海外人士都有文章，650 页，明镜社出版。值得慢慢过目。忙忙毕业了，在华盛顿一个医院就业，入了美国籍。要去西藏、尼泊尔旅遊。带回一堆《争鸣》与《开放》，四月号没有等到，《开放》已刊我揭发邓力群的长文和两篇附录（网上已刊，顾健已寄来）。温辉和李洪林送《争鸣之音》（温辉文选）。

小徐在家午餐。我建议她主动缓和同胜利的关系，生活上主动照顾。玉珍昨天又大批评了一顿。

晚六点同玉珍到金帝雅酒店参加宴会，张坚邀请，厚泽夫妇也到。见到张主管公司的老板们，还有港归（安全部门的）三人，各赠《近作》。全集出版经费已落实，薛京同来，由他联系。

2006 年 4 月 11 日（星期二）晴

三点醒来，后又睡着。六点半起床。翻读《人民心中耀邦》，内有史料。清理书桌。

《耀邦》另一本送与李普（附上会谈饭钱二千），内中有他的文章。

下午游 600 米。奚青来，谈徐勤先的回忆录等资料，他已帮助弄好成光盘，但必须“死后见世”。

孙冶方的侄儿沙沙来，名武克钢。多年不见，美国回来已成大企业家，在云南办红酒公司，名片上头衔还有“香港通恒集团公司董事长”、“云南政协常委”等。

刘清夫妇来送照片，共十来张，挑出三张放大。

2006年4月12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续看有关资料。重庆李宗贤的女儿冤案平反材料寄来十份，让我再分送。告薛京压下来，并电话告李不要为此再来北京（信中说带女儿致谢）。

下午游600米。徐功廷来祝寿，送三本新版地图书。谈他在青干局情况，82年在党校住了二个月，同胡锦涛等很熟，同江泽民也早有来往（他是原电子部的）。送《近作》、《大哉》等几本书，并借去崔武年书。回忆青干局写点东西。

收到湖南一中学老师黄粹涵寄来的五律条幅祝寿。玉珍即去电话感谢。

2006年4月13日（星期四）晴

三点醒来，又睡着，六点多起床。又翻出一些有关资料，包括齐翔延送来一月份资料。

上午平江彭东明、张满兰等四人来，由县党政送高大花篮祝寿，真有点不敢当（彭是岳阳作协主席，一级作家，过去送过他的五集短篇小说选）。谈平江在发展旅遊业，开发福石山、幕阜山，乃避暑胜地。为平江干部子弟搞个聚会活动，给两张请帖（4.16日）。我谈李六如、凌容众及李元度等历史人物情况。当冲的坟墓路在修了。

下午游600米。小妹同小刚夫妇来，他们已退休住到好公寓楼（原统战部全折［拆］除另盖了）。金老女儿来，母亲心脏病已稳定即出院。老人好动，没办法管。

收到《胡江风云》复印件（史毕编著），内有红纸套的一首“金明池一调”词（120字），似为我祝寿，末句“吾家老父，长此与君成二”（注杜诗：与君成二老，来往亦风流“）。书套为”北大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不知何人所寄。

2006年4月14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翻看《胡江风云》，内多资料，可作参考。续整理书桌书架，杂件太多。

下午游600，尚不觉累。

2006年4月15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续看同《提纲》有关资料，一一清出，放入两个袋中。

香港梁通编辑出版《黄遵宪全集》后，上月又来信要我写诗纪念。因翻看到百年人权文章，吟得二首（并作说明二百字）：

盛世危言仍耳边，维新变法老空谈。
一言堂自党专政，世界潮流民主天。

我手写我口，黄公是我师。
惯议朝中事，日日系所思。

清杂物找出广东苏毅大姐的《祝米寿纪念诗集》。

上午宋晓梦来，又送十本《其人》。还82、83年日记。她也是主张“百年后”面世的，涉及人事太

多。留餐。

下午游 600 米。苗苗来，图章刻好，寿礼也。文洁若来，赠《萧乾文集》七大本（400 万字），内中有一篇读我的《大跃进亲历记》（上）后的有感杂文。过去没见到过。

2006 年 4 月 16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续翻资料。上午平江县长彭先政等四人来为我祝寿。讲了许多恭维话。威威来，去过财经大学法学院（张思之介绍的），正副院长接谈，很客气。大概是问清年纪 57 岁后，院长未接受教课，只说可以作专题讲演。孙大午夫妇来，最后李普来，一起谈大午的（此处似漏页，但日记原件没有找到，所以无法确认——李南央 2018 年 7 月 16 日注）

2006 年 4 月 17 日（星期一）晴转阴、大沙尘（北京 30 万吨）

三点醒来后，又睡着，七点起床。少有熟睡也。翻看许医农给的网上资料：万润南怀念刘宾雁文《和共产党“分道扬镳”》（与曹长青商榷）、访问袁伟时的《察古观今，乐在其中》。

上午毛应民来（昨天也参加了寿宴），《胡江风云》是他寄的 。谈在杭州出版我的《李锐墨迹》事，129 页（以纪念 129 运动）成品规格类似《沙孟海遗墨》，以诗词为主，其次为手稿与书信，请钟伯熙写序言。我向出版支持人写封自己同书法关系的信。他在杭州已找到廿多份我写的条幅，带回李荣光的《帚珍集》（上有我为他和母亲胡筠写的诗，四尺条幅）和李冰封文集（我写的书名），以便他向俩人联系，找湖南的墨迹。

下午仍翻网上资料，《千秋评林彪事件》等。

奚青来，谈到日记问题，他同玉珍单独建议：找两个人一起校正（付款），从王建国处收回版权。同朱正、医农开次会。

2006 年 4 月 18 日（星期二）沙尘天气

六点起床。翻看姚监复的《国外学者论专制制度》（三次去美国的读书笔记）。读完第四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流行性传染病”。正好姚下午来家，此件已上网，甚得好评。谈孙大午应注意处，同我一致。

游 600 米。晚饭时崔军来，那位企业家愿意帮助出全集，由他负责转收。谈李鹏出书想六四卸责被阻事。

2006 年 4 月 19 日（星期三）晴间阴

六点起床。凤凰台约来谈“口述历史”。草拟了一个提纲。九点前来四个人，器械一大堆，客厅拟上遮阳簾子（同以前多次不同），摆两张椅子面对面坐谈。居间人张栩（杨毅夫人，《中外管理》杂志社社长助理）先来。主谈人曹景行是曹聚仁的儿子。九点始到。上午谈两个小时。带了《庐山实录》第三版，谈庐山会议，尤其是 7 月 23 日讲话等情况。直到十二点。下午两点半开始，到五点，谈毛泽东，主要是我个人的接触和看法。曹给我的名片是“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一半时间在清华新闻系教书。（准备的提纲根本没用）

下午未能游泳。谈四五个小时，尚不觉累。

2006年4月20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读《千秋功罪毛》的结束语，写《提纲》之前读就好了。关于第二国际和民主社会主义及瑞典经验都可以写入。姚监复的《读书笔记》也有好东西。上午让满起到办公室，《结束语》复印10份。薛京中午去上海参加部里的学习班，让带一份给元化。

下午两点半张钦楠来，一起到李普家。我先谈《结束语》观点，每人发了一份。第三国际失败，第二国际成功（1951年开第一次大会，现有百多个成员）。关键何在？马列从根子上错了。何方对弄清马克思主义持怀念态度，不好写。许良英支持我的“提纲”。杜光等谈后，厚泽建议，可作为一个讨论记录稿成书（可存不同意见）。都赞成。张钦楠愿意先交出一个提纲性文（我建议杜光、良英、钦楠、何方各写一题，杜光负总责）。许良英却不赞成，要先开讨论会，再写，很是坚持。李普定下次会五月八日。

厚泽的关系户请客，在农展馆附近的顺峰酒店。路上堵车，快八点始到，回家已十点多了。

姚监复和王建勋参加了会谈（杨继绳没来），戴煌来了。王给我四本《开放》第四期，登了我的揭发邓力群的文章和两篇附录。给大家展示了。

2006年4月21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翻看《开放》四期，并告玉珍。

上午吸氧、作字。直写到十二点多，腰酸背疼（过去没有的现象）。共长短十来张。傅依明的孙甥王享绿在深圳开公司（天花板），为之写“绿意雅”照［招］牌和“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都刻于门墙上。另外是赠苏绍智等人条幅，及题辞、招牌等。

下午外交部贺国安来，美国梅振才编《文革诗词钩沉》求序。赠《近作》等。老傅和王享绿等人来，取走字幅，还要写“天岳书院”校名。游600米。

2006年4月22日（星期六）晴转阴、有灰雾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平江驻京处副主任李迎春同两个平江人来：许亚（审计署的副局长）、黄宇麒麟，都是热心读者。都关心形势，很同意我的观点。赠《谈毛》、《龙集》新版及《其人》、《大哉》。他们四十多岁这一代人都是天足，应当争取关心国事。

昨天彭国　来，（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长沙印的《世纪之交留言》是他经手的。谈他自己经历，当中学教员时，揭发了地方公安部门为学生舞弊事，全国舆论支持，湖南地方攻击，被下岗。先从事为农民公平立法（选举权）奔走，认识孙大午。《留言》还有1500本被扣，带来原版原件与我。赠《近作》等书。

胜利来，整天手谈。下午游600米。

2006年4月23日（星期日）

六点起床。睡得甚好。补写三天日记。

上午河南《开卷》王金魁（带小孩）来，要求写条幅（选定《龙集》一首），婉言谢之。签了两个信封的钢笔字。玉珍热情招待小孩糖果，可补我的冷淡。其他时间同胜利手谈，大概不到半小时一局。胜利、小多两家团聚，吃自制羊羯子。

2006年4月24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看张钦楠寄来的“历史部分”提纲，分三个部份：1）人类文明进步由三个创造。2）现代文明发展基础与过程。从古代欧洲各国直到苏联教训，美国罗斯<福>新政，五个共识：现代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国家，公民社会，科学技术，以人为本人文精神。2）中国传统文化分析（三个创造即我写的提纲中：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与国家制度）。

上午吸氧时，大妹同杨仁的两个女儿来（她们拟编写父母的纪念书）。让看《开放》第四期。威威来，力康电话，低保（医疗）费四万元由他们三人（力丰、小毛）出。房产留一间给朱朱好了。

下午平江人李鑫来，“天岳书院”四字重写，应是“学院”（湖大一个分院，办在平江）。

2006年4月25日（星期二）阴（预报有雨，未下）

六点起床。翻看资料。上午吸氧，将几天报纸看完。上午大妹、威威先后来。同大妹谈小妹情况，她们曾网谈过。关于日记事，根本没有“合同”也。威威终于谈出朱朱来过，竟言父母房产她应独占！真是吃狼奶长大的红卫兵。大妹下午五点返长沙。游600米。《人物周刊》最近第10期为“青年领袖”专刊。看了王雷雷、许志永两篇（许维护过孙大午），一个IT先锋，一个法治英雄。中国希望在他们。

2006年4月26日（星期三）晴转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牟广丰来（其人几乎全忘记了），送他编的父亲牟宜之的诗集《锥心集》，2009年是百岁生日，将出版，让我写序。介绍打右派前后及文革时的诗篇，很是深沉、悲愤。父亲曾在建设总局任副局长时（局长万里）打成右派。玉珍认识他的父母。

下午游600米。陆茂竹来，送《董必武传》上下，诗选手迹和诗集。签名的牛立志是小陆的同班同学（中小学），丈夫是任建新（手迹是两人签名）。以前小陆来，我送过牛一本《近作》，全忘记了。这次诗集中已收入庐山神仙会时董老的《初遊庐山》（这首诗董老曾亲自写在我的笔记本上。《实录》曾写到此事）。小陆谈他[她]父辈的家庭情况，有一个叔叔九十年代从台湾回来，由“荣军”改名“荣民”，月工资三千多元，现98岁。经常去照顾。

2006年4月27日（星期四）晴转阴

六点起床。上午吸氧，看资料件、报刊。上午小彭来。在家闲住，难免夫妻拌嘴。谈长盛遇难后，其妻未掉滴泪。留午餐。下午游600米。

2006年4月28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整整睡了八小时。翻看旧作。《实录》前言，58年毛拍桌子：“只有陈云能管经济”，完全忘记了。真是幸亏写了这本书。

近来上午都到阳台活动二十分钟。

岳阳市委宣传部长蔡世平电话，他要的字幅写好没有，都忘记已写好了。随即寄出，并寄广东张作斌几篇文章和宋科的“结束语”。

下午游600米，看完今天报纸。

一个“香港电台”记者杜福良破门而入，要我谈文革，说打过两次电话，我都不在家，担心电话窃

听，因此撞来。他连我文革时关在秦城都不知道，其他经历也不大清楚。只好“送客“。也使他“很抱歉”。

2006 年 4 月 29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翻看自己的书。

上午胜利来，手谈中丁东来，随后小妹来。美国办的“文革 40 年会”被此间控制，丁东、崔卫平等都得到通知不准参加，损失机票补偿费八千元。拟控诉赔偿。做了“决议”的事也不让再谈，使人淡忘也。一起丰盛午餐。小妹下午返美，看了她的小照相机中的西藏风景（小机可拍 600 张）。谈到处垃圾，盖房破坏风景。

下午游 600 米。夜观女子乒乓到十一点。

2006 年 4 月 30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昨天《炎黄春秋》社送来几封读者信件和书籍。有一作家白祖诗（哥哥白祖诚是北京旅遊局领导代寄，父亲白小松是昆明的右派）的 70 万字小说《黑牢之恋》。从一个右派的悲惨故事引发的。曾克强（右派）的《难忘的历程》。广东汪声裕寄的《庐山松》唱盘（由汪改词作曲）并附曲谱。还有几封读者信，其中邯郸刘文昌读了我的《老来随心所欲之》（《为李普自选集》序言），很不以为然：认为我已不像个党员；“对马克思主义有否定看法”；他反对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社会、国家的运转从来不能靠民主）；庐山给你平了反，你还耿耿于怀，稳定压倒一切，等等。真是个大左爷。

下午游 600 米。孙长江电话，身体转好。看到了《开放》第四期。《改革内参》第 2 期，有几篇好文章，好资料，让满起复印 3 份。

玉珍上街买菜，双腿走得很不对劲了。

2006 年 5 月 1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威威、杨筱玲一家、胜利一家，小多先后来到（满起、毛竹值班），胜利掌厨，中午 12 个菜过节。让小马看《开放》我的文章。空时同胜利手谈。下午郭全胜来，为威威办低保（医疗）事已妥（他明天去美国，半月后回来）。交文章复印件。

2006 年 5 月 2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睡得甚好。下决心清理小书架上的两堆资料，发现许多忘记的当前适用的材料。

上午平江办事处的吴翔和夫人引来两位平江人：唐立新，中央党校国际政治博士，同声翻译（还懂日文）；李朝香，东方双冠科技公司总经理，搞电脑配件的。唐很夸韩纲［钢］，比李君如等强多。同他们谈了一个半小时。早知道 personal cult。我最后说：希望在他们。各赠书两本《近作》与《龙集》。

下午同玉珍沿街一大圈散步大半个小时，回来到杜老家问老马病情，正逢他要外出散步。齐延翔［翔延］来，送四月份网上资料 3 本，《开放》文已刊上了。

2006 年 5 月 3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继续整理大堆旧资料，发现几封必须回复的信件和看过的重要资料。

上午李普同女儿抗美来。谈续贤［弦］事。大女儿谈不拢，已使父亲生气。小女儿全力支持（晚上

潘荻电话，已找到一位 71 岁的对象。但父女均为谈及，可能尚未成熟）。一起吃丰盛午餐。苗苗在将散席时来到，母亲虽拦阻，他毫无顾忌照旧来（只担心有人透露也），还问我要书。

下午延宾［滨］、元元夫妇来。元元已基本恢复（原先因脑硬塞，走路都困难）。谈胡家儿女情况，德平遇事直率应答。安林［黎］谈，没有我那篇《去世前谈话》，难出现后来形势。

2006 年 5 月 4 日（星期四）阴、微雨

睡到近七点起床。收到高亮之寄来的《几次哲学论争的启示》文并祝寿卡。可以交大家传阅。

上午满屯一家（收养的一个小女孩）和父母来。小女孩一岁十个月，走路、讲话，善解人意，变成客厅的中心人物，大家逗乐。在街对面酒店午餐，十一人一大桌菜，味道都好，结果被满屯预付款，玉珍请客落空。满屯妻子大高个，在海南岛公安系统工作，他们很孝敬父母。

下午游 600 米。洗了个痛快澡。

2006 年 5 月 5 日（星期五）

六点起床。看了田纪云写万里的文章。田绿萍昨天来电话问及我看过此文没有，田关心。上午给绿萍回电话：写得很好，对当前封锁形势的打破，很有意义。当代历史封闭不了。

上午姚监复来，何方让他起草了关于“党”的提纲近二万字：“能不能从暴力革命党改造成现代民主党？”谈到张劲夫已经衰病。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张爱萍文有言：庐山时违心举手，愚忠忠臣，忠臣愚忠。讲古人故事，廷审前，举两手所书：不敢言，不忍言。反右时，张与杜向毛请示：物以稀为贵，刚回国留学生不界［介］入。毛拍了桌子：你们胆子太大。后又让告知小平，同意此建议。因此当年中科院得以保留一批精英。张也有“从一而终”思想。

薛京来，谈上海一周学习情况，谈当前具体情况还有收获。南汇区区长是海归派，认为当前问题是党政不分，自我欣赏、标榜等。留午餐。谈第二次聚会情况等，八日第三次谈。

下午黄楠（黄克诚大女儿）来看望我，带龙井和枇杷一袋。交谈近两小时。同意我的部分观点。告诉她，黄老也有“从一而终”的紧<箍>咒。讨论“决议”时，方毅指责“毛是暴君”，就受不了，写长文反驳。将揭邓力群老底文与她（《开放》4 期文）。

黎澍的长子夫妇和一青来，谈小瑞情况，似如医学上的一种神经病：雄辩症，自己绝对正确。也送 4 期文。

2006 年 5 月 6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姚的长文约两万字，看完后同李普电话，除“过激”用词外，内容甚好。

报纸翻完。玉珍上街为我买来好凉鞋。

下午游 600 米。李劲祥司机送来挪威海大鱼一条，并海南（原文到此——李南央注）

2006 年 5 月 7 日（星期日）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九点同玉珍到李普家，玉珍看了抗美写母亲的文章，很是赞赏。向抗美表述此意。潘荻给李普介绍了一位 71 岁的“对象”（本社的），还在互相了解、磨合中。保母［姆］也很尽职。这使我们放心。谈了谈明天开会，进一步交换意见。晚餐要随便一点。

下午林欣带三位澳大利亚投资商“广西金虎矿业公司”的董事长赢成功、总经理金希望、董事黄石

头（均澳人）来，林的儿子是翻译。漫谈国情，经济形势。1992 年我去过澳大利亚，也谈雪山，中国水电等情况。他们对我的印象，无非是“秘书”也。我将金永堂寄来澳中文报出示，增加兴趣。金希望赠书（本人著作）。04 年为广西这个公司写过四个字，几乎忘记了。还送了我九十寿礼。

2006 年 5 月 8 日（星期一）阴

六点起床。翻看有关资料。齐延翔［翔延］三本四月份的没有翻完。下午同薛京到李普家聚谈，三点开始。到许良英、张钦南［楠］、何方、姚监复、朱厚泽、王建勋、王琰（陈一咨前妻）等。姚的长文都很赞成。较一致意见：中心问题是党的问题，管一切也。整风开始，建百年大计。写入宪法，还倒不了（越南总书记已由两人选一）。胡在耶尔讲话，民主一段被删。考虑到现在环境，过于彻底，难以出版。但我们自己则必须彻底弄清楚，都是过来人，毕生投入，造成此种体制局面，自己都有一份，否则，死不瞑目（我的话），还要在棺材里生活。可悲在都参与了。我谈到此书还属常识性，写给老中青三代看。全国都在“反封资修”中长大，《宣言》同两个旧传统彻底决裂。许良英意见搞两个版本（朱等都同意），大家看的温和一些，用辞不激烈（姚文有此病）。中国四个史无前例：反右、大跃进、文革到六四，六四必须写入（俄共人说，邓小平六四将共产主义运动埋葬死了）。许对张的《读史札记》提尖锐意见：不符合史实。西方民主，16 世纪荷兰最好最早（英国有辉格党，荷没有党出现）。暴力革命有其“成就”的东西。民主国家必然法治。西方各国民主制不同。政党由结社自由产生。马克思主义大部错，其人值得尊重。吴琰谈，中共罪莫大焉。极权极端化、制度化、完善化，制度无孔不入（我的语言）伟光正。弄清如何演化过来。厚泽说：中共半个世纪在世界影响，并非血淋暴力，而是灵魂统治。张说康乾盛世出文字狱，导致危机，封闭、落后。左翼反改革，右一［翼］都赞成改革，不成功，难政改。经济发展。容忍六四。

晚餐仍到一酒店。八点半回家。

2006 年 5 月 9 日（星期二）小雨

六点起床。总觉睡得不够。什么事都不想做。报纸上却说，老年人睡六七小时即可，睡多了反不好。

玉珍到医院查血，做 CT 等。她的病比我多。

只是翻看资料。翻邓力群的《十二个春秋》，自己打扮的流水帐［账］。

下午游 600 米。一直以同样速度到终点。

2006 年 5 月 10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翻看《十二个春秋》等杂书。《大哉》中也还有没看过的文章。

上午佩珍的儿子杨东开车来京，是米脂县公安局治安大队队长等三人办公事。带来土豆、红枣等一大堆土产。问到米脂情况，廿多万人，在外打工者也很多了，都吃白米、馒头了，土豆做成粉条出口等。由满起两口子到酒店宴请午餐。满起还要当响［向］导帮他们找机关办事。未能游泳。

下午沈小雨来，田纪云感激我送的两本书，特送茶叶并香港《明报》5 月 5 日，有《邓力群这个人不简单》文（港区人大代表写）。还要《庐山实录》（并送《读史札记》）。田甚不满刘云山等人，对江泽民看法同我们一致。还表扬我是好伯乐。似想同我见面一谈。老刘带来何定抄的“老知青诗”等几份语录文，很可利用。

2006 年 5 月 11 日（星期四）晴、微雨

六点半起床。书房不彻底整理不行了，玉珍又来为我擦桌子灰尘。

读何方的《党史笔记》中延安的抢救运动。此书非看不可，资料丰富，关键是刘英谈的多。

柏原寄来南下时几个月的日记，有史料价值。

下午游 600 米。今天没有客人。

2006 年 5 月 12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新加坡的林祥雄来，还关心他赠我的大幅风景画（太沉重，挂不起来）。满头白发，完全认不得了。多年从事建筑设计，参加了奥运村设计方案。这次来是为了“郑州国际城市雕塑艺术年的策划”，要将郑州建设为一个“华夏文化复兴”都市。留下一份说明书，邀我参加有关活动。还要去郑州。谈到李光耀其人，英国留学，受英国的派遣也

下午游 600 米。四点，钟沛璋来，取那篇揭发邓力群的长文。最近启［啟］立来看他，谈到那《十二个春秋》，不拟回答什么。耀邦生活会时，薄找他谈四次：“揭发耀邦”。当年陈也找他过（意思是“青年要胜过老年”），考问《帝国主义论》的内容。同邓力群的交谈，也是为了整耀邦。

2006 年 5 月 13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清理书桌，找到需要的资料。

上午何格高来，仍是为了平江建那座福寿山抽水蓄能电站事。让我转信给县里。

胜利来，上下午手谈，快到半小时一盘。老毛病不改。午餐吃自制羊羯子（七元一斤）。

顾健电话，说“人民网”上有骂我的文章：搞非毛化，“假冒毛泽东秘书”。

2006 年 5 月 14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翻阅《中国牛仔》，记不得何人寄来。复印本还有改正处。作者陈小雅（女），对毛的性格、行为、心理的资料收集甚丰，分析引用花了功夫的。

满起工资与医疗等均在原体总单位，遇到困难，此事须予解决。薛京电话，全集经费已解决，下周三回京。收到步峰寄的《诗词净土》（第五册），内有“林昭特辑”悼诗 189 首。

2006 年 5 月 15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续翻《中国牛仔》，根据史料（详加分析）、个案得出书名结论也。上午单少杰来，他受宗凤鸣托，谈同赵 60 次谈话记录出版事，《信报》刊载未改稿，已予制止（怀疑两人，同我有来往者）。由我写序。单很负责，一直谈到十一点半。

2006 年 5 月 16 日（星期二）晴、多云

六点起床。翻看《牛仔》。上午唐小毛来，原来约定她的姨妈唐荣枚一起来，因身体劳累不适未能来（刚从美国回来，住儿子家）。谈到姨妈在美国儿子家 20 年（儿媳是著名提琴家，离了婚，同美国人结婚）。幸亏还有女儿住在附近照顾。我曾照顾过她的革命资历证明，得到“副部”待遇，可以买房，拟回国度晚年。午餐时，小毛同她电话时，我也在电话中问候（唐荣枚是向隅夫人，当年鲁艺音乐教师，

参加过文艺座谈会，同毛认识。儿子名“延生”是毛取名)。现在身体尚好。同小毛谈了最近做的事，给了《开放》四期文章复印件。关乎经济形势看法，如不改进，一二十年后会大变恶化。她现在只搞外资来华的咨询（名片：上海唐欧贸易有限公司)，主要业务是机械与冶金。

上午九点前刘麒子先来，送他所藏书画影印集《光海集珍》，当代名家所赠，有我的题词和两条幅，家中藏字画上千幅。

同唐小毛闲谈时，提到最近翻《牛仔》，她告诉我同陈小雅来过我家，是方克的女儿。我的记性太坏了。

下午游 600 米，洗了痛快热水澡，最后又用凉水一冲。

2006 年 5 月 17 日（星期三）晴间云，预报昨、今有阵雨，却没有

六点一刻起床。《牛仔》翻完，一页页跳过。

上午玉珍为我理发，然后吸氧。翻看梅振才编著《文革诗词钩沉》，序言必须动手了。

下午游 600 米。看完两天报纸。三峡即将完工。潘家铮报上谈话，只将[讲]防洪之功，言不及义。

陆德电话，纪念定一 100 岁，六月份有个活动，明天晚请吃饭。找出收集的定一文章与讲话等有关资料。88 年 10 月 5 日同项南一起找他的谈话记录是否刊出呢？

2006 年 5 月 18 日（星期四）阴

六点起床。翻出陆定一的资料。1988 年 10 月同项南到医院看望，三人谈话记录（带了录音器）以及 88—89 年 4 月前他的几次谈话记录（有的是他送我的)。

下午先到办公室，薛京谈到深圳先解决 10 万元前［期］工作费用，付印时经费也能解决。带回周成启给的资料和《百年祸国》(孙文广著）一书。

游 600 米后，到哇哈哈酒店参加陆德的晚宴。曾彦修、于光远、龚育之、林京耀、郑必坚等先后到。我谈同陆的交往，秦城住隔壁房等。大家谈当年陆老做双百方针报告等事，我谈庐山会议他不发言（会前受周总理派遣调查大炼钢铁情况，以及文革开始受刑讯逼供情况。陆德告我，父亲曾向他谈过：李锐是最敢讲真话的人。父亲对儿子遗嘱两句话：好好学习。必须让大家讲真话。散席时，陆德慷慨激昂谈，“这个党还叫不叫共产党？”他同一群将军座谈，一位中将说：现在买一个将军 60 万。龚、郑等都向<我>要《开放》文。

2006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五）阴，雨又下不起来

六点半起床。翻看周成启寄来的资料。内有邓颖超解密日记。昨天龚育之谈到，此事不可信。

上午九点，谢韬、刘炼和杨凤城（人民大学党史系主任）来，然何干之百岁纪念会事。上午大会安排我十分钟发言，身体允许还参加下午座谈会。我谈了弄清三大问题的说法。十分钟当然只能顺公众能接受而谈也。《何干之纪念文集》一厚本(我写的书名)。内容很丰富，可惜我同何老在延安无一面之缘。谈了一个多小时。平江吴某二人来（到宁夏开煤矿的)，向我致谢。施滨海来，还玉珍一千元（第一次借的三千元未提及，说第二次的要还清)。

薛京的海南岛小对象的姐姐一家等四人来京，住到他家中。如何揹这个包袱！

下午游 600 米。《开放》文寄龚育之、郑必坚。

2006 年 5 月 20 日（星期六）阴，预报有雨，下了点点微雨

两点小解后，久久未能入睡，六点半起床。

上午吸氧，翻看《文革诗词钩沉》，为写序言，必须看完也。得益甚多。玉珍为我理发。

下午游 800 米（满起洗车，没能陪游），并不觉累。

晚上“美国之音”（华盛顿）电话问三峡看法，谈只有水库水质问题有报导，其他问题待以后见证。现在只是报喜不报忧也。

2006 年 5 月 21 日（星期日）夜雨、阴

半夜醒来，不久又睡着，六点起床。

上午收拾书房杂件，乱得不得了。

下午胜利来，手谈多局。直到吃晚饭才停止。

2006 年 5 月 22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清理书房。发现不少该处理事和复信。找出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下午翻完。三篇序言写得好。前言第一节“牛鸡之间”早在资料中见过。卞仲云［耘］、潘光旦等个别人写得详细，老舍等 28 人被毒打，是 8 月 23 日，乃 8 月 1 日毛接见红卫兵时“要武”之后事，卞是 8 月 5 日被打死的。文革时种种暗无天日之事，必须一一写出也。作者当年是师大女附中 13 岁的学生，亲眼目睹记在心中。

2006 年 5 月 23 日（星期二）晴

睡到近七点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朱正九点来。他昨天从美国回来，参加了 5 月 12 日到 14 日的文革四十周年国际研讨会（“历世真现［相］和集体记忆”），在纽约市立大学史坦登学说［院］召开，宋永毅主持，四十来人参加。给我一大厚本讲话稿。在旧金山等地游览，共呆了三星期。天使岛有一对联，记当年华工苦难：“别井离乡，漂流羁木屋，开天辟地，创业在金门”。小妹告知：徐跃在上海被捕了。随后蒋彦永夫妇来，一起漫谈。我将《开放》四期文给他们，这也是谈话题目。随后一起到后街吃羊羯子，满意之至。

下午三点，马沛文夫妇来，真没料到他带来一篇三四万字的长文：《何时宪政大开张》（读李锐大著感言）。我才想起来，马寄过他的文集，我回赠《近作》、《龙集》、《谈毛》三本书。他读了这三本书有感而作也。他是 1944 年到解放日报的，我全无印象。现续贤［弦］夫人是人民日报的。观点看法完全一致，真有点相见恨晚了。谈到四点，我去游泳。

游 600 米。

2006 年 5 月 24 日（星期三）阴间晴

六点起床。看完马沛文的长文，写得很好，切题，引用诗文也恰到好处。

上午薛京同重庆老促会一同志来，《近作》三本签名。海南“婚亲”来四人已送走，由于差一岁不到结婚年令［龄］，未能登记，嫌家中脏乱而住宾馆，决心送走了。“是否决心了？”我说了几句。谈自己精力不济，“全集”、“日记”、“口述”（丁东处），日常琐事，等等，压得动不了，希望他能尽职尽责也。

下午游 600 米。翻看《四十年研讨会》文集。

2006 年 5 月 25 日（星期四）夜雨、小雨

六点起床。整日翻看《四十年》，只是翻，大部没有过目。文革十年的情况要全部弄清楚，除非上面统一号召，有组织调查，并发动个人尤其有关人及其后裔回忆，地区、单位、家庭、个人细查，否则，是难窥全貌的。现在只是有心人“非法”进行。这种座谈会还只能在海外进行，真是可悲可叹！

打 AB 团肃反杀了十万人，留下什么回忆录？由于我主办《组织史资料》，才查清这个数字。

朱正上午来，序言给我写了个文言短稿，还得重写。

下午游 600 米。何格高催办平江福寿山抽水蓄能电站两信，写了几句话，寄平江县与省领导。

2006 年 5 月 26 日（星期五）雨

六点起床。续翻自己的书文，如何引用（讲话）。

中午未能休息。下午一点半单少杰来，同到人民大学参加“何干之诞辰 100 年与党史系成立 50 周年”的座谈会。上午大会都是官方人士。谢韬和张培森坐在一起。我讲 20 分钟，唸了《炎黄春秋》四期为李普选集写的序言中两段话，也讲了要弄清三个问题。70 年党龄，活了 90 岁，9 天中有一天坐牢也等；都引起了笑声。插话中还讲了胡绳的遗嘱，打 AB 团等肃反杀了 10 万人（发言的说 7 万）。大家发言中都提到要讲真话。也有人讲打 AB 团时的报上刊登了列宁语录，专政不能讲什么法律。张培森告我，《开放》四期文，何方已给他了。四点半散会，主持人请我参加党史另外的座谈会。将《读史札记》、《综合哲学》两本书赠党史系，说明都已送中央领导人也。

2006 年 5 月 27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上午将八首诗选定写好并附信，即寄林岫。她要编一本国际性的汉诗《全球 300 家》选集。通了电话。上午薛京、胜利来，同胜利手谈。午餐后，同薛京两点前到首钢体育馆参加“喜来健公司成立五周年会”（韩国医疗保健品公司），还庆祝长征 70 年。邀了些老红军（只认得王定国），是董彦璋安排我参加的。大会热烈而隆重，还有演出。我坐在一排正中，灯光照得厉害。南韩老板很谦虚，场外尚聚千人进不来，竟在台上向观众跪拜，求大家退场，让外面人进场。我们这些贵宾，将赠一按摩床。邻居张太雷女儿的女儿来，谈胡温担心三峡，这次大坝竣工不去。海军副司令贪污上亿，家中搜出，江提拔的。

2006 年 5 月 28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胜利来，几乎整天手谈，大胜一局（53 子）。下得太快了，平均一局不到半小时。欧鹏自四川来，几本书让签名。

2006 年 5 月 29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为《文革诗词钩沉》作序，让薛京起了稿子；又让朱正帮忙，他只写了短短文言文，说选得并不甚精，如聶绀弩的。花了大半天写好这篇序言，两人的精粹语都用上了。得 1200 字。答应过五月交卷也。上午郭全胜来，谈威威事。玉珍交他一万元，办医保花销。

下午五点半到金帝雅饭店，应张坚之约晚宴。由我的名义请朱厚泽夫妇。他们那个公司（香港注册

的）承包四川一段高速（1.5亿美元），三年前就打官司，我帮过忙（有领导支持，但下面不服从）。朱即日要去四川，认识省长，让再帮忙，可以不起诉了。公司负责人金朋原来是金明的外甥。薛京到深圳就同他接头，他表示一定要在90大寿时出版。《开放》四期文特交小苏，让他复印传阅。

2006年5月30日（星期二）晴转阴

六点起床。将序言又看了几篇［遍］，改了几个字。餐后吸氧。

上午郑州驻京办副主任常宏瑞来，送来“邀请函”。原来林祥雄主持的活动是“中国郑州国际城市雕塑艺术年邀请作品展开幕式”。原以为是有关城市规划问题。将我列为“主宾”，不好不去了。还同厚泽通电话（也被邀请），如四川办事妥结，6月5日由成都直飞郑州。会是6月6日举行。

下午二点贺国安来取走序言，简单说到聂绀弩那首选的不够好，诗集国内都不敢接，只能在香港出版。问到外交部情况，现在的部长等还是能尽责的。他们这代经过文革六十左右的人，一半思想认识还是较清醒的，对形势总的看法还较乐观。中国事情只能慢慢来。

下午游600米。又收到马沛文信，《大哉》已读完。他收到丁弘《往事》，内有“伟哉李锐”文谈到“胡锦涛拜访李昭时，谈到阁下给中央建议，说：‘李老是对的’，意思指您上书中（即政改建议）提到的三点：一是执行宪法，二是司法独立，三是新闻自由。”但未透露回应具体内容。这也可说是言行不一之证。

收到《凤凰周刊》记者欧阳斌寄来的谈越共改革20年的长文。

国有企业三个机制：“白拿”（所有者不到位）、“马桶”、“寄生”（业务找熟人）。

2006年5月31日（星期三）晴间阴

六点起床。翻看没有过目的资料，不知谁寄来的《时评与来论》（06年2期）共30页，有杜光等人的文章。“改革就是突破垄断”赞成去年国务院公布的“36条”（即《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布［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此件“意外［味］着改革的深化（突破国有垄断），与民主革命的新发展”。过去是斯大林模式：“垄断所有权，垄断政治权，垄断真理”。

上午丁东来，上海徐跃被捕事，他估计会在经济范围内（非法出版，经济处罚）得到解决。送来《文革上书集》（余习广编）和《开放》第5期。他还安全。一起午餐，今天过端午吃棕［粽］子。

下午游600米。原水电总局工程师高济来，他1980年去美国，一直单身汉住在纽约，常回国。在国外传媒上知道我的消息，还给我一小块剪报《李锐重遊三峡故地》（有照片，一百多字的说明）。他同南央也熟。见我身体精神好，大出意外。赠《龙集》和《世纪留言》。

2006年6月1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翻《西溪诗存》。昨天收到五本，衡东董月华集结（750首）。过去支持过为其平反。写书名和题词几乎忘了。这位老人的诗写得好，为湖南许多诗友推崇，大半生在劳改中度过，父亲也同样命运，妻离女亡,一直孤身一人。关于我的诗共有五题（七律五首，七绝五首），特录下几句：“八十大寿”两联：等身著述藏东阁，济世功能在爱河。楚国风骚为特产，秦城监狱理诗歌。“谢签署《西溪诗存》”七绝四首中最后一首：慈航普渡不忘恩，民族精神得保存。多少国殇无下落，可怜犹是未招魂。

上午周倜来，送《明清青花瓷画》集，他将收藏的四百件青花瓷器给家乡诸城博物馆，出了这本纪念册。得奖金十几万（捐值1/10），买了辆车，自己开。现住顺义。赠《龙集》新版。

下午游600米。浏览报纸。林祥雄从郑州电话：知道我们参加活动，很是欢迎，高兴之至。

2006年6月2日（星期五）阴

六点起床。考虑寄董月华信，并得四句：

虽无一面缘，却得好诗存。
往事非烟去，永留空谷音。

香港梁通电话，没有复信。于是清理旧件，没有找到曾拟过的底稿诗（《黄遵宪文集》出版事），找到一些该复的旧信件。

下午游600米。看完两天报纸。晚上林祥雄从郑州电话：徐春光不让我去郑州参加会。我说此人乃江某走狗（原是新华社上海摄影记者，新华社内部不受欢迎）。玉珍甚为愤怒，我倒是原不大想去也。

2006年6月3日（星期六）多云

四点时做噩梦：四个女人围来要殴打我，惊叫不绝。玉珍和小余都跑到我床前看望。小解后又睡着，六点起床。

上午清理旧物，找到了复香港怡然的信诗稿，决心还字债、信债。

下午游600米。到李普家，送他《西溪诗存》，谈那本“四大问题”书事，他似不太积极了。写了封信交我，谈读许良英书中爱因斯坦所言：知识分子反对专制统治所应负的历史责任，要造成舆论压力。这同他原来点滴渐进的想法不同。“我还要深思”。他同马沛文很熟。赞成我的交往。

2006年6月4日（星期日）多云

六点起床。翻看旧资料。

上午张传［全］景来，还我《慎之文集》和广西的《大学人文读本》，我都忘记了曾让他读这几本书。谈现在腐败情况，谈六四、谈江，观点都一致。认为胡是个谨慎的人。组织部盖新大楼很不同意，等等。还谈到江当年谈人事，要像X光的本领，可笑之至。

下午看完报纸后，作字两小时，常用笔找不到，手又生，有一幅写了多次。两小时劳动，甚累。

薛京回来了。他知道河南事（原是满起告知的）。

2006年6月5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四点半醒来，睡不着了，五点起床。看姚监复写的关于党“怎样改造成现代民主政党”资料，过去未细看。

上午薛京来，他去四川是厚泽相约，以便为帮助张坚、金朋那个公司的资金被压事。同四川有关人接谈，朱已找到省长。但省长亦无把握也。

发出五封信件：香港梁怡然（关于《黄遵宪全集》出版纪念，有两首诗并加说明）。河南梨园香酒业（写了一首诗：晚饮一杯酒，老来助健康。偶然诗兴发，又得砚田香。是林从龙介绍的）。寄董月华，谢谢《西溪诗存》（信中有四句：虽无一面缘，却得好诗存。往事非烟去，永留空谷音。）杭州毛应民要的字，长沙彭明道（寄来五首诗，内有挖苦《12个春秋》的）附《开放》四期文和《龙集》。给董月华也寄了《近作》和《龙集》。

上下午都在阳台活动了一刻钟。感到热，打赤膊。

晚上近十点，欲晓来，谈父亲婚事，似吵了架。

2006年6月6日（星期二）多云

六点起床。翻看资料。上午李普来，谈婚事难办。想找护士，只能慢慢来也。坐了不到一小时。李劲祥和二女婿孙溪来，到海南文昌，办宋家公司，文昌办三龄大学（美国来人帮忙），游览区等。赠《黄帝陵》集邮册、茶叶等。送刘国龙的手书四名著，并《近作》、《龙集》。北京的红楼梦玉雕展准备迁到海南。黄道奇电话，谈湖南出了大事，某某可能双规或被捕了。门内有警车，“出经济问题”。朱正昨天亦转告此事。

2006年6月7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翻《昨日书》，过去没细看过，多是浏览“编者感言”。下册59页，有一段关于夫妻生活不和的原因谈了三条，主要是应以政治为重心，认为我“走入了一个误区”。我把这段“感言”的最后一段唸给玉珍听了：“父亲的晚年应该说是走出了这个误区。他和玉珍妈妈很难在一起研究什么政治问题，更谈不上以政治为重心，开展自我批评。但是玉珍妈妈凭着对老头子的那份絮絮叨叨，吃饭、穿衣、用药、打针的 ‘生活琐事’的日复一日，永不厌倦的关心体贴，凭着‘六·四’后父亲处于危机状态时，玉珍妈妈打点好衣服、药物，时时准备着和老头子一起坐牢的劲头，终于使父亲认同了这份‘琐碎’的感情，他对我说：晚年能有这样一个老伴儿，他是知足的。”

上午九点《中国电业》杂志主编并以《中国电力报》名义唐被南，编辑赵冉来，同我谈水电问题。有五个问题的“提纲”，我交他们《水电工程报》刊登过的那篇长文，谈开国以来水利部的失误，钱正英、张光头与三峡，黄万里的反对，等等。以及火电独霸造成的环境祸害，李鹏一家，高严问题。谈一个半小时。长寿街小方夫妇来，仍在通县开饭馆。送鸭子等食物。留午餐。董彦璋等一群人送按摩床来，安装好试用。下午游600米。威威来，同薛京一起谈他低保事。

2006年6月8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翻看旧资料。小余到涿州看儿子去了（不想去内蒙受训），让满起送到车站。威威恐有某种神经不正常，硬不想去原校（政法大学）取档案。大胖打电话强催，下午才去。

整天不想做事。下午游600米。明天陆定一的会，李昌、胡积［绩］伟、曾彦修不让参加，真岂有此理。

2006年6月9日（星期五）晴，下午多云、几点雨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又清理出一些信件，有的须处理。上午十点到人大会堂西大厅参加“陆定一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党史室等几位负责人唸讲话稿，龚育之讲“双百方针”，内容尚好。刘云山最后讲。有不认识的人握手、签名、留字等。杜导正坐在一起。谈赵寻对《炎黄春秋》看法：是一个“党”也。七月五日举行创刊15年会，要我准备千字发言。说现在官商勾结大案，其严重程度出乎预料，太可怕了。

午餐时，姚监复来，谈高层人事。温的儿子、夫人有经济问题。十七大只留两人，新上均团中央人。李授朝［源潮］可能总理（今天讲了话，江苏书记）。

下午游600米。五点半同玉珍到西四北千岛湖酒店赴宴。重庆老促会李宗贤请客（女儿无罪释放）。到钱敏夫妇等，共两桌。有的人来过家记不起。魏丕植主编《中华共和国日史》赠一本《简介》。董彦璋也来了。同钱敏客气了几句，他比我大二岁（住三门，很少碰面）。

2006年6月10日（星期六）晴，下午几点小雨

六点起床。翻《陆定一传》。有提到我的处所。同杜导正谈起，关于定一的来往写一篇文章。主要是1988年10月同项南一起的那次长谈。

上午平江办事处李迎春引许亚（审计署一付［副］局长）二人来。我送过许五本书，都通读了。闲谈一个多小时。

下午游600米。冯海阳又送来多维网资料：揭发二次大战后苏联在德国搜刮资财的恶劣情况，以及苏军人员在欧洲各国的见闻，引发对国内情况的不满。

2006年6月11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昨天收到台湾寄来的《天下杂志》（半月刊）总347期。有副总主笔文现深对我的访谈记："中国'该'变成什么样子？"是今年的采访，我都忘记了。谈三个问题：人类进步历史靠什么？主义、理论问题，党的问题。谈得很平和。一张大照片，样子也平和。

翻积累的陆定一材料，写不写呢？

下午三点，中国新闻社陈鸣来，完全忘记了其人，我给过他一本《近作》。关于毛批梁漱溟事，是1953年，不是我写的"反右时"。他写过梁的文章，连同有关自己的回忆文章几份给我。李宗贤等四人来，约定6.25—30作重庆之行。又带来《近作》50本，为12人（四川有关领导人）签名送书。要去《大哉》一本。

2006年6月12日（星期一）晴转阴

六点起床。将88年10月那次陆定一的长篇谈话订正好，交薛京打印好，如何处理再说。

上午吸氧。根本不想做事，看杂书。

玉珍催过几次，下午去看望朱维明［民］。他为我画了一幅有"灵气"的头像，该去致谢也。路上走了40分钟（回龙观附近）。满屋画作。雇了山西一个退休煤矿工人。谈当代画家，对吴冠中的评价（徐悲鸿不收也）。说王申生的画也是海派，功利性，缺灵气。他准备卖画买房子（在山西，住半年），然后晚年安心作画。为彭总又画了一幅，我指出"白头发不对头"，接受了意见。准备画耀邦和紫阳。四点半返回。

王志华送来《紫阳千古》续集（570页）。我的文章和附录两篇作为第三篇。

2006年6月13日（星期二）阴、下午雨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九点多动身，同刘清夫妇一起到协和地下室，同汤钦训遗体告别。多年不见何学莊，她似乎没伤痛之感。老汤家乡亲属来了好多人。苗苗两口子也来了（苗同何学莊儿子是朋友）。

翻看《紫阳千古》续集，鲍彤序言甚好。下午游600米。胜利来手谈多局。

2006年6月14日（星期三）晴（预报有雨）

六点起床。续翻《紫阳》续集。

上午薛京同罗观星（中央台记者）、李伟伦（东深供水局）、陈小红（女、深圳元昊科技公司董事长）三人来。谈98年到河源，新丰江水库水质好，可供饮用，以管道通过深圳引入香港，由我转建议给朱镕基，批到省，为深圳所阻。他们认为此事最终还是能实现的。赠《开放》四期文，并示《紫阳千古》

续集。他们都是我的好读者。

薛京谈威威低保事，有希望，郭全胜在办，但要一笔款子。这样玉珍也高兴了。

下午游600米。

2006年6月15日（星期四）晴

五点多起床。找到《紫阳千古》第一集，过去没翻过，有不少好文章。

董彦璋要的字两幅，上午写好，是自拟的：“教育为立国之本，培养人的素质；科研要不断创新，推动生产发展。两者融合，人才辈出，国家富强。”（题赠“全国中学教育科研联合体”。真不知是个什么组织）来人取走。后又电话，为“红军长征胜利70年”题词。只得再取笔砚写两句：“粉身碎骨浑不怕，赢得江山属人民”。

夜观上海合作笔会文艺晚会，节目精彩，尤其杂技。到十一点始睡。

2006年6月16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薛京将《记陆定一的一次长谈》打印好。上午仔细校订，并加了个六七百字的尾巴。用正楷写好，并复印一份。下午游600米后，到《炎黄春秋》社交稿。预先同杜导正商量好，争取7月份刊出。不过是否有碍，还不得而知。

又接到读者寄来为右派运动彻底平反的信件。

晚上接到杜导正电话，看了文章，连连说“太好了”。作些技术处理，七月号刊出。

2006年6月17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陆文再看一遍。

上午朱正来，有两封读<者>来信（《炎黄春秋》转来）都是老右派谈右派问题，平反并未落实，“扩大化”也。又朱维民书，请他一读，写点什么。还让他看陆文与《天下》登的谈话录。胜利来，就一边下围棋。冯海阳来谈信息，大家子弟买大四合院，上千万。

下午游600米。继续同胜利手谈。苗苗两口来，参加手谈，一起晚餐。

2006年6月18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睡得很好。翻刚收到的《大学人文》第五辑，正好今天《文汇报》也有一篇“大学的使命与大学生的责任”，其中也谈到大学的文化。

上午岳阳办事处主任引岳阳原市长殷正高等五人来，殷自我介绍是陈砚发的好朋友，我的读者，特来领教。谈了两个小时，三大问题同当前形势，用毫不含糊的语言，他们都能听得进去也。各赠《近作》另两本《龙集》，并《开放》四期文。

下午同玉珍到宣武医院，看望杜老夫人老马，她脑部开刀，已住院两月，还不能下床行走（正好上午送来的花圈带上了）。杜老每天上午来，“亲亲脸部”，很得安慰。

2006年6月19日（星期一）阴 上午多云、下午晴

六点起床。翻看资料和旧作。上午玉珍和威威、薛京、郭全胜一起去办理威威低保事，真办妥了（手续费四万多）。

下午同玉珍到金黔大酒店聚会，到杜老、光远、厚泽，等共 16 人。李郁谈改革论争形势，新左派同主流经济派之争。大家漫谈，主流派只推动行政改革（刘吉找曾谈左爷们要回到原路），不谈民主化（郎旋风：回到人吃人早期资本主义）。对我们同步改革民主化，两方面都反对（高尚全也不谈民主化问题。）我谈到最近事：陆定一谈话录，赞成多党制（《炎黄春秋》不敢登，杜导正说有正式命令）以及台刊《天下》登访谈录。

2006 年 6 月 20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今天做好两件大事："陆定一党是国是漫谈录"（刊《炎黄》第七期）清样看好，赞成多党制改成"能否也搞多党制"。"中国水电发展要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将刊《中国电业》），是记者的"访谈录"。增加不少内容，大概有五、六千字。

下午游 600 米。上午玉珍同我到医院，查血色素 11.7，空前记录，趋于正常数字。内科医生讲了许多鼓励的话。还看了皮肤科。玉珍认识院长汪耀，愿意看我的书。遇见 24 楼邹瑜，问我，三代说法对不对，我说第一代是陈独秀。

2006 年 6 月 21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水电文又加了个尾巴，全文细看一遍。

上午《炎黄》来人取走清样。《中国电业》记者唐被南来，让他将改好的文章看了一遍，望不加改动。他是川大中文系毕业的。

下午游 600 米。

2006 年 6 月 22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马沛文寄来添加的长文（看《大哉》后引用若干）。上午王建国来，谈日记事，人事麻烦处可 xx 代人名，还是出版好。"吴法宪回忆录"能出版了，邱会作的仍是兄弟间矛盾。下午游 600 米。

玉珍到郭全胜处谈威威事，找到过去工作证明。

2006 年 6 月 23 日（星期五）阴、下午小雨

六点起床。马文又看一遍，作了细缀校订。电话没打通。

上午唐被南来，还我改好的稿子。《中国电业》副总编韩健不敢发，我大发脾气，谈到奴隶、奴才问题，谈历史责任。中国电力形势，一年烧 10 亿吨含硫煤之可怕，罪由何来。唐仍拟将我那篇已刊《水利水电工程报》上的长文加以转载。

加拿大的经济教授徐滇庆来，仍谈金融危机等。三大危机形势：1）权力继承，如何合法，专制指定，由上而下实不合法（我意见已无毛邓，难以制定了），选举换届才合法。2）金融总数 30 万亿，存款 14 万亿，不良贷款 40%（从存款中丧失）。今年底，外资银行可兑换人民币。过去三防：对外隔离，对内垄断，高储率（41%），一旦挤兑危机发生。3）民主化问题，台湾阿扁存在好，大陆形成一致意识；如马英九上台（哈佛讲演，民主基础统一），同广大民意结合。三危并出，如何得了。还谈到他在美国读过《资本论》英文版很难读，俄文版有删改。"三个代表"说法出现在第三卷（刘吉、王沪宁为江制造）。还谈到陈伟丽［力］、张小兵（崔月犁儿子）在美国搞集资搞房地产违法，被通缉事。再不能去美国了。徐一直谈到十一点半。赠《近作》、《龙集》、《大哉》书。

下午两点半应约到钟沛璋家，住在朝阳区东北望京西园，路上走了三刻钟。包括他俩夫妇共六女五

男坐谈，只有朱厚泽、戴晴是熟人，其他张彦、裴毓荪夫妇、邱健、胡邦秀、陈敏、赵世勋均不认识。邱是老记者，赠著作《夕阳中的足迹》。都是我的读者，都想见见我这个人，钟于是安排这种聚会。我漫谈了许多党内高层旧事，集中谈毛和这个党。马斯列毛秦（始皇）结合成的农民党，毛是有魅力的“痞子头”也。戴晴谈三峡问题，她仍在继续关注，如文化遗跡，移民问题等。有人谈海军副司令员之被捕，家中搜出 5000 万现金（结识了江办主任爬上去的）等等。老钟热情招待，点心饮料等不断，六点多到住宅区内一酒店晚宴，烤鸭、鱼、虾等比金黔酒店的好。赵世勋交我《杜润生自述》。

重庆会延期，薛京已退机票。玉珍担心是我受控制也。

2006 年 6 月 24 日（星期六）早、晚阵雨，下午晴

六点起床。翻看邱健的书，一个有思想的老记者，视眼［野］开阔，文笔流丽［利］。上午张登全来，送黄山茶叶，要字，给彭德怀纪念馆题词。我说让他们写信来。

下午游 600 米。

牟广丰来，为父亲诗集序言，让他先拟个稿子来。原来他是黄万里的亲戚，陪杨乐夫妇来过。全忘记了。谈环保问题。马沛文电话，明天来取订正稿。下午游 600 米。

2006 年 6 月 25 日（星期日）早晚雨

六点起床。整天流鼻涕。玉珍让服两种感冒药。可能是这两天都是打赤膊睡觉。

上午马沛文来，一共有近 20 处改正，一页页交待清楚。此文恐难在国内刊出。毛卫平来，让他们相识。五月份毛简青在电视中出现，最后是“病逝”。我说所有自残都是积劳病故也。毛为儿子入青年政治学院，找我向周强写信，只得应命。

下午同玉珍到友谊医院看望李普，换了一个起搏器（已带［戴］九年多），一切正常。很想安度万年了。生平感到缘分。司机配合，每周五六次到公园呼吸新鲜空气。

2006 年 6 月 26 日（星期一）晴

整夜流鼻涕，没睡好。到客厅坐沙发睡着一阵。玉珍同我到医院，照胸片，查血，内科医生开了药。玉珍建议打点滴，医生开两次，又定为三次。没玉珍陪同真不行。医院太大，折腾到十一点多。

中午睡着了一小时。

翻徐滇庆寄来的十篇文章，“古巴纪行”，图文并茂。其他都有关经济形势，金融与空置率有好几篇。

晚上玉珍为我测体温，37.2℃。

2006 年 6 月 27 日（星期二）晴转阴、夜阵雨

昨夜仍睡不好，半夜体温 37.4℃，咳浓痰。一早去医院，找医生换药打点滴。隔床住二门五层的刘汉生（96 岁了）也在打点滴。保姆同玉珍谈到刘家情况，老太太洗澡、吃饭都要无微不至的伺候。“女婿是司机”也早已传开也。

整天无力，不想吃东西，咳浓痰。报纸还是翻了一下。晚饭前看凤凰台的“天天读报”，阿扁罢免事还未报导。

2006 年 6 月 28 日（星期三）晴、下午阴

昨夜没有咳痰，睡得较好，近七点始起床。一早到医院点滴，已无体温。

吃早饭时，齐延已［翔延］来，她每个月送的网上资料，主办人停止了，大概是被查封了。她从电话中得止［知］。她原来在马列所工作。

食欲仍不行。中午睡着一小时。下午自己擦了澡，不敢去游泳。

报载阿扁罢免未通过，大概在预料中，因须立法院三分之二通过。

上午平江办事处吴强引长寿街镇长吴竞相及其兄三人来，又是修堤等向国家要钱，要我写几句话（向省长）。同他们谈基本认识。玉珍干涉不让多讲话。吴强谈，前几天电视看到，人大开会有杨正午镜头。

2006 年 6 月 29 日（星期四）多云、晚上大雨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昨夜通宵雨，真凉快了。

一早到医院点滴，玉珍找医生，因仍有浓痰，延长三次。出来时，遇见孟英，93 岁了，精神甚好，还遇见龚育之夫妇，他患贫血。回家上电梯遇见金老，完全老态迟顿［钝］了。回来第一次睡按摩床半小时，从头到屁股下，很有劲，很是舒服。

下午决心到游泳池，花半小时，坐着洗了个痛快澡，用了肥皂。回来看报纸。

收到四川渠县一 16 岁打成右派（1941 年出生）名鄢国灿的信，述说 21 年劳改生涯，现无妻无子，仅靠 120 元低保费生活。偏爱旧诗词，向我要《龙集》，还附上三首律绝。玉珍看信后，觉得应当寄点钱去。又收到马沛文信，文章有几处小动。

看完电视剧《婆家娘家》，婆与娘一狠毒一仁慈，培养出的子女亦如此。

张扬寄来《第二次握手》重写本。称我和玉珍是“你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也最可贵的人。”

2006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五）多云、阴

六点起床。睡得安稳。找到《争鸣之音——温辉文选》（作者和李洪林送的），值得一读。一早到医院点滴。回途到办公室，复印那份《中国电业》记者访谈录（拟寄出）。医院遇见黄毅诚（也 80 了）。对玉珍讲我“知识渊博”，让再去三峡一观。下午练按摩床。将多年作废的“书法作品”清理，能否为毛应民利用。

2006 年 7 月 1 日（星期六）昨夜大雨、晴

六点起床。五点多即醒。一早到医院点滴。玉珍认为仍有黄痰。又找医生开药，延长三次。

上午近十点，薛京同吴龙友来，吴在杭州为我出书法集的经办编辑者。学电影出身，曾任浙江电影厂导演，现年 68 岁，喜爱书画。同启功 18 年交情，为启功出版了《书法选》（去世后方面世）。送我一本。同沈鹏也有来往。我于是谈到自己书法来源及自幼好画等等。他读了南央的《母亲》等。于是将《龙集》、《近作》、《父母昨日书》、《大哉》（上有幺幺［么么］画作）等相赠。一起午餐

下午游 300 米，慢慢游，看来无碍。

2006 年 7 月 2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一早到医院点滴。下午客人要来取字，回家即作字，“雅临轩”写了七八张，选出大小

三张。另写“祝启功老米寿”绝句应吴龙友之约。劳动了一两个小时，甚累。已经写不动字了。

下午王建勋同王光辉（北京一房地产公司负责人，张秋石的好友）同王无忌、小郭来（谈水电文交王建勋）。他们办“雅临轩“是一个真正文人的集会场所，已选好一个老四合院，为我们这些人聚谈之所。八月十日邀请一批人到大连聚会。胜利一家来晚餐，秋林上学事，玉珍又大讲一顿。同胜利手段[谈]多局，因自己失误竟大发火！

2006年7月3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收拾北屋杂乱。现在每天在北屋午休。

一早玉珍同我到医院点滴。仍小有痰咳，离不开金嗓子含片。归途到办公室，苏志宏从草原回，送一大袋新鲜羊肉、杂碎和羊头，知道玉珍喜欢羊肉也。四川欠张坚公司十多亿款（原投资公路建设），仍赖着不还，近十年高层手续（过去我找朱镕基，这次厚泽找省长）均无结果。看来只有经过国际法了。中国的腐败与权力垄断何时能解决？

下午唐荣枚（向隅夫人，比我小一岁）和儿子向延生来。谈了近两个小时。我谈同她的姐姐姐夫唐荣前、唐鳞的关系和友谊（介绍《龙集》上的两首诗）。但我们在延安并不熟识。这次回国参加延安的纪念活动，她参加过四二年的文艺座谈会。这次彻底检查了身体。但房子问题尚未解决（文化部搁下了）。她细谈了一生经历，上海音乐学院毕业，三八年初到延安，即到鲁艺当教员。三儿一女，十多年住在洛桑矶儿、女家。现在想回来。向延生是二儿子，67岁，生在延安。送我一本他主编的大开本《中国抗日战争歌曲集》。我赠《龙集》与《近作》，并《开放》4期文。她知道范元甄其人，却不知道当年抢救同邓力群的故事。她知道邓后续夫人是鲁艺学生（原名还记得）。她送了一本延安剪纸和茶叶等。还谈到她的父亲和徐特立、熊瑾玎是长沙同乡好友。

2006年7月4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一早到医院点滴。回来急着找为人题字等墨迹，总算找到常德诗墙大石碑的拓印等。十点，吴龙友夫妇和毛应民先后来，将我的那些条幅底稿（实是废物）一一拍照。有些为人的著作题名等也拍了照。原以为他们下午来，许多“墨迹“还没找出。吴到师大找启功家属并校方同意，《李锐墨迹》四字用了启功的笔迹。我为“启功米寿”写的七绝，也写好交吴转北师大。整整忙了两个小时。小毛11日回杭州，还有时间继续找。

2006年7月5日（星期三）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翻找照片。

八点过到医院。本来是最后一次吊瓶，玉珍又同我到内科，大夫让查血、查尿，认为还有点炎症，又开了药，续吊三次。十点半到家，崔军和赵来群来（他们认识的）。将照片交崔，水电工程兵要印什么，需原来几个头头的照片（有李鹏）。谈到老百姓对此人之恶感。赵送一本古田水库的书。

下午游600米。收到《炎黄春秋》7期。

2006年7月6日（星期四）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一早到医院吊瓶，玉珍陪同。积压几天的报纸翻完。下午游600米，速度渐恢复正常了。

又收到告状信件。毛应民电话，即回杭州，字跡要带走。

2006 年 7 月 7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一早到医院吊瓶。下午没游泳。累了两三个小时，又找出一大堆“废品”，需要分类，好些题辞与招牌名，还找到一些出版物上印的题辞，诗篇和书名等。下午三点，小毛来，一起整理并拍照。他说，他的首长每写字，都留有照片。原先找出的为徐勤先写的条幅等，留有照片，忘记拿出。晚上又让满起送到小毛住的宾馆。

算是了却一莊［桩］事。稍稍劳动就感无力，要休息一阵。咳痰停止了。

崔军来还复印件，谈几位高干子弟情况。

2006 年 7 月 8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一早到医院，最后一次吊瓶。那位姓安的护士，也没先用皮筋綑下手腕，一针进去，痛得我失声叫唤，扎完抽针又痛，竟不道歉半句。回来告诉玉珍很是生气。上午十点多，蒋医生带女儿来（即回美国），坐谈近一小时。仍不让蒋出境。下午游 600 米。

2006 年 7 月 9 日（星期日）昨夜大雨、阴雾

六点起床。将水电谈话文复印件看一遍，描好。

胜利一家来，手谈。十一点半到京［金］帝雅赴约宴会。苏志宏介绍梁世进的一种改造水质水量的两器具：自来水经过后能治许多常见病，增进人体健康；水流入后水量增加一半，最宜于锅炉使用，节约能源。已研究 16 年，十年来已获实用证明，并传向国外。用一种稀土元素等物做成的合金。讲得有根有据。梁是古丈人，土家族，在部队搞机械出身。我申明完全外行，如果此物能得专门机构（科学院、技监局等）论证通过，获得专利权，得益的是全人类，应得诺贝尔奖。吃饭过程中，确定由苏等写封信，扼要说明介绍，有根有据。我可以代转温总理，只负代转之责。制造与推销的“佛山市世鑫康能科技公司”的负责人在座，已有两份报告书：水质节能器，家用水质处理器。前者“能使锅炉产量提高 40%—50%”，后者“改变水质维持人体长期在 25—35 岁的年龄状况”（后者还附有 25 人的范例表）。一共四人，每人赠《近作》（满起车上装有）。

下午青长庚来，参加怒江开发的讨论会，环保总局仍在干预。谈他的父亲是老技术专家，对一家的影响。

上下午同胜利手谈多局。

2006 年 7 月 10 日（星期一）昨夜大雨、阴雾

六点起床。整理旧资料，有网上资讯境外评张戎书（并陈小雅书）。翻看一遍，史实与立论都有价值也。

收到张作斌寄来的海南诗社杜林瑛（女）、朱汉卿的信件，大“寿”字并杜的书画照片集，要我题辞。昨天收到吴北如从飞机运来的四箱鲜荔枝（送孙轶青、周笃文即转去）。年年收到。

下午四点，玉珍建议，到空军指挥学院（在海淀区）去看望沈启贤、潘荻夫妇（96 岁、80 岁）送荔枝等，并《龙集》、《近作》。答谢他们的关心（潘为李普介绍对象未成）。老将军是陕南人，身体甚好，能游 300 米。对形势和毛的看法，同我完全一致。关于“战争”的研究，中外古今历史考察写了两本笔记，拟打印出来。字迹端正。老人又谈到军委开会时，江坐位后，张震与洪学智站立左右的情景；以及黄克诚反对保卫四平和粟裕解放战争与毛相左等战争方针，受到毛的指责：“反对我”。陈毅当年敢讲话，

等等情景。潘荻又交了一份为一冤案平反的上书。谈到曾的弟弟如何捞钱等。

2006年7月11日（星期二）阴转小晴

三点半醒来，久久不能入睡。六点起床。整天浑身无力，想睡。早餐后，吸氧一个多小时，似睡着了一阵。读亢［抗］美怀念母亲文，真切动人。

下午先到办公室，让薛京处理几份信件：李劲祥关于河南一人事问题，转副部长王东明处理（说明不要原件寄去，提及徐光春其人拒绝我去郑州事）。潘荻件交吴官正处理，说明转中纪委之理。还有关于为右派（并非“扩大化”）平反正名及有关赔偿事的几封信件，让薛看过，待交朱正处理的两封同样信件回复后，一并处理。

到游泳池已四点多，游600米，尚不觉累。

2006年7月12日（星期三）多云间小晴

五点半起床。书房乱得一塌糊涂，玉珍天天催，仍无决心整理。如何得了！感到硬、软（实力）之间矛盾日增，报纸报导甚多，但政治制度（实力）何日能动？还影响教育、文化等等，言论封死也。

下午游600米。刘清来，即去云南避暑，又在写新书。厚泽来，送摄影集《东张西望》。问及田纪云情况，赵的欣尝［赏］也同冀鲁豫有关。宋平插手管农业，万里在会上发了脾气（江不支［吱］声），仍由田管。田到党校作了报告，有全国影响。还谈到贵州情况，温家宝发展私营经济报告，置之不理。贵州仍以国企为主掌握。至于腐败情况，知道的比我多多。我对这个党的贬义十六字：自高自大，自吹自擂，无法无天，无知无耻。他记下来了。

2006年7月13日（星期四）多云、昨夜又雨

六点多起床。多日来的好睡。翻《东张西望》，吟得四句：

天地人间无限情，惯于真善美中行。
东张西望火金眼，独立精神分外明。

继续翻看有关文章、资料。《书屋》第七期“重思百年‘国民性’”文甚好，孙隆基其人其书还是第一次见到。作了些笔记，准备明天《炎黄春秋》座谈会。

下午游600米。

2006年7月14日（星期五）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九点前到万寿宾馆参加《炎黄春秋》创刊15年座谈会，12桌，一百几十人。我同杜老、李昌、凌云等坐在“首桌”。十来人发言，肯定刊物反思历史的价值，办来不易。我讲了十分钟，引用了爱因斯坦反专制独裁和林肯的政府职责的语录，也讲了三大问题的正确对待等。凌云谈他同康生的关系，周交办严慰慈［冰］匿名信等经过。同意我说的康是毛的一把刀子。他在秦城挨过饿，1968—74年出来，同现在安全部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了。不少人来同我拍照。高尚全送我最近写的“评价中国改革”的文章。我送他和闫明复各两本书（《近作》、《龙集》）和《开放》4期长文。这篇长文不少人取去（有一位女同志在酒店复印了 20 份与我）。高放送我他的长文《党内民主是民主执政的首要关键》（中共党章十点传统规定探微）。我赠他《近作》（带了三本）。朱良、白介夫等都相互问好。白介夫夫妇让我们到“石骆驼”（北京的一个招待所在密云）避暑。马立诚给我《从交锋到突破》长文。杜导

正给我田纪云的信:“请代问尊敬的李锐同志好,不知道他的身体状况能否出来吃饭?”晚上杜来电话,约定明晚五点半到首都大酒店吃饭。朱良给我李尔重骂我的短信,和另一人瞎骂《庐山实录》的文章。将《东张西望》四句给厚泽。

回家已近二点。下午未能游泳。

2006年7月15日(星期六)多云

六点起床。早餐后吸氧。翻看昨天带回的资料。

上午元元夫妇来,谈德平同一三十多岁个体户结婚事。胜利来,手谈。下午近四点去游泳,五点半到东交民巷首都大酒店,田纪云请晚餐。到杜导正和女儿杜明明,王雁南夫妇和田的两个秘书(一个已到外地工作)。我带去《龙集》、《李谈毛》(此书剩最后一本了)和《读史札记》(张钦楠的)送田。他却没有《庐山实录》。田谈到写万里文中提一下赵紫阳,不能写纪念赵的文章。谈起江同六四的情况,来京见赵时,赵狠狠批评了,要他回去自己处理。五月中旬即调来北京,处理六四也有份。过去耀邦同他谈过我。他是1985年来京的,属于当年新上来的一批。今年七十八岁。席间杜导正谈最近似有种新情况:胡锦涛在学习会上谈科学、民主执政,依法治国;温家宝在北大五四纪念会上讲,还是要讲科学和民主,没有过时。当然,好话一直在说,问题在行动。八个人都能喝酒,田的酒量甚大。喝完两瓶茅台。下次要请李昭和德平来,也请玉珍来。这个酒店是他任副总理时经手盖的,饭菜很讲究。我吃得很少。田还谈到,软禁赵事,书记处会没有谈过,江说是邓的命令。

2006年7月16日(星期日)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上午楼下姚海天来送父亲同茅盾的书信集。我给《近作》和《龙集》,他又送来三本《争鸣》、《开放》,有冰点事件等。

朱正来,还右派改正信。将去东北旅游(到海参威)十天,每人四千元。邵燕祥也去。胜利一家来。

2006年7月17日(星期一)昨夜雨、多云

六点起床。翻看三本刊物,刊有我们十三人的照片(冰点事)。国内事,境外报。

张扬来信,谈湖南新任书记对他的书很关怀。特电话致谢(书名有我的题字,但刊在扉页)。浏阳的负责人陪他去过耀邦墓,故居未正式开放。要我去看望一次。

小妹电话,忙忙已上班两周。做过三次剖腹产手术。玉珍同郭全胜电话,威威事已解决。随电话力康,力康说,小毛吃老公的,出不了钱,已告力丰,不能让舅妈出。

上午元元夫妇来,一起午餐。

2006年7月18日(星期二)阴

四点醒来,又睡着一阵。六点起床。翻一堆旧信,找到两封上书。

十点,余习广、薛京来。上书集已基本编好,分五部分:国是策论、平反复出、水利三峡、国计民生、转呈谏议。共约四十万字,用大字本印,精装50册。余谈到他父亲是河北人南下,母亲是常德人。父亲因写信骂过毛,获大罪。他收集文革资料与亲到百县寻饿死人情况,与此有关。一起午餐,欣赏湖南菜。下午游600米。

2006 年 7 月 19 日（星期三）多云间小晴

六点起床。五点醒来时，为题《上书集》绝句修改（余不满意三、四句）：先忧后乐此生愿，民主自由必领航。为红军长征 70 年写“娄山关”词。又将“东张西望”四句写好，下午交厚泽。

上午张钦楠从美国回，《中国往何处去》第一部分稿“人类历史的发展依靠什么？”约 6 万字写好了。张哲民给我两份网料：“胡锦涛政改思路浮出水面”（内有党校班子写的《从经济发展角度思考和设计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党控制传媒和干部等民主集中制，法律上稍严格些）。杨光文章《当前中国的政治衰变》。

下午游 600 米。近四点，同玉珍到金黔酒店参加聚谈，杜老、光远、厚泽、李普、吴象、刘堪、吴明瑜等老人外，韩钢、李郁来，马立诚新来。我谈五月的学习会，胡谈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温在北大五四会上谈，仍须坚持科学、民主精神。是否有点什么新动向。韩钢、李郁谈情况。杜老有份七月一日 300 多人开会庆贺刘国光书的出版，老中青出席发言（左爷甚多）。可记如下：

《江选》出版，要组织学习。胡上台后，只有 4 个省未调整。保守估计，有 3 亿人信教（基督教、佛教等）。一本翻译书《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被查禁，认为“宣传新自由主义”其实不相干。

七月一日，300 多人开会庆祝刘国光的书出版；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发展。老中青济济一堂。有郑天翔、王忍之、张传［全］景、逄先知、陶鲁笳、何载、柴泽民、武光等。卢志超、吴树青、有林等发言，还有清华、北大等教授、学生参加。发言称：二千万先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准确的防左反右，实事求是看国内问题，新自由主义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坚定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和平演变、资产阶级自由化。还在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

重点批高尚全及西山会议，贺卫方参加团中央政治学院开的会，不让发言。点名李曙光，为何不制止贺的发言（贺是北大法学院教授）。还批周瑞金、李君如、郑必坚。（《江文选》出版，可能同此形势有关？）骂高尚全“特务汉奸面目的暴露”。高找马斌吵了一场。周瑞金文，学习越南，批经济学家回避政治改革。

高尚全观点：20 年前邓解决了姓社姓资。随着江解决了姓公姓私。也夸胡，让权威讲话解决问题。

新左派：意识形态控制要进入经济系统，反对私有化。党校开会讨论市场经济的成功，朱佳木最后发言：否认计划经济不对，一、二、三个五年计划有成绩。主持会的人立即介绍，朱是陈云的秘书，情有所衷［钟］。一般新左爷不服气，没有捞到实际利益。现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一本 100 万。

厚泽说，十月革命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革命，是消灭内部不同意见者，斯大林发展到极致［至］。杜老说，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都是斯大林说了算。

西方 80%人信宗教：基督教 18 亿，伊斯兰 12 亿，佛教 9 亿。只有自由主义不强制人，其他主义都强制人。自由比真理更可贵。

今天聚谈，凸现了当前形势和一些根本问题。

2006 年 7 月 20 日（星期四）多云、小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今天空时，翻看张钦楠长文和杨光文。张文很简要。

上午平江办事处　和县人大副主任　（原文此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又是修路、盖房向省里要钱。向周伯华写两句话。二十多年来，真是没完没了。

张抗美来（遵义市驻京办事处副主任），谈起一件办案事，我都忘记了。贵州两任省委书记都垮台，一死刑。

唐小毛来，她的钢铁设备对外咨询公司，还一直忙着。钢铁产量已过 4 亿吨，煤、水泥等都是世界

第一，早已“超英赶美”也。一起午餐。

下午游600米。

2006年7月21日（星期五）大晴

六点起床。补记两天日记。写好《上书集》感言（比原来写的多一倍）。

长征诗写的认为满意，还要一张照片。寄张扬两本书和《开放》文。一起交薛京。

今天做了一件事，将“出版《上书集》序言”定稿。

下午游600米。晚上又同胜利手谈三局。

2006年7月22日（星期六）

五点起床。将“序言”再看一遍，又改动了几处。全文唸给玉珍听了。将“自高自大，自行自是，无法无天，无知无耻”，巧妙地用于文中。序文开首的七绝改正如下：

林公名句赠闲章，怀友诗联挂客堂。
先忧后乐此生愿，民主自由当领航。

上午有伍敬中按门铃而来，是湖南省党史研究室的，写了三集电视:《走进胡耀邦的家乡》，问一些具体事情，让找胡积［绩］伟，勉强拍照。又一位王志龙来，在岳阳工作的，从蒋医生处知道地址，特来“拜望”，赠著作《法治的天空》，也是拍照。没有办法：人怕出名猪怕壮。

下午游700米。胜利来手谈多局，负多。

南京邓伍文来。他发现1939年1月的《观察日报》上有我一篇文章“《观察日报》与青年”，特复印与我。这时刚搬到邵阳。

2006年7月23日（星期日）多云

六点起床。翻看资料。早餐后吸氧。

杨小玲和女儿来。午、晚餐都丰盛，满满一桌人。上下午都同胜利手谈。

冯兰瑞寄来一篇文章，批评韦君宜在《思痛录》中写的“三对夫妇何以离异？”，讲得很不真实。文章题目是《“真话”中的谎言》。邓力群、范元甄事引用了我1987年7月10日致赵邓信中的一段。她自己同魏东明的离婚以及韦君宜作为“第三者”夹在其中等等情况，讲得很具体。

2006年7月24日（星期一）上午多云、下午雷雨

六点起床。续看资料。整理桌面成堆的东西。不久前收到的信托办之事，都全忘记了。

上午十一点国管局来两人（送大花篮），谈房子事。仍说领导意见还是“久借”（怕引起连锁反映［应］）。我即说实情只差30平米，这是30年的老房子，已无吸引力，都要住更好新房了。要攀比也难找了，讲了几句硬话。

吃饭时，同孩子们唸了我的即兴作。时髦少郎尤其歌女：

内衣兴外穿，肚脐让参观。
屁股来回扭，唱歌像喊冤。

2006 年 7 月 25 日（星期二）昨夜雨，阴、下午雨，阳台 23℃

六点多起床。又找出复印件，翻资料。

上午冯兰瑞电话，赞成她写的批评韦君宜《思痛录》中所叙有关延安抢救时“三对夫妇”离异情况。主要是她同魏东明、韦君宜“三角”关系。我赞成她发表出来。接着李玉[2]电话，她寄来万润南系列文章，内有清华的廿多篇，写他同胡锦涛在文艺队及胡的情况。答应一定拜读。

薛京来，清理出带走的《日记》打印本。将两篇小文寄《随笔》，一篇《文革诗词钩沉》序言并《西溪诗存》寄《中华诗词》杨金亭。多年没有自己“投稿”了。决定后天去宽沟。

下午游 600 米。

2006 年 7 月 26 日（星期三）昨夜雨，阴、下午雨

下半夜醒来两次。五点过起床。同玉珍反复商量，明天还是去宽沟住过三伏。

上午做了一件事：张作斌转来海南书画家杜林瑛女士的简历与国画书法等一小本照片，由其师朱汉卿（也是诗人、书法家，两人都是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校的教授，向我求题辞，杜的国画配诗画册出版），写了四句寄出：

精华尽在笔端居，色彩线条常自如。
天地人间真善美，心灵神韵画诗书。

下午游 600 米。

2006 年 7 月 27 日（星期四）阴 到宽沟避暑

五点起床。清理要带走的资料、书和杂物（《日记》已由薛京装入大袋）。直到七点多早餐。

薛京九点才来。即出发。城里走了 50 分钟，十点三刻到宽沟。接待如故。走廊换了地毯，住房无任何变动。原游泳池盖成小四合院。新盖室内 50 米池，水是流动的。午餐如宴会。午休一个小时。满起下午回城。（小四合院为地下网球场等）

早晨王小毛从瑞典来电话，特殊“亲热”。还找小玲、胜利通电话。看来是将回国一下，要通方便也。

此次招待员特热情，竟建议“少看书，少操劳“。陪我们散步。下午到东边新建大游泳馆（不亚于万寿路的），水温 30℃，太高，仍游了 600 米。明天会降到 27℃。晚饭后到南边小山坡上木亭中小坐。

2006 年 7 月 28 日（星期五）昨夜雨、阴

近七点起床。昨夜盖被子，睡得甚好。早餐有冰奶、牛奶和豆浆、油条。玉珍特别欣赏豆浆之纯。饭后参观南四合院（原来甲客撤掉重建的），总统套话［房］标准，古雅豪华，还有小电影厅，沙发会议室。三人漫谈，想必是为吸引中央开会而建（北戴河已有两年没去开会了）。

上午十点，邻居陈难先院士来（先同薛京约定）漫谈两个小时。陈是清华物理系的，1937 年生，现北京市民进主任，人大教科委副主任。谈历史、形势，种种问题观点一致。我首先唸了一段刘少奇挨整及去世前情况（载丁弘的《乙酉随笔》之三），这些细节过去根本不知道。“没有科学的历史观就没有科学发展观”。谈到中国几千年来落后原因，“朕即国家”，“朕即党”等等。人情、理性与法律的关系。

[2] 李玉：万润南的第二任妻子，李昌的女儿。——李南央注

陈说，前两者解决不了，可以法、情、理治国。谈民族问题，蒙藏宗教合流，汉族融合力量。我着重谈党的问题，没有“政党法”，谈 16 个字，关键在“无法无天”。最后谈一些人事情况。邓对万里讲人大不能有独立性，只能“一个领袖”也。他同朱正很熟，同曾志也有过交往。

下午四点游泳，水温已降到 28℃.

晚上观电视《天、地、粮、人》。

2006 年 7 月 29 日（星期六）云雾天

三点醒来，久久未能入睡。近七点始起床。上午将怀念密加凡的文章写完并定稿、复印，1200 字。

开始看 1996 年的日记。

下午游 600 米。有人陪游，招待过份［分］周到。

2006 年 7 月 30 日（星期日）小晴

六点起床。早餐前，经服务员动员，绕南边山坡散步，尚不觉累。开始对照原本（复印）校刊日记。

上午陈难先又来闲谈到十一点半。江接见布莱尔，他在座，驻华大使汉语甚好。江开头讲了一刻钟英语，实在不行，“我还是用中国话”。大家只能呆一小时，硬要两小时。还有次接见埃及总统，有文工团节目，硬登台同演员同唱“教我如何不想她”，让演员提词。参观莫扎特故居，竟去弹钢琴。感叹现在的教育体制，学校情况，不能教授治校，上面硬灌，不是启发智慧。49 年后的各种弯路。谈北京人事情况。陈希同很有影响。手持我的《近作》，已看了前面几篇。

下午游 600 米。仍有人陪游。晚饭后散步。

林欣电话，黄新亚冒充我的秘书，找同她有关系的外商借 800 万元。玉珍告以真象，其人薛京早知道。

王小毛从瑞典来电话，借口我在国外影响，要帮她在美国找工作。说自己情况如舅舅在磨子潭也。让小玲拒之。灼姐这两个可怕的女儿。

晚餐后散步。关于喜爱宽沟又得四句，可定稿：

山高林密草坡柔，漫步条条曲径幽。
古雅院居心性养，年年暑日恋宽沟。

王小毛电传一封信给舅舅，把我捧到天上，要我为她在美国找工作，可能同瑞典丈夫闹翻了。可悲可叹！

2006 年 7 月 31 日（星期一）昨夜雨，小雨、阴

六点起床。记日记。早餐后，陈院士夫妇同我们一起拍照。午餐后他们回城，我去告别。又一起在路边拍照多张。以后是可以交往的，他住在清华。

96 年日记还只看到四月份，进度太慢。

下午游 600 米。觉得气促。

2006 年 8 月 1 日（星期二）晴、下午五点大阵雨

六点起床。整天看日记，只到六月份，进度慢。许多人事，有的太敏感，必须删去，如刘青山案的牵连，还有那个泰安判死刑的书记。

下午勉强游完600米。头部总觉偏胀疼。回来玉珍为我按摩，舒服得多。

建设部郭锡权、簾仲等来休养一周。今天饭厅见面。晚上玉珍为我按摩头部，很舒服。

2006年8月2日（星期三）早晨阴、下午晴

六点起床。今天进度较快，看完七八两个月。关键事太多了，人事也太多，许多人民[名]得删掉。

上午九点半，簾仲夫妇来，赠《开放》文及书两本。他谈到北京市政建设，天安门乌龟壳是坚决反对的。江好做秀，他们一些老同志平时议论甚多。我谈三个问题，他也认为关键在这个党。党必须讲民主。张钦楠的书也送了他一本（我告知给胡等每人送了一本）。对两位都不看好。谈到十一点多。他坐轮椅，腰部文革时受伤，膝［膝］头跪过玻璃渣等。

下午游600米。比昨天轻松一点了。

2006年8月3日（星期四）阴

六点过起床。看完9、10两个月。上午十点多，平江长寿镇人大主任吴正湘等三人来，04年有上百平江人在宁夏银川一个露天煤矿参加灭火工程，城堡一段已经完工，要求继续承包。又来找我向宁煤集团总裁张文江写信，家乡人要赚钱，只得应命（送来一些蜂王浆、茶叶等）。还让薛京陪着将信送去（张已在北京）。苏志宏来，他家就离此地不远。一起九人午餐，非常丰盛。

下午游600米。仍觉左偏头不适。玉珍为之按摩，并擦清凉油。

2006年8月4日（星期五）多云、阴

六点起床。校订完1996年，97年看完1月。

上午到簾仲处小坐。玉珍谈她在部里旧事，为闫子祥鸣不平。下午游500，气短。坐车回住处。玉珍同满起上街，八块钱买六支园［枝圆］珠笔。赠郭锡权两本书。

2006年8月5日（星期六）阴

六点起床。校正日记，1997年1、2两月毕。

早餐后，坐游览车到东区南山，玉珍前天来过，很是赞赏新修山沟中的木梯小路（不断跨沟），有小木亭，亭边还有小睡莲池。幽雅之至。向驾车姑娘建议，山中几座木亭柱子，挂上几副对联就更幽雅了。

上午郭锡权来漫谈到十一点多。谈刘宇一，他的信与诗，刘已收到，接受了批评：不能忘本（阳太阳当年推荐，我们两人的照顾等）。其画不过“月份牌”也。人一得意便忘形。又详谈他本人经历，1931年生，吉林人，自幼在穷困的农村，当村干部起，佩服毛，一切依靠毛泽东思想。还留下一份他在建设部的讲话，如何学习政治思想。我只简单提了一下三大问题，未能细言。以后再影响。

下午只游500米，觉累，气短。坐车回来。午餐后散步不多。

2006年8月6日（星期日）多云

在四点醒来，久久不能入睡。到七点过始起床。

97年3、4两月毕。早餐后散步，遇见簾仲，向我们告别。下午游泳，坐车来回，恢复600米。

接小妹电话，谈张戎书，误述甚多。旧金山火热，死一百多老人（家中无空调）。

2006年8月7日（星期一）阴闷

六点起床。户外略作活动。

《日记》5、6两月毕。6.29到赵家谈话，有简要记录。

今天气短，散步觉累。下午只游400米，来回坐车。

2006年8月8日（星期二）多云、稍露阳光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没有盖什么东西。

《日记》看到九月半。许多要事都忘记了。

玉珍随手带喷雾器，她记住了邓丽君的教训（哮喘病突发，没带喷雾而去世）。

下午先喷，才坐车去游泳，恢复600米。

2006年8月9日（星期三）昨夜雨、阴

六点起床。《日记》只看到十月下旬。上午来客人（邱保龙，年轻人，北大副校长的助理，薛京熟人，过去见过，记不得了），山西一煤矿开采权事，让我在信件中写几句话，请于幼军转地方，“依法办理”。交信件时，将一页日记带上，一直找不到，很不舒服。还是薛京记得清楚，来电话告知是夹在信件中带走了。下午没去游泳。玉珍为我按摩头部，擦清凉油，又简单理发。喷雾、淋浴，才感觉正常。

2006年8月10日（星期四）昨夜雨、阴雨

六点起床。两点醒来后，即再没盖被单了。

昨天邱谈到俄国情况甚好，人均比我们高好几倍，电话、水等都不收费，全民医疗，外国人也忧[优]待。普京威信高，可能三次连任。我们不报导也，却报导同朝鲜关系。

《日记》1997年算是校完。

中午雨大，午餐汽车接送。回来未休息，玉珍打开电视，五频道正再播法意世界杯决赛，看到点球决胜场面。

下午没游泳。

2006年8月11日（星期五）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

早餐前后来回走路觉气短，回来时休息了两次。以致中餐就来回坐车了。

《日记》看得慢，1998年只看完了一月份的。确记了许多重要的事情，与自己的思想、观感。

下午决心恢复游泳，仍600米，来回坐车。

今天两次喷Ventolin，游泳前喷，效果甚好。

同朱正电话（他到家中送信件），从东北旅游归来（邵燕祥组织的），到镜泊湖、天池，还到了海参威。俄国物价比我们贵得多。

2006年8月12日（星期六）昨夜雨、阴闷热

六点起床。在户外略作活动（几天来均如此）。

早餐后回走时，走得通身出细汗，走走停停，气短，此种低气压太难受了。回房后玉珍为我三次搽

［擦］汗，换衣。

上午突来四位客人，在长沙印制《世纪之交留言》彭国东引三友人（崇拜的读者）来。段绍译及其妹，段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所长助理（有名片），送我大横幅自己的诗作（请人书写）：

鹧鸪天·赠李锐老师：

坎坷生涯九十年，出生入死历辛艰。情牵社稷肝肠热，心系黎民骨肉连。鞭"左祸"，斥专权，寒侵暑袭志弥坚。宏篇字字凝心血，史鉴殷殷启后贤。

（本人在娄底办广大实业有限公司。赚钱搞文化事业，爱好诗词。是娄底人）。

欧阳君山也是湖南人，赠著作《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自称"大学退学一族，好奇、爱思索，喜交游。著有长篇哲学（简称《东方红》）……现居北京，致力于新一次启蒙运动。一起漫谈近两个小时。段讲得多，请茅于轼到娄底讲学，被安全部控制。午餐时，唸了好几首他的诗作。湖南有这样一批青年，值得高兴。看来，他们对我是真诚的。

下午没游泳。《日记》只校完二月份的。

2006 年 8 月 13 日（星期日）夜雨、晨雨、下午小雨

近七点起床。早餐来回坐车。下午也没游泳。通知水温已 30℃，我不适应也。

上午校看《日记》不到两小时，觉气短，喷一次。同玉珍闲谈。那个平江人小余保姆，从平江几次电话，买房子事，儿子留部队事（现在当兵）找林欣等等，玉珍也同林通了电话。觉得太张扬了，是否宜长期雇用也。

整日气短，午餐、晚餐都是车来去。也没游泳。玉珍很是担心。像个病人的样子，不能走路，一行动，即气短。喷二次。

2006 年 8 月 14 日（星期一）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晨起时即喷一次。坐椅子在户外活动几分钟。上午喷一次（两种喷器都用）。还是一动作即气短。早餐坐车去，回来时走路，休息两次。

上午医生李东繁来，听诊，右肺下部弱音，带来吸氧器，吸氧一小时。苏志宏来，关于四川巨资被侵占事件，上次给何勇批的已不合用，文件重写，我致何信亦重写。苏谈上海一局长被捕，是中纪委直接带武警去抓的（其人贪污同黄菊亲属有关）。谈二十多年来，邓陈两家（党）相斗产生的形势与胡赵下台结果。满起来，八九封信件看完，有杜光和周成启的文章，谈社会主义的三大类型，主义与理论同历史、政治体制关系的结果，切中要害。张扬信件反映湖南形势有转机。薛京与苏回城，满起留下。

午餐后，满起开车到东区山沟木架桥路小坐。午睡一个多小时。看《日记》到四月初。

2006 年 8 月 15 日（星期二）大晴天

六点半起床。四点以后久久始再入睡。到底是气候有关系，今天气短情况较好一点。早餐仍坐车去食堂。

校订《日记》进度慢，只看了一个月的。98 年 3 月 16、17 两日未排印出来，补写了两页。

下午仍未去游泳，在浴室洗了淋浴。浴后几分钟就呼吸正常了。只早晨喷一次。

晚观电视，中国蓝［篮］球算是以两分打赢了澳大利亚，靠姚明出力。

2006年8月16日（星期三）阴转晴

六点起床。户外小活动，似感较正常了。

吃饭都来回走了，中间小歇。早餐后到大鱼池边小坐，发现钓鱼一袋，活的放走，一条大死鱼满起收好了。

《日记》看到七月中旬。洗淋浴。下午也室外活动，晒太阳几分钟。喷一次。

2006年8月17日（星期四）多云、上午小晴

六点起床。户外略活动。早餐后，在西山亭中三人坐了近一个小时，玉珍愿意多呆。

《日记》校看到九月下旬。许多要事，一点都记不得了（如奚青谈江、曾对我的评价）。

仍未游泳，只稍淋浴。仍有气短感，喷一次。部里通知看六中全会文件，最迟是21日。

晚餐后散步，在木桥上坐休时，有一高个同我打招呼，跟着一群年青人，名白立忱（原以为是白栋材一家的），66岁，1985年是辽宁常务副省长，后调宁夏主席，回族，现政协副主席。读过《实录》，很称赞郭峯，谈得来。晚上秘书来，取走《龙集》、《近作》并《开放》文。

2006年8月18日（星期五）阴

六点起床。户外小活动。上午又小活动，做气功。《日记》校看到十一月上旬。

今天感觉正常了。下午恢复游泳。游了500米。只早晨喷一次。

发现1998.11.3日记，谈政治改革非常详细，同今天所思差不多。

2006年8月19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户外小活动。上午亦小活动，稍作气功。

下午坐车来回，游500米。晚餐后，因玉珍脚痛，没有散步，坐旅游车沿东西部大兜风一转。

1998年《日记》全部校看完毕。

决定明天回城。小余已从平江回来。佩珍今天（从榆林）坐飞机到京。儿子的孝心，过一次“上天”瘾（机票800元）。

这次在宽沟住25天，三位正副所长各赠书二本，《龙集》与《近作》。

2006年8月20日（星期日）晴 回到北京

六点起床。将98年《日记》最后一天即附录校完。户外活动一刻钟。

早餐后，到西山沟亭中坐了半个多小时。久久凝注满眼风光，真是舍不得走也。

上、下午很快将物件装入大小袋中。“中国向何处去”的资料又一一检好，一份也没有过目也。此事同薛京再谈一次，让他正式参与，他还提到几位可以讨教的人。不知许医农、韩钢能否有时间。

午餐吃鱼翅，所长们都来送行。午休一阵。两点动身，三点一刻到家，佩珍、小余来接。房间都打开了。翻看信件。有湖南人送条幅等。

收到《中国电业》第8期，刊载了我为水电史写的《序言》（早干［刊］《水利水电工程报》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这是该刊主编唐被南对我的访谈录登不出来后，接受我意刊出的。“编者按”介绍我同水电的关系写得不错。佩珍带来米脂杨家沟革命旧址纪录光盘，晚上看了。

2006年8月21日（星期一）晴

回家睡得好，也没小解。六点起床。

唐被南的“编者按”值得抄下来：

“李锐是我国水电发展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他对我国水电发展的贡献是一种现实存在，其观点的影响则可能不止一代人。他一生在电力部工作的时间最长，与水电有不解之缘。他曾任电力部（水电部）副部长，1958年初论证三峡时成为毛泽东的兼职秘书，这种特殊的经历，使他对水电的观点不能被忽视。本刊在征得他的同意后，摘要刊出他为2005年出版的《中国水力发电史》所撰序言，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上午九点到部里看六中全会报告，几万字，面面俱到，就是没接触根本问题。让留言，写了这样几句话：（报告题目是建设和谐社会主义）

建议将“和谐社会主义”改为“民主社会主义”。毛泽东、邓小平都讲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实行民主首先要解决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真正做到舆论监督，真正实行宪政，加强法治，将公民权利落实到实处。关于如何解决民主与实行宪政问题，我在十五、十六大都写过书面意见。总之，不真正解决民主，就不可能达到和谐。

2006年8月22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将《千秋功罪毛泽东》结束语——“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看完。过去只看了开篇一段。详细介绍了瑞典社民党治国经验，附带分析了马克思主义错误与正确（《共产党宣言》与马恩晚年思想）所造成的后果、影响。值得细读。

上午齐良已［翔延］[3]送来“学习参考材料”5、6、7三个月的，她没有将我的地址告诉经办人。谈了半个多小时，原来何格高同她是亲戚，早知我这个人。她今年76岁，父亲100岁。父亲知道周总理同邓大姐关系并不融洽。

接着立徽的（异母）小妹妹文立徕一家四口来了。夫妻和二儿子并孙女（大儿子的）都在电管局工作。立徽一家在台湾，都不敢回来。他们对形势，湖南情况等似都有认识。赠书两本并文章。

下午游600米，不觉累。洗痛快澡。将朱晓为海南出版社事致汪啸风信交薛京发出。取回一大堆送的书，内有精装本江选三本！在游泳池上来时，钱正英（穿着衣服）等我打招呼，握手，笑容满面。此事是否有什么含意？

2006年8月23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玉珍为我吸氧。空腹到医院体检。抽血和B超后吃早点，然后拍胸片，心电图，最后呼吸功能。口呼吸累极。下午600米。越过两人，整30分钟，一点不累。看完今天报纸。

[3] 齐良已和齐良迟跟李锐都有交往，但是他们是齐白石的儿子，不可能知道周恩来和邓颖超之间的事情。齐翔延是齐燕铭（茅盾）的女儿，李锐订阅有她参与的《学习参考材料》，故判断此处李锐错将齐翔延写成齐良已。另，李锐2007年3月22日日记记有：“清理资料，发现去年八月、九月齐翔延送来的《学习参考资料》上，有许多网上的好资料。”可证实这一判断。——李南央注

2006年8月24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阳台小活动。续看资料，有关当前形势部分，中宣部年初开会，卡得越来越紧，除开文革、反右等纪念外，还“不准炒作鲁迅，西安事变，长征等历史题材，个人回忆录等”。

上午周海婴突来，今年是他父亲逝世七十周年，拟在上海举行纪念活动，却被阻止。我将上述情况告知。他同玉珍谈到他家原大四合院被部队占用情况，找朱镕基都未能解决，以本楼两套房作为补偿。

上午姚监复先来，送我苏绍智新著《民主不能等待》和王占阳（吉林人，现在北京任教）送我的两本著作《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毛的建国方略与当代改革开放》。请他将谈党的部分继续搞好。谈到当前一些情况。

下午两点半，任仲夷的二儿媳陈小蜜和孙子任意来。任意27岁，在哈佛帮助Vogal（傅高义）工作。下星期二傅来找我谈，正在写《邓小平时代》，即将完稿。由陈中原邀请，住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已知道此所情况了。赠两本书等。

四点前同玉珍到金黔大酒店聚会。除光远住院外，都来了。李普已出院，长江夫妇也来了。杜老先谈经济形势。今年上半年10.3%、12%两个数字，真假弄不清楚。美国有学者提出，现代化即数字领导国家，“数字化管理”。胡锦涛提六条要求，固定资产投资压不下来，回报率太低。政府没有转变职能，投资问题改不过来。现在建立和谐社会。过去是阶级斗争为纲。“八亿人不斗行吗？”和谐社会仍有矛盾：分配、两极、城乡差别、不同行业、工资差别等，钱权交易严重。肯定改革成果，矛盾永远存在。图财害命人特多。

厚泽介绍袁伟时著作《告别中世纪——五四时期文选》。黄埔军校即无民主，五四——服从党——极左。除开自由主义，其他主义都要强制别人。走上这条路就走不出去了，建立不了民主社会。温州模式，也是权钱交易中发展起来的，官商结合。他表示悲观，李普也悲观。

我谈到看了六中全会报告，“建立和谐社会”，大堆套话。“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领导，各个部门工作全包括进去了。我唸了我的几句留言。谈到《中国电业》发表我的文章等事。都提到三峡问题。马立诚、李郁都谈了些情况。

2006年8月25日（星期五）阴、夜雨

六点起床。睡得尚可。户外小活动。

上午看杂件。看《大哉》中杨继绳文，很有内容，接触到理论。此书可介绍给Vogal。

玉珍让我做卧床按摩，久不做了，很舒服。

总有点小咳嗽。谅必不会有什么问题。

下午游600米。用肥皂大洗澡。

雷霞来，谈杨正午等人情况。

2006年8月26日（星期六）昨夜雨、晴

四点小解，久久未能入睡。六点起床。阳台小活动。

整天翻看苏绍智的《民主不能等待》，专写当代“一党专政”影响的种种问题。都是正中下怀之作。

下午游600米。回来看完今天报纸。《文摘报》上有牛奶起副作用的说法。玉珍和雷霞下午去看望张思之，谈威盛案。张说，已有文件封杀我。

上午威威来，谈小毛情况，否认家庭有变故。将给我的信与威威一阅。

2006 年 8 月 27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阳台小活动。续看苏著。找照片。上午总政阳际先来（说是来过我家，原在基建工程兵任职）。送《红羊悲歌》（“红羊”泛指国家劫难。上下集一厚本 623 页。下集选有我的诗 12 首）。主编唐世政是新疆建设兵团的。将我列为“顾问”首位。此事毫无印象。书名是刘征题的，有王亚平、李汝伦、熊鉴作序。但选我的十二首并不合意也。各赠书两本，《近作》与《龙集》并《开放》文一篇。

下午《随笔》主编秦颖、麦婵来，朱正和李普先后来。一起漫谈。我将找出的照片出示，他们选了青、中年两张。秦是摄影家，又为我拍照几十张。下期《随笔》将发表我和李普各一篇文章，配照片也。秦过去来过，是湖南人，我都忘记了。刊物销四万多份，能自给，尚未受到干预。没听说要封杀我的文件，只是让刊物“自律”。晚宴由张抗美（女，遵义驻京办主任，认识李有存，来过我家）请客。席间漫谈，我主要讲毛其人及这个党的问题（十六个字，李普也是头回听我讲）[4]。都能同意。散席已八点多了。

2006 年 8 月 28 日（星期一）晴

昨夜十一点后还不能入睡。服眠药。近七点起床。翻《红羊悲歌》，编者很不容易，记录了几十年的心灵历史。

书房乱堆的书刊整理了一部分。有些保留的资料几乎都忘记了。

接到朱维民、田绿萍等人电话，都是对《江选》的看法也。

2006 年 8 月 29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找出有关谈改革开放后问题的书籍十来本，以及有关资料。上午九点，陈小密［蜜］、任意同傅高义来。刚开始谈话不久，安徽的张若平夫妇来，谈我在他们那一群人（姜夔研究会开始）中的影响。我在安徽八年之久，应当有纪念的东西。留存的遗墨等，写成长卷等等（同宋晓梦合计）。两本《大哉》传阅许多人。赠《龙集》新版等。

傅的问题从我同陈云关系开始，于是谈到高岗，毛同他们的关系，同邓、周关系等。江西打 AB 团起，死 10 万人。延安一个不杀，仍打了 1.5 万特务，可是“一个内线也没有”，等等。直到谈三个根本问题。近十二点止。傅与玉珍同年（夫人也比他小 13 岁），对我的健康与思维称赞不已。我最后谈的是中国同苏东之异：有农民与知识分子的土壤，自古纲常，眼睛向上，能接受愚民政策也。从“不斗行吗”到“要讲和谐”付出多大代价。到民主社会将是一个漫长过程，急也无用。文化传统与革命传统如此，真是奈何不得。玉珍招待，在对面酒家吃烤鸭，很是满意。赠书五本：《启用一代新人》、《实录》、《出访日记》、《大哉》、《近作》等。

下午未能游泳。

2006 年 8 月 30 日（星期三）晨小雨、阴

六点起床。翻看闲书。书桌周围杂件开始清理。

十一点前，同玉珍到体育馆南路新开张的湘水之珠酒店，参加李普的宴请。到沈启贤、潘荻夫妇（厚泽没来，外地去了），另外两位老人（鲁人，原以为是夫人的，乃李普妹妹的老同学，作续弦者）。大家

[4] 十六个字：“自高自大，自吹自擂，无法无天，无知无耻。”参看 7 月 12 日日记。——李南央注

喝了一瓶葡萄酒。我宣传自己三大问题的观点，“和谐社会”总比“斗争社会”好也。沈老一篇回忆文“回忆授衔授勋引起的思考”（潘打印的），为 1955 年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 1500 将领鸣不平，为现在在职将官以权谋私腐化堕落而忧心。我带《野草》26 期（有我 17 首诗）给潘荻、李普。沈老夸奖二李思想（慎之与我）。

回来稍休息，仍去游泳 600 米，觉累。又吸氧一小时。

2006 年 8 月 31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阳台小活动。翻看杂件，继续清理书桌周围书物。法国、德国、美国等电台电话访问（为毛逝世 30 年）都婉拒，只答应了法国《世界报》一家（要来都到这一天）。下午游 600 米。邵燕祥寄来王维洛长文“黄万里去世五周年——帮我看看三峡工程”。揭发已出现的十二个问题，《江选》未收入有关三峡讲话。

2006 年 9 月 1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四点半醒来，未能入睡，五点多起床。开始翻看《晚年周恩来》。此书太厚，一直被搁下了。

上午王建勋来，送一个请帖，诗酒文化协会 9 月 3 日在人大会堂开“名酒颁奖大会”（艾青夫人高英让送的），只好答应参加。王谈参予［与］我全集出版事，同薛京合作，找人校订。谈到现在精简机构，只能设两个副职了。

下午游 600 米。平江办事处李迎春同挂职的副县长陈朝阳（原省财厅一处长，涪陵人，四十多岁）来，又是让签名一要款信。赠陈并财政厅长　良田书各两本。（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

收到益阳人陈元生的信件并他主编的《中华诗词古今精品》（一千页）及《历代长江诗选》两厚本（都收有我的诗作）。信件是要求在《炎黄春秋》刊登他的为平反的申诉（看来难办）。

2006 年 9 月 2 日（星期六）多云

五点醒来，睡不着了。明天参加座谈会，想起两句：“聚会关怀何等事？举杯宪政快开张。”

胜利一家来呆了一天，我也同胜利手谈一天。老毛病导致负局多。胜利打羽毛球伤了腿，行动不便。

下午游 600 米。仍翻《晚年周》。同杜光电话，请他写三大问题中的“主义——理论”。同南京高亮之电话，关于我们过去执行的毛的哲学观点（一分为二，斗争不息），还给些哲学资料，以便写好序言（他的书重印，以此相约）。

2006 年 9 月 3 日（星期日）多云

两点醒来，咳痰不止。玉珍和佩珍都起来了，照顾吃药，喝止咳浆，约半个小时才止住。服眠药，近七点起床。阳台小活动。《晚年周》的 3/4，只看了目录和提要，观点分析完全同意。

下午三点到人大会堂浙江厅，参加诗酒文化会活动，会长于行前和一些老年人打招呼，还有在游泳池认识我的。两本签名薄留言（没有用准备好的大串留言单），写了昨天准备好的两句，又另写了一句：“主领心情靠一杯”。坐在主席位，听得奖的名酒老板致答辞，还发奖状等。带回白酒两瓶。李普同新老伴谢恒一起去的，就是八月卅日那天见到的，已八十岁，原在外交系统工作，英文好。根本没让大女儿得知。

2006年9月4日（星期一）多云

六点起床。痰咳已停止，感觉正常了。玉珍仍让续服感冒药。从《炎黄》社取来讲话稿，终于又找出原件。德国、法国几家电话约定，明天上午在菖蒲河茶园接受访谈。玉珍仍隔天为我打针。

下午续看资料。

2006年9月5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睡足了七小时。薛京来早餐（带录音机）。九点到南池子南端菖蒲园的茶社，此地在大道旁的幽静处。任鸿娟来接（否则真找不到也）。她是德国广播协会驻京记者，另一德国女记者艾佩达、法国新闻社北京分社两记者余咏恩（女）、吴才兴（摄影）；香港《明报》记者王争鸣，还有一专业摄影师（马来西亚人）。围坐一桌。首先问形势走向，关于毛的问题较多，包括总评，为何仍有阴影笼罩？等等。我主要讲根本问题，如中国皇权专政与列斯专政的结合；君师合一到“早请示、晚汇报”；政治、经济、思想三垄断，尤其意识形态形成驯服工具，超过列斯。最后谈三大问题必须解决，中国前途，只要经济开放下去，政治变化会慢慢自然发展下去。内外形势不同了。中国的事情只能慢慢来。我自己的处境也可作为一个例子。听得很是满意。那位余女士还从香港买到《李谈毛》，以及《直言》等。谈完后到庭院中照相（还谈了中国接受三垄断有千古以来的土壤：农民多，知识分子听话，都是眼睛向上，当惯了奴隶也）。

收到袁伟时寄来的《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

有人打电话来，为学《江文选》表示愤懑。

2006年9月6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睡足了七个多小时。

上午九点蔡德诚来，谈三峡同重庆今年旱灾关系问题。《科技日报》有篇文章谈气候变化因一蝴蝶飞动而形成，似关涉到三峡同重庆干旱的关系，还得几年观察也。谈到他当年同二钱（钱学森、钱正英）发生的矛盾。钱学森认为三峡是政治性决定，不应持异议。建议他写出回忆录。赠《龙集》和“怀赵”文。蔡还谈到杨振宁和李政道，及王淦昌事，杨与二钱一路。

下午游600米。平江又来人，交通局正副局长持县政府向省政府函，要求为一条公路要1500万元。只好批准省长考虑。狠狠讲了他们一顿，只是向上伸手要钱。

2006年9月7日（星期四）晴转阴

六点起床。睡得不好。做怪梦大喊叫，玉珍和佩珍过来照顾。整个上午修改在《炎黄春秋》座谈会上的发言，准备在十月号刊登。大概有二千多字。九月号登的朱厚泽的发言，提到“刚才李锐同志讲了一段话，我觉得很值得注意。”“刊登陆定一的谈话，还不得不作个别‘删节’或改头换面，才便于发表，这能不让人感到一丝悲凉吗？”

下午游600米，还不到30分钟。

2006年9月8日（星期五）阴转晴

六点多起床。发言稿又看了一遍，将前面一大段另纸抄好。九点到《炎黄》社，他们很快打印好。杜导正同我长谈一个半小时，主要从田处得知形势与人事等情况。十七大报告与常委安排。四中全会680

字，讲阶级斗争，反西化等，乃江所加，已不再讲。现在是不敢进，不敢退，维持会。常委方案：九退六留三（胡温曾），进周永康、李克强（反映尚好），江不同意。九去三（黄、贾、罗）上三（周、李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意识形态，李长春向中宣部传达：十七大前不要再出现“冰点事件”。按兵不动。如对《炎黄》（最近销路大增，文选集新版一下卖六百套）。仍叮［盯］得紧。记录在案，引兵不发。第六期文章“知识分子能感动中国吗？”影响甚大（歌颂李慎之等），有人告状。陆定一谈话反映［应］大好。吴南生文，法台广播两次。《炎黄》能存在，美台评，过去有后台——萧克、张爱萍；现在有——万里、田纪云。田到万家问，万亦承认。石宗源（贵州省书）谈：现用技术手段处理政治问题，如发行，没办手续等。出版局上月电话：重大题材要送审。不让记录，鬼鬼祟祟。局长名张小影（女）乃丁关根干部，在兰州看到卖杨继绳书，不准发行。杨到中宣部当面质问，张又否认。用年六千万收买《光明日报》。田在北戴河请贺、贾吃饭，印象尚好。传贺巴结江上来。对胡已不看好（胡常去宋平处）。曾乃投机分子。胡、赵下时，逼温检讨，温都未应允。过去赵对曾看法：想在历史上留下好名声。杜认为伺候老人，胡、赵都不及格，而现在几位都很到家也。对吴邦国评价差，“宪法给外国人看的”，“人大不要讨论同级人事安排”。读稿子，貌似老实，想当总理。最后谈田意见：抢救活资料，老人不多了。我略谈自己情况，已作之事，拟作之事。

已打印稿又改动了两处。下午游600米。归途送与《炎黄》编辑。

2006年9月9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半夜小有失眠。准备清理书房，太乱了。

上午单少杰来。宗凤鸣嘱他来同我谈同赵的《谈话录》出版问题，要我签字。宗太多心了。不过现在赵家完全信任我，杜老也愿意写序言了，内部已无阻力。港版情况，官方竟全掌握了。现由单等几人负责，校方对单尚礼遇。张根生盗版事也已查清，计划明年去世二周年时面世。五人作序。还谈到一些学校情况，真诚请我去讲演，向博士生。

胜利来，上下午手谈。下午游600米。

刘清夫妇来，他们从云南回，带来李天柱给我的两张照片。

2006年9月10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翻看杂件。

上午王建勋来，同《中国电业》记者的谈话，他已打印好，寄国内《财经》等和港刊《开放》。

陆钦侃电话，介绍他的学生张有实（78岁，中科院自然资源考委会原副主任）和中科院动物所王逢桂（69岁），张烈（71岁，北京区人大代表）三人来，为中科院住宅区修建11万伏电压站，妨碍居民生活、健康事，来找我向温家宝反映。此事乃原副市长贪官刘志华一手包办，市领导都解决不了。一直谈到十二点。他们还谈到中科院院长路甬祥种种不法行为，任命江的儿子为不到任的副院长，给李鹏女婿房产权等。

下午三点到总后一招，参加王渭约请的《两代书》（同父亲王亚平合编）下卷发行座谈会。同周克玉、孟英等坐在主席台。发言的人甚多，多是王渭的老师、同学和朋友。由于书名是我写的，不得不去。我讲了几分钟话，唸了在《炎黄春秋》的发言稿中主要几段。几位老人都表示很是赞同。同周克玉闲谈了几句：海军副司令大贪污犯，证实是江泽民办公室主任关系升迁的。原来在总后表现甚差。认为胡比江好一些。

2006年9月11日（星期一）晴

近七点起床。睡得甚好。上午整理窗角大堆报刊资料，有不少要件还有照片和信件等。

昨天大概是那位王逢桂来，他们拟好的致温家宝信，大体可用。下午我改写好，连九份附件并34位研究员、三千多居民签名交薛京寄出。

中午在宽沟认识的陈难先院士送照片来，闲谈一阵。他也知那位路院长的德行。

下午看完这两天的报纸。玉珍吊瓶今天结束，谈常失眠，颈椎等老病。

香港叶玉超电话，14日来京，大概要去参加山西晋城的聚会。玉珍不赞成我去。

2006年9月12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浏览昨天清理出的信件等。有一封加拿大杨德吾的信，谈1952年初他在长沙粮食公司被打成大老虎，我如何调查为他彻底平反事。还唸给玉珍听了。

下午游600米。遇见谭云鹤。给了他十年前写的书《我的回忆》（他在东北当林彪秘书的日子）。是香港版。

张哲民来了（他只小我一岁），谈张宣三身体较好转，在续写批判马克思主义，已写几万字，明年写完。

2006年9月13日（星期三）晴

六点一刻起床。继续看昨天清出的资料信件。陆续发现一些要件。如方强儿子|的|寄的信件——照片和写我的文章。“田冲谈冼星海歌咏队和黄河大合唱”，上面有1937年的照片，范元甄坐在冼星海的傍边（刊04年《北京日报》）等等。还略翻谭云鹤的回忆录，写事实。

上午徐功廷来还书（《其人》与《大哉》就送给他了）。读得很细，还有错字校订表。对《其人》提了一单意见，认为我的功劳写得不够：包括“新闻战线的勇士，水电的开拓者和领导者；论证三峡的战略家与科学家，中共高层的智囊成员之一；起用一代新人的重要指挥员和执行者；编辑中共组织史资料的领导者；研究毛的理性专家；文学艺术研究者”。同他谈了些重要往事，如陈派我到中组部的任务，三峡论证邓的决策，江、胡关系等等。他还谈到中国传统的门生说，及房师身份。

下午游600米。玉珍操办送叶玉超的礼物。广东苏大姐电话，为自己的“右机分子”写了长文，我还没收到。

2006年9月14日（星期四）晴

三点醒来，久久不能入睡。六点多起床。仍翻看旧件。十二点半应张抗美邀请到贵州大厦，同李普新伴、亢［抗］美聚宴。另一初识倪江江（《中国改革报》记者）漫谈形势。

2006年9月15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十点半同玉珍到哇哈哈酒店，参加胡绩伟九十岁祝寿会。到八桌人，老中青三代。好多人久不见面，互相问候。不断照相，还拍了全体照。就席后，寿星致词，先唸了四句（郑仲兵主持，先讲话）：

坎坷三万日，乔灌集成林。
焚烧和尚伞，根除霸王魂。

谈文革后所作长短文章已集结出版。忧国忧民之心不死，“春蚕到死丝方尽，寸寸余丝寸寸心”也。

我首先讲了三句话：活到百岁，主持报社时同耀邦合作得好。唸了那两句（举杯宪政快开张）。大家致词都讲短话。李普同新夫人一桌，他还接着我的评价补讲了一句：我们新婚蒙大家批准。真是尽欢而散。回来时，谢韬夫妇便车，送他们回家，住在三、四环路北交接处。

太累，没有去游泳。

2006年9月16日（星期六）晴、多云

六点起床。上午党校的萧岛泉（76岁，杨献珍秘书）来，电话约了几次。让我看他的著作《共和国三次哲学大论战》，为杨老鸣不平也。思想观点一致，定要来看望。还要我写几句话。接着李劲祥来，程君复去世周年，要我写诗纪念。又给我长信，对山西信贷金融有意见（要我转告于幼军）。他的《红楼》玉雕要拍电视，《西游》也有玉雕，尚未面世。总是有求。

下午游600米。

2006年9月17日（星期日）晴

张戎电话，十月初来京，带书来。——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四点醒来，五点后又睡着，六点起床。

昨天萧岛泉还谈到杨献珍认错事。1943年抢救运动时，太行区也很厉害，杨抢救过刘建章，后来正式道歉。

同玉珍上午十点到三里河巴西烤肉店，参加徐滨的追思会（几个女儿组织的），到二十多人，多徐滨的同事朋友等。除李普外，熟人只有谢涛［韬］和理夫。我发言谈过的党性统治下，绝灭人性，夫妻关系在运动中也由此统治。而黎澍的幸运，在有夫人的人性和独立思考一致的支持，才能取得如此成就（我先从黎的49年观感“到北京有如太平天国”，以及78年在天安门同乔木的谈话：“那个纪念堂将来会拆掉的。”两例开始）。能安度［渡］文革真是不易。随后大家发言，都着重讲徐的待人宽厚、贤惠、亲切和正气凛然。李普尤讲了如此理性：当医生说，黎澍如不开刀则成植物人（开刀难）时，徐就决断，拆掉一切救急医疗器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使黎安然辞世。最后还照相。我带去《开放》四期文，立即复印，每人发一份。还赠理夫两本书。此店自助餐老人对折。玉珍对羊肉串等甚满意。

下午到晚上客人不断。玉珍同意去山西晋城参加诗词会，赶紧收拾资料。好不容易找到高亮之寄来的信件。苗苗来吃晚饭，准备南下旅游。徐滨两女儿夫妇来，南京小邓来（参加了上午活动）。谈《大哉》续集事。晚上李宗贤三人来，要赠书。又给《大哉》一本。

2006年9月18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清理好带走资料等，一提包书（准备送人的《近作》、《龙集》）。玉珍也只一个衣箱。八点半前到达“中华诗词社”门前，许多熟人来打招呼。孙轶青夫妇和司机刘然最熟的了。大旅遊车坐35人，叶老夫妇等均坐大车，四辆小车随后，九点多出发。先往西再往南到京石高速。车速最<高>可达150km。每人发了一袋午餐点心。十二点坐在车上吃的。沿途有大服务站，停车两处并加油站。从焦作到晋城，穿过太行山脉，共长短隧洞二十来个，乃一种奇景。能闭目养神，也能睡着几分钟。玉珍睡着时较多。薛京同满起还交换开车一次。山洞过完，五点半到晋城。寻找太平洋大厦，街上又转了快半小时。湖南赵焱森等先到，住1403。市委书记李雁红，宣传部长张晓峰等来看望。七点半始晚餐。“贵宾”

两席在一餐厅。多本地菜。席间因有人问起我如何作诗（乃生面人），于是谈秦城生活，顺带谈点往事。都是事实，玉珍也能听进去。

2006 年 9 月 19 日（星期二）晴

昨夜同玉珍一起服眠药，睡宽大硬床。没带睡衣，裸身穿毛巾睡衣，也睡得可以。六点廿分起床。既然安排了我发言，就作了点发言准备。解<手>不顺当。

早餐也是自助餐。饭后就有人来访谈。山西的戴云燕夫妇（总经济师，1950 年清华毕业，82 岁），赠《正气之歌》诗集，到大厦前照相毕。参加大会。孙轶青主席，地方诗词会负责人和市委书记等先后发言（有的唸稿子）。我最后讲了十分钟话（仍被称“名誉会长”）：和谐社会，不再批孔子。孔子“君子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为贵”，不是斗争社会了。孔子诗教为六经之首，诗歌为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且结合诗书画）等等（还谈及十多年来的推广，影响扩大）。“要做诗人先做人”。谈恩格斯任何人受三种限制（时代、知识经验与智商），但还应加一条品德，即独立精神与人格。举陈寅恪例子（“不学马克思主”），否则诗也做不好的。会后周笃文首先满意，就怕我讲政治“出格”话也。没有料到的是陈寅恪堂侄陈云君居士（天津诗词学会会长）向我赠诗集《尚有所住集》（午餐时一桌，大谈掌故，李莲英如何协助慈禧，康有为、孙中山都不好等）。又是好些人照相。

下午休息。薛京复印好 20 份《开放》文，悄悄送人。赠市书两本书，得回报《康熙字典》精装本。

竟［既］然来参加会，应有诗为报。于是将西安王中陵反映的吴尊文句凑成四句：

要做诗人先做人，精神独立自由民。
关怀莫过善同恶，笔下唯求美丑分。真情
（求真美丑分）

晚餐时，就四句抄与郑伯农。还将书两本与郑并柏扶疏。《开放》文也散发了近 20 份。

餐后同玉珍四人到街上小散步。晚上又有两起客人来赠著作，推敲诗作（刘麒子与杨山虎）。

2006 年 9 月 20 日（星期三）晴

睡得尚好。六点过起床。昨天吃了芦荟，痛快解手。真是老了。

上下午参加小组会，都是生面人。有意接触社会人士也。上午二组（山西、湖南、安徽、上海），下午三、四合组（其他 15 省市）。关于诗词的发展，格律问题等，各有意见。由于“要做诗人先做人”的影响，大家都愿意听我讲话。我也围绕诗词，谈了我的三大问题必须弄清楚，讲了一些具体往事（如旧诗词“不宜提倡”探索了毛的心态），忧国忧民是诗人主要品质。许多人都这样谈了。又收到好几本诗集。晚上王魁陵来，有赠我九十岁诗。

“贺赋”首四句：

昆仑一柱向天擎，栖鹤青松翠色凝。
屈子奇骚千古绝，太阿宝剑鬼神惊。

钱明锵《西溪吟苑》37 期，有他的“步无欲斋《浩劫吟》十韵（一东到十灰）。头首头句即：

赤帝倒行呼逆风，神州十亿尽瘖聋。

午餐时，钱又大吟一段他的快板诗，讽刺“毛地府训小平”的“五叹、五不该”。“一叹万寿非无疆，八十三岁一命亡。”“一不该不该把我三七开，还把我的思想来篡改”等（后来抄给我了）。

晚餐后，四人到楼旁公园散步。

2006 年 9 月 21 日（星期四）晴阴、雾

六点过起床。今天遊王莽岑，满起去了。我们都在房间。玉珍为我洗澡洗头。上午山西阳城县刘伯伦（搞地方志的）来，谈自己经历，原学俄文，78 年考取北大诗词专业，论文使考者吃惊。给我几首诗，如“文革四十年祭”尾句：“而今思痛定，仍洗旧时牌。”接着林从龙夫妇来，送大幅“贺李老九十华诞”七律。谈学会情况，已由作协领导。孙老斥六四，较中和，杨金亭很左，等等。贺诗头两句：

岂独峰推泰岳尊，寰中龙胆气雄浑。

下午刘伯伦又来，送一条子认为：“您虽没个好发妻，却有个好女儿。得失相当，也算不坏。”他从网上看到有关文章也。林从龙同河南梨园酒业公司董事长牛尚生来，送我九十寿的特殊礼物。已属专利：一对奔马，玻璃制，内空装白酒，中间大酒壶，酒中置一透明牌，一边是祝寿七绝，一边是国画，真乃从未见过的礼品也。闲谈一阵。又让我为公司办公室写一句话。此公司同林等合作推广酒文化（不知道北京有酒文化协会，我谈起那天写的两句话）。随后钱明锵来，带纸笔墨，嘱为金卿中学建校五十周年写四个字：“教泽千秋”。于是也为梨园春写了一联：

樽中常绿藏文化，酒德有神论古今。

立即送与林从龙，那位老板牛尚生真是高兴得不得了。

满起从王莽岑等处回来，说我那首诗雕刻在十多米高的山头石壁上，宽五六米。晚餐时，深圳吴伯如谈到刻工有缺陷，失去我的刚健笔锋。

我还向林从龙建议，编一本古今谈酒的诗集。牛老板谈，公司中有文化人，已收集今人酒诗 35 首（有打印本），还给我一份《梨园春诗酒发展蓝本》。将申报为诗词之厂，推向全国。

2006 年 9 月 22 日（星期五）多云

六点起床。写完昨天的日记。翻《梨园春——个性化服务专供酒备选图文集》。其中有婚庆、祝寿等 16 中图案，另外还有 16 种图案和花蕊、山水等国画图，以备放酒壶中。真是卖酒一绝。

上午周笃文来，谈林从龙在河南情况（林是参军抗美援朝，回到河南 45 年）。办诗词出版社，人事关系等很孤立。王虎　来送书（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学会秘书长谈学会内部人事矛盾，孙老维持。将四句诗抄与王。下午参加闭幕会，三人发言，郑伯农做总结讲话。有几人赠诗，先唸了我四句。市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致词，谢谢我的王莽岑诗，开发旅游。中间休息时，好些人照相。晚上四个农民诗人来照相。柏扶疏来，为一去世县委书记孙文龙纪念铭写两句话（书记发展种桑养蚕业、丝绸）：

善体黎庶情，广行利民事。

潘慎找我谈了几句“研究女书第一人”，送女书扇，因扇中书有此句，特为相赠：“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背面还有句：“不曲道以媚时，不诡行以邀名。”

晚上，地方还各层［赠］丝绸睡衣。

2006 年 9 月 23 日（星期六）阴、雾

四点醒来，后又睡着一阵，六点起床。玉珍已放好水，为我洗澡。此行时时照顾备至。书物打好包。

七点早餐，同许多人告别。坐大车回京的已出发了。我们约八点过始动身。一路隧洞认真数了：17x2（单行线双隧洞，洞中两股道），长者好几公里。一路远观，飞速而过，或闭目养神。十二点到一服务

站休息，在车中吃午餐，面包、酸牛奶、香肠。还加油一次。五点到家。八小时八百多公里。

佩珍已将房门开开，一切如常。晚餐又吃到自己的菜饭了。夜观电视。杨毅来，送邓力群的港版书，等等。

2006年9月24日（星期日）多云、夜微雨

七点起床。看信件等。（昨夜服眠药）

同韩棣电话，她催写字事，接着要字的魏良鹏和一女同志来，他们是“和谐盛世，百名将军、百名部长、百名画家，书画全国大型公益展览组委会”的（居然有这样长名的组织）。于是立即动笔，写秦城旧句“卜算子·横秋”。意外的是得千元笔费（玉珍拒收，说是一律如此）。接着唐小毛同她的奥地利外友来，闲谈一阵。她去长沙，为大姐带月饼。其他时间同胜利手谈，只大胜一盘，半小时一盘。

2006年9月25日（星期一）晨小雨转晴

六点起床。看信件，有不认识的学者寄来长文。

上午上海杨逸明来。送《张守富诗词书法作品展》的邀请件（先到历史馆看展览，再到人大会堂开会，张为上海齐鲁书画院院长）。我表示如有急事则不能参加。后来周笃文电话，定要我去参加。杨留下自己和张守富诗词集。接着潘荻来，直谈到近十二点。她刚从湖南回，有人给她一本张戎的中文版《毛传》交我。谈她的家事，到长沙为父母亲扫墓，去看了银宫电影院（她父亲经营的，1928年开业），好些照片。又谈到她干预过的一件冤案，得不到解决，完全是体制问题。

下午薛京来，将李劲祥给我信中有关山西信贷与经济发展问题两页，复印出来，并附信寄与于幼军。

六点半同玉珍到首都大酒店，应田纪云邀约宴会，李昭未能来，满妹来了，此外有紫阳女儿夫妇，杜导正夫妇。席间漫谈，我谈敝党16字（4自4无）[5]及邱会作从延安带信与刘少奇事等，引起大家兴趣。田谈万里在会上严厉批评宋平三条：反农村改革，反和平演变，任人唯亲。他去医院看望赵，吴官正与贾庆林都表示称赞。寄希望于我，多写文章。知道党内情的人不多了。

2006年9月26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翻看张戎的《毛传》。充分利用了苏联的档案。

上午方强的孙女（住在长寿街）和同事搞卫生工作的来，为向卫生部等要钱出示文件，方强已签名，只好也签上。平江人走这条捷径没完没了。

榆林的宣传部长　　来（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送玉珍礼物（木制奔马）还有羊头羊肉。我也陪了一阵。十点半赵洪祝（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同老干局四、五位同志来，送节礼。略谈几句：徐光春之无礼，房子事等。赠《开放》文。

下午游500米（一个星期没游泳了）。四点到金黔大酒店聚会。杜老、吴明瑜、吴象夫妇、厚泽夫妇、长江夫妇、刘堪、韩钢、李郁、马立诚，畅谈两小时。围挠［绕］陈良宇一案，七月即派去190多人，司局级双规40多人。房价下跌（一个月只售出两栋）。韩政［正］过渡。传习近平等几人去接替，麻烦的是某人。党校新校长谈五不准（同中央不一致言论等）。吴官正支持胡，立大功。24日开常委会宣布，25日即动手。证据都由吴掌握。周正毅案03年发生时，陈良宇阻止记者团去上海。周被香港通缉，放出后已无消息。上海市民放鞭炮（湖南郴州也放鞭炮）。外电外报：胡的时代开始。陈希同案重

[5] 16字即：“自高自大，自吹自擂，无法无天，无知无耻”。参阅7月12日日记。——李南央注

演（二陈也），“推陈出新”（还有陈伯达）。宋德福任十七大人事组长。李克强患癌症。高放近谈，六四后处理一万多人，王丹等都是主张和平手段的，主张三民主：党内、国内、党际。江在报上发表过的言论，如回答境外记者人事处理问题“我不论[予]回答，否则以党代法”，以及个体户倾家荡产（1989.8.21.组织部长会讲话），全未收入文选。陈良宇事牵连到人民日报办的二公司，给陈的儿子当经理，年薪百万，都是邵华泽办的，搞信贷、高速公路等。党校议论，权力斗争背景。周正义［毅］案时，陈良宇说过，上海局以上干部全部廉洁。大家还谈及往事，1992 南巡，同关广富谈话，关称赞农村社教运动，乡村到处广播，有山村播机被野猪弄掉了，邓说你们连野猪都不如。关满面通红。91 年辛亥革命纪念，尚昆谈抓住经济不放，江不同意。曾同胡合作，紧跟形势。现在抓腐败，有如毛之抓历史问题也，过去杨小凯说过，两个魔鬼比一个天子好，胡成为一个中心矣。

吃饭时，厚泽给我《德国之声采访李锐全文——毛比什么皇帝都厉害》共 7 页。香港《明报》有一页报导。谈到我的上书门路可用，找几个人谈几条建议，由他组织。

2006 年 9 月 27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翻看谈话“全文”等。不及翻报纸了。

上午九点，到历史博物馆参加“张守富诗词与书法展览会“，周笃文定要我去。张是山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上海齐鲁书画院院长。参加了开幕式，剪采［彩］。展览真、行、甲骨等书法约一、二百幅，有大字也有小楷。全部自己诗词，还有白话诗。其“墨流心语”:“不懂得艺术的人很难说真正懂得生活，不懂得生活的人也很难说是真正的艺术家”。平生诗文不过“三个爱，爱祖国和人民，爱父母和家乡，爱事业和岗位”。最后展览的是在山东八年编志书的成绩。特送我一本《颜真卿志》。感到这是一个习惯操劳，非常用功，且有表现欲望的人。展览后还到人大会堂开座谈会，我就回家了。带回其人著作几本。心中一动，同杨逸明一约，下午来家，送一副字与张守富，因我将我的诗句：“人如其字字如人”的诗句唸给他听了。其人可交也。回来后即舖纸作字，写坏了几副。只好小午休，下午一点，终于写好两副七律“作字”、“诗穷”。四点，杨来，他很高兴带走。又谈了些上海情况，还带走我早晨吟的四句：

部分如何先富来，官商联体发横财。
忽闻海上放鞭炮，又一头头请下台。

（杨应允到上海后，设法发表）

两点还游 600 米。

2006 年 9 月 28 日（星期四）晴

睡得不错，六点起床。补记日记。

报载去年 11071 人贪污贿赂被开除党籍，7279 人送司法机关处理。

上午陈峯彩引赤峰市副市长白玉刚，律师范山（北大毕业的）来，谈约一小时，宣传我的思想、观点，对过去历史、毛和党的看法。各赠书两本。给小陈《开放》文并《大哉》。

下午薛京来，高亮之书的序言，写了个短稿。他明天去深圳。

游 600 米。路上车挤，快过节了。

接尽心信，有王莽岑我的诗碑照片。

2006 年 9 月 29 日（星期五）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半夜梦呓，玉珍过来招扶。最近常讲明年自己花钱，为我做九十寿。于是

想起讲几句话：

我一生付出很多，六不怕唯头尚在；但收获也很多，堪慰平生未左偏。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国家，也对得起这个党。我留下约 800 万字，都同这个时代，这个党国的进退荣辱有关。我五岁失怙，但父亲的人品是我的楷模；母亲抚育我到十七岁进大学，教会我如何做人；我的两个姐姐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从精神到物质给我最亲切的关怀。我 62 岁结婚的好老伴，是我的医生、护士与保安员，没有她我不可能笔耕不辍，活到现在。我还有个只认父亲的女儿。我有许多好朋友，老中青三代，关心和帮助我，有的无微不至。个人没有什么遗憾，只是工作十一年的水电未能优先，烟灰满地天。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少时饱经磨砺，老来何畏风霜；楚狂本色总依然。

上午来五个生人，两人带摄像机（并录音）。先有电话，陈砚发介绍。为首的刘世民（32 岁，民主追求者），给我印好的四页“给李锐先生的几条建议及一些汇报”。第一条“办一个《李锐·中国》网站，介绍李生平，宣传李思想，研究和反思历史，考察中国民生与社会现状，分析国际关系与形势，对中国改革提出意见和建议等”。第二条，殷正高发起成立“李锐研究会”。第三条，李牵头成立“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另有四页章程草案）。“贤乃国之宝，李先生堪以当之”。以此网站“推动中国改革”。刘是益阳人。另外周佑轩（48 岁，留胡子像李公朴）、徐胜斌（60 岁，在北京），黄文海（独立制片人）。我先说他们是搞“突然袭击”，一边应付（说我只同五柳村网站有关系），一边电话朱厚泽请他即来帮忙。单少杰也恰来到，同单谈《赵软禁中谈话》出版事。我在《出版合约》（金钟负责）上签名（宗凤鸣定要我联签）。厚泽很快就到了。他是行家，看了材料并接谈后，明确提出，建立网站是可行的（光远有网站），研究会难办。过去湖南熊清泉等成立胡耀邦研究会就未得批准，政改会就更难办了。他们也知道厚泽的原来身份了（单少杰在旁点明的）。感到这些人是好意，于是送了五本书，包括《其人》和《大哉》。网站的问题，以后由薛京联系。

将张戎的中文版交厚泽先看（他拟复印）。我只看了开头。单少杰留吃午餐。

上午贾文平来，送好些礼物。世事知道很少。常大林也送来礼物。

下午没游泳。翻完外出一周的报纸。

收到张作斌寄来的十一位老将军（李德生、迟浩田、杨白冰、廖汉生、萧克、吕正操、张震、洪学智等）的信。谈军政腐败，当务之急是“改革党、改造党、建设党，落实以民为本，依法治国”。真伪如何？

《炎黄春秋》第 10 期收到。我的谈话登了（照片很好），“疯了”两字与“加应否”三字仍删去了。我的文后刊出白建钢短信（白是刊物理事）：“有的人老了，但他还年轻，这是国之珍宝，是年轻人的镜子。有的人年轻，但却很老，这是国之问题，需要国家加以改变。”

2006 年 9 月 30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补记昨天日记。

上午崔军来，还两本书（《紫阳千古》正、续编）及《慎之文集》上下。闲谈一阵。接着刘宇一来，他在香山租了一所房子，有网球场大的画室，画奥运历史长廊，五米高，百多米长，上千人物，有刘长春。谈自己画作都是贡献国家，但也出卖，贵者达二千万一幅。送我《父女画家——刘宇一、刘浩眉作品集》，四开版（120 元）。要邀我去香山一观。从网上、港刊等知道我的情况。

下午游 600 米。

2006 年 10 月 1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清理杂件。想起王渭的信，《文化月刊诗词版》，要 1—3 首诗（未发表过的）。于是抄“米龄自寿”、“要做诗人先做人”、“陈良宇下台”，立即寄出。又接南京杨郁电话，寄《开放》四期文。

上午许医农来，送广东特制月饼（她的广东朋友送她的），未敢自用，定要相赠。四个小月饼，但精致大盒中却藏有《中华月韵——诗文精粹》的精印插图本，还有录音片。

2006 年 10 月 2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温家宝国庆招待会讲话，说了“要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健全民主和法治。”似乎是如此首次提出政体改革，看看怎么做，是否说说而已。上午王怀安来，谈延安抢救时在保安处情况。我的有关邓力群文已看过。随即朱维民同一个日本经济新闻社的记者安藤一正来，一定要来看我，说我和胡绩伟在日本影响很大，给我留下有关我的报导。一起照了好多张相。朱维民留下，刘宇一的《父女画册》当然看不上眼。随后黄楠来，送茶叶和贵重的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一起漫谈。中午在街对面酒家午宴，共 20 人，两桌。除客人杨小玲夫妇、朱、黄外，胜利、苗苗，满起四家，还有威威、大胖。菜甚好，16 样，只花了千多元。

下午蒋彦永夫妇来，也送好酒等礼物。将张戎的英文《毛传》和邓力群的《十二个春秋》与他一览。

2006 年 10 月 3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昨天的信件有《往事》第 44 期，刊登了我的致《赵紫阳、邓小平反对邓力群任总书记》的信，还有吴江致邓力群信和冯兰瑞的《五问邓力群》。

叶尚志电话，寄来月饼。有个长沙人来信，要《龙集》等，说寄过三百元，无回信，查邮局，钱由张玉珍收（玉珍定是当稿费收了）。世上有此等要书事！

胜利来，几乎整天手谈。

2006 年 10 月 4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昨天收到徐景安著作《中国走向》，16 开打本，自己印刷的（作者 41 年生于上海，复旦毕业，原在体改委，87 年调深圳任体改委主任。现自办投资顾问公司），内容都是当前基本型问题，有关经济的多。开始阅读。

上午周倜来，送螺旋藻营养品。随即荆中来，他已用荆山水名字自办投资咨询公司。想约我同开明企业家等人座谈，也想参加我们的活动。一直谈到近十二点。期间牟小光来，送节礼。谈网上诸多怪话：本名官僚，小名头头，学名领导，学称首长，呢［昵］称当家人，倬［绰］号坐主席台的，等等。下午李劲祥同一山西人来（公安大学毕业的），送我一大盒出土的小瓷人。

四点半到文津街，游 600 米，觉累。

2006 年 10 月 5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续看《中国走向》。

上午程湖夫妇和两岁小孩来，关心全集出版（答应买一百套）。送节礼一堆。我的书他买了许多，

满起送他们回家时，竟带来十本《实录》。

长沙人曾正平寄来的 300 元买书钱特寄回去，并寄《龙集》一本。

下午书画家长寿街人周满庭夫妇来（说来过几次，全忘记了）。他画彭德怀的作品（国画）“历史的沉思”参加红军长征七十周年中国画作品展，被评为优秀作品。送我该画的照片。又另画了一副同样大的（头部比例正常些），让我在上端空白处写那首“煤窑子弟爱红军”七律，当然答应了。随后让他看刘宇一画册，看家中几幅油画像（他知道夏葆元，也知道王申生同我的故事）。谈朱维民对刘画的看法，他称赞朱最近为我画的那幅头像。于是赠《大哉》，让观 1964 画的幺幺［么么］蜡笔像。

玉珍为我理发、剪脚脂［指］甲。

小邓寄来 12 本《大哉》， 真是大好之事。

2006 年 10 月 6 日（星期五）多雾

六点起床。仍读《中国走向》，看报。美国人又得诺贝尔生理［物］、物理、化学奖。《泰晤士报》进行的世界 100 所最好大学，美国 33 所，英国 15 所，澳、荷各 7 所，法、瑞士 5 所，香港、德、日、加各 3 所。哈佛排第一位，剑桥、牛津第二、三，麻省理工、耶鲁并列第四，北大排在第十四位，总算不错了。

上午十点半，同玉珍到海淀金源超市五层参加宴会，潘荻夫妇请李普新婚夫妇。先在这五层大小餐厅转了一下，还有各种书摊。初会潘的客人周湘玫姐妹（周 77 岁，丈夫汪洋原七机部部长，已故），父亲是黄埔四期的，妹妹在香港。我说了一句：“谢谢英国人留下一个香港。”她们是新化人，读过我的书。湖南人一起干杯。我描党的 16 字[6]，都同意也。沈老将军因厕所太远，尿了裤子，早离去。

胜利一家和大胖夫妇，威威来过中秋。玉珍同他们谈朱朱要“卖房子”事，不仅是毫无亲情，简直不像个人。

下午、晚上同大胖、胜利手谈。大胖会下围棋还是我启蒙的，六十年代事，都忘记了。

晚上同玉珍、佩珍，小余到阳台赏月。

2006 年 10 月 7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五点醒来后又睡着一阵。续读《中国走向》几页。

上午齐翔延送来《参考材料》九月份三本，有谈张戎书专集，毛逝世 30 年专集（刊有我的访谈录）及陈良宇案，还刊了我的“陆定一谈话”。谈她在马列所时情况，对光远“书呆子”的看法，“死不改悔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刻有闲章。也劝过他不要再写苍蝇、蚊子了（我的观感引起的）。接着张西雷女儿送来她的一篇谈陈良宇的网上文章。

十一点过，同玉珍应沈平约，到京西宾馆去参加宴会。谁料到宾馆根本不对外开放（正开全会）。在门口等李普约廿分钟，又猜想或是“新兴宾馆”之误，去该馆扑空。终于同李普乘车汇合，司机在附近酒店遍寻不着，于是到西客站北一家福　苑（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酒店请李普夫妇吃饭，算是庆祝新婚也。有烤鸭等一大桌菜，十分可口，比大酒店合口味得多（连一瓶酒只 220 元）。终于得到沈平女儿王旋电话，到京西宾馆南大自然酒家，同孙慎老夫妇、唐瑜、高汾等相见。坐谈一阵，沈平给我网上文章，我给邓力群事信，并赠孙《龙集》。下午看“资料”。

[6] 16 字：“自高自大，自吹自擂；无法无天，无知无耻”。可参阅 7 月 12 日日记——李南央注。

2006 年 10 月 8 日（星期日）晨雨、下午晴

六点起床。翻看九月份三本《参考材料》，丰富之至。

上午赵来群来，送《巨野县图志》（张春桥家乡）有他写的序言。收有二百多部县志，知道我主编过平江县志，甚得好评。又谈到他岳父安庆洙对我的好感（1979 年秋，同住合肥医院，原中办主任）。于是赠《大哉》。

下午游 600 米，甚累。收到小妹寄来《博讯新闻网》德国之声采访稿，标题却是：“胡比江控制得还紧”。

2006 年 10 月 9 日（星期一）晴

六点多起床。仍翻看《参考材料》等。

上午朱尚同与唐伯钢来（68 岁，原冶金部，教授、高工，岳云同班唐耀辉的儿子）。都是读者。谈湖南情况，也谈形势。过去王茂林好色，很不得人心。都求字，只能答应。赠书给唐。

十一点张戎和弟弟张朴来，送我中文版。她很想知道厚泽的意见。我略谈网上看到的意见。谈胡宗南事，她是有根据的，只用“可能”两字。胡的儿子在台是一霸。很愿意听我的意见。张谈到王明中毒是确切事实。赞扬丈夫的多年辛勤劳动。中午在对面酒店吃饭，有烤鸭等。赠书三本。弟弟帮她的忙。收到李大同著《用新闻影响今天》。

2006 年 10 月 10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看张戎《毛传》，觉有问题处写上页码简字。接电话后，厚泽近十一点来，送回原书并复印两本。提了两点意见：文笔流畅，须注明出处来源。历史研究写法值得考虑。我谈了一点：作者已将毛肯定为权力篡夺者，全书贯穿此语气言事也。未能留他吃午饭。

下午游 600 米，甚累。胜利 晚餐后，手谈到八点。

2006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三）晴

睡得甚好，近七点始起床。

续看张《毛传》，同她电话两次，简告我和厚泽的基本意见。

上午王建勋来，张秋石《期货》刊物发表我的“水电教训”长文（同记者谈话），送 400 元稿费。谈形势，上海案牵连人甚多，说检查材料给 100 人看过，只有江、朱和李岚清三人未表态（不太可信）。谈我的全集出版事，他经手胡绩伟 11 本书出版，愿意帮忙。约定星期五下午，薛京来一起谈。玉珍关心薛的婚事，约了一医生来相会。

下午游 600 米，不累。

2006 年 10 月 12 日（星期四）多云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全世界发达国家 32 个，绝大半在欧洲。续看《中国走向》。

十一点多，同玉珍到贵州大厦，参加李普米龄寿宴。由张抗美张罗。两桌分在两小间。到吴明瑜、彭迪、钟沛璋、戴煌、韩钢及夫人等。谈形势，都看到网上我同德国台谈话录。不叫“和谐社会主义”了。六中全会没谈陈良宇事。杨继绳随我回家，交他张戎书（复印本）。详提意见。

下午四点，游 600 米，尚不觉累。

2006年10月13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南京杨郁来信，谈到晁樾写的“好诗不厌百回读”（其弟晁楣是画家，信中附有弟为兄写的诗，并杨的名片，上有头像为晁楣所画并沈鹏、华君武所书“晁楣艺术馆”明信片）。于是又找写《龙集》长文一读。上午苗苗夫妇来，同苗苗谈么么情况，应当让她知道父亲其人。交《留言》。

下午游600米。接薛京来，同王建勋谈全集出版事。光盘如何改错子［字］，王找到行家帮忙。玉珍办了丰盛晚餐。

大胖夫妇来，谈威威情况（过去同两姐妹一鼻孔出气），傲慢自大等。关于做人问题，带教训口气，同大胖长谈。

2006年10月14日（星期六）多雾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韶关谢建明来（广东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等），送我《私营经济文集》下，内中有我的题辞。全忘记了。同胡德平关系密切，书的封面是俩人合抱像。接着闫久亭来（说来过几回）同张戎熟。出示一小本张同各国元首的照片集，很有意思。谈张戎的书。他知道许多高层人事。邓南行讲话，确有去江之意。

午餐丰盛，为佩珍饯行，下午回米脂。满起、胜利两家一大桌。下午没游泳，同胜利手谈。

闫还告知王光美昨日去世。晚上玉珍接到王家电话。感冒引起肺炎。305医院设有灵堂，廿日告别。女儿痴呆，孙子也弱智，一次遇见玉珍叹道：我前世作了什么孽。曾拟找她谈毛刘关系，后作罢（听说还感激毛“刀下留情”，据说周批了死刑）。闫还给了我两本港刊《争鸣》、《前哨》近期的复印本。

晚上十点，李宪梅（名片上中国公益事业联合会，爱心工程会执行会长，女，已年长）送来延庆二炮请帖“书画联谊会”（10月16日）请帖，没上楼，送60个小鸡蛋。其人想不起来。

2006年10月15日（星期日）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早餐后郭先述、田绿萍和女儿另蒙古人（女）先后来。谈形势，问我的看法等。告以旧事（如陈为何派我去中组部等）。她们谈田聪明和周惠在蒙古情况，以及那本传记对他的吹捧等。离开时百姓放鞭炮。田女儿说，田纪云对我佩服之至。我谈了对党的看法（16字）[7]。这是体制最关键问题。

接着蒋医生来，送我龙应台的书《请用文明来说服我》。谈301院长国庆阅兵式事，有院报图片大报导。拟向网上揭批。

下午三点，同玉珍到305医院向王光美告别。刘源在，问了他的身体情况。

给小妹、悌忠写了信，嘱《龙集》原件带回等。看完今天报纸。

2006年10月16日（星期一）阴

五点醒来，又睡着。竟做奇梦，同邓小平谈话。七点起床。浏览报纸。九点周笃文引广西鹿寨周刚（人大主任）、袁子强（常委）等四人来（那年去广西接待过我们），赠沉　木大笔筒（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宣传我的三个观点。每人赠《近作》。接着赵焱森来，赠《黄兴颂》诗集。十八日下午在

[7] 16字：“自高自大，自吹自擂；无法无天，无知无耻”。参见7月12日日记。——李南央注

人大会堂开会并纪念黄兴逝世 90 年。十一人中午吃羊羯子，皆大欢喜。回来为黄公纪念会书大幅“民主先驱世仰瞻”那首诗，并说明“两代知交过百年”。第二幅才满意。

2006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二）多云

六点起床。续看《中国走向》。这是本既谈历史和理论、理想又实事求是的书。

九点多同玉珍到李普家，他约了李柏光（湘人，北大法律系博士，从事律师业，信基督教，同于[余]杰见过布什，有照片）和《纽约时报》驻京社长周香，也约了姚监复。周香的问题是：17 大换届，环境如何？胡能否进一步开放？许多人对他有希望，搞廉洁，但也失望，仍旧专制一套。十七大后局面如何？冰点事件，对媒体看法，许多敏感。李谈，读过我许多书，也对毛、对路线，历史等思考。中国命运、前途，观点一致。被抓过四次。从秦始皇到毛，专制深远，改不了。欧洲传统，华盛顿（不同意汉密尔顿当国王建议）说：“你不怕对［得］罪上帝？”因此历史要靠人的品质，这是民族灵魂。向我们宣传圣经，市场经济、民主不解决问题，靠基督精神，人皆罪人，中国传入民主等 150 年解决不了问题。暴君传统，心灵被控制，上帝要人保持好心。李柏光是在我谈完后宣传基督教的。我谈了约一小时。回顾历史，中国走向，三大问题，谈到基督教在西方的影响，起社会稳定作用。美国一千人就有个教堂（李说，中国信基督教的已超过中共党员人数）。姚谈，民主急不得（魏京生一批邓就被抓了）。专制主义比共产党久远得多。人是兽变的，有兽性。要搞政党法、新闻法，党必须改革，否则危险。不安定因素：1.2 亿农民工，这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国企下岗工人，无生活保障；复员军人当农民，收入低；失业大学生；有的民营企业家日子也不好过。出现黑社会。等等。

谈完后，一起到新华社经营的小酒馆“满盆香”午餐。到两点回家。四点游 600 米。

得到丁东夫人电话。上午安全部来人抄家，将丁带走，主要是抓我的《日记》等。晚上电话，丁已回家，抄的东西被扣下。南京小邓为此事来电话。真是比江控制得还紧了。亚洲洲［周］刊电话何家栋去世。

晚上轶青两口子来，送网上谈陈良宇的资料和陕西的《社会科学评论》今年第三期，内有《论黎澍之路：思想与人》长文，达三万字。

2006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三）多云

四点醒来，似睡着又非睡着，六点多起床。翻张戎书。上午李普、丁东先后来。丁告知昨日情况：市安全局 15 人五点半到家中，追查为甚出何家栋文集，找印刷厂麻烦（何去世前看到清样）。将书架二百多本书带走，有《大哉李锐》及我的几本书。押到南郊市局，上下问［午］查问，较客气。据理辩护，到晚六点回家。网上大概今天已传播世界了。何的书当弄到拜读，过去不熟悉。李普也就放心了，原来以为追查我的《日记》事也。查走的书中有我那本出访日记（作家出版社出版的）。

下午两点前，同玉珍到人大会堂北京厅，参加“黄兴逝世 90 年暨《黄兴颂》出版纪念”。坐主席台。赵焱森介绍诗集出版情况，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周铁农主要讲话（第一次见到）。我讲了几分钟，介绍两首诗，说明“两代知交过百年”的情况。先父与黄兴，我与黄乃两代革命交谊。还谈到黄兴不参加中华革命党，因孙文要按手印服从他的领导。解释“民主先驱”，“恨无实践替公传”。最后一句话：大家要为民主努力呵！最后展示十几副题词祝贺，展示了我写的第二首诗。同王海容坐在一起，作了有限的交谈，她已 69 岁。最后还看见李敏，告她 1948 年从东北同车到北京。

回家后不久，张华夏、王保胜来。张认识厚泽，送过他父亲《李旦初文集》与我，现主编《品牌》旬刊，王是摄影家（《中国新闻》常务副主编）来，送这两本刊物，并拍照二三十次（照相机全套日本

货，60 万元）。闲谈一阵。

2006 年 10 月 19 日（星期四）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浏览报刊，和昨天得的那两本刊物，印刷精緻。

姚监复电话，法国台广播，丁东被捕。告以情况。蒋医生来，也是关心丁东事。还谈到鲍彤情况，能约到外面吃饭。有位美籍华人来（臧英年，戒烟活动家），他妹妹的儿子在美国生的，是三上太空的宇航员，被邀来京将作报告。

下午游 600 米。看完报纸。

2006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五）阴

六点半起床。清理书桌，找出要写的三幅字的信件。上午作字，周满廷［庭］那大幅彭总像《历史的沉思》（已得奖），让我在上面写那首“煤窑子弟爱红军”七律，已电话催过两次，按留下的尺寸先另纸草写，然后写上去。总花了近一个小时。又给尽心女士写了她要的一句话，以及岳阳吴贤章（根本不认识）来信写书名《韵脚释义》（便于古韵、今韵通用）。还有几个要字的已记不清了。久不作字，手生得很。

下午游 600 米。接薛京来，全集出版有关印刷等必须十分谨慎。晚七点多，同薛京到人大会堂参加《长征颂》文艺演唱会。先在四川厅休息，见到袁宝华、刘家栋、朱穆之，等，还有一批老红军，许多|人|年青人来签名，还有拍照的。入大会堂前，每人手捧一束鲜花，一名女服务员手扶，会堂全体人员起立鼓掌。我们约五十人坐在前二、三排。胡锦涛等人坐在后面。全合唱、独唱，乐队与合唱，男女约三四百人。九点多回来，玉珍从电视见到我的镜头好几个，精神好。

2006 年 10 月 21 日（星期六）阴、下午雨

六点多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九点同玉珍到八宝山，同王光美遗体告别。正门人生［山］人海，从侧门抢先入告别室，家属一长串，刘源为首。出来碰得一些人拦住同我谈话，有一高检职务犯罪厅女厅长郝银飞等，参加陈良宇一案的，很是热情，说我的书都读过。

九点四十才到军博三楼，参加纪念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的“部长墨宝展”。会议已开始，部里老干局负责人引我坐主席台，王照华等在座。展厅很大，几百幅作品（16 开大本《共和国部长墨宝集》共收 387 人，每人一页，附彩照），我那幅显得太小了（大概三尺［寸］多也）。吴南生写的大幅，正碰上广东老年书画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刘亮等人在观看（刘为《墨宝集》的副主编），知道是我时，一齐拍照（万绍芬也参加了）。还参加了剪彩开幕式等。

下午游 600 米。接杜导正电话，说现在卡得更紧，当前与过去有关领导人的言论、文章一律送审。约定下周一聚谈。

2006 年 10 月 22 日（星期日）晴

六点多起床。睡得尚好。玉珍让我穿大毛衣。今天有风较冷了。

上午九点半到泰康人寿保险公司大厦 11 层，参加武大老校友会，约到近百人，基本是 65 岁以上，文革前毕业的，老人只见到方成，坐在一起。王云从、陈荷夫夫妇也好久不见了。会长关敬如，保险公司董事长陈东升（79 年经济系毕业，博士）每次都由他招待，是连锁店，全国十几万员工，一千万客

户，年利润 10 亿。一个大银行也。赠他《龙集》，很谈得来。问我对当今的看法。有中科院的王修恒、王华民（55 年与 58 年毕业的，叔侄关系）找我热谈，特赠《近作》（带去两本，另一本赠王云从）。我讲了约 20 分钟，从诺贝尔得奖人谈起（今年美国包了）。从具体事情讲到三大问题，讲“两头真”，大家不要再糊塗下去。带去《开放》文，陈东升复印了几十份，分给大家了。会后在一层吃自助餐。徐梅芬大姐同朱正熟，住丁东附近（当年《大公报》的右派），又交谈一阵。方成仍每天工作八小时，不断写文章，研究幽默。

下午同玉珍到附近眼睛［镜］店，取回新佩［配］框的看书镜，很合适。

2006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九点半到《炎黄春秋》社参加座谈。到杜老、曾彦修、冯健、吴象、何方等，主要谈 9 月 26 日中办发下文件，包括过去国家领导人的文字音像等宣传，尤重大题材一律送审，否则违纪处理。现在出传记、文集甚乱（如李先念为改革开放创始者）。冯健唸了文件。中宣部可能乘此小题大做，搞扩大化，来势甚猛。选题立项申请，须经批准（由新闻总署、中宣部），党外人士在内。违纪者，从批评、处分直到刑事处理。10 月 20 日新署召集 19 个刊物开会。冯谈到去年胡讨论《内参》时，说过“舆论监督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因此认为，从六中全会看，当前大气候尚好，小气候不好。这种看法多不以为然。胡在全会二次讲话中谈意识形态把握好，时有噪音、杂音出现，仍是长期艰巨斗争。都认为邓力群书是起因之一。何方认为大形势不好。邓比毛厉害。军队加薪，安排上将，党校搞成关系网，小颐和园。控制人权。江搞陈希同（无贪污），胡搞陈良宇（大贪），上海徐跃事。杭州封三联书店。先抓维权。丁东事（厚泽电话，以为我也被传）。杜老认为外交还不错。没有无矛盾的社会。宣传毛的“既有民主，又有集中，心情舒畅……”那一套。都认为刊物不踩红线，保住宗旨，灵活对待，稳步前行。我讲可刊小人物遭罪事，研究古今中外腐败问题，予以对照。还可刊马克思第一篇文章等。两点回家午休。

晚上《南方周末》笑蜀（陈敏，四川人）来，让我谈自己史事与对形势、对马克思主义等怎样转变认识的。赠书四本，还来一个照相的。

2006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二）阴

报载三年来查处贪贿犯罪 67505 人。——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六点起床。补记日记。

上午九点蒋彦永同他的表妹夫妇来，吴锡九（75 岁）名片 BCAIA 柏克莱加州大学华人校友国际协会，研究中国问题，1956 年回国，在科学院物理所工作，同李德仲关系好（明年李 100 岁，要回国为李祝寿）。我的书都读过。在香港还买到《谈毛》。赠《近作》、《龙集》并《其人》。

毛弟夫人小冯来。谈苗苗到长沙情况。

下午游 500 米后，同玉珍到金黔酒店聚会，除光远、厚泽外，都来了。李郁谈朝鲜情况，我们以“悍然”对之，态度鲜明。危害在我们与南韩，已饿死二百多万人。大家谈 29 号文件，进一步封锁意识形态事。“和谐社会”，一手软、一手硬。左右办事人令计划兄弟等。文件由电脑出台，加上新语言。因此长篇累牍，套话连篇也

刘清夫妇来，一本纪念赵的文集从美国带回的，当是那两本《紫阳千古》中摘下儿。给我《中国军工》报，功臣榜中，航空有汤钦训，船舶有刘清。

2006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三）晴

六点多起床。浏览报纸。

张登全一早来，又是为搞彭总纪念活动（08 年 110 岁）来，写字之类，还出示一本他“给布什写的信”，赞成民主等。这就让玉珍相信我的话了。

朱正来，漫谈到吃午饭。他的《鲁迅传》要出新版本。张戎书交他细读，写明意见。柏原癌症复发，恐不行了。

下午游 600 米。凤凰台杨锦麟讲，汪恕诚不同意西水（雅鲁藏布江经黄河）东送方案，江批示赞成也。

2006 年 10 月 26 日（星期四）晴

六点多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盛禹九来，刚从美国回，带来一本《耀邦纪念》文集，让交朱厚泽（苏绍智托）。又一张刘宾雁告别的入场表单（封面大的微笑彩照：“宾雁，走好”）背页为“自拟墓志铭”：“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作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应该说的话。”有发言人的名单。听了张戎的讲演当场回答了胡宗南问题，给了我摘要记录。他写我的文章又在《争鸣》九月号发表。

下午游 600 米。奚弘来，谈她的母亲喜读我的书，将我夸奖得不得了，“这样的人来领导国家就好了，学识加人格”。赠书几本，又约儿子来（32 岁，市公安分局工作），一起到附近吃羊羯子。尽欢而散。

2006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五）晴转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浏览报纸。看张戎书。

上午张一虹来，80 岁了（陈牧天去年 84 岁去世）。儿子在美国成家，在一制药公司任高职，年薪 11 万，住波士顿。十二月初去美国，将住一年。特来看望我，找出陈牧天拟赠我的三首诗：“读《李锐其人》有感”。儿子极为孝顺，每周电话问候，每年寄一万元。女儿也好。得过幸福晚年。留午餐。下午游 600 米。

2006 年 10 月 28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上午大清理书房，只将一堆刊物、杂件整理好，拟大部分不再利用者搬到隔壁房中。

下午两点半，陈砚发同益阳建行张超群（南县人，61 岁）、岳阳殷正高（61 岁）和刘世民并两位拍电视录相的刘文海、徐胜斌来。他们已决定拍我的生活（历史）纪录片，还准备去安徽磨子潭、秦城等地。在北京呆两个星期，住到家的附近。仍由刘世民主其事。这真是出乎意料也。他们的道理也很充分。耀邦、紫阳都没有留下这种记录。许多平江人都看到这次长征演唱晚会时我的形象，很是高兴。我仍[让]玉珍来参加讨论，她关心的是不要影响“你们（主其事）这些人”。我也谈到最近 29 号文件卡得更紧。不过我非“领导人”也。张超群最是积极（第一次见面）。他看到我的十六大上书（《炎黄春秋》发表过），称赞不已。党内能如此建议者首推一指也。看来这件事难以拒绝。刘世民办的《李锐·中国》网站，拟将我的 18 本书，500 万言全部录上。陈砚发还留下一本共 18 页的李次清手稿，让我题辞。

同时间，奚弘同张信昌（江西抚州市建设局局长）二人来。张赠我南昌仁祥笔莊“中国名笔”（启

功题名）两枝巨笔和四盒（大中小三枝）笔。有羊毫、狼毫等，笔杆红木、陶瓷、白牛角等。介绍辞［词］说："仁祥笔莊首创'八柱擎天'，一笔多用。"这只能当收藏品了。赠张君书两本。

下午五点仍去游600米。

2006年10月29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悌忠来，带药物和今年《开放》、《争鸣》等，还有《林彪事件》上、下，还有邢小群网上文章：丁东被传情况。谈忙忙在医院之忙，一周工作70—80小时，有时24小时不空，妇产科主任［住院］医师，每年政府供20万元，本人只得4—5万。对象没定。有一同班同学一直在交往。对父母已有表示，同忙忙没有说明。悌忠回来为父亲|见|做80寿。《龙集》原件没带回，在复印中，在磨子潭的《李锐家书》已编好。留午餐。

胜利来，整个下午手谈。

2006年10月30日（星期一）晴

六点多起床。昨夜服眠药，大概十一点入睡。翻看《林彪事件》。

玉珍同我到南三环花卉市场散步，真是大开眼界，头次看到大菊花，奇花异草和各种盆景多极了。为悌忠父亲做寿买了件陶制好礼物"老人与灵芝"，加上两大盒豪华的茶、酒，让满起送去，我写了封祝寿短信，请老人笑纳。

2006年10月31日（星期二）晴

三点醒来，久久未能入睡。六点起床。从《天岳山馆诗存》的序言中摘出四五百字，介绍李元度其人。写入陈砚发的"李元度手迹珍藏"附页，花了近两个小时。

上午陈砚发和小方摄像师来，陈当然高兴之至。方和刘世民已在24楼旁的地下室租房住下，计划两个星期拍摄我的生活场景。随后朱正送还张戎的书，将许多意见另纸写好，认为是当今最好的毛传，材料可贵也：鲜为人知。我同朱正谈论时，小方拍下了，并让我观听镜头。薛京亦来，这两个礼拜由他负责管理。留朱正午餐。

下午游600米，并告知办公室录相事。

2006年11月1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纸。翻看资料。收到　寄来的草稿，为他写的关于　（原文此二处空字——李南央注）

收到宜宾市尹孝功为其父兄正名，查明地方党史的一堆资料和《美酒慰忠魂》书（父亲创造五粮液），是从《炎黄春秋》看到我的文章引发的。真没有办法。上午还来一位不速之客石振刚（唐宝林介绍），河北衡水人，是右派，大著作《索解五七》让我过目，只得以身体为由婉谢。即介绍找朱正，定有所帮助。

下午游600米。

2006 年 11 月 2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准备作字。不到九点，张有实、王逢桂两位中科院老人来，几乎忘记此事。他们住处因变电站施工干扰找过我。将材料寄与温总理。同薛京电话，温又转北京处理。但施工未停，又来找我也。让再写一信，我再转温。就便谈三峡与钱正英其人，他们称钱为学阀、学霸，同潘家铮狼狈为奸事，尽人皆知。随后姚监复来，将那次《纽约时报》记者谈话记录稿与我，上万字，很是满意。小刘、小黄来我们边谈边录，我将 29 号文件告知。

下午三点，王东明副部长与毛局长来，带大蓝[篮]水果。薛京来没让参加。为德国台网上播文事，严加责备：有“权贵社会主义”、“暴力社义”、“毛从来就想当世界领袖”等说法，严重违纪。我谈此事有人告知，两个标题（“毛是最厉害的皇帝”、“胡比江控制得还严”），正是毛逝世 30 年前，许多外国记者相邀，有德、法、港报三家约谈事。他们强调同外方不能谈党、国等事。我将《李锐日记》相示，其中三次出访美国，两次是哈佛等校相约谈中国革命与毛等，早已公开发表（作家出版事[社]），从来平安无事。于是大发脾气，亦将《龙集》上“敏感作家表态”一文大声唸出，而胡锦涛根本不回信，越说越气。玉珍闻声进来，插话，外国记者电话，她常拒绝。逐渐平息后，我表示：以后拒绝同外国记者接触。我回房间取书时，王同玉珍强调：事情很严重，莫谓九十岁就无事了等。将《龙集》、《近作》各赠之。王还要了《实录》。刚进来时，我曾问到年龄，王说五十，是辽宁大学学哲学的。我于是将高亮之的《综合哲学》相示，并说已向胡、温等相赠。此事意外，也在意中，可同丁东事相连，都同 29 号文件有关。两杆子尤其笔杆子得抓紧也。这是几十年的习惯，无可更改。面对客厅悬联，真是感慨万千。余生是否只应“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顾平安乎？”（还谈到徐光春不让去郑州事）。

同玉珍细谈，看法一致。通知刘、黄，录相事暂停，他们也认同了。

2006 年 11 月 3 日（星期五）晴

四点醒来，后又睡着。六点半起床。昨夜服眠药。已经平静，玉珍和我得共识，最为高兴。上午九点后还同到李普家一叙。看法相同，为求“稳定”，可能本身也处境紧张，必须如此“严加防范”也。我那副“祝乡兄八十寿”大幅字，一直挂在客厅，我告别时说“德赛先生事，岂能漂[飘]渺间”，“岂”要改“只”字了。

下午游 600 米。速度保持半小时。

《炎黄春秋》11 期送来，又一堆读者信件。为唐见奎保外就医事，发信给陈砚发帮忙。

2006 年 11 月 4 日（星期六）晴

四点醒来，大概近五点又入睡，七点起床。信件一堆，有老右派寄来回忆录，让过目，好几次了。小多、胜利两家午餐，很是热闹。上下午同胜利手谈。

下午李劲祥同女婿，为我出文集，用[有]一热心读者文某资助 10 万元。我未同意。又给一堆有关他的宣传物。谈他父亲是地方的名书法家，收藏翁同和[龢]等名人字画十多幅，都由公安部门收走了。将我仅有的翁的册页及齐白石诗书的《餐菊廔画册》与之过目。未能游泳。

2006 年 11 月 5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上下午作字，共 14 幅，还急债与旧债（还有的旧债已记不起了）。只写坏了 3 幅。其中有 5 幅未署

名，留待应急。很累。这是玉珍催促下勉力而为的。真是老了，不想动。

报载援非八大项目政策（包括经济、卫生、科教、人才），这应当为欧美强国作出榜样。我 1983 年去过几内亚，非洲太落后了，印象极深。

2006 年 11 月 6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早餐后玉珍让我吸氧。

清理旧资料，发现戴煌一篇未刊文谈毛的“个人说了算”的渊源（今年 5 月 24 日），及去年六月福建诏安县沈汇丰寄的一叠《战士之歌》诗集印件（内中几首写我的）。真是老了，或健忘，或拖拉成性了。

书房资料堆积，总也清理不完。

胜利来晚餐。晚饭后手谈到八点，快到 20 分钟一局，负多胜少。

玉珍眼睛不好，极少看东西。特将《大哉》上前两篇文唸给她听了。

2006 年 11 月 7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九点钱明锵带三人来，杭州葛灰天、杜琳瑛夫妇，搞诗书画艺术活动，并在云南大理建旅游区、房地产活动，求字。碍于面子，书“大理博物馆”（1997 年云南行六首之一），并为夫妇书“梅”。另一人周拥军，从事“世界汉诗学会”活动，赠《近作》。钱大谈他的新兰亭序的活动，已印成长卷相赠，还有［要］搞发行会，十二月中旬请去云南观光。又在野草诗社活动大放厥辞。随后张有实二人来，知道温总理已将诉件批北京市政府王岐山“斟办”。待有新情况再考虑是否再上书。上午有［就］这样过去了。

下午游 600 米。不累。洗痛快澡。三天未游了。姚监复来，送来他对张戎书的意见。谈十七大人事。原同左翼有往来，现在不行了。他们原来是“骂江批胡”，现在改为“批江卫胡”了。

2006 年 11 月 8 日（星期三）晴

四点醒来，久未睡着，近七点起床。浏览报纸。很是懒散，什么事也不想做，老态？

上午姚监复来小坐：你是正义的胜利者，何必生气。他同冯兰瑞谈及，留下一封信和 10 个可对谈的题目。真是有心人。

下午游 600 米。看中美女排比赛。玉珍很不以郎平到美国任教为然。女排已失去了快攻等灵活战术。3:1 胜。前天输给德国，实在难看。

姚还将狄更斯《双城记》开篇名言抄下示我。“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信仰、怀疑；光明、黑暗；希望、绝望；拥有一切，一无所有；上天堂、下地狱；那个时代与现代十分相似。”正负合一乃转型期常态也。

2006 年 11 月 9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刊物。上午平江人吴正湘两人来，在宁夏开煤矿赔账，要求继续挖，让我给傅思和转信。维娜从天津来，送来大框［筐］螃蟹。下午游泳 600 米。薛京交我刘世民的资料。原高法的郭行军和杨小川（律师）来。送我《胡锦涛传》（美国库恩著，叶永烈参加）并近期《广角镜》。上刊“中国人怎样看毛泽东”文中有句：“但毛的前秘书、中组部前副部长，中共元老中持异见者领军人物

李锐则对毛持批评态度。”文中有小标题：“毛忌辰北京低调处理。”特写了毛家儿女到纪念堂纪念的情况。玉珍和我请郭、杨在附近小馆吃羊蝎子，他们尽兴而归。

2006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五）晨小雨、转晴

昨夜看电视到十一点。上床久久未入睡。七点起床。浏览刘世民给我的《野火》（一、二）铅字本的随笔集：内容标上：“诗、理论、时政、改革建议、爱国问题、台湾问题、宗教，道德”。大体属于他的种种见解。

上午悌忠和张杰来（张筹划出版《李锐家书》）张拍了几张照片，先离去。随后朱正来。让看 29 号文件，原拟四人聚谈取消。王建勋随后到，他编辑自印的《自由声音》（纪念耀邦的文集）给我 20 本（作者都给书，有朱正的文章）。有六个出版社拒印，他真有办法，印得如此好。当即给悌忠 3 本，同悌忠谈同德国台谈话“问题很严重”事。随后苏志宏同两位浙江企业家（在法国大发展，家乡亲属等共去了近 300 人）来，邀我去杭州，为一新建码头剪彩。各赠《近作》。

下午游 600 米。晚餐后，同胜利手谈。

贾文平来，心脏病严重。谈金融界问题，贪污一窝窝。

2006 年 11 月 11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翻《自由声音》，真是好书，如此个人编印出来。已送出十本了。

上午马沛文夫妇，送我两本《历史大趋势》（他的友人强剑衷主编），内中第二篇“何时宪政大开张”就是他的大作。专门介绍我这个人的言行的（六、七万字）。我也送他《自由声音》。谈“严重”事，让看 96 号文件。

下午游 600 米。胜利来手谈。

苗苗来，谈旅行经过。张家界后，又到武汉、南京、上海，都有老同学接待。上海是纪［姬］<军>（纪［姬］<鹏飞>的儿子）。随后悌忠来，明天下午回旧金山，此次在北京参观好几个博物馆。

今天是从合肥坐飞机进秦城的日子，当时看到满江［街］护道树都没有叶子了，现在还满树或黄叶或绿叶，地球是变暖了（相隔四十年）。

2006 年 11 月 12 日（星期日）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翻看《历史大趋势》。为唐见奎事，另写信给湖南高法院长。上午平江　　领（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在香港、深圳办企业的长寿街人刘礼文（香港汇智国际金融策略有限公司总裁）、喻光武（深圳光源实业发展公司总经理）30 出头，都是湖大学经济的，后者还办运输，有三十多辆卡车。平江人在深、广的有二万多人。各赠《近作》。下午杨团来，因冯兰瑞在《开放》11 期发表文章，谈她母亲（韦君宜）同冯、魏东明绯闻，很有意见，影响对韦的总体智者（看透中共）形象。将给我有关材料。姚监复来还书。

2006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玉珍老埋怨书房太乱了。下了个决心，上午大加整理，作些搬动。小余、满起帮忙，一大堆刊物、杂书搬到隔壁。小桌、小柜作些移动。杂件还待清理。累得歇了几阵。

下午玉珍同我到医院。上假牙松动，调整了一下。看皮肤科，背部许多小疙瘩用冷冻（-º100）“烧”了，有点奇痛。到 502 看望于光远，坐床看电视，腿已难动作，手也迟钝，说话声小不清楚。老谈 1938

年长江局青委人事，几个人名也听不清。看来是不大行了。只能如此休息下去。

玉珍有点怪我不该答应杨团的要求，为母亲事写文章。接杨团要来送材料电话，让她缓送，刚从医院回来，九十岁了。以后确应少管闲事。

2006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书房的杂件一堆堆，还待清理。精力大不如前，稍稍动作，即感疲劳。

上午熊阿姨来，取走盛禹九带回的赠厚泽的书《人民心中的胡耀邦》，里面有他的文章。谈到贵州现任省委书记石宗源，同厚泽是旧交，这次让厚泽去贵州参加一个会议，要周末才回。接着范岱年来，赠他的新著《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他们夫妇每年到美国女儿处住半年，回国住半年，已成习惯。谈到当年许良英被打成右派时，他亦因同许有“随和”关系被打成右派（夫人也是右派，才结婚的。颇似朱正的经历）。此情他过去没有同我谈过。又给我两份香港刊物剪下的文章，一份竟是刊于去年《动向》八月号的我的文章：序《陈永贵本事》，这本书出了没有也不知道。还有|今|是今年《争鸣》三月号的“关于‘冰点事件’的联合声明”，有封面背页的十三人彩色照片。

下午未能游泳（昨天皮肤被“烧烫”后，医生嘱咐）。收到广州袁伟时寄来的近著《近代中国论衡》，看完自序：“学术面前没有偶像”。非常好。

晚上施滨海来，送《开放》11 期。

2006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开放》11 期。

上午平江彭东明和办事处李迎春等三人来。彭参加文艺界作协大会，谈胡温等全出席，并讲话。随后毛卫平二人来。谈他开发一个新的高科技产业，可替代现在的塑料，解决“白色污染”问题，签名介绍。一起谈了我对形势和这个一党专政的看法。周成启特为我九十寿写了首七律，请贵州书法家写好，毛卫平打通电话，向周感谢（周患脑拴症），嘱好好保养。

由周成启和毛卫平两人署名七律如后：

天生李锐一楚狂，只敬苍生不佞皇。
巫峡进言违上意，庐山抗旨惠民殇。
秀才缺点江山雾，囚犯人权日月光。
独立精神关不住，自由战士出红墙。

下午游 600 米。

2006 年 11 月 16 日（星期四）阴

六点起床。翻看彭老总资料。上午九点何定、周满庭先后来。周拟续画彭总，尤其找文革挨斗像等（彭生平不喜照相）。我出示港版大画册《文革博物馆》。谈毛、谈这个党（毛遗产）。张戎书借与何阅。她又有诗作。

下午游 600 米。浏览报刊。

2006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五）阴

六点半起床。看《随笔》6 期。封内刊有我的照片（大小三张）和简历，李普写我的长文章“楚狂

本色总依然”，还有南央短文：“于光远先生的一件小时”（帮助杨小凯工作）。

上午李志民、朱厚泽、朱正先后来。志民谈，政协比人大代表开会好，还能谈点实事。他现在每周劳动（屋前种菜）两次，游泳二次，打高尔夫一两次（一次自己出钱，250元，连吃饭）。厚泽来，一起谈当年选第三梯队情况，人事志民记得清楚，我只记得几个人。厚泽谈贵州新任省长，广东来的，60岁，完全是末班车安排（朱镕基关系）。厚泽给我一封董郁玉的信，受费正清中心麦克法夸尔之托，中心有我的许多书及写我的书、文，“是做中国问题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参考，有许多说法不一致，有矛盾”。要找我一谈。当然答应，要预先约时间。谈了受“严重”指责事。厚泽同意我的意见，关于执政党应变宪政党的问题，应正式提出，聚会时一谈，十七大应为此上书。

下午游600米。大胖来，他得知我确被监控，尚未得实据也。胜利来，一起晚餐、手谈。

2006年11月18日（星期六）多云

六点起床。看《历史大趋势》中“文革狂涛中的知识分子”文，种种名录和惨状，过去多不知道。扬州十日，文革十年永留史册。

上午李普来，让听网上德国台全文，确有“权贵社会主义”标题也。他建议全韬光养晦，每月聚会也可不参加。这倒不必也（认为安全系统必然知道）。薛京来，一起漫谈。

中午到金帝酒家，张坚请山西财政厅长郑建国、无锡一公司董事长马长宏等几人聚餐。好在带了三本《近作》相赠。山西有八千家小煤矿，于幼军关了三千家，真是不得了，确是当年耀邦“肥水快流”之过。漫谈内外形势。二点回来。

下午游600米。翻完报纸。

2006年11月19日（星期日）多雾间晴

近起点始起床。翻看《自由声音》。上午还浏览刊物《书屋》等。

下午李特特来，多年不见了。已82岁，还能在玉渊潭游1500米。上山下乡，做扶贫工作。交我写外婆的《葛健豪传》，让题辞。送《近作》和《龙集》。

在阳台活动一刻钟。玉珍、小多上街，又为我买一件新的外穿薄棉衣。

2006年11月20日（星期一）雾

五点醒来。特特送来外婆葛健豪的传记中，有“潇湘三女杰”（唐群英、秋瑾、葛健豪）一章。睡不着了，吟得一绝可记录在书的扉页上：

变法维新一代骄，潇湘三女格才高。
取经出国育儿女，思念外婆真健豪。

想起明年玉珍定要为我请客做九十寿，又得打油两绝：

于心无愧对苍天，党内生存七十年（回首沧桑九十年）。
一盏能消愁多少
六不怕唯头尚在，老来依旧讨人嫌。
我还越活越精神，感谢婆姨米脂人。
保健医生兼政委，喜欢乱讲最担心。

整天读袁伟时寄来的近著《近代中国论衡》（港版）对近代中国解剖深刻之至。比较郑和与哥伦布，大开眼界。此书当细读，做笔记。

下午平江张满兰来（平江老干局长，女）大概为汽车批准事致谢，还送薛京两条烟。带来侄女在人民大学读研究生。赠书两本并《自由声音》。

“太平天国不是一个革命，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革命。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制度变革，太平天国运动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建树，它只不过是历史上企图实现王朝更替的下层民众造反的继续。”“做历史研究要有所突破，应该在两方面下功夫：一个是对历史解释的理论框架，一个是史料。”

2006年11月21日（星期二）雾

六点起床。续读《近代中国论衡》，关于孙中山护法后十年的论评，很有道理。中国没有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传统，向现代化转型谈何容易。

下午游600米，尚不觉累。洗痛快热水淋浴，最后又以冷水冲身。

报载今年中国汽车销售量将达720万辆（美国约1650万辆）。

2006年11月22日（星期三）雾转小晴

七点过了才起床。少有的好睡。

上午陈风［峯］彩同青岛市南区委书记郄晋生来（姓唸“切”，全国只有1500人，“百家姓”中无此姓），是陈的好朋友。当年我在青岛写《实录》时，他帮过忙，是组织部的干事。谈到现在官场情况，他认同了这四句顺口溜：

不抱不送，原地不动。

只抱不送，平级调动。

又抱又送，提拔重用。

干部四化，要有人说话。感觉百分之百如此。赠《近作》、《龙集》。给小陈《自由声音》。

下午游600米。

2006年11月23日（星期四）阴

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梅尧臣）——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五点醒来，睡不着了。想起后天要参加陈独秀的会，吟得四句：

高山仰止一奇峰，立党就为天下公。（为求）
历史终还真面目，独秀精神贯日虹。

萧岛泉已两次电话催序言了。一早找出原件，自己写了三页多（约一千字），萧的稿本利用了一半（约二千字），文字大加修饰。基本定稿。今天算是做了一件事，多久未动笔了。

下午四点前到金黔酒家参加聚谈，除光远未来外都到了，11男5女。杜老先谈左爷们动态：继续反私、反改革，80多位知名人士（郑天翔等）签名，反私有制，非公有经济，36条。胡温表态：坚持市场经济方向。但地方有不听中央话的。大家反映情况。派四十多个组到好多省。地方有阳奉阴违，阻碍中央政策落实。这次要解决组织问题等。讲假话、套话多。上海问题极其严重。各地普遍现象，将退休前调到国营各大公司当董事长（可干十年），于是上下其手，官商不分了。厚泽谈贵州情况，不愿发展民营，资源全在国家手中。这次省长调来之不合理。大家谈电视剧“大国崛起”不错（我没看到）。十六届不能定十七届中央名单。赖昌星已将全案端出来（贾夫人等）。我谈现代化转型问题，介绍袁伟时书，最后唸陈独秀“党外无党”语录。对形势看法一致：经济不会出现大问题，外交关系不错，政治

原地不动，舆论控制更紧。我说：不悲观，也不乐观。同韩钢谈到那篇德国台访谈录引起的“谴责、严重”的麻烦。

2006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五）多云

好诗如灵丹，不杂膻荤汤。
大巧谢雕琢，至刚反摧藏。(《谈艺录》)——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四点醒来，后又睡着一阵，六点起床。将介绍杨献珍论战书的序言定稿，复看两次，小有订正寄出。
上午蒋医生来，取走留下的一个书包。关心我俩的身体。谈到鲍彤最近写了一篇好文章。
下午游 600 米。李宗贤三人来，又带来 20 本《近作》，签名送五本。

2006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六）晨小雪转阴

五点半起床。再翻看有关陈独秀的资料，带上几本书，九点到八大处西翠会馆，参见陈独秀、鲁迅讨论会（由鲁迅博物馆孙郁安排，唐宝林主持）。熟人有戴煌、邢小群、耿云志。一位出版陈的手迹的详谈收集经过。我第三个发言，唸了四句诗和陈的“国民党四子径［字经］”（党外无党……），引发陈的民主精神和对民主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观点，无阶级之分。戴煌等的发言就接上了我的话头。《近作》六本签名送孙郁、黄乔生、刘延庆、方继孝、耿云志、陈漱渝（前四人不认识）。
饭后回家，四点游 600 米。

2006 年 11 月 26 日（星期日）多云

六点起床，五点醒来，想起下午要参加张思之的八十大寿聚会，应当送点什么，于是吟得四句：

手持明镜照当今，清枉辩冤百战身。
谔谔忠言开广路，疾风劲草世稀珍。

上午朱正来，《南方周末》笑蜀访谈稿中的几个问题，他写了三页回答，真是快手。早晨吟的这四句他也认可（于是即用红纸写好）。特将豪华的《康熙字典》（晋城市委书记送的）转赠。
下午三点到八大处西翠会馆参加张思之的聚会，在一个大厅，悬有大横幅，两边有大屏幕放有关生活等照片。到了上百人，绝大多数是他的学生和法律界晚辈。同江平（76 岁）院长坐在一起。江最先讲话，向张思之学习他的负责和敢抗权威等精神。共有二十多人发言，都很短，几句话。最后让我将条幅送与张大律师，两人合照。然后我讲了几句话：过去无法无天，现在建和谐社会，必须走民主、法治、科学，市场经济之路，这是人类发展进步的普世规律，尤其民主重要。
没有吃蛋糕、点心，六点回家。先送蒋医生。见到卢耀刚等，许多年青人一起拍照。

2006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七点起床，睡得甚好。中午又睡着半个多小时。
上午田绿萍、郭先述和女儿来。送来朱老总儿媳赵力平署名的信函（单位是“中国水墨艺术研究院”，还盖有文献研究室第二编辑部印章），邀请参加纪念朱德诞辰 120 周年，题词展览。前几天老干局也送来同一内容的请贴[帖]（很是豪华，盖有“朱德研究院并文献研究室共 6 大图章），荣誉院长朱敏、院长刘铮署名（朱老总的女儿、女婿）。田绿萍说明老总家庭纠纷，儿子同女儿是两个母亲生的（康克清没有子女），朱敏不承认这个儿子、儿媳（儿子是老总接到延安去的）。我将为朱老总写的一首诗让她

们过目：

一根扁担井冈山，烽火太行敌胆寒。
雾里匡庐霞绮在，百花齐谢赏幽蘭。

最后写交两家时，三四句为：

雾里匡庐清气在，百年功德古今传。

郭先逑女儿现信基督教，全国教徒已有一亿多。她现在经营一个公司，推广苍蝇蛆的药物产品，有抗菌肽防癌等效用，还准备到美国去募捐。真是奇闻。留她们午餐。

田绿萍很担心我的处境，后又来电话，要讲的都讲了，不要再讲了。

2006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找到黎澍的《集外集》，又看了一遍我写的序言和徐滨的“后记“。前天晚上，女儿一青来，又给了我一份那次在怀念徐滨的座谈会上我的发言稿，大加改定，添加了一些内容，算是了却一件文债。

翻看《炎黄春秋》11 期。杜导正昨天电话，告知中宣部指责这期严重问题甚多，要写检讨。于是读了萧克、邵燕祥等文章，反正不能谈“往事“也。

上午宗凤鸣老人来，听说我被“关心“了，特来问候。“真理都在我们手上，好好活着。”《谈话录》月底可出版。他家的孩子们常被发问，“受警告”，无人理睬也。

下午游 600 米。续看《炎黄》11 期。

2006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发言稿”让满起滕［誊］写了一份，又改正一遍，晚上轶青取走。

上午青长庚来，昆明院成立五十周年，让我题辞，送许多笔砚等贵重礼物。有一份资料套话。翻《龙集》，四十周年有一首诗。三次下云南有十几首诗。谈电力系统紊乱，工资高而保密，李鹏一家得利等等。赠《大哉》等。随后周笃文来，朱总有沪州轶诗稿几十首，最早是 1918 年的（可用）。黄君经手的《龙集》年初可出版。谈田聪明受刘云山压（田是胡的亲家）《内参》报导过上海事。形势待观。调湖南的周强很开放。朱总诗第四句他改为：百年革命功德完。

下午游 600 米。青长庚明天回昆明，急着带字，只好花一个小时定稿，并用他带来的好纸写出：

开天辟地石龙坝，西洱澜沧以礼河。
伟绩丰功五十载，电波东送谱新歌。

并附语：“自 1953 年查勘以礼河，半世纪中曾三次到云南。昆明院 40 周年时，曾献辞四句，后二句为：卅年夹缝苦中苦，乱点鸳鸯莫奈何。二十世纪各国无不优先发展水电，我国水力资源及开发条件均为世界之首，却迟迟未能优先。因而发此感叹。现又诌此四句，祝贺（五十周年）。

晚餐时，青长庚来取走，还持相机拍照作字等情况。

2006 年 11 月 30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翻完两天报纸。上午写祝朱总 120 周年诗。用整张宣纸，大字书之（从未写过这样的大字），六张中选中两张，也算练字。送女儿（朱敏）与儿媳　　两家（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薛

京上午来取走。一起午餐，还交我几个问题（有关新民主主义，《南方周末》访问稿）的草稿。

上午党史研究室王沛、赵春阳夫妇来，送《历史大趋势》20 本（交《中国青年报》转的）。第一次见面，我的老读者，赠《近作》与《龙集》。谈党史室人事情况。

下午游 600 米。

2006 年 12 月 1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丁东、许医农先后来。丁谈被抄书物尚难追回，等等再看。他们都还不知来看望谈“严重”事，就怕影响稳定也。对外关系处理较好（在越南讲话），对朝略施硬手（减少援助等）。谈张思之集会等，12 万律师社会作用等。静观其变。赠《历史大趋势》。最后姚监复来，同鲍见面较松一点。谈傅高<义>在近代中国所讲演，是朱佳木邀请的。一起午餐，餐后又小谈一阵。将我写的朱德诗和张思之诗唸给他们听。丁东谈已看到《吴法宪回忆录》上下卷。同林彪关系四年写得细緻入微，一清二楚，比张戎书价值更高。我们还谈到温家宝同艺术家谈心的长文，很有意义。

几乎未能午休，下午游 600 米。

唐宝林送来纪念陈独秀的花瓶和大瓷盘像，是我写的名字。真是一种荣幸。

晚上朱老总的警卫秘书和护士徐建柱、郭勤英来，送一本纪念画册。儿媳的书画展十二月十日在军博举行。

2006 年 12 月 2 日（星期六）晴

五点醒来，想起昨夜杜导正电话，下周三聚会，座谈温家宝那篇“谈心”。吟得四句：

一言堂下众无声，万紫千红春送情。
社会和谐希望在，百花齐放百家鸣。

上午看完温的长文，确实是个读书人，孙大光没看错。

四句另一写法：

无声中国一言堂，万紫千红春日光。
社会和谐希望在，百家鸣放百花香。

上午单少杰来，《赵谈话》序言让定稿（几乎忘了此事），花了一个多小时改好，主要是文字。他听到不愉快事，迟迟而来。谈到一些奇闻：山东海军快艇遭炮击，直升飞机离去等，恐是造出来的。留午餐。胜利、满起两家，非常丰盛，吃螃蟹。

下午没游泳，同胜利手谈整整四小时。下得老眼昏花。

晚上观电视，亚运女乒团同南韩战，3:0，一直看完。

2006 年 12 月 3 日（星期日）晴

四点半起床。下决心改《南方周末》笑蜀同我的访问记。先写有关新民主主义的四个问题。朱正草稿可用，薛京草稿有资料。

上午杭州吴龙友来，为出版《李锐墨迹选》长谈近二个小时，用筒子式，宣纸叠成两面，一百多页。已制版九十多条幅页。谈款式。另外出版社负责人从《龙集》挑选出几十首，让我写出来。吴已租房住我家附近。后天来帮我书写。他本人原是浙江电影厂搞导演的，对书法爱好，帮启功出过书法选集。

随即李劲祥同山西两位新闻记者来，读过《世纪之交留言》，写了一篇文章，读后感交我。

刘世民随来，问候之意。

下午续写四个问题，只剩个尾巴了。

2006 年 12 月 4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笑蜀访谈稿续改定稿。同吴思电话。下午交薛京复印好送去。

下午三点萧岛泉来，《共和国三次哲学大论战》序言改定（朱正加的一小段仍取消）。萧谈，当年吴江文章问题也多，1978 年他出的一本哲学论战书就有问题。

2006 年 12 月 5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准备作字。原想到隔壁客厅摆大桌，玉珍担心我阳台跑来跑去受凉，仍在北屋工作。小多搬来饭桌，宽松一点。

上午八点半吴龙友偕侄儿来。由他布置，选定纸幅。先写两长幅横条：梅兰竹菊与丹青吟（76 句五言），然后又写了七幅水电吟。直到十二点休息，只写坏二张。吴甚为满意。谈到全部裱好后交我保存。他 1987 年跟随启功。封面由启功书名：“李锐墨迹选”。

一起午餐。午休一小时。

下午游 600 米。较快，尚不觉累。

张哲民送来网上资料，内外众家评论六中全会的“和谐社会”。

2006 年 12 月 6 日（星期三）阴

六点起床。准备带去的资料。重览温家宝的“谈心”文。所接触的中外古今的人物及其名言等，都是为“五四精神”奋斗的。文中一节谈真善美，尤属阶级斗争对象。

八点出发时，吴龙友来，只得抱歉。九点同玉珍到《炎黄春秋》社。小型座谈会，除杜导正等社内人外，只到冯健、雷颐（长沙人，父亲是长郡的）、高放、章怡［诒］和、袁鹰几个人。袁先谈开会情况，回忆历届文代会。很肯定温的讲话，尤其引用赵丹遗言，谈真善美，如何培养人才等。客人都一一发言，还反映一些情况。原在团中央的张祖桦讲：胡成天看文件，之外就看《人民日报》，没甚文化，也不读书。到底关心什么，所思何事也搞不清，不交朋友。老杜谈，今年五四强调科学、民主，明年一期发温文，用来信方式，发表读者意见（即今天发言）。过去文代会，小平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写什么、说什么，让作家自己办，不要横加干涉。于是左爷们说：竖加干涉（上级领导）可以吧。1985 年四次会，启［啟］立讲话，印象最深。选举时，票数巴金第一，可是排名次，仍按姓氏笔划。经济方面，温讲得不多，主要是“谈心”，没有稿子。赵丹去世前那篇遗言，陈云居然讲过这样一句话：“要死了，还放一个屁”。杜反映，赵对他说过：温很好。胡是个明白人。冯健认为温三真：真诚谈自己；真情，忧国忧民；真谛，理性观念。

我是第二个发言。谈了温是孙大光一手培养出来的，当年搞干部四化，《人民日报》文章表扬过大光。温学地质，靠岩心论证，一点假都来不得，天然的实事求是。当年拒绝批胡与赵，表现一种品德。又谈了高亮之的《综合哲学》，我向胡温几位送书，唸了那封信，并介绍了《综合》书中章节题，特别讲了：“真善美”那一章。温可能受到启发。说明他是个读书人，而且用功，有头脑。过去谁敢讲真善美。

回家已近两点。没有游泳。

下午三点，高［吴］龙友来，力疾作字，写了横幅《闻歌》，又七幅单张。尚不觉累也，只是写坏了二幅。

潘荻电话，强剑衷是她的老同事，近日将来京，请吃饭时作陪。

2006年12月7日（星期四）晴

昨夜观电视到十一点，服眠药。七点廿分始起床。

八点半吴龙友来，开始作字，直到吃午餐。上午薛京来，让处理两封告状信（《炎黄春秋》转来的。此类信件一直不断）。看我作字。下午一点半又开始，写到三点半去游泳。总计已写长卷三幅，条幅34张。

2006年12月8日（星期五）多云

七点半起床。睡足了八小时。

上午傅高义同助手李国芳来（李是中央党校党史部的，北大博士，韩钢介绍，因此可以随口谈）。关于邓对半开的问题等，大概上次我这样谈过。关键在坚持了市场经济（有老人和左爷们反对，几经波折），并且南巡，“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不能改”等等，才有今天经济局面。问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信仰权威主义，四个坚持原封不动，直到搞垮胡赵，发生六四。历史上很左，毛的爱将也。对谈了许多旧事，能从小见大，以及德国台广播谈话问题，现在处境，形式看法，特介绍了温的“谈心”。谈到十一点。送《历史大趋势》。

下午没游泳。吴龙友来，两点半作字，到五点半，十来张。那首“石油”，写成小楷。

看《开放》11期，内有高瑜与姚监复访去世前何家栋的谈话，一生政治遗言，“不要打老百姓，不要一派专政”。有杜、李“旗手”之说。有详说上海帮与胡温权力争斗文及“上海官场黑社会化，人人吃地产，个个包二奶”等。

2006年12月9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几天报纸都没时间翻看。

八点多吴龙友来，开始作字。随即袁伟时来，他明天即回广州。谈了一个多小时，感谢他的赠书（他说八十年代来过我家，一点印象也没有了）。中山大学对他很是照顾，地方国安部门曾对学校有过警告，学校予以拒绝，负责人还说过，“我们有十个袁伟时就好了”。那位小　村事件拍纪录片作报导的艾　女教授（原文此两处空字——李南央注）[8]，也是中山大学的，也予以保护，艾到北京受到监控，限令返广州时，学校派人到机场迎接。

上午挤时，下午二点到四点，作字十多副。吴教我裁纸折纸的方法，还教个别草书字体，以及条幅布局规格等。他为沙孟海和启功编书法集，十多年中成了专家。

胜利、满起两家一起午餐，非常丰富。老吴还为孩子们写了字幅。

2006年12月10日（星期日）晴

七点起床，睡得甚好。玉珍提醒我，去李昌家祝寿，总要带点礼物，为什么不写幅字？于是启动灵机，吟得四句：

[8] 此处说的应该是中山大学女教授艾晓明和她拍摄的有关太石村事件的记录片。——李南央注

民先高举帅旗扬，大砭沟曾学楚狂。
天下兴亡匹夫责，老仍研究济时方。

立即书之，觉得白纸不好，又找到一小张粉红纸另写了。玉珍找到一个红纸袋装好。

十点前到达，客厅已坐满了。杜润生、胡绩伟夫妇、朱厚泽夫妇、吴明瑜，还有何祚庥。李昌有份发言稿“纪念李昌 92 周岁”（2006.12.7）大声讲话，反反复复（面部已毫无表情），从淡水资源，地球环保谈起。千字文中有一段最为精彩:“最近清华大学张绪山教授科研大成果:‘中国封建附庸等级系统’更显露毛泽东和邓小平党国大权掌握者，最终成为中国封建附庸等级系统的头头。”“一党专政，领袖独裁，肃反扩大化体系，使人胆战心惊。”我唸了那首诗，谈了些延安往事，末一句正好写了寿星的愿望，文稿中最后说:“迫切需要找到接班人。战友们，‘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们永远携手合作。”厚泽不断照相。何祚庥谈了点南水北调，水源污染严重，必须从干流引水。同冯兰瑞简告杨团事，她说让杨团自己来谈。在长安大剧院二楼“夜上海”午宴。吴明瑜谈武衡过去之事。

下午两点继续作字到晚饭时。腰累得直不起来了。

2006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一）阴、雾

六点半起床。四点醒来后，几乎没再睡好。

吴龙友八点半来，九点多同到军博三楼，参加观朱老总一百廿诞辰书画展（儿媳办的）。由水墨艺术研究院等主办。徐建柱接待。昨天开幕我没有去。书画大概有一二百幅，好的不多。我那幅掛在排头，这首诗可能引人注目。慢慢观看，花了一个小时。回来即作字，下午三点写到五点。总计六天写了单幅、长卷等共 74 幅，真是平生盛举也。同吴简要谈了自幼习字，同字画的爱好关系，家庭父母，父亲藏字，谭延闿到何绍荃、郭嵩焘等。磨子潭四年写春联，八十年初开始作字不绝了。这大概同当时社会风气有关，喜爱书法，已有市场了。

玉珍近日身体老有病痛，今天由小余拔罐子，晚上出汗躺卧，没看电视。

2006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二）阴

六点起床。收拾北屋。几本大纪念册的题字没有拍照。老吴上机场前，薛京来了，帮助剪下（将来再复原），让带走，其中有香港回归等。

朱厚泽带回的安徽 27 位厅局级干部等的上书《加强和推进反腐倡廉的 11 条建言》，写封短信转寄胡温。其中附上从钟沛璋寄我文章中摘出的几组数字，反映有关社保、文教、卫生投资远远落后于发达、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还有官僚机构骇人庞大和公款浪费的惊人统计。另外给温短信，鉴于“谈心”一文的好感，愿见面一谈。

由于小妹来信问候，玉珍、薛京和我三人一起大谈家庭往事，算是空前之举。约定薛京每周二、五上午来家处理杂事。

满起早晨送老吴上机场。老吴晚上来电话致谢。

下午游 600 米，觉累。

上午奚弘同一高法年青人来，谈她住房被侵占事，自己快嘴讲不清楚（同小偷事混在一起），那位年青人帮助讲清了。让写一信，可转北京市长处理。

2006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睡得甚好。今天挤空时，将一周来积压的报刊翻完。从《书屋》12 期读到一篇“金

焰旧事”的文章。从 1931 年看《人道》，三十年代一直关心这位影帝，当年略知这位朝鲜人是参加救国的。此文才略知其详。

下午游 600 米，比较正常了。

丁东来，他们几个人（有余杰等）被德国大使邀请吃饭。大使想邀请我，考虑一下，拒绝为好（玉珍也同意），否则引起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一起晚餐。丁谈到一个骇子［人］数目字，上亿的富翁有 3100 人，2900 为干部子弟。

2006 年 12 月 14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翻完报纸。玉珍为我理发。

上午周笃文夫妇和儿子来，儿子在香港工作，买了我的《谈毛》，问了些问题，包括革命对否。我从三大问题中国传统谈起，毛只有中国土壤才能产生。他看过德台广播文。谈到十一点半。总的：中国事只能慢慢来，海归越多越好。

下午游 600 米。奚弘送来求诉信。同玉珍上下午闲谈，解开疙瘩。

2006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醒来，六点起床。继续挤空时看完报纸。《中华诗词》12 期，将我在晋城诗会上那首“做诗先做人”排在第一版第一首了。

上午写好为奚弘求诉寄王岐山的信。

李智民同周道炯来，给周写了一条幅，我的读者。1983 年在党校学习时听过我讲话，后又从安徽调到中央金融系统，建行行长等。谈往事、形势，观点一致。

大胖来，有个中央单位的制片人（出过五十集中国民俗记录片），现在要出套中华软文化传统片，规模很大，要我当总顾问。婉言谢绝，没有这个本事。中国文化传统最要命的三纲五常的政治社会体制，至今不衰，电视天天播重要讲话，离开圣、王不能生活。

中午苏志宏等熟人陈历俊（三元食品公司经理，产牛奶的）请客，在一新湖南餐馆，君爵湘鄂海鲜酒楼，在万寿路。菜不错，智民、大胖都去了。席间谈假冒伪劣问题，从食品、工业产品到人事。智民亲见假驴胶制造。牛奶也假，还有假鸡蛋（技术卖 460 元，一记者揭发）。

下午游 600 米。

2006 年 12 月 16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清理书桌周围杂件，好不容易找到有关《综合哲学随笔》的资料，准备着手写作者交办的序言了，拖了三个月。

胜利、小多两家来，热闹聚餐。同胜利手谈一天。

2006 年 12 月 17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准备写文章，却记起上午要去参加孙轶青《开创诗词新纪元》文集的研讨会，学会来过几次电话。九点准时到文采阁。约三十人。郑伯农主持，许多人发言表扬孙老十来年对诗词发展的贡献。我是第三个发言，只讲了五分钟。唸了二首诗，朱总 120 寿辰和读温家宝“谈心”文有感。第二首送给孙老。开到近十二点结束时，我又讲了二分钟话，唸了前几天致胡温信中那几组同国外几个比重数字，社保、医疗等之落后，与公款花销占财政开支 1/3 等。开始讲时，马凯来了（夫人先来，有长篇讲

话)。他接着我的话头，谈诗词也应鞭打社会不良现象，还提到读书时即读过我的《早年毛》。午宴时，我们坐一桌，于是我大谈江五一上泰山，出三本书以及李鹏在广州三辆开道车等事。

上午杜导正女儿来，送《炎黄春秋》11 期被指责的检讨文，无奈应付也。实质是“错在何处”？

2006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一）晴

昨夜电视看得较晚，十一点始睡。七点半起床。

决心开始写《综合哲学》序言，还得将书再看一遍。胜利来了，于是又手谈到晚九点，真是有瘾了。姚监复来，送《开放》12 期，内有一小段谈中组部找我谈话事。他谈了些当年赵同胡的一些矛盾事，难以共事等（在生活会发言）。

2006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再读《综合哲学》的摘要处。

上午薛京来，将近日一些信件交他整理和处理。让他看了《开放》12 期。封面上有小标题：“李锐上书中央倡民主，中组部上门威胁要抓人”。

下午游 600 米。看完报纸。收到贵州寄来的一本书稿《剖析“秦家店”》(省委党校教授尹振环著)，是我的读者，写了一封客气信并附有何炳棣院士的读后信，向我“求教”。玉珍收到这样一本十几万字厚书，很是老［恼］火，“不顾这个老头子”了，让我退回去。

2006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三）阴转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看李劲祥送来的一叠资料，他的身世，在湖南遭迂［遇］，同宋家的姻亲关系，以及参加“反独促统”活动，湖南对台办为何对他冷淡。揭发华国峯［锋］在湖南搞山西帮情况，他无辜坐牢六年，等等。我对他的帮忙也可说是仁至义尽了。

所有积压的报纸看完。又收到《文汇报》和《新民晚报》明年寄期的收条。

上午齐翔延来，交近三个月的港刊和网文 6 本。收集者受到她的鼓励。来时我正在吸氧，起得太早，需要养神也。随后程世平来，他的数字公司业务甚好。谈四川汉源（为瀑布沟移民事)，广安几万农民大闹事情况。那个旅游村附近农民因拆迁事，二百多妇女穿上写有告状话的衣服（外面有衣遮住）到成都遊行，突然脱去外衣。他对现在政局很是悲观。留午餐。

下午两点仍去游泳，600 米未减。

姚监复来，谈最近控制情况。宗凤鸣的书不出为好，缓一缓。杜老也是此意。我也认为谨慎点好。他去宗处一谈。

2006 年 12 月 21 日（星期四）多云转晴

六点起床。上午决心还较急的字债：刘庆云（蔡原示夫人，武大校友）来信，为一受害者写书名《另类人生二十年》(横竖二份)；《开放》创刊二十年：书“开诚相见，放胆直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闻过则喜，知过不讳，改过不吝，见善则迁”。(录此格言祝贺）周笃文嘱为蔡世平词集（很欣赏这位年青诗词家，代拟了两句：“诗词开生面，冰雪见精神”，我改为：“从心所欲开生面，独立自由见精神”)。还为平江彭东明写“福石山莊创作基地”，并八十进八自寿诗。写完后累得不行了。恰恰姚监复来，送张勤德的材料：《张勤德现象》实录。并宗凤鸣老的条子，他坚决出书：“感谢关心，早有准备，不怕。我心坦然。”“早年入党就作好牺牲准备。晚年何惧之有？！谢谢关心。”使我很感动。

下午没游泳。小午休。

下午到金黔酒店聚谈。到十三人。马立诚先谈，认为“冰点事件”处理确不当。世界已多元化，网上发达，应熟习［悉］多种声音，不要过多强调一元化。但前提安全第一，稍放开一点。外国记者采访，不必再经外事局批准。温文发表后，有点新变化。中宣部派人去美国，了解美国是如何对待记者、报业管理的。

新老左爷 760 人签名（北大年青教授，贡献田领衔，其人讲课无人听），反对刚通过的物权法，上书胡与常委。此法人大讨论七次通过。江当年软禁过魏巍，有其威风，胡敢不敢？大家提出这个问题。党校各地来的学员，都认为现在政治体制很好，还有人认为改革太快了，对稳定不利。

我谈了安徽转信事（厚泽交办的），唸了那封致胡温信，并另致温信（能否见面一谈）。我说当然不会回音。又谈到高干子弟 2900 亿万富翁问题，厚泽唸了一段资料：国院、党校研究室和社科院等一份调查报告，指出高干子女掌控五大经济部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证券、大型工程），三千高干子女拥有资产 2 万亿。内地私产超过 5000 万以上 27310 人，超过 1 亿 3220 人，其中 2932 人为高干子女。较集中 8 个省市：广东 1566，浙江 462，上海 255，北京 195，江苏 172，山东 141，福建 92，辽宁 79.

我还谈到中央政策研究室局主任《张德勤现象》一书的资料，张在两篇文章中点名批判了 46 人，有马立诚、凌志军、李慎之、胡绳、张五常、王蒙、吴敬琏、李君如，等。朱厚泽列 13，任仲夷 15，我 18，于光远 26，田纪云 32，李郁 39。这是属于侵害公民名誉权的问题。

2006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五）晴 冬至

六点半起床。翻看一些水电、三峡新资料。

上午九点薛京来，让他看这两天寄来的信件与书稿等。《水电工程报》记者韩磊九点来，让我谈水电历史，有个十几个问题的单子，以及对能源形势等看法，谈了近两个小时。对关键人物钱正英、李鹏、潘家铮谈了他们的作为与自己看法。将我的有关著作与他过目。

组织部研究室的林弋和孙伟来，我的读者，好几本书让签名，并赠《吴法宪回忆录》上下两厚本（真是大收获，香港新出版，吴遗言死后出版）。同他们略谈我关心的三大问题，尤其是这个党的问题。

下午游 600 米。今天冬至，胜利等来包饺子，两家团聚。

2006 年 12 月 23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翻看《吴法宪回忆录》中七千人大会，林彪事件等部分。

胜利两家来，一起午、晚餐，手谈整天。中午只小休半小时，到八点止。下午游 600 米，觉累。

2006 年 12 月 24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翻寻资料。早餐后吸氧，玉珍见我精神欠佳。

应约于十点到潘迪［荻］家，见到强剑衷，他的《历史大趋势》重印 3000 本，已被全部没收。好在印厂还未被罚款。他们是老同事，打右派时，潘亲见强被捕情况，永记不忘。这次来京，即住在空军指挥学院的招待所。我谈了一个多小时，三大根本问题，与 4 自 4 无 16 字评价[9]。关键在弄清党的问题，他是同意我的看法的。沈老又陪同一起到湖南馆“湘临天下”午宴。喝茅台。下午两点始回家。

[9] 4 自 4 无 16 字评价：即：“自高自大、自吹自擂，无法无天，无知无耻”。参见 7 月 12 日日记。——李南央注

2006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一）转晴

六点起床，找到冯崇义编的《李慎之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下午三点到钓鱼台大酒店同乐厅，听冯的“学术讲座”（由中国国情与发展研究所邀请），杜老、厚泽、杜光参加，还有几个人不认识，冯过去见过面。冯是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中国部主任，海南人。讲了两个小时，听不大清楚。记了些要点：

党国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都从马克思主义而来。廿世纪共产党革命，列宁、斯大林唸歪了经，都跟着唸。马义本身也有问题，如乌托邦成份（我称之为革命学说部分），专制因素，剩余价值论中的劳动价值很成问题，不全是劳动者创造。多种能源，大公无私等等。人性，本来有“一半天使，一半野兽”之说。马义只有前者，改造成全部天使。马列主义、唯物史观，历史没有规律，只有概律［率］，原因→某种结果。历史无此必然结果，大趋势，关键人物、事件，不同结果。“我掌握真理”，不惜任何代价取得结果。

19—20 世纪之交，共产主义大分裂，第三国际，列、斯到毛。第二国际，伯恩斯坦、社会党。党国马列专制到东方专制。1918 年，列消灭所有反对派，民主即专政，专政为高级民主。党国：①一党专政。②等级制度。③国有制核心，计划经济。谁有权谁管制，党国社义既无效率，也不平等。革命有功，功在何处？（冯不同意我的说法）。地富工商业全消灭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重新培养工商业）。李大钊、陈独秀都是边缘知识分子。农民痞子（革命）杀富济贫，为何全失败。共义运动，20 世纪人类大弯路。第二国际走议会和平道路，领导西方无产阶级运动。北欧最好，西欧、澳大利亚，较差美国。橄榄形社会形成。社会党 50—70 年代最好，70 年代末出问题，制造业向日本、新加坡等地转移，空壳化。制<造>成本高，制造业外逃。结构性失业，滞涨现象。汇率、利率调控，通货澎涨［膨胀］，高失业率，同时存在。福利国家，各种社保，承受不了，利润下降。因此转入新自由主义，萨特等理论。

不论新旧，自由主义是现代文明基石，以个人自由权力优先为核心，经济必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公平交易。政治、宪政民主。哲学、实证主义有限政府。

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人权观等同此不同，资本主义代议制自由等也是虚伪的，只有共产主义自由才是真实的。忽视个人权利必由法律保证，推翻资义代议制，无产阶级专政短期过渡，缺少国家学说。

如何保证劳动者能享受自由平等，必须有制度保证：个人权力、生命财产。罗素到苏联，同列宁争论过。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的，必须推翻，将经济、政治等全抓到手上，必然导致更坏政府。罗素失望而归。

西方新自由主义，30—70 年代，罗斯福新政，凯恩斯学说。第二轮新自由主义否认早期新自由主义。降低公共开支，打击工会等。社会主义政党主要倾向，保护劳动者。里根上台，是新自由主义。

参加会的张木生（税务杂志社社长）同冯的观点有不同，两人发生争论。厚泽发言，支持冯。

后来又谈到两次世界大战。刘堪也发言。谓老自由主义带来两次世<界>大战，一战后才出现东方列宁的十月革命。“和平+面包”为号召。二次大战乃帝国主义内部之争，核心问题是西方的民族主义。党国体制，则莫索里尼、希特勒、列宁、斯大林都是一致的。列宁最后文章：我没有搞成社会主义，离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甚远。列宁主义核心乃无产阶级专政。

厚泽谈：列宁专政理论害了我们一辈子。西方历史两种民主：古代希腊城邦直接民主。代议制议会民主。宪政民主，以个人自由权力为核心。主权在民，怎样体现？不经过公民授权，皆非法政府。直接由民控制，法治原则，三权分立。权力不受限制，肯定腐败。政治体制问题。没有现代自由民主，也不可能有好的市场经济，相辅相成，法律保护，公平交易。

杜光谈：马克思主义本身有问题，又遭歪曲，必须弄清楚马义，几十年坚持马义是什么东西？列、

斯、毛破坏了社义信誉。列宁将国有制当成社会公有制，马克思并非如此，是重新建立社会个人所有制。劳动者与私有制所有权相结合。从北欧到美国，社义因素远远超过我们。改革已走到尽头，到现在，原社义国家并没有出现真正的社义国家。苏联、中国都没有完成民主革命，而且更封建。只有民主化、市场化、社会多样化，才能出现社义。

谈到谢韬文章，首先要政治民主化，社会自由化，文化多元化，这样才能讲社义。

我也讲了点意见，认为冯讲毛泽东不应当上井冈山，这样谈历史不行。

吃过饭回到家已近八点。

冯赠我们三本书，另外两本:《宪政与中国》、《和解的智慧》。——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6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资料。

上午九点到文采阁，参加蔡世平词研讨会，到四十来人。湖南的作协书记与赵焱森等都来了。山西柏扶疏来（给我王莽岑照片）。诗词学会，北京一些团体、作协、中宣部都有人来。十来人发言，有的唸稿子。我只唸了我最近的三首诗：陈独秀、朱老总，读“谈心”有感。略略谈到诗人要关心国事，忧国忧民之情也。在饭桌上只有十个人，我就放开谈了。谈到当前的腐败与政治体制的关系。对蔡世平讲岳阳楼，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因为他的词缺少忧患意识也。

下午四点仍游 600 米。

玉珍同我谈王申生带画事，很有意见，也提过不止一次。今天又谈起。由于表示一种亲热感，两人在床角滚到一起去了。她的腹部被压伤，进行卧床热疗。

吴思送来重新改正打印好的同笑蜀谈话稿（《炎黄》将于三月份刊出），并他的<一>本著作《隐蔽的秩序》→析解历史奕局。

上午我不在家时，陈明来，同玉珍谈夫人的喉癌治疗问题，送《张友鸾纪念文集》、《张随笔选》。

2006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完几天报纸。

上午赵来群突来，他是安庆洙（原中办副主任，1978 年尾在合肥医院时认识的）的女婿。要去三幅字，为安老写咏老一首。安愿来一叙。赵谈到当年杨尚昆近人情，反右时保护过李东冶。谈安对胡耀邦的看法：不是搞政治的高手，无防人之心，太善良了。赵还我《大哉》（我也忘记了是何时拿去的）。

下午游 600 米，甚累。

收到澳门步锋寄的《诗词净土》（第六册），刊了我的九首诗。后面刊有许多篇好文章。丁东、谢泳等的“重写中国现代史”谈话录，过去没见过。其中谈到当代修史“一论独霸”。袁伟时早谈过慈溪实行新政，大力鼓励私有经济的发展，公民权利和经济自由已在法律上得到保障。宣统的未竟事业，我们到九十年代才又继续，真令人痛心之至。中国的现代化荒废了整个 20 世纪。民主、自由、法治，一百年中转了一个圈，至今没有走出瓶颈。这段历史真是应当如实写出。由苏联输入，“反帝、革命”为中国近现代史的主题，总是责之于外，而不是反专制，反求诸己。（过去批胡适的“五鬼论”，中国落后原因在“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胡适说过，争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洋务运动也是“经济体制可以改，政治体制不能动”。向现代化转型反复遭到挫折，一再中断，最重要因素在不重视个人的独立和自由。在一个充斥奴才和奴隶的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个人获得自由就有了主动

性、积极性、创造性，否则，何来国家的繁荣、富强。启蒙乃关于个人的独立与解放。救亡关系国家命运，献身救亡就要参加（革命）组织，参加组织后，要服从领导、遵守纪律（否则是“一盘散沙”）于此暗藏陷阱，丧失思考和选择的自由，就会被人利用。造成非理性的排外情绪，来强化极权统治，牺牲个人的独立自由去争取国家的独立自由，看上去崇高，实际上可悲。

2006年12月28日（星期四）晴

四点半小解，五点半以后又睡着（平躺）。六点半起床。补记三天日记。

看吴思的书。

上午到王怀安家。朱维民送来一堆大小照片，那次他同一日本摄影师来家，正遇上王在，一起拍了许多照，有放大的，并有塑料框。谈形势。谢韬有篇谈民主社会主义文章，及为辛子陵毛传写的序言（我也写了一篇）。分析了廿世纪世界三类国家发展的趋势。西方资义国家，苏东中社会主义国家，二国际社会党领导的欧洲国家。一三两类共同生长了民主社会主义，第三［二］类垮了。何定随后上来（也住在四门），给我这篇谢文。谈腐败情况。七大人事小组原来选拔接班人等作废，另起炉灶。

下午游600米，不如昨日之累。

2006年12月29日（星期五）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半又睡着。六点半起床。

清理信件、杂件。上午薛京来，让他过目，有的带去处理。书房太乱，玉珍多次催促整理。过年了，不能再拖。

该看的书又太多。《综合哲学》序言又迟迟未动笔了。

下午游600米。看完10月7日在李普家，同《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周香的谈话（姚监复整理的，没让发表）。

刘清来，送文集《出国外贸活动》，过去属于保密活动。

2006年12月30日（星期六）小雪

四点半小解后不久，不［又］睡着，竟睡到七点半。

整理旧资料，翻看今年日记（收到胡绩伟今后生活的汇报信），想记录几个数字。

上午刘世民来，他写了一篇文章：“暴力的正当性止于制止暴力”，谈军队的作用。从“0与1，有与无”科学理论谈起，很有特色。我同他谈了近两个小时。人类进步规律，宪法作用，不能抽象谈军队等。“人类本性一半天使，一半禽兽”。关键还是实施宪政。

下午游600米。

2006年12月31日（星期日）阴雾

六点半起床。书房太乱。启功与沙孟海的书法集（杭州版）怎么也找不到，上面有年谱（宋晓梦要作参考）。

看完报纸。胜利来，上下午手谈。

下午游600米。

张清［青］义来，在江西农业搞得很好，准备在琉璃厂搞个舖面，卖字画。我当然支持。书出版不了，那就卖字吧。

将今年日记草草一翻，有个小统计：
作诗20首（均七绝）联八付［副］。
序言、文章、访谈录约12篇。
人客来往真多。

二 00 七年李锐日记

第四十册/Vol. 40

2007.1.1. -- 2007.12.31.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81 年后日记录入说明 xii

二 00 七年

1. 杂记 1
2. 2007 年 1 月 2
3. 2007 年 2 月 10
4. 2007 年 3 月 19
5. 2007 年 4 月 26
6. 2007 年 5 月 34
7. 2007 年 6 月 45
8. 2007 年 7 月 54
9. 2007 年 8 月 61
10. 2007 年 9 月 68
11. 2007 年 10 月 76
12. 2007 年 11 月 88
13. 2007 年 12 月 96

29年中　经济年均增长 9.7%
人均 GDP 1978. 226美元→2006. 2000+美元
2006 GDP 过20万亿元　　世界第4位
　外贸总额 17607亿美元　　世界第3位
　外汇储备过1万亿美元　　世界第1位

		顺差1775亿美元	增74%
2006年外贸总额	1.76万亿美元		年增23.8%
其中出口	9690.8万亿美元		年增27.2%
进口	7916.1万亿美元		年增20%

全年 GDP 209407亿元 20.7%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759元　　12.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587元　　7.4%

2006年美国消费额佔全球 42%
中国消费额佔全球　　5.4%
日本 11.1% 德国 7.3% 英国 6.6%

2015年中国可能占 14.1% 美国 37.7%

2006年石油消费 3.2亿吨 已探明储量60亿吨
　能用20年（约世界平均40年的一半）
　国土面积石油储量与世界平均水平 1/4， 人均 1/10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帝王专制不绝，女人缠足千年

陈寅恪“王国维纪念碑”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以上内容记录在2007年日记本的前三页——李南央注

2007年1月1日（星期一）元旦 晴

五点小解，同时大便了，二十来年似未有之事也！

七点起床。找到这个2003年的本子，将“3”改成“7”。接小妹电话问候。最近一封谈戈扬、陆铿痴呆的信，还未收到。

案头要看的书太多，张戎的《毛未知故事》和《吴法宪回忆录》都只能翻翻要害处。如何是好。

同杭州毛应民电话，请他想法将启功与沙孟海的书法集寄来。收到南京高亮之信，谈看到《炎黄春秋》10期我的发言，客气地催序言。于是通电话，答应本月寄出，实在不应当再拖了。

中午到那个最大商场五楼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应陈峰彩的宴请。有厚泽，还有两位生人：党国英（博士、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博导）、张建国（北大毕业的，建设银行主任助理）。党送我著作《经济学理性》，是子长县（瓦窑堡）人。席间简单交谈。

张清［青］义下午来，琉璃厂门面似已租定30平米，年租金约20万。以我的书法为主。介绍他找王渭一谈。王有个书画部，卖过我的两幅字也。

2007年1月2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睡得不错。翻看报纸。

开始《综合哲学随笔》的序言，得三页。

上午宋晓梦来。玉珍知道她很忙，一个月出差三次，为什么书法集的年谱要让她写呢？接受玉珍的意见，不让她写了。让她看了《炎黄》10期我的发言，知道《综合》序言这件事。去年《开放》四期的文章她也不知道，特给复印件。

中午十二个菜，十一人大会餐。威威来。

下午同胜利手谈到五点多。晚上苗苗两口来，觅觅忙着去法国的考试。

2007年1月3日（星期三）

五点醒来，睡不着，吟得一绝。七点起床。

诗文惯议朝中事，耄耋仍先天下忧。
蒙赐作家敏感帽，奈何兄好学阿Q。

上午来三起客人：王建勋和张秋石（几乎误认为孙大午）来，谈大午莊园筹建300亩墓地事（民主派千古园）。紫阳骨灰能葬于此最好。又谈全集事，不必推后了。接着王雁南夫妇和嫂子来，正好谈赵的墓葬事。他们认为还会有干扰，尚不能定案（现在家中还有卫兵）。最后戴煌夫妇来，送来写巫宁坤回国受难的长文，让我过目（文章开篇提到我）。王是玉珍约来看齐白石那张松鹰图的。我选出十多幅让她过目（包括板桥字）。她一一拍照，让专家审定。她是嘉德拍卖行的负责人，有商业头脑。

上午最后的客人是元元、延滨夫妇。谈德平新婚事。38岁，较胖，母亲似不热心也。一起午餐，胜利来。

下午张哲民来，小我一岁，显得比我老。送寿礼，和几篇网上文。他赞成“党内有派”，他说现在党至少有两派，即当权与民主派，左爷们反改革，形成不了一派。希望我当民主派的头头之一。应成立一个研究会之类的组织。谈张宣三还在写，张钦楠的书在扩充。他认为我们这个党国，没有了社会，急需有社会组织，活跃和推动政治体制的改革。

王建勋问我往事，传言当总之类，甚感意外，大概到宣传部有过传言。还有元某事[1]。于是告知离职情况，几位左爷告状也。

2007年1月4日（星期四）转晴

六点起床。看完戴煌写巫宁坤回国落难的长文，开头有我同去看望一笔。

威威来，还玉珍二万元。玉珍谈他们兄弟姊妹事，朱朱变脸，心术太甚，都只顾自己，损人利已也。

张抗美来，送大箱龙眼等。一起午餐。

胜利来，手谈到晚上。下午游600米。觉累。

小妹寄来《世界日报》三峡报导复印件，有我的照片。

2007年1月5日（星期五）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翻报纸。今年订了《人民日报》（十多年没订），可知官方动向也。早餐后吸氧。

九点《水电工程报》韩磊来，交我访问稿9000字。匆匆过目，待改正。让他看网上我的“三峡上马记”并《世界日报》（06.11.26）关于三峡报导（有我的照片及“回眸一笑百病生”短文）。薛京来，一起小谈。接着朱永彦同夫人、小孩来。他在重庆司法系统工作，思想开扩［阔］。谈到南韩印象，厉害民族，汽车、家电等日本不及。金融危机时，老百姓捐出金币。一起午餐。让薛京写年谱。收到吴龙友寄来的启功、沙孟海书法集（上有年谱）。

下午游600米。甚累，小有气喘。

2007年1月6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整理书房，桌子等小有移动。

上午蒋彦永来，还他蒋彦士的纪念册（他真的遗忘我处了）。谈鲍彤并未能接待路透社采访，电话也打不进来，是误传。他在坚持声［申］请出国。玉珍送他一袋好水果。

下午游600米，不累了。张青义来，见到王渭，给了他一个书法家名单（网上卖字，都有标价）。铺面已付定金，招牌拟了“生花堂”、“波澜斋”、“妙墨斋”等，让他选择。

2007年1月7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清理书桌。

上午张青义来，又给了他周满庭地址，舖名接收“生花斋”（同有关教授商定）。奚弘同　　来（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接着李普夫妇来，送我们澳大利亚的大挂历（华人出的）。让李看我的宋科《毛传》的序言：“功劳盖世，罪恶滔天”，和《综合哲学》序言的未完稿。引起他的感想。于是谈“派”事（如成立一个“和谐社会研究会”之类，让田某出面）。一起午餐，吃自制羊羯子，皆大欢喜。毛竹看不起那位，因大十岁也。

晚上同玉珍发生口角，我的脾气不好。

[1] 元某事：应该是指段君毅和陈希同到中组部谈王震推荐陈云的儿子陈元进北市市委被李锐拦下，因而开罪陈云一事。可参看李锐1983年9月28日的日记。——李南央注

2007年1月8日（星期一）晴

昨夜服眠药，也只睡到五点。六点起床。早餐后吸氧，到九点多。翻完报纸。

小余的父亲去世了，昨晨回家乡。胜利、满起一早来，打扫卫生，做饭，一起午餐。

下午同胜利手谈到四点半。

2007年1月9日（星期二）晴

近七点起床。昨天韩磊来电话催问，看完他那篇访谈录，小小改动算了。

上午田绿萍和那位蒙古大姐三人来，大姐送新鲜狗肉（知道我的习惯）。谈过去周惠（大概是1983年）在蒙古镇压过一次三千人游行，以及他选拔的田、刘两爱将。借给田《历史大趋势》（他知道此书已被禁）。

薛京来，年谱在写，交他《诗词本事》作参考。

下午游500米，觉累。最近一种现象：稍一动作即气短觉疲劳也，是否老态？

陈海宽来，谈陕北私人油田已收回公办，由地方政府负责。

2007年1月10日（星期三）

又是七点起床。五点醒来时曾吟得一绝：

来到人间九十年，回头往事未如烟。
曾经实践五不怕，留得头颅搁铁肩。

上午田绿萍同刘少奇秘书姚力文（81岁，原《人民日报》高级编辑、农村部主任）来，他们是在中南海时熟识的，山东同乡。姚1950年派在长沙当记者时，就认识我了。同来的还有刘建平（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搞党史，读博士后，研究日本问题的）。姚谈到当年少奇的一些情况，党内最正统的。文革初期打倒高层一大片时，王光美说，这不是反革命吗，还挨少奇的批评。他不能像周一样当丫头使唤。还谈到一些老同志对毛的本质的看法。我略谈必须弄清三大问题，还谈邱会作整风前被毛派到新四军找刘的故事等。他们来时，我正吸氧，只谈了一个多小时，就离去了。

佩珍从延安坐火车来，又带几大袋农产物。午餐吃到枣糕。米脂土豆仍是两三毛一斤。

下午游600米，尚不觉太累。

修改韩磊的访谈录，第一段介绍我“是谁”。

2007年1月11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断续修改“访谈录”，很慢。

上午黄君来，他经手的《龙集》清样本交我（还是归入那“八大家”中），选出几张照片并保留赵朴初题诗。说是春节后必出版。

陈海宽来，明天回西安。一起午餐。吃一大碗面，吓了我一跳。玉珍同米脂县长通电话，杨东问题定解决，要她放心，佩珍也高兴了。

下午游600米。觉累。

2007年1月12日（星期五）晴

四点醒来，久久又睡着。六点起床。续改“访谈录”.

八点动身到医院体检，一、二、三层来回上下，满起为我推轮椅，玉珍从旁照顾，累坏了。直到十一点半毕。心电、B超等都正常，CT也正常（新房子，三架机器）。外科大夫嘱我注意气短问题，老病肺气肿，游泳要特注意，不能贪多求快。皮科也查得很细。新科“超速心动“时间最长。还看了神经科，正常。

下午游得慢，半小时只500米。何定让老刘交我读张戎书的意见，很是到位。

2007年1月13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睡得尚可。算是将上万字的“访谈录“修改好了，几乎等于重写。

翻看《论水力发电与河流规划》旧著，找出1955年7月15日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干部一定要学习自然科学”，正好在《综合哲学》序言中加以引用也。真是意外发现，里面不少好的事据和论点。

下午游600米，甚累，游得比平时慢。

2007年1月14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访谈录”最<后>又看了一遍，改正了几个字。翻那本水电书，发现“干部一定要学自然科学”那篇社论。

上午施滨海来，给我《开放》今年第一期，纪念创刊20周年，刊登了我和李普的题词（几乎忘了这回事）。“开诚相见，放胆直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闻过则喜，知过不讳，改过不吝，见善则迁。——录此传统格言祝贺”。整页影印。有十多人（鲍彤等）祝贺文章。下午翻这本刊物，玉珍也看了江同海军副司令等人事。

2007年1月15日（星期一）晴

六点多起床。除下午三点到医院检查起搏器，并到薛京处小坐外，全天时间续写《综合哲学》的序言，居然在晚饭前写毕，约三千多字。

上午李普夫妇来，为看《开放》一期。对有个“派”的问题，很是积极起来。

2007年1月16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序言再看一遍，小有改正。上午十点应约同玉珍到富强胡同紫阳家，纪念逝世二周年。王建勋、张秋石、孙大午先到，随后宗凤鸣到，李普夫妇三人到最后，十一点到灵堂行礼。雁南和儿子等相陪。送我港版《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宗老因未能谈安葬事，很是不快，玉珍特邀宗和大午（并二儿子）一起到22楼大门对面今天新开张的一家餐馆吃饭。姚监复也参加了。宗唸了他的感叹词：“我是一个蚕，只知贡献……”满起送宗老回家。

同赵的谈话录，不久在香港可以印出。——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回到家中一屋人（无法午休了）。段绍译（娄底人，天则经研所助理，茅予［于］轼的学生）同尚国敏（《民主与科学》杂志女编辑）、张星水（律师）、刘佳（学生）四人来。送《冷水江诗粹》，内中有段赠我的词（还写了一首和词在书中。逼我即写三本书的书名，真是没办法。（《怒涛全集》、《段绍译诗词文集》、《罗树生诗词文集》，还有一个招牌）。好不容易送走。另外一伙即岳阳原副市长殷正高和刘世民和拍电视的黄文海。他们先让我看舍利，三小颗红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装在一个封闭小瓶中，说明来源，让我题字。只好写上“佛祖舍利，永放光芒”。此件将置于岳阳一佛祖建设中。

然后谈拍电视等事。他们谈得非常恳切，就是拍我的日常生活，一定要把我这个人的形象、自然状态留在历史上，还同玉珍谈通了。殷谈到，过去崇拜毛，直到林彪事件后崩溃。然后同陈砚发一起崇拜我了，从思想、行为、做人全方位。我也有点受感动了。将《综合哲学》序言唸给他们听了。刘世民说是新的启发。谈到五点半。同我和玉珍到岳阳大厦晚餐。岳阳市长电话告办事处，由他们请客也。

同两伙湖南人谈话时，吴宗煌来，留下新著《智能时代》宣言。

薛京将序言复印了三份。

整天没休息，也未能游泳。

2007年1月17日（星期三）晴

睡到七点起床。

玉珍陪我到医院。眼科再检查，并验视力，配看书眼镜。医生嘱要少看书，这怎么办得到。遇见张灿明，已93岁，夫人90岁，糖尿病。

十一点始回家。姚监复来，送《开放》第一期，高瑜处弄来的。将最近90岁有感两首诗抄与。一起午餐。

下午游500米，较慢，仍用半小时。

潘荻送来南京咸鸭。《历史大趋势》书她从南京回，又弄到100本，问我需要否？

国资委研究所长贾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那天同冯崇义座谈的照片送来三张。谈经济形势。各种生产和盖房子，都是银行贷款，卖方与买方基本如此。因此也是担忧的。他说：计划经济体制扔掉了，官府所有制和党国体制还存在。

潘荻来，交《历史大趋势》20本（25元一本）。编者又印了一批。

2007年1月18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清出让专家过目的字画，玉珍处还找到王梦楼（王文治）的大幅中堂，久不见此物矣。浏览报刊。

下午平江办事处李迎春、周仁杰（周令钊的侄孙，在县财政局工作）三人来。周让我为《平江百家姓氏通鉴》题词。为我留下一封“致敬”信并诗一首，只好回赠《近作》。

接着王雁南和郭彤来（王是嘉德公司的总经理，郭是拍卖部经理）。郭是学美术史的，湖南人，她的父亲同朱正、钟叔河等是朋友，已38岁，像个小娃娃。二十几幅字画一一过目，并标价，如齐白石松鹰图90万元（此幅还要找人再鉴定）。花了很长时间。各送书两本，还将《历史大趋势》送雁南。

今天未能游泳。

2007年1月19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刊。上午薛京、黄文海先后来，黄续拍我的生活记录片。韩磊来，送访谈录最后清样。钱正英三峡开工后才去金沙江那几句话，仍加上了。最后定稿，一整版，有照片。一起拍“生活片”。下午参加“爱心工程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李宪梅组织的新春茶话会，在政协礼堂三楼举行。遇见朱良等。裴周玉（龙门的）找我小谈，并赠自己的“图画集”（照片）。文艺演出，孩子们多。同玉珍六点归来。

2007年1月20日（星期六）晴

七点廿分始起床。睡得甚好。

上午黄文海来，找到几幅对联，并“生花斋”，张清［青］义23日来取。大字写出，甚累。对联：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

笔间云气生毫末，纸上松声听有无（宋人句）

酒为旗鼓笔刀槊，势从天落银河倾（陆游）

大地山河生笔底，九州人物出毫端（咏钟馗）

刘世民来，他当中学生时学会围棋，输我两盘。胜利来，他同胜利下平手。

下午游600米。注意呼吸，尚不觉累。同胜利手谈。刘世民说，不要超过三盘。曾国藩也好手谈。象棋代表专制，分等级，以王为主；围棋是民主、平等的。

2007年1月21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早餐后作字。

十点到八宝山，向薄一波遗体告别。其人同我个人关系还算正常也。得纪念像册一本。力康夫妇来，共进午、晚餐。同胜利一起手谈。下午张青义来，将过去收藏碑帖，别人送的字画等，一一展示，有无可利用者，检［捡］出方毅等送的字好多幅。

2007年1月22日（星期一）晴

七点起床。睡得甚好。整理昨天那一堆所藏碑拓、字画，分类装入袋中。

黄文海来，上午跟拍录相，在北屋整理昨天的作字，补写了一幅（落款错置），盖好图章。一起午餐。下午苏志恒［宏］、薛京和张清［青］义（和他的侄女，负责经营字店的）先后来。小苏又求办琐事，浙江一农村赔地产不落实事，转上诉书与习近平（谈到花花事）。同张交字幅事即由薛京负责。他登记了今天交付的若干幅。

给裴周玉寄《近作》。收到刘兆江、洛林夫妇寄来的各一本著作（两位似无一面之缘）。特寄赠《近作》、《龙集》（这是玉珍嘱咐的）。

黄君电话（并经周笃文交换意见），《龙集》新版印2000册（给我300当稿费）。

高亮之电话，序言满意，只去掉马列主义同宪法关系。特将两字删去，文章寄吴思，并水电文，请他转《南方周末》能否发表。

下午六点到金帝雅酒家应邀晚宴，即小苏的朋友胡守锡（荷兰中国商会副会长）作东。他准备在镇江种郁金香。由于温州一女副厅级大贪污犯（曾逃到荷兰，他接待过）事，虽已澄清关系，仍找我帮忙批信件也。

2007年1月23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早餐后，玉珍陪我到医院，细查眼睛，共四种设备细查（过去没经历过），直到十点半。结果视力有进步，真是高兴。大概同常做眼睛按摩操有关。张主任说，看书45分钟，就要休息一下。

下午三点黄文海来，我们一起到金黔大酒店，参加聚谈（吴明瑜电话，杜老同意录相）。杜老、明

瑜、刘堪外，到厚泽、吴象、李普，我们四对夫妇，马立诚、韩钢、李郁都来了。闲谈两小时。有八本书（章怡［诒］和《伶人往事》等）被查禁。由于《炎黄春秋》发表了拥护温的谈话，袁鹰的书也被封查。

我唸了为《综合哲学》写的序言。杜老随即谈马、列是两个主义。只有继承和发展资本主义，才能建社会主义也。权贵资本主义是反社<会>主义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李郁谈鲁南集团事，财产超过 700 亿，30 亿卖［买］去。？（还有三家上市公司），电力私有化，全国现象（鲁南事同曾、俞、王乐泉三家有关）。六大行业，国资委控制，造成如此局面（军工、电力、石油、石化、电信、航空、航运）。周正毅可能判死刑。

韩钢谈，党校即将办省部一把手学习班。过去办过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新农村等，这次办“学习江选”，乃奇怪之事：安抚江（保江保邓都不保）。去年 12 月全国宣传部长会，吉炳轩讲十个问题：意识形态噪音多，否定马克思主义。抵制党的改革政策。假党名义，推翻现在政权。歪曲党的历史（指何方等书）。造谣生事（高层间关系）。插手宗教活动。网络政治活动。抵制世奥，三峡问题。扮演人权角色。利用司法案件，攻击现行司法制度。

八本书事，沙叶新支持章怡［诒］和，邢小群、刘晓波都发表声明。还有郝怀民写的《周扬传》，龚育之写了序言。中宣部称 07 年为敏感年，反右 50 年（仍坚持“扩大化”），77 事变 70 年等。

记者采访事，外松内紧（鲍彤例）。

江曾找“江传”（《江改变了中国》）作者，谈了三天三夜。

《沈从文书信集》有真东西。

上层的话，越讲越好听。不反好腐败“这个党将垮台。”不反垄断，出现不了公平市场。

2007 年 1 月 24 日（星期三）阴

三点半醒来，睡不着了。大概五点半又睡着。醒来已近八点。上午姚监复来，《往事》有摘录《吴法宪回忆录》中要害部分，给我高亮之来信，序言又两三处小改动，很是满意也。

中午到南二环，应张抗美（遵义驻京办）邀，在“巴西烤肉”店吃自助餐，各种烧烤肉。到戴煌、李普两对夫妇。谈形势，只能希望经济不出大问题，自然发展下去。何方想签名为章怡［诒］和鸣不平，李普也不积极。

下午三点，黄文海同我一道水［去］游泳池拍录相，原来负责人还不知道（只是服务员打过招呼），后经请示同意了。拍了一个来回，只是仰泳也。

2007 年 1 月 25 日（星期四）多云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补记两天日记。

上午唐小毛来，从上海来，谈陈　　案（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抓了 90 多人。送我《伶人往事》。谈我被责难，发了脾气事。她去过澳大利亚杨小凯家，家属在准备写传，争取经济论文在国内出版。柯兰因肝癌去世。一起午餐。

下午游 600 米。

2007 年 1 月 26 日（星期五）阴间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九点前到灵境礼堂（老干部活动中心）参加春节老干部团拜会，同贺国强、赵洪祝、王东明以及赵

宗鼎、王照华坐在一小桌，有水菓、点心。贺热情照顾，赵讲了一个小时，06年组织部工作，及07年计划等。详细谈了对老同志关心事，工资改革抬低、压高（组织部工资水平属低等，比其他机关平均底［低］）。讲到指导思想，只提“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下午游600米。

六点到地安门大街福满酒楼，应田纪云邀请，吃火锅宴。每人一个中等火锅，涮羊肉片等。到杜导正一家，和王雁南夫妇及王军。同田和杜简单谈到“党内无派千奇百怪”问题，越南变化值得研究，如成立一个“和谐社会研究会”之类，让田当会长。田说，可以考虑。我赠田《历史大趋势》，他给我章怡［诒］和的申诉书。田认为我的思想与文章都好。

《炎黄春秋》第二期，刊载了我同笑蜀的访谈录“总起来看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南方周末》不敢登）。

2007年1月27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自己的文章还是爱看的。同笑蜀的谈话几乎忘记了。

黄文海一早来，拍我写的那一堆书，那几本找不到了，有各种版本，一一介绍。又续拍书房读书、写文等情况。一起午餐。

胜利两口来，整个下午和晚上都手谈，大概不到半小时一盘，负多胜少，也有大胜。

下午姚海天送来他为父亲（姚雪垠）整理的《崇祯皇帝》上下集，并同玉珍谈老年人小心保护身体。

2007年1月28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陈铁如的女儿（部队上校，管雷达等制造装备）同她的一个同事来。他们都住在武汉。要我的书，赠《近作》与新版《龙集》。

大胖夫妇来，让看最近文章。他们订有《炎黄春秋》。同大胖整日手谈，胜多。他记得是在六铺坑向我学会围棋的，今年67岁了。

收到张哲民寄来的好几份网上资料。

邵燕祥寄来《2007：新年试笔》谈反右派问题，谈毛的诱捕战略战术，驾轻就熟，台湾已为“二二八事件”平方［反］赔偿。最后还提到我的《庐山实录》被查禁。

收到于善浦著作《清代帝后的归宿》，多年不通音讯了。

2007年1月29日（星期一）阴

六点半起床。浏览昨天张哲民老人送来的网上资料：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及各方反映[应]，贺卫方的《法治与所谓大国崛起》等。

上午潘荻着人送来《陶驷驹特大贪污行贿案》，真是骇人听闻。一边吸氧，一边看这些资料。还有方实的女儿维丽寄来的去年三月间叶笃正（她的伯伯）来家长谈的两人谈话记录（我谈的多），一万多字。当然都是敏感问题（人名、事件错处不少），可以改正出来，让叶老也留下一份。

下午陈峰彩同一女同事来，送一些年礼，要我的书。拟成立一书友会，卖我的书。好在《近作》还有不少。给他《历史大趋势》。

2007年1月30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续看网上资料。早餐后吸氧，看完沙叶新的《腐败文化》，勾画当前全国腐化概况，依据具体事列，原因在政治制度腐败也。

王怀安来，谈司法、法治问题。根本受治于人治，党的体制问题不解决，一切动不了。一直谈到十一点多。谈延安保安处时情况（他审问过我）。他相信了“分析特务”，迷信了这个党，完全失去了自我。他是1944年5月进去的，经过王范、叶远高的审问、调教，也是邹风［周凤］平四川红旗党一案。他老伴胡大姐仍是半迷信中。关于毛的书（李志绥等）根本不看，我的书只欣赏《龙集》和《庐山》。南央的《有这样一个母亲》很反感，认为揭发我只要是事实还是应当的。这还是当代老干中仍较普遍的现象。

下午游600米，气短较好一点。

傅依明同平江县三位同志来（　　和城建投资公司正副总经理范仁义、林思章）　（原文此二处空字——李南央注）下放西藏桑日县当县长，只有1.5万人，已下放三年，要求再干三年。写有一个报告，让我交组织部转湖南。谈到西藏通火车后，旅遊人大增，住宿困难等问题（会影响环保）。他在桑日县开发水泥生产（内地运煤）。

2007年1月31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早餐后吸氧。李志民来，送玉珍一依［件］上衣。谈过去刘泽彭让崔武年造信情况。

整日觉气短，玉珍不让我游泳，后仍吸药雾缓解。

翻看张扬寄来的《我与<第二次握手>》。他过去没同我谈过家庭情况。

2007年2月1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续看张扬书。八点半到八宝山向白志明遗体告别。收拾北屋作字小柜内废字幅等，将好纸裁出。

上午张秋石来，三位朋友索字（付款万元，玉珍不收，强置案头）。上次王建勋来写“雅临轩”招牌，也是他托付的。谈到他还在琉璃厂开过六七年书画舖，懂得找专家鉴定等。谈孙大午建名人墓地事，必须依法办理。我总觉平原耕地不宜也，应找靠山之处。

下午游400米，不觉气短了。

李劲祥同郁旭光（《人民日报》山西记者站）来，送唐山螃蟹等。郁是读者，硬要去一本《大哉》，认为我是罕见讲真话的人。

近日晚上看“荀慧生”电视剧，名伶都有骨气。

2007年2月2日（星期五）晴

近七点起床，睡得较好，几次醒来又睡着。

上午广东刘麒子来，要送我他的山水画。出示诗词学会要出书画集，随即写好九十自寿诗，并大碑字“以史为鉴”。他满意而归。大胖夫妇来，玉珍去向他［她］的老班长何流遗体告别。同大胖手谈。

下午游500米。收到袁鹰的书《风云侧记》。

2007年2月3日（星期六）晴

六点多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十点半同玉珍到李昌家，到绩伟、厚泽夫妇。去年12月12日我送李昌92岁寿诗，已裱好挂在客厅。那天的谈话记录也已打印好了，每人一份。李昌又反复谈他的观感（还不语无伦次，但词不达意，反反复复）。从海水污染，环保到形势。只得听着。封禁八本书事，章怡［诒］<和>放言告到法院，新闻总署即声明并无此事。可见其心虚也。我谈沙叶新谈腐败文。绩伟耳背得很，换了几付助听器。仍在旁边四川办事处午宴，十几样菜，都可口。尽兴而归。

中午未休息，同胜利手谈。下午四点半去游 400 米。晚餐后，满起、胜利送佩珍上火车站回米脂（延安火车直达）。

上次李昌的放胆直言，已记录在打印件上。今天反复讲十三大时，顾委选举常委会上，他和我分别讲对王鹤寿（和邓力群）的意见事。吃饭时，胃口甚好，形态已现半痴呆了。

今天才知道，楼上的李运昌，已住医院多年，983。

2007年2月4日（星期日）多云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玉珍到街对面酒家，为初二过年订了两桌菜饭。上午近十一点，同玉珍到四环亚运村三苏酒店参加郑仲兵召集的宴会，共三桌人，老人有张思之、戴煌、厚泽、何方、胡积［绩］伟（都是夫妇同来）等。许多年青人不认识，有一部队老同志同我说，部队干部都读我的书。张扬前妻和儿子（高大如张扬）同玉珍谈家庭破裂事（有第三者），仍耿耿于怀。大家作简短精彩发言，我唸了两首诗：“话痨”和“九十自寿”。厚泽讲了书记处会上，胡乔木“揭发”攻击司法的报导，万里予以批驳（实为胡石英儿子事）。戴煌谈言论自由问题等。两点始回家。

下午平江新任县长王洪斌等四人来，同他们谈这个党的问题，忧心忡忡也。平江经济情况较好，13万多人在外打工、经商，年汇回款5—6亿。食品业很发达。每人赠《近作》。

收到尽心寄来的《人生若只如初见》并2006年活动两本图册（与人的照片）。也是时尚吗？

任小彬来，谈到母亲（93 岁，杜若，燕京的）在一二九纪念会上见到我。父亲涉王光美案，1968年死于秦城。

收到香港梁通寄来转交温家宝信件，为修复黄遵宪墓呼吁。

2007年2月5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早餐后吸氧。小黄来，为他向冰封、皓宇写了介绍信。薛京来，十点多，一起到琉璃厂西街，中国书店二楼的“生花斋”。长廊中好多家书画店，明朗、雅静，我写的五幅对联和两幅七律中堂，都已裱好挂出，还有方毅送的那幅横幅和齐良迟的花卉也裱好挂上。李普也有一幅，印象甚佳。留言簿上写：传统文化，笔底生花。认识张的同乡高卫中，也在此办了一家书法店。

参观隔壁两家画廊：典宝斋（主任包惠君），售名家书画，有复制品。让我写了个招牌。炎黄艺术馆（主人杨秀坤，送我他画册两大本等）。专营黄胄师生作品，一幅黄胄的新疆少女，要150万！随后，张请我们到附近“谭鱼头”吃鱼头火锅。第一次，有各处连锁店。吃了一个半鱼头和一些菜，还有涮牛羊肉片。剩下的连汤都带回来了。这个品牌得奖130万。

晚上手谈后，对胜利发了脾气，为他的生活不检点。

刘清送来《云南大学老战友专刊》（23期），内中只一篇长文：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随想录之一，

“镣铐之舞者的苦欣，精神奴役创伤者的悲歌”——从顾准与汪壁，袁永熙与陈琏，李锐与范元甄的家庭变故谈起。作者杨和勇，看过《父母昨日书》。

2007年2月6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

九点到鼓楼西街广茗阁老茶社，参加诗词学会团拜。同孙轶青、张锲、马萧萧等坐一桌。我讲了3分钟话，唸了去年祝李昌92岁诗和九十自寿（孙轶青让刘麒子来我写的）,申明我乃一个“政治动物”也。周笃文告知，刘庆云很欣赏这首诗，要我书赠。有京剧清唱等文艺节目，没看完即回家（不愿在外面吃饭了），回路走了40分钟，赶上午餐。

下午游600米，尚不觉累。小赵从四川来看望我们。

2007年2月7日（星期三）晴

四点半醒来，六点起床。浏览报纸。清理一些准备发言资料。上午九点到《炎黄春秋》社，参加团拜会。共九大桌（办上了餐具）。杜导正介绍情况，已发行到6万份。温的文联讲话，中宣部说了闲话。

杜老讲了几句话，赞扬经济要求又好又快。我唸了去年12.12致胡温信中几组统计数字，我们的社保等投入大大低于发达国家。还唸了九十寿诗。

刘导生讲：要敢于讲话，讲真话。

高尚全：到底要什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好（诉[拆]字）鼓励人们办好事，小河水满大河才满。

一人发言：老辈关心后代，赞扬谢韬文。老同志对人民、对历史负责。

资中筠：第一次参加。许多老人敢讲话。好政策不出中南海，为什么不贯彻？温讲话好，以为“春天来了”。随后就禁书，讲空话，还得看看。贫富悬殊。左派快[怕]自由经济。浙江经济快，文化越来越落后，进行压制。不改变奴隶状态不行。回到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社会主义弄清楚了，又怎么样。

谢韬：赞成李锐的“不怕”。现在他们怕讲真话的人。耄耋还不讲真话，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历史。讲真话就是民主。

何方：现在局面不能继续下去，希望有个和平演变。腐败已制度化，随便抓人。全球有七八十个国家搞社会主义。我们不能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了。人家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

钟沛璋：《炎黄》是面宝镜。反右、文革、六四都不应忘记。不准谈了，很是悲哀，《贞观长歌》魏征故事。

章怡[诒]和：许多电话、信件支持打官司。有一群人围绕着，流行歌手支持，在法庭外唱一台戏。有理则嚷嚷，无理别言言，我毫无顾忌。怕就没活路，没退路。姑奶奶什么都不怕。时刻准备打官司。言论自由第一，不与人商量。唯一依靠是法律。我的本事在细节，没什么大道理。来两个人要我参加香港笔会，我问，你们是什么人？公安部？安全部？你写下来，赶快跑了。（章走到前面来讲话时，同我拥抱）又一人发言：现在同毛时代不同了，有了公民意识。我不怕。有饭吃就行。

秦晖（讲了很久）：“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只有中国能救社会主义”。不知道。许多国家资本家到中国来，底特律已消[萧]条，美国有不少工人当家的城市。新左派语言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马否定的。考西菲、李斯特这些人。中国正在毁灭全世界社会主义。全球资本主义都到中国来。中国商品往全世界跑。新出现外国工人比资本家更反华。“通用”已十年未招工人了。同白领雇员签合同，兰

［蓝］领一关厂就退休一批。“通用”的美国厂都关闭了，到中国来赚钱，工资低，无工会事件。中国优势——“低人权”。

吴明瑜：政治体制改革未动，经济体制改革倒退。有位高官（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说：“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基础”。几十年改革就都错了，出现民有经济，确令世界震惊。1977 年，城乡人民储蓄，人均 40 元，28 年劳动所得。经济到崩溃，才有改革。刘国光带头反对，市场化错了。

朱厚泽：本以为中产阶层起来后，会自然要求自由、民主。政改与经改必须同步。他们并非不懂，而是要保住现有体制。

冯征：出示照片。胡锦涛很喜欢《炎黄》这个刊物。有话就讲。认识秦晖，夫人金雁，谈普列汉诺夫遗嘱是伪作。

我同杜老、吴明瑜、李普、谢韬、钟沛璋等坐一桌。邵燕祥送我《奥斯维辛之后》，章立凡送《君子之交如水》，杨继绳送文章《一本书的辛酸故事》。

张思之谈《实录》打官司事。

下午没去游泳。三点，潘荻同王工来。王交我《上世纪中共首案与十七大》（陈独秀案纠正建言）。为陈平反（文章长，较琐碎）。将唐宝林的书和陈刊合订本，两本借与他建议同唐联系。同安徽联系。

长寿街镇长小吴同哥哥一家人来，修堤的两笔经费（30 万）已到手，特来致谢。

2007 年 2 月 8 日（星期四）晴

四点半醒来，折腾一小时后又睡着一阵，六点半起床。

上午十点同玉珍到文津街参加中顾委迎春会。见到杜润生、杜星垣、袁宝华、安志文、于明涛等，不到十个人。歌舞等文艺节目很精彩，尤其九个小女孩的杂技比电视上看到的还更有难度。姚监复在门口等我们，交《赵软禁中谈话》和《开放》二月刊（刊出前言和我与鲍彤的序言等）。幸好没去人大会堂参加团拜，由曾庆红主持也。

下午游 600 米。写毛应民交的《波罗蜜心经》，近 300 字，写了一个小时。赠小毛《历史大趋势》。

2007 年 2 月 9 日（星期五）晴

同昨天相似，再睡着一阵，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早餐后吸氧。薛京来，帮忙写字（为生花斋又送五幅）。毛应民来，将《心经》交付，并两个大“茶”字。张青义，传授盖图章的方式（必盖闲章）。

下午没去游泳，三点半赵洪祝、王尔乘等三人来拜年，送压岁钱 3400 元。赠《近作》与《大趋势》。玉珍同毛局长讲，不接见记者了。

晚上韩磊来，交我《水电工程报》（2 月 8 日）30 份：访谈录登出来了，几段要害文字删去了（如最满意的人物等）。

2007 年 2 月 10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访谈录，题目是原来的“总结经|经|验教训是为了更好地前进”——专访中国水电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李锐。

早餐后吸氧。清理南屋书纸。

十一点多同玉珍到朝阳门南小街（已拆宽不认识了）的净雅大酒店，应汤佩林邀请湖南籍在京高干的宴会。没料到有九桌人，而且主要是部队的，后同桌的人谈到，在京少将以上湖南人近百名。我有意

识带了十本《世纪留言》(即《近作》),散发了九本。同桌的留有名片者:常显奇(装备指挥技术指挥学院)、雷渊深(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部部长,夫人谭晓雯主管新四军研究会)、邵积平(将军、后勤指挥学院),其他签了名,也忘记了。其中有的人认识我,活动时见面过。哪里记得。饭桌上我谈了些要害往事,如打 AB 团,项英反对等,邱会作奉命去新四军事,内战时肃反了 10 万人,等等。听者动容也。

回家途中到文津街,游了 400 米。玉珍在车上等我。

2007 年 2 月 11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早餐后玉珍为我理发。

上午张青义来,从我清理的字幅中,找出五幅装裱,有屈子祠诗碑拓印片。十一点到谭鱼头,李普夫妇随到,一起享受此名餐(全国十大名牌之一)。餐后又到生花斋鉴赏,并参观相邻舖(有"世界名画家"陈渭的字画店,见到本人,是日本成家的)。李普留名薄[簿]上,代拟了两句:讲究诗书画,要求美善真。回家已近四点了。

晚上,胜利的大女儿莉莉来,第一次见到,北大学电脑,已毕业。

2007 年 2 月 12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为张秋石写了幅字。

上午十一点到哇哈哈酒店,参<加>张秋石的大连北方期货公司的宴会,到上百人,老中两代熟人多数到了。还见到一些新人,何家栋的夫人等,还有一位社科院文学所湖南女士(82 岁)夫妇,热心读者。同杜老、李昌、胡积[绩]伟坐在第一桌。我讲话,期货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计划经济",经济与政治必须和谐。老胡讲遵守法治,承诺等四大条。尽欢而散。

回家已三点多,未能游泳。浏览报纸。

2007 年 2 月 13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陆茂竹和张博庭(水电学会副秘书长)、温洪医(《水电工程报》女记者)来,2 月 1 日水电学会团拜会是周大兵主持的,水电老人都没让参加,乃岂有此理。张交我青长庚给我的信,对当前形势忧虑,希望我多发表意见。给他们《近作》,并谈形式看法。接着施滨海来,送《开放》二期。薛京还没见过施。贾文平来,送大甲鱼、虾等。谈金融形势,我们有人会操作国际证券等。对经济抱乐观。玉珍送他孩子压岁钱(600,后觉给少了)。

下午游 500 米。刮大风。

段绍译来(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过去来过),说长沙的《世纪留言》他收了 800 本,陆续送人(姑妄听之),却要去三本《近作》送人,还让签名。杨仁的三个女儿来(平生、渝生、乐生;70,67,65,都是搞工程设计和科技的,都不是党员)。送我两本《重庆清华》,内有父亲傅任敢(创办时的校长)的照片、事迹等。多么好的一个家庭。各赠《近作》,并展示小妹的《父母昨日书》及影印本,和有关紫阳的书等,说明我的活动不息也。

2007 年 2 月 14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上午清理书房。必须找出新闻总署那份内刊(刊有封杀敏感作家李锐《庐山》一书命令)。找到高亮之信(上有电话号码),同高通电话,依他的意见改好序言(此书可能公开出

版)。下午游600米。傅思和（同两位下属）来，送宁夏枸纪子。负责组织局、部务委员。同他谈腐败问题，必须挖根，从体制上找原因，不能只治标。

胜利来，手谈大胜二局。

2007年2月15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继续清理书房如山刊物杂件。发现北京的《北京观察》试刊号（1998年）刊有我的《学习彭德怀，做真正的人》,《近作》中竟未收入！还新见到《江汉论坛》上怀密加凡的短文。许多该回的信件都置之不理。

下午游600米，觉累。

2007年2月16日（星期五）晴

七点多起床。昨夜看电视到十一点。玉珍为我剪脚指甲。

早餐后吸氧。小彭来，送海南椰子水等。

奚弘来，问题没解决。送来两箱新疆有名白酒（伊力老客)。还得给北京市长写信，警局包庇也。

张敖荣同女儿来，他常住在常州老家，冬天回北京。赠《近作》。刘清夫妇同女儿来，也是送五粮液，女儿穿红衣（我过年也穿红衣）同我照相。

刘世民来，买了标准围棋子和棋盘（极厚）相赠。同来的有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两教员谭国清（主任、郴州人）,王京博（河南人)。各赠《近作》。谈形势和我的看法（三大问题)。他们准备请我当兼职教授。我说一学期漫谈一两次是可以的，他们出题目。

薛京上午来，帮助清理书房。诗词类书籍等放到隔壁房间。

下午游500米。今天出恭四次，吃了　　也。（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

晚上算哥的女儿和儿子来。她从西安来京十多年了。儿子在软件公司工作。赠《近作》。送来许多果物，玉珍只收了一小半。还算［送］我一根活动手杖。她64岁了。

2007年2月17日（星期六）除夕

六点半起床。睡得尚好。浏览报纸。

一天拜年电话不断。上午刘国龙来，送多种名酒，并他弟弟福柱写的字幅（裱好的印刷件)。已为我写好《龙集》四十多首，用“选编”名义印出。还写了《聂绀弩诗选篇》，让我写书名。谈到沈鹏的书法，很是有看法，“并不地道”也。

黄楠来，谈了两个多小时。主要谈毛和这个党。他［她］是“对半开”。我谈到他［她］父亲当年不满意方毅谈“暴君”事，立即写文批驳（在《人民日报》发表)，是否有父亲影响？我将《综合哲学随笔》再版序言唸给她听了，又赞同我的观点。还是欣赏我的文笔与思想。一起午餐。她赞赏玉珍对我的照顾。

中午未能休息。牟广丰送来他父亲牟宜之的诗集《锥心集》，宣纸印的书法集。同来的有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谈到腐败横行，道德沦丧，八无社会现象：无知、无能、无情、无义、无道、无德、无耻、无赖。

胜利一家吃年夜饭。春节晚会并不精彩，看到十一点半。电话向琬姐拜年。小妹电话拜年，谈印度情况：最可怕的是贱民生活，简直不如牲畜，自认命该如此。街上男人可任小便，骆驼等牲口可自由走

高速公路，高层和外来人士居住特区，是世外桃园，有围墙围着。大学毕业优秀人才多去美国。不丹已变成印度一邦。黄楠也去过印度，谈起来相同。

2007年2月18日（星期日）初一

七点多起床。玉珍、小余向我拜年作辑［揖］。上午上楼向金老夫妇拜年，金老已97岁了，很瘦，耳背，半呆神态。说半年没见到我了。只来了一位客人黎体贤，80了，乳线［腺］癌三次开刀（不作化疗），居然活了下来。为此写了文章。

玉珍一共接了近30个拜年电话，一半是外地的。我只接了莊炎林（他问我为何没参加团拜会），于善浦（他在蒙古，看望100岁的母亲），丁弘（南通，读了《炎黄》上我的文章，说影响好），尹曙生（安徽，也是谈看到我的文章），还有几个湖南诗人。

同胜利下午手谈，胜少负多，毛病不改，只攻不守。

2007年2月19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拜年电话仍不断。今天是家庭聚宴过年。到胜利、满起两家，杨筱玲、马国华一家，力康、力丰（从瑞典回来）两家并威威、苗苗一家（觅觅初六去法国自费留学），薛京带女儿来，共23人。街对过酒店早订好饭菜了。家里有三副围棋带棋盘，力康三兄弟并威威、王羽都会，胜利一起摆了三盘。吃饭时非常热闹，互相敬酒，并拍照。下午继续手谈，陆续离去。

玉珍累了一天，对玉洁送的半瓶酒很反感。

2007年2月20日（星期二）晴

王怀安来还书拜年。——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空白处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收到高亮之寄来的两本书：关于农业气象的《文选》（大16开本）和《新草地》（新体古诗及论）。小妹寄来在印度的25张大照片并信。上午施滨海和林京耀来，谈目前形势，随后蒋医生夫妇来（还三本书）。于是一起漫谈。他们原为［未］见过面，可都是同道也人。我谈了许多朝中旧事，八本书事，引起如此风波，乃至道歉，是件好事，不能示弱。章怡［诒］和还未罢休。

《书屋》上读到一篇写美国史出版情况，好文章。

下午马立诚和杜老秘书兄弟二人（顾宁一、宁珂，律师和公司董事长）来，漫谈一个多小时。他们同意我的比较乐观的观点。

2007年2月21日（星期三）雾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早餐后吸氧。九点，韩钢先来，随后许医农、宋晓梦来。开始漫谈。其间米脂县委书记张雁冰来，赠《近作》。温济泽女儿来。他们三人都很悲观。现在当权、高位是两类人：青红帮（省部级团派优势）和太子党（高干子弟），后者赞成私有化，反对民主化。农村优待政策，被各种物价上涨冲消。于建嵘（社科院农所）反映衡山十万农民非暴力抗租，曾为胡锦涛关注。江泽民2000年去大庆参观，当地准备|准备|了五个月的大小晚会，结果遭到反对，只参加了一次合唱。还有去年到山东上泰山，引起人民非议，等等。还谈到庐山张闻天的住处，被拆掉，改建李鹏的别墅（乃吴官正当政时干的）。一起吃丰盛的午餐，16个菜。饭后又漫谈，二点始散。没能游泳。

关于高干子弟，将军后代百多人重走长征路，曾与薄的儿子，也有一百多<人>聚会（谈薄的十年？）。

他们三人都不同意我的日记出版（要学吴法宪）。晚上，对门的李昭（孙冶方干女儿）来拜年。说吴敬琏向我问好，文章都读了，赞成我的观点。

2007年2月22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早餐后吸氧近一小时。

上午宋科夫妇和儿子宋岳（加拿大、美国读书，公司法务总监）来，送我05年《开放》三月号和06年七月号，国外带回的，还有两篇网上文章，反映去年毛逝世30年，未作任何纪念情况，以及对谢韬文的赞赏。随后周倜夫妇来，一起漫谈。周的夫人是医生，同玉珍详谈保健，关心我的身体也。宋写的书（《千秋功罪毛》），国防大学对他没有置辞，他退休后一切由社会管。他们也较同意我的观点，会慢慢变化的。周还谈到一些往事。江的历史受指责时，薄找他谈话，保护过。所谓遗嘱则不可信也。

下午同胜利手谈。萧乾夫人文洁若来，为房子调换事，萧不是副部级难办（说为魏京生事签过名有关）。她已寄信给刘延东。我婉言相告，组织部新人都不熟，房子归国务院管，无能为力也（玉珍谈自己的房子还没办到）。

2007年2月23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补两天日记。早餐后吸氧一小时。翻看去年《争鸣》。满起、小多同小余游颐和园。玉珍决定明天去天津。翻《父母昨日书》，有一段“感言”，谈晚年同玉珍的幸福生活，特唸给玉珍听了。

下午游600米。一个星期过年没游泳了。

2007年2月24日（星期六）阴

六点半起床。七点前早餐。玉珍和满起一家并接胜利，去天津看望维娜和金利。金利有了新居。下午五点回来，遗憾就是午餐吃得不如意。烤鸭太不像话，退了。

上午刘世民来，详细问及他的经历。农民家庭，读中学时即搞电脑，终成专家，以此为生，33岁还没有爱人。我将三大问题拟成书之事谈了，他愿意效劳。晚上回湖南。同他手谈两局，留午餐。

晚上同胜利手谈，大胜一局。年过完了。

开始读《软禁中的谈话》。赵的思想同我们完全合拍。

2007年2月25日（星期日）阴、小雾

六点起床。翻《昨日书》等。整天没有客人。读书看报。续读《软禁中谈话》。隔一小时做眼睛操。

姚监复电话，宗凤鸣突发心脏病，已入抢救室，家人都不准探视。玉珍即电话告知孙大午。

2007年2月26日（星期一）阴

六点起床。续读《谈话》。早餐后吸氧。

九点陆茂竹和王作高来，王已78岁了，两个女儿在美国。这次回来住几个月。很关心我。说，此生只留下在六铺坑总局的美好回忆。还记得有几次讲话，“要老马识途，不要老狗挡道。”（后来庐山会后追查，去掉前句）。随后及川淳子来（在日本大使馆工作），中国话讲得好，送山本雄子译《毛の功罪》（晚年左错长文和15大16大上书）七本。《昨日书》、《大哉》等都读过。川口孝夫已去世，《庐山》译本，她必设法出版。似乎要成为“李锐研究专家”。一起谈了一阵。同及川淳子谈了：日本人应向德国

学习。

十一点同玉珍去巴西烤肉店应张抗美邀，同李普夫妇一起在大厅吃自助餐和烤肉等。实在是一种应付。

没能游泳。下午刘清来，告知女儿有了恋人邱敦仁，是湖南人，出示名片，在中央政研室工作。《近作》一本以岳丈名义转交。很赞成《炎黄》二期文章。毛应民来，带给刘枫的茶经写本。来京开会要住20天。张青义来，送江西好酒。晚上周笃文夫妇来，给《争鸣》二期，上有薄遗嘱谈毛（凤凰卫视有儿子谈父亲保护毛的谈话）。

2007年2月27日（星期二）阴

六点起床。补日记。九点大妹从长沙来开会。带来20本《李锐诗词本事》，真是高兴。为了给妈妈做寿（初三93岁），老人穿衣服不注意，突然病了，感冒发烧，住院。大家轮流照顾，已退烧回家。

薛京、胜利一家来，大胖夫妇来，谈威威情况，居然吹牛（对郭全胜说，他的事不要别人管），令人脑［恼］火。让他们在家下棋、吃饭。我同玉珍、大妹十一点到李普家，有平江人罗振宇请客。罗搞气功、点穴疗法。送著作《任督流注点穴疗法》（有图片）。我同他谈“三元功”，我在秦城练了六七年。他手指按穴位，手指自然震动。还有许向阳夫妇（许33岁，毕业湖南师大的，在岳阳工作）送著作两本《月上心泉》、《脊梁》（都是散文，广州出版）。在天津百饺园吃饭。原来许有个什么冤案，要申诉。李普签了名，我也只好签名。大妹对此很有看法。

下午游600米。满起感冒了，没有陪游。

陆茂竹等一群原华北大学农学院的人，为离休待遇事，给中组部件，由我转交，给王东明（副部长）和毛子炎（老干局长）写了封信。

2007年2月28日（星期三）多云

六点半起床。续读《谈话》。

上午九点邓伟志来（他是上海民进负责人，来开两会，是朱维民约的）。谈上海情况。陈良宇案揭发后，厅局级三种情况：上层如丧考妣，中层等待时机，基层暗暗窃喜。韩正曾告发陈两次。江在六四前整《世经导报》时，邓是当事者之一，详谈经过（我谈了江给我打了半个多小时求援后）。紫阳强烈反映［应］：“你们要翻车的”。吓得江极紧张，派人到北京摸底（通过驻京办）。香港《文汇报》揭发了此事。开会时邓参加了，江说钦本立是好人等。会后留下钦的入党介绍人（夏其言）做工作。陈至立对邓说，“此事由我承当。”刘吉也对邓谈，会上发言后，吴邦国拿出香港《文汇报》（赵批江），“报导是假的”（要保江）。江也说：赵并未批我们任何一个常委。邓同钦的关系好，也批了江（钦对小平有意见。座谈会上钦不愿将座谈会报导抽掉。江认为钦挑衅，邓作解释，钦没具体管，电话“导报”停印，但印出来的，小商贩都拿走了，工人也拿走一部分，不能怪钦。江还对邓说，他没有怪钦挑。《解放日报》老总编（唐纳好友）留下，做钦的工作。刘吉帮市委度过难关。曾让邓伟志去《导报》做副总编，邓未应允，认为应让钦复职。中央统战部也传言，让邓帮江度过难关。江后来知道赵不行了，就再也没找过邓，反而讲邓的态度不好了，还要邓作检查。马达知道江个人的经历，其参加革命时间变过三次，一次比一次高。说曾是汪东兴一类人，自认水平高两边讨好。

随后朱维民、姚监复来，从夫人反映，宗凤鸣并未生病，可能是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估计对序言作者不会动作。姚还谈到有一三十来岁的张　振（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同他谈起，令计划似想找我谈，解释胡对我的关系（港刊指责“忘恩负义”也）。此事可以等着看看，弄清楚后，可以接待也。

一起到对面烤鸭店午餐，菜甚好。玉珍操办的，价廉物美也（七个人不到300元，烤鸭等）。让满起送朱、姚回家。下午没能游泳，同胜利手谈。

2007年3月1日（星期四）毛毛雨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九点韩磊来，《南方周末》拟刊那篇总结水电的访谈，只是钱正英要用xxx。将《近作》寄出。为韩写条幅、书名等。为索字者写了近两小时。下午游600米，觉累。

2007年3月2日（星期五）转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

早餐后吸氧近一小时。薛京来，继续作字（刘庆云、毛应民要的）。将南京杨郁要的两本书名，并于善浦两本书寄出。

下午游600米，觉累。沈云彪（郭先述干儿子）来，送两张《林昭》影盘，并林昭遗诗。谈他自己家庭。父亲王坪（原在《东北日报》工作过等）右派，母亲沈平离婚，儿女不认父亲了。1961年去世，骨灰由他浅埋在野外。现在母亲思想转变过来了（也是新华社记者）。他下海，在门头沟有房子。要字。

晚饭刚吃完，姚监复和高瑜来，高略谈自己坐牢情况（不是秦城），男犯多受刑等（高给过张戎的传记等书）。以写文为生。02年后，取消门禁了。谈宗凤鸣定是软禁了，要作点准备（我的序言中谈到是“联络员”）。还谈到亲属邀请去香港旅遊事。宗的家人是反对发表《谈话》的。

晚上刘大姐交还何定借的张戎书，夹了许多条子。

2007年3月3日（星期六）小雨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续看《谈话》。

上午大妹、力康来。谈威威之不懂事且傲慢之至。大妹下午回长沙，让她带走《近作》、《龙集》等多本，以便送人。

下午苗苗两口来，玉洁眼中只有这个“爸”，觅觅也是如此。令玉珍生气。

下午游400米。同胜利手谈。

2007年3月4日（星期日）夜雪、晨小雨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开始读杜光《邓小平八·一八讲话》。将几十年专制意识同政治形势关系深刻阐述。

上午延滨、元元夫妇来，谈耀邦往事和德平近况。关于小平下的问题，紫阳当面劝阻，而耀邦同意，其情关系甚大。耀邦谈过两个最有骨气的人李锐和万毅（大概指庐山会议时情况）。玉珍一起谈，也是担心我的安全。许多腐败事例，真是闻所未闻。一起午餐，餐后又谈了一阵。

胜利一家来。手谈，共度元宵晚餐。玉珍和我一起同胜利谈他们夫妻关系，应负起责任，避免离婚。

何定收到《历史大趋势》后，让刘大姐送来五绝：

读李老近年诗作：“就要说真话，依然硬骨头。豪情与诗兴，相映成风流。”

2007年3月5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五点醒来时，想起钟叔河来信，为亡妻朱纯出纪念集，向我索文，吟得四句：

患难夫妻别有天，贱民生活史无前。惯问天
鲋鱼涸辙相濡沫，同德同心智勇全。喜结缘

早餐后吸氧，翻看《炎黄春秋》第三期，我的有关《三次哲学论战》文刊在末尾。

上午姚监复来，带上李清振好些资料、文章（笔名司马函，曾在袁庚的招商局工作过）。上次介绍有误，其人只认识令政策，并同姚说，“金钟是否有台独影子”。因刊阮铭文章。姚介绍叶廷芳（政协委员）的发言，建议我转上。香港之行可作罢。一起午餐。

下午续看《谈话 》。

2007年3月6日（星期二）晴

四点醒来，久久未能入睡。六点半起床。

翻看张哲民寄来的网上资料、文章共七份。有章立凡的“洞观邓小平逝世十年后的中国”、“徐景安就高等教育的腐败致温公开信”、“姚文元新撰回顾、反思历史真像”等。

下午没游泳。四点前到六盘水酒家聚会漫谈。除吴象、光远没到外，都到齐了。李郁先谈浙江湖州（？）一干部批评了习近平，竟被捕，判三年。河南平顶山一区书批评了市委书记，也被抓起来。云南在选省长时，交通厅一副厅长乘机逃跑了。郑仲兵刚从上海回来，谈陈良宇事件。陈得罪了江，其人会工作也会玩。江住在上海，陈从不去看望。江绵恒患癌症住院，陈也没去过。陈得罪人多，有向江告状的。陈最后要去见江，江气得不接见了。胡意等十七大后处理，调查清楚再处理，江坚不同意，必须马上处理（这次人大开会，名录中还有陈的名字）。“一天不处理，一天不回上海”。上海人说：“北京乱传”。江、曾关系也不如外传之融洽，“从未真信任过曾”（曾聪明，又不安份［分］）。上海传，历来有八路、新四军两派。八路指陈丕显，这都不确，都是新四军的（我谈到当年——1983年到上海换届时，曾唯一请示过陈云一次：三人（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留下，对立派王一平接谈多次，后来还告过我的状）。

我谈了邓伟志的说法，现在腐败官商一体的问题。李郁等人谈，尤其房产商偷、漏税严重。国资委主任李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要加强国企控制。左爷们发动三千人签名反物权法。此法已成熟，两会将高票通过。

张勤德颜色革命（点了我们一批人的名）文，胡批转总参阅。韩树英说，谢韬文是“一副毒药”。

厚泽谈十三大、十四大党章中有关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等一大段话，十五大删掉了（厚泽同我谈，团拜时，王兆国对他有警告之言，未予接受）。他认为温最近很好的长篇讲话（2.26新华社通稿），谈理论（文艺讲话等）应是总书记任务，都经过胡的。似乎两人有此分工，胡对付左的一面，并非两人有什么差异。这倒是一种看法。

杜老只讲了两句话：近来讲“又好又快”，这就避免“大跃进”了。温的讲话好。

我谈到“比较乐观”，不少人劝我讲些恭维话，大家也是认同的。宗凤鸣情况都关心。

收到小妹来信，为去香港事也。

2007年3月7日（星期三）晴

六点多起床。浏览报纸。上午九点半陶世农（陶已78岁）来，交我几张五柳村的网报，上有我出席杜甫祠揭幕等图像。“同耀邦去世前谈话”点阅人次超过十万。谈他自己身世，北大学地质的，后在地质学院工作，同刘型关系好，未入党，因父亲陶元珍去了台湾。父亲是武大1935年历史系毕业的，还是我的同学。随后段绍译来，送我《世纪之交留言》40本，每本都沾上一页祝寿诗。他买了800本，送地方干部，使湖南不少人因我批毛，而改变了看法。娄底波月诗社吴澍生的诗稿让题词。送《大哉》

等三本，并留餐。段资助天则经济所，是该所助理。

下午游600米。仍半小时，觉累。翻看近日刊物。吃晚饭时丁东来，即留餐。谈宗凤鸣事。他认为是两会期间暂时的“躲避”。温的讲话，是个人行为。他去柬埔寨和越南旅行过。波尔布托杀人如麻。甚赞吴哥建筑。越南经济差我们十年。

刘型夫人程宜萍——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7年3月8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记昨天日记。近日时常稍一动作即气短，解手后亦如此。还是肺功能问题？

早餐后吸氧时，看《谈话》，快翻完了。我的序言还是较恰当的。

彻底收拾一下北屋，以便作字。

同钟叔和［河］电话，悼念朱纯只能奉上一首绝句，第一句用“惯问天”。下午游600米，比昨天感觉较好些。

2007年3月9日（星期五）阴

五点醒来，后又睡着，近七点起床。浏览报纸。

整天懒散，只是翻翻书，什么事也不想做。

下午游600米。回来时，胜利在门外守着（玉珍和小余上街了）。手谈到六点。

2007年3月10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早餐后吸氧。《谈话》只剩最后一部分了。近十二点时，施滨海来，给《开放》第三期，宗老情况网上还没有反映。

下午游600米。似恢复过去常态，不觉累了。

胜利送来好些食物，大牛骨头和鸡一只。手谈到近八点。

2007年3月11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九点，毛应民来，将新找出的一些笔迹给他。他借去的《吴法宪回忆录》、《林彪事件》竟然寄回杭州复印又寄回了，真是好秘书。

十一点半到南三环东南角亚洲大酒店的云龙金阁酒楼，钱明锵同王连洲（信托业协会）、周拥军（汉诗协会负责人，年青人）先到家中，各赠《诗词本事》、《近作》等。给我《世界汉诗》厚本大刊物第一期（宣传钱为“当代诗侠”）。然后一起到这个亚洲最大酒店午宴（二百多个单间，可容万人餐宴）。朱厚泽和杭州原人大主任胡万里先到（他们是党校同学），还有一些温州企业家，共16人一大桌。席间漫谈，多是我的读者。尽欢而散。

2007年3月12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找出张钦楠的扩充稿《读史笔记》。昨天收到张哲民信，谈到张愿为我效劳。九点，张来，上次开会谈的三大问题，前两个他的书中已详细写到了，只差党的问题。全书安排十万字左右，如当年《大众哲学》发生的影响最好，时代还需要新启蒙也。他的夫人是杨度的孙女（没有见到祖父），他们是在美国留学时结识的。书仍准备自己出版。赠《历史大趋势》。

薛京从深圳回来，全集事，经费已无问题，出版社和印刷等问题，还等待看看形势，或七大后才能定。

2007年3月13日（星期二）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九点徐梅芬老太来，取《赵谈话》。昨天电话约的。她已82岁，略谈身世，原来是右派，宜兴人，抗战初在邵阳十一中，认识刘正（还有李元簇），同朱正等都熟。学新闻和历史的，英文好，78年经韩培纲介绍（也是右派，武大著名教授，已96岁）到武教书。下午三点送回，复印了十份，武大一批校友急着要看。

上午到医院，玉珍从体检表上看到肝等有问题。内科一位80岁老大姐细看过去体检表，认为无变化，只查了血。又到皮肤科开止痒药等。随后去五楼病房看望于光远和胡绩伟。光远谈话已不如上次，但气色尚好，孟大姐在。老胡是突发高血压，前天来的。精神尚好。不在家时，程湖来，送水果等。

下午游600米。张青义来，送裱好的屈子词诗碑拓印。文集印刷费，他计算只需11万多，在京可以找到可靠的印厂。

2007年3月14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上午毛应民来，取走屈子祠诗件。谈代表发言，套话多，时间长，耗资以亿计。

下午游600米，尚不觉累。医生劝好，决不要勉强游。

应周笃文约，他的一个学生林峰请我晚餐。五点多同玉珍先到他家。林是浙江人，40岁，中医，送我词集《花日松风》（属《中青年名家诗词集》）。玉珍参观周的书房，比我的好多了。周的儿子从香港带回关于赵的几本书，借我《赵之死与明日中国》。六点到附近的湖南饭馆吃饭，味道都一般。周邀我同遊庐山，有人接待，负责路费。赠林《近作》。笃文赠我他编著的《婉约词》。

2007年3月15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早餐后吸氧一小时。上午李劲祥同郁旭光（山西人民网采编部主任，来过一次）、郝伟（《市场信息报》新闻部主任）来，有意向我采访，于是谈三大问题一个多小时。

下午游600米。收到《炎黄春秋》转来的几封读者来信和两本书：《互补论》（张树斌著）、《三情录，人性论》（韩正中著）。

2007年3月16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九点，方维夏的孙女（65岁）为女儿打官司来，有儿媳陪同，带着哥哥写的信和法院判决书。正好薛京来了，让他看完信件起了个信稿，向岳阳的书记易炼红写了封信。

张青义同印刷厂的人同薛京谈妥印文集事，深圳那边也不放弃，安全第一。

下午游600米。胜利来，同满起等包“饺儿”。手谈几局。

2007年3月17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字债又欠了许多，玉珍直催，却懒得动笔。案头发现方维夏孙子方思维为外曾孙女杨文华打官司给

我的信并挨打后的病历。只好给岳阳书记易炼红再去一信。这也是薛京的疏忽。

收到不记名读者议论国事的长信，很有见地。《炎黄春秋》常转这类信件。

中午休息时吸氧。下午除游600米外，同胜利手谈，负多胜少。

2007年3月18日（星期日）晴、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九点，李郁来，借走《赵谈话》。送书《帝国政界往事》（大明王朝纪事）。曾的秘书是他北大同学，谈曾思想较开明，看西方经济学的书。我于是讲了我同此人交往的几件事，尤其《组织史资料》事。

上下午都作字。为李劲祥“红楼十二钗”选拔活动书“塑我中华才女，弘扬传统文化”。下午张抗美来，即书“张光昭纪念文集”。其他时间都同胜利手谈，负多胜少，半小时一盘。

2007年3月19日（星期一）阴

五点醒来，后又睡着，八点才起床。空前之举也。

上午看书，翻完《争鸣》第2期。胜利来，玉珍谈他要离婚的问题，小徐和孩子坚决不离。

下午作字，还债。共十幅，六幅是自己诗作，其他书名、墓名等。写坏了五张。真是老了。

书桌始终是乱的，却无决心收拾。

报刊谈民生三大问题：看病难，看病贵。就业、失业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

美2006年失业率4.6%，生产总值增涨［长］3.4%。

2007年3月20日（星期二）阴

七点起床。五点醒来。浏览报纸：2006年：厅局级“落马”202件，贪污等案33669件，贪污受贿百万以上623件。

九点薛京来，我在吸氧。一起看“林昭纪录光碟”近两个小时。我的两个镜头，可能是编者从凤凰台等记录片中摘取的。太感动人了，催人泪下，主人的血书，一生有关事迹，有关系的人物，以如钱理群等人的评说，尤其录像资料，亲切动人。从此得知50—60年代的中国处于一种怎样荒唐与残酷的境地，此片应广为宣传，人人一观。

几幅字，让薛京寄出。给王渭写的“登张家界”，竟将“登山”写成“豈山”，自己全然不觉，只得另写。

下午游600米。

2007年3月21日（星期三）雾晴

七点起床。浏览报纸。桌子一堆杂件未清理完。早餐后吸氧。近十一点，奚弘同她的两位朋友、我的热心读者来：陶国峰（《经济日报》收藏版副主编）、张燕宾（《中华商标》副社长），闲谈一小时。观点相似，各赠《近作》。下午游600米。

2007年3月22日（星期四）雾晴

六点半起床。小贾已来，取走他约写的两幅字。谈女儿不好好学习，罚跪几小时。

上午刘麒子来，送我他的大幅国画“高山流水”（高山仰止之意）。谈到五月在政协礼堂的“中华诗

词学会书法”展，我的“九十自寿”将展出。又为另一名家书法集求字，只得又写一幅“登张家界”相赠。

小徐电话，让我看北京五台谈饮食：红薯与杂粮是最好粮食，最好蔬菜是西红柿（不要尖头的）。

清理资料，发现去年八月、九月齐翔延送来的《学习参考资料》上，有许多网上的好资料。

午餐时，姚监复来。宗凤鸣已开刀搭桥。他准备一切由自己承担。我说，我也准备“立了一大功”相回应，“否则哪有你们的今天”。

下午游600米。收到的《随笔》刊有我的黎澍《集外集》的序言。

玉珍到复兴医院看病，刚走出电梯，电梯突然直坠落四层，引起巨大响动。真是逃出大难,有福之人。

2007年3月23日（星期五）阴雾、小雨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整个上午增订薛京写的年谱（书法集的附录，吴龙友26日来京）。边改边交薛抄录。午休后完稿。

下午游600米，已不觉累。玉珍为我剪脚脂［指］甲。

2007年3月24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早餐后吸氧。

九点，武大校友袁啸云（在《改革内参》工作，中国经济体制改研会）和张西娟（女 25 岁）来，北京校友会要办《北京珞珈》，找我访谈，写书名等。给了几本书并借去《往事杂忆》和《大哉》等。王建勋来，想编一本反右的书，十几个题目，让我写毛与反右。给朱正电话，请他代笔。他为我代笔悼念朱纯短文已收到（让钟叔和［河］看过）。

2007年3月25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完成“悼念朱纯，书河节哀”短文（一千多字）。朱正草稿中加了些小段和一个尾巴。午睡吸氧。下午玉珍同我到附近眼镜店配花镜，仔细检查，右眼白内障较重，应开刀。左眼比右眼好。因年谱，翻港版的《有个李锐》。此书从未细读过。

2007年3月26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早餐后，玉珍同我到医院看牙科，检查眼睛。高主任详谈，两眼都不好，有白内障，都应开刀。不要多看书，要服老。又看了中医，治气短，服汤药。

十点多，山东李成森（60岁，省委政研室研究员）来，说是过去来过，热心读者，赠著作《改革与发展前沿的求索》，并一篇长文，关于1958年军内反刘帅等教条主义同彭总关系。认为金凤在2005年在《炎黄春秋》发表的文章，对彭总不公。他的答辩长文刊物却迟迟不予发表。关于当前形势看法，根子在体制，同我的观点完全一致。他也在写毛的评传。

奚弘为房产等打官司的第二次申诉信件，再次转王岐山，附上短函。悼念朱纯文也寄出。

晚餐时姚监复来，他即去美国参加谈右派运动的聚会。找出我的《1957 新湖南报人》序言等文与他一阅，并交朱纯文，作为我的“留言”吧。给我《开放》第三期。

晚上吴龙友电话，已到京，明天上午来家。

十六字中“自吹自是”可改为“自作自受”。

2007年3月27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看薛京抄正的《年谱》。

八点多到医院。眼科瞳孔放大，还在两个楼层，这个医院太大了，不如原来在一层楼看病方便。白内障手术定在下周。

十点半吴龙友来，《李锐手迹选》已编成清样，还代写了序言，有编后记。70幅原件也带来，选了35幅可交杭州装裱。他还送我好些土产，定制了一把小茶壶，上有我写的“正国泰”。真是盛情难却。他呆了一天，看《年谱》，觉得难改动。还有一幅大寿字他写的　体（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已裱好。我的生活同启功、沙孟海不同也。

下午游600米。

2007年3月28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吴龙友在此工作一天，我也工作一天。吴为“常用印”，将我所有的印章47颗（我原来不清楚）一一着摩，仔细盖好。我将“自序”写好，并订正了他的“编后记”，并准备编目次序。

下午游600米。潘基颐电话，赞扬我为赵的谈话写序。

2007年3月29日（星期四）晨小雨转晴

总62200万千瓦 水电12857万千瓦。——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早餐后吸氧。边拆开吴带来的《墨迹》装订本，因没有分类，很乱。上午作字八幅七律七绝各半。写狱中生活与怀人（田家英、谢文耀等）。老吴帮忙。写错了两个字。午休后，又写了三幅。

下午游600米，尚不觉累。

《三峡工程报》刊载，到2006年：全国装机6.22亿千瓦，其中水电近1.3亿千瓦，占20.67%，发电量28344亿度，火电年增长20.3%，“给煤和环保带来巨大压力”。

2007年3月30日（星期五）阴、中午雨

六点半起床。又补写了几幅。陆钦侃（换下李鹗鼎）及杜老、光远，九十自寿列入卷首，六十自寿补一首。老吴一早来帮忙，选闲章盖上。共分九类，还得拟题目。

薛京来，却帮不上忙。今天废品最多，他选了“九十自寿”一幅。

下午游600米。

下午郭全胜来，谈往事。现在经管内外人才交流。我说应着重非洲，如当年陈嘉庚开发马来西亚。大胖夫妇和小胖来，一起吃羊蝎子。力康谈党校旧事，一研究生是为了找省部级岳丈而来，以后便于往上爬，几乎成功。

黄君主篇［编］的“当代名家诗词集”（八家）的《龙集》满起取回三百本。由于照印了“敏感作家表态”一文，黄几次电话要裁去，我没有答应。

2007年3月31日（星期六）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上午仍作字，老吴帮忙，补充人物：王若水、李慎之等，基本定稿。觉得

太厚，得分两册。分类也定妥，共九类。吴的编后记也改毕，只差年谱了。

上午段绍译同其友人曾伟华（《企业导报》主编，娄底人）来，大概想认识这个老头，照个相也。段赠《述志》一本（有此杂志），让题辞等。只好在［再］作字，让满意而归。还一起午餐。告知黄君电话，他拟购《龙集》新版100本。

午间稍休息，继续作字。老吴还让为其友人和家中儿女写几幅。四点半游泳，只游500米，甚累。

胜利和小多等去八宝山扫墓。几天都来，未能手谈。

近日总易气短，尤其上午和走几步路即易犯。肺气肿是个问题。

2007年4月1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扎扎实实劳动。早餐后吸氧，一边将“年谱”改好。十点后继续作字，写了六幅，胡绩伟祝寿诗写了三遍。另外满足老吴的要求。上午满起送吴去通县看望冯其庸（85岁），冯也想认识我。下午继续改订“自序”，最后抄了一遍。老吴重新将47颗印章用好印泥印了一遍，并找出为杨靖宇的题字等。35幅原迹就不必让出版社裱了。为此事又工作了五天。

翻三月卅日《新民晚报》“夜光杯”版，有一小块“八旬何必言虚度”系《陈迟，年方八十“集李锐同志自寿诗句遗怀”》。第二句用“难向前贤学醉狂”，“佯狂，妄改一字”。这也是有心人。

2007年4月2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老吴一早来，共进早餐。满起送他上机场。

上午很懒散，什么事也不想做，只是翻杂志并吸氧。

下午玉珍同我到医院，看眼、牙、内三科。眼科开了住院症［证］。牙科洗上牙一颗半个多小时，因牙肉肿不能戴假牙了。内科（大夫李树芬）看肺功能，劝我加倍小心，看书也耗氧，伏案一小时即须活动。

2007年4月3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九点薛京来，帮忙整理书房、刊物、杂件、书信等分类，午休后继续。桌上即发现不少“墨迹”，未能交老吴。

下午没游泳，四点前到金黔酒家，今天只到11人，李普、吴象等没来。杜来先谈：现在讲“好快”比较合适。维权法即经济宪法，平等对待私产。我谈三个问题拟出普及读物之事，已酝酿一年多。大家谈模糊形势，胡两边都不支持，反映谢韬文引起轩然大波（李长春反映，胡未理）。上海、北京都组织批判，反共反社会主义也。一党专政，以公为主，必然产生腐败。谈习近平，这两年有左举动。书记处会上，曾为儿子事挨批等。政府与企业乃猫鼠关系，上下公私全为利益，官商一体。胡将忧患意识放在首位。我谈，权钱交易可作些统计表格如权贵分类等。

2007年4月4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九点，张钦楠来，他的《读史笔记》增订稿早给我，惜未细看。今天给我新作《漫游知识王国——论知识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基本动力》(近十万字)，并《中国向何处去——历史、理论、政党》一书的提纲。第三政党有五个题目：1）共产党改革是政治改革的关键。2）共产党与宪法的关系。3）与其他党派关系。4）与政府关系。5）在思想意识领域的作用。漫谈了一个多小时。将于五月完稿。我谈了下自己身体情况。满起送张回家。随即齐翔延来，她写了一篇谈邓力群整压于光远的

文章，交我吴法宪回忆录的摘要。那份每个月的网上等资料停止了。

下午游600米。尚不觉累。白内障开刀暂缓。假牙还是不能戴，影响吃饭。

2007年4月5日（星期四）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九点王建勋来，给我复印的毛当年反右文件。即书九十自寿一幅为报。高兴地说，以后乐意帮忙办事。翻到谌震赠的《呼唤英雄》。发现写我主编《平江县志》的文章，不少借古讽今，借外讽中的好文章。下午游600米，觉累。

2007年4月6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八点半，《水电工程报》女记者和摄影师来，让我一边往［谈］水电往事，一边录相，他们要留作资料。还送我去年的合订本。4月5日的报纸，刊有陆钦侃老人的访谈录。

薛京来，十点出发，先到东南三环外接张思之，然后去北三环外的贵州大厦酒楼，应张抗美邀宴。两桌人，何方、钟沛璋、李普、彭迪、戴煌几对夫妇，边吃边漫谈。我谈得较多，少为人知的旧事（如周总理对毛的看法等），以及当前形势等。对此种聚会都感兴趣。散席前，各赠《龙集》八家版。回来三点了，路上行车来去近两小时也。没能游泳。晚上仍观《继母》，这个电视剧开头部份［分］惹大家反感。

2007年4月7日（星期六）晴

未小解，一直睡到六点半起床。吸氧，午睡又一小时。除看报外，整天客人。上午不到九点，博古大女儿秦摩亚来（师大学中文的）。今年博古100岁，有电视纪念片，要我接受采访。当然应允。给我两篇文章，有她自己一篇（没有见到过父母）。同她谈到我同博古当年的上下关系，对我的看重等。接着李慎平来，近年他全力做了一件大事，编辑《胡耀邦思想年谱》150万字。让我写序言并题词。谈到当年作检讨，家庭还是不同意的，是他自己的考虑（我谈到，他说“要照顾这个家）。赠《近作》与《龙集》等。

下午孙作宾的女儿孙晓北来，当医生的，过去来过，拍过照。谈父亲旧事，在保安处时，逼供十三日夜没让睡觉，还挨棍打。94岁去世。

游600米，尚不觉累。近日午睡时吸氧。

2007年4月8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续看《呼唤英雄》等，又翻《大哉》（从未通读过）。将李茵写的真实“小事”文章唸给玉珍听了。

下午盛禹九来，给我《刘宾雁纪念文集》，“朱洪率子女：深深的感想［谢］”。60多万字，作者一百多人，国外几十家报刊电台悼电文，治丧委员会各种公告等。邵燕祥、郭罗基序言，由郑义主编。朱洪已回国定居，子女都在国内。盛特介绍有几篇文章必读，有反对刘的言论，还附一张光盘。

2007年4月9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上午翻看《刘宾雁集》，并作些笔记。

下午朱正同一人来，交我代写的反右文章，都是毛本人文章摘录。还带来钟叔和［河］的信和赠笔一盒。他是上午回来的。谈到朱尚同一篇向中央上书，请张春贤转交，张未允。但派人送花蓝［篮］转告，还是礼貌的。

2007年4月10日（星期二）多云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午休仍吸氧。

上午奚青同徐勤先来，徐的回忆在详记中。人似胖了一些。谈最近出的书，尤其《赵谈话》的影响。一大堆拿出展览，以资激励也。只有将要害事实弄清清楚楚，才有真实的党史也。赠《历史大趋势》。奚借走《吴法宪回忆录》。

下午陆茂竹带儿子（已工作）和张博庭（水电学会的）来，青长庚祝寿信和大蛋糕，陆茂竹、王作高、赵振声、张博庭四人送两幅带镜框的湘绣“松鹤图”与“十二条小鱼”（成圆形相聚），真是太盛情了。水电老人确是惦记着我，还有一本书《时代造就华夏人》（内有王宝基文章并照片，我坐在水电老人中间）。

游600米，稍觉累。

2007年4月11日（星期三）晴转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刊物。上午平江办事处李迎春二人带平江精英在清华读博士和研究生的方苏、凌云来，同23、25岁的年青人谈一些根本问题，从1949年学校即取消英语课谈起，逆历史进步规律及世界潮流搞了三十年。现在也还未完全转变过来。最后将《炎黄春秋》第四期我谈《综合哲学》的文章出示，希望他们保持独立思考。各赠两本书，还唸了我的九十自寿诗，让他们知道“六不怕”的故事。

下午游600米。收到小妹寄来的祝寿卡，一半是九个各时期的头象［像］，一半是朱维民画的头像，另有寿联：破桎梏不辍求实，愈［逾］耄耋仍喜嬉水，横批：锐不可挡。上午悌忠的妹妹来，他的父亲请书法家书“一笔金子廊书”，并书联句：“天上四时春作首，人间五福寿为先”。廊书即空体字。

李慎平来，将“序言”交我，嘱两天内一定要定稿，4月15日为耀邦忌日，要赶着出版。

小彭来，送两盆花祝寿。

2007年4月12日（星期四）晨小雨、阴

四点半醒来，估计睡不着，即起床。代拟“序言”绝大部分为我那天同李慎平谈三个问题的记录，不能用，开始重写。

上午黄文海带摄像机来。最近去过广西，农村山寨空荡荡的，壮年人都已外出打工。在为艾青的儿子服务。陈砚发本拟来京为我祝寿的，电话中得知今年不做了。随后王庭［廷］栋、金松林、杨小池、韩虎林、曾卓明来，为我祝寿。过一刻钟，陆沅来，他们都是十来年编《组织史资料》的骨干人员。我谈王东明来宣布“严重事件”的情况，以及谢韬文章的大风波。杨小池是很赞成这篇文章的。我出示《赵谈话》几本书，谈我仍劳动不已也。接着朱正、黎体贤来，送葡萄酒祝寿，未能与之一谈。周笃文来，接我们去午宴。只好赠杨、金等每人两本书，《近作》与《龙集》新版本。

十一点半，同薛京、小黄到方莊“湘楼红”酒店（玉珍因身体不适未去）。随后周笃文偕李普两夫妇到。主任朱大星是朱悦（新湖南报工作过）的女儿，笃文在旅途中认识的，定要请我吃饭。相谈甚欢。他们夫妇还在长沙开有大酒店。近四点仍游600米。回家见到周保志，送来大蛋糕，谈走　也要下了。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

2007年4月13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整天挤时间将“序言：珍视胡耀邦的思想遗产”定稿，约二千字。

上午组织部沈跃跃（女副部长）、毛子炎、曾卓明和老干局、机关党委共六个人来祝寿，送大盆花，软被等礼物。用俏皮话谈点往事，为什么能活下来。送沈三本书。

岳云校友会周季辉（75岁）、谭文汉（校报主编从衡山来）、谢冬伟（北京校友会会长）来，送大花蓝［篮］并|并|铜制中华万寿鼎（上刻有一千多寿字，2000年在南岳衡山落成高9.9米重56吨，刻有万个不同书法寿字，象征万寿无疆，寿比南山之意）。真是盛情难却。还交广州、深圳、武汉三地校友会的祝寿信，都写到“敢吐铮［诤］言”、“知识界的正义与良心”。同他们谈教育问题，搞党化教育的危害。从1949年取消英文课谈起。武大校友会一女士送来花篮和祝寿信：“建国后，您又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卓越功勋。”“您当之无愧被评为武大第三届杰出校友，母校为有您这样的校友而自豪”。

下午蒋彦永、王思让两位医生来，关心我和玉珍的健康。王曾任杨尚崑［昆］的保健医生，同他讲过一些心里话。安窃听器事，以及六四执行邓的命令等。整天祝寿电话不断，立徵的妹妹、外甥，南京小邓、罗建，重庆李宗贤，平江老傅，以及程湖，盛禹九等。晚上李慎平取走序言并怀念耀邦条幅。

2007年4月14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胜利、秋林来，玉珍米脂亲属（高剑，在一空军学院学习）来，一起午餐。同胜利手谈，上下午空时不断，除游600米外。似多长时间不对弈了。

晚观新电视剧“温暖”，家有孝训［顺］儿女故事。

安徽吴昭谦来电话祝寿。

2007年4月15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近来睡得都好。浏览报刊。读何方寄来的长文，谈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及党的领导等根本问题。重读为辛子陵书写的序言，确必［比］谢韬文还厉害些，难怪嘱我暂不要发表。

维娜和津利中午来，送礼物为我祝寿。幸亏早为津利写的条幅已经裱好（玉珍经手的）。中午吃涮羊肉，他俩很高兴。下午整理北屋，很累。清理出刘宇一留下的几张油画。我在1962年画的自画像素描两张，有一张是蜡笔彩色的，还有两把大宝剑，记不得谁送的。

2007年4月16日（星期一）上午阴微雨转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续看何方长文。

早餐后，唐小毛来，刚去长沙，见到大姑。给我杨曦光（杨小凯，杨弟甫儿子）的著作《牛鬼蛇神录》（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杨的经济论文全集也有待出版。

九点同玉珍去医院看牙并中医，李敷仁大夫记得我比他大二岁，劝我少看书。遇见绩伟的夫人，老胡今天出院。遇见刘家栋，仍坐轮椅。下午朱正来，给我一篇长文《毛的知识分子政策》（王来棣，近代史所），内引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文。我将辛子陵《毛传》我的序言等与他一阅。那篇原文韩纲［钢］已寄我。

2007年4月17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将何方长文看完，全是我想到的问题，他谈得全面且深刻。

上午薛京来。苏志宏来，送电器吸氧器，可以携带，有两种插头，汽车上也可用。四川官司打赢，收回高速路投资几个亿（从02年起我就帮忙的）。

下午游600米，觉累。稍有动作即气短。

2007年4月18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早餐后吸氧。黄乃的儿子送来安林的祝寿花篮。玉珍回赠了礼物。满起一早到薛京处取回“罪恶滔天”序言和《思想年谱》序言的复印件。

九点前到《炎黄春秋》社参加关于“谢韬文章”的座谈，到杜老、李普、袁鹰、冯健、厚泽、李树桥（赵原来秘书，62岁）。导正主持。我先散发了两篇序言。左爷们的噪音先发了资料。导正先谈情况，四月三日，龙署长来家，一个小时，客气话加叮嘱：十七大开，中央希望媒体营造和谐环境。《炎黄》影响大。没提谢文事。共同努力，遵守去年九月中办文件（杜说：至今没看到）。当是奉命而来。谢文事，中宣部写了报告，李长春转胡，胡没表态。有老同志找李，李答三不一可：不要转载、批判、争论，可以表态。大连一付［副］书记不同意此文，给中宣部打电话。因震动太大：正在讨论，可以讨论。

我谈要继续正面宣传谢文观点，我的序言更厉害，过去都被“左”的东西禁锢过，真要新启蒙。厚泽那篇长文可以发表。介绍何方写的几大问题，可以发表。

厚泽谈，谢文的是非问题。现实中国问题何在。　　年（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温家宝、龚育之、杨启先奉命考察过瑞典，杨写过报告（大家认为应允发表）。

袁鹰谈：温的文联谈话，所有文艺刊物都无反映，大概也是奉命的。乌书林到他家来表示，禁书之事乃上面定的，只好执行。江泽民曾有批示，了解法国社会党、共产党的变化。也讲过瑞典模式。开左灯，向右转。党专政无法动。

2003年，胡锦涛同李君如谈过：列宁主义不行，美国两极分化。瑞典是小国，德国可学。

吴邦国2003年讲过：1）20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2）宪法是给外国人看的。3）人大不讨论主要人事。4）服从党的领导。

李树桥谈：瑞典现在不是社会党执政，教育作用大，并非民主社会主义。如何科学理解、宣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否赞成和平走入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马克思未批，列宁批为修正主义，上台执政后，用政治手段，一党专政，实用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

现在的当政者没有底气，不必太重视。至于喻权域建议：刊物应当反驳，则不必“上当”。

李普建议：也可刊从理论上反对谢的文章。

杜润生：1）参加理论思维讨论，好现象，多提供这方面资料。2）“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口气太大（现在并无经济危机，政治危机）。3）理论思维继续下去，乃民族需要。什么“特色社会主义”，首先不要斯大林的。瑞典民主社会主义，小国同大国应有区别，应有自己的道路，是资本主义继承和发展。

据说刘云山宣布：十七大前，不见人，不说话，不做事，以保住位置。厚泽最后建议，内部刊物继续出。

一点半回家，午休后，仍游600米。浏览报刊。

2007年4月19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整天空时看书。《不肯沉睡的记忆》北师大当年右派回忆录结集，钱理群的序言非常好，提出一个新问题：1957年实际是两个运动，除毛的整风反右之外，以北大为中心的大学校园内自下而上的民间思想运动，即社会主义的民主与自由及人权与法治等问题。右派政治家关注的是政治权力的分配，而右派与老师则是出于真理的追求，包括人文学术问题。这本书当细读。电话告诉了王建勋。

下午游600米。

早餐后，玉珍为我理发。

2007年4月20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薛京来，谈文集出版事。当年关键在文献社未置可否（党史室同意了），因此新闻总署也未批准（记得戴文葆告我，是由于徐光春妻子到人民出版社任副总编之故）。十七大前还是后付印，再研究一下。经费已无问题。

下午游600米。三点半，陈砚发和平江人　　夫妇来（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送花篮、茶叶等，为我祝寿。他仍在岳阳开发区。关心我的《日记》出版事，他是赞成出的。特赠《父母昨日书》并《历史大趋势》。那两夫妇也赠书两本。

2007年4月21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上午胜利一家来，玉珍买来羊头。

下午游600米。觉累。

整天看书外，同胜利手谈。由于诗集《红羊悲歌》被查禁，收到新疆　　寄来诉件。（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忽然吟得一绝：

祸国殃民龙治国，伤时感世我逢时。（感遇）
何年铁屋能冲破，不再祖龙背道驰。

2007年4月22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详细载有美国佛吉尼亚理工大学枪杀惨案（死32人），凶手韩国学生的详细报导。责任在校方警惕性不高，其异质早已暴露，两个教授向校方反映过。

早餐后，玉珍同胜利、小多到天津，为兄嫂骨灰将安葬米脂告别。刘世民来早餐，小黄亦来。刘交他“奉命”写的《论中国与中共的改革道路》，主题为由“自己治理天下”转变为“自己保障天下人民主自治”，将“三个代表”发展为“三个保障”。开篇谈老子“无为而治”之深理。我感不易为人接受，内容是好的。将近一万字。我将最近几篇文章、提纲与他一阅。他与小黄是真正的自由职业者，且都未婚（都卅多了）。同刘手谈到午餐，他们才离去。

下午延滨、元元夫妇来。李昭和德平送茶叶。谈德平新夫人不错，很会照顾婆婆。谈他们家中儿女情况。玉珍等于四点半回来，又一起漫谈。五点离去。同胜利手谈多局。

晚观电视剧《温暖》结局，孝子为母捐肾故事，一家儿女尽孝心。大概有当代意义。写得太啰嗦。延滨告知花蓝［篮］将枯时，放毒质，不能放中［置］屋内。将四个全搬到阳台。对我是新知识。

2007年4月23日（星期一）晴转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早餐后，玉珍同我到医院，治牙并看中医。带［戴］假牙可以吃饭了。又接到吴龙友的电话，寄件没有收到。问薛京，原来他没有寄出，说是吴的电话打不通，我发了脾气：太不负责了。

下午张青义来送来两个大花瓶，为我祝寿。是九十年代在潘家园二千元买到的（我说这是仿古骗外国人的）。“生花斋”的宣传广告，印了一万张，印有两版照片（那天同李普、玉珍等一起照的）和书画作品。

读完吴思的《我的极左经历》，写得真好。电话请他寄他另外文章《置疑“权贵资本主义”》。

2007年4月24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朱正昨夜来，交我谌震寄给温家宝信，让我转上。看完原件及致朱正信，谌已直接寄出。朱正真是太不细緻了。特电话告知。

薛京一早来，让他抄一篇未定稿的旧文，十年前写《唐纵日记》事。十点多，周令钊、陈若菊夫妇和女儿来，周送我一幅寿松，他的大册画集（我名“现代国画”为主）。一页页向我介绍，真是太丰富了，如此多的各类作品，还作了开国大典第一副毛像以及国徽等及许多邮票的设计。同他们谈了许多往事，我的一些观点，并赠《大哉》和新版《龙集》。一起午餐。去游泳时，送他们回家。

2007年4月25日（星期三）晴

六点多起床，即解手（后又两次）。每夜服一粒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很是见效。多久不便秘了。浏览报纸。

早餐后薛京来，九点一起到北京图书馆，1987年盖的新址，程真在门口等待，同我一起来到善本收藏处（似是地下层），由张志清主任和一女同志接待作介绍，让看最珍贵件：司马光手迹，马克思、恩格斯两页短信，聂元梓的大字报（共六张，展开首尾）等，最后到四库全书藏馆。谈四库还有三套，台湾、兰州各一。全书共八亿字，当年有二千多人抄写。我的卅八本日记，放在鲁迅、梁启超等书稿收藏柜处（让看了鲁迅等原件）。边看边谈，我讲了些与此有关往事。如烧焚两案中周的手迹等。他们用一只箱子让我带回全部日记，写了个“暂收回”收条，原馆长任继愈关心此事。十二点过才回家。

下午游600米。

早餐时林晓霖介绍的滕叙兖来，我的“崇拜者”。哈尔滨军工的，64岁，赠著作《风雨彭门》（彭德怀传记，详写家属等事）。哈军工的史录即出版。谈先后同学情况，徐才厚朴实，俞正声曾说“五人帮”,毛远新有详谈，“都是伯伯让干的”，强迫他承认“篡改原件”等等。

2007年4月26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上午从05、06两年日记本中，搜找诗稿，共抄得23首（加上今年九十自寿）。因收到文立徵外甥张式弘（72岁，安化一中教员）来信并80首诗，让写序言，并著作《一个奇女子》（张默君传记，他的二姑）。只好请笃文帮忙。于是将诗稿一并让满起送去。

下午游600米。张秋石来信，要7幅字，有个名单，写了四幅。吴思送来他的文章，谈权贵资本主义的名词。陈利明两人来，为他新作《名人忧乐》写书名等。真是穷于应付。

2007年4月27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福建人莊国志来（送冬虫草等），完全记不得了。那年到福建，参观过他的板材厂（他说是组织部副部长同去的），刚从国外回来。薛京同李宗贤二人来。谈《近作》还有1500本，待机会送来。谈四川对三峡的反感，今年三月又旱，重庆市书记汪洋找温家宝，飞机来，并打炮，人工降雨。饮用水也成问题，气候变化与水库引来的用水麻烦，老百姓受不了，扬言要炸坝。下午游400米。李盲和刘钦圣（武大校友）来，都八十多了。各赠《近作》、《龙集》。继续作字，完成任务。苏志宏来，并约到房山松快一天。送两箱鸡蛋。

2007年4月28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今天挤时将有关唐纵日记的文章写完（多年前朱正有过一个草稿）。

九点，玉珍同我到医院，看内科。医生让做心电图，查血，并查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都正常（血色素11.7），玉珍就放心了。医生嘱我要多吃点主食（玉珍嫌我吃得太少）。

约好钟沛璋和南通丁弘十点来家，全忘记了。在医院满起接小余电话，才赶紧回家，道歉。丁弘同夫人一起来，丁交我一篇文章，并送大盘生日蛋糕。真是太客气了。《南通日报》刊登了整版介绍丁的图片文章。谈到地方上比较宽松，认为形势是咋暖还寒。我说是左右为难也。赠丁夫妇《近作》与新版《龙集》，后者也赠钟。同他们谈了对党的看法：四自四无[2]。

下午游600米，觉累。近来一动作，或走动，就觉得气短。

2007年4月29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六点多起床。浏览报纸。薛京来早餐，廿三首打印稿又看一遍。“于心无愧对苍天”，因“天”字重复，改为“心中无愧直如弦”。八点半苏志宏来接，随即出发。小多、小余一起去。走京石高速，共三辆车，张坚等二辆。约45分钟到达韩村河。此为北京著名的“韩建集团”大本营。我孤陋寡闻。由副总田杰等接待，先参观展览厅，排场太大，还有大会议室（如中南海布置，说是政治局在此开过会）。江、胡等数不清的大照片。平生空前看到的成百成千幅照片展览，然后坐展览车游览全村（有2.4平方公里），2千多村民都是二层洋房，到一家360平米参观，客厅红木沙发群3万元，有如老资本家的起居也。有大小湖面，有赵州桥，远望如颐和园景。还到花园式菜棚遊览。归来到一大厅，让题字。原来问过苏志宏，不会要题字，连眼镜也没带，以为是个旅遊点。临时逼出四句，大纸书之：

社会如何主义，旧容怎变新颜？
韩村河里游览，榜样昭昭领先。

午宴当然丰盛，都是本地出产。送几袋画册书籍，并菜蔬等。午休后返回。最后才弄清，同前天老苏交的官司案有关。韩建是北京最大建筑集团。22楼旁的中联部大楼即由他们所建。

张秋石来，取走七幅字，与“生花斋”宣传单。

2007年4月30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补记日记，浏览报纸。

[2] 四自四无：“自高自大，自吹自擂，无法无天，无知无耻”。可参看2006年7月12日日记。——李南央注

今天将“关于唐纵日记的回忆”定稿，约3500字，大概是十来年前，朱正有过一个短的草稿。前面一段唸给玉珍听了，她觉得有意义。

下午游 600 米。武大校友会袁啸云（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记者）来，取走为《北京珞珈》（复刊）写的书名和“九十自寿”诗。留下他为我编的“武大往事”。

谢韬电话，后天上午聚会，都是熟友。

2007年5月1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刊。一动就气短，早餐后吸氧时，陈利明来，取走书名（《名人忧乐》）。临时写了两封题辞：安危须仗出群材，时危始识不世才（杜甫）。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白居易）。随即写好两幅秦城旧句送丁弘、钟沛璋。写坏两张，甚累。

几天收到十来封信件。《炎黄春秋》转来三件，又有右派写的回忆文章，其中竟发现有《泣血的春天》编委会铅印《特别征稿函》“编委会组成”中“顾问”第一名是我，却从未收到过此函！

前几天收到于浩成寄来的信和文章，特回电话。收到《湘声报》（3.23，4.20）内有我的“悼朱纯”文，南央的“难忘乐伯伯”。

2007年5月2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即解手。昨夜未服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消化系统好转。带走有关谢文的资料，结果也未用上。九点过到新闻电影制片厂女导演俱乐部老故事餐厅，厚泽先到，陆续来丁伟志、何方、李普等，一起漫谈，抗美照相。到餐厅座谈，谢韬主持，共来近30人，还有钟沛璋、丁弘夫妇、彭迪夫妇、高放、李昌、冯兰瑞、吴思、丁东、赵诚、单少杰等，还有第一次见面的何祚榕、王志良、滕波、赵世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有个签名单（还复印每人一份，下行写明为我祝寿之庆）。这是出乎意料的，因此都问玉珍为何不来。

大家发言，谈谢韬文章。厚泽谈了一个重要情况：2001年6月26日江泽民有个批示：“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和1888年英文版序言思想十分深刻。”“革命导师对自己的理论从来不抱教条主义态度，总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革命实践的经验，不断完善和发展他们的理论。”并让法使国［馆］报来的欧洲社会党和共产党兴衰材料一并发政治局并军委诸同志阅。1988年初，还派温家宝、杨启先、龚育之到瑞典、奥地利考察过（杨启先即有文章在《炎黄春秋》发表）。彭迪谈，关键在言论自由，再不能为愚昧所封闭。吴思第一个发言，谈谢文发表后收到四五十篇文章，80%赞成，准备继续展开讨论。我第三个发言，谈不能再糊塗下去，必须将人类历史发展进步究竟依靠什么，主义理论及其作用，党的问题彻底搞清楚。自己没有读过西方进步学者的著作，都是看二手材料，必须有新启蒙，人自为战，各尽其力，大家慢慢清醒过来。什么叫社会主义也没弄清楚，不能糊塗一辈子。还谈到也写了一篇序言，比谢的更厉害，暂不好发表（宋科所嘱，怕影响书籍出版）。发言者认为胡温也讲好听的话，能接受一些东西，表态还不错。一般两种看法：不太乐观，比较乐观。定要摆脱党文化束缚。何方长篇发言，我听不清。高放最后发言：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上面难以接受。共产党相信科学社会主义，因此说：不批评、不争论。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救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必须民主，苏联搞专制，因而垮台。1）社会党与共产党本同根同源，1914年分裂，1918年列宁改称共产党，两方长期对抗。1949年共党大胜，社党受挫，全世界80多共党,社党30多个（300万党员）。2）1949—1991，苏联垮台，经过对抗，社党反败为胜。1991年，16个共产党执政国家垮了11个，东欧8个全社党化了。并非人家和平演变，而是自己垮的。不科学、不民主，自掘坟墓。山穷水尽有新路，柳暗花明在本村。

3）1991—现在，总结历史，本同根同祖，如何携手合作，社党从300万发展到4000+万党员。130个社党国际成员。为科学社会主义恢复荣誉，发展科学、民主。山穷水尽有新路，柳暗花明在本村。高放还谈到党章上有十条错误（集权错误）。党代大会、中央委员会并列最高领导，1985年同耀邦谈过，他重视。后来对紫阳又提过，一直写信，党章不对，党代大会应每年开一次，社会党都是一或二、三年开一次，没有五年开一次的，都是两个中委会，一个中央委员会，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后者为常设，受前者监督。列宁在时，中央是四驾马车。

午餐时摆上大蛋糕，由寿星吹腊［蜡］（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并切开。近两点始回家休息。送丁弘和钟沛璋的两封字，带去面交了。

六点前又到金悦大酒店，应孙长江邀请参加宴会。到厚泽夫妇、吴象夫妇、黄新亚夫妇、马立诚等近20人，一大桌，主人孙文华，是（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玉珍记得过去请过我们几次。席间大家漫谈，我唸了九十自寿二首，有“祸国殃民龙治国”那首。

2007年5月3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早餐后稍吸氧。

九点，蒋彦永同两位朋友（朱纯吾，退休医师；吴锡九夫妇，吴在加州伯克利教书）来，谈美国大学情况，几所名大学同北大、清华等校交换科研教学，互派师生，这是大好之事。赠朱两本书。随即朱正、许医农、宋晓梦、韩钢来，留午餐，吃涮羊肉，直谈到下午三点。我将几篇文章（谈唐纵日记等）给他们看了。韩钢谈了许多情况：党校教授董德刚在一个刊物上发表批评“三个代表”的文章被境<外>热抄［炒］，标题“狂骂”之类，引起震动。因而有全国学习方永刚之举。批谢的文章，党校都是退下来的老人。他自己在讲坛上讲自己的思想、观点，也引起校方责难。还细谈六四时，邓力群批判他们几个人的情景，放了他一步，保留了党籍。《十二个春秋》内有好资料等。高放说过，毛时代有一个人的民主，邓时代有两个人的民主（加陈），江时代三个人，现在四五个人的民主。关于形势，韩、许都是悲观派，知道我“较有乐观”。现在这一代青年人下去，只有利益。谈到黑帮，韩说连黑帮都不如，黑帮还有帮规。教育界捞钱可怕之至。人民大学接受八荣八耻研究：“八荣八耻胡说八道八十万”，由执笔人分钱。

同胜利手谈到晚九点。

2007年5月4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前天高放给我几份他的文章资料，要出自选集，让我写首诗。早餐前后想了两个版本，第二个为：

居高放眼览全球，维护人权靠自由。
善说善思因觉悟，追求真理不停留。

随将后三句改为：善说善思先解忧，柳暗花明因觉悟，山穷水复不停留。

电话谢韬和高本人，同意第二首。

十二点前到月坛附近的云南酒店，延滨夫妇请我们午宴，吃云南蘑菇，胜利同去，还有胡德华夫妇。席间德华大谈他的思想观点，同党不搭界，谈耀邦传的出版。德平听话，他不听话，出版社版权只有两年。他经营泰利特科技公司（延滨弟弟也是这一行，谈得来）。欣赏我那篇谈耀邦思想遗产的序言。同意我的观点，黑邦［帮］也有邦［帮］规之说，根本看不起现在这些做法。但承认腐败问题的根本原因，权力问题一时难以解决。环保局也想解决污染问题，只能渐渐来。

午休后，同胜利手谈多局。自知毛病，不假思索也。晚餐时，维娜和津利两家从米脂回来，一起吃饺子。餐后看他们的录像片，为父母悼念安葬过程，很是动人，尤其坟墓与墓碑很是气派，平江办不到。

2007年5月5日（星期六）晴

六点过起床。浏览报纸。为高放写的绝句，看过他《呼唤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刊《炎黄》去年第10期）后，改成七律，边写边改，写坏了五六张，最后定稿：

三十年来志未休，居高放眼反思尤。
呕心泣血~~杜鹃~~伤时泪，立说著书~~铜骨头~~还我愁。
柳暗花明因大悟，山穷水复不停稍留。
实施宪法须民主，维护人权靠自由。

今天只做了这样一件事。

上午康濯夫人勉思（和儿子，在工人日报工作）来，送我她的著作《风雨故人情》并被出版社撤掉的何家栋的序言（打印稿）。过去不认识，她说来过一次。对当前现象也是看不惯。

2007年5月6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楼上嘉楠来，小妹带回四本书并信：丁抒赠《阳谋》（反右始末，修订本），何清涟赠《雾锁中国》（另一本赠厚泽），及《云天孤雁待春还》（李锐1975—1979家信集，扉页我题《李锐家书》）[3]。引起玉珍重谈旧事。小妹题辞为大家欣赏："亲情是水，是阳光，是兰［蓝］天白云。——谨以此书献给我的两位姑姑"。

下午游500米。觉累。

2007年5月7日（星期一）晴

六点多起床。翻看《家书》，引起当年回忆：重新回到人间。

小多和满起为玉珍做了一个两层大柜，放在卧室阳台，可放原来的全部杂物。胜利一起来劳动。我又得到手谈机会。

陈四益电话，高放诗改了几个字。

下午重写赠高放诗，由于漏字，又写坏一张。并为郭先述的家人写了一张。

任映兰（　　夫人）来（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赠书两本，谈张传［全］景在活动处作报告，赞扬毛。她建议让我也去作，宋劭文的老婆反对。

2007年5月8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翻何清涟《雾锁中国》的几篇序言及前言，此书值得一读。

上午荆中同张玉玺及秘书韩小司来。张是丰台新发地农产品公司董事长，北京最大蔬菜批发市场（原村长），日交易额上亿元，卡车上万辆。同他们谈中国的蔬菜种植应向非洲等落后区进军。各赠书

[3] 此书原定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山东《老照片》编辑张杰任责编，签出版合同时说不用送审，后来还是送中宣部审查，结果石沉大海。这里提到是后来改由美国溪流出版社出版的。此事可参阅2005年10月19日，11月25日和2006年11月10日日记。——李南央注

两本。苏志宏同薛京来，谈定本月17日我们先到杭州，23日同周笃文在九江会集。张坚有事要我到杭州找赵洪祝同志帮忙（习近平批示过，当地尚未执行）。一堆信件交薛京处理。下午游600米。

王槿长带回《家书》十本，是小妹的陕西汽车厂同事，六月中回美国。

2007年5月9日（星期三）多云转晴

六点起床。续翻《家书》，真是往事如烟也。打开从北图带回的箱子，翻磨子潭日记，还有从兴华村刚回来那一段上法院前的日记。高音[4]其人太可怕了。灼姐有信批评我，对高音的认识还不如小妹。

又收到《炎黄》社交来的读者信件。杜导正送来同田纪云宴请时的照片（放大）。下午吴宗煌来，送我《智能时代宣言》近作，并文章《当代的社会症结是什么——兼论应该怎样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希望为我所用。

四点，同玉珍到金黔大酒店参加聚会，共十五人（四对夫妇）。韩钢先谈董德刚文章（每人发了一份复印件）引起的反响。董是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博导。3月17日刊出，《南华早报》3月19日发出“党校学者炮轰江三个代表”，随即引起《星岛日报》、美国之音、BBC、法国台等强烈反响。高层有分歧，曾授意党校宣传科学发展观。全校开会批此文，要姓党，“党校事业党校人”，开展大讨论。影响十七大报告，写不写入科学发展观？党已成为既得利益集团。董讲课时即批三个代表。还有一个教授叶庆丰同董一样，实为曾支持。韩钢自己在中青班讲课，学生发问谢韬文怎回事？韩作了正面回答，于是学员告状，称为严重事件。李君如也是有许多不准。韩提出党员的权利与义务之间关系，研究无禁区，但“校坛有纪律”。由此引出胡看望方永刚的全国吹捧：“紧跟党的理论学习”。网上：宁学董德刚，不学方永刚。胡不满意李长春，未能像学习三代表一样学习科学发展观。大家还谈到宋平的情况，现在影响。厚泽坚持悲观论，温五四到人民大学讲话，鼓励创新，乃表演也。江过去否定瑞典等考察方案（因多党制）。后又谈起张传［全］景其人，他在山东任组织部长时，孔繁荪［森］两次回省都不予提拔，只得三回西藏。后到党校作学习孔报告时，被质问此情，张哑口无言。张还提拔党校一干部职务，后查出经历作假被开除。我将近两年诗作26首给每人。

晚上韩村河的田杰来，那副字盖章。送一本当天照片集，还有两盒新鲜蔬菜。他们同党校一个公司的官司还得继续，骗了他们2.4亿元，几乎不想活了。维持这个局面很不容易。

2007年5月10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上午将袁啸云（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编辑）写的我在武大往事文改好，下午取走。张哲民下午二点来，他关心我的白内障开刀，说无大碍不必开刀，易出事故，并代表张钦楠劝我。谈浙大过去情况，同竺可桢有关，培养出人才如张钦楠、高亮之等，清华少见。同意我的较乐观看法。对胡温也有谨慎一面，毛欠的债务（如反右）无法全包下来。

长寿街来两人，为修村与村公路要钱。看来县里难办。但我也只能写两句话给县书、县长。

游600米。送张老回家。

2007年5月11日（星期五）晴

长寿街人邓再生又来，同平江县书电话，玉珍再三拜托，帮助修路款项。带来鸡两只，蛋70，小鱼等，玉珍给500元。——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空白处

[4] 高音：指李锐前妻范元甄。因其经常高声吵架，李锐二姐起此绰号。——李南央注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九点过开始为博古百年诞辰拍纪录片，谈到十点。无锡市和家属组织的，来四个人。从1938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派我到冀热辽办报，有关经历和对他认识的细节，一一谈到。晚上秦摩亚电话：很是满意。“关于唐纵日记回忆”交薛京。下午游400米。潘荻来，为告发文化部一负责人贪腐事转信。张青义来，去庐山时，到他办的仙女湖旅游区一遊。

2007年5月12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胜利一家来，帮玉珍整理房间，包饺子。

收到方成的自选集上下。漫画并杂文。给王观泉（寄来陈独秀平反件《立此存照》）复信，并寄书两本。寄吴崧［淞］书两本。

下午游600米。同胜利手谈。

2007年5月13日（星期日）晴

四点半醒来，睡不着了，五点多起床。浏览报纸。

给小妹写信（与玉珍一阅）并回赠丁抒、何清涟各一本《近作》，给小妹《历史大趋势》，新版《龙集》并“近作26首”等。九点前上楼交嘉楠，始悉金老在屋内摔跤，肋骨断了几根，已住院两周，现已好转。金老97了，真不容易。

上午林从龙夫妇同刘迅甫并妹妹来，刘是郑州东方中国书画院院长，我的热心读者。各赠书两本。谈到去年徐光春阻止我参加郑州一建市活动事。程世平来，谈他的家世，父亲原是无线电专家。

下午朱正来，让他帮助写毛与反右文。从1926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文对高中层知识分子的仇视谈起，一生厌恶知识分子直发展到文革消灭文化。

2007年5月14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早餐后，黄一欧的外孙（独生女的儿子，52岁）傅　来（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谈他写的家史，他两岁即由黄一欧带大。1982年去美国，对薛君度反感之至。随后高瑜来，给我《开放》四、五期，谈欲晓在《争鸣》发表文章，宗凤鸣的书家人反对（赵亦不同意出）。真是引起“内乱”也，当即同李普打了个电话。

上下午空时作字，为张青义的“燕丰名酒”写招牌，五六张备用（招待上庐山的主人，建铁路的）。

晚上陈海宽来。陕北吴堡发现大煤矿。谈星期六，天安门发生毁毛像事，立即禁止拍照与报导。

刘世民同一读者来，赠书（冯明华，办博客网，博客中国）。刘给我转交他的建议书：“统治民众——保障民众民主自治，三个代表——三个保障——论中共改革道路”。

2007年5月15日（星期二）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整理昨天写的字幅。

上午郭全胜、傅建中、小彭等先后来。郭借走《赵谈话》，傅给我打印本《外祖父母的故事》。前面一段即写到父亲同黄家关系。他读过《党内有个李锐》。一起吃羊羯子，晓梦亦来。她23日同周笃文去九江。

下午游600米。

2007年5月16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纸。清理杂件。将写好的七张条幅盖好图章等，作明天离京的准备。

翻积下来的港刊。发现05、06年不少有关我的报导和文章。收到高瑜寄来的《赵谈话》的修订本，第五次印刷。

李劲祥又寄来那份“美资千亿”的信件，只好再转刘延东处理。

下午游600米。同胜利手谈多局。

2007年5月17日（星期四）晴 到杭州

六点起床。清理带走资料和几本书。肯定又是带多了，满满手提公文包。《关于唐纵日记回忆》再看一遍，寄杜导正，连同转来的读者信件、文章，让满起送去。薛京来，同杭州都联系好了。午餐后，不到一点出发，一个小时到机场，同张坚、苏志宏在候机室坐等到四点多才上机（2号机场其大无边）。机上又坐等一小时才起飞。七点半才到杭州。住汪莊六号楼。赵洪祝在门口迎接，一起晚宴。真是太客气了。谈五一节来杭州旅遊人达每天120万。他是3月25日到达的。

2007年5月18日（星期五）晴转多云

昨夜十点半上床，五点醒来，枕头太软，六点多起来。玉珍比我先起。早晨服药等照旧。近八点，三人到自助餐厅，饭后到湖边小散步。汪莊沿湖1500米。回来吸氧近一小时。十点到医院看望钟伯熙（接待办负责人陪同）。肠子开刀，良性，精神甚好。我在《炎黄》四期文章，高亮之电话告诉他了。问习近平如何，答四个字：无为而治。这就不错，发挥大家的长处，少干涉。回来不久，陈海澜同他台州熟人来，一起午餐（特为我炒了白菜、苦瓜和豆腐等，薛京关心）。送他们三幅字（没落款的）。午餐特为我们炒了苦瓜、白菜、豆腐等。下午三点钱明锵夫妇同《神州风情》杂志社戚松华（常务副社长），《江南游报》主任记者葛树法来。钱送我他的著作《诗法讲座》并《写诗手册》、《填词手册》等。戚送杂志四本。好像是要宣传我（称为“诗哲”，其他几位称“{神}仙、诗”等），一起拍照多张。我将“近作廿六诗”交钱。钱略谈他参加的汉诗协会同中华诗词协会的关系，以及人事矛盾等。多年来，我不预［与］闻其事。

晚餐仍加苦瓜等。饭后接待办负责人谭庆华陪我们坐车游览汪莊一周，并在湖边小座［坐］。晚上毛应民夫妇同一女同志来，交《李锐墨迹选》样本，共一百多幅作品。

2007年5月19日（星期六）晴

睡得还可以（小解两次），六点起床。《墨迹选》序言和编后记看了一遍，没有什么要改正的。墨迹中有两三幅的次序要变动。

翻汪莊宾馆的介绍集，封面有书法题目：“一个让心灵散步的地方”。1959—1975，毛27次下榻于此，称为“第二故乡”。1961—1990，陈云13次，题词：“杭州是好地方”。1993—1998，巴金每年有一半时间在此工作、休养，题词：“西湖永在我心中”。集中有语：“世外桃源中的秀色可餐”。因此吟得一绝：

心灵散步最相宜，三面临湖景色迷。
世外桃源亭院内，水波潋滟草依依。（餐秀色）

早餐后九点，谭庆华陪我们三人乘船绕湖一遊。新开发的新西湖，弯弯水道，树林花草，幽雅景色，

桥洞相连，同大西湖完全两种风光。十一点始返回。过去游览多次，这次可说特别开心。玉珍亦同感。

十二点苏志宏来，驱车到春夏秋冬茶居（五老峰下）吃农家菜，张坚的老关系胡　　（此次来打官司人之一）请客（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十人一大桌，清炖鸡，大鱼头（千岛湖的）。下午看西湖资料，吟新西湖句，还不成熟。晚上小毛、吴龙友和此地古籍出版社徐忠良来，取走《墨跡》稿本。

2007年5月20日（星期日）晴 宿横店

五点半起床。出来后生活打乱，未能游泳、洗澡和阳台活动，吃饭也如此。四首诗吟得如下：

汪莊三日：　心灵散步最相宜。第四句改为：
奇岩古木草依依。

新遊西湖：　新西湖乃曲西湖，桥洞穹穹翠镜浮。
老去喜逢圆梦日，眼前风景画难图。

新旧西湖传十景，人工造化琢雕成。
白苏杨筑三堤老，太守诗家热性情。

天下遊人天下都，魂牵梦绕爱西湖。
曾经贬语称盆景，世界风光世界殊。

加上按语，抄赠谭庆华一份。他又复印与我。

早餐后，收拾停当，九点出发，谭陪同，小苏同胡守一起走，约一小时到达义乌。公路两旁，村庄全是小洋房，形形色色，已走向城市化，比珠江三角洲还出色些。又吟得四句，吟与谭和玉珍、薛京听了：

一路东张西望忙，千姿百态小洋房。
农民终　　松绑，赢得自由方自强。（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

义乌组织部长迎接，随即参观国际商务城，真是大吓一跳。一期三十多万平米，坐遊览车参观，一层是玩具，二层装饰品，三层工艺物。又到二期上百万平米，一层层都是专业生活用品，如大小袋子、伞具等等。第三期建成后，共260万平米。1/3本县产品，1/3本省，1/3外省。常住外商8000|千|人，外来打工的100万人，本县70万人。在一家大酒店午餐并休息。睡着一小时。下午三点出发，东阳有开道车来接。市委组织部长吴国平陪同。东阳开发也不错，卖水给义乌，一年就几个亿。农村已现城市化。四点多到横店，参观影视城的“清明上河图城”，再现开封千年前风貌，皇城、官府、民居，各种建筑，一路导遊作说明，两次照相。一小时之内，从最现代到最古代。浙江真不得了。横店又几处影视城，还准备建颐和园，已筹到30亿（要百多亿）。住国际会议中心大酒店。晚餐丰富，文献室一下放干部（金华副市长）张民，已来三年，即将回去了（大概是薛京朋友），席间相谈甚欢。饭后到房中，又同他们谈到打AB团等几件往事。

吟得两绝，尚难定稿：

过义乌：　全球商户义乌来，无不眼花笑口开。
常驻八千人采购，心灵手巧华夏牌。

横店参观影视城：清明传世上河图，盛景千秋大丽都。
怀古自当怀史鉴，颐和园是夜明珠。
——横店主人谈，还将重建颐和园。

晚上洗淋浴。

2007年5月21日（星期一）晴 宿上饶

六点起床，睡得还好。上卫生间都正常。补日记。昨天两首诗抄与谭庆华。八点早餐，九点出发。高速路往西，两边农村房屋都是新盖的三四层小楼，也有一群群一式并列的。农业已基本走向产业化。牛、养猪都不分散养了。过金华，十一点到衢州市，市委副书记居亚平（女）接待。谈1953年来此为黄坛口事件背了黑锅，刚上任管水电，代人受过。中央监察部来人，作检讨，《人民日报》社论揭发批评，等等。他们听来，真是故事了。大酒店的宴席，从菜到碗具都很有特色。酒店走廊两墙，都《论语》语录及孔子像等。女书记谈衢州有文化传统，送我有关两本书。下午三点动身，谭仍陪我们到江西上饶。谈到浙江第一产业只占5.6%，二产业56%，三产业38%，第三产业可望增长。外省来工的人已1500万。

下午四点多到上饶，接待办在两省交界处引路。住上饶宾馆二楼，上楼吃力，玉珍为我吸氧，此次出来带了个氧电器，很方便（苏志宏送的）。

晚餐上二楼，众人扶着，有点吃力，此地接待正副处长相陪。饭后谭庆华回上饶。感谢一路招待。不过，我交了七首诗，不算白来也。晚观电视。

2007年5月22日（星期二）到庐山，住17号楼（张闻天故居）

六点起床。吸氧半小时，将诗稿又看了一遍。早餐后，约八点半出发。韩送我们江西边境。浙江高速路沿路两旁都有夹竹桃放花，两边农村略有差异（房屋）。入江西后就大不同了。薛京经过多方商量，决定不过南昌，一直高速上庐山。近一点到共青城，开发区副书记夏兴等接待我们午宴。他们都是四十出头。相谈甚欢。三点出发遊朝耀邦墓，建于原45米荒山头。树木葱葱左右石级73。献花兰［篮］，同玉珍三鞠躬，并照相。集体又照多幅，看家人送骨灰像片。共青城负责人一直送我们到南边上山购票处。庐山管理局接待办主任刘凯和此行主任马彦（合肥武汉铁路公司总经理）一同接我们上山。玉珍对400弯路很不习惯。刘凯是南下干部子弟，热情接待我们晚宴，很有酒量。简单谈了几句当年上山情况和住处。

住的房子是别墅村宾馆（共有十多栋）177 号（即当年张闻天住过的，李鹏所求改建的），有极豪华大餐厅。套房宽大的写字台。

重上庐山定稿：

旧地重来半纪前，上山避暑不胜寒。
奈何自是无穷已，难得今朝笑语欢。

2007年5月23日（星期三）晨小雨转晴又阴

一觉睡到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将八首诗抄好，交周笃文审阅。早餐即由马彦接待了。笃文夫妇、小黄、宋晓梦，还有宣奉华，一早来接。九点出发参观。先到176号，即当年彭老总和黄克诚住的那栋平房。同大家谈起七月廿三夜的情况，小舟坚持找黄老谈的情况，出门遇见罗瑞卿，于是“军事俱乐部”的说法就出笼了。接着到175号，乃1970年毛住的地方，陈伯达先落难。随后到美庐，讲解员说，这是美国人以平价售与宋美龄的。同大家谈了当年两次常务会的一些情况，毛等坐沙发，黄、周、周和我四人坐靠椅，记录本保存下来。谈南宁会议起因，搞大跃进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及怎样建社会主义都没搞清楚。从神仙会到七月廿三，我唸了庐山九首诗。然后看周恩来纪念馆，周1961年住此，开中央全会。照片甚多。回来午餐。午休睡不着，吟得第二首：

避暑高山富见闻，几多别墅住名人。
永留国共兴亡事，世纪风云福祸根。

下午三点出发，到剧院即大会场（蒋介石建的军官训练团），展览照片甚多。幸亏写了两首诗（第一首第三句“无穷害”，“害”字改“已”，笃文改的）。管理局负责人引我到一张大桌旁，已舖好大张纸，让我题字。将两首诗写满（字较大），“四十八年重上庐山”。然后到庐林一号，在小水库，毛游泳过的地方。新建纪念馆。有庐山博物馆，照片极多，卖书并光盘等。一上山，薛京就交我看《庐山风云》三本书，“李锐著”。其实第三本才是炒卖《实录》，如此盗版，盗作者，有什么办法！晚上管理局组织部副部长赖永汉请客。谈庐山住户共2.2万人，山顶1.3万人，管理局公务员300人，拿工资的4000人。庐山属自然、文化双遗产。1996年世界认定的。

夜淋浴。

2007年5月24日（星期四）晨雨、小雨几不停，浓雾一米外不见物

四点醒来，略睡一阵，六点前起床。收拾杂件。

早餐打伞上餐厅。九点坐车，到当年我们北京来人住的两层楼（现称庐山宾馆）。内外装修一新，原楼上外廊并入房间。在客厅小聚，谈当年情况。随即仍冒雨雾上含鄱口一观。中午由省委和九江市委两组织部长请客，廿人一大桌，相谈甚欢。唸了我两首诗。午休小阵。下午三点作字到五点，作字七幅没有错字。给马彦等五人的均交笃文。午餐后为十个人的《实录》书签名。此地图书馆罗时叙送来《庐山别墅大观》。

2007年5月25日（星期五）阴 到新余

六点起床。玉珍比我先起。到阳台活动，约20分钟。满目山林，吟得四句：

抬头绿海叶飘飘，远近高低万木摇。
云雾难分如梦里，三朝离世返逍遥。

早餐时，管理局党委书记郑翔特从香港赶回送别。于是饭后特将此首大纸书之留念。“丁亥初夏重来庐山逗留三日有感”。

九点出发上新余。高速因修路，时快时慢，十二点半到新余市经济开发区春龙国际大酒店午餐，由省老干局陈卫华（副局长）接待。省委很望能到南昌一转。午休后三点半出发，五点到傅抱石纪念馆参观，由宣传部长廖兰芳陪同。原想好两句：“中国水墨大风范，力求天人合一美”。但无留言簿也。晚宴由市委付［副］书记吴治云等宴请。席间讲了许多好话，频频干杯，最后不免叫出“新余万岁”。谈义乌的观感，唸了那首义乌诗，大家听得进去。仍谈大道理，群众办得好的事情不要管，办不了的事情政府要办好。都听得进去。张青义还介绍一个朋友胡安邦从湖南（科技大学主任督导员）赶来相会，谈长寿之道。新余主要有个钢铁厂，年产值百多亿。

2007年5月26日（星期六）阴间小雨

三点醒来，后又睡着一阵，六点起床。有大澡盆，玉珍放好水为我洗澡。七点半早餐，有十六七人，廖兰芳等陪同，还有医生，带氧气袋。八点半出发遊览仙女湖。此湖可说是大跃进时水利系统一个水库的不幸中之大幸产物。后借干宝（东晋）《搜神记》中的一段杜撰神话：“豫章新喻县男子，见田中有六七女衣毛衣，不知是鸟，匍匐往，得其一女所解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诸鸟。诸鸟各飞去，一鸟独不得

去。男子取[娶]以为妇，生三女。其母后使女问父，知衣在积稻下，得之，衣而飞。去后复以迎三女，女亦得飞去。”原名江口风景区，1994年更名。同新安江相似，乃一百岛湖也。其中已开发12个岛。湖边距城区17公里，有大小游船多艘，我们坐最大一艘，两层，大小几个客厅式沙发座位（当年造价百万元），为西湖未有。湖光山色很像千岛湖，面积198平公[方]公里，水域50平方公里。第一站到名人岛，大小两岛面积60亩，以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开始，唐文学家、状元卢肇，北宋宰相王钦若等，直到明朝严嵩，当代傅抱石等。以傅为主题，建名人雕塑园，抱石园，名人植物园（大小名人来游即植树）。管理这个岛的负责人引我到大厅题辞，只好闷头想了一联，又不对称，于是只好勉强写了一首七绝，又因平仄不和，改了两字，重写一幅：

新余千古名人岛，仙女湖中显异观。
遊客胸怀皆豁朗，识珠慧眼不虚传。

在这个岛上待了一个半小时。然后遊“鸣禽苑”这个百鸟小岛。此即当年张青义投资百万开发的。大牌坊上的三字及一幅长对联是我写的。进去一块大石碑上“福境胜地”四字也是我写的，真是“李锐书法展”也。第一站是百鸟小园。第二站是孔雀园，养了30多只，好几只展翅欢迎。第三站是鹦鹉表演：走钢索（立、卧两式），升旗、打水、上台蹓滑板，以及飞啄纸币（客人手摇纸币）。很是有趣，还得鼓掌。最后一站是花园山莊，午餐。玉珍有呕吐感，没有吃饭，到一房中休息。我们谢绝了“人妖”（泰国请来的）表演。离岸时，“人妖”站在岸上梳长发，酷似女演员也。归来已近三点。玉珍感到不适，回房即卧床，没吃晚饭，发现低烧（37.7℃），后吃晚饭。医生来看，仍是胃的问题，烧随后下降。

《新余日报》的女记者徐云定要来采访，五点来，简单谈了半个多小时，让只写这两天情况，不要去追究历史。关于言论自由等问题，同意我的观点。

晚餐仍是15人一大桌，喝点酒。饭后，张青义朋友胡安邦来谈长寿问题，他写了一本寻求快乐长寿的书，要将我这个九十健康老人列入。我将自己一生的生活（生命和政治）分为两个时期：1979年62岁以前，1979年至今。后半段生命有了张玉珍老伴的照顾，才能出现今天这个模样。唸了九十自寿诗，谈了五不怕的由来等等。随后又来客人，一起照相多张。近九点始散。

仙女湖原为1958年建的江口水库，淹没老县城及六个乡镇等，15689人，44571亩地——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7年5月27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一直睡到五点半醒来，六点前起床。昨夜廖部长将我的《近作》借去，今早未陪早餐，仍一起去参观“罗坊会议旧址”。这是1930年立三路线时，两次打长沙前后，毛泽东坚持“诱敌深入”方针，避免打大城市的错误，随后取得一次反围剿胜利的重要会议。昨夜将材料粗看一遍，早起将两首诗定稿：

新余三日谢主人

钢城又是旅遊城，仙女下凡湖活生。
三面青山围百岛，亲乎人意动人请。

罗坊会议旧址留言

必须诱敌深入来，内战艰难曲折载。
战略方针终一致，罗坊会议显高才。

八点四十分出发，玉珍休息没同行。廿多公里到达。展览馆文革后期建，画像与当年资料、物件甚多，为井冈山干部教育的一部份，每年有二万多人来参观。主要作中小学教育之用。又到兴国调查馆参

观。有大桌舖好了纸笔墨。写好两首。第一首第四句另一草稿为：翠屏浮水助诗情。让大家民主选定。《新余日报》总编选定了“亲乎”这句，我也是路上改定的。廖部长抱着我那本书不放，要我为她写一句话：兰［蓝］天飞翔的一只小鸟（意思如此，原句可能还多两三个字。说，在我面前是一只小鸟）。盛情难却，将秦城旧句：“蘭”写了相赠，正好她名“蘭芳”。她高兴的［地］说：这张比那两张写得潇洒。十一点回城。此行算功德园［圆］满。作了三首诗。

午睡半小时，洗了一个热水淋浴，通身用肥皂。洗完休息时又出大汗。换了内外衣服。玉珍午餐正常了。

这次出来共做了14首诗，下午抄好，复印了十份。本地留下三份（张青义、廖）。晚餐后，院内散步半小时。

廖兰芳谈到，新余有个高科技项目，北大一三十多岁专家搞的，用硅片制太阳能发电设备，已开始见效。将来定超过新钢（年1—200亿）。——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7年5月28日（星期一）到长沙

五点半起床，收拾行装。廖等一起陪同早餐。我将《近作》送她。八点四十分出发，派宣传部办公室主任陪送，张青义亦随行。车有小桌，在高速路走得极快。过大票、萍乡，到浏阳变国道。到处烟花招牌，此县较富了。十二点十分到九所，住二号楼106房（过去住过几次）。省委在开党代会。常委秘书长于来山招待晚餐。略谈家史，这次是专来看大姐的。下午三点半到大姐家，小黄同去录像（我们亲热谈话一直拍录）。琬姐只能坐着，两腿已不能站立。有移动卫生器。医院中卧床。讲话、思维等还清楚。大妹、小徐在，最后三妹也回来。

晚上雷霞来，八点一起到黄道奇家。薛京都同去的。主要谈邹建华威盛一案，玉珍说，张思之等都愿帮忙，从1997年至今已十年了。杨正午当年要判死刑或无期（其女婿已同女儿离婚资助出国了，大概最知内情）。熊清泉已宣布不预［与］闻，现无人出面（亦无钱办理），眼看冤案到底了！黄最后谈他对唯物主义、马克思等理解，已出版两本书，准备出第三本。

2007年5月29日（星期二）阴、夜雨

六点前起床。补日记。26首与14首诗及带来的几篇文章，让薛京复印各八份。

上午九点，朱尚同、钟叔河、李冰封、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杨德嘉来。朱先来十分钟，谈他向中央有关中央委员选举等的信件，先交张春贤。张派人送礼物致意，难以转交，让直送。这说明其人处事尚佳。一起热谈，围绕形势和谈看法等。对我的“较乐观”颇同意，也同意只要经济能维持增长形势不出大问题，其他政改等，只能慢慢来。我谈了中国土壤（农民和知识分子及传统）同西方（也同前苏联）不同。近十一点，陈砚发、殷正高和两平江人来，想让我去岳阳一行，只得婉拒。同他们谈了些形势看法等，以及三大问题。后又回到五人处续谈，赠他们26首和这次14首，以及《中国向何处去》，辛子陵《毛传》序言，《关于唐纵日记》等几篇文章。

十五人在一起大园［圆］桌午餐。相互敬酒。谈毛的趣事。殷正高特别谈到要为我制纪录片作为纪念的理由。

下午三点半到琬姐家，雷霞同去，王敬之和三妹一家，谈过去家事，对灼姐一家看法等。晚餐极丰富。琬姐吃得比我们多。玉珍告诉琬姐，雷是她的干女儿。《诗词本事》毛弟已清出400本。八点始回九所。真是累了一天。

2007年5月30日（星期三）阴

六点起床。玉珍放好水，为我洗澡。近日喉头天蓬疼痛无已。

九点，熊清泉夫妇、黄道奇夫妇先后来，一起到金井，我同熊坐一车，谈起邹建华威盛案件，他如前认为是一大冤案。我建议当前形势应继续努力（中纪委吴官正、何勇处我可以继续转申诉件）。熊谈，让道奇、齐振英续写材料，他签名。此行一大收获也（雷霞谈，他已明确表态过，不管此事了）。

十点半到达目的地：生态农业，绿色“湘丰集团”，乃中科院的一个基地。有茶园3.2万亩，红薯1.1万亩，优质稻子2万亩，厂房4.8万平米，职工800人，资产总额8500万元。06年产值13329万元，销售13117万元。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茶叶已“名甲天下”。此地为当年熊、刘正、黄等支持的。参观机械制茶厂时（只有几个工人，设备日本进口），真大吃一惊。年产茶几百吨。大纸题辞四句：农业产业化，科技促发展。茶叶甲天下，湘丰绿龙头。落款，丁亥初夏应清泉、道奇邀参观湘丰集团机械制茶厂，大开眼界。道奇则写“李锐在此，不敢题词”。熊题辞后，我又写了八个大字：天人合一，公私相融。

主人为我们杀猪一口，午餐都是自己绿色产品，频频敬酒。长沙县长等都来了。送绿茶、稻米等礼物（一路还给道奇写了几个字：炎黄子弟中，道奇又道真）。

回来小休后，三点半，熊、黄、雷来，将威盛案谈定，重新写申诉件，雷霞参加，争取十七大前办好此事。我将车上同熊谈定情况，先告黄、雷，都很满意。人事关系细节（同夏赞忠有关，主要关键人是杨）也谈清楚。

四点半，同玉珍、雷、薛京一起到琬姐家，今天收到的礼物送一份给琬姐。小徐在，谈到一些国事。总记得要吃清顿［炖］土鸡事。

2007年5月31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睡得尚好，六点起床。玉珍睡得不好。看完小妹网上谈我的长文（答记者，朱尚同给的），并不清楚我的历史也。上午道奇夫人熊阿姨来，给黄写了封信，将吴宗熿的《智能时代宣言》及丁弘两本《随笔》送与，鼓励他继续写下去。医生来检查，喉头有毛病，开了喷药等。雷霞谈同齐振英共同研究威盛案的情况，包括唐见奎同周伯华关系，很是复杂。

下午黄道奇来，又漫谈到五点多。再送我两本《读书笔记》，看来真用了功的。谈93年赵紫阳来湖南时，他找赵谈过十来次，有次大概谈到作点检讨过关好，赵发了脾气，第二天又缓和了一下。我建议他写出来，他说不比我们在京，前面有人顶着。晚上熊清泉夫妇，送酒两瓶。毛弟夫妇和大妹来，毛弟从刘浩［皓］宇处借来一些港版书看，才知道些过去史事。

薛京收拾行装，四大件托运。

2007年6月1日（星期五）多云 回到北京

六点起床。作最后收拾。雷霞一早来，共进早餐。喉痛较好一点。托运四件先送到机场，接待办主任等和雷霞送我们到机场，九点四十分动身，到黄花市，一路看到长沙市近年高楼等建筑，现在城市200万人，30 万辆汽车。到贵宾室刚落座，即上飞机，先进入头等舱。十点四十三分正点起飞。十二点午餐。同玉珍谈家事（对王申生拍照藏画事，耿耿于怀，不能稍释）。一点到长沙［北京］，满起开中巴来接。回到家中就舒坦了。一大堆信件，有宋科、张宣三、上海王观泉等要紧的信。晚上朱正来，《毛与反右》文代拟稿交我。得看一两天信件与报刊了。老刘来，凤凰台杨锦麟直言江泽民3亿稿费如何处置。

2007年6月2日（星期六）阴

六点起床。看一堆信件，还是有读者投稿件。

上午青长庚来，送茶叶。来开同济校友会，以后难得机会来京了。谈云南水电开发争来之不易，李鹏一家把电力局面搞得烟灰满地，拼命发展火电。

下午游400米。恢复游泳。洗了痛快淋浴。玉珍嘱暂不要游600。林从龙同河南一书画团体负责人来，求字，只好答应。将近作26首等与林。胜利来，手谈。

2007年6月3日（星期日）多云、阴

六点起床。睡得较好。喉痛已停止。

看完《杜光文存》第二辑中“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等问题答客问”等文，理论上写得真透彻。通了电话，可以给我十本送人。谈到那本三问题“小册子”已由张钦楠在写。

中午胜利、满起两家人一起吃涮羊肉。整下午同胜利手谈，有胜负。

林西县委宣传部两负责人王爱英、王志军来（事先没有招呼），谈冀热辽分局时林西情况，从程子华、赵毅敏等人儿女中知道我的住处。有几首诗和“热河办报”文章让他们一览。答应复印送去（还有照片）。读《开放》五月号，看“李南央出书为父亲90寿”一则。

2007年6月4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翻看报纸。黄菊去世，大照片头版头条！

玉珍同我八点四十到医院，看喉科，牙科照片，牙根开裂要动手术，上假牙加紧了一点。中医续看，李老大夫开补药。近十一点回家。看完“毛与反右”的资料。

午休仍吸氧。四点前到金黔大酒店，到朱、李、吴、孙和我五对夫妇及杜老、刘、吴、李郁、马立诚。李郁谈股市大跌40%，印花税由1/1000→3/1000，财政部等还先辟谣，引蛇出洞也。有自杀的（新户4000万，受不了）。这样年收入增3000亿。城市有一半人炒股。《南方都市报》社论：印花税意外调整，质疑“政府信任”。随后闲谈。王某既要行走于庙堂之上，又要混跡于市井之中。我谈当年受乔木之托，同李燕杰谈话并作调查，校内反对，投票得零票。长江参加的。以及同王某谈话等。杜老介绍金雁长文“俄国革命与民粹主义”，乃假马克思主义（列宁搞的），我们搬过来的马列主义乃列宁主义。我说02年香港的温辉即有著作《批判列宁主义》，现已出新版，苏绍智写了序言。我将这次的14首诗与厚泽和李普。

2007年6月5日（星期二）晴 36℃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上午客人不断共四拨。

八点吴宗熿来，为了宣传自己的理论主体学（都总括在《智能时代宣言》中），为我代拟了一篇文章，“当代社会主义症结是什么”。我将“中国向何处去”和为辛子陵写《毛传》序言等文交他。题目为“人类向何处去”，可写得长一些。

冯明华来（上次同刘世民一起来，搞博客网的，全忘了），交访谈录：“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共产党问题”。答应改好后退他（他要上网、交香港发表）。李仁溥来，八十岁（朱正的亲戚，右派）老态龙钟了。交我“右翁治印”：“九十以后作”，过去送过“八十以后作”。谈这次外游半月，出示《庐山风云》三本，均“李锐”著。笑现在的炒作。赠《近作》等。他住在通县，来一次不容易。

最后韩磊来，交《水电水利报》登了我一副水电书法，上次长文反映［应］甚好。

薛京带来几封信，只能由他处理了。

下午游600米，并不觉累。晚上陈海宽来，要书。

收到《北京珞珈》第一期，首篇刊出我的“我的武大往事”（编者加题“分享”）并九十自寿诗。

2007年6月6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刊。《鲁迅研究月刊》第五期有朱正长文“鲁迅的一世纪”。读完了。鲁是一个思想很全面的人，被拉到“左”边，尤其批“托陈”一事，很是复杂，应弄清楚。去年11月24日鲁陈研讨会（我参加了），本期有记载，也记录了此事。

电话多，不少人要来。《毛与右派》文章，十日前恐难写出了。将杜光两本小册子并我的“唐纵日记”等文和诗作，送与吴思利用。下午到医院拔牙（上颚牙根有断裂），只一刻钟。

2007年6月7日（星期四）晴 36℃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九点前张钦楠来，交我两本书《读史笔记》（原《札记》扩充一倍）、《漫游“知识王国”》一论知识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基本动力，各三本。《中国往何处去》——历史、理论、政党草稿八万字。真是了不起（下午让薛京复印十本）。稿本还要改。喻武昌［星］夫妇（喻楚杰的儿子，长寿街人）来，谈有关平江一批将军的事跡，没一个参加过平江起义。送我一些资料与光盘。

卢跃刚来，谈往事。黄克诚为何护毛，一批高干子弟，十二大时有个建议书事。十二大人事安排情况，当年负责三套班子人选，在玉泉山工作了几个月，及 “三种人”之严格控制等。卢在研究此事。谈了很久，并留午餐。

下午游600米。觉累。昆明院的邵正祥来（极右派，赞成储安平），给我一些资料（有张戎书的复印本），谈自己情况。

2007年6月8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张钦楠留下的文稿等。

上午作字十张（张秋石约九幅，为大连贸监局负责人等所求）。盛禹九来，为他的文集出版作序，交代拟草稿，正好藉此谈谈知识分子同主义的问题。

下午游400米，三点半赶回家。薛京上午来。四点荆中来，厚泽夫妇也到，一起到南郊新发地农产品有限公司参观（全国最大或最前列之一蔬菜水果等批发市场）。董事长张玉玺招待，作介绍：1988创始时，15亩地，15人，15万元。现已占地1370亩，建筑面积15万平米，1100人（400保安员），总资产4.8亿。主要经营蔬菜、水果及一切农副产品（还看到有服装市场）。客户有4800家，日车流量1.28万次，客流量4万多人，日吞吐蔬菜900万斤，果品近1000万公斤。年交易量50—60亿公斤，110亿元，名列全国第一。占北京70%，年交税一千多元［万］元。张去过欧美、台湾等地。

我谈美国见闻，农场主管理如何逍遥自在，全国农业人口2—3%，农产品还出口。1979年首次去美国，问到橘子产量比中国高8倍，中国望尘莫及。台湾农业很发达。根本问题在，过去把农民绷死，财政靠剥削农民。中国人心灵手巧。谈义乌所见、非洲所见，陈嘉庚经营马来西亚（“应成为中国一个省”）。现在注意到三农问题了（太晚了）。应有世界眼光，吸收国外经验，尤须成立农民协会，为农民服务（法国有农协，西方多补贴农民等）。厚泽也同意我的说法。参观农产品检验房及电视控制室（有近百个视

窗)。午餐都是好农产品。吃得最鲜味的炒鸡蛋。回来时，送好几箱水果。张还谈到猪肉涨价情况，一斤肉要四斤粮，11元一公斤才不赔。政府应关注农贸，可是“对消费者敏感，对农民迟顿[钝]”。必要时对农民补贴。现在香蕉一天进2万箱（40斤），海南运来3—4天。现在2亿户农民种农产品，每户2—3亩地。中国是世界蔬菜、果品大国，各占产量44%，26%。但无品牌，缺安全保障。

2007年6月9日（星期六）晴

六点多起床。这几天热得不行，晚上已不盖什么了。浏览报纸、刊物。

上午长寿街人周易安（70岁）　来（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带一大批资料、批件，要建湖籍将军大公园，20平方公里，塑像、雕像，一亿多投资，有盖章的“美国公司”赞助。拒绝了题辞等要求，弄不清是个人谋利还是出风头。

胜利、满起两家一起午餐、晚餐，吃好菜，杂酱面等。同胜利手谈，半小时一盘。

下午游600米。尚不觉累。

2007年6月10日（星期日）晴 38℃

六点半起床。睡足八小时。清理桌面，补日记。

上午张秋石来，取走约写的十幅字。他的期货公司已同一家大国营合作。平江办事处李迎春带三位平江人来，各赠书两本。

作字五幅，留待赠人。

下午谷孝先、张文华夫妇来，是玉珍青年时代的好友。送几十斤西瓜、水菓。他们是周建南夫妇朋友。谈其家庭情况并江的情况。周小川朴实，父母画册是次子搞的（小川不赞成）。

晓梦来电话，让听凤凰台宪法讲座。记下：宪法以公民为主体，真正“以人为本”，人的主体地位，对民主、自由、人权的追求，保障人权，对人的尊重关怀。1）规范国家机关权利，依法治轨道执政，受人民监督。2）保障公民权利，此为核心，各种自由权利的保障，包括信仰自由等。人身自由，生存权，照顾弱势群体。3）重视国策条款，依法执政，非政策治国，乃宪法治国。4）完善宪法？“记述”，能否在司法中实施，规范法治、程序，走向科学化。5）对宪法的信仰。领导干部要有宪法教养，知道自己权力来源。

△　承担责任，公民教育制度，贯穿宪法教育。

△　用宪法思维、宪法政治，实施宪政。以此为根据解决问题。思维的客观性。

△　公开性，阳光政治。宏观把握国家政治、矛盾，客观思路，站得高。

△　全局性，共同利益集中表现。公平、效益统一。

△　民主性，广开言论，集思广益，科学决策，树立宪法修养，每个党员的职责。信仰实施宪法，乃能否长期执政关键。要有宪法教育制度。从小培养。主动运用宪法，保卫自己权利。人大监督，贯彻落实。似未谈应成立宪法法院。

2007年6月11日（星期一）晴 34℃

五点多醒来，六点起床。续看杜光的《文存》一、二期。张钦楠的草稿寄杜光和韩钢。

上午玉珍同我到医院牙科，上假牙太松，紧了一下。建议种两颗牙齿。

胜利来，手谈二局。午餐后离去。午休仍吸氧。

下午看资料，许多打过记号的东西都忘记了。看完今天报纸。

2007年6月12日（星期二）多云、阴

六点半起床。清理桌边杂件，发现几封该回复的信件，贴上条子，交薛京处理。

早餐后，本楼住户，张丽云送来她的画册（开画展时我题过辞），已八十岁。老伴韩怀志一起签名。没有看过我的书，特赠《近作》等三本。

在公安部工作了五十年的晏乐斌来（张秋石的母亲介绍），给自印著作《风雨五十年》并1949年后历次政治运动受害人数等资料稿本，并友人孙宇亭的著作《廿余年成一梦》，也是写毛整人记录的。谈了个半小时，薛京作了点记录。韩钢电话，龚育之去世了！

下午游600米。较快，尚不觉累。

2007年6月13日（星期三）阴

六点半起床。翻看旧文。重翻《历史大趋势》，看过的文章全忘记了！

南京师大的杨郁近日不断来信，寄剪下报纸，又是求字书名等。收到方成信，他收藏漫画资料包括自己作品极丰富，建议上海成立一个漫画博物馆，上海市长等均无回音，只是孙家正回了个电话。求助于我。下午到医院查牙，可以不种假牙，下周一再看。皮肤科拿了止痒药物。

2007年6月14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六点一刻起床，浏览报纸。续看《历史大趋势》。早餐后，湖南人段绍译（天泽经济所）带冷水江的一群诗人（李谟高、高志莹、罗澍生、肖瑞怡、李传昭）来，其中两位共三幅裱好的祝寿诗和颂诗相赠。略谈大势。各赠《龙集》新版等，并这次“近作”。接着王建勋来，谈宗凤鸣身体情况，略有好转，拟成立赵基金会，稿费十万，孙大午捐十万，副会长请厚泽担任，基金会不动声色（朱尚未接受）。孙在进行“千秋墓地”墓地建设。纪念右派文章在《领导者》刊出。下午游600米。

2007年6月15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带点资料赴会。

九点到四环朝阳门秀园小区的十六号高楼三层。《往事》的办公处，郑仲兵、冯兰瑞召集谈十月革命九十周年座谈会。到十多人，有朱厚泽、朱正，何方夫妇，张思之、兰［蓝］英年、金雁、蔡德诚、吴象，林京耀等。金雁主讲（政法大学教授秦晖夫人）。

十月革命真象过去掩盖了。领袖本人即历史。打天下坐天下。当年俄国300万工人，人口3%，城市人口占13%，60%工人集中于大工业。1908年，列宁理论发生变化，1917大变化。1905年流血星期日，苏维埃本意乃协商机构。杜马有几大自由，此时追求自由主义。1903年俄国粮食出口，反对派乃宗教中的分裂派教头，促进逃税（一年自杀二万人），乃坚定反沙皇派。1905 沙皇同意对分裂教派同等看待。孟、布争论，高尔基问题，列、高争论。托洛斯基等人均犹太人。十月革命恢复村社98%。列宁主义乃民粹主义，多年宣传无政府主义，分土地影响前方。五届临时政府，不断左倾，那个军舰只发了信号弹。《联共党史》，100多处造假。十月革命时，彼得格勒部队按兵不动，大门打开，没什么战斗。取缔立宪会议，反响大，高尔基有意见，列宁因此大骂卡［考］茨基（考反对解散立宪会议）。有口号：“一切权力属于立宪会议”，最具合法性。因此内战（国内各派之间斗争），内战三年，死一百万人。关键在一月五日取缔立宪会议，产生“民主反革命”（凡赞成立宪会议的），民主同革命形成对立。水兵向工人呼吁，有六成背离十月革命，大量俄侨流亡国外。高尔基1931年才回国定居。

兰［蓝］英年谈列宁的大国沙文主义，对海参威，“离我们远，就是我们的”。十月革命后内战，布尔塞维克能战胜，沙皇总参谋长被撤职，高尔察克部下到哈尔滨，张宗昌部队中有两个白俄旅。当年被镇压的“匪帮”，现在已立纪念碑，成为乌克兰骄傲。列宁用不合法手段取得政权，因此残酷镇压（兰［蓝］谈我文章中写到列宁杀妓女事，现在俄国出了不少书，谈当年旧事）。有作家柴非（？）写了这些残酷镇压事。1946 年西蒙诺夫在巴黎请客（爱伦堡等人在巴黎），动员外侨回国，“为斯大林干杯”，柴非、布宁两人不站起来。从俄国使馆查出大批资料，敦促中共夺权等。因此引起四•一二政变。查出有十本材料，还有武器。十月革命后，列宁对中国有四条宣言，也是大国沙文主义。越飞谈到不能以宣言为基础。毛后来认为，苏联也是新沙皇。1920 年有两个土匪式人物，已在苏入党。回到东北。

何方谈：十月革命非建设马克思主义，乃对历史的反动，对二月革命的反动。没有苏联，即不会有二次大战。一边倒，文革账要算到苏联，89、90 年，俄国什么也吃不到。我们现在 80%高科技技术生产在外人手中。社会主义必须生产力发展，公平公正，个性自由发展，三差别消失。过去中苏都背离这几项原则。叶利钦、普京结束了旧时代，开辟了新时代。

蔡德诚谈科学精神六大实质要素：1）客观的依据。2）理性的怀疑。3）多元的思考。4）平权的争论。5）实践的检验。6）宽容的激励。列宁主义是超民粹主义，列宁也仇视知识分子。

朱厚泽谈，主要将历史事实搞清楚，摆脱主义的束缚，摆脱主义的迷恋。我几次插话，建议金雁等写出十月革命小册子，老中青三代都需要启蒙。

丁伟志谈三阶段：一边倒，列宁主义万岁，九评。

2007 年 6 月 16 日（星期六）晴

近七点起床。睡得甚好。星期一要住医院做白内障手术。“毛与反右”文要动手了，看有关书刊。

上午王建国来，赠《吴法宪回忆录》二版（薛京也一套）。谈此书过程，谈李作鹏情况，也写了几十万字要出版。催促邱会作的家人。关于我的《日记》，我表了态，力争细审，或用“删多少字”，以求出版也。

下午游 600 米。同胜利手谈多局。两家午餐、晚餐。

2007 年 6 月 17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整天挤时写《毛与反右》文，得约四千字。

上午延滨、元元夫妇来。谈胡家儿女事。想约德平同我谈一次。高干子弟对曾庆红的看法，能办的事还是答应的。

下午方强的孙子方忆平同五个同事和平江人等来，都是要书的，各赠两本。

遇一人命案，打抱不平，只好批几句话，请中纪委吴官正处理。玉珍怪我不要管此等闲事。

陈村河的田雄来，他们被中央党校一公司侵吞巨额官事［司］，已转到北京市，不知如何了结。

2007 年 6 月 18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决定白内障开刀拖后。九点到医院，玉珍陪我看牙，三个方案，还是第一方案，右上种牙为好。下次看了再定。

苏志宏送大鱼五条。他们公司四川巨额虽已收回，仍有小官司要打，须志民帮忙。

继续写文，得两页。陈海宽晚上来，送我文革时的“群丑图”。

2007年6月19日（星期二）半夜小雨、阴

五点半起床。边写边看资料，终于停笔。整个反右一段还是让朱正完成较好，他是专家。晚上请他来过节，晚餐吃粽子。

上午韩磊来，又给我十份《水电报》2月8日（刊有访问我长文）。谈到他找林一山谈三峡，林竟说南宁会议时，毛上了李锐的当。还编造毛说：李是党内小资产阶级，党外无产阶级。林对钱正英是很<看>不起的。我提1979年复职时，看到1978年林在报上发表文章，南宁会议是他胜利了。

下午游600米，尚不觉累。

2007年6月20日（星期三）阴间小雨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翻《不肯沉睡的记忆》钱理群的序言（过去看过一遍，忘了），反右前北大《广场》发刊词等。电话告知朱正，当年这些民主号召应写入文中。

上午吴宗煌来，交为我代写的《世界向何处去》文，宣传他的“智能时代”。随着湖南师大的彭大成和他读博士的两个学生（姜怀忠、贾岗）来，赠其著作《魏源与西学东渐》。一起谈毛，宣传我的弄清三个问题（他们学党史的）。过去苏联和我们党史许多不真实。

下午到医院看牙，暂不种。

2007年6月21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刊。翻看《智能时代宣言》上的吴宗煌传记。

上午李清振来（41岁），说原在深圳工作，认识我，托姚监复带过上书给我，却毫无印象。晚上送来《人权工作建议》、《就中宣部工作的公开信》、《言论自由是检验爱国的必要标准》（署名司马函）。下午游600米，觉累。朱正来，全文搞好。一起晚餐。

2007年6月22日（星期五）转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杜导正前天电话，定要玉珍同去开会。九点前到《炎黄》社，李普夫妇也到。谢韬带女儿，杜老、厚泽、何方、吴象，其他都是社中人。导正主持，吴思汇报谢文反映［应］近两个月情况：五、六期有新文，七期有何方、刘国光正反面文章。各种媒体都关注。《人民日报》以答读者问形式出现。批评较平和。《光明日报》和社科院则很严厉，还有骂人句。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行不通，反三权分立，不能多元化，以公有制为主的经济体制等。《南方周末》有高放文，接连几篇正面文章。社会主义首先是价值，追求公平价值，介绍瑞典情况。《同舟共进》刊徐友渔文，赞成谢文，但认|认|为对自由主义追求乃借用资本主义，应建新自由主义。上海《社科报》，正反都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定调。《北京日报》6月4日答读者问，民主社会主义好。《光明》6.12日，又批民主社会主义。已知各地讨论会共有8次，山西哲学会，在老干部活动中心开，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认为“反动思潮”，还有重庆钢铁工厂也开会，谢乃“修正主义分子”。海外有广泛正面反映［应］，《亚洲周刊》，中共元老支持政治体制改革。谢打左灯向右拐。民主人士言论：已开始实质性政治体制改革，渐进民主化。90%知识分子支持谢。官方三不：不转载，不争论，不批评，可表态。李长春：思想混乱，是否管一管？胡答：怎样管。过去一管就乱，应有活跃空气。李对《炎黄》很恼火，“通过部门管起来”。找炎黄文化会，许嘉璐收到张传［全］景信，许居然批示，问题很严重，写检查，终审权交炎黄会。杜导正拒之。中宣部、新闻总署，120天来，对此事无一字表示也。还表示，共同联合，创造正面理论环境。新上任的，

杜认识，有思想，胆较大：多用智慧，少用权力。

谈到江泽民当年三亲（俄、反独、第三世界）三反（美、台、日）。叶利钦去世，责问中央台，是我最好朋友，于是补发叶江往来。

朱良文章送温，温称赞：很好。对外有危机，唯一朋友缅甸，美欧压我。

杜老：毛谈，一定时期要务虚，支持争论。民主集中制导致一党专政，官僚专制主义。争论留待实践检验。党内有派，有合法地位。权力机构要受监督，提高政府透明度，文件预先争［征］求意见，负责人差额选举。民主制度三权分立（赵的主张），越南党民主化，列宁乃民粹主义。

厚泽谈：1）历史侧面，思想史，马、恩前、晚期变化。2）弄清理论问题。何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3）现实中国，危机如何解决？三种争论，关键是第三个问题，一、二两个还得争论若干年。马恩有的东西还没发表出来。大量笔记，得长期研究，难得结论。赞成李锐讲的，搞清主义这个东西，首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只能大体确定，得长期讨论。最关心是现实，即民主加社会主义。现在是要不要加民主？没有民主即出灾难（苏东与文革）。要摆脱主义的束缚，超越主义的迷惑才能了解历史真实，得到启发，找到前进道路。不能囿于主义。思想层面讨论下去。什么是主义，也可研究。转向当前中国，没有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讨论围绕当前问题。突破道路是言论自由。

吴象认为讨论超过真理标准。如何向好的方面发展，打开思想解放大门，很需要启蒙。十月革命问题。胡不让发越南文。胡、江怎么回事？胡温又都讲民主，胡还得照顾江。《人民日报》态度较好。经济确有很大进步，政改严重滞后，影响经济，导致腐化。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耀邦）。我有些插话，讲三个问题，突破点是开放报禁，言论自由。老中青三代都要启蒙。有个学习宪法的运动，逐渐实施宪法。（十七大差额 15%）

袁鹰谈：邓对胡最恼火处在，胡成为改革派的旗帜（陆铿谈话），一种禁忌。毛喜对人加“反党集团”帽子，怕形成组织。不乐观，也不太悲观。

谢韬：杜老文章好，走特色道路，大家做文章，思维活跃，帮了大忙。接到不少外电、外社访问。1）让人把话讲出来，这比正确与错误更重要。过去过于封锁，现在有了改进。2）13 亿人大船，驶向何处？只要方向正确，可慢步前进。3）评邓、江、胡，各有作为，分歧不知道。听取人民呼声最重要。4）一党专政不会放弃，多党合作是假的，如何变真。官方无人对我讲一句话，暂时尚未受压，以后不清楚。有几个大学，争论到要打人。北工大汪家璆：中央如何表态？打听背景？中央有无暗示？外界看法，说明现在有了宽容，支持的多。望更多人参与。不同声音，修改党章，争取党内民主。不要求一步到位，逐步开放，不太超前，差额选举作为突破点。石晓敏（？）对高放说：胡还是有希<望>的，慢慢前进。胡江争论告一段落。瑞典报纸：中国重新开始定义民主。

此次充分交换了意见。只有何方的话听不清。午餐时，我谈了些人们少知的往事。

下午未能游泳。看书看报。

2007 年 6 月 23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睡得很好。仍午休一小时（吸氧）。

八点吴宗熿来，送所著十种书各三本，让我送人。关于“智能时代”介绍，又给我送来长短两稿备用。周笃文和李元华来，李多年不来，已 60 岁，仍风度翩翩。谈她用思想唱歌，对人道的重视，政治见解同我们一致，读我的书。将《近作》等和吴的两本书相赠。她想邀我们去山西旅遊，大家畅谈。还特为我唱了京剧“白娘子”和唱诗。儿子在美国，有绿卡，夫妇常去美国。现仍为北京政协委员。笃文有诗相赠，我答应写出。《新余日报》刊我们访问记交周。一起午餐。下午遊［游］600 米。李盛平和李

清振来，送两套《耀邦思想年谱》（上下卷160万字），有我的题诗和序言。漫谈到六点（陈、邓关系及胡、赵下台往事）。

2007年6月24日（星期日）阴、下午阵雨

六点起床。写文章。整个上午将前半部写毕。

下午四点前，到金九龙酒店（万寿路）参加李盛平邀集的酒筵。到二三十人，为我祝寿、《耀邦思想年谱》出版。胡绩伟、李普、孙长江和我四对夫妇，有的年青人不认识。韩钢、吴象等一起漫谈。吃饭时同朱良坐在一起，他谈了同江泽民、乔石、温家宝等人来往关系。邓南巡讲话要撤江李，江着急同他谈，后找彭真帮忙。最近给温写信是为日本问题，温采纳他的意见。江对日施狠，几年不来往。他是圣约翰的，当年在上海领导团的工作。

2007年6月25日（星期一）晴 37℃

六点半起床。上下午都写文章，基本定稿，约一万多字，将毛发动右派斗争的来龙去脉，许多细节都讲清楚了，朱正帮了大忙。

上午平江来了四个人，李六如的孙子弃头（大概是过继或硬挂名的），有加义镇的书记魏移宗，为修复六如故居（要600万元）和一条路等，两个文件向省里要钱，只好转批。

2007年6月26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文章最后定稿，约一万字，交薛京复印3份。

上午蒋彦永来，交阅网上资料，胡温在政治局会议上为山西黑窑砖案，怒斥公安部和政法委，无法无纪，乱抓人乱监视人。如果属实，真是好事。他的已去世内弟，北京军区医院原外科主任，揭发一冒牌、品质低劣同事材料，多年难办。赠书与近日文章。

下午游600米。尚不觉累。

报载今年1—5月，贪腐立案12633件，15045人，同比上升4.6%，大案近65%，上升10%，查处县处以上干部1073人，占7.1%，上升2.4%。查领导干部利用人事权、审批权、司法权、行政执法权进行权钱交易。

2007年6月27日（星期三）中雨

六点起床，看复印件。此文如能公开发表就好了。

王建勋一早来，将文章交卷。《领导者》乃双月刊。六月号已刊戴煌等文。谈同该女主编交往经过。将全文唸了一遍与玉珍听。下午游泳时，朱正来，改正几个字。

四点到首都大酒店，应田纪云约，同杜导正两家宴会。到十一人，首先［次］见到田夫人，乃田绿萍同班（沈毓珂的学生）。我送田一大堆书（吴宗煌的十本与我的几本）和近作三篇。席间漫谈形势。网上传胡温对山西砖窑案发脾气事，可靠性恐只有10%。对形势看法，维持原状就不错了等。夫人说田根本不看报，也不看书，保持视力。

上午还作字几幅。沈启贤老将军96岁大寿，潘荻送来请帖，有一80人客名单。特作寿诗，用红纸写好：

赢得平生枪杆功，老来笔杆又勤工。
结缘好半心相印，敬祝期颐气若虹。

下午游泳后，到琉璃厂裱舖，设计用红纸作底（原用粉红纸书写），明早可取。

2007年6月28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又收到宋科信件，代我草拟书出版后致胡温信，以便公开出版。此事待考虑。收到杜光文章，对十七大建议，甚合实情。

上午北京市人大副主任金生官来，受他老师南京师大杨郁教授之托，为我九十寿送礼，看望。一大花篮和水果，很是客气。61岁，前几年陪杨来过我家，当年还同我一起任命吴仪任燕化书记，还有刘延东任命事等。我都记不起了。又谈起李其炎情况。于是连他秘书（路海滨）各赠《留言》与《龙集》并转李一套。下午没能游泳，玉珍同我一起去看望沈启贤和潘荻，送花篮和裱好的字幅，老人很是高兴。

钱明锵等人介绍的汪霞（西安女诗人）来，写“雁塔之声”四字，并赠书。没有交谈。她赠书四本（西安的诗作）。

2007年6月29日（星期五）阴、雨

六点半起床。翻看昨天汪霞送的几本诗集，内《江婴诗百诗［首］》（王中陵赠），内有近六十人点评，寓当代折腾之痛，多惊心动魄之句，过去全不知其人其诗。

上午毛弟夫人小红［冯］来，玉珍交书款千元。薛京来，让看宋科信件及代写文章等。

下午游600米。赵来群来，赠《龙集》。

2007年6月30日（星期六）雨

六点起床。再读《江婴诗百首》，可惜接触太晚了。同汪霞通电话。星期日下午来谈。

十一点前，同玉珍到新兴宾馆（总后办的，多年未来了）二楼，参加沈启贤老将军的九六华诞宴会。坐满了八桌，我和李普都是首席“名流”客人，同桌的还<有>空军指挥学院的院长、政委和刘淑芳（老歌唱家）等。潘荻先介绍客人，沈老讲话声音宏亮。每人发了他的著作《沈启贤军事笔记》。李元华、刘淑芳和两位男歌唱家都高歌致贺。院长等向我说是读者，答应赠书。两点回来，稍休息，同胜利手谈。四点游400米。手谈到八点。

总觉得累，时感气短。每天午休都吸氧。

2007年7月1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早餐后即吸氧。

上午小黄来，刚从德国回，参加五年一次国际艺术节。艾青儿子（艾<未未>）送展北京旧木门五扇门组成雕塑，被当地风雨刮倒，正好本是“遗弃废物”。一千人去遊览观光而已。谈德国人反思彻底，喊“爱希特勒”者，判七年徒刑。对比日本和我们，真是天壤之别。西方将希、斯、毛并列也。接着张青义来，卖了三副对联交玉珍五千元，又取走十三幅（为杭州书法集书写的原件）。留他们午餐。小黄继续拍影。

下午汪霞和周勍来（办香港文化出版社，为《口述博物馆》丛刊总编，41岁，同朱正等相识）报告文学《民以何食为天》作者。前几天送书给我。找我谈当年三门峡问题，简单叙说，只有黄万里才真了解黄河根底。当年黄委会以为“五十年可控制水土保持”，我也相信，是积极分子。送给他们《诗词本事》、《留言》，转送了江婴三本书。

2007年7月2日（星期一）晴 33℃

六点半起床。稍一动作即气短。近日每天吸老喷剂一两次。

整天翻书、看报，读张钦楠《漫遊“知识王国”》。上午喻武星（喻楚杰儿子）又来，几本《留言》让签名，给《诗词本事》20本转播。谈形势，认为政治体制是他们这一代的事，劝我怡［颐］养天年，令人生气，中断谈话（玉珍续谈下去）。

收到张哲民老人送来的复印件：《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102岁周有光写的（著名文史学家），对当代历史作了实践中的理性分析，观点同我们完全一致，很是了不起。“资本家有三种功能：创业、管理和发明”。“生产力=科学技术x（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生产管理）。”“社会主义是理想”，“理想和现实性质不同。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提并论，是把理想和现实混为一谈”。谁也说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科学没有阶级性，世界观哪来阶级性？”

2007年7月3日（星期二）小雨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刊。晏乐斌送来他写的三大篇有关历史的文章（他长期在公安部一局工作，知道内情）。

上午十一点，同玉珍、薛京到对面张秋石家，他父亲陈英茨逝世五周年纪念，邀集友好聚会，多《光明日报》老人。在附近酒店午宴，共三桌。同杜导正夫妇一桌，讲了几句三大问题的话。晏乐斌也在。张的期货公司在北京、福建都有了分部。王建勋也在。我的文章他改正了几个字。

下午游600米。

2007年7月4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晏乐斌的文章。有史料。

上午王建勋来，将他改正几字的文章看后交还，并赠《诗词本事》。《领导者》六月号（双月刊）已刊“反右纪念”四篇文章：钟沛璋、王建勋、戴煌、萧扬的。不知中宣部等反映［应］如何，我的文章（还有朱正的）八月号能否刊出。

下午两点游500米。四点前到金黔酒店，参加每月聚会（朱厚泽去新疆，马立诚病了）。韩钢和李郁谈。谈胡6.25讲话，坚持解放思想，似对“左”爷们讲的，其他都是老话。当晚召集省部负责人谈经济情况，外贸顺差和信贷过大，国资投资过快，货币投入也过快，总的编［偏］快、过热。猪肉和农产品涨价，有内外原因。饲料涨价（玉米涨），猪患“爱滋病”等，不养猪了。成立统一投资公司，财政收入增30%，如何增加支出。到处建“培训中小”宾馆，要刹住此风。华能建的如五星级。现在的年青人，对过去茫然无知，唯一追求当官，进党校。流行话：“养养神，学学词，认认人”。“吃饱饭，别骂娘，听我话”。大家感到，贪污腐败遍地丛生。

2007年7月5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收到《大写的人》（写宁乡县李品珍老人）、《学步集》（甘肃吴刚）等书，略翻。

上午平江张满兰等人来，两件要钱的信，没有签名。她谈到喻武星有精神病症。毛应民来，纪念册留字。下午游600米。蒋齐生的夫人郑德芳和儿子蒋新华夫妇，由徐梅芬陪同来。1944年在保安处时，我为齐生画过幅头像，让签名。赠书两本。老太太同年在新华社打成右派。

2007年7月6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早起时总气短，得喷万托林。上午将积压报纸翻完。

奚弘为房子事又来，人也瘦了。玉珍劝她注意不能过份忧愤，引起心脏病发作，想开一些。杜导正建议给公安部周永康去件，这是直属系统。

下午游600米。张满兰来，两件要钱只好都批写几句话，请省里和岳阳市解决。

韩村河的田雄来。送一张大桃画，如广告，拟退还。

2007年7月7日（星期六）晴、下午雨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电话中徐州刘洪涛介绍，徐崇先（徐州总工会主席，诗家）、程平（徐州诗词会副会长）、李德西（青海书协副主席）、杨平和张脉峰（办《诗词之友》的）来，都是五十左右人。过去有的在诗词会一起照过相，表示亲热，不断拍照，真是没办法。徐崇先留下自己诗集，要题词，只好答应，各赠书三本。

下午游600米。胜利来，手谈到七点半。

2007年7月8日（星期日）多云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八点吴宗熿来，又送来他让我介绍“智能时代”的另一文稿，两稿对比，我建议必须以实现民主化，实施宪政，改革政体为中心论点作介绍，不是纯理论性。

为徐州徐崇先诗集题“要做诗人先做人”那首七绝。下午取走。

2007年7月9日（星期一）晴、下午阵雨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关于替代能源首次看到这样的数字：

中国陆地表面年接收太阳辐射能17000亿吨煤

替代能源
- 2006年能源消费总量25亿吨标准煤，乃1/700风能资源量10亿千瓦，乃06电力总装机两倍。
- 2005年占世界总产量：乙醇4%，风能2%
- 长远规划2020年：风能装机3000万千瓦（占电力总量3%，欧洲12%），太阳能180万千瓦。
- 乙醇产量140亿升。

上午潘荻来，赠茅台两瓶。谈新华社过去人事情况，穆青之为人处事。送《诗词本事》，借《大哉》与她一览。

整天翻看自己近年文章，准备写“17大上书”。

仍犯气短。喷万托林两次。

2007年7月10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九点，任意（任仲夷孙子，现在北京工作）同傅高义教授来，谈到十一点。主要问陈云情况，谈些具体情况，“惹不起，躲得起”，毛时代清醒而有经济作为的人物，尤其处理“大跃进”后遗症，也包括对我的任用（谈我同陈的关系，介绍接管沈阳长文）。但晚年信任乔木、邓力群，受其蒙蔽（称赞列宁《帝国主义论》仍正确）。但实际上不赞成六四，救了我们四人（李昌、杜润生、于光远和我）保留了党籍。经济仍鸟笼政策，不赞成市场经济、深圳特区等。

邵燕祥来，赠新著《别了，毛泽东》（1945—1958回忆与思考），没能多谈。

同薛京交待草拟十七大上书内容。下午游600米，觉累。

2007年7月11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九点，张钦楠来，《中国向何处去》（历史、理论、政党）二稿交我。当即看了“政党”部分，因此要求他代起草这次上书稿。乐意应允。这样可望本月中旬定稿也。李普电话，他即去北戴河避暑了。

下午游600米。楼下姚海天、王琪夫妇领绥化篆刻家康平来，赠我四颗印章（阴阳各二）并他的印章集《明水篆刻》，大概原来得到过姚雪垠的欣赏支持。逼我即题辞，只好临时想了两句写上：以刀代笔随心意，借石韻神真气功。并在大本上盖上我的闲章。

胜利来，挤时手谈，今天没乱下。晚上盛禹九来，交我网上资料，去年八月纪念卞仲芸[耘]活动。

2007年7月12日（星期四）阴、微雨

七点半起床，看完纪念卞的发言，还有《往事》59期“红色佳人泪”，真是“罪恶滔天”也。

十七大上书必须在歇暑前拟好。近来萦绕于心，唯有此事。

下午游600米。胜利来，手谈几局，大胜一盘，负的多。

今日《参考》载韩报文章：“用韩国‘脑力’战胜中国‘体力’”。美国专家称世上有两类国家，“体力国家”与“脑力国家”，前者靠制造业；后者靠研发、设计、营销，谋求发展知识型。韩国电友有限公司（Reign Com）所有产品躯体在中国生产，国内只留下企划开发、设计的“头部”，即智能战略。应以知识、技术、策划、营销模式等智力来取代“体力”。

2007年7月13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姚监复来，从美国探亲回，在普林斯顿和洛桑基参加反右五十年纪念会，前者40多人，后者百多人。带回林希翎和方励之两张签名，向国内老人们问好。谈到张劲夫在庐山时也赞成反彭，{ }认为是“忠诚的愚蠢，愚蠢的忠诚”。请言其详，他举双手：“不忍言，不能言。”留姚午餐。

下午游600米。收到刘庆云的信，《另类人生二十年》的作者吴开斌已于6月30日去世。吴是1954年入武大中文系的，同刘大概同班。

2007年7月14日（星期六）晨雨、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重看张稿。

胜利来，挤时手谈。

下午游600米，尚不觉累。回家时，唐小毛引杨弟甫的两个女儿杨小成（和媳妇）、杨晖来，小成在美国硅谷工作，丈夫是加拿大人，晖在深圳工作，这次一起到北京来。赠我杨弟甫的纪念画册，编得甚好。

2007年7月15日（星期日）阴

六点半起床，起来时总觉气短，得喷一次。张钦楠寄来十七大上书稿，写得不错，基本可用。

八点多，吴宗煌夫妇来，夫人也是原俄文翻译（在体委工作），双双右派。极想来见我们。同玉珍一起照相。交我代拟稿《中国向何处去》（介绍一门新型学科——主客体关系学）第三稿了，根据我的主题意见写的。随后请朱正来，看了张稿，提了些意见，带走吴稿。留午餐。

下午玉珍为我买绸料做衬衣，拦阻不住，其实并不缺衣。张青义来，让我再写对联。

查看有关“上书”资料。晚上，钦楠电话，告以非常满意。

2007年7月16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姚监复一早来，交“上书”稿，看后只能参考而已。交我在哈佛的照片（有我写的赠诗）。整上午翻对联书，摘了若干首，一种消遣也。下午看“上书”资料。给南通许进，上海任源源寄出《留言》、《龙集》等。

2007年7月17日（星期二）多云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九点，到《炎黄春秋》社应杜导正邀请，何方、吴象、钟沛璋、袁鹰、彭迪和我，谈刊物生存问题。社内徐孔、胡竞成（胡是华中工学院学机械的，已71岁）参加。“全国刊物都听话，就《炎黄》不听话”。“大同小异，小异也不行”。地方告状者（对刊物）只有一个徐光春。最近七期田纪云文谈到赵紫阳时代国务院一些朴素情况，境外炒得厉害，违反了“风平浪静”（彭迪说，帮了倒忙）。规定离退休干部不能当报刊现职主编。老杜拟名义上退居二线，让吴思任常务社长兼总编。大家意见，当前关键在十七大前要造成平和气氛，维持一种“开放形象”，只能小批小打。自应谨言慎行，时刻机警，如遇上大动作，自当据理力争。胡近日讲话常强调民主。我建议正面宣传民主、自由、西方历史发展道路，至今乃世界潮流，尤应党政全面学好宪法。袁鹰谈过去《人民日报》对付乔木办法（小作检讨）（乔木曾说我比黎澍、王若水还过之）。新一代领导人中有真解放的（一省书谈到痛苦处垂泪）。饭桌上我谈了些人事旧事。

下午游600米。晚上朱正来，不赞成吴宗煌那篇代稿。

2007年7月18日（星期三）晨雨、晴，下午又忽雨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

整上午翻看《集联汇选》等书，摘抄了约四十首，又翻看有关对联的书法。

下午游600米。五点半到西单广州大酒店，应欧初约会。赠书三本（另三本带与吴南生）。杜导正来，一起谈上层近况，七点多才吃饭。

2007年7月19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刊。挑选联语，上下午共书写了14幅（写坏四幅）：

虚事渐消实事在，老年方悟少年非（改唐诗）
高擎镂月裁云笔，大写忧民爱国篇
持其志勿暴其气，敏于事而慎于言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白居易）
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戴复古）

金石其心芝蘭其室，仁义为友道德为师（汉唐人句）
文章最忌随人后，私欲从来与道违（黄庭坚，改陆句）
丈夫志四海，古人惜寸阴（陶）美花多映竹，老树饱经霜（杜）
穷究古今世事，永为天地忙人。对书哀失误，怀旧耿难平。
主义少谈好，文章老更工（胡语，龚句）

写完这十多幅，深深感到写对联同中堂不同，还不顺手。

中午休息，未能游泳。四点，同玉珍到四川办事处的大酒店，应廖伯康约宴请（厚泽先来家，让他看了上书稿）。另外还有胡甫臣、尹慧珉夫妇（夫人善诗词，读者）。一起谈当前形势。厚泽讲到他对20世纪四大思潮及其实践：苏联及第三国际，欧洲社会党，希特勒法西斯社会主义，罗斯福新政。廖谈到当年对三峡意见，现在库区生活难关，垃圾污染等。

2007年7月20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刊。看薛京写的上书稿，也难为他了，稍有可用处。上午薛来，交一堆信件让处理。张钦楠《中国向何处去》二稿，寄杜光审阅。

下午游600米。张青义来，取走对联12幅，都盖了闲章。胜利来，手谈多局，互有胜负。

晚上，欧初让秘书送来《明弘治本诗林广记》、《黄节兼葭楼诗定稿本》，精印线装本，都是他经手复印并写前言。

杨继绳来，劝他支持杜导正的人事调查[调整]。他谈到社里内情，以及受我的影响：观点及写书。

2007年7月21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并翻看资料。

上午，胜利一家来。同胜利手谈时，施滨海来，送《开放》第7期。让他看“上书”稿，提了几点意见：胡赵之事还应继续接上，台湾解禁的影响一提为好。

尹慧珉给我的信，很是真诚感人，她看过《大哉》一书。附上两文，关于诗词写作和评聂绀弩的诗，后者写得很好，大概都有发表过。

下午游600米。

2007年7月22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

翻完《开放》第七期。金钟参加了普林斯顿反右五十年的座谈会，几篇反右文章，让人心痛。还刊登了去年八月纪念卞仲耘遭难四十年纪念会的发言记录，有李普、吴象等发言，彻底批毛。

为李宪梅（中国爱心工程委员会负责人）书“奉献爱心”四大字，写了两张。

收到一本湖南人陶渔（49年后参军的）寄来的自印本《火辣辣的岁月》，写自己经历的那些荒唐岁月。

2007年7月23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九点，范岱年来，他五月即从美国回来。女儿夫妇即将回国工作，两个小孩由他们夫妇先带回。谈

到他当年同许良英一起打成右派事。给我一份网上资料，并《争鸣》第四期，上面有南央一篇文章，读李大同关于新闻文章有感。

李荣光夫妇和女儿来，参加喻武星组织的高干子弟纪念红军平江起义的会，无一老人参加。他到有机会将母亲胡筠当年被“肃反”情况讲清楚。主要是钟期光、涂正坤。留午餐。

2007年7月24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翻看李辉寄来的书，《封面中国》美国Time上所刊民国时期人物事。薛京来，让他看吴宗煌几篇文章，如何处理。

宋科夫妇来，从香港回，送我五套《千秋功罪毛泽东》（上下卷），还是希望我寄胡锦涛信，介绍此书，我没有首肯。

下午游600米，先将四本书送尹慧珉夫妇，家在工人日报宿舍，路上耽误一个小时。

2007年7月25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翻《千秋功罪毛泽东》上下卷，编入许多事实资料与中央文件，有分析和评价，要钉在十字架上也。

上午广东苏毅大姐的儿子江汉来，他和姐姐回父亲家乡围场（母亲支援教育和助学金）。自己搞实业公司，原是军医大毕业的。同我谈东方国家从埃及、中国、印度等落后原因，同人种有关，长得矮小同智力有关，还有性格问题，{用}毛作了这种分析。我谈三大问题，东西方发展历史环境不同，欧洲地中海沿岸国家，海运方便也有地理因素。

送几本书托带给他母亲。

下午游600米。潘荻让写强剑衷新编书名《法治大手笔》，派人来取走。

2007年7月26日（星期四）阴雾、下午小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到部里，看胡锦涛党校讲话全文，十七大政治报告稿（三万多字），修改的党章等，约两个多小时。作了点极简要的摘记，不让带走（用公家纸，预先又不告知）。大发脾气（对秘书处长，女），让她找贺国强，说不在，其他副部长也未找。气极而归。下午游600米。荆中来，交我一份几位左爷“关于山西黑窑事件及十七大建议”书。邻居李昭给我吴敬琏给我的《西班牙旅行笔记》及马宾的两篇文章（《论形势与任务》、《纪念毛泽东》）。转赠吴几本书。

2007年7月27日（星期五）多云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上午薛京来，让他处理几封信件。看蔡德诚寄来的文章，内容好。吴宗煌的几本书他都借去，以便将文章写就。

翻看《邓小平的晚年之路》（署名：水陆洲）其中史料很丰富。

下午游600米。玉珍为我理发。将宋科的书送与杜导正与吴思，蔡文也送去。

收到美国读者蔡仙英寄来的信（在加州硅谷工作）。她用一周时间细读了《云天孤雁待春还》，很动了感情：“您的一生是一段历史的缩影，不管身居高位或在低谷挣扎，您的精神是始终如一的，在您的身上看到了一种‘特殊材料’的气质。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您对后辈的教育和期望我深受启发。”应当给一复信。

2007年7月28日（星期六）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因蔡仙英的信，翻看《家书》，发现许多忘记了的事情，还有未编入《龙集》的诗。

胜利来，除游泳外，上下午都手谈，晚上到九点，廿分钟一盘，大过其瘾。

2007年7月29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王怀安来，久不见，要来看望一下。他也同意我对形势的看法，中国的土壤（做惯奴隶，有人愿当奴才），只能缓慢变化。

续看《家书》并《父母昨日书》，向玉珍介绍了蔡仙英信。她能看看这两书内容就好了。

清理杂件，后天将去怀柔，要带走些资料。

2007年7月30日（星期一）阴、小阵雨

六点半起床。清理书房杂件，乱极了。

上午谢韬和女儿来，他的夫人在成都，大弯中学五十周年校庆请我去，要题词，只好写两句：知识推动人类进步，学校培养科学人才。又为江西萍乡文自成书《岁月无泪》和陕西汪霞的《雁塔之声》两书名，即寄出。谢带来“求阙斋主人”（万叶［业］馨（语文）、王志良（红学专家）夫妇）送我寿联：李杜文章，宰辅心情，谓才谓仁；不辟锋锐，无意浮沉，其勇其寿（红纸书）[5]。谢谈到港刊报有报导：胡锦涛去看望李昭，李问，看过谢文没有？胡答，看了，很好。如属实，倒是好事。学校内部对他没有任何责问。

2007年7月31日（星期二）多云 到宽沟

六点半起床。收拾带走资料。薛京一早来，帮助装入大袋中。胜利、小多都来帮忙。玉珍近日脚疼，影响走路。她是为了陪我来宽沟的。

九点动身，走京承（德）高速，只用了一小时十分钟，比老路快多了。一路感到北京太大了。

招待所的负责人和服务人员都热情接到我这个“老客”，都知道过九十了。老房间，一切如旧。中午还吃了碗鸡汤鱼翅。午睡一小时。

抓紧时间看资料。杜光为反右等文章全看完，都很深刻。下午游600米，有点累。大概去时走路有关，影响气短。薛京整理的介绍吴宗煌的理论文章过目，他肯定了原稿。

2007年8月1日（星期三）晴、夜雨

六点廿起床，户外略作活动，空气太好了。

七点半早餐，老路散步回住处。原甲客已改造成三进四合院，进内一遊。

看有送［关］资料。将杜光两本小册子等及南央三次同亚洲电台谈话交薛京一阅。

三份报纸（《参考》、《人民》、《北京》）浏览一下。

---

[5] 我将此则日记email给万业馨老师，询问“万叶馨”是否就是她。她回复我：“这则日记里的万叶馨就是我，王志良是外子。估计是谢韬老师（将我的名字）写错了。这联是我写的，署的是斋名。里面隐藏四字：‘李锐仁寿’。记得你爸爸曾让谢韬老师回话，说太高了，不敢当。而我觉得他绝对当得起！”——李南央注

下午坐车到游泳馆。玉珍作腰部拔罐并按摩。游600米。回来仍看资料。

2007年8月2日（星期四）晴

六点廿起床。户外活动约20分钟。看资料。

早餐后仍到鱼池边散步小坐。九点回来记录资料中有关话语。将温辉的《列宁主义批判》交薛京一读。午餐菜饭总有变化（早餐喝酸奶、牛奶和豆浆）。午睡一小时，工作一小时。三点游泳。玉珍按摩。坐车来回。用空调调整室内空气。《参考》载：室内空气不好，影响健康，乃世界性通病。

开始写草稿。

2007年8月3日（星期五）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户外活动廿分钟。觉气短。

续看资料，正式写了开篇。平生头一次如此郑重，艰难着笔。

早餐后到山边亭子小坐。三餐来往，每天大概走三四里路，走路如此困难了。

下午游600米，也觉累。服务人员在岸上来回陪着。玉珍按摩后，腰腿好多了。坐车绕西部一转。

晚上仍观电视到十点。

2007年8月4日（星期六）阴、雨

六点半起床。户外活动廿分钟。

今天只工作了两三个小时。上午十点前胜利和满起来，上下午均手谈多局，负多胜少。玉珍安排胜利来的。忘记带的药物等都带来了。他俩晚餐后才离去。

2007年8月5日（星期日）阴

六点起床。仍觉气短，喷一次。户外活动廿分钟。

薛京腿疼，一夜未成眠。早餐未能同桌（服务员送回）。上午玉珍陪去拔罐、按摩，较好。午餐来回坐车了。

带来资料太多，有的看过即忘。将已写三页重订一遍，并唸给玉珍听了，让她知道又再上书（她总是为我表“异议”而担心也）。

下午一人单游800米（薛京未去）。水温高达30℃，受不了（昨天有小孩游，未［水］温加高）。

继续看资料，将去年写的《中国向何处去？》唸给玉珍听了。此件拟作为此次上书附件。

2007年8月6日（星期一）阴、小雨

六点半起床。户外活动廿分钟，恢复做气功。

吃饭坐车来回，只有晚餐后才走回来。薛京的腿好多了。

头四页续改动，全文内容大体已定。

下午游600米，水稍凉一些。玉珍仍做按摩。游泳馆的工作人员第三次劝我理发，到2楼漂亮的大理法时［室］，剪修得短短的。

周倜电话，要来看望。

2007年8月7日（星期二）雨、晚晴

七点起床。半夜曾久久未入睡。早午餐都坐车。晚餐后得以散步。薛京到县医院看后，为炎症，已较好，能慢走了。下午游600米。水已凉。

可能2/3已写好，记性太坏，许多收集好的资料都已忘却。

2007年8月8日（星期三）晴（预报有雨）

六点起床。户外活动廿分钟。天晴了。

将写好的七页与薛京一览，他没有意见，只改动了两三个字。我又小作改动。关于具体建议的四条，写了个草稿。

下午游600米，觉累。玉珍到泳池观看了。

晚餐后散步，遇见几位石化工系统的老年夫妇，也是读者们，有的六十年代在中办工作过，有一位是陶铸秘书，谈起往事，望我长寿。

2007年8月9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户外活动廿分钟。

第一建议反思历史写完，引杜光谈北大5.19运动文，太长了。

中午遇见昨天那几位，到房中，各赠《留言》和《龙集》。他们是石油化工科研院原付[副]院长：黄大智、刘志钧夫妇，李永朴（夫人是教授）。

下午游600米。

2007年8月10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睡足了七个多小时。户外活动廿分钟。上下午伏案近五个小时，算是将上书写完了。建议只写了三条，本来还可写四、五条，真是不想写了，就此搁笔。

下午游600米。坚持了半小时，没有昨天觉得累。

玉珍到县医院检查，为腰椎盘突出，按摩等不管用，还建议卧床休息。可能用打针治疗。

家中卧房天棚又塌，小多等在找工人补修。他们一家明天来，给我们送药。

上午苏志宏来，他就住在附近。四川的投资官司还在打，是安全系统的合资，公安部清楚。好在钱已归还。

接王渭电话，催我为一铁狮子纪念馆题诗。

2007年8月11日（星期六）晴

六点一刻起床。户外活动廿分钟。

文章改动了尾巴，薛京看后的意见，采纳他的几句话。还将陈独秀晚年论民主的话插入。第一遍稿算是完成了。

满起一家和胜利上午十点到，真正度假。上下午同胜利手谈。午餐后他们曾爬到山顶。

下午游600米，不太觉累了。满起和胜利只游了四圈或一圈半，胜利已十来年没下过水了，觉凉。毛竹穿了漂亮的连衣裙。四人晚餐后回家。

2007年8月12日（星期日）晴、下午阵雨

六点一刻起床。户外活动廿分钟。

上午将全文再看一遍，改动几个小地方，由薛京找招待所打印。又看了一遍薛代拟的吴宗熿稿，还得加以修改。

杭州吴龙友电话，钟伯熙帮了个忙，书法集可出版，有意见者取消即可。

翻《炎黄春秋》第8期，写李莎和李立三往事长文，弄清康生如此迫害立三。

下午游600米。回来玉珍让我休息看电视。

2007年8月13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睡得不安稳，曾怪叫，惊醒了玉珍。户外活动廿分钟。

打印稿已出来，只有几个小错，还准备增加些内容。重读何方写的长稿（6万字），打了红、兰[蓝]杆[杠]，却忘记了。同何方通电话，肯定其稿，可纳入去年计划的那本书中。

周笃文电话，告知《争鸣》8期有刘晓波文章，说我十六大建议书，比谢文早提出改革问题。孙轶青夫人（张勇）已回京，即打电话问候孙老病情。喉管已切开仍昏迷，拟乘小飞机回京，要25万元。玉珍同她详谈治病意见，原来只是担心肺功能问题，没有料到是脑出血。

下午游600米，觉累。如在家一样，晚上看电视剧。

2007年8月14日（星期二）晴

六点一刻起床。户外活动20分钟。

上午又将印稿细看一遍，决定即寄出，让张钦楠、朱正、何方等几位审阅，由薛京电话办理。

午睡后出恭，出大洋相，自己洗裤子。

改好的文章让玉珍又看一遍。她总是担心我惹出事故。下午游600米，尚不觉累。看报看资料。

晚饭后散步，遇见从联合国（打工）回来的曹洪伟一家，认出我。在美国读过我的好几本书，“崇拜得很”，特赠《龙集》。

2007年8月15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醒来，六点起床。户外活动廿分钟。

上午基本休息，同玉珍闲谈，续吐胸中老闷气。

全文又看一遍，并同已寄出六份中的二朱等通了电话，请审阅提意见。

看了几封信件，只能回家处理。

下午游600米，觉累。晚上未散步。电视剧《女子戏班》看完。

同任小彬电话，他星期五来，接我们到他的密云家中一聚。

2007年8月16日（星期四）阴转晴

六点起床。昨夜未小解，几乎空前。户外活动。

上午翻小妹印的《家书》，看到她给耀邦的两封信，谈母亲如何迫害丈夫以及她自己被虐待情况，以及对父亲认识的变化过程，很是动人。唸给玉珍听了。

将《留言》让薛京送与那位曹洪伟。后天回家，在此用不着了。续看《家书》，许多好资料。自己

当年一些看法。

下午游500米，觉累。

2007年8月17日（星期五）

六点起床。户外活动廿分钟。

上午九点，任小彬驾车来，接我们到他的密云别墅家中。一路走高速，约半小时。往承德方向。密云城区全是新建筑，彻底西化也。都以花园命名。二层楼（加阁楼不收费）四栋相连。室内用物也甚豪华。近300平米，加装修约百万。儿子是个大胖子，已30岁。到崔武年夫妇，王军衔（也是原青干局的），宋小海（办软件公司“如烟”，戒烟）。同崔手谈一盘，不及胜利，好攻。让他们看“上书”，内容确切，不会有作用也。崔对习近平也有看法（崔也住在离此不远处，邵燕祥、胡冀燕等靠近）。午餐极丰富，小彬夫人柳可白，父亲柳荫（1946年，从北平到承德采访过我）很会做菜。吃了一个多小时。餐后作了四幅字。由宋小海驾车送我们回宽沟。宋也是个大块头。

休息一小时后，游600米，尚不觉累。同游泳馆工作人员告别。

续看《家书》集。

2007年8月18日（星期六）晴 回到家中

六点半起床。户外活动。收拾行装，就是一大堆资料和一些书籍装入袋中。

此间服务人员（一群女青年）知道我们今天回城，都表示惜别之意。

满起九点多来到，将行李装入车中。

同玉珍一起观电视，算是小休息。午餐后即出发，走京承高速，不到五十分钟即回家了。

满起、胜利两家人都在。一堆信件和一堆刊物。信件交薛京一阅。

同胜利手谈到晚上七点半。

下午朱正来，交他看过的《上书》稿，见我下棋就离去了。姚监复和高瑜来，送《开放》第8期。让他们看了《上书》稿。都赞成。谈形势。说蒋彦永拒受美国“人权”会奖，因有“政治目的”。

2007年8月19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睡得尚好。

翻《开放》8期。朱正作了些文字修饰。同何方、韩钢电话，认为长了些，有些史事可压缩。张钦楠信，很赞成，杜光也赞成。

上午朱正来，让他看冯兰瑞寄来的一篇文章，为李昌“文革”后传记，由韩钢草拟的，用我的名义写的序言，内容全面分析了“敝党”存在的问题。留朱午餐。

下午蒋彦永来，谈“人权”奖经过。他是军方系统，不能不向院方请示，只能拒收也。

2007年8月20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睡得甚好。浏览半个多月挤压报纸（在宽沟看《人民》、《北京》、《参考》三种）。

八点半玉珍同我到医院治牙，上部做了模子，重做假牙。

收到韩钢和何方信，《上书》稿都觉太长，历史事实可一带而过。就得大改了。

下午任小彬来，那四幅字盖了章（加闲章）。

2007年8月21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南方周末》有好文章。

上午九点许良英夫妇来，夫人有一部书稿《中共创始人访谈录》（1956—57 年作），有林老、吴老等 人（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让我写序言，只能应允。《上书》稿交他们一阅，很是赞成。谈约两小时离去。

下午游 600 米。韩村河负责人来谈那个案子尚无结果，让薛京再问曾的秘书（曾已批党校办理）。

2007年8月22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天气仍热，晚上上身半裸。

早餐后，玉珍强我同去办公室，又没讲清楚，让我给党校副校长打电话，谈韩村河事。那笔贷款2.46亿事我也不清楚，薛京拨通电话，我只好让挂上。然后看给曾庆红原信件等。苏志宏恰恰来了，我发了牢骚：不能如此将我当工具使唤。最后只好给不认识的苏副校长写封信，将原致曾校长的信再重复寄一次。苏志宏特告知，到杭州办的农民房地产事，已经解决。

下午游600米。续看报纸。

收到高亮之信，由于我的序言，《综合哲学》迟迟难办。现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

2007年8月23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九点到砖塔胡同杜老办公处，参加由金雁主讲“列宁十月革命和民粹主义”。到厚泽、刘戡和姚监复。金有长篇文章。列宁的革命是搞民粹主义（胡绳也认为毛搞的是民粹主义）。社会党国际将列宁主义、法西斯主义都包括在民粹主义内。俄国历史上是一个村社国家，人口稀少，小共同体，求内部和谐，反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反商品化（犹太人专从事商务活动）。1860年改革，地主得解放。1907年改革，村社绝对平均主义，提留高于国家。1905年农民要求回到公社，列宁看到此点，资本主义在俄国不成熟，应予跃过，要利用农民，只想夺权。列宁建布尔塞维克，像民粹派、集中、秘密、惩罚制度等。列宁哥哥乃民粹派成员。卢森堡等当年反对列宁。孟、布争论建党原则。1861年出现民粹主义，农奴解放，斯大林模式中许多民粹主义：人民专制同沙皇专制区别不大。精英领导权，制造一个新沙皇。村社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统一意志的推动，个人无独立权。手段为目的服务，告密制度，抢劫银行。孟温和，布残暴。1883年批民粹派：不人道，向后看，列宁后来革命实践民粹主义愈浓厚，理论——实践，警察民粹主义（沙皇允许党派存在）。社会革命党即民粹派后裔，马克思主义是反农民的。社党反马克思主义，农民有保守、劳动一面。俄国工业少，300万工人，同西欧不同。帝国主义薄弱环节，有其有理一面。列宁认为俄国革命，欧洲会跟上，看到农民力量。20世纪，民粹主义逐渐走向社会民主党，劳动原则、公有原则，先使农民成为自己主人。列宁走向民粹主义，民粹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列坚持过去反对的一切，普列汉诺夫等。俄历史充分反映列宁民粹化。孟过去崇拜西欧社会党。1920托洛斯基等有所觉悟，反对余粮收集制。1921列宁坚决镇压孟（将孟的观点据为己有），俄共十大一党制形成。

中国原是一盘散沙，易于搞集体化。俄国有村社传统，难于集体化。

我谈了一个意见：中国必须了解西方发展，同苏共垮台的历史，弄清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弄清历史是第一步。

金：多元思想应当保留，只要不违法，利益、声音多元。党内有派好，声音一元必垮。苏共垮在党内团结于一个教主。自然淘汰，优胜劣败。中国是一个可改变世界某些规则的国家。政改必统治者自己

动刀，不可能。目前经济形势较好，应主动改革，否则，经济出问题就更难改了（让金看了我的“上书”）。

朱、刘都谈到，列宁新经济政策不可能长期，是临时退让。卢森堡1918年批列宁，应放弃土地国有制，抢粮、杀人，搞集体化等。中国农民得地三年后，即由国家收回了。搞公社会［化］等，也是民粹主义。因此，新民主主义也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共产党就是要控制一切，高度集权，一元化。

会完后，在附近巴西烤肉店用餐。

下午游600米，觉累。晚上不想吃饭。

2007年8月24日（星期五）

五点醒来，五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今天终于将积压的报纸全部翻完。补记完昨天日记。

九点半同玉珍到医院治牙，假牙模还在校正，下周三还得去一次。

下午游600米，尚不觉累。

收到杜光信，寄回“上书”他修改好的打印件。真是花了功夫，约删去两千多字，比原来紧凑多了。电话中表示感谢。

高放来信，为他写的贺诗要重新写过，改为祝八十寿。南京杨郁又来信，等等。真不胜其烦。

下午平江来人，又是签名要钱。

2007年8月25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阳台稍活动。将杜光定稿细阅，小有添加。

上午张哲民来，给网上资料。正好让他看一遍定稿。他早从张钦楠处知道我进行此事，看过一稿。建议加条尾巴，一二九一代人定会赞成也。

下午游600米。胜利上午来，整天手谈，曾空前大胜一盘，互相扭杀，意外取胜。

2007年8月26日（星期日）雨

六点起床。阳台稍活动。下雨了，夏天可能终结了。

继续改第二稿，最后加了一段关于“稳定”的说法。

下午朱正来，汪澍白给他信，他将去美国讲学，要我给麦克法夸尔等写信作介绍。此事还待考虑。“上书”二稿让朱看了，很是赞成，只提了几处加话或几个字。

上午程湖夫妇带三岁孩子来。他已到邮电集团上班，管全国报刊发行，月薪七八千。答应再不乱动了，规规矩矩工作。看了二稿，觉得有新意。谈到现在年青干部不大理采［睬］过去那些事，只是考虑利益为主。

2007年8月27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没有遗留的了。

整天为二稿服务。薛京取走，正式打印出来，满起取回后，几个字改动，电话告薛，如此定稿。电话告韩钢，过两天他再看一遍。

上午九点，将二稿带与李普过目，玉珍同去。他很赞同。他在写《特嫌自述》，自己的传记，琐碎细事，很少政治，看了头几节，觉很好。

收到许良英信，他看了我的《毛与反右斗争》文和为《千秋功罪毛泽东》的序言，认为将马恩晚年都已放弃暴力革命等主张不合事实，引用了《全集》中的原话。

2007年8月28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阳台稍活动。印稿又改动几个字。

上午陈峰彩处来人，送一箱活虾，让我写个什么序言。现在组织系统积压人才应予放松。此类情况全然不清楚。上下午挤时作字。高放来信，祝贺他的七律因主题改变为祝八十寿，要重写也。杭州书法集的九十自寿也要重写，等等字债。

下午游 600 米。晚上贾文平来，谈他在各地遇到的我的读者，如现四川副省长黄小祥等。赠《留言》。还有在美国的严舸舸，也赠《留言》。

2007年8月29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阳台活动20分钟。浏览报纸。

上午将写好的几幅字盖章，并为南京杨郁几次嘱托为湖山源著作写“魍魉”繁简两体。写了两三次才完成。交薛京寄出。

下午游400米。赶回来。四点，韩钢和卢跃刚先后到。卢已赋闲，想研究党史，要庐山会议简报。将二稿交二位细阅。韩认为是提意见，越简略越好，史事不必谈。谈到“左爷”十七人上书，只提三条意见，很明确。于是建议将十六大上书中党内民主五条作附录，此意甚好。卢则谈到要认错，自古帝王均下“罪己诏”，有二百多次，包括袁世凯，汉文帝最多。留晚餐，欢喜湖南菜。韩是古丈人，先祖乃苗族。这次去怀柔讲党史，总从庐山讲起，都极爱听。在党校销《实录》几百本。报载，十七大10月15日开。

2007年8月30日（星期四）晴

六点多起床。阳台活动20分钟。二稿可能大改动。王渭电话求写一首“铁狮子”诗，原来有个草稿，遍寻不着。下午游600米。

2007年8月31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阳台活动20分钟。浏览报纸。

上午找出那本《旧州镇》铁狮子的诗稿，定成四句：

文物奇观数铁狮，千年雕铸展雄姿。
恶龙败退如闻吼，新貌旧州开发时。

这个沧州古镇正在籍铁狮子开发旅遊区也。沧州的纪晓岚纪念会，又命书“陶然自适”四字。一并写好，寄王渭交卷。

上午九点到医院牙科，才知道是下星期五带［戴］牙测试，只能怪医生没讲清楚。

丁东送来他改好的二稿，删去不少，给薛京看了。这样更像意见书。

下午游600米。

2007年9月1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阳台活动20分钟。浏览报纸。

上午韩磊和韩学章来，韩也在北大荒呆过，认识我（记得于善浦），我却记不起了。是水利部摄影记者（78岁）。赠《中国江河》大影册。韩磊给我访问林一山的记录（很有意思，称我为“资产阶级政

治家”，当年毛主席被我欺骗了）。朱正来，闲谈到中午。晚上朱正又来，送《领导者》八月号，刊我长文。下午游600米。胜利来手谈多局。

2007年9月2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阳台活动。浏览报纸。

上午九点，宋科夫妇，谢韬和女儿来，谈许良英意见。宋赠许著作。接着李普夫妇，罗建来，高朋满座。我读二稿，大家发表意见，认为体制内善意建议好，尤为抬高我乃民主“旗手”也。罗和谢小玲谈得最多。现在为转折最好时机，都不希望乱“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过去绝灭人性，逆向淘汰。当前社会危机。近十二点始离去。下午同胜利手谈，不改老毛病，只顾进攻。

2007年9月3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阳台活动20分钟。浏览报纸。

九点，朱正同《随笔》主编秦颖和丁放鸣（女，海天出版社编审）来。赠《随笔》双年选（05—06），内有我的照片。随即书写了题辞：“随笔应当将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即民主、科学和法治，请作者用各种文笔说清楚，使之成为公民意识。”还写了对联（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相赠。随后李振清［清振］（司马函）来，交我他写的两份很要害的资料（“整顿公安部”、“应高度警惕政治腐败分子发动秘密政变”），让我转胡温，网上已公开了。下午修改二稿。

玉珍上午到医院查眼睛，还正常，这就放心了。

2007年9月4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二稿又细看一遍。

玉珍到医院，颈椎等照相，都是老年病。

上午王建勋来，送十本八月号《领导者》。我的文章只改了题目：“毛主席与反右派斗争”。他拟找我谈几个专题的“口述历史”。

下午游泳后即到金黔酒店参加每月例会。除韩钢外都到了（新来李盛平），大家都关心玉珍未来。杜老关心17左爷的上书。都谈到瑞士银行的1000亿美元（无人存款），同财政部长金大庆辞职（保护性）的关系。北戴河会（有中委、地方参加）选举预测：吴、温，吴高，曾少，俞正声比习近平多。吴仪为女强人。谢文被认为是“最危险”事。我唸了上书稿，都赞成，鼓了掌。建议扩大差额选举，厚泽并不赞成。“两极分化”改“贫富悬殊”。

2007年9月5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阳台活动20分钟。

定稿又改了几个字，加了一句话，告知薛京。

将写好的“铁狮子”条幅等并“近作26首”与五月份诗作十四首寄王渭。

上午十一点半，同玉珍到东三环外的大董烤鸭店，参加张思之的宴请，到鲍彤夫妇和女儿，卢跃刚和中国青年报周志春等人，还有郑仲兵。餐前我朗读了“上书”定稿，大家都赞成。席间大家谈了许多往事。鲍谈他被审问情况及拍桌抗议（外出仍有两个人跟着）。有人谈陈修良讲三大佥子手乃毛、周、邓。解放初期对地下党的怀疑，沙文汉一案等。

三点回来，未能游泳。同胜利手谈。

卢跃刚送我科尔奈的《社会主义体制》厚书。

2007年9月6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清理书房，找陈砚发的资料，最后被玉珍找到了。给湖南省委组织部长黄建国写了封推荐信，交薛京寄出。信件多，应付不了。电话也多！

下午游600米。

2007年9月7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定稿又看一遍。

上午将李昌晚年传记的序言（冯兰瑞托韩钢代我写的，很好），加了个帽子，略有改动。梁春阳的儿子（高兆新）寄来一篇长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认识》，略予翻览，主要谈经济形势，很乐观。电话约明天一谈。

下午游600米。同胜利手谈。

2007年9月8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阳台活动。浏览报纸。

上午高兆新来，让他看了我的“上书”稿，并赠《留言》、《诗词本事》、《龙集》等，并丁弘和杜光的《随笔》与《文存》。谈他的长文，连”腐败“二字都没有，过于乐观。他说长文是同他的父亲共同写的，他1941年生于延安，已退休。父亲已完全平反。

胜利来，一直手谈。

下午游600米。

2007年9月9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阳台活动。浏览报纸。

定稿又改动了二处。卢跃刚电话，“罪己诏”260次，出自《廿四史》与《清史稿》“帝王本纪”。去掉汉文帝句改汉武帝（从丁弘《随笔》上见到谌震文）。

上午平江四人来：许亚（审计署副局长）、邱东海（原老干局长）、童升平（原文化局长）、李迎春（办事处主任），想见面谈谈也。让看“上书”，并《领导者》等。许知道金人庆事，关系二奶（好几个人包的）。新任省长较好。

下午看《领导者》几篇文章，及《炎黄春秋》几篇文（此期刊出我的“回忆唐纵日记”文）。

收到杜光寄来的文章“党内民主是深化改革的关键”，信中建议上送。约三千多字。考虑可以转上。

汪澍白寄来四本《毛的来踪去迹》，让南央转美国学者。

2007年9月10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阳台活动。上书决定定稿。八点半到医院修牙。随即到办公室，让薛京作最后改定，放大字型，打印30份。杜文15份。明天寄出9常委，并贺国强、习近平、俞正声、田纪云各一份。回家见到来访的奚青，谈小妹写的回忆文章，包括写我的往事，有违史情。同他们这一代人看历史主观有关。

2007年9月11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阳台活动。浏览报纸。带水果与酒同玉珍十点到李普家，客厅人已坐满。好些人不认识。带去两份“上书”与附件交出传阅，后又唸了一遍。大家都同意，何方等尤赞成。同积［绩］伟坐在一起，他想组织个“民主社会主义研究会”，我说不要“民主”二字，就是研究社会主义么。午餐就在新华社餐厅楼上，共五桌。频频敬酒，同黄宗江等照像。我对大家只讲了一句话：我们都是“自投罗网”，都比不上陈寅恪、储安平、罗隆基等人，他们是真懂得世界潮流的。归途将“上书”交杨继绳。《领导者》交谢韬。

下午游600米。

“上书”让老刘交何定过目，何说真是“杜鹃啼血”!“铁肩担道义”。

2007年9月12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阳台活动。浏览报纸。翻看邵燕祥的《别了毛》等。十一点同玉珍到青年湖中的酒店，一大桌祝李普寿。有李昌夫妇、女儿、朱厚泽、谢韬夫妇等（大概是王建勋等组织的）。我唸了原祝他米龄的两首诗，又唸了我的九十自寿四首，引发大家兴趣，将《近作26首》复<印>了散发。杜导正和谢谈了他们到香港的情况。谢唸了赞扬《炎黄》的四句。杜告我，“上书”将在十月号发表。

2007年9月13日（星期四）雨

六点半起床。阳台活动。浏览报纸。

九点，汪啸风同卢纯（三峡办付［副］主任）来，还送大盆鲜花。关于三峡待处理问题，他们谈的同我担心一致。汪63岁，因身体原因拟在海南退休，因温家宝强令此职已交办几十封信。我简述往事，并有关人的情况。各赠《留言》与《诗词本事》。约我谈三峡，是重庆搞的纪录片。他们走后，就收到潘家铮寄来的七本书和热情的信。

下午游600米。

2007年9月14日（星期五）雨

六点半起床。阳台活动。浏览报纸和潘的书《春梦秋华录》（二版），关于三峡，有一段专门写我。因此想起是否寄赠《其人》与《大哉》。给晓梦电话，《其人》一本也找不到了。她明天送来20本。

上午薛京来，让他看潘的信等。关于日记王建国仍拟出版（作些删节）。

下午游600米。

2007年9月15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翻看《其人》港版。过去似未通读过。下午晓梦来，带书20本。让她看了潘的信。写到想为我写传处，故考虑将《其人》相赠。家中可一本也找不到了。

胜利来，上午手谈。下午没游泳。

2007年9月16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阳台活动。浏览报纸。

上午九点，刘世民和黄文海来，赠三盘DVD“中国革命的世纪”，共6小时。看了大跃进和文革。

谈话人有丁学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王若水、王若望、郑仲兵等，“大跃进”中有我的镜头。让他们看了“上书”和“毛与反右”文。刘谈，“李锐网站”比“五柳村”广阔。我是茫然不知。小黄一直摄像。留午餐，并同刘手谈一局。三盘DVD，国内已有盗版。内容甚好，有当年红卫兵的谈话。

上海有人同薛京电话，王元化已患肺癌，留下电话。即同元化电话，问候。

下午同玉珍一起散步，绕河边，休息了三次，仍觉累。必须锻炼走路了。

2007年9月17日（星期一）多云转雨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周笃文夫妇同广西的覃务波、韦泽华来，送月饼等。邀请我们明年一月到桂林旅遊。我上次去写的几首诗，已刻在石碑上。赠《世纪留言》、《龙集》等，并让周看了“十七大上书”。一起午餐吃羊羯子，玉珍因身体不适没去。

下午作字八幅，应张秋石之托。

平江来两人，一位是在宁夏挖煤的，另位是在深圳开公司的。煤已停业（满期），来感谢过去帮助。送一蓝［篮］水果。由玉珍应付。张登全又来，送照片，求字。

晚上接香港电话，王纪宽于十一日去世，儿子打来的。嘱送花圈，同王多年未见面了。

玉珍近日不适，有感冒，仍每天上医院吊瓶。

2007年9月18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阳台活动。收到上海程巢父寄来的快件，大套收集的复印资料，并信（附致李普信）。那天在李普家见面（说我不认识他），是个热心人。薛京来，让看这堆资料。崔军夫妇来，送牛蒡补品。让看“上书”。每天散步、游泳，身体甚好。谈到韩磊访问，谈潘某乃政客也。让看潘信。下午游600米。将“上书”送安志文、杜润生一览。

2007年9月19日（星期三）晴

笔耕不辍挽强弓，久住高楼一锐翁。

老更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与人同。（路能通）——李南央注：此诗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六点半起床。阳台活动。浏览报纸。

上午萧岛泉同他的两个学生来，送《共和国三次哲学大论战》四本（我写的序言和书名）和《心系桑梓，情寄母校》著作。还赠大镜框（5尺x2.5尺）刊的祝辞：

木樨高楼一锐翁，笔耕不辍无星辰。
一生忧心天下事，桑榆翘盼行宪政。

字写得不错，可惜诗不压［押］韻不合平仄也。

《炎黄春秋》社又送来几封读者来信，并稿费。

下午游600米，尚不觉累。

玉珍肠胃不好，上午到医院治疗，下午见好。

程巢父寄的资料很好，得慢慢翻阅。

2007年9月20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阳台活动。找出有关三峡的几本书，略看自己几篇谈论。胜利来，手谈一小时。

下午未能游泳。重庆电视台刘占国和移民局蒋卫中等四人来，三点谈到近五点，为什么是老反对派，三峡最后怎样上马的。木已成舟，如何善后，哪些遗留问题，黄万里调侃三铁人跪下，等等。赠《留言》与《其人》。

同程巢父通了电话，表示感谢。

2007年9月21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阳台活动。浏览报纸。

上午薛京来，让他看有关资料。程湖夫人小吴来，送月饼。楼下姚雪垠儿子来，让看《争鸣》九期，姚监复和南央谈温辉《列宁注意批判》文章，内中都谈到我的看法。姚还将我的名字列为题目。接着姚监复和高瑜来，送《开放》九月号，谈人事传说。玉珍送他们月饼。

下午未能游泳。三点，潘家铮同秘书（想见我）、司机（专为照相）来，送月饼和一幅绸制全国水力资源图。我略谈三峡事，潘说，现在要重新作个历史评价，由科学界负责。他认为清水下泻冲击堤防事，情况不会很严重。谈移民问题多。赠《其人》、《大哉》等书，因他的《春华秋梦录》谈到曾想为我写传记。

整天应付客人。晚上施滨海来，送《开放》九月号。

上午周海婴来，为本楼顶要装电视设备事，找我签名反对。

2007年9月22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阳台活动。浏览报纸。九点，张秋石来取八张条幅，送月饼。玉珍电话，向他母亲致谢。

胜利来，手谈多局。下午游600米。谢韬夫人带三个四川人来（都是读者），其中一中医，为玉珍号脉开方。各赠书两本（他们曾请我去成都旅游）。

2007年9月23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阳台活动。浏览报纸。

稍稍清理一下近日信件。九点多，小妹回来（昨夜坐飞机），应高能所邀请，住招待所。带回一大堆《开放》与《争鸣》，并温辉送的《列宁主义批判》新版。为玉珍带回大包药物，还有自己编印的我的《日记》（1946—1954）。立即告知，此事由我负责，她不能代苞［庖］。还将她在网上发的有关我的访谈记，顾健送我的有批示不同意她此种议论<给她>。看来难以接受，这也是“代沟”吧[6]。

奚虹［弘］来，楼上江南［嘉楠］来，一起漫谈。午餐丰盛。奚［虹］弘为房产同警所打官司事，因周永康批示，在办理了（过去告到王岐山处未起作用）。

---

[66] 这里说的“访谈记”指的是我2007年5月10日接受美国自由亚洲电台RFA“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的采访，题目是“李南央期待父亲将‘白手套’扔在自己脸上”。意思是，我认为父亲并不像他自己所说的一生没有犯过“左”的错误。我从他的日记里看到，土改和三反、五反运动时，他都执行过毛泽东“左”的政策。因此希望他在批判共产党的同时，也能检讨自己在共产党内所犯的错误。我的这一说法，被很多将李锐当作“旗手”的人所不容。记得父亲交给我的打印稿上有批语：她这样谈对你（按：李锐）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她是被境外反动势力所利用。我看过当即对父亲说：爸，这样的文革语言你也听得进去。父亲即说，这篇“访谈记”他也没有全看。——李南央注

下午翻看港刊。苏绍智为《列宁主义批判》新版写的序言甚好。晚上小妹请客，在附近福瑞特酒家，到张敖荣和女儿、郝耀武（当年水总干部，帮小妹为父亲平反奔波过）。

周倜来，送几本他的著作《古玩市场今昔考》。让阅“上书”，并让带一份给启［敞］立过目。他们较［是］熟人，夫人文笔甚好。

2007年9月24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阳台活动。翻看《争鸣》、《开明［放］》，忧虑国情的文章甚多。

胜利来，上下午手谈，稍有进步，不乱杀了。

收到吴淞、徐炜送来的宜兴两把小茶壶，收到我的书。

2007年9月25日（星期二）晴 中秋节

近七点起床。阳台活动。浏览报纸。

上午孙大午夫妇、秘书和尚元经（中国发展出版社编辑部主任，读者）来，送《风雨孙大午》两本。尚愿意出版我的书籍，将情况告知，他愿努力为之。各赠书几本，并将《上午》交孙。随即朱成贵来，赠自印书《民主参与亲历记》并他的十七大上书（谈具体法治等）。五十年代在计委办公厅工作，记得当年朱镕基讲过：“当官就是要懂得‘明哲保身’”这种讽刺话。

下午游600米。胜利来手谈。玉珍近日身体较好，仍到医院治疗。他们机关老干局四人来，为她生日送礼。那位局长（女）的爱人是我的读者，几本书让签名。各赠书两本。

晚上十一点，李宪梅送来鸡蛋。胜利两家过节。

2007年9月26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阳台活动。浏览报纸。桌子乱堆杂件，简直无法清理。

两个外国电台要访谈，婉言拒绝。中国新闻社邓敏（女）两次电话并来信，要谈十七大看法，只好答应。

胜利来，上下午手谈。下午游600米。

收到周成启信，并《位卑未敢忘忧国——我对中国政治改革的思考》书目录，难以出版也。他所思考的问题，正是我近年来常谈的问题。

郭先逑来。她在复兴医院两眼白内障开刀，很成功。送《养生与保健》刊并心脏病文，关心我们也。

2007年9月27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阳台活动。浏览报刊。

上午九点，中国新闻社专稿部女记者邓敏来（电话约了几次），谈十七大报告等（采访过谢韬，谢说我看过报告稿）。自我介绍是武大的，28岁，我的读者。于是谈开，并交“上书”。《领导者》刊物她知道，是国务院新闻办的，都属凤凰台性质。

杨小玲来，一起拍照。

胜利来，上下午手谈。下午游600米。

2007年9月28日（星期五）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阳台活动。翻看报纸。

上午李辉来，送“白茶”。他要写一篇关于我的思路情况。漫谈中得知，《批判李锐反党集团》那本书原来借给他了，难怪遍寻不得。《人民日报》被中宣部控制得严密，都靠公款定［订］。我谈到十多年不看，今年定［订］了，实在没意思。他介绍《南方都市报》不错。交“上书”一览。

孙伟来，长江要“上书”也。玉珍接谈。送一盒珍贵针药。

薛京陪朱晞颜来。他仍在重庆。谈三峡水库污染情况，以及滑坡等，还担心诱发地震。我谈到最近我同三峡关系：重庆电台、移民局采访；汪啸风来；潘家铮来。两封信让他一阅。交“上书”。一起午餐。

潘荻送来一出口玩具“笼中小鸟鸣啼”，和一坛绍兴老酒。让司机带回“上书”。

薛京送来参加十七大“有关事项通知”文件，内有“特邀”、“列席”代表名单，我们中顾委老人仍“列席”也。

为了“清析［晰］度”照片，大北照相馆来几人（大堆材料布置场景）拍了相片。

黄乃夫人安林去世，突然发现的血管瘤。

2007年9月29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阳台活动。浏览报纸。有篇文章写道：“他在农民家庭长大，农民固然有勤劳朴实的一面，但也有目光短浅、心理偏狭的局限，例如多疑、嫉妒等。”

潘家铮又送来信件，四川水电题字很急，附他致温总理信，谈政治改革，从村乡基层真正选举做起，还附上昨天《环球时报》文章《西方恶意渲染“三峡灾难”》。原来最近在武汉召开了一次“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工作研讨会”，“正视三峡工程生态环境诸多问题”。大概暴露了不少问题。

下午到故宫参加“章乃器捐献文物展”，是章立凡邀请，被作为首席贵宾上台剪彩。遇见胡德平等。将“上书”交与（可惜只带了一份，未能给张思之）。最巧的是遇见程潜的幼女程玉，她认出我。已回国十年，同丈夫已离婚。还遇见一些不认识的晚辈，都要照相。略略一观，即去游了400米。

邻居李昭送来吴敬琏赠我的新著《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

晚上将睡觉时，小贾送来大筐螃蟹和黄鱼，玉珍招呼。

收到秦摩亚送来的博古传记画册等五本书。

2007年9月30日（星期日）昨夜大雨

六点半起床。阳台活动。浏览报纸。一早收到《炎黄春秋》十月号三本。我的《上书》改题为“完善我党领导的几点想法”刊在卷首。删掉开篇的几段和尖锐辞句，基本精神都保留了。这样便于刊物不受指责，扩大影响，造成公论。

上午悌忠、小妹来，悌忠刚下飞机。谈美国情况，犹太人不仅掌握经济，且影响政治，操纵报业，各种影响人物（莱温斯基即犹太人）。打伊拉克即为石油，操管以色列。旧金山为大地震带。政府有各种管理，难办的不仅黑人（人口比重增加等），还有墨西哥大量移民，也有华人到美国生孩子（成为公民）的。一起午餐，吃螃蟹。没有午睡，谈到三点多。

下午看书。近日不断有国外电台求谈十七大报告事，都一一拒绝。

2007年10月1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阳台活动。浏览报纸。

上午汪澍白夫妇来，随后朱正、许医农、小妹来。汪应邀去美国，曾寄来四本《毛泽东的来從[踪]去迹》（自印的），让小妹分送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以便多到几个名牌大学讲学。小毛代我拟了介绍信稿。汪夫人谈她被打成右派情况，谈当年周惠排挤周小舟，利用坏人官建平打击报社情况。谈毛的种种情况，尤其整潘汉年之狠毒（潘在茶陵农场禁闭，夫人值得大大纪念等）。将“上书”分赠。一起午餐，仍大吃螃蟹。下午延滨夫妇来，直谈到晚餐前。谈邓接见香港记者时，大骂黄华、耿彪事，关于香港驻军，讲得温和，“你们是汉奸”。

2007年10月2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阳台活动。浏览报纸。

早餐后，刘世民、黄文海先到，谈海外网上已议论我在《炎黄》上的文章。送我一本《圣经》，谈主要讲仁爱的内容。陶世龙从加拿大来电话，“上书”即在他的网上登出。接着朱正、韩钢、宋晓梦、苗苗一家，威威、胜利、小玲两家陆续来到。韩钢谈人事，李克强，王、张等进常委传说。小黄录相或拍照。“上书”事仍是谈话主题。玉珍同苗苗一家和晓梦闲谈一阵，玉珍|玉珍|赞扬觅觅懂事了。苗苗显得更胖了。悌忠、小妹到最晚，一起到对面酒店午餐，玉珍和满起订的菜，两桌21人，吃得都满意。谈笑风生，不断拍照，还专门照了全家福（范某看了真不得了也）。为汪澍白去美国讲学，向美学者写了介绍信。下午同胜利手谈。收到赞扬《炎黄》刊文的电话了。

2007年10月3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阳台活动。翻看报刊。

上午黄乃儿女来，谈安林去世的情况。玉珍的小朋友关慧卿、智辉（小关、小智）来，各赠《龙集》，要看我写玉珍的诗也。十一点周笃文夫妇来，一同到李普家，接到靠南三环的湘楼红酒家。老板孙绪铭，夫人是朱悦的女儿。朱同冰封等一起到热河南下的，四月来过一次，为|为|做九十寿。非常热情，谈湖南往事，欢迎我们来吃家乡口味。只好说：不好意思多吃多占，像那位老将军。

下午同胜利手谈。“十七大上书”已大上网。接长沙朱尚同及好几处电话，反映［应］甚好。杜导正两次电话，谈好些老同志对10月号我的文章反映［应］极好，甚至有位社科院（曾朴）老记者说：是我写的最好的文章。

2007年10月4日（星期四）下午雨 昨夜服眠药

六点半起床。阳台活动。浏览报纸。

一早许医农来，玉珍安排她吃早点。她昨夜通宿未睡，看网上朱健国的长文——2005年6月25日（在李家）《李锐谈“焦国标讨伐”：痛感始皇难绝缘》。特别关心我，如何应付（文长3万字）。

九点，副部长沈跃跃（女）和毛子炎来，大兰［篮］水果，“节日看望”。为的是网上对《炎黄》10期文有反映［应］，说文章都是正面意见。这种时候不发表意见好，有意见可找部领导谈，等等。很是客气，自称晚辈。玉珍在座。最近境外记者电话多，一律拒绝。然后我就谈到过去提意见三峡为例，现在问题暴露，又找我谈了。又说过去只有朱镕基回答我的信件，江、胡等一概不理也；而且贺国强也不理，曾几次约谈（因是我只好写信之意）。将“上书”原件交她，客客气气离去。

送走客人后，才知道许来了，将网上原件与我。说此事必须应付，否则会惹大麻烦。谈三日，小妹请他们几人吃饭情况，都谈起此文，朱正也去了。许拟代我发声明，指责此人。玉珍当然极其关切。朱尚同电话也谈此事，朱健国件是他发给医农的。

下午游600米，洗了痛快澡。

贾文平来，也谈网上朱文，很担心。还给我网上谈“上书”，不是原件，乃《炎黄》文，加上尾巴的一句话。

胜利来，手谈多局。死子也当活子处理，真是老眼昏花也。韩磊来，送新华社网发的“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安全存在诸多隐患”。谈采访张光斗时，秘书告知“不要提李锐”，否则神经发作出现病乱（大概是黄万里“跪三铁人”受不了）。

2007年10月5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阳台活动。

满起接许医农来，她带来两份代拟声明。袁伟时起草的，全是法律语言：“有过一次闲聊，时过境迁，未经本人许可和审阅，竟把私下谈话整理成文公开发表，这是对我的公民言论自由权利和隐私权的侵犯。郑重声明，对此访谈内容不负任何责任，对其不法行为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陈敏（笑蜀）起草的有严正话：“从未就此知会本人，假我之名招摇于市，实则缺乏起码尊重。系其单方面加工而成，完全不能代表本人立场和观点。由此产生所有后果，由朱健国负责。”许已找人，在网上不扩散。

王建勋也知道此事，几次电话告知。他已给朱本人打了电话，让他自己发表抱歉声明，由他个人负责。午餐后，王来家，一起商量处理。觉得还是由朱本人发声明最妥，我可采取“若无其事”我乃“网盲”也。漫谈一下午。晚上王又电话，已告《争鸣》、《开放》不转载。朱正电话，在美国开文革会时，见过朱健国，印象甚坏。何清琏［涟］同他打过官事［司］。一青、安泰两夫妇来，谈徐滨纪念文集，错字连篇。

2007年10月6日（星期六）雨、转阴

昨夜因朱健国网文事发了火，睡了一觉，平静下来。六点半起床。同玉珍小谈。阳台活动。浏览报纸。

九点，小妹和悌忠来，随后楼上嘉楠来。谈朱的网文事。许医农晚上同小妹通七八次电话，商量如何处理，同丁东意见差不多，不直接理会，其人就是要籍此出名，巴不得你去理他也。关于我的日记出版等事，小妹与悌忠同妈妈谈清楚，完全由我负责。其时，王建勋来电话，已拟好代朱健国写的声明，未经我审阅，一切由他负责。我们四人一起同意，告知王建勋发出。此事算是暂时放下心来。嘉楠请他们两人午餐，明天就回美国了。

刘清来，看完《炎黄》我的文章后，特寄了一份给胡锦涛（认识胡的秘书）。同悌忠谈我们老同学往事。

丁玲的秘书张凤珠（五十年代的）和安徽作家孙肖平夫妇来，送大花篮，专程看望，盛赞《炎黄》上的文章。照相几张。

段绍译（天泽经济所的）来，好几本书签名，湖<南>冷水江诗社两人赠诗两首。又是要字。

周笃文电话，今天又看到凤凰台杨锦麟谈，李锐文中谈，如果当年听了右派的话，中国早现代化了。

下午游600米。

2007年10月7日（星期日）阴

六点半起床。阳台活动。浏览报纸。天气冷了。

翻看小妹编印的《李锐日记一（1）1946—1954》大16开，封面用朱维民画的头像，注解很详细。真是不容易。好些人名她弄不清楚，非对照原本不可。

一个湖南年青人请客，十一点半到首都大酒店，张抗美张罗，就是李普我们两家。原来是上半年请过一次的，为了在湖南打官司，我们签名致信省领导，都有批示，法院没办，又到北京要我们找高法，只好婉拒了。李普宣言：有请就吃也。

下午玉珍出去散步，钱明锵和周拥军来（周30岁，湖南毛泽东文学院毕业，办汉诗学会，自任社长，钱等支持），汉诗学会又要开会，我因外出不能参加。只好随手用小笔写了两句祝词："弘扬诗经传统，关心改革事业"。钱在杭州搞了个"杭州师范大学吴越钱氏家族研究所"，让我题辞。也用小笔在信纸上写了两句："钱塘江共西湖水，回首难忘武肃王"。钱又谈了诗词学会内部人事矛盾问题。张抗美给我两件新华网：吕克《三峡工程生态问题值得反思》；《专家称今年三峡工程防洪作用仍有限》。

2007年10月8日（星期一）晴

六点过起床。阳台活动。提早吃饭，路上行车近四十分钟，八点十分到医院。治牙（一讲话上假牙即松动），不过两分钟。前一诊者为周小川，不认识了，叫我李老，才认过来。

上午想整理桌面堆积物，又看《日记》并《开放》今年元月号。南通许进电话，赞扬《炎黄》文。

下午游600米。张抗美、赵来群来，为了遵义驻京办事处买房子多付款120万元官司事（我们一群人签过名），让我给杜导正电话（他认识贵州书记）。

又有电话告知凤凰台杨锦麟讲我的文章，出示照片，并作揖也。

2007年10月9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阳台活动。浏览报纸。上午汪澍白夫妇同张翼星来（北大哲学博导，平江人，74岁）。张赠我他翻译的《辩证法——内部对话》（美，诺曼·莱文等著）及三篇文章。当年右派。一起漫谈到午餐（很是丰富）。宋晓梦也来了。谈我的三大问题等基本观点及人事往事。晓梦关心朱健国事。薛京同苏志宏来，为一福建华侨致刘延东信附言。

下午没能游泳。同胜利手谈一局。三点半同玉珍到金黔酒店聚谈，五对夫妇共16人。大家谈各种信息：黄菊秘书判死刑（王维恭？），陈维达儿子从机场抓回，陈良宇案共23人。近日人事变炒。杜老谈列宁主义即民粹主义，"马列主义"不通。有御用学者谈中国没民主传统，有协商制度，但不能代替民主，应差额选举，民主监国。台湾有文章《列宁见不得人的一面》（二［一］战时用德国钱，乃间谍行为。吴明瑜唸了）。我谈自己近事：组织部来人，三峡问题，《炎黄》文反映［应］，朱建［健］国事。

2007年10月10日（星期三）晴 到大午莊园

六点半起床。收拾杂物资料，放入两个包包。早餐后，九点多出发，满起记得道路，十点四十分到达大午莊园。厚泽夫妇先到。住入新建温泉宾馆。李普、胡绩伟、吴象、杜导正、何方夫妇随后来到，意外的是，宗凤鸣夫妇也来了。在他房中坐谈，很是高兴。他心脏病很重。王建勋给我一份"朱健国声明"件，此事算告一段落了。"声明"：1）采访凭记忆整理。2）上网前没有知会锐老，特致歉意。3）已婉拒媒体索稿。

下午三点座谈。王建勋先讲，拟以“中国农业经济研究小组”名义，研究赵紫阳的改革思想，政治、经济两个方面。八老作顾问，大午参加筹备。宗凤鸣老和大午牵头，自己任秘书长，不挂牌。赵的基金会，改称 “两头真基金会”,《谈话》稿费收入捐出，大午捐10万，共约20—30万元。日、英、西班牙已约翻译，还会有收入。

孙大午谈：两头真纪念亭等想法，还有骨灰盒、遗物等纪念馆设想。如不改造党，当前腐败丛生，何以对死难先烈；作为内部历史纪念馆（几十人），种松柏林纪念（50亩）。谈到十多公里外的釜山（如锅底），黄帝打炎帝，打蚩尤历史等故事。

宗凤鸣老：赵的民主思想发展、变化过程。一党制→多党制。受一些书籍影响，顾准的影响大。认为蒋经国不简单，此人作为甚钦佩。研究两头真变化很有意义。赵认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还没人能超过顾准。赵是从县——地，省——中央一级级上来（似是唯一典型）。家属对《谈话》不赞成，此事不谈了。

何方谈，不能结社，有悲观情绪。

我讲：无形中做事，心照不宣，不立名义。

杜导正：大家向《炎黄春秋》学习。

晚上看电视，没有八台。十点多上床。

2007年10月11日（星期四）晴

昨夜甚冷（不懂得开空调），着毛衣睡觉。六点半起床。昨天何方交我一叠网上资料。

上午九点开始座谈。

李普：不能不看官方眼色。要学做鸭子，脚厉害，拐摇前进。继续赵的精神，无正式组织名义。Li Rui当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说，这是陈独秀当年的话），必须有派，中国才有希望。20—80年间的变化，定会变化。

朱厚泽：站在时代前列。人无完人（我说的，问过生活会情况，赵确曾对厚泽说过很重的话，但他未计较，也从未对人说过）。收集一些纪念物留下来。树种起来再说。李普谈的，不必公开（稍稍积极一点）。老同志间可谈。（宗老：会有更多年青人出来。）

我讲了廿分钟（每人以此为限）。唸了“上书”中，《炎黄》文删掉部分。《炎黄春秋》搞虚的，发表文章，影响思想解放。大午莊园真在农村干社会主义，如何使农业工业化，讲平等、公正。真正顺应潮流，走人类历史正常发展道路。现在是工业化过程中，真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知识经济时代），从《参考消息》上境外文章反映，还得80年。谈三大基本问题和乐观。

胡绩伟：写文章，不是为给他们看，而是为群众工作，必须提高觉悟，要有人人通达。谢韬文影响大，产生压力，提高群众觉悟，不是靠一二人，靠大家觉悟。想办法捅，会有效果。民主社会主义已占世界主流。温家宝、龚育之、杨启先三人曾去瑞典。要批评那批（120人上书）左爷们的观点。延安时期还有过点民主生活。胡赵十年好转，报刊自由。应续走胡赵之路（现在将功劳放在邓身上）。耀邦功劳，去掉毛的影响。

吴象：第一次来此地。读了大午的书，了解大午集团。毛的错误未能彻底清理，如学大寨。学大午莊园，今后30年会比过去30年好得多。好人按市场经济办事，中国有希望。平反冤案，真理标准讨论，国家就重新起来了。现在仍将许多错误东西当作好东西谈。市场经济正常发展，会前进的。开放与改革分不开。

何方：从长远、全局看，还是乐观的。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人类会进步。市场经济同政治、文化不

是一个问题，两回事。市场经济作用，可好也可坏。现在我们的市场经济带一定危险性。私企、民营经济得慢慢来。世界认为中国大有希望。可仍是专政，不是法治。靠造神、造假，靠镇压，手段愈演愈烈（下面很严重）。胡锦涛："一切消灭在萌芽状态"，思想控制很紧。下面严查，镇压手段，警察派入学校。因此不容乐观。已形成特权阶级，互联一块。过去讲党靠群众，实靠干部。干部中有开明人士（省一级的），有的地方有竞争，有的竞不了。真正好转，时间多长，讲不清。看十七大后变化。结社是无形的。报刊甚多，有人出卖，随便加罪名。学导正，不蛮干，紧［谨］慎前进。

杜导正：体制内派别，有派好，时代生命，代表两头真。务实、乐观，是科学派（民主派）。这是时代要求。1879年法国大革命派别形成。中国也差不多（现在广州、四川有《炎黄》刊座谈会），这是进步迹象，一种生命力。我们以各种微妙手段对付之，千万不能让抓着。为中国现代史留下一笔。几十年后发现，这些老人如此活着。他们怕老红军，如张爱萍，中宣部几次想干掉《炎黄》，正式提过封掉。前方有六四狼许家［嘉］璐，背后有张传［全］景、宋平。今年四月要收拾《炎黄》，因谢文、　文（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引起震动。有个刘祖禹（中宣部的，原《青年报》编辑），要派人进来。"过两年再动手"。全靠自己经费（《百年潮》有公费）。决不接受境外记者采访。生命力强，吵得愈厉害愈好。欺老怕硬，谨慎为上（我文谈中宣部好）。

狄苏：老人意见强烈，毫无私心。都不敢动（境外认为对年轻人敢动），越老实越不说越挨整。再过二年，老的也不行了，要让50—70岁的人来活动。不搞名义。赞成种树。耀邦墓好，不急，看看十七大，也许不致［至］于那么坏。不搞名义，不公开办。

孙大午：说了就做，无懈可击，才能保安全。上台后，赞扬朝、古，上西柏坡、延安朝圣，后发改革开放不变。时代逼往前走。必须顺世界潮流。市场经济主流代表是企业家。去过新疆，见到许多企业家，意见一致（民工上访，贪污腐败非"主流"）。官方勾结也狠，没办法。黄河在狭［峡］谷中咆哮，到出海口就不咆哮了。市场经济，企业家是主流，不能回头。大午集团三权分立，自己实现这种民主制度。董事会投票选举，代议制，有监督机构。谈到六四情况，常委投票，2:2，1票弃权。民主是公开化存在。自由不同，说得越多越安全。通过物权法，没什么用（对企业家）。谈土地法几十年的变动。最后全由国家掌握18亿亩。90%的省、地、县长都反对温如此掌握，影响地方发展。西方保护企业（在美国看到，政府买了牛奶，倒入海中）。温是小农经济总理。

王建勋：关于物权法，江平曾予妥协，只采纳了1/3建议，及早公布就好。土地到1997，才允承包30年。国家对农民应是永佃户。47—49年，土地为私有制，84年宪法集体所有，97年|年|宪法全民所有。现行土地法同宪法有矛盾，为现行政治服务。大革命时一切土地归农会，最后才能发展到560万军队，革命胜利。解放后没有农会了，办农会被取缔。现在世界上只有4个国家土地国有。土地必须私有制，才便于发展经济。土地所有权是极大问题，应归农民所有，农民不会乱来的。市场经济，企业化后，改变土地经营方法，利益化，宜农则农，宜共则工（我插话：我们现在还在工业化过程中，要到西方发达国家知识经济，还得80年）。

大家参观养鸡场，孵小鸡工厂化。每年供给十多个省2000万小鸡，飞机运送，占产值1/3。

晚饭后，到温泉园游泳500米，又在高温小池中泡卧，然后做脚按摩。大午陪着（给他几本书，看《其人》），十点半才回房休息。

原计划下午回城，玉珍看好温泉，于是留下。

2007年10月12日（星期五）晴 回到北京

六点起床。睡得尚好。记完昨天大家的发言简要。

八点早餐后，九点起身回家。大家送行，大午又送烤鸡鸭和葡萄等。何方同行。十一点前到家。

下午钱明锵同莊道鹤（浙江大学毕业，律师）、赵国君（律师）来。莊有一受屈旧案申诉件，只好转赵洪祝处理（真是无法避免这类事情）。莊则指出10月11日《南方周末》刊有他的文章："司法明规则不公，潜规则才会盛行"。看来是张思之的同行（他在张老八十寿辰会上见过我）。

胜利来，手谈几局，皆不利。眼睛看不清了。

收到韩钢为我找到了［的］反腐败等数字统计资料（都主要是官方的）。

收到川大钟树梁信，"常读大作，受益良多"。记反右词等四首，"三峡忧"五律三首。又袁鹰信，赞我《炎黄》十七大建议文。前天钟宝瑞（全总）长信，也是赞此文。

2007年10月13日（星期六）雨

六点半起床，阳台活动。看信件与报纸。

八点半动身，接薛京到北京饭店报到。领取一些住宿资料。第一组45人，都是中顾委，高扬、韩天石等9人已不能参加了。住1237房间。韦纯束住1111（原电话家中要来看望），来坐谈一阵。他上飞机时才取到《炎黄》10期。我将原信与他。许多问题，观点相同。还带来几本翁长溥的自印小诗集。对翁看法一致。

胜利来手谈。下午游400米。仍有记者电话，都由玉珍拒绝。

2007年10月14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阳台活动。上午清理带走资料，附带整理了杂乱的书桌，发现一些该复的信件。仍有境外记者电话，要求采访，被玉珍拒绝。薛京来，一起午餐。复印的"上书"等交我，以备小组中交熟人一阅。午休后，同胜利手谈二盘。三点到北京饭店1237住下。将小桌抬到窗前，杂件分类放入抽屉中。

晚餐见到杜润生老。夜仍观电视。

2007年10月15日（星期一）晴

睡得尚好。六点过起床。续看昨天报纸（好几份）。

七点半早餐，遇见韩天石秘书，韩已四年植物人了，靠鼻饲，这样活着是没有意义的。

八点半到人大会堂，进西北门，先见到焦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坐在前六区第三排，同袁宝华相邻。将"上书"交他，及见到的于明涛和杜星垣。胡锦涛报告稿，唸了两个半小时，加重语气时必有掌声，此乃惯例也。散会后最先回到饭店。午休时吸氧，两位护士来安排，真是周到。下午没开小组会。翻看带来资料。阳台小活动，并盆浴洗澡。

同玉珍电话，她看到我的镜头，全场男士都是黑衣，只我穿红衣也。晚饭前，胡冀燕来，光远又小病住院（李昌也住院），本想来见见我们。比前住医院时较好，能看书思考写文了。对马克思主义还是执着，对列、斯、毛则弃之。

让薛京给本组的向守志、赵健民、刘杰、张铚秀、李东冶、陶鲁茄［笳］各一份"上书"，韩光没来。

汪恕诚、王众孚等早寄了，给虞云耀一份，他是第三组召集人。

2007年10月16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补记日记。上下午参加小组会（第一组，均中顾委委员）。上午15人，下午多2人。

上午郑天翔第一个发言，听不清，唸书面稿（已有印件，后来找到一览），题目是“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旗”。一）如离开马列、毛思，根本建不成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是大叛徒，使苏联亡党亡国。毛正确处理了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对马列的发展。二）加强社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李成瑞的统计：2005年，民营占国内生产总值49.7%，外商与港澳台15—16%，共65%。“先烈的血面临白流的危险!”外报：“28%工业产值，21%就业即回和58%贸易已掌握在外人手中”。要清除私有化路线。私有经济绝不能成为主体。三）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反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党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提法，“是对建党理论的背叛”。反对资产阶级入党，十七大后要整党。四）“三个代表思想”不能与马列、毛并列。改革、开放绝不允许资产阶级自由化。“绝不能让资本主义制度和思想趁机而入”。1978年，非公有制经济只站1%，举出1993—2004统计，公私比重变化。“三个代表”引起两极分化。2004，国企只剩下19.2万户；私企198.2万户。325万个企业法人单位中，公企占19.9%，非公占80.1%，私企和外商注册资本8万亿元，其中私企5.1万亿元。公有制资本10.1万亿元。2006年私企达到494.7万户，注册资金7.5万亿元，私企工业利润2521亿元，民企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5%，投资人数1300万人，已形成强大的新资产阶级。公企已不占主导地位了。谈到基尼系数0.475。占总人口20%最贫困人口收入占总收入4.7%，20%的最富裕人口占总收入50%。对十七大建议：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党章、宪法中删除。②恢复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郑天翔唸了一个小时，以上是从印稿中摘下的。

韦纯束讲：报告事前有几千人讨论。题目好。现在有传言，毛领导推倒三座大山（但封建专制仍存在），现在有三座新大山：上学、看病、住房。党内不民主，党外更难。民主从基层搞起。十月革命只送来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谈黄炎培访延安谈民主事。胡的报告讲民主好。反腐败，如割韭菜。旧社会还讲：天下太平，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要加重民主与法治，搞政治体制改革。

李力安：七月份参加讨论，几千个经济开发区，占用土地，居安思危，要有忧患意识，解决问，纠正错误。1）不要讲得太满，国企改革重大进展，但资金大量流失未点出，有改得很不好的。2）有改革，没有发展。3）医疗方面，各种旧病复原：性病、肺结核等，应点出。4）腐败整理［体］严重，没看到正式具体揭发文件。04年两个正省级、四个付［副］省级。“打左灯、向右转”问题。5）谢韬文章，说马恩晚年已放弃共产主义，伯恩斯坦乃继承马恩，列斯毛修正主义，可是不见宣传部反驳，有正面意见，都［同］不同错误作斗争。腐败例子不发通报。6）贫富悬殊，亿万富翁，不讲阶级，工农地位下降。党员有的根本不过组织生活。

杜润生：三农问题几条意见：1）人多地少，土地减少，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2）（听不清，大概谈农业经济市场化）改变低产田为高产田。3）农民应重新组织起来，办农会，农民有代言人。不知何故取消了农会。

安志文：重点好像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提新的思想理念（不敢谈理论）。科学发展应同经济、社会等一致，持续和谐社会。法治社会还是理想，现在还是人治；法治大转变能否实现？今后13年能否建成和谐社会？必须解决深层次矛盾：1）收入分配不合理在扩大。2）权力腐败，根子是权大于法，不搞法治解决不了。社会主义是什么？发展依靠人民，人民共享，有灰色收入。3）可持续发展是大问题，增长第一。农民工是主力，无社保。寅吃卯粮，不搞政改，经济搞不好。权力必须受制约。

会场太大，坐得松散，讲话难听清。仍吸氧午休。协和来的医生护士。下午续会。

于明涛：称赞报告好。似谈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监督权力，腐败中拉帮结派。审计八不准后，腐

败有好转。

朱穆之：高举特色大旗，人类未走过。成绩伟大，问题不少。民主社会主义，重走文革之路，乃两个极端。主流好跟主流，支流当主流不行。不怕困难，不能像猪八戒，但猪八戒虽动摇，仍回到正道。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乃邓小平理论之一，还要反几十年，否则即不稳定。只有民主社义能救中国，我们有条件学瑞典？否定马、毛社会主义和党领导，怎么行？走共同富裕道路，发生问题，如何解决。不公正、公平，即不能和谐。如何共富，否则没社会主义。只讲先富，不讲共富不行（手段与目的）。民主问题很赞成，有不同民主，有资产阶级的，有社会主义的。民主的标准，我们有各渠道实行人民愿望，有人大、政协等。每个党员有权发表任何意见。

在朱穆之讲话之前，我讲了约20分钟。谈上书中的要点，关于民主问题，举了三峡论证和如何上马的例子，讲了邓的“毛在毛说了算……,”《廿一世纪环球导报》被封的例子。谈自己的《庐山实录》被查封等等，还谈了瑞典三十年无贪官，贫富不悬殊（当然是小国）等，以及资源浪费，环境破坏。李鹏管电，烟灰满天等。还谈了南巡挽救了江泽民反市场经济等。于是朱的讲话中涉及对我的意见：明确反对一党专政，很赞成。关于马的无产阶级专政由列斯毛演化这种意见，要问：还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斯大林反对过一党专政。关于第二个历史决议仍强调毛的功绩这句话，毛是功劳为主，错误为主？毛泽东思想还要不要高举？引用北大学生的话，采纳了就现代化了吗？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时，当年有人不要党的领导。“第二国际战胜了第三国际”，是否我们投错了门庭？走错了路？

袁宝华：报告全面、实在，总的赞成。建小康社会，发展问题，科学发展观，这段讲的好：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统筹兼顾，可持续发展。当年各社会主义国家都大发展，集中办重点，未提科学发展观。改革开放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值得称道。如何摆脱计划经济约束，直到南巡，提出计划、市场皆手段。九十年代后，才真正大发展，暴露问题，重量不重质。文革前多快好省的纠正：1）科学发展观，又好又快。2）过去重速度，不重效益。3）过去对资源、人工浪费，不注重节约。4）对环境破坏，如煤矿高瓦斯，自己有经历。利用沼气，1931年许昌就有。5）长期甘于落后，技术舍不得投入。广东最初搞来料加工，后来才有自主创新。

韦群［纯］束：不能只有一种声音。赞成杜老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的文章（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讨论）有不同声音是好现象，讲话、写文不可能百分之百对。双百方针好。谈论十月革命送来马列主义，应结合中国国情。第二国际利用议会，第三国际搞最后斗争。但不能说革命不对，国情不同，具体条件。

散会后，洗了个澡。中午散会时，竟撇［憋］不住大便拉了内裤。赶紧处理，洗好裤子。真是平生未有，医生来给了药。

2007年10月17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日记记了一部分。

上午开会，到18人。

向守志：报告继往开来，毛、邓、江三代，摸索几十年，找到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四句话：盛世盛会十七大，科学理论是灯台。十亿人民奔小康，全国人民（？）兴中华。居安思危、戒骄戒躁，艰苦奋斗。中央集体学习44次，维护中央权威。高干定要增强党性，提高修养。现在有权钱、权色交易。延安整风，要加一条党员修养。

刘杰：作了中国特色探讨。理论概括。自然科学规律有稳定性。人类历史发展复杂，有无规律性？苏联老路错了，要创新。中国特色社义，史无前例。科学发展观同特色关系。30年走完世界百年道路（？）先富必然，到后富。贫富差距问题突出，严重，要避免两极分化。最重要是三农问题和土地问题。

公社失败，死几千万人。仍集体所有，个人承包。土地应归还农民，私有化可以。要有严格的法律管制。人人担心通货澎涨［膨胀］。1.4万亿外汇储备，必须竞竞［兢兢］业业。世界变化难以预测，金融、贸易太复杂，学习先进东西，走自己的路（刘双目也［已］近失明）。

杜星垣：大声讲了两句话：全体党员、干部到中央领导人，都要服从宪法。科学发展观解决政治、经济问题（第二句没听清楚）。

林乎加：讲了很长，但听不清：全面小康社会是大问题。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老百姓如何全富起来。现在还有要饭的，没有房子，失业群。腐败关系党国的关键问题。丧失民心丧失天下（蒋介石也认识到）。

李力安：讨论中，我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定要放在前面，这是源；邓小平、三个代表是流，代替不了马毛。难道马、毛过时了？有邓、三就够了？总纲中谈反左、反右，有一句“主要反左”，这不对。当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耀邦有误，是反右。89风波、动乱，也是反右。30年来，左、右都有，现在右不少，腐败即右（竟然如此认识！）党员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原理学习，向前看先进性，即马克思主义提高。

下午开会（袁宝华主持），我首先发言，谈报告和党章仍然用“马列主义”提法不妥当。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是两回事（上次发言，我唸了胡绳的“遗嘱”，列、毛都是民粹主义）。于是全文大声唸了何方（讲清他有党史著作，原中苏友协副会长）在今年6月15日十月革命座谈会上的发言（此处是摘要）:《如何评价十月革命》。“俄国新的中小学历史课本上，已将十月革命定性为十月政变，但二月革命仍称二月革命。”我曾和他们辩论：如果没有十月革命的产物苏联，谁来打败法西斯，拯救欧亚大陆？得到的答复竟然是：没有十月革命，没有苏联，就不会有希特勒的上台，当然也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了。”“一）十月革命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二）十月革命是对二月革命的反动。”“三）十月革命造成的许多恶果：①妨碍和阻滞生产力发展，80%工业直接为国防服务。②政治上实行专制和残暴统治，残害人命前后达数百万。③扼杀科<学>文化，败坏道德风习，大搞个人迷信，实行愚民政策。④搞世界革命，实行对外扩张，危害世界和平。⑤多中国的影响。当我还想将金雁在“在‘民主与社会主义’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作简要介绍时，被主持人袁宝华阻止了。他说，现在是讨论党章，他同意朱穆之发言中对我“上书”中的意见。我只好大声说，我是在谈党章中“马列主义”的问题，也就中止讲话了。接着会场无人讲话，冷漠了几分钟（我强压下自己的气愤，没有离开会场）。

接着朱穆之：加“共同富裕”一句。执行义务第五条，加“不能公开发表反党意见。”P.20“个人崇拜“改“个人迷信”。P.28.加上“不得反对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

袁宝华：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写入党章。

杜润生：“三个代表”想不通。党怎么能代表生［先］进生产力，先进技术？不可能，不好解释。

李力安：先进分子入党等，变成全民党（听不清）。据调查，私企家入党已占31.9%，有110万党员。工人、知识分子有这样大比例？组织部让十个省试点，发展企业主入党。

发言者不涌［踊］跃，袁宝华即宣布散会。

晚餐后，回家。还是家中温暖。玉珍高血压180，在医院中打点滴，高压已下降。

2007年10月18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补记日记。

胜利来，手谈多局，负多。

下午游600米，速度如旧。翻看几天报纸。

许良英来信，催我为她［他］夫人著作《中共创始人话谈录》作序事，完全忘记了。他赞成“胡赵十年新政，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辉煌的一页”，这是胡绩伟提出的。

顾健从上海来电话，十五日大会看见我的镜头。外电报导，在主席台上华国锋打瞌睡，江泽民四次看表。

2007年10月19日（星期五）晴、大风

六点起床。补记日记。接《炎黄春秋》编辑部电话：德国电视一台、二台要采访我，只好婉言谢绝。

《炎黄》十月号又给我五十本，有一篇《苏联亡国的原因》，大概是吴思写的，内容主要是斯大林从基洛夫“被暗杀”事件起，即大量消灭异己。贴上“请看此文”条子，给薛京送去25本，让他分交小组成员，说明我的“上书”有关列斯改变马克思的“专政”说法。

下午游600米。同胜利手谈多局。

18日《南方周末》32页有条“小消息”：“三峡工程再次移民谁之过？”“将再度从三峡库区迁移400万人至安全区域”，“以躲避引发的地质和环境灾害”。发生泥石流。“6月28日，造成4人死亡，4人失踪。”（新华社10月11日报导）

2007年10月20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八点半到北京饭店。小组会到15人，谈修改党章。组长唸了“简报”上改正处。个把小时就散会了。韦群［纯］束来到房间，同我闲谈。知道几年前，广西军区负责人约我们几人游览事，在鹿寨看到当地干部同我们的照片。这批年青干部对党已无大的兴趣。龙滩已开始发电，只有火藤峡没开发了。他过去曾问过汪东兴，“为何赞成过两个凡是？”汪答：“同毛的感情深厚，从小一手带大。”不久前张传［全］景到广西，留恋过去毛时代，认为应回到过去公有制为主体系。韦问张：苏东如何垮台的？张答：这不能谈，因为关系到毛（张请韦吃饭）。

饭店持“留言薄”来题字，即书：“不愧百年老店，赶上时代新潮”。

奚弘认识的那位空军女代表岳喜翠来（昨天送我一大盒大寿桃，由薛京带回）。特赠《世纪留言》和《炎黄》第10期。

韦纯束还告我：小组会一位高个子（可能是部队的哪一位）对他说：李锐讲的好。这些老同志现在还不愿公开放言也。午饭后，在大厅书摊上买到《中华句典》（上下）、《世界文化由来》、《中国文化由来》、《新全球史》（上下）六大厚本常识性书。下午回家，同胜利手谈。

2007年10月21日（星期日）晴

晨两点解手（仍到下午三次解手），六点半起床。刘［浏］览报纸。薛京九点来，给他看安徽和沈老的赞成信。九点半到西大厅，一组来了十多人，同安志文坐在一起闲谈。光远坐轮椅来，穿黄色夹克（胡冀燕告他，开幕式独我着红夹克）。今天我可穿黑上装了。杜润生老坐在前面，于是一群年青（秘书等）人安排我们三人坐在一起拍照，他们轮番站在后面。这也算是一种纪念吧。刘祖春的女婿李保康来同我打招呼，过去不认识。本组刘明辉（原云南省长，搞公安的）的秘书王京强来找我谈，老读者也。在云南省委工作，这次是临时任务，可出面邀我去旅遊。于是谈到同云南水电的关系，已经被邀游过一次。要我的新书。

一直等到十一点半，大概选举计票才结束。我们进入大堂。胡锦涛唸了三个文件通过的报告。散会时已十二点一刻了。玉珍等我午餐。

2007年10月22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书堆上“发现”张钦楠的《读史笔记》两本，原来《读史札记》已扩大的版本（自印的）。翻读了一小部分。考虑到写一篇介绍文章。

十点多打开电视，等到十一点九常委接见记者才开始。与传言相近，新进四位：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看来习、李接班（54、52岁）成定局了。

下午到人大会堂照相。三点开始，如十六大场面，一一热情握手。江、朱都参加了。回家同胜利手谈多局，小有胜局。

2007年10月23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张钦楠的《读史笔记》，比《札记》几多一倍。随后通过电话，建议他为我写一篇全书介绍，以备发表。他答应了。

上午张青义来，“生花斋”不会赔本。又交玉珍 1.1 万元。让我为林润生五十感怀诗两首写横幅、条幅（林是新会县教育局长）。写坏两张。张送我两刀好纸。留午餐。

下午游600米。受双碧代赵明非约请，到近万寿路的基辅餐厅晚餐。到好几位高干子弟：马文瑞的女儿马小莉［晓力］，谭启龙的媳妇等，加上双碧夫妇，胡冀燕夫妇共十人。原来都是我的“粉丝”（赵明非语）。赵是李楚离的女婿，在基辅五年。让我谈旧事，尤其是三峡旧事，如何上马。他们非常忧心。谈了许多当朝腐败奇闻，六个部长共一情妇之类。贾庆林差六十多票。

2007年10月24日（星期三）阴转晴、晨雨

昨夜服眠药，睡到七点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将未过目报纸过完。玉珍上午仍到医院打点滴。医院要他［她］住院，以便为糖尿病注射。

收到衡阳陆魁榜（79岁，右派）寄来的著作《理论的反思》（自印），是中学教员。一共九篇文章，有一篇“关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思考”，看来是真正研究了《资本论》的。当挤时一读。

下午游600米。胜利来手谈。

刘清来，打听十七大情况。同我看法近似。还问玉珍，担心我被“监控”。

晚餐时小智来（即留吃饭）。交我一张名单。她爱人刘锦章（中建总公司副总经理，刘云鹤小儿）在党校学习，同班九个人（有沈阳市委副书记苏宏章、国防科工委秘书长黄强等，其他七人名字值得记下：郭庆平、人行天津分行行长，李春宁、国家电监会人事司司长，许立荣、中国远洋集团副总经理，陆志远、三亚市市长，张希、中组部一局副局长，王成文、西安市委副书记，敖宏、铝业集团副总）要我的书。只好将《近作》（并《留言》两个版本）一一签名，还有几本《炎黄》10期。她满载而归。

2007年10月25日（星期四）阴雾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收到张钦楠快件。关于《读史笔记》太简要了。

胜利来，下午除游泳外，一直手谈。郭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和杨律师邀我和玉珍、胜利吃羊羯子。谈十七大情况，送《炎黄》并“上书”。晚上朱正来。到上海参加鲁迅的会，人们认为由我提出意见，比一般文章影响大。

玉珍到人民医院查腰椎痛，医院让开刀。

2007年10月26日（星期五）夜雨、雾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作字，周笃文为湘楼红老板夫妇孙绪铭、朱大星（原报社朱锐女儿）求大堂联并条幅。在拟好的四字联中加尾巴三字：

湘中佳味兴怀乐，阙下高名迎客观。

又为刘国龙五本手抄写书名，内有《龙胆紫诗选抄》。

平江宣传部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等三人来，为明年平江起义80周年活动向组织部求援，让我转信。孙冶方干女儿李昭夫妇来，谈吴敬琏收到我的“上书”的称赞，他对十七大尚有好评，在经济方面会有建树。他们都是医生，夫君是外科主任，为玉珍过细看了X光片，建议背腰不要动手术。老年人忌讳动大手术。

薛京又复印十来份，给平江一份。下午游600米。同胜利手谈。

2007年10月27日（星期六）雾

睡到七点过起床。

上午姚监复来，交李树桥（紫阳秘书）文，为李盛平编的《胡耀邦思想年谱》内，将赵在批耀邦生活会上的发言发表，写了详细解释，并给我信，认为是明显“抬胡打赵”（其他邓力群等人攻击都未刊入）。想找我一谈，还给我胡绩伟网上短谈：胡、赵当政十年，是“实现‘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的十年”，希望十七大领导人能继承胡赵遗志。这个说法很恰当。所谓“初级阶段”，即毛提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也，我们现在也可说在搞“新式资本主义“。姚还同我谈到杜老为什么不愿联名等高度谨慎的原因。让我为《争鸣》三十年题辞。即写好取走：

为求社会和谐科学发展，只有思想解放百家争鸣。

下午游600米。同胜利手谈，较有进步。

蒋医生来，为玉珍看X光片，拟找有关专家研究，下次介绍去看诊。

晚上吃药，有一片溶解于喉头，引发大咳，吐不出来，咳得脸都变色，玉珍急坏了。

2007年10月28日（星期日）夜雨、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今天解手四次。服药。

上午不到九点，毛应民来，送我一种健身药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较贵）。杭州一出版社愿印《庐山实录》，他寄来|来|的合同，正好签名并原书（第三版河南的）带去，书法集催快出（必须办总署手续:“李老的书不能不出”）。还准备出《诗词记事》。谈习近平在浙江声誉甚好，老同志赞扬。赵洪祝声名也好。接着平江彭东明来，让写两本书名:《汨罗江诗风》（屈原、李白等有关人物）和他的著作《岑山人在北京》（一个村子的农民，在北京大搞企业发财）。吴宗熿来，还是关心介绍他的理论学说那篇文章，我谈到同张钦楠的《读史笔记》等一起介绍。带走辛子陵的书。

刘国龙让写的五本书名写好，电话告知。

玉珍同大妹电话，问大姐身体情况，还较平稳。她们都看了我的《炎黄》文章，唸给大姐听了，都很高兴很赞成。

2007年10月29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上午翻看资料和《开放》10期等，上面有好些谈国情的严厉文章。傅国涌说“三个中国：富人、中产、底层”，“贫富对立，底层有仇富情绪。中产发育不良，依附性强。”国外调查：年收入5万美元以上，增速15%，已达150万人，已西门庆化、宠物化（知识分子甘当宠物，攀权贵，傍大款。政治在其中起决定作用。）卢梭：“我已看出一切都归于政治，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的。”

二妹电话，介绍海南出版社女编辑夏蓓，下午来家（广西人，41岁，毕业于广西大学，父亲夏经虹搞水电的），极想见我一谈。送我两本书，她经手出版的：《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介绍姚立法，中国草根民主的代表，湖北潜江人（作者朱凌、女）。此书被中宣部封禁，出版社挨批，她被罚款几千元。另一本《一切改变从自己开始》（作者寇延丁，也是女士，自由作家）。我赠她《留言》、《龙集》等，还有“上书”。晚上黄新亚夫妇、薛京，同广西书画家杨顺来（52岁）等三人来。杨送我三大幅九寨沟风景和竹子（杨是一级美术师，熊猫送过连战）。每幅都展开同我拍照，并交介绍他的小册子和港刊《名家》今年2期，封面是他的头像。还有两幅大画（九寨沟让我提写“瑞雪长海”，并熊猫），让我转交胡锦涛。他还有个称号“中南海特邀画家”。谈到他家祖传书画。黄新亚预先没打招呼，只得以《留言》、《龙集》等相赠。

2007年10月30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上午段飚来，交一篇《读<庐山实录>》文，不知何人所写。谈当前大搞高速铁路之不当（高速公路也过火了），都是搞政绩工程。他同江的同班王慧焰谈了，结果有关会王也不能参加了。谈他当年反对高扬文要建管道运煤的错误。认为现在国情是官商、权利、腐败、新半殖民地经济（外资剥消［削］大）。还我《黄万里文集》。接着潘荻来，交我十本《法治大手笔》上下集（强剑衷编，我题的书名）。内容极其丰富。苏志宏同薛京来（张灿明夫人去世，明天请我吃饭）。拿走两套。

下午游600米。同胜利手谈。

2007年10月31日（星期三）晴

睡到七点起床。浏览报刊。上午张铁铮大儿田荣璋来，他写了一本有关父亲的书，让我作序，只好让他先写一草稿。赠我九十寿精緻瓷笔筒。周笃文来取走送山西梅琴（女）的条幅。中午应张灿明约（他比我大三岁）到东城广东大酒店午宴，共十人。席间听我谈毛等旧事，及十七大观感。赠董正亮（河南鹤壁煤业负责人）等四人《留言》、《龙集》。是苏志宏、张坚有意安排的。灿明的夫人（90岁）刚去世。下午三点曹维恭来，他仍为世界银行做些事。这次到越南，特路过北京看望我，送两瓶祝寿酒，谈越南形势较好，但还有老习惯。谈浙江对习的评价一般，没大作为。他哥哥曹维廉过去在一机部是直接领导江和贾庆林的。江、贾两住处靠近，贾常为江家搬蜂窝煤。曹已81岁，明天回美国。曹对中国股市的赌博性很担忧。

2007年11月1日（星期四）晴

六点一刻起床。即解手。今天又是三次。

上午翻看《法治大手笔》，上册有许多好文章，关于理论与东西方历史发展的不同特点。准备好好细读，做点笔记。

今天的《南方周末》刊南央的长文：《读李锐在北大荒写给范元甄的信——再认识我的父母》。文尾说："父亲的与人为善，父亲的刻苦，父亲做事的执着，这些优秀的个人品德使他历经沧桑，却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追求：共产主义的最高境界——自由。作为一个丈夫、父亲、个人品德对他的妻子、儿女非常重要；作为一个领导国家的高级干部，好的个人品德则更不可或缺。我惋惜父亲的秉言直书不为人所容，而未能在更高的位置上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我庆幸母亲的官位仅至退休后的副部级待遇而不是更高，人民因此少一些可能的厄运。"

下午游600米。丁东来，一起晚餐。山东大学一些历史教授要来北京，约我座谈两本书信集。

2007年11月2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上午整理桌子上堆满的杂件，好几封未处理信件。薛京来，那封贾文平要求调换工作的信件，他毫无印象。那位杨顺来送胡锦涛的两幅大画，我在其简历上帖［贴］个纸条：让秘书间直接处理。下午未能游泳，满起送薛京到机场。去深圳办好我的文集印刷经费事，苏志宏已到深圳。

下午朱厚泽来，从广东汕头回来，交我吴波（汕头原书记）的三首诗，内有一首是写我十六大后《廿一世纪环球报导》刊登我的访问记事件。广东同志对此事印象深刻也。

2007年11月3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刊物。上午刘国龙带儿子夫妇来，将他的堂弟刘国柱书写的25米长卷（写古今诗人名篇）为我展示。可是卷前的一首七律却不合格律（平仄、韻脚都不对），并将其弟出版的书法册三本相赠。我给他写的赠诗条幅错了一个"本"字（龙抄手应为龙抄本），特为改正。25米长卷将出国展览。要为我写一幅，特挑出"怀田家英"那首"朝中事"。潘荻来，又给十套《法治大手笔》。下午游600米。满起和胜利取回大氧瓶。同胜利手谈多局。负多。

2007年11月4日（星期日）晴

昨夜小玲、胜利和小余陪玉珍到医院点滴，因近日腹泻严重，不能吃东西了。十二点始回家。七点起床。玉珍已|已|见好，能吃点稀粥和牛奶了。

上午十点半，李元华来，谈到十二点。送来一盆云南的多子果树（过去没见到）。刚从美国回来。她准备在东交民巷租一栋老楼，作为文化界人士交流思想的场所。这次外出活动是陈昊苏领导。她同刘延东等很熟，谈到当年毛去世前为老人唱歌的情况，以及李胜利（干部子女）同老人的关系。李已去世。

开始细读《法治大手笔》上卷。

2007年11月5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读《大手笔》上的文章。

上午王建勋同胡甫臣（原工人出版社负责人）来。胡将他的著作《中共政治运动探析》让我一读，提出意见。欣然接受。赠他《大手笔》，上面有他的文章《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吗》。接着平江吴正湘携长寿街镇书记等人来，为修下水道，垃圾场等四份向省里要钱的信件签字说话。

下午奚弘来，一起晚餐。同胜利手谈。玉珍病情好转。

2007年11月6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上午翻看胡甫臣的《中国政治运动探析》（约10万字），从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中统计，各种“运动”共52次，其中整人的群众思想政治运动约32次，一般工作和学习号召型运动（如公社化、大跃进、学雷锋、批胡适等）约占20次。此书值得介绍。另外翻了一下吴正湘的六十岁回忆《枫叶飞红溯春夏》（让我提书名）。

下午游600米后，到金黔酒家参加每月的座谈会。只李普因病未参加，其他人都到了。大家漫谈十七大，我讲了参加小组会的情况。政治报告中关于民生与经济问题还是有新意的。“民主”二字，据统计有五、六十处。杜老等讲，特色社会主义即特色资本主义也，许多人认为今天是新民主主义。

谈到邓榕反映的六四看法：没经验，死了人，悲剧，乃老人晚年的“自叹”也。有人给了我新近的《亚洲周刊》，刊登了我致常委的“信件”全文，封面上有照片。

2007年11月7日（星期三）阴雾

六点半起床。一早就不愉快，发了火，同玉珍终日未言。自己看书。下午游600米。同胜利略谈旧事。

晚上服眠药就寝。同小多谈得极不愉快。

2007年11月8日（星期四）晴

七点廿分起床。浏览报纸。同满起谈，看法一致，似患忧郁症也。一起早午餐。读何清涟赠我的《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中，她写的前三篇文章，材料甚多，立论也较恰当。

下午游600米。李劲祥让司机送来信件等。

2007年11月9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八点四十分到《炎黄》社，参加座谈会，明年刊物怎办。现定［订］户六万多。

吴思先谈，今年刊物有四篇文章反映［应］好：温家宝文联讲话，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文，田纪云的国务院回忆，我的改善党领导建议。有读者说，读我的文后，热泪盈眶。中宣部、新闻署对刊物似无可奈何：赵派可藉此出气也。明年管制维持现状。由于奥运，也可能松一点。前三个月拟发田的回忆赵的改革文，改革开放30年坚持此路线。十七大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说法，不再并提马、列。是否继续讨论民主社会主义？

杜导正谈，刊物体制难办，但不要公款一分钱。要准备应变方案，预警机制，能维持现状或好一点。在香港讲话：民主碎步前进。十七大对外媒体开放。

朱厚泽：刊物四不像体制最好，应加强同各方读者的联系，学当年邹韬奋办《生活》周刊（有组织性威力）。（近日我同朱谈过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的问题，如何形成派性压力。）

冯健谈，明年可能松一点。赞成加强读者联系。

雷颐谈，发行要放开，很难买到，经营上多下功夫。

吴象赞扬11期上第二篇文章（我还没读到，是写党的权力问题）。邓小平晚年，据毛毛反映，可能对六四有愧仄之意。十六届七中全会有人建议，开次赵紫阳纪念会。

我提出对十七大的看法，人事变化，主要还是经济文章，民生问题，无望政治改革。人类发展历史，

尤其西方与东方，近代史，设法系统介绍，解决“中国向何处去”。谈《领导者》又约我写总结改革开放30年文章。

钟沛璋谈，还是不断讲空话，我们要务实，必须开放言禁，现在中国在世界排名（言论自由）是倒数第四位。美国财政70%用于公众，我们只30%（钟同我谈到，习近平叫他叔叔。当选后，写了封祝贺信，鼓励继承父志）。谈到江已上党章，大贪污犯还在位，李长春在河南的劣迹等（还有人谈到，陈云说过，高干子弟接班，不会挖祖坟。胡绳晚年已说到，党即帮也）。

2007年11月10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看完“试析当前社会矛盾与党内权力制衡”文，说到根本问题。

上午十一点，到附近中银大厦甄怡餐厅二层参加宴会，由杜导正牵手，新华社的莊重 90 岁请客，二十来人一大桌，同凌云、李普夫妇邻座。莊是淮阴人，新四军的，还有戴煌等。主人讲话多，听不清。李普说，属于中间偏向改革者。让我讲话，说大家糊塗半辈子，也许直到现在；社会主义在欧洲和北美发达国家生长中，我们现在不过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还是专制独权国家，任务还在建立自由、民主、平等也。

张青义从江西回。送来两箱橘子。

2007年11月11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刊。

九点，日本及川淳子来。9月5日《日中友好新闻》报，第四版刊有一篇她介绍我的文章。她在日本大学读博士，论文即“李锐研究 ”。接着蒋医生和宋晓梦、蔡世平来，晓梦和及川交谈甚欢。我赠及川《家书集》和辛子陵《毛传》的序言等。为蔡书写条幅并“中国湖南岳阳文学艺术馆库”招牌。留宋、蔡午餐。及川淳子用剪纸方法，将我九十寿诗用红纸剪就，配以花朵，嵌入镜框相赠。

下午同胜利手谈。

今天是从合肥专机送入秦城监狱的日子，整整四十年了。现在气候变暖，还是满街绿树，当年记得都掉光叶子了。

2007年11月12日（星期一）晨微雨、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九点，玉珍陪我到医院，看内科。因咳嗽不止，又流鼻涕。经过照片，肺部正常，乃感冒初期。又到牙科，将上部假牙弄紧一点。十一点回家。

咳嗽加剧。服药，玉珍打针。

下午看杂书。昨天蒋彦永交我安徽汪兆钧信。李普公开支持，为迫害法轮功起诉江泽民件。

2007年11月13日（星期二）多云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安徽张若平（78 岁，省电力局，右派）来，先打过电话。谈安徽关心我的人要为我作些纪念事，在磨子潭的日记，写的诗，都要复印出来，存在图书馆之类地方。彭健的儿子善书法，要用长卷将有关安徽的诗写出，等等。还有一位王冰在《大哉》中有诗两首。要书。于是赠他《历史大趋势》、《法治大手笔》及《留言》、《龙集》新版等。安徽有三本《大哉》流传。《其人》从晓梦处买了几十套。薛京回来了，文集拟用精装八本的设计。一起午餐。

收到韩钢为王来棣《中共创始人访谈录》代写的序言，甚好。电话感谢。

下午潘荻来，交我安徽政协常委汪兆钧“致胡温公开信”上下篇（蒋医生的只有上篇）。是南京强剑衷寄来的。约四万多字，翻看了一遍，写到经济危机问题和必须政治改革。下篇写他本人的经历。此件可能影响甚大。

晚上电视机坏了，出不来图像。

2007年11月14日（星期三）晨雨、阴

七点起床。咳嗽好转。早晨将擦头皮的药水错当作止咳药水，喝了一口略噘时，发觉巨辣喉咙，即吐出了，原来瓶子看错了。真是危险。玉珍为我“老态”担忧。

上午邓伍文介绍的徐明明夫妇来，赠我著作《吟梦居诗文双辑》（与儿子徐跋骋合著）。

接着王怀安来还书（辛子陵的《毛传》）。他是1915的，夫人1912，身体都还好；尤其夫人，根本不活动，大概人的体质不同。王还坚持游泳（在万寿路的泳池）。回忆1958年他们那一批右派在北大荒劳改，没有房子，搭草棚住在野地，被窝冻成冰块，将人不当人。

下午没游泳，度过这个“感冒”期，免受影响。

卢跃刚来，谈到当年吴思负责《桥》的编辑，刊出我的《毛晚年“左误”》长文后，即“失业”了（《桥》被封）。他在研究毛，也感到毛的问题不搞清楚不行。但是档案何年能公开呢？我谈到苏联二月革命承认，十月革命称为政变。我们1949年后，同人类进步普世规律背道而驰，搞民粹主义。卢要看庐山会议简报。

来人修电视机，其实没有坏，我们不会开关？

2007年11月15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今天没有客人，翻看辛子陵的《毛传》。今天的《南方周末》又刊登了南央的长文《我的俄罗斯梦》。具体写了同库兹涅佐夫一家来往情况，刊有她同萨沙儿时的照片。

翻看了几页徐明明的书。

没有游泳，确保身体防感冒的稳定。

整理出《日记》的校印稿。

2007年11月16日（星期五）阴

昨夜服眠药。七点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薛京引他的朋友（说是我的“粉丝”）刘谦（书画家）、蔡权（企业家）、邵滨军（深圳市委哲学博士）、李萍（女、清华化学系教授）四位来。刘送两副书法（一写我的诗），很有功力；邵送两本厚著：《历代灯谜赏析》、《百年谜品》（从未见过）。漫谈形势近二小时。各赠《留言》、《龙集》。

下午游400米。无意外，感冒克服了。王建国来，谈定出书。麻烦处（空若干字），如《金瓶梅》。

黄乃的侄女（黄一美女儿，父亲去世早）、黄仪莊从美国来（名片：北加州湖南联谊会会长），认识南央，给几张合影。谈家庭情况自己经历。玉珍也热情接待。

2007年11月17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九点到东四环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参加郑仲兵召集的右派问题座谈会。到张思之、张［章］诒和、杜光、戴煌、张凤珠，还有第一次见面的谭天荣，还有几

位不认识。都发言，谈旧情，包括五月间常务会情况，“要有害人之心”。让我先讲，谈《领导者》长文（即复印散发），必须将毛弄清楚，以及党、理论和历史。大家谈顺三七，对半，倒三七等，我说任仲夷是一九开，戴煌是零。建议系统出书，包括右派言论集。现在个人书甚多。吃饭时仍谈。谭天荣告我，他是湘乡人，十一中的，学物理。两点半回家。

下午累，未能游泳。蒋医生来，交我郭泉致胡温的公开信等件。

2007年11月18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读郭泉的公开信并回答访问谈话。从十八个方面谈一党专政之害，必须建多党制，继承中国好传统，走西方民主法治道路。

上午陈砚发、黄文海和薛京来。何格高来，都是有题辞、写字要求。谈平江抽水蓄能电站不上马事，是县里本身之误。刘世民和同乡来，留午餐。新安旅行团的孙肖平来，要书两本。

2007年11月19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上午看书，章诒和写父亲和罗隆基的《顺长江水流长月》和《领导者》17期（登刊我的文章，过去却未翻过）。

下午同胜利手谈，负多，仍乱杀也。

2007年11月20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九点多，彭迪夫妇同李敦白夫妇来。李是1946年去延安的，1968年关于秦城（6832号），1977年放出。他告诉我，他十八岁时即美共党员，后来是中共党员，到延安后即在中央广播台从事英语广播。中文、中国话都讲得好。在美国认识南央。这次特来访谈，是要听我讲些问题。听说他文革初期还是激进分子。我先谈三大根本问题：人类历史进步靠什么？理论（主义）作用；对共产党（党）的看法。谈科学、智能乃基本动力，自然科学有绝对真理、社会科学靠实践（现在我们还要抱着主义跳舞）。1949年后，中国背道而驰。苏联、列宁、斯大林影响，至今还抱着马列主义，马、列不分清。谈中国自古以来的三纲五常，没有自然科学和人权、民主传统，毛曾“一边倒”，“只对自己负责”，要做“君师合一”（秦始皇加孔夫子）。四个伟大只要“伟大导师”，1950年的口号加“毛主席万岁”，等等。中国的土壤（农民加知识分子的听话，做惯了奴隶，少数人愿当奴才。“驯服工具”与“螺丝钉”）。今天只是走上了市场经济道路，极权主义的制度没有变化。要从言论自由、舆论监督解决腐败丛生入手。社会主义已在欧洲、北美兹[滋]生、成长，中国还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因此有黑窑事件等。李敦白今年85岁，这位老人很接受我的意见。看来彭迪夫妇也起了作用（早晨曾给李普电话，他对李不甚了解，但知道彭很好）。谈到快十二点，才离去。赠《留言》与《龙集》。照了许多相。

潘荻来，送一个读者赠的中药补品。薛京来，让处理陈峰彩的信件，一起午餐。

下午游600米。陈砚发来，取走我写的字幅。

2007年11月21日（星期三）晴雾

近七点起床。浏览报纸。上午看书。有人寄来《北京记忆》，内有武光、刘导生、陈明绍等人的“口述历史”。陈讲了他们当年反对三峡上马的情况。《文汇报》昨天刊陆佑楣谈话，“三峡工程绝非‘生态灾害’”，年发电847亿度，可替代煤5000万吨也。

下午游600米。佩珍带来许多食物，有十只野鸡（装在一个小木笼中）。我让她抓一只看看，结果不巧松手，飞跑了。真有趣得很。野鸡晚上失明，她担心饿死。

2007年11月22日（星期四）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上午看杨继绳代拟30年改革开放稿。经改很具体，很到位，政改还须补充。电话答谢。

薛京和苏志宏来，又是打官司信件，托转公安部和温总理。玉珍当年的老班长（82岁，夫君已去世）一家来，各赠《留言》。

施滨海来，赠《开放》、《明报》11期。

下午游600米。收到丁伟志转来的李泽厚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2007年11月23日（星期五）晴

近七点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平江傅依明（已70岁了）三人来。今年丰收，在外经商、打工者多，乡下兴盖二层、三层小洋房。建议山区开发成长沙避暑胜地。今天有条件了。谈当年喻杰老人不住这个22楼："老马不吃回头草"，回平江养老。

下午游600米。卢跃刚来，还胡甫写过去政治运动的材料。让看杨继承［绳］文，谈政改看法。

这几夜观《秋海棠》电视剧，看得很沉重。旧社会那些情况，幼小时就熟悉的。

2007年11月24日（星期六）阴雾

睡得不甚安稳。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玉珍这几天睡得不好，但白天仍不倦。

为30年改革文，看有关资料。收到何方寄来的他的自述传记。立即翻阅。抢救运动一节所写情况，我都不知道。

下午游600米。张青义引"清新文化社创始人"张凡凡来，从三张印刷精緻的宣传品看来，似乎打"美女牌"（张只有二十多岁，自称教授）。不大客气问了"什么叫清新？"拒绝题辞了。

2007年11月25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续看有关书和资料

十一点同玉珍到金悦酒店，长江夫妇约，美籍华人李绍崑（心理学博士，中美精神心理研究所所长，永顺人，1928年生）请我们几个人午宴。除汤一介、乐黛云夫妇（好多年不见了），还有金春峰、宁可（过去没见过），厚泽近十二点始到。大家漫谈形势、看法，包括对美国的看法。李博士赠我《传统·科学·奋斗》，并五本有关心理学、哲学的著作。乐黛云参加了2003年哈佛纪念毛的会，宣读了我的文章，逢先知有异议，乐当场反驳了。他们认为我应当得诺贝尔和平奖。真是太抬高了。

下午姚监复来，他参加了包遵信的追思会，详谈一群便衣武警捣乱情况，最后到张显扬家席地而坐，二十多人开完会。上午也谈到此事。包是六四带头人。姚给我一份纪念图文，标题是："走向未来，未竟神州启蒙业；囚居京城，锻造华夏自由魂"。

雷霞带儿子来（在英国、法国读书）。一起晚餐。谈英国比法国先进些。

施滨海来，送《明报》11期。

2007年11月26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读书，为写30年改革文，找出苏绍智的《民主不能等待》、杨继绳的《中国改革年代政治斗争》、周成启的《国事断想》、阮铭的《邓小平帝国》、马立诚《交锋》、任不寐的《江泽民和他的15年》等七八本书。拟花两三天找出有关资料。

下午同胜利手谈，好斗不已，无可奈何负多。

2007年11月27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上午续看资料。十点多，薛京接小彭电话，中央四台播三峡问题记者会，到近十二点看完。汪啸风（还有潘家铮等）主持，都以官方语言回答所有问题，包括地质滑坡、移民、水库污染等等，看来不开这种会不行了。

广州苏大姐电话，辛子陵的书买了五十套，赵谈话廿套，分送友人。看了我的十七大信，要宣传我的观点。

下午游600米。常收到“粉丝”信。今天收到山西洪洞县新英学校张剑（60岁），信，特别感人。

2007年11月28日（星期三）晴

北京青年诗社社长董澍来，送《风铎集》，邀我参加发奖大会。——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过了七点才起床，四点半小解后，久久未能入睡造成的。浏览报纸，续看资料。

上午24楼一女同志送来《孙大光纪念文集》，张刚去年2月署名的，快两年才到手中。

陈海宽来，仍在经营承包工程的公司。谈到他认识一些在位五十左右的，思想还是较进步的。陕西省长即我的读者，还有国务院新闻办的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当然，环境不同，一代比一代有变化。

下午游600米。李宗贤来，交他印的一本纪念册，全是他自己照片在内。佩珍的姐姐从西安到来。

2007年11月29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高干子弟林小安送来《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对话》，为张爱萍儿子张胜赠。

上午看书。收到高亮之寄来的新版《综合哲学随笔》（有我写的序言：“综合哲学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此文已刊《炎黄春秋》今年四期）十本，以及他另两本供青少年阅读的《浅谈中国哲学》、《漫游西方哲学》（都由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

朱正来，送他和蓝英年共著《从苏联到俄罗斯》散文集。一起午餐。下午游600米。丁东电话，山东来几位教授约我和朱正、许医农，于下月2日到小汤山聚会。

2007年11月30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准备点发言资料。上午九点到国宾馆，参加《领导者》成立三周年会。到二十多人，熟人只有杨继绳、丁东、王建勋、钟沛璋等。南京来的高华坐在我对面，旁边的李洁（《青岛晚报》副总编）同我招呼，二十年前在青岛为《庐山实录》作过打印稿。负责人周志兴告我，他曾在文献室工作

十多年，这个刊物是国内办的港刊，由国务院新闻办联系，新闻总署等还没有什么干涉。十七期都要去许多本。周详谈办刊过程与刊物宗旨：观察（包括国际关系）与智慧（历史回顾与重新认识），刊物格调则配合广告，深圳的副市长、习近平等，过去要过刊物，新闻总署署长要过全套。许多官员、企业家都感兴趣。钟沛璋发言，赞扬讲真话。说十七大开得较好，发言的人很多，有国防大学、外交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人日报等单位（周随即告诉我）。高华谈到维也纳大学讨论“大跃进”的会议，明年是五十周年，谈到列宁在1918的情况。还有陈子明同我打招呼，我将带去的四本《近作》和两本《龙集》分送高华和周志兴几位。自助餐吃得很少，回到家中还吃了点烤鸭。

2007年12月1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上午高岗的女儿（已60岁）高滨滨（李洁）来，交我她写的文章：“高岗里通外国查无实据”。当即浏览一遍，写的全是有根有据的事实，但问题就在1956年11月15日八届二中全会上，毛却明确说高岗里通外国确有其事。我同她谈到我同高的关系，当年情况，以及毛对高的倚重（最早的接班人）等。也谈了我对高的看法及两次同黄老的谈话等。她这篇文章我是支持的。她还送著作《尼采》，她学哲学，在德国九年，现在单身。谈了些家庭情况，母亲还好。送她《综合哲学随笔》及我的几本书。

下午游600米。

2007年12月2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上午段绍译和彭国东（《西部时报》，说过去来过）来。段送其著作《普通百姓的致富之路》六本，印了十万，畅销，但茅于轼写的序言不让发表，逼我为罗书生诗词集写书名和题辞，包括自己的书名，只好即写好。他还给我十来本《留言》。下午武光来，已95岁，送湖南一个右派写的书，信中让我写序和书名，此事难以应负［付］。武谈自己近况，有八个儿女（两位夫人各四），身体尚好。整个下午同胜利手谈。

2007年12月3日（星期一）晴

七点起床。睡得甚好。浏览报纸。

上午丁东同山东的读者群来，都是教授。王学典（山东大学《文史哲》主编）、王建民（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张小刚（女，山大《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杂志编辑）、李济时（也是编辑）。谈了一个多小时，主要谈我对形势看法，及反思三大问题，对毛的看法，中国还没有完成五四任务，还存在悲剧尾声。他们都是同一看法。还谈到革命的问题。玉珍也旁听了一半。照了许多相。

杜明明电话，田纪云约我与他父亲到满福楼晚餐，好在没有其他事情。九月间十七大信曾寄一份与他。他谈到给胡锦涛信，专谈中宣部封杀舆论，影响甚坏，给党抹黑。导正随即说，据闻，李长春批评刘云山，手不要伸得太长等话。《炎黄春秋》已到6万多份。田鼓励刊物放手办。他在国务院工作经历，分三篇在刊物发表。杜给我12期，头篇即田的“近距离感受邓小平”，有胡、赵在内的两张照片。《领导者》田也看了，谈到要有大政治家。

早餐后，玉珍为我理发，真剪短了。

2007年12月4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上午薛京来，清理桌面资料及信件，有几件交薛处理。为湖南人欧阳耀荣

的自传写书名（《无悔人生》）并信，等等。

下午佩珍姐姐回西安，三点多一起出发。玉珍同我先到金黔食府参加每月座谈，14 人（厚泽、李善、长江和我四对夫妇）。漫谈形势人事。我谈昨晚同田聚谈事，出示 12 期和《领导者》。贾某到黔东南看中一个侗族姑娘（服务员），要带回当保姆，被惋［婉］拒（说孩子重病）。湘西一州长强奸女人，正遇上凤凰大桥倒塌事故。包遵信追悼会的大干扰太可恶了。关于新人的看法都差不多。安徽汪兆钧、郑存柱致中央两长信件，已影响全国，据闻常委讨论过。还谈到金人庆免职等事。星期四组织部新部长将接见老同志，征求大家意见，谈点什么。认为应谈当前干部腐败问题，尤其高层，一窝窝。厚泽还谈到当年整耀邦旧事。在夹缝中的为难。

下午先游 400 米再回家的。

2007 年 12 月 5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五点多醒来的。午休吸氧时，也未睡着。

上午北京青年诗词社的董澍来，40 岁，在晋城诗会上照过相。送来“风铎”大奖 12 月 22 日首发社请帖，定要我参加，很是热情。有过《龙集》，于是赠《实录》、《留言》并《其人》等。

下午游 600 米，尚不觉累。三大快件，钱明锵等办的《神州风情》等刊物聘“特邀顾问”，刊了我的一些诗。毛应民寄来十本《文汇》（出版者：香港文汇出版社浙江编辑部，内部发行）。刊有我的“近作十三首”。

2007 年 12 月 6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早餐后，将湖南人欧阳耀荣的自传还武光，只有夫人在家。武老每天八点半上班，整天在办公室，真是怪事。

上午来一山西人，宁平安，说是读过《庐山实录》，想见我一面，出示身份证是管监狱的警官。54 岁，不像个读书的人，谎称地址是书上找到的。由玉珍应付走了。今天的新部长见老同志的会后遗[移]。下午游 600 米。

这两天下午五点都看杨锦麟读报，说话太快，听不清。下午沈跃跃电话，明天岳阳宾馆开李锐思想研究会，让我不要去参加。当<即>言毫无所知，不会去的。

2007 年 12 月 7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整个上午清理桌面杂件，找出一些该处理的信件，交薛京。薛则清理所有今年刊物，将《炎黄》、《书屋》等留下，其他几大绷放到隔壁满起家我那间空房。处理几封该回复或寄书的信件。

下午游 600 米，仍觉累。胜利来，手谈多盘。

2007 年 12 月 8 日（星期六）晴

六点多起床。浏览报纸。上午刘世民和小黄先来。接着殷正高、张超群（益阳原建行行长）、邓亚龙、周双等人来。他们在网上公布了张的文章：“李锐老是党内建设民主政治的一面旗帜”，准备召开李锐思想研讨会。北京公安部派人找到殷、刘追究，他们回答会已开过，要到北京来，请我到岳阳宾馆吃饭。公安部人答，吃饭可以。张的文章全是根据我的著作和文章写的。他们真是一番好意。玉珍的紧张、担心，他们也感到。她谈了最近包遵信追思会被迫害情况，岳阳宾馆请吃饭我就没去了。程湖一家来。

下午同胜利手谈，张秋石来，何格高来取字，没能游泳。

2007年12月9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殷正高来。我正在看张超群的长文，个别字句，小有改动。让他等着。让我写的书名和题辞交他（题周淼龙《报告文学写作研究》——人民的事业需要报告文学）。殷告我，昨天湖南来三人，将张超群带回湖南了，没有动他。他决心将研究我的文章汇集成书，纪录片弄好。随后，徐跃从上海来（先寄来信件），关了他八个月，他仍拟继续他的出版事业。让他看了张写的长文，认为写得极好。也谈到《大哉》还可续出二集。给徐《历史大趋势》。给殷《父母昨日书》和《云天孤雁待春还》并《历史大趋势》。三人一起漫谈，玉珍也参加一阵。她极其关心我的“安危”也。她也很气愤。留殷、徐两位午餐。期间，送“张爱萍人生记录”（儿子张胜著《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一书的又来，让再送几本与我的朋友，介绍了杜润生等，还给我三本送人。给徐、殷各一本。

下午张秋石和一山西办公司的女同志来，为开发风力发电求贷款事。

2007年12月10日（星期一）晨小雪、阴雾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今天没有客人，续看资料。接王建勋电话，回顾30年改革文可以推迟明年了。

《云天孤雁待春还》一书，首次浏览，唤起许多回忆。

张秋石和山西女同志来，我将信批较［交］周小川办。

2007年12月11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续翻看《待春还》，南央将什么资料都收进去了。

上午薛京来，将昨天收到的河北一件要求“平反”材料交他处理。薛说，此人脾气极傲，电话半个多小时，案子已30年。

朱正和姚监复对《毛——鲜为人知故事》各写的一份意见稿，让薛复印，即交作者，张戎已到北京。上午同胜利手谈两局，大胜一局。下午游600米。

张秋石邀请杜导正、朱厚泽、李普和我几对夫妇并王建勋等人夜宴（在万寿路万寿宾馆隔壁一大酒店），谈为我们这些老人出回忆类书籍事。张戎又约五点多来家请吃饭，好在秋石约的是六点半，等到六点，张戎和她弟弟才来。于是将朱正和姚监复所写各几十条意见交她，一同参加晚宴。

席间漫谈，介绍张戎。杜导正谈了些“好现象”：田纪云还有三篇文章将在《炎黄》明年发表。中宣部和新闻署两副职到他家，田将三篇文章交与。他们回去后，告知田：写得好。现在的新闻署长思想较开放。那位管阅读小组、控制言论最严的中宣部副部长调走了。还谈了李长春批评中宣部的话（手太长两点）。传出要坚守邓南巡讲话精神，要防止右，主要是反左。我谈了殷正高和张超群文章事件，浙江准备印我的《庐山实录》，合同已寄来，但注明要新闻总署批准。那就只有等着瞧了。杜说，不要报批好。我说，地方不敢吆。

张戎谈了国外对她《毛传》的反映［应］，美国哈佛等地，崇毛的人还不少。台湾杜隶明儿子不让出，也没有指明何处不实。她的资料来源都有详细注释（英文版有一大曇［叠］，中文版去掉了）。此书已有三十多种文版。参加晚宴的有华夏银行副行长樊大志，很开朗。谈周小川对国际金融在行，国内差一点。

漫谈到十点才回家。

2007年12月12日（星期三）晴

七点过才起床。昨夜眠药之故。

上午薛京带两位女士来，廖国森（深圳碧波小学校长，市诗词学会副会长，硕士研究生，50岁），房佩（深圳滨河小学校长，也是诗词爱好者，40岁）。廖过去来过。闲谈形势，深圳已是花园城市。送《留言》、《龙集》等书，并十七大上书。

张青义来，要请朱厚泽和我吃饭。

下午游600米。胜利来，手谈到晚餐前。玉珍为我剪脚脂［指］<甲>。

2007年12月13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再翻《待春还》等自己的书。其中许多旧事可以写成随笔也。

下午游600米，稍觉累。自己感觉：是否改游400米？

张清［青］义又来，谈“生花斋“不会赔本（年租金20万），杭州出我的书法集，可以放一些到斋中。

2007年12月14日（星期五）晴

六点过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薛京来，同玉珍一起谈，下午李源潮同老同志见面会参不参加，玉珍怕我讲话，建议我不去。翻查今年的《炎黄春秋》，发表了我四篇文章。于是准备下午参加会讲点什么，带上十七大信。

下午没有游泳，三点前，薛京陪同进入会场（老同志活动中心）。桌上有座谈会程序单，老同志代表发言，只有张全景和|和|六个离退休干部支部的书记。这些发言我也听不清。最后李源潮讲话，第一个说我91岁了，强调老同志仍是党的中坚，近六点散会。我将带去的《留言》、《龙集》和十七大上书即《毛与反右派斗争》长文交李源潮。他客气地说：读过《庐山实录》。回来告知玉珍，她就怕我发言也。

2007年12月15日（星期六）晴

六点过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张青义同卢冬泉来，卢在内蒙经营煤炭运销，过去请我吃过饭，为他写过字，全忘了。明年请我们到鄂尔多斯一遊。现在是羊、煤、稀（土）大省了。

胜利来，手谈上下午。下午游600米。韩磊同去，为我拍游泳照片。

2007年12月16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好几期《炎黄春秋》都没翻看过，今天算是看了几期。

上午延滨、元元夫妇来。延滨过敏病两个月。我的上书，他用讲究的复印散发了。我谈最近受“照顾”的情况，共谈形势看法。有小改变可能，对几个新上来的看法，不能抱大希望，但思想有“解放”的一面。他们不能越轨也。送他们一本段绍译的《致富之路》。

十一点动身，到五环的江西甲鱼酒店赴宴。张青义请客，到厚泽和我两夫妇和张锲，其他卢冬泉等三四位老板（大概都是江西人），一大园［圆］桌。我谈的较多，从1949年后的同历史背道而驰的“糊塗路”,以自己经历作解释，直到最近的经历，对形势看法。谈到几乎饿死的情况时，张锲也说，他当右派时，在安徽也几乎饿死，见过许多死人（有全家的）。他到母亲家，毫无食物，将一罐臭豆腐吃光了。厚泽也谈到亲身经历对认识历史的重要。直到两点半才回家。

下午毛卫平派人来，让我为“凌容众、李樵松夫妇纪念碑”写碑名。吴宗熿来，交新作《漫谈社会和谐》。

2007年12月17日（星期一）晴

近七点起床，睡得不错。

桌上乱堆中，发现一些没看过的资料和信件。有南京杨郁的信和一堆剪报，李辉写的文章《李锐：“不回顾焉能前瞻”》等。

上午小胖来，他刚从瑞典同进进一起回京，儿子王羽在北京办电脑公司。谈到瑞典治安不好，他有华人针灸会（他是副会长），会长两口子被三个盗贼进屋，被劫财并双受重伤。

下午韩棣来，送我一件冬天上衣。谈旧事。

收到刘放去世的讣告（34年入党，燃料部时共事），今天上午10点在北京医院告别，竟忘记了！

2007年12月18日（星期二）晴

近七点起床。浏览报纸。上午薛京来，帮助看信件。上下午还字债（给延滨、徐跃等）。为北京青年诗社“风铎”大奖赛，写了四句（集古人句）并本人拙句：要做诗人先做人：

但写真情并实境，志高言洁涌清泉。
凌云健笔纵横意，李杜诗歌万古传。

下午游600米，没热水，未能洗澡。

2007年12月19日（星期三）晴

又是近七点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将盛禹九的《怀念与思考》序言改好，下午他来取走。谈到他同田家英关系，极想离开中南海。1952年我到北京时，《中国青年》发表我的《毛早年活动》文，是他的责编。

董澍同益阳人曾少立来，曾赠他的《李子词》并《甘棠集》（几个诗人合集，内有他的诗词）。赠曾《龙集》，董拿走为“风铎”大奖写的大幅字。

收到《法制日报》记者熊伟的为人大代表工、农代表太少的呼吁书（附一厚本十届人大代表名册），真是无法应付，多几个工农代表又有什么作用！

2007年12月20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写好为“凌容众、李樵松夫妇纪念碑——启明女校创始人”（毛卫平嘱托的），一大幅、一中幅，来人取走。又为小胖写就一条幅。

上午唐小毛来，谈到外汇储备大量是大麻烦，美元投资大，逼我人民币升值，可以净赚。留午餐。

下午游600米，觉累。近日稍一动作，即感到气短。

2007年12月21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新民晚报》、《文汇报》明年续赠阅，都寄来通知。

上午薛京来，让看一些信件，并小整理乱书堆。谢涛［韬］夫人同四川中医陈计存并任利斌、罗盛志（有办公司的）来，谈到一件怪事。她刚从成都回，到简阳（陈毅家乡）一农户家，陈氏四十多岁，九岁时即神经不正常（有丈夫，很穷）。现在毛主席灵魂付［附］于其身，常抽烟，谈了两个小时，申明自己有错误（二八开，二分错误），对现在形势不满。人的长像［相］、脸孔很像毛，一口湖南腔，谈话中还唸诗两首。我认为这如“耳朵识字”，是有意制造的。但谢夫人信以为真，其他几位似也赞同。此事四川的人都不清楚，省外却有人去拜访了。

下午游600米。陈医生为我号脉，建议吃山药。

2007年12月22日（星期六）阴雾

六点半起床。夜半曾失眠约一小时多。

要参加两个活动。为诗歌“风铎”大奖赛讲话作了点准备。八点一刻同玉珍出发，半小时后到现代文学馆，参加会者寥寥。找到董澍（他承诺可先同一些诗友座谈一小阵），只好逼他在会场，散坐二三十人。我讲了约十来分钟，谈聶绀弩（04年9.18在此地参加聂［聶］百岁纪念并全集发行）。唸了其人的名句，以及自己的“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等句，说明“要做诗人先做人”的道理。

十点过，到达荣宝斋参加画展（纪念毛诞辰114周年）有毛一家七人（六烈士）的大画像等，大概我是客人中唯一“长者”，不断被围着拍照。关于毛讲了几分钟，然后开幕式，剪彩等等。那些国画，主要人物画像多年画体，人物画家名苑诚心，自成一体也。另一“慈善画家”王焕然（名片上有头衔：国画“百猪图”、“百鼠图”、“百兔图”第一人等）。会后到附近“老浒号”酒家午宴。两位画家同桌，王焕然大谈李纳的处境，家中只一台旧电视，挂着父亲在延安的照片。很是不平。由此可见，在社会各界包括文化界，对毛的评价、感情是很有差异和情况复杂的。但人们对我又如此感兴趣，难道就是因为“秘书”这一身份吗？有点疲劳，下午没游泳。两家一起包饺子。同胜利手谈两局。

2007年12月23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施滨海来，他已回到单位，有工资了。交我《开放》和《明报》月刊12期。《开放》可读文章甚多，上下午都翻这两本。

收到不认识者的著作和诗文，有的值得阅读，有的太一般了。

书房仍未清理，“改革三十年”文仍压在心上，没有动笔，只是在看有关资料和思考不已。

最近老觉气短，未能去医院一查，是肺功能还是心脏问题？

收到及川淳子的信和一叠照片（那天她照的，有宋晓梦和蒋彦永）。

2007年12月24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今天本来由小胖约定去他家午餐，玉珍早作准备（我也变动客人来访）。早晨告我，同力丰电话，竟问：你们吃不吃饭？于是决定不去了，对这一家孩子的评价（最根本的是并不关心我的著作和对国事的承担），玉珍算是知道我的一贯看法了。

余英时的访谈录：1946年闻一多、李公朴被害时，昆明流传一幅对联："天下由老子打来，谁教你开口民主、闭口民主。江山归本党坐定，且看我一枪杀人、两枪杀人。""六四后，心中浮起"。

下午李郁同他的两位浙江朋友来（一位名方成先，杭州一个区的检察员，另一位为浙大毕业的教授），方的案属一件50万的经济旧案，让我批请赵洪祝关心就地解决。只得照办。

2007年12月25日（星期二）雾

昨夜看电视剧《柳树屯》到十一点半，七点多起床。

上午整理书桌，书房像个仓库也。下午游600米。玉珍、佩珍将北屋柜顶上的杂物全部搬下，堆了满屋，发现不少赠我的寿诗等，宣纸几绷。房间真是太小了，应当有个书法屋也。

小智电话，廿七日在一酒家刘锦章和党校学员约我聚谈。

2007年12月26日（星期三）雾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早餐后，玉珍陪我到医院，看气短问题。内科大夫很仔细，做心电图、照片，查血（11.3）较正常。肺功能确有问题，测试结果：通气功能重度减退，小气道功能障碍，弥散功能正常。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残气/肺总量%增高，气道扩张试验阴性。医生嘱走路迟缓，不要多运动。

看完丁弘寄来的自印《交流文稿》2008.1月份的。

上下午整理北屋柜顶上的杂物，满起帮忙。找出好几幅不认识的人送我的"九十寿诗"。

2007年12月27日（星期四）雾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重读张钦楠的《漫游"知识王国"》，过去细读，还打有记号，几乎忘了。清出丁弘和杜光著作的小册子七八本，并几本书。十一点到紫竹桥过街的湘菜馆"万吉大丰和"，应刘锦章邀请，他的党校同班学员七八人，薛京同去。饭前与席间，听我谈些意见。他们对党校教授讲课和发的讲义，关于马克思主义、毛思等，都不感兴趣。读了我的《留言》后，极想听我谈一次。我从人类历史进步主要靠知识——科学知识谈起，并将几本小册子相赠，介绍他们能买到《历史大趋势》和《法治大手笔》等，尽兴而散。有苏宏章（沈阳市委副书记）、庄国泰（环保总局）、林嘉滨（北京医院院长）、郭庆平（天津人行行长）、张希（中组部巡视员）等。归途到文津街，遊［游］400米。

下午休息。夜观电视到十一点半。

2007年12月28日（星期五）阴

七点多起床。浏览报纸。薛京来，十点前到政协礼堂，参加"纪念新四军建军七十周年名将名家书画展"。中组部也参加了，原老干局副局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陪同我，参加剪彩典礼时，我作为头号嘉宾坐在正中，吕枫在左手，右边是空军　兴元（中将）（原文此处空一字——李南央注），他认识我。亲切交谈，谈空军的落后等，观点相同。李中权很瘦，不认识我了。他是主要的发言人。我有幅书法（《龙集》陈毅七律），可惜字写小了。

午餐时一桌人漫谈，都很同意我的闲谈。邻座张文麟（高占祥工作室的）要我的诗集。

下午没游泳，重庆李宗贤来，为他编的《弹指一挥十八年》（本人两口子为老区工作历程回顾）中册被查禁事，让我向市委宣传部长写信申诉。谈到重庆大雾十多天，影响飞机航班，也是三峡气候所致。

2007年12月29日（星期六）晴

昨夜看电视剧《柳树屯》到十二点多。近七点起床。浏览报纸。上午李普夫妇来，邀我们去吃狗肉，因中午有宴约未果。谈到十一点，觉得形势似有变动。杭州电话，《庐山实录》已开印了。

到鹭鹭酒家（军博隔壁）时，张秋石和他的朋友七八人已在座（在山西搞风力发电等的）。同他们谈我的对人类历史发展根本动力等几个大问题。有瑞典回来的一家三人，还有一在北大学社会学的女青年（我问她历史动力答不上来）。吃饭时也谈，直到下午两点，给五个人签名赠《近作》。没有游泳。谈［同］胜利手谈多局。

2007年12月30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书桌永远杂乱，无法清理。关键还在书房变成仓库也。

十点多到李普家，有大客厅、小客厅，几种书房，一切井井有条，阳台如小花园，太舒服了。我有这样一个家多好呵。送他几本书，周成启的《国事断想》、殷正高的《巴陵鬼话》等，都是自己印的。还将李宗贤送来的“燕窝”豪华盒（两合［盒］）转送一盒（这种“燕窝”难有真品）。随意漫谈到两点多，还写了“九十自寿”中的两首（笔不好），他欣赏“感谢婆姨米脂人”也。

由于累，没去游泳。同胜利手谈。

2007年12月31日（星期一）晴

七点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毛卫平同儿子来，儿子考取首都师大，他的公司在大兴县已办了厂子和生物科技所。关心我的《日记》出版（他资助过王建国）。已停顿的前进出版社准备恢复（由于出了宗凤鸣的《理想、回忆》一书，遭到查禁）。给我一本新出的《李六如与“六十年变迁”》一书，这是凌辉等写的六如老伯的传记，我1985年写的那篇《忆六如大伯》长文，作为“代序”了。

佩珍的米脂亲戚马剑来，22岁，在陆军航空兵学院学习，快毕业了。较有头脑。赠《近作》。留午餐。两家人一大桌，吃羊蝎子。过新年也。

下午休息，同胜利手谈。

收到许多贺年片。锦州刘怀武寄来一本2002年的《读者》，转载《南方窗》朱维民写张大爷的长文，内中提到我帮张大爷平反事。

二 00 八年李锐日记

第四十一册/Vol. 41

2008.1.1. -- 2008.12.31.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81 年后日记录入说明 xii

二 00 八年

1. 杂记 1
2. 2008 年 1 月 8
3. 2008 年 2 月 16
4. 2008 年 3 月 23
5. 2008 年 4 月 31
6. 2008 年 5 月 38
7. 2008 年 6 月 45
8. 2008 年 7 月 52
9. 2008 年 8 月 60
10. 2008 年 9 月 67
11. 2008 年 10 月 74
12. 2008 年 11 月 83
13. 2008 年 12 月 90
14. 2008 年回顾 102

1865年美国排第4位

1894工业产值：　美国94.98亿美元
英国42.63亿美元
德国33.57亿美元　} 76.2亿美元
美国：124.6%

1997—2007年

十年中北京市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案件3949件，4439人，挽回经济损失29亿元（《文摘报》2007.12.30日）

日本有多少“世界第一”

2006年，日本GDP 50000亿美元　（中国26000亿美元）
国内生产总值约占世界　16%　（中国4%—5%）
一次能源消费　5.3%　（中国10%）
每使用1000克油当量能源，创造等额价值10.5美元，全球第一。
高级钢产量、钢材出口，世界第一（相当于中国7—10倍）
生产一吨粗钢用煤0.6吨（美国1吨，中国1.5吨）
科研竞争力仅次于美国，投资也同样（比德、英、法总和还多）
受过大学教育人数占人口48%，研究人员仅次于美国，世界第二。
研究经费占GDP比重一直世界第一。
对教育重视世界第一。中等教育入学率99.5%，义教9年。
海外资产总额（180万亿日元）世界第一连续15年（05）
持有6800亿美元美国国债，占外国所持总额34%（中国12%）2432亿
森林覆盖率64%（中国18%）
平均寿命，女85.33岁，男78.33岁，多年世界第一。
收入最公平国家之一，基尼系数0.285。
2007年日发电量达100亿度，总容量年过7亿千瓦，71329万千瓦，装机容量过1亿千瓦， 24.66万亿元，增长率11.4%
2007.GDP近3.25万亿美元

为奥运，北京关闭200家污染工厂，种2亿棵树，北京机场新建，如140个足球场大。

林则徐对联：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
　　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贱，益增其过。

世界人均财富最富、最穷各十国（2007.世界银行公布）
最富：瑞士、丹麦、瑞典、美国、德国、日本、奥地利、挪威、法国、比利时、卢森堡
最穷：马达加斯加、乍得、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尼泊尔、尼日尔、刚果、布隆迪、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

根据国内生产总值，产出资本、自然资源、人力资本等指标排列（首先同国土面积大小无关）。瑞士没有自然资源，丹麦、德国，能源等靠进口，日本也很缺矿产，法国、比利时也都缺。穷国资源较富。

2007 年生产 24.66 万亿元商品，即 3.38 亿美元商品，以此买大米或衬衫，比在日本买得多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2556 美元

中国有 4.3 万种植物，有经济价值的约 15000 种，有能源开发价值 4000 种。

水资源大问题 08.8.21 报刊
全世界淡水资源仅占其总水量 2.5%，70%以上被冻结在南北极冰盖中，加上高山冰川和永冻积雪，87%淡水资源难以利用。
人类利用的江河水及地下水，约占地球总水量 0.26%，全球 1/5 人无法取得安全饮用水。
农业灌溉占全球淡水使用量 70%，2030 年，全球粮食需求将比现高 55%，2007 年，全球一半人口住城市，2030 年将增到 2/3 住城市。

软实力即吸引力

垂死初悟道，平生误读书（苏东坡）
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

- 发达国家个人财富：30%股票，70%房地产。
- 2007：中国经济规模：3 万亿美元
- 中国面临最严重问题：收入分配，总体收入增长快，但城乡差距、人均差距很大，出现“拉美化”现象。必须有一个稳定社会。
- 一次大战后，美国经济比重占世界 50%，现在 30%左右。到 1840 年，中国生产总值达世界的 1/4—1/3

中国：1978：2%，现在 5%（按购买力计算大概 10%），对世界影响：
① 经济增长 10%（加上购买力）等于为世界增加 1%，快增长为世界创造一个更大市场。
② 转型中国的软影响（对发展中国家）
投资方向→获得资源，产品能进入的市场。
外资进入中国：廉价劳力，加工产品出口，进入中国大市场（中国劳力与市场都是资源）。应购买美国技术
（林毅夫访谈《参考消息》08.10.9）

改革开放乃对①毛政与文革的拨乱反正。②洋务运动后第二次现代化尝试同时的明治维新改变了日本，洋务运动却失败。百年来，中国始终未能达到宪政立国之目标。

————————————————————

30 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增 9.8%
居民消费水平年增 7.5%
人均国民收入： 1978——190 美元， 2007——2360 美元
国内生产总值： 1978——3635 亿元，2007——249530 亿元
占世界经济份额：1978——1.8%， 2007——6%
居民可支配收： 1978——343 元， 2007——13786 元
2007→1978 通货膨胀率 376.7%

农民人均纯收入：1978年133.6元，2007年734.4元——7.344倍。

改革开放30年数字统计

1978年财政收入　　1131亿元
2007年财政收入　　51322亿元
1978年GDP　　3645亿元
2007年GDP（第4位）　　24.95万亿元

绝对贫困农村人口（2007年年收入785元下）
1978年2.5亿人→2007年1479万人（2%-）

贸易总额1978：206亿元→2007：21738亿元（2004年超日本，现为第3大贸易国）

外资企业到2006年27.5万家
投资额2007年7907亿美元
2007年贸易总额，外企比重57.7%（其中出口57.1%，进口58.5%）

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外贸总额第三，GDP第四

以下对联于7月28日抄录（参看当日日记）——李南央注

爽气东来,云雾扫开天地撼;
大江东去，波涛洗尽古今愁。(黄鹤楼)
——苏轼

富于笔墨穷于命，老在须眉壮在心。(书斋)

春风放胆来梳柳，夜雨瞒人去润花。(春联)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论文)
——郑燮

每闻善事先心喜，或见奇书辄手抄（故宫景福宫）
——爱新觉罗.弘历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东林书院)
——顾宪成

不设樊篱，恐风月被它拘束。
大开户牖，放江山入我襟怀。(嘉兴山晓阁)
——朱彝尊

书似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书斋)

过如秋草芟难尽，学似春冰积不高。(无题)

浮沉宦海为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自挽)
——纪晓岚

举步艰危，要把脚跟立稳
置身霄汉，更宜心境放平（昆明西山三清阁）

——赵鹤清

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自题）

——孙星衍

劝子勿为官所腐，知君欲以诗相磨。（赠余小霞）

帝倚以为股肱耳目，民望之若父母申明（赠林则徐）

——梁章钜

楼高但任云飞过，池小能将月送来。（上海城隍庙得月楼）

——陶澍

坐卧一楼间，因病得闲，如此散才天或怒，
结交千载上，过时为学，庶几秉烛老犹明。（题书房）

大度领江淮，宠辱胥忘，美溢终凭公论定。
前型重山斗，步趋靡及，遗章惭负替人期。（挽陶澍）

——林则徐

江上此台高，问坡颖而还，千载读书人几个？
蜀中遊迹遍，看嘉峨并秀，扁舟载酒我重来。（乐山东坡读书楼）

爱书不厌如平壑，戒酒新严似筑堤。（自警）

——何绍基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群居守口，独居守心。（赠某）

遇事让三分，天空海阔。
心田留一点，子种孙耕。（赠马瀛洲）

——曾国藩。

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
庙堂倚之为长城，野草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挽林则徐）

——左宗棠

哀郢失［矢］孤忠，三百篇中，独宗变雅开新格。
怀沙沉此地，两千年后，惟有滩声似旧时。（汨罗屈子祠）

——郭嵩焘

生无补乎时，死无损乎数，辛辛苦苦著成五百卷书，流播四方，是亦足矣。
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浩浩荡荡历数几十年事，放怀一笑，吾其归欤！（自挽）

——俞樾

瓶花落砚香归字，风竹敲窗韵入书。（书斋）

——曾国荃

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几许？
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剃头店）

——石达开

匹马斩颜良，河北英雄俱丧胆。
单刀会鲁肃，江南名士尽低头。（江南关羽祠）

——王闿运

坐阅五帝四朝，不觉沧桑几度。
经历九磨十难，了知世事无常。（自挽）

——虚云

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无题）

——任伯年

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
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河南南阳诸葛草庐）

——顾嘉蘅

为有才华翻蕴藉，
每从朴实见风流。（赠溥泉）

——汤金钊

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自题）

——陈白崖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杭州西湖岳飞墓）

——徐氏女

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春联）

——范文甫

身是六朝人，依然乐府江山，谁数匆匆后来事？
家临九江水，为忆洞庭烟雨，可怜惘惘昔年遊。（南京莫愁湖）

大陆龙方蛰，中原鹿正肥。（桃符）

为人竖起脊梁铁，把卷撑开眼海银。（戊戌北上留内子）

何况到而今，即早生盛世唐虞，不过及身观梦幻。
明知终一散，剩片刻当场傀儡，自将苦口入笙歌。（戏台）

——谭嗣同

爱国爱民，玉树芝兰佳子弟。
春风春雨，朱楼画栋好家居。（爱春楼）

江户失［矢］舟［丹］忧，感君首赞同盟会。
轩亭流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挽秋瑾）

——孙中山

与我公别几许时，忽警电飞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赢将去楚孤臣，箫声呜咽。
近至尊刚十余日，被群阴构死，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下？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
（挽谭嗣同）

——唐才常

复生不复生矣，
有为安有为哉。（挽谭嗣同）

关比酷刑，岳于惨戮，苦贤尚尔，君又何尤。
魂魄若有知，当偕孝孺先生，奋舌问成王安在？
汉唐党锢，魏晋清流，前代如斯，而今为烈。海疆正多事，应共子胥相国，悬眸看越寇飞来。
（挽戊戌六君子）

我则死耳，皇上如何？临行片语从容，圣眷难留三尺下。
君每终矣，帝无可鉴，异日大冤昭雪，孤旌持表六人中。（挽刘光第）

——康有为

好副臭皮囊，为你忙着过九十年，而今可要交卸了；
这般新世界，纵我活不到一百岁，及身已见太平来。（自挽）

——张元济

今日到长安，明日到北海，何时再到古长安？
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
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
痛赤县邦析盖蹙，每逢万寿祝疆无。（斥西太后）

——章太炎

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挽邓世昌）

——爱新觉罗.戴［载］湉

既生瑜，何生亮？卿不死，孤不安。（戏代袁世凯挽宋教仁）

——易顺鼎

桃花尽日随流水，江月何年初照人？（桃花江亭）

——肖大猷

英雄作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全世界能全我；
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挽孙中山）

魂魄异乡归，如今豪杰为神，万里山川皆雨泣。
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挽蔡锷）

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
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挽王湘绮）

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
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从古困英雄。（挽黄兴）

——杨度

本小利微，不能挂账。
货真价实，何必蒙尺。（酒店）

——黄中益

大旱迫酒家挂账遮日，无力买布也。

不信美人终薄命，古来侠女出风尘。（蔡锷赠小凤仙）

读书既博，著书知难，好在诗学白太傅、陆放翁、留得霞瓠文字三千首。
济世有心，遁世无闷，虚有志希陶靖节，葛忠武，徒传把杯谈笑六十年。（六十自挽）

——黎心矩

人谁无过，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是亦足矣。
我非爱财，来的明白，去得更明白，则何慊乎！（学欵经理处）

——周凤楞

以上内容记录在2008年日记本的前十五页——李南央注

2008年1月1日（星期二）元旦 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翻看去年日记，想做点统计。发现几乎每天客人不断。书桌仍未整理好，今年是否继续杂乱，“仓库”下去呢？

午餐两家一起过新年。下午同胜利手谈三个小时。自己尝试各种走法，负多胜少，20分钟一盘快棋。

许良英电话，夫人著作的序言记得已弄好了，却未寄出。

晚上看“西安事变”电视剧。

2008年1月2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朱正、蒋彦永先后来。蒋医生为玉珍看了她的泡［疱］疹，还不算严重。又看了我的肺功能疹［诊］断书，又［有］一项是正常的，让我放心。同他俩谈到湖南“李锐思想研究会”的事件。蒋的祖父同鲁迅有过最早的通信，朱正考证过。

威威来，玉珍没有收他的办医保等手续费的款项。他们五兄弟姊妹为党校房产互不相让，各占一间，真是可怕，都不照顾这个小弟弟的无依无靠。一起午餐。

下午游600米，洗了一个痛快澡。

晚餐前，苗苗带觅觅来。觅觅短时留法，学餐饮业，英文好，也会点法文，很懂事。玉珍很看重。同我谈“大姑（南央）”写的文章，我同她谈“两个相反典型”。觅觅看到《南方周末》上南央的文章，对“大姑”写这样的文章似有不满。我说这是历史事实。你对奶奶有感情，奶奶对你好，这是亲情，另外一回事。

2008年1月3日（星期四）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政府法制》半月刊（十二月下）刊“日本有多少‘世界第一’”。全人口48%是大学程度。将这些数据抄在这个本子的首页。

上午朱成贵、黄仕琦来。朱是发改委离休的，过去在计委（宋平处工作），同李云仲是好友，过去同我谈过李的情况（李已去世）。送我他编印的李著《给毛主席的一封信和评论》。黄是教育部离休的（84岁），第一次见面。两人急［极］想找我一谈。谈到近十一点，谈历史、理论、党三大问题。黄谈到董纯才任教育部长情况。49年取消英语是董决定的，陆定一曾骂他“蠢材”。黄是北大工学院土木系的（1945毕业），带来一本《直言》，上面有两处错误。

力丰从长沙回，特去看望琬姐，还认识这个“小胖”。大妹给我们捎来一些新鲜蔬菜。玉珍谈威威事，我让他们兄弟俩将房子让与威威。力丰说，威威最一身轻快，没有负担。玉珍很不高兴。

下午游600米。觉累。

2008年1月4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即肚泻，到下午共拉稀四次，且弄脏内裤。生平首次也。真不知何故。多年来一直便结。下午玉珍同我到医院，拿了药。

上午彭国东同他的朋友谢平宗来，他们都在《西部时报》社工作（国务院西部开发办的报纸）。彭是湘乡人，帮助我找回《世纪之交留言》，从事中国黄贡保胚米的经营（在望城）。让我写了横幅“造福

人类”。给我留下《西部时报》今年元旦号（一周双刊），上刊有谢平宗写的文章“炎黄贡品，情定西部”——记湖南黄贡保胚米研究专家朱克纯教授。这种米彭送了我 200 斤，前天电话由满起取来。今天才弄清楚，不是平江人送的。彭还谈到他的朋友余志坚是“六四”时三个湖南人天安门挂像投掷鸡蛋的“三壮士”之一，坐了十多年牢，当时他们曾在天安门石桥处写了一行字：“五千年封建专制到此可以休矣！”已有人在境外发表长文记其事：“湖南三壮士，八九真英雄。”

2008 年 1 月 5 日（星期六）晴

半夜一点、三点，两次拉稀弄脏睡裤，两次洗好，真是平生怪事。好在白天似已正常。玉珍让我服药。

上午韩磊来，他要为我编照片与文字介绍的东西，正收集资料，找了部分水电照片。谈到林一山已去世。

胜利来，下午手谈，不敢去游泳。

陈砚发来，送洞庭湖螃蟹 35 只。谈人事安排，还不如十六大后，有点差额选举，现只指定一人。

2008 年 1 月 6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今天正常了，却有便结。

上午许良英、王来棣夫妇来。我一早将王的书稿《中共创始人访谈论》和序言找到，序言是韩钢代写的，我已基本改好，又细改一遍。两位阅后，未料到有四千字，我说借题发挥也。许对张钦楠的《读史杂记》仍觉“浮浅”（我是不同意的）。他在浙大是学物理的，王是同学晚辈。

小智来，给那天午宴的好几张同我合照，用塑料纸敷好。陈海宽来，送陕北的土蜂蜜，延滨送一大堆各种海鲜，晚餐热闹之至。

2008 年 1 月 7 日（星期一）晴

七点起床。睡得甚好。上下午清理书房杂件，找出许多信件、赠书和要紧的资料。如韩少功（我无一面之缘）送的《山南水北》（99 篇随笔、小品文），其中少数几篇|作者|大概是作者打的记号（值得一读）。读了“开会”，写一个乡长如何情急生智，应付了乡民反对禁止“买码”（类似六合彩的私彩票赌博），取得全胜的结果，让玉珍也读了，大笑不止。紫阳的《谈话录》等也找到了。

2008 年 1 月 8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上午薛京、陈海宽来，陈又送来陕北羊肉。同薛京谈“三十年改革自己的经历”，水电、三峡、组织部（十二大）干部四化、一千人选拔，组织史资料。早年毛到晚年毛。《实录》与《亲历记》。两位总书记关系。《直言》等多种书稿出版。“六四”事件。五次大会上书。总结三大问题，为宪政开张努力。自己也觉得尚有可写的。王建勋昨天电话：写三十年自己经历。

两点去游泳，只 400 米。回来遇见张哲民来家，谈张宣三身体欠佳，长文尚未定稿。关心我的身体。留下网上资料。我去金黔酒家参加每月聚会，满起送张老回家。

今天只到九人。李普、厚泽两对夫妇，杜老、吴明瑜、李郁、马立诚。长江、吴象出国、到海南了。我先介绍今天收到上海寄来的《新海国图志》一书及作者刘文忠简要情况（此书经程巢父转介，我不认识作者）。大家对游历四十个国家，如此观察世变并作史鉴，也都感到惊异也。还谈到自己近日经历，以及高岗女儿写的高并未里通外国文章。关于李树桥为赵紫阳同耀邦关系事写文章，大家议论一阵，都

认为李如此不照顾大局，他接触的长者都劝过，但他不听从（大概也同赵家儿女有关）。厚泽告我，生活会上，赵确对胡讲过重话。李郁谈了好几件地方违法，随意捕人（到北京来抓反映情况的记者）。中央领导人的权威，现在似已难控制地方了。

我还谈到一月十五日，政协礼堂开“老部长老将军迎新春联谊会”，要书画作品，我拟了四句话，大家都赞同：

欣逢改革谱新章，经济领先惊万邦。
民主自由仍落后，何时宪政大开张！
（民主自由须落实，实施宪政习为常）

2008年1月9日（星期三）晴

七点起床，睡得不错。为准备体检，一早留便。由于使劲，气短不已，几乎难以举步了。八点多到医院，检查外科后，改坐轮椅（生平第一次），到十一点才结束。一二三层楼道转来转去。大部分较正常，白内障还是做手术好。68岁的外科医生王德镛，见面即谈爱读我的书，于是答应送书（他还出示买到的吴法宪复印本）。玉珍陪着我，很是劳累。

回家勉<强>吃了午饭。午休睡着一小时。又气短一阵。翻完两天报纸。

2008年1月10日（星期四）晴转多云

七点起床。翻看张哲民留下的资料，有汪兆钧11月9日致胡锦涛的信等。汪与郑存柱都参加“六四”的。

上午《亚洲周刊》的江迅和王建勋同时来家。江交稿费港币4200元。谈香港2017年进入普选事，国内谈何容易，能先从乡县做起就不错了。他们也不知道《领导者》这本刊物（我给他一本）。十七大信是长江给的。王建勋谈改革三十年亲历记，要求春节交稿，还约定16日上午到赵家慰问。15日老部长老将军会要书画，我那首诗的两个方案给他俩看了，很是赞同。下午两点，安徽图书馆副馆长阚华等三位女士来，由张若平介绍，要收藏我在磨子潭先后七年的日记等物。将六本日记并三本书（《李锐家书》、《龙集》等）相赠，日记写好借条，复印后退还。我这人在安徽算是“留名”了。

去游泳前，李普夫妇突然来到，是专为看望玉珍的，听说她患带状泡[疱]疹也。送他一盒新毛笔，都是大写的。游600米。一早送尿样时，让满起带《留言》等三本书和十七大信送王大夫。

2008年1月11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起床。浏览报纸。看昨天王建勋给我的资料。上午《财经文摘》记者齐介仑和《领导者》图片编辑解志涛来，他们曾先同薛京联系，薛京随后来到。谈三峡问题，他们给我一堆境外反映。于是从1954年在苏联的回电谈起，南宁会议到1979年复职后，如何上马，黄万里<之>三铁人跪下等等，将港版《论三峡工程》借予[与]，唸了那句话：“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我的灵魂”。还谈到最近汪啸风、潘家铮等来家，又将韩磊寄我的，社科院科研局对《林一山回忆录》审读意见与他们一阅。直谈到十一点。

下午游400米。李辉来，写我的文章在上海发表。还《批判斗争李锐反党集团发言选编》那本小册子（我忘了已借与他）。他拟再版我的《大跃进亲历记》，今年五十年纪念也。还给我一本《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江西出版）。胜利来，手谈到晚餐。

2008 年 1 月 12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整天客人，未能游泳。上午安徽图书馆阚华、陈瑞、高路克三人来，六本日记归还，复印全份送我。又是照相。她们似乎满意而归。许医农来，交网上资料朱学勤的《激荡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真相》等，她是网家。关心我的书稿、日记等的出版，“应该有个得力的秘书”也。奚弘来，关心毛竹的婚姻，带来一位 28 岁（研究生，警官）的英俊青年的照片，小玲也将毛竹照片交她。一起午餐。胜利买来羊羯子等，九个人吃一大锅，热闹之至。饭后又闲谈到三点，我才休息。无力去游泳了。

对门李昭夫妇来，谈吴敬琏老最近的想法，如大学收高学费，穷人发奖学金。同意茅于轼意见。前天她送来一堆螃蟹。

2008 年 1 月 13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几乎整天作字，为张秋石写了 7 幅，为毛卫平写了办公室横幅：诚信传南北，科技创名牌。为他的祖父毛简青故居写：春随香草千年艳，古来豪杰少人知（集徐宏祖、陆游句）。写得甚累，乃至气短，出汗。

下午河南李迎春（开酒厂的，林从龙让我写过字）和一四川办酒厂的来，送花篮、水果答谢之意。

同胜利手谈几句［局］。夜仍观电视剧《闯关东》。

2008 年 1 月 14 日（星期一）多云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佩珍和小余为书房大扫除，整天在卧室等处，作字几幅，翻看资料。张钦楠的再版《读史笔记》尚未全读。

为佩珍写了幅“延安杂忆”。

2008 年 1 月 15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找出几封资料。九点前到政协三楼礼堂，参加“老部长、老将军迎春联谊会”。四大袋礼物（茶、酒、花瓶，当时［是］参加活动的企业家所赠），提不动，幸亏满起同去了。坐在第四桌，同空军一将军坐在一起，在游泳池常见的（杨思禄，也 91 岁），互相打了招呼。黄璜是主持人，多年不见（带去一本《留言》，并十七大信送他）。赵宗鼎也送了“信”，还有老年保健协会会长李深，特交谈。于是送“信”。来一同照相的人多。会场很乱，听了三个人唱歌后，十点半退席。

2008 年 1 月 16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平江县长王洪斌（湖南农学院）、政协副主席陈忖芳、老干局长张满兰和平江办事处李迎春等来，一大堆年货（两只羊腿，油、腊肉等）。谈去年 DGDP70 亿，财政收入 3.2 亿，所有乡、镇通水泥路（村 50%），年产黄金 2 吨（黄金洞 400 年历史）。正在修建 106 国道，有 86 公里在县境，拟开辟旅游。我谈多年前到张家界见到的乱盖房坏印象（后已拆除）。要有专家计划，不能乱盖房子。最后变成长沙等地的避暑地。全县人口 103 万，吃公粮的 2.6 万。实现了义务教育，有初中 140 多所，公立职校三千多人，99%就业，私立职校五所。共有 643 所学校，建议恢复汨罗江航运，抽水蓄能电站在计划中。

下午未能游泳，三点多同玉珍到富强胡同，吊念赵紫阳逝世三周年。女儿和一儿子在家，宗凤鸣和

孙大午夫妇、王建勋一起，王送了大花圈，共同落款。我在留言薄［簿］上写了一段话，赞阳［扬］胡赵联手十年改革，走经济、政治同步改革之路。

2008 年 1 月 17 日（星期四）雪

近七点起床。真没料到，晨起即弄脏床单和内裤，真是老了。

翻《自由声音》（王建勋编纪念耀邦文集），过去似未看过，不少照片，竟有冯兰瑞和玉珍谈话。有些好文章。上午十一点半，同玉珍到北三环贵州大酒店，张抗美组织的两桌，李普夫妇、杜光、彭迪夫妇、钟沛璋夫妇、张思之等先到。钟早晨打过电话，同我谈那个朱建国三万字网文事（是去年十月一日的）。 我告知当时已予制止，他将原复印件与我。钟谈十七大后他们同江见面，江谈做了三件事：市场经济，支持邓的改革，提出三个代表。同戴璜［煌］、胡绩伟一桌。戴谈原机械部长沈鸿对江的看法。同桌还有莊重等。有狗肉等，大家不断敬酒，玉珍很是满意贵州菜。归途两点四十分才到那个天安门那个新建的“乌龟壳”，汽车从北门进去转了几道弯，才上二楼。中组部和文化部组织的“慰问专家、学者文艺演出”，来晚了。东方歌舞团的“环球风情歌舞”，没有看完，怕散会时拥挤，先出来。满起在厅外等候。近五点回家，没能游泳。

2008 年 1 月 18 日（星期五）晴

八点起床。真是空前。上午薛京来，又去取李源潮的贺年信（很是客气）。张清［青］义来，我的字还有市场，可惜不是书协会员。谈沈鹏等人字的高价。让张看我所藏字幅。小彭来，因无工作，受老婆气，几乎想自杀，加以劝导，一起午餐。下午游 400 米。四点沈跃跃、毛子炎和周福启来贺年送年礼（一大盆鲜花）。沈读了我的书，周 85 年在济宁见过我，当时他［她］任市组织部长，我还送他［她］“蜜蜂”条幅。谈得亲切，谈小彭事。

2008 年 1 月 19 日（星期六）晴

七点起床。浏览报纸。看完彭迪写得较尖锐的必须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以及杜光《2007：喜见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风》，还有邵燕祥寄来的《1958—2008：为“三面红旗”的死难者一哭》，内中对我的“革命有功，执政有过，文革有罪”提出意义［见］。其实我 1979 年即言八个字：“功劳盖世、罪恶滔天”，这 12 个字记不得是在什么场合说过的。上午张青义来，将两幅毛字（毛泽东字幅——李南央注）拍照。没让他将我也拍进去。

下午游 600 米。胜利来，手谈。

2008 年 1 月 20 日（星期日）间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收集近十本书与资料。

蒋医生来，送我杨帆资料。上午十一点半，同玉珍到崇外新世界商场的“便宜坊”，应张思之邀宴。到张［章］诒和、邵燕祥夫妇，我将信和《毛反右》文给他们。席间漫谈形势。讲我的比较有点乐观。两点回家稍休息，到政协南端一家外商开的五星大酒店，参加武大北京校友代表招待会，老人只到了方成，约二百多人。书记顾海良、校长刘经南先陪我在贵宾室小谈，我将书送与，后一一签名。送图书馆的除《留言》、《龙集》、《诗词本事》外，有《其人》、《大哉》并《历史大趋势》、《自由声音》等。《留言》则送书记和校长等。会上多人讲话，书记谈学校情况。我同顾坐在第一桌。学校扩大后，现有本科生 3.4 万，研究生 1.7 万，2007 年毕业生，本科、硕、博共 1.1 万名。学校努力做到高质量就业，实

现珞珈精神：“自强、弘毅、求是、拓新”。（我还记得“弘毅”是原来教［校］训，1934 年入学作文题为：“墨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试申其义”，我是用白话写的）。我问顾，现在武大排名情况，答排在第七位，前面是北大、清华、复旦、浙大、上海交大、川大。文艺演出颇精彩，有北京男女校友合唱团（有白发人士）和学校的“大学生艺术团”的歌舞，独唱等。晚餐时，不断有人来敬酒，递名片。坐在我旁边的有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美国耶尔的），对经济还较乐观。有最高法院院长万鄂湘（长沙人）。看过我写邓力群的文章（刊《开放》）。都谈得来。还有水利部管南水北调的宁远，是汪恕诚的助手，告我中、东线工程无问题，关键是水质。也谈得来。七点始回家。休会时，每人还送一小轮子皮箱。

佩珍今天回米脂，照顾玉珍二个月。胜利、小余送她到车站，九点多开车。

2008 年 1 月 21 日（星期一）夜雪、多云

六点起床。翻看昨天带回资料。内有《北京珞珈》07 年第一期（校友会刊复刊），上面有袁啸云访问我的《我的武大往事》，刊有我写的九十自寿诗。完全忘记了。袁是《体制改革》杂志社的，昨天碰过面。内容很实在。

还有好几篇序言待改正，精力真是差了。

下午五点，黄新亚偕一群客人来，有中医专家搞按摩的，为玉珍和我小按摩一阵，先离去。主要客人是四川甘孜市委书记刘道平（芦绍华、周军等）。刘是我的读者，要听我的“谈论”。于是讲了一阵中国对三大问题的糊塗（对历史动力、主义、理论和党的作用）。现在并未完全解决。鲁迅所言，当奴隶当惯了，有的人愿做奴才。现在更是权贵官商合一，危机丛生。很听得进去，也接受我的建议，在下面多做实事。如精简机构，基层选举，依法办事等。三个人每人赠《留言》。没有去赴宴（他们邀请了厚泽）。

收到快件《品味金华》（新创刊），书画品味、地方商情、吃喝旅游，翻到最后，我列名为“特邀顾问”，后面还有一大串顾问（为首文怀沙）。真是莫明其妙。

2008 年 1 月 22 日（星期二）晴

六点多起床，浏览报纸。九点蒋丽萍（上海作协，专业作家）来，程巢父先来电话介绍。她在写邓季星家史和浦熙修传记，向我探问邓友星在延安《解放日报》情况。抢救运动时，编辑部 80%逼成特务，抢得很厉害，因此 1944 年中外记者代表团来时，他哥哥邓友德是副团长，因此随团返回重庆家中。于是谈到“唐纵日记”事，并介绍张映吾、余宗彦、马沛文、胡积［绩］伟、吴文焘等人电话，看他们能否提供情况。我在保安处，是 1944 年记者来到前释放回报社的。蒋谈到邓家八兄弟姊妹，三个兄弟到过延安，邓友星后来极力想恢复党籍，文革时参加一派，说是自尽，实际是被打死的。邓家是四川大资本家，最早建火柴厂（如卢作孚），邓季星办《新民报》。留了一本《书城》，内刊她写的当年浦熙修 1946 年专访旧政协代表的记录。

张哲民老人来，有一封鼓励我的信和一些网上资料，张宣三的大文章还在修改（已八遍）。

下午游 600 米。同胜利手谈多局，互有胜负。

薛京上午来，为贵阳从事环保 12 年的陈祖伟（收藏环保书画各处展览）书写的“游赞皇嶂石岩赠国家环保局”的七绝与后记，让寄出。又为潘荻交的信件转安全部耿部长写短信。

2008年1月23日（星期三）晴

七点半起床。昨夜服眠药。

上午毛应民、张青义先后来，为他们作字八幅。我的书法集，新闻总署正式批准，小毛作了努力。地方出版社头头要字（“不求当道称能吏，愿共斯民做好人”，“贯通古今文化，弘扬历史精华”），萧山古籍印务公司写招牌等。张要向教育刊物宣传我的书法，写了几副有关教育的秦城旧句，并《新语文活页》书名等。累了一上午。

米脂县委书记　　电话（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党代表变常任制，米脂试点，向我求教。简单提供点意见：分成小组，意见尽可能落实或有答复等，谈到尚无言论自由。

下午游500米。仍一动作即气短。胜利来手谈。

2008年1月24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浏览报纸。上午韩磊来，还上次的照片，交我《林一山回忆录》记录者给他的信，有不少对林的意见。继续找水电照片，一上午不歇，留午餐。韩准备写我与水电文章。下午游泳400米，回家已五点多。胜利来，手谈几局。

玉珍告我，觅觅电话：奶奶昨天走了，叮嘱不要通知任何人。玉珍说，大姨（大妹妹）总应当告诉吧。“一个改造最好的典型”离开这个世界了！（是心脏病）

2008年1月25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收到《财经》今年第2期，有“三峡地质求治”长文，题目刊于封面。全文详细说明三峡库区在历史上是地质灾害高发地区，东汉时期即有岩崩记录，1026年北宋时期出现山崩（新滩由此形成），一度断航（我只知道明朝发生过断航），也谈到水库形成后发生的事故。《随笔》这一期也有一篇谈三峡文。薛京来，让他看这些资料。满起的工资一直没有落实，特给志勇写了封信，望能解决。彭国东来，他是湘乡人，曾送来黄贡优质米。我全忘了。《西部时报》1月25日刊出优质米研究者朱克纯（女）教授25载艰苦攻关事迹整版，并刊我的题辞：“造福人类”，也有袁隆平的题辞。留午餐。彭还给我余志坚的文章：“毛的十大罪状”（六四时天安门向毛像投物三人之一）。

下午游600米，尚不觉累。

昨天还来了位女士高丽琴（诗酒文化协会的），玉珍接待。有一本老版《实录》让我签名。如此热心读者，就送一本新版，由玉珍联系。

2008年1月26日（星期六）晴

一早起来解手，整天拉稀六次，全［前］所未有之事。

上午山东大学教授王建民夫妇和儿子来（儿子在南韩留学），上次来过（我全忘了）。读了我的书，再次来听我的议论（他是校中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的），特将张钦楠的《读史笔记》转赠。对山东几位领导评价都不高。接着张抗美来，求学［写］招牌两幅：“浙江顺风鸟服饰有限公司”，“和谐之路民族博物馆”。随后程湖和夫人的兄长来，送一大堆年货，都是机关送的。谈报纸订管很复杂，《人民日报》200万份，都是公家订的。

不敢去游泳了。下午胜利来，手谈到晚餐，自己感到有点进步，问题在下得太快。

同王建民特别谈到耀邦下台时，邓力群要当总书记之事，将《紫阳千古》续集上的文章与附录，让

他一览。

2008年1月27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带走复印两文并张钦楠和高亮之的三本书等。十点前，同玉珍到东交民巷京都大酒店二楼，参加张秋石主办的“北方期货”新春茶会，共22桌，二百多人。我与杜老、光远、胡积[绩]伟夫妇等在第一桌，认识的老友、中青两代朋友都到了。首先碰见的是陈四益，他将两文交复印，共印了二十来份，都在会场上送与熟友了。同桌还有杜星垣，邻桌有李普、杜导正、安志文、黄宗江、张思之、戴煌、谭文瑞等。资中筠夫妇、张贻[章诒]和、章立凡等，还有些面孔较生的年青朋友，来打招乎[呼]，给名片或交谈。孙敏（原黄宗江短暂妻子）给我她自己生平的文章，刚从美国回。秋石让我第一个发言，毫无准备，只好讲了几句，期货是西方产物，我们原来是很陌生的。今天到的都是讲些怪话的人，这种欢聚代表一种希望，等话。文怀沙发言，直对我讲了些话，我同别人交谈，没听到。黄宗江准备讲话予以指责，被我制止。秋石特来，告我明年不请此人了。我将张、高两本书出示给资中筠看，本来想予以介绍，但场合不行。资知道张。十一点多即开始用餐。一点前回家。

下午玉珍到对面酒店，定[订]好初二两桌饭菜。

三点多，高丽琴（诗酒文化办公室负责人）和夫君高志勇（原在中顾委工作过）来，让我给初版《实录》签名，特赠第三版并《留言》，略交谈。贾文平来，送大甲鱼等，玉珍只好为他儿子送压岁钱三千。

2008年1月28日（星期一）晴

四点拉稀，今天一共拉了六次。九点同玉珍到医院，验了大便，尚无问题。查血，白血球较高，血色素下降10.6，内科仔细看了，开了药。一月的体检报告印得很详细而精緻，有十一项“主要诊断”，关于心脏、胸腔、双肾囊肿等，都指出症症，并有十一项建议。关于呼吸道问题，每1—3个月要做定期“胸水B超检查”。血尿酸增高，必须低嘌呤饮食（不吃、少吃谷类、豆类、硬果类，医生嘱少吃豆腐、菠菜、菜花），主食用麦淀粉（买不到可用玉米淀粉代替）。多食动物蛋白（鸡蛋、牛奶、鱼、瘦肉），多吃水菓、蔬菜，少吃脂肪，清淡饮食，多喝水不饮酒，少用辛辣调味品。

多久以来，玉珍天天吊瓶、打针，但对我仍全力照顾。

下午田绿萍来，送安若到越南工作三年的日记，自己印的。告知范已去世，她的眼圈红了。在热河时，范对她甚好。送我黑木耳，只能回赠两文。

胜利来，手谈。看完孙敏一生回忆，很是难受，她还自杀过。

2008年1月29日（星期二）晴

四点解手，已不拉稀了。七点起床。

上午十点孙大午夫妇来，王建勋先来。谈他的建议：为党内民主改革写一建议书，上百人签名，党内三权分立，他同杜导正商量的。杜说，即以我的十七大信作为底本。准备邀谢韬、辛子陵等一批人座谈起草。我谈了自己的看法，也同意办，但关键在名单，必须有田纪云等参加，否则难起作用。谈到十一点半。

下午游400米。满起感冒了，没下水。薛京又交来一批春节活动请帖。明天上午人大会堂团拜会，决定不去了。

收到刘文忠的《风雨人生路》和又一本《新海国图志》。

2008 年 1 月 30 日（星期三）晴

四点半醒来，五点起床。接受玉珍意见，过年了，将堆集杂乱不堪的书房加以整理，让满起帮忙，我坐下清理一堆堆乱东西，忙了一天。只是将“废物”一部分搁到书柜顶上，其他还是堆积如山也。

2008 年 1 月 31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准备赴会，带上资料（十七大信及《毛与反右》文复印件及《财经》与《随笔》上有谈三峡文）并《留言》6 本（准备赠人）。

九点多，到达航天桥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参加能源研究会迎春团拜会。到好几十人。邓可蕴（邓广铭的女儿）先来招呼，让坐在前排，随后好些不认识的人来问好。黄毅诚住院治疗，没能来，因此较年长的老负责人真找不到了。让我第一个讲话，从用掉全世界媒产量 1/3，GDP 为 5%谈起，谈自己的遭遇，影响水电在文革中全面被破坏（庐山下来后，“李锐反党集团”三反分子——反水利、反三峡、反火电），谈三门峡（自己已作检谈［讨］），谈三峡、谈黄万里、谈跪三铁人，谈问题已出现（两本刊物的大文章）。接着有专家作报告，讲风力发电，农村节能减排，秸秆发电等。六本书都送人，两份资料大量复印当场散发。还见到朱成章，满头白发，几乎认不出了。吃饭在楼边的大鸭梨烤鸭店，丰盛的家常菜。同在坐的几位谈得很投机。今天来对了。听专家谈气候变化，温室效应。中国人均排放低，发达国家高，CO_2美国最高。欧盟环保意识特强。国内降水量，北降南增，南水北调（中线）还存在疑问（丹江口水源），西藏冻土将来会不会变化？三峡大坝对气候有影响，风电已达 600 万千瓦，风电产业已有四十多家，拟在玉门建 1000 万千瓦风电基地。不能走粮食变油（能源）之路，应选荒地种植含油高植物，技术还不成熟，沼气发电已成熟。

2008 年 2 月 1 日（星期五）晴

消化已正常。七点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接潘家铮电话，四川水电学会的负责人来访，随即来马怀新、姚国寿、杨桦（女）三人，送大花蓝［篮］等，送大厚本《和谐水电三江行》，记录四川水电大开发情况。我题写的书名并题辞：“四川水力甲天下，一亿千瓦献神州”。印得非常讲究。三峡问题他们也清楚。各赠《留言》并两份复印件。

下午游 400 米。满起仍未下水。让胜利收拾书房的乱书，塞入柜中。

2008 年 2 月 2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上午郭先述和女儿及干儿子王佑来，赠两复印件。谈形势、人事，看法较一致。下午游 400 米。同胜利手谈。

2008 年 2 月 3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上午郁旭光来（《人民日报》山西记者站），他来看望李劲祥（从湖南治病四个月回京），曾几次来家，都记不起了。谈于幼军在山西口碑甚好。认为上下吏治无法好转。下午游 400 米。满起同游。

周倜来，送年礼。谈形势。胡锦涛看望钱学森时，谈自己也学“系统工程”，要上下左右各种照顾也。

2008 年 2 月 4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昨天收到山西临汾双语学校张树斌寄来的廿几页文件：竞选国家主席职位，开“政治大顽笑”。实际是一份非常详细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书，还有附件，认真署名，有电话与地址。共有 30 项，从开放报禁、党禁，到具体法治措施的实施步骤。

下午四点前，同玉珍到金黔酒家参加座谈，到十一人。由李郁张罗（吴明瑜去美国了）。大家漫谈形势，反映情况。我将此件内容简要唸了，并将《杜光文存》第七辑（2007.11—2008.1）中“2007：喜见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风”（去年一系列从谢韬文章引起的可喜现象，直到四处几万农民争回土地的维权事件）简要宣读。大家漫谈：胡想搞宪政，不能批发，只能零售。中宣部传出，尊重差别，多样化中寻求主流意见表达。大部制搞不好，如文化、广电等都统一，中宣部干什么？广电、信息等部，都不准发视频，几万人监视网络，在网上发话干扰。李成瑞等，要求温等公布财产。党校一机关负责干部常对左右言：台上九个人，哪一个是干净的？党校学员人数在减少，学期缩短，中组部在直接掌握干部培训。习近平在党校领导层讲话，很是消极，说党校不要让异己分子渗透。还不如曾，讲创新之类话。

南方雪灾，暴露执政弱点，尤其郴州、宜章曾被地方黑帮控制三年，遊行群众不敢抬头。

2008 年 2 月 5 日（星期二）晴

七点起床。浏览报纸。薛京来，九点半同到人大会堂参加春节团拜会，总有一百多桌。同安志文、朱良、刘清、李岩一桌。带去复印两件，给朱、李并何载。同朱良谈许多往事，1963 年印尼大屠杀，艾地全党遭难，姚仲良曾有报告给胡邓（受我们指使也），朱知其详。打越南，几个元帅都不同意。下午姚监复来，给汪兆钧致胡温的第二封信及“胡积［绩］伟谈胡锦涛”文（刊《动向》）。同胜利手谈多局。

2008 年 2 月 6 日（星期三）除夕 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上午人客不断。

黄万里的儿子黄观鸿来，62 岁，已入美籍，回国住半年。要弄清庐山会议时，毛是否说过“黄万里也是后脑有反骨”。他谈到家事，大伯在上海被国民党整死，父亲三兄弟和两个妹妹被打成右派，因此他这一辈子弟多数在外国留学生活了。还谈到父亲晚年记忆错乱等。想写一部家史，我予以鼓励。将《实录》第三版及《留言》、《龙集》并两篇文章相赠。谈话结束时，牟广丰来（黄万里遗体告别是牟接我去的，他们两家有亲戚关系。同丁维芬有关）。牟将他的几首近作七律抄与我。

周笃文夫妇来，带交李汝伦赠的《犁破荒原》文集。谈诗词学会事，他为学会做的贡献，朱镕基经济支援等。张秋石来未坐。李慎平来，谈李树侨［桥］文章事（赵胡之间矛盾）。谈到陆铿谈话，耀邦曾有七处改动，陆未照办。钟［宗］凤鸣的《谈话录》也有几处不对头。张敖荣来，只谈了几句，他们都送了年礼。

下午同胜利手谈多局。晚上吃饺子，年夜饭菜满桌，两家都来了。夜观春节晚会，爬杆与天女散花印象较深。午夜周围放焰火炮竹持续甚久。如此欢乐，多大浪费！

2008 年 2 月 7 日（星期四）初一 晴

昨夜一点上床。七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翻看冯兰瑞送来的《党内觉醒者——李昌在中国改革年代》（上下集）。作者范泓。访问过我，“六四”事件有详细记录，我还将当时日记都给他抄录了，还记录了邓力群落选事件等（我都忘记了）。

我的序言很长，写了党的根本问题。又看了一遍。

上午隔壁毛坪生来，送我一张他遊岳阳楼的彩色照片。楼前大石上，有我“洞庭湖”七律的刻碑（隶书体）。我却不知此事 。

下午郭全胜来，谈小彭工作难找。上午小彭来久坐，还送年礼，玉珍准备送他一笔钱，帮他度过生活困难。

收到上海程巢父寄来的《新海国图志》，附有胡佳冤案的一堆资料，要我援助。

晚上毛家大儿夫妇来拜年，送盛开的水仙一大盘，另一种未见过的花。谈到父亲毛鹤年如活着，即将一百岁了，有人想开纪念活动，我是赞成的。

整天接电话拜年总有20多次，尤其香港叶玉超夫妇，真心实意的祝福话。

2008年2月8日（星期五）初三 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昨天接申生电话，让他打听到王元化情况，病重住院。玉珍多次电话始通，声音丝小，似得癌症也！薛京来，维娜和金利各携儿女从天津来，奚弘来，苗苗夫妇来，胜利、小多两家，在对面饭店，满满两桌春宴。喝红葡萄酒，很是欢乐，满桌好菜，吃不完带回。觅觅下午才来（到机场接朋友），同苗苗一起，谈她奶奶去世及么么为房产纠纷等情况。我将当年结合情况，延安事件，接受复婚，直到庐山之变，写两本“揭发材料”（邓小平说：烧掉），同意离婚，等等，简要说明。正如人言：“一个改造好了，一个没有改造”也。看来，觅觅比较懂事。

同胜利手谈多局。晚观电视到十点半。

2008年2月9日（星期六）初三 晴

七点半起床。睡得甚好。上午宋晓梦、韩纲［钢］如约前来（许医农因事来不了），随后施滨海与林京耀来，一起漫谈。韩纲［钢］到北大作过报告，关于“两个凡是”的缘起，他后悔没有找龚育之问清（龚与郑必坚参加过社论的起草）。关于华国锋当年情况也应当弄清楚，邓1980年那篇“党政制度改革”的文章是对华而来。记得耀邦谈过，邓当年有过牢骚：“连总理都不让我当”。林是被乔木抓住不放的。李昌的“改革年代”上下集，施说已出版即卖光了。他给我一套并《开放》今年第1期。大家一起午餐，很是热闹。

下午蒋彦永夫妇来，同他们谈山西张树斌“竞选主席”事，都大笑不止。

胜利来，手谈多局。

2008年2月10日（星期日）初四 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上午满起接杨东（佩珍儿子，38 岁了）两口子来，来京办事，带来一只羊肉。同小多一起午餐。

下午小马、杨小玲带女儿来。谈南方雪灾，暴露电力系统及国家管理上许多问题，高压线系统防冻基础等有问题。

收到湖南旧部衡山谭天一寄来的《没齿不忘》（我题的书名）。原来是友人、熟人的通信集原件（全用照片），第一次见到这类书籍。

2008年2月11日（星期一）初五 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九点杨继绳来，谈了一个多小时。谈一些旧事细节，如周对毛之为人是很清楚的（谈 1958 年西哈努克来，我在宾馆布置新安江水电站模型事），又如整风前让邱会作携信（背下来烧掉）到新四军找刘少奇（刘亦复信照样烧掉），回来帮助解决王明与周的问题等。杨谈，从田纪云处传出，胡同熟人谈到，实施宪政“只能零售，不能批发”。

下午恢复游泳，游 600 米，尚不觉太累。

整理书桌，太乱了。

2008 年 2 月 12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收到上海寄来十本《新海国图志》，让我分送常委。大概是薛京电话谈起的。

继续整理资料，清理不完也。

下午黄老大女儿黄楠来，送美国人参一大盒。给十七大信，谈毛，言及黄老当年之保毛。

杜光寄来致常委建议书，“从推动社会和解以构建和谐社会，提出建议”，并列出老人名单。

胜利来手谈，中午吃羊羯子。

2008 年 2 月 13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起来解手，有点稀，养神到七点起床。

上午九点王怀安来，拄拐杖。谈去年尾住院两个月，视力、听力下降，难活动自如了。关心我的健康，介绍自己经历，网上东西接触也多。张宣已无听力。赠两篇文章。接着杨仁两个女儿平生、渝生来，都六十多岁，首都师大开会研究傅任敢的教育思想了，将资料与我，说我的纪念文章最有影响。我的书常被朋友们借走。特赠《留言》两本，并十七大信。

下午游 600 米，觉累。收到李辉寄的《书城》第 2 期，上海出版，刊有他写我的文章《李锐：不回顾焉能前瞻》，引用了《李锐反党集团》中的资料。

2008 年 2 月 14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上午姚监复来，送一份资料，他记录了 50 个“笑话”。杭州毛应民为他们政协秘书长求长［字］，写了一幅|来|。薛京来取走。下午游 600 米。心烦，对玉珍发了脾气，立即道歉。

2008 年 2 月 15 日（星期五）晴

一早解手，今天共四次。上午周保志来，送东北大米和大袋糖果。他回家乡扬州过年。让他注意三峡事。

下午游 600 米。同胜利手谈。

2008 年 2 月 16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清理抽屉，发现不少珍贵资料，如写给黎澍信件（复印），去年 5 月　日（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新余日报》的头版头条。

上午找出北大哲学系张翼星寄来的信件《烟云难逝》目录，拟序言草稿。

下午游 400 米，三点半回家。朱维民来，已为我再画一副大头像，今年开展览会展出（作为一种宣传品也）。《财经文摘》（港刊，与《领导者》为一家）记者齐介仑来还书《论三峡工程》，三峡文即发出。赠《留言》、《龙集》两文与朱。

四点，葛行军、杨小川律师来，约我与玉珍到附近首都博物馆后的酒家晚餐。漫谈毛、周、林等旧事。葛在机场买到一本《毛泽东十大秘书传奇》送我。16 开本，封面一堆头像，我摆第二位（乔木首位）。由湖北文联主办。

2008 年 2 月 17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上午李元华来，谈拟找一合适处所，约集一些同好交谈、歌唱诗词。她 35 岁才结婚，洁身自好之人。谈自己有理想。交她两文并《留言》、《龙集》。随后黄海文来，一起午餐。黄谈到上次殷正高二人来北京情况，周永康与李长春的批示：“友情劝阻”，“人性送回”之语。

2008 年 2 月 18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翻看冯媛寄来的《王若水 80 诞辰纪念》，内有自述和年表等。是冯媛自己印的，内有同我的两张合照。又翻看完武克钢自印的长篇文章《中国呼唤工商文明——兼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记不清何时何人寄来的，内容是作者 2004 年的长篇讲演，从西方历史到中国古今，工商文明代替了农耕文明推动人类进步，肯定了企业家的历史进步作用及其职责。

上午苏志宏来，送甘肃凉州的大羊腿。他自驾汽车日行千公里。送两文。晚上薛京同朱晞颜夫妇来，朱在重庆工作，想主持一区、县，让我给张柏林写信，以便同市委组织部长接洽，附有简历，是北大的博士后。

2008 年 2 月 19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为北大哲学系张翼青教授著作《烟云难逝》的序言写好，约 600 字，下午来取走，却嫌长了。说只要几句话。张是平江人。

一早雷霞来，为邹建华案再申诉，同葛行军相约，找湖南高法院长（葛的朋友），写了介绍信。下午游 600 米。

2008 年 2 月 20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寻找要带的资料，共两袋子，包括书籍（韩村河六本书等送炎黄社）。早餐后，韩磊来，一起到春秋社开会。九大桌，近百人。杜导正先致词，谈去年刊物情况，达 8 万多份，论及形势。共十多人发言。杜老先讲，唸了短稿，提到能源、风力发电（不知成本高，地方特点）。我第二个，讲了约 15 分钟，《新海国图志》谈起，谈形势，苏毅大姐的信，部队老人（91 岁）对辛子陵的书感悟等，最后唸了为张翼<青>写的 600 字序言稿。高尚全谈社会主义，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共同富裕、民主政治，讲邓小平理论。曹思源谈大弯路：解放前私企占 72%，现在 75%，职工已 1.7 亿（我提到同党员数相近，他予以纠正）。辛子陵谈书的作用，影响大。彭迪谈关键在言论自由，表达权第一，全世界倒数第二（第一为北朝鲜）。张怡［章诒］和讲的很动听，《炎黄》有老干部支持，人的关键在有见解等，最后传民间立帝号，毛为太祖，华为顺宗，耀邦为德宗，希望习近平为宪宗。餐后，让杜光、彭迪、何方、张思之、李普、谢韬、钟沛璋等坐到一桌，谈杜写的《实现社会全面和解》的建议书（十多人签名），大家未同意。认为具体问题好，如只讲言论自由，批评|批|中宣部。张广友赠他的著作《抹不掉的记忆》。

胡积［绩］伟中风了，未能参加会。我在发言中还谈到徐春光拒绝我去河南事。

下午未能游泳，周小舟的儿子周冀裴来，代他母亲送酒，王宁已 94 岁，每天还散步。送书两本，托带书与苏毅大姐。平江宣传部长　　来（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送彭老总纪念像章。今年七月平江起义 80 周年，定要我参加。

2008 年 2 月 21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记昨天日记。

今天没有客人。上午看冯崇义送的书《宪政民主与和谐社会》，其中本人的文章：《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和中共党内民主派》，谈到我们这些老人。昨天丁东交我这本书，冯还让我为他的著作：《从党内民主派到自由民主主义》题写书名。（昨天开会时，有十几人持《庐山实录》，大概从《炎黄》社卖书部买到的，让我签名。）

雷霞来，住在隔壁处。谈到她听说的奇闻：刚退下的大子弟，现幽禁在 301 医院的一个地方。此事待证实。真是如此敢作敢为，就大有希望了。还谈到此次湖南几省大雪灾，当地都未及时抢救，温家宝两次到湖南，大大责备省政负责人。

下午游 600 米。其余时间同胜利手谈，胜少负多。

2008 年 2 月 22 日（星期五）晴

昨天玉珍同二妹通电话，大姐已昏迷住院可能不行了。当时想了两句，五点醒来，吟得四句：

世纪沧桑映晚霞，言传身教好妈妈。
坚持忠义讲仁爱，岑上留芳大姐家。
（湘雅在留芳岑，她一家在此住了大半辈子。）

上午找出彩纸写好，让薛京和满起到琉璃厂，下午就裱好了。以便雷霞返长沙时带去。

上午潘狄［荻］来，给我汪兆钧的第二封信，并告山西张树斌活动竞选事已被控制。她谈到文化部内部的问题，李源潮当年是被排挤出来的。李元华也找过她。下午没游泳，同胜利手谈。

2008 年 2 月 23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翻看曹思源的《大弯路》，有许多统计数字。葛行军请我和玉珍并雷霞到人大会堂宾馆午宴。威盛平反案仍找葛帮忙。他约李铁流（原人大管理局局长）见面，李就“佩服二人”，耀邦与我。席间漫谈旧事，赠李两书：《留言》与《龙集》。

下午游 600 米，甚累。同胜利手谈，胜负相当。

2008 年 2 月 24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上<午>齐翔延（齐燕铭女儿）来，好久未来了，那个每月复印网上资料的人（父亲从美国寄回资料）已停止此项业务。她交我姚监复的一份谈新民主主义的长文，2006 年载港刊的。

下午黄乃的三个儿子：黄绍强（高向明生，在加拿大当画家）、庄平夫妇（莊涛生的，石景山国税局工作）、黄与群（小唐生的，电子工程设计院高工）<来>，庄平夫人还带来她的朋友刘先立、徐伟夫妇送我的一个葫芦做的花脸摆设。漫谈旧事，对国运的看法，现在大转折中，同意我的观点：中国事情

慢慢来，一代代新人，会跟随世界潮流前进。各赠《留言》与《龙集》新版本，并十七大信等二件。为《张铁铮传》的序言作大修改（他儿子田荣璋起草）。

夜观男足胜朝鲜队。

2008 年 2 月 25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将“张传”序言修改完毕，拖了很久。

下午同玉珍、雷霞、满起到南四环处的花卉大市场游览，走得很累，小坐三次，近五点始回家。雷霞买回两个小猪，一小象（木雕）送我。

上午刘世民来，长谈他的一个认识：孔子周遊列国，是活动高层，无效。耶苏［稣］在基层传教三年，影响如此深远，现在全世界教民有廿多亿。想如此入手活动。我说中国国情不同，传教带政治性就走不通。

2008 年 2 月 26 日（星期二）晴

近七点起床，浏览报刊。

上午姚监复来，给我《开放》二月号，并他写的网文“株连六万人的（现代文字狱）并未彻底翻案”——读《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实录》。《开放》上刊有南央写的《儿时故事惹出的是非》（上），其中关于她写何伟家中生活，把我也扯上，必须电话中予以指责[1]。

让薛京将《张铁铮传记》的序言寄与田荣璋，并处理一告状信件。

下午游 600 米。胜利来手谈。

2008 年 2 月 27 日（星期三）晴

七点起床。浏览报纸。

开始看胡甫臣的著作《中共政治运动探析》，让我写序言，王建勋给了草稿，拖得太久了。胡一直在总工会的工人出版社工作，已 84 岁，是过来人。晚年有感，能写出这样的著作，很有见识。草稿可用，稍加修改，加个头尾即成。

下午游 600 米，很累。邻居李昭来，告诉我武克钢即沙沙（孙冶方的干儿子，现在云南下海，造红葡萄酒），《炎黄》社那天会上，我谈到他写的（原记到此结束——李南央注）

[1] 何伟是我母亲范元甄的入党介绍人，我写过一篇文章《童年琐忆》，其中回忆了“三年困难时期”的某一寒假在何伟家度过的一段很短的生活，那时何伟在河南任省委副书记。这篇文章引起何伟女儿何生的不满，向刊登了我的文章的《老照片》和《作家文摘》提出指责，两个刊物因此发表了向何生致歉的文字。因此引出父亲李锐在这里提到的我的第二篇文章《儿时故事惹出的是非——忠诚与“真实”》（两文均收入香港大山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父亲李锐》一书），父亲在这里提到的“把我也扯上”的一段文字是：“有趣的是，麻烦并没有到何生和我母亲那儿就完了，有人将节选了我的文章和刊登了歌颂文章和道歉按语的两期《作家文摘》送给了我的父亲，让老头儿知道他那个在美国的女儿很不安分，‘惹了事儿’。2007 年 9 月底回国，第一次进父亲家门，落坐不久老头儿即取出了那两份剪报，有些疾言厉色地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写何伟？’我愣了，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懵懂地回答：‘那是我经历过的事实，怎么啦？为什么不可以写？’…… 他说：‘是事实也不能写。你这样说不全面嘛！你知道何伟是哪年参加革命的吗？你看看何生的文章，你看看她爸爸在河南做的事，你这样写简直是乱来!’我说：‘谁想全面介绍何伟的丰功伟绩，谁写就是了。何生不就登了那篇文章吗？我只写我知道的那一段，只要是事实，就没有道理不让写。不全面、不完整，就不能写文章，那天下还有多少文章可写？’老头儿不讲理了：‘告诉你不能写就是不能写，以后不要再写这种文章给我找麻烦!’ 我错愕了，我看到了一个‘老干部’李锐，一个和‘党内民主派’完全对不上茬儿的李锐。”——李南央注

2008 年 2 月 28 日（星期四）晴

又是七点起床，睡得不错。网上资料甚多，不及都看。上午丁东来，悉尼大学教授冯崇义托写的书名，又改为《中共自由民主主义从陈独秀到李慎之》，重写一章。张青义来，给我《语文活页》高一、高二的今年第二期，封底整版刊有“作家书法家李锐的两付书法并简历。他真是会做宣传。此《活页》刊销售 800 万份。让我写各种大小书法，现在太单一了。同丁东谈形势，谈小妹在《开放》二期的文章，对我的指责不合事实。午餐时，谈到过去发生的家庭分歧，玉珍的处境等情况。丁东很是了解。还谈到朱建国事件和六四时，玉珍的着急等等。同丁东手谈两盘，胜负各一。

收到翁长溥寄来的长文:《我所认识的李鹏》。关于三峡与核电说得不够明朗，总忘不掉详述自己的身份。他已发出，也是好事。让我介绍发表，很难做到。

下午没去游泳，送雷霞回长沙。张哲民交我几份网上资料。谈张宣三的长文，已十易其稿，尚未完成。

2008 年 2 月 29 日（星期五）晴

七点起床。浏览报纸。翻看网上资料。朱学勤在广州岑南大学的讲演:《激荡三十年：开［改］革开放的真理》,讲得很实在。第一场改革 1978 到 1989,“返老还童的短暂岁月”,“三驾马车,左膀右臂”,“耀邦是一个异数，是一个罕见的人格”。紫阳同耀邦是“一个对应、互补”，同第一流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能交流意见”。李远哲说邓小平“有胆量，有眼光”。市场经济呼之欲出，改变了经济政策，但未真正触动政治体制，改革中断，徘徊三年。1989.7.1 江泽民党校讲话：反对和平演变坚持到底，要把个体户罚的倾家荡产。92 年邓南巡之后，江 2002 年 7.1 讲话，讲“三个代表”,“欢迎资本家入党”。八十年代，单年自由化，双年反自由化。“南巡之路是邓晚年的‘天鹅之舞’”。2001 年加入 WTO，2006.经济超英，世界第四位。第二阶段改革权钱结合，只有经济单项目标，广大群众有“离弃感”,“形成了市场列宁主义”（政体等都从列宁而来）。市场化不可逆转，必须政治改革，重建第一场改革那样的上下共识局面。

上午十一点多，杜导正来，接我（薛京陪同，玉珍不能去）到晋阳饭庄，同吕日周等见面漫谈。吕已六十出头，从省政协副主席退下。谈他任原平县书记到长治市委书记时情况，有人支持有人反对等。我也略谈自己的一些论点。聚餐的有一位中纪委的局纪[级]干部李永忠，谈得较多，还有几位企业家，梁峻明、贺美壁等，孙晓丽（教授、博士，行政学院）。两点始散。赠吕两本书，信和反右文几位。下午未能游泳。吕赠我《他改写一页历史》（上下，舆论监督与媒体评述）。

2008 年 3 月 1 日（星期六）多云

六点半起床。翻看《留言》，过去写的文章，许多内容都忘记了。其中好些话，写三十年回顾可以利用。下午游 600 米。胜利来，手谈多局。

2008 年 3 月 2 日（星期日）晴

七点起床。浏览报刊。上午邓乐文（伍文的弟弟，在一国投资公司任副总裁）和他的朋友查伦（在银行工作）来，闲谈近两个小时。谈“伟大的毛”，他们似未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普世规律来反思中国的历史，以致谈到“孔孟之道”。我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修身”可取也。孟子“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思想非民主制度。中国是一个没有人权（民主）与科学（尤其自然科学）

传统的国家，以致五四精神至今尚未解决。赠他们《留言》与《龙集》。下午彭国东与谢平宗来（都是《西部时报》社的）来，要去好几本《近作》代送人（签了名）。叶彬彬来，送丝绵被，老了。玉珍接待，送冬虫夏草等。

2008 年 3 月 3 日（星期一）晴

七点多起床。五点醒来又睡着。上午九点，玉珍同我到医院，看内科、牙科，照 B 超等，没有胸水。玉珍很高兴，只是血素 10.5（原体检 11）。内科白发老女医生王瑞萍看得十分仔细。原来是读者。看过《紫阳软禁中谈话》。于是满起从车后厢取出《近作》，签名相赠。

李宗贤来京，又带来 50 本《近作》。他出的那本《弹指一挥十八年》案件得到妥善处理。有一本资料说明。他这位“重庆老促会创始人”原来是民革的。还附寄一份重庆公安系统张天跃、刘有春夫妇写的小本本《在执着追求青少年健康成长事业中健全人格与重塑自我》及此文《竟然带来我俩的冤案真相大白》。都翻了一下，冤案遍地也！

潘狄［获］电话。看到《开放》二期南央文，她听一个美国回来的人说，南央准备写父亲了。

晚上看电视时，突觉胸上部（近喉处）发闷，影响呼吸且微疼，从未有过的不适。平息半小时后又发作。玉珍强迫我到医院，进急诊室，先作心电图，查血压等，卧床吸氧，又平息下来。检查没有问题，十一点半回家。

2008 年 3 月 4 日（星期二）晴

七点起床。浏览报纸。翻看《法治大手笔》，才发现张树斌许多文章，是“山西学者”。不知发了那篇“竞选主席”报告后，具体情况如何。上午李宗贤同一友人来，送花篮礼物。看来案件平反后很高兴。又为重庆四人（干部律师和企业老板）签名赠《近作》。

下午没游泳。薛京来，让他看一些资料与信件。回电话或寄书。

四点前同玉珍到金黔食府，参加每月例会。到杜老、李普、厚泽夫妇，刘戡、吴明瑜、李郁、马立诚。厚泽刚从广东回来，谈汪洋上任后大讲“解放思想”等情况。1）忧患意识。2）坚持改革。3）粤、港、澳三地一体，地下钱庄地上化。广州市政协郭锡林（？）批评铁道部抗雪灾不力，部长应辞职。铁道部在中央台辟谣。广州市委书记支持。《人民日报》2 月 22 日文章支持广州市，应民主议政。汪洋得罪了张德江（两会时两人坐在一起互不理采[睬]）。黄华华对此无精神准备（副总理为李克强、王岐山、张德江、回良玉）。汪到广东后，即要看习仲勋，任仲夷过去的讲话文件。看望吴南生、王玄等。汪在重庆低调，批评广东：1）应向国际叫板到粤北考察，谈城乡、贫富差距大。于是讲思想解放，开座谈会，教授等参加，鼓励发言。《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紧跟，省宣传部一干部写文章（关山）大谈思想解放，笑蜀亦写文，“杀出一条血路”。2）形成三宽环境。在会上，汪问此文谁写的，关山即承认。汪说，自由作家写更好，宣传部也可以。认为深圳干部工资过高，如何改革？《南方周末》已写出七论改革文（如“从对管制崇拜中解放出来”等）。肯定有北京背景，也可能有风险。王玄极力肯定赞扬，南生则认为还要看看。对胡看法，稳重有余，干劲不足。二中全会公报有语：政治体制改革已不适应经济改革，要高举人民民主大旗。似是一苗头。两会大骂雪灾。印花税从 1%升到 3%，影响股市大跌，股灾降 1/3。股民已 1.2 亿。温的儿子是大股家。

李郁谈经济形<势>。失业高峯，中小企业倒闭破产，劳保法超前，劳力成本等提高，货币紧张，贷不到款，“两蛋”骂：“笨蛋、坏蛋，统治国家”，“两动”干部：“运动、活动，不懂经济”。（现在上来干部普遍情况）没良知，没人敢讲话。马立诚等信息多：胡德平进不了政协副主席，江反对。

看来，形势是在变化中，希望缓步前进也。但关键在经济不要出大问题。

回家已七点多。

2008 年 3 月 5 日（星期三）晴

昨夜看电视时，九点多，又感胸上部闷痛，约半来小时，停疼约半小时后，又发作。如此反复，折腾一夜。玉珍陪着。早餐后，玉珍坚持上医院，我以为是“偶发“情况，不想离家（好多事未了）。到医院，经过内科照心电图，拍胸片，拍超声波等，心脏有问题，立即住院。进行各项检查，并注射药剂，带上吸氧器，卧床不许动，一切活动在床上，包括大小便。下午又换到监护室，血压等器械不离身（最低为 95—45）。部老干局小曾和三位同志来看望，明天上午还来。玉珍坚持陪住，怎么样劝阻也不行，命令满起也无效。晚上带来衣物并日记本等，玉珍就留下了。

2008 年 3 月 6 日（星期四）晴

昨夜睡得不错，玉珍睡长沙发。五点多即醒来。昨夜只是六点半觉微痛，以后再没有疼过。昨天决定住院的是心脏科主任何青（女）。

玉珍将情况告知蒋彦永医生，九点多，满起同蒋及小多、小徐一起来。之前本院钱贻简院长等来查看过，认为主要是心脏，供血不足，有一管道不通畅。随后协和的老院长方圻（已 88 岁）来诊看（引起院内一种惊动）。仔细听胸部部位。这是蒋医生约来的（是蒋的老师，同吴阶平同一辈）。

今天感觉正常，大便是用种纸布袋。医生告诫，这十多天内，不能看书、用脑，否则不能恢复正常。大便决不能使劲。我的病情同耀邦相似。

玉珍回家吃晚饭，满起来陪我。

2008 年 3 月 7 日（星期五）晴

睡得甚好。晚上小解，满起帮忙。各种监护，测试照旧。

上午九点，满起接玉珍、小多来。小多十一点离去。

各路电话，知道我住院了。关于胡甫臣书的序言事，王建勋很关照，此事不急。孙大午、张秋石、许医农、小孟等都电话问候，并告知小妹。小妹来电话，说即回国。

中午玉珍和我都睡着约一小时。不到两点，苗苗夫妇来，谈他母亲去世情况。在医院告别，机关老干局来几个人，骨灰一半留京，一半撒武汉长江。

沈跃跃来看望，很是关心。问到形势，逐步开放也。提到汪洋在广东解放思想事，没具体谈。讲到写我的文章发表事，也笑了。玉珍同她谈满起工资事，因智勇告薛京甚难办。

副院长汪耀来看望。过去见过，读者也。

晚饭后，李源潮来，刚从会场出来。曾卓明等一直在医院等候。送大篮水果。见面即谈，书读了，很好。并话旧。是淮安人，父亲同吴觉等一起，都坐国民党长期监狱。谈当年同吴觉、谢冰岩等来往（他同谢熟悉）。最后谈满起事，答应帮助。

2008 年 3 月 8 日（星期六）多云

七点起床。昨夜做过恶梦，满起惊起。共小解三次，也是满起帮忙。

上午九点多，接玉珍、小多、佩珍来，佩珍刚从米脂坐长途汽车到达。她一家都关心这个“老姨夫”的健康。监护照旧，一小时或二小时测血压，90—100→50 左右徘徊。护士说属于正常。下午稍觉呼吸

气短，即服药，并照胸片，很快正常了。

中、晚餐都同玉珍一起食用。医生不让多喝水，多食物，大概用药，尿频。

下午傅思和来看望。他参加人代会，在部里管组织局等。谈他在宁夏一次突发心脏病经过，上胸部绞痛，立即转去医院（上班途中），作了血管流通手续［术］，现在已正常。到阜外照了片子（建议必要时去阜外，专治心脏病）。他认识王［方］圻老院长，全国第一。张传［全］景在辽宁出差，突发心脏硬［埂］塞，他将王老飞机接到辽宁治好。傅是很关心我的。

满起和小多回去，搬动我的书架。玉珍仍要陪我。

2008年3月9日（星期日）晴

七点醒来，睡得甚好。玉珍睡得也好。早、午餐都两人分吃，我吃得较少。嘱［遵］医嘱少喝水，只喝了杯酸奶，水果吃得也少。

上午十点，许医农和宋晓梦来，真似女儿与妹妹，关心之热切真感动无已。晓梦还带来酸奶与饼干、巧克力，都是名产。让看了《开放》二期文，都认为不必在意，意识形态已经完全不同了，不论怎样多说了什么，决不会影响对我的认识也。劝我们不要放在心上，可以不与之交谈。玉珍也接受了此种看法。她俩中午放［方］离去。

午睡也很好。到两点多。三点，姚监复同薛京来。姚谈金钟已知道我住医院，特告姚，只言机关负责人及时来看望，经治疗在复原中，不要有任何敏感语言。姚给几篇文章。《开放》三期，刊有胡积[绩]伟等人文章，还有鲍彤文。讲清三中全会情况，并非开始改革开放也，而关系两位老人掌握形势有出入。胡也仍住院。

五点多，南央和嘉楠（金老女儿）来，刚下飞机。谈病情。南央也要尝尝护理滋味，拟明天来陪住。玉珍回家，小多留一小时。满起仍守夜。南央看我们吃过晚饭后，住到大姨处。

2008年3月10日（星期一）晴

昨夜只小解一次，睡得甚好。邻居病人不安，满起惊醒，我都不知道。六点醒来。通便药医生嘱晚上服，大便改在早饭后（来此原在晚间）。很是顺当。同满起简单谈点往事（他所不知的），及小妹靠自学成才等。

钱院长来查病房，我的病情已好转。今天打了三种针，都是有关血液的。又做心电图。同满起同吃午餐。午睡后，满起回家接玉珍、小妹来。小多亦来。心脏科主任宣部解除监护，用轮椅将我搬到807病房。仍卧床。明天起可以下床在床旁小坐和坐着解手了。姚监复、晓梦先后来，为我们拍照。真是一种纪念。同小妹一起晚餐。晓梦也陪吃豆腐脑。晚上小妹为我唸了她写的美国生活琐记小文章。谈了些家事、国家［事］。

境外一直关注三峡。美国气象专家著文，根据蝴蝶效应，重庆大旱后，要注意08年南部各省将遭遇雪灾威胁。如此言中，国内却毫无预防，总以为是“威摄［慑］大陆”也！

2008年3月11日（星期二）晴

昨夜仍九点半睡。小妹将沙发床搬到床前。只醒来两次。六点醒来。早餐后，小妹又为我唸了她介绍金敬迈写的传记长文，其人大彻大悟：将毛与文革的灾难实质，消灭人性，写得有声有色。金挨打、坐牢（在秦城）十三年，已双目失明。

九点多，满起、玉珍来，我可以下床出恭了。上午一直坐到床边。满起和小妹离去，玉珍照顾。钱

院长等六位医生同来查检，警告我不要用脑，游泳等更不要考虑。光远夫妇和小胡来，他坐轮椅来查血。小谈形势。午休正常。王怀安来（他在九层病房），很是关心。女医生郭莉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告知，她接到田纪云电话，要来看望，因此[住]监护室不便。出差后回京，再来看望。理发、卧床洗头。平生第一次。

晚上玉珍回家。小妹仍守夜。

2008年3月12日（星期三）晴

睡得甚好。夜醒来两次。六点多洗脸、漱口。九点唐小毛来，送食物。谈童年旧事。十点玉珍来，她恢复吊瓶治疗，这就放心了。一起照相。薛京同毛卫平来，送花兰[篮]、水果。他的公司办得好。下午嘉楠来。王照华来看我，他住院已两月。嘉楠同小妹闲谈。带来草莓、西瓜，一起吃，八点多才离去。下午苗苗来，送蜂蜜和一瓶银耳、当归、红枣等药液一瓶。向玉珍电话两次报告情况。上午下床小坐并出恭。看一阵电视。

2008年3月13日（星期四）晴

睡得甚好。只小解一次。凌晨四点取消右手输液。六点洗脸、漱口。

小妹谈美国生活。她参加乒乓球俱乐部，每教练一小时（35美元）。她已打到1750分，2800分可入国家队。已学会新的打分[发]。悌忠则坚持游泳等。

上午九点多，胡积[绩]伟夫妇来。他也住院两周了。谈《开放》三月登刊他的一篇谈新民主主义的文章，号召回归胡赵十年新政。不进行民主改革，危机日深。我谈但望形势能慢慢变化，究竟一代一代年青人不同了。谈同李源潮接触情况及广东传闻。

午睡一小时。让小妹谈她文革时经历。在学校和工厂都曾被当作狗崽子。67年初曾同八个同学徒步串联到平型关。因背脊椎骨病，乘火车回家。串联前从家中偷了60斤粮票和60元钱。她自己的文集《雁过留声》，周实在张罗出版。

三点，玉珍和蒋医生来。王建勋来，李普夫妇来。漫谈形势，似在小变化中。两会也有些议论，如李金华谈，发改委可取消，“小国务院”也。晚上玉珍、小多、佩珍来。再三劝玉珍回家以便治疗（上午吊瓶）。只让满起留下。

2008年3月14日（星期五）晴

夜小解两次。六点半醒来。咳痰吐出一点小血片。右鼻孔仍有{ }血，恐是鼻腔中的东西。

小妹续谈一家在美国情况。决定不回国住了。

出恭等一切正常。饮食也全适应。

下午三点，玉珍和薛京来。朱厚泽夫妇先来，谈这次病情完全意外。他也劝我，不能再应允写“应酬”文章了。姚监复来小坐，拍照。说网上已传开我的病情。上次他送来《财经》第三期，有长文再谈当前三峡山体滑坡及移民等严重情况。还写到汪啸风上任时谈三峡严重问题，后一次谈话又只好否认前说。在阳台走了来回。

他们走后，玉珍陪我守夜。看了几阵电视。

2008年3月15日（星期六）晴

夜小解等两次。六点半醒来。觉行动自由了。早晨在卫生间洗脸、刷牙，出恭坐马桶。

上午九点多，满起、胜利来，胜利刚开完空军设备会，对台必须采取进攻架势才能避战。小妹同朱正来（朱 13 日从长沙回京），带来一本（60 年代日记），翻前几页，即有错字（她已复制全部日记光盘）。必须看一遍，至少得翻过。玉珍为我擦身。

2008 年 3 月 16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睡得甚好。只小解一次。但尿憋得厉害，吃了利尿药仍如此。医生已予注意（我觉得出汗多，尿就少了）。

上午满起、小多来，带果汁酸奶，鸡松等一堆食品。谈佩珍病情，主要是胃疼。小多为我洗脚、擦身等。午饭前离去。午睡到下午两点。

翻了几页 1961 年日记。

玉珍仍一起晚餐。小妹五点半来，吃剩下的稀粥。她喜欢北京小吃及烤鸭等，今天大概饱餐了一顿。玉珍近八点回家。

夜观电视，乒乓球赛，男女双打均胜。

2008 年 3 月 17 日（星期一）晴

只小解一次，已顺利。六点半醒来，一切正常，只是大便后略感气短。服药后平复。

又做一次心电图。何青主任来查房，让再做一次超声心电。

上午同小妹漫谈往事，看她写的悼母亲文，开始录了 1941 年周恩来给她的信。谈她写母亲文，朋友们的看法。我谈中国几千年历史如何形成“铁屋子”难以冲破之理。午餐只吃了一个小饼。午睡到两点。

上午杜导正、吴思来，小谈一阵。对两会，赞赏与不满两种意见。下午小妹为我洗、擦全身，泡双臂与脚，并全身抹止痒白药。蒋医生、薛京、满起来，蒋问医务室，心脏病尚未作最后结论。下午拍胸片，还待拍超声心电图。姚监复来小坐。送四本书与方圻夫妇。

2008 年 3 月 18 日（星期二）黄沙天

睡得甚好，小解一次。六点半起床。小妹照管喝水、吃药等。小便已正常。玉珍近九点到。满起同小妹离去。上午钱院长同五位医生来查看，了解气短原因（肺功能还是心脏问题）。十一点到二楼照超声波心电图，玉珍听到医生说，较正常了，很是高兴。

观电视，温家宝记者招待会两个多小时。关于经济还是较乐观的。

玉珍谈到钟沛璋电话，嘱我安心养身，不要多问世事了，活到一百岁最好。下午到走廊散步，到隔壁 808 看望王照华。他的儿子夫妇在，同薛京同班，很是亲切。谈了我的三大观点，并邓力群下台事，细节他们都不知道，很愿意听我的谈论。同回到房间，将《留言》与《龙集》赠照华，并十七大信与《毛反右》文。

十点半睡。

2008 年 3 月 19 日（星期三）晴

夜小解一次。六点多醒来，玉珍照管喝水、吃药等。艾虎医生查房时，谈心脏已正常。想看我的书，特将《留言》四本签名赠钱院长并何青、黄大海与艾四位大夫。

午休后，玉珍为我擦身、洗脚。两点多，小妹来。随后薛京和满起来，姚监复和高瑜来，高为我们

拍照。说港刊《动向》将刊满版我的照片，包括医院复原照片。闲谈一阵。小妹留下。

晚间电视，看完那最后一集《笑着活下来》。

2008 年 3 月 20 日（星期四）晴

小解一次。七点始起床。漱洗等活动后，仍有气短感觉。上下午医生来看，黄大海谈到：心脏本身无大问题，只是血管情况还不清楚，还得住一段时间。上午王照华儿子送来为父亲印制的图片大册。

小妹续谈美国情况。关于金敬迈文，吴思不敢发，评价邓爷爷了。

续看 62 年《日记》。满起送来钟沛璋信，祝好关注身体。《日记》不要出版。

嘉楠晚上来，聊到九点多，又送西瓜。

2008 年 3 月 21 日（星期五）夜雨、上午雨

夜小解一次。七点起床。仍感到气短，含硝酸甘油粒。早餐后，医生来，作心电图等，心脏跳动较急，仍从右手输液。

八点半，玉珍、满起来，小刚夫妇来。十点过，大午夫妇来，送大花兰［篮］等，很是关心，交他写的一篇文章“中国宪政民主的路径探讨”。小妹随小刚等离去。

下午翻看《日记》八页。

2008 年 3 月 22 日（星期六）阴转晴

小解一次。六点半起床。洗脸刷牙即觉累，真是在医院中养成病人了。

上午九点，小多、小徐和满起来。炒了苦瓜、猪蹄等几样菜，还有汤带来，就怕我吃不好。胡老夫人狄莎来看望，她也 79 岁了，感到力不从心，积［绩］伟很衰老了，多种器官不灵了。

何青主任来，谈心脏因安了起搏器，情况不易弄得很清楚，血管是有问题，准备会诊一次。下午三点小妹来，维娜夫妇和金利从天津来看望，带了许多食物。让他们看《财经文摘》三期谈三峡文，我那张怪形照片。给十七大信及反右文。小妹留下照顾。

2008 年 3 月 23 日（星期日）晴

睡得甚好。小解一次。六点半起床。自己洗脸刷牙即觉累，不想动。小妹为我用热巾洗头，按摩背部。

九点，玉珍和满起来。带好些菜，苦瓜、烧鱼等。随后，小妹离去，同玉珍和我亲抱，她明天回美国。下午玉珍扶我走廊小散步。

2008 年 3 月 24 日（星期一）晴

睡得安稳，小解一次。六点半起床。只是洗脸后仍感气短。整天懒得动。

下午玉珍扶着在走廊小转一圈，约 150 米。

五点观电视，希腊取奥林匹克圣火全过程，古典得很。

晚饭后，却记得只是吃了中饭，同玉珍和护士大争执起来。太可怕了！

只看了近代史所刘敬坤寄来的一篇文章：《中国民主革命反帝历史任务完成的问题》，写国民党坚持抗战胜利，三大战终于抵住日本未能攻入重庆，完成了改变半殖民地取得国际地位的任务。

2008 年 3 月 25 日（星期二）晴

睡得甚好。六点起床。只是漱洗后，仍觉气短，坐一阵后缓解。下午和晚饭后，玉珍扶我走一小圈。医生告知，明天会诊，请了阜外高泳霖院长。

下午薛京来，苗苗夫妇来。原来约定玉珍同蒋医生一起去看望方圻老专家，蒋一直做手术，只能他［她］一人去了。代我赠几本书并《其人》。

整天仍不断观电视，又给蓝明、钟优、陈颖娟（女）三位心脏科医生赠送《留言》。

2008 年 3 月 26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玉珍没有我睡得安稳。五点醒来，护士来量血压、体温，未再睡着。

上午十点半，钱院长和阜外高院长并六位医生来会诊，他们大概先作过会谈。高院长听诊了前后胸部等，问了些情况。确定有冠心病，具体部位等还要做检查鉴定。似对我尚乐观。

午睡甚好，玉珍没睡着。下午王怀安同他女儿来看望，谈些往事。随后陈砚发同岳阳两干部来，送大花篮，并君山茶、莲子等。老王在洞庭湖劳改 17 年，同陈互相认识，谈笑风生也。

姚监复送来两份资料：《开放》三期鲍彤和老胡文章，他写的反尼泊尔等国际左派和李慎明文章。

2008 年 3 月 27 日（星期四）晴

睡得尚好。小解一次。六点试体温表等。早餐推后，八点多，艾虎医生领我去做 CT，因等脉跳 60 次，又服药。近十点始做完回来吃饭。大概四五次深呼吸时，上半身从脸部到肛门发热（血脉中流通药汁？）。生平第一次经验。

早餐后，田纪云来看望，很是关心。刚从海南回，送人参等。小坐，谈那些回忆文章一字不能改动，新闻署同意了。给我留下一张字条：

心态放宽，节奏放慢，耀邦教训，牢记心间。

下午薛京来，找出王来棣（许良英夫人）的文章，纪念五四运动 90 周年，她希望我转《炎黄春秋》上发表，特给吴思信。

2008 年 3 月 28 日（星期五）雨

昨夜同满起观电视到十一点半，看丁俊晖打台球，5:4 失败了。六点醒来，护士让服药。七点起床。玉珍上午九点来。医生告知昨天检查，血管有问题，影响心脏。

广东苏毅大姐，安徽张若平以及崔军等，都几次电话关心我的病情。

2008 年 3 月 29 日（星期六）阴

睡得甚好。小解一次。六点半起床。洗脸等仍觉小有气短。上午腹部仍注射。观电视。玉珍为我按摩双腿。上午散步一小圈。

下午三点多，满起接蒋医生和方圻老院长来，前后胸部听诊，听艾医生谈情况。认为主要是有动脉阻塞，一小片引起心肌梗阻（CT 后，尚须作最后判断），不属于严重一类。告玉珍，或须六个礼拜住院治疗，让我安心。谈到耀邦在会议时发作，开道车接他，七分钟赶到现场，比我情况严重得多。

黄文海持录相机，刘世民与同学谭远山（办文化公司）来，不断拍照。

2008年3月30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情况如旧。六点时曾服药。

上午满起同小多、胜利并接周笃文夫妇来。郑仲兵告诉其兄郑伯农，伯农告周，大家关心。周从台湾台得知达赖以流利英语说道：只要求自治，并不要独立，说了一千遍也。

下午李普夫妇来，闲谈约一小时。他也决心“不问世事”了。晚上吴龙友来，《李锐墨迹选》带来两套（定价550元），可送20套。印得真好，高兴之至。

2008年3月31日（星期一）晴

六点仍服药。近七点起床。上午翻《墨跡》。看序言和吴的编后记，还有极简单的薛京写的“年谱”。

看完火炬传到天安门的电视直播。

下午薛京来，让翻《墨跡》。文集编成精装本，9卷的目录交我，还需再加斟酌。

满起带吴龙友来，我给他的纪念本拟题“感谢老龙友，也登大雅堂”（吴已69岁了）。他谈起冯其庸夫妇想来看望我，读过我的许多文章（《炎黄春秋》集会上碰过面）。

晚上观电视到九点半，玉珍不让看了。

2008年4月1日（星期二）夜雨、晨雨转晴

六点让服药，抽血，肚皮处打最后一针（共打了十多针，防止血管流通不畅）。另外每天还注射胸腺五肽，加强抵抗力。

续看《墨跡选》，自我欣赏也。

玉珍下午到医院治牙，佩珍来陪。五点，同小多一起回来。晚餐后，为我用热水烫脚，全身擦洗。

上午两位护士为我洗头，躺在床边仰头洗。

胡冀燕送来照片，光远又住院。

2008年4月2日（星期三）晴

六点服药，六点半起床。昨夜风大，窗户响动，玉珍睡得不好。院方派人将外窗修好。

上午觉累，没有走步，卧床休息。医生让作心电图，后告知没有异情。

下午薛京、吴龙友来，关于《墨跡》合同，稿酬还是改为10%版税。冯其庸老教授同助手来，赠《冯其庸书画册》和《中华文史论丛》（去年第2期，上面有他的两篇文章）。拍照多次。小谈约半小时。曾差一点打成右派，文革抄家。现有糖尿病等，已86岁。读过我许多文章。关于《红楼梦》，只讲了这是记录了真实的历史。我赠《留言》和《龙集》，并十七大信与《毛反右》文。

吴龙友给我一本《启功》画传。他明天回杭州。

2008年4月3日（星期四）晴

六点服药，六点半起床。玉珍昨夜睡得好，护士为她换了平板床（原来是沙发床）。稍一动作，如大便后，仍感气短，得休息一阵。上下午卧床时间较长。上午艾医生来，见到《墨跡》。为他解释几首自寿诗，并赠《龙集》。下午李宗贤自重庆来，带三十多本《近作》，并花篮、水果。又是求信打官司，让他先找薛京谈。随后同薛京通了电话。

2008 年 4 月 4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今天感觉似较好一点。上午玉珍扶着在走廊散步一整圈，有 200 米也。

上午满起、小多、胜利来，带好些菜。王建勋和香港一女记者潘惠莲来，潘是一电台采访两会的，受《开放》金钟之托，来看望我。王将力康写的一篇长文《我的舅舅李锐》给我，近二万字，让王设法发表（下午翻了一遍，合乎事实）。特将《墨跡选》让潘一览并拍照，说明经过。“新闻总署”批准也。

下午王敬之来（有急事，明天回去），带力康与大妹承安领头，孩子们祝贺明舅九十一岁的大寿联：“党有斯人增直谏，天留此老寿彭年”。由书法家路振平书写（路是湖南中医研究院副研究员），路本人还写了一幅对联相赠：“世间清品玉蘭极，贤者虚怀与竹同”。

2008 年 4 月 5 日（星期六）阴

六点半起床。呼吸仍感到喉管处跳动，将此情告诉医生。稍一动作即有此感，休息一阵始平息。

上午延滨、元元夫妇来，送来许多好水菓和虾米，非常关心。谈德平、德华兄弟情况，性格绝然相反。谈六十多岁、五十多岁这两代青年情况。习近平、李源潮同胡温这一代有不同处。下午因测血压老用那不准确的自动机，同护士大发脾气，隔壁都听到了。玉珍设法缓和（好像是空前发作。病态。）

2008 年 4 月 6 日（星期日）夜雨、阴

睡得好。玉珍多次起来看我睡情。

坐床观电视，凤凰台介绍阿联酋长迪拜开发成世界旅遊胜地情况。从养马、赛马到海滩滨棕　半岛（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的开发，帆船七星宾馆（380 米高）到最高楼建筑，各种别墅区，中国工人留下置产业。酋长的平民化生活。这种电视很耐看。

下午觅觅来，送奶奶一个小钢丝床，上次来时，见到那个沙发床，觉得不好也。她同苗苗前些日子，将元甄的一半骨灰撒入长江。小姑两口子也去了（未同行，经争取才同意一起行动）。同大舅（元吉）的三个儿子一起行动的。还去看了云樵路的旧居，参观了珞珈山武大。还有一同伴同来。让看了我的《墨跡选》。

上午奚弘与总工会的叶振华（59 岁，我的读者，1.20 给我的信面交）来，谈形势等，完全接受我的观点。

2008 年 4 月 7 日（星期一）晴

六点仍服药，六点半起床。洗脸后觉累如作［昨］。几位医生来查房时，说明此种情况。上午佩珍来，带好些菜。到牙科治牙（下端右侧神经痛），吃饭时仍疼，只好不带［戴］上部假牙了。

下午玉珍、佩珍两人为我洗擦全身，热水泡脚。满起从周笃文处取来《动向》第四期，刊有我生病的报导，底封是我的十多张彩色照片，包括坐病房的。

近日玉珍不断同大妹电话联系，探问大姐病情，已全不省人事，已难鼻饲了。

2008 年 4 月 8 日（星期二）阴

六点半起床。上午满起带平江办事处二人与县委宣传部长曾平原（36 岁，学农业的）来看望。同曾小谈，并赠《留言》，出示《墨跡选》，可以销若干也。满起带来《炎黄春秋》第 4 期，第一篇文章即我的《李昌和“一二九”那代人》长文。翻看一遍，似未动一字，很感安慰。还带来张哲民给我的好几

份网上资料：《民主才能创造奇迹》（蔡定钊，《南方都市报》3 月 4 日）及去年经济统计公报等。

2008 年 4 月 9 日（星期三）阴

早起情况如昨。感觉上牙部仍疼。到牙科先后去了两次，第一次注射麻药后治疗，回来不久，两太阳穴和下牙床剧疼无已，再去牙科治疗下牙，又注射麻药。大概同心脏病治疗关系，不能做进一步整治。吃午饭时，牙疼较好，太阳穴剧疼停止。

上午满起带小彭、佩珍来，光远夫人来。已看到《炎黄》文。满起昨天到《炎黄》社，取来 20 本赠书。给夫人一本。小彭也取一本。同佩珍一起三人吃午饭，我只吃了些芝麻糊和红薯，菜也吃得少。下午玉珍回家治病，满起来陪我。几位医生来看望，赠《炎黄》，谈到李昌在协和想回来，那里条件差些。光远仍住医院六楼（我文章首页即刊“一二九”四人照片：于光远、李昌、李锐、杜润生也）。《炎黄》社还交我七八封读者来信，有的是理论方面的商讨，还有书法家赠条幅三幅。

上午来了一位“生客”，李寿统，自称是原水电基建工程兵的（水利部原天津海委？）看过我的《其人》等，已近 80 岁，赠《近作》。

满起晚上陪我，玉珍回去，到医院治病。

2008 年 4 月 10 日（星期四）阴

六点半起床。情况如昨。满起一早接玉珍来，她到医院为糖尿病取针药。

下午三点，部里老干局毛子炎局长、曾卓明等四人来，送大寿糕，祝九十一岁生日，还有李源潮和沈跃跃等贺寿卡。让他们一览《墨跡》并赠《炎黄》第四期。

苗苗和玉洁来，让他们看《动向》第三期，让苗苗一读《墨跡》的序言，谈书法同文化修养的问题，将力康与承安弟妹们送的寿幅展示。玉洁还为我祝寿写了四句“诗”，浅薄难留也。

2008 年 4 月 11 日（星期五）阴、小晴

六点半起床。气短如昨。不想动作，索兴［性］坐床观电视。十点半，满起才将蒋彦永夫妇、宋晓梦、许医农、朱正夫妇一起接来，分批同我拍照，大家分吃那个大寿糕（几乎当午餐了）。浏览我的《墨跡》，都要一部也。同朱正三人谈写我 30 年改革开放经历事。近十二点，他们才离去。今天是真正过了生日（剩下蛋糕送护士）。

医农交我一篇网文：《戊子清明祭文》（作者王康），祭“罪恶滔天”。有如《风雨苍黄五十年》也。

2008 年 4 月 12 日（星期六）阴

仍六点半起床。只愿到窗前站站，观望，否则就觉累。医生告知，星期二会诊，请阜外高院长来。

上午黎澍两个女儿安泰、轶青和吴勇三人来，送大花兰［篮］和食物等，交我一篇谈黎澍文选出版等情况长文，其中由王元化日记中摘录，我们关心选集出版情况。让他们一览《墨跡选》和《动向》等。小毛从瑞典寄来一张大对开印满鲜花的寿卡。

2008 年 4 月 13 日（星期日）阴、小晴

起床如昨，仍未出门走动。上午满起全家和佩珍来为我过生日，毛竹到全聚德买只烤鸭（花 120 元）还有维娜在北京定做的大蛋糕。韩磊来了，给我转上为林一山写传记的　　的信（原文此处空字—

—李南央注）。关于三峡问题，他和长委有些人是倾向我的观点的。我建议韩写一篇他眼中的林李之争的文章，这将是一段“有趣”的故事也。将《财经文摘》上谈三峡的封面长文复印件给他，还请他代我写“改革三十年”中水电与三峡的头两段经历。《墨跡》也让他宣传。晚上青长庚来，送两个小香枕，要衷心宣传“中国水电之父”。怒江还搁着，环保总局不同意。威威来祝寿，没有坐，有病。

2008 年 4 月 14 日（星期一）晴

六点又抽血一次。六点半起床。感觉较好。早餐后，玉珍扶我在走廊散步半圈，遇见甘子玉，他患肾病。回房感觉甚累，情况告知医生。

上午十点多，李普夫妇同何嗣珈来（何其巩的女儿，已七十多岁，在大连工作，化工高工）。何读过我的文章，因最近“谈李昌”文，定想来看望。谈她父亲是中国大学三任校长（最早是黄兴、宋教仁创办），一直被闲置等情况。本人思想同我们一致。李普夫妇同她一起浏览《墨跡选》和《动向》。随后苗苗和他同学汤明来，汤是何学莊（同李震勋生的）儿子，1942 年生。他连这期《动向》都已看到，看来关心国事。在北航工作，从事探伤，工业 X 光超声波。赠何《留言》与《龙集》，赠汤《留言》（汤还带来花兰［篮］）。

薛京来，前天从深圳回，全集资金已办妥。好几封《炎黄》转来的读者信，让他处理回信。

午睡两小时，来这里后很想睡觉。

五点多，陆茂竹和王作高来，送两袋水果。在北京的水电老人只剩下陆钦侃、马君寿、刘颂尧（程学敏已多年植物人）几个了。陆仍在为三峡写意见书。仍［让］他俩看《墨跡》，内多水电诗篇也。

2008 年 4 月 15 日（星期二）晴

仍六点服药，六点半起床。洗脸等活动后，仍觉气短。上午满起同胜利、佩珍来，佩珍留下，下午才回去。胜利公事已了。谈美国 9.11 事件，飞机的杀伤力是速度造成的。谈鸟类同飞机对撞情况，相对速度就更厉害了。想起那天电视节目，抛扑克牌斩刀黄瓜。

高院长同几位医生谈会诊情况，为解决血管堵塞，做支架手术或药疗，又强调做手术要家属签字等（这是惯例）。我坚决表态：听从医院决定做手术。下午玉珍同我到隔壁王照华处，问他做支架情况，他说毫无感觉。

下午青长庚同张博庭来（水电学会秘书长），长谈中国丧失水电优先大悲剧的过程，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尤其能源，决不是一件小事，应予反思。带来 2006 年的《水电年鉴》。段绍译送来几本好书。

2008 年 4 月 16 日（星期三）晴

六点服药，六点半起床。今天是大姐遗体告别。

上午佩珍、薛京先后来。《近作》第二集《何时宪政大开张》（薛京取的书名）只差一两篇。原件与目录交薛京。因徐跃即来京，由他负责出版也。这几年的诗作应附上，三峡访谈等也应附上。这只有出院后操办了。佩珍留下一起午餐。下午满起来，三人帮我擦澡。佩珍先洗脚，满起擦身，玉珍洗臀部。晚上小胡带光远坐轮椅来（他在六楼），大概是读了写李昌文章，要来看望我。谈及一次同邓力群一起同小平谈到人事，小平问王兆国如何，邓力群摇手；问及耀邦情况，邓说耀邦所论到的是与非，大家都赞成。小平说，耀邦即这样的人。我们都感到，有生之年，党内要害事都要公之于世。

2008年4月17日（星期四）晴

六点打针，六点半起床。每天仍查血压三次。胸线［腺］五汰［肽］隔天注射一次。

小妹给玉珍电话，问及病情。玉珍给长沙电话，力康接的，大姐追悼会到二百多人。赵　　（原省委组织部长）（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李冰封等都去了。同家桢安葬在一起，墓离家不远。

上午两位护士和玉珍三人为我洗头，躺卧床上，同上次一样。在走廊散步大半圈。

医生告知，作支架方案已定，时间待定。

每天白天一半时间看电视，增长不少见识。

2008年4月18日（星期五）晴

仍六点服药，六点半起床。洗脸、解手后仍气短也。

九点，佩珍来，玉珍回家，要取款为小彭儿子结婚（送五千元，小彭失业很困难）。薛京来，医生告知，手术要等高院长回京，约在月底。协和方院长同意此方案，他老了，不参加手续［术］。同薛京、佩珍午餐。下午玉珍回来，谈小彭大哭了一场，在家伺候妻儿，还遭白眼。

2008年4月19日（星期六）晴

六点服药，六点半起床。洗脸活动，即气短一阵。上午意外，广东来四位客人：汪铭珊（女，中国书画家协会副主席等）、刘扬建（广州煤气公司经理）、黄越聪（增城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和增城一干部。刘、汪说，十年前到过我家，要出版《诗文与名家书法集》，出示一篇序言，让我签名（第一句话就是："十年前，我就认识刘扬建了"）。只好惋［婉］言谢绝，答应出院后题个辞。汪赠她的名［明］信片作品等，还书赠福、寿两张大字。黄则出示他们编的《夕阳情》老干部刊物，让题辞。只好即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只好三人各赠《留言》、《龙集》。晚上，四个人又来，还带来一老干部子弟，说是父亲也住院，认识我。

上午满起同胜利两口子来，带好些菜。午休不错。下午宋科夫妇来，送大花篮。说写过一封慰问信，有寿联，即书于纸：

云水襟怀，忧国忧民，诗比杜工部。
松竹风骨，论人论事，功追太史公。

给我有关杜导正同库恩（写江的传记作者）谈话录，是中宣部让采访的。现在对言论似稍宽松一点，以《炎黄春秋》为例。

2008年4月20日（星期日）雨晴

服药起床如昨。上午玉珍扶我在走廊走了大半圈，有点累。

下午徐跃同刘向宏（女，文化艺术出版社编审）来。徐已同薛京见面，谈过出书问题。刘谈中宣部仍管得很紧。让他们一览《墨跡》，都感到内容比书法重要也。

王羽来，是一个搞网站做广告的公司，工作人员近一百，办公楼房1400平米，月租金20万。同他谈能不能为小彭解决工作问题。

满起、小多、佩珍来，带菜，一起吃晚饭。

玉珍、佩珍为我洗脚擦身。

2008 年 4 月 21 日（星期一）夜雨、下午晴

起床如昨。早晨即感累，不想动。上午几位医生来，谈明天开如何诊断治疗的小会，已通知机关来人，家属就是玉珍参加了。顺便谈到我的“曾经实践五不怕”（出示《墨跡》中“九十自寿”）以及秦城如何生活过来的。何大夫说我是“特种材料制成的人”。

上午薛京来，让他一览张扬寄来的信件，及浏阳谭嗣同墓被盗的情况及照片。

光远今天出院，由夫人等坐轮椅来告别。李志民来，他是从港刊《争鸣》上见到我的病情报导的。请他为我写在中组部时的回忆，他记得陈潭秋儿子文章的事件（陈云为此作了批示）。每天三次量血压，总是 100 左右——60—50。

2008 年 4 月 22 日（星期二）夜雨、下午晴

晨起如昨。上午十点半开讨论会。薛京、满起和小多、佩珍、苗苗夫妇先后到，部里老干局来二人。钱院长主持，做手术是否搭支架。待高院长回京后再做。玉珍答谢，如此仔［细］緻、慎重，负责。她详谈上次安起搏器情况，说我这个人心胸宽大，一切看得开，她不行，急得哭了。这回同样，谈着又哭了。只有玉洁多嘴，问手术可靠吗？玉珍代表我完全信任医院安排并感谢如此周到照顾，请方、高两院长参加。

小妹来电话，玉珍将情况告知。许多朋友电话问候，孙长江从美国来几次电话。

下午姚监复来。谈他发表同鲍彤来往谈话，以及访问胡积［绩］伟等文，收到公安部询问、制止。大概也同奥运有关。宣传部管得很紧。谈到德平讲耀邦延安往事，毛向访问外宾说，“这是个小知识分子”（也有称赞意），使耀邦更发愤读书也。许良英获得美国一个物理奖，转告我：不要写大文章了，写些不费力的有价值的往事回忆。

忽然想起宗教问题，几天来电视中西藏报导不断，过去偏见太深。吟了四句，还待修改。

宗教并非鸦片烟，仁心处世又升天。
堂中礼拜钟声响，社会和谐边鼓传。（家国安）

给钱院长和各位大夫写了封表态信：“此次住院，经确诊为冠心病，血管堵塞，须作手术。我完全同意院方会诊的意见，尤其感谢你们的精心护理和种种照顾。”由玉珍送去。

2008 年 4 月 23 日（星期三）晴

起床如昨。上午在窗前远望和小活动约十分钟。满起、佩珍来。徐跃让他在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送来大花篮和水果。她们俩为我洗脚擦身。

我们四人一起午餐。下午玉珍和佩珍回家。她要到医院查血。满起留下照顾我。

白天多半时间看凤凰台等电视，得到一些见闻和知识。收到彭迪写的文章（谈宣传部工作），是我建议写的，应设法发表。吴宗煌也寄来长文。

2008 年 4 月 24 日（星期四）晴

晨起如昨。满起也都习惯了。

上午来四起客人。王廷栋来，多年不见，很老了，已 88 岁。儿子从美国寄来《赵谈话》集，读了我的序言。张青义来，谈《墨跡选》原件将来交他处理。《何时宪政大开张》由他出版。“生花斋”能开下去，经营的企业还不错。苗苗带汤明来，给我港刊和一些资料，有李震勋的讣告件。这个“子弟”很

不错。蒋医生来，相信手术会做好，嘱咐手术前休息好，少吃多睡。

下午读了篇文章。清理杂件。

2008 年 4 月 25 日（星期五）大风、晴

起床如昨。今天又作了个心电图，两位医生来，正式告知，星期一上午九点做支架手术，先在右手腕下，如不成，改在大腿处。

上午玉珍回来，薛京来。将历史所冯敬坤写的一篇文章（手抄件），谈国民党领导抗战战略方针正确，日本投降后就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给吴思、杜导正写短信，请他们考虑能否刊登。信件由满起送去。

解手三次。医生关心了。

2008 年 4 月 26 日（星期六）晴

晨起如昨。今天解手两次（来此都是一次），查了大便，没有问题。

上午近十一点，上海程巢父、赵国君（中国律师顾问网主任，说来过我家）等三人来。他们在北京明天开李慎之去世周年会（在炎黄社开，到二十来人）。我写了一百多字的纪念辞。午饭就延迟了。

下午佩珍带菜来。小志［智］（刘云鹤<儿>媳妇）和小关来，送烤薯两盒（台湾产）。让她们对我的手术放心。让浏览《墨跡》中赠玉珍的两首诗等。

2008 年 4 月 27 日（星期日）晴

晨起如昨。睡得甚好。大便两次。

上午，蓝明医生为我“治（？）皮”，即刮阴毛、平卧床上，这是为明天手术作准备。右手腕汗毛也刮干净。明天阜外高院长来。我与玉珍再三感激。蓝是北京人，04 年毕业于湘雅。

冯兰瑞来，李昌是上周四从协和回来的。只能坚持鼻饲了，每天还要坚持看五分钟报。那篇文章她知道影响，删掉了一点。

满起、小多、毛竹和佩珍来，带许多菜和糕点。六人一起午餐，祝我明天手术成功也。

下午玉珍、佩珍为我擦身、换衣，通身舒服之至。晚上觅觅来，一起晚餐。工作很累，从早到晚不得休息。

威威来坐一小阵，带走几个水果。

2008 年 4 月 28 日（星期一）晴

半夜三点输液，禁食，不喝水。六点半醒来，作好一切准备。八点过，满起、小多、胜利、佩珍，苗苗一家三人来（玉珍电话通知，昨夜告觅觅不要来了）。薛京和钟［曾］卓明来。换上卧床、半脱光衣服，盖上被子，下电梯，从讲究的地道到南楼十一层手术室，钱院长和几位大夫相随。先光身消毒擦身。何青主任主刀，阜外高院长参加，右手腕注射，先打麻药，造影时发现两根头发丝细的血管都堵塞。手术中途，何主任外出通知玉珍要作两个支架，当护士出来唤家属时，玉珍又吓得掉泪。大概从九点到十点半始毕。手术非常成功。我一边感觉手术，一边吟得四句，以感谢医院院长和各位大夫、护士：

虽然起搏已安器，依旧心中不太平。
妙~~不可言~~手又将支架搭，~~这头~~仍留老骥~~又精神~~续争鸣。

回到病方，让薛京抄写，向大夫们出示。大家都高兴。由胜利邀请午餐。

佩珍仍留下。我继续输液，右手不能动作，只下床解手一次。

玉珍从电话收到问候和告知关心的朋友们这个大喜讯。

晚上姚监复来，谈大家关心情况。

食欲尚未恢复，医生嘱大量喝水。晚饭后喝了 1500CC。

2008 年 4 月 29 日（星期二）晴

夜间小便两次。六点醒来，输液到中午才停止。午餐时，解除右手的禁令，两个针眼看到很清楚。钱院长等近十位大夫来看望时，我感谢如此神妙手术，流行全球不到 30 年，现在已成为一般手术了。

小妹来电话，玉珍详细谈了手术情况。

2008 年 4 月 30 日（星期三）晴

晨起如昨。呼吸觉得正常一些了。

上午大群医生来看望。何青主任说，她将换转到南楼服务，南楼杨杰孚大夫对调。大夫问我还记不记得他，原来是给我安起搏器的。于是连忙将《墨跡选》出示，有赠他的条幅。谈得欢快。

上午薛京、满起来，收到邵荃麟、葛琴夫妇的传记，儿女写的，让薛先读。下午雷霞来，将手术台上的七绝抄与，小有改正，原来的“平”、“神”脱韻也。

虽然起搏器安生，依旧心中不太平。
其妙难言支架搭，这头老骥续争鸣。

玉珍上午回家取物，下午返回，两人为我洗脚擦身。

2008 年 5 月 1 日（星期四）阴

起床如昨。各种输液都停止了。由于全身抓痒，右手腕手术处不意被抓。医生检查尚无大碍，清洗一次。

上午冯兰瑞来，将七绝抄与，末句改为“仍留老骥续争鸣”。

整天没精神，想睡。下午玉珍、佩珍用轮椅送我到四楼转遊，有长水池养观赏鱼群。

陈海宽从广西回来，送小礼物与玉珍。交谈形势，慨叹关于国家几百年落后，没有找到根本原因。谈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根本变化，为什么经济居世界第二？全国人口中上大学占 48%也。送《炎黄》第四期与陈一览。

坐车转遊时，遇见张劲夫也由夫人（90 岁）推轮椅过，简单寒暄几句。夫人说她同杨纯很熟，“你们俩人情况，她都跟我谈过。”

2008 年 5 月 2 日（星期五）阴

起床如昨，洗脸后仍觉气短。玉珍让我吸 Ventenlin。医生嘱我可作些散步活动。

上午满起、小多、胜利来，带几样好菜。满起值班先走，五人一起午餐，很是热闹。饭后又再闲聊一阵。我上床午睡，他们三人回家。

下午一大群客人接踵而来：贾文平送大花蓝［篮］，没让久坐。王建勋和张秋石来，送花蓝［篮］水果。谈手术台上写的诗，让观《墨跡》中安起搏器时的两首诗。于是将后两首作为附录，写个按语，

让他们拿去发表。恰恰李普和亢［抗］美（二女儿从美国回）。张作斌（从广州来京）来，于是王建勋留下，另抄一份交张，到广州发表。张大放厥辞，要活到 120 岁，天天游 1000 米。但人已显得老态了（已 86 岁）。李普健忘，拿走我的启功和沙孟海的《墨跡选》，也全忘记了。

贾文平来之前，彭刚（同一女干部，可能是秘书）来，跟我悄悄谈彭老总还有一篇未发表的文章，她有复印件（我即让她送我一份）。还谈到延安批彭座谈会，现在找不到纪［记］录了，是李琪作的纪［记］录。看来她还在关心彭老总也。

2008 年 5 月 3 日（星期六）雨

起床如昨。解手后气短，喷雾缓解。医生仍嘱小散步。玉珍推轮椅转游一半，另一半走回来。

轶青和安泰夫妇三人来，送花蓝［篮］，来看望。抄了我的诗并看《墨跡》两首按起搏器的诗。谈玉珍在我做手术时，紧张得流泪，而我却优［悠］哉游哉做［作］诗，“令她生气”也。杨小川律师和他的朋友于健龙（中国国际经贸仲裁委员会）来，介绍于从美国留学回来，英文极好，为江泽民当过翻译。于是我唸了那首“话痨难治也”诗，大家笑声不止。听于谈经济形势和“无形的手”的问题。我谈到中国人的“心灵手巧”，文盲到欧洲可发大财。最近从电视上看到冠生园等上海资本家发跡，以及资本与资本主义的正面、进步意义。从三反开始，“兴无灭资”，走上违背人类发展普世规律的大弯路。真是令人痛心之至。现在并无彻底觉悟。

延滨和元元两口来，送来营养药等。

2008 年 5 月 4 日（星期日）晴

起床如昨。气短看来仍是肺功能问题，心脏的监护器豪特（进院即带上）取消了。手术后，心脏已趋正常了。

上下午都沿走廊转了一圈。医生也嘱我可走动，但动作要慢。

上午听凤凰台资中筠谈五四运动。关于政治制度乃根本关键，正合我意。共产党变成了新皇帝，掌握了新皇权也。她没有道破。

下午李元华来，送小玩具娃。谈近一小时。她是民进的中委，两口子都不是党员。名片是：美国宏华集团董事长，国家一级演员，还有几个副职：美国环球名人商会会长，中国声乐学会副会长等。她对文艺界的人事无形体制有自己看法，因此决不参乎，洁然一身。知道文化部内情（现在派了八个人进去清查了，大概组织部也参加了）。同潘荻反映的材料相似。她还谈到相［想］同我作次访谈，随意闲话，谈本质性问题，作出录像。我同意了。是诗词学会的活动，同我来往的。漫谈中还谈到她曾受到出名的高干子弟打扰，坚决回避了。

2008 年 5 月 5 日（星期一）晴

睡得甚好。六点即起床。主动服药，夹体温表等。上午玉珍扶我在走廊大转圈散步，西窗观外景。后下七楼到 702 看望李昌。冯兰瑞在，李昌如一病危之人，插鼻管，张口呼吸，双眼闭着，耳边吼声：谁来看您了？夫人因［用］纸写大名字放到眼前，他才微张眼露一点笑意。小坐了一阵。

佩珍带来一些好菜，一起午餐。

下午三点半，满起接张哲民老人来，送营养品并书一本。他非常关心我的身体，严嘱今年就是休息，不问世事。今年形势也就如此，明年五四可大作文章。谈到张钦楠刚从国外回来，能帮助我写点东西。

2008年5月6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感觉较正常了。上午玉珍扶我在走廊走了一大圈，回来通身出汗，尤其头部。满起来，帮我在淋浴间洗澡、擦身。两个月没洗澡了，痛快之至。

下午苗苗来，谈妈妈逝世及么么情况。小关来，似有事相求。

2008年5月7日（星期三）阴

六点醒来。六点半起床。已习惯看电视。

上午玉珍让我半坐轮椅半漫步在走廊大转并又到四楼观鱼池，上百条红花鱼不停来回急游，手在水面一晃，立即惊散。

理发师来，将头发剪短，又精神多了。

王申生来几次电话，明后天到京来看望。由于前几年那次带画去上海，又满屋并搜画拍照事，玉珍对此很是不满。今天很认真又同我谈及。

《参考》上看到胡锦涛对台方允十四条［字]:“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很是赞成。

满起下午来，接玉珍回家。

2008年5月8日（星期四）晴

昨夜满起陪我。六点半起床。服药等均正常。医生来，我说希望能早回家。他们也表示可以放心了。

上午满起陪我走了一大圈。观火炬手登珠峰直播。下午两点一个人洗澡。

下午三点，王申生和玉珍一起来，申生拍了王元化住医院的录像，又为我与玉珍拍像。当今在电视上播出，让小艾医生看了。王谈到俞正声在上海很好。谈陈良宇案情等。本月下旬还将来京。

2008年5月9日（星期五）阴

六点半起床。玉珍睡得也较好。医生们来吩咐：下周一抽血，认定过几天即可出院。上午到三楼又做一次胸片。

玉珍扶我走了一大圈。上午满起、佩珍来，许多菜，四人一起午餐。王建勋交满起五本《领导者》（四月份），刊登了力康写的《我的舅舅李锐》（上），有两幅大彩照。玉珍看了，很满意，写了好公公。正好艾医生来了，让他也看了这本好杂志，有总结30年改革开放的大文章。

2008年5月10日（星期六）晴（预报有雨）

六点半起床。早餐后，玉珍扶我走了一大圈。又遇见张劲夫夫人胡晓风，她熟悉何伟与范元甄，略谈旧事。上午平江办事处李迎春同老干局长张满兰及《平江县志》（1978—2003）主编徐许斌、张足生四人来，还送了一本《平江党史》。带大花蓝［篮]、水果等。玉珍同张满兰谈了小余的情况。他们带来纸笔墨，写了两幅字:“平江风情”、“平江民俗风情馆”。

下午葛行军同张甫旗（最高法院审判长，一级法官）来，也带大花兰［篮］和水果。谈人治代法治问题，公安部长挂帅，求法治不知何年月也。同他们谈了些大问题。接着周倜夫妇来，送营养品，谈孙轶青病情，完全不省人事。满起、小多、胜利、小徐来，带许多好菜。谈今后如何处理家务，由满起两口当家。申生从上海给玉珍电话：王元化九日去世了！

2008 年 5 月 11 日（星期日）夜雨、雨

大概整夜下了雨，天气转凉。

六点半起床。感觉良好。早餐后，玉珍扶我转了一大圈。休息后，自己又冲了淋浴。

上午满起、小玲、佩珍一起来，有好菜。中午共进午餐。吃饭人多热闹，但食量一直较小。

下午三点多，崔军、赵来群、张抗美、沈云彪四人同时到达。崔军谈翟益涛去世，遗嘱不告别，不作任何活动，包括不发什么“生平”，真是看开了。他在水电系统活动中，总还提起“李锐反党集团”事，对水电发展的危害也。赵来群谈形势，发现茶几上的《墨迹》和《动向》，几人传看了。我简单讲了几句：现在基本上还是在糊塗中过日子，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究竟依靠什么？清醒的人极少？日本小国，经济第二，什么原因？苗苗两口接着来了，交我汤明复印的《动向》去年 11 期，刊有我的十七大信全文及一篇评论。《文汇报》十日，刊登了元化去世的消息和报导文。

2008 年 5 月 12 日（星期一）多云

六点抽血。六点半起床。医生说，心血等均正常，星期三可以出院。玉珍怕回家反复，考虑晚二三天回。最后决定，还是后天回家。

下午两点四十分左右，感觉小摇晃，乃地震也。一直观电视报导，是成都西北汶川 7.8 级地震，不仅影响四川、云、贵、两湖，直到京沪都有影响。

满起来，下午收拾杂件、书籍、资料等大小几袋先带回家。

2008 年 5 月 13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地震惊动全国，没讲到有预报。电视文字，再三说明三峡无影响。

上午钱院长同六位大夫来，正式说明我已恢复正常。多注意休息，可小散步。杨大夫说，再做搭桥，可活到一百岁。

上午薛京来，谈全集出版事，经费与出版社均已办妥。已安排 30 万。让他看小关儿子的托办资料，都看不懂。由他处理。

下午李志民来，我托他写青干局事，他准备写好后交小彬、武年等斟酌。谈组织部往事，青干局的人事工作可说是面目一新也。贾庆林在山西当厂长时，他去面谈过注意事，使贾深记于心。对刘江的安排等，李源潮、李克强都熟悉，是属于“一代新人”。晚饭后，去看望李昌，告知明天出院，并向 801、806 的张劲夫打招呼，韩天石完全痴呆了，已住院五六年。

（灾区已死 11921 人）。

2008 年 5 月 14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看电视，地震报导，震区之广，可能国内空前。汶川死多少人尚不清楚。

艾大夫来，说我的血管较好，在九十岁这层年龄中人少见。这大概同我自小好运动有关。

玉珍跟我点明：进院后两次讨论都谈到我的病危情况，因此手术时她又止不住流泪。

上午洗淋浴。满起来，将觅觅送的床装好。一起午餐。下午两点，接薛京来。出院回家。

家中两个多月，还留下些信件，大堆书、刊。有的还须回复。小关又来，让薛京处理她那个儿子的事件。我忍不住说了两句重话：写的信件看不懂，教人如何处理？

为救地震灾难，要捐款，交薛京二千元。

2008 年 5 月 15 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昨夜九点半上床。五点醒来。六点前起床。手术台上那首诗，又改动几个字。明天杭州的钱明锵要来（打过电话），那个汉诗刊物要刊我的照片，因此写好“搭支架有感”这首诗，予以说明，附上“安起搏器”的那两首诗，以便应付。还找出韩磊在医院给我们拍的那几张照片（有单独的，同玉珍合影，以及四月十三日生日那张同满起一家并佩珍的合照。韩还放大一张，已置客厅）.

书房大乱，尚难清理。带回的书物资料已清出。

上午雷霞来，她代湖南友人买我一批《近作》与《龙集》等，付款二千元。午餐休息后，同玉珍一起三人坐车去买烤红薯，回来三人在后院散步一圈，有点累了。

2008 年 5 月 16 日（星期五）多云、阵雨

五点半醒来，六点起床。将“九十一岁搭支架有感”定稿，并书写了三张待用：

虽安起搏器回生，依旧心中不太平。
妙手又将支架搭，仍留老骥续争鸣。

上午周拥军（汉诗协会会长）、孙更俊（副会长，书画家）、段艳文（《时代人物》主编）三人来。原来玉珍昨天接电话，是钱介绍他们来。给我两本《世界汉诗》（会刊，07 年、08 年各一期，似是季刊），刊有“李锐诗词本事”的“忆童年”及“狱中吟”。周似由钱明锵一起来过我家，要冠我以“当代诗囚”的头衔（刊物上将霍松林名为“当代诗宗”，林从龙为“诗豪”等。刊物上刊有协会的组织机构名单，我被列为“荣誉顾问”。过去全然不知）。文章写好了，会寄我一阅。三个人分别同我照相。此种局面真是无可奈何，只好各赠《近作》、《龙集》。接着从美国回来的一对夫妇王槿长、赵健民来，小妹介绍，带来营养品和糖果。略谈美国生活，王还谈到他父亲喜读我的书。各赠书两本。同时潘荻来，玉珍电话约了晚两天来，但沈老硬催即来看望。送名酒、糖果等，还有她为我写的条幅（录唐寅诗句：“纵使金钱堆北斗，难饶风雨葬西施”），还送了书法篆刻家汪木即精品展的水晶石图。真是盛情之至。她又谈了文化部的问题（于幼军受人攻击，未能当选部长等情）。下午郭全胜同弟弟（从美国回）来，送今年两本《中国人力资源开发》刊物。要我写文章。邻居李昭夫妇来看望，他们都是医生。说吴敬琏很关心我。薛京下午来，将《新海国图志》七本书，转送中央七位领导。一起晚餐。

2008 年 5 月 17 日（星期六）多云间晴、上午阵雨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发现一大堆书刊信件，都是这两个月寄来的，放在门角落，昨天没有发现。翻看了一上午。有的信件还必须回复。

胜利、满起两家一起午餐。玉珍不让下围棋。在阳台活<动>20 分钟。

这几天直到晚上都看电视，很关心震灾情况。中国并不是一个地震严重的国家，为什么这次如此大范围？

钟伯熙等电话问好。

2008 年 5 月 18 日（星期日）晴

五点醒来后，又睡着一阵。六点半起床。

整天觉气短，觉累，不敢多动作。只是下午在阳台活动了十分钟。

上午毛应民同一友人来，带两套《墨迹选》，让我签名送省出版局的领导俞剑明、钟桂松。他答应

先寄十套与我。

蒋彦永来，谈黄宗江在聚会大放厥词，老年余事彻底批毛等。

清理资料，发现金雁、秦晖大作《专政、专制与民主：社会民主主义如何变成“警察民粹主义”》，深挖史跡，追寻来龙去脉也。

2008 年 5 月 19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昨夜看“爱的奉献”救灾文艺晚会，编排得好，极其动人。直到十二点多。多年未有之举。

上午清理书房，真是堆积如山，只能慢慢来。又发现一些信件。杨慎（建设部原副部长）同 40 岁儿子来，儿子是我的“崇拜者”。赠书二本，谈对党的看法。

下午两点廿分，同玉珍、佩珍一道，边看电视，边默哀三分钟。总感到同国家的科学技术落后有关，很是难过。

小关来，送三件睡衣。一件给薛京。晚上邻居毛家大儿夫妇来，说知道晚了，不然早就应到医院去看望。谈到他们父母身体与病情情况。

2008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二）晴

六点醒来，六点半起床。尽量慢动作。仍是气短，尤其解手后。这恐怕是长期状态了。

继续清理堆积的杂件。

上午薛京来，谈这 30 年如何写回顾。青干局在组织部的作用定要写清楚。

下午两点到文津街，近三个月没来了。坐着写［洗］淋浴，约半个小时，满起还帮了忙。

2008 年 5 月 21 日（星期三）晴

昨夜九点半就寝。五点醒来，六点过始起床。一直能睡，这是较好的情况。

几乎整天在书房清理杂件，发现好多信件及寄者的著作（有的正式出版，有的个人自印）都没有印象了，大概也没有回信，如何是好！有一个云南“五七”纪念右派劳改地的文章和纪念光盘。

小关同儿子来，为参加上海地铁建设事，将信件转俞正声同志处理。

2008 年 5 月 22 日（星期四）晴

九点半上床，夜一点醒来，失眠，服眠药后，久久始入睡。六点半起床，非常谨慎，不大动作，仍气短不已。

上午何方夫妇来，随后姚监复、孙大午来，一起谈形势。何方给我一份网上新闻，地震早有预报，被压下，学校震垮与机关垮的对比，有统计资料。谈约一小时。

下午唐小毛和妹妹（在长沙教书，已退休）来，送果品。将赞扬大姐和安支架两首诗唸与她们听了。整天清理书房。找出最重要的小册子《批斗李锐反党集团发言选编》。

2008 年 5 月 23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洗脸等力求慢动作，仍觉气短。书房整理得下大决心：舍弃大部分书刊、资料（总有一个“备用”的打算）。

上午十点半，强剑衷来，他编的《法治大手笔》出了第三本，已送我十本（原来在潘荻处）。《法治》下卷中有一陈凤娣案，久拖未决，要我帮忙转中央处理。我将《墨跡》、《大哉》以及《父母两地书》、《云天孤雁待春还》等相赠。第三本中收了十七大信件，还将《毛与反右》交他。郭全胜来，相互介绍，留强午餐。

下午三点半，李普夫妇来，转交黄宗江送的书《艺术人生兮》及《有容乃大》（记他一家四人的骨肉情，邓伍文编印）。闲谈一阵，将《墨跡》相赠，他又取走“搭支架有感”条幅。上午薛京来，也取走一幅。上下午如此忙碌，引起玉珍不满，当客人面批评我这个不听话的“老公”。

中午满起送佩珍回米脂，长途汽车客人不满。

2008年5月24日（星期六）晴

近七点起床。上午续清理书房，资料分类。玉珍和满起、小多一起到新街口，为我买回轮椅（千元），可折叠置车后。下午三点，胜利参加，五人一起到玉渊潭游览一个半小时，都很开心。

2008年5月25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洗脸、解手一气呵成，尚不觉太气短。上午继续整理书房，许多网上资料没有过目。发现一厚本《汪兆钧、郑存柱、郭泉上书中央》，还附有万耀球的一篇全面否定暴君。玉珍说我，为何不为救震灾写一首诗，于是应命吟得四句：

无限爱心悬震灾，神州朝野紧关怀。
和谐社会人为贵，三大文明晓色开。

胜利来，中午吃涮羊肉。下午推轮椅，同玉珍、小余一起逛玉渊潭，都很高兴。我没有走几步路。五点半回家。小妹电话，告以此举。

刘燕生（秦川原夫人）电话请玉珍下楼，原来她已回到原居处一年多了。赠我们俩人《大燕留声》，书中写她演员一生，饰中外角色的情况，回忆她的恋爱生活：同沈霜（茅盾儿子）的初恋与终身恋，同秦川四十年没有爱情的夫妻关系。没有写明同秦川的离婚，同沈霜的结婚。关于时代、形势的言及，确实左爷腔调。

2008年5月26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完全是夏天的感觉了。气短似好一点。玉珍为我量血压，同医院时相同。发现脚部有小肿。

仍整理书房，让满起帮了点小忙。

再读张超群写我的长文，还发现他送我的一本自印著作《中国政治体制的批判与改革》（2006年10送的）共二十多篇文章。

2008年5月27日（星期二）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睡得不错。上午作字，将手术台绝句再写两张，选一题赠“何青大夫留念”，并送琉璃厂裱好。“四川大地震述怀”也写了两幅，薛京来取走一幅。另两件题写书名等。

玉珍的好朋友张文华夫妇（和儿子）来，送果品礼物，很是客气。特送“十七大信”与“毛与反右”两文复印件，因他们劝我不再写什么了。

张钦楠来，小坐，将《法治大手笔》续编相赠（原来那十本即“续编”，并非原上下集）。这是我住医院时，潘荻送来的，满起他们置于北屋，我一直弄糊塗了。上面刊有我的“十七大信”与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上我的那篇序言。

收到杨慎送来的录明词手跡和一支珍贵的园［圆］珠笔，即回赠《墨跡选》。

2008 年 5 月 28 日（星期三）上午沙尘、下午好转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午睡约一小时。

八点即出发，玉珍同我到医院，过琉璃厂取裱好的赠何青大夫条幅，在车上张开一览，很是满意。何大夫仔细检查，并作心电图、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认为只有早波有点问题，其他尚正常。很感谢条幅，说钱院长也爱好文化（钱贻简，已 82 岁），拟赠条幅。归途将张超群写我的文章改好交薛京重印。

下午郭全胜来，又给我新的《中国人力资源开发》5 月号，有主编刘福恒的谈“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源的资本化”的卷首语。“把人力当作经济资源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飞跃”。

同玉珍到楼下散步一圈。何大夫嘱上下午散步各半小时。

2008 年 5 月 29 日（星期四）晴，仍不见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上午除续清理书房外，读完《法治大手笔》续编长文《中国宪政改革：背景、目标、实施步骤与约束条件》，社科院的博士张博树写的，从历史谈起，该说的全说到了，第三共和国是第一次看到。

下午施滨海来，他现在常去香港，看到港报刊登我手术成功的消息。送我第 5 期《开放》。

今天风大，未能外出散步。

2008 年 5 月 30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续看资料。薛京将我改好的张文复印 7 份带来。处理几封信件，有一 90 岁的老干部原火，已患癌症，在深圳办了离休手续，让我转信与李源潮批示。顺便将《法治大手笔》续编相赠（写明内有我的两篇文章）。王建勋来，手术台诗打印好了，又将地震诗抄与，将张文交他寄与可能发表的刊物。将《法治》与他一本。郭全胜来，也是办人事信件，请北京市人事局长张志伟通融。玉珍老乡送来《榆林人物志》大厚卷，内有她的简历（属厅局级名录）。

清理旧物找出不少意外资料信件。

2008 年 5 月 31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即解手，稍觉气短。上午笃文夫妇来，他们刚从外地回。将找到的诗家题送条幅“笃行文澜”交他，又送《墨迹选》并诗稿、文章。他说刘政等已知《墨迹》出版事。下午同胜利、小多一起到玉渊潭散步，遇见中央台陈铎。五点多回家同胜利手谈。

2008 年 6 月 1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仍继续清理资料。薛京所写关于我的这卅年回忆，翻看一遍，不能用。上午张秋石同他的朋友费忠海、高杰（中粮、中谷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总、副经理，高是女）来，谈我对形势和历史的

看法，都是“粉丝”也。各赠《近作》。延滨夫妇来，谈胡家儿女情况，耀邦没有好班子，不如赵。

下午同玉珍、胜利遊玉渊潭，回来手谈。

2008年6月2日（星期一）晴间多云

五点醒来，睡不着了，六点起床。续清理书房。又发现一些信件、贺诗等。读《法治大手笔》上卷，过去没有全读。整日气短，只想坐卧。

下午同玉珍到玉渊潭，满起推轮椅，走另外一个方向。禁止游泳，仍有许多人游泳，人比周末少多了。两次散步，共约500米。

2008年6月3日（星期二）雨

四点醒来，又久未入睡，六点半起床。续读《法治》。收到南京强剑衷为《法治》下卷刊登的“和谐声中的哭泣”一场官司鸣冤的信件（让我转胡锦涛处理）。薛京上午来，交他同高院葛主任等商量，由高院处理为妥。小关儿子事，俞正声已批示办理。

下午四点，同玉珍参加每月例会聚谈（四、五两月住院缺席）。地点在附近中商大厦18层上海老饭店。到十人五对夫妇（厚泽外出）。杜老唸了他对震災的几句话，我接着唸了“三大文明晓色开”的七绝。大家围绕此事谈形势。李郁谈企业界情况。有一大款先捐200万，网上围攻，最后出一亿。广东汪洋很解放，深圳体制改革已定局。马立诚的长文《改革开放以来四次大争论》刊 5.18《南方都市报》（给了每人一份）都认为上下已非铁板一块。彭迪则仍是悲观看法。韩钢吃饭时才来。谈习近平只能讲套话，党校都认为现在是最差劲的时刻。席上我也谈些往事。

2008年6月4日（星期三）晴、下午阵雨

六点半起床。气短照旧。上午看书。

下午本来要去玉渊潭，丁东来，送他的自述《精神的流浪》，台湾印一千本，给他一百本，内中写了同我的交往。02年去三峡的录相盘已告经手者为我制一盘（本人不在北京）。交我当时座谈会的讲话稿。我的自述已交南央，再复印一份交我。他刚从香港回，活动如常了。谈到中宣部对《南方周末》施压。

2008年6月5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续看资料。上午九点，同玉珍到《炎黄》社参加座谈会，到16人，先为災区默哀一分钟。杜老仍先唸了几句话。我以七绝开头，同杜老看法相同。这次开放姿态，给人以希望。回顾唐山大地震与75年河南大垮坝事件，绝然相反了。大家对温有好感。那八个字“以人为本，公开透明”甚好。可说以社会进步告慰死者。钟沛璋作长篇发言，有个发言稿。谈党性、民性统一有望。有一记者谈到现场看到的情况，紫坪铺坝裂缝（我讲此坝曾经手，后来由水利部门修建），以及学校楼房崩倒，同政府建筑鲜明对比。百米高的土山倒下，无法营救。北川大災同以往砍伐林木有关，1.9万人遇害，就地盖纪念馆。都谈到《南方周末》和《南都》都受到中宣部压力。网上则有官方化名网民攻击这两个报纸。还谈及温同部队不协调，国务院很积极，却权力太小，地方都不愿公开情况。胡比温较保守，这次新华社第一批派16个记者下去，汶川发第一篇。英国老记者马丁（其祖先见过乾隆）13日到都江堰，认为是“前所未有的开放，秩序井然，令人惊讶”。中宣部订的条条框框不计其数，传统管制是不准报災情的（大家回忆兰考事件）。张广友谈唐山大地震及75年河南大垮坝事件，他的回忆录已出版（《抹不掉

的记忆》)。还同我谈当年邓小平逼万里同意三峡上马事，万原不赞成的。谈越战就不该打，过去的阶级斗争灭绝人性。彭迪说：温当一把手就好了。这次大难当头，软实力表现不错。中宣部那些人地震时还在睡觉。温是第一个公开透明的。胡只是促经济，不提政改。必须上上下下开放。温讲真话，胡讲套话。袁鹰谈这次国内外显扬人道主义，不分左中右，救人场面，有点像抗战初期全民动员，团结一致，每天公布数字。

我发言前，吴思交我田纪云的电话：他不能前来参加会，要我发言时，代他讲以下几句话：以“特别党费”名义搞的募捐，决不可以买什么人的《文选》花销。《江选》都是党费买了发的，怀疑这次募捐的用途，造点舆论，决不可以“特别党费”名义募来的钱去买《江选》线装本。如果这样就是犯罪。

2008年6月6日（星期五）晴

五点醒来，以为是六点，即起床了。浏览昨天报纸。

薛京来吃早餐，八点半一起到万寿路宾馆参加《组工通讯》创刊30年座谈会，到一百多人。进会堂时，大批老熟人握手，对我还是热情的。几个人讲话都有印稿，最后李源潮讲了约一小时。同李智勇坐在一起（他主持会，是副部长）。送他一本《炎黄春秋》第四期，说明上面有我谈党的长文。

十一点半回家，玉珍和小余外出购物，小关来送粽子等，在门外等着。留薛京午餐。两点到游泳地沐浴。

续清理杂件。薛京将部分杂件分了类。

原来约了七八九三天一批人到大午莊园过节，同王建勋电话取消了，有好几位不能去。

2008年6月7日（星期六）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上午在客厅翻一堆刊物杂件，发现《品味金华》创刊号（2007.12）第一页竟是我同一位年青人的大幅彩色照片（署名“本刊顾问”)。又一本诗书画大刊物《神州风情》第25期（2007.11）第一页印“本期特稿”一页是彩色照片，上页是“八十进八”七律我的手迹，三、四两页是我的三首近作和“忆童年”和“狱中吟”五首。这两本刊物的由来完全记不起了。

上午刘云鹤的女儿刘素艳（在美国从医）和丈夫，还有小志[智]三人来，送美国的药物和糖果等。他们不喜欢黑人当总统（说奥巴马左)。美国经济情况不好。特赠《近作》与《龙集》并手术诗。

胜利来，午餐后休息到两点，一直手谈到晚餐，其间到阳台活动了十分钟。

2008年6月8日（星期日）端午节，大晴

李元度纪念屈原联：上官吏，彼何人，三户仅存，忍使忠良殄瘁；太史公，真知己，千秋定论，能叫日月争光。——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五点半醒来，六点起床。将书房堆满杂件的沙发复原，找出不少信件，都是《炎黄春秋》4期读者的读后感，还有诗书条幅。

上午程湖一家来，玉珍将这次病情告知。他也后怕感动起来。这次邮政系统共捐近亿元，安东到災区，有十多所邮局遭难。他管全国报纸发行，《人民日报》300万份，全公费也。赠安东两本书，让他转交。

奚青来，一起午餐过节。秋林来，高考尚可。

下午张脉峰（《诗词之友》主编）和徐崇先（徐州工会主席）三人来，徐送他的《徐崇先诗词选》

线装本，首页有我书赠的“要做诗人先做人”七绝（其人其事全忘记了）。

玉珍不让下棋。晚饭前同胜利两盘大胜。

2008年6月9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上午在书房看资料，《杜光文存》第6辑（2007.8—10）好几篇文章过去没有看。

下午同玉珍、小余到玉渊潭，三次下轮椅走路，总有600米以上。玉珍接张老（哲民）电话，说看了两天《墨迹选》（同夫人一起），内容太好了。

2008年6月10日（星期二）晴

六点多起床。玉珍再次嘱咐为钱院长写幅字。翻旧诗集，找不到合适的，只好再就那三首“妙手”，又重复一次，吟得四句：

灯光无影再临床，妙手回春又气昂。
如此恩深何以报，保留一副直心肠。

翻旧纸中发现一首感慨宗教未完句，续成：

宗教并非鸦片烟，仁心处世又升仙。
堂中礼拜反思惯，社会和谐天下安。

薛京上午来，交给一些信件。午餐后，到文津街洗淋浴，满起只游300米了。

2008年6月11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玉珍上午到医院治眼，血压也不正常。

收到《书屋》今年第6期，刊有南央的文章：《1978——找回父亲、找回自我》，同时收到的《解放日报》6月11日的《报刊文摘》第三版，转载了这篇文章的摘要，题目是《李锐女儿回忆——找回父亲》。是否媒体对我已解禁了？

开始写胡甫臣著《中共政治运动探析》的序言，托［拖］了很久了。

2008年6月12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将序言基本写完。王建勋代拟的草稿基本利用了，另写的超过代拟部分，写毛斗争哲学和轻视知识与知识分子，这一要害问题，唯我独尊，随心所欲也。

中午在街对面的地下酒家午宴，玉珍出面请刘云鹤女儿刘素艳、张志伟夫妇（他们明天回美国）、儿子和小志［智］夫妇，还有小关。满桌好菜，吃不完都带回来了，只三百多元。

2008年6月13日（星期五）晴转阴

六点半起床。昨夜梦呓，曾将玉珍惊醒。

上午又续写了一个尾巴。最后定稿。上午薛京、韩磊来，都让他们过目了。韩交他写的，我79年复职后，水电工作三年和关心三峡的文章，约6000字，须大加补修，还是要分开成两篇文章。韩5.16到震区工作了半个月。上午广东黄磊（女，民营经济副会长）来，要求转一件打官司事（贩毒有关），由薛京、玉珍处理，我未予理会。

下午四人到玉渊潭散步一个半小时，走了七八百米，尚不觉累。

2008年6月14日（星期六）雨

四点醒来，久久未能入睡，后终睡着。近七点起床。上午将序言又细看一遍，将末页重抄，并唸给玉珍和满起、小多听了。十点多，王建勋来，将序言交与，算是了却一件事。同王谈一些高层旧事，他很感兴趣，认为我的日记是大史料（他才知道1982年后有全部日记也）。《炎黄春秋》交与，他没有看到我写李昌的文章。

下午看《杜光文存》2008.3—4，好几篇是今年参加座谈会的讲话录。

2008年6月15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早餐后，玉珍催促下，将“保留一副直心肠”诗写好，给北京医院老院长钱贻简存念，附言：“两次心脏手术承蒙关怀，感激不尽”。下午又再写一幅。

上午朱正夫妇和许医农来，看望这个出院后的老夫也。朱正两口要回长沙，孙女要升学了。将《墨迹选》赠与，以便到家乡宣传，如多订购可以打折。留他们午餐，想请许续校订我的那套日记，她事忙未应允，只是感到“人事太复杂”。

上午李绍崑同他的助手三人来，几乎忘记，后才想起是研究心理学的美国的博士学者，一起吃过饭，送过我好几本书。他看完我赠的两本书，夫人张宝蕊（现在台湾）都很称赞。他写了本自传《飞龙自述》，让我题写书名，当即答应并立即大张纸写好交他。又送我《墨子研究》、《墨子：伟大的教育家》、《道家的心理学》几本书，还有一薄本16开的《智商、情商、精神商》，署名作者：李绍崑、汪凡思、张宝蕊。名片是“中美精神心理研究所所长，武大哲学系教授”，今年80岁，也是武大毕业的，49年去台湾。留下的书都还没有过目，只得将两篇文章相赠。

下午看报读书。

2008年6月16日（星期一）多云

五点半醒来，六点起床。翻张胜写的父子对谈的《从战争中走来》（张爱萍传记），庐山会议时引用了我写张的发言。最后写到南街村“儿子评价父亲是：‘一个天真的共产主义者’”。上午同玉珍到琉璃厂裱送钱院长那幅字。到生花斋，尚未开门。隔壁有陈渭（60岁）卖字斋，进去小坐，书两句话相赠：人如其字字如人，书画善美更求真。下午张青义来，送回那本《墨迹》。他买了十本。生意还能维持。

2008年6月17日（星期二）（夜大雨）多云、下午阵雨

六点醒来，七点起床。没有喝水，空腹，玉珍八点半陪我到医院抽血。回来早餐。

上午看报，薛京来，将全部日记分年同复印本配套理出，以备修定[订]定稿。午餐后休息一小时。因雨，过于气短，没去泳池淋浴。同薛京闲谈，余习广告诉他：查了一百多县，三年困难共饿死5600万人，四川是1200万。

整天感觉气短，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2008年6月18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五点半醒来，六点半起床。同玉珍一早到医院，将血检报告交何青大夫，研究气短情况。又看呼吸科，认为呼吸道是有问题，都开了药。给钱院长送的条幅交何大夫，她代为致谢（钱院长最近病了，已82岁）。

收到王渭信，野草诗社 21 日聚会，定要我去，并要我为沧州武术乡、吴桥杂技乡各写诗一首。吟得如下：

自古扬名自卫强，雄风勇猛众拳邦。
精英荟萃多门派，为国争光武术乡。

巧技奇功妙入神，惊天动地振仁心，
藏龙卧虎祖师拜，张果老同吕洞宾。

2008 年 6 月 19 日（星期四）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翻阅章诒和 2007 年的文章（南京强剑衷寄来的），关于反右当年一些细节，章、罗、冰心等的言论，过去不知。总结到这种个人独断的极权体制统治，导致理性的毁灭和历史的倒退，使得整个国家机器，党政机关，从报纸到监狱，层层官员和一般干部到广大群众，在“最高指示”下，“尽忠守职”迫害公民，造成人性的毁灭，使人不成其为人。有此种认识水平的人，恐怕还是少数。

下午三点，同玉珍到玉渊潭散步，满起仍管轮椅，我散步两次，大约 600 米。

2008 年 6 月 20 日（星期五）多云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将那篇为胡甫臣著作写的序言稿，又在尾部加了两段话。早餐后，为沧州和吴桥的两首诗写好，一气呵成。上午萧延中夫妇、宋科夫妇和王建勋先后到。萧多年不见，表示旧情，送保健药和一本翻译书（《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谈到近年有人议论他“左”了。在上海同徐跃结识，也愿出我的书。谈到传播的讯息：我在医院时，胡锦涛来看望了。我连忙声明没有此事。他常来往港台。夫人定要来，于是三人拍照。还谈到他的书写到同我的交往，出版社定要删掉。互相介绍后一起交谈，都感到，对我没有过去那样控制了。

宋科送我他为我 91 岁祝寿撰写的对联。裱得近两米长：云水襟怀忧国忧民诗比杜工部，松竹风骨论人论事功追太史公。（辛子陵撰书）。他在学校内很受尊重，书中观点大家都赞成。左爷们在网上攻击，也就是寄给我的那一篇。

两对夫妇先离去。我将添写的尾巴给建勋与薛京看了，他们都同意。于是正式插入尾部（又复印一份）让建勋取走。薛京和建勋都一起午餐。

2008 年 6 月 21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为吴桥杂技乡写的诗，又将原资料看了一遍，三四句改为：藏龙卧虎源何处，卖口常言吕洞宾。早餐前重写一幅。收集近作 20 首（野草社要出专刊）没最后选定。十点前到会友宾馆参加野草社为《长江颂》诗词竞赛发奖会，到三十多人。王渭主持，到萧永义、周克玉等。有马骏祥、王振林送他们的诗集（后者印得豪华）。我根本不知道这次活动，没有发言。活动是长航集团主办的。主持人谈到有关长江的古今五千年人文已编书几十部，二千万字，即将出版。《长江颂》中获奖作品有些好诗词，歌颂三峡的不少。萧同我谈到，他父亲同毛在一师同学，也参加过新民学会，且是韶山同乡，同杨开慧有亲属关系。他研究毛诗，有著作，已 80 岁，在国防大学退休，不知道宋科。

回来午休，睡不着。下午三点到文津街洗淋浴，算是一种活动。维娜、金利一家从天津来，带来珍贵的海参两大盒，专让玉珍和我作补品也。晚上吃涮羊肉，很是热闹。收到《南方都市报》寄来的两本书：《南方的立场》（第二辑），《热言时代》（内有名片何雪峰）。

2008 年 6 月 22 日（星期日）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上午做了一件事，将野草诗社要的近作 20 首选定，剪贴于五张纸上。

胜利一家来。上午即手谈一小时。午休未睡着。两点后又手谈一个半小时。较注意只攻不守的毛病。

夜观电视，女排 3:2 胜巴西，很是不易。又观“紧急迫降“影片，飞机事故，遇险时各种当事人的姿态，写得很细緻。

2008 年 6 月 23 日（星期一）夜雨、雨

六点半起床。翻看报纸和资料。香港梁通又寄来致温总理的长信，为黄遵宪坟墓休［修］复并一本纪念黄的书（美籍华人的英文著作）。是玉珍收的快件，对这种“转递”很有意见。

天气不好，不能外出活动。

从窗下那一大堆资料中，清出俞润泉 1999 年的几封信（编《诗词本事》）。南央正需要这些信件，为俞出书。玉珍夜不能眠，自己发觉血糖低，起来吃巧克力等，才渐正常。

2008 年 6 月 24 日（星期二）多云

六点半起床。上午客人不断。许良英夫妇九点来，送我五本《中共创始人访谈录》（明镜出版社），“李锐序”刊于封面。他们很称赞序言。希望我将高层往事都写出来。平江县委书记彭先正和县委办主任刘豪杰，财政局谌解军等四人来，7 月 22 日举行平江起义 80 周年并湖南红色旅游文化节，邀请函特豪华。他们知道我身体情况，不勉强去。送来茶油等。随后及川淳子来，送酒和富士山景祝寿。见我精神甚好，同玉珍谈话，流了眼泪。她已发表写我的两篇文章（80、90 年代），博士论文正在写。赠《墨迹选》，她高兴极了。薛京见到这个热闹场面。《访谈录》即让满起送与《炎黄》社杨继绳。

2008 年 6 月 25 日（星期三）小雨、阴

六点半起床。这两天又觉气稍短。

上午山东李成森来，说过去来过，送过著作，我也给过两本书，完全忘记了。原在省委政研室工作，已 60 岁退了。交我大本铅印稿《破解毛泽东晚年之谜》，35 万字，让我提意见，设法在境外出版。只好收下。谈了些山东人事，现在经济情况不错。将《法治大手笔》续编送他。

下午五点多，李普夫妇来，他们先到玉渊潭去了。如果他先来，可一起去散步了。我的手术台诗，他裱好送来，并将启功和沙孟海的书法集还我。将《中共创始人访谈录》送与。他同许良英也熟的。

2008 年 6 月 26 日（星期四）阴

三点醒来，久久始入睡。六点多起床。翻看《访谈录》，是五四时期一代追求进步知识分子真实情况。“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影响太大。其中出国的，是日本和赴法勤工俭学，没有一个美国回来的。

今天仍气短。下午三点，同玉珍到楼后散步两个来回，小坐一阵，尚不觉累。上午湖南电视台来，明年解放六十周年，让我谈黄克诚小故事。谈了反对杀人放火，打 AB 团，毛的两大缺点（苏区时，用人唯亲，脾气太坏）等。约 25 分钟。晚上昂子来，他到青岛看望父母，回加拿大。谈加拿大人口为美国 1/10，汽车产量也 1/10（160 万辆，他在福特公司工作）。送他书两本。

2008 年 6 月 27 日（星期五）多云

六点半起床。翻看报纸。广州有人打电话，台湾可以建立共产党了。

上午薛京来，帮忙整理书房堆着的书籍。两封信让处理。

下午同玉珍、小余到世纪坛后的大菜市买菜。第一次来，比附近菜市便宜，苦瓜一元一斤，毛豆三元两斤。转了近一小时，买回一大堆，只花几十元钱。

2008 年 6 月 28 日（星期六）阴、夜小雨

六点半起床。看杂书。胜利来，上下午手谈多次。上午李宗贤同龙坤学（空军大校，飞行员）和弟、媳三人来。又带来 20 本《近作》，签名赠龙、弟各一本。谈四川人对三峡的怨言。

2008 年 6 月 29 日（星期日）阴

六点半起床。今天翻完《云天孤雁待春还》（一直没有全翻过），对有史料意义的地方夹了小纸条，共 20 多处。小妹做了大好事。

整天就是看报、看书，只在阳台活动了一刻钟。

上午蒋彦永来看望我的病情。他即去烟台度假。谈方圻院长愿同我相聚一次。看完丁弘寄的《文稿》今年第五期。

2008 年 6 月 30 日（星期一）昨夜雨、多云

四点醒来，久久未能入睡，六点多起床。

上午续看一些资料。收到何方寄来的钱理群的近作《中国改革向何处去——2007 年的观察与思考之一》，约 5 万多字。看了开篇，主要引用赵紫阳软禁谈话和金雁、何方的《自述》。当仔细读完。

下午玉珍建议到紫竹院散步，小余、满起四个人一起，我坐了一半轮椅。过去来过，只走了一边，今天走过滨湖弯道，比玉渊潭更公园化，瘦竹林，喀斯特山石甚多。遛了一个小时。

2008 年 7 月 1 日（星期二）小阵雨

六点半起床。近日常感头顶部左边阵疼。玉珍逼我到医院检查。神经科查问后，照头部 CT，结论是风寒所致。开了药。这样就放心了。十点半回家，薛京已来。将山东李成森稿本交他过目，作出评价，可否介绍出版。平江的纪念会要我三张照片。下午同薛京一起，打开照片大柜，翻了十来本，终于找出 1934 年那张毕业照，而且是放大的。发现了许多有意思的照片。晚上选定三张交薛寄出。下午崔军来，他每天散步四小时，已 80 岁。谈李鹏家庭事，儿子当山西副省长，管煤炭开发。

2008 年 7 月 2 日（星期三）多云

六点半起床。翻看报纸。续读钱文。头仍疼。书房仍是乱堆堆。

下午张青义来，求写两幅字：《刘庭华书诗词名篇》，另一幅新余市农业公司的招牌。生花斋没有什么生意。苗苗两口子来，觅觅忙得两星期未回家，大概是宾馆准备接待奥运客人。将我的港版书与之过目，谈他母亲旧事，出示《紫阳千古》上刊载的文章，84 年还写”告状信“。又谈到我的传记等应交与么么一阅，不要活到 50 岁，还不知其父为何许人也。接到老刘的通知，看五点半凤凰台杨锦麟的读报。在“两岸行”中，看到《商报》（大概是港报）刊载有关李锐文，写了诗，对胡温有好评了，就几句话。

随后接到广州苏毅大姐的电话，也谈到这个报导。于是将诗唸给她听了。杨的话中称我为“老人家”，很是满意。连忙向玉珍致谢，是她催我写的这首诗。苗苗一起晚餐，因接到玉洁父亲电话，要看这首诗。于是用大纸书之，赠与儿子留存。这是今天一件比较高兴的事。

2008 年 7 月 3 日（星期四）阴

六点半起床。钱理群的长文看完，并写了一个目录置于文首备用。

下午到文津街淋浴，真想恢复游泳。

接到郭小川夫人杜惠的电话，似乎好几年没见过面了，过去在游泳池碰。她看过我的《直言》，别人将《大哉李锐》借予［与］读过，说“落后了你十年，《直言》是十年前出版的。”很想要我其他的书，已同李普通过电话，在李家碰面。杜已 88 岁了。

2008 年 7 月 4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报纸。上午薛京来，将找出的俞润泉的信已交他复印，却忘记了，仍继续找。因南央来信（楼上传的 Email）,此事由朱正和她负责编辑出版。今天又找出两封交薛京，让薛到满起家，从南央过去整理的文件、信件找出俞的信并王元化的信（薛说过去复印寄出过）。薛下午两点离去。

同玉珍四点到上海大饭庄（附近一高楼 18 层）到杜老等十来人（四对夫妇：厚泽、长江、吴象和我）。吴明瑜扶着杜老并作笔录（代杜耳也）。韩钢没来，据说将去上海华东师大任职。李郁、马立诚讲的最多。《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关于四川地震的报导，收到《北京日报》批评（有西方的价值观？）有个大金融案，牵连内外几十、几百人，官商勾结。股市下跌 60%，世界第一，人心不稳。瓮安事件，如此震动。四川地震发生时，成都的省豪华机关正搬入。各地中小企业因银根紧缩（年息 20—40%？）劳动力成本高，纷纷倒闭。温州破产一半。“毕业即失业”，失业率高，导致经济也严格控制。铁矿石大涨价。朱镕基批评温家宝：见事迟。马立诚曾在各地讲演，反映［应］是拥毛、反毛也。

我将钱理群文的各节标题唸了一遍，何方的两部书有好影响，尤其《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谈到其中延安抢救运动，以及自己的经历，在座的也多不知也。

2008 年 7 月 5 日（星期六）夜雨

六点半起床。上午吴宗熿来，交我《对当前舆论热点谈些看法》提纲，共 18 个问题。我也将前年的《中国向何处去》提纲交他一览。韩磊来，继续查挑照片，工作了一上午。他的《画说》准备图片 70%，文字 30。一起午餐。下午胜利、小玲一起去买菜。手谈。

2008 年 7 月 6 日（星期日）晴 （大便四次）

六点半起床。翻看报纸。今天客人不断。上午九点宗凤鸣、王建勋先后到。宗老身体很弱了，心脏几次手术不成，现靠服药，说话声音小。拟约厚泽我们三家到大午莊园住几天，就是休息。我应允，由建勋连［联］络。交《领导者》第 22 期，刊大胖《怀念舅舅》（下）。我的四川地震诗发表后，王说褒多贬少，后者认为我向胡温靠拢了。让他俩看钱文目录。奚青同他女儿、外孙女及男友来，女儿住旧金山，带回南央的《李锐日记》2、3 集各两本。建勋给我南央告上海海关的状纸，托人带此日记到上海，被海关扣留也。“日记”是由孩子背着的，没有检查。奚青留下一套通阅，有无不妥之处。女儿与我同玉珍一起拍照。周笃文同山西女干部张梅琴来（送茶叶、小鱼等礼物）。交《中华诗词》第 7 期，封二刊我的四川地震诗条幅。刘世民同三年青友人来（李啸天、周双、朱中立，都是自由人），送花兰［篮］。

谈“李锐研究会”没停止活动。给他们看及川淳子的剪纸诗。其间刘清来，神志似不甚清朗。

下午三点多杜惠来，谈到五点半。她原在《光明日报》，卖字画 89 万，全捐献震灾，不留给子女。给她《近作》等五本书，并多给《近作》让她送人。

2008 年 7 月 7 日（星期一）晴间多云 大便三次

六点半起床。翻看报纸。整天空时翻《李锐日记》（1）1946—1955。旧事甚多，高岗到热河，在东北局，接管沈阳，不少资料包括工作日记。

上午齐延已[翔延]来看望，从冯兰瑞处知我病情。出印那个资料汇编的女孩已被逮捕，判刑三年，真岂有此理。

八点前动身去医院体检，玉珍陪着。做了四项：抽血、B 超、心电图，肺部，大都正常。一个小时就完了。玉珍也就放心。回来才吃早餐。

下午姚监复来两回，先送两份资料（有关鲍彤的），谈昨天美国之音播了南央状告上海海关事，说出李锐日记为什么不能出版，谈了我的官职。玉珍也同意南央此举。姚从安志文处得知，朱镕基最近见了杨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批评胡锦涛讲空话，温家宝反改革（压油价和金融问题等）。温向江告胡的人事状（用李克强与李源潮），江推习近平等事。看来江确掌人事权。朱原来属意徐匡迪当总理。这些传言，姑妄听之。

2008 年 7 月 8 日（星期二）阵雨、多云

五点半醒来，六点起床。翻看《日记》（1），许多人名我都忘了。

上午薛京来，让处理信件，让看《日记》等。他取走《领导者》22 期。俞润泉的信件已复印，连同照片，让薛寄与朱正。小妹为此事有信。

下午游 200 米，慢慢恢复。

2008 年 7 月 9 日（星期三）多云

六点起床。翻阅报纸和《日记》。上午十点半郑仲兵和李宇锋（《往事》的操办者，印一二百份）来，送我三本书：韩丁的《深翻》（738 页）、《文革是历史的试错》（作者周泉缨）、《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作者周孜仁）。谈到近十二点。我谈三大问题：历史、理论，党，上下朝野都还是糊塗状态，必须做大启蒙。回赠几本书。李坐轮椅，45 岁，在北京市工作。

九点半韩磊和张博庭（水电学会副秘书长）来，给我《云南电力报》（一周两次）6 月 2 日，“人物”满版刊张写的“李锐和他的水电遗恨”，还转载另一篇“李锐与林一山的三峡‘御前辩论’”。

下午清理带走的资料。

2008 年 7 月 10 日（星期四）阴　到大午莊园

六点半起床。解<手>麻烦，用了两次开塞露。将带走资料等物装好。薛京来。九点动身，十点半到大午莊园，住大午温泉城。宗凤鸣老因病不能来，杜导正夫妇来，厚泽先到。住新建宾馆 102 房间。午餐时，一起闲聊。下午四点在 101 聚谈。厚泽提出我那两句话，我说这是 194［7］9 年初在长沙同老熟人相聚时说的，“功劳盖世”指领导党革命胜利（当年叶帅讲过，如不是毛领导，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多少年）；“罪恶滔天”则指执政而言。辛子陵将这两句作为我为他的书写的序言题目。“盖世”当然引起争议。我还谈到现在有一种议论：革命对不对，中共执政合不合法等根本问题。但当年我们为救亡，反

对蒋介石专制，投奔共产党，总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现在当然要把历史、理论和党三大问题弄清楚。大午谈到他的集团被排斥在省级企业之外，这是地方的掌权者操纵所为，作为国家级企业都够格。大午对改革有悲观情绪。

晚上同玉珍、薛京一起洗温泉，水不甚热，泡了约半小时，回来冲洗。

2008年7月11日（星期五）阴、下午雨

六点四十分起床。厚泽给两份资料:《如何寻找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推荐兰德公司的最新报告》、《朱厚泽倡和解之道》，都很有意义。上午十点座谈，大午谈《赵软禁中谈话》，印了好几本［版］，宗凤鸣老将全部稿费（已有40万元）建立赵紫阳基金会，可以藉此作些推动政治进步的作用。建勋也谈到宗老的热心筹办。我建议改为“胡赵基金会”之类，整个改革过程，前十年离不开两人的合作，尤其联手制止“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厚泽等都同意。

下午四点看有关黄帝的“釜山文化研究”的纪录片，全国共有五处“釜山”，大午参加此事，为徐水釜山文化研究会会长，县委主持。北大等考古专家都参与。我谈这是属于考古专家的业务，我们难以发言，厚泽同意我的说法。江泽民在一处肯定是假釜山地方题了辞，实在难以理解。

王建勋交我《李南央向所有支持她的朋友致谢》文，批评现在中国缺乏法治的情况。下午同玉珍在院内散步。晚上他们都泡温泉，我读孙大午的书。

2008年7月12日（星期六）晴

睡得尚好。六点半起床。短裤和汗衫昨夜洗了，已经凉［晾］干。早餐后，八点四十大家动身去釜山观光。走了大段土路，先到南水北调的一个调节水库，大坝已建成，尚未蓄水，一片低洼地。太阳很厉害，下车就打伞。随后绕一大弯，来到釜山旁边，已建成北调大渠道就在停车处下面。大午引我和玉珍去观看，厚泽带［戴］着小红帽早就跑到渠道很远的地方去了。我有点气喘，玉珍让喷雾剂，也不敢多走。大午指着远处二百多米高的釜山，及旁边连接的几座石山，准备开发成公园旅游地，为建墓园地划出大块山脚。一路望到蔚蓝天，惊叹北京见不到也。十二点回来。

午睡近两小时。让玉珍看小妹长文，批评上海<海>关与国内非法治社会，她也很赞成此文。

大概上午汽车颠簸太多，有点劳累，感觉气短。建勋找来氧气袋，一位医生来量血压，165—85，从未有过高血压，玉珍很吃惊。晚饭同玉珍在房中吃的。杜导正为我号脉（他懂中医，告诉玉珍赶紧回城）。于是同厚泽夫妇八点回来。大午等告别。九点三刻到北京医院，急诊科照心电图，抽血、量血压、照胸片，已正常。十一点始到家。玉珍放心了。

2008年7月13日（星期日）晴

睡得不甚安稳。七点半起床。玉珍量血压，已正常。一堆信件、刊物。有30本《世界汉诗》2008.7（总第13、14期合刊）封面是我的满面笑容:“当代诗囚李锐”长文，内有整版头像等。文中以诗篇写人，共廿多首，尤其“作品精选”栏中第一首是“风波”（写六四也）。周拥军（是会长）写的，原说寄来先过目的，却没有寄。

上午郭全胜来，送茶叶等，未久坐。杨毅来，刚从外地回来，办了一个投资公司（两个亿，集资的）。谈经济形势，温不在行。准备由汉雄出面，请启［啟］立、田纪云，厚泽等吃饭。

下午贾文平来，谈到处跑，很难了解实情。说薄一波的大儿子要我的《庐山实录》，手头没了，送《近作》及《诗词本事》。

2008 年 7 月 14 日（星期一）阴雨

六点半起床。睡得尚好。饮食正常，饭吃得很少。

上午全翻看报纸了，有的文章不及细阅，仍留存着，但也不知哪天能再看也。看到《炎黄》第七期辛子陵文，比较中国和美国的社会保障，有许多统计数字，应摘记下来。玉珍提醒我，全集有两卷薛京一直等着，不能再拖了。宋科来信，要为我写传记。

2008 年 7 月 15 日（星期二）夜雨、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睡得不甚安稳。

上午做了一件事，将这两年的诗作收齐，以便补入第三版《龙胆紫集》收入全集的版本。

薛京来，让他整天清理我那一堆堆的各种资料、信件，文稿等等。

下午到文津街洗淋浴，不敢游泳，怕出毛病。大便四次。

2008 年 7 月 16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今天做完一件事，将“十七集”《龙胆紫集》的清样本仔细校补完毕，原来就有大遗漏，过去未发现。

整天觉气短，只在阳台小活动两次。头部阵疼，玉珍又为我颈部打针。

翻《同舟共进》第 7 期，关于民主法治和政治改革的文章都较好，只是都不谈突破口在言论自由。彭迪的文章《震灾逼出中国的软实力》谈到新闻报导较开放了。马立诚、雷颐对话录：《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为何大多失败》，谈到专制守旧同拒外创新的传统意识，林则徐、康梁都曾被骂为“汉奸”。这本刊物已恢复过去的面目了。

2008 年 7 月 17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龙集》最后将页码又订正了一遍。

上午王怀安来，很是挂念也。他也感到要服老了。他是 1915，夫人胡朝芝 1912（玉珍最近遇见，瘦多了，王说掉了 10 斤）。王谈到北大荒，是胡考救了他。850 农场分场让胡去画画并写场记，胡推荐了他同去，得以脱离艰苦劳动，没有饿死。后来转到洞庭湖汨罗农场劳动。谈到我们这一代人活下来真不容易到耄耋之年。

下午郭全胜带女儿来，让我为他的人才活动题辞。

2008 年 7 月 18 日（星期五）雨转晴

六点半起床。《龙集》再看一遍。上午薛京来，让他处理。陈海宽带刘昌军来（山西佛坪县副县长）。谈形势，谈三大根本问题并及宗教的稳定作用，基督教在西方促进社会和谐。赠书两本。奚弘来，谈李普新夫人的情况。留午餐。下午王申生同四位海内外画家来。严培明一直在法国，“有国际声望，专画毛主席，现代派。有张两棵树卖 200 万（我问画的什么树，也说不清）”。给我一本意大利文的画册，内有其作品，有一位美国女士是从事绘画展馆的。各赠书一本。申生带来小妹寄的三本日记。

2008 年 7 月 19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近日每天解手三、四次，吃得却很少。

上午薛京、徐跃先后来。徐拟出我的书法月份牌之类的东西。“通俗化推广影响”也。《李锐谈毛》出了第二版，封面有异。同丁东联系过，已不积极，拟出《大哉》第二本。漫谈到留午餐。胜利全家来，呆了大半天。手谈。

下午张抗美、赵来群三人来。张为解决她的遵义驻京办事处的一场经济官司，由于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的支持，已有转机。又让我签名一信，致杜导正帮忙（石原在新闻总署过）。

2008年7月20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三点醒来，久久始入睡，还服了眠药。七点起床。翻看报刊。上午陈利明同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送我《名人忧乐》（我题写的书名），写我的三万字长文和写耀邦的文章，送审时（编入该书）没有通过。又送一本《陈明仁将军传》。拟写《陈独秀传》，还为我代作序言有草稿，还有一堆有关他的报导资料。拍了几张照片。谈到他同黄道奇较接近，人如其名，比较重名利也。下午汕头刘麒子来，当地政协纪念改革30年，让我写“肝胆相照，风雨同舟”八个字。

2008年7月21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昨天收到吉林一个县干部高国发寄来的长信和他写的党史文章和为陈独秀平反的文章，还有同丁弘等老人合照的照片。是我的读者。信中很热情，还有读《其人》的七律赠诗。想要我回信并墨跡也。似不能不回信，此信也给玉珍一阅，让她知道我现在所处的“社会情况”。

上午秦颖来，朱正先来（推迟回长沙）。秦调离《随笔》，仍在出版系统。谈刊物发行仍三万多份。汪洋的讲话等情况，他比我们知道的还少些。随后段绍译来，再送他的著作《普通百姓的致富之路》，说此书再版是我写的书名。同段来的陆先贵，赠《指向》两本。他编此书坐过十五天监禁，上面有“禁文”。他们谈了点湖南情况，新出的书记、省长口碑尚好，但出版等控制仍严。姚监复来，交我网件：社科院马院李伟文章《“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个谎言》、骂他为杜润生写的文章《当代中国与新民主主义论结构》（刊《炎黄》今年第二期）。接着李普（同侄儿）来，玉珍对侄儿说，要做好饭菜给伯伯吃（新夫人将饭菜弄得很差）。

2008年7月22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南京强剑衷快件寄来《红岩儿女》第三部《一生都在波涛中》。第一篇文章谢韬写他同李慎之六十年的交往，很是动人。

上午李志民来，约他写的青干局情况，任小彬等参加，有个简单资料，崔武年有一较长资料，小彬接触当年朱佳木和崔武年有关对我的活动。他办了个救济贫困学生的慈善会，今年七十岁，退休了。谈到美国有八万多慈善会，台湾五千多，我们只有一千多。这就说明人家社会主义因素多多了。薛京来，呆了一整天，找出一些有用的信件。让他写“我与青干局”，可翻82、83、84三年日记。带走处理的信件。

下午郭全胜来，让写一题辞，改动并说明如下：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是科学知识即智能，其载体乃人才。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人才发展战略自当：横眉冷对秦始皇，俯首甘为智士奴。写了好几张才落实。

玉珍同任大姐去看望她的老班长，带蓝［篮］水果。

郭给了我一本大书《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经济学词条新解（书中共88节即88个词条），作者刘福恒《中国人力资源开发》主编，是位经济学教授，很值得一读。

2008 年 7 月 23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昨天解手四次。今天不解了。

气短问题是肺功能与气管道不良等造成的。走路快一点，拿几本书就气短了。要非常小心。

整天读书看报。《李锐谈毛泽东》印了第二版，封面改换，比第一本好。薛京处取来 8 本。又看了前面几篇。开始读杨著的前言和代序，是新观点。

2008 年 7 月 24 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仍整天读书看报。傍晚到阳台小活动。短时间开空调。

读完许良英一生回忆（约 3 万字，06 年写）。其中有 1989 年 2 月同施雅风发起呼吁政治民主化的联名信 42 人签名，请钱临照、王淦昌领衔。闫明复还请他同施吃饭。1995 年 5 月起草《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吁实现国内宽容》，从历史论证宽容乃人类文明标志，中国自古以来缺乏此种精神，应重新评价六四事件。由王淦昌领衔，45 人签名，引起国外影响，有一千多人签名，其中有 10 位诺贝尔得奖者。竟遭到杨振宁的抵［诋］毁，给王写恐吓信，使王“写了一封令常人无法理解的信”。要“揭露杨振宁为虎作伥的无耻行为”。

下午到文津街洗淋浴。

2008 年 7 月 25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报刊。昨天接到广州苏毅大姐寄来有关自己的资料和信件（有谢韬给她的两封信）。嘱我为她已去世的夫君江峰（围场人）建立的围场“江峰教育奖励基金会”题辞。又收到山西张树斌寄来的三件：《化解社会矛盾，寻求巩固执政党地位的新途径》（关于开好十七届三中全会建议）、《中国社会民主党宣言》（建议稿，中共改名）、《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十大纲领）》。初读一遍，真是最尖锐的建议了。

上午齐翔延来，给我一堆资料（她未复印，要归还的）并《齐燕铭书法篆刻选集》。她谈到社科院开四川地震会时，几位领导竟说，献爱心怎么不讲阶级立场，什么人都“爱”吗？齐给的资料交薛京复印。随后刘世民同鸿陵（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院长）等四人来。周交我他的两篇长文章：《中国社会转型的第三条道路》、《关于政治改革的对话》（周同茅于轼）。一起照相，其中有位女士宋蕾（《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同他们谈了些我的重要观点：如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志是社保（包括教育、医疗等投资），欧美发达国家很高，我们很低，等等。玉珍从医院回来，不让我再讲下去，他们才离开。下午同胜利手谈，负多胜少。

2008 年 7 月 26 日（星期六）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报读书，续翻昨天收到的资料。胜利一家来。秋林近 20 岁了，母亲惯得什么也不让她动手，玉珍非常担忧。

同胜利整下午手谈，快棋 20 分钟一盘，负多。

2008 年 7 月 27 日（星期日）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第一次在家中过夏天。从报上得知要慎用空调，空调只短短开一下，26℃。

整天读书，看旧刊物上的文章。收到南京王家典（80 岁，江苏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寄来的十本《家

典文稿》“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失败原因探原［源］”，彻底批判《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根本思想观点。

今天的《新京报》刊登秦晖长文：《晚清国人为什么学西方？》谭嗣同、郭嵩焘等人学西方“引西救儒”，认为西方具备了古儒三代的文明，对西方的民主朝政极为赞扬。

关于改革开放的文章，今天开始做了点佳句子摘录。

2008 年 7 月 28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读书如昨。清理北屋窗台，找出《古今名联选评》（编者史鹏送的，另两位编者是林从龙、熊东遨都是熟人）。过去读过，夹有不少纸条。特将看中的名联写在这个日记本的前面空纸上。

玉珍为我理发，嫌剪得太短了。

下午张青义来，湘潭大学建校五十周年，让我题辞。他和曾卓明都是该校毕业的。

2008 年 7 月 29 日（星期二）上午阵雨、转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报。读杜光的文章《宽容、暴力、法治》等（刊《杜光文存》08—1.2），过去没读完，正合我意。上午薛京来，处理郭全胜人才中心事，北京人事局长给我回信（已忘此事），郭随后来，将信交他。徐州寄来苏鲁豫党郭子化领导时代的史感一大册，内写五战区青救团事，代我写了序言稿，交薛先阅。姚监复来，交敏感资料，《新京报》7.24 一副六四照片，被中宣部追究，可怜得很。

下午三点，满起推我坐轮椅，玉珍、小余一起到玉渊潭散步，走了大半圈。回来我走路约 500 米，玉珍走累了。今天单日，不能用汽车也。

2008 年 7 月 30 日（星期三）晴多云

三点、五点到六点半起床，都解手，真是毫无办法。都是老态？继续读杜光的文章。

上午十点后，满起接蒋彦永、方圻两对夫妇来家，非常愉快交谈。方老夫妇似乎也是我的读者，很愿意听我的谈论。我大概讲了个把小时，高层情况谈到邓、陈二老的特点、矛盾，如何控制局势及控制胡、赵，以及乔木、邓力群在二人之间穿插的作用，如何对付胡、赵，从而引起三十年的发展与变化，等等。当前局势乃二老、二左都已消失，但阴影仍在。关键在党本身的改革，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及新兴企业家都有清醒人士，历史、理论及党三大问题，都有新的认识。尤其网上所起作用，上下已非铁板一块，小改革已显端倪。讲了许多具体事例，尤谈毛的本质现象。赠方老《李锐谈毛》、《诗词本事》两本书。

十二点到金帝雅酒店午餐。张坚、苏志宏安排的（薛京联系）。最后还是让张坚出钱，玉珍没办法。苏带来五位年青企业家等，让我签名赠《近作》：张金泉、汪杰、迟子杰、刘旭东、何登利。大家还一起合照。

2008 年 7 月 31 日（星期四）多阴、阵雨

六点半起床。翻看齐翔延给我的一堆资料，周有光（103 岁）《人类的历史演进轨道》和《闲谈俄罗斯》两文，写得恰到好处。

上午满起的哥哥满屯（从海南回京探亲）带四岁小女孩（叫张馨文）和母亲老范来，小女孩活泼可爱，在幼儿园受双语教育，26 个字母记得很熟。其间孙作宾的女儿同一男友来，让写《孙作宾画册》书

名，送一大盒福娃，正好给小女孩，高兴之至。在玩红蓝铅笔时，我为她简单描了张头像，都说很像也。中午吃烤鸭。

整天气短，只能在阳台小作活动。

小玲的心脏病历交方院长后，立即将意见写好，真是可敬的老院长。

下午田绿萍儿子沈小雨来，给我一本写内蒙内人党事件的书《挖肃灾难实录》，最后有周惠镇压的“一九八一年内蒙古学生事件”。那位蒙古女同志前天在电话中同我详谈，并谈及权延赤的书造我的谣。

为苏毅大姐家庭纪念室题辞想好了：

喜谈过去，为国反思，改革开放创新路。

常忆先夫，让余垂老，办学育才报故乡。

又对其夫江峰母校围场一中题辞：

学校教育为立国之本，科学知识乃进步之源。

2008年8月1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读资料。

上午薛京来，帮忙我写几副字：给苏毅大姐两副。山西佛教文化书画展要字，我忘记了，薛京将有关诗句找来，我选定最近作的：

宗教并非鸦片烟，仁心处世又升仙。

堂中礼拜常思过，有助城乡天下安。

即交他寄出。（晚上想起第四句“城乡”改“和平”更好）。还将张青义嘱为湘潭大学五十周年校庆题辞写好。上午就作字劳动得气短也。

下午崔军来，他常外出散步，今天是散步过来。谈李鹏一家情况，自从当总理之后，就同这批延安老同学完全疏远了。

胜利来，四点手谈到晚餐。

2008年8月2日（星期六）晴

三点醒来，解手。六点起床又解手，最后还用开塞露，午休后又解手。消化系统是有问题也。

给湘潭大学的题辞，昨天写的觉得字体大小太不均称，又重写（写坏三张纸），改了几个字：

“学习蔡元培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精神。由此获得的科学知识乃人类进步根本动力。自然科学有绝对真理；人文科<学>包括各种主义，其理论正确与否，必须由实践证明。”

胜利来，手谈多局，只有一盘下得如愿。

下午三点到文津街洗淋浴。

2008年8月3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翻看资料。

上午文立徽的小妹妹文立徕（也六十多岁了）和丈夫廖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儿子廖帅戈并孙女来。送好多湖南东安鸡等食物。她到台湾去看望过立徽一家。两口子都在永州电业局工作过。让他们看《墨跡选》中哀悼立徽的诗，并展示为湘潭大学的题辞。他们一一拍照。各赠书两本。

玉珍近来每天到医院吊瓶，经常失眠，必服眠药。我则一动作就气短。

收到十本《中华辞赋》第三期（还只出了三期），刊有我的“四川地震”那首诗。大概是周笃文寄去的。

2008 年 8 月 4 日（星期一）晴间多云 解手五次

六点半起床。上午读《领导者》22 期上的郑洁“改革需要新动力，路在何方”及陈子明“改革开放卅年，从亢奋到疲顿”几篇文章，内有我需要的资料。

下午满起帮忙，收拾书房堆积如山的书刊，发现好些读者寄来的著作和信件。

2008 年 8 月 5 日（星期二）晴间多云 解手四次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

上午薛京来，让他看收到的两位读者寄来的信和书：一生管火电基建的杨勤明，送离休后文集《古稀随笔》，自己印制的，彩色照片几页，豪华封面，16 开，80 多万字，分十篇内容。比我小 11 岁。

任杰成（陕西人，西安医学院副教授，小我 10 岁）送三本书，自印的《商品经济救中国》、《卫生经济学与卫生经济管理》，另一本港版《用头立地的时代》。

2008 年 8 月 6 日（星期三）晴转阴

四点醒来，解手睡不着了。不到六点起床。翻看力康写的那篇文章。上午续整理书房，边看书刊上应留下的文章。满起到丰台取回五十套《墨跡选》，大概是张秋石买来，有大张名单，让我签名赠送的。下午两点半，玉珍同我到医院看内科，因近日气短，还有便频等。医生仔细查看，主要是肺功能问题。开了一种新药。嘱多吃些粮食，有营养不够问题，也影响通便问题。

2008 年 8 月 7 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整日仍气短。上午韩磊来，记录我的意见文章《重为冯妇又三年，至今未了水电缘》，写好交我。他继续寻找照片，我将书桌抽屉打开，寻出不少珍贵旧照片、旧资料与他一阅。有的自己也忘记了。如 1989 年顾委第一号文件，陈云让顾委“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同赵紫阳、胡启［啟］立谈话记录”，其中有段话责怪我同李昌、鲍彤在十三大活动，让邓力群落选，说“邓力群是好人，不是坏人。”还附件特别强调“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并没有过时”。为此我给陈云写了一封信，予以申辩，“复印件送一波、任穷”，时间是 1989.9.27，几乎忘记了。

留韩午餐，送他一本《墨跡》，他又买了一本。

下午力丰来，谈瑞典情况，社会上也还是有循［徇］私的情况，包括官员。谈威威，总认为有人跟踪，似乎神经质，他们已难来往。他要住到九月份。

2008 年 8 月 8 日（星期五）阴

六点半起床。整天气短，上午即吸氧。翻看报刊。十二点一起观电视，胡宴请贵宾，六大桌，发言得体。下午翻看《吴晗画传》。在客厅散步一刻钟。她们买菜去了。玉珍为我洗澡，在大澡盆用冷水。

2008 年 8 月 9 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昨夜观奥运开幕式电视到十二点。许多具体情况大概现场才能看清楚，电视中究竟是影像，无实体

感，尤其场面中的灯光构成以及焰火图像弄不清。张艺谋设计一百多米长卷的中国古文明精髓画卷，活字印刷的“和”字，“丝路”中翻飞的“船桨”，以及空中生起的大兰［蓝］球，两位歌唱家立在球顶唱歌，这一个小时的文化、科技杰作，恐怕真是空前绝后了。最后李宁在半空中跑步送火炬也太玄妙了。205 个国家的入场式，太费时间了，最后姚明带一小孩举大旗入场，全场起立鼓掌，真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三十年来经济开放的成果，现于昨夜。

胜利一家来，欢聚一天。上下午都手谈，曾空前大胜一局。

下午翁长溥同女婿李纪来（我都忘记李纪了，他来过多次，同维娜、杨毅都熟），送我三本自印的《红枫情》，上面有两篇批钱正英和李鹏的文章，也有捧我的一篇，另一遍［篇］给李克强谈三峡的信。

2008 年 8 月 10 日（星期日）阴、晨雨

六点半起床。今天又解手四次，仍整日气短，多次喷雾剂。

整日看书、看报，重读《同耀邦谈话》，八十年代高层斗争情况写得很具体也。

下午玉珍命令观电视，看跳水、射箭、球类等各种节目。延滨来，送一箱新疆扁桃。

2008 年 8 月 11 日（星期一）阴、刮风凉快

三点醒来，解手，久未睡着。六点起床。解手共四次，整天气短，看看书报，观一些奥运节目，男女小将举重得金牌。晚上强剑衷电话，他那打官司信件定要送温总理，早已交薛京寄高法院长。回话时，气短，令玉珍担心。

2008 年 8 月 12 日（星期二）多云

昨夜上床时，玉珍号脉，觉心脏不稳，服消［硝］酸甘油等。四点醒来，久未入睡。六点半起床。八点半到医院，心脏科医生细查，做心电图，最后带［戴］豪特。十点半回家。气短似比昨天略好一点。看报之外，观电视。广州苏毅大姐电话，非常感谢我写的对联等。收到杨勤明信，对形势看法同我一致。

夜观电视，男兰［篮］惜败于西班牙，真不应该。

2008 年 8 月 13 日（星期三）阴

昨夜带［戴］豪特睡觉，四点醒来后，五点多才又入睡。六点半起床。豪特的活动记录弄好，九点让满起送到医院。上午整理书房杂件。看了一个多小时电视，女团体操获得冠<军>，这六个小女孩真了不起，太可爱了。从部里要来一个汽车证，下午到文津街洗了个痛快淋浴，满起帮忙。

晚上仍观电视。今天气短情况较好一点。

2008 年 8 月 14 日（星期四）雨

六点半起床，睡得尚好，大便较正常，气短也较好一点，只是左头顶部又隐疼。

上午看报、看资料。吴宗煌来，想找一位民革的负责人谈三民主义和孙文学院等，又交我一份提纲《如何科学撰著中国现代史》。只好为他写封介绍信找刘延东。下午她［他］又来，原来刘已不在统战部，调国务院当国务委员了。只好告薛京另外联系。上午齐翔延来，送一堆网上等资料让我过目。我将《中国改革向何处去——2007 年的思考》一文与她，请她为我起草一份谈卅年改革的文章。韩磊来，也交他这一任务。他将南宁会议讨论三峡等文章写好，回答《炎黄春秋》刊“林一山与毛交往”一文的回

答，补充了几点，可用。

2008年8月15日（星期五）晴

四点醒来，五点后又睡着，六点半起床。看报。八点半到部里，看三中全会关于三农问题的文件。没有带眼镜，看了一半，后半部只看了标题，比过去松绑一些，农村金融问题，医保等都有新措施。我向秘书处长王欣（女，50岁，1988年到部里的，北师大政治系的）提了几条原则性意见：文件可给韩村河、大午庄园（孙大午）和李昌平（谈到曾建议让李管一个县试试）三人看文件，提意见，认真解决“二元结构”要给农民土地权（利用土地权是腐败手段之一）。应成立农会（文件中有“村民自治”一条）。党政机构大［太］庞大，吃公粮人太多，发达国家千分之一，我廿六分之一。有的县财政收入不够发工资，一个乡二、三百干部（去美国感触，2%农民，农产品出口，柑橘产量比我们高8倍。发达国家对三农都是补贴。法国农民协会常上街遊行。）强剑衷寄来钱理群《拒绝遗忘》一书的复印件并信件，谈到南京告状（《和谐中哭泣》文的作者）的　　女士（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她表示“如无法上达天听，只能采取上海杨佳搏命方式”。杨已找到薛京处（我拒绝她来家），薛已予劝告。

2008年8月16日（星期六）晴

三点醒来，六点起床。看报。

上午张青义来，取走为湘潭大学五十年校庆写的题辞，拍了照片。玉珍没有收他的润笔费。胜利一家来，午餐、晚餐热闹。下午小胖夫妇来，玉珍同静静［进进］谈他们的家事，几个兄弟姊妹本月要来京聚会。

同胜利上下午手谈。晚上看乒乓男团同南韩的对阵，王浩、马林、王励勤三人打得真棒极了。看得过瘾之至。

2008年8月17日（星期日）多云

仍是五点醒来，六点起床。午休一小时，没睡着。看报。韩磊寄来的谈南宁会议三峡“御前辩论”文章，略作修改。

胜利来，上下午手谈，半小时一局，负多胜少。

2008年8月18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看报刊。韩磊写的“御前辩论”文改了一半。上午王建勋来，交小妹网信，BBC要采访我谈邓大人，商定同建勋谈，由他发出记录稿。当即谈了半个小时。下午到医院看呼吸科看豪特结果，由玉珍主谈。又到心脏科，恰好杨杰孚大夫在（为我做起搏器手术），开了一种新药，并照CT。气短仍同心脏有关。心脏有腹水现象。

2008年8月19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仍解手四次。

将韩文改好。他上午来，谈寄稿中有两张照片，我却未见到。最后在字纸篓中找出快件套，原来照片在纸套中，真是太巧了（一张是三峡考察时同总理在船上照片，另张是1979年同陆钦侃在美国一水电站）。韩晚上八点将打印好的改稿带来，以便明天寄《炎黄春秋》。韩为我写的“三十年”文，也有可

用部分。偶然从书柜中找到卢跃刚写三峡的“报告文学家”，内中有“御前辩论”一大段，全忘记了。韩还找出潘家铮写我的文章，都可以为《大哉》续集用。

王建勋来，立即修改他记录的“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一种回顾”（题目是我改的），昨天在电话中补充的最后一段全加上去了。又当面改了一遍。下午他将打印稿又与我看过，即发往大连张秋石。晚上仍观奥运电视。清杂件，才发现李辉写我的文章“不回顾焉能前瞻”（刊《南方都市报》）。

2008 年 8 月 20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看报、刊。上午九点许良英、王来棣夫妇来，送我十本港版《中共创始人访谈录》，还有许的文章《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谈话时，王建勋来，他们过去见过面，即将《访谈录》给王一本，并让他带一本交杜导正。他将以他名义作的记录《李锐对改革开放的一种回顾》15 份与我，即给许良英夫妇一份，并让王交杜，《炎黄春秋》能否发表。

下午四点，同玉珍到上海大饭店（18 层）参加座谈会，杜老、吴明瑜、长江夫妇、吴象夫妇，韩钢、李郁都到，朱厚泽夫妇来得晚一些（李普大概还在北戴河没回来）。大家谈得很热闹。韩钢从长沙回来，同贾庆林有关的一个集团，经营了浏阳河与捞刀河交界的几千亩地（200 万一么［亩］以 18 万么［亩］买来），已盖大片几十层高楼，底层为商场。邓力群的一个秘书（黄淮成？）为四川常委、付［副］省长。浙江 60%中小企业垮台，迁到国外的官员已达 200 万，各级干部多无执政能力。干部子弟之间互相交流当官的现象等等：烂而不垮也。将王来棣的书给厚泽、韩钢、长江各一本。《回顾》文每人一份。

2008 年 8 月 21 日（星期四）夜雨、整日阴雨

五点起床解手。六点后睡着，七点十分才起床。多日未有现象。解手又是四次，总有点问题。

上下午都看报。翻看王来棣的书，他们夫妇很称赞我那篇序言。又反复看了我那篇回顾。接秋石从大连打的电话，说厚泽告他此文写得很好。我告他由王建勋发给他。玉珍看了此文，颇为担心。

美国之音一位中国女记者来电话，华国锋去世，问我对华的看法。只能简单回答：同华无一面之缘，只能说一句话：粉碎四人邦［帮］他是有功的。

2008 年 8 月 22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从半夜到午饭后，解手五次！

薛京带来湖南钟武雄的信件（旧金山的美籍侨胞），为他的祖父钟海闾纪念馆落成赐言。钟是醴陵人，早年同毛泽东结识（1870—1942）。于是想了两句：尽忠革命事业，竖起志士高风。杨毅来，送我《十二个春秋》。

下午到文津街淋浴。王小毛和瑞典丈夫来，很是亲热，一起丰盛晚餐（玉珍准备的）。谈朱朱情况。送他们两本书并《世界汉诗》。海婴来，送《许广平画传》，为我拍照多张。杜蘭弟来（名片上有中央统战部），又送《隐形将军》一本。只好赠书二本。

2008 年 8 月 23 日（星期六）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报。南通丁弘转寄来祝世华的著作《反思录——从当代重大冤案中探求真实的毛泽东》（让我写序言）。看了前言和 12 页目录。从延安整风到文革，反思中引用当代诸家谈毛的文章和著作。准备将 2003 年给哈佛大学座谈会的文章寄与。

高阳［扬］的秘书电话，高已满百岁，他的女儿拟出书，让我写文章。没有立即应允。

胜利一家来，午餐大吃蹄膀，晚上吃饺子。我们又手谈多局。老毛病不改，负多胜少。

2008 年 8 月 24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从五点到上下午，共解手五次。

上午九点毛应民同两位朋友来，两本《墨跡》让我签名。中小企业倒闭是难以融资。赵洪祝口碑不错。

十点后，力康和朱正、许医农、韩钢、宋晓梦先后来，力丰夫妇来。一起漫谈。力丰认为在外华裔都对国内印象好，同过去帝国主义侵略相比较也。我批评他不了解国情，在外廿多年。韩钢说，这如国内愤青的民族主义情绪。我那篇《一种回顾》让他们五人看了，小有个别文字修正。马上告诉了王建勋。对形势，韩是悲观的。朱正明天回长沙。特赠王来棣书和《十二个春秋》等。各人给了《世界汉诗》那本写我文章的。也让大家看了《墨跡》。许医农给我一篇写经济形势长文《大裂变来了》。午餐极为丰盛，两点始散。下午湖南电视台钟勤昌（和弟弟晚昌）来，为电视剧《路魂》、《上古神话演义》（361 集）写片名。夜观闭幕式。

2008 年 8 月 25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读《大裂变来了》长文的一半，仔细分析经济形势。让满起带去连同《一种回顾》复印四份。

下午五点动身，同玉珍到中日友好医院附近的衣锦园大酒店，应田纪云的邀请晚宴。原来是几位青年大姥［佬］请客。带《墨跡》并《谈毛》等两套，及复印文，送田和杜导正。吃饭时，田同我谈到一些人事：胡对改革，“只能零售，不能批发”，坐江山、保江山，为人民做些好事。温比胡想多做点，对田说过“请予支持”的话。在北戴河去看过乔石，坐着不动，也不讲话。华在深圳时，对田说过：最厉害的皇帝是谁？乃邓大人，搞掉三个皇帝。陈云不喜欢王兆国，于是让贺国强主持纪委。等等。田送我一盒珍贵的长白山参。导正说，《回顾》文可用。

这个酒店是四合院，内部装修胜过皇宫。

2008 年 8 月 26 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六点多起床。今天只解手一次，似正常了。看报、看资料。上午作字二个小时。为钟勤昌写《路魂》、《上古神话演义》剧名（写了二三副）并诗条幅，为南央要的《俞润泉书信集》写书名，为韩钢写条幅。

薛京来，让看陈利明信件等。下午到文津街淋浴半小时，也算一种运动。

海婴来，将他拍的我们夫妇在书房的一张放大照片相赠，照得很神气。他最近要开摄影展览会，1948 年同民主人士，从香港到沈阳，他拍了许多照，还有民间疾苦的照片。拟出照片集。将《一种回顾》文送与。

解手正常，只一次。

2008 年 8 月 27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将《大裂变来了!》（作者袁剑）文读完，约三万字。认为“市场资本主义成为全球唯一共享的新的意识形态”，“美国体系——这个扩张了 60 多年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无形帝国，却可能正在发生所有帝国都必须的宿命式断裂”。这个“美元帝国”“可能也正在成为动摇这个体系的祸首”。“全球央行外汇储备中美元比重高达 64%。以一国的消费能力，”来吸纳人口数十倍于它的其他国家的

产能，进而维持体系的扩张，这是目前美元体系中的一个深刻悖论”。由此，作者论述美国的次贷危机，美元贬值将造成“全球市场体系的大萧条”。我不懂经济，全文看了一遍，也觉得问题太大太严重了。

昨天为韩钢写的条幅和为《俞润泉书信集》写的书名，不知玉珍塞到哪里去了，遍寻不得，只得重写。下午同玉珍、小余、满起一起到紫竹院逛了一个多小时，欣赏荷花。空气真好。

2008 年 8 月 28 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睡得不太安稳，近七点起床。看报。

上午《潇湘晨报》记者袁名清、刘立来，是孙长江电话介绍的。袁要求谈三峡问题。勉强谈了半个多小时，如何上马等要害问题简略告知，送《留言》和《世界汉诗》（上有 2002 年到三峡的三首诗）。网上有长篇谈我与三峡的文章（大概是从我的书中摘录的），并出示港版《论三峡工程》。王建勋来，最后改订稿。复印 10 份与我。收到许良英的信，也给王看了，有些小意见。又改了几个字。

下午奚弘来，谈她在李普家正面批评谢恒事。

2008 年 8 月 29 日（星期五）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看资料。上午薛京来，让处理李劲祥等信件。玉珍给李电话，安慰其病情（患肺癌），区区级别待遇小事，决不要计较，身体要紧。

下午到文津街淋浴。三点李普夫妇来。我俩有意劝他饮食第一，玉珍还谈沈容如何会做菜等等。我们将所服各种营养药品出示，劝服青春宝。逼得谢恒直言其“什么也不会”。后天是 90 周岁，“由女儿操办请客”。谈了两个小时。

2008 年 8 月 30 日（星期六）阴、微雨

六点半起床。解手已正常。看报，读完李洪林写的《我的“理论工作者”经历》，具体而实在。我的《回顾》文史事确切。胜利一家来，两餐丰富。上下午手谈，毛病依旧，得痛改了。

《晚年周恩来》没有细看过，今天看了作者的“后记”与“哭送母亲”，方知也是家庭影响很深，作者比南央还小三岁。

2008 年 8 月 31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家典文稿》（07 年 10 月）《恩格斯——民主社会主义开拓者、奠基人》一文。马、恩晚年尤其恩是“与时俱进”了，列斯毛却守在早年。

上午范岱年先来，送我他翻译的《爱因斯坦年谱》，还有赵复三文：《关于胡乔木晚年三件事》，交他《一种回顾》文。随后余习广、韩磊来。余交我大厚本铅印好的《李锐上书集》（约 40 万字：上卷——国计民生篇，中卷：平反复出篇（从南央编的《云天孤雁待春还》摘出），下卷：水利［力］三峡篇。前面有由我写的“出版有感”。并送我曹天予［宇］编《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内中选有我的“谈社会主义与中国”及十七大信）和《大饥荒川西纪事》。韩带来廖冰先与方成的“世纪老人”的相片册，内中有我的照片。四人一起漫谈。余刚从香港回，带了十八本书被没收了。他调查大跃进饿死人情况，到过一百个县，统计为 5300 万人。四川为 1250 万，安徽 650 万，湖南也有 380 万，八个省最严重。当年周总理向李井泉调粮食：北京饿死人好，还是四川饿死人好？我每人给了《一种回顾》。

力康来，同玉珍长谈小毛事，同瑞典丈夫离婚暂推迟半年等等。一起午餐。

2008年9月1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上书集》，错字不少。我写的序言开首有七律，几乎全忘了。

林公名句授闲章，怀友诗联挂客堂。
忧乐万家天下事，魂追民主是原乡。

下午三点又到紫竹院。我仍坐轮椅，绕到儿童遊乐园，过湖边，我也走了一段。在长廊休息，玉珍共走了三千多步。近五点回家。余习广和于江在门前等了许久。他们要我的条幅，送笔墨纸张，于是个爱好诗词的书法家，送自书词斗方。序言七律要写好放在卷首。争取港商中派出版。

2008年9月2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奚青来，他看完南央编的《李锐日记》2、3卷，觉得注解中有关“花事”写得不好，认为当年我在那种逆境中，有女青年照顾、心仪，是正面的事情。他已向南央提出[2]。续给他1卷，他拟为我写篇文章。常德人许进夫妇（住在南通，我送过书）来，已80岁，赠《诗词本事》，将《回顾》文带与丁弘。薛京来。赵发生的夫人（平江人）向我们倾诉赵的儿女对她虐待情况，写有材料。让薛问老干局能否帮忙。晚上回电话：此等事，部里都有，属于家事无法处理。胜利来，下午手谈到八点。

2008年9月3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近七点起床。昨夜服了眠药。

翻《十二个春秋》，有些史料，值得一览。其中真、伪与打扮自己等等，当一目了然也。

《上书集》的序言，作了一些文字修改。李普做九十寿，让《炎黄春秋》社请20人聚餐。想了四句：

八十曾经献寿辞，担忧德赛不逢时。
老兄奋斗无穷已，九十更随心所之。

下午到文津街淋浴，也算一种运动了。姚监复送来社科院院报，刊陈奎元文，大打官腔。

2008年9月4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满起买回来的纸不合用，到琉璃厂买到水红色的，为李普耄寿写条幅。

---

[2] 奚青在这里提到的写得不好的注解是李锐1976年1月30日日记中我做的注释：“小客人：一位从上海来的女知识青年。1976年4月13日她曾经给李锐的大姐写过一封信（参看《云天孤雁待春还——李锐1975—1979年家信集》）。76年的8月两人曾发生过关系，为此二人均被大会批斗（参看《云天孤雁待春还》1977年5月2日李锐给二姐李英华的信）。李锐日记也为此事中断过近十个月，至1977年元月方恢复。后面日记（1977年7月8日和1978年8月21日）中提到的“花事”即指此事；‘一瞥’即指看到这个女知青；日期题头凡有“*”者，为李锐做的记号，该日有与这个女青年有关的事发生。”这里提到的“他拟为我写篇文章”即是奚青后来发表在2012年第6期的《炎黄春秋》上的《伤心桥下春波绿：读李锐流放日记》（此文可在网上找到）。2014年10月7日奚青合同另外二人（赵来群、黄与群）以笔名在“五柳村“网站上又发表了一篇《李锐访谈录——关于<我的父亲李锐>一书》，对我表达了更多的非议（此文可在网上看到）。但是奚青从来没有当面向我提出过任何意见。“中国作家网”可查到奚青的履历，他是在廿一世纪初期开始拜访李锐的。李锐去世后，第二任妻子张玉珍在遗体告别仪式大厅外散发的“感谢信”，内中有“不要再消费李锐”语，也是奚青同赵、黄帮助起草的。——李南央注

胜利来，下午手谈，大胜一局，三十多子。

2008 年 9 月 5 日（星期五）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睡得不大安稳。

两幅字觉得不大满意，另有黄色纸又写一幅，字体等很是流畅。

十点半同玉珍、薛京到“炎黄社”为李普寿宴。十一点左右，陆续到两桌人，让大家欣赏条幅。我们这一桌有寿星夫妇，杜老、曾彦修、吴明瑜、吴象、杜导正，厚泽等。餐前坐谈，我唸了陈奎元那几句话，厚泽最反感。吴思谈刊物一年来增订速长，已达八万多份。导正谈上面反映，嘴上不说，心中还是“满意”的。田纪云谈赵，没提意见。但江泽民不满意“说三道四”，要李长春管一管（后来知道是 9 期孙振写了怀念赵紫阳在四川工作时情况）。关于对形势的看法，明瑜较同意我的有所乐观，彦修也是较悲观的。近两点始回家。

2008 年 9 月 6 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带几本《近作》、《本事》和《回顾》复印件，同玉珍十一点前老上海酒店（在南礼士路），参加张思之请鲍彤夫妇的宴席。到郑仲兵和《往事》的经营者等。思之很高兴。玉珍同他谈赵发生夫人受儿女欺负事（张认为工资绝不应当分与儿女）。鲍也谈到安子文情况，安坐过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牢，但秦城最残酷（安的耳朵是在秦城睡聋的）。安也曾要他到党校任教育长（安也曾要我去任此职）我将当年是赵向组织部要秘书，是组织部推荐鲍一事，向大家说明了。将《回顾》交郑仲兵等，书也分赠完。蒋宗曹身体很好，他们住在女儿家。谈起姚监复，都认为是勤快之人（姚写了三篇鲍文）。

下午平江吴正湖等三人来。长寿街要开辟一个“红军公园”，县里已发了文件，其中要建 24 座“将军楼”（已［以］备子弟们回来居住）。我说，这样不好，盖一所“将军纪念馆”就好了。由此谈到平江的历史，从李次青（李文度）帮曾国藩打太平天国，到方维夏、李六如和我父亲这一代，不要只记得红军，历史进步和发展是靠改良（科学知识）而不是靠暴力。同他讲了一篇大道理。他们要我写公园招牌。

胜利来，手谈多局。

夜观残奥开幕式，像一首诗。

2008 年 9 月 7 日（星期日）阴雨

睡得不安稳。七点起床。看报。

上午李普夫妇同余詠恩来，余曾任法新社记者，现在已退，在家照顾孩子。她带来 06 年 8 月那次，香港《明报》、德国和法新社记者（即她）那次在蒲昌河公园茶馆的九张照片与我，才使我想起来。正是那次谈话（谈了“毛想当世界革命领袖”和“胡锦涛是带［戴］红领巾出身的”），因此“惹了祸”。她很热情，是香港人，对国内事不很明瞭［了］。与《回顾》一文，阅后似有所觉。赠他［她］几本书和《世界汉诗》等。她送我章诒和编著的《五十年无祭而祭》。

程湖来，送月饼和一些食物，说安东也要退了。同玉珍谈小吴将儿子惯坏了，要什么买什么，一二千元无所谓。

下午广东搞企业（并文化事业的）谢健明（名片：广东省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等三人来。谈开发红豆杉：一级保护珍贵树木，50 年才能做药，紫衫醇比黄金贵 600 倍，乃防癌治癌、治糖尿病特效药。生长之处无蚊子。粤北九连山区能生长。要我为他写招牌：“新天怡（张健明）红豆杉莊”，还为祖母写

墓辞。

2008 年 9 月 8 日（星期一）多云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

上午作字，为“长寿街红军公园”及一公司招牌，蔡世平的“湘阴蔡氏族谱”，广东谢健民［明］的红豆杉莊等等，写了好多张字幅，写坏了不下六七张。真正老了。

上午潘荻来，为沈启贤老将军房子和待遇事，受空军系统冷遇，给胡锦涛信。我看过材料后，建议信改写法。改定后我附信再寄出。又谈到文化部腐败问题。接着吴龙友和杭州一书法家韩省华来，送他的作品（我赠书）。为原杭州文化局长孙　泉（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八十年代被冤狱已平反，但党籍压着不解决。向我写了封信并有平反等副件。当然答应下来。《墨跡》已售三百多套。

下午同胜利手谈多局。

2008 年 9 月 9 日（星期一［二］）夜雨、阴雨

四点醒来，睡得不甚安慰［稳］。空前之事：梦见父亲，对谈了一阵。这大概是六号同吴正湘等人谈到父亲那辈人情况有关。

今天整日气短。上午又改写好两幅字，吴正湘取走。带来几个人，拍了好几张照片。

下午同胜利手谈两个多小时。晚餐后觉得气短加剧，睡前准备吸气，将氧气瓶搬到卧室。上床后不行。玉珍强迫到医院急救室，包括小余也一起招扶。做心电图后，决定住院。住 810 室。老人又来了！玉珍留下照顾。带上两种输液等器械。

2008 年 9 月 10 日（星期三）晴

昨夜大概两点多上床，坐卧，一直睡不着。玉珍也没睡着。

早晨，满起和小余送来早餐和菜等，以及日记本等。上午动脉作了注射。

护士群和医生群来看望。心脏脉搏、血压等均正常。有点问题，主要是肺气肿和喘病后遗等。上、下午，晚上用进口的超声雾化器，吸雾气（有多种药物）约 20 分钟后，呼吸似完全正常了。还咳出痰沫。唐杰孚医生嘱我一定不要劳累（见我在写日记）。

下午胜利、满起、小余来，今天的聚会已知道我不能参加了。

2008 年 9 月 11 日（星期四）晴

五点醒来，没有再睡了。六点前，护士来量血压，打针。

睡在床上，想起影响一生的党内人事关系，按时序可记的人物有：李六如、谢文耀、杨纯、帅孟奇、胡乔木、博古、陆定一、田家英、高岗、陈云、黄克诚、周小舟、刘澜波、毛泽东、黎澍、温济泽、胡耀邦、赵紫阳（薄一波是否列入，须加考虑）。每个人同我有关的事跡可写一百字和几百字也。

玉珍又谈起当年郭靖写文事，被杨达制止[3]。这些对她个人的攻击（诽谤）刻骨铭心也。

几位医生来，肯定我现在的病情是呼吸道的问题，平时也要注意咳嗽，将痰引出。

[3] 张玉珍和我父亲结婚不久，我们被迫从家里搬出。开始没有房子住，寄住在郭靖女儿的家里。这让同是延安出来的老干部郭靖愤懑不平，要写稿子到《人民日报》“揭露”李锐平反复出再婚后对女儿的无情无义。后被她的好友，我爸的上级兼好友时任水电部部长刘澜波的夫人杨达所制止。——李南央注

上午小余送菜饭来，满起带吴龙友来，吴明天回杭州。此次来京也为人出墨迹选。

下午陶鲁笳的女儿陶小妹来，她也生活在瑞典，认识静静［进进］和力丰。父亲有病，住六层。随后力丰夫妇来，一起漫谈。我过去的家事陶完全不知道。于是将邓某及 1987 年春夏事告知。大概谈话多了，低压 50，玉珍大为不满。

2008 年 9 月 12 日（星期五）晴

昨夜睡得不错，六点半醒来。仍量血压。上午输液，吸雾照常。唐医生等查房，不让回家过节也。

上午做超声心动图，遇见吴文焘（95 岁了）。他先招呼我，有点认不出了。

玉珍脊背一直疼，在此睡得也不安稳，真是太难为她了。但总是说：为我做什么都可以。

下午两点多，满起、小余来，玉珍回家取物。来一国务院工作人员，为广东那个诗人（住院手术时来过）送礼物，要我为其诗集做序。拒绝了。

心脏监控器解决，可以自由活动了。晚饭后在阳台小活动，并走廊散步。下午平江县委组织部长几个人来看望，一个个照相。

2008 年 9 月 13 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三点醒来小解后，就睡不安稳了。六点起床。护士照旧量血压、体温等，仍吊瓶输液。

上午胜利一家，小余和满起来。明天过中秋也。家中电话不少。秋林已到公安大学上学（在大兴县），两年半毕业，数学有解析几何等，语文和英文都是习作教学，都作文。予以鼓励。让胜利看了《回顾》文。他担心撞［闯］祸。下午苗苗、玉洁来，带黑豆浆、咸蛋来看望。谈么么为人霸道，没有一个朋友。在妈妈面前地上打过滚。知道苗苗来我处，说“背叛了”。晚饭后，玉珍同我走廊散步，遇见张劲夫夫人（90 岁），她同杨纯熟，知道我们旧事。

2008 年 9 月 14 日（星期日）晴、中秋节

睡得不错，只小解一次。六点半起床。

仍输液、吸雾气。上午观电视，凤凰台有当年蒙古大使馆二秘谈林彪机毁事件，尚有不少疑点没弄清：坠机前，机上人员是否都活着？林彪颅骨有疑点（门牙一颗未缺），以及所带贵重物品都还在俄国，等等。

昨天偶然调电视节目，看到部分《满城都是黄金甲》，为其宏大规模与毫［豪］华气势而惊异，那有如此史实？

下午薛京从深圳回来，同胜利一起来。谈到全集经费已落实，19 本书，精装 10 厚册，定价港币 1250 元，印 1000 套。张坚出资公司 100 套，其余由作者支配。封面等即将弄好。

下午葛行军和杨小川律师，于建龙（中国国际经贸仲裁委副主任、秘书长），谢修如律师（曾在加拿大呆过）来，送水果、茶叶等，都是读者。谢单独谈了一刻钟，他认为十年之内必有大变动。交《回顾》文，让他们一阅。

2008 年 9 月 15 日（星期一）晴

睡得不错。六点半起床。昨夜玉珍总接了近十次电话（南央是昨天下午来电话的）：大妹、二妹、力康、许医农、蒋彦永和上海的陈长富等（告知李普肺炎住院）。

上午输液等照旧，背部贴了止痛膏，在屁股上打了一针 B12。

上午看电视，偶然调到凤凰台“鲁豫有约”，播李永波（羽毛球总教练）夫妇同儿子李根（16 岁）的故事。儿子现在也是羽毛球员（并非受父亲影响），居然说要超过父亲，父亲却不同意。随后调到中央 7 台，又遇上李永波同弟子林丹（本届奥运羽毛球单打冠军）的故事。林丹在雅典第一轮即输了，要求回国，李不允，鼓励他留下观战学习，讲了许多争胜之道。觉得李永波是个很有思想的人。昨夜中央一台播了很长一段台湾艺人的节目，印象很深。

下午满起一家来。接着黎澍的女儿安泰、一青和吴勇来。让看《回顾》文。吴谈他的父亲吴华夺是鄂豫皖老红军，讲了一个同毛接触的生活故事。他们都很关心我，安泰同张［章］诒和是邻居。她见我正在看《五十年无祭而祭》那本书。

2008 年 9 月 16 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睡得安稳。六点半起床。仍输液。

上午甚感气短，吸雾后稍缓。下三楼照胸片，正常。艾虎医生见我在看《无祭而祭》书，要求也要一读。却不知道章伯钧何许人也。理了发，玉珍为我洗头。

下午薛京、满起来，复印社科院资料十份交他几份寄厚泽等。

玉珍为我擦身。夜观“夜幕下的哈尔滨”最后一集。竟如此结局：一郎自杀了。

2008 年 9 月 17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早晨抽血后，才喝水。稍一动作仍觉气短，吸雾后始平复。艾医生同呼吸科主任来，听诊后，认为仍是老病根哮喘有关，给了我三种喷雾气，有两种新的。

上午满起同小余来，带许多茶［菜］。赵发生夫人来，送两小盒红茶。玉珍告诉她（问过张思之律师），父亲的薪资可以不分与不合作的儿女。

下午坐轮椅，玉珍推着在走廊来回几遍。

艾医生查房时，将书与他。

夜观残奥闭幕式，如此浓浓诗意！

2008 年 9 月 18 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输液停止了。

医生让用一种含口吸入器，一天两次。雾气吸入仍一天三次，每次 20 分钟，吸后即咳泡沫痰不止。

上午胜利、小余来，一起午餐。满起到机关午餐。胜利已很少上班了。下午薛京来，同玉珍一起，坐轮椅到七层，看望高扬（706）。他儿子在（上午他的秘书来过，女儿曾给我打过电话，父亲 100 岁了，希望我有篇文章）。对面坐了几分钟，完全不认识我了，连名字也不知道。儿子说，连秘书也不认识，已住医院 5 年（夫人去世没告知）。接着又到 709 看望李昌，也不认得了！

下午小关、小智（刘云鹤儿媳）来。送一些食物。她们颇关心我的身体，给《回顾》文。

2008 年 9 月 19 日（星期五）多云

六点半起床。早晨仍交痰瓶。照旧吸雾。满起、小余来，玉珍回家，要到医院看病取药。满起带来《南方周末》，美国金融危机有详细报导。又将《大裂变来了》看了一遍。感到可将此文并《回顾》寄与胡、温等一阅。

下午四点，玉珍回到医院。她在复兴医院看了皮肤、骨科等。上下午都在［坐］轮椅在走廊转约 20

分钟。李劲祥来信，部里老干局将他资料转去湖南，很是感激。

2008 年 9 月 20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睡得尚好。

上午黄大海、蓝明两位医生来，都是读者。将《龙集》赠黄。谈昨夜电视，党校省部级班开学，胡重要讲话，“学习毛、邓、江三人的科学发展文章”。我说：“大跃进和文革是完全违反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他们都笑了。黄是主任，似已同意我星期一出院。上午胜利与小玲来。下午小余来，为我擦身。上下午都坐轮椅在走廊转，又遇见张策，他才 82 岁，从人事部退。

上午电视看到“鲁豫有约”同穆铁柱的谈话。胜利来告知：穆已去世。这两天在考虑将《大裂变来了》长文寄与胡温习李四人，附上我的《回顾》谈话。

2008 年 9 月 21 日（星期日）阴雨

三点小解后，久久不能入睡，五点后又睡着。六点半起床。玉珍说我盗冷汗。

上午小余来，送菜饭，还煮了一盒小枣。呆了一天，吃过晚饭才回。

下周二出院是不可能了，医生们说，还得观察几天。黄大海医生来，将《回顾》文与他们一阅。上下午坐轮椅转遊。

2008 年 9 月 22 日（星期一）多云

四点小解后，又久久不能入睡。六点半起床。

上午杨杰孚主任来，争取十一前出院。艾虎医生说，他已看到《回顾》文了。

下午玉珍回家，小余送菜来。薛京来，昨天电话告知，将《大裂变来了》长文并《回顾》文各复印 8 份，让他看完《大裂变》，也同意寄与胡、温、习、李（克强）和马凯、李源潮，习、马和李源潮并附上《回顾》，请他们参阅。写了封同样的短信。

看完《往事》9.12 刊的《高岗反省检查》长文，作者赵家梁、张（高当年秘书，张明远女儿）。此文摘自《高岗在北京》，今年出版。赵过去找过我，想为高翻案，已于去年去世。薛京、小余一起晚餐。同薛京谈几个方面的回忆：影响生平的人事关系，文字生涯，两次坐牢，朋友们，水电事业。青干局与组织史料，中国向何处去（晚年最关心事）。

2008 年 9 月 23 日（星期二）多云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观凤凰台新闻。

上午满起、小余送菜来，一起午餐。带来两件意外邮件：吉林镇赉县县委党校高国发的五颗图章，名号与闲章；黄一欧的外孙齐彧（在美国）著作《千年世家》，写黄兴、黄一欧及清末、民初一批人物的故事，把“李积芳儿子李锐”也写进去了。其人来过我家，有照片，都忘记了。其中不少当代人物史事，包括毛泽东等，属于野史、小品之类。

吃饭仍不多。玉珍陪我走廊散步。

上午玉珍同满起上西单，买到喷雾吸入器，并预订了活动病床，同医院相似，要两万元。

2008年9月24日（星期三）雨

五点醒来，六点半起床。上午满起、小余送菜饭来。安徽吴昭谦信，大概是辛子陵书的序言题为“功劳盖世，罪恶滔天”引起，对前四字有意见也。这是宋科加的题目，当回信。

2008年9月25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三点小解，睡得不安稳。六点半起床。上午黄大海、艾虎两医生来，谈到科学知识乃推动人类进步的动力。唸了给湘潭大学五十年贺词，谈三大问题。我的基本观点，他们都能接受。确定后天吃完早饭出院。

这两天电视宣传神舟七号，这是大事也。中国外来留学生已占世界第六位。胜利曾告知，航天服值三千万元。

上下午玉珍陪我走廊散步，坐轮椅。

2008年9月26日（星期五）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睡得较好。前天大概是盖了毛巾被，太热了；昨天只盖被单。

早餐后，解手两次，没用开塞露。下午又解一次。

上午满起、小余送饭菜，一起午餐。

韩光心肌梗塞住院（96岁），女儿和女婿（李代耕大儿子）来看望我。代耕儿子已60岁，从人大财经委退休。送《回顾》文。

下午满起为我洗澡，淋浴，痛快之至。半个月没洗澡了。薛京来，昨天谈及文集千套，给他一百套作劳务费，出资人（张坚的公司）百套。

2008年9月27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睡得尚可。五点醒来，又睡着一阵，六点半起床。把东西收拾好。解手又困难，用开塞露效果也不好。玉珍听到护士说：五点钟时，韩光去世，心肌全坏。

八点半满起、小玲来，同医生、护士告别：今年不会再来了。

回到家中，有久别之感。一堆报刊，盛禹九寄来文章和信件，有他写的《李锐“近看”毛泽东》，此文将编入他的《怀念与思考》书中，我写的“序言”也复印来了，问我有否改动。收到刘浩［皓］宇自印的两本书：《鉴往知来》、《回眸》，前者是他的“一个右派分子在乡下的忏悔日记”，后者第一篇即“《论三峡工程》出版前后”。是他离休后的文集。

下午四点半，同玉珍、满起一起观神七航天员出舱到太空的电视实况。张登全来，送安徽茶叶。

2008年9月28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睡得尚好，六点半起床。整天没作事。上午刘道玉和杨毅来（杨送我空气洁净器），刘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请我谈当代要害问题。他的问题得不到平反，还准备写这段挨整历史（六四后）。赠书几本，有《历史大趋势》和高亮之的《综合哲学随笔》，他在研究哲学。

下午翻《千年世家》，有些史料也。胜利来。上午薛京来，让复印盛禹九寄来的序言和《谈毛》。

2008 年 9 月 29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睡得尚好。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张哲民老人来，关心我的身体。给一叠网上的好文章。谈张钦楠的腿也有病。

随即读《中国的暴富者群体是怎样产生的？》长文（作者赵俊臣），正是我想了解的。从“价格双轨制”谈到“贪官”，共八种群体，很具体，形成原因与事实（包括统计）很具体。真是超越中外古今也。又读刘浩［皓］宇寄来的《回眸》，还有另一本《鉴往知来》（当右派时在乡下的日记）。《回眸》第一篇即关于出版《论三峡工程》的故事。其中《一部失去双臂的人用口咬笔写成的血泪史》长文，尤其看到那幅照片，真是催人泪下。

下午五点钟，孙老的干女儿李昭夫妇（都是医生）来。他们关心我的病情。让他们看《墨迹》上写赠玉珍的两首诗，并赠《诗词本事》。用雾化吸入，走路不稳，让玉珍大吃一惊。

2008 年 9 月 30 日（星期二）晴

三点醒来，睡不着了。服眠药。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胜利一家来，苗苗一家来，威威来，中午 12 个人午宴，十多个菜。胜利掌厨，大鱼、各种肉菜。苗苗看了《法治大手笔》，还想看《资本论》，没有支持。

同胜利手谈二局。玉珍干涉。

下午施滨海来，送《开放》九月号，《回顾》文未刊出（王建勋说拟寄《开放》的）。借去三本《李锐日记》，还给了三篇文章。

2008 年 10 月 1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开放》刊一批文章，指责奥运：“回到东方红的开幕式”，有形成本超过 400 亿美元；“十大造假”；“阴盛阳衰”，由于农家女易于受训，等等。上午蒋医生和郭全胜来。稍一动作仍觉气短。早、午喷都保，晚上吸雾剂，都有效。咳出不少泡沫痰。

下午张西蕾女儿冯海阳来，给我几份网上批评中国的资料（“兰德智库严厉批评中国人”，“官德败坏了民德”等）。许多观点同我相似。她是清华化学系的，比胡锦涛低两班。

夜观十一天安门五千人及胡等献花蓝［篮］，总是搞场面也！

2008 年 10 月 2 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玉珍说，晚上来看我，挺直仰睡着，吓了她一大跳。仍气短。在阳台活动两次。

上午延滨、元元来，送水果。玉珍让我将《墨迹选》赠与。告知徐勤先的对联，赠玉珍二首等。《回顾》文亦交他，转与德平等一阅。

王建勋电话，《回顾》文已在《动向》九期发表（后来告知是在《争鸣》）。

2008 年 10 月 3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找出几份重要资料同玉珍十点多到哇哈哈酒店（路上车极多，大概是旅遊人多也）。应张秋石宴请，共三桌。我同李普、吴象、高尚全夫妇一桌。陈四益多久不见，几次找谈。冯兰瑞为李昌病脱不了身。还见到张显扬等。每人发一袋书刊（一本《陈永贵本事》和 6 本《改革开放 30 年专刊》）。我讲了几句话，介绍《中国的暴富者群体是怎样产生的》几篇网文：0.4%的人口掌握了 70%

财富（美国为 5%，60%）。

维娜和女儿、金利和儿子从天津来，一起晚餐过节，一大桌 13 人。同胜利手谈。

2008 年 10 月 4 日（星期六）阴、雨

六点半起床。被子太厚，睡得不好（玉珍换了冬天的被）。

上午张秋石来，加送了《陈本事》6 本和 8 本专刊。我送《墨跡选》。他昨天讲话，特别称赞我写的序言。韩磊来，又有一叠为我们拍的好照片。为出《画传》，从书架找到一些藏书等拍照。还拟拍到公园散步的情景。约定再来一次，我作好准备，名家赠我的字画等在内。韩谈去年水电只占 19%（电量只 16%）。

汤佩林和林欣夫妇来，记不起他们的工作单位了。求写字也。

中午 13 人大吃涮羊肉，玉珍所好也。维娜等下午回天津。

2008 年 10 月 5 日（星期日）雨转阴

六点半起床。上午清理书房按摩床上堆的书刊资料，找出钱祝华儿子钱承军的信件（四月寄的），必须回复了。

下午奚青来，交我他的著作《自将磨洗认前朝》（写徐勤先事迹等）。目前是不能出版的（内中有几段同我的交往）。还建议我的全部《日记》找朱正、韩钢、卢跃刚等十来人审阅定稿。还给了我|的|几份网上重要资料，有魏巍（一位革命老人对未来革命的几点思考）长文，内中有骂我的话。还谈到想找到祝伟妮谈在磨子潭时同我的一段交往，写成文字。说宋晓梦写的合适。送他张秋石的《专刊》和《陈永贵》。

姚监复来，他即去美国参加一个活动。也送他《专刊》。

周海婴来，送我他的摄影集《镜匣人间》，内中竟有我和胡绩伟的一张合照。

2008 年 10 月 6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报纸。

八点半同玉珍到八宝山向韩光告别。清道两行，快速直达。遇见贺国强、何勇。签名后即到礼堂。回来也是快速直达，到家才过九点也。晚上观电视，才知道胡、温等都去了。

上午作字两幅，为钱承军（钱祝华儿子，在南京师大教历史？我的读者）的著作《中共报刊研究》写书名。下午开始大清理书房，不留的刊物作废，找出好些信件。

2008 年 10 月 7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汤佩林等四人来，取走字幅。送我两本《中国发展观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头次见到。薛京来，让他复印《大裂变来了》、《暴富群体怎样产生》各十份。唐小毛来，她的出口生意（咨询性，买空卖空）没受影响，已经有了孙女，八岁了。谈话时接到周小舟儿子从香港给她的电话，我也谈了几句。

下午四点，同玉珍到老上海饭店聚会，只到杜老、明瑜、吴象、李普、李郁等十人。我每人给了两份复印件，将其中最要害处唸了一下，引起大家重视。谈当前形势、人事等。温在美国答记者问，谈到政治改革和民主问题，国内即发文章批普世规律（价值），并不报导这两条。江还有“国家领导人”身份等。看来确非铁板一块也。

2008 年 10 月 8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毛卫平来，送水果等。谈周成启非常关心我的身体，送我《毛简青故居》书（上面有我的题辞）。他的工厂情况尚好。我给他《墨跡》和张秋石公司的《专刊》，还给两份复印件，以便了解大势。他是经济活动中人。韩磊来，他的领导买了《墨跡》，让签名也。

下午到文津街洗了痛快淋浴。

2008 年 10 月 9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看报，翻旧资料。重读几年前那篇《中国向何处去？》提纲。

下午牟广丰来（环保部司长，黄万里外甥，牟宜之儿子）送珍贵的冬虫夏草一盒，每天一粒，泡水喝。又蛤蟆几瓶（日三次，四粒），都给我写上。谈他父亲原是山东国民党县长（1925 年老党员），在党内一直挨整情况（如活着今年一百岁）。有《锥心集》，有此诗句：无诗焉能言吾志，有功岂必书之碑。接着徐州刘洪涛来（现任徐州人事局副局长），几乎认不出来了。送我一套由豆纤维做的内衣，并特产板栗、花生豆、大帖［贴］饼几大盒。谈李源潮在江苏时情况，思想很开放，做事也踏实。原是团中央的，在江苏八年，组织部长开始。

2008 年 10 月 10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又清理出一些信件。薛京上午来，交他处理。上午一起看一个光盘（郭先逮女儿的朋友送的），唐人电视台访问辛灏年的纪录片（主持人女，林丹），谈《谁是新中国》（他到美国后的著作）一书内容，以及《走向共和》纪录片被删内容。此书作者早已送我（签名是 2004 年），却没有读过。薛京取去先看。玉珍对辛的谈论也很赞赏。

韩磊来，《墨跡选》签名一本送刘征。又将《汕头政协改革开放 30 年纪念册》上我的题辞“肝胆相照，风雨同舟”等拍照。

杜导正电话：最近左爷活跃，不支持胡、温，反对小平。过几天聚会，座谈三中全会如何支持。我的《一种回顾》文送来，厉害的内容都删了。我电话提意见：有关邓力群两事还是保留好。

下午三点同玉珍到哇哈哈酒店，参加胡绩伟、狄沙结婚 15 年聚会。共到四桌人。朱厚泽、吴象、何方、李洪林、　克宏（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光远夫妇最后到，好些年青人不认识。绩伟有篇文章纪念，他唸了。郑仲兵最先讲话，我接着讲，赞成绩伟讲的胡赵十年新政，唸了我那篇《一种回顾》短文。还允诺，明年是我同张玉珍结合 30 年，也来一次这种聚会（唸了我那首诗“感谢婆姨米脂人”）。狄沙帮助绩伟在这十五年写了约 200 万字，并出版了九本文集与回忆录也。大家题字，我在大纸上写了 16 个字：妙手著文，放胆直言；晚年结伴，国事关怀。大家不断唱歌，胡冀燕领唱，杜光还唱了一段民间小曲，厚泽带头唱“太行山上”。厚泽讲了很长的话，宣扬耀邦的富民政策，先要靠人民富裕，可我们搞成官富政策了。

七点半才回到家里。（我还谈到《谁是新中国》作者：对当代中国的一种求实看法。）

2008 年 10 月 11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朱成贵来，送我营养食物。自印的《民主参与亲历记》，代我拟了一篇推荐序言。详谈他五十年代在计委工作经历（李云仲是他介绍到我家来的）和反右倾后三次挨整挨斗下放的经历，还谈到他同宋平的关系。但到宋家谈话，总受到夫人的干扰，现在不想去了。他很想写我。于

是赠《其人》等，《近作》多本，让他送人。接着晓梦来，一起谈了一阵，留晓梦午餐，并赠《墨跡》。下午同玉珍到玉渊潭活动，韩磊特来拍照，坐轮椅、步行，坐在水边都拍了。遇见胜利，回家手谈。

2008 年 10 月 12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睡足七小时。又发现读者送的本人三本诗集，都是去年末和今年初收到的。

上午十点半多，应朱厚泽邀请，到达东三环的“顺峰山莊”大酒店（过去来过一次）。原来是李清振（本果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孟凡礼（《民主与科学》编辑）、张威（社科院研究生院）、张博树（社科院哲学所）几位青年邀请的。胡绩伟、何方两夫妇，冯兰瑞和女儿都来了。我散发了《大裂变来了》三份资料。厚泽印发了他在贵州时的一篇讲话（刊 1984.1.15《贵州日报》第一版满版）。聚会是为了纪念耀邦去世 20 年，明年出一本《胡耀邦与民主社会主义》（几位老党员反思录），准备采访名单有 14 人（我同厚泽、绩伟为首）。大家谈到十二点半：着眼于现在、未来，如何解决专制体制，已非毛时代了。由“富官政策”实现耀邦的“富民政策”，改变后极权主义。要往前走，近几年有些变化。大家都在想办法，如何推动前进，实现现代化、民主化。绩伟谈耀邦曾讲过，实际是五人邦［帮］，但照顾现实，不好讲（当时还要维护毛）。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多党制，提建议新民主主义社会为好：胡赵新路。我谈到毛最好文章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大家签名发表“意见书”（纪念耀邦逝世，“六四”20 年等名义）《冰点》周刊签名的影响。大家赞同。我还漫谈了一些有关毛的旧事。总的意见是先给耀邦平反（发了一份耀邦 1983 年 1 月 20 日在全国职工政治思想工作会上的讲话提纲《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

2008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

上午一位女士（有过一次交往，玉珍记得是李劲祥的关系）同胡伟（又名李候龙）来，拿出一堆汇丰银行及有关印件、资料给我看，是什么“国民党各元老的以国库名义列入个人名义的存款，从陈诚、陈立夫等十多人到几个不知名的人，各列几十亿到几百亿美元，还有一张他老父（一百多岁，李烈钧的兄弟），看得我莫明其妙。只得表示不大理解，毫无兴趣。于是说自己病情，医生不让多说话，将“客人”送走了。其人五十岁左右，东北口音，刚从香港回。

下午胜利来，同满起一同看辛灏年的第二张光盘，谈“九评中共”的讲话。同前一盘一样讲得痛快。

下午汕头刘麒子来，送《世铿院大观》（我的题名），11 月 17 日此院落成庆典我去不了。主人是广东首富，豪华的宫殿建筑。

2008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薛京来，我正清理窗台上的杂物，让他同满起将闲书大堆綑扎放到隔壁空房中。又清出一些重要信件。下午蒋春祥和朱朱来，春祥已是水电界搞升船机闸等的有名专家了。谈龙滩 210 米高坝，630 万千瓦（9x70 万）地下厂房，升船闸等由他负责设计。他到过欧洲许多国家，去过非洲援助。谈三峡问题，谈钱正英。李鹏不敢去葛洲坝（上万人员工失业等问题）。他所在杭州水电施工机械研究所有 400 多人年收入人均 200 万（此所是 80 年我支持建立的）。玉珍同朱朱谈威威的问题，他们都感谢舅妈。春祥也感谢我将他调到杭州院。现在四川大发展水电，此次地震，紫坪铺坝只有小裂缝，没受影响。他到災区去了。将《大哉》及其他几本书相赠，让他们进一步知道这个舅舅的一生。

2008年10月15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昨夜二点后睡不着，服了眠药。起床后一直彷佛。早餐后玉珍让我吸氧休息。九点，毛卫平同殷学良来，殷是导弹专家。送《气动光学原理》和两本《科技论文选编》（16开本，1990—2006，包括气动光学，制导与控制，武器系统总体等89篇文章）。我说根本看不懂。他所领导单位航天科工集团出了经济问题，把他牵连进去，已查清同他无关，但仍一年多不恢复工作。他给胡总书记写了申诉信，要我转交。他的申诉件，方强、裴中玉老将军都已签名支持。他的问题中组部五局曾过问。于是我告他我的处境，让他另写致李源潮的信，我可以转交。

下午到文津街洗淋浴。胜利来手谈两小时。收到美籍华人李绍崑的自述两本，《飞龙自述》是我题写的书名，还送了我一尊瓷器人物：两老夫妇笑语闲谈，边抽烟边坐冲［舂］石斗（压碎米面）。李是美籍华人，心理学专家，著述甚多，常回国讲学。

2008年10月16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睡得尚好。看报。上午翻看《飞龙自述》有点意思。

整理刊物和留存资料，书房堆积如山也。下午张秋石公司的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等三人来，送好些名贵水果。期刊在大连被查封，说同我的文章没关系。

蒋医生来，送他期刊。还我黄兴有关的《千年世家》一书。

2008年10月17日（星期五）阴雾

六点半起床。看报。

上午小妹托她在美国的朋友石皖阳（女）来，带来那三本《李锐日记》并短信。石是学化学的，在硅谷工作，单身带着儿子。父亲石笑北是右机分子，同李昭熟，已去世。接着宋科夫妇来，赠新版《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山东李成森（省委研究室）来，寄过有关毛的传记（让我作序），并来过我家，全忘记了。幸亏薛京来了，让薛同他直接联系。

福建连城项南家乡要出项90诞辰纪念册，让题词。即书“勇于改革，直言放胆，经历沧桑，希[稀]世异才”，并附当年悼文寄去。

下午玉珍、小余推上轮椅，让我围着河边、会城门买菜，散步。回家的人行道上我因快步跌了一大跤，玉珍吓坏了。

2008年10月18日（星期六）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毛卫平带儿子来（在大学读书）。殷学良另写了一封致李源潮的信，让我转交。

胜利，两家一起过周末，中午吃涮羊肉，电锅非常适用。空余时间同胜利手谈。

下午到文津街淋浴。晚观《李小龙传奇》。

2008年10月19日（星期日）多云

四点醒来，未再睡着。六点半起床。

上午王建勋、韩磊来，《作家文摘》17日的1178期头版，摘要刊登了《三峡的“御前辩论”》（《炎黄春秋》十月号发表的），韩买了几份，特来送我一份。王是张戎约定一起来的。随后张来到。同张一

直漫谈。玉珍准备了丰盛的午餐，留他们三人一起吃饭（张刚到北京，电话请我们吃饭）。张的两本书在世界畅销：《虹 [鸿]》36 国，《毛传》35 国。谈苏联档案中电报等，红军在江西和长征均听命苏共指挥，毛一直没法消灭张国焘；在延安对王明下毒药等，是王的儿子揭发的。将三本《李锐日记》等送张。

2008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一）阴、多云

六点半起床。翻看《父母昨日书》和《云天孤雁待春还》（昨天出示给张取出来的），确实有史料价值。朱正的序和小妹的编者感言写的好。上午为张满兰（昨天两夫妇从平江来，她丈夫是县财政局长）交写的三张招牌写好（平江县老年大学等）。

下午郭全胜来，取借《千年世家》。武大徐梅芬来（82 岁，曾为右派），送《石鼓滩头》（湖南衡阳反右史事）一书。编者应山红在“再版感言”中引用了我十七大上书中的话，并转载了《毛与反右》一文。

2008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早餐时，二妹、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他俩明天去伦敦参加女儿博士后（30 岁，已同一中国人结婚）的毕业典礼。二妹详谈母亲病逝前后情况，说着就眼泪不止。

转交殷学良信件，给李源潮写了短信，交薛京送出。让薛下午参<加>彭总 110 诞辰纪念（彭钢署名邀请），带回几大件纪念品。晚上欧初带女儿来（女儿在美国见过我），送著作《我亲见的名人与逸事》和《五桂山房藏珍》（他收藏的 94 幅名人字画集）（嘉德公司印制，拍卖价值三千二百多万）。

2008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三）阴

六点半起床。翻看辛子陵的《毛传》新版，加上了著[注]释，引用资料极丰富，包括《林彪日记》。过去没有翻过，只读了导言和结束语。

上午看杂书，翻《五桂山房藏珍》，其中张瑞图《归园田居》诗两页多，太好了！

下午崔军来，他有两个多月没来了，散步四十分钟走到此处。原来林汉雄做 80 岁，共请三次客，第二次（25 日）是 300 人，28 日请我和田纪云、杜导正、朱厚泽，是小型的。昨天杜给玉珍电话，说田听说几百人，不参加。现知此请，还是争取田等聚会为好。崔谈到李鹏做寿请十次客，每次四桌。将《一种回顾》给崔，趁机将“期货专刊“上的刊文复印了五份，以备交流也。玉珍膝头疼，由小余扶着从医院回来。

2008 年 10 月 23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看杂书。再翻《墨跡》，有写琬、灼姐来京看我的诗篇（二妹说，刘皓宇介绍，他们每人买了一套）。下午看彭钢叙述她同彭总一生生活的录像片（110 诞辰纪念带会的）。同胜利手谈。

2008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睡得安稳，半夜玉珍总来观看我睡眠情况，她自己却总失眠。

上午原法新社驻京女记者余詠恩抱着九个月的小女儿来（她的夫君是英国人，14 岁从香港到英国读书），原来去年她同李普夫妇来过，几年前那次四家 BBC、法新社、《明报》等记者访谈，她参加了。我全都忘记了。今天来送《墓碑》上下册（杨继绳大著写大饥荒）。谈了近一个小时，想了解我们这一

代老人当年参加革命的情况。我从一二九和鲁迅影响谈起，一直保留了人性，未被党性改造。在延安对毛的专横就有看法。出示那本《李锐反党集团言论集》，不同意那些政治运动。

中午吴遇夫妇来，小妹托他带三本《日记》。吴是武大八十年代毕业的，在美国做银行工作，53 岁，已退休，在北京也有房子。真是自由人。关于美国金融风暴，对人的生活影响并不太大。

下午到文津街洗淋浴。玉珍总怕我伤风。

晚上胡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的侄孙胡德明来（过去来过全忘记了），要出版《胡氏宗普》，胡耀邦、胡锦涛都是胡家的，“出了两个皇帝“。让我题辞！真是没有办法。

杜导正电话：萧克今晨去世，101 岁。

2008 年 10 月 25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墓碑》，资料极为丰富，只有有心记者才能做到。

张哲民送来张钦楠写的为明年“五四”九十周年写的上书。我即复信，还可找几位拟稿（张宣三、高亮之等），如能进行，则以姓氏笔划列名单。

胜利来，下午手谈。

2008 年 10 月 26 日（星期日）晴

五点醒来，后又睡着一阵，近七点起床。

上午朱成贵来，谈自己 1959 年打右倾等三次挨整等情况：谈党史学会情况（当过秘书长），同宋平等有过交往。想把我列入百人传记（三、五、八万等级：领袖、部级、劳模），写了份“认识李锐”交我。我不论置可否。

陈其五的女儿巧巧夫妇和女儿（大学刚毕业）及亲戚刘培清来，母亲八十多，都很挂念我，读我的书文。同玉珍详谈老年营养药物及治糖尿病等药物情况。将她自己服用的一盒药也给了玉珍。我赠书两本。杨毅夫妇带弟弟的两岁小儿子来，32 斤重，非常可爱。

下午同胜利手谈两小时。

突然想到一句：欲除腐败溯根源。

2008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一）晴

五点醒来，五点半起床。看完报纸。上午清理书架一部分，不看的书刊几堆，让满起綑好放到隔壁空房。

杜导正电话，告知我萧克家的住处。下午三点同玉珍一起到萧克家悼念。午间休息时，吟得一幅挽联：放胆直言，民主作风师前辈（晚生李锐敬挽），操心国事，科学精神传后人。写成条幅，交给蹇先佛大姐。我们在小客厅行礼后，向大姐问候。她很是安详，已 95 岁。

韩磊下午来，继续找有关资料和照片拍照。找出了 1980 年请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司令员等来考察三峡时开会的照片，其中有站在一排尾端的江某人，被他看出来了。

2008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二）晴

七点起床。翻看旧资料。上午牟广丰来，交他父亲牟宜之的诗集，并代我写的序言《一座鲜为人知的人文富矿》，并大堆有关资料，和线装本各种书体的《锥心集》。他父亲明年一百岁。他父母都被打成右派时，他才二岁，其中艰苦生活，不言而明。玉珍同他父母关系甚好，也同意我帮这个忙（牟宜之同

丁维汾有亲戚关系，当过国民党的县长，抗战时作过统战工作，旧诗写得甚好）。送我鹿茸等好些补品。薛京带来三份复印件，同牟结识。牟为我做了副对联：中国卢梭、伏尔泰，当今海瑞、梁启超。要请人裱好相赠。

雷霞来，谈一家游览三峡，在船上，导遊大谈三峡的災难：移民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反对，不满意，水库水质的危害，有的移到深圳，无法生活等等。长沙的市委书记等被捕。她交了薛京两万元买《墨跡》，让我在四套上签名。薛京也带来两套签名（秋石公司的职员）。一起午餐。两点才午休。

下午五点，李普夫妇来，一起到亚运村国际会议中心参加林汉雄八十岁的“聚友会”。路上 40 分钟。杨毅为我们少数人安排了一个套间（后来才知道大厅有 50 桌!）王昆首先过来问候（她已 83 岁），同我几次悄悄谈了他［她］叔父王鹤寿哭着同她谈耀邦生活会发言事，是受陈云的指使，她已告李昭。我鼓励她如实写出。贺辉、谢绍明、安志文夫妇、于明涛夫妇、赵南启、贾春旺来（后两人我都认不出，赵特提到我同他谈话事）。我将带去的四本《世纪留言》和三份资料（有我的《回顾》）交与王、安、谢、贺四人。林汉雄送照片，“林氏三雄”（林育英、李育南、林育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林彪和背面他打高尔夫的照像塑器等。项素云也很亲热招扶。餐后八点多才回家。

2008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看报。九点同玉珍到《炎黄春秋》参加座谈会，到十多人。吴思先通报一个情况：江泽民电话李长春：《炎黄》又出现写赵紫阳的文章，应封掉。文化部领导开会，如何采取措施：改变领导班子，却有不同意见。尚无下落。杜导正说，刊赵文，刊物是很紧［谨］慎的，谈主政四川文，就没涉及六四。

李长春近在广东讲话：尊重差异，宽容失误。军队国家化、六四、法轮功等不许谈。纪念耀邦 90 诞辰文，刊物被指责。最后中央还开纪念会。中宣部电话：“那个（指责）事过去了。”

吴思说，今天聚谈，主要谈三中全会。我讲了一句：三农问题是李昌平提出的（李现在河北工作）。

曹思源：决定起草人无宪政观念，如文中有“允许农民”做什么、什么之语，是反对人民主权论的，自己位置没摆正。宪法有两条：一切权力属于人民。1984 年让农民有经营权，走了半步，现在允许流转又走了 1/4 步（有人插话，还不同意 1/4）。大家应当往前走，为党开路。生产力发展，农民问题是根本。饿死人的统计，我调查的是 4129—4800 万人（杨继绳《墓碑》是 300<0>万）。朝鲜已饿死 300 万人，现在还有 40%人吃不饱饭。土地必须私有化，再走 1/4 步。

何方：三中全会文件仍是加强专政，加强党对农村管理，全都空话。

彭迪：危机是否过去了？陈奎元等发起批普世价值，用文革语言。有的文章点名批李锐、杨继绳、彭迪等，想从我们开刀（并非对温家宝）。陈奎元内蒙师大政治系毕业，现为政协副主席，很大党内斗争（杨继绳插话：今年天災 ，明年人祸）。

吴思：地震、奥运、金融危机，表现坚定社会主义优越性。意识形态持进攻姿态，分化瓦解《南方》、《都市报》等。利用金融危机自夸。

吴明瑜：原来传说三中全会“新土改”。文件可能是妥协产物。要往前走。原则性问题一个也没解决：1）土地所有权。2）农民工问题，北京严重情况。3）农会成立不了，谁代表农民？倒退了。

吴象：好话多，空话、官话、套话，根本问题在如何对待农民。毛还总强调农民、农业是重中之重。根本未将三农当战略问题看待。过去还“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农村老龄化劳动。中心问题：农民如何增加收入（吴谈到我们是草原大国，如何在各种山区发展，利用土地，可能几倍于 18 亿亩，大家有不同看法）。要给农民经营权。全压在 18 亿亩，不是出路。

王力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曾任刘少奇秘书）：不是流氓不能当村长。村干部不下乡。县长很少下乡，没事不下去。当团长要 50 万。都不干实事。毛的遗产——管制第一。

雷颐：1984 年文件，农民得到各种允诺，欢天喜地，到城市打工，比在农村好，不饿死。农民工第二代问题。不改变二元结构，身份、教育、医保等都解决不了。农民工小学，城里人孩子不进去。如何缩小城乡差别，应反哺农业，这几十年农民付出最多。

李乔（北京日报管理论的，熟悉我的文章，第一次见面）：《炎黄》千万不要出事。经济理论界没法开会（马立诚在深圳演讲，台下两派打起来）。普世价值乃共同价值，否定“特色”。无视普世价值即无视日内瓦公约。方法与立场问题（提到南北战争——《南方都市报》、《北京日报》，俞可平文章，民主是党的生命，人民民主是人民生命都不要了）。

江质疑胡温：和谐世界，阶级斗争要不要？科学发展观，小平理论就不科学？（还有一条）

吴思：司马南争论。网上压民主，压普世价值。中南海内部争论剧烈。前提讲策略，坚决斗争。严重问题在：教育领袖。我们不把道理讲清楚不行。（曹思源：宁肯伸出乌龟头被砍，《世经导报》被封也是好事。）

杜导正：好消息：中南海传出，嘴里不说，心里满意（江曾指责《炎黄》：少说三道四）。刘云山近日回答外国记者：请你们看《炎黄》，就知道我们的态度。要用巧妙办法应付。吴邦国在人大讲话：1）民主政治 20 年不能搞。2）宪法是讲给外国人听的。3）同级人大不能批评同级政府。4）所有人大在党委绝对领导下。“新闻法”20 年后再说。

《北京日报》：科学发展观在民主政治下前进。“政”改“法”。导正：大局看好。

吴思：三中全会有进步处：降低农业金融的门坎。土地流转合法存在，城市用地也要市场，两者要结合。李普支持法轮功，告江违宪。

我发言，谈《回顾》文已在《动向》九期发表，复印件逢人便送。应将小平南巡讲话的原［源］起与换江打算等，一一写出，在香港发表。将此人真面目公之于世。讲话毕，将悼念萧克大幅挽联展出，并赠与刊社。

收到安徽张若平寄来的《李锐在皖诗抄》三本，小楷写得真好，真是爱不择［释］手也。

2008 年 10 月 30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徐跃来。《大哉》可出续集，或新编上下集。下午到文津街淋浴。

同胜利手谈。

2008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张若平电话，11 月 4 日来京。信中提到有一本《在皖诗抄》似让我题辞（有空白信纸）。于是想了四句：

大别山中雨露滋，他乡明月照相思。
新交引我愁心减，如旱得云常赋诗。

1963 年到 67 年，1975 年从秦城出来到 78 年尾，共在磨子潭水电站下放劳动七年，同许多老年、青年职工相处友好，吟得诗词几十首，略述心境。蒙方家汪滌华、杜启康以为难，妙笔书于册卷。回首当年，吟得四句，聊表寸心铭佩之牢（“寸心铭佩牢”乃杜甫句）。

上午赵仕杰来求书，赠《近作》与《诗词记事》并《回顾》文。他［她］读了辛子陵、单少杰等《毛传》，及《赵谈话》等赵的书，又订有《炎黄春秋》，很同意我的论点。还谈到罗西北得神经病时，常喊

叫“毛是个阴谋家”，“江青是个婊子”，使她很是紧张，就怕有人揭发。她在北大是学经济的，重视理论学习。还谈大家对李鹏反感，对汉雄张扬有看法。

下午满起推轮椅，同玉珍在玉渊潭散步一小时。

2008 年 11 月 1 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醒来，即起床。翻杜导正的《一颗平常心》（500 页厚书，六四扎［札］记七百篇），其中有三节谈到我的上书等事。为准备编《大哉》下集，翻《批斗李锐反党集团发言选编》，过去没有全翻过。其中可以摘录一些。

胜利一家来，中午他做菜，满满一桌，很是热闹。我常对玉珍说：“人在福中不知福”也。

下午同胜利手谈两个多小时，只有两盘得手。

2008 年 11 月 2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清理书房。

上午对门李昭夫妇来，张哲民托我转寄她的信，怎么也找不到了，真是房间太乱。将三份复印件（《大裂变来了》、《暴富群体怎样产生的》和我的《回顾》文）交她转吴敬涟［琏］一阅。

下午高瑜来，给我《动向》第 9 期（刊有《回顾》文）和《包遵信纪念文集》。谈德新社中文部副主任吹捧中国人权优势，受国外中国问题的“学者”拥护事，写签名信严加指责，同意签名。

2008 年 11 月 3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看资料。

上午将“大别山中雨露滋”条幅和信纸两张（汪滌华写了两本册卷，其中一卷用的信纸，前面留有空页似让我题辞）写好，写了三幅才成功，久不作字也。

陈砚发来，谈岳阳开发区负责人八人被捕，真是贪污遍地！赠《墨跡》，关于我那个网仍开着。

下午玉珍、满起、小余一起到紫竹院遊览、散步一个多小时。还到了过去没去过的地方。各种大树木令人钦羡

胜利来手谈。

2008 年 11 月 4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清理杂件，找出张钦楠写的纪念明年“五四”九十周年上书稿等。翻《包遵信几年文件［集］》，五十多人文章，沉重得很。

胜利上午来，手谈一个多小时。

下午四点同玉珍到上海大酒店，共到 15 人，厚泽夫妇回来了。将那本庄浦明的自印照片集《瞬间集》（给了我两本）给他，欣赏之至。大家漫谈形势、往事。李郁谈网上温的秘书被捕，由此谈到反“普世价值”同温确有关联。金融风暴同外汇储备关系等早有议论。左爷们大闹，为文革翻案，怀念毛，“人民革命，打倒胡某”，等等。议论高岗回忆录，我谈了许多往事，高陈关系，陈的言行过去也没料到也。对华国锋的看法也搞清楚了。马立诚谈在深圳讲演，台下两派打起来。关于明年“五四”90 周年，也是六四、耀邦去世 20 年，纪念联名上书事，大家赞成。厚泽交我上次建议，张博树（？）写的《关于切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宪政中国的意见书》（约 4000 字，十二段）给我，正好作为底本之一。朱是赞成此事的（认为杜导正胆小一点）。饭后，马立诚单同玉珍谈，坚决反对联名上书，使玉珍对我大为

不满。马的新作《交锋三十年》每人送了一本。大家认为，贪腐大灾难是1992年后开始的，江泽民统治造成。现在还在发脾气反赵。

2008年11月5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

上午九点安徽张若平来，送大幅对联，四个人署名："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顾炎武句？）吴浸、盛树仪、许有为、张若平、凌敬学书。张谈他们读了南央印出的几本书，夫人盛树仪送我三首诗。他意外收到我的条幅。接着牟广丰来，将他赠我的联语："中国卢梭伏尔泰，当今海瑞梁启超"，请人以大幅隶书裱好送来，恰恰韩磊来了，他将这两幅字，以及汪、杜的册页和几上搁着的杜导正夫妇书画集（内中有我的题诗）等，统统拍照下来。随后齐翔延来，取走她上次留下的一叠网上资料。原来齐同汉雄、项素云等都是延安长大，又一起去苏联学习的。她谈到于光远在家中饮食单调，夫人不管家务，女儿难以回家等。留韩、齐一起午餐。下午又同韩一起到紫竹院散步遊览，为我和玉珍拍了许多照片，院内大树和好风景都收集了。

夜看完电视剧《李小龙传奇》49、50最后两集。其人值得留传也。

2008年11月6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补记日记。上午张若平来，将汪、杜两人所书三卷册页等取去，我赠《世纪留言》（《近作》两种版本）及《诗词本事》各五六本，汪、杜两位各两本。

胜利来，上下午都手谈。负多胜少，毛病不改，只攻不守。

2008年11月7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翻看牟广丰留下的有关他父亲牟宜之的资料。这是一位名门子弟，正道直行的人物。找出港版大部书《文革博物馆》，让玉珍一览（昨天给张若平看了）。

下午张博树、李清振、张威来（二张都是社科院的）。张给我他写的文章（写清楚让绩伟、我、厚泽、杜光等署名）并他的著作《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他是哲学所的）。谈耀邦情况，他们要出一本纪念耀邦逝世20年的书，让我写文。谈了一个小时，我称赞耀邦是党内不做驯服工具，保留独立思考、知识全面丰富的大改革家，红小鬼中独一无二的人物。

下午三点到文津街淋浴。回来看到今天《文汇报》7版刊有小型消息："三峡大坝停止蓄水"，"秭归库岸发生多处滑坡和崩塌险情"。立即给何格高、韩磊打了电话。

2008年11月8日（星期六）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纸。

上<午>　明清来（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前不久胡积［绩］伟夫妇集会上见过一面），40岁，武大中文系的，长沙一中毕业。听我谈形势，很想了解"李锐其人"。闲谈了一个多小时，被玉珍制止。给他三份资料，好几本书，并借与《其人》等。

下午清理窗台，发现《文集》全部目录等，全忘记了！电话簿极乱，几十份小条抄录成三张长条。

2008 年 11 月 9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整天觉得气短，稍一动作就感到。继续整理电话本。看牟宜之资料，准备修改序言。下午春祥来，送我一袋巧克力。他们夫妇游览欧洲各国，13 天 2 万 2 千元。谈观感，人家真社会主义。意大利不让人喂鸽子，车让人行，一尘不染。小余生病，玉珍为她拔罐、贴膏药、吃药，好了。胜利来做晚饭，手谈。

2008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电话簿外地的还没抄完。胜利来，没有午睡，手谈到四点。晚餐吃涮羊肉，由他操办。饭后又手谈一局。

杜导正电话，中宣部要接管《炎黄春秋》，派人进来，他约厚泽、明瑜等明天来我家商谈对策。

2008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二）阴

六点起床。将刘浩［皓］宇的《回眸》找出，看那篇毛在 1940 年 2 月 20 日的讲话“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关于民主讲得多么好，认为中国缺少的东西很多，最主要的就是少了“独立和民主”。

上午九点，杜导正、吴思、徐孔、吴明瑜、朱厚泽、吴象陆续来到，是杜约好的。坐满客厅。谈《炎黄春秋》如何应付控制的问题。是文化部的负责人出面找杜谈，想派人进来，将杜撤换。原［源］起在九月号刊载了纪念紫阳主持四川工作时的功绩，被江泽民大反感，给李长春电话，要改组这个刊物的班子。这篇文章原刊新华社内部刊物，压了一年才刊出。文化部内部开会，意见不一。部长蔡武未表态。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单位）意见也不一致。田纪云为此事给习近平写了信，此刊办了 17 年，未要国家一文钱，如果加以处理，则将引起许多老同志强烈反映［应］。导正说，刊物共遭遇九次危机，1989 年发表了怀念耀邦文，引起指责，结果九天后又开耀邦纪念会，算过去了。温对这个刊物有好感。中南海内部看来有矛盾。传说 6:4。

大家意见：全力对付，集中点在江。明瑜讲了一件往事：杜润生找张劲夫谈，让张找江谈（张劲夫大概领导过江上青），对紫阳的软禁应予解除。江却置之不理。大家意见，同意导正的处理办法：组织对组织：文化部的人同刊物编委会的人对谈。让境外舆论关心此事，应当比“冰点事件”更严重一些。为“五四”等发一联名上书，都认可。

由玉珍安排，午餐在对面一酒点［店］，共两桌，菜丰盛，口味好。同厚泽商量明年联名意见书事，他认为由杜光统稿好。谈完后，我将《谈毛》给朱、杜、吴、吴各人一本，还给了每人一本《诗词本事》和《留言》。

下午四点同玉珍看望杜润生老，悼念老马阿姨去世。我用笔书告知今天聚会情况。

胜利来，手谈二局，胜了。薛京上午来，谈日记王建国不干了。那八年校本无下落。文集最后校订。

2008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资料。早餐后，朱成贵来，交我有关党史人物传的资料，及陈志凌（现在的负责人）的文章，都愿为我立传（中央负责人 8 万字，部级 5 万，其他 3 万）。已出版 50 卷（每卷十人左右），要出 100 卷。我说对此无甚兴趣。见到李韶九的名字，他不知其人。于是我作了介绍，并说到同毛的关系，由陈毅干掉了。能写出真实情况吗？谈到十一点多。下午又来，交我“认识李锐”和”推荐一本书《李云仲回忆录》序言。还送我一支日本特产的园［圆］珠笔并一大盒笔芯。

上午程湖夫人小吴来，送我们冬天毛棉鞋和双脚保暖套。她已 34 岁，要找工作了。留午餐。特特来（84 岁），送一本介绍王一莉的画册（不知其人），“她想见我”。于是谈到自己搞扶贫教育 20 年，陈至立不支持，求这位王女士支持，要我从旁协助。苏毅大姐的女儿来求字，应付了一下。整个上午四位客人！

这两天背腰左处剧疼，贴膏药、打针都不顶用。玉珍又为我拔罐，电热敷。

2008 年 11 月 13 日（星期四）

四点醒来，久未入睡，七点起床。背腰处疼好些了。上午十点前，同玉珍到八宝山同老马遗体告别。厚泽、吴象、孙长江三夫妇和明瑜等，我们坐在一个房间，让他们看了《文汇报》七日刊的三峡水库不能往上蓄水，因两岸岩崩。大家甚感不安与愤慨。李鹏的《三峡日记》还想推卸责任。杜老来，他先告别离去。

午休一小时。胜利来，下午四点后手谈多局。

2008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五）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薛京来，谈《日记》事，还是告王建国，原安排不动（小妹曾同赞助者联系改约）。已看好的八本王没有收到，是一大怪事。《文集》封面用“思考者”雕像好。郭全胜来，给他《回顾》一文，一起午餐。下午玉珍同我到医院，看了理疗和内科，照心电图，都还正常。医生教我：不要再锻炼身体了（指游泳）。每天在房间散步就很够。外出要防止感冒，九十多岁了！

胜利来，晚餐后手谈一小时。

2008 年 11 月 15 日（星期六）晴

四点半醒来，未能再睡好。想事甚多。六点半起床。上午清理资料，发现一份剪报，1995 年 8 月 15 日《光明日报》5 版刊有我的一篇散文《日本投降时刻》（纪念抗战胜利 50 周年稿，刊显著地位），文集中似都未收录。

胜利买来羊羯子，午餐一大锅。整天空时都手谈。

2008 年 11 月 16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报纸（晚上电视新闻）。这两天关心陈水扁的下落，如此举家捞钱，实在可鄙！难怪李登辉也予指责。

上午看有关自己的旧书。平江的宣传部长等几人来，送蜂皇浆、茶油等。平江今年两季稻都丰收。问及有无贪官等情况，唸了那四句“得意便忘形“的批江诗。客人走后，玉珍很不满意我的“乱讲话”。下午张哲民老人来，有关明年纪念“五四”九十周年，又交我张宣三、高亮之、应克复（以前交过张钦楠的）三份稿。谈形势。张宣三很想来看我。接钟沛璋电话，《文汇读书周报》刊登我的《墨迹选》序言，问我要书。

2008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特殊情况，起来即解手，多少年无此现象也。

上午日本驻中国电视|来|台来四人采访，让谈改革开放经历和看法。近两个小时，还到书房拍摄我

的生活照。从家庭、学校、自发建党、延安六年等谈起。南宁会议三次上书、庐山会议直到 20 年贱民，一直反三峡。1982 年到组织部管干部四化，以知识化为中心起用一代新人，遭到“地大压”[4]的“反对”，等等。同党内高层关系：延安、高岗、陈云、黄克诚、毛，十二大人事小组，庐山事件唯一开除党籍原因（前夫人两本揭发，邓小平说“太恶劣了，烧掉”），等等，直到六四，简略谈及。送书和“回顾”文。十一点多才离去。主持人张景生：“日本 NHK《改革开放》中国制作挡当”，李秀一：北京瑞辉云星文化发展公司。是孙长江介绍来的。

下午作字，平江的胡德明（胡筠亲属）要“胡氏春秋”出版题名等，陈利明要《陈独秀正传》书名及我怀念陈的七绝。全国政协办改革开放 30 年部长将军书画展（写“何时宪政大开张”和“地震”诗）。

2008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二）晴

七点多起床，睡得甚好。上午薛京来，让寄出两份书法件。谈《日记》事。找奚青问清楚。李宗贤托办的一份军工企业千人签名上诉件，转寄贺国强，写短信。

下午文津街洗淋浴。遇见徐达本、谭云鹤，都关心我不能游泳了。

李特特带王一莉女士和应明阳（毛泽东新闻研究院院长）等三人来。王多年从事慈善事业等外事活动，头衔甚多，是关心下一代的主任助理，认得傅高义（我谈起到哈佛情况）。应送我一堆有关毛、朱的纪念品，渡[镀]金邮票，照片纪念册等，两大本《作家》的毛朱传记文。毛只写了大革命时代情况。自言是毛的崇拜者。于是将《李谈毛》和《诗词本事》，《世纪留言》三本书相赠，并《回顾》文，三个人都送了。

2008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整天翻看一堆没有看过旧《争鸣》、《动向》，不少资料。背腰疼较好一点。玉珍一直为此打针、贴膏药。钟沛璋派人取走《墨跡选》。

2008 年 11 月 20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玉珍一直睡不好，总失眠。今天也不想喝茶了，说影响睡眠。

续翻旧港刊。开始改写牟宜之诗集序言。上午牟广丰来，又送好稻米，并三米长的对联条幅，自撰请人写的，把我再抬得高高的：

五十年前庐山风雨义胆侠行扬正义，
八十岁后京华烟云铁肩妙手著文章。

收到皮公亮（皮宗石儿子，武大校友，多年未联系）来信，寄上校友王孔旭（82 岁）读辛子陵《千秋功罪毛》后，写了读后感 100 首顺口溜。即送牟，他即复印带走，并留下陈小雅的《毛泽东情事》传记。下午即翻看。

2008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五）晴雾

六点半起床。翻看报刊。上午薛京来，将张哲民的四人文稿交他复印，张博树的怎么也找不到，半墙杂件翻遍了。

《谁是新中国》薛京看过了，彻底清算历史当代中国乃“民主与专制的反复较量”。作者 2004.4 月

[4] 地大压：指李锐使用地方干部、大学生和受过压的。——李南央注

于美国签名送我“李锐前辈教正”，我却至今尚未拜读！

2008年11月22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继续找张件。九点韩磊来，那天在紫竹院漫步的照片，交好几张我同玉珍的，并放大一张。神情甚好，大家欣赏。

胜利买来羊羯子，中午一大锅，留韩共享。小徐也来了。玉珍同她谈秋林学习事，很是生气。我也讲了几句。

小韩一直翻找照片，我找出2000.9.4《光明日报》那张三版的复印件，原刊有我的文章：《感怀赵朴老的厚爱》（附有他给《龙胆紫集》的题词），却被总编封杀了，未能刊出。韩也拍了照。

同胜利手谈多局，负多胜少。

2008年11月23日（星期日）阴

六点半起床。继续整理旧资料。发现一本《云大老战友专刊》总23期（2006年12月1日）刊杨知勇长文《镣铐之舞者的苦欣，精神奴役创伤者的悲歌——从顾准与汪壁、袁永熙与陈琏、李锐与范元甄的家庭变故谈起》（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随想录之一）。约3、4万字。过去当然看过，全忘记了。又看了一遍。有关我的部分可收入《大哉》续集。续看牟宜之《锥心集》及有关资料，序言要动手改了。

下午五点半，应朱大星邀，同玉珍、薛京到湘楼红酒店聚餐。李普、周笃文两夫妇一起漫谈。

2008年11月24日（星期一）晴

五点醒来，即起床。续看资料，看报。

玉珍仍每天上午到医院理疗。这两天停止喝茶，睡眠较好。失眠真同茶有关？

上午施滨海来，送我《开放》十一期和《亚洲周刊》46期，后者有三个版面报导《炎黄春秋》事件。有杜导正、赵紫阳大幅照片。大概是刊物原稿。还有第9期封面和孙振的照片。苏毅大姐也来电话，为支援《炎黄》，他们老同志联名网上发文致胡温。施担心现在形势较好，仍对刊物下毒手。他们好些人（厚泽也去了）到福建参加纪念项南90岁，在位的都没去。见到我的题辞。

下午续看牟宜之资料。翻看两本港刊。将几份为明年上书的稿件用快递寄杜光。接张作斌电话，将《回顾》文等寄去。

夜看完《大嫂》电视剧。大团圆结局，很高兴。

2008年11月25日（星期二）晴

五点醒来，想好序言的开篇。六点起床。

上下午多半时间改写序言。朱成贵十一点多来，交党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陈志凌给我的信，认为他们已出版的《人物传记》“还有许多不够真实的地方，我们计划进行一次大的修订”。“您在中共党史研究上久负盛名，了解情况多且敢讲真话。希望您对以下人物和重大问题谈出您的看法。”信中具体写到想访谈多次，时间可延续半年到一年。“有争议的重要人物”列出：向忠发、张闻天、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赵紫阳；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彭真、柯庆施、胡乔木；张国焘、康生、陈伯达。“有争议重大问题”：湖南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原因、陈独秀托派问题、延安抢救运动，47年土改。高饶事件、反右斗争、三面红旗、反右倾，“文革”中两反革命集团及有关人物。其他：您认为党史上应座谈的重要人物和问题。还附上他写的两首诗求正。借给朱《谁是新中国》。

薛京来，帮助玉珍整理隔壁房间，准备迎接大妹来住。

下午到文津街洗澡。

2008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改写序言。大妹从长沙来，特来看舅舅、舅妈。他们很关心我的情况，订了《炎黄春秋》，看过辛子陵的书。毛弟受刘皓宇影响，很关心世事了。读了不少有关书籍，尤其是我的书和文章。中午吃羊羯子，大妹是第一次尝试，很满意。旁［傍］晚，牟广丰又送来螃蟹、　　等食物（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留晚餐。

玉珍同大妹很谈得来。

2008 年 11 月 27 日（星期四）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续改写序言，进度很慢，要查看诗集和有关资料。第一页交大妹和玉珍看了。给大妹看有关的书籍和资料，包括三峡事。同大妹谈了小妹事，“母女关系”等。三人一起还谈二姐五个儿女之间情况，同大姐一家乃鲜明对照。一个是党员家，一个非党员家庭。

牟广丰送的两幅长联，也展开给大妹一览。

序言快改到结尾了。

收到湖南寄来的《湖湘革命先驱诗选》（160 人）。内中收到我 22 首，属于最多的三个人，毛泽东 14 首。

2008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五）晴

七点一刻始醒来，起床。

上午将序言：“一座鲜为人知的人文富矿”（读牟宜之诗）改写完。让薛京、大妹看了（玉珍也看了），他们都认可。大妹很称赞九十多岁的人脑子还好使。

收到益阳市委周宪新寄来的《三周研究》总 5 期（似不定期刊：周谷城、周扬、周立波）。让“赐字一幅”。记忆中关于立波我似乎写过一点什么。由李劲祥介绍，《中国绿色画报》常务社长桂振华等四人，邀我到对面酒店晚宴。玉珍、大妹同去吃烤鸭。我谈了中国自古以来缺乏科学、民主传统，毫无环保观念，大跃进大破坏，至今没有解决好这个大问题。谈了许多例证，谈了在瑞士和美国的见闻，人家如何重视。以及日本人不砍一棵树。

2008 年 11 月 29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序言又看一遍，改了几个字。上午小牟夫妇来，读后流泪。带走序言重打印。

胜利来，手谈。下午到文津街洗淋浴。

高瑜来，交《零八宪章》上书稿。已有签名单计划 500 人。上次德国电台中文部事件，张思之获“人权奖”，到柏林领奖去了。

2008 年 11 月 30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看《零八宪章》。今年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 60 周年，“民主墙”诞生 30 周年。回顾洋务运动以来直到现在，仍是一党专制制度。说明自由、人权、民主的意义，提出

19条建议。名单上熟人有于浩成、茅于轼、鲍彤、张显扬、崔卫平、李大同等。

上午同大妹、玉珍一起，漫谈灼姐一家子女情况。两个女儿为何如此自私，儿女之间如此不和，同父母教育分不开。玉珍还记得王铁铮找她谈：小毛要害他！高瑜给我的几本港刊《开放》10月，刊有小妹“揭示历史真相史料”文（谈《父母昨日书》、《李锐家书》、《李锐日记》），让玉珍、大妹看了。

下午延滨夫妇和元元弟媳来，带食物。谈经济形势，到处维权事件，他们悲观。我的《一种回顾》文，延滨印好散发（“起用”改“启用”）。各赠书两本。接着苗苗夫妇来，送一些食物。将母亲留下的三间房装修，由觅觅住。谈么么，母女关系：离不开，合不拢。么么同谁的关系也搞不好，包括对婆婆。玉珍很喜欢苗苗和觅觅，特上街买鱼，晚餐丰富。

2008年12月1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和港刊资料。同玉珍、大妹一起闲谈。玉珍接力康从加拿大打来的电话（儿子要父亲去照顾生病的孩子，母亲回新加坡去了）。将过去一些不愉快事彻底谈了，力康回答得好：您对我就像对胜利一样，怎样批评都接受。多年闷气就消掉了。我听了也高兴。

下午同玉珍、大妹一起到紫竹院散步，我坐轮椅，满起推着，转了一大圈，一个小时。我散步了10分钟，四点回家。

2008年12月|1|2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和港刊。上午经营我的日记出版事的张蓼（和平舰队科技公司总裁）来，薛京约来的。谈日记仍由他负责，已告小妹不要插手（原来他同小妹早是朋友，在海南时帮助小妹出国护照）。经济困难，大家解决（我出十万，原二妹帮助的），时间定在明年上半年，薛京签合同。郭全胜来，薛京他们先离开。郭先述干儿子沈　　来（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同张一起午餐。沈又送来光盘，谈他六四自动退党。同张一起谈到党内有派问题，列宁提过两个中央委员会有对立面好。

韩磊电话，《北京青年报》刊载纪念改革开放30年评选出30名“杰出人物”中，有我的名字。满起即上街买到这份报纸，B6版小消息条目中查到共有“厉以宁、袁隆平等当选”（标题），“有直接参与和推动改革开放政策出台，制度建设的李锐、郑必坚、高尚全、陈锡文等人”；“杜润生、于光远、季羡林等人榜上有名”，“地方领导职务”的有袁庚、龙永图等，还有著名专家等江平、王蒙、钟南山、张艺谋、邓亚萍等。是由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历时半年多，上万件候选资料，专家评委、网民、短信多种方式。这到是一个好的社会行动。

大妹由苗苗邀请遊览了鸟巢。

下午四点，仍到老上海酒店18层聚会，都来了（韩钢尚未去上海）。谈得很热烈，到处维权事件，尤其出租车司机罢工，北京也很严重，裁员下岗，经济衰退，上下腐败等。明年必定有大事故。韩钢带来好几本《高岗在北京》，大家主要谈暴露的陈云情况，我谈了些过去的经历。根本问题在毛的“用人与整人”。我将高瑜活动的“零八宪章”和张博树拟文两类材料发给大家几份。明年“五四”90年，开国60年如何上书。马立诚、厚泽、韩钢都不赞成我们老人签名。

2008年12月3日（星期三）

六点起床。看报。上午朱正、许医农、黎体贤来，他们约好了。让看《回顾》文，送《墨跡》与医农，她很高兴。谈到南方苏、杭、海南大转了一圈。何格高来，胡坚托他送我《风雨八七年》的自传，书名是我题写的，全忘记了。还有我的一首诗，1994年在长沙蓉园审阅《平江县志》时写赠的（似未收

入《龙胆紫集》新版)。留他们午餐。

下午傅任敢的三个女儿平生、渝生、乐生来，为父亲的纪念文集让我写序等（我为傅先生写过四篇文章，完全记不得了，只记得发表过一篇)。大妹同她们是好友。接着王建勋和张秋石、李飞飞（山西工作的）等四人来，李要出版自己的文集让我写书名（《一家说集》，王不同意)。谈山西原粮食局局长为自己盖庙，中间立自己的塑像，自命为“粮神”，等等怪事，自古以来无有也。

2008 年 12 月 4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翻《风雨八七年》，内有写我在《新湖南报》时作者的回忆。

昨夜朱正送来 11 月 7 日的《文汇报》，我那份大概前天聚会时被谁拿走了。

上午日本东京新闻中国总局局长铃木孝昌和中国记者张义英来，说是焦国标约的，我完全不知此事。接着谢文清、郭先逑的女儿、田绿萍和儿子，以及谢文清的儿子同焦国标来，原来昨天电话通知没有提到日本记者事，我只好先应付铃木（他说四年前采访过我)。将《一种回顾》文（丁弘《交流文稿》08 年第七期刊登了）交他，说明这是我最近的文章，也是一种重要建议。谈到我遵医嘱，不能多谈话，先打发两人走了。随后同焦等漫谈，并让看《文汇报》三峡文和“30 个杰出人物”的《北京青年报》稿。铃木孝昌送我一本他的著作《现代中国の禁书》，内有|有|我的访问记，有照片。

晚上玉洁同觅觅来，交大妹苗苗写的一首诗（字是玉洁写的)。觅觅谈姑姑（么么）可怕情况，母亲去世时给吃安眠药，催其速死也！苗苗多一间房，给了 8 万元。

2008 年 12 月 5 日（星期五）晴

七点起床。看报并翻《高岗在北京》。

上午薛京、奚青先后来。将《墨跡》两套交奚（另一套属徐勤先，都是奚从薛京处买的)。徐现住北京，写了一本杂文集。奚让我给邵燕祥写介绍信，请邵将此集过目。关于我的《日记》事，也同奚谈了。小妹从程真处取走日记全套光盘。

苏志宏来，为一家公司从北京买下地盘，被区政府强行侵占，让我给刘琪转去上诉信件。

下午三点同玉珍到复兴医院看望郭先逑，她住院已半个多月了。

2008 年 12 月 6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翻段振坤送我的《政治与原则》，自称为“三民主义思想家“，大概是自己印的。只看了目录，是了不起的思想家，是前几天来的客人送的（不知是否本人)。

上午韩磊来，交我新华网的“改革开放 30 年 30 名杰出人物”评选揭晓的人名录等十多页。他再翻寻我的照片，有的合照人也记不起了。留午餐吃涮羊肉，下午才离去。同胜利手谈，上下午空时都占去了。

2008 年 12 月 7 日（星期日）晴

六点醒来，六点半起床。在桌上发现一本诗集《耐寒芸窗诗存》，作者梁世五，在长春工作。03 年北戴河诗词会认识我，集中赠我七首诗（“读《李锐其人》赠李老”)，还有照片。每首诗都很动人，如“阳谋戏国千军陷，巨掌钳喉万马喑。”“维护尊严羞说假，坚持正义死求真。”“铁栅通连三峡水，高墙牵掣众黎愁。”“榆叶米芯常果腹？”“饥饿常缠戴罪身。”“何幸识公北戴河，聆听教诲不嫌多。”等等。应当回信，并寄近作。

同大妹、玉珍闲谈当前年青人的自私处世，种种恶习，真是如何得了！

接刘皓宇信，新干班同学的纪念刊物要出最后一期：“走过六十年”，要我题辞，想了四句：

多元思想却蒙难，回首坎坷最感人。
可贵友情六十载，存留后世慰忠魂。

小余接到平江家中电话，她的儿子喝醉酒，骑摩托车出事故受伤，已住医院。此种事故已出过一次。她对儿子娇惯，要什么给什么。

下午厚泽来，同意杜光稿，邀胡积［绩］伟、李普、吴明瑜、何方、江平、张思之、杜导正、张宣三、张钦楠、冯兰瑞等签名，找杜导正商量，聚会一次定稿。

2008 年 12 月 8 日（星期一）阴

昨夜为小余事，十一点多才上床。七点多起床，小余又接电话，儿子伤势重，要开刀。县党校的负责人都很关心，公家负责医疗费。满起等帮助她买票，下午坐火车回平江。

上午将诗稍作修改，电话告知朱正，朱另作了一首，亲自来家。我将他的诗也写上，如下：

阴谋伤骨更残心，回首坎坷最感人。
幸结友情六十载，留传后世慰忠魂。

朱正同志以相同过来人和诗一首，特录于后：

雨雨风风六十年，当时少艾亦华颠。
回首笑指阳谋孽，刻作碑铭异代传。

祝贺走过六十年纪念册出版。

写好后，戴晴来到，长得胖乎乎的。交我近作《张东荪和他的时代》（在如来佛掌中），说明 1949 年政协选举国家主席，就是张没投唯一的一票。她即强我赠一幅，只得写“风增怒吼回高峡”那首。这真是从未有过之举。

2008 年 12 月 9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翻朱正送来的一本书《伤害》，他写的序。作者赵文滔在二机部工作，躲过肃反，未能躲过反右。写自己一生遭遇见闻。

上午九点，钱明锵同在美国旧金山办中国艺术博物馆的罗怀涛、陈瑞玉夫妇来，随后又电话召张雷（中国奥运冠军金牌瞬间书画长卷全球巡展组委会主席）、王连洲（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等人来。同我谈汉文化等问题。我将那首得金奖论宗教的七绝唸给他们听了。于是引起给金奖牌照相。客人与主人不断拍照，墙上的康梁手跡也都照了。钱给我《品味金华》刊（08 年 4 月），首篇是他写的“大哉李锐”，看到这本书，摘录了一些资料，有他同我的照片，以及赵朴初题辞和我写的米龄自寿诗照片。另一本《神州风情》07.11 期，首页刊有我的大照片和米龄寿手迹（两大版），其后两页刊近诗三首（读朱厚泽影集、陈良宇案发、潇湘三女杰；另一页刊“忆童年”、“狱中吟”五首）。这是一本书画刊物，有许多好油画。张雷送《聚焦名家》(2007.113，中华翰墨名家杂志社主办)，封面是张的披肩长发带[戴]墨镜照（长发到腰边），但本人已是短发了。又《博览与收藏》特刊第 7 期 08.8.12（四开四版），介绍他的奇怪书法，文章题目是“艺术奇才，书坛怪杰”。那些书法实在是快得似画似字，无法辨认。又一第 20 期，介绍他的油画、国话，都是人物画。文章题目为“东方毕加索，中国梵高”。还给我《国画家报》（对开四页）08.10.19，介绍“雪域山水画名家：张留成”。谈了近一个小时，只好每人送《世纪留

言》、《龙集》、《诗词本事》。钱明锵硬拿走《李锐谈毛泽东》（我只有二本了）。将小妹的住址与电话交罗、陈夫妇（钱说，他们在旧金山有十栋别墅）。

下午袁绪程（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改革内参》社长兼总编）和潘治宏等三人来（还有一女士）。潘是这次改革开放30年论坛暨评选活动组委会秘书长。谈这次评选活动乃半官方组织。送我两个玻璃大奖杯，以及“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杰出人物获得者”红皮证书，另一本是“社会人物”证书。另一厚本“评选活动会刊”，内有评委会顾问、主任、副主任和委员近百人名单。经济、社会、农村候选人各120名（当选名单按姓氏笔划排名）。还给了一本《中国改革》今年第十一期。谈了一阵，各送两本书，并多次照相。

大妹下午回长沙。

2008年12月10日（星期三）阴、近郊下雪

家里只剩我和玉珍了。昨夜十一点多始上床。近八点起床。翻看昨天那些刊物。

上午九点多，玉珍同我到医院看内科和牙科，心脏、血压，肺功能等均正常。稍一动作即感气短，并非哮喘，也就放心了。上门假牙调整了一下。开了瓶软膏，一大堆药。碰见林院长，劝我少为当前形势、问题担忧（那次在党校学习时刘锦章请我吃饭参加的，玉珍记得）。

下午王小毛来，她到鞍山温泉治疗腰腿，明天回瑞典。在海南购房事尚未定妥，因价太高。同玉珍一起谈过去家事，父母对大胖婚事曾有一封信反对，变成永久矛盾。齐白石画未经手事，母亲也明说过（烧画时都流泪了）。她这次见到威威，精神抖擞，从未见过。后半生生活有了保障，大家也就放心了。

从医院回来时，到《炎黄》社见杜导正，交他杜光拟的上书稿，约定少数人先谈，他同意了。

2008年12月11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看报，看资料。

上午姚监复来，谈美国之行。在西东大学聚会，严家琪、王丹、王军涛等参加，杨继绳、卢跃刚等被邀，意见都较平和，只一人激进。近日张祖桦、刘晓波被抄家，钱都收走（可能收用美元）。交他杜拟上书。下午又来，此件给鲍彤看了，赞成这种理性的建议。

下午山西民进的宣传部长赵柱家突然来到，为应县千年木塔题辞，留下一本诗文集。

2008年12月12日（星期五）晴

五点多醒来，即起床。为应县木塔想了四句，第一句取自古人诗，早餐后即写好：

风雨千年撼不动，巧工大地独称奇。
中华智慧曾惊世，科学精神治国基。

九点导正来，认为上书好，可作为第二步。第一步先写一短文，就胡温常用语言和政绩予以支持，具体到4万亿的使用，定要以社保、教育，医疗等民生为主。不超过一千字。我全同意。杜先谈中南海内情。吴邦国等攻温，胡在两间摇摆，可护温促胡压左。薛京作了纪［记］录，回机关拟稿。12月11日《南方周末》“三十而立”特刊“思想十大作品”，《庐山实录》列为第六。第一篇自是“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下午恢复游泳200米。

2008年12月13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清理抽屉的名片，好几百张。发现一很小本子，乃1966.8—12在磨子潭的日记本，完全忘记了。找到陈利明的名片，将有关陈独秀的两副字寄出。

下午又去游泳，200米稍觉累。施滨海来，给《开放》十一月号。谈张祖桦、刘晓波被抄家事。“08宪法”他们都签了名。可能是明年大关一种“硬手”显示。谈王建勋揭发于浩成事，有人为于鸣不平。

同胜利手谈多局，负多胜少，只是猛攻不计后果也。

上午张新法同他的外甥茹肖鹰来，送一大堆土特产，小米、红枣等。茹在山西太原市办公厅工作，处级，想再升级。山西现在的负责人无有认识的，很难帮助。只好婉言将材料留下。

清理刊物，《炎黄春秋》近年发表我的文章、谈话等，好些都忘记了。

2008年12月14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看报。

上午张哲民来，交我张宣三文《纪念启蒙运动九十周年和重新启蒙》并网上资料。文章回忆陈独秀一生思想，晚年回归早年启蒙认识，推翻了马克思主义否定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普世价值。此文应设法发表。随后奚弘同发改委的邹常茂和两位江西人李洪水、万建波来（都是年青人）。从江西弄到一只猫头鹰，可以治疗头痛等病，送给玉珍，并写出烹制方法。两起客人来时，玉珍还在为我理发。给三位客人各送一本《留言》。

胜利来，下午手谈。下了两盘好棋。

收到韩磊寄来的三峡资料。

2008年12月15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看报。翻看66年的小日记本。当年哮喘如此严重。上午陆茂竹和朱军来，他们多年编写的《中国水力发电史》四卷本（估计160万字以上）出版了，特来交我。我的长篇序言，将中国为何不能优先发展水电说清楚了。照片很多，印得很精緻。朱军谈电力系统情况，煤价大涨，火电赔本，靠水电赚钱。李鹏女儿要当电力公司老板了。儿子没当选后［候］补中委，因而生病，等等。

下午同胜利手谈。

2008年12月16日（星期二）阴雾

六点半起床。看报、看资料。

上午薛京来，上书千字文稿写好。我将开篇细改，他另抄好下午交我。杜导正昨天电话，他们写的稿子明天出来。

蒋彦永来（玉珍曾让满起昨天送去好茶叶等）。去美国事，仍未批准。

小吴（陈［程］湖夫人）来，送大瓶好油。郭全胜来，一起午餐。

将“两个人物”资料与他们一阅，还有《庐山实录》当选为30年30本喜读书，以及《南方周末》选的10本好书、文。我不掩饰自己为此两事的高兴。我被这个“党中央”排斥，却受全社会接纳也。是非自有公论。六十年以来，中国确实解放、进步了。从我身上这件小事，都反映了这个党太专制、太落后了。我一生反对专制，不当奴才。

下午游泳200米。同胜利手谈。

2008年12月17日（星期三）晴

五点醒来，即起床。玉珍也同时来照顾了。这几天小余不在，完全由她整理内务，满起、胜利来做饭。一早满起和小玲到西客站将小李接来。小李在大姐家服务了十二年，非常周到，得到全家人好感。这次是大妹动员，为她买火车票，亲自送到车站的。而且嘱咐小李，称呼我俩为舅舅、舅妈，以示亲切。

上午找满起帮忙，将书房的资料与部分书籍的安置作了个大移动，以便今后清理。累了一上午。

中午杜导正送来上书稿，我将改好的薛京拟稿也交他一阅，说明他们的稿子好。

下午仍游200米，游后尚不觉累。回来即同胜利手谈到五点。

收到程巢父快件寄来的《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刘文忠著，澳门出版）和《刘少奇与晋绥土改》（智交［效］民著，台湾版）。程附有短信，“愿意为你做一部年谱”，要我提供资料。

2008年12月18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翻程巢父寄来的《土改》书。从事实、历史清算土地改革的根本错误（土地也属于经济发展的一种资本性质，不仅是资源），而中共却变成全国大地主了。过去对土改中错误的认识，不过“左”而已，没有此种根本认识。

上午平江水利局长魏移宗和驻京办事处新主任朱军等四人来，为了汨罗江治理和两个水库要经费事，向水利部三份报告，让我向新任部长陈雷批转，还给汪恕诚转一件。只能照办。记不清有多少次了！同他们谈了过去水利部的乱来，汨罗江本是一条很好的通航河流（父亲的灵柩就是从长沙用木船运回长寿街的）。可惜没找到《对水利工作的意见》长文（刊《论河流规划与水力发电》），只好将《近作》与《反左》给朱军。

韩磊来，为两《人物》等件拍照，许多照片中的人，我也认不出了。他一直工作到下午，谈到想写一本“我这三十年”：水电（反三峡）、批毛、组织部、出国、写作、诗词，直到“中国向何处去”。

下午同胜利手谈，曾大胜一局。

2008年12月19日（星期五）晴

六点醒来，七点起床。看报刊。

薛京来，让看上书的杜稿等。程湖总想升官，又代我拟信稿致安东，只好照片［办］，但警告是最后一次了。

九点李普夫妇来，让看上书二份稿，他赞成，但觉厚泽不列名不妥。于是电话约导正来（他不赞成厚泽列名，因胡甚反感）。一起谈妥，拟好20人左右的名单。李普思维很迟顿［钝］了，夫人说，电话一接，马上连人也忘记了。谈程巢父要为我书年谱事，程来京在他家住过。

下午三点，同玉珍到北京医院看望杜润生（患肺炎），住院已近一周，女儿在。看来恢复较好。用纸告他三件事：同杜李谈上书事；田纪云反映中南海三方面互斗，温较前进，胡两面应付，吴紧跟江；小心外出，在室内散步，要服老也（自己已有此经验）。女儿谈，父亲现只有一只眼尚能看报上大标题等。两个小保姆已解雇。

胜利来，手谈多局。老毛病不改，只攻不守。

2008年12月20日（星期六）晴

五点醒来，睡不着，为新浦东想了四句：

鸟飞剩下一空笼，海上迎来新浦东。
何日一言堂定了，人权民主普天同。

上午杜导正来，研究签名单，加杜星垣、安志文、张钦楠、张宣三。28 日将文稿送出，29 日在“老上海酒家”聚餐定局。

下午游 200 米，左腰腿疼，影响走路。

胜利一家来，包饺子，晚餐一大桌。

手谈到八点半。

2008 年 12 月 21 日（星期日）阴 大风 0º 下—8º

近七点起床。看报。将今年作的诗 11 首，从日记中抄出。上午九点周笃文和李汝伦（女儿招扶）来，满起从宾馆接的。李身体甚弱，78 岁，来北京定要先看望我。送三本诗集：《紫玉箫二集》、《犁破荒原》、《李汝伦诗词选》；另单页印《格格轩藏稿摘抄》，“格格”者，同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也。几十首写毛等难以发表的诗作。利用一个信封写上这句话示我：“纣之不善未若斯之甚也”。这次来参加当代杰出诗人（刘征、李、霍松林等）。周笃文谈是官办的，为我未能入选鸣不平，我真是一笑置之。因之将“两个人物”件交他们一览，以及《庐山实录》被列入 30 本和 10 本之列。中午一起到“湘楼红”午宴。老板娘（朱大星）丈夫的侄子参加，为毛竹看对象。小玲不表态也。两点多始回家。

2008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一）晴

五点醒来，即起床。为找明天到政协礼堂看展览的请帖，整上午藉此大清理书房，也没找到。下午偶然翻开坐椅靠背却发现了。真是老得可怕了。书房四壁到处堆得满满的书籍、刊物和资料，又请满起帮忙整理移动了一部分，以便今后清理。

2008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翻资料。薛京来，十点到政协礼堂参观《改革开放 30 年书画展》，我被列为第三位贵宾（首席布赫 82 岁）。参加剪采［彩］。挂了那幅四川震災诗。很少贴切主题的作品，尤其是国话、油画，不过花鸟山水而已。十来位书画家找我照相，有三张名片上面都有自己的作品。一位女士有半身照片（大概也属社会风气了）。只有巴山送我小页“布衣巴山”的水墨山水，竹、鸟画，还有一幅行书，倒是很能入目。自言“崇尚古意，师法自然”。周遊画展一大圈后，即同薛京回府。在家午餐。

午睡一小时。找出一些有关国事的资料和自己的“回顾”文。下午五点多到北京大学的雅博园，先到那个极豪华的“国际中心”地下多功能厅，也有在宴会的，最后才问到“直隶会馆”在中心隔壁。走得很累了。也在地下功能厅，八七桌客人，见到赵宝煦，坐到首席。北大校长（62 岁的年青人）等五六位教授一起照相。左边席位何卓亚（清华教授，88 岁，岳阳人），认识我，相互闲谈，右边是党委副书记（在一张桌卡上写上名字和电话号码，回来却找不到了）。说读大学时读过《龙胆紫集》，印象极深，今后定要取得联系。会议是纪念北大国情中心成立廿年，几个讲话的人都是照例的祝辞与自我表扬成绩。席间，我唸了给湘潭大学的贺辞，以及粮食厅长自己塑像盖庙等故事。带去网上资料相赠。八点半始动身回家。

六十年情风雨后，千秋以外念忠魂。——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8年12月24日（星期三）晴

近七点起床。翻看昨天从北大国情研究中心带回的一袋书和《中心简介》。有“国情调查与思考从［丛］书”:《环境问题与环境意识》、《中国国情与制度创新》、《西部开发与多民族文化》、《知识分子与社会发展》，还有《改革发展与社会变迁》。看来，调查研究多是为学术服务的。那本“知识分子”书是名家文章的汇编，有钟沛璋、秦晖、俞可平等人文章。还有王薛红（女士，财政部科研所）送的《博彩业发展与中国政府政策选择》，这是从未接触过的问题。

上午长春梁世五同女儿来。2003年北戴河诗会上认识（拍了照片），寄过一本《耐寒芸窗诗存》，内有“读《李锐其人》”诗六首和另一首。今天来，赠他的右派自传《信以为真》（公开出版），80万字。大概是锥心泣血之作。说此书有出版社拟分三部出版:《剪剪春寒》、《雾满乾坤》、《相思了了》，要我题写书名。盛情难却，只得立即写好，并送《近作》。

下午同玉珍到医院，治腿、腰疼，并却痒药物，到皮肤科和骨科。游泳无碍，血色素降到9了。

2008年12月25日（星期四）晴

近七点起床。几乎空时全用来整理书桌两个抽屉，发现一些奇特<东>西，如境外小钱币，几次大会的纪念品。

上午元元来，谈德华经营的《耀邦传》，二、三集已定稿，他自己有个印刷机，请我开一个审阅人的名单。我给了十四人，有马立诚等几个年青的。谈胡家兄弟妹间情况，德平新婚住在家中。李昭有些糊塗了。

张秋石来，找玉珍，十个人要字也（也要书）。

牟广丰来，送螃蟹等，海蟹远不如湖蟹。留元元午餐。晚上胜利来，手谈几局，连胜两局。

2008年12月26日（星期五）晴

近起［七］点起床。准备为十几个人写条幅的内容。上午写到十一点钟，共13幅。张秋石要的10幅（都是广西一些县、市负责人和企业家），另外湖北新华社的罗重璋（原新干班的）和田莊各一幅；韩磊来了，要了一幅。

下午游200米，洗了个痛快淋浴。

晚上张秋石来，高兴之至，将十张条幅与六本书带走。

2008年12月27日（星期六）阴间晴

六点半起床。开始看张钦楠的《中国向何处去——历史、理论、政党》，大概八、九月间寄来。住医院，正在病中，今天才找到。先流［浏］览一下，很好。又读了彭迪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都是我们要讲的话。

胜利来，中午做了一桌菜。

下午游200米。同胜利手谈。齐翔延来，送她写的《我的父亲齐燕铭》，才知道齐是蒙古人。吴满有的孙子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和薛俊富（榆林市横山县科学技术局副局长）等四人来，让我谈当年吴满有情况。我写了为吴平反的文章后，社会上影响传开了，但地方组织未予承诺。大概想借我的谈话等再起些作用。薛编了一本《高岗革命历史画传》。我建议编一本有关吴满有当年成为劳动模范的报导集，《解放日报》和《边区群众报》资料多极了，我的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推动了整个

解放区的生产发展。

留齐翔延晚餐。

2008年12月28日（星期日）阴

六点多起床。看明天聚会的有关资料。上午九点，广州的刘扬建（煤气公司经理，五月住医院时来过求字未允）、汪铭珊（女，书画家协会副主席）、陈育（广州天尚文化公司总经理）等四人来。刘赠他的《文心雅集》（刘诗文与名家书画集）一厚本，印得豪华，每首诗都有图画并书法。卷首有我的1998.5.4题辞："辞成廉锷，义吐光芒"，完全忘记了。P230还刊了一页今年五月在医院同我的照片。刘写我的一首七律，另有书法家写录刊于另页。说是还要开书法等展览会，求字。真是迫不得已。勉强写了杨万里和朱熹的诗句条幅相赠：

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顺便给长沙胡坚要的书名《回音感悟》写了。）

下午王建勋同山西的李飞飞等三人来，让我为李的回忆录：《知天命》写书名。立即写了。略谈对形势的看法。

2008年12月29日（星期一）阴、风

六点多起床。清理要带的资料（其实都用不上，一种习惯也）。

十点动身到老上海酒家。玉珍到医院吊瓶后，及时赶回同去。满满坐了两桌。上书文早寄出，先同胡绩伟谈（文字有修改），他不赞成此文，认为应当谈宪政。张思之、袁鹰、冯健都从文字作了修改。朱厚泽、吴明瑜、何方、张钦楠、杜光、彭迪、魏久明、谢韬、曾彦修都来了，杜润生快吃饭时也来了（没有发言）。我先讲上书活动经过，杜光最先有稿，张钦楠也有稿，都是由五四90年，新中国60年，六四20年引起（还谈了张的《读史札记》与《中国向何处去》聚会及他写的书稿情况）。接受杜导正意见：分两步走，先就四万亿投资事上"拥护性"的短书，关于实施宪政等纪念90年、60年、20年的上书为第二步。明年三月间还来得及。大家都发言，赞成先发短的。好几位建议由我个人签名，还是说服十多人签。大家还谈对中南海形势的看法，对温的好感。导正谈了紫阳对温的高评价，对胡：是个明白人。

回家已两点，休息了一小时。胡德华交我《胡耀邦传》二、三卷13套，将十套给了李普、何方等10人。

2008年12月30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昨天收到周成启寄来的一个大纸箱，内装豪华月份卷轴，一床护脚毯，还有一个"纳米能量杯"。关于这个杯子有一小本说明书："纳米科技，缔造健康源泉，科学饮水，贴身关怀，好水是生命的保护神。"说明书详细说明了"水与生命"的关系，说"酸性体质万病之源"，早起开始，一天喝八杯"能量水"（2000CC），使身体健康。

早餐后，给周电话，谢谢他如此关心。他祝我定要长命百岁。薛京来，将上书的五份修改稿交他最后修订。

上午十一点过到新［金］帝雅，由张坚、苏志宏出面，一群山西人邀集的宴会。赠我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几十米长的绣面大图卷，几百个道教人物。从未见过如此宏装的印刷品。山西、陕

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三省交接［界］十来县的开发，二十多年未到位，向国务院报告，让我写几句话转交温总理也。

下午四点多，二妹夫妇从英国看望女儿回来，并遊览西班牙、意大利，一堆照片。王焱从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大学得金融学博士。30 岁结婚（中国留学生），想回国工作。留下履历。

2008 年 12 月 31 日（星期三）晴

近七点起床。翻看丁弘寄来的书：《在历史的天平上》（上下卷）。主要写陈独秀和毛泽东。几十篇散文，同我的交往也写进去了。附有照片。为陈独秀翻案，实地采访，写大量文章。当代史家。

薛京交来上书改正稿，将袁鹰、冯健、胡绩伟、张思之、曾彦修五人的修改稿中，摘入可用文句。下午四点，杜导正、吴思来，统统交他们过目。我又加了一段：电力、金融等国企负责人，年薪过高，几十万到百万、千万计，令人惊骇。贫富悬殊，影响和谐。签名的人也商定了，或以年龄排序。这件大事算是告成了。

玉珍的亲戚马剑来，在陆军航空兵学院读书，明年毕业，为找工作，留下履历表两份。学工商管理，成绩不错。留午餐。

2008 年回顾

△　3 月—5 月住院，心脏病抢救，搭支架成功。又是玉珍救了命。
9 月又住院。不服老不行了。半年多没游泳，恢复后，游 200 米（一周一次、二次）。

△　写了四篇长文：《李昌和一二九那代人》、《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追溯中共初创时历史》，在《炎黄春秋》发表。为《牟宜之诗集》写的序言。

△　写了十多首诗。

△　《李锐墨跡选》出版，很大安慰。

△　收到小妹在美国出版的《李锐日记》三厚本。

△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开革开放 30 年论坛暨评选活动组委会三家主办的“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 30 名杰出人物（以及 30 名社会、经济、农村人物）的评选结果（在报纸公开发表），我被选为“杰出人物”和“社会人物”。

《庐山实录》被选入 30 年 30 本最有影响读物及 10 本爱读书。是一种安慰。

△　《对改革开放的一种回顾》一文在港刊和《炎黄春秋》（有删节）发表，有些影响。

△　酝酿好久的上书，第一步：《关于克服经济困难开创改革新局面建议》办成，十多位耄耋老人签名，是我主持推动的。

怀仁博学真儒将
一代豪雄硬脊梁
甘赴刑廷违上命
但求民主大兴邦

祝贺勤先将军古稀之寿
八八叟

二 00 九年李锐日记

第四十二册/Vol. 42

2009.1.1. -- 2009.12.31.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81 年后日记录入说明	xii

二 00 九年

1.	杂记	1
2.	2009 年 1 月	2
3.	2009 年 2 月	9
4.	2009 年 3 月	16
5.	2009 年 4 月	23
6.	2009 年 5 月	30
7.	2009 年 6 月	37
8.	2009 年 7 月	44
9.	2009 年 8 月	52
10.	2009 年 9 月	59
11.	2009 年 10 月	67
12.	2009 年 11 月	73
13.	2009 年 12 月	80
14.	日记本内夹小条内容	87

2008

GDP. 超过	30万亿元	增9%
财政收入	6.13万亿元	增19.5%
粮食	52850万吨	
进出口贸易总额	2.56万亿美元	增17.8%
实际用外商投资	924亿美元	
城镇新增就业人	1113万人	
城镇民［市］民收入	15781元	增8.4%
农村民［农］民收入	4761元	增8%

9.18—1945，会战22次，大小战斗4万次，伤亡官兵300+万，少将203，中将34，上将张自忠

臭老九

地、富、反、坏、右、叛、特、走、九

郑思肖《铁函心史，大义略叙》：

“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

“鞑法“——蒙元统治时等级制度

中国煤储量占世界（已探明）2050年采完		13.9%
2008产量28亿吨占世界		42.5%
2009年1—8月，从澳大利亚进口		2800万吨
	澳大利亚储量	9.2%

2008年3200煤矿工人死于矿难

中国水电开发至今数据（2009年）

理论储藏量	6.94亿千瓦
可开发值	5.42亿千瓦
已开发量	1.8亿千瓦30%+
占全国电力装机	24%
电量	16%

到2007年

全国各级机关干部	688.9万名
党员	566.3万名（80.8%）
县处以上领导干部	67.3万名
	（党员95.2%）
全国机关干部 45岁以下	71.5%
35岁以下	30%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87.5%（比1978年提高了78.2%）

2008年全球5727死刑案例，中国占5000人，占87.3% 《亚洲周刊》23卷，32期，09.8

以上内容记录在2009年日记本的前三页——李南央注

2009年1月1日（星期四）元旦 晴

六点半起床。在去年日记本上记下一年可回顾之事。共计八件。首先是两次住院，留下生命。

翻看朱成贵写我的文章，以及奚青所写《自将磨洗认前朝》中写我的那一节："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还有一节写徐勤先、杨继绳在家中相遇，漫谈的一节。全忘记了。

胜利一家来，中午大吃羊羯子。

下午周倜夫妇来，特送玉珍治腿疼的药，和《中国手疗》两本并光盘。漫谈旧事。习近平派去福建，是项南当政，便于照顾。上海有人看到曾山旧档案：1937年喜得贵子，07年70岁了。这倒是第一次听说。

拜年电话甚多，贺年卡也不少。下午同胜利手谈。苗苗夫妇来，留晚餐；玉洁的国画，有两张还不错。

2009年1月2日（星期五）晴

四点醒来，久久未入睡，六点半起床。清理一堆书中，看到上海程巢父寄来的《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及附信："我愿意为你做一部年谱"。于是同程通了电话，他要（墨跡），没见到过《其人》。即答应寄去。又看到《陈永贵本事》，重读我的序言。胜利来，下午手谈。

2009年1月3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收到胡绩伟《2009年元旦报平安书》，又翻到《在胡绩伟、狄沙再婚十五周年聚会上的发言》（上面有我的长篇讲话）。

上午九点，张哲民老人来，送外国酒，一叠网上资料，又给我张宣三的纪念五四 90 周年的长文。此文对当前形势和中国向何处去，讲得非常好，尤其各种危机都有具体材料。

杜导正和女儿明明来。将上书最后定稿交我。高尚全同意签名，改动了一处。钟沛璋电话同意。杜老同不同意，不等了。即发出。明明给我在港刊发表的访问田纪云的文章。

韩磊来，继续搜寻照片，谈我这三十年。他有兴趣写篇文章，从"两个人物"起篇。他呆了一整天。

上午常务副部长沈跃跃和老干局长毛子炎来看望，送蝴蝶兰大花篮。他们谈到08宪法签名，我没有参加，甚表安慰之意。我顺便将"两个人物"的证书等让他俩过目，并谈到六四问题。我取物时，玉珍特谈及我一切活动都是为党改好，最担心乃腐败问题。沈也只好同意。我将《墨跡选》与《中华诗词》（刊有震災诗）相赠献与老干局。

2009年1月4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王怀安来，他比我大两岁，仍游泳，精神甚好。谈法律界情况，北大教授居然宣传党大于法，法治要在党的领导下。过去他当过江华的助手，江讲法治。

下午游200米。慢慢洗淋浴，满起帮忙。

余习广来，06年他就为我编《上书集》，这次从香港回来，终找到出版社（一般不给稿费）。好在我已将序言改好。他准备写一后记，称我为"千古第一上书之人"。他研究过古往今来的上书情况。为了解大跃进及饿死人情况，到过一百多县。这次到平江档案馆，呆了四天，大跃进时妇女分年龄组，冬天赤膊上阵，农村干部有的趁机戏弄妇女。收集了几本资料。现已不做生意，专门研究历史（他过去在党校工作）。

吴宗煌来，写的文章，《炎黄春秋》不发表。

2009年1月5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胡耀邦传》二三卷。有我写的序言，约六七千字（还有光远和绩伟的），全面评价了耀邦。此文难以发表，说到邓、陈两位老人也。还全文唸给玉珍听了。

2009年1月6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找出几份资料。玉珍感冒了，每天去医院打针。薛京来，十点前一起到上海老酒家18层聚会。厚泽进医院了（嚼部开刀，有癌菌）。韩钢也没来。其他人都到了。议论“零八宪章”事件，性质被定为“颠复［覆］性，违法”。由胡下的命令。刘晓波仍没放，找签名人谈话。上海较客气（李普签了名。我谈到组织部来人表扬我，大家笑了）。胡30年讲话，强调保持先进性，要不断进步。针对“零八宪章”，不能改旗易帜走邪路。左爷韩德强批李慎之的文章“新赵紫阳集团”指温（“老”指邓）。温在华盛顿接受记者采访这样回答“六四”：①权力来自人民。②要监督。③让人讲话。

吴明瑜谈，过去朱镕基批评过温家宝。

1978年，银行存款储蓄390亿降到210亿（毛稿费2亿）。江泽民上台，大讲“闷声大发财”闹成如此腐败局面。饭桌上，大家续谈往事。我讲江其人之变化。将《耀邦传》二三卷与马立诚。

当前国情：贪污腐败，社会不公，环境破坏，道德沦丧，贫富悬殊，难逃经济危机影响。

4%人口占有80%财富。

2009年1月7日（星期三）晴

近七点起床。看报。上午不到九点，王怀安来，他很关心我的身体。谈胡积[绩]伟现雇两个保姆，还有按摩大夫，姚监复帮写文章。他家也雇了两个人照顾。又提到保安处“分析特务”事，及兴华村我给他开罐头吃事，含着眼泪谈。随即张钦楠、张哲民先后来到。钦楠写的《中国向何处去》稿，我只提一个意见：将现在这个党变成上下腐败的利益集团，关键资料都列出，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也。他们也没有久坐。我写的“中国向何处”提纲作为附录。那次在李普家聚谈是2006年4月。

山东的李成森来（61岁，原在省委政研室），说过去来过几次，我送几本书。让我为他的著作《破解毛泽东晚年之谜》写书名，只好即刻照办。

张新法带外孙茹肖鹰来（太原市府办公厅的处长，历史学硕士）。为玉珍的腰腿痛找中医，到医院找到玉珍，拍了片子。留茹午餐。真是关心也。

下午游300米，尚不觉累。戴煌来（由女儿扶着，走路柱杖很困难）。送山西出的李新回忆录《流逝的岁月》，封面有“王蒙、李锐等人推荐”。我很纳闷，一看序言，原来是山西作家李锐。

同胜利手谈，竟大胜一局。

2009年1月8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今年《新京报》改订《环球时报》，多了《光明日报》。

几乎整天作字。早餐后即动笔，写“返长沙”，这是秦颖“乡友”要的。正写着，本人来了。为余习广写了三幅，还有于江（也参加《上书》编辑的）一幅，又苏毅大姐女儿一幅。为《上书》序言开篇的一首诗，几天来改定了三四句：

林公名句授闲章，怀友诗联挂客堂。

老骥忧心仍未已，惯于鸣放笔耕忙。

上午周笃文同陈家书（陈云章儿子）来。在深圳办公司，他家是时务学堂旧址，已扩建好了。同来的还有女画家陈青子，已70岁，自称是“粉丝”，“周围有一群”。漫谈形势和旧事（我同这个党70多年的关系）。笃文的儿子在香港工作。

下午游200米。

2009年1月9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觅觅从香港回来，带给我一大堆刊物和书籍（有的刊物过去没见过）。《前哨》第一期详细登了江泽民想整《炎黄春秋》事。觅觅想改姓“李”。下午余习广、韩磊来，取走字幅，向韩要照片也商量好。谈上书，认为为千古一人也。

2009年1月10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港刊。《争鸣》、《开放》等均第一期。

上午满起、小多和胜利满屋大扫除。那幅“怀友诗联”破了一副，用胶条补好，仍然悬于客厅。

平江办事处主任李迎春等三人来，李调回县里任财政局长。于是同他们谈必须民富国强，而不能官富民穷。还让我写了“天道酬勤”横幅，说是要挂在办公室。

下午延滨夫妇来，给我一份网上资料，谈田家英之死“是他杀”。家英上吊，安子文参加处理，亲自同我谈过。他们俩先后参加我同耀邦的两次长谈。我将陈云逼我去组织部的短信与他俩看了。延滨认为《胡耀邦传》中关于同我的会谈，写得还不够。我建议书赶快出版，让德华不要犹预［豫］。

晚上同胜利手谈。

2009年1月11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余习广和段绍泽来，段又给他的《致富之路》三本新版。《上书》稿费2万元由段代付。即书横幅“自强不息”，余也让写书名《中国帝王文化》。同胜利手谈。

2009年1月12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续翻港刊。玉珍为佩珍儿子杨东的工作事，同米脂县委书记等人打过无数次电话，不得解决。父母和杨东又老来电话，真是烦透了。对比平江解决小余（保姆）儿子的工作，县书、县长亲自督促，真是天壤之别。

薛京来，下午三点一起去看望于光远。东城方庄过去的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新家，240平米，大客厅大书房，还有小书房等（前几年我帮忙办的）。孟阿姨多次邀请我们去。小胡也在。谈了一个多小时。光远在家也坐轮椅，耳背严重，放大镜看书。鼓励他白内障开刀，已是简单手术。关于我们十来人上书事，以及“零八宪章”事件等，同他简单一谈。

胜利来，手谈多局。

2009年1月13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薛京来，同满起三人大劳动将书房与北屋的书架作了调整，大清理乱堆的书刊和字画长轴，发现了好多幅祝我九十寿的条幅（有的作者不认识）。可说劳动了一整天。

小妹的美国朋友吴遇来，带两套《李锐日记》，一套赠吴的友人金岡，一套赠朱维民。吴是武大校友。送我他父亲吴于廑著作《古代的希腊和罗马》。

2009 年 1 月 14 日（星期三）晴

五点醒来，六点多起床。看朱成贵留下的代序：“举荐一本书稿”（他的著作《民主参与亲历记》）和李仲云著作《给毛主席的一封信和评论》。书房堆满了资料、信函杂件，随时翻出珍贵的旧件：三赠李锐老（2002.9.13 于山西高平）

劫后余灰骨未灰，呼声犹是起惊雷。
誓拼老命酬黎庶，留取真情警后来。

这大概是在山西开诗词会，我在会上有过讲话。

下午游 300 米，痛快淋浴擦身。尚不觉累。

晚上张抗美来，送我们一人一双皮鞋。要两幅字。

光远让司机送来他的两本著作《大转折》、《改革论集》。

2009 年 1 月 15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继续翻看、整理旧资料。李志民夫妇来，送一大盆叫不出名字的花草。他 71 岁，已完全退出公务，安心种菜、游泳。现又准备搬入新居。劝我也安度晚年。

2009 年 1 月 16 日（星期五）阴

近七点起床。仍整天清理，找出不少寿诗等。薛京来，交他处理，可编入《大哉》二卷。施滨海来，送《开放》一月号。晚上杜导正、吴思来，谈新情况|况|：办公厅转发中宣部、新闻署文件，党政人员和离退人员不得担任报刊负责人。事理不通，直对《炎黄》而来。商量对策：让我找炎黄会张文彬一谈；准备四顾问致胡温信；诉诸法律等。过几天开编委会。直谈到九点，玉珍也参加了。

2009 年 1 月 17 日（星期六）晴

戈扬去世。——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六点起床。整日在书房清理旧资料。上午胜利来做菜。

下午齐延翔［翔延］来，送一罐肉。贾文平三人来，送一堆年货，有海鲜等。杨上丰是中组部巡视组的，杨小春银监会纪委的。谈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脱硫技术，这倒是环保的一件大事。煤炭污染，尤其火电，是一大祸害。接着平江县县长彭先正等四人来。同他们谈民富国强，现在是官富民穷。出示我的“人物”奖状。谈上上下下的糊糊塗塗（对历史、理论和党），腐败透顶了，高干子弟成了富翁群体。杜导正电话，同张文彬通话，观点一致，我可以不打电话了。

2009 年 1 月 18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九点多同玉珍到“炎黄社”开会，到五十多人。大家发言，意见一致，导正不下，顶到底。刊物已过十万份。我谈到玉珍建议对江写一公开信，都感兴趣。蒋医生一早来，所写状纸材料交张思之。午餐过份丰富。

胜利下午来，手谈多局。

2009 年 1 月 19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整日清理旧件，好些“新发现”，如耀邦赠诗原件等，还有去年 6 月 2 日《云南电力报》满版刊登的“李锐和他的水电遗恨”，是水电学会张博庭到医院来的访谈录（还有大幅照片），似乎是第一次见到。

蒋医生来，关心昨天的聚会。收到夫人孙小礼送来的《龚育之自述》。

2009 年 1 月 20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翻资料。

上午朱成贵来，交我改正了的《我所认识的李锐》。谈春节后，他同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访谈。党史下卷，由于邓力群、宋平反对，出不来。现在他们党史会已不理睬邓了。薛京来。韩磊同袁柏松来（水电建设集团副总，51 岁，武大哲学系毕业）。《云南电力报》他们看到过。非常尊重和推崇我对水电开创的贡献。我谈了几十年火电的乱来，水电的经济优势未能发挥，落后于全世界，乃终生遗恨。下午同玉珍到商场买了两个书架。

游 200 米。回来安顿书架。

2009 年 1 月 21 日（星期三）晴

近七点起床。上午翻看《龚育之自述》和《大哉》中晁樾的“好诗不厌百回读”长文，过去似未读过。对《龙集》全面深刻的讲解及对我的认识也。继续清理旧件。

下午游 300 米。韩磊来，续查一些照片中的人物。那天杜导正来，他为我们拍了四张照片，很是亲切。胜利来，手谈。晚上电视看到奥巴马就职的人山人海的大场面。

又收到于浩成的一封信，有“答王建勋”文。

2009 年 1 月 22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续清理旧资料。

收到南京财经大学教授石钟杨寄来的著作《文人陈独秀》，并信。书将再版，要我题辞。想了这样一句话：陈独秀当年倡导的民主与科学启蒙运动，尚有待我们努力全面完成。

贺年电话和贺年卡仍多。

两个新书架开始利用，书房与北屋各一，分类放上资料和书刊，发现许多该看或翻阅的书籍，如《包遵信纪念文集》即刘晓波、张祖桦编。

下午游 200 米。整天总时有气短感觉。

2009 年 1 月 23 日（星期五）晴

四点多醒来，睡不着了，想起为陈独秀书的题辞，不如一首七绝，这样四句还难定稿：

峻岭崇山独秀峰，潮头敲响启蒙钟。
（列斯）苏联倒退严批判，德赛当家世大同。（变节）

上午张敖荣同女儿来（张已 75 岁，女儿 41 岁，搞电脑）送一些年货。他常住家乡常州。从小妹电话知道我去年住院。看到那两份“人物”奖状。

玉珍同满起昨天买的双门大冰柜送来了，代替原来的高低两柜。

读了《谁是新中国》作者的序言。朱成贵借去，说没有全读。

2009 年 1 月 24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薛京来，早餐后九点多，即同到人大会堂，参加迎春团拜会，总有两三千人。有的老太、老人打招呼记不起名字。黄毅诚招呼，谈四次住院，安起搏器、搭桥，比我还严重也。他已 82 岁。听完温家宝讲话，就回家了。16 人的签名信，薛京复印 10 份送来了。

下午胜利来，包<馄>饨。手谈多局。拜年电话不断。

翻看《包遵信集》，多知道他们这一代人情况。晚上邻居毛家媳妇夫妇送来一盆盛开的水仙，连部里送的两盆，有三盆了。

2009 年 1 月 25 日（星期日）除夕 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接到钟沛璋代拟的信稿提纲。

上午杨毅夫妇来，谈项苏云的回忆录，她的母亲是项英枪杀的（怀疑告发了瞿秋白，近年查出是另外的人）。

胜利一家来，做菜、包饺子。苗苗一家来。觅觅谈现在生意场情况，她的公司内有万里的孙女和女婿，很能捞钱。现在时兴买高贵物品，如百万、几百万的手表、手饰等，不至跌价。一起晚餐，看春晚，近十点才离去。我看到十一点。只有姜崑［昆］的相声不错。

2009 年 1 月 26 日（星期一）初一 晴

七点起床。睡得尚好。玉珍到床边跟我拜年。整天玉珍总接了二、三十个拜年电话。

上午郭全胜一家来（儿子 27 岁），送年货，还有药物。牟广丰来，送刚出版的《牟宜之诗》和大广告，并超大花卉盆。蒋医生来，给告状信，一起漫谈。留牟午餐。下午冯海阳（邻居张太雷女儿的女儿）王太行夫妇来（王是首次见面），谈到五点半。他们都在军事医学科学院退休。都读过我的书，赞同我对毛的看法。王的父亲王耀南原是工程兵的领导，1922 年的党员，同毛有很深的关系。但在井冈山时期就有分歧，倾向朱德。打长沙时就向毛建议接杨开慧出来，毛没同意。为人小心谨慎，同儿子谈过：很佩服李锐其人，敢于抗毛。本人也想将父亲的事迹和回忆等写出，我特加鼓励，讲了邱会作的故事（毛让带信到新四军找刘少奇，回延安帮助整王明、周恩来事）。他们对形势很悲观，认为四万亿会有多数落入贪官腰包。我将 16 人上书交与一阅。

牟宜之［广丰］又送我一副对联：

五十年前，庐山风雨，敢义胆侠肝担道义；

九十岁后，京华烟云，仍铁肩妙手著文章。

2009 年 1 月 27 日（星期二）初二 晴

六点半起床。昨天收到毛应民寄来的两本书：《天下为主——黄宗义传》，《新安江大移民》（作者童禅福签名送的）。童是淳安人，当过新闻记者，亲自调查、了解种种惨状。此书值得一读，介绍。

上午威威、胜利、苗苗等先来。手谈。中午在对面酒家两桌餐宴。满起父母和满屯夫妇、维娜、金利和儿子、女儿等，到两点始散。

2009年1月28日（星期三）初三 晴

六点半起床。看《杜光文存》（08.11—12），多篇文章谈“反普世价值”。

上午王怀安来，再次谈到雇两个保姆照顾建议，希望我也做到。林京耀、施滨海、李可三人来。谈起胡绩伟复[结]婚15年会上，只有我声音最宏亮，几个老头我最健康。他们为此高兴。谈一些旧事。谈何功伟（光远也谈过）和何功楷，知道我同他们的关系。于是我谈当年组织自发党事。李与余[于]光远的儿子很熟，想来看我。温在文联的报告，宋平不满意，告了状。看来关于普世价值风波，都是左爷们发动的。现已基本平息。

王羽来，一起午餐。谈瑞典社会情况，小学、中学容易读，愿读大学的不多，中学毕业即可当工人，一样赚钱。他现在搞的网站，PI俱乐部，为有钱人各种服务，六十多工作人员。

下午黄楠来，她已67岁，还在高能所上班。对形势有自己看法，还同意我的一些观点。黄梅同赵杰兵长去看望赵的父亲赵凡，病情较重。

2009年1月29日（星期四）初四 晴

七点半始醒来，真是空前之事。

上午延滨、元元夫妇来，元元留午餐。耀邦传稿，德华希望能有些修改，建议找胡绩伟。关于“胡政[赵]十年新政”，胡已写过多篇文章（好些改革大致都写在小平名下）,将史实讲清楚。

下午同玉珍去看望王怀安夫妇，胡大姐已97岁，谈话、思维都很正常。我们是1938年在武汉开全国学联大会时认识得（她是四川代表）。读过我的一些书，知道我的母亲32岁守寡，她的母亲是28岁守寡。谈了约半个小时。

2009年1月30日（星期五）初五 晴

六点半起床。睡得不甚安稳。上午看杂书。胜利、满起、小玲一起做菜。

上午许医农、宋晓梦先后来，韩钢发高烧来不了。给她俩各一份16人上书，很赞成。对财富集中于高干子弟，腐败之风很是担忧。医农在网上不断发文章。

2009年1月31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修改朱成贵写的文章：《我所认识的李锐》，主要是文字小修饰。

上午九点及川淳子来，她写我的一篇文章（二万字）刊登在日刊《现代中国》2008.82号，放在篇首。答应翻好中文再寄我。他[她]的《李锐研究》博士论文12万字，下半年写出。给她看“两个人物”状等，她拍了照。又将我的“搭支架”诗弄成剪纸用镜框刊上送我。接着朱成贵和陈志凌来，谈了一个多小时。陈也认为过去党史是写党的政治路线的“讲义”，并非真正历史。我同意他的看法，赞扬胡绳晚年文章：毛是民粹主义者。讲了自己有关经历和一些往事细节，说明从陈独秀起，现在民间已经弄清楚了，但官方还未正式认可，还在保护毛。我将16人上书相赠（也让淳子看了）。

唐小毛来，留午餐。谈姨妈唐荣梅[枚]（寄来年卡）在美国回不来了，医生不让坐飞机。谈到一个外地教授到北京财经大学讲学一学期25万。

下午朱大星（红楼湘女老板）带堂弟朱正来，在苏州工作，也属粉丝，知道我的“名气”。各赠书一本。酒店生意好转。

2009年2月1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没有客人。整天看旧港刊和翻两本《紫阳千古》，才发现小妹也有悼文。许多文章记录了改革以来的史事，都是过来人。

上午张新发［法］的外甥来，送一堆山西土产。下午吴遇来，7号回美国，从武汉看母亲回，见到刘道玉，第一句话就是：一党专政定要解决。他在北京买了房子，一年要来回好几次。并不同意《谁是新中国》那种观点。我托他带给小妹那套钟叔和［河］送的《走向世界从［丛］书》（十厚本精装），很重，又我的四本书和《墨跡选》。玉珍送忙忙一条丝围巾。

2009年2月2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翻旧资料。上午玉珍到复兴医院去看望谢韬，因过于劳累中风。经抢救，已失语，鼻饲，夫人急得骂儿女。小女在院伺候。玉珍应允煮玉米粥送去。此事使我也有震动感，想起项南去世情况，都是突然发生。他们都比我小好几岁。引起玉珍对我的“管教”加紧也。

胜利来，手谈多局。

2009年2月3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旧港刊，发现一些“新东西”。

上午张哲民老人来，谈南京浙大老校友会施雅凤［风］、高亮之等发起，四月份开一百来人会，纪念五四90年。陈独秀研究会等各方面都参加。南京环境比北京活跃。我将签名信交与，可寄南京。他不久坐，怕我累也。薛京和朱成贵来，朱将《我所认识的李锐》订正稿带来，已交与吴思，赞赏我的修正。谈了许多往事，如富春被认为“二月逆流”后台上［时］，曾拟汽油泼身自焚，以示抗议，被蔡畅严阻。他想约我谈高层人物，他与薛京记录。玉珍正好听到，极力反对，以谢韬为例。朱只好应和。此事我也谈不了许多。

下午游200米，洗了个痛快澡。

2009年2月4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翻旧资料。发现朱正写我研究毛的文章及其他要件、赠诗等。上午李普夫妇同孙旭培来，孙是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想同我谈问题：如何解决新闻自由等。感到有点“书生”气。谈百年历史，革命（农民革命、痞子运动）同专制关系。储安平的先见，毛同这个党的惯性，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的控制，等等。只能渐进，市场经济带来自然变法［化］等等。送我著作《新闻传播法学》（50万字，去年底出版）。姚监复来，谈网上劝他认识当前好形势，不要老是不满。玉珍劝李普“少管闲事”。

蒋医生来，去看望谢韬，可以慢慢复原。看玉珍脑梗的X片，认为属一般，不严重。李普还带来苏仲湘转赠周良宵、顾菊英夫妇合著《十年文革大事记》（52万字）并光盘。周是近代史所研究员。

2009年2月5日（星期四）晴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看自己旧作，过去能写这么多的文章！下午游300米，尚不觉累。

下午作字，先写好陈独秀绝句（祝贺《文人陈独秀》再版），并吴龙友、秦颖、张抗美、毛应民等索字，没有写完。

2009年2月6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续作字，薛京来帮助盖章等。薛同毛应民通电话，别人托写书名我弄错了，重写（另外两条则不知何人所托也）。下午宋科夫人来，他们到广州过年，苏毅大姐托带一漂亮铜盒装的巧克力，珍贵礼物并热情信件。胜利手谈，自己没下好，却发了脾气。真丢人！

2009年2月7日（星期六）晴

做怪梦，讲梦话。玉珍惊醒，过来看望。

六点半起床。刚收到的《万象》第二期，“从叶德辉之死说起”，记当年乱杀人，尤其夏曦在湘西杀得剩四个党员。上午看杂书，将写陈独秀七绝（峻岑崇山独秀峰）寄南京财经大学石钟杨教授，祝贺《文人陈独秀》再版。

下午游300米。同胜利手谈到六点。

2009年2月8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晓梦上午来，给我教育部的《国家中长教育改革和发展》（到2020年）“问计于民”，已收到110万条意见，总结为20个问题（为此发了个“公告”）。留下一批有关资料。我谈到两大问题：1949年，原来的教育局面受到大破坏（当时就感到）：取消英文（改俄文），取消人文科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等等，一切政治化，取消教会学校（燕京、辅仁等），私立改公立等等。党化、阶级化，不能谈人；人权、人道、人格、人性、人情（1980年还批判周扬的人道主义）。现在“以人为本”，口号变了，但具体措施未动。还有公民教育等等。晓梦谈了些已有变化（对过去破坏有回顾等）。现在腐败也侵入学校（我还谈到学校和医院是帝国主义侵略带来的）。

下午雷霞来，送礼物。谈湖南形势较前好转点。威盛的问题，等老板减刑释放后再起诉，这是黄道奇的意见。郭全胜来，送元宵。

余习广来，将《上书集》打印本留下，丁关根信未列入，书中还有些具体问题。要去《其人》，他想写邓子恢传记（很早同毛有对立），也想写我的传记。

2009年2月9日（星期一）元宵节 晴

四点醒来，后又睡着，近七点起床。看报。

九点半同玉珍到上海老饭店18楼聚会，二吴没到，杜老来得很晚。大家欢迎厚泽伤愈归来。漫谈形势，0八宪章事件，刘晓波囚在昌平，不会法办（受国际笔会资助维持生活）。李郁、马立诚信息较多。我谈教育改革事，出口大减同毒害有关。余习广在美国教授家，宠狗吃中国动物食品被毒死而流泪，并非全由金融海啸所致。16人签名信给他们一阅。厚泽说他是不赞成签名的，悲观论也。鸟和网，左爷们拥毛，称赞文革。我还读了刘敬坤去年给我写的两封信，出示文革第一被杀人刘文辉兄弟传。

下午苗苗、觅觅来，觅觅送我和奶奶各一件红外衣，在深圳买的。她即去深港。

轶青夫妇来，给16人信。张青义来，送江西土产。他的五千亩橘园，过两年可结果了。

胜利一家来，包饺子过元宵晚餐。

2009年2月10日（星期二）晴

近七点起床。看报。上午薛京来，帮助整理书房，刊物分类。二妹又寄来女儿王焱的简历等（原来

留下的找不到了）。为了［她］写了封短信，以便询问能否找到工作安排，交薛京复印几份。

下午游 300 米。杜导正电话，明天开会，要我准备讲话（杜老不能参加）。于是准备几条写于纸上。

玉珍为我理发。大概两个多月没理了。

2009 年 2 月 11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带几份资料。同薛京九点一刻到《炎黄》社。大厅九大桌满满的，过 100 人，有不少生面孔。杜导正先致词：订户已到 10 万多。谈几次让“关门”，顶过来了。吴思谈具体事，增加新编委邵燕祥、张［章］诒和等。炎黄研究会副会长发言，全力支持杜导正。接着让我讲（都不超过 10 分钟）：刊物贯彻：新思维、清历史、讲真话、走正道（包括了吴、杜两人的名字）。四大问题全国上下弄不清楚（历史、理论、党和国家治理），还是奴隶，奴才满天下（驯服工具与螺丝钉养成）。唸了夸陈独秀那首诗和湘潭大学校庆 50 年祝辞，还唸了九十自寿诗。吴象讲牛气，三农问题等。朱厚泽托大家福活着出院了，表扬我的六不怕，如果不关在秦城，命也没有了。要做两头真，过好晚年（我们 16 人签名信，他仍对我说：反对签名的，悲观论者，不起作用）。袁鹰要大家努力，10 万份了不起，是一面旗帜。“资产阶级刊物”,不要怕帽子公司。张思之大声说：不要怕，已两个回合，斗争并未结束。发表宣言，挽留杜导正当社长，评功摆好，坚守岗位。邵燕祥说，发行 10 万，要感谢中央领导人，不要怕，准备第三回合，坏事变好事。谈过去乔木讲南留《随笔》，北留《读书》。张［章］诒和非党员加入编委好，周有光 104 岁，李锐 92 岁还年青。谈政治局人员下去，种种接待，发言都安排好，听不到真话。老百姓怪话：大快人心事，火烧中央台。金雁谈，中央机关开会，都不会说话，官样语言，不能多一字、少一字。俄国百年，一种知识分子镇压另一种知识分子，做道德之上的胜利者。李大同首先祝老同志长寿。危机等已过去。我们这代人读过的历史书都是假历史、谎言，尤其党史，脑子要更新。胡乔木学派愚昧人群，《炎黄》要成为新学派，为世界、中国、中共改革史提供真实资料。信史学派基地，发扬光大。资中筠谈，刊物影响要扩大到中青年去，现在读者老人多。民营经济发达是有所需求，有的大老板越来越同政府官员勾到一起（有辫子可抓）。刊物要扩大作者面、读者面，扩大社会影响，引起地震。李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为什么人变得越奴化？不敢讲说不得的话？都惯于自律。严重的问题在教育好青年。“反对外国就是好样的”，极端民族主义。“别人是汉奸，自己最爱国”。《炎黄》乃讲真话的。崔卫平：很感动，这么多老前辈，要做好接班人。过去没完成的，挠［绕］不过去。这一期写“刘少奇失败”的文章，不亚于谢韬文。中共以前有过民主框架，政协、联合政府等。这三十年，不民主，怎样和谐？

杜导正又讲：探讨真理，刊物特点，以真字概括，做启蒙工作，揭真象［相］乃责任，为刊物奉献一生。原四川记者孙振：写赵紫阳文，凭良心、党性写的（胆大包天）。蒋彦永，谈谢韬病，李夫人（玉珍）告知的，愿为大家服务。姚监复谈贵州那位书记讲“比较健康”往事。1934 年毛的苏维埃政府就讲过“联邦制政府”，也是“汉奸”了（他引发了一篇资料）。杜光：讲真话，话不在多少，贵在真实。戴煌：讲真话，维护正义，反对神话，被打成右派。阎长贵：讲真话，人人应有责任。曹思源发了一份他起草的建议书：《与时俱进，建设民主社会主义》（认［让］人大变成西方的真正议会）狂妄建议，共同帮助中共一把。现在大困难，政治改革进退维谷。15—17 大都写上改革，无法推进，怕乱。倒退更乱（瓮安事件），民怨沸腾事多。民主社会主义如何从口号变成行动。1986 年六中全会有过决议，欠什么补什么。以人大制度为突破口。

同曹思源坐在一起，他明天仍在此地组一座谈会，定要我参加。秦晖、金雁一起照相。丁东答应将“口述历史”稿交我（小妹要去了）。李树桥定要找我联系，谈一次。还有一位女士任爱群，名片为“大

型口述历史栏目《亲历》”阳光卫视，要找我谈。只好讲［将］薛京电话告知。还有一位老板顾问郎福田，相互认识了。对毛贬得厉害。

2009年2月12日（星期四）下雨了 北京100多天不下雨，38年少见

七点起床。看报。上午看昨天带回资料。高放昨天给我他的《学术思想评论集》，为此我写送的七律，登在首页。又一人为湖南一作者带我四本书：《评古论今醒世言》、《铁笔点春秋》并续集，《诗词杂论集》（香港展望出版社版）。真令人吃惊。作者郭选言，约60岁，湖南水电学校毕业，没读过大学，如此着眼当前，评述中外古今历史，重点在中共政治体制改革。“我认为中国的落后，是政治体制和人民思想共同落后的产物”。每本书都四、五十万字，真是了不起。要想办法了解这个人。

昨晚对玉珍生了一下气，今天谈通了。

下午游300米，下了不小的雨。

2009年2月13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薛京来，九点半一起到炎黄社参加曹思源的座谈会（昨天两次电话逼着参加）。到约20人。他早发了一篇文章：“与时俱进，建设民主社会主义”（今年2月11日），谈人代会的改革，只要三百个代表，真正的议会等。大家意见，建议要有操作性，可能实现或部分实现者。

戴煌：现在宪法如废纸，人大热闹而已，书出版不了。伪造历史，如沙滩改五四大街，竖碑，毛站在中央，李大钊反而小人头在旁边。此事挨过批评。现在的青年不知道历史真像。王建勋的女儿对爸爸吼：你胡说。

丁东：此种建议可能性？还是分最高、最低纲领为好，理想与现实（曹文近理想）。现有三个农民工代表。代表应有工资、办公室等。现在年财政收入6万多亿，人大应有权过问。

杨天石：应有高、低之分，此文一看会惹起“反感”，标题即不行，这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口号，要用体制内语言。根本问题在代表如何产生（现在多为指派）。全国人大是70%官员，河北90%，要逐步改进。建议选举过程公开，有条件的代表，可在网上开博客，向选民公布提案。国家预决算交代表决定。现在各机关各种条例在管理社会。

章立凡：20年前就听说过议会民主，张君迈[劢]的党章就提出民主社会主义（内容可能有差异）。300个代表如何产生？一党专政等于减弱执政能力，没有竞争。人民代表的产生乃根本问题（戴煌插话：新华社电讯：平安公司老板年薪为6600万，一天13万）。

张鸣（北大教授）人大也是利益集团，一个官员的平台（一切机构全由党领导，为党服务）。吴邦国说过，人大就不是立法机关。

姚监复：项南提过取消四原则。可重提三三制。此文可以上网。

李大同：“冰点”登过国外议会情况，通过法律时，他们吵得厉害。建议信还是写可以操作的东西。三千人是摆设，来源不清，代表谁？应当比老百姓更了解情况。现在离退休人员送政协。要有真正的议会制度，财政与审计权。

宋科：当前形势严重，维权事件，78年2万起，08年12万件（20人以上），星火遍地（见《争鸣》。当局对策：军队镇压，办干部学习班。不是如何化解矛盾。全民所有制乃官僚所有制。要摆正人大同执政党关系，防止独裁、腐败，执政党要接受监督。

刘志琴：官员以权谋私，社会调查96%人不满意。官逼民反，自古如此，全能党危险。

我讲了点看法，同意建议要有操作性。饭桌上谈了些旧事。

两点多才回家，玉珍很不高兴，要接受谢韬教训。

2009 年 2 月 14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旧资料。韩磊来，呆了一天。同胜利手谈。中午吃涮羊肉。下午南君、大林夫妇来，多年不见了。他们订了《炎黄春秋》，知道我的一些情况。送几本书。

张抗美来，取走要的字幅。

2009 年 2 月 15 日（星期日）晴

五点醒来，睡不着了。六点多起床。整天看杂书，补写昨天日记。韩磊昨天将 2 月 9 日的《新京报》剪报给我，刊有三峡库区灾害情况:“库区 12 个区县出现了 93 处地灾险情”。“水位上升到 172 米，11 月 3 日，巫山县巫峡镇龙江村 1000 米长地段出现重大滑波［坡］险情”。“十余年来，围绕新城所在，奉节已三度易址。新城区 23 平方公里内，有 54 处滑坡，300 多处高边坡，全县调查的灾害点已经超过 300 处”。

2009 年 2 月 16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长寿街人方从春来（现在通县开一饭馆，200 平米，雇二十多人）。送腊肉、甲鱼等。原来是他所在的穷村子，不通公路，要求拨 80 万元修路，有大批村民签名，让我转县上。留午餐。

上午武大老校友刘钦圣、陈立成来。刘 82 岁，数学系，现在科技大学。曾为我写了两首七律颂扬。要借阅辛子陵写毛传和《大哉》等。陈 76 岁，也是数学系的，有房产事相求，转信与王岐山。借书几本、赠书几本。谈了约一个小时。属于“粉丝”也。有人送来北大历史系牛大勇 18 日为澳洲泰伟斯开座谈会的请帖。

空时读杜导正的《一颗平常心》。许多往事我不知道。

2009 年 2 月 17 日（星期二）晨雪

六点半起床。准备好两小瓶小便等，一切禁服，空腹到医院体检。七点三刻同玉珍出发。下小雪，一路雪景，但过天安门近医院路上，却不见雪飘了。

心电图、B 超等均正常。体高只 1.69 米了（原来还是 1.71 米，武大时 1.76 米）。外科主医师王德镛已 70 岁，过去给过《庐山实录》，对我很熟悉。

下午一个不认识的湖北人来，说是李育［郁］介绍的。送我两本他的新诗集:《泪水从心中流过》、《百感交集的旅程》。翻看一下，前面近十页都是本人和家庭的彩色照片。35 岁。特别指出他同李尔重的照片（在第一页）及关广富的题辞写了错别字。心中就有数了。要求同我拍照拒绝了。只好赠书两本。

看资料，准备明天的座谈会。

2009 年 2 月 18 日（星期三）晨小雪

六点半起床。翻苏绍智著作《民主不能等待》，作了点摘记。九点 20 分同薛京一起到北大历史系，牛大勇（系主任）派人送来邀请信，澳大利亚秦伟斯教授来，开座谈会，题目:“中国是怎样发起改革开放的”。1993 年秦伟斯曾邀请我到澳洲讲学一个多月，不能不去也。历史系的　新光（原文此处空字

——李南央注）又亲自来接。

秦提出的问题，中文密密麻麻印了四页，共8类，一般性问题、十一大前、经济及相关问题、农村政策、人事问题与平反冤假错案、外交与军队、意识形态、三中全会，共54个问题。秦用英语讲了一个小时。主要关注对华国锋的评价，华邓关系，邓同改革关系，对经济、平反冤案，对耀邦、中美关系、意识形态分歧等，有的问得很细。由于时间关系（十一点半午宴），我只讲了邓陈关系的两句话（谈不拢，一个婆婆），以及得“一个人说了算”。然后大声唸了短文“关于改革开放的一种回顾”（也是让参加座谈许多年青人听的）。李向前、马立诚等也讲了几句。在饭桌上我随谈了些往事。

回家两点多了。挨了玉珍的批评。也没有再午休。

毛应民来，将上书等几篇文章让他交赵洪祝。赵寄来贺年卡，特写短信。赵在浙江口碑不错。平江办事处小李来送书。

2009年2月19日（星期四）夜雪、阴雾

六点半起床。看报。翻田纪云的著作《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纪念三十年）。从前言知悉他的家庭和一生经历。1929年出生。下午游300米，不觉累。

下午陈海宽来。一直在西安，说省长湖南人袁崇清是我的粉丝，得到《留言》，说了四个“谢谢”。施滨海送来《开放》二月号。

五点半同玉珍到贵宾楼十层紫金厅，应田纪云邀请晚宴。仍是杜导正一家，还有徐孔、吴思好几位中年人，共十四人一大桌。同田简谈我在山东的经历。他认为当今只是维权，做些亲民而已。他还准备写文、出书。谈到一件往事：十三大是万里和他进常委的，赵最后同意了姚依林和李鹏，“否则，六四就不会出现那种局面了。”导正同意将16人签名信以文章公开发表。送田好几本书：张钦楠的《读史笔记》、《法治大手笔》续集、丁弘的《交流文稿》今年第一期，还有我的“向耀邦学习”文等。

2009年2月20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整天翻杂书。

薛京来，上次将王焱简历等寄周小川、贾文平等。让看一些信件，粉丝的。

晚饭前朱维民同吴玉章老人的孙女本立、孙儿本浔来，交我吴老为亡妻写的悼文并人民大学为吴老纪念的光盘。孙女长得像吴老。六四时是学校门口负责广播的。

2009年2月21日（星期六）晴

五点醒，六点多起床。整天看书报。胜利来，中午吃羊羯子。下午游300米。同胜利手谈。

下午两点，听凤凰台刘再复讲贵族精神。作了笔记。晚上接女婿电话：李劲祥去世了。

2009年2月22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真没料到，小妹和忙忙回来了。昨天到的，住在大姨家。带来250磅书，安全过关。她不敢打电话，怕有窃听，过海关麻烦。《俞润泉书信集》印得很好，大32开，380页。我将又找出来的一叠俞信又交与。带回些糖果物品送我们。忙忙从纽约飞欧洲转回，只一礼拜假。看来很沉着。一天工作十几小时的住院医师，成堆的美国人追（美国人喜欢中国女性）。小妹工作很正常（年薪11万）。网上已看到我们的上书，很多议论。午餐吃羊羯子。胜利来了。玉珍留她们在家住。我的600美元稿费，玉珍给了忙忙（忙忙年薪只3万多，必须节约）。

下午同胜利手谈。

2009年2月23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看杂件。

上午轶青和安泰夫妇、黄春生（近代史研究所的）来，过两年黎澍百岁，黄拟写黎传，找我谈细节事。从《观察日报》同住营盘街谈起，记得的也不多了。谈到十一点半。轶青谈：1979年我到她家去时，父亲说，好好准备饭菜，他坐穿了共产党的牢。还说过“胡乔木是老朋友，是个坏人”。姚监复、高瑜下午来，谈网上有人骂我，投降了（上书中有“我们站在你们一边”语）。

2009年2月24日（星期二）晴

近七点起床。看报。薛京、郭全胜来，玉珍约韩磊来，办毛竹找工作事。已经由人事部处长同她通过电话，我给水电集团负责人范集湘、袁柏松写了封短信：如合条件录用，请予关照。闲谈了一上午。

下午游300米。洗痛快淋浴，用了肥皂。

2009年2月25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薛京来，九点整，同玉珍、三人到八宝山，同李劲祥告别。夫人哭泣，要向我们下跪，急忙扶起。吊唁人很多，湖南来了两个人。女婿同玉珍谈了去世情况。

张钦楠送《中国向何处去》书20本，没有等，立即走了。电话答谢。他说印100本，待征求意见。薛京取走一本。我06年写的“中国向何处去”提纲放在卷首，说明因此写这本书。

杜导正电话，“向耀邦学习”长文好，第四期发头条。上书反映有正面影响，“重要讲话”缩水了。

下午游300米。

2009年2月26日（星期四）晴

近七点起床，两次醒来。今天整天客人。南央同忙忙先来。

上午岳云中学杨光辉（信息中心主任）等三人来，四月百年校庆，带录音机，让我留言。谈了教育乃立国之本，人类进步靠知识及其载体，谈过去三十年对教育的根本破坏，反对知识分子和知识。还唸了湘潭大学五十年的题辞。

特特女儿带湖南科研开发院党委书记曾建新来，曾参加李劲祥告别，谈他们关系很好。我点出湖南左爷影响之深，不让李当政协委员，也对他的级别问题不与理采［睬］。

吴龙友来，送他编的《　　书画册》（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我的《墨跡选》在上海有影响，要写我同书画的渊源。于是从幼年好画，家庭父亲影响等，简略谈了一下。谈到武大时开人像速写展览会。一部队女同志舒云（姓贾，干部子弟）来送她的著作《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上下册。要我谈同林彪的关系与认识等，只得简单相告，东北局一起开过会，过去完全正面看法。但没有他的抬捧与参加，毛搞不起文革。

下午南央又同老鬼夫妇来，谈了很久，不断拍照。网上对我们的上书，左、右都赞成，说好话。

2009年2月27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今天做了一件事：将“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纪念耀邦逝世廿周年”一文

改定好。这是张博树根据我的几篇文章编就的。他们要出一本纪念文集。薛京和郭全胜来，让他们看了，薛复印 3 份。一起午餐。

下午同玉珍、小李一起到世纪坛东边大菜市场买菜，走了一二百米就困难了，只好坐在车内休息。一定要练习走路。

2009 年 2 月 28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看报。又将耀邦文看了几遍。张威来取走，并给张博树一本《中国往何处去》，让他提意见。为将这本书送有关人阅读，写好一个说明。

吴龙友来，送我他编的大本《余任天书画篆刻集》，其人很被许多名家赞赏。吴想为我的书画收藏出本集子。呆了一天，留午、晚餐。

下午游 300 米。作字两幅，为给胜利友人写字，同玉珍大吵了几句（我问情况，是有关字的内容，并非轻视也）。忙忙明天回美国，字幅交小妹带青岛送人。

2009 年 3 月 1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看书。上午张哲民老人来，送资料。施雅凤［风］等浙大老校友在南京有活动，五四开会写文征求我的意见。我只谈一点：要有新启蒙运动。将耀邦文让他一览。胜利来，手谈。吴龙友来，下午将全部书画一一展示，他登记人名等，却不见了毛那两幅和谢无量的。引起大怀念［疑］，玉珍又谈起申生拍照之事[1]。

下午三点特看凤凰卫视，赵洪祝同吴小莉的访谈，谈温州市长出国不归和杭州地铁災难等。

2009 年 3 月 2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翻看最近收到的资料。上午吴龙友来，关于拟出的藏书画集取名《锐公墨缘》为佳（我原想用“龙胆紫斋”）。从十点到十二点，让胜利帮忙，将所藏书画一一翻出，让吴登记作者内容，却找不到那两幅毛的轴卷和谢无量的对联，还有陆俨少的山水画。玉珍怀疑是那位上海来人干的，他曾全部翻出拍照（我记忆不清了）。[2]

2009 年 3 月 3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杜导正来，将两本港刊与我：《亚洲周刊》、《争鸣》都刊登了 16 人上书，加有评说。厚泽、杜光和我三人照，及李普与我两人照。导正说，《炎黄》问题完全过去了，二月间政治局会议上，李长春说《炎黄》问题越闹越大，胡锦涛说让其自生自灭吧。导正还给我这次刊物风波的说明书。

将张钦楠书并我的说明交杜。施滨海来，明天去香港，交张书（嘱不要在港公开）。沈云彪（谢文清女婿［干儿子］）来，交我一篇他写的文章并网上资料。他和施谈到最近电视剧“叶挺将军”，都说新四军根本没同日寇打战，而是打韩德勤。他们有点偏向蒋介石。我说你们不知道平江惨案，四一二惨案等，当年都是蒋介石先动手（他们还说毛批彭百团大战）。内战是蒋先挑起来的。

---

[1] 参见 3 月 21 日日记，毛泽东的两幅字在书柜里找到，并未被王申生拿走。2017 年 9 月 18 日日记有，此两幅字已变为张玉珍收藏，并欲出售。——李南央注

[2] “上海来人”即注释 1 中说的王申生。此两幅字下落见注释 1。——李南央注

牟广丰来，给我 36 本《牟宜之诗》。他从美国回，上海同美国合作，在上海搞迪斯尼娱乐园。谈美国那座最大的，圈地 70 平方公里，一百多座宾馆。小妹下午来，玉珍谈毛的书轴散去的怀疑。

收到章立凡信并寄来的《瑞典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述评与文献》（有编译高峰、时红签名）

2009 年 3 月 4 日（星期三）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薛京来，张钦楠书交他十本，附上说明书。让他分寄张思之等十人（李普和杜导正转田纪云的，让满起送去），并去张家，送几本书并五千元资助印书。

蒋彦永来，正好给他张书。他的抗议被关押 290 天的上诉信已寄出政协、人大和中央（他们单位反对寄）。将原件与我。

下午同胜利手谈，当作休息也。张威送来打印好改订稿，并张博树对张书的意见，党写得不够。并他的大著《从五四到六四：廿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第一卷（共有六卷）。

2009 年 3 月 5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张书。上午一早收到快件，强剑衷寄来半个门板大的年历，我的头像占 90%，另一 4 开大复印本《中国——奇跡的黄昏》（让我阅读），真有心人。

满起母亲在医院心脏做手术，玉珍去呆了一上午。部里老干局新局长和曾卓明等四人来，大水果篮。正好看到我那张大像片年历，于是介绍强剑衷的书，并谈到《庐山实录》被禁问题，及社会公认（出示“杰出人物”证书等）。将张书交小曾。

下午韩磊、苗苗来。韩给我二张让回答的 18 个问题。同苗苗谈觅觅，要注意不出经济差错。

玉珍等到十一点，得悉老范手术已结束。

2009 年 3 月 6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翻看港刊并资料。

满起母亲于今晨去世。玉珍很不安，也为医院的治疗很生气。海南满屯夫妇晚上可到京。玉珍电话问蒋医生，应作为医疗事故追究。

上午陈四益、薛京先后来。四益已搬到郊区新居有地下室，三百平米。对形势看法同我一致，这个党已经烂掉了。国家转型困难，着急无用，看开一点过日子。他写“小倒[捣]乱文”，我写“大倒[捣]乱文”也。官官相护，上下腐败，最大危机在到处维权事件。他已不看“新闻联播”，流传：前 15 分钟，上面重要讲话全面指导，中 10 分钟下面讨好，后 5 分钟下面安心。一起午餐。交张书，并《牟诗》等。薛京下午去深圳，为全集安排。苏志宏来，交我那份“黄河金三角区域协调发展”报告（由我转交）的温家宝批示，事情办成了。拒绝请吃饭。

2009 年 3 月 7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蒋医生应邀来，满起、满屯两家全来，玉珍参加，讨论老范手术台去世情况，如何同医院对谈。我没参加，研究了韩磊的 18 个问题，初步作了解答。晚上唸了玉珍听，她很同意。

同胜利手谈到晚九点。

2009年3月8日（星期日）晴

睡得不安稳。近六点又睡着，七点起床。

上午小妹、韩磊来，共闲谈到午餐，玉珍也大半参加，18个题答，他俩也都同意。鼓励小妹继续写作，多写美国生活，从细节了解这个国家。韩也认为她的书和近来几篇文章有读者了。她同《书屋》、青岛的《良友》等已有来往。小妹明天回旧金山，同我们拥抱而别。

平江水利局负责人共五人来，水利部已同意治江投资（对我买账也），特来道谢。不免有［又］同他们谈大形势及对毛的看法。

今天是三八节，向玉珍鞠躬。

2009年3月9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争鸣》第三期，关于去年资料甚多。

上午方从春（在通州开饭店的）从长寿街来，送茶油等，又一大竹根驾船老的雕件。求我为他修路经营沙石料，向副县长（长寿街人）介绍。幸亏随后陈砚发等四人来了，由陈办理。陈还同岳阳开发区新任书记欧江平（湖大毕业）来，观点较一致。谈了约一小时，主要在党必须现代化也。

胜利来，下午到晚上手谈。刚收到《湘潮》有两页“做人之道”的格言，古今中外约30条，读了一遍。

玉珍为我洗澡，并剪脚脂［指］甲。一个多星期没游泳了。

2009年3月10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准备资料。上午九点半同玉珍到上海大酒店参加每月聚会。共14人。先将张著连短信交吴象、厚泽和李郁，让他们提意见。我带去的三月号《亚洲周刊》和《争鸣》（刊16人“零九上书”事），让大家传观。马立诚和杨继绳（厚泽约来）对导正的观点有异议。我谈了“人民和老人们站在你们一边”，网上挨了骂：“投降”等。港刊也有微词。大家反映情况：二月廿八日，公安部炒［抄］了“乌有之乡”网站，左爷们毫无顾忌：“全国人民组织起来，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政府”。他们出版了《毛选》第六集和《张春桥文集》，赞成二次文革，枪毙了张志新等都是对的。这是将左爷们当成“敌对势力”了。江泽民在上海团拜会的表演（诗中表扬自己的“二十年”）是对胡温的“示威”性。因此我们的上书组织部同意寄出，也事出有因：支持吴［胡］温也。我最后谈到南京浙大老校友为五四90年纪念文，大家也同意我们应有一篇。李郁、马立诚可起稿。

下午陆茂竹同成立良来，成已74岁，16岁同我到京，五十年不见了。是我送他到清华读了七年书（工程物理）而成材的。出了四本书，三个儿子工作了。长得高大，不认识了。反复说我“伟大”。给了三本书，出示“杰出人物”等件。

2009年3月11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

上午范岱年来，交我他翻译的《新爱因斯坦语录》上、下册（集1200多条，被译成22种语言）。这当然要细细拜读也。谈许良英，认识一致。将张著给他一本，并交许一本。他与许是邻居，许曾同他谈到三年前那次聚会，“不见下落了”。

平江人徐颂东两人来（“中国后现代农业”的董事总经理），为苏振明、卢广均、陈小军（中国信息

产业集团及下属公司负责人)、季春青（“现代农业网”董事长)、尹金山（远东国贸公司董事长）等五人要我的书。只好共签名六本相赠。徐颂东同陈砚发来过家，哪里记得！

下午游 300 米。晚上同胜利手谈到八点。

2009 年 3 月 12 日（星期四）晴

近七点起床。上午九点，马立诚同江迅（《亚洲周刊》）汪莉绢（台湾政治大学，研究三峡）来。汪前年到过三峡，知道已出问题，特来面谈。我讲了上马过程，要害在邓大人促李鹏快办。

厚泽来，再写大文章事，马立诚不赞成，认为今年形势特紧。朱给我“胡江曾权力斗争”长文。下午看完。

2009 年 3 月 13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看完昨天厚泽交我的长文《从消灭私有制到重建个人所有制——为辛子陵<民主社会主义文集>所作的序言》。厚泽说，辛子陵让我为此文署名，引起我的疑虑。于是打电话，请辛来家，原来是他托厚泽署名也。我谈到对朱的看法，是真理［正］对理论有研究的。他署名最合适。只谈了一点:序中谈作者是第一个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指出错误的第一人,是否合适。张的书已寄他一本，他也正在看。

下午游 300 米。同胜利手谈。他经常看电视 165 围棋台，因此常下不过也。

2009 年 3 月 14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玉珍对老有人来及求字者多，很烦恼，为我健康担心也。上午宋晓梦来，她月底去安徽磨子潭，了解我的往事。同汤洪熙通了电话，汤和小彭（已去世）的儿子要字。只好从磨子潭 15 首中选出两首七律写好，还为宋科写了“关怀莫过朝中事“对联。张书交晓梦读。

下午吴老的女儿［孙女］本立和弟弟本浔来，交吴老和夫人的照片和记事。

2009 年 3 月 15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三点醒来，玉珍失眠到客厅休息。近一个小时后始又睡着。

上午毛卫平同他的北京办事处负责人来，明天回深圳。又是几份有关毛简青纪念馆事资金求助的文件（给省和财政部、民政部等），让我转上。带来周成启出版的书《中国民主建设研究报告》和读者读后感（有宗凤鸣和张思之等人的）。他们两人还送我一大幅“寿字图”中堂，祝我能“期颐”也。还送了茅台和大柜［筐］水果。玉珍大有意见。

下午袁名清和张森（酒鬼公司老板）等四人来。袁是《潇湘报》的，还我《其人》，想写我的传记（竟说晓梦的书太浅薄）。可是我的著作读得很少，予以惋［婉］转批评，并给他两书并借与两本:《大哉》、《谈毛》。

2009 年 3 月 16 日（星期一）晴

三点服眠药，六点半起床。读周成启带来的资料。上午盛禹九来，送港版著作《怀念与思考》8 本，是我写的序言，内有访谈“李锐近看毛”长文。给他写的字幅找不到了。有幅近作“林公名句授闲章，怀友诗联挂客堂；老骥忧心仍未已，惯于鸣放笔耕忙。”未签名的，落款相赠了。郭全胜来，即将盛书

相赠，两人认识。下午孙晓北夫妇送来父亲《孙作宾画册》（我题的书名）。

2009 年 3 月 17 日（星期二）晴

睡到八点始起床，空前熟睡也。读《怀念与思考》，感叹无穷。

搞扶贫的李宪梅，要办纪念 30 年，向我要大幅字。上午为此写了五大张，平生第一次，只写“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只后一张还较满意，但不知能否展出。

下午田绿萍儿子来，取“零九上书”，将《亚洲周刊》登的复印一份交与。他参加了两会，谈会议仍控制报导，许多委员、代表的意见予以封锁。

小欧的亲戚从成都带来腊肉等食物。

晚上觅觅从深圳回，带七八本港刊和《中国：奇跡的黄昏》（即强剑衷用放大本寄我读的书）等几本书，并薛京交她带回的《全集》部分光盘。谈自己的公司不行了，周成启告知任老儿子公司大，让我写介绍信。

2009 年 3 月 18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翻《黄昏》和港刊。上午施滨海带来《开放》三期，有批评《零九上书》文，对我有闲话。蒋医生来，他的上书境外已沸沸扬扬。找他谈话，“只是送上”也。下午游 300 米。同胜利手谈。李宪梅取走大幅字，送我枕头。力丰从瑞典来，为自己专利推销：航空母舰（最长 300 米）助飞机起飞速度措施。他业余研读数学、物理的心得。大概赚钱不少，已在海南买了房子。

2009 年 3 月 19 日（星期四）晴

六点过起床。这几天很暖和了，出外不穿大衣了。读《黄昏》最后一章。上午八点多觅觅来，交“简历”。告她已同周成启通了电话，帮她解决工作问题。谈她的奶奶、苗苗和她自己的情况。她认为父亲苗苗许多事心中都明白（过去奶奶将母亲玉洁打出门，逼父亲离婚，苗苗都忍住了）。她十二点回深圳，告诫她：经济上必须严守规矩。三本《留言》签名送她的香港熟人。玉珍也肯定了觅觅的为人。

张青义和向开满来（湖南人，《中国贸易报》英文版副总编），送我《长沙晚报》、《贸易报》几份，其中有他的报导。在他的本子上写上两句：“天天读书求得知识”。同意我的对世事的观点。张青义给我两套我的《墨跡》。姚监复来，送他妹妹姚蜀平的著作《似水流言》（虚构小说，花城出版，删掉很多，本人似在美国）。姚同意我们 16 人的“零九上书”了。接宋科快件，“序言”仍要我署名，厚泽不同意署。下午同玉珍到紫竹院散步一小时。我坐轮椅，走路两次。夜观电视，邓亚萍谈成长|成长|过程：努力、下苦工［功］。得剑桥博士很不易也。

2009 年 3 月 20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续读《黄昏》等书。孙轶青去世，下周三告别。

收到部里“绝密”件，四中全会前要听取党建意见。下午请厚泽来家，谈了一个小时。他的意见：是否点明，乃农民造反党，上学秦皇，下乃黑帮，打马列旗号而已。不民主永远现代化不了，只能是法西斯党（在我领导之下）。现在还批普世价值，吴邦国大反三权分立。现在官商结合成了富人党（知识分子紧跟，不要良知了）。将强剑衷寄来的扩大复印本《奇跡的黄昏》交他一阅。

胜利来，晚饭后手谈到八点。

2009年3月21日（星期六）阴间晴

六点多起床。续读张钦楠书，有意识准备发言，讲点什么。上午韩磊来，意外的高兴：他从书柜中找到毛写的两幅字，玉珍为此曾大怪一位熟人拿走了。他上次来时（小妹在）的照片交我，也给小妹寄去了。送他《怀念与思考》。下午游300米。同胜利手谈。

2009年3月22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续看《奇跡的黄昏》等。发现一本《旅美杂记》（王泓著，原在计委工作，多次旅美），其中“中国点滴谈”中，有写中国古代皇帝多流氓出身，执政后多成为“杀人如草”的暴君、昏君。“皇帝的专制权威是靠恐怖暴力维持的”。“皇帝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历史的祸害”。还看了写张学良和梁思成的两篇。“美国面面观”，待以后再读。

下午玉珍催我到走廊散步廿分钟。我走路不大行了。薛京回来，电话嘱复印15、16、17三次党代会上书等，以备明日谈话交部长等人。

2009年3月23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续作谈话准备。细读张宣三《纪念启蒙运动九十周年和重新启蒙》一文。第一节“启蒙运动的失败与教训”，第二节“运动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主要谈陈独秀的作为与深刻的思想：“学问独立，思想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西方伦理道德是“个人本位主义”，中国几千年是“家族本位主义”，“如不攻破家族本位主义所形成的宗法思想，三纲哲学及其伦理道德”，“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第三节写“陈独秀终于回归民主”，1940年即批判斯大利［林］“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第四节将陈同邓小平比较，历史观与价值观。邓引进市场经济却怕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建立在两条原则上：劳动者所得归个人所有（亚当斯密：“个人最神圣权力”。在制度和法律基础上完全平等与自由的竞争，任何人没有特权。现在国有企业仍占有最大投资（有一系列数字），可远不如私企的效率。GDP增长靠私企发展，“国企是无底洞，下面还有一个权力阶层在张大嘴等着呢!”“权力垄断，权富民穷，历史如此”。文中还举了些统计数字：

△ 公务员职务消费，1978—2005年增长140倍，占财政总收入比重从4%—24%，每一国人负担行政费平均从20.5元—498元。

△ 每100万美元的GDP负担的公务员人数同外国相比，中国39人，美国2.31人，日本1.38人（17倍，28倍）“普遍性的腐败收入无从计算”。

经济发展改为内需为主，必须改变制度。

最后一节“重新启蒙——对人类历史的思考”，即三百年来东西方历史发展的主要教训，谈自由民主与尊重个人的创造能力的普世价值。

除以这篇文章为主要精神外，还准备了一系列统计数字资料，说明一党专政的祸害。

下午四点沈跃跃（常务副部长）和一办公厅人来家，征求我对党的建设问题的意见（四中全会主题，四个问题，给了我一封信）。谈了约一个小时，沈也谈到“逐步前进”。我于是最后说：同意你们的意见。我将复印的一叠资料，包括三次代表大会的上书，30年的一种回顾及在《炎黄春秋》近期发表的几篇文章，给李源潮和沈跃跃各一份。

2009年3月24日（星期二）昨夜小雨，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之外，改宋科交我的序言稿："从消灭私有制到重建个人所有制"（约14000字）定要以我的名义发表。

书房堆积如山，玉珍天天埋怨，我也难以处理。偶看门角小书架，取出《温济泽纪念文集》，我的文章置于卷首，看了一遍，最后几句话，正是一种最好的自我表白也。收到读者古进（署名年方八六，认识南通丁弘，清华毕业的）寄来的信，并复印件：写彭老总《特监轶事》的二十四章"大胡子夜访海青天"，读后催人泪下，也让玉珍看了。

同胜利手谈到晚八点。

2009年3月25日（星期三）晴

三点做恶梦大叫，玉珍过来招扶。近起点起床。八点半同玉珍、薛京到八宝山向孙轶青遗体告别。夫人很伤心，站起来含泪同我们紧紧握手。玉珍同她多次电话，孙老重病从浙江来京，是玉珍建议，定要乘飞机（包了一架飞机，花20多万元）。遇见郑伯农，交我一份孙的《哀思录》，是诗词学会同仁们的悼诗词。后天学会要开纪念会，回来吟了四句：

秦岳抗倭青少年，晚来有幸结诗缘。
神州新出古文化，挂帅领军天下先。
（孙1938年底入党，山东人，比我小五岁）

搞"口述历史栏目《亲历》"的女记者任爱群来（我忘记了是在《炎黄春秋》的座谈会上认识并应允的），她已采访过戴煌、李普等人。谈了一个多小时，老人们的亲身经历固然重要，但要注意有个中心回顾，即20世纪第三国际搞世界革命，列斯毛专制统治背离人类社会进步的普世规律，所造成的恶果。

下午游300米。收到南京邓伍文母亲臧文转来周一峯纪念文集（夫人顾斌赠），封面刊|刊|登了我的题辞。其人其事我几乎忘记了。

2009年3月26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翻书桌中屉，寻找有关庐山会议的旧资料，只是两次常委会的复印件没有找到。

上午广东人民出版社的钟永宁（副社长，浏阳人）、谢海宁、肖风华等四人来，谈《庐山实录》在广东出版事，签了合同，找出几篇可列入"附录"的文章（刊《大哉》张扬、李普文）和资料，让复印带去。同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宣传我的三大问题（历史、理论、党）的观点等。

下午将"悼念孙轶青"诗修改，写成条幅，以便明天带去开会。

2009年3月27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睡得尚好。薛京来，八点半同去地安门附近总参游泳馆的八楼招待所参加孙轶青的追思会，到约六七十人。带去六本《牟宜之诗》，分赠周笃文二本（一本让寄李汝伦）、王渭、孙夫人、郑伯农、李栋恒（同我坐在一起的中将，65岁）。我第一个发言，讲学会今后要继承孙的遗风。发言人多，听不清楚。十一点离场回家。出会场时，游泳馆的人强求题字，写了七个大字："击浪畅游度此生"。下午游300米。晚上女儿来报丧：金老（金树望）今天下午去世了，99岁。开了几个应送花圈的人名，原编|组史|组织史资料的同事。

2009年3月28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清理资料。吴玉章老孙女寄来的祖父母像片和祖父悼妻文等，才翻出一读。让我推荐刊出。《炎黄》合适，怎样写介绍词呢。整天看旧刊杂件，很想大清理书房。

中午小徐和秋林用餐，晚上胜利包饺子。夜观电视：破　　纪录节目（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飞跃投篮，长胡子吊起一人（64公斤），鼻子顶微物和口顶冰箱（63公斤），双指倒立，头、肩顶芭蕾舞等等。

2009年3月29日（星期日）晴

近七点起床。早餐后同玉珍上楼，到金老家，向遗像三鞠躬并签名。王大姐尚未起床。小女儿说，母亲也已进入“痴呆”状态了。

找出王工律师写的“《庐山会议实录》案与拜师李锐宪政构想”文，再读了一遍。广东出版社人来家时，竟忘记将这篇让他们带走，只好邮寄了。又翻阅《父母昨日书》（广东已出版了）及小妹网上谈母亲文由玉珍收到，我第一次看到。

2009年3月30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父母昨日书》。当年的真情留［流］露。朱正的序言分析确当。上午熊蕾来，多年不见，脸长胖了，几乎不认识。她已退休，谈她父亲。熟悉网文，对温全是贬辞。将张著与交，请提意见。秦摩亚（博古女儿）寄来《博古和毛泽东》，作者为博古侄儿。

2009年3月31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博古与毛》。上午刘臻女士来（经张坚、苏志宏，请我们吃过饭），在山东搞房地产，自认是粉丝。薛京也来（是他联系的）。她很想知道我对毛的看法。一直谈到午餐。将“对改革一种回顾”文及《诗词本事》相赠。

下午胜利来，手谈到晚上八点。刘送我们红豆杉木做的两个杯子。

2009年4月1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博古和毛》，毛在江西时，有相当不得人心的一面。

上午玉珍提议，到丰台花卉市场转遊，毛竹、小李同去。比上一次来，又丰富多了。花种、盆景，木、石雕（多浙江来，有寿山石）目不接暇。买了一个沉木小蛋和两个抓痒的。很想买个大关公立像。

收到张宣三长信，谈辛子陵代写序言，马恩晚年并未放弃专政和国有制等思想，不同意辛的观点。

2009年4月2日（星期四）晴、多云

六点过起床。四点多醒来，即未睡着。午休仍未睡着。翻看《父母昨日书》，引起往事的回忆。

上午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任过副政委的李书卷来（75岁），受广西龚敬（83岁，原广西负责编组织史资料）儿子之托，带来一本《龚敬纪事诗》，95年在北京开会时，我为他的一首诗书写条幅，刊在书中首页，其人其事完全忘记了。李本人白发白眉白胡，也属粉丝。认识邓力群。只好谈些往事，出示《紫阳千古》书中我致赵邓1987年7月10日的信并“杨尚昆总结”文。赠《留言》，谈到十一点。

下午觅觅来，从深圳回，带我《大论战》上下集，并周成启对张书回信，主要对我那篇《中国向何

处去》提纲，提了不少意见。给宋科电话，谢绝序言。张宣三信，对“序言”谈马克思有意见。

2009 年 4 月 3 日（星期五）晴转阴

六点半起床。上午同薛京一起整理书房，书桌没有堆积如山了。郭全胜来，赠“零九上书”和“一种回顾”。一起午餐。下午游 300 米。收到《炎黄》第四期，卷首刊我的“向胡耀邦学习”长文，没有改动（04 年写的）。又读了一遍。此文必有影响。收到《炎黄》转来五封打官司的求助信。

2009 年 4 月 4 日（星期六）晴

六点多起床。翻《炎黄》4 期，好多篇重量文章。

上午奚青来，谈到十一点多。还《日记》第一卷，结果 1、2、3 卷又都取走。他拟写篇读后感，从游泳谈起（在磨子潭水库几千米修身养性）。谈温夫人情况，孙大光找她警告过。本人成长过程，后被朱看重。来了位奇人钟波，49 岁，长发长须，自编书自卖，带来“自主出版”的大开本《毛泽东的假象与真相》（原在香港出过，现在是 09 年 3 月版），从毛的生活细节写起（谋私利）到“理论巨人——实践侏儒”，30 多万字。只看了目录，买了六本（300 元）。自言是戴煌介绍来的（先打了电话）。玉珍带上胜利、小玲到八宝山看望老钟。

下午苗苗来，谈在深圳同周成启老的交谈，参观毛卫平的工厂等。玉珍到餐馆定菜，12 号定要为我做生日。奚青约徐勤先、杨继绳来，只好答应。

杜导正电话，我的文章影响大，中宣部发通知，不准转载。

2009 年 4 月 5 日（星期日）晴

韩磊来，看钟波书。——李南央注：此句写在日期旁侧。

六点半起床。上午陕北横山人薛俊富来，赠我《高岗革命历史画传》，港号北京印刷，一大厚本，内容丰富。还交我要为吴满有平反信件。觅觅来，一起午餐吃涮羊肉，谈奶奶和小姑情况。今天去深圳。下午游 300 米。

2009 年 4 月 6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钟波书。

上午刘练（何干之夫人，84 岁）和吴本立、本浔夫妇［姊弟］来，送我纪念品。朱维民为吴老哭妻文写了篇文章（电话中嘱他起草的）。刘谈六四时，她是人民大学到天安门的团长，朱在校门负责募捐。我谈了些往事，对毛的看法及奴隶、奴才问题。将钟波书送与刘并“一种回顾”、“零九上书”两文。谈到十二点。

下午同玉珍在北面阳台散步和南阳台晒太阳。我已难以到街上散步了。清理书桌抽屉，发现许多旧资料。

2009 年 4 月 7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原拟五四上书的一些资料。张宣三写的可以当作文章发表。

下午三点半，同玉珍到上海老店 18 层参加每月聚会，到 12 人。先唸鲍彤同美国之音的对话，约一个小时，分析总的形势，最后抱乐观态度。随后又漫谈一个多小时，认为温较开明却被攻击也。“零八

宪章”事件温缓和，周永康定要办，刘晓波已被软禁。我介绍了钟波的书和《博、毛》及袁剑书（马立诚认识袁）。前两本书杜老取去。

2009 年 4 月 8 日（星期三）晴

五点醒来，六点过起床。昨天李郁谈到，现在议论国内四大板块：我与谢韬等民主社义实行宪政者；零八宪章激进者；乌有之乡左爷们；权贵资本主义既得利益集团。

薛京摔跤，脚伤，满起送他到医院治疗。午餐后，玉珍同我一起到文津街，游 300 米。薛京在医院看 X 片，他不愿住院。打石膏。晚餐后满起送他回办公室。给小曾电话，嘱有人照顾。将吴老哭妻文和朱维民写的文稿，我写的开篇交薛京写介绍文。

牟广丰来，他从山东回，去了趟俄国：列宁墓国家不管了，无人站岗，灯光熄灭，由俄共负责。沙皇二世一家五口骨头国葬（沙皇是二月革命主动退位的）。“十月革命”由“政变”改成“暴动”。

2009 年 4 月 9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八点同玉珍先到北京医院同金老告别，遗体刚安放。也见到王遵笈。九点五分到八宝山（走外三环），同高阳［扬］告别。99 岁、100 岁，真正的老朋友也。下午同玉珍到紫竹院湖边久坐，小散步。社办公室王海印送来第四期 20 本，并《直言》、《反左》和《庐山》各十来本，并为五人赠书签名。

2009 年 4 月 10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佩珍一早来到，带大批食物。

上午沈云彪和留澳画家王旭来，他要用大幅油画（以人物为主）表现中国当代的史事与变迁，已经画了几大幅（照片与我欣赏了）。又让我谈了近半小时：对毛的分析及三大问题（历史、理论、党）。拍照片多张。大概要将我这个“人物”入画也。

王志仁随后来，送《国际生态与安全》杂志，他是杂志社专题部主任。于是谈环保问题，中国自古以来朝野均无此意识也。谈大跃进全民砍树炼钢，同毛的谈话和上书，还谈到曾纪泽使英过红海的回忆：西方如何保护树木，培植森林，“回国要推广”。

下午游 300 米。

2009 年 4 月 11 日（星期六）晴

近七点起床。上午武大两校友陈立成、刘钦圣（常德人，科技大学，都是学数学的）来，上次为房子事让转信，全忘记了。借去五本书还来。刘读《龙集》、《留言》，两首七律相赠。谈了一个多小时，送《牟诗》、《直言》、《反左》等。下午游 300 米。看望薛京。玉珍送难［摊］蛋并饭盒。吴思来，将张宣三、高亮之写的纪念五四 90 年文及原拟今年上书的几篇稿子都交他处理（马立诚等不赞成再上书了）。

2009 年 4 月 12 日（星期日）

近七点起床。青长庚从昆明邮寄四绷鲜花祝寿，即电话致谢。玉珍安排我的生日家宴，在新九龙大酒店三楼定了两桌。苗苗一家，许医农先来家中，王建勋为张钦楠书来谈，顺便参加。觅觅从香港带回耀邦纪念文集（我的“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排在卷首，张博树主编。共 12 位老人）及《中华人民共

和国史》6卷（还差4卷）到1981年。作者共9人，韩钢写第9卷（1976—1978）尚未出版。还有何方的两本《党史笔记》，是她背回来的。和我一桌的有李普夫妇、许医农、宋晓梦、王建勋、苗苗、韩磊、奚弘。韩拍了许多照片。另一桌由胜利照顾。大蛋糕吃了一大半。菜极丰富。苗苗还特制一横镜框，将我书写的梅、兰、竹、菊四首诗配以图画，很是精緻。晓梦宴后来家，出示她到磨子潭活动的几十副照片。

下午平江人罗振宇（搞佛教的）和李锁融（记者）来，求援一事，办不到婉拒。拍照。各赠书两本。

2009年4月13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领导者》26期，丁东文已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出版事，评价第八卷（1972—76）。香港中文大学已进行了七年。

上午九点部老干局长陶治国和曾卓明四人来，为我祝贺生日，送礼物（厨房用具和食物）。两个贺卡：李源潮和沈跃跃并陶等四人的。很是客气。陶谈到同牟广丰大学同班，已收到诗集，读了我的序文。因此我谈了几句要害的话：有人支持，有人封锁也。给《炎黄》第4期，及奴隶、奴才问题等。约20分钟。

整天到晚上，祝寿电话不断：毛应民、毛卫平、大妹、二妹、钟叔和［河］、朱正、李冰封等。黎体贤着花房送来大綑鲜花，连同昆明的分装六个大小花瓶。

下午到紫竹院游览，绕湖一圈，观赏湖光树竹个半小时，尽兴而返。还在园内见到一个画扇子的，字也不错，100元买了两把，各有“陋室铭”和“赤壁赋”。路人讥我“上当”，出了高价也。

2009年4月14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郭全胜和粉丝黄河来（地板木业），出示他收集有关我的文章。父亲91岁，老右派，已半痴呆，每天遛街。赠书三本。

范岱年来，对张书写了意见。下午游300米。收到吴龙友寄来九张新安江同周总理的照片。

2009年4月15日（星期三）晴

昨夜九点半上床，空前之举。近七点始起床。上午钟波又应约带来10本书。我只看了卷首，谈了一个太情绪化的问题，形容词太多，女人事，过去同李志绥有过建议：少谈。以私生活开篇。未览全书，材料丰富，细緻分析确属不易。总之有特殊价值。他也谈到情绪化问题也有人提过。随后苏志宏来，他买下这10本交我，只取走2本。苏让转山西一资金案件与张德江，写一短信。

下午胜利来，手谈。

2009年4月16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续看钟书。

上午十点，王申生和留法画家严培明来。严曾是他的早年学生，20岁留法28年，已娶法妻有三个儿女。出示画册，灰黑色人物油画，已破例入展卢浮宫。今年六月来京办画展。有一个利用破产工厂的大画厅，大幅都是几米见方。申生刚同他从法国回来，谈得融恰［洽］。赠书二本。

下午游300米。苗苗来，谈么么同母亲关系变化。一起晚餐。谢韬夫人来，星期六上午有20人聚会纪念耀邦，约我参加。我与谢的两篇文章（刊《耀邦与中国政改》复印交她）。

2009年4月17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耀邦与政改》张博树的导言。分析了当前形势。早餐后，玉珍为我理发。

《报刊文摘》周末版头条转载《瞭望》15期文，“三峡水库面临地灾新考验”：重庆库区14区县发生166处地災、崩滑体总积约6024万立米，长度14520米，影响人数11535人，房屋28.98万平米，土地损失2380亩，其中新生突发性121处。2001年以来，已投入120亿元治災。

下午游300米。唐小毛来，她从事的钢铁咨介生意受到影响，宝钢大停产。谈到海外达赖有影响，因西方都信宗教也。成都最近也发生宣扬达赖事件，街头防卫紧张。她拟写父母一家历史。

2009年4月18日（星期六）晴

三点醒来小解，即睡不着了。大概四点服眠药，折腾许久，才又睡着，近七点起床。清理资料，带走钟波大书两本等。九点半到北京医院北面一家大酒店三楼，参加谢韬夫人安排的纪念耀邦去世20周年的活动。共约两桌人，大半不认识。大概是谢夫妇的朋友。意外的是单少杰主持座谈：为纪念五四和耀邦开这个会。我同李普、朱厚泽、宋科、杜光等坐一桌。闲谈时我介绍了钟波其人其书，最后将两本书分赠朱和杜（李普要，答应以后送）。闲谈中，我简单说了点党内高层接触中的旧事，如高岗、周、陈等同毛的关系。让我第一个发言，讲了耀邦不当奴隶、奴才的品德，评价，联系到现在五四启蒙仍未实现，上上下下还是鲁迅所言的局面。厚泽从自己的经历谈耀邦，尤其是1984年1月，耀邦到贵州同西南三省负责人开会，所谈富民路线，民富国强，藏富于民（邓力群的《十二个春秋》还在批判）。《贵州日报》一版曾全文刊载。他反对国企垄断，应全民发展私企（即自由与发展分不开也）。1986年耀邦抓大案要案，自己反被大案抓下了！他一直主张政、经改革同步，与精神文明建设统一前进。主张开放报禁，舆论一律太可怕了。希特勒说过：“靠一张报纸，地狱就是天堂。”

发言的人多。饿死人时，杨尚昆有个记录本，记了各地的具体数字。弄虚作假，到现在还是可以升官。有一位女教授刘利华（人民大学的）为法轮功讲话，被开除党籍。原来高度信仰马克思，由此反思马克思主义。07年写“超越马克思主义”。过去套话“为绝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你代表非人民；“是敌人就打倒”，要打倒专政高于法律，坚持马克思主义，必然把一个国家带坏。刘特别找我亲近。于是将带去的一本《留言》相赠。

杜光谈这100年两件大事：民主同专制，科学同蒙昧的斗争。耀邦站在民主、科学一边，确实值得纪念。现在还是后者占上风，老左爷同党内专制派站在一边，腐败透顶，反对普世价值，反对三权分立，反对社会民主化，不许揭露过去错误（网上有人说，饿死三千万人是造谣），胡星斗网被查封。

下午两点半到家，没能游泳，很疲劳。

胜利来，晚餐前后手谈。许良英、周成启、王建勋等读张书意见，送与钦楠。他将上次送五千元退还。

2009年4月19日（星期日）阴、昨夜雨

近七点起床。上午来四个长寿街人，又是为小水库向水利部要钱。给了几本书。何主任（高法）与杨律师来，出示“人物奖”。谈形势，关心我的身体也。下午作字四幅还债。

2009年4月20日（星期一）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翻看报刊。《政府法制》4月的“新闻周刊”上“铁杆女幕僚踢翻‘酒帝’腐

败家族”，真像电视剧。除开“酒帝”王效金落马外，省委副书记王昭耀也落马。女主角漂亮又有除色情外的处事能力。这也是当今社会一角。

上午罗西北的夫人<赵>仕杰同青海水电系统工作的王杰民来，王为西北写了本传记《江河之魂》（昨天我写了书名）。王五十多岁，原在北师大学文学。送我他的诗集《拂尘集》和大本收藏的《黄河昆仑石诗话集》，奇石总有一百多块，并送我一块黄河石。于是赠四本书:《其人》、《龙集》、《反左文选》、《留言》，还有纪念耀邦文。这倒是个人才。不过旧诗的格律不到家。也属粉丝，特地从青海飞来，取走我写的书名。

2009 年 4 月 21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翻《其人》，过去没有全读过。真是要感谢晓梦，采访了这么多人。上午杜导正来，谈文化部长找他谈的情况，实际上支持刊物也。他住院一个月，身体正常。下午游 300 米。同胜利手谈。李宗贤同妻侄来，送花、果，交《怀耀邦文》转廖伯康等。

2009 年 4 月 22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翻看杂书。上午张登全、蒋医生、孙轶青夫人和女儿，张秋石先后来。将钟波书借蒋。谈燕京大学校友会 700 人参加，热闹极了。“司徒雷顿回来了”。秋石让写八幅字。

仍翻看《其人》。

2009 年 4 月 23 日（星期四）雨（昨夜雨）

夜一点用尿壶不甚，尿湿睡衣裤和床单，只好将裤子脱掉，又服眠药，睡到七点起床。

发现一大本《平旦札》（作者杜鹏，80 岁，山西书法协会主席，也许是本人所寄），很好的读书笔记和杂感集。又在盛禹九的《怀念与思考》中发现“李锐近看毛”长文，颇有意思。

下午游 300 米，改到万寿路。

杜导正来，明天同蔡武会谈，弄清楚仍是“江办”在逼，决定软对软，硬得［对］硬。据传，李瑞环写信：江应少管事。

2009 年 4 月 24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翻报刊。上午为张秋石写了 8 副字（他的同事要秦城旧作），写坏了 4 副。

下午蒋彦永同他的燕京同学王本顼（原在外交部工作，现在“老教授协会”国际交流委员会任委员），同德国驻华大使馆女参赞白苏珊（61 岁）来。白讲一口京腔，在德国大学读书时即学了汉语，也属意外“粉丝”。都读过我的书，对《炎黄》四期“学耀邦”文印象特深。谈了近一个小时。各赠三本书:《其人》、《留言》、《龙集》。

钟沛璋电话，对钟波书评价不高。下午张秋石同广西四位同志来（有一位是副秘书长），送我一个广西名产古安大陶瓶，上面刻有我书写的咏竹绝句。近六点张青义来。

2009 年 4 月 25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翻杂书，再读《博古与毛》。下午到万寿路游 300 米，比一般老人要快。遇见余建亭，还能走路。

李宗赞的友人送来两件内衣，很合式［适］。

2009 年 4 月 26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看书。上午盛禹九带儿子、媳妇来（在新闻、电台工作），又送我 10 本《怀念与思考》。谈到五点。赠几本书与年青人。

2009 年 4 月 27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读《中国，奇跡的黄昏》。最后一章看过，全忘了。

上午周笃文和张文灿来（2000 年到组织部研究室工作，现为副处长），张将出诗集，同周结识，也算“粉丝”，在签名簿上为我写了四句：

最逆天威，不和俗众，白发青年，永远革命。

赠五本书。谈到近十一点。谈到部里一些情况。笃文送我他编著的《婉约词》、《豪放词》。

下午崔军来，他每天步行一两个小时，晚上基本不吃饭。让看高岗画册，送怀耀邦文。晚上米脂县的公安局长　文灿（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在公安大学学习十天，全国五百多局长）。谈杨东工作安排事，直谈到十点半，还给张雁冰（书记）写了封信。为杨东事，玉珍伤透了脑筋。

2009 年 4 月 28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许［午］读《超越马克思主义》下册的最后结语，才知道作者原来是信法轮功的，为此坐牢，被劝退而彻底醒悟。花了几年时间写出此书。

下午程世平来，谈他的咨询公司未受影响。美国的经济危机，他早有所感。谈了很久，意外看到《高岗画报》，很是兴奋。他正关心高的平反问题。向我问到李六如的问题，读过《六十年的变迁》，知道没有写完，知道同我父亲的关系。顺便谈到党内几位老人的情况。

下午游 400 米，尚不觉累。

2009 年 4 月 29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三点醒来，五点后始睡着，六点半起床。上午同玉珍闲谈米脂家事。潘荻来，人瘦了，谈 98 岁沈老的病情。军队的腐败，年青一代对老将军的毫不照顾，只知道替自己盖好房子。她很想为此写一篇文章。

满起借来车，下午四点前到东城国际饭店，张博树召开《耀邦与政革》12 位作者的会议。厚泽、李盛平、卢玉等也参加了，共 16 人一大桌。漫谈了三个多小时（吃饭时也未停止）。胡德平参加了，原来他与张国焘是大本家，张是德平的表哥。李盛平这次到了萍乡张的故居。我从钟波、刘利华的书及《博古与毛》谈起，国内体制内外的知识分子，一般觉醒与大觉醒是大趋势了，怎样也封锁不住。谈到《炎黄春秋》被压制情况（杜导正同蔡武谈话），全部文章要预审，等等。这期《亚洲周刊》用了 8 个版面介绍 12 人的文章，封面耀邦大像：“为胡耀邦彻底平反，中共元老撰文，六四也要平反”标题。张博树等介绍这本书在香港销售和影响情况。大家都认为要设法在境内印行。何方讲了约 20 分钟，听不清他的话。饭后照相，回家已过了七点。有人交我山西冯厚辅“读李锐八十自寿”沁园春词：“世上烟云，笔底风波”。

2009 年 4 月 30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

上午钟波又送来 12 本新版（加了两件新资料：一个 12 岁孩子打成右派），以及他写的复印件：“我和《毛泽东的假象与真相》”，“为行使宪法赋与自己的出版自由权、言论自由权被迫九进派出所”，并穿红长袍（上写有“要求出版自由”等话语）五张照片。我仍以 50 元一本付款。随后湖南人徐湘鸿来（社科院近代史所 08 级博士，原毕业于复旦古籍所），赠书两本。

2009 年 5 月 1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八点半，彭迪夫妇来，带《张东荪和他的时代》与我（余咏恩托）并几篇网上文章。谈到十点。他们是延安老新华社的。《炎黄》第五期刊他们夫妇纪念五四的文章。赠钟波书。苗苗、玉洁来，延滨、元元来，一大家人在对面酒店过五一节。一大桌一小桌，15 人，觅觅最后到。菜极丰富。

下午周笃文同广西朋友四人来，想再次邀我们去遊玩，难以应允了。钟波书送周。他翻了一页，即发现当年章士钊赠款事引用不实。对其人其书有反感。

2009 年 5 月 2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方强的孙子夫妇来，送好茶叶。谈他祖父已五世同堂，让我写幅字：“方强将军五世同堂”。送他《炎黄》第四期和耀邦纪念文。同胜利手谈。下午韩磊来，他在《炎黄》第五期发表了《“4821”苏修特务案》一文。生日宴会那天拍的照片十来张交我。有关的书籍（如《胡耀邦诗集》等）等都拍了照。晚餐后才离去。谈他访问了钱正英，钱说，同李锐没有形成友谊。他拟写篇钱其人的文章。

2009 年 5 月 3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清理桌面，找到张钦楠书（划了记号、批语）。小玲、佩珍等遊动物园。

满起接蒋彦永夫妇，十一点半我们到达东三环大董烤鸭店。上海来的沙叶新，由邵燕祥出面接来张思之、何方夫妇一起漫谈。从《炎黄春秋》事件谈开，我讲了许多高层旧事，介绍钟波、刘利华两本书。沙讲俞正声，在上海很谨慎，小范围可能随便一点。《南华早报》驻北京记者吴薇给我打过电话（大概拒绝采访了）是被邀来的，给我名片。张思之同意只对准“江办”的办法。带去三本钟书和耀邦诗集，盛禹九书，分赠沙、邵、何等。同玉珍回到家已三点。

胜利来，晚饭前后手谈。

2009 年 5 月 4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九点廿与玉珍到人大会堂进西北门小休，遇见彭真夫人张洁清的妹妹（满头白发，88 岁，说一二九时是中学生），谈她姑姑跟李大钊革命，她写了篇文章寄《炎黄》。我与玉珍坐在正中二排（见到安志文、钱敏等在三排）。工农学知青代表讲话，李长春讲 40 分钟，一个多小时散会。部里老干局特派人来照顾。下午到万寿路游 300 米。

下午牟广丰来，从俄国回来，在莫斯科、圣彼得堡遊览，照了五厚本照片，特别是国家公墓，名人墓型各种各样，叶利钦墓三色国旗包住。

2009年5月5日（星期二）晴

五点醒来，六点多起床。上午看报读书。《民主与科学》第二期，好多篇纪念五四文章，资中筠访谈录有新意。

下午到万寿路游300米。张青义来，带一张江西习氏几十代传宗表，习中（仲）勋为　代。（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

2009年5月6日（星期三）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九点前到炎黄社参加座谈。到曾彦修、袁鹰、冯健、钟沛璋、张思之、吴明瑜等，杜导正、吴思、杨继绳等社里人五六位。杜、吴详谈蔡武讲的情况，中宣部有文件，干涉人事和依法依章，北京市新闻局45家年检暂缓，《炎黄》列第12位。大家商定对抗办法，尖锐文章暂少登。对策：拖、顶、闹、关、话、软对软，硬对硬，力保刊物仍正常运行。李长春早有四篇文章批普世价值，中宣部早准备应对96521工程，即五四90年，建国60年，西藏50年，六四20年，法轮功10年。借打黄关网站。

下午四点到上海大酒店18楼每月聚谈，只到李普、长江两夫妇，杜老、明瑜、厚泽和李郁，马立诚生病了。漫谈形势，毛等旧事。我最近接触的钟波、刘利华，《博古与毛》几本书谈起。党史慢慢弄清楚。右派打了130万。厚泽给我一本广东新刊：《公平社会评论》第一期。

2009年5月7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翻出张超群（南县人，44年生）06年寄来的一本自印集《中国政治体制的批判与改革》，值得一读。

上午小彭转托的人彭林（广东一个投资公司的老板）送来五套《李锐日记》，从香港转来。这是最后的几套了（要分送丁东、许医农和大胖）。

下午到万寿路游200米。

2009年5月8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奚青同徐勤先来，随后杨继绳来，他们是约好了的，一起照相。奚将他代写的序言（为徐传）交我。杨也写过徐，即准备写江。完全赞成，我可以提供资料也。杨告诉我：他认识的张孝泉（原国电董事长），叫范元甄为姑母的，现在中南海任巡视员。有思想。

觅觅和王焱来，让她俩认识徐将军。王从伦敦来，有家国营投资公司通知她，已面谈，尚未定案。她的爱人大她两岁（王焱已30岁），却不想回国也。王下午回长沙。觅觅送她到机场。

下午到文津街游200米。去看望薛京，脚仍肿，还得养一个月。他母亲薛沁冰去世，12号告别。

2009年5月9日（星期六）阴

六点半起床。看黄显孟寄来的29页长信及有关周惠的资料和《谁放火烧了“赵家楼”》文。似让我能予处理。

十一点多同玉珍到蒋彦永家，有王本顼、白苏珊和另一位燕京校友女医生在座。先从电视上录看那天白苏珊在家同我座谈的录相（送我光盘），还送我一本那天的相册。我仍谈了秦城等不少旧事，如蒋介石听从德国顾问计划的铁壁合围的计划，才迫使红军长征（项南父亲送的情报）。在一家酒店用餐，

席间又漫谈，二点多才回家。同胜利手谈。

2009 年 5 月 10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觅觅带来几份网上资料，有评论聂绀弩入狱等文章，应从时代认识等。续看张超群《政改》书。

下午觅觅来，她有了男友，说脾气厉害。下午为觅觅所托作字一幅（在深圳华侨城工作的王谦宇，80 岁，觅觅争取入该公司），又写秦城的五言绝句 6 幅，以备应付也。

2009 年 5 月 11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看《平旦札》前 10 篇（林鹏杂记，王建勋给的）长短 145 篇，没有标题。

上午郭全胜来，谈薛京情况，问题在“懒”也。明天由他送薛为母告别。十一点多，同玉珍到北三环贵州大厦，张抗美请客，两桌，意外有林汉雄、崔军夫妇，还有李普、钟沛璋、何方、彭迪等夫妇，莊重（与我同年，满头黑发），带去钟波书两本交李、莊。三篇耀邦文交戴煌、汉雄三人。玉珍又嫌我讲得太多。两点半回家。

下午玉珍、佩珍同我到附近复兴商业城买衣服，地下五百米长的衣服、鞋物商场，使我吃惊。满起说，还有比这大的。买单夹克、冬上衣和凉席，共约千元。

同胜利手谈。

2009 年 5 月 12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丁弘寄来《让那“伐木者”醒来》，12 篇文章清算毛的思想作为，值得细读。将怀耀邦文寄他，并告张钦楠著作和地址，他们能通信交往。

上午苗苗来，取走为觅觅求的字，才发现掉了一个字，真是老了。送玉洁两本《张大千册画》。一起午餐，并给他丈人两篇怀耀邦文（张清林当年在组织部参加平反冤案两年）。

下午到万寿路游 200 米。继续读书。

上午十点同玉珍到八宝山同薛沁冰告别，比我小一岁。遇见安林儿子徐蔚为夫妇，还见到薛京的姐姐，谈了一阵。安林现在医院。

2009 年 5 月 13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读书。上午毛应民同朱丽俐三人来，朱是浙江更香茶叶公司北京总经理，同丈夫 20 年前 2000 元起家，走向全国，百家连锁店。写两幅字相赠：更香有机茶，造福全人类。千年贡茶，婺州举岩。并赠书两本，耀邦文和钟波书给小毛。

下午李育［郁］同向刘骝、熊国卿来。向为向禹［愚］之女，写父亲传让我写序。我不认识向愚，婉拒。谈旧事并送书（她送我湘绣松鹤图，拒绝不了）。向愚是 1924 党员，黄克诚等人入党介绍人，蒙冤几十年。

2009 年 5 月 14 日（星期四）阴

六点起床。看《如何影响中国的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乃美国国防情报局内部报告，钟沛璋给的。昨夜问我看了没有。06 年写的，分析了六四后的中国形势，希望中国专制极权腐败下去。上午李宗贤和

书法家张山松来，张送他的仿毛作品，让当重庆楹联学会顾问，还送了一本四开版的《中外交流》刊物。

收到阎长贵（江青秘书）送的写文革情况的《问史求信录》。闫 68 年 1 月关入秦城。

早餐时，朱丽俐送来一大堆食物，包括金华火腿和自产的豆腐等。

下午到万寿路游 200 米。

2009 年 5 月 15 日（星期五）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续看《平旦札》等。

上午张小曼突然来家，送一大厚本她主编的《追寻先辈的足迹——张小曼作品及先父张西曼生平资料选集》，还有一堆资料。接着向刘骝和她表弟来，交我两份资料："刘泽建非烈士"和毛岸英的材料（回忆彭总的一封信）。

下午到万寿路游 200 米。

2009 年 5 月 16 日（星期六）阴

六点半起床。昨收到刘利华寄来短信和《普世价值与非普世价值，到底哪个是"假道理"——与朱穆之商榷》长文，又高国发寄"庆贺《陈独秀著作选编》出版领会陈独秀思想的历史价值"长文。六卷本《陈选》今年一月已由上海出版，这是一件大好事。

上午张有实持陆钦侃的介绍信带昌平一个村子的三人来家，为土地占有的上诉书让我转交温总理和刘琪。很是为难。谈了自己年令［龄］与处境，勉强答应，由玉珍收下（张是中科院自然资源考察的负责人，81 岁）。

韩磊来，翻寻资料拍照，呆了一天。交我钱正英的访谈稿，不外表扬自己大办好事。此人是毛主席的好学生：雄心壮志，两脚悬空；大办水利，灾难无穷；头脑简单，惯于表现。

胜利来，手谈二小时。

2009 年 5 月 17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续读美国情报局报告等。上午九点多到西苑医院看望谢韬，不认人也不能说话，靠鼻饲。夫人卢玉也住在三楼，在吊瓶。同房萧乾夫人和地质大学党史教授蔡若凤，见我们都很高兴。热谈一阵，拍了好多照片。下午施滨海来，送《开放》五期，给钟波书。

2009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翻《开放》第五期，1987 后已处理高官 129 人，有详细名单。"告密纵横谈"，从章诒和揭黄苗子事展开回顾，乃中共的一种制度，延安填小广播表成为整风运动的开篇也。

上午曹维恭来，谈到十一点。他一直在世界银行，此次是公差。今年将退，工资 18 万，等于国务卿。30%交税，退休金 30%。谈美国金融风暴，信贷紊乱，超前消费等等，看不起美国（和台湾）的民主。也是党专政，好在言论、新闻自由，有宪政。中国的一党专政有其有利一面，民主问题值得研究。他已 81 岁，也准备回国度晚年。但中国空气太坏。他的姐夫唐克（比我大一岁）已半植物人。

下午开始看刘利华的文章。用"垂直、水平"这样的名词难以理解。

2009年5月19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八点同玉珍到医院看呼吸科并看中医，治牙。随即到薛京处，取回《李锐谈毛与高岗》文。

下午到万寿路游200米。周笃文和他的学生童震勇来，童一家住香港，61岁，许广平的亲戚，比海婴晚一辈。买了二本《中国：奇跡的黄昏》送我，也是我的粉丝，说我在香港的名声很好。

2009年5月20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谈毛高》文，竟忘记了。

上午续读《奇跡黄昏》最后一章，过去读过一次，忘记了。此书拟全读一遍。

玉珍去医院检查，她每天走几千步。

下午郭全胜来，谈薛京情况，认为我在组织部工作情况，贯彻干部四化，主要是知识化、专业化起了大作用。我又谈到83年湖南告我的状："用地、大、压"（地方干部、大学生、受过压的）。

2009年5月21日（星期四）多云、下午雨

六点半起床。读《黄昏》第一章。牟广丰告知，廿六下午在人大会堂开《牟宜之诗》座谈会，上百人参加，让我讲话。几分钟要讲点要害问题。

下午到万寿路游200米，走几步路气短，游泳时却无此感觉。

周笃文夫妇和童震勇来，童的照相机被偷了，前天同我的照相没了，电话约来再照。童进来后只是鞠躬。周借我《真实的林彪（秘书回忆）》。陈海宽来，玉珍谈杨东情况。陈为一名酒入上海世博会，让我转信，婉拒了。这种令人怀疑"得了好处"事，他也理解。谈陕西省长湖南人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对我好感，应送书。

2009年5月22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林彪》书。该看的东西太多了！

上午沈云彪来，送一大盒鸡蛋。他住在香山后面，自己盖的房，养了上百只鸡，以后负责送蛋。钟书他已看过，对毛和现实看得很透。他结交了几个湖南青年，自由撰稿人，很想同我一谈。只好应允（玉珍已很不赞成我接待谈客了）。

玉珍正接到李特特保姆电话，说特特已经糊塗，她带人来不要接待。接着特特带来两个人。大个子名王唯承，交我一份"申报书"——《皇家国际资本金总库》，看了一个开头，就知是那种大骗子。此人出示一堆照片，有一张同黄新亚的合照，说黄参予其事，等等。我即表示拒绝，也不同意与他合照。谈话中还讲了一些神经质的胡言。让快快离去。

下午游300米。收到张哲民送来的几份资料。有南京应克复的《改革的变异及其根源与出路》（约二万字）。晚餐前，都匆匆看过，很有内容。

2009年5月23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书，清理书房，好些必办之件都还搁着或忘记了（如为刘道玉书写序言等）。

朱维民从江苏回来，送嘉兴名产粽子和枇杷。

胜利和小玲两家一起聚餐，似先过端午节。晚上牟广丰来，《海南日报》有读牟宜之诗的文章，交

我三篇这样的文章。将纪念耀邦文交他，拟复印在26日纪念会上散发。

同胜利手谈多局，只攻不守，胜少败多。

2009年5月24日（星期日）晴转阴

六点起床。张哲民送来的几份资料都极有内容，全部看完。上午施滨海来，他即去香港，问我要哪些书。港人准备隆重纪念六四。最近赵紫阳口述六四出版（鲍彤经手），港报刊争相评述。谈到留午餐。将《牟宜之诗》赠他。

下午到万寿路游200米。走几步路仍气短。

孙作宾女儿孙晓北送来《孙作宾纪念文集》。她是北京一个医院的儿科医生，57岁，已退休。出过父亲画册，我写的书名（又忘记了）。同来的有杨延洲，在青海轻工业研究所做技术工作，父亲是陕北老红军（子长县的）。从小读我的书，自称“粉丝”。一起照了几张相。谈了一个小时。玉珍又怪我谈话多了。

2009年5月25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首次翻何方《党史笔记》，“前言”中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的话：“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鄙的”。我过去却没有注意到，只是引用“自由人的联合体”。继续清理桌子（堆积如山也），又发现几封积压的信件。

湘潭董源远四个月前寄来信件和《乌龙梦》（长篇章回小说）让我写序和书名，今天恰恰又接来催复信件，于是让玉珍回了电话：我的病情等难以应命，请予原谅也。

几份资料让满起复印多份，以便转介。

收到《鲁迅与陈独秀》书，作者王福湘，书名是我九十岁题的，封内还有作者同我的照片，全忘记了。作者是长沙人。续读有关国情资料，准备在26日会上讲几句什么话。

上午在阳台活动，下午游200米。感觉良好。

六点前到达王府井东边金宝大厦三楼利苑饭店，应田纪云约聚餐。杜导正、徐孔、吴思在，几位年青人多不认识。将几份资料交田和吴。导正谈，他经手的赵口述记录《改革历程》中他的序言等给我。谈胡批示，此书严控进入大陆，对《炎黄春秋》仍担心。

2009年5月26日（星期二）晴

四点醒来，睡不着了，老想下午讲话。六点起床，将拟讲话内容和引用资料，记录在一张纸上，防备一下想不起来（许多人名常常记不起）。《共产党宣言》上有句：“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鄙的”（从何方《党史笔记》序言中发现的），马克思追求的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李大钊文集（下，P8）中“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的一段话：“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他、抑制他、绝灭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因为思想的性质、力量本来如此。我奉劝禁过言论、思想自由的注意，要利用言论自由来破坏危险思想，不要借口危险思想来禁止言论自由。”还录下牟宜之记林彪事件诗，其中有律句：“世上美名尔享尽，人间坏事君做完。水落石出终有日，云开雾散见真容。”实际上写毛也。

下午两点半同玉珍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参加牟诗座谈会，由人民出版社主持，到一百多人。同何鲁丽（其父何思源同牟宜之关系深，她已74岁）、林汉雄、朱厚泽坐在首席位。有十多人发言（钟沛璋

也发了言，还有雷颐)。我讲了不到十分钟，开始即感谢人民出版社和牟家儿女办了这件好事，赞扬牟宜之有独立思想，相信真理，相信自己。马克思说：“专政（我说一切专政均如此）使人不成其为人”，讲了看到美国情报局资料（钟沛璋给我的）一位在中国十年研究中国的人说：“独立思考是中国稀缺的资源，我们要让此变得更加罕见，直至完全无影无跡”。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三大文明都好，但关键在如何步步实现。首先要尊重人权。引用 4 月 13 日报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10）宣布：“实现充分的人权是人类长期追求的目标，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最后唸了米龄自寿诗尾联：“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我已 93 矣，活不了几天了，希望在座诸位努力”。

玉珍告诉我，后来发言者有赞扬我讲的（我听不清楚)。牟广丰早告诉我，照顾人民出版社不要讲太厉害的话。

又收到钟波寄来的原书稿的——2009 年 5 月 18 日打印版。

2009 年 5 月 27 日（星期三）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邵燕祥寄来八首七绝纪念牟宜之。他已告牟广丰，不能出席昨天的大会。

上午钟伯熙来，昨天钟沛璋就告我：他是专到北京来看望我的（沛璋在地下党时，曾领到［导］过伯熙)。谈了许久，可记者：江泽民曾告汪，要在西郊为自己盖栋房子，说邓小平也盖了一栋，引起汪大怒，从此不理江了。新安江移民经费当年过少，是王醒（负责人）为减少整个基建投资而压下去的。电厂厂长年薪 80 万！赵洪祝很放手，经济上的事让政府管，感觉文化差一点。他在位时，朱镕基很支持他，还特地看望过他（过去没同我谈过)。

杨继亮和山西同事许兵等三人来，送我他的新著《中介论》四本，是纯哲学著作。我说不解“中介”二字。随后将高亮之的《综合哲学随笔》与他一览，寄［记］下出版社址，可同高取得联系。送纪念耀邦的文章。杨带来茶叶和大瓶药酒相赠。

下午唐小毛和儿子来，儿子是初次见面，是她办的公司（钢铁材料买卖的咨询公司）的助手。他们还同离易［异］的夫君来往。送我大本《典型文坛》(湖北李洁非著)，还送茶叶和棕［粽］子。谈过去家庭和旧事，已感到经济衰退影响。

2009 年 5 月 28 日（星期四）端午节 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读杂书。

上午朱大星和弟弟等三人来。拟邀我们午宴，因已有约婉辞。郭全胜来。玉珍同苏志宏约定，在金利雅定席，接待钟伯熙，全家人去。结果苏定了两桌，邀集前次晋、陕、冀边搞一个开发区的大群人聚餐，由他请客了。由温家宝、李克强的批示，此事已接近完成。席间我谈旧事较多，听众是闻所未闻也。玉珍时阻我不要多讲，我太不听话了。满起送钟回杭州驻京办事处，他要过几天才回杭。

下午大毛来，她从美回国探亲。先到广州看四毛。二毛还在广西。她已 85 岁了，半头白发，身体还好。住在美国女儿公寓。留晚餐。谈杜光是北大同学，最近见面。同宋以敏（何方夫人）有亲属关系。她的后妈陈舜英是陈家的。

同胜利手谈。

2009 年 5 月 29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典型文坛》第一篇写丁玲。

上午许医农、宋晓梦来。她们翻看港刊，谈张［章］诒和揭发黄苗子事，许参加过一次为此事的座谈会，大家赞成，但根本原因在体制造成。黄苗子情况是朱正告张［章］的。晓梦同意我的意见。许带来一篇网上文章，对《庐山实录》有意见，谈彭总等人没当好奴才也。

中午全家和许、宋一起，在对面酒家午宴，由胜利做东。菜有家常味，价廉物美也（只花四百多元）。小妹在美国出版的我的1979年前三本日记，交医农一套。

夜观电视，中国同德国足球赛竟1:1平局，太意外了。目前德国队世界排名第二也。

2009年5月30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看《往事》“卢作孚最后的日子”长文，很是难过。此文改写后可在《炎黄春秋》发表。还看完“谈‘告密’”座谈会记录。

彭迪寄来一篇关于普世价值问题致胡总书记信，征求我的意见。此事待考虑。

杨继亮又送来《中介论》十几本。牟广丰来，送茶叶。谈人民出版社支持情况。那天开会还每人送一大包书（贺龙、朱总、粟裕等传记）。还给网上两首诗，一首读我的序言七绝，一首赞扬那天座谈会（七律），七绝录下：

李锐点评牟宜之，建安风骨李杜诗。
炎黄文章春秋笔，启蒙求真破愚痴。

2009年5月31日（星期日）晴

五点多醒来，六点半起床。鼻子大出血，玉珍即用棉花止住。看报，续看资料。

上午萧永义和张曙光（北师大哲学与社会学院教授）等三人来。送我茶叶等。他们想听我谈些意见。于是赠怀念耀邦文，《中国往何处去》书稿等事［件］。萧是杨开慧亲戚（杨开智是他的姨夫）。我谈到那天向刘骝讲杨开慧存于天花板内遗书原件中，有人看到过，写有“生活、政治”两个流氓的字眼。

赠张并另外一人我的《世纪之交留言》等，并杨继亮的《中介论》。

牟广丰来，送邵燕祥读牟诗的8首绝句，还送茶叶。施滨海来，从香港回，给我赵紫阳|回|回忆录《改革历程》和两本《耀邦与中国政改》并近期《亚洲周刊》。

胜利来，手谈多局。

2009年6月1日（星期一）晴

五点醒来，六点半起床。翻《李锐日记》第一本（1946—55），引起许多回忆。

上午九点，钟伯熙和许良英来。许谈了许多意见，我作了记［纪］要：听我谈过一些毛的往事，建议全部口记录下来（我将《李锐谈毛泽东》一书借予［与］，他要全部复印）。张宣三给他信，说我为辛子陵书写的序言（引用了辛的文字），马克思晚年赞成民主社会主义绝无此事（张没有将信寄我），谢韬讲的也不对。建议我不要介入此种争论。张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比许还厉害。马克思认为《哥达纲领》每个字都是错的，“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到了能谈自由时，国家已不存在了。”马恩最需要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晚年有点变化：接受议会道路。许说，恩没有去过美国（我看过的资料：去过）。许在06年我召开的聚会时，对张钦楠的《读史札记》持否定态度（张后来扩充写了再版，许没看到）。张曾给许写信，称自己是小学生。许建议我写的《中国向何处去》的提纲，扩大成一篇二、三万字的文章：说清楚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国应走向文明道路：出路何在？问题和答案。他认为朱厚泽思想水平高，杜光的思想有乱处。

下午同玉珍、佩珍到紫竹院遊了一个多小时，我坐轮椅。

2009 年 6 月 2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除看报外，整天看《日记》第一卷，关于高岗及黄克诚谈话等，以及接管沈阳详情，都是史料也。

上午郭全胜来，谈薛京太不尽秘书之职了。关于他那个服务中心归宿事，需要薛问发改委等问结果。

下午游 200 米。晚餐时胜利在座，玉珍谈秋林、毛竹教养事，很是气愤。一个 20 岁，一个 27 岁了。

夜仍观“贫富人生”，那个儿子是当代典型：依靠发了财的父母当纨绔子弟。玉珍接王元化儿子从美国打来电话，大骂造成六四的人。

2009 年 6 月 3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读张宣三寄来的《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一、二两篇），有根有据否定马克思主义。他是真正通读并读通马、恩全部著作包括来往信件的。同彭迪电话，他的信件即处理。

下午四点前，同玉珍到上海大酒家聚会，到马立诚、李郁、吴象夫妇、李普夫妇、长江夫妇、吴明瑜、朱厚泽，杜老（和两女儿）晚餐前才到。大家谈兴都浓。李郁知道事情较多，谈巴东一强女抗击强奸刺死一人，伤一人事件，社会公愤，法庭不能判刑。“六个为什么”一书，虽造成声势，并不妨碍我们正面宣传。我将赵紫阳书《改革历程》简介，大家都是首次见到。我还谈张宣三否定马克思主义两篇文章，并出示张钦楠接受我的提纲，写出《中国往何处去》一书。并谈到 06 年在李普家开会情况。

2009 年 6 月 4 日（星期四）晴转阴

六点多起床。看报。上午稍清理杂件，太乱了。南京强剑衷寄来的几位老地下工作者（《新华日报》时代）的离休年代问题，还有两本书。给老干局写信，请他们考虑如何处理。又将彭迪夫妇有关普世价值问题给胡锦涛的信，写了封短信转胡。让满起交给薛京寄出。玉珍同去看望薛京病情，送了些食物。

下午游 200 米。韩磊来，《北京青年报》揭发五月份巫峡口山体滑坡情况，并说有次滑坡碍航两天，300 米水面影响 100 米。新华社现在准许报导了。张［章］诒和揭发黄苗子文也带来，还有一批小妹寄他的照片，让我认人。前几天他专门到天安门去过，检查甚严。

2009 年 6 月 5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和资料。今天奚弘请我们全家人吃饭，坚决辞也辞不掉。

胜利一早来，同他手谈了一天。中午在军博旁边鹭鹭酒家聚餐，菜很丰富，花了 600 多元。

满起到许良英家取回张宣三给我的信及他对我写的《中国往何处去》的意见等件。

夜观女排同古巴第二场战斗，竟反败为胜。

2009 年 6 月 6 日（星期六）雨

鼻子又出血。睡得不稳。六点半起床。看许良英寄来的信件。

上午宋晓梦来，专看港刊和赵、胡的书。除赵的《改革历程》外，都借与她了。她谈到巴东那个女洗工反强奸刺杀人事件，这反映了当前社会的一种形态。深圳欢迎旅游者，此间 70%男人包二奶。社会

腐败乃此种党官制度所造成，乃历史空前，完全失去监控。仍沉醉与主义与党专政的种种教条之中也。

下午游 200 米。今天解手三次，第三次竟四次反复。

2009 年 6 月 7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看《日记》（55 年—60 年没有）。当年高音[3]持菜刀事，记得清楚，以及开窗丢被等。还有两首诗（都忘记了）。

上午玉珍为我理发、剪脚指甲。

下午同胜利手谈，有大胜局。

2009 年 6 月 8 日（星期一）大雨

昨夜服眠药，睡到七点多起床。

为了前几天出鼻血，九点多同玉珍到医院。先看内科，谈气短等问题。李医生知道我的情况，仔细解释诊断，让查体内氧气和检查呼吸道。藏氧 98，正常。做呼吸检查，医生称赞，我这个年龄中是最难得的。又看中医，张剑（女，46 岁）知道我，读过南央的文章，一些看法谈得很投机，答应送书（这在医生中很难得）。

下午读书、看报。晚上觅觅来，带我两本港版书：《六四一二 0》，作者陈润芝，记录鲍彤、吴仁华、陈一咨、王军涛等 7 人情况，及《人民日报》社论等资料。另一本《冲突 VS 和谐》著者林贡钦，签名“敬奉”。另一署名孙立川，觅觅认识。谈她已在华侨城找工作，明日又去香港。

2009 年 6 月 9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翻港书，看报。上午雷霞来，她到内蒙几天。谈旧事。湖南无甚起色。将《中介论》带一本与黄道奇。耀邦文让散发。

下午游 200 米。苗苗来，将另两本港书交我：《毛泽东皇权专制主义批判》（作者尹振环有信，“在您的著作、文章引导下，完成了拙著”，书加［请］我的亲属带回），又一本《历史的大爆炸》乃“六四事件全景实录”，作者张万舒，原新华社社长[4]，保留了许多原资料（内有新华社情况，李普的检讨等）。

苗苗现尽力练字，已升中级班（老年大学活动）。谈觅觅情况，经济等要关心。

2009 年 6 月 10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睡得尚好。看报、看书。

翻盛禹九的《怀念与思考》，有许多好文章。他同张宣三有信件，谈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重新思考。可惜只能在香港出版。

同读者“粉丝”孙大骆（来信赞《庐山》一书为千古独步）电话，同意他来家一谈。

下午查近三年诗作，并录出，因“野草诗社”索要也。

[3] 高音：指前妻范元甄。因经常大声吵闹，故称其为“高音”。——李南央注

[4] 此处记录有误，张万舒应该是前新华社国内部主任，不是新华社社长。——李南央注

2009 年 6 月 11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翻港书。上午施滨海来，送六月份《开放》，真是六四专刊。

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叶国华主持的《建国六十年》节目，电话外又寄来信件，要来采访。

下午游 200 米。诗作再看一遍，有的要稍改动。

2009 年 6 月 12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收到南通市高洁寄来的信件和照片。《三上耀邦陵园》都是骑自行车，十天左右，附有照片。最后骑自制的自行车（附记自己因四类子弟一生坎坷）。真是一个奇人！

上午青长庚先来，又送一大束云南鲜花。他们有十来人思路相通常聚谈。交纪念耀邦文。随着施滨海来，给我六月份《开放》，乃“六四”特大专辑。还刊有“巴东烈女邓玉娇”短文与照片。接着沈云彪同三位湖南人段振坤（自称三民主义思想家）、谢强、马致诚来。段研究古代文化，送我专著《文化尊黄》（黄帝）约 15 万字，又“皇帝学说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和中国文化的复兴”一文。送纪念耀邦文。同他们交谈近一小时。沈谈钟波的书复印了 20 份散发，被警方发现。郭先逑女儿也来。她母亲仍住医院，每天透析。

下午改诗作，并抄清一份。四点半同玉珍到上海大酒家，贾文广（在一金融单位工作，工资大概一百多万，被称贾博士）等五个杜润生的老部下（高文彬、老秘书，于展、曹洛申、李和生、首师大）召开会。到厚泽、吴象两夫妇，李郁，为山西财经大学要成立两个研究中心——杜润生和马洪。关于马洪我只讲了他的简历。杜老是农村问题专家，解放农民有贡献。我谈了“六四”时，赵紫阳让他召集我们十多人聚会两次，研究对策的经过。关于形势和人事大家议论一阵。我带去的《开放》第 6 期和怀念耀邦文，他们复印分发了。我也讲了点自己的经历，如陈为何派到中组部。

2009 年 6 月 13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将《近作》廿四首抄写定稿，并复印了一份。下午到信访局大楼三层，参加野草诗社的集会，为向四川地震灾区学校捐赠书籍。由光华科技基金会副秘书长张振威主其事，许多人捐了书。我不知其详，只好临时捐一千元（幸亏满起带了钱）。同周克玉坐在一起，送他《龙集》和《诗词本事》（也送给王渭和萧永义）。讲了十分钟话，弄清历史动力，唸了地震诗。散会后许多人与我照相。

2009 年 6 月 14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周克玉送我的诗集等。上午宋晓梦来，她已较有空，拟写我的改革 30 年。将 89 年与 90 年的日记找出与她，并谈了写我这 30 年努力弄清许多根本问题，包括马克思主义。程湖、郭全胜来（郭先走）。程谈他在邮电总部的工作，和对社会现象总的看法：广大群众已开始有人权和民主的认识，如维权事件和郭［邓］玉娇现象等。他的上级思想开明，他散发过我的《向耀邦学习》文，并不隐瞒曾经的“秘书”身份。谈五种官报刊由财政部直接出钱。

下午那位鞍山人孙大骆来，送他的港版书《毛泽东权术史》。他只得到三本。2001 年出版，假帽[冒]是海外人。写此书时尚未读到我的《庐山实录》。他的父亲是老干部，已去世。赠书几本，包括《其人》，没有久谈。

夜观《贫富人生》最后一集，此剧很有教育意义。

2009年6月15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七点廿分看中央台播社会新闻，这是晓梦建议的。上午翻看《毛权术史》等。

下午同胜利手谈，什么事也没做。

杨东的工作得到解决，这是玉珍找牟其[广]丰帮忙的。牟在西安给榆林负责人电话，告米脂县长经办的。那个县委书记拖着不办，居然来电话自表功。

2009年6月16日（星期二）阴雨

两点醒来，睡不着，只好服眠药，久久入睡。七点起床。但影响精神总觉疲倦。午睡只半小时多。

上午王建勋和韩磊来，他俩合作编我的画传。韩负责照片，王管文字。关于全书主旨，我谈了近两个小时。我一生坚持做人、做一个正直而坚持真理的人，尤其1979年后复出这30年。这有家庭和当年学校和社会影响，较多谈了父母亲、小学、中学到大学的生活等。在延安也没糊塗。《李锐反党集团言论集》记录了我对土改、反胡风、反右派等等看法，“庐山”后就更认清了这个党。三十年来，逐渐对三大问题：历史、理论、党的理解（王参加了2006年“中国向何处去”的座谈会）。

下午游200米。

2009年6月17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尹振环著《毛泽东皇权专制主义批判》，前言中即引用了我1991年写的那篇《毛晚年错误思想初探》，毛赞扬秦始皇崇法贬儒的一大段。难怪他给我的信中要写上这么一句客气话。

下午王申生来，带上他的晚辈画友严培明为我画的大幅黑油画的头像（约平方米多），真是入神之至。严在巴黎30年，法籍华人，此次法国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为他在北京办画展，主题是“童年的风景”。明天下午开幕，请我去。其人专用黑色，可称一绝。在欧美已大具名气，市价很高。

2009年6月18日（星期四）阴雾

六点半起床。整天阴雾遮天却不下雨。上午一个年轻人陈恩田来，原在澳洲活动，有个七三学社，学经济的。说是见过我，特来求教。谈了近一小时。岳丈已99岁，学道教，送大幅横字：福锐百寿。送书和文。平江原老干局长等四人来，谈经商的谢扬愿为我全集出资（已告薛京）。求字，教育局长王志明求字，还有两本书名:《平江扶贫开发史》,《平江人大志》，只得应命。顺便将“方强将军五世同堂”写就。累了一个多小时。

为严培明画展并感谢为我画像做了一首诗并写好：

一支油墨笔，新创妙神工。
更发浩然气，启人器量宏。

下午二点，王申生来，陪玉珍和我到四环九仙桥原兵工厂改造的美术展览大馆参观严的画展。这是由严的经理单位“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主办的。严和几位法国人在门口迎接。今天预展，好像只我一个“贵宾”。摄像机等紧跟，在一个极其高大的展厅中，34面黑绸旗随风飘扬（我们带[戴]上大耳罩）。画家在上海住一个月，旗上画的是残疾儿童和孤儿的头像。还有占整个大墙面的山水画，展题为“童年的风景”为“运动绘画”。真是独创神工。一见面，就由申生将我的诗幅相赠。

这个美展馆从来没听说过，真是孤陋寡闻。看了一个小时，还有一个法国女明星的影像展。玉珍也觉来了值，她原不想来的。

2009年6月19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再看了一遍张博树在《耀邦与中国政改》上写的导言，还找出他去秋送我的著作《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此书值得一阅，内中有谈苏东和台湾的变化（赠书太多了，不看乱书堆，发现不了）。

上午湖南电视台编导周紫娟（只二十多岁，名片上有“故事湖南”）同摄像师来，呆了两个小时。从49年南下谈起，不孝子向母亲下跪，老家和父母影响，小学到大学，为何革命，“1937年2月的党员”，地下党、延安、热河、东北的关节问题，《新湖南报》54个右派，转业，不能坐而论道，20年贱民，这卅年思考历史、主义、党三大根本问题，基本弄清楚了。还出示一大堆自己的著作与几本写毛的港版书。借去《其人》和《大哉》，送纪念耀邦文。她谈到湖南许多年青人关心我。她上次来采访过，我忘记了。这次大概是60年纪念，采访一批南下老干部也。已经访问过李冰封等。

下午游300米。同胜利手谈到晚餐前。

听刘大姐说，刘燕生（秦川原夫人）已去世，玉珍特到四楼去看望羊羊，始知5月19日病故，癌症。秦川遗物尚未整理。嘱羊羊能找出六四上书稿。

2009年6月20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翻钟波书，资料真多。

上午朱成贵来，带他自印的再版《民主参与亲历记》，有代我写的序言：“一个小人物的一家之言”，一看就觉得题目不对。他已80岁，但精力充沛。将钟波书借与（原来《大哉》他借去一本）。

丁东来，交我小妹整理的口述历史延安部分6万字，真是大工程。关于江的情况要谈一次。

紫阳的女儿和女婿送来父亲的回忆录，从香港带回6本，另一本送杜老。香港20万人点腊［蜡］纪念六四。

下午游200米。同胜利手谈。

2009年6月21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韩磊来，四月生日家宴时，他照了几张照片放大，全家祝酒齐欢笑真是太好了。让我签名自留，以后再复印给我。林一山的秘书（已80岁）同他有往来信件，复印最近的一页与我：其中称我为“当今思想界的领袖”。湖南电视台周紫娟又来，问了一些情况，将我的著作拍照，送一本《新湖南的诞生》。韩磊为严培明大画像拍照后，返回书架时，倒下来整块玻璃碎片，紮［砸］伤他的头部，玉珍为之止血消毒，真是危险。

下午看延安回忆，还得修改补充。

2009年6月22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清理书桌，太乱了。

上午《炎黄》社王海印来，应约将我的三本翻印书（《实录》、《反左文选》、《直言》又各送10本），并带来五六封读者信件和两本《华人论坛》刊物（上转载我的“向耀邦学习”文）。信件中有长文论形势，很难处理，有的得转交《炎黄》刊物。

下午三点于幼军来（昨天电话约的），谈到五点多。果如所料，详谈受害经过，黄丽满告发（后台当然是江）。广东、湖南、山西三省有关同志都为之不平。网上上百万件文90%为此事鸣不平。由中纪委

奉命处理，贺国强、何勇都参加了。将他的夫人、儿子都逮捕（已放）。朱镕基都同情他，同他谈了。现在专门在图书馆读书，准备写书。住在厚泽隔壁（生活待遇部级未变），是朱让他来找我谈的。送他一堆书，包括《中国——奇跡的黄昏》。我觉得此一大冤案应在港刊公布。

王海印还送来一本赵的《改革历程》（他们复印了20本）。

晚饭前后同胜利手谈。

2009年6月23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完延安六年。

早餐时丁东即来，同来的还有鲁利玲（女，经济体制改革会的副秘书长，研究员，同安志文深交），一起谈我同江的关系。从与周建南的深交与崇拜交通大学谈起。两次来家求教，一次半个多小时电话求援，最后谈《炎黄》与于幼军事，以七绝作总结。谈了一个多小时。此事是玉珍最赞成的。鲁在收集当代资料，很想得到二次历史决议讨论会的简报。

接着平江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等四人来，为宰猪市场改建向商务部求援约二千万元信件，让我签署，这是老一套也。只得照办。平江经济情况甚好，打工者无人回去，已是“富裕县”了。

腰痛已久，下午三点，玉珍同我到医院骨科检查，开药，做理疗，还看了中医。回家已五点。

同胜利手谈。

2009年6月24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朱大新［星］（办酒店的）等三人来，其弟在巴基斯坦办基建，巴已称破产，欲求国内贷款，其国内主管为葛洲坝公司，我无法帮助。朱送我好几条甲鱼。下午蒋医生来，交我网上资料：“许宗衡透露为何黄丽满看上他”，许是被双规的深圳原市长也。

张钦楠寄来《中国往何处去》二稿。

2009年6月25日（星期四）晴 38℃（室外）

昨夜什么也没盖，半赤膊睡觉。六点半起床。

上午卢玉来，谈老熟人（重庆《新华日报》杨惠林）要报巨款密报总书记事。玉珍说，我们经过两次了。另一件为大公司老板捐百万元为张志新立铜像，这倒是好事，当前难办。卢患癌症，能活五年内，为谢韬的日记和信件整理出来。卢似有点神经质了。

下午玉珍同我到医院做理疗，并看骨科、牙科。回来已五点多。

2009年6月26日（星期五）晴

昨夜打赤膊睡，四点醒来，五点又睡着，六点半起床。上午九点玉珍同我到医院做理疗。下午平〈江〉来人，原搞县志的，写“西街社区志”书名。问到有贪污犯，一副局干部，六处房产百万元。

深圳办公司的陈晓（女）对玉珍说：一个大干部住在这样的房子，还很满意。使我大受教育。这种社会心理，是头回感到。

下午游300米。同胜利手谈。

2009 年 6 月 27 日（星期六）晴

昨夜仍赤膊睡。六点半起床。翻《往事杂忆》，过去许多事情特别是人名，都忘记了。

上午厚泽来，刚从广州看病回，嘴喉间肿块，决定到广州开刀，乃专科医院。谈于幼军事，蒋医生给我的深圳原市长资料中有同黄丽满关系，复印一份带与幼军。

下午游 200 米。整天光膊仍出汗不止。同胜利手谈。

2009 年 6 月 28 日（星期日）晴

仍赤膊睡。六点半起床。翻阅没有看过的网上资料。读完应克复（江苏社科院研究员）的长文“改革的变异及其根源与出路”。

上午延滨来，送大盒杏子。谈当前政府腐败情况，痛心之至。交“耀邦”文并借与赵的《改革历程》。

小妹电话，《延安经历》已收到。要她查阅《直言》与《往事杂忆》。三本日记中有个别错误，如将刘道（将军）误为刘导生[5]。

2009 年 6 月 29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整天热得开冷气了。

上午崔军和儿子来，儿子高大，说母亲像我的前夫人也。他读过《我有这样一个母亲》，特来看望。崔说，他们 8421 活着的最近聚会，就是李鹏不来。接着陈砚发和三个年青平江人来，陈让书写“义门陈文史陈列馆”招牌。来人从事银行工作的，拟参加邮政储蓄银行，让转信与刘安东，只好应允。

空时读张钦楠《中国往何处去》二稿。

下午同胜利手谈。觅觅来，送香港天地新版《实录》，还《日记》三大本，留下奶奶与觅觅照片本，作为孙女还是怀念也。

2009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二）晴

醒来两次又睡着。六点半起床。

为陈砚发写招牌，上午取走。郭全胜来，闲谈一阵。热得什么事也不想做。

下午到医院，最后一次理疗，并治牙。

2009 年 7 月 1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翻《父母昨日书》等。上午张抗美与一茶商来（为他写过招牌），送浙江名产白茶。接着朱大新［星］三人来，送人参等。大概又是要托办事。知道不可能，于是要书，给了三本。

2009 年 7 月 2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收到萧祝前 18 首七绝“读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后口占”。作者是湖南芷江人。大概是最近“有幸”读到此书。信笺用的“湖南芷江龙律诗社”，名片印有“布衣老头”，看来是位老年诗人。

看完张钦楠的二稿，有点小意见，当电话中告知。不知此稿他寄与其<他>人否。

[5] 在美国出版的《李锐日记》1、2、3 册中，只三处提到刘导生，分别是 1947 年 4 月 17 日、4 月 25 日和 1948 年 4 月 3 日。我对照了日记原件，确为“刘导生”，“导”用的是繁体字“導”，绝对不会是“刘道”。——李南央注

上午到医院理疗，看了片子，骨质松苏［疏］也。

佩珍帮薛京洗了一堆衣并补衣裤。满起送餐。下午游 200 米。

2009 年 7 月 3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想到为光远送点小礼物。玉珍拿出一盒精致珍贵的人参。于是找到红纸，剪下一条写上两句：“老兄九十四，必定寿期颐。九二弟李锐”。十点到机关接薛京，一起到东城全聚德酒店（车库在地下三层，第一次经验）。到三桌人，老关系只有厚泽、曾彦修、冯兰瑞、郑仲兵、林京耀等。首次见到何伟（82 岁，人大经济教授）。送两本书：《股份制与社会所有制》、《突破斯大林的“两个凡是”》。聚餐由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年青人王玉平主持。开场祝于老“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何祚庥同我坐一起）。讲到向毛、邓上过科学课，我就插话：他们都听不进去，都不讲科学。我第一个发言，首先讲 1938 年熟悉，自己学工科，也是讲科学的。在延安讲了几句，讲了“六不怕唯头尚在，三餐饭后嘴难张”。然后讲三大问题，上上下下都搞不清楚也，讲了七八分钟。全聚德经理刘玉驰将我带去的纪念耀邦文《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复印散发了。关于何听过些传说，也是有意谈这三大问题的。还有一位陈鲁直也给我名片，要书（太平洋经合会工商会主任，夫人见我即说是俞润泉的表姐，两人坐在一起，当是夫妇）。厚泽讲他在位和离休后，光远老同他一起外出，“受教不浅”。大家拍照多次。光远呆坐着，最后由人帮助，讲了几句客气话。胡冀燕说，已半痴呆了，吃东西由夫人喂。杜润生本来要参加的，突然病发住院。我们四个人，只有我这“92 小弟”还能活动也！

2009 年 7 月 4 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完“革命的神话及其他”——傅高义同郑仲兵 06 年 6.15 谈话（刊《往事》80 期）。深入地谈到三中全会以及邓小平“准确完整”同“真理标准”对立，邓同毛利用权力的区别。

玉珍整天病状，拔罐、卧床。同昨天饮食有关。好在佩珍照顾。下午游 200 米。胜利来，下午晚上都手谈。两家人一起午餐。

刘清夫妇下午来，从《炎黄春秋》广告中看到有我的三本书，特来索取。只带走《直言》，走路仍不用拐杖。

2009 年 7 月 5 日（星期日）阴间晴

六点半起床。前天钟波又送来三本 6 月 29 日印版，我们不在家。封面打油诗词，骂得厉害。

上午杜老三女儿杜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送来两大袋山西名枣，父亲炎症住院。谈马阿姨过去不注意父亲的治疗，如白内障不开刀。要去我的几本书，告知南央电话。他们夫妇是六四后去美国的。

下午游 300 米。同胜利手谈。

2009 年 7 月 6 日（星期一）夜雨、多云

六点半起床。翻看钟波新版本《毛的假与真相》，材料的确丰富。

上午苗苗来，谈觅觅情况，玉洁在帮女儿开的那个小门市。早晨先到医院理疗了。

下午同胜利手谈。

《炎黄春秋》第七期刊有“共产国际有关反‘AB 团’事件”的资料。还刊登了朱维民写的吴老“哭妻”文的文章。这就免得我再写了。

2009年7月7日（星期二）晴

四点醒来，只睡着一阵。因通知要纪念宋任穷诞辰百周年（昨天说不去参加），考虑还是参加为好。参加十二大和干部四化，83年省领导改选等都可以谈点感想也。

上午续看钟书。为张秋石送来的五套《李锐墨跡选》送人签名（内中有彭真怀。薛京交我一本《领袖人物》大刊物第58期，其封面即其人大照片，乃北大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

下午游200米。

2009年7月8日（星期三）小雨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记性太坏，自己整理的书架，却到处找《父母昨日书》的影印版（五大厚本就在另一个书架上）。

上午毛卫平来，他的“云中龙”天花板仍生意兴隆。留下《毛简青故居》纪念书（内有我的题辞、序言和照片）。谈六四在香港的见闻。我的书香港甚多。将钟波的书（6.29新版本）给他，简单介绍其人其书。交周成启看，答应给以支援。

下午看报、看资料。胜利来，手谈到夜九点多。

2009年7月9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薛京交来五套《李锐墨跡选》，有个名单让签名，说是张秋石的朋友，正式用毛笔写好。上午张秋石同《航空报》主编三人（民航出版社副社长梁启通）来。为该报卅周年题辞，当即书“引领风尚，传播文明”（他们代拟的）大幅字。（那五套《墨跡》并不是秋石朋友，大概是薛京的友人也）。同张谈钟波书，他答应经济支援。

下午吴龙友夫妇来，赠他编的《谢无量墨跡》。他应北师大之约，来编“启功全集”，著作与墨跡各十卷（他戏言，自己被认为研究气功的专家了）。留夫妇晚餐。同胜利手谈到夜十点。

明天开“宋任穷百年诞辰会”（在人大会堂）是中办和党史社主办，送来请帖。我原以为是中组部主持，可以讲几句话。于是告薛京不去了。

早晨五点醒来时，为于幼军事，口占打油：

名牌二奶黑良心，制造奇冤整幼军。
谁在幕后当导演？喜欢做秀下台人。

2009年7月10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翻《父母昨日书》下册。1947.3.17我的长信后，南央“编者感言”（P.60）一段话，讲玉珍妈妈对我的体贴入微，六四时准备一起坐牢，唸给玉珍听了。

上午九点多同玉珍到八宝山，向郭先逑告别。女儿们见我们来到很是亲热。随后到朱厚泽家，问了病情，还未做最后结论。将四句打油抄给他一阅。

下午游300米，遇见李欣，他认得我。谈38年同张震寰在徐州见李宗仁事。他曾任38军师政委，在外交部工作十年。

2009年7月11日（星期六）晴

近七点起床。收到广州苏毅大姐寄来六本书，其中《永恒的爱》（怀念夫君江峰的文集），另一本让

转交谢铁骊。孟英（1928 年生，洛阳人）赠送的《斯大林年谱》上下册，周绍明（1917 年生，山东人）赠送的《旅程踪迹》（自印），还有一本汇编的《养生参考》（张金铎编，近 70 万字，大概自印的）为编者所赠。最后这本值得翻翻。

平江人胡德明（中医）又来求字，写招牌。送腊肉等。施滨海送来《开放》第 7 期。

下午游 200 米。郭先述的儿子带孙子来。他从美国回，自己做生意，谈我的书的影响。

同胜利手谈到晚上。晚餐两家吃饺子。

2009 年 7 月 12 日（星期日）夜雨、下午小雨

六点半起床。看报。早餐后作字近两小时，平江人两幅，为李汝伦写七绝和七律（诗穷），他早就来信要字也。

上午陈利明和夫人来。《陈独秀正传》（100 万字）将付印了（我写的书名）。将有关说明给我一份。

下午胡德明取走字幅。中午佩珍回米脂，满起一家送到车站。胜利来手谈。

2009 年 7 月 13 日（星期一）阴、雨

六点半起床。看报。早餐后，王怀安来，由于谢韬成植物人，很挂念我。他也气短，两腿无力，但仍游 500 米。老伴已昼夜不分（比他大三岁）。

将李汝伦两幅字寄出。周笃文儿子从香港回，带赵的《改革历程》与我，已是“第三次”印刷了。一两个月之内，在香港可能空前了。

下午三点李欣来，谈到五点半。谈他一生经历，特别是当过党内“网员”（监视特务也）。十年被诬为“国民党特务”。当年曾派到东北军中工作，同谷牧等人关系。关于常恩多并非党员（乃同情分子），却被认可；他的经历写入谷的回忆录中。谈项迺光叛变。张学良驻扎武汉时，派去的党员被戴笠命调去，张将利害谈清，该党员自杀留下遗书。此事说明张早同我们有联系。我建议他写出一生回忆。赠《世纪留言》和《反左文选》。

2009 年 7 月 14 日（星期二）晴

五点醒来，六点后又睡着。七点起床。上午朱成贵来，他的书正翻看了一半。谈了一个多小时。关于我的序言（他代拟的），建议从《庐山实录》写了李云仲一段，从而相互结识写起（李已去世，他同李同事，是朋友）。关于自己的评价不要太牛气，文字朴实一些。书名《民主参与亲历记》可否改成《讲真话亲历记》。关于当前形势估计也应当讲明确些，关键还在没有解决一党专政问题。简单谈了三大问题：历史、主义（理论）和党。他又借去赵的《改革历程》。

下午游 300 米。玉珍让小智（刘云鹤儿媳）取走毛竹的简历，让锦章（刘的儿子）想办法。

奚弘送来一大堆新疆的水果和饮料。

郭全胜来，谈薛京情况。真是懒得、脏得出奇；玉珍给小曾电话：换一间大办公室。

2009 年 7 月 15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韩钢来，刚从上海回。在华东师大讲课三个月，还在其他组织讲课几次，专讲当代党史。在中央党校只带研究生。李向前让转交原版书：麦克法夸尔送我的：《Mao’s Last Revolution》，并《中国当代史研究》。我的怀念耀邦文，他在网上看到（给他复印件）。让我写“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心”招牌。留他午餐。接着陕西李大斌夫妇四人来，李写了“胡耀邦在安康”

一书（花四年时间），让我写书名和序，只好将怀念耀邦文交与，立即将书名写好（并写好韩要的招牌）。算是应付了（说明我的年龄已难读完他的书并写序言了）。李的夫人王爱萍送我大本《陕西安康女子艺术造型作品集》，56位作者的彩色照片刊于封面，内容包括书画、剪纸、刺绣、摄影、根雕等等，真是空前奇跡。

下午《财经》记者邓海（27岁）来，四川人，葛行军介绍的，来谈三峡问题。交我刊物今年第四期，封面大字“后三峡”挑战——移民遗痛，地质“持久战”，水污染危局。我的《论三峡工程》前后两本都没见过，让他看了一两页要害处，谈了一个多小时，只谈到清水下泄对下游河床、两岸的影响没有预见到，其他后患都预言过。交《世纪留言》，上面有几篇三峡文。他是05年开始到水库考察，关心这个问题的。库区居民生活的困难，他担心闹事。

2009年7月16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收到萧祝前（芷江人，40年生）寄来六本诗集，本人三集，主编《刺玫瑰》三集。有待细阅。

上午晓梦来，她患腰痛，走路困难，又要出差。谈现在有的小学、中学教科书重视旧文化，包括三字经等启蒙书。成都草堂小学的学生，能背诵杜诗二百首，也学做诗。借去的两本日记和港刊等都还来。小关来，待玉珍回，留午餐。

下午韩磊来，交他谈三峡的《财经》，并谈昨天同邓海谈话情况。送我那张下围棋的放大照片。他找我的资料拍照，工作到吃晚饭。

2009年7月17日（星期五）整天中雨

六点半起床。今天无客人。流［浏］览萧祝前的诗集，一个真正愤怒的诗人。

下午游300米。朱厚泽已住入301，口腔问题，终发现有早期癌细胞。

书房越堆越乱，已到无法清理的地步。

为《湖南日报》60年想了四句，未能定稿：

人民喉舌吐真言，不幸飞災大右冠。（无妄災）
歪（弯）路走完走正路（讲真话），百家鸣放国家安（百花开）。

2009年7月18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看书。两家来，共进丰盛的午餐、晚餐。

下午陈砚发同岳阳开发区负责人等四人来，岳阳已请求成为国家级（全国已有54处）。经商务部等四部批准，让我转信请温总理批准。送来大篮外国水果等。

同胜利手谈到晚八点，负多胜少。

上午李郁同一公司经理来（月聚会由他请客），谈须新人参加（杜光、导正等）。带给洪君彦（章含之前夫）的回忆录，写他们的离婚前后。

2009年7月19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为米脂县书记张雁冰（在米脂已工作十年）想调榆林事，给陕西省长袁纯清转简历并写介绍信。听说袁是湖南人，喜读我的书也。

下午翻看洪君彦的书和晓梦还来的港刊。章含之也是一种典型人物，跟范元甄有同有异。都是当年体制下的人物。

2009年7月20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翻自己旧书，许多文章都忘记了。如为温济泽写的悼念文。

上午平江人钟万昌（名片上：CCTV 证券资讯频道属湖南区域，节目中心副主任）让我为天岳学校和六如学校写招牌，共来四人。

姚监复从美国回来，在美参加了六四纪念活动，带来报纸复印件，有他的讲话和照片。让我给田纪云一信，想谈美国之行，及民运人士被收买情况等。六如故居建设（已批准）向省里要钱，也让我作了转交批语。

2009年7月21日（星期二）多云

六点半起床。早餐后即作字，写两招牌："平江县天岳职业技术学校"、"六如学校"。钟万昌取走。又为平江建一个文艺中心事，让我向熊清泉转信，写一句话。

下午游200米。清理书房一直没能动手，乱书刊太多了。

胜利来，手谈到晚上。

现在每晚观"潜伏"电视剧。

2009年7月22日（星期三）阴雨

两点半醒来，想起为新安江移民事（浙江童禅福为此事写了一本大书），毛应民交来书让我为此为［写］篇短文，一直没有动笔。因此失眠，服眠药，竟睡到七点多起床。

有外国电台电话，让谈开国60年，被玉珍拒绝。我又接到香港电台电话，说是杜导正也参加，我就让他告杜给我电话。

上午谢文清女儿来，让我为一个残疾儿童学校写四个字："爱纳百川"。立即写好交与。

下午游300米。上午同玉珍观日食电视片。

奚弘又送来三大箱新疆饮料。

2009年7月23日（星期四）晴

近七点起床，整天气短，想睡。

翻看《博古和毛》等史料书。给怀化王　（原文此处空字，应为"王炯华"——李南央注）电话（他写朱九思传，寄来序言稿），应允序言稍修改后即寄出（玉珍接过他的电话，发了牢骚话也）。

邵燕祥转来他亲戚的一封信，读我《直言》，谈毛是封建主义，实乃奴隶主义。事实上两千年皇权统治，造就我们这个民族的奴性，毛发展到极致。

2009年7月24日（星期五）阴、小雨

六点半起床。看报、看书。上午为平江老干局写"将军故里汇英才"，"英"字多写了一横，得重写。

考虑到开四中全会，给李源潮寄两篇怀念耀邦文章（"序言"寄《炎黄春秋》第四期原件）。

上午姚监复来，谈安全部安窃听器的高明（当年杜老同鲍彤谈话有纪录）。他即去看望鲍，送怀耀

邦文。

由于牙疼，影响吃饭，下午二点玉珍同我到医院。看牙科，上门牙根必须拔除，必由心脏科同意（怕流血不止）。心脏科医生同意，并照了胸片。得五天后做手术。回家已五点。同胜利手谈。

2009年7月25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接到河南寄来的豪华封面（毛邓江胡笑面像）的《特邀函》:“中国诗书画大展”（庆祝60年）（主办组委会由林从龙负责）。想了七绝、七律各一首，七绝自不能用：

阶级斗争三十年，春秋三十改
问题究竟在何处？普世常规不领先。

回首坎坷三十秋（凄风黄雨秋），群英奋起绘新图。
庙堂宵旰为经济（富裕），科学兴衰靠自由。
执政当求民主式，和谐应洗老冤仇。
新枝还仗虬枝力，雏凤当比老凤优。

这首七律是重读为十二大写的几首诗而引用后两句。

下午游250米。胜利来手谈。两家人一起午餐。玉珍为我买泥鳅、大鱼。

2009年7月26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一早想起昨天那首七律后四句，改写为：

稳定当求施宪政，和谐切莫逆潮流。
后人鉴察前人事，雏凤分离老凤尤。（记住言行自寡尤）

上午作字八幅，两小时劳动。中组部一位女同志王莉和萧永义求字，还为邵燕祥写了幅“咏老”旧句，不知他是否能笑纳也。

下午同胜利手谈，只攻不守，负多胜少。

2009年7月27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给邵燕祥信，并附上60年七律请指正，并送上条幅。但打不通电话，满起未能送到。上午郭全胜来，为写“科技人才之家”横幅。小关来，帮忙毛竹工作事。

下午同胜利手谈。

2009年7月28日（星期二）雨转多云

五点醒来，六点多起床。看报。早餐后，玉珍同我到医院治牙，打麻药（较疼），拔掉上牙根。一天吃软食，不要刷牙。又看内科取药，看皮肤科，开一堆止痒药。

下午接通陈四益电话，两首诗改定如下：

人民喉舌直言难，天外飞来大右冠。
歪路走完归正道，争鸣才得国家安。

——反右运动中，湖南日报编辑部五十四人受难，为全国报业之首。实现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社会才能安定，国家才能现代化，此乃普世规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有感

告别凄风苦雨秋，群英奋起竞骅骝。
运筹帷幄倚民主，科学兴衰靠自由。
稳定必须施宪政，和谐切莫逆潮流。
后人鉴察前人事，治国言行自寡尤。

争鸣才得国家安，又改为争鸣监督国才安。

2009 年 7 月 29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五点半醒来，近七点起床。看报。又反复看这两首诗。

上午蒋医生来，谈厚泽病情，开刀很彻底，已无癌细胞后遗物。北京月前二次开刀没开干净，才转到 301，都由蒋安排的。

收到常德诗墙续建办寄来 04 年“参加常德第二届诗人节”当场写的那首诗，已刻成大碑石的拓印件，字似放大了。真是巨观得很，当然签字复函同意出版（诗墙丛书）。

午餐时觅觅来，从深圳带回来十本《实录》香港新版及朱学勤主编《为生民立命》（政改文章汇集），收入我的两篇政改文章，还有《历史的大爆炸》（六四实录）等几本书。饭后同她闲谈近一小时，主要谈么么情况，及对两位姑姑的看法。同么么见面无此可能与必要也。么么受母亲印影极深，一个绝对自私自利的人（同文革期间的“孤儿”生活有关）。

写这首诗全忘记了，字很苍劲，现录如下：

诗人过节史无前，交换心声吟咏间。
常德诗墙传大德，潜移默化万斯年。

六十六年后，04 年九月来常德参加第二届诗人节，开幕式讲话，谈及（当年）遇险四句后，又口占此绝。

2009 年 7 月 30 日（星期四）多云间晴、阵小雨

六点半起床。看报。仍续看几首诗，为七律又加了七绝（写自己）：

米龄早过寿而康，有幸迎来改革忙。
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

（附言，尾联取自米龄自寿诗。）给陈四益、周笃文、朱正都通了电话，赞成两首诗，四益改了几个字。

上午用原大张（4x6）宣纸，写了两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似乎从未这样用过原幅纸。

下午四点前到上海老酒店聚谈。新人到郑仲兵、冯兰瑞（带女儿）、余习广（吃饭时才来），杜老晚到（瘦得很）,没吃饭，早退。大家谈当前许多大小维权事件（尤其吉林通钢），很是严重，都同高干子弟或官商结合有关。新疆骚乱也极复杂。胡有个儿子，也牵连事。我出示了《开放》7 期（为刘晓波呼吁），《为生民立命》（马立诚借去了）和港新版《实录》（兰瑞女儿要去了）。唸了幼军那四句，最后将“60 年”两首唸了，都同意也。

2009年7月31日（星期五）多云

六点起床。看报。早餐后即作字。满起帮忙，写了三副，60年重写两张较满意。“湖南日报60年”也用大张写了。

上午觅觅来，玉珍将三万元交与（说是借的）。

许医农来，给我一篇长文:《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谈中共再不能这样一党专政下去了。文章是用一个老同志的谈话口气写的，其人同高层很熟悉（自己也是高层人物）。韩钢估计是有人借造此种形式也。现在活着的人中很难找到（有人猜张劲夫，却不知张已几年植物人了）。医农对此文很感兴趣。一起午餐，下午才离去。香港新版《实录》送她一本。

下午游250米。同林从龙通了电话，诗已写好。他说那位书记管不着。

2009年8月1日（星期六）阴、下午大雨

六点半起床。看报。韩磊九点来，帮我又写了两幅。给我南方《人物周刊》22期，刊访问钟叔河的文章（内中提到我与南央）。钟送我一本。韩帮忙整理书房，下午才离去。

2009年8月2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八点多同玉珍到蒋医生家，同蒋一起到301医院（新建处）看完[望]朱厚泽。口腔除癌手术已成功（北京医院第二次仍未切除干净）。吃饭还困难，还得休养一时。说话声音小。新盖这几栋楼是新提拔将军太多了。还看到那栋八层楼，供常委用的，每人一层也。我因此发感慨：人家在搞社会主义，我们在搞权贵主义。熊阿姨（夫人）和司机李国庆在座，李跟厚泽30年，如儿子照顾他。这次也因有熟人在医院，有关系，很受照顾。他24小时服务。所以我又发牢骚，我们乃关系社会也，关系产生官僚资本主义也。

为毛竹事，小智来，他们的公司可能在天津开发一个机构，毛竹有机会安排。玉珍于是向小玲大训了一顿，一家三人在座。谈现在风气，孩子依靠父母，不能独立谋生。我也参加讲了几句，毛竹似听进去了。

下午游300米。将三幅庆祝60年的条幅寄出，并附短信。

晚上电视有魔术，玉珍却不喜欢看。

2009年8月3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

玉珍接电话，有人为写刘澜波传找我。上午来的却是柴树藩的儿子柴永年夫妇（刘明芬），为的是自己平反问题，已74岁，原在水电工程兵任质检工程师（北京水电校毕业的），为潘家口等工程事故问题受贺的打击。写了一堆控告信。父亲同宋平关系极深。同意他递控告信。谈了些旧人事，赠书四本。

下午同玉珍、小李到紫竹苑看荷花。我一直坐轮椅，转了一个半小时。大概是北京最大的荷花湖也，遊人甚多。

2009年8月4日（星期二）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薛京来，已能走动。经过体委国家队队医的检查，医院治疗不对头，现已改正。让他看一些信件和那三首诗等。一起午餐，下午离去。还谈到全集和两本选集（徐跃拟定的）

事。

下午小徐来，谈胜利因食肉不当生病情况，现已退烧。

2009年8月5日（星期三）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清部分资料，又发现俞润泉一封信（大概95年），读我三峡文流泪了。又见到美记者访谈李源潮的长文，首次看翁长溥的《红枫墙》中，写钱正英、李鹏和我的三篇文章，还都是事实。也交玉珍一阅。

下午游300米。遇到一个81岁坐轮椅熟人，记不起名字了。一堆三、四月份的机关文件，也是第一次翻看，记下一些统计人事的数字。07年全国各级机关干部689万，大专以上学历87.5%，组织部似乎忘记了青年干部局这段工作。

2009年8月6日（星期四）昨夜、清晨雨，阴

六点半起床。车牌号不能外出，也没来客人，整天清理书房按摩床上堆积的书刊报纸，算是边看边分类，弄完了。发现好几封应当回复的信件（都是今年的），也找到了周笃文借我的《真实的林彪》（秘书宋德全最后回忆录）一书，翻看了几小段。

张清［青］义来，谈全集十月后可开印。他是向地方银行借款20万元（5千{ }{ }）起家的。在县里还盖了一层楼房住全家并出租。

2009年8月7日（星期五）雨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九点到部里看四中全会文件，秘书处长王欣（女）接待，很是周到。同她谈了些意见。文件主要党建，一万五千字，啰嗦得很，一些套话翻来复去讲，关于治腐败最后还写了一段。只题了一个建议，缩短到一万字。

十一点回到家里，香港一家电视台（电讯盈科公司）女记者郭丽婷等着我。电话中玉珍曾三次拒绝。从李普处知道住址，拒之门外，也耐［赖］着不走，等我回来，只好答应谈一刻钟，才让录音像者上楼来。主题60年，从毛谈起，展示了我那副贺诗，作些说明。郭全胜、玉珍旁听，还满意。留郭午餐。

下午游200米。建设部原部长杨慎夫妇来（77岁了，原刘裕民的秘书，读者也）。他同甘肃原省建委主任熟，知道一些胡的情况。畅谈人事和形势，看法相同，尤其对江。赠《留言》与《反左文选》。随即邓伍文来，详谈现在的印刷术，他可以在家中印制书籍，“全国唯一”。同薛京谈《大哉》续集。母亲身体还好。谈父亲的文革时的周记保留下来了（父亲邓克生是1936年在长沙救亡活动时老朋友，原江苏省委宣传部付［副］部长）。

2009年8月8日（星期六）阴、雨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玉珍对我书房之乱不断批评，我却无法处理，自己不能动劳，别人也无从下手。她也抱怨这位秘书。

两家来一起午餐，满桌菜。下午游200米。同胜利手谈，执白则注意防守。

2009年8月9日（星期日）阴、雨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平江人钟勤昌来（来过两次，全忘记了）。开发平江红色旅游，自己有

公司，让写招牌：“月光岩——湘鄂赣三省苏维埃特委机关旧址”。向开发银行筹款信，难以批转，说明原因。送了一堆腊肉、酒等礼物。施滨海送来八月号《开放》，刊有胡海峯事件等。谈了一阵，将两首诗交与。找出《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全文唸给玉珍听了。她原来也有不应当写的感觉也。

2009 年 8 月 10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保持空腹，留下大小便。玉珍同我一早到医院体检。B 超、心电图、血液等均正常。归途到商场购副[负]离子空调器。一种立式，待多看几种再定。为玉珍买到一种查血糖仪器（德国货）。售货员的殷勤解说令人感动，我坚决让玉珍买下了，一千多元。

许医农受朱厚泽之托，送来三篇文章（《新华文摘》刊登）：乐黛云《时空巨变与文化转型》、李喜所（南开大学）《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发展主线研究》、刘家和《关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统一线［性］问题》。许告诉我，谢泳等对李喜所甚有看法。乐文看了，有意义。

胜利来，手谈到晚上。

2009 年 8 月 11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刘大姐一早来，谈昨夜电视（我没看）卓琳告别如国家领导人，胡与江夫妇等均出席。其人不过是个太太，没有工作过（她家与邓家一起生活过）。上午钟勤昌来取“月光岩”牌子，用大张纸写就。他让薛京跟去，取回一套醴陵瓷器。文立徵妹妹立徕一家来（孙女十岁）谈父亲在家乡发展农业，土改被异乡农民打死情况。求帮助一家从永州搬回长沙（一家都在电网工作）。

薛京谈觅觅情况，在深圳向毛卫平借了二万，想当我的经纪人等，他已向香港办妥。让玉珍更懂得看人也。

下午到文津街游 300 米，便道送薛京回机关。

2009 年 8 月 12 日（星期三）晴 35-37º

两点醒来，久久不能入睡。服眠药，七点起床。

续读《近代史发展主线研究》等。

昨天薛京带来高占祥送的两本书：《新三字经》、《古韵新风》（诗歌选集）。同高不熟识，真是厚意也。今天收到蔡厚示、刘庆云夫妇的《双柳居自选诗词》，都印刷精美。

上午郭全胜来，他下月初去美国，还我黄一欧外孙傅建中的书《千年世家》，内中有两篇写到我父亲和我的两篇文章（前篇提到父亲与黄兴的关系）。如有改正之处，他可带去交作者。又翻了一遍。

下午游 300 米。玉珍不怕热，仍外出购物并散步。

2009 年 8 月 13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等。上午苗苗夫妇同汤明（原李晓明，何学莊与李震勋 1942 年在延安生的孩子，何李 48 年离婚，20 岁回到母亲处）来。他的女儿同美国人结婚，生了一个男孩，将照片送给我们。一对大眼睛。同他们谈我们岳云同班几个人的情况，让他带两本书并文章与诗稿交周定一。

2009 年 8 月 14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找出应用的资料，九点前到“炎黄”社开会。到何方夫妇、吴象、吴明瑜、章诒和、

张思之、韩钢、冯健、杜光、魏久明、展江（青年政治学院的，第一次见到），徐孔。吴思主持。杜导正因夫人重病没来。文化部一副部长对杜谈刊物：尚平稳，应无恙。新闻总署规定报刊两大类：公家（公益）、经营（私企）。大家集中谈形势、人事。悲观多，乐观少。冯看到最近中宣部文件转发到地级：国内外敌对势力勾结（忘我之心不死），鼓燥［噪］六四、赵紫阳平反（都贬斥刘云山其人），“以普世价值为基本纲领，08 宪章为组织纲领”。点了《历史大爆炸》书名。胡早在中央会议讲意识形态问题。魏谈刘最坏，李长春较松一点。大家都认为无根本区别。“假平稳，会无恙”也。

我最先发言，讲三个 30 年（19-49、49-79、79-09）都经历了。介绍厚泽推荐的三篇文章和《冲突 VS 和谐》这本书，以及谈王沪宁这个人，当年慎之的批揭。大家议论三个 30 年，一是蒋，二是毛，三是要维持邓江。杜光认为乃空前政治危机，左爷们还大搞毛思党（我们这些人都属“敌对势力”）。

士志于道（孔子）。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孟子）—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09 年 8 月 15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昨天带回一些读者信件，其中竟有周有光（104 岁）寄来的谈“中小学生睡眠不足问题”（6 月 16 日寄的，“炎黄社”耽误了）。还有为“蒋介石平反”的文章。

延滨、元元夫妇来，送一大箱大桃子。谈旧事。留午餐。余习广来，《李锐上书集》四本样书，封面意境显不出来（天安门华表），印得不错。害怕因此挨整（被安全部关过两三年）莫外传，也不上市也。延滨即取走一本。

下午游 300 米。同胜利手谈。

2009 年 8 月 16 日（星期日）晴

睡不着，上半夜在客厅沙发睡，玉珍吓了一大跳（她晚上常起床看望）。近七点起床。

文立徕带小儿子来，我给湖南省电力公司经理写了一信转去她的要求（大儿子夫妇从永州调长沙）。

下午韩磊来，为此书他交余 50 张照片，书中用了多张，也给韩一本。韩找材料拍照，工作到吃晚饭。书名《李锐画说》300 张照片，5 万字解说。

2009 年 8 月 17 日（星期一）多云

六点半起床。翻看上书集，有些信都忘记了。蒋医生为六四平反上书，又读了一遍。

九点前同玉珍到医院。近来头顶部老阵疼，影响睡觉。先看神经科，各处正常，让照脑部 CT（星三看结果）。看牙科，给一种胶质固假牙。中医取药，医生收到我的赠书。

十点多回家。广东民营企业会会长谢建民，为他的红豆杉写过招牌，又要我写对联和另一招牌，只好应允。硬缴［邀］我们去他河源红豆山莊休养一阵，吴象夫妇住过，很是赞赏也。

下午张登全来，谈他的大胆批毛。05 年因在《开放》发表文章，被抄家，一直告状。他带来许有为送我的五言长诗，托书家写的长幅，极力“歌颂”，包括老伴。特回赠几本书。

同周有光老人家中通电话，他六月份写的信，前天才收到。

2009 年 8 月 18 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续看《上书集》，有些信都忘记了。薛京来，叫他处理一些读者来信。十一点半，同玉珍一起到方莊朱大星的湖南酒店，赵二军约请一批朋友同我相聚，席间我谈了一个多小时，叙旧事，

谈毛的特色，等等。我吃得很少。陈正湘将军（中将，新化人，1930 年红军）的儿子坐在我旁边（66 岁），给我他父亲的纪念文集《光辉的足跡》。共十来人。

谈到二点多才回家。下午没游泳。看书。

2009 年 8 月 19 日（星期三）阵雨

六点半起床。下雨了。整天凉快。

早餐后玉珍同我到医院，神经科看头部 CT 结果，基本正常。我对医生说：还是个好脑袋，都笑了。医生为我头顶做针灸，颈部贴膏药，背部拔九个罐子，感觉甚好。随即到 8 楼病房，王怀安已出院。看望王照华，躺在床上，吸氧，只是笑脸招呼，不说话了。又到 7 楼看望杜润生老，也只能笑脸作揖。我用大字书写告知：朱厚泽手术后已回家了。

下午仍没游泳。上海《海派文化》副主编赵宏来採访，他写了一篇《晚霞红胜火，余热再生辉》，访问过王鹤寿、韩光等人，刊过我的照片（来过我家，已忘记了），写过几句话（今天带来刊物给我看了。也寄过，未注意到）。说是叶尚志向他介绍过我，看过《其人》。我只我［得］应付一阵。他是 1966 年生的（魏巍也作为对象，刊过照片），当代是非分野都不清楚。只好送他一本《留言》，并出示《大哉》、《上书》等，让他看了余习广的“后记”。

孙大光夫人张钢又来电话，谈她 1938 年在王昆仑、曹孟君夫妇家见到我的情况，似乎想找我聊聊之意。于是问到她家电话，同玉珍商量去看望一次。

2009 年 8 月 20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早餐后即为广州的谢健民作字，共大招牌、对联（写坏两张），两本书名及“好学深思”。真写疲倦了！

下午三点谢来取走，又是拍照。我真变成一个广告人物。四点到上海老店聚会，到两吴、马立诚、李郁、李普、长江夫妇，杜光新来。大家谈“中国工人（共产）党”成立事，今年 2 月正式成立，七月开大会，头头名宋宝铃，宣言阶级斗争未结束，以阶斗为纲，完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时代（11 大——17 大），坚持四项原则和改革开放，拥毛批斗，毛思想权威。方禹作党章报告，乃工人阶级与其他劳动人民先锋队，真正马列主义者，为人民服务，团结多数人，民主精神，自我批评精神，责备 08 宪章。选举 18 名中委，集体参观毛纪念堂。有 12 万党员，主席齐世平。批邓失误，胡赵之错，方励之、王若望罪行，等等。大概是一批新左派。杜光主谈这些情况。大家忧虑腐败情况。

丁弘刚寄来的《交流文稿》今年第三期，我每人给了一本。出示我的《上书集》（厚泽看了后，大加赞赏），同意我的说法：现在还是离不开当奴隶当奴才的局面，刘云山之流紧紧控制这种意识形态。告别卓琳，是以宋庆龄国母待之。康有为句：“百病丛积，皆由体制之故”。

2009 年 8 月 21 日（星期五）阴

六点起床。看完丁弘的第三期，其人活得有意义。

上午九点张哲民和张宣三来，宣三老比我大一岁，很瘦。说多久想来，交谈马克思的长文，“正确对待历史是理论创造的源泉”是他的《重新认识马》一书的最后一篇。谈了一个多小时。张老想让我为书写序，并请南京强剑衷帮助出版。当然应允。我建议用“告别马”为书名。20 世纪之乱，马为源头也。领导世界的是资本主义。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原来的工人阶级数量和质量都很微小软弱了，人类已进入知识社会。

田绿萍、郭先逑的妹妹和女儿来，妹妹给《汾水家声》（郭氏家族纪念文集）一书。谈他父亲被迫害至死情况，谈她表哥黄显孟仰望我，寄书给我等等。答应以后联系。

韩磊带来照片，“迎 60 年”诗书照片得另外照。同薛京到办公室去拍（从笃文处取回一幅还未寄出）。周有光老人的信件，给温总理写信转去（可否由教育部处理）。薛京带走。整个上午人客不断。

下午游 300 米，洗了痛快澡。玉珍上午到人民医院检查，口腔疼胀，可能要开刀，已照了片子。

2009 年 8 月 22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汾水家声》，乃郭子仪后代也。

上午湖南日报社长贾晓光，总编董岳林，办公社［室］副主任周韬来，送大红花瓶及 60 年纪念刊等。藉机向他们宣传我的告别马、毛及弄清三大问题。现在还是当奴隶、奴才的“铁屋”等思想、观点。他们都是五十出头。谈湖南两领导口碑较好，比杨正午强多。近十一点方离去。正好满趣［起］取回《上书》，特赠一本并《留言》等。

下午游 300 米。同胜利手谈，胜两局。三妹来北京出差（卫生部开会），留晚餐。同玉珍一起谈到八点多。家庭旧事，灼姐一家“悲剧”，对五个儿女的看法等等。赠《上书》，并带一本与钟叔和［河］。

2009 年 8 月 23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清理堆积的资料、杂件、信件等。许多经手过的信件都忘记了。

郭全胜来，他九月一日去美国，赠《上书》，并告托带一本给南央。

2009 年 8 月 24 日（星期一）晴、阵雨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两个平江人来：骆济民、老红军骆奇勋的儿子，64 年后被监十多年，想要补发工资。刘南山，裴周玉的侄女婿，苏区时期借过他家 400 元大洋，已归还多少万，还要求按币值增加多少万（一个省财政厅文件，具体数字列上）。前者我只好签名同意裴老的批示；后者无能为力也。平江人真是麻烦不绝也。

下午张青义来，赠《上书集》。

2009 年 8 月 25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上书》、《千年世家》中须改正处记下页码等。

上午写两本书书名。李郁来取走一份。谈他六四后在秦城关一两年的情况，看守还照顾。戴晴常大骂：“打倒李鹏”，因此在洗浴时被开水烫了。他拟编《秦城大学》一书。

薛京来，复印“年谱”与“我的父亲”（拟寄《千年世家》作者）。有些信件已复。到文津街，下午游 300 米。遇见赵仕杰。奚弘来，谈新疆情况，负责人不行。赠《上书》。

2009 年 8 月 26 日（星期三）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看胡绩伟纪念耀邦文，许多史实过去不知道。

上午施滨海来，送《亚洲周刊》32 期（8 月 16 日），上刊“记住彭德怀为讲真话而死”，作者钱钢，看到最新港版《实录》，有感而作。两个版面，四副照片。看《上书》，留午餐。

接到方传流“讣告”，95 岁，8.18 去世。长春寄来。想起是武大同班：“著名的教育家，汽车工程

领域的一代宗师，三五六届人大代表，吉林工大副校长”。

下午游 200 米。同胜利手谈，大胜一局。

玉珍到 301 看口腔，蒋医生绍介，决定做手术。

2009 年 8 月 27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清理书桌，发现好几封该回的信件。

玉珍腿部有病，到复兴医院吊瓶。

下午同胜利手谈。经蒋医生介绍，玉珍到 301 医院诊断口腔问题，决定开刀，星期一住院。

2009 年 8 月 28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玉珍发作半身麻木，右手无甚知觉，由胜利陪同到复兴医院。接蒋医生来，也到医院。大概是血液流通障碍，初发脑梗塞。已做核磁共振等，星期一才有全面报告。下午我到医院新楼 10 层去看望，双人病房很宽大，卫生间有如北京医院的。

上午薛京的友人关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万俊人（博导、51 岁）和张有膳（深圳一公司总经理）和邵滨军三人来。想听我的一些议论。万同李慎之、李泽厚等都认识。于是我就敞开谈。还问到王沪宁其人情况。习近平在清华写法学博士论文时，他是导师。说很用功，写得不错。我将胡甫臣著《毛怎样操弄政治运动》写的序言，有关斗争哲学一大段唸了，并将此书与《上书》、《近作》相赠。直谈到十一点半。韩磊来，给两张照片。郭全胜来，都一起听了一阵。还向万介绍了高亮之的《综合哲学笔记》。晚上小冯（毛弟夫人）来，出差开会。没让去看舅妈。

2009 年 8 月 29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三峡报》载：全国电力装机突破 8 亿千瓦，水电比重 23%弱（1.82 亿）!

小玲到医院换下胜利。同胜利上下午手谈，自觉有进步。下午游 200 米，甚累。晚餐前去看望玉珍，精神尚好。

2009 年 8 月 30 日（星期日）晴、下午雨

四点多醒来，睡不着，吟得两绝：

经常求字向庸才，墨海飘香到老来。
选跡居然能面世，此生意外被人抬。（墨跡出版）

另一首哀杨开慧：

两大流氓总眼前，壁藏墨跡恨留言。
临行呼喊催人泪，三个孩儿谁爱怜。

开始查《千年世家》中有关写我的两节文字的不当之处，记下了页码等。

胜利来手谈多局。佩珍从米脂来到，带一大堆家产：鸡蛋、粮食、辣椒、瓜菜、土豆泥、水果、烧饼等等。立即到医院照顾老姨。

晚饭后，同胜利、小玲、佩珍到医院看望玉珍。仍由满起推轮椅。

2009年8月31日（星期一）晴

昨夜服眠药，睡到六点半起床。将《世家》两节改正处，写满了两页。上午郭全胜来，他明天去美国（弟弟在美），连同“我的父亲”和《年谱》交作者。又从写好的条幅中签名送傅建中，另一幅送郭的弟弟。

同胜利手谈。

2009年9月1日（星期二）晴

过七点起床。看报刊。有些长文留下报纸，多年来留了一大堆，又从未再翻看过。这也是老毛病也。上午薛京来，将张宣三长文复印了四份。他去医院看望玉珍，玉珍就担心我的求字与写序言者太多。

下午到文津街游200米。接“美国之音”一华人记者电话，要采访谈60年。婉言拒绝了。

晚饭前，同胜利、满起到医院，玉珍精神较好。陪她吃饭，吃得不多。同屋病人的儿子也是天天来，他们也讨厌江。于是高声唸了那首诗。

同胜利手谈，只攻不守，毛病难改。

2009年9月2日（星期三）多云

六点半起床。翻看刊物。上午盛禹九来，送两本书：《重修中共党史论稿》（作者钱锋自印）、《滚爬血腥路》（万耀球，港版）并复印件。谈他自印的《怀念与思考》影响大（尤其我那篇“近看毛”文）。蒋医生随来，谈玉珍病情。俩人相识。苗苗来，一起午餐。同胜利手谈。下午游300米。

2009年9月3日（星期四）间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盛禹九的《怀念与思考》。他是老记者，“怀念师友”中许多好文章，诗也写得不错。

上下午和晚上，不断同胜利手谈。晚饭前到医院看望玉珍（她已电话嘱我不要去了，已经好转）。同房的82岁老太和她的儿子，就爱听我闲谈。今天讲了党最伟大的人物陈独秀。

2009年9月4日（星期五）夜、上午雨

六点半起床。仍看盛著，发生灵感，吟得四句：

老来依旧好争鸣，自幼惯于肝胆倾。
有望期颐当努力，我行我素度平生。

上午薛京先来，去看望玉珍。香港天地图书公司的董事长陈松龄、副总编孙立川来，送两本书（《庐山实录》、《何时宪政大开张》，后者不敢带）的稿费共二万三千多港币。听我的闲谈三大问题（历史、主义、党）仍在糊塗之中，“无法无天”搞惯了。孙曾在日本留学，谈日本学者的看法：从土改、三反、清资、反右、大跃进到十年浩劫，搞光、搞乱了。我的书他们大都看过。中午请我和薛京到湘鄂情酒店午餐，直到近三点才回家。同胜利手谈。

两位港友（他们曾同我相聚几次，真忘记了）带来香港大学者饶宗颐签名送我的《心经简林》。上午花了一个小时，写了三幅字相赠（两位求字）。为饶大师写了“宗教并非鸦片烟”那幅五台山500年佛教纪念献诗。孙立川用两个人民［名］讲了现在人民的心声：要“徐向前”，不要“韩退之”。

玉珍知道我累，不让去医院（同房病人发烧了）。

张青义送来《伴君如伴虎系列丛书》序言和简介。此事早已忘记。朱正电话，已回京。

2009 年 9 月 5 日（星期六）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程湖经手，广州用快件寄来《南方都市报》，多刊社会经济，生活，广告也多。拟谢退。

下午游 300 米。觉累。

同胜利手谈，无进步。晚饭后，到医院看望玉珍。《领导者》最近一期也刊牟宜之诗的文章。牟广丰来看望玉珍，原来是他组织的。送海鲜。

2009 年 9 月 6 日（星期日）夜雨、阴、下午小雨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刊。书房越堆越乱，真堆积如山也。小妹电话，收到郭全胜带去的《上书集》，西洋参由她买了带回。八十年代后已看好的 8 年日记，她没有参与其事。

同胜利上下午手谈。玉珍已在过道下床散步了。

2009 年 9 月 7 日（星期一）夜雨、晨雨

六点半起床。昨夜盖被子，睡得尚好。早餐后满起陪我到医院打针，玉珍叮嘱的。她住院后，就停止每天打针了。

下午朱正来，赠《上书集》。谈冯亦代“卧底“事，是他告诉张［章］诒和的，哭了两天。他来京开会，并去上海开会。谈到现在党史研究揭发历史真像，个人蒙难史纷纷自印（我收到不少部）。《中共组织史资料》中央卷 19 大本，朱正要求交他利用，走前来取。于是想起这真是我对这个党的一大劳绩和贡献也。

今天没去医院。仍同胜利手谈。

2009 年 9 月 8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薛京、满起帮我大整理书房，我坐着指挥，利用几个书架，将外堆书籍堆上书架，工具书全放到三大书屉内，十几个资料盒仍置书柜前沿。

后天部里集会纪念安子文，让薛京将我的两首诗（发表在当时《人民日报》）复印 20 份单张，告知部里我讲几句话。下午游 300 米。

副部长李建华（副部长排在第二位）和老干局长（曾卓明等）五人来家，为 60 年向老同志致意，送大花盆红花，非常漂亮，还有个红包（二千元）。李谈到自己经历，原来在北京电管局，对电力部人事较熟悉，老部下也。将盛禹九的《怀念与思考》和《上书集》赠李源潮，让他先过目。

晚饭后，同胜利推轮椅到医院。玉珍情况很好，小徐的父亲来看望，送花篮。同屋 82 岁大姐知道我这个人了，更加客气。

同胜利手谈到九点。

2009 年 9 月 9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胜利一早往医院送早餐，一天送三次，还负责买菜做菜。

继续清理书房，满起帮助，移动桌、柜屉等，便于书籍启用寻找，字画换了两幅。

上午陈砚发来，岳阳开发区主任犯罪，释放后，反过来告他的状（陷害罪等）。来向我求助。让他写一封详细，可转贺国强处理。

下午游 200 米。翻看书刊。《万象》七月号有李泽厚与刘再复的长篇对话：“共鉴五四新文化”，正是我想了解的。

《改革内参》第 25 期刊“28 亿亩耕地才能勉强养活 13 亿人”，有下列数字：

每年需 1 万亿斤粮，亩产 660 斤，需 16 亿亩。生产蔬菜、油料、水果等需 7.5 亿亩。现在的 23.5 亿亩已远远不够。

2008 年进口 3800 万吨大豆，相当 2.5 亿亩。进口 813 万吨油脂，相当 2 亿亩，进口棉花相当 5000 万亩，需 28 亿亩才能养 13 亿人。

陆沅电话，问我明天参不参加纪念安子文的活动。特嘱我见到何载不必握手，其人讲过我的闲话：利用党的资料写《庐山实录》。

晚上陈伯村的三个女儿来，为父亲百岁出纪念册，让我写点什么。让她们拟几句我再考虑。

2009 年 9 月 10 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为参加上午纪念安子文的座谈会作了些准备，将“忆合肥病院与安老同待解放”（二首），让薛京从《龙集》中复印 20 份，又将“纪念 60 年国庆”两首及怀念耀邦逝世长文《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各印十多份。九点到部里，薛京在大厅等我。上到三楼大会堂，到 160 人，中组部现职与退下来的老同志大概基本到齐了。见面一一握手。开会前就将三份资料散发了。沈跃跃主持会，李源潮和四个发言人的讲话稿都印出来了。出外［乎］意料，沈竟同意我发言，只是嘱咐“莫讲太厉害的话”。四个人的发言内容，讲安子文的为人处世等讲得很好。我只讲了五分钟，唸了二首诗和附记。说安老是 68 年 1 月关入秦城，我是 67 年 11 月关入，75 年释放时，只有薄一波硬留在北京，其他都遣往外地。我同安老在合肥医院同住一月，无话不谈。他讲了江青的恶劣作风，田家英自杀是他去处理后事的；非常称赞安重视知识分子。将自己 83 年在湖南安排新班子时，竟被几位退下来的老同志告状，说我用“地大压”。现在从组织部文件中，知道全国党政机关 600 多万干部中，大学毕业生占 87%多。大家要向“安子文同志学习”。最后还补充了一句话：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是科学知识，其载体为知识分子。全场鼓掌声很大。散会后，李建华还对我说：你讲得好。

下午陈砚发来，他遭遇困难有人要谋害他（由于揭发贪污案）向我求援，让写个材料，随后送来不适用，让重写。

朱正和韩磊先后来，《组织史资料》中央九卷 19 大本，韩拍了照，交朱使用。韩写了介绍周有光的文章，已刊《水电报》。还带来周有光老人送我的著作《百岁新稿》。

今天没有去医院，玉珍坚决不让去。胜利告知今天上午我讲了话。钟波来，又印了新的版本给我五本（交 200 元）。将我的诗作等与之。

2009 年 9 月 11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百岁新稿》有好文章。作者有世界眼光，正中下怀。

上午蒋彦永介绍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李晶晶（湖南人）来采访，谈彭老总。我扼要谈到彭的两大特点（党员少有的）：坚持人性和敢讲真话，而毛是消灭人性和听不进批评的人。谈了约一小时。赠《近作》和港版《庐山实录》，并钟波书（可利用有关彭的资料）。并介绍她去何定家（送何两份资料和钟波书）。

下午游 200 米。陈砚发带来申诉信，写具体了。转贺国强处理，写了封信。晚上到医院，玉珍作高压房治疗。

2009 年 9 月 12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写袁殊的文章。在潘汉年系统，打入戴笠门下当少将，还成日特（日语好）共 14 年，被关压［押］20 年！

一陌生人敲门而入，大概拟谈父亲事，也不认识，道歉拒之。

同胜利手谈，渐入佳境，连胜两盘。

晚饭后到医院，玉珍瘦了。我将耀邦文和国庆诗给同房病［病房］大姐，让她知道这个党的本质。

2009 年 9 月 13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杜惠和女儿郭岭梅（中央电视台新影制作中心编导）来，送郭小川纪念文集《一个人和一个时代》（一本文集，一本画集），谈到她自己过去较左，读了我的几本书后（《大哉》也看了），才觉悟过来。她讲得很诚恳。女儿不断为我们拍照。将《上书集》与《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港版）交给女儿。她们没有看过，答应复印后归还。我是有意让年青（女儿已是中年了）一代接受我的思想。谈话间，施滨海来了（交我九月份的《开放》）。杜惠也赠他两本小川的书。留滨海午餐。杜惠即去李普家送书。

下午游 200 米回来，玉珍和佩珍竟然回家了。她们坐医院轮椅，说是散步，偷偷回来的。谈上午来客情况，出示小川的两本书（玉珍不认识杜惠）。韩磊夫妇特为玉珍送来花篮、大蛋糕和水果。夫人 1.71 米。很是感谢，蛋糕没敢收下。夫人是从医的。

同胜利手谈有改进，大胜一盘（40 子）。

2009 年 9 月 14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九月号《开放》，谈 60 年回顾文多篇，许多灾难资料，“延安一代”“两头真”人物，写了一系列名字：赵紫阳、李慎之、李锐、李普、胡绩伟、廖盖隆、杜导正、王若水、曾彦修、牧惠、穆广红、安志文、彭迪、宗凤鸣，何家栋。

上午钟波又送来 10 本书（给一千元）。他介绍的铁流（本名黄泽荣又名晓枫，当年右派，80 岁）和李家骅来。铁流同许多有名右派熟识，是四川人。童工出身，自学文化，在《成都日报》工作过。下海赚了钱，住在通州。自己有汽车，自编自印《往事微痕》刊物（谢韬写过书名）。送我 21、23、29 期各两本，还有 30 期“国庆特刊”的复印本。读过我的书，知道我这个人。谈了些往事和三大问题。中国自古有“君主”而无“民主”的土壤也。他估计 20 年后总会有变化。谈了一个多小时，赠书三本。

收到香港寄来的《何时宪政大开张》（封面还有副题“李锐新政见”，照片印得好）还有 2009《中国诗词年鉴》的线装本，和《中国当代诗词百家》，都是线装书局出版的，收有我的几首诗。晚上到医院，将《大开张》序言读给大家听了。

2009 年 9 月 15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大开张》。

上午薛京、苗苗、晓梦先后来。苗苗写了两幅大字，裱好了让我欣赏。对他来说，也就不容易了。谈觅觅从商不行，家中变仓库，举家不安。有位深圳华侨城老板来京，曾关心觅觅的工作（晓梦和薛京

都认识），要我打打招呼。于是让薛京通电话。薛京代写的序言（南通丁弘转托为祝世华著作《反思录——从冤案看毛泽东》）交来了。同晓梦谈到一些往事。她对《光明日报》也是嗤之以鼻。就是为了养活三千人（报社本身一千人）。让公家订报。留三人午餐。

下午送薛京，到文津街游 200 米。一回到家，周笃文同覃务波来。前几年覃曾邀我们去广西旅遊过，又邀我冬天再去一次广西，可以带一个医生来陪同。赠《世纪留言》、《龙集》和钟波的书。

2009 年 9 月 16 日（星期三）阴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完《开放》第九期，《炎黄世界》第 5 期刊有怀念习仲勋和任仲夷的文章。

上午一位不认识的在教育部工作的蔡善铎教授要来看望我（传达室打的电话）。我托辞说身体不好，让满起下去，他留下短简［笺］：1956 年到北大哲学系，名片上六个头衔，第一个是“教育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以后通电话再定。说读过我的书，“很想拜访”。他是来此楼一位朋友家的，知道我住此。

吃午饭时，萧永义来，同广东广告公司两负责人李时平（名片还印有《人民日报》主任记者头衔）、龙卫华来。出示我最近的两本书，他们有机会去香港买到。为萧<写>的一幅字，交给他了。

下午游 200 米。接王建勋电话，香港《争鸣》要我为 60 年写诗。

2009 年 9 月 17 日（星期四）晴

七点起床。看报刊。重翻南央写的《母亲》，对时代的分析很深刻。上午王建勋来取诗稿，谈艾未未事件。给钟书。下午朱大星三人来，为北大彭真怀（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求字。随后去看望玉珍。同胜利手谈。小胖夫妇来（从瑞典回），发了点脾气，谈他父母的怕事。晚饭后同去医院看望玉珍。

2009 年 9 月 18 日（星期五）阴

六点起床。将《开放》九月号 60 年文章中一些要害数字等记录下来，如亿万富翁 3220 人，其中高干子女 2932 人，拥有 20400 亿元。

薛京来，让他看《开放》谈腐败情况。午餐后，他复印耀邦文又一堆，以备明日之用。下午到万寿路，没有游泳。理发洗澡。理发处设备最新式，不要钱。

晚上看望玉珍，搬来新病号，是谢文清、郭先述的邻居，比玉珍小一时［岁］，满头白发。给玉珍港版《这样个母亲》的复印本（杜惠女儿印的，大字号），让她翻翻。

2009 年 9 月 19 日（星期六）阴

近七点起床。准备带走的资料。九点到达西单广东大厦，参加苏仲湘追思会。到 20 多人，李普主持。我第一个发言，苏是学数学的，从科学知识乃推动人类进步的根本动力谈起，而毛是反对知识及其载体的，直闹到文革浩劫。举了一些数目字，特别是腐败数字，目前危机：枪杆子、笔杆子加钱袋子。散文［发］纪念耀邦文，现在还当奴隶、奴才时代没有结束。后来又有几次插话，如唸宗教诗等。留言簿写了两句话：

老兄当代好榜样，做诗先要学做人。

十多人发言，趋向一致。将钟书送给林岫、周克玉、张洁等人。苏的外孙女从香港买回三本《何时宪政大开张》，送一本与李普（还有《上书集》）。苏的亲属周良宵送我他们夫妇的大著：《十年文革大事

记》（大厚本730页）。苏的外孙女才25岁，在香港一个报社当记者。女儿对我说：父亲的开导，使她觉悟过来。我的名字在香港大概颇有影响。2点才回家，午餐很丰盛。

下午没游泳。蒋医生来，周有光老人要来同我一叙。他家住三楼没电梯，房间很小，定要来我家。中央台崔永元（“实话实说”节目的）要来采访我，留着历史记录（大概西方有此传统），都由蒋陪同。只好都答应。

晚上去看望玉珍。带上《中华辞赋》第四期刊登我60年的诗，与同病房的人也过目。

2009年9月20日（星期日）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和自己的新书（有些文章都记不得了），序言写得真多。

上午丁东来，交我两份“口述记录”：“热河办报”、“同中央领导人的一些交往”，还问到“延安”的看了没有，真是忘记了（也不知放到什么地方了）。只好请他再寄来一份。上午同胜利手谈时，玉珍回来洗澡并午餐。我没听清楚，结果惹得玉珍大骂胜利一顿。下午送玉珍回医院。到万寿路游200米。

四点后，周笃文带他的两位女朋友、我的“粉丝”来：刘虹和李肇霖。刘送她的新诗集《虹的独唱》，是有名的一级作家，在《深圳商报》工作，深圳新诗研究会的副会长，属于自由派思想家，已50岁，还是独身（人显得年轻）。谈了许久。各赠《诗词本事》和《反左文选》。

2009年9月21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虹的独唱》，“生命第一”、“打工的名字”等篇确很有思想。上午到医院打针。下午玉珍回家，走回来的（坐轮椅送回）。李志民来，谈他参加机关（国资委）座谈，60年有灾难也。

2009年9月22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完“热河办报“回忆录。须订正处不多。郭全胜上午来，刚从美国回，小妹拖[托]捎12瓶人参粉（和玉珍原交的美元一千）和十几本去、今两年的《争鸣》（用纸封包）。他带的几本《争鸣》过海关被没收了。谈美国人对毛的彻底否定：祸国殃民。

那位向愚的女儿向刘骝和熊国卿三人来，感谢对父亲案件的关心，乔石已同意让中组部办理。她近日去了浏阳，带来一大包当地特产豆豉和甜饼等。关于杨开慧遗言对毛的两句平语八个字，那位知情者已同意写告我。

薛京来，看《争鸣》等。前几天去医院打针时，副院长见到我，劝我国庆不要去天安门观礼，在高楼上风大，身体吃不消。我同意了，并告玉珍，让薛京告诉部里。

下午游200米。同胜利手谈。晚上去看望玉珍。觅觅和玉洁去看望，觅觅谈自己事哭了。玉珍也留了泪，同情这个孙女。

2009年9月23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争鸣》，许多信息不知道，李普有平生回忆文的连载。

一早杜老的二女儿送来一束花和几瓶硬果，说是杜老慰问我。杜老已出院，自服中药。医院鼻饲受不了。谈姐姐霸道，毫无办法。知道玉珍住院了，说下午要去看望。我将《上书集》和两首诗等赠杜老。

下午游200米。韩磊来，交我9月10日的湖南《湘声报》（湖南政协办的），在纪念60年特刊首版，刊登写我的文章：“在湖南工作这两年多，我终生难忘”，是向继东整理的（李锐口述）。韩还带来“中国电力报社采访函”，60年电力事业感言，共六个问题。随后段绍译同他的两个学生：王毅（律师）、

杨蔚萌（湖南大唐创业投资公司驻京代表）来，《上书集》是段支持出版的，求我写三幅字（自己的书名与一家祠堂名），答应《上书集》再给我50本。他的著作《普通百姓的致富之路》（我写的书名）新版本，茅于轼序言，又给我10本。

晚上到医院看望玉珍。

2009年9月24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续看《争鸣》阮铭《邓小平帝国三十年》，有许多资料，胡绩伟也有系列文章。

上午吴思来，给我《小岗村的故事》原本书。安徽陈桂棣、吴春桃夫妇著作，改革开放从这个小村开始也。另外还有浙江、四川读者寄来的书和资料。我将《上书集》和《何时宪政大开张》两书送他们几位浏览，还交张宣三长文：“正确对待历史是理论创造的源泉”（告别马克思主义也）。

下午玉珍回来呆了一个多小时，为我找出一堆衣服。我觉得可以回家了，很怀疑医院为了收入而留住病人。同胜利手谈。

2009年9月25日（星期五）夜雨、阴微雨

六点半起床。续读《百岁新稿》，“苏联历史札记”说到要害。上午韩磊、薛京先后到，满起接蒋医生同周有光老人（和他的儿子75岁，学大气物理的）一起来到，老人坐轮椅，精神甚好。我首先说我只1.7米多，老人2米多，比我高一大截。谈了一个半小时，我讲的较多，主要谈毛和当代根本问题。他谈西方人说：马克思讲错了话，斯大林办错了事，毛泽东走错了路。他感到英国原殖民地好，法国的不行，如澳大利亚和香港（英国是走改良道路）。老人有世界眼光，精通科学和历史。对形势持乐观，总会变化的，二三十年之内。韩磊放了录音器，为我们拍照。这真是了不起的接待贵宾。

下午到医院打针，然后到上海大酒店18层聚会。杜老没来，意外的李郁约崔武年来了。吴明瑜主持，吴象、厚泽、孙长江、李普四对夫妇。其他人因事没来。我将《上书集》和钟书分发。大家谈目前形势太严重了，左爷们还认为“文革”也是为了改革，毛是反贪污腐败的。谈到高干子弟贪腐主要是新一代的（老一代的少）。具体情况确不清楚。也谈到“一家两制”等等。高勇有篇长文写耀邦，许多具体事实。

下午孙作宾女儿送来她到我家的照片。

晚上到医院看望玉珍，谈今天情况。她已停止吊瓶等，节前出院。陈明住在九层病房，同玉珍去看望。夫人也大病方愈。他比我大三个月也。

2009年9月26日（星期六）多云

近八点起床。空前现象。昨天大概累了。看完高勇的文章，有些细节过去不知道，高长期当过耀邦的秘书。

上午彭柏山的女儿彭尔立来，八十年代（？）来过。她在广东杂技团工作，还请我和玉珍看过演出，统统忘记了。她长得像父亲，才想起来的。送我大袋老人营养品。由于女儿的关系，十多年来，从澳洲、广东来回住。对国内的看法同我们一致，读过小妹和我的书。已69岁。留午餐。

下午游300米。玉珍回来，确定29日出院。精神甚好，大家都高兴。

晚上看电视时，李琼（和夫君傅建彤）来，为田纪云送几大箱月饼、水果、酒等（她住在田家对门，几次宴请都参加的，还帮过安助听器，通通忘了）。特送田《上书集》。接着张文华女儿夫妇来，送大螃蟹，母亲从北戴河回。接着牟广丰从新疆回，送月饼、新疆特产豆子等。为我和回顾历史写了几首诗，

从手机上抄下，同他谈律诗对平仄要求严格。

2009 年 9 月 27 日（星期日）多云

六点半起床。翻看李泽厚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07 年 10 月让丁伟志转我的，过去似未细读）。由吴思安排，泽厚中午请我们几个人在附近北京人大饭店相聚。到朱厚泽、丁伟志、何方夫妇。边吃边谈到下午三点。同泽厚有十多年没见面了。丁伟志同李慎之都是六四后离职的人（原是社科院副院长，泽厚的上级）。泽厚也七十多了，每年在国内住三个月。谈到六四后，两面受攻，他对学生行动也有过意见也（最近也看到对何东昌等人的揭发，他们曾鼓励学生过激行动，以挠［扰］乱形势）。我谈到周有光老人的情况，对毛和普世价值等根本问题，必须让世人清楚，过去党化教育影响太深了。现在当政的人并非铁板一块，大家都同意。我将《上书集》和钟波的书等相赠。厚泽称赞《上书集》的历史价值。

下午玉珍回来，已定明天回家，大家高兴。近六点，王毅和李然忠（前几天同段绍泽来家的）来，李在北京一出版公司工作，谈《何时宪政大开张》复印问题，希望弄到电子版。

2009 年 9 月 28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张青义交的《伴君如伴虎丛书》序言，在桌上杂堆中找出，反复改正加一些话句，了却一件心事。上午张来家取走。这套书是北大一教授主编的，还写了书名。张带来《周恩来的谋略学》（这套书他参加编的）。

下午李琼夫妇又来，田纪云送我两本书：《赵紫阳的秘密》（吴晓璐著）、《元老干政》（刘京威著），都是港版。过了国庆，田仍找我们餐聚。张秋石的同行朋友三人来，送大堆节礼食物。玉珍回家，正碰上我同李琼谈话，又怪我谈久了。她明天出院。

2009 年 9 月 29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

上午玉珍（和佩珍）出院回家，大家高兴之至。苏志宏派人送来大对虾等海产品，大概是张坚的礼物。

下午唐小毛来，送大石榴等。谈她从事的钢铁生意还过得去。赠段绍译的著作。

同胜利手谈。夜观电视，只出现毛邓江胡四人，懒得看了。薛京送来明天晚宴的入场证，共 437 桌！我在 18 桌。

2009 年 9 月 30 日（星期三）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仍有贺节电话。小胖硬要送台电视机（42 寸），经过商议，决定换台日本产品。

明天登天安门的观礼证取来，非常隆重，有几个小纪念章（可插着衣服上）。玉珍精神尚好，但右手还须常按摩。陪她聊天。下午薛京来，陪我去参加人大会堂的晚宴，共 437 桌！我的席位在 18 桌，是首长席外的第一排边上。五点多薛京陪我赴宴，仍从西北门进，上二楼，找到座位。全是中顾委：刘杰、杜星垣、汪东兴、李力安、于明涛、杜润生最晚到（女儿扶着，中途退席）。刘杰同我谈得很多，问到对当前形势人事看法。我唸了那首“谚云得意便忘形”给他听。刚就座时，就将纪念耀邦去世 20 年纪念文的复印件给了他和杜星垣。汪东兴同我谈到，他做了四次手术。

打招呼的人很多，有刘宇一（没有想到）。

2009年10月1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天老爷照顾，放晴了。满起有一个行车路线图。九点多出发，一路几乎没有什么车辆，也无行人。走［这］条路过去登天安门也走过，直到天安门北面下车，又接待员推轮椅送我上电梯，直到城楼上。第一个见到的是林汉雄。我的位置在东区一排6号，即城楼正中处。朱镕基、尉健行等人就在我们前面矮栏处（西哈努克夫妇也在这一排）。朱同我打了招呼。我后面是李其炎（几乎忘记了）。他很热情，说已从劳动部回到北京市委，“有事还可找他”。同我照了相。李昭就在我旁边（10号），胡德平过<来>扶起妈妈同我照了相。8号是林佳楣（德平告诉的，我不认识），却同我长谈起来，说她早认识我（现年80岁）。太阳很厉害，幸亏带了顶帽子，多半时间戴帽子。服务员随后又端来高椅子坐下，这样终于能熬到终场，看完武器展览，对4号朱穆之说了四个字：耀武扬威。毛邓江胡四大照片拥过，不知群众心里如何感受。陆沅来信，特说到此事。近一点回家，都说晒黑了。此乃今天收获。下午冯海阳（张西蕾女儿）来，送我一篇网上文“别崇拜涛哥，涛哥就是个传说”。玉珍仍感右手部不适，不停使用按摩器。

2009年10月2日（星期五）晴

近七点起床。看“涛哥”文，分析得不错。今天是亲属、友好几家相聚，胜利和小玲到对面那家老地下餐厅定菜。苗苗一家先到，出示他同玉洁结婚30年写的一首五绝：

婚姻已过卅，龃龉度年华。
夫妻相濡沫，夕阳品好茶。

还谈到他年青时即学过做诗。晚年好文化，就不错了。威威来，小胖一家来得较晚，王羽胖得超过父亲，脸头特大。延滨夫妇到最晚。共男女两桌，菜极丰富可口。我说话较多，吃得较少，回家后又大教训小胖，谈世情，责备他身在瑞典，不明国事也。延滨劝我心平气和，强我吸氧休息。小胖最后接受了我的意见。

下午李普夫妇来，谈他在《争鸣》上连载的回忆录，他都忘记了。看来，他的脑子比我还要差了。

2009年10月3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今天是中秋节，两家都一起过节。上午玉珍、胜利、小玲一起到前门国华电器公司看电视机，选上42吋的东芝。一路车挤得不能动，人流如龙。

下午朱成贵来，还赵的《改革历程》，赠《上书集》。他的书和序即将完稿。

同胜利手谈。

2009年10月4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这几天反映国庆的报刊。

上午平江人罗振宇（居士、教师，自称三流作家）来，说过去我帮过忙。带来林河（李鸣高）的《中国巫傩史》和《自选集》上、下卷。昨天来过电话，自称是有名作家，新干班学员，80岁。还来了一北大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和三位女士，轮流照相。我谈了些自己的论点，并赠书。

收到《炎黄春秋》10期，我的三首诗刊在封三，书法原件，很是堂皇。高兴之至，马上让玉珍一览。

2009 年 10 月 5 日（星期一）晴

近七点起床。看自己的书。上午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等四个平江人来。长寿镇长（35 岁）湘潭大学毕业。唸了我那篇校庆 50 年祝辞给他们听，并交纪念耀邦文。他们关心玉珍病情，送千元慰问金，玉珍怎样拒收也不行。下午来人装好 42 吋电视，都很高兴。美国回来的悌忠同学，带回小妹从香港买到的两本《大开张》，真不易。两家吃涮羊肉，胜利大本事，可吃上斤。

2009 年 10 月 6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自己的书。上午同胜利手谈时，不知道玉珍同佩珍出去散步，回来按门铃久久没人开门，惹她生气了。

下午游 200 米，人极多。遇见崔军等。有一位老右派徐鸣同我谈了一阵，是张钦楠的朋友，同意我的观点，想来家谈谈。

2009 年 10 月 7 日（星期三）多云

近七点起床。这个本子写完了，找到另一个本子补上 30 页。

上午黎澍的两个女儿来，谈黎的传记已写好，让我写书名。蒋医生来，给我那天周有光老人来的录音光盘。细看了玉珍的出院书，让复印一份交他研究。两女儿留下同蒋拍照，她们第一次见到也。

2009 年 10 月 8 日（星期四）多云

六点半起床。翻《李昌传》（放在玉珍房内，过去没见到），好几张有我们一起的照片，大概是冯兰瑞安排的。

上午湖南人欧阳荣耀来，武光曾介绍，为他的自传写过书名。是胡风一案受难 26 年，82 岁，头发、眉毛都白了。赠怀耀邦文。

下午同胜利手谈。上次延滨来，同玉珍谈我的影响，要她全力支持也。大概读了《上书》有感而发。

2009 年 10 月 9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三点醒来，四点后入睡。

上午薛京来，王建勋、施滨海、郭全胜先后来。建勋交我《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的序言，让我校正并署名也。汇编于光碟中的史料近二千万字，分七大部分：官方文件、毛的指示等，其他领导的讲话等，重要报刊文章，重要右派的言论，运动前后鸣放及报刊文章，有关档案、平反等。宋永毅有篇总导言。他们谈到德平开了十几人会，研究形势。告诉大家我上了天安门。

下午游 300 米。同胜利手谈。

2009 年 10 月 10 日（星期六）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看书。

下午游 300 米。湖南人欧阳荣耀又来，一份致中央建议信，要求为右派补发工资。我告他，这是旧事，早不可能（谈到我的工资也未补发）。

元元来，送玉珍大堆药物，关怀之至。

2009年10月11日（星期日）晴

近八点起床。昨夜失眠，三点半服眠药。

上午看书。收到湖南新干班纪念文集《苦辣酸甜的六十年》，有我的题诗和致刘皓宇的信（去年12.9托大妹带去的），完全忘记了。

下午同胜利手谈，只在阳台活动了廿分钟。

2009年10月12日（星期一）晴

近七点起床。整天翻看《苦辣酸甜六十年》。下午将《反右运动数据库》的序言，改加完毕（王建勋电话催了）。

2009年10月13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昨天又收到海安高吉寄来长文“三访耀邦陵园”，贴有坐自制脚踏车沿途照片。这是一个有思想、有志向，有毅力的人。

上午薛京来，让他看近日改好的两篇序言（交他复印）等信件。用新电视机放了几盘光碟，苏毅大姐和那天同周有光老人谈话。

收到杨叔子寄来的《槛外诗文选》，上面刊有一首《步韵敬和李锐先生赠诗》（2000年12届诗词会在武汉开会时，听到他的讲演后的一首赠诗），书首很客气地写了几句话：“深深谢谢您真挚的爱护、鼓励、信任与指教！海内知己，天涯比邻”。

我的赠诗为：

院士才华众生孚，诗词科学见功夫。
古今中外家珍数，电脑机心现代儒。

他的和诗（杨今年76岁）：

学浅才疏名未孚，先飞笨鸟竞千夫。
人文科学双飞翼，全赖马牛融道儒。
（注：马，指马克斯韦尔；牛，指牛顿）。

下午游200米。

2009年10月14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翻完两天《南方都市报》（这是程湖帮助送的，快件寄来）。

上午王建勋来，取走序言（朱正初稿，寄南央，又加了些，传给建勋，让我修改）。谈到谢泳告知，政法系统一个秘书长说，对稳定不利的因素，除维权事件等外，有批老干部以李锐为首，讲些难听的话。

山东原省委政研室李成森来，送土产，说来过几次，我全忘记了。为他的著作《破解毛晚年之谜》为［写］过书名（还没能出版）。介绍他去见过辛子陵。

车被人闯坏修理，下午没游泳。韩磊来，找出周总理59年到新安江的一套照片，还有些旧资料（毛早期著作等）拍照。那天周有光老人来家的好多张接谈照片都很有神采。

2009年10月15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整天空时将《开放》十月号看完。做了点六十年笔记。上午郭全胜来，谈了一阵。下

午游泳 200 米。玉珍仍每天由佩珍陪着到医院吊针。

2009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作摘要。上午客人不断。薛京交阅两本新书目录：李锐谈民主宪政，李锐同高层接触。徐跃筹办的。

岳阳的殷正高、黄文海（拍电视的）等四人来，他们办了个“李锐·中国”电网三年了，仍勉力存在（封过 32 次）。带来电脑，让我一览。有照片、网友言论等等。真是了不起的粉丝也。可惜未能将近年有关资料（如“改革 30 年杰出人物”等资料）示出，只给了纪念耀邦文。随后平江来了几人写书名，未予答应。沈云彪和谢文清女儿来送鸡蛋（他养了鸡）。

下午仍有客人。

2009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看书。

下午钱承军（钱祝华儿子，南京师大教授）来，送他的著作《建国前中共报刊研究》，书名是我写的。记起我随后去信，不同意用“建国前”，改用“革命时期”。他很抱歉，说出版社已制版，改不了。后又让他看《热河烟云录》，不知道有《冀热辽日报》也。

中午胜利一家来吃涮羊肉。

2009 年 10 月 18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报刊。上午徐跃来，送我一大堆书：《陈伯达传》（上下，叶永烈著）、《千载长天起大云——毛谈中国历史人物》（盛巽昌著，论及 250 人）、《毛泽东的心理分析》（美国教授白鲁恂著、刘宪阁译）、《晚年邓小平》（日本伊藤正著，作者为日本记者，35 年观察）、《毛泽东图像研究》（杨昊成著），还有一本去年四川大地震的照片集。

《心理分析》随即看了序言：“公开运用心理学上的有关自恋感和边际性人格综合症的观点，来分析毛泽东的行为”。

徐跃真是厉害，出了这么多好书。

下午看报。小李和小余由小徐带领遊了长城，由佩珍做饭。

2009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单少杰来看望，出示徐跃出的书。他在写读赵谈话（两本书）后的感想的一本书。交纪念耀邦文。傅伊［依］明两人来，一起漫谈。老百姓称江为“大蛤蟆”（脸形像也）。

2009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看有关资料。薛京来，让他<看>一些信件。下午到上海大酒店（18 层）聚会，到 8 男 4 女：厚泽、李普、吴象、孙长江夫妇，马立诚、李郁、郑仲兵。我出示叶永烈的《陈伯达传》，唸了陈自言乃“有罪之人，文革疯狂年代，自己也是疯子”。还谈了我同陈的关系，1967 年夏在磨子潭对北京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来人，揭发陈之事。关于秦城乃陈和江青命令，庐山会议记录本在陈的档案中找到，等等。大家谈薄熙来扫黑事，马、李、郑三人谈得最多。形势估计：不乐观、不悲观；也乐观、

也悲观。

下午两点陈四益来，久未见面来看望也。出示两本新书，赠纪念耀邦文。

2009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郭全胜来。薛京来，将我自己的著作以及《大哉》、《其人》等都找出来，堆在北屋桌上备用。

下午郭全胜（他认识崔永元）和韩磊先来，蒋医生和张钧（中央电视台首席记者，新闻节目中心、社会专题部、《口述历史》栏目——名片印的）来。张较年轻。先同张谈自己的一些观点和历史情况。崔永元五点来（临时有事来晚了）。他们要找一些人谈“口述历史”，要录相，做成光碟，如要发表，都经作者同意。我同崔谈了一个小时，自己经历要害，三大问题，唸了为湘潭大学 50 年校庆的题辞等等。以及毛、邓二人必须彻底搞清楚也，等等。照了许多相。玉珍旁听了一阵，我说明她是“护士、医生兼政委”。唸了那首诗，并出示了“三十年杰出人物、社会人物”那两张奖状，等等。以来［后］由张钧来谈。

2009 年 10 月 22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炎黄》社王海印来，送我 10 本第 10 期，5 本《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其中有我的文章）。还有些读者信件：冤案平反事。下午游 300 米。

2009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读者信件，交薛京处理。

上午九点，刘清夫妇带他们的女婿、女儿来（女儿来过我家，非刘清所生），女婿邱敦红，47 岁，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局局长，很仰慕我。交谈后，才知他的特殊经历：是汉寿人，1973 年在家乡读高中时，被中南海到农村物色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管电报、电信等收发），必须农民出身，16 岁时，1974 年初进中南海，直到现在。谈毛泽东：功大于过，1957 年后全错了。同意我的一些看法，读过我的许多书。对江全是贬词（同我观点近似），对胡温看法是，要保住这个家业。也同意“中国特色”的看法，实行民主等同西方不同。对邓持肯定态度。于是同他谈历史、主义，党三大问题。对毛、邓必须彻底搞清楚。讲了陈伯达的自我认罪，并赠《中国向何处去》那份提纲，要向马克思告别。还问到王沪宁情况，谈李慎之对此人看法。

下午游 300 米。邱赠我三本他的著作。

2009 年 10 月 24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继续改正“热河办报”（丁东的口述历史，南央整理）。速度很慢。下午张钧来，交“采访提纲”。他读过我一些书，在香港买到《大哉》等。是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他和崔永元从事“口述历史”是私人事业。崔 51 岁，他 41 岁，是想留给后人。《毛早年》等书赠与。

同胜利手谈。中午吃羊羯子。

2009 年 10 月 25 日（星期日）阴

六点半起床。续改“热河办报”文。

上午任小彬来，久不见，坐短时看望。对组织部看法还算平稳。建议他们写一篇文章，谈青干局的历史价值——解决干部四化尤其知识化，他没有异议。他的父亲（1911 生）死于秦城。母亲现 96 岁。谈江和曾对人事的操纵，高干子弟群。我谈到这次天安门所见。奚弘来，一起午餐。

晚上电视，观刘翔高栏夺冠。

2009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一）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九点半到东四环中国现代文学馆，参加“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南社成立 100 周年），多年前开过一次。我算顾问也。大厅围坐五六十人，我坐在首宾席，只识几个人，钱听涛、安若女儿、周艾若（周扬儿子，来过我家几次，都忘记了）等。主席张炯、王飚等都不认识。我第一个讲话，不到十分钟，从父亲是第一批同盟会员谈起。讲三大问题上下糊塗，毛邓必须弄清楚，前途乐观？悲观？等等。后来的人发言都听不清，有几人很支持我的观点。旁边坐在［的］高铦（音“先”，社科院拉美所的）还谈得来。又一作家任彦芳赠书《一生为民鼓与呼》，转增《留言》，还带去几份怀念耀邦文散发了。午餐时，同桌 3<人>相谈甚欢。近两点才回家。

三点半，祝世华来（高教出版社副总编，82 岁），丁弘介绍的，送我自印的《回忆录》。坐牢 9 年，判过死刑，写了一大部《反思录》，分析毛时代苦难。让我写过序言。谈了约一个小时，鼓厉［励］他先上网。赠钟波书等。

2009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二）多云

六点半起床。翻看祝世华留下的材料和昨天带回的书等。上午继续改“热河办报“文，速度很慢。玉珍每天还到人民医院针灸。

下午一点多，米脂县委书记张雁冰来，到北京出差。他在米脂十年，想调榆林工作，我曾为此给陕西省书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写过信[6]，他知道批了，但无结果，希望我通过中组部领导予以帮助。只好答应。

游 300 米，觉累。

收到张扬寄来的揭发师东兵的假报导，是个大骗子，刊《三湘都市报》的复印件。

周艾若电话，说昨天我的发言，对大家有扭转式的启发，文学界的团体，如南社许多人都跟着官方转。下个月初想来看我。当然欢迎。

2009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三）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续改“热河“文。上午姚监复来送网上资料：左爷们纪念毛诞辰 126 年。百多人签名，杜老为首。谈邱敦红情况（即电话打听）。做过乔木的秘书。下午游 300 米。同胜利手谈。

2009 年 10 月 29 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今天算是将“热河办报”（3 万多字）改完了，还得加一段总结性的东西。

姚监复约张思之请客，鲍彤夫妇和我们一起聚会。玉珍给张打了电话推后。她总有点担心。

下午游 300 米。祝世华交来他的 120 万字的《反思录》打印稿。

看完“胡绩伟访谈录——废除‘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法西斯独裁政治”，痛痛快快讲

[6] 此事可查 2009 年 7 月 19 日日记。——李南央注

了这60年的灾难。是姚监复整理的，刊《争鸣》10期，姚昨天送来的。

2009年10月30日（星期五）阴

七点起床。今天算是将“热河办报”改定完了。交薛京复印。原来1985年写过一篇“回忆热河办报”一万五千字长文，已收入《往事杂忆》，都忘记了。郭全胜上下午来，他对邱敦红来访，还持正反两种看法。

下午杜导正来，谈他还有几年日记，同赵的深切交谈，20万字，一直紧［谨］慎保存。鼓励出版。他说我属三种人物，他是四种。

同胜利手谈多局。

段绍泽送来30多本《上书集》，带来三个学生同我照相，书上签名。

晚上小妹从美国回来，参加一项中美合作的高科技（在大亚湾）的合作项目，关于中微子（？）的试验等，我听不懂。谈美国当前一些情况。奥巴马上台是对布什的不满，青年人喜欢他。

2009年10月31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小妹一早来到，几乎漫谈了一上午。谈忙忙仍在进修更高专业，学医8年，继续进修7年，得医生最高称号共15年。读书时借贷近20万，到华盛顿工作买房等又20万，40万贷款待还也。上次回家没有看我的病历是她看不懂中文说明（小学四年级即去美国了）（由此也使玉珍释怀）。美国人的储蓄存款平均每人30元！美国人很重视仪表，总统没有低于1.8米的。奥巴马身材动作等，很受年青人喜爱。国家没有退休年令［龄］，医保等很复什，65岁以后比较放松了（只出挂号费等）。医院一律平等，无高低轻重之分，大都是私立的。她从网上买到我的两本旧书。韩磊来，一起午餐。

《领导者》座谈会在昌平开，打电话，因身体关系不能去。

2009年11月1日（星期日）下大雪

近七点起床。昨夜下起，窗外雪纷纷，多年未见如此早雪。

上午看完《争鸣》第9期，刊登我的两首诗（有一副露出头部）及鲍彤、吴［胡］绩伟纪念60年长文。

下午没去游泳。毛应民和他的两位金华友人，胡银生（金华人大常委科教文副主任）、盛卫华（公司老板）来，送我名贵的婺茶（用锡瓶装的千年名茶）和青春宝。为他写“迁居”旧句。他的儿子（12岁）书画册页求字“开卷有益”，为婺茶书刘禹锡句：桂岭雨余多鹤迹，茗园晴望似龙鳞。随后李六如的孙子（过继的）和另一平江人来，为六如故居修复求款，给湖南文化局等信签名并书故居字。北屋搬迁，印章等都费寻找，极累，自己生气了。玉珍也无办法。

薛京将“热河办报”文复印二份送来。

晚上电视观孩子们集体舞，很是奇观娱快，大笑多次。

2009年11月2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读书看报。下午赵来群、崔军同来。五日开道教研究会，要请我去，由于身体婉辞了。余习广送来30多本《上书集》，他接电话后，很担心出版这本书生麻烦（他的电话等受监控的）。谈到准备为我写大传，认为宋晓梦写的不够深切。他说党内值得写传记的为：毛泽东、彭德怀、邓子恢和李锐。邓对毛认识很深。我将小妹在美国出版的三厚本《李锐日记》和两本《上书［书信］集》赠与。

满起的哥哥满屯来，也送他一本《上书集》。同胜利手谈。

2009 年 11 月 3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习广的两本书（文革和大跃进上书集）。他跑了上百个县收集原始资料，花近 20 年功夫，真是对历史负责。《大哉》中有他一篇长文，已写到编我的上书集。过去未注意到。薛京来，让他看一些信件。又收到《炎黄》社转来求我帮助打官司的几封信件，无法应付。

韩磊几个月前给我的“对李锐老的问卷调查”（19 个问题）草稿拟就。这两天看了几遍。

2009 年 11 月 4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流［浏］览报刊。发现《万象》10 月号章立凡写父亲《章乃器收藏往事》文中，开篇谈到 2007.10.29 父亲“捐献文物展”开幕式，第一个就说“其中有德高望重的前辈李锐先生”。刚收到的北大赵宝煦新著《政治学与和谐社会》照片中，有今年我参加他召开的北大国情中心 20 年晚宴中的七人照片，我站在中间。看来我这个人都不愿被抹杀也。

上午刘清夫妇送来前几天他们女婿邱敦红来家的两张照片。我谈到王沪宁其人，对邱的来访的一种担心。他们说女婿回去后说谈得好，是真心实意来访。我要他们将我的此种担心记下就算了，不要同女婿、女儿谈。

下午周艾若同侄女李靓（青年政治学院，法学家）来，谈了近两个小时。思想、观点同我完全一致。谈到那天南社的会，我的发言起到指导作用，主持会的人有“左”的思想。参加会的人有好几大类。他也谈到丁玲是很“左”的，访美后发表的文章很“左”。

翻看阮铭的《邓小平帝国卅年》（郑仲兵复印寄来的）。

2009 年 11 月 5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窗外部长楼 18 层起来了，再也不能远望了。吟得四句：

高楼满眼似森林，唯有皇宫勉强存。
污气烟灰何日了，古都记忆剩前门。

为山西、陕西、河南三角开发区（运城、渭南、三门峡市）再给温家宝信（几乎忘记了）。

下午游 300 米。看报。《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都是一种类型：几十页，经济和社会生活，广告多、琐事多，不该订的。

2009 年 11 月 6 日（星期五）雾

七点多起床。睡得甚好。上午薛京来，让看一些寄来的材料、信件。好几封《炎黄》社转来打官司的信件交他处理。

看报刊。下午游 200 米，顺道送薛京，到文津街，人少。

2009 年 11 月 7 日（星期六）雾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韩钢来，留午餐。又谈到一点半。他在华东师大任教，受台邀请，到台湾两周，在档案馆度过。只遊览了中正堂，也是大雕像坐在正中间，很是气魄。台湾社会和谐，旧传统，贫富差距很小。凤凰台讲话“过头”，胡加以斥责，否则取消。现在出版的党史书，假的太多，如《林

彪日记》。谈到杨开慧遗书有八个字“政治流氓”认为非 30 年代语言也。对余习广有看法，他们在湘潭大学同班（78 年进去的），曾合作过。《大跃进上书》中我那三篇是他提供的。不严肃，抬自己；宋晓梦的传记是写得好的。赠两本书。

下午游 300 米。玉珍仍每天到医院点滴。

收到香港天地寄来的两本《何时宪政大开张》，给韩一本。

2009 年 11 月 8 日（星期日）雾

近七点起床。上午看书、看报。吴宗煌先来，报刊有表扬他的文章，否定马克思。对面邻居李昭夫妇和她的母亲陈琼（90 岁，在成都）来，也是“粉丝”也。原在西南局纪委工作。谈人事。田某在文革初也造反，我说现在变了。

惟［维］娜和津［金］利来，非常亲热。赠《上书》各一本。答韩磊 19 个问题，让她唸了。完全赞成。玉珍同意我最恨毛的答案。

2009 年 11 月 9 日（星期一）阴

六点半起床。开始清理书桌，发现不少没有看过的资料、文章（有一篇长文批评我过份夸奖耀邦）。

上午喻武星（喻楚杰的儿子，长寿街人，1951 年出生）来，送我父亲的传略和叔父喻缦云的传略。由于他对毛的看法是正三七开，不得不讲我的三大问题，并赠他《上书集》和钟波书等。他们红三军、红五军的后代有个聚会组织，研究当年平江起义后红军发展情况，他来过我家几次我都忘记了（玉珍记得此人曾害过精神病）。他一直谈到十二点。

下午看书、看报。

2009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二）夜大雪、阴

六点起床。看资料。发现光远的一本书:《我眼中的他们》，翻了其中谈胡乔木的一篇，引起我写乔木的兴趣，薛京来谈了半小时。让他带走一些读者来信。

下午游 300 米。玉珍仍吊瓶，已见好一些。

2009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三）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看资料。上午广东的李经纶（广东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和何超华（清远诗书画研究院院长）、徐润（《清远日报》记者）等四人来。李寄过两本诗集，同李汝伦以“兄弟”相称。他们出了本《写意》画报。过去在诗词会上见过我，当然是来求字的了。于是将《墨跡选》借与，谈了一个多小时，宣传我的观点，赠《上书集》和《炎黄》第 10 期。为他们写了幅秦城旧句“作字”和“写意”刊名，还将国庆六十年贺诗写坏了的大幅（错了一个字）相赠。

下午游泳后，接蒋彦永老医师来家。他给了三份很有意义的网上文章：沙叶新的“天下兴亡谁有责？”、许锡良“钱学森逝世与周济下台”、“北航退休教授的一篇旧文”（73 岁张洪，批评周济的）。蒋到复兴医院去看望了谢韬夫妇。仔细看了玉珍的病历，使玉珍安心。

王申生友人老板（大概我写过字幅）寄来一大盒阳城［澄］湖大蟹。晚共食，大家高兴。玉珍还送了五只给李昭的母亲。

2009 年 11 月 12 日（星期四）小雪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唐小毛来，送我郑义编的《光环背后的周恩来》，“中共历来的坏事、错事少不了周的参与”。她很想写一部电视剧，以她父母那一代活动包括许多人事情况（也包括我在内）。谈到王宁身体很好，揭露了周惠当年坏事，想将周小舟、杨弟甫、唐麟打成“三人行”。留午餐。

下午韩磊来，有关我书上的旧事查问。问得很细。

游 200 米。晚上看刘翔在亚运会夺冠。

2009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薛京来，让看粉丝信件。马沛文夫妇来，交我代拟的为陕西郝忱《思辨集》再版序言，只几百字。只好答应。即由薛京用稿纸抄了一遍。我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谈三大问题和经济形势的担忧。十一点多才离去。韩磊来，为我们照相。

丁东来，同马相识。交我延安的口述记录稿。韩给我一份网上的“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责任”，“李跪在主席床前，揭发俱乐部问题”等等。这大概是一邦［帮］“左爷”有计划造谣诬蔑。

晚上刘明夫女婿来家，说惠欲宇孙女和周惠儿子，电话托他向我洗清，周惠绝无此举。

2009 年 11 月 14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又看了一遍“周惠谈”，玉珍也看了，很是生气。此件作者名“张杰”，出自“环球视野”网。

上午看积压的报纸。《新京报》类似《南方都市报》，但政治新闻多一点。

胜利来，手谈。买来羊羯子，中午吃了一大锅。

下午游 300 米，觉累。

2009 年 11 月 15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积压报刊、资料，为下午参加活动作点发言准备。下午两点多到达人民大学文学馆，七层，参加《聶绀弩全集》出版座谈会。认识的人只有坐在旁边的沈昌文。主席孙郁。我第二个发言，讲了同聶的一面之缘，与 04 年参加百岁纪念会写的诗，并讲了些题外话，担心的三大问题，与经济大形势下的忧虑等。四点半散会。

2009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整天看积压报纸，翻《聂绀弩全集》三本书，内中有他赠我的那首七绝，注解很详细。

昨天座谈会上，沈昌文讲到五十年代他刚到人民出版社时，许多著名人物到此挂闲。罗孚前几天报纸揭发判刑，一星期后，改名姓来工作了。慎之和胡风的女儿参加了。

2009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二）晴

近七点起床。即早餐。玉珍到宣武医院挂专家号（320 元）看病（齐延翔［翔延］介绍她妹妹，没起作用）。检查结果，脑梗不严重。这就放心了。

薛京来，上午将郝忱著作《思辨集》再版序言写好一千字，马沛文草稿用了下半部分。结尾用了这

样两句话：民主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下午游300米。尚不觉累。

2009年11月18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看资料。上午看完《我的延安经历》，好几万字。

下午四点到上海老酒店18层聚会，到十人：明瑜、吴象夫妇、厚泽夫妇、孙长江、马立诚、李郁、杜老女儿后到，大家都写几句话向杜老问候。先谈“周惠骂我”那份网料。我将情况叙说，估计是左爷们的计划行动，也将当年在庐山情况和周惠其人及他同周小舟的矛盾、冲突简单说明。随后谈形势。马立诚反映江找杨奎松等人谈过两次，说前三十年起伏跌宕，后三十年稳定发展。王沪宁脱离江紧跟胡了。李郁去过尼泊尔，三千万人，六十一个民族，各种野兽可以在街上行走。说英语。厚泽认为封闭历史，假历史流行，左爷们甚至为毛和文革等翻案，混乱之至。对年青人危害太大。

2009年11月19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积压报纸。上午王建勋来，南央将《周骂》原件夹［加］上他［她］的兰［蓝］色字批判语寄来。我让王告知乃坏人造谣，本人置之不理。王同意我的处理。网件是邵燕祥寄朱正，朱转南央的。中午接南央电话。

下午游300米。

2009年11月20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薛京来，让清理作废刊物。上午沈云彪来送鸡蛋。他在门头沟花二万元租一山间<地>五十年，盖了几栋房子，养鸡。同钟波已交上朋友。长寿街的党委书记吴竞相，维夏中学校长吴细幸等四人来。要扩小学校舍，求助千万元，及两个外省打工人员求助，为三封信签署作介绍。第一封送教育部长，真是没有办法，还要写“长寿大桥”等字幅。朱大星夫妇来，送食物。她开的大酒店已出售，现经营科技项目。酒店太累了。向长寿街人赠《上书集》，并介绍了“杰出人物”等。

下午读书。

2009年11月21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资料。上午宋科夫妇来，送我香港新版《千秋功罪毛毛》并两本新书。一本谈瑞典民主社会主义，一本谈文革。谈最近有“毛主义党”开十一大，让薄熙来当总书记。赠《上书集》并网文。中午大家吃涮羊肉。下午游300米。韩磊来，交三峡文。新华社记者要来访谈三峡问题。1993年的《桥》清出，交韩拍照。玉珍为儿女生气。

2009年11月22日（星期日）晴

近七点起床。上午续清理书桌。又见到周笃文来信，广西的覃务波要三副字。于是将近期要字的信件等收集一下。

下午没游泳，开始作字，直到六点，写了十幅，包括“长寿大桥”和江西文自成（来电话催字，我几乎拒绝）嘱书他的著作名“中华艺文经典”。还有几副没有写完。疲倦之至，玉珍同情得很。有什么办法呢？“人怕出名猪怕壮”。

2009年11月23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查找有关三峡资料。上午九点新华社《瞭望》记者汤耀国（湘阴人）和摄影师满都拉（蒙古人）来，谈了近二个小时。上星期就约来谈三峡问题的，让他先同韩磊接头。他读过我的一些书，是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单少杰的学生。他知道汪啸风的处境。送他《上书集》和《世纪留言》（上面都有三峡文章）并怀念耀邦文和翁长溥的《红枫情》（上面有他写的“我认识的”钱正英、李鹏、李锐三篇文章）。

下午高杰（女同志，48岁，中粮粮油期货部总经理）来，从张秋石处带来四套《李锐墨跡选》签名送给朱大勇（北大历史系主任）、马春英（历史系书记）、栗明（中粮粮油总经理）、彭刚（中期系主席，彭总侄女）。特用毛笔签了名。这是秋石为我作的宣传。

2009年11月24日（星期二）晴

七点多起床。睡得很熟也。

上午薛京、满起三人清理一堆旧资料，乃1980年后在各种刊物、报纸发表过的文章和诗词等。没有发现那张四版整版刊《龙胆紫集》诗词的《人民日报》。

苗苗来，一起午餐。将昨天写的十幅字盖上图章。山东荏平李汉君要的彭总纪念馆的招牌字和诗幅，江西文自成的书名都寄出。长寿街来人取走两幅字。

下午游200米。甚累。玉珍这几天对黑龙江鹤岗煤矿死难一百多人的事故，极其难过。联系到我们国家的体制，真是痛心之至。

2009年11月25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提前解手。找出一些资料并《上书集》两本等。九点多到“炎黄社”参加座谈会。上二层楼得慢吞吞的。到十来人：杜光、高放、吴象夫妇、何方夫妇、章诒和、李大同、展江、朱厚泽、蒋彦永等，社内主要人都参加。杜导正先谈情况，新闻总署还认可，十大禁区（党史、中央人物、国史、大事等）得遵守。明年方针。我先发言，谈三大问题还时［是］要不断关注。讲到最近两事：组织部纪念安子文百岁和周有光来家。禁区中未列主义，可以畅谈马克思主义也。大家漫谈到十二点半。简要如下：

△ 刊物作用还未完全发挥，应扩大到全社会，年青人多不知此刊。利用媒体宣传此刊。

△ 对外牛劲，强烈自信，经济称雄：“我拿钱让你们度过危机”。对内则虚弱无信心。

△ 奥巴马来，控制极严（过去克林顿、布什来，讲话直播），不准直播，得由新华社文字发稿。上海大学生会谈，培训了两个月，由负责人冒充学生提问。奥在上海讲：“我也不愿意听到批评”。“我们的体制有批评才好”。

△ 美大使提出接见《财经》、《南方周末》访谈。《周末》派出最强记者，还不如上海学生提问。

△ 德兰克福书展，我原驻西德大使说：我们来此不是听民主上课的。

△ 30万网页谣传那个“万里讲话”乃李大同供稿，《大公报》辟谣。刘云山说：老同志有反映渠道，为何送到网上？应当查，结果并未查（大同作了准备）。

△ 国庆节庆祝如1956年，网上文章大骂，是建政？还是建国？什么时候站起来了？1945年早已站起，成为四大国了。毛泽东不但没有站起，反而“一边倒”了。现在又出现“毛泽东思想万岁”。从韬光养晦到神气十足。

△ 上海“钓鱼事件”，官方失败。俞正声说：我们没有法治观念。

△ 秦晖（在国外谈话）：中国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福利。经济奇跡由于①低人权，②低福利。

△ 有些学者吹牛（无左、右之分，老人中有）。

△ 中国到处都是利益集团。中宣部也是，最坏，最会骗钱。地方财政乱收税，腐败乱投资，内部有矛盾。维权事件多。20%靠房地产收入（多少万一平米，北京来买房的最多）都有后台。地方上1700万买一个人大代表。

△ 过去是守势，现在自吹中国体制好，在国际上采取攻势了（不怕西方），牛得很。G2、G3。已走向法西斯。“中国有野心”。

△ 我谈了三大问题后，厚泽说五大问题，加两个：中国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

△ 赵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李君如谈：中国发展是个案例。左爷们大讲：前三十年好。

△ 传言江泽民建议：胡再连任一届。增加军委付［副］主席，压缩中央委员任期。

对“周惠骂李”事，都认为不理为上。

两点多回家休息。没去游泳。同胜利手谈。

2009年11月26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整日看报、看书（翻《直言》）。

同玉珍闲谈家事，顾［雇］保姆二之困难。小李要回长沙。小余今天回平江，下月来接替小李。

看完《杜光文存》（9—10月）长文“六十年：是非得失与成败悲欢”，都是我想说的话。

2009年11月27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续看资料。上午薛京来，将北屋那一大堆旧资料搬出清理。该利用和处理的甚多。在客厅清理中，朱大星来，送海参等。谈最近去长沙，李冰封等身体都好。接着李宗贤来，他过去碰到的案子（由我转贺国强处理，2002年，贺批交公安局，未处理）。现在那个副局长已成为黑帮案主犯。他又将此事弄成一份新资料（附有我过去的信件），由我批转薄熙来处理。现在重庆老百姓确实传言：胡讲空话，薄办实事。给两人每人一本《上书集》。

下午游300米。薛京带来香港城市大学魏时煜教授的一封找我访谈的信，列了廿六个问题，还附上她的创作《红日风暴》（写胡风事件及有关人物）的文集（中英文对译和照片）并光盘。十二月下旬来北京。笔名为“闽燕墨雨”，大概是福建人。

苏毅大姐寄来一大堆资料。她准备写回忆录，有个提纲等，让我提意见。不能不回信。

2009年11月28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资料。薛京带来那本《红日风暴》，完全写人物。

上午接周笃文和广西覃务波电话（原来有信要三幅字），明天来家。只好立即将三幅字写好，如此应酬，没完没了。

接南京强剑衷电话，丁弘编的陈独秀的书，已印好，却被新闻总署发现没收。很是生气。我谈了形势，还不如袁世凯，必须对付：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下午胜利来，手谈多局。

2009 年 11 月 29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小李回长沙了，由于医药费北京不能报销，总是怀疑身体有病，不能留北京了。现在就靠佩珍做饭，照顾一切了。

上午周笃文和广西覃务波等四人来，送我一个小叶紫檀木的珍贵笔筒。我将写好的三幅字送与，并各赠《上书集》。

下午同胜利手谈。

2009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看报。今天才从《炎黄春秋》第 10 期上看到尹曙生的文章“安徽特殊案件的原始纪录”。他以公安厅长的身份公布“大跃进”年代，安徽饿死了 400 多万人，写出其中的细节。

上午平江思村乡党委书记艾志军来，送两瓶茶油。又是修路要 400 万元，只好将信转省长周强，写几句客气话。

翻旧资料，看到今年四月黄显孟寄来的一封长信，写周惠其人，周小舟情况（同他有亲戚关系），黎锦熙同毛的早年来往，以及他的夫人徐正衡（我在省委宣传部时的工作人员，帮我找彭国钧、熊梦飞在监狱中谈过毛早年情况）的祖父徐瑞贞，乃何叔衡等宁乡四老的老朋友，对革命有过特殊贡献。土改时却被打死了，等等旧事。给朱正通了电话，要他向黄致意，信看得太晚了。

下午同胜利手谈。玉珍看病，心律不好。

2009 年 12 月 1 日（星期二）晴

四点后未能熟睡，想事甚多也。六点半起床。

上午薛京来即交给他一个任务：将张宣三《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文集代写的简单序言交与，谈了半个多小时，重写一篇《我的三大基本观点》。他呆了一天，临走时交卷。

韩磊来，让他将廿七日翻出的资料拍照。楼上金老的大女儿来，母亲身体尚好（向韩磊作了简单介绍，可以拍照也）。赠《留言》等。留韩午餐。

下午游 300 米。看资料。

2009 年 12 月 2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收到周有光老人的《朝闻道集》：“105 岁之前对世界的观察与思考”，封条上如此介绍“朝闻道，夕死可矣。壮心在，老骥千里，忧天下，仁人奋起”。这个老人太可敬可爱了。

上午九点同玉珍到医院看内科（何青主任看）呼吸科，心动电图，血色素 10.7，血压 60—105 等等，都还正常。何主任特别嘱咐不要感冒。

上午施滨海来，谈到“周惠骂人”事。大家关心我（马立诚要写文章）。他和长江去看过胡绩伟，胡谈到同李锐两人都还能说能文，他现在“能文”不行了，只有李还行。

下午游 300 米。晚上看《红日风暴》光碟一大半，有朱正和谢韬讲话。

2009 年 12 月 3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一个北京年青人大概因父母严厉等原因，杀掉父母、妻子、妹妹和两个儿子，逃往三亚，被抓回来。报纸已有较长报导。此种中外古今未见凶案，只有今朝才能发生也。太令人感慨

无穷。

小余从平江回来，带一大堆土产食物。佩珍可以回米脂了，她已照顾玉珍三个月。

薛京留下序言稿件，开始重写。用了他的开头。

下午游300米。遇见王怀安，得悉他老伴98岁，寿终正寝。胜利来手谈。

2009年12月4日（星期五）晴

睡到七点半醒来，空前之举。

《南方周末》三月刊马立诚的“有关庐山会议的一篇奇文”，严厉批驳朱永嘉的“说说庐山会议这件事”（早有人复印寄我，文中批评彭老总也涉及我，我未予理会）。揭露其人乃四人帮的帮手，曾判刑14年，1988年提前释放。

薛京来，我将写好序言，交他细看，又一边改正，定稿交他复印。上午朱大星丈夫孙绪铭同贺军瑛女士来（60岁，挪威籍，夫妇在挪威工作），贺在郴州教过他的书。送我挪威特产鱼肝油丸和普洱茶。

2009年12月5日（星期六）晴

五点半醒来，六点半起床。书桌仍是堆积如山，找东西很困难。每天都要收到书报刊，怎办？就这一间书房。今天收到厚本《柏原流年》，应当翻翻。

上午刘世民同他的同学谭远山（在北京自营一文化传播公司，出书）来，想为我成立一个基金会，“整理和研究李锐思想、生平，旁及其他‘两头真’老干部”，出专著等，以“促进中国平民自主学习事业等”。这当然是想办件好事（周成启和周笃文等都早有这个想法）。于是让他找薛京商量，直谈到近十二点。送他《上书集》，送谭《留言》。

中午两家大会餐，吃饺子。晚上吃螃蟹（邻居李昭送来）。下午游300米。同胜利手谈。

2009年12月6日（星期日）晴

五点醒来，想起“口述历史”，睡不着了。六点起床。看柏原的《流年》，内中南下初期有些关于我的记载。上午延滨、元元夫妇来，送一大袋南丰橘和酒。谈耀邦旧事，李昭不见王鹤寿。于是讲到王昆同我谈过，是陈云驱使他揭发耀邦的。一起午餐。他们对形势看法同我一致。赠《中国向何处去》那份提纲。下午看“延安回忆”三大节。

2009年12月7日（星期一）阴

七点起床。昨晚朱维民的两个学生张庆利、尤利明（苏州电力公司负责人）送来一篮大闸蟹，这是朱让他们送来的。只好回赠《留言》。玉珍将这篮好东西送与好朋友张文华，张也常送来好东西也。

韩磊早已送他同钱正英的访谈录，全是自我吹嘘，三大工程：密云、三峡、小浪底。三峡论证谈到不让林参加，当然也不让李参加。

“回忆延安“已看完，需要作些补正。

胜利来，下午手谈两小时。晚上续观“沂蒙”，想起文立徵在山东作战八年的生活。

2009年12月8日（星期二）晴

小解后睡得不稳，近七点起床。看完韩磊对钱正英的访谈稿后，又思考三峡问题。上午新华社《瞭

望》的两位记者汤耀国、刘巍来，送来《瞭望》49期，上刊“未竟的三峡”（三万多字），利用了我的和其他有关资料，写出三峡论证前后及建后问题，我的三首诗和黄万里意见都全部说明了。两位作者没有经过领导，单独干的。

2009年12月9日（星期三）阴

又如昨日，四点后睡不好，七点起床。王照华于前天去世。上午十点，同玉珍到他家（在部里的宿舍）吊念。随后到陆沅家，谈了很久。她同小曾有来往。谈旧事，对雨亭、廷栋二人有意见。《组织史资料》最后阶段，他俩没同我商量，即去找曾庆红事，我过去都不知其详。谈到现在两位领导（李与沈）口碑尚好，她常电话提点意见。

下午游200米，甚累。五点钟，朱厚泽同邀请者陈群林（原贵州秘书长）来，同玉珍到原动物园畅观楼酒店聚会。一大桌人，除鲍彤夫妇和姚监复外，都是女同志多（有白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原中宣部的，联想公司的负责人）。我们几个人到得早，我将“重新认识马”那篇序言，请朱、鲍等过目。朱改正了三个字。很同意。让他们看《争鸣》十一期，万里在天津的讲话。席间谈旧事，人们对我似较关心。将《上书集》赠鲍。他外出仍有人跟着，儿子不让回国。

2009年12月10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柏原流年》，其中专写我的一篇，在《大哉》中已刊登，又看了一遍，以为没有发表过。上午项南儿子项小红（在中国农业银行工作）同福建策划“文献纪录片《100个人记忆中的项南》”林志远、李然忠等四人来，大摄像机，谈了一个多小时：对项的本质看法，评价，交往情况，回忆旧事。将近日写的那篇“序言”和“中国向何处去”提纲唸了一遍，说明这也会是项的认识。具体谈到陈云对粤闽特区和耀邦用人之有意见。任仲夷跟我谈过，他是“安全着陆”，项南却受到“假药案”的遭遇。赠书。

王毅（律师）同上次段绍译带来的两位应允帮我复印《大开张》书的来了，复印了几本。我说明是希望如市场上的“盗印版”，能够广泛上市也，可以散布此书的影响。他们能否办到，看来难寄希望。

张青义来，送新余县赠的一箱南丰橘。关于书籍出版印刷，控制越来越严重。

下午同胜利手谈。

2009年12月11日（星期五）晴

七点起床。看报。上午中央台两人来，向他们介绍《瞭望》最近49期刊三峡总情况长文。舆论完全控制很难办到也。说定“口述历史”访谈，明年开始，不在家中进行。

薛京来，呆了一天。谈文集出版情况。

上午陶世农［龙］来，给我一叠“五柳村”网有关我的报导，两副彩照，一幅是吴昱晖摄的2005在平江杜甫祠剪彩照，以及安徽为我90祝寿两人在大条幅：“直声惊四海，丹心怀万民”旁的彩照（过去未见过）。他很关心“周惠骂人”事，应群起批揭，他想找周惠儿子谈。

2009年12月12日（星期六）上午晴、下午阴

七点起床。九点半，同玉珍如约到冯兰瑞家，今天是李昌生日，她约了十几人聚餐会谈。随后厚泽夫妇到。十点多到隔壁四川办事处餐厅。到胡积［绩］伟夫妇、何方夫妇、郑仲兵、林京耀、胡冀燕（由她张罗），还有儿女亲属等，共两桌。大家谈李昌其人。我谈了1938年武汉回湖南任青委书记等旧事。

厚泽和仲兵对一二九那代和所谓“同路人”问题，有精辟的分析。一二九运动是那一代进步青年自发的，可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迎来一新局面，张学良的学兵队和西安事变。我谈到当年我在武汉活动的简要情况。邓力群谈过“同路人”问题，他们这批“左爷”才是真正的“同路人”，直到现在还在帮忙。何方对“周惠骂街”事很气愤，认为必须揭发，这是他们最近的一个有计划活动。“毛党”到重庆的几个人，被薄熙来抓起来了。于光远医嘱不要外出，写了封信，祝贺老友生日。

下午两点始回家。三点仍到万寿路，游 300 米。

收到小妹的贺卡和短信。忙忙在专学妇科治癌，她的研究单位已转到伯克利，同中国合作中微子试验，帮新西兰和中国高能所搞磁铁。悌忠明年退休。

2009 年 12 月 13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回忆延安”仍未动笔，琐事不断，如何是好。上午十一点多来到工人体育场唐廊酒店，过去没有来过。上二楼。何方的儿子请客。到资中筠、蓝英年、吴思、杨继绳、邵燕祥夫妇、何方夫妇、朱厚泽夫妇。我带去三本《上书集》，赠燕祥、资中筠与何方。“序言”即让杨、蓝、何等过目。席间大家漫谈内外形势，我听不清楚。宋以敏（何方夫人）坐在我旁边复述。资刚从欧洲回来，谈法国新闻也极控制。对形势多不看好。温家宝办点实事，讲几句真话，朱镕基过去也办错事。我也谈了点旧事。“周惠骂”乃出自人民网，看来是有计划搞的。何方认为必须反击。大家发言听不清，宋大姐为我耳语，现在写日记也记不起了。席间谈到三点多，回家已四点了。玉珍很是担心也。

2009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资料。上午武大校友来，曾经向市委（刘琪）反映过他的房子（拆迁）问题，得到解决，给了 8 间，特来感谢。蒋医生来，一起午餐。他送我一份资料“大陆反腐败，已经反得令人厌烦”，内中从核工业集团头头贪污 18 亿谈起（是德国人揭发的），许多具体材料。

下午奚青来，还我《李锐日记》三卷本。他看了两遍，准备写一篇文章，谈我能抵抗苦难和坚持理性的能力。

2009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二）晴

近七点起床。“延安经历”开始正稿。上午张有实（中科院自然资源考察原负责人，陆钦侃介绍的）同汤山农村两头头来，感谢我的帮助，归还土地权。送了一堆核桃等土产。我几乎忘记此事，玉珍还记得。又让我转信胡温，我提了意见，这些事只能转市委，并着力谈到我现在身体情况，难于应付了。张关心三峡，带走《瞭望》。

下午游 300 米。岳阳政协的王志龙等三人来，说前几年来过我家，给过书，认识蒋医生和戴晴等，还得到香港《何时宪政大开张》，从“炎黄”社买到几本《实录》，让我签名。交谈一阵。

薛京呆了一天，处理信件。晚上刘世定［民］（刘明夫、廖时光的女婿）来，同陶世龙通了电话，谈让周惠儿子上网辟谣事。刘的祖父是刘文辉，同薛京早就认识。

2009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

下午三点魏时煜来，谈明天开始，访问五天，每次一到一个半小时。40 岁（正怀孕），加拿大 7 年，电影学博士，日本工作二年，香港城市大学教授。《红日风暴》搞了 6 年，完全自营。

2009 年 12 月 17 日（星期四）晴

六点起床。作些准备。早餐后，薛京、韩磊来，九点魏和摄像助手来。谈父母、家庭与学校生活，父亲影响与母教，爱国精神与左翼思想，谈文立徵关系等。一个多小时。十一点多才离去。

玉珍卧床按摩，同魏见了一面。

下午到文津街游 300 米。韩磊提供照片等，同魏直接联系了。

2009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魏时煜五次访问有个提纲，想问些要害问题。今天要谈延安、抢救，于是同王怀安通电话，请他参加。早餐后他就来了，给他看《红日风暴》书。九点开始谈，入党到北平谈起，同乔木到延安留在青委，办“轻骑队”,《解放日报》和改版坐［座］谈会（对毛发言不满），为何抢救运动（打 AB 团杀十万自己人）。没有料到老王将自己被抢救，承认“分析特务”的事实，并说远不如我之坚定，还审问过我都谈了出来。王是 1940 年带领四川 160 多进步青年到延安的。1960、61 年，我们同在北大荒劳改，成为好友。

下午游 200 米。

2009 年 12 月 19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玉珍安排好。小妹来午餐，即留魏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两位一起碰面。上午九点开始，谈一个半小时，还小休两次。谈热河、东北事，对高岗看法。被陈云欣赏。湖南两年。研究毛早年。对胡风事件看法，找出《李锐反党集团言论批判集》，让魏摘出。等等。

下午游 300 米。李宗贤同丁涛（31 岁，文联音像出版社）来，只得赠书，接受合照。

2009 年 12 月 20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小妹带回一堆港刊。《争鸣》12 期开始刊登我的“回忆热河办报”，封面有个总题：“李锐‘鉴往盼前’专文连载”。

上午九点，魏同她的学生黄韵宜（城大四年级，大陆去的）来。谈到近十一点。三峡问题开始，南宁会议、兼职秘书、“大跃进”时三次上书、庐山会议、北大荒劳改、磨子潭，秦城八年（为何入狱？谈揭发陈伯达事）等等。

等着小妹来，一起午餐。小妹同魏有过电信联系。

下午游 200 米，甚累。

2009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睡得不安稳。看报和资料。

魏九点来，谈到十一点。谈帮助丁玲平反，让她看了《大哉》、张凤珠（丁的秘书）写的文章（具体情况我都忘了）。同耀邦的关系，从如何到组织部（陈云的安排）谈起，十二大人事小组直到 1984 年邓力群等诬告，等等。

下午同胜利手谈。

2009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总要花一个多小时，没有多少意思，又不得不浏览。

小妹来午餐，谈了点家事。午休后，三点半一同到上海老酒店参加“月会”，到 11 人。吴象、孙长江、李普夫妇、杜光、李郁、马立诚。大家谈形势。杜光谈各种危机，李郁谈各种情况，刘晓光［波］接受了外人赠款，对刘的处理，高层意见不一。马立诚谈中央 13 台晚十点的“新闻”还有些内容。小妹管住我不让多讲话。带去几本《上书集》和 8 本《瞭望》及两本《何时宪政大开张》，分赠大家。让杜光改正我那篇开放报禁的小上书。

2009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三）阴

七点起床。睡得不甚安稳。上午甚觉气短。同玉珍闲谈，休息，只翻了下报纸。《新京报》满版刊载陈四益新居并图书室照片，还有丁东的学校读书生活。

下午游 300 米，甚累。同胜利手谈。

陈砚发的儿子和侄子来，父亲在看守所不能看望。60 万贿赂事是近两年才上缴的。同玉珍发了下脾气，她过份小看此等事件。

2009 年 12 月 24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看书。上午陈砚发儿子来，交信与玉珍。谈到父亲 60 万元事，当时不敢道及。

下午游 300 米。胜利来，手谈多局。小智送来四本 10 年 Note Book。

2009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五）晴

近七点起床。看报。上午李普夫妇来，送挂历。我让看周有光老人的《朝闻道集》，借走《红日风暴》。谈旧事，他都记不清了。韩磊来，送两份用我同玉珍等照片组成的年历，新奇得很。让薛京处理一些信件。25 日《报刊文摘》摘刊《瞭望》三峡文，题为“三峡工程论战风云——毛泽东曾批示：需要有一个反面报告”。第一句话就是我接到通知到南宁开会也。看来三峡问题不能不公开化了，真是令人感慨无穷。

佩珍星期六回米脂。服伺玉珍四个月矣。

看完《往事》刊的张显扬关于理论务虚会的长文“从反左到反右”。

2009 年 12 月 26 日（星期六）晴

近起七点起床。慢慢起床，气短悄［稍］好些。两家人都来，送各种物品。中午吃羊羯子，送佩珍回家。翻看小妹《我有这样一个母亲》的港版，许多文章实质都是谈当代史，尤其李普、单少杰、曹河、王若水等篇。“答读者问”有水平。都是真正的“述往事，思来者”。

满起送佩珍上车，没能游泳。下午同胜利手谈，下得太快了，不到半小时一盘。胜少负多。

2009 年 12 月 27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除看报外，整天休息。下午游 300 米。同胜利手谈。胜利几乎每天来，照顾母亲。公布 2008 年 GDP 修订为 314045 亿元，4.6 亿美元（日本为 4.9 亿美元），第三产业 41.8%。

下午延滨夫妇来，送一大盒南丰橘子。谈当年高岗同他父亲的关系。送《瞭望》，三峡问题封不住

了。

2009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一）晴

一点半大喊大叫（三个坏人来迫害，大概是近日电视剧影响）。玉珍来不及穿鞋，赤脚跑过来招扶。七点起床。

光远和绩伟寄来他们今年的生活汇报（“贺年信”和“平安书”）。光远自称“名副其实的‘观察家’了”。绩伟则有位老人帮助他写“口述”后的十一篇文章，今年自印《论胡赵新政》。他三次住院共半年，自己觉得头脑依旧也。光远比我大两岁，绩伟比我大一岁。

下午同胜利手谈，大胜两局（都是执白）。

今天才从《原上草》（薛京找出来的）上看到林希翎等大批右派人物的文章（1998 年出版的），不然我那篇写毛与反右的文章大可利用这本书。

2009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薛京早到，闲谈他的往事。在政协观“台儿庄大战”时，国民党将军都哭泣不止：感到他们的战功没有被埋没也。由此想起我们过去的“独家史观”也。李志民来，元旦后即去海南，谈海南旧事。让观韩磊的“年历”杰作。沈云彪来，一起闲谈。小关来看望玉珍，她的父亲原建设部总工，比我小一岁，记忆糊塗了。留她午餐。三点到文津街游泳 300 米。送薛京回办公室，道别：“明年见”。

下午元元引　父子三人气功按摩师（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为玉珍治病，很是满意。近五点始离去。

同胜利手谈，有进步。

2009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林从龙同河南刘迅甫等四人来。赠《林从龙诗词选》、《刘迅甫绝句三百首》（线装豪华三厚本）并刘的《诗风韻花墨雨》挂历。刘是诗人书法家。河南诗书画院活动，让我电视录音祝贺。我那国庆两首诗，他们展览挂在首副。于是我略谈徐光春其人。为了录音，略诗［谈］书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与影响，并出示我的《墨跡选》中赠徐勤先的寿联和那篇中小学诗词读本的序言。赠林从龙《上书集》和《瞭望》。

下午游 200 米。同胜利手谈。

力丰夫妇晚上来，一起晚餐，静静［进进］谈瑞典现在社会秩序也不好，许多懒人，偷盗事甚多。对气候不适应，想回来。力丰原来想学物理和科技的，改学医科并非自愿。现在搞一个技术项目：航空母舰飞机起飞推动力，正在进行。同胜利谈了一阵

2009 年 12 月 31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准备一些资料。十二点前到达航天桥附近一家大酒店，参加一个聚会。昨天吴思电话约的。主人陈平夫妇（陈是阳光卫视董事长 SUNTV），客人有朱厚泽、张思之、资中筠、王学泰、卢耀刚。一直闲谈到三点半。体制问题不解决，这个大利益集团只能腐败下去，时间长短而已。及［将］几本《瞭望》49 期，分赠卢、吴、张、厚泽及资和主人。吴思给我三篇刘吉寄来托转的文章，还有一些信件。

老来依旧好鸣放，只是惯于肝胆倾。
有望期颐暗自惊，我行我素度平生。

2008年3月5号老李住北京医院，急诊室7天。4月28日早8点半进手术室，有阜外医院的高院参加，北京医院的钱院长参加。1.何青主任的作手术。2.放了二个支架10点多从手术室出来，太高兴了。5月14日出院，住了70多天。

何主任——何青，黄大海主任，艾虎大夫，兰明大夫。

以上内容为夹在该年日记本内小条上的内容,字体像是秘书薛京的。——李南央注

二０一０年李锐日记

第四十三册/Vol. 43

2010.1.1. -- 2010.12.31.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81 年后日记录入说明 xii

二０一０年

1. 杂记 1
2. 2010 年 1 月 2
3. 2010 年 2 月 8
4. 2010 年 3 月 13
5. 2010 年 4 月 19
6. 2010 年 5 月 26
7. 2010 年 6 月 33
8. 2010 年 7 月 39
9. 2010 年 8 月 46
10. 2010 年 9 月 52
11. 2010 年 10 月 59
12. 2010 年 11 月 66
13. 2010 年 12 月 74

2000-2010 十年中，中国经济超过加、西、巴西、意、法、德，今年超日。

全球总额 70.1 万亿美元年度国内生产总值中：
美国占　14.2 万亿
中国　　9 万亿

中国已有 130 多中产品居世界第一，每个产业排前五位，均外资企业
进出口贸易　55%是外资（轮胎 80%）
高科技出口　87%是外资
低廉劳力，贱卖资源

2010 年 1 月 1 日（星期五）元旦 晴

近七点起床。上午看完积压报纸。《南方都市报》（12 月 27 日）有一整版介绍“有书无斋”的百岁周有光，特别留下来以待细读。昨天告知吴思，我要为周老写篇短文。

雷霞来，又送佩珍衣服。一起午餐，下午回长沙。

下午同胜利手谈，下得快实质是不思考也。

2010 年 1 月 2 日（星期六）小雪

六点半起床。胜利一家早来，开始手谈。苗苗一家来到，陪他们闲谈。玉洁画了两幅“九桃祝寿”，苗苗写了一首诗（第一句：神采飞扬九十多，但绝不合平仄，韻押不确），答应为之修改。三家一起丰盛午餐。威威也来了。下午同胜利手谈。整天休息也。

2010 年 1 月 3 日（星期日）整天下雪

七点起床。窗外白茫茫一片，阳台也被雪盖。三天的报纸、信件、刊物一大堆，几乎整天翻看。吉林镇赉县党校高国发寄来一堆信件、诗文和手稿（有关陈独秀及毛泽东参加一大等）；邵阳吕加平（68 岁）寄来长文《胡锦涛之路——胡江权力关系》和《关于江的“二奸二假”》文（他早已寄上层），让我过目。刘浩［皓］宇寄来“五柳村网站”为“周惠骂李”的辩斥文。

2010 年 1 月 4 日（星期一）晴

三点半服眠药（小解后一个小时睡不着），近八点始醒来。上午郭全胜送来一腿新鲜羊肉，中午就烫锅吃了点。午休睡着一小时。有人寄来三期《往事微痕》，有“悼卢玉大姐特刊”，其中有郭少坤记录去年四月十八日卢玉张罗的怀念耀邦逝世 20 周年座谈会，我的一些谈话都记录了（有少数记错的）。

2010 年 1 月 5 日（星期二）晴

七点起床，睡得较好。薛京来，处理信件，让看一袋贺卡，及郭少坤文等并《大哉》续编还可收录的目录。下午到文津街游 200 米。遇到谭云鹤向一老者介绍，我已 93 岁，其人大惊：“您比我长 18 岁！”

同胜利手谈。现在比较懂得多休息，少阅读了。

李英健寄来他出版的董志新著毛泽东读的“四大名著”四厚本。

2010 年 1 月 6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写日记时，错字用那小瓶白质“修正液”改正时，因挤不出，用力压瓶而爆破，白质水喷上脸部、衣裤与桌地。玉珍和小余帮忙洗擦半多小时，始弄干净，真是意外之灾，那半脸白质墨，玉珍笑称留个照片就好了。整天看报看书。丁弘寄来的今年第一期《交流文稿》粗略过目，都是我在思考的问题。翻旧作《苦瓜的味道》，许多杂文记录了史事也。

2010 年 1 月 7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资料。上午张哲民和张宣三（带儿子）二老突然来到，张老将他最后一篇“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交我。这几天都寻找我写的序言，一直找不到，只好让满起赶紧到薛京处取来复印件。谈了一个多小时。

下午游 200 米，并理发。玉珍嫌我剪得太短了。

同胜利手谈多局。

2010 年 1 月 8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发现两厚本自印的《走向民主》，内容全是 49 年后历次运动的资料，云南“愚夫七十一岁的朱吉云”于 2008 年 12 月 23 日寄来，经《炎黄春秋》转的，是我的读者。一点印象也没有了。真是对不起作者。

上午李英健（和他双生子），他的在美国的朋友萧柏春（教授）并他的学生共五人来到。多年不见，谈到十一点半。我谈中国三大问题（误区），现在上上下下也没有走出来，还抱着马克思主义不放。萧也是我的“粉丝”，在美国的国人都看重我的文章。下午同胜利手谈。

2010 年 1 月 9 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桌子堆集［积］如山，书房也如仓库。看资料。

上午段绍译同他的五个学生来，带来 20 本《世纪之交留言》给我，每个学生（两位女的）签名送一本。他大概将此书全弄到手了（湖南共印了 3000 本，未能公开放行）。这些年青人很想听我谈对毛泽东的看法，于是我先问他们如何认识？回答大体都说是会弄权术的大智者。我于是从中国历代造反的游民文化，从陈胜、吴广到朱元璋、太平天国、义和团，毛泽东有所继承（中共实质是农民党）；另一方面又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只取阶级斗争四个字”，“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向苏联“一边倒”，比列宁、斯大林更高明的是“思想改造”，人人当奴隶（驯服工具），培养一批奴才。同人类进步普世规律：自由、民主、科学、法治背道而驰。十年文革，国家到崩溃边沿。接着周笃文山西柏夫疏来了，送柏的诗著《太行唱和集》，还有一个山西著名的黑瓷鼎等。周还给我两本《何时宪政大开张》（大概是他儿子从香港带回的），说还有几本。

下午游 300 米。昨天苗苗电话：宗凤鸣老人于七日晨去世了。遗嘱不搞任何造［告］别，骨灰即由儿子带回河南家乡。其人晚年完全为老同学、老朋友赵紫阳服务。

2010 年 1 月 10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近七点起床。上午韩磊、宋晓梦先到，宋随教育学会代表团（一百多人）到台湾参观十天。很少高楼大厦，社会生活正常。许医农摔跤，卧床多日，带来 15 份有关刘晓波的材料。随后广东出版社社长金炳亮和编辑周米亚（女）、谢海宁来，送《卅岁前的毛》新版 10 本（稿费 1.7 万元）。此书畅销（已四版），还让我签《大跃进亲历记》出版的合同。赠《上书集》等，并晓梦的《李锐其人》。出示港版书，谈我的处境。韩磊是他们约来的，拍了许多照。留韩、宋午餐。

下午平江县委书记等四人来，送年货一堆食物。不出所料，为继续“贫困县”待遇上书签名。

看完 15 份资料，内容都好。杜光总结去年情况非常详细、准确。

2010 年 1 月 11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清理书桌，发现几封该回复的信件。收到《民主与科学》文集，一大厚本，乃《民主与科学》杂志社创刊 20 年文章选编。从目录即感好文章甚多，得挤时慢慢翻读。何方寄来一篇年终感

想文。

下午同胜利手谈。

2010 年 1 月 12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平江思乡村党委书记艾志军等四人来，送腊肉、香干等土产食物，还有澳产虎年王金银币牌，很是豪华。谈县里交通四通八达，经济甚好。

薛京来，将周有光老人书等交他，草拟短文。小彭从海南归，工作没解决，老婆闹离婚，一起闲谈安慰。玉珍从医院回来，又单独同他慰谈。小彭已 58 岁。郭全胜来（他就住在对面）。苗苗来，给宗凤鸣老人的生平讣告和夫人悼词。一起午餐。

下午游 300 米，碰见谭云鹤，说陕北树了高岗的铜像。我向他谈陈独秀陵园及各种传记文章。

杜导正寄来“刘晓波判决书”。

收到徐州市史志办公室寄来的《疾风知劲草——中共苏鲁豫边区特委纪事》，序言是我写的，特别强调了郭子化其人其事，其中“青年军团和青年救国团”一节，约 4000 多字，写我当年在徐州成立五战区青年救国团的事迹，还刊了我的照片。好些人事已记不得了。

寄丁弘两本书。

2010 年 1 月 13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姚监复上下午来，谈刘晓波事，草拟了一份意见书，关于“联邦制”问题，二大、七大党章和报告都提到，即以此点批评法院违法。

2010 年 1 月 14 日（星期四）晴

两点解手，睡不着服眠药。近七点起床，整天想睡。

上午知道张抗美要来，即将她交我纪念父亲张昭光的文章看了一遍，将组织上的长挽联 44 字，用大张书写，算是交了差。张又将她打官司的信件让转交胡（阅后可转贺国强）。潘荻来，沈老今年六月百岁，去年医院就预告“不行了”，她希望能拖过百岁日。

下午游 200 米。觉累。

2010 年 1 月 15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薛京来，让看待处理件。张抗美信件转贺国强处理，写了一句话。

下午苏志宏来，送药物等。谈张爱萍百岁纪念，张烂［灿］明去了，身体尚可。赠《上书集》。

满起、胜利换氧气瓶。同胜利手谈。

2010 年 1 月 16 日（星期六）晴

近七点起床。上午姚监复来，为刘晓波事，他拟了一稿，只谈“联邦制”乃过去党的政治方案，怎能“犯法”。由于玉珍意见，我不参加签名，可转递。下午同姚到赵紫阳家看望（明天赵逝世五周年），门口仍有两便衣。同雁南夫妇谈了一阵。随后到航院宗凤鸣家悼念，夫人 80 岁，夫妻 60 年。宗南还有没有写完的文章。回家已过六点。

2010 年 1 月 17 日（星期日）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南方都市报》仍赠送，当前各种“事件”总有系统报导。

上午吴思来，他将张思之拟稿予以修改，比姚文要好些（电话姚，却不愿接收[受]!）拟找有关人座谈一次。下午游 200 米，甚累。遇见余建亭，离不开轮椅也。

上午沈跃跃和老干局长来贺年节，送大盆鲜花和二千元。当然感谢。赠《上书集》与《世纪留言》。

2010 年 1 月 18 日（星期一）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刘世民同刘建安（益阳人）易晓斌（汨罗）两位地方民主人士来（都挨过整），拟建立一个“公民社会研究会”之类组织，让我出面。只好答应挂个名誉名义。谈了约一个小时。楼下姚海天夫妇同大刻印家康平来，赠“明水廉政文化篆刻作品集锦”《金玉民言》，内刊给我刻的三颗印石和题词：“以刀代笔随心意，借石韻神真气功”。书中许多古人廉政格言。

2010 年 1 月 19 日（星期二）阴

近七点起床。早餐后晓梦电话，嘱我即看凤凰电视谈“潜伏”事，当年戴笠派他的汉中训练班的特务。

薛京来，将“向周有光老人致敬”草稿给我，立即修改，交他抄录，拟交《炎黄》发表。苏志恒[宏]来，送玉珍药物，有两封上诉书让我签名，一致李克强（晋陕豫特区事），一交张灿明转高检。

下午游 200 米。杜导正来，交我《亚洲周刊》（1 月 17 日）封面是他和紫阳大照片。《赵紫阳评中共，杜导正秘密日记出版》。此书为《改革历程》另一本，关于党的改革等更要害谈话。接到书后即给我一本。他谈到中南海还是有另一种声音的。关于刘晓波事，拟于 22 日上午聚谈一次。由张思之召集。

2010 年 1 月 20 日（星期三）阴

六点半起床。翻看《亚洲周刊》。关于《杜的日记》报导共五个版面。几本赵的谈话录（包括宗凤鸣的）在香港出版，赵可以瞑目了。此乃当代中国史录也。

张宣三寄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近万字长文，待拜读。

下午游 200 米。一走路就气短。

2010 年 1 月 21 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奚青先来，谈徐勤先处境。住房狭小。网上文章我同徐的交往，七十岁生日书送寿联等，可能使他处境更坏。他写徐传，代拟序言让慢慢看。盛禹九来，又赠《怀念与思考》4 本，及网上“周惠骂人”批驳等。张杰确有其人，他准备写揭发文。交我汪澍白谈反右倾受罪长文，希望《炎黄》能发表。郭全胜同他的朋友广{江}平来，在三峡移民局工作，谈三峡，给《瞭望》，当事人都不关心舆论也。

下午游 200 米。同胜利手谈。

2010 年 1 月 22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向周老致敬》文又看一遍，小有修改。上午十点到哇哈哈三楼，参加张思之主持的座谈会，为刘晓波事致中央书，纠正法院违法错误。到二十多人，有几位初次见面。孙震等热烈问好。

意见一致，当场签名。我谈了姚监复签名书事，他愿意“单干”。午餐时又漫谈些情况。两点多回家。沈云彪同谢文清女儿来，送光电盘。姚监复来，同玉珍交谈，很不高兴。下午四点聚會，只到九人，漫谈情况，对形势悲观。崔武年来了，谈过去人事，对温有好感。但问题就在“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找几个人作了分析。曾彦修著作《天堂的神话是怎样破灭的》上下册，交我六套送人（身体不好，没来参加座谈）。1985—2008（65岁—90岁），写苏联溃败史。上策是“苏联专制史略”，下册写“肃反、战争、经济等问题”。带去两本，送马立诚和李郁。

2010年1月23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几乎整天看报，积压了许多。写周老的文章又细看一遍，小有改动，藉此发表自己意见也。

下午游200米，回家已四点多，遇堵车，绕道而行。北京已400万辆，如何得了！没有停车，东城要建地下城。

同胜利手谈一个多小时。晚上坐观三个小时电视，没有记得住的东西。

2010年1月24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孙大午夫妇和秘书来送莊园特产（鸡蛋、茶叶、酒等），还有《炎黄之始釜山考》大本书并光盘。这是他主持的“徐水釜山文化研究会”的成绩，想邀我们去休息短时。

下午同玉珍看毛竹，没能游泳。

2010年1月25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睡得较好。玉珍一直失眠。今天吊瓶最后一天（吊了几个疗程了）。

上午黄道奇的秘书送书来：《论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来源》（28万字），另一本送张宣三。同来的有长沙开发区书记汤定一，送了好多礼物（茶叶、鸡蛋等）。将《上书集》与《何时宪政大开张》赠黄，希望他们多多复印。赠汤《上书集》和《世纪留言》、《龙胆紫集》（这是玉珍在旁促成的）。

下午韩磊来，他从机关图书馆找到《世纪学人》大图片集（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此书不知谁拿走了。翻了一遍，找到周定一等老熟人。那天周有光老人来，韩安排了录音，他已整理出一万多字。晚上又送来了。

2010年1月26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看完韩磊记录的那天接待周有光老人的谈话。上午薛京来，将改好的“向周有光老人学习”的文章交他，并韩的记录稿，让他补正。他下午离去时，将应补入的记出了。潘迪［荻］电话，沈其［启］贤老将〈军〉（六月满百岁）于前天去世。下午特去她家吊唁。遇见她的弟弟潘宗乾（我的粉丝），送他的著作《汉英双解英语同义词词典》，他是49年进北大学英语的。同他们讲了我的三大问题上下都弄不清。

2010年1月27日（星期三）晴

四点时，用尿壶不慎，将床单和睡衣弄湿了，赶紧起来处理。睡不着了。仍六点起床。将“学周老”文又细改一遍，将韩磊记录的有意义的论说和事例补入。

下午游 300 米。陈海阔［宽］从陕西来。牟广丰送来一大箱海鲜。又做了三首七律，拟出诗集。同他谈诗词格律，必须合平仄，韵声不得有误。

2010 年 1 月 28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学周老”文再细读一遍，小有改动。可以交卷了。

原以为是座谈会，稍作准备，带上书、刊。下午三点到部里参加老干部春节会，在路上堵车，幸亏绕道而行，没有耽误，茶话会只是听完李源潮讲了廿分钟，没有再参加娱乐节目就回家了。下午六点到贵宾楼三楼，参加田纪云的宴请，大概是好几位企业家出资，搞助听器的女士李琼似乎也是半个主人，来过我家，几乎忘记了。杜导正、徐孔和吴思都来了。吴交我“请中央纠正对刘晓波的违法错判”信，签名共 20 人，按年龄我排在首位（94 岁），李普二位，杜瑞芝（广东，89 岁）三位，钟沛璋、吴象等都列名了。吃饭时，田讲了些客气话，并送了我燕窝、茶叶等。

2010 年 1 月 29 日（星期五）晴

近七点起床。上午薛京早到，让他看“20 人上书”等。盛禹九来，续谈“周惠开骂”事。他说网上有人将信将疑。我说要将“张杰”查出，宣布其诽谤罪告到法庭。盛似拟为此写文。他有一张“问题”交我。可惜参加庐山会议的活人找不到了。程湖送来一箱水仙花和猪蹄、鸡等。谈“即将升官”，管全国出版事业，许多头头都接触。让他看《瞭望》三峡长文。

下午游 200 米。在文津街，送我一顶红帽（90 岁以上必带［戴］）。陈海宽来，从高岗画册拍照，陕西许多老人都关心高也。岳州办事处送来腊肉等年礼。

段绍译让他办事处的杨蔚萌送来 10 本《上书集》和 15 本《留言》。杨给我一本他大舅康正果（西安人，1944 出生）在美国出版的《我的反动自述》（取老子“反者道之动”义）。全家已移居美国，在美国大学教中文。

2010 年 1 月 30 日（星期六）晴

四点用尿壶小解，竟又弄湿床单等。决心不再用了。

上午延滨夫妇来，送一箱新疆梨。他俩真心关怀我们。由于李昭让黄道奇秘书送我们一箱营养药（“铁皮枫斗颗粒”），要我的书，托他们将《上书集》、《何时宪政大开张》等四本书带去。

下午游 300 米。同胜利手谈。中午吃涮羊肉，晚上两家共餐，毛竹据［拄］拐杖来了。

2010 年 1 月 31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开始整理“我的延安经历”（同丁东谈的“口述历史”，经南央整理）。速度很慢。上午原新安旅行团（49 年参加，认识方南君夫妇）的孙肖平来，是“一级作家”。赠我他刚出版的四厚本卷《孙肖平文集》，包括小说，报告文学和散文，其中有他们夫妇来家同我的照片，并有一篇短文“走近李锐”。这些事及其人我全忘记了。还要让我写副字。

下午三点多同玉珍到北京医院看望朱厚泽，夫人与女儿都在。蒋彦永先到。他详细谈了病情，及如何医疗（开刀、不开刀等）。看来还不悲观。关于癌病治疗，广州的肿瘤医院最高明，朱患的是淋巴癌扩散，谈了半个多小时，一起拍照多张。

2010 年 2 月 1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近七点起床。看报。上午唐小毛来，她经常在上海，最近去过一次奥地利。谈父母旧事，及周小舟、周惠等情况。赠《上书集》，一起午餐（周建南在唐麟领导下工作过）。

下午崔军和张津生来（张在天津设计院，儿子是我的粉丝），谈旧事，谈李鹏。赠张《上书集》等。

同胜利手谈。玉珍从医院按摩回，又训斥胜利一顿。

接王宁电话，谈湖南出版《周小舟传》，不收我的文章。

2010 年 2 月 2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薛京来，程湖又送来年礼食物。张秋石来，送乌鸡蛋等，有搞期货的四人求字。

田绿萍和斯热歌（蒙古女记者）来。斯是大粉丝，说认识我以后，思想认识完全起了变化。有个混蛋儿子，就是要抢夺母亲的房产，毫无母子之情，恨得要死，却无法对付。

下午到文津街游 300 米（带［戴］那顶红帽子，九十岁以上发的）。

2010 年 2 月 3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即出恭，多年未有之事。

上午作字到十一点，四幅字，写坏了四张。真是老了。张秋石下午来取走。

盛禹九来，谈“周惠骂”事。告我魏久明电话，带《上书集》去一谈。党校有教授还站在“两可之间”的态度。

玉珍上下午到人民医院看牙和喉科，下午照像未成。苗苗来，觅觅的工作已解决。

2010 年 2 月 4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准备去医院体检，没吃早餐。玉珍仍陪我。七点四十出发，正八点到北京医院。护士们早有准备。查血等开始，一二三楼上下，各科查到，可说一切正常，只是肾稍有囊肿（这是通病）。玉珍比我高兴。近十一点回到家里。

下午玉珍到人民医院照像，鼻腮部仍是炎症。这就放心了，但要开刀。

小智送来一瓶法国酒，她关心玉珍身体。

原平江县副书记彭东明来，送一大堆长寿街土产，火焙小鱼、腌酸菜、茶叶等。原在岳阳管报纸，现任宣传部副部长，不安于位，想当县书，只好给易炼红（岳阳书记）写一短信。

2010 年 2 月 5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翻旧书。薛京一早来，谈为《朱九思传》作序，讲开场白（朱同我的关系）。他找到《新湖南报人》一书。朱在卷首有题辞，揭发周惠之为人。谈到为周有光老人写的文章，如何彻底认清当代历史：“谁是新中国？”农民战争、农民党的问题。当代社会道德沦丧的可怕。下午四点同薛到人大会堂参加春節联欢会，听完习近平讲话即回家。晚上同胜利手谈两盘。

2010 年 2 月 6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旧书。上午盛禹九来，他草拟了一份为我斥责“张杰”借周惠造谣诬蔑我的长文。

首先提到刘世定（刘明夫的女婿，住九层）接到惠浴宇外孙电话辟谣事。上楼找到刘世定（他是北大社会学教授）。

下午三点半到文津街参加招待中顾委老同志的春节文艺演出会，有些好节目。遇到安志文夫妇、刘杰夫妇、于明涛夫妇等，共到九个老同志。演出结束，还同演员们拍照。我没游泳，只洗了个澡。六点回家。

2010 年 2 月 7 日（星期日）夜雪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盛禹九来，上楼找刘世定（十二点刘来）。谈到惠浴宇孙子已在网上发表批判文，表明周家意见。

下午游 300 米。张敖荣和周保志来，送阳澄湖蟹等年礼。谈旧事。《瞭望》文，周看到《报刊文摘》即将原刊让他们一览。张祖桦是原国务院机关团委书记，敖荣的部下（刘世定认识，谈起胡不读书的）。赠《上书集》。

崔永元让张钧（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口述历史组）来，送一套茶道茶具。春节后开始访谈。

2010 年 2 月 8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潘荻来，谈这次航院对沈老去世照顾甚周到。她在写六十年国史，都是亲身经历，“对历史负责”也。让她看 20 人签名书和“学习周老”文。下午朱大星三姊妹来，慕名的“粉丝”也。简单谈三大问题，全国上下糊塗也。文立徕夫妇来，还是为她儿子事（我已忘记）。玉珍接待。

整天客人，什么事也做不成。韩磊送还借去的材料，让他查资料同胜利手谈。留韩晚餐。

小妹电话，本月 28 日回京，忙忙即结婚。

2010 年 2 月 9 日（星期二）晴 （补记）

六点半起床。玉珍病弱仍陪我一早到医院。医院通知心脏有问题，需复查（护士电话中讲得严重，使玉珍很是担心）。一位老女医生详细检查，并照心动图，很是正常。有点积水也无碍。血色素 10.9，这就放心了。

薛京来，处理信件。文立徕（立徵的妹妹）夫妇来为儿子调到长沙事，又来找我帮忙。说明地方上没有在位的熟人了，很难办，只能让薛京打电话问一问。

2010 年 2 月 10 日（星期三）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第一批客人是金永堂（和他的一位友人）从澳大利亚回来，做个小手术。他交我一篇文章（“力求创新——60 年水利水电工作回顾”）和他的著作长篇目录。希望我为他的文集写篇序言。随后戴晴和她的合作者王利波（个人的纪录片导演）与何正军、任星辉（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负责人，私人办的）来。带录像机，让我谈三峡问题（留有几份访问资料）。我却闲谈关键在体制问题造成，唸了《学习周老》文。戴晴在搞系列历史人物录。谈刘晓光[波]事件是要向外表示“牛劲”也。留戴午餐。她显得年轻了。下午盛禹九来，《谣诼岂能惑众》定稿。

2010 年 2 月 11 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铁流（本名黄泽荣）和夫人来，来过一次，全忘记了。编《往事微痕》（右

派回忆录，留下 32 期 20 本），为右派鸣冤。给胡锦涛第九封公开信（“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言论自由”）十多页，交我一阅。他是四川人，原在《成都日报》工作，为“极右”，受罪 23 年（几乎枪毙）。平反后下海（大概发了财）。现在自己有车，花钱印《微痕》散发，有“稳定办”的人“照顾”。上次怀念林希翎活动即由他组织。愿意为我到香港买书。求字。

下午游 300 米。

2010 年 2 月 12 日（星期五）晴

三点多小解，就睡不着了。想起为忙忙结婚送点什么。玉珍有副朋友送的牡丹图，可在上面写八个字：飘香异国，喜结良缘（外婆、外公祝贺）。

上午薛京来，清理杂物。他即去海南，谈他的生活问题。玉珍也将他作儿子看待也。上午人大会堂中央慰问春节团拜会，没去参加。实在不愿听那些空话。

2010 年 2 月 13 日（星期六）除夕 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清理堆积如山的书桌，发现一些该处理的文件，如“朱九思传”的序言等。不断有贺年电话，都由玉珍接应。朱尚同电话，谈到他在《炎黄春秋》第二期的文章“思想者陈乐民”（资中筠的夫君）自称：“七十而从心所欲，回归自然”。夫人言，同“顾准、李慎之、李锐等革命先辈异趣之处，这些革命先辈都是思想型的政治家，或政治型的思想家，都首先着眼于促进现实政治的改革。他是地地道道的读书人。”

下午翻藏画柜，找出朱育莲赠的“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老虎父母戏子图，挂在客厅，真是满庭生辉，活跃起来。玉珍和孩子们都高兴。今天午餐、晚餐過年，两家相聚，很是欢乐。晚上观春节晚会，耳朵不好，无大兴趣。十二点时，南、北两面天空都放出耀眼烟花，玉珍高兴地看了一阵。

2010 年 2 月 14 日（星期日）初一阴转晴

昨夜十二点上床。七点起床。继续清理书桌周围堆放资料，发现许多珍贵物件和重要资料。上午由玉珍守电话，外地拜年不断，总有 20 个左右。

小余外出，中午由小玲夫妇做饭。

2010 年 2 月 15 日（星期一）晴

睡到近八点起床，从未有过。上午萧延中来，多久未见。带来一篇长文（二三万字）“近期中国的毛泽东研究：政治意识生态的框架草图”。谈仍在人大教书，研究毛。国内毛研四个组成部分：官方的“含混表述”；自由主义派的批判取向（指我和王若水等人）；“新左派“的激烈辩论；历史主义学派的实政叙述（高华等人）。谈了近两个小时。

下午看这篇长文，许多情况是佰［陌］生的。

2010 年 2 月 16 日（星期二）晴

今天整日接待客人，中午在对面酒店 16 人两桌聚餐。客人有谢庆庆（谢文清女儿）、延滨夫妇、苗苗三口，威威、王羽。两点回家，没有午休。延滨谈黄建波的说法：左右两派斗争激烈，左派要干掉毛

（黄是陕北人）。李昭收到我送的几本书很高兴。中午没休息。施滨海来，20 人上书港报并未刊出（没收到原件），只发了消息，登我同李普、杜导正三人照片。给我《开放》第二期，只刊出胡绩伟五人上书事。

王羽同胜利手谈，赢了三局，同我却输了。留晚餐。

2010 年 2 月 17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翻阅《开放》二期，说“胡江有分歧”，姑望［妄］听之。维娜、金利从天津来，今天又似过年，全家热闹。

下午同胜利手谈两个小时。到万寿路游 300 米，尚不觉累。带［戴］红帽子，服务员照顾。

2010 年 2 月 18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修改“我的延安经历”（《口述历史》由丁东和南央纪录、整理，约 1.5 万字）。必须在本月底完成（南央来取走。“热河办报”一段已在港刊《争鸣》发表了）。

上午米山来，送花篮。大概近十来年没见面了。过去玉珍在复兴医院碰面时，挖苦过他。昨日来电话有道歉意。谈了他同邓力群的关系（主持他的婚礼，邓向许立群道过歉）。他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只管行政，正局级。还留有我当年处理各省人事班子时，几个省的讲话记录，整理好交我。

傅任敢的三个女儿来，送大花束。同我思想一致，将《上书》、《何时宪政大开张》两书借走，复印送人。她们还给我《傅任敢诞辰 100 周年纪念集》，是重庆清华中学老师们编的。

下午同胜利手谈。

2010 年 2 月 19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继续修改“延安经历”。玉珍谈到张玉洁“我 60 岁本命年”事。这个媳妇似乎还要公婆为她“做寿”：苗苗、觅觅都强调“血缘关系”。

下午将“延安经历”全部又看了一遍，加上第二部分“整风和抢救运动”，第三部分“对整风、抢救运动应当有个正式结论”（近 3 万字）。

2010 年 2 月 20 日（星期六）阴

近七点起床。又清理书桌，找出“文集”书目。好些未处理信件。有《电力报》让写“60 年电力要害回顾”，此信似从未见过，为纪念国庆六十年，当然早过时了。

下午游 200 米。遇见李欣。谈旧事和毛，他最近收到何方夫人寄去的文章。收到萧永义长信，他拟编毛的诗词集，要我写序言。

2010 年 2 月 21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苏仲湘女儿苏菲带女儿潘攀来，潘在港报当记者，将 2 月 2 日《明报》大半版刊“20 中共元老上书：刘晓波案错判”（有我、李普、杜导正三照片）的复印件给我，立即给玉珍看了。真是谢谢她们。下午游 300 米。同胜利手谈。

2010 年 2 月 22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周笃文夫妇来，又给我《何时宪政大开张》三本，另两本签名（其中一本是中组部干部）。陈云章儿子求写三字。将丁芒（南京诗人）的名片让笃文一览，对当前诗坛之庸俗有看法，答应同丁通电话。他也快通［退］了，郑某人好，仍左也。让看《明报》“20 元老”报导和“向周老学习”文，是完全同感的。

下午续看“延安经历”。

2010 年 2 月 23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今天努力将《我的延安经历》中第一部分“我的延安生活和工作”改完。真是费了功夫。

薛京来，让看二、三部分，提不出意见。他从海南回，中央已正式任命为“国际旅遊岛”，谈到西浦有个大造纸厂，大种桉树，海水也破坏了。还有个化工厂。地方要增长 GDP 也！

下午游 300 米，同胜利手谈。

2010 年 2 月 24 日（星期三）阴

近七点起床。续看“经历”第二部分，小有修改。上午水电集团负责人袁柏松同韩磊来，袁谈到在四十多个国家（主要是非州和东南亚）100 多项目，总 600 多亿。这使我高兴，水电赚外资了。我谈了一个小时，讲钱正英如何大破坏水电，这是我们这个体制造成的（缺乏科学与民主）。

下午游 200 米。

2010 年 2 月 25 日（星期四）阴

五点多醒来，六点半始起床。忙忙成亲，玉珍拟赠万元和礼物，我选了她房中挂的那幅牡丹（上有一对飞<蝶>）和精制的一对茶具。于是在床上吟得两首诗：

国花国饮古神州，连理枝生两半球。
知否亲人常挂念？德才学艺望丰收。

自古茶经传万民，每天对饮长精神。
健身养性涤心气，救死扶伤为世人。

上午曹思源来，交我网文一次政治局长篇讲话，八大问题牛气十足，内容可信可疑，尤其战争之说。捧毛夸党到极致。谈了一阵，赠《大开张》和《留言》等，让览近作。

玉珍由张文华陪同，到同仁医院就诊，口腔问题仍是良性，可开刀（过去开过），也可不开。这就放心了。

2010 年 2 月 26 日（星期五）间晴、阴

六点半起床。一早薛京、韩磊先后到，一起去参加《炎黄春秋》的座谈会。我忘记带请柬，先到了社里才知道应去东城的德智宾馆。真是老了。因此迟到一刻钟。12 张餐桌已坐满了。我同朱良、李宝光（刘杰夫人）等坐最前面一桌。吴思先介绍发行等情况（已销 11.8 万）。发言都限 10 分钟，听力不好。何方讲刘子善、张青山一案错判，都是为了搞运动。红色旅游不开放中南海等地方。有人讲必须让当代

中青年知道历史，回忆录的重要。重庆世界反法西斯人物馆有薄一波的像片。年青人不知文革，历史断裂。江平谈《炎黄》是革新派喉舌。现在还不了解社会是多元的，政治没有改革，没什么进步，何时宪政。多老年人看，刊物要多吸收中青年读者，希望不在领导，而在群众。

我大声讲 20 人签名，举出《信报》的报导。仍旧是无法无天，唸了昨天“参考消息”刊登的腐败数字。讲周有光的观点，向周老学习。还将我的两本书举出来。张思之讲话，大大向我“致敬”，不同意我说（“我们过不了几年了”），要居退思危，没有法治。讲谭作人案，六四要碰，缺记者队伍。有人开顽笑，刊物聘江泽民当顾问。资中筠赞扬王学泰写的游民思想根深蒂固，《三国》、《水浒》影响，新〈左〉派仍如此。改革倒退，毫无自由，更收紧。搞点福利，小恩小惠安民。“中国拯救世界”。美国过去改革政府战胜乱来的。吹“中国模式好”。遇到不利国际形势，不一定担心走德日老路，只能对内也。希望和平演变。杜光谈：两个真：真实、真理。一批忧心老人，乃社会需要，史家必才学识德，真实原貌，追求真理。马、毛都讲过，“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李昌平谈农村城市化问题，好事做不好，学校、老师集中到城市，农民孩子要父母去照顾。农村问题达不到共识。章立凡谈国进民退，全面倒退，修理老机器，无法创新。邓小平 1989 言：“两极分化即改革失败”，已实现。冯健谈：对外文化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国民收入低，劳动报酬太低。刘子弟写少奇文：吹捧刘建勋，也吹毛。写少奇逝世文，《炎黄》刊文有误。孙大午谈两头真老人墓地几十亩树已长大。腐败结果是溃败。宪政需要时间，领导层并非不知道，难有作为。吴官正曾公布要监督，公车消费等，做不到。

下午近三点回家。萧永义来，谈为毛诗编集，我谈到杨开慧的八个字，他考虑是否编。

昨天曹思源交的那份材料，钟沛璋也给了一份，并说明可能是何新写的。——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10 年 2 月 27 日（星期六）阴

六点半起床。“延安回忆”第一部分，薛京已全文打印好交我，又仔细看了一遍，小有改正。

上午朱成贵来，送点年礼。他写的书让我作序事，都忘了（人也几乎没认出）。序文他说要改短点。谈他在陕北农村看到的情况，没有什么好变化。下午宋晓梦和韩钢、李向前来。宋谈办的一件维权事，包工建校舍楼不付款，各级领导找遍，就是办不了，其人说，我只有“烧楼”。韩钢极悲观，什么都办不好，要么自杀，要么杀人。

为忙忙结婚送贺词，满起买来大红纸。

2010 年 2 月 28 日（星期日）阴 元宵节

六点半起床。续看“延安”文。上午为忙忙和 Eric 成亲，将两首贺诗（署名“外婆、外公”）写好，送两人的那张“志同道合、琴瑟相和”祝语。又在那幅牡丹花上题：“香飘异国，喜结良缘”。玉珍很满意。

上午苗苗一家来，坐了一下，去看望玉珍（玉珍卧床养息）。他们到岳丈家团聚。

段绍译来，又给《上书集》20 本。

下午游 200 米，觉累。收到汪澍白为我写的：“为李锐同志辨诬，为党史研究扫除妖雾”。详谈湖南同周惠、周小舟的接触，分析庐山情况，约 6 千字。

两家一起过元宵。小妹九点多到家，明天到悌忠家，很忙。

2010 年 3 月 1 日（星期一）昨夜小雪、阴

六点半起床。续修改《延安回忆》第二部分：“整风和抢救运动”。上午盛禹九来，取走汪澍白写的文章，是他向汪建议的。北大万耀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电话，广东苏毅大姐让他将我的两本书（《上书》、《开张》）各复印 30 本寄她。盛和万也为此有联系。将两本书交盛带给万。未能留住盛午餐，为此同玉珍误会，我发了脾气。

下午米脂县委书记张雁冰来（来北京开会），让为他的调离事找我帮忙。同来的有米脂人赵宝泉，41 岁，到深圳下海，读过我的书，粉丝也。于是又将五本书给他（《炎黄》复印的）。

2010 年 3 月 2 日（星期二）晴

近七点起床。第二部分不可能立即改好了。小妹今天很忙，来不了。上午沈云彪来，给一篇网文，俄国破坏列宁像，死于梅毒，医疗团 27 名医生，只有 8 人签名死于“脑动脉硬化”。俄国人的历史是全透明了。给我两厚本《反思录》复印本，祝世华著。

薛京来，为张雁冰事，又向陕西省长袁纯清写一信，玉珍拟亲自去宾馆持信见袁（来开两会）。

下午游 200 米。觉累。

2010 年 3 月 3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看杂书。同玉珍闲谈旧事，对小妹一些失礼之事，总铭记在心。

下午盛禹九和　　来（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关于“周惠谈话”他的为我“辩诬”长文已交《炎黄》，先在网上刊登，刊第五期，汪澍白的“辩诬”文也刊网上。随后接到张慎衡（汪夫人）电话，汪文《南方周末》将刊登。盛汪两位，对我真是关心之至矣。

小妹来吃晚饭，有汽锅鸡（活鸡是段绍译送的）。美方同高能所合作“中微子”项目，根本听不懂，她已是美国这方面的专家。明天去深圳，三月廿日回京，还呆几天。正好“延安回忆”二、三部分可以改好了。赠忙忙的字画、茶具，玉珍万元购物，先拿走了。

2010 年 3 月 4 日（星期四）阴

六点半起床。翻看万耀球送的自传性回忆《滚爬血腥路》（忆贱民、平民人生）。谈到毛，行文情绪化，先加形容词。薛京已同万联系，苏毅大姐让他复印的三本书（《上书集》、《大开张》、盛禹九的《怀念与思考》）各 30 本，薛已交万。

上午同玉珍到琉璃厂，将两幅祝贺忙忙结婚的红纸条幅付裱，选了黄色为底，归途去看望李普，坐了一会儿，因魏久明已到家（我忘记他来过电话）。同来的陈文斌（原冯文彬的秘书）已为“周惠谈话”事，草拟一文，说明当年党史征委会和党史研究室，没有找过周惠谈话，纯属造谣。我对原稿没有意见，让寄《炎黄》。魏对形势尚不悲观。

下午游 200 米，归来仍气短。同胜利手谈。

2010 年 3 月 5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电视中听温家宝的政府报告两小时。反腐败只是提了一下，讲到国企工资差距太大，提到财产申报等。今年仍 8%增长，就业 900 万，财政赤字一万多亿。

我国经济增长靠高投入、高消费、高污染和高腐败形成的。

薛京来，让他将六本书寄香港鲍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二妹转来其人（鲍瑞馨弟弟，90 岁从加拿大回港住妹妹鲍瑞美家）的信件。下午游 300 米。近日做胸部中线一种按摩（5 分钟）。

2010 年 3 月 6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记昨天日记。上午九点小妹突然来到，原来她还没去深圳，美方因中美关系紧张，怕她受到阻拦，让她慢点去（准备后天去）。由于日本学者及川淳子电话，今天上午来，约了韩磊来。淳子是回国读博士，论文是“李锐研究”，已经定稿。特来看望我。十点多来到。原来已成 20 万字的书，已得博士学位，改行到早稻田大学教书了。她认为是一种缘分（我的父亲是早稻田毕业的）。于是三人漫谈起来，主要谈当前形势和世界历史起缘［源］和变化，我谈得最多，还谈到周有光老人的世界文化的进步，全球化的乐观思想。最后丁东来到。他们四人一起外出午餐。淳子为我和玉珍拍了几张好照片，放大了两张，大家看了都高兴。

2010 年 3 月 7 日（星期日）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早餐后韩磊来，九点半出发，玉珍一起去朱维民家。半个多小时，路上还顺当。玉珍带了一瓶好酒，我带了《上书集》和几篇文章作为礼物。先看画家又为我画的一副大头像，神采奕奕，正在深思，确实一个活李锐也。在座有尤利明（名片“苏州国电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不久前送过我两大袋食物的人，是私企大老板，说是“转制”的，我真不懂。原来是学纺织的，苏州人（大概同朱久有私交），一同到他的办公处，建国门外一个大宾馆午餐。住 9 层总统套间，300 多平米（一年 400 万元房租）。我们谈了一阵，共同语言不多。朱维民现在是真单身，不易顾［雇］到服务员。

回家已三点半。下午休息。

2010 年 3 月 8 日（星期一）夜、上午小雪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毛应民同表弟等三人来。为首长出版书画集。谈妥一件事，同杭州古籍社联系好，我的《墨跡选》再版。500 本已售完。下午周笃文和广西秦务冰等四人来，有广西高法院长罗殿龙，将七八本书（《炎黄》复印的）分赠。答允写四幅字。

2010 年 3 月 9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薛京来，帮我找写延安整风书，并到隔壁温济泽夫人处借到三本。下午游 200 米。朱大星来送茶油。晚上八点约贾文平来，朱向他求助，为承包建筑事。贾仍在巡视组工作。

2010 年 3 月 10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清理书桌，找出为《朱九思传》写的序言稿，开始修改定稿。上午安徽张登全，让他带一本《上书集》给安徽友好。接着陕西省长袁纯清的秘书来，送一些陕西土产红枣、杂粮等，谈张雁冰工作调动事，袁已注意，我又将一信件交与，由玉珍接谈。随后电话告张。杨毅来，从澳大利亚归，他经营高科技风险投资，已有医疗等项投产了。他关心玉珍的病痛，明天带她去一按摩专家治疗。

下午游 200 米。作字近十幅，广西秦务冰等约的。

2010 年 3 月 11 日（星期四）晴转阴

六点多起床。序言最后定稿。

上午秦务波等四人来，将五条幅交与，又一一拍照，只得应付。玉珍到铁路医院一中医按摩，杨毅介绍的。由于万里的妹妹也在，按摩时间就很短了，下次还可以去。

下午游 300 米，气短觉累。

2010 年 3 月 12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薛京来，让细看为九思传记写的序言。几本谈延安整风等的书交他摘录资料。

郭全胜来。下午尤利明派人送来蔬菜等，将为他写的条幅送去。同胜利手谈。玉珍下午去按摩。

2010 年 3 月 13 日（星期六）晴

五点多醒来，六点多起床。大概是薛京留下的书信等若干件，其中有肖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的画册。翻看康生评传和《党内大奸》（康生）几本书，打上摘要记号。

上午奚青来，对《上书集》提出意见：所谓“两代国师”提法不妥，邵燕祥等也认为；错字有一百多处。让他同余习广通了电话，余说错字有 200 多处。

下午游 200 米。

2010 年 3 月 14 日（星期日）雪

近七点起床。看报。上午刘国龙和儿媳来，送我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出版的《打开尘封的记忆——中国民间手写家书展图录》一大厚本。于是我将南央编的《父母昨日书》及影印本（六厚本）让他一览。可以动员她寄赠一套与人大博物馆。刘出示他的近作——道德经长卷（四天写成的）。将一百部，让我在一部后面题辞，于是写了四句：

国龙大抄手，让观道德经。
四天成一部，百册又心惊。

他将长卷留下，还让题写几句话，只我［得］留下再说。

下午施滨海来，送《开放》三月号，谈十八大班子问题。

2010 年 3 月 15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记昨天日记。翻看《开放》三期，有多半篇幅写作家廖亦武，六四“大屠杀”长诗被捕，专写底层，“为了见证像狗一样的生活”，“把国家机器弄到阳光下爆［曝］光”，身体强壮（每天长跑五公里），十几次不让出国。我孤陋寡闻，从未听说过此人。

下午同胜利手谈多局，毛病不改，只攻不守。

晚上陈海宽来，谈及榆林春節放烟火，花 60 万元。

2010 年 3 月 16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薛京来，延安整风几本书，有关摘录，只写了小部分，责他快写完。朱大星来，送酒求字。下午游 200 米。玉珍去按摩。

2010 年 3 月 17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玉珍、胜利一起，八点到医院。先到三楼看牙科、鼻科（今晨右鼻又出血），后到内科。胡青主任查看我的体检结果等，都比较正常。只有肾脏问题较大。少吃豆制品。满意我坚持游泳（她也好游泳，百米四分钟）。遇见光远夫妇，视力大坏。看望朱厚泽，喉部肿块没办法，很难咽食。十一点多，铁流来，送《梦萦未名湖》两大厚本，编者黄向明赠。港版，近 200 北大校友的著作。欧阳劲（港刊主编）同来。

2010 年 3 月 18 日（星期四）阴、雪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续看《开放》有关廖亦武的文章，全部看完这一期。没有港刊，简直无法了解当代中国也，尤其是社会各方面。

下午全家出动，送玉珍到铁路医院按摩，我到万寿路游泳，然后再去接玉珍，等了许久，观望医院人们不断进进出出。

2010 年 3 月 19 日（星期五）阴

近七点起床。今天做了一件事：小玲买了一个被遗弃的大书柜（120 元），满起、薛京、胜利三人搬到北屋。从隔壁那单间又搬来大书柜，一起放到北屋（取消那个按摩床）。由我指挥。将书房一些书籍搬入此柜。从上午累到下午。也没去游泳。

2010 年 3 月 20 日（星期六）大风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九点，张哲民陪张宣三老人来，老人《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我写的书名和序）自费出版，送我 20 本。他谈现在两种风潮，民主社会主义和协商民主（“民主是个好东西”）。我简谈同周有光的见面和“学习周”的文章，周的乐观思想。王晶尧［垚］和谢韬大儿子来，王谈师大女附中立卞仲耘铜像事，不像本人，拟告状，请张思之帮忙。

下午游 300 米。看书。

2010 年 3 月 21 日（星期日）多云 刮风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看书、看资料，准备下午带的资料。下午三点半同玉珍到上海老饭店 18 层老地方。吴象、李普两夫妇，李郁、吴明瑜、马立诚、林京耀，孙长江夫妇吃饭时才到。我先谈张宣三的书，将我的序言唸了一遍。然后谈铁流其人其书，以及《梦萦未名湖》两大本传阅。带去的五本《重新认识马义》分送吴等五人。马立诚谈两会提意见的人多了，谈较尖锐的问题。温家宝仍坚持谈普世规律（中南海一批人对着干）。我谈到朱批温“做秀”事（温夫人看望张纲［刚］时谈到的），大家认为这样做秀也是好事，传播民意也。李普今天也讲了点话（夫人谈两个女儿事）。吃饭时仍谈得热闹。回家近八点了。

2010 年 3 月 22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九点，大胖（力康）一家六人来到。昂子夫妇和男孩、女孩从加拿大回国。玉珍热情接待，一起午餐。大胖同胜利和我手谈。昂子在一家汽车公司工作，生活非常安定，超市什么都可买到。下午玉珍陪我到医院复查起搏器，很是正常。随即到杨大夫处候诊（他是主刀大夫），他建议

乘[趁]身体健康时重安一个，不要等十年之期，否则就安不成了，许多老人有此教训，玉珍完全同意。

遇见刘泽彭，根本不认识了，竟问起“你的大名”。

2010 年 3 月 23 日（星期二）间晴、仍风沙

六点半起床。看张宣三的书，他博览群书，有切实经验，世界眼光，纵横比较，真正的全面历史观点，令人信服。

十点多同玉珍出发，先接张思之，后到蛙哈哈大酒店，参加张抗美张罗的聚餐会。到李普、何方、崔军和我们四对夫妇，以及杜光、莊重、刘晓原（律师）和老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坐了一大园［圆］桌。我介绍张老著作，唸了序言，以及“向周老学习”事。大家也议论下形势。莊重跟我同年，老新华社的，送我几张过去聚餐一起的照片，我全记不起了。还有安庆珠的女婿赵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名字也记不起了。

2010 年 3 月 24 日（星期三）阴

六点半起床。上午看报、看书。《新京报》刊福建南平一小学，早晨一群孩子在校门前等待 7:30 开校门时，遭到一男子不到一分钟时间，持砍刀杀死 8 个，伤 5 个，大概是因失意而如此报复社会也。太骇人听闻。现在几乎经常出现亘古未见的残酷事端，社会太不正常了。是否“文革”遗风所致，还是当今唯利世态导致？

下午奚弘来，同玉珍交谈。我同胜利手谈多局。

晚上电视，看方成访谈到十一点始就寝。

2010 年 3 月 25 日（星期四）晴转多云

七点起床。上午清理书架，发现许多有用资料，以及曾刊登我文章的杂志，完全忘记了。

下午游 300 米。《新京报》详细刊载，杀小孩的凶手名郑民生，42 岁，乃一外科医生，自称“因工作无着，恋爱失败，受身边一些人闲言刺激。”为什么变成这样一个社会？这大概是几十年来只讲政治，只讲党性，不讲道德，不讲人性，完全失去公民教育的结果。

2010 年 3 月 26 日（星期五）晴转阴

六点半起床。小徐来陪玉珍到医院括［刮］痧。薛京来，一起出发，我和薛到政协礼堂参加“孙轶青书法展览会”（孙在政协任过副秘书长，薛在他手下工作过）。先到贵宾室休息，遇见孙孚凌等，一些年青人来拍照。遇见孙的夫人、儿子（少将）很客气，致谢词。书法多小草，小字工整，大字缺气魄。薛京说“孙是老好人”，字亦如此。

下午游 300 米。

2010 年 3 月 27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小妹回来，带《争鸣》两本。谈香港等情况。好午餐。下午同去大姨家，同陈中［忠］介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同杜光是好朋友。由于家庭关系（父亲去台湾）当年小心谨慎，没出大问题。

平江人钟万昌来（央视“证券资讯报导”湖南区域“节目中心”副主任），平江县两份求资金件，

一份致熊清泉，一份致省科技厅长，只得写几句话转去。平江利用我没完没了也！钟来时见到陈砚发，说陈精神尚正常，向我问好。

2010 年 3 月 28 日（星期日）晴

七点起床。上午刘国龙来，出示他的 20 年劳跡［绩］（一大盒改错字条）。“龙抄本”纪事两首诗，“请锐老指正”，要我为“纪事”写篇序言。谈他的家庭和自己的历史（父亲是天津火柴厂厂长，去了台湾，自己 15 岁参军，是被“改造好”者，六四后大觉悟，以抄书为生）。“道德经”要抄一百部。小妹来后，正好谈“人大家书博物馆”事，让小妹赠书。给我的那部“道德经”即送南央了。留南央午餐，餐后又同玉珍一起，闲谈元甄母女情况等。她星期三回美国，五月份再来。谈到这次中美合作高科技项目，中方领导科学院的负责人，只管吃喝，不重视项目的质量要害，非常痛心。

2010 年 3 月 29 日（星期一）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杂书。上午韩磊和《瞭望》记者汤耀国来，送今［去］年第 12 期，刊有“陆佑楣答疑三峡工程”的访谈录，说“三峡该不该干，是政治家的事情。”又谈三峡旧事。将昨天收到的翁长溥又谈三峡人事的两篇文章交汤。应找钱正英谈一次。

蒋医生来，送《江河十年行》（江永晨主编），从环保反大坝的文集，主编想找我谈。

杜导正送来第 4 期“向周老学习”文，封面第二篇。下午翻读这期，许多要害文章。

2010 年 3 月 30 日（星期二）整天毛毛雨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薛京来，让处理三封信件（冤案申诉等）。朱大星来，送两盒鸡蛋，小妹来取走杜导正同赵紫阳谈话书，杜签名写了一句话。一起午餐。下午游 300 米。先送玉珍到铁路医院按摩。

玉珍非常关怀山西王家岑 153 人矿难。

2010 年 3 月 31 日（星期三）多云

六点半起床。上午刘国龙来，交《龙抄本序》（让我修改用笔写好）。谈自己家世与经历。地富家庭，父亲在天津有几十栋房子，去了台湾。祖母六四时被打死，哥哥在党校文革被整死，有一个堂哥，镇反时被随便杀了。祖父的墓被挖开，将棺材取出做了桌子。自己 1952 年入党，当了 15 年兵，15 年工人，15 年行政工作（在《华声报》，由周倜介绍认识我的）。记得我向他讲过的一句话：中国的阶级歧视胜过美国的种族歧视和印度的种姓歧视。送我他弟弟刘福柱的书法家三本（写过我几十首《龙胆紫》的诗）。弟弟各种体裁都写得好，大书法家。给我一本家乡（天津武清县）的《古城史韻》（历史文化）书（547 页）。他对史鹏和孙轶青的书法都有看法，尤其对冯其庸有意见。《龙抄本序》只有季羡林写的，我是第二人。

下午游 200 米，觉累。玉珍不见王家岑报导，很是关怀。

2010 年 4 月 1 日（星期四）晴

七点起床。上午看书。《随笔》第二期秋风文“发现‘梁启超派士人群’”，应当说他们是人类历史走改良渐进的民主派。

下午同玉珍、小余逛玉泉园的花卉市场一个多小时，满起为我推轮椅。各种花卉，尤其兰花和君子兰等，真是千姿百色，古木鲜花争艳。紫檀木器，种种雕塑，琳琅满目，真是百看不厌。玉珍花 10 元买了盆小花，算是未白来一趟。

2010 年 4 月 2 日（星期五）晴

七点起床。睡得不错。上午薛京来，帮助清理书房。刘国龙来，将季羡林写的“龙抄本《牛棚杂忆》序”与张紫葛的“《心香泪洒祭吴宓》手抄本自序”稿（主要有一首七律）与我。

《随笔》第 2 期第一篇长文：秋风：《发现“梁启超派士人群”》和李木生：《人之歌——重读司马迁<史记>》，非常重要（第二篇还没有读完）。

下午游 200 米，顺道接送玉珍去括［刮］痧、按摩，小徐陪同。

2010 年 4 月 3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最近每天要做两三次胸口上下按摩，从电视北京科技项目学到的。晨起坐床第一次，每次五分钟，已成习惯了。

上午程湖一家来，男孩五岁了。极活泼，能下围棋了。程湖不甘心当了八年处长，让他写封信。

下午同胜利手谈两个多小时，仍是只攻不守。

2010 年 4 月 4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读张宣三的书，必须细读也。

上午玉珍带两家到八宝山悼念钟老，回来告诉我：没有找到范元甄的骨灰处。

九点郭小川的女儿郭岭梅（中央电视台的编导）和儿子郭小林带来五个同辈男女：王晓虹（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院原 304 医生，王平的女儿），李少白（自由摄影家）夫妻，王卫光（巴西一公司顾问），李晓梅（中国机械信息研究院），石肖岩（中国商报社），大概都是粉丝。就是要听我话旧。谈到十二点多（玉珍回来后催吃饭）。谈自己的家庭，党内等特殊经历，高层人事，高、陈、毛以及黄老等，为何派到中组部？邱会作带信的故事，杨开慧遗言等等。这些高干子弟皆不清楚。还有我所亲身感受到的周对毛的看法。

下午同胜利手谈。晚上大、小胖来，小胖让转交他的一项（有关航母起飞）专利给胡锦涛的信，使我和玉珍都有不快。

2010 年 4 月 5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玉珍又失眠，是看了小胖的信引起的，深感这一家五个子女的问题。

上午翻看《梦蒙未名湖》，有谭天荣怀念林昭的长文。下午胜利和满起到医院换氧气瓶。手谈。

晚观电视，王家岑 115 人得救，玉珍得到安慰，场面感人。

2010 年 4 月 6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江西寄来的《文笔》（总 11 期）。有邵燕祥的文章：“苦难的见证”，谈反右，“难友所剩不足万人了。”应“拒绝遗忘，抢救记忆”，将这段残酷历史摆上道德法庭。

上午薛京带来汪澍白的信和文章：“为李锐同志辩诬，为党史研究扫除妖雾”，五月份在《南方周末》

和《炎黄春秋》与盛禹九文一同发表。内中有王宁电话最是动人（王已 97 岁）。真是感谢他们两位。中央电视台张钧来，约定于 19 日上午开始，在总工会附近租了一间房子，谈五次。将谈话内容又给了我一份。他四十来岁，参加六四，国际关系学院毕业。

下午游 200 米。张青义送来在江西做的大樟木箱，并字幅卖款万元交玉珍。五千亩橘园快结果，一亩 66 棵树。

2010 年 4 月 7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大毛和他[她]的儿子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细毛陈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闲谈到吃午餐。大毛 85 岁（从美国女儿家回），细毛 74 岁，常住广州女儿家（是党员）。送她们我的几本书，并将《重新认识马义》序言唸了一遍。大毛在“文革”时挨过“特务”打击（完全是人名错了）。中午涮锅。

下午同胜利手谈。

2010 年 4 月 8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收到广东苏大姐信，也寄来辛子陵在上海会议时的长篇讲话，“中共必须大规模让利于民，才能继续保持执政党地位”（前几天有人寄过），文中要害资料甚多。还附上她的一些活动信件。

上午九点到医院，玉珍陪同，到针灸科，为头部疼痛治疗，颈部等针灸并贴膏药。回家已十一点多。

2010 年 4 月 9 日（星期五）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薛京来，将金永堂（在澳洲）的信件，为他的著作写序言事，交他复信，说明无力拜读，定要署名，请自写个短稿。平江殷正高夫妇，黄文海、刘世民、马怀义等七人来。殷又谈到“李锐基金会（和研究会）”事，马是古董收藏家（送我墨色和田玉扳脂［指］等）。将予资助。我谈到去年出的两本书和“学习周老文”（已刊《炎黄春秋》第四期），并将《重新认识马义》序言读了一遍。大家鼓掌。一直谈到十二点。

下午游 300 米，觉累。同胜利手谈。

2010 年 4 月 10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早餐时大妹、毛弟来到，大家都高兴。几乎整天谈家事，忆往事。力康电话，他们五兄妹已在党校宿舍聚在一起，要为舅舅做寿。玉珍安排聚餐。胜利、小玲经办老酒店。上午熊阿姨和女儿来，送大蛋糕。谈厚泽治疗情况。玉珍多次电话，建议用广东林若、杜瑞芝打针的办法（美国新产品，一支 6000 元，私人出一半），费用大家负担。熊阿姨告知，现在厚泽打的针同广东的一致。肺炎已控制住，等待下次会诊。

下午青长庚来，送云南鲜花一大纸盒。谈怒江情况。

2010 年 4 月 11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玉珍安排，今天为我祝寿，进 94 了。

上午大部分客人先到新九龙酒店，灼姐儿女（力康夫妇、力丰、王羽、珠珠、小毛、力威）来家，一一向舅舅行礼。医农、晓梦来，由朱正儿子送来鲜花，上书他们四人嘱［署］语：“文如北斗，寿必

南山”。青长庚来，将有关江河一书借与并几篇资料文。雷霞也来到送花等。分两批送往酒店。三大桌：琬姐、灼姐儿女一桌，玉珍儿女、薛京和女儿、小余等一桌，我这一桌有青长庚、韩磊、田绿萍和女儿，静静［庆庆］（谢文清女儿）、晓梦、医农。我讲了不到十分钟的话，深深感谢玉珍能活到现在，唸了那首“越活越年轻”的绝句。谈母亲的培养，父亲的影响，当年的学校教育与社会，自幼“左倾”而革命，一生为人处世，党内经历，没有失去人性，坚持理性，追求真理，无愧于心、于世。用了一些悄［俏］皮话，引起大家发笑。韩磊不断拍照，一群群来，最后拍全体合照。尽欢而散。

下午继续同大妹、毛弟闲谈。玉珍告诫，明天灼姐儿女来，不提不愉快的往事。

2010 年 4 月 12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桌上又堆满了，找东西很困难，真是老态。

上午灼姐儿女来，由我细谈老家祖父和父亲两代情况。父亲留日，入同盟会，上广东非常国会，送弟弟留学等。我受父母的影响，母亲 32 岁守寡带大三个儿女何等不易，何等了不起。我的革命经历，尤其 1979 后写了十几本著作，弄清三大问题。唸了“重新认识马义”、“向周老学习”两篇近作（还举出《谁是新中国》一书）。直到玉珍干涉，午餐为止。

下午吴龙友来，送他主编的《齐白石书画选集》（三厚本）。求办之事难办也。

徐功庭来，多年不见。送我两首祝寿诗。谈到一些往事，去党校同胡锦涛谈话，他参加了。

2010 年 4 月 13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毛弟起得早，在书房读书。上午九点多，部里老干局局长陶治国和副局长曾卓明、王维平、赵宝江等人来祝贺生日。带一箱礼物。陶首先自我介绍是牟广丰的同学、好友。他读过《李锐上书集》（我送沈跃跃的）。我谈昨夜见到中央二台报导三峡上马过程，从《瞭望》去年 49 期《未竟的三峡》3 万字谈起，三峡上马过程（邓小平召见李鹏，“万吨轮船通重庆，为何不上马？”成立“三峡省”筹备组等）。胡、赵在世都是反对的。最后将香港《明报》今年 2 月 2 日 A14 版整版报导的“20 中共元老上书：刘晓波案错判”（刊有我和李普、杜导正的照片），及 20 人上书复印件，怀念耀邦文（“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和“重新认识马义”序言等交给他们，并告知《何时宪政大开张》、张宣三的书已送李源潮、温家宝、习近平三人（还有最近辛子陵的长文）。

下午杨继亮来，送新版《中介论》（刊有我同他的照片），谈《腐败论》影响。

小妹和忙忙先后电话，祝贺生日。

2010 年 4 月 14 日（星期三）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韩磊来。生日宴会照片大小几十幅，装入册中，分送个人的也放信封，真是意外高兴。灭灯吹蜡烛切蛋糕照尤其好。留他午餐，闲谈中提到让他接薛京的班，也予应允。玉珍又责我（程湖命薛“退休”仍留下）。青长庚还书来，明天回昆明。

下午游 200 米，几天没游泳了。雷霞来，晚餐后仍闲谈。唐见奎无期徒刑，待遇很好。邹建华（威盛一案）明年可释放（已关 12 年），黄道奇在院中散步，常大声骂杨正午，直到“我如出了车祸，要找杨正午”。使杨难得出来。

2010 年 4 月 15 日（星期四）阴

六点半起床。将几天的报纸清理好。上午老干局两年青人来，第一支部改选，让我划选三人。张九

华来看望玉珍，感到其人也是只想升官。

清理书桌，发现一些未复信件和重要资料。

2010 年 4 月 16 日（星期五）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薛京来，南北屋寻遍，没有找到港版《论三峡工程》。韩磊来送昨天《人民日报》二版刊温家宝文“再回兴义忆耀邦”，尤其文尾写耀邦的人格与作风，以恩师相待，令人感动。此文影响必大。公安大学的退休教授崔敏来，早有联系，送我《求真集——我的治学之路》（85 万字，自传与 22 类文集），已 75 岁，有名的书法家，喜读我的书。谈了近两个小时，给我尚未发表和难于发表的：“邓小平的功与过”，“以党治国面面观”、“华国锋的功与过”、“政治工作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内部矛盾”、“64 号文件：迈向法治社会的宣言书”、“关于如何对待司法独立的回顾与反思”、“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共七篇文章。我送他几本书和“20 人上书”的《明报》报导。

下午玉珍同我到医院治头顶疼痛。看完神经科仍到针灸部拔罐、扎针。

2010 年 4 月 17 日（星期六）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葛行军、杨小川同田文昌（律师、北大教授，张思之朋友，极想见我）来。接着蒋彦永同浦志强（律师|来|，田的学生）来，大家一起谈温家宝的文章，是否中央高层统一的。“开始转向了？”我谈到温是孙大光培养提拔的，最近写了怀念孙的文章，可能是个人行为。各赠辛子陵最近长文《救党三策》并《明报》20 人上书报导。

下午游 200 米，尚不觉累。

2010 年 4 月 18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自己的书：《我心中的人物》（写父亲等）和《李锐往事杂忆》，准备|明天|崔永元明天的访谈。

上午周倜来，交我他写的“一针见血的小杂文”（8 篇），都是政治性的。他刚从美国回来，没有久谈（停车不能过时）。清理杂件，发现北大万耀球写给我的信件（广州苏毅大姐交他复印我寄她的三本书各 30 本）有四篇文章：“我从家庭看党”（他的父亲是黄埔一期，当过国务院参事）、“观乡友陈思思演唱会的联想”、“你的生日”（关于“中国”的认识），“关于重评”（其中“对毛泽东的政治生物学印象”）有“盖棺论定 23 条”比钟波的书还厉害。如第一条：“是中国历史上最大、最恨［狠］、最毒、最后的暴君”。还附有《争鸣》去年 11 期他的文章：“建国 60 年口号中的错误”。下午游 200 米。牟广丰送来两盒海参和一盒茶叶。父亲诗集送过陶治国。晚上施滨海（李南央注：原文到此）

2010 年 4 月 19 日（星期一）阴

六点半起床。看《开放》4 期。上午九点多，中央台张钧来接，同薛京到总工会旁职工之家宾馆（25 层）9 楼，九层，他们租了一大间套房，三个人，安排大<摄>像机，为我作口述历史。讲了一个多小时，谈家庭、父母、长沙小学、中学读书，直到武大参加一二九运动。讲具体细节，做人原则，如何影响一生。近十二点回家。下午仍看书、看报。

2010 年 4 月 20 日（星期二）多云

六点半起床。找到《全集目录》,《窑洞杂述》（书找不到）中，延安写的文章约 40 篇，10 篇左右是《解放日报》社论。

九点张钧来（满起的车号尾，星期二不能上街）乘他的车，同薛京一起到职工之家，谈到十一点半。补谈武大时，校内成立“青年救国团”，到北平接党的关系，济南经历，到武汉，徐州成立“五战区青年救国团”，又到武汉参加全国学联大会，文立徵等回徐州；突围、调湖南，南方局青年工作会议，同胡乔木到湖南视察，一起到延安；重庆的南方局青年工作会议等。

晚上看玉树捐款大会到十二点。

收到杨伟东寄来的“采访提纲”14 个问题（如“您是怎样理解人性？”“现代文明的标志”等）。有吴思的答卷。

2010 年 4 月 21 日（星期三）小雨、阴

睡到近八点起床。上午谈到延安在中央青委和解放日报情况，谈“轻骑队”，改版座谈会，将报社写 40 多篇文章事的情况，唸了一遍《窑洞杂述》上的文章，说明我对历史、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认识和观点，是贯彻一生的。苏志恒［宏］送来《大开张》8 本。

下午游 300 米，速度较快。接到小妹寄来的生日贺卡，封面是她家的墙上藤花，很美丽。

苏大姐的电话，要复印我的《何时宪政大开张》。

2010 年 4 月 22 日（星期四）雨

六点半起床。看报。坐椅子不稳摔了下来，只是左臂肩着地，玉珍和小余扶我起来，拍摩一阵，算无大碍，吓了她们一跳。

上午谈整风抢救，讲毛的具体措施，编《六大以来》等情，现在的人很难知晓。打 AB 团，抢救到 49 年后的运动是一脉相承的。

下午仍在上海大酒店 18 层聚會，到 12 人，有崔武年。大家主要谈温家宝怀念耀邦文的种种情况。江有封信，谈三事：1）六十年庆毛思方阵不满（刘云山决定的。2）六四快到，广大青年是无辜的。3）前后 30 年评价要有区别，计划经济 30 年留下消极作用。传达到省军级。习在党校讲了。似同胡有区别（胡让习不要讲）。谈话中都对胡的看法为：无作为。上海的读书会为纪念汪道涵，江参加过一次。讲三点：1）要推动改革开放。2）搞市场经济。3）有感悟。

我谈了辛子陵的“救党三策”，和铁流（带去第一卷《往事微痕》，铁流寄来四卷，到 26 期），崔敏两位找我事。以及将 20 人上书资料交老干局长等情况。还谈了些朱佳木等旧人事，唸了“得意便忘形”绝句等。

2010 年 4 月 23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作点回忆。上午九点半谈到十一点多。延安谈完。从打 AB 团到整风抢救（到 49 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批斗等），知识分子有“原罪”感，成为驯服工具。毛作为领袖，独断专行，得到成功。当年学习、崇拜马列和苏联（布化 12 条）。陈伯达的四本书（《读湖南农民运动》、《内战时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四大家族》、《评中国之命运》，我保留了原件），影响很大，被选为七大候补中委。谈延安朋友，田家英、刘祖春、余宗彦等。五月份还要续谈。韩磊同去摄影了。

下午游 300 米。王怀安来，张钧来，他们要约谈一次。

苏志宏又从香港购来 10 本《何时宪政大开张》给我。

2010 年 4 月 24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整天客人。上午毛卫平和儿子（在北师大读政治系）并一同事来。企业经营尚好，盖了新办公楼，有大厅，求写大幅字。谈觅觅向他和周成启“借钱”事（说是钱包丢了，要了 2 万）。想为奶奶抱不平，卫平严肃批评了。谈了很久，唸了“重新认识马”的序文，给了两本书。下午陆茂竹、王作高、成立良来（玉珍未告诉我有过电话），我认不出小成了。小陆用彩珠做一个“福”字相赠，还有一大彩珠吊送玉珍。小成送家乡豆豉等。他在核工业系统工作。让看“20 人上书”等资料，给三人送两本书（让复印）。

2010 年 4 月 25 日（星期日）晴、夜雨

六点半起床。将书桌大清理。打电话请再寄后，找到崔敏留下的文章。以后决心桌子不再堆资料书刊了。由于老谈过去不愉快事，向玉珍发了一下脾气，很快婉转过来。

上午高岗的小女儿李洁（62 岁，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交她的文章，父亲“没有里通外国”，《炎黄》没有应允刊登。同她谈了我同他父亲当年相处的情况及看法（为什么及早离开）。赠书。苏志宏又送来 20 多本《大开张》。下午游 300 米。

2010 年 4 月 26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作字，满起帮忙。毛卫平要张大字（“诚信传南北，科技创名牌”，置他的“云中龙公司”大厅中，五尺长的纸），平生没写过如此“大”字，写坏了两张。又为毛应民和平江老干局写书名等，很累。

苏志宏又送来 20 本书，为他的上诉书（给贺国强）写批语。张老又寄来 20 本《重新认马》，又可以大送人了。

玉珍到门头沟一中医处针灸（苏志宏介绍的）,回来后，感到背肩好多了。

2010 年 4 月 27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崔敏的《“以党治国”面面观》，写得好，有历史资料。“高岗里通外国查无实据”文也看了大半。

九点，王利波（记录平［片］导演）、孙业杰（阳光电视编导），何正军（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三人来，继续上次戴晴谈三峡的采访，谈到十一点半。我的主要经历，观点谈话。赠两本书。还为此次采访写了三个字的题目：“三峡呵”。薛京带走转贺国强的“上诉书”（张抗美交的）》

下午毛卫平让随从取走大幅字。

好久以来，屁股中沟处疼痛，玉珍今夜为我检查，发现有裂缝红肿，有包泡，决定明天去医院。

2010 年 4 月 28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九点，玉珍同我到医院，坐轮椅上下楼，满起推着。先看外科，不贴膏药，糊点药，到康复科光照一下。仍到针灸科治头部疼处，拔颈肩部 9 个火罐，针灸多处，卧床半多小时。到

四楼看望朱厚泽，已报病危。他精神尚好，能说话。招呼子女和司机李国庆（照顾他 20 多年）同我俩一起照相。心中很是难过。随后去看望胡绩伟，肺部发炎。狄莎也有病。

下午看积压的报纸。

2010 年 4 月 29 日（星期四）晴

七点多起床。以为还是六点多。九点过到医院，外科医生说好多了，仍糊药，光照。针灸如昨天，时间更长。遇见国庆，说熊阿姨让厚泽亲属来京，实际是告别也。医院已通知全总领导来医院，通知后事。吴明瑜昨天来看望，也谈到如用广州打针办法，他负责经费。

2010 年 4 月 30 日（星期五）晴

昨夜三点多失眠。服眠药。七点起床，九点到医院（玉珍到医院括［刮］痧），针灸头部。遇见国庆，医院会诊，厚泽肺部已全扩散。薛京、朱大星来（买到几本我的书，让签名）。广东寄来《写意》大刊，封面为我的大像，访问李锐：“我为什么写诗”？

2010 年 5 月 1 日（星期六）晴

这两天不换睡衣睡觉，觉自然一些。六点半起床。又清出旧报，重读韩磊写的整版访问记。我的水电生涯要害问题基本写出来了，文字很流畅。

上午两家都来聚餐，胜利包饺子，晚餐仍欢聚。

下午来五位陌生客人：何光岳（72 岁）、李占军、李锁融、罗振军、王峰（空军某部政委），其中可能有的人来过。何是岳阳人，一进门，就大声说：“您和萧克是我最崇拜的两个人。”读过我的好多书，都说最近读过我怀念耀邦的文章：“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于是知道他们的来意。我照例讲三大问题（人类历史进步靠什么？主义与理论是什么？中共是什么？）中国自古无自然科学与民主（人权、自由）传统，鲁迅早说过当奴隶、奴才，关在铁屋子。现在无根本变化，等等。玉珍回来后，那位何先生懂中医，为她作手相，按摩。拍照不断。

同胜利手谈，又发了自己的脾气。

2010 年 5 月 2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今天是家庭聚会，玉珍的两家，我的苗苗与力康两家，外客只有奚弘（晓梦因事没来）。在对面酒家午餐，胜利安排了 10 个热菜。下午两对手谈：苗苗同力康，我同胜利。

关于觅觅的问题尤其经济事，同苗苗提起了。平江人（李南央注：原文到此）

2010 年 5 月 3 日（星期一）晴间多云

七点起床。上午玉珍到门头沟针灸，在外面午餐，小玲陪着。我整天看报、看书。翻《朱德别传——与毛泽东的恩恩怨怨》（顾则徐著，港版上下厚卷，觅觅带回的），内容极丰富，真正的党史。将朱毛一生同党内人事关系，种种事件分析得很具体。只看了下卷后面几节。又《早期中共与托派——我的革命生涯回忆》（陈碧蘭著，彭述之的夫人，1902—1987，久居法国）翻了几页。这位从未听说过的女将，留下如此著作，也是后人幸运。

2010 年 5 月 4 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七点起床。带几本书和“救党三策”（还夹上当前大学教育严重问题的统计资料条子），准备作讲话之用。玉珍去医院，让薛京陪我去。十点半出发，十一点到北四环的“苏浙汇”大酒店，共到 16 人，一大桌，除周有光老人父子（和小保姆，老人坐轮椅），蒋彦永夫妇和龚育之夫人外，其他人都不认识，都是知识界人物。让薛京抄了个名单：

王寒（82 岁，赠我《小草之歌》诗文集，自印的），许孔时、姚越秀夫妇（姚赠我《小小情怀》文集，自印的，大概是做外事工作的，已退休），章名立、孙小礼、华仲慰、卢青松、何诗秀、潘怡航、纪明晋。

几乎由我一人闲谈。饭前、在餐桌上我谈些同毛接触的旧事，主要将“救党三策”中的一些重要统计和危险社情和官场丑态唸了。听者直是笑着点头。周老儿子对我说，老人觉得我的文章写得过头了。老人还每天用电脑。耳朵完全不行，视力也不大好，住在三楼，能爬上去。

两点多回家。下午休息。李宗贤处两位帮手（何登荣、女，张山松），送来 8 本《近作》。

2010 年 5 月 5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昨夜中雨

六点半起床。看报。九点陈四益应邀来，找出送给他的条幅和两本书（《大开张》、《重新认马》），请他看刘国龙为《龙抄本》代我写的序言。他认为不合用，还是以我的赠诗为主，后面写几句话（他代我起草了 100 字，很实在）。

钟波来，又送我八本新版《真假毛》。谈五一、五四上天安门，宣读宪法，被派出所带去午餐，非常礼貌。还赠我《康心如与美丰银行》书。与四益认识，赠书。

四益谈姐姐双碧已糊塗了。同意我的看法：上下已非铁板一块。关于“江泽民思想”的投票，只有三票赞成，其他弃权、反对（“江思想”的书见报后并未出版）。杜导正电话，刘云山自认工作有不当处，挨批评。

下午游 200 米。洗痛快澡，一个多星期没游了。屁股沟的疮巴［疤］已愈合。

2010 年 5 月 6 日（星期四）晴

近七点起床。五点醒来，失眠大概到六点，又入睡。

九点，玉珍陪我到医院，先看望厚泽（医生会诊，大概就是这几天将告别也），满脸都被管道等遮住，同我握手，夫人在旁只搽眼泪。我大声说：我们这些人一生，无愧于国家，也无愧于党，都是好样的。他紧握住我的手。安慰熊阿姨，儿子送我们出来。随后到七楼看望杜润生老，对他女儿说：我幸亏有个好老伴，玉珍注意女儿的回答：老人就得有好老伴（杜老一直住急救室）。随后到隔壁看望李昌，认出我来，冯兰瑞在。玉珍夸奖那个年青小伙子照顾得好，七、八年了。随后到针灸头部和左手脚都扎针，今天头部扎了一种不断跳扎的针，一分钟一百几十次，好几分钟。

下午同玉珍和小余到紫竹院遊览一大圈，满起推轮椅，走了几百米。玉珍一直散步，在好几个地方停留。有一老人互打招呼，说我只有 80 岁。

五点回家，遇见刘清夫妇，脸色很好。同时遇见楼上金老大女儿，劝我少呆在书房，少看书，多活动。

2010 年 5 月 7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崔敏来，又给我一本他的书：《死刑考论》。告他“以党治国”的文章写得好，应在《炎黄春秋》发表。薛京带来周成启的信，有一位教授要写“李锐的经济思想”，过几天会一起到北京来面谈。两本书让薛京分寄邓伍文、强剑衷、丁弘和吉林高国发。

下午游 200 米。觉累。同胜利手谈。

2010 年 5 月 8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黄廷楷的两篇文章（“将毛像从天安门拆下”，刊《毛假相与真相》4 月 7 日版）。黄是广东兴宁人，70 岁农民。

上午小妹来，带《争鸣》4 月号。谈觅觅情况，得知向毛卫平借钱，很是惊讶。玉珍后来也一起谈此事，应当同苗苗讲清楚。胜利买来涮羊肉，中午同吃涮锅。

下午没去游泳，同小妹谈到五点。《父母昨日书》那三套书的影响，美国和香港几所有名大学都收藏了。广州印的删节很多，她的“感言”都删了。

2010 年 5 月 9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争鸣》，《江泽民思想年编》事有详细记载：三票赞成（贾、李、贺），四票反对（温、吴、习、李），两票弃权（胡、周）。江未参加世博，恐于此事有关。

上午沈云彪来，送我一篇保健文章。南央来了，相互首次见面。沈谈家事，父亲是右派，文革后觉悟，现在是基督教徒。我又唸了那首得金奖的宗教诗（小妹第一次听到）。南央带来陈忠介书赠的联语（三月下旬到他家，他十分感奋）：

铁肩担道义，心系国家百姓，直言建言，两次牢狱，铮铮震惊朝野。
妙手著文章，呐喊民主自由，实录谈录，经世传世，谆谆启示后生。

同南亚［央］细谈过去家事，续谈觅觅的情况，有点担心也。下午一点离去，飞回深圳。她从事的“中微子”项目，将守［手］机中的各种设备相示，我和玉珍都看不懂。

下午觅觅来，我的书为她签名。正式问起向毛卫平“借钱”事。她回答是“一年后”还归，“借时就允诺了的”。看来我同苗苗已谈及此事，她有所准备。我淳淳［谆谆］嘱咐：做人第一，坚守诚信道德，尤其对象定要人品第一。

下午游 200 米。

得到电话，朱厚泽今晨一点去世，早知是几天内事，仍很伤心，尤其玉珍。得写篇短文。

2010 年 5 月 10 日（星期一）晴

五点醒来。吟得一绝：

大谈开放靠三宽，藏富于民天下安。
生活会时心似火，铁肩道义更忧先。

记得他给我的复印《贵州日报》大大宣传当年耀<邦>到贵州调查农村，藏富于民的主张，用信纸抄了。

九点，同玉珍到厚泽家吊唸，摆了许多花兰［篮］。同熊阿姨谈诗的内容，望他们能将有关材料找

到以便写好悼文。谈话间，一位中宣部副部长来到，送大花篮，也跟我握手。

下午崔敏来，给我谈邓小平功过和重评华国锋两篇文章，还借去复印的书，又借与《朱德别传》等几本书，鼓励他研究党史。

2010 年 5 月 11 日（星期二）晴 26℃，夏天仍如此

四点醒来，将第一句改为：高谈改革靠三宽。

五点半起床。将悼诗用大纸写好（写坏两张）题款：怀念厚泽同志，署九十四叟。八点多同玉珍到北京医院，告别厚泽。通知是九点，到时已排队进入灵堂。我的挽诗让儿子挂在灵堂。见到到多人去观看并拍照。被引进休息室，先后握手的许多人，不认识的多。张秋石流泪不止。还有上海来的付［副］市长（1983 年在上海认识的）等。同吴明瑜坐谈一阵。厚泽在宣传部时，曾拟召他入部，谈到方毅在 80 年《历史决议》讨论会，提出“古今最大暴君”事，要让见“简报”等。

韩磊和唐小毛来。韩带来周有光老人赠我的新书：《拾贝集》（杂文集：“105 岁老人的醒世警言”）（香港天地版）。同韩商量，定要去老人家看望一次。

唐小毛准备搞一部我的“生活录相”，只是形象，然后采访一些我的朋友。她在上海有一些朋友，已开始做慈善事业，此事已准备花几十万元。要让我给湖南老朋友写封介绍信。午餐后，一直到晚上才离去。

2010 年 5 月 12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看书。下午游 200 米。凤凰台杨锦麟提到朱厚泽，出示《信报》两家报纸，是改革家，魂归故里（骨灰送贵州）。玉珍即告知熊阿姨。

2010 年 5 月 13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早餐时，叶永烈夫妇来（他说来谈过一次），一直谈到近十二点。赞扬他写的《陈伯达传》。他还写了陈云、胡乔木传。这次来是拟写“毛的秘书们”。已查出了 34 个秘书。鼓励他将毛和中共历史研究清楚（他 71 岁）。谈我的三大问题弄明白，谈过去细事，可以说明历史要害。赠最近两本书，以及《龙集》、《诗词本事》、《直言》等一堆书刊。夫妇（杨蕙芬，同年，观点一致）满载而归。他住在上海，是徐跃介绍的。

下午游 200 米。解手出了问题。唐小毛和王达来（王是王西萍的孙子，24 岁，学电影导演的，自由职业者。原在本门 14 层外公、外婆家住过）。租了一台摄像机（一天 100 元），录下我同小毛的谈话。小毛晚餐后，乘火车回上海。为她写信给叔河、朱正，以便到长沙活动。她想搞一集湖南辛亥革命先烈们的回忆。

晚上，我将韩磊问我的平生 19 个问题的回答稿唸给小毛和玉珍听了，她们都很赞同。

2010 年 5 月 14 日（星期五）阴

六点半起床。五点即醒来。看报。上午，薛京来处理一堆信件。陈砚发夫人的要求保外就医件，写了封短信，转周强。有一句话：“当平江县长时，口碑较好”。

蒋医生来，给我一本张世龙著《论毛泽东》（港版）（张 1929—2008，燕京大学毕业，北大计算技术专业创始者）。下午游 200 米。

2010 年 5 月 15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清理书房几堆录件，发现许多珍物：如 97 年 80 寿诞宴会上，大家讲话记录的打印稿等。

任小彬来看望。谈到他父亲由于当年在北平军调和谈时，介绍王光美当了翻译，被康生诬陷为“特务”，1968 年死在秦城。还谈到 84 年，朱佳木找他和刘泽彭，要写信揭发我。赠两本书。他也同意不是铁板一块了的估计。

玉珍应老朋友杨一军（原人民医院副院长）的邀请，去回龙观的新家（有小花园的大别墅）赴宴，没在家午餐。下午四点，由小余推着我坐轮椅，到西南边的菜市买菜，转了一个来小时，五点多才回家。

2010 年 5 月 16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开始考虑写“怀念厚泽”的文章，并正式写出草稿，准备抄录厚泽在我八十寿辰上的讲话。

上午周倜来，谈到近年又写了些杂文，拟出集子，唐非为他写了序言。并将部分杂文、诗和唐非文的复印件交我一阅。

2010 年 5 月 17 日（星期一）昨夜雨、阴

四点半起床。到八点前，将“深深怀念朱厚泽同志”的文章写好，约 2400 字。同吴思通电话，他们来人取去。希望能在六月份的《炎黄春秋》刊出。这是一篇很有感情，欲言又止的文章。年轻人是弄不清楚的。

玉珍到门头沟针灸、拔火罐，请医师一家午餐，下午两点回家。

读完周倜交的全部文章，写得很痛快，不拐弯抹角。他的中外历史知识和典故很熟悉。

晚上吴思电话“怀念厚泽”文已刊入第六期《炎黄春秋》。

2010 年 5 月 18 日（星期二）昨夜雨、晴转多云、阵雨转晴

六点半起床。收到深圳罗兰光（大概是位学者，已 70 多岁）的信，对我为辛子陵的《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写的序言，有关马克思主义等的论述有意见，必须回一信并寄张宣三老人的书，才能讲清楚。

上午薛京、苏志恒［宏］先来，《何时宪政大开张》又签名三本（都是苏的朋友）。有关一封国资损失的上诉书，又写了几句转中纪委副书记（前曾寄贺国强，批山东拒办）。

李宗贤同一亲戚来（大概为了拍照），送粽子一大盒。

下午同玉珍、小徐、小余推轮椅外出散步，遇大阵雨，躲在公安大学。满起来接我们回家。

2010 年 5 月 19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找到一些资料和全集目录，划出有关经济的文章，作点准备。薛京来得早，一起早餐。九点多，周成启和毛卫平来到，昨天从深圳到京的。为《李锐经济思想》一书而来，王毅武教授有短信，因事不能前来。我谈到十一点半。首先谈家庭、父母和小学、中学、大学时代影响，认识一些社会、历史情况，做人道理，爱国精神，科学知识（尤其自然科学）。一方面有革命和抗日思想，另一方面有科学救国准备（到大学学工科，仍爱历史和文学等）。首先唸了回答韩磊那 19 个问题。然后将文集中有关

文章题目点明，如延安“开展吴满有运动”的影响。水电建设中经济问题甚多。反对三峡。对大跃进看法，三次上书。对毛泽东看法。1956 年写社论：“干部一定要学自然科学”。最后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认识（自己几十年的认识过程，在秦城读《资本论》等）。还唸了那篇序言。赠三本书给成启。

同他们两位谈觅觅问题，玉珍参加，他们也是担心，怕影响我也。

下午游 200 米。甚累。同胜利手谈。

2010 年 5 月 20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崔敏来还书。他谈现在年青人情况，过去的事全不知道，只关心自己出路。我谈些自己经历往事，说明毛和党内情况。宋晓梦来（有意让崔稍等，他俩认识）。她是管教育报导的，探问公安大学情况（崔曾任法律系主任）。我们都不懂法，“严打”、“双规”都是违法语言。留晓梦午餐。将韩磊 19 个问题的回答告知，她{说}第一个问题“性格”同“品格”是有区别的。“怀真情、讲真话”是品格，性格是“刚烈、直率”。

觉得累。下午未游泳。同胜利手谈。

崔敏还来的书有胡甫臣的《毛泽泽东怎样操弄政治运动》（港版），序言是我写的，几乎忘记了，重读一遍给玉珍和晓梦听。自己感到写得不错。可是《何时宪政大开张》未收入（此文复印交与《炎黄春秋》）。

2010 年 5 月 21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收到姚监复寄来他写赵紫阳的文章（港刊《动向》第四期），首先谈到我谈过：总书记下台，只有陈独秀和赵紫阳没有作过违心认错。上午施滨海来，送《开放》第五期（上刊曾庆红儿子在悉尼天价买豪宅）。薛京来，送《大开张》与老温夫人钱家楣。吴宗煌电话，要《重新认识马》一书（网上读到我的序言）。下午游 200 米。同胜利手谈。

2010 年 5 月 22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续看自己的文章。上午傅荆原（甘泉）来，因剪成秃头，不认识了。送我两本书：《中国传统文化教学大纲》、《格言品评》（这本还送晓梦）。已过 70 岁，现从事宗教活动，受难廿二年也。

下午游 200 米，觉累。吴宗煌来，交我网上复印件——那篇“序言”，读后更感奋，要张宣三的原著。他半年没有来北京，还给他《何时宪政大开张》。谈了一阵。他说，有三个省的负责干部向他要关于马克思的书。

2010 年 5 月 23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每天看几份报纸得花一个多小时。

上午小妹来，准备呆三天。复印过去几年的《日记》，带来复印机，一本要花几个小时。给我四、五月份的《动向》和《争鸣》。第五期《动向》刊姚监复、吴稼祥、张显扬怀念朱厚泽的文章。我那首诗原件印上去了。

下午游 300 米。

2010 年 5 月 24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三本港刊。小妹来早餐，续复印日记。沈云彪又送来大盒鲜鸡蛋，帮小妹的忙。下午玉珍、小妹、满起、小余同遊紫竹院。我坐轮椅，五点多始回家。

两个平江人（没来过，吴丙炎《法制日报》记者）来，打官司帮忙转上诉书，只好请贺国强转，真生气了。

2010 年 5 月 25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小妹一早来，午餐后，四点才离去，明天回美国。同她谈《日记》问题以及“后事”书物等处理问题。

上午王建勋来，他有半年没来家了。谈厚泽丧事等。他帮助徐跃编书。小妹在深圳的朋友王津津来，《炎黄春秋》第四期刊有她写的“马共的革命与终结“一文。她是马来西亚的华侨，喜读我的书。为《李锐同高层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写两幅字，为周成启书“陈致章故居”，交薛京寄出。

下午看书。

2010 年 5 月 26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收到“苏州温家岸 19 号周蕴邮”寄来的《广州第一家族的传奇人物——许锡纘》的大厚本传记 1913—1999（61 万字）“管航空技术的老领导”，也是老右派。很难挤时间阅读也。

上午毛卫平来，下午回深圳。留午餐。要我的有关“经济思想”的材料。

下午四点到老地方参加聚會，到十五、六人。二吴、李普夫妇、李郁、马立诚、郑仲兵夫妇、崔武年，还有几个年青人。谈厚泽丧事，中南海内情，温的文章等。我讲了些我的高层旧事，大家都感到“危机四伏”也。李普<夫>人谢恒说：《炎黄》四期铁流文章“两代地质学家的悲壮人生”——其中谢家荣、谢学锦两位院士（都打成右派）是她的父亲和哥哥。李郁谈中南海的朋友告知，胡十年中的文件批示等，都是一种老腔调。大家谈起：“新房子会有的……”等，大笑起来。

2010 年 5 月 27 日（星期四）阴、小雨

七点起床。本来以为丁东今天来，谈怀念王元化的文章（上海要出书），薛京一早到。后来电话得知，丁听错了时间，明天来。

很懒散，什么事都不想做，只能看看报。

下午游 200 米，也觉累。

2010 年 5 月 28 日（星期五）阴雨间晴

六点半起床。这两天翻看 1982—83 日记，当年写得太简单了，字极潦草。

上午九点，丁东来，薛京旁听。谈结交王元化的几件事。黎澍介绍，胡风分子，清华园长大（文化与文明的理想环境），外语好，生活在上海，《文心雕龙》专家。83 年省级班调整时任上海宣传部长。同湖南朋友办《新启蒙》专刊（只五期？同朱正电话，写点经过），江泽民辞行去上海时，向他介绍王元化。等等。丁东还谈到一事，他同王元元谈时，元元告他，跃［耀］邦说他牵连了朱厚泽，朱是接任总书记的人才。

林从龙等三位河南诗词会代表来，李星汉是台湾来的（另两位开发酒业，送我白干）。谈我关心的

三大问题，他们也是“糊塗的”。谈到十二点始离去。玉珍到门头沟针灸，近一点始回家。

下午游 200 米。看报。

2010 年 5 月 29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最近收到的一些杂件，看徐跃出版的《李普自述——我是“特嫌”》，在北大时关于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他有详细的自我批判。

上午段飚来，多年不见，已 70 岁，没有结过婚，却没有北京户口，让我帮助解决。谈他多年参加铁路设计，青藏铁路的建议等，当年曾被搁置。现在的高铁投资太多，高速公路也过份（西方叫“快速”，美国只是州与州之间有快速），朱镕基支持的磁悬浮高铁太过份了。赠他三本书。

下午门头沟的针灸师佟景啟带女儿来（本人 49 岁）像一个兰［篮］球队员。玉珍去就诊多次，是苏志恒［宏］介绍的。同他谈三大问题，唸我的九十自寿诗等，并赠书三本，还有第四期《炎黄》。

昨夜就开始看《黄炎培》连续剧，是黄万里的弟弟打电话告知，我说已注意到了。

2010 年 5 月 30 日（星期日）晴间微雨

六点半起床。看陈利明寄来的写我一生文“　　（原文如此——李南央注）

上午韩磊来，帮我找过去的信件，找出王元化的长信（回应那篇 8 万字写毛晚年错误文）。我也陪着翻了几乎一整天。下午游 200 米。

2010 年 5 月 31 日（星期一）晴、夜雨

五点起床。为发言作准备。有关几本书和港刊找出，准备先讲“怀念厚泽”诗。看完那位牛尚生写的“关于弘扬诗词文化构想”的长文（他是河南梨园春酒业的老板），签名写了一首绝句：

梨园春酒结诗情，口味甘甜便忘形。
岂止明皇仙女乐，尤其净化躁心灵。

九点过到政协礼堂，参加“中华诗词学会第三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一进门就被李元华（歌唱家，64 岁）热情接待，找来轮椅，把我推上三楼大会议{室}休息。见到杨汝岱，他到王莽岑见到石岩上刻的我的诗，很是赞赏。先照相，许多人招呼握手，然后开会，总有二三百人。官员门［们］和一些老人坐主席台两排，我坐后排正中，完全像党政系统开会。唸李长春、刘云山等人贺信，郑伯农唸工作报告一个多小时，讲话人中有陈奎元。都是预先安排，哪有我讲话的机会！散会后握手的人多，还有人同我拍照，大概没有想到这个老头也来参加了。刘征、周笃文等都坐在台下。最后见到韩磊，他来迟了。经满起引进会场，一同回家午餐。

2010 年 6 月 1 日（星期二）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薛京来，处理几件信件，有粉丝要书。段飚户口事较麻烦，由薛京到部里询问。

朱大星来看望。同薛谈昨天开会事。同林从龙、周笃文电话，谈昨天的会已成党政代表会，有李、刘贺信，郑做长篇报告，陈奎元讲话（只有一个老诗人发言），告林、周，陈为何等人。

下午同玉珍、满起、小余一起散步。绕南向一个大圈，我坐轮椅，也走了几百米。约一个小时多。

上午有个在深圳工作的滕叔兖来，送我一本写彭总的书（全忘记了），又送来《彭德怀正传》（50 万

字），我只好抱歉，没精力阅读，介绍他交与何定。

2010 年 6 月 2 日（星期三）夜大雨、阴、多云

六点半起床。几乎整天翻看报纸（积压了几天）。书房非清理不可了。先将书架整理分类。有的书刊还得綑好放车库也。

下午游 200 米。玉珍上午仍去针灸。

2010 年 6 月 3 日（星期四）晴转多云

七点起床。两点半服眠药。上午林从龙等三人来，又送一怪形配诗酒。将写在他们诗文上的诗（并书读后的介绍）交与。林从龙<说>那位作协负责人讲话，将“嬗”唸成“坛”。潘荻来，送《动向》刊文的复印件，谈空军负责人多飞行员等。苏志恒［宏］来，谈张灿明突发肺炎（已 97 岁），在急救室。又为转件（广东常务副省长）写短信。苗苗来，谈彬彬（叶葆诚，与我同龄）去世。续谈觅觅要管好，不要打“爷爷招牌”惹事。苗苗说，他早已注意。留苗苗午餐。奚弘买来烤羊肉条，同小徐一起午餐。

下午游 200 米。

2010 年 6 月 4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李普自述》。留薛京整理书房。玉珍陪我九点多到医院看内科。气短也有心脏问题。给一种新的喷雾器。带了饼干和巧克力看望张灿明老人（大我两三岁）在急救室，双眼呆望，张口颤动，手也发斗［抖］。完全不认人了。随后看望周太和，多年不见，春节后即住院，他很赞扬我身体好。同玉珍谈周是延安老关系。

下午杜导正三人来。谈“江思想”书事，胡温较合作了，田有点小病（未能聚餐）等。比较乐观。第六期留下 20 本（刊怀念厚泽文）。维娜来，同胜利手谈，一起晚餐。

看完“黄炎培”电视剧，只写到 49 年。

2010 年 6 月 5 日（星期六）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余习广来，谈《上书集》处理情况，也发觉错字太多，搞了个“刊［勘］误表”（港方认印 1500 本）。谈写我的“大传”，交了一份《李锐回忆录》（或《李锐大传》），共“请您细谈”67 个问题（他不满意宋晓梦写的传记）。这真把我吓了一跳。玉珍在座，她是反对我再作此种负担的，也没办法回答。我只能默认。

今天做了一件大事：将“龙抄本序“写好，用细毛笔小楷写在两页信纸上。又写了七八张”道德经”书名，后来感到字写大了。

2010 年 6 月 6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杂书。上午施滨海来，谈“李鹏日记”已由香港出版，想消除六四责任，可能还有些内容，是鲍朴经办的。下午游 200 米。翻看青长庚寄来的养生、健身资料。老人游泳乃最好的养身之道。

2010 年 6 月 7 日（星期一）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胡著《毛与政治运动》，应当再读一遍。

上午郭全胜送荔枝来。平江人罗振宁引胡原坤（耀邦侄孙）、王卫红（在高检工作），他们拟编出耀邦百岁电视剧。同他们谈了一个来小时。必须弄清楚三大问题，才能写好。耀邦了不起在认清了这三大问题。赠书两本。下午同玉珍、小余到紫竹院散步。我坐轮椅，满起推着。见一对中年夫妇在跳舞，于是坐观。女方问我多大年纪，94 岁吓了一跳，于是同她舞步一分钟，吹吁［嘘］：20 多岁就会跳舞了。

2010 年 6 月 8 日（星期二）多云

三点半服眠药。七点半起床。

上午岳阳人晏乐斌来，交一部书稿。只好交薛京先看。他是公安部一局的，来过我家送过书，全忘记了。谈了一些公安系统过去杀人、关人等处理数字。当然吓人。文革时待处理的是 23 种人。内战时期打 AB 团起杀自己人，我的统计数字是 10 万，他说是 15 万。随后介绍崔敏来家认识，他们以后可以联系（崔是“警监一级”，晏是三级）。随后李元华、潘狄［荻］来，元华听我谈话，向玉珍表明，将来我一定是被历史注意的人物，也许会有电视剧，引起我大笑。潘荻交我她的著作打印稿：《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浅谈共和国 60 周年国庆》。崔敏交我文稿《评<论人民民主专政>》。赠元华和晏各一本《何时宪政大开张》并近作“序言”两篇。

下午收到李晖［辉］著作《绝响谁听》刊有写我的文章：《李锐：“不回顾焉能前瞻”》。附图有《批判斗争李锐反党集团发言选篇［编］》，这本书他借去甚久。文中详细谈了《苦瓜的味道》成书过程和此文内容，还介绍了《“大跃进”亲历记》的出版。

2010 年 6 月 9 日（星期三）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平江人艾志军（福寿山镇党委书记）二人来，一进门就感到是为修路与河桥之类事向省里要钱而来的，很不客气讲了一通，再不能为这类事服务了，人家也不看得起了。随后转过来谈点形势，送两本书和几篇文章和资料，让他们关心国事，回去宣传。

将潘荻留下的 5 万字长文《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浅谈粗记共和国 60 个周年国庆》，全是批判毛的罪过。但不像论文，也不像史料。似应再加工一下。

续看《绝响谁听》，都是记录当代文化名人的动人事迹。

下午游 200 米。近来气短似重了一些。雷霞来，住在隔壁。威盛老板明年将出狱。

2010 年 6 月 10 日（星期四）夜雨、阴

六点半起床。冰封寄来当年王元化和《新启蒙》的关系，很详细，可以全部置入“怀念元化”的文章。

上午李志民来，谈管住身体，淡对世事。谈赵杰兵当年时时注意保护自己的情况。考察江时，听到他同黄某的关系，部内有闲话，未作为问题。五月份到定州（游喜贵陪同）戒严情况。还有六四时，青干局人上街挨整情况。给他 4、5、6 期《炎黄春秋》和两篇序言和《救党三策》。

下午三点多，李普夫妇来，我和玉珍一起到新悦大酒店，应约参加聚会。共到十五人。主办宴请的是孙长江的朋友孙文华（早已下海），还有张显扬夫妇、何方夫妇及吴明瑜、施滨海、马立诚等。大家谈形势，忆往事。江最近旅遊活动，港刊有关 18 大人事的反映，我谈了些高层和毛的零星往事。都不

乐观。八点始回家。

2010 年 6 月 11 日（星期五）阴

三点半吃眠药，七点起床。整日疲倦，不想做事。只看了报。动手改怀念王元化文。

上午王怀安来，给我高梅收集的，当年延安保安处二百多“囚犯”的名单。同玉珍谈他前后受难，夫妻关系亲密如故，但夫人仍保护毛，不愿“告别”也。

下午游 200 米，并理发。

2010 年 6 月 12 日（星期六）阴

六点半起床。将王元化文开篇写好，以后三件大事待修改。

雷霞下午回长沙，将《救党三策》和两篇序言让她带与熊清泉、黄道奇等，多复印散发。力丰和力康夫妇来，呆了一整天。端午会餐。力丰那个航母起飞的“专利”，胡很郑重批给军委，国内也有研究方案，因此未作定论。力丰明天回瑞典。《三策》也给力康一份，他还关心国事。

2010 年 6 月 13 日（星期日）阴

七点起床。上午人客不断。陆沅带女儿来。谈大家对李源潮印象尚好，对老干部的历史评价较公正，对安子文的尊重（安老坚决不同意批斗少奇）。有朋友托她向我要书，给了五本并复印件三份。刘国龙来，取走手写“龙抄本”序言等。送我陈酒一瓶。谢文清女儿庆庆来，交我杨继绳的大著《三十年河东》（四十多万字三十年改革以来的国事与社情记者文章一百多篇）。最后是玉珍老友儿子为体制内身份上诉信代转签名（两个机关的负责人都知道我也）。

下午游 250 米。明天起三天假日了。

2010 年 6 月 14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薛京来，将怀念王元化文交他整理完稿。整天觉累，不想做事。下午四点到五点半，玉珍、小余推我坐轮椅，到公安大学走了大半圈。很像一个偏辟[僻]的花园。晚上张亢[抗]美来，交我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邀请函，举办在职博士班开学典礼，让我讲话，来过两次了。只好应允。

吉林镇赉县党校高国发寄来他写的五篇文章（四篇写陈独秀）和网上有关形势的资料（12 页）。这是一个有心人。粗粗翻了一遍，很有所获。

2010 年 6 月 15 日（星期二）多云

六点半起床。昨夜上床即复［服］眠药，睡得较好。上午只看了报纸。程湖的夫人小吴带孩子来，送两大盒白米、玉米并棕［粽］子。胜利来做菜，两家中午聚餐。下午四点后，同胜利手谈。

2010 年 6 月 16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为十九日的会看些材料。将“怀念厚泽”文唸了一遍给玉珍听。晚上接广州苏大姐电话称赞此文。

大胖夫妇来呆了一天。下午同他手谈。上午韩磊来，交我几份网上资料，怀念厚泽的。有我同国外

谈话，还有王元化的资料。庆庆来，交我康国雄送的书:《我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给潘荻电话，告知我对她的那篇文章的意见。

2010 年 6 月 17 日（星期四）夜雨、阴

夜三点服眠药。七点半起床。整日觉累。

上午杨继绳来，介绍《三十年河东》一书内容的长文交我，关于 1950 年五一口号“毛万岁”自己加上去事，有人看到原件并非如此，由我说明当年陈友群揭发情况，代我写的申明，也叫我修改好。随后崔敏来，一起谈了一阵，崔又交我两本谈法律文集，其中有他谈打 AB 团、延安抢救长文。

下午游 200 米。晚上崔电话，书店见到《江泽民思想编年》摆着。

2010 年 6 月 18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又是近三点服眠药，近七点起床。成天看资料，准备明天讲话。上午潘狄［荻］来，取走她那篇长文，建议即用记者口吻，粗浅回忆两个三十年。薛京来，取走《炎黄》社转的一叠上诉件，由他处理。

2010 年 6 月 19 日（星期六）多云、晴

六点半起床。将带走书与资料装满皮包。薛京和张抗美来，一同去参加政法大学（即江平任过校长的）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在职博士班的开学典礼。九点到达北三环的金辉国际会议大酒店。这是抗美联系的，发来请帖，还印发“开课”日程表，将我的出席讲话印在日程表上。会议主持人是大学副书记冯世勇，副院长贾文华和教授田为民。会见时非常客气。田说，读大学时就读过我的书。开学典礼上我讲了几分钟话。主持人和学员代表讲话，对我的到来，几次热烈鼓掌，祝我长寿。然后坐车到学校大门口照相，再回到酒店开会，听我讲话。讲了一个小时，先唸了《重新认识马主义》与《毛怎样操弄政治运动》两书序言，然后讲到对三大问题多年上下的糊塗，讲了自己某些经历，强调法治的重要。会毕与用餐时，学员们不断照相。

下午游 200 米。同胜利手谈。

2010 年 6 月 20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未服眠药，睡得甚好。上午看报、看杂书，当作休息。玉珍接广州苏大姐电话，读了我的怀念厚泽文后，许多人要我写那首诗，这位大姐有点过份了。

下午薛京来，应任小彬之约，四点到达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北一个古老建筑梧桐会馆（原水利部幼儿园），参加青年干部局同仁们的聚会，李志民也来到，共十多人（许多人我们认识）。由于都不大讲话，几乎我一个人唱独脚［角］戏：谈青干局成立的源起，我同陈云的历史关系（包括陈在延安职务的变化，毛、高、陈的关系等），直到我同耀邦的关系。1987 年反对邓力群当总书记{上}书事，等等，直到近年关心的三大问题。出示两篇序言。吃饭时也未停止，最<后>将带去的复印资料（包括辛子陵的《救党三策》)、《何时宪政大开张》及《炎黄春秋》4、5、6 三期等，一并交与他们。最后我建议，大家写回忆，出版一本《青年干部局八年回忆》的书，对干部路线改革起过的历史作用。小彬等关心我的身体，赞扬我讲了两三个小时，还有人告别时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送我先回，到大门口一一握手告别。吃饭时，小彬才说明，今天是父亲家［节］。到的人中，有一位还在工作岗位。我还谈到离开岗位时（陈云批告状信）的情况。

2010 年 6 月 21 日（星期一）多云

六点半起床。睡得尚好。午休时又睡着一个小时，真是老了，不想做事。玉珍上午仍到门头沟针灸，小玲同去。

整天翻看旧书，自己写的好多篇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似可单独编成一本选集：《李锐谈马》。

下午四点，坐轮椅同玉珍绕河边一大圈。

2010 年 6 月 22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范岱年来，送我一篇他的近作：《传统文明、现代科学、工业文明和人类的未来——评田松的<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吗？>》。赠他《何时宪政大开放[张]》并辛子陵两文并我的序言，托他复印送许良英（他们是邻居）。长文过目，可能是看到我的《向周老学习》文后，特意送来，他对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还是区别对待，信仰还在后者。

下午四点，玉珍陪我坐轮椅，由小余推着，到会城公园转了一大圈，她们来过，我是第一次。

2010 年 6 月 23 日（星期三）晴

六点起床。看报。五月四日聚会带回的两本书：王寒《小草之歌》、姚越秀《小小情怀》，大体翻了一下，很有内容，都是个人一生回顾与自己的笔墨。王寒这本值得介绍。

下午游 200 米。四点半同玉珍到每月聚会的上海大酒家。四女八男 12 人。吴象没来（夫人植物人了）。大家漫谈腐败情况等，我带去辛子陵的《腐败黑数》复印件并胡甫臣书和我的序言。李普走不动了。李郁见闻多。现在全国到处都在罢工，政府中立。

2010 年 6 月 24 日（星期四）晴

几次醒来，睡得不甚安稳。七点起床。气短愈来愈严重。起床、解手，走几步都得休息一阵。上午看杂书。

下午游 200 米。开始大清理书架。

2010 年 6 月 25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杨继绳先来，关于 1950 年五一节口号“毛主席万岁”是他自己加的，1980 年讨论历史决议时，《简报》上刊登由［有］陈友群揭发（朱老总秘书）事，有人找出“档案”资料，予以否认。草拟我的回信立即改正交杨。随后孙肖平（作家、新安旅行团的，80 岁）和汪汀、汪心一、张凤珠（丁玲的秘书）来（张和杨先退，张又回来）。谈王达之（新旅的老师）的情况，汪心之是儿子，汪汀是孙子。汪汀交我一份简历，幼时随父母移居美国，是麦克法夸尔的学生，受麦的关照，特来看望我（汪汀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经济与法律项目负责人，名片上印的）。谈了些美国情况。汪汀没有见过祖父，很想了解祖父和新旅情况，他们知道方南君。我谈到 38 年夏我在湖南省委负责青委的工作，新旅等团体来到长沙，都由我联系。汪老师不是党员，徐志贯是党员（后来去过延安）。属陶行知影响。我将两篇序言并两本书（《世纪留言》和《何时宪政大开放［张]》交汪汀转麦克法夸尔。

苗苗来午餐，复印两份郑永年的文章与我。

下午游 200 米。玉珍上午到医院治牙。

2010 年 6 月 26 日（星期六）晴

近七点起床。睡得还可以。那天摔跤后，右后腿部一直疼，不能靠右边睡了。

上午厚泽夫人熊振群、熊阿姨来，谈厚泽在贵阳如何安葬的情况。有三十位青年写信，要墓葬风景区以便遊览。有法律规定，必须葬入公墓。于是选好了一处。厚泽早有嘱咐：向池必卿学习（他骨灰都不留）。谈到出书事，女儿在管。关于耀邦谈可以“接班”事，厚泽也从未对她谈过。她在贵阳时，高血压曾到 180。

下午游 200 米。她还谈到李克强、王岐山、李源潮等人都送来花圈。

2010 年 6 月 27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杨继绳同日本作家伊藤正（72 岁）和矢板明夫（产经新闻社中国总局长和特派员来）。伊藤写了部邓小平传记性的书，让我谈谈邓。于是从三大问题谈起，举出一些旧事，邓对改革开放尤其抓住经济中心不放（1992 年南巡讲话），但仍是一党专政的市场经济，半个毛泽东，得由“一个人说了算”，要“权威主义”，因此形成现在贪污腐败等体制性危机。

将两篇序言和两本书（《留言》、《大开放［张］》）赠予。

延滨、元元夫妇来，谈耀邦往事，夸奖我和万毅是两个骨头最硬的人（1959 庐山会议时感触）。

2010 年 6 月 28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和杂书。收到武昌胡昌群信件，私人摄影家，已拍摄全国“知名人物”480 位，几次来京未找到我，下次来定要拍上。“知名”是何标准？

稍一动作即气短。今天只在阳台活动两次。

2010 年 6 月 29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翻阅第六期《开放》，有教师袁腾飞在学校上课，批毛的记录，特唸给玉珍听了。上午郭全胜和弟妹来，赠两篇序言，并谈三大问题。

2010 年 6 月 30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毛操弄政治运动》中何家栋的五封信。上午韩磊来，带“屠岸自述”《生正逢时》，管新诗的，不认识。回赠《留言》、《龙集》。将胡昌群信与韩一阅。平江来电话要照片，也告韩准备。同他闲谈一上午。午餐后才离去。

下午游 200 米。三天没游了。整天仍觉疲劳。下午没有做事，陪玉珍看电视。

为韩找书，发现《毛泽东权术史》作者孙大骆 2009.6.3 寄来的，有信，人在北京。于是即打电话，道歉。

2010 年 7 月 1 日（星期四）雨、晚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同玉珍十点过出发，十一点到东城北建达大厦，参加于光远 95 寿辰宴会。由人民出版社“敬约”。主桌有 20 人。曾彦修当主人，先讲话，说到我“大闹天宫”。人民出版社现任社长黄书元等接待。陈鲁直、成幼殊夫妇（成的表弟是俞润泉）送我去年为光远祝寿的照片。我将两篇序言送与黄社长和何祚庥。许多人发言听不清。让我先讲话，我从名字“眼光远大”讲起，1949 年前大家

都能办到，49 年后就办不到了，但光远能做到，八十年代初在中顾委还挨批斗也。光远要人招扶了。勉强讲几句话。两点半才回家。

2010 年 7 月 2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昨天人民出版社送了一袋书，有梁启超的两本，和有关世界列强历史发展等。有光远的一本《经济论文选集》。

上午苏志恒［宏］来，带上海和吉林同他们公司有关的两份经济案件，让我写几句话转俞正声和吉林书记（知道我）。这类事不止一次了，都是为了捞钱引起的。闲谈甚久。张烂［灿］明仍在医院，还准备开刀。薛京同来，在井冈山呆了一周，在茨坪，年旅游人约二、三万，有高速路。

下午游 200 米。翻看去年 9 月的《文史精华》（河北版），刊有江青虐待随从护士人员的一篇长文，甚至召开政治局会议洩私气。

2010 年 7 月 3 日（星期六）晴

三点服眠药。七点起床。上午高岗女儿李洁来，交我《高岗里通外国查无实据》（刊“香港传真”）。她是社科院哲研所研究员，来过我家。仍在奔波为父亲平反。谈到她母亲对父亲事件的当年表现（是监视人之一），对三个女儿都不亲近，只爱那个什么工作都没做过的儿子。下午郭全胜弟妹同按摩师来，为玉珍按摩近一小时（那种方法未见过）。劝我续做气功（我在秦城做气功缓呼吸一次可 20 分钟，极为惊异）。两家一起包饺子大餐。

2010 年 7 月 4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今天来了六拨客人。上午张满兰同平江四人来，为编《平江英杰》找我要照片，并出示“李锐”简历。韩磊约来，选了十来张照片与张。《英杰》编委主任余委启是原县政协主席，特同他们谈及我关注的三大问题，如关于曾国藩的认识（延安时范文澜出版过小册子《汉奸侩子手曾国藩》），出色幕僚李次青，及曾家子弟情况。左宗棠征服新疆还带去一批平江人留在那里等等。因此不要只谈革命，历史是复杂的。过去我们对“革命”有片面认识，人类进步靠科学的进步和走改良道路（日本只搞了“明治维新”，英国已三百年虚君共和）。

下午二妹、王敬之先来，王对毛的认识同我完全一致。给他们四本《何时宪政大开张》，给朱正、钟叔河、刘皓宇各一本，两篇序言让复印分送。平江人罗振羽和季承等三人来。季是季羡林儿子，送我三本书：《牛棚杂忆手稿本》、《我的父亲季羡林》、《李政道传》（季承著，他是李的秘书）。很亲切地谈了一阵。赠书。

山西赵柱家（民主促进会的）送来我到应县木塔题诗的照片。李英健和两位读者来，谈到七点半，才吃晚饭。

2010 年 7 月 5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将“李锐”简历改好，原件根本不提庐山事件，跳过廿年。收到关山复的讣告，六月十五日去世，比我大两岁。好人又去了一位。

上午薛开震来（河南开封玻璃钢研究所），同玉珍打过电话，读者，硬要来拜访。我不知道，突然之至，只好应付。自云出身不好（父亲当过国民党团长）在新疆生产兵团 25 年，从辛子陵处知道地址。送我一首七律（不合韻）。只好赠《留言》与《龙集》。《炎黄》第 4 期发表了他的“扼杀人才的‘不宜

录取’”一文，他就是当年的受害者。

下午平江人钟万昌来（电视台工作）。为了开辟一处新的茶园要钱，让转熊清泉和付［副］省长的县文件，只好写两句话照转。平江人向上要钱，没完没了！

2010 年 7 月 6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近一周来，都是打赤膊睡觉。报载近日全国奇热为 50 年来未有。薛京来，帮我整理书桌周围的杂乱，清理各种杂件。为了寻找“怀念王元化“一文的草稿，直到下午五点，才在书架上找到。发现了许多忘记了的重要资料。

2010 年 7 月 7 日（星期三）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不开空调，简直生活不了。上午决心同玉珍去看望许医农，几次电话，她不让我们去。她在家中摔跌过两次，昨天作了胃镜。她住在北四环外，家中全是书柜与堆满的资料。她寄过我几次网上重要文章，都忘记了。我们一上楼门，她流了眼泪。来回车行近一个小时。

下午游 300 米。回来玉珍和小余都在门外，将门锁弄坏了，进不去。请匠人打开，换了钥匙，花 350 元。

发现朱正 1996 年为我全集出版写的“编辑后记”。此文有没有用在现编的“文集”中？也想不起来了。

王宁电话，问及《周小舟纪念文集》收到了？我说为何不收我的文章，王答是湖南不同意，是上面通知的。我说定要向中央写信抗议此事。

2010 年 7 月 8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上下午写“怀念元化”的文章，原来有个草稿。下午四点，杭州的吴龙友来，打断了。留他晚餐。谈到浙江对赵洪祝的印象好。

2010 年 7 月 9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将“怀念元化”写完。薛京来，交他复印，并寄丁东。吴龙友上午来，谈到《墨迹选》是否再版，留午餐。

下午游 300 米。

2010 年 7 月 10 日（星期六）雨

六点半起床。上午施滨海送来《李鹏六四日记真相》（附《李鹏六四日记》原文），和《开放》第 7 期，其中有论述这本《日记》的文章。让施看了我写的“怀念元化”文章，很是首肯。他谈到，听说王沪宁可能接任中宣部长，看来也只能用此人物也。

下午游 300 米。还是一动作，稍有持重，就气短。

2010 年 7 月 11 日（星期日）阴

六点半起床。阴天，整天觉凉爽。上午清理抽屉中的照片，发现许多似从未见过的，大概人家寄来或送来没开封一览也。如钟波穿标语外衣的照片。

找出高梅很早寄来的延安保安处 209 人的名单（附有解放后的职称），并说明当年关了一千来人。

收到钟叔河寄来的杂文著作《笼中鸟集》（上百篇）。信中称赞我：“当然是感谢您的思想。”

下午游 200 米。

找出王工律师写我的长文，何处能刊出？

2010 年 7 月 12 日（星期一）阴雾

六点半起床。上午翻看《李鹏六四日记真相》和《开放》七月号的有关文章，邓小平原形毕露也。

下午玉珍、小余推轮椅带我围河边一转，遇见陈明也坐轮椅，互相鼓励。

2010 年 7 月 13 日（星期二）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张秋石来，送水果等。他的期货公司已被国营收购股份 70%（给四千万元），他们只留 30%。让我写两幅字（交玉珍六千元润笔费）。薛京来，湖南罗振羽为陈研发事，让高检的王卫红送来两份有关陈案岳阳检院起诉书和罗的信。我让薛京和王处理此事。我真无精力管了。

欧朋让他表弟（在北大工作）送来大盒蜂蜜。留午餐。陈明保姆送来两本书：《我与丁玲五十年》，和夫人张钰编的她父亲著作：《古典编余录》。我回送《世纪留言》和《何时宪政大开张》和近作两篇序言，以及钟波的《毛真相与假相》。

下午玉珍、小徐、小余推轮椅，一起到西边小河两岸转一大圈。朱维民电话，已回国，赞扬法国。

2010 年 7 月 14 日（星期三）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翻陈明的书，没有提到我为丁玲彻底平反之事。上午作字，为张秋石写两幅秦城旧句。胡筠故居，展览馆两幅，还有汕头刘麒子的两幅。

下午玉珍、小余推轮椅绕附近居民区转了一大圈，整整一个小时。

李普的妹妹来，给我一份写叶帅生平包括婚事的文章（09.9.7《老年文摘》）。又是要房子。记得 80 年代为她办过此事。

2010 年 7 月 15 日（星期四）夜雨、阴

六点半起床。看旧书，许多文章都忘记了。上午陈海宽同一年青人来，从浙江回，带一大盒“香杨梅”相赠。谈了一阵。

下午游 300 米。五点韩磊来。他明天去延安旅游，纸上画了位置：宝塔山、清凉山有石窑佛洞，当年是印刷厂，报社石窑洞办公，山上两层土窑，博古住窑等，以及大砭沟、杨家岭、大礼堂等。留晚餐。

2010 年 7 月 16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五四三人行》（一个时代的路标），石钟杨著（不知何人寄来）。先看陈独秀，细节甚多。

上午王建勋先来，赠我《自由声音》（耀邦纪念文集）新的版本（后记写座谈会未开成，同于浩成有关）。随后陆茂竹同王作高及其友人蔡军（两均居美国）和朱军来，送一些美国药物。朱军去年拍过我的照片，特放大相赠。谈了一个多小时，对美国的好感。蔡军说到本质上：美国将坏人变成好人，中国将好人变成坏人。谈到美国的科技先进，如空军超前 50 年。朱军谈温家宝反对将财政收入多交民用，

为了吸引外资增长 GDP 也，还不赞成多搞水电。我照例谈三大问题，温有好的一面（孙大光培养的）。

下午游 200 米。看报。玉珍同小余散步。

2010 年 7 月 17 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杂书报。上午平江人钟其昌又来，仍是平江县长要钱的信，前信要二千多万办不到，这封只要 180 万，仍转熊清泉批。发了些感慨。

下午游 200 米。潘荻来，为科学家茅广军坠楼案，让我转信件与令计划，只得照办。两家一起午晚餐。

同胜利手谈到晚上九点，无一好局。

2010 年 7 月 18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重看薛京摘录的，何方、高华等人著作中有关延安整风抢救中的资料。

同玉珍十点半到达首都大酒店（北京医院附近），参加为杜润生老 97 岁祝寿活动。到二十多人。杜老本人十一点半来到，同大家拍照，接受祝贺，切蛋糕，没有共餐即离去（医院只让短时间停留。这场活动是大女儿安排的，吴明瑜出资）。李郁、杜导正、马立诚、吴明瑜等积极发言，我作了些插话。导正谈，他的记录紫阳的《改革历程》，待遇很客气（曾劝告不要出版）。现在胡温“合作”，“有进有退”扭秧歌也。他也收到《李鹏日记》（有史料价值）。李郁细谈“乌有之乡”头头是一流氓型。何新变卦，又反对当今了。我将“怀念元化”文与两篇序言交导正。

2010 年 7 月 19 日（星期一）雨

五点半醒来，六点半起床。翻看《知天命》，我题的书名，完全忘记了此事。作者李飞飞，08 年年底，王建勋同作者来家，书中第一篇随笔即写此事。

近日气短加重，玉珍陪我九点到医院，先看内科。李主任（女）是老熟人，带去几种喷雾剂，她向呼吸科问清楚，去掉一种。有一种过去用过却忘记了，还是三种同使用。她是读者，交谈起“六四”，告她《李鹏日记》已出版了。对我的身体是乐观的。量血压：126—70。然后去检查起搏器，还正常，同意早换。又看了中医，取汤药。回家十一点半了。

下午看报。

2010 年 7 月 20 日（星期二）晴

近七点起床。看报。薛京来，处理信件。陈海宽来，漫谈社会情况，农民不交税了，可是化肥涨价了。平江人罗振宇（自称作家）同四个平江人来（有一个右派，我曾帮过忙），为陈研发保外就医事，再给岳阳书记、市长转申诉件（家属、律师和法院判决），只得写两句话照转。

如此客人不断，真是奈何！自己的事办不了。

下午游 300 米。遇见李智［志］民，他能游 600 米。玉珍又出去买菜，一切为我服务。

2010 年 7 月 21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完成了一件事：将《野草撷芳》要的十首自选诗寄与王渭，寄出后才想起：漏掉了“怀田家英”那首，只好再寄信说明。

上午罗振宇再来，为玉珍做气功按摩。谈他自己经历，学中医、气功、拳术，在部队多年。现在平江三阳街任职，写过　　书（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留午餐。他和邻居六户住房拆迁问题，让我给县长转一申诉信。

下午看报、看书。苗苗夫妇来留晚餐。

2010 年 7 月 22 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决心改“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的口述历史。明天小妹回来了。上下午都挤时干此事。

上午韩磊来，在延安呆了两天，清凉山石{ }已开放，有和尚了。《解放日报》旧址拍了照片，石窑、土窑都在，有张照片，认出其中办公的人是我。留午餐。

下午游 200 米。罗振宇来为玉珍做治疗。

2010 年 7 月 23 日（星期五）晴

两点半服眠药，七点半始起床。上午人客不断。薛京领吴官正的弟弟（德正）和另一人来，为一同事认定副县级交一简历。让薛京处理。谈到吴官正从不管家人事，现在也不露面。于是谈及当年陈伯村、张烂民［灿明］到湖北换班子事，吴官正选对了，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没有选对。欧朋的弟弟赖和平又来，送书：《龚鹏程四十自述》，作者签名“敬呈”。赖是龚教授的助手，龚 1956 年生于台湾，人文学者，“以读写为乐”，在内地出版《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等九本著作，为北大等校客座教授，喜读我的书。特回赠《留言》、《龙集》和《庐山》三本书。罗振宇带平江人陈辉武来，31 岁，省委党校学历。办广告公司。一种特制名片上写着：“东方辉宏（北京）国际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背面还有郑州、长沙、呼和浩特三个分公司。谈广告形势，中央台新闻联播前那个几秒钟的广告，一年收入八千多万。问他年收入，只说几百万。

下午看“口述历史”原稿。陈海宽来坐了一阵。

2010 年 7 月 24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唐小毛儿子王晓晨（名片上：上海三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理，就母子二人）同李耐儒（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等三人来，带录像机，听我谈往事。玉珍也讲了一段家庭情况。小妹同丁东来，出示改好的“延安整风抢救”一段。给我三本《争鸣》和稿费三千多港币。一起午餐。下午同丁东手谈到五点半。

平江副县长李镇江来，要提［题］写两个招牌。

2010 年 7 月 25 日（星期日）晴

睡得不太安稳。六点半起床。翻《龚鹏程》书的序言，汤一介写的。如此读书狂天下少有。此书可读。

上午昨天王晓晨那个拍影象班子的人都来了，韩磊同唐小毛通话后相约的，一起去看望周有光老人。到南小街附近寓所，在老人很小的书房中谈了近两个小时。老人儿子周晓平也在。玉珍还准备了营养品和一篮水果作礼物，我又送一本《李谈毛》。老人赠我一本《语文闲谈》（还有一本《周有光百岁口述》是王晓晨等人买到的，老人亦签名给我）。老人近日上网参加博克［客］，写短文，谈 1949 年后，从理论到实践都错了，等等。已有八万网民点阅。老人又谈到他的乐观在全球化，谁也抗阻不了。韩磊录音 100 分钟。十二点多才回家。小妹来用录像机继续扫下我的日记。

老人谈了一件趣事。他在圣约翰大学时，同宋美龄同学，宋同一男生有朋友关系，男生有一牙齿突出，换了牙后，自觉更能同宋相好了。谁知不久同蒋介石结婚了。谈到印度是英语社会，科技、民主都比中国强。新加坡、马来西亚同中国的关系，中国人的勤劳努力和心灵手巧，发生了进步作用（同英国的体制民主结合）。而在本国却未能充分发挥出来。我还谈到邓小平从李光耀处取来权威主义等。

2010 年 7 月 26 日（星期一）阴

昨夜因“日记”事，同玉珍争吵，以致十二点多服眠药上床。睡到近八点始起床。

九点多，玉珍同我到医院，准备办理二次安起搏器。主任大夫都到北戴河去了，要八月八日始回京。到七楼看望张烂［灿］明，卧床浮肿了。女儿在。又到隔壁看望杜润生，正睡着。

下午看两天报纸，每天花在报纸上的时间总在一个半小时。读《语文闲谈》，增加知识。

2010 年 7 月 27 日（星期二）多云（这几天都是 35℃—36℃，室外如蒸笼）

六点半起床。玉珍一早去医院，我先吃早餐。薛京九点来。

上午盛禹九来，谈他发表的同我对话长文（刊《炎黄春秋》第 5 期“李锐谈‘周惠谈话’”），在网上反映［应］好，那个造谣者“张杰”也不敢再放屁了。还我《滚爬血腥路》（忆我贱民平民人生），万耀球送的（在北大工作）几乎忘记了。平江人钟勤昌来，为天岳技校筹款事，向省里要钱（由副省长　负责）（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只好批转，写两句话，交薛京办。

下午到文津街游 200 米。

2010 年 7 月 28 日（星期三）多云

六点半起床。翻看《知天命》、《滚爬血腥路》等书。同吴思电话，“怀念元化”文即用。要求看清样。因复印件有错字等。

上午《炎黄》社小王送来当年《简报》上陈友群的发言，并读者信件九封，有长达十多页的。真是无法应付也，只有交薛京处理。

玉珍上午上医院点滴，下午同小余散步。我独自在家看报、看书。收到一本《勿忘“左”天》，作者陈鸿钧，河南人，80 岁，部队干部，用散文诗写经历和感想，十分动人。

收到的资料中，有曾彦修送来的《“罗思鼎”又来了》。

2010 年 7 月 29 日（星期四）阴、仍闷热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看书。下午游 300 米。看完昨天的 9 封信件（有的长稿没看），批上处理办法，明天交薛京处理。

2010 年 7 月 30 日（星期五）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薛京来处理信件。《炎黄》社小王来，给 10 本刊物，刊有我短函：“关于‘毛主席万岁’这个口号”，还有郭道晖的文章。“怀念元化”文打印稿即校对完（第 9 期登）。下午游 300 米。晚上郭全胜来小坐。

2010 年 7 月 31 日（星期六）多云、夜雨

六点半起床。看报看书。上午小妹来，一起午餐。下午她同江南［嘉楠］（金老二女儿，她们是好朋友）到一家具超市买来瑞典产四把靠椅和四把短登［凳］（不到五百元），塑料制。两人安装好，很是适用。

下午游 300 米。

2010 年 8 月 1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31℃

六点半起床。上午看书。小玲、满起来包饺子，馅都是买的。一起午餐。我吃了五个。下午游 400 米。尚不觉累。

小妹来，问起美国生活情况，电视都是私台，有内容爱看，不看中国台，受不了天天“重要讲话”。谈到争取千人海归，认为真有本事的必留下，多不愿回来的。由此谈到二妹女儿在英国想回来，难以办到。必须工作后有了经验，才能读硕士、博士。谈到高能所合作项目办不下去，年青负责人只图私利也，一切领导说了算，眼睛看着领导，科技难真正发展。

2010 年 8 月 2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看书。胜利上午来，即手谈。下午两点到六点一直快谈，输多，毛病不改。

2010 年 8 月 3 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薛京、小妹来，一起闲谈。小妹后天回旧金山，又有新项目。她同玉珍亲切交谈，关心妈妈身体。李刚信（要车）交老干局回复。一起午餐。下午翻看《周有光百岁口述》，较简要。了解“张家四姐妹”。“怀念元化”稿改正，满起送还《炎黄》社。

没游泳。下午休息。

2010 年 8 月 4 日（星期三）多云、中午阵雨

近七点起床，两点多服眠药。

上午毛卫平和李民来，刘宇一和内弟三人来。一起午餐。玉珍早有准备，让小余买来烤鸭等。刘又送来他的画册。广西有他的学生罗传洲（广西作协副主席），作家麦展穗（广西电台首席编辑）委托，让我审阅他们的书稿《共和国第一道湾——1958 年南宁会议》，15 万字。两人同到北京。书中详述了三峡争论。当然应予支持，本月七日上午来家。同刘谈到他的画作应转向民间生活（以前都是张扬共和国盛典）。他说已开始画了一幅天安门前群众，露出两华表。我问他们华表是什么？都不知道。于是讲了古代谤木的故事，终于发展成装饰物了。

晚上徐州刘洪涛（人事局副局长）来，送一大袋食物。

2010 年 8 月 5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翻看《南宁会议》稿，利用资料，内容生动，事实说话。

下午游 300 米。

郭全胜同李民来，意外从薛京处带来我的《文集》十卷（一纸箱）。他先拿五套，四套签名送人。叮嘱切勿外传。

晚上唐小毛来。

2010 年 8 月 6 日（星期五）晴

夜上床时服眠药。近七点起床。《文集》10 卷本（19 本书）出版，封面为“思想者”雕像。生平最大安慰。

薛京一早来，九点前动身一起到八宝山，为张烂［灿］明老人告别（他比我大三岁）。张坚扶我上去。休息室见到他们一家后代，张爱萍儿子送过我一本他同父亲对话回忆录，我极力称赞。

整天抓紧看完《南宁会议》，内中由［有］周总理谈到延安整风一大段，特复印（P61.—66）。

佩珍姐姐的儿女从加拿大回来，下午来，送礼物。特赠《留言》一本，两人都在加教书。

2010 年 8 月 7 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看完《南宁会议》。九点多，韩磊先到。让他看此书“御前辩论”段。十点，刘宇一同罗传洲、麦展穗来。我已作了准备，将有关书籍直到《瞭望》两本都找出来，逐一出示。先称赞此书丰富了党史，特从历史说明毛同高层几人的关系，包括细节。当年参加南宁会议的人，确实只剩我一人了。拍了许多照。我将《上书集》、《其人》、《实录》等送与两位。罗是广西作协副主席（无正职），麦是广西电视台一级编剧，著作甚多，送我一本《昆仑关大战》。一直谈到十二点。最后还谈到三峡上马，源自邓小平一语：“万吨轮船可以通重庆，为何还不上马？”

下午游 300 米。同胜利手谈。

2010 年 8 月 8 日（星期日）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报、看书。准备下午参加武大校友会，讲一刻钟话。决定唸“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序言。带走几本书和《炎黄》第 4 期。下午一点半前到附近职工之家饭店二楼大厅。先在休息室见到认识与不认识的人招呼闲谈。近二点开会，到五六百人。我同武大校长等坐在前排。今天的会还为四校合并十周年。前面几个人长短讲话，有的听不清。不少老人过来找我交谈，递名片。近五点多，我最后一个发言，讲了约一刻钟。从武大继承蔡元培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讲起，一二九运动时，我们几个搞运动的头头受到王星拱校长的照顾。还讲到范寿康和读过李剑农《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受到的思想影响，开鲁迅纪念会。唸完“九十自寿”诗后，即高声唸了那篇序言。讲话过程中有掌声。讲完后，全场大鼓掌，为整个会议高潮也。

吃饭时，共 50 桌。不断有人来敬酒，要求来家谈谈等。共收到名片廿来张。吃饭时，北京校友会歌咏团不断在台上唱歌助兴。回家已到八点。

2010 年 8 月 9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六点醒来，六点半起床。翻看昨天带回的几本《北京珞珈》（北京校友会编的）。2007 年一本刊有两记者对我的访问记：“我的武大往事”，有一张穿红衣的照片。昨天上午施滨海送来《开放》八月号，翻了一遍。

2010 年 8 月 10 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清理要写的字，韦君宜女儿要写母亲的纪念馆招牌，正好上午作字，写到十二点：水

电百年纪念册要题辞，选了两首诗并后记，说明水电未能优先，“生平遗憾，为国痛惜”。为河南酒家写那首诗。为齐白石传题辞：“画印诗书，民间本色，名扬天下，光耀千秋”。平江钟勤昌又来为要钱转信，趋［趁］机写一封字。薛京来处理信件，应付钟君。

下午游 300 米。

2010 年 8 月 11 日（星期三）多云

六点起床。翻看旧资料。找到 02 年在三峡讲话记录稿，内中有重要统计材料。上午水电学会张博庭和水电报社的温洪医（女）来，取去我昨天写就的两首诗和后记。当场拍了照，也为我拍了照。还给了两千元笔墨费。我 02 年讲话稿交他们参考。下午人客不断。周保志先到，带大篮鸡蛋等。给他看两篇序言。罗振宇同四位友人来，求写字幅：“道在悟真，学贵有恒”，又给玉珍按摩，只得应命（罗谈过去给宋任穷等治过病，宋有八个儿女）。此人看来很会社交。罗振宇送我一幅长几米的大幅牡丹。杨团来，送《韦君宜纪念册》。将字幅交与。她主编一刊物《老人院》，将创刊号带来。最后崔敏来，送我一本地摊上买到的《新发现的周恩来》，很厚，约五六十万字。他在写一本六十年来有关法治的书，1958 年高法一案（即王怀安等几人被打成右派），是为了整董必武，由彭真、罗瑞卿主持。将第一部《文革前的十七年》稿本与我。能够写出来出版，当然是件大事，“无法无天”详情便跃然纸上了。让满起将两篇序言复印，这些客人每人一份也。

2010 年 8 月 12 日（星期四）晴

上床服眠药，近七点起床。上午看书。胜利来，同玉珍一起谈小玲病情。下午游 300 米。同胜利手谈。晚上一起到羊羯子馆，饱餐而归。玉珍下午到一中医处就诊，六点才回家。

2010 年 8 月 13 日（星期五）晴

上床时服眠药。六点半起床。上午周迅来，取《齐白石全传出版》题辞，落了款，留下一份个人简史。是湖南人。罗振宇又来，为两封信件转交，一份为一小经济案件寄浙江赵洪祝，玉珍也同意，只好交薛京寄出。谢文清女儿（静静［庆庆］）和儿子（带儿子，像女孩，从美国回来）来，两双蒙古皮托［拖］鞋（一蒙古人托带）和大瓶美国鱼油（过去送过）。直等到玉珍从医院回，才离去。罗留下午餐。一上午就这样过去了，薛京也同陪着。

下午游 300 米，遇王怀安、谢绍明。

2010 年 8 月 14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看书。今天没来客人。胜利一家来，共进午餐、晚餐。同胜利手谈一下午。胜负各半。

2010 年 8 月 15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翻《知天命》，作者有独到见解。

上午李子涤夫妇来，根本不认识。湖南人，76 岁，说过去同秘书米山有过接触。广东铁路系统工作。谈他的冤案近一个小时，已经平反，还要申诉。送一本《陋室诗词暨诗话选》。

下午游 300 米。罗振宇又来，玉珍将那副超长牡丹画退他了。

2010 年 8 月 16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桌子又乱成堆，没有办法。

玉珍陪我九点到医院。杨大夫下午上班，只在内科看了一下。先作体检，心电图、拍胸片，将假牙紧了。下午再去医院，见到杨大夫。答应再为我安起搏器，要等床位。

明天作完体检。青长庚寄来的养生资料，才发现很有内容，心宽、饮食与活动三大类。

晚饭前苏志宏来，准备将《何时宪政大开张》翻印一千套。又让签名转一上诉件。

2010 年 8 月 17 日（星期二）晴

五点醒来。六点半起床。好在午休时，睡着约半小时。

上午九点前到医院，补身体检查。照心电图，做 B 超。遇见杜星垣也体检，只是笑着打个招呼。归途到部里看“12 五年计划书”，二万多字，等于各部委、中央单位的计划书，无一语谈到当前问题，找不到“腐败”等字、句。

下午看报。《文汇报》有专文谈国企高管同本单位职工工资相差 49.96 倍。

2010 年 8 月 18 日（星期三）多云、阴、小雨

昨夜观玉石文化，十一点上床，七点起床。上午李纲［刚］又来，玉珍接谈。坐车事，谈到近十二点。整天看杂书，找出何定一篇彭总 1942 年谈民主长文（毛反对），可交《炎黄》，争取发表。

2010 年 8 月 19 日（星期四）夜雨、阴

六点半起床。整理书桌，又发现一要害文件没有过目：苏仲湘批评毛诗的长文，还附有一信。我真是老了！

今天没有客人。下午游 300 米。看报总得一两个小时。

2010 年 8 月 20 日（星期五）阴

六点半起床。桌子清理不完，还是舍不得丢也。

薛京来，让看毛应民寄来的信件等。清理出为陈独秀 130 诞辰周年写的诗（薛京同团结社联系，电话中录出的，自己记不起来了）。写了三副，寄给南京石钟杨，让薛寄出。上午就办了这一件事。

下午游 300 米。

2010 年 8 月 21 日（星期六）夜雨、雨

昨夜失眠，服眠药。睡到七点多。床上想起怀念陈独秀的那首七绝，最后一句“独秀精神贯日虹”平仄不对（第三句是“历史终还真面目”）。给薛京电话一直打不通。

上午韩磊来，让他看一些来信和寄赠的一些好书。

2010 年 8 月 22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胜利一家来，呆了一天。手谈大半天。上午邻居　　（张太雷外孙女）（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她为玉珍和我拍的照片，装上小镜框送上。谈到高干子弟“左”的思想多。赠两篇序言。下午游 300 米。又遇见王怀安，他比我游得多。

2010 年 8 月 23 日（星期一）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报、看书。上午奚青送来一份网上资料，还是那个造谣“周惠谈话”的张杰，继续造谣，一邦［帮］左爷无聊之至。

下午同玉珍到医院住院部，落实住院换新的起搏器。床位紧张得很。晚上八点得电话：明天上午九点半住院。

四点前到上海老酒店每月聚会。明瑜告我，今天多邀了一些人，厚泽去世 100 天开追思会。共到 21 人。先起立默哀，然后大家发言。我首先讲了十来分钟，主要谈他重视自然科学，理性精神，还有研究宪法会上谈“权为民所授”，使得上面不高兴。郑仲兵讲得很感情，不断搽泪，接着张长江、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杜光、张［章］立凡、吴明瑜等发言，都谈到他是大理论家。杜老尤其从国体变化，民主与独裁根本体制上，谈朱的贡献。

2010 年 8 月 24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清理带走物件，主要是有关“口述历史”“延安整风”那部分没改好的记录。衣食等杂物，玉珍带了两大包。九点半到医院，住北楼 805。医生、护士多认识，热情接待。作了些心脏、胸部等照例检查。下午杨杰夫（和黄大海）在会议室，谈手续［术］情况，有 90%以上把握也。谈到我的被“封锁”，将《何时宪政大开张》借与一览。

2010 年 8 月 25 日（星期三）晴

五点醒来，留下小便。六点护士来抽血。随后起床。

上午看带来的“南宁会议”那本书稿，内中有江西时代毛的重要资料。

女儿推着杜润生老人坐轮椅来看望我，已是植物人了。

老干局曾卓明三人和薛京来看望，并找杨主任问了病情。小曾有病，瘦得认不出了。

上午到二楼做心动图，护士和医生来，将手［臂］弯夹处和生殖器边的毛都刀刮了，以便<明>日做手术。

下午玉珍陪我在本楼南北走廊道散步一周，约 250 米左右。

满起来，送菜，晚饭后，接玉珍回家取物，并带来网上资料：“张杰致李锐的一封信：请和历史对质”。当是读了盛禹九的辩诬长文后，继续谣诬也。署上“乌友之乡”网。内中还攻击《炎黄春秋》。左爷们这一套就更清楚了。我将此件和何定写的彭总 1942 年发表的谈“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文，由薛交吴思。

2010 年 8 月 26 日（星期四）晴

五点醒来，留小便。护士六点来，喝水等都禁止。七点输液。满起带小玲、佩珍、胜利、小余来，七点半后，我趟［躺］在床上，上下电梯，一群护士送我到二楼手术室，杨大夫主刀。助手对我说：赵紫阳安起搏器也参加的，读过我写的赵书序言。八点动手术，打麻醉针甚疼。手术很成功，不过半个多小时，大家都高兴。尤其玉珍。一起送我回病房。喝了牛奶。

老干局长陶治国（同牟广丰是朋友）三人和薛京来，谈到此楼老病号平均年龄为 90 岁。301 为八十多。沈跃跃临时有事未能来。谈了一阵。

佩珍留下来照顾。下午看电视。晚上小玲带毛竹来了。

李宏义（医生、38 岁）——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10 年 8 月 27 日（星期五）晴

睡得还好，六点醒来。因带［戴］监视器等，不便下床。到十点始由医生摘去，行动就自由了。早饭后，玉珍回家，到医院点滴。

上午冯兰瑞和女儿来看望。谈李昌病情严重。她也九十岁了。随后胡冀燕来，谈光远病情，厌食、昏睡，几次入院出院。我建议这次进来就不要出院了。她也 63 岁，反品［返聘］也。杨大夫与何青大夫先后来看望。杨即将外出。

2010 年 8 月 28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喝水、吃药仍如家中。玉珍、佩珍在外间睡得也不错。早餐后，玉珍陪我散步，绕南北过道一大圈近 500 米。遇见伍绍祖夫妇，伍说，除妇科病外，什么病都有。十点多，薛京先来，随后满起带小玲、小余来。一大盒饺子和许多菜，七个人一起午餐，热闹之至。

下午看报。开始看《李鹏六四日记》。晚饭后散步。晚上仍同玉珍看 8 台电视剧。

2010 年 8 月 29 日（星期日）晴

六点多醒来，七点起床。喝水、吃药。早餐后，玉珍陪同散步一圈。看完报纸。玉珍下楼看望光远、李昌和杜老。光远还有笑容，孟大姐羡慕玉珍对我的照顾。李昌全身浮肿。

下午满起、小玲带毛竹和她的爱人王军来，王送一大花篮。人长得不错，很憨实，30 岁，在文化部下属事业单位（领导博物馆等）工作。北京联合大学毕业。我谈了半个多小时，从毛竹取名谈起，唸了那首咏竹七绝（总是虚心到老来）。中国三纲五常传统，却缺科学与民主，从取名“军”谈战争。世界形势变化等等，让都听得进去，都高兴。

晚饭后仍同玉珍散步一大圈。夜仍观“经纬天地”。

2010 年 8 月 30 日（星期一）多云

六点半起床，睡得甚好。玉珍在此也睡得好。

上午满起接奚虹［弘］、胜利、薛京来，大家闲谈取笑不已。奚昨天即送大盘对虾。孟大姐来，谈光远病情，厌食、缺营养。下午罗振宇、毛卫平先后来，谈平江出了大贪污、腐败案：副县长彭德才为首，人事、财政、建设等局局长共 18 人，已被拘押。彭还供出 83 人。中央纪委已派人查此大案。过去平江老人我常发问，有无腐败案情，总回答没有。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也！毛卫平还带来一副深圳一教授游有方送我的七律，自作自书。

佳山奇水育斯人，能著经天纬地文。
敢将虎鬚凭党性，傲凌鼠辈仗民心。
屡经坎坷豪情在，几度沉浮铮骨存。
最是传奇龙胆紫，峥嵘诗气垂天云。

2010 年 8 月 31 日（星期二）多云

六点半起床。玉珍上午九点回家。看完两天报纸。到眼科检查，拟做白内障手术，但医生不在，只得以后再说。

血色素检查，降低了：9.4。自己洗了头。

下午玉珍回来，决定明天出院。

2010 年 9 月 1 日（星期三）多云

六点起床。玉珍四点即醒来。收拾东西，我的很简单，装入皮包和一个纸袋。佩珍就几大包了。搽［擦］了前后身，仍不能洗澡也。早餐后，薛京来。文集事已同满起交代清楚。几位医生来（有位女医生名：裕丽，是满人，满语完全不知了）。嘱咐一个月内不能游泳（黄大海出差了，借去的书收不回来）。

同玉珍到七楼看望杜老。女工照顾，在玩牌，满脸笑容，不断握手，还有力气。能散步，送我们到门口。李昌全身浮肿，肾功能衰竭，已不能小便，完全昏迷。到五楼看望光远，有笑容，握手，脸色尚好，靠鼻饲了。告诉医护人员，当年我们四个人的事件，就只剩我还能这样活着。

满起来，十点多出院。医护人员全出来告别。回家就一切正常了。郭先逑的妹妹先乾来，交我一份黄显孟（她们的表哥）给我的抄件：“梵音满潇湘”，四位湖南唐代与现代佛教大师的小传，其中虚云大师活了 120 岁，似希望我长寿也。给先乾（62 岁）两本书。刚回到家里，罗振宇同江西铜鼓县一个干部来（送大花篮），为县里办先进农科业致　　函（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让我转交。也是耀邦的孙子托薛京办的事，只得写上两句话转去。

收到汤文藻（汤钦训的弟弟）从攀枝花寄来的自印生平的文集《风雨人生》。

2010 年 9 月 2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睡得尚好。玉珍又整夜没睡好。整天基本休息，只是看报，将《六四日记》粗粗翻完。上午郭全胜来，他不知道我住院。中午睡着一小时。薛京明天随部组织的旅游团去南美半个月，带临时帮忙的李瑞锁来家，他是 88 年来组织部的，已 60 岁，当过郑伯克的多年秘书，在蹇先任家呆过三年。带［戴］红领巾长大的。简单谈了一阵。

2010 年 9 月 3 日（星期五）夜雨、微雨

六点半起床。看报、看资料。上午厚泽夫人熊阿姨来，玉珍去医院，随后回来，一起漫谈。她每月只有三千元公［工］资，雇个钟点工，外孙女在读书，晚上七点才回家，要她照顾，真替她担忧。她送我一厚本《资料选编》，四川省委党校出版，2010 第 3 期，其中有关厚泽的文章 11 篇（其他都是有关民主改革的好文章），这太令人意外了。我将香港《明报》有厚泽的文章复印件给她。胜利来，下午同他手谈。

2010 年 9 月 4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四川的《资料》等。上午汤钦训的外甥夫妇周鸿特夫妇来（台湾外长周书楷的儿子），送自己自印生平等文集一本《不尽长江滚滚流》。在黄石市工作。只好交谈一阵，送《世纪留言》。毛卫平夫妇来，为了儿子考北大研究生后，想当贺卫方的学生，让我转介绍信，只得照办。

胜利夫妇来，包饺子，中午两家会餐。

韩磊来，02 年在三峡工地谈话稿滕［誊］正了，着手写的“李锐文字生涯”长文，写了两大段，也交我。午餐八人，阴阳各半（少有之事）。120 个饺子没有吃完，还剩 20 多个。我的饭量只吃了两个（另一小红薯）。

下午同胜利手谈。玉珍接到电话：李昌于昨天上午十一点去世！老朋友又走了一位。

2010 年 9 月 5 日（星期日）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牟广丰来，送营养食物三袋。谈母亲已经半麻木了。下午蒋彦永来，他参加了谢韬告别，人挤得很。李昌 10 日告别，已收到通知，他也去。

同玉珍谈往事，她讲了一个多小时。

2010 年 9 月 6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看韩磊交的两篇文章。开始再看“口述”延安整风，觉得不必大动，可以写个总结性东西。下午玉珍、佩珍推轮椅，三人在附近转了一大圈。熊清泉电话，湖南有人来。

2010 年 9 月 7 日（星期二）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余炯明（平江人）来。名片上“湖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给了一本会刊《新农村》（熊清泉大概参予其事）。给我近十份平江、浏阳农村向省教育厅、财政厅、发改委等为一些项目要钱的文件，熊的秘书代拟了批转文。于是只好照办（共六件）。一大箱特产粉丝和绿茶。让我转此类要钱的文件，在平江、长沙大概出了名。

收到吉林高国发寄来的长文：《历史、主义和共产党》——读李锐著《何时宪政大开张》的联想。粗粗翻了一下，总结此书（及作者）和自己的联想，确是很精到。可以复印多份交朋友们一览。还收到厦门兴才学院艺术系主任陈伯钦的一副竹子和求字信。大概认识林从龙等人。非应付不可。

下午同玉珍、佩珍、满起到紫竹院，转了一小时。我走了二、三百米。同胜利手谈。

高的二万多字长文，开篇即说：“李老此书，是当今世界最有良心的书，是对历史、对子孙后代最负责任的书，是研究现代中国的最高成就，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此，当年中国，无论高层、中层或低层，也无论经济、政治或文化领域，不读李老这部新著，就搞不清两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是非，理论或主义是非，党的是非，就不懂真正的历史经验教训，就不懂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010 年 9 月 8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将在三峡工地的谈话录改完。张秋石来，谈通胀恐难避免。有几人要字，儿子结婚也求字，名单交与玉珍。午睡后，玉珍为我洗澡，满起洗搽，手术后两个礼拜没洗身了，游泳也要停止一个月。

下午门头沟针灸诊所佟大夫和女儿来，送花篮。玉珍接待。我送他一本《炎黄春秋》第 9 期。韩磊来，交三峡工地文，并让看高国发长文首页，请他将字放大复印多份与我，可供他写我的“文字生涯“作参考。

晚上同胜利手谈多局，负为主，攻而不守老病改不了也。

2010 年 9 月 9 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天气已转凉了。这两天都没有出汗了。

清理桌子，堆积如山也。好些重要资料都忘了。昨天《炎黄》社的人送来十本第 9 期，又看了一遍我的怀元化文，题目改为“王元化与新启蒙”。资中筠长文“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读了一半，非常精道［到］。有人告知，对第 8 期杜光的文章不满意，又在指责刊物。导正在医院来电话，没有言及此事。田的病情过去，将约聚谈。

李瑞锁送来换大号的衣服，如此白鲜难以穿着也。他读过我的《实录》。胜利来做菜，午、晚餐后，手谈到晚上九点多。

2010 年 9 月 10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早餐后同玉珍八点动身，先到万寿路接厚泽夫人熊振群，一起到八宝山，向李昌老友告别。贺国强出差了，见到何勇。向冯兰瑞问候，要她保重身体（她也 91 岁了）。回来仔细读完资中筠文，分别用红、兰［蓝］铅笔打上桿桿［杠杠］，句句话都说到点子上，应为高中以上学生必读，更应成为干部必读也！

下午为张秋石要的七副字劳动，没有写完，由于开了半边窗（北屋有风），又喝了玉珍为我挤压的果汁，不禁呕吐起来，只好半躺休息，晚饭也没吃，到底老了。还是看了电视，逐渐恢复正常。

2010 年 9 月 11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补改“延安整风”。胜利买来十多斤羊羯子，中午两家会餐，我吃得很少。下午雷霞来，谈威盛老板明年出狱，此一重大冤案，应当设法暴［曝］光也。晚餐一起欢聚。

下午同胜利手谈，直到晚上近十点。

继续作字，还为厦门兴才学院陈伯钦（艺术系主任）写了书名（天鹅潭吟草）和一副秦城旧句。我不认识，大概在诗词学会上见过我，认识林从龙，因此求字，送了一幅竹子水墨画。

2010 年 9 月 12 日（星期日）晴

昨夜服眠药上床，六点半起床。收拾写好的字幅，签名盖章，将厦门的挂号寄出。

上午叶君健的夫人苑茵（91 岁，满头白发）和小儿子念伦、亲家母刘波（曲波的夫人）及其子曲磊磊（同安泰、于小刚等是同学好友，也认识南央，在英国多年的水墨画家）一起来，送叶的全集廿卷，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首卷有我写的诗（还有任仲夷题：“正气千秋”）：

老来病笃心犹壮，著译佳篇逾等身。
堪叹叶君真健者，传播文化有功人。

另外苑茵著作两本：《往事重温》（叶君健和苑茵的人生曲）、《中国儿童文学经典 100 部——新爱的教育》，后一本专门送玉珍。交谈了一个多小时，都是我的“粉丝”。赠书两本。

米脂公安局的顾应生来（杨东朋友，是大学生），赠书一本。

下午同玉珍、佩珍推轮椅转了一大圈，到菜市买菜几袋。

2010 年 9 月 13 日（星期一）晴 这几天又热起来了

六点半起床。看完张宣三寄我的长文：《读仲维光先生的“五四、马克思主义及中国知识界问题——对五四的再探索”》，后半写陈独秀很好，批判仲某将五四的科学与民主同马克思主义一致的歪论。

上午郭全胜同其同事（女士、玉珍说是拟介绍给薛京）来，介绍他们读资文。

下午同胜利手谈多局。晚上张抗美来，她在杭州遇见钱明锵，钱将《西溪吟苑》终刊和一本诗刊托她交我。

2010 年 9 月 14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读完《领导者》第 35 期，钟沛章［璋］文《中国离世界多远》，观点同我一致，引用了许多数据。

上午张秋石来，取走七幅字。我续改“延安”文。

下午同胜利手谈，负多胜少。

2010 年 9 月 15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书房清理不完。一份要紧的资料还是没找到。上午将“延安整风与抢救”改正到 P.14（共 16），问题在结尾要写一段总结。

中午胜利来做菜。五点后手谈。

由于王申生那次带齐白石画去上海事，同玉珍又发生争执。

清理杂件找出黄显孟寄来的手写长文（29 页，近万字，用信件的形式），写了许多历史人物事件，过去似为［未］细读过。

2010 年 9 月 16 日（星期四）阴

六点半起床。清理抽屉。上午及川淳子来，谈到十一点多。她在日本文化刊物《環》（季刊）、《现代中国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好几篇有关我的长文（包括刘晓波事件），以及港刊有关文章的复印件，交我一大堆。介绍她认识杜光。

施滨海送来《开放》9 期，程湖夫人送来月饼。

下午发生大争执。到万寿路理发、洗澡。满起游泳了。

2010 年 9 月 17 日（星期五）雨

七点多起床。上午人客不断。广东张作斌夫妇带儿子来，住在儿子家。谈广东情况，对形势看法甚乐观，夸奖胡温。给我一叠诗作，歌颂温总理一批首脑也。我很客气招扶。奚弘来，谈秋林与小徐母女事（为秋林介绍朋友失败），很是失望，没料到受骗。杨仁小女乐生夫妇来，归还《大开张》、《上书集》两本书，还有怀耀邦文等。许多朋友看了，很感动，还谈到杨士杰的儿子（已 70 岁，在外交部工作），很想来看望我。对形势同意我的看法。杨继亮同友人王润生（针灸、按摩、气功师）来，专为玉珍治病（玉珍卧床治了半小时）。我也治了一二十分钟。力丰夫妇从瑞典来（度假），同他们谈了形势，介绍资中筠文，谈历史、文化传统与当今仍抱着马克<思>主义和“邓理论”等根本原因。讲了一点自己一生经历最重要的理性行为。留杨、王，力丰夫妇一起午餐。

2010 年 9 月 18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清理抽屉照片等。上午两个不认识的年轻人来，送书要书。韩磊来，高国发长文放大复印 6 份与我。帮助整理资料一整天，又选出几张照片。

杨、王二位仍来气功施诊，中午大桌涮羊肉会餐，三斤涮完，胜利主厨。02 年三峡工地谈话文，韩亦复印即刊《水电报》。

2010 年 9 月 19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今天做的事情主要是清理桌子，杂件太多了。上午杨、王二位来，为玉珍做治疗，他们坐火车回太原，只须三个多小时。玉珍硬各赠二千元。

下午看报，观电视。翻出奚青从 60—66 年日记中摘出的磨子潭写的诗词一百多首。晚上牟广丰来，谈现在年消耗世界水泥 42%，钢材 47%，煤 1/3，GDP 才 8%。

2010 年 9 月 20 日（星期一）阴

六点半起床。找到周成启等五月间来谈我的经济思想那份记录稿（今天收到他寄的同一份复印件，毛卫平告他我找不到了）。

薛京从巴西回京，飞机票花了十多万，是一个德国合资公司出的费用。看了里约热内庐［卢］、圣保罗等三个城市。将“回忆延安整风抢救”改稿交与，写一个总结性的结论稿，内容谈了几项，让他起草。

下午看书，观电视。

2010 年 9 月 21 日（星期二）夜雨、阴，这两天很凉，穿夹衣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人客不断。周笃文和女诗人刘虹、宋名杭（石油系统工作）三人来，周送他的著作《影珠书屋吟稿》和《诗词丛刊》今年第一期。刘赠其诗作《虹的独唱》（她说来过我家一次，此书赠送过。我一点记忆都没有，真是老了）。大概周曾将刘向薛京介绍过，没有成功。薛京随后也来了。奚虹［弘］同刘在新疆认识，也来了。我同刘等，谈了三大问题（即历史、理论、党）。刘是我的读者，听进去了。那位宋要书，赠《留言》。随后来了李占军，说是同罗振宇一起来过（名片上是“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副秘书长”），送了我一方阿富汗玉的大印，上部龙头贴金，一个大盒子装着。还送我一个“聘书”：“担任《中华时代娇子》杂志社顾问”，真是意外，只得接受。只有薛京留下午餐。

2010 年 9 月 22 日（星期三）中秋节 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领导者》。上午过节，家人陆续来到：苗苗夫妇先到，展示玉洁画的鸡鸣图与苗苗的三张篆字。大胖夫妇随来，威威来，谈小毛事。十点多，满起、胜利两家等，玉珍也在坐，我大声<朗>诵了韩磊“对李锐老的问卷调查”的 20 个问题。从第一个“您最重要的性格特点是什么？”到最后一个“如果可以选择，您愿意生活在哪个时代？”后来告诉一些人：是为了唸给王小毛听的，她这一生到这次来北京为止，太不像话了。

中午在对面餐馆聚餐，延滨、元元夫妇，奚弘、静静［庆庆］（谢文清女儿）都来参加了。近两点始散。

下午到晚上十点，同胜利手谈。

2010 年 9 月 23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蒋彦永来，他也 79 岁了，骑自行车来的。李昌告别他去了。至今未见报纸报导太出乎意料了，如此对待“一二九运动”的领袖人物！蒋医生很关心我和玉珍的身体。

开始读《领导者》上陈子明的长文：《谈谈“中国模式“问题》（响应厚泽、纪念厚泽）。

胜利天天来帮助厨房。下午手谈两个小时，负多胜少。大胖来也手谈，他俩水平相似。

2010 年 9 月 24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续读《领导者》陈子明长文。上午小吴带儿子（六岁）来同我下围棋，小家伙学了半年，结果让子 2、4、6、8，仍大输。下午将钟沛璋文中，中国乃落后、贫穷国的各种数据抄了一大张，四点前同玉珍到“老上海酒家”18 层参加每月聚会，到 14 人，两位新人。90 岁以上只剩我与李普了。大家热烈漫谈。我将所有数据唸了一遍，杨继绳认为有的不准确。我建议予以校正，《炎黄》转载。又大介绍陈子明长文，称赞资中筠文。热烈谈的是师东兵案揭发，和方舟子打假等事。关于温的情况，大家同意我的看法：本质较好。谈新老左派一回事。李普走不动了，玉珍向谢恒建议住院治疗，也不采纳。陈子明在秦城住了 14 年，是乐观派。

2010 年 9 月 25 日（星期六）多云

六点半起床。读完陈子明长文。昨天他们谈到，陈在秦城关了 14 年，其人较乐观。谈话间，我曾询问大家，现在乐观的多，还是悲观的多？马立诚说：悲观的多。陈子明的乐观可能同我有一致处：世界形势在变化，各方面的全球化不可遏止，不比上世纪 30 年代。

上午香港《凤凰周刊》驻京办事处袁凌来（来过电话，名片上“主笔”，三十多岁），说见过冯兰瑞，看过我写李昌的文章。我将为李昌 92 岁祝寿诗示之，谈了我同他的关系，38 年见面，延安中央青委共事，80 年代后都在中顾委，思想观点一致，因而出现四个人为“六四”挨批斗，开除党籍是陈云挽救过来的：“此种事不能再干，否则以后还要平反。”谈了约半个小时。

下午恢复游泳，洗了个痛快淋浴。同胜利手谈到六点。有两局大胜。

2010 年 9 月 26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清理旧资料，发现了张哲民几年前写给我的几封信和谈形势的长文（他是读过《李锐其人》及我的几篇文章有感而言），类似我的经历。上午田绿萍带姬恒来（名片上有“中国人生科学学会、博士、副秘书长，学会刚成立，属教育部，要出刊物）。读过我的书，采访我的人生经历，谈了近一个小时：家庭、父母、学校、当年社会等待影响，还将韩磊 20 个问题的答案复印给她，都同“人生”与“科学”有关也。还谈到三大问题与世界形势，还将“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序言唸了一遍，将复印件给她。介绍资中筠等人文章。正谈之间，湖南的陈书良（名片上：省文史馆馆员、湖南商学院、文学院教授，享受特殊津贴专家，告我他是陈云章的门徒，已 62 岁）和李湘树（也是教授）来，为了认识我，照了几张相。接着苏志恒［宏］来，四本我的书让我签名，有一本是送温州市书记陈德荣。我的《何时宪政大开张》印 1000 本，十月份可出来，全都给我。

下午游三百米。玉珍出外散步。

2010 年 9 月 27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续读张宣三老人的《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决心读完，写得太好了。

上午原国家建委城市规划局的王伯森来（77 岁），玉珍也不认识，自认粉丝，带来四本书签名（又赠书二本），并妻子画的水墨竹求题字，只好小笔书“总是虚心到老来“七绝。

薛京交来延安整风、抢救的总结文稿，写得可以。上午一起会见客人。

下午同玉珍、佩珍，坐轮椅在附近“乙四号院”转了一圈，幽静得很，真想不到附近有这样一片好地方。

晚上刘大姐带来一封关于活动站建卫生所的反对信，让交李源潮。

2010 年 9 月 28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薛京交回的“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复印文，还有几小段没改好，继续补正。记录稿中其实还有第三部分“延安整风、抢救运动要有个正式结论”，薛京写的这段总结正属于这一部分，自己却忘记了。

上午奚青来，谈徐勤先北京住处问题，那些给胡的几次上书请求，都没有答复，自是“六四”已经“定案”，故不理采［睬］。我建议由企业家和朋友捐款，为他在京买一所房子，奚青怕他本人不愿意。告知《领导者》两篇好文章，即复印与他。沈云彪和庆庆（谢文清女儿，原以为名“静静”，因谢与郭先述是国庆结的婚，她是国庆日生的）。沈给我“王佩英就义 40 周年”的纪念物，王的儿子张大中（是一个公司大老板）经手制作的影片光盘等。王是张志新类型人物。看了说明书，很是感动。

悌忠昨天回来，带来一大袋给玉珍的药品，还有我的“日记”中的质疑印件。他已离休，专为我的 1982 年后的《日记》服务了。谈了些美国情况：失业率仍高，小布什是个纨绔子弟，在耶尔大学成绩属下，最低一级。老布什也是靠财团支持。他和小妹将呆到十月十五日。

下午游 200 米。

2010 年 9 月 29 日（星期三）晴

真不想［想不］到，七点半始醒起床。上午李普的妹妹又来（送一瓶葡萄酒和茶叶）。仍为汽车事。我告以信转去，恐难办到。她说贺龙妻有车，并说自己没办离婚手续。玉珍同她续谈李普身体，治病无人管。

悌忠留下的两份《日记》中疑问字，大部改正了。

《炎黄春秋》10 月号收到，看完韩钢长文《“周惠谈话”辨伪》，尹曙生的“省长王昭之死”及田纪云的短文（“六四”后挽救了特区的危机）。

今天是停车日，未能游泳。

2010 年 9 月 30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日记》疑问处改完。为迎接忙忙夫君，又吟得一首：

忙忙海外本行婚，喜见两家何等亲。
世界和平希望在，美中两国一条心。

——忙忙夫君也是医生，南央寄来新婚后两家父母儿女的亲热合照，真是说不出的高兴。夫妇两人国庆节来京省亲，外公、外婆特以此绝再表欢庆之情。

上午蒋医生带陈桂棣、春桃（姓吴，醴陵人）夫妇来，赠我他俩著作：《小岗村的故事》、《调查背后》。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们在合肥的住处被人（称神经病患者）扎［砸］了廿一天。现在已搬到江西居住。详谈了他们的经历，特别谈到原省委书记郭金龙（现北京市长）对陈的指责（带［戴］三顶帽子）。他们是主动认识蒋医生，定要来见我。从《炎黄》购书处买了我的四本书。赠《留言》并《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序言。

下午到北京医院治牙，过节后要拔掉那颗老牙。

韩磊上午来，看了王尚文教授读《龙胆紫集》感言的文章。同陈、蒋客人一起拍照。玉珍也参加了。

2010 年 10 月 1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将七绝首尾两句改为：

同行异域爱成婚，美中两国结芳邻。好多了。

上午悌忠先到，同看《日记》的改正。玉珍从医院回来，谈忙忙情况（前次对我的体检表冷淡意见）。七绝他很欣赏。延滨、元元来，送一大箱新疆梨。一起漫谈我的旧事，同高、陈、胡、赵及毛的关系等。午餐后还谈，被玉珍制止，强迫午休，吸氧。下午周笃文同广西五人来（谭峰、阳朔县书，覃务波、文联，刘望明、平南县，陈庆武、阳朔县办主任，王祥伟、书法），将王尚文的文章和叶筱松老人的《诗品》手书集交周。忙忙诗也交他，很欣赏可发表也。

午睡后同满起到琉璃厂买来几张水红纸，以书贺诗。夜观“嫦娥二号”发射。

2010 年 10 月 2 日（星期六）昨夜雨，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昨天周笃文留下的两本港刊。

上午用水红纸将“外公外婆”的七绝写好（硬是掉字写错一张）。福建林建瑜来（陪我们去过海南，搞企业的），完全忘记其人。

崔军夫妇同他的妹妹来，妹妹一口陕北腔。李鹏的《六四日记》也看到了。过节问候电话不断。

2010 年 10 月 3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续看港刊。上午请来何定，她写的《彭德怀全传》“附录”中，专门查清 1942 年彭总在太行谈民主报告中，引用“自由、平等、博爱”，43 年又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之事。她将复印件与我，还将写彭晚年《苍凉岁月》一书复印本相赠。对当前形势她也是悲观的。《炎黄春秋》文章都看了。她已满头白发，身体衰弱，82 岁了。同玉珍谈刘大姐情况。

下午苗苗、玉洁先来。悌忠五点来，小妹同忙忙夫君六点多才到。满起、小玲一起五对老少妻漫谈。我谈三次遊美观感，以及同小妹之间笑话，都以幽默语言之。又讲解祝诗，外公、外婆对忙忙的关心，等等。大家都欢快，忙忙俩住国宏宾馆，晚餐由悌忠、小妹当主人。八点始散。

2010 年 10 月 4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睡得不甚安稳。上午强剑衷突然来到。又赠我大相片年历（30 元花）。谈集几篇长文成书。我将《何时宪政大开张》、《上书集》相赠。

下午玉珍、佩珍和我坐轮椅围马路圈［转］了一大圈。

小余从平江回来，带了些土产。

2010 年 10 月 5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苍凉岁月》，彭老总的晚年太令人伤感了。周笃文留下的《明镜》月刊十月号，翻了一下。玉珍也看到那位朱琳夫人十多张同“夫人”们的照片。又谈起两次同其人相遇的往事，颇称赞她帮夫君的忙也。

上午黄老的大女儿黄楠来（已 68 岁，母亲比我小一岁，黄老是 1902 年生的），送我一盒珍贵的西洋参。闲谈到十二点。对形势的看法基本相同。她在日本和欧洲各呆过一年。对美国打伊拉克很有看法。

2010 年 10 月 6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杂书。玉珍同小徐谈胜利感冒病情，不去医院，很是生气。午餐毛竹、秋林都参加了。下午游 300 米。五点多，悌忠、南央、忙忙夫妇来，玉珍做好海参和汽锅鸡（小余从平江带来活鸡），十多个菜的丰盛晚餐，新婚夫妇尤其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狼吞虎噬，将海参、粉丝两盘菜吃光。我就谈到 1979 年在华盛顿时，国务院请客，吃不饱的情况（一叶生白菜也算一道菜）。南央明天去深圳，新夫妇去西安参观。

2010 年 10 月 7 日（星期四）阴、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杂书刊。上午十点半晓梦、韩钢先后到，他俩是约好同来的。韩已在上海华东师大任职，已离职中央党校。谈形势，谈新左、老左的活动。感谢韩在《炎黄》10 期的长文，他说还删掉了一些，原是<为>《南方周末》写的，不敢登，才交《炎黄》了。李昌去世，韩也在《周末》最近一期发表了怀念文。原来北京的报纸写了一篇报导，冯兰瑞提了几点意见（如未提民先总队，“精神文明”等事），就被压下了。一起吃丰盛的午餐，餐后又谈了半个多小时。韩谈到朱镕基执政时，房改、税收等三大错误。

下午小徐、小玲来，陪我和玉珍，坐轮椅在河边、乙四号院内，大转了一圈。

何林霞夫妇突然来到，是何功伟、许云的孙女，奉朱九思命来看望。朱住医院。

2010 年 10 月 8 日（星期五）阴、晴

近七点起床。续翻港刊。发现这样的统计数字：

2009 年：　经济犯罪被捕党员、干部——312120 人

　　违法乱纪被开除党员、干部——821520 人

八点半玉珍陪我到医院拔掉右下痛牙，花 25 分钟。

上午薛京、奚青来。奚青细读了《李锐上书集》，交一张各种错误的“编辑问题”文，建议重新出版此书，否则遗害甚多，还可能被“左爷”们攻击。我很感谢，同意交薛京和他共同办理。

佩珍下午五点去车站，满起、小玲送她回米脂。这一个多月，她代替小余照顾我们太周到了。临别时同玉珍和我相互拥抱。带了一大堆东西。

2010 年 10 月 9 日（星期六）阴

六点半起床。昨夜与今晨，共接到六个电话，告知刘晓波当选今年诺尔［贝］尔和平奖人物，真是高兴之至。

上午看杂书。下午游 200 米。玉珍要外出散步，我也坐轮椅跟着，出门即感风吹打喷涕［嚏］。小余回家取来帽子，但刚进菜场，即街<边>大呕吐，大概午饭和冻牛奶等全吐光了。晚饭根本不想吃，勉强吃了一点。看完电视后，上床前又感不适。

2010 年 10 月 10 日（星期日）阴雾

昨夜上午［床］即难入睡，引出咳嗽，十点多大呕吐，一直难眠。玉珍照顾整夜，不断量血压、查体温、号脉搏。只高一次 90 多。也勉强睡着一阵。起床，只喝了开水，药也不敢吃，靠沙发躺着。九点，玉珍陪我到医院，入急救室。医生过细检查，做了心电图，有些对心脏怀疑。是否住院，经同主任

研究，免于住院。

下午韩磊来，交照片（奚青要的，同蒋医生一起合照）。闲谈到晚餐。

2010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一）晴

七点半始起床，恢复正常生活。早起喝水、吃药等。早餐也依旧了。

上午悌忠、南央来，谈西安环境污染，黑沙风尘之可怕。看《文集》10 卷本，带回美国若干套，赠几大学图书馆。

辛子陵夫妇来，交我《兑现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稿，共 18 人签名，我排在第一位，以下是胡绩伟、江平、李普、钟沛璋、杜光、郭道晖等，有于浩成、铁流。仍以十月一日发出，不提刘晓波事。赠近著《放言救党论国是》。

张秋石同一常德年轻人郭子健来，郭筹建“中华宋教仁研究会”，请我任“名誉会长”。我即言同当局关系，虽同意，要作受阻准备。下午平江人钟万昌又来，为拆迁上书，没有同意签名。

2010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南央昨天给我一份裴毅然的复印件（1954 年，杭州人，在上海财经大学任教），著有《捏错图纸的延安一代》一书，即此书目录及摘录几小节。粗看一遍，很有意义。从违背人的本质即人类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来批判共产党的作为。“延安一代终其一生，包括李慎之、李锐这样最高级别的反思者，无一人认识到‘无私’的反动性，认识不到‘无私’对人类一切经验的彻底背叛，更认识不到‘无私’的疯狂追求，实为哲学能力之贫弱与文化水平之低下。”

薛京来。20 套《文集》送到家，满起搬入房中。

下午赵来群来，受托书写“张烂［灿］明诗词选集”和《张烂［灿］明诗稿》两书名。谈到一些往事，有生活奇异怪事，一次聚会当面挖苦批耀邦“生活会”主持人，使得此老无言以对，收到高扬文的夸奖。

卢耀钢电话，阳光卫视要开“未来十年展望”座谈会，让周有光和我两老牵头写几句话。想了几句，交薛京电话告卢：

对未来十年的期望：

按照普世规律，以宪法治国，实施宪政。首先实现言论、出版、结社三大自由，废除政治、意识形态垄断，发展健康的市场经济，促进科学技术创新，建立现代化的制度文明和公民社会。

读了《放言》最后一篇谈朝鲜关系文，让薛京复印。

2010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八大经济领域为高干子弟垄断：金融、资源、高科技、电力、电信、航运、军工、网络。

上午悌忠、南央来，取走第三套《文集》。他们到大姨家午餐。陈海宽来，从薛京处得到两套《文集》送人，让签名。玉珍嘱，暂保密也。

下午悌忠、南央来，改正《日记》中弄不清的字跡，花了两个小时。他们又有人请吃烤鸭。自制羊羯子火锅，满起、小玲五人会餐。

今天发现周成启记录的 32 页谈自己经济思想的长文，得仔细修改。

2010 年 10 月 14 日（星期四）晴

七点起床。上午郭全胜来看望，谈不久离去，碰见南央和悌忠。随后徐友渔（社科院）和郝建（电影学院教授，首次见面，电话原来说崔卫平来），徐交我一份“关于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声明”，约一千字。三人都看了。我先说明有群众影响好，然后谈我不便签名的原因。从自己的处境，同高层关系，过去处理此类事件的经历等等，谈了近二个小时。他们也就理解了。

翻辛子陵的《放言》，他对党的问题讲得彻底。

2010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大概五点醒来，就睡不着了。翻《文集》最后一卷，许多文章自己都忘记了。

上午到阳台，突然看到墙边两颗［棵］大树被砍掉了，阳台前面这颗［棵］也即将被砍。连忙跑去查问，原来是园林局干的，南边那排平房受树的“挤压”（这排小平房多年前要盖三层楼被制止过）。于是找到房管处，大发脾气，如此不爱惜树木，大讲我在国外的经验，瑞士总领馆的房屋建筑被阻等。同时电话部里老干局来人，同意我的意见。最后房管处来人保留这颗［棵］树，同时建议将这排平方［房］拆掉。

下午游 300 米。晚上张扬夫妇来，他应中央电视台做节目，谈了一个多小时。他曾向中组部建议：不要让本地人做湖南领导。谈他同张春贤对话关系。现在腐败透顶了。

2010 年 10 月 16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准备开会资料。九点一刻到总后宾馆，参加“野草”纪念抗美援朝座谈会，到五十多人。周克玉主持，林岫、萧永义等坐在一起。我讲了十分钟。抗美援朝是金日成和斯大林犯的大错。介绍辛子陵的文章，复印二份给周克玉和王渭。谈中央最初讨论情况，完全被迫，中国吃了大亏，背了朝鲜这个烂包袱。还谈到登长白山，天池被分割，以及影响整个国际形势，日本发财复兴了。向林岫介绍我的书，她很愿意看我的文章。也向萧永义出示我的港本书。最后还向大家推荐《炎黄》9 期资中筠的文章，讲“颂圣文化”。

十二点半回家午餐。玉珍陪郭玉（兰州军区后勤部长，老同事，让我赠《全集》）去迴龙观看老朋友。

下午游 300 米。

2010 年 10 月 17 日（星期日）阴

六点半起床。张宣三老人寄来三篇文章，都是《重新认识马义》的读后感（附有短信）。仔细读了，感到可以交《炎黄》，可否刊出。给张老电话感谢。

下午三点，郭玉和他的老部下李龙头（河南漯河统计局长）来，谈到晚餐，郭留下。十年前郭夫妇来过，我送过他一副字（全忘记了），自认是“粉丝”。出了本自传，不敢寄。郭原任兰州军区的财务部长，是玉珍老战友。谈到军队腐败情况。总后一位营房部副部长，为江在上海盖别墅，即升为海军副司令，搞了二房二奶，生了孩子的告状，终被撤职。

2010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一）阴雨

六点多起床。不敢上阳台了，有如冬天。上午朱大星来，送柴鸡蛋。在长沙住了四个月。在《炎黄》

购书部买了我的四本书，为一本签名，长沙“粉丝”甚多。

下午看报、看书，开始翻辛子陵的《放言救党论国是》。

2010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二）阴

六点半起床。细读辛的“救党三策”。此文原稿似寄来过，书上的更详细了。

薛京来，到山西　印厂（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上书集”新版已答应了。开始重编。从书桌抽屉找出两篇交他。

下午游 300 米。翻看南央留下的几期《争鸣》。

2010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三）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同吴思电话，将张老寄来的信和三篇文章的复印件送去，可否利用。满起带回 10 本第十期，十几封读者、粉丝们的信件，包括厚厚的上诉件。下午四点多沈跃跃同曹治国来，向我通报了五中全会内容，不出所料提到那份《言论自由》的上书，我签名头位。是谁主办的。我告诉是辛子陵，为此大声为此事辩护，大谈三个问题，一党天下，如有理之事，还要签名。此次签名是《周小舟纪念文集》不准刊登我的文章引起的，谈封杀《庐山实录》等等，简直是大发脾气也。玉珍在旁插话缓和，拒绝国外记者来访。看来他们对我比较了解，也不以为怪。最后送了《炎黄春秋》第九、十两期，和去年底《瞭望》（49 期）上报导我反对上三峡的情况。还讲了一些腐败的例子，包括江泽民在上海盖豪华别墅。

2010 年 10 月 21 日（星期四）阴

六点半起床。书房太乱，无法清理。

上午施滨海来，即去香港。谈对刘晓波事的“冷静处理”。刘霞不准出大门（买菜都不行）等。赠《文集》一套。

下午奚弘来，身体较差了（63 岁）。四点多张扬夫妇来（奚认识他们），带一个“学生”班永吉，在党史研究室工作（43 岁）。班给一个奇特的窄长条名片（有“心旅不寂寞”的著作名，六条感言。第一条：谎言就是骗无知者的鬼话，科技越发展，你维护谎言的成本越大）。谈昨天发脾气之事，如何封杀我等。张给我几份复印件，内有 06 年温家宝给他的信。赠《文集》。奚弘和她的小友郑安（在国际广播电台工作，24 岁）|工作|，学德语的。向六十几种语言广播，英文是 24 小时。奚弘有个舅舅在台湾，电话中同她讲：李锐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像孙中山一样。

晚上接张戎电话：她已到北京，上面通知，不让见李锐。特问候我同玉珍。

2010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五）阴

六点半起床。翻看《文集》，享受安慰。许多文章都忘记了。

上午薛京来，谈沈跃跃来的情况，他曾被问过两次。下午还召集秘书开会。《炎黄》交来一大叠信件，好几件上诉，我已注明处理意见，让他去办。

下午崔军夫妇、赵来群（安庆珠的女婿）和韩磊、张博庭（水电学会副秘书长，教授、高工）来，一起闲谈。崔认识赵。先谈李鹏在电力系统的经历，包括接刘澜波任部长，五人写信反对的情况，以及钱正英在文革时将水电系统破坏殆尽。张送来“水电百年”的三大本书画纪念册（刊有我的两首诗和文章），引起我的感叹也。崔军将父亲崔田夫传记稿交我，让题辞。赵谈铁流、傅国涌等人复杂情况，建

议“独立自主”。赠崔和赵《文集》，他们喜出望外。

2010 年 10 月 23 日（星期六）小雨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港刊，年初就有国外安排刘晓光［波］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报导。

上午九点，同玉珍到友谊医院九楼看望李普，谢衡陪着。昨天玉珍就接到欲晓电话：父亲去年就发现有癌症，本人不知道，现已扩散。安慰性的谈话半个多小时。他脸色尚好，吃东西困难。大声说话还听得见。

晚上冯海阳来（她已 67 岁，母亲是张大雷的女儿，也住在二门，已半植物人）。谈她儿子从美国来电话，国外传闻我已被拘留等。

2010 年 10 月 24 日（星期日）雨转阴

两点小解后即睡不着了，三点后服眠药，近八点起床。

上午杨慕华同律师来，交她的上诉材料。杨是赵华生的妻子（平江人，小余结识）。赵植物人住医院，杨被儿媳等欺侮，挨打，为了佔房子（住 24 楼），索工资。答应帮忙。赵属粮食部，机关不管。

下午接邵燕祥电话，拟约张思之、何方等聚谈一次。当是感慨甚多。

2010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天晴了，真是高兴，连阴了一个礼拜。

上下午看报、看书。看完杜光：“改革的目标模式”（刊《炎黄》8 期）。何方：“对时代的两种不同判断及其后果”（1 期），“全球化的几个问题”（5 期）。读后又想起编《中国往何处去》一书事。将这些对历史与时代大局的观察、评论文章编入，成为“干部必读”，何等重要呵！

2010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二）晴、风

六点半起床。开始整理书房。先搬动、移动书架（已散开）。发现韩磊找崔军的谈话录，是水电重要史料。谈李鹏甚多。薛京来，让处理信件。上午力丰、力康夫妇先后来。力丰的航母起飞技术专利，军委虽承认但未作处理，仍维持旧方案。他又写了信件，并说明放弃专利报酬，由理工大学几位教授署名支持，再向胡锦涛写信。我改成寄郭伯雄处理，写了封短信。力康对此事还比较内行。一起午餐，闲谈。关于杨慕华事，给曹治国写了信，转去上诉件，找粮食局［部］老干局办。

下午四点同玉珍到上海老酒家 18 层聚谈，到 11 人。带去《文集》六套，赠吴明瑜、孙长江、李郁、郑仲兵、林京耀、崔武年（杨继绳、马立诚过几天给）。

大<家>谈形势。我简要谈了签名牵头事，及组织部的关心，召集秘书开会等。大家对温家宝最近谈话议论较多，《炎黄》11 期有文章作详细介绍。我带去温给张扬 06 年写的信，让大家一览，对其人是一个小说明。大家谈，现在是一种受内、外包围圈的情况，很难突出。谈本月 20 日《人民日报》文：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是两种民主。太可笑了。我建谈［议］《炎黄》将已刊的几篇谈历史、国内外形势、全球化等文章（资中筠、杜光、何方等人写的）出一本专集，广为宣传，成为“干部必读”。不管温家宝的出心如何，影响如何，是可以互相呼应的。关于铁流、傅国涌、辛子陵等人，谈话中有人提出对其人的看法，尤其铁流，有很不好影响。几个城市反日游行，是官方组织的。

2010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文集》，准备资料。韩磊上午来，十一点前动身，应邵燕祥约，同玉珍、韩一起到东城“致真”大酒店聚餐。是温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程绍国（邵的年青朋友）作东（程爱读我的书）。到何方夫妇、张思之、蒋彦永、章怡和，共十一人。饭前饭后漫谈，直到下午三点多。大家谈党内高层往事，谈真历史。我讲得较多。我还谈到养身之道，谈秦城八年如何度过，吟得一好诗联之高兴。如何作气功，旱游，直到看书一二小时后，做眼睛操按摩示范，等等。还唸了赠玉珍诗：“我还越活越年轻，感谢婆姨米脂人。护士医生兼政委，喜欢乱讲最担心”。引起哄堂大笑。燕祥于是讲到丁聪赠夫诗“家长饲养员”。他说丁诗同我的诗是有区别的。大家对温家宝最近的言论，很多议论。《炎黄》十一期的介绍文章，也都知道。但是还难有对时局的乐观情绪。如习近平在党史讨论会上的讲话，就是证明，不能同“中央路线”相背也。

2010 年 10 月 28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自己《文集》第一卷，延安写的文章有关经济方面的还不少。上下午都看旧文，《早年毛泽东》的结束语“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近两万字，确实写得不错。只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二十多年前不如现在的认识水平也。

满起昨夜忙到晚两点钟，将 260 部《文集》存放好。这样就可以不断送人了。

下午李昌的女儿李玉来，给我冯兰瑞为哀悼夫君特制的简历与祭诗卡。交我“北京冠恒新生科贸公司”的简介，让我题字。谈万润南不准回国。她常去美国。

2010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五）晴

四点醒来，睡不着了，六点多起床。整天还不觉困，午睡也未睡着。上午薛京、苏志恒[宏]先到，仍为上海一申诉件，俞正声批了，但中级法院拖着不办，只得再上诉件，请求转纪委处理。请吴思来，交《文集》10 套，其中三套送他与导正、继绳。谈寄卖暗地进行，批判马克思主义文，杜的意见是不发表，我请他们再考虑。力康来，取走《文集》。沈云彪来，送我焦国标编的《黑五类忆旧》1—5 五本，也是自印的小册子。还有三篇网文。他对这个党是完全否定的了。他已 64 岁，原在兵器部做技术工作。又送来柴鸡蛋，一直谈到留午餐。

下午游 200 米，洗痛快澡。看报。晚上，为杨慕华事，奚弘来，她愿意帮忙。

2010 年 10 月 30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整天看报、看资料。沈云彪留下的三篇网文中的“兰德公司报告——惊人预测 2020 年中共国将成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其中共七大条对中国人及其国家的负面评价，值得大家深思。让满起复印了 8 份。《黑五类忆旧》中有沈的文章：“我丢弃了父亲的骨灰盒”，很令人伤感。下午游 300 米。五点力丰夫妇和儿子来，赠《文集》。让他细读，并简要谈我一生“特色”，为什么“六不怕唯头尚在”？如何度过秦城八年，晚年能洞明世事，除开玉珍帮助之外，乃自己努力精神独立，善于养身也。一起晚餐。王羽的公司（对网络服务）办得不错，《第一财经》有报导，四十多人员，月薪九千多。

2010 年 10 月 31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翻港刊。看《黑五类忆旧》。上午满起、胜利两家都来，胜利生病，近一个月没来了。

薛京、韩磊来，一起在书房倒柜、翻架，寻找那本齐白石为“餐菊楼画册”的题诗珍本，我久已发现不知去向了。玉珍为我的《文集》出版庆祝。中午在对面金泰轩聚餐，都是家常菜。下午同胜利手谈。

晚上一直咳嗽，玉珍怀疑我游泳有［又］感冒了。

《黑五类》上载有：习近平十次上书入党未准。胡锦涛到泰州为父亲“坏分子”平反遭冷遇。

2010 年 11 月 1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咳嗽不已。玉珍同我到医院，看了内科，好在没有体温。验血，白血球　了（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又看皮肤科。回家已十一点。下午复兴医院王小萍主任和夫君黄朴民（人民大学博导，52 岁）来。黄读过我的书，“仰慕已久”。赠我五本著作《历史无间道》、《难得糊塗》、《孙子兵法新读》、《先秦两汉兵学文化研究》、《鼓角争鸣》。我回赠《文集》。谈的时间不长，五点才到。玉珍同王大夫结交已久，算是新朋友了。

2010 年 11 月 2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昨天收到的五本书，真是难以阅读了。薛京来，又谈及秘书听训事，有人出面纪念耀邦九十五岁诞辰。让薛复印我的文章寄出。

仍咳嗽，服润喉药。下午看报、休息。

2010 年 11 月 3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看报，翻读自己的《文集》。延安写的文章是很注意经济问题的，但马克思主义还是束缚得很紧的。仍咳嗽不止，含喉片也不管用。

下午赵来群来，谈形势，谈对薄一波的看法，比较一致。他曾当面问过薄：中央委员会和中顾委，哪一个大？薄答当然中委。赵就说，您主持生活会，将总书记耀邦搞倒了。薄无言以对。将《文集》一箱交赵转送张亢［抗］美。

2010 年 11 月 4 日（星期四）晴

近七点起床。仍咳，有白泡沫痰。含喉片也不管用。上午九点，延安干部学院马{ }（女）持介绍信来，她经办“口述历史延安的红色岁月”（音像制作中心），在北京呆到月底，届时再来录相座谈。简单谈了党取得革命胜利，延安所起的长征后休养生息，领导抗战各根据地的根本作用，以及毛通过整风运动确立了自己独断专行地位。向她提及三大问题，以及弄清马列斯毛邓的违反历史规律的情况。先赠她《世纪留言》和最近几本《炎黄春秋》。唐小毛来，一起午餐。带走《文集》。

下午玉珍仍陪我到医院看内科，取药。决定明天起三天吊瓶子。医生说，近来老年人得我此种咳嗽病的不少。

陈海宽同北大一年青教授来，闲谈一阵。

2010 年 11 月 5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九点到医院输液，十一点始毕。

让薛京复印有关延安整风两篇旧文。唐小毛来，一起午餐，她取走五套《文集》，可以代销 20 套。她结识重庆一位学者王康，其人组织 50 位画家，作出抗日战争史 800 米长卷，已送台湾展览。

2010 年 11 月 6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提早吃饭，八点半到医院吊瓶。近十点结束。遇见原办公厅的于清波，对我非常热情。

下午看王康文章（唐小毛留下的），刘晓波得和平奖的感言：“荆冠，圣者的桂冠”。文前引用孟子的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是［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曾］益其所不能……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还引用爱因斯坦的话：“一切人类价值的基础是道德。我们的摩西之所以伟大，唯一的原因就在于，他在原始时代就看到了这一点。”文中从人类历史文化、宗教的发展，从西方到东方，直到和平奖发展历史，作深刻论述。这是一个真正的世界问题。

下午四点多同胜利手谈，直到七点半。上午欧朋从四川来，送蜂蜜等。谈在银行工作，工资过万。

2010 年 11 月 7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桌子、书房太乱，无法整理。报纸上的趣文、趣话却吸引我。八点一刻到医院，点滴完后查血液，白血球已降。回家后，玉珍也放心了。咳嗽仍不止。下午看书报。五点吴宗熿来，他特来京核实情况。由于发改委于本月 2 号，为编制好“十二五”规划，又一次“决定自即日起在全国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建言献策活动”，而且“不再以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发展生产力、增长 GDP 等为龙头”。新的提法是：“十二五”时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的攻坚时期。改善民生，是转变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使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他认为这些观点完全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根基。同他的主客体关系学观点愈趋一致。以上这些话，他都用大字印刷出来了。

2010 年 11 月 8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醒来，六点半起床。仍咳嗽，非常懒散，什么事也不想做。上午玉珍为我热水泡脚，并煎[剪]脚指甲。下午三点时，接李普小女儿电话，父亲于下午一点四十分去世，很是安详，并非意外，即告玉珍。沈容去世之后，李普大概就没有过舒坦生活了。两个女儿事也从不同我谈及（给张思之写过信）。老朋友安息吧。姚监复、南京小邓、戴煌等都来电话。

崔军散步来，他父亲的传记，求我写序并题写书名。

2010 年 11 月 9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仍咳嗽，继续服药。5 月 19 日上午，周成启等三人同我谈我的经济思想，周将记录整理好，早已寄来，我过目一遍就忘记了。今天找出，再看了一遍。薛京来，交他整理。将《文集》中有{关}文章目录，分类编出。下午看报，仍不想做事。

上午薛京同刘济生教授来，第一次见面。送我著作《重新发现历史》（对中国传统文化软肋的剖析），内中共四辑：一）秦家店批判，二）帝王文化，三）历史上的左倾现象，四）孔孟之道解读。第一辑内容在《炎黄春秋》发表过，吴思、杨继绳熟悉。他是辛子陵介绍来的，简单谈三大问题，关键在这个党，中国的暴力变革的历史，是打倒一个皇帝，出来一个新皇帝。到毛泽东就超过中外古今任何一个皇帝的厉害了：出现了十年文革，而且七八年再来一次。中国有这样的土壤。现在关键在这个专政的党。“颂圣文化”变“颂党文化”了。我谈了近一个小时。

2010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醒来，六点半起床。咳嗽未了。上午姚监复来，谈所知近事：传说去年十月一日，江给政治局三建议：1）不能六十年混为一谈，前卅年跌岩［宕］起伏，教训很多；后卅年成绩很大，也有教训。2）中苏争论是我们从意识形态挑起的，苏联也有大国沙文主义。3）赫鲁晓夫是改革家。中国社科院能不能请戈尔巴乔夫来做个报告？政治局没有接受。中央政研室综合局长张勤德批|批|“赵、万、温反党集团”。刘晓波事件影响：鲍彤家电话被切断，高瑜出门坐“专车”，不准辛子陵在三味书屋作讲演。维稳经费 5100 亿元（2009 年），军费 5300 亿元。还谈到往事：敖本立（财经口造反派头头）说（大跃进时？）周布置他打陈保李（先念）。还送了我一张照片，有人雕塑了张志新和林昭两尊头部头像，送不出去，只得放在家居（回龙观）大门口。

下午五点前，张青义同新余县江西渝州科技职业学院（三年制）两位负责人、教授杨名顺、彭卫东来，谈该学院为全国此类民办学院十佳之一，在新余排在前位。现在要改成正规大学，新余却提出六所名单，该校可能落选，要我转上书。现在是刘延东在负责教育，只好答应。

上午电话吴思，拟将“老来随心所欲之”（为《李普自选集》写的序言）作为悼念文，刊《炎黄》12 期，他答应了。

2010 年 11 月 11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找出《李普自述》和沈容的《红色回忆》，翻看有关资料。开始写悼念文前的说明。

下午平江老干局原局长邱东海和副县长李镇江、人大副主任陈意均等四人来。原来给李写过字，小余取出来，我都忘记了。谈形势和腐败等问题。《文集》拟要 50 套，送一套给图书馆。

2010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醒来，六点半起床。翻看陕西郝忱寄来的《思辨集》（思考人性、社会、人与自然），寄了五本，让送人。还有平江胡依仁的《知命录》，是长寿街人，书中有一篇“读《庐山实录》看《李锐其人》”文。

上午黎澍女儿安泰、轶青来，她们去八宝山向李普叔叔告别。我告诉她们，我和玉珍因感冒，医生和朋友们都告诫不能去。这次感冒咳嗽我才真感到老了，要服老了。

下午南京邓伍文、罗建夫妇来，他们特为向李普告别来的。出示为李普编印的《自选集》共三卷本，是自己在家中“出版”的。难怪在书房找不到这本书。序言已印在书首。又给我一本线装本式的《谨斋吟草》（李慎之的诗集），真令我大吃一惊。他俩是一家秘密印刷公司。又谈起《大哉李锐》改制经过（此事我几乎忘记了，原来版本错误千、万出［处］）。他们愿意经办续集。罗建是非党员，在党校工作，谈到南京党史专家同她谈庐山会议，竟不知道我写的书。他们对形势有绝望之感。

2010 年 11 月 13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继续写悼念李普文。

上午平江人吴文卫（名片上又写上吴信泉，办“湖南省纯溪置业公司，是总经理）和雷欢（湖南东方红建设集团工程师）来。玉珍先接待，后来才知道是来要字的。吴谈在平江开发旅遊。于是我大加赞许，谈平江乃大山区，应使人成为湖南避暑胜地。后来才写了两幅字。胜利一家来，吃火锅。为秋林读书和求职事，又大教训小徐一顿。下午同胜利手谈。

2010 年 11 月 14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将悼念李普文说明 1500 字定稿，并让满起复印 3 份。接《炎黄》徐庆全电话："老来随心所欲之"（我为《李普自选集》写的序言）已在刊物 06 年 4 期发表过，都忘记了。吴思随即来家，将说明改成文章。

下午李普两女儿欲晓、亢［抗］美来，谈父亲生病情况，我和玉珍也不插问。我只谈到几次心脏病危，都是玉珍强迫到医院入急救室，安起搏器、搭支架抢救过来的。给我告别式上的"生平"和纪念卡，卡上印李普两幅高兴照片和"回忆父亲教儿"的一段小文，以及我写的"九十祝寿"诗，和钟叔和［河］的挽联："记者生平真有格，书生意气自无伦"。（叔和［河］电话告诉过）。

冯海阳来，告我港刊《开放》揭出当前十大家族财富，除荣家第二位（120 亿）外，其他次序为：温、曾、李、王（胡子）、周（永康）、江、朱、吴（官正）、李（瑞环），200 亿到 40 亿。姑且录之。

2010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一）晴

近七点起床。翻冯兰瑞的《新录集》"《思痛录》中的谎言"，谈她同韦君宜（主要是她前夫魏东明）的"第三者"之间的关系。过去完全不知道此情。还有一篇"五问邓力群"，揭发此人之奸诈。

上午孙大午和两位女同事来。公司经营甚好，38A、28A 军长都去过，还有年青一代焦国标等都去过。墓地已安排宗凤鸣、李慎之等。同地方关系正常。形势看法同意我的观点，对我的靠近是读《庐山实录》开始的。赠《文集》。他带去三套，以后再带。10 月 12 日上过井冈山，作词一首，抄示给我：

"上井冈山""两省交界处，由湘入赣，雾濛濛盘上井冈山。好一个险恶去处，毛泽东住了一年多一点点，而今变成盛世桃园。大楼宾馆，难以胜数，豪车达官，接踵比肩。红色旅遊正盛，一队队先进分子，谁人买单？受教育，看过了星星之火，曾经燎原！找路边小店，点土匪鸭下酒，举杯遥祭，王佐、袁文才何在？一夜无眠！"

下午杨继亮来，送他的著作《中介论》新版。回赠《文集》。同胜利手谈，曾大胜一局。毛病不改，只攻不守。

2010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书、刊、网文。上午薛京来，胡冀燕交送《人民至上——记胡开明》（老鬼著，胡 1913—1997），有丰富的历史资料，当先摘要一读。

最近常收到"中国老年保健协会抗衰老工程办公室"寄来的医药养生资料，看过《首都医讯》报刊，宣扬医学三冕博士张劭的"不老的玉金方"文章后，即向经办处打电话。一位负责人张晓轩来，并未赠药物，也没讲如何买到，只是说，最近要开会，当然没答应参加。这大概是现在流行的广告业也。下午游 200 米，洗痛快澡。十来天没游泳了。

2010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三）晴

两次小解，影响睡眠。五点后即未睡着。六点半起床。

昨天薛京和满起到车库清理（以便存放《文集》），带回两本《大哉》（还有四本钟波的书），很是高兴。翻看悌忠写的长文："岳父的爱才与爱书"，很是精细。

上午傅荆原（甘泉）来，我全忘记了。他来过几次，还一起去过大午庄园。送我新著：《和谐世界概论》，杜光写的序言，《中华传统文化概论》，以及旧作：《论和谐社会》、《人类向何处去》，还有几本

小册子《甘泉养生》（让我送人）。满头黑发，红光满面。问他年纪：七十岁了。60 年后在农村劳改 22 年，64 后（在成都当遊行总指挥）开除公职。两口子靠自己打工等养活，著作甚多。谈了一个多小时，赠《全集》，和两本《炎黄》，9 期有资中筠长文，特作介绍。

下午小琴［芹］又送乔［荞］麦饺子来。近日常带菜食来，并照顾玉珍。这是一个勤快人。

2010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读杂书、网文等。上午同楼一老太来，为解决同去世老伴儿女的纠纷求助。有好材料，只好帮忙。

下午胡德平和元元来，早就电话相告。关于回忆父亲的文章结集，人民出版社已同意出版。送新港刊《民商》，他写的“农村土地资源是农民的”，他特意先交给玉珍（对我的一种谦虚）。这是 9、10 月合刊，绝大篇幅是“土地制度改革大讨论”。刊物总顾问：杜润生、于光远，首席观察家：章立凡等。德平敢于公开“持不同政见”了。我谈了些高层往事，包括陈云为什么派我到中组部去，以及江、胡等人上来情况。他都用心笔记了。谈了约两个小时。送《文集》，元元要两套。

记得他谈的：人民币已发行 91 万亿，对形势是乐观的。

2010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五）阴雾

五点醒来，六点半起床。韩磊写“李锐文字生涯”未完稿曾经看过，全忘记了，须大加补正。

电话约好，近十点同玉珍到朱维民家，送还他画我的第四幅头像（最生动的一幅，还未最后完稿）。在客厅悬摆近三个月，大家都赞赏。他已 78 岁，现在竟独自一人生活（原来顾［雇］有男工），只有一只相伴 17 年的老猫在房中转遊。观看花了四、五年最后成功的孙中山全身像，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建议送给台湾。他曾拟画耀邦像，德平没交照片。闲谈劳改、批斗往事。杜高曾大揭发他（对此人印象不好），戴煌也批过他，这是无可奈何之事。谈到 12 点，到附近酒楼午餐。两点半回家。

2010 年 11 月 20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看报、看书，准备一点资料。11.18《南方周末》F32 转载 11 日《中国青年报》“红卫兵的忏悔是公民良心自救运动”300 字短文深刻极了：

“曾经的德国，正是人民的愿从和狂热滋养了法西斯的嚣张，纵容了国家暴力，这不是一句‘他们身不由己’可以轻轻放过的。战后，德国人‘全民忏悔’，因为‘全民忏悔’才有了‘社会和解’，也使德国以悔过自新的形象得到了全世界的谅解。德国人可忏悔、可反思，中国人为什么不能？我们把‘文革’的罪过都推给了‘四人帮’，其实那是一个‘多数人犯罪’的过程，可我们缺乏发自内心的忏悔与罪感！一个缺乏反省、缺乏自内心的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的民族，不可能真正从天灾人祸中提升灵魂，不可能从天灾人祸进行制度革新。我们习惯了歌颂与遗忘，通过塑造和歌颂英雄来掩盖自身的无能与罪责。在‘多数人犯罪’的情况下，法律变得相对无力，无法去追究和审判整个民族。因此，个人更应该通过个案的忏悔，去反思怎样对待自己罪孽的过去，怎样承认自己必须承担的道义和良心责任。一个敢于直面历史错误的民族，是一个理智和清醒的民族，而这样一个民族，才能获得世人的理解和信任，才不会遭到‘和平演变’，才会有真正的‘朋友遍天下’。”

我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才抄下来教育自己，如何提高思维。

下午三点，同薛京到人大会议中心（五星级）参加“耀邦 95 诞辰纪会”活动。由“中国伟人文化传承中心”主办。坐在前排，到上百人。议程表十多人发言，胡启［啟］立第一个发言，听清楚几句，

其他都听不清。大会堂正面墙上，影视式耀邦头像，总有七、八米高。发言到六点半。曾有人问我发不发言，我说“看情况”。发不成了。准备讲几句：耀邦同我接触情况，他是党有史以来最好的领导人，清醒普世规律（我常讲的三大问题）,承认自己有错误（如彭、刘举手）曾实践全面改革。然后唸上面抄的那段话，指出当今存在问题。

吃饭时同启［啟］立一桌。他特来同我小谈，说不久前澳大利亚总理硬要找他谈话，谈中国目前形势，担心出现当年德国情况，出来希特勒。我动员他做点事。仍不敢。给我家中电话，拟赠《文集》。遇见李慎平、李大同的父母等，许多人来敬酒，想约谈话的。赠魏久明、郑必坚、蒋医生《文集》。一袋礼物有两本书：沈宝祥编的《胡耀邦诗集》（我写的书名）,满妹的《回忆父亲》，都是新版本。

2010 年 11 月 21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韩磊来，同玉珍一起闲谈，让他看了纪念李普文，拍了照。一起午餐。下午同玉珍观电视。第一次看到射箭，总有二百多米距离。张青义送来两箱新余蜜桔。

世界 GDP 1992—2009，增加 140%，军费增 30%（美国占世界军费 40%）。）——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10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耀邦诗集》。上<午>牟广丰来，谈前天开会情况。他的诗词拟自印，名《四上集》（枕上、厕上、马上、会上），请我题书名。有赞我的诗，抄了一首：

白发苍苍铁骨身，耄耋长者世人尊。维护人权遵宪法，担当道义撰檄文。自由民主唤觉悟，专制独裁陷沉沦。莫道桑榆临晚照，夕阳无限映乾坤。

山西民建会的赵柱家来，说过去来过，买到我的三本书求签名。

下午四点前，同玉珍到上海老酒家 18 层参加每月座谈，到 12 人：吴明瑜、杜光（偕女）、林京耀、吴象夫妇、李郁、韩纲［钢］、杨继绳。谈杜导正和《炎黄春秋》又遭干涉事。杜同《亚洲周刊》谈到他的抗拒等情况。“一言堂”加紧控制。都谈温家宝的放言，中南海、五中全会上都不赞同，温很孤立。腐败无法制止，都是维护既得利益者，上上下下。韩纲［钢］讲得很悲观。我唸了《中国青年》那几百字。老中青三代清醒者越来越多。

2010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二）晴

这几天都是五点醒来，六点半起床。午睡只是闭目养神而已。满起和小玲同去换氧气瓶，小玲扭伤了腰部。

上午薛京来，那位住一门的王大姐又带来材料，只得再让薛京带我的信，交沈跃跃转现任交通部长解决。还有一封广西的上诉件批转广西处理。二十多年来，这类事情从未间断过，是这个“一党专政”的体制造成的。

下午开始“口述历史”中延安回忆的“整风抢救总结”。

胡启［啟］立秘书电话，胡请我明天中午餐聚。

2010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续写延安整风抢救总结的一段。上午八点，《瞭望》记者汤耀国和新华社总编室的曾

繁娟（女）来，将刊有“回望三峡移民”长文的《瞭望》38 期给我 10 本，还给了 22 期（刊“蒲海清谈三峡工程”文），12 期、15 期等，翁长溥给他们的小册子《论三峡工程》（文信选集）也给我几本。问了些过去的情况。

薛京来，十一点多应胡启［啟］立邀，同到月坛大厦午餐，有他的老秘书，共四人，谈到两点多。我谈了些往事，同胡、赵关系等。启［啟］立谈的简要如下：

△ 同范文澜的亲属关系。母亲范文秀是范老妹妹。范老儿子是同学，因不同意一些左倾观念向毛连写三封信，前两封毛没理会，第三封批了，打成右派，送湖北当农民劳改，与农村妇女结婚，文革后平反。至今仍在湖北。

△ 生活会前，薄一波接连找我四次谈话，“要打一个中青团”（整耀邦搞“青红帮”）。逼得他在会上作“自我检讨”。

△ 逼着耀邦做了违心的检讨后，邓力群即未经耀邦审阅（启［啟］立等人也没看过）将“检讨”发言印成文件下发，并注明已经本人审阅。启［啟］立即送耀邦，证明是邓力群的私自行为。于是耀邦为此告了状。陈云责备启［啟］立为何告发邓力群，找我谈话：你读过《帝国主义论》吗？背那几条要点。我只好请陈云谈，对我有何告诫。陈说，邓力群是好同志，懂得马列。幸好你当年写了那封信，如果邓当了总书记，中国就会变成朝鲜了。

△ 耀邦当年要选一个中办主任，经我推荐，选中温家宝，耀邦从不任人唯亲，搞五湖四海。

△ 胡锦涛在西藏两年生病了，向耀邦建议调回。

△ 小平让我当副总书记，我坚决辞掉，知道难当。

△ 到六四，我已对许多问题看清楚了。当时让常委表态：支持者留，反对者下。我持反对态度，并保留意见。我从一个穷学生做到常委，十分幸运了。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很忧虑当前国事，危机重重。

我向他建议，是否同田纪云（或再找同心者）一起向胡温等写个建议。启［啟］立说，他们最怕联名信。江泽民最近找他谈过两次话。一次是谈一个有关电子工程的问题，一次谈在学英文。于是我建议他找江认真谈谈当前危机。最后谈到当<前>理论界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问题，是很危险的向希特勒道路走去。最后还赞我的“著作等身”。

2010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续写“延安整风总结”。到阳台小小活动。下午小妹、悌忠来，给玉珍一些药物，给我 10、11 月两期《争鸣》。11 月的封面大字：“曾庆红家产百亿”。谈美国失业率高，学校增加学费几倍，学生大遊行，同军警冲突。悌忠已退休，生活有保障。麦克法夸尔收到《文集》很高兴，另一套交图书馆。美国的百科全书上，忙忙同夫君查看了有关我的记载。他们 12 月 7 日回去，要到哈尔滨旅遊。美国女婿对中国饮食满意之至，还想再来。

曾彦修司机送来著作《天堂往事略》上下册。写苏联的兴衰。上册谈意识形态，下册谈战争、内政、经济等。还有一本《京沪竹枝词》诗集。我正好回赠《文集》。这位司机很有能力，那次于光远做寿，他拍的照片，给了我同玉珍的一叠。彦修的新房子也是他帮忙弄到的。

2010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七点起床。翻看港刊。上午薛京来，交彭伊立（彭柏山的女儿）要求改“离休”的材料，没有批准。

钟勤昌要去三套《文集》，两套送湖南在位厅局级右［友］人，签了名（向玉珍付了款）。

崔敏送来他写作的《法制建设的曲折历程》下册，还没有写完。实际上就写党的无法无天历史。希望我在出版时写序言。赠《文集》。玉珍同他谈公安大学培训班向结业学生索款事（得工作岗位要 50 万、100 万），是小徐为秋林向她谈的。崔敏说，他不否认有此等事。

下午三点，玉珍同我到医院看内科，开了一大堆药。牙科弄了一下上假牙，其松动如旧。晚饭受影响。

2010 年 11 月 27 日（星期六）晴

近七点起床。上午人客不断。西北大学华炳啸来，送著作《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说过去送过一本，同他通过电话。完全忘记了。赠《文集》。李宗贤来，又送一本《汇报材料》的照片册，绝大部分有他的照片。没有坐谈即离去。丁东和王爱［笑］梅（她的母亲是刘顺元的女儿，40 岁，现在美国工作，主办溪流出版社）同小妹、悌忠同时到达。谈了一个多小时往事。主要谈我的 10 卷文集的内容同工作和晚年思想追求的关系。赠丁、王文集。小妹、悌忠一起丰富午餐，餐后又谈到两点多。麦克法夸尔和南希（负责哈佛费正清中心图书馆）收到《文集》后，给小妹信。麦克法夸尔说：“最让我惊讶的是李锐这些年竟然会产生出这样一套数量如此大、质量如此高、内容如此吸引人的文集”。给南央的“又及”：“今年有从中国、日本、新加坡、德国、韩国，当然包括美国的学生来听我有关中国政治的高级讲座，你父亲关于庐山的那本书是我们每年必用的教材”。南希信中说：“文集具有极大价值。我相信这些书对那些对你父亲的著作感兴趣的学生和学者都有极大的用处。这套书将注册在哈佛大学的图书网站上，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到。我相信通过网络信息，不仅是哈佛的学者，这套书会吸引到全世界的注意。”小妹说，女婿受到大使馆人的意外欣慰赞赏：你能见到我们想见却见不到的李锐，多么幸福！小妹还带来几页“日记”上的字跡认正。

丁东谈到，他的儿子出境都受阻，拟放刘晓波出境（如魏京生等），刘未同意。在国外的“民主人士”，生活很难。

2010 年 11 月 28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文立徕夫妇来，他们住在北京儿子家。湖南要建立徵纪念馆，让题款。冯海阳来送日历。韩磊来|来|送六个大螃蟹。同他细谈“文字生涯”的分类和特点。关于郑州有人上街打横幅：“开除三反分子李锐党籍”事，他听说的是洛阳。这当然同当年徐光春统治有关（玉珍早就建议，用红机子找此人痛骂一顿）。

下午游 200 米。洗痛快澡。满起感冒没下水。

2010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一）阴

六点半起床。翻看《争鸣》近二期。上午施滨海来送《开放》十一月号，刘晓波专辑。又 11 月 20 日《明报》，有半版：“《炎黄春秋》遭整肃，总编不让步”，刊吴思、导正照片。下午同胜利手谈，全败局。

2010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二）多云

六点起床。翻看《超越自由主义》及周瑞金等为此书写的文章。上午薛京来，让看《明报》、《开放》等。麦克法夸尔，南希给南央的信，他带去复印。

下午整理书桌，发现好几封待处理信件等。

上午将“文立徵烈士纪念馆”、“文立徵同志故居”两幅字写好，久不作字，写坏四五张。

2010 年 12 月 1 日（星期三）大雾、阴霾

六点半起床。准备会谈资料。十点前，同薛京到《炎黄》社附近酒家聚谈。到 18 人：吴象、彭迪、袁鹰、保育均［钧］、丁东、雷颐，其他多本社人。吴思先谈“整肃”情况，如何应对情况。《亚洲周刊》“炎黄春秋力抗当局整肃”的文章和《明报》文章都印发了。导正说：同我谈话比较客气。就是要保持两杆子（笔与枪）。左边保优势，右边必然激烈对抗。大是大非，寸步不让。让我先谈。谈最近情况，为保言论自由宣言，头个签名事。沈跃跃来家事，发了脾气。不能将我封死也。还谈了“带［戴］红领巾长大的”等往事，看来都学会了镇压。何方比较悲观。大家认为，赵紫阳谈话中：“胡是明白人”一语，引起不满，不愿同温并列。2008 年中宣部 29 号文件乃打压武器。由于是“恩师”，对耀邦网开一面。吴象说：胆小怕胆大，胆大怕不怕死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温如此讲话，令胡吃惊。江苏有个刊物，大赞扬温的讲话，必须干掉“伟光正”。冯健谈，必须保留这块阵地。雷颐谈，不轻言牺牲，轻言玉碎。领导人家属不能碰。大是非谈事实。网络建设影响大，要加强。微观就是力量（29 号文件：四付［副］两高、党史、军史等涉及领导人的都要上报）。俞正声原批杨奎松，江一赞扬，俞也紧跟。丁东：不能退，顾问中加些有名老同志，要扩大读者队伍。张宏遵（启［啟］立秘书）谈生存第一。保育均［钧］：老子不退，基调不变。不能寄希望于当代，这些人皆文革中入党。袁鹰：鲁迅被围剿时，仍看到春天的到来。导正最后说，现在发行 12.8 万，增加顾问。他们表面张牙舞<爪>，心中怯惧。杜告诉我，“炎黄”网上点看我的文章到 200 万次。赠雷、袁、保《文集》。

下午玉珍逼我到医院治牙，那位医生请吴新建主任来（吴常谈起我，读我的书），最后给我一瓶粘剂（如牙膏瓶）。特赠文集。

2010 年 12 月 2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整天空时修改“延安整风抢救“部分。

上午段绍译带他的五个学生来，给我二十多本《世纪之交留言》，签名送给六个人（李美媛、李铜陵、刘敏伟、张芙蓉、刘丽娜、牛晓）。下午苗苗来，出示他的篆书作品。告诉他书法必须习楷书、行书，才能显示个性。篆书如临描，还不比隶书能显示个人特色。

2010 年 12 月 3 日（星期五）晴

五点醒来，又睡到七点半起床。似空前也。

上午平江人吴正湘（原长寿镇书记）和喻缦云女儿喻翌来（57 岁已退休），即书“喻少将故居”横幅。其人未听过名字（生于 1904 年），原在太行山的。吴要文集。

下午段绍译来，交三套带交朱正、钟叔河、李冰封。

“延安整风抢救总结“基本定稿。

2010 年 12 月 4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将“延安”稿全部修改、校正好，加了些细节。满起又搬来 16 套《文集》，一共送出去七十多套了。

文立徕夫妇取走题字。

下午同胜利手谈，还下得发了脾气，真是没有修养。“棋风不正”，只攻不守老毛病改不了。

满起帮忙，清理书架。

2010 年 12 月 5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延安”稿最后校订一遍。上午全文唸给玉珍、满起听了。中午吃羊羯子。下午游 300 米，满起也恢复游了。

2010 年 12 月 6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炎黄》12 期隆重刊出我的“告别李普老友”文，附有我们两人笑谈的照片及我写的九十祝寿诗。文章一字未动，封面排在第二。一连看了几遍。

清书架找出一本“读书笔记”，记了张钦楠《读史札记》的札记，完全忘记了。

下午小妹、悌忠来，小妹从哈尔滨到上海，0º 下 24º 到 0º 上 20 度，感冒突发高烧，昨天到医院点滴，才退烧。一直闲谈到晚餐。到苗苗家吃饭，谈母亲房产问题，并无遗嘱（苗苗同玉珍谈过有遗嘱）。要小妹帮忙。在哈尔滨拍了许多照片，南岗法国领事馆已找不到了，问司机也不知高岗其人。谈上海印象，世博“建美化城市”，却是一个污染城市，空气很坏。高楼大火后暴露出许多问题，上海人骂当局为“太监”。还谈印度印象，几乎全民信仰印度教等各种宗教，自认命运，“命该如此”，毫无所追求，找个地方搭个蓬蓬就是家了。很赞赏美国人的生活。

上海何苦（何振华）来，同王元化友好，出示过去为他写的书名“何苦杂文集”及题辞。完全忘记了。即为他写书名：“何振华文集”。

2010 年 12 月 7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决心清理书房，让薛京呆了一天，满起帮忙，将刊物、书籍、赠书等分类，进一步分出“去与留”，将不留的分类处理。下午周迅来，赠《齐白石全传》80 万字，图文并茂，我帮过忙，也忘记了。赠《世纪留言》。

细读杜光长文“我看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刊《炎黄》8 期），此文应该早过目。

2010 年 12 月 8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清理书桌，发现一些资料、文章似都没看过。其中一批纪念五四九十周年文章都写得很好，尤其“李锐、杜光、李普、胡绩伟、张定”五人上书简明扼要，不知寄出否。

下午游 200 米。殷正高、黄文海和严明（平江人，在北京开生态科技公司）、米学庭（岳阳干部）四人来，谈“李锐网”情况，最近封过 12 天。他们要为我拍摄一个纪录片，黄今天又拍了不少。谈陈研发受贿达二百多万，可能判十多年徒刑，此人真没料到。也谈到诱良为娼、逼良为娼，当今社会无可救药。我将《文集》赠与。

2010 年 12 月 9 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近七点起床，仍翻看旧资料。上午一位女中医师李桂琴（北京达美康新科技医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出入中南海的，保健医生），由张芙蓉（段绍译学生）介绍一同来，为玉珍后颈部拔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抽出污血液，又给手部针灸。一个多小时。也为我号脉，很是正常，一直到十二点才离去。李医生还辟谷，不吃饭，满脸红润。各赠《世纪留言》。让张带给段一套《全集》。玉珍

感觉良好。

2010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五）晴、大风

六点半起床。翁长溥挂号寄来一篇文章："我的老年人生"，一如其人，高高自抬也。

上午苏志宏来，为湖南他们公司有关的洪江挖江案，涉及官商勾结，盗采国资，向周强转上诉件。谈到上下腐败情况，传曾庆红儿子被捕。薛京仍整理书房，他俩一起离去。

下午翻看《大跃进那时候》(《陕西日报》老记者岳安民寄来的，今年二月初由《炎黄》社转来)，今天清书才发现，看了第 28 节"大年初一悲剧"（P.174）几乎落泪，当唸给玉珍听了。

威威来，谈认识了小毛，当面说假话。同玉珍谈党校房子是父母的遗产。

2010 年 12 月 11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整理好资料，包括《窑洞杂述》目录，"清凉山上的文字生涯"复印件等等。"口述历史"中有关延安抢救部分的复印件，等等。上午九点，延安干部学院马兰（女，25 岁，名片上印有"口述历史延安和红色岁月"）和两位录像记者来，将客厅布置成一个摄影棚。一直谈到十二点。我将"我的延安经历"中，对"延安整风抢救运动要有个正确的认识"一万多字，唸了一遍。将准备好的资料和几本《炎黄春秋》(有我的文章）都交与，并借出《李锐其人》，三个人都同意我的观点。干部学院的学院都是厅局级干部。马兰谈到，在北京还找贺敬之、于兰、王崑等人谈了，是另外的人去的。

下午孙肖平（新安旅行团的，80 岁了，来过）和在美国的汪汀（名片印有"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经济与法律项目负责人，是原新旅负责人汪达之的孙子）同来。我都忘记了，上次曾让他带去几本书给麦克法夸尔，麦给他回信，说已收到我的《文集》。

大胖夫妇来，竟为了要那副吴作人的骆驼画，我把他引到书房，恨恨［狠狠］再次批评了他俩没收我的九幅齐白石画的旧事[1]。然后同他手谈几局。

2010 年 12 月 12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为参加冯兰瑞召集的"李昌追思会"，挑选一些资料和几本《炎黄春秋》(12 期又送来 10 本)。十点多同玉珍到达东城四川饭店（四川办事处内）。到两桌人，老人一桌除冯外，有吴象、何方夫妇、胡积［绩］伟夫妇、吴明瑜和我俩，还有李昌大女婿。《人民日报》10 月　日（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才在四版刊李昌去世消息（一个多月了），其他报纸都没刊登。我说这叫"岂有此理"（特别同黄华去世对比）。冯讲了约半小时。我谈同李昌交往几件事：一二九我在武大自发搞武汉的学生运动（文立徵来信引发），刘毓衡（陈其五）和朱其华来武汉传达一二九运动，由我接待。1938 年从徐州突围后到武汉，李昌正同长江局接谈，王明号召全国青运统一于民先（后被六中全会否决），让我到湖南组织省青委。40 年后在中央青委情况。1982 年到中组部后，安排十二大人事，在李昌家开会讨论王兆国的安排（小平推荐）。最后谈"六四"时情况，中顾委批斗我们四个人，李昌同我一个组。吴明瑜谈李昌反右派时的不积极，同蒋南翔完全相反。吴象谈"戊戌变法六君子"、"上海七君子"、应加"六四四君子"(有人建议加绩伟：五君子)。大家谈得很痛快。午餐后，近二点回家。

[1] 大胖哥的儿子后在美国留学，张玉珍猜测是他们卖掉了齐白石的画供儿子念的书，以后越说越似确有其事了。文革中大胖哥的母亲（我的二姑姑）将我父亲存放在她那里的画全部烧掉了。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会知道，在那样残酷的环境中，人们根本顾不得烧掉一些，留下一些，更不会想到日后齐白石的画还可以卖钱。——李南央注

晚上看广州残运会开幕式，精彩之至，弄不清怎样制出的。

2010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一）晴

睡得尚好。六点半起床。满起帮忙，整天整理书房。清出一些未处理信件等。还找出一大袋照片，疑是韩磊还来的。施滨海送来《开放》12 期并黄永胜的传记。

2010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港刊《开放》，内有裴毅然文“岁月深处识锐老”，读了南央出版的《李锐日记》感言（1945—76）。

上午一个平江人余攀霞（中国新闻社湖南分社）突然到来，说过去来过，毫无印象。为一个湖南老干部（在广东当过副省长，刘维明），开除党籍案平反。只得让他将诉件交薛京阅处。买《文集》一套。接着梅振才从美国来，交我在香港出版的《文革诗词钩沉》（内有我写的序言并一首五十自寿）。谈到多年交涉国内不能出版。还带来一本刘心武送我的新著：《命中相遇——刘心武话里有画》。同来的有他当年北大同学（都是六十几岁的人）贺国安（外交部退休）、郑克中（山东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先达（原山东外办主任，湖南祁东人），都爱读我的书。外交部好些老同志都是我的读者。欢谈一阵，送梅一套《文集》，三人各买一套，刘心武一套。

下午游 200 米，尚不觉累。

2010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三）晴

七点起床。五点醒来又睡着。上午韩磊来，原来那一大袋照片不是他还来的。整整一上午两人翻完这一袋，大概是近十年来，各种活动包括去江西、湖南等地及诗词会，做米寿的系列照片。他选去十来张。

下午看报。满起来继续清理书房。

2010 年 12 月 16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港刊。

上午余攀霞来，关于刘维明的上诉件，薛京已看过转交贺国强处理。就让他留下了。

中医针灸师李桂琴和张芙蓉来，为玉珍拔罐治肩背和手上针灸，一个多小时。张谈到她的爱人在社科院经济所工作（她本人已 40 岁了）。各赠《全集》一套。

对面邻居（孙冶方养女）送来大盒螃蟹。胜利夫妇来晚餐。感冒刚好，玉珍不让手谈。

2010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翻阅傅荆原的两本书：《人类走向何处》、《论和谐社会》。上午钟勤昌来，又为友人购四套《文集》。为一个镇子的上诉件转省水利部门。薛京带走交贺国强诉件。

2010 年 12 月 18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开始翻看旧信等，发现好资料。

上午唐小毛同　　夫妇（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求书“恒雅堂”横幅，立即写就。他购

《文集》十套，回美国送友人。

下午同胜利手谈到夜八点。

2010 年 12 月 19 日（星期日）晴

五点多醒来，似又睡着。七点起床。将小柜中旧信件等清理完，找出一叠有用资料。韩磊送来的水电集团公司的组织史资料的部分选件看完。对我的“庐山事件”、“李锐反党集团”不敢明言。

2010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星期六的报没有看，全都翻完。

上午牟广丰和哥哥（尚高，在山东工作）来，赠尚高《文集》。随后朱大星从长沙来，在家乡经商。赠《文集》并代购两套。她认识的还都是教授等文化人。下午赵来群、崔军来，共写了四幅字：“陕北共产党的老掌柜崔田夫”、“张烂［灿］明诗词选”、“烂［灿］明诗稿”、“兆高台”。写坏了五张纸。

2010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二）晴转多云

五点醒后又睡着，七点起床。上午薛京与国家电网公司赵庆波（发展部主任）同来，交我“关于平江福寿山抽水蓄能电站的汇报”，已经立项，争取十二五间能开工。但三个问题：地质、对风景影响、水头影响（平均水头 701 米，抽能机组最高水头 510 米），还待仔细研究。薛京将何格来［高］约来，何是这个项目最早的倡议者（1992 年，同我谈过多次）。这次是 11 月 10 日我的建议信，张德江副总理很重视，于 25 日即批示公司研究，并听取汇报。这个电站装机 120 万千瓦（4x30 万）。赵还谈到“国家电网”是全国最大网，只不包括南方几省电网。全国装机已近 9 亿千瓦（水电 2 亿）。多年不接触水电了。

奚青来，谈南央情况，玉珍一起谈。对父亲的过去三本“实录”书，是很负责、认真的；也同他谈到对玉珍过去的不敬是错误的。他同薛京一起准备重编印我的《上书集》。一起午餐。

下午游 300 米，翻看祝世华寄来的《反思录——从当代历次大冤案中，探索真实的毛泽东》。其中有我写的序言，乃去年底的第五次修订稿，共 130 多万字，印成两大厚本，内中多处写到我对毛的研究。

2010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反思录》。比钟波的价值高些。上午紀克来（出示照片，过去来过）。从重庆买了 40 本《李锐近作》，两本让我签名。购《文集》，又让拍照。属于年青的“粉丝”吧。玉珍上午从医院回来，路上被一高个子骗去 300 元，假装熟人。

玉珍下午去看老班长孟升，带去《文集》。

2010 年 12 月 23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整天翻看港刊、旧书刊等。收到小妹自制的彩色贺年卡，有短信，大家都传看了。港刊上有盛<禹>九怀念刘滨雁的文章，记录几年前的谈话，都谈到我。何方怀疑［念］厚泽的文章，也都写到我们的交往。

2010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港刊等。上午薛京来，谈《文集》要尽快运出，免得出事故。同玉珍一起闲谈。

下午游 200 米。觉累。晚上凤凰卫视播南京电台，中华文化研究会许嘉路表扬周有光，授 2010 人物奖，赞《朝闻道》集。

2010 年 12 月 25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韩磊来，闲谈到午餐。我找出 1997 年 5 月 19 日人民出版社给我的信：“关于送审《李锐文集》中部分著作的请示报告”给他看（并拍照）。其中说《文集》“具有很高的学术和历史参考价值。它的出版必将引起学术界特别是党史研究工作者的重视。”当年就是据说由丁关根的干预而流产了。还有些旧资料韩也仔细拍照了。谈到现在又放手发展水电了。

下午看书。

2010 年 12 月 26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找出方行重给我的一堆信件，直到下午，粗略翻了一下，要写篇文章作纪念，很难，恐无此精力也。薛京能否胜任？

上午平江老吴（正湘）和方强两个孙子（方忆平）等四人来，为长寿街要引入清洁食用水的工程，向财政部求助 9000 万元的县府信件。只好写几句话转去。

方忆平索字：“黄阳山诗墙”（长寿街拟建景观）。饮水工程也要题字。

2010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和港刊等。上午钟波来，送两篇文章：《中共束缚区五年（1958—62）饿死六千万左右的人》、《渺小糊涂的毛泽东思想》（内容：透过“战无不胜的毛思万岁”迷雾，洞察毛著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根本错误，展示渺糊毛思的祸害，可以盲目搞破坏，不能用于建设）。其人仍留长发长须，刚 50 岁也。坐谈约一小时。还写了几篇文章，细谈毛未见过毛新宇乃千真万确。

下午陈海宽来，从西安来京办事。他已完全下海自由身，已脱离公职身份。留晚餐。收到小妹自制照片贺年卡。

2010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仍翻阅旧存资料，发现一些奇特函件。上午薛京来，交他看钟波两文及旧资料。

下午四点前，同玉珍到老上海饭店参加每月聚谈。只到九人，除明瑜外都是中年：马立诚、李郁、林京耀、杨继绳、余习广（第一次参加）和段跃（女）。新闻甚多，尤其有关折［拆］迁和打压上访者，有惨痛案件。李郁说可写长篇小说。对胡处理外事不当，江有责言（在青岛，误传住 301 已去世）。《人民日报》长文批温，政治局通过，温只好服从。谈美国三艘航母驶入近海周围，逼朝退让。等等。我也谈了些有关旧事，都有兴趣揭毛乱伦之事。

2010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开始翻阅另堆旧资料。上午周倜来赠红木压尺，送《文集》，言台湾有人要。下午游 300 米。郭全胜来，送一本刊物，想要我有文投入。罗振宇来，送水果。

2010 年 12 月 30 日（星期四）晴

近七点起床。仍整天翻看旧资料。发现许多过去似未过目的旧信等。如南央给山东《老照片》的三篇幼年回忆，李荣光长篇自传信等。

2010 年 12 月 31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将一堆旧资料翻完。要看完书房中保存的旧资料，恐需十天、半月。

上午韩磊同水电史志的负责人来。我细谈了五十年代我上任后，水电机构与工作发展的情况，主要说 58 年初南宁会议定出了“水主火辅”方针后，立即为庐山会议后，打出“李锐反党集团”的“三反分子”（反火电、反水利、反三峡）罪名后，水电系统受牵连人达 200 多。这个大方针就烟消云散了。到文革初，整个水电系统的机构被钱正英统统折［拆］散，破坏了。我 1979 年后的两年多，就做了恢复机构一件事。谈了同水利部门的关系，从官厅水库谈起。

贺年电话不断。小妹电话，一月六日回国。

忽然从桌上发现南京高亮之近作《爱的哲学》——人类爱的哲学。有一封“给朋友们的信”和“前言”中提到我将他的《综合哲学随笔》十本分送中央领导同志事。真是健忘。翻了下目录，真是大巨作。信中谈到，“马克思主义对‘爱’是持批判态度的。认为‘爱’是资产阶级的‘人性’，对于阶级斗争只有消极作用。在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中，更没有爱的位置。建国以来的一系列残酷无情的政治运动，以至疯狂的十年文革，提倡‘六亲不认’，以所有人类之爱（慈爱、孝爱、恩爱、情爱、师爱、友爱等）践踏殆尽。毛泽东说过：‘中国不怕核战争，准备死三亿人!’”抄下这一大段，作为 2010 年最后看到的文摘吧。

近日收到于光远的《贺年信》、胡绩伟的《2011 年元旦报平安书》，多有彩照，内容精细而热情也。

二０一一年李锐日记

第四十四册/Vol. 44

2011.1.1. -- 2011.12.31.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81 年后日记录入说明 xii

二０一一年

1. 杂记 1
2. 2011 年 1 月 2
3. 2011 年 2 月 9
4. 2011 年 3 月 14
5. 2011 年 4 月 20
6. 2011 年 5 月 26
7. 2011 年 6 月 33
8. 2011 年 7 月 40
9. 2011 年 8 月 46
10. 2011 年 9 月 52
11. 2011 年 10 月 59
12. 2011 年 11 月 65
13. 2011 年 12 月 71
14. 2011 年日记本夹页内容 77

至真情性越时空

立言立德天行健，斯艺斯人世认同

老伴笑夫老瞎忙

赋闲难得友朋多

活络舒筋靠泳池

邓小平：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

诺贝尔奖金，物理、化学、生物医学获得者人数：
美国 236，德国 86，英国 80，法国 37，匈牙利 8，挪威 3，瑞典 14，瑞士 19，奥地利 15

诺贝尔获奖总人数比例：
美国 70<%>，犹太人 18%，德国 12%

2010 年 GDP 日本：5.474 万亿美元
中国：5.879 万亿美元 7%

2010 年一次能源消费全球第一：32.5 亿吨标准煤

中国人口状况：
2010 年——13.39 亿，比 2000 年增加：7390 万（大于英国人口），为 5.84%

男女出生比例：6:5
现在 49.7%人口住在城市
14 岁以下人口占：16.6%（比 2000 年下降 6.3%）
60 岁以上人口占：13.3%（比 2000 年上升 3%）

中国经济增长为世界最快
2010 比 1980 增长 17 倍，由国家主导，政府控制金融系统、汇率及主要工业企业 44%资产

受过大学教育人口：8.9%，老龄 13.26%

GDP 以汇率衡量：
中国 2010 年——5.9 万亿美元
美国 2010 年——14.7 万亿美元

根据购买力计算：
中国 2010 年已达 10.1 万亿美元，预测 2016 年将达 18.98 万亿美元
美国： 18.81 万亿美元（？）

以上内容写在日记本前两页上——李南央注

2011 年 1 月 1 日（星期六）晴

七点一刻起床。从《健康报》上看到，老年人不宜早起，七点半为准好。从今年起，不再六点半了。

书房是清理不完的。收到的书刊、信件太多了。今天收到一本《李可乐抗拆记》（中国第一部以拆迁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作者李承鹏根本不认识，自称为“中国互联网最有名的文字领袖”，我这个网盲自然不知晓了。

上午张宣三、张哲民两位老人相约同来（玉珍在电话中曾力劝不要来），真是当不起，还送了鲜花等。宣三老耳背，难以畅谈，只好签名送《文集》。好在有个年青人帮忙招扶。

谢文清的女儿　　来（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胜利、满起两家一起午餐，十多个菜。王军和毛竹单吃。晚餐谈毛竹应趁春节去海南结婚，小家伙还不认帐，已 28 岁了。

同胜利手谈到夜八点。

2011 年 1 月 2 日（星期日）晴转阴

七点起床。看报。上午张满兰同平江县长王洪斌、人大副主任陈意均、人武部长邱爱国来，送年礼蜂蜜等（过春节不来了）。同他们谈了近一小时，从长寿街要搞诗墙赠诗一首谈起，征求他们的同意：

长寿街多长寿人，当年革命出将军。
创新去旧靠科学，民主才能美善真。

他们确实都很同意。从而谈开常谈的三大问题。张满兰要买 50 套《文集》。嘱她交图书馆一套。

延滨、元元来，从德平处知道《文集》，特赠一卷。他们也听说曾庆红事。庆庆同弟弟一家来（弟弟谢明在加拿大工作），也赠《文集》一套。

2011 年 1 月 3 日（星期一）晴

五点恶梦惊叫救命，玉珍光脚跑来招扶，好久没有做恶梦了。

“延安整风抢救要有正确认识”大段，南央抄清传与薛京，今天修补完，了却一件要事。

下午苗苗来，觅觅母女都感冒，特来问候，要请年饭，感激玉珍照顾父亲几十年。同玉珍一起谈过去小妹无理事。苗苗说么么叫他“叛徒”，称么么为“坏人”。带来一份姓昏［氏］起源，李姓第一。

2011 年 1 月 4 日（星期二）晴

七点起床。上午郭全胜来，他认识一台湾农产大商人黄一钟（名片：海峡农业基金会董事长），约我十一点多到他的超市午餐，买三套《文集》。同薛京一起赴宴，共六个客人，主人难得作陪，他的食客太多。第一次吃台湾菜，带回几大包。同主人谈了文立徽一家故事等。晚上毛竹同王军吃到这些好菜。张满兰买《文集》60 套，已交款来。

2011 年 1 月 5 日（星期三）晴

七点多起床。看报。上午老干局吴卫新（女，副巡视员），处长史辉、陈重三人来，谈一门原交通部贺部长家属托办事（找玉珍谈的）。我趁机谈一点在部里情况和自己经历，并赠几本《炎黄春秋》。

下午杜导正约大群编委来家，谈刊物最近被官方“纠察”情况，大家讨论如何应付。到曾彦修、吴象、钟沛璋、袁鹰、何方夫妇，冯健及社里负责人：吴思、杨继绳、徐庆全、杜明明，还有首次见到的李维民（部队的），张晓鸥（炎黄网络）。玉珍也参加了，共 15 人。谈了两个多小时。吴思先谈情况：

重点在全面管理，逼导正退位。十一月四日谈了五条：①全部稿件审核。②以政府观点把关。③建一个领导班子（进来人）。④全面领导。⑤按常规管理。杜老在《亚洲周刊》作了回应：不退。12 月 31 日找炎黄会副会长谈话，要管人事、管导向、管资产，管不了也要说清楚。“你们不管，就找另外单位来管。”否则无主管，就停刊。炎黄会答应管好。今年一月四日四个副会长谈：派两个人来审稿。每月来开一次会，两副会长任编委。目前形势很不好，生死危机（“胡锦涛传记”的作者被逮捕），有可能下手。最不满意的是杜导正文章，谈民主无姓社姓资之分。资本主义是反动的。另外不满意刊赵紫阳谈话：温家宝是好人，胡锦涛是明白人，这就犯了法。许嘉璐是会长，谈中央乃总体，不能如此评价。（我插话：最近凤凰台广播南京电视台报导，许主持中华文化研究会，大大吹捧周有光，定位 2010 年人物，还表扬《朝闻道》集。还以为其人有转变，乃多面人物。）共点了十几篇文章，包括谢韬的。向他们谈到，导正已不是法人代表，身体不好，两周来社一次，实际已退。吴表示：欢迎指导，遵法送审，重来［要］稿件请参加，多请示汇报等。表示听话，不接受实质性监管。

杜导正谈，现在两大意识形态事件：刘晓波得奖、温家宝讲话（最近十二月廿七日在中央台讲话 40 分钟）已刊《南方周末》，提出不要回避尖锐问题。李长春、刘云山、陈奎元管意识形态。中央宣传部是反对改革开放的堡垒。胡锦涛已自认为神（田同杜谈，胡比江还坏）。

大家讨论，导正不退，存在第一。曾彦修谈，可用机会主义对付。我建议将邓小平 1980 年文章再刊登，同时摘要江、胡等讲的类似话语。都同意多找些人当顾问，如成思危、周有光、许嘉璐等。中宣部最近发了一个严格控制舆论的文件。

2011 年 1 月 6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盛禹九来，转交给我李荣光的《帚珍续集》（我写的书名，我 1994 年书赠他的七绝，刊于封底），还交我意想不到的两篇发表在 1940 年《中国青年》上的两篇文章复印件：“反对对妇女的不正确态度”、“通讯是一种重大的革命工作”（两文均未收入《文集》中，前者是当年韦君宜让我写的，王明因此还找我谈过一次话）。盛谈到杨天石写的《蒋介石传》，认为蒋是真正的爱国英雄，他在美国读写蒋的日记。当然“剿共”战争是大错误。又谈到张学良搞西安事变，是当年东北军、杨虎城西北军和红军三方面联合抗日，以他为主帅促成的，后来共产国际指责他为“汉奸”，才没有办法放蒋，并随去南京。赠他《文集》。

下午五点南央回来，给我《争鸣》第 12 期，一起晚餐。

2011 年 1 月 7 日（星期五）晴

七点起床。看报，看《争鸣》12 期，南央写李普文，题目即：“共产党不亡，天理不容”。亢［抗］美很有意见，我也觉得不妥（更引起高层镇压）。薛京来，让他看了。

几天来不断收到贺年卡，新老友人的关心。

下午游 300 米。满起为我擦身。

盛禹九给我的文章有在刘宾雁葬仪上的讲话：“无字碑前的哀思”还有“追记同刘的谈话”长文。写到刘为自己写的“墓志铭”，不允许刻在碑上：“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自己应该说的话。”

2011 年 1 月 8 日（星期六）晴

七点起床。看报、港刊。上午小妹和小学同班来（刘顺元亲属），随后来三人：安清福（人民大学

信息学院副教授、文化历史教研室主任，过去多次来过，全记不起了）、杜厚勤（山西出版社编审）、林海青（北京突破电器公司总经理，送两长插头），都是粉丝，爱听我讲党史旧事。谈了一个多小时。《文集》共购五套。

王焱夫妇来，她已调北京工作，共进午餐。

2011 年 1 月 9 日（星期日）晴

七点起床。翻看旧资料，发现许多要件，全忘了。如 08 年七月七日同姚监复的长谈，是一篇很好的文章。

上午许亚（审计署的，岳阳人，过去多次来过，送过五本书，全忘了）和邱一鸣（浏阳人，后勤财务部的，大校），自称粉丝，买来三本书让签名。送茶叶和大花兰［篮］。只得交谈一阵，赠《文集》。

收到广州《炎黄世界》第一期，有周有光老人的《如何弘扬华夏文化》的“答客问”长文。细读一遍，还应多读几篇。老人已被该刊聘为特约撰稿人。我那篇“向周有光老人学习”的文章，看来发生了影响。

2011 年 1 月 10 日（星期一）晴

七点起床。广西寄来一本《广西文史》2010 第 4 期，原来没有注意，翻到最后，才发现有廖经天（1913—1998）的长文“晦明录”（又名“瓮中记”），还待续，写他在中苏友好协会打成右派的经过，廖盖隆的“代序”非常赞赏此文。此案关系到陆定一同张盘石（中宣部领导）的不同意见，关系到钱俊瑞、庐［卢］兢如、胡韦德、戈宝权、林朗和姚溱两个直接负责人的对立（反对与打击的对立）被打为“右派反党集团”的欧阳惠也是当年热河报社的编辑。老廖是《解放日报》同事，热河与湖南报社的副总编辑，大概 50 年后被调到广西负责报社工作的。此文可能是他的后代或友人公布的。

翻看旧资料，又发现许多极重要的资料，如“中国向何处去——2007 年的观察与思考之一”，总有七万字左右。内容极其深刻。从毛到当今的迷误与出路。

2011 年 1 月 11 日（星期二）晴

七点起床。翻看《炎黄世界》、《同舟共进》今年第一期，刊许多历史人物事迹。

上午人客不断，薛京引来　擁辉（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在怀化从事房地产，购《文集》。下午田绿萍和儿子申小雨来，送《文集》，谈形势。小雨了解情况。罗振羽［宇］来，参加过一个活动，出示大照片等。玉珍给以告诫：要好好从事本质［职］工作。王小毛来，居然想回到安全系统，向我编造经历，令我大发脾气，予以斥责。玉珍也予以忠言。

2011 年 1 月 12 日（星期三）晴

五点醒来，七点起床。要过年了，书房如何清理？翻看自己过去的文章，两篇怀念黎澍的，感到动情得很。上午同玉珍闲聊半个多小时，谈干部子弟问题。

下午游 200 米。

2011 年 1 月 13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仍清理旧报刊、资料，发现许多重要文章，有的看过，有的没看过。

下午游 200 米，尚不觉累。仍五分钟百米。今明两晚，万寿路和文津街，都由中组部组织文娱活动，都不去了，让满起带小余去观光。

2011 年 1 月 14 日（星期五）晴

五点醒来，六点半起床。午间睡着半小时。上午薛京带来去年十二月的新华社内部动态。有关农村耕地被占、新开地难用的报导，还有记者专门采访县委书记的材料，尤其网络正负两面作用，很是具体。

下午没有游泳。悌忠晚上来，谈他母亲手术很顺利，知道玉珍到医院去看望过。小妹已去上海，他过几天即回旧金山。带走一套《文集》并付款。美国几所名牌大学要此书。

2011 年 1 月 15 日（星期六）晴

近七点起床。看报。九点前到北三环新影老故事大厅，参加诗词会的新年团拜，共 12 桌，很是热闹。同周笃文、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刘征夫妇、郑伯农等同坐前桌。李元华夫妇见到我，即来问候，元华高兴得拥抱。认得不认得的来问候，随后会餐时来敬酒、照相的，络绎不绝。

唱歌、吟诗等节目很多，李元华上台两次，谢芳夫妇（过七十岁）仍高声吟唱（给我名片），还有魔术师（女）很奇妙（近在一米多看不出）。主持者最后让我讲话，幸<亏>有点准备，谈我读书时和三八年在徐州，演过戏，指挥过歌咏队。然后唸了“米龄自寿”（特别强调了最后联句：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九十一岁搭支架有感”，“长寿街”。带绒兔礼物，一点半回家。

下午韩磊来，还一堆照片。让他看收到的书刊：《慕蘭诗词》（武大女校友高鲁鲁著，不认识，有短信，内有读《庐山实录》诗），及《雁塔之声》（内有许多时论厉害诗词，有读《庐山》诗，及李荣光写我的长词。

2011 年 1 月 16 日（星期日）晴

近七点起床。看报，翻阅自己旧作，“出访日记”中在美国的几次讲演和活动，确实值得回顾，也可看出自己思想认识的变迁。写傅仁敢、何炳麟、范寿康的文章，也令自己感动。还翻到一本旧读书笔记，上面有红颜色的“专办收，2407”，大概是 59 年庐山下来后上缴全部书信记录本后，“专案一办”交还的。其中有读马恩列著作的摘录、四书五经的成语，以及一些古人诗词。我确实是一个勤快的读书人。

下午三点半，同玉珍到中央电视台的梅迪亚中心，参加李宪梅主办的由“中国公益事业联合会、中国爱心工程委员会”召集的“2011 百名部长将军暨各界爱心人士新春团拜会”。先在一楼照相，然后上二楼大厅开会。玉珍昨天接过李宪梅的电话，回答“不喜欢听京剧，不去参加了”（玉珍也没有告诉我）。因此他们以为我不去了，进场后，才临时安排我（真是强迫性）坐上主席台。同甘子玉坐在一起，不断闲聊。他也 82 岁了。节目主要为有贡献的十位企业家发奖状。我向李宪梅介绍了高亮之著的《爱的哲学》。她的讲话，着重讲“爱心工程”。会餐时，不断有人来照相、敬酒。收到几张名片，都是企业家。同桌的姜波（西安培华学院理事长，名片上有十个头衔，第一个是“中华教育家协会副理事长”），是归国华侨，自称“粉丝”。

2011 年 1 月 17 日（星期一）晴

五点半醒来，七点起床。在床上吟得一打油：

萧三一语“铁鸡巴”，道破其人品太差。
其乐无穷拼命斗，十年浩劫尽由他。

上午建设部老干局长二人来，给玉珍送礼物。同他们闲谈一阵，党内旧事，三大问题（他们当然是闻所未闻，第一个问题答不出来）。最后赠《世纪留言》、《庐山实录》。

下午满起同玉珍、小余赴郊区买菜，小琴领路。买回两大袋菜，五条大活鱼。

2011 年 1 月 18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李宗贤等四人来，送年礼。来人中从事中医药健身的，送小册子。李宗贤又送自己参加活动的照片册。同他们谈三大问题，都答不出。赠辛子陵的“救党三策”（港版）和我的“重新认识马义”的序言。薛京来，带去付款的三套《文集》，有的是原组织部干部<要>。让看信件等。

下午游 200 米。洗痛快淋浴。

2011 年 1 月 19 日（星期三）晴

七点多起床。翻看旧资料，许多要件，为明天参加部里老干会准备资料。下午游 200 米。玉珍同小余到超市买菜，坐轮椅。

2011 年 1 月 20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足足睡了八小时，多久未有之事。

上午看书，同玉珍一起翻阅《胡锦涛与共青团接班群》（香港丁望著，是一个著作丰富的历史家），不知道是谁复印送的，有几年了。弄清楚当前许多高层人物的来历。

下午三点到部活动中心，参加老干部团拜会，总有 30 来桌。许多熟人与生面人来握手问好，出乎意料。李援［源］潮讲了廿分钟话后，他们要去开会，也不留下老人们坐谈（桌上摆满水果点心），竟让大家全都走了！

2011 年 1 月 21 日（星期五）晴

近七点起床。看报。整理书桌抽屉的照片。这一部分韩磊可能没有见到过。上午钟勤昌来，薛京来谈到他是田荣章（张铁铮大儿子）的关系来的，平江人（我忘记了），驻湖南记者，已要过《文集》三套，还准备购十套。

下午沈跃跃同老干局长曹治国和一女同志（机关事务局的）来，送大花盆花，过年费 2600 元。将诺贝尔三大奖（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美英等发达国家与挪、瑞等（不足千万人口）小国的得奖人数唸了一遍，谈科学及其人才之重要等，及以党专政之危害等。

送我的“重新认识马义”序言及辛子陵的《救党三策》，玉珍嫌我老谈这些问题。

2011 年 1 月 22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崔敏来，送两篇近作：“毛泽东怎样领导‘三反运动’”、“毛泽东指导三反、五反运动的若干批示、指示”（后者是从《毛建国以来文稿》中摘录的）。谈到他在公安大学教法律五十年，现在还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感慨无穷。我将中宣部最近的监控文件十条复印件与他。

今天胜利、满起两家来一起午餐、晚餐。下午同胜利手谈三小时，基本负局。

2011 年 1 月 23 日（星期日）晴

七点起床。四点醒来后，又断断续续迷糊几阵。上午蒋彦永来，他也 80 岁了。交我凤凰台马国川访问周有关［光］的谈话，题目是“在全球化时代，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小标题：“没有谁来模仿，中国模式不存在”；“要求进步，必须退出误区”；“敢怒不敢言”；“知识无国界，知识分子也无国界”，约五千字，谈得很精彩。我将刚收到的广东出版的《炎黄世界》今年第一期刊的“周有光答客问——如何弘扬华夏文化”出示。他最近去看望过周老，经常从网上看到好的资料。施滨海来，交我今年第一期《开放》，封底是挪威给刘晓波授奖的照片，空椅上放奖状。

2011 年 1 月 24 日（星期一）晴

七点起床。整天在书房清理书桌，发现不少重要信件，如十年前张哲民读完《李锐其人》，给我写的长信，以及给宋晓梦的建议信，我都忘记了，也没给宋转去。

看完写高岗的两份资料，能否改好交小妹带走呢？《开放》第一期是反映刘晓光[波]得奖的专号，封底有挪威颁奖大会的九张照片，让玉珍看了。刘大姐借去看了，有写王蒙的长文，我完全不知其人多年来的如此走中庸之道（封面上小标题：“一个官方作家的精明求荣之道”）。

收到广州苏毅大姐寄来的信和书：《我与一个时代的握手》（杨小村著，杨应彬的儿子）。

2011 年 1 月 25 日（星期二）晴

近七点起床。看报。薛京八点多到，九点同我到人大会堂（宴会厅，西北门进），参加中组部等主办的老同志新春茶话会，圆桌前排全是黑头发的部队干部占领，我也就坐在前排靠中间一桌，有谭云鹤发现我，来打了招扶［呼］。同薛坐在一起（进门后走了一长短［段］路，竟竭［歇］了两次，真不能走路了）。听完习近平的讲话，即起身回家。回来已十点多。同胜利手谈。薛京同满起到医院换氧气瓶，一点才午餐。

下午游 300 米。

2011 年 1 月 26 日（星期三）晴

五点醒来，迷迷糊糊七点多才起床。翻看汪澍白从厦门寄来的《毛泽东的来踪去迹》，共寄来 8 本，有四本是让转与杜润生、于光远等人的。书中写我的有两篇长文，写周惠的也收入。自己印的。

上午郭全胜来，送一条大鱼。谈薛京婚事，生活乱必须安定下来。赞成复婚。谈陈风［峰］彩仍在办那个讲习班，谈到最初利用我的关系，得到费孝通、王光英和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的支持。久不闻其动态，昨天派人送来几大盒水果菜蔬。

下午游 200 米。为方忆平求长寿街诗墙书写，诗句写坏四五张，久不作字也。

2011 年 1 月 27 日（星期四）阴多云

七点多起床。看书。上午韩磊同水电联负责人袁柏松来，谈旧事。袁是武大哲学系的，出示《爱的哲学》，唸了作者的信，赠《文集》（韩早有介绍）。随后庆庆、沈云彪来，沈给辛子陵自印文集《放言救党论国事》，并几份厉害网上文：“挖出共产党的根”（龙延、一二三四）、“史上最赤裸裸汉奸”（湾月枕）、“为什么希特勒不如毛”、“红色后代三妹给姑姑（安若）的一封信）”等。沈还送了三只鸡等。留午餐。下午没游泳。翻看这些惊人资料。

下午方忆平来，取走字幅，并拍照，高兴极了。陈湖来，带一大堆食物，有澄湖蟹等。谈日本情况。上学习班（企业管理班）一个月，全日本无城乡区别，全国像个花园，空气清鲜。加拿大十天，是个社会主义国家。

2011 年 1 月 28 日（星期五）晴

七点多起床。五点醒来，后又睡着一阵。翻看完昨天沈云彪留下的复印件。18 世纪欧洲的光照邦［帮］（黑邦［帮］）是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始祖，是第一次读到，真是太令人震惊了。

上午九点多，叶君健的儿子叶念伦，同广东电视台黄剑明等三人来家（几次电话约好）拍摄“世界文化名人叶君健”专题片（广东省政府参事室文史馆经办）。我谈了约半个小时，主要是当年武大参加“一二九运动”情况。我写的小说“走”刊《珞珈月刊》文艺专号第一篇引起君健和谢文耀的注意，以及谢文耀同我的深厚关系（组织自发党支部）等情况。后来谢的牺牲。80 年代初，请谢的姐弟和君健来家谈谢的一生，还有 82 年四月我同君健在一个深夜到机场接范寿康老教授回国等等。最后谈及帮助君健的“离休”干部待遇，直到十一点多始离去。薛京将《文集》送安东。

苏志宏来，为两条大羊腿，知道玉珍爱吃羊肉也。去年七月，为他们公司诉上海一公司借款纠纷案，我给俞正声写了一封信，俞当即批准，并给我写了一封亲笔信（10 月 11 日写的），信尾有这样一句：“欢迎您来沪检查指导工作”。

下午小志来（刘云鹤媳妇），送年礼。玉珍同她畅谈对刘的意见，特别是夫人张莉（玉珍好友，由玉珍介绍入党的）去世时，不找她了解其一生情况，而去找不知情的韩光，习惯投靠领导也（张莉被怀疑是特务时，撤掉了玉珍的支部书记）。

2011 年 1 月 29 日（星期六）晴

七点多起床。五点醒来，后又小睡着一阵。上午周笃文同一位办文化事业的女士来（大概是他的学生），送他的诗集《影珠书屋吟稿》，线装本。赠《文集》，小谈一阵。

下午游 300 米，尚不觉累。同胜利手谈。

2011 年 1 月 30 日（星期日）晴

近七点起床。看报刊。上午牟广丰来，送水果等。谈到煤的用量已占世界产量 47%！赠《文集》。刘国龙来，赠《文集》。萧永义来，送有我们俩人大照片的年历。下午张敖荣来，很瘦。谈季成龙（比我大一岁）在医院久卧，难以出院了。赠《文集》。

2011 年 1 月 31 日（星期一）晴

近七点起床。看报刊。上午韩磊先来，还我复印件。丁东来，随即小妹带着行李回来（仍住国宏宾馆）。一起漫谈到午餐。丁东最近去过印度，对形势悲观。大学生有自杀的，教授不敢给学生评卷打 60 分以下。我谈沈云彪给的网文，“马克思主义根源”光照帮等。

下午崔军、赵来群，赠《文集》。胜利来，手谈，不时中断。小妹带朋友杨利川、王津津夫妇来（津津谈孙维世是表姐）赠《文集》（付款）。周保志来送年礼，赠《文集》。赵谈到周恩来的一件花事。

晚上李盛平送来德平写的《耀邦传》，赠《全集》。

2011 年 2 月 1 日（星期二）晴

近七点起床。准备一点资料，九点多动身，走西北门到人大会堂参加团拜会。薛京持证件随行，坐轮椅推着到二楼餐厅会堂，总有一百多桌。原来同习近平主持的一样，有文艺节目。原来看到昨晚电视，以为如同接见民主人士一样，同“老同志”座谈。于是仍让薛京推着下楼回家。十点半到游泳池，游 200 米，洗了个痛快澡过年也。回来改穿大红罩衣，听从玉珍的命令。

2011 年 2 月 2 日（星期三）除夕 阴

七点起床。看报。桌子清理不完。胜利一早来，准备过年午餐。苗苗一家来，觅觅打盼［扮］得不认识了。小妹来，一起漫谈么么情况，同苗苗闹房产纠纷，苗苗已不耻其人。毛家大儿夫妇来（同任小彬是好朋友），赠《文集》，并“重新认识马义”文。

午餐过年，近 20 个菜，两桌并一起，4 男七女。下午同胜利手谈。夜观春晚到十二点多，精彩的不多。

2011 年 2 月 3 日（星期四）初一 晴

八点起床。拜年电话不断，总有廿多起，全由玉珍应付。

上午小妹来，她明天回旧金山。中午吃饺子。毛家老二来，很欣赏我的《文集》，那篇序文，他准备传播。

下午小彭来，谈不愉快的家事。晚观电视到十一点多。

2011 年 2 月 4 日（星期五）初二 晴

七点多起床。今天是邀集家属和朋友中午新春聚餐的欢乐日子。三桌仍在对面酒店地下餐厅。苗苗、胜利、满起、大胖（力康）、小胖（力丰）五家，客人有许医农、韩钢（他患感冒，没有进餐）、宋晓梦、延滨（带一女藏族大学生）和施滨海（庆庆、田绿萍没到，可能不知地点）。我首先为玉珍干杯。直到两点才回家，午间没有休息。五个人（大胖、小胖和儿子王羽、胜利和我），两盘围棋对阵，我大胜小胖父子，又同大胖、胜利下到晚餐后。同胜利直下到夜十点，观电视到十一点多。

谈话中，韩钢和许医农都是绝对悲观，知识分子都奴化了，听任这个制度统治下去。

2011 年 2 月 5 日（星期六）初三 晴

昨夜上床服眠药，睡得很熟。八点起床。

上午王怀安同女儿来，说是从三门到二门电梯走来的，原来出门要坐轮椅（他比我大两岁）。谈到最近的《北京日报》理论版有长文谈党史研究，我和《庐山实录》列入“大秀才”一栏。下午玉珍的老友一家来。唐小毛和苏海南来（苏星涛与廖意林的儿子）。我告诉玉珍廖在文革初自杀，尸首也找不到。小毛准备搞些文化活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准备在上海等地办书画展览。赠苏《文集》。苗苗昨天私自拿走两套《文集》，电话叫他送回一套。

2011 年 2 月 6 日（星期日）初四 晴

近八点起床。看报刊。《炎黄春秋》上每期都有好文章，过去未细读，以后每期要认真过目。今年第二期第一篇文章“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与现状”作者蔡定剑已去世，原任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

上午苗苗还来一套《文集》，抓紧同他谈对觅觅的担心：经济、生活两方面不要乱来，又买了一辆豪华车。哪来的钱？苗苗说是向银行贷款。这就令我怀疑。我只能敲敲警钟。还谈了不要利用我的招牌。

下午黎澍的两个女儿和二女婿来，谈小瑞（儿子，不结婚）工作很有成绩，仍一个人住 24 楼。

2011 年 2 月 7 日（星期一）初五 晴

七点多起床。看报。满起一家上午来包饺子，过初五。我吃了五个。赠王军（毛竹的爱人）《文集》，简谈 18 本书的内容。晚上仍吃饺子。

下午看《炎黄春秋》前几期的好文章。想到辛亥革<命>一百年，我可以写一些琐碎的回忆。

2011 年 2 月 8 日（星期二）初六 晴

三点醒来，一直没睡好。七点起床。十一点同玉珍到东城国瑞超市三层酒家，张思之请客。我们这一桌有鲍彤夫妇和他们的女儿与儿子夫妇（从香港回来）,蒋彦永夫妇、庐［卢］跃刚（夫人似年轻在另一桌），另一桌有中国青年报的人，好多不认识。大家谈得很欢快。我唸了赠玉珍的七绝，引起大笑，我为“好老伴”、“好儿女”两次敬酒。郑仲兵来为我敬酒，还欢叫“李锐万岁”。郑谈到最近德平和几位高干子弟欢聚，大谈当前腐败形势等问题。问习近平的姐姐，同意否？回答很得体。三点半才回家，赠庐耀［卢跃］刚《文集》。

回来“午睡”到五点半。带去几件复印文交张思之。

2011 年 2 月 9 日（星期三）阴

五点醒来，睡得不错。七点多起床。上午同玉珍闲谈干部子弟情况，李普受两个女儿的气，曾给张思之信，准备绝交；如此不受治疗而去世，令人痛惜。

续读港刊的一些好文章。我现在学会常开顽笑，学会活得轻松，常告诫玉珍：人在福中要知福。

下午游 200 米，洗痛快澡。晚上贾文平来，同玉珍谈他妻子的病情。赠《文集》。

2011 年 2 月 10 日（星期四）夜雪

昨夜观电视《追捕》最后一集到十二点。此剧 30 集，写一女医生的亲情夹政治性故事，颇为曲折动人。服眠药上床。八点半起床。上午薛京来，在西安表姐家过年。开车回京。交他《爱的哲学》，写一读后感言。

下午没游泳。满起和薛京到医院换氧气瓶。此事只有他们两人能办。续读港刊重要文章。

2011 年 2 月 11 日（星期五）晴

七点半起床。睡得很好。中午又睡着半个小时。

续读党［港］刊。去年《开放》六月号，有“基本人权和西方民主”（作者丘慧芬，在亚洲年会上同汪晖的一场辩论），讲得甚好。还有袁腾飞在课堂上批毛、揭毛的“语录选”，我唸给玉珍和满起听了（题目：毛是什么？是人渣）。

下午收到王康从四川寄来的杂文集《俄罗斯启示》以及《浩气长流——抗战巨卷史诗国画》图册，还有三个光盘，附一页信，信尾有句：“青天毕竟又君临天下，这是专制力量无论如何阻挡不了的。”及时翻阅一遍，得有时间细读。

2011 年 2 月 12 日（星期六）晴、多云

七点半起床。五点醒来，又睡着一阵。翻看旧刊。接西安电话，要刊出我的“何时宪政大开张”文，但略有删节（谈到山西报纸发表过，删得很多，根本不知其情），让他先寄来快信，我再回复。

下午游 200 米，仍气短。

2011 年 2 月 13 日（星期日）雪

七点起床。整天看复印件，读书。翻看自己的《何时宪政大开张》，确有厉害文章。吴宗熿给的“如何科学撰著中国的现代史”大提纲，共 32 条，很有意思，第一次读到（大概是去年送来的）。收到钟叔河挂号寄来的《随笔》今年第一期，刊有他写的怀念李普文。

2011 年 2 月 14 日（星期一）晴

七点多起床。看网文。整日客人不断。上午朱大星同弟弟及朋友冯朝雄来，冯军人出身（山东人），因车祸住医院十年，现在柱杖走路，因此研究苏州园林建设。送我三本厚厚图片册，都由他主编：《走进苏州》、《苏州古典园林》、《走进苏州平江》，另一本《走进上海朱家角》，从而由图片了解苏州历史文化。谈了许久，赠《文集》。下午张秋石来，取走 6 套送朋友（都签名）。奚青、徐勤先、杨继绳、陶世龙相约而来，谈到五点半。陶满头长白发，已 82 岁。送我一叠五柳村网文，内中有关于我的报导。才知道他的父亲是武大 1935 年毕业生（历史系的？）几位子弟座谈杨继绳参加了，是马文瑞和罗瑞卿的女儿，大骂当局，“非革命不可”。江想写回忆录，据说两认错：南斯拉夫轰炸事件，应让大使馆人回国；处理法轮功不当。胡对杜导正文不满（赵紫阳说：“胡是明白人”）。徐勤先身体尚好，眼睛不行。赠徐、陶《文集》。朱九思寄来有关当前大学教育（合并与扩招引起）问题的长文，交杨，他让我交《炎黄春秋》，争取发表。杨知道九思其人。

2011 年 2 月 15 日（星期二）晴

七点多起床。看报。上午沈云彪来，送阳光电视盘：辛子陵同崔卫平的长篇谈话，共七节，一直看到十二点。主要谈当代历史和当前形势，引用了四次我的活动和观点，有“邓小平是半个毛泽东”，关于宪法 35 条言论自由的带头签名。给了我好几份重要网上资料。留午餐。

西北大学华炳啸教授寄来我的文章“何时宪政大开张”，拟编入他主编的《宪政社会主义论丛》，但小有删节。电话中同意，但要注明。

下午陈海宽来，谈形势。赠《文集》，留晚餐。

2011 年 2 月 16 日（星期三）晴

七点半起床。韩磊八点到，八点廿分一起到东城西华智德宾馆，参加《炎黄春秋》召开的春节联谊会。到一百多人，见到许多老熟人。蒋医生电话，他陪周有光老人到会，同我坐在第一桌。吴思主持会，订户已到 14 万 4 千，大家鼓掌。谈到炎黄网上点阅文章，我的首位：24 万。周老第一个发言，谈到五四有《新青年》，现在有“老青年”《炎黄春秋》。我第二个发言，谈到父亲同宋教仁关系，还有黄兴、秋瑾，晚清资政院、咨议局搞宪政，谭延闿是湖南局长，父亲同谭的关系，在北京国会的情况。然后谈到《何时宪政大开张》出版后，送温家宝、习近平、李源潮各一本。近廿人发言，张思之大声赞颂周老，应当刊物顾问。午餐仍漫谈。赠周老、曹思源、崔卫平、张希清（北大历史教授）《文集》。曹大谈“党

内应当三权分立”，说十二岁就读我的书。还见到张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谈当年胡乔木大骂：不该让李锐写纪念张闻天的文章事，说胡的信已给我了。

2011 年 2 月 17 日（星期四）晴

七点起床。今天是元宵，胜利一家来，午餐、晚餐都吃元宵。上午看书，下午游泳 200 米。同胜利手谈到六点。

薛京来，买《文集》十套，签名赠熟人。昨天丁东送他主编的《追忆双亲》，内中有南央怀念母亲去世的文章。

2011 年 2 月 18 日（星期五）晴

七点起床。看报。朱九思的文章，杨继绳同意刊登，同九思打了电话。前天聚会，还收到两人的赠书：张惠卿（八十年代人民出版社总编）的《往事如烟文存》、徐汝芳（河南项城市政协副主席）的《仁斋问道——对历史与未来的沉思》。还有好些网文。陶世龙留下一大叠五柳村的资料。近日的书刊也看不完。

2011 年 2 月 19 日（星期六）晴

七点多起床。上午小许（胜利妻子，过去误写为小徐）的哥哥许　来（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他的儿子在水电系统工作，买两套《文集》送人。我赠他一套）。很谈得来，同意我的基本观点。

下午游 200 米。满起也恢复游了。奚青来，太意外了：徐勤先被军方命令回石家庄住，原因在香港《苹果日报》报导了那天徐来我家情况，一个陈姓记者搞的（认识杨继绳）。晚上杨也来谈此事，14 日那个陈记者给徐通了电话（打到我家）。玉珍为此事也很老［恼］火，应予补救。

2011 年 2 月 20 日（星期日）晴

七点多起床。看报。刘大姐送我一份网文：《毛泽东文革》，作者李劼，一、二两大节（看来未完），2006 年写于纽约。定性分析很是深刻：毛搞阶级斗争如吸毒成瘾。下午欧阳劲（衡阳人，港刊《太平洋》月刊主编）来，说同铁流来过。送我四本《何时宪政大开张》。说以前带过十本，被海关没收了。谈刘晓波事件时，香港大游行，在我们驻港办门前聚集时，蔡咏梅大喊：“打倒共产党”，港办人员出来对她警告、恐吓。蔡即报警署来人，她叫口号属言论自由，而港办人恐吓则是违法也。这就是香港社会的民主。他已看到报上刊徐勤先事。赠《世纪之交留言》和《大哉》，香港可以翻印。他谈到我的书在香港畅销。

施滨海来，送《邱会作回忆录》（上下两厚本）和《开放》二月号。

2011 年 2 月 21 日（星期一）阴雾

七点起床。看书。上午庆庆来，交我她的友人康国雄（四川银行家康心如的儿子，已 80 岁）的两本书：《我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康心如与美丰银行》。前书随即翻阅了一大半，仔细描写了父子受难的详细经过。为徐勤先事草拟了一封上书。

2011 年 2 月 22 日（星期二）阴雾

七点多起床。看报。上午薛京、朱大星先后到。同薛、玉珍一起谈为徐上书事。也可能引起反感而不利，暂等一等。朱在长沙经商，大概找薛办事，一起午餐。下午苏志宏来，仍为上海官司事，给法院院长和贺国强上诉书签名转去。晚饭前后同胜利手谈多局，直到近九点，胜少负多。

2011 年 2 月 23 日（星期三）阴雾

七点起床。翻阅《邱会作回忆录》，最要害的资料可能删去了。整风前让他向新四军少奇递信事没有留下。

一个香港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昨天持海南开发旅遊的介绍信来过，今天来到家中，声明是假借的，为一名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的美国从事银行业务的人来见我，造了一套同我的假关系：“留着鬍子的，延安的朋友，淮安人同我有表亲关系”等等，使我大发脾气，予以拒绝。玉珍应付后，打发走了。

2011 年 2 月 24 日（星期四）晴

七点起床。看报刊。上午任小彬和他的朋友梁红伍来（梁在中联部退休）。梁谈到同李源潮曾是邻居，很是清廉，日夜工作。下午胜利来，手谈到晚餐。佩珍姐姐夫妇上飞机场因护照手续不全，还得去加拿大大使馆补办，暂注在满起父亲家。

2011 年 2 月 25 日（星期五）晴

七点起床。看报刊。薛京一早来。《爱的哲学》稿，只写了个开头，内容未作介绍，嘱补全。上午让他清理一下刊物。谈十四日事，徐来电话道歉。玉珍予以安慰。他也认为上书可推迟。

下午看书。清理书桌。杜导正电话，田约星期日在贵宾楼晚餐。十多城市闹事。

2011 年 2 月 26 日（星期六）雪

近八点起床。四点醒来，六点后又睡着。

下午张扬夫妇带儿子、媳妇一家来，来北京是为私自出版他的书打官司。谈张春贤是河南同乡，曾写信议论“湘人不能治湘”，大概有过影响。还顽笑谈及“河南只有两个好人：焦裕禄和张扬”。也想写徐勤先传记。接着朱维民同友人孙瑞雪来，孙是内蒙鄂尔多斯金水源房地产开发公司经理，汉人。原来是一个旗长，后下海。送玉珍和我三件高级（几千元一件）毛衣，还准备办一个书画博物馆。邀请我们一大家在对面晚餐。朱维民代他求字。

上午看书。午餐时唐家栋的儿子来（过去没见过），父亲于［已］于春节时去世。

2011 年 2 月 27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七点多起床。看报。上午力康夫妇来。同力康谈他|谈|家事。灼姐曾要他于 1970 年找周荣鑫（时任教育部长）解决小毛的工作问题，没有结果，于是结怨，都恨他们一家人，连昂昂在内。此事过去不知。手谈到午餐，下午继续。

下午六点，同玉珍到贵宾楼十层大厅，参加田纪云的宴请，大桌共 20 人。《炎黄》三位：杜导正夫妇、吴思、杨继绳，好几位公司的人（有房产的，大概每次都由他们出资）。席间简谈形势，我特别起

身，祝田身体健康（他几月来生病）和讲真话。田特对我说：见我身体如故，特别高兴。保育钧特活跃，谈到私营企业情况，产值过半，几千万人。埃及、北非混乱形势，特别紧张。两会期间，一月内外地车不准入京，王府井一带布满警力。

2011 年 2 月 28 日（星期一）晴

七点多起床。玉珍陪我，八点多到医院体检，做 CT 前喝了两杯水，因此 B 超等得明天来做了。各科包括心脏都正常。到五楼看望胡绩伟，夫人与女儿（从美国回来，在明尼苏达一次活动见过我）在，满脸都是器械，饮食已鼻饲。见到我还握手。夫人说难关已过。心脏问题仍大，真希望他能再活几年。

下午李琼来，两位帮手为我做耳机，有机械测验了耳力，还做了个耳模，下次来正式带［戴］上。

2011 年 3 月 1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半夜即将尿瓶准备好了，一早玉珍陪我到医院继续体检，没有食早餐。先查 B 超，然后耳鼻喉科、眼科、神经科等，都正常。到七楼看望杜润生，将汪澍白送杜的近著《毛泽东的来跡［踪］去迹》交与。他带［戴］上眼镜也看不清了。女儿说，发烧已退，状态正常。回家已十点半。

下午郭全胜和傅建中（从美国回）来。傅是黄一欧的外孙，已 54 岁，一口长沙腔。玉珍陪谈一阵。我去游泳了。200 米，不觉累。

2011 年 3 月 2 日（星期三）晴

七点多起床。看报。上午薛京来，同满起到医院为我换氧气瓶，此事要高个儿才好办，胜利不行。下午游 200 米。

下午办助听器“声望听力”公司的李琼来，前几天在贵宾馆晚宴上，玉珍就同她谈到我需要助听了。同来的职员帮我调整我［好］，并留下一盒小电池等器具，真是感激。晚上带［戴］上那小型的看电视，弱音也听得清楚了。

2011 年 3 月 3 日（星期四）晴

七点多起床。看报。这两天将“延安经历”第三节“整风与抢救”长文再细看一遍，略有小补。小玲姐姐夫妇今天回加拿大，中午吃饺子。胜利下午来，手谈三个小时，曾大胜一盘。

2011 年 3 月 4 日（星期五）晴

四点醒来，睡不着了。近八点起床。上午薛京来，查问延安整风那节“口述历史”，他说未经他的手，复印件也是满起办的。记性太不好了。毛卫平来，将《文集》赠他和周成启各一套。他准备买 10 套送深圳友人。

傅建中（黄一欧外孙）来，将他的著作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签名送徐勤先将军。谈到在复旦大学他同李源潮同班。同他和毛卫平谈最近发生的逼迫徐将军回石家庄居住之事。

午睡到近四点始醒来。

2011 年 3 月 5 日（星期六）晴

七点起床。将“延安整风抢救”那一节又看了一遍。上午小妹突然来到，交我《争鸣》一月号，原

来“延安”一节已经开始发表了。我完全记错了。她出入在中国海关没有受阻拦，而这次回来，美方却警告她要注意，现在国内有“荣利华［茉莉花］”之类活动（受北非埃及、利比亚的影响）。我们住在家中什么也不知道。山西人民出版社的编审杜厚勤随来，接受她带回的《父母昨日书》。苗苗夫妇来，一起让翻看昨日收到的《平江英杰》大画册，上面有我的小传和系列照片，以及《浩气长流》那本抗战历史国画册。下午陈海宽带女儿、张青义、韩磊先后来到，都是小座［坐］。同胜利手谈不到两小时，大胜两盘，少有之举。

2011 年 3 月 6 日（星期日）晴

七点起床。小妹留下的《日记》疑字，校看完，有的人名也记不清了。上午小妹和为我拍纪录片的王利波二人来（个人企业，戴晴中介的，送我一盘拍成的地震片），边拍边谈，玉珍同小妹一起漫谈。主要问我对陈独秀的评价与建党初期情况，直到十二点。未能游泳。下午丁东和工人出版社一编辑陈大纲来，送我丁东编的两本书《追忆双亲》（选有小妹的忆母亲）、《先生之风》。同他们谈一党专政与权力导致腐败问题，关于政党问题，应从中外古今历史认识清楚。

2011 年 3 月 7 日（星期一）晴

七点起床。看报。上午丁东和王利波（私人做纪录片的企业家，他做的《掩埋》记录唐山和汶川地震片，在国内外引起重视）及助手来。有一个提纲，谈庐山会议，对党和毛的认识，以及当前形势和前途估计（悲观或长远看乐观）等等。谈了两个小时。正谈到日本学者及川淳子研究当代中国、李锐其人时（我将照片出示），太意外了，淳子来到家中了。于是一起谈，一起录像。她用剪纸录下我的“名言”，用镜框装好，作为礼品送我。从“做人与当党员”中摘句。

下午《炎黄》社送来一大堆信件。

同胜利手谈。

2011 年 3 月 8 日（星期二）晴

七点起床。看报。上午薛京来，交他看那一堆信件，如何处理。九点多，及川淳子来，她已从《炎黄》社（我昨天写了介绍信）买到我的《文集》。她编了一本《李锐文选》日文版，共五部分：言论自由（6 篇），政治体制改革建议（9 篇），胡耀邦、赵紫阳（4 篇），做人与当党员（2 篇），友人（5 篇）。一直谈到十二点。留她午餐。

蒋医生来，给我一叠网上外电关于防止“茉莉花”行动，如何在两会期间封锁学校等资料。

下午游 200 米。四点多，同胜利手谈到晚餐。

淳子还留下两本学术季刊《环》（历史、环境、文明），内中刊有以我为首的 23 人签名信，为实现宪法 35 条致全国人大书，还有我的照片。今天是三八节，正好来了个日本女学者。在午餐时她也向玉珍问候。

2011 年 3 月 9 日（星期三）晴

七点起床。近日睡得尚好。上午翻看几本收到的赠书，曾经过目，却忘记了。淳子剪纸“名言”是这几句：

“做人与当党员发生根本矛盾时，我不惜牺牲一切，坚持了前者，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历史。”查到原文，原来时［是］为建党 80 周年时写的纪念文章。上午特将全文唸给玉珍听了，小琴［芹］也

在旁听着。

2011 年 3 月 10 日（星期四）晴

七点起床。上午写字两个多小时，共四幅，朱维民友人孙瑞雪（经营房产的）求字，写了古人语：功崇唯志，业广惟勤；舟大重任，马骏远驰。其他是书名等。

下午游 200 米。胜利来手谈到晚餐。施滨海送来《开放》第三期。

2011 年 3 月 11 日（星期五）晴

七点起床。看报。上午薛京来。清理书房时，发现 05？年上庐山时，管理局赠的“庐山风云”上下集光盘。同玉珍一起观看。上级蒋介石时代，下集毛泽东时代直到林彪事件，有我的镜头和《庐山实录》一书等。不知制片人是何处所得（记得鲁豫谈过三峡，戴晴也搞过一次谈三峡）。还看了上个月《炎黄》社一百多人座谈会上，周有光老人和我讲话的光盘（声音没有）。

下午看日本下午大地震电视，中央台和凤凰台都播了。8、9 级，及川淳子回国正遇上了。

2011 年 3 月 12 日（星期六）阴转晴

七点多起床。上午同玉珍闲谈 80 后的问题。她的孩子们都好。翻阅《开放》3 期，才知道北非茉莉花是怎么回事。下午游 200 米。四点后，同胜利手谈。毛病不改，只攻不守，总出问题也。

2011 年 3 月 13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七点起床。看报。上午翻看旧资料，有的未曾过目。吴邦国居然在大报告中又大反三权分立，吹捧一党专政，垄断意识形态。同曹思源电话，建议他写篇短的反驳文章。

那位鄂尔多斯的企业家送玉珍三件毛衣（几千元一件，质差又不合身），她同小玲特持发票到出售店掉换，发现大商店空无一人。指出自己身上毛衣 200 元，比贵店的质量好多。出气而归。真是市场怪现象。晚上张抗美来，同玉珍详谈李普女儿事，老人早住医院做手术就好了。

2011 年 3 月 14 日（星期一）晴

七点起床。看报。上午看光盘，延安干部学院访问我的两个小时谈话记录，神态很好。接着十点半看中央台温家宝的记者会，直到十二点半，谈了许多具体情况，答美国记者问，谈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两年，当坚持下去。

下午四点多，周笃文和广西两位同志来（覃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为一位县委书记谭峰写的条幅，落款相赠。他们买了我 20 套《文集》。漫谈两小时。广西好些同志希望我再去一次，很看重我的思想和言论。让他翻看了两本画册：800 米的《浩气长流》、《平江英杰》。

2011 年 3 月 15 日（星期二）晴

五点多醒来，睡不着，吟得“此生有山缘”一绝：

曾登四岳欠华山，好在太行留雅言。
最是难忘含鄱口，囚居大别七来年。

薛京来。先同玉珍谈老干局长曹治国的告戒［诫］，现在社会很乱，注意来人，切忌参予，否则不

论资格、德高望重，也要严办（这类意思）。随后一起讨论，看来还是二月十四日徐勤先来家事件。

下午游 200 米。晚上张抗美来，取走我签了名的上诉件。薛京代草《介绍爱的哲学》，可以稍加修定，交《炎黄》。

2011 年 3 月 16 日（星期三）晴

七点起床。看报刊。上午十点，宋晓梦同成都武侯实验中学教师李镇西和党委书记何光友来，早有电话联系。一见面，李即自报“粉丝”和“敬仰”等话。对形势看法一致。谈到前途和悲不悲观问题，我说经济已全球化，政治总要走向全球化的，普世规律反对不了。即同意周有光老人的观点。送他们几本书。谈了一个多小时。李提及 2007 年，他向温家宝写了一封谈平民教育的信（平信寄出），温批回二百多字。留下近著《教有所思》和两篇文章。谈了一个多小时。下午游 200 米。

薛京电话，老干局向我通报老干部们一些出格言行，不是对我个人有什么意见。

2011 年 3 月 17 日（星期四）晴

七点起床。这几天有空就修正“介绍《爱的哲学》”一文，今天完稿。

上午奚青来，谈徐勤先被逼去石家庄情况：询问怎样认识李锐的？经过孙大光介绍。到他家谈了什么等等。他作了许多反驳，保持公民身份。在石家庄干部休养所受得很好照顾。让奚青代草信稿。谈到一起午餐。下午游 200 米。唐小毛从上海来，原来王康寄《浩气长流》画册，是她的介绍。她主动结识王，成为好友（王 62 岁，受过通缉，十多年后，经过多种努力取消了此种身份）。四月份，她会同王一起来看我。她一进门就谈到全城抢购食盐一空，受日本地震核电厂事故影响，害怕海水污染也。

2011 年 3 月 18 日（星期五）阴转晴

七点起床。《爱的哲学》文最后看了，又修订几个字。上午薛京来，交他再复印。曹思源来，“致吴邦国信”写得很好：“中国人离不开普世价值”，谈五个问题：①靠什么来保证党的执政地位。②思想启［岂］能垄断。③谁能对抗世界宪政潮流？④联邦制问题不妨研究之。⑤不搞私有化是什么概念？随后崔敏来，一起谈了此文。由我转交。崔送我两本他编的谈法治书，内有他从打 AB 团的逼供信文。

下午唐小毛来，谈全城抢购食盐。我马上要玉珍给佩珍电话，杨东买了一百斤（100 元）。

下午游 200 米。

2011 年 3 月 19 日（星期六）晴

七点起床。看报。翻看崔敏送的书。同玉珍闲谈往事。整天懒散。报纸已反映抢盐事，大辟谣言。自感惭愧。两家都来会餐。王军很勤快，打扫卫生。

下午同胜利手谈，毛病始终不改，20 分钟一盘负局。

2011 年 3 月 20 日（星期日）晴

七点起床。看报刊。上午延滨、元元夫妇来，谈抢盐等事件。德平回忆父亲的书出版了。他曾见到温，问过家中妻儿的事情。中午同满起、小玲一共七人，到附近的馆子吃羊羯子。延滨是第一次，很满意，只花了 309 元，还带回一大盆剩余。下午陈海宽来，谈最近回西安，要搞一个葡萄种植园。

2011 年 3 月 21 日（星期一）晴

七点起床。看报。上午曹思源<来>，他给吴邦国的长信加以修订，将新稿给我。谈起他的身世。江西景德镇人，父亲是工人，自己也做过工。在党校读书，国务院工作过六年。从小读我的书。可说自学成才。他办的“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自任所长）养五个人（每人工资二千元）。共出了卅三本书，送我最近出的两本：《东亚转型启示录》、《以诗会友》。下午崔敏送来|长文|“党史第二卷质疑”长文近万字，唸了一遍。

2011 年 3 月 22 日（星期二）晴

七点起床。看报。上午薛京来，处理两件事：将曹思源致吴邦国的信，写好转信批语。关于普世价值，胡温也都正面讲过。我完全同意曹的意见。这几十个字同薛京一起推敲过，也让玉珍知悉。“介绍《爱的哲学》”文，最后看了一遍（薛京将改订稿重新打印了）。写封短信交给导正、吴思、继绳三位，并提及第二卷《党史》假史、错话甚多，崔敏写了长文，刊物是否关心此书。

下午游 200 米。满起帮我洗了个痛快澡。

2011 年 3 月 23 日（星期三）晴

七点多起床。看报。上午两起客人。田绿萍和斯热歌（蒙古人）来，硬是要为我过生日。田说，李冰封寄钱来了，当年冀热辽报社的几个人参加。斯（80 岁）特别热情，说受我影响，思想清醒。“内人党”事件，她家死过几个人。玉珍不让她们请客，坚决拒绝。随后米山和周德田来，周来过我家（完全忘记了），喜欢绘画，在国外收藏了一大批林风眠的画，出版了一本《我的收藏——好色之徒——林风眠》的画册，签名送我。我出示了那本徐悲鸿的草稿本，他说上次来家见过。米山同我谈到邓力群近况：双目失明，耳聋。夫人病重，儿子癌症。

下午游 300 米，尚不觉累。毛应民寄来一份凤凰网二万多字长文：“李锐晚年著作对毛泽东研究有极高价值”。翻了一下，作者是一个学者。

2011 年 3 月 24 日（星期四）晴

七点起床。看报刊。接到电话，杜星垣去世了。他家住在北长街四十号，我去过一次。上午特去吊唸。同两个女儿谈了一阵。签名簿上杜导正写了两页回忆留言（字太草不易认清），田纪云签名刚离去。我同女儿谈到同星垣是在热河认识的，可说同心同德。女儿生在承德，谈父亲有三个老上级：陶铸、赵尔陆和赵紫阳。

下午游 200 米。同胜利手谈。

2011 年 3 月 25 日（星期五）晴间多云

七点起床。看报刊。薛京来书房，我看书时都没有发觉。关于岳阳来信，要碑刻“洞庭湖”诗，要 5000 字传记事，同他商定，从《大哉李锐》书中挑选。如邵燕祥为《李锐其人》写的“序言”，李普、何家栋、杨继绳、吴思等人写的文章，都可摘用。

有位岳阳人晏乐斌来，原公安部一局的，70 多岁，来过我家，送过书。全忘记了。同我谈对毛泽东的认识、评价，很同意我的论点。送来网上几篇谈毛的文章。

2011 年 3 月 26 日（星期六）晴

七点起床。上午奚青来，谈徐勤先受软禁事，写了封上书，大谈六四问题。我认为不合适，只能就事论事，如此拜晚年竟闹成这样事态，丧失公民权利，是岂有此理的。奚青写徐传稿，定要我找出交还。韩磊来，送大幅我同玉珍彩照。《水电报》刊了我送他的一幅手迹：

君子比德于玉，仁者其言如春。

我都忘记了。

整日同胜利手谈。

2011 年 3 月 27 日（星期日）晴

七点半起床。五点醒后，又睡着了。上午来一个不认识的人平懿（朝阳区办的《芳草地》的编辑？）好几本各种版本的《庐山实录》让我签名。

上下午都同胜利手谈|手谈|，20 分钟一盘，世界最快局。

2011 年 3 月 28 日（星期一）晴

七点起床。看报、看杂书。上午陈海宽从西安回，带来许多蜂蜜等食物。看到《大哉》书上李茵的回忆文章，写到前后两夫人细节事，特唸给玉珍听了。

下午海宽同“粉丝”蒋昆生来（名片：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院长、民政部培训中心主任，54 岁），奉化人（蒋介石一族）。在昆明出生，云大毕业。同他谈革命与改良，三大问题，自己思想认识过程。赠“重新认马”序言文。他很满意而归。

同胜利手谈到七点半。

2011 年 3 月 29 日（星期二）晴

七点起床。看报刊。上午平江人钟勤昌来，要为我祝寿。薛京来，一起漫谈（曹思源给吴邦国的信，以及徐勤先事等）。一起午餐。下午游 100 米即回家。郭先乾（郭先述的妹妹）来，她的表兄黄显孟托带我《周小舟纪念文件[集]》，黄要我写“虎啸”二字（属虎），答应给一幅字（黄在湖南省委几十年）。崔敏来，“《党史》二卷质疑”文又加压缩稿，让我提意见，如何处理。奚青来，关于徐勤先与当前形势与“六四”问题，代拟了一封长信，等待时机送上。同徐的家人谈到如何处理，夫人已到石家庄去了。玉珍也很关心此事。

2011 年 3 月 30 日（星期三）晴

五点醒来。考虑到不让我怀念周小舟文刊入纪念文集事（王宁电话“中央通知不准”），向[想]写一封信，“到底<把>我看成一个什么人？”74 年党令[龄]，两次坐牢九年多，当贱民廿年，毛和党犯了错误，我没有犯错误。玉珍也赞成我写信。社长助理胡竟成来，交我辛子陵的短函：昨天下午北京市纪委和学校政治部副主任找他谈话，认为他 2 月 10 日在科技部老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形势与前途”（七大问题，近二万字长文）有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等严重错误，立案审查，不许离京、外出、写文，最后作党纪处分。请我予以援手。我谈了让导正找几位老同志上书等办法。将崔敏文章交吴思审阅。

下午来一个不认识的人：讲徐州话，听不懂。名向徐川，徐州市纺织品站服务员，出示父亲的照片，说认识我（根本不认识）。大概是《炎黄春秋》的读者，说认识南京的强剑衷，要书，没有给。

下午游 200 米。同胜利手谈。昨夜十一点，满起将送来的 340 套《文集》放入车库，了却一件大事。

2011 年 3 月 31 日（星期四）晴

七点起床。为找奚青留下的文稿，从资料套中一一翻查，找出好些重要资料，还有方行重信件中谈孔孟之道的摘录等。

满起到朱维民处取回大袋内蒙羊肉。下午崔敏送文章复印件来。

2011 年 4 月 1 日（星期五）雨

五点醒来，睡不着了。仍七点起床。纪念曾志百年诞辰，组织部开会，九点前到。原准备讲几句话，还同玉珍商量好。到一百多人。议程全部印制好，发言人讲话稿和李源潮最后发言都印出来了。只好坐听了。会后沈跃跃和陶［曹］治国听我谈《周小舟纪念文集》“中央通知不收李锐文章”事，我大声责备“中央是谁？把我看成什么人。”还谈及丁关根封杀我文集出版事等。

2011 年 4 月 2 日（星期六）晴

七点起床。看报刊。上午胡竟成、王海印来，交辛子陵给贺国强的申诉信，并三附件：《形势和前途》（2011.2.10 在科技部离退休老同志座谈会讲话）、《胡锦涛执政以来最大亮点》（拟在南昌大学讲演）、《海外敌对势力的反映》（批评辛 2.10 讲话），就由我转交贺。他们还准备将出卖我的几本书给一点稿酬。萧永义写了一首赞扬聶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和我的诗，交他们在刊物上补白。

下午同玉珍、小余到集美家具城买了一把靠椅。这个城总有几个足球场大，各种家具丰富极了，一家一家分列的，可说美不胜收。但购买者不多。

2011 年 4 月 3 日（星期日）晴

七点起床。看报刊。《炎黄》4 期第一篇文章“人权六十年：从否定到回归”万字长文，把根本问题讲清楚了。共产党只要党不要人也。尹厅长将安徽大跃进情况，用数字说清楚了。这个刊物篇篇春秋笔也。辛子陵的“附件二：《胡锦涛执政以来最大亮点——在南昌大学讲演》”，谈去年 12 月 28 日政治局通过以后不再提“毛泽东思想”事，我全不知道。全文近 2 万字，当代“秘史”也。

给何定送去《文集》。整个下午同胜利手谈。

2011 年 4 月 4 日（星期一）晴

七点起床。为辛子陵事（他写了封致贺国强的信并三附件），给贺写了封信，希望纠正北京纪委的错误处理。整天读书，清理文件找出一篇“一篇对毛泽东很公正的论文，令人信服的深刻”，作者郭罗基，是 2006 年在哈佛大学的长篇谈话录（德国第二电视台制作人物纪录片《毛泽东》时，同该片顾问史明的谈话）。准备作点摘要记录。

下午孙作宾的女儿来，立即应命写了馆名：“靖远起义纪念馆”。

2011 年 4 月 5 日（星期二）晴

七点起床。今天是清明节，继续找徐的资料（奚青交的），只找到两篇短文。方行重的信件一大堆，

其人我确有责任予以介绍。还找到自己经历的长文，改得很厉害，却不记得是何处让写的（是一篇记者对话），记性真是毫无办法了。下午同胜利手谈。陈海宽送来一些小鱼。

2011 年 4 月 6 日（星期三）阴

七点起床。睡得很好。午休也空前睡着一个多小时。上午让薛京来，处理几封寄出的信件。辛子陵事寄贺国强件，让他看完全部。下午游 200 米。

2011 年 4 月 7 日（星期四）晴

七点起床。整天翻看旧资料，发现许多值得重读的好文章。如安若的外侄女写给姑姑的长信，评判 20 世纪共产党对人类历史的影响等，还有曾彦修批驳朱永嘉歪曲庐山会议评价的文章。

收到青长庚从昆明寄来一纸箱的鲜花（有红掌、天堂鸟、百合）用大红卡印上 94 周岁的祝寿辞。

下午游 200 米。

2011 年 4 月 8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杂件。上午蒋彦永先来，为去台湾省亲事（蒋彦士夫人、堂嫂 98 岁寿，请大陆一群亲人），上书求批准。出示 96 年去台湾时照片集，和报纸上反映两岸外科医生学术交流讯息。王建勋、张秋石随后来，王谈北大历史人物研究会要将我作为对象，要我的日记等。我交待，研究不反对，资料只能贡献公开出版的。苏志恒［宏］送来电暖器，供玉珍使用。

薛京来，负责将广西要的 20 套《文集》，寄青长庚、丁弘（南通学者）各一套，交快件处寄出。

玉珍一早就听到广播：周海婴昨晨去世了，82 岁，在北京医院住了十个多月，一种难治的心脏病。

下午徐梅芬同衡阳人应山红父女来，曾是右派，后任市委组织部付［副］部长。听我谈三大问题，及全球化形势。

2011 年 4 月 9 日（星期六）晴

两点醒来，睡不着，只得服眠药。七点起床。上午韩磊来，让他流［浏］览新发现的旧资料，主要是一张 2004 年《英国金融时报》周末版，两面都是我受访问谈毛泽东，有两幅大照片。十点多，觅觅和王焱来，送一些包装食物给我们，还有一本港版书《统战秘辛——我所认识的民主人士》（胡治安著）。王焱思想很解放，现在国营投资公司，对我的《文集》很感兴趣。留韩磊午餐。

下午四个平江人来，要为李六如 127 周岁，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办一系列活动，印了一本筹　刊（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主要是修理故居，还有拍电影等。让我签名向上介绍。没有主办单位或发起人，向何处申办也不清楚。玉珍和我讲清平江负责人曾通知我们，如无县里承诺，不要转发此类申请。来人中有一自称“过继”亲属。

2011 年 4 月 10 日（星期日）晴

七点起床。看报刊。上午九点前，玉珍同我到北京医院看病，近一周来老有咳嗽，可能受玉珍感冒影响，强迫来医院，查血、体温、照心电图等，都能正常。血压很低，只是呼吸道有点问题，开了咳嗽药等。十一点多回家。

下午仍查旧资料。收到大二三妹毛弟寄来二千元，为我过生日。玉珍回电话，告以病情，生日不过

了。维娜仍为我在北京订了蛋糕。

陆钦侃病危，没法去看望。住医院急救室。

2011 年 4 月 11 日（星期一）晴

七点起床。仍续翻杂件，没有找到奚青要的资料。这几天开始校正、补写“当高、陈政治秘书”的“口述历史”。

黄道奇去世了！同雷霞电话，代写两句悼辞：到老研究科学真理，治国坚持普世常规。

陆钦侃一早去世，女儿电话，陆老比我大四岁。

2011 年 4 月 12 日（星期二）晴

七点起床。今天客人不断，未能伏案。薛京来，交他蒋医生的信件等。陈海宽短座［坐］。唐小毛送花蓝［篮］祝寿。周笃文寄来辛子陵文，谈习近平等主张取消毛泽东思想事，大家都抱怀疑态度。下午朱成章来，好多年不见了，满头白发，已 79 岁了。谈水电乱势，无统一领导，电力凶猛发展，百万伏送电，四川要新疆送一千万千瓦电力。如此混乱。青长庚从云南突然来到，定要向我鞠躬祝寿。玉珍从医院回来，对青的来到，太令她感动，一直陪谈。留青晚餐，吃长寿面。

威威来，谈朱朱来私自安排房子事。

2011 年 4 月 13 日（星期三）晴

七点起床。一早钟勤昌送来活泥蚯［鳅］等，为我祝寿。老干局由曾卓明率六人来祝寿，送棉被等礼物。有特印的寿卡，沈跃跃等签名。我谈江、贾等为自己盖房子事。下午陈海宽同中医蔡传庆来，为玉珍和我号脉。苗苗夫妇来，各送一顶毛绒帽。

2011 年 4 月 14 日（星期四）晴

七点起床。看报刊。整天觉疲倦，什么事也不想做。仍有咳嗽。上午蒋医生来，关心上书事。我写了几句话，甚感满意。熊阿姨电话，为厚泽贵州立墓碑求言，同周笃文商量共拟 8 句：

厚泽同志，民族精英。铁肩道义，改革先锋。
科学民主，身体力行。三宽传世，书此以铭。

2011 年 4 月 15 日（星期五）晴

七点起床。继续修改“当高、陈政治秘书”稿。另写的开头几页，交薛京打印了。下午游 200 米，让满起帮忙，洗了个痛快澡。有五六天没有游了。

五点多，南京强剑衷突然来到，带来一张小剪报给我。江苏举办的陈独秀诞辰 130 周年书画展，展出 80 多件展品，报上首先介绍了我那首怀念诗。正好将《文集》送他一套，并让带给高亮之一套。

2011 年 4 月 16 日（星期六）晴

七点起床。整天没有客人，整天观看电视光盘。昨天强剑衷留下的“陈展”先放，集会上是一群上年纪的陈研者，有一幅陈书对联，我那首诗着重展播。然后看三集《中国革命》，直到吃晚饭。第二集有我的“采放［访］谈”（大概是谈大跃进）、王若水、戈扬谈得多，老辈只见王平与伍修权，文革篇幅

最长。

2011 年 4 月 17 日（星期日）晴

七点多起床。整天不想做事。上午施滨海送来《开放》第四期。他说，吴敬琏知道我的文集出版了，很想要一套。于是签好名，让施带与吴。继续修改“当高陈秘书”文，快完了。满起和小玲帮助包饺子。收到一些必须处理的信件，如李凌信，批评我的“功劳盖世，罪恶滔天”前四字不准确。

2011 年 4 月 18 日（星期一）晴

七点起床。将《当高陈秘书》文最后一节改完。眼面前的事剩下不多了。

《书屋》第 4 期刊小妹长文：“刺破王朝循环怪圈的利器”，是读了吴思《血酬定律》一书后，引起的暴力与法治的感想，谈美国的历史情况，看一遍还不甚清楚。

2011 年 4 月 19 日（星期二）晴

七点起床。看报刊。上午薛京、毛卫平先后到。毛购《文集》10 套赠人，为欧阳中石、黄永玉等签名。托他带广州送吴南生、欧初、张作斌、苏毅 4 套。毛谈到一件重要事：他拟在平江县城郊建文化纪念馆，内有李锐书院，二千平米，包括李文度、向恺然等，我很是赞成。

下午为厚泽墓铭书写，废了五六张大纸才写成。觉得墓铭不能太行书，越写越不满意。

2011 年 4 月 20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旧件，准备讲话。上午九点到东直门内北小街一胡同内总参招待所，参加《陈独秀传》首发式暨陈利明传记文学研讨会，到约百人，由传记文学会等几家主办。会长万伯翱坐我旁边，是万里的儿子。第一次碰面，说他父亲比我大一岁，已全耳聋，坐轮椅。我第二个讲话，将十多年前在北大一个会上讲“陈独秀、马寅初、王若水”三人那篇文中，有关陈的一大段大声唸了，联系当前严控舆论的局面，发表了一些议论，引起随后十多人讲话，不少附和的赞语。散会后直到吃饭前，总有几十人来同我照相，送名片，或在《陈传》上签字，多是在位的，可能不少人是首次听到如是动人之言也。薛京（也是被邀请的）和满起同坐一桌吃饭，亲见此场面。

下午游 200 米。看报刊。

长沙儿子电话，潘基颋去世。——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11 年 4 月 21 日（星期四）雨

七点起床。上午陈独秀孙女（陈长璞）和石钟扬（教授，63 岁）三人来，非常热情，从来没有听到过我昨天那样深刻的讲话。在《炎黄》上读过我的文章。石是江苏陈独秀书画展的主持人，张宣三的书他也有。因此很谈得来。各赠《文集》一套，照相很多。同时阳光电视王利波来，专为拍照来的。也赠《文集》。王过去来过，首次是同戴晴，全忘记了。

下午游 200 米。

2011 年 4 月 22 日（星期五）晴间雨

七点起床。收到钟沛璋送来的 20 本《从哪里来向何处去——一个老共产党人的世纪思索》，大概是

让我送人的。序言仍是过去写的那一篇。

上午薛京来，朱正信，我的全部著作全部上湖南文艺出版社的网络，授权“全球范围”，点击是一笔收入。我全不懂，只能签名同意。“授权书目”竟有 29 种。

陈利明和王卓三人来。昨天的会全由他出资组织，有人赞助。为我的讲话，得到支持，很是高兴。各赠《文集》。

搞耳听器的李琼二人来，为我重新安了一副（玉珍付款一万元）。谈田纪云关心我们夫妇的身体。

下午四点到上海酒家参加月聚会（三月份没聚）。到 11 人。明瑜、李郁、吴象、马立诚、林京耀、郑仲兵、崔武年、杜光、杨继绳、殷跃（女，中国青年报）。我介绍了陈独秀会情况，以及辛子陵事及所知受监控情况。大家热谈的是，〈十〉八大由干部子弟掌握全局，以及当前几位争夺情况，尤其薄熙来的表演。习近平与李克强的位置则已固定。总看法为悲观与较乐观两种。

七点多回家。

2011 年 4 月 23 日（星期六）晴

七点起床。早餐时，小妹来到。飞机晚点。带来些酒与药物。谈美国谢［卸］任大使将回国竞选总统（共和党），想在星期一来和我交谈。这倒是一个意外之事。将东北“高陈秘书”一节文稿交她，算是了却近日一件要事。

上午李普夫人谢恒同张抗美、赵来群来，玉珍一起谈李普未能及早住院治疗而去世这件令人伤心之事。玉珍讲得最多，当然关键在Redacted in 2019争夺房产，攻击父亲。对谢恒未能尽为妻之责，被女儿控制，玉珍责备甚严。张、赵二人也基本同意。午餐一起吃涮羊肉（Redacted in 2019骂过父亲“老流氓”）。

2011 年 4 月 24 日（星期日）晴

七点起床。同玉珍谈，考虑到最近徐勤先事，以及过去曾谈过“不接见外国记者”，于是同薛京电话，将此事告知李源潮，听取他们的意见。后来沈跃跃回话，要大使告知外交部，经过批准，约定时间。上午小妹来，将此情告知，她同大使馆的人联系后，最后大使回答：我们是民主、自由国度的自由人，不能向专制集权国请求会见公民。[1]此事算是在小范围内结束。薛京还告我：沈跃跃很“称赞我”。

上午吴官正弟弟和一个侄子来，送茶叶等。赠《文集》。韩磊来，还光盘。下午唐小毛同王康及女友来。谈旧事，谈毛，谈形势。王的看法多一致：必须将毛泽东搞清楚，还历史真实面目。他还谈到薄熙来在重庆的一些作为，如何纪念捧毛，还放言要将重庆变为世界第一大城，人口达 5000 万，中国领导世界。陈海宽来送药给我。赠王《文集》。晚上万伯翱、仲翱兄弟来，谈了近两个小时。对毛与当前形势看法较一致。赠《文集》等。他们谈关于父亲谈话稿是误传。

2011 年 4 月 25 日（星期一）晴

七点前起床。看旧书。單少杰评小妹谈母亲文，那些观点很深刻。

上午杨继亮先来，送山西红枣蛋糕等。他对《文集》很感动，建议他写篇读后感。随后钱明锵夫妇

[1] 李锐此处记述不确切。我只是告知美国大使馆的朋友此事作罢，并没有什么大使（洪博培）回话。这句话不是大使说的，是我说的。因为头一天父亲已经痛快答应在家中接待大使，一早又变卦，而且还向中组部汇报了，说是我联系了大使到家中见面，令我非常生气。我对父亲说：“你不敢见不见就是，为什么要向中组部汇报请示，自取其辱。你这样做等于把我也卖了。”这些日记中都未记述。显然父亲知道日记日后是会被公开的，有所记而有所不记。——李南央注

和王连洲（经济学家，原全国人大财经委办公室主任）、陈俊玮（双马影视公司总经理）<来>。钱大谈他在世界各地讲演，得癌症如何几万元一针药物治疗，不停止活动，现在活得很好。赠《文集》，王、陈各买一套，陈还想为我录相。蒋医生来，谈我转胡锦涛件，得到批示，酌情处理。而 301 等还未同意赴台。

小妹下午来闲谈。刘世龙来，谈他的家事，父亲曾在天津办火柴厂，因此还同日本火柴厂打过官事［司］，后来去了台湾，他到台湾去过，家中（河北人）因此冤死不少人。自己因参军早，未受迫害。我的《父母昨日书》，人大家书藏馆买到了，想得到原件或复印件。为此他写了一首诗让我校正。

2011 年 4 月 26 日（星期二）晴

五点醒来。近七点起床。翻看小妹那本《开放》版的《母亲》书，许多文章重读，对时代的分析确感准确。每篇几乎都有特色。上午欧阳劲来（港刊《太平洋》的总编），蓄长发，过去来过，全忘记了。即去洛桑基参加美国民运人士会（还是魏金［京］生、王丹等人）。衡阳人，在长寿街读过书。赠《文集》。

下午游 200 米。看报。

2011 年 4 月 27 日（星期三）晴

晨醒起床如昨，午间仍睡不着。上午范岱年来，送茶叶。谈网上文。朱镕基回清华说两句话：中央电视台尽胡说；中国汽车工业世界之冠，放屁。要大家莫外传，引起大笑。赠《文集》。平江人　　同深圳朋友　　（原文此处空字、空白——李南央注）

接长沙电话：潘基踬去世了！奥运接火炬他是最年长的 94 岁。想必湖南尤其长沙人会怀念他。

2011 年 4 月 28 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翻看《争鸣》2、3、4 期。上午九点，杨继绳同阳光卫视顾仁权三人来，谈大跃进一个多小时。出示这本书（杨细读过）。何其巩（国民党时北京老市长）女儿来，谈父亲为党做过许多好事，却未有公正“酬报”，这不是平反问题。半天讲不清楚。让她写个具体要件。

下午游 300 米。余习广同两位湖南人来：汪廷奎，82 岁，右派，1958 年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就职于广东省社科院，我为其著作《中国帝王文化》题过书名。全忘记了。龙利庚，1935 年生，在清华打右派，在长沙中专退休，高级讲师。愿听我谈三大问题。余习广拟写“李锐大传”。这只能由他。赠《文集》。

2011 年 4 月 29 日（星期五）晴间多云

近七点起床。修改韩磊写的“听李锐谈坐牢经”。

上午杨继亮来。他下午回山西。让他一览今天早晨在起床前吟得的一绝：

茉莉花开世界香，风云突变独裁邦。
飞来蝴蝶难阻挡，病树前头万木芳。

下午许亚同国家广电总局杨明品来，他们在延安干部学院的同学十人要我的《文集》，开了一个名单，一一签字。名单如下，都是司局级干部：

毛腾飞——郴州市委书记，张勤——中组部机关事务中心副主任，唐华——发改委副司长，杨明品

——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商震——人民文学副主编，陈东岗——中直机关工委宣副部长，何昆——台联办副主任，许军——卫生科技出版社副社长，陈越良——民政部财务副司长，庞井君——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同胜利手谈，大胜一局。

2011 年 4 月 30 日（星期六）阴间晴

七点起床。将“坐牢经”全文改好。又收到韩磊代写的哀悼陆钦侃文，可用，已回电话。

三天假日，不能游泳。下午冯海阳来，交我一份“李韶九（1903—1935）生平文，是他夫君（王太行）的父亲王耀南（1911—1984，工程兵副司令员）写的。她从网上看到整艾未未，开会时独温家宝一人反对。赠《文集》。中午四人吃涮羊肉。

2011 年 5 月 1 日（星期日）晴

睡不着，六点半起床。上午韩磊来，将该稿交他。陆文也稍改，告修补处。让他带走丁弘寄来的个人相片册，内中有来我家照及赠字幅。

下午三点到六点同胜利手谈。中餐过节，十多个菜，两家欢聚。

2011 年 5 月 2 日（星期一）晴

七点起床。上午清理书桌，发现似未看过的重要信件。岳云中学转来的高 83 班校友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的信并附件。是我的粉丝，要{ }我同意来北京会见求教，三页信写得诚恳之至，并附有 100 年校<庆>时他的讲话稿，提到岳云三杰出人物，将我排在第一位，其次两位是：马鹤<凌>、廖耀湘。

下午同胜利手谈。

2011 年 5 月 3 日（星期二）晴

七点起床。续看找出的资料。上午薛京来，交他处理的信件，打电话请陈衍虎不要来北京，可以寄书去。

王连洲（人大财经委工作）来，交我三份吕加平写的揭发江“二奸三假”的详细材料。几年前就已交中央胡等有关同志查证，答复是：“不答复”。我将钟沛璋的书交王一览。郭全胜来，取走及川淳子著作和照片，要同日本人见面时谈此事。

下午游 200 米。

钟勤昌又来，为两个人签名事。薛京将转信语改了一下，只好照办。

2011 年 5 月 4 日（星期三）晴、阴

七点起床。书桌清理不完。上午看报、看书。厚泽的小女儿朱梅送来厚厚一大册《厚泽在人心——朱厚泽纪念文集》，我那篇文章排在首篇。这本书如此迅速出版，真有点意外，应当让当政者人手一册。

这两天本·拉丹之死，成为国际头号新闻，各种议论，世界恐仍不得安宁。

2011 年 5 月 5 日（星期四）夜雨、阴间晴

七点过起床。看报。上午施滨海送来《李作鹏回忆录》上下两厚册（常送港刊、书，玉珍交他二千元）。让他看《厚泽在人心》。闲谈到十二点。

下午游 200 米。同胜利手谈，全输。

2011 年 5 月 6 日（星期五）晴

七点前起床。翻看《厚泽在人心》。上午薛京来，给陈衍虎等打电话事已办了。范岱年同王德禄及秘书程宏来。购《文集》10 套，有个名单，都是他们的朋友，在中科院、北大、中国改革研究会、中国经济时报等处工作的。送一套给许良英。王 1992 年来过我家，发表过我写的水电文章。送 2007 年到 2010 年四本《王得［德］禄博客集》，翻 2010.11.22 文章：“姚蜀平，走进文革是为了走出文革”，才知道她的大哥是姚监复，他们的父母都在文革中惨死。

韩磊寄来两篇文章的改正稿，“坐牢经”最后修正一遍。

苏志恒［宏］送来鲜鱼，他们赚了钱，准备搞一个为老年人服务的基金会。

下午游 200 米。气短似难解决，只要不加重就好。范岱年去看望过光远，在家都鼻饲，很不行了。

2011 年 5 月 7 日（星期六）晴

七点前起床，三点醒来，睡得不熟。午间仍未睡着。将“陆老”文改好，让韩磊来取。翻看《王德禄博客集》四本，看了几篇回忆和议论三十年改革的文章，很有见地。关于硅谷与中关村关系，开了我的眼界。向韩磊也作了介绍。很想写一篇介绍，同姚监复通了电话，希望他给帮助。留韩午餐。他一直看《厚泽在人心》。

下午游 300 米。翻完丁弘的照片集《生正逢时》。

2011 年 5 月 8 日（星期日）阴、雨

七点前起床。五点醒来，未再睡熟。中午也未睡着。上午看书，续翻《王德禄博客集》，很想写一篇介绍文章。

仍穿毛衣绒裤，已经立夏了！下午续翻书刊。

2011 年 5 月 9 日（星期一）晴

七点前起床。续翻《王集》，并同程宏电话，告以介绍之意，后又接范岱年电话，他愿协助。

上午王海印送来《炎黄春秋》第五期五本，刊有我的“介绍《爱的哲学》”长文，又送两本大书：《1967 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杨继绳写的序言）、《统战秘辛——我所认识的民主人士》（前者谭合成著，后者胡治安著，均港版）。

下午崔军夫妇来，都过八十了。常散步、游泳，身体很好。水电系统有人对我的《文集》发生兴趣。

陈海宽来，送十斤绿豆和自制黄浆等。

2011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二）晴

七点前起床，五点醒来，睡得不熟。中午只是闭目养神。

上午薛京来，《中顾委名录》有小传，将我的改了不少，让薛京抄好，退经手人（是胡冀燕介绍的）。

带来成都李镇西岳父的四本书，和本人写的赞岳父的文章，还有周成启收到《文集》的读后感的信。

下午游 300 米。

2011 年 5 月 11 日（星期三）晴

七点多起床。昨夜续看中央 8 台连续剧《大捕房》共六集，直到夜一点多，空前之举。玉珍、小余也一起观看。

上午吴龙友来，赠他的书画集《墨海听涛》，刊有《李锐墨迹选》序言、照片以及我的短信。同来的有杭州雪峰集团的负责人童四鹤和随员蔡国恒（最后一个字认不清）。童是苏联 20 世纪油画大收藏家，送我画册（在北京开过展览会），又是青铜器等收藏家，在杭州有大展览馆，值十多亿。集团还是专营房屋建筑的（义乌许多大楼有照片集）。执意看我收藏的毛泽东的两副裱好的字等。各赠《文集》并让带一套给赵洪祝。

两位初次见面的办公司欧阳荣华（安远集团）、张颖博（城乡建设部）来，送《杨尚奎一生照片集》（夫人水静签名，参加过庐山会议，照片甚多）。谈当前形势、三大问题等，各赠《文集》。

下午游 200 米。同胜利手谈，全败。

2011 年 5 月 12 日（星期四）晴

七点起床。看报刊。上午看完一篇旧长文：“显微镜下看‘极左’”（作者司马函，1999.3.不认识），主要详论“极左”与专制的关系，以江泽民为例（谈高岗事错了）。

下午游 300 米。

2011 年 5 月 13 日（星期五）晴

七点起床。看报刊。薛京来，让处理张抗美那份老上诉书，还有崔军夫人的离休待遇事。吴龙友来，那位罗［童］四鹤老板对我所藏字画很感兴趣，他的博物馆想收藏几副。

下午游 300 米。整天空时同胜利手谈。

2011 年 5 月 14 日（星期六）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睡得尚上好。看报刊。收到高亮之信，对我在《炎黄春秋》五期刊出的“介绍《爱的哲学》”几千字长文，很是感激。此书已由浙大出版社出版。上下午同胜利手谈。中午两家吃涮羊肉。

清理书房，发现 2005.1.29 日的香港《明报》，纪念赵紫阳的去世，我只二版的“李锐撰文悼紫阳”，即那篇“永别了，紫阳同志”（有两人彩色小照片），却没有翻头版赵的举［全］身大照片是占了整个版面的。于是出示来的客人。

2011 年 5 月 15 日（星期日）晴

五点半醒来，六点半起床。看吴玉章孙女吴本立前年来家给我的吴老悼亡妻等大叠资料。决定写篇文章，同在人民大学工作的本立通了电话（她已 70 岁）。

上午陈海宽同友人来，送我最高贵的西湖龙井一精致瓷盒装的，价钱贵得很，还有两瓶治血压的药片，以及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毛卫平来，又买了五套《文集》，深圳大学前校长等，在平江建“李锐书屋”事，续在进行，方强等都赞成。延滨夫妇来，谈当前人事，重庆“唱红打黑”等

情况。出示当年我写“早年毛”及“毛旧作辑录”原件等。都可以藏于博物馆。

下午写有关吴老哭亡妻的文章。

延滨谈到三峡对重庆和四川河流的一些环境影响，嘉陵江河段有干枯的。

2011 年 5 月 16 日（星期一）晴

七点起床。看报刊。接吴思电话，为纪念建党 90 周年，九点半开座谈会，主要是年青人参加，希望我能去。今天坐车不能外出，他们派车来接。共到十来人。有吴明瑜、丁东、卢跃刚及本社杨继绳等，同郭道晖第一次见面（已 82 岁，清华的，法学专家，许多好文章），还有党校的王海光、人民日报的祝新华［华新］等没见过面的。我谈了些要害事。从鲁迅的铁屋子、奴隶、奴才，谈到内战杀十万，延安抢救一万五千个特务一个也没有（谈唐纵日记），延安十条方针，一个不杀等。黄克诚十来次受处分，第一次即反对杀人放火，等等。要认清三大问题，问题在为什么难以反思这个党犯错误的原因，久加诺夫能总结出三大独裁（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大教训，而我们这个“一党专政”、“party state”的教训，却难以做出。邓小平 1980 年那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为何迟迟不能实现？（我曾建议刊物郑重再发表一次）断断续续谈了不少意见。吴思开篇谈从“四个坚持”逐一作正确说明；开过许多支票，应实现承诺，实施宪政，依法治国。刊物要扩大共识，争取对象。大家发言，认真总结 90 年经验教训。扩大民主选举（下层做起）。容忍不同意见存在（“乌有之乡”可以存在）。批评、监督到上层、部委等。谈朱厚泽批评过《新民主主义论》（我插话：民主哪有什么新旧），其中没谈过如何制约权力这个根本问题。民生问题是最重要的。等等。回家已两点半。

休息后，同胜利手谈。

2011 年 5 月 17 日（星期二）晴

七点前起床。昨天吴思告我，关于吴玉章老前辈的纪念文，2009 第 7 期发表过一篇文章，查出后，方知是朱维民写的，我起草的大部分他都写到了，像片也刊登了。即电话告知此文作罢了。

上午刘麒子来，送汕头政协的纪念书画册和答谢我题字的精美“收藏证”。我题字两句话，早忘记此事了：许国披肝胆，为民献爱心。

读到《文汇报》16 日“笔会”中刊出的陈四益的短文：”我的第一支烟“。写他年轻时为何抽烟，抽了四十年终于戒掉了，由于受到专家告诫：”你的肺已经受到不可修复的损伤。”文末还谈张伯苓戒烟的大故事。薛京、胜利来了，立即让他们一读，并强迫胜利必须戒掉（我谈过多次），让他回家将现藏的条烟拿来。胜利这次听话了，回家取来三条名烟，全部捏碎，从马桶冲掉。薛京却办不到。

下午游 200 米。同胜利手谈。仍负多。

2011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三）晴间多云

三点半醒来，睡不好了。六点半起床。昨天薛京带来湖南寄的《何光岳诗文集》四大卷，还有一本《何光岳研究》。我不认识其人，71 岁，岳阳人，农民出身，自学成才，研究历史及各种古代事物、学术，“爱书如命”，自建藏书楼。为“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研究成就极多……选题独到、资料扎实、见解深刻，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我哪有功夫拜读呢！

上午彭春生从海南回来，带两大盒芒果。工作仍无着落，受老婆气（已退休，有三千元工资养家）。同玉珍商量，设法帮助。接到吴龙友电话，那位大老板大收藏家准备收藏我的字画，即那天见到的 8 幅，拟出高价。此事以后再说。

下午四点，同玉珍参加每月聚会，带去一袋芒果，大家分。到 12 人：吴明瑜、马立诚、李郁、杨继绳、林京耀、雷颐、郑仲兵、王毅（社科院的，首次见面），杜润生女儿。热烈谈论当前情况。温找香港吴康民谈三点：文革遗毒、封建残余、为己抹黑（妻儿事不予理采［睬］）。辛子陵讲假话甚多，如邓小平上海会重新评毛，习、吴建议取消毛泽东思想等，政治局都鼓掌等。吕加平造诬告状判 12 年，师东兵判 15 年。杜老女儿谈医院雇工高价等，捞钱。郑仲兵到贵阳参加厚泽葬礼，详谈经过，母校清华中学立了铜像，师生隆重悼念。墓地风景甚好，几百旧同事等参加（在位的没来）。只有一小报报导了。他代表我们几位老友致悼词。许宗衡在北京有二十多所房子，一房漏水，皮箱中装有三千万现钞。铁道部一副部长也出事了。党校李君如有三个二奶，还有一私生子。茅于轼四月八日在理工大学讲演，谈毛还原为人，“乌有之乡”派人去捣乱。袁腾飞讲话真厉害：我不去天安门，毛像下有几千万冤魂在那里游荡。袁原是海淀一中学历史老师，在中央台讲过历史。高干子弟们甚活动，宣传“打天下、坐天下”,要分红，成为理论。熊雷［蕾］成为极左分子，骂何方、批张闻天，九华山有一高僧讲中国三现象：1）妖魔鬼怪治国害人。2）二把手是太监。3）床上睡觉。

2011 年 5 月 19 日（星期四）晴、多云，下午雨

七点起床。同玉珍谈昨天聚会，她认为大家讲得好。还谈到仲兵告她：铁流也多讲假话，不要交往。

上午李宗贤同喻家合（河南百得新农建设投资公司董事长）来，送我几本他{ }的“重庆老区建设促进会”的专刊（上面都有我的文章和活动），并前几次来京时的照片，还有一个“邀请函”。在青岛 5 月 24 日—25 日开“中华儒商（十大企业家、十大慈善家、十大书画家）颁奖典礼”，暨“中华儒商总会捐赠青岛黄海学院空字铜像揭幕仪式”。请我参加（喻家合即儒商总会荣誉会长）。赠《文集》，李还买了三套送人，让我签名。

下午游 300 米。李郁来，给我一大堆网上谈毛议政的资料，有“袁腾飞暴强语录”、“杨建宁课堂激辩毛泽东”、“茅于轼：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读《红太阳的陨落》”、韩寒：《我的祖国》、钱文君：“《红色文化》另类谈”等。他借去《邱会作回忆录》，答应以后常给我网上资料。

一个日本记者吉冈淳平（日中广播协会中国总局）来，谈《炎黄春秋》的影响等，说见过吴思。简单应付了一下。

报纸公佈温总理开会，如何处理三峡遗留问题。

2011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七点起床。看报刊。上午薛京来，看李郁给的资料。郭全胜和杨艳滕（华夏龙腾投资公司总经理）来，也谈三峡问题。5 月 19 日《水电工程报》刊登我的“痛别陆钦侃老友”，正好遇上三峡问题公开了。

下午同玉珍、小琴［芹］到门头沟近处的大肉市“游览”，大吃一惊，几个足球场大。

2011 年 5 月 21 日（星期六）晴

七点起床。看网上资料，茅于轼谈毛很到位。

上午施滨海来，赠港版《赵紫阳在四川》和《开放》第 5 期，谈辛子陵引用的“邓重评毛”的“假报导”，引发茅于轼写文“通［痛］批毛祸国殃民”。

下午游 200 米。李郁还回《邱会作会议》（带走另两本《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并给我四本袁腾飞的《历史是个什么玩意》（1—4 卷谈世界与中国历史，并附光盘）。

2011 年 5 月 22 日（星期日）晴

七点起床。看《开放》第 5 期，艾未未专辑，过去不知其人其事。他的母亲高瑛，就想起高文华大女儿也似此名。

上下午都看书，毛应民寄来《后唐宋体诗话》（王尚文著，我写的书名，刊有研究我的《龙集》文章），这本书对当代旧诗坛很有启示价值。

这两天请人修客厅大沙发。

2011 年 5 月 23 日（星期一）晴

七点半起床，睡得较好，中午也睡着约半小时。上午看书刊，下午看报纸。崔军夫妇来，为夫人离休后工资事，代写过一封信<给>叶选宁（叶帅儿子）求援。刘清夫妇来，赠《文集》，相互争取都过百岁。

徐州人向徐川来，为了打官司，又来找我，交一大叠资料。此人还找过周有光老人，给我照片。

2011 年 5 月 24 日（星期二）晴、多云

七点起床。看港刊等。上午薛京来，向徐川打官司材料交薛处理，让他翻袁腾飞的四本书。上午大家观看如何修理沙发，一种类似订书机的工具订牢椅面。

下午满起到医院取药，我独游 400 米。

平江老干局长张满兰来（同一工作人员），称赞她编的《平江英杰》照片集，我那廿多幅照片中，有的文字说明有错或应加必要说明，如“范元甄”应加“前夫人”等。

2011 年 5 月 25 日（星期三）晴

不知不觉睡到差一刻八点起床，还以为是七点差一刻。上午开始写纪念党 90 周年文章。《炎黄》要 300 字。

请人来换书房的遮阳篷。中央一台在播“1921”，没有看，但想起孙中山、宋教仁和父亲那一代人，都去过日本，有的长期在西方呆过。张闻天、周恩来等也去过西方，思想就比较开阔。

下午游 300 米。同胜利手谈。

2011 年 5 月 26 日（星期四）阴、下午小雨

七点起床。通过电话，《炎黄》要的是创刊廿周年。吟得七绝：

产生宪法百余年，宪政施行蜀道难。
几大自由言论首，炎黄努力换新天。

上午程宏来，送他的著作并王得［德］禄资料。购《文集》10 套。觅觅来，购 5 套。

下午游 200 米。陆茂竹和女婿来，送她自制的玉珠体［立］体动物：蛇（我的属相），马（玉珍的）和兔。真是太奇特了。谈往事，反右时，水总系统没打几个人，有位设计院的（康世荣？）一直感激我，全记不起了。赠《文集》并《上书集》。女婿是湖南怀化人，48 岁。小陆已 80 岁，满头黑发，很精神。

上午段绍译来并一学生，四五十本《世纪留言》和《上书集》签名，留下十来本给我。

下午游 200 米，气短如故，难以行走。

2011 年 5 月 27 日（星期五）晴

七点前起床。看资料。元元带两位朋友（都是医生）来，有一位买了《文集》，让签名。同她们谈了些要害事情并举例，如打 AB 团后共杀自己人十万等。

上午将纪念《炎黄春秋》创刊廿年那首诗写好，也让来的客人一览，这四句话可说盖［概］括了百年来中国最重要的一种历史现象。薛京一起谈话的，玉珍老朋友的儿子也参加了谈话。

下午游 200 米。

崔敏来，他两次住院，做了搭支架手术，是颈部。

2011 年 5 月 28 日（星期六）晴

七点起床看报。上午韩磊来，看我所藏书画，名人送的，一一拍照，花了一上午。留午餐。

下午游 200 米。同玉珍、小玲、小许去参观南面的三栋部长、副部长高楼，坐轮椅仍累。

上午李寿统（原水利部海委高工）来谈长江下游的三峡问题。

2011 年 5 月 29 日（星期日）晴、多云

七点起床。看旧资料。有陈铁如长文：“读《其人》有感”，很是真切。还有方行重 98 年的信等，都可编入《大哉》续集。

上午裴毅然（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博士）持丁东介绍信来，也是南央朋友，常在香港发表文章，研究延安知识分子情况。刚从延安来。54 岁，留胡子，同朋友贾秀文（名片上渤海交易所）及一女士来。闲谈毛同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及三大问题，还唸了“萧三一语”那首打油诗，以及我这个人一生“特色”等等。约一个多小时，裴准备写成文章寄来。购《文集》两套。

昨天李寿统（八十多岁，在水电工程兵呆过）带来一些网上资料，下游四大湖干旱情况，水位大降，原因在下放清水将河床冲低，以至湖水倒流所致。其人大概属三峡的反对派。说过去来过我家。赠《文集》一套。

下午看书，清理报纸。晚上看完电视剧《红槐花》（共 38 集），几个主角牛儿、凤儿、郑大小姐等的人性写得好。

2011 年 5 月 30 日（星期一）晴

七点起床。看报刊。上午周笃文同他的朋友、学生七人来，有县委书记，经营高速公路的等。同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从三大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缺陷谈起，还将《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序言，大声唸了一遍。将书借予，希望他们复印传阅。因为最近《人民日报》还有人大写文章宣传这个主义。可惜《后唐宋体诗话》没有找到，向笃文作了介绍。他们拟购《文集》15 部。

下午二妹、敬之夫妇同女婿来，女婿很朴实，不像“海归”，仍在英国，来去“飞人”，作“物流”信息（我听不懂）。同他们也大谈形势和这个党的情况。女婿的父母都是医生。包括满起全家，一同到附近酒家吃羊羯子，二妹等和王军是第一次，非常满意，尽兴而归。

2011 年 5 月 31 日（星期二）晴

七点多起床。翻看旧书。昨天四川王康又寄来三本《浩气长流》和他的著作《俄罗斯启示》，并写了封信。翻看《文集》后，知道“其人”了，大加鼓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作中国的摩西。

书架上取袁伟时大著《近代中国论衡》，过去只读了一半，全忘记了，拟重读完。下午游 200 米。同胜利手谈。

2011 年 6 月 1 日（星期三）晴

七点起床。找不到程宏寄的资料。上午九点范岱年和王德禄、程宏来，送纸和墨。他们来主要是求字也。出示《墨跡选》等。谈旧事，谈三峡。乌有之乡留恋文革，痛骂李锐、胡积［绩］伟、李慎之三人。马斌挂帅。

薛京同朋友王石来，王从事文物鉴审。观看了我的悬挂字画，认为真品，也看了齐白石的松鹰。

下午五点于幼军来，赠三大本著作：《社会主义五百年》一二三卷：《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现实》、《在中国》。是那两年闲居呆在图书馆的所得。谈他的冤案为黄丽满制造，判死缓的许宗衡（深圳原市长）最后供出送黄两箱港币二千万，黄只得跪在江面前求救，以“装两箱红酒”为托辞无罪。贺国强处理于案时，以中央决定强迫接受。他现在管南水北调工程，中线都是混凝土渠道，造价至高。

2011 年 6 月 2 日（星期四）晴

七点起床。吟得打油一首：

运动频频无限哀，人才不要要奴才。
殃民祸国何时了？文革呜呼晓色开。

早餐时，吴勇来（轶青夫君），谈最近到江西、安徽、湖北转了一圈，长江只有小帆船行走，老百姓骂得厉害。

上午陈海宽送来粽子。吴龙友来，谈童四鹤为我的字画鉴定等事来京，我让满起帮忙，清出近廿幅字画。下午同玉珍一起，随吴到东城亚洲大酒店童的住房，来了故宫博物院专家金运昌，一同幅幅观赏。

2011 年 6 月 3 日（星期五）晴

七点起床。看报刊。薛京来，湖南又有告状信件（黄道奇原秘书），让我签转周强。午睡后，吴龙友来，谈及那位金先生对齐、郑两幅字画有怀念。

下午游 300 米。同胜利手谈。

2011 年 6 月 4 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七点前起床。吉林高国发去年九月寄来的近两万字长文“读李锐新著《何时宪政大开张》的联想”，看了一遍（最近找出的，以前未全读），其人是真正关心国事的，生活在一个县镇上，有如此功夫，真是难得。

胜利买肉下厨，两家共 10 人午餐，15 个菜。毛竹给我和玉珍“爷爷、奶奶”的结婚卡，六月十二日。

上午程湖夫妇来，送几盒食物。谈安东整日工作，廉洁自律，邮电系统当然有腐败。

下午游 200 米。同胜利手谈。夜观巴黎世网电视，李娜努力获得冠军。对玉珍、小余说：是我鼓励所致，大家都看得高兴，最后 6:6，而 7:0 胜利了。

2011 年 6 月 5 日（星期日）晴间多云

七点起床。看报刊。口述历史“东北一年半——给高、陈当秘书”，“给高”一段改好，“给陈”一段不必大改了。下午同玉珍、小余玩出散步一个多小时，我坐轮椅，小余推着，转博物馆南北一大圈。

2011 年 6 月 6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韩磊先来，让他看一些“抬高”资料，“给高”一段交他复印。苗苗和觅觅来，送大兴产杏子。延滨和元元来，谈形势。将最近两首诗唸给他们听了，还让看纪念陆钦侃文。《水利部［报］》也刊登了，是韩磊寄去的，照片很大。一起午餐，过端午节。

延滨从美国回（女儿夫妇留在纽约），带好些药物给玉珍。苗苗谈么么情况，就是想捞钱。午餐后，又一起谈到两点半。我只吸氧、午休半个多小时。

2011 年 6 月 7 日（星期二）晴、下午小雨

七点起床。看报刊。薛京来，党校学习推后。满起同他到医院换氧气瓶。《中国水利报》交他复印。

下午又将“给陈”一段留［浏］览一遍，改动处不会很多。

2011 年 6 月 8 日（星期三）晴间多云

七点前起床。“给陈”改动，稍加了些内容。92 年写的那篇长文，内容真是丰富。薛京十一点多来，应苏志宏代邀到金帝雅午餐，邀请人是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黎学清，专为“贫困老人援助基金”服务，送一大袋资料。是个佛教徒。我谈了些有关旧事，还唸了给五台山五百年佛教那首诗。张坚身体好，希望我找田纪云也赞助。薛京将《水利报》复印件交吴思，也准备转载。

下午游 200 米。

2011 年 6 月 9 日（星期四）晴、多云

七点前起床。看报刊。上午将“当陈政治秘书”稿全部补正毕，还唸了一遍让玉珍听。同满起作了件事，将客厅两套沙发对调，那套综［棕］色皮的换到西边便于夏天使用。下午游 200 米。让满起将稿子交薛京打印。接小妹电话，星期六到北京，正好将“当高、陈秘”件交她带走。

2011 年 6 月 10 日（星期五）晴、多云

七点前起床。佩珍一早到了，带许多家乡食物。

上午韩磊来，“高岗一段”打印好了交我，还给了五份刊登了“怀念陆总”文的《中国水利报》（5 月 31 日），此报发行七八万份。他要出差，提前送来。

下午游 200 米。路过机关，薛京将打印好的“陈云一段”交我。回来仔细阅读一遍。

2011 年 6 月 11 日（星期六）多云、下午阵雨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小妹回来了，交她“给高、陈当秘书”补正稿。她说此大段已交她，使我诧异。嘱以此稿为准。交我裴毅然写的访谈文：“深春访锐老——马列理论本身就全错了”。立即边看边补正。

上午苗苗来，送毛竹婚礼。

小妹谈她经手的项目，上海工厂工人罢工毫无办法。

2011 年 6 月 12 日（星期日）晴

七点前起床。看报刊。小妹一早来，交我回长沙一段。由于那副齐白石松鹰图成“伪品”，玉珍给申生电话，小妹也参加了，引起玉珍怒斥、大怒。后停息下来[2]。

十一点前一起到建设部附近一大酒店（大宅门？过去没来过，古色古香），王军父亲在门口迎接。首次见面，共五桌，两家父母，我和玉珍、小妹首席，还有王家长辈亲戚孙振岩（北京化工局长，76 岁）同桌。交谈亲切（文革也挨整）。仪式亲切隆重，毛竹打扮甚好。我讲了几句话：“毛竹”名字乃我所取，唸了那首咏竹七绝，末句“总是虚心到老来”为望。对王军接触不多，印象甚好，有好父母。可说尽欢而散。

2011 年 6 月 13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七点前起床。昨天施滨海送来《开放》第 6 期和《赵紫阳的道路》（张博树主编）。小妹带来《争鸣》5、6 期。一早翻看。陈海宽昨天同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的负责人来，邀请我去讲学。留下一篇“人口老龄化”的长文（这也是昨天的事，未能见面，因同玉珍、小妹争吵时）。

下午黄乃的黄绍强、黄与群来。大儿已 65 岁，住加拿大的油画家，辛亥革命百年，回国办人物画展（留下样本）。计划将我的父亲列入。特从晓梦传记中出示照片，并将文章复印与他。

2011 年 6 月 14 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七点前起床。续看港刊与《赵的道路》。下午游 200 米。六点前，同玉珍到北京饭店贵宾楼 10 层，田纪云邀请会餐。吴思早到，《道路》等在网上知道，出示《明报》满版。杜导正谈“温孤立”。导正谈最近王岐山同人大教授谈话，情况较好等。每次请吃的老板（莊？）搞装修的，今天邀来多位朋友，忙于拍照。菜甚高级，万元以上。只得赠《文集》一套。

玉珍谈田的夫人似不甚合拍。管助听器的小李，答应明天下午来家。

2011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三）多云

七点起床。记日记。上午荆中来，剃光头，几乎认不出了。在郊区自当农民，种点东西。谈三亚宜居，谈自己年青时情况，原热中［衷］高科技，在电子部，后关心政治，决不入党。交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中国应为民主、自由的国家——为中共建党 90 周年建言”。赠《文集》。

力丰来，详谈西方舰母发展情况及苏俄同我国发展舰母的落后。他那个起飞技术为学院教授赞赏，有关军方因自己搞了一套而拒绝。想要我再转信件与胡锦涛。我在［再］考虑。

下午游 200 米。延滨送来鲜海鱼和豹子肉。

---

[2] 此处记述同所发生的情况并不相符。是张玉珍突然发难，说我和王申生联手将齐白石的松鹰图换成了假画。我反驳说卖画的时候我人在美国，根本就不知晓，从没有参与过，并立即打电话给王申生，让他证明。我刚跟申生通话，张玉珍即抢过话筒，开始歇斯底里地对王申生大骂。放下电话后意犹未尽，对着我继续谩骂。后经父亲劝说：今天是毛竹结婚的喜庆日子，该换衣服去参加婚礼了。方才罢休。齐白石的这张画，李锐在 2006 年 1 月 10 日、12 日，2010 年 9 月 15 日、16 日和 2011 年 6 月 1 日的日记中都有记述。——李南央注

2011 年 6 月 16 日（星期四）阴、小雨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小妹来，谈哈尔滨情况，奇怪的是参观了一个养老虎园，已达 900 只，养不起了，又不让出卖。其实可以卖给外地动物园。郭全胜送还及川淳子的博士论文书（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及李锐）。他的懂日文的朋友想译成中文。我记得及川说过中文版将出版。上海电视台《往事》频道王亚飞（女，30 岁，南京大学毕业）来，要采访我谈彭德怀与三峡。我同她谈上三峡的要害关键事（如邓小平听到“万吨轮船通重庆”之言，即决定拍版［板］等等）。庐山会议书中已详述。告她，如正式采访，我只能谈这些。出示港版《论三峡工程》。最后将《文集》赠与“往事”负责人应启明等“存览”。薛京的女有［友］郭奕君（上海金盾集团董事长）来购三套《文集》，让她带一套赠俞正声。她定要付款。

下午游 300 米。四点多，沈跃跃、曹治国和机关事务局一负责人来，赠大盆花，并 90 周年“政治生活日贺卡”（有光盘）。信中第一句“74 年前今天，您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落款是 2 月）。我照旧不客气，先唸了两首近作（“宪政施行蜀道难”和“人才不要要奴才”），然后将《赵紫阳的道路》总序即“如何从前现代的皇权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历史跨越”，如何宪政“转型”，唸了一遍。最后将今天《新京报》第二版“过万贪官外逃，携款数千亿”谈了一下。沈跃跃则同我谈到，她参加文献室等座谈会，听到几位宣传要“与时、与实、与世共进”。

2011 年 6 月 17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昨天小胖又来，将其专利材料及代拟致胡信交我，只好再代转一次。

上午牟广丰来，送小米等。山东故乡（日照）拟为他的父亲（牟宜之）修建故居，成立研究会，要我当名誉会长，只好应允，并即为他的诗集“四上集”写好书名。他在环保局，三峡论证参加过，三峡问题很了解。谈到河流的八大功能，剩下“发电”安然了。现在问题：1）消落带污染严重。2）河势变化，清水下泄而淘滩。3）流域湖泊功能改变：只吐不吞。4）河口咸潮上溯（原来河口成陆洲）。5）地质灾害，滑坡、塌岸。6）水生态破坏，鱼类多样性减少，白鲟绝种。留下几首感怀诗。

下午奚青来，他细读了我的“流放日记”，将我的经历同曼德拉对比（曼是 27 年，三次婚姻等）。从日记中摘引材料，已写出 17 页（约 15000 字）。特别引出我在梦中记录毛向我承认庐山错误在他，竟同他与彭德怀谈相似的话，只隔两个月。奚对这些日记的研究，远胜过宋晓梦。我也没细读过。他还给了两份关于谈辛子陵被软禁的网上材料。

2011 年 6 月 18 日（星期六）晴、云

六点半起床。上午看奚青送的文章和资料。胜利来，手谈。下午游 200 米。

2011 年 6 月 19 日（星期日）晴

七点起床。看报刊。上午韩磊来，给我近日《南方周末》一版谈中顾委关心国事的报导，有任仲夷、于光远的照片（同广东有关），十二、十三两届中顾委共 300 人，现在活着的只有不到 30 人了。我的名字只出现在《炎黄春秋》四顾问中。楼上刘明夫（已故）的女婿带惠鲁梅（周惠的二女儿，在美国 30 年，在一大学教心理学）和惠海鸣（周惠的亲戚，想来见我的，在苏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已退休，64 岁）闲谈庐山会议。周惠情况，同周小舟关系的破裂，女儿主要为父亲辩护，说小舟在庐山向毛写的信，内容太广泛，包括陈伯达都说过：毛似晚年斯大林等（这封信周惠为他改正过一些数目字）。关于

周惠在庐山被毛收买，当了奴才，她似乎不知道。在湖南的左（使用官健平，报社打 54 个右派等），以及奉毛命，会后斗小舟，她似乎全不知情。我将实情告知，自己全不知这些情况，因此 79 年复职后，同周惠仍是好友（他还告我，在内蒙将毛的塑像全部撤掉，只剩一座）。我还谈到权延赤写周传，造假多，引起许多人不满。汪澍白等三人写长文批判。最后女儿很客气告别。惠海鸣是同意我的意见的。女儿也知道我在美国的口碑甚好，也知道南央在美国。她的母亲还在，托她问好。

2011 年 6 月 20 日（星期一）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港刊和遗漏的前两天《新京报》（此报社会新闻尤其经济报导多，我已十多年没订《人民日报》了）。上午胜利来，看了力丰的上书材料，认为其专利（关于航母飞机如何起落的技术处理）行不动［通］，装备部的意见（工程难办）对。接着力丰来了，让两人讨论、对话，完全谈不拢。我也听不懂。胜利在航空研究所工作二十多年，当然在行。我只能建议力丰自己直接寄给胡锦涛，我不再转了。午餐后，胜利送力丰上电梯，力丰对胜利说：你不像亲戚更不是朋友。

2011 年 6 月 21 日（星期二）多云

四点半醒来即睡不着了。六点半起床。今天客人不断。一早吴勇送来一瓶毫［豪］华五粮液，我告诉此酒出名是当年周总理喜欢。韩磊同常州周有光老人家乡人来（范炎培，常州市作家协会、地方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拟出版周老年谱，附上我那篇文章。带电视录像，让我谈周老。我于是唸了最近两首诗，并谈三大问题，而周老是先知先觉者，他是坚持普世规律的，原因在西方留学，中外古今文化贯通，又编百科全书，独立人格，乐观全球化发展。随着牟广丰也带录像机来，为父亲牟宜之在日照家乡建故居和研究会，让我当名誉会长。随着刚才所谈又谈了牟老的特色也是同周老相似的，他们都是辛亥一代坚持变法求新的人。其间玉珍老友韩市长（鞍山市）来，玉珍代赠《文集》。

下午游 200 米。唐小毛来，在参加主办纪念辛亥革命的活动，书画展，向我求字。当然应允。谈上海人对俞正声不满，由于干部减工资，经济下降（有各种原因）。游行人群中，有举咸鱼和鸡蛋的。收到钟叔和［河］寄来的三本书：《小西门集》、《念楼序跋》、《笼中鸟集》。内中有两篇写我的文章。昨天收到史鹏寄的信件，都是当年老人。

2011 年 6 月 22 日（星期三）阴

六点半起床。翻看港刊。《争鸣》第 5 期裴毅然的文章：“数字里的中国”有许多关键数字，用纸记录下来。

上午沈云彪和谢庆庆（谢文清女儿）来，沈又送鸡蛋等，“这是孝敬长辈之意”。我建议庆庆将他父亲的事跡写出。沈交我一篇重要资料：“党史——有些就是不能对老百姓讲”（2010.7.24.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学习近平讲话座谈会纪要）。

下午四点前，同玉珍到上海大酒家参加每月聚会。到 11 人（有一个社科院哲学所新人），明瑜、李郁、杨继绳、林京耀、马立诚、雷颐等。党校党史研究那份资料，都说是伪造的（韩钢也认为）。雷颐各赠他的著作《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正是当前大家关心的。大家热烈议论当前形势，薄熙来带唱红歌团来北京，无人理采［睬］，形成拥毛、批毛对立阵营，高干子弟也形成两大对立。秦晓（秦力生儿子？）、陈小鲁等为左派对立派，人较少些。地方确有各自为政现象。我谈了昨天来两处人带录像机情况，小事也可为证。继绳说，俞正声在上海千人会上批我和胡绩伟。这也有可能，权力导致人的变化也。

2011 年 6 月 23 日（星期四）阴、雨

七点起床。昨天李郁还《心灵对话——邱会作与儿子程光的对话》。翻看时才发现程光来过我家的照片和我写的一句话。李郁很赞赏此书写文章很真实。

下午游 200 米。陈海宽来，谈去一学校讲话事。建设部副部长等来看望玉珍，礼物隆重、实用。老干局负责人谈读《实录》印象深。我讲了几句党走弯路的话。说我身体好，是玉珍功劳。唸了那首诗（护士医生兼政委）。

2011 年 6 月 24 日（星期五）夜雨、晴

五点醒来，似又睡着一阵，六点半起床。昨夜睡凉席觉冷，早晨穿长袖衣，中午仍换绸衬衫。

昨天收到北大向仍旦老教授（他写了信，不认识我，打听到住址）寄来他的学生胡留亭三本诗集：《立雪亭诗》、《爱晚诗词》、《醉翁吟稿》。同时收到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北 7—3—6 毛爱玲 710072）寄来的《雁塔之声》（我写的书名）第七集，封面印有孙中山、黄兴、秋瑾、蒋介石、汪精卫等十人的像片（纪念辛亥革命百年诗集），并《陶光诗词楹联选》（五本，陶光过八十岁，已去世）。整个上午翻看这几本诗集，都有好诗。《立雪亭诗》集中，P111，有“六四后京中所见”（七绝）五首。“天安门”后两句：当年领袖凭栏处，今日黎民不忍观（作者山东人，1963 年入北大中文系）。陶光是安徽巢湖人，工诗词、书法、篆刻等。大概打过右派。“四十书惑”：早餐曾怀捧日心，无端横祸忽飞临。书生岂被天良误，不惑之年惑亦深。《雁塔之声》P.78，选录陶光“七哀”，吊彭德怀、胡耀邦、赵紫阳、老舍、胡风、王实味、张伯驹。诗中都直斥毛、邓。真应该编一本《阶级斗争罪恶集》。

下午游 200 米。楼下姚海天送来他父亲的两本书：《姚雪垠诗集》、《姚雪垠下放东西湖琐忆》（都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都是为姚老百岁纪念出的。

2011 年 6 月 25 日（星期六）晴

五点醒来，为纪念黄兴吟得两绝，六点半起床。

敢死进攻总督衙，岑南起义实行家。
孙黄冲突反专制，追求民主救中华。

当年黄兴被称为“革命的实行家”。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时，党员必须按手印服从其领导，黄兴拒绝之。因此国民党时代不宣传黄兴。

未酬壮志即成仁，我父遗言永记心。
岁岁同年登岳麓，一寰相伴拜先君。

父亲（李积芳）1905 年到日本留学即加入同盟会，是黄兴的好朋友。1922 年去世后，我五岁即继承他的书桌，见到黄兴的大张照片上写有这句话：“壮志未酬身先死”，并《黄兴荣哀录》等书。黄兴遗腹子黄一寰是我的至交，在长沙小学同班时，年年游岳麓山，黄兴墓在山顶上。一寰到延安后改名黄乃。晚年我们同住一楼。

上午看书报。陈海宽送来 6 月 29 日到“民政部管理干部学院视察方案”，蒋院长亲自来接，是粉丝。蒋医生来，告知江已重病住院。正好玉珍医院照脑病片回来，他说无大病，要放心，切勿生气。

下午胜利来，手谈到晚餐前，全负，只攻不守也。

2011 年 6 月 26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找出一些有关资料，准备下午的活动，要我讲话作准备。将《争鸣》5 月号上裴毅然的文章“数字里的中国”那些说别［到］问题的数字等，完全摘录下来。下午午休后薛京来，一同到中央电视台梅地亚中心参加“中国公益事业联合会”和“中国爱心工程委员会”主办的“辉煌征程——建党 90 周年大型纪念盛典”。主要是会长李宪梅召集的（几次电话催我出席）。她有长篇讲话。由朱良宣布开会，主席台上我们坐在中央，还有几位将军（裴周玉坐我左侧，不认识）。主要是为一些关心爱心的企业家等人发奖，奖牌由我们在台上交发，共约二三十人。整个会场几十桌，约近 300 人。晚餐后即回家。同朱良交谈一阵，最近的两首诗。朱谈到当年金日成私生活同毛近似，带“妃子”外出也。赠朱《文集》一套。

上午蒋医生来，告知江住 301，似已病危矣。

2011 年 6 月 27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薛京带来两位他的朋友（在郴州医院工作），发明一蓄电技术，几位教授专家署名，让我推荐转交省长，只得照办。取三套《文集》。谈了一阵能源问题。

下午陆茂竹、王作高（从美国回）和陆钦侃小女儿并王佩孙（女，在总局计划处工作过，我全记不起了）谈水电旧事。

2011 年 6 月 28 日（星期二）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文汇报》6 月 27 日刊石仲泉满版文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算是没有唱红歌，接触到一些实际问题，谈到“从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而没敢谈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主要理论是错误的。上午陈海宽来从西安回，带好食物，活鲤鱼等。给我一份“民政部管理干部学院（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的简介。

下午游 200 米。

2011 年 6 月 29 日（星期三）晴、多云

七点起床。看报刊。充分准备带走资料。

下午两点半，北京社会管理学院的蒋昆生院长（他是民政部的）和陈海宽来接我，薛京一同参加。车过通州约 20 公里，到河北的燕郊镇，高楼林立如大城市，约 40 万人（北京人 35 万），就这二十来年发展起来的。学校的王杰秀书记在门口迎接。到四楼会议室座谈，校方和学生代表共约 10 人。先观看学院的宣传片，占地 360 亩，院长介绍学院概况后，由我讲话。谈了约一个多小时，谈三大问题，先唸了《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序言和《赵紫阳的道路》总序，然后谈党史败笔。先将［讲］了这样一句话：不能光谈“过五关斩六将”，也要谈如何“走麦城”。谈打 AB 团共死人 10 万，延安抢救 1 万 5 千特务（一个也没有）。好在接受教训：“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也杀了王实味几个）。然后又唸近作两首：“运动频频无限哀”等。最后谈改革 30 年后，经济成就同世界各国对比的数字。如用于教育、医疗、社保、就业等民生改善的财政开支占 GDP 比例，西方发达国家都在 60%以上，而我们不到 20%，贫富悬殊基尼系数我们已超过 0.5。国民收入占 GDP 比例，欧美 55%，南美 38%，其他国多在 20%以上，中国只 8%。国富民穷，维稳经费 5140 亿（2009 年），超过国防，医疗费开支 80%用于 850 万公务员。主要问题在党权重，民权轻，形成权贵资本主义。经营单腿前进。自由经济必须同上层建筑配套变革。对人文价

值更鄙视，失去各种价值的理性基础，必须重新启蒙。还谈到这个数字：GDP 1820 年占世界 30%，1955 4.7%，现在第二位，但人均第 90 位，这说明中国人心灵手巧是能干人。

学院的校训为“求知躬行，德才相彰。崇扬仁爱，服务社会”，我很是赞成，过去就出不来的。院长说，这是最近两年才树立的。马克思认为爱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散会后五星级福成大酒店晚宴，又闲谈不少往事。餐后参观为残疾人设的各种辅助器，大都是进口的。陈海宽说，他们很满意我谈的。回家已九点多，玉珍很是着急，电话问满起。

2011 年 6 月 30 日（星期四）晴多云

昨天大概太疲劳，七点半才起床。夜晚<下>过小雨。

上午看自己的旧书，如《云天孤雁待春还》，小妹编出这几套书，真是了不起的大事。朱正的序言写得好。找出何方的《读史忆人》，开始看有关张闻天的文章。七月二日上海电视台要来谈张闻天。

下午游 300 米。同薛京电话，明天坐台下，就不去了。

2011 年 7 月 1 日（星期五）夜、晨雨，阴

七点起床。薛京送来人大会堂入场券，两张（他陪送一张）我的座位在正中二排，还是决定不去了。九点半后，一直观电视，听习近平、胡锦涛的讲话，直到十一点多。发现空座位极少。

午休到三点多，没去游泳。看何方书中头三篇写张闻天的文章。张对党的贡献多么大，一个何等有理论又实际而品德高尚的人。我过去只了解他建议搞五种经济的思想。

2011 年 7 月 2 日（星期六）夜晨雨、阴

七点起床。看旧书。上午凤凰卫视（因玉珍曾拒绝，冒充上海台来）三人来，谈张闻天，谈了近两个小时，认为张是遵义会后领导三年，高才能、讲民主，反对个人崇拜，由他一直领导就好了。在东北就提出应当搞五种经济，发展资本主义和个体户等，因此被毛痛恨，不让他做负责工作，出国当大使等。赞扬何方文章，对张最了解。谈庐山会议时情况。我的纪念文章讲到一些具体事。主谈人忘记让留名片，浙大毕业的，没有去过香港。

下午游 300 米。陈海宽又送来一箱荔枝。晚饭<后>玉珍、佩珍、小余我们四人绕首都博物馆一大圈，我坐轮椅，近八点才回家。

2011 年 7 月 3 日（星期日）阴

七点起床。看报。上午原冯家女儿（她的母亲是张太雷女儿，已 89 岁，糊塗了）来，谈网上对唱红歌全国花几十亿，以及纪念 90 周年搞伟光正，骂得厉害。收到《炎黄春秋》第 7 期，刊登了韩磊写的《李锐的坐牢心得》（我修补不少），建党 90 年刊沈宝祥、何方等六人的论文，谈自由、民主和还权于民，其他“往事”文甚多。大概这是全国唯一“纪念 90 年讲真话”，“以史为鉴”的刊物。周笃文让满起取来五本《洞庭诗词》，刊有我的三首诗：“2007 年重上庐山感赋”两首和“题长寿街诗墙”，并刊王尚文长文：“李锐诗集读后感言”。这也算是我的纪念 90 年。

新制的四副眼镜都取回了，我的两副都不错，这是玉珍的关心。

2011 年 7 月 4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七点起床。看报刊。玉珍仍每天到医院注射。

书房杂乱不堪，到处堆满了，简直无法处理，引起玉珍想搬到南边盖的新楼，有宽敞的客厅和书房。我却不愿动。住此已三十多年，是生平最好住所，尤其满起一家住隔壁有个照应。

看旧书和旧资料。韩磊电话，钟沛璋电话，看到他写的那篇文章了。

2011 年 7 月 5 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七点起床。薛京来，同满起到医院换氧气瓶。整天感觉疲劳，想睡，也不想吃饭。中午吃一点点。玉珍检体温 37.8℃，下午玉珍同我到医院内科，并照胸片，基本正常。血压偏低，查血，明天看结果。

下午崔敏来，谈党史，想同尹署生联系，他们是当年同学。我找不到电话簿。让他带去邱会作的回忆录。陈海宽送来管理干部学院的照片印集。

2011 年 7 月 6 日（星期三）多云

七点起床。玉珍几次来查看。八点同到医院。正碰上何青大夫，谈她的父亲 95 年去世（75 岁），公公同范旭东是好友。随即送她《文集》。她的夫君也是老三届也。仔细为我检查，照了胸片，如果仍发烧，建议住院。

李郁电话：江泽民于今晨零点去世。外电报导。

2011 年 7 月 7 日（星期四）多云

昨夜十二点起来大便，感觉异样，起床后整天不适，不想吃饭，只想躺下闭目休息。午餐勉强吃了一点。下午不断解手，五六次，似小泻，特别喉咙也不舒服，没吃晚饭。玉珍、小玲同我八点到医院，内科仔细看了。玉珍下午曾量体温 37º8，体温已正常，其他血压等也正常。查了喉咙，带回不少药，幸好不必住院了。

关于江去世消息，玉珍接到日本电台电话，回答得好：我们什么多［都］不清楚。

那本照片集印得很豪华，封面字“殷殷嘱托，拳拳关爱——李锐老首长来院视察工作掠影”短短“前言”中有他们的语言，也还有这样的话：“珍惜美好时光，牢固树立德才相彰的职业操守，深怀服务社会的仁爱之心，为创造和谐社会作积极贡献。”

收到南京强剑衷编的《普世大潮流》第一期，头两篇即我的“介绍《爱的哲学》”和高亮之的“《爱的哲学》体系”，其他有曹思源两篇文章及网上重要资讯。

2011 年 7 月 8 日（星期五）晴

七点起床。整天休息。解手等已正常。上午薛京来，让处理信件。毛卫平和李平（民政部）来，主要为“平江书院”门联事，给我一份草稿，请欧阳中石书写信，让我签名。深圳大学校长蔡德麟给我一封四页信（毛带给他我的《文集》），真是真正的“粉丝”的感言：“终日捧读，爱不释手。这是中共当代思想宝库中最为宝贵的珍品，是当前治党治国的金言玉语”。信中还谈到他当年是毛泽东思想的追随者、学习者。考入北师大政治教育系第一届本科，不幸打为右派。81 年在安徽参加了“历史决议”的讨论。“十五大后，我更是企盼您关于第三个《历史决议》的忠言能够实现。”自认几十年从事理论工作的最大影响人是我。还送了一本他写的序言书：《全球生产方式演变下的深圳产业转型》。

我将近况告诉毛卫平，办“书院”一定要真实反映平江在近代到当代的史事，李元度当然是最重要人物，留日学生凌容众这批人也包括我父亲的朋友。还谈到酆菊亭其人等。代卫平赠王谦宇《文集》。

2011 年 7 月 9 日（星期六）晴

七点起床。整天人客不断。上午朱大星和夫君孙绪铭（青岛保税区棉花交易市场总裁）来，两口子分开在长沙、青岛下海，大概都很开心。谈生意场复杂，棉花进口几百万吨。下午毛卫平来，关心对联事，怕我忘记。谈到《民国之精华》不知谁拿走了，他们将到国家图书馆去寻找。晚上李英健同他的朋友萧柏春、一位同事女士和那对双生子（已是博士了，当年在大连见到的小孩子），谈了一个多小时。萧是美国纽约长岛大学商学院教授，夏季来北大讲学，谈我在美国的影响。我谈了些他们难以知悉的往事。党旗镰刀、斧头，就是不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一起拍了许多照。

2011 年 7 月 10 日（星期日）晴

七点起床。今年感到特别怕热，晚上敞胸睡觉，往年不这样。上午韩磊来，交看近日的信件。蔡校长的五页拍了照。谈全集的分类，韩在写“文革中的”我。此生文字生涯确实可写记的，尤其晚年的反思，毛泽东总要研究百来年的，现在档案还没有公开。他还接到电话“牢中心得”文太厉害了。

找了一天，电话本不见了。

2011 年 7 月 11 日（星期一）多云

七点起床。浏览报刊。毛卫平电话，怕我忘记门联事。今天算是做好这件事，拟了稿子，同陈四益电话，请他修正。遵照他的意见，又最后考虑定稿如下，并告卫平：

水秀山清，诵歌诗文赋，动人肝胆扬正气。
地灵人杰，体剑胆儒心，继我英豪换新天。

2011 年 7 月 12 日（星期二）多云、晴

七点起床。上午薛京来，帮助清理书房。王德禄的资料全带来了。曹思源来，写了一篇“党内分权制衡”的长文，让我先看。他去看望了光远，勉强照了张相。谈从小就读过我的文章。还给我 4 月 24 日的《亚洲周刊》刊出批“吴邦国六个不搞党内起争议”的整版文，内中谈到华炳啸新书《超越自由主义》被周瑞金等极力推荐。还刊出四月十一日曹思源接受《亚洲周刊》的采访，刊有照片与“小档案”。接着四川一县委书记朱希颜来访，玉珍记得过去有交往，请我们餐饮，送来水蜜桃等。

下午玉珍同我外出转了一大圈，小余推轮椅，在河边坐了一阵。

2011 年 7 月 13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由于毛卫平急催，上午做了一件事：将“平江书院”四字大写了好几张，最大的尺（平方）书，有好几张。生平第一次如此书写。一大一小盖章，另外附两张大字，由他挑选。交薛京寄出。

下午游 200 米，洗了个痛快淋浴。一个星期没游了。

2011 年 7 月 14 日（星期四）夜雨、阴

七点起床。上午看《炎黄》7 期文章等。王海印送来 7 期六本。满起找到电话本。

下午游 300 米。看完曹思源的长文。

2011 年 7 月 15 日（星期五）晴转阴

七点起床。续看书刊。杜导正电话，星期一会到 200 人，让我首先讲话。第七期六篇纪念 90 年的文章都好，中心在必须行宪，可以从我的赠诗相合谈起。

上午薛京来，处理玉珍老同事的儿子冯亚波的退休事，信件由我转老干局并附信签名。

下午游 300 米，尚不觉累。

2011 年 7 月 16 日（星期六）晴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翻看《赵紫阳的道路》，有的学者称现在是“权贵社会主义”比“权贵资本主义”确切些。

胜利的手好愈了。上下午都手谈，只胜一盘。

下午游 200 米。玉珍也赞成我坚持游泳。

2011 年 7 月 17 日（星期日）雨阴

七点前起床。准备明天的讲话内容，将一些数字摘录出来，主要是有关当前经济形势和权贵、官商的负面影响的，以及同世界各国相比较的。

上午奚青来，谈徐勤先处境，仍逼回石家庄。被软禁，出门有人跟随，他亲自经历。徐又写了封致胡锦涛的信，用左手（右手不灵便）写了篇愤慨文章。五月即要求来京治眼，一直无答复。石家庄医院认为必须开刀。

王军和毛竹来，他们照了两大本结婚照。

朱正电话，他到北京，也是开明天的会。《炎黄春秋》成立廿周年。

2011 年 7 月 18 日（星期一）阴

七点前起床。准备好带走的资料。昨夜二点后一直睡不好，同“讲点什么”有关，后来只好服眠药，多久未有之举。

九点前，薛京、韩磊到，找不到入场请帖。好在韩磊记得是科学会堂，就在附近。我们还算是到得早点［的］。杜导正迎我到前桌，大概摆了近 20 桌，许多老熟人来问好，有的多久不见，有的叫不出名字。陈四益、邵燕祥、孙大午、钟沛璋、高放、白介夫夫妇，还有些港刊记者，十多位来拍照。韩磊忙开了。同导正、吴象等一桌，会议由崔永元主持，这也出乎意料。崔来同我谈，访谈还要进行。导正、炎黄文化研究会负责人、吴思讲完话后，杨汝岱讲了几句话，就让我讲话。我只能坐在小桌前讲，看形势，会有许多人发言，于是只讲了不到十分钟。先唸了祝贺诗（已在纪念册上印出），谈第七期六篇纪念 90 周年文章都讲到要害，尤其郭道晖谈宪体的文章（郭是郭嵩焘后代，清华右派），然后唸了《赵紫阳的道路》那篇总序言，讲了点看法，如党的最好领导人是张闻天，因为他在美国呆过，有真正的世界眼光，1948 年在东北时，就提出搞五种经济。讲话的人很多，蒋医生、曹思源等讲了，大中讲母亲王佩英遭难事。吃饭时还有人来拍照。一点多回到家中。

午休到近四点。非常累。

2011 年 7 月 19 日（星期二）阴、多云

七点起床。睡得尚好。上午郭全胜来，他去美国看望弟弟，生了双胞胎，在洛桑基。我没有要拜托的事。薛京来，一起谈昨天的会，现在形势在变化。昨天杜导正告我，最近同胡启［啟］立谈了一小时，胡流泪了，看法完全一致（对陈云很不满）。

胡德平也找吴邦国批评其六不搞。德平同李克强关系深。左爷们同薄熙来结合。以上这些情况，是李盛平来同我谈的。他在搞一些政治改革研究问题，召集几十人座谈。

2011 年 7 月 20 日（星期三）夜雨、晴

七点起床。看报刊。晓梦电话，她同韩钢、许医农星期日上午来。

下午两点多，同薛京到中组部招待所参加“张秀山百年诞辰”纪念会，是陕西党史班和神木县（张的家乡）组织的。老同志只见到何康（88 岁）和谭云鹤。因礼堂太凉，参加者全干部子弟，座谈会就没参加了，只照了相。林豆豆和贾托［拓］夫的女儿等，好些人同我拍照。

2011 年 7 月 21 日（星期四）夜、晨雨，多云

七点起床。昨天施滨海送来《开放》第 7 期，刊有裴毅然教授采访我的“李锐谈毛泽东、三峡”共四页，有大幅照片。全文读给玉珍听了。下午游 300 米，整天看报刊。

2011 年 7 月 22 日（星期五）夜雨、多云

七点起床。看报刊。九点薛京来。晏乐斌来，说来过我家几次，我却记不起来了（名字似熟悉的）。他是岳阳人，在公安部及其系统工作四十五年。交我长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人群”（（一）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历史演变（二）专政、惩治人的人数（三）劳动教养，强制劳动，收容审查的法律依据？共一万多字，第二部分占一半多）。还有两篇文章：“大饥荒年代贵州省饿死人情况”、“晏仓舟一家”（记他的同乡）。让我设法能在《炎黄春秋》发表。他本人在反右时也倒楣过廿多年。谈了一阵。随后到十点半，施滨海和于浩成来（在来以前知道于仍被公安部监控，晏谈话中证明了这一点）。于交我他父亲的两部诗稿（父亲董鲁安，于力，是晋察冀参议会副议长，民主人士）：《游击草》早由三联出版，是 1943 年的诗作；《温巽堂诗》是精楷手写稿，140 首，乃 1920—1930—1940 年代的作品。邵燕祥让他找我，两部合并成《董鲁安诗》出版。我让他们一览蔡德麟（深圳大学校长）给我的长信，及《开放》第七期。随后同施、于、薛一起到　　聚餐（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是项南的朋友蔡友平（福建人）邓生明两人邀请，他俩<是>贵州董酒公司的负责人。张［孙］长江夫妇也来了。孙刚出院，席间都谈笑风生。

2011 年 7 月 23 日（星期六）阴

昨夜上床后怎么也睡不着，大概房内闷热，只好起来到客厅，躺沙发。小余和玉珍也闹醒了。十二点后，玉珍开北屋空调后，才又睡着。八点前起床。

上午陈海阔［宽］来。看完晏乐斌的几篇文章，统计专政死人多少，是了不起的研究，只有公安系统的有心人才做得出来。

下午游 250 米，尚不觉累。晚上看电视，才忘记早九点看凤凰卫视谈张闻天节目（采访记者电话通知过）。

2011 年 7 月 24 日（星期日）阴、下午雷雨

七点起床。早餐后，韩钢引台湾历史学者钟延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研究）来，谈一些高层人事情况。邓小平、彭真我接触最少。谈了些往事。随后朱正到，宋晓梦和许医农来得最晚（许身体好多了）。一起闲谈。钟给我他写的三篇长文单印本：《刘少奇与邓小平关系之研究（1952—1966）》、《中共建政后周恩来与邓小平关系之研究（1949—1976）》、《邓小平在“高饶事件”中之角色与作为》。十二点到附近羊羯子餐馆吃午餐，十个人十个菜，喝啤酒。餐后就散了，同朱正等来不及多谈谈。

下午钟勤昌从长沙来，送一堆好茶叶。还要买十套《文集》，要的人很多。

邵燕祥寄来短信，并近作 8 首，都是深有感言，如“曾经棘地荆天日，乃起披荆斩棘心。一路蹭蹬频见鬼，半生苦乐不由人。”

2011 年 7 月 25 日（星期一）阴雨转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看报刊。雷雨，玉珍仍到医院吸氧。下午三点，武大研究校史的吴骁来，曾三次电话（为玉珍挡住），又寄来长信，同意来谈了。将《文集》和《其人》、《大哉》两书签名，一起赠送校图书馆“存览”。他在写王星拱传记，谈了些往事。有关文章他都看过。并出示最近《开放》七期等文章，还将“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序言，唸了一遍，让他知道我这个人的观点。吴在客厅、书房拍许多照。

2011 年 7 月 26 日（星期二）夜雨、阴转晴

七点前起床。看报刊。上午九点，香港凤凰台四人来，找我谈博古的情况。谈了一个多小时，谈 1938 年开始，同博古认识开始，在延安解放日报情况，工作上支持我，报纸改版，陆定一来当家。《教条与裤子》社论（博古比王明认罪早也比较好）。房中墙上挂有毛泽东的小照片，是诚心诚意，不是做样子。日本投降后，最早中央拟搬到热河（成立冀热辽中央局，李富春任书记，后来改变了，成立分局），即派我去主持办报。等等。他们还要谈彭德怀，就推后了。

今天酷热，玉珍很不满意电台来访。凤凰前不久找我谈过张闻天，说反映［应］很好。薛京来，带铁流邮寄的致“胡主席信”，及《往事微痕》最后两期。

2011 年 7 月 27 日（星期三）夜雨、晴

七点前起床。看近日收到的资料和《开放》七期。许医农给我的网上文沙叶新的“根治‘毛病’，重振风骨”，七期刊登的。

昨天晚上朱正来辞行，我将裴毅然给我的信（7 月 16 日写的）给他看了。他认识裴，准备同他交谈。裴信中提出六个问题：如②您对中国革命整体历史价值如何判认？正负得失如何开？⑤政改如何进行？意识形态如何转型？您有哪些预测？士林应该做哪些准备工作？等等。

上午看报，读资料。物业管理中心来人，谈暖气管道等维修问题。玉珍提了意见，关键在国务院有关单位拨款。

下午游 300 米，尚不觉累。

2011 年 7 月 28 日（星期四）多云

七点前起床。看报刊。上午李志民来，交陈楚三（陈潭秋小儿子，生在新疆狱中）给我的信并“三十年前一封信的遭遇”申诉件。此事几乎忘记了。当年是刘泽彭和朱佳木搞的名堂。志民记得清楚，让他向我写个材料，我再转上。胡［刘］同陈在清华大概同班。文革初可能观点相同。

下午游 300 米。书桌无法清理。

2011 年 7 月 29 日（星期五）雷雨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陈研发同一平江人从商青年来。他获得保外就医，还是由于得到贺国强的迟到批示（我向贺转过上诉件）。详谈受审经过，全家五个人一一被捕受查，也抄了家，原因之一是那个企业老板大送贿赂大案造成的。看来身体尚好。他受贿的 60 万元早就上交了。

下午四点前到老地方上海大酒家，到了九人：杜光、李郁、杨继绳、崔武年、雷颐、林京耀、段跃（那位女同志，已五十多岁）。我带去晏乐斌写的公安系统资料：《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人群》三份资料复印多份，让杨继绳考虑，刊物如何利用。裴毅然给我的信也复印了，《开放》第 7 期传看了。大家谈薄熙来想上的情况等，谈高铁事件，只温家宝去看望（当晚电视节目再无一常委露面）。

2011 年 7 月 30 日（星期六）晴

近七点起床。浏览报刊。上午薛京来，十一点半同玉珍到万寿路（游泳池对面）金鲍堂饭店，应陈峰彩邀请午宴。他办的学习班（四天听讲座）仍继续。喝了一瓶葡萄酒。耳聋较好。赠《文集》。

下午没游泳，看书报。晚上周笃文同企业家严保伦来。周到哈尔滨，看到北大荒当年劳改人员纪念馆，没有我的照片等。定要我寄去资料。将《后唐宋体诗集》交他一览。严购《文集》。

我那首纪念《炎黄春秋》20 周年的七绝刊在纪念刊的前面。今天翻阅，吟得政治打油四句：

为何弯路老躬亲？马列斯毛使智昏。
普世常规传永世，弄清真相为求真。
（第一句或改：为何总是片红心）

2011 年 7 月 31 日（星期日）晴

七点起床。睡得尚好。午休一小时，未睡着。上午为陈研发写字，90 自寿诗送他，其他大字“厚德载物”三张，写坏好几张。下午来取走。告知：这是最后一次了。

下午看完怀念彭总两篇文章，以及翻《庐山实录》有关部分，为明天访谈小作准备。

2011 年 8 月 1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将准备谈彭老总情况的要点，写在一张纸上。九点薛京来，同去凤凰台所在地：三环北路海淀路的凤凰会馆 506 室。“北京节目中心编导”熊开胜访谈，主要谈庐山会议前后，谈一个小时，特别强调他是“一个真正的人”，并介绍可约何定谈，她是“彭传”执笔者。

陈楚三信件事，志民写来一信，据此向胡锦涛写了一封信，请他关注并交有关部门解决（当年他们都是清华 4.14 一派的）。

2011 年 8 月 2 日（星期二）晴

七点起床。看报刊。玉珍一个银行卡（三万元）找不到了，记不住账号，几次到银行也查不出，这几天为此非常着急，怎么相劝，淡化无效，影响睡眠。十多年前还偶上书店，已经近二十年不花钱了。

小琴［芹］常来照顾玉珍，小许和秋林来，一起午、晚餐。胜利仍有病。

2011 年 8 月 3 日（星期三）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薛京同外甥孙立人（在民政部老龄基金会工作）及其友人蔡强（上海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认识叶尚志）来，给我叶办的刊物，欢迎我去上海。上海政协秘书长刘纪舟、监察局局长胡敏、政策研究室主任李锐等要我的《文集》，共购去四套。此书已经传开了。那位秘书长并送我精致的派克笔。

下午游 300 米。翻看《大哉》上杨继绳的长文|读过|。过去似未读过。

2011 年 8 月 4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玉珍接电话，小妹今天到北京。

将书架上的大本书画册放到北屋，找出一些该回的信件。玉珍仍上午到医院吸氧、打针，下午上街散步。

下午游 300 米。看书。唐小毛电话，才记起辛亥革命纪念她要办书画展，让我写宋教仁、黄兴字幅。

2011 年 8 月 5 日（星期五）晴

七点前起床。看报刊。上午薛京帮忙，书写纪念黄兴、宋教仁的诗和附注，用大张和特大张纸，花了近三个小时，挨玉珍批评：不要命了。下午南央和程宏同来（程的著作《横看竖看美利坚》交南央了，让他们认识，几乎忘记）。对美国的看法各有不同，小妹将她和悌忠在德国和奥大［地］利旅游的照片，一一向我和玉珍展示，并说明两国保存城乡旧貌的积习，奥的印象更佳于德。

2011 年 8 月 6 日（星期六）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南央和丁东早餐时来，随即上海电视台王亚飞（女，30 岁）来，四页采访提纲（谈毛、庐山、三峡）18 日上午在办公处。一早闲谈到午餐前，看到昨天写的两幅字后，都很吃惊。丁东建议，展览后要归还主人保存。

下午游 300 米。姚监复和高瑜来，高带给我港刊：《外参》5 月号，《动向》6、7 月号，《明镜》7 月号，以及《争鸣》6、7 月号，她早已无人监控。

2011 年 8 月 7 日（星期日）阴

六点半起床。看港刊。南央上午来，谈到吃午饭。让他［她］看丁弘最近寄我的两篇文章：“史笔昭世”（去韩城瞻仰司马迁）、“钟警百代”（游秦二世墓地有感），建议他［她］写美国观感。她下午去哈尔滨，然后去上海，回美国。

下午游 300 米。

2011 年 8 月 8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港刊。上午两位平江人《法制日报》的记者刘菊桃、吴丙炎来（吴曾在《湖南日报》工作过，是刘的领导）。他们去年五月来过，为宁夏平江人在煤矿工作事件上诉，我将诉件转贺国强，贺作了批示，得到完满解决。我全忘记了。他们又送来两份上诉件，一转长沙县委书记　　懿（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一转贺国强，只得照办。但嘱咐，这是最后一次了。

翻港刊《大事记》六、七月号，写习近平和艾未未两篇长文。香港真是有一大批关心国事的人。

2011 年 8 月 9 日（星期二）晴间多云、下午雷雨

七点起床。六点醒来。都说我可以活到一百岁，于是吟得四句：

何曾料到活期颐，感谢婆姨生米脂。
照顾无微不至也，还能作字又吟诗。

薛京九点到，一起观看凤凰卫视拍录的张闻天光盘，近一小时，内有我的不少对话，其他人是何方、萧扬和儿子。随即放王佩英事迹，是她的儿子张大中送我的。非常感人，玉珍流泪不止，最后有茅于轼讲话，严格批毛，党应认错、认罪。黄炎培的儿子讲话，父亲同毛的谈话，一家七个右派（我知道的是五人），母亲于文革时自杀。

2011 年 8 月 10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睡得尚好。八点同玉珍到医院体检，B 超很正常。遇见一年轻人认识我，一位老人自称是我的提拔，原在船舶公司，后到国务院办公厅（任副秘书长？）已 75 岁。体检让玉珍满意。

下午游 200 米。洗澡方法有了改进。陈海宽从陕西来，送一篮葡萄，及一篇网文：《我，人民币 100 元》（作者：赵星，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

2011 年 8 月 11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九点到部里五楼秘书处看中央文件，关于创新文化建设，二万多字。大概是王沪宁等人起草的，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于［予］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等，负面套话多，稍有正面语言。作了点笔记，参加讨论时发言之用（笔记交给工作人员张锋）。同张讲了点闲话，马理论根本错了等。

下午游 300 米。顾健来，多年不见，从上海回来。他的父母住华东医院。谈江治病情况：一月份高烧住院，占住 2 楼一层，影响高干病房全体人员。警卫森严，二三十大［位］医生住一层不得外出，等等，全是纪委书记吴志明安排的（即其外甥原铁路警察后任公安局长等）。病因保密，乃“衣原体、登东热”（男女性病也）。

四月份搬到 301，颈部已如航天人，全靠机械维持。还谈到廖汉生追悼会时，正发生陈良宇事件，一群老将军对胡锦涛说：枪毙 Jiang。

2011 年 8 月 12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昨天到秘书室看文件，发现一本《致加西亚的信》，工作人员送我了。迅速读完，是“有史以来全球最畅销图书第六名”（作者去世前已印出四千万册）。写人要自信，有进取心，敬业精神，勤奋、忠诚，独立精神，有勇气、不屈不挠。“那些不要人监督而且具有坚毅和正直品格的人正是能改

变世界的人。”

《民商》5、6 期合刊有一篇谈“蚁族”的文章：“谁的时代”。开篇即有如此警句：“历史不仅应该记录光荣与梦想，还要记录代价和梦魇。真正的历史，应该像尊重胜利者一样尊重为胜利和付出牺牲的幕后人。蚁族，就是这个时代光荣的代价。”全文谈到当前国家和社会存在的根本问题：“为什么播下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人家蚁族连吃饱肚子都成问题，你却在夸夸其谈什么尊严与权利。”所谓“蚁族”是在北京、上海等七大城市调查，主要在私、民企（63.6%受访者）中工作的毕业生。五年之内，平均月工资 1500—2000 元，而期望是 4500 元。持悲观态度的占六成。

上午朱大星带她的弟弟的女儿（19 岁）来，打扮像个男孩（在大连学美术）。薛京来，同朱去午餐。朱从长沙自驾小车九个小时到北京。

下午游 300 米。施滨海送来《开放》第九期。

2011 年 8 月 13 日（星期六）阴

七点前起床。浏览报刊，每天得近二小时。上午陈海宽来，午餐一起吃饺子。满起和小玲来，包了一百多，两家用。

下午游 300 米。不累。观看大运会电视。

2011 年 8 月 14 日（星期日）阴、下午雨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早餐后，突来一陌生人金问信（名片上：中国科学院航空遥感中心副主任、高级工程师），是铁流让他送资料和书的。书是《枭雄与士林》（廿世纪中国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作者李劼。本人已 80 岁，自称粉丝，略谈即离去。韩磊来，亦在座，互交名片。同韩闲谈一上午，出示岳云校庆百周年纪念册，有关我和马　　（原文此处空字，应该是“鹤凌”（马英九的父亲）——李南央注）的记载。一起午餐。

下午没有游泳。

2011 年 8 月 15 日（星期一）夜雷雨、阴雨

七点前起床。今天算是凉快些了。入夏之后，打赤膊睡觉，白天短裤背心，北京变成南方城市了。

上午看李劼的书，值得一读。下午楼下的姚海天（姚雪垠长子）又送来有关父亲的书，即赠《文集》并借与王佩英的光盘。他随即交我一大堆网上谈毛和当前形势的资料。谈到他父亲很赞赏我写的《庐山实录》。

晚上贾文平从宁夏回来，送两个大西瓜。谈到毛竹所在公司有问题了。

2011 年 8 月 16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续看书刊。上午薛京先到，随后吴德正（吴官正的弟弟）和一江西同乡来，他们同张坚、苏志宏是老关系。中午约好一起午餐。

下午游 300 米。

2011 年 8 月 17 日（星期三）阴、雨

七点前起床。续读李劼著作，特殊的历史眼光。翻旧资料，准备明天的访谈。下午游 300 米。

2011 年 8 月 18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将资料准备好。薛京一早来，八点三刻动身，车一路受阻，九点半前到达亚运村（满起以前上班处，在四环外）上海电视台所在处，有一个约百米平方灯光厅，中间一平台，两张椅子坐对谈者。主持人张颢（女，25 岁）。主要谈南宁会议到庐山会议我同毛接触过程，四月上会议毛大讲六不怕、学海瑞，我唸了原稿，最后将《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序言，大声唸了一遍。最后出示庐山记录本，并当年神仙会的几人照片和董老写的诗及小舟写的毛诗。让他们一一拍照。回家十二点半，玉珍等着午餐。

下午没游泳，全休息。

2011 年 8 月 19 日（星期五）晴

七点前起床。看报刊。上午薛京同刘济生来，我全忘记了，去年刘同辛子陵来过，我借给他两本书（《文化的江人［山］——重读中国史》刘刚、李冬君著，山西出版），特来还书。他当时送过我一本谈历史的书。{名片上}印着：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他对这两本书评价不高。自称粉丝，六十三岁。谈毛及当前情况。最后让我在他的笔记本上留言，我写了三句话：“放眼世界，重新认识历史，解决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因为我谈了三大问题，并出示《开放》第七期裴毅然的访谈录。

下午游 300 米。赵来群和崔军夫妇来，还有一个青年（　　彭佩云的侄子，35 岁）（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同来，在红十字会工作。送我两大本书（红十字会出的：《断裂带上的生存》、《我们都是海边捡鱼的孩子》）。崔军送我十五本《陕北共产党的老掌柜崔田夫》（我写的书名和序言）谈到高岗的问题，此书由私人印。游泳池遇见李欣，告诉我在澳大利亚买房子的曾伟就是曾庆红的儿子，是可靠人告诉他的。

2011 年 8 月 20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准备资料。十点前到部里七层楼，参加部内高层讨论那个“发展文化事业”的文件。沈跃跃主持。除我外只张纪南（副部长、中纪委常委）三个人，其他列席四人，都是赞成的简单发言。让我大讲了半个多小时，批评毛和这个党，反对讲“马克思主义、毛思想、邓理论、三个代表”为指导思想，还将《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序言，大声唸了一遍，将带去的自印三本书（此外有钟沛璋的《从哪里来向何处去》、崔军父亲崔田夫传）。为什么不能实施宪政等。怕我再谈下去，十一点半散会。算是对我客客气气也。

下午游 200 米，觉累。

2011 年 8 月 21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清理如山堆的书房，发现一些意外之物：如王申生 1976 年在磨子潭为我画的那张速写，以及一些信、刊。下午继续清理。

2011 年 8 月 22 日（星期一）晴

七点前起床。继续清理书房，从资料堆中续找出极重要的文件等，还有《诗词之友》2001 第 2 期，为我刊出的专号，封面是大头像，封内是那张同玉珍在就张家界的特殊照片，第一页刊出整版我的“世纪之交吟咏一束”，共 14 首。还有广东出的那本《写意——诗书画》2010 年春季卷，也是封面大头像，

刊出编辑的“李锐访记”:“我为什么写诗？”有我的书法，赵朴初的题记及诗选等，共占 5 页。全忘记了。今天还收到江西九江何笑天的诗集《疏荒斋诗存》及信件并手书“赠李锐先生”诗。这是个有心人，思想一致也。

2011 年 8 月 23 日（星期二）晴

近七点起床。整天空时继续清理书房堆积的资料。上午潘基踬的儿子潘抑洪来，将他父亲的《影像集》交我“初审”，是他收编的，印得很好，内中武大一节收了我有关的照片和赠诗。只能答应了。薛京来，一起同客人坐谈，随即牟广丰同黄万里的女儿黄且圆和女婿杨乐来，谈廿日上午清华纪念黄万里百年诞辰情况，校方控制很严，只是指定的人讲话，没有另外的发言。原先不同意我出席，后勉强应允；知道我有事不能参加，就很高兴了。我同他们谈这个党是农民党的道理，谈到一些往事（他们当然是第一次听到）。看王佩瑛［英］的光盘，才知道他家有七个右派。他们也谈到一些情况，如他家装有三个窃听器。陆定一放出来后就不住进去了。赵来群当然没有让讲话。我告知《开放》七期我的谈话，讲了她父亲对三峡建后的愤慨话，跪三个铁人事。赠《文集》以表谢意。

2011 年 8 月 24 日（星期三）晴

七点前起床。看报刊。续清理书房。将方行重十多年信件全部找出。上午韩磊来，交他几份书刊（有我的资讯等）拍照。告知拟整理出版方的信件，交他一部分复印。一起午餐。

下午同玉珍四点前到上海老酒家 18 层，共到十人。明瑜、杜光先到，带去六本《崔田夫传》分送。大家谈当前一些情况，左爷们的活动，刘源宣传新民主主义，薄熙来结伴，几类干部子弟，十八大常委七人制，人选等等。对习的评价较低。广东与浙江舆论活跃，《南风窗》异议文章遭压制。我谈 20 日到部里座谈情况，及纪念黄万里百年及杨乐夫妇来家情况。李郁讲话最多而偏激，否定革命，赞扬蒋介石等。马立诚同意我的意见：革命乃历史自然，进步当然靠改良，英国、日本为榜样。总看法都同意乐观。我主张周有光的观点走向全球化，科技发展带动一切。

2011 年 8 月 25 日（星期四）阴、小雨

七点前起床。继续清理书房。玉珍担心灰尘污染。

上午孙大骆来（说去年来过，中学教师，送毛权术书），写了一本关于几位元帅（林彪为首）的书，内有小［几］处引用了我的话，来校正。帮助出版则办不到也。

觅觅带来同学，购《文集》五套。她工作顺利。么么已不想打官司了，因肯定会输。下午游 400 米。

2011 年 8 月 26 日（星期五）夜雨、上午雨

七点起床。清理出方行重信件全交薛京。按问题整理，写篇读后，可以出版。其人精通自然科学，中国文化，关心国事，同我观点一致，还厉害些。上午陈海宽从河南回，送一大盒人大会堂的月饼。河南一庙中居士是我的粉丝。太意外了。唐小毛从上海来，我的两大幅字（黄兴和宋教仁诗）已裱好，已安排两处展览。同王康电话，拟再购十套《文集》。一起午餐。

下午游 300 米。

2011 年 8 月 27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翻看姚海光送我的那一大堆网上资料，经过薛京分类，许多重要内容。

胜利一家来。上午手谈一小时，下午游 200 米，四点后又手谈，到晚上十点。太快，负多胜少。

2011 年 8 月 28 日（星期日）晴

睡得尚好，只小解一次。七点前起床，续看资料。有关赵本山毫无生活的交玉珍一阅，她也觉的赵的演出低级趣味也。上午陈海宽引民政部干部学院那位院长蒋昆生夫妇来（夫人也在民政部工作，54、52 岁），谈到十一点半。我随意谈自己经历的党内高层往事，以及亲身经历的痛苦。还提到方行重信件，还谈到自己的生活习惯等，所以现在还能游泳、写文章。

下午游 300 米。延安干部学院找我谈的延安回忆 DVD 放了一遍，约一个小时，同玉珍一起观看。要害问题都谈到了。夜贾文平来，送螃蟹。要套《文集》送人。

2011 年 8 月 29 日（星期一）晴

七点起床。半夜服眠药，始又睡着。整天看那一大堆网上资料，内有“姬鹏飞自杀原因”（儿子同赖昌星关系等，贪污腐败叛［判］死缓）过去全不知道。还有读《晚年周恩来》的长文。

下午来一个陌生人谭伟中（谭政的儿子，湘乡人）为了要平江采黄金的地皮，给县政府信，交一信袋票子（总有几千元）让买补药。真是发了脾气，严词拒绝，立即赶走。当然讲了句不该发脾气的道歉话。

2011 年 8 月 30 日（星期二）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薛京带来信件待处理。赵来群还《开放》第 7 期。谈那天清华纪念黄万里开会的情况，可以谈三门峡，不准谈三峡。女儿讲话也不敢提出，胆战心惊，控制一切。如果我去了，真可以热闹一下。来群由于岳父安庆珠的关系，知道许多高层往事，尤其结一批高干子弟。纪［姬］鹏飞事早就知道。鼓励他都写出来。一起午餐。唐小毛购《文集》11 部签名。

下午作字，为“潘基颐影像集”出版，写了一页祝辞：“老同学、老朋友，一生为人正直，从政守道；时穷见节，世乱识忠；鄙视趋炎附势，决不摧眉折腰。认真业务实践，努力城市建设，创新规划，繁荣经济，安居乐业；电台广播，全国示范，迎接奥运，亲举火炬。莫道桑榆晚，晚霞尚满天。”还写了五六张大字。

2011 年 8 月 31 日（星期三）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田绿萍来，热河办报时的校对于俊沂（后当编辑，一直在天津工作），托她给我寄自书大幅寿辞，和自印传记等；还有安若的自印回忆文集（有记我的文章）。到田纪云家（他们是山东同学）将田给她的一盒燕窝送我，明年要为九五祝寿，玉珍不同意。

下午游 300 米。潘基颐儿子来，取走我写的贺辞，很是满意。交我父亲 04 年出版的《未遗集——诗文选》，有写我那篇在武大的文章，还有一首诗。此书是第一次见到。

2011 年 9 月 1 日（星期四）多云转晴

七点起床。继续清理书桌，找出未办信件。真正老了，许多事缓、急都分不清楚。

下午游 300 米。每天阳台活动两到三次，已成好习惯。

2011 年 9 月 2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陈风［峰］彩同青岛原组织部长郄晋生三人来，送茶叶等。谈到十一点多，主要是往事、三大问题，并出示《开放》7 期“谈毛与三峡”。赠《文集》。同时平江县委副书记等四人来，由玉珍接待。要几副题词。

下午清理资料。《炎黄》社转来一堆信件。

2011 年 9 月 3 日（星期六）多云

七点起床。上午陈海宽来，要《文集》一套，赠榆林书记。胜利来，手谈一个小时，一起午餐。

黄乃的小儿子与群送来大儿绍强油画展请帖：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百名共和国将军书画展）。

下午游 200 米。看报一小时。

2011 年 9 月 4 日（星期日）晴

七点前起床。看报刊。读《炎黄春秋》第 9 期首篇周瑞金的长文“中国改革路线图”，从辛亥革命、世界变化综合畅谈，非常深刻。材料丰富（腐败、维权都有具体事例和各种统计数字），真能说服人。

上午平江县委副书记王雨田（武大法律系毕业）等四人来，都不到 40 岁。同他们谈三大问题，出示《开放》7 期文章（后来复印交与）并赠《炎黄》9 期，写了一句话：平江干部都读一读。谈到十一点多。

下午游 200 米。满起和胜利换氧气瓶。同胜利晚饭后手谈到九点多。太快了，毛病改不了。

2011 年 9 月 5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上午奚青来，谈徐勤先在同仁医院治好眼睛情况。医院非常照顾，仍软禁回石家庄。同徐见过一次面，我如为他写信，结果反而不好（根本不讲情理也）。他为我写同曼德拉相比较的长文，来问清几件事情。

下午为平江人写大字横幅三张，写坏两张。同玉珍一起观看同延安干部学院谈延安经历的光盘，约一个多小时。最后谈到对当前形势腐败等的忧虑。

2011 年 9 月 6 日（星期二）晴

七点半起床，很少有过。上午滕叙兖（已 68 岁）来，过去送书来过，全无印象。哈军工的（名片上：高级工程师，深圳哈军工校友会副理事长），离开专业从事党史研究已十多年，将出版“彭德怀传”，请我写书名，由辛子陵写序。很谈得来。赠《文集》。谢庆庆（谢文清女儿）和田绿萍先后到，谢送葡萄，邀我们到沈云彪的山居去玩一次。田取走《开放》七期的复印件。

薛京续清理书房。午餐后，同他谈辛亥革命我的回忆，写篇文章。父亲同宋教仁、黄兴的关系，我同黄乃（都有诗篇），同李六如的交往（赵师梅也参加武昌起义），延安写林伯渠、张曙时谈辛亥革命等。

下午四点后，同玉珍、小余推轮椅，在周围大路、小区逛了一个小时，玉珍一直步行。

周成启寄来“我对国家事情的一些思考（四稿）——向前辈李锐同志讨教”二万多字，一口气读完。值得思考。

2011 年 9 月 7 日（星期三）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报。滕叙兖交我的辛子陵为《彭传》写的序言“毛泽东的帝王术”（约八千字），主要写毛从韩非“帝王南面之术”中学来加以发展的种种权术。

上午蒋彦永来，他也 80 岁了。给一份《动向》今年 2 月的一张复印，过春节时，胡锦涛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的开场白很好，七个党外人士都反对再搞一党专政，有的讲得很厉害。此文的标题是：“党外人士连环炮轰执政党——要求放权、下权、让权，还宪于民。

下午游 300 米。同胜利手谈到晚上近九点。

2011 年 9 月 8 日（星期四）阴

七点前起床。清理满桌资料。上午程湖来，送一大箱油、食品等。谈十多年处级没有上升，安东即将离休。小徐（三妹丈夫）来，大妹已搬到母亲原住处，四家人每月聚会一次。傅平生、渝生、乐生三姐妹来（都过七十、近七十），送父亲《傅仁敢教育文集》大厚本（137 万字）和傅编的《近代中国教育人物画传》。谈一些旧事，赠《文集》。她们三人都在国防系统做设计工作，都不是党员。还谈到原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张辅振是我的粉丝。

下午游 300 米。

2011 年 9 月 9 日（星期五）多云

七点前起床。看报刊。上午薛京来，刘　　（玉珍同事老红军的儿子）（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取走为他写好的字幅两件。薛京认识，我全忘记了。西安寄来一位老教授专家的投诉信件（学术专家原来规定退休都按离休待遇，后来变了，要求恢复原议），给锦涛转去，写一短信。又收到一上诉件。

午餐休息后，同薛京回办公室，到文津街，游 200 米。下午张秋石送来月饼、桃子。谈经济形势，同我看法相似。

2011 年 9 月 10 日（星期六）阴雨

七点前起床。看报刊。九点半坐轮椅（满起推着）到世纪坛地下大厅，参加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书画展览会，黄乃的大儿子黄伟强画，辛亥人物头像（在加拿大搞画 27 年了）近百幅（远看似照片）。出席的百多人，几十人持照相机，我被当作“头号人物“，围着拍照，单双人、小集体，总有几十次，留名字等等。见到白向明坐轮椅，还有小唐[3]（75 岁了），还有四位华裔美国将军一起拍照。几个人讲短话，我最后讲了五分钟：父亲同黄兴、孙文、宋教仁的关系，同李六如的家乡亲，同黄乃的关系，延安采访林伯渠、张曙时谈辛亥革命。末了唸《炎黄》20 年那首诗。最后两句话：辛亥革命一百年，宪政施行依旧难。

下午游 300 米。

2011 年 9 月 11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刘清夫妇来，送一袋云南的火腿月饼，大概是云南老关系送给他的。我

[3] 白向明：黄兴遗腹子黄乃的第二任妻；小唐：黄乃的第三任妻子，黄与群的母亲。——李南央注

的《文集》他在翻看。《开放》第 7 期的文章已复印，交他一份。他还是关心国事的。潘基踬的儿子也找他了。我谈及 1949 年到长沙时，潘原任国民党时长沙市的建设局长，当时闫子祥（任市长）向我找老关系，于是推荐了潘，继续担任原职。最后成为省人大副主任，民革省主任，离休干部也。

下午游 200 米。

2011 年 9 月 12 日（星期一）中秋节 多云

七点前起床。今天是中秋节，在对面那个地下餐厅定了一桌好菜（胜利去选择的）。苗苗一家来，三家 7 女 4 男中午聚餐。菜都合口味，都高兴。

午休后，同苗苗手谈两盘，让三子、四子，都赢了。

上午周笃文夫妇和他的学生景涛（女，55 岁，在石油部门作纪检工作）来，送各种食品，有少糖月饼，正好玉珍用（他的夫人也有糖尿病）。有企业家想请我去上海，只能惋［婉］谢了。于浩成为父亲董鲁安出诗集事交他办了。还《后唐宋体诗集》，认为书名不好。我的三首打油近作，周抄去了。

2011 年 9 月 13 日（星期二）多云

七点前起床。继续阅改奚青那篇写我在流放时期的感想及对毛看法的日记摘要，主要增补一些细节，并让玉珍一读，她很赞成。

薛京来，交我让他写的辛亥忆旧文章，主要摘录有关旧作的内容。

下午施滨海来，送《开放》第九期，重要文章甚多。

2011 年 9 月 14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奚青文最后又加了两处，算是定稿。上午杨继绳来取去（带来 8 本《炎黄》9 期），发 10 月号。

下午游 300 米。同胜利手谈到晚上八点多。

2011 年 9 月 15 日（星期四）多云小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铁流（本名黄泽荣，78 岁）同谢小玲（谢韬女儿）、尹惠（女 84 岁，曾在美国 20 年）来，送东北人参，和一本书《生命燃烧于暗夜》（作者李曰垓，云南人，为目睹冤案招灾 21 年，自学成才，去年去世，港版 30 多万字）。出示《开放》8 期访谈文并 3 首诗，都抄去。赠《文集》，又购三套。定邀我参加谢韬周年纪念会。谈三大问题并当前形势。铁流准备再印《文集》。

下午游 300 米。

2011 年 9 月 16 日（星期五）夜雨、多云

昨夜九点半上床，五点醒来，六点半起床。看铁流的“九月九，中国人民大喜的日子”（讨毛檄文之一）约二千字，用词粗野。上午薛京来，告他铁流印书事，要注意安全等。帮忙清理书房杂件，下午才离去。将《炎黄》第 9 期各送李源潮、沈跃跃，读周瑞金的长文。

下午游 300 米。

2011 年 9 月 17 日（星期六）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翻看《傅仁敢教育文集》（130 万字），首都师大有一个专题组负责出版的。本想再写一篇文章，随后翻阅 1983 年写的“一个献身教育事业的人”，2 万多字，相当详细了，不必再写了。

下午游 300 米。上下午到晚饭后，同胜利手谈。

2011 年 9 月 18 日（星期日）晴间多云 “九一八”八十周年

七点起床。看报刊。上午陈海宽来，送他的外甥媳曹宏霞（陕西有名的剪纸专家）的一大副妇女头像，并有关曹事迹的书：《陕北婆姨剪纸》（全是图片书画）。

下午游 300 米。书桌清理不完。找出汤文葆（汤钦训的亲弟弟）去年赠我的回忆文集《风雨人生》，1950 年在《新湖南报》当过校对，她［他］的大姐汤铮训（参加过大革命）是台湾外交部长周书楷的夫人。他同李元簇在十一中同班等等。这大概是这本书的价值。

2011 年 9 月 19 日（星期一）大晴天

六点半起床。到阳台一望，兰［蓝］天无一点云影。

朱维民电话：送玉珍一件皮大衣，我一件皮背心，九点半到达昌平界他的住宅。玉珍带几袋水果与月饼，我带王康的《浩气长流》画册和“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序言和《炎黄》第九期。屋内塞满画幅，近作大幅为一拾垃圾老人，抚养六个被遗弃儿童。从网上看到的照片。出示他的 Apiad［iPad］，第一次见到此种神奇之物，他在网上的留言，有几千粉丝回应，可见到当年各种报纸。我告他，自己已非知识分子，因不懂电脑也。马上出现，并有粉丝回复。一起到附近新开酒家午餐（皮衣小了，要更换，是宁夏产品）。两点始回家。午休到三点。

2006 年同一位《纽约时报》记者周侃 Joseph Kalm 的谈话，10 月 17 日在李普家，姚监复作的记录（还有一个列席者李柏光），一万多字，似乎没有看过。内容非常好，全面谈三大问题。清理杂件发现的。

2011 年 9 月 20 日（星期二）晴

七点起床。看报刊。上午张秋石来，购《文集》三套。谈各种粉丝。出示《知命录》（清资料找出，过去未过目），长寿街诗词会负责人，简直写我的年谱和生命大事。陈海宽来，邀遊陕北，玉珍已困难了。同薛京一起午餐。薛京带走五份处理件。下午南京大学图书馆来人，带信索取《文集》一套。四点同玉珍、小许、小余推我坐轮椅到玉渊潭转了一圈，步行三四百米。

2011 年 9 月 21 日（星期三）晴

近七点起床。看港刊。上午韩磊来，还方行重的部分信件（他已复印）。给一份网上资料：“当代十思疏——读李锐三次建言有感”（作者（河南）陈华东）。字极细，用化［放］大镜才看清。“李锐佳作，实乃字字珠玑，上书为‘进谏’。将其列为十条。”（是《炎黄》读者），可以比照《谏太宗十思疏》。随后金问信来（82 岁，中科院航空遥感中心副主任、高工），给我一堆复印资料（内多港刊等我的文章），还有《珞珈》和王星拱儿子王焕新（86 岁）写父亲的文章和《北大魂——林昭与“六四”》（作者甘粹）。一起漫谈了一个多小时。将裴毅然的访谈文复印与他们。韩磊一起午餐。

下午游 300 米。同胜利手谈到晚饭后。曾大胜一盘，四十多子，空前之举也。

2011 年 9 月 22 日（星期四）仍大晴

近七点起床。翻看作［昨］天金问信的资料和书刊。翻了一下谢韬的日记序言。

下午游 300 米。邓伍文的弟弟邓乐文来，谈到六点始离去。观点都一致。将裴毅然访谈复印件交他。

2011 年 9 月 23 日（星期五）晴

七点前起床。翻看港刊《大事件》6—月，总第 4 期的首篇长文，必须细读才能理解作者观点，很熟悉干部子弟情况。上午建设部老干局一女同志（42 岁）来送礼物与玉珍，祝贺生日。同她谈了一阵，并送《炎黄春秋》第 9 期。

下午游 200 米，觉累。谢小玲来，聚会地点改了。学校领导客气地嘱咐：敏感人物不要参加。

2011 年 9 月 24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将“近作打油三首”最后改第三首三句“殃民祸国”改为“滔天罪恶”，抄了一页。

九点韩磊来，一起到东二环一家大酒店三楼（地下车库三层）参加“谢韬逝世周年纪念”，儿女主持，到约 80 人。同郭道晖坐在一起，不断小谈。十点前一刻到达，直到饭后，我似乎成了“电影明星”，群群人照相、签名，最后大合影。我仍坐餐桌中央。当然，我是九十五岁老人。第一个发言，大声讲了五分钟，最后又插话一分钟。将为人重要的是两条：知识丰富，科学，人品高尚。后者讲了古代文化：立言、立德、立功和不淫不<移>不屈，而谢韬正是这样一个人，尤其不屈。讲了晚年“民主社会主义”影响，大家向他学习。

2011 年 9 月 25 日（星期日）晴

七点前起床。看港刊，《开放》第 8 期有谈反三峡二黄（黄顺兴、黄万里）短文。上午牟广丰同黄万里|万一|留居美国的女儿黄肖路并摄影师何杨来，一直谈到十一点半。女儿藏有我给她父亲的一封信（1991 年写的。赠《庐山实录》初版。书中有谈到毛讨厌黄万里处）。边录像编谈，并将同裴毅然谈的话唸了一篇［遍］。她带来五本书：《黄炎培年谱》、《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丁惟汾评传》、《一滴泪》（巫宁坤）、《文革受难者》（王友琴）送我。何杨（名片上是独立纪录片制作人）将他制作的和“艾晓明作品”大件送我。给女儿一套《文集》（因谈到我父亲同丁惟汾、黄炎培等是同一代人，丁 1876、黄 1878 出生）。

下午游 300 米。晚上电视，兰［篮］球队胜约丹［旦］一分得冠军，很是高兴。翻看巫宁坤书的前序与后记，此书应当读一读。同巫见过面。

2011 年 9 月 26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周成启早寄来的长文“我对国家事情的一些思考”（四稿）开始阅读。上午陈海宽同西安朋友方煜（翔宇航空科技公司董事长）、王军（也是从事科技研究的大企业）等三人来，谈三大问题等旧事，包括省长等七人购《文集》，留下一份求贷款的文件上转。

下午姚监复来，将黄兴给二姊一封信复印件（存湖南博物馆）给我，还给了一本他编的胡绩伟著《论“胡赵新政”——并对“新民主主义”进行剖析》。谈了许多信息：①八月八日，刘源支持张木生（杜老部下）、高粱（顾准子）、王小强（出版邓力群《十二个春秋》、《王光美光盘》）等召开“小型内部双

周读书会”。八月十二日开，张木生作报告：“最大公约数——新民主主义论”。十一日中午紧急通知“上级停止读书会”——中间偏左。②八月廿四日，胡德平召集纪会［念］“理论务虚会”，民主派多。③九月四日，林豆豆策划“纪念 9.13 四十周年”，为林彪翻案（黑匣子交江），矛头对毛、邓。④辛子陵主动要求谈话组谈话，他有确实材料证明在澳买毫［豪］宅的曾伟确是曾庆红儿子。谈话组近日不敢找他了。⑤十月开六中全会，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又提“双百”了（？）。⑥鲍彤电话卡断至今，只能用手机。⑦《北京日报》九月九日评论白皮书（人权），说有人听西方指挥，是“汉奸”、“带路党”。显示凶、紧的一面，不同于“百家争鸣”，核心价值观包括“稳定”、“制度”，两面派。据说，江留下遗嘱，在曾庆红手中：平反六四，重新评价胡赵（这是胡绩伟反映的）。

2011 年 9 月 27 日（星期二）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港刊。周成启长文“我对国家事情的一些思考”（向前辈李锐同志讨教）第四稿看了一遍。薛京从电话得知，有六、七稿，尚未最后定稿。大小事都谈到。曹思源来了三次，交他的“一点建议”（关于党内体制三权分立，实现党内民主）送常委各一份并《炎黄春秋》，让我转交。陈海宽给薛京送茶叶。

下午同玉珍、小许到附近并公安大学内转了一大圈，我坐轮椅。到家门口，碰见对面 24 楼刘清夫妇同邻居们在舞蹈活动，特拉我们进去拍照，一起活动。

2011 年 9 月 28 日（星期三）阴

七点前起床。翻阅廿四日谢韬追思会上带回的悼念文章，有郭道晖、杜光、辛子陵等人和“何祚榕同志近期的上书”。邵燕祥夫妇短信三首打油“反复讽诵，所谓入木三分、痛快淋漓也”，并转来吴江病中二首长诗：“九五之年望来者”（写于 9 月 12 日中秋夜），“做人难、自由难”（8 月 25 日）。

下午四点到上海大酒店老地方聚会，到 11 人（吴明瑜没来），有马立诚、郑仲兵、李郁、崔武年、雷颐、王毅（社科院）等，胡启［啟］立的秘书（第一次参加）。我主要谈当局者还是要维护老理论马列主义等，带去玉珍机关发给她的两本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编》（党员干部读本）由中组部、中宣部、中央编译局编，《党的基本知识》（简明读本），由两部并纪检委、中央党校有关局编。将三首打油诗和裴毅然访谈文交大家一阅。秘书谈到启［啟］立从网上了解到胡温两人思维对立很厉害，启［啟］立同江泽民谈过：上上下下一把手同皇帝一样。江说：有如此严重吗。我告诉李郁：辛子陵的文章已发表，澳洲曾伟确为曾子也。现在红波闹得很厉害。

回家已七点多。仍同胜利手谈两盘。

2011 年 9 月 29 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看《杜光文存》（7—9 月），主要批判吴邦国的“八确立”、“五不搞”。

下午游 400 米。明天起，七天不能游了。夜观“天宫”一号发射。

2011 年 9 月 30 日（星期五）晴

七点前起床。看报刊。二妹、敬之夫妇从加拿大、美国旅游两个月回京，谈感想。加最好，美国失业人员很困难，有破裂道路，自助餐 15 元。留午餐，交《开放》文并三首打油。下午崔敏来，给《开放》文。

同胜利手谈。

2011 年 10 月 1 日（星期六）晴

七点前起床。看报刊。上午二妹夫妇早到，苗苗夫妇、胜利一家随到。一起漫谈。赠琬姐全家《文集》，题：“大二三妹毛弟、敬之、徐昆、冯钢存览”。中午在对面餐馆两桌 15 人（满起一家五人）。只有苗苗肚量大，几乎扫光，现在 89 公斤。

下午崔敏来，借走第二套邱会作传记等（给了《开放》七期文和三首诗）。

上午延滨夫妇同一西藏友人才嘎（青海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带两个女儿来，给我挂上丝织长哈达，平生第一次享受也。谈了一阵离去。

2011 年 10 月 2 日（星期日）晴

七点前起床。上午从书房堆放书中一本《再生的老子》中，找到寄书人的信并作者的一篇报告文“老子天下第一”，对老子学说有了全面认识，过去没看此书此信。特给寄书人刘佑祥（原珠海市斗门区教师进修学校校长）家中打电话，人不在家。此书可能是去年收到的。

下午新安旅行团的孙肖平来，交我一篇长文“‘新旅’之父——汪达之”。交杨继绳看了，说人物“太小”，不拟发表。孙同方南君等新旅老人还有老往。此文稍加压缩可以发表。

收到郭道晖寄来的<一>本著作，全是研究法律的。

2011 年 10 月 3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书房堆积如山，没法清理。“辛亥革命同我的缘分”一文，薛京根据我的意见，从旧作中摘编出来，必须改写，却未动笔，不能再拖了。

上午周笃文夫妇来，送好茶叶等。于浩成父亲董鲁安（于力）诗集，他已联系好。他编好宋词全集，二万多首，夫人帮忙看了三遍。送我一套（满起取来）。谈当前教育腐败，社会道德沦丧，伤感之至。抄三首打油，谈拟写“我认识的李锐”。于是将小妹编的三本日记和同琬灼姐通信集借与。他到长沙参加陈云章纪念会，谈到我托他讲的话（有关于曾国藩影响湖南文化等内容），省委统战部长等听了都鼓掌。

孙肖平同一女士来，交我网上谢韬纪念会发言长文（我的一小段全登了）。赠《汪达之传》，有张劲之序言等。

下午坐轮椅同玉珍在周围转了一大圈，约一个多小时。

2011 年 10 月 4 日（星期二）晴间多云

七点起床。今天没有来客人，想着手写“辛亥缘分”了。看完谢韬纪念会的记录，续看港刊《外参》等。

刘大姐来，谈老伴蒋老儿子夫妇租房住在附近，等候父亲逝世。给她《开放》七期文。小玲上街将此文又复印了十份。晚上崔敏来还书。赠我自印著作《回忆与思考——当代中国法制进程中的若干重大事件》上下两厚本。王怀安帮了忙。

2011 年 10 月 5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六点前醒来，七点起床。许多人认为我一定可以活过百岁，吟得七古八句打油也：2017 年才能示人：

居然活到寿期颐，好举自由民主旗。
不断笔耕千万字，解开阶级斗争迷。和尚打伞
人间进步靠科学，知识产生真理基。
老伴关怀常伏案，还能游泳下围棋。

翻崔敏的著作附录，王怀安的谈话，可惜本人不能写回忆录，他是“无法无天”的见证人。

下午胜利来，手谈到晚上九点，毛病不改。

收到《炎黄春秋》第 10 期，奚青写我的长文，唸给玉珍听了一大半。

2011 年 10 月 6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今天动手写“辛亥革命缘分”文，上下午劳动。下午游 300 米。

2011 年 10 月 7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七点前起床。续写辛亥文。上午许医农、宋晓梦来，多久没见了。许身体尚好，宋出示电脑，唸自己在黑龙江农场的见闻（她 16—25 岁在此劳动），完全大面积机械化，遥感，亩产 1200 斤以上。对形势不乐观。午餐十大盘好菜。

下午韩磊来，《炎黄》十期奚青长文，很是欣赏。给我一本。“怀念新安江新诗动人之至”。将三首打油抄下。谈到五点半。

2011 年 10 月 8 日（星期六）阴

六点半起床。续写辛亥文。薛京接李向前电话，麦克法夸尔来京，中午请我到王府酒店吃饭。十二点前同薛京按时到这个大酒家。麦等三人（另两位男女都是他的学生，男的会华语，当翻译），共六人在一个小房间聚餐（满起参加了）。我一直谈到近两点。带去《开放》七期文，从杨开慧的八个字谈起，主要是自己的经历，同高层关系，关于毛写了五本书，早年的初恋（空想社会主义），晚年如此实施，文革能搞十年，同中国的土壤有关。唸了三首打油。麦赠我他的新著《毛泽东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同瑞典人沈迈克合著）的中文本香港版。拍了几张照片，拥抱而别。回家已三点。

玉珍担心我太累了。胜利下午来，手谈到六点，毛病不改，只赢了一盘。

2011 年 10 月 9 日（星期日）多云

八点始起床，空前之举。上午同玉珍谈昨天情况，让她翻看麦这本书的照片，第一张即毛接见宋彬彬也。翻阅此书序言，花了十多年功夫写出来。收集资料之巨，国内赶不上。

下午游 300 米。三位平江人来，许亚在北京审计署工作，魏金欣（32 岁）办北京多尔佳科技有限公司，名片背面印有“新能源、材料、外贸、投资”，当是经营业务，还有名席建年青人。同他们谈三大问题及当前形势等问题（能源用了世界 1/3 煤产）。

2011 年 10 月 10 日（星期一）阴

六点前起床。赶着将“辛亥缘分”文写完。上午《炎黄》社王海印、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二人来。送来一些信和几本粉丝寄我的著作。“辛亥”文讲好，直接将草稿（原拟由薛京印正）交他们（十二日前）。

下午将文章基本定稿，大概有六千来字。郭全胜来，在美国住了两个月。

2011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二）多云

六点半起床。文章定稿。上午薛京来，让他过目。施滨海来，送《开放》十期和《亚洲周刊》。下午没游泳。周笃文夫妇<来>，极为欣赏奚青写我的文章，夸奖我的“流放”日记必传于世，古今中外少见。为他作字两幅（友人之托），并书“董鲁安诗集”。将“辛亥”文唸给他听了。周写了段补记。章士钊给毛的二万元是谭延闿寄的。

2011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文章最后看了一遍。上午王海印来取去。了却一件大心事。翻看港刊。

力丰夫妇先后到，晚餐丰富。胜利下午来，手谈到夜。

2011 年 10 月 13 日（星期四）夜雨、多云间晴

七点前起床。翻看港刊等。上午姚监复来，转送鲍彤给的《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 年的中国浩劫史》鲍朴出版的。作者冯客为荷兰人，港大教授。作者原想请我写序，鲍朴告南央，被南央拒绝（我不知道）[4]。作者到国内档案馆查了 1000 份档案，并雇了调查者，采访了 100 人，统计死亡数字 4500 万人，详细记述了种种惨状。25<万>字，引文来源及参考书目 50 页。此书获 2011 年英国非小说类塞谬尔大奖，作者先后出版了九本有关中国当代著作。

姚谈一些情况，十月六日一些干部子弟开了 200 人的会，陆德谈温在九人中孤立。林豆豆开了次为父亲平反的会。姚编的胡绩伟《论胡赵新政》集，拟在港出版，被本单位（农业部）党组书记警告不要出书，姚答这是人家的书也。还谈到参加“维稳”人的辛苦情况（廿四小时看电视等）。

下午游 300 米。姚还谈到这次麦克法夸尔在北大演说，以三角形比拟国家权力构成，中国人民权力一边太短了，军政太长。

2011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五）多云

七点起床。清理抽屉，发现裴毅然给我他写研究延安知识分子书的序言，是一篇很有道理的论述。他早读过许多人的著作，包括我的在内。薛京上午来了，给他一阅。几封信件让他处理。

下午游 300 米。看书。

2011 年 10 月 15 日（星期六）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清理书桌，发现九份过去似没看过的资料。名阎德吾的人（似老干部）七月份寄我和南央的信，不同意如此批评母亲和妻子。

下午游 200 米，觉累。胜利来手谈到夜八点，只下好两三盘。

2011 年 10 月 16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完两三天遗留的报纸。收到湖南日报党组书记、社长覃晓光的信并 9 月 21 日该报

[4] 此事我全无印象。——李南央注

刊登的满版长文“覃振，那远去的背影”。文中记载了我写的“忆六如伯”文中关于覃振救援的故事。覃晓光是覃振的孙子，要我为覃振故居写一副字。

下午游 200 米。

继续清理书桌，发现未定稿长篇文稿。晚上朱正来，到京参加活动。

2011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清理书桌，看旧资料。07 年 2 月 8 日《水利水电报》整版刊登的韩磊采访我经管水电十一年的长文“总结经验教训是为了更好的前进”。写得很不错，值得留传。还发现《诤友》刊，株洲出版的，内刊陈利明写我的“故事”长文。

玉珍为我上街买菜，又为我剪脚脂［指］甲。

为覃振故居吟得四句，待定稿也：

仁义为人重友情，仰怀前辈赤心诚。
反思辛亥百年矣，宪政何时得力行。

2011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二）晴

七点前起床。看资料。上午人客不断，平江人张巨龙（名片上：世界华人报社副总编），过去来过两次，下海的，全记不得。带《国际商报》（属商务部）深圳记者站站长易全来，采访性质，漫谈一个小时，三大问题等。给《开放》七期和“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序言两份复印件。张还托办一件转云南负责人的信件。苏志恒［宏］来，在广东一个好旅游区办了一所老人公寓等（四亿投资），有一千住处，现已红火。要“借薛京”到广东办一件事，应允《文集》再印一千套。郭全胜来，玉珍为一高干子弟托办事。

下午游 200 米。碰见蒋振云，明天孟连崑追悼会我不能去，他代签名。

2011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三）晴

七点前起床。看积压两天的报纸。清理书桌，发现没有看过的重要信件，如张哲民九月份寄来的印度和俄国的资料。

下午胜利来，手谈到晚九点。

2011 年 10 月 20 日（星期四）阴雾

六点半起床。翻看资料。上午张巨龙和易全来，购《文集》两套，谈形势，易全是记者，知道情况多。张得家传按摩术，为我和满起、玉珍作了颈、背和两手使劲按摩，几乎难以承受。玉珍仍高血压，按摩后下降到 160。张是一个热心公益事业的企业家，留下一份记者对他的采访记：“深商风范，责任人生”。夫人是美国人，同他志同道合。

2011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五）阴雾

七点前起床。继续清理书桌和小柜上的资料，又发现几封未处理信件。

下午游 300 米。又吟得四句（共打油四首了）

一生实现马加秦，阴影依然居独尊。

阶级斗争虽话外，自由民主不开张。(属他乡)(总遗忘)

2011 年 10 月 22 日（星期六）阴

七点起床。上午人客不断。两位平江人吴丙炎、刘菊桃（《法制日报》高级记者、驻湘法律服务处主任）来，为了一件个人官司，只好请贺国强转办。送我一本厚书《华国锋故事》。毛卫平来，为纪念祖父 120 岁，平江开座谈会，让我写封信（方强已经写了）。谈平江书院纪念馆事，弄到地皮不容易等。又为一深圳教授购《文集》一套。谢小玲来，父亲谢韬那天逝世周年座谈会出一本纪念册：《胜会纪念册》，立即写好书名，并将我的发言小有修改，四首打油近作也列上了。

下午游 300 米。赵仕杰同女儿、女婿来，写了本自传，应允出版时写书名。

2011 年 10 月 23 日（星期日）夜雨、阴小雨

七点前起床。看报刊。上午毛卫平和李民（毛的助手）来，为纪念毛简清诞辰 120 岁开会，给平江县委信签名。李民说，我的文集他全读完了，网上有反映。

玉珍的孙辈亲戚马剑来，派在葭县当村官（在大学学政治经济），谈农村乱情，剩下 99.38.613，一个乡有 200 公务员，只一半工作，其他都干私事。乡长值 50 万，等等。陈海宽来，一起谈到进[近]午餐。下午游 300 米。

赵仕杰送来她的传记《蹉跎人生太匆匆》，答应出版时写书名。

2011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一）晴

七点前起床。五点多即醒来。上午续清理书桌旁，那篇口述历史仍未找到，明天小妹即到京。

下午游 300 米。崔军夫妇带儿子来（大高个儿，工人），送一些名醋等。将赵仕杰自传交他们一阅。平江三位在职陈意景（人大副主任）、何昌美（人大办副主任）、邱东海（原老干局长）来，告知抽水蓄能站已开工（落差 600 多米，装 120 万千瓦），感谢我向电力高层推荐。蒋彦永来，10 月 7 日他 80 寿辰，301 为他开了个纪念会，放映他自制的照片说明等纪录片，约 40 分钟，送我一盘。

2011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四点多醒来，五点后又睡着一阵。

那篇口述历史仍没找到。薛京来时，张巨龙和易全来到，他们将《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一书复制了十多本（(60 元一本），薛京发现最后缺了几页，只好带走补贴。易全对当前形势了解甚多，11 月五日，又将有一个聚会，他会参加。奚青来，他从我的“日记”、“父母昨日书”，又写了一长篇关于我同范元甄的“故事”。留下午餐。

下午没有游泳（因做了按摩。张还为薛京、满起、玉珍做了按摩），只洗了澡。

2011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三）晴

七点前起床。看报刊。小妹过去交来的“口述历史”几篇，原来连最后一篇已聚在一起了。

上午小妹一家全来到，忙忙夫妇进客厅时我毫无精神准备。他们出示忙忙公爹从网上找到我的情况，鼓励他们的孙儿要学习中国的优良传统。悌忠带来他的电脑（300 美元一台）上，他们旅遊黄石公园的图景，同小电视一样。南央在上海裴毅然处带来 50 万字书稿的一部分，求我作序，且有一草稿。

午餐有忙忙夫妇喜欢的海参等十来个好菜，欢聚一餐。

下午胜利来手谈。五点半到广州大酒家，欧初请我和杜导正相聚，谈形势。餐饮时，我谈旧事较多，导正谈六月间同敞立聚谈，批评陈云也是左的，为人也不好。

上午盛禹九先到，他准备写胡乔木，带来提纲。我略谈了我同胡的关系，以及几件胡的两面派旧事，如庐山表现，随后写“剥开皮来看”，文革时曾刊登。乃毛培养的重要奴才也。

2011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四）多云

仍五点醒来，又小睡一阵，七点前起床。续修正“口述历史”。上午许医农来，送一份奇特的网上资料，一个大学生的考卷，被打零分：“站在历史天空下的幻想——高考感怀七十二韵”。用古诗七言体，每句末字练成讽讥语，如开篇：“老师是鸡，出此破题，无知白痴。”篇尾还有夸语讽刺，如“历史证明，非我党不能救国”等。总是一位能人作些奇事。

下午游 300 米。南央夫妇来，他们同许医农、朱正等，参加一个湖南人的宴请。朱正谈到他对文革等的一些新看法：毛要废弃“旧党”，建立他的“新党”等。

2011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七点前起床。看报刊。续修改“口述历史”。上午南央和悌忠来，将史大可（忙忙夫君取的中国名）父亲给我的“短信”翻译好，给我和玉珍一阅，认为我的经历代表当代一种历史，让后代向我学习。陈海宽来，让转交温总理一打官司的上诉书，玉珍向他直言了几句，以后不能代办此类事。

下午四点同玉珍参加每月聚会，到 14 人（蔡德诚第一次参加，启［敞］立秘书来了）。我介绍裴毅然的“延安一代”的基本观点，从知识分子（知识结构）在中共的情况来说明历史出现的弯路。大家热烈谈当前的一些紊乱情况，河南一个县 80 万人，有 8 万公务员，各地出现的腐败现象，令人叹为观止。谈传言的八大人事，对薄熙来的异议，在重庆却颇得“群众拥护”。崔武年给我一份他最近写的十三点意见。

上午薛京同岳阳人晏乐斌、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夫妇（在岳阳中学教书几十年）来，自称粉丝，谈了一个多小时。晏写过书，几年前来赠过书。

2011 年 10 月 29 日（星期六）阴

七点起床。今天算是将“东北跟高、陈当秘书”和“南下湖南”两部分修改完毕，约三万多字。小妹一家来小座［坐］一阵，将来成书，书名用“往事回顾”好。

下午游 300 米，甚累。

2011 年 10 月 30 日（星期日）阴雾

七点起床。“南下”又加了一段，关于保护曾国藩故居事，延安范文澜小册子《汉奸、佞子手曾国藩》当年就反感也。奚青写的第二篇长文“读李锐流放日记”，“伤心桥下春波绿”，记录我的“四个恋妻”，同玉珍一段唸给玉珍听了。奚青真是在研究我这个人了。

下午游 300 米，回来遇见张清［青］义送一箱南丰橘，他刚从江西回来，他的橘园明年结果。

衡阳人欧阳劲来，港刊《太平洋》总编，同铁流来过，完全记不起了。他还带过四本《何时宪政大开张》与我。谈长寿街出生，父亲是学地质的，祖父土改时被杀。谈港刊情况，《开放》八千，靠美国捐款，《争鸣》一万八千，《前哨》二万多。

2011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一）阴雾

七点起床。看报刊。玉珍同我谈“忙忙生三个孩子”的说法，是否要给我一个的猜想。当然这是绝对不可能之事。九点小妹夫妇来，将“口述”两本部分交他们，同意用“往事回顾”作书名。下午一点飞回美国。

谢文清女儿静静［庆庆］来，送一瓶　油（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谈原土地资源部长判 15 年徒刑，近日却放出来了。给一本有关“　　古汉”（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的书，此种改良水质的器具很使人受益。

下午玉珍同我到医院看呼吸科，注射了“五年一次”的保护肺部的针剂。

2011 年 11 月 1 日（星期二）阴雾、间小雨

两点多小解后，睡得不安稳，打油第四首最后一句：“自由民主总遗忘”，“忘”字脱韵，由此哼吟改动有关。七点起床，改成“总关门”（比“总相侵”佳）。

汪澍白夫妇从厦门来京治病（脑出血），给我们打来电话，住谢韬家（谢小玲一人在），约了蒋医生，九点多到谢家，夫人张慎恒肯定精神有不正常，一个人滔滔不绝，谈汪有人迫害他。送了点礼物，十一点半回家。

下午游 300 米。

2011 年 11 月 2 日（星期三）晴转阴

七点前起床。上午看港刊《争鸣》近两期和张哲民寄来的两份网上资料：“52 军浴血诺曼底，中国终获五常席位”（过去不知此事）和温铁军文“谈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孟加拉制度比较的不同”。

下午胜利来，手谈到晚上近八点。

接杜导正电话：田纪云将去广东，走前聚餐一次。吴思从德国回来，约几位座谈，胡在六中全会讲话中有一段话：注意持异见份子同境外反华人物勾结颠复［覆］政府。

2011 年 11 月 3 日（星期四）阴、小雨

七点前起床。看报刊。上午姚监复送来两份网上资料，其中一篇是钱理群的“上层斗争”，即读。张青义来，他主编的《邓小平答外国元首和记者问》，被台湾出版社的马铁骗去出版了（销上百万本），写了一封向林文漪副委员长的告状信（林是台盟负责人），让我转交。我批评他这是向人送贿的结果，自己有责任。现在的商场真坏透了。

下午游 200 米。刘大姐来，谈过去刘帅被邓小平挨整的情况，评其人：矮矮个子，一肚子坏。

2011 年 11 月 4 日（星期五）阴

七点前起床。看港刊。上午薛京、荆中来，荆在怀柔买了一亩地，建农居，种树。送一袋柿子，自己上树摘的。希望我们去欣赏一天。谈形势，干部子弟聚会等。现在全世界只有约 10%国家属专制独裁，中国为众矢之的，五十年前还有一半也。薛京将张青义信件带去，我写了封短信。

下午游 300 米。

2011 年 11 月 5 日（星期六）阴、小雨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韩磊来，已买到十一期《炎黄》，我的“同辛亥缘分”文发表了，未动一字。立即唸给玉珍听了。此事我很满意，实质是批评毛和这个党以及当前这一批文革中成长的人：远不如宋教仁、黄兴也。我是受这些人的影响的，延安没有改变我也。

为赵仕杰写自传书名。上下午作字多幅，还债。同胜利又手谈到夜八点，没有游泳。

2011 年 11 月 6 日（星期日）晴（一周<没>见阳光了）

七点多起床。再读“辛亥缘分”文。收到强剑衷寄来的《普世大潮流》三、四期，收录了裴毅然的访谈文“李谈毛”，并这一类文章。萧永义来，送近作。我将《开放》七期借予，并示四首打油（他还赠一盒巧克力）。下午游 200 米。晚上王军父母和弟弟夫妇来，弟弟小女孩两岁半，能跳舞、唱歌、背示［诗］、用手电［机］照相等，热闹近一个小时。

2011 年 11 月 7 日（星期一）晴

七点起床。看强剑衷的资料，真是帮助了我这个网盲也。继续清理堆满一桌的文件，发现好几封应复的信件。

下午同玉珍闲谈，她对“忙忙生三个孩子”一事，想到的疑点甚多。

2011 年 11 月 8 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七点起床。每天都是八点左右早餐。继续清理资料。上午谢小玲来，送十本《胜会纪念册》，我写的书名，我的发言首篇，四首打油刊在附录。她说印了一千册（花七千多元），编得甚好，文章都精采［彩］。张青义又将打官司诉件交我，转北京市办。即送他一本《胜会》。

满起从《炎黄》社取来 12 本 11 期。

下午游 200 米。翻看《胜会》。晚上张抗美送来今年第 34 期《凤凰周刊》，其中有关于林彪的文章等。

2011 年 11 月 9 日（星期三）晴

七点起床。整天翻看《胜会纪念册》，及刚收到的《诗心墨趣》（广东刘杨建著，我曾为他写过联语）以及《凤凰》中“林彪外蒙墓地探密［秘］”等文。裴毅然电话，为其著作“延安一代”催写序言。

2011 年 11 月 10 日（星期四）晴

七点前起床。续看有关形势的资料，《炎黄》十一期郭道晖文“实现由革命党到宪政党的演进”甚好，还有一篇写章乃器受害时“不失君子本色”的长文，非常有意义。上午新旅的孙肖平来，送普列汉诺夫那份遗嘱中的节要文。昨天就来电话，读了我的“辛亥缘分”，感慨极了。他还在续写汪达之的传记文。

下午游 200 米。收到黑龙江高国发的八页长信，开始读我的文集，认为我“一直真“，并非”两头真“。寄来读《宪政何时大开张》一书的联想长文。

2011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五）阴

七点起床。续看资料。1967 年今天乘专机押解到秦城。

上午全总的叶振华来（原在港澳处工作，广东人）过去来过，全忘了。特来看望。接着蔡德诚、赵榕媚夫妇来，夫人一直想来看望。她原在青云仪器厂工作，是范元甄的部下。蔡参加最近一次上海大酒店聚会。谈中科院一批两头真老人常聚会，都想见我，约定我最近去一次。谈钱学森，大家都有看法。各赠一套《文集》。下午没游泳。满起同小余到大菜市买回大批蔬菜，白菜一毛一斤，还有长长的大葱等。陈海宽送来陕北的羊肉。

2011 年 11 月 12 日（星期六）晴

七点起床。看旧文。上午孙肖平来，他写汪达之的文章，杨继绳已同意刊登，交我两页介绍前言。南京高亮之来，给我两本大开《爱的哲学》（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介绍长文刊于卷首。谈开“四首打油近作”，送《胜会纪念册》并《开放》七期。他还要写一本书，谈到近十二点，由满起送他去张哲民家。他们是浙大老同学。

下午游 200 米。张太雷外孙女和丈夫来，交我干部子弟纪念四人帮倒台会的报导文。他夫君的父亲王亚平是 1922 年党员，同毛一起打过长沙的，路上曾劝毛去看望杨开慧，毛没同意。王后来不过是个少将，为毛所不看重。谈到最近有四个兵带枪外逃，因家被拆迁等事不满，两个被打死，一家被捕。

2011 年 11 月 13 日（星期日）晴

七点起床。记昨天日记。上午一陌生人陈衍虎来，出示我送他的书《留言》，是薛京告他地址的。岳云校友（高 83 班），廿年“反革命”等。出示力康写的长文“我的舅舅”（刊《领导者》，过去未见过），他复印上百篇散发。只得赠《文集》。下午没游泳，三点，钱明锵夫妇带四位杭州人士来，有书画家赠画，“书道文化公司”汪行健要复印我的《实录》，签了合同。出示浙江学者送我的书，王尚文、高亮之等，他们都不知道。出示四首打油等。谈到五点多钟。

2011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一）晴

七点前起床。昨天上午刘清（石秀夫）夫妇来。前不久我们散步回家，在 24 楼门前遇见他俩，于是被拉到院内，同一群老夫妇寒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照了几张相，他俩送来四张，都很有意思，武大老朋友就剩下他了，比我大一岁半。

上午一位科学界老工程师金问信（说来过我家），送一大堆书（都是个人回忆录之类）和复印件，自称粉丝也。汪行健和薛京来，汪拟翻印《实录》；还想出《李谈毛》，我将已出版的出示，鼓励他翻印。

下午看书和资料。

2011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二）晴

七点起床。上午找裴毅然《延安一代》等资料，让我写序言，最后找到，交薛京处理。

下午游 200 米。

上午郭全胜和朱大星来，闲谈一阵，郭认识蔡德诚。向家坝一台机 80 万。

2011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三）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沈云彪送鸡来，朱大星和他的“卓艺装饰”同事曾佑铭来，兄弟购《文集》三套。出示四首近作，并赠《开放》七期文。

2011 年 11 月 17 日（星期四）雨

七点前起床。看期刊。上午吴美潮夫妇（夫人周彦瑜是周士钊女儿，两人名片上都有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微电机研究所高工头衔，住址又在北京）同美国人罗斯·特里尔 Ross Terrill（哈佛费<正清>中心研究员、博士）来，罗斯找我谈毛泽东现在的影响，尤其年青人中还有何影响。我将《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与《胜会纪念册》赠与，将序言唸了，四首打油诗也唸了。简单讲了老中青三代人的认识，但广大年青人如何认识很难弄清楚。谈三大问题在中国由于传统文化影响，以致毛和党|在|能产生至今起作用，谈了近两个小时。美国是一张白纸起家，两百多年来，“好画最新最美图画”。

广东韶关谢健明来，谈他经营的国宝红豆杉的经过（我过去题过词），成立一个新的红豆杉商会，聘我当名誉会长，只好签了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环保植物。

下午游 200 米。陈衍虎来，写了一份长信与我，取走《文集》。

姚监复寄来为十八大写的上书稿，内容有可利用部分。

金沙江向家坝 80 万千瓦一台机组，已成世界第一。

2011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五）阴雨

七点多起床。准备资料。九点前到上海酒家参加讨论会，除本社杜、吴、杨、胡竞成（还有两个新人）外，到袁鹰、吴明瑜、张宏遵（胡启［啟］立原秘书）、李维民（军事科学院少将，已 79 岁）。谈新闻总署一负责副署长蒋建国（原湖南省委宣传部长）逼《炎黄》社为国营企业，并讨论十八大前后形势，如何言论定调等。导正和多数人都认为不可能有大的变化。我主要谈：国营坚决抵制（你们不能当希特勒）。谈“何时宪政大开张”（此书送温、习、李三人），四首打油近作。将《胜会纪念册》出示时，原来大家都还没有见到，于是立即有人从谢家取来十多本散发。我还再次（已经多次）建议将邓小平 1980 年那篇谈“体制改革”长文登出（可用大号字），并刊高层同类语言。此建议过<去>社中未采纳，此次大家都赞成，可能采纳了。午餐时，我又谈了些有关往事，如对温、习等关系、认识。

下午没有游泳，小徐（三妹丈夫）来，也谈现在社会腐败情况。他们四家都有一套《文集》，舅舅定要署名。

上午刘国龙同人民大学一教授来，送几本“家书”，该校建立这一名称藏书信馆，大概要找我支持。

2011 年 11 月 19 日（星期六）晴

七点前起床。一早施滨海来，同我去参加何家栋逝世五周年纪念会。九点到东直门居然之家大厦时，主办人黄钟等才告知是明天。明天上午要参加野草诗社的聚会，于是同他们闲谈到十一点。

回家午餐时，铁流同吴小军（香港真相出版社社长）来，送《何家栋文集——我们来自何处，又去往哪里》大本上下卷。定要我明天也去参加，共有大批熟人、朋友四五十人也。我说明去不成原因。

下午游 200 米。同胜利手谈到晚七点半。

2011 年 11 月 20 日（星期日）晴

五点醒来，六点半起床。上午九点，到万寿路总参招待所五楼，参加野草诗社的聚会，老人只到了乐时鸣（比我小四个月，将军）。总结辛亥百年诗词大赛，有专刊，全不知晓。我讲了十分钟话，引用贫富悬殊数字，中国 0.4%人占国家财富 70%（美国 5%占 60%）世界第一，等数字，举了曾庆红例子，环保破坏，上下腐败等。开首唸了庆祝《炎黄》20 周年诗，“何时宪政大开张”？全场热烈鼓掌。散会与就餐时，几十人围我照相不断。送《胜会》两本。

下午彭东明来，送蜂蜜等。谈腐败情况，他仍在岳阳宣传部，来京出席作家协会代表会。没有游泳。

2011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一）阴

八点起床。希月［稀有］之事。看报刊。上午刘国龙同张丁来，张在人民大学从事家书收集建博物馆，已有相当规模，收藏原件。《父母昨日书》他已得到广州的印刷版，我将小妹影印五大本原件和美国印刷版上下册出示，并告小妹美国地址。他拍照很多。刘送我复印的|我|小楷写的<我的>《龙抄本》序言和赠诗，全忘记了，字写得不错。他还谈到他抄写的五大小说：金水西三红，将送我全套。即时写好两幅大字：“鱼化龙”、“家书反映真实历史”，两位都很满意。

下午盛禹九、姚监复先后来。盛禹九给我写胡乔木的书《中共中央第一支笔》（朱正在《炎黄》十一期已写了一篇批评文章），他写了一篇读此书的稿子：《复杂多面的胡乔木——和李锐谈话录》。我又细谈了我同胡乔木几十年的关系，正面、反面的交往。姚给我一批网上资料。读冯客书的文章他建议发表。书是鲍彤送的。各赠《胜会》小册子，让看四首打油。

汪澍白妻子还给盛禹九电话，要他帮忙“找胡锦涛派两个医生到厦门为汪治病“，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神经病。

收到蔡德诚信，廿四日参加科学院老人们的小沙龙聚会。

2011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二）晴

三点醒来，想到一些事情睡不着了。六点半起床。

姚监复给的资料中有陈小鲁的长篇自述，看了后半部，薛京来，交他一阅。小鲁与苗苗同年。

下午钟其昌来，要《文集》。彭东明来，他们认识。“彭家大屋”（平江老屋之一，值得保留，求我写字）。写成大字交他。接高亮之信（他寄来十本《爱的哲学》让我送人）。将高著各赠一本，并《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序言和裴毅然访谈文。彭想到基层工作，不想老坐而论道，让我给岳阳市长黄兰香（女，即将任书记，原株州市长）写封信。

下午游 200 米，尚不觉累。

2011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盛禹九来，上个月小妹一家来的那天，盛也来了，他同巴［史］大可（忙忙的丈夫）谈话情况。他们有录音，盛整理成“记李锐的一次家庭谈话”，拟寄港刊发表。当即改正几处。

下午吴龙友来，谈《墨跡选》重版事。上海一家书局老版［板］想出我的口述历史等，于是将《争鸣》与他一览。留晚餐。

同胜利手谈到晚九点。下得太快了，完全不思考也。

2011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四）阴

七点前起床。带走几本书和复印文送主办人。八点杨继绳来，九点前一刻出发，到中关村力学所（研究导弹等）的会议室，参加中科院退休“两头真”老专家的沙龙。由李佩（郭永怀院士夫人，93 岁，中科院资深英语教授）主持，许良英夫妇和林京耀也来了。都是蔡德诚约请的，共三四十人。让我先讲，谈三大问题，人类历史进步要靠科学知识，即中关村、硅谷，在坐诸位（自己不会电脑，外语也不行，够不上知识分子了）。随后唸了《重新认识马义》的序言，又唸了四首打油诗，讲了毛和党（黑邦［帮］）的问题。主要讲了些实例（如黄炎培家安三个窃听器之类），谈到杨开慧八个字的来历等。杨继绳谈当前形势，权力制度，统治经济等。我最后讲了周有光对世界形势的看法：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必然跟上。其他人的发言我听不清楚。蔡德诚在旁为我简介。大家一起吃盒饭。告别时，将《文集》赠“李佩大姐”。

苏志宏送来一座（坐佛半石像）副［负］离子发生器，腹内有小灯炮［泡］，可净化空气。置于客厅。真是感激他的关怀。

2011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五）多云

四点醒来，睡不好了。七点前起床。整天人客不断。薛京作陪，吴龙友和徐忠良（原杭州古籍社为我出《墨跡选》的负责人，现任上海中西书局副总编）来，谈妥三件事：《墨跡选》再版，春节前增加部分（我已出示一些墨跡）定稿。出版我所藏书画图片集。老吴曾有过一个详细目录，明年初来拍照。口述历史协助出版或国内印行。谈了些往事。盛禹九来，交我改好了的“记李锐的一次家庭谈话”，我立即看了一遍，小有补正。随即汪澍白夫妇来，带大蛋糕，“为汪 90，李 95 祝寿”。夫人又谈了一阵在厦大的情况，自己要写文章等（我连忙说“精力不济”了，她只好说“寄杨继绳。”）盛同她有亲属关系，于是一起午餐，小余做了十盆［盘］好菜。餐后就没多留了。上午罗振羽还带三位客人来要《文集》，郭全胜也来。晏乐斌送来文章。

仍午休一小时。下午三点半动身，到北三环一家云南大酒店（非常豪华）参加每月聚会。进门后为找场所，在一层转了几百米，走不动了。到了三楼，向李郁发了脾气：为什么要找这么遥远地方（玉珍想制止来不及了）。老人只有杜光，共十一人。林京耀、蔡德诚、郑仲兵等，新人有袁正光（科协办公厅主任）、王毅（社科院哲学所）、吴明瑜夫人（81 岁）住院没来。都是一批中年了。谈当前社会情况。我谈在公安已工作 56 年的晏，所写文章，六十年运动，三亿多人受影响。

2011 年 11 月 26 日（星期六）阴

七点前起床。浏览盛禹九借给我的两本书：苏绍智的《十年风雨——文革后的大陆理论界》、阮铭的《中共人物论》，过去没有见过。

上午十点半出发，同玉珍参加张抗美约请的聚餐会。先接张思之，好久没碰面了。给他那本《胜会纪念册》和两篇复印文。到东城“娃哈哈”酒店，聚会的有杜光、郭道晖、戴璜［煌］，还有《凤凰周刊》的两个年青人。张抗美那件打了十来年的经济官司终于胜诉了。我断断续续谈了些要害事，先唸了并解释四首打油诗等。大家谈《炎黄春秋》的问题，存在第一。戴煌告诉我，张扬曾看过杨开慧日记，刚结婚第一年，毛就同她的堂妹乱来了。

下午没有游泳。小余回平江，小琴［芹］子来当服务员。

2011 年 11 月 27 日（星期日）多云

七点前起床。翻《何家栋文集上下卷：我们来自何处，又去往哪里》，收了九十多篇文章。上卷刊有写我的文章。

上午罗振羽带三个平江人来：张立群、余武（办企业的）、余含兮（油画家 35 岁，赠我画西藏人的画册）。谈三大问题，谈形势，唸四首打油。他们购《文集》。胜利来，下午手谈。五点动身，同玉珍到贵宾楼参加田纪云的宴请，十八人大桌，新来一位刘政（75 岁，原人大常委秘书长）,赠田两本书：《爱的哲学》和《胜会纪念册》,《开放》第七期。他的秘书等先到，也赠复印件。席间闲谈，提及一些往事，如档案存留问题，两案中周总理文件全毁等。吴思谈德国档案存毁的可怕情况，尤其东德。我还谈到“带［戴］红领巾”出身等事。回家已八点。

2011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港刊。上午荆中来，他拟经营新建“北京环首都经济圈促进会”，交我一份章程，让推荐名誉理事长，他只管当前，不管过去也。

下午胜利来，三点半到六点手谈，只攻不守，毛病不改，因此负多。

2011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二）阴

六点半起床。翻《朱九思传》，我写的序言。他原来因被骗受过留党察看两年处分。上午安林、徐瑞璋的儿子徐蔚为同苗苗夫妇来，他们是老熟人。薛京来，他们也认识，徐同薛的大姐是同学。谈到母亲（范元甄同班）是 02 年、父亲是去年去世的。在香港买到我的两本书，特签名。赠 11 期《炎黄》，并《开放》7 期复印文。谈了些往事。薛京领他们去午餐。

下午游 300 米。一个星期没游泳了。

2011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三）晴

七点半起床。睡得不错。上午平江人已退休的吴正湘同广西人荣飞（南宁好安节能科技公司总经理）来，送一大盒红木文房四宝，细致雕刻。准备办书画展。于是立即书写纪念《炎黄春秋》廿周年那首诗，并谈三大问题，他们都回答不出来，并唸四首打油，以及“马义序言”两篇复印文，和《炎黄》十一期，赠吴《胜会纪念册》。

下午韩磊来，还“岳云中学百年校庆”纪念册，我才发现其中关于我的不少资料。找出马鹤龄是 1920 年出生的，但在学校低十多班。我写一幅字，他已裱好，特落款赠之。又为一武大校友求子［字］，书同样内容：（原文到此——李南央注）

2011 年 12 月 1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港刊。上午将客厅大茶几下面的书画册，一大批检阅，找出有我题辞的一堆。上午就做了这样一件事。

下午游 200 米。看报。收到两本《杂文月刊》2010.8.上下册，下册有茅于轼、丁东、吴江等人的文章，是《河北日报》主办的，过去没见过。

2011 年 12 月 2 日（星期五）小雪

六点半起床。下了小雪，整天变霏霏小雨。

上午薛京来，同满起到医院换氧气瓶。让他处理两封信件。《开放》第九期刊有小段新闻，有原开封市委组织部长等，乱搞女人“刮阴毛”作纪念的“奇闻”。让薛复印交李源潮、沈跃跃一阅。

胜利来手谈。下午游泳 200 米。继续手谈到晚八点。

2011 年 12 月 3 日（星期六）晴

睡到七点半起床。小余回家后来过几次电话，同媳妇的矛盾已解决，十几号即回京。小余走后，一直由小琴［芹］子（玉珍弟弟的女儿）当保姆，做饭、扫地、洗衣，伺候我们二老。今天小琴［芹］回家，胜利与小玲来代替。我常同玉珍说：你应当知足长乐，你带大的几个孩子，个个对我们尽孝也。

翻看九、十两期《开放》，重要资料不少。

2011 年 12 月 4 日（星期日）晴转阴雾

七点起床。看报刊。整天整理书桌大抽屉，清出一大堆照片和一些重要信件与手跡。

下午游 200 米。

2011 年 12 月 5 日（星期一）雾转阴

七点起床。看报刊。上午平江人邱甲南（72 岁，国土资源部的，过去来过，还送过条幅，全忘记了）带同乡四人来，都是文化局，有一位搞花鼓戏，为过新年热闹，到北京找乡贤录像传音，祝贺一句话也。同他们闲谈近两个小时，三大问题开始，答不清楚，还唸了四首打油。送《炎黄》11 期，并复印文。我已习惯宣传“锐思”也。姚监复来，取走那篇读冯客《毛泽东大饥荒》的有感文。

下午胜利来，手谈到晚八点。

2011 年 12 月 6 日（星期二）阴

七点起床。将大堆照片及珍贵信件字跡放到客厅，薛京来一起整理。奚青来，交读流放日记五万字，同南非曼得拉一生对比，将在陶世龙网站发出，让我看一遍。谈到温妻确有问题，过去孙大光批评过，但又难以离婚。

下午游 200 米。同胜利手谈到晚八点。

清出当年萧克和张爱萍的两封信（谢谢我的赠书），奚青、薛京、玉珍看了，真是觉得太珍贵了。还有那一小张徐特立老给我的信（为武衡在 38 年徐州“批斗”我的事），奚青抄了一遍。[5]

2011 年 12 月 7 日（星期三）晴

七点前起床。上午看港刊和姚监复给我的复印资料。有港刊十八大预选人事名单等。还从旧书堆中发现当年到常德开诗词会时，《常德日报》刊登的我和玉珍的大幅照片，交玉珍一阅。

下午到晚上同胜利手谈。

[5] 这几份资料都已存在胡佛研究所。——李南央注

2011 年 12 月 8 日（星期四）晴

七点前起床。早餐后什么事也不想做，同玉珍、满起闲聊，谈“同辛亥革命缘分”那篇文章的内容，我儿时和家庭情况，他们都不知道的。

下午游 200 米，看两天报纸。

上午方宗岱的女儿来，送父亲的百岁诞辰纪念文集（收有我的纪念文）和文集，母亲（张志京，在武大比方低一班，化学系的，校花也）已 99 岁，我看了照片。胜利来手谈。下午作字两副，为“覃振故居”的纪念诗和“黄鲁安诗集”（于浩成父亲）。

2011 年 12 月 9 日（星期五）晴

五点半醒来，七点前起床。薛京来，几件信函及覃振诗交他处理。周笃文同他的湘阴老乡原岳阳一位局长胡宁荪（《洞庭诗词》主编）和儿子两人来，送一些食物。要《文集》。谈毛，四首打油，并赠两篇复印文。

下午游 250 米。

姚监复送来复印件，网上骂我“反毛”文。

2011 年 12 月 10 日（星期六）晴

七点前起床。看报刊。刚收到的《安徽老年报》（多年来一直寄）头版头条刊八十老人的一封短信，受两个女儿夫妇的迫害，迁出故居。给玉珍看了，不胜叹息，这是现在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

上下午看完奚青留下的五万字长文：写我同曼德拉（南非总统）一生事跡的对比，很有意义。

下午游 250 米。同胜利手谈到六点。

2011 年 12 月 11 日（星期日）晴

七点前起床。看报刊。上午韩磊来，将大堆照片及有关字迹让他翻阅。他给我带来一小袋字迹照片。留午餐。没有游泳，两人一直工作到下午四点多。将方宗岱纪念文集交他，到三峡工地的讲话稿他存有，让考虑我的纪念方的文章和工地留言，可否发表于《水利水电报》。

2011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一）晴

四点半醒来，又睡不着了，六点半起床。看报刊。又谈起旧事，我发了脾气。力康夫妇来，呆了一天。上个月即从加拿大回京。下午同胜利三人，轮换手谈多盘，互有胜负。

2011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二）阴

七点起床。续看港刊。上午薛京来，奚青长文得继续找，他没有取阅。两位女粉丝来（玉珍接过电话）。林晓云是郭全胜原弟媳，邹安林同一位按摩师来过，畅谈三大问题和鲁迅对华夏的总观：铁屋子，愿当奴隶和奴才。还谈了一些亲身经历，以及四首打油，出示《胜会册》。各赠两篇文章。她们都只四十出头也。

下午游 200 米。收到金永堂信，要我为他的文集写书名。

2011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盛禹九来，交“家庭谈话”文小添加、改动。他又摧［催］写乔木文。赵来群随来，一起漫谈，近十二点，广东潘东生（任仲夷秘书）两人来，赠他主编的任老大画册，自编自印，有赵紫阳的名字，几百幅照片、手迹。北京当学生开始，幼年、家庭、父母应有尽有，尤其伉俪篇丰满。王玄身体尚好。谈到 38 年在济南认识王玄往事。

下午同玉珍闲谈，观电视。

2011 年 12 月 15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在书架上找资料时，将奚青所写读我的流放日记对比曼德拉一生的五万字长文找到了。整天阅改此文，好在没有人来。

下午游 200 米。

2011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五）晴

七点前起床。继续阅改奚青长文。上午薛京来，让他看此全文。同胜利手谈。

下午游 250 米。

2011 年 12 月 17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早餐后，南央突然来到，她是出差绕北京停两天。带来近两期《争鸣》，稿费交玉珍，还有些药物。苗苗随来（妹妹送哥哥一件外衣）,给我几支原［圆］珠笔（只 1.6 美元，东西都便宜）。同苗苗谈到玉洁（指责那顶旧毛线织的送玉珍帽子）。胜利来，一起午餐吃涮羊肉。

下午游 200 米。长寿街一村支书李壮雄同委员龚亮东，“大学生村官”方强三人来。为“平江李氏公族祠堂”等题词。玉珍和我都谈，为此类事必须县政府来信（过去出过乱子）才能办。村里修水库也必须县里来信。他们先来过电话。早有预料，玉珍还拒绝了红包。

2011 年 12 月 18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睡得不安稳。看《争鸣》，小妹带回 10、11 期。上午萧永毅［义］同李时平（原《人民日报》记者来过我家）来。李在广州广告公司工作，为受命即转报业集团，找我转信。于是请南生同志帮助并给宣传部李部长（女）写信。李谈人民日报出版社愿出版我的书。于是赠《文集》，让挑选也。还赠两复印文，给萧一本《胜会纪念》。

下午没游泳。小妹来，明天回美国。谈他们的生活情况，拟伴忙忙度过晚年。

2011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一）晴

六点四十分起床。续看《争鸣》。

上午罗振<羽>带平江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三负责人来，为盖房要中央拨款，向发改委求援件，只好签名转交。为五人购《文集》签名。送来大箱蜂王浆可以治病的。

郭全胜来，闲谈一阵。

收到钟沛璋、胡积［绩］伟的 2012 元旦书，谈政见和生活情况。

2011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薛京来，交办两信件。陈四益长信谈平江杜墓后小学校危房，给县长王洪斌附信转去，另信回复文佩璋寄书来难以题辞。王建勋和郑［韩］三洲（何家栋的女媳［婿］）送他的著作与何的著作。赠《文集》，一起漫谈到近十二点。

下午两点盛禹九来，那篇家庭谈话文，他已寄《争鸣》。赵来群和崔军看了，认为不宜刊出，大概对四首打油有意见。施滨海送来《开放》12 期。张戎弟弟文章“萧三谈毛的女人”，大大揭露，“铁鸡巴”三字也写出了。盛文不必担心也。

游泳 200 米。

2011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开放》12 期。上午唐小毛来，他［她］办的辛亥书展在上海和湖南大学展出，年青人中有影响。送我《戴敦邦绘辛亥人物》有百位辛亥人物，比王康那本国画更合参西画。

来群带女儿来，1.77 米，原在安全部工作，为了照相而已。下午作字，唐小毛为湖南出版集团书记龚曙光求字，“曙光自勉：遇难必挺当国事，质直无伪做常人。”

2011 年 12 月 22 日（星期四）晴

七点前起床。近五点醒来。翻看戴敦邦“人物谱”，主要是清末到民国的人物，共产党人只一个吴玉章。

上午唐小毛取走字幅，让她查清其人口碑还不错。

下午游 200 米。

2011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五）晴

五点醒来，七点前起床。南京强剑衷寄来《普世大潮流》第六、七期，七期刊载了我“2011.11.24 在力学所的讲话摘要”并附录“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序言全文。讲话小有错落处。第六期刊《世界人权宣言》及“编者的话”，“宣言”过去没有看到过。

上午薛京带他的表侄孙立人及其友人蔡强来，两人都来过，全忘记了。蔡强的股份（原 16 万现几百万）被他公司老板侵吞了，官司打了多年，公检法都保护老板（受了处分），因此找我将诉件并致俞正声信转上，我为此给俞写了封说明信，让薛京由内部交通站寄出。

下午游 200 米。

2011 年 12 月 24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南通丁弘寄来一篇“不同凡响的书”，其中第一篇写“《李锐文集》——中国的黑匣子”：“全面展示了他的形象，讲述了他的故事，在社会矛盾的冲突中，他做到了三点：一坚持说真话，总是直言；在大跃进和三峡问题上，不惜冒犯当朝。二他坚持反‘左’，在彭德怀同志问题上，他仗义执言，为此而有牢狱之灾，劳改之苦；三是‘两头真’，为真理而斗争是始终如一的。《李锐文集》展示了民族脊梁。”其他谈胡绩伟、何方、钟沛璋、朱镕基、曾彦修、郝忱（《思辨集》）、冯东书等的《告别饥饿》、沈立人《老生常谈》、金振林《毛泽东 VS 蒋介石》，共十篇长短文。最后感想是：这些书多在外地出版，而三百年前英国已粉碎出版“预审制”了！

下午游 300 米。今天小琴［芹］回家，满起和小玲做饭，伺候我俩。

张钦楠寄来一大本自印的《约园讲古（经·子）》，内容乃他同祖父的对话。值得一读。

2011 年 12 月 25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小余由满起接回来了。为我带近十大瓶蜂蜜，有两瓶是福寿山诗社粉丝送的。傅依民的老伴一大叠上诉件，为房产纠纷，要交县长办。

上午看书。下午平江县长王洪斌和老干局长张满兰三人来，参加老红军斐周玉百岁聚会（60 桌）。正好将傅家诉件交王，我写了几句话。王是武大的博导生，到平江实练，是湖北人，说来过我家。将《炎黄》11 期赠与，内中有好几篇谈政治体制改革的好文章，还有我的家史文。

上午牟广丰来，谈三峡问题，全国环保太严重了。农民党没有科学知识，毛邓是一路货。

2011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奚青长文补正最后一部分，明天还得继续。今天又是三起客人。上午傅仁敢、杨仁的三个女儿来，为出父亲纪念册，收我的文章（刊 1984 年《传记文学》创刊号）带来这本刊物给我。陈海宽来，谈西安原书记粟某可能接任中组部长，姑妄听之。下午崔军夫妇带一粉丝马进来（在广州工作，任一环保公司总工程师），原在潘家口水电站工作过。也读《炎黄春秋》，特赠《文集》。陈海宽来，邀我们去西安、延安一遊，他开车。

2011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二）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朱大星先来，为了业务让我向湖南出版集团求援，正好为唐小毛给龚曙光写了副字，介绍信就此开头拉了关系（朱也说其人口碑甚好，读我的书）。薛京也愿帮朱的忙。潘基踬儿子潘抑洪送来《潘基踬影像集》大册，印得精美。我写的祝辞放在卷首。正好可收入再版《墨跡选》了。

收到丁弘寄来读《文集》的三篇长短文章，每一集有读后简介。

2011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三）晴

七点前起床。读丁弘的文章。这是一个真正读书的人。

上午戴煌同女儿来，拄拐杖。他 2005 年脑中风后，行动就受限制了，很少出门，但还能写短文章。赠《文集》（他是来取书的）。

下午韩磊来，他将我的近照共 12 幅制成 2012 年的月历版，印得非常精美，彩色照片如此传神。共两册，真是意外收获。让他看任仲夷的大照片集和平江房产书中，我家“加义祖居”如风景般的照片，以及《潘基踬影像集》。我的“祝辞”等都拍了照。下午同胜利手谈。

2011 年 12 月 29 日（星期四）阴、小雪

七点起床。看报刊。收到李荣光寄来的信件，要我为他的自传《过客照留痕》写书名和序言（代拟了序稿）。他的儿孙在美国当教授，都受他的影响，夫人汤佩佑（汤化龙后代）也几十年共患难。

上午同玉珍看金正日的葬礼，这是世界上空前规模的追悼了！北朝鲜变成这样的国家。

下午游 200 米。看报。

2011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五）阴

七点前起床。翻看报刊。《安徽老年报》12.25 日第四版有一小片“嘉庆帝写诗骂贪官”文，七律如下：

满朝文武着锦袍，闾阎与朕无分毫；
一杯美酒千人血，数碗肥羹万姓膏。
人泪落时天泪落，笑声高处哭声高。
牛羊付与财狼牧，负尽皇恩为尔曹。

嘉庆一生重视“惩贪倡廉”，亲政后第一件大事即赐死和珅。香港邓又同从先祖清末巡抚邓华遗物（赠广州博物馆）中发现的。

下午崔敏来，让我知道现任高法院长王胜俊是个专拍马屁的人，他看了其人著作后，写了篇“豪言壮语与当代‘党八股’”上万字长文，说明党绝对统管一切也。这就是现在的干部路线。这真是一个代表典型。

上午毛卫平来，谈平江书院建设难在地皮落实，还是有希望。取走我早已写好的三幅大字“招牌”。他现在做一个新科技项目。

薛京带他的朋友乔盛来，乔的三部著作《领导论》、《干部论》、《人才论》一套，由中央党校出版。我还以为是党校教授的讲课作品，原是自由学者，陕北神木人，首倡开发大西北的。

收到《学人周成启》传记与文章目录等。

2011 年 12 月 31 日（星期六）晴

七点起床。上午小智（刘云鹤儿媳）送来明年的日记本（年年送，是中国建筑公司的年品，她丈夫所在单位）。比中组部党建出版社的适用。

下午游 200 米。2011 年完了。

翻全年日记，共吟诗 11 首。

以下为 2011 年日记本中夹页内容

老同学，老朋友。一生为人正直，从政守道；时穷见节，世乱识忠；鄙视趋炎附势，决不摧眉折腰。认真业务实践，努力城市建设，创新规划，繁荣经济，安居乐业；电台广播，全国示范。迎接奥运，亲举火炬，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参看 8 月 30 日日记——李南央注）

＊　＊　＊　＊　＊　＊　＊　＊　＊　＊　＊

清华百祭于今来，
前期繁盛后颓衰。
巨星灿烂闪而落，
群小昏庸滑又呆。
失道少德怎载物，
浊流污水何培材。
倒行逆施毁先贤，

狼奶哺婴万事哀。
——清华校庆

江河八大功能

① 饮用　　⑤ 通航
② 灌溉　　⑥ 工业用水
③ 养殖　　⑦ 旅优［游］
④ 生态　　⑧ 发电
（调节气候，涵养水土）　不能以偏概全，要综合发挥八项功能

现在：① 消落带污染严重
② 河势变化，浊水下泄变清水下泄而淘滩
③ 流域湖泊功能改变，只吐不吞
④ 河口咸潮上溯
⑤ 地质灾害，滑坡、塌岸、地震？
⑥ 水生生态破坏，鱼类生物多样性减少，白暨豚、白鲟绝种。

荒谬沉沦六十年，
蝇营狗苟在人间，
明知谎话却还说，
早清真知不敢言。
普世价值偷认同，
红朝逻辑照生搬，
多重品性犬儒化，
失道也从无汗颜！
——当下国人心态　　牟广丰

辛亥风云已百年，鱼龙奔走起硝烟。
推翻帝制立民国，未铲暴政照专权。

调瓶依将老酒装，换锅仍把旧药煎。
葫芦再描瓢照画，世纪轮回又一圈。
——辛亥百年

沙尘烈，漫天昏暗遮云月。遮云月，阴风怒吼，大地呜咽。
神州到处流脓血，江山何故遭暴虐。遭暴虐，瘟神横肆，悲伤欲绝！
——忆秦娥·沙尘

以上内容均为牟广丰字迹——李南央注

＊　＊　＊　＊　＊　＊　＊　＊　＊　＊　＊

兰香市长：你好！

彭东明同志到北京参加第八届作家代表大会，前来看望我，谈起家乡这些年的巨大变化，使我感到

十分欣慰。东明同志谈到你是岳阳历史上最优秀的市长，且即将担任书记，这是岳阳人民的幸事。

东明同志曾担任过平江县委副书记，报社总编辑，现任宣传部副部长，他很想到基层去工作，不想坐而论道，我认为这是好事，还望你能支持关心他。

（可参看 11 月 20 日和 22 日两天日记。此夹条不是李锐的笔迹。——李南央注）

22、3 两晨六半起

看陈小鲁等资料，薛来与他看

下午钟其昌，来《文》

彭东明　　各赠文 2 篇 高亮之诗，爱哲，谈哲学，根本问题

为彭写信，黄兰香（女）市书

＊　＊　＊　＊　＊　＊　＊　＊　＊　＊　＊

近作打油三［四］首

生活流氓政治氓 贤妻早识太心伤
莫予毒也杀成性 培养奴才大黑帮

萧三一语三字夸 道破其人品太差
其乐无穷拼命斗 殃民祸国尽由他

运动频频无限哀 人才不要要奴才
滔天罪恶何时了 文革呜呼晓色开

一生实现马加秦　阴影依然居独尊
阶级斗争虽不讲 自由民主总消沉

人生耄耋已寻常 好在骨头身子强
击水谈枰都不误 为文作字总连忙
虽然起搏今安器 依旧吟哦且结帮
唯一忧心天下事 何时宪政打开张

八八

党员岂可成工具 驯服追过秦始皇
还是争鸣齐放好 十年浩劫耻无忘

2000

＊　＊　＊　＊　＊　＊　＊　＊　＊　＊　＊

三大自然科：物理、化学、生物医学

美 236	匈	8	（130 倍）人口不到一千万
德 86	挪	3	（280）
英 80	典	14	（130）
法 37	瑞士	19	（165）
	奥	15	（150）

美 70%、犹太 18%，德 12%

二０一二年李锐日记

第四十五册/Vol. 45

2012.1.1. -- 2012.12.31.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81 年后日记录入说明 xii

二０一二年

1. 2012 年 1 月 1
2. 2012 年 2 月 7
3. 2012 年 3 月 13
4. 2012 年 4 月 19
5. 2012 年 5 月 24
6. 2012 年 6 月 31
7. 2012 年 7 月 36
8. 2012 年 8 月 42
9. 2012 年 9 月 47
10. 2012 年 10 月 53
11. 2012 年 11 月 60
12. 2012 年 12 月 65

2012 年 1 月 1 日（星期日）晴

七点前起床。翻查去年日记，共吟得 15 首诗，另纸抄下。

上午张哲民老人由张宣三儿子<陪>同来，真是老态龙钟了。谈了近一个小时。他已看到《胜会纪念册》。那次在科学院沙龙的讲话，许良英第二天就电话告诉他，说我讲得太好了。我说，主要是唸了张宣三《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序言。玉珍在座，千万叮嘱我保养好身体，“一二.九”这一代只有我健康能言了。他估计自己日子不久，特将《墨迹选》还我，所赠《文集》拟转送清华社科院。宣三的身体不好，已住院。

苗苗和觅觅来，延滨夫妇来，胜利两口子来，负责做菜。一满桌十多盘，九人共餐。餐后元元谈她在公司被人诬告经济贪腐事，被关过十多天。由于主犯已买通法院，她将判刑，找我求援。答应她写好材料，找张思之援助。下午同胜利手谈。

科学院的金问信来，自称粉丝，送一大堆好资料。几本书送韩磊，来过我家。韩为我们俩人拍过照片（出示）。

2012 年 1 月 2 日（星期一）晴

七点前起床。上午范岱年同王德禄、武文生（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总经理）、程宏来。我首先说明没有将王及其研究所的事迹写文介绍，是由于此举可能反对王本人不利。这不同于介绍周有光老人，并举湖南出版《周小舟纪念文集》时，中央通知不准刊登李锐文章事（我的文章是 1980 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以此对照。他们都理解。我谈往事及三大问题尤其“农民党”问题，约一个多小时。王交我《王德禄——2011 年博客集》一书并 2012 年《贺年信》。信中记有五一节范岱年带他来我家，“可以说与李老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博客集》上 P318 还有篇“拜访李锐（2011.7.18）”记有：“1992 年第 4 期《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发表了“三峡工程定案后答记者问”（这是我写的文章，此事全忘记了）。由于文章没写，立即书写他求的四字：“民间智库”。杨小凯（野草社的）来，送他的诗集《七闲堂诗稿》，他知道同杨第甫儿子同名事。电话拜年和年卡甚多。

下午平江县长王洪斌等四人来。关于傅依明妻子投诉事，他有个书面答复。交平江 2011 年成绩，赞扬我的宪政主张。谈现在平江一个小时可到长沙。

施滨海来，为于浩成父亲诗集换名写字事，暂拒之。

2012 年 1 月 3 日（星期二）晴

七点前起床。上午平江县政协副主席童缅思、人武部长邱爱国等四人来，正在编辑《平江籍民国将领》图传。父亲和四叔将编入，交我小传，有一百多人。称赞这是件大好事，即赠《炎黄春秋》11 期，让看我那篇文章。

2012 年 1 月 4 日（星期三）晴

七点前起床。收到一堆刊物，《新世纪》去年最后一期有短的开篇文：“远虑与近忧”（作者王烁）：“过去 30 年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一是解放农村劳动力，二是加入 WTO 使它们在全球化中实现价值。打破桎梏，融入世界。今天，如果经济从行政干预下解放出来的进程得以继续，并与法治社会共进，它足以打破增长的天花板，战胜所谓中国人口红利消失、中等收入陷阱，还有所谓中国无创新等等。林毅夫教授说中国继续增长 30 年，如此才不是梦。”“中国经济唯一承受不起的折腾，就是恶性通胀。”

下午奚青来告以长文“寂寞壮心惊”（同曼德拉的对比）已快完成，短文“伤心桥下春波绿”还没看。又给我两份重要资料。谈孙大光当年将收藏的好书画全部捐给国家，不留给儿女，真是一种高尚胸怀。

薛京同两位山西客人来（他们是山西、陕西、河南三角地开发区的建议者，我转的信），表示感谢。

2012 年 1 月 5 日（星期四）晴

四点半醒来，七点前起床。上午看报刊，和小妹让楼上金老女儿转来的“口述，我与水电”。下午游 200 米。歇了四天，洗通［痛］快澡，回来向玉珍吹牛，95 岁带［戴］红帽游的，只我一人。同胜利手谈到六点。

2012 年 1 月 6 日（星期五）阴

昨天晚上，杜导正和女儿明明来，谈刊物如何应付“用股份制掌握言论权”的继续迫害，最后是“宁可玉碎，不为瓦全”。这种精神我完全赞同。近日拟开个小会讨论应对办法，元宵节开个大会。

上午薛京来，交办魏久明主持的救济孤儿机构的来信，是否要捐款等（我实际早没有稿费收入了）。陈海宽同朋友陈亚军来，驻荷兰使馆的文化参赞，原是中联部的干部。于是谈起去年美国及欧元的金融危机，欧洲主要是意大利、西班牙，关键当然是通胀问题。我去过荷兰，对北欧尤其瑞典等小国，多年社会党执政，国家用税收办法对贫富悬殊数控制较好，他都同意我的看法。

下午游 200 米，送薛京回机关。湖南“三一重工”的郭晨光和陈辉武（中太建设）来，说过去来过，全记不得。送我出名高水泥泵小模型，可将混凝土打到 80 米高，为湖南人发明的世界名牌，畅销各国，360 万一台。董事长梁稳根，资产 560 亿，说是中国首富。同他们谈近代湖南为什么出人才，同曾国藩的事业有关。我还谈到周光召的父亲周凤九（湖大教授当年发明卡车拖斗之事），湖南是全国修公路（长沙到宝庆）最早的省份。

沈跃跃和曹治国来送年贺礼大盆花叶和红包（三千元）。谈反腐形势。开顽笑漫谈：你们讨不讨厌我。

2012 年 1 月 7 日（星期六）小雪

七点前起床。窗外下雪了。满起两口子整天打扫房子，玉珍卧室大清理。胜利买菜肉来，中午吃羊羯子。王军和毛竹送我一条美丽的花龙，真是过年了。

同胜利手谈到晚八点。

2012 年 1 月 8 日（星期日）晴间多云

七点前起床。上海程巢父寄来汪精卫的诗集《双照楼诗集藁［稾］》，集尾有“三十年以后作”，大概是当汉奸的作品。偶翻《父母昨日书》上册 1939.11.26—30 的信中，有这样的话：“在任何不如意的生活中，我们要学会如何过得有意义，不是浪费。我们今后所走的仍是最弯曲的道路，满是荆棘。如果我们不能坚定目标（不为任何云雾所遮住），及时地培养那种永远愉快向上的乐观精神，那么，可能在路上跌跤的。哪一个光荣的战斗者不是满身伤痕，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生活和斗争过来的呢。（当年我读过柏克曼《狱中记》，巴金译）南央在“编者感言”中说：“父亲对母亲写这话才 22 岁，他同母亲不同的是，他不但是一个语言的巨人，也是一个实践中的巨人。”这段话我唸给玉珍听了。韩磊上午来，让他也看了。上午毛应民从杭州来，特来看望，告诉我那个线装书出版社负责人不可信任。于是要他带信

给吴龙友，《墨迹选》再版和所藏书画册不进行了。

下午游 300 米。

2012 年 1 月 9 日（星期一）晴

七点前起床。看报刊。上午盛禹九来，给我《争鸣》一月号。除口述历史“到湖南”外，刊了他到我家的“一次家庭谈话”和“读《毛大饥荒》有感”。还有网上六人“和李老打油四首”元玉。“谈话”文立即上网，点者过两万。他有点兴奋。程世平来，送花果等。对当前国情，贪污遍地，悲观之至。赠《文集》。沈云彪送来资料。都不留午餐。

下午收到李荣光写自己一生的文稿。

2012 年 1 月 10 日（星期二）晴

七点前起床。上午薛京来，让他看几份要处理的信件。向他发了牢骚：好些事应当他先处理。陈海宽来，一起午餐。下午游 300 米。崔敏来还书。再看《争鸣》的三篇文章。

2012 年 1 月 11 日（星期三）晴

七点前起床。整天看资料，《往事微痕》改为《五七动态》，内容一致。还有一份各种统计资料，对世界各国的对比，很能说明问题。关于胡乔木同我的谈话录（盛禹九写的长文），也看了一遍，需要多处增定。

下午游 300 米。晚上岳阳办事处来人，送腊肉等年礼。

2012 年 1 月 12 日（星期四）晴

七点前起床。看报刊。上午李寿统老夫妇来（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干部），让我转李源潮信件，状告该部人事司的一莊［桩］经济案件。只得收下照转。

下午潘基踬的儿子潘抑洪同潘传平（湖南人和律师事务所主任，一级律师，湖大教授）和一女友来，送《劳动合同法》著作，谈他从事维权的工作，同张思之熟识，求我赠字幅：“为权力而斗争”，我改为：“实施宪政，依法治国”。答应写出。潘抑洪要编一本父亲百周年的纪念文集（2015 年），让我当“名誉主任”，征集一百篇文章（老潘是湖南人大副主任）要我提［题］写书名。赠潘传平《文集》。他们都读过我的书。送来腊肉、大鱼等年礼。让他们定［订］阅《炎黄》，并给《争鸣》一期两篇复印文。

2012 年 1 月 13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小许同哥哥来（已退休，原在合作总社工作），读过我的书。从他的友朋中知道我这个人，要了三套《文集》，都是朋友拜托的。薛京送来过年两个会（老同志迎新会，和人大会堂文艺晚会，都是三张票），出席一个会，玉珍也不愿参加，晚会交满起利用。让薛京寄出两信件。上海有个年青人任源源都［多］次来信，让我寄来照片签名，题辞，写了两句话：勤读求真，心虚学进。为人正直，自强不息。

下午游 200 米。

2012 年 1 月 14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整理桌子，找一封信件没找到，如此堆积如山的书房怎么办！

上午钟勤昌来，还要十套《文集》。薛京送来红豆杉和另一盒绿叶。

下午游 200 米。玉珍为我剪脚指甲。

2012 年 1 月 15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七点前起床。继续清理资料。翻看《浩气长流》，过去未细看过。真是了不起的绝大工程。

下午韩磊来，我的照片挂历又复制了一份。带来近日《中国青年报》，上刊一幅大油画，审判四人帮及大群受害者，发现有我手捧田家英照片。油画正在上海展览。李慎平来送年礼。谈去年召开的几次会，他都参加（《炎黄》都刊登），今年第一期“改革论坛会议综述”就是他写的（署名程敏）。谈德平很积极，最近还给刘云山写了封批评信。习近平两个姐姐，有一个参加了会，近平称呼德平为“大哥”。姚监复电话，辛子陵软禁放松了。看来这批高干子弟的活动有了点影响。

晚餐前看北京台电视，“养生堂”有北京医院心脏科主任杨杰孚谈心血管和高低血压等问题。杨为我做过两次起搏器手术，同玉珍一起看完。

2012 年 1 月 16 日（星期一）阴

七点起床。准备参加上午《炎黄》社的会。九点前到达，到十多人。吴思、杜导正主持，有郭道晖、何方夫妇，彭健、丁东等和社中主要人杨继绳等。老杜将情况和如何对付从经济上国企化等迫害，谈了一个多小时。我发言讲到许<嘉>璐其人，中宣部派任炎黄研究会会长就是为了便于控制。大家都同意对其人的看法。我讲了昨天李慎平谈的情况。社中从法律上如何依法应付，作出了一致的方案。讨论很热烈。最后谈到对习近平的看法。导正谈父亲曾教育儿子两条：办事实事求是，对人包容宽厚。儿子曾表示，前者难以完全做到，后者定能做到。高干子弟去年的聚会，马文瑞的女儿和他的姐姐对党极其贬斥，有人向他反映，他认为说得都对。

下午平江人张某来（为玉珍作过按摩），为家乡修好小水库要三千万元，文件未经县政府公诉[证]，全是私人渠道，婉言拒绝转上，讲了半天道理。

2012 年 1 月 17 日（星期二）阴雾

六点半起床。上午九点半到人大会堂参加春节老同志团拜会，听习近平讲话完，即回家，没有看节目。薛京、满起三人坐在一起。老同志只遇见钱敏（比我大三岁）。前年中顾委的人还坐了一桌也。

下午游 200 米。

2012 年 1 月 18 日（星期三）阴雾

七点前起床。看报刊。上午蒋医生来，他的女儿从美国回，带给一件宝物：iPAd2，近日的人际来往全录上，让我一饱眼福，如观新闻片。这是苹果乔本［布］斯的产物，太神奇了。让玉珍旁观，一起录相。科技的发展真是无限的。

下午游 200 米。由周保志通知，下午五点半到西苑饭店八号楼，应电力建设集团公司副总王彤宙的邀请赴宴。他 43 岁，学经济的，知道我是水电开创人。谈 20 世纪全世界发展水电，中国几个第一，为何如此落后，我倒霉后，钱女士将水电彻底破坏，至今容量虽达 2 亿多，仍是电量比重 20%。王谈当前

水电形势，国外收入占一半，在 48 个国家开发水电，在研究雅鲁藏布江转弯处大电站，五千万千瓦也（我说只有西藏、新疆没去过）。谈得非常融洽，频频干杯。他送年礼，我赠《文集》。

薛京同叶尚志的女儿叶红（及儿子）晚到，一起会餐。她带来几本抗大纪念册。

青长庚寄来一本保持长寿的药物及养生资料。

上午程湖夫人小吴送来年礼，一起午餐。

翻看自己的旧文：“介绍《爱的哲学》”和“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耀邦去世廿周年）。确实从思想意识来看毛和这个党。

2012 年 1 月 19 日（星期四）阴

五点多醒来，六点半起床。昨天看过的两篇文章，唸给玉珍听了，她视力极差，难以看书。

上午韩磊和水电的副总宗敦峰来（送春节礼八千元），畅谈旧事（水利部钱女士片面防洪方针和三峡危机等），当前水电发展形势如出现在二五计划期间就好了（现在水电所占电量比重仍旧是 20%）。牟广丰来，他是管环保，同宗谈论水库与河流关系问题。牟发现丁惟汾老家的重要历史资料，出示 1925 年时代广州国民党开会照片及签名录等（有毛和李大钊等和国民党高层一起）。让我写“牟宜之纪念馆”的招牌。最后张敖荣来，也送年礼。他面容很瘦，谈季诚龙长住医院。

下午孙大午和他的办公室主任来，送一大袋腊鸡（两支［只］）及下水、鸡蛋等。谈形势观点相同。崔永元也找他作过历史访谈。

2012 年 1 月 20 日（星期五）阴转晴

醒来起床如昨。翻看旧港刊。上午郭全胜来，看《爱的哲学》。唐小毛带儿子（42 岁）来，从长沙回，送一大堆湘人过年食物（如藕糖等）。又有人要《文集》，还交我一份平江人龚曙光的感谢信，我为他写了一副对联。下午游 200 米。周笃文送来腊肉等，崔军夫妇来，都未见到。

2012 年 1 月 21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小妹突然来到。她到上海已工作两周，随后戴晴和王利波（自由纪录片摄制人，说是来过我家）来，戴先来过电话，有世界科研性学术团体，要在今年四月于美国开会，谈三峡开工廿周年，请戴去，并让我致开幕辞。于是谈了一个多小时，南宁会议前后及八十年代讨论三峡情况及水利部本身的错误治河方针等等旧事、人事都谈了。谈到问题关键在：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西方历史形成的两个好传统：人权（产生宪法及实施宪政）与自然科学（服从科学真理），其独裁、盲从体制造成三峡上马。王利波为我们录相并为我前后两本《论三峡工程》拍照。

曹思源来，交新作一篇。张敖荣来送年礼，都没有留餐，只小妹一起午餐。

下午施滨海送来《开放》第一期。想起一句可以写入文章开篇的话：“我们的国家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2012 年 1 月 22 日（星期日）除夕 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小妹，谈高音事，第一次告诉我，她写了遗嘱并交机关老干局：李锐是最厉害反党分子，勾结西方反华势力，同女儿南央同流合污。关于遗产两所房子只分给儿子与小女。

中午满起一家，毛竹和王军夫妇来，吃涮羊肉。下午胜利一家来，包饺子吃晚餐，胜利同我手谈两个多小时。温济泽女儿来拜年。晚上看电视，集体性打鼓、唱歌，没有看头。十一点上床。

2012 年 1 月 23 日（星期一）初一 晴

四点多醒来，七点起床。小妹上午来，同玉珍一起谈国内外情况，对形势看法；谈苗苗一家，培养出觅觅这样的女儿，玉珍也担心了。孙冶方的女儿（李昭）夫妇来拜年，也谈形势，看法相同（我赠过《文集》）。同小妹一起午餐，吃涮羊肉。午休后看《开放》一期，不少信息资料。

下午朱大星夫妇来，为几位他们的朋友，我的粉丝书上签名。牟广丰夫妇来，唸了一首近日写的词，当前腐败形势和危机痛感。我就将早晨吟的一首不定稿给他听：（想到活不了几年了）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宪政行不通。
奈何生活党天下，百姓何时当主公。

今天玉珍总接了二十来次拜年电话。

2012 年 1 月 24 日（星期二）初二 晴

六点半起床。胜利早在对街饭店定好了两桌，约廿人左右吃过年饭。

上午，宋晓梦、许医农、苗苗夫妇、王羽（立［力］丰的儿子）来家（延滨夫妇直接去饭店）|来家|。同晓梦、医农谈形势，我谈了《爱的哲学》出版事，地方已不是铁板一块，还有广东乌坎事件。吃饭时，同延滨谈到一批干部子弟去年四次集会，德平表现很好，让他转告我的关心。中午饭菜很丰富。又都回到家里，我讲了“胜会纪念”，唸了我的发言，又唸了《争鸣》一期盛禹九的“家庭谈话”，三点多才散去。小妹下午来，同苗苗谈话，问了觅觅情况，“那两万元还给毛卫平了。”

2012 年 1 月 25 日（星期三）初三 晴

七点前起床。上午王怀安来（比我大两岁，夫人已去世，住在四门）,很关心我，特来看望，谈旧事。他只能坐轮椅了，还能游泳。谈接到高梅电话，还有张宣（身体也不行了）电话，都代问我好（我们四人都是延安保卫处同坐牢的老朋友也）。

下午小彭来，谈到受老婆打骂（出示手上伤痕），留［流］眼泪了。他有十多年工龄，出五六万元可以得到社保（每月 1600 元），但今年过一月即失效。玉珍已答应他给这笔钱（我过去不知道）。劝慰他，应允为此帮忙，争取办到。

2012 年 1 月 26 日（星期四）晴

七点前起床。五点醒后又睡着，梦见周公，亲切交谈。

上午清理桌子，看资料，盛禹九“同我谈乔木”文，前后两份，都看了一遍。下午佟景起（针灸、按摩师）带女儿来（在澳门科技大读书）,过去来过，为玉珍按摩，送年礼，为我作两股腿旁和两颊旁针灸，痛极，似有效果。谈了很久筋胳［经络］学说和中西医结合问题。特赠《文集》。佟五十岁，完全自学成家。

2012 年 1 月 27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继续清理桌子，找出重要文章等。上午小琴［芹］、九华夫妇来，一起午餐。

下午来一不认识客人：孔干（83 岁）四川人，王怀安介绍，孔子后裔，原大百科的。自称粉丝，参加过抗美援朝，应付谈话一阵，赠《实录》和《世纪留言》。孔送我他的著作《诸葛亮兵法详解》。

2012 年 1 月 28 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七点前起床。继续清理桌上的资料，看港刊。

上午蒋医生来，说明过去出国情况及前几年受阻情况和八十寿 301 为他作纪念等，致令计划信，同意他寄出。毛（鹤年）家老二（已退休）来拜年。下午看几个台的电视，最后看“养生堂”，脑血管和中风问题，以及糖尿病同高血压等关系。

2012 年 1 月 29 日（星期日）晴、多云

七点前起床。上午黎澍的两个女儿安泰（和丈夫王依宁）、一青来。送黎旧作《辛亥革命与袁世凯》的新版书。畅谈旧事。赠《文集》。随后周倜和严如平（近代史所研究员，为耀邦立传来过我家，同李公天、张黎郡等），周倜赠新著《欧亚美艺术陶瓷》的图片集。他行三万里在美国收集的陶瓷捐给家乡博物馆，门票就收到上百万，出了这本书书。给他一百套。事实说明，中国陶瓷艺术已落后国外了。严赠我他参加编辑的《中华民国史人物卷》八厚本，上千人物。正在研究蒋介石。于是赠《文集》。黎澍女儿同严照相，我们几人都拍照了。各送两刊的复印文，谈四首打油。

上午还书写了《金永堂论文选集》书名（寄水利部水利所所长李益农）。

下午游 200 米，洗了个痛快澡，一个星期没有游泳了。

2012 年 1 月 30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七点半起床。翻看港刊。继续清理书桌。下午奚青来，再给我“伤心桥下春波绿”（读流放日记）。谈往事。孙大光夫人身体欠佳，捐给安徽博物馆的书画，有两幅出现在香港拍卖场，一幅被高官借走。谈起我的“纪念馆”，基本留在此楼（平江可一部分），他可参加此事，宋晓梦等四人参加。无锡的钱钟书、博古、张闻天等人的纪念馆，可展览的东西不多。最后清查我的日记本，缺了好几年的（可能在小妹处）。一直|到|谈到晚餐。

2012 年 1 月 31 日（星期二）晴

昨夜两点多，做恶梦大吼叫，惊醒了玉珍，赤着脚跑来招扶我，我说梦中将被人致命殴打而呼救。又陆续睡着。六点前醒来，六点半起床。

上午薛京来，谈小彭事，即请郭全胜来，招小彭至。其社保难以增加。

下午游 200 米。

2012 年 2 月 1 日（星期三）晴

七点前起床。看报刊。上午开始修正、补充奚青写的第二篇“读流放日记（记四个情亲）”。陈立成（武大 56 级数学系毕业）夫妇同王理（北工大毕业数学系）来，陈是为感谢我为他家在北京的房产问题（刘淇等出面），送两幅大画和衣物（玉珍退了一部分）。谈兴都浓。我介绍近作，也谈旧事。王理是米脂人，更感一种亲切。各赠《文集》。其间姚监复来，交我《争鸣》一期两篇复印文，正好转交陈、王。谈到十一点半，留姚午餐。姚给我一份网上资料，中南海内情，有“笼鸟养着”的说法，不知真假如何。还有一篇他同美国之音的访谈：向台湾学习，开放党禁、报禁。

下午没有游泳。陈海宽来，他回老家榆林过年，谈家乡的热闹。

2012 年 2 月 2 日（星期四）晴

七点前起床，睡得较好。整天看报，修正奚青第二篇文，快结束了。

收到高亮之信，他的书三千本二个月销完，即将再版。

2012 年 2 月 3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作好准备，八点多医院作体检，玉珍陪同，满起推轮椅，上下楼到各个科室。都没有变动，血压 60—110，等等。皮肤科、内科拿了些药。外科王大夫说，网上看我的文章，同意我对毛的看法。到七楼看望杜润生，写了我们两人的名字，半天后笑容同我握手，似认出来了，连声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随今［后］去看望于光远，已睡着。同孟大姐谈一阵，光远仍鼻饲，易发烧。她面容消瘦，体重 80 斤。玉珍安慰，胡冀燕同谈。下午游 200 米。

2012 年 2 月 4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奚青文全修正补充毕，唸给玉珍听了。上午王焱来，谈西方金融风波问题（她在中国投资公司工作），欧洲几个国家严重。冯白华（住本楼已故）的女儿来，说来过几次我不在，已退休，办了个小公司，种种税收严重，小企业很难存活。中国人水平低，总有一半人还怀念过去。赠两刊复印文。小余作了一桌菜，为王焱准备，客人却有约没有留餐。王焱已卅三岁，夫君从英国两月回国一次。胜利一家午餐。

下午游 200 米。同胜利手谈到六点。

2012 年 2 月 5 日（星期日）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上午读《杜光文存》引辑《评“八确立”、“五不搞”》一书前言后记。将形势、国情、问题和根本理论（主义等）都讲清楚了。他是真正的理论家。

将修改好奚青第二篇文复印两份。下午游 200 米，气短似加重了。

2012 年 2 月 6 日（星期一）晴

七点前起床。奚青文再看一篇［遍］，将“狄”改为“氏”，查了《辞海》。上午盛禹九来，“谈话录”（刊《争鸣》一期的）上了网，点点过 3 万，还复印了一篇有代表性的网文：“我有幸与李锐老人心灵相通”（作者诚言，大概六十多岁）。谈杨开慧的情况，并将“杨开慧自述”（短篇，墙中取出件）与萧子昇的著作《毛泽东与我》交我。网上对四首打油与及川淳子剪纸文“李锐名言”最感兴趣。盛拟研究毛的四卷文选，要求我将竹内实编印的四卷文集（有原文与《选集》有差异）从青年政治学院取出借与他使用（我已捐赠给该院）。盛决心以余年做好此事。

下午陆茂竹同水电工程学会两副秘书长吴义航、张博庭（都是教授、高工）来家，赠水电百周年的两本纪念册。同他们谈中国人过去不知道水还能发电，自古缺乏自然科学（和自由民主）传统，因此三峡能够上马（谈邓小平支持，因被欺骗：“万吨轮船可以通重庆”）等等。给他们近作（发表在港刊）三篇复印文和《文集》一套。

2012 年 2 月 7 日（星期二）晴

五点醒来，又睡着，七点半起床。上午薛京带部的选举十八大和中直大代表名单来，随后一支部选

举箱由老干局二人带来，让我投票。薛随陈海宽离去。

下午游 200 米。续看《杜光文存》，准备明天讲几句什么话。

2012 年 2 月 8 日（星期三）

六点半起床。写了一小纸发言提纲。薛京、韩磊八点多到，一起到东城一宾馆参加《炎黄春秋》召开的迎春会。到十桌人。炎黄会的一位负责人先讲，对刊物的股份制由国家入股的控制计划。杜导正随即唸书面发言，抵制国家控制刊物的打算。周有光老人讲了几句赞扬刊物的话。接着我讲了五分钟，支持杜的讲话，谈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也必全球化；专制国家百年来的变化（辛亥——二战后——现在）90%—50%—10%。最近北非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变化即得证明。最后介绍杜光文章和书：《评八确立，五不搞》批判吴邦国。发言的有廿多人直到午餐。吃饭时曹思源仍大声发言讲政治改革。会前不断有人来同我合照，送书等。澳洲的孙万国见面，叶帅（同吴博）的女儿凌孜（名片上头衔有全国政协委员，孔子学会副会长等，70 岁了，原名叶向真）同我攀谈，真是意外（吴博已过九十，还在）。郭道晖给我转送湖南蒋沛昌（1924 年生，高工、宁乡人，十几所大学的讲座教授，华中工学院电力系毕业，省一中毕业）的两本著作《老子讲读》、《论语今读》，上面分别写了这样的话：“倾心为国家，肝胆照人民”（我心目中的阁下）。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袁枚句）（琬华老师的学生）。还在书中夹上两张大姐和他的照片。艾若送《物色相招》（2009 年日记摘录），还有沸思送《回忆录》等。

2012 年 2 月 9 日（星期四）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邵燕祥几天前电话，温州一位熟人请客（过去请过）。上午十一点半，同玉珍到东城金宝会商场的五楼大董酒店（极其豪华）。到燕祥夫妇、何方夫妇、资中筠、蒋医生、张思之、韩磊，似由章怡和主持。餐前传达重庆打黑的公安局长到美国成都领事馆避难故事，大谈如何被薄熙来利用情况，真假如何尚难弄清。各种菜、汤少见，上万元，酒也上万，章怡和样样菜加以说明，似为她所订。主人陈［程］[1]反不作一声，只是敬酒。我在席上只讲了一件事：《周小舟纪念文集》（中央通知）不收我的文章，而《爱的哲学》则“由我推荐”也，说明上下非铁板一块了。近两点始散。

下午休息，看电视。

2012 年 2 月 10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资料。上午薛京来，同满起到医院换氧气瓶。将书房一般刊物清理了一叠。

收到姚监复寄来的胡绩伟《胡赵新政启示录》。胡希望我写文介绍。姚 2.8—15 日在美国参加会议等活动。收到强剑衷编的《普世大潮流》11、12、13 期，有姚监复访问赵紫阳的文章：《赵的欢笑、微笑、苦笑和眼泪》，“欢笑”是知道我将他与陈独秀对比。此段唸给玉珍听了。下午游 200 米。

2012 年 2 月 11 日（星期六）晴

七点前起床。看报刊。上午贺明将军的夫人柳江来（说过去为朝鲜战俘回归事，贺来过我家）。赠《贺明将军书法》（确实是大书法家，各种字体）及书、报资料。为刘吉平教授冤案找我帮忙，大叠有关资料，“事关我国军事技术秘密和我国著名火炸药科学家遭受迫害”。谈了好一阵，让写一详细过程，我转贺国强处理。

[1] 主人应为程绍国。——李南央注

收到钟波四大厚本：《柏梁体·毛泽东时代》七古一韻到底 2012 句，635 条注释，210 大页。大概由于生活困难，已回广东兴宁老家居住。

下午游 200 米。同胜利手谈，毛病不改。

钟波书中饿死人的概数是五、六千万。

接到好几次电话，谈薄熙来事件。冯海阳来谈“薄的儿子和夫人都已出国”。事实如何还待证实。

2012 年 2 月 12 日（星期日）阴

六点半起床。上午看书刊。艾若的《物色相招》有很多高明的观点和见解。报上刊登薄熙来接<见>加拿大总理的新闻。

下午游 200 米。陈海宽送来大盆国外品种的鲜花。我为玉珍唸《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序言和“介绍《爱的哲学》”长文。

2012 年 2 月 13 日（星期一）晴

七点前起床。看报刊。上午柳江和刘吉平来，上诉件由贺将军署名详细写出，附件扎实。刘是贺从底层提拔培养的，可以说是国防系统的大科学家，通俄、英、法、德四种文字，带来已出版的三本关于“纳米”的科学著作，书名也看不懂。当送贺国强处理。

下午陈海宽同干部管理学院的杨宣轶来，送狮子座的君子兰等。由于是年青人，在组织干部学院管理培训工作，怀化人，特作长谈。我关心的三大问题（唸了“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序言等），谈自己有关经历，为什么写四首打油诗等等。

2012 年 2 月 14 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七点前起床。上午毛卫平来（参加方强告别），谈及“平江书院”事慢慢发展。让我转交胡锦涛上诉件：深圳残联会原副理事长赵长清“嫖娼案”的冤案。赵原在团中央工作过，83、84 年胡给他写过的两封信，还有同胡的合照。谅必胡记得此人。薛京来，让他细看刘吉平的材料，口述信稿给贺国强处理。两案给胡、贺的信写好（贺信两页）让他即寄出。此事已办到下午三点，没去游泳。

上午雷霞来，一起午餐。

出狱后妻离子散，无以为生，建议本人写一材料，收回工厂所投资金。

2012 年 2 月 15 日（星期三）多云晴

五点醒来，七点前起床。上午来两伙平江人，县委副书记（是武大毕业的）和长寿镇书记，罗振羽同一对夫妇等。谈腐败形势等，送两篇复印文，还要了两套《文集》。

下午徐跃来，谈编《大哉》第二卷。出示奇特画家黄奇后复印的大幅作品（两米高），毛斯像置两角，被迫害的人物近百散居全幅，编 3 号，我在其中。本人赠我画册《我心中的历史》，三月中要来北京。

下午游 200 米。

2012 年 2 月 16 日（星期四）晴

七点前起床。看报刊。上午九点，孙万国同高安西（澳大利亚两家报纸驻华记者，中文名）来，高

在著书“红二代”。谈了一个多小时。耀邦原来拟发一个中央文件，对干部子弟有所控制（如不要经商等）结果通不过，邓力群在书记会上就不同意。（我开过两次高干子弟会也都不同意，此点未谈及）胡、赵两家子弟都好。陈有言：“还是子弟可靠。”邓质方出问题。

雷霞带徐加波（山东天匠重工集团老板）来，打官司侵权案，受国企欺侮。明天薛京来办。徐要《文集》多套。赠孙万国《文集》。

下午胜利来，手谈到晚饭后。

2012 年 2 月 17 日（星期五）晴

七点前起床。看报刊。上午晏乐斌来，送好几份网上资料，其中有辛子陵的四份辩白书。第一份开篇即受到我的影响，关心朝中事。他写了广西的“文革史”，难以出版。薛京来，将雷霞交办的上诉件拟好信件，寄有关单位。谈起这三十年来我转交的上诉案件真可以编一本书，反映腐败的侧面。晏是岳阳人，1951 年在长沙听过我作报告。

下午游 200 米。晚上看电视“我只爱你一人”到十一点半，玉珍喜欢也。

2012 年 2 月 18 日（星期六）晴

七点前起床。翻旧书。重看我的读顾准文集写的长文，其中已对马克思主义有所批判。

上午冯海阳来，谈她同邓朴方同学，谈过小平如实现民主体制就好了等等，其人小心谨慎，从此就无来往了。此次习近平访问美国，表现得体。网上资料，重庆王立军事是他参与的。

下午贾文平同组织部一女干部来（是我的粉丝）送海参等。谈了一阵。各送两份复印文。谈到三大问题，四首打油。

2012 年 2 月 19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钟万昌同一对夫妇来，要三套《文集》。钟在两份公安、警察的杂志社工作（驻湖南站记者），高层还防腐，下面“警匪一家”。湖南原书记张春贤不错，现在的周强不行，省长较好。接着程巢父和赵国君夫妇来，程寄过他的著作《一滴泪》（没见过面）。赵最近由吴思转过赵信，要我为刘绪贻教授（武大）百岁写贺辞：“关心祖国和人类命运”，只好立即书就，加了一句：“为实施宪政努力奋斗”（信上说明刘同李慎之是深交）。程赠书：《江湖夜雨十年灯》，是《律师文摘》创刊十年纪念册，第一篇即张思之文“十年春梦初醒时”，希望刊物独具自己风格。

下午游 200 米。玉珍到大商场买回一件大衣。

廖汉生的秘书陈杰勋（过去来过），赠廖百岁纪念邮票册。雷霞同来，他们在熊清泉家认识。

2012 年 2 月 20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记昨天日记。气短频繁。坚持阳台活动。翻看何方的书。下午施滨海送来《开放》二月号，并《刘澜涛生平纪事》，89—91 年中简记有批斗光远和我的文字。

胜利来，四点——七点手谈。

2012 年 2 月 21 日（星期二）阴

七点起床。上午金问信（中科院原航空遥感中心副主任）来，送一大叠资料和林辉编著《还原历史

系列》（短文 130 篇）。他为北大图书馆要去一套《文集》。唐小毛来，谈上海一位当代历史画家，三月半来北京画展，她会同来，邀我参观。她的奥地利绿卡十多年，可以拿到退休金了。也谈到上海人对俞印象不好。她坐出租车来时，30 岁的司机大骂当前形势和这个党。

下午游 300 米。看报刊。

2012 年 2 月 22 日（星期三）阴

七点前起床。看报刊。平江要出版“民国将领画传”，去年寄来父亲和四叔名单。韩磊找出五张照片，我复印“我的父亲”和“我同辛亥革命的缘分”两文，今天寄出。算是了却一件心事。

上午朱厚泽的司机引人民日报出版社的杨忠诚（三编室主任，编审）来。他们拟出版我的四本书《早年毛读书生活》、《毛早年》、《大跃进亲历记》、《庐山会议实录》。当然同意，并即签约。谈到自己十多年不看《人民日报》了（一版刊登何新文后，据说是李鹏推荐的）。赠《文集》并复印文。杨赠我叶永烈的《四人帮兴亡》上中下卷。

高岗女儿李洁来，为自己房子事上书。

下午游 200 米。同胜利手谈。

2012 年 2 月 23 日（星期四）晴

七点起床。上午翻看《四人帮兴亡》三卷的目录和序言，几篇有兴趣的文录。

下午看报。

2012 年 2 月 24 日（星期五）晴

七点起床。这几天看八台电视剧《百花深处》（播五集）到十一点多，起床较晚。

上午盛禹九同杨伟东（独立制片人）五人来。盛电话中只说来采访，未谈及乃制电视片。谈了一个多小时。从一些具体事件中，谈我这个人一生做人第一的个性如何养成的，并以自己经历谈三大问题。（将《重新认识马义》序言唸一遍）。他们留下一份 59 个问题的“采访提纲”。赠《文集》。十一点离去。陈海宽来，他明天去美国，留午餐。杨伟东祖父是烈士，母亲在延安幼儿园长大，称赞我四首打油诗。

下午游 200 米。遇见王怀安，告知张宣于本月十七日去世，是高梅电话。蒋彦永来，去看望过辛子陵，腰摔坏了，在 309 医院治好，没有人看管了。给我两份资料。王沪宁：“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其人大概想投机也（李慎之很了解此人，“三门干部，拔着自己的头发向上抬”）。另一篇：“论当今中国执政集团内三大派别”（作者宣昶玮）。

收到徐跃寄的叶永烈《毛泽东重返人间》和画卷。

2012 年 2 月 25 日（星期六）晴

七点前起床。上午同玉珍一起看徐跃寄来王后的大画部分复印件，文字有我的传记，每个人编有号码，毛、斯有大幅像，马、列也有，一百多又名有姓的人物，画正中顶部是林昭、遇罗克、张志新、李九莲、刘文辉、王申酉、陆洪恩七人像。

下午游 300 米，上下午同胜利手谈。满起、小玲一起午餐。今天无客人，大休息。

徐跃还寄来叶永烈的《毛泽东重返人间》。

2012 年 2 月 26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看口述《我和水电》，许多细节人名都忘记了，幸亏十年前有此记录（丁东的功劳）,需要改动、补正的不多。

下午游 200 米。蒋医生来，给我一份有关薄熙来和王立军的资料，关系十八大人事，立即唸给玉珍听了，同我估计的差不多。

2012 年 2 月 27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七点前起床。看完“我和水电”。上午杨伟东来，星期五的谈话文字稿交我改正。谈到他母亲在体委管兴奋剂事，无人不犯都有记事，全稿留在美国。现在下面极乱。陈海宽来做午饭菜四五盘，表现“陕北味”也。

胜利下午来手谈。

2012 年 2 月 28 日（星期二）多云

七点前起床。看报刊。上午薛京来，让看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贺将军夫人和刘吉平教授来，他们的上诉件已转到安全部参与（我给贺国强信有明确表态）,特来致谢。正好薛京在，他可以再催贺的秘书。

朱大星来，旁听了此事，都有同感：“警匪不分”，“执法犯法”，乃一种社会现象也。

下午游 200 米。韩磊来，他写了一篇“李锐和田家英的友谊”，很有内容，表示肯定，可以发表。他说还没有写完。谈王立军事件，让他看“我和水电”，可以在《水电报》连载。还交我周有光老人《世界文字发展史》第三版。

2012 年 2 月 29 日（星期三）阴

七点前起床。看廿四日杨伟东的采访稿文字篇，好多处需加改正。上午同玉珍、满起一同看王佩英的纪录片，真是大英雄，玉珍感动得流泪。

下午游 200 米。

2012 年 3 月 1 日（星期四）阴

七点前起床。上午清理堆积如山的书房，满起帮忙。两堆杂件中就找出一些重要资料，如吴江写给邓力群的长信（《十二个春秋》读后）。下午罗振宇持“耀邦旅遊文化发展公司”（任他为副总）聘书等资料来，我让他见胡德平等，是否要家庭认可。还同甘育柔（甘露）母子来（儿子在民族大学读哲学系）。甘是源泉宾馆的老板，满族人。购《文集》两部。

2012 年 3 月 2 日（星期五）阴

七点前起床。下决心清理书房，三大堆资料杂件，让薛京整理。上午九点王晶垚来，出示《众生》（《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一书。有“文革”中的领导与被害百余人的黑白画头像，以英文字母拼音排列：巴金第一，卞仲耘、王晶垚第二。谈他的一个想法：离“文革”五十年只有五年了，应当建立一个“文革纪念馆”。我出示王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的大幅“文革”被迫害百余人的大幅油画图，谈到十一点始散。谈到先搞个小组，胡积［绩］伟、姚监复等参加。

下午游 200 米。薛京留下工作。晚上袁名清（《潇湘报》驻京记者）同赵静芳（女）来。过去来过，完全记不起了，要 3 套《文集》。玉珍电话问孙长江，孙说“干儿子也”，这才放下心来。

2012 年 3 月 3 日（星期六）阴

七点前起床。开始改正 24 日的谈话文录。

午饭前同胜利手谈，下午四点继续到夜八点。他们一家同聚午、夜餐。

下午未能游泳。

2012 年 3 月 4 日（星期日）阴

六点半起床。上午黄一欧外孙傅建中夫妇来，在纽约做生意。平江人姜一峰（调中组部工作）来，一起谈农民党问题，以及我的经历，有些认识，谈到十一点半。

下午游泳 200 米。袁名清、赵静芳来，看到《墨迹选》很是欣赏，很想翻印。告诉杭州的电话。

2012 年 3 月 5 日（星期一）多云

六点半起床。上午薛京来整理资料，整日修正廿四日谈话文章，到晚餐前始毕。让薛京带去复印。

小琴［芹］同张九华（驾车）去赤峰看望父亲，出车祸受伤。玉珍特去看望。

2012 年 3 月 6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谈话文章最后看一遍，薛京复印了两份，他在小地方校正几处。下午游 300 米。遇见蒋振云，谈到邓某，他春节去看望过，头脑清楚的。在看我的《文集》，只有评毛（意见不同）。

收到严如平寄来的《陈仪全传》和周良霄的《传统专制主义批判》，附有短信，称赞我的《文集》，“思想深邃”，为“镇斋之宝”。

2012 年 3 月 7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薛京来清理资料。黄一欧外孙夫妇来，闲谈到十一点多，他们明天回纽约。对当代历史比国内人了解多，国外讲真话的书多。谈美国情况。下午游 200 米。续观电视剧《家产》。薛京的友人李友军（中华母亲文化促进会秘书长）三位来，谈三大问题等。

2012 年 3 月 8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谈话文最后看一遍。上午杨伟东夫妇三人来，取走改正稿。给我《立此存照——500 位中国人的心灵记录》第一卷上下册（共 30 人，杜光、曹思源等一半人认识）。最全［近］国安人员老找他告诫，他提到李源潮是他表哥，情况就好些了。这次两会他给吴邦国、贾庆林求见信，香港《明报》发表了，还有给李的信，一并给我复印件。随即翻看此书，何祚庥的谈话赞成六四镇压。

下午同玉珍一起看“家产”电视剧，快完了。

杨东从米脂来，带一大袋土豆等。接一个来访者。

杜导正电话：正式通知，放弃用国有股份制来控制刊物的打算了。值得庆贺。《炎黄春秋》已销十五万三千份了。

2012 年 3 月 9 日（星期五）小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看书。周良霄著《传统专制主义批判<皇帝与皇权>续编》第十六章“出路何在”读完。资料中看到一篇网上文章“我有幸与李锐老人心灵相通”（作者诚言，载“凯迪社区”网）。薛京来，整天整理、分类旧资料。

下午一点半看《家产》34 集，明天还有两集。游 200 米。

2012 年 3 月 10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续看《批判》，非常深刻。

上午金问信来，交万耀球（北大右派）的信。读我的《上书集》文章和两本著作：《滚爬血腥路》、《铁桶中的思考》，以及一堆网料和他读我的文集后的感言等，还有北大图书馆收到我赠《文集》的感信《证书》。陈海宽也送来资料。冯海阳来，谈张沁生已参加人代会，记者问事不回答。

下午一点看《家产》最后两集大团园［圆］。同胜利手谈到夜。上午延滨夫妇来，交重要资料，一起午餐。

2012 年 3 月 11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开始清理书桌和乱堆杂件书刊。发现未处理信件。

下午游 200 米。

收到高国发寄的信件。他读《文集》后，“要作一首几千句的长篇古风《李锐颂》”。还附有“高国发诗词发表剪印”。

3 月 10 日的《安徽老年报》刊的诗词中，有一首“八十晋二”有一联句：“昔日堂皇无产者，今天高贵有钱人”。

2012 年 3 月 12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三峡集团袁国林（原副总经理）四人来。他们有个百年三峡书馆，要我的资料，出示先后两本《论三峡工程》。赠《文集》，谈往事。下午平江福寿镇书记艾志军等四人来（王宏是哲学博士），求书镇名。赠《文集》谈三大问题和农民党也。

2012 年 3 月 13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陶治国来，香港《明报》3 月 8 日刊载对我的访谈，有同组织部李源潮等交往内容，复印与我（可能是杨伟东搞的，当追究）。陶很了解我的为人，知道我是“救党”。于是谈了些家事与延安对党和毛的看法等。

陈海宽来，中科院光电所等五位专家求《文集》。薛京来，继续整理资料，工作整日。

下午游 200 米。崔敏来，王立军资料认为不可靠。

2012 年 3 月 14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清理桌子，最后找到了“我和水电”记录。

上午金问信来，取走赠社科院图书馆《文集》。赵来群来闲谈，整耀邦后，他见到薄一波，曾当面批评过。张秋石同荆州友人来，求四幅字，没有答应。带走四套《文集》，送水果、花蓝［篮］。

下午游 200 米。先看温家宝接见记者直播。崔敏送来温的谈话全文。最后谈王立军事件，非常直率，全部谈话也都到位，是心声也。韩磊来，交我放大好的父母两幅照片，作了镜框。多次做月历，放大照片等，交一千元费用。

开始改正姚监复记录的“李锐忆赵紫阳”（同他的谈话稿），蔡文彬编书用。

2012 年 3 月 15 日（星期四）晴、阴

六点半起床。开始改“我和水电”。

上午杨伟东来，2 月 24 日谈话稿的修正件复印 2 份交我最后定正。还给我香港《明报》3 月 8 日发表的对我采访短闻并三张彩色照片。未看到这些复印件之前，我就质问他：那天所谓“采访”是不是你写的，我发了脾气。他不了解我现在的处境。他立即承认，交出这些复印件（原来大概是要表功的）。

奚青送来孙大光捐赠安徽博物馆的大册《四味书屋珍藏书画集》，共有绘画 129 幅，书法 25 幅，工艺品 41 件。真是了不起的藏家与捐赠。但发现有八大山人等三张画在香港拍卖市场出现。奚青来专门同玉珍和我商量我的“故居”如何纪念保留（即现在住房），他已同邵燕祥等商量过，大家赞同他的意见。

下午施滨海送来《开放》第 3 期，刊有批评揭发薄熙来的几篇文章。

同胜利手谈。

2012 年 3 月 16 日（星期五）晴多云

七点前起床。薛京带来戴晴起草的“开幕词”（她四月去美国参加三峡开工廿年|年|讨论会代拟的）和小妹的修改稿。即请韩磊来，交他两本我的《论三峡工程》并谈及毛泽东、陈云、邓小平三人对三峡的态度和作用，以及我 1980 年请美国陆军工程师团司令员来中国考察三峡，他们的反对意见，开过会（江泽民曾列席）。三峡开工一年后，我建议停工，朱镕基两次电话，江泽民要我“照顾大局”。关键在最后邓小平听进去了“万吨轮船可以通重庆”，下了决心。还谈到林一山、钱正英两人的作为。

下午游 200 米。接蒋医生来，他交我一叠网上谈薄熙来时间的资料。《新京报》头版大字标题，薄免职也。

2012 年 3 月 17 日（星期六）阴、雨

七点前起床。杨伟东谈话修正稿，又看了一遍，小有修饰，两份都弄好了。

上午延滨夫妇送来两个热水洗脚桶，还有药物，对我俩太关心了。一起午餐。胜利来包了饺子。

下午游 200 米。同胜利手谈。朱大星、孙绥铭夫妇来，送青岛高贵海参，一家三人居三地。

2012 年 3 月 18 日（星期日）夜雪、阴雾

六点半起床。整日看书、看文章。资中筠长文“新中国六十年文场士风怪现状”写得真好。复印了几份。下午游 200 米。

2012 年 3 月 19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资料。上午九点，崔永元口述历史组张钧（中央电视台记者）来，薛京一起到总工会宾馆 13 楼接受电视采访（记不起是第几次了）。谈南宁会议和三峡御前辩论，以及大跃进三次上书

等。谈到十一点半。

下午赵来群来，仍为一老部队干部级别和离休后待遇事。一平江人来为云南一企业纠纷事，没有应允转上诉件。

2012 年 3 月 20 日（星期二）阴间晴

六点半起床。修改“我和水电”口述长文。

下午游 200 米。满起到蒋医生家取网文：薄事，铁流访辛子长谈。赵来群来，薛京帮忙写好一老同志待遇上诉件，我给陶治国信。贺将军帮忙上诉的刘季［吉］平事，刘又被丰台公安局逮捕。

2012 年 3 月 21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九点张钧等来，将客厅封闭成黑屋，以便录相。谈大跃进与庐山，到十一点多。

下午唐小毛同画家李斌来（还有三个女青年）。赠他的《生于 1949——李斌画集》，并加讲解。有一幅千人相（内中有我，手捧田家英照）。购《文集》三套。姚监复从美国归，交他写的我谈同紫阳关系文稿。

2012 年 3 月 22 日（星期四）间晴

六点半起床。续改“三峡开幕词”稿，直到晚上完工，几等于重写。

上午吴龙友来，谈妥四月下旬来，《墨迹》再版，编书画藏册。朱大星找玉珍办事。一起午餐。小余做了十碗菜。薛京仍来看资料。

下午困守书房。

2012 年 3 月 23 日（星期五）晴

七点起床。“三峡”文又看了一遍，下午让满起送交韩磊。上午吴龙友同张国富（杭州古籍印务公司总经理）二人来。谈定《墨迹》再版事宜。在通县开饭馆的长寿街人方从春夫妇带小孩来，送食物。想让我写招牌，未应允，送《文集》。郭全胜从美国回。陈海宽一起午餐。

下午游 200 米。

2012 年 3 月 24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客人不断：陈海宽同渭南师院校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五十多岁，研究经济的。谈三大问题，“信息员”只在北大、清华。赠《文集》。韩磊来，交文稿整理好的复印件。陈研发同岳阳开发区负责人欧江平来，由于我的帮助，已成国家级。本人因选举落后想调走。谈了个多小时，只好将信件转周强。下午再细看三峡文。戴晴派人来取走。同胜利手谈到晚八点。

2012 年 3 月 25 日（星期日）晴

七点起床。上午修改“我和水电”。收到张立先（《三峡工程报》老记者）从宜昌寄来的两本《石壁

立西江——三峡工程决策实录》，内有我的言行。

下午游 200 米。张青义来，上次为著作打官司事件，仍未解决，要我再向上转诉件。

收到一大叠网件：“郭沫若轶事与悲剧人生”作者：张东园（编著）。匆匆翻看，很有意义。

2012 年 3 月 26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继续修改“我和水电”，其中许多事情现在都忘了，好在多年前作了回忆。

上午张青义为著作被盗上诉件再次上诉，又交了一堆材料，要寄吴、温、习三位。同薛京商量，只寄习算了。小智来，夫君刘锦璋已很客气接见了朱大星公司负责人。赠《文集》。下午朱大星来。小妹电话，星期六到京。

2012 年 3 月 27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继续修改“我和水电”文（约五万多字）。上午陈利明和贾英华来（贾送我《末代皇帝》等四本书，传记学会副会长，在中南海工作过，六十多岁）。陈的《耀邦传》已批准国内出版。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信号，控制较松了。要我写书名等。谈了些要害“往事”及四首打油等，贾听了非常兴奋，连忙记录。特赠《文集》。朱大星来，又让送上诉件。陈海宽来做豆腐菜，一起午餐。

下午游 200 米。

2012 年 3 月 28 日（星期三）晴间云

稿子只剩个尾巴了。上午陈海宽送来六只大螃蟹，浙江粉丝寄的，午餐享受。温反腐讲得严重，“人亡政息”。杜导正电话，下月初开个小型会。

下午游 200 米。

2012 年 3 月 29 日（星期四）晴

四点半醒来，六点半起床，中午仍未睡着。

“我和水电”改完了。交与薛京，复复［印］3 份。

上午一位不认识的人蒋绥民来，交我社科院图书馆馆长杨沛超的赠《文集》感谢件，并他编印的《报刊重点文摘》第 9、10 两期。闲谈了一阵（蒋是搞地质的高工，右派，79 岁）。

2012 年 3 月 30 日（星期五）晴间云

七点起床。上午河南办《书简》的王金魁来（42 岁），让我签名多起，赠《文集》。

下午游 200 米。罗振宇来，他的房产事县长批准了（我帮他转过诉件），来表示感谢。

2012 年 3 月 31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水电”文又看了前面一部分，可以交卷了。上午小妹先到，随后戴晴同三位去美国开三峡会的友人来：张钊维（阳光卫社［视］纪录片制作总监）、任星辉（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利波（纪录平［片］导演）。四月十三日在加州伯克利大学召开，为我录音像时，让我特别提到这是我的 95 寿辰（戴晴还补充：也是《大鱼［渔］网主义》发表日）。我唸完了我写的开幕词。戴晴说，开幕那天，将印发（屏幕上显示）此文，她写的短文（小妹改了一下）将由小妹唸一遍。谈到十

一点多才离去。

下午游 200 米。姚监复和高瑜来，详谈王、薄事件的爆发点，同谷开来（薄熙来夫人）有关。王毒死了一个英国间谍、商人（英国报纸已刊登）。刘源同薄的关系（杨［张］木生宣传新民主主义，刘的笔杆子）。这件事外界一般不知道。高还有介绍一个知情人来同我谈。

2012 年 4 月 1 日（星期日）晴多云

七点起床。上午山东鲁勇（余修的儿子）来，山东博物馆副馆长，求书法等，赠《文集》。谈梁步庭尚在（夫人自杀）。李家骁、冀德才来，不认识。李带［戴］黑眼睛，只 70 岁。交李凌给我的信：实现邓小平意见，彻底批毛。谈了一阵。

下午游 300 米。晚上小妹来。

2012 年 4 月 2 日（星期一）晴、阴

六点半起床。看港刊。上午姚监复和蔡文彬来，张［蔡］送我他的著作《赵紫阳在四川》。赵是“他的救命恩人”，让他复职工作。他认识周颐（周是赵提拔升任省委秘书长的）。姚写我的同赵的关系文章，张［蔡］要加以扩充补充，并请来杨伟东录相。一直谈到十一点多。从当年一二九运动时，密加凡在武昌高中与赵紫阳同班谈起，一直到去世前止。丁东也来了。关于吴江书中谈到赵为一信件“揭发”耀邦事有误，丁还记得赵为此给我写过两页说明（我都记不得了，原件可能找到）。

下午小妹整理书房，将杂志和资料等，分别包扎，堆了半间房。

2012 年 4 月 3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网上有关薄、王事件资料。

上午及川淳子来，她的博士论文已印成书，还有一本关于刘晓波的书（内中有我们十几人的信件等）都送我。还有日本　大学（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的旧资料，1906 年中国留学生的几十人照片，中间竟发现有我父亲在座，太意外了。她还在编一本我的几大类文章的选集。

2012 年 4 月 4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港刊等。上午延滨夫妇来，谈德平要来见我。约定七日上午。谈德华找习近平谈，鼓励他搞政治改革。一起午餐。下午四点多，姚监复来，近五点，高瑜和李伟东来。李详谈薄王事件，同谷开来有关，英国人教薄瓜瓜英语直到英国留学，20 年来往（40 岁，出示照片），不知何故被害，牵连到王，四警卫，死二，当然其他牵连（如打黑等）甚多，王因此带记录逃亡。李总结重庆事件乃真正的路线斗争：要回复到毛的路线时代。

清明节假，几天不能游泳。

2012 年 4 月 5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今天满起车不能上街，九点《炎黄》社王海印来接我，参加杜导正召开的座谈会。仍在那个饭店，三大桌人。主题是支持温家宝的政治体制改革。让我首先发言，只讲了几分钟：是个农民党，背胡绳遗嘱。十五大后三次上书中的政改意见请杨继绳摘录几句。何方、袁鹰、郭道晖、顾骧、江平、胡德华、陆德、钱理群、冯建、胡启［啟］立的秘书等，长短发言。都对胡温十年倒退谈

得很深。耀邦在作家协会大会时，不赞成预定候选人，刘宾雁当选，就激发“反自由主义”风波。陆德举出资源大浪费数字。

吴思最后谈了新闻总署退缩，不“收买”杂志了。午餐时，及川淳子来了，与我同桌。介绍同桌人认识。她是吴思请来的。

陈海宽送来大幅剪纸祝寿图。一起晚餐。

2012 年 4 月 6 日（星期五）晴

五点醒来，六点半起床。中午仍未能睡着。上午薛京来，同玉珍三人一起谈论重庆事件，看《争鸣》第四期和《脸谱》第三期（都是昨天蒋医生给的）上的文章，真是这个党“大黑帮”的一个大暴露。

下午游 200 米。四天没游泳了。收到王来隸书　　（原文到此——李南央注）

2012 年 4 月 7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港刊。上午韩磊来，将“我和水电”长文交他一阅。十点胡德平来，延滨夫妇随到。谈到近十二点。主要是过去人事，他作记录。如高层矛盾，我同陈的关系，干部四化一千人，等等。他对重庆事件看法与我们一致，将来对习的影响等等，争取小乐观。

延滨夫妇一起午餐。下午同胜利手谈。

赠德平几本书和复印文（《爱的哲学》等）。

2012 年 4 月 8 日（星期日）晴

五点醒来，未能睡着，七点起床。崔军夫妇九点来，一只眼已失明。谈重庆事，交网上资料。何方通知一个餐会，有沙叶新等参加，在朝阳门外。告诉了满起。上午十点半出发，先到东南二环接张思之，十一点多才到达那个大酒店。参加的有何方、沙叶新、蒋彦永、邵燕祥和我五对夫妇，还有北大的贺卫方、章怡和、杨继绳和一年青人。先闲谈薄熙来事，广东已揭发英国人的问题。席间漫谈了两个小时，我谈了杨开慧八个字和延安旧事等，以及薄一波司机在六四时为何被枪击毙事，以及范文澜骂曾书等。沙叶新谈他如何被监控，以及五年前就称赞过温家宝（我趋[趁]机讲了温同孙大光的关系）。沙犯[患]癌症，是蒋医生负责治疗的。我还谈了一个意见：关于历史、社会发展，关键在人的智能开发（科学技术的进步），不要谈什么主义了，人类已进入智能社会。我是从蒋彦永向我出示 Apid [iPad] 2 后，大吃一惊，而产生这个念头的。两点五十分才回家。休息一小时。钟勤昌来，带走 12 套《文集》都是一些县书等朋友要的。应求书三字“黄盖湖”横竖两封。

2012 年 4 月 9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将李荣光的《过客留痕》序言作最后定正，写封迟延的短信，寄给他了。

下午崔敏来，谈薄熙来事件，是好事，但对前景仍不乐观。他也赞成沙叶新称赞温家宝的观点。

2012 年 4 月 10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周世钊的二女儿周彦瑜、吴美潮夫妇来（吴是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高工，打两次右派，周家儿女有四个右派）。赠我《毛泽东致周世钊书信手迹》共 36 封，尚附毛和当年老友来往信件 27 封，值得一览。2011 年 11 月 17 日吴带特里尔（写毛传的）来过我家，交四张照片，全忘记了。为

他题字：难忘人生两度右。赠《文集》。谈到十一点。

下午整理书房，薛京帮忙，桌子像书案了。空间放行<军>床，毛弟和大妹明天来。

游 200 米。

2012 年 4 月 11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大妹、毛弟一早到来。一起早餐。他们身体都好。出示三妹外孙女的百日照，可以上电视也。

《新京报》头版大头条：薄家两口子都法办了。崔敏送来《阎锡山日记》。谈论薄事，会有点好影响。

下午游 200 米。

2012 年 4 月 12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毛弟在书房书［睡］行装［军］床，大妹睡小余房。他们对那些私人办的小刊物（最近谈薄事）极感兴趣。

上午陈海宽又送来豆腐。施滨海送来《开放》第四期。许医农的姐姐送来大盆绿树。平生三姐妹来约大妹、毛弟午餐（他俩晚上才回来）。

下午游 200 米。沈跃跃和老干局四人来为贺 95 岁生日，送点心和大丝绵被，给玉珍送礼物，还有贺信。

2012 年 4 月 13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早餐和午餐都吃昨天部里送来的大小豆沙饱［包］子。上午郭全胜送来祝寿苹果。蔡德诚来谈薄事，看法一致。给我 3 月 30 日的《环球时报》，上刊评茅于轼得西方的自由奖："西方显然愿意他们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主导中国社会，中国成为那辆下坡猛冲而制失灵的卡车，西方的颁奖相当于再猛踩几脚油门。"《青年参考》4 月 5 日（《中国青年报》办的），刊文支持茅于轼，题目即："茅于轼不帮助国家团结吗？"

胜利送来大幅"寿"字和祝寿对联。

下午陈海宽和渭南师范学院院长丁德科（55 岁）、教务主任王亚玲（女士，41 岁）来，送我"校长顾问"的聘书。只好接收［受］。谈教育为立国之本，毛连知识都不要，过去的党化教育及其影响。谈三大问题，教育必须走上正轨。

杨继亮来送他的新书《中介论》。

2012 年 4 月 14 日（星期六）晴

六点起床。看报刊。上午客人不断。晏乐斌送来网上资料。蒋医生也交薄事要件（他还要给他人送资料，不能参加午宴）。胜利送的寿联在客厅（和午宴酒店）悬挂拍照。延滨夫妇送我和玉珍两件红缎寿衣，都穿上了，以利拍照。中午在对面酒店四桌，近四十人为我祝寿。我讲了致谢，感激玉珍和庆祝出现薄事四句话，大家鼓掌。施滨海、郭全胜、杨继亮、陈海宽、许医农、朱大星，等都来了。生日聚餐，热闹空前。

2012 年 4 月 15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港刊。上午唐家栋（家桢弟弟）一家五子女来，同毛弟、大妹一起，到房山为父亲扫墓。同他们谈农民党，我的经历和三大问题。赠《文集》。王焱也在座。

下午悌忠、忙忙夫妇来。他们准备到敦煌遊览。小妹开完三峡会，从美国回来。谈会议情况，有照片。悌忠出示昨天的一叠照片，非常动人。

游 200 米。

2012 年 4 月 16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三峡会材料（英文），“我和水电”口述，小妹已照我改正复印。

四月五日“炎黄”社座谈会大家发言稿送来，我的两小段改好送回。满起带回十本第四期。

三峡会我的“开幕词”交大妹一份，“我和水电”也给与，回长沙可印发。下午同大妹、毛弟闲谈。

收到香港冯治军寄来的《重新认识马克思》，约三十多万字。

2012 年 4 月 17 日（星期二）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陈海宽同渭华师院人来，让我在转师大件给刘延东写支持的话。大妹都有意见，只得照办。薛京又带侄儿来，要见安东夫人求助，也得作介绍。大妹、毛弟下午六点回长沙。仍同他俩漫谈。

下午游 200 米。告别时都拥抱，毛弟出［流］眼泪了。

2012 年 4 月 18 日（星期三）阴、夜雨

六点半起床。翻看个人刊物《老生短谈》（南京沈立人）两期，内容精采［彩］到位。还有《潮汛》，信息多。

薛京来，同满起到医院换氧气瓶，只有大高个才好办。让他处理信件。下午游 200 米。

《五七动态》第六期（今年 2 月 25 日）刊“吴祖光（遗作）从 1957 年说起”，非常感人。应公开发表。

2012 年 4 月 19 日（星期四）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谭壮的两个儿子谭坦（71 岁）、谭柏来，送兰花一盆。谭柏说过去来过，为他父亲的事，全忘记了。谈父亲一生，去世前只是北京市卫生局长，曾长期在陈庚［赓］部队任卫生部长。谭坦是 1943 年在延安出生的。大概取名同“坦白”有关，运动中总挨批斗。父母都是 92 年去世的。一直谈到十点半。赠《文集》。十一点多，周成启和毛卫平才来。周即出版《万唤千呼盼春来——致友人的 113 封信》，让我写书名，并题辞：“为中国民主化事业努力，祝贺周成启政改书信集出版”，立即写好。并让我将 113 封给我的信（约三万字）回复看法。只能答应。随即和玉珍请他们两位到羊羯子店午餐。

2012 年 4 月 20 日（星期五）阴、小雨

七点起床。睡得不错。上午老鬼和夫人张丽娜来，送三本厚书：《我的母亲杨沫》、《人民至上——记胡开明》、《纪念吴晗一百年诞辰纪念集》。“人民至上”香港版不接受书名，对“人民”两字有异议。

于是取名为“一位真正开明的人”，都同意。立即写好（后得胡冀燕电话，很满意）。姚监复送网上资料来，为他经办的两本大资料书，将书名写好（1949 年后政治运动数据库、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赠“马波、丽娜”文集。

下午悌忠先来，出示他们游览敦煌的照片，特是往西到新疆边境的沙漠地带，2006 年才开发，奇怪的天然景象。敦煌四百多石窟，只开放了八所。随后南央和忙忙夫妇来到，一起吃丰富的晚餐。小余买来羊羯子。

2012 年 4 月 21 日（星期六）阴

六点半起床。看网上资料。上午宋晓梦来，送点心。一起午餐。她到山西大学考察，原来同天津北洋、北京京师三学堂齐名，后来却衰退无名了。山西煤矿老板的乱来和子女们的富贵生活。

下午游 200 米。小妹、悌忠来，谈大姨心脏病。让满起复印了好多资料、文章。上海何振华来，说写了一篇对我的访谈，即刊上海《政协报》。

2012 年 4 月 22 日（星期日）阴、多云

六点半起床。小妹写的参加“三峡廿年”会议的文章看完，小有修正。整天修改“我和水电”，最后定稿，晚餐前完毕，了却一件大事。下午游 300 米。

2012 年 4 月 23 日（星期一）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小妹、悌忠来，两份文稿交卷。三峡会议要写清楚是一个国际性会议，参加人员要列出，赞成、反对双方人员。闲谈了一上午。小妹明天回美国［上海］，廿八、九同戴晴再回来。悌忠 5 月 2 日回美国。

下午坐上轮椅，玉珍和小余带我在附近转了一大圈，五点半才回到家中。

2012 年 4 月 24 日（星期二）小中雨

七点起床。整天客人不断。上午薛京带来陈利明送来的几筒纸幅，多红绸裱好了的。赵来群来，谈一些上层人物的往事，有王震的花事，朱仲丽仍崇拜毛。他听见杨尚昆谈过我是硬骨头。最近去看过何定。即同何通电话，她看了我的《文集》，在延安时写大后方学校的文章，她有意见。我即承认可能有片面性。

下午刘虹（《深圳商报》、作家，女）来，送两本书：《精彩与痛苦——陈云章百年纪念》、《北望长天》何与怀著。谈了许久。朱大星带表弟来，要《文集》。一位女医生来。滕叙兖（高工、哈军工）取走《彭德怀评传》书名。

游 200 米。

2012 年 4 月 25 日（星期三）晴

七点起床。今天晴天了。上午吴龙友来，薛京来，看我收集的书法照片，很是满意。回忆认识我的过程，自感荣幸。让看《平江英杰》画册和及川淳子的书。一起午餐。

下午没有游泳。吴龙友和徐忠良来（徐在上海办中西书局，过去在杭州管线装书印刷）。所藏书画明天带到一专门照相处拍照，薛京、满起同去。

2012 年 4 月 26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吴龙友和徐忠良来，薛京、满起劳动，将所藏书画几十幅一一清出，有的还得展示，少数留下，全由他俩带到拍照馆留影，以便出版。

读《北望长天》中写王若水和杨小凯文，是写当代中国的困难也。《南方周末》载：衡阳一 12 岁小孩，用水果刀将两|两|个小弟妹和姑姑杀害，空前社会动乱。

晚上他们才带回来书画，大概工作了大半天。

2012 年 4 月 27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准备作字。吴龙友上下午陪着，写了不到十幅，写坏了三四张。“纪念耀邦”有长注，用大纸。徐忠良下午也来观看。

薛京将字画收好。玉珍将方增先、黄胄、范曾三幅单独收藏。徐忠良送来四厚本《诗书画》新刊。

2012 年 4 月 28 日（星期六）晴

近七点起床。上下午都作字，连昨天共 24 幅，关于“庐山吟”写了六幅，对毛泽东有感也。吴龙友一直裁纸帮忙，今天错误较少。玉珍经手的 6 幅也交差了。

下午韩磊来，为所书条幅拍照。一起晚餐。

2012 年 4 月 29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七点多起床。上下午看这两三天的报刊。钱理群寄来两厚本著作《前、后毛泽东时代》。满起送吴龙友上机场。

2012 年 4 月 30 日（星期一）阴

七点起床。看完钱著《毛时代》导言，用事实说话，理解根本问题。

张九华又送来一棵盆栽大树。上下午同胜利手谈。

2012 年 5 月 1 日（星期二）阴、小雾

六点半起床。除看报外，整天休息。上午玉珍、小余带我坐轮椅，转了一大圈。悌忠来，明天<回>美国，南央还在上海，六日回北京。同戴晴来谈三峡会，当晚又要回上海。我那篇三峡会的“开幕词”已上网。

收到张爱萍儿女寄来母亲李友蘭骑马的告别照片，2012.2 月 8 日去世。

2012 年 5 月 2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书刊。上午让满起帮忙，将客厅和书房挂的字画更换，玉珍对那幅屈原像不满意。

下午游 200 米，满起帮我擦身。

2012 年 5 月 3 日（星期四）晴

七点前起床。看报刊。上午牟广丰来，他到俄罗斯呆了二十多天，谈变化情况，出示十多张末代沙

皇一家照片（留下二张与我：尼古拉二世与幼子，王后与四位公主）。谈 1918.8.17 全家在叶卡捷琳堡被杀害火化详情，杀害前四个女儿被轮奸等等。俄国人对列宁、斯大林和苏共是很清楚其底细了。一起午餐。

下午游 200 米。

2012 年 5 月 4 日（星期五）晴

七点起床。整天觉得疲劳，甚至想睡，真正老了？

上午赵来群来。薛京从青岛回来（朱大星丈夫请他去）被海风吹得脸发黑。我谈青岛变化始于德国占领时修胶济铁路，出示昨天那两张照片，俄国人已觉悟了。陈海宽从陕北回来，将玉珍老家窑洞（已无人居住）和她母亲墓地照片好多张交玉珍，使我真想到延安怀旧也。朱大星来一起午餐。薛京晚上要去广州，帮苏志恒［宏］的忙。

下午读《中共创始人访谈录》我写的序言，这是一篇好文章，记不得《炎黄春秋》是否发表过。

2012 年 5 月 5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十点半韩磊来，他同戴晴通了电话，她去机场接南央，十一点半可到家，结果车出了点问题，我们已经吃饭，十二点多她俩才到。我午休到两点，戴晴即开始汇报 4 月 13 日—14 日在伯克利大学召开的三峡人大通过二十年的回顾纪念会，王利波（纪录片导演——自营）也到美国参加了。大概是 Apiad2［iPad2］出示会议录相，南央唸我的“开幕词”，屏幕上陆续放出我同三峡的有关照片（韩磊提供的），最后还有玉珍同我在三峡工地的照片。大概有二十来人发言，国内有关的官方单位（以张津生为首）去了不少，都正面讲三峡，但现状问题都无法回答。建议戴晴写成一本小册子。也希望我的“开幕词”能公开发表。一直谈到下午五点多。

蒋彦永晚上来，交我《炎黄春秋》第五期，我的发言全刊登了。

2012 年 5 月 6 日（星期日）晴

七点前起床。看《炎黄》第五期。上午徐新国来（总装炮兵研究所）周笃文介绍的，交他的诗词集（《磨盾集》，我写的书名，全忘记了）。他爱书法，用大纸写了一百个“龙”字，让我题写书名“百龙集》并在一张大幅”龙“字上端写八个字：“飞腾世界，翊卫神州”。立即照办。下午游 300 米。

2012 年 5 月 7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看昨日报刊。上午崔敏早来，《炎黄》5 期刊有他的长文：“反思八十年代的‘严打’”，很同意我的发言。谢小玲送来 10 本《胜会纪念册》。一起谈薄熙来事件，高干子弟内部两派分明（陆健骂陆德），有赞薄熙来说好话的。传薄绝食等。平江人罗振宇带来胡春野（彩色名片上印有马恩头像的“马克思与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网”乃创办人，名片后有 10 本著作）。胡送两本著作《实践科学社会主义》和《图解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还有丁朝真（名片上有“红色文化工作委员会”顾问等四个头衔），赵丰（罗说他是个狂人，自称“理论创新学者”）,还有一位女士。于是我只好出示张宣三的著作《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将我的“序言”唸了一遍，复印件每人送一份，并裴毅然访谈录“李锐谈毛与三峡”的复印件。接着谈我注意的三大问题。

下午同玉珍散步一大圈，小余推我坐轮椅，只走了一百多米。

2012 年 5 月 8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薛京来，应约同玉珍一起到西四环陈海宽家参观。24 层楼民居房，百来平米，大厅两室，家具齐全，月租三千元，未见过的北京现象也。

下午游 200 米。胜利骑车被汽车撞脚伤。手谈两小时。施滨海送来《开放》第 5 期，称赞我正式写出“农民党”。

2012 年 5 月 9 日（星期三）晴转阴

七点前起床。看《开放》第 5 期，封面有刘源照片，有薄刘关系的文章。读其他报刊。下午游 200 米。蒋医生来，修改他的出国上书。荆中从三亚来，谈 301 在三亚建了分院（为江泽民修的），邀我去度冬天。告知医生已不让我外出了。给我两份资料，他在三亚拟种蔬菜。

2012 年 5 月 10 日（星期四）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玉珍陪我到医院，看牙科、内科和外科，都是老熟人，祝我活 120 岁。左颈椎发麻，不要紧，走路特别小心。上假牙弄好了。十一点回家。

下午游 200 米。气短却没法治了。两种喷雾剂必须每天喷早晚两次，和一次。

2012 年 5 月 11 日（星期五）夜小雨、阴

六点半起床。看《炎黄》第五期。杨继绳“追忆朱厚泽”长文，记述了许多史事。上午薛京来，渭南师院几位又来拍照，他们请李谷一当音乐院名誉院长，薛京联系，李问候我和玉珍。

张秋石来，取走两部《文集》，送我紫檀木大压纸。

2012 年 5 月 12 日（星期六）夜小雨、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资料。上午姜一峯（平江人，部组织局任处长）同父亲姜春康（中医，虹桥诗会会长）来，送《虹桥诗联》第一集。谈形势与三大问题。李源潮安排海归，已上万人。处事严格。赠《文集》与复印文。

下午游 200 米。

收到不认识的人寄来的“健康之路”的脚疗器。同玉珍忍痛试用。

2012 年 5 月 13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七点起床。读自己的旧文。“农民党”早说过。昨天满起和小玲中午包饺子，今天中午又吃饺子，我只能吃四个。

“健康之路”我还只能扶杖站立两三分钟。

2012 年 5 月 14 日（星期一）晴

七点起床。上午平江人钟万昌（38 岁，来过两次，《现代世界警察》杂志社湖南站副主任）来，送今年四月的杂志。代两人要《文集》。

接天津李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电话，他有熟人在商务印书馆，很愿意活动《文集》由该馆公开出版。下午姚监复交他妹妹蜀平寄的二百美元稿费，记不起是什么文章了。谈薄事甚复杂，

港报刊人事已有变动。蒋医生来，交最后经改正的上书。

2012 年 5 月 15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写好为蒋医生上<书>胡锦涛的要求去美国护［探］亲的介绍信。谈到让他去台湾也是好事。薛京来，让他寄出。上午雷霞来，“健康之路”是她寄来的。谈长盛公司的情况，让熊清泉去参观：年产 30 亿，利润 10 多亿，建议受害人在香港写回忆录。苗苗来，一起午餐。

下午游 300 米，尚不觉累。

2012 年 5 月 16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醒来，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一位不认识的李家骏（70 岁，名片印“往事微痕”义工）来，交我李凌的一封信（开篇说：原中共西南联大第二支部书记（接马识途的班）。被打成极右，任社科出版社主编，1987 年离休）。信中主要谈我那八个字：“功劳盖世，罪恶滔天”，前四个字很不当。建议予以改正。我就将这八个字是 1979 年回长沙，在一次聚会时说的。谈到革命的问题，乃历史过程的自然现象，也不能加以否定。于是将《开放》和《争鸣》等几篇复印文交他转李凌，或者以读者来信，我予以说明，来解决这“八个字”的问题（复印文中有我那四首打油诗）。

下午游 200 米。《人民日报》也有文章谈政治改革，却坚持两条：党的领导，不学西方。

2012 年 5 月 17 日（星期四）晴

六点醒来，七点起床。昨天在床上吟的四句，改正如下：

一张白纸好描图，两百多年北美洲：
科学精神民主化，方方面面冠全球。

唸给玉珍听了。

上午陈海宽、韩磊先后来，接着钟波来，钟谈看了两本雷锋传记，本人即有造假处。到望城去过，还拟去辽宁了解。我谈现在宣传学雷锋，有“唱红”之嫌。我过去的文章中，谈到“学雷锋”即“当螺丝钉”也。赠钟四千元，谢谢他送的书。钟到 21 楼看望康国雄，给我两份资料：康访谈录和“我的右派爸爸康心如”。我为玉珍和陈、韩唸“毛创造了中国历史上 34 个第一”等文摘。

下午游 200 米。

2012 年 5 月 18 日（星期五）晴

七点前起床。看报刊。上午九点刘国龙来。罗振宇介绍楚水来。刘送我大瓶长白山酒和有关“龙抄本”复印件。人民大学博物馆张丁同来，他们即办“读心追远——中国传统家书展”。同到书房，将六本彩色复印“父母昨日书”，以及美国和广东各两本排印交借去。楚水首次见面，高 1.85 米，极其粗状［壮］。送两本著作：《临池偶得——书法集》和《情的风景》（诗集），还送一幅长近二米的寿字幅（名片上印有“中国老年法律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等头衔）。谈他同季羡林的亲密关系（季最佩服彭德怀和梁漱溟），有司机，看来还办了公司，曾在新华社工作过，认识杨继绳。特赠《文集》。文立徕夫妇来，谈熊清泉对我的介绍信作过热心批示，但儿子是中央直属单位，省里解决不了。薛京在坐，让她以后同薛联络。

下午看书。满起车尾号码今天不能出动，未能游泳。

2012 年 5 月 19 日（星期六）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收到湖南刘浩［皓］宇信，唐光带回一套《文集》与他。“反复阅读兴奋之余”，献诗一首：

十卷雄文震世空，但忧未见五洲同。
齐欢宪政开张日，功业毋忘颂李翁。

下午游 300 米。看完邵燕祥长文：“走出毛泽东‘不把人当人’的阴影”（刊《五七动态》第 9 期——5 月 25 日）。

晚上电视，看到刘翔夺冠，很是高兴。

2012 年 5 月 20 日（星期日）阴多云

六点半起床。将第五期《开放》看完。薄案详情。告别方励之，研究天体和人权，真正的现代人物。

《安徽老年报》刊“全球七大高福利国家”：

法国——从生到死享受 400 多种福利保护，全民免费医疗，从小学到大学免费，公民年交一星期最低工资。

美国——教育免费，大学负担一部分，医疗支出占政府支出 21%。

德国——对困难家庭，社会福利包办一切。

加拿大——穷人教育免费，人人有房住，全民养老金。

其他三国是瑞典、挪威，澳大利亚。

下午游 300 米

2012 年 5 月 21 日（星期一）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为周成启书信集出版写四句：关心国事总先忧，书信往来笔力遒。执政必须民主化，实施宪政大潮流。又为牟广丰书其父诗句：芝兰带露青香郁，松柏经霜老气横。

铁流同几位右派老人来：钟冠华（名片：中国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等），薛若安（无锡人）、黄宝松（四川大学）和李家骏（《往事微痕》义工，说来过几次），要了四套《文集》。铁流给《往事微痕》第 90 期，《潮汛》第 10、11 期（这是首次见到的）。我谈三大问题，以及延安整风等，近十二点始散。

杜导正电话，薄熙来接见日本记者，似不可能。

下午玉珍同我坐轮椅在附近转了一大圈，遇见一大我十岁的校友（校友会上见过我），姓郭，原在总工会工作，看《炎黄春秋》的。

2012 年 5 月 22 日（星期二）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九点多南通丁弘和高洁（03 年来过，出示照片才想起来）、谢小玲、姚监复约好一起来到。谈薄事，日本记者发表了访谈记。丁给我一份资料“三峡工程问题大了”，主要是金永堂的谈话。高给他的文章：“我在胡耀邦家作客”和他的利用太阳能等大张活动照片（并说明）。漫谈旧事约一个小时。薛京应付陈海宽交山西一煤矿事，让转温总理。

下午游 200 米。看资料。杨纯的女儿小瑞从瑞士回来，托人送来一盒饼干和短信，她明天回瑞士。

晚上力丰来，送一篮水果。谈小毛一人租房住。

2012 年 5 月 23 日（星期三）晴

七点起床。玉珍血压高，服药后去医院，即平复。

上午赵来群为一老部队干部级别事，又让我再向部老干局求助。陈海宽来做菜，一起午餐。蒋医生来，出示他为张定看病等活动的“电视”录相，准备后天在燕京大学校友纪念张去世的会上放映讲话，知道我也会去参加。

下午游 200 米。这两天电视一台（还有其他台）大放延安文艺座谈会 70 周年，吹捧毛泽东，观众多数不知道，这是整风抢救的开始。人名单中还见到最大号字的“陈铁耕”，同我一起关在保安处的。

2012 年 5 月 24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资料。上午九点新安旅行团的张渔（长沙人，1927 年生，1938 年 10 月在长沙参加，认识方南局［君］姐弟，也认识我）同袁曾愉（新旅后期团员，上海歌剧院演员）、高殿均（淮安市新安小学）、顾学让（淮安市的“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馆长）四人来看望我，吹捧我是“国宝”，他们都是《炎黄春秋》的读者，看我的文章也。于是谈三大问题，谈自己与此有关的旧事。他们还要我为纪念馆题辞，过两天来取。

下午游 200 米。收到山西临汾市汾东路双语学校张树斌寄来的两篇文章：“十八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问题”，“改革怎样才能赛跑过革命”。

2012 年 5 月 25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找出几份复印件，准备送人。薛京来，上午九点半一同到北大参加张定的追思会，是燕京大学校友会召开的。和我坐在前排的有蔡公期、丁磐石（说见过我）、杜光。我首先发言，约五六分钟，出四卷《怀念耀邦》时认识的。回忆一二九时，北京学联派刘毓珩（陈其五）、朱南华（燕京的）到武汉做报告等，49 年后即取消英文，关闭教会大学，离开了现代化道路，确实要解决三大问题，搞新启蒙，大家共同努力。十多人发言。郭道辉［晖］、杜光、盛禹九、蒋彦永、胡德华都发了言。近十二点散会。

下午休息，没有游泳。张坚同两友人来。他们在广州进行的汽车工业园已经批准，仍让我向省委负责人作介绍。写了几句话，说明同他的“伯父张爱萍、父亲烂［灿］明是老朋友”的关系。陈海宽交来的山西沁水县煤矿同高速公路的矛盾，也写了几句话转上温总理处理。

2012 年 5 月 26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客人不断。张渔等三人来，交我两张题词稿，说明陶行知、王［汪］达之对新安旅行团的作用等。我答应明天交卷。两位平江人许亚（审计署工作）、魏金欣（几个公司老板：新能源、材料、装饰、投资）来，要了套《文集》。过去来过几次，全记不起了。齐翔延来，谈薄案之复杂。

下午游 200 米。为新安旅行团吟了四句，用陈利明送的大幅裱好的长卷书写如下：

生活教育陶行知，无私奉献汪达之。
抗战行程五万里，新安小汉书史诗。

一九五［三］八年在湖南省委时，同新安旅行团有工作联系，特将我七、八岁的小表妹、表弟方鲲仙、方南局［君］介绍入团，该团团员成为国家干部后，为人处事多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特书此

四句以为纪念。西南旅行团历史纪念馆雅属

满起和小许帮忙，居然同平时用单纸（预先叠好）写的一样整齐，且无错字。

胜利来，晚饭前后手谈两个多小时。

2012 年 5 月 27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资料。上午只看了约一小时书。阳台活动。同玉珍、满起看“新安旅行团”的光盘。

下午游 200 米。张渔和袁增［曾］愉来取走我书赠的条幅，非常满意。我将港刊登的两篇复印文并《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序言送他们传阅。

2012 年 5 月 28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九点多两位陌生人突然到来：向徐川、杨振明，前者说过去来过，为了打官司，又交一大堆诉件（名片为徐州水产公司总经理），后者 71 岁（名片徐州珍美绿色工程研究所所长）。强剑衷的朋友。送我强的编著《法治大手笔》上下册（我写的书名），只得应付一阵。硬要拍照。下午施滨海来，交《董鲁安诗集》（于浩成找我写的书名）二本。谈薄事。罗振宇带两位女士来，要《文集》两套。罗送他的著作《科幻小说集》，自言将我的照片印在书首作宣传。

2012 年 5 月 29 日（星期二）阴、小雨

六点半起床。翻《法治大手笔》下册。都是打官司资料。上午薛京来，让处理向徐川留下的官司件。玉珍接一位年大六的电话，关心我的身体，接着由薛京听话，总半个多小时，听讲师上课，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电视之不当。是浙江嘉兴（？）大学的讲师，过去不认识。

下午游 200 米。看报看电视。

2012 年 5 月 30 日（星期三）晴

五点半醒来，即起床（看表看错了）。小余和玉珍也早起了。

上午李凌和他女儿共四人来，老人已 87 岁，行动得有人扶持。给我一封信，谈他写《“民主堡垒”群星陨落记》（受我影响写的），西南联大师生的革命故事。还交我一堆他的文章复印件和四本著作：《李凌集》、《勇破坚冰的“未定稿”及其他》、《中国古代爱情诗（三百诗［首］）》、《他山之石》（古代反腐败史事）。谈了近两个小时（他纪念张定的文章我已看过）。女儿李英在《工人日报》工作，她谈到 1974 年在黄山旅游认识了范茁（南央），不知她还记不记得。

下午游 200 米。陈海宽同陕西渭南师院负责人来，要求成立师大的上书已批到教育部了。

2012 年 5 月 31 日（星期四）多云、阴、夜雨

六点半起床。看李凌的《民主堡垒》，觉得应当为之写篇序言。接到老干局通知，写几句“党的生日寄语”。想了一下，可以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实施宪政谈几句。同玉珍谈了。

下午游 200 米。收到《炎黄》第六期，刊登了奚青写我四次“婚恋”的“读李锐的流放日记——伤心桥下春波绿”。看了一遍，仍动感情。又唸了一遍给玉珍听，小玲在旁。老干局送来一张七一“生日寄语”。

晚上杜导正电话（玉珍接的），谈奚青文，他也很感动。

2012 年 6 月 1 日（星期五）晴

三点多醒来，睡不着了，想着写几句什么话。六点半起床。草拟了“寄语”两份稿子。上午让薛京记录。下午抄上：

“以史为鉴，鉴往知来。人类历史进步，从工业革命到现在智能社会，靠的是科学知识创新；此种创新又同自由民主的宪政治国分不开。1919 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正是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循此普世规律、世界潮流。我们革命胜利，也是靠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宣扬建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取得的。可是执政之后，却走了一条与此相反的道路，殃民祸国，直到十年文革呜呼哀哉。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好转，前十年随世界潮流前进，“六四”风波之后，普世规律失效。我的忧虑在：何时宪政大开张。”

下午张坚来，求字。约薛京到广州办事。

李凌书稿和有关文章交薛京先看。为玉珍弟弟转老干局信件。

2012 年 6 月 2 日（星期六）阴间晴

六点半起床。奚青的文章写得好，又看了一遍。上午陈海宽同渭南师院院长来，教育部将派人去考察，他们很高兴，送我一小块化石。

中午吃涮羊肉，小玲、胜利两家，各送一本第六期。

下午游 200 米。同胜利手谈。

2012 年 6 月 3 日（星期日）阴、下午大雨

六点半起床。读郭道晖的长文“警惕文革元素的复活”（刊《炎黄》第六期），写得真到位。应当宣传：人人必读，几乎全篇我都划上红、兰［蓝］杠。

下午游 300 米。今天人少。归途下大雨，满起说，有冰雹，路上都有积水了。

晚上徐州刘洪涛来（原组织部长，已 58 岁），送大米等。赠《文集》和复印文等。谈李源潮在江苏口碑甚好，是有思想和见解的。

2012 年 6 月 4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清理书桌，整理各种资料，找出奚青写我和南非曼德拉对比的生活长文（二万多字），将最后几百订正了。

赵来群上午来，谈李普和两个女儿的情况（以及奚虹［弘］关系），他是有看法的。

晚上一位不认识的人朱天水（天水泽龙律师所），自我介绍认识多位大领导等，玉珍应付，留下一大厚本：《刑法学全书》。

2012 年 6 月 5 日（星期二）晴

五点醒来，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姚监复来，谈他采访陈希同十来次，写出“六四”前后的实情，书名《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烁真》。五月份在香港出版了。维稳部门找他多次不让出，他应付得很好。陈是一大冤案也。李锡铭也是清新［醒］的。留下几份资料。

郭全胜来，各交“寄语”一份。

下午游 300 米。

2012 年 6 月 6 日（星期三）阴

六点半起床。上午九点多到部里，参加选举十八大中委、中纪委候选人各一人。到处以上干部 312 人。考察组组长张玉台讲话，唸稿子 40 分钟，开始就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老话指导下。见到好几位老人（有的名字忘了），很热情。散会后，杨健生、傅思和等特来问好。

下午游 200 米。

2012 年 6 月 7 日（星期四）晴转阴

六点半起床。上午将奚青长文（以曼德拉一生同我对比，曼 1918 生）电话约他下午来。原来去年第 10 期已发表了“骨头如故作铜声”，我都忘记了。其他的准备一起交陶世龙刊“五柳村”网站。谈到四月份去看望了徐勤先，谈到几位部队中人过去拟抢救的故事。电话监听，杜导正和陶为首。

下午游 200 米。

平江人大副主任陈意均等三人来，为建立周令钊美术馆，要以我的名义向周强省委书记求援，他们找薛京将信写好了，我未同意，还是转信好。

2012 年 6 月 8 日（星期五）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薛京来，谈前天的会。那位考察组长曾在国务院担任一研究中心主任，唸稿子 40 分钟，实在没意思。交代催办《文集》再版，编《有望期颐集》等事。南通丁弘寄来三本《交流文稿》和三张照片，有一本刊有他读《文集》的短文，交薛京了。

下午看资料，许多佳篇过去没有翻过。

2012 年 6 月 9 日（星期六）阴、雨

五点醒来，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庆庆（谢文清女儿）来，送药物。谈父亲过去一些关心国事，有独到见解，多年在国外，避开了国内运动挨整。韩磊来，一起漫谈。韩写了篇文章“道义之交——李锐与田家英的友谊”，六千多字。韩和奚青一样，是对我有兴趣加以研究的人。一直谈到十一点多。胜利一家聚餐、晚餐，吃涮羊肉。

下午游 300 米。同胜利手谈到夜八点。毛病不改，

“生日寄语”给了庆庆、韩磊。

2012 年 6 月 10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整理书刊，找出了这两年《炎黄春秋》刊载有关我的文章。下午游 200 米。从邮局取到南京应克复（江苏社科院研究员，1939 年生）著送我的两本书：《告别神话》、《西方民主史》，都是我关心的马克思到毛泽东、邓小平及中国古代和当代的问题。还有一篇近作：“四项基本原则”是跨入宪政民主社会的“柏林墙”——“六四事件二十三周年祭”。

2012 年 6 月 11 日（星期一）晴

两点醒来，睡不着。吃两粒安眠药，仍睡不好，七点起床前。为取衣服，竟然跃倒在床下，嚇得玉珍和小余乃扶抱起来。八点半，玉珍陪我到医院，先看中医（满起下午取回一周 14 包汤药），续看心脏科，做心电图，起搏器加速。共坐轮椅楼上楼下转了两个半小时。十一点多回家，好在路上没有堵车。

下午玉珍出去散步，我看电视。

昨天王雅琪（曾是刘祖春夫人）给玉珍电话，看了奚青的长文，很是感动。上午在医院曾去看望胡积［绩］伟，笑容满面，还能谈几句话。

2012 年 6 月 12 日（星期二）晴间多云

睡得较好，六点半起床。翻看应克复的两本大书的目录。读“柏林墙”文。十分尖锐。上午薛京来，李凌书的序言，交我草稿，还须大加内容，让翻看应两本书。张抗美来，仍为那个老案求援。

下午游 200 米。开始看《告别神话》，评毛、邓部分。

2012 年 6 月 13 日（星期三）阴、下午阵雨

六点玉珍来看望，只得起床。读完应文。

上午郭全胜送来《陈希同亲述》书。张秋石来要五套《文集》，他的朋友，多是武大的。陈海宽来，又帮做午餐（拿手豆腐）。谈温总理批示的影响（文化部长蔡武知道李锐其人）。原来他跟山西那个煤矿有关系。下午游 200 米。

收到河南濮阳王金魁（办《书简》）寄来四袋红枣。要我书赠“何时宪政大开张”那首诗。

2012 年 6 月 14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翻《陈希同谈话》。咳嗽不止，什么事也不想做，坐在客厅同玉珍闲谈。下午没游泳，玉珍强我去医院。看了内科，查血，拍胸片等，都还正常。取回一袋中西药，还有一种小型止咳喷雾剂。

2012 年 6 月 15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平江人李和杰和侄儿来，为修复李六如故居向省里要钱，让我签名。要了一套《文集》，送“平江文化发展中心”。陈海宽带女儿来，女儿即将赴新加坡上学。

由于咳嗽不停，下午未游泳。平江人胡德明（胡筠亲属）带侄儿来，求书求字，只得应付。

2012 年 6 月 16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依旧咳嗽，什么事也不想做。上午胜利来，手谈。下午四点后又手谈，盘盘皆负。

2012 年 6 月 17 日（星期日）晴

三点醒来，睡不好了。小便四次，七点起床。

上午钟勤昌来，为临湘生产企业建设正常发展求援件，转温总理写了一段话。又一件请熊清泉办。一起午餐。要了一套《文集》。三天没有游泳了。下午游 200 米。

2012 年 6 月 18 日（星期一）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一周中药吃完了，都建议再到医院看一下。九点动身，先看中医，又开了药。女医师读过我的书，还知道我的“秘书”身份。我说：我可不喜欢那个人。接着看牙科，假的上门牙老松动，医生仔细研究，让我等一个小时，作了点手术，安好了。回家近十二点。

下午两三点时，全家到紫竹院游览，我坐轮椅，满起、佩珍和小余照顾我们二老，转了一大圈，看

几群男女（多中老年）跳舞、下棋，观看荷池、竹群。有一位油画家在画荷湖，在色彩上我提了点意见。回家已五点了。

2012 年 6 月 19 日（星期二）阴

六点半起床。昨夜醋［酷］热，敞开衣服睡，还用扇子。

上午来一位客人：平江凌辉送来他主编的《连云之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平江》（内有我的照片和写我的长文：“毛泽东、周恩来、陈云、胡乔木与李锐”，此书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并让我为《周令钊传》写序言（他已拟稿）。沈云彪送来漂亮的母鸡和一堆网上资料。一起午餐。张秋石来，要走四套《文集》。薛京回来，在广州没有见到省长（出差了），只好同前秘书接见张坚。下午同薛京到部里，取回周成启寄来的 50 本《没有复信的书简》（内有致我的十一封信）。游 200 米。满起帮忙洗澡。

2012 年 6 月 20 日（星期三）阴间晴

仍半赤膊睡。六点半起床。如此怕热，是不是老了？

上午党校萧岛泉和女儿、儿媳来，83 岁，走路都不太行了。送他著的大书：《杨献珍——彻底否定文革的第一人》，过去我为他写的书《三次哲学大论战》写过序言，全忘记了。谈了一个多小时，赠《文集》及几篇近作。让观四首打油等。

下午游 250 米。看报刊。

2012 年 6 月 21 日（星期四）阴多云

六点半起床。开始翻看沈云彪给的一大叠资料，谈历史的、分析当前形势的，多独到之处。

仍服中药，不想做事。下午游 300 米，红帽（90 岁以上）速度游过黄帽（80 岁、70 岁），帽子是泳池发的。

2012 年 6 月 22 日（星期五）阴

六点半起床。明天端午节，今天放假。只读了周成启书中给我的最后一篇长信：“我对国家一些事情的思考”（342—390 页）。胜利来，整天手谈，全负。

上午一对老夫妇来，都八十多岁，从欧洲旅遊回，受朱九思之托，特来看我（朱夫妇长期住院）。李白超：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负责新闻学院，原在人民日报工作过。参加诗词学会的。

2012 年 6 月 23 日（星期六）阴

六点半起床。今天是端午节。上午胜利一家来，苗苗夫妇来，延滨夫妇来（没有留餐）。同胜利上下午手谈。

下午朱大星夫妇来，他们分居长沙、青岛，女儿在北京。夫君在青岛做棉花生意，了解商情。谈棉花等都要进口，中国棉价比国外高，现在出口在下降，形势不可乐观。谈到棉花收割，美国已全机机[械]化了。

何定来，奚青写的“伤心桥下春波绿”（刊《炎黄春秋》第六期）她读了两遍。交我她写作的词集四五十首。

2012 年 6 月 24 日（星期日）阴、小雨

六点半起床。睡得较好。翻旧书，夹有一张小纸条，上书四句，不知何日书：

一张白纸好描图，二百多年北美洲。
科学创新民主化，方方面面贯全球。

上午胜利来，手谈。下午看报刊。收到钱明锵夫人宋笑仙寄来的《走遍中国》钱的纪念特刊：钱的《论文集》（上卷）、《诗侠人生》（钱的传记，序言“侠的品性、诗的人生”是我写的，全忘记了，日期去年 12 月 13 日）。

2012 年 6 月 25 日（星期一）阴

六点半起床。清理刊物。《开放》05 年三月号封面有我的头像并“封杀党内民主派”大标题，和小字：“中共中央 29 号文件划李锐右派”。上午蒋彦永来，交网上金永堂关于三峡问题文。胜利来手谈。

2012 年 6 月 26 日（星期二）阴、雨

六点半起床。七八个阴天了。早餐后，玉珍陪我去医院。出门下大雨。看神经内科，左肩臂局部麻，一阵阵。医生检查后，无妨碍（同我感觉相同）。看皮肤科，通身痒与手臂等处长小肉刺等。最后再看中医（包括小余都劝我多吃点中药保身）。回家快十一点了。薛京来，让看信件。

那位徐州人（来过两次）又来了，自己的打架小官司，让薛京听他啰嗦讲，不知什么人告他地址。

下午游 300 米。满起帮忙擦澡。收到曹思源拟稿。

2012 年 6 月 27 日（星期三）阴

六点醒来，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唐小毛和哥哥唐伯固来（伯固 72 岁，八十年代初来过）。刚去过台湾，社会很文明，在公开场所人们讲话都轻声细语，大陆遊客就相反了。给我带来一本大书：《百年大业——中华民国发展史》，新版，李功勤著（封面五个人照片：毛、邓、孙、蒋、蒋经国）。谈了许久。

下午游 200 米。翻看这本书，像一本百年史纲。

2012 年 6 月 28 日（星期四）阴、小雨

六点半起床。上午张登全（彭老总警卫班长）来，谈彭总喜欢抱小孩儿时的习近平，要去看望齐心。又谈同邓六金有往来，骂过曾庆红等事。下午游 200 米。翻看前几年港刊，许多要闻。

2012 年 6 月 29 日（星期五）阴、小雨

六点半起床。上午薛京来，将五本港刊《争鸣》和《开放》交他，上面有关我的文章，编入《有望期颐集》。关于平江建“周令钊艺术馆”的县文件，写了几句话寄省委周强。

十点前到十一点后，看“神九回家”。在科学、技术上，这是很伟大的事情。

今天是满起的车每周不能外出之日。下午看书看电视。刘大姐来，说楼内老人也有我的“粉丝”。

2012 年 6 月 30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五点即醒来。胜利一家和小琴［芹］两口子来，午晚餐丰盛。

下午晏乐斌来，他的书《我所经历的那个年代》自印出版了（用香港书号）并近作“全国大饥荒年代”（死人八千多万）。我开了胡温等六人名单代送。谈了一个多小时，有关薄事。周永康掌握公安民警 200 万，武警 150 万（军队才 230 万），今年两会时，73 万人出动。维稳经费 2011—6800 亿，2012——7000 亿（军费 6800 亿）。

上午曹思源来，谈他的十八大拟稿。王立[利]波（三峡问题拍电视的）同阳光卫视制作人张利维、陈思乐（女，香港《阳光时务》）来，制作《陈独秀》纪录片，找我谈几个有关问题（对陈的评价以及“中国社会需要怎样的反对派”等）谈到十一点多。

下午游 200 米。同胜利手谈。

2012 年 7 月 1 日（星期日）多云

六点半起床。翻看晏乐斌的书。高国发寄来几份资料和几首诗。下午韩磊来，同到游泳池为我再拍照，游 200 米。在一群老人中，我仰泳最快。送韩一本周成启的书。晏乐斌（同儿子来）来，交我七本书并写江的资料。

2012 年 7 月 2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翻看旧港刊，许多文章包括小妹的，现在重读，似乎新阅。记忆全失。天气闷热，什么事也不想做。收到陈利明寄来的信和前年的《诤友》湖南株州出版的，以及写我一生的长文（多年前发表过，我不知道）。

2012 年 7 月 3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陈利明的信件。上午薛京来，交他带去处理。上午两个年青平江人陈荣榜、魏金欣来（大概在私营公司工作），代要两套《文集》（县干部）。谈三大问题，全是党化教育长大的，有时非常生气，豪［毫］无历史知识，还是“美国亡我之心不死”一套思想。

玉珍老朋友|的|冯雅波来，带一个朋友，谈了几句。蒋医生来，他写了一份长上书，同海内外二三十位院士的朋友关系，出国有利无弊也。

下午游 200 米。

2012 年 7 月 4 日（星期三）晴间云

近七点起床|起床|。上午蒋医生将信件装入一袋交我，另一袋交 301 医院政治部。玉珍同我谈，薛京反映，部里对我在《炎黄春秋》座谈会发言有意见，十八大不要再上书了，也不要代寄什么了。于是将第 5 期刊载的发言唸给她听了，感到没有什么呀。

下午游 300 米。遇见蒋震［振］云，他也看了奚青的长文，问其来源，《文集》上没有，是南央在美国出过三本书，奚青帮过忙。

2012 年 7 月 5 日（星期四）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翻看《往事微痕》、《潮汛》等自办刊物，许多好资料好文章。

薛京曾向玉珍谈过，部里不满我在《炎黄》社座谈会上的发言，特向玉珍唸了那段发言文章，她也觉得没什么。下午游 300 米。

2012 年 7 月 6 日（星期五）阴、微雨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薛京来，谈到老干局只是通知，部领导嘱咐，十八大不要上书了。真不得其解。周成启、晏乐斌的两本书也没法送上了。郭全胜来，即去日本，拟访及川淳子。下午看书。晚上李盛平来，送一大箱荔枝。他们拟在<2>015 年办耀邦（百年）书画展，嘱我书写纪念诗文。

2012 年 7 月 7 日（星期六）阴

六点半起床。上午读书，找出为李凌书写的序言稿，加一段毛第一篇文章反知识分子的思想根底就行了。胜利一家来，包饺子。早晚聚餐。冯海阳来，谈近四川什坊等闹事。

下午游 300 米。同胜利手谈。收到高国发信和资料。

2012 年 7 月 8 日（星期日）夜雨、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晏乐斌九点来，送我《九死复生》（101 岁老红军陈复生口述历史，原延安保安处的，始终没听说过）。十点前，应我的约请，杜导正和女儿明明来。谈十八大不让上书事。他先谈彭迪（92 岁）去世，新华社开追悼会，杜润生百岁会等事。温家宝 6 月 15 日在院士会上有个一万二千字的发言，新华社发了通稿，只有广东一家报纸刊登。对形势不乐观也不悲观。我们一定要坚持政改到底，我们是“救党派”，照旧上书不误。谈了一个多小时。明明不断拍照。送我保养药品。

下午游 200 米。遇见蒋振云，谈奚青与孙大光。

高国发寄来《李锐颂》（1332 句，9224 字），信中还说到，拟再写 100 句发表。说自己到七十岁，才觉悟了。

杜导正还给我傅高义的大厚本：《邓小平改变中国》。

2012 年 7 月 9 日（星期一）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施滨海来，交《开放》第七期，谈薄事影响，“政改暗潮汹涌”（记录《炎黄》座谈会）及当前形势。有批傅高义“误读中国”捧邓书。

满起取来由《炎黄》社转的大堆书信，有的长信小字难读。意外的有《劳蛛之美——金汉虚百年纪念》，这个名字几乎忘了。

2012 年 7 月 10 日（星期二）晴、夜雨

六点半起床。入夏后闷热，晚上已赤膊卧床。

薛京来，让处理信件（有篇长文，对我有意见，又说不清楚，如“毛泽东万岁”事，让回信）。

上午蒋医生交二篇要害资料，信件不让寄出告知。他已快件寄出。朱大星来，约薛京午餐。

下午游 300 米。读书。

2012 年 7 月 11 日（星期三）晴、阵雨

六点半起床。看今年 1—5 月《杜光文存》，真正关心国事的大学者。

早餐时赵来群来，谈张抗美上诉事，他去过铁流在通州的豪华大住宅，戴煌对其人有评价。上午上海的《海派文化》副主编赵宏来，为其刊题辞：“中国现代化必须依靠普世规律，海派文化、海派人士自当先驱”，还为他的小女儿写话。谈了近一个小时。叶尚志的女儿接办“人才”刊物。赠《文集》。

下午游 300 米。

2012 年 7 月 22［12］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续看资料。上午香港《南华早报》（主编中文版）的余詠恩（带四个月的女儿和保母［姆］）来，是杜明明介绍的，夫君是英国人，过去来过（玉珍还记得）。漫谈当前形势、前途、十八大、薄事等等。我还谈到中国自古就缺科学和民主传统，以及三大问题等等。不悲观，也不太乐观。习近平这一代可能有点变化。近两个小时。赠《文集》。

下午游 300 米。

2012 年 7 月 13 日（星期五）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由于一动作就气短，都催我去医院，续服中药。九点前，玉珍陪我仍看中医，续服前药（医院煎好，下午取回）。

薛京来，《炎黄》社转的信件，由他处理的交他。有一封议论时政的长信五六页，字都认不清楚，真是有各类“粉丝”！周成启、晏乐斌的书，送李源潮和沈跃跃，让薛京带去。

下午游 300 米。晚上毛卫平来，他到清华一个研究班学习。

郭全胜一早来到，我刚起床。他即去日本参加一个活动，拿走及川淳子那本书，想去找她。下午黎澍的大儿子夫妇和女儿来，很高兴我还能游泳。闲谈了一个多小时，观点都一致。谈到他们父亲没去过延安，49 年一到北平，就说，这不是太平天国吗！

2012 年 7 月 14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佩珍住了一个月，今天回米脂。胜利来，小玲和满起来，一起午餐送别。做了一桌菜。她下午两点乘长途汽车。下午没游泳，同胜利手谈。

延滨夫妇上午来，送他经营的养生药（早晨一粒）。

收到戴晴的信件，为平反恢复职位、工资致李源潮信。报纸刊载：　　去世（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宋晓梦、韩磊都为此来电话。韩知道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2]同我的关系，拟写篇文章。

2012 年 7 月 15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一位老人于真（湖北社科院研究员，81 岁，刘绪贻的弟子）同傅占魁（民进湖北省委宣传部，63 岁）、皮艺军（政法大学，犯罪学专业）、朱健国（深圳作家）来到。于真带来刘老（最近报纸看到在武汉做百岁寿辰，是武大教授）签名送我的著作《多情人不老》（散文集，人民出版社出版）及自己的著作《共生论》（香港版，大部头，有六七十万字）。谈到我吃午饭，他们等一

[2] 此二处空字未写出的人名应该是：潘家铮。韩磊的文章《我眼中的潘家铮先生 ——科学品格、文人情怀、君子风范》发表在 2012 年 7 月 28 日的《中国水利报》上。我写了一篇对潘家铮评价截然相反的《我眼中的潘家铮》刊于 2012 年 10 月号香港《争鸣》杂志。——李南央注

个人来拍照。我谈三大问题，出示近作四首打油诗，国事前途等。

下午游 300 米。

刘老的书中发现一篇写我的文章：“脊梁、榜样、校正仪——读李锐”（03 年写的，曾刊《武大校友通讯》03 第一辑，过去不知道）。写三件事：三峡、庐山、67 年被捕，及 79 年后的批毛、反左，“使国家走上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的道路”。

2012 年 7 月 16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开始翻看周成启的《没有复信的书简》，不少信涉及到我。他的思想、意见等，值得有个概括。

上午陈海宽和渭南师院院长来，又是求写学校招牌等。赠一种“茶叶”。

今天很懒散，不想做事。钱宏送来两大本著作：《中国·共生崛起》、《厚德·大国哲学》（59 岁，“人称战略思想家”，“自称除了思想，一无所有”）。

2012 年 7 月 17 日（星期二）晴

近七点起床。上午薛京来，处理戴晴致李源潮信：平反复职、补发工资、退休待遇（20 年靠自己写文谋生）。她代我打印了一封致源潮的信，我将其要害另纸向李部长写了封信，这样更慎重些。

上午浙江省政协常务的孙玉安来（毛应民介绍，回族，工商管理硕士）吹捧一阵，原来要我为他的书画展册页提辞，写了一句话：“治国执政必须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为他的住宅写“敬畏楼”。忽然气短，将他送走。

下午游 300 米，不到 15 分钟。

2012 年 7 月 18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准备为李凌书写序言，找到有关资料。下午游 300 米。胜利来，三点开始手谈，直到晚八点。前几天电台、报纸宣扬刘宇一的画展，这也属于“唱红”一类，继续捧毛了。

2012 年 7 月 19 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玉珍催我写字，于是整理书桌，找有关求字信件。上午崔敏来，准备去延庆度暑假，赠周成启书。

下午游 300 米。看报刊。晚上崔敏来还晏乐斌的书，将晏的统计饿死人的文章复印了一份。

2012 年 7 月 20 日（星期五）阴

六点半起床。寻找陈铁如的信（让我书写衡山办的“文立徵学校”的招牌），清理书桌，没有找到。薛京上午来，他记得见过此信。书房与书桌空前的杂乱，找出一些要紧的信件与赠书，如《五四三人行》等。

上午苏志宏来，为 15 人签名赠《文集》（他们应有的 200 套，还在工厂没运出来），其中有广东现

任书记朱小丹（我不认识）。

下午游 300 米。李英健和他的美国朋友萧柏春（美国长岛大学商学院教书）来，喜读我的书。

2012 年 7 月 21 日（星期六）阴、下午到晚上暴雨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作字，下午继续，为章立凡书“章乃器故里东源”（属浙江青田县），因久不作字，总写了十来幅，留下两幅，其他为“文立徵学校”、“传记”（陈铁如来信找到了，应他信中所嘱）等好多幅。

下午没游泳。胜利来了也不知道。

2012 年 7 月 22 日（星期日）晴

七点起床。今天是大晴天。昨日暴雨，报载六十年未有，好些街道成灾，还死了一位救助人员。

上午做了一件事，将昨天写的字幅整理好，盖上图章。

下午游 300 米。小琴［芹］从山东海边回，带来四条鱼。

2012 年 7 月 23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看李凌的《民主堡垒》。

上午薛京同傅依明的女儿来，为她家房子事，平江县不理，让我将诉件转省，只好向周强写几句话。

此次暴雨，房山是重灾区，几百年一遇，也是对社会管理的一次考验。三峡情况不知如何。下午浙江孙玉安（省政协、回族）来，要《文集》。

2012 年 7 月 24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半夜服眠药，想起为李凌书的序言，睡不着。

上午薛京来，将写好的“文立徵”几副字交他，寄给陈铁如。上午满族人甘育录（甘露）带儿子来，她办的一个宾馆，受西城区管辖收回房屋（过去来过，是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介绍的），只好将诉件转郭金龙（无一面之缘）。她自称没文化，但要去两套《文集》。

下午游 300 米。

2012 年 7 月 25 日（星期三）阴

六点半起床。上午仍未能动笔写《民主堡垒》序言。也只有两位客人：郭全胜从日本开会回来，未能见到及川淳子，她在日本有点名气，常到各文化单位演讲，十六岁即学汉语。陈伯村的女儿来，北大荒要建右派纪念馆，让我写招牌，有两个名称，值得研讨。

下午游 300 米，归途到蒋医生处，取来网上资料和过去未见到过的港刊《新维》月刊第七期。

2012 年 7 月 26 日（星期四）阴、阵雨

六点半起床。看《新维》及资料。在位的夫人、子弟都是大亨，家产怎能公布。整天不想做事。

上午刘大姐来，照例满腹牢骚，随口骂街。谈刘帅老挨整，“矮子”喜整人，在四川时曾住一个院子。

下午游 300 米。收到平江人吴午如的《呼唤春天》摄影画册散文集（自己印的，印工费 226 元）有

陈研发的介绍文，写给我两页“粉丝”信，并两大纸横幅诗赠：

李锐春秋笔，高擎真理旗。
一身都是胆，岂顾合时宜。

（末句是曾国藩诗：“超人能识我——”）

将全书向玉珍展示。

晚八点，刘宇一和女儿及妻弟来，非常热情，展览乃北京市委安排。约定星期六下午陪我参观。

北师大设了一个“宇一艺术研究院”。我特<将>《呼唤春天》出示。赠《文集》。

2012 年 7 月 27 日（星期五）阴

六点半起床。清理为李凌书序言有关件。《温故》最近一期也有写陈寅恪的文章。上午薛京来，都交他，告以内容，如何引用等。

上午《湖南日报》社长覃晓光和副社长三人来，看望之意，出示一张社报，将修建高二百米的大楼群，为报社各种事业服务。还向周强介绍了我是第一任社长。谈祖父覃振，由于我写纪念六如伯文（覃振救了六如伯的命）家中情况好转。

下午程湖来，谈下放事，找过安东，安东要来看望我。没有游泳。

2012 年 7 月 28 日（星期六）阴

睡到七点起床。小妹一早从上海来到。带来人参等。两篇“自述”还没看，下周三回去。吴龙友来，我所藏书画集，请冯其庸写书名，《墨迹选》补充幅，两件都让我过目。他这次来京，是出席启功百年寿。要去《龙集》和《留言》各两本。王昆的儿子周七月来（父亲是周巍<峙>，我才知道），70 年被判过死刑。赠《七月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他设计的中式家具。牟广丰夫妇来，一起闲谈。韩磊也送报来了（《水利报》也转载了），谈钱正英与潘家珍［铮］关系被删去了。吴、韩留下午餐。

下午四点应约参观刘宇一画展。夫妇接待，宇一作好几幅画的解释。观众围着拍照。几大幅画恐是世界少见，在香山三年作的奥运回忆，长 120 米，高 6 米，另一幅人物 2000。满起、小玲、小余、韩磊、玉珍一起，我坐轮椅。告别时又赠大画册。我留言四句：

一生勤奋，彩笔传情；人物山水，讴歌盛世。实现了玉珍的嘱咐：要讲好话。

早晚都看了奥运开幕。

2012 年 7 月 29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争鸣》近几期（小妹带回），“三峡二十年研讨会”已刊第 6 期。早餐后小妹来，“在武大的日子”我还没校阅，将定稿交我。十点，谢小玲来还书，她俩第一次见面，相谈甚欢。

下午游 300 米。蒋医生来，又送网上资料，有鲍彤谈话：如此体制，他如在位，也必腐败也。李荣光让他弟弟的女儿和丈夫来，是来北京旅遊的，导遊员向他们讲江泽民无能等，大声讲。

2012 年 7 月 30 日（星期一）阴雨

六点半起。看蒋送来的资料。

上午苗苗夫妇来，小妹来，有当年在六铺坑同住的朋友们请他们吃饭。

下午大雨，看书，看《争鸣》七月号。

2012 年 7 月 31 日（星期二）雨

六点半起床。昨夜就下雨了。电话薛京不要来了。

上午到下午，将小妹整理的“口述历史”中“在武大的日子”和“开始成为政治家”修改完，交与小妹。稿子是她带来的。

下午游 300 米。三点钟张［章］立凡夫妇来，将两张《章乃器故里东源》交他。他送我一盒三枚青天玉的印章（他说他还会刻印），一本父亲当年捐赠古物的印本，还有他的两本著作。他问了关于毛泽东的一些问题（包括身高，网上有人说毛高 1.8 米，批评他讲的不确实）。谈形势发展等。我谈了三大问题，和中国自古的国情，农民国家（“天地君亲师”位，孔子三纲五常传统影响专制制度的形成），眼睛向上，要人来管，士人听话，“学而优则仕”等。举郭沫若、曹禺等人的例子。问题关键在要将过去的历史包括毛泽东的形成“四个伟大”等，彻底搞清楚。赠《文集》。谈到五点钟始离去。小妹一起谈。

2012 年 8 月 1 日（星期三）阴、雨

五点醒来，六点半起床。看强剑衷寄来的《普世大潮流》31—33 期。翻完两天的报纸。

2012 年 8 月 2 日（星期四）晴

下了三天雨，今天转晴了。六点半起床。上午陪玉珍看伦敦奥运，十六岁姑娘两破世界纪录，太惊奇了。下午游 300 米后，续看电视，小姑娘接受采访，像个大人。

下午施滨海来，送《鲍彤文集》，说十八大不让上书就不上好了，该说的都说过了。

2012 年 8 月 3 日（星期五）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薛京来，周成启的书送他一本，第一封致宋晓梦的信，唸给他和玉珍听了。谈到周对我的厚爱和请苗苗吃饭等事。谭伟东来，送《立此存照》第二卷上下册，内刊对我的访问记，李源朝［潮］已承认亲属关系，他即给李送书去。

下午游 300 米。仍观奥运电视。

报刊：　2007 年 GDP——3.494 万亿美元

　　2011 年 GDP——7.2981 万亿美元

说明奥运、世博促进“经济腾飞”。

2012 年 8 月 4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九点前，崔军夫妇带《中国能源报》记者胡学华（女，28 岁）来，谈水电在中国。我从燃料部成立总局谈起，到十一点。将文集中水电与三峡那厚本借与她，并《争鸣》第 6 期（刊三峡廿年研讨会）。

下午游 300 米。同胜利手谈，大胜一盘。

2012 年 8 月 5 日（星期日）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早餐后，晏乐斌来，送一份八十年代的胡赵主事时邓力群、胡乔木闹的几件事（清除精神污染、让耀邦下台等）的谈话资料。完全知道内情者写的。张抗美同两位“粉丝“来，找我谈要害的话，《财经》记者袁淩和《凤凰周刊》赵家鹏（只有 28 岁）。主要谈毛（何时认清其人等）。

韩磊也来了。最后将《立此存照》我的访谈录（因为问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唸了一遍。谈到十一点。

下午游 300 米。同胜利手谈。

2012 年 8 月 6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戴晴同“传知行研究所“两青年来，丁敏帅和张永攀，访谈录音像。谈到十一点多。围绕三大问题，自己经历，家庭、学校、父母，为什么革命，延安生活，对毛就有意见，办轻骑队，坐牢受刑。出示《平江英杰》，谈李六如。庐山、秦城，出示《立此存照》，唸那篇《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唸四首近作（出示《胜会纪念册》）。

2012 年 8 月 7 日（星期二）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资料。上午玉珍到医院看病，腰骨出问题，不让走路了。郭全胜来还书，月底还去日本，让我给及川淳子写介绍信。下午游 300 米。看完报刊，五点多看电视，原来估计刘翔不可能得冠军，不料第一个栏就摔倒了。薛京感冒没来。

2012 年 8 月 8 日（星期三）夜雨、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八点多同玉珍去医院体检，只作了 B 超和心脏两项检查。大概没甚问题。

下午游 300 米。四点时，张满兰同平江人大副主任潘如意（女，40 岁，民主人士）来，为说明傅依明家庭闹房产纠纷事，主要是大女婿闹（我第二次将材料转到长沙省单位处理）。她俩将情况说清楚后，当即同意县里的处理，说明我已向平江来人声明，无县党政公函一概不管。潘如意承认是“粉丝”，谈现在的县长和书记都不错，同她谈三大问题。

中外媒体都称赞刘翔，为他惋惜：真正的奥运精神。

2012 年 8 月 9 日（星期四）阴

六点半起床。看资料。晏乐斌来还《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仔细看完了，写了一封有感短信，说范元甄：“品质极坏，思想异化，是人类邪恶的典型。”“蛇蝎之心，虎都不是食子。您的弱点是过于学者，知识型的谦让，所以累累受到伤害，也祸及子女。”

上午张满兰和潘如意来，为傅家房产事，我在他们处理的信件中签名，同意。他们谈到傅五个女儿，大女婿出过问题。同来的两人（敖完全——重庆金平法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余攀霞、中国新闻社湖南经济调研部主任）一件经济官司上诉件，让我转贺国强处理。

下去游 300 米。

2012 年 8 月 10 日（星期五）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早饭后，戴晴和传知行研究所带录相机的青年来，谈我同高岗和陈云的关系。从延安谈起，陈云直谈到保留我们四人的党籍。戴晴谈到叶帅同陈云、小平原无来往（陈住北长街 72 号我去过，叶住 81 号），华国锋推叶为党魁，叶坚辞后，陈、邓都来叶家看望，留有照片，卓琳坐在叶帅正中的脚下。她还认识陈郁。直谈到十一点多。留两位午餐，玉珍作了准备。薛京来，序言草拟好了。同满起到医院换氧气瓶。

下午游 300 米。观电视奥运。

2012 年 8 月 11 日（星期六）阴、雨

六点半起床。看报。胜利一家来，包饺子。陪玉珍看电视。

下午游 300 米。整天同胜利手谈。

2012 年 8 月 12 日（星期日）晴间多云

七点前起床。翻看薛写的“序言”，得大改动也。书房空前杂乱，堆积如山。何时能清理好？必须讲[将]不看的书刊作废物另外放着。真是老了，以为今天是星期一，午睡后，没准备游泳。满起来了，才知道还是星期日。游 300 米。回来看完今天报纸。每天夜晚看电视。十点半就寝。

2012 年 8 月 13 日（星期一）晴

三点起来小解就睡不着了，因为四点奥运闭幕式，是否起床所挠［扰］，大概五点后入睡，七点起床。

早餐后，戴晴和两青年录相师来（几乎忘记了），谈同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关系，直到十一点多。（忘记了 1967 年在磨子潭事，关到秦城是由于揭发了陈伯达）。

下午王小毛来“看望舅舅”，一人租房住在通州（坐地铁来），留晚餐。二妹夫妇来，女婿在伦敦，即去欧洲旅遊。王敬之长胖了。大妹已住到妈妈原住处。

2012 年 8 月 14 日（星期二）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资料。上午薛京来，谈十八大上书事，可提意见，怕发表也。郭全胜来，谈昨夜及川淳子来电话，知道郭要找她（她在写介绍她那本著作文章）。郭说，及川在日本很有名，好多处找她讲演谈中国。

由于屁股上涨［长］了疱疹，下午到医院，看皮肤科，给一种小片剂，进口的，一小片 400 元。又看内科（医生艾虎认识我）。

谢小玲来还书，《父母昨日书》复印一套与我，交复印《反右纪念册》，一百多人感言、照片，让题书名。

2012 年 8 月 15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翻完“反右纪念册”，很感人。书名可定为“右派感言录”。刘大姐来闲谈，刘帅儿女多从医，尊［遵］从父嘱不当官。薛京电话，明天下午去看十八十［大］报告。

2012 年 8 月 16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睡得尚好。看资料。上午姚监复来，给一份马宾、李成瑞署名（1644 人）状告温家宝的“呼吁书”，上万字。“改革开放复辟了资本主义”。大概是薄事后，乌有之乡被封的一种反映[应]。谈他最近警告待遇：农业部一付［副］部长同四局领导来，唸一“通知”，不要接见外国记者，不要发表文章，不要外出等。大概是发表了陈希同书的原[缘]故。不久前他和高瑜还到香港参加了反右 55 年纪念活动。

一早戴晴电话，告知十八大人事，常务七人，习、李外有俞正声、李源潮、张德江、汪洋，周强任宣传部长。

下午两点半到部里看十八大文件，三四万字。过去只提走过“曲折道路”，总的还提马列、毛思，今后则强调科学发展（较实际）。谈了防治腐败，环保问题等，也谈了空洞的政治体治［制］改革等。还有胡最近一个报告，也有两三万字，文字上空话太多。

2012 年 8 月 17 日（星期五）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九点戴晴同两位录影师来。谈邓力群和黎澍的关系和“其人”。谈黎时间长，主要唸了那篇“黎澍十年祭”长文（许多事情记不起了）。只［直］到十二点前。薛京来，告他找毛谈民主等出处。

下午玉珍老熟人鞍山市韩副市长（72 岁）来，也是真粉丝，鲁森同他是邻居。特来看望我。晚上何定来，谈一份网上材料，公审谷开来非本人，是薄的姐姐证明的。如属<实>真太奇怪了。

2012 年 8 月 18 日（星期六）晴

七点起床。看报刊。上午姚监复和高瑜来，他们参加了一群年轻人的会，都是维权、“造反”人士，都忍无可忍，讲究行动。姚还抄录了几段毛过去讲的好<话>交给我。高仍靠自己养活自己，已 68 岁了。他们还谈到我的《文集》被德国电视台弄去了，将一集集传播。

胜利来，下午手谈到晚上。

2012 年 8 月 19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看《立此存照》（第二卷）等。十一点同玉珍一起观《宋美龄》电视片（戴晴送的），主要反映 1943 年在美国的活动，内中还有杨天石的讲话。

下午看报刊，观电视。

2012 年 8 月 20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玉珍陪同，九点多到医院。看皮肤科和中医，大袋药和汤药（中医补气短）带回。

丁弘《在历史的天平上》过去没有翻过，07 年谢韬为我 90 祝寿会等（4 月 28 日、5 月 2 日）的记载，首次看到，还有书尾那篇朱健国的采访录（有些内容是确实的）。

下午也没做事，看电视。

2012 年 8 月 21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资料。上午李占军来，送他编著的《中华姓氏起源》上下两大本。（其中有许多他接触人物的大小照片，还有我的一副，说过去来过我家几次，全忘记了。名片上有“中华母亲文化促进会等秘书长头衔）。谈中华文化，“炎黄”称名，及“四胡”汉化等，确值得研究（他的书中有犹太人的叙述，我的父亲长得像外国人），家庭中有客家人传统。谈到近十二点。薛京来，将毛谈民主、宪政等文章、论说打印一大叠与我。

雷霞要了十套《文集》送人，照单签名。《文集》已经光了，工厂剩余部分要十八大后才能找出。

2012 年 8 月 22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往事微痕》，好些过去没有看过。上午郭全胜来，即去日本开会，给及川淳子写介绍信，已经联系上了。郭出示好多我的照片，他也有［要］编一本书也。罗振羽带一江西人钟三观（{于}都县驻京办事处的}来，谈不出一句话，很是生气：“我又不<是>什么电影明星”，让他们离去。

下午看书，观电视。接青长庚电话，关心我的健康。

2012 年 8 月 23 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找出庐山会议纪事本等。上午薛京来，戴晴同摄影师来，谈庐山时情况及记录本从陈伯达档案中找出等事。还补言曾纪泽精通英语等。记录本及萧克、张爱萍给我的信，陈云催我到中组部建青干局的短信，他们都一一拍照。还有杨尚昆当年批邓力群的讲话（范元甄抄录的）复印件给戴一份。

下午钟三观同浙江徐胜等四人来，为一个县扩建火车站事，让我转信件给铁道部，很不乐意地谈到我的处境，让他们另写一信交薛京处理。

2012 年 8 月 24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开始清理桌子，又发现一些看过的资料，另外放置。下午看了近两个小时的报刊。

后股上的疱疹，玉珍天天上药，今天还到医院取药。已经两星期不能游泳了。

2012 年 8 月 25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和《交流文稿》（丁弘编的）。

胜利一家来过周末，午、晚餐吃面条和烧饼。

上下午和晚饭后都手谈，下不过胜利了，只下了一盘好棋。

2012 年 8 月 26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前天收到山西王东满（女作家、诗人）寄来的《王东满书艺》和她手书大幅赠我的七律（诗词协会在山西活动时相识）：

太行两度沐高风，矫首八荒云岑横。
铁骨铮铮可击鼓，胸襟荡荡觉鸣钲。
身经百难笔犹健，雨打青山峰更青。
翰墨诗文幸独受，{翻}新杨柳我心明。

上午读书，看晏乐斌的《我所经历的那个年代》，内中有邓颖超日记，记述周恩来临终前遗言。施滨海来，送《开放》第 8 期，此书交他一阅。

下午看报刊等。我坐轮椅，玉珍陪我，小余三人在公安大学内转了一大圈。夜仍观电视。

2012 年 8 月 27 日（星期一）夜雨、晴间云

七点前起床。早点时，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两青年（郭玉闪所长）丁敏帅、何正军即来，补拍当年珍贵资料照片。随即戴晴到，继续谈庐山会议及有关毛的认识<及>其人事关系等（大题目当是只有中国这样的文化、社会及政治、经济几千年土壤，才能产生这样的人物）。谈议中及川淳子介绍的日本人

谢访一幸（静冈县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研究毛的，在北京十年，五十多岁，头发半白），谈约半小时，讲毛其人特点（回答他的提问）。同戴谈到十一点，一起午餐。

下午三人，我坐轮椅，在附近转了一大圈。

2012 年 8 月 28 日（星期二）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施拉姆几周前去世了，享年 88 岁。小妹转来麦克法夸尔的短信，要我写几句悼词。晚上，楼上小满又送来小妹代拟的短稿。

上午薛京来，让看一叠信件，有的让他回电话或回信，包括王东满的。朱大星来，一起午餐。上海金峰寄来《草堂书影》三集，向我求书求字，于是寄去《世纪之交留言》并书四字联：“读书明理，学问求真”。

下午看两天的报纸。

2012 年 8 月 29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清理书桌，发现《争鸣》今年第 4 期上有一篇朱健国写的“百岁学者十年抗‘维稳’（——从刘绪贻教授百岁反‘维稳’看中国‘百岁反毛派’”），这正是我为李凌著作要找的好资料。

下午玉珍陪我到医院，皮肤科用了一种新的塗药，又看了中医。没有满起帮助，看病取药都难了。

2012 年 8 月 30 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继续清理书桌，发现一份印好的右派感言，每人一页，有照片，很是感人。交玉珍一阅。

下午陈海宽来，送一大盒新疆产好葡萄。

李凌约写的序言，久久未能动笔，真是老了。下午看电视“养生堂”（谈健康问题）到是从未间断也，由于玉珍爱看。

2012 年 8 月 31 日（星期五）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将怀念施拉姆的短文写好，南央来信提示，《大哉李锐》书中，有他写我的一篇文章，得以引用一句话。

上午十点多，杨继绳同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社董事长陈松龄夫妇、副总编孙立川来，谈形势和毛泽东等，交《文集》两套。薛京在座，拍照多张。他们愿意出我的《有望期颐》集。

随后浙江“中国美术学院”的肖峰、宋韧夫妇来，送大幅胡耀邦的油画像，和他们夫妇的油画集。他这幅画除送李昭外，还多幅送浙江的领导人。还谈到武警负责人徐永清是我的粉丝。赠《文集》，直谈到快一点。

晚上将短文交楼上小满，发给南央。

2012 年 9 月 1 日（星期六）阴雨

六点半起床。看资中筠的“新中国 60 年文场士风怪现象”，写毛泽东怎样对付、残害知识分子所造成“颂圣”文化恶果。

胜利来，上午手谈。下午下雨了。收到南京应克复（江苏社科院）寄来的“《告别神话》提出的新

观点、新概念、新思维”（附录二），同资文一样，彻底揭发、批判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我是写不出来的。

晚上甩了一跤，幸好扒在沙发上了，小余赶快跑过来扶起。

2012 年 9 月 2 日（星期日）夜雨

六点半起床。清理书桌，翻看好多期旧港刊。上午王军和毛竹来，送鱼、鸭，多日不见，很高兴。下午看报看书。

2012 年 9 月 3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陈海宽来，送刘淼写的“毛体书法”“西风烈”大横幅，确比毛体还毛体。闲谈到午餐。新换的中办主任栗战书他认识，原在西安工作过，是习的老同事。下午仍看报看电视“养生堂”等。

2012 年 9 月 4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王建勋同胡辅臣（原工人出版社社长，88 岁，负责出《刘子［志］丹》书）来。胡拟写有关耀邦的文章。谈了近两个小时，总的说，我认为耀邦是深深了解并愿实现普世规律的，在延安就以喜欢读书出名，为毛所欣赏，陆定一称他为大知识分子，胡乔木却瞧不起他。

苗苗来，刚一家访欧洲十多天，每人 1.5 万元，到了意大利、英、法、德、瑞士等国，同游者有陈昌浩的儿子（夫人是俄国人，住在澳大利亚）。想见我，答应了（澳大利亚网站大概有我的反映）。一起午餐。

薛京来，看一些信件。

下午坐轮椅，三人转了一大圈。

2012 年 9 月 5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韩磊来，交一叠照片，那天参观刘宇一画展时照的，好些观众在一起，很是热闹。就便翻看刘送的画册，再次说明我题的十六个字，毁誉都过得去。闲聊一上午。

下午四个人，满起推轮椅，到世纪坛后面大菜市买鱼肉，借观世态也。

玉珍又为我剪脚指甲，穿上　子了（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

2012 年 9 月 6 日（星期四）多云、小雨

六点半起床。上午郭全胜从日本回，见到及川淳子，在大学当教授，小有名气。谈日本秩序好，环保好。大坂［阪］感谢梁思成，保持城市旧貌，没有乱拆。苏志宏来，两人相认识。他从澳门回，财政收入靠赌场年 2400 亿元。一家上海公司为地皮纠纷，让我转信俞正声处理。写了几句话。

下午看报，收到《往事微痕》九月份三期。

2012 年 9 月 7 日（星期五）晴

半夜醒来，以为流鼻涕，用衣服、手帕擦多次。六点一刻起床，才发现流了许多鼻血。戴晴九点来，仍谈庐山，到十一点多。薛京帮忙换氧气瓶。下午部里来两人，让我看修改的党章，二万多字，像一篇

文章，马列、毛、邓四个放在前面，看了一半就不想看了。提了意见：不像章程，像文章，好话不少，错话照旧。马、毛等站不住了。

姚监复来，交鲍彤赠书并资料等。他去美国开会，写了两篇短言。

2012 年 9 月 8 日（星期六）晴

六点廿分起床。看网上资料，有长篇谈国民党领导抗战情况，而我们过去教科书，则只说蒋介石下山摘桃子。

胜利来，上下午手谈。两家一起午餐。下午力丰夫妇来，一起晚餐。王禹两口子（都 31 岁）随后来晚餐。本月廿九日结婚，玉珍送了一万元红包。力丰谈在研究汽车、火车速度中产生的电能如何收集利用，以及墙式冰箱节能，都接近完成。谈当今形势担忧军事处于劣势尤其海战，以及外交如部长之无地位。

2012 年 9 月 9 日（星期日）多云

六点半起床。《财经》22 期刊吴敬琏“重启改革议程”长篇访谈（封面有大照片甚感忧虑），“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实施宪政的政治改革”。细细读完，打红杠、兰杠。

下午萧永义同夫人（郑美珍 78 岁）来，送大盒水果。谈形势，毛周等旧事。让看近作四首。杨开智是他的姨父。赠周成启的著作和裴毅然访谈复印件。

2012 年 9 月 10 日（星期一）多云

六点半起床。上午清理书桌，找晏乐斌写的书稿，满起帮忙。陈海宽送来月饼。下午毛应民同一朋友来，送青春宝和一种营养液。浙江经济下滑。又要一部《文集》。一位唐姓针灸师来，为玉珍和我针灸，两狭背针得极疼。

2012 年 9 月 11 日（星期二）多云

六点半起床。上午和满起大清理书房，薛京来，整天参加，找出许多重要资料。晏乐斌的书稿仍未找到。电话告纸［知］，继续找。给薛京刘绪贻的《野草丹心一放翁》（百岁庆祝文集），第一页刊我的祝词：“关心祖国和人类命运，为实施宪政努力奋斗”。寄来四本，说明武大接受我的思想了。共刊 87 人文章，约 140 万字。

下午恢复游泳，满起帮忙洗了个痛快澡。周成启的书第一篇给宋晓梦的信，是写我，首次看到，特唸给玉珍听了。

2012 年 9 月 12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玉珍陪我到医院看中医，随即去看望于光远和杜润生。光远似乎认得，仍鼻饲，胡冀燕陪着。小胡又和我们一起去看望杜润生和胡绩伟。昨天姚监复电话：绩伟又住进急救室，肺炎和心梗。医生说很重。小胡跟随光远 35 年了。我们去医院时，杜导正夫妇来家（玉珍昨天让满起送去月饼），随后来到医院见面。给我三本港刊：《脸谱》7 月号、《大事件》4—5 月总第 9 期（两本首次见到）、《前哨》7 月号。谈到习近平最近未上电视，传说“生病”或“车祸”（这当然是谣言）。他也去看望上述三位了。

下午游 300 米。

2012 年 9 月 13 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看自己的《上书集》等，南央的《一个母亲》中有些文章过去也没看过。

下午游 300 米，尚不觉累。就是不想做事，李凌书的序言，天天在心中，就是不想动笔。老了！

2012 年 9 月 14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五点醒来，后又睡着一小阵。上午薛京来，谈习近平可能是游泳或洗刷时摔跌了。代接了一个近半小时的长电话，牛姓谈马恩列斯毛的哲学错了。幸亏薛京来了。还让他给李凌电话，序言在写。

下午游 300 米。上下午都看报。

晚上李夫妇来（做助听器的），住在田纪云附近，去看田，田送我一盒月饼。前几天（9 月 11 日）的《参考》上看到风能（尤其高空）是无尽的能源，能满足全球需要。

2012 年 9 月 15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陈海宽带侄儿夫妇来（做电梯生意的），闲聊一阵。奚青来，交《寂寞壮心惊》（读李锐流放日记）长文（写我同南非曼德拉相比似，包括在《炎黄》发表过的两篇，约五万字）。谈形势，以及有关习的谣言。谈江告温的状，另一百多老干告温信等，以及家产等。留奚午餐。延滨夫妇来，送新疆葡萄等。一起漫谈。下午游 300 米。胜利感冒，没来。晚上电视，今天科学活动会，习近平参加了，镜头很多，谣言可以平息了。

2012 年 9 月 16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看完奚青长文（三四万字）。周成启著作中有关我的十一封信，也翻了一下。他真是时时在关心国事，写了这么几十万字的观感。

下午游 300 米。玉珍上午到一体检中心查体，大概正常。晚上接何方电话：胡绩伟去世了！他是党内时间最长真正讲良心的报人。

2012 年 9 月 17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李志民夫妇来，他们到四平参观博物馆，当年几次战役说明（林彪没有执行毛指示，主动撤退了）。我告诉他们当年东北林罗高陈团结一致，将彭真挤走（彭按毛的指示办事，东北解放不了）。志民谈到为查刘少奇案，刘多荃一直讲真话，澜波劝叔叔纠正，也无效。我就将烧档案事（邓颖超逼耀邦烧掉周在两案中的全部所书文件）说明，我看了周写的刘罪名稿。

陈海宽来，谈西安老百姓上街闹。报纸新闻责备借爱国犯法。一起午餐。下午看报看电视。

2012 年 9 月 18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经营“黄河黄金三角洲（陕甘豫边和四市）的陆某四人来，送一堆萍［苹］果、红枣、小米等，感谢我的支援：去年为他们转上温总理信件起了作用也。已经由发改委等批准。唐小毛来，已经退休了，要到捷克等国去旅遊。薛京来陪客。

下午游 300 米。近日电视节目多抗战故事打日寇也。

有书画家协会约请：祝贺十八大召开，老人书画展。上午薛京帮忙，写了三幅字，两幅对联：

政治经济同改革，科学文化自丰收（估计这一幅能出展）。第二幅下联为：宪政治国自富强（估计难展出）。

另一幅抄刘少奇语录:“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刘少奇选集》上卷 172 页）

2012 年 9 月 19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这一个多月，因气短吃中药，玉珍又催我同到医院看中医，满起帮助取回大袋药。

收到上海程巢父寄来的汪精卫《双照楼诗词稿》，翻看了余英时的长序言，析解汪氏其人。

下午游 300 米。看报、观电视。

2012 年 9 月 20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周笃文夫妇同陈家书（陈云章儿子）夫妇、另一位朱德龙（首都师大政法学院副教授）来，陈让我为他父亲写一篇纪念文章（陈云章和谭业伟、丁瑞是湖大同学而知道我的）。只好应允。谈农民党、“黑邦［帮]”，直到十一点多。朱送了几篇主张宪政的文章。为十八大写的三幅字唸给他们听了。

下午游 300 米。

2012 年 9 月 21 日（星期五）晴

四点即醒来，小事纠缠睡不着。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苗苗夫妇同陈昌浩儿子陈祖莫和他的亲属、朋友王文红、李华（都是老红军后代）来。陈的母亲是原苏联人，也在秦城关了八九年，父亲是文革初期 67 年在武汉被整死的。他在澳洲已 25 年了。在网上看过我许多资料，谈农民党和“大黑邦[帮]”等旧事。唸了四首近作，并谈历史、理论（主义）和党三大问题，不能再糊塗下去了。他们听得很入神。直到十一点半离去。胜利来，手谈。

下午游 300 米。四点张敖荣来，他和周保志有联系。

2012 年 9 月 22 日（星期六）阴、小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胜利一家来，包饺子。除下午游泳外，同胜利整天手谈，到晚上八点。

今天《参考消息》：日本五年内面临九十［大]危机：地震、“桥下政权”（地方竞争，无国家观念）、国债暴跌、电费（高涨）、食品涨价、大脑（病症，影响幼儿成长）、教育（校内发生互相欺负）、雇佣（经济下滑，人员外流）、婚育（50 岁以下男性已有 20%不结婚，5 年内将涨到 30%）。

我们面临有几大危机？

2012 年 9 月 23 日（星期日）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将书桌上杂件清出，露出桌面，开始写李凌大著的序言（薛京早有按我的口述的草

稿），开了个头。

下午游 300 米。晏乐斌和崔敏两位学者在等候。晏交我三篇短文，谈香港可忧虑的形势（老百姓怀念英国统治，历史教科书到 1840 年前止，等等）。最近反日游行中，有地方人群中高举多幅毛像，有一 82 岁老人询问被挨打（网上有流传）。晏已给《炎黄春秋》十多篇文章。

2012 年 9 月 24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朱正来，参加商务印书馆一个出版会。正好来了助手。谈李凌书和序言事，将草稿和资料等全交他，四天交卷。他认识李也。湖南形势无话可谈，大概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顾案头忙。一句钟叔河向我问好。他有两个妹妹在清华任教，此次即住在妹家。

下午三点，玉珍陪同，小余推轮椅转了一大圈，观沿河新风景：“营城建都绿水公园”，两岸精致栏杆，种满花草树木，便于休息赏乐也。四点半回家。

2012 年 9 月 25 日（星期二）阴、雨

六点半起床。上午建材部一群人，为玉珍祝寿。六四后一直在夏威夷工作多年的老医生夫妇（钱君伟、姜瑞玲）通过《炎黄》社找来了，姜大夫 79 年在友谊医院工作时，为我治过病。在国外读过我的文章等，定要来看望。也是粉丝吧。送我一本她的著作《我有话要说》（一位高干保健女医生的回忆）。她原来是彭真、刘仁等的保健大夫。他们的儿子钱波（演员）也同来。我于是谈三大问题，是个农民党，得“一个人说了算”，等等。谈到十一点，送了几本书和周成启的书。

薛京来，一起午餐。下午游 300 米。许医农来看望我和玉珍。

2012 年 9 月 26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早餐后，朱正即来到，序言稿交卷，真是神速（有近三千字）。力疾改正。牟广丰来，送一大箱营口的海鲜，各种鱼虾等。

下午游 300 米。同胜利手谈到七点半。

2012 年 9 月 27 日（星期四）阴、晴转多云、阵雨又晴

七点起床。整天写正李凌著作的序言，朱正帮了大忙，将近完成。下午游 300 米。李家骅来（名片上即《往事微痕》义工），说过去来过，全忘记了。转送《生于 1949——李斌画集》大画册，反思当代历史和人物，封面大画是审判四人帮和林彪案，背景当代有关人物（李家骅指出，有我的头像也）。

2012 年 9 月 28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序言最后定稿。校正两次，并写好书名。上午静静［庆庆］来（谢文清女儿），给一种药物。薛京看完序言。

下午游 300 米。于幼军来，送水果等。谈南水北调，京线明年可使用了。晚上电视新闻报导薄熙来开除党籍、刑事法办。如此处理，超过许多低估传说，而且附带宣传大反腐败。看来似有点希望了。

2012 年 9 月 29 日（星期六）阴

六点半起床。序言又看了两遍，改动了几个字。同李凌电话，明天来取。算是了了一件心事。上午

施滨海来，送食物。谈胡德平同习近平见面谈过话，习表示点积极态度。

下午游 300 米。平江老傅的女儿来，为她家拆房事，挨打的家人放了。她也知道此种普遍情况，无法回避，发了两件诉状信。在组织部局工作的平江人姜一峰（35 岁，湖南师大毕业，在组织单位工作了十多年）来，送节礼食物，为父亲（医生）和自己求字，只好应允。

下午王晶尧［垚］夫妇来，送茶叶等。也是要我写幅字。

2012 年 9 月 30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发现《炎黄春秋》今年第 5 期第一篇《上下互动促进政治体制改革》（座谈会的记录）有我第一个发言，提到十八大我还要提政改的意见。难怪部里有传话，希望我不要再写信了。

上午李凌（已 88 岁）由女儿等三人同来，耳聋，走路也困难。将序言稿，写的书名和刘绪贻纪念文集交他。谈了一阵。他又给我他写的谈毛的文章，拟出书。

下午游 300 米。蒋医生来，谈薄事处理好。小玲一家和胜利中午过中秋，王军送来许多鱼类食物。

2012 年 10 月 1 日（星期一）晴

昨夜观电视到十二点多。八点起床。胜利一家来，同午餐、晚餐。下午延滨又送药来。谈不少人在研究我这个人，为何能如此清醒（这种意思，写那么多书）。

同胜利手谈，度假日，只有两三盘下得较好。

2012 年 10 月 2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朱大星、孙绪铭夫妇来，闲谈到十点多。孙在青岛经营棉花，年进口 500 吨，比国内便宜。对经济悲观，非真正的市场经济也。

力康、力丰和夫人来。胜利、小玲两家上午包饺子，中午大家吃饺子。上下午四人轮流手谈，我同胜利手谈到晚饭前。

2012 年 10 月 3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今天玉珍请客，仍在对面餐馆。上午陈四益最早到来（四益送南央三本著作），谈形势，甚悲观。我接受周有光看法，世界已进入全球化时代，经济如此，政治必然会受到影响，真正专制国家没几个了。手机、网络如此发达，封不住了。随后宋晓梦、朱正、许医农、韩纲［钢］等都来到，于是我将序言大声唸了一遍，都很赞成。

中午在对面餐厅，两大桌，苗苗夫妇，小玲等两家，还有维娜一家从天津来。

下午同胜利手谈。韩纲［钢］谈上海情况，俞正声威望不高，要干部们公布财产也（许多人有几套房子）。

2012 年 10 月 4 日（星期四）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翻原来薛京的草稿，李凌原材料中摘录毛在五十、六十年代中骂知识分子的讲话，应当编入序言中，即电话告诉李凌。上午做完这件事。

下午冯援[媛]来，交我三年前麦克法夸尔交她转我的大著中文版《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写文革）。谈自己的经历，已是“自由人”了（今年 50 岁）。让她看李凌著作的序言，恰恰李改好序言快件收到了，

还有李的信，谈到刘云山“入常”事。也给冯看了。将周成启书送她，她即发现其中有给她的一封信。

2012 年 10 月 5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将序言最后改正，李凌寄来原稿，小有增补，多采用了。

上午同玉珍、小玲和小余、满起同逛花卉市场。盆栽水果小树，首次见到，各种花草、文具、文物小品，等等，走了两个长廊，我坐轮椅，大饱眼福。回来近十二点了。

下午韩磊来，让看序言。他立即拍照，认为写得厉害。闲谈到五点多。小韩大概一直在为我的“照片画册”作准备。同他谈能源情况。风能利用问题甚多。

2012 年 10 月 6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序言定稿，交满起复印两份。上午方强的孙子方忆平来，他是在空军军工工作的，将力丰关于航母起飞的技［科］技意见再上书交他带回细看。长寿镇的小学，由于我“交出祖屋”办校，欲为我父亲立个铜像（仿维夏中学）给我一封信，并上书求助 120 万元建校事，让我转上。又是平江事也。

下午崔军夫妇来，他们都有点小病，常走路，不闻外事。楼下姚雪垠的儿子带一群（多河南人）人来，展出大幅孙中山“博爱”二字的彩色复印件，让我写“博爱煜和平”五字，写了两幅。还留下“中国博爱煜和平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暨其基金会名誉主席”聘书。真是意外之事。主办单位为“深圳市中金国瑞黄金珠宝有限公司”。记得在深圳为其公司等写过字。

2012 年 10 月 7 日（星期日）晴转阴

六点半起床。想好了几句为麦克法夸尔的著作寄言。上午电话告知冯援［媛］:“麦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五十年前开始研究毛泽东和当代中国历史。上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他在哈佛大学主持费正清中心工作时，曾两次邀请我到美国讲学，座谈毛泽东和当代中国的问题，可说是志同道合的老朋友了。他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巨著，内容非常详细，现在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文革的有关三卷历史著作又要在香港出版了。我们真要|他|向他致敬和致谢。真实的历史，不仅可以鉴往知来，而且能弄清理论和主义的基础。对历史要有忠诚的态度，任何理论都不能离开真实的历史。人类社会进步的普世规律，同弄清楚历史事实是分不开的。”

上午将“序言”快件寄与李凌。下午游 300 米，洗了个痛快澡。一个星期没游泳了。

收到何家栋夫人陈蓓的信，要我为何的纪念文集写几句话。杜导正电话，明天上午来。

2012 年 10 月 8 日（星期一）晴间多云

五点醒来，六点半起床。“序言”又看了一遍，附上短条“请吴思、杨继绳审阅，希望发表”。上午十点，杜导正夫妇来家，将“序言”交上。由于我从最近港刊看到，李凌信中也谈到，刘云山可能进常委，杜特来谈此事。他接触的人交［较］多，且领导过刘，其人乃紧跟领导之流。十八大常委 5 人已定，其余二人争议之中，中南海内部情况很复杂，人事上没有必要提意见。我表示同意。杜指出第 10 期好文章：“如丧考妣与山呼万岁”，毛蒋是一路费［货］也。作者清华教授。

下午玉珍同我坐轮椅沿河边公园走了一道，确实花了功夫，尤其花草树木，和栏杆设计。

2012 年 10 月 9 日（星期二）夜雨、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何家栋的夫人陈蓓、女儿和康濯的夫人王勉思一起来，王送康的著作《真诚礼讚》，前面印有我送的一幅字（“咏老”，全忘记了）。陈送我小书《四十四天——刘少奇回乡记》（何的遗稿）。留下何的纪念文集稿本《斯人已逝精神永存》，谈了好一阵。她们关心形势和前途。我简单谈全球化问题，经济已 WTO，政治也在走向这条道路。专制国家，辛亥革命时 90%，二战后 50%，现在不到 10%了。出现薄熙来问题，又如此处理，是大好事。

薛京来，将“序言”交他。下午车不能外出，没游泳。为何的纪念文集，写了一首诗，并大纸书之，包括书名。写坏了两张。诗如下：

多难多灾生智慧，求真求实作先锋。
大家怀念何家栋，留下宝藏思想灯。

陈海宽同渭南师大校长等人来，送几大盒萍［苹］果等。

晚上何家栋女儿来，取走字幅，母亲随即电话，感谢之至。

2012 年 10 月 10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九点半前几分钟，同杜导正（女儿与杨继绳）一起到胡启［啟］立家（西三环外）谈到十二点。原来是我的建议，为十八大人事等，让他提点意见。薄事看法相同，这次习以退为进，江干涉失效。胡在军委换人。拟续任两年也（这些过去不知）。都谈到些往事。胡讲到听周说过，什么是中国政治，就是毛、林、江三人道也。胡确实（幼稚之意）力挺朝鲜，外交不行。同杜交谈甚多，我听不清楚。都谈了些往事，我也提及江、胡、习的“关系”。对大局都忧虑，现在有思想的高干子弟都悲观，这个党垮了。啟立对我很客气，是老大哥。他今年 84。杜明明拍了许多照，胡的秘书在座。总之十八大人事确定很复杂。将周成启信集各交胡、杜一本。胡还谈到当年李鹏想<当>总书记之事。

下午游 300 米。同胜利手谈。

2012 年 10 月 11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整天翻看资料，看完何家栋的记刘少奇 61 年春到长沙调查记录（王光美口述）《四十四天》，因此才有七千人大会的讲话，同毛发生分歧。

下午游 300 米。胜利来手谈。崔敏送来网文“耳光的威力”，写薄事，很深刻。“被打者送上了火箭（入美国领事馆）”，“立即发生八级地震”，暴露出一个真正的黑社会。这也证明了我的诗句：“培养人［奴］才大黑邦［帮］”。上午杨作材儿子杨正来，了解父亲情况。是党员，对这个党毫无认识，狠狠批评了他一顿。送《世纪留言》。

2012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五）晴

五点醒来，六点多起床。看报刊。上午薛京来，帮助理纸，写了六幅字，却忘记了王晶尧［垚］的。其他还有些求字的，弄不清楚求字者，其中有生意人，只能搁下。

下午游 300 米。看报。四点多，杜导正和女儿明明、杨继绳、张宏遵（啟立秘书，已 67 岁）来，谈启［啟］立看法，担心连任军委主席两年，影响习决策行动。大家研究决定：让一批老人上书，赞扬处理薄事，引证邓小平 80 年党政分开、任期制等文中所言，让习能全权接班。几百字，包括几位高干子弟签名。下周三开小会，以年龄先后，让周有光挂帅。

2012 年 10 月 13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方忆平同长寿街一将军女儿吴方（原机械部属 740 厂高工，搞过核弹）带女儿曾克夫妇、小儿子来。力丰的意见他交有关专家看了，写了意见，还将他过去写我的一篇文章给我。

中午两家到对面餐厅吃烤鸭（上次送的）并一桌菜，只花了二百多元。下午同胜利手谈。

2012 年 10 月 14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玉珍的熟人送苹果来。周笃文夫人张静来，谈两小时，边哭边谈周的花事，她有第三者的电话、文字等记录。越谈越伤心。完全出乎我和玉珍的预料。已经离婚，住到第三者家中去了（在贵阳）。只好劝慰。留午餐。

下午游 300 米。碰见王蒙（70 多了）。

2012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一）阴、冷

六点半起床。上午看力丰的资料，方忆平看后建议交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李长印总经理处理。此事是否再交胡，需考虑。长寿镇小学的材料，需要答复，还有要钱的问题也得考虑转交何处。立父亲铜像当然好事。

下午陈海宽来，从广东回，带腊肉。一起晚餐。

2012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二）夜雨、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薛京来，帮助理纸写字。长寿小学和衡山立正中学招牌，为王晶尧[垚]书条幅。写坏好几张，写错字，老了。下午让薛京看力丰上诉件及方忆平意见信，决定力丰（包括力康的支持信及 8 份附件）上诉件寄船舶工程公司总经理。

2012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陈海宽来，取字幅，闲谈。下午游 300 米，遇见王蒙。同胜利手谈到晚八点。石钟扬（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来，我说不认识，记性不好。他出示我赠送的文集。找我拍照也。

2012 年 10 月 18 日（星期四）晴

五点醒来，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十点半起身，同玉珍赴张思之的宴会。路上四十分钟，才到朝阳门的苏浙汇酒店，停车场在地下二层。到鲍彤夫妇、何方夫妇、郑仲兵等，几个年青人不认识。餐前、餐桌闲谈到二点。鲍谈眼睛突然要失明（他没有医卡），如果晚去医院一小时，即将失明了。“如在职也将腐败”，鲍谈了讲此话的情况。我唸了“生日寄语”和三幅字情况，首幅已在政协礼堂展出。对形势悲观的多。最后在餐桌时，我谈了周有光的“全球化”看法，政治体制也必然慢慢全球化的，中国事情慢慢来，再也出现不了毛、邓、江这类人物了。

下午老干局长陶治国同副局长等组织部几个人来，送十八大“列席代表”的信件。我谈到不写信了，也不接见记者，唸了写的两句话在展览，他们很高兴。

2012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资料、报刊等。上午薛京来，交我一叠数字资料（说明经济和国情的）。大北照相公司几个人来，为我拍十八的照片，花了很长时间（费用二千多元）。

又收到翁长溥写的自传，说明其人特性也。

满起照顾父亲病重住院，按［安］起搏器，生脑瘤等，才知道按［安］起搏器花钱 10 万，自己要出一半（我按［安］进口的更贵，一半是组织部出的）。没能游泳。

2012 年 10 月 20 日（星期六）晴

又是五点醒来，睡不熟了。六点半起床。

香港《争鸣》创刊 35 周年，该刊给南央信，要我写贺辞（楼上　　交来的）（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昨夜写好几句寄去。

贵刊 35 年来实践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史为鉴，鉴往知来，推动祖国实施宪政，走上自由、民主、科学、法治的现代化道路。

特附上 2008 年九十一岁时在手术台上口占的一首小诗，以表我同贵刊的精神一致。

虽安起搏器回生，依旧心中不太平。
妙手又将支架搭，仍留老骥续争鸣。

上午胜利来，从十点手谈到十二点。

下午游 300 米。平江人周岿（长沙随身煲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和同事欧阳长平（市场总监）来，求我在寄给刘源介绍产品的信上写一句介绍的话。出示他们的产品，一种米粮粉冲十分钟开水，即成稀粥，便于部队使用也（一种塑料杯，大小可伸缩）。过去替他介绍过制天花板的工程，我全忘记了。玉珍记得，只得写一句话。

陈海宽同栾兆东（在科协工作）来，我的粉丝。读了我全部文集，拟写万言感想。同他们闲谈了一个多小时，三大问题，科学创新是最重要的。为玉珍拔罐的女医师向好［我］求字，只好答应。

2012 年 10 月 21 日（星期日）中雨

六点半起床。陈海宽原约我们到香山看红叶，因小雨，玉珍电话告知不去了。

上午平江邱东海（原老干局长）同县委常委李镇江来，为平江、浏阳同赣南苏区等老区同样看待向中央上书文件，裴周玉老将军已签名，我也签上。他为自己农村老宅让我写堂名和对联，将“思忍堂”等字留下。

下午游 300 米，城市像夜晚一样在中雨中。

平江人钟万昌来，他在公安系统的杂志社工作，知道情况较多，谈上午李镇江言，县领导绝大多数群众拥护。钟与李同学，他认为恰恰相反。湖南省纪委副书记赵均田是我的粉丝，将我抬得很高。《文集》他们都读了。赠周成启书。又是平江一个村要钱修水利，上午让转省水利厅长。

2012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为钟万昌写字三幅，玉珍让一平江人求字，只好写了四个字。钟十点钟来取走，嘱他不要宣扬：“我写不好字了”。冯援［媛］同一美国女士来（她管施拉姆、麦克法夸尔出书），感谢

我为二老的题辞。

陈海宽来，谈昨天香山看红叶之行（由于下雨，我们没去），谈一在位部务委员对形势看法同我们一致，是我的粉丝，我没去很失望。

2012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二）晴

五点醒来，睡不着了，六点半起床。看报刊、旧资料。

上午薛京来，有关数字谈国情的资料一叠交我。将最近《往事微痕》一期专批毛交他（可作发言件中一条）细阅。长寿小学要 120 万上书，转周强。

满起的哥哥满屯从海南来，看望父亲。已住院，脑瘤和安起搏器有矛盾，是否安还不能定。一起午餐。

早晨曾首次随玉珍看电视，一百岁老人作床上运动，很是麻利、惊人。

2012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玉珍和小余外出制衣（我没有随去）。周保志来到，送双黄鸭蛋和粥米。还常外出，两次坐过高铁，到天津只 30 分钟，到南京如坐飞机快。现任水利部长很清醒。将韩磊写我和潘家铮两文的《水电报》给我，以为我没见过。

下午游 300 米。张铁铮的儿子田荣璋来（先着商家送来两大盆高贵蘭花）。来京参加北航同学会。他同朱正等都有来往，大粉丝。谈湖南许多在位和不在位的人，都爱读我的文章。谈起往事，许多文章内容他都记得。谈腐败形势，此种体制无法控制。在修八百多米高楼，修高铁，湖南吃外省的菜蔬和鸡蛋。同意“整人、捞钱”（前后三十年）四个字。唸近作四首，赠周成启的书。

2012 年 10 月 25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睡得不甚安稳。乱堆中看到一本《共生宣言》，作者留言：来家将书放到门口，1993 年在一会［次］聚会上见过我，署名刘宏（名片上有照片，全球共生研究院负责人，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等）。翻看前面二三十页，是让全球走改良道路的一种理想。

翻看《往事微痕》、《潮汛》（今年 14 期、8 月 5 日），刊有江泽民及其儿子的“丑闻”等。

下午游 200 米。玉珍去一医院按摩，一起回家。

2012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五）阴雾

昨天收到杜导正夫妇九十寿诞（十一月一日）的请柬。五点醒来，吟得一绝，六点半起床。

追求真善美，树立德言功。
耄老仍忧国，期颐望大同。（先忧犹）

上午平江人胡德明和胡激扬（办天一科技公司）、喻福良（办鑫湘能源科技公司，两人均首次见）来。胡的著作《胡氏春秋》让我交胡德平。我全忘记为此书提过辞。书中将胡锦涛、胡耀邦为首古今胡性［姓］名人全列入，几十张图片。我大加指责，人之高低与姓氏无关（蒙古人没有姓）。这种书无意义。同三人谈三大问题，谈农民党、谈毛、四首诗。郭全胜送来一本美籍华人女作家陈光的赠书《明月清风黎锦晖》。薛京没留午餐。下午游 300 米。

2012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六）多云、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做了件要事。玉珍和小余找到红色纸幅，一次写好赠导正、志先夫妇九十大寿那首七绝。第三句还是用“耄老仍忧国“。满起即拿去裱了。还将两大盆蘭花送到杜老家。杜给我电话，传说已定七人名单中，刘云山居然在末位。

中午到对面酒店午餐，吃烤鸭。满起一家、胜利、延滨、元元夫妇共十人。散席时，遇见谢小玲，他们有四桌人也在这个地下餐厅聚会，有老中青三代，有的人没有见过我，定要我去说几句话。见到高瑜、盛禹九、杜光、蒋彦永等。我主要唸了“生日寄语”那几句话。谈到《炎黄春秋》有长文“迎接十八大”也。李慎之的女儿送我上楼。

下午同胜利手谈。没能游泳。晚上孙冶方的养女李昭（住对面房）同她的母亲来，92 岁，住在成都。说成、渝两地川人都关心我，粉丝多。同老太太谈了一二十分钟，非常感谢她的关心。

2012 年 10 月 28 日（星期日）晴

五点醒来，六点半起床。续看刘宏的《共生宣言》，一种理想的愿望，已经有个组织：“全球共生研究院”。

上午满起两口子包饺子，我只能吃四个。下午玉珍外出散步，我看书、看电视。游 300 米。

2012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完成了一件要事，将十八的［大］“发言稿”（书面）三段话写好。第一段即今年《炎黄春秋》第 5 期刊登的，我在座谈会（谈政治体制改革）的发言。

下午荆中送来他种的柿子，郊区他的平房，种有好多株柿子树。照片有他爬上高树摘果子风景。在三亚也有房子，极力动员我去三亚，谈今［现］在风光与条件好极了，301 有医院（为江泽民盖的）。我谈到现在的身体条件，遵医嘱已不能外出了。

2012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二）晴

七点多起床，五点后又睡着了。“书面发言”增加第四段，记陈独秀晚年批苏俄和斯大林的暴力统治，是杀人魔王，民主无新旧、西东、社资之分等。

薛京来，将稿子交他打印 20 份，作开会准备了。关于要害数字统计资料，他收集了一大叠，特别是有关腐败的。过两天再整理出来。

上午文立徵的两妹妹立徕、立德来，让我看许多家庭的照片，尤其是立徽在台湾的照片，还有父亲的一张头像。我给他们大姐的一封信（1984 年写的），她将复印件与我了。

玉珍也感到为导正夫妇九十大寿裱的字，颜色不好。于是我重写了一幅。

2012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早餐后，同满起到琉璃厂裱舖，重裱祝寿字，下午取回。玉珍很满意了。我加了贤伉俪三个字。上午稍稍清理书桌。

下午游 300 米。同胜利手谈。保定吴宗熿同他的两个“同奋斗”的好朋友罗鬆、罗金兄弟来（贵州遵义人，名片上印有“奋斗目标”——奉行人类共同幸福主义等，有孙中山像，称为“楷模”）。他们同周成启有交往。谈了三大问题和唸了四首近作等等之后，出示钱［刘］宏的《共生宣言》和留言及名片。

他们准备立即同刘联络。

2012 年 11 月 1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同玉珍九点半动身，到前门大饭店参加杜导正夫妇九十大寿宴会。带上字幅。二楼大餐厅，共 12 桌，一百多老中青，我俩和周有光老人等九十岁以上的，陪主人坐首席（千岁席）。很是热闹。祝辞挂上，大家观看。何方夫妇、莊重等同桌。杜光、郭道晖等都来打招呼。高放告知七人新名单，没有刘云山。周有光第一个发言，讲了一句不要再走歪路要走正路。我讲了几句，办《炎黄》功莫大焉。今天宴夫表示中国的希望。高放特讲了对十八大的希望。十多人发言，老杜讲了很长的话。敬酒的人多。两点始回家。带回 20 本 11 月的刊物。袁鹰赠他的散文集《昨夜星辰昨夜风》，让我在我赠他的《文集》上签名。冰心的女儿看望我。

晚上小满传《争鸣》感谢题词：“才思敏捷清晰了不起”。江平送我《宪政社会主义论丛》第 3、4 合辑上、下两本。

2012 年 11 月 2 日（星期五）阴

六点半起床。翻看十一期我的长文等。上午薛京来，“书面发言”复印 20 份。唸给朱正（来开鲁迅会）和郭全胜听了。刘少奇语录，极其赞赏。约明天薛京来，将统计数字稿弄好。下午游 300 米，理发。近来常气短，难走步。

2012 年 11 月 3 日（星期六）大雨

六点半起床。看完薛京留下的资料，草拟了个开头语。由于气短，下午玉珍、小玲陪我到医院。各科检查，一位年轻女医生详细诊问，从未做过的双腿上下做 B 超，怕血删［栓］（医生从家里请来）。照了胸片，查血等等，一切还正常。都放心了。六点回家。

2012 年 11 月 4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找出一些数字资料，开始写出“附录”：用数字统计来说明国情。

上午韩磊来，让看“书面发言”。谈情况。他谈到有人搞了一个有关三峡的记录电影，内中四次出现我的镜头。随后崔敏来到，看完“书面发言”后，他带去复印，用大字印了 30 份，晚上送来。嘱他们先保密。

下午游 200 米。看报刊。

2012 年 11 月 5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邓爱军（老干局派来，为我参加十八大服务的）到北京饭店报到，取来十八大文件等物品。到席代表二百多人，分五个组，我在第五组。中顾委只有十一人分在各组。

姚监复从国外回来，他参加“第五届全球支持中国与亚洲民主化大会”。交我“会议文件”。会在匈牙利布达佩斯 10 月 7 日—9 日开的。首页即登了我和鲍彤、许良英、杜光的题词。许多海内外华人学者和西方学者的发言、简历等。姚监复有长篇发言。谈到《纽约时报》刊温家宝的家产。

奚青来，也谈到《纽约时报》事。温已向党中央提出，派人检查、公布财产等三条建议。

下午张静又来谈同周笃文纠婚事，没有上次哭得厉害。如不能和解，拟写文揭发。

2012 年 11 月 6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为“附录”写前言。薛京来，关于数字表录，下午同他谈好。资料全交他，已说明如何简化。上午邓爱军送来第五组人员的简历，是他在网上找到的，很负责也。明天一大早，同他到北京饭店出席列席代表的集会。

施滨海送来《开放》十月号。关于薄事和习近平的活动较多文章。

2012 年 11 月 7 日（星期三）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收拾带走东西。七点多早餐。小邓来接，八点多北京饭店，住 1510（老房十五层），小邓住 1512。八点 20 分进入列席代表会场，同安志文、于明涛坐在一起。同李力安打招呼。安耳背，于还住医院，难以交谈也。九点多习近平，同大家握手，笑容满面同我握手，我说了一句：好久不见了。习讲了几句欢迎话后，即散场。湖南当过省长的储波同我握手，我不认识。散会后即回家。

下午薛京交来“记录”打印稿 40 份。开始说明中有一小段有误，改正后，晚上交回。

胜利来包饺子。晚饭前后手谈。

2012 年 11 月 8 日（星期四）晴

昨夜九点半上床。五点醒来，五点半后起床。七点廿分早餐。七点四十分小邓来到，随即动身。大路畅通。八点廿前到人大会堂西北门，进门即有轮椅接送。直接到大会堂，在前处就座。旁坐是一个性［姓］刁的。边看讲稿，边厅［听］胡的报告。我一次也没有随着鼓掌，还是有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两条，不过讲科学发展观为主。吴邦　主持（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默哀没有胡、赵。十点半即散会回家。下午参加小组会，主持人让我最先发言，唸了书面稿，还讲了点自己情况，和邓对江讲的三句话，以及江在上海盖别墅等。

2012 年 11 月 9 日（星期五）晴

七点半起床，因昨天起得太早也。上午薛京来，同满起去换氧气瓶。李凌来信，序言刊出，朋友称赞。书还找不到出版处。又写了两篇史事文章。于是给导正、吴思信，转去李凌信件（又纠错处）和文章，请他们帮忙。我的书面发言和附录也寄去，能否、如何刊登。

下午游 300 米。同胜利手谈。因他赖棋，发了大脾气。

上午毛卫平来，到清华一个班学习。谈形势、看法相同。将书面发言给他和周成启各一份。

2012 年 11 月 10 日（星期六）雨整日

七点起床。什么事也不想做。小邓交来一个材料，列席人员明后天外出参观奥运场地和北京展览馆等。并告知陶局长意见，不接受记者採访（大概看了我的书面发言稿有感也）。上午看中央九台电视，森林风光，冬虫夏草在喜马拉雅山採集，比黄金还贵。还有猴类动物和生存等，很有意思。

下午游 200 米。终天不想动作。

2012 年 11 月 11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新京报》刊登孙大午採访，很有意义。上午邻居冯海阳（张太雷外孙女）来，送网上两笑话（用乾隆和马克思口气，讥笑权贵与特色社会主义）。将书面发言和十一期《炎黄》

与她。

下午游 300 米。今天是 1967 年坐专机从合肥飞京关入秦城的日子，当年树已光杆，现在仍绿叶满树。

2012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一）晴多云

六点起床。稍一动作即气短，要喷雾剂。什么事不想做。

上午看完这几天的报纸。下午小邓来，送大花圈，似表示敬意。他同父母住在一起，廿岁时即学会开车，私车每月要花 1500 元。〈有〉一小女孩，“半啃老族”也。同到北京饭店取回留存物件。只等参加闭幕会了。

2012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薛京来，陈海宽又送来水果。将“书面发言”交与。谈人事名单，还是各种传说，关键还在中委选举（有差额）。薛京同小邓早认识，现在是处长，在老干局提升较快。

重看《李斌画集》，是唐小毛介绍的，全忘记了。是当代历史的画面，也是本人思想的变化。审判四人帮的背景上百人物中，有我的头像也。

2012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三）晴

近七点起床。看报刊。小邓九点廿分到家，同到人大会堂参加闭幕会。不料列席代表们在西花厅坐等了两个多小时，在［才］到大会堂参加闭幕式，回家已十二点半。电视上看到选举中央委员等情况。在西厅时同于明涛、安志文、袁宝华坐在一起。龚克（龚育之儿子，南开校长）特来同我交谈。还见到向守志，自称过雪山草地只剩下他一人了（我说还有张震）。

2012 年 11 月 15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清出大会文件。上午钟勤昌来，给他一份“书面发言”和“附录”。下午两点前到人大会堂一厅休息，熊清泉等又会见；还有山西的李立功等，似首次见面。他问我又写了什么文章。近三点到宴会厅照相。胡、习讲了几句话。散会仍坐轮椅出场，经过广东厅，龚克居然在此等候，我即将“书面发言”等交他。回来已近四点。陪玉珍看电视。习近平会见记者的讲话，没有套话。

2012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五）晴有雾

六点半起床。早餐后，八点动身，九点前到朝阳区四环路五洲皇冠假日酒店，开会场所在国际会议中心三楼。是《炎黄春秋》社和北大宪法研究中心主办。吴思主持（杜导正到新闻总署开会去了）。北大主持人姜明安先讲话（湖南人），根本听不清。让我第一个发言，唸了“书面发言”，讲了点江盖别墅事。李盛平等十多人发言，共到约七十多人，都是大学教授等。有人持名片与我，只好讲［将］薛京电话告知。杜光、资中筠和何方夫妇坐在旁边，将“书面发言”稿送与。中午吃饭在很远的酒店内自助餐厅。四位年青人用椅子抬我走去。真是太难为情了。下午会没参加，回家已两点。

2012 年 11 月 17 日（星期六）晴

近七点起床。上午韩磊来，交他“书面发言”等。施滨海送来《开放》十一月号。谈江泽民干预人

事三条意见：高干子弟、团派要少，多选基层上来的。刘云山合格江所中意的。李鹏反对李源潮起了作用。延滨夫妇为玉珍送来一把硬座椅子（按摩大夫建议的），一起午餐。送“书面发言”，让交德平。

下午游 300 米。近日气短很励［厉］害。接蒋医生来家闲谈。同胜利手谈到晚八点。

2012 年 11 月 18 日（星期日）间晴

近七点起床。上午晏乐斌送来当年公安部罗瑞卿领导的公安部打右派情况的长文，《炎黄》将在明年初刊出，打击了一百多人。平江人魏久欣（说来过几次，全忘记了。是经营天花板企业的）带两个小女孩来。将周令钊送我的平江汨水山景全图六米长卷带来，大家展示。

2012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近日双眼含水，影响视力。一早玉珍陪我到医院，看中医、眼科（无大碍，白内障轻微）和内科。取回大堆药。下午苏志宏带来茶叶。崔军夫妇来，都送“发言”。崔敏来谈形势。为平江县委负责人等写堂名和对联等。南央从网上看到我生病了，特让楼上小满来看望。我正在作字，她拍了照。

2012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二）晴

六点醒来，七点起床。上午客人不断。苏志宏来，带去“发言”。潘迪［获］来，很瘦了。交一空军将军材料，案子有了保护，终未落实，让转习。钟勤昌送重大礼物：大茶砖上刻《岳阳楼记》，真是亘古未有也（花 3 万元）。几份江口县修路件让签转省负责人。一直陪午餐。陈利明来，同王首道原秘书于霰夫来（谈首道对我的好感）。交 2010 年的《诤友》刊，刊有他写我的文章。为所著《胡耀邦传》和另一本人物记写祝辞。关于耀邦的一段话唸给大家听了，最后都意见一致：“总设计师”帽子不能戴（事实上是耀邦，但邓已带［戴］上了）。“六四风波”难写入。文如下：

向耀邦同志学习。他主张全面改革开放，从理论务虚会到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开始，领导全党全国走普世规律、宪政治国的道路，以科学技术的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大家要努力奋斗，实现他的遗志。

此外还写了两幅联语。薛京帮忙作字。

2012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赵来群、郭全胜来，送“发言”。赵谈往事，陈赓救过蒋介石，蒋记恩。陶局长和邓爱军来，送大篮水果。谈十八大《简报》刊有我的发言（我没看到，知道是秘书处代拟的，讲了胡锦涛的好话）。为“中共是农民党”问题大争论，问他看到《炎黄春秋》十一期文章未？他说《上书集》都看过。十六日的座谈会，香港《明报》有报导，刊登我的发言，应取消党的政法委等。大概引起他们的关注也，大概希望我能销声匿跡。

下午游 300 米。看电视。晚餐时，餐桌搬到客厅，四人同看电视。我餐后起身，小余移动椅子，我被拐倒在地，后脑受摔，很木痛，惊动大家。躺卧沙发一个多小时，渐渐平服［复］。老了，真是处处要小心。

2012 年 11 月 22 日（星期四）阴

七点前起床。今天无客人，整日休息。看报、看电视。

下午游 300 米。一 91 岁带［戴］红帽老人问我游几圈，他只能游 2 圈，仍 5 分钟一圈，属快速者（第一游道属老年人）。

2012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五）晴

七点前起床。上午人客不断。文立徽两个妹妹（70、66 岁）来，送立徽同蒋介石在一起的几张照片（立徽为中将，曾任蒋侍从武官）。潘迪［获］送她写的夫君沈启贤墓志铭。张青义夫妇来，打官司赢了只赔 8 万元，官司费用上百万。交新的上诉书。玉珍同事来，各送“发言”。薛京告知，陶局长说，法轮功报宣扬我的观点。他们还问过满起，我去过什么地方。让薛京告诉陶：我以后不参加活动了。

2012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六）晴

近七点起床。看报。胜利一家来，午餐吃自煮羊羯子。上午延滨夫妇来，他从青海回来，送红黑枸杞子，能养身。他俩太关心我们了。将“发言”和“附录”印了几十份与我。大家愿看。一起午餐。同胜利整天手谈，全败也。

2012 年 11 月 25 日（星期日）晴间多云

七点前起床。看报刊。上午冯海阳来小坐，谈网上资料。十八大开会时，吴仪同陈志［至］立起冲突，吴骂陈“臭婊子”，两人几乎打起来。江在座。又谈现在封闭网络依旧，没有什么变化。由于满起父亲病危，今天仍告他不去游泳了，让他照顾好父亲。

下午陈海宽同渭南师大校长来，送好些水果。让再转信与刘延东。

2012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开始看何家栋文集《我们来自何处，又去往哪里》，上下集。都是思想、政治、文化及有关人物论文。何是个大思想家，也曾是大受难者，特别具侠义精神。

上午钟勤昌又来，为一个县的修路让转信与熊清泉（省交通厅长是他原秘书）。下午看报看电视。几乎没有可看的电视剧。

2012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二）晴

五点醒来，六点半又睡着，七点起床。上午九点，薛京先来，接着戴晴和郝建（电影学院教授） 摄像机（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继续过去的访谈录相。谈平江老家祖、父辈和父亲情况，家庭情况，小学、中学、大学，当年社会观感，如何受革命影响（鲁迅书和丁玲小说等等），还谈了文立徽及其家庭、父与弟等。从事实说明我的思想影响主要来源，举了保护湘乡曾国藩家例子（延安必读书有范文澜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还谈到湘军战胜太平天国同平江的影响。湖南能成为当年文化、经济比较发达，私立学校优于公立学校，举了周凤九的例子（儿子是周光召）。谈母亲 32 岁守寡，带大三个孩子，我五岁到六岁间先认识一千字才进小学，跳了两班，五年唸完。每天交一张毛笔写大字，初小通过《好习惯》20 多条（即公民教育），读私立楚怡小学和岳云中学（学费贵）。两姐姐读公立学校（办得不如私立好，便宜）。从小是球队球员，岳云数学有名，能考取武大机械系。一直谈到十一点半（还要继续谈）。

任小彬来了，谈他同崔武年、马晓力三人上书，六四定要平反（从此开始），胡德平召集，明天他

们一伙人开会，让将“书面发言“散发。

2012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看书。上午陈海宽又送来螃蟹。

下午游 300 米。昨天戴晴同来的摄影师一起去游泳池，为我拍照。复金问信，寄“发言”，说明同他的十八大文章看法一致。

2012 年 11 月 29 日（星期四）晴

七点前起床。看报刊。上午陈海宽送我《西安碑林名碑》集，八大本（售价 2400 元），是别人送他的。碑林是西安旅游点，中国的大文化。张青义同一青年来，送我一本《奇验方大全——中老年自诊自疗秘籍》，是他参加出版的，并两瓶五粮液。同陈闲聊，一起午餐。

下午游 300 米。顺路送玉珍到海军医院门诊部按摩、电疗。玉珍又为我细剪脚脂［指］甲。

2012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薛京来，闲谈，一起午餐。下午游 200 米。看电视，坐着就不想动了。

翻两本《阳光时务周刊》（封面各胡、习照片，十八大文）是戴晴送来的。刊中论述胡锦涛的“不走老路和邪路”，“邪路”比吴邦国的“五不搞”还说得难听也。

2012 年 12 月 1 日（星期六）晴间多云

七点前起床。看报刊。上午满起夫妇来包饺子。向玉珍唸了两刊谈十八大文。胜利来，手谈。

下午游 200 米。蒋医生来，送我他的朋友吴锡九的著作《回归》，并介绍其人。他的亲戚，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子系毕业，1956 年在国内创造了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为让周有光到 301 治病，有教育部的介绍信，让我交中组部作介绍。还送《生活》周刊（有介绍周的文章）。

2012 年 12 月 2 日（星期日）阴

六点半起床。五点多醒来。上午陈海宽送来陕北羊肉（他是榆林人）。他亲手做好，一起午餐。

冯海阳来，从网上看到，金融业泡汤两万多亿，太可怕了

下午游 200 米。

2012 年 12 月 3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为周有光老人到 301 医院治病事，将教育部老干局的信转陶治国局长。我写了封短信，薛京送去后，陶说有个机构专门管名人这类事，他来办理。

收到《周定一文集》，99 岁了，三个儿女主办此事。多年同周没有来往了。

上午孔子后代孔庆震来，自称是吴思和杨〈继〉绳介绍的，交我一叠写的诗稿和文章，要我提意见。只好惋［婉］言年龄和身体难以应命。同他谈了三大问题，赠“书面发言”，十一点多才离去，在山东曲阜建设局工作。

2012 年 12 月 4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仍五点醒来。上午戴晴同两位摄影师来，家庭与学校影响，以及母传父教等，尤其不要趋炎附势，补谈许多往事。开始谈延安。谈到十一点多。薛京来，部里有人才局，周老住院事，陶交该局处理。

文立徽同蒋介石的照片以及治丧会几位副主任中有马英九，同戴谈了。她也觉得可写一篇文章。送她周成启的书并借与谢涛［韬］逝世周年的纪念文集。

下午接华岗女儿的电话，要来同我谈父亲事，对《炎黄春秋》11 期的文章，很受感动。

2012 年 12 月 5 日（星期三）晴

七点前起床。看报刊。早餐时，小妹来到。带些药物。谈美国情况，奥巴马有点“社会主义思想”。我的“发言”《纽约时报》也登了。正谈着唐小毛来到，送一幅女士写的草书。求写她父母（我的诗作）和廖意林三幅字。南央是同美国同事一起来的。唐小毛一起午餐。下午游 200 米。

2012 年 12 月 6 日（星期四）阴

六点半起床。昨天晚上出现右腿上夹部酸疼，影响走路。早晨起来时，要用拐杖了。九点前玉珍陪我到医院，先看神经科，仔细检查无问题，到外科（医生是熟人），估计可能是骨质增生，去拍了片子，开了外敷药。嘱两星期不要游泳。回家已到十一点多。

下午看书看电视。山东曲阜孔子后代孔庆震来，说是吴思、杨继绳介绍来的，交一叠诗稿等，让我审阅，真是没办法。[3]

2012 年 12 月 7 日（星期五）晴

五点醒来，七点前起床。早餐时，小妹来到。她同美国同事一起来的。住小汤山宾馆，出示收到的“美人名片”（可以陪同洗温泉也，妓女性质）。接着甘露来，她办的宾馆上诉书，我转与郭金龙后，郭批转下属办理，她的上诉成功了，宾馆能继续办下去，特来感谢。一起闲谈。薛京也来了。山东孔庆震又来，送孔子铜象和石砚台（也给薛京一台），定要我“帮忙”，只好赠《龙集》和《世纪之交留言》和“书面发言”稿。郭全胜送鱼来，苗苗夫妇来，一起午餐。

下午五点徐州刘洪涛来（原在组织部工作的）几乎认不出来了。谈形势，赠《书面发言》。

收到金问信的回信（我回信赞成他的文章，并送“书面发言”），对我的“发言”赞赏之至。

2012 年 12 月 8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看到孔庆震留下的资料中，有他的上诉书（这是找我的原因）。耀邦辞职时，他在家乡曲阜打了一个电报，向耀邦致敬、感激，望他安度晚年。因此开除公职，下乡劳动，每元［月］只给二百多元生活费，希望平反也。此件也让玉珍看了。

胜利一家和满起一家同午餐。同昨天午餐一样热闹。同胜利手谈。李凌的两个女儿来还书（父亲借去的《谢韬纪念集》），谈《炎黄春秋》十一期发表了我的序言后，家中电话不断，都来要书。

南央下午来，谈到王建勋告知，最近同习远平接触，母亲要全家都同商务脱钩，远平将股票卖了，

[3] 此段叙述跟 12 月 3 日日记内容重复，可以判断这几天日记是补记的，因此记忆有误。——李南央注

两个女儿不同意。远平谈大哥的性格，小心谨慎也。

2012 年 12 月 9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早餐后，陈海宽同平江人方局属来，方是能源局煤炭司司长，56 岁。长寿街人，父亲九十岁，还有儿子都是我的粉丝。于是同他谈能源，谈三大问题，以及自己的经历。让他知道这个国家为何积重难返。但希望在世界已全球化了（经济已经化了）。谈到十一点多。

下午小妹来。谈体制不改，反腐等解决不了。郭全胜来见小妹，观点相同，他知道事情多。

看到《争鸣》一篇短文，谈延安几位美女的经历，最后写范元甄。

2012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一）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续看近三期（小妹带回的）《争鸣》，我祝贺创刊 35 年的祝辞，已刊 11 期封面。上午有人送来我题写署名的《金永堂论文选集》。

李普的续贤［弦］夫人谢恒和张抗美来，一直谈到一起午餐。下午孔庆震又来，送他写的诗篇。由于看到他的上诉书，他却不谈来找我的这个根本原因，而发了脾气。陈海宽又送来柴鸡蛋。

2012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九点戴晴和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郝建（电影学院教授）、何正军、丁敏冲［帅］（研究所研究员）三人又来到，作最后一次访谈。他们拟做三个光片：百岁、庐山和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今天主要谈对毛认识的转变和过程。出示了《毛早年著作》那本书原件及《初期革命活动》等原件，谈胡乔木的批评：“有害无益，50 本全部上缴。”等等。谈到十一点。薛京来，处理孔庆震的上诉书等件。孔又来了，交道歉信等，玉珍接待了。

上海程巢父寄来北明著《告别阳光》（八九六四囚禁纪实）。她的夫君郑义，俩人逃抵香港后到美国。此书值得一读。

2012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三）雪转阴

六点半起床。下雪了，不很大。上午看报刊，看电视。下午到万寿路游泳地方洗了个热水淋浴。

收到高亮之寄来的信，并应克复写的“高亮之的哲学思想”长文（应是江苏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高认为“对于我的哲学思想理解最深，并且给予有力的支持的，在北京就是您，在南京就是应先生。”

满起的父亲去世了。抢救一周无效。

2012 年 12 月 13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陈海宽代买来新洗衣机，真是全心为我家服务。闲谈到午餐。他也知道习家情况，有人去习家，将我的“书面发言”送与妈妈。

下午看书、观电视。

2012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五）夜雪、阴

六点起床。昨夜又下雪了。上午薛京来，明年一月他满六十岁了，特向陶治国局长写了封信：继续任职，工作满意。到退休年令［龄］，望升为正局长职（有陈双壁［碧］前例）。

给上海程巢父、南京强剑衷寄“书面发言”和周成启的著作。

收到高国发寄来信件，有《李锐颂》十大段，约 300 句（七言）。

2012 年 12 月 15 日（星期六）阴

六点多起床。仍五点醒来。看报刊。

胜利来，上下午手谈，以此动脑，什么事不想做。陈海宽送来广东腊肉。一起午餐。

2012 年 12 月 16 日（星期日）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施滨海来，送《开放》12 期。好些学者议论十八大和关心形势的发展。不少人对习近平存小希望。

收到《往事微痕》总 98 期（12 月 15 日）及《潮汛》12 月的 3 期，文章极多。

2012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第一次叫小余起床。又看今年《炎黄》第六期奚青写的我的“四次婚恋”，又给玉珍唸了一遍。此文实在写得真情真意。上午上海徐跃来，让我在赠送的《文集》首卷签名。谈他因出版《大哉李锐》，被捕几个月的经过。谈上海和李源潮等人情况。一起午餐。

下午看书、看电视。玉珍仍去按摩（每周一、四）。

2012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仍五点醒来。上午薛京为我清理书房，只能将刊物分类清出。为他的留任和进［晋］级给陶治国写的信，陶让给沈跃跃写才好办。于是再给沈写了。

下午清理堆起的书物，发现高亮之的第三本哲学著作《善哲学与普世价值》已经寄来了。高的哲学思想可说总结了人类古今所有的真理即有益的合乎实际的思想。让薛京先给高打电话并寄“书面发言”（“善”哲学包括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

2012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三）阴

六点半起床。清理《炎黄》刊物，找出“介绍《爱的哲学》”一文，又读了一遍，觉得现在写不出来了。于是上午读了一遍给玉珍听。陈海宽又带渭南师大负责人来，送蔬菜。正好向他们介绍此书：教育系统尤其要讲“爱”的哲学。

下午恢复游泳，游 200 米，尚不觉累，非常高兴。

2012 年 12 月 20 日（星期四）阴

六点半起床。续看旧资料。上午韩磊来，谈水电形势，溪洛渡 80 万一台机组，以及外援等，带去一张大照片（薛京清理出的，1987 年同薄一波等人照的）。陈海宽又送来大盆橘子。郭全胜来，即去美国。

下午看书、看电视。

2012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五）晴

仍五点醒来，六点半起床。发现脸肿，两眼有影响。玉珍陪同，九点前到医院，看内科、眼科，查血、查尿等。十一点始回家。薛京送来《望期颐集》目录。他即去上海参加外甥婚礼。

下午游 200 米。（医生有言：少游泳）。看报，观电视。刘大姐来，谈刘帅电视剧和家庭情况。

在医院遇见刘清夫妇，向我表示体能，两手下地。

2012 年 12 月 22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许多《炎黄春秋》旧刊，许多好文章并未过目，如 2010.10 期首篇谢韬长文，谈他同李慎之的关系，过去没有看过。

上午陈海宽同高挑女儿来，给好多本渭南师院编印的 1913［2013］年座历。

下午蒋大夫来，谈周有光老人到 301 治病事，教育部压着，原来周老是一级教授。此事待薛京回来办。

2012 年 12 月 23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社科院张友坤来，力康介绍的，送四川陈于化送我的月季花瓶和此花画轴（有章立凡题辞）。陈是有国际影响的月季花专家（有国际月季花花会组织），过去全不知道。谈了许久。

杨继亮从山西来，送几本他们父子合著的《廉政论》。他还继续写三本书：生与死、假与骗、明规则与潜规则。一起午餐。杨还谈到那年胡锦涛到山西吕梁时，他同胡通电话后，受公安追究事。我说可写出小品也。他仍能五天不吃饭，只喝生冷水（含氧、矿物质，开水中煮掉了）。

冯海阳来，谈<十>八大后形势，不乐观。

下午看书看报，观电视。

2012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清理《炎黄》旧刊，找出自己文章。早餐后，玉珍同我到医院，看中医和内科。脸仍肿。取回两袋药。

上午陈海宽与女儿又来，一起午餐。送玉珍一件披衫。

下午看旧刊、看报，观电视。

2012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戴晴同传知行三负责人来，让我穿上好衣服，拍照。又谈一阵。随即将他们的照［招］牌“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用大张纸写好。

下午周笃文同他的四位学生（二女、二男均部队的，徐新国，总装炮兵研究所）来，送甲鱼、羊腿等。同他们谈三大问题，唸四首近作。

2012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仍清理书房，发现一本《中华诗词学会通讯》（“姜夔研究文采阁雅集”特刊）内有我的发言，还有集体照片等。此文过去没有收入文集。

下午毛卫平来，到清华参加一个活动（他的公司同清华有个合作项目），今天即回深圳，特来看望。

告诉他，周成启送我的 50 本著作，我已分赠友人了。随即姚监复来，送我《明镜》港刊下期文章，将刊出我的十八大书面发言，内有个别错字。谈他的机关党委找他谈话情况，批评发刊文章（大概是港刊）不当等，还是很客气。

2012 年 12 月 27 日（星期四）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胜利来，手谈一小时。

下午游 200 米，尚不觉累。沿路送玉珍到海军医院门诊部按摩。

翻看姚监复留下的《明镜》文章。

刘云鹤的儿媳小智又送来两本明年的日记本（每年送，由中国建筑工程公司印制，刘的公子{是}该公司负责人）。

2012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五）阴

六点半起床。仍是阴天。上午薛京来，同满起清理我的乱书桌，像个桌子了。将这几天留下的几页报纸看完。习近平等七人的往事都作了报导。看完港刊写令计划的“八大罪状”及个人来历，共十多页。

下午蒋大夫邀 301 胸内科老女医余霞君（已 80 岁）来，为我细看病，关于心脏和肺功能等等病情，还细查病历和这两年的体检表。写了几条意见，建议住院几天细检查。赠《世纪之交留言》表示感谢。

晚上观电影“秦皇”到十一点。

2012 年 12 月 29 日（星期六）夜雪、晴

五点半醒来，睡不着了。想起抗美援朝事（中央开会都不赞成，林彪不出席，毛电报让彭总来京开会），吟得一绝（首句打油也，“跟”代“由”）

金正日跟金日成，紧随父辈折腾腾。
援朝抗美何时了？老病纠缠千古评。

上午马立诚和研谈三峡问题的三人来：陈永杰、元利兴（都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负责人，陈是博士）另一人未留名。他们关心三峡有各种遗留问题。一直谈到十一点多，从林一山首篇长文和《水力发电》专刊反驳谈起，细谈南宁会议，还谈了我的家庭头［与］身世，学校教育，为何有科学头脑，等等。赠送一本《世纪留言》，借与港版《论三峡工程》和“书面发言”，还介绍了找戴晴。

下午陶世龙同谢小玲、李伟东（名片印“中国独立政治评论员”）、李凌的两个女儿（李英、黎晶）张宛佳（张定女儿）来，陶将他网上印制的李凌来访问我的照片（彩色，我的神态特佳）及序言全文还有他网上资料与我。谈李的书几家出版社抢出，序言影响很大。大家谈形势。我谈自己在党内同高层的经历，以及到组织部，十二大人事，以及江、胡、习等等经历。最后不断拍照。他们还用手机记录了我唸的赠玉珍绝句。

收到李冰封夫妇自制的贺餐［年］卡和冰封的信：读了李凌书的序言三遍，感动之至，“近百岁老人写出六千多字这样深度的重要长文，在中外历史上恐怕都很少见。”马识途寄来有彩照的贺年卡，印上“顺口溜：老朽今年九十八，近瞎渐声唯未傻。阎王有请我不去，小鬼来缠我不怕。人生{能}得几回搏，栽个筋斗又算啥。愁云忧霾已扫尽，国泰民安乐无涯。”

2012 年 12 月 30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看报刊、资料。胜利来，上午一个小时，下午两个小时，晚上一个小时都手谈。特快棋必负，以后要慢点着子。

下午游 200 米。蒋医生电话满起，到他家便车送三个朋友到肿瘤医院。

《参考消息》：2011 年中国 GDP—7.318 万亿美元，成二大经济体；人均 4940 美元，排 114 位。

2012 年 12 月 31 日（星期一）晴

七点起床。睡得很好。

小余昨接电话：母亲病重，要她回家。今天接电话，已病故。下午坐火车回平江，满起送她。午餐我与玉珍告她，向她母亲致谢：养个好女儿照顾我们二老。

二０一三年李锐日记

第四十六册/Vol. 46

2013.1.1. -- 2013.12.31.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81 年后日记录入说明 xii

二０一三年

1. 2013 年 1 月 1
2. 2013 年 2 月 7
3. 2013 年 3 月 17
4. 2013 年 4 月 23
5. 2013 年 5 月 31
6. 2013 年 6 月 37
7. 2013 年 7 月 42
8. 2013 年 8 月 48
9. 2013 年 9 月 53
10. 2013 年 10 月 59
11. 2013 年 11 月 66
12. 2013 年 12 月 72
13. 日记本中夹条 78

2013 年 1 月 1 日（星期二）元旦 晴

六点半起床。小玲一早来，为我送药水等，代替小余的职责。一起早餐。上午苗苗夫妇来，他同凌云的儿子是同学，到北京医院看望凌老，问我好。翻看一些字帖书，即离去。张哲民老（比我小一岁）由保母［姆］牵来，赠他为老伴去世写印的纪念册，其中讲到他同周建南至交的情况。谈对习近平的希望，再三嘱我能起些影响。

晚上经历了一场不愉快的争论。

2013 年 1 月 2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一早叶君健的儿子叶念伦和广东的黄剑明来，送我“走向世界的叶君剑[健]”的电视记录光盘，上中下三集，90 分钟。黄是总编导，单位省政府参事室等。放了二十多分钟，看我的讲话，内有谈武大时的情况。光盘还可以多送几盘。真是意外事，采访也完全忘记了。叶的母亲还在，92 岁了。

长寿街的党委书记吴竞相（名片上有彩照和 12 个字：亮明身份、服务群众、接受监督）同六个高大个子来，为建校舍、修古建筑、水利等四项，向发改委、教育部等四个部门要钱的文件，要我签署一言转上。这种“乡事”不知办了几十次了。下午到晚饭后，同胜利手谈。有两盘胜局。

2013 年 1 月 3 日（星期四）晴

近八点起床，真是空前的。小玲代替了小余，一早来侍候，下厨房。

上午觅觅来，谈起她从三岁起就同奶奶亲切，么么姑姑同奶吵架（在地下打滚）时，她总帮奶奶。谈这些情况即流泪了。她大概是范元甄最好的朋友了。

牟广丰来，送水果等。有人为他父亲写了传记（30 多万字），即将出版，让我写序言（他拟好短稿）。我谈起林肯南北战争后，敌对方{面}的人员全都如常留用，这就是真正的和谐社会了。他于是谈起他到过南北战争的地方，参观过大墓地，两方死难人员葬在一起。他对我常谈的三大问题看法同我是完全一致的。随即李炎送来他父亲李昌的光盘（冯兰瑞先打过电话）。延滨夫妇同干女儿来，谈德平他们最近的一次聚会，只谈到反腐败问题，六四没谈。我将杨继亮著的《廉政论》交他转德平，如同意可转交习近平（习来京后，我只送过《爱的哲学》和这次十八大“书面发言”，没接触过）。几个人只是同我与玉珍照相，没有留餐。

下午在部里工作的平江人姜一峰来，送好些冬荀［笋］，交“发言稿”。将报纸看完，舆论赞扬开始反腐。

2013 年 1 月 4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资料。许多信件未复。上午薛京来，老干局送贺年卡，并一大厚本《人生百岁不是梦——老年养生保健知识》（内刊 16 位百岁老人事迹，我认识的有刘导生和王定国，封面上有照片），其中药物等很丰富，值得翻阅。即交玉珍。薛还交我任小彬和崔武年为赵紫阳、刘晓波平反的公开信。看来他们是有所作为了。要薛多加联系。

下午游 300 米，尚不觉累。饭后在房内散步定要坚持。观中央三台电视，魔术父子，父亲口吐成堆纸条，口含香烟不息等；儿子单手将纸牌等洒满舞台。

2013 年 1 月 5 日（星期六）晴

七点起床。看报刊。小玲请假一早来服务。下午仍游 300 米。施滨海来，后天去香港，谈陈小鲁向习近平有建议。告他同薛京联系，“天地图书”将负责《何时宪政大开张》的日译（还是英译？）版事。

胜利来，上下午空时手谈，毛病不改，着子太快了。

2013 年 1 月 6 日（星期日）晴

七点起床。清理书堆。《追忆双亲》（丁东主编，另一姊妹本《先生之风》）“廿七段关于父母与时代的记忆”，记录“忆念者”和“逝者”各廿七位。如乐黛云写汤用彤，章立凡写章乃器等。发现南央怀念母亲的文章“她终于解脱”，《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作为附录。于是将这篇文章唸给玉珍和满起、小玲听了。

上午晏乐斌来，《炎黄春秋》去年 11 期上发表他的长文“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中有一段记录“杀人手段骇人听闻”，讲到当年柳州钢铁厂造反的工人头目岑国荣（当过九大、十大、十一大代表，是这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将该厂一个挨斗干部黄日高的背上绑上炸药，一按电钮，炸得骨肉横飞，还美其名曰“天女散花”，以此取乐。此人最<近>竟为此到公安部告状，说作者造谣，并无此事。晏于是将当年调查的记录原件（调查组是由中组部、中纪委等单位负责的）交给部里。晏的这篇文章将当年广西文革种种骇人听闻的残酷事件（包括成百人吃过人肉等）详细写出。83 年我到广西（负责省委换班子）时，也听到的。

下午游 300 米。尚不觉累。遇见王蒙，看到我游得还快，说“要向我学习”，他已 79 岁。

晏乐斌谈到，他们机关的老同志仍旧喜欢大唱红歌。要彻底查清党和毛的历史是一件何等困难的事情，尤其档案何时得以公开。下午放梁从诫的光盘，一生为环保，真是三代学者伟人，中国知识分子的大榜样。他于 2010 年去世我都不知道。

2013 年 1 月 7 日（星期一）晴

近七点起床。看报刊。早餐后，小余办完母亲丧事后回京。上午陈海宽、郭全胜先后来小坐。对形势都抱点小希望。《炎黄春秋》第一期首篇编辑部文章“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正是我多年强调的要实施宪政，宪法治国也。第二篇周瑞金的长文“从历史视角看十八大”，写的很客观。

南京沈立人寄来《老生短叹》12 辑：《等待与信心》，说他对十八大怀有希望。辑中 24 篇短文，去年 11 月 8 日印出。（沈是江苏社科院的，是否见过面记不清。）

2013 年 1 月 8 日（星期二）晴 住北京医院

六点半起床。一早决定到医院看病，带上 301 医院那位老内科医生写的四条。先看内科（王玉霞，女）和中医取药，看呼吸科时，柯会星医生（大概知道那四条意见）决定住院一周，彻底检查。一直到十一点多回家。下午两点半动身，玉珍收拾一大包衣物，我带上一小袋书籍资料，小余、薛京一起到医院。我原拟让薛京陪住，玉珍坚持照旧陪住，好照顾。到医院办好手续，住 702（七楼）。换好衣服，带［戴］上吸氧。玉珍仍住外台，小铁床。看电视很方便（没有凤凰台）。晚上满起（送手表、药物）、小玲和小余来，闲聊一个多小时。血压等均正常。晚餐吃了大半碗大米稀饭。

2013 年 1 月 9 日（星期三）晴

睡得尚好，软床。五点多醒来，六点抽血，随后起床。没有观电视。八点早餐，蛋蒸［羹］极好。早点还是家里的。副院长江耀来看望（很年轻）。满起、小琴［芹］、小余送来饭菜和今天的报刊，近十二点才离去。上午检查 B 超，全身从喉到脚。医生说，内脏像年轻人，只是左脚弯处血栓。时间很长。午餐吃家里送来的红薯（一小块）和菜蔬。午睡一个多小时。CT 检查，也比体检时间长。三点多，老干局副局长、小邓等四人来。谈形势，世界 GDP 及平江长寿人多，父母情况。谈到习近平提倡“民族复兴”是对的。

在门口遇见于光远坐着轮椅，脸瘦得几乎认不出了。不说话了，似不认识眼前的人。

问护士，医院共有两千工作人员。看完今天报纸。

2013 年 1 月 10 日（星期四）晴

五点多醒来，六点起床。玉珍比我起得早。小余一早就来了，做了好些菜，记得给我吃中药。上午到二楼作心脏超声，约半个小时，手要抬起，辛［幸］亏玉珍在旁<帮>忙。满起送报刊和急件（杜明明寄的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四个人一起午餐，菜还吃不完。晚饭菜也吃不完。

看电视，看完两天报纸。

2013 年 1 月 11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抽血，没有再作检查了。薛京一早来，谈部里情况，赵乐际还没同大家见面。那天来的老干局年青副局长是考进来的。一起吃的午餐。

我有点咳嗽。成天吸氧，看电视。杜明明送一份《健康报》。

2013 年 1 月 12 日（星期六）晴多雾

六点半起床。正好护士来。上午满起一家和胜利来，带来一大叠报刊，有《中国民商》创刊号。看来是“改革派”办的，有吴敬琏、黄孟复、胡德平、高尚全、江平的“创刊专稿”。这是一个好现象。刘绪怡老人寄来他|他|最近的一篇文章。周颐从四川寄来贺卡。

胜利一起吃饭。

2013 年 1 月 13 日（星期日）雾

六点半起床。抽血。上午到二楼耳鼻喉科详细查鼻喉，还用了麻药。看了一个小时的报刊。吸氧看电视。

喉痰不止，含片作用不大，更［像］是流感。玉珍打电话给小余，是她那天来传染的。

下午满起一家来。毛竹一起晚餐，少吃了一点。晚上和满起一同为我和玉珍热水泡脚。满起来则为我搽前后身。上午熊清泉和刘正的秘书来，谈形势和三大问题，送“书面发言”。

2013 年 1 月 14 日（星期一）雾

六点半起床。喉咳仍厉害。这两天吸一种喷雾剂（20 分钟），输液 20 分钟，并止咳剂。医生们都很关心。

唯一消遣是看电视。九台有许多放自然动物成长过程，钓鱼岛事件又紧张起来。记忆力成问题，午

餐当晚餐。

2013 年 1 月 14［15］日（星期二）雾

六点起床。医疗如旧，止咳药这两天给了一种小黑粒，一次六粒，起作用。医生们来谈，要为我问［开］一个机关和家属小座谈会。满起、小余、薛京上午来，小余进来即三鞠躬。取走大堆换衣服，每次来都送菜署［蔬］。今天的报刊中有《Lens》P.154，记者访问周有光 108 岁，许多照片，文字还不及看。正好有医生来，让转告院领导，能不能让老人来做一次细致的体检。谈了我同老人的交往。

玉珍让薛京同教育部打电话，回答我的信已转中组部。

2013 年 1 月 16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满起带胜利、薛京、小琴［芹］、小余来。医院用药等有个讨论会，让家属、机关负责单位一起参加。薛京记录如下：

感冒是入院后发生的。入院为大检查气短等原因（301 医院一位医生建议几条）。左下肢有强静脉栓塞，脱落入肺，形成肺栓塞。目前加强 CT，对高龄不合适，推测有肺栓塞可能。目前注射低分子干素（溶栓）抗凝。长期需口服法华令。负［副］作用，主要是出血（最严重 内）（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口服量约 1.5—2.0，因人而异。用药三个月后再评价（基本时间）。开始服用要经常验血监测。

老干局来的六个人在医院门口等候常务副部长沈跃跃，届时大群人来到病房，恰恰看床上摆着韩磊为我用照片录［印］制的今年挂历，沈马上羡慕地看了一遍。谈了十来分钟。我提到为周有光老人治病事，她要我放心，一定办好。我也谈到拜托北京医院情况。

下午中医来看望。院方让中医参加治疗，能快点正常。玉珍对院处理很满意。她即回家沐浴换衣，在此觉睡不好。小余留下来照顾。

2013 年 1 月 17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睡得较好，只咳嗽一阵。小余照家庭习惯照顾，早晨恢复服蜂蜜了。

玉珍下午回院，精神较好。小余同我谈，她留下伺候玉珍，当然还无此必要。

这两天输液两瓶。两次喷雾剂，都是为了消炎。仍不断含“金嗓子喉片”。中药换过另一种。

2013 年 1 月 18 日（星期五）晴

昨夜又咳了下半夜。午睡两个多小时。上午薛京来，传说德平和习发生冲突，德平要求改革步子快一点。带来施滨海给的《开放》第一期。关于习主政事有好些民主派人写文章评价。看了一部分。

下午开始服“法华令”一小粒。

2013 年 1 月 19 日（星期六）阴

六点半起床。早晨喝蜂蜜、药物（大杯开水）都同家里一样。输液这几天加了一瓶，同时吸雾气。

上午胜利、满起两家来。金问信（自称铁杆粉丝，中国科学院的）来信并对十八大第二次意见文章。我的书面发言和附录，他“用心拜读数遍，已复印数十份送人传阅”。这篇文章即让胜利读了一遍，我也听了。金对我的情况知道不少，有言“令尊大人跟孙中山干革命”。“如今已近 97 高龄的您还在为国为民为党操心，实乃中共一大幸事，世界罕见。第五代中共领导理当有眼能识泰山”。下午平江县长王

洪斌和老干局长、张满兰（政协付［副］主席）<来>、县长读了十一期《炎黄春秋》文，很同意我的意见。于是谈“农民党”等问题，及必须搞清历史。如打 AB 团，胡筠是钟期光、涂正坤等杀的。他们都不知道。带来《民国平江籍将领》（父亲大照片和简历在内）。我说这书出得好，平江人懂得平江人了。

2013 年 1 月 20 日（星期日）夜雪、阴

六点半起床。五点醒来后没睡着了。上午小玲和小余来。输液时，没让再吸雾，后来医生也同意了。下午主治医生来谈病情，已经查清。下周可望出院。

昨晚小琴［芹］夫妇来，为我热水洗脚。今晚让小余给玉珍洗脚，玉珍很累。

2013 年 1 月 21 日（星期一）晴

六点醒来，抽血。又睡到七点多起床。八点才早餐。自己感觉已进入常态了，咳嗽已基本停止。最奇特的收获：三天大便没用开塞露了。

上午朱良来，他看望光远知我病房。谈形势有同感。习南巡四天讲话发全党事，他不知道。他任内外事写了不少，望他全写出。自“别了，司徒雷敦”，我们在 49 年后是走了一条错路也。送“书面发言”。

2013 年 1 月 22 日（星期二）阴雾

六点抽血。最后一次输液（原每天上下午两次）。

明天做 B 超，看血检结果。上午薛京、满起来，理发、洗头。下午满起帮助我洗淋浴，擦了全身，太舒服了。

全国 500 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的不到 5 个。

2013 年 1 月 23 日（星期三）阴雾

六点半起床。今天不输液了，只是几次量血压和试体温针（一直是正常的）。上午到三楼做 B 超。

下午朱正和许医农来，他们参加张思之召集的一个大餐会，十来人，邵燕祥等。没有谈形势。让他俩看了金问信（中科院的）给我的信。“书面发言”在湖南应散发。鼓历［励］他俩写毛。让看了平江的《民国将领》画传。

2013 年 1 月 24 日（星期四）晴

两点起来小便后，就睡不好了。六点又抽血。六点半起床。

上午医生来告知：血栓已消除了。我谈到眼睛白内障开刀问题，她们意见这次病消后，做全面体检后，再定。

下午蒋彦永来，他也感冒了两个星期，很关心我的病情。带来《亚洲周刊》第一期，主要刊发“南週事件延烧北京”，内容全部看了。刘云山这些人故技［伎］在坚持也。

2013 年 1 月 25 日（星期五）晴

近七点起床。上午薛京和牟广丰来，牟的父亲牟宜之已有人写了传记，牟代我起草了序言。草草看了一遍，提了些意见，写得也太长。意见在说明：人类历史发展（包括民族、国家）有其自然规律，即普世价值规律。牟宜之是一个历史性人物，从而反映中共原来是一个农民党，毛是一个农民领袖（近作

四首说明了）。牟接受了这个意见。让他看了最近一期《亚洲週刊》。薛京一起午餐后离去。

下午苗苗夫妇来，谈觅觅在机关受了表扬。苗同他的老同学（如老鬼等）有些来往。今天有意将自己一生的要害，同他谈了两个小时，他只知道一些表面情况。六四后挨批斗，几乎又要开除党籍，以及玉珍到帅大姐处表态（愿同我一起坐牢，以便照顾而哭泣）等都告知了。然后让他俩看了平江出的《平江民国将领》画册，其中有他祖父的简略小传。我的为人基础在家庭和学校教育等影响。父亲是老同盟会员宋教仁、黄兴的好朋友，我是先自己成立自发的共产党（武汉支部），然后找到党。

2013 年 1 月 26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满起、小玲、胜利来，当即看完当天报纸。小玲一起午餐。下午一直看李娜在澳网的决赛，两次负伤，被逆转。大家都失望了。

2013 年 1 月 27 日（星期日）晴、阴

睡得好，近八点起床。午睡仍一小时多。上午满起带韩磊来，给我一本好书：《周有光年谱》。范炎培编著，传记性（群言出版社公开版）。将我那篇“向周老学习”长文作为序言，P.188 还刊登了老人 09—6—16 给我的信，并 9.25 来家的照片（韩磊拍的）。我又看了此文，并将要害的话唸给玉珍听了。

下午在中央 4 台看到写何国苗其人的长篇报导令人十分感动。天下有如此好人、强人。浙江诸<暨>农村贫苦家养大，读不起书，自学成才，学画画、雕刻后又自学自制电器，赚的第一笔钱全交本村修路。有多种生活用品发明，大资本收入，全帮助本村各户，自己仍住 30 平米房屋。女儿能干，同父亲一样。

晚餐前，田纪云来看望我，出院后好聚会漫谈，还向玉珍致谢，将我照顾得好。

小余下午来，为玉珍和我擦身和洗脚。一起晚餐。

2013 年 1 月 28 日（星期一）阴、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满起、小玲来。看完当天报纸。护士来抽血，抽了两个手的，时间很长，觉得技术太不熟练了。

下午同玉珍到 711 看望武光。他已经 101 岁了。很瘦，一见就认识，要讲话。随后一位女老同志（晓杨 82 岁，父亲是老红军，被捕过）认识我，还向我要过书，认识潘迪［荻］。

2013 年 1 月 29 日（星期二）阴雾

七点多起床。睡得不错，午睡又一小时。上午薛京、满起、小玲、小余先后来。牟广丰父亲传记序言稿交薛京，谈如何改动。今天又是烟雾，北京城难办了。这是没有科学知识造成的，变“旅遊大城市”，一切首脑机关集中，二千多万人口，近千万流动人口，高楼成林，种种工业厂。农民党造成的。

下午神经科医生来，看左腿局部热麻问题。无大碍，可贴止痛膏。

2013 年 1 月 30 日（星期三）雾霾

六点抽血。外科主医来作体检，大体正常。下到二、三楼体检，牙科、耳鼻喉、眼［验］光（春节后开刀），皮肤科。满起、小玲来，小玲已退休（56 岁）。一起午餐。下午陈海宽带榆林学院院长赵红星、副院长张富林三人来（要《文集》），同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本人要害经历，农民党和三大问题，并赠“书面发言”。他们都深感获益。关键在弄不清历史，党化教育几十年所致，要解决三大问题谈何

容易。

已向院方提意：可以出院了。杜导正电话，2 月 6 日开小会。

2013 年 1 月 31 日（星期四）夜雨、雾霾

七点多起床。仍是雾天。报纸都在报导议论此事。

上午满起和小玲来。翻看一堆报纸。让满起带走看完了的。

下午小余来，热水洗脚。

2013 年 2 月 1 日（星期五）晴

七点多起床。上午薛京来，买了三本《周老年谱》。谈五号部里开团拜会，如出院，可能去。继续看旧报，又搁下一堆，清出不少留览的。

下午王玉霞还来《周老年谱》，说得益匪浅，我将薛买来的送她一本，并签名。她似乎知道了我这个人。

玉珍一直感觉不佳，有感冒，睡不好，真是太难为她了。八十多岁的人照顾九十多岁的人。

2013 年 2 月 2 日（星期六）晴

六点抽血，最后一次了。七点起床。上午胜利一家和满起、小玲来。收到应克复的信和三篇文章（求转中央领导）。让胜利一阅。午餐和秋林一起。下午小余来，为我和玉珍洗热水脚。准备回家了，清理未看的旧报。

2013 年 2 月 3 日（星期日）夜雪不停

七点起床。在此每天看“朝闻天下”。上午觅觅先到，随后胜利一家、满起、小玲，还有王焱（二妹女儿，海归）来到。济济一堂。我同觅觅、王焱坐在一起谈往事，让观《平江民国将领集》中我父亲小传，还让看金问信和应克复的信件。同觅觅谈她的奶奶。她是奶奶带大的，认为奶奶是“纯粹”之人（说这是一个中性辞），我大加批评，乃称赞词。同两个孩子（一个 34 岁，一个 32 岁）一起吃饭。让满起带回一大袋留下的报刊。

下午小余来。晚上满起、小玲又来，准备我明日回家也。

2013 年 2 月 4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整理好带回家的报刊书物，比原来带的一袋，多了一半，换个大袋子了。一群医生、护士来告别，嘱咐注意之事。我将“书面发言”交与那位高个子，并将《炎黄春秋》去年 11 期送给他们，谈我那篇长文希望传阅。

十点多满起、小玲和小余来，满起帮助我洗了淋浴，换好衣服。回家前坐轮椅去看望杜润生和于光远，三人在光远住房（716）拍了照。十一点多动身回家（薛京先到医院）。一起午餐。

下午人客不断，他们并不知道我住院了。崔军夫妇和张津生（七十多岁老水电）来，他们并不太乐观。张是粉丝，要我的《文集》，给“书面发言”，同他谈三大问题。《法制日报》湖南办事处两记者来（说过去来过，全忘记了），为株州和邵东两件经济腐败案，湖南法院解决不了，要我转上王岐山和最高检察院，只好写了两句话，让薛京寄出。随后曾卓明来，他对高层子弟利用父亲关系捞好处的情况，

知道较多。给他“书面发言”。最后贾文平来，送一些食物。发现韩磊搞的照片月历，硬取走一本。

2013 年 2 月 5 日（星期二）小雪、阴

睡得尚好，六点半起床。恢复在家中生活，还是家里好，虽然室温（21℃）不如医院高。

上午薛京来，同满起到医院换氧气瓶，一直家中午、晚餐。

水电建设公司的负责人宗敦峰（总工，特殊津贴专家）和杜永昌（韩磊上司）来，稍谈三峡等情况。

下午看港刊和|和|《潮汛》（27 期，2 月 5 日刊）等内部资料。

2013 年 2 月 6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准备带的资料。薛京一早来到，九点前动身，到老地方参加《炎黄春秋》召开的座谈会。到廿人，有郭道晖、钱理群、何方夫妇、冯健，及陆德、胡德华、陶思［斯］亮等。吴思主持，先讲刊物已销 17 万份，同官方的紧张关系，由许嘉璐出面。杜导正先讲（会前先发了习南方讲话的摘要），谈习在广东的讲话，作为省部级阅读文件发给全党。基本思路、大方向、大问题都不适当，令人震惊、失望。同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差距，激发矛盾，动荡可能提前到来。（去年十二月七日讲，廿九日整理，其间是否有什么问题？）刊物怎样办下去？我行我素、毫不动摇、寸步不让。老中青都对刊物抱希望。你软他硬，你硬他软，一切按八二宪法办。

（特色社会主义、党领导、军队党管，三项不动）。

让我先发言：谈同习熟悉的经过，他来北京后，只送过一本书《爱的哲学》和这次十八大“书面发言”。昨天报载，中纪委宣告，《人民日报》文章：党员必须严守政治纪律，从严处理。于是接着说：我说中共是个“农民党”，毛是个“农民领袖”，岂不要抓起来，引起哄堂大笑。现在的领导都是儿子辈。《炎黄》要办成领导中国往何处去的刊物。

郭道晖谈：胡乔木曾主张实施八二宪法，两院制，小平反对。于是写四个坚持。习想搞平安中国，法治中国。我们要建设法治国家，法治社会。

何方谈：对未来不能抱希望。习讲前卅年为后卅年打下基础。毛对历史基本起反动作用。85 年曾提全球化、市场化、民主化，只抓了市场化，不搞民主化。中国历史两大罪人，毛和邓。习的地位超过江，是红二代，难道想恢复到毛邓时代？经济还可能发展几年，言论会收紧。文化倒退，没法出大师。习比胡高，有根基。但不应把建国分两阶段，自由乃民主前提，马列都站不住了。

钱理群谈：周瑞金文章，十八大报告两大错误：否定人民除物质生活，还有精神生活。没看到中国错误是体制问题。习的战略目标，中国要成为世界第二政治大国，强烈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钓鱼岛事件（共管？）。习有专制思想，中国道路正确，谁反对就是清谈误国。十八大不提薄事，很奇怪。薄想成为第一书记专政。我们应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在压力下，可能让步。无压力，不可能进步。官员财产公开，取消政法委，言论自由，取消事前审查。可借国际经验，官员财产如何公开。理论讨论可以一期一个问题，着<重>清理历史，如政法委怎样成立的。

冯健谈：习还有一个讲得不当问题，不承认政治改革落后。对习还要看，不能就下结论。他不会全失去父亲声誉。几次讲话也有好的，讲宪法、讲法治。胡是个小脚女人，习应有作为。当前隐忧是基尼系数，十二年未发表过。习希望有个稳定期。（何方插话：政治基因不可遗传。）

陶思［斯］亮谈：胡世英讲，刘（源）、习都是他的小哥们。他们脱稿讲话，就是从我学的，就是因胡世英问题，耀邦提前下台了。

启［啟］立的秘书谈：党已进入常人统治时代，近来动作是小动作，无大战略、大思路。邓搞掉耀

邦是清醒自觉，因胡要民主、自由，赵也如此。这个团队，短期成不了共识，但可以受教育，可以支招。要靠自己清廉执政，从澄清历史开始，胡赵是非，但他们无此勇气。

吴明瑜谈：刊物生存即胜利。习刚上台，社会思潮已多元化。赞成我给习送书。（刊物可送）设法影响。（我问到现在的笔杆子）是中央研究室的何毅亭（不是王沪宁）。

杜插话：已感到统治危机。团队还愿听意见。

展江谈：还要观察。有人说，习在权力巩固前，讲话不算数。传习要刘云山挂空，不要管事。

陆德谈：德平与习谈过话，习要把彭丽媛的一个亲戚抓起来。已放了北京几万上访者。谷俊山被抓，刘源说是锦涛拍了桌子：我们的军队是国民党的，还是共产党的？谷家有 3 吨货币（即 3 亿元）。习城府较深，比薄深多了。前年习就要全家离开北京，现在是敏感区，你们不要给我惹乱子。老太太在北京，万一说错一句话，传出去不好办。陆定一给邓写过信，说毛是农民，邓将信退回。后来陆说，毛的问题是你们以后讨论的问题。我们经济还会下滑，这时政治稳定不了。习想现在先稳定局势，要看三五年以后，这三五年如出问题，下个三五年谁来执政？这些红二代感到是最后一代了。

胡德华谈：我读高一时，习初一（66—76）我们读书时，一本书也没有。我父亲时代上学不多，但有大量书可读。我们时代，天份再高，无书可读。同习聊过一次，只此一次，再不来了。我比较自由化，你旗帜不鲜明，就聚不起人来。平反冤假错案一结束，就聚集一批人。

徐小岩（徐向前儿子）谈：习现在要对付利益集团，这十年太乱了，只讲利益。当年有个四人帮。我们两拨朋友，一讲普世价值，一讲富国强民。这十年，利益集团已成毒瘤了，怎么办？

陶斯亮谈：一般百姓满足于现实生活，在北京不少人觉得马上要完。到西北穷地方，变化很大。习要听各种意见，不甘心作弱主。见锦涛很窝囊（我们不能当末代皇帝）。有几件事让我刮目相看：薄如日中天时，习已在关注了。杨白冰去世，他出席安排受杨牵连的子弟。当然，说了些让人失望的话，如肯定前卅年，在此位置得左右逢源。我们代表知识界最负责任的一群，应提供正能量，有些问题可提意见。如纠正维稳一些做法。还没有看到新的谈话，看看苗头。胡、温也提出廉洁，但无成效。习一号召，就有了些成果。虽尚浅，仍不同了。《环球时报》调查，人民关心的事，民主之类排第五位，首先是生活。

何方的夫人一直坐在我身旁，知道我耳朵不行，以上的记录，都是她寄［记］下来，我随之抄出。

吃完饭回家，已下午二点，玉珍告知，上午盛禹九、张敖荣来过。周倜送来一个瓷碗。

下午郭全胜带两个归侨来（女的陈光，名片两个：国际友好城市协会会长、美国华商联合会、创会共同主席）年纪并不大。同她谈三大问题，唸近作四首，英国词语，“个人崇拜”同“邪教”是一个词，她都不知道。郭送了几个大平［苹］果，上面都生有大字（如智、慧等）。施滨海同李胜平来，李原在社科院马列所，{研}究胡耀邦，写过书。2015 年是胡百岁，拟开纪念会，要我写幅字。唐小毛早来，刚从美国回，看望姨妈唐荣梅［枚］（比我小二岁，向隅的夫人，延安鲁艺的）。一起晚餐。听我唸四首诗，唸出萧三那三个子［字］，很不以为然。[1]，接受了她的意见。

老干局长又送来大花篮，祝贺春节也。

2013 年 2 月 7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八点多动身。玉珍陪我到医院　血（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找呼吸科主任方保民，查血的结果，一直等到十一点（带了牛奶和鸡蛋）。

[1] “萧三那三个字”，即：“铁鸡巴”。——李南央注

蒋医生为出国探亲事，写了上诉信，又让我上转。真是难办之事。

下午做了一件事，将昨天上午会议的记录全部录下。

牟国[广]丰来，交改好的“序言”。按我的意思写的，可用了。他谈煤炭使用量是世界产量的 55%。

2013 年 2 月 8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薛京一早来，照例的在人大会堂办的新春团拜会，都赞成我参加。九点半坐轮椅到场，在第二排园［圆］桌，薛京坐在一起。许多熟人、生人来握手、签名、拍照。带两份“书面发言”，送魏久明和莊炎林。胡锦涛、温家宝来握手，还认识我，讲了话。节目都短，十一点就散会了。

苏志恒［宏］同他儿子来（在澳门读书，首次见面），小谈一阵。下午邻居毛渝生夫妇（毛鹤年大儿子，已 72 岁）来，照例送水仙，谈农民党、旧事，送“书面发言”。

收到钟波寄来的大厚本著作：《钟波史诗：毛泽东时代》，封面印了三首。

第一首：
狂妄诗文震耳聋，惟尊自我藐苍穹。
厚权薄德空前独，地智天谋屡败终。

第二首七律，主宰神州：
中华骗子假虚空，鼓动追求共产风。
恶仆违规珍似凤，良民守矩贱如虫。
权威马主防修梦，脑瘘毛奴永远忠。
经政工农皆耍弄，伤天害地乐无穷。

2013 年 2 月 9 日（星期六）除夕 晴

五点半醒来，六点半起床，午睡了一小时。拜年的电话不断（小妹早晨七点即来电话），贺年卡国内收了几十份。今年似特别热闹。上午满起一家来做菜，胜利做鱼，午宴 13 盆好菜。晚餐小徐、秋林来（毛竹夫妇到婆家过年），吃饺子。苗苗三口来，觅觅要走三套《文集》，没有留餐，到岳丈家去了。

同胜利手谈。晚上看春晚到十一点。

2013 年 2 月 10 日（星期日）初一 晴间多云

七点起床。让我穿红上衣过年。这件红夹克从未穿过，太红艳了。满起夫妇一起午餐。

好几本《争鸣》（去年 5 月、11 月等）过去似从未过目，薄案与中南海人事等，有详细报导。还有一厚本《前哨》（去年三月号，大概是施滨海送来的），十八大人事等，报导更多。有一篇介绍冯治军新作《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文题“将马克思逐下神坛”。

2013 年 2 月 11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今天是家人吃团年饭。仍在对街金家酒店。力丰一家四人（王羽夫妇）、满起、胜利两家，小琴［芹］一家，王小毛、苗苗夫妇。客人只有延滨夫妇。满满两桌，菜极丰富。

上午邻居孙冶方女儿夫妇来，送吴敬琏赠我的大著《重啟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是港版。送“书面发言”。同胜利手谈，也同力丰下了几盘，让四子也不行。

2013 年 2 月 12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吴著目录和前言，应该一读。上午人客不断。范岱年和王德禄、刘志光（北大经济教授、博导）来，一直谈到十一点多。因为多年前，曾准备为王在中关村“海归”经历等，写一篇科学知识导致智能社会为人类历史进步的主要条件，没能写成，今天正好提出可以写了，请他拟稿。从往事说明是个农民党，自己种种经历，直到三大问题。其间冯海阳送来习的网上资料，谈形势。

孔干老人（85 岁）送来大著《孙子兵法详解》上下册和一叠信件、文章的复印件。黎澍的几个女儿夫妇来，只能由玉珍接待了。最早到的是王怀安坐轮椅来（本来同玉珍拟去看望他的）。他说视力已不能看书了，只能由儿子放到电脑上将字放大才行。头脑还是清新的，可以谈话。将“书面发言”唸了一段并送与。真是老朋友了。

下午傅任敢、杨仁的女儿平生、乐生和儿子来（平生已 73 岁）送《真诚的教育家傅任敢纪念文集》（五本，我写的书名，我的文章放在第一篇），其中也附有杨仁的纪念文章。此书由首都师大出版，对教育界会有相当影响（书名李锐题，只有闪光字，首次见到，“怕影响出版也”）。

同胜利手谈。老毛病总不改，只管进攻，不注意防守。

2013 年 2 月 13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七点起床。想起王怀安昨天来谈话的情景，床上吟得四句：

延安北大荒，相识共遭殃。
晚夕同楼住，反思气昂昂。

翻看傅的纪念文集，发现杨仁同我与玉珍、琬姐和家桢一起的照片（我穿着睡衣）。重读我的长文。

下午朱大星、孙绪铭夫妇来，送湖南米粉。谈望城要盖 800 米高楼，管其事者并非建筑行业。

晚上邻居来，说吴敬琏后天来看望。（孙冶方干女儿李昭）

2013 年 2 月 14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完吴敬琏著作的序言，觉得可以改成文章在《炎黄春秋》发表。

上午九点多，胡冀燕同他［她］的儿子、妹妹并老鬼六人来，老鬼送我他的大著《胡开明》（大饥荒中为民请命的河北省副省长，冀燕的父亲）。在书页上写着：“敬爱的李锐叔叔：谢谢您为这本书题词，您的名字与胡开明一样都将载入史册）。我的题词是：“一位真正开明的人”。妹妹为我织了一顶红毛线便帽（带［戴］着同大家拍照了）并送大厚本《军事学院在南京——1951—1969》。同大家谈旧事，谈农民党并介绍了我的父亲和文立徵一家，直到十一点。他们都自称是我的粉丝。

下午同胜利手谈。中午三家人吃涮羊肉，晚上吃饺子。

胡冀燕谈到她和马等都同习熟悉，对习抱有希望。他们会做工作的。

2013 年 2 月 15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九点李昭（孙冶方干女儿）同吴敬琏来到，吴也 83 岁了，头发半白，还不显老态。我先谈他著作的序言读了，非常中肯，应改成文章在《炎黄春秋》发表，又将刚收到的《杜光文存》34 辑去年底“微博”选录“经济点评”中，开头小段中即指出：“吴敬琏在 9 月 17 日的《中华工商时报》上发表文章透露，到目前为止，各地上报的投资规划，已经达到 17 万亿元，这个规划如果实行，很有可能造成比大跃进、洋跃进还要严重的后果。一是钱从何来？只能向老百姓和企业搜刮；二

是为权贵豪强提供了中饱私囊的机会；三是政绩工程，量多质差，如不刹车，贻害无穷。接着谈形势，对习看法相同。他又送我一本《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书首有江的题词:“解放思想、集思广益。温故知新，谋划未来”，说明江对经济的想法。书中选有他当年的文章《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此书是去年底出版的）。他谈到当年江找他们多次谈经济问题。我谈了些旧事。他谈到他的三个舅舅（有邓友星，延安《解放日报》的同事，后到重庆去了。邓季星是他的母亲），谈了近两个小时。最后送《文集》。谈我的处境，可能好转。出示最近收到的几本书，周有光、傅任敢、胡开明有我的文章和题词，尤其傅书封面写的书名，我的名字是“光影”（第一次见到）。

下午牟广丰从广西回来，送几小袋食物。

2013 年 2 月 16 日（星期六）阴转晴

六点半起床。桌上找出一份“博文”（美国中文网首页）我的“我看民主群星的陨落”全文，首页是我和李凌谈话时的彩色大照片（2012 年 6 月）。

上午韩钢、宋晓梦、许医农先后来到，一直谈到午餐，餐后又谈到两点。对习还要等着看，讲了些好话，办了点好事（如撤销劳教等），总会同胡锦涛有所不同。他们说刘云山管宣传外还管组织，真是第一次听见。又听说“南周”事件，刘挨了习的批评。我谈些旧事，力主弄清历史否则三大问题尤其理论问题也搞不清楚。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诞生初期残酷剥削时代。韩钢对湖南人有贬词。我就谈起延安干部必读范文澜著《汉奸、刽子手曾国藩》，我就不以为然，一回到湖南就保护了湘乡故居（8 个子女会讲英语等）。现在能出曾的全集。湖南大出人才从湘军开始。谈平江、谈父亲，出示平江刚出版的大画册《平江民国将军传》，鼓励韩把党史搞清楚。许医农谈到她同柳思的关系和“医农”两字的来源（柳现仍在湖南）。晓梦已 60 岁，退休了。谈到现在中青年多不了解历史时，晓梦同出租车司机闲谈时，司机还称赞“大跃进”是好事。我谈到湖南在民国时期，经济、文化都在全国前列。如长沙到邵阳公路，全国首创。公路局长周凤九是湖大教授（周光召的父亲），大卡车带拖斗，是他发明的。《王船山全集》是曾国藩出的，还有岳麓书院的影响等。许医农谈到她对吴敬琏的印象。

2013 年 2 月 17 日（星期日）阴雾

六点半起床。收拾桌子，有些资料没有过目。《潮汛》27 期（今年 2 月 5 日），主要谈十八大后和习等。《炎黄世界》第二期长文“目睹感人的习家父子情”，很真实，习应受家庭的影响。也给玉珍读了。

下午水电工程兵的张津生（75 岁）来，过去赠过书，大粉丝。带走《全集》。谈在水电校时听我作过报告，讲几个小时。他对刘源有好印象的一个方面。

一个多月没有游泳了，一路到万寿路，有陌生之感。慢慢游了 200 米。满起帮助洗澡，擦了全身，痛快之至。

2013 年 2 月 18 日（星期一）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看资料。下午同胜利手谈。蒋医生来，交他写的给温家宝信，建议去看望周有光。此事得考虑一下有无必要。信中写了过年团拜会温见我说的话，有无必要写上。

2013 年 2 月 19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薛京和黎学清来（黎说来过我家，全忘记了），见我竟下跪磕头，真大吃一惊。是苏志恒［宏］的朋友，没有职务，自己办企业。名片上印了三个头衔：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

贫困老人援助基金，中国药文化研究会的副秘书长。名片反面印有两句话：“孝敬天下父母，普渡一切有情”。送我一本小册子《孝和》（佛教学会会长——诚题），其中多图片，还有一个光盘。让我在这本书首页题词，只好写了四个字，并说明：“忠孝仁爱。忠于科学。孝敬老人。仁人志士。爱人以德。”要了我的《文集》，让翻看《李锐墨迹选》。谈了一个多小时。

下午游 200 米。蒋给温的信交薛京处理。打电话由他直送，删掉写我的一句话，也可以考虑不送。因为刘延东（是管教育的副总理）已去看望过老人了。关于牟宜之传记的序言，薛已起好了一个草稿。

陶治国和人事局长桑竹梅、邓爱军来。谈薛京正局级事。09 年中办有规定，正部级秘书，只能到副局长，薛京 60 岁了，可以反［返］聘。同他们谈三大问题，我两次坐牢，打 AB 团肃反，杀自己人十万，抢救边区、延安 15000 个特务，唐纵日记（1942.8.23）一个也没有。等等。还谈到国、共两党的老前辈的朋友关系，覃振救了李六如，我父亲同谭延闿、方维夏、李六如是好朋友，父亲去世后，叔父带我到上海见谭，送祭仪 200 元。

2013 年 2 月 20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书桌堆积如山，书房更乱，何日清理完？

上午韩磊先来，他回洛阳过年。交我周有光的新著《静思录》，比我大十一岁的老人，还写“锐老指正”（2013.2.3）四字，真是太不敢当。随后姚监复和高瑜来到。他们俩人都不批准参加 27 日《炎黄春秋》的座谈会。高谈习的情况，没有看到“广东讲话”和老杜的意见。同我的看法相同：寄以希望也。当然要保护这个党，保护过去的领导及其历史（包括理论和理想）。中国的事情只能慢慢来。他们听说刘晓波放出来了（或处境改变了）。谈到十一点半。

下午奚青来，谈作协副主席何建明的问题（原来是他的下级），写过骂李四光的文章，出《世界名人录》等。又谈贾平凹，张贤亮发财之事。

高瑜交我“方兰回忆录”《问苍天我是谁》（发生在方志敏烈士家中的悲剧），让我交中组部部长赵乐际。

2013 年 2 月 21 日（星期四）阴雾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陈海宽从家乡榆林回，带来米脂的两个光盘：历史文物和大秧歌。窝洞古建筑马、姜二家，毛在马家住过四个月。看了一个多小时。一起午餐。

下午写牟宜之传《国士》的序言。薛京稿全用了。

2013 年 2 月 22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续写序言。牟广丰草稿中要害用了一部分，下午完稿。

上午薛京来，同满起到医院换氧气瓶。苗苗来，谈王丹一（艾思奇夫人）还健在，常有联系。（过去在游泳池碰过面）玉珍将秋林简历交苗苗，觅觅是否能帮助找到工作。

晚上接蒋医生电话：温家宝去看望了周老，他的信由办公室立即转上。

2013 年 2 月 23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序言又看了一遍。交满起复印了三份。上午韩磊来，他称赞写得好，要去一份。为我在书房工作又拍了许多照。谢庆庆（文清女儿）来，谈她父亲情况，拟写文寄香港发表。冯海阳来，一起谈情况，都不乐观。她俩还称名“压杀机”。根本是体制问题，上面的大老虎，谁感［敢］动？庆庆

谈到网上许多资料，铁道部长搞了十二金钗。

下午游 200 米。《文汇报》今天“笔会”刊陈四益文：“霾中十小时”，写去固安温泉（60 公里）遇到雾霾的经历。车上男男女女孩子们挨饿、解手，种种苦难十个小时的生动描述，还想起袁中郎的遊记，“同是出京自遊，他如脱笼之鹄，我们似押中之兽，时世所异，所见所感，不啻天壤。”

2013 年 2 月 24 日（星期日）元宵节 阴

六点半起床。昨天《新京报》上有记者同江平的一段谈话的文章：“江平：为理想的法治而呐喊”。其中有这样的话：“我们现在还是人治时代，政府管制过多，我们的市场经济还是在国家管制的情况下来实施的。”

上午施滨海送来《开放》第二期，转载了我的“我看民主群星的陨落”长文（还有照片）。延滨来，送胡德华编《我心中的耀邦》，我的文章不让转载。另一大厚本《中国 80 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作者吴伟（当年鲍彤的秘书）。前面放上了我和朱厚泽、王忍之的照片。鲍彤写的序言。

下午游 200 米。陈海宽来做羊肉饺子，一起午餐。我吃了四个饺子两个元宵。

2013 年 2 月 25 日（星期一）阴、阵雪

六点半起床。翻完《开放》第二期。郑恩宠的“中国梦与托克维尔热”是篇好文章，《炎黄》能否转载？

上午玉珍的好朋友杨一军（已故人民医院院长）的两个儿子小申、小丙来（都退休了），都不是党员。同他们谈旧事，我的要害经历，以及三大问题。因为他们谈到父亲是我的粉丝，家中有好多我的书。送《世纪留言》和“书面发言”。

下午陪玉珍看电视，“养生堂”有专家谈推拿治高血压。我的保护眼睛按摩做了几十年，是有作用的。

杜导正电话，嘱后天开会时讲几分钟话。

2013 年 2 月 26 日（星期二）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早餐后，玉珍陪我到医院，看中医，仍开汤药。十点前回家。薛京来，看完序言。牟广丰来，他只改动了几个字，并铅字打印好。

下午游 200 米。看报。收到陈蓓（何家栋夫人）嘱儿子送来《何家栋纪念文集》十本。

2013 年 2 月 27 日（星期三）阴

六点半起床。薛京来，八点半动身，一起到西四环一个大酒店地下大厅参加《炎黄春秋》的新年聚会。到 200 人，共 20 桌。

吴思主持。谈订户增加，新作者年青人，张千帆、高凯等，年青化趋势。去年文稿深度、扎实有进步。被包容。改制都要变成国企。该报批的没报，作了检查也过去了。网被封十几天，说是新年献辞有问题。坚持实事求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以八二宪法为旗帜，习已反复强调三次。

杜导正讲：新班子上台一百多天了，大家很关心、担心。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积极方面：第一站去深圳，向邓鲜花，举办纪念宪法大会。近日在中央学习会大讲法治，法治国家，政府、社会，还讲了民主，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要听尖锐批评意见等。对此增加大家对前途希望。消极方面：12 月广东讲话（发给省部级，我看了），一万多字，读了几遍，越觉问题大。今年 1 月 5 日讲话，都涉及政治、

大政方针，感到不对劲，有的地方很不好。讲到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经验教训。有的老朋友说，有关林彪的两杆子道路，掌权靠这两杆子，建设也靠这两杆子。军队不能在紧要关头中立，竟无一个男儿敢站出来讲话。如这个大政方针是真的，坚决执行，前途肯定完蛋。但愿这个讲话是假的。对党和国家前途不要悲观，但现在也乐观不起来。等等、看看，有道理。形左实右，先左后右好。如左到底，必危机大爆发。中宣部控制舆论的一套方针如不变，今后还有若干关，要准备最坏情况出现。不同意习前后两个三十年的说法。夺政权前，毛基本上好；执政后，基本上错。如肯定前三十年，至少不科学，不对。应允许讨论。关于历史问题，要按建国后“历史决议”为原则，要遵守宪法。八二宪法基本好，要落实，就会大大前进一步。几位年轻同志起来了。杂志要按原则坚决办下去。

我被请发言，也在台上座[坐]着讲了五分钟：马上要吃97岁的饭了，太老了。讲话不能像过去。鲁迅最早两本书：《彷徨》、《呐喊》。中国百年来彷徨，未走上五四道路，我们就是要呐喊。《炎黄》17万份订户，了不起。今天的会还不能在人大会堂开，还只能在这个地下餐厅开。要实行八二宪法（举出我出版的《何时宪政大开张》还只能在香港出版）。前天《新京报》刊出，江平谈法治的谈话。昨天《文汇报》头版刊出习谈法治（中央学习会上）。要依法办事。广东《炎黄世界》刊出习仲勋受迫害时，如何想念儿子的文章，还有当年的照片。今天这样的会也了不起。周有光老人以高级别住进医院了，温家宝去看望，没登报。胡德华编的《我心中的耀邦》公开出版了，就是不准收我的文章。《开放》今年第二期转载了我的文章（去年《炎黄春秋》11期登的《群星陨落》文）。这期郑恩宠的文章很好，我们也可转载。我们党是个农民党，中国自古缺乏自然科学传统，我们现在消耗的煤炭，每年是世界产量的一半，环境破坏非常严重。刊物要注意这个大问题。梁思成夫人回忆录，写了1950年在天安门城楼上，听彭真向毛讲过一句话：将来我们一眼望去，全是烟筒。

江平：今年一开始就发生了《南周》风波，涉及宪政。应按宪法治国，完全依法治国，习近平最近强调多次。但还有理念问题，就是宪政问题，即向世界各国的宪政理念靠近，向普世价值趋同。强调“中国特色”,还会给人以人治概念。有一位权威人士向中央打报告，不应把宪政分为西方的和自己的，据说有位领导批：“这个问题很重要，值得研究。”

高尚全：少说空话，做起来很难。讲“要平等地享用生产资料”，平等了吗？现在国企占了多少生产资料。讲“公平参与竞争，反垄断”，但公平了吗？使人怀疑到底有没有反垄断。现银行利润，去年1.0400万亿，比前年增36.3%，如何得来？靠人民负利率。讲“私有合法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但财产如何证明合法？要贯彻十八大决议，建议中央成立专门小组，研究如何贯彻执行。

胡德平：非常愿意参加这个会。现公认十八大好，许多地方开局好，同时大家也听到许多信息。下一步怎么做？都很关心。过去也在人大会堂讲过遵守宪法，这次又讲。《南周》、《炎黄》都有反应。说明这代表我们前途。但宪法如何执行？仍须上下结合，如何把法治推进一步，这跟人人有关。《炎黄》今年第一期有一句话很重要：现还老讲八大时主要矛盾是先进生产力与人民物质要求相结合。现在还应同人民维权相结合。宪法还应同反腐结合起来。对宪法的学习和贯彻应同整党结合起来。要推动改革，党政军民都有改革任务，但很难办到。方方面面都有利益诉求，要从最高层党开始，整党要先学宪法，看是不是依法治国，要把共产党必须依法治国，人民有权，作为整党内容。我读历史，汉文帝都曾考虑让人民吃饱饭，说先从自己找原因，废除诽谤罪。汉景帝诏书，45个郡守愚弄百姓，就是作伪罪，是鱼肉百姓罪。还有汉武帝诏书，值得思考。有人查，“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句话是布什说的。

资中筠：杜老每次讲话都给我以鼓舞，他与时俱进，没想到这样坦率地谈习的讲话。我近日也在考虑。对中国人的历史观应当现代化。中国人最重视历史，灭国先灭史，是讲谈史对王朝的利害关系。以史为鉴知更替，也是讲王朝如何被替掉。现在讲苏联共产党历史，不讲苏共干了多少伤害人民的事，只讲它如何被替化掉。如还讲马克思主义的话，要以对生产力怎么写看历史，不需从对当朝政权利害关系

看历史。怎么能怪苏联无男儿？这是可怕的历史观。更可怕的是怪军队没开枪。多亏苏联军队没开枪，这是对的，军队不应干政。如总结苏联经验，认为军队可开枪，那就非同小可了。特别是最近一位将军说，军队应当站出来，“外惩外敌，内惩国贼”。他说，国贼是指贪官，但他说谁是贪官谁就是，那就血流成河了。

高放：“政治体制与社会主义命运”，凤凰世纪大讲堂本想重播，结果没做到。我问是否上面干涉？回答，是网民的反应，批凤凰卫视反对习接班。我讲演中讲到，历史上只有三种政治体制。社会主义体制应为民主共和制。苏联是党主立宪制，为君主立宪制的变种。共产党为什么设总书记？按苏联的规定设的，当时是为了党政分开。后来斯大林、勃列日涅夫都统一了。这种党主立宪制必然灭亡。我讲党主席不能再兼国家主席。但全文将在四川一刊物发表。

马晓力：我们有些老同志对新政期望甚高，有点急，急可理解。但党的状态是以左立命，以右转危。红二代 80%是左的。宪法是怎么出来的？毛主席根本不喜欢宪法。胡乔木说，得搞宪法，毛说，不是有婚姻法了吗？胡说还得搞。毛说，好吧。就看外国怎么定的，就怎么定吧。党从开始就没打算执行宪法。因此，习讲要以宪法办事，是多大的进步。全国上下天天学宪法。有人片面强调党的领导，有人片面强调民主。对习，既应抱有希望，也不应抱太大希望。我们都有责任。德平大哥也有责任。习对红二代，只找了你德平。反对清算前三十年历史，我们红二代应抱团取暖。唇亡齿寒，我们这些人都被毛惯坏了，我们都曾是好斗的公鸡。习说了些我们喜欢听的话，如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可这有没有包括把自己的权力也关进笼子里？有没有人给他讲这个道理？

陆德：政治改革必须触动利益集团。与胡德平交谈。三公消费，北京报了 6 万辆，学者查 40 万辆。习不懂经济，他只要把车款给租货公司，固定资产为零，你怎么查？高尚全主席和我都很担心我们的货币。我们的钞票比美国还多，但 GDP 只 1/3 强。经济要发展，得投资，投资得钞票。习至今没有自己的班子和智囊，要成立个班子，不要那些误党误国的所谓学者。排污，承担单位 GDP 减排 40—45%，这是误导，因投资大增，把砍掉的和新投资多一倍。今后还要大增一倍。人均 GDP 增一倍与缩减贫富差距是两回事。今年亮的基尼系数，又是假的。2017 年如无大动作，中国经济会受到大冲击。这十年是我们这些红<二>代执政的最后十年。

胡德华：看了习的讲话，心情非常沉重。对苏共垮台非常痛心。为什么那样痛心？如果不是苏共自己没有搞好。久加诺夫说的垮台源于三垄断，这就不值得为它垮台悲伤。得先有个讨论的气氛。不能否定三十年，如果反右、文革都不能否定，就把自己给否定了。男四中同学聚会，许多正统派说秦晓（谈普世价值）给“我们”添乱，还最后骂脏话。

浦志强：张思之、章诒和、章立凡、邵燕祥，都是右派。共产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大家并不太关心，不相信。《南周》想借做具体事推进。去年在重庆做了些劳教案件，集中在因言获罪（不符合现行法律）：刘晓波案，从刘霞起。

刘苏里：刘霞应放，说不过去。讲讲政治两个字。做调查，许多人不约而同的［地］说：“我不是搞政治的”。且不说你不搞政治，政治会搞你；何况今日今地国家本质规定性，就是政治。如果不敢谈政治，非常危险，社会的犬儒化，精神的矮化，萎靡化。没有人敢谈政治，更没有人敢说搞政治。

周小平（周有光儿子）、蒋彦永并谈：周：今天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我希望这是一个新的改革开放的时代。我想，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希望，也是中国人民的希望。他也看到两篇文章。什么叫没有一个站出来的好男儿？这不对头，说不应搞历史虚无主义，那虚假的历史又算什么呢？历史是一切科学的基础。蒋：周老看病得副部长待遇，是李锐同志帮助办成了。周：有一天忽然说有一个大人物来看爸爸，刘延东来了，亲手交给爸爸医疗待遇证件，但不让见报。袁贵仁先来，温家宝来坐了 20 分钟。301 医院过去接待的最高寿老，是 103 岁的吕正操，现很重视周老。周老只骨头有点坏，颈动脉有一根不太

动，其他都好。他每期《炎黄》都看，圈圈点点的，唯一参加过的活动，就是《炎黄》的会。（谈周老时，台上银幕放出周老大像，跟人谈话）蒋：今年是 Sars 十周年，应有所表示。《外滩画报》登了一篇，讲 Sars 病人后遗症。

以上谈话录，由于我耳朵不好，是宋以敏（何方夫人）记录给我的。

许多人来同我拍照，或者问安，还有第一次见面的，还收到一厚本《杜鹃集》（编者苏汝芳签名相赠），内收民主派人廿多位（8 位已故）的文章，我的 3 篇。我将何家栋、傅任敢纪念文集和吴敬琏的近作交吴思。“书面发言”给许多老友。回家已两点半。仍午睡半小时。

奚青来，详谈何建明（作协副主席，原是他的部下）骂李四光及编中国、世界名人书发财事等。七八本《名人》书带来给我看。还“著作”了百位作家笔录毛在延安文艺讲话（书也留下）图名谋利。其人十多年前就是贪污分子。

2013 年 2 月 28 日（星期四）雾霾整日

六点半起床。玉珍陪同，八点半到医院查血，比以前有进步（在医院吃带去早餐）。呼吸科主任方保民又听诊，都正常。《文集》相赠（上次就答应的，玉珍记得）。

下午游 200 米。钟勤昌来，送两支长的山人参（豪华雕盒装）。

2013 年 3 月 1 日（星期五）大晴天

六点半起床。薛京感冒没来。上午陈海宽和渭南师院负责人来，送陕西食物。谈旧事，赠“书面发言”和傅任敢、何书。何家栋夫人又送来 20 本“纪念文集”，可以大送人了。

下午游 300 米，尚不觉累。抄廿七日的谈话录。

2013 年 3 月 2 日（星期六）阴

六点半起床。将 7 页谈话录（日记中空前之举）又看了一遍。

上午段绍译同他的五位门生来。交我新版本《普通百姓的致富之路》（我忘记了所题写的书名）。谈三大问题、农民党以及经历的旧事，等等（还介绍了文立徵的家庭），说明了解真实历史的重要。张青义夫妇来，由玉珍接待。三妹（唐丽安）来，已 62 岁，内科医生，没退休。来京开会。一起午餐。交《何家栋纪念文集》三本，送朱正、李冰封、钟叔河。

下午游 200 米。程巢父同六位我的读者来，留下名单：罗鑫（上海肺科医院）、张旭涛（辽宁律师）、朱竞梅（三联书店）、赵国若（沙叶新主力）、霍雨佳（北京华商基金）、刘淼（上海房管局）。朱送我《邓小平时代》，谈“六四”被压缩。程要走了一套《文集》，其人是李普认识的。

2013 年 3 月 3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邓时代》。上午毛应民同他的友人潘治光等五人来。他买来几十本李锐著《毛泽东传 1893—1923》，大 32 开，全红封面，还有个封面条：“谨以此书纪念毛诞辰 120 年，著名毛研专家毛秘李书”。北京联合公司出版。此事我已忘记，大概即《卅岁以前的毛》那本书。让我一一签名，并为潘书写“潘治光书画”书名。潘〈送〉我一幅竹画。随后于洋（女）来，送我两大盒营养药（吉林管医的）。赠《世纪之交留言》。

2013 年 3 月 4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了《胡开明传》的目录等。薛京来，九点到铁道部干部休养所，参加胡冀燕主持的他［她］的父亲胡开明百岁纪念会。到会约 60 多人，九十岁以上的只有三人，陈春森（大我一岁，原《晋察冀日报》的负责人）和一位 90 岁的女士。其他多红二代，老鬼夫妇、任小彬夫妇，以及丁东、施滨海等。我第一个发言，主要谈把历史搞清楚的重要，否则连主义、理论也弄不清楚。如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初期发生的，残酷剥削厉害。提出三大问题。最后向红二代建议，要想<方>设法影响上上下下在位的红二代，走科学、民主的普世价值道路。在餐桌上也同任小彬等谈旧事。习最近谈话有不当处。他说是受了朱佳木的影响。于是我告诉他，朱任陈云小秘书时，王玉清（大秘书）告知，朱利用陈云名义，办了三件大坏事，陈要王赶紧将他撤走。（朱原来是乔木的秘书，夫人谷羽［雨］也受不了其人，将他赶走。邓力群又将朱派到陈云处。）

两点半回家，薛京同回。湖南永兴县矮塘林场的陈衍虎寄十份“给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代表的信”，让薛设法寄出［给］部里的代表等。

晚上毛应民来，又带十多本《毛泽东传》，让签名。谈此书已印二万本，由于封面用毛的像片不当等原因，被命令销毁。还将我的意见书名不当等传去，出版社致歉。

2013 年 3 月 5 日（星期二）阴

五点醒来，久未睡着，大概六点多又睡着了。七点起床。上午同玉珍一起看电视，听温家宝的政府报告。

报纸上关于气候雾霾的意见甚多，两会发言 10%都剪留下来。

下午游 200 米。

2013 年 3 月 6 日（星期三）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姚监复和高瑜来，给我五本 3、2 月的港刊：《明镜》、《博讯》、《外参》、《大事记》。谈当前形势和习的情况。他们知道的事情多。我谈到前天的会况，谈朱佳木其人等。姚到美国时，也在傅高义家住过，帮助写《邓小平时代》。他们关心我的经历，谈了些旧事，为什么写“大黑帮”等。十一点半离去，到鲍彤家。鲍最近接见了《美国之音》，发表了谈话。公安部即来人，命令不准再接见外国记者。

下午翻看港刊，新七常委的简历都有。高瑜发表了她的批评习的历史观点等的文章。

姚给留下条子：1917 年毛给黎锦熙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宇宙间可尊者唯我也，可服从者唯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有我推之。”

2013 年 3 月 7 日（星期四）阴间晴

六点半起床。续看港刊。温的政府报告，五年中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了经济发展，GDP 翻了一番：从 26.6 万亿增加到 51.9 万亿，成为世界二大经济体。财政收入从 5.1 万亿赠导 11.7 万亿。新增城镇就业 5870 万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8.8%、9.9%。

下午游 200 米，遇见蒋振云，很称赞我的身体。谈腐败情况，都有同感。收到铁流信，出版两种小内刊，要求经济援助。

2013 年 3 月 8 日（星期五）阴雾间见阳光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三联书店李昕（总编）、罗少强等三人来，薛京约好的，拟出版我的一本书。李谈到香港出版的许多国内书，都是他帮忙的。我出示“唱红打黑”的《毛泽东传》事。他接触过新任宣传部长，同刘云山一个样。我将书名（选集）即“李谈改革开放”，他们很同意。

下午游 300 米，不觉累。五点多，李宗贤和王松（鹏翔投资董事长）、李泓霖（老区建设促进会）等四人来，赠何家栋的书，谈农民党等旧事。李宗贤给我三张“大纪元”的报，和小本本《九评共产党》。

收到钟叔河寄的信，三本何家栋书收到了，分交朱正、冰封。为南央《长长短短说父亲》提辞：“她原先写书《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曾使我惊叹：李锐有后矣！今番又写出，她有这样一个父亲，更使我佩服：李锐如其仁。（见《论语·宪问》，孔子赞管仲语）。

2013 年 3 月 9 日（星期六）阴雾霾

六点半起床。翻看《九评毛》等。天气太坏，玉珍不让去游泳。胜利来，上下午手谈，小有进步。

2013 年 3 月 10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韩磊同三峡的记者孙立人来。2002 年 5 月我应访到三峡工地时，孙曾约我长谈过。韩持孙的著作《石壁立西江——中国三峡工程决策实录》给我看，其中有关我的记载甚多。这本书韩在我书房找出（2010 年出版的），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孙自称“同三峡相恋三十年了”。这次来是访我谈李鹏与钱正英的情况。当然据实相告，尤其钱，可说中国水利、水电的罪人。他说有人找他写钱的传记，现在决定不接受了。他还准备出一本反对三峡的书。谈到十一点多。

下午游 300 米。胜利来手谈。奚青来，谈徐勤先在同仁治眼睛的情况，很不愿回石家庄。我同意向中央转信。

2013 年 3 月 11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玉珍一早上医院吊瓶、做心电图。近日也睡不好。

上午杨小丙（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军的儿子，玉珍老关系）同王工（中央美术学院、人文艺术思想记忆丛编［书］主编）、王兵（从事美术鉴赏）兄弟来。王工送我两本《守望、重审记忆》。真是大粉丝。将我在《炎黄春秋》发表过的文章编成目录相送（送四、五十篇）。太意外了。谈及我的书都读过。于是畅谈旧事，家庭影响起，直到三大问题，必须搞清楚历史，还唸了那四首近作。

下午奚青来，两份文件（何建明事和徐勤先解禁）如何转上都谈清楚了。

2013 年 3 月 12 日（星期二）雨

近八点起床，真是空前之举。上午薛京来，同满起到医院换痒［氧］气瓶。奚青来。关于何建明的揭发合并成一件，我向王岐山、赵洪祝写了封信，满满一页，乃文化犯罪，望予撤［彻］查（其人已当选本届政协委员）。奚青和薛京看了都满意。到十二点，那个晋陕豫金三角的负责人等六人来，只是来看望（我为此特区建立帮过忙），交“书面发言”。

下午游 300 米。五点时朱天水（自办律师事务所）来，说过去来过，真是毫无印象了。同玉珍谈了一阵离去。

2013 年 3 月 13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作字一个多小时。陈伯村女儿接密山电话，要我写“北大荒名人馆”、“右派馆”两幅字，上海有人让写“戏观堂——沙叶新戏剧瓦舍“，为杨一军（玉珍入党介绍人）逝世周年写了一副对联：“光明磊落平生誉，三立三不大丈夫”，还写两幅“上善若水”，一幅赠陈海宽（他来为午餐做鱼菜），真是有点累了。下午同玉珍、小玲、小余推我坐轮椅，到户外晒太阳。遇见孙志强（美国一科技公司北京代表处，来过我家）介绍四川来的粉丝冯润民（中铁八局）相识，就在晒太阳处聊了几分钟。

同胜利手谈到晚上七点半。

2013 年 3 月 14 日（星期四）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资料。上午牟广丰来，送食物。立即写好“国士牟宜之传”条幅，满意得很。杨小丙取走父亲联语。

玉珍仍到医院吊瓶。下午游 200 米。又遇见蒋振云，同他谈毛，唸了那四首诗。他先讲了一句话，不同意我对毛的评价也。

2013 年 3 月 15 日（星期五）阴间晴

六点半起床。《炎黄春秋》第三期刊写林彪传记文，揭露真情。

上午薛京、陈海宽先后来。沈跃跃当选副委员长，要离开组织部了。让玉珍交五千元与薛京，寄铁流办两部内刊。经济支持不住了，有募捐信。玉珍在医院听见，有人在骂这种走过场的选举。

下午游 200 米。“樱桃红”电视剧结局大团园［圆］，两个小孩演得真好。（江苏台）

2013 年 3 月 16 日（星期六）阴

六点半起床。看丁弘的《交流文稿》今年第三期。其中“谈美国的几个总统”真应当让中国人都知道。“一生书缘”中还写了我的《文集》。

同胜利整日手谈。下午游 200 米。陈海宽来，一起午、晚餐。晚上吃杂浆［炸酱］面。

2013 年 3 月 17 日（星期日）阴雾

六点半起床。上午看两会结束电视。听习、张报告，李克强接见记者会。习的报告空话多，讲新名词“中国梦”，其实中国梦还是五四的民主与科学。报告中无“民主”两字，也没讲反腐，有“以党治国”。张、李则谈到依宪法办事。

下午游 300 米。

2013 年 3 月 18 日（星期一）阴

六点半起床。看资料。上午九点盛禹九和表妹（原机械部的）来，闲谈到十一点多。给他写的纪念许良英长文《当代的普罗米修士——许良英》，即在《开放》3 期发表。对当前形势看法相同。问到我的许多旧事（似将有所写作）。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是改革开放之后。

下午我坐轮椅同玉珍、小余在周围转了一大圈。玉珍尚不觉累。

2013 年 3 月 19 日（星期二）阴

六点半起床。天气仍然不好。上午薛京来，给两本书，乃作者交他转我的：姜爱林著《习近平治国理政理论研究》（2011 年自己印的），姜爱林主编《党建战略学概论》（华龄出版社 2013 年 1 月版），后记中说：作者曾“挂职担任江苏泗阳县委书记”。这类书很可能是“以党治国”作为前题。作者我不认识，为什么要送给我呢？

陈海宽来，关于山西沁源县修公路事，去年曾寄温总理处理，没有结果，又让我转李克强（附上去年寄温的复印件）。

下午游 200 米。

2013 年 3 月 20 日（星期三）夜雪

六点半起床。玉珍让我阳台外望：一片树满艮[银]花，屋顶墙路盖满白雪，在京几十年都未见过。

上午陈海宽又送来好菜，一起午餐。胜利来，整天手谈，下不过也。蔡嫂的后代从河南来看望，玉珍接待。

2013 年 3 月 21 日（星期四）阴

六点半起床。看港刊《明镜》3 月号首篇“习近平十年：吏治是民主的白日梦”，对政改不乐观。第二篇文章写江泽民是否真告别。第三篇文“习‘拒腐防变’搞极右，刘云山得势”。

下午游 300 米。

2013 年 3 月 22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好不容易见到太阳。看报刊。

上午薛京来，同他谈准备写的一封上诉信：为什么直到现在仍然对我禁监、控制，如已经发表的文章不准编入书中（如怀念耀邦、周小舟的文集），全集的出版因揭发丁关根受阻，封闭《桥》与《廿一世纪环球报导》，列入“敏感作家”，最后一本书只能在香港出版等等。从而谈到自己同党的关系：一二九后自发组党支部，延安经历，坐牢认识周建南，高、政治秘书，保护曾国藩家，从事水电，58 年南宁三峡之争，当毛的秘书，三次写信，捧到天下 [上]，庐山摔下，流放几乎饿死，秦城八年，1979 复职后作为，1982 陈让到中组部成立青干局，三年作为，干部四化三梯队一千人（六百人在位）,江、胡、习在内，江、胡来家，江六四电话，1982 后十年编“组织史资料”，中央 19 卷，每县一卷。总结打 AB 团后杀 10 万人。秦城关 502 人，等等。揭发邓力群，为党立大功。四人将开除，陈云救了。

让薛京先写草稿。下午游 200 米。纪克同两位重庆粉丝来（龚青峰、丰先林），纪给我两张照片（来过我家，同周总理在新安江）并两本陈旧的《毛初期革命活动》和 59 年《红旗》刊登的长文“关于水电和火电问题的讨论”。谈了一阵，高兴离去。

2013 年 3 月 23 日（星期六）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组织部已退休的王莉（女，司局级）同苏州老干局长两人来看望。王是我在位时的同事，现已七十多岁。谈了些旧事，赠“书面发言”，很高兴。

下午游 300 米。同胜利手谈到晚上。

2013 年 3 月 24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韩钢同他在上海师大三位女学生来，专门向我采访延安时期女干部的情况，尤其是范元甄其人。她们看过《我有这样一个母亲》。谈延安整风、抢救，都是为建立毛的专政领导，深入思想改造。谈了许多具体事情和事例；谈范为什么改造得如此彻底好，等等。庐山会议后的情况也谈了，范的家庭、弟妹关系都涉及了。当然邓力群事件是个标准例子。大约谈了两个小时。

下午游 200 米。蔡文彬来（约我中午同鲍彤一起午餐，没有参加，韩钢对此人有看法）。谈我同鲍的关系，如实说清楚，互相过去并无多少交往，鲍是组织部派去的。我让鲍亲交揭发邓力群的信给赵紫阳和邓小平，是对他的一种信任。

2013 年 3 月 25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陈海宽来，送一箱浙江的鲜鱼等食物（他说有不少此类关系）。一起午餐。

杜导正已出院，送来三本去年的内刊《潮汛》，慢慢翻阅，许多人事与形势内情资料。

下午冯雅波（玉珍熟悉的高干子弟）来，在加拿大一家科技公司工作，有关一个同新疆的创作，要薛京同去呆几天。谈加拿大不准用煤炭。

2013 年 3 月 26 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早餐后坐着又想睡。忽然仿陆游诗意，吟得一绝（韵脚想［相］同）：

不久将投<炉>火中，为民作主未放松。
何时宪政施行了，让我灵魂有笑容。（能专政）

上午薛京来，出示此绝。冯雅波来，讲清楚他的情况，在国家领导科技的委员会（他学外语的）工作，有 16 个科技研究所，如纳米。产石油等土地都有污染，有一种新技术可以去除，选择新疆。明天薛京同去（薛认识张春贤的秘书）。

下午游 200 米。觉累。

2013 年 3 月 27 日（星期三）多云

七点多起床。看港刊《明镜》3 月号，谈当前形势和新常委简历等。上午陈海宽来。平江人李平平来（在北大的北京燕园书画院，总裁），向邀我去看他的画院。八十年代开始收藏书画。谈他的父亲李侃庭曾是平江团委负责人，彭老总庐山上书中，写有他父亲的谈话，因此受罪。我让他看墙上挂着的我的自书“九十一岁搭支架有感”，以及“仿陆游诗”，他都说可以在他办的院中展。其人却根本没有读过我的书。

下午胜利来，手谈到晚餐后。比较注意防守了。

玉珍觉得感冒了。

2013 年 3 月 28 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发现曾彦修的访谈录《微觉此生未整人》，延安的回忆很细，有些事我不知道。他也是从马列学院转到政治研究室的。

下午游 300 米。看电视。

2013 年 3 月 29 日（星期五）阴

六点半起床。上午沈云彪带儿子（从美国回）及两小孙子、孙女来。一起照相。后来才知道他送了一只十多斤大鸡和一箱鸡蛋。

下午游 200 米。张静来，让看有关周笃文和她的关系资料。关于性爱方面问题，上次没谈。又边哭边谈，真没料到笃文如此为人也。

2013 年 3 月 30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胜利一家来，包饺子，手谈。蒋医生来，今天的《新京报》整版刊登他的访谈录：谈当年他揭发北京非典的详情（还有个小头像）。

下午如约到周笃文家，按张静的嘱托，同笃文谈老年夫妻，和睦一家的重要，以自己的经历为例。他们的儿子在场，让儿子向父亲下跪求情，坚决反对他再回贵阳同那位刘女生活。看来接受了我的劝告，但结果还待观望也。张静易动感情，可能脾气太躁也有关系。到五点回家，谈了两个小时。

同胜利手谈到晚八点多。

2013 年 3 月 31 日（星期日）雾霾

六点半起床。上午看报刊和“曾彦修访谈录”《微觉此生未整人》，写延安许多细节，有的我不知道（如整柯庆施）。下午游 200 米。韩磊来，交我他写的文章：《道义之交》（李锐与田家英的友谊）约七千字，还有下篇没写完。这是写历史，做了件好事。关于直到现在仍对我的言论加以控制，建议他以记者身份，写篇抗议性的访谈。

2013 年 4 月 1 日（星期一）晴、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薛京已从新疆回来，带干果等特产一大盒。冯雅波的事有点着落。新疆煤、油丰富，有露天煤矿。张春贤认真管理，不出事故。帮满起到医院换回氧气瓶。

细看报纸。“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报导，还看不大懂。

午休时睡不着，吟得一绝：

年轻革命为何事？五四精神两面旗。
因此坐牢超九载，依然奋斗到期颐。

收到周成启写的短文：“何去何从”，谈他对国事和形势的看法，同我完全一致。前面引用毛、刘语录，刘的语录同我“书面发言”引用的一样。

2013 年 4 月 2 日（星期二）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薛京来，交他《何家栋纪念文集》和“书面发言”，寄周成启。程宏来（《横看竖看美利坚》的作者，南央曾给他写了三千字的意见），交我王德禄代写的“王德禄和他的新经济探索”，以及王写的访问我的记录，以及怀念许良英、胡积［绩］伟的文章，《王德禄 2012 年博客集》。午餐后，赵来群和张抗美来（午餐）接薛京去办事。

满起的嫂子来，未能游泳。下午看报刊。晚上十点多还看北京台电视：西花厅周总理夫妇的生活等。《往事》3 月 29 日刊文“戚本禹、阎长贵谈‘文革’”。

2013 年 4 月 3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看王德禄的资料，其人及事业值得宣传。

下午胜利来手谈，到晚八点。其间崔敏来，谈他出了事：参加《财经》办的一个座谈会，谈政法委应当取消等违法事，港刊《明报》刊登了，引起公安部和政法委干预，找他谈话、狠批，还发了内部文件。他没有承认有错，“只是来告知此事”。

晚上观朱德生活的电视，到十一点。

2013 年 4 月 4 日（星期四）阴、昨夜雨

七点起床。整天想睡。真是老了。上下午看报、看书。上午楼上金老女儿来，南央电话，本月上旬回京。她已退休，从事个人的环保工作。聊了一阵，送书面发言。下午看电视时，维娜和金利从天津来，送食物。他们即返回。玉珍见到他俩很高兴。赠“书面发言”。维娜在网上看到我的信息。

晚上看宋庆龄一生事，十一点多就寝。

2013 年 4 月 5 日（星期五）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延滨来，交我一篇意外文章：王沪宁长文：“着手政改，必须对‘文革’有深刻反思”，对此人印象一直是当年李慎之的评价，帮江搞“三个代表”等。是否其他人代作？让延滨深入查一查，是否真“投机”？

下午半休息，看电视。

2013 年 4 月 6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睡得较好。上午王德禄、程宏三人同林京耀来，闲谈到十一点多。主要谈 20 世纪的世界历史，两次大战，两大阵营对抗，苏联和马列主义捣乱了世界。中国搞特色社会主义，实际是权贵资本主义。我最担心的是环境破坏，出现如此恶劣气候，满天雾霾，没有一条干净河流。给林“书面发言”。

将王的文章复印了两份，告诉杜导正来取了。下午看报刊，观电视。

2013 年 4 月 7 日（星期日）多云阴

六点半起床。上午杜导正来，谈王的文章，同我们意见一致，他估计是本人写的。我谈过去李慎之对其人看法，江的“三个代表”是王搞的，等等。建议《炎黄》与之联系，能否发表也。杜还谈到当年胡赵关系，吴江的看法（吴的夫人同齐心关系好）。赵同杜谈过，我被派到中组部，是陈的主意，对付耀邦。

崔敏下午两次来，今年 1 月 16 日《财经》召开“司法改革与司法独立”，他的发言被香港报纸发表（主要问题是谈撤销政法委），引起政法委给他带［戴］“反党”帽子，要他作检讨，他拒绝了。给我几份有关文件，包括他的回答书。

2013 年 4 月 8 日（星期一）晴

近七点起床。上午郭全胜早来，让看王文，他认为非本人所写。谈有日本归侨想来看我。随后唐小毛来，他［她］的国际活动甚多，拟开办纪念宋教仁的纪念活动。一起午餐。下午，她到郭家，取回王

文的复印件。谈她的姨妈唐荣梅［枚］（比我小一岁）在美国突然中风，痴呆了。

2013 年 4 月 9 日（星期二）多云

六点半起床，五点醒来，即睡不着了。上午薛京来，正好帮忙。张坚同两位朋友来，交一厚叠打官司的诉件，让我转王岐山、赵洪祝。稍谈形势，送“书面发言”，即离去。诉件让薛京看过写了封短信转交。

下午游 200 米。陈海宽同渭南师院院长丁德科来，他写了篇关于教育的文章“基础教育师资硕士化”让我看。坐谈一阵。薛京五点才回去。

2013 年 4 月 10 日（星期三）晴

睡眠不好，同昨天一样，六点半起床。上午钟其昌来，平江县长签名，要建个体育馆，向发改委要钱，只好写几句话。下午游 200 米，理发。小琴［芹］和张九华来，同小玲一起，为我本命年（蛇年）过生日，点菜谱。没有办法拒绝。

2013 年 4 月 11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二妹（亦安）来，她女儿怀孕（女婿一半工作在英国，常来去），已来京半月。一起午餐。

晏乐斌来，谈了许多要害情况。如四大家族（邓小平、李鹏、江泽民、王震）家产已出版专书，共一万亿美元。真是吓人。用一张小纸记录下来。崔敏来，他的两份说明书已交校方，给我复印件。送我《中国人成功学》一书（贵州师大教授余怀彦著）。

下午青长庚和女儿青青从云南飞来为我祝寿，进门硬是三鞠躬，并向玉珍行礼。交我印制的 16 开红色的“生日快乐”祝寿辞：“您的生日让我想起多年来您对我的关怀栽培，您给予我的一切，我都时时刻刻铭记在心。祝福您事事顺心，幸福无边，健康长寿”。另一面还写了另外的祝辞，如“为国为民金玉良言好事多，忠肝义胆人民欢。一定要好好地活着，起码要活到 120 岁。”还向“张老师贺喜，贤惠坚定不停步，乐观愉快医技高”等。真令人意外、感动。另外一本他从网上收集到的四万多字的“长寿资料”（也是红封面）印成的大开本书。

2013 年 4 月 12 日（星期五）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上午薛京来。组织部老干局四位同志送来“生日快乐”（沈跃跃等 6 人签名）祝寿卡，并海棉［绵］枕头等礼物。同他们谈了些要害观念，如仍抱住马列主义、毛思等。杨小丙同王工、王兵（兄弟）来，谈了近一个小时。王工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曾送我他主编的两厚本《重审记忆——中国当代若干美术现象思考》。他们都同意我的观点。杨继亮来，谈山西煤矿积压等问题，一起午餐。

下午游 300 米。薛京去海南了。

为青长庚来，那样关心我，吟了四句答谢并写好：

当年水电未优先，痛感烟灰满地天。
德赛两家仍冷落，老来不断进忠言。
（感谢长庚同志又来相会）

2013 年 4 月 13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郭全胜一早来，送一袋平［苹］果，都带有福寿等字跡。上午蔡德诚来，谈当前形势，成立五个工作组，没有刘云山，李源潮多负实际工作。陈研发、彭东明三人来，送两米高的花蓝［篮］（1500 元买的）祝寿。真是太重情了。（彭有封转职的信）

下午游 300 米。今天是我的生日。晏乐斌送来一个资料。

晚餐时，小妹来到，直接从旧金山飞来。仍住德［国］宏宾馆，工作任务没完，正好来为我祝寿。带来《争鸣》4 期，《记录红色中国》（作者张敏赠），及川淳子的文章等。郭全胜送来有字的桃子。

彭东明给我一封信，让我向湖南省委书记写的，调动他的工作。他现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想到电视台任台长。我没有答应。（根本不认识这位书记）

2013 年 4 月 14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许多客人来。玉珍让张九华夫妇等在甘家口海福门超市二楼酒店，订了四桌酒席，为我祝寿，进 97 岁了。延滨夫妇等坐大包车来，共四辆车十一点多到酒店。我和玉珍穿了（去年延滨送的）大红绸上衣，坐在首席。同席的有青长庚和女儿、杨继亮、任小彬、崔武年、二妹、郭全胜。共四十多人。韩磊不断照相。餐后还照了集体相。我先致辞，唸了赠玉珍的那首诗。也谈了几句身体保健的经验，如运动、看报纸、求心安。还唸了秦城做诗的例子：“平生文字难成狱”，晚上对好：“自我批评总过头”。引起大家欢笑。郭全胜唸了李冰封最近寄我的祝寿信。

小彬和武年不断同我小谈。对那篇王沪宁的长文，小彬认为是假的。他俩对形势仍持悲观。

回到家已下午三点多。

2013 年 4 月 15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整天翻看《争鸣》，关于新常委、形势动向、习的作为，以及人事细节等，文章、资料甚多。

小妹来，谈美国大使骆家辉的一秘同他［她］通信，骆想见我一谈。我说还得同组织先联系。她五月还来，到时再说。

2013 年 4 月 16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蒋医生来，出示前天他用 Apid2［iPad2］的录相，准备为我们做一个影盘。他的嫂子（蒋彦士的夫人）99 岁，在台湾做寿，来信让他去台。他为此给习近平信，让我转上，我写了一句话，交薛京寄去。奚青来，也是关心上诉件寄王岐山、赵<洪祝>，有无回应。一起午餐。

下午游 200 米。

2013 年 4 月 17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薛京一早来，九点过到达《炎黄》社附近的酒店，参加讨论会。导正、吴思、杨继绳等，江平、郭道晖、何方夫妇、张思之、陆德、陶斯亮、胡德华，共两桌人。刊物第四期又受到警告：谈六四、批江泽民，上次是黄灯，这次是红灯。吴思谈情况，导正讲对策，大家涌［踊］跃发言，我也讲了些情况与意见。何方的夫人交我她写的详细记录（以后再记），可以稍作技术性让步，近期不刊厉害文章。只能对读者负责，坚持政治改革。我将四本近期《争鸣》相赠。吃过饭后，稍谈了点自己情况。

张思之特讲这句话：他比我小十岁。

下面将何方夫人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作的会议记录，全部录下。

吴思：炎黄文化会副会长赵德润找去谈话，许嘉璐（会长）电话：第四期出了问题，比上次还要大，这次是几个常委批示：多篇文章涉及六四；且碰了中央领导名字；上海社会报文丑化江泽民，关键是联谊会，许多人的话；法治倒退，主张宪政。文化会如管不了就要管。许说，上次已做预案：停刊。吴说：第五期一定不能出问题，上次是黄灯，这次是红灯。我们开了会，提出六条：①坚持八不碰，第五期已撤了两篇稿子。“六四”稿还没突破八不碰，只是作为时间状语叙述，但已加注意。②多次碰中央领导（主要指无一人是男儿）。我们认为不碰名字与家属，但观点是可以碰的。我们以后注意，不直接批中央领导的标志性观点。③党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政治倒退，是法学界早已流传，以后我们会更加小心。④第五期调子降，一定做，文章全说事，观点去了。⑤上级要求采取措施。审稿换个老师了，赵德润。⑥社委会感谢许和各位领导的关怀。

杨继绳：他们说已有预案，准备必要时关闭。但现在不许检讨，怕上网。

陆德：不能批江，也不能捧江。陈元捧了一下（说江 1992 年电子信息化防腐败），开发行长给撤了。这私［次］习近平重新领导排位。清明时这边打薄熙来，陈元去给薄一波扫墓。（还有第三件事忘了）。我春节后去香港，凤凰节目，我四次内容，播|播|出的三次，也把数据删掉（每年群体事件 10 万，维稳费超军费等），说明凤凰也在收缩。习近平几次讲让说话、让批评，现不让。现社会有个现象，习要求如何，则有人更左，如有的干部带窝窝头下去。过去薄熙来也有此现象。你不喜欢绿化吗，有人买最贵的树密植（这些树可能过些时死去）。要知道是哪个常委逼刊物。习近平也很难，现经济改革，八派都讲，但观点全不相同。如收入分配，是增量改革，还是存量改革？（又涉及房地产）说上面多位常委批评，要问究<竟>是谁的意见。中央意见不一致，我们应有知情权。

杜导正：许嘉璐是语言学者，北师大副校长，校长中当年镇压学生最厉害的是他。“六四”要平反，李鹏将是阶下囚。李鹏亲自提拔许为人大副委员长。他怎么弄到炎黄文化研究会当会长的，不清楚。听说这两三年，他的政治思想有摇摆。周有光通过蒋彦永打过两次招呼：一次是八个月前，叫老杜警惕许嘉璐；第二次说，许是个坏人。

吴思：赵德润还讲了几句许的看法：要注意策略，保住这个杂志。“六四”改不了，碰没意思。这次不要你们写检讨。但有一句话很重，管不了就别管。许说他不管了，这个杂志就没人管了。

杜导正：许还说，杂志有些文章还是好的，但叫得早了些。许的投机性，总的看此人不好。

吴思：不许把他的话传出去。

江平：这次是虚张声势，吓唬、吓唬，还是要停刊整顿。应是|是|吓唬人。新领导一上台，就停刊？六条可以，但六条之外，还是走擦边球路线，五期、六期注意，七期又故态复萌。“六四”不提也可以，说“八九风波”（杨继绳：他们也不让刊）。

李锐：“六四”时，我们四人（杜润生、李昌、于光远和我）在中顾委挨批斗三个多月，要“不予登记”（开除党籍），是陈云救了我们，说这种事不能再干，干了以后还要平反（薄一波在中顾委全体大会上唸了这封信）。我们这个党，很久以来就不是铁板一块。十八大常委接见记者时，晚了半个小时，有人告诉我，是胡锦涛讲话三项：我当了十年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做了些工作，但我也有缺点、错误，如何评价，由历史判断。我全退，家搬出中南海，取消办公室。有事不要再找我，找我也管不了。这像对着江讲的。为什么将刘云山捧出来？（接着谈李源潮，告诉我读过《庐山会议实录》，并很关心我的身体。）

江平：对中央领导也可不点名，第三个更没道理了，宪政问题、法治倒退，不会是中央主要领导的看法。

陆德：两会代表仍对法院、高检意见大。

李锐：传出王沪宁写的一篇实施宪政等的长文，建议编辑部打电话，问是否可以发表？以证真假。习近平的作为要弄清楚（谈了我同他的关系，嘱大家忽［勿］外传）。

陆德：前两年近平和兄弟姐妹谈，说你们发得差不多了，就此打住吧。桥桥一甩门，说什么叫够？十八大前把房产卖了。朝阳区政法委书记说，习家有一个亲戚（彭丽媛表妹儿子）把我们给诈骗了，国保下令别动。十八大后，习指示办。

杜导正：习这个人的内心状况（听亲近他的人说）：深知党的腐败程度和政治危机，很想有所作为。阻力和困难非常非常大，简<直>没有办法，因而望大家支持他。但从最近消极动向看，中宣部这个系统，还是丁关根创造的那一套。习总结苏联问题两条，舆论失控、思想搞乱了；军队中立了（紧要时机不保卫党）。这从道理上很不成体统，同毛泽东一样，比胡、江还后退。对比这个讲话与他这几个月的作为不太一样。作为还给知识分子一线希望。外交上有变化：对朝鲜正朝正确方向走。李长春访朝回来，正式反对向朝学习。关键还在我们打江山、坐江山思想。邓小平对学生闹学潮怕得要死，习脑中没多少现代政治的思想。本来就左，也易受左的影响，有他的局限。他不是戈尔巴乔夫、蒋经国、吴登盛这样的人。习主观上不愿走老路，但有局限。

胡德华：回到本题。很赞同江平老师的话。习有很正面的话。已觉二、三期不太来劲了，周围朋友失望。习和耿彪［飙］家特别熟（习当过耿的秘书），也很尊重耿家。清华附中同学陶海粟与习关系深，习向陶多次请教。陕北时三个人优秀，陶更甚。我和陶十八大后聊了一次。我谈了自己的困惑——倒退、民主、法治、哲学，我们这一代人的反思等。陶说，你说的这些，我从未听说过。这还是习的智囊呢！他与习没断过。我问陶：他行吗？陶没说，但实际上是感到不行。我们的文化水平在哪儿？补不上来的，即天分不够，努力程度也不太够。今天解决问题，无非一是化解矛盾，一是镇压。怎么就不能化解？习近平 2009 年春节去我家看望我妈，我妈说不了几句话，我说了几句：中国领导人最喜欢讲发展马克思主义，但我们做的好些东西，同马、列、斯都不一样了。邓说不争论，当时是对的，但到今天，话得说清楚，说园［圆］了，就是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了。你好好找人把这些话编园［圆］了，你必须把这些讲清楚。我们从未讲资本主义坏，现在人人追求利润，不说园［圆］，等于共产党在说假话。我还跟他讲，中国伟人只有两位：一是使国家独立的，一是把国家带上民主、法治之路的。本来我的爸爸行，现在第二位虚位以待。但他一直不说话。我又说：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地位那么低，还举起旗帜，那么多人跟他。我只让他，你好歹说一句吧。他说，我就是听唱的。习从此不再去看我吗［妈］了，也不再来我家了。

陆德：建议：能否在第五期登一份“炎黄”的检讨，把这个抛出去，看看反应，让人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调子蔫儿了。让社会、群众评判，这等于做了广告。将第四期加印几万份。

李锐：庐山会议时，陆定一同我一个小组，他一言不发。他从秦城出来后，首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为彭德怀平反。邓因此不再给陆任何工作，一直住在医院直到去世。

何方：诸位对我们现行体制认识不够。我们不是挑战的问题，而是应战。不管有没有新三反，现在就这么做了。

郭道晖：保刊物还保读者。估计习还不敢动《炎黄春秋》，恐怕不是习的看法。习在墨西哥的讲话，就是很不合适的，不能同世界法制接轨。

杜导正：《炎黄》已发行到 17 万多，这件事，顶头上司还是中宣部，这是一次政治斗争，不是讲道理的斗争，一定不能有学究气。中宣部这个系统不变，刊物会始终摇晃。这次他们指出的问题，我们绝对正确，他们绝对错误。刊物内外影响都很大。中南海也不是铁板一块，这次 99%不敢下手。但要准备万一。田纪云几次说，要提早准备停刊声明，泪别读者。（存有遣散费）这次退一下也好。以硬对硬，

小流氓。底线不能退：全面体制改革，讲历史事实。如底线退，刊物自己也办不下去。最近还有个好消息：中宣部搞了多少条，俞正声出来了，四月三日他突然到《中国政协报》，讲了几句话，有两句：要讲舆论正确导向，但是要允许不同意见的交锋、交流，交融。大概是中宣部那几条东西引出来的。

李锐：建议搜集毛、邓、江等讲民主，讲党政分开，讲言论自由的语录等，发表一下，尤其是邓1980年讲党政分开那篇长文。过去我就建议全文发表一次。

何方：毛、邓、江是天生的专制主义者。搜集他们的讲话，一是挑战，一是美化他们了。杂志不能退。用毛泽东思想同上面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同炎黄文化研究会还得维持关系。中国是个专制国家，杂志说封就封。

张思之：今天研究领导层的问题，中央常委不是一言堂。今天研究了习，但没研究中央常委。决不能掉以轻心。他们就是一个稳定。他们认为动了根本，是敢下手的。吴思要向赵德润要党的指示。建议把老先生的意见给赵，让他转达上去。让赵死了掺沙子的心。

2013年4月18日（星期四）多云

六点半起床。昨天陶斯亮给我两份去年十月一日的英文《南华早报》，其中一整版刊登写我的文章："At 95, still bent on party reform"有三分之一版的头像，有我两张小照片（青年与老年；后者下面一句话：Li Rui today and as a younger man），还有一张毛的照片，方［放］在下面，也有一句话：李锐认为毛是一个"peasant leader（农民领袖）"。

今天车不能上街，整天看报看书。

2013年4月19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薛京来，徐能干（方强的秘书）来，坐谈许久，交我一件官司上诉件转周强（已调任最高法院院长）。三联书店两负责人来，要出一本介绍我的书（有我的文选和记述其人，散文集，许良英出了一本）。我交薛京负责。小妹回来，出示《南华早报》，交她一份，让翻译成中文。

下午游300米。经营助听器的小李同两位同事来，为我的助听器正音。晚上李慎之的儿子李三达来，交我他主编的上下两厚本《李慎之的检讨书——1957-1990》。下星期一在酒店开父亲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我当然应允参加。

2013年4月20日（星期六）阴

六点半起床。小妹一早来，她在编辑我的全部日记，其中好些认不清的字，让我一一校正。上午方忆平（方强孩子）来，送一艘军舰的精致模型（他在海军机关工作）。又让为老家写字。谈长寿街准备为我的父亲造铜像。长寿小学校舍建筑要钱，让我向省、教育部转件。胜利一家来。下午游200米。手谈到晚饭后。

2013年4月21日（星期日）多云

六点半起床。翻看李慎之的书，邵燕祥的序言写得非常好。他们是同时代受害人。上午程湖来，薛京同侄儿来。程谈那天参加生日宴会，流了眼泪（由于对我的感动）。送来一大堆食物，谈自己单位如何捞钱，及现在官场之腐败。我出示《南华早报》刊我的文章，他即说这份新加坡的英文报，销几百万份，亚洲第一，真吓了我一跳。

这两天为雅安地震看电视，真是大灾难，没有报导有无预报。包汶川，似乎是个地震带。晚上李三

达电话，明天会开不成。

2013 年 4 月 22 日（星期一）阴

六点半起床。看近日报纸。上午看港刊。下午三点，杜导正和吴思来，谈了两个小时。我先谈为《炎黄春秋》控制事，向习上书（玉珍建议，她一直在坐）。杜讲最近信息：王岐山谈政治纪律，习抓，如何抓。有反映：一些老人乱说要管。习说，这是政治格局的需要，但八、九十岁的老人，政治纪律不是对付他们的。有一位李勇中（60 岁）是纪检委一单位负责人，传言不要老讲习不行，大家要注意（胡德华说习水平不高）。他说：刘邦讲真话，自己许多方面都不行，只要会用人就行，能担当即行，不能认为他没水平（到此为止），不要说习不行的话。俞正声在上海讲课，常委请吃饭，大家担心，十九、二十大，这个党能否存在？俞讲：至少习、王和我不想做亡国之君（俞的夫人说回光返照，也很担心）。王岐山谈：习先治标，再治本，先易后难。不做弱君，想有所作为。但阻力太大，需要大家帮忙。最近谈反腐，制度最重要。老杜最后说：现在中央核心是：习、李、王、俞较好（还有李源潮）。张思之同鲍彤来往较多，他们有失望之感。赵家人也如此。我们这些人还抱一线希望。

关于我的上书，他俩认为可以从缓（如再强硬，可上书）。我考虑同李源潮、赵洪祝接触是可行的。

2013 年 4 月 23 日（星期二）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薛京来，“书面发言”又印了十份。奚青和他的女友路洁来（说是过去来过），关心他那份上诉书有无反映。毛卫平和深圳残疾人赵万新来，他们同清华的一项高科技合作项目已经办成了。雷霞来，她经常学国画，送我一大幅松树和花卉的水墨画。立即挂起来（祝 97 寿），还有老年夫妻的瓷器（景德镇的），就摆在茶几上。我们一起午餐，吃饺子。

下午同胜利手谈到晚饭后。

2013 年 4 月 24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看完积压的报纸。下午游 300 米。蒋医生来，前几天他参加鲍彤、王康、高瑜等人的聚会，王谈到重庆老百姓还挂念薄熙来（做过些好事）。曹思源已出院（患癌症）。出示《南华早报》，他拿去复印了。

2013 年 4 月 25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薛京帮助完稿介绍王德禄事业的文章，可以用了，准备作最后校订。整天翻看港刊，十三年来的垮桥事故有 54 起，真是可怕。雅安地震，只有香港援建的一座中学未垮（网上反映）。下午看电视。

2013 年 4 月 26 日（星期五）晴多云雾

六点半起床。上午薛京来，处理信件，为程湖给组织部一副部长写信，由薛京面谈（升级之事）。为纪念武大 120 年《北京珞珈》要出刊，薛同编辑部电话联系，明天来人。

下午游 300 米，尚不觉累。整天不想动，想睡觉。这几天下半夜睡不好。

2013 年 4 月 27 日（星期六）晴不见兰［蓝］天

六点半。几本书中找出有关武大（珞珈）的诗文。上午《北京珞珈》编辑部的梁晓艳和胡剑龙（《南方周末》的记者）来，薛京也来（以后便于联系）。将找出的书一一点出，唸出有关文字。他们连范寿康、赵师梅等老教授也不知道。特别介绍了潘基踬的文章。《大哉李锐》也借与，并赠校友会《文集》。谈到十一点。

下午游 200 米。为平人和徐跃作字大幅。

同胜利手谈到晚八点。他一家来包饺子。《人民画报》的古进（不认识）来，送好几份重要文章和资料。

2013 年 4 月 28 日（星期日）如昨天阴霾

六点半起，五点半醒来。上午看完积压的报纸。

下午游 200 米。韩磊带来生日宴会上的照片，全彩色，值得挂上。还有送小玲两家和郭全胜的。姚监复和高瑜来，谈薄熙来案有误的情况。已出英文书，为薄鸣不平。重庆老百姓拥护薄做过好事。谷开来杀人也有出入。对新班子不看好。习等是曾庆红力推的。出示《南华早报》，高谈作者余詠恩是法新社女记者（抱着孩子来过我家），该报是香港的。

2013 年 4 月 29 日（星期一）晴、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今天没有客人。看报纸和古进留下的资料（先看了他自己的两篇文章，新西兰如此美好）。这是一个有心人。陪玉珍看电视。

2013 年 4 月 30 日（星期二）晴、兰［蓝］天

五点半醒来，六点半起床。上午读古进给的“许志永博士、冯胜平博士‘致习近平公开信’”，全面反映、评价当前国家情况，提出对应国策与措施。

下午同玉珍、小余推我坐轮椅，在周围及河边圈［转］了一大圈。在河边休息，步行了约 300 米。及川淳子寄来日人小岛晋治翻译《何时宪政大开张》并写我的书。有她的信件。

2013 年 5 月 1 日（星期三）晴如昨

六点半起床。上午胜利一家来，郭全胜和延滨夫妇来。谈形势，对习的期望。延滨建议写一封录好话的鼓励信。出示《南华早报》和及川淳子寄来的书。他们也感到旁观者清和我在国外的影响。午餐有 14 个菜。饭后同延滨续谈。

下午平江人魏金欣（名片上有北京多尔佳科技公司、北京湖南商会副会长等五个头衔，年四十岁）和许亚（审计署工作）来，向我求教。谈到四点。魏过去来过，“十八大书面发言”让他转交过周令钊，全忘记了。

同胜利手谈到晚饭后。

2013 年 5 月 2 日（星期四）晴、不见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书刊。陪玉珍看电视。胜利下午来手谈。晚上万伯翱（万里儿子，管传记文学会，过去来过，曾赠《文集》和林钊勤（香港政府驻北京办主任）来。万送著作《六十春秋》，还望我为《七

十春秋》题字。林则要求书“勤乐阁”三字。谈旧事，谈形势，观点相同。

2013 年 5 月 3 日（星期五）云霾

六点半起床。上午薛京和李占军同时到，李来过，企业家。漫谈一个多小时候，才出示金融问题的上诉求，让代转孟建柱。只得照办。唐小毛中午来。下午游 300 米，洗痛快澡。五天没有游泳了。

2013 年 5 月 4 日（星期六）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奇案甚多。上午冯海阳来小坐。谈网上有形势观点人事调查：左 30%多，中 50%多，左［右］不到 10%。有反映，习在山西花四千多万盖高 8 米多的毛的铜像。

下午游 200 米。尚不觉累。晚观五四节电视。胜利来，下午手谈，大胜两盘，多久未有之举。

2013 年 5 月 5 日（星期日）天气如昨

五点醒来，六点半起床。在床上吟成两绝句，一赠万伯翱：

鉴往知来自古遵，反思历史必求真。
个人经历亦如此，七十春秋又喜临。

（伯翱同志一生笔耕不辍，主持传记文学会，已出版四十、五十、六十春秋等，现七十春秋又将问世，特此祝贺。）

另一绝回忆二十世纪两大阵营对抗等情。

革命改良相对模，前世纪中教训多。对折磨 惊逝波
暴力引来仍暴政，改革方能去梦魔。

下午游 200 米。走路仍觉困难。陪玉珍观电视，一台的跳舞比赛。

2013 年 5 月 6 日（星期一）天气如昨

近七点起床。上午岳阳办事处付［副］主任杨啸非来，谈土地也恶化。

下午满起、小玲同玉珍、小余和我一起到紫竹院转了一大圈，好几处是跳舞场地，我步行了三次，好几百米也。

2013 年 5 月 7 日（星期二）天气阴霾

近七点起床。看报刊。上午姚监复送书来《人相食的年代》（吴弘达写的序言），美国“劳改基金会”负责出版。姚的文章放在首篇，有杨继绳、冯客、尹曙生和我的文章，近廿篇。谈中办发六条禁令，不准谈新闻自由、宪政等问题。中宣部拟定的。薛京来，为广东谢健明（谢建明红豆杉基地会长）召开胡德平的《改革放言录》读者座谈会写贺信。特意写上新领导宣传宪法和宪政。

下午游 300 米。走路稍好一点。

2013 年 5 月 8 日（星期三）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收到《炎黄春秋》第五期，《政府法制》4 月份三本，封面内容都不同，很奇怪。下午胜利来，手谈到晚上八点多。

陪玉珍看电视。

2013 年 5 月 9 日（星期四）如昨阴霾

近七点起床。玉珍陪我去医院。八点动身（今天停车号，部里来车）。看了耳鼻喉、眼、中医、内科（查血）四科，都正常。吃早点时，遇见湖南工作过的一对夫妇（外贸部的孙锁昌）南下时在衡阳工作过。谈了些旧事。回家已十一点。陆茂竹和王作高等不及了，说星期一再来。

2013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陈海宽、薛京先到，谢小玲引山西的郝忱（送我著作《革命与改良》）、蜀萍（90 岁，原名蓝其芬）还有那位原《人民画报》负责人<来>。出示我那首“改革方能去梦魇”。蜀平［萍］在延安军委三局工作过，吴玉章是她的外祖父（对谢韬极照顾）。谈了一个多小时，都同意我对毛的看法。赠两本书给郝忱。

薛京帮忙写字：给万伯翱的祝辞，林钊勤“香港回归二首之一”，以及方忆平的“方强将军纪念室”。

下午游 200 米。何定来，谈她给我的诗稿交周笃文后，周失掉了及周家庭事。她说共四百多首，拟选出一百首出书。又交我几篇旧的诗作。

2013 年 5 月 11 日（星期六）晴

近七点起床。上午林钊勤来，取走给他和万伯翱的两幅字。书房已堆积如山，无法整理了。

下午游 300 米。同胜利手谈。牟广丰送来父亲传记《国士》，首页有我题写的书名《国士牟宜之传》。那篇文章作序言（第二篇序言钟沛璋写的）。开了 120 人参加的发行会，是在国内出版的，《新京报》有几百字的报导，许多报刊和新华社都报导了此事。延滨为我俩老送来两颗很精致的图章：“期颐锐翁”。

2013 年 5 月 12 日（星期日）晴不见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写昨天日记。上午陆茂竹和王作高（从美国每年回来一次）来，闲谈了近两个小时。陆送兔子肉等，对老年人有好处。王送巧克力。对形势不乐观。我谈往事（他们不知道的）。

下午游 300 米。玉珍又为我仔细剪脚指甲。

开始校正《李锐口述往事》（南央留下的最后部分，《争鸣》已发表近两年了）。

2013 年 5 月 13 日（星期一）晴不见兰［蓝］天

近七点起床。上午陈峯彩的两位属员送来两个甲鱼和虾，其讲授企业仍在续办。整天校正《往事》，许多细节都忘记了，幸亏十多年前有此口述。

2013 年 5 月 14 日（星期二）天气较好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整天人客不断。上午丁东同潘耀明（香港《明报》月刊总编、总经理）、赵晓东（香港中华书局总经理、博士）来，《口述往事》由他们在七月份出版。谈了些往事，三大问题及当前形势等。奚青来，送一份温的材料（绝对保密）。我谈到三大问题等，习也模糊；他担心港人如刊出不好。我确实没注意到。二妹来。李占军夫妇来，送两支高鹤。薛京来，同满起去换氧气瓶。下午游 300 米。湖南永兴林场的陈衍虎（我送过他一套《文集》）来，大谈读后的影响，又出示寄来过的给人大

的信。保定的吴宗煌［熿］（几乎记不起了）他有信件及有关经济理论书，让我寄吴敬琏。

2013 年 5 月 15 日（星期三）天晴 少见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杂件。上午陈衍虎来取像机，又照过两张。校正《口述》。下午游 300 米。看完两天的报刊。

2013 年 5 月 16 日（星期四）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一早吴宗熿来，将他代拟的给吴敬琏的信（将他的经济学说理论申报诺贝尔奖）给我，还交了一本他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再认识》（我写的序言，全忘记了）。今天车不能外出，整日校正《口述往事》，修改、增加不少。

2013 年 5 月 17 日（星期五）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口述》只剩下个尾巴了。谈高层的几个人。

上午薛京、陈海宽来。奚青送一份网上资料，红二代一群左翼大活动，有骂我“造谣生事“。吴宗熿的信件交薛复印，对此事都持问号。只有陈一起午餐。

下午游 300 米。

2013 年 5 月 18 日（星期六）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上午陪玉珍看电视：北京世界园博开幕式，原想看各种园林，可是一半时间被主持人讲话占去，很是生气。

下午游 200 米。周颐（<今>年 99 岁逝去）女儿周小梅（在航天系统工作，五十多岁）送来讣告。

2013 年 5 月 19 日（星期日）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校正《口述往事》，关于陈云一段，唸给玉珍听了。下午游 300 米。平江人吴炳炎和刘菊桃（《法制日报》驻湘办）三人来，送一本《明天更美好——青少年预防犯罪读本》，让我为此种丛书再版写祝辞：

“法治教育从青少年开始。普及法治教育任重道远。”当即写就。还有一封违法的告状信，让转省委书记<徐>守盛。只好照办。韩磊来了，目睹此种三十年来无法迴避的状态。去世之前，源源不断也。让韩看了《口述往事》，他是很赞赏的。

2013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玉珍陪同到医院眼科，白内障做手术，无床位，到六月份来，正好有文章没定稿。

续校正《口述往事》。晚上施滨海送来《开放》第 5 期并港版书“913 事期［件］”。

2013 年 5 月 21 日（星期二）有是阴云天气

六点半起床。看完《口述》全文。上午薛京来，交为吴宗熿信的打印稿。陈海宽来。下午游 300 米。续校订《口述》。晚上平江人吴午如夫妇和他们的亲属陶然（人民大学经济教授，40 岁，在美国六年，

支［芝］加哥大学毕业）〈来〉。都同意我的观点。吴是画家。

2013 年 5 月 22 日（星期三）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继续改《口述往事》。下午游 300 米。吴龙友来。我的《墨迹选》再版稿本，向我出示。他写了后记，拟请冯其庸写书名。还出示我收藏的书画集，有作者介绍。以后出版。我告诉他：谭泽闿（谭延闿的弟弟，最近《新民晚报》对其人有介绍）送“小溪”的对联，是送我的父亲。出示平江最近出版的《民国将军、人物》大画册上，写我父亲的文字，让他拍照，以后好着说明。留他晚餐。

五点到晚上同胜利手谈。

2013 年 5 月 23 日（星期四）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平江人钟万昌来（40 岁，在公安系统的杂志社工作，驻湖南）县政府要建个体育馆，向发改委要 2 亿投资，让我批准。还有另外一个文件，只好照办。现在的领导人，我全不认识。钟谈平江仍穷，没有什么企业，远不如浏阳。下午平江县检察长徐立泉等四人来，求|学|字。谈了一阵，他们都看到我的《文集》，都同意我的思想。但一谈三大问题，都回答不出来。写两幅字，有《李六如传》出版四字“检察先驱”。吴龙友来，也写字三幅。还有林从龙来信，河南夏邑盖了一个“长寿阁”，求两幅字：“德高寿长”、“翰苑千秋”，写字笔力尚未衰退。

2013 年 5 月 24 日（星期五）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上午薛京来，《口述往事》前大部分看完了，觉得没问题。林从龙来信要的两副字，交他寄出。崔敏来，交我李慎明（社科院副院长）写的一篇长文“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肯定习近平“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分不开”的说法，尤其吹捧毛泽东的功绩，说饿死三千万人是造谣，还攻击李志绥、张戎的书，等等。广东来人张敬东（杜瑞芝的秘书），让我为杜写几句话（杜于去年十一月去世）。吴龙友来，谈《墨迹选》不必找欧阳中石老人写书名了，原书名可以不动。出示当年沈鹏书李锐诗词选（刘海粟写的书名），吴过去没有见过。

下午游 300 米。续校《口述往事》。

2013 年 5 月 25 日（星期六）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续校《口述》。上午冯海阳来，给一篇网上杂文，谈七讲。谈他家五儿女，她是老大（清华化工系，65 年毕业），两弟弟左，两妹妹中。父亲划右机时，她非常愤慨。

下午游 300 米。小妹回来，同悌忠一起度假，到上海、南京、无锡。江苏在搞城镇化，几层楼房，农民没有了土地，无法生活。尤其老人（上不了楼怎办？）邓伍文说，绝望了。《南华早报》的报导，小妹译成中文，两面印复印，也是彩色版，交我 20 份。

谈出秘闻：两年内北京将有地震，中心在朝阳区，已规定不作预报。芦山此次亦如此。

2013 年 5 月 26 日（星期日）天气如昨，下午小雨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一早钟勤昌来，为慈利修公路事，向省长转诉信。此类家乡诉件转上签名或小写意见，真是层出不穷也。上午吴龙友，去家中见到冯其庸（红学大专家，人大教授），92 岁，坐在床上身上盖着小被。让吴下楼，不久下来，交吴一幅大字，书七绝，把我抬得这么高：

阅尽沧桑一百年，铮铮铁骨是神仙。
男儿自古英雄气，留得真言万古传。

过去同冯大概有过几面之缘，都是在集会活动中。

悌忠和小妹一起来，谈到他们住的宾馆，开门后地下有十多张女人照片（全身），求留宿也！社会如此下流，真想不到。悌忠谈中国留学生去美国、欧洲越来越多，败坏人家的社会风气了。给老师 5000 欧元，求论文过关，被揭发。一个商学院十几个学生答案完全一样，显然作弊，校方公布，学生游行示威反抗。大学政府资助减少（伯克利亦如此），国外留学生收费比国内高四倍。一起午餐。下午郑仲兵和朱玫（厚泽女儿）来，交厚泽文集，自己编印的。谈港版的问题。我谈了推荐厚当宣传部长的过程，以及他在倒霉时努力学自然科学，因此有后来“三宽”等成就。

2013 年 5 月 27 日（星期一）夜小雨、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上午看港刊《争鸣》第五期。为杜瑞芝写了大张联语：有胆有识，总办实事。无私无畏，追求真理。

下午张敬东来取去。欲晓（李普女儿）带女儿来，她从广州回来，吴南生送我一盒燕窝。同母女谈了一个多小时，当前形势，尤其七讲，使人绝望。谈到三大问题。

满起有病，没能游泳。

2013 年 5 月 28 日（星期二）阴、下午小见粉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口述》只剩小尾巴了。悌忠、小妹来早餐，谈程学敏仍无知觉卧床。儿子是悌忠同学，感到无甚出路（仍返聘在国家图书馆）。上午薛京来，郭全胜来，送及川淳子光盘，在电视上过了一下，主要是照片和她送我的剪纸语录等。

下午游 300 米。长寿街二人来，为扩建医院给发改委信，还得向刘延东得批示，只好照办。

2013 年 5 月 29 日（星期三）晴见到兰［蓝］天，不太兰［蓝］

六点半起床。将《墨迹选》的年表对照，许多要事加到《口述》年表中。

上午收到内蒙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教育副厅长，78 岁）寄来的《学习、反思》，不认识的人。玉珍翻看很称赞。下午悌忠、南央来，交我三张卖淫女的彩色名片，真是亘古奇闻。他们谈到戴晴接触地震研究，北京这两年有地震预报，震中在朝阳门。关于地震，已规定不公布预报了。

2013 年 5 月 30 日（星期四）晴、不见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上午薛京同马长宏（石家庄办两个公司，苏志宏友人）和女同事来，当年同我们一起上过庐山，完全忘记了。送一些核桃等食物，来看望之意。我只好让薛京和玉珍陪着。整天将《口述往事》校定完了，好不容易。下午游 300 米。小妹来取走粉条。

2013 年 5 月 31 日（星期五）晴如昨

六点半起床。《口述》又翻看了一部分。上午悌忠、小妹先后来，《口述》两本都交与。薛京送来复印件，“附录”怀耀邦长文和奚青的流放日记。戴晴同负责录相师二人来，先谈往事，种种磨难为何能如此活下来，谈了些家庭、学校等影响，当过排、足球队员等，办过墙报。后又问庐山前后，毛的认识、

安排等。彭、张上书和发言似是多余的，因为引起愤怒，等等。我最后讲了两条：田家英的三点留言，第一就是听不得批评。上海四月会讲学海瑞，六不怕，乔木当时就说过：其实是不要出海瑞也。这样戴晴才清楚了。近十二点才完毕。戴还谈到北京地下水问题和三峡航运问题。

下午游 300 米。观电视。

2013 年 6 月 1 日（星期六）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上午毛卫平来，有一位湖南女干部写了一本谈论干部作风的书，请我写序，并草拟了序言。下午一看，根本没有谈政治体制（一党专政）问题，自然不能应允。

延滨夫妇来，送新疆杏子，一条大鱼。真是关心我们。将小妹编印的中文《南华早报》文章，各赠一份。

下午游 300 米。同胜利手谈。吴宗煌［熿］来，告他嘱办的事，考虑很久，不可能去麻烦人家（即他创新的理论国内影响还不大，更无英文传布）。

2013 年 6 月 2 日（星期日）阴霾

六点半起床。最后校定写王德禄的文章。上午毛应民夫妇和王笑东（三十多岁）来，送 30 本《毛泽东——峥嵘岁月 1893—1923》，才弄清楚，他原来出了《毛泽东传》，被刘云山查出，后来感到“内容不错”，于是改书名再印，封面装帧一样。当然是为了赚钱，给版税 4 万，毛应民对玉珍说应给 10 万也。还为这个年青人写了四个字：“新华阅读”。他的出版公司名“新华先锋”。还为毛应民交的 6 个名字（浙江上层干部、粉丝）签了名字。真是意外之事。这个年轻人也是粉丝。谈到十二点。

下午游 300 米。看几天报刊。

2013 年 6 月 3 日（星期一）晴不见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关于王德禄介绍文定稿，交薛京复印。上午赵来群和黄乃儿子来，张抗美来。张的官司还在打，要和赵到湖南找一名律师帮忙，让我给朱正写信作中介。

2013 年 6 月 4 日（星期二）阴霾

六点半起床。复印稿再加改补，可以定稿了。薛京交四份复印件。上午毛应民夫妇和臧启武（从事电影导演的）来，又签名三人要书。同薛京一起谈王笑东给稿费事，当年有合同，全忘记了。玉珍好友张文华让女儿送来 6 个西瓜。

下午游 300 米，尚不觉累。就是不能走动，立即气短。

2013 年 6 月 5 日（星期三）夜雨、阴雾

六点半起床。文章最后看一遍，还有变动处。给杨继绳信，让满起送去，取回一大叠粉丝和求援信件。关于吴宗煌［熿］事，杨继绳说仍要理会，他并没有什么让我找吴敬琏帮忙事。

2013 年 6 月 6 日（星期四）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除看报刊（如丁弘的遊记书）外，真正休息。

下午坐轮椅（小余推着）同玉珍绕水边公园遊了一大圈。

2013 年 6 月 7 日（星期五）夜雨、阴

六点半起床。薛京来，让他处理前天《炎黄春秋》转我的好多封信件。看报刊。

下午游 300 米。楼上王遵笈（94 岁了）住医院了，女儿告诉的。一门有位 110 岁老人去世了。

2013 年 6 月 8 日（星期六）阴霾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牟广丰来，送稻香村的粽子，三层瓶装，使人惊讶。赠大红装的《毛泽东》（即三十岁前的毛）。谈他看到了七讲的原件：今年第 9 号文件，4 月 23 日发。机关要他谈意见，他表疑态。

下午游 300 米。书桌发现《耄耋学诗录》，安徽张若平寄来的，作者盛树仪（笔名银河客），其中有“咏李老”的诗 17 首（15 首乃读《李锐其人》），“拜望李锐老”如下：

超人智缓长江坝，久仰庐山不老松。
亲切透明谈党史，铭心刻骨启朦胧。
相残血泪流冤谷，曲折行踪铸警钟。
握别依依情不尽，唯求德赛舞长空。

小余突然给我两封信件，是从一大筐蘑菇吃完了，筐底发现的。原来是高国发的长信（今年 1 月 20 日）和长诗“李锐颂”，十大段，七言 308 句，一韵到底。

2013 年 6 月 9 日（星期日）雨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何振华来（过去送王元化书等，多次来家，记不住了）。送他今年五月在《解放日报》、《环球时报》、《东方早报》发表的文章复印件，还拟同我作访谈录（有个长提纲）。只能应允。随后王利波来（戴晴同来的纪录摄影师），送“三峡呵”光盘（他同戴去美国参加三峡会）。

下午游 400 米。

2013 年 6 月 10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人客不断。纪克和周锡光（周易,70 多岁，成都汲古堂创建人，古籍专家）来，送我 1953 年 1、2 期的《党史资料》，刊“毛初期活动”，真是“古籍”了。

何振华送来他的“天纵老骥力争鸣”（李锐访谈录），让我审阅。冯海阳来，送资料。下午朱玫和郑仲兵夫妇来，为香港擅自出版“纪念朱厚泽文集”又送我资料。

胜利来，下午手谈，到夜 8 点，只一盘好棋。

2013 年 6 月 11 日（星期二）晴、阵雨

六点半起床。看完何振华的文章，发不发，改不改，在考虑中。

上午延滨夫妇来，送胡德华那天在《炎黄春秋》座谈会上的发言稿（实际上是批评习近平的观点的）。他们要请一位有名的中医来为我们看病。

下午施滨海送来《开放》第 6 期。他对习已绝望。

2013 年 6 月 12 日（星期三）晴、灰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今天是端午节。上午请何振华同夫人来，谈他对我的访谈录，要写我离休后研究三大

问题，多本著作等。他应允写好再送来（让他看“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文）。

苗苗来，详谈么么的情况（叫范茂）。张九华、小琴［芹］来，一起午餐。杜导正夫妇送来裱好的大幅国画：夫人续志先画的在叫唤的大公鸡和花卉，导正题字“呼唤春天”。

2013 年 6 月 13 日（星期四）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看六月份的《开放》，封面有习穿龙袍大照，有文章习想当皇帝也。

下午延滨同一位世代中医（41 岁）来，为我和玉珍看病。认为我还是肺功能问题。玉珍不要吃药太多。

收到浙江寄来的《国内高层专阅》（香港《文汇报》主办，今年第 10 期、总 79 期），第一次见到这个资料刊。

2013 年 6 月 14 日（星期五）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冯媛和胡绩伟女儿胡雪滔夫妇来。送《胡绩伟自选集八》上下卷，让我为纪念文集写文或题辞。随后何振华送改好的访谈录来（让薛京先看），他们都认识，一起谈。我谈往事到近十一点。

下午游 400 米，三天没游也。延滨送来我们两人的中药。

2013 年 6 月 15 日（星期六）晴如昨

四点半醒来，睡不着了。为绩伟兄吟得四句：

春秋五十办新闻，独立自由思想人。
海瑞精神六不怕，幸留史记大公心。（马迁心，世传真）

绩伟老兄长我一岁，同在延安，历经风波，相知很深。以此四句，作为纪念。（聊表心意）

上午赵士［仕］杰（罗西北夫人）同甘肃书画家衣国范来（我为他的书画集写过书名），送我一大幅大字和长卷佛经（都裱好了）。出示李斌的画册，纪念文革和写毛。姚监复来，送“七不讲”文件和他的美国之音采访记。美国　　记者（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要采访我，只半小时（玉珍接电话不同意），只好答应。冯海阳来，谈网上称“非习仲勋儿子，乃毛的孙子”。

下午游 300 米。同胜利手谈。韩磊来，让看文件等。

2013 年 6 月 16 日（星期日）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上午看完这两天的报刊。下午游 300 米。改正何振华的访谈录。让满起到薛京处取来张宣三的书《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序言是我的原稿，即复印两份。

2013 年 6 月 17 日（星期一）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直到下午三点多改正好何的访谈录，真是费了大功夫。下午崔军夫妇和张津生来，让他们先等着，何振华来取走稿子。崔军他们还不知道“七不讲”事，谈了一个多小时。

姚监复又来封信，望我同意《费加罗报》海风采访（玉珍曾在电话中拒绝），该报已有一百多年历史。让我回忆过去百年历史，有历史价值。

2013 年 6 月 18 日（星期二）晴、见到一点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由于坐起来，突然站不稳，玉珍即同我到医院，看了神经、肺功能、心脏三科。一位女医生量出坐时血压 140，站立时 90，真是老年了，一切动作要注意。上午薛京来，让他看资料。郭全胜来，小谈一阵。

南京强剑衷寄来他主编的大部头书《当代大视野》（钟沛璋写的书名），九十多人的近作，百万字，内收了我两篇文章和十八大书面发言（港刊《明镜》登的）。还有黄运云的《世纪风云评述》和《徐量斋诗词集》（均港版）。翻看了目录，都是真正的“呐喊”也。

下午游 200 米，减了 100 米。

2013 年 6 月 19 日（星期三）晴如昨

六点半起床。上午翻看旧文，有的都忘记了。同姚监复电话，同意《费加罗报》来访。下午没游泳（车在修），同胜利手谈。

2013 年 6 月 20 日（星期四）晴如昨

六点半起床。准备明天的访谈资料，复印几份文章送与。

下午游 200 米。得到医院的诊断，以为是肺功劳［能］气短，实际是心脏问题，必须起动更加倍小心了。

2013 年 6 月 21 日（星期五）阴霾

六点过起床。将准备好的资料和书刊放到客厅。上午一位平江人先来（儿女在澳门工作）。姚监复和法国《费加罗报》首席记者助理梅莉和海风（女记者翻译五十多岁）来，十点前到。谈了一个半小时，谈中国自古以来到当前的总形势和三大问题等。开首一句话：在世界还落后的情况时，中国还较先进（汉唐到乾隆 GDP 占 40%，各朝代经济是自由的）；世界进步了，中国却又落后了。中国主要缺乏西方的自然科学与民主的传统。辛亥革命前后有觉误［悟］，但至今没有解决民主问题。姚监复很赞赏谈话，句句讲到理性和事实。送了“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几篇文章。

上午的客人还有苏志恒［宏］，为两起上诉件写介绍话，送一条大鱼。沈云彪送个小兔（薛京拿走了）。崔敏来。

下午看电视，玉珍到医院治疗。

2013 年 6 月 22 日（星期六）夜雨、阴

六点半起床。有两本《潮汛》（23 期去年 12 月 5 日，7 期 5 月 15 日）细看了。关于当前形势尤其腐败等统计资料甚多。

上午玉珍两位老朋友（一位是她入党介绍人的夫人）来，三人谈了半天，午餐十多个菜招待。我在餐饭结束时，谈了点三大问题，并各赠一份书面发言。

下午满起送客人，未能游泳。看电视休息。

晚上延滨夫妇来，还要请那位中医来为我们治病，太关心了。

2013 年 6 月 23 日（星期日）晴、灰天

六点半起床。上午看资料、看报。玉珍腰腿都不舒服，卧床。

下午游 300 米，尚不觉累。

2013 年 6 月 24 日（星期一）阴、晚上雨

六点半起床。上午看报刊。收到《周有光全集》16 卷，许多单位和有关人士参与，后几卷有许多政治、思想、历史论述。

下午五个人（有小玲）到紫竹院遊览，好多处男女跳舞。回来同胜利手谈一个小时。

2013 年 6 月 25 日（星期二）阴、晚遇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薛京来，谈老干局换人。陈海宽来，谈社会道德沦丧。习近平接连开会，要纠正不良风气，上面要做模范。似乎想消除“七不讲”的坏影响。

下午游 200 米。近来小有动作即气短在加重。五点钟，老干局局长李炎溪（常德人，来组织部已廿年）五人来，送大盒绿叶等。我谈了几句，美国确是“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图画”，就由于有科学与民主也，并指望墙上挂的康有为与梁启超的字。对吴作人画的骆驼，唸了那首歌颂的七绝，乃自况也。

2013 年 6 月 26 日（星期三）多云

六点半起床。八点开始，同玉珍一起看神十安全降落电视。看报刊。下午游 200 米。同胜利手谈，全输盘。

2013 年 6 月 27 日（星期四）阴雾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林钊勤（香港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来，带万伯翱送金笔和戒指。谈了一阵，将“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文交转伯翱。

下午延滨同那位中医来，告知他开的药因影响喉疼停服了。他又号脉，建议吃美国产品“老人善存片”。

2013 年 6 月 28 日（星期五）阴、晚上大雨

七点多起床。三点钟失眠，后又睡着了。上午薛京来，知道我下星期一住院眼睛手术（除白内障）。陈海宽同榆林师院院长来，小谈一阵，离去。平江人罗振羽同在外经商的另一平江人还有他们的朋友共四人来，谈形势、谈往事，谈三大问题。赠十八大书面发言。他们都知道“七不讲”。

下午没游泳，由薛京帮忙，韩磊来旁观，写悼念胡绩伟那首诗并附言，以及好多副招牌、书斋名等，很累。念胡诗写了三副才成功。

2013 年 6 月 29 日（星期六）阴

六点半起床。温度并不高，仍打赤膊，扇扇子，太怕热了。上午吸氧休息。牟广丰来，他父亲诗集、传记各 6、8 本，公开出版的，印得精致。谈我的两篇序言，《南方周末》和《文艺报》，《作家文摘》大大刊登了。这倒是意外。

下午游 250 米。贾文平带女儿莎莎来。女儿在英国学金融，快毕业了。同他俩谈往事，谈牟宜之两

本书及其人，谈三大问题。我的客厅反映了近代历史。

2013 年 6 月 30 日（星期日）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林钊勤来，取走写的两幅字，收两盒茶叶。下午没游泳。胡绩伟女儿来取我写的悼诗。观温网电视。李娜战胜意大利选手，很不容易打成决胜局 8:6。

晚餐时楚水来（大高个子，说过去来过，毫无印象）。代送崔　的（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大画册（10 斤重）。

2013 年 7 月 1 日（星期一）阴、晚雨

六点半起床。准备好住院要的物件。九点前到医院。玉珍和小余带了一大堆用物，包括餐具等，满起送到楼上。住北楼九层 11 号。医生说，九十以上老人大都住入，“压力很大”。遇见病人王殊（88 岁），他认识我。上午一般检查，眼科多种器械检验。右眼还下午到南楼检验。后天右眼先开刀。

2013 年 7 月 2 日（星期二）晴

五点廿分起床。昨夜九点上床。上午换班的女医生施红来，对我似见了熟人，谈话亲切。于是将“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序言和“书面发言”送给她，非常高兴接受了。杜导正寄来一份长资料，习大讲要追随马克思主义到底，胡德华长篇反驳发言等。

满起、小玲、小琴［芹］上午来，一起午餐。午睡到二点。

护士来，将我右眼的眼睫毛剪掉一点，以便明日手术，弄得很不舒服。玉珍当年双眼做白内障手术，是在门诊部做的，什么术前手续都没有，十几分钟就好了。自己掏钱一万四千元。

2013 年 7 月 3 日（星期三）晴转阴

五点半醒来，六点半起床。早餐应命少吃。两眼又点药水，右眼多点。薛京和老干局两位女同志（昨天来过，周姗姗、吴卫新），周在西藏呆了十四年，都五十出头。九点去手术手［室］，满脸蒙上，右眼多次点药水，其他情况不清楚，感觉微疼。十多分钟完毕。两位女同志离去。同她们略谈点往事。

卧床休息。

2013 年 7 月 4 日（星期四）晴、下午阵雨

六点半起床。由于明天左眼手术，仍不断点眼药。上午还剪了眼睫毛，并到二楼眼科再检验一次。遇王殊，他一只眼手术，即出院。中午休息，睡不着。

下午满起送牛奶和报刊来（他的车星四停驶）。右眼打开了，比现在的左眼视度还好。

小琴［芹］子送菜和水果来，小余为我搽身洗脚换衣。吃晚饭时，将中午吟得的五绝唸出来：

幸福晚年多，玉珍好老婆。
照顾无不至，有望期颐啊！

2013 年 7 月 5 日（星期五）晴

睡得尚好。六点半起床。护士来抽血。八点过，薛京同老干局长等三人来。昨天玉珍给薛京打了电话，嘱老干局不必再来人了。看来还真关心我这个老头。

仍在昨天老地方做左眼手术。医生说，点了三次麻药，用了廿分钟。眼睛稍觉点疼。

满起和小玲来，送水果、菜等，一起午餐。

2013 年 7 月 6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九点揭开左眼，一片光明。但还不习惯阳光（有闪影）。带［戴］墨镜看电视。

上午还到眼科检验。左眼 0.6/右眼 0.5。十点多，满起一家（王军和毛竹）、胜利来，带大西瓜。即切开共食。坐在一起，甚感欢乐。（墨眼睛［镜］是胜利留下的）

坐轮椅同玉珍转了几大圈。遇见坐轮椅的姚依林的夫人，已全呆不认人，94 岁。

2013 年 7 月 7 日（星期日） 晴

六点半起床。一天仍点几次眼药水。

上午小余推轮椅，同玉珍到七楼看望于光远、杜润生、武光三人（于 99 岁、杜、武都 101 岁）情况差不多，都张口睡着。光远两手、脸部都浮肿，鼻饲两瓶食物水。

午睡了两小时。晚上满起来，为我洗淋浴，擦全身。一个星期没洗澡了。

2013 年 7 月 8 日（星期一）阴

六点半起床。上午到眼科再检查一次。左眼升到 0.7。然后看中医，医生是我的粉丝，非常亲切。赠“书面发言”（还让我签名）。

满起两口子来，一起午餐。下午近三点回家，一进客厅，感觉同过去不同，许多相片看得很清晰。

医生嘱咐：三个月后配眼镜，看书不超过 20 分钟。

陈海宽来。

2013 年 7 月 9 日（星期二）夜雨、阴雨

昨夜几乎打赤膊睡觉。小便两次。六点半起床。上午觉疲劳，坐在沙发上睡着了，薛京来都不知道。已去世的傅依明（原平江老干局长）的夫人和女儿（40 岁）来，仍为房产事，将上诉件转周强（现任高法院长，原湖南省委书记。上次为此事交他处理，作过批示）。女儿谈现在领导又将此事转岳阳法院处理，人很厉害。幸好薛京来了（上次经他手），看完上诉件，代拟了短信。

下午张津生同马德伟（水利发展杂志社社长）来，谈钱正英和张光斗，谈三大问题。马买了我的《文集》一套。

2013 年 7 月 10 日（星期三）阴雨

睡得尚好。六点半起床。玉珍继续为我点眼药。

上午郭全胜来，关心我的身体。谈到牟宜之两篇序文的广泛影响，两本书他带去，还有香港《南华早报》去年十月一日刊载的报导，他也不知道。说现在有记者要采访我。特将南央的翻译版交他一阅。陈海宽交满起十人名单要《文集》，一一签名。下午同胜利手谈，晚上到八点。

2013 年 7 月 11 日（星期四）阴转晴

六点半起床。薛京一早来，同去医院换氧气瓶，并送艾虎《文集》。玉珍陪我九点到医院，看内科、

皮科和眼科。十一点多回家，尚不让多看书报等。陈海宽要了 50 套《文集》，胜利帮忙取走。

下午只是将一个多星期的报刊标点［题］翻完，留下几份资料。禁止手谈了。稍稍看看电视。

2013 年 7 月 12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薛京、陈海宽来。陈送刘亚洲、兄弟《文集》。他们熟识（同在部队），是刘主动要的。薛说，邓爱军变成粉丝，也要了一套。

这两天喉头疼，晚上睡觉前尤发作。于是停止服中药，见好。玉珍又催我上医院。

只能看看电视。每天晚饭前后看北京台的“养生堂”，谈治病和养身。

2013 年 7 月 13 日（星期六）阴

六点半起床。上午满起帮我贴背部膏药（组织部老干局给的），四小时后取下。胜利一家来午餐。允许手谈一小时，胜了一盘。收到六大本《红岩儿女》文集，发现一篇写廖意林的。报载全国四分之一土地被雾霾。

2013 年 7 月 14 日（星期日）阴

六点半起床。到阳台乘凉活动。上午看电视，韦维［唯］的歌会，带怀念等性质，朱时茂、陈佩斯和三个洋儿子（最后参加）出席陪唱。大概有一个多小时。

玉珍继续为我点眼药。看书很小字的字［书］也没问题。

下午有水电系统人电话：6 月 28 日《北京晚报》刊黄万里和三峡问题文。

2013 年 7 月 15 日（星期一）夜雨、雨

六点半起床。整天呆在客厅，主要看电视。满起来贴膏药，玉珍点眼药，小余擦背。

上午郭全胜来，及川淳子友人平野爱、佐藤充则夫妇要《文集》，郭联系寄去。晚上嘉满送来南央的信件，《口述往事》已出版，慢慢托人带回（有 30 本样书）。

2013 年 7 月 16 日（星期二）晴、见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上午王立军（陕西、律师）和王毅（北大，41 岁）来，简谈三个问题。薛京经手，各买《文集》。下午张静来谈周笃文情况，她去贵阳，找到新华社负责人，周已同刘结婚。她出示许多性生活光盘，以及“性诗”等。

2013 年 7 月 17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整日坐在客厅。上午盛禹九来，谈他在《中国青年》工作 30 年，写了“《中国青年》与政治风云”长文，唸了几段给我听。还有“复杂多面的胡乔木——与李锐谈话录”及写许良英的两篇文章（已在《开放》发表）。还拟写“李锐为何长寿”。谈到十一点多。他 84 岁了，勤于动笔。

下午平江新任老干局长郑湘平（组织部副部长，41 岁）和一同事来，送“书面发言”。简谈三大问题，并送《文集》（他交玉珍二千元，我说正好是购书费也）。其人读过我的《出访日记》，自称粉丝。

2013 年 7 月 18 日（星期四）晴转阴

六点半起床。八点动身去医院，查血、看眼睛。九点过即回家。玉珍续点眼药。王大夫电话，血液正常。两星期查一次。十点过，嘉满同美国周锡瑞教授（叶娃丈夫）来，顺［流］利的北京话。赠著作两本《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义和团的起源》。在加州伯克利，认识南央，读过我的书。主要来询问延安整风情况，及我的亲身经历，藉此谈三大问题。首先指书名：世界靠改良进步，而不是靠革命。讲自己这卅多年弄清楚了这三大问题。随后唐小毛和雷颐从上海回来（小毛在上海办了“三观（天地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请当今学者讲历史），雷应约谈宋教仁，韩钢不久前在庐山谈庐山会议，还帮助王康办画展。一直谈到十二点，聚餐（周 71 岁，雷 57 岁）。

下午观电视。

2013 年 7 月 19 日（星期五）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整天在客厅。上午十点薛京来，帮助高声读盛禹九同我谈胡乔木文，须改动处打上记号。做好这一件事。同盛通了电话，盛说 2011 年就将此文寄来了，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下午坐轮椅，同玉珍在附近转了一大圈。

2013 年 7 月 20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平江组织部长张中霏和陈雷等五人来，谈往事、三大问题，为什么是个农民党等。赠一套《文集》及“书面发言”。下午毛应民同浙江农行行长二人来，他们买了六本《毛泽东——1893-1923》，让我签名，又三套《文集》。毛送线装本刘枫书百首茶叶诗。

胜利来，手谈大胜一盘。

2013 年 7 月 21 日（星期日）阴

六点半起床。仍整日坐在客厅。上午蒋彦永来，带两光盘。先放王康制作的“浩气长留”，50 位画家大长卷（从 800 米增加到 1000 米），真是全世界空前绝后的画史（描写抗战直到今天）。另一光盘是医学界谈近日鸣禽病，有他的发言。

下午观电视。晚上嘉满送来南央从美国拍寄的香港书市，有我的大幅宣传《口述往事》的照片和说明。

2013 年 7 月 22 日（星期一）多云

六点半起床。整上午翻看崔如琢大画册和|和|本人传记等资料，因为明天他本人要来访。于是吟成一首七绝，感谢如琢名家赠画册：

自古诗书画互通，传神水墨在心中。
启人浩气启高智，腕下创新春意浓。（纵横造化功）

下午作字，为此首写了三次。还为平江人写了五幅字。

2013 年 7 月 23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七点早餐。　　来领路（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玉珍、小玲同我一起应约去

崔如琢家，靠近机场的豪华别墅庄园。家中一切用具都是古董，如各种古物展览厅。真是赛过故宫。买了四栋大别墅，用走廊合垄［拢］，还有几个水池。走廊有几百米。本人谈现是美籍，在美国 11 年，香港 10 年，能旁观中国。由于在国外知道我这个人，对毛的看法一致，杨开慧的八个字早知道。我也谈了点往事，和简述三大问题，自己的画展馆和收藏馆都不及参观。我的赠诗当然高兴。赠我大幅脂［指］墨画和一幅字，以及大厚本石涛画册及本人的几张盘和介绍文集等。玉珍的感想尤历［厉］害。十二点多到家。同薛京一谈。

下午游 300 米。尚不觉累。

2013 年 7 月 24 日（星期三）晴、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上午休息。满起将崔如琢送的大幅指画“杏花春雨江南”挂在客厅。东西两面墙上都有大画了。下午因背上贴了膏药，玉珍不让去游泳了。胜利来，正好手谈。

施滨海送来《开放》第 7 期，并两厚本《李锐口述往事》，真是喜出望外。让胜利一览。玉珍也愿一阅。

2013 年 7 月 25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满起来操作，看崔如琢一生和成见［就］的过程，三张光盘。下午翻看《口述往事》等，眼睛总觉不顺当。

2013 年 7 月 26 日（星期五）阴、阵雨

六点半起床。上午一早汨罗人易尧来（38 岁，过去来过，毫无印象）。自称无职业，“写文章，在美国发表”（38 岁）。就是要来看望我。送“书面发言”让离去。薛京同外孙［甥］（孙立人）来，为上海四位（副市长沈晓明，两企业集团负责人毕晓哉、薛子娥），以及西安中心医院主任史爱芹，要《文集》，一一签名。接着冯雅波同一石油公司干部（谢启良？，曾当过周永　的秘书）（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要《文集》。

下午看报刊，翻《口述往事》。1979 年，住入此楼后，同玉珍结婚。附录的“年表”中有记载，特唸给玉珍听了（还唸了几个人物）。

2013 年 7 月 27 日（星期六）阴

六点半起床。预告有大雨，却没有下。上午大家看“凤凰卫视”，报导朝鲜大阅兵，纪念朝战 60 周年。李缓朝［源潮］站在金正日旁边。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人数之多，大概是倾全国之力。最后出现“人军政治”的字来说明：全国从军也。晚上中央电视台都没有报导。

下午游 200 米。同胜利手谈，盘盘皆负。

晚上观电视，每天十点多睡觉。

2013 年 7 月 28 日（星期日）晴

七点起床。睡得很好。早餐后韩磊来，立即翻看《口述往事》，签名送他一本。

施滨海来，胡德平、吴敬琏请我吃饭。于十一点到大三元，除主人外，还有李慎明、李郁、胡舒立、张钊荆等人。一起座谈。我谈了点大家不知的往事，唸了四首写毛的诗。我问德平对习的印象，他说同

他那些极左分子还是有距离的。吴敬琏则同我的看法一致：包括经济（很担心）所有问题都是体制问题，但世界潮流中国离不开（同周有光观点相同）。施将三本《口述往事》分赠胡、吴和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我都签了名。

下午两点回家，午睡到四点。

2013 年 7 月 29 日（星期一）多云

六点半起床。上午傅荆原来，谈他的“治国大纲”（写了不少书，过去来过），唯此一法。我狠狠地说了一句：根本问题是体制问题，现在这个专制体制不改革，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下午同玉珍，我由小余推坐轮椅，在河边公园转了一大圈，整整两个小时。五点半到家，门口遇见刘清夫妇谈了一阵。刘清大我两岁，明年满百岁。老朋友只剩他了。

2013 年 7 月 30 日（星期二）晴

七点起床。上午薛京来，处理我的书桌。他的友人李占军送来大袋食物。奚青来，谈形势，认为习两面应付（刘云山挨批评），有处境问题，慢慢看。赠《口述往事》，立即翻看。续谈温办事难，他那封告状信，等待处理。现在大概案件过多。一起午餐。

下午游 200 米。洗了痛快的淋浴。玉珍的同事、朋友来，1942 年工作，15 级，解决不了局级问题。

奚青给我两份资料：胡平的文章引用我的话：“共产党是个黑邦［帮］”。网上有人骂我是汉奸，“应开除党籍”。

2013 年 7 月 31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拟查近几年的日记中，还有哪些诗作。满起拿下来那口皮箱中，近十年的日记本都不见了（是否小妹取走成疑），于是大发脾气，很是不快。[2]

---

[2] 我是在 2017 年 2 月 3 日经父亲和张玉珍同意，将 2003 年前的日记本从父亲这里所说的皮箱中取出带回美国的（可参看李锐 2017 年 2 月 3 日日记）。这些日记本曾经于 2004 年 7 月 15 日至 2007 年 4 月 25 日存放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善本部。因为经手人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丈夫巴悌忠的中学同班好友，张玉珍怕这些日记本会转移到我的手中，不断逼迫父亲取回，终于 2007 年 4 月 25 日取回存放于家中（取回时用的就是这个皮箱，此后一直放在书房沙发的底下）。此事的经过可参阅李锐 2004 年 7 月 15 日、2005 年 10 月 26 日和 2007 年 4 月 25 日日记。2017 年 2 月 3 日我打开这个黑皮箱时，原存放于内的 2003 年之前的日记本除了 1989 年和 1990 年的不见了以外，其余都完好无损。1989 年和 1990 年两年的日记本，我是在父亲书房靠窗户的书架同东墙书柜交叠的暗处找到的（我没有询问是谁藏在那里的，只是归入箱子中的日记本内一并带出）。父亲这里说皮箱中“近十年的日记本都不见了”是他自己记错了。因为皮箱内装的都是从国家图书馆取回的 2003 年以前的日记，2004 年之后的日记是散放在别处的。2017 年 2 月 3 日那天，我还在书房的大窗台上找到了散放在那里的 2013 至 2016 年的日记本，但是 2004 年至 2009 年的日记本没有找到。经询问，张玉珍说是放在公寓大门背后的绿色保险柜内的，并找出钥匙交我，看着我打开了柜子，里面却是空的，我没有再多问。所以这六年的日记只有我以前扫描的影印件存于胡佛，原件不知所终。2010、2011 和 2012 年的日记本是我在 2015 年 3 月带回美国的。2017 年和 2018 年的日记是在 2018 年的 4 月由张玉珍的女婿也是父亲的司机张满起从家中拿出交给我的。那时父亲已经住院，我知道他出不来了，而父亲的家彻底成了张玉珍的家，我无法进入，只得试着请张满起帮我找找这两个日记本，以为他会先请示张玉珍的，没想到他竟然自己做主，真地找到交给了我。继母张玉珍转变态度，能够同意让我将日记本原件带回美国，我分析：1.2016 年 10 月回国，为父亲 2017 年 4 月做 100 岁寿宴，我曾经交给她 10 万元人民币。后在中组部干涉下寿宴没有办成，她没有将钱还我，而是存入她养女的银行账户。她可能觉得将日记本交给我，就算摆平此事儿了；2.李源潮主政中组部时，将张满起转为中组部的正式职工，沈跃跃常务副部长也常常来家看望，对她十分“尊重”，还送过她一条贵重的丝绸头巾，称她为“李锐的政委”，请她替组织“看好”李锐，所以她将日记本看得也很紧。而习近平上台后，中组取消了过去的一些待遇并渐渐不再重视她的作用。得不到尊重和好处，她自然也就没有动力再积极地替组织看住李锐和李锐保存的史料了。——李南央注

下午游 200 米。胜利手谈。刘清夫妇来，送来他在云南时年青友人　　的著作。（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

2013 年 8 月 1 日（星期四）阴多云

六点半起床。五点半醒来，就难睡着了。八点多，玉珍陪我到医院，查血、看眼科，都正常。要少看书。十点多回家。

上午罗振羽带他的表妹来，25 岁，5 岁由母亲（平江人，离婚）带到美国，读书长大。现在香港工作。送果物，很想见我。谈网大刊邓朴方带巨资去了美国。

下午游 300 米。抄好 18 首诗（近作）。

收到上海程巢父寄来的《问教余秋雨》和《余秋雨别传》两本书（作者吴拯修不认识，余秋雨其人其事也不清楚）。程的信中要我为吴的新书名“黄叶落尽视域宽”写书名。还寄来复印的吴的长文：“客观评价”真的客观吗？——与叶永烈先生商榷。文章谈钱学森的“万斤亩”公案始末，开篇小标题为“李锐的话并非‘孤证’”。我都没办法一览也。

2013 年 8 月 2 日（星期五）多云、小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人客不断，好在薛京先来。楼下姚雪垠的儿子姚海天（72 岁）送来他父亲的著作：《崇祯皇帝》上中下三册。（故宫出版社今年版）赠“书面发言”。谈了一阵，要我为河南“抗日英雄梁雷殉国七十五周年”题词（送我《民族魂》书）。

郭全胜来，要我为“中国国际友好志愿者”题词：“天下归仁，做世界公民”。接着林从龙介绍河南从事古代列子纪念的陈国勤和吴建增来，送了五本《中国列子碑林》的题词大本书。其中首位我题的“翰苑千秋”。

2013 年 8 月 3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前天吟得的观朝鲜大阅兵的七绝，定稿：

往事难忘志愿军，儿孙继续折腾腾。
援朝抗美何时了，马列斯毛千古评。

唸给玉珍、小玲等人听了。

上午薛京交来《炎黄》上的四首诗，共得二十多首，可以分类，抄好给《野草诗社》（来电话要）。同满起到医院换氧瓶。

延滨来，即将去美国看望女儿。交我胡德平的著作《改革放言录》（人民出版社出版）并一大盒（两瓶）的珍贵红茶。

胜利来，上下午手谈，没下一盘好棋。

2013 年 8 月 4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抄录诗作，边修改。下午三点，韩钢引台湾钟延麟（35 岁）来，研究中共党史的教授。谈到五点半。主要谈彭真的情况及毛的关系等，以及庐山会议。《口述往事》他们都知道了。赠“书面发言”。韩钢对形势是悲观的。

2013 年 8 月 5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胜会纪念册》（谢<韬>逝世周年）。过去没都看过，有好文章。上午楼下姚海天夫妇（自称粉丝）引河南一位负责干部杨德堂来，送《邓州习氏》族谱（内有习仲勋照片和家人的有关信件和题词等）和他主编的《穰原浩歌》一厚本书（写南水北调和移民情况），并为“民族魂”河南一抗日烈士题词。见到我写的字，于是本人求字，我只好立即写了一幅（秦城旧句），真是姚家的面子。

许医农引一湖南年青人来，黄友爱（30 岁），交我钟叔河编订的《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胡适题的书名），和他主编的《湘水》（湖南人文丛刊第一辑），让我在大题签册上题词。我写了这样一句话：“湘水产生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和时务学堂”。许医农谈柳思已去世。

下午原高法院的葛行军来，谈崔敏的事情，正好《炎黄》8 期登了崔的文章。送他一套《文集》。今天来的人都送了“十八大书面发言”。

满起从《炎黄》社取来几十本第 8 期。我写王德禄的长文，竟然登在后面，封面、底都没有标题。

2013 年 8 月 6 日（星期二）阴

六点半起床。睡得不好。第 8 期我那篇写王德禄的文章交杨继绳时，曾嘱刊在前面，这是一篇对国情有希望的长文（题目改了，删掉一部分，也不征求我的意见）。上午薛京来后，让他找到原稿对照，将我的不满意，电话告诉杨继绳。

张抗美和赵来群来，他们去长沙没见到那位律师，认识了李冰封等人，知道一些湖南情况。赵谈郭道晖等在长沙开了一个会，批判不谈宪政的领导思想，年青人也发表应当对毛“鞭尸”之言。并带来《当代艺魂——范曾、廖世英双人集》，原来李冰封的夫人是大画家。一起午餐。

下午游 200 米。

2013 年 8 月 7 日（星期三）阴、阵雨

七点起床。上午让小余将客厅三个茶几底下放的大画册、各种纪念册等都取出来，加以清理。找到了《纪念陈独秀书画选》，我那首诗是纪念陈 130 诞辰写的。还有钟沛璋夫人《陈敏八五人生剪影》集，让玉珍看了。收到四川人鄢国灿的诗集《奔浪菑韵》，完全记不得其人了。下午游 200 米。同胜利手谈大胜两盘。

2013 年 8 月 8 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玉珍血压时高时底［低］，每天到复兴医院吊瓶，并按摩，睡眠也不好。每周给我三次打两种针，却从未缺过。

上午略翻书、报。下午游 300 米。平江张满兰、毛帅南（政协副主席）和吴尚勇（交通局局长）来，为通三省的高速公路平江段的问题，向中央上书，让我们老同志签名。赠“书面发言”。“七不讲”似未通到基层。

晚上韩磊送菜来，《口述往事》他快看完了，很是赞赏。

2013 年 8 月 9 日（星期五）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上午薛京同他的友人李占军来，李从事汽车买卖，千人买车受到一个大骗局：长春厂一干部和省公安厅一干部勾结，骗钱上千亿。上诉件很详细，让我向吉林书记王儒林写信，只好照办。

下午将诗稿全抄好了。只剩一两首。

2013 年 8 月 10 日（星期日［六］）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找资料，却找到四川地震时写的一首七绝，发表在刊物上。

胜利来，上下午手谈。下午游 200 米。

2013 年 8 月 11 日（星期日）阴、雨

六点半起床。收到吉林高国发的长信和两份网上资料（25 页，谈薄事和形势等）。信中说明自己的经历和结交的同道朋友（多半认识）。已 70 岁了。下午游 300 米。观电视。玉珍怕冷，同我相反。大妹来电话，谈三妹家被盗。长沙 40º，我让玉珍说一句：这是天老爷对中共发脾气。

2013 年 8 月 12 日（星期一）多云

六点半起床。《炎黄春秋》廿周年纪念册，满起到社里取来，上面刊有我的一首贺诗。带回一堆读者信件，只好让薛京处理。今天将 27 首近作全部录出，并复印一份。给“野草诗社”董澍电话，让明天来取。

玉珍仍每天去医院吊瓶并按摩。睡觉也不好。我鼓励她要乐观。

2013 年 8 月 13 日（星期二）阴

六点半起床。阳台小活动。上午薛京来，交许医农寄的网上资料，谈习等。陈海宽从榆林回，家乡美好，出示照片。郭全胜同发改委培训中心的年轻人依滨来，交他写的否定毛的文章。野草诗社董澍来，交“近作 27 首”诗稿，引起传阅。我闲谈中，依告知马鹤凌的家训为：

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

下午不能游泳（背上贴了膏药）。玉珍带我坐轮椅，三人绕河边公园走了一大圈，五点半才回家。晚上看电视时，想起观朝鲜阅兵末句：“马列斯毛千古论”，平声“论”字，无评论之章，还是用脱韻的“评”好。

2013 年 8 月 14 日（星期三）多云

六点半起床。八点前到医院作体检。满起帮忙，到内科，查血、B 超、CT、心脏，都较正常。吃早点时，有位老太也在吃，三个人侍候，起身时问老太“贵庚”，95 岁，我就称她为“妹妹”，引起欢笑。

下午张坚和薛力子、罗山来。薛在内蒙从事绿化工作，上千人参加，公家欠了他 4 亿元，上书，让我题几句话给王军。罗山也是有文件交纪委。谈了一阵，给四套《文集》签名。

2013 年 8 月 15 日（星期四）多云

六点半起床。上午人客不断。彭国东（曾在平江工作五年）08 年来过，给两张合影照片。有篇长文想见张震。也给我一份。钟勤昌来，两份平江治水和教育事业要钱的文件，让我转水利部陈雷和湖南教育厅（其人专来找这些事，玉珍很反感）。陈海宽带张晋雄和夫人宁蓉明来（张在泰国任宋卡总领事），乃粉丝。谈许多往事和三大问题，赠《文集》。来人都给“书面发言”。

下午游 200 米。解手出现平生奇跡：用四个开塞露也解不出来。

2013 年 8 月 16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报纸只看标题了。今天用两个开塞露仍只能解一点点。整天不顺当。

2013 年 8 月 17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玉珍、小玲陪我到医院，看内科。咳嗽、便秘，过细看了。没有炎症，开了两又长又大的开塞露。回家后又发生奇迹，没用开塞露拉光了。吴宗熿、冯海阳来。施滨海送来《开放》第 8 期和三本《口述往事》。胜利来，下午手谈，没让游泳。

2013 年 8 月 18 日（星期日）晴

七点起床。整天懒散，看看电视。张九华和小琴［芹］送来鲜鱼。玉珍仍由小玲陪着去医院吊瓶。

2013 年 8 月 19 日（星期一）晴

七点半起床。小余叫醒的，真是少有之事。

整天坐在客厅沙发上，只到阳台活动了十分钟。又便结，开塞露不起作用。

2013 年 8 月 20 日（星期二）阴

六点半起床。九点多薛京同到医院，满起找到呼吸科。医生查看过，让我输液（三次），吊瓶两个多小时，十二点才回家。平江来人为喻杰故局［居］筹款，让我给楼继伟部长求助。

2013 年 8 月 21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玉珍为我量体温 37º3（下午 37º5）同我到医院吊瓶。下午张坚引人来，带去《文集》十套。五套签名。

2013 年 8 月 22 日（星期四）多云

六点半起床。玉珍陪我到医院吊瓶，没有体温了，仍有痰咳。老了，身体不行了。

2013 年 8 月 23 日（星期五）晴、阵雨

六点半起床。八点多到医院吊瓶，十一点多回家。满起照顾着。薛京来，取走一封求助信，由他处理。

玉珍也有感冒，养生堂也不看了。

2013 年 8 月 24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九点前到医院吊瓶，十一点前回家，感觉咳嗽好多了。只是仍时感气短，只得喷雾剂，用万托林。每天仍浏览报刊，看看标题。《新京报》刊中外社会新闻较多。

晚上看完电视。十点左右就寝。

2013 年 8 月 25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近作廿七首”，这几天过目多次，确实反映了我的一种状态，尤其那一句：“让我灵魂有笑容”。

八点半到医院，作完最后一次吊瓶。

下午胜利来，四点手谈到晚餐，老毛病不改。

2013 年 8 月 26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仍有咳痰。收到高国发寄来的一大厚本《中国国学大辞典》，内容都是三四百人的书画和诗文。他的“李锐颂”“300 句刊在其中，还给我写了一封信。陈海宽送来两大盒月饼。苗苗夫妇来午餐。

2013 年 8 月 27 日（星期二）阴

六点半起床。情况如昨。薛京来，让看高国发寄的大书，给高电话，表示我的谢意，并谈及书名奇异等。广东来两人，1999 年到新丰江，为供水香港接触过（薛京记得），让我为一大项目（解决几百失业工人问题）向省的求诉信，向胡春华书记写几句话，只得照办。两人要《文集》，签名：李伟伦、罗伟君。

下午玉珍同我到医院内科复诊，照胸片无炎症，查血有炎症，继续上下午吊瓶。可去万寿路一分诊处吊，不复［服］老不行了。

给杜导正送了盒月饼。杜来信，九月号《炎黄》有谈宪政文，新闻总署让停销，坚决抵抗到底，直到将署长蒋建国告到法院。

2013 年 8 月 28 日（星期三）夜雨、阴

六点半起床。八点多到万寿路北一个高层楼房大院内的卫生所吊瓶，满起在里面圈［转］了一大圈才找到。几位老护士都认识我，很是亲切。下午先到万寿路洗澡，满起帮忙，十多天没来了。他游泳了。然后去吊瓶。下午四点同胜利手谈到晚餐，只胜了一盘。

2013 年 8 月 29 日（星期四）大晴、见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八点多到万寿路卫生所吊瓶，女护士黄蘭香很热情，谈六四到过天安门，想读我的书。已 45 岁。下午去吊瓶时，带上《文集》，签名让“蘭香诸位同志存览”。五六个人到门口送我。满起去过杜导正家，住在三层。将车停在楼门前，请他下来面谈。九月份谈八二宪章文，顶过去了，曹建国不敢再干涉了，一场胜仗。他谈刊物已发行近 18 万份，有老同志、红二代和学者们支持，胡德平最近写了篇好文章。回来告诉玉珍，让她也高兴。

2013 年 8 月 30 日（星期五）晴如昨

六点半起床。八点半到医院，满起照顾，吊完最后一次瓶。到内科复诊，医生让查血，仍有炎症。开了三天药，不吊瓶了。

薛京来，处理信件，同高国发打过电话。发现一封金永堂从澳洲寄的信件（七月份），让薛京复信。

下午翻报刊，看电视。一个惊人的“百万巨鹗”的大兽片。这几天想了一首绝句，还难定稿：

个人崇拜即邪教，英语词中一个词。
权力必然生腐败，格言绝妙后人知。

英国古代学者培根有此格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

2013 年 8 月 31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潘开茨的次子潘太二夫妇来，为他的母亲陈西（已 99 岁，住院）成为“部级待遇”找我帮忙。谈了些旧事（他俩说在李普家见过我）。韩磊来，我的“口述往事”已看完，问了些书中细节。我责问他为何吹捧张光斗？他说后半部写缺点被删掉了。他带来两本《口述往事》，是他的两位领导从香港买来的，让签名。

下午同胜利手谈，小有进步。

2013 年 9 月 1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唐小毛早来，她认识的一位德国学者来中国旅遊，到延安等处，由她陪同。随后陈海宽来，他们俩人谈延安现状等。陈带来一个公文提包，鳄鱼皮做的，大家猜售价（香港友人送他的）。了不起一万元，谁也不会买。陈告知，乃 50 万元也，真是大吃一惊。现在富翁太多，这也表示权贵资本主义的社会情况。韩磊来，他也猜不出。高国发的长诗“李锐颂”拍了照。《口述往事》已看完。唐小毛留午餐。

玉珍仍吊瓶。下午一起观电视。

2013 年 9 月 2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八点多郭全胜来，他从日本回，送日本茶叶等。见到及川淳子，带回她给我的信，及拟出版翻译我的著作的目录。还有一张复印的彩色书架，三层都是我的书及有关书籍。信中对日本形势也有看法。七月份她就看到了《口述往事》，准备翻译成日文出版。

下午玉珍陪我坐轮椅，小余推着，在周边转了一大圈。遇见一个坐电三轮的 82 岁老头，聊了一阵，是在冶金部工作过的。

2013 年 9 月 3 日（星期二）阴

六点半起床。上午薛京来，让看及川淳子的信件等。刘世定（楼上刘明夫、廖时光夫妇的女婿）来，他在北大教书，送同事侯雨夫两本谈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读过我的书。谈了一个多小时。教育界认为三种人：教育家、政治家、官僚家，前两种人总还有自己的思想和追求，第三种人最多，一生就为升官。他原在社科院被赶走。同薛京、任小彬等都是老关系。

下午如昨天，坐轮椅游河边“公园”。方崇［宗］岱的女儿来，父亲百岁纪念集过去给过，全忘记了。没有接受其上诉书。

2013 年 9 月 4 日（星期三）阴、小雨

六点半起床。上午九点，范岱年和王德禄、程宏三人来，大概我的文章反应很好。我将原文稿给王一份，谈到《炎黄春秋》删了一大段，题目也改了，我提了意见（即刊出地位不显著等）。谈了些往事，他们也知道《口述往事》出版了。王送我八本他们研究所的书刊。

下午胜利来，手谈到五点半。薛京来，同到附近的京味楼大酒店九层参加任小彬约请的宴会。到李志民和青干局的十一人，好多人我都不认识了。我简单谈了三大问题，唸了那四首写毛的诗，还谈到些那四首诗的往事、细节的来源。大家合照相，每个人还单独同我拍照（我和志民坐在一起）。我最后说：百岁时大家再聚会。没有想到小彬是这样的聚餐会。

范岱年送我新著《科学、哲学、社会和历史》，王德禄还送一本厚书《1950 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

下午潘开茨二儿夫妇来，交阅母亲进“部级待遇件”（行政 12 级）。我告知不可能，如医疗费用自出过多，付不起了，可以为此上诉，还可能有结果（母亲已 99 岁）。

2013 年 9 月 5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玉珍陪我到医院复诊，先抽血（早餐带去的）。方大夫看的，已无炎症，可不吃药了。但一周内还不能游泳。

下午一家五人（小玲在内）到紫竹院转了一大圈，好几处跳舞场，中老年夫妇，树竹满园，大半湖荷花盖满，还有游船。五点才回家。

牟广丰送来新疆的大枣等。《作家文摘》和《新京报》刊传记序文摘要，也带来了。《南方周末》的下次带来。又去了趟俄国，工作很忙。对形势包括环保，很是悲观：好像要来“文革”了，习讲话要控制意识形态。

2013 年 9 月 6 日（星期五）夜雨转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薛京来。让看王德禄、范岱年留下的书刊。发现他的长城所 1993—2013 廿年大事记的序言，即我那篇文章。于是将此文又看了一遍，确实很有观点，将根本问题说清楚了。

郭全胜来，及川淳子信件很感人，由薛京回了话。

下午崔敏来，刚去看望王怀安，不能走路了。谈到对我的看重。将廿七首诗拿去打印，我又补上“个人崇拜即邪教”最近一首。

2013 年 9 月 7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报刊标题而已。上午胜利来，手谈两个小时。下午看看电视。小琴［芹］和张九华两口子来，送水果。

2013 年 9 月 8 日（星期日）阴

六点半起床。平江人关振强带三个广东人来，对关根本没有印象，他说来过。三广东人：梁启超（名片上印的，作家协会，江市政协等）、邱海初、陶志明。给我两本刊物《中国侨都》，“七一特刊”中有关的文章，另一本有“陶易居士”的文章“和谐侨居”，谈新会侨乡建筑物，尤其谈塔的建筑。他们留下“侨乡建筑，和谐之道”条子，让我书写。由于电话中，玉珍已答我因身体关系难于写字了，只能以后再说。同他们谈三大问题，谈斗拱，出示《文集》和《口述往事》。送“廿七首诗”，“十八大书面发言”和《炎黄春秋》第八期。

下午崔敏来，要将廿七首诗复印成铅字版，我加了“个人崇拜即邪教”这首。晚上他将铅字版送来 20 份。

青长庚寄来自制彩色祝我俩康寿的信并让收集的“健康长寿”文多篇，自己印制的。内容值得细读。

2013 年 9 月 9 日（星期一）夜雨、阴

六点半起床。流［浏］览报刊。胜利来，整天手谈，只有两盘较合格，即注意到“守”也。

小余因事回平江，车站错了，明天再走。

2013 年 9 月 10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平江原人大常委副主任陈意均来，为那项抽水蓄能高坝工程能尽快开工（何格高建议多年的水电工程），向中央有关单位负责人写了封信，当然立即签名，还同他谈了些水电往事。

薛京来，让再给那位杨满场的问题回电话。薛带来一份中央办公厅的文件：“要求加强报送中央领导同志处机要信件管理工作的通知”，必须主管局领导审批同意方能送出。

下午胜利来，手谈到晚饭后。

2013 年 9 月 11 日（星期三）晴、灰天

六点半起床。上午同玉珍闲谈，小余过份厉害了，拿了我的一套《文集》送人，我都不知道。

下午回复游泳 300 米。洗了个痛快澡。办公厅秘书处两人送来三中全会文件，让提意见。只是翻了一下，大谈我的三大问题和关键往事，即必须政治体制改革，文件中此条自吹，实际没有实行，以致造成全面腐败。谈了所谓七不讲等问题一个多小时，让他们做记录。关于经济改革，文件中详细措施等，则作了肯定。

胜利来，只手谈了半小时。

2013 年 9 月 12 日（星期四）阴

六点半起床。报刊过目。下午又游 300 米。胜利来手谈到晚餐，自觉有点进步，注意守了。

夜观电视，碰巧看到 CTV6“宗师卜六”，打杀了一大批及为首的权［拳］击手。

2013 年 9 月 13 日（星期五）夜雨、阴

六点半起床。小玲一早代替小余服务。她常四点起来到玉渊潭活动。力加劝阻，睡眠好是健康最关键要素。

上午薛京来，让他先看何方寄来的两篇长文（一篇已在《炎黄》第 9 期发表大部份［分］）。

长沙的彭道明（名片上三大头衔，一为中国书法研究会副会长）和曾松亭（团中央的）来。送我《昨非诗稿》两本（第一本有我的赠诗，全忘记了），对我热情之至。送“书面发言”和“廿七首诗”。谈三大问题及往事等，近两个小时。送《文集》。彭已 76 岁，原在部队工作。

下午看电视。

2013 年 9 月 14 日（星期六）晴见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上午就同胜利手谈。冯海阳来，闲谈形势。两家共八人（毛竹、秋林都来了）到附近餐馆吃羊羯子，一大盆吃光。我只吃了一个，共三十多个，花了不到 300 元。

下午游 200 米。三点半到晚饭前同胜利手谈，小有进步，注意保守了。晚餐还吃剩菜。玉珍对她养大的几个孩子总不满意，我总劝导她，由于教育得好（胜利、小玲都是她带大的，还有小琴［芹］、维娜都极懂事，规规矩矩）都工作好、品德好，我都很满意。这样的和睦家庭，照顾老人，较少了。

2013 年 9 月 15 日（星期日）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上午海南岛的吴宗绩来（32 岁，儋州文联工作，爱诗词，党校萧岛泉老人介绍），仰慕我的诗词。最近在山东笔会赞扬我。特赠《文集》，宣传我的思想也。

下午游 200 米。看电视。杜导正电话，谈形势恶化，老同志很悲观。七不讲还抓人（我说党校女副校长在电视上大讲马克思主义）。刊物受压，最坏情况只好关门。我告他李凌寄来一报刊文章，批评杨继绳《墓碑》，没有饿死那么多人。

2013 年 9 月 16 日（星期一）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小玲和满起整理玉珍房间的壁柜，清出三十多瓶酒，以及几十盒人参之类，都是多年来接受的礼物，意外的有精装两厚本郑板桥的书、画集，以及陈双壁［碧］送的白玉瓷小佛爷，还有维娜送的两块手表（上有许多围棋），还有钢笔等。

上午给李凌电话，杨继绳电话告知，他已写辩拔［驳］文章。平江人胡德明（胡筠亲属）来，要十一套《文集》。

下午胜利来，手谈到晚餐。

施滨海送来《开放》第 9 期，谈又抓人了。

2013 年 9 月 17 日（星期二）雨

六点半起床。近日常看 CT13 台的“朝闻天下”。叙利亚有望和平解决，这倒是世界在进步。

上午薛京来，让处理信件。汤钦训的外侄在湖北工作，来信并上书求宪政。即同满起到医院换氧瓶。陈海宽从巴西回，送两件木制餐具。薛的朋友李占军来，送一箱野生菌和食物等。方崇［宗］岱的女儿方颖又来告别（72 岁）。李志民来，路上堵车两个多小时。谈刘泽彭往事，受江的控制。送月饼等。

下午游 300 米，尚不觉累。薛京带来《望期颐集》目录单。

玉珍又为我剪脚脂［指］甲。

2013 年 9 月 18 日（星期三）夜雨、阴

六点半起床。看“朝闻天下”。北京似决心改良空气。

上午姜瑞玲、钱君伟夫妇从夏威夷来。他们是医生，原在友谊医院工作。1979 年我住院时治过我的病。说过去来过，全忘记了。他们是六四前夕五月份去美国专修的，因此就不回国了。谈到看到鲁豫采访我的电视片，我在国外影响很大。他们两个儿子在日本留学，成家立业，在广播电台工作，很想采访我。同薛京联系，我答应了。送《文集》并“书面发言”和“廿七首诗”。同他们谈三大问题等。“个人崇拜即邪教”，他们生活在美国二十多年，都不知道。

下午游 300 米。一老头问我的年岑［龄］，大吃一惊。他只有 81 岁。我就说“小老弟”。

晚上电视坏了，同玉珍闲谈小余的事。

2013 年 9 月 19 日（星期四）多云

今天是中秋节。六点半起床。上午从杂堆中发现程巢父的信，即为他写书名“黄叶落尽视域宽”，并电话告知。钟沛璋、钟伯熙等来电话，关心我的身体。胜利来手谈。两家中午仍去吃羊羯子。下午小余回来，带平江“小花片”和板栗。一青年来修好电视机，花八百多元。

2013 年 9 月 20 日（星期五）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戴晴八点多同两位朋友来了（何正军、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郝建、北京电影学院），送我一本《口述往事》，并在另二本上签名。原来要跟我访谈录相（带了大录相机）。从庐山会议毛泽东其人等谈起，许多往事、三大问题、个人自评等等，谈了两个小时。十一点才离去。

谢文清女儿庆庆和弟弟（在美国工作）来，看望。认为奥巴马是个正派人。带来沈云彪送的两只活鸡。

下午施滨海来，即举行张显扬哀悼会，拿来大本签名本，让我题词。施谈到张 1987 年被开除党籍，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于是写了四句：

华夏曾经马加秦，十年胡赵变精神。
紧跟改革同开放，出现显扬不顾身。

奚青来了，很同意这四句。他一直闲谈到五点多。“五柳村”被查封了（这是极出名的网站）。他揭发的那个案子，薛京几次问过王岐山和赵洪祝的秘书，都在查询，没有放松，但最后被刘云山挡住。徐勤先仍住在医院，不见任何人，似乎是不离开北京的一种应允。戴晴相见，不可能了。

2013 年 9 月 21 日（星期六）晴

七点起床，睡得好。上午延滨、元元夫妇来，送好茶叶。送“廿七首”，并将最后谈形势几首作了讲解。

下午平江人油画家戴平均（35 岁）同三位同乡来（袁鸿志、设计师，在长沙工作。戴一鸣、在北京的湖南二建公司从事建筑装修）年纪大的只有 42 岁。送我一大幅带框的油画，是越南的农村（刚从越南回），并画册，都是人物写实，多少女。说他的画在香港有市场，住在通州。23 日在美术馆开画展，请我参加。同他们谈画，从小爱画，出示了我画么么的小像。也简谈三大问题。离去时，让到书房观看我的三副油画像，戴知道夏葆元。

2013 年 9 月 22 日（星期日）阴

六点半起床。翻看了戴平均的两本画册，人物多是农村的，写实。自述中谈自己写“人”的如何变化，但没有涉及世情。昨天同他们谈三大问题是对的。明天举办的画展开幕也不想参加了。

和玉珍一同观看了凤凰台播的二次大战中的斯大林、希特拉将打苏联的日期，不止闫宝航一人的报告，他都不相信，以致初战大溃败。后来相信了朱可夫的领导，才赢得胜利。郭全胜来小谈一阵。

2013 年 9 月 23 日（星期一）夜雨、阴

六点半起床。上午平江人钟万昌来，交一份县政府向发改委的要钱函件。我谈到现在中央有文件，个人向中央诉件有规定了。明天薛京来了再说。随后罗振羽来，也是为他参加的一个湖北的旅遊公司投资问题，要我转信。他已是这个公司的负责人。也答应明天再说。送了我一本厚书《大沉浮》（时代人物的命运），其中关于胡耀邦和任中［仲］夷的文章，有我的论述。都要了几套《文集》。

2013 年 9 月 24 日（星期二）晴见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上午薛京来，他已同钟万昌、罗振宇联系过。中央有文件，个人莫随意上书等。钟来，县里要修嘉义博物馆要 2 亿钱件没有签署，只签了一件请熊清泉转的函件。罗来，签了他那个湖北公司

的函件。建设部老干局两位女负责人来看望玉珍，送书件并 100 元购物卷［券］过生日（玉珍到医院去了）。张抗美来，要为他［她］的儿子（35 岁）写四个字（高瞻远瞩）。苗苗来，他们从浙江、上海旅遊回来，在上海见到徐玮［炜］、吴淞夫妇，都九十岁。罗振宇请所有来客去午餐。

下午游 200 米。洗了个痛快淋浴。满起感冒了，没有下水。苗苗又来，谈么么情况，太狠毒了。

2013 年 9 月 25 日（星期三）晴如昨

六点半起床。又是好晴天了。整天没有客人。浏览报纸，看电视。下午游 200 米。刘大姐来，谈刘帅也死得惨。送《炎黄》第 8 期，有我的文章。程宏电话，王德禄请我到他的研究所去一次。

2013 年 9 月 26 日（星期四）晴

近七点起床。上午奚青来，送我一份“搜孤［狐］网”上资料，“揭秘习仲勋与薄一波激烈交锋始末，国人惊呆”。最后谈 87 年生活会情况与实情不同。

一早到医院治牙，看皮肤科，取治痒三种药（一种口服）。

下午游 200 米。满起也恢复游 400 米了。

姚监复和《潇湘晨报》记者袁名清来，谈光远的友情，好朋友的过程。随后《南方周末》驻京记者徐颢哲来，谈光远，特别谈到九十年代后，我们这些志同道合的老朋友，一个月聚会一次。为反对六四军事镇压，我们四个中顾委（杜润生、李昌、于光远和我）挨批斗几个月，将开除党籍，被陈云制止了。

今天清晨，光远夫人孟大姐就来电话，光远于今晨三点钟去世，去世前经过抢救无效。

2013 年 9 月 27 日（星期五）晴

近七点起床。上<午>盛禹九来，送胡积［绩］伟的纪念文集《一生追求老时醒》，我那首怀念七绝刊在首页。他写的一篇长文《复杂多面的胡乔木——和李锐谈话录》过去给过我，全忘记了。今天再交一份。留他一起午餐。吴宗熿来，交我一本他的两个学生罗松、罗金的著作《人类的困局与出路》（同意他的思想观点）并长文“人类有没有真正的救世主” 。

《口述往事》一书，禹九要先看，只得给他一本。

2013 年 9 月 28 日（星期六）阴

六点半起床。一早同玉珍、韩磊、薛京到光远家吊念（他家只去过一次，满起却记得了）。客厅已摆满花圈，有齐心送的特大花圈。安慰孟大姐。见到党校的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他出版耀邦诗集有来往，全忘记了），还有积［绩］伟女儿夫妇。韩钢帮助丧事，胡冀燕谈讣告交中组部、社科院审阅，有些字句要改动，如政治体制改革、“著名的”经济学家三形容词不能用。

施滨海又送来两本《口述往事》。谈他们每月有一次聚会，鲍彤参加。满起到清华大学（丁东告知的）取来一箱子（共 20 本）《口述往事》，太高兴了。

晚上王海印来取走一本《口述》和廿七首诗。

2013 年 9 月 29 日（星期日）阴

六点半起床。上午潘基踬的长子（抑洪、71 岁，女儿在京工作）来，交他编的父亲纪念文集，要我写序言。他在编《李锐大事记》前一部分让我过目，我同意，并借予《其人》和《大哉》，并赠《往

事》。

下午游 300 米，尚不觉累。四位平江人来，三件求资助，让签转（建老干服务中心，学校扩建等）。老干局长郑湘平、福寿山镇书记吴竞相、安定校长，还一一拍照。只好谈了三大问题。他们说平江比较干净，没有腐败。

2013 年 9 月 30 日（星期一）阴

六点半起床。陈海宽来，八点半动身，和玉珍一起到北京医院，向光远告别。将到医院的交叉口堵车一刻钟。到医院时，院内外挤满了人，中青年多。冯兰瑞坐轮椅来了。不少人认识，绝大部分不认识。玉珍还认识秦川儿子。许多人握手，向我拍照。在灵堂三鞠躬。除讣告外，还有一本纪念册。

牟广丰来，取走《口述往事》。下午广东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谢健明来（早晨在医院见到我）。十月五日他们在广州开纪念习仲勋诞辰 100 年暨耀邦、仲勋群众理念和改革开放研讨会，让我写几句话，还拟了个稿子。我立即借吊念张显扬的前两句，写了四句祝贺开会：

华夏曾经马加秦，十年胡赵变精神。
广东改革又开放，怀念仲勋乃核心。

胜利随陈海宽到陕北，悼念祖母坟，来回五天。手谈到晚餐。习等一批人到中{关}村参观，我的文章或许起了影响？

2013 年 10 月 1 日（星期二）夜、晨雨，中午转晴

六点半起床。今天国庆节，上午同玉珍看电视。雨中天安门，九大花篮送英雄纪念碑。习近平打伞参加，大群高干、大群儿童，上千人着雨衣参敬。

今天《新京报》有一版大图片和文字报导光远送别情况，有孟大姐和胡冀燕（特加说明）。

下午同玉珍，我坐轮椅（小余推）在周围转了一大圈。先看首都博物馆前的花景，约一个小时。

2013 年 10 月 2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林汉雄来，同过去一样强壮（天天打高尔夫）。送我 APid [iPad]，出示他给习近平的信：认真反腐败，公佈财产等。谈了些往事，李鹏在苏联学习情况等。今天是我们的请客日，到的客人：宋晓梦、许医农（韩钢到长沙去了）、延滨夫妇、苗苗一家，力丰一家五人（有个干女儿，在中石油工作）。在附近一个大酒店午餐，加上胜利、满起两家，共 21 人。两大桌，满桌近二十种菜。赠宋、许各一本《口述往事》。林汉雄和她们两人都看了《明报》对此书的介绍。赠汉雄一套《文集》和《口述往事》。习告李力群必为高岗平反。

下午同胜利手谈到晚上九点。几乎全负。

2013 年 10 月 3 日（星期四）晴

七点起床。上午就看电视。凤凰台“鲁豫有约”播出一胎四个小男孩一家的情况，最后还备上四胎小女孩对称，真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奇观。

下午同胜利手谈，只大胜一盘。

2013 年 10 月 4 日（星期五）多云、雾

五点醒来，六点半起床。港刊《明报》8 月号刊登我和《口述往事》那篇长文（共 8 页），今早才看完。

上午杜导正和大女儿（61 岁，在广州工作）来，谈论当前形势。习的 819 讲话（同刘云山结合）引起很大负面震动，甚至有议论，引起暴力反抗。因此有点变化了。《炎黄》斗争到底，连刊两篇蒋介石认真反腐败的文章，我写王德禄的文章没刊在前面，他批评了吴思和杨继绳。我谈到同意周有光老人的观点：世界在变化，中国迟早要变化的。杜还谈到老同志不作声（田纪云、胡启［啟］立胆小一点）。杜还不知我已经将《口述往事》和“近作廿八首”交王海印了，只得又送他一本。杜可能也感到我那篇文章同习等最近到中关村，意识是一致的。

下午胜利来，手谈到晚餐前。自己毛病不改，太快了。

2013 年 10 月 5 日（星期六）雾霾

六点半起床。天气又不好了。上午刘大姐，谈这个楼及附近，很是冷清，没有一点国庆味道。但报纸上全是到处旅遊盛况。

下午韩磊来，看到《明报》第 8 期，为封面拍照。此刊在香港名气很大。他已弄到几本《口述往事》，给两位领导各一本。他不想做办公室秘书，仍想到报社做文字工作，让我给周保志转一封信。

现在美国又出现“关门”的问题，我全不懂经济。大概是金融问题，和贫富仍悬殊。世界怎样往前走？如何能解决这个问题，多大一笔财政收入用于军事竞赛！

2013 年 10 月 6 日（星期日）天气如昨

五点醒来。告别光远，想到四句：

光明远道求真经，无日无时不笔耕。
治国终于靠改革，产生智力在书生。
（英语中改革与改良乃一个词：Reforem）

后两句下午书写时，改为：

治国必须行宪政，创新科学靠书生。

上午没有客人，翻看报纸，观电视。下午用大张纸书写为光远祝贺九十大寿那首七绝（已刊《龙胆紫集》），说明我们是终生好友。再写上面这首。后书：“光远同志安心瞑目，后继有人”。

同盛禹九电话，两家（绩伟、光远）请友人相聚改在 14 日（原来订在明天）。

2013 年 10 月 7 日（星期一）晴、灰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清理客厅中的书刊杂件。小玲两口子帮忙，长台变轻了。同玉珍看电视。

下午同胜利手谈，毛病在动手太快，可说不加思索，只胜了一盘。

《新京报》以两版篇幅报导朝阳区一个村付［副］主任，为儿子结婚办三天酒席，一桌 8000 元等等，太可怕了。

2013 年 10 月 8 日（星期二）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完《炎黄》第 10 期丁石荪的长文“我在北大当校长”，这也是当年史实。

电视上看到西藏林芝（海拔 3000 多米，气候好）县的千多年大桑树，此间遍地桑树。真是奇观。

下午游 200 米（七天假期闭馆），洗了痛快淋浴。

2013 年 10 月 9 日（星期三）阴雾

六点半起床。上来两位客人（玉珍昨天接过电话），张岫（85 岁，电话中说是彭佩云的妹夫，妹在［是］北大教授）、金伟（32 岁，名片上：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教育发展中心）。张给一份《长城内外》刊物的一张宣传说明，还有半张宣扬单大德（中将、河南人，49 岁参军）。印有五种题词。三份材料都让我题辞。张还谈到北大的人都知道我那 8 个字（功劳盖世、罪恶滔天）。我只简单谈到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缺乏五四精神：科学与民主，尤其自然科学。我按［安］两次起搏器和搭支架，包括搭桥，都是近几十年美国人发明的。

下午游 300 米，尚不觉累。郭全胜来。

2013 年 10 月 10 日（星期四）大风、晴

六点半起床。早餐后，郭全胜、薛京来。九点动身，郭领我到王德禄的“长城战略咨询”所，在亚运村附近，所址在二层。工作人员（320 多人）坐满了大厅。在一个大会议室坐谈（不到 20 人），330 人中平均年令［龄］30 岁左右，大部分是研究生。主讲人谈的要点如下：

1993.8.26 创建，8 个业务部，4 个业务中心（在南京、广州、武汉、天津），号称“中国民间智库”（我的题名挂在大厅）。独立、科学、低调，造就“瞪羚”奇迹：跑得快、跳得高的民企，基本五年之内就能上市（八论民营）。同硅谷、剑桥、波士顿、班家洛尔等高地都有联系（我们概括为世界十大创新基地），与 17 个国家级高新区有业务联系。引领“中国制造”的系列研究，以及 72 个产品在世界处于领先，目前有 200 多个，大宗商品的“中国时刻”。物联网研究，硅谷比我们做得好，但没有我们喜欢总结。要社交化。未来 20 年，聚焦新经济，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民间智库（我插话：世界要向你们学习）——以上是薛京记的。

主持人让我讲话。我第一句话就是：我已经不能算当代的知识分子，不会上电脑、外语不行，只能坐汽车不能开。谈到中学的物理、化学、数学都用英语课本（中国没有好课本），化学教员张德粹是丹麦玻尔的学生。谈自己经历（1932 年见到电视）、三大问题等。民间智库是人类进步最好方式。同意周有光观点：世界在变，中国也必变。

付［副］所长赵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女，半头白发，原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91 年到中关村）：中关村是中国的明天，一区十园（德胜、亦庄、丰台等），以科技改变世界，不谈主义。

王德禄：来中关村当官的，刚来不适应，三个月就变，一年全变。不是领导改变企业家，相反，而是企业家改变官。乐观在此。有更多的世界创业者来。

赵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谁来决定中关村发展？是企业家、老百姓，而不是当官的，这代表中国的未来。

中午吃盒饭，边吃边聊，一点半回家。

2013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牟广丰送来两只德州烧鸡。看电视。下午游 200 米，甚累，气短似越来越历[厉]害了。不得不用喷雾剂，到处放着。

满起的哥哥满屯来，为卖父亲房子事。

2013 年 10 月 12 日（星期六）阴

六点半起床。上午毛卫平来，谈深圳一位局长告诉他，已读过《口述往事》这本书，完全赞同我的观点。我的《文集》他读了，对形势虽不满意习的讲话，但仍有乐观感。他看了第 8 期我写王德禄的文章，同意我对中关村的看法。于是告知王的办公地址，他的事业正好同王取得联系。赠《廿八首近作》。

下午游 200 米。胜利来，上下午空时直到晚八点，同胜利手谈，自觉有进步。

2013 年 10 月 13 日（星期日）阴霾

七点起床。梦见毛主席，谈农民困难，住的全木板房，还有台球房。

上午杨继亮来，他还在关心我的情况。将他看到的几份报刊上有关我的记载复印件给我。谈李鹏的儿子（山西省长）没有能力，无所作为。近著《廉政论》送一本给韩磊。他自己仍练气功，常三五天不吃饭（最长十一天，太奇怪了）。留午餐，什么也不吃，只是喝了两瓶自来水（不喝开水）。

下午游 200 米。

2013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一）阴、大风

四点醒来。六点半起床。准备参加纪念光远等的聚会。早餐后，韩磊和唐小毛来，九点多动身时，盛禹九来。到附近一大酒店的地下餐厅，从另外一个门进去，走了一大段路，甚累。原来是陶世龙（原“五柳村”网站头，现遭封闭：封不了）召集的纪念于光远、胡积［绩］伟、张显扬三人。共四大桌，40 多人，只认识几个老头。杜光、郭道晖、蒋彦永、盛禹九，鲍彤坐在我一旁。还有高瑜、杨继绳等。我将为光远写的大条幅悬挂于壁。有浦熙修的女儿、老鬼的夫人（自称女鬼）等来相认。照相不已，总有近廿人。我第一个发言，谈纪念三人的三首诗，谈香港出的这本《口述往事》，《明报》月刊的介绍，已知的反应等。谈三大问题，为什么称“大黑帮”等具体往事。出示“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等。有十多人发言。杜光、郭道晖，鲍彤最后讲，都强调实行宪政。许多发言听不清。有八个清华的，韩磊一直拍照。这可说是民主派人士的一次聚会也。

两点才回家。陶世农［龙］来，为光远写的条幅被人取走了。上午会上，梁从诫（已去世）的夫人方晶送我梁从诫文化随笔《不重合的圈》，附一条子，称我为“国宝革命家”。

2013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二）晴、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上午薛京来，交我为“周令钊传记”的序言。将陈铁如为“文立正［徵］传”写的序言，让他先订正。薛的朋友李占军夫妇来（送一大堆山西特产）。同他们谈三大问题及“大黑邦［帮］”等往事，到十一点。他才出示要我签名（给北京纪委）有关公安警察诈骗他 40 来万资金的诉件。杨继亮来，仍只喝冷水。郭全胜来，只坐了片刻。

下午游 200 米。遇见熟人（85 岁），想不起名字。

2013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孙作宾的儿子夫妇来（孙晓西、郝绥生——绥德生），他们在海南工作。作宾的纪念文集我题过辞。谈父亲在延安抢救关保安处时，受过严刑（师哲审问执行的），“文革”时又挨过毒打，右手臂重伤，等等。他们读过我的书，毛的女儿曾责问过他们，“为什么要李锐提辞”。他们直接回答，赞赏我写的书。于是谈了三大问题后，送他们《文集》并十八大书面发言和廿八首近作。

下午胜利来，手谈到晚餐。

2013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四）晴、灰天

六点半起床。翻绩伟第 8 卷《自选集》，真是头等直言。我诗中“幸留史记”说得不错。

上午崔敏来，即赠《口述往事》，出示《明报》月刊介绍此书共 8 页。

下午游 200 米。水温 26º，觉凉。随用热水淋浴。晏乐斌来，交我一份孙宇亭（他的六十年老友人，原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的文章：“渔唱起三更——论全面评价毛泽东”，是自印集中的。

2013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五）阴霾

又是四点半醒来。六点半起床。上午衡山县县史办负责人和向柏云来，交我《文立正［徵］传》（向是第一执笔人）。书已经成印制版，收录了我的两篇文章。薛京在座。陈铁如代我写的序言稿交薛看过，改定成稿。我建议即以我的第一篇怀念文“想念你呵，文立徵”作序言。书中已写了他的家世，还刊有文立徵的照片。我送两套《文集》，一套交县史办，一套交岳云中学图书馆（那位负责人乃校友）。

下午游 200 米（水凉，只我一人）。孙大午来，他的企业很发达。送烤鸡和酒。硬拿走《口述往事》。也参加明天纪念光远的会。上午郭全胜、陈海宽来。我为怀念光远的两首诗又再写了一幅。

2013 年 10 月 19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八点多，薛京、郭全胜先后到。九点前一同到阜城门外的国宾大酒店参加光远的纪念会。在二楼大厅，我慢慢走到，许多人扶着。同冯兰瑞坐在首席，围大桌坐了四十来人，后面坐的站的还有相同数目。主办单位是民生研究院、市场经济研究会。我的条幅挂在墙上。支持人李成勋（社科院的研究员），默哀后，由吴敬琏主持，讲了约十分钟。我第一个发言，我第一句话是我没有考取清华（光远是清华的），讲了这两首诗，接着唸了 1989 年 5 月 6 日，我们四人（我领衔）上书，反对戒严。然后唸了广东开纪念习仲勋百岁和耀邦的讨论会让我写的那首诗。大概就按会议规定的五分钟。接着兰瑞发言，却讲了三、四十分钟（主持人没制止，后来就按铃提醒发言人）。接着高尚全发言。吴就主持这三人发言，即离去。随后由刘伟主持（北大常务副校长）。十一点钟时我也离席了。我将“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和 28 首诗给了吴敬琏，并让高尚全翻看《李锐上书集》。

下午游 200 米。满起由于水凉没游。

光远的女婿吴忠找我谈，现在重庆工作，想调回京，让帮忙（他是李锳朝［源潮］选中的干部）。

2013 年 10 月 20 日（星期日）晴、灰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上午陈海宽来，他有三个朋友，从香港买到三本《口述往事》，让我一一签名，照办。开顽笑说，以后签名一本，必送我一本。

李凌又寄来一份网上资料，王沪宁的长文：“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报》10 月

16 日整版长文王伟光（院长和党组书记）的“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奠基者、探索者和先行者”，全面肯定毛，违反第二个历史决议。如果王的文章是真实的，则中南海内部有斗争。李凌让我向中央写信质问。

下午游 200 米。收到潘基踬儿子的信，寄代写父亲纪念册的序言，这样的文事压了三件了。

2013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一）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近日感觉气短加重，有时起立抬步不稳，被玉珍、小余发觉。下午到医院看内科和皮肤科，查血，都还正常。医生嘱要吃肉（同血有关），不能吃得太少。

郭佩珊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女婿）来，他们从香港好不易买到两本《口述往事》。谈三大问题。女婿是粉丝。书上签名：郭荣昆、石祖荣。由于谈了“三字夸”，[3]玉珍很不满意。

2013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二）晴如昨

六点半起床。上午薛京同张建合（运城市人大主任）三人来。他们筹建的晋陕豫三边开发区已开始，感谢我的帮助（大概经温家宝批准）。送两大盒水果。随后张青义、朱大星来。张的上诉在北京高法胜利了，但损失巨资未能获得，再向最高法院上诉，让我批转周强。朱大星的企业主要在长沙。

为周令钊写的序言改正好，交薛京寄出。

下午未游泳。温济泽的女儿温飚来，明年四月十八日乃父亲百岁诞辰，求我写辞或诗（十二月前要）。只能应允。

报上公佈：五年内立案审查：省部级 32 人，厅局级 1029 人，案件 151350，涉及 198781 人，公诉 167514 人。——李南央注：此句写在纸页上部空白处。

2013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改潘基踬纪念集序言稿。今年车不能出，胜利来，手谈到晚餐。毛病不改，全负。张青义送来网上我揭发的杨开慧“二流”言资料[4]。郭全胜来，即将去日本，要 28 首诗稿。

2013 年 10 月 24 日（星期四）晴见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上午刘大姐来，大发意见（对纪念习仲勋百岁）。闲聊一个多小时。下午游 300 米，尚不觉累。张青义同江西新余市教育局书记彭卫东（过去来过）、杨名权（江西渝州科技职业学院董事长）及弟弟来，谈该院占地二千亩，大有发展等，拟向刘延东上书事。我就谈了转蒋彦永去台湾信事，遭到习近民［平］的批评事。可转信，但效果难测（他们也没说明为何事）。同他们谈三大问题，出示《口述往事》一书。谈到 1949 年后曾取消英语，破坏教育等事。赠“廿八首近作”和“书面发言”。

2013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五）晴

六点起床。浏览两天报刊。上午薛京来，周的序言已寄出，交我复印件。郭全胜来，即去日本，带走“廿八首”。刘大姐漫谈。看电视，薄案如所料，维持原叛［判］无期。

---

[3] 三字夸：即萧三评价毛泽东的三个字“铁鸡吧”（意思：乱搞女人）。——李南央注

[4] “二流”言：即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说毛泽东是政治流氓、生活流氓。——李南央注

下午游 200 米。满起也恢复 500 米。看完几份资料。有南京沈立人的《老生短谈》21 期。

薛京晚上去广东，为一副省长要一套《文集》签名。

2013 年 10 月 26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浏览报刊。上午胜利来。十点半、下午四点到晚餐手谈。视力、毛病改难，全负。

下午游 200 米。玉珍接蒋大夫电话，明天上午聚会，他和张思之都参加，要《口述往事》。

2013 年 10 月 27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韩磊来，给我一本祝周有光茶寿文集《有光一生，一生有光》。先看第一篇刘绪贻“贺辞”：人的长寿有不值得祝贺的，特指慈禧、袁世凯、蒋介石和“中国人民大救星”四人。真是天下短文。我的文章乃此书序言。

十一点多，我和玉珍到东单　大酒店（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商场的二楼）。据称是港商办的北京最高级最贵的商场。那间餐厅全白色。到四对夫妇：邵燕祥、何方、蒋彦永和我。除主人程　（原文此处空字，应该是“绍国”——李南央注）外，还有章怡［诒］和、张思之、资中筠。饭菜特异，是章怡［诒］和点的。闲谈中我唸了为习仲勋和于光远写的两首诗。将《口述往事》赠邵、蒋、张。回到家已两点半。小午休，没去游泳。

2013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一）雾阴

六点半起床。上午将《潘基踬纪念文集》的序言改好，他的儿子已电话催了。下午林钊勤（香港政府驻京办，35 岁）来，谈他同万伯皋［翱］来过。送老酒等。求《文集》，并让我在收到的几本我的著作上签名。还不知道《口述往事》已出版。特出示，望带来几本也。

林的电话 [redacted]。

2013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二）晴、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原先亚西光电仪器长的韩景喜、米竹琴和两女工来，他们养老金被克扣的问题曾由我转贺国强批示解决，却仍未照办。又送来一堆材料，让转中纪委。此事玉珍记得，我却全忘了。只好等薛京回来再转。闲谈了一阵。

下午游 300 米。玉珍外出散步。四点多，南央、悌忠和忙忙夫妇突然来到，带来的三箱 50 本《口述往事》被海关没收了。玉珍让南央给张思之打电话求援，完全违法。奥巴马关门，他们也受影响。忙忙两口已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范德比特大学医学中心当医生并教书，共薪有 50 万（税收 40%）。斯坦福大学的胡佛图书馆拟找我谈史事。到悌忠家吃晚饭。

2013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三）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上午钟勤昌来。小妹引来大群客人（取书）而来：安泰、一青、吴勇（黎澍两女儿）、王建勋、陈四益、邓伍文，戴晴最后到。大家对上海“改制”存反感，并无变化。《口述往事》只得由我赠出四本。只有小妹夫妇和伍文、安泰留午餐。戴晴已吃过饭。饭后又谈了一阵。

下午钟其昌再来，为求三幅字：海纳百川、上善若水等。南央为《口述往事》编辑蒙宪索字：业精于勤荒于嬉，功［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劝学篇）。

邓伍文求书：邓克生补编：三种、四种。

2013 年 10 月 31 日（星期四）阴霾

六点半起床。上午九点前同玉珍到廿四楼参加一个聚会，几位老同志和家属关于管理及收费等向国务院来人提意见（有的家属收入少，生活困难）。

李均平的女儿和儿子李刚、白晋华夫妇来（他们在澳大利亚工作），带来我的多本著作求签字。均平是 97 年去世的。在武大土木系高我两班。谈了近一个小时。赠《文集》。

下午二点到医院查鼻血问题（半夜鼻出血，右孔，有过好几次了）。医生开了药，告堵塞办法。

南央引律师夏霖（张思之介绍，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和助手来。海关认为《口述往事》乃“禁书”，就从这个方面作文章。他们谈论了许久，直到六点才结束。香港《明报》整版篇幅报导“李锐女儿”的这本书。

苗苗夫妇来，加上小妹一家，十人晚餐。十五盘菜，最后吃大螃蟹。美国女婿津津有味。

2013 年 11 月 1 日（星期五）阴霾

六点半起床。上午薛京来，交陕西上诉件和潘基踬纪念集的序言。他交我周成启的“李锐经济思想”的长篇谈话录。小妹的打官司件已上网，崔敏送来一件。让薛京知道此事。陈海宽来，送螃蟹卡。

下午游 300 米。重庆李宗贤同江苏沈建新（名片：江苏华夏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无锡市绿色风营销策划有限公司董事长）三人来。交我他编的几本杂志（重庆老区促会等）。出示《口述往事》，谈当前海关没收“禁书”事件。已经打官司。让看《有光一生》书，唸刘绪贻第一篇短文等。大家都首肯。赠“廿八首近作”。

2013 年 11 月 2 日（星期六）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流［浏］览报刊。南央来，交我一本《口述》，是一美国朋友从香港带来，知 50 本被扣，特送与我。

上下午同胜利手谈，有两三盘下得交［较］好。

下午游 200 米。尚不觉累。

10 月 31 日的《参考消息》大半版刊登了“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 50 大发明”，今天找到了。这是最重要的资料，应当作为学校教科书的资料。

2013 年 11 月 3 日（星期日）晴、见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朝闻天下”。上午南央四人来，忙忙和美国夫君下午回美国。给他们唸了“自况”的骆驼诗（为什么当年购吴作人的画“饮清流”，又将《炎黄春秋》刊登原书“庆祝国庆 60 年”和“《湖南日报》60 年”三首诗，以及祝贺《炎黄》20 年的一首诗，思想主题是”何时宪政大开张”。他们吃杂浆［炸酱］面去了。

下午游 300 米。坚持游泳，对我身体有绝大好处。

2013 年 11 月 4 日（星期一）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上午郭全胜从日本回，带来及川淳子的信，和《朝日新闻》刊登关心耀邦的报导。丁

东受南央之约，同班忠义（名片翰光、有日文）及一友人（来过我家）来，五页写了五大问题，主要是毛、彭关系等。谈了一个半小时（班同玉珍说，他是中国人，在日本聚［娶］了日本老婆）。自带录相机。我还谈了对日本的看法等。

郭还给日本的巧克力。曾彦修让人送来三本“200 位老人《回忆张闻天》”，其中没有我的文章，控制。托写“攀枝花建设开发纪念馆，真是全面，当即写好。

2013 年 11 月 5 日（星期二）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上午薛京来，让他看湖南　衍虎（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寄来的材料，让他回电话。给邵燕祥夫妇回信（他俩寄来给玉珍信并诗集）。寄“近作廿八首”。谈到野草诗社难以编出。收到上海程巢父寄来的快件，有他写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文章。交南央一份。

下午游 200 米。

2013 年 11 月 6 日（星期三）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上午九点，蒋医生带沙叶新夫人汪嘉华及其女学生来。赠沙著《邓丽君》剧本。此剧在香港正上演红火。谈一阵离去，赠“书面发言”和“近作廿八首”。小妹夫妇来，悌忠在电视机放出蒋的近日活动，和他们遊黄石公园全景，真是世界的大地质公园，许多温泉永远开锅喷气十多米。还放了忙忙的住房和他们住宅环境情况。“传知行”的何正军受戴晴委托来采访我和玉珍在“六四”时的情况。我唸了四人上书。玉珍特谈了徐勤先的情况。我出示了徐 70 岁时，我写的祝辞。约一个小时。一起午餐。

下午同胜利手谈，有两盘较好，并大胜三十多子。

2013 年 11 月 7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苏志恒［宏］来，他已托人从澳门带进 50 本《口述往事》（30 本归我），得慢慢进来。带来十本《文集》的第一卷，让签名送上海原、现任负责人：朱达人（原公安局长）、江荣（原总工会主席）、杨雄（市长）、沙海林（常委统战部长）、凌珂（《解放日报》记者）、郭本恒（光明乳业集团总裁）、贺勇（上海党建网）、应雪云（市工务局局长）、林波（总参信息化中心）、孙建平（虹口区委书记），还有两封上诉件。略加说明寄广东省长小丹和　强卫（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

下午游 300 米，观电视，看报纸。

李昌的女儿李玉送来万润南文集《商海云帆——四通故事》和《中国民商》第 9 期，刊有“怀念父亲李昌”的长文（子女们写的）。

2013 年 11 月 8 日（星期五）阴霾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薛京来，玉珍电话约好，我们去看望朱维民，好几年没去了。带了螃蟹等食物。他的家远在清河镇，车行四五十分钟，满起记得很清楚。朱 81 岁了，脸上多黑斑，没再顾［雇］男工，一切自理。我特将《口述往事》相赠（还有廿八首等）。谈海关打官司事。仍在附近大酒店午餐。回家已两点多，没去游泳。

2013 年 11 月 9 日（星期六）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上午开始修正补充盛禹九的长文：与李锐谈胡乔木。胜利来，于是手谈到晚餐前。下午游 300 米。

2013 年 11 月 10 日（星期日）晴

六点起床。将谈胡乔木文修正好，加了不少。上午盛禹九来，并未嫌我拖得太久。送我社科院报刊护毛长文等，还有网上资料。表态而已，社会影响不会太大。

随后铁流和香港真相出版社社长吴小军来，看望这位老人。拍照、各赠“书面发言”、“廿八首”，并赠铁流《口述》。他现在续办《往事微痕》，新办《潮汛》和《宪政之声》。谈到近十二点，一起离去。

下午游 200 米。

2013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昨天接电话，刘清廿二日做一百岁，在民族宫请吃饭。于是吟得一首诗：

珞珈山上好朋友，互祝期颐两老邻。
水电造船扬所学，想当民主自由人。

立即用大红纸写好。刘清（在校名石秀夫）同我是 80 年的老朋友了。

下午观电视。

2013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薛京来。满起将裱好的为石秀夫百岁贺诗取回，真是富丽堂皇，黄彩作底子。这首诗不加说明，一般难弄清。薛告知明天传达三中全会，星期五小组会，我答应都参加。重庆李宗璜[贤]又同一人来，将《口述》封面和刘绪贻的发言都拍照了。邀薛京外出午餐，大概又有事相求。

下午游 200 米。觉累。最近气短越来越重了。

晚上观电视，听三中全会报告，全面改革。

上午让薛京给铁流打了电话：《宪政之声》第 7 期刊朱健国文“李锐说不应有中宣部”，完全乱讲一起［气］，像师东兵一样，早几年揭发过。张静来，谈周笃文情况。留午餐。

2013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三）阴

六点半起床。上午盛禹九来，给我三份改好了的《复杂多面的胡乔木——同李锐谈话录》。他也将寄《炎黄春秋》。同他谈“和 and”与“同 with”的用法不同。

下午两点半到组织部大礼堂，听三中全会传达，常务副部长陈希唸了一小时，赵乐际部长唸了半小时，我都听不清。见到一些老人，大家见我都很亲热，小组会不开了。

2013 年 11 月 14 日（星期四）半阴

六点半起床。上午看报。翻看“谈乔木”文，仍有错误。给盛禹九电话，还得细看。

下午游 200 米。同胜利手谈，毛病不改。

2013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五）半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薛京来，铁流催题辞。想了两句，借苏轼有言：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

平江人钟万昌、刘豪（省财厅工作）来，送平江桂花蜜。又是要钱件，修嘉义镇公路等要 1.3 亿，让我签转发改委。玉珍为此很有意见。

下午没游泳。万伯翱和林钊勤（香港驻京办）来，四本《口述往事》让我题签（万兄弟二人，林、海峰）。另送我一本。万谈毛对半开（邓是三七开）。我将刘绪贻的“贺词”让他一阅。谈了文立徵一家，和牟宜之、丁惟芳［汾］事，也谈到我的父亲。他的父亲（万里）身体已不行了（比我大一岁）。给我两本《中国钓鱼》月刊，上面有他的文章写画家康宁钓鱼事，黄胄画鱼。

2013 年 11 月 16 日（星期六）晴

七点起床。看报刊。十点多同胜利手谈。二妹（唐亦安）、王敬之来，他们的女儿（王焱）生孩子，来京照顾两个月了。二妹生病，敬之从网上看到我的作品。拿走《口述》，思想一致也。

为铁流《往事微痕》的题辞找到了。下午大张书写，共写了三张才成：

苏轼有言：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受难者亲述往事，真实真相，解其然而然，最为珍贵：以史为鉴，鉴往知来。

2013 年 11 月 17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平江人陈龙江（在清华美术学院进修）、张生才（岑川镇党委书记）等三人来。陈自称是我的书法粉丝，送一幅“平江赋”书写长卷。张是几封筹款信要我签署，拒绝了（上层已通知不要管这些事）。让看刘绪贻的“贺词”。谈了一阵离去。铁流电话，告知题辞已写好。

下午游 200 米。同胜利手谈。

晚上观电视，“打狗棍”70 集完毕。将“谈胡乔木”文又改正了一份。

2013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一）晴、大风

六点半起床。收集好资料，九点多同薛京到那个大酒店，参加《炎黄春秋》召开的谈三中全会的座谈会。十多人坐两桌。吴明瑜、李维民、资中筠、郭道晖、李步云、何方夫妇、胡德华、袁鹰、保育均［钧］、李洪林，吴思主持。刊物已发行 19 万份。

发言不超过一刻钟，只有德华讲得长些。我首先讲，谈《口述》被海关没收事（郭说：是禁你这个人）。唸了刘绪贻那几句话，大家都乐了。经济改革等好事，要适当宣传，还有反腐。大家发言都是指责为主，不乐观。关键还是政治体制改革。老路、邪路，悲剧、闹剧，加强中央集权，腐败是特权问题。控制预决算，钱干什么花了？不敢谈眼前实际问题，避重就轻，用失败政策解决当前问题，大小事合到一起，不敢谈宪政。应创造一个人民无所畏惧的环境，六不怕。三面红旗已垮，决不搞西方三权分立（西方也来之不易）。意识形态与法治两个倒退，经济改革、取消劳教等可支持。人人自由、全面发展，民主法治才是社会主义。（五年前发表郭道晖文章罚款好几万）成立国家安全会是为对内，不是对外。还是应当韬光养晦。毛的错误不彻底弄清，没有希望。还是以党代政、代法，小打小闹，还是老一套，无理论水平，水平很低，胆子很大。好演说，有自相矛盾。

铁流上午来，很高兴取走条幅。

2013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平江人余三定（湖南理工学院院长，中文系教授，设在岳阳）、魏金欣、邓玮杰三人来。余是初次见面，自称粉丝。我为他的“南湖藏书楼”写过扁［匾］。谈三个问题，赠“书面发言”和“廿八首诗”。谈三中全会，仍必须抱着马克思和毛泽东。

施滨海送来《开放》第 11 期。谈让李克强靠边。

下午游 300 米。赵华生的女儿（住 24 楼）来，谈父亲 16 岁挨 AB 团的吊打，年幼保留了生命。写有父亲传记，在江西出版。施滨海送来《开放》11 期。

朱维民这两天送来牛奶和一条小羊肉。

2013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清理客厅的书刊。《开放》11 期刊有王友琴写的“于光远前妻孙历生悲剧”（生三个女儿，死于文革）。玉珍看了照片，很是痛心。

下午崔军夫妇和张津生、马进（在广州工作，搞环保）来，马从香港带了二本《口述》，送了一本与崔军。于是从海关没收开谈。三大问题。唸刘绪贻的发言。对三中全会看法，也都感到习大权独揽。张说他的儿子很想见我，认为这个党乃邪教。马出示 Apid［iPad］:《南方周末》事件照片，广东民运人士上街，反日遊行等照片。

2013 年 11 月 21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记昨天日记，天天如此。

上午香港《南华早报 SCMP》的记者（中国版）余詠恩女士来（去年七月一日有关我的整版报导即她写的），有报导了杜导正等人的活动。她说，这两次报导她获　了。（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这次来让我谈毛泽东。《口述往事》已看到。先看刘绪贻的“贺词”，谈三大问题，谈我亲历过的往事，还送她那本今年出版的《毛泽东——1893-1923》。直谈到留午餐。她送了我一本香港十月份出版的《杨继绳——中国当代名人政要访谈述评集》。

下午没游泳，看完杨写的“评李锐”长一万多字，比较深刻。

2013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十一点多，和玉珍到民族饭店二楼，参加刘清百岁家宴，共三桌，有一些客人，多不认识。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在美国，都聚会了。我的贺诗和其他贺辞都挂起来了。大家对我都熟悉（从网上知情）。我讲了三次短话。谈到我们是 80 年的朋友。两点多才回家。下午休息，看电视。

下午收到曾彦修送来的攀枝花著名的大石砚“苴却砚”，用一个手提箱。还有王春才著《彭德怀三线岁月》，另一本让题词，即书：向彭德怀同志学习敢讲真话，对历史负责。

2013 年 11 月 23 日（星期六）晴

五点醒来，在床上思念温济泽百岁，吟了不成熟的四句：

清凉山上结同心，五四精神都最亲。
王案终于得平反，一身正气度终身。

胜利上午来，手谈只胜一盘。冯海阳来，也没能接谈。她只说老人对习存希望，年青人则相异。

下午游 200 米。

第三句或改：廿载自强而不息（打成右派）。

2013 年 11 月 24 日（星期日）阴

六点半起床。上午胜利来，手谈。十一点多，李凌和两个女儿、一女婿，坐轮椅来。他的著作《“民主堡垒”群星陨落记》自印，送我五本（我写的书名，文章作为序言）。他已 90 岁，谈话都有点困难了。《口述》出示，谈海关事，关［送］“书面发言”和“廿八首”。

下午游 200 米。朱正来，在京住廿天。将去山东、温州出席活动。给《口述》。离京时再将湖南几个人的交他带去。同胜利继续手谈。朱正将第三句改为：廿载荆冠仍不屈。

2013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一）晴

近七点起床。由于催办，上午将“老友济泽百岁诞辰”诗写好，第三句“仍”改“自”，跟朱正打了电话，他认同。济泽的女儿立即来答谢。

2013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二）晴、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薛京来，开始清理堆集满地的书刊，打了 8 包刊物放到满起家单房中。下午方离去。我没有游泳，处理了《炎黄》社转来的一堆（写给“顾问”的）。

2013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上午收到杜导正司机送来的《怀念杜瑞芝》文集，前面有我今年的题辞：“有胆有识总办实事，无私无畏追求真理”。背页还有我同杜导正的照片，下有说明：“李锐，国内外知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之一，他的《庐山会议实录》洛阳纸贵。他被‘左’祸迫害致九死一生，却义无反顾，为中国的民主法治呐喊。”（这大概是导正写的）

下午韩磊来，交一份文章“中国水电大功臣：李锐”。是去年 8 月 4 日，崔军同来的人写的。内容有点意思，是一位 28 岁的女同志写的，已经在报纸上发表了。他还将我写的悼念朱厚泽写的一幅诗（错写了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为“憂”）裱好了，让我写一句话。谈话间，香港驻京办事处的林钊勤来，送我 10 本《口述往事》，真是太高兴了。他让我将送万伯翱的那首诗写好送他，还说万将为我写篇文章。接着济泽的女儿来了，怀念［疑］我写的温老百岁诗中“一身正气”，“身”字有误。正好让韩磊拍照了。他们都是五点前离去。胜利来了，手谈到晚餐。

苏志宏来，一份上诉件转交，写几句话。送我一本《口述》。

2013 年 11 月 28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晏乐斌来，给一份郭罗基 06 年写毛泽东的长文。谈到他一位朋友从美国回来，美国两党其实都由财团控制。我即谈一张白纸二百多年画了最好的图画，即普世规律问题，尤其出了华盛顿、林肯这类人物。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占 70%，还是个移民国家。财大气粗，易犯错误。

下午游 200 米。同胜利手谈。

2013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早餐前，香港《南华早报》的女记者　　（原文此处空字，应为“余詠恩”——李南央注）来，出示那天谈话的提纲要点，作了些修正和说明，不要提人的名字。

薛京来，客人不断。从事投资企业的程嘉树从美国来，带来三本《口述》与我，自己一本签名。南央的友人，60 岁。谈母亲的父亲熊召正，辛亥革命时在湖南任议会议长，也是早稻田的。父亲被打成右派，西南联大毕业的，从事过地质工作（送他一本《群星陨落》，并“书面发言”和“廿八首”）。谈了许久，是老粉丝。奚青来，一起谈聊。谈两件事：徐勤先可能住在北京（决不见客人，不接电话），奚同他女儿有通信来往。前次托我转中纪委的告状信（作协负责人谢［何］建民［明］的大贪腐案）受刘云山保护，中纪委来人同他两次长谈：“无罪”。他准备干到底。五柳村网被封所［锁］了。陈海宽又送螃蟹来。郭全胜来，只有奚青留下午餐。他给我一篇裴毅然的长文：“落在历史<凹>陷处的‘知青’一代”，其中有几处写到我。

2013 年 11 月 30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看“朝闻天下”（13 台）。

上下午同胜利手谈。下午游 200 米。

2013 年 12 月 1 日（星期日）晴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早餐后，韩钢和唐小兵来（韩的年轻朋友，华东师大历史系副教授，博士，35 岁，夫人是平江人）。他们出示上海翻印的《口述往事》（32 开本，没有错字）。仍赠韩一本。此书影响之大可以想见。谈老年、青年人多对习不抱好感，似想当毛泽东也。唐赠我他的著作：《十字街头的知识人》，要去我的《文集》。黄乃的两儿黄绍强（高向明生的，已 70 岁），黄与群来，绍强让我写书名《辛亥群英油画集》并题词：“丹青永照，浩气长存”。与群对当前也不抱好感，知道网上传言：“乃毛的孙子”。敬之和二妹（亦安）来，一起午餐，闲谈到一点半。敬之是王船山的后代，他的父亲死于文革。两人都在看《口述》，“当然成为禁书”。

下午没有游泳。

2013 年 12 月 2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下午陪玉珍看电视。看完裴毅然那篇长文：“落在历史凹陷处的‘知青’一代”，韩钢给我的。

2013 年 12 月 3 日（星期二）晴、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上午薛京来，让他回复武汉长委（林一山部下）一位 93 岁老人　铣（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的信，要我的谈毛五本书。寄去《文集》。

上午薛京帮忙，写两个小时的字，包括黄绍强的书名、题辞，及平江胡筠、周令钊纪念馆的招牌，郭全胜托写的两幅字，等等。有的写了三幅才成功。老了！

下午游 200 米。

2013 年 12 月 4 日（星期三）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看“朝闻天下”。玉珍这两天身体不适，到医院点滴。

下午朱正来，将《口述》四本签名让他带给：冰封、叔河、刘皓宇和周实。“书面发言”和“廿八首”他未带上。谈评马、毛的文章。

2013 年 12 月 5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朝闻天下”。上午盛禹九来，“同李锐谈胡乔木”那篇文章，《炎黄》明年第二期刊登，主要校正“一支笔”还是“第一支笔”。我肯定小平讲的是前者。嘱他看最后的校样。他认识彭明道，彭掌握了杨开慧谈毛的资料，明年写出来。他还谈已传周永康将处理。

下午游 200 米。续看报刊。盛借给我《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

2013 年 12 月 6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曼德拉于昨晚去世，享年 95 岁。上午“朝闻天下”作长篇报导，称“全球公民”，“大英雄”。奥巴马即悼念。陈海宽带女儿来（新加坡的大学毕业），留午餐。

下午游 200 米。玉珍仍到医院吊瓶。物业的两人来，管两个楼的生活，却缺乏资金。

让海宽父女看了《周有光纪念文集》和我的“序言”，以及刘绪贻的短文。都很同意。

邻居孙冶方的女儿送来一大盒螃蟹。

2013 年 12 月 7 日（星期六）阴雾

六点半起床。“朝闻天下”续报导全世界悼念曼德拉。南非现任总统和英国首相都称赞他是教育人们忘记仇恨和愤怒的人，联合国也下半旗。

胜利一家来，一起午餐。上下午同他手谈，毛病难改，太快所致。下午游 200 米。

2013 年 12 月 8 日（星期日）阴霾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何家栋的二女儿万明荷（原姓，在河南信阳职业技术学院当数学教师），交我去年 10 月 8 日同母亲陈蓓等来时的五张照片，并《何家栋纪念文集》两本。谈到李克强在河南当书记时，对爱滋病也不当，逼得那位女医生去美国不回来了。送“书面发言”和“廿八首”。延滨夫妇来，送巧克力和围巾、内衣等。首次见到《口述往事》，即赠。让看刘绪贻为周有光纪念集写的短文。元元为父亲百岁，求书一联。延宾 [滨] 还送了一瓶美国的通便药水。牟广丰来，送茶叶，给他一本李凌的书。

下午游 200 米。玉珍仍到医院吊瓶。

吴思电话，凤凰台下周二要来访问，谈毛泽东。

2013 年 12 月 9 日（星期一）晴

这几天都是三、四点醒来，睡不好了。

上午郭全胜和他即去美国的朋友（唐兵）参加“志愿者会”的活动，将两幅字交他（一幅是“天下归仁，做世界公民”），送一袋牛肉。

胜利来，上下午手谈。准备明天的谈话。

王海印来，《炎黄》社将《口述往事》翻印了 10 本（印得一模一样），给我 4 本，另几本为社中人员签名。

2013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准备谈话时需要的书物，取出毛的两轴书法。上午九点吴思同北京凤凰台三人来，两位女士（一名唐智诚，都只二十多岁），摄影师姜胜南来。他们有个“采访提纲”，共 9 条，第一条即问生活特别简朴，最好的菜即红烧肉，是吗？多是问一些生活、性格等问题。我是全面谈的，一直谈到十一点多，特别谈话开始出示两幅书法，草书少有，我珍藏他的社论和信件。到重庆“沁园春”一首词，惊动了大后方的文化界。期间曹思源来送他的诗词近作。苗苗来，觅觅仍哮喘，要喷雾剂。

薛京留下来，下午帮助我写字，写了两个小时，共十几幅，用大张纸写了赠万伯翱的诗和附言，其他多是平江人要短词。

罗振羽和两位女士来（我帮忙取回资助的），也当面要字。

朱正上午也来了，听我谈话，一起午餐。让他带两本李凌书给冰封与叔河。

2013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九点，韩钢和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的教授刘悦斌（博士）和杨军红（党校博士生）来，谈毛泽东及延安情况。我先出示两幅毛的书法，是一个对中国文化修养很深（西方称为有愧［魅］力的人）。谈到十一点。他们带来我的一些书，签字。赠《文集》和《口述往事》。

郭全胜来，元旦后去美国。

下午胜利来，手谈到晚餐。

前几天看到《安徽老年报》上刊登，全国调查百岁老人有五万四千多人，新疆等省最多，新畺［疆］一老妇 127 岁。

2013 年 12 月 12 日（星期四）晴、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郭全胜同中联部副部长于洪君（54 岁）及秘书高洋来，爱读我的书。谈往事，对毛的认识等。赠《文集》、《口述往事》和“书面发言”、“近作廿八首”，送全了，在于其人还在位也。唐小毛来，谈最近到国外，将儿子（40 岁）一家送到拉脱维亚（小国很精緻，社保等很安全）。她将上海房产卖了 600 万。送我国外的上等巧克力。田绿萍来，送燕窝一盒。谈安若已住院鼻饲了。田纪云对形势不发言，发的书不看。送《口述往事》，让看后交田一阅。

下午游 200 米，并理发，仍留长发。宋晓梦电话：汪澍白去世了。他的夫人在为公开悼闻求助。

2013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朝闻天下”。金正恩的二把手姑父被枪毙，引起大家议论。上午陈海宽同他的甘肃友人原军区参谋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思想同我接近。谈了一个多小时。赠“书面发言”和“廿八首”。薛京陪同来。

下午游 200 米。姚监复从美国回，傅高义拟写胡耀邦，明年七月来京，要找我谈。当然可以。

2013 年 12 月 14 日（星期六）晴、仍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朝闻天下”。今天没有客人，觉累。下午没游泳。胜利来，上下午手谈，略有进步。

毛竹来，怀孕了。中午吃涮羊腿（还是朱维民送的）。上午冯海阳来小坐，谈纪念毛 120 周年，闹得过份。大概有不少警告，特将人大会堂文艺大会停办了。电视改换“聂荣<臻>”。冯英语，清华毕业，不是党员，母亲 91 岁，已呆木（张太雷的女儿）。

2013 年 12 月 15 日（星期日）晴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钟叔河、刘皓宇等电话，收到《口述往事》了。

下午游 200 米。仍观电视。

2013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一）多云晴

六点半起床。看“朝闻天下”。日本还是想搞军国主义。

上午胜利来，直到下午空时，都手谈，自觉有进步。

下午萧永义来，85 岁了，有脑梗病等。杨开智是他的姨父。谈了一阵，赠《口述往事》和“廿八首”等。张抗美来，送食物，廿二日沙叶新从上海来，她请客。收到铁流的三种文存，我的“书面发言”，“廿八首”以及《口述》上南央的文章和告海关状等都刊登了。

2013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二）阴转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凤凰台那位女士送来我的访谈稿：“李锐：我忆毛泽东二三事”。她先同薛京联系了，几乎同时来的。初看一遍，须加添改，答应星期六来取。奚青来，《炎黄春秋》12 期刊的“邓小平批与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一文，受贪腐分子何建民［明］影响，是内容失实，观点十分错误的伪作，向我写一封长信，转交刊物。关于何建民［明］的情况，他又一长篇<报>导已上网，也寄与中纪委，也给组织部一信。我嘱咐他注意自己的安全。一同午餐。

下午游 200 米。香港驻京办的林钊勤来取走为万伯翱写的大张贺诗。同社科院的董琨来（语言研究所研究院［员］，博士生导师，67 岁），自称粉丝。送两本著作：《中国史前文化》、《述学集》（都是商务出版）。有一本《李锐其人》，让我签名。他认为毛的问题不搞清楚，中国就难办，完全同意我的观点。我谈三大问题，最后赠《文集》。（《中国史前文化》的作者是王仁湘、贾笑冰）

2013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朝闻天下”。

上午元元带一女同事来，取走我给她父亲写的墓碑。她在经营投资公司。

胜利来，上下午手谈。开始看《口述往事》，有个别错字。家史人事一段记述有错误。

2013 年 12 月 19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八点多玉珍同我到医院，看内科，查血，看鼻科取药，到肺功能室做呼吸检验（还看了中医）。主要问题|时|是，感到气短更厉害了，总结论是没有变化。气功能诊断结果，单据上几句话：

通气功能重度减退。混合性通气功能障碍（以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为主）。小气道功能障碍。气道

扩张试验阴性。

韩磊来，又以照片作好 2014 年的月份牌，给我两份，颇感精彩。他保留的纪念朱厚泽诗幅中有一错字，他裱好保存。我写了注解，他带走了。温济泽的女儿来，让韩拍了照。留韩午餐。

下午没游泳。罗振宇同长寿街人叶标来，在上海、深圳办科技公司，比毛卫平的规模大。谈了一阵，赠《文集》和“书面发言”、“廿八首”。

2013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五）晴、兰［蓝］天

真睡熟了。八点多玉珍来扶我起床。

上午薛京来，谈部里已向他问到秘书情况。薛京还记得，中顾问［委］解散时有通知：一切待遇不变。中顾委的身份实超过部长级。郭全胜来，取走韩磊给他的 2014 年照片月历牌。罗振宇来，出示那份我签辞的长寿街修医院的上书，裴周玉、方强夫人等都附言了，赞成我的意见。

下午游 200 米。将凤凰台访谈稿修改好，加了些内容。

2013 年 12 月 21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朝闻天下”。访谈稿让满起送到薛京处，只是忘记写早年那句话：“我只对自己负责”。这是毛一生中“自我为是”主要来源。

下午游 200 米。胜利一家来，上下午手谈。

玉珍这几天自觉感冒，很不舒服。我的气短觉得好一些（服了中药）。

2013 年 12 月 22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朝闻天下”。看报刊。十点，韩磊来，一同先接张思之，十一点到新疆饭店，参加张抗美同沙叶新相约的聚会。共两桌人，一老一青。郭道晖夫妇、杜光、何方夫妇、蒋彦永、沙叶新夫妇（都 75 岁），其他都不认识。我开谈后即难收口，有关毛的往事，某些经历，如何“黑邦［帮］”等。杜光将他近作“阅读三中全会文件的八篇札记”散发了。蒋彦永散发了他自印的照片、文集大本头散发了。我带了一本《往事》给了沙叶新（他识南央）。席间随谈，有一高个白志强（名片：自由作家、剧作家）同我照相。拍照的不少。一大桌 20 多种菜。

两点半才回家。不能游泳了。

2013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朝闻天下”。

上午凤凰台的唐智诚（女）来，薛京将我的改正稿重新打印好及原改件都复印三份，交她带来。我将重印稿又作了几个字和添加一句话：“早年读书笔记中有这样的话：‘我只对自己负责’。因此一生自以为是”。但八个字：“功劳盖世，罪恶滔天”，领导说不能收入。陈海宽来，两本《口述》让签名。留下一本送“凤凰网”并《周［有］光一生，一生有光》集。

2013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二）阴

六点半起床。观“朝闻天下”。上午薛京来，将“廿八首”又加了六首，成“卅四首”。野草诗社廿八日开会，让薛打了电话，我送去的“廿七首”已选登部分，准备将“卅四首”在场上散发。

下午游 200 米。同玉珍观看中央 10 台的“与蛇共舞”，真是奇异极了。

2013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看报刊、电视。玉珍近日有高血压，医院建议住院检查，带了一个血压器。

下午胜利来，手谈到晚餐。

2013 年 12 月 26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玉珍到医院复查，血压较正常，都放心了。观“朝闻天下”，日本首相安培参拜靖国神社，引起煊［轩］然大波，外交部立即批判，日本国内也有反映：不忘军国主义也。过去是要“灭亡中国”，现在仍“敌对中国”。

下午游 300 米。看电视。

收到萧永义寄来的八首诗，读我的《文集》之后有感。

2013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五）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电视。上午單少杰来（已 60 岁），谈他受宗凤鸣之托，花了五年时间，谈他的同赵紫阳访谈录后，写出一本书《中国改革模式——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上篇，成就：经济增长奇迹（九章）；中篇，问题：国家资本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八章）；下篇，抉择：自上而下政治改革或自下而上民众抗争（十二章）；结语，社会主义救中国与资本主义救社会主义中国，社会资本主义中国或资本社会主义中国。给了我前言、后记，以及附录。邓小平“总设计师”与“总拍板师”。还给了：引论第一章，上篇二三四章，中篇五、六章，其中有多处谈到我的论述。单很了解我一生的重大事件和经历，《口述往事》他借到一本，看完了，对当代中国也认识清楚了。如人们社会生活的四大要点：家庭、教育、医保（医院）、法治都遭到破坏（49 年前基本正常）。对我这本书评价极高。

于是赠他一套《文集》，并“书面发言”、“近作卅四首”。

下午游 300 米。上午薛京来，“书面”、“卅四首”各复印了几十份。

2013 年 12 月 28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早餐后，薛京同我到京友宾馆六楼参加野草诗社成立 35 周年纪念会，坐在主席台，许多人发言都听不清。主席是代周克玉的一位中将。我第二个发言，讲了不到十分钟，谈如何在秦城产生《龙胆紫集》，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都关心国事的。唸了林则徐放逐新疆［疆］的名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还唸了刘绪贻为周有光 108 岁的贺词。照相后，一群人围来照相。满起告诉我，参加会的人说，只有我讲的话听得清楚，“最年老的人最年青”。收到好多本赠书。同杨小凯坐在一起吃饭。他 69 岁，思想一致，也认识杨弟甫的儿子杨小凯（在美国时）。回家已一点多，没有游泳。

下午毛应民同两位朋友来，为十部《文集》签名，还有廿本《毛传》（即《三十岁前毛》）也签名。他们谈现在温州的经济垮了，许多企业到国外去了。现在的经济改革引起如此结果。

还有位老人常法宽（常任侠后人）同我靠近谈话，送他的著作诗集和主编的《诗词曲赋知识手册》（商务出版）。

2013 年 12 月 29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朝闻天下”。

上午韩钢、宋晓梦来。许医农身体不好，还要照顾姐姐（过去他们三人常一起来）。对当前形势仍担忧。谈人民大校［学］校长和女秘书，以及招生办主任腐败、贪污情况。学生入校（主要是研究生）多少万，总数揭发几个亿。许多学校都如此腐败。全国廿多所付［副］部级大学，校长多由教育部的司局级干部“提拔”就任。教育及制度破坏到如此程度。经济方面的问题，从朱镕基到温家宝就搞乱了。这个“社会主义”真值得清算，完全离开了普世规律。他们谈到萧延中其人的变质，居然写文章说“大跃进”有好的东西。韩钢在课堂讲课，全讲当代国事真情，学生没有向上反映的，因此一直安全。一直谈到留吃午餐。

下午游 200 米。同胜利手谈。

2013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翻看前天带回的一大堆书刊，发现《野草》单页 9 月 30 日整页刊登了“近年诗作录 16 首”，那四首打油全登了。《野草》书第三十集则刊登廿五首（打油登了前二首）。

下午看报、看电视。

2013 年 12 月 31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朝闻天下”。上午薛京来，处理信件。关于他的秘书身份去留问题，老干局问过他，他回答：中顾委一切待遇不变。让他看“野草”的一些书刊、单页。

毛竹生了一个小男孩（八个月），现住医院有体温。下午没游泳，同玉珍一起观电视剧。

以下为日记中所夹纸条内容：

七不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
还是枪杆子、笔杆子。
文革十年、六四开枪。

个人崇拜即邪教
英语词中一个词
权力必然生腐败
格言绝妙后人知
英国古代学者有此格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

二０一四年李锐日记

第四十七册/Vol. 47

2014.1.1. -- 2014.12.31.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81 年后日记录入说明 xii

二０一四年

1. 杂记 1
2. 2014 年 1 月 2
3. 2014 年 2 月 8
4. 2014 年 3 月 12
5. 2014 年 4 月 18
6. 2014 年 5 月 25
7. 2014 年 6 月 31
8. 2014 年 7 月 37
9. 2014 年 8 月 43
10. 2014 年 9 月 48
11. 2014 年 10 月 56
12. 2014 年 11 月 64
13. 2014 年 12 月 69
14. 日记本内夹条内容 75

以下是写在日记第一页上的杂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① 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完整）
② 互不侵犯
③ 互不干涉内政
④ 平等互惠互利
⑤ 和平共处

文化：
① 植根于内心的修养
② 无需提醒的自觉
③ 以约束为前题的自由
③［④］为别人着想的善良

七不准讲：
民主、宪政、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闻自由、官僚资产阶级

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五金砖国家
占全世界人口 40%，
经济 20%
准备建立“新开发银行”（先 1000 亿美元）
替代“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清华校训：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2014 年 1 月 1 日（星期三）元旦 晴

六点半起床。清理去年的日记本，名片存七八十张，许多人名单，大概多是要《文集》的，还有些简短的诗、文稿。

胜利一家和满起夫妇一起午餐，也算过新年。

张哲民送来一瓶酒和信，向我俩祝身健如周有光老人。我即复信并附“书面发言”和“卅四首”。

上下午同胜利手谈，仍只攻不守，老输也。

2014 年 1 月 2 日（星期四）半阴

六点半起床。看“朝闻天下”。上午钟伯熙电话贺年，他身体还好，收到《文集》。玉珍接云南青长庚电话，四月份又要来为我祝寿，玉珍于是谎言要外出，做一百岁时一定请他来。

下午游 200 米。同玉珍看电视。

2014 年 1 月 3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朝闻天下”。上午九点薛京来，戴晴同一摄影师来（南央拖［托］他拍下去年最后两个月的日记）。交我三本去年 4 月 13 日美国开的《长江三峡大坝研讨会》的中英文会刊。首页刊有一段我的“开幕词”：“二十年间，关于三峡工程，应该说，无论赞成还是反对的人，都有了比二十年前更多的认识。这个工程到底是利大还是弊大？究竟利在哪里？弊在哪里？是到了需要搞清楚的时候了。这不但对中国很重要，对世界也非常重要。”戴晴对习抱着还办好事的一面。她准备从我的诗中找出一首诗，找人|人|谱成歌曲，纪念我的一百岁，还准备将我的几次记录谈话合起来。

下午游 300 米。下午收到南京石钟扬寄来的三本《钟情独秀——石钟扬暨师友书画选》，第一篇即我的七绝，祝贺石的《文人陈独秀》再版：

峻岭崇山独秀峰，潮头敲响启蒙钟。
苏斯变节严批判，德赛当家世大同。

九十二岁时写的。完全忘记了。当年日记一定记下的。

2014 年 1 月 4 日（星期六）半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观电视。胜利来，上下午手谈。下午游 200 米。

2014 年 1 月 5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朝闻天下”。上午陈海宽来，送大盒鲜鱼（杭州寄来的）。要了一本《口述》送朋友。

下午游 300 米。

2014 年 1 月 6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看“朝闻天下”。仍在批安倍。

马识途寄来年卡是他的照片和长诗。将“十八大书面发言”和“卅四首近作”寄去，以表心态。

胜利来，上下午手谈，小有进步。收到李冰封长信，看了《口述往事》，很是赞赏。谈到吕加平揭

发江泽民家庭事，被关囚十年，去年上半年已狱死邵阳。

2014 年 1 月 7 日（星期二）阴

六点半起床。看“朝闻天下”。上午九点，薛京按时来，王德禄和范岱年、程宏三人和科学院年青人熊卫民（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博士研究员）来。熊交我两篇著作：“麻雀的悲歌”（写当年打麻雀运动），“1958 年中国科学家的选择与遭遇”。王交我小本子：《李锐与长城所》（写我同他认识经历共七节）。我谈些往事，谈到在青海搞核弹时，范插话：王淦昌等老专家也都挨过整。直谈到近十一点。赠王、范《口述往事》。他们从网上知道此书。（最近从美国来人又带回 24 本，苏志恒［宏］带来 10 本）。

下午游 200 米。二妹和王敬之来，交《口述往事》让寄大妹。一起午餐。苗苗来，觅觅交两本《口述》为她的领导签名（他们从香港带回）。

2014 年 1 月 8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电视。上午九点，于幼军来，送近著《求索民主政治》，我的《文集》他在过目，同意我的观点。谈南水北调情况（他现在负责此事），东线已通。赠《口述往事》，并让看刘绪贻为周有光 108 岁的“贺词”。谈了一个半小时。一群平江人来了，吴炳炎（《法制日报》记者）、毛文志（湖南公安厅高级警官）为首，他们主编了一本书《明天更美好——青少年预防犯罪读本》（玉珍下午看了，书中有小孩犯罪可怕事实），送我六本，由于我有题词。还送了大批食物。随即晏乐斌来，交一篇赞扬曼德拉的短文。赠《口述往事》。

下午游 300 米。

2014 年 1 月 9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朝闻天下”。上午庆庆（谢文清的女儿）和她的男友来，他们都是“文革”时的学生。读了我的《文集》，还有家庭影响。特赠《口述》和“卅四首”等。他们从网上知道的事情很多。

车不能上街改在星期四，未能游泳。

2014 年 1 月 10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朝闻天下”。今天凤凰台还播了“国之大器”，即导弹、核弹制造、试飞经过。张爱萍等主管此事。

上午广东南方出版公司秦颖来（过去同朱正来过，全忘记了），谈他在《文汇报》读书周刊写周有光批评土改的文章。赠《文集》和《口述》。他原是《随笔》的主编，湖南人。

薛京来，谈下午老干局有会，不能去参加那个出版单位的聚会了。

下午游 300 米，看电视。

报载去年 18.2 万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老虎、苍蝇一起打。

2014 年 1 月 11 日（星期六）半晴

六点半起床。看“朝闻天下”。上午刘麒子（广东诗词会会长，汕头人）带儿子来（父亲 70 儿子 40）送诗稿和字幅。让看刘绪贻“贺词”，赠“书面发言”和“卅四首”。

下午游 200 米。冯海阳来，谈网上批毛文章，唸了一个多小时。吴宗熿来送书，没让久坐。

同胜利上下午空时手谈。

2014 年 1 月 12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朝闻天下”。上午将單少杰那本书的前后言看完，此书出版后，定会发生很大影响。他同宗凤鸣的交往，过去不知道。

下午游 300 米，尚不觉累。韩磊来，给他两本《三峡大坝研讨会》，另一本可交《三峡报》。让他看今天收到的萧永义的八首诗的打印稿（赞扬《口述往事》），以及平江的信件，有写我的文章（七大贡献）等。李宗贤夫妇来，交上次来的照片，赠《口述》。

2014 年 1 月 13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一早钟勤昌来。九点，美国的傅高义（到哈佛讲学时，我在他家住过）由姚监复陪同来，还有三联的叶彤，广东的窦新元（省经贸会）。傅已出了《邓小平传》（里面谈到了“六四”），拟写胡耀邦等。我比较敞开谈了，关于“六四”，我说毛泽东不会干这种事，三峡也是由邓点了头才能开工的（毛没有点过头）。一直谈到午餐（准备了螃蟹等丰富的一桌菜）。餐后又谈了一阵，一点半才离去。赠《文集》与《口述》等。会谈中我称赞了美国，两百多年成为第一强国的原因。

下午钟勤昌来，取走一份民工的告状件，由我转湖南省书记。冯雅波来（玉珍同他的母亲关系深），送台湾糕点，谈国外对习近平评价很高。

2014 年 1 月 14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朝闻天下”。上午翻看刚收到的《往事微痕》、《宪政之声》、《潮汛》，关于周永康有详细资料。

下午游 200 米。铁流来，送一件澳洲的皮毛给玉珍。谈他自己的经历：在《成都日报》工作时，被打成大右派，坐牢 23 年。还谈到他的右派朋友。现不受干扰，明天去美国，要了南央的电话。赠《口述往事》和《卅四首》等。《文集》他看过。还送我一本港版《大劫难》（1959-1962 四川荣经大饥荒纪实）。

2014 年 1 月 15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朝闻天下”。上午薛京来（昨天有事未来）。老干局的退休人员开会。他的书太多，给了他一间房子。胜利一家来，午餐。下午游 200 米。同胜利手谈。

玉珍接到刘导生女儿电话：父亲去世了，101 岁。电视有报导。刘是一二九头头，我们早认识。

2014 年 1 月 16 日（星期四）雾霾

六点半起床。上午薛京陪同黄河三角洲开发区的陈世生等四人来，温和李克强都重视。最后办手续。

下午组织部副部长王秦丰、老干局副局长吴卫新（女）四人来，送大篮水果和 2660 元过年费。王谈 80 年代听过我的报告。我略谈往事，赠《十八大书面发言》和“卅四首”。曾卓明来，送食物。赠《口述往事》和“书面发言”、“卅四首”。他也 55 岁了（当年编《组织史资料》，何干之的夫人刘栋介绍的，都在人大）。

2014 年 1 月 17 日（星期五）半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星期日夜，中组部在万寿路俱乐部（游泳池所在地）举行中直机关老干部迎春晚会，送四张“请柬”。

收到李冰封信，吕加平案已经找不到说明的人了。

下午游 200 米。近日北京台“养生堂”节目，谈到人需要三容：从容、宽容、包容；脾气不要急躁；否则容易生各种疾病，包括癌症等。古人言“仁者寿”是有道理的。我能够有望一百岁，回顾一生，有各种原因，同仁、同三容等有关系。

2014 年 1 月 18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黄乃的两个儿子黄绍强（取走我为他的油画册写的书面和题词）、黄与群，同来的有湖南画家邓平祥夫妇。邓送我著作《符号的欧洲》和今年所画的“马言吉祥”月历（他画的马姿）。黄与群交我一篇写父亲从事盲文的文章（希望《炎黄春秋》能发表）。谈到十一点多，我还找出收藏的《悲鸿草稿》（其中几十付［幅］马、鸟草稿）。赠邓夫妇《文集》、《口述往事》和“近作卅四首”，由于谈得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他读过我许多著作（今年 67 岁，夫人 61 岁）。

下午游 200 米。同胜利手谈，二家一起午餐。

《悲鸿草稿》中黄画有 23 匹各种姿态的马，和 50 多只鸟类和一副如白石画的虾群。

2014 年 1 月 19 日（星期日）半晴

六点半起床。看“朝闻天下”。上午姜一峰（中组部组织局工作，四十几岁，来过我家，全忘记了）带三个平江虹桥镇（胡筠家乡）两负责人黎秋桂、邓混初来。该镇有县立第十中学，请我写学校校牌。玉珍督促下，立即写好了。出示《口述》和周有光纪念册上刘绪贻的短文，让他们知道“真相”。谈三大问题，赠姜一峰《口述》和《文集》，还有“书面发言”和“卅四首”。

下午游 200 米。晚上小余接的电话：南通的丁弘去世了。

2014 年 1 月 20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看书，看完黄与群写父亲从事盲文的长文，有些看不懂。《炎黄》能否发表，是个问题。

下午苗苗来，他们春节去南方和香港旅遊。因此想起他们有可能利用我的名义做得利之事。

2014 年 1 月 21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周保志来，他也退休了，儿子读大学。送食物。武大北京办事处的梁晓艳来，还我《大哉李锐》和《平江英杰》（有我的许多照片）。此事完全忘记了。将《口述往事》赠武大图书馆，还送我两本 2013 年的《北京珞珈》。

下午游 200 米。奚青来，交长文“孙大光处理中国油气发现史纷争”。上次转交《炎黄春秋》的信件（对《炎黄》12 期刊登的“邓小平批示与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一文内容严重失实，揭发作协副主席何建明贪腐分子劣迹），薛京延迟了廿多天。我立即给薛电话，大加批评。奚还谈到香港公开了温家宝的一封私信（谈自己绝无营私之事），引起不好反映［应］。

晚上岳阳办事处送来两大箱肉食。

2014 年 1 月 22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看完奚青交办的诉件等。

下午游 200 米。朱大星和她的朋友周剑平（在矿业公司）来，从长沙开车一天半。送一大“平安”玉环。她现在经营建筑业。赠《口述》。周要《文集》。

2014 年 1 月 23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将奚青的诉件：“孙大光处理中国油气发现史纷争”，张秀山女婿王海阳写的“‘毛泽东让高岗查刘少奇档案’是否存在？——对‘辨析’一文之复文”，及黄乃儿子写的“‘现行盲文’的诞生及其缺陷”，三文整理好，写了一封信给杜导正和吴思。前两篇应予刊登。

下午王军来，出示孩子的照片。谈了一阵，让他看《周有光祝寿集》中刘绪贻的短文和《平江英烈》等。

晚上小智（刘云鹤女儿［儿媳］）送来鲜花。赠《口述》，让他们两口子传播。

报载，去年全国税收 13 万多亿。

2014 年 1 月 24 日（星期五）阴霾

六点半起床。看“朝闻天下”。上午薛京来，星期日下午，部里开老干座谈会，不拟参加。朱大星和朋友又来。李宗贤同侄儿三人来，给我几本他出版的《李锐近作》（即《世纪留言》）。原高法院长唐德华要《口述》，只得给一本。

薛京将我给《炎黄春秋》转的奚青等三篇文章并我写的信，送与杜导正和吴思。杜让薛传话：春节好，田纪云问好。

下午游 200 米。刘浩［皓］宇来长信，《口述》读后感，还写了李六如等的史料。钟叔河也为此写了祝贺信。

2014 年 1 月 25 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平江县委书记田自力、县长谢春生，还有张满兰等共五人来。交“汇报信”，详述一年来工作成绩：地方生产总值 182.5 亿元，财政收入 8.26 亿元等。称我为“国家的栋梁，家乡人民为您感到骄傲和光荣”。在经济上，几十年来，确实为家乡做了大大小小许多帮助。谈了些要害往事及三大问题。赠《口述往事》给县里的档案馆。送来许多家乡食物。贾文平来，他去湖南呆了二个月，走了十三县，感到腐败问题比别的省还严重。赠《口述》和“卅四首”等。

下午游 200 米。李宗贤等又来，交我从《炎黄》社买到的廿本《口述往事》（印得同原版相似）。十本签名送给他们四川的友人，我加了马识途和廖伯康。留下十本。程湖|南|来，也送了些食物。他们两口子工资一年 40 万，儿子十岁花一半，专学围棋（已经三段）和游泳、英语。同他谈形势、三大问题等，告诫不能忘了国事和史事。赠《口述》等。蒋彦永和余习广来，余犯［患］直肠癌，蒋为他做了成功的手术，因而结识了，一同来我家。同余已多年未见，认不出来了（他为我编过《李锐上书集》）。各赠《口述》等。

晚餐前，观李娜夺取澳网冠军的电视。

2014 年 1 月 26 日（星期日）半晴

六点半起床。观电视。上午文立徕（立徵的妹妹）的两个儿子廖舒戈、帅戈来（都在电力公司工作），他们也关心国情。谈了三个问题，赠《口述》。韩磊带同事、朋友张宏伟（赠我名毛笔一盒）来，一起谈文家史事（国共同源）。赠张《口述》。

下午游 300 米，尚不觉累。

2014 年 1 月 27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张敖荣来，送食物。他也八十了，现［显］得很老态。谈往事，庐山会议后，批斗我几个月，好多天的大会，他就维护我，所谓三反分子（反水利、反火电、反三峡）那都是工作上的意见。施滨海送来一大盆水仙花。

下午崔军夫妇和张津生（也七十多了），他们都看完了《口述往事》。崔还带来几份 2012 年 9 月 17 日的《中国能源报》（第一次见到这个报），刊有一版“李锐：与中国水电的情缘”（有彩色照片），是一个女记者胡学萍写的，由崔军带来。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张津生很关心我。

2014 年 1 月 28 日（星期二）半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将高国发、刘皓宇写的长信和金问信的书和信等交薛过目，可否编入“望期颐集”中。

下午游 300 米。程湖又送来肉食等。胜利来，手谈到晚餐。在游泳馆遇见蒋震［振］云，谈邓力群鼻饲、盲目、聋耳，有回忆录谈延安旧事（说对不起我）。答应赠《口述》。

2014 年 1 月 29 日（星期三）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薛京一早来，九点多陪我到人大宴会厅参加团拜。进西北门即坐轮椅。习近平、李克强讲完话后，他们七个人就同参会的老人握手。我们坐在前排中间一桌，我懒得起身。跟李克强是第一次见面。开会前同桌的人有几位不认识，他们说知道我。黄璜（邻桌）、顾秀莲来握手，都忘记名字了。杨振怀很热情同我谈钱正英不出来了。莊炎林来照相。送格言名片。演出半小时，尤其跳绳精彩。十一点多回到家。

下午游 300 米。中医佟景起两人来，送好多食物。告诉我胸中部和两手掌处按摩办法，可以治气短。赠《口述往事》和“卅四首”等。

2014 年 1 月 30 日（星期四）除夕、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电话拜年不断，都由玉珍接打。二妹、长沙大妹、南央、张青义，各地熟人等。上午安定门医院董征医生（86 岁，说过去为我看过病）来，坐了许久，只好送一本书和“卅四首”等。邻居毛渝生夫妇来，送水仙花。赠《口述》等。小彭也送来食物。胜利、小玲两家吃过年饭，非常丰富，十多盆菜。同胜利手谈到晚八点。春晚无一好节目。仍十点多上床。

2014 年 1 月 31 日（星期五）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下午同胜利手谈。两家一起午餐、晚餐。上午牟广丰来，送茶叶。谈他在医院时，与一老头同房，为评毛而争执，老头气得要出院。我的《口述》他已看完，同玉珍直称：“真

是国宝”。

2014 年 2 月 1 日（星期六）云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今天是玉珍安排的请客日，主要是两家亲属和老朋友。许医农送来一个“飞瀑流香”，一个石制工艺品，烧小柱香，喷气如水下流。施滨海送来《开放》12 期。二妹、敬之夫妇，韩磊、田绿萍和女儿、王小毛和女儿夫妻（丈夫是美国人，都在英国）、谢文清女儿等直接去对面地下餐厅。共三桌，25 人，菜极合味，一大桌。直到两点始散。晓梦将《开放》看完始回家。

2014 年 2 月 2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今天没有客人，只有电话。

上午将《开放》12 期翻看完。对国内形势和习的评价很实际，对社科院的领导为毛“平反”也反感得很。

2014 年 2 月 3 日（星期一）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黎澍两女儿夫妇（安泰、王仪宁，一青、吴勇）来。王是油画家，欣赏我的多幅头像，尤其赞赏北房法国大家的黑白大幅。我出示《悲鸣草稿》，他还建议我在上面空白处，写明来历，更具价值。

下午清书，发现万润南的文集《商海云帆——四通故事》，看了些人事章节，很值得一读。

2014 年 2 月 4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朝闻天下”。上午意外客人于善浦（北大荒劳改认识的右派，后在东陵工作）夫妇和儿子来，送几盒食物。他也 82 岁了。十多年前去东陵看望，路上汽车事故，他和玉珍都记得。于送我他的两本著作：《清东陵拾遗》、《乾隆皇帝的香妃》。北京理工大学的刘吉平（他来过）同科学院院士葛昌纯（名片上有四个头衔，82 岁）夫妇来，谈科技界的腐败事，他自己的经历：电视剧“国家命运”中浓缩铀分离膜相关情节偏离历史真情。留下一份资料（过去温家<宝>处理过）并准备给我写上诉信。他同黄万里是同学和好朋友，同意我的观点。赠他《文集》。杨仁的两个女儿（二、三）来，送水仙花。谈我的社会影响大（“民主旗帜”之类）。上午最后是萧永义来，送我一个小红马（有“福”字）和他自己自传性的六页信，让我知道他的家史。陈海宽来，一起午餐，吃饺子。

下午同胜利手谈，较有进步。

2014 年 2 月 5 日（星期三）阴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野草社的董澍带诗人唐克强来，向我求字（唐五十多岁）。延滨夫妇带女儿夫妇（丈夫是瑞士人，在美国工作，高个子，很帅），还有一西藏女孩。谈得很欢。我谈三次去美国的经历。一起午餐，十几个大菜，谈舌尖上的中国。在美国国务院宴餐，吃不饱。下午近二点他们才离去。

2014 年 2 月 6 日（星期四）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今天没有客人，只有小许带着秋林来午、晚餐。整天翻看书报。明天才能游

泳。晚上必看“养生堂”。这几天都是谈老年人养生和心脏病的问题等，如何应付、疗养，要少吃，运动等。我都做到了。

2014 年 2 月 7 日（星期五）夜雪、雪

六点半起床。下雪了。这个冬天北京首次。上午薛京来，让看葛院士等资料，回长沙一位诗人（陈和世，过去不认识）电话，谢谢寄来的诗集。满起和他换了氧气瓶。一起午餐。

下午游 300 米。过年后恢复游泳。

2014 年 2 月 8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同玉珍一起看索契冬奥会开幕式。下午游 200 米。同胜利手谈。

2014 年 2 月 9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苗苗两口来。他们到深圳、香港回来，觅觅买了三本《口述往事》给我，还有一本《大哉李锐》，正好此书没有了。上下午同胜利手谈，毛病不改，很少胜局。

2014 年 2 月 10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冬奥节目。早餐后，玉珍为我剪脚指甲，多年来的服务。上午韩钢、宋晓梦来，拜晚年。韩是古丈人，回长沙看望父亲，并返家乡省亲（小县，十几万人）。随后唐小毛和雷颐来（雷是长沙人，父亲长郡中学毕业，仍在社科院近代所）。一起谈形势，特别是农村有许多困难户，有留守儿童，家庭离散的多。唐小毛给雷一本《口述往事》，我签了名。大家谈所谓红二代，还出现了红三代。俞正声可谓红二代的头头。都感到中国只能“慢慢来”。还同雷谈到朱佳木的情况。一起午餐，十多个菜。他们都谈到工资低的问题，尤其地方，韩钢才四千多。

下午二妹一家四口带着女儿四个月的儿子来，娃娃很乖，一直有高兴的表情，从不有哭声。抱着一起照相。女儿夫妇回英国（丈夫在英国工作，女儿在北京），二妹和王敬之即回长沙。

同胜利手谈到晚餐。

2014 年 2 月 11 日（星期二）半晴

六点半起床。看“朝闻天下”。湖南的文启煌寄来一篇长文“读李锐《龙胆紫集》”，写得较深入。薛京来，让他过目。收到铁流的《往事》等三种文册。内多谈形势文。

下午游 200 米。理发，剪短了。看报刊。秀兰·邓波儿去世了，媒体广泛报导。

2014 年 2 月 12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看报刊、资料文等。午餐时上海徐跃来（《大哉李锐》的出版人）即留餐。谈到下午两点。薛京在编《大哉》续集。他来与此有关。赠《口述往事》，他认识崔武年。

下午没游泳，同胜利手谈。

2014 年 2 月 13 日（星期四）阴

六点半起床。上午收到高国发寄来的一大袋印石和镇纸，给我和薛京的，还有好几份网中的中苏史

料。有一份谈张学良是党员（名李宜）及西安事变真情。又收到杜明明送给我们的一袋药物，还有曾彦修的快信，说明“200 老人怀念张闻天”文集的付印过程（我谈胡乔木文中有误会）。

下午休息吸氧时，湖南“稻田中学校友会”的谭映天（程潜的侄外孙女）来，赠《稻田人》纪念集。谈了一阵，并向该校图书馆赠《文集》（大姐是校友）。

2014 年 2 月 14 日（星期五）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让看高国发的信件等。交他高赠的石印和资料。下午游 300 米，同胜利手谈。

2014 年 2 月 15 日（星期六）阴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一早郭全胜同马骏（他主办的人才交流中心负责人）来，郭的母亲去世了，让马来陪同日本客人。上午九点及川淳子和班忠义来（班是研究历史的，同她合作写我的三代从事民主的书）。我一直谈到午餐后近二点，他俩才离去。谈一生重要经历，家庭、父母、小学到大学、党内要害生活等等，包括秦城八年，为什么写这么多书，又能活到期颐在望，等等。淳子送来许多资料文件，还送玉珍用物。送日本的塑料口袋装的苦瓜、红薯，还送我助听器等。其间冯海阳来，参加谈了一阵，他们也责斥安培。

午餐很丰富，玉珍准备的。下午没能游泳。

《三峡报》载：水电装机已过 2.8 亿千瓦。

2014 年 2 月 16 日（星期日）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九点及川淳子二人来，问一些问题（写在纸片上），作了回答，高兴而别。同时刘锋、小智夫妇带儿子（一米八高）夫妇来，他们看过了《口述往事》，因此谈到十一点多。三大问题，中国自古以来，直到现在，仍然是一个专制体制国家，问题还在五四运动没有结束。下午游 300 米，尚不觉累。

盛禹九电话，谈胡乔木文，影响很大。

2014 年 2 月 17 日（星期一）如昨

六点起床。看电视。上午及川淳子二人来，又问了我许多问题，一一回答，直谈到十一点多。淳子还送我空气清洁器。

陈海宽来，谈反腐形势。习最近谈要啃硬骨头，又搞了一个大头头。小妹来信，托友人回国，送来 10 本《口述往事》。

2014 年 2 月 18 日（星期二）如昨

六点半起床。准备好五分钟发言稿。早餐后，韩磊来，九点钟到科学大会堂参加《炎黄春秋》的春节大会。薛京单独到了。约坐 30 桌，两百多人，与杜导正同桌，还有钟沛璋、何方夫妇，习近平的姐姐（杜告诉我的）等。一大群人围来拍照和握手，意外的是陆璀的女儿（七十岁）来自我介绍（母亲已百岁，住医院，我以为已去世了）。杜老讲话后，我第二个发言，唸了刘绪贻老的贺词，又唸了我的“何时宪政大开张”两首诗，讲了五四运动民主、科学两旗至今未全实现，中国一直是专制传统。人类是从

原始农业、工业到现在的智能社会，美国是一白纸好画最新最美图画，由此两旗保障，成世界第一强国，等等。二十多人发言。高尚全、茅于轼等，杜老告我，上面不让茅参加的。德平、德华都发了言。饭后近两点始回家。没能游泳。郭道　（原文此处空字，应为“晖”——李南央注）送我郭嵩焘的文集，张显扬等好几人送书。

2014 年 2 月 19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写两副字，为唐克强写八个大字：“学无止境、自强不息”（后者是本人要求的），另外是平江人要求写的一个纪念牌子。玉珍打了电话，董澍（野草社的）来将前者取走了。董是北师大学法历［律］的，特赠《口述往事》（此书南央又托人带来 10 本）。

下午游 300 米。晚上《炎黄》社王海印送来 10 本《口述往事》，是他们翻印的。

2014 年 2 月 20 日（星期四）阴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朋友黎学清（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要三套《文集》，签了名。赠《口述往事》，谈了一阵。

下午看报刊等。

2014 年 2 月 21 日（星期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让处理陈楚三给《炎黄春秋》稿件（杨继绳赞成刊登，他当年也在清华）。黎学清来，帮忙秋林的工作安排。出示《孝和》小册子，我题了词，全忘记了。下午游 200 米。

2014 年 2 月 22 日（星期六）如昨

昨天三点醒来即睡不着了。今天七点半起床。看电视。

上午陈海宽来，送鱼、鸭等食物。闲聊形势，留午餐。下午游 300 米。回家是空屋，玉珍由小余招扶去医院了，检查后，心肺等都没有问题。由于呕吐。

2014 年 2 月 23 日（星期日）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看报刊。下午游 200 米。刘大姐常来，玉珍则劝她照顾蒋老前妻子女。明天体检，作些准备。

2014 年 2 月 24 日（星期一）如昨（还有三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三瓶尿和便准备好了。八点半到达医院，小琴［芹］照顾玉珍，我坐轮椅，满起带领一二三楼依次各科体检，包括 CT，都正常。真是活得可以。一个医生同我拍照。遇见安志文和莊炎林夫妇，还碰见莊静（91 岁）坐轮椅。她女儿认识我，很亲热告诉母亲（呆坐无言）我是谁。回家已十一点多。

下午翻看报刊和《口述往事》（只是随意翻，未通读）。周成启寄来代我为他的《政治论著选集》所作的序言，写得合适。

2014 年 2 月 25 日（星期二）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帮助写了两幅字：周成启的书名，包括序言的加两句话，由他寄出。另一幅（写了三次）是李慎平要出书纪念耀邦百岁诞辰，让我写那首遊张家界的诗（末句：活在人心便永生），让李来取。

下午游 200 米。玉珍仍去医院验血等。

2014 年 2 月 26 日（星期三）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总是“朝闻天下”）。上午盛禹九来，谈胡乔木文，网上大转载。《文汇读书周刊》全文转刊，头版还刊我们两人照片。多年未有之事。他准备继续写我的：养身之道、评论人物、文化素养、人文情怀、一生回顾，功绩遗憾。午餐后又谈到一点半，未能游泳。

下午段绍译来，送他的两本著作：《普通百姓致富之路》（我写了书名），《谁是下一个有钱人》，是茅于轼的弟子，在天泽经济研究所工作过。

盛禹九还出示了彭明道送他的长对联：我送给徐勤先 70 岁那联语，并书写了谈乔木文读后的感想。

2014 年 2 月 27 日（星期四）晴、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没有客人，看报刊。在阳台上活动三次，晒晒太阳。每天主要时间看了电视：凤凰台新闻，北京台“养生堂”（晚餐前一小时），“朝闻天下”，晚间新闻，165 台围棋，电视剧等。

2014 年 2 月 28 日（星期五）又变阴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冯媛来（54 岁）白发甚多。一人独居，单干生活，研究些问题（妇女方面）。谈往事。让看谈胡乔木文，内中记述了王若水的评语。赠《口述往事》和《书面发言》、《近作卅四首》等，十一点半才离去。

薛京旁听对老干部的传达，没来。下午游 200 米。收到衡山寄来的《文立正［徵］传》10 本。

2014 年 3 月 1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看《文传》，编辑内容和版式都很好。我的纪念文作为序言，扫墓照片和三首诗以及两人 1936 年 2 月的照片，都刊出。

下午游 300 米。上下午同胜利手谈。冯海阳又送来网上谈习的资料。

2014 年 3 月 2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立徵大姐文立元的儿子张式弘带他的两个儿子张敬思（在北京万达集团）、张敬义（深圳品盛保装）来。谈到近十二点。张式弘已 80 岁，在安化一中当教员，被打成右派。他们带来大本相册，都是家中的亲属，封面是我同立徵的照片。赠刚收到的《文立正［徵］传》及《口述往事》和《书面发言》等。

下午游 200 米。看书。

2014 年 3 月 3 日（星期一）阴霾

六点半起床。报载，昆明暴力事件，新畺［疆］恐怖分子十余人持大刀杀、砍，死 29 人，伤 143

人。此件事件带国际性，难怪许多外国领导来电关怀。

上午看电视、报刊。满起取来这次的体检记录，血色素 11.7，血压等都正常。玉珍每周打针三次有关。翻看日历上每天有保持健康多方面注意事项。饮食特别强调鱼的好处，都唸给玉珍和小余听了。

下午奚青来，送我一叠网上资料，送《文立正［徵］传》。他谈到写我同曼德拉比较的五万字长文，到百岁生日时发表。随即张青义来，送鸭肉。他在故乡的农产品上千亩了，橘子结得很好。赠《口述往事》。

奚青同杨继绳有联系，侮辱李四光的辩护长文定要争取发表。详细谈到周永康的罪证，两个弟弟在无锡家乡已受查。周同中央台的多位女主持人乱来关系等等，都骇人听闻。还谈到斯诺登揭发：中国外逃人 10 万，携款 100 万亿美元。

2014 年 3 月 4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安徽老年报》刊“不老歌”：

起得早，睡得好，七分饱，常跑跑，多笑笑。

莫烦恼，天天忙，永不老。我大部做到了。

上午薛京和赵来群来。老干局传达中央近日决定等。交他几封信件。一平江人和裴周玉的侄女婿刘南山来（送一本裴的百岁画册，现 105 岁，平江少将）。为向广东讨还债务（游击战争年代向富家借款物）的文件（由裴签署），也让我签字，只好写一句：同意裴老意见。赵来群谈周永康案，他知道的人事甚多（裴老夫人小他 40 岁，赵也知道）。一起午餐。

下午游 300 米。

2014 年 3 月 5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陪玉珍看人大开幕，李克强做报告。陈海宽来，送食物。胜利来，即手谈。中午一起吃饺子。下午游 200 米。满起又为我全身擦止痒油。罗振宇带岳阳老干局长梁星光夫妇和儿子（16 岁学杂技）来。早要了两套《文集》，签名，并赠《口述往事》。同他们简谈三大问题，和三次去美国及去过十多个国家得到的实际体念。

2014 年 3 月 6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在书房发现杜导正近著大本《国是忧思录》（港版），写他自己同刊物的经历文章。翻看了中宣部如何控制刊物的情况，有对我的具体管制。

下午罗振宇又同丁桂梅来，丁已定居台湾，但要办在大陆的工资手续，让我在两份文件上签注，只得照办。

玉珍在医院做了胃镜手术，情况还好。三天素流食，卧床。收到两厚本《平江魅力》画册，很多题字，我写了“美丽平江”四个大字。

2014 年 3 月 7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观电视、看书。上午奚青、杨继绳先后来，仍谈去年十二月《炎黄》那篇谈石油地质有违背史实的文章，其中人事有的还同周永康有关|油|（周管过石油）。奚还代我向杜导正写了封更正信。杨谈到刊物内部也有人事矛盾关系。原交那篇孙大光纠正错误的文章（为李四光正名）杨答应发表。这就行了。交杨《文立正［徵］传》，如何在刊物介绍此书。

薛京来，同满起去医院换氧气瓶，交办复信件。

下午游 200 米。

2014 年 3 月 8 日（星期六）半晴半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看报刊。上午施滨海来，送来《习仲勋》（六集文献纪录片），作者夏蒙（同习家很亲切），还给我写了封信。《开放》二月号，已刊登“轮到曾庆红”，详细记录了他儿子贪腐事跡。施要了一本《文立正［徵］传》。

下午游 300 米，尚不觉累。满起仍帮擦防痒油。

2014 年 3 月 9 日（星期日）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李宗贤来，又送三本他们复印的《李锐近作（世纪留言）》。两本签名送人。他还要去《炎黄》社买《口述往事》。

第二期《开放》翻看了许多过去不清楚的资料。他们确实有不少内线。

下午游 200 米。看报刊、看电视。马来西亚飞机失去事件，太嚇人了。中国人 154，共 239 人。

李宗贤给我一本《重庆参考》（今年 6—7 期）内刊“三峡水库生态环境状况调查”（上、下篇）。

2014 年 3 月 10 日（星期一）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下午都整理客厅茶几下的书刊杂件，发现不少没看到的资料，如平江人写我的长文等。

玉珍的晚辈朋友杨小丙来，要了《文集》和《口述往事》，他是收藏家，联系方面很广。

玉珍很关心马航事件，看电视。下午还看《文立正［徵］传》。

2014 年 3 月 11 日（星期二）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他帮助清理客厅的书刊。有两团和多年留下的报纸（有值得留阅的杂文等）一大堆，放到隔壁满起的住处。

下午游 300 米。甘露女士来，送一盒厨房用刀。

2014 年 3 月 12 日（星期三）晴

五点醒来，六点半起床。经常如此。看“朝闻天下”。

上午薛京的外侄孙立人和弟弟来，带 8 本《口述往事》，5 本送深圳广播集团四个负责人和安徽广播集团负责人，一一签名（陈君聪、张合运、杜图、张辉和禹成明），另一本给弟弟，留下两本给我。

韩磊来，让他清出有关照片和书法一一拍下。给他《文立正［徵］传》。

下午游 300 米。郭全胜来，他即去美国参加活动。要去哈佛，让他带一本给麦克法夸尔。

2014 年 3 月 13 日（星期四）晴

五点醒来，六点半起床。看电视。

收到程巢父寄来的六本他的近著《思想时代》（陈寅恪、胡适及其他），还有一份对老年人有意的枸杞资料。

下午温济泽女儿来，父亲的百岁纪念活动在良乡开，估计我去不了，国际广播会有人来访谈。

晚上南央突然来到，是人民大学开书信展览约她来的。将程巢父的五本书交她。她买回许多人参粉。海关没收 53 本《口述往事》，那位律师没放弃打官司。

2014 年 3 月 14 日（星期五）晴

四点醒来，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经杜光介绍时镛和赵亚山、王晓林（笔名斯非和）等五人来，坐谈一个多小时。[redacted]写下简历如下（71 岁）：

笔名岩石、逍真，2006 年写《世界史上的冠军罪人——毛泽东》、《对吹捧与诡辩的批驳——关于毛泽东》。2008 年底—2010 年岁末，在网络最大博客网站“博客中国”上发网文 600 多篇，以批毛为主。我是在网上第一个批毛卖国和批毛腐败，曾发“博客中国”作家人气榜第一名。最近将写成《人类历史第一大罪恶——三年大饥饿、大死亡》、《弥天大谎——所谓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我赠他《文集》。

赵亚山是郑州思想沙龙（19 年历史）的负责人。赠他们这个集体《口述往事》。

王晓林赠我她的著作《中国经济学界奇异的双子星——薛明剑、孙冶方兄弟评传》。要了《文集》。

十点半钟同南央、薛京到人民大学参观中国家书展览馆，负责人跟着解释（我坐轮椅），南央将《父母昨日书》的原件影印本借与，连照片展出。从古代到清朝、民国和现代，直看到十二点始回。其中竟有周扬的母亲写给儿子的信。让我留言，写了一句话：“家书是一种最真实的历史文化”。

下午没有游泳，看书刊。

2014 年 3 月 15 日（星期六）晴

五点醒来，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有关马航机的报导，仍无下落。上午看报刊。

下午游 300 米。遇见蒋振云，将《口述往事》赠与。南央来，斯坦复大学胡佛中心给她的名片是“客座”学者，比“访问”高一等，可以报销经费。

2014 年 3 月 16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小妹来，庐山会议和批斗大会的记录本和《李锐反党集团》那本小册子等，她准备复印一套。下午没有遊［游］泳。邢小群和王建勋来，一起漫谈形势，习时左时右，似乎想做第二个毛：大权独揽。他们三人回到小妹宾馆，研究对付海关的法律上诉，那位律师很是负责。

看完去年十一月号的《争鸣》，当前腐败资料甚多。封面二用照片反映去年十月十四日那次怀念于光远（和胡绩伟、张显扬）的纪念会，标题：“民主派老人倡导‘护宪运动’”。登了我写的大幅怀念光远的诗（难怪散会后找不到了）。我的照片最大，还有 8 幅鲍彤等的照片。

2014 年 3 月 17 日（星期一）半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看书刊。赵亚山、时镛来信，要纪念我的百岁，写大幅字“大哉李锐”等。

下午张登全来，他跟习家有来往。母亲向他传习话：“您保重，我们会慢慢来。”他是中央警卫局的。对江很反感，网上他写过四篇文章，谈了许多人事内控监密情况。此次也是为警卫局事来京。

罗振宇来，为转平江人的一位转职位信，谈他也参与收卖古董和书画的勾当，能<赚>大钱。

小妹来，谈同吴思、邢小群、王建勋处理上诉海关扣书事，律师很在行，法院也受理了。

2014 年 3 月 18 日（星期二）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带来周成启编的当代国画名家的画册。客人不断。郭全胜来，要南央的电话（他要去哈佛）。赵来群谈太岳区陈赓、薄一波对抗两家，子弟也有矛盾。最近聚会，薄家无人去。甘露来，上次的上诉件，北京的负责人调动了，又让转王安顺市长一封。最后朱大星来，送巧克力，谈湖南最近的衡阳事件。

下午游 300 米。看报刊。

2014 年 3 月 19 日（星期三）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应南央约，戴晴和那位老摄影师来。她对习看好，“慢慢来”的说法，她很同意。同南央离去。韩磊来，随即王毅（经办项南纪念册的福建人）同办“茅台镇老窖”的总经理周永祥来。太意外了：送我两瓶茅台酒，上有我的彩色像和大字“李锐老寿辰特供”红字。还让我写一句话：“谢谢送寿酒，茅台是著名的中国酒文化”。

韩磊留午餐。下午游 300 米。南央来晚餐。胜利来，一起漫谈。南央明天回国。律师继续留下。将在网上公佈法院“认错”，又无法解决情况。

2014 年 3 月 20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人客不断。原组织部老干局王莉（女，71 岁来，曾赠《文集》）同唐明生（昆山多威体育用品公司，名片上有 30 句为人格言）、张云霞（女，全总老干局）来，特来看望。各送一本《口述往事》。谈了一阵。何振华同一友人来，去年何来过，为他写我的文章“天纵老骥力争鸣”作了详细修改（原件带来），完全忘记了。他是王元化的学生，50 岁。拍了好几张照片。晚上又来，送他几份发表过的复印件。

收到广东惠州周后远（湖南洞口人）寄来的两厚本蔡锷和邓演达的传记，还用大宣纸给我写的信和祝诗，完全不认识。

2014 年 3 月 21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这两天上午玉珍到医院吊瓶，情况尚好。上午庆庆（谢文清女儿）两口来，送一袋玉米粉（没有化肥的）。我的《口述》她看完了，还长了许多知识。陈海宽来，一起午餐。

下午没游泳，满起感冒了。胜利来手谈。

2014 年 3 月 22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何振华来，“天纵老骥力争鸣”稿已打印好，加了三个字和一句话，建议将“将投火炉”绝句附后。出示《上海思想界》，他不知道这本内部刊物。谈到他常写一些杂文。

下午游 300 米，尚不觉累。让刘大姐送《口述往事》与何定。

2014 年 3 月 23 日（星期日）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马航机仍无下落，玉珍每天关心此事。仍去医院吊瓶。上午李宗贤来还《大哉李锐》，说四川两个头头看了，很是感动。

下午游 300 米。小许和秋林来，胆囊开刀已出院。

晚饭前何定来，交我 1980 年 1 月 19 日《人民日报》8 版那一版的《龙胆紫集》30 多首的一半报纸，谈刊载的一首《蝶恋花》:“修得京郊山下住”那首写秦城生活，《龙胆紫集》中没有，很欣赏这首诗。将那半张剪报给我。对形势悲观，仍是一党专政。

2014 年 3 月 24 日（星期一）半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西安光电仪器厂（原属兵器工业部）五个人（一男四女）又来上诉（去年来过），此事还得由薛京处理。工厂破产，为职工的安抚费用被厂领导扣下了。随即四川攀枝花文物局刘胜利、张鸿春、王春才和人民出版社的马立国一同来，感谢我为“攀枝花纪念馆”题写馆名（有个光盘），马送了《蒋介石传上下》等几本书。都谈了一阵。钟勤昌下午、晚上来，送生日礼。

看完了《争鸣》去年十一月份，封二有整版纪念光远聚会的照片，我那大幅两首诗看得很清楚。这期大谈习家父子情况。

2014 年 3 月 25 日（星期二）阴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薛京仍九点来，西安亚西光电仪器厂韩景喜（为上诉坐过五年牢）和两女士：米竹琴、段春风（昨天都来过）来。他们要求并不高，许多工人靠捡破烂维持生活。让薛京再同中纪委联系。朱大新［星］、赵来群先后来，朱送一小台桌上用的空气清洁器。赵留午餐。苗苗来，又要去泰国旅遊。批评他到深圳时，藉我的名义，两次到周成启家吃饭。

下午游 300 米。他们看到茅台酒瓶上为我祝寿的头像，都大吃一惊。牟广丰来，为他父亲在山东墓碑写“抗日县长牟宜之，魂兮归来”，立即用大宣纸用特大字书写，最后发现“来”字多写了一横，只好收起来，以后重写。真是老了。

2014 年 3 月 26 日（星期三）阴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仍关心马航。玉珍继续到医院吊瓶。看报刊。

下午游 300 米。胜利来手谈，毛病不改。

2014 年 3 月 27 日（星期四）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山东李唯真（李成森，山东人，1947 年生）来，送他的著作《破解毛泽东晚年之谜》（60 万字，首页书赠“人民的良心，共产党人的楷模）由台湾出版。序言中引用了我的八个字:“功劳盖世（为革命），罪恶滔天（执政）”。谈了一阵，真正研究了历史，尤其是党史。赠他《口述往事》。下午看报刊，这本书得慢慢看。

2014 年 3 月 28 日（星期五）如昨、稍晴

五点醒来，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信件等已处理。他的朋友李占军来，为骗卖汽车案（一千多万元）仍未处理（长春警署管不了），上诉书向公安部长郭声琨，我写了几句话（署名说明自己身份）。关于西安上诉件，两千多下岗工人无法生活事，向赵洪祝转去，说明贺国强有批示未解决。

下午游 300 米。看报刊。

2014 年 3 月 29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看报刊。上午胜利来手谈。冯海阳来也没接聊。下午游 300 米。继续手谈。

2014 年 3 月 30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力康来，已定居加拿大。昂儿已生儿与女（儿十四岁）。他回青岛住。见到陈铁如。加拿大对人的照顾极周到，侨民学英语者，上楼［街］上超市购物由公家出钱。送我们礼物，舅妈一个可爱的洋娃娃女孩，食物，给我大放大镜和带镜框的剪指甲刀等。他们都知道了“不久将投炉火中”那首诗。赠《口述往事》（寄陈铁如一本）和“书面发言”、“卅四首”。一起午餐，晚餐前还下了几盘围棋。还带来三本《庐山实录》（抄印本）让签名送他的朋友（方嘉洲、李国光、孙振国）。

收到南通孙隽寄来的快件，内中有她的长文：“他在我心中永不陨落——怀念老伴丁弘”及《南通窗》第 22 期（2014 第 1 期），其中有怀念丁弘文。其中还有高洁给我的信和他骑自己发明的太阳能自行车的许多照片。主要是三次去耀邦墓扫祭的。2012 年 5 月 22 日，他和丁弘来过我家。

2014 年 3 月 31 日（星期一）半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帮忙满起到医院换氧气瓶。西安亚西光电仪器厂一位女士又来，感谢我将上诉件寄赵洪祝。朱大星来，一起午餐。

下午看完杨继绳网上的文章“罗征启访谈录”。我不认识罗，文中谈文革时清华情况，还有一段谈陈元要求公费出国留学事。

同玉珍到 4 门 8 层去看望王怀安，他患前列腺肥大，插了管子，刚从医院回来。他特别谈到，是我的文章、思想启发了他。

2014 年 4 月 1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盛禹九来，真没料到，他为我的满 97 岁生日，送大幅奔马图（长约两米），是他的朋友刘鹏画的，学悲鸿的手笔。他写了祝寿诗：

向称神骏可腾空，一啸曾惊牯岭空。
驰骋中原何畏险，骎骎老骥自临风。

另有一纸写了诗的注释。

满起将奔马挂在客厅，让我们一起拍照。我也将茅台酒的祝寿头像出示，让他也意外一下。谈访谈胡乔木文，在国内外网上的影响。他主要同我谈对毛泽东的看法，有一份详细问题。谈到近十二点，还将李唯真的著作借去。

下午游 300 米。

2014 年 4 月 2 日（星期三）阴、小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盛禹九来。昨天照片没照好，今天重照，他准备放到网上。

下午游 300 米。同胜利手谈。延滨来，为我的近作卅四首，做好打印稿，印了 50 份，太感谢了。谈到曾某儿子已从香港抓回来了。

2014 年 4 月 3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刘大姐来闲聊，谈刘帅的正直勤俭，同毛难合作。下午吴勇来（轶［一］青的夫君），送一瓶茅台。谈他的父亲（原兰州军区副司令）家世和经历。

2014 年 4 月 4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处理三信件（包括广东惠州《邓演达传》书名）。他的朋友李占军又来，上诉件寄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送来水果，玉珍予以批评。

下午游 400 米，多年未有之举，因五、六、七清明节关馆也。温济泽女儿带电视台两人来，八号来录相记谈话（纪念温老百岁）。同他们谈三大问题，让看《周有光纪念册》上刘绪贻老人的短文，并出示《口述往事》的待遇。

晏乐斌来，谈他所在单位（公安部）局里的几个负责人找他谈话，批他在《炎黄春秋》发表的三篇文章（有关公安部肃反等具体情况，包括李震自杀及罗瑞卿的问题），他坚持站着听，并伸出双手：是否要带手铐？他坚持干到底。送我网上文：“习近平的第三条路”，分析习上台以来的作为。

2014 年 4 月 5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电视。上下午同胜利手谈，缺点仍多。牟广丰来，取走我写的父亲墓碑。

收到张式弘儿子寄来的 6 本《口述往事》，为他父亲的著作“梅山文化”让写书名。

2014 年 4 月 6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罗振宇来，要两套《文集》送朋友（向力力、郴州市委书记，黄启富、湘东黄金公司董事长）。罗的新名片中有五个头衔，最末一条是：“季羡林老先生颇为赞赏的友人之一。”延滨夫妇来，他们的亲家是瑞士人，要我的《口述往事》。特将夫妇英文名写上。

下午看报刊，看丁俊晖的台球决赛，胜了。

满起、小玲带着毛竹抱着六个月早产的儿子来。小家伙长得好，似乎懂得大家欣赏他。

2014 年 4 月 7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胜利一家来。午、晚餐。整天手谈。

收到《炎黄春秋》第四期（还有一厚<本>《民主呐喊三十年——吴敏自选集》。我的发言最后是“不久将投炉火中”那首诗。

玉珍接云南电话，青长庚因车祸去世，太令人悲痛了。

2014 年 4 月 8 日（星期二）阴

四点醒来。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九点，温飚（温济泽的女儿）、杨学明夫妇和徐芳（女，30 岁，北京龙啸天下文化传播负责人）带领的电视录相四个人，为纪念温老百年诞辰采访我录相。我讲了十分钟，中心是温老乃党的宣传系统老人中懂得普世规律，以及跟我的要害关系（决不能让邓力群当总书记）。最后唸了《炎黄》团拜会我的讲话（刊第四期）。还讲到胡绳晚年的觉悟，因此为温老纪念文集题写的书名：“永远怀念”。最后赠温飚夫妇《口述往事》。

下午游 300 米。钟勤昌同儿子来，平江人办企业和要钱的三封上诉件并信件，转上海韩正和熊清

泉。儿子在《人民日报》市场网工作。带来该市正式函约，要我为该社《湖南内参》题写刊名。只好立即写了，并为惠州的张式弘要的“梅山文化”书名写了，让薛京寄去。

2014 年 4 月 9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香港《南华早报》》女记者余咏恩来（过去来过，忘记了。玉珍、小余都记得）。谈胡耀邦，有张问题单。他［她］带来一本《胡耀邦去世 20 周年纪念集》十二位老人写的，我列第一，文名“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全忘记了（马上让满起去复印了二份）。一直谈到十一点多。玉珍回来，见到余还在谈，发了脾气，余才离去。期间文立徵的妹妹夫妇从美国回来，去看望外孙，住了半年。谈美国天气太好了，满天兰［蓝］色，回来就不舒服。送了我一盒洋参。

下午游 300 米。同胜利手谈。陈海宽来，为我们做豆腐菜，一起晚餐。

黄乃的儿子黄与群来，交我怀念父亲的长文“《现行盲文》的创制与再改革”，希望在《炎黄春秋》发表。

2014 年 4 月 10 日（星期四）阴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没来客人，看完“怀念父亲”的长文，写得很好，当支持发表。看完怀念耀去世 20 年的长文，内容非常具体。

下午四点，周颐（在校名周继颐）的媳妇薛小平和原秘书王伟（现在清华学习）来，交我周颐 2012 年去世前在病房写给我的一封信，并谈到《赵紫阳在四川》那本书上有周的一篇文章，因此挨到组织上的批评。我就说，这是一种光荣。周一直是四川省委的秘书长，后任省政协副主席。

2014 年 4 月 11 日（星期五）半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人客不断。老干局局长李炎溪同四人来祝贺生日，送厨房用品及水果食物，还有贺信等。向他唸了《炎黄》4 期上我的发言等，谈了三大问题。他们还有任务，急急离去。送了一本《口述往事》。朱大星带表弟和女同事来，要两套《文集》等。毛卫平来，同来　斌（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唐迎春（女），谈广东和深圳经济不景气，东莞扫黄影响了经济。

薛京来，谈杜导正同他电话长谈，第四期官方找吴思批评。盛禹九告知，那匹［幅］奔马图和祝寿诗，《文汇读书周报》将刊登。

下午游 300 米。收到及川淳子寄来的贺信和照片。

2014 年 4 月 12 日（星期六）半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大妹和毛弟来，他们四人送寿礼和一些食物。交我看二妹怀念妈妈百岁寿文，非常动人，玉珍看了，也很感动。我即将《口述》写大姐的一段话，唸给她听了。他们谈到这本书都读了，王前和林祥威（都是武大当年同学和朋友）的儿女都看了，其中有他们父亲的情形。于是我即签名送毛弟和三妹各一本。随后新安旅行团南君的朋友孙肖平来（过去来过），送他的著作《新安师认》，求我再版时，写篇短前言。我答应了，并赠《口述》。

同大妹、毛弟谈往事，一起午餐。

下午游 300 米。收到彭道明的信和长寿联，非常亲切。信中对我《炎黄》刊的“不久将投炉火中”的诗不以为然，“应改为”：

九八春秋一笑中，为争民主不轻松。
何时宪政施行了，登天路上也从容。

寿联：百年风雨苍松挺，十卷真言大麓珍。

陈海宽带榆林市委书记赵红星来，让看刘绪贻短文和我的发言。赠《口述往事》。

孙肖平谈安徽一个农村惨事。一个奶奶因有了孙子，就要把那个孙女活埋掉，父母知道了，反将孙子用开水　死（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父母也就自杀。剩下祖父母带个孙女。农村因要男孩，女孩毁掉的多。

2014 年 4 月 13 日（星期日）半晴

六点半起床。过生日，进 98 岁了。将客厅书刊清理。一早，陈研发电话送来大花兰［篮］，毛弟、大妹、力康等两家儿女先到，韩钢、晓梦等陆续到。坐满客厅。谈些往事和形势，徐才厚等军委处理一批人。十一点多到对门地下大餐厅，坐了五桌。我这桌有蒋彦永夫妇、牟广丰夫妇、盛禹九夫妇、榆林书记，郭全胜当主持人发言。然后让禹九致词，唸了文稿。有彭道明的贺词等。我讲了几分钟。首先是感谢玉珍的两首诗，能活到今天，自觉也是奇跡。唸了在《炎黄》的团拜发言，又唸了近作：“依然奋斗到期颐”。延滨夫妇邀来他们的亲家瑞士的夫妇。郭全胜的讲话则细说了哈佛麦克法夸尔和傅高义对我的关怀，还有南希即来北京，要看望我。十几个菜，非常丰富。饭后分批照相。韩磊真累坏了。蒋医生坐着不断拍照，立即给我俩看了。

下午两点半才回家。

雷霞带来一幅熊清泉赠我的寿词：“铁骨迎春”。已裱好。郭全胜带来哈佛大学的傅高义、麦克法夸尔和南稀［希］三人送的寿词，由著名书法家高玉海写的：“仁者寿，人才之光”。

2014 年 4 月 14 日（星期一）半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大妹、毛弟一早来，盛禹九来，来拍照彭明道写的寿联。谈他昨日的发言，以及有关我的事，拟写成文稿发表。雷霞来，赠她和熊老（已 88 岁）各一本《口述往事》，并带来一本《熊清泉书法》——宋词，另两本《唐诗》、《元曲》也已出版。杜导正夫妇和女儿明明来，送我一慈祥老人瓷像，是夫人挑选的，还有食物。详谈新闻出版总署的头蒋建国找吴思的谈话，以及他们的回应。让大妹做了记录如下：（找赵德润、吴思谈）蒋建国对《炎黄春秋》第四期“十三大报告起草过程”一文有批评意见。谈了六条：

1）中国没有私人办的报刊，所有时事内［类］的报刊都是国家的。2）宪政作为孤立的概念是可以的。但中国现在讲宪政是要否认党的领导，刊物讲宪政是不可以的，不能同西方仿效。3）“六四”不能碰，任何同六四有关的都不能谈。4）《炎黄春秋》屡犯错误，新闻广播司要派一个小组，三方共同审稿，搞几条管理办法。5）炎黄研究会是否管得了？管不了，你们写报告，我们再想办法（赵德润当场答：管得了）。6）我们这次谈话，不得外传，要快速执行。谁外传，谁负责（赵回答：很好）。蒋随即说：我们对你们的谈话，不是要搞砸你们。

杜导正跟我谈应付办法：1）时事报刊允不允许，我们用模糊法。2）坚决守住“八二宪法”，谁反对，谁犯法。对此我们一步不退。3）“六四”今年 25 周年，“六四”这几个月，五六七期不碰，退一下。主张彼此宽恕，分步处理。4）办法，先缓和中解决，若不行就诉诸法律（出版条例）——守“八二”宪法、言论自由，若查封，就写“告别读者书”。估计这一步不可能。杜老拟下周开个小会，谈论此事。

我将《文汇读书周报》4 月 11 日头办［版］刊登的照片和说明（盛禹九送我的奔马图和祝寿诗）

出示，至少在上海对我宽松了。杜老带来英文《南华早报》刊登我谈毛的文章（2013.12.21）

我送他们夫妇和明明一本（口述往事）。

下午最后杨仁的三个女儿（平生、渝生、乐山）和平生的夫君及子女来了，向我祝寿，还送了食物。有四本《直言》和一本《李锐诗词本事》，让我签名。送了他们三人一本《口述往事》。

2014 年 4 月 15 日（星期二）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大妹、毛弟一早来。薛京来。一起闲谈。姐弟下午回长沙。毛弟喜欢读书，看了几本港刊，将一本十来人谈“六四”的书借去。玉珍送一些好食物，一起午餐，吃涮羊肉骨，连汤都喝完了。满起送他俩到火车站。

下午没游泳，同玉珍看电视，几个台放“舌尖上”。

2014 年 4 月 16 日（星期三）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唐小毛来，从山西回。谈她的儿子一家住在拉托［脱］维亚（300 万人口），几十万人讲俄语，很先进。看我的生日文字。一起午餐，两点多始离去。

下午游 300 米，同胜利手谈。

2014 年 4 月 17 日（星期四）阴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李宗贤同蒋利（重庆银海房地产公司董事长）等四人来，看来是想同我认识一下，拍照多张。我也小谈三大问题，让看刘绪贻老的短文等。方崇［宗］岱的女儿方颖（73 岁）来，她母亲（张志京，武大当年校花）已 102 岁，已经迟顿［钝］了。谈她外婆一姐妹徐吟秋是秋瑾的助手。留下有关资料并谈三峡问题的资料。对我似非常熟悉。

下午游 300 米。满起的车已改星期五停驶。

《我的父亲李锐》选看了一节。南央是真正将她的父母搞清楚了。这节是谈在北大荒给她母亲的长信，引起的各种感想。

2014 年 4 月 18 日（星期五）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交我《望期颐集》的目录，出示四月十一日的《文汇读书周报》封面。盛禹九的奔马诗图等。甘露同一女友（祖传中医）来，送腰部膏药贴（祖传）。谈了一阵，甘喜欢读书，将《口述》借与。

下午冯海阳来，给网上资料。廿四楼的刘远英和本楼所茹芬来，交我打印好的为两楼安全、活动的上诉件。尚有 80—104 岁的 160 人住着，签名的有 46 人（百岁以上 4 人），或交中组部或交李克强。

崔敏来，他从海南回，住了四个月，多年前买的房子（30 万元）。他去看望了王怀安。

2014 年 4 月 19 日（星期六）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湖南省团委副书记廖良辉来（妻子是平江人，本人岳阳人），还有三位

来过的平江人。似特来看望。要了两套《文集》。出示刘绪贻老的短文，谈三大问题，直到十一点多。

下午游 300 米。同胜利手谈。

跟廖同来的两人：苏跃飞（北京校园之星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魏金欣（名片上五个公司董事长）。

2014 年 4 月 20 日（星期日）半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看报刊、收到的网上文章。

下午游 300 米。玉珍出外散步。看电视中央 3 台，好些奇特镜头（“中国出彩人”）。

晚上温飚送来父亲百岁纪念册，我的那首“清凉山上结同心”的诗，刊在卷首。

2014 年 4 月 21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盛禹九来，给我 4 月 18 日的《文汇读书周报》，刊载了他在我生日宴会上的讲话，并有照片。一个多月，连续登了我的长文和有关报导共三次，确实封锁不住了。

薛京同满起换了痒［氧］气瓶回来，看了两楼的上诉件，起草了一封给赵乐际部长的介绍信，引用了陈希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谈照顾好老同志的长报告中的要害话，我加了尾巴。总会有结果吧。

2014 年 4 月 22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施滨海来，送《开放》第四期。谈周永康事可能不公开了，牵连人太多。香港部队挂 5 个人照片。对形势不乐观。但压不住了。（《文汇读书周报》受王元化影响）谈在小平家小会批紫阳：邓、陈、姚依林、李先念讲话最狠。谈到一起午餐。

下午游 300 米。收到裴毅然寄来的大著《乌托邦的幻灭——延安一代士林》（台湾出版），钱理群的序言很好，“附录“同我的谈话记录（过去没看到过），杨开慧的八个字都写出了。为了明天开会，将此两文和《中国高层已经绕不过去的 13 个执政难题》（江濡山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中国问题研讨发言摘要）及一篇谈环保危机的文章，复印几份。

2014 年 4 月 23 日（星期三）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带一些资料和复印件，并裴毅然那本厚书等，同薛京十点前到达《炎黄》附近那座大酒店，参加讨论会。除导正、吴思等负责人外，到冯健、郭道晖、何方夫妇，胡德平、陶斯亮、胡启［敞］立的秘书等。杜老先谈“受训”经过，后谈应对方针，坚持宪政、独立发稿。大家的发言我听不清楚，记得几条：陶斯亮说，习拟走第三条路，不左不右。何方则说，想当毛泽东，独断专行，同我们的思想是对立的。吴思反映了一个消息：王岐山反映了下去巡视的腐败情况后，习说：病入膏肓，已无净土，解放军已公开宣部挂毛邓江胡习五人大照片。午餐后散会。我将《口述往事》各赠一本与郭道晖、胡德平。我是第一个发言的。

下午就没游泳了。回家已两点多。收到彭明道寄来的《野草》诗页，将盛禹九等人（包括他的寿联等），都登在上面。

同胜利手段［谈］，总是防守不够，只是进攻。

2014 年 4 月 24 日（星期四）阴、小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看报刊。下午游 300 米。韩磊来，给好多张生日那天宴会的照片，照得真好。

出示生日报刊的报导（河北《人物周刊》头版转载了谈胡乔木文的摘要，金利带来的），包括彭明道的信件和《野草》诗页刊登的祝寿诗一一拍照。

伟娜、金利来，要了《口述往事》马上离去（天津来车，下午五点半前必返）

同胜利手谈一小时，毛病稍改。

2014 年 4 月 25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翻阅《延安一代士林》。有关人物的言论、事跡、从著作与回忆录中摘引。如曾志的崇拜毛和革命，还提到是陶斯亮同母亲的对话。很多地方引用了我的回忆和评论。最后的附录 2011 年访问我的《深春访锐老——马列理论本身就全错了》。钱理群的序言中，也摘引了一段我的有关评论。

下午钟其昌来，送食物。谈形势和必须将历史弄清楚，鉴往知来。他在清华读博士。

刘远英来，在玉珍处看到我给赵乐际写的信。

2014 年 4 月 26 日（星期六）半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盛禹九十点来，半小时后，同我到对面酒店地下大餐厅，参加他们每月一次的聚会。四五桌人，老中青都齐。见到鲍彤、陶世隆［龙］、姚监复、谢小玲、老鬼夫妇、李慎之女儿等。我谈些往事，介绍《延安一代士林》这本书，胡绳遗嘱等等。过了十二点回家，好几个人把我抬上来。

下午没游泳。罗振羽带任弼时的外孙女（大女儿生的，因参加任老 110 岁纪念会|会|没来）朱小萍和甘露几人来。小萍的夫君是朱理治的孙子，朱佳木乃叔叔。她讨厌这个叔叔的左，读过我的《庐山实录》。很谈得来。他们共求得三套《文集》，将《口述》赠小萍。她在美国已住 20 年，送几种老人保健药物，还送了一块“任老 110 诞辰纪念”手表，上有夫妇（陈宗英）照片。

2014 年 4 月 27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彭尔立（彭柏山的女儿，湘西人）同彭美莊（湖南酒鬼酒公司董事长）、彭延大（她的亲属）来。延大想搞文化产业，向我求教。我说，经济方面我是外行，你们都是土家族人，办产业可以找杨正午帮忙（土家族人，虽然在位时，声誉听说不好）。然后谈到对民族（和宗教）问题，我们党曾处理不当，又谈到“五胡乱华”，匈奴、鲜卑、竭、氐、羌，现在只剩下羌还有点人，其余都同化了。谈到我的祖母是客家人（叶剑英也是客家人）。大画家黄永玉、黄永厚也是土家族。可以多考虑，突出民族特色。那位董事长送我五瓶最贵的酒（瓶子金光闪闪，二千元一瓶）。我出示了茅台酒瓶用我做广告的瓶子。谈到十一点多。

下午游 300 米。晚上毛弟夫人送来两本借走的书。

2014 年 4 月 28 日（星期一）晴

四点醒来，睡不着了，六点半起床。看电视。

上午何振华来（王元化的学生，多年前来过），记不起名字了。谈上海情况，压不住了。《文汇读书周报》上刊登我的文章，他都看到。赠《口述》。黄与群又送来他那篇文章，知道我已交《炎黄》他很关心形势，谈到王岐山同习近平的老关系，一起在陕北下放等。

下午同胜利手谈。

2014 年 4 月 29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朝闻天下”。上午薛京来，将《2013》给他，他翻出那次纪念于光远的座谈会上我的讲话，原来是陶世龙等每月的聚会。清理书房看到 2012　期（原文此处空字，应为“6”——李南央注）《炎黄》上刊登的奚青读我“流放日记”的长文，似乎是初读，记忆力太差了，有关玉珍的一段，唸给她听了。让薛京处理信件。

下午游 300 米。处理好书房坐椅上堆放的书刊，发现已去世的南通丁弘的两本书，其中一本写了来北京同我的谈话及有关我的文章。这是一个思想彻底觉悟了的人。

2014 年 4 月 30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看报刊，同玉珍看电视，乒乓赛。下午游 300 米。同胜利手谈。

小琴［芹］来，又买来大花布罩，铺盖沙发。

2014 年 5 月 1 日（星期四）阴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福建连城（项南故乡）两客人来：傅长灿（原县委副书记）、曾海泉（县老干局局长），他们将开“项南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研讨会”，让写论文。于是我说，已写过纪念项南的文章（他们已看到了），题过辞句吧。从而谈到三大问题，项南是先知先觉，他还受到迫害等等往事（陈云不赞成搞开放［发］区），还谈到项的父亲到江西苏区通风报信，才决定长征等等。

下午同胜利手谈。中午两家一起会餐。

2014 年 5 月 2 日（星期五）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冯海阳来，送两份资料：孙立平谈形势，刘亚洲“中共必须抛弃敌对思维”。她同一批高干子弟在清华同学，知道一些情况。她的弟妹也是左爷，离不开马、毛。过去的党化教育影响很深。下午找到《周有光百年口述》摘要翻看。

2014 年 5 月 3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小琴［芹］带她的弟弟来（在赤峰工作），同玉珍谈家庭事（小琴［芹］父亲是玉珍亲弟弟，朱老总的服务员）。陈海宽带他女儿新婚的丈夫来，都在榆林做商业。

下午看电视，女子乒乓都赢了。中国人打小球就厉害。续看周有光的《百年口述》。

2014 年 5 月 4 日（星期日）晴、见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这两天想起为周有光老人开纪念会献一首诗，今早在床上似可定稿：

一生光闪闪先知，世事洞明真尊师。
寿届期颐留史记，炎黄永远（受教）别狂痴。

上午郭全胜来闲聊。下午游 300 米。看杜光寄来的最近“文存”。他上网已 11 年，天天有记录，真了不起。

2014 年 5 月 5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苗苗来，五一节他们到山东旅遊了，中午同学们还聚餐。问他其中有没有怀念文革的？他说绝对没有。

下午写好那首诗，将“受教”改为“永远”，落款附言为“读有光老师百年口述有感”。

刘远英同刘大姐来。国务院管理局负责人，已收到赵乐际批转的那封上诉件，负责人明天来我家，一起会谈。

2014 年 5 月 6 日（星期二）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国管局江涛、赵军（处级）两人来。刘远英陪同，谈这两栋大楼的维修等问题，尤其是有的子弟想捞钱拍卖的问题。玉珍参加，谈到近十一点。

下午游 200 米，很慢，觉累。那首诗有错字又被染了墨汁，于是另写了一封，让满起拿去付裱。

那位搞太阳能自行车的高洁来，满头白发认不出了。那[他]从丁弘家来，交我丁弘的照片集和《南通窗》刊等，还有夫人孙隽的著作以及他的悼念文等。丁弘是今年一月去世的，患癌症，带病奋斗写作，南通官方毫不理采 [睬]。谈了许久，赠《口述往事》。那张弄坏了的诗幅，他也带走了。

2014 年 5 月 7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蔡德诚来，他说每年来一次（我记错了，说他好几年没来了）。他也 79 岁了。谈他在科学院除了找我去讲过话以外，还找了四个有关秘书去讲过话：何方、阎长贵（江青的）、张　　（原文此处空字，应为“宏遵”——李南央注）（胡启 [啟] 立的）。赠他《口述》和“十八大书面发言”、“卅四首近作”。为周老写的诗裱好了，也让蔡看到。他认识周老。

下午游 200 米。

一个星期前，姚监复告知，高瑜已失踪，今天姚的妹妹电话，小余接的，给姚家电话数次，无人接。

2014 年 5 月 8 日（星期四）晴转阴

六点半起床。没有喝水吃药，由玉珍、小玲陪同，八点多到医院，先验血（然后吃早饭）。到中医、呼吸内科检查，结果都较正常，血色素 11.6。玉珍也放心了。在医院遇见孟英，101 岁，互相都不认识了。他的夫人早已去世，由一女保姆侍候了十五年，还能自己洗澡，单独活动。满起在泳池收到《李欣口述自述》（他与我同年）。

下午游 300 米。

2014 年 5 月 9 日（星期五）阴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陈海宽先后来，谈到高瑜和姚监复接受香港笔会邀请出事。昨天电视已报导了高瑜违法。蒋彦永来，出示他的大照片集，照片中各种类人们的关系，作了讲解。他的 Apac [iPad] 相机还为我写的贺周老诗幅拍照，并录我的几句话。

陈海宽带来羊杂粉条，中午一起会餐。

2014 年 5 月 10 日（星期六）阴

六点半起床。用小纸写上准备发言的几条。薛京八点多来，八点半出发，到中国当代研究所参加“周

有光老百年口述”研究所［会］。此处从未来过（邓力群当家时修建的）。满起在小巷里穿梭才找到。正好九点了。在二楼会议时［室］。我走不动了，由人扶着进入会议厅，有三四十人，绝大部分不认识。我的诗幅挂起来，有个电视屏幕上有周老题字:“了解过去，开创未来”，正好与我的诗四句话一个意思。儿子晓平首先发言，谈父亲一生学问的过程。我第二个发言，讲了几分钟，说明“狂痴”，最后以胡绳为例，觉醒的人越来越多。我最担心的还是环境的破坏。何方的夫人在我身旁作记录，我就看她写的知道大家讲话的主要内容（薛京也<作>了记录）。何方主要谈马克思主义问题，他同周老来往甚久。北大教授苏培诚、社科院的刘志琴（女）好几位发言，都比我讲的久。最后在食堂吃自助餐。一点半回家。当代出版社送给了六本书。

下午休息，没有游泳。

2014 年 5 月 11 日（星期日）夜雨到下午小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看资料（铁流编的三种，“往事微痕”等）。

下午游 200 米。收到《炎黄春秋》第五期，上刊有“李世农反党集团”冤案始末，其中有个“李锐”，惹得冯兰瑞电话怎么回事。幸亏有照片，不然会引起不少人怀疑。此案当时全国大案，曾希圣搞的。李世农是安徽省委副书记。

2014 年 5 月 12 日（星期一）晴、兰［蓝］天

五点醒来，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荆中来，已 71 岁。自己多年开车，在海南有房子过冬。开车沿途半个月回京，在怀柔有别墅。自己办经济研究赚钱，非党员也。写了一篇“民众”的文章，所谓“群众”称呼不合法规。也觉民主无望。赠《口述往事》和“卅四首近作”。

下午看报刊，同玉珍观电视。

2014 年 5 月 13 日（星期二）半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杜导正来谈了许久。吴象（过去是万里的助手）已 92 岁，两口子都不行了，已痴呆。刚开放时《山西日报》总编，品学兼优。大概是“六四”25 周年靠近了，抓了一批人，有高瑜、浦志强、徐友渔、鲍彤秘书等，还有些失去自由。有一个以百人计的名单，七不准文件（2013.九号文件），最近又有 50 号文件更厉害了。周永康案牵连 300 人，省部级 10 人，上千亿元。

下午游 200 米。唐小毛、马立诚先后来。唐旅遊以色列，出示许多照片。谈宗教问题。马知道的比较多。五人刑拘：除徐、浦外，有胡石根、刘荻、郝健［建］（我都不认识）。九人或十人传唤。有吴伟、崔卫平、秦晖、王东成等。他的看法也是慢慢来。我将祝周老的诗告知，五月十日开会情况，并赠《口述往事》和“近作卅四首”等，直谈到快六点才离去。唐小毛送了一盒“椰枣”，以色列特产，是长在椰树上的。

2014 年 5 月 14 日（星期三）半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九点到部里五楼看文件。一个处长拿来几大堆今年的文件（内有省部级的）。我说想看周永康的资料，没有看到捕人等件。习在兰考和有关水的危机两篇长讲话，内容很实在。

下午游 300 米。看报刊。

2014 年 5 月 15 日（星期四）半晴

四点醒来，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小玲陪我到医院抽血，复查。只有一项略差。由方保民医师诊断。玉珍嘱赠《口述往事》，他很高兴，还照了相。坐轮椅回家。陈海宽同来三“粉丝”，签名赠《文集》，都是在位的，统战部等，只有一位搞企业。同他们谈三大问题，并谈到习的两篇长文甚好。三人名字：张长征、徐东、张战平。

下午游 300 米。

2014 年 5 月 16 日（星期五）晴、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平江周易安寄来信件和光盘“湘平军民情将军公园”，信中竟然称呼我为“开国元勋”，让我赞助题写招牌。看了约两个小时，包括湖南和平江的将军和人物，都有照片。平江以张震为首，湖南以毛泽东、刘少奇（包括胡耀邦）都有详细传记。后面有风景旅遊地，一大堆赞助机构和人名。让薛京回电话，有病，手不能写字了。

下午坐轮椅，小余推着，同玉珍、小琴［芹］在河边转了一大圈。沿路两旁树木、花坛有如公园，散步的老人不少，还见到一个女孩在针刺一幅大牡丹花图。转了一点廿分钟。五点半回家。

上午张西曼的女儿小曼来，为她母亲被巫［诬］国民党特务事，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谈到她父亲同母亲结婚的情况。由于父亲的前妻离婚后，带报复性的巫［诬］告她母亲，母亲受日机轰炸，两腿受伤。一厚堆材料，由薛京处理。

2014 年 5 月 17 日（星期六）半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看报刊。上午两家来，包饺子午餐。同胜利手谈。四川程世平来，赠《口述往事》。60 岁，满头白发。

下午游 300 米。继续同胜利手谈，直到晚餐。我跟程世平说，什么事也记不住，几乎连他也记不起了，只有下围棋还能用脑子。

2014 年 5 月 18 日（星期日）晴、不见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赵来群和张抗美来，闲谈往事。赵对薄家熟悉，关在秦城，家属一月可探望四次。山西民进的赵柱家寄来一厚本《阎锡山日记》。于是谈起闫来，其人治晋有功，为人很复杂。我谈到四叔（李积芬）由父亲送到日本留学，在士官学校同阎同班等情况。对当前形势不乐观。知道捕人之事。

下午游 300 米。看报刊。

2014 年 5 月 19 日（星期一）半晴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看报刊和《李锐与长城所》，几个月前王德禄交来的。没料到写这么多。薛京看过。下午同玉珍，坐轮椅在河边转了一大圈。

2014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看报刊。谢文清的女儿、儿子来。谈往事，出示《先生》光盘（深圳出品），共十位先生：竺可桢、陶行知、胡适、陈寅恪、梁漱溟、蔡元培、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珂［琦］、晏

阳初。“他们的背影，一个民族的正面”。我还没有看过，也记不起谁送的。因此谈到这个“革命”的结果，使这些人曾经消失了，现在要招唤回来，中国的知识界，自古以来是出人物的。

吃午饭时，奚青来，谈为李四光被诬写的文章，吴思等仍不赞成刊登。明天杨继绳来一起谈清楚。

下午游 300 米。

2014 年 5 月 21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郭全胜先来，随后丁东、奚青来，十点半杨继绳到。他们约好了来谈关于对李四光错误批判文章（刊 2013.12 月）加以纠正的奚青长文，定要发表事，还是由杨负责，七月份发刊。为了刊物性质不变，必须加强内部班子（杨继绳还干一年后即退出，专门写史书），让推荐丁东和张宏遵（胡启［啟］立秘书）进入班子。草拟了给杜老的信件。我与杜的名称决不变，以保持刊物的纯洁。

丁东、奚青一起午餐。丁谈到《口述往事》在港畅销，已近四千册。他也曾受到警告。

下午没有遊［游］泳。韩磊来帮助祝贺“马识途百岁书展”的七绝定稿，并书写好（写到第四幅才完成）。

乌托邦寻三十年，识途老马也挨鞭。
期颐有幸思往事，妙手挥毫写逝川。

2014 年 5 月 22 日（星期四）晴、不见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奚青来，关于为李四光功绩文章，仍拟直接向杜老说明。玉珍电话联系，导正明天上午来（不让我们去看望）。

下午游 300 米。上海的会议很有结果，俄国 30 年供油气（2018 年开始）。上午小玲陪同到医院抽血，看中医（一位女士，说年青时看过我的文章）。仍由方大夫看结果，正常。两星期后再抽血。

逮捕高瑜的罪名是“洩露国家机密”（即指七不讲文件）。网上传鲍彤写了篇文章，彻底批驳。

2014 年 5 月 23 日（星期五）半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奚青先来，将批驳文章的有关资料都准备好。杜导正十点来，薛京也早到，一起听奚青的说明。杜将文章和资料都带走。我就谈到刊物内部也有人事问题，推荐张宏遵和丁东二人参加。杜即谈到要从胡德平、德华中选一接班，吴思有点软弱。然后谈到形势和捕人文件，为保证“六四”安定及不谈宪政、三权分立等普世规律。奚青留下午餐。薛京带来组织部通知退下来的老同志，在社会上从事何种兼职，要一一写明。我则只有《炎黄春秋》顾问一职，这还是其前身《中华英烈》传下来的。

下午长寿街的前后两书记（吴竞湘、赖胜辉）和戴一鸣（名片：湖南省第二工程公司北京分公司支书）来，六份修路等向湖南有关单位要钱的文件，让我一一写句话签名，实在勉强为之。重重批评了此种习惯。

成都瑞明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志君（同田家英的家住处相邻），自称粉丝，带来一箱枇杷。同来的还有“北京家谱传记机构”总经理涂军灿，都很热情。李还答应到香港买回我的书。

2014 年 5 月 24 日（星期六）夜雨、小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九点韩磊来，同到中国文学馆 A 座，参加“马识途百岁书展”开幕式。路上车行约 40 分钟。我坐轮椅入堂，即被邀到一小桌，马等在座。我即出示写的祝贺条幅，马笑容说：接受。到了过一百人。我同王蒙坐在前排正中，旁边有翟泰丰，他认得我，我却忘记了。由作协主席铁凝致开幕辞（第一次见到这位女作家）。好几人发言，王蒙讲了话，十一点过散会。我被一些人拦住照相、签字。邵燕祥夫妇参加会了，我将带去的一本《口述往事》相赠。

下午游 300 米。

2014 年 5 月 25 日（星期日）晴、小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奚青来，给杜导正写了封信并文章、资料，让满起送去。薛京同他的两个亲戚兄弟，购《文集》两套，其中一位在武警转业，让我给广西省委转件（书记是原组织部的）。

下午游 200 米。玉珍为我量体温 37º.2，嘱明天去医院。同胜利手谈到晚餐。

2014 年 5 月 26 日（星期一）晴

七点起床。早餐后，小玲陪同，坐轮椅到医院看内科，体温仍 37.2º，做血检、照胸片，最后还看了眼科。特抄了三首（赞反腐，重环保）近作与我，一首（康寿谣）也是赠我的。已看到《口述往事》。

人生七十今非稀，米寿健步亦无奇。
期颐欢庆不封顶，茶乡康乐乃可祈。

十点多回家。盛禹九和他的亲戚萧跃华（都是安化人）早到。萧自称“粉丝”，赠他编的《三老三吟》书法集（周退密、何满子、吴小如）。要《文集》两套。

下午罗振羽来，又是几件要我办的私事，为朋友写屋名，为女儿当公务员等，后者玉珍拒绝了。

确实感到有小病了。

2014 年 5 月 27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薛京来，杜老给他电话了，让看第五期刊的谈虚无主义的文章。刊物又面临严重局面。十点，导正来（玉珍电话，我们去他家看望，却要来同我谈重要问题）。先谈局势，目前动荡，当局有些惊惶失措。反贪——骑虎难下，无知而权大，狗急跳墙。田温见面，谈一小时，很一致，很悲观。启［啟］立则谓：没有那么严重吧。陆德则称习很有城府。莫急莫气，身体第一。还说习年青气盛。俞正声夫人谓当前形势：迴［回］光返照。关内［于］奚青文章等问题，当妥善处理（我寄奚青信件时，附有短信，刊物内部人事问题要妥善处理。）送我港书《习近平的危机》。

下午没游泳。罗振羽来，表示遵［尊］重我的意见。

杜老赠港书《习近平的危机》。

2014 年 5 月 28 日（星期三）晴见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轶［一］青的夫君吴勇来，闲聊到十二点。主要谈他的家世，父亲四方面军的放年［羊］娃老红军（吴华夺），同徐海东关系深。

仍整天咳痰，含片不断，体温下降了。看看报刊。

2014 年 5 月 29 日（星期四）天晴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收到北京马丽寄来的信件（她给玉珍打过两次电话），有南央为海关没收书籍的“公开信”和程巢父给我的信，还有高洁的“四上耀邦陵园”文及其骑太阳论［能］自行车等照片。下面［午］到游泳池，让满起帮我洗了澡。

2014 年 5 月 30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让看高［马］丽和程巢父的信件，并回电话。南央打官司的文件也唸了，玉珍知道其情。陈海宽来，谈女儿六月结婚，我开顽笑说：你不要搞得太铺张，否则人们会怀疑你是“贪污犯”。玉珍送了大贺礼。

下午收到程巢父从上海寄来的粽子。

2014 年 5 月 31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早餐后，躺在沙发上睡着了。整天都想睡，什么事也不想做。而且特怕热，衬衫也穿不住了。

2014 年 6 月 1 日（星期日）雨

七点起床。看报刊。整天情况如昨，只是天气凉快了。看《口述往事》。六一节的晚会非常精彩。

上午韩磊来，让看《习危机》一书。他翻到了“《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长文。我的发言全文刊登了。韩出示他写的文章：“李锐和田家英的友谊”，写得很好，还没写完。

2014 年 6 月 2 日（星期一）端午节 阴

六点半起床。清理沙发旁堆积的书报刊物。

上午胜利一家先来，同胜利手谈时，牟广丰夫妇和朱德的外孙女刘丽来（久住加拿大），一起闲谈。她很想看我的《口述往事》。问起朱老总是 1888 年生的，于是谈及我父亲是 1882 年，同宋教仁同年在日本早稻田等［同］班等事。将《口述》送与她。

延滨夫妇来。午餐两家共十人过节。我也吃了半个粽子，有十几个菜。

下午同胜利手谈到晚餐。

2014 年 6 月 3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在书房桌上堆积中，发现上下两本《名言集》夹了许多小条子，逐一打开，原来大都是摘录我的文字，完全忘记了。铁流写的序言，后记也很有意思。上午薛京来，交他细阅。将录言的人名全记下来。满起和薛京去换氧瓶。

下午游 300 米。平江来四人：余含兮油画家（赠过画册）、李丽君（女,平江电台新闻总监）、徐亮。在拍“天下平江人”，为我录相。我谈了一个多小时，平生大事，做人与当党员发生矛盾时，坚持做人。说明三大问题。赠电台一本《口述往事》。平江将建火电厂。他们写了一份反对信，让我处理。完全不知应当怎样上诉。

2014 年 6 月 4 日（星期三）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杜导正老电话，玉珍接的。由于奚青给吴思电话，谈到那篇诬辱李四光的文章，是否有受　之疑（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吴思拟向法院控告。奚青到保定去了。

下午游 300 米，尚不觉累。理发了。晚上胜利来（他有科技能力，被返聘上班）吃晚饭。手谈到夜九点。

2014 年 6 月 5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施滨海来，送《开放》第六期，内刊军委《五大军头贪腐》，太子党问题。谈昨天香港 18 万人点烛。台湾也几万人。

下午游 300 米。余含兮来，六七个画家签了名，让他明天上午来，听薛京谈如何处理。

收到马识途的感谢信和两首谢诗。

追慕雄豪三十年，依然言事着先鞭。
轮椅致贺情弥切，如沐春风满山川。

轮椅冒雨送春风，白发萧然李锐公。
感涕老头忘拜谢，同声相应不言中。

第一首写了条幅，还书写了我的联句：登山从不居人后，言事敢为天下先。

2014 年 6 月 6 日（星期五）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中国新闻周刊》四人来，给我名片的杨敏（记者），还有照相的。主要找我谈怎样调入中组部，同陈云的关系，及第三梯队共九个问题。谈到十点多。他们已找过青干局李志民、任小彬等人谈过。我首先谈陈的目的主要在对付耀邦，不信任，要我“顶住”。接着广东的黄剑明来（省参事室的，港澳台联络处副处长），送我十份叶君健的光盘（过去为了解君健来过）。说盘中有我的谈话。还送了老红军　　的光盘（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以及一个华贵的茶杯。没有多谈。薛京同余含兮已谈好，怎样将上诉书弄好，寄往哪些单位。真是应付了一上午。

下午看《开放》第六期，有军委五军头、江的孙子等资料。

2014 年 6 月 7 日（星期六）晴、见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上午田绿萍和她女儿（62 岁）来，为相亲秋林来（男方在协和医院工作，管营养，29 岁）。胜利一家都来了，双方似都满意（男方有照片）。下午曹思源夫妇和我的粉丝河南人崔晟来（郑州 47 中教员），带来我的早年著作，一一签名，又要了一套《文集》。曹给我一本他主编的《东亚转型启示录》和两篇文章：“需要吸取专政的经验教训”、“以总统制实现文明的政党政治”（还没有上网）。谈到他还是有人监视。赠《口述往事》。还写了一首七绝：廿五年记：

常忆蛇年五月头，血光映月恸神州。
莫道百姓愚而鲁，宪政春潮涌不休。

下午游 300 米。上午下午都同胜利手谈。

2014 年 6 月 8 日（星期日）阴、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曹思源电话，翻看了《口述》，有个错字。那篇谈总统制的文章，希望交《炎黄》发表。下午游 300 米。又收到铁流的三份内刊。

2014 年 6 月 9 日（星期一）晴见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看《宪政之声》14 期，美国中国研究院视频会十个人的发言，对当前形势和习的看法，还没看完。视力、精力都差了。

下午赵来群和黄乃儿子来，谈黄兴在黄花岗起义前给孙中山的三千字长信（拍卖 1500 万元）已有复印件。又出示几封黄给日本友人的信件录相，准备出一本书。当然是极有意义的。

福建连城县来信，要开纪念项南的会，让寄文章等（上个月来人留下信件和题字要件）。

拟了一首七绝（初稿）

十年改革首先行，福建成功山海经。
无话不谈好朋友，实施宪政结同心。

2014 年 6 月 10 日（星期二）晴、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让看玉珍外孙（在部队十年多）想留转升级的信件，考虑找谁帮忙。曹思源一篇谈总统制文章让转交《炎黄》。

陈海宽来，他的女儿即结婚，在榆林大办婚宴，原想我们去参加，当然婉拒了。玉珍送了大贺金。

下午游 300 米。

2014 年 6 月 11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整天清理文刊资料，发现许多珍贵文件，如《党史资料》一、二期（头条刊我写毛初期文）。

二妹、敬之来，呆了一天。留午、晚餐。也看到我那些资料。下午游 300 米。

2014 年 6 月 12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继续清理文刊等。九点前到医院，满起陪我取血看内科（王保　大夫）（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验血单等了一个小时。基本正常，加点药，两周后续看。十二点始回家。

下午平江组织部长、党史室，等四人来，谈建湘鄂赣苏区几个展览馆事。五份要钱的信，让我转省的负责人。我同他们谈暴力革命结果必然出暴力统治，谈三大问题等。这种要钱的“人治”，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了。

2014 年 6 月 13 日（星期五）多云阵雨

六点半起床。将怀念项南诗定稿：二三句改为：

福建喜迎山海经，中国应当何处去？

诗后题辞：项南同志小我一岁，却先我离去，怀念无已。

上午薛京来，将此诗写成条幅，并写了两幅连城来人嘱写的两幅字。包括怀念项南的文章一并寄福

建连城。

十一点多，莊炎林，送茶叶，并《父子侨领》传记和画传（父亲莊希泉）两厚本，还有好几首诗。他和他的女儿都爱读我的书。于是赠《龙集》和《口述往事》。

下午看电视。巴西足球大赛，开幕典礼。

2014 年 6 月 14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奚青来，谈了一上午，直到吃午饭。他带几份网上资料，首要一份是《归来》电影放映后的反映［应］（张艺谋、巩丽［俐］合作）。观众极感兴趣，而官方已加干涉。资料中以我的“此门走出已无家”开始，描写了师哲、杨帆等人的“归来”。其他资料包括鲍彤文章，评论反腐将告停，涉及到中南海上层也。有人写文章，过去的案子可不追究，只反十八大后的案子。吴思也写了这样的文章，恰恰杜导正来电话：田约三人下周会谈。为李四光正名文，七月份刊物发表。于是让奚青跟杜老讲话:他并没有同吴思通过电话(杜老曾电话告知:吴反映奚给他打电话,揭发原刊文有受郁[贿]嫌疑，将奚要告他法院)，这样就更说明其人的品德了。[1]

下午游 300 米。

2014 年 6 月 15 日（星期日）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原老干局的王莉（72 岁）同他［她］的朋友陈文盛（浙江义乌人），那年到义乌时，他曾随同县委书记等陪着接待过我（43 岁）。我同他们谈了三大问题，出示两本书：周有光的纪念文集（108 岁生日时）《有光一生、一生有关［光］》，让他俩看了第一篇短文，刘绪贻的评价长寿的慈禧、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对中国的祸害。然后从港版新书《习近平的危机》上，刊登《炎黄春秋》今年二月新春团拜会上我的发言。他俩都能接受我的思<想>。王莉已看过我的文集并《口述》。赠陈文盛《口述往事》。

下午游 300 米。看电视。巴西足球大赛。

晚上雷阵雨。

2014 年 6 月 16 日（星期一）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奚青九点来。关于吴思 2012 年建议“特赦贪官”文章，在网上受到许多学者和群众的指责和批判，是当年网上一大要闻，我们完全不知。留下两份资料（一份交杜老），还谈到许多往事。老干子弟陈惠敏 14 岁时，被毛收留，她已写了一本书，在美国尚未出版。镇江到扬州的大桥修好后，取名镇扬大桥，江泽民不同意，因为“镇江”两字对他不舒服。“金扬”也不行，后来改为“润扬大桥”（泽——润同解也）。现在的旅游［遊］导遊［游］员都讲这个故事。

下午崔军夫妇和一同事来，玉珍细谈了侄孙张磊事，给了一份资料与那位同事。闲谈了两个小时。

2014 年 6 月 17 日（星期二）阴、雨

六点半起床。奚青一早来，关于同吴思的矛盾及吴在 2012 年“特赦贪官”的资料，给杜导正写了一封信。我原让玉珍给杜电话，同奚青一起去他家，结果还是他同女儿明明来了。先交谈对形势和习的

[1] 我在网络杂志《记忆》236 期上刊有一篇文章“《炎黄春秋》的遗憾”，文中涉及到此事，表达了我对奚青作为的看法和对吴思的认同，以及对李锐和杜导正这些追求民主的老人在处理杂志社事务时违背民主程序的批评。——李南央

看法（奚青同我谈过王岐山其人以及王同习的关系等等）如“骑虎难下”“左右为难”等等意见相同。特别谈到刊物的接班人胡家兄弟、陆德、陶斯亮（四人我熟悉）其他二人我不熟悉。杜即看了奚青给他的信。因此谈到他对杨继绳与吴思二人的看法。杨在政治上更坚定，但脾气较硬，吴思有学者味，政治不如杨。嘱我关于接班人选不要外露。

薛京同苏志宏来，带来 30 套《文集》，三本《口述往事》。三本《文集》让我签名送他的朋友。

下午游 300 米。

2014 年 6 月 18 日（星期三）晴不见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再看裴毅然的《乌托邦的幻灭——延安一代士林》，书中记录了许多人的回忆录，以证实书名，最后附录：“深春访锐老——马列理论本身就全错了——刊《开放》2011.7”。他是当年 5 月 29 日来访的。此书很值得传播，却在台湾出版。

下午游 300 米。

2014 年 6 月 19 日（星期四）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赵来群来，出示李作鹏的生平照片册。随后两位生人，自称苗苗的同学袁明（袁超俊的儿子）和罗安（女，新疆起义将军罗汝正的女儿），罗送父亲的传记（港版《大业沧桑》），自称“粉丝”，我的书都读过。一起谈了近两个小时。十一点半离去。

下午游 300 米。休息时，一老人来问我高寿。我先回问：八十八岁，我做个手示［势］，大十岁也。名王天保，空军的。

2014 年 6 月 20 日（星期五）晴、昨夜大雨

六点半起床。上午牟广丰来，送鲜杨梅等。谈环保严重。薛京来，看电视世界杯。下午也看电视、看报刊。

2014 年 6 月 21 日（星期六）阴雨、昨夜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冯海阳来，给网上资料：刘亚洲写毛刘周三人。闲谈了一阵。看完这份材料，还有内容。

下午游 300 米。看报刊。

2014 年 6 月 22 日（星期日）阴

六点半起床。早餐前来两个不认识的人。唐建武（郴州湘南起义纪念馆）和弟弟唐建忠（郴州银行），是个大胖个，说过去来过。同陶斯亮有关系（当年朱德、陈毅首次起义事），要我写字。说一个月前，从电视上看到我谈三峡。只好应答几句，还强照相。

下午游 300 米。

2014 年 6 月 23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孔庆震（孔子 73 代孙）来，前年因称颂胡耀邦而挨整（工资都没有了），找我转上诉书，山东给了工资。55 岁，现住北京女儿家。送我一个小玩意：用泰山桃木雕刻的“福乐寿，龙嘴

里又吐出一个如意”。祝我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见客厅悬挂了马识途自书赠我的一首七绝，于是连我赠马老百岁书法展的七绝一拼［并］抄下。还抄了我今天吟得的有感百岁降临的七绝：

百岁当今相见稀，鄙人有幸自惊奇。运气
一生苦难知多少，不怕单监怕饿饥。

孔要了一部《文集》，前年他有了《龙胆紫集》。

下午崔敏来，出示最近收到的书和几首诗。他去看望王怀安，王已眼、耳都不行了，全身发肿。

2014 年 6 月 24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还回《我的父亲李锐》。让看几封信（有封澳门信，要写字）。郭全胜来，即将去美国，谈了一阵。

下午胜利出差回来，没游泳，手谈到六点。用白子，盘盘都负，黑子胜两盘。

《父亲》同《口述》篇幅相同，上午看了几篇。

2014 年 6 月 25 日（星期三）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续看《父亲》，后半部分写她自己从幼年到西安汽车厂 11 年工人等生活，其中有关父母的情况。“多元的思维方式”写到在美国所受的影响等，很有意义。

下午游 300 米。

2014 年 6 月 26 日（星期四）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韩磊来，送 6 月 12 日《中国电力建设报》，上刊他写的“百岁马识途人瑞速写”和我们俩人那天的照片。我的祝贺诗被删掉了。让他看《父亲》书。社科院的董琨来（语言研究所研究院［员］,68 岁）。我《文集》中的一本书重复，特来交换。前年来过，全忘记了。谈了一阵，他了解形势，知道一些事情。

下午游 300 米，遇到原团中央的楚平（62 岁）在政协工作，认识我，给过《庐山实录》。

2014 年 6 月 27 日（星期五）晴、见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早餐看电视，北京文艺台广播一 5 岁女孩，认识四千字，能背几百首诗，能回答《易经》中的问题，非常从容，太令人惊奇了。

盛禹九一早带来李荣光致我“长信”，首先谈父母和自己的痛苦经历，然后谈我的三大问题（他看了《口述》最后一节谈人物）。同薛京一起看完之后，同意盛的意见，只同意自己经历一节。盛还谈了许多形势情况：“乌有之乡”6.24 文：《南方周末》和《炎黄春秋》是“真正文革余孽大本营”即“那些文革期间乃至整个毛时代大搞政治投机迎合上级的政治需要，表现极左，破坏国家安全，损害人民利益的群体。他们拒不反思毛时代犯过的错误，反而把责任全部扣在毛的头上。他们迎合西方派的政治需要，大梏［搞］极右，勾结美国，鼓吹新自由主义，大梏［搞］历史虚无主义，抹黑共产党，反毛反共，宣传普世价值、宪政、三权分立、多党执政，破坏国家安全，扰害人民利益。8 个害［坏］人：《南方周刊》主编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右总司令赵紫阳、吴敬琏、秦晓、杜导正、胡绩伟、郑必坚（？）、李锐，阮铭。还告诉我：《文汇读书周报》已被查封（只让在报纸上刊出），可能同今年刊出有关我的报导四次有关。还将裴毅然的《乌托邦幻灭》和《父亲李锐》借去复印了。

2014 年 6 月 28 日（星期六）晴、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蒋彦永、牟广丰夫妇、冯海阳先后来。蒋医生借我看《前哨》第 6 期，有江泽民的活动等。牟是为父亲做光盘传记而来（明天来正式录相）。冯送一份网上资料，大家谈了一阵。

下午游 300 米。成都李志君来，送两本《父亲》、一本《口述》和程光（邱会作儿子）的《往事回忆》。回赠《文集》。他是学历史的，现在办“投资公司”。

2014 年 6 月 29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日本群众反对解禁集体自卫权。

上午牟广丰带摄影师来，关于他的父亲是跨党人物，因此 49 年后四次降职，找我谈原因。当然是毛的思想与作为所致。最后连党内的老同事都干掉了。我唸了一段对毛的总看法（刊《我的父亲李锐》P.53，是 2005 年 4 月，是韦君宜的女儿去美国时，让她告诉南央的）。牟还送了他父亲的光盘。

下午游 300 米。遇见两位老人，同我握手，读过我的书，很是亲近。

陈海宽带着女儿夫妇（刚结婚，在榆林家乡，八十桌）和矛［茅］台酒老板来。谈了一阵，同玉珍一起拍照。

钟勤昌来，为绥宁县修水库，让我将文件转水利部长陈雷，只得照办。

2014 年 6 月 30 日（星期一）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看书和报刊。

下午吴思来，送五本第七期，奚青为李四光申冤长文刊出。另有读者买我两本书签名。留下一个写字单，为刊物 25 年题辞和本人求字。

2014 年 7 月 1 日（星期二）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陈研法［发］的夫人来信，写明夫君的病情，要求仍继续保外就医（最近中央有决定，保外人通通回狱）。我只好向湖南检察院写信，能予以宽待。

下午游 300 米，续看电视。

2014 年 7 月 2 日（星期三）昨夜雷雨、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张扬同陈小梅（女，四川人民出版社）来，送我他编的《鲁迅语典》，16 开本，130 多万字（四斤重），真是一本大书。作为语录，可谓空前绝后了。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谈到他的《第二次握手》已拍 40 集电视剧。谈了一阵。张已大半白头，70 岁了。各赠《口述往事》。

下午游 300 米。又碰见一老头，问我近作书名。

2014 年 7 月 3 日（星期四）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看《陈独秀研究》等刊物。南通丁弘于四月初去世，未能有个悼念，很觉不安。

下午游 300 米。李欣找我谈话，他的《自传》未能细谈，谈往事，谈毛和当前形势。蒋振云碰见了，特问是何人（有警卫员跟着）：小我三个月也。

2014 年 7 月 4 日（星期五）阴

近七点起床。看报刊。上午薛京来，处理武汉不认识的人王智仁信件（他父亲在苏维埃时期的经历长文）,让他直接寄《炎黄春秋》。

下午看书。清理客厅的报刊书籍。吴思向我求字的单页（为《炎黄》和他本人）找不到了。

2014 年 7 月 5 日（星期六）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习近平访韩。

上午看书。吴思的求字仍没找到。胜利一家来午餐。下午游 300 米。同胜利手谈到晚餐，老毛病不改，许多“空孔”是假的。

2014 年 7 月 6 日（星期日）阴

六点半起床。从日记本中找到吴思求字张，铺上大纸书写，第四张才成功。给《炎黄》创刊 23 年：

精神独立自由难，苦挣夹缝路途艰。（八十自寿中句）

真源了悟无穷乐。（赠吴思“榻上吟”句）

延滨夫妇来，谈形势。他知道好些腐败人事。送大虾一盒。周永康已押望［往］包头。

下午游 300 米。又收到铁流寄来的三本内刊：《往事微痕》、《宪政之声》、《潮汛》。先看后一本。有曾家的详细记录。

2014 年 7 月 7 日（星期一） 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两副字让满起送去。

玉珍接钟沛璋电话，收到他寄来的信件：谈到 04 年《炎黄春秋》社印出的第三期《春秋文存》上刊我写的“如何看待毛泽东和三峡大坝”，“我再次被您对党对人民的忠胆忠心所感动”“应当让更多的人读到这些诗文”。似乎是他拟的一个这本书出版说明：《如何看待毛泽东及其他》。

下午看书看报刊。今天是“七·七”77 周年，不免想起当年和杨纯、文立徵在北平的情况。

2014 年 7 月 8 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看报刊和资料。下午游 300 米。施滨海来，送《开放》第 7 期。盛禹九来还书。一起谈到近六点。谈中国历史发展和民情之落后，被国外发达国家看不起。日本大买中国煤炭，沉入海底备用。等等。

2014 年 7 月 9 日（星期三）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德国 7:1 大胜巴西，震动世界。

上午何振华来，交我他访问我的长文（2013 年 6 月 17 日我作了改正，今年四月 13 日定稿）上万字，刊“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还给了我两篇在报刊发表怀念于光远的文章。平江的钟勤昌来，为湖南的《湖南内参》改写《湖南参考》四字，并书颂语“加强调研，实事求是”。是湖南原付［副］省长唐之享拜托的。还为平江四个村乡要钱，签了介绍信，给省政府单位。钟送了四袋蜂蜜。

下午游 300 米。将钟沛璋的信件写了封处理信交吴思办。

蒋彦永同张森根（社科院拉美所）、庞旸（女，中国和平出版社编审、传记文学作家）来。张让我

为周有光老人（明年 110 岁）两本书写书名：《有光一生、一生有光》、《岁月时时有光》，横竖各一份，只得立即书写。张谈到五月七日纪念周老座谈会，也被监视，不让报导等等。庞赠我她的近著《中国知识分子》，廿多人都是当代学者。我只得将《口述往事》相赠。同他们简谈三大问题。

2014 年 7 月 10 日（星期四）晴见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曲阜孔庆震来，交给我一封信，读了《文集》，大大抬举。认为以扩大发行影响士气至为重要，愿为此努力。他还不知道多年来对我的禁书措施。于是让他同薛京联系。下午游 300 米。看报刊。

2014 年 7 月 11 日（星期五）晴如昨

六点半起床。上午同玉珍看电视，6 道电影，一名女警队长，侦察一起案件：一个美院油画教授，贪恋一女模特儿，从而制造假钞，将自己妻子和女方丈夫杀害。现在电视剧等，多是揭发当今社会种种腐败情况。

下午看报刊。薛京生病，让他休息。

2014 年 7 月 12 日（星期六）大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胜利来，整天手谈，下得太快，老输。下午游 300 米。

晚七点半，李英健同友人萧柏春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院博士，长岛大学商学院管理系主任，在美国 30 年，新泽西家）自称是我的粉丝，且谈到我在国外的名声。出示最近港版我的两本书，并将《我的父亲》P.54 那段谈中共本质的文字，让他俩看了。还让看刘绪贻老那段话。英健将两本书带走，他去翻印各 20 本与我。

2014 年 7 月 13 日（星期日）晴雨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看报。收到《走近冯友兰》，是女儿宗撲［璞］托人寄来的。对冯我完全不熟悉。

下午游 300 米。遇见李志民，谈往事，如刘云山是崔武年谈话的。他的工作关系，人事比我记得多。谈[redacted]，现在美国。

冯海阳来，谈曾庆红已受禁，他儿子（40 岁，在加拿大网上传讯的）。谈到他［她］的家庭情况，四个弟弟（有一个少将）都为自己买了墓地。网上不少左爷骂我。

2014 年 7 月 14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看报刊、看电视。世界杯决赛和中央三台，一群小孩子的特技和歌唱。

下午继续修正那本小册子（李锐与长城所），即王德禄等学者办的“民间智库”（去年 10 月 10 日请我去开座谈会时的会议记录）。

2014 年 7 月 15 日（星期二）晴、灰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早餐后，何定带她的友人吴忠超来（霍金的弟子，《时间简史》的翻译者，现在美国）。吴自称是我的粉丝，只想见个面。恰恰薛京来了，于是将《我的父亲》P.54 那段谈我们这

个党的本质唸过［给］两位听了。十点多二妹夫妇来，一起午餐。小余买了大鱼，十个菜。下午五点才离去。谈往事，谈这个党，谈乌托邦，唸我近日的两首百岁诗，最后评平江老家。爷爷三位，父亲七兄弟，整家三代的情况，还谈到公公（我母亲）教育子女等情况。他俩即将去英国冰岛北欧几国旅遊。思想、谈话，完全一脉相通也。吴还送了一本他夫人的著作。

下午游 300 米，尚不觉累。让薛京给冯友兰老人女儿回电话，感谢送的书《走近冯友兰》。还让他同王德禄电话：他们那本写我的小本书正在校正，太呆久了，说抱歉的话。

下午游 300 米。

2014 年 7 月 16 日（星期三）晴、灰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示［视］。那位主动管两楼生活条件刘远英大姐（87 岁）又来，由于我上书起了大作用，国管局都关心实施了。今天在 24 楼平地上，坐下几十位老人，等着国馆［管］局来人见面，致谢。我坐轮椅和玉珍、满起、小玲一起去，十点半集合，我和刘清夫妇坐在前排，刘大姐就先介绍我俩情况。国管局人来得较晚，十一点半散。

下午游 300 米。看两天的报刊。

2014 年 7 月 17 日（星期四）灰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單少杰来，送我港版著作《中国改革模式——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谈我们之间的往事。他已 60 岁，还在人大教书，在课堂上宣扬我和南央的著作和观点等。我出示《我的父亲》，并让看 P.54-55 那段谈中共的话。近十二点才离去。

下午游 300 米。韩磊来。出示《父亲》书，看 P.54 那段话。建议他利用电力系统报刊，写关于我的小文章，在可能范围内，宣传我的思想。将邵燕祥看了《口述往事》后给我的信给他一阅，作为一个短文的例子。

2014 年 7 月 18 日（星期五）灰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习南美之行，颇见成效。这本是美国的后方之地。

上午苗苗来，出示《我的父亲》，看 P.54 那段话。问到么么，简谈同他母亲的情况，以及刘澜波找玉珍谈话等。他对两个 30 年不能分离等说法，也不同意。

下午游 300 米。车号控制正好改到星期一了。

2014 年 7 月 19 日（星期六）灰天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马航又一架客机在乌克兰上空被击落，298 人遇难，引起全世界责问。

上午胜利一家来，同胜利手谈。除下午游泳 300 米外，直到晚餐。小有进步，算子，小胜一盘。

2014 年 7 月 20 日（星期日）晴、灰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重庆李宗贤夫妇来，送我好几份他经办多年的重庆老区建设促进会的刊物，其中有一份专门宣传自己的《心怀感恩》的刊物，其中有别人（张山松）书写的他的诗作放在首页。

第一篇文章即张书写的“毛泽东赋”，还有他们夫妇写的宣扬马克思、毛泽东的讨文。

下午游 300 米。

2014 年 7 月 21 日（星期一）晴、小见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奚青来，谈到吃午饭。带来一把徐光耀（已 92 岁，在冀中一直在军队，能写小说，只读过私塾，在丁玲的机构学习，为说丁玲好话，打成右派，写过《小兵张　》有关）（原文此处空字，应为“嘎”——李南央注）送我的纸扇，写了歌颂徐勤先的诗。还有一把颂徐诗的纸扇是送徐的。还给几份上网上资料：赫鲁晓夫谈毛泽东，毛 83 个女人名单，一篇评毛长文。谈到许多往事、情况。

下午看《李锐和长城所》小册子，继续修改。

赫鲁晓夫谈毛泽东：

“毛泽东不是疯子，他比希特勒、斯大林更狡猾和残暴。他不承认任何法律，谁不服从就砍掉谁的脑袋。他是亘古未有天才杀人艺术家，这不是野蛮，而是野蛮的爷爷。但是放心，毛泽东只会杀中国人。”

2014 年 7 月 22 日（星期二）晴、小见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他的朋友李占军又来，上次来的上诉件寄孟建柱，下面不体［理］。他又写一上诉件向习近平。我狠狠批评，谈到习上任时转蒋彦永的信，挨批评事。让他仍给孟上诉。

晏乐斌来，交好几份网上谈江等人的腐败资料，还有用自己的名字写的揭发长文，非常严厉。

赵来群来，让看阎长贵谈文革和江青的厚书，由红旗社公开出版。薛京从书房找到闫 09 年寄来的初版，我全忘记了。留赵午餐。

下午游 300 米。胜利来，手谈到晚餐，老病未改。

小妹寄来忙忙三个月女儿的多张头像，长到［得］很好。她和悌忠已搬到忙忙住处照顾孩子。

2014 年 7 月 23 日（星期三）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续改《长城所》稿。

上午两位平江人来，都是在北京工作的。曾庆龙，在海关总署工作，海关杂志社社长、研究生。李朝香，北京东方双冠科技公司董事长。为平江要建一大火电厂坚决反对，谈平江已有几万人上街。县委等是支持的，给我好几件资料。他俩代表在北京的平江人。上次已有人来过，我转过上诉书。让他俩写封信，说明现在反对的情况，我转湖南省府。

下午没游泳，等国管局领导人来。刘远英大姐同来，我表示赞成国管局的政策，房子是为老同志修的，仍由公家主管权（有批子弟想以市价出卖）。

曾庆龙谈到美国现在有三大科技产品和技术是超前的：电动力的特斯拉汽车，谷歌眼镜（可以照像、录像、搜索文图资料，其他智能功能），页岩油开采。

2014 年 7 月 24 日（星期四）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满起让坐轮椅于九点多到医院，仍抽血。让王保民大夫号脉查验，说有些验点有进步（我也不懂）。看外科和皮肤科，右手臂转动处长一块小皮，几年来长大了，可以麻醉剪掉，剪前后五天不要服药，拖下去也没事。于是就让它存在下去算了。

回家已十点多。平江人在北京搞企业工作的魏金欣（北京湖南商会副会长）同迟福林（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来，迟送我他主编的两厚本大书：《改革红利》、《市场决定》。同他们谈三大问题和一些往事，并赠《口述往事》。迟谈到他要采访一百人，口述历史，即当代的问题等。我让他看了《我的父亲》P.54 谈党的那段话。

下午游 300 米。回家看到罗振羽同大画家钟开天（已七十多岁）来。钟送我他的三本大画册。风景人物国画有自己特色，背景是云南少数民族。十几米长等|等|大画挂在人大会堂。八月一日开画展，在天安门大博物馆，送几张入场卷［券］。我答应去。还让我签名转中宣部长刘奇葆支持的信。我将“悲鸿草稿”和《墨迹》的“丹青吟”出示。香港驻<京>办事处林钊勤来（他同万里儿子来过），送我四本《口述往事》，正好赠送关一本。还有同林随来的社科院的董琨，送一幅裱好的诗轴：

霁月光风百尺柯，期颐不废建言多。
雄文烨烨抒肝胆，再奏神州正气歌。

2014 年 7 月 25 日（星期五）晴、灰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和曾庆龙两人先后来，为平江人上书反对建大火电站件写好批语，寄徐　盛（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让薛京寄出，算了结一件事。

下午游 300 米。

2014 年 7 月 26 日（星期六）晴、灰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

上午胜利一家来，午、晚餐。冯海阳来，送一份网上资料。下午游 300 米。同胜利整天手谈，毛病不改，只攻不注意守。

2014 年 7 月 27 日（星期日）晴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

收到澳门周永华寄来的两本书《口述往事》、《庐山会议实录》和两张照片（澳门书市卖我的两本书）并感谢信件。

下午游 300 米。让满起挂上董琨赠我的诗轴，由于底子是红色，显得满厅生光。

2014 年 7 月 28 日（星期一）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没有客人。继续修改《长城所》小册子，后半部分有王德禄几次访问的记录。

2014 年 7 月 29 日（星期二）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一早晏乐斌送来司马璐（在美国同戈阳［杨］结了婚的）写的{对}毛泽东和刘少奇认识的文章。谈到反腐形势，网上已揭出曾和江的大问题（江同苏联关系，大片国土给俄等）。朱大星随薛京来，澳门信件交薛处理。朱谈经济形势并不好。一同午餐。下午游 300 米。罗振羽又来，一份上诉件寄李克强，裴周玉（103 岁）批语，我也签个名。

2014 年 7 月 30 日（星期三）夜雨、雨转阴

六点半起床。感到凉快了。上阳台看雨情。

上午奚青来，让看好几份揭发何建明的材料，已经上网，何无反映。中纪委内部有支持何的下属。拟再给王岐山、赵洪祝再写信。周永康事公开了，反腐败看来能发展下去。吴勇来，告知网上已揭发他父亲原秘书常万全（现在上将）等情况。两人谈到近十二点。

下午游 300 米。罗振羽（原文到此——李南央注）

2014 年 7 月 31 日（星期四）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平江过去县长单先麟（任弼时的妹夫）的第三位夫人单貌丽（57 岁）来。拟将平江房子（600 平米）办成一所公共建筑：望江楼，让我题字。

下午游 300 米，丢了红帽子。

明天参观钟开天的画展，准备了四句：

水墨创新成史笔，丹青传处是精神。
开天造化功能夺，人类追求美善真。

唐人岑参有句：始知丹青笔，能夺造化功。

2014 年 8 月 1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九点前一刻到天安门中国国家博物馆，路上接薛京，小玲照扶玉珍。从东门进去，我坐轮椅。重修后第一次来，真是高大宽　得惊人。（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这个画展是云南省主办的，有五六个人讲话。参观的人拥挤，许多惊人的大幅画。我那四句是合适的。没有题字的准备。罗振羽已告知主人。有人在德胜门一中式大餐厅请午餐。同桌有刘爱琴（87 岁，刘少奇长女）和朱德的外孙女（在大会上就向我自介了）。菜极丰富，吃得很少。参加会的人不断来照相。

两点钟回家休息。四点平江三人来：李和杰（衡阳冶金厂厂长）、李胜高（平江技监局付［副］局长）、曾德才（平江泊头村），为李六如纪念事。故局［居］建成为纪念馆，已批准（我上书起了作用）。凌辉著续《六十年的变迁》第三卷（一大厚本）即出版（我不能审阅了），留下来。要我为纪念馆题字等。<向>我出视［示］毛送李老一个砚台，称为“镇国之宝”。我没同意题字。同他们谈了三大问题，并让读刘绪贻写的短贺词。

2014 年 8 月 2 日（星期六）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写字，先写大字招牌：“李六如纪念馆”，再写一张：“六如老一生，仁义礼智信”。平江两人来取去。再写“望江楼”和“祝贺钟开天美术展”那首诗，并附注：唐人岑参句：“始知丹青笔，能夺造化功”。真写累了，写坏两张。

胜利夫妇来午晚餐。下午游 300 米。同胜利手谈。

2014 年 8 月 3 日（星期日）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罗振羽陪同钟开天两人来。让钟观看书房和卧室悬挂的我的四幅油画和黑墨大像。他很赞称。打开小柜，出示书画轴，随拿几幅展示，他都欣赏，并让看我用腊［蜡］笔画的么么小像。钟应允送我画轴。

满起、胜利两家帮助清理物件，以便即将修理暖气管道。玉珍将我 64、65 年在磨子潭画的三幅么么像给我，全忘记了。

2014 年 8 月 4 日（星期一）阴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看报刊。云南北部大地震，死 379 人！今年事故真多。

收到南京沈立人（87 岁，江苏社科院）的《老生短叹》25 辑。“前言”中说：“在老有所养，享受国民待遇的优惠条件下，不能不老有所思，和老有所忧，并以讲些真话来争取老<有>所为。”这也是我的一种心态。

继续改正那小本《李锐和长城所》。吴勇又来，谈他父亲情况。我的许多要害往事，他都不知道，如同范元甄关系，揭发王震活动邓力群当总书记等。

2014 年 8 月 5 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援救云南灾情。上午薛京来，处理信件。同满起、小玲一起搬动书房靠窗面暖气的书架和书物。书房直变成书堆了。

下午游 300 米。同胜利手谈，老毛病不改。

2014 年 8 月 6 日（星期三）天气如昨，下午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姚监复来，谈他五月七日——六月六日被捕经过。罪名同高瑜一样：洩露国家机密文件（“七不讲”）私自复印（高寄往香港），还告诉过李锐。还有待法院宣判（他有严重糖尿病）。

杜导正来，谈对形势看法同我一致：慢慢来变化，不能牵连邓、江。谈田纪云担忧，同温相似，启［啟］立还不悲观。杜同二女儿来，女儿在广州中山大学教法文。杨继绳已应允再干六年。杜对比了吴、杨二人强弱。

下午游 300 米。尚不累。《长城所》快改完了。这本小书有点意思。

2014 年 8 月 7 日（星期四）晴、灰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下午改正《长城所》小册子，全部改完。又将前后重复处处理。《炎黄春秋》去年八月登的长文唸给玉珍、小玲听了，也让她俩知道我所关心的世事。

下午游 300 米。

2014 年 8 月 8 日（星期五）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昨日报刊。《参考消息》载：反腐以来，涉及省部级以上大官约 40 人，中纪委去年统计惩处官员已过 18.2 万。真不容易。

上午薛京同《中国新闻周刊》的杨敏（女、31 岁）来，她采访过我和李志民等人，写青干局建第三梯队的往事。稿子翻了一下，又是要大动干戈。重庆李宗贤两人来，送水果和吹捧自己的两本书刊。谈重庆高温 42—44℃，三峡后果之一。下午没游泳，已施工，院内不能停车，只能 2、4、6 游泳了。

2014 年 8 月 9 日（星期六）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电视。胜利来，帮助清理。上下午手谈。下午游 300 米。翻看了《起用一代新人》，1982 年就写了多篇长文，研究过往人事等大问题，杨敏那篇文章必须大改。

2014 年 8 月 10 日（星期日）晴、灰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有人宣讲复旦大学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反思。

由于清理房子，毛竹上下午都带着半岁的孩子来。小男孩长得好，惹人喜欢。延滨夫妇从瑞士回来，送许多巧克力糖食和给玉珍药品。他的瑞士女婿一家想翻译我的重要著作。

2014 年 8 月 11 日（星期一）晴、半灰天

六点半起床。看报。看完李凌寄来他写的长文：“中国抗美援朝的‘得’与‘失’”。此事的起源“国际分工，朝鲜归苏联管，中国管越南”，以及党中央最初的反映［应］等（如林彪不参加会，只得电召彭德怀来），李凌尚不清楚。全文有内容。

南央的朋友程嘉树（原在斯坦福十年，现回国住北京）（原文到此——李南央注）

2014 年 8 月 12 日（星期二）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郭全胜来看望我们。送鸡蛋。杨敏来，两本书都看了。下午送改定稿，薛京来。

下午游 300 米。杨敏送来她改正的 15 页长稿，决定下个月发表。我和薛京一页页看过，又谈了些意见和补充情况。关于十二大新中委选约二十人开会（邓、陈、李、彭等全参加，先发简历，由我主持介绍，当年电台、报纸都没报导）及 83 年各省换班子，由我奔跑，文中均未书及，等等。杨敏再加改，我们也加改，十多天后再合拼。

2014 年 8 月 13 日（星期三）雨、26℃

六点半起床。今天开始拆除房间中的暖气设备，五个房间前天开始就亲［清］理好了。八点多几位工人就来了，我俩到隔壁满起家中看书。南央写的港版《我的父亲李锐》许多事，我都忘记了。十一点拆除完了。

下午组织部办公厅张瑞君、韩东两人来（皆 31 岁，山东大学和北师大毕业），交我看中央四中全会文件。一万几千字，主讲如何依法治国、治党，强调实施宪政。我就讲“七不讲”就完全违反这个决定。出示我的几本著作和《文集》等。

2014 年 8 月 14 日（星期四）晴、见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宋晓梦、韩钢先后来。谈形势。韩仍悲观。我就谈到四中全会宣布讲法治，这是想解决腐败的根本道路，应寄以希望。他对经济形势也不看好。晓梦在帮助一个关心教育的企业。将《我的父亲》与她。一起午餐。下午游 300 米。平江来两人为周令钊纪念馆筹款，让我将县府文件转中国人民银行要 200 万。我考虑此事银行难办，转周小川“能否帮助”。

国外媒体报导，习近平有三大建树为人称道：打虎反腐深得民心；力推改革，幅度力度都超预期；外交软硬两手显“大国范”。（取消劳教，改革户籍，城市化等制度）

2014 年 8 月 15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今天是日本投降日。

上午两位平江人，李镇江给了名片，是当今副县长。我将昨天写的交周小川的文件收回，他们另一份上邮政总局的（周令钊设计过许多邮票）交薛京打听、处理。

下午看电视、报刊。

2014 年 8 月 16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看报刊。胜<利>一家来。上下午手谈。下午游 300 米。满起将车停放在科学会堂（郭全胜帮忙），游泳可照常了。

晚上看青奥会开幕式，太精彩了。

2014 年 8 月 17 日（星期日）晴、灰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陈伯村的女儿陈钢来，送一本《周肃清传》，是她的夫君周凭栏的父亲（他们三个儿子：周太和、周冰洋著）由党史出版社出版，8 月 22 日举行出版会，希望我参加。说许多干部子弟相［想］见见我。她还谈到，习近平去见过李力群，高岗的问题不要急，慢慢来。

下午游 300 米。韩磊来，还我《父亲》一书，大部读了。他的同事从香港买到《口述往事》让我签名。一直谈到晚饭前。

2014 年 8 月 18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郭全胜同两位陕北人（都年青：30、40 多）来看望我们。谈了一阵。苏志宏来，带 12 本《口述往事》，给我一个名单：都是上海工作的“粉丝”共六人，两本《口述》，四本《文集》上签名。

下午看《父亲》，有很多南央自己的事情和议论。

2014 年 8 月 19 日（星期二）晴、半灰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澳门寄来一本港版《庐山实录》让我题字（一湖南人在澳门任职）一个多月忘记了。写了八个字：以史为鉴，自强不息。让薛京寄出。

下午游 300 米。看报刊。

2014 年 8 月 20 日（星期三）天气如昨

七点起床。看报刊。上午那位刘大姐又来，天下无好人。下午游 300 米，遇见一带［戴］红帽老头，91 岁，是玉珍同事，得过我的书。香港驻京办林钊勤来，送《我的父亲》12 本，一本为他签名，真是感谢。谈香港情况，他的月工资四万多港元。

下午杨敏来，改写的文章，有的地方还得再改。

2014 年 8 月 21 日（星期四）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改修阳台，三四个工人。

谢韬女儿带来三位客人，要我的《文集》。特向他们谈三大问题，以及我的几件往事。他们都同意

我的观点。玉珍劝阻，我就说，就是要宣传我的思想也。三人中刘元福（体育总局办公厅）已 68 岁，自说当过魏巍（有名的左爷）的秘书，其他二人：魏得广（北京铭辰投资公司董事长）、王寿魁（质检出版社）。

下午游 300 米。同玉珍看电视。

2014 年 8 月 22 日（星期五）天气如昨、阴

下半夜失眠，六点半起床。上午看报刊。杨敏来，告诉我，闫淮明天下午来。续看《炎黄》等 7 期两篇谈历史的长文。

下午没游泳，小余推我坐轮椅，在小河边公园大弯一圈。

2014 年 8 月 23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薛京来，九点半动身，十点过到国贸中心的饭店参加《周肃清传》出版纪念会。共到七桌人，我是坐在正中的客人，旁桌有王丹一（艾思奇夫人，95 岁）。十一点才开会，作为客人我唯一发言，讲了五分钟，“学习《炎黄》第 7 期资中筠二人论史的文章，我的《何时宪政大开张》。”来照相的人很多，有几位是当年组织部谈过话的，已退休了。回家已两点了。

下午闫淮来，从美国回（住洛杉基），89 年出国，从澳大利亚、法国，最后转到美国定居。杨敏也找他谈过。他也是清华的。谈到陈元的情况，将《口述往事》与《我的父亲》送与闫淮。

2014 年 8 月 24 日（星期日）晴见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罗振羽来，送月饼，要四套《文集》，一集签名。钟关［开］天为我画了幅大画，为此留住一周。他的交往太广，又为一人转岗位让签信件。

下午游 300 米。佩珍三岁的曾孙女治病，来了杨东妻儿、媳妇等四人。

2014 年 8 月 25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奚青来，给几份网上资料：杜导正谈邓胡赵改革要继续下去，鲍彤谈邓乃四个坚持的独裁者。关于何健民［建明］问题的上诉件，代我写了封致王岐山、赵洪祝的信。谈到近十二点。

下午罗振羽同钟开天来，钟画了大封［幅］松树送我。谈看了《口述往事》，于是送《文集》。

2014 年 8 月 26 日（星期二）晴、见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薛京来，让看信件。杨敏改稿他看过，标出杨增加之处。苏志宏来，送一条大鱼。两封信件签转。出示《大哉》，此书他们根本不知。

下午游 300 米。施滨海来，交《开放》第 8 期，论周、徐事公开，历［厉］害文甚多，为反归宿［属］大陆，51 万人遊行。赠《父亲》、《口述》他已看完。

2014 年 8 月 27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荆中来，他在怀柔建有别墅，每周末去劳动，想请我们去看看。他已 70 岁了。准备五年——期望过下去。参加企业资遁［咨询］赚点钱。他是学工科搞电脑的，英语很好。《口

述往事》已读过，特赠《我的父亲》。

下午没游泳，改完杨敏写第三梯队长文（薛京看过），工作了 3 个小时。晚上杨来取走。

2014 年 8 月 28 日（星期四）阴、小阵雨

六点半起床。玉珍陪同，八点多到医院体检。先查血，照 B 超时间最长。吃完饭照胸片，最后到内科方保民大夫谈结果还正常。方向我求字，他看了《口述》，当然答应。

奚青、孙肖平（新安旅行团的）在家等候。孙写了本书求我刊序言，已寄薛京（薛还没有告知），序言带来了。草草一阅，谈如何改动。奚青送好多份网上资料，已同陶世农［龙］谈过，写邓的回忆事。一起午餐。

下午游 300 米。吴昱晖（秀姐女婿，在平江开照相馆的，已 71 岁，停业了）的儿子李小蕾来（在浪潮科技公司工作，学电脑的）已 37 岁。玉珍让给一本《口述往事》交他父亲。

收到上海程巢父寄来的包裹和信件，三袋麦精和月饼，信中说他的三本书让我签书名，根本忘记此事了。

2014 年 8 月 29 日（星期五）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让看信件，处理信件。

下午游 300 米。平江张满兰同三人来，有长寿街的党委书记尹佑祥，送《长寿镇宣传片》。赠张《口述往事》，谈了三大问题和毛、邓等往事。晏乐斌来，送资料。

玉珍告我，体检心电图心脏已停止跳动，就靠起搏器了，讨厌我讲话不停。

2014 年 8 月 30 日（星期六）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满屋客人。高法的葛行军、杨小川（律师）和三年轻人来（罗静、工人出版社，徐军成、城建集团，郑永吉、政法大学）边谈边拍照。赠《口述往事》。谈往事，三大问题（让他们回答）。蒋彦永来，送五本我写书名的《有光一生、一生有光》（香港版，广州印的）。陈海宽同项南秘书杨志栓来（杨仍为汪大姐服务，已百岁，出项的书）。他同王岐山年青时是一伙的，现仍接触。于是将《口述往事》签名并《有光一生》请他转送王。一直谈到十一点多才散去。

下午游 300 米。赵来群和黄与群来，谈《口述》中有一处不妥（认为丁东不应写上），对我不利。年尾是黄兴诞辰 140 年，给中宣部寄纪念件，半年不理，现在有结果了。

2014 年 8 月 31 日（星期一［日］）夜雨、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同他的朋友马长宏来，送食物。谈习整了他的外甥。下午游 200 米。小智来（刘云鹤的媳妇），送月饼。闲谈一阵。玉珍让满起送蒋大夫月饼，给张哲民送月饼、螃蟹。我写了封问候短信（他的夫人已去世），张即回电话。

玉珍又为我剪脚脂［指］甲，真不容易，自己确剪不好。

2014 年 9 月 1 日（星期一）夜大雨、阴

六点半起床。看“朝闻天下”。上午崔敏来，他在延庆住了两个月，写了篇有关周永康的万字长文：“如何从制度上保证依法治国——周老虎入笼后的反思与建言”，同我谈了主要内容，想用“于一夫”

的笔名，在《炎黄春秋》第 10 期上发表。正好开四中全会（主要建言是取消政法委员会）。

上午还做了件事：为上海程巢父的三本书，写了书名：《程巢父散文》、《思想时代二集》、《胡适归来》。

2014 年 9 月 2 日（星期二）夜大雨、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平江人马南山（裴周玉的亲属）来，几份上诉件再送上（裴同我签署没办成），有一份是一家拆房未补贴也要送县府。薛京同满起到《炎黄》社，送崔敏长文，给吴思、杨继绳写了封信，希望能在十月号发表。带回七本九月号的刊物，上面竟然刊登了我的“三峡工程上马经过”（乃“丁东、李南央记录的‘口述’”），上万字。下午没游泳，组织部机关管理局长和局内人来，谈我的房子问题。藉此机会谈我的一生重要往事，从“不怕单监怕饿饥”谈起，并赠《炎黄》九月号两本（一本送部长）。谈了一个多小时。

2014 年 9 月 3 日（星期三）晴、大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玉珍、小玲陪同，九点到医院。体检有报表，由何青大夫查看。她为我搭支架，特赠《口述往事》。谈了近半小时，都还正常。心脏由起搏器管住，不必担心，玉珍也就放心了。

回到家，新安旅行团孙　（原文此处空字，应为“肖平”——李南央注）早来了，他写的回忆录，还是以他的名义发表。

下午游 300 米。同玉珍看电视。

2014 年 9 月 4 日（星期四）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甘露来，送食物。由于帮过忙，对我们很亲切。一起午餐。

下午游 300 米，尚不觉累。满起也只游 400 米了。看报刊，“沈从文的晚年”令人难受。

2014 年 9 月 5 日（星期五）晴、半灰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清理客厅积压的书、报、刊，发现一些忘记了的信件。如程巢父五月就有信件为三本书题字。薛京来，写了封到部宾馆借住的信（厕所修理噪音极大）。下午游 300 米（明天起三天休假）。罗振羽来，要两套《文集》，送食物。同玉珍看“养生堂”。冷冻人只有眼睛能活动，首次见到。“养生堂”每天看。

2014 年 9 月 6 日（星期六）半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罗振羽同香港的企业家谢汀镇来，送两本书（《口述》和《父亲》），以后来还可以带。整天除客人接待，同胜利手谈。

放三天假，不能游泳。下午李志民来，脸色转黑，原来老打高尔夫。北京有 51 个球场，参加了这个学会，有一百多老同志。谈[redacted]。刘在部内曾干预人事，如不满意尉健行，84 年写的几封信给陈，也是刘等组织的。

2014 年 9 月 7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延滨夫妇来，送两瓶红酒。让看《炎黄》刊登的三峡长文（刘大姐也在）。谈这件事同我的关系，这是党执政永远无法改正的重伤，真不知后代怎样过下去。

下午看报刊。《新民晚报》9 月 4、5 两日刊“母亲李慕琳在时代洪流中”。先看到 5 日的“下”，估计是杨永直夫人。然后找到 4 日的“上”，记忆不错。于是想起他们夫<妇>结婚时，住在我的隔壁小房子，叶群也来了，她同慕林［琳］是好朋友，即同玉珍谈此旧事。晚餐时，牟广丰来，拿起手机，谈网上谈江搞女人事，不再封杀了。关于江的传言甚多。赠《我的父亲》。三峡文他已看了。也是感叹之至。杭州钟伯熙、大妹、维娜等电话贺节。

2014 年 9 月 8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九点动身，一家包括小余，小玲照顾玉珍，去看望朱维民。车行半小时。朱一人守屋。玉珍打电话时，哭诉爱猫死了。送月饼、水果等。我给《有光一生》纪念文集。他说不看书，只上网了。谈江已暴露形势，对反腐必须法治等，看法相同。到附近大酒店午餐，八盘好菜（700 多元），四盒剩菜让满起送朱回家。

下午看报刊、电视。

2014 年 9 月 9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同满起去医院换氧气瓶。奚青来，看完了《我的父亲》，写了篇“读后感”，指出问题甚多，原书上都划出来了。盛禹九来，写了篇长文：“养身在动，养心在静——听李锐谈养生长寿之道”。正好奚青带来“吴云青 158 岁（1996 年）照片”（活到 160 岁）。一起漫谈我的一些往事，观点，为何一生对得起党、对得起历史，对得起自己。我让奚青将文章修<改>好，设法在香港发表。盛的文章由我补正，明年发表。奚青一起午餐。

下午游 300 米。卫生间全打烂了，各种震声入耳，楼上的声音也传来。

2014 年 9 月 10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让玉珍看了奚青的文章，已让他寄香港（此事邵燕祥、朱正都有看法）。

下午游 300 米。两位平江人曾庆龙（在中国海关工作，拟到北大读博士），李朝香（在北京办公司）来，为平江建火电厂事，平江县城几万群众上街反对，上诉件我转湖南省府后，电建公司同省联系，省长特到平江县批评县委（县委九人原来 7 人反对），县委完全接受，并发文严重警告反对者。他们让我转件上诉中央，以北京平江同乡会名义。

2014 年 9 月 11 日（星期四）阴

六点半起床。早餐后，卫生间清理噪音特大，整天在小玲家呆着，也没游泳。下午坐轮椅（小余推着）同玉珍在附近转了一大圈，走了约 200 米。晚上杭州吴龙友来，《墨迹选》再版仍未能出。他将冯其庸的题词写告：

阅尽沧桑一百年，峥峥［铮铮］铁骨是神仙。
男儿自古英雄气，留得真言万世传。

2014 年 9 月 12 日（星期五）夜雨、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仍到小玲家，避燥［噪］声。朱大星和夫君孙绪铭来，他俩分开两地办企业，朱在长沙、孙在青岛，在北京一家聚合。女儿在北京工作，31 岁没结婚（工资收入高）。

下午游 400 米。多年未有，尚不觉累。吴龙友来，出示他拍照我收藏的全套书画作，我全忘记此事，他真是准备出版的。还出示了我书画稿照片，有几十幅熊猫画。他明天去看望冯其庸（92 岁），特赠《口述往事》、“十八大书面发言”等，还送《有光一生、一生有光》（周老茶寿纪念集）。

2014 年 9 月 13 日（星期六）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今天是玉珍生日，满 84 岁。三家都来了庆祝。小琴［芹］、张九华，小玲夫妇，胜利、秋林（小徐［许］生病住医院）。午餐十几个菜，丰盛之至，大家举杯，我祝玉珍 120 岁。没游泳。上下午同胜利手谈。

晚上曾庆龙、李朝香来，交我关于反对平江建火电厂的上诉件三份。感到此事如不能解决，可能发生流血事件。

小智的儿子，带来四本《口述往事》，让我给他的四个朋<友>签名。

2014 年 9 月 14 日（星期日）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早餐后即到小玲家，蒋彦永大夫来，给我一篇网上“海中总推荐文”，论习上任以来的“改革过程”，“8000 万党员中，200 万左右掌握官僚集团”，是一大难题。星期三请客事，他得到通知。

看完反对建火电站的上诉件，写得很详细，给李克强、王岐山转信也拟了个草稿。

下午游 300 米。看完这两天的报纸。收到河南王金魁寄来的《书简》和求字信。吉林高国发的信：读了南央《我的父亲》，赠七律一首，并北大教授袁刚长文“应正视国际共运失败马列主义破产的严酷现实”，内容很充实。

2014 年 9 月 15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朝闻天下”，塔吉克斯坦宫殿、环境如此豪华、幽雅。上午让薛京来处理平江火电上诉件。我给李克强、王岐山各写了一封信，着重环保和群众反对。能不能起作用难说，湖南在重视经济利益也。

下午杨敏送来《中国新闻周刊》（总 675 期），“第三梯队起用一代新人”万字长文刊出，还对照原稿，删去之处，还算保留了我的作用，并刊一彩色头像。

2014 年 9 月 16 日（星期二）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赵来群和黄与群（黄乃儿子）又来，索取《我的父亲》，只好各送一本。赵似有些意见，嘱阅后写好给我（我出示了奚青的“读后意见”文）。

杜导正来，说文化部硬要将《炎黄》收归国管由部内艺术研究院主办。答复是事业单位。过于［去］丁关根下过命令：都是国家单位。看来他们有周密计划，刘云山乃统帅，参加的有文化、中组、中宣和新闻总署等单位。决心已下，“志在必夺”（杜老用此四字形容），手段则比较礼貌，协商，但不能过今年十二月。如果不同意，明年就取消，很硬。如何对付：①讨价还价。②不干了，自己停刊。③抵抗到

底。可否“假投降”？

杜老还反映，铁流于星期日被捕。

下午游 300 米。孙肖平来，送谈陶行知、汪达之和新安旅行团（明年建团 80 周年）的长文。

吴龙友和韩磊来，吴有脑病，住了两天医院。各赠《我的父亲》，并《中国新闻周刊》（上午也给了一份与杜老）如此宣传我，说明形势的一种变化。刘云山要全面控制是很难的。

玉珍接电话：国家图书馆要来为我录相。

2014 年 9 月 17 日（星期三）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看报刊。十一点，同玉珍、小玲到民族饭店，参加一浙江企业家请宴会，到邵燕祥夫妇、张怡［章诒］和（张［章］伯钧女儿）、何方夫妇、蒋彦永、庐［卢］耀刚、资中筠等。大家漫谈。张怡[章诒]和很熟悉王沪宁其人，很能写文章，能紧跟等等（我先谈李慎之对其人的反感：拔着头发抬高自己的三门干部）。席间他们的交谈我也听不清，张怡［章诒］和谈得最多。我谈到《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我的长文，将刊物送给邵燕祥，并赠卅四首，另一份送资中筠。蒋大夫为大家拍照。我是坐轮椅去的。满起四人都一桌吃饭。回家已两点了，不能游泳了。

下午胜利来，小徐［许］住医院，肺部照片交蒋大夫查看。手谈到晚餐。

2014 年 9 月 18 日（星期四）晴

七点起床，少有之事。上午毛卫平和他堂兄的儿子来，他现在东莞开了一家“兰光光学科技公司”。我不懂，真是高科技了。谈我的科学思想，自小学开始培养，1956 年为《人民日报》写了社论：“干部一定要学自然科学”。崔敏来，他的从周永康事件谈法治的文章，我转交《炎黄春秋》后，刊物准备十一月号刊登，他要求十月号刊出，四中全会正在讨论法治也。杜导正来电话，文化部的艺术研究院已来红头文件，决定接管刊物，而且两个月为期要答复，决定下周三开会商量对策。他说这个通知习不知道，大概是刘云山定的。郭全胜和陈海宽先后来，出示《中国新闻周刊》的文章，舆论界难完全控制也。

下午游 300 米。

同玉珍坐轮椅在河边散步一圈，我走了约 200 米。广东的刘麒子来，送他收藏的书画集几百幅：《艺海集珍》，印得极好，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其中有我的三幅字。全忘记了。赠“十八大发言”、“近作 34 首”和《口述往事》。谈到吴南生（比我小两岁）身体尚好。

2014 年 9 月 19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将崔敏、孙　平（原文此处空字，应为“肖”——李南央注）两篇文章，我给吴思、继绳写了封信，让薛即送去。平江来两人，一是李六如的孙子（堂弟过继来的），就是想见见，都拍了照。同他们谈六如伯和党的情况，并给了“书面发言”和“卅四首”和《口述》。同玉珍、薛京到部里的万寿路宾馆（过去在这里开过会，全忘记了）。下午游 300 米。耳医具制造商李琼来，带来两位工作人员，测验耳机。谈形势，关心国事，赠《口述》。

2014 年 9 月 20 日（星期六）晴、夜雨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杜导正来，起草了一封上诉信，让我修改。又谈到此事习不知道，乃刘云山的“志在必夺”。

下午没游泳，看“杜光文存”第 40 辑，看完大部分。《1957 年的革命与反革命》已寄给我了。

2014 年 9 月 21 日（星期日）半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赵来群、黄与群来，谈《我的父亲》这本书有不少问题（我说没见过原稿），建议他们写出来寄给南央，奚青已经写了文章。

上午将杜导正拟的上诉信改写好，引用十八大三中全会的遵守宪法的话，和习同样的话，认为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通知是违反法治的。下午游泳后，让满起送到杜老家中。晚上玉珍电话询问，杜老说改得好，他拟再加点。游泳出来见到一位名曹大澄的人同我招呼：是否李锐，说读了我的三峡文（《炎黄》9 期），很是感动。

2014 年 9 月 22 日（星期一）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将改写的《炎黄》上诉信，唸给玉珍听了。收到《孙轶青藏砚——赏析》（夫人张勇寄来）。有一百多台，捐给山东了。

2014 年 9 月 23 日（星期二）阴雨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薛京来，给王岐山信，介绍崔敏的文章，供参考。赵来群、黄与群和奚青一同来，谈《我的父亲》书中的问题，“这是一本作者抬高自己拿父亲做背景的书”，对我有很多不当处。奚青已写了一篇同我谈话批评此书的文章，薛京也参加，四人写成一文，在香港发表并寄与南央[2]。大家一起午餐。有一位|从|南央朋友[3]，从美国回来，带了五本《父亲》给我。谈话时，奚青告知，邵燕祥等人，对南央写的母亲文都有意见。

下午没游泳，韩磊来，送叶永烈的书《历史的注脚》，写了廿一篇当代历史人物和史事，其中有写我的长文“访毛泽东秘书李锐”。他来过三次，我都忘了。

奚青带来几篇资料，铁流被捕是写了一篇揭发刘云山的文章。

2014 年 9 月 24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薛京来，九点半一同到老地方开会，到四桌人，都是老同志（年青的庐[卢]耀钢[刚]、杜高夫妇和刊物内的人）。何方夫人又坐在我旁边，急作记录，供我参阅，共带回 25 页。吴思先谈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要收管九天谈话情况，蒋建国认为“必须依法依规”由国家管理。杜老接着谈，认为习现面临很复杂情况，困难很多，支持习的领导核心。如只提“八二宪法”不提宪政，也不提“六四”。我们的“上帝”是读者、作者、编委，有事大家商量。非常注意习 9 月 20 日在政协大会的讲话：有事好商量，众人事由众人商量。蒋的意思是：他们必须办完一切手续，否则后果自负，即停刊。要接受《百年潮》失败的教训。这几天接到许多电话，反映[应]强烈。争取再谈，否则准备关门。

资中筠：丢掉幻想，准备牺牲。停刊很可惜，但死也光荣。湖南《书屋》也有换主编的教训。认为现在是全面专政形势（对习无幻想）。社科院今年通知我：“要同中央保持一致”。

我接着发言：四中全会要讨论法治。可能谈宪法（那就必须关系到宪政）。铁流被捕是写文章揭发了刘云山的问题。习谈宪法多次，编书出版时，被刘删掉了。我们可以给习写信。中国自古以来只有人治，而无法治。《炎黄春秋》一直高举宪政大旗。（我在香港出版的书《文集》最后一本书名即“何时宪

[2] 这篇文章 10 月 7 日（2014 年）发表在“五柳村网站”上。题目是“李锐访谈录——关于《我的父亲李锐》一书”，作者用的是化名：昭然、亚平、席子言。文章并未在香港发表，也未寄给我。——李南央注

[3] 这位朋友是程嘉树。他后来告诉我那天送书时，见到几个人正在很神秘地与我父亲交谈。——李南央注

政大开张”）刊物出不了，就秘密出。

杨天石详谈当年《百年潮》事。同意我的意见给习写信，决不轻言牺牲。如果要同意签约，则提出条件，实际维持刊物的独立性。

曾彦修（身体不好早退）也说：多听听李锐的意见。现在假定习不知道，可以给习写信。上面如不转弯，我们编委全体辞职抗议。刊物办得好，没有前例。

我又接着大声说了一句话：写信告新闻局，就是违反宪法。

何方第一句话：宁可站着生，不可跪着死。可以讲条件，准备两期文章，壮烈牺牲。对当今形势各有各的看法，我不乐观。还是舆论一律，把你整死。同意我的写信方法，试一试。

冯健建议：动员读者就此事发声。向习报告。准备悲壮的告读者书。同蒋建国是对牛弹琴。去年习在中央全会上发言：要全面法治，科学立法，不断开创依法治国的新局面。当然依宪法治国，但不容易。中国一贯人治，不可能过高期望。李锐也谈到习，我也有所期望。蒋的这一套，我也怀疑未经过习。何方认为不可能不经过习。

李维民（军科院少将）赞成杨天石意见，也同意李锐意见，必要写信。我们的任务是反左。总参大院内有一老军人，号召第二次文革，重新登记党员。只受警告处分，在宾馆双规，过豪华日子。网上也有文把《炎黄》一伙人打尽，不要对它改换门庭抱希望。

高放说：顺着他好一些，进行抗争没作用。看看下一步究竟搞什么。

江平说：等待时机静观变化生存为主。现只改变主管单位，还没改变办刊方针。据我们所知，艺术研究会还比较开放，并不很“左”。不改变人员和方针还可办，力争未果就停刊。

苏双碧：赞成给习写信。习可能知道此事，他会不会改变？不一定，起码让习想一想：刊物的存在对党、对社会是起好作用，还是不起。反对妥协。

李步云（社科院法学研究所）：两种选择：让你、逼你停刊，我们主动，发表宣言。建议顺着来，向习写信，看四中全会后形势。可用编辑部名义散布出去，造社会舆论。

郑仲兵：办了 23 年，国内外影响：反对专制主义，争取民主自由，影响越来越大。原来思想很僵化的人也有变化。刊物潜在意义不可低估。应有义正词严的姿态。现在缺乏的是人对自己的尊严。给习写信可以，但不是哀求他，为什么受到压制，这违背国格。

卢耀刚：对《炎黄》决策，不是对一普通刊物的决策，以法对付，进入司法程序。内部要有高度共识。

张思之最后大声发言：赞成打官司，我当律师。但第一把手是李锐，我当二把手。打输不要紧，我们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历史。

吴思：打官司得有公民诉讼代理人，这位应是李锐。

张思之继续讲：在任何情况下，老子不做奴才，可以有一定妥协，绝不能丧失尊严。如果不能按原样办下去，存在有什么意义，稿子要先审，能让吗？螺丝会越拧越紧。中国的问题是人类的问题。

杜导正最后讲：好几位的发言不是个人的发言，是代表时代的一种主张、一种力量。这次事情来得很不简单，否则蒋建国也不会那样绝对。我还想同他讲点心里话，满口依法办，居高临下，如上级对下即，对吴思更非常霸道，已无回旋余地了。今天意见两类：一、让他封，再想对策。二、进入序列后再斗争，能办一期办一期。这种意见是少数。要不要给习写信。本周五再开一次会，红二代、总署来人也好。境内网上议论已封闭，境外反映［应］强烈，已铺天盖地，几十个国家、媒体。总局很不愉快。

下午休息，看报刊。崔敏来，谈开会情况。他的文章 11 期发表，已寄王岐山。

2014 年 9 月 25 日（星期四）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

上午组织部副部长王尔乘（55 年生）同老干局六人来，送一大兰［篮］水果，十一慰问老同志。我就谈了些自己苦难经历，谈毛邓江等人经历事，如江接办［班］邓的三句话等[4]。背了近作："不怕单监怕饿饥"，称赞习的打腐败要法治。

下午游 300 米。玉珍机关来人看望。我也向他们谈了几句，谈玉珍的为人，并唸了送给她的诗。

2014 年 9 月 26 日（星期五）阴

六点半起床。将星期三会议的记录摘要全写在日记本上。上午广东的谢健明来（办公司的），为纪念胡耀邦 99 岁开会，让我写几句话："惟有胡耀邦当代第一人解放思想、解放愚民，走上改革开放的新路"。同时写了七八幅字，一直写到饭后一点多钟。下午没游泳。苗苗来了，想去平江扫墓。一起午餐。晚上张抗美来，铁流的夫人明天要来见我，答应了。

2014 年 9 月 27 日（星期六）晴、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张抗美同铁流夫人任蘅芳来。律师刘晓原告诉她，铁流关在第一看守所。晚上十点到早晨十点三夜审问，罪名是"寻衅滋事"，在境外发表七篇文章：2 篇批毛，5 篇批刘云山。审问者为冈安（国安）。我让她写封信，看能否寄王岐山。

下午游 300 米。收到长沙寄来的《回望风雨征程》（新干班 65 周年纪念集），有我写的诗、序言和给刘浩［皓］宇写的信。也是一种历史。徐庆全带来致习近平的信，让我签名，共九个人：曾彦修、吴象、杜导正、何方、冯健、袁鹰、李锐、郭道晖、江平。9 月 27 日。

2014 年 9 月 28 日（星期日）阴

六点半起床。看新干班书。上午澳门湖南人周永华来，又送一本《父亲》。是第一次见面。谈澳门有个人文科学学会，关心其人其书。他是在南粤集团一个国家公司工作，还只去了四年。特赠《文集》与学会。

收到铁流夫人写的上诉信，向赵洪祝寄信转上，让满起明天交与薛京。玉珍不同意我再管这些事。

下午游 300 米。两平江人来，为火电事来的，说已经解决了，不建了。另一位新来的徐诺金是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的副司长，还是为周令钊纪念馆要 200 万元事。我只好在信首向总行写了一句求援的话，让徐自己去解决。

2014 年 9 月 29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翻看《新干班 65 周年纪念集》，给长沙打电话。晚上朱正回话，请再寄几本。

上午施滨海来，给《开放》第 9 期。资料很多。社科院长写仍须阶级斗争文，韩钢已发表驳斥文，认为此等主张，习不可能不知道。郭全胜来，都<给>看《炎黄》的上诉信。郭十一月去美国，他将三峡文带去。

下午崔军两口子和张津生来，谈往事。《口述》他们看完了。各赠《父亲》。

[4] 邓讲的三句话：毛（泽东）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李南央注

2014 年 9 月 30 日（星期二）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看《历史的注脚》等书。

下午游 200 米，觉累。整天气短，小小动作一下就难受了。将今天的报纸流［浏］览完。五点多，同薛京到人大会堂宴会大厅，参加 65 周年招待会，坐在第 18 桌（一共有 369 桌）。同桌有安志文、李力安（中顾委的），其他人不认识。知道我已 98 岁，都大吃一惊。周小川坐在前面的大园［圆］桌，过来和安、我握手。向我说：还认识吗？我说“你是小川”。于是告诉同桌人：他是周建南的儿子，周任机械部长时，江泽民是部里外事局的副局长。习等进场时，江泽民、胡锦涛、朱镕基、曾庆红、李鹏等紧随其后。习的讲话三千多字，本子上有英文翻译（参加宴<会>的有各国使节）。七点半才回到家里。

2014 年 10 月 1 日（星期三）阴雨

七点多起床，少有之事。上午陈海宽来，说昨晚看电视，见到我一晃而过。满起、胜利、张九华三家一起到公安大学附近一个餐馆，午宴，玉珍来过，小余定［订］了十多个菜，六男五女（薛京也来了）大会餐。

胜利留下同我手谈。晚上一起吃剩菜。

2014 年 10 月 2 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蒋医生来，交《争鸣》第 9 期，刊有《李南央告海关案跟进报导》（四），说写得好。当即看了。他到医院看望张思之，录有许多照片一一出示。张已能张嘴说话。又去医院看望了杜导正。他请著名脑科专家去看望张的。已 86 岁，小张一岁。蒋大夫对我们这群人曾宣布关心健康到底，真是做到了。

下午奚青、赵来群、黄与群三人来，谈南央写《我的父亲》中的问题，批评其人自我抬高等品德问题。看了《争鸣》文，奚青即指出乱言处（文章结尾）“打虎必败结局”，批评习如蒋介石等。奚青找出他同我的“访谈录”，赵来群写出许多错误处。赵还给我一首老同志批南央的一首诗。[5]

2014 年 10 月 3 日（星期五）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赵来群、黄与群来，赵拟了草稿，准备打印。陈海宽来，明天请吃饭。牟广丰夫妇来，对形势悲观。下午奚青三人来，交我辛子陵和鲍彤的文章，对形势的评论，都写得好。还给两张网上香港群众挤满大街的照片。续谈《争鸣》刊南央文的问题等。一起晚餐。他们还谈了好些毛的艳事，以及于若木妹妹的乱情。奚青还出示“U 盘”，其功用之大，让人惊奇无已。科技、电脑真不知将发展到何种程度。

2014 年 10 月 4 日（星期六）阴

七点半起床。看报刊。整理客厅的书刊等，有一本没过目的《晚霞吟》是霍山汪舟龙自印的小诗集，内中有 2001 年我同玉珍到磨子潭时，汪同我一起五人的照片，还有写我的四首七绝和两首七律（李锐种苦瓜、阅《李锐其人》有感）。真是一个发现也。

应陈海宽的邀请，十二点前到万寿路龙水山大酒楼午宴。小玲、小琴［芹］两家，薛京共九人。这

[5] 这首诗的内容可参见 10 月 7 日日记。——李南央注

个酒楼内部装修的古典、豪华，真是第一次见到，连走廊也如古玩店。

下午奚青三人来，两篇批评文已定稿，都写得不错，只加了一件事实（关于《汉奸、佥子手曾国藩》事）。我写了致陶世龙的话，希望在五柳村网发表（陶也是奚青的好友）。一直谈到晚餐。他们两人知道许多毛的艳事，如毛同杨献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谈过：《道德经》有此理论，同诸多年青女孩过交，必然长寿等。

2014 年 10 月 5 日（星期日）半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晏乐斌来，交我习在军委谈战争问题两万字的长文（看了一半），可能是王沪宁等人的研究。

唐小毛来，出示她的智能手机，收录了我的三峡长文。从一大到十八大领导人的照片等，也令我惊奇。她谈到“大数注［据］时代”，许多数注［据］抄好寄我。

2014 年 10 月 6 日（星期一）晴、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同玉珍一起看电视：上新疆的高雪山（5000 米）寻找雪莲。

下午游 300 米。南央回来，科学院请的一个月，上海有工作。北京呆七天。带来一些药物。谈旧京［金］山地震，他们躲开了，房内挂物掉在地下。

2014 年 10 月 7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南央一早来，拿出她的电脑机盘，用两个小时，出示忙忙产前产后和婴儿及一家的几百张照片，包括婴儿园的情况，还有地震时她家掉下墙悬挂的东西。两家周围绿色环境。《争鸣》第 9 期她文章末尾的两大错语，对习的悲观（不如蒋有台湾可退）评价。因为文中刊有我的照片，会令人怀疑父女通气。还出示一老同志看了《我的父亲》后的对作者四句评语：“南央名秧实祸殃，厚生{尊}父亦虎皮。累牍连篇谁立传，喧嚣鼓噪几时息”。二妹和王敬之从英国回来，我同他们谈他们不知道的我的往事。如 37 年从北京到济南，在青年训练挨打屁股之事。一起午餐。下午奚青、赵来群三人来，陶世龙的五柳村网已接受奚同我的“访谈录”，立即刊出。还谈到姚监复写了两篇批习的文章，其中一篇是同我谈习时的批评看法，因而被捕。真是出乎意料。

2014 年 10 月 8 日（星期三）雨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南央一早来，谈《我的父亲》封面上小段话的两处不当。关于美国使馆人员谈：“到中国认识第一个知识分子”的问题，南央说，在美国的习惯，知识分子是监视官员的。关于“中年还受父亲的拖累”，是“六四”时，由于我被斗，悌忠和她都受牵连。我开始谈日记的问题。

有人来电话，已看到网上对我的“访谈录”（关于“父亲”那本书），很是赞赏。有一个山西朔州市的|的|神头电厂工商银行干部闫丽生来，送一本《将军、部长书画作品展的名录》和《专辑》，向我求字：写“惠风和畅”。只好说，年纪太大，能否写再看。

下午游 300 米。苏志恒［宏］来，从澳门买到十几本《口述往事》（两本签名送友人）。

2014 年 10 月 9 日（星期四）雾霾

六点五十分起床。南央一早来，已有人将网上的三人访谈录给她，跟我同玉珍读了一遍。她说戴晴

打电话给她，认为是左翼人士的主张。她说不拟辩驳。罗振　（原文此处空字，应为“宇”或“羽”——李南央注）和王杰钧（女、老龄事业会）又来，让我给韩正转信件处王未了事件。下午游 300 米。盛禹九来，写我 99 岁祝寿文，改了后交两份复印件，要我早点改出。谈奚青原找他写“访谈录”，因家庭事忙没应允。他对形势仍悲观，认为刘云山不会同习对立。

2014 年 10 月 10 日（星期五）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南央一早来，谈美国人生活习惯，自己的收入，在去世前花光，不留给后人。一般人都雇不起仆人。自己开车，直到老年。薛京来，网上文章都赞成。同满起去换氧气瓶。

下午游 300 米。满起只游 400 米。云南人戚祖荣来，有人出重资，在北京办“钟开天艺术馆”（年花二百多万，有好几百平米）。钟很尊重我，戚的名片上是“馆长”。

2014 年 10 月 11 日（星期六）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南央一早来。昨天同玉珍一起谈家事，苗苗和她都没有关心过我的房产等，解开误传。看“养生堂”，谈忧郁症问题，是老年人痴呆的一种根源。玉珍请南央午餐，在公安大学旁边那个酒店，小余先去订菜。遇见崔敏也在，满起两口子共五人，十个菜，特别大鱼做得好，才 300 元。剩菜带回，还可吃两餐。玉珍、小玲、小余三人到南央住的旁边宾馆洗澡了。我没游泳。

2014 年 10 月 12 日（星期日）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南央一早来，下午去上海，工作一个月。谈么么情况，文革时很幼小，曾独自过狗崽子生活，丈夫也不行，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下午游 200 米。仍气短。延滨、元元一家来：母亲（81 岁）、妹妹、儿子，同母亲照相。正好韩磊来了，当摄影师。将新干班纪念集交他，我的三峡长文，他周围的人大都赞成，少数人有不同看法。

2014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一）晴、大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上午清理客厅的杂乱书刊报纸，分了几类，便于查找了。下午李六如的孙子李开平引来他的四个朋友，都是在国营技［企］业和发改委工作的，有一位女士很年轻。同他们谈三大问题和往事，尤其是“六不怕唯头尚在，三餐饭后嘴难张”以及迎接期颐的两首近作，谈《龙胆紫集》的形成等。

2014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电视昨夜到今晨都显不出了，早餐后才恢复。上午薛京来，让处理山西朔州闫丽生的来信，回电话。甘露来，又是前年同样的上诉件，让我向郭金龙写了信。

2014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三）晴

七点起床。上午看电视、看报刊。下午游 300 米。下午三平江人来：刘菊桃（在《法制日报》工作过）和县信访局的徐谢师、陈万根来。有两件上诉书（浙江拖欠民工钱四百多万，转赵洪祝同志），让我转信件。同他们谈三大问题。

2014 年 10 月 16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看报刊。下午游 300 米，觉累。上午九点前到医院抽血，方保民大夫看过检查记录，有一项过高，药要减少，星期一还需查血。肺功能正常。下午谢小玲（谢韬女儿）来，有人托她送一本《龙泉诗稿》第三集与我（作者刘仲儒，不认识）,谈形势，看法相同。他们每月聚会一次，约三桌人，鲍彤参加。赠《口述往事》。

2014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五）晴、多云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薛京来，戚祖荣（钟开天艺术馆馆长）又来，贵州一个私企煤矿过境开采的问题上书，让我给省纪委写信减赔（他岳父的企业）。同薛京交谈只得应允。下午游 300 米。

2014 年 10 月 18 日（星期六）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南央带回一叠复印日记，个别认不清的字改正。几乎整天看电视。中央三台报导缺双手的残疾人用嘴和脚写大小字，很是动人。

下午游 300 米。

2014 年 10 月 19 日（星期日）阴霾

六点半起床。上午宋晓梦、韩钢、许医农先后到，随后赵来群、黄与群也来了。韩带来网上的“访谈录”，以为我还不知道（他没看到过《父亲》，也不清楚是我的真谈话）。晓梦稍翻过此书，未见到“访谈录”。主要让韩谈形势和新左爷们的新动作，如年青人周小平、花千芳（男）所谓“网络作家”的“裸聊”等。他批判了社科院王光伟的“阶级斗争”论，网上群起而攻，抓人很多，讲法治乃骗局，要当新毛泽东。王、李、俞似不同一点。李在国外会议时有此语：“我也挨过饿”。我谈《炎黄春秋》情况。看来是统一行动，不能有不同声音也。七个人一起到附近的羊羯子酒店午餐。韩继续谈情况。他是悲观的，他有活动早退。两楼修整房屋的可怕噪声，晓梦、医农都认为影响健康，要我们搬出。

2014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一）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九点多到医院查血，抽完即回来。

续看南央带回的一叠“日记”复印，校正个别字（极个别也认不清），还剩一多半。玉珍很不赞成南央管此事。报刊都有文谈宪政。

2014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二）仍阴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赵来群又来，看完《口述往事》，个别地方很有意见。我不同意（关于最后一条写习）。他夹了许多纸条，将书留下来（另外给了一本）。随即翻阅都是错字之类。

下午续校正“日记”，快看完了。

2014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三）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四个平江人来，何红卫（《魅力平江》总编）来拍照留影，题四字。周武斌、周顺清（东莞市掌商信息科技公司董事长等）来写“掌商工程”（报名）四字。同他们谈平江受湘军影响历史，我的老家和父亲，以及三大问题。他们回答第一个问题：“人类社会进步靠什么”？回

答是“革命”，可见当代社会情况。

下午游 300 米。杜导正来，关于《炎黄春秋》如何应对，说了以下对策：首先谈习的厉害有六条，第六条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其阵地即《炎黄春秋》（此刊否定了毛和党）。田纪云（86 岁，已显呆情）认为还看不准。胡启［啟］立认为还看看，不悲观。胡德平：看不准，不对立。刊物对策为：1）不自杀。2、有条件，继续斗争，保护三条：人权、稿权、财权。人事安排：三老总顾问执政（李锐、杜导正、何方），说服德平当社长，陆德常务社长。胡虚一点（他已有不少职务），陆实一点。星期五上午开三十多人会。还谈到王（彦君——李南央注）文章较好，但“顶不住”时也没办法。

陈海宽又送来一袋螃蟹。收到南通已故丁弘的夫人孙隽寄来的一箱食物，玉珍接电话，深表感谢。

2014 年 10 月 23 日（星期四）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日记”看完了。上午钟勤昌来，交新出的《湖南参考》内刊（我写的书名）和原副省长唐之享的信。让书“思想自由、精神独立”，“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两幅大字，悬挂在该刊编辑部大厅。蔡德诚来，交长文“三峡工程的争论，表决与《科技导报》”，是读了我的文章后而写的。当即一览，应在《炎黄》发表（他已电传）。赵来群又来。二妹、敬之夫妇从英国回来，游览了北欧。让看蔡的文章及《回望风雨征程》一书。小余为他俩准备了丰餐。下午没游泳，看《炎黄》10 期，高尚全、郭道晖等好文章。

2014 年 9［10］月 24 日（星期五）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早餐后，八点多，蔡德诚、薛京先后到，一同去参加《炎黄春秋》召开的老、中约 30 人参加的研讨会。在老地方。

吴思先谈多次谈论经过，刊物由文化部艺术研究院主管，限期 60 天，到十二月接管，主要接管人名蒋建国。答应几不变。吴说《百年潮》（还有《南方周末》）一接管就变了。三不像能继续：是研究会，又不是；是国家的又不是；是民间的又不是。希望这种状态继续。蒋则坚持：只要依法依规处理人事，发稿。老编委开会意见：不办了。多数意见，原风格坚持不下去，再不办。

杜导正谈：新闻署史东云去年突然去世，他概括：现在是利用行政技术手段处理政治问题。薄熙来案本是政治案，按贪污案处理。这次对我们也是如此。使《炎黄》变成《求是》第二，同中宣部完全一致。丁关根、徐维城早就说过：这刊物老同中央唱反调，要停掉。这次是很多报刊一齐下手。这次我们曾按他们要求：不提宪政、不提“六四”。但郡［群］众不满：不尖锐了。现在转到艺术院手续已办完，不照办，就停刊。现在前途是拒绝命令，就壮烈牺牲，年青同志这种意见较多。但多数意见是守住办刊底线，可以同对方谈判，先进其圈套，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李洪林说，能多办一期是一期。李锐、何方和我三个老家伙，头和腿还可帮助大家。有个方案，最后再公布。

我谈了不到五分钟：《炎黄》第 10 期大部分看了，高尚全、郭道晖两篇长文很好，是针对当前形势的。杜老谈的我都同意，为什么要坚持办《炎黄》这种刊物呢？我们这个国家要弄清历史非常重要，没有司马迁的《史记》，能了解古代吗？没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好吗？《炎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搞清楚当代的历史。我们这个党就是继续自古以来的人治传统（比蒋介石厉害得多）没有法治。难听一点：好话说尽，坏事做绝。邓小平 1980 年讲好话，自己全忘记了。

何方：按蒋介石说，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已走向专制道路，现所谓权力集中，集中起来干什么？《炎黄》说倒就倒，能办几期就办几期，绝不变底线。

胡德平：刊物成立直到现在的经历，过去同中宣部激烈矛盾，不是还办下来了。现在仍然是要办下

去。司马迁写《史记》同汉武帝也不一样。我原来老对加强党的领导有考虑，四种全会公报前，就讲过要用法治加强党的领导。我们就用法律武器，按宪法办事，要办下去，稿子决不违宪，对党的历史负责。

叶向真（叶帅女儿，初次见面，我同她谈了1939年受李克农嘱托之事）：今天的事很突然，我刚从新加坡经香港回来。任何国家都应有窗口，不能是闷罐。有不同理念，不同声音是好事，需要外科医生，将坏东西去掉。我们的声音是为党、国、民族好，靡靡之音是鸦片。

陶思［斯］亮：我现在是办慈善救国，同美国合作，把他们的文化、文明、先进理念引进来。对当前形势看法，我比较同意王军涛的观点。他是最早的持不同政见者。一再讲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习是想办一件大事。他现在要集权，是要把党、军人员换成他能掌握的人，到十九大才能开始办大事。他会向前走，但离不开通过权威主义。他不会全盘接受西化，因此强调尊儒。杜叔叔非常智慧，有很好的布局。有这个布局，才能给新上来的一个支持。红二代还是有些能量的。我到什么地方搞慈善，都把红二代呼［忽］悠去，地方很认我的。

陆德：《炎黄》是很少讲真话的杂志，非常难得。六月十日，王伟光（社科院长）发文：普世价值是伪命题。随后报刊上大量出现“阶级敌对势力”这些帽子。社科院要搞一言堂。九月底，《红旗文稿》连续发“人民民主专政”两文，针对普世价值、资产阶级自由化。讲国际、国内阶级斗争不可能息［熄］灭。九月廿八日当校《学习时报》刊登了韩钢的批判文章。廿九日社科院网上反驳韩文，又连续刊登阶级斗争必要，批普世价值、自由主义，随后出现大讲人民民主专政文。十月十一日《红旗文稿》发表长文，不能用法治代替人民民主专政。网上反映[应]强烈，被迫撤下王伟光文章。说习太忙，对这些“左”顾不过来。我知道所有重大决策，习都参加，都有批复。要学习《论持久战》，不要硬顶，更不要自杀。他们的手法，用国外敌对势力、国内异己力量，来影响上层。这同“六四”以前，如出一辙。我父亲当时反对用“资产阶级自由化”把耀邦也卷进去了。“我讲一些话可能牵连你们，因为有的话我不讲没人讲。有无产阶级自由化吗？无产阶级只有无政府主义、流氓化。”习压力非常大，今年经济上不来。习要政治改革，抵制很大。集权是否有个悖论：正如蒋经国。我承认我是独裁者，但我正是要利用此地位来打击专制独裁。习在压力下，刘云山是他的同盟军，他不会因小问题同刘撕破脸。《炎黄》一定要办下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等习发现问题严重了，注意我们的意见。

马晓力（马文瑞女儿）：现在比较复杂。习接的是烂摊子，斗争非常激烈。四中全会前，已讲依宪治国。就这样，还在讲专政，讲阶级斗争。“左”的力量太大，军队已烂了。一位同习很熟的同志说，习不会当最后一个皇帝，他也不想当皇帝。人家早把“宪政”这个坑挖好了。江平讲，社会主义宪政，不就好了吗？我们不急，利用它风格不变，备上案，今后让它变了，再找习不迟。迂回作战。他没人、没团队。

胡德平：陆德说的一句话打动了我，如果四中全会没讲阶级斗争，没讲专政，等于枪毙了王伟光文。应用民主法治代替专政。《炎黄》应宣传依宪执政依宪行政，我还说过依宪司法。应怎样看周永看、薄熙来？他们的问题是不是同党的根本矛盾，就是你死我活的矛盾。今后如何将《炎黄》办得好。

张<宏遵>（胡启［啟］立秘书）：对大势看法，习大大要干事，他有理想、要办事。他只能靠党来救党，他在“左”、“右”间活动空间很小。启立［啟］很关心《炎黄》，知道它很困难。向好的方向走，依宪治国。

胡德华：要办下去，否则连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都没了。现在一些人的表现，让我联想到外国人同情太监，说皇帝太不人道。我不齿于同这些没良心的人搭话，他们同革命毫无关系。

胡冀燕：《炎黄》的事已引起广泛关注。现在不能冲动，要妥为斗争。四中全会绝对没扬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这对王伟光之流是个打击。习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普世价值都有了。《炎黄》现在不能停，他们还答应人、财、物三不变。建议①他们的承诺要落到纸面。②人事权不变。③应站在

习一边，依法治国，实现核心价值观，以此同“左”派斗争。④从现在开始，做壮烈牺牲的准备，将被他们毙掉的东西和斗争经过，出个集子。

蔡德诚：《科技导报》（最多时发行两万份）因宣传三峡不能上，受钱正英、钱学森打压，也差一点被停刊。我写了经过，李锐老建议《炎黄》发表。最重要的是讲宪法，据理力争，不能轻易牺牲。请“红二代”起更大作用，是他们难以扑灭的。应将他们同意的条件变成一个公告，在刊物上发表。

马立诚：王伟光文章是把我们这些人当作阶级敌人，中国已形成官僚特权阶级，要揭露。这是个新问题，要研究。这次整《炎黄》处心积虑。现在是快死、慢死问题。快死即壮烈，保持了自己的品格，如进入收编，即《百年潮》、《南方周末》下场。他们的办法多得很。《炎黄》同一党专制不相容，是历史命运已终结，但辉煌的历史不会泯灭。

杨继绳：《炎黄》已死定了。是整个大局叫我们死定了。死法：一是硬顶。二是继续办，出几期好文章，引颈受死。如顺从，领导表扬，这是肮脏的死。

黄钟：如何看待这次变更？关系到现今风格的《炎黄》的生死荣辱。定要硬顶。他们认为硬顶死掉是下策，上策是驯服。任何侏儒的做法，屈求未来的生存，已有许多读者来信，换主办单位就不订了。已有不少人谈《炎黄》是历史虚无主义。都同世界文明和潮流相悖。与其盼望天皇圣明，不如自己维护自己的荣誉。杜老已做到仁至义尽。

李锐：必要时打官司，告文化部的状。

吴思：张思之记忆已丧失很多（上次会议张谈打官司，我当一把手，他当二把手）。莫少平已接过张老的案子，我们也要同莫接触。

李维民：宋群（陶铸秘书）说，不能自己死掉。

展江：他们现在不想让杂志立刻死掉。一定要做一件事：发公告，告读者、告全世界，不能相信法治（没有新闻法）。也很难揣摸［摩］上意，做好最后准备。

杜导正：星期三从协和医院出来了。老年人经不住激动。新闻署一个文件干掉了两个半人。张思之脑血栓，我血压升高。这一段老伴、孩子都说，你别干了，已尽心尽力。但控制不了自己，也还有感情。有人出主意：让胡德平、陆德两位非常理想的人支持我们，让我多活两年。陆德在秦城也呆了六年多。这段时期我和李锐老经常商量，同住得远的何方少一些。形成大致框架：①遵守宪法，守住办刊底线。勇敢、智慧战斗。②高层对《炎黄》的评价有分歧，一致看法：影响大。对《炎黄》如何评价、如何处理，内部争议较多。③现在党和国家处于政治改革敏感期。④基本看法：对党和国家形势评估：看成活的曲线的，不要看死看直。⑤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要坚守办刊三底线：独立的发稿权、独立的人事权、独立的财权。当然独立有时要换点框框。“四不像”问题，同他们谈判时可以活一些。⑥做好被当局部门封死我们刊物的一切准备。一位很高层的领导同志多次讲，需要时做好停刊准备，他可以帮助。⑦乘［趁］刊物还有<人>事权时，做好人事安排。我很独裁地主张，第十一期，把我定为“本刊创始人、名誉社长”，我们抢先了一步，杜绝了许嘉璐当“名誉社长”的路子，作为非常时期过渡时期的领导和人事的安排，最高层：三个老人（李锐、杜导正、何方），第二层：胡德平当社长、编委主任，陆德常务社长、法人代表，吴思总编辑不变、社委会副主任。他有学问，有功劳，能周旋，杨继绳帮助社长，任社委会副主任（其他人都没动）。下一步棋怎么走？谈判、让对方提出同我们谈。出场人：陆德、胡德平，加上杨继绳、吴思、徐庆全。和国共谈判一样，如果要动我们的底线，请你们下令封闭我刊。赶快做好善后准备。国外已有廿几个刊物，百余份报纸登了我们的事件。不让杜导正接见境外记者这一条，不能答应。三个老人只要不涉及贪污，不故意给境外送情报，不可能被捕。

陆德：关键时刻，应由老同志把关。现在临危受命，红二代是为了堵枪眼儿。我们现在不能死，不能说被收编就是跪下、投降了。我们在斗争过程中壮烈牺牲。

李锐：在延安我和陆定一在一个窑洞办公，住在同一排窑洞中。在秦城住在隔壁，放风时他老唱苏武牧羊。我同项南到北京医院看望陆老时，他谈，一定要搞三权分立。

下午没游泳。湖南雷霞来，亲切交谈。

2014 年 10 月 25 日（星期六）晴、见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粉刷客厅。胜利来，上下午手谈。下午游泳。

2014 年 10 月 26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社［视］。上午宋晓梦带他［她］的朋友（我的粉丝）李庆明（名片：宁波滨海教育集团，总校长,《教育研究评论》执行主编、特级教师、硕士生导师，曾在深圳办学校八年）、胡宪（加拿大《七天》中文周刊副总编，首席记者，女）、胡海（哥哥,《七天》编辑部主任）用一个大绣花箱，装一个大<葫>芦，上面印画了一位长<胡>子老人，还有一首对联，向我祝寿：“上寿期颐<庄> 椿不老，君子福履洪范斯陈”。李庆明落名。同他们谈三大问题。胡宪谈形势。各赠《口述往事》。他们要了三套《文集》。

下午游 300 米。盛禹九来,《养神在动，养心在静——听李锐谈养生长寿之道》长文，又改了一遍交我。将新干班 65 周年纪念集《回望风雨征程》送与。

2014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一）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将星期五座谈会记录稿全部写入日记本共占七页，空前记录也。上午施滨海来，送十月号的《开放》。将座谈会记录原件 25 页借去。

下午看报刊、电视。

2014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杜光文存》,《“依法治国”首先要改变“党比法大”》的观念一文，正是当前为《炎黄》生存斗争的需要，建议可在 12 月号发表。上午杜导正来，谈会后情况。陆德在刊物全体工作人员讲话，前面很好，最后谈人事问题不当，引起一些人反感。德平从网上看到强烈反映［应］，似乎有些想法。我就谈到这次的斗争，还不仅是刊物存亡问题，而是国家和党的前途争论问题。刊物的宗旨是不要再以党治国，是要以宪执政、治国，党要归宪法管，是继续胡赵执政时的追求。德平要继续父亲的志向。杜老已约好我们三人聚谈。

毛卫平同张警吾（如胡芸［筠］被迫害死）的孙子来，他的名片加了一个头衔：“东莞市兰光光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薛京来，都一起听谈话的。还有赵万新来了（我帮过他的忙，他同胡锦涛熟）。

下午邓伍文和他的朋友章楠来，章已在美国住养老院。谈美国的社会生活情况，玉珍也旁听了。我谈三大问题，章都不知道诺贝尔奖|金|美国占 70%。

2014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三）阴霾

六点半起床。薛京一早来，九点过到《炎黄》社，在底层会议室落坐。杜老、德平、陆德和我四人（薛京当“翻译”）先谈。德平先谈自己情况，包括父亲的关照，最近写了一篇关于论法治等长文，可

在第 12 期发表。关于职务事（原来杜老还有担心）是完全接受的。陆德也谈了一些看法。我仍表态，我们是为党为国家走上宪政道路而努力，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大家的责任在此。德平和陆德都是继承父志。我简单讲了自己几件往事，一生尤其最后这三十多年，包括写书、写文，都是为此努力，都要“抬高自己”，刊物亦如此。随后吴思、杨继绳等八人进来，一起谈到十二点多。我将杜光文交吴思，建议 12 期刊登。《炎黄》11 期已出版，带回十本。

下午游 300 米。崔敏来取走刊物，交我一段抄四中全会要保留政法委的文字（他的文章是取消此机构）准备应付指责。

2014 年 10 月 30 日（星期四）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看报刊。收到马识途寄来的《百岁拾忆》，以及他哥哥马士弘（104 岁）的《百岁追忆》（乃口述小册子）。都是三联出版的。真是世上少有的兄弟。马识途在前言中有几句话，其中二句：“这是他为追求遥远而朦胧的彼岸而沉浮沧海的回忆”，“这是一本学习巴金说真话的书。他讲的可能不是真理，却是出自肺腑之言。错误的真话远比虚伪的假话要好。”

下午游 300 米。

2014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五）天气如昨、小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罗振宇同原卫生部副部长来，为他的原职待遇未解决，向组织部长<赵>乐际转信件。他是四川人，原转了一封信件。甘露来，上诉件尚未完全解决，又转上一封信。苗苗两口子来，出示同大妹、毛弟同到长寿街祖父母墓致敬和游览岳阳和县城的照片。觅觅工资一月一万多，一半给苗苗。他们即去台湾旅游。觅觅送我们一斤鲜枣。一起午餐。

下午游 300 米。

2014 年 11 月 1 日（星期六）阴霾

六点起床。看电视。上午邓伍文和夫人罗静、朋友　明（女）（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四人来。《大哉李锐》是他们夫妇经手出版的。这是 88 岁（米寿）纪念册，他们还想编一本“百岁纪念册”。同玉珍商谈，不断拍照。送一本《口述》给　明（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她很关心形势。

下午游 300 米。收到铁流《往事微痕》的百期精选共六大本，第一本有我的题辞和照片。全忘记了。

昨天《新京报》第 3 页发表了胡德平的长文“贪污高官与党是对抗性矛盾”。

2014 年 11 月 2 日（星期日）晴、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几乎整天看电视、看报刊。

下午游 300 米，加快了一点速度。尚不觉累。

2014 年 11 月 3 日（星期一）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上午杜导正来谈情况：德平仍胆小，陆德受到压力。第一次社内讲话粗了一些，社内又有人有排外想法。陆现在也有点动摇。近日文化部艺术院院长王文章（较开明）要约吴思面谈接交事宜。蒋建国几次找我女儿谈话，摸我的底，语气缓和许多，要来我家拜访。电话中说，上边过问了《炎

黄》事。杜老拟约陆德后天上午来我家三人谈。

湖南要的两横书（“思想自由、精神独立”，“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原副省长唐之享写信的）用大张写好。

小余回平江去办事了。下午看电视。

2014 年 11 月 4 日（星期二）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薛京来，让寄出字幅。山东的一个日记研究机构来信，也让薛处理。张抗美来，一起午餐。下午游 300 米。罗振宇又来上诉事，令人心烦。

张静（周笃文夫人）来谈笃文情况，常打电话并回家道歉，又离不开那一边（小 30 岁），等等。真没有想到人会变成这个样子。

2014 年 11 月 5 日（星期三）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薛京来，九点半动身，到《炎黄》社旁的酒楼，参加杜导正召集的四人会：陆德、何方。何方夫人仍记录与我看各人的发言。主要是让陆能顶住，艺术院的王文章找吴思谈了三个小时，四个条件都可接受。何方极力支持陆德，谈《炎黄》是个团队，读者百万人，国际影响很大。杜给了我们最近《亚洲周刊》，有支持的文章，还有照片。我谈了些往事和对历史的看法，极力鼓励陆继承父志。陆接受任务，谈刘延东对他的关心：“採［踩］空了脚。”谈到父亲的遗言：要让孩子有书读，让人民能发言。立即流泪。我们四人一直谈到十一点，接着杨继绳、吴思等六人来，继续谈。杜老宣布了人事安排，总编辑杨在吴之前，由于同吴有过三次大争论（股份制等）。这次吴不赞成胡、陆当家，也不赞成大对抗，同杜大矛盾，拂袖而去，没有一起吃饭。

两点多才回家午休。薛京帮助满起搬换氧气瓶。下午没游泳了。在房内搬动一个椅子，大摔了一跤，右手被花盆中的刺球针刺了，脸上也有小伤。玉珍从医院回来，大吃一惊。

2014 年 11 月 6 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施滨海、甘露先后来，谈《炎黄》情况。甘买了一套《文集》让签名。

下午部里来两人（一位是局长）。近日转部长一封上诉信（原卫生部副部长的职称问题），他们查了档案，工资保留，职称被取消了。玉珍原来担心来谈《炎黄》的问题。

2014 年 11 月 7 日（星期五）天气如昨

近七点起床。晏乐斌前天送来五份资料：“此文将奠定易中天在中国史学界的历史地位”、“胡星斗：你所不知道的特权政治”、“普列汉诺夫的遗嘱”、“饶潘杨案中的饶漱石”、“官场人际关系与政治生态”，都很有意义。满起接回小余，中午一起吃饺子。

上午《中国新闻周刊》的女记者杨敏来，她又写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庐山会议实录》出版始末”，她采访了李冰封和朱正。同来的还有一位女记者徐天，答应细看一遍。

2014 年 11 月 8 日（星期六）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小余带回平江食物，小饼、黑芝麻片等。

上午黄乃三个儿子同来，老大绍强（71 岁，高向明生），送我大厚本《辛亥群英谱》头像画册，有

我的题字和父亲小传（《民国之精华》刊登的。及川淳子是此书日文翻译）。二儿莊平（莊涛所生的）。谈我父亲同他们祖父的关系等。

奚青来。谈中纪委正式派人同他谈何健民［建明］的问题，他没有应允，准备继续揭发刘云山参与此事。

2014 年 11 月 9 日（星期日）晴、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没有客人，也不想做事。看电视、报刊。前天收到北京东燕郊冶金小学语文教师的四本著作:《名家谈日记》、《流动的月亮河》、《高远集》、《清远集》，还有一页《中国百位作家教授谈日记》征答信。另外有两页写的信，要我写文并写书名等。

2014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一）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开始修正和添加杨敏写的文章。

上午赵来群和黄与群来，送《艺术品鉴》刊（2014—10）很厚一本，内刊他们两人写的文章：“纵横捭阖、气壮如虹”（从《绝命书》认识黄兴书法），内含黄兴十多幅书法和信件。与群还“克强孙辈黄议恭（黄一中儿子？）”给我的信。最近湖南开了“纪念黄兴一百四十诞辰”的会。同与群谈黄兴后代几个儿女子孙的情况。

下午到晚上，主要看电视。奥巴马在 APEC 讲话，没有稿子，这对我们也是一种表率。

2014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二）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杨敏写《庐山会议实录》出版长文全改完了。上午一个青年名代今圣（延安精神研究会信息中心采编）来，代送一本《苏萍书法作品》（夫人画家丁文编，是海军，38 年参军）。谈他们网站偏左，他要联系右脉［派］。让代送苏一本《口述》。

下午平江张满兰又带两个乡、县干部来，解决板江乡修公路两份向省求援件，只好向两省厅级领导签署转交。火电厂事仍在进行。我提出看法。

2014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三）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上午清理客厅杂件，找出需用文章等。下午韩磊来，他也从最近收到的书刊中，找出拍照必留文字。他当然关心《炎黄》的人事情况。杜导正给玉珍电话，谈到德平如顾虑多，德华愿意出来。

2014 年 11 月 13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APEC 会开得好，不知花了多少钱。招待细节也出色。和平与发展真变为普世规律，加上科学、民主，中国就得救了。最近论宪政的文章很多，左爷也没办法制止了。上午陈海宽来，让他看一些资料。

下午游 300 米。六天没游，让满起帮忙，洗了个痛快澡。郭全胜来，谈形势。

2014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五）晴、多云

睡到七点半，玉珍来叫醒的，真是奇迹。上午薛京先来，让他处理有关日记的文章。晏乐斌来，谈

APEC 先花了 500 亿盖房子等，民间议论甚多。习做多么多重要讲话。小妹从上海回来，空气比北京好。日记的处理同意我的意见，不能出版。中午一起到附近餐厅吃好菜。下午看报刊。杜老同女儿来，谈情况好转，同意刊物的条件，自己坚持八本［条］，将吴思写的信与我留下。我谈到南央见到发行科一女同志的谈话（同情吴）。明明知道其人。商定我同杜老找吴思详谈：他是否想留，我们以留为主。杜还留下昨天《亚洲周刊》他的长文。收到《潘基踬纪念文集》内刊我的两篇文章、题辞和照片。

2014 年 11 月 15 日（星期六）阴霾

六点半起床。上午南央来，闲谈往事、旧人。玉珍接杜老电话，吴思的信他看了四遍，杨继绳从台湾回来，三人聚谈暂缓。

下午游 300 米。昨天晏乐斌还谈到邓家儿女以亿计算的财产。

2014 年 11 月 16 日（星期六［日］）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南央来，同玉珍一起闲谈。我有意谈到当年结合前，刘澜波找她谈话情况（坚决以党组名义反对李锐同范元甄复婚，“天下没有这样坏的女人”，刘看过范揭发我的两本材料等）玉珍还将保存的有关她为人处事的机关同志写的材料让南央过目（过去我也没看过）。

2014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一）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吉林镇赍县党校高国发寄来一封信（五页）给南央的信（称呼“妹妹”）恨［狠］批三人批评南央写的书《我的父亲李锐》，是“五毛党，是薄周政变的社会基础”。“五柳村网站专搞个人崇拜，颂扬毛泽东”，“不敢批李锐，通过李老批评你”。让满起复印二份。南央上午来，将原件交她。她明天回美国，谈仍然持绿卡，悌忠也愿同居美国。

下午崔敏来，谈形势。说习上台后，他统计了，共发表讲话和文章 260 篇。盛禹九“谈养生之道”看完，可改添之处不多。

2014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薛京来，让处理信件，看高国发文，开始改正盛文。下午施滨海送来《开放》11 期（以后不能印刷出版了）。赵来群送来大开本《张灿明诗选》（有手稿）是另一儿子张淮流签名送的。来群参加了编辑。他同上层人事［士］及红二代交往较多。让看高国发文，认为观点不同而已。施谈网上已出吴思写的信，颇有影响，为什么内部出问题？

2014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三）阴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续改盛文。小琴［芹］帮助整理卧室，恢复原貌。书房也快了。

下午游 300 米。陈海宽又来送好苹果一袋。

2014 年 11 月 20 日（星期四）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续改盛文。上午陈海宽同他两个年青朋友来，是汨罗、宁乡人：沈芳（中联部）、30 岁，巢炜（湖南科技大学，对外联络处）40 岁。各有一套《文集》让我签名。让他们先谈对历史和形势的看法。于是略谈三大问题，鼓励他们弄清楚，并赠“十八大书面发言”和“近作卅四首”。

下午游 300 米，尚不觉累。让玉珍看了高国发给南央写的信（复印件）。

2014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五）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杨继绳介绍的两位在清华公共管理学院的杨坚松、周顶来，关于领导干部的选拔等问题，给我一份询教资料。他们的负责人是胡鞍钢（知道是有名的左爷）。于是谈三大问题，请他们解答。他们也谈现在形势好转。谈马克思是科学社会主义等。他们都年轻，完全不了解历史，打 AB 团、抢救运动等都不知道。于是我就自己的历史、家庭、研究三大问题等等，同他们细谈。那份求教资料交薛京，让他们以后同薛京联系。赠《文集》，并“十八大发言”等。

下午游 300 米。罗振宇带办慈善事业马兆龙的女儿马丹来，为一件经济案件向贵州省委书记　克志（原文此处空字，应为“赵”——李南央注）送材料，我只好签署转交（附笔说明自己的身份）。罗振宇联系的方面很多，这等事找我办了多次。今天送来两个景德镇的花瓶祝寿。

2014 年 11 月 22 日（星期六）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胜利来，上下午手谈，有进步。

下午游 300 米。崔敏送来“三人批南央”的资料，网上看到的。告他原委。山西民进的赵柱家来，他说过去来过，送《闫［阎］锡山日记》，赠《口述往事》。

2014 年 11 月 23 日（星期日）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赵来郡[群]又来看望。冯海阳来，谈形势；比胡锦涛十年抓的人还多。谈她同邓家儿女关系，她为父母写检讨（自己不是党员）等往事。最后送来对张太雷的《永恒的纪念》“天津大学张太雷研究三十年”。下午游 300 米。应陈海宽约，到游泳池对面的中联部宾馆打台球，宾馆的负责人接待。打了十来杆，算是像个样子了。

金树望的夫人王尊［遵］笈（95 岁）去世了。上午同玉珍上楼吊念三鞠躬。她是王克敏的侄女，在延安同金老坐八年牢。女儿嘉满和夫君邢斌科接待。谈王克敏帮过党的忙。我将《文集》和《口述往事》送给嘉满夫妇（南央的好朋友）。

2014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不知按到何处，出现“收藏天下”的节目：廖静文（82 岁）谈徐悲<鸿>一生（1895—1953），现为南京徐纪念馆馆长，儿子为另一徐美院院长，收藏徐作品和古书画各一千幅。

上午薛京来，帮助处理书房。楼上二女儿嘉楠来（南央好友），交签名本（昨天我和玉珍去吊唸）写上第一个两人名字。谈了些往事，赠“十八大留言”和“卅四首”。

《新京报》发表了记者采访平江火电事，两个版面，标题为“平江县委书记辞职背后”，“田自力主动辞职，称因‘成为’火电事件‘责任担当者’”，称其“好心办坏事”，继任班子组织反思。

2014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二）晴转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开始整理书房书籍分类，在考虑如何捐出？过去捐过一大批给团中央图书馆，是家乡、长沙或武大？

下午开始写盛文加一段：家庭和学校影响，主要是父亲和母亲的影响。

2014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三）阴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看报刊。下午游 300 米。客人不断。画家李斌（65 岁、上海人，居美国）来，他的大幅油画“怀念曼德拉”（长 35 米。高 3 米）在北京展览，送来说明书和入场证。过去来过，全忘记了。让他看几位画家画我的像（看不起刘、范），称赞那位法国画家的。并出示“悲鸿草稿“和我画的三张么么蜡笔像，尤对我的书法赞赏，要为我画头像，不断拍照。

施滨海、韩磊来。施送港版书两本，让看《潘基赜纪念册》，谈形势。陈雅　带秋林来（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帮她找工作。

盛禹九电话，要来取文章了。

2014 年 11 月 27 日（星期四）多云

六点半起床。没看电视。整天修改盛文，也没游泳。在北屋工作，已恢复原貌，书桌照旧了。加了一段：“我的父亲和母亲”，改正、添加之处甚多。

2014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五）晴

七点起床。将文章再细看一遍，小有修正，直到十点。薛京来，看完全文，也改了两三个错字。

下午游 300 米。盛禹九来取文章。给我看韩磊看过他的原稿并有信件赞赏。恰恰韩磊来了。一起吃水果，谈网上关于《炎黄春秋》的议论。盛谈，他们没有聚会。前天杨继绳发言，仍<保>留对刊物的第一前途：死定了，等等。我将改正的稿本交盛，再打印出来后交我，他希望能在《炎黄》发表。韩磊告我，关于出版《庐山实录》的文章，《中国新闻周刊》已发表。翻阅今天的《报刊文摘》（上海报业集团主办的）第三版有一篇摘要文：“李锐与《庐山会议实录》”。上海的情况好一点。

2014 年 11 月 29 日（星期六）雾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九点薛京、韩磊先后到，同去参观李斌主画的“怀念曼德拉”大画展。半路接上盛禹九。近一个小时才到东北四环处，在一所作废的大工厂中，画长 34.8 米，高 3.8 米，共有 600 人物，描写曼德拉 27 年坐牢、当总统、去世时的怀念，三大部分。我坐着轮椅，受着冷空气观望。李斌作解说，施滨海亦在场。看完之后，向施、李二人小建议，用我的名义写篇“参观”小文，说明曼德拉的一生和思想，乃反对暴力，世界共同走向和平的领袖。送秦晖《南非的启示》。

下午没游泳。同玉珍一起看电视。

2014 年 11 月 30 日（星期日）晴、多云、大风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看报刊。将改好的盛文唸给玉珍听。下午游 300 米。同游泳的人，七十多岁，向我打招呼，知道我已 98 岁。

下午翻看《开放》十一月号。昨天施滨海告诉我：曹思源癌症去世了。

2014 年 12 月 1 日（星期一）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整理沙发上堆的书籍等。看报刊。下午胜利来手谈，自觉有进步。

收到平江县党政领导机关的“致寓［域］外乡友的一封信”，说明要修建火电项目的理由。“采用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技术”，还列了许多条“天然气电厂排放限值”，以毫克计。

2014 年 12 月 2 日（星期二）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陈利明（带一个女秘书）来，几乎不认识了。送他写的《从红小鬼到总书记的胡耀邦》上下两厚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当然要害之处都删掉了。还送一横幅刺绣的“清明上河图”，还写过我的小传（主要是抄录我写的书和《庐山实录》），在湖南《诤言》刊物上发表，给复印件等。下午盛禹九来，已打印好两份，只需小改了。让我直交《炎黄》。还给了小妹写的“告海关案”（六），在《争鸣》12 月发表。收到周成启谈形势的信。

2014 年 12 月 3 日（星期三）晴见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将盛文（打印好两份）最后改好几处。薛京来，交他一份与杨继绳（打了电话）。他是第一次见到此文。

收到十一月份的五本《中国新闻周刊》，刊出了《庐山实录》出版一文，题目改为“两个右派分子和《庐山实录》”，给薛京一本。

下午坐轮椅到医院查血、照胸片、看内科，血色素 10.4 下降了。医生嘱咐加强营养，吃得少了？

2014 年 12 月 4 日（星期四）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奚青来，好几份资料，有鲍彤短文很精到。《炎黄》社洪振快写给他和我有关李四光文的信件，也找出供他看了。他准备找杜老谈一次。盛文给他看了，直谈到午餐。

下午没游泳，老咳嗽，有点病态了。看报刊、看电视。中央三台有些特异绝［节］目，大人、小孩都有。

2014 年 12 月 5 日（星期五）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仍咳嗽，量体温正常。上午薛京来。钟勤昌来送大篮水果。张抗美来，知道我们俩人都感冒，立即走了。苗苗来，台湾岛周遊八天，包括机票、住宿、饮食，每人三千元。留下午餐。

下午没游泳。看报刊、资料。晚餐时奚青来，他去见过杜老。吴思决定离社（那个洪振快也走），曾七次请留，真显出两代人的不同。杨继绳显出半代人的不同（杨 74 岁，吴 61 岁）。盛文，薛京已交杨。

2014 年 12 月 6 日（星期六）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胜利十点多来，手谈到午餐。下午三点半来，手谈到晚餐。

2014 年 12 月 7 日（星期日）晴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收到上海《文汇报》寄来 10 份《文汇读书周报》12 月 5 日版，9 版刊文“请李锐先生吃饭”（作者程绍国，刊两人照片）。《周报》刊盛禹九同我的谈话录“胡乔木其人”文后即查封了。又复刊了？

2014 年 12 月 8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同平江傅依名［明］（老干局长已去世）的夫人、女儿（带几个月小孩）来。他们的房子法院又要拆迁，四年前帮助过。只得将上诉件转周强（高法院长），让批准［转］

湖南高法解决。都在讲依法依宪治国执政了。

下午文立徵的两个妹妹立御、立徕来，立御的女儿在美国，刚从美国回来。要了一本《口述往事》。“家中三个人都感冒”，没让久坐。

2014 年 12 月 9 日（星期二）阴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陈海宽来。陈谈海外、网落［络］大骂刘某。中午一起吃饺子。

咳嗽已好转，就是好睡。下午看报刊。同玉珍一起观电视。

2014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三）晴转云、大风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陈海宽来，福建有纪念项南活动，他代表我去参加。项南秘书来，小谈一阵。下午到游泳池，工作人员都估计我病了，多天没来，安排满起跟我同居［用］一室，以便照顾。我只洗了个痛快淋浴。

看完两天报刊。

2014 年 12 月 11 日（星期四）晴转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坐轮椅到医院，查血，看中医。米逸颖大夫说，我的情况好，可以游泳。内科方大夫也认为好转，以后可以一个月查一次血（血色素 10.8）。十一点才回家。

下午原准备游泳，被玉珍阻止，还让休息几天。看报刊。

2014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关于推荐丁东到《炎黄》任职，杨继绳电话（玉珍接的）。我担心我向杜明明的回话（说他被抄过家）引起杨的挂念，让薛京再去电话，没人接。

下午玉珍仍不让游泳。看报刊、看电视。要国祭南京大屠杀。

2014 年 12 月 13 日（星期六）晴转云

六点半起床。同玉珍看“南京大屠杀受难者国祭”电视两个多小时。孙大午夫妇和女秘书来，送烤鸡等，还送了一本书《谁是这个时代的思想家》（吴建民、刘华东主编，苏小和主笔）。写了刘晓光、孙大午、冯仑、柳传志|强|、陈峰、毛振华七大企业家的创业史。他的“河北大午农牧业集团有限公司”现已有三千工人，办的学校有五千学生，三个图书馆（要了我三套《文集》），一个体育馆等。为我做过米寿（朱厚泽等去了），还当场为他们写了一首诗（我都忘记了）：

社会如何主义哉？一枝红杏出墙来。
荒原忽显桃园梦，谁人到此不畅怀。

赠送《口述往事》。他们还有活动，没有留餐。

下午仍没游泳。同胜利手谈。

2014 年 12 月 14 日（星期日）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晏乐斌送来几份资料，有他收集的“江拉帮结派”中十多人的情况，包括周永康、徐才厚等。莊炎林来，取走《有光一生、一生有光》的公开本。给我几张他同我在一起的照

片等。

下午恢复游泳，游 200 米，尚正常。

2014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一）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看完晏乐斌自己写的“造成全国大饥荒的根本原因”、“陈独秀之可贵：预见斯大林主义祸害中国”（四篇短文，两篇他写的）。胡绩伟的“党史从头起就应该改写”（写欧远方谈陈独秀）。

下午看报刊。《参考消息》刊 GDP 到年底，中国为 17.6 万亿美元，美国只有 17.4 万亿美元。中国上升趋势远未达到顶点。按人均中国 11868 美元，排名第 80 多位，美国则为 5.3 万美元。这是德国《商报》的文章。杜老电话：顾问曾彦修、何方。

2014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二）晴转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让看晏乐斌的四份资料，嘱明天送与杨继绳。赵来群来，我呼吸不畅，一直休息。下午只看了报刊。薛的友人诸燮平有要《文集》，特签名。

2014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三）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铁流的夫人任蘅芳来，谈去成都看望夫君情况。看守所没有暖气。拟搞个“非法经营”的罪名。我建议她关于铁流自办刊物是存留历史真象［相］豪［毫］无经济关系（我曾三次捐助），可以向上向网散发。随即牟广丰同中央党校教授、博士蔡霞（女）来，她准备搞清党的历史。第一次见面，牟出示他的有关这个党的诗作（多七律）。于是谈了些亲历往事，并赠蔡《口述往事》。

下午玉珍又不让游泳。满起带来杨继绳对盛文的意见：“养生不符合《炎黄》体例，也不符合李老特点。李老是政治家，可从政治胸怀写其长寿。”这个建议值得考虑。但文章是两者兼顾了的。

2014 年 12 月 18 日（星期四）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好不易跟薛京打通了电话，明天他同盛禹九来，按正［照］杨继绳意见改文章。杨的批语也唸给玉珍听了，她很同意。

下午仍不同意游泳。

2014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盛禹九（85 岁）先后到，商量最后，盛不同意再改，他投别的报刊发表。中午吃饺子（满起夫妇劳动）。盛老是吃两顿饭的，只吃了二个，我吃了五个。

下午仍不让游泳。看报刊、看电视。

下午行政学院教授（博士）李拓来（50 岁，自称粉丝），张青义带来《文集》让签名，研究党，再赠《口述往事》。

2014 年 12 月 20 日（星期六）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胜利十点来，手谈。

下午游 200 米，很正常。热水淋浴。吃完水果后，同胜利手段［谈］到晚餐，大胜一盘。

陈海宽来，他到福建参加项南纪念会，建立了纪念馆。出示多幅照片。谈话中有人谈我。项南在本乡的影响，大家怀念当然超过我跟平江的关系。但当过福建省委书记，办了许多好事。虽然没有“安全着陆”（任仲夷自称语）。

2014 年 12 月 21 日（星期日）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陈海宽送来一束水仙花，装在一个杯子里。下午去游泳前，车在院子内出事故了，得修理。于是一人又独自上楼，算是在走廊走了一个来回。又在阳台活动一阵。看电视、报刊。

2014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陈海宽同渭南师范学院丁德科（教授）、榆林学院赵红星（校长）来，丁送学元［院］的金质校章一枚。都是五十岁，谈对我敬仰，我写的渭南校名，作了很好的雕刻。同他们谈三大问题。出示李拓的著作《制度领导》。他们是国家的希望所在（送三大盒陕西苹果）。赠十八大书面发言和卅四首。

下午冯海阳来，谈网上看到我答解三人访问我的文章，关于毛反对宪政的语录等，引用得太妙了。社科院内部调查：同意我等主张的只 5%，赞成宪政 30+%，60%仍赞成毛过去形式的统治。她已 72 岁，谈不入党和文革经历。

2014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二）晴、云

七点半起床，罕有之事。上午薛京来，交一封谈日记的信件处理。赵来群、晏乐斌先后来。赵谈网上消息，令计划已双规。如属实，胡锦涛也应反省。晏给我两份网上资料：“历史重新评说——毛泽东、邓小平重大过错与决策失误”，作者好几位，署名：民声。毛的过错 58 条，邓的大错 6 条。还有重新评价林彪一功大于过的人 9 条。书已在港出版，只是一个目录表。此书应该设法弄到一览。

还有一份资料是“陈独秀之可贵：预见斯大林祸害中国”。

下午看报刊。令计划事，《新京报》头版大标题，《参考消息》和《文汇报》都在头版有标题。

2014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陈海宽同张振明（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一部主任，38 岁）来。张赠习仲勋、任仲夷、项南、谷牧四人画传，《邓小平文集》上中下三本。于是我同他谈我的文集为什么在人民出版社办好了手续却不能出版的原因：揭发过丁关根的老底和他夫人出任社长了。又谈起邓小平的三个人“说了算”，以及三大问题要搞清楚等。张谈起曾是单少杰的学生。于是赠他《文集》，并鼓励他：中国向何处去靠你们了。

下午游 200 米。仍坚持百米五分钟的速度。

2014 年 12 月 25 日（星期四）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先来，机关党委、老干局 4 位负责人来，谈对退下来老人的一个通知：不要再兼任何职务，因此让我退出《炎黄春秋》的顾问。于是我谈到这个刊物的起源，弄清历史的任务，以及江办三次弄垮没有达到，现在仍在控制。我发表了许多文章。于是谈一生经历，自己组党，

到延安抢救，庐山唯一开除者，“六不怕唯头尚在”，秦城八年，《全［文］集》只能在香港出版。谈到丁关根，等等。最后说：必继续任顾问，让他们回去汇报。晚上玉珍同杜老电话，谈及此情。杜说，“我愿意开除党籍，那是一种光荣。也要办下去。”

2014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五）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整理书房。谈昨天来的老干局长名史辉（另一即邓爱军）。

下午游 200 米。游完后，李欣来找我谈了一个多小时。我送过他一套《文集》。谈了许多往事和当前形势。他在姬鹏飞任东德大使时，当过参赞，因儿子犯贪腐罪，纪［姬］自杀了。

下午看报刊。玉珍为我剪脚脂［指］甲。

2014 年 12 月 27 日（星期六）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胜利来，整天手谈，全败，没下一盘好棋，太快了，无防守。

下午游 200 米，尚不觉累。收到湖南寄来的《唐天锡文集》（90 岁，新干班的老报人）。本市寄来的王金锐自印的两本书：《王金锐的回忆录》（首页有我写的另一附名：“云居寺旁且观潮——八十岁月感叙记”。有一篇感谢我的文章。此事全忘记了。王金锐已八十二岁。

2014 年 12 月 28 日（星期日）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韩磊来，让他翻看那四本《画传》和其他书刊。他借走三本书。为我腊［蜡］笔画的三幅么么画拍照。一直闲谈到留午餐。他说网上令计划事很多。

下午游 300 米，尚不觉累。

2014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一）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上午翻看王金锐的两本书，有写同我交往的两篇文章，昨天没全看到。翻《“民主堡垒”群星陨落记》（李凌的回忆西南联大的记事文章，我写的序言），过去似未读过全书。这是一本共产党领导人必读的史书，乃中国高层知识份子的蒙难史。下午看报刊。

2014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二）晴转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让他看王金锐和傅任敢女儿送来的她友人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写的书。赵来群又来，告我江青秘书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向我问候。让他看《民主堡垒》，他借去复印了。苗苗两口子来，随去复兴医院看望友人。都没有留餐，只薛京留下。下午三点，周艾若带女儿和一位友人来，约好的李洪林夫妇随即来到。同他们谈我的往事，为党立功几次，如写《庐山实录》，阻止邓力群当总书记，十年主编《中共组织史资料》等等，以及高层关系。《何时宪政大开张》在香港出版。最后各赠一套《文集》和“十八大书面发言”。

周艾若送我两套他的 2010、2012 的大开日记本《物色相招》，李洪林送我一本回忆录《天涯三忆》（他六四后坐过牢），都是自印的。

张哲民（比我小一岁）让女儿送来贺年卡并一封短信，向我和玉珍问好。

2014 年 12 月 31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同他谈过百岁生日时，拟将自己的要害经历，出书的目录等，印一张简单的说明。让他起草。将周艾若的两大本日记交他一阅。他和满起到医院换了氧气瓶。

下午游 300 米，尚不觉累。

以下为日记中所夹纸条内容：

霁月光风百尺柯
期颐不废建言多
雄文烨烨抒肝胆
再奏神州正气歌

甲午夏董琨（李锐 2015 年 1 月 5 日日记中有记述——李南央注）

洪祝：

转上此件，请予关注。

此件在贺国强执掌中纪委时，曾有批示，但没能解决实际问题。两千多下岗职工的妥善安置对社会稳定意义重大。如果长期不解决，他们有可能以死抗争，后果不堪设想。望批转有关部门切实解决。

以上两件是秘书薛京的笔迹——李南央注

- 一生经历，尤其经济学家，美国，三种外语，弄清世界，人类进步，普世规律，独立人格。
- 中国逆道而行，一边倒，要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狂痴）
- 五四运动{民}大，科学、民主，靠后者体制。必须宪政治国（普规）（现在是党国，不是民国）
- 有周老是中国幸福，向周老学习（自感，不懂经济）
- 调到北京避免打右派

全社会溃烂、环境破坏（空、水、土）（最担心）

胡绳、张、饶石，重新<启>蒙

一生光亮显先知
世事洞明大导师
不老寿星传史记
炎黄受教别狂痴

读有光老人百年口述有感

以上两件是李锐字迹——李南央注

二０一五年李锐日记

第四十八册/Vol. 48

2015.1.1. -- 2015.12.31.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81 年后日记录入说明 xii

二０一五年

1. 杂记 1
2. 2015 年 1 月 2
3. 2015 年 2 月 8
4. 2015 年 3 月 14
5. 2015 年 4 月 20
6. 2015 年 5 月 26
7. 2015 年 6 月 31
8. 2015 年 7 月 37
9. 2015 年 8 月 41
10. 2015 年 9 月 46
11. 2015 年 10 月 52
12. 2015 年 11 月 57
13. 2015 年 12 月 62
14. 李锐声明 67

以下是写在日记通讯录页上的杂记

愿意吃亏的人，终究吃不了亏；吃亏多了，总有后报。

八项规定：

公务接待、办公用房、会议培训、因公出国、领导干部待遇、秘书配备、领导干部在社团兼职、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

习四个全面：

小康社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

廉者政之本也，民之惠也。贪者政之腐也，民之贼也。
为国不廉如长夜不明，为人不廉如朽木不材。
为官不廉如高山塌方，为士不廉如大厦断背。　　《晏子春秋》

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
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陈寅恪：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2015 年 1 月 1 日（星期四）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胜利一家来，小玲和王军、毛竹带着孩子。给王军一份《中国新闻周刊》最近期刊“两个右派出《庐山会议实录》”。程湖夫妇来，一起午餐。他调到广州任邮局副局长。小吴和孩子（已是围棋三段）留在北京。午餐时同我谈到形势，看法相似。劝我不要再管事了。

上下午同胜利手谈，全败。只攻不守老毛病不改。李冰封寄来六老书画的月份牌，内中有廖世英（冰封夫人）的国画。

2015 年 1 月 2 日（星期五）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海外滩踩踏死 36 人。

上午老杜来，谈《炎黄春秋》事已经过去，写了两句话：“根本没有事，绝对不予理睬”。我们遵守“八二宪法”,“八不碰”（军队国家化、多党制、国家领导人、六四、法轮功、宗教、国防、少数民族）。谈到吴思“后期有私心，一直闹别扭”。关于接班人，他提到三个名字：张宏遵（启［敞］立秘书）、杨天石、李大同。说我是为刊物顶得最重的第一人。

延滨、元元夫妇从美国回来，带给我俩好些保护心脏等药品，还有大红枣、蜂蜜等。谈耀邦的往事，知道我是陈云派去的，说他的骨头没有我同万毅（老东北军）的硬。

杜老还带来三本一月份刊物，刊载了蔡德诚的文章：“三峡工程与《科技导报》”，开篇即谈到受我的影响。文中写道钱学森和钱正英的“奴才面目”，还有“我认识的贪官王守业”（海军司令员）的腐败实情文。

下午贾文平带女儿莎莎（22 岁，在英国留学七八年）来，送小礼物柔［揉］手掌的药膏和洗眼镜的喷剂。特请我谈三大问题及往事，谈到五点多。我说像一篇文章吧。最后将四首写毛近作唸给贾文平听，“肖三三字夸”[1]使玉珍生气了。因为女儿尚未结婚也。赠“十八大书面发言”和“近作卅四首”。

2015 年 1 月 3 日（星期六）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早餐时，邓伍文（63 岁）和一青（黎澍女儿）来，随后吴勇来（一青夫君），他们从小就认识。小邓又送我一本《大哉李锐》（是他主持 2004 年出版的）。谈到一件事，那位已 70 岁的陈惠明，从小就是邻居，现仍在国外，一生同毛有关的传记仍无法出版。父亲陈玉生是原江苏省人委秘书长。为小邓写五个大字“二楼南书房”。

下午胜利来，关于过去一批中央领导干部从江泽民、曾庆红起，个人与子女财产，都有数目字，是他的朋友告知的，唸给我听了。让他写好一张给我。吃过水果后，手谈到晚餐，有两盘好棋。

早晨四点，鼻子［涕］似流水，于是用手巾不断擦，随即发现满手巾都是血跡，玉珍听见动静即过来开灯，将药棉找来，在鼻孔塞紧一团药棉，将毛巾也洗好给我。起床时血早止住了。

2015 年 1 月 4 日（星期日）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早餐时，邓伍文来，给我三本他自制的《光荣归于民主》（李普自选集第二册），序言是我的怀念文章。去年日记他已复印好给小妹。随后范岱年同长城所（民间智库）正副所长王德禄、刘志光来，送大花兰［篮］。他们反映网上消息，刘云山辞职了。真如所传，当然是大好事。

[1] 肖三三字夸，即“铁鸡吧”，指毛泽东乱搞女人。——李南央注

我谈自己一些往事（“六不怕唯头尚在”）和三大问题。各赠“十八大书面发言”和“近作 34 首”，四首写毛作了说明。范岱年送他父亲范寿康的著作《哲学通论、个性教育》，武大出版。

下午游 300 米，尚不觉累。气短毛病似越来越重。

2015 年 1 月 5 日（星期一）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小邓和夫人罗建来，那天写五个字时，小邓拍了好多照片。夫人出示网上全刊登了。这个书楼是南京的一种新创业，24 小时的书屋开放，不收费。还谈到《大哉李锐》只能照原硬面的版本翻印，头像得加改变。他们有大批朋友午餐聚会，原计划留餐留不住了。

下午董琨（社科院的 68 岁，送我一封祝寿诗，已悬挂在客厅）和香港驻京办的林钊勤又来送我 6 本《口述往事》，玉珍给书款不要，两人都求字。林求“九牧世家”四字。

胜利送来大名单，有前言，试行政策叫“特赦、宽免违纪、超规、非法和违法所得财产利益，是捐献，不是贪腐”（八月北戴河会议通过），也还有没有“捐献”的名单。

同胜利手谈到晚餐。晚上电视有刘云山召开全国宣传部长大会的报导。

2015 年 1 月 6 日（星期二）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李普的自选集要了一套。陈海宽又送来茶叶两盒。赵来群来，让他同薛京谈他父亲（95 岁）的问题，职称没解决好。海宽为渭南、榆林两师院升大学事，让我批交刘延东解决。

下午翻看《口述往事》（我没有全看过），将写父亲一段唸给玉珍听了。

今天在阳台活动了三次。

2015 年 1 月 7 日（星期三）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由于听说凤凰台记者来采访，特让薛京来。接着韩磊同《中国能源报》女记者胡学萃来（胡 2012 年来过，9 月 17 日该报整版刊过“李锐：与中国水电的缘分”）也带了摄影师。她今天送来几份 9 月 17 日的报和 8 月 6 日介绍“赤子崔军”的报。今天来主要谈水电过去情况和对今后能源的看法等等。我就从中国文化传统缺乏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和民主（一直是皇帝人治为主，农民战争不过是换一个皇帝，但经济是自由的），毛泽东是个民粹主义者（胡绳最后觉误［悟］），中共是个农民党，其专制超过历代皇帝。中国人过去不知道水还能发电。东北解放时，我陪陈云参观过丰满水电站。又谈了三峡问题（胡看了蔡德诚的文章）以及三大问题等等。约二个多小时。全部拍照，还为个人同影。

下午游 300 米。陈海宽来，又送食物羊杂碎。丁东和冯　（原文此处空字，应为“三立”——李南央注）来（原《光明日报》的），在《炎黄》开完会，各负责四、五月份的稿子。我将盛禹九写我 99 岁的长文也交他一阅。李拓的《制度领导》著作则让他一阅，是否应当予以介绍。

2015 年 1 月 8 日（星期四）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昨天的报纸。薛京来，帮助整理书房。四个大书架（每架六层）24 格每格都可装两层书。薛京将劳动几天。

上午田绿平［萍］和蒙古斯热歌来，随后三儿子申小雨（沈　珂（原文此处空字，应为“毓”——李南央注）的儿子，60 岁了，在一个汽车刊物工作）。斯向我三鞠躬，说她老人院的友人，都爱看《炎

黄春秋》，尤其我的文章。她在热河时，我离开报社后在报社工作，过去来过。今天带来三本材料，揭发周惠、刘云山在 1981 年内蒙古空前的学生大游行中的对抗行为。其中一厚本《内蒙古蒙古族学生事件》（2013 年十二月）（其中有一篇文章：“周惠的极‘左’思想和惯性思维”。）

下午游 300 米。赵来群为父亲职称上诉件寄刘延东处理让我转（刘在朝阳区当过区委书记）。该事涉及该区。此事过去组织部老干局解决不了。

小智又送来今年的两厚本记事本。我这几年的日记本都是她所在建设部用的。

2015 年 1 月 9 日（星期五）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昨天报刊。上午陈海宽来，帮助包饺子，一起午餐。让他看了我收藏的《悲鸿草稿》，知道我从小的偏爱。

下午游 300 米，几位老人都游不过我，李欣只是 100 米。小琴［芹］来，帮助玉珍洗澡、洗头。

看完今天的报刊。

2015 年 1 月 10 日（星期六）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看报刊。上午十点胜利来，即手谈。陈海宽来帮忙包饺子。中午聚餐，我只吃了四个即饱了。下午游 300 米。同胜利手谈到晚餐。完全不改老毛病，只攻忘守，出了问题无法挽救。清理书房，发现一笔记本，上载 5 页“数字说明当代国情”，完全忘记了，可以篇［编］入《期颐仍建言》附录。

五点钟王小毛（二姐女儿）来，她到美国西雅图女儿丈夫家去刚回来（同居七年，未结婚）。出示家中的几十幅照片。祖父 89 岁，过生日，身体远不如我。晚餐吃大饼，小余说，比我们三个人吃得还多。

2015 年 1 月 11 日（星期日）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玉珍催我为香港驻京办的林钊勤写字，好不易找到留条。

下午游 200 米。接蒋彦永来家，他参加了昨天举行的“文化巨擘世界公民——周有光 110 华诞座谈会”（在首都图书馆举行），蒋医生出示了他录下的图片，主要是他的发言（有大屏幕），其中记录了周老的来访（蒋陪同），两人对话，以及沈跃跃帮忙解决职级住医院的问题等。周老现在家中，身体还好。何方等人都参加了。蒋老带回《从世界看中国》（周有光八十五岁后作品集萃上下册）及《民主与科学文集》给我。还有一件礼物：用红色包包着的一个大瓷碗，上面有周老写的“长寿”两个字。

2015 年 1 月 12 日（星期一）晴多云、霾

六点半起床。电视有毛病，下午才正常。上午陈海宽来，出示渭南、榆林两学院院长给我的感谢信。下午为香港驻京办林钊勤书“九牧世家”四字，大纸用笔。为答谢董琨赠“期颐不废建言多”七绝，书赠“八十自寿”六首第一首：“精神独立自由难”（首句）。大纸试写了几张开头，最后算完成，还掉了一个字！九十九岁了！

晚上电视又“节目停止”了。

2015 年 1 月 13 日（星期二）阴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仍收拾书房。让处理信件。陈海宽同渭南学院院长丁德科来，两校致刘延东的信，又改写了上书，让我再签转。于是举例谈人情的变化，刘能否照办，很难断定。人有了权力确实会有变化的。他谈到在研究史记要出书。特赠《口述往事》。

下午游 300 米。又细改盛禹九文（“李锐如何活到九十九”），添了不少。交薛京改印。

2015 年 1 月 14 日（星期三）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韩磊来，为我又印制五大本照片 1950［2015］年月历，一一翻阅，记事又留真，尤其玉珍和小玲带外孙三人照，太动情了。韩带来大照相本，同我校对过去的照片人物，大都忘记了。留午餐。薛京同《湖南日报》社长秦晓光来，送年礼。谈他是湖南报业集团负责人，愿意印我的书，书法集等。于是出示我的《墨跡选》，以及《大哉李锐》等。又谈三大问题等。赠《文集》并《口述往事》。他谈现在中宣部当副部长（部长级）的蒋建国，是湖南人，当过县委书记等上来的。愿意见我的。我说人是随权力变化的。

下午林钊勤和董琨来，写的字幅很满意。又漫谈一阵。

2015 年 1 月 15 日（星期四）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整天看报刊、看电视。玉珍仍到医院打点滴，她的两腿有问题，可能要开刀。

下午游 300 米。

2015 年 1 月 16 日（星期五）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同他的朋友李占军来，送水果和小米等。送两本《正定风光》、《金辉正定》。他办的汽车公司拟到正定落户，让我向另一大公司支持写一介绍信（老板徐留平）。让薛京处理信件。满起下午取延滨送的一盒大蟹。没能游泳。

杜老电话，明天紫阳去世 10 周年，上午去赵家。我答应也去。找出香港《明报》（2005.1.29）的大报导，刊有我的悼文和悼诗。

2015 年 1 月 17 日（星期六）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九点十分动身，到富强胡同参加赵紫阳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满起忘记路线，好不容易找到胡同，汽车进不去，公安人员很多，我走不动了，有人搬把椅子给我坐，后来家属让我坐别人的车到门口。幸亏带上了《明报》，在挤满了人的院中和放照片的客厅中，我几次出示《明报》让大家拍照。有人认出我来，不断拍照。（后来知道家乡、广州、香港都来人）我在签字本上写了两句话：“胡赵十年真改革，紫阳正气亮千秋”。家人照顾我坐在客厅，一大圈人围着。任小彬、崔武年也来了。我谈了些有关往事，胡绳的文章，毛是民粹主义者，以及三大问题。田纪云、鲍彤是昨天来的，挂有他们写的条幅。杜老晚来了。有个《羊城晚报》记者李健民很多谈，给我名片：李健民。十一点才回到家。

下午游 300 米。

2015 年 1 月 18 日（星期日）晴、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今天无客人。下午游 300 米。看电视 3 台，六岁小孩的杂技节目（上

春晚）太动人了。

2015年1月19日（星期一）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翻看《炎黄》第一期胡德平写耀邦1986年的文章。

下午冯海阳来小坐，网上看到我昨天到紫阳家去的情况。她全靠网，没订报纸了。鼻子又出血了。

2015年1月20日（星期二）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整天清理书房。

下午游300米。晏乐斌来，交我一份资料："那些不能编入毛选的毛泽东经典雷人语录"。①教育与知识13条。②对苏关系4条。③阶级斗争与战争20条。④抗日战争8条。⑤大跃进16条。⑥屁股与屁话7条。还有他的一篇短文谈"曼德拉的高贵品德"。还交我他的同事孙宇亭（85岁）的"什么是毛泽东思想？"

一句话：造反有理。

两个来源：中华山寨文化（毛称绿林文化）、西洋马克思主义。

三个宝贝：武装夺取政权、阶级和阶级斗争、全面专政。

四条纽带：大垄断（政治、经济、真理话语权）、大改造（尤以对人思想改造）、大锅饭、大折腾。

四字箴言：匪夷所思。

还谈了些有关江的情况，胡锦涛揭出，他当军委主席后，江有200多条批件。用游喜贵等。

下午胜利来，手谈到晚餐。

2015年1月21日（星期三）晴、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陈海宽来，让他看昨天的资料。下午居委会负责人来，房屋装修已完工，拟开会［个］庆祝会。

2015年1月22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收到悉尼寄来的新年卡，署名王保平、钟时［种晓］敏。记不起来了。

下午游300米。收到游泳池（中办老干局万寿路俱乐部）贺年卡，去年"光临我馆116次"，"您是来馆活动寿星之一"。

2015年1月23日（星期五）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九点多，受胡德华委托，中国文化基金会的韩勃（主要在澳门工作）同"中央（电台）新影"的刘江和两个摄影师来，记录谈耀邦（经过中央有关单位批准的），谈了一个多小时，先有问题，后谈我对耀邦的看法：认真改革中共走上正道的领导人，同紫阳努力十年，才能出现现在的经济局面和反腐败老虎、苍蝇一起打。

为感激这两栋大楼的装修，使居住老同志安度晚年，由我出面做代表，向国管局领导写感谢信（此信内容经刘远英过目，她赞成。）

下午游300米。

2015 年 1 月 24 日（星期六）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平江县委书记王涛（45 岁）、县长黄伟雄（三十多岁）各是华容、汨罗人，给一封“向老首长的汇报信”和许多平江食物特产。同他们谈了半个多小时，三大问题等，并出示香港《明报》（2005 年 1 月 29 日）紫阳去世报导（有我的文章）。县委书记认真表示读过我的书，赞同我的意见。

陈海宽来，同大家一起包饺子。中午大会餐。

满起同薛京去打印信件，下午没游泳。同胜利手谈。

2015 年 1 月 25 日（星期日）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几份报纸上（《新京报》、《文汇》、《参考消息》、《新民晚报》和两份报刊文摘）有意义的文章一直留下来，何时整理重读遥遥无期，今天就有“江青为何反对公安部”的小文。

下午游 300 米。黄与群送来三份网上资料：“传习近平对军委高层秘密讲话全文”（如果属实，讲得很好）。“被屏蔽的‘文艺座谈会上发言’”、“北大教授作诗贺习在文艺会上讲话”。

2015 年 1 月 26 日（星期一）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郭全胜来，出示及川淳子给他的信，问到我何时（四月？）做 99 岁生日，她要来，还告知十七日去赵家情况。让郭看那份“军委讲话”资料，他带去复印。

下午看《杜光文存》（刚收到的）第 42 辑（014-10）7 篇谈理论问题，谈邓的功罪，以及读报摘评等。真是不断思考的真学者。

2015 年 1 月 27 日（星期二）晴、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朋友李占军来，送一对铜麒麟，中等大小。又让为正定开一个宣传汽车公司的场所签介绍信。陈海宽同友人刘江（苏里南绿色能源公司总经理），苏里南是南美一个小国，只 50 万人，有 2 万中国人，办企业、传播文明，对该国影<响>最大，90%树林。给了一本介绍书。赵来群又来，告知江的秘书贾廷安已双规。

下午游 300 米。

2015 年 1 月 28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做了一件事：小余没安排好，让满起将两个骐驎［麒麟］在客厅排成“示威”状态。

下午胜利来，手谈多局全败。

2015 年 1 月 29 日（星期四）晴间云（昨夜小雪）

六点半起床。看昨天报刊。上午奚青来，谈贾廷安事，江提为上将，赖昌新［星］外逃都是其人援助。网上消息，王岐山四人已找曾谈（真假难定）等等。韩钢又见到那个署名张杰侮辱我的文字又刊出了，上次他已作批驳。唐小毛来，送食物。她已退休，他们二人和韩钢都关心我的日记如何处理。留午餐。

中午只休息半小时。仍游泳 300 米。才知道，从明天起到星期一，馆中休息四天。陈海宽带友人书法家刘江等三人来（其中一女士，都是从事书法的），送一大幅“王耕利书法”四大字“清气若兰”（6 尺横幅）和四页打印的“关于举办《海峡两岸中华姓氏宗亲祖德祖训书画艺术公益事业邀请赛》的决定”，发起单位 41 个（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承办单位：北京始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华融酒店。时间：2015 年 11 月。我答应写幅字，但不能用六尺纸，“没那个写大字的本事”。将《李锐墨跡》三本出示。他们也认为应当再版。我说明了多年来我的处境。

毛卫平夫妇来，北京举办了全国知青企业家 15 人（选举），毛全票当选。周成启送我十大本精装《中国十大书画家集》。各赠《口述往事》。

2015 年 1 月 30 日（星期五）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开始翻看《李普自选集》三本，我写的序言，邓伍文自印的（给了我三套）。

上午薛京来，书房已整理就序［绪］。苗苗来，谈觅觅 34 岁了，还没有定男友。一起午餐。下午看报刊、电视。薛京接李谷一电话，向我们问好。

2015 年 1 月 31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清理客厅留下的报刊。发现 6 份去年 12 月 5 日的《读书周报》（《文汇报》的），其中开［刊］登了一篇“请李锐先生吃饭”作者程绍国，请过我们四次。将近一个版面。给满起、胜利各一份。冯海阳来了，谈网上有中宣部会决议，报刊不准批评党和领导人等规定。

上下午除看报外，同胜利手谈，有两盘较好。

2015 年 2 月 1 日（星期日）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陈海宽同他的同年台湾朋友释大正（名片：中华国际愿地藏佛教协会理事长）和另一位年青和尚，一位福建女居士来，送一本《二〇一五海峡两岸翰墨名家书画展》，另一本“詹秀蓉书法专辑”《墨念细说》（对开大本）。坐谈书法，出示我的《墨跡》等。台湾三月要开书展，望我赐书。谈到在台就知道我的名声。

胜利来，手谈一小时。

下午陈海宽又来，送宁夏的豆腐。星期三就要字。于是翻看《墨念》有感：

文化古传书法<>，创新健笔特精神。
幸观墨念真奇迹，佛在心中字字金。

2015 年 2 月 2 日（星期一）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准备为台湾写两幅字，找《龙胆紫集》和《墨跡》挑选，并修改观“墨念”句。

整个下午写好三幅字：感受詹秀蓉《墨念细说》，“二十世纪颂”及 1993 年再到哈佛赠美国诸友。

2015 年 2 月 3 日（星期二）多云间阴、昨夜小雪

六点半起床。发现昨天写的三幅字都有问题，必须重写。

上午玉珍部里老干局局长等来看望她（800 元过年）。陈海宽、赵来群等来，都不顾及。薛京帮助重写。

下午盛禹九来，他为我写的诗有改动。曾卓明来送年礼。谈教育情况。上午荆中来，交一长篇对形势（贵党、他不是党员）的看法和宪政建议。赠卓明《口述往事》。

整天写三幅字，写坏十几张大纸。空前之举，真是老了！

盛禹九还送李荣光学生胡永强的两本书:《碧血千秋话抗战》、《明镜蒙尘录》(写官场腐败的小说)。他为我写的的祝寿诗小有改动：

历尽崎岖志不移，嘶风啸月唤晨曦。
松坚鹤健追椿寿，宪政荥荥梦可期。

下午游 300 米。

2015 年 2 月 4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两大幅七律各有一字需改动。小余帮忙剪掉，贴纸。三幅字给台湾的书法会展，总送［算］完成了。陈海宽上午来，带走了。告诉他写坏了十几张纸，真正老了，再不要揽这种活了。

下午玉珍为我剪脚指甲。看电视、报刊。

2015 年 2 月 5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荆中的文件：“百个提案题目供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考（2015 年度)”。翻看了一下，共 106 条，真是细致。

下午游 300 米。用热水烫身。晚餐前中央三台节目，60 多岁光头老人，穿的衣服前身印有两个大字：看我，及两行小点的字，上行：30 个绝活。真看到了一系列杂技尤其是靠体能的，如头顶自行车。

2015 年 2 月 6 日（星期五）晴转多云

近七点起床。准备带去的资料。薛京九点来。十点到那家酒店，《炎黄春秋》开会的地方。到一桌人。何方、曾彦修因病缺席，杜导正主持开社委会。刊物形势已经平稳，研究今后方针。杜导正先谈：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找胡德平、陆德出面，有利于斗争。事件引发张思之、杜导正生病，冯健发作心脏病，国内外反应强烈程度出乎他们的意料。没想到事情闹大了，引起高层关注。于是出现真正的协商和真正的尊重。接着杜导正谈：

转换管理单位，已基本结束。刊物没有平安过，今后也不会平安，随时准备关门。但定要坚持原则。想封杀、定位。境外非常关注。六人上书起了作用。四中全会后，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来家谈了五次，彼此尊重对方的谈话。我们也作了一些妥协，形成文字，并盖了章，有了依据。每条字斟句酌。协议内容，答应两条（一）遵守八二宪法一切法规。（二）八不碰：①多党制②军队国家化③上下届中央领导人物④六四⑤法轮功⑥少数民族⑦外交。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发稿、财务有充分自主权，文化艺术研究院不加干涉。内部插曲：吴思辞职，他十几年做了许多工作，两年轻人辞职，老杨发言不够谨慎。新社委会，参加三顾问，要研究（一）中国政局怎样评价。（二）中国政局的走向（现在是高度集权）走向民主法治？走向专治？《炎黄》怎么办？中央两动态：①意识形态会议都是老一套，教育部长讲，要占领每一个人的头脑，用权力贯彻。②二月二日，习在省部级法治训练班讲话，领导干部要树立宪法、法律至上。

冯立三：继续探索中国出路，科学民主五四精神传统，重新探索出路。你们老同志已经是民族英雄，我们极其敬仰你们。在这一时刻显示我们对人民的忠诚、对历史的忠诚，共同奋斗。你们是前驱。决不

摇摆，越变越没出路，妥协等于自杀。我们不变，争取做烈士也不变，是先头部队，底线不动，斗争方式巧妙，妥协也巧妙，有斗争策略。联系更多人参加，扩大我们的保护层，扩大统一战线，知识分子阵营。文风用春秋笔法，不是刺刀，含而不露，婉转。保存自己，打击敌人，勇敢而机智。

丁东：荣幸参加。中国转型当中一个重要平台，杜老等同中南海对佔［话］的平台，大家对杂志的关注之高超过我们的意料，当作中国转型的晴雨表。参加大历史脉动。何方老悲观，值得乐观的方面，不要封杀，但要疏导，死不了。疏导中生存，怎么坚持底线，不让读者失望，又不翻车。

王彦君：赞同何老意见。过去的路是错路、弯路。总结过去错误表达出来，什么东西藏一下，什么东西露，是宣传艺术。黄钟、洪振快走是损失，三位老人来可以超过他们，又提搞杂志。要有规划，扩大同盟军，扩大队伍。

徐庆全：从老同志那里得到温暖、力量。我来20年，多听老人意见。力量有所损失，新人来很好结合，目标一致，大家都引以为荣，办得越来越好。

胡竞成：财务稳定，为进步做出贡献。习说，改革开放是问题到了逼出来的，逼他走向民主法治。

杨继绳：需要社会力量，靠社会合力，做一个年青的领导班子，一年内健全的领导班子。

我的讲话，利用习的法治强调，说明法治、宪政治国，是世界各国进步，走上科学、民主的道路，乃普世规律。有计划地组织文章。现在许多学者、作家这方面的文章、书籍很多。

午餐时又有交谈。回家已近两点。没游泳。午睡一阵。

下午谢庆庆、沈云彪和他们的一位朋友来。送两只绣［芦］花鸡等。冯海阳来，大声唸了中宣部的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长篇文件。一直聊到近六点。

2015年2月7日（星期六）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萧永义同一位朋友曾松亭带夫人、女儿来（团中央青年志愿者部，湖南永州人）。他们要办一本三希堂保存的著名诗人的书法集，让我提写书名。谈了一阵。

下午游300米。韩磊来。同胜利手谈。让韩自己活动。

2015年2月8日（星期日）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将前天开会的记录写在日记本上。这也算是一莊［桩］小事件。延滨、元元夫妇来，送食物。他俩同玉珍恳切地谈家事，化解让玉珍气愤不止的往事。下午游300米。看电视。

2015年2月9日（星期一）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罗振宇来送水果等。又是两份上诉件让签语转。傅依民［明］件仍是房屋拆迁问题。罗带来三本《口述往事》。

下午刘清坐轮椅（石秀夫）两口子来，送红酒等。他不带助听器了。精神尚好，比我大两岁。老朋友只剩这一位了。他关心国事，细看《炎黄春秋》。赠《口述往事》，并出示《大哉李锐》，上面有潘基踬的文章“李锐在武大”。还借去《文汇读书周刊》（去年12月24日）刊文：“请李锐先生吃饭”。让他知道我的一些活动。

2015年2月10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八点半到医院体检，坐轮椅。满起和小玲跟推着，各科查遍，血压正常。查血结果过两天才知道。回家已十一点多。

胡冀燕来，为孟大姐（光远夫人）为父亲孟用潜平方［反］事转上诉件，我写了说明。冀燕谈光远前妻事，离婚有根据的。同薛京一起午餐。

下午游 300 米。洗澡换内容（有位医生说不要游泳，怕我摔跤）。上海徐跃来（出版《大哉李锐》的）。他参加了一有见识的高干子弟会，给我一本罗点点等著的《我的死亡谁做主》，以及他们组织的“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文件。牟广丰来，一起谈形势。关键在体制的改革。我简单谈三大问题。牟带走李普的三本《自选集》，内中有写牟宜之的文章。

2015 年 2 月 11 日（星期三）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陈海宽从外地回来，送食物。整天翻开［看］《口述往事》，过去也只略翻过。往事确实值得回顾。

下午李占军送来两只鸡和一大块肉（是他养了两年的猪，600 斤杀的）。深<圳>“王津津”的名义，两次寄来 20 本《口述往事》。[2]

2015 年 2 月 12 日（星期四）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郭全胜来，还我一份网上谈习的资料，出示及川淳子给他的信，很想来看望我（网上看到我的活动），为我百岁祝寿。

下午游 300 米。收到长沙陈和世寄来的信件和他的诗作《文华堂诗词近作自选稿（200 首）》，其中有写我的三首，及《文华堂壬辰杂诗》（各 3 本 2 本）。

2015 年 2 月 13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施滨海来，送一大盆水仙。年年送。《开放》停办了，很想到《炎黄》工作。薛京来呆了一天。最后找到萧永义的电话，让来取字幅。

清理客厅杂件，发现一些过去没有看过的网上资料。

2015 年 2 月 14 日（星期六）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胜利来，整天下棋。

上午冯海阳送来她父亲冯伯华去世廿年纪念文集《花落春残香如故》。下午游 300 米。曾松亭来取走两幅字（萧永义嘱写的）。

2015 年 2 月 15 日（星期日）雾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没有客人，看网上资料。

下午游 200 米，早点回来作准备。常务副部长陈希四点来看望，薛京早到，客厅摆好食礼盘等。由于堵车，快六点了，才来到。有秘书长、党委书记、老干局长等共 8 个人，一大篮水果，3600 元过年礼。陈 62 岁，清华的。我力夸肃腐和宣扬法治。玉珍很满意。

---

[2] 这些书是我从出香港购得带入大陆的。自 2013 年 10 月 29 日北京机场海关将我们全家携带的书籍扣留后，《李锐口述往事》在香港两次再版，我自己购买的新版本在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们的帮助下，除一次被扣留外，通过不同口岸全部带入大陆。——李南央注

2015 年 2 月 16 日（星期一）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崔军夫妇和张津生来，谈李鹏女儿李小玲［林］被查。张谈我的《文集》他已读了一半，在《炎黄》社买到翻印的《口述往事》（100 元）。张傲［敖］荣来，很瘦，牙不好，想写我五十年代的往事（庐山会议后，他是一直保护我的）。

下午施滨海同李慎明来，李主持一个研究胡耀邦的网，要找我谈一次。赠“十八大发言”和“近作卅四首”。他还要来谈耀邦。

2015 年 2 月 17 日（星期二）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薛京来，十点前推我坐轮椅参加团拜，坐在前排第三桌，有徐维城、曾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等，不少人（有的不认识）来同我照相。沈跃跃来特问张阿姨好。习讲完话后，七人走过握手。有俞正声，刘云山特来向我说：“李锐同志，我是刘云山”。没有看节目，薛京同满起要去换氧气瓶。赵来群、黄与群来，送邓力群的简历。冯雅波从加拿大来（玉珍同他母亲是好友），一起谈了一阵。我谈 1987 年向邓小平写信事，邓力群下台等事，紫阳说我为党立了一大功。

下午游泳池就放假了，一共七天不能游了。

隔壁毛渝生、徐秀云夫妇来（上午我们不在家，送来一盆水仙）。很亲切谈了一阵，送《口述往事》。

2015 年 2 月 18 日（星期三）除夕 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早餐后，南央和悌忠突然回来了，仍住在隔壁宾馆，带来四本《争鸣》。谈《开放》停刊原因（经济、改稿不通知作者等）。给玉珍 6 瓶人参粉，比上次质量好。收到深圳王津津寄来两次各 10 本《口述往事》是她托办的。王是孙维世（死在秦城）的表妹。带来几张忙忙女儿（十个月）的照片。玉珍十一点才从医院吊瓶回来，很是高兴。小玲抱了毛竹一岁的儿子来（最近经常抱来，让我们高兴）。又是到处乱抓，能独自快走几步。胜利一家来，小余准备了极丰盛的近 20 个菜，有一条大鱼，12 人的午餐。

下午苗苗两口子来。我同胜利手谈。晚上看春晚到十一点半。带［戴］耳机也听不清。下午对门孙冶方的女儿李昭、吕民生夫妇来，送年礼。赠《口述往事》。

2015 年 2 月 19 日（星期四）初一 多云转阴霾

七点半起床。南央来，一起午餐吃饺子。上午叶君健的儿子叶念伦和孙子佼志来，送两本书：武大出版的《从山村走向世界》（百岁诞辰纪念图集，内有一张同我的照片）和家庭自编自印的《纪念专家》。君健在校比我高两班，是谢文耀的好友，大我三岁（1914—1999），曾经帮助他解决工龄问题。同他们谈三大问题，认识世情、国情。赠《口述往事》。一位大个子马烈来（父母是老同志，母亲已 95 岁）买《文集》8 套。曾在加拿大三年，谈西方网络称我为“民族英雄”。知道许多高干子弟的事情，如俞正声为张爱萍的女婿，等。赠《口述往事》和“十八大发言”（卅四首）。

小妹同玉珍处得很融恰［洽］。《口述往事》已买了 200 套，设法陆续寄来。深圳的王津津是孙维世的表妹。小玲也在座。我将 2 月十七日《文摘报》上摘出的白岩松写的“美国人的人生观念”一文，唸给玉珍听了。美国人的家庭、社会生活等同中国完全不同。

昨夜同今天拜年的电话不断。

2015 年 2 月 20 日（星期五）天气如昨、小雪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小胖（王力丰、灼姐次子）一家四口来（力丰夫妇从瑞典回），南央和悌忠多年不见，一起漫谈。我谈为什么中国进入工业社会，为什就落后了。苗苗一家来，觅觅长得似乎不认识了。玉珍让胜利在对门酒店定［订］了午餐，谢庆庆夫妇和延滨夫妇直接到酒店，两桌共 22 人，定［订］了 18 个菜，太丰富了（王军和毛竹带着孩子，孩子吵，早退了）。

回家已近两点。下午同胜利手谈，一起晚餐。

2015 年 2 月 21 日（星期六）天气如昨

七点起床。看电视、报刊。全天没有客人，电话也不多。同玉珍、小余看电视。“功夫”、男女单人舞、“远方的家”等，都有好节目。

2015 年 2 月 22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翻看《我的父亲》，其中有摘录《日记》中的片段，说明过去也紧跟过毛，此书有必要全阅。下午整理客厅留下的杂件，利用书架。

2015 年 2 月 23 日（星期一）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科技大学资深院士葛昌纯来（81 岁），说过去来过，看了我的《文集》，很同意我的观点。于是谈了些往事，包括邓力群事件，他都不知晓。原来他有劳于我，他是搞两弹一星的，为他的功绩等有好几份上诉件。只好让他代写好我的转诉信，下次来了再说。

下午游 300 米。写［洗］了个痛快淋浴。

今天初五，满起、小玲来包饺子，一起午餐。

2015 年 2 月 24 日（星期二）晴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小妹、悌忠来，闲谈到十一点。去年《炎黄春秋》六人上诉书，习近平批了 8 个字：“不要封杀，加强引导”，然后才有双方的协作：发稿和财务不干预，刊物八不碰。网上称中央领导，前为“亮剑”，现为“吆喝”。他们的同学和朋友都有聚会，谈王崑［昆］已脱党。

下午为日记本事，同玉珍有争论。

2015 年 2 月 25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南央、悌忠、韩钢先后到。陕西一位记者、作家李大斌和夫人王爱萍（书画家）来送《1965：胡耀邦早春行》（原请我写书名：《早春惊雷》未能采用，但书尾刊登了我写这四个字的照片），另一本《编馀文谭》（有 500 多页）和夫人的书、画、文集《在艺术路上》。没坐多久即离。赠《口述往事》。黎澍的两个女儿来，一共 8 个人坐谈，韩钢主讲当前形势，很担忧学校教育，大学变成“学店”，办企业，行政化。清华是副部级（李兰［岚］清三大改革）。今年一月十五中宣部发文件，学校几不讲，不准讲西方如何先进等等。还是马列毛，只有龚<克>（龚育之儿子，南开校长）写文章反驳。韩钢写了文章受监控。不乐观,中国社会很难现代化，人难变现代人，现在都追求功利，朝钱看。利用工具，老年人看电视，中年用电脑，年青人用手机。我谈周有光观点：世界在变，中国也会变，但我们看不到了。一起午餐，十多个菜。谈到下午三点。

玉珍为日记问题，意见很大。

2015 年 2 月 26 日（星期四 ）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陈海宽来，从陕西老家回。小琴［芹］带来一些美国进口食物，一起午餐。下午游 300 米。韩磊来，回洛阳过年，送哈密瓜。谈往事、谈形势，聊到五点多。玉珍接铁流电话，放出来了。

2015 年 2 月 27 日（星期五）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朱大星、孙绪铭夫妇来。薛京从海南回。朱送玉珍一玛瑙玉石，各种颜色，有雕琢，常握手中。杜导正、徐庆全来，原准备一同去看望曾彦修，但做了抢救手续，协和非常严格，不准看望。杜随后来电话，他回家时去医院（他的车有进院卡），走进了曾的病房问候，并说我原拟一起看望的。杜谈当前形势（一个在中宣部的老部下告知），习处境困难。刊物春节大会人要少一点，推迟到两会之后，3 月 20 日开。我也谈了刘握手，铁流电话等。施滨海想去之事，徐庆全很欢迎。郭全胜、陈海宽来，陈送陕北包子。下午游 300 米。

2015 年 2 月 28 日（星期六）小雪、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看报刊。下午游 300 米。

冯海阳来，带来电脑，让我看几篇文章，反映形势。习处境防止政变、军变和刺杀。对邓的评价等。

南央、悌忠来，他们的同学好友聚会，其中一位是《人民日报》部门负责人，谈习严管。有传说习的发言要害句被报社删掉了，乃习自己删的。必看清样，到夜两点，天天看完报纸。李克强文少登，报社人员对此反感，但都习惯了。反腐高层最后两人为李源潮、曾庆红。习上台后 180 次讲话（报上刊登，习的著作《谈治国理政》印了 1500 万册）真正作到“一人说了算”。真没想到。胜利在旁，网上笑话，说一人去〈美〉国前，问他是否有不满意，回答样样都满意。为什么去美国？回答：“那里可以让我有不满意。”现用“安稳”二字。

陈海宽送豆腐来。我同胜利手谈，一起晚餐。

2015 年 3 月 1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九点，对门李昭同范世涛（北京师大经济与资源研究院，研究薛暮桥、孙冶方，40 岁）和私营摄影家董然（纪录片导演，女）来。同孙冶方的交往不多，只是写了两首怀念诗。他都看到了（已刊孙的纪念文集）。谈党内往事，经历等。南央、悌忠在旁听着，达一个半小时。

下午游 300 米。逸［一］青、吴勇夫妇来，送我几份网上资料，批王伟光（社科院院长）的继续搞阶级斗争的文章等。吴勇谈他小孩时在南京的游泳池冬天同毛一起游等，毛问他“水凉不凉？”

范世涛送了一本私人编的《文革的纪实与书写》，其中有他 4 篇文章。作者共 9 人，副题：“为疯狂的时代找一个真相”。

2015 年 3 月 2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收到吉林高国发寄来的网上高层一群人的腐败资料。

上午大毛陈慰慈（已 92 岁）和女儿（赵军，在美国从医）、细毛陈慰忱（79 岁）和女儿（陈蕊心），

还有陈业立（即准胡子陈又新的儿子，同陈长簇老伯的同辈，七十多岁，比大毛大一辈）五人一起来了。大、细毛仍叫我“明哥“。都记起家庭往事，玉珍全不知道。大毛同琬姐很亲近的。看《炎黄春秋》，知道我的主要经历。细毛一直在广州。先谈到十一点多，赠二毛一套《文集》，并“十八大书面发言”和“卅四首”。

下午看报刊、电视。两会将讨论四个“全面”：小康社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严格治党。

2015 年 3 月 3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南央、悌忠、赵来群先后来，南央又听到《人民日报》人讲，沈跃跃曾写告一份关于李源潮的材料（进人大常委付［副］长与此有关）。她［他］俩到《炎黄》社，王海印给《十周年纪念》册，还带一本港刊《复兴策》（总第 3 期，去年 12 月）与我，内刊我的长文《同耀邦去世前的谈话》（当年《炎黄》不敢登了）。赵的父亲资料，组织部已转到北京市。午餐一起吃饺子。南央两口子有人请吃饭了。

下午游 300 米。看《复兴策》，内有吴思谈“官家主义“长文，实际即中国自古至今乃人治也。还有资中筠同张贻［章诒］和的对话等。

2015 年 3 月 4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曾彦修去世，杜老电话原准备今天去协和医院告别，后接杜明明电话，星期六去告别。准备讲几句话，记得几年前收到过《曾彦修文选》，没有找到。见到裴毅然的著作《乌托邦的幻灭——延安一代士林》，过去是否看过，全忘记了。“附录”有 2011 年访问我的记录：“深春访锐老——马列理论本身就全错了”，还有钱理群写的序言中，引用了我的一段话，谈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科学。这本书值得翻一翻。

下午看报刊。《新民晚报》三月三日有一篇董鼎山短文：“贪婪天性与慈善理想之间”，写美国 1%的人口占全国财富 50%，大富豪愿做慈善事业。

2015 年 3 月 5 日（星期四）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感冒了），在书房找出曾彦修的两本书：《平生六记》、《鲁迅嘉言录》，即翻看。下午游 300 米。胜利来，手谈到晚餐。

2015 年 3 月 6 日（星期五）阴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南央、悌忠来，去过济南，也是高楼林立了。晏乐斌来，交我两份谈毛文章：芦笛：“毛泽东的自卑情结与反智主义”。他写的“孙宇亭同志谈毛泽东思想”，还有一篇“田家英缘何甘为刘少奇担责？”（刊《老年文汇报》2015 第 7 期）。近十一点杜明明来，谈我对曾彦修的看法和两人关系，拿出两本曾的近著帮助说明。南央提到《大哉李锐》，才想起曾为我送过一首诗。明明将三本书都借去了。关于曾，应转载陆定一送的于谦那首诗，是真正按自己的良心做人的英雄。

下午游 300 米。一个不认识的山西荆州人（带一本他谈金融的小本著作，让我题字，没有应允）还同一个不认识的湖北青年来，硬是照相。

同明明谈到，在曾的《平生六记》夹有一纸条，上面有一首近作，可以放入我谈曾的文中：

革命改良对折磨，上世纪中惊逝波。

暴力引来仍暴政，改革方能去梦魇。

2015 年 3 月 7 日（星期六）多云

昨夜肚泻八次，脏了四条裤子，其他用旧毛巾，都一一洗干净。早晨又拉了二次。真是平生未有之事。九点钟，玉珍（和小玲）陪我到医院血和血压等均正常。开了一堆药。中餐、晚餐都没吃，即拉干净，正常了。

南央一早来，同到医院。她明天回美国。让他俩看了董鼎山的文章。悌忠说，现在中国可能是 1%掌握了 70%财富。苗苗两口来午餐。冯海阳来，手机上的文章，谈林彪事件。

午睡到两点半。下午看电视、报刊。杜老电话，习、胡、朱镕基和温家宝等，还有刘云山打电话悼念曾彦修。报刊上有蓝英年怀念文章。下周二上午到曾家悼念。为玉珍朋友谷孝先、张文华夫妇送《口述往事》。

2015 年 3 月 8 日（星期日）阴间晴

六点半起床。仍不想吃饭。中、晚餐喝一碗稀饭。肚仍有阵小痛，必须不断按摩才能解便。

下午唐小毛来，在长沙过年。谈到他［她］结识一些企业家和文化人士。接受我的嘱托，向他们影响正确认识过去的史事和国情（即我常谈的三大问题），了解中国应怎样走上正确的道路。这次见我生病躺着，谈到这次有两人引见（只是想见我一面），我答应了。一是王西麟作曲家（“文革安魂曲”作者，七十多了），一是韩平藻（王康的朋友，人民日报记者）。我出示了因怀念曾彦修，从他的《平生六记》中找出的那首谈 20 世纪世界大变故的那首诗，王西麟即说，他在一次演唱会上讲了几句如同我那首诗相同的话，立即被禁止演唱五年。

唐小毛还有一套我的《文集》，让签名送给上海的许纪霖。

2015 年 3 月 9 日（星期一）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通便仍难。上午陈海宽，送香港饼干，知我生病。留午餐。近十二点，丁东送来“99 李锐”稿，一直改正到下午两点半。

晚上解便不通，坐马桶两小时，玉珍也没办法。真不知病从何出。

2015 年 3 月 10 日（星期二）晴

八点半起床。小玲陪我去医院。看了内科，带回一袋药物，立即吃了一份。

仍不想吃饭。中、晚餐都只吃了稀饭和一点发糕。杜老送来我的谈曾彦修的文章（发言稿？）立即改好送回。来电话很满意。

2015 年 3 月 11 日（星期三）晴间云

七点半起床。今天解便正常了。上午看电视、看报。让满起跟汪力文电话，谢谢她赠的父亲王泽楷传记《清白在人间》（汪比毛小一岁，同班同学同革命，后随陈独秀，当教授，57 年打成右派，59 年死于劳改农场）。

下午胜利来，手谈到晚餐，全败。

默克尔在日本讲演中有一句话：“对过去视而不见的人，对现在也是盲目。”

2015 年 3 月 12 日（星期四）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肚子已正常。餐、饮，吃水果也恢复正常。

上午薛京来（他也病了几天），让他处理杜老司机的上诉件，同满起到医院换氧气瓶。

上午奚青、赵来群先来，奚交几件网上资料：毛派在洛阳开会，“吕加平出狱，江心慌”，“2014 中国人渣排行榜”等。徐光耀 90 寿，奚让我代写他的祝寿联。随我［后］牟广丰夫妇、周保志来，都送了食物、水果。三峡问题，今天《新京报》也提出询问了。看来习对左、右两面都不得罪，对邓力群、曾彦修乃标志性。

下午蒋大夫来，用家庭手电视机放出香港记者对他的采访，谈徐才厚部下“军方摘卖器官”之事（报纸大标题整版报导，有蒋的大照片），还出示《亚洲周刊》报导，他不批准去台湾探亲之事。

2015 年 3 月 13 日（星期五）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恢复正常。只是饭量仍少。上午刘国龙来，出示一位小楷家的《红楼梦》等（十多年前上海出名），实际用的原［圆］珠笔，不是毛笔。让看我的《墨跡选》，赠《口述往事》。

下午游 200 米。洗痛快淋浴。

2015 年 3 月 14 日（星期六）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肚子较正常，食欲仍不佳。

上午胜利一家来，送鸡。即手谈。冯海阳来，同玉珍谈。十一点多杜老来，谈曾彦修 12 个花圈，我们俩二个放在最后。谈了几点：白刃战形势，习受五次威胁。树倒了，根尤在。科学会堂不让开会，另换地方（17 夜再通知地方）。怀念曾彦修文好。准备发言。

下午没游泳。同胜利手谈到晚餐。

2015 年 3 月 15 日（星期日）阴转晴

六点半起床。肚子较正常，食欲仍差。上午韩磊来，谈李斌画家画我的像快完成，让写大幅“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到美国展览。谈《炎黄春秋》形势，曾彦修 12 个花圈。

下午看电视，看自己的书。

2015 年 3 月 16 日（星期一）阴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朱九思的学生送来朱的《全集》上下册，整天看报、看书。

2015 年 3 月 17 日（星期二）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饮食正常，但量少。

上午薛京来，接电话。让看资料。朱大星来，又同去午餐。下午看报刊、看书。杜老电话，明天的会不开了。

2015 年 3 月 18 日（星期三）阴间霾

六点半起床。解便正常了，饭量仍少。

上午看报刊。上午郭全胜来，谈台湾展览了我写的两幅字。下午施滨海来，谈不少人去科学会堂扑

空了。他想去《炎黄》事，已告知杜老了。

胜利来，手谈到晚餐，只胜了一盘。

2015 年 3 月 19 日（星期四）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晏乐斌来，送两份资料。

下午游 200 米。奚青和韩钢来，谈我的日记和“遗嘱”问题，要找出王建国其人，在网上发表谈话（南央、丁东和王联系过，我不知其情）。韩钢在华东师大有个“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

2015 年 3 月 20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消化正常，饭量仍少。

上午薛京和友人李占军（从事汽车业的）来，转上诉件和正定古跡邮票件。同薛京谈王建国事（十多年前拟出版我的日记），找到此人。

下午玉珍没让我游泳。看电视、报刊。

2015 年 3 月 21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胜利一家来。

下午游 200 米。整天同胜利手谈，大胜一盘 8 子。

2015 年 3 月 22 日（星期日）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段绍泽和王佩芬（女，北京纬图文化传媒公司）、李伟（中国移动、中国银联）、刘歌枫（北大外语学院学生）来。段将他的著作《普通百姓致富之路》第三版相赠（我题写的书名，两人彩照）。段同茅于轼的关系很深。将《口述往事》赠王佩芬，她答应翻印。段求写九副字（《李锐上书集》是他出版的，还有存书给我）。几人分头同我照相。段是长沙人，送两只活鸡。

下午玉珍没让游泳（医生有言也）。胜利来，手谈到夜八点。

2015 年 3 月 23 日（星期一）晴、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陈海宽来小坐。丁东送来“99 李锐”刊登稿，立即看完，有些小改正。

下午看电视、看报刊。晚上佩珍坐火车来，带来米脂大堆食物等。

2015 年 3 月 24 日（星期二）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

上午赵来群带王泽楷的女儿汪力文（75 岁，复兴医院退休）、女婿李仲篪（国防专利局退休）、儿子李棣（44 岁林卡网络公司）来。同他们谈要弄清三大问题，以及自己经历。赠《口述往事》，还一对对拍照。

下午游 300 米。韩磊来，为李斌（大画曼德拉的画家，画了我，求字，即到美国展览）和他的上司梁伟写那两句（米龄自寿）：“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都用大张纸（写坏两张，老了）。

韩还带来一厚本《李鹏回忆录》，内中有几处提到我。其人想为自己“六四”洗刷。

李光耀去世（91 岁）有世界影响，邓小平曾宣扬他的“权威主义”。

2015 年 3 月 25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郭全胜来，为刘国龙要字事。下午施滨海带鲍彤秘书吴伟和史义军来（带来摄像机和录音设备）。吴有一本《口述往事》让签名。谈第三梯队事，主要想清楚陈云什么时候讲的：“还是我们的干部子弟可靠”。我于是谈在组织部情况，以及三大问题和自己有关经历。鲍彤现在只有 2 千元生活费。

2015 年 3 月 26 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看《炎黄春秋》吴伟和史义军的两篇文章。这期刊物内容很重要，尤其田纪云和吴伟的两篇文章，将赵紫阳的作为写出来了。

下午游 300 米。蒋振云来同我闲谈。告知鲍彤一月只有二千元生活费，让他在组织部想办法，说他讲话比我讲好。

2015 年 3 月 27 日（星期五）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十一点多四平江人才到，路上堵车。郑湘平（老干局长）、田浩（伍市镇书记）、易林辉（上塔市书记）、刘长江（上塔镇长）、杨七林（公司老总）。辛［幸］亏薛京来了，他们都是向省里要钱的，向财政厅、教育厅四个单位转签意见。同他们谈三大问题，尤其自古以来对党的看法：“结党营私”，尚黑也；如此腐败，得到证实，人治的结果。完全接受我的论述。送《口述往事》，要了一套《文集》。中午一点钟才吃饭。

下午没游泳。收到高国发寄的长信，谈当前形势，中国出路。给薛京看了。

2015 年 3 月 28 日（星期六）晴转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胜利十点半来，即手谈。下午游 300 米。继续手谈到晚餐，毛病不改，只重进攻，不注重防守。

冯海阳来，留下一份上诉件。

2015 年 3 月 29 日（星期日）阴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看报刊。下午游 300 米。滕叙兖来，送我他的著作《不信青史尽成灰——彭德怀的铁骨与柔肠》。经过四年多审查，才得以出版。过去来过，全忘记了。他已 72 岁，哈军工毕业，同徐才厚同班（俞正声也是哈军工的）。专门从事传记文学，跟我思路一致。赠《口述往事》。夜观电视“出彩中国人”节目，令人惊奇。

2015 年 3 月 30 日（星期一）如昨小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谢小玲（谢韬女儿）来，送《丁弘纪念文集》，本拟在《炎黄春秋》团拜回上送的，会开不成。谈他们每月仍聚会一次，有三四十人，鲍彤、郭道晖、杜光等都参加的。对形势悲观、乐观都有，专政体制不改变，腐败等也解决不了。

下午山东李成森来（过去来过，送过他谈毛的著作，全忘记了）。送大本很重的《世纪学人百年影

像，104 人，每人两页，一页文字记述，一页大相片（我的照片是 1998.5.17 拍的）。这不是我见到的前一个版本（只有一页）。李说，他到出版社的仓库找到这本的（李名片上有“山东政协办公厅主管”，《齐鲁名人》副社长）。向我求字，勉强答应了。

崔敏来（在海南住了三个月），送我两篇近作：“四不禁林［令］”不可行，批评教育部长袁贵仁的讲话：在大学课堂上不准传播西方价值观，攻击、诽谤党的领导，违反宪法和法律言论，以及发牢骚、泄怨气。另一篇是“梦思补记”，谈中央吹捧邓力群，如何面对“左”祸，多年积弊与劣根性，知识越多越反动。谈此文在网上恐也难发表。

2015 年 3 月 31 日（星期二）阴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刘国龙来，送食物。十册本《三国演义》，以及我的有关资料，“龙抄本序言”，感到我的小楷字写得真好。玉珍、小玲在坐，让他［她］们看了。这些事全忘记了。赵来群来，一起闲谈，出示《世纪学人》上，我和胡绳的留言。又为刘写了三幅字，他让篆家王毅为[我]又刻了两石章：“李锐期颐之作”非常好，还有一小章“李锐”两古字，认不得。还送了一本书，上有刘家父子的家庭往事（父亲刘立清在台湾，是大企业家）。

赵来群送来“乌有之乡”召开的“邓力群同志追思会”印发的有关邓的“生平”和纪念文章：“沉痛悼念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邓力群同志”。大肆吹捧之外，还有人肯定文革。写到我的揭发，是远离实际的，自造的。由于黄与群不在家，赵代黄参加了会。赵留下午餐。

下午游 300 米。陈海宽来，将去台湾。

2015 年 4 月 1 日（星期三）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薛京从广州回来，让看“邓力群追思会”。下午看报、看电视。

《世纪学人》上我的自我介绍，让薛京复印。玉珍一定要为我生日聚宴，大妹、毛弟等都来电话，要来京为舅舅祝寿。玉珍和薛京安排了一个四十多人的名单，还有十多种菜单。已找好酒店。

2015 年 4 月 2 日（星期四）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薛京来，让看资料。他同满起到医院换氧气瓶。平江县有个大纪念活动，他着［作］为我的代表，明天去参加。

下午游 300 米，保持了速度。看电视、看报。找出《李锐上书集》，揭发邓力群事，杨尚昆的讲话全文刊登了。

2015 年 4 月 3 日（星期五）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看网上资料（忘记谁送的）“吕加平出狱”（吕是中国二战史研究会会员）37 页写江的资料，以及其他没看过的。

下午游 300 米。小欧（原来的司机）的弟弟从四川来，送腊肉。已 40 岁，考入北大读博士，学国学。赠《口述往事》，要他知道历史。

2015 年 4 月 4 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长寿街人郑玲（岳阳文艺研究所副所长，国家二级编剧）来，交

我一份她父亲郑极南为《郑家血泪史》写的序言："不要忘记的历史"（17 页）。大概自 1927 年起，被农民运动和党的历次运动，家中被杀害多少人等等的事实的记述。她已 52 岁，在岳阳从事文艺编剧本等工作。送我一个光盘。这次来北京进修（文化部办的）。有著作。谈了一阵，赠《文集》和《口述往事》。她以前来过，全忘记了。

胜利来，上午和下午手谈。毛病不改。清明第三天放假，不能游泳。

2015 年 4 月 5 日（星期日）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玉珍和满起忙着我的生日请客，酒店定［订］菜，满起还花二千元定［订］了两个蛋糕。

下午钟勤昌送大兰［篮］水果和两瓶茅台。他已担任韶山的经济负责人。给水利部、交通部、湖南省长三份开发旅遊的上书，让签署求援。建议刘少奇、彭德怀和毛泽东（三角形 50 公里边）变成一个旅游区。

2015 年 4 月 6 日（星期一）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胜利上午十点来，直到晚餐，整天手谈，总守不住。

2015 年 4 月 7 日（星期二）晴、见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从平江回，参加公祭烈士大会，红二代去了七八十人，苏振华一家去了十人。将冯海阳的上诉书，交他研究，如何处理。

下午游 300 米。收到今天的《文汇报》，内有《读书周报》，刊载了盛禹九写的"李锐畅谈长寿之道"，一、二、三版全刊，登五张照片，头版刊两张游泳照（盛禹九已电话告知玉珍此事）。五天后要过生日了，见到此文，很是高兴。还将最后一节"有个好老伴"唸给玉珍听了。

2015 年 4 月 8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收到文汇《读书周报》负责人徐坚忠寄来的快件五十份"长寿之道"，还写了封信。赵来郡［群］来，送一张照片（汪　（原文此处空字，应为"泽楷"——李南央注）女儿送书）。于是将全文唸给玉珍和赵听了。此文真是从"养生"写出了我的一生。下午看报刊。

2015 年 4 月 9 日（星期四）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郭全胜来，送十个大桃子祝寿。赠《李锐畅谈长寿之道》刊登文，告诉他此文能公开在报刊发表，使我特别高兴。

下午游 300 米。苏志恒［宏］来，他在湖南办公司，从事一种戒烟的药品。给湖南 4 个负责同志送《口述往事》，让我签名。

2015 年 4 月 10 日（星期五）阴有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奚青先后到，各给一份"长寿之道"即阅。将徐坚忠信并即写复信交薛京，并改正几处的原刊，快件寄去。一起午餐。奚青谈日记事，程真有电子复印件（不同于一般复印件）。

下午游300米。又遇见蒋振云，告我今天的《报刊文摘》刊有“长寿”的摘要：“99岁李锐谈浩劫中的养生之道”。回来看到了，有些要害话没有了。

2015年4月11日（星期六）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陈海宽同茅台老板周永祥来，送我十瓶生日酒（有照片）。杜导正来，也送酒类礼物。明年百岁由刊物同办酒会，出一半经费。赠茅台两瓶和“长寿报导”。

下午游300米。回来接蒋彦永去看望周有光老人（住协和医院）。

陈研发和长寿街人张概军（在郑州办华途传媒集团，包括商演、影视、电信、网媒），他从网上已看到“长寿之道”。要两套《文集》。张概军要的一套《文集》是送河南省委书记郭庚茂。赠砚发“长寿之道”（回平江宣传）。各赠《口述》。砚发还特赠已裱好的两联：

论三峡谏庐山铮铮铁骨龙胆紫
反极左倡宪政耿耿丹心大哉人（余维学书）

大妹和毛弟夫妇，送寿礼和贺卡。赠“长寿之道”，谈这篇谈话内容可宝贵。唸了“我有个好老伴”和作者结语，同他们谈三大问题。

2015年4月12日（星期日）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大妹三人最早到。祝贺生日的客人不断来，十点后就开始去大酒店。我和玉珍十一点多去的。一共六桌。盛禹九夫妇、任小彬、牟广丰等同桌，郭全胜抢当主持人。我先讲了“长寿之道”内容，特别讲了“有个好老伴”，向玉珍行礼，感谢老盛，大家不断鼓掌。盛老接着唸他的“访谈录”中一部分。接着是个体、群体一二十次照相。韩磊忙个不停。蒋彦永出示他的网片。总之热闹非凡。两点多回到家中，小休息，没能游泳。大妹、毛弟还来坐了一阵。杨继亮特来，赠新版《廉政论》，书首有我们三人在家的彩照片，非常亮丽。邓伍文寄来他自制的《大哉李锐》上下册。

黄万里的女儿黄肖路参加了宴会，坐同一桌。送父亲的著作《治水原理》，写了一句话：“这是父亲文集的缩减版，希望将来有一天真正的《黄万里文集》〈在〉中国大陆出版。”

孙长江多年不见（很难行动了），夫妇俩今天来了，坐在一桌，亲切交谈。

2015年4月13日（星期一）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萧永义来，送我“诗二首，敬颂李锐老双九|华|华诞”。诗已裱好，字有风格。两首七律录下“

世纪留言警世篇，沧桑回首月婵娟。
庐山实录垂青史，彭总英风撼泰山。
别梦依稀忧宪政，风流人物舞前檐。
劈波逆浪公真健，颠沛平生未左偏。

高山流水大云诗，跨鹤骑鲸两任之。
八载秦城龙胆紫，苦瓜味道有谁知。
伤心桥下春波绿，极目西风柳万丝。
莫道时文充海内，木樨楼上月迟迟。

正同老萧谈着，送他《读书周报》刊登的长文，和《世纪学人》上的留言时，中组部老干局五个人

来了，送水果、虎骨酒等，贺卡上有局长签名（人没来）。我就将《周报》文和“留言”交他们，知道我是个什么人。

大妹三人整天同我们坐谈，一起吃丰盛的午、晚餐。

下午杨继亮来，写了一篇同我交往得益的文章，其中有须改动之处。刘麒子来，送我一幅字，让写个书名。

徐州的刘洪涛寄来一盆鲜花：祝贺九九华诞，神州人瑞，民族良知。

2015 年 4 月 14 日（星期二）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大妹等同杨仁的二、三女儿和二女婿来，都是半白头发了。大女儿平生身体不好。一起照了许多相，并赠《口述往事》。他们外出午餐。

杨继亮下午来，最后改正写我的文章。游 300 米。

薛京来，让处理冰封来信所言事件。

2015 年 4 月 15 日（星期三）多云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十点前到部里参加陈野萍 100 岁华诞纪念会。薛京在大门口等着，坐轮椅到二楼大会堂。坐在前排，即将带去的“谈长寿之道”原版给蒋振云、杨建生、赵宗鼎和胡德平。发了一本纪念文集《洪流细浪》。陈老生于 1915 年，1933 年入党，四川人，去过延安。有一位老同志讲他的事跡，接着部长赵乐际讲话。十一点多散会。下电梯时，赵和陈希（副部长）送我。于是将“长寿之道”又各送一份，带去的六份送完了。

下午游 300 米。同乡钟万昌送［从］长沙来，送大幅祝寿画和人参等。又是平江三处建设要钱，要我向中央有关单位写求援转湖南有关单位要钱。狠狠向他说：这种事以后不能再做了。

收到邵燕祥夫妇送我祝贺百岁华诞八首诗。

2015 年 4 月 16 日（星期四）阴转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为湖南省长唐之享写了四幅字：弘扬法治宪政（后两字原为精神），构建公平正义，刊物名：当代法治，坚持真理、实事求是。

下午钟万昌取去。满起有病，没有游泳。韩磊送来十二日的许多照片，分送有关人。上海又寄来 50 份四月十七的《读书周报》，太令人失望了。

2015 年 4 月 17 日（星期五）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大妹三人来，他们下午回长沙。上午大妹同玉珍长谈。中午吃饺子，一桌高兴，七个人吃了七十多个。下午游 300 米。让韩磊同上海《读书周刊》负责人电话，另寄四月七日刊文来。

2015 年 4 月 18 日（星期六）夜小雨、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平江县政府魏移宗等三人来（一女），说县里要利用旧楼办一平江人物的文化展览馆。跟他们谈平江历史从近代曾国藩湘军开始，出了李元度，新疆一个小县还有平江后人。苏维埃革命“杀人放火”等等。中共将军 56 个，国民党将军 108 个。回顾历史不能片面。谈三

大问题。赠“长寿之道”和《口述往事》。他们轮番拍照。写“天下平江”四个大字。

下午游 200 米。同胜利手谈。必须吃掉的子一小块也忘记了。

2015 年 4 月 19 日（星期日）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薛京来，任小彬等原青干局的人等李志民回（从海南），在科学会堂午宴，“祝贺我百岁”（误了一岁）。我十一点多到达，其他还有：崔武年、贺照州、袁亚平、王军衔、郑斌、王立则、闫淮、李埔。我坐轮椅到二楼大餐厅，非常豪华。原在陕西组织部做过青年工作的王立则是大油画家，长长的白胡子（50 年生）。举来极大幅我的头像（《口述往事》的封面相），真是高手（他住在京郊画家村，包括文学家有上万人）。饭前、吃饭时大家轮流发言，我插话，讲到陈云派我去成立青干局的用意，朱佳木其人（给十多人名单），我只选了闫淮、徐功庭等等往事。带去两份“长寿之道”，给了王立则和志民。志民对习抱乐观。他们谈现在的七常委只有王岐山在外，其他都经过他们谈话，属第三梯队（千人中有六百多在位）。

回到家已两点半，没能游泳。上午冯海阳来，送了一份她复印的“长寿之道”。

2015 年 4 月 20 日（星期一）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薛京来，十一点多出发，先到杜家接杜老（夫人住医院，司机不在）到附近的大酒店汇贤府，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和副手（他们管文艺研究院，管《炎黄》），何方夫妇晚到，请我们三人见面交谈。很是客气。我谈了些往事，他们都惊讶。薛京也在坐。最后谈了邓力群事。回来已两点半。收到上海寄来“长寿之道”100 份，薛京帮改正完。

上午陈海宽带台湾释大正（中华国际愿地藏佛教协会理事长）和另一和尚来，送我两件舍利图册。他们将来大陆开书法会，我送过三幅字的。

2015 年 4 月 21 日（星期二）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王晓林女士来，交我自印的《顾准和他的时代（1915—1974）》上、下册。此书将在香港出版，让我题写书名。当即写好（其人似认识南央，1953 年生，当过交通部科学院的工程师，写过孙冶方兄弟传记等）。

薛京来，让看昨天何方交的写他同曾彦修交往的长文。下午游 300 米。

2015 年 4 月 22 日（星期三）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徐州的向徐川来看望，毫无印象，说过去来过。问他做什么工作，答“业务”，听不懂。他写了一行字：“搞业务供销工营衣服”、“纺织品站工作”。幸亏高岗的女儿来了，让他离去。高滨滨小女儿细谈父亲死的情况，细谈了当时许多情况，她都作了调查。关键是她母亲和 Zhou，调查了两位医生，找卫士长开过座谈会，等等。她都有记录，同母亲已不来往，一人独居，已 67 岁。留午餐。赠书。

下午游 300 米，看报刊。

2015 年 4 月 23 日（星期四）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唐小毛来，她到德国参加“China under Mao”的展览会，实际

包括列宁、斯大林、希特勒等人。给我一张入场卡，封面、封里有毛的大照片和大画像（穿花衣），封面有红卫兵旗帜。给“长寿之道”，留午餐。

下午游 300 米。收到钟叔和［河］寄的信和湖南出版的《艺术中国》今年第二期。他看到唐承安给他的“长寿之道”文，大大恭维我。信中说：文天祥云“曲型在夙昔”，如今我们的典型越活越年轻地仍在“嘶风啸月唤晨曦”，“八十五岁的我岂不也当努<力>活着并争取活得更有意思一点么。”第二期上刊有他的文章：“李锐的三次赠诗”及三首诗的原幅。

2015 年 4 月 24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薛京来，十点前到《炎黄》开会酒店，到两桌人，老人为主：江平、杜光、郭道晖、何方夫妇、杜老和我（薛京在旁作记录），马立诚、蔡霞（中央党校教授）等。杨继绳谈新闻总署的“警示书”，说刊物 1—4 期，37 篇文章违规，形势严重。大家发言顶住，依法办事，公开出来（我带的“长寿”文交江、杜、郭三人）。回家已近两点。

晚上杜老电话，要我给杨继绳加力，新华社和他夫人都劝退。

2015 年 4 月 25 日（星期六）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胜利来，整天手谈。

下午游 300 米。薛京、罗振羽同甘露来，为她表弟批转上诉件，要了四套《文集》。有人送来活甲鱼。

2015 年 4 月 26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陈海宽同福建曾海泉来（原连城县委老干局局长，项南研究会副会长）送《连城红色档案》、《沧海扬帆》（连城第一中学百年校庆，项南母校，我写了校名），还有一本《风笼》纪念项南文集。谈了一阵，送“长寿之道”。陈海宽是居士、佛教徒，同台湾佛教会合作，要办一次音乐会，即去台湾。

下午游 300 米。平江企业家周鼛来（名片有“京窈窕生物科技”等三个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等头衔）。准备在平江办分公司，向省委副书记孙金龙信，让我支持转交。晚上杨继绳来，给我看新华社三个局长和机关党委书记找他谈话记录，不让他写文革史，并退出《炎黄》总编辑职务，他强顶住。但总编他讲过只能干半年了，刊物设法顶住，但要准备查封。何方看法如此。

2015 年 4 月 27 日（星期一）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杜导正和女儿明明来。本来电话告他去他家的。谈昨晚杨继绳来的情况，新华社找杨谈，主要是为他写“文革史”事。现在大家一致了：办一期算一期，写好被封杀的声明。下午邓伍文送来《李普自选集》两套。

2015 年 4 月 28 日（星期二）多云转小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赵来群、晏乐斌来。赵取走一套《李普自选集》。晏谈家乡（岳阳，刚回来）农村被破坏情况，修路、盖房子毁田 1/3，都到城里打工。送我他写的有关毛的“狂人狂语”，“江的贪腐治国”、“江规胡随”资料。很是担忧。各赠“长寿”文。薛京、朱大星来，让薛处理周鼛上书。

一起午餐。

下午游 200 米。收到刘绪贻老人（已 102 岁）的信，他从网上看到“长寿文”，希望同我联系。

2015 年 4 月 29 日（星期三）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帮同满起到医院换氧气瓶。邓伍文和一青（黎澍女儿）夫妇来。谈往事。由于我出示了那厚本《世纪学人百年影像》，谈起胡绳去世前给我寄来长文“毛泽东是个民粹主义者”，小邓说这是黎澍点告胡的；还谈告李仲融（杜高的父亲）的夫人是梅志（胡风夫人）的妹妹，胡风一出问题就自杀了。给刘绪贻（称兄长同志）复信并寄“十八大书面发言”和“卅四首近作”，并两份“文汇《读书周报》”原件，另一份转“武大校友总会”，作者盛禹九也是武大校友。让薛京快件寄出。

下午游 300 米。崔敏来，谈已在《炎黄》发表了十篇文章。学校党委（公安大学）未追问此事。我告他刊物处境，已作“封杀”准备。曾［赠］“长寿之道”件。游泳后理发。

2015 年 4 月 30 日（星期四）多云转阴、小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韩磊来，送两幅带镜框的祝寿（4 月 12 日）两人、单人大照片，都笑容满面。取走《读书周报》刊的“长寿”文几份。他机关的人都感动。满起到社里取来 15 份第五期，刊有我的全政治性的“九九感怀”，占五个版面，乃“长寿之道”的另文（看来丁东根据“往事”作了添改）。

下午游 300 米。盛禹九来，5 期刊有他写邓力群的文章。对“九九感怀”完全赞同。说《读书周报》文许多地方报刊全文转载，网上更多。孙冶方的女儿来，给她一份。盛还出示专写我的文章，即在《争鸣》第五期发表。

2015 年 5 月 1 日（星期五）有小雨、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杜导正老来，谈刊物或能顶下去，社长接班人提出陶斯亮、胡德华，徐庆全当总编辑还可以，新来三人好。

下午蒋彦永来，带他的小型电视机，展出 4.12 宴会的录相，以及有光［关］来人来家谈话情况，以及《炎黄》几次团拜会我的讲话等，一个多小时。现在的新科技真了不得。

整天挤时，同胜利手谈。

2015 年 5 月 2 日（星期六）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冯海阳来小坐，送两份网上资料。佩珍回家（<送>“长寿之道”和《炎黄》第 5 期），满起、小玲送到车站。他们十一点吃午饭。

下午坐轮椅同玉珍（小余推）在西河边转了一大圈，路旁花木如公园，我走了约 200 米。五点多才回家。晚上看完今天的报刊。

2015 年 5 月 3 日（星期日）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延滨来，谈元元的案情，她没有责任，现仍住医院（法院管理）。我让他找薛京谈清楚，上诉件写好。

胜利来，上下午手谈，小有进步，注意防守了。

2015 年 5 月 4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晏乐斌来，送《环球时报》刊文，议论南央同海关打官司之事。

下午游 300 米。热水淋浴后，全身心都舒服了，不觉气短了。

2015 年 5 月 5 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收到《周成启文集》三卷、《周成启政治学术观点辑要》上、下卷，都是港版。前者有我写的“序言”和照片，后者末尾有“人物评议”，从列、斯、毛、邓、胡、赵到马、恩、朱厚泽、李锐。让薛将“长寿之道”寄周。下午游 300 米，看报刊、资料等。

2015 年 5 月 6 日（星期三）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今天没有客人。整天看报刊和周成启的书等。

下午游 300 米。小余在街上遇见关心小中学生教育的人送书和笔记本：《诵诗词、爱国学——古诗词七十首、国学二百题》小册子（精锐教育内部资料）和两本笔记本《学霸错题本》——小学版和学生版（封面有“精锐 1 对 1，哈佛北大精英创立，中小学个性化辅导），太意外了，那本小册子编得好，真是爱不释手，太不知道社情了。

2015 年 5 月 7 日（星期四）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蔡德诚（原《科技导报》主编）来，因见到《炎黄春秋》第五期我的文章“九九感怀”，特来看望，送食物。他也 80 岁了。谈当年俄国和共产国际来中国活动情况，蒋介石等为何杀共等。我的书和文章他都看过。赠《读书周报》谈长寿文。

下午游 300 吗。胜利来手谈。

2015 年 5 月 8 日（星期五）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潘基踬的大儿子潘抑洪寄回来《大哉》、《其人》两本书，并“李锐大事记”长篇二万字。薛京来，让他看了一遍，可以“附录”刊《期颐集》，即电话告潘。

下午游 300 米。看报刊和旧书。

2015 年 5 月 9 日（星期六）阴、阵小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今天整日有习到俄罗期［斯］的情况。上下午整理客厅的书报刊等分类，部份存入书房，其他摆满小书架。找出李冰封今年二月寄来的“平反”资料。

满起今、明天随车队旅遊，不能游泳。

2015 年 5 月 10 日（星期日）阴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冰封又寄来他的“平反”上诉件，他在省出版局出版几种书刊，个人受处分，湖南省纪委就是不理会。

2015 年 5 月 11 日（星期一）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为了头上一小块隐小痛，玉珍、小玲陪我到医院，看神经科，照 CT，并看中医。头部没有问题。开了药。九点半回家，罗振羽和甘露来，为央视台一单位负责人吕涛转上诉件（甘露儿子是其人下属）转中宣部长央台负责人。

下午崔军夫妇和儿子（61 岁退休工人）还有张津生来，看了我在第五期《炎黄》上的文章："99 感怀"，很是感动。同他们谈三大问题。各赠《读书周报》文，还让他们看了《世纪学人》上我和胡绳的留言。

2015 年 5 月 12 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小余回乡后，小玲代劳，一早就过来了。上午薛京来，让处理李冰封上诉件。《读书周报》和《炎黄》第 5 期各两份让寄去平江（要编《平江人物传》）。朱大星来，奚青谈王建国事，取走条幅。

下午游 300 米。看完两天的报纸。又有人寄来自印诗集。

2015 年 5 月 13 日（星期三）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看报刊。下午游 300 米。韩磊来，水电系统有人送我五首诗。他准备写一篇我参加抗战的文章。于是细谈了三八年在徐州和到武汉募捐见到冯玉祥、王昆仑等人和买书的情况，回到徐州交给郭子华（化？），参加常恩多部队及突围等情况。

刘远英来，两高楼修理即将结束，安排了两封感谢信，让我过目，并签名。

2015 年 5 月 14 日（星期四）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中央三台许多杂技令人惊叹。

下午游 300 米。看报刊。刘远英大姐来（比玉珍小一岁），立即将两封信稿改好。

2015 年 5 月 15 日（星期五）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先后到。让薛京收好一些祝寿诗。邵燕祥的 8 诗由奚青带去装裱。一起谈"日记"问题，同程真（程学敏儿子，父亲与我同庚，已成植物人）。奚写好一个"声明"，将王建国的不负责情况说清楚[3]。一起午餐后已一点半，只得休息，不能去游泳了。

下午看报刊和奚青交的一叠网上资料。他还谈到吴思等三人责怪杜导正只听李锐、何方，让他们离职。

2015 年 5 月 16 日（星期六）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胜利来，上下午手谈。

[3] 2016 年 7 月 5 日李锐在"五柳村网"上发出"李锐声明"（见本录入文本最后页）。2019 年 2 月 16 日李锐去世后，张玉珍将李南央和胡佛研究所作为第三人告上北京西城区法院，此"李锐声明"为张向法院出示的证据之一。——李南央注

下午游 300 米。小余晚上十一点回来，玉珍一直等着。

2015 年 5 月 17 日（星期日）阴、阵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奚青来，带来大叠网上资料，有关吴思、洪直［振］快、黄钟三人离职情况（告杜导正只听老人言等）。洪还发表过揭发狼牙山五壮士一些细节问题的文章，是完全不对的。其人想藉此抬高自己。即让满起送奚青到杜老家，交上这份资料。杜老同意写篇反驳文章，我赞成由奚出面。

下午游 300 米。

2015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陈海宽来，两岸佛教音乐会将举行，凤凰台报导。玉珍去看望刘大姐，刚从医院出来，还难行动。

下午清出一本《五七动态》（铁流办的，2012.2.第六期），第一篇我的“毛与反右斗争”（刊《炎黄》08 年第 7 期），有吴祖光长篇（遗作）“从 1957 年谈起”。全家如此悲惨，看完很难过。

2015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二）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郭全胜、赵来群、黄予［与］群先后来。薛京约程真来谈《日记》事（程真父亲一直住院，已成植物人）。赵给了“高二适遗墨展”《适吾所适》小册子（著名书法家同毛有过往来，同郭沫若争论“兰亭序”真伪事）。黄出示黄乃给我的两封信，他同南央有联系，给了他六封信。他还给了我网上资料：陈云有关遵义会议的报导原件“毛是恩来的军事助手”，会议由张闻天主持。

下午游 300 米。看报刊。

2015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三）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陈铁如同他的姐姐还有姐姐的三个女儿及一岁多的小女孩来。铁如长得几乎认不出了（已有 18 年没见面）。大女儿熊庆玉（名片：深圳市宏达威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资产以亿元计算。衡山在翻盖文立正［徵］的故居。由于不能同他们外出吃饭，硬塞了五千元见面礼。解决文立徵的历史问题，铁如找到我，确有大功劳。

下午游 300 米。收到刘江、韩勃的采访记录（今年一月廿三日由胡德华介绍谈耀邦）。记得详细，但错误记录尤其人名不少。

2015 年 5 月 21 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清理客厅小条桌下面堆集［积］的书刊资料等。玉珍丢失了一件回忆资料，到处没找到。下午小余推轮椅，三人在小河边花园路走了一个多小时。游泳 300 米回来之后。晒了太阳。

2015 年 5 月 22 日（星期五）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苏志宏先后到。苏在湖南办了一个治吸毒的烟草公司，让我给熊清泉写封帮助的介绍信。同薛一起去长沙，三天后回来。我顺便寄一份《读书周报》，祝熊长寿。苏谈

上海人反映：俞　（原文此处空字，应为“正声”——李南央注）很尊重我。刘江的“谈话录”，让薛看了。跟韩勃打了电话，他们希望快改好。

下午游 300 米。

2015 年 5 月 23 日（星期六）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收到武大刘绪贻老人女儿刘汉来信，说老人收到我的信、件（两份《读书周报》），很感动，认为我一生立德、立言、立功，另一件即转武大校友总会转播。

上下午同胜利手谈。下午游 300 米。四个平江人来看望我（有两人留了名字：范世涛、北京师大经济与资源研究院，董然、纪录片导演）。赠一份《读书周报》和《炎黄》第五期。谈三大问题，唸两首诗（刊《炎黄》5 期文章尾部）。

2015 年 5 月 24 日（星期日）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什么事不相［想］做（有两篇须改正）。满起感冒了，下午没游泳。陪玉珍看电视。看报刊。

2015 年 5 月 25 日（星期一）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下午细改刘江的访谈录，有的等于重写，删改甚多。

2015 年 5 月 26 日（星期二）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下午继续改稿。上午陈海宽来，送榆林水果。他去看外孙女，带回照片。下午仍没游泳，满起感冒中。刘远英大姐来，交复印的改正两封感谢信，有一百多人签名。让她赠刘清《读书周报》文。

2015 年 5 月 27 日（星期三）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段绍译带他的副总经理何衍奎来。送我十本《世纪之交留言》（我的旧书）和宣传他自己（工作与成就）的大本本《快乐理财游学苑》（茅于轼写的书名），封面有他的大小照片和两句话：“让普通人有钱，让有钱人快乐”。我赠“谈长寿”文，同他们谈三大问题和当前形势。其间晏乐斌来送网上罗点点谈父亲的资料等。

下午游 300 米（满起没游）。刘远英来，要让我到 24 楼俱乐部去照相。看罗点点的资料和《前哨》刊毛致汪精卫信。

2015 年 5 月 28 日（星期四）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韩磊来，他写我的“抗战”事迹稿 3500 字，还不到要害，情况有的不清楚 ，还得修加。闲谈到十一点多。

下午游 400 米，多年未有之举，尚不觉累。到 24 楼俱乐部，有了电梯。到三楼同一老同志（韩怀志 94 岁，部队的，他 83 年认识我）下象棋，是为了拍照。又下楼两人照坐相。王怀安去世了，儿主没让去医院，死在家中。

2015 年 5 月 29 日（星期五）晨雨转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到长沙三天，熊清泉住医院，接待了苏志恒［宏］。苏的事情办好了。下午游 300 米。满起恢复游了。刘江的访谈录，这两天继续修改了一些。

2015 年 5 月 30 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杜导正和大女儿来，谈接班人事。他已 92 岁了。德华是愿意担当的，陶斯亮曾应允，后又推辞；于幼军合适，我很赞成。但有江等对头；袁鹰推荐余焕春（原新华社的）。杨继绳六月要退，望我接他谈，坚持半年。现在内部情况很好。赵来群、黄与群来，听我们谈论。黄给复印原件，高华写的《红太阳怎样升起》（毛在延安整风过程）。导正谈于浩成情况，有人监视，外出跟随，视力很差。6 期刊他写邓力群文章。

下午游 300 米。看《炎黄》第 6 期。

2015 年 5 月 31 日（星期日）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胜利来。十点后手谈。下午四点后手谈。老毛病，攻而忘守。

下午游 300 米。延滨来，带一堆水果、蜂蜜等。元元仍在医院，情况较好，同向有关人送《文集》有关。又签名再送两套。

2015 年 6 月 1 日（星期一）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四个平江人来，为建立“平江起义纪念馆“，老干局邱东海、馆长肖剑横、副李醒狮，干部熊敏。要收集我的资料，给了《读书周报》刊文和《口述往事》。同他们谈三大问题，出示最近收到的谈毛资料，以及刘绪贻纪念周有光的短文。这是一个历史纪念馆，不弄清历史不行。

下午崔敏来，赠“谈长寿“文。《炎黄》第六期刊有他的文章“四个决不”的提法不妥（笔名于一夫）。六期上刊有南央的长文“一场改变美国历史的游行”，很有意义。

2015 年 6 月 2 日（星期二）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让给河南王金魁电话，他要的字不能写了，给悉尼的金永堂写封信连“谈长寿之道”寄去（金要求墨迹也）。李占军来，为正定汽车公司作新的宣传，给两封上书写几句话转去。甘露来，送香蕉。留午餐。

下午游 300 米。崔敏来，交他统计的目录：习近平任总书记后（2012.11.5—2015.5.30）“系列重要讲话”共计 416 篇，有详细目录。

2015 年 6 月 3 日（星期三）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玉珍血糖一直高，到医院检查，决定到人民医院住一周查清楚。

下午游 300 米。看报刊。晚上仍看电视到九点半。关心湖北沉船事。

2015 年 6 月 4 日（星期四）阴、阵雨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玉珍早餐后由小玲陪同即去人民医院（属北大管）彻底检查血糖高。

上午部里老干局和中纪委派到部里两位负责人共六人来看望，送大兰［篮］水果。我赠“畅谈长寿”

文，出示在修改的文章，说明脑子顶用。

下午没游泳。到医院，坐轮椅到17层老人病房（双人房）看望玉珍。顾［雇］了一个女工，将作全面检查。

2015年6月5日（星期五）晴转阴、夜雷阵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同李占军来，为其活动又签名十份。他准备翻印《其人》传。已改好的四页让薛扶正。随着杜老来，谈刘云山等在网上宣扬阶级斗争理论等，目标仍对着《炎黄》（第6期有批评社科院张王光伟的文章）。杨继绳的夫人准备离婚（责杨“想当英雄”），拟在近日开一小会应付。杜交我一份上海李炳伟的《散记集》（大本自印），自己写的十来年笔记，封面有20世界［纪］三大暴君希斯毛“永远吊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三头像，主要记录批毛和党的记录简言。杜说，其人寄来我们俩人各一份，还有一袋桃酥饼，真是令人吃惊。

下午游300米，遇见李志民和蒋震［振］云，一起聊了一个小时。

2015年6月6日（星期六）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收到周成启信，讲对国情的看法。意见一致。下午游300米。同玉珍电话，血糖在慢慢下降。

2015年6月7日（星期日）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陈海宽来，送辽宁油苹果。下午没游泳，去医院看望玉珍。胜利在，一起坐谈。玉珍神情甚好。回家时，南央在门外等着（满起车上接到她的电话）。仍旧为了打官司，法院又推迟半年开庭。出示《炎黄》第六期，她写美国黑人为争选举权大游行文发表了。她谈南水北调十年后就不起作用了，渠道被淤塞。对经济形势也有很多评价。

2015年6月8日（星期一）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小妹即来，对正日记（她有全部复印件），到七点半。上午盛禹九同胡鹏池、但燊（两清华校友，已退休，自称是我的粉丝）来，胡赠其著作《通络政治》（港版），在封页上写了一句话：“我认为《庐山会议实录》是中国共产党的教科书”。我谈住此楼35年，研究三大问题。随后荆中来，交他的一篇文章“向十八大三中全会建言”（名片上笔名山水）。

下午小妹又来，同吃晚饭。楼上嘉楠来，她们同去24楼打乒乓球。曾［赠］嘉楠“长寿之道”。

2015年6月9日（星期二）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小妹七点多来，对正日记。闲谈到午餐。下午游300米。同蒋振云又谈了半小时。玉珍电话：满起身体不好。

2015年6月10日（星期三）阴有雷阵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郭全胜来，出示几份网上资料等。小余同他到医院去看望玉珍。

下午没游泳，满起身体不好。看报刊。

2015年6月11日（星期四）晴间云、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十点，同小玲一起到医院，带许多食物。玉珍卧床吊瓶，精神正常。有一65岁女医生粉丝想见我，名苗懿德（美德也）。找来了，亲谈一阵，答应给书（她似在北大荒兵团呆过）。

下午游300米。看报刊。玉珍电话，血糖又下降了，上升同吃食物有关。

2015年6月12日（星期五）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那份改好的四页访谈录，他没听我的安排，寄给采访者了（狠狠批评）。满起住院检查胃病。薛京去找了小彭，身体不行，不能代劳了。下午小余给玉珍送食物，我看报刊、电视。薛京带来他的外侄孙立人和孙晓雅（名片上有“文化绿洲”和上海一公司），属粉丝，要了一套《文集》。

2015年6月13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南央来，谈到午餐。她同一些小学、中学朋友有来往，都不乐观。整贪官、难整腐败（同制度有关）。小许带秋林和爱人刘　（原文此处空字，应为“恒”——李南央注）著（读博士，研究导弹），赠两书（《口述》、《我的父亲》）。一起午餐。

下午看报刊。钟叔河、朱正的三封［本］来往信件书名写好，由南央寄出。

2015年6月14日（星期日）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早餐时，刘国龙即来。让他先看“畅谈长寿文”（并赠与）。赠我他写的长幅千字文复印件。我为他写的“龙抄本序”有错字，由他修改。出示沈鹏写的《红楼梦》复印件，不是毛笔写的，很有看法（江泽民曾将此版本送与日本人）。他拟好一篇诗稿，望我写出。

翻看南央书《我的父亲》，第一章主要引用《父母通信集》。她的几本书，为国内研究中共党史的人注意。

下午赵来群、张抗美来。张为房子打官司事，贵州法院已受理，让我跟北京一律师通电话求助。他们打电话，让我讲了几句话。赵介绍刘志丹女婿张光（《陕西日报》总编），可向《炎黄》推荐。

2015年6月15日（星期一）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玉珍明天出院，张九华去接（会开车）。

下午薛京、朱大星来，那份刘江的采访稿前几页订正好了，催我快点改完。薛开满起的车到部里取来每周的蔬菜。他廿年前就学会开车了。

2015年6月16日（星期二）多云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陆茂竹和王作高（从美国回）来，他俩都是在59年批斗我时不发言的。小陆的夫君身体已不行了，都八十多岁了。各赠文汇《读书周报》长文并《口述往事》，谈到午餐前。薛京取走周实赠《老先生》，其中有写我的文章。赵来群来，一起午餐。

下午游200米。部里来一个老司机代劳。

2015 年 6 月 17 日（星期三）阴间晴、雷阵雨

六点半起床。准备带走资料。薛京八点半来，我们第一个到开会处“上海之家”。两桌人：何方夫妇、陶世农［龙］、雷颐等。好多年青教授不认识。杜导正谈最近网上社科院、《解放军报》等大骂《炎黄》“七大反党罪状”等，将坚决对付。我第一个发言：全力对付。先唸了周有光老人“要从世界来看国家，不要从国家来看世界”，“人类历史的演进轨道：文化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经济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资讯化；政治从神权统治到君权统制（专制）到民权统治（民主）；世界各国都在这同一条历史跑道上竞走，中国不是例外。审视中国在这条跑道上已经达到什么程道［度］，是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最后讲拒绝了中组部要我不当顾问了，我说不是老有所为吗？（大家鼓掌了）。收到钟叔和［河］寄的两包书。

2015 年 6 月 18 日（星期四）晴间多云、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奚青来，出示他编的洪振快“揭‘狼牙山五烈士’之假”文，对刊物很不利。已同杜老谈过。还谈对南央的看法。留午餐。下午游 300 米。

钟叔和［河］电话，玉珍先接，感谢他，说我的耳朵不好。我接着大声说了一句：你是先知先觉。

2015 年 6 月 19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下午雨

六点半起床。薛京来，看钟送的书，有一篇写我的短文。蒋彦永从杭州老家回，家族团园［圆］。送我一把印有八十年前家族照片的纸揲［折］扇给我，还给一本沙叶新写的《良心胡跃［耀］邦》剧<本>。宋晓梦来，谈他［她］的儿子学地质，得了博士学位。留着一起午餐。晓梦看到我的右眼有红色。

下午薛京同我到医院看眼科，没有问题。在皮肤科取<止>痒药。

刘远英送来三张那天照的照片，有我同刘清的一张，让到 24 楼去看展览。

2015 年 6 月 20 日（星期六）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今天端午节，胜利（出差回来）、小玲两家一起午餐，十多个菜，有粽子。满起也参加了（还在医院）。上下午都同胜利手谈，似小有进步。

下午毛应民同朋友蕲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他们同钟伯熙都看到了我的“谈长寿”文，扩大宣传。

2015 年 6 月 21 日（星期日）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延滨来，送美国的巧克力，智利的红酒等，说今天是父亲节。元元的事会查清的。杜导正和三女儿来，谈杨继绳又被找去谈话了，可能只好退出。细谈了人事问题：德华同意接班当社长，总编雷颐、马立诚等考虑，顾问增加到七人（陶斯亮、郭道晖等）。我推荐陶世龙。还谈了不少人对当今的看法，如志大才疏，头重脚轻，“墙上芦苇根底浅”之类。

下午看报刊、电视。

2015 年 6 月 22 日（星期一）多云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程湖夫人吴如蕊来，送一盒人参和许多食物。谈夫君情况，处世、自强远不如她。她现在上班、带 11 岁孩子（已 40 岁），开车、做饭。儿子围棋已四段。我特嘱咐要小心处

境，两人独居，现在社会太乱。赠“长寿之道”文。陈海宽先来，即去台湾，开那个佛教音乐会。

下午甘露带儿子来（在中央电视台工作）。谈毕福建［剑］情况，父亲是右派，大家都同情。同意我的观点。我将周有光那几句话，我、刘绪贻的祝词，唸给母子听了。

2015 年 6 月 23 日（星期二）阴、有阵雨

六点半起床。上午薛京来，让看徐州　九洲（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寄来的资料，关于自己在文革开始的“第一起言论冤案”。其人不认识，让薛回了电话。苗苗来，已搬回航天校园。觅觅已 34 岁，有了朋友，没结婚。一起午餐。

下午游 300 米。洗了痛快淋浴。

2015 年 6 月 24 日（星期三）阴、小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唐小毛来，闲谈往事，谈对南央看法，思想、政治像父亲，性情有母亲遗传。谈到王岐山今年四月廿五日与几位学者座谈时，讲了这样两句话：党要自安更新、自我净化，很难；如医生不能自我开刀。一起午餐。

下午游 300 米。遇见蒋振云，又闲谈些党内接触人事。

平江人钟万昌（在“警察、派出所工作”杂志社工作）来，为澧县防洪上书汪洋和平江水利事业要钱向法［发］改委上书，让我转送求助。平江人这些要钱的上诉，大大小小没完没了。还送来熊清泉的一大本照片册。

2015 年 6 月 25 日（星期四）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毛卫平来，到北京开会。他现在主持“兰光光学”研究开发在东莞办了一个公司（即高纯锗，过去由美国垄断，原料过去八千元卖出，买回成品三十万）。给了一本说明书。当然看不懂。还给了一份精印的写他身残故事“不朽精神励后人”。他谈平江原先筹办的文化纪念馆改为“毛简清纪念馆”，内有“李锐书屋”。周成启非常挂念我（他的夫人已呆智［滞］），明年要来祝贺。

下午游 300 米。看报刊。胜利送五厚本老人养生的书，是他们机关发的。

2015 年 6 月 26 日（星期五）几天都有霾

六点半起床。上午薛京同张党立换氧气瓶。郭全胜来小坐。杜导正老人来，谈王文章（文化部副部长）称赞这几期《炎黄》内容好，他在部内唯一支持这个刊物。他俩接触了八次。杨继绳决定退出，增加郭道晖、陶斯亮几个顾问，徐庆全第一副总编等。星期日同何方来我家再定。奚青来，参加谈话。杜老最后说：“总的讲，前途堪忧，但我们作为中共党人，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而已。”

奚青送我一份單少杰的长文：“惧怕历史”（今年 4 月 26 日上网）。下午游 300 米。看完此文。泳池又遇见李志民，谈他回乡下见到农村情况，剩下老小，顾［雇］拖拉机等来帮工。

《报刊文摘》刊张恺帆的两首诗（1980）：

贪污腐化寻常见，艰苦清廉几见闻。
未必高层都不见，只因心地欠光明。
我愿层峰严律己，率先带个好头来。

2015 年 6 月 27 日（星期六）阴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女足输给美国了（1:0）。

上午胜利来，手谈毛病不改。牟广丰送粽子来。下午游 200 米，觉累。继续手谈。晚上七点沈阳李英健夫妇和他的朋友宋志敏（在北京办一科技公司）、萧构春（美国长岛大学商学院教授）让我谈三大问题、党的往事，直到夜十点。是有意来听的。出示《有光一生》的书等。玉珍到医院看病，夜十一点多才回来。

2015 年 6 月 28 日（星期日）天气如昨

六点起床。上午延滨送来好几个小西瓜。罗振宇送来一大堆食物，送我一本他的著作小本书《任督流注点穴疗法》（被延滨取走）。说这本书为他在国内外赚了三百多万元。给我一个长名片，乃“居士作家”及“中医代表作”、“文学代表作”等，还列上“季羡林先生颇为赞赏的友人之一”等说明。我谈到我每天按摩的三个穴位为：合谷、内关、三足［足三］里。

下午奚青先来，交我洪振快打官司的资料（在《炎黄》上乱写“狼牙山五壮士”的文章），刊物应写个声明作道歉。杜导正同女儿明明和杨继绳来，薛京来，何方夫妇来。杨交我一份离职声明书。杜导正谈刊物人事安排，总编马立诚、副总徐庆全、丁东等，顾问陶世农［龙］等，八个顾问（有陶斯亮、郭道晖、江平、胡德华）参加社委会。我说，这个阵营是老人加红二代示威。

2015 年 6 月 29 日（星期一）阴、小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新旅老人孙肖平带新旅后代五人来，为我将百岁送大蛋糕。有汪达之的儿子、孙子，凌则之的儿子夫妇和孙子。同他们谈往事、三大问题，并赠《口述往事》和“长寿”文。

午餐吃那有十四个鸡蛋的大蛋糕，原来都是空壳壳。下午看报刊。

2015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二）晨小雨转大晴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晏乐斌来，送他写的文章“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后面 10 条，是各个时期的挨整与死亡人数等。30 年间的统计：

打击迫害、监禁关押、管制、监控 31.725 万人（占 1976 年全国 9 亿人口的 35%）。

镇压处决、饿死、打死、致死的八九千万。

随即及川淳子来，一起闲谈。她给一封信，下午参加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属中联部）主办讨论中日民间文化交流的会。信中 5 个问题：《炎黄》的情况、人事。关于《父亲李锐》这本书的意见（她同南央有交往）。如何评价习的反腐斗（是否以法治作手段的权利［力］斗争）。最近控制言论很厉害，令人失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以后怎样？您认为中国的未来希望在哪儿？

我作了些说明。唸了周有光总结世界历史变化的那几句话，中国离不开世界变化的普世道路。要靠知识分子的努力。现在是反贪官，很好，但真反腐败要靠政治体制的改革，真正宪政治国，说到、做到。她下午开会，明天回国。

下午游300米。崔敏来，送我两本他自印的近作《梦思补记》（20多万字，印了50本，一本16元）。第一部分：已发表的8篇文章。第二部分：对无理打压的申辩与反驳。第三部分：盘点对当代中国影<响>重大的60个突发事件。告诉我第三部分中有邓力群十三大落选事。立即翻出让我看，有邓力群和范元甄的照片，有我的笑脸照片。

2015 年 7 月 1 日（星期三）多云晚晴

六点半起床。薛京送来组织部赠老人一本书，《世界大格局中国有态度》金一南，中国地图和放大镜。施滨海交两厚本《闫明复回忆录》（只能写到 1984）。施很想加入《炎黄》。

下午游 300 米，尚不觉累。还是稍动即气短。崔敏又送来他的五本书。谈到庐山“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决议通过时，后面还有个“追随者”的故事，书中应补写。因为此案全国受批判者百万人记，只有我一人开除党籍。

2015 年 7 月 2 日（星期四）晴、兰［蓝］天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和《炎黄》第 7 期。玉珍去看中医，中午五人到公安大学餐馆午餐，六个菜有一条大鱼，才 180 元。小玲出示我和玉珍照片（80 岁以上老人每月有百元餐费，首次知悉）。带回的菜还可吃两顿。张党立参加了。满起已出院，下周上班。

下午游 200 米。谢小玲（谢韬女儿）来，交我一本《毛泽东传》（一位女企业家张冬英质疑，我在书上写明是出版商将毛早年的两本书合成一本（记明 1893—1923）为了好销。让谢告诉她：毛早年笔记中就有这样的话：“我只对自己负责。”再给了我一本《谢韬去世周年纪念册》（2011 年），她还拟出一本《五年来》，让我写书名。最后谈到王怀安留下的一句话：“我一生做了一件好事，留下‘疑案从无’法”。

2015 年 7 月 3 日（星期五）晴云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和小张送来一百几十瓶农夫山泉。下午游 300 米。冯亚波和朋友潘智（商务部工作，武大校友）来，让我在《口述往事》上签名。平江老干局长郑湘平和办公室女主任来，又是两份上书要钱，让我签名。同他们一起谈了些往事。

2015 年 7 月 4 日（星期六）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之外，同胜利手谈。眼睛连棋子都看错了，对方的活棋看成死棋。满起已出院，修车，未能游泳。

2015 年 7 月 5 日（星期日）云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延滨来，送玉珍十瓶治胃的丸药。要《口述往事》两本（为元元事送人）。冯海阳来，送三篇网文：“全民族的一次脱胎换骨”（港刊 1988 刊，2011《开放》再刊），“习总：三个搞清楚”（内部讲话？），“反贪、文革和改革的继续”（何频）。下午看这些文章，港刊文啟人思路。

2015 年 7 月 6 日（星期一）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继续改正关于耀邦的访谈录。下午同玉珍、小琴［芹］，小余推我坐轮椅在河边公园路绕了一大圈，晒晒小太阳，边走边坐。

2015 年 7 月 7 日（星期二） 多云小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薛京来，让处理上海一残疾人的信件（要我写他的诗句）。赵来群来，交我纪念于光远的文集《改革的黄金年华》。我将“全民族的一次脱胎换骨”长文唸给他俩和玉珍听了，实在是言人之未觉言。一起午餐吃包子。

下午游 300 米，洗痛快淋浴。请韩磊来，谈我的“抗战”事迹。小孩时就知道父亲遗言：日本必亡中国，以及长沙的“六一惨案”（日本水兵上岸枪杀小孩）等，徐州参军以及延安的文章，等等。他将在十天之内交卷。给他“换骨”文复印并崔敏的书。

2015 年 7 月 8 日（星期三）多云

六点半起床。继续改关于耀邦的谈话稿，快完成了。上午冯海阳交来一份王耀南将军一生抗战事跡文，是王太行（儿子，她的夫君）写的。想在《炎黄》上发表。

下午游 300 米，即理发。满起昨天就复工了（在医院呆了半个月，已正常），王海印来，交徐庆全代我写的一篇文章：“我为什么提意重新发表‘8.18 讲话’”。立即看了一遍，只有小改动。正好将王太行文交他带回。

2015 年 7 月 9 日（星期四）云阴

六点半起床。整天将刘江二人访谈稿改完。等于重写。《炎黄》刊邓小平 1980 年体制改革文的简介稿也看完了，小有订正。下午游 300 米，遇见蒋振云，又闲谈了 10 分钟。

2015 年 7 月 10 日（星期五）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访谈录改完，真觉一身轻快了。上午薛京来，访谈录交他处理。全文正稿我最后再看一下。王海印来，取走“建议”文。王太行的忆父文第九期发刊。

下午游 300 米。崔敏来，交刘源忆父文：“父亲也有错误”。崔认为此文不当，儿子并不了解党内情况。

上午周小舟的两个儿子：冀裴、冀石（67、65 岁）来，思想同我们差不多。说他父亲自杀时还没有他们年纪大。小舟的纪念文集，不收我的文章，他们是很了解国情的。各赠“十八大书面发言”和“近作卅四首”。

2015 年 7 月 11 日（星期六）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胜利来，上下午手谈，有进步。上午三妹来，到北京参加医学会。谈家事，大妹现住父母的房子，几家人住得近了。庆庆（谢文清女儿）送来两包大米。即去大连。

2015 年 7 月 12 日（星期日）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陈海宽来，从台湾回，带几份点心。谈几位一起吃饭，自称“我们是中国军人”。出示一些照片，建有故宫等（当年北京故宫文物都搬走了）。

下午游 300 米。遇见李欣（与我同年，七月生）。问我一些有疑问的往事，如林彪事件等。他的儿女和女婿（女婿徐啟新是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女儿李宁、儿子李群刚从美国回是工程师，要南央电话）。同他们谈三大问题等约一个小时，他们读过我的书。李欣在徐州时和张震寰一起，认识我的。

2015 年 7 月 13 日（星期一）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整天看电视、看报刊。玉珍坐轮椅在附近河边转一圈。

2015 年 7 月 14 日（星期二）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苏志恒［宏］来，下半部改正稿薛京还没有打印好。老苏为江西一个企业上诉件，让我支持转强卫（江西书记）。赵来郡［群］来，又一起午餐。下午游 300 米。满起恢复游泳，为我擦澡。

2015 年 7 月 15 日（星期三）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韩磊来，交还“全民族的一次脱胎换骨”文，复印了 5 份。“李锐的抗战经历”加了个正题目“我尽了中华民族一分子应尽的责任”。还改添。《文汇报》谈长寿文，编辑寄他 10 份，好文章都给机关同事看了。一起午餐。延滨送来女儿从瑞士带回的巧克力蛋糕。

下午游 300 米。看完两天的报刊。

2015 年 7 月 16 日（星期四）夜雨、上午雨

近七点起床。睡得不错。上午改韩磊的文章，结尾拟写一节介绍《窑洞杂述》的 41 篇文章。

下午游 300 米。续改韩文。陈海宽送来一小箱荔枝，分给小玲、胜利两家。

2015 年 7 月 17 日（星期五）阴有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下午仍继续改正韩磊稿，发现《炎黄》201<3>.6 上田海燕夫人的文章，写到轻骑队事，可以引用。薛京来。下午游 300 米。

2015 年 7 月 18 日（星期六）阴有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将韩文全改好，加了一页写《窑洞杂述》41 篇文章，真正的抗战史料，其中有 6 篇《解放日报》社论。

下午游 300 米。看报刊。

2015 年 7 月 19 日（星期日）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十一点多延滨带女儿延澍和夫君顾德明（瑞士人，现在美国）又送我白葡萄酒和蜂蜜等。赠《口述往事》。谈到过瑞士，真是和平和谐国家。谈 79 年去过美国 3 次及许多国家，增加感性知识。谈三大问题等。午餐前离去。玉珍很不满意老谈这些往事（两夫妇只 29、28 岁）。

下午游 300 米。

2015 年 7 月 20 日（星期一）阴、有小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将改好的韩文，最后看了一遍，午餐后韩来带走了。楼下姚雪垠的女儿送来父亲抗战时写的五本书：《春暖花开的时候》（上、下册）、《四月交响曲》、《牛全德与红萝卜》。

2015 年 7 月 21 日（星期二）天气如昨

近七点起床。看电视。上午陈海宽送来一盒茶叶。薛京交刘江谈话录下半整理好的打印稿，还有不少错字（是我在原件上没改正好）。

下午游 300 米。痒［氧］气瓶上午换好了。

2015 年 7 月 22 日（星期三）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看报刊。下午游 300 米。修改薛京打印好的刘江防［访］谈录。

2015 年 7 月 23 日（星期四）阴、小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韩磊来，将文稿当面改好，只看最后一遍了。施滨海来，谈逮捕上百律师，令人吃惊。

下午游 300 米。将访谈耀邦稿最后改正。

2015 年 7 月 24 日（星期五）小晴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让看我改好访谈录的全稿。重新打印寄出。一起看电视，午餐。

下午游 300 米。看报。收到《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寄来《寿——期颐特刊》有关我的文章："九九感怀"、"长寿之道"及钟叔河、刘浩、李均、陈学沛、尹岳中、文启煌等人写我的文、诗。另外一本是《沉痛悼念朱九思老师》。

晚上程湖夫妇来，程来京出差，只呆三天。想念女儿［儿子］，官瘾似乎够了。在学写旧诗，看"龙集"。要他真以我为师，笑谈一阵。

2015 年 7 月 25 日（星期六）晴转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九点多胜利来，手谈到午餐，毛病不改，只攻不守。下午游 300 米。看报刊。

2015 年 7 月 26 日（星期日）云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看报刊，看湖南寄来的《寿》。下午游 300 米。冯海阳来，给网上资料：中学女生十七岁谈二千年来如何认识"祖国"，直到现在。玉珍听我唸了，说有人为她写的稿子。

2015 年 7 月 27 日（星期一）阴、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整天没客人。

2015 年 7 月 28 日（星期二）阴有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谈耀邦长文改正稿再看一遍，仍有添正。（下午没游泳）朱大星、赵来群来，他们外出午餐。晏乐斌送来两份谈毛资料，一份谈蒋介石资料。王晓林送来她的著作《顾准和他的时代》上下册，港版，我写的书名（今年写的）却忘记了。她还给了《明报月刊》第 7 期，封面是李斌画的顾准像，还给我一张李斌画我的像（单张印照片，像已经画好了）。王的父亲曾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王的著<作>曾向刘云山求在国内出版，刘没同意。

下午雷霞来，谈湖南现任领导，无所作为。送大本熊清泉的《道德经书法集》。

2015 年 7 月 29 日（星期三）阴有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钟万昌来送蜂蜜，照例有两上诉件要钱，让签转。还有副省长求写一"电

商”招牌上网。雷霞来，也为一老友姐张帆写“上善若水”，玉珍也赞助，只好午餐前写就。

下午车出毛病，不能游泳。万寿路修泳池一周，拟去文津街泳池。钟、雷来取走字幅。收到马沛文（已故）堂妹夫妇（马祝荣、高增智）给我俩的一封“敬仰”信，他们都是米脂人，想来看望。

2015 年 7 月 30 日（星期四）阴有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玉珍给两位同乡电话，说明后天来。看一些资料。

下午到文津街游泳。房间等同过去不同了。仍游 300 米。满起照顾。韩磊来，取走他写我抗战中的文章，争取仍在《文汇》刊出。

2015 年 7 月 31 日（星期五）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薛京有病，没来。整天看电视、报刊。玉珍不在就看围棋（165、222 台）。2022 冬奥批准，很是欢乐。

2015 年 8 月 1 日（星期六）阴有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胜利上午来，上下午手谈，似有进步。没有游泳。

2015 年 8 月 2 日（星期一［日］）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冯海阳来，送网上资料。带走《顾准传》上册。下午看几天留下报刊。将湖南报业寄来的《寿》书，写我的文章全看完。

2015 年 8 月 3 日（星期一）阴、小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整天如昨，玉珍不在，即看围棋台（165、222 两台）。

2015 年 8 月 4 日（星期二）大晴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访谈录最后又改正几个字，题为“纪念胡耀邦百岁诞辰”。几个月交卷了。奚青、赵来郡［群］随后来，洪直［振］快现被“狼牙山五壮士”后代告状，牵连到《炎黄》刊物及负责人（连我也被洪利用）。一堆网上材料，但杜老不赞成应对。一直谈到一起午餐。

下午恢复游泳，300 米有点累。

2015 年 8 月 5 日（星期三）阴有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两位平江人一早来到。何卫红送《魅力平江》，他是负责编辑。另位余红伟（在金融系统工作）都四十多岁，过去来过。对此种纪念册我表示不符合“魅力”。谈三大问题，赠《文汇报》刊“长寿之道”、《口述往事》并《文集》。

下午游 300 米，觉累。胜利来，手谈到夜九点。

2015 年 8 月 6 日（星期四）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那位米脂人带女儿来，交夫君高增智的长篇上诉书，为解决离休问题。真没想到要来看望，并非“仰慕”也，世道如此。蒋老的儿子来谈家事。如何照顾父亲和两个母亲，继

母（刘大姐）神经是有点问题。

下午没游泳，奚青带四位河北人来，邵燕祥送我的八首百岁贺诗表［裱］装横大副［幅］送来。四人名：刘小放（河北作协副主席）、潘海波（河北出版集团）、王世尧（中国作协）、孟博（军队战士）。同他们简谈三大问题，赠“长寿之道”、《口述往事》。照了许多相。奚青还带来《徐光耀日记》10 卷。

为平江人写书刊名“山水平江富史鉴”。

2015 年 8 月 7 日（星期五）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纪念胡耀邦百岁诞辰”（访谈录）定稿已寄出，交我一份。高增智（米脂人）上诉书（解决离休待遇）交部里老干局处理。

汤钦训外侄信（问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正确与否）。让薛京寄篇我的文章。奚青来，谈洪直［振］快事件要有一篇反驳文章等事，交我全部有关网上资料。[4]施滨海送来美国人亚历山大·潘佐夫、梁思文著的《毛泽东——真实的故事》（约 60 万字）。一起午餐。

下午游 300 米。

2015 年 8 月 8 日（星期六）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胜利来，手谈近两小时。铁流夫人来（从成都回来有事），交我铁流写的信（很亲热，定要活下去）并审问答案详情。

下午游 300 米，觉累。看《杜光文存》（4—6 月）。收到《炎黄》第 8 期，我的文题（“重新发邓小平‘8.18’讲话”）刊封面第二条。

2015 年 8 月 9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早餐后，为谢韬的女儿写“五年来”（纪念父亲的书）三个字，写坏好多张。真老了。上午谢小玲来高兴取走。同来的有浦熙修的女儿（不是罗隆基的，已 82 岁）。谈彭老总的事情，她当年常到吴家花园去（彭流放住所）。彭谈有过许多谈话，在庐山住处一走廊中，彭对毛骂过操娘的话。她姨妈离婚事是万不得已。我也谈了我同彭的几次来往，劝她都写出来。浦安修也来过我家。

下午游 250 米。觉累、气短。

2015 年 8 月 10 日（星期一）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楼上刘世定（北大教授，刘明夫、廖时光的女婿，名字全忘了。二老都已去世，延安政研室老人）带来惠海鸣要《文集》的信（周惠的侄子）。谈看法：“习本人能力平庸，但忠良之后，没有私心，此石可雕。王乃大人才。”下午奚青又带来“五壮士”打官司材料，许多将军参入。我让满起送奚青将资料交杜老。导正回电话，事情没那么严重。

2015 年 8 月 11 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同满起到医院换氧气瓶。长沙出版系统来两人，让写三幅字：“钟叔河、朱正来往书札”、“钟叔河师友书札”、“朱正师友书札”，并将两位收到的我的信件复印各一

[4] 就所谓“狼牙山五壮士”事件，2016 年 2 月 25 日洪振快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发有一篇文章《中共英雄的历史真相，谁说了算？》。奚青所交网上资料均为官方立场的文章。——李南央注

大叠给我（其中发现我悼念俞润泉的文章，文集未收入）。立即写好，还写了“坪上书院”四个大字（彭道明要的）。

下午游泳后，同薛京一起，将奚青在石家庄做的大横幅装裱的邵燕祥祝贺我的八首诗，因太大了，到琉璃厂重裱。

2015 年 8 月 12 日（星期三）晴间多云

七点前起床。没有吃药和早餐，八点到医院检查身体。B 超等大概都正常。十点回家，小餐。

下午游 300 米，调整好气短。

2015 年 8 月 13 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同韶山市正副市长段伟长、刘科来。韶山市要参加湖南市群进一步创新发展的行列，让我签转发改委的文件。只得照办。建议毛同刘少奇、彭德怀三家 50 公里边的三角形成为一个历史遊览区，对后代了解历史有好处。随后福建连城纪念项南活动两位负责人曾海泉（原老干局长，来过）、沈满云（女，连城县政协副主席，法律硕士），为项南冤案平反向习近平送上诉件，让我签名。我说明了我的处境。他们强迫，也只好签名。同他简谈三大问题，尤其宪政问题，出示我的诗句。他们都不知《炎黄》刊物。出示第 8 期。

下午游 300 米。韩磊电话“李锐抗战”文，下周一《文汇》刊出。

2015 年 8 月 14 日（星期五）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在客厅一茶几玻璃板下发现一封琬姐 1992.11 写给我俩 3 页长信，主要谈她身体等情况，特写到大妹出差到灼姐处，见到王小毛的情况，伤心落泪。另一页讲“心理卫生”的“乐天长寿辞陈存仁撰钞赠锐老珍姐辛卯春”，内容与正体书都好。真是全忘记了，不知其人了。

下午游 300 米，调整了气短。看报刊。

2015 年 8 月 15 日（星期六）晴见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天津大爆炸，该［骇］人听闻。人为的、自然的大事故越来越多，都同这个体制有关。

上午胜利来，手谈到午餐。下午游 300 米，遇见李志民，谈他到下面的见闻。罗振宇来，又给一本他的著作：《任督流注——点穴疗法》（另一本延滨取走了）。又让为两份上诉件签署。

2015 年 8 月 16 日（星期日）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陈海宽来，从西安开佛教音乐会回。送一大盒葡萄，黑颜色大颗。

下午游 300 米。看报刊。

2015 年 8 月 17 日（星期一）晴、多云

七点起床。看电视。上午苏志宏和薛京同来同去，签署一个上诉件交一位中纪委副主任。他们要为我做一百岁。满起取来邵燕祥八首贺诗的重裱件。《文汇》“读书周报”刊载了“李锐先生的抗战经历”，正题为“我尽了中华民族一分子应尽的责任”。共三个版面，只去了一个尾巴。唸给玉珍听了。三个版

面共刊载了 8 副照片，有文立徵的。

刘清坐轮椅来，有两张照片，让我认清一两个人，都是在武大时照的。俩人还比赛了握手劲，被玉珍制止。他实际比我大一岁半。1915 年生的。

2015 年 8 月 18 日（星期二）阴间多云、小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先来，同满起挂好燕祥八首诗框。客厅变成展览馆了。张抗美送来一份“新浪微博，绍兴师爷”的短讯，不知是善意还是恶意：“李锐告诉访者：“在党 78 年，一生对得起这个党，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历史。”针对近年有人指责其反党言论，他说，“如果不走民主宪政路，我李锐这个反党分子当定了。”

那位写信的陈易的女儿来了（薛京电话告诉她，我不认识他［她］父亲）。原来他［她］从《庐山会议实录》上找到根据：赵尔陆（机械工业部部长）当我谈同冶金部的矛盾时，提到部长助理陈易。她的父亲是新四军的，受过留党察看处分。出示父亲的诗集，想出版。于是告诉她王渭的电话。晏乐斌送来一份“邓小平 89 年一次内部讲话”。赵来群又来了。没有留餐。

下午游 300 米。冯海阳来，谈《炎黄》问题等。

2015 年 8 月 19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小阵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看这几天收到的资料。“邓小平内部讲话”像真的。再次看我的“抗战经历”，延安六年是真做了事，又坐了牢，打下了基础。

下午游 300 米，尚不觉累。

2015 年 8 月 20 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罗振宇同三位企业家（许起赐、王海渊、罗文标）来，为四川宝沣建筑公司在南海一工程求助，让我转信求助。另一位是平江人，为纪念李六如电视片花千万元。要《文集》十套，四套签名。同他们谈一些往事和三大问题。

下午游 300 米。看报刊等。

2015 年 8 月 21 日（星期五）晴间云、见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谈九月三日纪念抗战阅兵，上天安门城楼的人，头天晚上住宾馆，第二天坐大巴士，散场仍坐大巴士回，不能坐自己的车了（可以早退）。只好放弃了。陈海宽来，无事。

下午游 300 米。蔡原示同李元华（我认不出了）来（蔡 88 岁，李 69 岁）。蔡送他的小书《玉雪轩自选诗词一百诗》，谈是我的粉丝，“福建的李锐”。李元华谈她的父亲的受难，自己唱歌（马上为我和玉珍唱了一首）。各赠“长寿之道”，谈一些往事。请他俩到公安大学附近餐馆吃饭。蔡留下一首不敢公开的七律：

惯使阴谋第一流，民饥民溺几时休？
红旗三面尸横野，薛荔千村泪不收。
暴虐秦皇难比并，风骚炀帝可同俦。
功臣冤杀英才死，天下滔滔达士羞。

2015 年 8 月 22 日（星期六）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收到上海《文汇报》寄来的“李锐抗战经历”100 份，高兴得不得了，给玉珍、满起各一份。又读了一遍。

下午游 300 米。又遇见那位 92 岁老人（原来建设部副部长，他提起玉珍）。开始看李炳伟的《散记集》。

2015 年 8 月 23 日（星期日）多云转阴、小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看到各种新兵器、坦克等武装预演，从门前经过，阳台看到空军飞机预演，看来要大大示威也。满起夜半两点看预演，没有游泳。下午看报刊、电视。

给薛京电话，再复印“近作卅四首”。

2015 年 8 月 24 日（星期一）阴、小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玉珍不在，即看“围棋 TV”。下午陈伯村女儿来，给通知，他们两楼子弟星期三搞个活动：两代人纪念抗战 70 年。正好将《文汇》“读书周报”我的文章交她先阅。

2015 年 8 月 25 日（星期二）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薛京来，交“近作卅四首”一叠复印件。赵来群、黄与群来，交一份网件。曾、江两人将揭件。中央党校江的书写石碑已取走。杜老带大女儿夫妇（67 岁、77 岁，女婿满头白发，原在广东），特来看望。关于《炎黄》近况，杜老说有个说明上网（包括我必当顾问）交我。刊物安全。最近开几次小会。我的“抗战经历”和《延［炎］黄》第 8 期各三份交薛京，分送部内老干局和两位部长。

下午游 300 米。

2015 年 8 月 26 日（星期三）晴、多云、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玉珍机关三人来，送来抗战纪念金牌和五千元，乃国家发纪念老干部的。

九点半应邀到 24 楼活动室两楼开纪念抗战胜利会，老头只四五个，其他皆妇女和红二代。我坐轮椅，最后刘清来了。我有个很短发言。没调［料］到一个肥女人骂我（冯海阳坐在我旁边，后来告诉我骂我反对毛，是汉奸等）。大家制止她，原来是熊向辉的女儿熊蕾，认不出来了。80 年代来过我家，很亲热，曾想当我的翻译（去美国接受访请）。太意外了，玉珍都记得。

下午游 300 米。遇见陈继组，他只比我小二岁。冯海阳来，谈上午事。晚上陈伯村女儿电话，向我道歉。

2015 年 8 月 27 日（星期四）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部里常务副部长陈希下午原定来，改到明天。下午仍游泳 300 米。何定电话，谈昨天上午事，开会批评了熊蕾。

2015 年 8 月 28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近日多看田径赛，黑人为主。

上午薛京来，朱大星带妹妹从长沙来，也是粉丝。赠《文汇读书周报》刊“抗战经历”。谈熊蕾之事。现在许多红二代极左拥毛。多次照相。薛京同延滨及律师谈元元官司事，带回一些食物。

下午三点，陈希、秘书长、老干、人事局长等六人来。送胜利 70 年金牌和 5000 元（国家名义）并大蓝［篮］水果。我谈自己几分钟，三大对得起：历史、党和自己，以及 20 世纪为人类变化最大世纪。到过苏联二次，吃不到鸡蛋；美国三次，谈苏联即将跨［垮］台等等。还唸了赠玉珍的诗，五胡乱华，只剩下氐还有点人了。陕北人同鲜卑族的关系，等等。

2015 年 8 月 29 日（星期六）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胜利来，手谈。下午游 300 米。南央从美国来，要到上海开会，并到法院听告状回复。给她《文汇》两篇文章。正好向法院出示：李锐是一个什么人，为什么要扣书？冯海阳来，让看网上文章：谈列宁主义不要同马克思主义混在一起。她俩都没晚餐。小妹要去吃杂［炸］酱面。出示忙忙女孩子 16 个月的各种活动的留影，比毛竹的男孩子还活泼得多。

2015 年 8 月 30 日（星期日）多云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南央带来 6、7、8 三月的《争鸣》。各种腐败、人事资料甚多，尤其令计划、周永康等人情况令人吃惊。

下午游 300 米。因喷雾气［器］失灵，在池边休息，惊动好几位负责人和医生来。到休息处吸氧气，使我很感谢。

南央来，同玉珍一起闲谈。黑龙江高国发寄来一份“全国贪腐 10 亿以上的官员排名”共 180 人，令人吃惊。这还算怎样一个国家、一个党。

2015 年 8 月 31 日（星期一）阴、小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同满起换氧气瓶。奚青来，送两份资料：“郭伯雄出逃经过”（贪污数目“可以救两个希腊”）和严家棋［祺］写的：“江泽民给中国造成的四大祸害”（原标题：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三大代表》刊香港《前哨》2015.4.1），其中详细说明了的第四条：签订丧权辱国的“五、一六协定”，使中苏“未定界”成为“已定界”，使中国失去北方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国土素［索］回的权利。

关于洪<振>快的问题，奚青准备写一篇文章，这样对《炎黄春秋》有好处。

下午同玉珍坐车游览了天安门的风光。

2015 年 9 月 1 日（星期二）阴、阵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赵来群来，参与了陈易事。让写“陈易诗集”四字，并代我写了序言（可用）。晏乐斌来送资料。玉珍担心崔敏出问候［题］，崔即来了。两位公安系统老人碰到一起了。谈形势。南央来，意外地看到《人文月刊》8.28（此刊常寄，未过目）刊登 8.26 上午活动，以“百岁抗战老同学共话革命情”整版，有我和刘清照片，和我的简短讲话（还有冯海阳三人讲话）。

下午游 300 米。韩磊来，谈“抗战经历”文。他收到 20 份，同事们都赞赏。《电力报》会转载。崔敏来，将他的两本著作（《回顾、反思、建言》、《梦思补记》）各四本与我，并签名给南央各一本。

2015 年 9 月 2 日（星期三）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南央来，玉珍旁听，谈过去家事。翻看了《梦思补记》中邓力群和范元甄的照片。黎澍的两个女儿找她，拟将父亲的一些信件等存放在胡佛图书馆。

下午看报刊和崔敏的书。

2015 年 9 月 3 日（星期四）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一早南央来，同玉珍一起看阅兵大典，直到中午。下午胜利来，直到晚餐后九点，一直手谈，毛病改不了。

2015 年 9 月 4 日（星期五）阴、雨

七点起床。上下午看电视，和这两天的报刊及资料等。

2015 年 9 月 5 日（星期六）阴、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下午冯海阳来，出示电脑上文章，谈熊蕾骂人的言论等。

2015 年 9 月 6 日（星期日）阴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住在美国的钱君伟、姜瑞玲（我 1979 年回来，即到中日友谊医院看病的医生）夫妇，和在日本工作的钱行（日本放送协会国际放送君，认识及川淳子）钱波弟兄来看望我。送礼品钢笔、小放大镜及茶叶等。姜大夫谈她在文革时一家受的罪，一家是我的粉丝，非常感情。夫妇 82、81 岁了。送《文汇》两文及《文集》，谈到十点多。其间赵来郡［群］来交他写的诗。程湖的夫人带孩子程资懿来，11 岁，围棋 3 段（小学五年级并围棋学校）。他们等了许久，下了许多盘。当然都是败局。午餐后又下了一个小时。

下午没游泳。看报刊。晚上看电视，女排打败了日本，得世界冠军。郎平了不起。

2015 年 9 月 7 日（星期一）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二妹和王敬之来，他们住女儿家，早到北京。敬之腿不好。谈经济形势，工资差异（服务保姆高到四、五千）。《文汇》两篇文、《炎黄》两本以及要闻资料都急于阅看。丰富午餐后，没有休息。下午三点离去。

南央回来，谈上海会议情况，有国外学者（研究性与女性问题，范元甄在内）。萧延中已到华东师大。

2015 年 9 月 8 日（星期二）阴、多云

七点起床。看电视。一早南央领华东师大刘彦文（女、思勉学院老师，29 岁）、钟徐楼芳（硕士，历史系，少数民族）、王健（硕士、政治系）,他们都是学历史、政治的，读过我的书,《口述往事》、《三峡工程》等都有复印本。刘送我她的《博士学位论文》“甘肃引洮工程研究”（大本三百多页），钟徐送“新安江工程质量事故”（水泥质量）。于是我大谈自己的水电历史，八年最长的工作单位，以及同水<利>部的钱正英、林一山（单纯防洪，不懂得河流综合利用和梯级开发以水电为主的科学思想）的大矛盾，从官厅到淮河开发单纯防洪等等，以及“文革”中消灭水电机构等等情况，然后谈到这个党缺乏科学认

识（1956 年我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干部一定要学习自然科学”，也没有起作用）。他们听了很高兴。我还谈了在这楼上 36 年研究三大问题和 19 本书的《文集》以港版出版了。于是<为>萧延中|为|他们题字：“一生从事，史实史识”。

2015 年 9 月 9 日（星期三）阴

七点起床。看电视。小妹来，谈上海及昨天情况。彦文的博士论文，她发现甘肃大学有人抄写为自己论文，她向其老师抗议，回答却是给［要］多少钞票。她拒绝，气急［极］了。现在的大学有个马列学会之类学生组织，是为监督老师讲课的，揭发不当之处即得奖金。上海人多看不起当前形势。楼上嘉楠（金老女儿）即不看电视（都是吹捧）。对我谈的都很满意。南央也追问我在延安时的理论认识。于是又谈到批胡适的“改良主义”为反革命，及“曾国藩乃汉奸”等事。他们三人到陆茂竹家，得到好多水电资料。

下回［午］游 300 米，尚不累。看报刊。玉珍收到部里电话：她已享受“副部级医疗待遇”，高兴之至，我也为她高兴。

2015 年 9 月 10 日（星期四）阴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钟万昌来，送 50 本 8.17《当代法治》（对开版，我写的刊名，忘记了）刊尾转载了“李锐谈长寿之道”。此刊是湖南商务厅、法学会主管。还交我陈研法［发］写的“平江李锐”长文，要在此刊发表。随即改正此文。

下午游 300 米。罗振宇带三个人来，为他们的父亲打官司上诉件两份，签署转北京市负责人。谈到陈研发还是“保外就医”身份，发表此文是否合适？要了四套《文集》。

2015 年 9 月 11 日（星期五）晴转多云、夜雨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薛京、钟万昌、毛卫平、奚青先后来。我将陈研发长文改完，才同他们会见。钟交我刘晓钟（中央党校副教授，搞精神研究的）给我的信“计划成立‘中共企业精神研究中心’”，让我转陈希，只得转上。毛谈经济形势很不好，谈张震的病状。奚青交我几份重要资料，有王家典（已去世）长文：“毛泽东中共洛川会议讲话真伪的辨证”（下午看完），还有杜光为纪念谢韬逝世 5 周年活动（发《五年来》的书，我写书名），没［被］管制没开成事，痛责当局的文章。还谈到熊蕾属“乌有之乡”人物。最近一批红二代成立“中国至宪党”，为薄熙来平反，称薄为终身领袖，注册网站获批。反映李克强的话：“缓中有稳，稳中有升”。

下午游 300 米。看报刊。

2015 年 9 月 12 日（星期六）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南央来，闲谈往事。她告海关的案子，可能拖下去。9 月 3 日大阅兵，丁东、戴晴都被控制不外出。对阅兵议论甚多，传花了 200 亿美元。晏乐兵［斌］来送资料，收南央送的书《我的父亲李锐》。

下午游 300 米。杭州毛应民，同两位友人（曾毅、企业家，刘志奇、临西县政法书记）来，送四大盒青春宝。要一套《文集》，赠《文汇》两文。甘露来，送食物。

2015 年 9 月 13 日（星期日）晴、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南央来，谈往事。我同毛、周接触情况，她母亲在延安等情况。现在年青人的悲观，觉悟的人越来越多。她和悌忠拟以 10 万元为我明年做寿。

下午游 200 米。满起腿伤没游，为我背部擦药。罗振宇又来，为友人向北京市委送两份企业的上诉书，要 34 套《文集》。

稍稍动作即气短，要喷雾，很小心了。

2015 年 9 月 14 日（星期一）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南央来，谈往事，谈苗苗一家。崔敏来，谈形势。下午到医院，看内科、皮肤科、呼吸科，都正常。呼吸稍有劳动即气短，已无药物治疗，自己小心。痒的问题，又给了一种药。

杰孚医生要我的《口述往事》。起搏器明年再按［换］。玉珍、小玲同去，小玲是否安此器，检查再说。

2015 年 9 月 15 日（星期二）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一起去医院，右手出生小块肉片切除，还得服药一周才能做手术。晏乐斌来，取走崔敏赠的书。谈他三次受苦难情况，背部被打伤。

下午南央来，谈到法院情况：①案子拖了快两年了，确实太长，我们也想尽快解决。主要是疑难复杂。②过去没有此种案例，只有 2003 年发生过告海关扣留《红太阳是怎样生起》一本书。第三中级法院是新成立的，这种案子没有经验，需慎重。一旦判决，会成为以后的“标杆”。③我们内部意见也不一致，会将您要求尽快开庭的意见向庭领导反映，不会老拖下去，但是也没法儿告诉您确切开庭的时间。④南央说：我告诉法官，海关不肯让我把书带回美国，又点名说《李锐口述往事》是禁书，不能进入大陆。李锐曾任高岗、陈云、毛泽东秘书，与胡耀邦、赵紫阳又有亲身接近，此书回忆一生跟随共产党革命的经历，海关作法损伤了李的名誉，也损伤了我的名誉，希望法院公正判决。⑤请相信我们会认真对待，作出公正判决。

2015 年 9 月 16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给李曙新（继哥的儿子，在河北工作）电话，信收到。给杜老写信，介绍晏乐斌的文章，能否发表（谈镇反）。南方开会，纪念耀邦百周年，让我题字。

下午游 300 米。王家柱（山西人，过去来过全忘记了）来，为薛京送《阎锡山日记——全编》，赠《阎锡山回忆录》，谈闫强于蒋介石，抗战时让成立新军等。我谈到四叔（李积芬）在日本士官学校时，与闫同班等事。

2015 年 9 月 17 日（星期四）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整天看报刊，《争鸣》6、7、8 月三份（小妹带回的）。下午游 300 米。玉珍坐轮椅出去散步。

2015 年 9 月 18 日（星期五）晴见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引来四位粉丝，他的友人介绍的友人：涂象文（名片：广东湛江市

驻京办主任)、顾炳元（名片：苏州吴中开发区政法委书记)、周青（海南东波文化研究院院长)、吴耀武（湖南慈利人，有在长沙的地址)。同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党内外事，自己经历的，以及三大问题等。出示李炳伟的《散记集》上“20 世纪三大暴君图片”及胡绳的“遗言”等。

下午坐轮椅同玉珍到河边坐休，看一群孩子由母亲带着游玩。

2015 年 9 月 19 日（星期六）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十点胜利来手谈，小有进步。下午游 300 米，尚不觉累。冯海阳来，谈她的家事，自己不入党，弟弟们都左。她的老公（丈夫的父亲）在部队，也是一生受折磨。

应杨志孚医生之约：送《口述往事》和《文汇》两文。星期一玉珍、小玲带去。

2015 年 9 月 20 日（星期日）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看 3 万人马拉松长跑。上午牟广丰夫妇来，让看李炳伟的《散记集》，闲谈到近十二点。

下午游 300 米。看报刊、资料。刘远英大姐来，送请函，星期三上午在丙楼办“老干部活动站”文艺联欢会。谈那天红二代“住户委员会”开会熊蕾骂我的情况。她没参加会。那|那|个会的正副主任都是女的，张小松、陈娟（陈伯村的女儿，她邀我去的)。谈还有一位女老干部牧兰很左。这两栋楼人事情况很复杂。

2015 年 9 月 21 日（星期一）多云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李占军来，送大水果、食物。他从事汽车生意，已开七个店。中国已成最大汽车生产国，我坐的红旗车 40 万元，属中高等。

下午崔军夫妇和张津生（75 岁）来，赠《文汇》两长文并《炎黄》第 8 期，一起吃水果，闲谈。

写了两张大字。陈海宽搞佛教音乐会对联：

初闻佛曲歌两岸，又见神州共一声（前句改了）

“广东民营经济研究会等省市县社会组织召开纪念耀邦诞辰一百周年会议园［圆］满成功”:
惟有伟大良心胡耀邦，才能大解放思想、大解放人，
开辟改革开放的救民救党新路（救党两字是我加的）

2015 年 9 月 22 日（星期二）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薛京来，同满起到远处换氧气（医院不管了)。罗振宇带女儿来（大学读英文毕业，乱花钱管不住)。我同她谈了一个多小时，如何做人等等，并将《文汇》两文交她，知道我们这一代人的为国思想。一起午餐。

下午游 300 米。赵来群来，父亲已去世。

2015 年 9 月 23 日（星期三）多云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习去美，评论正面甚多。上午韩磊来，给我几份《中国电力建设报》，转载了他那篇写我的“抗战经历”文。为玉珍和我挂上抗战纪念奖牌拍照。谈形势，一起午餐，十几个菜（他家餐只两个菜)。

九点到医院九楼做右手小肉片切除手术，同做大手术一样。明天还要来换药。玉珍还去何青大夫去［处］（九十一岁为我成功搭支架的大内科主任），见面非常高兴。各部位都还正常。我将那首诗即用小白纸写上“谢谢她”，“我要争取再活五年”。

下午不能游泳。小胖力丰从瑞典回来，看望儿子。谈他物理、数学研究科技工程等问题，获得专利等。谈家事，他的母亲（灼姐）比较自私，影响儿女等等。一起晚餐。晚上秋林和爱人刘恒著（北京理工大学博士生，兵器科学与技术）〈来〉。

2015 年 9 月 24 日（星期四）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昨夜玉珍来两次照顾起床尿尿。八点半到医院换药。上午刘远英和物业负责人来，谈星期三聚会到了一百多人的情况。为我和一位韩部长支持两栋楼得以装修，大家鼓掌（有些红二代不赞成）。

下午崔敏送来网上资料：“左王”邓力群新书承认与李锐妻通奸，有照片。吃晚饭时，刘大姐（刘伯承侄女，住 24 楼，过去常来）坐轮椅来，不认识我们了。已患老年痴呆了。

2015 年 9 月 25 日（星期五）晴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让他看资料，处理新疆唐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来信，要建受害者诗碑林。我的两首选的换两首，先寄去。郭全胜带他办公室一工作人员（宋淑如，女 40 岁）来，她连自己的名字“淑”音也错了（读“玉”）。我狠狠批评了她，问她许多问题都回答不了，不知道“五四运动”，更不知道两面大旗“民主、科学”，还要去日本。这代青年人太可怕了。郭全胜管人事工作，我也批评了他。

下午唐小毛来，谈关于抗战领导是国民党政府，原来胡锦涛也承认马英九说的，现在习又改口了。马提出意见，网上有报导，被封杀。她家好多人名都记不住了。于是唸了父亲唐麟（旭之）、母亲（唐荣前记得）、祖父唐梅村、姑妈唐荣梅［枚］、向隅（都是延安的）都去世了（荣梅［枚］在美国去世了，与我同年）。她明天去韩国，送了上海月饼。

2015 年 9 月 26 日（星期六）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崔军夫妇带马进来（水电工程兵老人，送我一张 1979.12.9 我们三人在工地的照片）。崔有一本我谈毛的旧书（我也没有了）转赠马，让我签名。我将《文汇》上刊“谈抗战经历”文赠马。崔还〈将〉司机（穿军服）带来，一起照相。闲谈中李志民夫妇来了，又一起拍照。志民谈刘澜波旧事，西安事变后，如何应对国民党的追查。最近去安徽，经济形势独好。

下午看习访美电视。看报刊。

2015 年 9 月 27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今天是中秋节。上午小智来，送月饼。有两块无糖专给玉珍的。苗苗两口子来，报告喜讯：觅觅找到夫君了，十月一日来（他俩也没见过）。胜利来手谈，让苗苗观看。中午十几个菜大过节，四家九人热闹。下午周保志来，送 8 个大磅［螃］蟹。他身体尚好，取消了专车，一月两千元或看病、开会。他暂时选用前者。晚上玉珍出示玉洁给的一个小瓜。

2015 年 9 月 28 日（星期一）阴、小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清理客厅中存的资料，分类。看报刊。习近平访美，连续报导，给不发达小国捐款，“南南合作”。看来颇有收获。彭丽媛会英语。

2015 年 9 月 29 日（星期二）阴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路上接薛京。九点钟到医院。换药时见血，可能是这两天又右面睡了。回来让薛京处理资料、信件等。一起吃丰富的午餐。

下午看报刊，同玉珍看电视。青干局原同事送的大画像，薛京和满起移动冰箱等，挂在饭厅，很是奈［耐］观。

2015 年 9 月 30 日（星期三）阴、小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小玲来包饺子，午餐我吃了五个。天安门“纪念革命英雄永垂不朽”，空前规模。

下午刊物办事人员王海印送来稿费和第十期《炎黄春秋》五本。

2015 年 10 月 1 日（星期四）晴、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今天是国庆节，也是家庆节。上午苗苗一家来，觅觅（34 岁）同夫君罗为［维］(36 岁，律师)、小胖夫妇、二妹、王敬之、王小毛，都来了。还有胜利一家，满起、小玲，一起到公安附近餐厅，两桌，餐宴。我交罗为［维］《文汇》两长文，《炎黄》第 5 期、9 期（有张思之文）。同他长谈我的家史及要害往事，会餐时也谈了几件要害往事，及“让我灵魂有笑容”几首诗，以及赠玉珍的诗。罗为［维］长得不错，1.82 米高，家庭好。

下午同胜利手谈到晚餐。

2015 年 10 月 2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看报刊。下午同玉珍、小玲、小余推轮椅到紫竹院游览。好几处跳舞、唱歌，男女老少络绎不绝。园内古树甚多。直到五点才回家。

2015 年 10 月 3 日（星期六）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胜利来，手谈到午餐。延滨来，送美国好巧克力（女儿寄的）。

下午坐轮椅同玉珍到河边散［晒］太阳，小走活动。到五点始归。

2015 年 10 月 4 日（星期日）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整理客厅小桌堆满的杂件。晏乐斌给我的几份谈过去整肃资料，都没细看过。下午盛禹九和安化同乡肖跃华（在北京日报工作，50 岁，粉丝）<来>，盛的诗集和文集要出版，要我写首贺诗。谈了一阵。接着罗振宇和平江人徐强来，让转两上诉件。要了两套《文集》，送大篮水果。其人交游太广。

为盛禹九诗集拟了草稿：

回忆平生书史实，弄清史实太崎岖。
珞珈校友师李杜，留下心声不屈躯。

2015 年 10 月 5 日（星期一）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整天看电视、看报刊。中央 4 台有“东方”电视剧，写解放战争时国共斗争，出现周恩来谈熊向辉［晖］情况。

满起接到电话，明天下午陈希（常务副部长）来家。

2015 年 10 月 6 日（星期二）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谢文清女儿庆庆夫妇和小儿子（从美国回）来，特看望我这个老人。谈形势和往事，赠《文汇》“抗战经历”文。杜导正来，谈本月要开一次社委会，给我写了个名字“一个稀有动物”。

下午陈希带四人来，大概听说戴晴要写我的党内经历。我说同她只有三峡问题的交往，此种传闻不实。于是我谈到网上有乱骂我的，有骂“汉奸”的。玉珍在旁，我特别唸了送她的那首诗（末句：“喜欢乱讲最担心”）。将准备好了的“抗战经历”文，“十八大书面发言”和《炎黄》第 5、8、10 期相赠，并服［附］他耳朵讲了陈云派我去组织部的事。送了一大篮水果。

2015 年 10 月 7 日（星期三）阴、有雾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陈海宽来，取走我写的那两句话，一起午餐。氧气瓶没关好，满起到东城一个厂子换气，还放假，得明天换。看报刊、资料。

2015 年 10 月 8 日（星期四）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陈海宽来，送蔬菜。整天咳不出痰，咳得胸腰疼。用医院给的一种喷水剂，以前无有的现象。

2015 年 10 月 9 日（星期五）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早餐后，同玉珍、满起到医院看呼吸科。CT 照片子，发现有肺炎，必须住院治疗，否则每天来打点滴等。回家途中同薛京商量，如住院则请他陪同。回家同玉珍商定，还是主[住]院（她主张小余陪住，我没同意。因家中离不开小余，玉珍现在也每天到医院注射）。

下午同薛京住进医院七层 7 室。我熟悉住院情况（九十一岁搭支架）。给医生两份《文汇》长文和《炎黄》第 5、8、10 期。请他们传阅，知道我这个人。吊瓶、吸水雾、打点滴，喉咙觉舒适点。

2015 年 10 月 10 日（星期六）晴转多云，这几天刮北风

睡到七点半起床。八点吃早餐。家中药物、用品等都带来了。薛京睡拉长沙发，八点才起来。

各种医疗感觉作用好，有个老医生来看望。软床感觉舒适（家中曾改睡硬床，可以改过来）。喉感比较正常了。薛京照顾甚好，吃饭比我多两倍。

下午朱大星夫君孙绪铭来，送水果。玉珍和胜利、满起来，一起闲谈。孙谈“大众”、“奥迪”都是德国企业，出问题都原因复杂。我们大买“波音”奥巴马也不高兴。玉珍五点多才回家。

2015 年 10 月 11 日（星期日）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薛京八点起。早餐后，点滴等治疗。上午满起、小玲来，送菜。明天满起来，代薛京。玉珍电话商定。

下午两点半，用开塞露大便不出。随后护士给服通便药，也没起作用。继续点滴、喷雾等治疗。晚饭前，李占军来看望，送水菓等。

2015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一）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治疗如昨。九点满起和小玲来，满起接班。九点多送薛京回去。下午一点半用开塞露解了大便。午睡到三点醒来。翻看满起带来的几天报纸。王金霞医生（女）来，给“布地奈德福莫特罗粉吸剂”（家中早晨用），让早晚都用。

上午老干局两位女副局长吴卫新、王秀荣和邓爱君、常伟东来看望，送两袋牛奶。很是尊敬。

2015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二）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七点吃饭。治疗照旧。方保民等 6 位医生看望。满起九点回家送玉珍治牙，小玲来替代了。理发（两边长了，小玲剪掉些，还不规则）。

晚上满起为我洗脚。

2015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三）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治疗照常。上午部里老干局二人陪同秘书长来看望，送一篮大水果。小谈一阵。

下午玉珍、小余来，她们做了两盒大菜：鸡和鱼。估计快出院了，不让送来，她们直到五点多才回家。

2015 年 10 月 15 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治疗照常。一位医生告诉我，下周一出院，不能提前。让满起即告玉珍、小玲送菜来。

下午将《炎黄》10 期翻完。最后看“苏军的性暴行与斯大林的态度”。

薛京、孙绪铭、罗振宇、甘露来，坐满一室。我正口服水雾，小谈一阵：不要生气，自找乐趣。唸了两联：“平生文字难成狱，自我批评总过头”，“六不怕惟头尚在，三餐饭后嘴难张。”

2015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五）阴

六点半起床。七点半早餐。多种治疗，正常。上午小玲送来煮鱼，一起午餐。第 5 期的“九九感怀”又看了一遍，看完“吴南生：亲历经济特区的决策过程”，非常重要的当代历史，其他好几篇过也［去］没看过。

2015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有霾

六点半起床。治疗照常。口服水雾后多痰，明天让停止了。下午玉珍、小余来，谈家中太寂寞了，希望我回去。看完带来的这三天的报纸。

2015 年 10 月 18 日（星期日）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点滴和口吸水雾照旧。感到右眼皮一侧有小痛，这两天用手指按摩，不见效。今早从镜中发现有红色。医生即带我下楼到眼科查看，无甚问题。点了“左氧氟沙星滴眼液”（小瓶装）。

继续看报。杜润生老人的去世，有好几种报纸报导称：“中国农村改革之父”，胡启［啟］立、田纪云、胡德平等到家中悼念。

下午金利和维娜从天津来看望我，一起吃水果，闲耶［聊］。《文汇》的文章他们从网上看到。从小手机上让我看到网上我的照片。我谈了些往事，近五点才离去。满起帮助我洗淋浴，全身採［擦］遍。右手有点滴针的埋件，用塑料两种手套带［戴］上，不让进水。

2015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一）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右眼红了，很不舒服。早餐后找眼科医生看了，眼皮有问题，用一种光照治疗。

小玲来接，同医生告别。近十一点才回到家中。在院 10 天，收到好几本书刊及湖南平江火电的上诉书等。还有邵燕祥为一本诗集写的信。

恢复家中生活。玉珍将客厅空调打开变暖，因医院病房室温 30 度。收到李斌送我的大幅半身头像，非常立体感。

2015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二）阴有小雨

六点半起床。恢复家庭生活，早晨吃药等。

上午陈海宽来，还在努力搞两岸佛教活动。眼睛好多了。九点小玲陪我到医院，照短波。让玉珍给燕祥电话，收到书信，天天看他写的 8 首，挂在大厅。看几天积下的报刊。

2015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三）阴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九点多到医院照短波。右眼完全好了。薛京来，让看信件等，让回江苏高洁电话。

下午荆中同一年轻朋友来（粉丝），小谈一阵离去。崔敏来，给三份资料（一份谈“胡锦涛悲剧”，大老虎都是他在位时出现的）。崔军带儿子（60 岁）来，有人让他送我一大箱大石榴。二崔谈拢了，互留地址。我都让他们看那副大油画头像。

赵来群一早来，取走为《陈易诗集》写的“序言”。

2015 年 10 月 22 日（星期四）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解手完全变了，晨、午共三次。九点前到医院，方保民大夫查血，吃药，不必再看了。韩磊来，交 9 张我和玉珍挂奖牌的照片。十点四十部里老人第一支部的赵宗鼎、杨健生、蒋震［振］云等五六人来看望，各送一份《文汇》刊的“抗战经历”长文。小谈往事，参观书房，“一生困在书中”。欣赏李斌的大幅油画，还拍照多幅。

晚上张抗美来看望。送平江腊肉和大水果。

2015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五）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习访英，做了大生意，真是互利、双赢。上午薛京来，谈昨天情况，处理信

件。一起午餐。下午罗振宇来，又是上诉件转交（一省委书记），送来一全国鱼分佈大镜屏。“你专干此类事”，生了气，拒收鱼屏。收了一幅“寿”字，玉珍缓和（要了四套《文集》[5]）。

佩珍儿子杨东，送了红枣等许多食物，即回家（开车送县领导来开会）。

2015 年 10 月 24 日（星期六）天气如昨

七点起床。看电视。上午延滨来送“稀世山珍，全球独有”葛仙米一盒（四小瓶），乃湖北恩施自古名产（小黑例 [粒]），和两瓶茶油。为了我俩健康，好东西都送来。下午同胜利手谈三小时，毛病不改，只攻不守。上午戴晴来，谈陈希询问的有关我的电视传记问题，由她主办的小何摄相 12 次的电视采访（小何因此关了 8 个月）。此事我都忘记了。让薛京告陈希。戴晴拟找他一谈此事。

2015 年 10 月 25 日（星期日）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翻完崔敏《梦思补记》中第三部分“当代中国突发的 60 个事件”。

下午冯海阳来，谈到我的处境（来人少谈等）。

玉珍接杜老电话，担心当前形势，借党的规定来“执法”。《炎黄春秋》仍处危境。

2015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一）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为祝贺悌忠父亲寿辰，玉珍和满起、小玲买来塑料大花盆，拟裱一大寿字。

2015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赵来群来，出示他写的悼念杜润生老的一首七律，篆体书的，署名六七人。催我写“陈易诗集”书名。

薛京来，担忧形势收紧，尤其控制舆论，尤其《炎黄春秋》（可用“不予登记”等名目）。陪我下午到 20 楼“西门子助听器”处校正耳机。声音放大了。回来试用，变成闹声，难用。

玉珍给悌忠家电话，我们都有病，由满起和小玲送上寿礼（东北人参、两瓶寿酒、两盒茶叶、大盆花，那张寿字太大难裱留下了）。

2015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同玉珍、小余看“办不好的事“（都办好了），特别是那西方人高空走钢绳（七代相传）太惊险了。下午董琨（社科院语言所，送我祝寿诗，红底裱好的）和林钊勤（香港政府驻京办）来。林给我 10 本《我的父亲李锐》。谈往事和三大问题，谈二十世纪。他们对形势不乐观，认为习文化底子差，他们这代人没读好书。出示近日收到的几本书，都是揭发文革等灾难。

2015 年 10 月 29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沈云彪和谢庆庆（谢文清女儿）来。沈送两只鸡和两大南瓜。对习的看

[5] 家中保姆小余告诉我，这个罗振宇每次来说是买《文集》，将书款交给张玉珍，但是出门时总是告诉小余《文集》还留在家中，并不是真要买，实为变相送钱。—李南央注

法同我们相似。各赠《我的父亲》一本。一起午餐。

下午看报刊和电视。收到杜光的自印书《宪法、宪政、法治》和《杜光文存》第45辑。他是全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我只谈《共产党宣言》的影响）。

玉珍接到电话：常来我家的刘阿姨（住24楼，刘伯承的侄女，延安外语校的，比玉珍大二、三岁）〈去世〉。

2015年10月30日（星期五）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李占军的夫人送来“正定国际汽车文化产业园”的请柬（和厚本说明书）。正定是习工作过的地方，此事记得我帮过忙。我的“贺信”签了名。薛京来，谈陈希来家事，戴晴要见他。因此让薛京代拟了一个“声明”稿，使自己“独立”一些。十一点多，杜老来，谈两个“决议”出来，控制更紧了。他也赞成我出“声明”。我们“战略坚持，策略生［主］动”，身份要紧。谈到十二点多。满起送他回家。“声明”写好，由薛京交陈。

“声明“定稿抄下：

“近年来，一些熟人或通过熟人来家里探望坐谈者不少。由于本人年事已高，记忆力衰退，已记不清哪些人来过，或以某种方式记录过谈话内容。故未经本人过目许可，无论以何种方式出版书刊或其他资料，本人概不负责。特此声明。”

前面给陈希写了几句话：“前两天您来同我谈的有关情况，考虑之后，是否发表这样一个声明（在网上或有关刊物，我是网盲。）”

杜老认为：现在意识形态是惜左斥右。

2015年10月31日（星期六）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一早胜利来，开始手谈。小妹和悌忠回来（戴晴先告知），为我百岁送10万元。两家各送衣服及玉珍药物，我们都高兴。如此家情世上少有了。出示“声明”，他俩也赞成。小妹还将我1947—2005日记中的诗词《录入本》两份交好［我］（《龙胆紫集》未收入的）。谈到吃午饭。小余做了十个菜。

下午正同胜利手谈时，张清［青］义（几乎叫不出名字）和他的朋友彭应登（北京市环保研究院）来。彭告诉我苏静［镜］（湖南地下党工作时，新化县委书记，北师大的，早已去世）是他外公的姐姐。谈了一阵，共吃水果。彭说会下围棋。接着李云从美国回来（已75岁，去看望他的女儿），带来邵济郡（笔名小鹰）的信和《文革对话录》及》续集》。由闫淮写了介绍信。邵的父母是邵荃麟和葛琴。

客人都走了后，才能同胜利再手谈。晚上小余为我热水泡脚。

2015年11月1日（星期日）晴间多云

六点起床。看电视。早餐后，小妹、悌忠来。直闲谈到午餐。悌忠一家都痛言往事骂得厉害。出示忙忙小女儿的活泼动片。给了他们几份《文汇》谈抗战的报导文。

下午看报刊、资料。准备明天带去的书报。

2015年11月2日（星期一）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薛京来，十点前到达那个餐厅，参加《炎黄春秋》社委会（顾问参与）。共15人，由徐庆全首先讲这八个月刊物的情况（正式开会前，胡德华、陶斯亮谈纪念耀百岁诞辰的情况）。

我发言讲了刊物的责任在弄清当代（主要是这 100 多年，人类历史变化最大、也最复杂、最惨），要弄清“史实和史识”。也谈了些自己经历的有关往事（以及坚持宪政治国等）。随后何方和好几位发言。德华有悲观情绪。都对刊物方针、战略坚持，用些策略坚持刊物能办下去（最近发表了一篇王蒙的文章）。吃完饭回家，已下午两点了。

三点后，戴晴来，交我看一本港版九月出的新书《告别总参谋部》著者为罗瑞卿的儿子罗宇的“回忆录”。因父亲事件也受难，“六四”后逃离到美国。戴晴看完了，说书中有几句话，抬高了我，因此引起安全部门怀疑，通知中组部来找我谈。如果因此书引起对她的疑虑，她很想找陈希一谈。戴晴谈她现在有人看管，但那位女警察的丈夫读过她的书，知道其人，因此对她很关心，讲亲切语。

2015 年 11 月 3 日（星期二）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小妹、悌忠来。闻言昨天开会情况，引起小妹谈刊物内部人事复杂情况（何人告知不能透露。主要是女儿，同丈夫已离等等）同徐的情况。

下午恢复游泳。泳池的人见到都非常高兴。只游 200 米。满起帮我淋採［擦］全身。毛卫平同胡军（平江县委旧址管理处负责人）来，送我周成启给的两厚套中国古代书法和画幅，还有本人荣誉画册。我将《文汇》两长文和同玉珍挂纪念章照片交与，可放在纪念处。为了平江进入全国知名革命胜地，致发改委信，让我签名，让我引发谈了不少往事和三大问题。让他们了解暴力革命引起上世纪两大阵营对抗的结果。

2015 年 11 月 4 日（星期三）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小妹、悌忠来。小妹让我继续校正她复印的日记中个别字，有的我也认不清了。看完报刊。

下午游 200 米。胜利来，手谈到晚餐。

2015 年 11 月 5 日（星期四）雨阴

七点起床。看电视。上午小妹、悌忠来，出示忙忙小女儿图片活动给牧州看，并拍照。冯海阳来，一起漫谈。冯谈她自己的经历，年青时看父亲日记，知道这个党了，因此不入。

午餐仍十多个菜。下午游 200 米。出了一个事故（弄　了淋浴房）（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真是老了。

2015 年 11 月 6 日（星期五）雪转阴

六点半起床。窗外下雪了。看电视。上午翻完两厚卷书、画集（各三本，周成启送的）。下午玉珍不让去游泳，外面很冷。看电视。

2015 年 11 月 7 日（星期六）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胜利来，手谈到午餐。

下午两点看电视。习新加坡之行，习马相会，长时间亲切握手。看到四点多。小妹、悌忠来晚餐吃饺子。他们在美国也包饺子。夜九点多上床，已成习惯。

上午来个平江人徐强（过去来过）让给一个朋友李浏想转业的信（称我为李叔公），家族中并无其

人，严励［厉］拒绝了。

2015 年 11 月 8 日（星期日）阴转晴

近起点起床。看电视。上午陈海宽来，没谈什么，一起午餐。下午没能游泳，汽车没电了。恰好盛禹九来，为他的诗集我的赠诗，薛京竟没有交他。当即写了与他。并谈中国文化传统中要以“以史为鉴”，要弄清史实与史识，如太史公，李杜苏文等诗人。取走傅高义写邓小平的书（要找他谈），其人夸邓抬邓（六四写了一点），谈到四点多。

报上载有五识：知识、常［学］识、见识、胆识、常识。

2015 年 11 月 9 日（星期一）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没来客人。看沙叶新送的剧作《良心胡耀邦》（共 10 场），申渊写的序言中，称“陈独秀、胡耀邦、赵紫阳为党内具有民主社会主义的开明人士，始终受到排挤、压制、打击”。“顾准、项南、李锐、鲍彤、胡绩伟、曾彦修等人也是。”

下午满起和小琴［芹］、小余到远处换氧气。同玉珍看电视。她不在，就看围棋（有两个台：165、222）。这就是现在的生活，当然还有报刊。

2015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二）阴霾、小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谈在广东参加纪念耀邦百岁纪念会情<况>。带回两块金牌，由谢健民的广东民营经济会主办（过去我为谢办的企业题过字）。戴晴来，谈艾未未的情<况>，艾青和高瑛（高文华的女儿）。我告知同高文华的关系，知道高对六中全会文件（否定白区工作）谈北方党还是有建树的。

下午游 200 米。看报刊。

2015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三）阴霾

六点半起床。上午看电视。中央三台有奇特危险节目，三人同看。下午游 200 米。胜利来，手谈到晚餐。

2015 年 11 月 12 日（星期四）阴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小妹、悌忠从长沙回。《文汇报》长文都看到。明年大妹等 7 人和朱正都来京祝寿，钟叔和［河］、李冰封等身体不行不能来。长沙汽车堵街，人人有车。毛远新到清水塘，见盖了许多房，非原貌了，命令将房屋全拆掉。大妹送来好些菜。冯海阳来，谈了一阵。

下午游 200 米。看报刊。晚上同玉珍一起看中国足球同不丹战，到底是小国 12:0，真少见。

2015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五）天气如昨

六点起床。看电视。上午陈海宽、冯海阳先后来。陈送一种好豆腐。下午游泳。小妹、悌忠来，明天回旧金山。交我一张《习近平用典》的广告——线装四册，令人惊奇。谈了一些街头听闻。朱正在写毛传。雷霞和她的原威胜电子公司老板（坐了十二年牢）邹建华来。刚开始谈，杜老来，当前一喜一忧。喜者，纪念耀邦百岁，七人参加（德华告知，我俩自应参加）。忧者，社科院又搞一个研究意识形态中

心（名字未记清）。南央同他谈徐庆全等人事（她从社内基层知道的），可能让徐接班，十二月二日开社委会：还有哪些可靠人进来。怀念耀邦有人引用我的诗句：“活在人心便永生”。

2015 年 11 月 14 日（星期六）仍阴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胜利十点多来手谈。下午游 200 米。冯海阳来，出示钱理群网上文章。同胜利手谈到晚餐。

2015 年 11 月 15 日（星期日）阴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雷霞和邹建华来。邹谈此案不解决，死不瞑目。他们已写好上诉书，有活动计划，已找过张思之。我就谈往事，说明三大问题（邹坐牢时以灯光躬[射]眼廿多天，不让睡觉）。留午餐。下午没游泳。罗振宇来，拆迁盖 11 层高楼，上书县长，又让我转送签书。巴黎几处枪击爆炸震动全国，惊动世界。伊斯兰恐怖组织乃世界性的。

晏乐斌送来他的著作《广西“文化大革命运动”》8 本，我写的序言，都忘记了。

2015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一）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奚青和尹秀夫女士来。尹是地质部的同事，57 岁，早离婚，带大一个生怪病的女儿（现在空姐的带头人）。长相甚好，准备介绍给薛京，已同薛谈过。我就谈到最近薛同前妻去江苏参加女儿的婚礼了。尹是我的粉丝，带了一本《李锐其人》。《文汇》两篇长文也都看过。同他们谈往事。奚青出示他到二滩水电站的照片。大坝上见到骂江的字跡。给几篇网上资料。

2015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二）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范岱年夫妇来，送大盒装的小人参。89 和 82，仍游泳。谈了一阵。下午游 200 米。看报刊。晚上张青义送来两盒他种的江西橘子。

2015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三）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谈到常州同前妻参加女儿婚礼，“乃照顾她一次”。因此奚青介绍的尹秀夫当然成事。他已将白发染黑了。给他几份处理信件。郭全胜来，谈邹建<华>事、雷霞事，他也关心。盛禹九来，将我为他的《鼎斋诗稿》写的一首诗，加了一个短的“自述”（主要谈“史实”与“史识”）。我又将“自注”加了约 100 字。一起午餐。

下午游 200 米。胜利来，手谈到晚餐。

2015 年 11 月 19 日（星期四）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韩磊来，闲谈到丰盛的午餐。送晏乐斌的书，让看沙叶新的剧本。纪念耀邦百年诞辰（300 人，家属荐 80 人）没通知我（杜老大概也没通知），是否怕我们讲话，还是属于 6 类份子（杜老最近告知：我属于 2 类被控制的）。

晏乐斌送书时，谈到韦国清名字还不敢写出。

下午游 200 米。满起为我剪脚指甲。看报刊。

2015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五）小雪、阴

七点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处理信件等。湖南新干部［班］出版的刊物刊登文启煌写的《世纪留言》上 51 篇文章的“读后感”。薛说早已寄给他，编入《大哉李锐》续集。

下午游 200 米。看报刊。晚上电视播了“胡耀邦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出版了《耀邦文选》。何时纪念赵紫阳？

2015 年 11 月 21 日（星期六）雨、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胜利来。上下午手谈，毛病不改，只攻不守。下午游 200 米。

2015 年 11 月 22 日（星期日）大雪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上海何振华来。我认不出了。交我“天纵老骥力争鸣：李锐访谈录”，细小字印在《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上，约五六千字。他说已交薛京。另外还有一篇他写的介绍《朱厚泽文存》（1949—2019）。于是我谈到同厚泽的关系。对当前形势不乐观。延滨来，送一盒新疆苹果。对“耀邦纪会”很不满意，就习讲话，德平兄弟参加了（电视上没见到）。

下午因下雪，没去游泳。收到吉林高国发寄来的信和网上资料。

何振华带来两本《胡耀邦文选》，给他本人和一位朋友签署，我写了一句话：“胡耀邦同志救了我们这个党。”

2015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一）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随后奚青和尹秀夫来。让他们两人面对面坐，一起漫谈。奚给我一份 9.3 阅兵照片：江泽民站在习近平左边（刘云山造成的，挨了批责）。一起午餐，有十几个菜。奚、尹先离去。他们今、明两天各有事离京。

薛京犹豫，他的前妻和尹都是满人皇族正黄旗，恐生活不合式［适］。此事我和玉珍难以作主。

2015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二）小雪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炎黄》第 10 期邵燕祥等几篇纪念耀邦的文章写得好，尤其邵的深刻。

下午游 200 米。看报刊。

2015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三）晴间云

七点起床。看电视。上午钟波来，长发半秃留胡子，认不出了。玉珍记得清楚：多次给过救济。送两大本厚著《真假毛泽东——渺小真相与伟大假象》，《钟波史诗：毛泽东时代》。才 57 岁，广东人，原学工科，2003 年开始研毛即当代历史。

下午游 200 米。翻看前一本，如此广泛收集资料，真不容易。电视机坏了。看报刊、资料。

2015 年 11 月 26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晏乐斌来，给我的几本书，以为我能送习等人一阅。告诉他我乃受监控的“二类份子”。让他<看>钟波的书。他抄了钟的电话。

下午游 200 米。晏同我谈到他看到当年苏联死人的情况：29—33 年集体农庄运动时，饿死 3000 万，

乌克兰饿死 700 万。包括杀富农、农奴主等运动，2000 万人。1941 年 6 月抗德战爆发时，斯大林清洗 3000 多万。

紫阳的秘书王　说（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比希特拉、莫［墨］索里尼、中条因基［东条英机］更坏。电视机修好，花一千元。

2015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薛京来。丁东送来明年一月《炎黄》的目录。原拟将我对耀邦访谈录（刘江三人采访修改成我的文章）刊载，由于网上发表过多，换了一篇“选拔第三梯队的回忆”。同他谈刊物内部人事情况，杜老的安排似不可能变动。

薛京一起午餐，带走四千元拟寄钟波。下午没有游泳。看报刊、资料。收到湖南沅江诗人冷阳春的信。

2015 年 11 月 28 日（星期六）阴霾

六点半起床。看“三梯队回忆”文，须小改和添加的不多。冷阳春的《刑天诗稿》找到（有邵燕祥的介绍信）。冷的信中谈到进医院没钱，求我援助。给薛京电话，给钟波的四千元不要寄了（准备寄冷）。回家时见到太阳如黄月亮在空中。

下午游 200 米。上下午同胜利手谈，自觉有进步。

2015 年 11 月 29 日（星期日）阴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接连三天<天>气如此。

下午游 200 米。甘露来，送人参和两瓶参片。穿一件五颜六色的花衣服，真是从未见过的怪象，一百多元。她的手机是美制的，当场录相。共进晚餐。又出示“文革”初天安门疯狂的种种镜头，有林彪、周总理讲话，叫万岁、万万岁。这是我没见过的场面。谈到八点多始离去。

2015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一）天气如昨

七点起床。看电视。上下午改“选拔第三梯队回忆”文，主要是增加内容。下午崔敏来，送我“于浩成先生千古”（生平祭文，封面大笑容）。借去罗瑞卿儿子的那本书。

2015 年 12 月 1 日（星期二）阴霾严重

六点半起床。继续改“三梯队”文。薛京来，让处理冷阳春事。下午没游泳。文章改完快六点了。让薛京带去寄丁东并复印一份。

2015 年 12 月 2 日（星期三）晴

七点一刻起床。看电视、报刊。翻《口述往事》。此书并未从头到尾细看过，今天从家事中就发现有错误处。

下午游 200 米。胜利来，手谈到晚餐。

2015 年 12 月 3 日（星期四）晴

又是七点一刻起床。仍整天想睡，真是老了。尤其难于走路。看电视、报刊。

下午游 200 米。每百米大概 6 分钟了。

2015 年 12 月 4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

上午薛京来，将“三梯队”改正文打印好，我再改一遍带走。留下打印|原|原件。下午游 200 米。郭全胜带一年轻女士来（22 岁，交　大学刚毕业，为他工作）（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当代许多事都不知道，包括她本省（山东人）的。于是简单谈了三大问题。将《文汇报》刊写我抗战经历的文章与她（郭说她是我的粉丝）。晚间楼上嘉满（金老的女儿）给我小妹的信件，程真告她：父亲程学敏（比我小一天出世，水电老专家，我的好友）在医院躺了 11 年，于 11 月 30 日去世。12 月 4 日在医院举行告别式。

2015 年 12 月 5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有文章谈看电视久了，对身体不好，以后注意。同胜利上下午手谈，输了还大生气。下午游 200 米。

2015 年 12 月 6 日（星期日）阴、又开始雾霾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李胜平（社科院马列所）来，他参加了三百人纪念耀邦会，只有习讲话，用 3.限制词。家属可请 80 人，却未请我。他赞成我写信给习，为什么封锁《庐山实录》等书。最近在北大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麦克法夸尔讲话网上传的并不确实，是有人造的。我送他《文汇》今年两文。他准备将耀邦同我的三次谈话整理出来发表。

下午游 200 米。廿四楼的刘远英大姐和冯海阳先后来。冯让我看她手机上的网上文章，有上述麦克法夸尔假造发言等。刘过年请两楼老人聚会，玉珍不同意她约请（原文到此——李南央注）

2015 年 12 月 7 日（星期一）阴霾

六点半起床。上午清理旧资料，许多都忘了。记忆中可怕衰退。下午看报刊、电视。丁东将定稿与我，删掉的有两节要恢复，又加了一段。

2015 年 12 月 8 日（星期二）阴霾加重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交我他印好的定稿。我又看了一遍，加了一小段，让他即交丁东。题加了“有关”（回忆）二字。苗苗来谈觅觅结婚，自己买了两间房的房子（花 200 万）。一起午餐吃饺子。

下午没游泳。看报刊、电视。

2015 年 12 月 9 日（星期三）严重雾霾

七点半起床。久未有过了。看报刊。上午文立徵妹妹夫妇来，他们将回湖南。送红酒两瓶。也关心国事。送《文汇》抗战文，上面刊有我俩同陈铁如到山东为立徵扫墓镜头。她出示手机照片：铁如为自

己所建大墓。

下午游200米。遇见一老人，称赞我的“九二感怀”。归途又见黄月亮。崔敏来，还罗宇书。交网上长文|未|党员朱长超的“禁止妄议”之“妄议”。

2015年12月10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继续整理客厅小书记［架］，发现过去没见过的书刊（转载我的文章）。上午黄河（吴献）来，交我10本《谢韬逝世五周年纪念册——我们想说的》（我的书名《五年来》），还有一些网文“鲍丹［彤］生日庆祝会（11月8日）”等件。其人同我一起照过相，全忘记了。

下午游200米。看报刊。

2015年12月11日（星期五）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薛京来，让处理一厚堆求离休信件。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陈永发、余敏玲（女、随员）由雷颐领来。陈送过我他的著作《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下两厚本与我，完全忘记了。薛京找到了出示。谈往事与研究三大问题等等，以及我的处境，嘱予注意。陈的父亲是浙江人，曾在南京黄一球处工作过，其母是武汉人。送《文汇》抗战经历文。雷霞来，一起午餐。有10个菜。下午没游泳。看资料。

崔敏来，还钟波的两本书，如此评毛很不当。又将陈永发<书>交他一览。

2015年12月12日（星期六）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电视。胜利来，上下午手谈，自己失误，不自觉，确实老了，是否眼睛也有问题？下午游200米。

2015年12月13日（星期日）多云转阴，有雾霾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赵来郡［群］与黄与郡［群］（黄乃儿子）来小座［坐］，谈网上新闻。黄从东莞回，风气好了些。

下午游200米。找出《艺术中国》（湖南出版，2015.2）刊钟叔和［河］的文章写我增［赠］他夫妇的三首诗。原件刊入。

2015年12月14日（星期一）阴转晴

六点半起床。右鼻孔出血，弄脏了衬衣。看报刊。

下午韩磊来，当年北海建小水电站，为了宣<传>水电，引起很大影响，摆了新安江模型。除毛外，宋（庆龄）、朱、周等都去看了。韩为此写了篇短文。我告知原情。他翻看《艺术中国》等有关刊物。崔敏来，还《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下），说此书有价值，引用了我的《庐山实录》。

2015年12月15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整理出一些可刊的文章。薛京来交与编入《大哉》第二期（已有目录），还有待处理信件。下午游200米。翻看《共产七十年》，值得一读。

2015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三）晴

七点半起床，少有之事。上午看报刊、看电视（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我虽网盲，也觉得这是人类历史发展大好事。

下午游 200 米。罗振宇同任杰来，去年为一事转李克强，李批了，地方仍未处理。又让我给内蒙书记张力转件。收到高亮之的《中西智慧的交融——中西哲学综合论》。

2015 年 12 月 17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赵来群来，求写《陈易诗集》，乘［趁］机为他写了条幅：秦成［城］旧句。

下午游 200 米。玉珍和小余在看电视“艺术人生”。我最近发现大厚本《古今吟竹集》从秦汉至今，内中有我的“竹”和“竹颂”（也有毛一首）。于是吟给她俩听了。“竹解［节］虚心到老来”。为什么给“毛竹”取名。

2015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五）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出示“竹书”，其中夹了条子。薛说：清理书房时，凡夹了条子的都放置一起，说明此书我曾看过。《日记》中的诗南央还带回一本目录，但交他晚了。《期颐集》出版签名［约］书，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已寄来。

此书目录薛京寄周成启，周写了篇文章“或许有点思想进步”，大大恭维我，谈自己对马克思学说的认识过程。我告薛，此文可编入《大哉》二集。

下午游 200 米。晏乐斌来，给我两篇网上文章：“列宁主义怎么错的？错在哪里？”（长 20 页）辛子陵接受杨伟东采访谈话。另一篇“老兵风骨”（军旅作家刘家驹被约谈）。

2015 年 12 月 19 日（星期六）晴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胜利来手谈，问题在太快。

下午游 200 米。续看报刊和送来资料。

2015 年 12 月 20 日（星期日）雾霾

七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乡人徐强（湖南中太博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来，送长寿街的茶油、辣豆腐等。谈他建的陈列馆，有我们四个中顾委的头像管［馆］等。托办一件朋友调动的事。玉珍让我给他一本《口述往事》。

冯海阳来，谈两楼开党员座谈会，她说“我是非党员”也，关键在熊蕾参加了，对她很客气（因为她写文骂过熊）。说红二代左爷骂我“一个局级干部怎么是毛的秘书”。社会上已无奇不有。

2015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一）阴间晴、小霾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毛竹的小儿子一岁多，能跑动，有力气，每天来顽［玩］。收到吉林高国发的长信，谈社科院院长王伟光等人（包括教育部长）掀起的反宪迷流被杜光、袁刚、张千帆、资中筠、贺卫方、龚克（龚育之儿子，南开大学校长）打退了。共 10 页议论当前形势。晚上导正来电话，并让满起取来材料：中宣部命令：明年第一期编辑部的新年献辞主张实施宪政，引用习的多次讲话，不准发

表。明天上午开会研讨。

2015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二）中度霾

六点半起床。薛京来。十点前到老地方参加《炎黄》的会。约十来人。杜老先讲话，关键是中宣部反对刊登两篇文章，命令式的，印刷厂已得通知。我和郭道晖、何方、杨继绳、丁东、徐庆全、杜明明等，相继发言，最后确定，可以不发，但原则、战略不动。《南方周末》被查也是因谈宪政。

习近平同胡德平谈过：讲宪政不错，但宪政是资产阶级提出来的，我们不必多讲。

下午没游泳。看报刊、电视。开会时，何方夫人帮我作了记录。

2015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三）雾转轻度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继续清理客厅资料，翻看西安王文吉寄来的《杂文与随笔》第五集，很有意义。下午游 200 米。

2015 年 12 月 24 日（星期四）多云转晴、小霾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沈云彪和庆庆（谢文清女儿）夫妇来，沈送活鸡、南瓜等。他将去外工作（当教员）。网上有一篇写我的文章（内中有关玉珍一段），唸给玉珍听了。于是我将周成启大恭维我的话，也唸给他们听了。

下午游 200 米。看电视。

2015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五）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续翻王文吉书。

下午没游泳。蔡德诚来，都忘记了他是原《科技导报》社长 15 年。已 80 岁，是反对三峡的。黄万里说过，三峡出现死症在百年之后。他还出示《炎黄》今年 6.11 两期上的好文章。蔡家电话：[redacted]。

薛京生病了没来。

2015 年 12 月 26 日（星期六）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胜利 10 点来，上下午手谈，全负。下午没游泳，玉珍去医院。

2015 年 12 月 27 日（星期日）小雪、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下午游 200 米。淋浴时，热水烫身。冯海阳来，出示网上资料：几百红二代建议 12 月 26 日毛的生日为国家纪念日，余英时评价毛的长文，及习近平三年过程等。

2015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小霾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上午小玲陪我到医院，先看外科，照片子后，看骨科。下午玉珍一同去看骨科，照 CT，结论是右屁股那一小圪塔并非骨质，而是小肉质。玉珍不久前发现后，害怕是骨癌（左边没有），非常担心。现在放心了。

从医院回家时，刘清坐轮椅，夫人推来了。他比我大两岁，大概看了《文汇》两文，很是关心我，还送两大盒食物。耳朵不行了，说话声音也小。坐谈了一阵。一周前，张哲民老人让卖店送来一高盆金

桔子小树，客厅生辉。那个小家伙一来，就注意到了。

2015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二>）多云有小霾

七点起床。看报刊。上午薛京的朋友平江人彭岳江和母亲童孟香来，自称粉丝。要了《文集》。他办建筑企业。增［赠］《文汇》两文。薛京（仍感冒中）来。原来彭受友人托，让我签上诉件。

奚青来，送两份“作家文摘”上的文章。一份是谈王增如写的丁玲传记，中间提到我。另份“周小舟之死”。一起午餐。

下午游 200 米。还不觉累。

2015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下午两点，胜利和满起去换氧气瓶，没游泳。胜利回来即手谈，有两盘较好。

2015 年 12 月 31 日（星期四）晴间多云、小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下午游 200 米。上午杜老送来明年的一月号，刊有我谈在青干局及有关文章。他谈最近去看望田纪云，田谈：①习走毛的老路。②我们几个老人安度晚年。③《炎黄春秋》此次又过一关，当局还是看在李、杜二老的面子。你们走了，刊物必封杀，不要抱任何幻想。我们此次同意拆［撤］出两篇文章是一种原则性让步（内部十人讨论，七人同意）。第一期印刷等恢复正常。今后麻烦还多，慢慢斗争，读者抱有大期望。现在是经济上反左，政治上反右。田还说：现在时时刻刻有人侦察，给上边写小报告。杜又说：刊物摇摇欲坠，垂死挣扎。

小妹来电话贺年。我让她将日记中的诗再送来一份。

李锐声明

李南央注：

这份声明中有五处不准确的地方：

1. 从李锐日记多处记述可知，他与王建国签订的协议不是出版 1946—2003 的日记，只是“六四”前后几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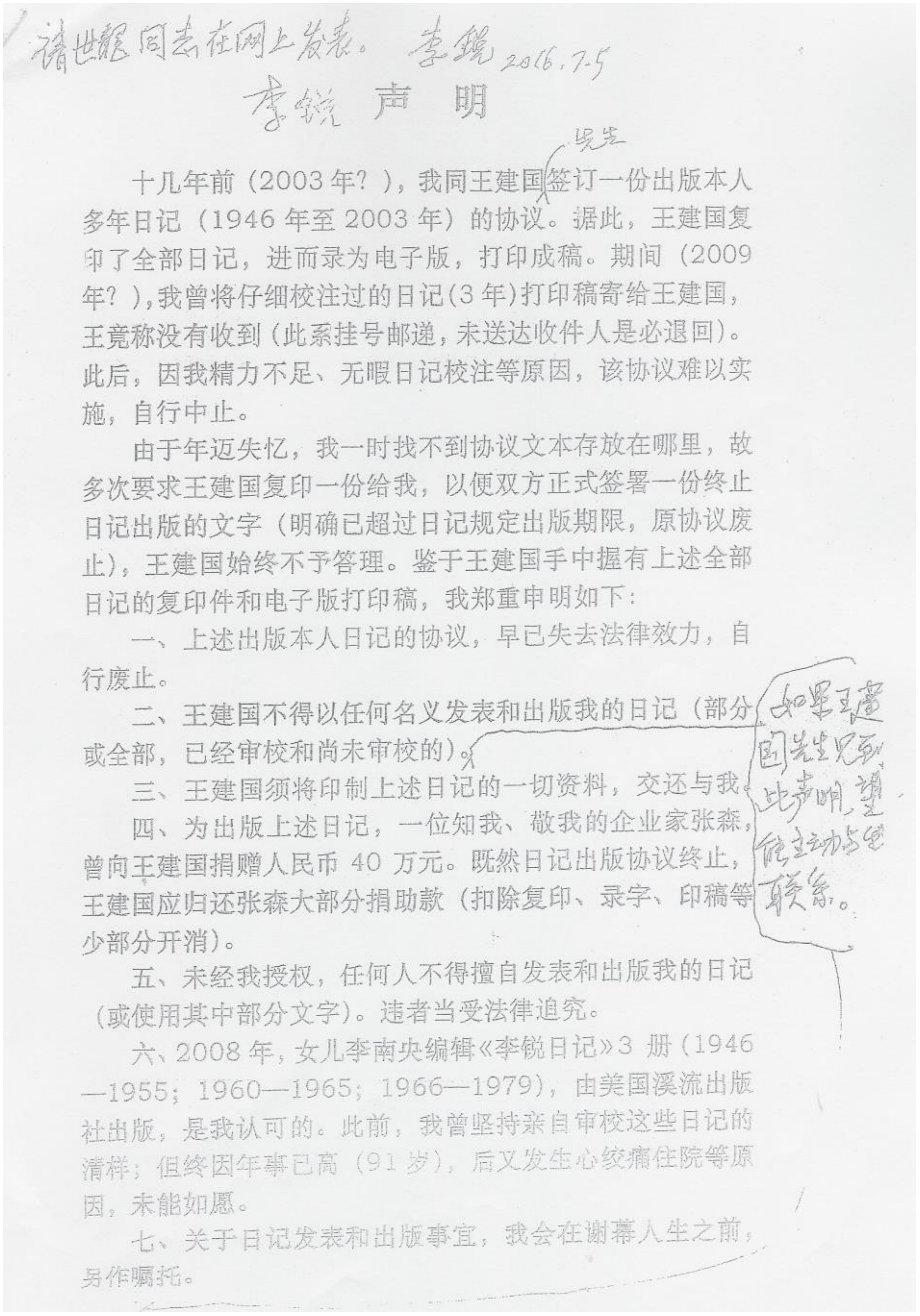
2. 1946 年—1979 年的日记并未交王建国复印。

3. 查李锐日记，李锐只在 2004——2006 三年夏天校对过王建国提供的日记打印件，2007 年即完全停止。2008.11.11 日记中有记述：“薛京上午来，谈日记王建国不干了。”显然由于李锐迟迟交不出校对件，王建国出版日记事已自行终止。

4. 李锐日记中有关王建国出版日记的记述止于 2008 年底，从未出现过将校注过的 3 年日记寄王建国的记述，只有将 1991—1993 三年日记清样交薛京看（2005.3.17.日记）和薛京看完的记述（2005.4.26.日记）。2005 年 10 月 26 日李锐日记有记述：“九点前后，小妹、薛京先后来，清查《日记》，82—89 清样看好后，已交王建国，其他我已看过的，这次（按：南央）带走打印成书。其他由我续校。”我询问过薛京和丁东，他们都说未经手过将李锐校注后日记寄给王建国，因此王建国说他没有收到过，不能认定为撒谎。一来，日记中记述交王建国的是 82—89 清样共 8 年，这即与李锐声明中的 3 年有抵触；二来，除了薛京和丁东会参与李锐与王建国之间的联络，不会再有第三人，既然他们都说不曾经手寄校注日记与王建国，就不能肯定此事确实发生过，很可能是李锐记忆有误。

5. 据我了解，王建国并没有一次性拿到 40 万元的赞助，只是得到最初复印和输入的费用，此事丁东向我证明过。王建国、张蓼第一次在父亲家谈出版日记事时，我倒是亲眼看到张玉珍从张蓼手中拿到 1 万元的预付款。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李锐 1946-2003 年共 38 本日记曾于 2004 年 7 月 15 日由程真带往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保存并扫描制作了光盘（李锐该日日记有记述）。扫描完成后，程真交我一套光盘（我在美国出版的 1946-1980 三册李锐日记，即是根据这套光盘录入的），同时交李锐一套打印扫描纸本。2007 年 4 月 25 日，李锐在张玉珍和薛京陪同下从国图取回日记原件（李锐该日日记有记录）。李锐 2005 年 10 月 26 日日记记有多余的日记复印由秘书薛京销毁；国图所存扫描文件的下落不得而知；存在李锐家中的国图送打印扫描纸本，则在李锐去世后由中组部从家中抄走。



请世龙同志在网上发表。李锐 2016.7.5

李锐 声明

十几年前（2003 年？），我同王建国先生签订一份出版本人多年日记（1946 年至 2003 年）的协议。据此，王建国复印了全部日记，进而录为电子版，打印成稿。期间（2009 年？），我曾将仔细校注过的日记（3 年）打印稿寄给王建国，王竟称没有收到（此系挂号邮递，未送达收件人是必退回）。此后，因我精力不足、无暇日记校注等原因，该协议难以实施，自行中止。

由于年迈失忆，我一时找不到协议文本存放在哪里，故多次要求王建国复印一份给我，以便双方正式签署一份终止日记出版的文字（明确已超过日记规定出版期限，原协议废止），王建国始终不予答理。鉴于王建国手中握有上述全部日记的复印件和电子版打印稿，我郑重申明如下：

一、上述出版本人日记的协议，早已失去法律效力，自行废止。

二、王建国不得以任何名义发表和出版我的日记（部分或全部，已经审校和尚未审校的）。

三、王建国须将印制上述日记的一切资料，交还与我。

四、为出版上述日记，一位知我、敬我的企业家张森，曾向王建国捐赠人民币 40 万元。既然日记出版协议终止，王建国应归还张森大部分捐助款（扣除复印、录字、印稿等少部分开消）。

五、未经我授权，任何人不得擅自发表和出版我的日记（或使用其中部分文字）。违者当受法律追究。

六、2008 年，女儿李南央编辑《李锐日记》3 册（1946—1955；1960—1965；1966—1979），由美国溪流出版社出版，是我认可的。此前，我曾坚持亲自审校这些日记的清样；但终因年事已高（91 岁），后又发生心绞痛住院等原因，未能如愿。

七、关于日记发表和出版事宜，我会在谢幕人生之前，另作嘱托。

如果王建国先生见到此声明，望能主动与我联系。

二０一六年李锐日记

第四十九册/Vol. 49

2016.1.1. -- 2016.12.31.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81 年后日记录入说明 xii

二０一六年

1. 杂记 1
2. 2016 年 1 月 2
3. 2016 年 2 月 9
4. 2016 年 3 月 16
5. 2016 年 4 月 21
6. 2016 年 5 月 29
7. 2016 年 6 月 34
8. 2016 年 7 月 38
9. 2016 年 8 月 43
10. 2016 年 9 月 47
11. 2016 年 10 月 51
12. 2016 年 11 月 56
13. 2016 年 12 月 62
14. 19 个问题的问卷答 66
15. 李锐《百年回首》修改稿 68
16. 李锐《百年回首》清样校订 75

以下是写在日记本月历页上的杂记

好男不和女斗。

好话说三遍，谁都不稀罕。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三天不吃青，嘴上胃火星。

性格即命运。

图说我们的价值观：

富疆民主文明
和谐自由平等
公正法治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

2016 年 1 月 1 日（星期五）中度霾

六点半起床。整理去年的日记本，取出名片和杂件。找到这个新本子。上午延滨来，送几盒新疆的枣子、平［苹］果等食物。

下午看报刊、电视。罗振宇来，又是两份（河南、江苏）有关企业资产的上诉件，都是平江人办的（一份已得到批示解决，但有遗留问题）。我签署的话，给罗看了，让他知道我的同乡身份，乃友人介绍，并不认识业主。罗又送一篮水果。

2016 年 1 月 2 日（星期六）中度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韩钢、宋晓梦、许医农先后到，多久不见了。各赠《文汇》二文。韩对习很失望，党校讲话：党至上，一切服从党。抱着马、毛，要比毛更厉害。

苗苗夫妇、觅觅夫妇和满起、胜利两家，一起到公安大学属的餐馆午餐，两桌 16 人，十几个肉食为主的菜，真是欢聚一堂。觅觅丈夫罗为［维］是留［学］法律的，正好对他“无法无天”（他们都不是党员）。

下午剩下时间，同胜利手谈时，自觉有进步，注意守了。

杜老送来王彦君代我写的一篇“新春絮语”短文。冯海阳送来网上余英时的文章：“评价毛泽东”和另一谈毛的文章（写给习李的信）。

2016 年 1 月 3 日（星期日）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新春絮语”文可以加点内容。

下午一青（黎澍女儿）同南京邓伍文来，赠《文汇》文。邓谈罗章龙的《中国国民经济史》（80 万字），今年印出。交我小妹寄他的我日记中的诗集，他打印成书稿：《龙胆集》期颐补编。要一本后印的《龙集》。谈了些我不知道的往事。有一位七大中委郑位三（大概是刘顺元的友人），很早就说：决不能跟毛。

2016 年 1 月 4 日（星期一）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邓伍文来，商定诗集书名为《龙胆紫集外集》由南央写序言。他决不收费用。日记中的诗大都忘记了。丁东来，交第一期，谈到此次事故，两篇文章原稿确有过份处。一起午餐。

下午到医院看骨科（来电话告结果），没有问题，拿了贴膏药片。

2016 年 1 月 5 日（星期二）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女儿闹离婚（刚结婚，{ }好了）。交我周成启的文章（送来过一次，小修改）。我将诗集与他对照《期颐集》（不要重复）还有《炎黄》代拟的搞［稿］交他，可否再增加点内容。

蒋彦永来，交我一篇习在部队谈上世纪的内外战争造成的种种后果长文，认为内容值得一阅。

下午游 200 米。满起为我擦澡。

2016年1月6日（星期三）晴

七点三刻起床，少有之事。上午罗振宇来，又为拆建房事（去年11月十五日，寄给平江县长的上诉件，未得批示），又让我寄给岳阳县长。陈海宽来，佛教的音乐会得到批准了。翻看《口述往事》（过去没有细看过）延安一段，很有意义，真正的自传和史鉴也。

下午游200米。遇见胡克实（当年武汉秘密学联活动中武昌中学的）的儿子胡劲波，70岁，名片上有：北京市桥牌协会副主席、老龄桥牌联谊会主席，似乎特找到我一谈。说他母亲刚去世，很关怀我。

玉珍的朋友原建设部副部长杨填送来一大框（半个多房子高）大“寿”字（内装100个各种书法的“寿”字），靠放在客厅南墙，一进厅就看到了。

2016年1月7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看报刊。习同部队谈话长文看完，如果属实，则是好兆头；认识当代形势。

下午游200米。韩磊来，交五大份今年年历（去年照片12大张）印得同照片一样。韩也收到日记中的《诗集》，中间一些错别字，有的难弄清。冯海阳来，谈红二代问题，她常在网上发表论战些[性]文章，批评左爷们的歪论。骂我的人不少。我说今天报纸上刊登河南一个县花300万，立了一个毛的雕像。她估计从人口讲，全国头脑清醒的人不过5%。这是中国最根本的。我将习“对部队的讲话”长文交她一阅。

2016年1月8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电视。薛京从《炎黄》社来，代写文章他们再改正。毛卫平来，参加李六如的电影片完成。谈他将全力从事新技术工作。送我一份广西的文史资料“要实行民生主义何以要阶级斗争”长文（原载1926年1月《火线月刊》第一期）。

下午游200米。河北的吴宗熿来，送一本小册子二万字的《新思路、路路通》（他全部著作摘要）。玉珍了解其人，喜欢抬高自己。

2016年1月9日（星期六）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下午玉珍到医院治牙。胜利感冒没来。收到《雁塔之声》，西安寄来，封二刊登我为盛禹九《鼎宅诗稿》写的一首七绝，附有“自注”短文，谈我的书文被封杀情况。

下午冯海阳来，还习在部队讲话长文。她和夫君都认为是真的。只是从战争角度谈上世纪情况，抗美援朝之错误等，肯定是美国处于被动，仍然要比毛厉害，一党专政，个人独裁到底。

2016年1月10日（星期日）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电视。下午游200米。盛禹九来送港版《胡耀邦思想年谱》上下两厚卷。我写的序言《珍视胡耀邦的思想遗产》（2007.4.13）还在卷首刊登了我同年写的诗：

AB堆里幸[幸]存身，秦政朝中独立人。
改革尤须全面改，风波骤起慰冤魂。

还送了一本傅高义（VOGEL）的《邓小平时代》。《雁塔之声》送他两本，刊登我写的诗，他不知道。让我用毛笔写下，以便刊在诗集中。好不容易写好。

曾卓明多年不见，送来水果、鸡蛋。只57岁，负责教育系统的出版事业。下午游200米。

2016 年 1 月 11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电视。下午蒋彦永来，他昨天参加周有光座谈会（老人没参加），出示他的电视机，有会议情况（何方夫妇参加了），并过去我同老人的谈话，及这次称赞老人的思想伟论等。

2016 年 1 月 12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报刊、电视。上午薛京到《炎黄》社取来代写稿修正文。让我看几份信件、资料。一起午餐。下午游 200 米。遇见蒋震［振］云，他看到《炎黄》第一期我的文章。谈往事，包括邓力群。

2016 年 1 月 13 日（星期三）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新春絮语”一文添加完稿，让满起交薛京，即送《炎黄》。上午香港驻京办事处林钊勤来，送我十本《口述往事》，说此书已销几十万本（台湾和境外来往人多）,真使我吃惊。还送了“林彪元帅酒”，送玉珍小项链。

下午游 200 米。湖南楚怡小学校长等三位女士来，非常热情，学校要纪念 110 周年，让我在大册上题词：我进私立楚怡小学，是湖南办得最好的小学，关键在培养如何做人，从小学好仁义礼智信，重视体育，长大了能立德、立言、立功。给了我一本《百年楚怡》纪念册。上面有我的照片和题辞。送了学校一本《口述往事》（上面有写楚怡的情况，是 1923 年入校的）。

2016 年 1 月 14 日（星期四）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将“胡耀邦去世前的谈话”全部看完。共有三次都忘了。平时只记得去世前十天在他家七小时的那次长谈。

下午游 200 米。伟［维］娜和夫君（秀生）、津［金］利来，送几大箱水果、海参和萝卜。张九华等大郡［群］人上外面吃饭。赠伟［维］娜三人一本《口述往事》，说明这是我的传记。

2016 年 1 月 15 日（星期五）天气如昨来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薛京来，交他两|两|份复印件。小志［智］来（刘云鹤儿媳）送今年两本日记本，一本即给薛京。出示今年的日记本用的是前两年给的，她也笑了。下午游 200 米。丁东来，交我“百年回首”一页提纲（我曾请他代写此稿），他拟了几段①五个二十年②写过二十几本书，值得一谈的是《庐山实录》和《龙胆紫集》③结识了很多好朋友。我又同他谈了些往事，其实谈我的工作，高层关系等都应当涉及。习的那篇“同部队的长篇谈话”（冯海阳认为是真的），丁东说，是网上的伪造。关于林钊勤谈《口述往事》销了三四十万本，他大笑，销了三、五千本已是大事，香港是个经济城市。

2016 年 1 月 16 日（星期六）阴

六点半起床。看《有光谈话集》。电视中一个 3 岁小孩单独表演。下午游 200 米，觉累。看报刊。

2016 年 1 月 17 日（星期日|星期日|）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继续看《有光谈话集》，很值得。满起、小玲一起午餐，吃陕北土豆饭球。下午游 200 米。续看《谈话集》，看电视。

2016 年 1 月 18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上下午摘录《谈话集》中的名句。上午薛京同苏志恒［宏］来，为一个上诉件转贵阳市委书记江华，让我签署几句话，并赠《口述往事》（喜读我的书）。

朱维民又画了一副我的大头像，满起取来了。

2016 年 1 月 19 日（星期二）晴转多云

七点半起床。上午张抗美来，谈前天赵紫阳去世 11 周年，杜导正代我签名，说我有病卧床了，引起大家注意。谈起李普去世，同后续夫人不予照顾有关。

下午游 200 米。觉累。《炎黄》明天开会变小了（原拟百人大会被控制），在社内十多人。

2016 年 1 月 20 日（星期三）多云间阴

六点半起床。薛京一早来。九点多到《炎黄》社，几间房满人，好些人同我拍照。最后到附近一家大酒店楼上，坐满了八大桌。原来想方设法照原计划开成：顶住了。今天是刊物成立 25 周年。何方夫妇坐在我旁边，夫人宋以敏（84 岁）又为我作记录。约 10 人发言。回家已两点。宋记录要点：

杜导正：今天会类似飞行集会，能否开到底，心中无数，也许几分钟就被关闭。今天是《炎黄》创刊 25 周年。去年较多事，今天各方鼎力支持，我门［们］顶下来了。在若干问题上有根本性探讨：第一、2016 年想重点解读习的一句话：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其权威也在实施，已被提到至高无上地位。习说，任何组织与个人都不得超过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后又规定宪法日。第二、现行宪法限制公权，保护公民权利（私有财产、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一切法律和地方性行政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三、宪法要害在实施，太重要了。第四、实施宪法两大阻力：陈旧思维（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强调反对西方意识形态不对。为文革翻案风厉害。第五、今年要总结党的历史，特别文革血泪教训，叙事为主，政治为辅。到会的大部分是老干部老学者，还有些中年人。你们具体困难很多，令我感动。昨晚还有两位部长来我家，互相体谅一下。我说规模可以小，发言会小心，但取消会办不到，要抓就抓吧。他们一走，我血压就到 190。李锐 100 岁，何方 94，郭道晖、江平来不了。请大家多写稿、多支持。我们尽量做工作。2016 征订近 13 万份了。

李锐：今天会的规模变动，就同施行宪政有关。不久前为了将活到百岁，做了一首诗：“不久将投炉火中，为民做主未宽松。何时宪政实施了，让我灵魂有笑容。”我不乐观，看不到宪政了。我 1917 年出生，这百年来，有 10 年坐牢，北大荒劳改几乎饿死（家英知道后，请李富春帮忙调我回北京）。最近收到周有光老人 2005 年以后的谈话集《岁岁年年有光》。他是我的老师，书中有些要点，我讲几句：“整个世界在变化，我们要研究世界，才对中国有所了解。以史为鉴，要了解西方，要从世界看中国。中国古代文化也有好东西：‘民为贵，君为轻’，‘和为贵’，‘朝闻道，昔死可也’。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不论如何，不能不跟着世界前进。世界经过不同的历史阶段，经济上已进 WTO。自然科学已智能化了，社会科学也是科学。民主是人类 3000 年历史经验积累起来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三大规律：政治从神权、君权到民权。文化从神学、玄学到科学思维。经济从农业、工业到信息。自然科学已智能化了。”《炎黄春秋》就是要把中国（跟世界）的历史真相写出来。今天在座［坐］的思想都清醒，都讲真话。当官的过去难讲真话，我们现在有进步，不过社会上的言论很复杂。有光老人讲民主要慢慢走过来。历史事实要弄清楚，更要认识清楚。暴力革命不一定带来进步。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斯大林和希特勒瓜分波兰开始的。阎宝航在重庆时从德国大使馆知道 41 年德国大［打］苏联的日期，由周恩来电告斯大林，斯不相信，后来阎得了苏联勋章（闫明光［复］告诉我：68 年他关进秦城时，父亲当年已死了，他不知道）。

胡德平：2016 年我准备做几件事：①出了《胡耀邦文选》，能否表达些我们的认识，逐篇做。大家将把自己的认识和知道的情况谈出来。②推进中国人民几十年走过客观道路的认识。耀邦有话，包括在环保上走过的路，污染是涉及我们工业化方向的问题，1980 年提出迁出首钢，但直到奥运会才迁。③1956 年八大已不再提毛泽东思想。1958 年共青团中央决议，仍学毛泽东著作。1960 年林彪提出将毛泽东思想当作顶峰。文革开始后，耀邦老想见毛，问个为什么？文革后，对毛有了些新的认识。把学习胡的心得放到网上。杜老几次提到宪法、宪政，在座［坐］的老人还都在为宪法、宪政奋斗。

卢耀刚：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青年报》、《读书》处于启蒙先锋，九十年代以来是《炎黄春秋》起到巨大作用。从新闻史角度看，杜老是在职年纪最大的编辑，可能进入吉尼斯受到广泛欢迎。

徐庆全：发行三块：邮局 13 万多，自订几万，自己发行几万，总共 19 万 8 千份。

杜光：改革开放以来启蒙活动的历程。各种形势的蒙昧主义仍笼罩着各领域。现应发动新启蒙运动，应开始新一轮意识形态理论讨论，讨论中应中西文化并重。己所勿［不］欲无［勿］施于人是普世价值，西方的许多谚语也是普世价值。《炎黄春秋》应为新启蒙的一个重要阵地。几年前我就提出过这个建议，现在重提，把启蒙运动作为刊物重镇，会面临更大挑战。

陆德：先说件事，去年杜老、李老几位请胡德平和我当社长，两个月后就不当了。《炎黄》是党内难得讲真话的杂志。后来刘延东三次给我电话，发一短信：“海里讲，不封杀，这批老同志不反党，你立即退出，以搞经济为由。”一年过去了。去年是经济下滑的一年，现公布了新的数据。准不准，大家心里有数。拿证监会数据比，二月分推动 GDP1.6 个百分点，三月份股票猛跌，蒸发了 32 个亿（跌了一半的 GDP），对 GDP 如不是负贡献算 0，经济增长率为 5%几，是“六四”后的数字。现在反腐阻力仍很大，今年、明年经济比 2015 年还要差。一些企业包括国企和央企将倒闭，几百万人失业。中央经济会议明白一个道理：产能下不去，经济上不来。因此，今年对舆论控制会更加严厉。今年国家要发基金，就是面对大失业和企业倒闭，经济险象丛生，是因为中国缺乏思想市场。现在出现电脑、信息、网络，你们最缺，得允许不同意见、不同学派。今年是文革 50 年。我父亲提出双百方针 70 年，《炎黄》可做些文章。

资中筠：年年在《炎黄》讲话，都很悲壮，每次都不知下年如何。感谢杜老，为杜老难受。受这么大压力，还在这么努力，要向杜老学习。我是悲观主义者，看不出怎么努力才有用。刊物维持到现在，真是非常非常不易。怀旧，去年曾彦修去世，多年前杜润生去世，还有张思之大律师，是我非常敬佩的，希望他能康复。浦志强大律师是没有自由的。我不注意大人物讲什么，现实是抓了那么多律师。从言论、出版看，形势是越来越紧，我们的泱泱大国变成了一个过敏体，什么都过敏。宪政本身存在了几百年，怎么变成了过敏体？对谁过敏。汶川地震后，我写了文章，怎么删也不行，直到删了“豆腐渣”，才通得过。怎么对付“治疗过敏”？起码可做微量{喂}无敏感的资料，使他慢慢不敏感了。现在出去的人多得不得了，出去的人就是买东西，看不到外部的变化。美国精英正在研究资本主义演变，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已陷入贫富差别太大危机，要有包容性，这些精英应是既得利益者，但他们可以得出这种想法，是因为这些人的利益是在公平竞争的市场中获得的，而不是靠依权掠夺得来的。因此美国这些既得利益者同下面底层的利益是一致的，底层得有消费能力，市场经济才能发展，社会才能稳定。因此既得利益和既得利益是不一样的。靠市场得的利益，获益者不需镇压；靠特权得的利益，得益者就非得镇压不可了。资本主义正在进行的改革，是与私工业化相适应的改革。我们走出去，是与先进的联合，还是与落后的联合？我不会对政策发言，现在网上假我名义发表的一些东西，不是我的（我给她了一篇同台湾对比的文章，她就否认了）。

张森根：代表周有光的发言。昨晚去看周老，告诉他《炎黄》开会，有什么话要我代转达。他先问，会开得起来了。他知道去年没有开成会。我告诉他，很麻烦的。他说，真荒唐，几位老先生，过了年，

聚一聚，还阻挡。他捎信给杜老，叫大家一起努力。周老说了一句话：在难以言语的世界里，我已难说话了，说也没用了，我已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

下午没游泳。张平凯（平江少将早去世，79 年后同我有来往）的女儿（70 岁）和一外孙（在部队）来，平江一个搞建筑的企业上诉件要签署。

2016 年 1 月 21 日（星期四）多二［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两平江人又来，为上诉件写好转签。薛京和苏志恒［宏］来，为一友人要《口述往事》签名。他们大概又要外出办事。

收到林从［丛］龙寄来的聘请我为“中　诗联协会荣誉会长”的聘书和信件（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

下午游 200 米。看资料。

2016 年 1 月 22 日（星期五）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记录前天的发言，宋以敏记的真清楚。满起感冒了，没游泳。收到项南的纪念集。

2016 年 1 月 23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继续记录，共 2 页半多。大功完成。

上午吴如蕊来（程湖夫人）送两箱食物。一起午餐。下午没游泳。玉珍到一家私医（女）治牙。赠《口述往事》（其人从网上知道我，乃粉丝）。延滨来，送湖北宜昌名产，两只鸡肉。

2016 年 1 月 24 日（星期日）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翻看南央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百年回首”文中，家庭不能记也。下午没游泳。张平凯外孙戴栋夫妇来，玉珍托办事（为朱维民找医生，戴在 301 工作），办好了。还送大篮水果和大米等。贾文平带女儿来。谈形势，想知道我的看法（他在中纪委工作）。他不看好。赠《口述往事》。借去《争鸣》第一期。

2016 年 1 月 25 日（星期一）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口述往事》（没有全看过，是我的一种传记）。看报刊、电视。晚上贾文平来还《争鸣》。

2016 年 1 月 26 日（星期二）天气如昨

七点半起床。睡得真好。上午薛京来，同满起带朱维民画的头相［像］去安框子。晏乐斌来，他早将“百人谈毛”交薛京，复印一份。告诉他上次给的两份网上资料（“习同军队干部长谈”、“资中筠谈台湾”）都是假的。

陈海宽来，《口述》一本签名。甘露来，她经营的宾馆已修好，出示照片。共 40 多间（住夜 260 元）。苗苗送来一只鸭，还让小余“不要告知”。一起午餐。下午没游泳。看书、看报刊、电视。上午组织部副部长王京清和老干局几人来贺年，送大篮水果和 3600 元。谈了几份［分］钟。

2016 年 1 月 27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口述往事》。书中有张照片：《李锐诗文自选集》封面，完全忘记了。要找来看看。上午唐小毛（唐仲远）从长沙来，带许多地方食物相送。冯海阳随来，两个红二代原不互认，我作了介绍，热烈交谈。冯谈：江、曾两人的儿子可能点出。下午游 200 米。让满起採［擦］身。戴栋来，为朱维民看病事已联系好，他去接朱到 301 医院，玉珍对他非常满意。赠《口述往事》（原以为送了）。玉珍好友张文华的女儿夫妇送多大盒各种食物。

2016 年 1 月 28 日（星期四）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口述往事》、报刊。下午没游泳。薛京电话，安东来，结果没来。戴栋来，送我俩各一套内衣裤。朱维民已带到 301 看过，病不严重，过年后手术，半个小时。我出示《大哉》，讲内容及其中照片。他即言可复印 10 套与我，真是意外。一起晚餐。收到钟叔和［河］寄的《千秋鉴借奇［吾］妻镜》和照片。背后写了四句：八十六岁老门徒，北向遥望木樨地。惟愿老社长多福，即我国人之福也。

2016 年 1 月 29 日（星期五）多云转阴、小霾

六点半起床。看《口述往事》。上午薛京来，同满起去换氧气瓶。玉珍电话听错了，安东（刘澜波儿子）、姚东桥夫妇来，送蛋糕等。玉珍在座［坐］，我开言即感谢他父亲找玉珍谈（玉珍当年曾犹豫同我结婚，因知范元甄还在，有三个孩子），“天下没有这样坏的女人，李锐如复婚，我们党组反对。”（当时电力部副部长王林在坐）。安东的夫人好像还不知此事。谈了些往事，及三大问题等。出示《口述往事》相赠，还给了《文汇读书周报》刊登我抗战经历文章（去年 8 月 17 日）。

下午 200 米。让薛京处理信件。

2016 年 1 月 30 日（星期六）阴

六点半起床。看书、报刊。胜利来，上下午手段［谈］，老毛病，只攻不守，败多胜少。下午游 200 米。尚不觉累。

上午平江来四人：政协主席洪志凡、常务副县长李镇江、党史县志办主任张足生、老干局干部洪旗。送几大盒食物，慰问信。谈了些平江特殊历史等，赠《口述往事》和《文汇》两篇长文给图书馆。

2016 年 1 月 31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同马长宏（河北石家庄市）来，其人对糖尿病　得治疗（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留下两种药品，同玉珍谈了一阵。我让薛京同钟叔河通电话，谈他当年（1980）出版《走向世界丛书》的重要意义（受到钱钟书的赞赏），现在又出版了这本书《千秋借鉴吾妻镜》，现在可回意［忆］“走向世界”之重要，对我们的重要。49 年后我们“一边倒”“马克思主义只取四个字‘阶级斗争’”等，学校取消英文等回忆。请他将当年出书过程及自己经历写出回忆，或由我增加议论成文。钟答应了。下午游 200 米。崔敏来，给我看提纲，要为我的百岁写篇文章。同他谈了好一阵，此生重要经历。

戴栋来，为玉珍送膏药。晚上周保志来，送一大本“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大事记》（1950—2011）其中有关于我的记事。“水利水电”合在一起，我无法去翻看。闲谈到夜近九点。

2016 年 2 月 1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九点前到中组部老礼堂，薛京在大门前接我坐轮椅进去，坐在前排。陆源［沅］也坐轮椅，热情招扶。89 岁了。张全景坐在旁边。陈希作报告后大会即散。到院内一房间开老人一支部会有 10 人。我讲了的［点］同世界接规［轨］问题，谈到 49 年后“一边倒”，学校取消英文等。张全景（还有一个李德亮——机关人事局长）不赞成我的话。张说读过我的书。是坐在我旁边的杨健生告诉我的。随即散了。回家十点半。

下午崔军、张津生来（89、79 岁）。崔的眼、耳都不好，玉珍属［嘱］他保护好身体。俩人都同意我的观点。张还说他的儿子是我的粉丝，要来看望。

2016 年 2 月 2 日（星期二）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高文谦等人的厚本资料“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等文。上午薛京来，雷霞来，他们夫妇经营的大旅遊车 40 俩［辆］的产业停顿了，车也卖不出，贷款还不出。让我送一本《口述往事》给湖南省委秘书长向力力求援（当过熊清泉的秘书），只得照办。

下午游 200 米。施滨海送来一大盆水仙花。谈现在形势，抓人比江、胡时还严重。浦志强（大律师）虽已放出，管得仍严。

2016 年 2 月 3 日（星期三）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续看百家“谈毛”资料。已看完高文谦、郭罗基。

下午游 200 米。小彭来，还送水果。玉珍退回一盒，另送了些食物。他每月只有二千元，已有孙儿了。

2016 年 2 月 4 日（星期四）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续看“谈毛”资料。上午胜利来，手谈。小余下午回平江。没游泳。张敖荣来，交我一篇 27 页长文“回忆在李锐同志身边工作的一些事”（是南央要他写的，他后来曾担任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委员、组织部部长）。谈了些往事离去。继续同胜利手谈，直到晚餐。

2016 年 2 月 5 日（星期五）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资料。整天客人。上午宋晓梦、奚青、崔敏、李占军（薛京朋友）先后来。奚青送我一幅裱好的字，14 句夸奖我，如庐［卢］梭、曼德拉等祝寿词。由徐光耀书写。将《诗词本事》交崔。李送几大盒食物。他们对形势都悲观，经济问题甚多，都不让谈。奚、宋留下午餐，又谈到一点多。下午没游泳。雷霞来。她准备回长沙过年。满起取来明天上午十点“团拜”的入场片。续看资料。

2016 年 2 月 6 日（星期六）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薛京九点来。九点半坐轮椅到人大会堂宴会厅参加团拜会，坐在第一排 3 桌，同桌坐在我旁边。（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又送一长名片（几十首诗）。后来知道同桌有贺敬之、徐维成［城］（我不认识，打了招呼）。许多人来同我打招呼、照相，好些年老女同志不认识。李克强讲话。没有看节目，十一点前就回家了。下午没游泳。玉珍的老班长孟申和儿子（93、63 岁）来看望我们。我谈长生之道，为何日本人占世界长寿第一国：环境好、傍海吃鱼、蔬菜、水果等，少吃肉。

看崔敏的《梦思补记》。

2016 年 2 月 7 日（星期日）除夕 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小余回家后，由满起、小玲管早晨，小琴［芹］管中、晚餐，吃药、打扫等。胜利上午来，手谈。拜年的电话不断。下午手谈到五点，去做菜了。晚餐团年饭前，南央、悌忠突然天上飞来，送玉珍一件棉大衣，交我《日记诗集》打印本。一起十人吃一大桌好菜。

晚上看电视到十一点。

2016 年 2 月 8 日（星期一）晴间云

七点半起床。上午胜利来手谈，赢了两盘，一局胜十多子。

下午小妹、悌忠来，闲谈，带走两本“日记”（复印）。延滨送腊肉。牟广丰夫妇来，谈形势，尤其经济危机，不准上报。牟写了两句话：“北方凋敝，南方消［萧］条”。

玉珍接了十多个拜年电话。悌忠父亲送我一个百岁老人玉器，很有意思。

2016 年 2 月 9 日（星期二）多云转晴

七点半起床。上午南央、悌忠来，还日记。送觅觅结婚礼物。苗苗一家来，觅觅大肚子。丈夫名罗为［维］，当律师，桂林人（32、35 岁）。胜利在郭林大酒店定了两桌，共 20 人吃年饭（三家和两家），庆庆夫妇（谢文清女儿），十多种菜，非常丰富可口，大家都高兴。（约一桌千元）下午同胜利手谈。

2016 年 2 月 10 日（星期三）晴间云

七点半起床。上午南央、悌忠和孙维世的表弟妹王克明（64 岁原在《农民报》、王津津 65 岁原在《中国妇女》）来，还有一对夫妇，来看望我。一直谈往事，三大问题等等，直到十二点，他们才离去。下午翻完《争鸣》去年 11 月号，有关令计划、王岐山的文章内容，读给玉珍听了。

2016 年 2 月 11 日（星期四）小雨、阴

七点半起床。早饭后，叶君健的儿子叶念伦来，已 65 岁。母亲早去世。给他《口述往事》，他要翻成英文。立即同小妹电话联系上了。今天一早没睡着，吟成两首诗（唸给叶听了）：

双百方针刚起头，忽然反右乃阳谋。
自夸无法无天也，革命时时未止休。

阶级斗争狠狠抓，秦皇马列教中华。
个人崇拜成功了，邪教焉能治国家！

下午游 200 米。房间挤满，在满起那边洗身。南央来，明天丁东、吴思几人来。谈他俩人的收入情况。她在斯坦夫［福］大学有个身份，如来回机票都可报销。

游泳馆给我一个豪华的贺年卡（以“中央办公厅老干局万寿路俱乐部”名义）“2015 年游泳 138 次，活<动>时间 30 分钟”。

2016 年 2 月 12 日（星期五）阴、小雨

七点半起床。上午九点，南央、悌忠和丁东、邢小群夫妇、吴思来。同来的有程嘉树、徐浣夫妇（程是北大斯坦福中心负责人，他介绍南央给斯坦福胡佛中心），还有徐泓（徐的大姐，原北大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介绍吴思到北大讲学）。大家谈到十二点，到南央住处国宏宾馆午餐。谈话简记如下（悌忠记的）：

丁东：先谈第一期两篇文章事（都是徐庆全写的）公安坚决封杀。徐如继续主持，不断出矛盾，杜导正为此头痛。最近徐同杜明明有矛盾，杜老想请马立诚、杨天石来《炎黄》。如由徐一人审稿，就会出问题，他自己把关又难，年纪太大了。杨继绳被赶走是中宣部的事。杜老想让杨主持。吴思不回来（好马不吃回头草）。

我唸了昨早的两首诗。叶君健的儿子来了，要翻译《口述往事》，出英文版。“个人崇拜”同“邪教”英文中乃一个词，他都不知道。

邢小群：徐庆全“冲一点”。对杜明明说：“你别干了，回家吧。”要马立诚来，徐不干。杨天石不来，在写书。曾是徐的领导。

吴思：我走时，杜导正问过我，我认为马、杨都可以来。小徐坚决反对：“有他没有我，有我没有他。”

丁东：杨出了 15 本书，正顺手，不愿来《炎黄》解决矛盾。

吴思：刊物对外，越来越麻烦。

丁东：艺术研究院（管刊物的）对《炎黄》友好，每月来一次，象征性提意见，一年内只否定了三、四篇文章。“新年献辞”过去不审稿，这次由徐起草，杜明明送审，王文章审稿的。徐的文章内有这样一句话：“八二宪法有专制残余”，自然越线了。此文没有给任何人看过。

我插话：十多年前新闻出版总署就封杀了我的《卢［庐］山会议实录》这本书，但我的脑袋是封杀不了的。这段话在第二期发表的文章中，删掉了。

丁东：李老第二期上的“新春献辞”，不署编辑部的名，文章太尖锐，所以删掉了这一段。

我接着说：大家对习怎么看。

徐泓：第一我不在朝，二不“正统”。（南央介绍她是“正统”，半开顽笑意）。幻想已经破灭，原指望开明点儿的“红二代”能走改革开放路，尤其表现以反腐败为切入点。现在是全面倒退，而且专制手段比“新权威”还厉害，就是独裁、倒行逆施，丧失民心。学院（北大深圳学院）里风气，假话成风。新常态，讲真话，没有空间。上课敢讲，请吴思去讲话，学生欢迎。吴思讲的①血酬，②对未来预测两种理论。题目是：“对中国未来的两种预测”。除学生外，还来了很多媒体。现在年青人根本不相信上面的，对春晚节目，骂声一遍［片］：“共产党自己玩儿吧。”“我们看你们的笑话。”（我讲到熊雷［蕾］），徐泓：熊雷［蕾］我认识，特稿部主任，退休了。她一直如此，有一批红二代，就是这个信仰。

邢小群：红二代、草根，都颂毛，同学圈、知青圈大都颂毛。去年毛生日，在微信圈内，否定的人声音很弱。

我接着讲，常收到网上批毛的文章。上海一位教授李　　送我十多年的笔记本（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第一页掉三个头像，廿<世>纪三大暴君斯、希、毛，毛最大等。习想变得更厉害的毛，但不可能，无此历史条件了。我随后的插话，由于南央谈到秦川、王惠德、周惠的女儿都左。于是我就讲到周惠在卢［庐］山被毛收买，回到湖南批斗周小舟，后来被华国锋调到内蒙当书记，培养了刘云山、田聪明，以及以下几件事：吴思办的《桥》刊，登过我的一篇批毛长文，刊物就查封了。中组部来人让我不要当《炎黄》顾问，我拒绝了。58 年一月南宁会议后（会上我如何批倒林一山的，因此当了毛的秘

书），周恩来同我谈毛的几句话。毛的第一篇文章（日本人竹内实编的《毛全集》是篇［编］入了毛的原文的）如何反对知识分子，毫无科学知识，搞大跃进等等。（邢小群插话：习也不喜欢知识分子）。黄万里反对三峡，说百年后完蛋。延安整风就认为改良（即改革英文同义字）是反革命。49 年到长沙，就挽救了曾国藩故居的情况（延安整风骂曾是“汉奸、卖国贼”）。接着我让黄与群（黄乃的儿子来了）来谈军事改制等问题：部队改制大战区，学美国，海陆空三军联合指挥。习的目的准备打战［仗］，一是台湾，一是南海，再一个目的，打破原体系，都效忠习，不是提拔人。（徐泓插话：今早新闻，海军实战演习）说明习要彻底掌握军队。部队认定 6 个字“服从、感恩、卖命。”为什么感恩？知道你有问题，还用你，所以要感恩。苍蝇太多，打不尽，大老虎也不打了。往中老虎走。刘亚洲主张学美国，最近消沉，没有出席军委会。刘源退，习要提刘源，军委通不过，怕惹到自己。部队反腐变成：捐房、捐钱、买平安，有一个名单，是大老虎级的。

大家关心习周边的人。我就谈到王沪宁，当年李慎之很了解其人（有个政治学会，李是副会长，王调京任秘书长时）李在我们十来人的聚会上说：此人是复旦大学第一个博士生，三门干部，没有做过任何工作，拔着头发抬高自己的人。我读过其人的一本小书，说自己每晚只睡五六个小时。栗战书是当年河北一个县委书记，习的好朋友。现在有人统计，三年多来，习去过 71 个国家，发表 600 多次讲话，成文，等等。有人问：高岗是否已平反了？我说，实际上已平反，陕北已修了纪念馆，出了画册，夫人已恢复原生活待遇。赵紫阳的骨灰还放在家里。

吴思：按中国历史经验，最大的坎过去不了，传承接班人，是个大危机。十九大、廿大怎么办？刘少奇、林彪、华国锋、胡、赵、江。习与薄之争，习破了过去的规矩，活危机。

我插话：邓最大问题同陈云矛盾，派薄一波告诉陈，党只能有一个婆婆。（耀邦告诉过我，他在位时，没开过常委会。）江接班时，邓对江说过三句话：“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什么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当年《南方周末》姐妹刊《廿一世纪环球报导》刊登我答记者问长文，登载了这段话，刊物随即封闭了）。1982 年我已 65 岁到离休年龄，陈云硬派我去中组部成立青干局管党的接班人，要我对付胡耀邦。我同耀邦合作很好，他去世前十天，找我谈了 6 个小时，谈同邓小平十大{矛}盾，我写成文章发表了。随后我还谈了俞正声看望我时（在青岛），谈邓家子女事，邓质方在上海向江泽民要了大片土地，到青岛来要，他没有给。

吴思：按西方经验，习在三中、四中全会的提法，无法实行：依法治国，真正的市场经济。

程嘉树：美国学术界、政府，对中国发展前景失望，左中央［右］都失望。傅高义去年夏天去斯坦福中心 6 周，写《胡耀邦传》。学术界看：多层次的中国，对教授们，学术界看法还不错。对政府智囊很失望，无法理解。“朋友”、“敌人”，去学生中调查：①过去 30 年，哪几个国家对中国改革开放帮助最大？美国、德国、日本。②过去 30 年，中国最好的朋友：北朝鲜、巴基斯坦。

南央：美国 CNN 新闻：金正恩处决高级军方人物，是一种虚弱。习同金一样，中国没有不同声音。

黄与群：不同声音有：“妄义［议］中央”，成罪，订成纪律。

邢小群：两种情况：一是屁股干净，李克强等，一起做事，二是不干净，就搞掉。

黄与群：十九大是关键。红二代能够团结、做事，认为李克强等没有受过磨难，红二代是吃过苦的，有想法的。

徐泓：别对年轻人太失望，他们去受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在救中国。香港问题、台湾问题，是年轻人在选择。这几年弄坏了一些东西，青年人不吃老辈，没有发展空间，他们的语汇跟我们不一样，把皇帝新衣都戳穿了。

吴思：年轻人对民主、自由、法制都懂，但是我们得有饭吃。你们所说，我们点点“赞”（互联网语），刚上学、争民主、反腐败，现在面对现实。

邢小群：社会现象都在他们心里面。

徐泓：想想 1987 反自由化，学校无声了，但六四一下爆发了，怎么解释？

吴思：一旦政局有什么变化，党内的贪官反对习，知识分子、精英，反对他。

徐：今年很难过，十九大组班，“文革”50 年。

程嘉树：美国法律，政府不能办媒体。

丁东：今年没事，组班子是明年的事，今年不会有大冲突。明年开会前，班子再拿出来。“文革”50 年，言论空间压缩。今年春晚不满，一下子就屏蔽了。这是几亿人声音，很容易灭了。

接着我谈当年李六如如何被捕受刑，要杀头，又如何自救出来的（给覃振写信），说明国民党时期情况。共产党员是真正无法无天。还谈刘绪贻的四个长寿不好。

吴思：毛的中国（“文革”前）与斯大林的苏联有什么不同？

我最好［后］发言：50 年代去国［过］苏联两次，吃不到鸡蛋。北大荒劳改，见到白发俄国女人（30 年办集体农庄饿死人逃过来的）。89 年第<一>次去美国，学者们谈论，苏联最晚 2017 年垮台，我还不相信，当年就出了问题。父亲留日回来，告诉母亲：日本一定要灭亡中国的（小学教科书问题[1]）。洪秀全 83 个老婆，黎澍所言[2]。79 年平反复职，见到杨尚昆，听他谈江西来两女人事[3]。杨开慧留下的 8 个字，萧三的三个字[4]。孙中山同黄兴的矛盾等。

下午丁东和南央来，谈“回首百年”稿，他们俩人拟好。

2016 年 2 月 13 日（星期六）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上午看了点电视。整天记录昨天的谈话。晚上悌忠来，将他录记的最后一段唸给我听了。

玉珍手机有毛新宇的谈话，说讲得很好。

2016 年 2 月 14 日（星期日）晴转云

七点半起床。上午将谈话录完。下午游 200 米。人满，在家属边洗澡。崔敏、冯海阳来。冯读过崔的书，互记电话。

2016 年 2 月 15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资料。上午陈海宽回榆林过年，送来他家乡过年食物一大盒。一起午餐。南央、悌忠来，小谈后离去。

[1] 父亲李锐回忆：他的父亲说当年日本小学教课书内容有中国产橘子，占领中国就有橘子吃了。——李南央注

[2] 1949 年黎澍进北京，看到中共中央入驻中南海，就对李锐说：这不是太平天国吗！——李南央注

[3] 杨尚昆告诉李锐：1949 年建国初期，从江西来了两个女人，都说生育有毛泽东的孩子。杨尚昆只能好言送回当地，嘱咐江西政府照顾。——李南央注

[4] 杨开慧留下的 8 个字：据说在修缮杨开慧故居时，从屋檐下发现杨开慧当年藏于其间的日记本，内记有毛泽东是“生活流氓、政治流氓”。萧三的三个字：萧三对李锐说过，毛泽东是“铁鸡吧”（意即乱搞女人）。——李南央注

2016 年 2 月 16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资料。南央、悌忠一早来。薛京来，交他福建

（原文此处空一行半——李南央注）

为南央编的《龙胆紫集外集》写书名[5]。又写了友人索要的两封字：“林氏宗祠”、“陈易诗集”。

陈海宽来做菜。一起午餐。下午游 200 米，仍在一号房洗浴。

2016 年 2 月 17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崔敏来，又给我一本他的著作。我同他谈些他不知的往事。他拍多张照：三人、两人、我一人。大概是为了写我而用。

下午一点南央、悌忠来，没游泳。一直闲谈。悌忠用美国苹果公司 APPLE INC 两大产品（第三大产品 IMAC 计算机）：智能手机 IPhone（销售占公司收入 70%）、平板电脑 IPad 录下的忙忙女儿的活动，以及这次的谈话照片给我点看，也要玉珍来看。悌忠还记得 1950 年周士钊、陈奎生等来京见毛，毛同周在中南海划船，毛唸了一句：寡人居南海。

晚餐是玉珍让小琴［芹、小玲准备的电锅吃涮羊肉。大家吃得高兴。小妹夫妇吃得真多。他们明天回美国。

2016 年 2 月 18 日（星期四）晴转阴

七点半起床。记昨天日记。上午崔敏来，送 10 张照片，6 张我的单照，四张是我和玉珍、三人，同崔两人的。《大哉李锐》他看过。收到三联书店出版的《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日本人本山英雄著，赵京华译）共十篇文章，写杨宪益、黄苗子、启功、荒芜、郑超麟、李锐、杨帆、潘汉年、柳亚子、胡风、聂绀弩、沈祖芬等人。

下午游 200 米。

2016 年 2 月 19 日（星期五）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小余四点回家（小玲等着开门）。上午朱大星、孙绪铭夫妇来，送食物。他们懂经济，对形势很失望。薛京来，带走本山英雄书，复印写我的文章。一起午餐，小余作了一桌菜。

下午没游泳。看完孙立平（清华社会学教授，习的老师）的长文“谈 2015 年中国经济社会困境，及自己的困惑”。看不大懂。总之，经济形势不好，GDP 数字造假，企业用电减半，仍然百分之七点几。

2016 年 2 月 20 日（星期六）晴

七点起床。上午上海何振华（55 岁）来，几乎认不出了。曾找我写过耀邦。对形势不乐观。习昨天在新闻界讲话，他抄了几句：“必须姓党，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讲得很细，主流媒体、都市类、娱乐类，这些报刊都要讲导向，副刊也要讲，以正面报导为主。提出四十八个字的“方针”。

两个平江人来，送食物。同胜利手谈了一个多小时。

下午游 200 米。一位建设部老人同我握手，还向另位老人介绍我已一百岁。戴煌去世了。

[5] 《龙胆紫集外集》是根据我提供的从李锐日记中抄录的诗词，由邓伍文编辑的诗集。——李南央注

2016 年 2 月 21 日（星期日）阴

六点半起床。看资料。上午为何振华写两副字:“翰墨春秋——王文明画集”、“近远集”(何的著作)。久不提笔，很生了。还为平江李氏宗祠写了两封。何来取去。

下午游 200 米。崔敏交来他写的文章:“毛泽东秘书李锐自述人生百年：总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有四张照片，已在网上发表。内容有不实处（只有在自己文章中说实)。

薛京同友人李占军来，两封办事信件签转正定和中央电视台负责人。

2016 年 2 月 22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资料、报刊。收到日本及川淳子夫君寄来的一包食物，由［有］两张小过年卡寄的信（上有小照片)。谈他俩从事研究中日的历史，批评日本当权，希望中国民主。我百岁他俩要来祝贺。

2016 年 2 月 23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薛京来，让他看几本书（丁东的《文化界遛弯儿》、日本人本山英雄著《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还有《周有光年谱》，上面都有写我的文章，还有我的序言)。让他呆了一天，晚上才离去。

下午游 200 米。林钊勤、董琨（送我祝寿诗，社科院的，已过七十岁）来，林很满意我写的字。一起谈形势。我谈周有光的随世界变的观点，他们都同意。一起吃水果。各赠一本《李锐诗词本事》。

2016 年 2 月 24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跟玉珍熟悉的童大夫来（自开诊所)。

我整天清理客厅中的书刊杂件，没有找到南央写的“百年回首”稿（丁东送来的)。

下午游 200 米。

2016 年 2 月 25 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资料。上午施滨海来，他刚到八宝山参加戴煌葬礼。到 700 多人。邵燕祥去了。闲谈到留吃午餐。

下午游 200 米。楼上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送来南央的“博闻社独家”有关习到三大家媒体活动的详细报导。我唸结［给］玉珍听了。

2016 年 2 月 26 日（星期五）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施滨海来。谈形势。习的讲话越来越厉害。留午餐。下午游 200 米，尚不觉累。冯海阳来，让看手机上录下的习在三大媒体上讲话的各种反映［应]，还有一位经济学家的文章。

满起为我到《炎黄》社取来小妹写的“百年回首”文。杜老电话，第三期有文章问题，单位来四人责问，后双方妥协解决。原拟明天开会，可以不开了。

2016 年 2 月 27 日（星期六）阴

六点半起床。沙发上堆满了资料。上午陈海宽来，为我们做菜。胜利来手谈。一起午餐。下午游 200

米。赵来郡［群］和黄与群来，赵取走写的字。谈形势越来越紧也。

2016 年 2 月 28 日（星期日）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没有人来。看完“杜光生日庆祝会记录”（2015.5.17.），好几位右二代的发言。谢小玲（谢韬女儿）主持会，牟广丰参加了，唸了好几首诗。我记下了阅诗时两点感想：

一生的经历不能不让我思考真事、真义、真理。

延安抢救，党犯大错都愿跟着犯。不怕压力往前走，现在仍然如此。做人第一。

下午游 200 米。

2016 年 2 月 29 日（星期一）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八点多到医院检查身体。小玲推轮椅，同满起转遊［游］各科，楼上楼下，两个多小时。有一个用赤脚查钙的新科，医生说我只 80 岁。回家已 11 点。

下午张清［青］义夫妇来，送两个大磁［瓷］瓶，由木架装好，景德镇产。照片出示一个瓶有我同玉珍做寿照片。庆祝百岁也。

2016 年 3 月 1 日（星期二）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完丁东的“百年回首”[6]改动不多。薛京来，将两个大磁［瓷］瓶取出，我和玉珍做寿照片及“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两个瓶子一样。随即放在客厅一个茶几上。他的外孙孙立人和周锦霆（上海荷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晓雅（上海荷福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来，说去年来过。听我谈了一些三个问题的说明及有关往事等，都很同意我的看法。

下午游 200 米。收到邵燕祥的信，他从网上看崔敏写我的文章（回首五个 20 年）。将送我的祝寿 8 首诗改了几个字，寄《炎黄》。

2016 年 3 月 2 日（星期三）晴转多云

七点起床。看资料。上午胜利来手谈。下午游 200 米，看报。

2016 年 3 月 3 日（星期四）阴有雾

七点起床。上午看小妹《我的父亲》尾部，有些资料。记录了几句。下午游 200 米。小欧的表弟赖和平代送腊肉（在北大读文史传统，已 40 岁未结婚）。过去来过几次，全忘记了。他都不知道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自然科学与民主。同他谈三大问题和自己往事，赠《口述往事》。

2016 年 3 月 4 日（星期五）阴

六点半起床。上午薛京来，“回首百年”改正，加了个尾巴。奚青来，让他看完此稿，多小改正。尾巴也加几句。一起午餐。

下午没遊［游］泳。满起将奚青百岁赠言送装镜框。玉珍同乡母女来，送一大幅双寿桃。

[6] 此文是我回到美国后立即写成，email 给丁东，由他删去、修正国内不易发表的敏感部分，再送我父亲最后定稿。可查李锐 2 月 24 日日记。——李南央注

2016 年 3 月 5 日（星期六）多云小霾

六点半起床。续看南央写的《我的父亲》，其中最后一次带十四岁的忙忙去看范元甄时，遭到可怕的暴怒、挨打，唸给玉珍听了。上午胜利来，手谈。下午游 200 米。接蒋医生来，他给一份“刘亚洲：整人是最卑鄙的人性”长文，内中引用了我写的往事。

2016 年 3 月 6 日（星期日）晴间多云

七点起床。上午李冰封的儿媳王传梅和徐桂云（俩人在湖南省新闻出版局退休）和王瑞梅（北京国企工程技术公司）来，一份为冰封《新启蒙》冤案材料平反资料，我谈到上次的已寄出，没有回音。谈我现在仍是被注意者，所有著作（全公开出版的）都封杀了。谈了些往事。

下午没游泳。看资料。

2016 年 3 月 7 日（星期一）晴转阴

六点半起床。加改《百年回首》文。小玲、小琴［芹］两家和胜利来，到互［附］近一家大酒店，为玉珍生日聚餐（她的机关送 800 元礼）。

下午延滨来，谈元元情况。

2016 年 3 月 8 日（星期二）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薛京来。上午大批人客不断。晏乐斌来谈乔晓光的问题，陈海宽来，见来人多都离去。王晓林（女，过去来过，全忘记了）送来六套她著的《顾准和他的时代》上下厚著（我提［题］写的书名）。庆庆和沈云彪送来活鸡。平江来三人，要了一套《文集》。咸宁市委宣传部的唐德君来，是否他带来的六个人（薛京有关系）记不清。共要了 12 套《文集》，九个省市的人一一签名。下午将“百年回首”快改写完了。

2016 年 3 月 9 日（星期三）晴

上午将“百年回首”写完，加了一倍还多。记下许多往事，加了一段总结[7]。丁东来取去。一起午餐。玉珍安排朱维民到 301 医院治病，开刀，戴栋帮的忙。下午还一起到医院看望（朱维民精神不正常）。玉珍上午还带生大病的王建勋到陆道培院士处看病。

下午游泳三点钟才去。午睡胡［糊］塗了，三点钟才醒来（平常是两点动身）。冯海阳送来一份网上资料谈习的。

2016 年 3 月 10 日（星期四）晴

七点起床。上午韩磊来，带来一厚本潘家铮的传记，内中好多处称赞我在水电的工作、贡献。谈我“百年回首”的文章。

下午游 200 米，尚不觉累。看电视。

[7] 见 68 页李锐《百年回首》修改稿影印件。——李南央注

2016 年 3 月 11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让他看澳门来的信，为当地文化名人程祥徽的传记和书写书名，传记的序言。序言是原港澳办公室澳门司司长写的。程是 1957 年在北大毕业时打成右派的。下午游 200 米后，为《语海文山踏浪来——程祥徽评传》和《石背浴风集》写书名。久不作字，花了一个多小时写好，并不满意也。

2016 年 3 月 12 日（星期六）阴

七点起床。看电视。上午胜利来，十点手谈两小时。下午游 200 米。陈海宽又送来大鱼。又收到冰封信，希望由组织系统管他的案子。

2016 年 3 月 13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赵来群来，一个“中译”出版社要出人物传记。安排前面的有黎澍，想找女儿一青谈。通过薛京，找到了电话。

下午没游泳，同玉珍到 24 楼晒太阳。

2016 年 3 月 14 日（星期一）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资料。下午翻看《诗词本事》，看到最后一篇附录文章：“迎接新世纪要四讲”（发表在《炎黄》2000 第一期），“将民主、科学、法治、市场经济统统踩在脚下”，真是值得再发表。

2016 年 3 月 15 日（星期二）阴

六点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苏志恒［宏］来，苏又要邀薛去湖南几天。谈有人反映，习已感到有的话讲得过头了。陈海<宽>来，一起午餐。下午游 200 米。

2016 年 3 月 16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李克强接见记者，坐满一大堂。

下午游 200 米。丁东送来发表的“百年回首”，杜老说写得好，管理单位也同意。我即看了一遍。为刊照片，交今年月份牌，有两人带［戴］抗战胜利章。

2016 年 3 月 17 日（星期四）阴霾

六点半起床。上午改好“百年回首”定稿，尾巴加了两小段[8]。下午游 200 米。下午湘乡人吴砾星来，自称是彭国东（来过家，记不起了）介绍来的，对我非常敬仰。现任《农民日报》湖南站站长。同他谈三大问题，曾国藩等，赠《口述往事》，拍了许多照。

[8] 见 75 页李锐《百年回首》清样校订影印件。——李南央注

2016 年 3 月 18 日（星期五）中度霾

六点半起床。“百年回首”再看一遍，加了两个人名。上午薛京来（苏去湖南没成）将文章送到《炎黄》社，算是了了一件大事。薛告玉珍和我，老干局找他谈话，上面通知，过生日由部里请我吃饭，外面 10 桌不让办了。原来同意，又被“上面”取消了。玉珍我们两人非常感谢部里盛情，不去麻烦了。

下午游 250 多米，让满起游 400 米。

2016 年 3 月 19 日（星期六）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下午游 250 米。

冯海阳来，给两份网上资料。“太子集团两个鲜明特证［征］”：一是“志大才疏”，二是“蛮横”有权有钱。韩磊同程绍国来（明天程又请我们吃饭）。谈到形势，有人批评：“毛病不改，积恶成习”。程是温州人。谈当地党校中的教授向学生介绍，我 1979 年平反后回来讲的 8 个字：“功劳盖世（革命），罪恶滔天（治国）”。赠程和冯各一本《口述往事》。

2016 年 3 月 20 日（星期日）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薛京来，十一点过，到达东西大酒家大堂，参加邵燕祥主办的祝我百岁的聚餐会，有签名薄［簿］：到邵夫妇、何方夫妇、章怡［诒］和、资中筠、钱理群、程绍国、韩磊，还有一个年青人。我讲了“百年回首”，近作两首。他们谈习，知道很多（都是高干子弟）。习的姐、弟都在国外，出国不准带女性等，根本看不起王沪宁等。邵给了他的诗集（线装版）和送玉珍的药物、用品等。何方给 3 篇近作。最后韩磊为大家照集体相。生日被控制，邵似已知道。回家已两点多，没去游泳。邓伍文哥哥送来印好的《龙胆紫集外集》。杜老来家了解了控制，同意不参加部里的邀请。

2016 年 3 月 21 日（星期一）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毛应民同他的朋友许伟兵<来>。毛 53 岁，想退下来。谈浙江还是经济较好的。许 33 岁，是北京恒伟投资发展公司总经理，是我的粉丝。要了一套文集和《口述往事》，感谢到下跪。

2016 年 3 月 22 日（星期二）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黄乃的三个儿子（莊涛、白向明、小唐所生）带来老二给我画的特大头像（素描型），祝贺我的百岁。同来的有长寿街人画家邓平祥夫妇。送我他画的年历（回忆欧洲）。其人过去没听说过，他却来过我家，送过《口述往事》。谈了一阵。薛京和满起去换氧气瓶。施滨海来，一起吃饺子，即离去。

下午游 250 米。

2016 年 3 月 23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满起取回奚青为我百岁题辞（徐光耀书写）做好的镜框。奚青来见到了。网上出现的劝习“辞职”长文，有五人被捕。交我“杨继绳的答谢词”（得新闻良知与正义感）和“任志强大器晚成”长文。谈我的生日问题。一起午餐。交还罗瑞卿儿子的书，很赞赏。

下午游 250 米。韩磊来,送《王西麟的音乐人生》，说其人来过我家，全记不起了。

2016 年 3 月 24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翻看邵燕祥的诗集以及日本人著的《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其中杨宪益、黄苗子、胡风、聂绀弩等十人中，有写我的《卢［庐］山真面目》。此书由三联书店出版。

下午游 250 米。晚上施滨海同李盛平来，送特大厚本《胡耀邦》大照片册（胡德平签名，定价 1200 元）。一边翻看一边闲谈，找出耀邦去世前同我谈话的照片。

2016 年 3 月 25 日（星期五）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九点半前到《炎黄春秋》办公处开会。薛京亦来，共 13 人，社内 5 人，何方夫妇、陶斯亮、丁东等。杜老主持，第四期第一篇文章“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本刊新春联谊会发言摘要”宣传部让撤下，不准发表。此文题目即习的讲话语，已经排印好了，都赞成如何抵制。谈到下午一点多。管刊物的王文章二人来到，他们正从中宣部开会来，定要撤掉。杜老的意见顶住，多人联名给习写封信。吃完饭回来已两点多。下午未能游泳了。

上午郑州思想沙龙的赵亚山送来 3 米多长的祝寿对联。雷霞来，为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的告状资料向赵洪祝写代转信，将我 1991 年参与此事的情况说明。

2016 年 3 月 26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一早郑州“思想沙龙”钟惠隆（郑州平江商会会长）、王智仁（武汉人）、长对联撰者王毅来，很是亲热。先将对联挂好，拍照，然后漫谈。我谈往事，三大问题等，然后离去。长对联记录如下：

百岁青松文章犹可倚马就　风云庐山人间尚有月旦评。

胜利来，手谈到吃饭。下午游 250 米。张清［青］义同两同乡来看望，都是办企业的，对史事都不清楚。

2016 年 3 月 27 日（星期日）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整理客厅沙发上堆满的杂件，发现未处理的信等。

下午游 250 米。赵来郡［群］和张抗美来，随后黄与群来。他们都知道任志强写文不同意媒体“都姓党”的事件。中纪委提出了一句古语：“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人之谔谔”，攻击才停止了。要习“辞职”的网文，是新疆发出的。他们都认为：七人内部是有矛盾的。

杜老电话，文章处理，社内还有出入。

2016 年 3 月 28 日（星期一）多云转晴

七点起床。看电视。看完这两天积下的报刊。下午发现一大包《顾准和他的时代》上下集，我题写的书名。

2016 年 3 月 29 日（星期二）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处理信件。雷霞来，寄出起诉件。小琴［芹］和九华来，做馅

饼。胜利来，一起午餐。我吃半个，玉珍一个，雷霞两个半。

下午没有游泳。两点同胜利手谈。三点多，崔军、张津生带儿子张鹏（我的粉丝，做电脑工作）来，同他们谈了些往事。崔敏来送他所拍我和玉珍照片，可以放在桌子上。客人走后，再同胜利手谈到晚餐。

2016 年 3 月 30 日（星期三）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钟万昌来，送陈研发等送的大字画，和湖南出版的《当代法治》40 份。上面刊登了崔敏网上谈我百岁的文章和好几副照片，两大版面。为平江杜甫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写两幅字，久不执笔了。戴栋、梁韬来，一起午餐，代转两信。

下午游 250 米。谢小玲来，为朋友张冬生从香港买到我的三本书签名，硬要交二千元为我祝寿，玉珍怎样退也不行。让看《五年来》百人签名本（纪念他［她］父亲的聚会）。

2016 年 3 月 31 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奚青、薛京、冯海阳、黄与群先后到。薛谈老干局人下午四点来，谈生日事。奚青谈，最近他们每月聚会时（三四十人）鲍彤、杨继绳、杜光、陶世龙等都谈到我的生日事，在网上先后发表我的“回首百年”。奚青写的我同曼德拉相较的文章等。他们还<看>到那几副很长的祝我百岁的书画（郑州“思想沙龙”和陈研发送的）。奚青还建议，包括湖南《当代法治》刊的崔敏文章照片等，请韩磊照下，在网上发表。奚青留下午餐。我没游泳。下午四点老干局三人来，局长谈到美国大使馆要见我祝贺生日（向外交部提出）上面当然拒绝了。玉珍、薛京在座，玉珍维护我，我唸了那首赠玉珍的诗。生日事也就了结了。只谈约半小时。

2016 年 4 月 1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崔敏来，他昨天看到文革时保定 10 万人大会杀人事，非常感动，连夜写了篇同我的访谈录，拟在网上发表。我即看完，加了一句话。（我关在秦城 8 年，文革当年情况全不知道。）甘露来，送一些食物。下午游 250 米。理了发。

2016 年 4 月 2 日（星期六）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都同胜利手谈，自己有许多败手不改，同太快有关。力康回来，同他却是胜家了。收到《炎黄》第四期，我的“百年回首”中有两张照片（一张 1934 年的，一张同玉珍挂了抗战纪念碑［牌］的）和邵燕祥的 8 首诗。让力康看了。

2016 年 4 月 3 日（星期日）多云转晴

七点起床。看电视、报纸。上午胜利来刚手谈，杜老来，随后谢小玲来，一起谈形势。“蛮捶”，西北人叫“二杆子”，“红卫兵”治国。党组织对我比对杜更硬。三年老想有所作为，但妄大自尊，刚愎自用，经济塌方最危险，政治塌方避免不了。奥巴马说：“一个衰弱的中国比一个强盛的中国对世界更危险。”谢小玲来，是送鲍彤给我的一首诗。香港记者要来访问庆祝生日，当然不行。谈高瑜家院子里的小书房被强拆了，造成国际影响。杜老最后谈社内人事问题，拟开个小会。胡德华任常务副社长接班，徐庆全总编，王彦君、丁东副等，自己顶住不下，以后任名誉社长。开个小会。我赞成他的安排。又提

到施滨海的问题。下午冯海阳送来一份习同美国记者的谈话，谈反腐和自己处境。认为是真的。

同胜利手谈到晚餐。毛病不改，只攻不守。

鲍彤赠诗：

春秋史笔记蛇龙，索隐钩沉仗我公。
画得庐山真面目，当时就在此山中。
国老李锐百岁寿诞

2016 年 4 月 4 日（星期一）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韩磊来，由于奚青的建议，请他将赠送书画长幅及题字等拍照下来，到网上发表。他已看到《炎黄》第 4 期。一起午餐。下午维娜夫妇和弟弟来，送一大堆食物和红酒，胜利同来。随后贾文平带女儿来祝寿。我同胜利手谈。他们晚餐后才回天津。

2016 年 4 月 5 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七点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薛京来，让处理冰封信件。陈海宽又送黄鱼、茶叶来。一起午餐。薛的友人戚祖荣为玉珍送糖尿病药物（名片有一职称：中国糖尿病防治委员会执行主任）。送他《炎黄》第四期。我将文章内容唸给海宽听了。下午游 250 米。洗了个痛快澡。戴栋送来《大哉李锐》复印本，照片多不清楚，须改印。

2016 年 4 月 6 日（星期三）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看第 4 期文章。上午晓梦来，给她第四期（她没订此刊）。一起午餐。下午游 250 米。看报刊、电视。满起将两副祝寿字画带去裱装，带回 50 份第四期《炎黄》。

2016 年 4 月 7 日（星期四）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崔敏来，将他代我写的“百岁寿星李锐反思‘文化大革命’”交我一阅。从奚青的“回首保定市十万人公判大会”谈起，说他修<改>了廿次，即发到网上。这是《当代法治》转载他的文章引起的。

郭全胜来，给他第四期。下午游 250 米。

晚上小妹、悌忠回来，意外地编印了《期颐诗集》，23 张照片，110 多首<诗>。赠玉珍两首及照片放在最前面。朱正参加审校。谈到近九点回宾馆。一件{怪}事：习到华盛顿时，大使馆出钱还有衣服，买动大批华侨在路上迎接。

2016 年 4 月 8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南央、悌忠来，薛京、苗苗来。《诗集》送在美国的朋友六本，一一签名。让他们看赠送的几副祝寿字画。薛京处理信件。同苗苗一起午餐。车要修，没有游泳。胜利来手谈。林汉雄的秘书杨毅、陈栩夫妇来，赠他俩几本书。杨是武大 1984 毕业的。我认错了。

今年进口石油：世界第一，3.7 亿吨，每天：120 万桶。

2016 年 4 月 9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一早悌忠、小妹来，一起看 3 台“出彩中国”许多精彩节目。陈海宽来，让看并赠《期颐李锐》，此书编得甚好。他出示为生日做的寿酒瓶设计（让我写了“期颐”两字），生日用。牟广丰来，说徐耀［跃］11 日晚从上海来，为我祝寿，还有黄万里从美国回来的女儿邀请 12 日午宴餐，让牟回复到家坐坐就好了。让薛京问组织部的人 12 日什么时候来，尚未定（都不愿意受请吃饭）。楼上嘉楠来看小妹，留下一起午餐，小余做了 14 碗菜。悌忠、小妹下午去悌忠家看望父母。

下午看报刊、资料等。

2016 年 4 月 10 日（星期日）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四点以后就睡不好了。上午悌忠、小妹先来，带小刚夫妇（于刚儿子）来，交我一份赠父亲七十寿诗及几张照片的“回忆”。陆茂竹引领水电学会负责人张博庭及王玉、冯密峡来，同来的有陆的儿子齐放、王作高和他的侄女婿刘会强。各送《炎黄》第四期及《期颐诗集》等。谈我的水电经历（“百年回首”谈到），然后谈三峡问题，黄万里的遗言等，引起张博庭大吹三峡之无敌于世，航运有船闸比没有好，原子弹也顶得住，总之一点问题也没有。我就说我收到《三峡工程报》，也是好得不得了。张还吹中国水电世界第一，援助外国。有人插话，都是落厚［后］国家。学会送一大蓝［篮］花（100 朵玫瑰花头）。午饭前，李志民和夫人来（他的车明天取消，所以赶来）送花。悌忠、小妹一起午餐。

下午韩钢同给张济顺（女，历史学家，原华东师大党委书记）送我一本她的著作《过去日［远去的］都市——1950 年代的上海》。我谈自己的历史观，赠《炎黄》4 期、《李锐其人》、《期颐诗集》等，并《李锐文集》。马立诚和夫人、女儿来。谈形势不好。增［赠］4 期和几本书。小妹带来南京大学图书馆特别赠小印“期颐李锐”和馆藏《现代名人手迹选》一大厚本。冯海阳来，网上资料，陕北习仲勋墓地大扩到四万亩。

水电学会送我《中国水电六十年》等六大本资料书。

2016 年 4 月 11 日（星期一）晴转阴有小雨

六点半起床。一早小妹、悌忠来，吴龙友夫妇来，送花篮［篮］祝寿诗幅，山西杨继亮来，一起闲谈。各赠两本小书。薛京来，十一点同去参加《炎黄》社为庆祝我百岁的宴会（两桌）。小妹两先去。徐庆全似主持人，杜老致祝词（三位主编和杜明明一桌）。我讲了几分钟，首先感激玉珍，并亲脸。大家鼓掌。不断拍照。杜明明特别亲热，饭后还拍集体照。带回花兰［篮］与蛋糕。回家近两点。吴、杨二位在家午餐，才离去。下午杨继绳来，久久谈社内人事，徐庆全定要当接班人、一把手，不同意胡德华接班。社内人事情况我全不清楚。

2016 年 4 月 12 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中组部秘书长、老干局长等 6 人来祝寿，送大花兰［篮］、食物等。我将吴龙友、杨继亮写我的文章，《炎黄》四期两本，还有一本《李锐其人》回赠。小谈了十多分钟，介绍了玉珍的照顾。牟广丰来，送两条大鱼。

下午游 250 米。大妹、毛弟夫妇来，力康和力丰夫妇来（各赠两本小书和第四期）。徐耀［跃］（和查建渝）来，也赠两本小书。平江张满兰和企业家黄肖路（女，要了一套《文集》）来，都赠两小书。同大妹等闲谈，将［讲］我一生的要害与思想认识。《炎黄》能刊登“百年回首”最是满意。批评力丰

的自傲。上海何振华来，送一幅自书祝寿诗。

2016 年 4 月 13 日（星期三）晴间云 进百岁

六点半起床。一早大妹、毛弟、小冯来吃早饭。小妹、悌忠来。盛禹九同长沙彭明道来，彭是书法家，从《龙胆紫集》中选出 140 首，写在豪华的册页上下集上，名《李锐诗存》，真是太感动了。渝生（杨仁的女儿）的儿子来，代表平生、{渝}生送贺卡和法国葡萄酒。延滨通过快件送黑天鹅蛋糕。何振华夫妇带孩子来。平江县委副书记、政协副主席、老干局长、长寿镇镇长、瀏江镇镇长、张满兰、老干局干部等，送非常巧妙的木雕寿星。江西张青义来，大胖、小胖夫妇、儿子王禹和媳妇送空气净化器，王小毛来，送两瓶酒。苗苗、玉洁、觅觅夫妇来，玉洁画了一副画。毛卫平来，送景德镇制的我们夫妇的彩色大瓷盘，有立体感。三妹、小徐从火车站直接来。二妹、敬之来。戴晴来、雷霞来，张扬和一位出版社女编辑来。

满起送我俩到金帝雅饭店大厅，六大桌，两边墙上挂了几副很长的祝寿词（最长的 3 米多）中间是大“寿”字。天津维娜送来三层的大蛋糕。任小斌［彬］、崔武年、朱正、黎体贤等早到了。

郭全胜司仪，唸组织部生日贺卡，平江副书记讲话，施滨海唸闫明复的贺词。我自己发言，感谢玉珍的照顾，和简述一生，对得起历史、党和自己。为党做了两件大事：出版《庐山实录》，阻止邓力群当总书记。差一刻两点始散。到家不久，周令钊（98 岁，不能行动）带女儿和两工作人员，招待吃午饭。

2016 年 4 月 14 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上午悌忠、小妹送来昨天拍的十多张照片，都好。大家仔细看。大妹、二妹、三妹、小徐、毛弟、小冯来。平江单茂丽（五十多岁女人，过去为建“望江楼”来过），自称过去同我们李家有世交关系，被大妹追问点破。她同其哥哥等人走了。于是谈起这一类利用我的人很多，以后要注意。水电部老俄文翻译何永杰来，完全记不得了。送过去我作过报告两份文稿，还有照片。

下午游 250 米。

2016 年 4 月 15 日（星期五）多云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一早南央、悌忠来。南央有一个美国朋友在大使馆工作，知道她来了，即交她大使（70 多岁，众议院议员）给我的信和很厚一本《美国公园》，信有英文和中文，很是亲切：

我想对您生日的到来和百岁的开启表达忠［衷］心的祝贺。您在当代中国的建设中扮演的角色，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作出的贡献，闻名于中国国内和世界各地。

我很抱歉无法在本周当面向您表示我的敬意，但我希<望>将来我们会有机会见面。原［愿］您在这特殊的一年中，继续享受健康和幸福。

诚挚的

马克斯·博卡斯

英文版中有他的英文签名和一句话：您激励感染了很多的人，这其中也包括了我。谢谢您。

上午客人很多，海关总署曾庆龙（出版社社长，平江人，来过），带三个平江人。会画画，送我一个极简笔的（只有半侧）头像，用上镜框。于是我出示画么么的三幅头像，被他欣赏。各赠两本小书。

原水电的俄文翻译何永杰同他的三个朋友来，都送花兰［篮］。拍照。

2016 年 4 月 16 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悌忠、南央一早来。大妹等四人，带小包花去二妹家。

下午没游泳。悌忠、南央同香港《民［明］报》女记者林迎来，照相。赠两本小书（说明“这个党”那四句话[9]不要外露）。陈伯村的女儿陈娟带唐丽华（唐有章女儿）、张小松（住 24 楼）来，各赠两小书。陈说她不认识熊雷［蕾］。于是我谈其人变化，太可怕了。

给楚怡小学的信写好，复印了二份。

2016 年 4 月 17 日（星期日）晴、大兰［蓝］天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一早及川淳子的朋友李忱跟小妹、悌忠一起来，为我拍生活场景。北大斯坦福中心主任程嘉树来。大妹、三妹、毛弟夫妇五人，悌忠、南央都在下午回家。苗苗两口子来。小琴[芹]子帮助小余做了 14 个菜，两桌拼坐 12 人（玉珍感冒卧床了），热情欢快告别。

下午游 250 米。崔敏来谈，那篇谈文革的文章，暂不能寄《明报》。

2016 年 4 月 18 日（星期一）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日本地震很励[厉]害。上午陈海宽来，即出国。下午胜利来，手谈到夜餐。毛病不改，只攻不守。

2016 年 4 月 19 日（星期二）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厄瓜多尔（南美州［洲］）大地震。薛京来，处理信件。二妹、王敬之带两位客人来，都是粉丝。上市公司的杨安和表妹童静。小谈三问题，各赠两本小书。

下午游 250 米，尚不觉累。平江老吴（办照相馆的亲属）的儿子来，满屋拍照，也不讲话（在国企工作）。郑州思想沙龙负责人寄来一篇访谈长文，小有添加，交薛京处理。

2016 年 4 月 20 日（星期三）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做了一件事：为平江人嘱写的两副字：长寿农业，上善若水。下午游 250 米。胜利来手谈。

2016 年 4 月 21 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上午清理祝寿字画，发理［现］几副没打开过的。令人吃惊的是安化武大校友王士正的大幅印刷的有许多照片的彩色联语：“东海白鹤千年寿，南山李锐万载春”，还有他的文稿、上书。何方、宋子［以］敏夫妇来，送礼物。满壁参观。赠两本小书，也要王士正的文稿。

下午游 250 米。有一带［戴］红帽老头比我稍快。杜老约明天开会，第 5 期几篇文章封杀。

[9] 四句话：自高自大，自吹自擂。无法无天，无知无耻。——李南央注

2016 年 4 月 22 日（星期五）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准备去《炎黄春秋》开会。薛京九点半来，一起到那个常去的饭店。两大桌人。又是何方夫人宋以敏为我作记录。

杜老：第 5 期 5 篇文章谈“文革”（50 周年了）不让发表，妥协撤 2 留 3，也不准。

徐庆全谈 5 篇文章：①上海学者，文革研究学术化，去意识形态化。②我写的“你办事，我放心”。③谭震林“二月逆流”时给林彪写信。④邵燕祥引马诺德书里一则材料写的。⑤1965 一件事。我们提出：如不对“文革”提出看法，就不是我们的《炎黄》了。他们说，这是上级命令，一篇都不能登。今年第一期开始，已经反映文革发表了几篇文章。李锐老在第二期发过文章，挑明了问题。准备向管理单位文化部艺术院提出 2014 年有过协议：对杜老把关的尊重，对刊物特殊性的尊重。

杜老：陶斯亮昨天来我家谈，此事毫无道理，有哪个中央决议不准谈“文革”。如 50 周年《炎黄》无一篇文章，对读者对社会交代不了。这是一场斗争。

胡德华：每次来开会都面临生死问题，已是常态。前一段任志强发表文章，谈媒体用什么经费问题，说破了这个问题。蔡霞教授从党的角度理了一遍，影响非常之大，改变了对任志强一事的做法。党校领导开始找蔡几次，一开始也是声色俱历［厉］，后来软了下来。蔡利用已有的资源和武器，打赢这场斗争。

张北英：第 4 期让了一步，以后还会逼你继续退。这次还不到生死存亡，现在 50 周年不谈“文革”，说不过去。同意陶的意见，这次应当坚持。实在不行，就摘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关“文革”的话发表。还不行，则你们在违反党的决议。邓力群、戚本禹的回忆录，为什么只能到香港出？

江平：如果一篇文章都不让发表，不符合中央精神，特别是我们的文章是理性的。真不让登，我们可以开个小型座谈会。法学界、学术界一起开，网上传播很快。如不久前温州决定房屋使用权 70 年，到期要征收使用费。人民大学召开会，马上在网上传开了。我们有理，要开会，刊物靠的是舆论支持。

李锐：昨天报上都登习近平讲话，要通<过>网络了解群众所思所想。可以借此做文章。“文革”是大罪，破坏了国家，只剩下江青、张玉凤。方毅在讨论第二个历史决议时，说毛是暴君。现在年青人完全不知道“文革”，安全部门还在学生中发展特务。文章一定要发表。

何方：现在没地方讲道理，现在中国不断后退，以后还会后退。江老师说开座谈会，我看连会都开不成。在倒退情况下，8 个《炎黄》也解决不了问题。

徐庆全：现面临的问题是第 5 期是否一篇都不上？

何方：是得争一下，如一篇都不让上，就开天窗了，只有标题，没有文章。

胡德华：开天窗，不如拖着，最大天窗，即 5 期不出了，也是给读者一个交代。

蔡霞：任志强事，是他们没有料到，网上一边倒，才引起内部的博奕［弈］。但这不代表他们变了，只能说明，网上舆论对他们有影响，因此习提出要多去网上看看。但今天有消息，腾讯有网警进驻。《炎黄》不准谈“文革”，肯定是最高层的意志：①但不管怎么样，要做的事，要向上报，逼他们不吭声，默认。他不可能有批示，他只能压着不报。要向中央常委报，并报中宣部。②报姿态放在［着］，我们坚决相信党中央，七个人都报，别只报一个。确信上报去了，再告中宣部。③再一步，通过发微信的办法，用私信的方式一传，各个微信群都会去做。任志强事，我作为党章准则教师，他们骂任，乃反党建、反党章。我只发两个群。现在其实是要借助于网络力量。最好的结果，是不了了之，开座谈会真觉得开不成，开会影响没有网络大，只有向媒体发才行。我们的姿态，一定是请中央给我们指示。第二个想法，我们组稿，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寻找全会前后已公开出版的于光远等有关文章、发言等，印发一遍。第三个想法，整个事情以公开为好，所有的事都是见不得光的。以后凡有这等指令，都录音，音频就留

下来了。《炎黄》要有记录。转型期间最艰难，以后一定要把这些东西留下来。向媒体发私信，个人就有风险，要估算。我发表任志强文前，我估算过风险，文字反复推敲，发表途径有选择，只从我教学工作发生了困难。出一无{园头}，反而舆论自会起来的。找我说话的屡屡讲：你看，这篇东西，一拨一拨地发酵。可见他们多么在乎网络舆论。我在第一时间从网上发出学校要找我谈话了。大家关心，我一再讲，我相信党、相信中央、相信党校。我坚决不检（讨）。他们说，就看你态度如何，党纪、公职，等等。我给了他们一份“情况说明”，提了三条理由：①反党这两个字，中央80年代不让讲。②一有争论，就把党放在风口浪尖，不利于党。③十八大以来，一拨一拨争论，把党卷进来，其实应把中央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来。我说，鉴于这三条，我才写文章。我的政治立场从来没有问题，和共产党有血缘关系。最后我说了一句，给他们个台阶：凡是党组织对我的要求，我会同意做，此事给党校带来麻烦，表示歉意。大局、决策都同习有关，不是中宣部的事。从去年不许妄议中央开始。在大局上，习同中宣部一致，就是不想出事端。经济上大家得有精神准备：今年比去年差，明年比今年更差。这次两会，不许路透社提问题。上个月，网上发陆定一文（1946年的）说党报不让人民说话，欺骗人民的歪风。上了不到一天，就被封杀。到现在为止，“双百六十年”，党没有布置。习上台说过三次，长征80周年，中央至今没下文件。“文革”50周年，不让写文章。去年杜明明带我去看于幼军，于说，我们没有机会了，能否向习反映两件事：①文革50周年，党有许多经验教训，为什么不让总结。②反腐败不能一刀切。

陆德：文革不让写，不光对《炎黄》，也对保毛派。保毛派、造反派说不让写，我要搞网络攻击，看谁发第一枪。“双百”、长征、文革，上面均无布置，没有任务。现在习在政治上老出错，我的意见是静观一下。估计六、七月份会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可能会大吵，因有些政策不能继续下去。经改，有的是错的，如房地产去库存，办法是错的，给了优惠政策，错了。城市归化27年没出，一定要拆围墙，是物权大还是党大。政治局会议，很多问题都要摆在台面上。去年年底，加来了一次政治局会，开了四天（原开两天半），已有人点名李克强。军队裁30万，官员占20万。现在省委书记2/3不是中央委员。因此习现在是不希望乱。对文革这事，三派：《炎黄》、保皇派、造反派（不服），连对林彪之死都发疑问。一政治局常委对陶斯亮到处给四野讲话都不满。不硬来，学学凤凰台行不行？他们几天一篇文章，只讲事实，不加评论。能不能后发制人，如让保皇派发第一篇文章，你再反击。刘延东，不是封杀，而是疏导，有些内容可以内部存档研究，不宜公开发表。原则一定要坚持，斗争策略一定要灵活些。习迟早会利用到《炎黄》的。今明两年是关键。十九大就是他说了算的，那是毛派攻得太厉害，就会用上《炎黄》。我们家同习家关系还是深的，前一段把中联部部长王家瑞撤了。去年60多个亚非拉政党要同中国建立关系，被王打住了。巴黎会议给习打了一闷棍。朝鲜文工团不让演，都是中联部事，亚投行，习出席，讲话。今年六七月会是关键。有些同志可能会拍桌子。蔡教授提的上网，可能出师未捷身先死。我们也是先求活命，再求斗争。2017年以后，习迟早会用到这批力量，这批老同志。不抢一时一地，大局出发，注意些斗争策略，不打第一枪。造反派被压几十年了，现在可有理由了。

崔鹤鸣：作为读者，第一希望看到《炎黄》的态度。在人民心目中，文革重于长征，重于双百，不在一个等级上。文革太重，没有态度不行。上面管下来了，《炎黄》几十万读者，可能在等着这个态度。第二，各派都要看看《炎黄》是个什么态度，斗而不破，是个目标，但没有抗争不行，开天窗是撕破脸。能否避开文革这个词，谈知青行不行。又如从苏联讲起，谈极权主义。但没有这个词。把一些老人的话登出来，应在这之后。五月份应做到不提文革两字，但实际上是讲文革的文章多。要有五月份的特色。

杜导正：会议开得极好。几个现实问题：我们运作时间，直到四月底都来得及，不必太着急。办法：①拖，不说听你的，也不说不听你的，拖个十来半天出不来，读者反映［应］会雪片般飞来，对上形成压力。②现在就决裂，开天窗，登中央有关决议的有关办法。我同艺术院王文章接触十多次，他态度比较好。这次斗争，他一直没有出面，这里面有文章，不愿负责任。习内政、外交，一塌糊塗，他现在焦

头烂额（陆德：他现在都不让他妈妈讲话了。）今天开会，顾问老的太老了，我苦苦挣扎，越来越不行了。刊物这一年来办得不错了。陶斯亮说要赶快落实执行班子。今天宣布：胡德华同志挺身而出，我名义上退不下去，常务社长是胡德华，总编辑徐庆全，副总编王彦君，由胡、徐、王任领导运作核心，别的人事安排，下一步，不作［着］急。

午宴后回家两点多了。没去游泳。

下午郭全胜带两位女士来，都是他的下属和友人：林晓云（原在陈风［峰］彩处工作，现在“偶得文产”工作）、刘星颜。谈了一阵，各赠两小书。

2016 年 4 月 23 日（星期六）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胜利来，手谈。下午游 250 米。接蒋彦永到家来，他带着小型电视机，向我俩出示多年来在家和外出活动的录相，从周有光老人来家那次看起，看了一个多小时，很是耐看。赠两本小书，满起送他回家。晚餐前，张抗美来，谈李克强对习有意见。送她两小书和《炎黄》第四期。

2016 年 4 月 24 日（星期日）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开始记录廿日《炎黄》会的全部发言，直到睡觉前结束。下午游 250 米。同胜利手谈。

2016 年 4 月 25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韩磊来，交薛开震给我的一封信，很多首诗，以及他在《此时此刻》上写的文章。将祝贺百岁所有字画拍了照。直到午餐。

下午张抗美带两位律师来：贵州王宗跃、北京周立新。小谈一阵，都是粉丝。各赠第 4 期和两本小书。三个警察来，谈戴栋不是军人。玉珍主谈，他的姨妈是张平凯的女儿。

2016 年 4 月 26 日（星期二）多云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和苏志宏来，为揭发保定一基层干部极腐败贪污上诉件签署。

下午游 250 米。黎澍两个女儿引老人黄实（90 岁，曾任记者等职）来。黄在五年前一次会议上我发言时，拍下 12 张我表情不同的照片，安排在一个大镜框内，纪念我的百岁。真是意外之至。有一位刘瑞升（中国知识产权报社记者）同来，送我一厚本他的著作《徐霞客、丁文江——研究文稿》（刘是“徐霞客研究会副会长，57 岁）。随后谢小玲来，送《五年来》（上面有几十人签名，即参加纪念的）一起座谈，刘不断拍照。各赠两本小书并《李锐其人》。

电视下午五点前中央 9 台，看到我早年的家庭照片，有二妹讲话的头像。

2016 年 4 月 27 日（星期三）阴

七点起床。看电视。上午吴勇来，要同一青离婚，她另找了人，什么 10 万块钱。玉珍回来，才弄清此人有神经病。下午游 250 米。胜利来手谈。

2016 年 4 月 28 日（星期四）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收到《荣宝斋》（艺术月刊）的“廖世英花鸟专刊，封面有她的像，和李冰

封的信。谈收到两本小书和《炎黄》第 4 期，以及网上生日的传播。欣赏邵燕祥 8 首诗，其中“韩李”当指韩非子法家帮助专制统治，李指李自成农民领袖。还建议邵再{写}两首：反对三峡，水电功劳，十首成传世经典。

下午游 250 米。续看电视、报刊。

2016 年 4 月 29 日（星期五）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中午要到《炎黄》社吃饭（大概要告知第 5 期情况）。雷霞来，上诉件仍无信息。送两本小书，另给朋友和熊清泉两本。

下午游 250 米。看报刊等。

2016 年 4 月 30 日（星期六）晴转多云

七点起床。看电视。上午浙江毛应民带五位同事、友人来。给我七人名单，是粉丝，有一长沙人在中央 6 台工作。各赠一本《炎黄》第 4 期和《龙胆紫集外集》，另给应民《期颐》小书。另有 9 人名单，在《毛泽东传》（即早年两书合拼［并］）一一签名。胜利来手谈。下午奚青来，赠两本小书。崔敏来，交习两份讲话，“两学一做”，及“不许毛党反毛在媒体公开出现”。三人长谈。奚青留晚餐。美国大使的信，给奚青看了。

2016 年 5 月 1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七点起床。看电视。上午胜利一家来。杜老来，谈第 5 期妥协解决，胡德华当家甚好。上下午都同胜利手谈。中午十几个菜。习的两份高压文件复印交杜。

2016 年 5 月 2 日（星期一）阴、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续看第 4 期其他文章。上午延滨来，送熟肉片。下午看报刊。

2016 年 5 月 3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处理信件，清理客厅杂件，发现似未看过的资料等。甘露来，送食物和小盒冬虫夏草。过去没见过。一起午餐。赠第四期。

下午游 250 米。洗了一个热水澡。

2016 年 5 月 4 日（星期三）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萧延中夫妇来（陈燕红住北京），萧在华东师大教书，长得我不认识了。赠《口述往事》和小书。第 4 期文章看了，网上全文刊了。随后钟万昌来，又为平江药物中心（有 400 人）要钱，转刘延东上诉件签署。告诉他以后再不能转件了（平江有上诉件必须党政机关有信给我，怀疑钟是个人行为）。丁东来吃午<餐>，交两份读者给我的信。谈第 5 期不要再顶住了，5 篇文章可同意换下。晚上杜老来电话，我以我的主张告杜，望他同意，便于出版。

2016 年 5 月 5 日（星期四）阴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没有客人。下午游 250 米，尚不觉累。胜利手谈到晚餐。

2016 年 5 月 6 日（星期五）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处理江西读者信（寄《炎黄》社转）。读了《百年回首》中关于打杀 AB 团事，他的父亲是“AB 团”罪名被杀的，拟将我那段文字刻在墓碑上。回电话，引入文字可以。

重庆李宗贤夫妇同三位友人来。同他们谈三大问题，谈往事。给三位友人《炎黄》第 4 期，引起他们同我拍照。

下午游 250 米。蒋震［振］云注意到了，说我增加了 50 米。我的《口述往事》给他了，看来愿意同我接谈。我从不同他谈邓力群（他曾是邓的左右手）。

2016 年 5 月 7 日（星期六）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胜利来，手谈。下午没游泳。高岗大女儿来，已 70 岁，谈父亲没有正式平反，我谈实际平反了。父亲自杀 49 岁，死因等等我都清楚。她母亲已 97 了，家庭生活条件都恢复了。随即同胜利手谈。崔敏送来好几份网上资料。谈习的情况，有马晓力的信等。陈海宽、罗振禹［宇］来。

2016 年 5 月 8 日（星期日）晴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加拿大的森林大火尚未停息。

下午游 250 米。有人问我：《炎黄》第 5 期尚未见到，我告知五篇谈文革文受阻，施滨海来，谈马晓力文章引起的大风波。他们明天聚会，要他向马致意。

2016 年 5 月 9 日（星期一）晴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清理客厅杂件书刊等，什么也记不住了。下午看报刊、电视。玉珍不在总看围棋 TV。南方强降雨成灾，福建山崩大灾。

2016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二）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甘露、罗振宇来。组织部同薛京谈南央在搞我生日电视片，非常严厉控制。我让薛设法告南央。即到楼上找满嘉［嘉满］（她外出了，16 日才回京）。玉珍非常关心，真担心我受到生活上的影响。又为甘露的房金问题，转两份上诉件。罗的女儿胡来，建议不予费用。一起午餐。

下午游 250 米，还不觉累。看报刊、电视。

2016 年 5 月 11 日（星期三）阴

七点半起床。真是少有之举。胜利来，上下午手谈。下午游 250 米。一山西人来，持《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让签名。

冯海阳送来一份习谈文革的资料（不完整）。

2016 年 5 月 12 日（星期四）晨雨、阴

七点起床。看电视。上午谭壮的儿子谭坦同他的两位朋友（说是我的粉丝）赵于平、史井岗（307

医院，史瑞楚[10]的晚辈）〈来〉。谈了一阵。赠刊物和小书。陈慰慈（大毛）带儿子来，她已 91 岁，从美国回。一起午餐。她还带着箱子，满头白发，玉珍很是赞赏。

下午没游泳。戴栋和母亲来，说报警引起误会。

2016 年 5 月 13 日（星期五）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整理客厅书刊，网上资料等一大堆。薛京来，让他看，并处理信件。一起午餐。下午游 250 米。胜利来手谈，似有进步。

2016 年 5 月 14 日（星期六）整天小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继续清理资料，茶几上堆的东西很乱。下午游 250 米。四位平江人来。何卫红送他主编的《魅力平江》（主要内容是人物照片，有我题写的四个字“山水平江”），魏金欣（搞企业的）、许亚（审计署）并一人的夫人。同他们谈三大问题，及最近的戚本禹写书的问题。谈平江的史事。李次青（曾国藩大幕僚）和湘军中的平江人后裔在新疆一个县的事。何让我再写四个字：“美丽平江”，于是我写了“历史平江”，还应允写了个“佛”字。四人中魏比较清醒。不断照相。很欣赏我身体好，玉珍陪着。

2016 年 5 月 15 日（星期日）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今天无客人。胜利来，上下午手谈，平局少。下午游 250 米。

2016 年 5 月 16 日（星期一）晴、多云

五点半起床，看错表了。看电视、报刊。养生堂每天看。午睡不宜超过半小时，我们都一小时，很难睡着。

下午平江人陈柏林来（名片：育德——湖南智宸教育科技、销售部）卅多岁。送营养食物。赠第四期，让他知道历史。他不知道这个刊物。同我拍照。

上午翁庆章老人来（他是楚怡和武大的校友），送我一本他的影集——登山篇《我和山》。他是登山队的医生（武大医学院毕业的），二次登过珠穆琅［朗］玛峰，中国的高山全上过。也是讲听真话的人，《炎黄》的订阅者。赠《龙胆紫集外集》那本小书。

2016 年 5 月 17 日（星期二）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薛京来，同满起去换氧气瓶。给楼上嘉满打通电话，告知南央，不要为生日搞电视录相了（上面关心此事）。下午游 250 米。胜利来手谈。

2016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三）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人民日报》昨天发表文章“再次否定文革完全错误”。看来内部争论甚大，不得不发表文章了。

[10] 史瑞楚：陈光将军（1954 年自杀）的遗孀。曾任水利电力部外事司司长。我家同她曾在同楼同一单元居住多年。——李南央注

下午游 250 米。晚上楼上嘉满拿来一份南央电文，乃吴思 2011 年中秋节同周笃文来我家后写的一首“满江红”词。薛京并没有同她打通电话。于是告知中组部的警告，让南央不要再搞我生日的电视了，特别是有一句话：“你不要以为他们对你不敢干。”要南央了解国内情况。

2016 年 5 月 19 日（星期四）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下午游 250 米。胜利来手谈，有进步。

2016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交一份中央文件：省部级干部住房清理问题，同胜利现在住房有关，让胜利来如何处理。随即手谈，有进步了。

下午游 250 米。看报刊。

2016 年 5 月 21 日（星期六）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韩磊来，找出一些旧照片。胜利来，上下午手谈，又出现老毛病，只攻不守。秋林和夫君来。

下午游 250 米。今天有速度。

2016 年 5 月 22 日（星期日）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中央 3 台“有彩中国人”一个节目：小男孩 5 岁的记忆力太可怕了：十行数目子[字]，每行 10 个都不同，他能背下来。然后观众出 5 个数目子[字]相联相加相减约 5 行（4 行），能够算出来。完全凭头脑。

下午游 250 米。晚上高治（女，白发 87 岁，华中科技大教授，同朱九思共事，诗人）和高华（女，53 岁，中央广播电台）<来>。高治同林彪家有亲属关系。爱读我的书。各赠《龙胆紫集外集》一本，《炎黄》第 4 期。对毛的看法相同。谈往事，包括范元甄（朱九思了解），到晚上 8 点始离去。

2016 年 5 月 23 日（星期一）阴

六点半起床。上午陈海宽来送我《艺术与观念 Arts and Ideas》——上（古典时期——文艺复兴）、下（巴洛克时期——新千年），上下两大厚本，“50 年全彩珍藏版”，是陈的姐夫宋协立（烟台大学教授）。头［图］片极丰富，是整个西方的艺术发展史。我恐怕只能看看标题和图片。

下午到医院检查，起搏器要换电池。九、十月来换。

2016 年 5 月 24 日（星期二）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关于省部级房产清理问题，牵连到胜利住房，不管钟老老红军的待遇了。

苏志宏来，送《文集》40 套（还有 200 套），让签名送周省时、雷彦民各一套（他的朋友）。

下午游 250 米。胜利来手谈，毛病仍存在，着子太快有关。

2016 年 5 月 25 日（星期三）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中午丁东来，送第 6 期，和上海李守成的信和一篇文章：“邂逅复出百日之际的李锐老”。他是上海水电勘设院院长李果的女婿，文革中岳父被害致死，1979 年 4 月我曾到上海吊念。他在日记中记下我的谈话，即写过此文。同丁一起午餐。下午游 250 米。晚上看父子一家的魔术。

2016 年 5 月 26 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再次复阅“百年回首”。

下午游 250 米。胜利来手谈。

2016 年 5 月 27 日（星期五）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客人不断。盛禹九送 20 本他的《鼎斋诗稿》，公开出版的，有我的题词题诗，其中写我的诗有好多首。谈社科院负责人找何方谈话，他们的聚会，派出所找他阻止。曾庆龙（平江人，在海关总署，画家）带儿子来（在英国留学已 8 年，博士、学金融）送海关书画册。赠小红书[11]和第 4 期。平江人企业家彭岳江来，为湖南省政府文件（岳阳建科学馆）向发改委负责人签署。雷霞来，又送许多食物、药物。一起午餐。

下午游 250 米。看报刊。

2016 年 5 月 28 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胜利来，手谈。多年没来的葛行军（高法办公室主任）和杨律师（两位已退休）来。葛求字：“法律至上，良知无敌”。

下午游 250 米。吴龙友来。我的墨迹再版即将出版。他画了许多熊猫图，让我写书名“龙友画熊猫”。他写了篇文章：“我编李锐墨迹选”。

2016 年 5 月 29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朱成贵（原在国家计委办公厅工作，大概 80 年代找过我）和夫人来，看了“百年回首”两遍，很是感动。夫人同玉珍谈家境困难，七个子女，几个儿子都患重病。

下午游 250 米。

2016 年 5 月 30 日（星期一）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下午林汉雄和秘书杨毅（57 岁）来，交他第 4 期和两本红小书。汉雄晒得似黑人。给我一份于年初给江泽民的信：“共产党员应该勇于承担责任”，指出江对造成腐败应负责任。信末声明此信已抄报习。他家跟习家有交往。小项（项素［苏］云，夫人）眼睛不大好。他已八十多，争取活到一百岁。就打高尔夫。送我一些西药。

吴宗煌来（84 岁）将他的经济论文《兴国新思路》小册子及发表在《经济要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的刊物）今年两期给我。其人我都忘记了（玉珍记得）。

[11] 小红书：即《龙胆紫集外集》，封面设计为红色。——李南央注

2016 年 5 月 31 日（星期二）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薛京来，王晓林（孙冶方基金会志愿者）从香港带回 6 本新版本《李锐口述往事》赠［增］加生日照片和文字，很是得力。真是意外高兴。两本即签名送晓林和编者“蒙宪小友”。雷霞来，一起午餐。薛京处理旧资料。

下午游 250 米。

2016 年 6 月 1 日（星期三）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丁东同他的同学，李代耕的儿子李浙阳来，送代耕文集（包括纪念他的文词［字］）《丹心集》（有我的文章：“哭代耕”）。赠两本小书。丁东谈《炎黄》处境又好些。杜导老的夫人续志先去世了。玉珍电话慰问了。

下午游 250 米。胜利来手谈。《报刊文摘》刊长江“清水下泄，河势改变”标题是“崩岸治理考验长江防汛”，原载《文汇报》5 月 26 日。这是第一次报导三峡水库下泄清水的结果。前几年在美国召开的三峡讨论会，严重地提到这个问题。

2016 年 6 月 2 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近十一点，王渭来，我送他一套《文集》，并第 4 期，两本小书及《李锐其人》（翻印版）。他谈父亲的受害和资料：“王亚平年谱”。下午游 250 米。

2016 年 6 月 3 日（星期五）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九点多到医院，小玲推我坐轮椅。先看内科，查血，有点炎症（玉珍老觉得我有感冒）。医生让我暂停游泳。薛京来，处理信件。

2016 年 6 月 4 日（星期六）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胜利上、下午来手谈，毛病不改。下午广东谢健明来，让书“天地良心（天神）胡耀邦铜像”，写了一大张，让他们挑选。

2016 年 6 月 5 日（星期日）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黄与群、赵来群来，详谈五月二日人大会堂音乐大会（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彭丽媛的歌等）事件，被马晓力搞黄了。给我一厚本晏唐（同黄乃离婚的小唐）著《电视文学创作、评论研究选集》（小唐签名送的）。崔敏又送来几份资料（有“江曾倒习政变流产记”等几篇。浙江毛应民同两位朋友来，谈经济形势不好。要了 8 套《文集》，一一签名。

何定的女儿送来一信（给我同玉珍）祝贺我的生日。见到报刊上我仰泳的照片，赠联句：“一柱立天地，百年伏波涛”。即将《炎黄》4 期、两本小红书、《李锐其人》赠与。

2016 年 6 月 6 日（星期一）阴、多云

七点半起床。睡得真好。看电视。上午盛禹九来，他的诗集《鼎斋诗稿》签名送奚青一本。带来张式弘（文立徵姐姐的儿子，82 岁，曾是右派）的《公远诗文存稿》（称我为爷爷）。谈形势，把我抬得很

高，同耀邦一样（由昨天黄与群指责：不应将网上流传语：“毛病不改，积恶成习”写入文中）[12]。他不同意此种指责，同玉珍谈话。

下午三人，玉珍走步，小余推我坐轮椅，绕河边一大圈。在河边坐了一阵，欣赏周围树林。

2016 年 6 月 7 日（星期二）阴、有小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写三朝［幅］字。一幅是香港驻京办林钊勤属［嘱］写的：“要吃米，找万里——纪念万里诞辰一百周年”。恰恰林来了，交我 10 本二版《口述往事》，我高兴，他也高兴。赠他两本生日小书。今天写字很顺手，都只一遍，都很过眼。

下午胜利来手谈，大胜一盘 20 多子。

2016 年 6 月 8 日（星期三）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和资料。中美会谈小有好转。“忙忙结娘［婚］”诗中有联：“世界和谐希望在，美中两国结芳邻”。下午胜利来手谈。

2016 年 6 月 9 日（星期四）中秋节 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胜利来手谈。十一点半到附近公安大学餐馆过节。共 12 人，小玲、小琴［芹］、胜利三家，秋林两口，客人雷霞，小余。十多个菜，有条大鱼，只 400 元，算是便宜的了。下午沿河散步。玉珍给苗苗电话总关机（拟约来过节）。

2016 年 6 月 10 日（星期五）阴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平江人陈柏林（38 岁，名片：育德——湖南智宸教育科技）来，送药物。过去来过，全忘记了。玉珍很记得。赠《文集》。

下午韩磊来，他已调到深圳工作（工资月 5 万）。让他挑选生日照片，并为马识途两首贺诗等拍照。

2016 年 6 月 11 日（星期六）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看报刊、资料。下午胜利来手谈，似有进步。

2016 年 6 月 12 日（星期日）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看资料。下午恢复游泳，游 250 米。洗了个痛快澡。有一位游泳的人，交我帮带的浙江李赛子送的《西湖旧踪》画册，并“偶语二句”：“耳聪目明智多星，精盈气壮神更灵”。可能是毛应民朋友。

2016 年 6 月 13 日（星期一）雨

八点起床。玉珍过来看望，我还以为不到六点半，睡得真好。上午陈海宽来，送大盒苹果。让他看

[12] 香港《明报月刊》2016 年 5 月号刊载了我记述父亲百岁寿宴的文章《李锐寿宴前前后后：期颐老人的力量》。文章末尾写了：这次回国，父亲对我好几次提起新近出现在国内网络上的一句话：“毛病不改，积恶成习。”他说：“老百姓了不起啊，把中国的问题概括得这么确切！”2018 年 4 月 13 日父亲在北京医院病榻上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叶兵的采访时，又重复了这句话：“毛病不改，积恶成习”。——李南央注

《西湖旧踪》和马识途送的两首诗。玉珍的朋友卢英华（86 岁，满头白发）来，送花束直交我手。在文革时，玉珍救了她一家，对玉珍感激之至，称赞其为人之道。我赠她第 4 期、两本红小书和《李锐其人》。

下午看报刊和北京台的“养生堂”（每天必看），谈肠胃问题，人的肠子长 8 米，通便的一系列药物。

2016 年 6 月 14 日（星期二）阴、雨

六点半起床。上午薛京来，同满起换氧气瓶。苏志宏来，又从香港设法带回 10 本原《口述往事》。最后两份上诉件签转赵洪祝和中纪委。写顾准传的王晓林来，送《明报》五月号，内刊南央的“李锐百年诞”（封面标题）和《晚晴》（2 期，刊她父亲王光纪念文），还带来好多本市上翻印的（有的没见过的选集）我的书，是她的朋友让我签名。随即要了一本《口述往事》。下午游 250 米。

2016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三）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佩珍电话，家乡（米脂县）下大冰雹，田产毁了，城市也受影响。南方仍多暴雨。国外气候也多变化，闹洪灾。报纸又有文章，三峡防洪作用变小了。下午游 250 米。翻看《明报月刊》第 5 期，有邢小群、乐黛云等人反思文革的文章。

2016 年 6 月 16 日（星期四）晴转多云

六七点起床。看电视。上午雷霞来，让写一封字（祝贺湖南诗书画艺术院成立）。一起午餐。

下午游 250 米。胜利来午餐。毛病不改，只攻不守，胜变负。

2016 年 6 月 17 日（星期五）多云转阴、小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让看|见|资料，如盛禹九写我的文章（在香港《争鸣》发表的）带走了。

晏乐斌来，送两份资料，并写了一份“杀人、死人”的资料。下午游 250 米。香港梁怡然，寄来非常恭敬的祝寿诗：“锐公期颐华诞感赋”五言 24 句。

2016 年 6 月 18 日（星期六）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胜利来，上下午手谈。下午游 250 米，遇见李志民，他已 78 岁，住房周围有散步的地方。谈刘澜波对范元甄的看法等。

2016 年 6 月 19 日（星期日）晴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写了一副字（雷霞托的）：

“诗书画印、艺术典藏——祝贺湖南诗书画艺术院成立”，玉珍等都说写得好。午睡时细看，有两个字草头过份，于是重写了一副，才去游泳。

下午平江人姜可夫（31 岁，在北京“美国通用电器”大企业工作，父亲同小余同学，不到 60 岁）来，读过我很多书，有《龙胆紫集》原本（让我签字），真正的粉丝。赠两本小书，并一套《文集》（写

父亲名字）还给了第 4 期。

雷霞来，一起晚餐。没想到是大幅毛笔字。

2016 年 6 月 20 日（星期一）阴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小许来，介绍秋林工作单位负责人及其朋友三人来：颜铁生（名片：北京作家协会）、张新亭、成曾樾（鲁迅文学会），送一特大瓶葡萄酒，上面有我彩照，两瓶葡萄酒有两人彩照。当然是定做的。还有水果。很谈得来，都已 60 岁。于是各赠第 4 期，两本小书、《其人》，还曾［赠］一位没来的林青山（酒瓶上有四人祝寿词）。

2016 年 6 月 21 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宋晓梦来，让从手机上看万里长篇讲话。赠 4 本翻印的《李锐其人》和《口述往事》的第二版。一起午餐。下午游 250 米。

2016 年 6 月 22 日（星期三）多云

玉珍过来叫醒。七点半才起床，少有之事。昨天福州寄来一对老年夫妇坐谈对饮的小彩雕，非常生动。

下午游 250 米。平江人徐强（自言过生日同周令钊到家的）从深圳来，为一个驾车酒醉同民警冲妥［突］上诉件让我签发，勉强为之，极不高兴。胜利来手谈。

2016 年 6 月 23 日（星期四）多云转阴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觅觅和夫君罗为带着两个月小女（睡在一个小摇兰［篮］中）来（玉珍又送了一个万元红包）。随后苗苗夫妇来，薛京来，一起到附近公安大学办的餐厅午宴。大家都很高兴。这算是我有了四代欢聚。

下午没游泳。看报刊、看电视。南方仍暴雨成灾。

2016 年 6 月 24 日（星期五）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盐城发生龙卷风冰暴［雹］大灾难。上午上海李守成、李舒菁夫妇来（72、66 岁），夫人是原上海水电勘设院长李果的女儿。“文革”初李果被迫害致死，1979 年 4 月，我到上海李家吊念，同守成谈话，他在日记中记下。看过我的“百年回首”，写成一篇文章：“邂逅复出百日之际的李锐老”，寄给丁东了。他们读过我许多书。赠《文集》和生日小书等。

下午游 250 米。

2016 年 6 月 25 日（星期六）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二妹（大姐的女儿）带着她的女儿夫妇（女婿柳青在英国，女儿在北京同一企业工作）和两岁多的孩子来，她明天有事回长沙。孩子很活泼。没有午餐就回去了。

下午游 250 米。胜利上午来，整天手谈。

2016 年 6 月 26 日（星期日）晴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资料。下午游 250 米。

2016 年 6 月 27 日（星期一）阴有雷阵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炎黄》确实刊有好文章。纪念建党 95 周年，都是正面的史事。

2016 年 6 月 28 日（星期二）阴、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让他同朱正电话，为钟叔和［河］出版《走向世界》丛书写文章事，再催办。

下午没游泳。机关老干局 4 人来（只认识邓爱军），为庆祝建党 95 周年，为老干部送 2000 元。谈了一个多小时，提出刘云山封杀我的书集，将准备好的《文集》、《口述往事》、《李锐其人》、《期颐诗集》和《炎黄》第 4 期（两本）等，交给他们交部里阅览室。

2016 年 6 月 29 日（星期三）多云转阴、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崔敏来，送两份资料，一份谈彭德怀电视剧，只播了 30 集，10 集关于庐山和文革扣杀了（另一份谈南海问题复杂）。他去延庆避暑，九月才回京。

下午游 250 米。看完两天报纸。

2016 年 6 月 30 日（星期四）阴有阵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冯海阳来，带上大电脑，看一篇论党国体制的电文（小余警告，带［戴］起搏器不宜使用）。

下午游250米。戴栋来，送少将陶然赠我的两幅字。胜利来手谈。

2016 年 7 月 1 日（星期五）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庆祝建党 95 年，上午大会，习长篇讲话，晚上放大规模的音乐晚会（只有中国办得到）。

戴栋来午餐，他托办的转业事，婉言拒绝了。下午游 250 米。薛京上午来，交他一些资料。

2016 年 7 月 2 日（星期六）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葛行军（高法院）来，取去他让写的字幅。赠两本小书。

下午游 300 米。整日同胜利手谈，毛病只攻不改。延滨来，送食物，给玉珍治颈的医疗器。

2016 年 7 月 3 日（星期日）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南方暴雨仍不停。下午游 300 米，花 20 分钟。

2016 年 7 月 4 日（星期一）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叶笃义的女儿维佑来（74 岁，王晶垚介绍）送两本书：父亲的《虽九

死其犹未悔》,美国人周锡瑞写《叶——一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叶家最熟的是方实,也已去世),还有一叶笃正的光盘。她很知道我。谈了一个多小时，送了几本书，明天来取《文集》。

下午两个年青平江人陈柏林（来过三次，送《文集》，全忘记了），杨宝松（都在中国信息协会民营企业分会湖南工作部工作，陈是主任）,谈了一阵。各赠几本书，包括《口述往事》。

2016 年 7 月 5 日（星期二）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奚青先后到。晏乐斌送来整死人统计资料（比上次写在本子上的更详细），即离去。奚谈，五人告刘云山是真实的。交我一份举报地质部在职领导的诉件，让我批转组织部陈希（常务副部长）。谈到一起午餐。下午游 300 米。

2016 年 7 月 6 日（星期三）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下午游 300 米，要 20 分钟。胜利来手谈，盘盘老病，太快也是原因。

这几天南方汛情严重，尤其武汉，长江下游堤基受害，因此反让水库减少<下泄>流量。

2016 年 7 月 7 日（星期四） 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奚青同告状的女士于秀夫来，向我致谢。奚交我一份“雷洋案”的资料 30 页（我不知此事）。冯海阳来，让我看网上资料，揭发毛在抗战时期的一些阴暗资料，包括潘汉年事件。

下午游 300 米。看报刊。

2016 年 7 月 8 日（星期五）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让看那 30 页，原来有许多资料，尤其为 95 周年，鲍彤写的一篇实识当代的长文。陈海宽又送来活鱼和茶叶。郭全胜来，要两本小红书。

下午游 300 米。同蒋震［振］云和一位光头老汉（酆炳林，83，原刘清的副部长）谈叶永烈的《历史的脚印》上写了我的事迹。公开出版的。他们都看过“百年回首”。谈当前形势，经济不好。

2016 年 7 月 9 日（星期六）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胜利来，上下午手谈。上午奚青和黄与群（黄乃儿子）来。奚青给我关于王建国多年前拟出我全部“日记”事的“李锐声明”稿（陶世龙的网已刊，看的人已很多了）[13]，还有“朱学{润}评《戚本禹回忆录》”中的错误东西。奚建议其中关于我的造谣，请韩钢或盛禹九写文批判。我们一起午餐。

下午游 300 米。

2016 年 7 月 10 日（星期日）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资料。下午游 300 米。今天游得较快，不到 20 分钟。

玉珍天天打针、吊瓶，腿部疼。晚上有时低糖，吃巧克力。

[13] 此声明影印件请看 2015 年李锐日记末页。——李南央注

2016 年 7 月 11 日（星期一）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看第七期《炎黄》出刊 25 年了。“张霖之因何而死”等文章正是纪念 95 年也。

2016 年 7 月 12 日（星期二）阴小雨

八点起床，玉珍来叫醒我。真是空前之举。上午薛京来，帮满起换氧气瓶。

下午游 300 米。那位酆老头，告诉满起，叶永烈的书名上次写错了。

2016 年 7 月 13 日（星期三）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满起买来叶永烈著的《历史的注脚》其中有“访毛泽东秘书李锐”（P51—70）。此书共 21 篇文章，都是有关当代历史、党史及有关人物（从毛泽东开始），很值得一阅。我那篇看了，如果先交我看就更好了。下午游 300 米。胜利来手谈。

晚上王海印来，交我文件、文稿。《炎黄春秋》的管理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通知，派来社长、副社长、总编的名单。真有点意外。（真是越来越左了）谈到晚十点。明天下午开会。

2016 年 7 月 14 日（星期四）阴、小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山西人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又来送一本《窑洞杂述》，另一本签名，还求书信纸上小联：“常怀天下事，博览古今书”。王晓林来，送上海图书馆的“捐赠证书”署名为“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她买到南央编的《父母书信集》厚厚一大本。

下午四点半同薛京到“炎黄”社开会。徐庆全主持。12 人参加，有中央党校两教授。大家赞成杜老的意见，依法解决，向法院起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那个艺述［术］研究院已派人来强行接管，被拒绝。吃过晚餐（在“上海人家”馆）闲谈到八点始归。

2016 年 7 月 15 日（星期五）阴、小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玉珍仍到医院吊瓶。下午游 300 米。南海争议为近日最大事件，国内却要干掉《炎黄春秋》，这真是“政治腐败”。

2016 年 7 月 16 日（星期六）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下午没游泳，等客人来。

张静先来，谈她同周笃文关系已好转（她 74、周 81），随后周笃文和沈鹏夫妇（86 岁，他写我的诗选集在广西出版，都记不起了）还有覃务波（要 12 套《文集》）等 4 人。我赠沈两本小书、《文集》。他送《三余笺韵——沈鹏自书诗词集》。韩磊巧［恰］好来了，于是不断拍照：两对老夫妇，直到集体。我谈往事和三大问题。韩还要了几本小书。五点多始散。晚上黄与群来看《炎黄》文件。

玉珍找出 05 年给周笃文写的两幅字，交给张静：

智者乐山，仁者乐水。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2016 年 7 月 17 日（星期日）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清理客厅的小书架，找出好些资料和送的个人著作（包括盛禹九一厚本

打印稿，其中有好多篇写我的文章）。

下午游 300 米。盛禹九来，谈《炎黄》事件。他要送杜导正《鼎斋诗稿》（他的诗集）。

2016 年 7 月 18 日（星期一）多云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蒋彦永老（85 岁）来，送军事医学科学院原院长少将秦伯益的著作《百年纠结》（马识途题书名），60 篇思想和政治论文，大本 380 页。他已知道《炎黄》情况。向我介绍新的耳听器。

下午满起帮助收拾好一大堆在沙发上的生日书画礼件。真可以编一本小书。

2016 年 7 月 19 日（星期二）阴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处理河南王金魁寄来的三本书让签名题字事。晏乐斌来，谈家事，父亲和哥哥都是理发工，挨整等等。我的“百年回首”，他复印了 20 份寄给友人。反映［应］都好。满起来，整理好那一堆生日书画贺礼，仍放正［在］客厅一角，便于取阅。王晓林，赠上海图书馆《文集》签名。

下午游 300 米。继续整理客厅书刊和留存报纸（十多年的）。

2016 年 7 月 20 日（星期三）阴、大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下午雨大，满起折回，没有游泳。

2016 年 7 月 21 日（星期四）阴、小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九点半和玉珍到杜老家看望。他星期二出院，高血压等已平稳。谈到十一点。谢小玲来做了记录，蒋医生来拍了照。《炎黄》社已发表声明：“七月十七日停刊”。

下午游 300 米。有一不识泳者向我夸奖：“百岁了，了不起。”

2016 年 7 月 22 日（星期五）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处理信件。张青义和他的一位朋友来，拟请我们吃饭，去不了。陈海宽<来>。为应允给平江新城学校写字，大家认可那几句：

学校教育：传播知识、尊重科学、立德修身、学会做人，乃强国之本。

陈海宽要字：上善若水，厚德载物。前四字太大，薛京要去了。大家看着，一遍写好。

下午游 300 米。

2016 年 7 月 23 日（星期六）多云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胜利来，上下午手谈。中午陈巧巧（陈伯村女儿）和夫君来，送食物。一起午餐。送《炎黄》4 期。

下午游 300 米。就靠这点运动了。

2016 年 7 月 24 日（星期日）多云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宋晓梦来，谈杜老接见德国记者谈《炎黄》事。我让她看星期四上午的谈话记录，她才知其详。带去南央写的生日文章。

下午游 300 米。张青义带朋友王宇飞（湖南人，新华社记者，50 岁）来，还有上次的朋友杨秋林（要《文集》）一起坐谈。在书房谈到近六点。他们就是听我的思想观点，三大问题，等等。

2016 年 7 月 25 日（星期一）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看党校杜光老的《文存——4-6》和《对新民主主义的再认识》（2016.6）。

2016 年 7 月 26 日（星期二）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黄与群来，出示手机报导。胡德华入社门受阻抗议情况，131 位读者的批判声名［明］等。玉珍将此电话告知杜老。

下午游 300 米。薛京到河南参加战友聚会去了。

2016 年 7 月 27 日（星期三）多云、夜雨

七点起床。看电视。上午陈海宽来，他从事佛教活动，介绍陕西铜川市照金香山寺大师隆道（42 岁）来见我。同来有两个年青人。谈宗教问题，谈过去王震在新疆犯错误撤职（强迫回教吃肥肉）。特赠《炎黄》第 4 期和《李锐其人》。闲谈一阵。

下午游 300 米。胜利来手谈到晚上。

2016 年 7 月 28 日（星期四）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处理两处信件（不能为不认识的人的诗集写序言）。带走叶永烈的书复印访问我的长文。谈《炎黄》事件，国内外议论越来越大。

下午游 300 米。施浜［滨］海来，他们一批学者被请去日本，印象较好。

2016 年 7 月 29 日（星期五）多云间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大妹来，为朋友（王前的儿女有她的同班）要一本红小书《龙集外集》。南京沈立人寄来的《“文革”反思》（《老生短谈》第 35 辑）廿多篇短文，很深刻。

下午游 300 米。冯海阳来，谈网上资料，不知真假如何：接管《炎黄》的院长被免职，习李矛盾等。

2016 年 7 月 30 日（星期六）阴

昨夜有大雨。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钟勤昌来，现在从事旅遊，韶山每天五、六万人。让我为韶山市长、岳阳人大主任写两幅字（我才知道他要过 50 套《文集》。）胜利先来手谈。一起午餐。大妹和朋友十二点半才来，饭后即乘火车回长沙。下午没有游泳。延滨来，手机出示，习李对抗长文。“接管《炎黄》”者事，完全假的。

2016年7月31日（星期日）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罗振　（原文此处空字，应为“宇”或“羽”——李南央注）来，送食物，谈家事（女儿疯病）。为钟勤昌写两幅字，两人观看。

下午游300米。看报刊。收到吉林高国发寄来资料和纪念我百岁五言长诗“宪政开张露曙光”42句（4月13日作）。

2016年8月1日（星期一）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找出三峡的资料，新华社记者却未来（电话来谈三峡已出问题），大概是领导不让来了。

下午唐小毛和雷颐来（64、60岁），谈习、李矛盾已公开（《人民日报》有文章）。习重国企，李重私有化，习抓住10个小组作主。韩钢已绝望。谈到五点多。

2016年8月2日（星期二）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交高国发的信件，让回电话。《炎黄》事件说明形势。人民出版社曾彦修的老友送来出版的曾的两本著作：《杂忆》、《论睁眼看世界》。薛京也有两本。朱大星来，送好茶叶，为湖南出版局的龚曙光要了一本《口述往事》（第二版）。雷霞来，两人一起午餐。

下午游300米。看报刊。

2016年8月3日（星期三）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九点四十到万寿宾馆金鲍堂开会。大厅大园[圆]桌坐约卅人，{并}“炎黄社委会”，多数人不认识。杜光、雷颐、韩钢、胡冀燕都来了，胡德华、杜明明也回来了。杜老、徐庆全仍主持会。大家谈到一点多。何方生病没来，夫人宋以敏为我作记录约20页。吃完饭回家已两点多，没游泳了。带回郭道晖的两本著作（法律出版社出版）：《人权论要》、《政党与宪制》（刘永艳合著）。

2016年8月4日（星期四）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谢小玲同张冬英（七十多岁，女）来，她从香港带回《李锐期颐集》、两本《庐山会议实录》（最新增订版，封面载毛、彭头像），让我签名。《期颐集》出版了，让我惊导[异]。还有笔名“醒悟”（一位八十多岁的部队老干部）写的“读李锐老‘百年回首’感言”及谈人权等5篇文章（其中一篇为“建议中共改国名为中华党国”）。

下午游300米。看完“醒悟”的文章。黄与群来，他们一批画家准备在网上办“文革”画展，提名为“…1976… …艺术展”，让我书题名，初拟为“文革大灾难、炎黄写文章”。

2016年8月5日（星期五）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让看“醒悟”几篇文章。赵来群和黄与群来，冯海阳来，让我看网上旧文：“邓小平遗嘱”等。用大张纸写“1976——艺术画展”，两句话：文革大灾难、炎黄常反思。大家满意。薛京留下午餐吃饺子。下午游300米。晏乐斌送来毛专政死人8320万的完件。

2016 年 8 月 6 日（星期六）多云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胜利上午来，上下午手谈。一个眼看成两眼而败，下得太快有关。下午游 300 米，20 分钟，加上洗澡，天天如此运动而已。

2016 年 8 月 7 日（星期日）暴雨转晴

七点起床。看电视、报刊。看里约奥运。下午游 300 米。看资料。

2016 年 8 月 8 日（星期一）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生活如昨。星期一不能游泳。小琴［芹］子（玉珍弟弟女儿，夫君张九华）经常来，常送食物，成为习惯。

2016 年 8 月 9 日（星期二）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同满起换氧气瓶。黄与群来，出示 90 多幅图片。下午游 300 米。

2016 年 8 月 10 日（星期三）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黄与群来，画展被禁止，建议出一本书。胜利来，上下午手谈。下午游 300 米。

2016 年 8 月 11 日（星期四）阴

七点半起床。小表突然慢了一个小时。玉珍来催，才知道。看奥运、看报刊。下午游 300 米。收到何方夫人宋以敏八月三日开会的记录的复印件以及何方记录刘英谈党史的长文。

2016 年 8 月 12 日（星期五）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让阅“中国艺术研究院”寄来的《炎黄春秋》第 8 期。雷霞来，为三位朋友要了份《文集》。一起午餐。满起送他们，没有游泳。

晚上看电视，女排 3:0 输给塞尔维亚，对方确实打得好。

2016 年 8 月 13 日（星期六）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胜利来，上下午手谈。下午游 300 米，需要 20 分钟。

2016 年 8 月 14 日（星期日）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延滨来，谈网上有人造谣（如有我“不是毛的秘书”）骂我。我说从来不计较，又是网盲。下午游 300 米。看报刊、电视。好多天来，下午都同玉珍、小余看《海棠依旧》写周总理的电视连续剧，演员很像。

2016 年 8 月 15 日（星期一）晴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何方夫人寄来同刘英谈党史的长文（约五、六万字）。开始细阅。

2016 年 8 月 16 日（星期二）晴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杜老由二女婿同来，跟艺术院的非法打到底。我的拒绝当非法顾问回函也由《炎黄》社送出。谈了当前形势，杜老主要想听我的看法。罗瑞卿的儿子给习写信是真事。习同李在经济上的分歧已公开了。没有人能当毛泽东了。电网也不可能完全封杀了。其间陈海宽带苏里南（南美一个小国）的驻华大使洛伊德来（在中国 28 年，会讲中国话），同我谈对中国的看法。我谈中国文化缺自然科学和民主人权，但能修长城，传孔孟之道，农民战争打掉一个皇帝又出一个皇帝。研究三大问题。赠《口述往事》新版。他已看到“百年回首”。下午游 300 米。雷霞来，为她的老案件转寄沈跃跃，能由高检处理。

2016 年 8 月 17 日（星期三）多云转阴、小雨

七点起床。看电视、报刊。好多回顾历史的电视剧，包括长征、抗战等，当然“伟光正”。下午游 300 米。

晚上凤凰卫视一台广播华国峯［锋］传史，出现韩钢的讲解，评两个凡是，干掉四人帮，理论务虚会等，有耀邦镜头，这是没有料到的。

2016 年 8 月 18 日（星期四）大雨、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郭全胜来看望，说日本的及川淳子晚上到京，明、后天会来我家。下午游 300 米。

2016 年 8 月 19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郭全胜将及川淳子送我的食物、药物和两张放大框好生日照片送来。上海的王晓林来，交我 7 本《炎黄春秋》停刊，封面写上“李锐”两字，她的朋友以此作为纪念。日本人远藤誉著的《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来自日谍的回忆与档案》借我一阅。还有一本《明报》月刊 7 期。下午游 300 米。

上午部里来两位同志|来|，让我阅六中全会文件稿，粗粗看了一遍，全[前]半谈党领导如何正确，必须服从，后半部谈民主集中制，如何看重群众，前后似乎矛盾。全篇无一个“法“字。我谈了点意见。

2016 年 8 月 20 日（星期六）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郭全胜同及川淳子来，她非常高兴我身体健康，还能游泳（昨天她也来了，没见面）。远藤誉的著作，国内对有些资料存有怀疑。她看过这本书。我的“百年回首”她已看到。这回来中国，是她们发现胡耀邦 1985 年（？）来日本题过国际“和平”的词，找我就为研究耀邦，看过我那篇回忆耀邦的长文。于是我细谈了同他的关系，可说是党内头脑最清醒又见诸行动的最重要的总书记人物。没有胡（和赵）就没有改革局面。他跟邓小平和陈云都是不相容的。上午韩磊来了，为我们拍了许多照片。一起丰富的午餐。

下午没能游泳，薛京回来了，同来李占军，为他的一项扩大企业上书，写介绍信。让薛京处理房产

的文件。

2016 年 8 月 21 日（星期日）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三人都看完女排决赛，3:1 打败预赛时 3:0 输的对手，都高兴极了，尤其称赞郎平。下午游 300 米。

2016 年 8 月 22 日（星期一）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奥运结束。

2016 年 8 月 23 日（星期二）阴阵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薛京来，处理信件等。房产资料他已清好。胜利来，弄清楚他住的房产主人。

下午游 300 米。看资料。咳嗽非常厉害，含了 10 片“金嗓子喉片”也不管用。

2016 年 8 月 24 日（星期三）多云转阴有阵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资料。下午游 300 米。胜利来手谈。为他的房屋签署与我无关。

2016 年 8 月 25 日（星期四）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玉珍带我到医院看内科，查血、照片（肺功能）。确定小肺炎，开了不少药。禁止一周游泳。午睡到两点。下午胜利来手谈。

2016 年 8 月 26 日（星期五）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同李占军来，又签发两份上诉件（给辽宁、河北省长、副省长）。奚青来，漫谈中谈到常代人签发上诉件，说明我们这个国家没有普世规律的法治制度，而是上下均人治制度，办企业亦如此。奚青谈到被夺取的《炎黄春秋》第 8 期有三篇文章乃一退休狱警所作，用了 3 个笔名。其中一篇谈《章罗是这样联盟的》，系抄袭《炎黄》过去一篇文章，略加改动的。还有一个“乌有之乡”的头头参与抢班夺权的活动。网上“胡平答《炎黄》五问”，剖析中共专制，影响很大。

2016 年 8 月 27 日（星期六）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郭全胜同及川淳子（40 岁）、佐藤祐介（37 岁，早稻田大学毕业）来。淳子又给我一封信，谈耀邦五个问题，只好想到什么谈什么。佐藤不断拍照，很是满意。一起吃丰盛的午餐。玉珍还送了礼物。

下午三点到杜老家（带了两袋水果）。我谈第八期作者情况（奚青谈的），杜老谈网上议论形势：①否定邓小平一套。②回到毛晚年治国之路。③不择手段。先搞新的“反右派”运动，再搞第二次“文革”。我们这些人会开除出党。五点半才回家。

2016 年 8 月 28 日（星期日）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及川淳子同她的友人班忠义来（中国人聚[娶]日本人为妻，似摄影师）。

又谈往事。班不断拍照。一起午餐丰富。（生日宴两张照片放大，乃班拍的）她即将回国，同玉珍谈文革，流泪了。

下午胜利来，手谈两小时。

2016 年 8 月 29 日（星期一）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整理茶几上的资料报纸等，找不到那张谈痒与一种病的关系的报纸。清出一些杂件。下午看电视、报刊。

2016 年 8 月 30 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六点起床。上午薛京来，同他谈去杜老家得到的信息：要搞反右派，很反感三人（杜、李、何），以及谢小玲来家闲谈，我谈的“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她向美国传开了，等等。下午胜利来手谈。

2016 年 8 月 31 日（星期三）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班忠义来，有一叠小纸写了要谈的问题（主要是关于张闻天的）。见我咳痰不止，只同玉珍谈了一阵，同我没多谈就告辞了。我开始看《毛勾结日军的真相》。

2016 年 9 月 1 日（星期四）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杜老（导正）和女婿来，谈原拟状告文艺书院霸占刊物违宪罪，考虑到 20G 会，会后再告。玉珍谈到，接到年青人电话（同习是朋友），《炎黄》事件，是乌有之乡陷害习所为。

2016 年 9 月 2 日（星期五）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整天咳痰难出，食欲不佳，又不想去医院。此种情况过去没有过。玉珍也不安卧床。

薛京上午来，同满起换氧瓶。

2016 年 9 月 3 日（星期六）多云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习在 G20 开幕讲话，不是唸稿子。整天还是咳痰困难，其他已渐正常。准备下周一去医院。

2016 年 9 月 4 日（星期日）多云、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G20=创新、发展之路，为世界经济开药，同舟共济，为伙伴开药方。

下午朱大新［星］夫妇来（60 岁已退休，58 岁）送水果等。从香港带来两本《口述往事》第二版。

2016 年 9 月 5 日（星期一）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咳痰仍旧。下午两点，同玉珍、小玲一起到医院。杨老师诊断，立即住院。玉珍和小余一起到院照顾。下午薛京带外孙来要了 5 套《文集》。段绍译带个上海青年，只能拍照几章［张］就走了。

2016 年 9 月 6 日（星期二）阴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玉珍、小玲同到医院先看呼吸科，决定住院。下午都一起来，小余准备好了各种物件，包括日常药品和水果等。我带了几本书。住 808。许多护士笑容迎接，问我认识她们吗？我也只好笑脸回答。薛京一起来的。先让满起住外室，因玉珍来了。于是给了睡床。多次住院，可以习惯。医生、副院长也认识。

2016 年 9 月 7 日（星期三）晴、夜雨

六点半醒来。满起照顾吃药，上卫生间。治呼吸，吊两瓶水，吸气雾化，吸氧等，还有药物。看看电视。就是高床不习惯。午睡抬高。吃饭比家里还少。下午小玲来送东西，报纸等。

2016 年 9 月 8 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上午看 B 超，胸、腹都做了。上下午都两次两种水点滴消炎，治咳，还有口雾吸 20 分钟。下午薛京、小玲来，满起回家休息，薛京代劳。感觉好一些。看报刊。

下午钟万昌，办两上诉件，一件转赵洪祝，告重庆的法官。

2016 年 9 月 9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治疗照旧。右眼有些肿，上午看眼科。开了四粒药，每天左右眼各 4 粒。下午看耳朵。耳科大夫认为是老年衰老所致，不可能治理。即到助听器室（我说了带［戴］耳机无用）坐了一个多小时，让试带［戴］一付［辅］助用的耳机。满起送玉珍和小余来，带一大袋食物。那个助听器的女主人［任］，为我做成功的“西门子”助听器，能成功，告诉玉珍要 4 万元，玉珍同意。我很担心不起作用。建设部老副部长张恩树（是玉珍老友）来，他安好起搏器，20 分钟。玉珍带来网件：焦点对话：《炎黄春秋》停刊，四位学者：王康、高文谦、陈破空、程晓农的大议论。小妹电话：9.20 到京，28 日离。

2016 年 9 月 10 日（星期六）晴多云、夜雨

六点半起床。吃药等。上午满起来，薛京回去。喝［用］一种新的喷雾剂，效果很好，以后坚持。看报刊。

下午苗苗和觅觅、罗为（律师）夫妇来，出示 4 个月女儿的相片。谈她的病情。带一盒水果。同罗为谈了 10 分钟往事要害，包括刘澜波对范元甄的评价（同玉珍婚前的谈话）及两本检［揭］发材料，小平说：“大［太］恶劣了，烧掉。”李占军夫妇来，送三大盒食物。谈形势。

2016 年 9 月 11 日（星期日）多云间小晴

六点半起床。电视质量差，上下午躺看。治疗照常。仍点眼药，吐口雾、吸氧。下午小玲来。看报刊。在阳台室小作活动，小散步。

2016 年 9 月 12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治疗照旧。请杨大夫，关于安第三次起搏器，因还有血色数［素］等问题，下周再说。看完《炎黄》第 4 期刘英谈延安时情况长文（8 页）。下午黄毅诚也穿病装来（90 岁，当过能源部部长，黄河［火］清的儿子，几乎忘记了），他是三峡赞成派。特来看望我，看了我的书。甘露带儿子来（30

岁，在电视台 4 套“深度国际”工作，非党员）。同母子谈了三大问题等，儿子说：《炎黄》事件大家猜：是习还是刘干的？

2016 年 9 月 13 日（星期二）多云转阴

六点半起床。治疗照旧。起搏器十月份再按［安］。下午组织部老干局四人来看望，带大篮水果。简单谈了几分钟。

满起回家，小余替换，给我热水泡脚，洗得很舒服。晚餐吃包子，我吃了 5 个，还吃了些菜。《口述往事》过去没认真看过，特翻了一遍，可说是当代历史个人一页也。

2016 年 9 月 14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小余为我擦全身，换一套衣服。左手针入血管吊瓶点滴，两次极疼，因使用过度，手背变黑色。改换右手利用。一中医来看，拟服点中药。

下午玉珍和胜利来，一起吃水果。郭全胜去美国，带来一本《集外集》和三本《期颐集》送麦克法夸尔、傅高义、一位女士蓝蒂，让签名。小雨晚上为我热水洗脚擦身。

2016 年 9 月 15 日（星期四）中秋节、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可能是最<后>吊瓶、打针、吃药等了。上午玉珍、满起、小玲来，同我中秋节，一起午餐，小余做了些菜，小玲买了好些菜。同玉珍到 809 房去看望张恩树，玉珍的老领导和老朋友，93 岁了。

下午到 812 房，去看黄毅诚，很称赞开［发］雅鲁藏布江下游大拐弯处的 260 公里处，落差 2350 米，可建 6000 万千瓦水电（三个三峡）。

2016 年 9 月 16 日（星期五）阴、多云

六点半起床。右眼觉胀，且有红色，请眼科医生来，是炎症。开了三种点药。上午玉珍来，太关心了。维娜从天津来，延滨、郑仲兵、大妹等，都电话问候。

看完日本人写的《勾结日军的真相》，《口述往事》也翻翻（过去没好好看过）。点滴、吸雾等照旧。

2016 年 9 月 17 日（星期六）阴多云

六点半起床。治疗照旧。上午满起送报刊来。下午吊瓶后，护士说，明天不吊了。小余天天点眼药（三种）。坐轮椅在周围转大圈。小妹电话，十月廿日回来，玉珍搞错了，以为是九月廿日。

2016 年 9 月 18 日（星期日）阴多云

六点半起床。停止吊瓶，只口吸雾。上午玉珍来，谈黄与群反映杭州 20G 会过于吹捧。玉珍明天还来，带她的结束打点滴的图表，请这里的医生察看一下。继续翻《口述往事》，真是一本记［纪］实有思想的史书。

2016 年 9 月 19 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照常吃药。上午玉珍来，商定后天出院。他［她］带来病历表症这里医生看了，对她的

身体作了好评。张九华、小琴［芹］坐公共车来了，还带水果。下午看完几天的报纸。

2016 年 9 月 20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停止吊瓶，吃药、吸雾照常。上午满起来，带《李锐文集》，下午送 A8 主任医生，签署："北医老师们存览——期颐病叟李锐"。他们已经对我<这>个人感觉了。下午仍坐轮椅转圈，到西边晒太阳。理发师来将头发剪短了。（医师名刘保逸）。

2016 年 9 月 21 日（星期三）多云

六点半起床。准备出院。同小余一起收拾物件，近九点满起、玉珍来。满起帮我洗淋浴，换衣。约十点出院。到隔壁 809 同张恩树告别，一群护士和医生告别。整整住院半个月。十月份再来换搭第三个起搏器。

同玉珍回到家中，好些生活习惯都忘记了。

2016 年 9 月 22 日（星期四）多云转阴

六点半起床。恢复家庭生活。上午陈海宽来，闲谈，一起午餐。他喜欢吃肉。收到山西一个 58 岁人的信和一堆自传式的资料（认识杨继亮），真是莫明其妙，待薛京处理。看报刊。

2016 年 9 月 23 日（星期五）阴雾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病未全［痊］愈，早退，带走那份莫明其妙资料。他带来三本《李锐期颐集》（友人带的，两本签名，他留下一本）。整天除看报外，翻阅此书，许多文章都忘记了。

2016 年 9 月 24 日（星期六）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胜利来。玉珍不让下棋。满起还<带>来大本《古今咏竹集》和崔敏自印的"文集"（有邓范之事）让他一阅。一起午餐。下午续看《期颐集》、看报刊。

玉珍接问候的电话。

2016 年 9 月 25 日（星期日）多云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看报刊和《期颐集》。玉珍怕凉，早就穿上毛衣。

2016 年 9 月 26 日（星期一）阴、阵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期颐集》看完。奚青长文（介绍我的日记）过去没见过。下午钟万昌来送去年《当代法治》合订本（内刊盛禹九长文"李锐畅谈长寿之道"，五幅照片，三个大版面）。让签署上诉件，拆房之事。要了一套《文集》赠人。

2016 年 9 月 27 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郭全胜从美国回，给我三张照片。下午看报刊、电视。在房内撑拐棍，很小心。清理书堆，找出曾彦修两本杂文集：《杂忆》、《论睁眼看世界》，开始翻阅。

2016 年 9 月 28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胜利来较晚，做菜（张九华带来羊腿等）。满起、小玲一同，大火锅午餐。下午施滨海从香港带回两本《期颐集》和鲍彤秘书吴伟的著作：《80 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

2016 年 9 月 29 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崔敏先后来。薛找出吴伟的大著早给了我一本，全忘记了。崔借去杜光最近一本自印的文辑（谈《炎黄春秋》事件等事）和我的《期颐集》。恢复阳台活动，做伏卧撑。

下午胜利来手谈，下得太快了。

2016 年 9 月 30 日（星期五）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十点看天安门广场的人们由习近平等七人领头，总有几千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

下午仍看电视，并书刊。

2016 年 10 月 1 日（星期六）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人民币入篮（世界货币），这是好事，告诉玉珍。下午看报刊。

2016 年 10 月 2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电话仍多。杭州钟伯熙电话，我接了，讲了两句话。他已 88 岁了。黎澍的女儿送来邓伍文编的三卷《罗章龙的回忆录》，让交胡德平等（给我的即寄）。

2016 年 10 月 3 日（星期一）多云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中央一台、三台都有好些奇趣好节目。下午程湖夫妇来，赠《口述往事》和崔敏的文集（内有范元甄和邓力群事件之文）。他已调回北京，两人工资八、九万。送好些食物。谈到近六点，都是他不知悉的往事。

晚上贾文平和一年青人（27 岁，香港大学数学系博士）来，谈中组部新局长毛定之（湖南岳阳人，向我求字：“谦虚使人进步”，我拟“竹解[节]虚心是我师”）。将第 4 期赠年青人，他即读完我的文章。在香港读过我的《口述往事》。

2016 年 10 月 4 日（星期二）阴、阵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十一点多，苗苗和觅觅夫妇带四个月小女儿来，很有趣。他们有人请吃饭。

下午小清理客厅杂件，发现高国发祝贺我的百岁长诗（七言 44 句）等。

2016 年 10 月 5 日（星期三）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晏乐斌、崔敏先后来，杜老和女儿随来，晏先离去。崔出示他巧收购一幅宽 2.65 米，1965 八一节阅兵典礼共 988 人。坐在第一排的从毛、刘、周起 94 人。他写了一篇长文

“从一幅罕见的‘全家福’看党史沧桑”，将［讲］随即这批人一个个倒台、残［惨］死了。他向杜老和我展示了这幅图。杜老给了我一本港刊《明镜》的 9 月号，封面有大标题：

《炎黄春秋》之死，杀绝党内开明派。

我出示了新书《期颐集》。杜谈拟开一次社的会。

下午浙江毛应民的朋友尹向东为该省七位粉丝要 7 套《文集》，一一签名。

2016 年 10 月 6 日（星期四）多云转阴、小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玉珍上午去小琴［芹］家，看望他的弟弟（身体不好，82 岁，从赤峰接来），下午才回来，说情况尚好。这就放心了。

下午仍看电视，比较多的爱看 165、222 围棋。玉珍来了则中央台了。收到台弯［湾］寄来的一大厚本《两岸诗》。编者、作者无一知悉的名字，新诗也特殊。

2016 年 10 月 7 日（星期五）阴、小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奚青来，谈奇特网息：让邓的孙子做县干部，提拔成书记，让他奋斗 30 年，将来做总书记。孙子不干，回美国去了。给徐将军送一盒茶叶。一起午餐。

2016 年 10 月 8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看资料。

下午恢复游泳，游 200 米，尚不觉累。满起为我洗了一个满身擦痛快澡。胜利来手谈。

2016 年 10 月 9 日（星期日）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将长沙发上堆的报刊、资料清理好。下午游 200 米。冯海阳来，借走于光远的纪念文集。

2016 年 10 月 10 日（星期一）晴转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和苏志恒［宏］来（还有一年青友人，让看第 4 期长文），为一上诉件签署。苏带回　本港版《　　》（原文此二处空字——李南央注）。平江人徐强、罗晓峰（办食品厂的）来，也是为一上诉件。苏看到《期颐集》即言，弄来翻印二千本。

下午小玲陪我到医院见杨大夫，谈定 18 号住院，20 号做手术，并到牙科补好一颗门牙（小的假牙换大的）。

胜利来，手谈到晚餐。

2016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迟来，同满起到医院换氧气瓶。由于几声咳嗽，玉珍不让我去游泳。下午坚持游 200 米，尚不觉累。

2016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三）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有人复印了几十本《李锐其人》送来（我在医院）。写顾准的那篇长文全转

载了。又看了一遍。下午游 200 米。看报刊。

2016 年 10 月 13 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清理沙发上堆的书刊资料。上午崔敏来，谈上次那张 99<8>人的长照片有假造。今天带来真的和说明。

下午游 200 米。看报刊、电视。在房中活动必须拄拐杖了。收到长沙文启煌的信，为《炎黄春秋》事变写了两首诗词。

2016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五）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薛京来，让看长沙文启煌信件。力丰、静静［进进］两口子从瑞典回，静静［进进］白发了（67、力丰 75）。谈有多项高科技成功项目。一起大火锅午餐。胜利主厨。下午游 200 米。接蒋大夫来，他出示他的小电视机，几十起军官为主的上诉图，和杜导正 90 岁生日宴会。我和玉珍参加了。

2016 年 10 月 15 日（星期六）雾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昨天同薛京谈到，我百岁收到的诗、文祝贺，可以编一本小册子。

下午游 200 米。为延滨书写 4 字“蒼　青翠”（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并为在部里工作的湘人　（原文此处空字，应为“毛”——李南央注）定之（当了局长，经贾文平向我求字“虚心使人进步”之类）,我写了“竹解［节］虚心是我师”7 个大字。

2016 年 10 月 16 日（星期日）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玉珍坚持和小余到医院照顾我，后天再说。

下午游 200 米。翻晓梦写的《其人》，过去没有通阅过，很是细致，许多事都忘记了。晚上贾文平让女儿取走毛定之要的字幅。

2016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一）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雷霞同她的受刑十多年的老版［板］邹建华（57 岁，雷 60 岁）来。我为元元和邹向赵洪祝写的上诉件，元元的已有了反映［应］，邹尚未消息。邹带来 4 本（期颐集）与我。

电视上报导地球已到缺水的介［阶］段，情况很严重，尤其美洲，就是十多年内。

2016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二）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张戎从英国回来（她 64、丈夫 75），写的厚本《慈禧传》（台湾出版）送我。她出入国境都由安全部管（她出过《毛传》）。这次要见我，经过批准。我送她《口述往事》、《期颐集》、《炎黄春秋》第 4 期，还给了一套《文集》。一起午餐（有十多盆菜）后离去。甘露来，同薛京一起去办公务。小余准备好杂物，玉珍、小玲一起到医院。仍住 8 楼 8 号房。医生、护士们都笑迎老病翁。

2016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三）多云、霾

六点半起床。将《期颐集》的附录看完。决定将此书送 8 楼的刘保逸医师（有医生谈他们都在看《文集》中的书）。玉珍也是此意。上午付［副］院长等来看望。主开刀的杨杰孚来，玉珍签了字，明天早晨做手术。决定将《其人》赠杨大夫。

玉珍和小余看电视。小余带来的菜好几盆。

上午部里老干局四个人来看望，送大篮水果。下午部里新任一位副部长 6 个人送来“长征 80 周年纪念章”和一大篮花。中央、中央军委送的，还有一万元。玉珍和我非常高兴。甘露和薛京来，也看到这个场面。

2016 年 10 月 20 日（星期四）阴有小雨

半夜失眠，大概三点以后睡着，六点起床，准备做安第三次起搏器。没有吃早餐，七点四十分，睡轮盘床到手术室，约半个多小时，成功了。满起带上我《李锐其人》，亲手送给杨大夫，说明是 20 年前八十岁时出版的。大家都很高兴。

两次开塞露都解不出大便，是卧床大［太］久？

2016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五）阴有小雨

睡到七点起床，少有之事。上午和玉珍等候小妹回来（电话中说同盛禹九一起），也等着去眼科（右眼通红）、鼻科看病。近十一点看病回，南央来了（专为看望我<回>家，老盛没来）。满起来，五人同餐。让玉珍休息，我同小妹谈到两点多。|让玉珍休息，|我卧床休息，让她同玉珍细谈。我跟谢小玲谈的 8 个字“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美国电台广播了，影响很大。她打官司的律师已被捕，判 12 年，还挨打，不知何故。

南央带来 9 张忙忙女儿的照片，长得好，非常可爱。还有美国人林静聪的信和她［他］一家照片（有三个女儿）8 张。大概是 20 年前我到美国活动时，帮我当过翻译（给我的信是中文打字）。全记不得了。

2016 年 10 月 22 日（星期六）阴

六点醒来，六点半起床。身上的吸入器等都解除了。检查身体的血压、体温等也解除了。上午韩磊来，送食物。将长征 80 年纪念金牌，找出挂带［戴］上，为我和玉珍（包括他自己同我）拍照多次。小余也参加，都高兴。

下午南央和方实女儿（高大像男人，留新华社）来（她们有一个小团伙聚会），她在研究父亲的友群。长谈一阵，特讲项南父亲引出长征到陕北之事。南央交我一份她对当前经济形势等看法。同满起、小玲一起 6 人晚餐吃挂面。

下面是南央留下的自述：

中国经济，我自己看法：

1） 市场经济下的商业行为，以信誉为基础。中国银行诈骗、信用卡诈骗，比比皆是。公安不查，检察不管，法院不审。中国大量商业行为是坑矇［蒙］拐骗，乃中国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中国离真正意义的“市场经济”还很远。

2）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以基础建筑［设］为龙头，现在产能过剩，一带一路失败，走不出去，大

量投入资金，打了水漂，又找不到另外替代产业，经济发展进入瓶<颈>。

3） 习近平做强、做大国有企业方针，政府印发大量钞票救助“僵尸”企业，加剧通货澎［膨］胀，使民营企业生存发展进入困难时期。

4） 中国已无真正经<济>人才在习左右，只会逢迎习之所好，前途堪忧。

“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应该避免的十个错误”一文，看不懂，不知所云，故弄悬［玄］虚（这是湖南政协办的一个刊物《学习参考资料》今年第 9 期刊的长文）。

2016 年 10 月 23 日（星期日）晴

六点多起床。最近量体温 58.5［35.8］。上午贾文平和女儿来，两天电话无人接，知道住医院了。毛定之接到字幅，非常高兴，要来看望。小余出示了金牌纪念章，忙着挂上，为我拍照。

下午南央来，谈他们群体合见，都表示：绝望了。戴晴已办好手续住到泰国去了。哈军工滕叙兖参加他们的活动。谈毛远新称“五人邦［帮］”（加上毛）等等乱伦事。南央出示了她的 IPad，我生日的许多照片，以及忙忙女儿棒棒两岁活泼的几十副照片。一起晚餐。

徐强（周令钊友人）同香港友人曾伟山来，送大蓝［篮］水果，友人答应为我带书。也挂上金牌为我拍照。

2016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此地电视机很差，色彩淡，没有凤凰台。由于手术后，必须多日复原，每天只查血压、体温等。

上午薛京、甘露、罗振羽来，谈上万退役人员上诉。张九华送来小琴［芹］一大桶煮鱼和点心。今天开六中全会了。

下午小妹来，让改正日记（复印件）上的错别字。

又想起四句：

三安起搏器，再活几多年。
头脑难平静，国家不健全。

上午一早，5 位大小医师来同拍，我带［戴］着金牌坐着，他们站在后面。看来他们确实看得起我这个好人。

2016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二）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每天上午手术口换药。开始阅览何方赠送的《历史要真实——征求意见稿》（南央带来的）。很有内容。下午到室内阳台（玉珍和小余睡在此处）让脸晒太阳，两脚全身活动约 10 分钟，然后小散步。

2016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换药。看何方书。室内阳台活动。

下午薛京和戴栋等来，已转业到外交部，同玉珍谈。

小妹来，带《朱正集——当代学人精品》（朱晓给的）。谈他［她］一伙人集会情况。谢小玲：“定位清除”（个人受冤，自我奋斗，击倒坏人）。鲍彤：“各自为战”。杜光：“要对社会负责，战斗到底。

要对<得>起养育我们的劳动人民。”她同老鬼、鲍彤坐车出来，有警车跟随。

2016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四）阴、小雨

六点半起床。上午钟万昌来，送大篮水果。带来 20 份《政商参考》9 月号（平江几个文化团体办的内部刊物），内有长文“1958 关于三峡的‘历史辩论’”（来源网易历史）以及“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人文精神研究院名誉院长”的聘书等。三份上诉件让签署。觅觅从香港回来，带出版社的稿费单和 3 本《期颐集》。送走时，小余同她谈到，为何结婚、生孩子请客，请薛京，不请爷爷、奶奶？

下午苗苗来，交请客时的糖盒和请帖，并《期颐集》的稿费一万多。小妹来，明天回美国（来回机票只 400 元）。6 人一起吃丰盛的晚餐。我的感谢医院的 4 句，小妹同四益电话，第二句定稿：

三安起搏庆长生，又见回春妙手情。
感激之心难表达，自将永远献真诚。

2016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五）晴间云

七点起床。上午王躍副院长又来看望，特赠《期颐集》。上下午翻看这本书，许多文章都忘记了。

下午坐轮椅，玉珍推着，在一百多米长的房外转了一圈。

2016 年 10 月 29 日（星期六）晴

半夜流鼻血，护士来，将床抬起，半坐躺睡。六点起床。上午满起、小玲和小琴[芹]来，小琴[芹]煮了一只鸡连汤带来。6 人一起午餐。下午薛京和罗振禹［羽］来，罗送一幅滕黛梦大山水（江苏著名女画家，80 多岁）。谈了一阵。玉珍同他谈觅觅的问题，薛京很清楚。将《期颐集》送邵燕祥，让他寄去。

2016 年 10 月 30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薛京和李占军来，为他的企业发展向河北、海南负责人转信签署。他还办有印刷厂，愿为我书多多翻印。下午仍在睡［阳］台活动。看《期颐集》。

住在这里又十多天了。收到何方的《历史要真实——征求意见稿》、《朱正卷——当代学人精品》不及细看。

2016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汪院长来时，将那 4 句唸给他听了。他看了《期颐集》，同意我的观点。家中已有了暖气，玉珍意见星期五回家。《期颐集》中奚青从我的日记中看我这个人的两篇长文（包括范元甄其人和玉珍的为人）看完了，真写得真实动人。

2016 年 11 月 1 日（星期二）晴

六点起床。早餐后，又将三、四两句改成：

感激之心怎表达？自将继续献真诚。

真是老了，许多繁体字写不出来了。

2016 年 11 月 2 日（星期三）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继续看《期颐集》，许多文章都忘记了。写王德禄《民间智库》的长文，是很有内容的。2012 年在美国召开的“三峡研讨会”我写的开幕辞，长文是南央写的，她参加了这次会（戴晴参加了，是主要人物）。薛京编的这本书，内容太丰富了。

这次住院的感谢留言和七绝，算是用大白纸写好了（好几个繁体字记不清）。

上午满起送来这两天的报纸和刊物等，抢着看完。

下午将诗信交来看望的医生。现已决定再住几天，等家中暖气修好。

2016 年 11 月 3 日（星期四）晴云

七点起床。看一些留下的报刊。《期颐集》陆续看完了。在室内阳台活动了十来分钟。

今天解手又用了两个开塞露。大概是太无活动之故。

下午满起、小玲带牧州（3 岁了）来，小家伙活动极了，我带［戴］了他的帽子，就为拍照。

薛京同朱大星、徐强（爷爷是平江的将军）、戴栋来，谈习的母亲仍住在珠海。戴已就任外交部一副部长的秘书，门口有警卫。关于暖气问题，据称 22、24 两楼同民房一样，不提前了。让薛用红机问清楚。

《文汇报》11 月 2 日：“世界最高桥”即落成，在黔滇交界处。全长 1341.4 米，垂直高度 565 米，投资 10 亿。现在世界高桥 10 座，8 座在中国。我们工程技术力量是不错的。

2016 年 11 月 4 日（星期五）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上午满起来，送今天的《新京报》，湖南的内刊《学习参考资料》上的一篇长文：“触目惊心的军中腐败的根源是什么”（作者是金一南），翻印几份带来了。给了大夫们两份，让他们也知道些世事。《期颐集》中改错的几个字本，交他带与薛京转李占军改正（他将翻印）。

下午胜利来，带好些水果。也将上篇长文交他一阅。

玉珍决定：下星期一回家，家中室温 20º。

2016 年 11 月 5 日（星期六）晴转多云、有霾雾

六点半起床。上午满起、小玲来，带满碗苦瓜等。从《期颐集》又发现两处错字，电话告诉薛京。

2016 年 11 月 6 日（星期日）多云、阴

六点半起床。医生来查体时，告以明天回家，玉珍仍担心缓［暖］气问题。下午薛京同朱大星及朱的朋友邹翠荣（益阳人，55 岁，在银行工作）来，同邹闲谈。当过机关的党委书记，基本不知世事，但是反对过三峡。将《口述往事》打开谈史事及书的主人，能听进去。于是将此书相赠，并录下两首她欣赏的两首诗。

2016 年 11 月 7 日（星期一）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上午收拾带来的什物。原准备今天回家的，因 22、24 两楼至今无缓［暖］气，只好留在医院。原准备同玉珍到部里见部长，诉说如此对待老人。下午满起来，同玉珍回家了解住室情况，明天再回医院，取消到部里之行。

下午看完这两天的报纸。爱因斯坦也有家庭生活的失误和学术上的缺陷（南央是高能加速器磁铁工程师）。

晚上玉珍电话：没有缓［暖］气。打开空调，仍多盖被。

2016 年 11 月 8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继续翻看《期颐集》。下午在室内阳台晒太阳活动。不知什么原因，右鼻孔已鼻塞过后，五天安全，却突然大出血，衣、裤都弄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了。医生来看过，说可能是室内大［太］干燥了。

满起又送来今天的报刊。

2016 年 11 月 9 日（星期三）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起草好了给习近平的信，为供暖问题：

习总书记：

我们一批老人住在的木樨地 22、24 两栋高楼，至今没有暖气，也不知何时会有暖气（过去照顾老人提前供暖）。我做心脏手术住北京医院一个多月了，医生知道情况不让回家，否则必患感冒，就难救了，因我是一个百岁病人。现厚着脸向你写这封信，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你在正定时，我找你谈过话；你在浙江时，我到杭州，请吃过饭。

在信的末尾，给赵乐际写了一句话：此信麻烦你亲手交给总书记，拜托、拜托了。

下午满起和薛京、二妹和王敬之一同来了。将此信与他们看了，都同意，玉珍也同意了。

2016 年 11 月 10 日（星期四）多云间晴、中霾

六点半起床。上午小玲电话，稍来暖气 22℃。玉珍总嫌我吃饭吃得少，以后当注意。

2016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小玲电话，暖气好一点。玉珍意见再等几天。

2016 年 11 月 12 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满起、小玲和薛京来，必送苦瓜等菜。薛京谈无甚信息。下午看这两天的一大堆报纸。室温高达 29º，他们都大脱衣。

这几天晚饭后，坐轮椅由玉珍推着，在楼内长廊走几圈，在西头望夜景。我也推椅走一段，尚不觉累。

晚上小余又给我用热水烫、洗脚，涂［塗］维生素 E 乳。

2016 年 11 月 13 日（星期日）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每天体检，都正常，总向护士说：“我是个好人。”她们也总是举起大姆脂［拇指］。

2016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满起来，带走一些物件。决定明天出院。看完这两天报纸。

下午薛京同甘露来，一起看电视剧《幸福来搞［敲］门》，一个好后妻相反遭遇的故事。

2016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二）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准备回家。收拾好东西，我的书刊、报纸、杂物 3 纸袋。下午小余为我擦身、换衣。

满起、小玲两点多来接。与护士来告别。不到三点回到家。一路看望市容，大路两边树群大多还是绿叶。家中似有佰［陌］生感。大吃一惊的是，日本及川淳子寄来一大箱食物、药物和生活用品（包括给小余的），有一封信说明这些物件

回家吃饭时间三餐都推迟一个多小时了。

2016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三）晴间多云

睡得还好。六点四十分起床。上午崔敏来，习的重要讲话（文件）已达 889 件（中共历史网记录）。六中全会四大意识：政治、大局、核心（最主要的）、看齐。“习是核心”。最早提毛为核心是林彪（文革开始时的讲话），我们是磨盘，一切以主席的指导办。三大党纪要：绝对领导、不许妄议、纪律处分。习想做终身领袖，改称总统。

收到多本书刊：张戎的大厚本《慈禧》传记，多本《争鸣》、一本《明报》、《动向》（不知是谁带来的）。何方自印的《历史事实》借与崔敏。

下午薛京、戴栋和平江人彭岳江来，彭有两份开发企业的求批件。戴则为外交部原部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要《口述往事》。一起闲谈。

2016 年 11 月 17 日（星期四）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清理一个月来的书、报杂件。如曾彦<修>的两本刚出版的书等，还有没见到的信件。整理后堆满一沙发。下午胜利来，手谈到晚餐。有进步。

2016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五）阴霾

六点半起床。清理出有关三峡的近日书刊上的资料。

上午九点，香港驻北京新闻站副主任吴子敏（女，30 多）同一大摄影师来。谈三峡问题，我曾如何阻挡，终于由邓小平赞助上马，因此根本在国家由党专制的政治体制造成的。谈到十一点。最后玉珍来，讲了几句我当年为此焦急的情况，如跟朱镕基打电话等。

薛京和雷霞来，都不及谈事。

下午苗苗来，交我觅觅带回的 17 本《期颐集》。

2016 年 11 月 19 日（星期六）阴

六点半起床。上午翻看北京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汪芳所赠著作《汪芳说血管清爽活百岁》（她让我在书上写几句话），想好了以下几句话：

人的健康长寿有赖心血管正常运行。作者从事这方面的医疗 30 年，更“心怀苍生，大爱无疆”，以

自己的经验学识和中西文化根底，著书立说，传播世人，懂得如何养生长寿。我九十一岁搭支架，此次百岁又来三安起搏器，感激心情有诗两首，特录下献给汪大师：

虽安起搏器回生，依旧心中不太平。
妙手又将支架搭，仍留老骥续争鸣。

三安起搏庆长生，又见回春妙手情。
感激之心怎表达，自将继续献真诚。

下午胜利来，手谈到晚餐。毛病未改：只攻不守。

2016 年 11 月 20 日（星期日）阴有小雨

六点半起床。上午满起帮忙，办了件大事：用大张纸书写了这次住院的感激诗辞。汪芳书的读后感用很小的字写在她书上了。满起即将书幅拿去裱了。

杜老电话，三人给习的信，毫无反映［应］。

2016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一）夜雪、阴

六点半起床。由于玉珍曾表示去裱画店选择颜色，我失言了，引起怒气，久久安慰始平息。

翻看《口述往事》，三峡事写得详细。真是一本当代史书，现在决写不出来了，许多事都忘记了。

2016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二）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醒来得一联句（因这几天纪念孙中山）：

孙文博爱留书法，阶级斗争治国家。

下午薛京、雷霞先来，雷为威盛老板平反事，让我给郑必坚写封信帮忙。雷谈到威盛老板从香港带回 5 本《期颐集》从澳门过关，被检查人员持书拍照警告，并当面将 5 本书撕毁。

罗振宇带一湖北女企业家吴翠的上诉件，让我转书记蒋超良（湖南人），照例送一大篮水果。我讲了罗几句，还不断拍照。要了《期颐集》，还为一友要《文集》。谈中央已无湖南人，各省市也没有了。朱镕基为此讲了话，各省市才有了。

戴栋带友人王玉鹏（河南修武县付［副］县长）来，30 多岁。闲谈三大问题（过去的事情什么多不知道）。一起留午餐。陈海宽来，出示我写的字幅照片，都忘记了。

下午满起取回给医院的裱好字幅，送杨杰孚两本书（《往事》、《期颐集》），汪芳一本（《期颐集》），准备好了。

2016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三）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看报刊。满起和薛京将字幅等送到北京医院，了却一件心事。

下午胜利来，手谈到晚餐。

2016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四）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收到两大本自印的诗集《涓埃集》（署名陆泗）作者梁丰，有信说明（是一中学老师，父亲在文革时被迫害死）。上册“脸谱”中写了 100 多人，有一首“李锐”，“某君”写毛

泽东 118 首，大写中外古今的人物和诗人（主要是中国）。值得慢慢翻阅。

下午游 160 米，尚不觉累。满起为我擦了全身，算是恢复游泳了。玉珍很担心。

上午十点同玉珍去看望杜老，谈到近 12 点。三人给习的信，定未收到，女儿也赞成在网上公布。谈只能坐观世界了。接管刊物的，有所让步。我送他《期颐集》。何方病重住院，不准看望。

2016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五）晴、多云

七点起床。看电视。上午郭全胜、薛京来。郭从美国回，谈麦克法夸尔、傅高义（都 92 岁）问我好。在哈佛见到我的字幅。管图书的兰［南］希（女，也 80 多）来京时，我正住院。让薛京看梁丰送的两大本诗集，让打电话。无人接。一起午餐，吃饺子，我吃了五个。

下午正式游 200 米，过去的速度。冯海阳来，她认识 24 楼昨天送两本书的谈家芳老太。

2016 年 11 月 26 日（星期六）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张青义来，送 4 大盒 80 斤橘子，他经办的家乡橘园生产的。赠《期颐集》。

下午游 200 米。看报刊、书。

2016 年 11 月 27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下午游 200 米。

2016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一）晴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书刊。午睡到二点。下午胜利来，手谈到晚餐，攻势有进步。杜老司机晚上送来何方著作 4 本和我同李普、何方的旧照片放大一张。

2016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二）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彭东明来（岳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一级作家），为了上诉件，最后离去。韩磊同南翔（深圳大学教授，一级作家）、郭娟（女，《新文学史料》主编，给我两本）、邹少志（广东著名画家邹富明的儿子，送我大本《邹富明书画选》，江泽民题的书名，两人是好朋友）。邹少志似乎讲了他是何家栋的女婿。徐强又带来 20 本《期颐集》（设法由部队带进来的），还有两位朋友。薛京来，为 20 本书改错字，各送一本《期颐集》（徐强还带给周令钊、齐心老人各一本）。同这一大郡［群］人谈往事，秦城吟诗健脑，三大问题，文立徵一家等等。只［直］到快十二点，玉珍出来，表述医生告诫：不要多讲话。

下午游 200 米。

2016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三）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作了一件事，将徐强要的两句用大字写好：“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写了两幅，第二幅流畅）。下午游 200 米。胜利来手谈，没下好一盘。

下午赵来郡［群］从广东回，谈经济形势不好。要了一本《期颐集》。徐强来取字，留晚餐。谈周令钊收到《期颐集》，女儿特爱看。

2016 年 12 月 1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翻晓梦写的《其人》，许多很细致的地方，过去没有通读过。

下午游 200 米。雷霞来，为威胜企业事件，向郑必坚写了封介绍信求助。收到马识途的诗集（线装版）。

2016 年 12 月 2 日（星期五）晴、多云

七点起床。看电视。薛京来，打过电话，梁丰（75 岁）和他的好友张巨才（北师大教授，60 岁）来，各赠《其人》、《期颐》及《期颐诗》，梁加《口述往事》。谈往事等。梁是 20 中教员，看过南央的文章等。韩磊来，为沈鹏要《期颐集》。陶伟夫妇（搞电力管理的企业家，来过多次全忘记了）来，赠《期颐集》。赵来群来。

下午游 200 米。晚上冯海阳来，谈雷洋被害等社会乱象。

2016 年 12 月 3 日（星期六）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玉珍朋友张文华的女儿送来两大袋大米，让我送《期颐集》。

下午游 200 米。晏乐斌来送资料。施滨海来，赠《期颐集》，没让留久坐，胜利来了要手谈也。

2016 年 12 月 4 日（星期日）多云、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清理书卓［桌］的中间大抽屉，发现许多重要资料、信件、照片（文立徵中将同总统的等）。韩磊拟的（09 年）19 个很有意义问题（第一个即“您最重要的性格特点是什么？）当时满起、小玲在旁，即唸给他俩听了。玉珍后来，又唸了一遍。其中有一条“您平生最喜欢的人？”即照顾了我 30 年的老伴也。还有《水电报》上我的两篇大文章等。

下午游 200 米。看《期颐集》上收录的《争鸣》上的长文等。

2016 年 12 月 5 日（星期一）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满起和小余去换氧气瓶。每天午睡吸一小时，这是玉珍留下的一件好东西。

下午续看《期颐集》，昨天电视中央 3 台，两姐妹表演 10 椅子叠高太可怕了，永远记得。

2016 年 12 月 6 日（星期二）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让他看那本谈党的小书。19 个问题让他打印好。戴栋来（才 28 岁，1.87 米），他已调外交部。戴秉国（70 岁，原部长）已给了《口述往事》，再给《期颐集》。下午没游泳，胜利来手谈。

收到南央、悌忠给爸爸、妈妈的“贺年卡”，彩色版印了两人抱孙女的欢笑照片。

这两天翻看《何时宪政大开张》，此书在香港出版，有许多好文章（习最近又大讲实施宪政）。

2016 年 12 月 7 日（星期三）晴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看报刊。玉珍找出好多张旧照片。

下午游 200 米。郭全胜带来两位友人：黄胜和，几座医科大学毕业，现在美国工作，送我一本诗集

《异乡诗情》，乃美国雕龙诗社（在洛杉矶的一群中国人创建的）编，在国内出版的，上面有黄的几首诗。唐锁勤，在 301 医院工作，小儿科教授。黄是娄底人，唐是陕西眉县人。谈了一阵，各赠《其人》和《期颐集》，都要了《文集》。

2016 年 12 月 8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玉珍接电话：朱维民去世了。这样好的油画家，打成右派，没有结过婚。为我作过两幅肖像。帮他在 301 治好过病。这回是心脏病发作。玉珍很关心其人，很痛心。

下午游 200 米。

2016 年 12 月 9 日（星期五）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戴栋来。同薛谈《何时宪政大开张》确有许多好文章、访谈录，都忘记了。最好能单独翻印。一起午餐。

下午游 200 米。冯海阳来，给两份网上有关习的资料（习谈“文革”、“十九大筹备文件”）。她有个网站。

2016 年 12 月 10 日（星期六）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近十二点，孙大午与两位女同事来送自产食物。我给过《文集》，又赠三本书：《其人》、《口述往事》、《期颐集》，还给了何方的《历史事实》。他只有 62 岁，有责任弄清当代史实。他给我《大午立宪——大午集团：私有、公治、共享、实践》。他先到杜导正家。

下午游 200 米。翻看《大哉》等旧书。许多文章似新看到。

2016 年 12 月 11 日（星期日）多云转阴

近七点起床。看电视。上午甘露来，送食物。一起午餐。下午游 200 米。续看《大哉》。收到吉林高国发的长信和长诗（祝贺百岁，宪政有望），对习和王沪宁最近谈以宪治国，抱乐观。

2016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一）中霾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看报刊。重翻《大哉》，编出这本书真是了不起对我的关心，篇篇文章都是真情。

2016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二）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交我《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戴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签名称我为老前辈），已 75 岁。我送他的《期颐集》几本书，其中三大问题等一些观点可能引起他的同感。其人从未见过面，根本不认识。

胜利来，手谈一小时。午餐都吃包子。下午游 200 米。

崔敏来，交我两份资料：丁东的“我在《炎黄春秋》的最后一程”，他自己写的“核心”考（让我不要外传），此文很有意义。

2016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三）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玉珍到小琴［芹］家看望她的弟弟（过两天回赤峰）。下午游 200 米。接玉珍回家。看完崔敏给我的两份资料。丁东文章很细心。

2016 年 12 月 15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清理客厅堆的书刊等。又收到福建寄来的《风范》大本，纪念项南推广扶贫工作的文集。

下午游 200 米。将《李锐其人》翻印本给蒋震［振］云，让他知道我这个人。胜利来，手谈到晚餐。

2016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五）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苏志宏同一友人来，带 20 本《期颐集》（他有办法）和 30 套《文集》（还有一百多）。立即为他及友人 3 本签名。又由两位内蒙来的台［抬］上一座空气洁净器，真是留［照］顾周到，感激之至。苏 58 岁。祝他［我］百岁，尽做好事。张坚已 71 岁了。

下午游 200 米。晚上冯海云［阳］来，出示手机上许多网上资料，对形势的许多看法。

2016 年 12 月 17 日（星期六）多云、中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下午游 200 米。北京将有 5 天阴霾天气，车行单双号，将有 3 天不能游泳了。

胜利来手谈，毛病小改。

2016 年 12 月 18 日（星期日）晴间多云、中度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浙江毛应民来（他才 53 岁）。又送两筒青春宝。要两套《文集》送人。赠《期颐集》，另一本送钟伯熙。要走 4 本《李锐其人》送中央台的严如信、康辉等人。《口述往事》他已经有了。

2016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一）中、高度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玉珍好友李学义（84 岁，夫君是建设部付［副］部长，思想正，住院）送她的《峥嵘岁月——回忆录》，使我转赠《其人》与《期颐集》。她同玉珍谈了很久。牟广丰来，送食物。交他的上下卷几百首七律，将出版。赠《期颐集》，谈了一阵。

下午盛禹九来，给我他写的两篇长文：“简释‘党国体制’”、“记傅高义一席谈”。赠《期颐集》并彭道明一本，谈了一阵。赵来群同崔军等三人来，谈往事（关于三峡、南宁会议等）。赠《期颐集》，大家共阅。

2016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二）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翻《口述往事》，许多细节都忘记了，此事如无丁东和南央，根本出不来。我这一生真是清清白白，有各种文字公之于世。

2016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三）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在书房寻找港刊，发现一本《复兴策》（2014 年 3 期），乃收集重要文章的专刊，上面刊有我的“胡耀邦去世前的谈话”。今年《争鸣》2 月号，刊有南央的文章“告别 2015 年”，看了一遍。其他港刊还没找到。

下午游 200 米。雾霾很严重。收到梁丰寄来的写我在安徽磨子潭前后七年生活的五言长诗 26 句。

2016 年 12 月 22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和资料，旧书。

下午游 200 米。天气好了。胜利来，手谈到晚餐。晚上杜老让司机送来港刊《亚洲周刊》今年 12 期，刊文一大版“李锐之女李南央状告海关三年未果”，江迅写的，内外人的评价，刊登此书和两人照片。文中刊出今年在医院给南央的五绝，我都忘记了：

三安起搏器，再活几多年。头脑难平静，国家不健全。

2016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五）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雷霞先后来，让薛看江迅长文。杜老来，《亚洲》刊送我的。谈刊物事由胡德华经手处理。关心我和玉珍身体，“大家修身养性”活下去。

下午游 200 米。唐小毛（仲远）来，送食物。赠《期颐集》。她拟出国看儿子，游览北极。64 岁了。冯海阳来，她俩认识。给我一份资料：“当前国家最头痛的十件事”，即台湾、南海、腐败、穷富悬殊、独裁等。谈了一阵。戴栋任戴秉国的秘书后，带来一本戴（曾任外交部付［副］部长）《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赠我，称我为“老前辈”。

2016 年 12 月 24 日（星期六）晴间云、小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翻《何时宪政大开张》（当年港版）真有好文章。

下午玉珍到医院治牙，晚餐前始归。

2016 年 12 月 25 日（星期日）阴、中度霾

七点起床。看电视、旧书。午餐时，沈云彪、谢小庆（刘［谢］文清女儿）来。沈又送活鸡。谈就在山里过农民生活，自种菜、养鸡。留吃午餐。

下午游 200 米。晚上朱正和儿子来。他参加文学部门关于冯雪峰的一个会。给他和李冰封、钟叔河各一本《期颐集》，并带一本给大妹。

2016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一）阴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收到斑［班］忠义从日本寄来的一大袋网文、信件、照片和一盒巧克力，其中“周恩来到底是何许人也”，令人难解。其人是及川淳子介绍的，同日本女性结婚，生有几女。

2016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二）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薛京晚来，让满起和小芹（过去错成琴，全名张素芹）去换氧气瓶。小芹是

玉珍弟弟的女儿，常来为玉珍作生活服务：理发、洗澡等，尤其常送食物。让薛京看斑［班］忠义的信件和资料，并回斑［班］电话。下午游 200 米。

2016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三）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胜利来手谈。下午游 200 米。玉珍已连三天睡不好觉，今天到医院看了，取得药物。

2016 年 12 月 29 日（星期四）晴转多云

七点起床。看电视。上午罗振宇来，一封湖北的上诉件，因负责人换了，又向新领导签诉一封。

下午游 200 米。翻看《口述往事》，是自己亲历的党史、国史，此书应能流传后代。

2016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五）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薛京来，让他看《雁塔诗集》最后一期，有邵燕祥三首关于《炎黄春秋》的诗。其他人的也多。此刊是我写的刊名，标明澳门出版，负责人西安的王中陵。找出《龙胆紫集外集》和《期颐诗集》（两本）寄给王。奚青来，送他写的《倔强人生——解读孙大光》，已公开出版，有些要害删去（如六四时中顾委批斗我们四人），但他同我的照片争取留下了。黄与群来，要为父亲黄乃百岁（2017.1.18）纪念开座谈会（主要是发明盲文等）。还有李［王］晓林（她的父亲是武大先后校友，已去世，曾任北京市委付［副］书记）两女士来。只有奚青留午餐。

下午游 200 米。冯海阳来，拿着电脑，让我一条条看雷洋事件的民意，斥责政府法治[违法]行为。还有其他揭发网文。

收到杜光寄的《理性的呼唤——评若干中央文件和意识形态的理论问题》。

2016 年 12 月 31 日（星期六）小、中度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胜利来，手谈，仍只攻不守。

上午平江人姜赴湘来，送茶叶等。乃粉丝，谈家乡情况还好。赠《期颐集》（不知道“期颐”两字的含义也）。

游泳池放三天假。看报刊、旧书。

2009.11.93 岁时，韩磊用［问］19 个问题“对李锐老的问卷调查”（打印好的），清理书房杂件时看到了，我写了答问。此事完全忘记了。前几天交薛京复印。现抄录如下：

△ 您最重要的性格特点是什么？

怀真情，讲真话；即真情事人，直言不讳。

△ 您最大的优点？

一生勤奋，追求真理，不计个人得失。

△ 您最大的缺点？

不会外语，不会电脑。

△ 您最大的爱好？

读书、求知识。

△ 您的人生准则（或座右铭）？

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怀田家英联句）

苟利国家生死已［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摘戍新疆诗句）

△ 您一生最引以为自豪的事？

曾经实践五不怕，留的头<颅>搁铁肩。

△ 您一生最重要的成就？

开创水电建设，晚年为民主宪政呐喊。

△ 您一生最遗憾的事？

42——62岁盛年时当贱民：流放劳改、8年单|單|监，只吟得诗词500多首。对不起育我成人的母亲，没有伺奉过老人一天。

△ 如果能用三两句话评价自己的一生，您会怎么说？

革命尊重科学，党性服从人性，行止无愧天地，素与左倾无缘。

△ 对您一生影响最大的人？

17岁前，母亲严格的家教：学习父亲为人正直，不趋炎附势。

△ 您平生最敬佩的人？

鲁迅，冲破铁屋奴隶束缚，实现人的自觉，做“真的人“。

△ 您平生最喜欢的人？

现在的老伴张玉珍，已无微不至照顾我30年：护士医生兼政委，我还越活越精神。

△ 您平生最痛恨的人？

年青时最恨蒋介石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晚年最痛<恨>毛泽东的“马克思加秦始皇”，“伟大导师”最后造成十年浩劫，国将崩溃。

△ 您一生有许多身份（职务），您最看重哪一个？

在中央组织部为干部四化主要是知识化作了努力。

△ 您至今已经出版了20多本著作，您自己最满意哪一本？

《庐山会议实录》。

△ 您最喜欢的休闲（或运动健身）方式？

游泳，下围棋。

△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您最愿意从事什么工作？

传播科学知识，即动嘴动笔。

△ 您平生最好的一段时光是哪一段？

从事水电建设前后11年，离休后笔耕不断，结识了一批老中青朋友。

△ 如果可以选择，您愿意生活在哪个时代？

民主自由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百年回首

李锐

我是真没有想到自己能够活到一百岁。我的传记作者宋晓梦说过，我的经历换在别人身上，可能死过几回了。我的好朋友田家英、周小舟就是文革中自杀的，小舟很早就当过毛泽东的秘书，家英死时是毛泽东的在职秘书，他们是对毛、对国家的前途彻底绝望了。

回首一生走过的路，大体上可以分为五个二十年。

第一个二十年

头一个二十年：读书，受教育。过去在农业社会，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英国八百年前产生了《大宪章》，18 世纪率先发起工业革命，中国在这场变革中落后了。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来居上，甲午战争把中国打得一败涂地。一些中国人，看到世界的潮流，想在中国进行变革，我的父亲就是这批人中的一个，他是早期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是民国时期第一届国会众议员。他的好朋友中有宋教仁、黄兴、方维夏和李六如，前两人是国民党，后两人是共产党。那个时候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追求是相同的，都是要在中国实行宪政、实现民主。五四运动提出科学和民主，这两个东西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中国有的是经验科学，中医就是典型的经验科学，到现在现代医学手段看不到经络的存在。中国两千年所沿袭的秦汉之制都是人治，缺少自然科学，没有民主传统。

我五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但是他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我母亲反复复讲给我听：你的父亲从日本留学回来说，日本是迟早要灭亡中国的，共产党是有希望的。这使我从小不是一个只一心读书的孩子，心中装着国家大事，对共产党有好感。后来看到蒋介石的国民党丢了东北，不抗日，在武汉大学读书时自发地组织了共产党的支部，去北平找党的关系，不再上学，走上革命道路。1937年5月，

母亲对我的教育十分严格，进入小学前就已经教我认识了两千多个汉字。我的两个姐姐进的是公立学校，公立中学学费便宜，母亲一定让我进私立学校，在最好的学校读书。我大姐考上湖南省立一中，

遗际

母亲家教，懂得做人追求革命

学校

GDP最高的

有思想的

元老

三

谭延闿，

元老

在清朝统治时，就有过学者、大官去过西方，写有著作。

1922年

(在早稻田大学和宋教仁同班)

在广州参加孙中山的非常国会时，同方维夏、李六如常交谈后，觉得

也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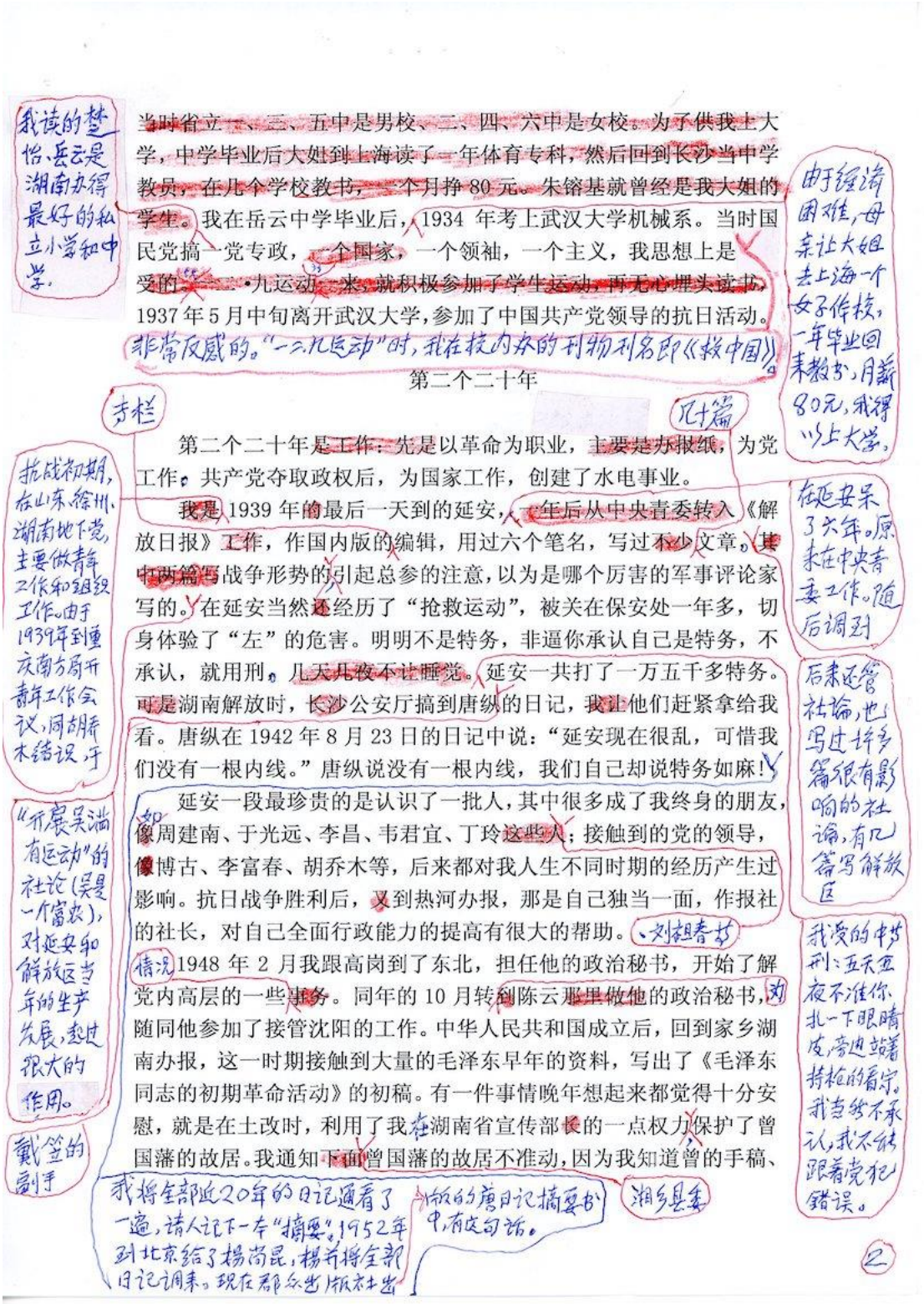
一二九运动时，

因此我在小学跳了二班，只读了五年。

我的入党年月是1937年2月，算老革命，80年党龄了。

领导校内和武汉的学生爱国运动，当年武汉，已没有共产党的组织，

1



当时省立一、三、五中是男校、二、四、六中是女校。为了供我上大学，中学毕业后大姐到上海读了一年体育专科，然后回到长沙当中学教员，在几个学校教书，一个月挣80元。朱镕基就曾经是我大姐的学生。我在岳云中学毕业后，1934年考上武汉大学机械系。当时国民党搞一党专政，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我思想上是受的[illegible]九运动一来，就积极参加了学生运动，再无心埋头读书，1937年5月中旬离开武汉大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

第二个二十年

第二个二十年是工作：先是以革命为职业，主要是办报纸，为党工作；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为国家工作，创建了水电事业。

我是1939年的最后一天到的延安，一年后从中央青委转入《解放日报》工作，作国内版的编辑，用过六个笔名，写过不少文章，其中两篇写战争形势的引起总参的注意，以为是哪个厉害的军事评论家写的。在延安当然还经历了“抢救运动”，被关在保安处一年多，切身体验了“左”的危害。明明不是特务，非逼你承认自己是特务，不承认，就用刑，几天几夜不让睡觉。延安一共打了一万五千多特务。可是湖南解放时，长沙公安厅搞到唐纵的日记，我让他们赶紧拿给我看。唐纵在1942年8月23日的日记中说：“延安现在很乱，可惜我们没有一根内线。”唐纵说没有一根内线，我们自己却说特务如麻！

延安一段最珍贵的是认识了一批人，其中很多成了我终身的朋友，像周建南、于光远、李昌、韦君宜、丁玲这些人；接触到的党的领导，像博古、李富春、胡乔木等，后来都对我人生不同时期的经历产生过影响。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到热河办报，那是自己独当一面，作报社的社长，对自己全面行政能力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

1948年2月我跟高岗到了东北，担任他的政治秘书，开始了解党内高层的一些事务。同年的10月转到陈云那里做他的政治秘书，随同他参加了接管沈阳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回到家乡湖南办报，这一时期接触到大量的毛泽东早年的资料，写出了《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的初稿。有一件事情晚年想起来都觉得十分安慰，就是在土改时，利用了我在湖南省宣传部长的一点权力保护了曾国藩的故居。我通知下面曾国藩的故居不准动，因为我知道曾的手稿、

我读的楚怡、岳云是湖南办得最好的私立小学和中学。

由于经济困难，母亲让大姐去上海一个女子体校，一年毕业回来教书，月薪80元，我得以上大学。

非常反感的。“一二九运动”时，我在校内办的刊物刊名即《救中国》

专栏

几十篇

抗战初期，在山东、徐州、湖南地下党，主要做青年工作和组织工作。由于1939年到重庆南方局开青年工作会议，同胡乔木结识，于

在延安呆了六年。原来在中央青委工作。随后调到

后来还管社论，也写过许多篇很有影响的社论，有几篇写解放区

“开展吴淞有运动”的社论（吴是一个富农），对延安和解放区当年的生产发展，起过很大的作用。

戴笠的副手

如

刘祖春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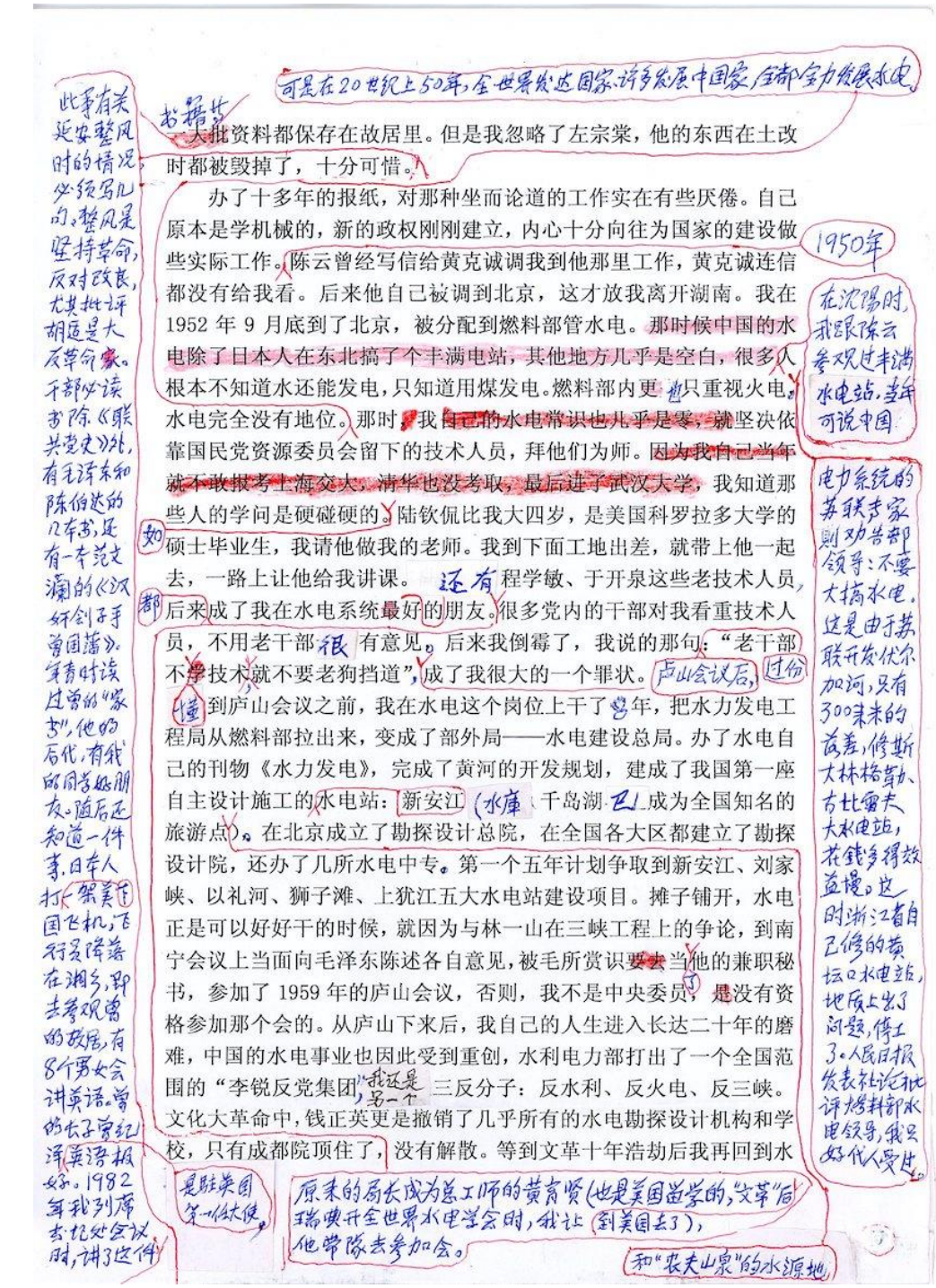
情况

我没的中共刑：五天五夜不准你扎一下眼睛皮，旁边站着持枪的看守。我当然不承认，我不能跟着党犯错误。

我将全部近20年的日记通看了一遍，请人记下一本“摘要”。1952年到北京给了杨尚昆，杨并将全部日记调来。现在都交出版社出

版的唐日记摘要书中，有这句话。

湘乡县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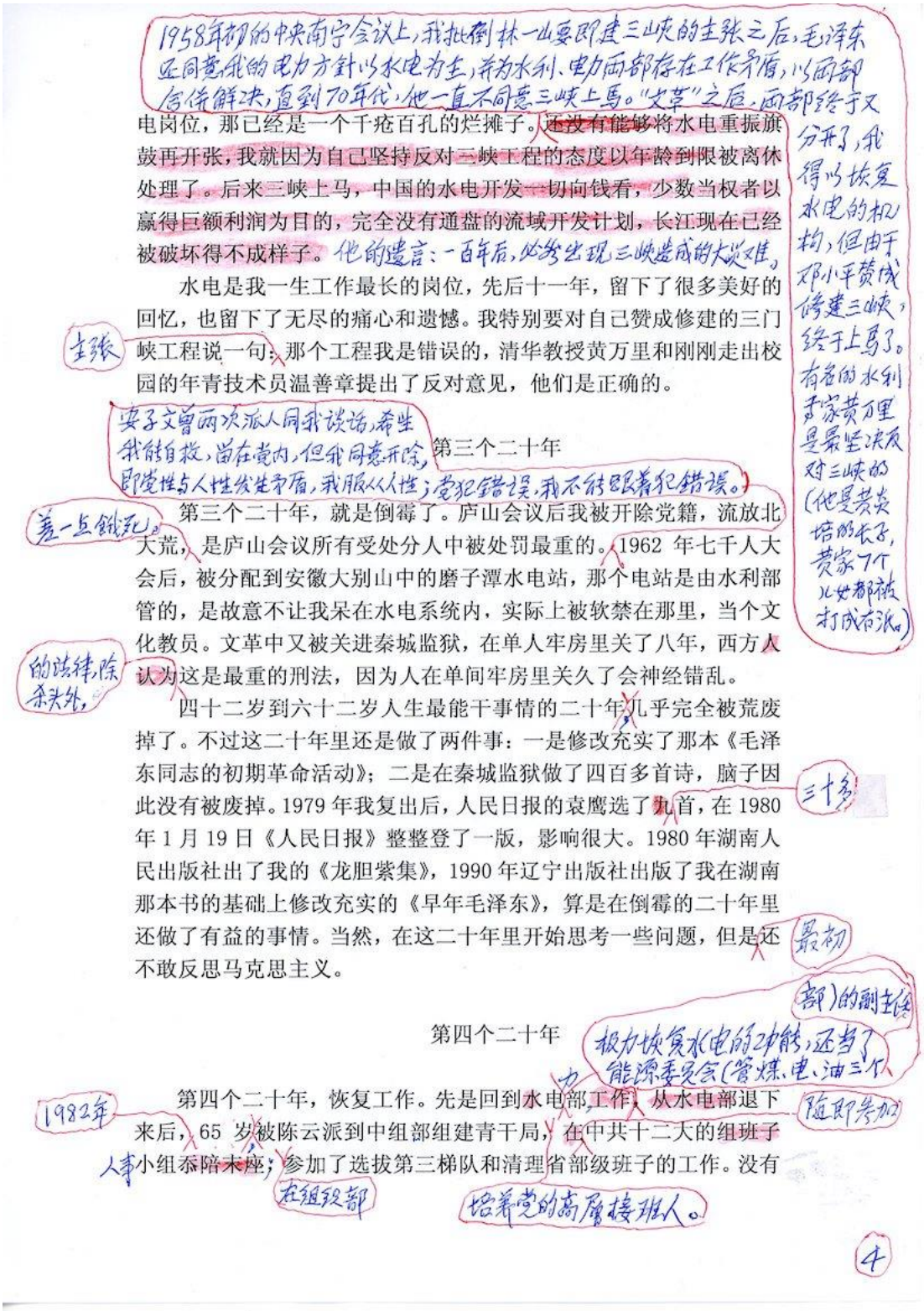


一大批资料都保存在故居里。但是我忽略了左宗棠，他的东西在土改时都被毁掉了，十分可惜。

办了十多年的报纸，对那种坐而论道的工作实在有些厌倦。自己原本是学机械的，新的政权刚刚建立，内心十分向往为国家的建设做些实际工作。陈云曾经写信给黄克诚调我到他那里工作，黄克诚连信都没有给我看。后来他自己被调到北京，这才放我离开湖南。我在1952年9月底到了北京，被分配到燃料部管水电。那时候中国的水电除了日本人在东北搞了个丰满电站，其他地方几乎是空白，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水还能发电，只知道用煤发电。燃料部内更是只重视火电，水电完全没有地位。那时，我自己的水电常识也几乎是零，就坚决依靠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留下的技术人员，拜他们为师。因为我自己当年就不敢报考上海交大，清华也没考取，最后进了武汉大学，我知道那些人的学问是硬碰硬的。陆钦侃比我大四岁，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硕士毕业生，我请他做我的老师。我到下面工地出差，就带上他一起去，一路上让他给我讲课。还有程学敏、于开泉这些老技术人员，后来成了我在水电系统最好的朋友。很多党内的干部对我看重技术人员，不用老干部很有意见。后来我倒霉了，我说的那句："老干部不学技术就不要老狗挡道"，成了我很大的一个罪状。

直到庐山会议之前，我在水电这个岗位上干了8年，把水力发电工程局从燃料部拉出来，变成了部外局——水电建设总局。办了水电自己的刊物《水力发电》，完成了黄河的开发规划，建成了我国第一座自主设计施工的水电站：新安江（水库千岛湖）成为全国知名的旅游点）。在北京成立了勘探设计总院，在全国各大区都建立了勘探设计院，还办了几所水电中专。第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到新安江、刘家峡、以礼河、狮子滩、上犹江五大水电站建设项目。摊子铺开，水电正是可以好好干的时候，就因为与林一山在三峡工程上的争论，到南宁会议上当面向毛泽东陈述各自意见，被毛所赏识要去当他的兼职秘书，参加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否则，我不是中央委员，是没有资格参加那个会的。从庐山下来后，我自己的人生进入长达二十年的磨难，中国的水电事业也因此受到重创，水利电力部打出了一个全国范围的"李锐反党集团"（我还是另一个）三反分子：反水利、反火电、反三峡。文化大革命中，钱正英更是撤销了几乎所有的水电勘探设计机构和学校，只有成都院顶住了，没有解散。等到文革十年浩劫后我再回到水

事，现在湖南已出版了曾国藩的全集。曾的历史贡献是消灭了太平天国。（焉克思对太平天国也是否定和批判的。）1949回到湖南后，当时即有一件事很不以为然，即学校取消英语，就感到这将脱离世界。在中学和大学，学的物理、化学和代数的教科书，都是英文的，因为中国还没有这方面的好书，大学教授讲这方面课，也是用英语。随后就是搞"一边倒"了。从中学到大学的政治课讲授中，弘扬革命，批判改良的，如明确讲，戊戌变法就是改良，认为改良是反动的，太平天国是革命的。改良、改革在英语中是一个词，开句玩笑，我们现在搞反革命活动。



1958年初的中央南宁会议上，我批评林一山要即建三峡的主张之后，毛泽东还同意我的电力方针以水电为主，并为水利、电力两部存在工作矛盾，以两部后依解决，直到70年代，他一直不同意三峡上马。"文革"之后，两部终于又分开了，我得以恢复水电的机构，但由于邓小平赞成修建三峡，终于上马了。有名的水利专家黄万里是最坚决反对三峡的（他是黄炎培的女子，黄家7个儿女都被打成右派。）

电岗位，那已经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还没有能够将水电重振旗鼓再开张，我就因为自己坚持反对三峡工程的态度以年龄到限被离休处理了。后来三峡上马，中国的水电开发一切向钱看，少数当权者以赢得巨额利润为目的，完全没有通盘的流域开发计划，长江现在已经被破坏得不成样子。他的遗言：一百年后，必将出现三峡造成的大灾难。

水电是我一生工作最长的岗位，先后十一年，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也留下了无尽的痛心和遗憾。我特别要对自己赞成修建的三门峡工程说一句：那个工程我是错误的，清华教授黄万里和刚刚走出校园的年青技术员温善章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是正确的。

主张

第三个二十年

安子文曾两次派人同我谈话，希望我能自救，留在党内，但我同意开除，即党性与人性发生矛盾，我服从人性；党犯错误，我不能跟着犯错误。

第三个二十年，就是倒霉了。庐山会议后我被开除党籍，流放北大荒，是庐山会议所有受处分人中被处罚最重的。1962 年七千人大会后，被分配到安徽大别山中的磨子潭水电站，那个电站是由水利部管的，是故意不让我呆在水电系统内，实际上被软禁在那里，当个文化教员。文革中又被关进秦城监狱，在单人牢房里关了八年，西方人认为这是最重的刑法，因为人在单间牢房里关久了会神经错乱。

差一点饿死。

的法律，除杀头外，

四十二岁到六十二岁人生最能干事情的二十年几乎完全被荒废掉了。不过这二十年里还是做了两件事：一是修改充实了那本《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二是在秦城监狱做了四百多首诗，脑子因此没有被废掉。1979 年我复出后，人民日报的袁鹰选了九首，在 1980 年 1 月 19 日《人民日报》整整登了一版，影响很大。1980 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了我的《龙胆紫集》，1990 年辽宁出版社出版了我在湖南那本书的基础上修改充实的《早年毛泽东》，算是在倒霉的二十年里还做了有益的事情。当然，在这二十年里开始思考一些问题，但是还不敢反思马克思主义。

三十多

最初

第四个二十年

部）的副主任

极力恢复水电的功能，还当了能源委员会（管煤、电、油三个

第四个二十年，恢复工作。先是回到水电部工作，从水电部退下来后，65 岁被陈云派到中组部组建青干局，在中共十二大的组班子小组忝陪末座；参加了选拔第三梯队和清理省部级班子的工作。没有

1982年

随即参加

人事

在组织部

培养党的高层接班人。

4

这一段经历，我当不了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

在这个二十年里，所作的另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写完了《庐山会议实录》这本书。这本书是在1989年初由中央党校春秋出版社和湖南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起初只印了5000册，内部发行，后来由胡乔木亲自批准，转为公开发行。出版的时间很巧，再晚几个月就可能永远出不来了。这本书的影响应该说是很大的，钱钟书、肖克和张爱萍都给我写过信，对这本书的历史价值给予了肯定。全国各地群众和普通党员的来信就收得更多了，很多人拿着盗版的书到家里来让我签字。我自己也觉得这是一生中出版的书籍中最重要的一本。中国古代没有发育出自然科学，却有发达的史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开创了秉笔直书的传统；司马迁撰写《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开创了独立思考的传统。我写这本书，一是记录下历史事实，二是以史为鉴，认清教训，自认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党，也对得起自己。

第五个二十年

最后一个二十年，就是在家研究、思考问题，发挥我的余热，也完成了一件具体的工作。2000年12月14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央卷）由中共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我是在1986年2月从冯文彬那里接手负责编写中共组织史资料的，这是一项极其浩大的工程，从中央、省，到地、县分四级，一共3067部，总字数逾15亿字，我担任中央卷的主编，干了整整十二年。这些资料搞清楚了中共历史上的许多问题，譬如早期的抓AB团，一共杀了十几万人。文革后肖克提出AB团问题应该重新审查，是一个冤案。中组部专门成立了一个班子，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写出了一个结论报到中央，因为王震不同意而不了了之。好在当年的原始资料都在“组织史资料”中得到保存，我相信后人一定会把AB团的问题搞个水落石出的。中共历史上的其他很多运动，譬如延安的整风运动、山东的肃托等等一系列运动，有了这些资料，后人都可以心平气和地、客观地进行研究，作出结论。

《炎黄春秋》1991年创刊，邀我担任编委，从2006年起，我任《炎黄春秋》顾问。有人劝我不要再当这个顾问，我坚决拒绝了：不

是说老有所为，发挥余热嘛。我担任顾问就是要发挥余热。参加“炎黄春秋”的新春茶话会和各种讨论会，让我结识了很多年轻的朋友，这些朋友懂得电脑，会上网，信息比我灵通多了，跟他们的交往让我能够及时地了解国内外最新的信息，虽然整日坐在家中，并不觉闭塞，依然耳聪目明。人活着不只需要衣食住行，还需要精神家园。我现在的精神家园就是《炎黄春秋》。让我离开这个精神家园，我绝不接受。好在后来劝我不当顾问的人也没有再说什么。我最好的朋友田家英在文革中自杀了，黎澍、李慎之也走了好几年了，最近这些年黄乃、朱厚泽、李普、于光远、胡绩伟、陆钦侃、程学敏这些党内外思想一致的老朋友也陆陆续续地走了。人活着总要有些朋友嘛！

我这辈子在党里生活了几十年，跟党的高层领导毛泽东、高岗、陈云、周恩来、胡耀邦、赵紫阳都有过较为密切的交往，跟后来的最高领导人也都有过某种交道；也写过很多书我对毛泽东做过专门的研究，我出版的文集近五百万字。很多人并不把我看成官员，而认为我是研究思想理论和党史国史的学者、研究三峡问题的专家。不幸的是，近几年来我出书越来越难，就连原来公开出版过的《庐山会议实录》，尽管仍然有很多读者需求，也不让再版了。我回忆亲身经历的《李锐口述往事》，也被海关扣留。这更让我痛感学者需要宽松的文化环境。

我有一个好老伴，尽管她的年龄也大了，身体不好，但是对我的照顾无微不至，我现在还可以坚持游泳、下围棋，读书、改文章，思考问题。那些不喜欢我的人可以封杀我的书籍，但是不能封杀我的头脑。只要我活一天，就会继续思考一天。人类社会的进步靠什么，五四运动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已经认识到：靠科学和民主。慈禧太后晚年其实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停科举，办大学、办洋务，想搞君主立宪。共产党后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而且就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变成了高举的大旗，消灭私有制，反对资本主义。其实在西方，马克思只是一个学者，他的理论只是一个流派。共产党以反对蒋介石的一个领袖、一个党、一个主义的宣传，吸引了我们一大批年轻知识分子加入它的队伍。我的好朋友黎澍没有去过延安，对问题的看法就与我不同，比我敏锐很多。他一进北京就对我说：“这不是太平天国吗？”因为那时毛泽东住进中南海里了。中国的历史长期是干掉一个皇帝，又出一个皇帝。但是中国也有孟子，认为“民贵君轻”，“温故而知新”。

前几天早晨醒来睡不着，想出了两首诗：

“双百”方针刚起头，忽然反右乃“阳谋”。
自夸无法无天也，文革十年到死休。

阶级斗争狠狠抓，秦皇马列管中华。
个人崇拜成功了，邪教焉能治国家。（个人崇拜和邪教，英语是一个词）

我们现在不是说“中国梦”吗？

回首百年，总结一生的经验，一句话：中国不能脱离世界，也脱离不了世界；世界在进步。周有光的话我是同意的：“中国不能同世界脱节”。因此我不悲观。（老人）（有普世规律）

我一生笔耕不辍，从16岁写左翼小说“走”，到还可能出版的书，将近千万字。已出版《李锐文集》19卷，约500多万字，日记、书信等，约200多万字。别人写我的书也有不少，如《光明日报》老记者宋晓梦（我们原来互不相识），采访了近百人，在香港出版了《党内有个李锐》，为了在国内顺利出版发行，更名为《李锐其人》，并请张爱萍题写书名。我的女儿也加入了研究我的行列，除了与丁东合作整理《李锐口述往事》外，还在香港出版了《我的父亲李锐》。此外，有80多位学者、作家、诗人和朋友包括文章、诗词合著的大本书《大哉李锐》。在海外也有一些研究我的学者、作家，如一位曾在驻京日本大使馆工作的女士反川淳子，以我为研究课题，得到博士学位。

回首一生，我对得起历史，对得起有80年党龄的党，也得对起自己。当然，最关心的是我们这个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家。我88岁的自寿诗中有联句：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我已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名即《何时宪政大开张》。

前几天早晨醒来睡不着，又想出来两首诗：

丁东同志：

又细看了两遍，加了几处九千字，
毫已上加两小段，望予同意。

李锐

5.18

头一个20年：学校读书，母亲家教，懂得做人，追求革命。过去在农业社会，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GDP最高的国家。英国800年前产生了《大宪章》，18世纪率先发起工业革命，中国在这场变革中落后了。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来居上，甲午战争把中国打得一败涂地。在清朝统治时，就有学者、高官去过西方，写有著作。一些有思想的人，看到世界的潮流，想在中国进行变革，我的父亲就是这批人中的一个。他是早期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是民国时期第一届国会众议员。他的好朋友有宋教仁、黄兴、谭延闿、方维夏和李六如，前三人是国民党，后两人是共产党元老。那个时候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追求是相同的，都要在中国实行宪政，实现民主。五四运动提出科学和民主，这两个东西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中国有的是经验科学，中医就是典型的经验科学，到现在现代医学手段看不到经络的存在。中国两千年所沿袭的秦汉之制都是人治，缺少自然科学，没有民主传统。

1922年，我五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但是他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我母亲反反复复给我讲：你的父亲从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和宋教仁同班）回来说，日本是要灭亡中国的；在广州参加孙中山的非常国会时，同方维夏、李六如交谈后，觉得共产党是有希望的。这使我从小就不是只一心读书的孩子，心中也装着国家大事，对共产党有好感。后来看到蒋介石、国民党丢了东北，不教我认识了1000字。我在小学跳了班，只读了五年。母亲一定让我进私立学校，在最好的学校读书。我读的楚怡、岳云是湖南办得最好的私立小学和中学，我在岳云中学毕业后，由于经济困难，母亲让大姐去上海一个女子体校学了一年，毕业回来教书，月薪80元，我得以上大学。1934年考上武汉大学机械系。当时国民党搞一党专政，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我思想上非常反感。1937年5月中旬离开武汉大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

第二个二十年

第二个20年以革命为职业，为党工作；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为国家工作，创建了水电事业。

抗战初期，在山东、江苏徐州、湖南地下党，主要做青年工作和组织工作。由于1939年到重庆南方局开青年工作会议，同胡乔木结识，于1939年最后一天到的延安，在延安呆了六年。原来在中央青委工作。随后调到《解放日报》，做国内版的专栏编辑，用过六个笔名，写过几十篇文章。后来还管社论，也写过许多篇有影响的社论，有几篇写解放区战争形势的，引起总参的注意，以为是哪个厉害的军事评论家写的。《开展吴满有运动》的社论，对延安和解放区当年的生产发展，起过很大的作用。

在延安经历了"抢救运动"，被关在保安处一

亲 历 记

百年回首

○ 李 锐

我是真没有想到自己能够活到100岁。我的传记作者宋晓梦说过，我的遭际换在别人身上，可能死过几回了。回首一生走过的路，大体上可以分为五个20年。

第一个二十年

头一个20年：学校读书，母亲家教，懂得做人，追求革命。过去在农业社会，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GDP最高的国家。英国800年前产生了《大宪章》，18世纪率先发起工业革命，中国在这场变革中落后了。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来居上，甲午战争把中国打得一败涂地。在清朝统治时，就有学者、高官去过西方，写有著作。一些有思想的人，看到世界的潮流，想在中国进行变革，我的父亲就是这批人中的一个。他是早期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是民国时期第一届国会众议员。他的好朋友有宋教仁、黄兴、谭延闿、方维夏和李六如，前三人是国民党，后两人是共产党元老。那个时候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追求是相同的，都要在中国实行宪政，实现民主。五四运动提出科学和民主，这两个东西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中国有的是经验科学，中医就是典型的经验科学，到现在现代医学手段看不到经络的存在。中国两千年所沿袭的秦汉之制都是人治，缺少自然科学，没有民主传统。

1922年，我五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但是他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我母亲反反复复给我讲：你的父亲从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和宋教仁同班）回来说，日本是要灭亡中国的；在广州参加孙中山的非常国会时，同方维夏、李六如交谈后，觉得共产党是有希望的。这使我从小就不是只一心读书的孩子，心中也装着国家大事，对共产党有好感。后来看到蒋介石、国民党丢了东北，不抗日，一二·九运动时，在武汉大学领导校内和武汉的学生爱国运动，当年武汉已经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我们自发地组织了共产党的支部。1937年5月，去北平找上党的关系，不再上学，走革命道路。我的入党时间是1937年2月，80年党龄了。

母亲对我教育十分严格，进入小学前就已经教我认识了1000字。我在小学跳了一班，只读了五年。母亲一定让我进私立学校，在最好的学校读书。我读的楚怡、岳云是湖南办得最好的私立小学和中学，我在岳云中学毕业后，由于经济困难，母亲让大姐去上海一个女子体校学了一年，毕业回来教书，月薪80元，我得以上大学。1934年考上武汉大学机械系。当时国民党搞一党专政，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我思想上非常反感。1937年5月中旬离开武汉大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

第二个二十年

第二个20年以革命为职业，为党工作；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为国家工作，创建了水电事业。

抗战初期，在山东、江苏徐州、湖南地下党，主要做青年工作和组织工作。由于1939年到重庆南方局开青年工作会议，同胡乔木结识，于1939年最后一天到的延安，在延安呆了六年。原来在中央青委工作。随后调到《解放日报》，做国内版的专栏编辑，用过六个笔名，写过几十篇文章。后来还管社论，也写过许多篇有影响的社论，有几篇写解放区战争形势的，引起总参的注意，以为是哪个厉害的军事评论家写的。《开展吴满有运动》的社论，对延安和解放区当年的生产发展，起过很大的作用。

在延安经历了“抢救运动”，被关在保安处一

半年多，切身体验了“左”的危害。明明不是特务，非逼你承认自己是特务不可，不承认，就用刑。我受的中等刑：五天五夜不准你眨一下眼皮，旁边站着持枪的看守。我当然不承认，我不能跟着党犯错误。延安一共打了15000多特务。湖南解放时，长沙公安厅搞到唐纵（戴笠的副手）的日记，他们赶紧拿给我看。唐纵在1942年8月23日的日记中说：“延安现在很乱，可惜我们没有一根内线。”唐纵说没有一根内线，我们自己却说特务如麻！我将全部近20年的日记看了一遍，请人记下一本“摘要”。1952年到北京给了杨尚昆，杨将全部日记调来。现在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唐纵日记摘要中有这句话。

延安一段最珍贵的是认识了一批人，其中很多成了我终身的朋友，如周建南、于光远、李昌、韦君宜、丁玲、刘祖春等；接触到党的领导博古、李富春、林彪等。后来都对我人生不同时期的经历产生过影响。

抗日战争胜利后，到热河办报，自己独当一面，作报社的社长，对行政能力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

1948年2月我跟高岗到了东北，担任他的政治秘书，开始了解党内高层的一些情况。同年10月转为陈云的政治秘书，随同他参加了接管沈阳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回到家乡湖南办报，这一时期接触到大量毛泽东早年的资料，写出了《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初稿。有一件事情晚年想起来觉得十分安慰，就是在土改时，利用了我在湖南省宣传部的一点权力，保护了曾国藩的故居。我通知湘乡县委，曾国藩的故居不准动，因为我知道曾的手稿、书籍等资料都保存在故居里。但是我忽略了左宗棠，他的东西在土改时都被毁掉了，十分可惜。此事也与延安整风时的情况有关，必须说几句。整风是坚持革命，反对改良，尤其批评胡适是大反革命。干部必读书除《联共党史》外，有毛泽东和陈伯达的几本书，有范文澜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年青时读过曾的“家书”，他的后代，有我的同学好朋友。我还知道一件事，日本人打下一架美国飞机，飞行员降落在湘乡，即去参观曾的故居，有8个男女会讲英语。曾的长子曾纪泽是驻英国第一任大使，英语极好。1982年我列席书记处会议，讲了这件事。现在湖南已经出版了曾国藩的全集。曾的一生主要作用是消灭太平天国。马克思对太平天国也是否定的。1949年回到湖南后，当时对一事很不以为然，即学校取消英语，感到这将脱离世界。我在中学和大学，学的物理、化学、代数的教科书都是英文的，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这方面的好书；大学教授讲这方面课，也是用英语。随后就是“一边倒”了。从中学到大学的政治课讲授，弘扬革命，反对改良；戊戌变法是改良，就是反动的，太平天国是革命的。其实改良、改革在英语中是一个词。

办了十多年报纸，对那种坐而论道的工作实在有些厌倦。自己原本是学机械的，新政权刚刚建立，内心十分向往为国家建设做些实际工作。1950年陈云曾经写信给黄克诚，调我到他那里工作，黄克诚连信都没有给我看。后来他被调到北京，这才放我离开湖南。我在1952年9月底到了北京，被分配到燃料部管水电。在沈阳时，我跟陈云参观过丰满水电站，当时中国人基本不知道水还能发电，只知道用煤发电。燃料部内也只重视火电。电力系统的苏联专家则劝告部领导：不要大搞水电。这是由于苏联开发伏尔加河，只有300米的落差，修斯大林格勒、古比雪夫水电站，花钱多，效益慢。这时浙江省自己修的黄坛口水电站地质上出了问题，停工了，《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评燃料部水电领导，我只好代人受过，水电完全没有地位。可是在20世纪前50年，全世界发达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全都大力发展水电。那时我坚决依靠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留下的技术人员，拜他们为师。我知道那些人的学问是硬碰硬的。如陆钦佩比我大四岁，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硕士，我请他做我的老师。我到下面工地出差，就带上他一起去，一路上让他给我讲课。还有程学敏、于开泉这些老技术人员，后来都成了我在水电系统的好朋友。原来的局长黄育贤成为总工程师，也是美国留学回来的，文革后到美国去了。瑞典开全世界水电学会，我让他带队参加。很多党内的干部对我看重技术人员，不用老干部，很有意见，后来我倒霉了，我说的那句“老干部不懂技术，就不要老狗挡道”，庐山会议后成了一个很大的罪状。

庐山会议之前，我在水电岗位上干了8年，

把水力发电工程局从燃料部拉出来，变成了部外局——水电建设总局。办了自己的刊物《水力发电》，完成了黄河的开发规划，建成了我国第一座自主设计施工的新安江水电站，（水库千岛湖已成为全国知名的旅游点，还是"农夫山泉"的水源地），在北京成立了勘探设计总院，在全国各大区都建立了勘探设计院，还办了几所水电中专。第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到新安江、刘家峡、以礼河、狮子滩、上犹江五大水电站建设项目。摊子铺开，水电正是可以好好干的时候，就因为与林一山在三峡工程上的争论，到南宁会议上当面向毛泽东陈述各自意见，被毛所赏识，当了他的兼职秘书，参加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否则，我不是中央委员，没有资格参加那个会。从庐山下来后，我自己的人生进入长达20年的磨难，中国的水电事业也受到重创，水利电力部打出了一个全国范围的"李锐反党集团"，我还是另一个三反分子：反水利、反火电、反三峡。文化大革命中，钱正英更是撤销了几乎所有的水电勘探设计机构和学校，只有成都院顶住了，没有解散。等到文革十年浩劫后，我再回到水电岗位，已经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1958年初的中央南宁会议上，我批倒林一山立即上三峡工程的主张之后，毛泽东同意我提出的电力方针：以水电为主。水利、电力两部存在工作矛盾，以两部合并解决。直到70年代，毛泽东一直不同意三峡工程上马。文革之后，两部终于分开，得以恢复水电机构。由于邓小平赞成，三峡工程终于上马。有名的水利专家黄万里是坚决反对三峡工程的，他有遗言：一百年后必然出现大灾难。

水电是我一生工作最长的岗位，先后11年，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也留下了无尽的痛心和遗憾。我特别要对自己赞成修建三门峡工程说一句：主张那个工程，我是错误的，清华教授黄万里和青年技术员温善章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是正确的。

第三个二十年

第三个20年，就是倒霉了。庐山会议后我被开除党籍，流放北大荒，差一点饿死。我是庐山会议所有受处分人中被处罚最重的。安子文曾两次派人同我谈话，希望我能自救，留在党内，但我同意开除。党性与人性发生矛盾，我服从人性；党犯错误，我不能跟着犯错误。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被分配到安徽大别山中的磨子潭水电站，那个电站是由水利部管的，故意不让我呆在水电系统内，实际上被软禁在那里，当个文化教员。文革中又被关进秦城监狱，在单人牢房里关了八年。西方人的法律，除死刑外，这是最重的刑法，因为人在单间牢房里关久了会神经错乱。

42岁到62岁，是人生最能干事情的20年，几乎完全被荒废掉了。不过这20年里还是做了两件事：一是修改充实了那本《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二是在秦城监狱做了400多首诗，脑子因此没有被废掉。1979年我复出后，《人民日报》的袁鹰选了30多首，在1980年1月19日整整登了一版，影响很大。198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了我的《龙胆紫集》，1990年辽宁出版社出版了我在湖南那本书的基础上修改充实的《早年毛泽东》，算是在倒霉的20年里还做了有益的事情。当然，在这20年里开始思考一些问题，但是还不敢反思马克思主义。

第四个二十年

第四个20年，恢复工作。先是回到电力部，极力恢复水电的功能，还当了能源委员会的副主任。1982年我65岁，退下来后，被陈云派到中组部组建青干局，培养党的高层接班人，随即参加中共十二大人事小组；在组织部参加了选拔第三梯队和清理省部级班子工作。没有这一段经历，我当不了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

在这个20年里，所做的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胡乔木的催促下，完成了《庐山会议实录》。这本书是在1989年初由中央党校春秋出版社和湖南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起初只印了5000册，内部发行，后来由胡乔木批准，转为公开发行。出版的时间很巧，再晚几个月就可能永远出不来了。这本书的影响很大，钱钟书、肖克和张爱萍都给我写过信，对这本书的历史价值给予肯定。全国各地群众和普通党员的来信就更多了，很多人拿着盗版的书到家里来，让我签字。我自己也觉得，这是一生中出版的书籍中最

恭贺李锐百岁大寿

邵燕祥

一行击水三千里，动荡人生逾百年。忆昔青春曾向北，鲲鹏今日只图南。
当时磨子坡边客，岂是怀沙泽畔人。堪笑狂涛能天顶，豪情不老欲拿云。
不拍桩干不倚楼，秦城深锁古今愁。紫诗三百书和事，字字发声唤自由。
史笔功劳第一桩，洞察鼓世？??。暗箱戳破出真相，云破天青见太阳。
狂言自供无惭色，酒家无法又无天。归宗认祖尊韩礼，伤天害理天人权。
腾腾从来假大空，昏天黑地雾盲中。多谢先生胆与识，盗火偷光乐启蒙。
端为人民争自由，寸衷原不在封侯。挺身何必触时忌，无论潮头并案头。
破浪平江到北荒，投身历史百年长。平身无愧智仁勇，三祝先生寿尔康。

重要的一本。中国古代没有发育出自然科学，却有发达的史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开创了秉笔直书的传统；司马迁撰写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开创了独立思考的传统。我写这本书，一是记录下历史事实，二是以史为鉴，认清教训，即弄清事实与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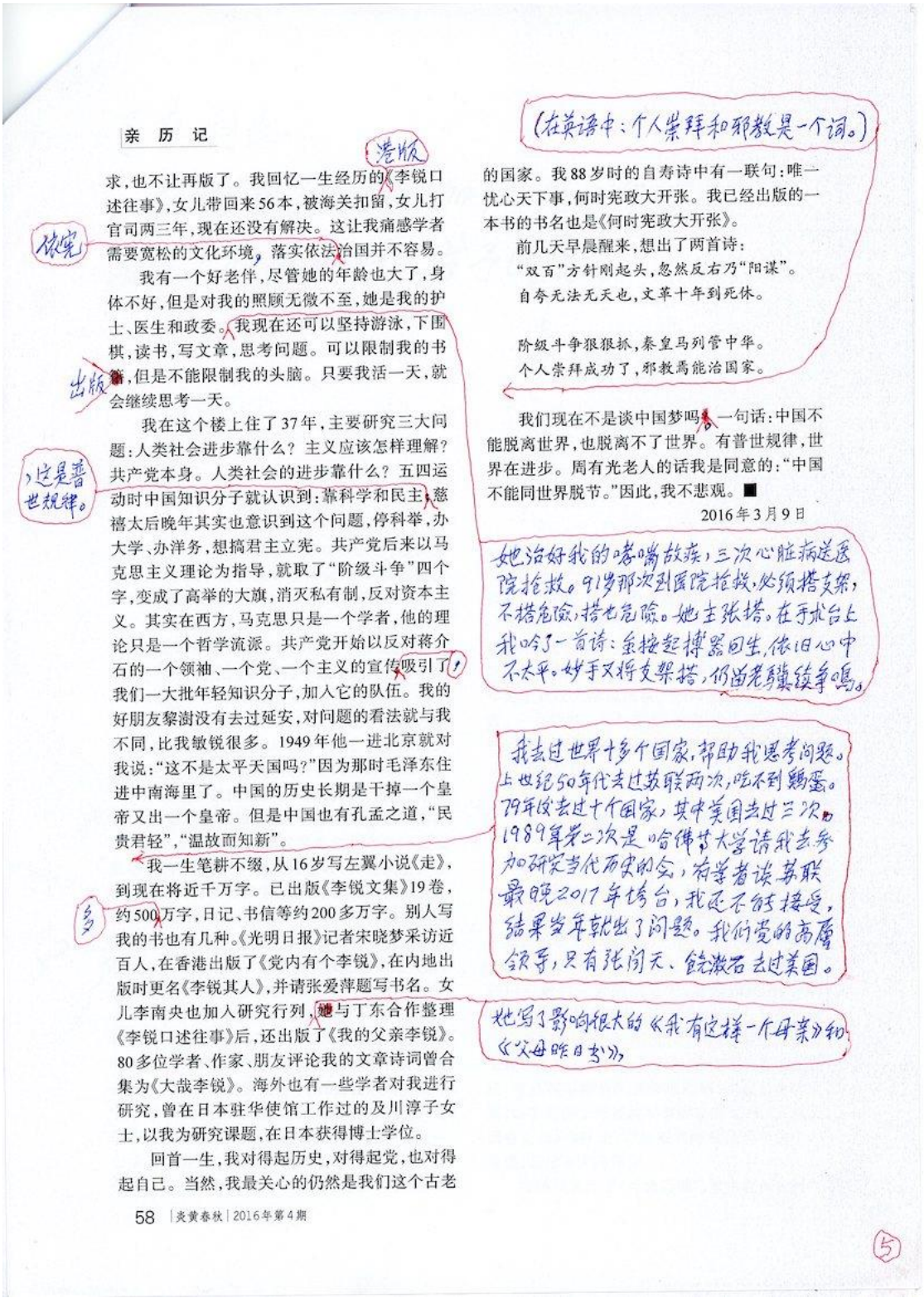
第五个二十年

最后一个20年，就是思考研究问题，发挥我的老年余热，也完成了一件具体的工作。2000年12月14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央卷）由中共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我是1984年离休，1986年2月从冯文彬那里接手负责编辑中共组织史资料的，这是一项极其浩大的工程，中央、省、地、县，分四级，一共3067部，总字数逾15亿字。我担任中央卷主编，共19大卷，干了整整12年。通过这些资料搞清楚了中共历史上的许多问题，譬如早期的抓AB团，一共杀了十几万人。文革后肖克提出AB团问题应该重新审查，是一个大冤案。中组部专门成立了一个班子，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写出了一个结论报到中央，因为王震不同意而不了了之。好在当年的原始资料都在“组织史资料”中得到保存，我相信后人一定会把AB团这些问题搞个水落石出。关于AB团的问题，黄克诚对我谈过，要杀他时，是彭德怀救了他。胡耀邦同我谈，他入党不久，就要杀他，是冯文彬把他救了。中共历史上的其他很多运动，譬如延安的整风抢救运动、山东的肃托等等一系列运动，有了这些资料，后人都可以心平气和地、客观地进行研究，作出结论。

《炎黄春秋》1991年创刊，邀我担任编委，从2006年起，我担任《炎黄春秋》顾问。不久前单位有人劝我不要再当这个顾问，我坚决拒绝了。不是说老有所为，发挥余热嘛。我担任顾问就是要发挥余热。参加《炎黄春秋》每年的新春茶话会和各种讨论会，让我结识了很多年轻朋友，这些朋友懂电脑，会上网，信息比我灵通多了。跟他们的交往让我能够及时了解国内外最新的信息，虽然坐在家中，并不觉闭塞，依然耳聪目明。人活着不只需要衣食住行，还需要精神家园。我现在的精神家园就是《炎黄春秋》。让我离开这个精神家园，我绝不接受。好在劝我不当顾问的人后来没有再说什么。我最好的朋友田家英在文革中自杀了，黎澍、李慎之也走了好些年了，最近这几年，黄乃、朱厚泽、李普、于光远、胡绩伟、陆钦侃、程学敏、杜润生这些思想一致的党内外老朋友都陆陆续续地走了。人活着总要有些朋友嘛！

我这辈子在党里生活了80年，跟党的高层领导毛泽东、高岗、陈云、周恩来、胡耀邦、赵紫阳都有过较为密切的交往，跟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亦有若干交集。我对毛泽东做过专门的研究，共写过关于他的五本书。很多人并不把我看成官员，而认为我是研究思想理论和党史国史的学者、研究三峡问题的专家。不幸的是，近几年来我的著作在内地出版受阻，就连原来公开出版过的《庐山会议实录》等，尽管仍然有很多读者需



亲 历 记

求，也不让再版了。我回忆一生经历的《李锐口述往事》，女儿带回来56本，被海关扣留，女儿打官司两三年，现在还没有解决。这让我痛感学者需要宽松的文化环境，落实依法治国并不容易。

我有一个好老伴，尽管她的年龄也大了，身体不好，但是对我的照顾无微不至，她是我的护士、医生和政委。我现在还可以坚持游泳，下围棋，读书，写文章，思考问题。可以限制我的书籍，但是不能限制我的头脑。只要我活一天，就会继续思考一天。

我在这个楼上住了37年，主要研究三大问题：人类社会进步靠什么？主义应该怎样理解？共产党本身。人类社会的进步靠什么？五四运动时中国知识分子就认识到：靠科学和民主；慈禧太后晚年其实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停科举，办大学、办洋务，想搞君主立宪。共产党后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就取了"阶级斗争"四个字，变成了高举的大旗，消灭私有制，反对资本主义。其实在西方，马克思只是一个学者，他的理论只是一个哲学流派。共产党开始以反对蒋介石的一个领袖、一个党、一个主义的宣传吸引了我们一大批年轻知识分子，加入它的队伍。我的好朋友黎澍没有去过延安，对问题的看法就与我不同，比我敏锐很多。1949年他一进北京就对我说："这不是太平天国吗？"因为那时毛泽东住进中南海里了。中国的历史长期是干掉一个皇帝又出一个皇帝。但是中国也有孔孟之道，"民贵君轻"，"温故而知新"。

我一生笔耕不缀，从16岁写左翼小说《走》，到现在将近千万字。已出版《李锐文集》19卷，约500万字，日记、书信等约200多万字。别人写我的书也有几种。《光明日报》记者宋晓梦采访近百人，在香港出版了《党内有个李锐》，在内地出版时更名《李锐其人》，并请张爱萍题写书名。女儿李南央也加入研究行列，她与丁东合作整理《李锐口述往事》后，还出版了《我的父亲李锐》。80多位学者、作家、朋友评论我的文章诗词曾合集为《大哉李锐》。海外也有一些学者对我进行研究，曾在日本驻华使馆工作过的及川淳子女士，以我为研究课题，在日本获得博士学位。

回首一生，我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党，也对得起自己。当然，我最关心的仍然是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我88岁时的自寿诗中有一联句：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我已经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也是《何时宪政大开张》。

前几天早晨醒来，想出了两首诗：

"双百"方针刚起头，忽然反右乃"阳谋"。
自夸无法无天也，文革十年到死休。

阶级斗争狠狠抓，秦皇马列管中华。
个人崇拜成功了，邪教焉能治国家。

我们现在不是谈中国梦吗？一句话：中国不能脱离世界，也脱离不了世界。有普世规律，世界在进步。周有光老人的话我是同意的："中国不能同世界脱节。"因此，我不悲观。■

2016年3月9日

二０一七年李锐日记

第五十册/Vol. 50

2017.1.1. -- 2017.12.31.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81 年后日记录入说明 xii

二０一七年

1. 2017 年 1 月 1
2. 2017 年 2 月 6
3. 2017 年 3 月 10
4. 2017 年 4 月 16
5. 2017 年 5 月 22
6. 2017 年 6 月 27
7. 2017 年 7 月 31
8. 2017 年 8 月 36
9. 2017 年 9 月 40
10. 2017 年 10 月 45
11. 2017 年 11 月 50
12. 2017 年 12 月 54
13. 邵燕祥写给李锐的信 59

2017 年 1 月 1 日（星期日）元旦 阴霾

七点半起床。多年未有之举。是否今年有何少见之事？

上午谢小林［玲］（谢韬女儿，63 岁）、张抗美（改“杭”）、赵来群先后来。谢谈“雷洋事件”，大学和社会上大群人不满意党政如此解决（给家属大笔赔款等）。小林［玲］似在领头干预此事（我也同意）。赠小林［玲］、杭美各三本书（《期颐集》、《期颐诗集》、《李锐其人》）。

胜利夫妇十点多来。手谈。同小玲夫妇一起午餐，一满桌好菜。整天电话贺年不断，都是玉珍接的。

收到李冰封、廖世英夫妇寄来的贺卡和美术月历牌，上面有廖得金奖的花鸟画两张。

2017 年 1 月 2 日（星期一）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陈海宽同渭南师范学院的院长丁德科、教授李勇、丁若沙来（学院校名是我写的，全忘记了）。谈当前形势，三大问题，中国三纲传统，五四精神，学校教育等到十一点。各赠一本《期颐诗集》和一本《期颐集》（指出集中要害句）。都能接受我的思想，还不断拍照。

收到深圳邹少志的信，谈到石墨烯太阳能电池的发明，要比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对太阳能转换更有效，成本也低得多。未来是否能代替火电？我全不懂。

2017 年 1 月 3 日（星期二）中度霾

七点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出视［示］杜光的《理性的呼唤——评若干中央文件和意识形态的理论的问题》。让他给作者电话感谢，建议给习近平、王沪宁各寄一本。此书我已开始阅读。最近翻了《何时宪政大开张》，觉得此书同《期颐集》论述同调，能翻印赠人大好。

下午游 200 米。洗热水淋浴。

2017 年 1 月 4 日（星期三）晴转多云、小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胜利来，手谈到午餐。

下午游 200 米。看报刊。家中有空气洁净器，仍须上午 10 点、小午 3 点开窗。我家已有几个月没有开过窗了。

2017 年 1 月 5 日（星期四）多云转阴，轻、中度霾

六点起床。看电视。收到《唐惕阳诗书画》册。自己经历、当代人物，包括谭嗣同、孙中山、彭德怀、胡耀邦、赵紫阳、刘少奇、周恩来、启功、黄万里、邵燕祥等等，73 页有史鹏、李汝伦写我的三首七律，还有我的照片。全记都是作者写的小楷，非常正气。作者是汨罗人，电机系毕业，乃终生职业。诗书画乃业余爱好，在广东参加的诗词学会，同朱帆、熊鉴是好友。现年 90 岁。

下午游 200 米。邻居李昭（孙冶方养女），吕民生夫妇来，出示我为雷洋事件公启文签名。赠《期颐诗集》、《期颐集》。

2017 年 1 月 6 日（星期五）多云转晴 中度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起草好给唐惕阳的感谢信，录如下：

惕阳同志：意外收到您寄来的《诗书画》，真是感激之至。拜读之后，立即引起的是这四句话：

到老诗书画，当今太史公。
英雄人物赞，同仰在心中（原写“敬仰”）。
手头有的书寄上两本:《期颐集》香港版，很难进来。我已公开出版的书，都早严禁了。
（另一本乃《期颐诗集》）

上午薛京来，让他看书、看信，即寄出。陈海宽来，送 8 卷本《中国战争史》、《从西周到民国》，作者武国卿少将，另一国民党少将慕中岳。带来的年青企业家张立伟要了一套《文集》。赵来郡［群］来找薛京谈事。

下午游 200 米。看报刊。2016 年，因腐败受处分的省部级干部 76 人，厅局级 2700 人。

2017 年 1 月 7 日（星期六）阴 小中度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延滨来，送四川友人家制的肉肠和腊肉。赠《期颐》两本。下午游 200 米。胜利来手谈。

2017 年 1 月 8 日（星期日）阴转晴

近八点起床。玉珍来叫醒的。[redacted] 下午游 200 米。

崔军来，山东一大学教授谈毛，被“红卫兵”到学校打闹，教授被拆［撤］职。一位友人要他来告诉我，跟人谈话，加以注意。我谢谢他的好意，出示唐惕阳《诗书画》等。

2017 年 1 月 9 日（星期一）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大清理客厅存积的书刊、杂件，堆满椅，发现一些没见过的文、信，如有人转来的钟叔和［河］的九首诗，有一首是祝我的百岁。

下午继续清理，只得分类放在条几下。

2017 年 1 月 10 日（星期二）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帮助整理好桌椅堆积物。周成启送日历挂牌，部里送坐［座］日历。陈海宽送一园［圆］形矿石如油画，广西产物，真是太奇异了，很重。还有其他画石，他拍了照。还有一位来过的湖北女士，为襄阳的企业上诉件签署。

下午平江张满兰（现已为常委统战部长）、易林辉（组织部副部长、老干局局长）、喻东发（老干局副局长）来，送一大堆平<江>特产，长寿街浆［酱］干子、蜂蜜等。特将一篇李元度的生平事迹传记文学的序言稿交（以我的名义）让我定稿。

2017 年 1 月 11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奚青的两篇“读李锐的流放日记”（刊《期颐集》共 40 页），又看了一遍，确实写得真实，分析得好。

下午游 200 米。看报刊。玉珍建设部老干局来人，送贺年食物和 1000 元。

2017 年 1 月 12 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玉珍从网上看到一个“粳”字，问我，也不认识。于是查字典“米”

部，没有这个字，我也认为无此字了。小余查“見”部，乃“米屑”也。

下午游 200 米。Redacted 2020 胜利夫妇来，手谈。吃过晚餐，玉（原文是“玉”字，应是错字——李南央注）才回家。

2017 年 1 月 13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将平江张满兰交的《李元度传》序言让他一阅，并告处理办法：序言仍由原作者自负，开篇可述我为曾国藩消灭太平天国正名，保护好曾的故居，《曾国藩全集》得以出版，李元度是文武兼职的好帮手。

下午游 200 米。电视节目有男 4 包［胞］胎的活动。

2017 年 1 月 14 日（星期六）晴

近起点起床。看电视、报刊。下午满起修车，不能游泳。胜利来，手谈到晚餐，自觉有点进步。

晚上玉珍告诉我：周有光去世了。

2017 年 1 月 15 日（星期日）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旧作。

下午游 200 米。刘远英、王琪（住在楼下，姚雪垠的儿媳，儿子名姚海天）来。刘送食物。她俩是两楼活动站的负责人。谈往事，当前形势。山东一大学教授因批评了毛，学生闹事，被停职。我各赠《口述往事》、《其人》和《期颐诗集》，作了些说明。都非常高兴。

2017 年 1 月 16 日（星期一）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先来，新来的副部长、老干局副局长吴卫新（女）来贺年，送大花篮，红包 3600 元。我谈为何得长征桨［奖］牌，并谈邓力群事件，“为党立了大功”（赵紫阳评语）。玉珍在座很高兴，她担心我谈毛。

下午蒋彦永大夫来，他参加了昨天一企业家主办的悼念周有光的会，出示电视记录。有周有光来我家的谈话记录，以及我谈论对周老的称颂等。玉珍吊瓶回来，又放了一遍。建议蒋老写篇文章。

2017 年 1 月 17 日（星期二）阴小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日常我一人多看围棋（中央 165、222 台），玉珍、小余在则依她们的兴緻。

下午游 200 米。看报刊。收到唐小毛的贺年食物。

2017 年 1 月 18 日（星期三）晴转阴、小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看报刊。上午赵来群来，交我阎长贵（江青秘书，秦城关了七年）送的著作《沙滩起步集——半个世纪的足迹》。玉珍到 24 楼开居民贺新年聚会，同刘清夫妇坐轮椅来看望我，他已 102 岁了。夫人向玉珍诉苦（女儿有房子，要住在家中摆架子）。赠秀夫（原名石秀夫）《期颐诗集》。他都不知道“期颐”的意义。赵来郡［群］一起谈。

下午胜利来手谈。有进步，直到晚餐。

2017 年 1 月 19 日（星期四）阴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redacted]小琴［芹］来照扶一天。

下午游 200 米。翻阅《期颐集》许多厉害文章都忘记了，有的是采访记录。收到钟叔和［河］的信，从《期颐集》上再读到“悼俞润泉”文，又流泪了。唐惕阳寄来两页{朱能}上《诗书画》的文章。

2017 年 1 月 20 日（星期五）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让看李冰封的信。张九华、小芹来，[redacted]维娜夫妇和金利三人从天津来。让他们看唐惕阳的书。中午在公安部旁边老餐馆午宴。玉珍一起 11 人一大桌（只花 550 元），十几盘大菜。下午没能游泳。晚上贾文平带着女儿莎莎来了，赠我一大袋新疆苹果。我送一本《期颐诗集》。

2017 年 1 月 21 日（星期六）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胜利来手谈。延滨来，送两袋好大米。下午不能游泳，正好看凤凰台的周有光一生录相和言论。玉珍回家，碰上胜利，大训斥带的儿女不懂事。又同胜利下了几盘。

2017 年 1 月 22 日（星期日）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小彭从海南岛回，送食物。谈他的有名建议：海南成为世界餐厅，可以吃到各有名国家的食品。其地空气太好了，有企业大投资，很是得意。接着张敖荣带儿媳来，出示《口述往事》再版和《期颐集》，谈后者被控制情况等。赠《期颐诗集》。他也 83 岁了。现［显］得很老。下午游 100 米。蔡文彬来，拍鲍彤写的诗，让我谈对赵和鲍的认识、交往事。

2017 年 1 月 23 日（星期一）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和戴栋来，同去换氧气瓶。走错路又赌［堵］车，十二点始归。假日要去四川办事。

下午胜利来，手谈仍毛病不改，又太快。

2017 年 1 月 24 日（星期二）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书房中有本《开放》（已停刊）2005 三月号，封面上有我的微笑头像，红色大标题：“封杀党内民主派”，小标题：“中共中央 29 号文件划李锐右派”。这本刊内容丰富，全忘记了。

下午游 200 米。上海程巢父又寄来一只火腿。

2017 年 1 月 25 日（星期三）阴小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午睡一点多起床。玉珍回来小坐，准备明天回家，良好治疗。

下午游 200 米。胜利来手谈。

2017 年 1 月 26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redacted]脸色正常。郭全胜带儿子来，闲谈一阵。韩磊又送来今年的月挂历，主要是我和玉珍的大照片，让他看完《唐惕阳书画》。赠《期颐诗集》。一起午餐。

2017 年 1 月 27 日（星期五）除夕 晴转多云

七点起床。看电视。玉珍接电话，贺年的多。她也代我向十多位友好（包括去世的夫人）拜年。午睡后，两家后人陆续来，南央一人从美国回，大叠忙忙两岁半女儿的活动照片（像电视上女孩样）。玉珍很［拿］照一张张看。胜利一家、力丰一家、小芹一家、小玲一家都陆续来到。六点多到对面地下餐厅过春晚。两桌 1000 元一桌，近 20 个大小菜，鱼肉全。我让大家起立，讲了几句话：两家团聚，玉珍老伴帮我活到一百岁，都向我们两老学习，活到百岁。

晚上看电视到十点，节目很没看头。

2017 年 1 月 28 日（星期六）初一 多云

九点半起床。玉珍、小余来向我拜年。上午南央和盛禹九先后来，他们同港刊《争鸣》都有稿件关系。盛的《怀念与思考》在香港出版，带来第二本的大稿本（上面有好几篇写我的文章，留下让我校正）。

2017 年 1 月 29 日（星期日）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小妹一早来，谈杜老日记，拟交胡佛馆事。十点到杜家，3 个女儿赞成，一个反对。是胡佛馆让她来征求意见的。我的日记，她亦有此打算，主要在国内情况会越坏。《期颐诗集》再印 50 本交我。

下午黎澍的两个女儿一青、安泰（64、62 岁）来，王若水的夫人冯媛（54 岁，满头半白发）先后来。一起漫谈，形势看法相同。冯到广州，吴南生很关心我。

2017 年 1 月 30 日（星期一）晴间多云

六点起床。看电视。南央一早来，同玉珍一起谈日记问题。杜老知道信息多，她同意我的同样处理，交胡佛馆存。下午胜利来手谈。南央去一老干女儿家同鲍彤等人见面。我的书他收到了。

晚上施滨海（他送我的大盆水仙都开花了）和李胜平（54 岁）先后来，谈到九点。李将编一本纪念胡耀邦的文集，将刊出我的几篇文章。特赠《期颐集》，内有一篇谈胡文。李在秦城住过十个月，是几人同房。

2017 年 1 月 31 日（星期二）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和资料。张东（小芹儿子）送的一大箱［盒］蛋糕（各种形态带颜色），几天都没吃完。

下午南央同张志会（中科院自然科学研究所博士、副研究员，女，34 岁）来，谈三峡问题。访问过一些有关人士，看过书。给我一份“拟采访李锐先生的问题”，共三页三大问题，主要是“三峡议题”（共 7 个题目）。我找出《文集》6 卷中《论三峡工程》，共约 50 篇文章。她没有见过这本书。将《文集》送她。谈了两个多小时。主要在中国没有民主科学（尤其自然科学）传统，从我主管水电谈起，关键在庐山会议后，我还在被批斗中戴上另一顶三反分子帽子：“反火电、反水利、反三峡”。钱正英把持

一切，最后让邓小平批准开工。

2017 年 2 月 1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南央一早来，接着丁东夫妇来，谈《炎黄春秋》内部情况，人事与工作。我从来都不了解。现在舆论控制越来越紧，许多网站已被关闭，十九大前鸦雀无声。随即同南央一起到国宏宾馆聚会。许医农满头白发兴志［致］扬扬［洋洋］来。谢庆庆和弟弟及她的小学同学一位医生（复兴医院原外科大夫）同来，漫谈形势。赠《期颐诗集》。

下午南央同吴思来。吴谈见过杜导正 5 次，杜道歉。习周围人称他“老大”。认为夺班后，现在《炎黄》办得太红了，让《读书》主编去，全家人坚决反对，没办法只得去。习的水平是“县长”，知识结构乃“出土文物”，还是农村插队时大队长的水平，不懂、恋［蛮］干，一个人说了算。后来是工农兵〈学员〉，学化学专业，然后当官。在厦门当副市长用大队长办法，碰了钉子。调出后改变方式：“接待也是生产力”，专门接待上级官员，一路上升，跟李克强不同。

2017 年 2 月 2 日（星期四）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南央同萧延中来，我几乎不认识了。玉珍还记得清楚（去过他家）。在上海华东师大当博士生导师（同韩钢一起），有个“中国革命、中国妇女”研究组织，有研究员在研究范元甄。要出书，他主管此事，因此找我细谈。问了许多情况和问题（包括生活问题）。我一一解答。如邓力群事，写两本揭发我的材料（邓小平说：太恶劣了，烧掉）。庐山下来后，家中电话被扯［撤］掉。蔡嫂谈拿菜刀事（向玉珍谈）。刘澜波找玉珍谈：“天下没有这样恶劣的女人”（劝玉珍同我结婚）等等。南央写的那本书，影响太大了。他带来几本小妹写的书，其中还有《大哉李锐》原本（我送他的），留下让我用。

下午经杜导正建议，冯立三和夫人（78、54 岁）来看望我。他有《口述往事》。谈三大问题。赠《李锐期颐诗集》，解释那“四首打油”，等等。

赵来群和黄与群来，交我别人赠的书。

2017 年 2 月 3 日（星期五）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

南央今天回美国（房子在改造）。留下带走和没带走日记本的清单[1]。还从书房找到我的手迹，以及过去清理别人给我信件（存在小铃［玲］家柜头上）带走朱正和钟叔和［河］的[2]。

下午恢复游泳 200 米，洗个痛快澡。休息时，几位老人（不认识）找我谈话。有一位 102 岁，退［同］冯文彬一起的，有一位女士名李瑞。

2017 年 2 月 4 日（星期六）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早晨醒得很早，担心小妹将小柜中的《悲〈鸿〉草稿》〈带走〉。到书房一查，

---

[1] 除 2004—2009 年日记本在书房和张玉珍所说存放处没有找到而外，其余日记本在父亲李锐书房沙发下专门存放日记本的黑皮箱内找到，1989 和 1990 年两年日记本则在书架隐蔽处找到带回美国，捐给胡佛档案馆。——李南央注

[2] 朱正和钟叔河致李锐信件原件用顺丰快递寄给他们本人了。——李南央注

果然带走了，非常不高兴[3]。上午潘森（78 岁原冶金部的）、陈渝滨（女，62 岁，玉珍在医院认识的<来>），潘自认是崇拜者。送我两份长文。网上的介绍我的平生，有一篇是崔敏写的，谈到近十二点。赠《期颐诗集》。

下午游 200 米。胜利来，手谈，毛病不改。

2017 年 2 月 5 日（星期日）晴

七点多起床。看电视。感到小妹可能将《悲鸿手稿》带走，到书<房>打开那个小柜，果然没有了。整天为此事着急。晚上找楼上嘉楠［满］（金树望女儿）来，给小妹短信，让她四月“必须带回”。

下午游 200 米。看完报刊。

2017 年 2 月 6 日（星期一）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甘露和她的工作人员杨影梅来（都是东北人，甘 59 岁），办的旅馆 40 房都有卫生间，一天 200 元，农村来的人也要住有卫生间的，生活水平提高了。8 个工作人员。谈到 12 点。赠《期颐诗集》。看我赠的书。Redacted 2020，未见客人。送了好些食物。

下午看报刊、资料。

2017 年 2 月 7 日（星期二）阴 小霾等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回来，他是去常州看望女儿生女儿一百天（在北京工作，夫君常州人）。让他给小妹电话。这几天老咳，出浓痰。玉珍没让我去游泳。旁［傍］晚江南［嘉满］来，小妹回信，没拿《悲鸿草稿》，应该相信。[4]因此我心中留下判断了。

晏乐斌来。

2017 年 2 月 8 日（星期三）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十点过到医院。小余推轮椅，看呼吸科、查血、肺功能照片，吸雾气，说明那种大式的上下午各一次。十一点半回家。

下午看报，病中不让游泳。

2017 年 2 月 9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咳痰似好些了，视力也没受影响，肺功能是正常的。

---

[3] 有关此事和结果可参看 2 月 5 日、2 月 7 日、3 月 5 日日记；5 月 8 日和 5 月 9 日日记证明这个册页并未丢失，在张玉珍手中，准备拍卖。——李南央注

[4] 父亲李锐通过楼上金嘉满（金树望小女儿）email 给我的条子内容是：“你从书房小柜中取走的悲鸿大册页手稿，我最重要的藏册，准备分类编成一大本，同韩磊合作，你必须在四月份回国带回给我。爸爸。2.5.”我回复父亲信的内容是：“爸爸，小满转来你的条子。这次除了 2003 年以前的日记外，我只多拿走一本《鲁迅手迹》,扉页有我妈的字迹‘新购于……’拿给你看了，也给妈妈看了，你们都同意，我才拿走。因为缺 2004 年以后及 89、90 年的日记，我问你是否存在写字台下两侧的小柜子内，你说没有。柜子是锁着的，就没有跟你要钥匙查看。后来问妈妈，她说在大门背后最上面的绿色铁柜内，她给我钥匙，看着我打开，结果是空的，没有日记。她自己也奇怪，不知是怎么回事。你们岁数都大了，有时特意要放在某处保存的东西，事后反而找不到了。你说的“悲鸿大册页”是否放在别处？或已交韩磊复印？我对你收藏的字画完全没有兴趣。退一万步，如果真喜欢哪一张，会直接向你要，未经你的允许是不会擅自拿走的。你应该对我有基本的信任呀！小妹 2017.2.6.”

下午毛卫平带儿子毛盾来，在英国一大学学政治。

2017 年 2 月 10 日（星期五）晴

七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随后罗振宇同友人范利松来，签讼诉件，让薛京过目（上一次内容相同，我都忘记了）。又送一大篮水果。我对罗半开顽笑说：你是个“利用专家”，常来利用我这个同乡。

Redacted 2020 胜利来手谈。

2017 年 2 月 11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平江长寿街人喻发根来，为张正光将军故居（曾为湘鄂赣特委驻地）建成，让我题字。真是突然而来，只得用粗钢笔写了八个字：

革命故居，不忘初心。（后四字是当今吹嘘的）

下午胜利来，手谈到晚餐。

2017 年 2 月 12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收到平江长寿电视台李盛世寄的信，告诉我五年前题写的“黄阳山诗墙”已竣工（寄来照片，一长墙），让我再为“富荣屋诗墙”题名。地处嘉义联合村，聚居李氏家族 5000 多人，内容是“爱国励志崇孝尚德”。报纸上刊登：“中国已成全世界最‘摩天’的国家”：超过 200 米高度的高楼称为“摩天大楼”，2016 年统计，全球共建成了 128 幢，84 幢在中国。全世界最“摩天”的城市 16 个，中国占了 12 个，分别是深圳（11 幢）、重庆（6）、广州（6）、成都（5）、大连（5）、昆明（5）、南昌（4）、南京（4）、天津（4）、合肥（3）、沈阳（3）、武汉（3）。

多年前我就感慨“高楼成林”。80 年代初到福建，就感到森林破坏光了。

2017 年 2 月 13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翻看《大哉李锐》。南央、悌忠写我的长文，确实写得好，真是将“李锐其人”写活了。

2017 年 2 月 14 日（星期二）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薛京来，同满起换氧气瓶。胜利来，同我手谈。赵来群，又是为出书写书名。下午看完报刊。

2017 年 2 月 15 日（星期三）晴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美俄关系复杂。

2017 年 2 月 16 日（星期四）阴转晴

六点半起床。上午看电视、报刊。下午胜利来手谈。

2017 年 2 月 17 日（星期五）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陈海宽同亲属（女）来，为浙江一企业打官司上诉件签署。薛京随朱大星外宴。

整天翻看盛禹九的《怀念与思考》（我写的序言，在香港出版），其中刊有他写的“李锐近看毛泽东”，刊 13 页。内容扎实而丰富。

2017 年 2 月 18 日（星期六）阴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陈海宽来，为我们做陕北家乡菜，一起午餐。下午同满起到游泳池，他帮我採［擦］身，洗了个痛快淋浴。有一个星期没有游泳了，准备明天恢复。

2017 年 2 月 19 日（星期日）多云转晴

七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钟万昌、罗振宇和廖敦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粉丝，30 多岁，县里管金融）来。钟为他参加办的公安系统内部刊物《政商参考》写刊名，另外两封字。罗又是打官司诉件签署。廖要了《文集》。下午胜利来手谈。

2017 年 2 月 20 日（星期一）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钟万昌来，说明刊物我不写名为妥（我是被监视之人，书籍都禁止出版），他只好离去。陈海宽同黄云波来（女，54 岁，名片上有头衔：中国云波摩尔石艺术博物馆），当然是这个馆的创办人。送我一大厚本《柳州名石大典——卷六》。费孝通题书名，内刊 321 块彩色命名奇石（每石占一页，许多有赞诗），还有一薄本《云波摩尔石艺术 2016 柳州国际奇石节》，并送我一彩色摩尔石（可置桌上），另一块似肥肉的彩石，送玉珍小块石挂练［链］。为表示感动［谢］，特在她带来的大本册页上，用钢笔写了七个大字：无奇不有大自然。并赠她两书：《李锐口述往事》、《李锐期颐诗集》。

2017 年 2 月 21 日（星期二）阴小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让他翻看广西的《名石大典》。我清理杂件，堆到书房。

2017 年 2 月 22 日（星期三）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下午胜利来手谈。杜老来，谈《炎黄春秋》老人，没有一个投降的。玉珍谈南央管《日记》事，赞扬了她。田纪云嘱闭嘴、看戏，越管越严。

2017 年 2 月 23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上海何振华（54 岁）来，送二月十五日《海派文化》，头版头条有他的文章：“一片澄澈深见底”，写他同上海几位老人、学者的交往。带回《庐山实录》（封面有彭、毛两大照片）和《期颐集》，将前一本送我。特赠《文集》。

下午游 200 米，洗了极热淋浴，全身痛快自擦。

2017年2月24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早晨玉珍给我打针后，薛京带BBC采访组4人来，记者凯瑞（女，英国人）和两女记者（一美国人、一中籍）和高个中国摄影师。玉珍在旁听着，怕我“失言”。一直谈到活动到（房间内包括书房摄影）问答我的一生。送《炎黄》去年第4期，并赠《其人》（说明是到80岁作者采访了100多人）。好多书在香港出版，她们都没有看过。都出示，特别是昨天得到的《庐山实录》新版。实际上讽刺她们作为此种人物采访，准备得很少。他们问毛，问当前习和中国向何处去，及同世界关系等等。玉珍认为我都回答得很好。甘露来，见到这个场面，陈海宽也见到。

下午游200米。一个文艺界的老人向我问好（我不认识，满起问他，姓罗）。

2017年2月25日（星期六）晴

七点起床。看电视。上午陈海宽来，为我们准备午餐，做陕北家乡菜。奚青、黄与群先后来，奚谈形势，给我一份“美记者同习谈话”，都怀疑造假。奚将过去一些资料重印给我（对《我的父亲》一书批评）。一起午餐。下午游200米。看报刊。

2017年2月26日（星期日）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延滨来，送食物。玉珍同他谈接见BBC记者的情况。下午游泳。胜利来手谈。中午戴栋送来几个大磅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100元一斤，大个就等于一斤。

2017年2月27日（星期一）晴转多云

七点起床。看电视。上午出了个大乱子，我坐在沙发上大概打　睡（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把一杯热茶推到地下，旁边不少书刊在地上，都打湿了。小玲、小余忙着收拾。

下午看报刊、电视165、222台看围棋。玉珍来，即换台，已成习惯了。

2017年2月28日（星期二）晴

七点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陈海宽来早退。雷霞来，为介绍一人去税务总局要求常任，又让转推荐件。奚青来，为南央写的“李锐百岁生日”文，在香港发表，[5]引起很不好的反面反映[应]，除原文中不妥词句划了杠外，还附了一篇“请把反毛反共的小丑李锐开除出党”。奚还向杜导正反映了此情，由此引起《炎黄》被封杀原因之一。一起午餐。奚对南央意见极大。美国大使事也是她引起的（以前有过两次前任大使事，也是她引起的，我忘记了）。

下午游200米。看报刊、电视。

2017年3月1日（星期三）晴

七点起床。看电视。上午老打喷，玉珍不让游泳。下午胜利来手谈，全败。

[5] 即我写的《李锐寿宴前前后后：期颐老人的力量》一文，刊香港《明报月刊》2016年5月号。父亲后来将奚青送给他的这篇文章拿给我看了，记得奚青标出的、认为不妥处有“毛病不改，积恶成习”一句。——李南央注

2017 年 3 月 2 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上午范岱年、陈养惠夫妇（范 90 岁了），周笃文、张静夫妇（他们和好了，周回来了）和陈云章儿子（71 岁）来。一起谈往事。我各赠《口述往事》、《期颐集》、《期颐诗集》。给陈的儿子《李锐其人》。我谈到近十二点，他们才先后离去。我还将提［题］写书名和序言的《陈易诗集》送给笃文。

下午游 200 米。

2017 年 3 月 3 日（星期五）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甘露来，我还以为他俩乃约好同来，根本无此事。甘送厨房菜具。中午苦瓜即磨粹［碎］同鸡蛋和在一起。她出示手机上资料：叶选宁去世，上千人吊念。原来叶担任过党内安全（情报）工作，将他掌握资料全交习了，遂得以如此反腐。

一起午餐到一点半。下午游泳。看报刊、看电视。政协开幕式，俞正声做报告，一个多小时，完全口述，没有印好的文件照唸。让玉珍也看。真是空前之举，人大会堂坐满了人，习等均在主席台上。

2017 年 3 月 4 日（星期六）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上看电视。上午奚青、赵来群、黄与群先后来，谈小妹写我百岁生日的文章，在香港发表，引起不好的反响。网上有文章骂我是“汉奸”，应开除党籍等。奚青将文中不当之处划上杠杠。小黄找到父亲（黄乃）当年给我的 6 封信，原件南央不给，只拍了照。[6]一起谈了一上午，一起午餐。玉珍去看望老朋友，午餐前才回。

下午又 200 米。看报刊。

2017 年 2［3］月 5 日（星期日）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小妹电话，关心《悲鸿手稿》事。4 月 10 日回来，在宾馆订了两桌过生日。

下午游 200 米。胜利来手谈。

---

[6] 黄与群是黄乃与第三任妻子所生。黄乃生前我和父亲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儿子，黄乃去世后他才出现。因为我在《老照片》上发表了一篇纪念黄乃的文章《黄乃伯伯》，黄与群通过编辑联系到我，说明了自己的身份，说是在研究父亲黄乃，希望我能够提供给他我手中有的他父亲的信件。我遂将父亲交给我的黄乃写给他的信扫描了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他。后来黄与群又向我索要原件，我原本是准备回国时交给他的，但是不久便了解到 2014 年 10 月 7 日以化名昭然、亚平、席子言在五柳村网上发表的《李锐访谈录——关于<我的父亲李锐>一书》是他和赵来群、奚青所为，于 2015 年 5 月 26 日给他去了这样一封电子邮件询问：“与群，从确切来源知悉，去年 10 月五柳村网站登出的‘李锐访谈录——关于《我的父亲李锐》一书’是你和奚青、赵来群三人（昭然、亚平、席子言）去看过我爸爸之后写出的。你手里有原稿和我爸授权给你们发表的原件吗？谢谢！南央”但是他自此再不与我联系。我因此感觉这个人不正派。所以后来回国时他向我索要黄乃信的原件，我明确告诉他：“我不会将原件交给你这样品质的人。”他即说：“你没有权力保留我父亲的信，我会去法院告你。”我告诉他：“你去告好了。你父亲的信是写给我父亲的，李锐是这些信的拥有者；李锐又将信交给了我，我就是拥有者。你要做研究，我已经将信的影印件交给你了。你尽管去告好了。”这里，黄与群告诉李锐信是他找到的，而我不给他原件，以为李锐老糊涂了，听不出其中逻辑不通的破绽。关于五柳村的文章事，李锐日记中有记述，请参看 2014 年 8 月 18 日，9 月 9 日、10 日、16 日、21 日、23 日；10 月 2 日、3 日、4 日、7 日、8 日、9 日；11 月 17 日、22 日的日记——李南央注

2017 年 2［3］月 6 日（星期一）晴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及川淳子来，送我和玉珍一大堆药物，一一作了说明，信中说都是“保健和老年用品”。她这次来仍是为拍摄《胡耀邦与日本》，这次仍请我再讲讲去世 10 天前的谈话内容，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资料。她带来一本《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张博树主编，李锐为首的“12 位老共产党人的反思”12 篇文章。我的文章“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纪念耀邦逝世 20 周年，09 年刊《炎黄》，我都忘记了）。她将这本书给我了。一起吃丰盛的午餐。我准备送她的几本书，她都有。玉珍送了她两丝绸巾。

下午安化人萧跃华来（过去来过，且赠书），交我钟叔和［河］的“打油代作文”（刊《开卷》今年第一期，第一首诗即“寿李锐老一百岁”）。周保志来，送茶叶和二黄蛋。谈到六点。

2017 年 2［3］月 7 日（星期二）多云转晴

七点起床。看电视。今天是玉珍的生日，87 岁，他们部里来人祝贺，送礼物（磁［瓷］花盆）和 800 元。我谈了她对我长寿的影响，唸了“百年回首”中的说明和那首诗。午餐寿宴在附近的羊羯子餐馆，小玲三家一大桌火锅菜和三盘骨肉，小琴［芹］子的大蛋糕。玉珍说，她从未做过生日，很高兴。

下午没游泳，同胜利手谈。

2017 年 3 月 2［3］日（星期三）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整天看我写的有关文章（刊《世纪留言》、《何时宪政大开张》两书《文集 10 卷》，共 6 篇文章（还有《世界经济导报》4 月 19 日座谈会全文）总 6 万多字。关于耀邦其人算有全面记说论述了。《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一书我早有，并看过，全忘记了。

下午游 200 米。

2017 年 3 月 9 日（星期四）晴

七点起床。看电视。上午及川淳子和佐藤祐介（大阪放送局，摄影师）、杨昭（名片：纪录片制作，影像人类学研究，华人、住在北京）谈到十二点。关于耀邦的全面认识、评价，讲了许多具体事实，他救了这个党，出现了今天的经济形势。但“六四”之后，政治体制仍回到老路。我也讲了邓小平对江泽民讲了三句话。

下午没有游泳。午睡休息。平江人徐强（从香港带书回的）和友人张伟来，让转求助件。

2017 年 3 月 10 日（星期五）晴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钟勤昌来，湖南贫困县绥宁秀水水库问题三份上发改委、水利部、李克强文件，让我写话，第一句是“绥宁是当年邓小平根据地”。

下午游 200 米。看报刊、资料。

2017 年 3 月 11 日（星期六）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下午游 200 米。胜利来手谈。马立诚（多年不见叫不出名字了）和《亚洲周刊》的副总编辑江迅（写“南央状告海关三年未果”文的）来，江这次来京报导两会的。谈了一阵，一起拍照。马同及川淳子很熟。

2017 年 3 月 12 日（星期日）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耀邦夫人李昭昨天去世（97 岁）。杜导正电话，下午一点到家里悼念。延滨来，他安排培［陪］我们两点去。玉珍由小玲牵着，按时到北长街故居，延滨带车进去。警卫甚多，房屋同过去不同了，走了很长一段。在灵堂行礼时，德平、德华夫妇都在。出来走了一半，满起取来轮椅才上车。回来三点多了。

2017 年 3 月 13 日（星期一）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胜利来和满起去换氧气瓶。十一点回来，即开始手谈。午餐后，三点续谈到晚餐。问题在太快了，易失着。

2017 年 3 月 14 日（星期二）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三位平江人先来：县政协副主席毛帅南、原长寿镇书记吴竞湘、湖南二建北京公<司>戴一鸣，为了一个水库要 60 万元，向省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上诉件，让我签署。平江大小事没完没了。随后薛京和李占军来，送徐玉峰（保定书画家）两大幅字画。李是正定“汽车文化生态特色小镇”创办人，现在为发展汽车技术事业花 200 亿上书，请省发改委和省长支持。由我写了一段话，并附语：“我已一百岁，在大学学机械的”。

下午游 200 米。

2017 年 3 月 15 日（星期三）多云转晴

六点起床。看电视。上午看到李克强答中外记者会，首先谈中美关系，谈许多经济、民生等具体问题，直到中午。

下午游 200 米。胜利来，手谈到晚餐。

2017 年 3 月 16 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下午游 200 米。崔敏从三亚回，告知一件事：1967 年中办、公安部、文革办来三人到磨子潭，让我谈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 59 年在庐山的情况，我即说，毛主席身边的危险人物不是他们三人，而是陈伯达。问清专案一办负责人是周总理，我即给周写信。后来其中一人又来，将信退我，说不能转交，我就准备被捕。果然 11 月 17［11］日专机送我到秦城。其中一人（也被关入秦城）崔敏认识，当是公安系统的，从沈阳要来看望我。

2017 年 3 月 17 日（星期五）阴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今天李昭在八宝山悼念，习近平等七人去了。广东省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谢健明带着儿子、女人［儿］小孩还有一位老同志，参加悼念后来我家（给我一本《深切缅怀李昭同志》）。给我的大名片上印满了多种头　（原文此处空字，应为“衔字——李南央注），说明书和题词等（有我的题名：“新天怡（谢健明）红豆杉山莊”“好学深思”，都在 1992 年。在我的记录本上写上“勉志园、良心园”已立耀邦铜像，我题词“天地良心胡耀邦”。还要立李昭、陈独秀、改革初期思想家（李锐、李昌、于光远、杜润生、胡启［啟］立、朱厚泽、李洪林等），改革先驱者习仲勋，中兴伟业奠基人叶剑英元帅等人铜像。

谈了一阵，我赠《口述往事》）二版,他要了《文集》。由薛京领谢一家人到附近餐馆吃饭。

下午游 200 米。冯海阳来，出示平版［板］电脑上的批判文章（西方人羡慕中国，来工作或教书多年，终于失望离去。写文章批判的多）。这次两会有两个政协委员的批评，一个讲了封杀《炎黄春秋》事，直|我|看到近六点。

2017 年 3 月 18 日（星期六）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一个两岁 10 个月小男孩，做成人的杂技性各种动作，太令人惊奇了。下午游 200 米，看报刊。

2017 年 3 月 19 日（星期日）阴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延滨来，谈八宝山悼会七常委来的情况（至今电台和报纸没有报导李昭去世的情况）。下午游 200 米。看资料：“蒋介石与毛泽东”（出自 2013 年 12 月百名专家学者《评毛特刊》）。

2017 年 3 月 20 日（星期一）阴、小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蒋彦永老来，出示一份两会政协委员讲真话。张泓铭谈雷洋案、《炎黄春秋》案、山东教授事。“我不知道什么叫依法治国，我只知道我心受到严重伤害。”崔永元大谈自己的经历难讲真话，总是“惨遭媒体网站封杀”，“绝大部分委员都明白，我们在会议上的表现，郡［群］众的要求，甚至离自己的要求，都差得很远。真的，大家都有所保留。”“从人大会堂出来，几位记者迎上来采访。我说别采了，采了也发不出来。他们说，没事儿，我们是港澳记者。我一阵心酸，凭什么说几句真话，还要出口转内销？”蒋老将这份资料也给了杜导正老人。

下午胜利来，手谈到晚餐。自觉有进步。

2017 年 3 月 21 日（星期二）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经何定电话，山东茌平县的李汉君来，名片上头：彭德怀习仲勋纪念馆馆长，另一个字小一点：中国彭德怀研究会。馆名是我写的，是我去山东时写的，全忘记了。送我多张照片，上面印有他收藏的我的书的照片，还给我三小本他收藏的我的书，我都没有见过：《人民民主力量为什么比帝国主义力量强大——时事解说》（中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黄河的治理和开发》（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出版）、《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根据李锐同志原著改编，通俗读物出版社）。同他谈三大问题，并赠《文集》和港版《庐山会议实录》。他还送我红枣等食物和两袋毛巾，还有《彭德怀元帅》电视片，还送了一个大花篮。

下午游 200 米。上午薛京和甘露来，为两份上诉件写说明，又送食物。

2017 年 3 月 22 日（星期三）多云转阴

六点半起床。上午来了满客厅的人：崔敏和张文清夫妇，力丰带来女朋友（静静［进进］的同学、粉丝），平江三人（要了三套《文集》）。引起我谈这件往事：1967 上半年在流放的安徽磨子潭水电站时，北京中办、公安部和文革办派来三人，向我了解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三人 1959 年在庐山的情况，他们是专案办一组负责的，主持人是周总理。我就说，现在毛主席身边危险的不是这三个人，而是陈伯

达，立即写了封信，请他们转交总理。后来三人中的一人来磨子潭，将这封信退还给我，说不能转交，于是我就准备要被捕了。原来张文清回京后，在秦城关了半年。他对我敬重，同崔敏是好朋友，要来看望我。我赠他《文集》。

下午游 200 米。同胜利手谈，有进步。

2017 年 3 月 23 日（星期四）阴、小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庆庆（谢文清女儿）同两位姓蔡的友人来，闲谈一阵。罗振宇又带人来送上诉件，关于工人工资等问题。

下午没游泳。玉珍带食物到北京医院，代表我看望刘清（他比我大两岁）。

2017 年 3 月 24 日（星期五）小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玉珍同他谈书房整理和他的家事。下午游 200 米。冯海阳来，将两会政协委员讲真话等资料复印与我，又让我看网上许多资料，直到五点多。

2017 年 3 月 25 日（星期六）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陈海宽来，送一个佛像（我为两岸佛教活动题过对联），可照明加湿气。一起午餐。我让他看网上两会资料。下午游 200 米。

2017 年 3 月 26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陈海宽又来，为我们做陕北面，很合口味。下午游 200 米。胜利来手谈，毛病不改。

2017 年 3 月 27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浙江的毛应民（52 岁）同宣敏洁、唐瑄母女（52、28 岁）和陈建兵（河北人、45 岁，说过去来过），又送给了一大盒防老的“青春宝”丸。谈了一阵，着重谈了同新安江的关系，如何主管水电。各赠《李锐其人》，并出示香港出的书，被封杀情况。

下午看报刊、电视。

2017 年 3 月 28 日（星期二）多云转晴

六点起床。看电视。上午苗苗先来。薛京交来周成启寄的《文艺大师》、《中国百年传世经典》（都是港版），其中有他的传记和书法，后者有“录李锐九十六岁诗作：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戴栋送来米、酒，找薛京谈话（如何当秘书）。三人一起午餐。

下午游 200 米。续看电视。

2017 年 3 月 29 日（星期三）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下午游 200 米。收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孔干的信和文章“从两首诗说起”。很了解《其人》。让我将其文往外寄出。

下午游 200 米。黄与群来，谈“六四”时北大学生会负责人肖建华没参加活动，反结识一批高干子

弟，搞资股商大发财，现已在捕。

2017 年 3 月 30 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胜利家送来皮制的办公厅的大沙发，两白一黑（两座位），点［占］住原来更多座位。我不知此事，是玉珍安排的，因原来沙发非皮制，坏了（将之丢　）。（原文此处空字，应为“弃”字——李南央注） 下午游 200 米。看报刊。

2017 年 3 月 31 日（星期五）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让他给孔干回了电话（孔给他去了电话）。孔很高兴。薛也看完孔的信件。陈海宽又来做家乡菜，一起午餐。

下午冯海阳来，用　版［板］（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电脑让我看各种网上评论和资料，如各种现代化武器落后，由于邓小平当年同意美国观点：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2017 年 4 月 1 日（星期六）多云转晴

七点起床。看电视。上午陈海宽来陪同玉珍、小玲去买沙发，在外午餐。我在家，曲阜的孔庆震（住在北京）来，两份长诗：“耀邦百年纪念”五言二百多句，“圣{诚}曲阜再改革特区试点”七言六十多句。对形势有看法，前诗有删改，要送胡德平，让我写封信，一直磨到吃午饭。下午没能游泳。玉珍好不容易在遥远的朝外找到制沙发的地方，明天去订货。

2017 年 4 月 2 日（星期日）晴转多云

六点起床。看电视。上午孔庆震又来，送一花瓶装的茅台。延滨来，送许多食物，他也知道肖建华被捕事。

下午玉珍、小玲、小余一起到东十多公里外的家具大商场（两层楼）选购一套客厅大沙发，皮质土色的（原来的非皮质，放弃了），21000 元，玉珍作主。

2017 年 4 月 3 日（星期一）晴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同舟共进》第 4 期刊“百岁马识途”长文，才知道这位老人的生平。

下午玉珍告诉我要三套《文集》送人：聂洪勇、李晓薇（两律师），刘蔚（元元哥哥的儿子），签名写好。看电视三台杂技一奇险节目：一个 16 岁男孩三人用下颈部顶着高槓的顶部飞越，两槓的人站在大球上，小孩在两槓顶部长板上倒立飞腿，越过四个头板。我和玉珍、小余都赫坏了。

2017 年 4 月 4 日（星期二）阴、小雨、清明节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下午清查书房半节书柜的藏画，没有找到齐白石那张画。我想到荣宝斋去鉴，当年是特价 80 元买的（玉珍让我不要找了）。

2017 年 4 月 5 日（星期三）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下午游 200 米。让最烫的水浇了全身除痒。张伟来（过去来过得《全集》，全忘记了），送许多荣［营］养食物、药物，为友人张学祥要《文集》。

2017 年 4 月 6 日（星期四）多云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下午新购沙发送来（胜利那套给小玲），颜色太深，但很舒适，可以拉长卧睡。

施滨海来，交两本《期颐集》，很愿意在 4 月 12 日找他一批友人同我聚会。

2017 年 4 月 7 日（星期五）阴

六点多起床。看电视。上午来人特多。薛京来，处理河南王金魁寄来我三本旧书（签名写感言），也要《文集》。晏乐斌来，谈评毛著作越来越多，送生日食物（带儿子来，照相）。郭全胜、陈海宽来，张伟找薛京谈事。

下午游 200 米。看报刊。

2017 年 4 月 8 日（星期六）阴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延滨来，他母亲送玉珍和我各一件衣服。玉珍那件很清鲜，祝寿之意。杜老和大女儿来，很关心我的情况。谈三件人事：时政评论家张鸣被开除又恢复（？），我不知其人。茅于轼纲［网］站已封，不知道是真情还是玩弄权术。开发雄安新区是徐匡迪的主意，议论甚多。谈了一阵。玉珍谈组织部找她谈话的情况。住医院、过年，还是送花、送钱（3600 元）。

下午游 200 米。甘露（带儿子）来，送玉珍花衣，送我好上衣，以表祝寿。玉珍很高兴。玉珍一老乡带女儿来，送我一幅祝寿大书法。

2017 年 4 月 9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韩磊来，呆了一天。送好酒、好茶。在书房和客厅找出许多照片和杂件，好些照片我似未见过。下午同我到游泳池拍照。同玉珍到复兴医院看望鲍彤，已经出院（昨天杜老告知的）。

胜利来，在搬家。又给一堆笔记本。

2017 年 4 月 10 日（星期一）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牟广丰和黄与郡［群］来。送寿礼茶叶和酒。十一点多到海淀“大董餐馆”，施滨海筹办的祝寿聚餐，玉珍和薛京同去。在一个特大餐厅，挂了寿联，餐桌坐 20 人，有鲍彤（带女儿）、胡德华、赵二军（紫阳儿子）、杜导正带大女儿、單少杰、牟广丰，有几位不认识的包括主人。玉珍和我坐在正中。她感到从未过个这样盛情规模的生日宴会。我不断谈些有意义的往事，自己的经历，称赞耀邦和紫阳救了这个党和国家。直到三点多才回家。

下午吴龙友带他的小友马雷来，赠祝寿诗：

期颐过后又周年，艳丽阳春百卉妍。
喜见新籍今问世，寿星笑眼似神仙。

他经手的我的墨跡诗选再版已出版了，明天送来。

小妹回来了，为我过百岁生日（进 101 了），带来新印的《期颐诗集》35 本。

2017 年 4 月 11 日（星期二）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陈研发来，先送一高大花篮，同来的乡友喻建德在研究地下泉水导致长寿基因，已有所得。为砚发的第三本书《可能会晴》题写书名（前两本为《彷佛有风》、《好像有雨》）。玉珍特意支持，还写了另一本书名。写了一篇七、八千字的长文《平江李锐》。部里老干局来四人，送“生日快乐”辞和礼物。我特谈了在组织部工作三年及其后十年主持并出版的《中央组织史资料》中央卷 19 本（全国每县一本）的成绩，可是封杀了我的已出版的书，尤其是《庐山会议实录》，还发生了干掉《炎黄春秋》事件。

山西民进的宣传部长赵柱家来祝寿，那次去山西，为有名的木塔写了一首诗，他参加过接待。我全忘记了（那座木塔的模型就放在茶几上）。

下午游 200 米。小妹和悌忠来（悌忠父亲重病卧床）。《期颐诗集》新复印了 30 本，小妹的著作《异国他乡的故事》20 本。此书我还没看。晚上快九点了，贾文平来，有小朋友要来看望，堵车来不了拉。

2017 年 4 月 12 日（星期三）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吴龙友同上海远东出版社责任编辑吴忠良来，交我《李锐墨跡选》（修订版）34 套（共三本，有 100 多首诗、字跡），980 元一套。同他俩谈了些往事。这套墨跡 2007 年出版，后增加了一半，经过上海出版单位的审查，发出准印证，才于今年出版了。此时大妹、二妹、王敬之和毛弟夫妇五人从长沙来祝寿了。一起午餐。他们同小妹、巴悌忠都住在旁边的国宏宾馆。

下午游 200 米。满起帮我修脚脂［指］。

2017 年 4 月 13 日（星期四）多云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大妹四人来同吃早点。上午蒋彦永老大夫来，带着他的电脑为我祝寿。黄万里的女儿（黄肖路）请清华教授杜鹏飞书拟七律为我祝寿：

百年身世岂寻常，万里魂牵治水方。论道三峡成挚友，谈诗十载隔阴阳。廉颇老矣心犹热，宪政难园［圆］血未凉。培养浩然歌正气，如椽巨笔更堂堂。

苗苗和玉洁带来祝寿（花字）和七绝：曾经沧桑思绪宽，百岁皓首似鹤颜。闲居寻问朝中事，奋笔直书亦释然。

力丰两口来，同力康诗书七绝，用瑞典的大镜框装好：

南极仙翁称寿永，我家舅舅漫相|漫相|随。期颐过后双甲子，再聚京城敬满杯。

力丰很得意他写的字。我即拿出《墨跡选》让大家观看，笑力丰不要自夸。

我和玉珍穿上延滨送的寿衣下楼去国宏宾馆时，何方和宋以敏夫妇正下车，何老坐轮椅了。一同到宾馆二楼大厅，共五大桌。我这桌杜导正者［老］坐我右边，还有蒋彦永、杜老女儿、黄肖路、宋晓梦、何方夫妇、周保志。郭全胜主持宴会，让杜老先讲话，然后让吴龙友等讲。戴晴特活跃。我讲玉珍让我活到百岁。杜老谈我能发表“百年回首”。宴会直到两点多结束。

2017 年 4 月 14 日（星期五）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杨仁的三个女儿平生、渝生、乐生（和两位亲属）来祝寿，大幅贺卡上写“李叔叔 101 岁诞：丹鹤千年寿，苍松万古青”。谈了一阵。她向大妹要我的《口述往事》。

Redacted 2020 我将送长沙朱正、钟叔和［河］、李冰封夫妇的《墨跡选》弄好交大妹带回长沙。电话知道，玉珍问题不大。我十点半先睡。

2017 年 4 月 15 日（星期六）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延滨和母亲（83 岁）来（送我俩各一件特色衣祝寿）来看望，很是感激。谈一些自己往事，让这位老党员多了解三大问题。

Redacted 2020 没有游泳，一人在家中，翻看李汉君寄来一大箱书籍和 22 张有关我的书籍照片（每张 4 幅）真是太意外了。信中还要求未收藏的书籍《口述往事》等寄给他。《庐山实录》等有多种盗印版，50 年代初好几本小册子，有的版本没见过。

大妹和毛弟夫妇来吃晚饭。《墨跡选》三套，让大妹带给朱正、钟叔和［河］和李冰封夫妇。

2017 年 4 月 16 日（星期日）多云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徐强（平江人）来，带一大箱港书《口述往事》和《期颐集》给我（约 20 多本），军队运输通过的，太高兴了。大妹、毛弟三人、二妹、王敬之的女儿（39 岁了）带三岁男孩（跳［调］皮极了）四人，午餐一大桌，十多个菜。大家欢乐，逗小孩。大妹、毛弟三人下午回长沙。

晚饭前，徐强又来，原来又有两份上诉件（深圳和一省忘记省名了）关于经济问题，让我签署。

今天又没游泳。

2017 年 4 月 17 日（星期一）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南央来。去年他［她］给玉珍的 10 万元，玉珍怎么也不收，退还给她一张银行卡。[7]感到我对《墨跡选》兴趣大，即告上海购 20 套（约 2 万元）。

下午戴栋送来大螃蟹和食物并一大堆香蕉。崔敏来，出示李汉君收藏我的书籍和 12 大纸集照 48 幅，还出示了《墨跡选》。

2017 年 4 月 18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小妹、悌忠早来。昨天他俩去看望鲍彤，收到《墨跡选》非常高兴，写了三句话："李锐有女，南央有父，这就是历史的延续。"谈到"红二代"，写了一句英文："They are nothing without the party"（没有这个党，他们什么都不是）。还谈到他为我祝百岁寿的七绝：春秋实录记蛇龙，索引钩沉仰我公。画出庐山真面目，当时正在此山中。"毛泽东属蛇也。

薛京来，告诉他几件要处理事。戴栋将他找去了。

楼上嘉满夫妇来，为我们一起拍照。杨继绳十点后才到（先有电话），送我《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上下集 90 万字。我回赠《墨跡选》、《期颐集》和《期颐诗集》。谈了一阵，只是不准他出国，干涉此书是中宣部。留他吃饭，他有事。小余准备了 15 个菜，苗苗夫妇来，小妹、悌忠明天回美国，算是我的儿女同聚餐了。同苗苗谈了些他母亲的往事，如刘澜波找玉珍谈话。

下午游泳。看报刊。Redacted 2020

[7] 张玉珍告诉我的银行卡密码号是网上查询余额用的，不是取钱的密码。我后来将此卡退还给她，告诉她密码不对。她的养女小玲在一旁说："就是这个密码。"我说："我本来就没有想要回来，你就留着吧。"——李南央注

2017 年 4 月 19 日（星期三）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书屋》第 4 期刊刘再复的文章：“略谈中西文化的八项差异”，值得细阅。

下午游 200 米。何方夫妇送我的琥珀手琏［链］已经戴上了。有“说明书”：琥珀自古在欧洲与金、银一样贵重，在中国也被视为珍宝，在医学上是难得的药材。

2017 年 4 月 20 日（星期四）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下午游 200 米。黄万里女儿黄肖路同友人刘光烨（青岛科技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导）来，赠我一只带光的放大镜（军用），求为清华大学科学艺术馆题字。突然而来，他们带有宣纸，于是写了两句话：

“民主科学，五四精神。普世规律，必须实行。”用粗钢墨笔。送了一本《墨跡选》给清华。各赠一本《期颐诗集》。

2017 年 4 月 21 日（星期五）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处理给山东李汉君寄书事，给湖南史鹏电话写字事。

下午游 200 米。看报刊。戴栋来要《文集》。玉珍为大姐的女儿、女婿（在美国当教授）要港版书。

2017 年 4 月 22 日（星期六）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钟万昌来（同一位山东女士，说是粉丝）。陈研发送来一白条幅让我写八个字：“知人者智，知已者明。”用粗墨笔写，第一个“者”字写成“都”，真是老糊塗，都说也读得通。我只好加四字“见贤思齐”。

下午游 200 米。黎澍两个女儿安泰、一青来，谈了些往事，如胡绳晚年认为毛是个民粹主义者，也同黎澍不合。我<送>她俩《期颐集》、和《期颐诗集》（内有黎赠我 70 岁的五律，最后一句为“愈老愈英雄”。）

晚上玉珍同小玲、佩珍到机场迎接她大姐及女儿、女婿从加拿大回来，女婿是教授，得到我两本书，非常高兴。都睡得晚。

2017 年 4 月 23 日（星期日）多云转晴

七点多起床。看电视。上午钟万昌来，那位山东女士送我们两件土布衬衣。下午没游泳。满起、小玲将那个大纸箱解开，抬出那座按磨［摩］大沙发（李占军送的），客厅就被沙发挤满了。玉珍房进不去。

2017 年 4 月 24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陈海宽来，对我非常关心，特赠《墨跡选》，高兴得不得了。佩珍带来花卉鞋底，送他一双，增加高兴。一起午餐。

小余廿八日要回平江家一趟，佩珍代班真不容易。

2017 年 4 月 25 日（星期二）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崔敏来，赠《墨跡选》，感动内容。他知道徐勤先其人。薛京来，帮我书写大幅祝湖南史鹏（92 岁）书社诗两长卷（他来信提供内容）：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爱录张载语以勉之。

多十［时］不写字了，又为四个“为”字变形，写坏多幅。“以勉之”改为“敬祝”。史鹏能诗，给我信有：“悼耀邦同志”的五律。

下午游 200 米。看报刊。

2017 年 4 月 26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李占军同薛京来，为正定一研究会事，让给文联铁凝转一文件。各赠《墨跡选》。

下午游 200 米。常见的一老头由人扶着仰身半圈。我问他高寿，他说 97 岁，我答大 3 岁。

2017 年 4 月 27 日（星期四）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谢小玲同袁冬林（浦熙修女儿）、李尔柔（李慎之女儿）、仇志荣（香港电台记者）来，送花篮。交我两大纸画版［板］，正面都是 6 个骆驼。一个有鲍彤写的为我的百岁诗，另一版［板］题辞两句：绿蹄踏沙驮宪政，得众动天贺千秋。鲍彤题诗的背面乃“祝贺李锐老 101 岁生日快乐”，共有 54 人的名字，我认得的只有：谢庆庆、高瑜、李尔柔、盛禹九、蒋念［彦］永、陶世龙。另一版［板］背面是 4 月廿五日十几个人的题辞，最前面是王波写的“革命，死于 1976 年 10 月 6 日。改革，死于 1989 年 6 月 4 日。”当然指毛、胡二人代表当代历史。有杜光的题辞：“愿李老寿比周（有光）老。”袁东［冬］林题辞：“李锐老，我们需要你，请千万保重身体。”谢小玲题辞：“老大人，一０一，小朋友，来祝寿，新征程，老目标，要宪政，大开张，几代人，已前仆，后继者，岂万千，待明年，更新朝。”一青、安泰也签了名。这两个特殊的祝寿厚纸板真值得留念。

下午游 200 米。看报刊。谢小玲还带来金醒悟给我的两份资料：“把被中共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我见过抗日时期的蒋委员长和落难时的陈独秀”，还有他的短言：“读李锐老的《百年回首》感言”，开篇即写道：“胡耀邦、赵紫阳、李锐是我共产党人里最敬重的三位伟人。他们的大德、大仁、大善、大志［智］、大勇就像丰碑一样，代表着许多共产党人、知识分子和一切有正义感人们的人性、良知、理想和希望。他们的浩然正气如长虹，高尚品格似青松。”

2017 年 4 月 28 日（星期五）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薛京来，看昨天的资料等。钟勤昌来，让我将他的民警朋<友>要求升职的“简历”转湖南省领导。让我发了一顿感叹。由于玉珍等都同意，只好签署。离休以来，这是我做的一件主要事情。

下午游 200 米。

2017 年 4 月 29 日（星期六）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看完金醒悟的两篇文，很有意义。其中一篇署名为“金问信”。谢小玲会知道其人。

小余下午回平江家了。玉珍同我谈对她的一些担心。张抗美来（我认不出来了），送一大蓝［篮］水果。

2017 年 4 月 30 日（星期日）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罗振宇来，带一个年青人，为其亲属签上诉件，我狠狠讲了些意见。由于玉珍同意，只好签转。下午看报刊，看《期颐集》。

2017 年 5 月 1 日（星期一）多云转阴

六点多起床。看电视。佩珍同小余一样照顾我俩。翻完今年第 4 期港刊《前哨》（蒋彦永留的），封面红色大标题：“中南海的安全恐惧”、特首选举“应弃裸官林郑月我［娥］”（丈夫和三个儿子都入英国籍，在英国）。刊物中反映习的生活受特殊保护。

下午又坐按摩椅，一次一刻钟，主要按背部。三天假日没游泳了。

2017 年 5 月 2 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六点多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同罗振宇和“河南阳光动力光伏设备有限公司”经理冯卫国（还有另一位同事）来。让看《墨跡选》和那两大版［板］祝寿名单（薛京也没看到）。薛京和胜利一起午餐。罗振宇的上诉件签署了。

下午游 300 米。同胜利手谈，盘盘开局就错了。少有现象。

2017 年 5 月 3 日（星期三）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冯卫国两人来，为他们的上诉件签署。说明我是搞水电的，赞成清洁电力。他们要了 8 套《文集》。上午坐了 15 分钟按摩椅。

下午仍游 200 米。

2017 年 5 月 4 日（星四）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两平江人来。何红卫有名片（《魅力平江》编辑部总编），共有 20 个人物的大照片和题字，我排在彭德怀、张震之后第三位（题词是“山水平江”，我希<望>平江成为湖南旅游之地，尤其可以避暑）。他们还要编一本关于平江的书，拟了许多书名，让我题写，我都没採用，拟了一个“平江人物”，他们高兴接受了。从而我谈到一些往事，特别谈到父亲，当选国会议员事。可他们连宋教仁都不知道，还要出历史书。于是同他们谈了一阵，并将我的《文集》、《口述往事》、《期颐集》、《墨跡选》全都送给他们的编辑部，并用毛笔写了《平江人物》四个大字。他俩拿起四个字同我拍照。

下午游 200 米。看报刊。

2017 年 5 月 5 日（星期五）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盛禹九来。盛拟将“李荣光致李锐信”交港刊发表，还给我他的

文章《漫谈“党国体制”》（在今年《争鸣》第 3 期发表）。研究顾准的王晓林（女？）来。她的朋友得了一本《李锐口述往事》，让我签名。还有一位大胖（杜兴）夫妇来，送我一张他以前为我拍摄的放大的照片（很是忧思）。

下午游 200 米。同胜利手谈。

2017 年 5 月 6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罗振宇带两年轻人来，送水果和鸡蛋。我的阳台活动，远望绿树（保护眼睛）和做扶卧撑 30 次，现在加上按摩椅 15 分钟。

下午游 200 米。看报刊。

2017 年 5 月 7 日（星期日）多云转晴

六点起床。看电视。中央台“不可战胜”的杂技节目，多是战胜了的。今天一个 17 岁少年，在一个高 13 米，长也十多米的高台上，布满的挂钩上，倒身双脚而过，曾经成功而过，这回三次终失败了。同玉珍、佩珍一起看了，真是太惊险了。

下午游 200 米。看报刊。

2017 年 5 月 8 日（星期一）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何红卫（《魅力平江》总编）同湛生（平江碧龙峡人）来，让我写“碧龙峡旅游景区”大招牌。写了一个多小时，辛［幸］纸多，写坏好多纸。

下午奚青来，谈“关于设立研究基金的构想”，拟设基金 1000 万元，取其两三年的利息资助研究他三大问题：“人类社会进步靠什么？主义是什么？共产党怎么回事？”等。他了解国外拍卖情，建议将《悲鸿手稿》拍卖，能得巨款。明天有个审阅机会，玉珍同意带手稿同去。他还给我一份苏小玲写的：“中国向哪里去？李锐等老改革派的一次聚会”（今年 4 月 10 日为李老 101 生日宴）封面有李锐、鲍彤、杜导正三人大照片），长文有 6000 多字，原载《纽约时报》、“纵览中国网站”4 月 27 日刊。

2017 年 5 月 9 日（星期二）晴转多云

六点多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十点才到，处理信件，给邵燕祥寄《墨跡选》（书“燕祥至交两正”）。让他看一些资料，昨天得的长文等。

下午玉珍和小玲带着《悲鸿手稿》去奚青约好的孙大光儿子处，有一位女专家在，她没看画，只看了“悲鸿”的签名，说有怀疑处。奚青将我的《墨跡选》出示给大家，介绍内容。

下午谢小玲同谢阿兵（留长发、胡子，34 岁）艺术设计师来。他是那画有 6 个骆驼大纸画版［板］的人。同他谈了三大问题：美术、艺术同政治、理想等还是分不开的。他的名片是一个有立体感的蝴蝶图，没有名字。

2017 年 5 月 10 日（星期三）晴间云

六点多起床。看电视。上午闫淮来，他俩住在美国（儿子在国内）,写了 30 万字回忆录，为我写了一篇序言，小有加句。谈了许久。下午游 200 米。同胜利手谈。

2017 年 5 月 11 日（星期四）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甘露来，送三种馅的饺子，中午一起吃。下午游 200 米。游完在休息处遇见杜导正，同座有一位他的老乡（刘清的同事，也是六机部副部长，83 岁）。一起谈往事，谈毛一个多小时。杜老说，他现在只管吃好、睡好，活着看世界。谈到《纽约时报》的长文。

2017 年 5 月 12 日（星期五）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甘露、陈海宽先后来。甘又带来饺子，陈做 3 个陕北菜，一起午餐。

下午机关旅游，没有游泳。看两天报刊。

2017 年 5 月 13 日（星期六）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一带一路”会规模空前。上午曲阜的孔庆震（孔子后代，自称我的崇拜者）想见胡德华。他写过一首纪念胡耀邦的五言长诗（给过我，忘记了），要让薛京帮忙。

下午游 200 米。同胜利手谈。三妹来开学术会议，她是学医的。小余回来，头发短型，简直忍[认]不出了

2017 年 5 月 14 日（星期日）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奚青来，一起午餐，吃饺子。

下午游 200 米。胜利上午即来，整天手谈。今天是母亲节，毛竹夫妇带着孩子来，小许（胜利夫人）也来了。

2017 年 5 月 15 日（星期一）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一带一路”峰会有了世界影响，习的几次迎接规模，过度安排了，地毯全红色（不懂得伤害眼睛）。

下午看报刊。

2017 年 5 月 16 日（星期二）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下午游泳。唐小毛来，让她看有关生日的资料和《墨跡选》等，留晚餐。

2017 年 5 月 17 日（星期三）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让他看湖南史鹏寄来的信件、资料。原来是他已 90 岁，写了有 20 米长的杜诗，请我题辞（录了张载的几句话），薛京联系过此事。特在《龙胆紫集》中找到 93 年、94 年写的两首纪念赞扬杜甫的诗。于是用大纸写（写坏了几张）了两首诗，并称赞史鹏的话，了却这件文化事。让薛京电话，我已老了，难写字了，不要宣扬。

下午游 200 米。胜利来手谈，毛病已加注意。

2017 年 5 月 18 日（星期四）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下午游 200 米。

两位平江长寿镇人林四安（60 岁）、喻发根（38 岁）来，为张正光将军（1916—2004）的故居（曾出过十多位烈士及党组织办公处）修理，须款 1400 万元，县政府向省里要钱，让我转省委书记。特向家乡人谈往事，三大问题等，并出示《墨跡选》谈内容。

西安《雁塔之声》王中陵寄来 10 本第 19 期（此书是我 90 岁题的书名）,封面后是鲍彤的“春秋实录记蛇龙”祝寿诗，刊有崔敏写我的“百岁自述”长文，封底我的头像，背底全黑色。

2017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给一本王中陵的书。罗振宇同一青年来，又是上诉件。我认真批评了他专干此种事。即出示王中陵的书，人家如何关心我。他又送一兰[篮]水果，要了四套《文集》。

下午游 200 米。看报刊。

2017 年 5 月 20 日（星期六）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这几天上午都看两集《彭德怀元帅》。下午游 200 米。

胜利上即来，整下午都手谈。

2017 年 5 月 21 日（星期日）多云转阴

六点半起床。上午仍看电视。下午游 200 米。胜利仍如昨天，上下午手谈。延滨送来粽子。小妹给楼上嘉满信：《口述往事》第三版出了。

2017 年 5 月 22 日（星期一）阴、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佩珍今天回家，照顾我们 3 个星期，下午一点的火车到绥德。提<前>十一点多午餐。

下午看电视、报刊。阳台多活动，每天都坐按摩椅 15 分钟。

2017 年 5 月 23 日（星期二）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奚青，苗苗先后来。给苗苗看《墨跡选》作说明：“苗苗一家细读”。又给了一本《雁塔之声》，其中有 8 个人祝贺我百岁寿诗（只有钟叔和 [河] 是乡人）。让薛京寄一本《期颐集》给汤文藻（汤钦训的弟弟），以回答他多年的关照。

下午游 200 米。胜利来手谈。

2017 年 5 月 24 日（星期三）晴、有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下午游 200 米。看电视、报刊。从《文摘报》（5 月 23 日）看到一条奇怪的新闻：法国新总统马克龙（39 岁）的夫人比他大 24 岁，他 15 岁时就爱上这位老师，17 岁相恋。让玉珍看了。

2017 年 5 月 25 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参考消息》两个版面刊出崔如琢的大画作，日本特宣传其作品，有关三个美术院包在［保存］其百幅作品，高价从世界各地购得的。我保存的 5 月 10 日《新京报》刊有两版面的崔“第 8 件亿元作品诞生”。想起前多年崔请我去他家，他赐指墨画，我赐诗。

下午游 200 米。看报刊。

2017 年 5 月 26 日（星期五）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薛京下午同满起换氧气瓶，没游泳。上午朱大星同她的朋友谷俊宏、田丽蓉夫妇来，是我的粉丝（谷 58 岁，1978—1981 在 38 军 113 师服役，现在自己做工程。田 49 岁）。谈了一阵，出示《墨跡》。玉珍让赠送，并《文集》、《雁塔之声》、《李锐其人》等。谷从香港带来一本《口述往事》。

2017 年 5 月 27 日（星期六）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重庆李宗贤夫妇同他的三位朋友来，有一位的名片（瑞德国际 reid health 扈极海，董事长，另一小行：重庆瑞德医院有限公司）。出示《墨跡选》，说明几处内容。他们送了一本《口述往事》。于是谈一些往事与三大问题，他们听得很在意。于是给了一本《雁塔之声》。扈送了一盒健身药和茅台酒。

甘露送来好些菜，过节的。下午游泳，看报刊。

2017 年 5 月 28 日（星期日）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三天端午节假，不能游泳。三次坐按摩椅（一次 15 分钟）。看报刊、资料。

2017 年 5 月 29 日（星期一）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每天阳台活动，俯卧操 30 次，远望绿树林（保护眼睛，红色多伤害眼睛，共产党喜欢红色）。坐两次按摩椅。

2017 年 5 月 30 日（星期二）阴、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端午节，到处赛龙舟。小许、秋林（胜利伤腿），苗苗一家来。觅觅和罗为夫妇的一岁小女儿，长得好又活泼，度［受］人爱。十一点多到附近老餐厅聚餐，十几个大菜，小女儿能吃豆腐、鱼肉。12 人，4 男 8 女，近 2 点始回家。

2017 年 5 月 31 日（星期三）多云转晴

五点半起床，看错了表。看电视。上午陈海宽来，谈端午节，习去胡、赵两家。下午游 200 米。满起帮我擦澡。

2017 年 6 月 1 日（星期四）多云转晴

六点多起床。看电视。上午湘乡人彭国东来（玉珍听错彭道鸣[明]），我说不认识你，他取出手机，十年前来过，还写过几个字，并赠有 6 个版面的《中国日报中文网》的“访杰出的教育家、健脑操研究创编人彭国东老师”的长文。送我两盒、瓶的健脑药和酒，并|并|让写“中国英才摇篮网”（用钢笔）几个字。正好二妹、王敬之来了。王见此情况，即告我现在社会上一个吹捧自己的方法：用钱到网上刊文章等。他俩一起午餐，十多个菜，带来一些好食物。

下午游 200 米。看报刊。

2017 年 6 月 2 日（星期五）阴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薛京来。上午邓伍文电话介绍 80 岁的女友季明（原在政协专委会四局）带孙女儿徐笑梅来，她的丈夫徐志坚（原国务院副秘书长，父亲徐风笑是李昭的老师）。季明的父亲季方是新四军苏中的干部。她读过我的书。<孙>女儿徐笑梅在《中国青年报》工作。我问她报社人员情况，她说 60 岁以上的人比较清醒，30 岁的糊塗。谈了三大问题，给了《期颐集》。

下午游 200 米。冯海阳来，给看网上前高法院长萧杨的贪腐千亿的资料，以<及>毛在打右派前的公开论说。她问过胡德平，端午节习近平到他家看望，没有此事。

2017 年 6 月 3 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下午游 200 米。看资料。

2017 年 6 月 4 日（星期日）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我一人时，都看围棋（165、222 两台），玉珍来即换台。下午冯海阳来，让看网上文章。

2017 年 6 月 5 日（星期一）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下午周笃文夫人张静来（她是中学老师）,谈周仍回贵阳，那位情妇（54 岁）以自杀威嚇。

2017 年 6 月 6 日（星期二）夜雨、阴云

六点不到起床。看电视。上午新安旅行团的孙肖平（87 岁，1930 生）同一年青“粉丝”来，送我他的新著：《追随淘大帅的足迹》（陶行知）。封面上有陶的名言：千教万教，教人学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书尾有一篇怀念我的文章：李老长寿三字经。去年他同好几个新旅的后代，于 6 月 29 日来我家，我以这三个要害谈了我一生的概要和为人，还刊了一张照片（文章我念给玉珍听了）。让他看了《墨跡选》。赠《期颐集》。

下午游 200 米。

2017 年 6 月 7 日（星期三）晴多云

六点起床。看电视。上午奚青来，谈普列汉诺夫的遗嘱有言：“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入所谓的社会主义，可以杀掉另一半俄国人。”现在普京已否定了十月革命。起诉列宁，乃武装政变，公佈档案，

莫斯科立死难者纪念碑（一堵墙，正在建）。（此事玉珍已<接>到过电话）。还谈到女老作家方方写了一本正派大地主的悲剧，张传［全］景批她，被驳倒了。还谈了方志敏杀美国大传教士一家的事，以及毛对地下党的16字方针。建议我为《墨跡》出版写一首诗并说明的小文。一起午餐。

下午游200米。记下诗的草稿：

八载秦城龙胆紫，所吟肝胆到长生。
再留墨跡传诚信，无愧期颐正气声。头颅在

2017年6月8日（星期四）多云转晴

五点醒来，七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下午游200米。

2017年6月9日（星期五）中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吴龙友来，他赞成为《墨跡选》在上海开会。出示诗稿（随即电话，同意此稿）。让我为他的两本画册（写熊猫、画速写）写书名。薛京同画家王石（山水石文化创意公司）来，看我收藏的《悲鸿手稿》。他不知道这是利用别人作废的画册，发生误解。然后出示我所收藏的几十幅字画（都是1979年后，别人送的字为多）。下午没游泳。冯海阳来，她的弟弟（比较左）告她，普京否定十月革命，批判列宁，是没有之事。

2017年6月10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六点多起床。看电视。上午任小彬夫妇同原上海组织部工作的姜鸣来，姜买到我的《墨跡选》，带来第一册，让签名。赠我他的著作《秋风宝剑孤臣泪——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续编》。于是同他们谈我的父亲以及保护了曾国藩的故居等情况，出示《期颐集》遭迫害事等。柳可白送她父亲《柳萌的诗》（1915—2005）。

下午游200米。胜利来手谈。

2017年6月11日（星期日）多云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施滨海来，交我《纽约时报》刊的4月廿七日的餐会长文（已收到过）：“中国向哪里去？李锐等老改革派的一次聚会”（作者苏小玲），此次聚餐会是祝贺我的101岁，施滨海组织的。谈形势，一起午餐。下午游200米。看报刊。

2017年6月12日（星期一）阴转多云

六点多起床。看电视。上午崔敏来，送三本自印新书：《当代中国影响重大的突发事件》，比前书多20件，共80件。正好他今年80岁。同我有关的3件事：庐山、邓力群垮台、《炎黄春秋》玉碎。我将《雁塔之声》第19集给他（书中登了他在网上的长文《李锐百岁自述》），将《纽约时报》苏小玲的长文复印了一份给他。

下午看报刊。仍阳台活动，坐按摩椅。每天上下午都做。

2017年6月13日（星期二）晨雨、下午转晴

六点多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崔敏的书交他，有无可能帮助复印。罗振宇来，上诉件因领导

换班，另寄两份。

下午游 200 米。看报刊。

2017 年 6 月 14 日（星期三）多云转晴

六点多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陪李占军来，为他所从事的汽车事业，也可带动正定的经济的发展，给河北省长的上书转上签名。《期颐集》已经复印好了。

下午游 200 米。看报刊。英国伦敦一栋 24 层高楼公寓全体大火，史无前例。

2017 年 6 月 15 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六点多起床。看电视、报刊。将大沙发上堆的书刊整理，发现一些信件。下午游 200 米。

2017 年 6 月 16 日（星期五）晴转多云

六七点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上海已决定开我的《墨跡选》座谈会。于是将纪念诗写好，并附语：

远东出版社再版《墨跡选》，为当代史鉴增传真情，感激之至。

为吴龙友的两本画集写了书名。

下午游 200 米。看报刊。

2017 年 6 月 17 日（星期六）晴间多云

六点多起床。看电视。上午张杨和夫人陈小梅（60 岁，四川人民出版社）来，张（75 岁）留了半白胡子，认不出来了。玉珍处留有一套《墨跡选》，特赠与。我翻开作了些说明。《口述往事》他看过，并赠《期颐集》和崔敏的《当代中国影响重大的突发事件》。上海的座谈会他都想去。

下午游 200 米。看报刊。

2017 年 6 月 18 日（星期日）多云转阴

六点多起床。看电视。上午程湖和夫人吴如蕊来，程 48 岁，儿子已是围棋 4 段。他谈自己在工作中表现以我为师。出示《墨跡选》，赠《期颐集》和《期颐诗集》，说明“四首打油”。延滨来，送一堆水果、食物。今天是父亲节。

下午游 200 米。看报刊。

2017 年 6 月 19 日（星期一）阴、雨

六点多起床。看电视。上海远东出版社邮来 37 套《墨跡选》（2 万元稿费，500 元一套），非常高兴。当即给玉珍一套（内有赠她的两首诗）。

赵来群、黄与群来，坐谈许久。谈网上有个郭文贵（在美国）揭发王岐山家一些事，还有网上真假难辨之事。

2017 年 6 月 20 日（星期二）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来人多，薛京、李占军，为正定一个作家纪念，给铁凝信签。晏乐斌送了两份资料，赠《墨跡选》。甘露送食物，给《墨跡选》。薛京一年轻朋友为“中国基本建设优化研究会”事上书李克强，让我签署。苏志宏十二点半才来，为他两友人杨学良、李辉赠《李锐其人》各一本。

下午游 200 米。

2017 年 6 月 21 日（星期三）多云转阴

六点多起床。上午看电视、报刊。下午游 200 米。

2017 年 6 月 22 日（星期四）阴雨

六点多起床。看电视、报刊。下午游 200 米。

2017 年 6 月 23 日（星期五）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郭全胜来，没事。满起和小玲去换氧气瓶，没游泳。现在每天到阳台做久观窗外绿树林，做了 30 次俯［扶］卧撑[8]和坐两次按摩椅（每次故［固］定 15 分钟）。

2017 年 6 月 24 日（星期六）多云转阴

六点多起床。看电视。上午牟广丰来，送 20 本他的抗日题材的诗集《沙场撷英》，匆匆离去。

下午游 200 米。玉珍为我剪脚脂［指］甲。

2017 年 6 月 25 日（星期日）多云转晴

六点多起床。看电视。上午毛卫平（55 岁）、周成启（86 岁）特来京看望我。谈了一上午。各赠《墨跡选》。周恰恰带来四卷本的《中国传世书法》，还要了两本《口述往事》（有一位贵州朋友想我一本书）。立即为毛卫平写了两幅字：金窝毛家（李六如写过一幅），简青书院（毛简青是卫平的祖父，我父母的好友，肃反时被夏曦杀的。来家看望过我母亲，我有印象。小余准备了十几盘好菜，一起午餐。拍了许多照。

下午游 200 米。看完积压的报刊。

2017 年 6 月 26 日（星期一）晴转多云

六点多起床。看电视。上午整理客厅堆积小山的报刊书资料，小玲帮忙。下午看报刊、资料。

2017 年 6 月 27 日（星期二）多云转晴

近七点起床。上午陈忠介（90 岁，元坤的丈夫）和儿女来。老得不认识了。南央托他儿子买 20 套《墨跡选》带来。当即签名送陈一套。谈往事、形势等。观点同我相似。送《口述往事》。

下午游 200 米。力康的同学陈友坤来，他们的朋友四川的陈于华画了一幅花卉为我祝寿。

[8] 父亲李锐只是站立扶着封闭阳台窗户下的窗台做屈臂下身和直臂挺身，并不是真正意义的俯卧撑。他在日记中有时用的是“扶卧撑”，我没有按错字处理，认为“扶卧撑”更贴切。——李南央注

晚上七点奚青来，交他写的 4 万字长文“李锐与曼德拉”长文（曾同薛京谈过，放《期颐集》），并网上资料——“俄将对列宁、斯大林提出起诉”。

2017 年 6 月 28 日（星期三）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将奚青长文看完，网上反映［应］不知，很有义意［意义］。下午游 200 米。香港两青年送来 7 本《口述往事》和 20 本《期颐集》。

2017 年 6 月 29 日（星期四）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崔敏来，他的书同意再给我几本。下午游 200 米。开始看《口述往事》。

2017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五）晴转多云

六点多起床。看电视。上午王晓林（女，为顾准出书来过）和刘鹏飞来，刘带来几本书让我签名。赠《期颐集》。两平江人驻北京商会的，交4名单（朱伟江、余保东、刘拥兵、姚志荣，在京读书），都要书。辛［幸］有《期颐集》，只签名每人一本（商会：魏勇祥、陶伟）。

薛京回来，上海会11人，交我名单。让寄汤文藻一本书。名单：韩刚［钢］、萧延中、张扬、丁东、吴发［龙］友、徐跃、徐忠良、郑胜国、查建渝、唐仲远。

下午游200米。

2017 年 7 月 1 日（星期六）晴转多云

六点一刻起床。看电视。上午薛开震来（75 岁，出示相册。过去来过。儿女在加拿大，这次回过［国］）。给我一份在加发表的 15 篇文章（有批毛的）。送我自写的一幅祝寿诗。只得赠《墨跡选》和《期颐集》。崔敏来，又给我 3 本《文集》，薛的文章也给他一份。收到邵燕祥的信，对《墨跡选》的感叹。

下午满起治牙，没能游泳。

2017 年 7 月 2 日（星期日）多云

六点一刻起床。看电视。小许带秋林来，一起丰富午餐。玉珍接了次电话，很生气（大概是小妹打的）没有同我谈。

下午游 200 米。翻看何方的《党史》。

玉珍生气是小许的问题，小妹电话是小余接的。

2017 年 7 月 3 日（星期一）阴、雨

六点多起床。看电视、报刊。谈往事使我生气。午餐放下碗饭。两点多玉珍和劝，才进食。下午看电视、看书。

2017 年 7 月 4 日（星期二）阴、有阵雨

六点多起床。看电视。南方仍多雨，有洪灾。

上午薛京同孙立人来，带 6 套《墨跡选》，签名他一套，另三套：郭鹏（洛阳市长）、许云（海南农业厅长）、王海生（海口文体局），大概都是他的朋友。朱大星、孙绪铭夫妇来，赠一套，两套留给我。

我给楚怡、岳云、武大以校友名义赠校图书馆各一套，中组部图书室一套，让薛京带去寄出。苏志宏来，即出差，《墨跡》下次来拿，能否翻印？

下午游200米。看报刊。

2017年7月5日（星期三）阴、云

六点多起床。看电视、报刊。下午游200米。送书的徐强和友人，原来也是有事相求（给深圳负责人转件，原水电部工作的，认识我）。罗振宇来，徐是他介绍的。

2017年7月6日（星期四）阴雨

看错表，五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下午没游泳，午睡到两点半。在阳台活动两次，每天坐两次按摩椅。

上个月尾收到邵燕祥（夫人谢文秀附名）的、真正感慨很深<信>，特抄下：

承赠增订本《墨跡》一函三卷，敬谢。收到即拜览，爱不忍释。书诗相得益彰，觉有正气浩然氤氲其间，真有廉顽立懦之功。是真感受，非谀辞也。某亦八旬有五，何以度余年，唯马首是瞻，惜既无议政眼光，后［复］无治学功底，略识知无以爬格子，今已失尽空间与平台，徒唤奈何。牢骚带住，谨颂双好！夏安！

2017年7月7日（星期五） 阴多云

六点多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墨跡选》给三母校已寄出。让看邵燕祥的信，薛特去复印了多份。

下午游200米。看报刊和资料。

2017年7月8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人客满堂：先后来奚青、赵来群、郭全胜（带一年轻女友，即去美国开会）、韩磊、及川淳子，最巧的是后两人相遇（七月的月份牌上有我和淳子的相片，是韩照的）。淳子带来一本《李锐期颐集》让我签名。收到我赠的《墨跡选》高兴得不得了（我称她为教授，他［她］在一大学教书，名片上有博士头衔）。她即去见胡德华，让我给胡一本带去。大家一起座谈，韩不断拍照。

小余准<备>了十多盆［盘］好菜，只有川［淳］子和韩磊留下午餐。到两点才午睡，未能游泳。

2017年7月9日（星期日）晴间多云

六点一刻起床。看电视。上午吴龙友来（参加启　105岁纪念会）（原文此处空字，应为“功”字——李南央注）。谈《墨跡选》经过中央党史班［办］和新闻出版<局>两机构审查通过。我建议他将座谈会发言写出。午餐丰富。下午游200米。

2017年7月10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开始翻杨继绳的《文化大革命史》，许多人写的《文革》书，他多看过，他很同意丁东的意见：“应该站在人类文明、政治文明的高度，用普世价值观点来研究和反思文革”。他也很赞成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对写中国近代史的要求是“叙事客观，分析深入”。

Redacted 2020

2017 年 7 月 11 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问他上海开会情况，告诉他吴龙友来，谈到开会情况。中国的文化，书法为第一位。下午游 200 米。

延滨来，关于元元被捕问题，法院错误判刑，向周强（最高法院院长）转上诉件，薛京知道此事。

2017 年 7 月 12 日（星期三）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谢庆庆和沈云彪来（沈曾患脑梗 4 个月，现已愈）。他们都曾分别参加今年两次为我的祝寿会，我见到他俩的签名。各赠《墨跡选》和《期颐集》，畅谈“革命”与“改良”，畅谈往事，如延安整风，曾国藩事，“改良是反革命”等等。云彪的观点同我完全相同。我讲了住在此楼近四十年，研究三大问题。他俩要求我讲最后一句话：“希望你们接我的班。”

下午游 200 米。理发（出示游泳证，不花钱）。

2017 年 7 月 13 日（星期四）阴转多云

近七点起床。看电视、报刊和信件。下午游 200 米。吃水果时，香港送书来过的林钊勤（42 岁）和董琨（70 岁，送过祝寿诗悬挂客厅）来。谈形势、往事，三大问题。各赠诗集。

2017 年 7 月 14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六点多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让看高国发的两封长信件和资料，并寄赠《墨跡选》和《期颐集》。李占军复印的《期颐集》几大箱，同港版类似，太高兴了。下午游 200 米。

2017 年 7 月 15 日（星期六）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五点醒来时，吟得七古：

文化传统书为首，拼音文学无此功。
墨跡居然出版了，春秋实录仗我公。（末句鲍彤诗）

上午黎澍的两女一青、安泰（她们参加了今年给我的期颐庆祝集会）同父亲的关系人沈葆老太（82 岁）来。她很想看望我，其弟是黎澍的得意弟子，文革时被枪毙。谈了许久往事。各赠《期颐集》，个别《其人》。

下午游 200 米。看报刊、资料。

2017 年 7 月 16 日（星期日）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下午游 200 米。平江人徐强来，他在深圳工作，为我从香港买来多本我的著作（我送过他《墨跡选》并送过字幅，都忘记了）。为他的上诉件签署转交。他在平江遇到暴风雨的灾情，出示照片手机。

2017 年 7 月 17 日（星期一）天气如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整天收拾客厅长小桌下面的书刊、信件、资料等，还剩下一小半。正好整天没有客人。主要是前两年的港刊，都翻看了，夹了条子。

2017 年 7 月 18 日（星期二）晴转多云，昨夜有雨

七点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同满起换氧气瓶。让看一些网上骂我造谣件。续整理杂件。

下午游 200 米。

2017 年 7 月 19 日（星期三）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续整理杂件。下午游 200 米。下午电视播出各国游泳健儿在海中比赛，游了一个多小时。

2017 年 7 月 20 日（星期四）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小玲帮忙，客厅堆积的书刊，留存报纸单页，整理完毕。一部分放置书房，包括各种聘书、奖状。

下午游泳回来，电梯上遇见对门吕民生（孙冶方的女婿，夫人也名李昭），邀他来家赠《期颐集》，出示《墨跡选》，谈三大问题。他谈到他认识鲍彤。

晚上苗苗来，谈他妻子的妹夫癌疾去世了。

2017 年 7 月 21 日（星期五）阴、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找出《直言》来。这是多种书的选集：“六十年的忧与思”，还有翻印本。他的朋友（玉珍认识的）白和平、石继明夫妇来，同玉珍谈了一阵。赠《期颐集》和《李锐其人》。作了些说明。

下午游 200 米。

2017 年 7 月 22 日（星期六）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书房无法理，地上也堆满了书。下午游 200 米。胜利来，手谈到晚餐。

2017 年 7 月 23 日（星期日）阴、小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来一没见过的七十多岁的大高个子蔡文彬，自称受鲍彤之托，来看望我，说过去来过。我总觉得不放心。于是赠《期颐集》与鲍，，也送他一本，出示了《墨跡选》。

下午游 200 米。

2017 年 7 月 24 日（星期一）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做了一件事：开始看自己的《期颐集》，将第一篇“九九感怀”，并让玉珍和小玲（上午她常来），听我大声唸了一遍。

下午看报刊和电视。天天坐两次按摩椅。

收到平江人吴午如的《欧亚之行及其它》，许多照片和文章，重 5 斤（封面是作者的大像，还有一行字：吴午如 2013—2017 博客微信选）。

2017 年 7 月 25 日（星期二）阴、小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让看吴午如的大画书。同吴通了电话，寄《期颐集》。李占军为此集翻印了一千本，都送来放在车库。

下午满起部里开会，没能游泳。续看《期颐集》，许多文章都忘记了。

2017 年 7 月 26 日（星期三）阴、上午雨

看错表，近七点始起床。看电视。重视报导军队的现代化，特别是海军带示威性质。

下午游 200 米。

2017 年 7 月 27 日（星期四）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崔敏来，他收集的一扁［篇］有关林彪的长文，他自己的找不到了，是去年给的。我即将最近一袋收集的资料出示，内中无此件，再找也不易了。

下午游 200 米。满起帮忙将书房的大包书堆，整理了部分。

玉珍昨夜做梦，坏人来了，起床找小余。小余送她回房上床。真是太奇怪了。

2017 年 7 月 28 日（星期五）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让他带《墨跡选》和 10 本《期颐集》送给杜导正老。回信说，《期颐集》去年尾收到，“禁不住不停地翻阅，很精彩”，还“顺告好讯息：袁鹰高烧半年不退，现退了。吴象糊塗两年了，还能维持。她女儿电说要来看望你俩。”他去看望过何方，很好。

下午游 200 米。

2017 年 7 月 29 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近日多五点醒，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

下午游 200 米。胜利来手谈，较有进步，还是不注意守位。

2017 年 7 月 30 日（星期日）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整上午电视传播在内蒙和日和军队训练基地：纪念建军 90 年大阅兵式，其耀武扬威，真是人类历史空前之举。只有习一人穿军装检阅和致辞。报纸宣扬中共领导新中国三个时代：毛泽东人民站起来，邓小平富起来，习近平强起来。

甘露来，带烤鸭和大红枣。一起午餐。

下午没游泳，同玉珍、小余观这几天中央三台播的“辛［幸］福带家来”。

2017 年 7 月 31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送何定一本《期颐集》。收到汤钦训的弟弟从攀枝花寄来的一本《{红}色家书》，其中有老汤给弟弟的信。

2017 年 8 月 1 日（星期二）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庆祝八一建军节重播。薛京上午来，让给何方寄《墨跡选》和《期颐集》。杨继绳、盛禹九他们来取（薛京打的电话）。

下午游 200 米。将《墨跡选》通看一遍，是当代“史跡”也。

2017 年 8 月 2 日（星期三）阴、多云、夜雨

六点起床。看电视。上午杨继绳来，他的上下册《文革史》（90 万字）,新华社领导前后找他多次谈，他的回答总是二千多年前的“焚书坑儒”不能重演。他对反腐败讲了 5 个字：“茅坑打苍蝇”。《墨跡选》他上回来已经有了，给了两本《期颐集》。

下午游 200 米。车的发动机要修理，明后天不能游泳了。

2017 年 8 月 3 日（星期四）阴多云

六点一刻起床。看电视。纪念建军节的项目特多。

下午盛禹九来，赠《墨跡选》（其中有专页送他的字）和《期颐集》。他带来两篇文字给我：朱正的“乌托邦的幻灭”（盛的著作《怀念与思考》增订本的序言）、《刘晓波走了》（“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导（三十八）原刊《争鸣》8 月号）。

晚上我将两篇文章唸给玉珍听了。

2017 年 8 月 4 日（星期五）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薛京、苏志恒［宏］来，苏有件转湖南，让签署。要了三套《墨跡选》送湖南省向力力（刘正秘书）、岳阳市长刘和生，珠海市长李泽中。他们要去长沙。

收到古进的长文：“激愤情绪与从容理性——《共产党宣言》与《论自由》之比较”。这是一篇了不起的长论文，值得细读。作者为南京作协副主席邓海南。

2017 年 8 月 5 日（星期六）阴转多云

六点一刻起床。看电视、报刊。今天坐了三次按摩椅。下午胜利来，手谈三个小时。

2017 年 8 月 6 日（星期日）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周笃文夫妇同他的学生（学诗词的）几人来：李清安（律师，办《诗词家》）、姜海军、崔狄（女，中央电视台），出示《墨跡选》，畅谈自己往事（如九十自寿诗中“曾经实践五不怕”句）。一个多小时。赠《墨跡选》给周和李，各赠《期颐集》。我不能参加他们的聚餐。周的夫妻关系解决了。

下午看报刊。依然看电视。

2017 年 8 月 7 日（星期一）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冯海阳来，谈习同高干子弟谈，不能不提毛。出示她网上的一些资料，江的四人帮等。

2017 年 8 月 8 日（星期二）晴间多云

五点醒来，六点多起床。看电视。上午客人多。晏乐斌来，他参加部里（他是公安部的老干部）到北戴河的六天避暑，接触和记录了他所知的党内高层和地方领导，几十年中，为自己享受所盖的住宅和宾馆等的统计资料。写了一篇长文，其中单是 1959—1962 年，湖南省委张平化为毛在韶山滴水洞盖的访[防]原子弹的大别墅，花一亿二千万人民币，这笔钱可以为湖南当年饿死的 189 万人吃一年的粮食。

牟广丰来，给我他新出版的诗集。我将《墨跡选》和《期颐集》赠他，并让他将这两书送杨慎（原建设部付［副］部长，曾送我大寿字）。陈海　（原文此处空字，应为“宽”——李南央注）同他的两位友人来：安富华（内蒙古人）、黄誉铭（福建人），送我几十瓶矿泉水水源水，对身体有好处，能治糖尿病。各赠《期颐集》。

下午恢复游泳，满起借了一辆车。

2017 年 8 月 9 日（星期三）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小妹电话问候我们，玉珍接的，她又谈起过去不愉快的往事。

下午游 200 米，总用极热的水烫身。

朝鲜搞核弹，要瞄准关岛。如此猖狂，引起美朝更大对抗。“抗美援朝”悲剧的遗产。

2017 年 8 月 10 日（星期四）多云转晴

六点多起床。看电视。九寨沟地震，是个旅游区。

下午游 200 米。朱大星带湖南一个科普企业负责人鄢冬青来，谈三大问题，增［赠］《期颐集》并出示《墨跡选》。

2017 年 8 月 11 日（星期五）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下午游 200 米。

平江人陈柏林同友人刘文成（河南人）来，各赠《期颐集》。

2017 年 8 月 12 日（星期六）阴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同玉珍都关心朝鲜问题，想起“抗美援朝”那段历史，是苏共国际犯的大错误。下午游 200 米。胜利没来。

2017 年 8 月 13 日（星期日）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杜导正和他的朋友陈冰峰、杜莉夫妇来，谈《期颐集》他从头到尾看了两遍，对当代史情更多了解、认识了。在留言板上写了好几句话，奖励我的文集。给陈夫妇赠《期颐集》（又给了杜好多本）。

下午游泳 200 米。翻看《期颐集》，确实应受夸奖。

2017 年 8 月 14 日（星期一）多云阴

六点半起床。续看《期颐集》，好些文章都忘记了。

下午胜利来，手谈整下午。

2017 年 8 月 15 日（星期二）多云、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薛京来，同满起去换氧气瓶。收到深圳作家赵依平的信和书《鲁迅论中国社会改造》。看过我的几本<书>想寄来，让我签名。让薛京寄去《期颐集》，不必寄书来了。

陈海宽来，没看到《期颐集》，给他 5 本。罗振宇来，送大篮水果，又是签名件。赠 5 本《期颐集》。

下午游 200 米。

2017 年 8 月 16 日（星期三）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收到钟叔河笺释的《儿童杂事诗笺释》——周作人作诗、丰子恺插图，三位大家珠联璧合，尽显人文理想情怀。钟在书的首页给我写了“老社长清览”的短信。

下午游 200 米。多天以来，三个人同看中央三台电视剧：“泪洒女人花”。

2017 年 8 月 17 日（星期四）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陈海宽来，刘江要《期颐集》（书中有他的采访记）。即签名相赠。

下午游 200 米。

2017 年 8 月 18 日（星期五）雨

六点半起床。上午薛京同友人邱宝龙来，赠《期颐集》。冯海阳来，交她在建军节座谈会的讲话文：“张太雷——我的外祖父”。出示网文，王岐山的问题等。甘露带饺子来，一起午餐。下午未游泳。

2017 年 8 月 19 日（星期六）多云间晴

表停了。七点半起床。看电视。朝鲜问题联合国通过一个决议：禁止搞核弹。中国也同意了。

下午游 200 米。同胜利手谈到晚餐。

2017 年 8 月 20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了一上午积压的报纸，小余乱放也有关系。下午游 200 米。电视剧“泪洒女人花”播完，主要三个出身不同女人的故事，很有意义。

2017 年 8 月 21 日（星期一）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和资料。下午两位平江人来，何红卫过去来过，要了两套《文集》，给了 4 本《期颐集》。他负责编《魅力平江》，有我的照片，此书老一套。另一位名易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搞企业的，让我为他写“金超卓尔，嘉年善行”，我说不懂，没有答应。我不为私企写字。

下午看报刊、电视。

2017 年 8 月 22 日（星期二）阴雨

六点半起床。上午薛京同他的好友丘宝龙（40 岁）来，丘在北大学经济，现任北大在深圳办的商学院（香港汇丰银行投资）当教授。谈当年我在北大影响很好，都读我的书。有次请一批学者来校讲演，于光远、杜润生都批准，惟独我不批准。一起午餐。

下午游 200 米。去得晚，一泳道，就我一人。

2017 年 8 月 23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今天见到兰［蓝］天，小有云彩。但南方广东、港、澳有台风。

下午游 200 米。看电视剧“一生只爱你”。

2017 年 8 月 24 日（星期四）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雷霞来，多久不见（她家办的旅游业垮了，大卡车失用，贷款难还而坐牢）。送我一幅祝寿大画“仙鹤花”，湖南画家刘奇作的，已装好。赠《墨跡选》和《期颐集》。一起午餐。她同玉珍细谈家境。

下午游 200 米。去得晚，一个人游泳道。

2017 年 8 月 25 日（星期五）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下午游 200 米。奚青来，谈徐勤先情况，感谢我在《墨跡选》上题辞。

丁东同七位朋友（三对夫妇）来，他们去看望过杜导正。杜老让他们来看望我。谈往事（“实践五不怕”等）,和研究三大问题等。赠四对夫妇各一本《期颐集》：丁东、邢小群，冯立三、刘景芝，沈敏特、吕黛红，胡卫星、徐声波，都很高兴。

晚上平江人何红卫又来，送水果，要 4 本《期颐集》。《习近平治国理政》已发行 642 万册，已出版 21 种语言，发行 160 国、地区。《摆脱贫困》有英、法版。

2017 年 8 月 26 日（星期六）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收到岳阳彭季厚寄来的著作《苦乐人生》（吴午如题的书名）。平江人，父亲是右派，待薛京来了回复。

下午游 200 米。胜利来手谈。

2017 年 8 月 27 日（星期日）阴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今天很关心十三届运动会，下午没游泳。晚上看开幕式，规模之宏伟，节目人多壮丽，看得眼花瞭［缭］乱，真是空前。世界上少有，直到十点。

2017 年 8 月 28 日（星期一）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翻看《集外集》，尾部有许多题辞，全忘记了。下午看电视剧和报刊。

2017 年 8 月 29 日（星期二）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雷霞来，一份上诉件，让薛京看过，写好诉语，让我签署。我同薛京谈，出一本期颐诗文纪念集，韩磊原拟出照片集，可共同商办。薛早有此意。冯海阳来，让看电脑杂文，十九大中央常委名单等。

下午游 200 米，遇见蒋震［振］云，他已看过《期颐集》，拟送他《墨跡选》。回家即交满起明天带去。

2017 年 8 月 30 日（星期三）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下午游 200 米。将《墨跡选》赠蒋震［振］云，他非常高兴。胜利来送食物。手谈，太快了。

2017 年 8 月 31 日（星期四）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张青义来，他买了 100 套《墨跡选》，曾经送来 5 本（玉珍忘记告知）。带来好几本我的著作，让签名盖章（留给儿子）。其中《出访日记》（内中许多照片，我都忘记了），他有好几本必寄一本与我。赠《期颐集》。

下午游 200 米。

2017 年 9 月 1 日（星期五）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平江人徐强来，一份上诉件，上次来寄错了单位，让我重写寄高法周强，纠缠了许久，出示手机上有我好些奖［照］片。

下午游 200 米。有些人打招伕［呼］，不认识。

2017 年 9 月 2 日（星期六）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山东省委的李成森来，他参加近十年的《组织史资料》的编辑工作，很了解我，多次电话问候（玉珍告知）。交给我写的几句话，用小字写好：

您是中国的良心，也是中共的良心。您敢说真话，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永远是全党和全民族的楷模。这种精神是党和国家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

谈话中说：“现在是往后退了。”让我为他写两个字：“唯真”，我说前面加两个字：“诚信”。立即写这两个字。小玲帮忙，多久不写字了，写坏了近 10 张，最后才可以了。他非常高兴。并赠送《墨跡选》和《期颐集》。

下午游 200 米。同胜利手谈。

2017 年 9 月 3 日（星期日）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在书房找出一大本《平江英杰》，其中有我的许多照片，书中还夹着一大幅写的“祝贺马识途百岁书法展览”的字幅，小余记得当时写好两幅，留下这幅，全忘记了。玉珍也细看了这些照片，其中有一幅范元甄抱着苗苗。

下午游 200 米。

九月一日的报纸公布了十九大于 10 月 18 日召开，开篇就有这样的话：“大会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这样一段话。

2017 年 9 月 4 日（星期一）多云转晴

七点起床。看电视。九点多去医院，小玲、小余陪同，看口腔、牙科、做理疗，还有皮肤科（不用喷雾剂，用塗药）。理疗还得 5 天，下周一做牙科手术。

下午平江人钟勤昌、万昌兄弟来，赠《墨跡选》（还有一套送北大教授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给我一副“精气神”特大字，邓健写的。

2017年9月5日（星期二）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厦门金砖会有意义。上午薛京同王莉（76岁，原中组部老干局局长，女），同来丁江洲两位年青人。谈得很亲切。各赠《期颐集》。出示《墨跡选》，介绍内容。

下午游200米。到医院理疗部治右口腔。

李源朝［潮］的秘书出了大问题，已被捕，部里秘书开会。

2017年9月6日（星期三）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钟万昌<来>，为他的《墨跡选》写了林则徐流放新疆的两句话和签名。

下午游200米。到医院作口腔理疗。韩磊来，谈到同薛京合作，编我的《期颐纪念集》。他为多幅祝寿的书画拍照。

2017年9月7日（星期四）晴

睡到七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崔敏来，给我他摘编的《林彪造神的特色绝句》，共8页，共“吹捧领袖，狂热造神”等6个题目，8页约7千字。我给他出示网上李志文Jevons编写的“毛泽东：五千年帝术的最后传承”长文。

下午游200米。到医院做10分钟理料［疗］。

上午田绿萍的女儿（本人已耳背了）来，送狗肉。赠《期颐集》。这两天张九华送肉菜，一起吃千岁［午餐］。

2017年9月8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韩磊和友人韩三洲来，三洲过去来过（月历牌上一起拍过照）。他出示我的书（是盗印本）让我签名。赠《期颐集》，让看《墨跡选》。特解释“来到人间九十年”这首诗中的“曾经实践五不怕”的来历。

下午游200米。

2017年9月9日（星期六）多云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下午游200米。胜利来手谈。自己关键在下得太快，从不改正。

2017年9月10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及川淳子（45岁）来，送一大堆食物和药物包括“养命酒”。她们也反对安培［倍］，参加遊行。我将送她的四句诗和说明唸给她听了（玉珍在旁也听了），她非常高兴。她和玉珍两人非常亲切。她谈到在北大学习情况，钱理群是她的老师，北大许多教授都赞赏我写的书，因此也影响了她。一起午餐，几样好菜，她吃得多。

下午游200米。

2017 年 9 月 11 日（星期一）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美国台风多。楼上嘉满送来南央为我拟的祝贺《争鸣》四十周年的祝辞，我小作修改。下午冯海阳来，让我看她的平版［板］电脑上的文章，有位北大教授（习的老师）谈经济的长文。我是不懂经济的，望她复印与我。

2017 年 9 月 12 日（星期二）晴转多云

七点多起床。将小妹写的贺辞改写好。薛京来，帮助两小时，写好感谢及川淳子找到《民国之精华》，并胡耀邦访日题“和平”碑的四句诗及长篇说明，以及她要我写的那段语录（她曾经用剪纸送我），挂在客厅，玉珍也欣赏。

下午满起和薛京去换氧气瓶，没能游泳。

2017 年 9 月 13 日（星期三）多云转阴

五点醒来，六点起床。那段语录重新写了一封。看电视。上午十点及川淳子来，看到两封大写字，非常感动。谈到我们认识的情况，真动了感情，流了眼泪。满起送她回旅馆，她下午乘机回日本。楼上嘉满拿走给《争鸣》的贺辞。赠她《期颐集》。

下午游 200 米。

2017 年 9 月 14 日（星期四）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小余一早回来，带来许<多>平江食物和一种药物，小琴［芹］子回家了。

下午游 200 米。

2017 年 9 月 15 日（星期五）多云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薛京来，《期颐集》好多文章都忘记了，韩磊写我生平和其人的两篇文章，一篇由我、另一篇由薛京唸给玉珍听了。将《期颐集》各赠陈希、赵洪祝和沈跃跃。

下午游 200 米。朝鲜居然宣称要将日本炸沉海底，将美国沦为平地。

2017 年 9 月 16 日（星期六）多云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雷霞来，送食物，同玉珍闲谈。买了一条大鱼，一起午餐。下午游 200 米。同胜利手谈。

2017 年 9 月 17 日（星期日）晴

七点多起床。看电视。十点同玉珍去看望杜导正（94 岁了）。女儿从美国回来。我谈了些往事。他还要 8 本《期颐集》，此书他通读两遍，流泪了。何方准备邀请十多人聚餐。十九大我如列席，建议我讲几条：1.不能搞个人崇拜。2.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不动摇。3.对外“韬光养晦”没有过时。4.反腐贪是对的，但要注意政策，不可过急。5.对知识分子更尊重些、爱护些。十二点回家。延斌［滨］要两套《墨跡选》，一套写个名字“蔡传庆小友”。

下午游 200 米。

2017 年 9 月 18 日（星期一）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南京的奚金芳来，她是专门研究陈独秀并收集陈的文章的。准备成书，让我写书名:《创新民主的先知——陈独秀佚文选》。罗振羽来，告知有收藏家愿出两千万收集我藏的毛字，玉珍将她收藏两封字拿出来。下午其人来了，我讲了两幅手笔的来源（田家英自杀前全毁了）。

2017 年 9 月 19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同友人邱宝龙来（原北大的）,为上诉件，给周［赵］洪祝写介绍处理。

下午游 200 米。满起将 8 本《期颐集》送杜老。

2017 年 9 月 20 日（星期三）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在卫生间突然右鼻孔流血，好多流在衣服上，来不及堵住。用了几块纸才塞住。此种现象过去有过，但没有这次厉害。

下午没游泳，到医院看鼻喉科，内科，查血，给了多瓶治鼻的喷药剂。血色素 11 点多，其次［实］还正常。在休息处碰见刘清（石秀夫）坐着轮椅（夫人 60 多岁，照顾着）。已住院 7 个月，儿子只来看过一次。他已经不能用嚼吃饭，只能用鼻吸养料。头颅像个骷髅，太可怕了。医院登记 103 岁。下午游 200 米。

2017 年 9 月 21 日（星期四）多云阴

六点起床。看电视、报刊。下午游 200 米。

2017 年 9 月 22 日（星期五）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同友人邱宝龙、袁凌来，各赠多本《期颐集》。上诉件，写寄赵洪祝。

下午游 200 米。

2017 年 9 月 23 日（星期六）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这两天右腿股处很痛，贴膏药片不［无］效，难于走路了。上午十一点到山水大酒店午宴，应何方请杜老和我三家聚会。我带了大量《期颐集》和一本《墨跡选》赠何方、宋以敏夫妇。何又写了几篇谈毛搞外交的文与我。他两家都带有儿女。高兴漫谈。饭毕，胡德华同几位战友来了（他们有另外的约会了），正好给德华《期颐集》多本和《口述往事》。不能走路了，一直坐轮椅。

星期五还有刘世民来，2007 年来，曾为他要写一本《中国向何处去？》的书作了一次谈话。他带来此书的摘要。这个“谈话”我全忘记了。薛京取来《何时宪政大开张》的单行本，已刊在书上。

2017 年 9 月 24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右腿痛得不能动了，只好在室内坐轮椅。从来没有发现过的现象，不知是何原因。

2017 年 9 月 25 日（星期一）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到医院，看骨科，放射科照相，取了针药和口服药，不知是否有效。十一点回家。

下午崔军夫妇带保姆来，只有一只眼有一点点视力。89 岁，夫人小一岁。赠《期颐集》。冯海阳来，施滨海来，[redacted] 一起午餐。

现在吃饭将饭桌推过来，我坐沙发不动。上厕所也坐轮椅。

2017 年 9 月 26 日（星期二）晨小雨、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活动等如昨。上午薛京来，晏乐斌来，他给我一份自己“收录几则诗和话语”的资料。如辛子陵的“共产党国家领导人实行三制”：1.集权、独裁专制。2.终身制。3.指定接班人。对整个国家实行全面控制：1.对政治（含各级政权、立法、司法）实行控制。2.对经济、国土资源、资产实行控制。3.对舆论、话语权控制，一统天下。我去年“百年回首”两首诗也列入。

即让薛京传阅。明天唐小毛来，让薛京也来。

下午小琴［芹］子帮我用热水洗了脚，小余剪脚指甲。

2017 年 9 月 27 日（星期三）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坐沙发不动。薛京先来，唐仲远来，首先要我送《墨跡选》。她参加了上海的会，自己买了三套。一起午餐吃饺子。

下午杨弟甫的女儿杨晖、杨晓成来。送我纪念父亲的大照片册，其中有我的七律（诗集中没有收到），和杨曦光的文集《牛鬼蛇神录》（牛津大学出版社版），封面还印了一行小字：“文革囚禁中的精灵”。各赠《期颐集》。

2017 年 9 月 28 日（星期四）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胜利来，手谈到午餐。我只能坐在沙发上不动，一切行动都靠小余和玉珍帮忙。尤其上卫生间，坐轮椅了。

2017 年 9 月 29 日（星期五）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上卫生间，吃药真不易。看电视。上午薛京来，甘露送来大螃蟹。没有留午餐。都估计十九大不会让我列席了，决不能有不同声音，香港帮了倒忙。

下午续看《期颐集》盛禹九文等。

2017 年 9 月 30 日（星期六）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上卫生间、吃药等，小余帮忙。看电视。

上午玉珍、小玲同小许、胜利一起到医院。小许做手术，癌症的怀疑取消了。罗振宇来，又是一个上诉件，让我转商业部。

下午蒋大夫来，出示小许做手术时的图像并文字结论。出示他去美国看望女儿的信件，一直没有答复。关于头面人物及其子弟等在外的存款情况，还包括香港人物等房产情况等，有的都听不清楚（关于房产地等）。

电视纪念国庆习等 7 人到天安门的活动等。

2017 年 10 月 1 日（星期日）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天安门整天过节。

下午胜利来手谈。晚餐吃大蟹。

2017 年 10 月 2 日（星期一）阴、小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玉珍接电话，好些老朋友电话问安。右腿几天来喷云南白药，打针，有作用，但还不能正常走路。续看《期颐集》。

报上大宣传习近平讲马克思主义。

2017 年 10 月 3 日（星期二）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小彭（春生）来，从海南回，送许多海南水果、食物。闲谈近两个小时。赠《期颐集》（我的许多书他看过）。

玉珍接盛禹九电话：何方去世了，头脑出血。这太意外了。杜老电话，告玉珍要我多加注意。

2017 年 10 月 4 日（星期三）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今天是中秋节，小余在老地方定［订］了两桌。上午苗苗一家、胜利一家、小玲、小琴［芹］各一家、力丰一家，先后到。觅觅的小女孩才一餐［岁］多，能走、能跑。我向苗苗一家谈同玉珍结合的过<程>和“五不怕”。大家都看着小女儿能吃，都高兴极了。

下午同胜利手谈。

2017 年 10 月 5 日（星期四）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右腿稍好一点，能自己上卫生间。[redacted]

下午韩磊和唐小毛来（他们同去参加一晚宴）。韩从深圳带来作家赵倚平的信和朱砂抄的《心经》和新作《五味子》。信中谈到他的一本杂文集被枪毙了，邵燕祥在帮助出版。还有三本我的著作：《反左》、《庐山》、《诗词本事》让签名、写几句话。我写鲍彤的诗等。赠《期颐集》。唐小毛带来澳大利亚的橘子，一起吃水果。谈到习将不用红二代了（意见分歧很麻烦）。

2017 年 10 月 6 日（星五）晴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杜老和女儿明明来，谈何方去世的情况。见到我右腿难动，躺着卧坐。何方八日上午 10 点在协和医院遗体告别。我和玉珍向何的夫人宋以敏写了封短函，我俩十分悲恸，望她节哀。

2017 年 10 月 7 日（星期六）阴转零星小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还在报导美国大枪杀事件（死 59 人，伤 527 人），此类事件只有在美国才能发生。

上午为何方告别，不能前去，特用大纸写了副挽联：“党史专家书实事，后人求是感何方。”（用繁

体字）。他在港版刊出的《党史真相》，封面只用“党史”两个大繁体字。他还给我好几篇毛泽东搞外交的复印文章。

2017 年 10 月 8 日（星期日）阴

六点一刻起床。看电视。多日以来，每天喷两三次云南两种白药雾剂。上午九点，蒋大夫、韩磊来，同玉珍一起到协和医院，同何方遗体告别。挽联交给他儿子，未能挂出（有花圈，我俩致宋以敏的短简印出来了（刊第首）。他们回来前，蒋大夫的朋友周舵（71 岁，“六四”的四君子，坐过牢，北大教授）和夫人赵燕英来，谈了一阵。赠《期颐集》。同蒋大夫离去。

2017 年 10 月 9 日（星期一）阴有雨

六点多起床。看电视。奚青来，谈孙大光的一些往事。孙是我的好友，王若望介绍入党的。“六四”时顾委开会批斗我们四人时，不发言。

2017 年 10 月 10 日（星期二）小雨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崔敏来，给网上资料，十九大等情况。下午周成启电话，儿子患重病，医费上万。

2017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三）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十九大仍让我列席，《北京晚报》刊了消息。是否列席还得考虑，玉珍不同意去。我曾同崔敏谈，出席时讲几句话，他听了很赞成。

下午胜<利>来手段［谈］，有进步。晚上因谈《悲鸿手稿》事，玉珍大发脾气。

2017 年 10 月 12 日（星期四）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薛京同邱宝龙（在北大工作）来，闲谈。他有种洗药，可治我的右腿。带来文件让签署。

2017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五）阴有小雨

六点多起床。看电视。将十九大书面发言稿让薛京送杜老修正。杜老回信送回打印稿，略有修补。我再修补定稿。胜利来，整天手谈。

2017 年 10 月 14 日（星期六）多云转阴、小雨

六点多起床。小余仍为我採［擦］身。右腿继续喷白药。将十九大书面献言抄好，让薛京送上。复印 10 份。陈海宽来了，看了短言。

整天仍是躺着看电视和书刊等。

2017 年 10 月 15 日（星期日）阴转晴

六点多起床。仍让小余插［擦］身。看电视。刚吃完早餐，南央、悌忠来了。即一起畅谈。先出示忙忙小女儿（两岁多）的各种活动的照片，包括在儿童游泳池被扶着游玩。还有好多生活照片。房子很

大。这次山火没有影响。物价比国内便宜得多。俩人每月仍有 7 万［千］美元。谈到他们在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院（我去过，保存全部“文革”资料，蒋介石日记等，研究世界历史人物）有关系，也收集我的资料。两人在做这件大事。忙忙是妇女癌症专家。午餐 14 盆［盘］菜。我谈了鲍彤对我们的关心。

2017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一）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小妹、悌忠一早来，看到我的十九大发言约 400 字（其中写了 4 个重复字）。

下午冯海阳来，看了许久网上资料。

2017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二）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准十九大开幕。吃早餐时，小妹、悌忠来。谈十点时有大批人来看望。果然成郡［群］来了：吴思（有白发了），丁东、邢小群，吴迪（原电影学院教授、悌忠中学同学）、叶冰冰（吴的夫人、摄影师，国家图书馆馆员），周向红（黄永胜前儿媳、周宇驰的女儿，中山医学院外科医生）,夏楠（小妹律师）、程嘉树（斯坦佛北京大学中心主任）、叶维丽（方实女儿，Boston 大学历史学教授）、林茹（夏霖夫人，夏为浦志强辩护、为“传之［知］行”研究所辩护判了 12 年）。其间晏乐斌送来资料即离去。每人赠《期颐集》和《李锐其人》。从这两本书谈起，讲要害的往事，Redacted 2020 到十二点离去。

《大哉李锐》的出版家徐耀［跃］来，一起午餐。

2017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三）阴有小雨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早餐时，小妹、悌忠送来昨天讲话的记录约 2000 多字。上午林汉雄的老秘书杨毅夫妇先来，汉雄后来，送冬虫夏草。交我一篇给习近平的长信。已 88 岁，仍打高尔夫，身体壮实。出示十九大短言。各赠《期颐集》。给汉雄《墨跡选》。习近平的报告讲了三个多小时。

2017 年 10 月 19 日（星期四）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吃早饭时，小妹、悌忠来。谈《纽约时报》、“BBC”报导十九大，习全面掌握，老一套，还是掌握新闻。美国大使馆看到了我的书面发言。对 1100 次讲话很惊奇。郭全胜来，反感赵来群，没做过什么事。

2017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五）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早餐时，小妹、悌忠来闲谈。薛京来，交十多份发言稿，由满起复印。李占军来，谈廊房农村“煤改气”，先拆灶和火炕，后架钢管通气。已有管子爆炸起火，因钢管质量太差。又让签转起诉件。

2017 年 10 月 21 日（星期六）多云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小妹、悌忠来。他们的朋友老鬼夫妇（马波、张丽娜，他们参加了今年 4 月 13 日我的 101<岁>集会，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来看望。谈“无知无耻”、“上有所好、下必胜也［甚焉］”等。出示《墨跡选》，谈内容，“实践五不怕”等。为我不断拍照。赠《墨跡选》、《期颐集》，并带给鲍彤。才知道老鬼是苗苗育才同学，今年 70 岁。下午胜利来手谈，发了脾气。

老鬼谈，习就是小学生，抬成这样。转告鲍彤的话：毛一“站起来”，人民就趴下了，变成奴隶；邓一“富起来”，全民腐败；习一“强起来”，腐败输出全世界。“一带一路”，钱全进了腐败官员腰包，老百姓一分钱好处都得不到。

下午到游泳池，满起帮我洗澡。服务人员见到我都很高兴，近一个月没来了。胜利来手谈。

2017 年 10 月 22 日（星期日）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周笃文夫妇同他的四位朋友来，大概都看到了发言：黄永维（国家法官学院院长）、高秀芹（北大工作的博士）、覃务波（北大工作）、鲍建（柳州市委副秘书长），各赠发言和《期颐集》，还赠了两套《墨跡选》。谈往事，其间杜老来了，见到这个场面，为我的健康担心。谈了很多：1）何方老友走了，对我们特别负［沉］重。他德才高，老伴病了一场，最近电话已痊愈。我们三家还是要隔时一聚。吃饭、说话，拿我们没办法。老干部要挺起腰来，不要扒［趴］下。2）很关心十九大，有一条，对任何事采取平和态度。报告看了三次，有一条不错：农民承包土地再延长 30 年。3）这次什么主义、思想、理论，相对调子弱了一些。讲了别的空话。我搞了七、八十年文字了，就玩弄文字、口号，也不能到这种程度，不能太恶劣了吧。煽动民族主义很危险。不说别的主义，就谈“党的绝对领导”，我就想，朱元璋不像（小妹：像希特勒，杜申［伸］大拇指），还可以维持几年？维持不下去的。我们赶不上了，你们承担吧。习不管经济，一切为保住政权，不择手段。李老去不去十九大？你的书、你的发言稿、个人的坚持，他没有权力压下去，还要印发下去，不能改一个字，必须全文发表。历史上留下来。大会你坚持不去，坐轮椅去还是可以的。101 岁了，再无此机会了。（对小妹说：）你爸爸 101 岁了，目前国家这么危难，建议减少一点活动（见到满屋客人，赵来郡［群］也来了），门口上贴一张红纸黑字：“没有预约不见。”小妹问：《炎黄》的书、资料还了没有？杜老答：还了 80%。胡德华主持接管，他有胆子，把对方压了一气。很好。我没参与。德华在家里开会。4）田纪云现在一个字也不讲，过去我常去他家，现不去了。最后杜讲了对九大 5 条意见：①不搞个人崇拜。②尊重知识分子。③对外搞<韬>光养晦。④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⑤坚持反腐败。

以上杜导正的讲话，是巴悌忠记录给我的。

2017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一）多云转晴

六点多起床。看电视。吃早餐时，南央来，为了是否取走字画等事，同玉珍互相大吵、大骂，大拍桌子而散。南央气走了。我没有听清内容。[9]

上午萧延中来，多年未见，他同韩钢都在上海华东师大。这次带来他买到的《李锐墨跡选》，让我签名。还多带了一套让签名的。赠《期颐集》，让带一本给韩钢。黎澍的两个女儿来，都看到了发言。特各赠一份复印件（来了客人都送）。赵来群、冯海阳都来闲谈。王敬之来，二妹病了。留午餐。两个女儿才知道萧延中是我介绍去看望过黎澍的。

下午看我的《期颐诗集》，过去没细看过，现在真写不出这样的诗了。

[99] 张玉珍突然发难，说我从家里偷走了大包字画，要将我告上法庭，对我拍着桌子破口大骂。我不会骂人，也没有拍桌子，只说：我拿走的是日记，你记错了。40 年了，人心换不来人心，你如此侮辱我，我从此不会再进这个家门。狠狠地甩门离去。——李南央注

2017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二）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去不去十九大闭幕照像，我不愿去，薛京、玉珍都建议我去。上午上楼到金树望家，大儿子从美国回来。小妹、悌忠在，女儿下来邀的。坐轮椅上去，谈了一个多小时。昨天大吵的情况告诉了，以后回京不来家了，只到楼上见面。我告诉他们，关于玉珍的为人等，我很了解，特面［别］是同我的关系，我确实感激她让我活到 101 岁。[10]

2017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三）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薛京来，参加十九大照像有通知件，决定去。下午两点多，部里来人陪我去。于是坐轮椅，三点到场，出乎意料，大园［圆］场坐满了（从未见过）。四点半才回家。晚上电视，一个个介绍常委和政治局成员的“简历”，真看不下去了。在休息室时有三位不认识的人同我握手问好，赠“发言”。一人有名片：“房方——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一位称残委负责人，一位记不得了。

2017 年 10 月 26 日（星期四）阴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看报刊、资料。整天没有客人，电话也不多。现每晚由小余热水擦身和止痒药。

2017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五）雾转霾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报导十九大伟大，头版都满版习的大头像，毛时代还没到如此程度。

2017 年 10 月 28 日（星期六）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还在宣传十九大，要将中国变成世界新时代、新思想、新富强的大国，可以做世界模范。下午胜利来手谈。

2017 年 10 月 29 日（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十九大的报告、图片等等，所有的报纸一律刊登。这也是空前的。上午曾彦修的女儿周小燕和儿子（66 岁和 30 岁）来。我 88 岁米寿筵时，彦修曾赠我一首七绝和五言“口号十韵”，女儿用特制宣纸横幅写好相赠（小字半草书）。七绝录下：

李锐文章四海闻，不画神仙只画人。
年来夜夜沙尘苦，何处今宵是月明。

2017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一）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下午两点多坐轮椅到医院泌尿科检查，用管子插入肛门。医生将结果告我：如同青年人一样。玉珍、小玲、满起听了都非常高兴。回来后，小余为我洗热水澡，玉珍帮忙。

[10] 我用手机录了这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其中父亲大约谈了 30 分钟对张玉珍的看法。我日后会写文章《我有这样一个继母》详述张玉珍其人。这个跟随共产党闹革命的农民，让我彻底看清了共产党的本质。没有想到的是，2019 年 2 月 16 日父亲李锐去世，4 月 7 日张玉珍即将我和第三人胡佛研究所告上法庭，认为李锐日记等资料属于归她一人继承的李锐遗产。——李南央注

上午杜导正老来，谈王岐山不在位了之事，真正内情我们也不清楚。

2017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二）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薛京、王敬之、赵来群，罗振宇带年青友人先后来。罗送几盒笔和压木。又是要签上诉件。赵将发言稿用小楷字打印两份（去掉多余四个字），让我签名盖章，在他自己那份，写上我两句留言："考虑再三，有两句话没写上：《炎黄春秋》发行 20 万份。不要搞个人崇拜，此词在英语中同邪教是一个词。"

赵和王一起吃丰富的午餐。敬之明天回长沙。各赠发言稿。

2017 年 11 月 1 日（星期三）多云转晴

六点多起床。看电视。上午罗振宇同友人来，取走上诉件，告他此乃最后一次。星期四来人事作罢。

下午胜利来手谈。下得太快而失误多。

2017 年 11 月 2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郭全胜来，给二本他参加出国活动的刊物：《中协人才技术交流咨询中心》刊物，其中有他的照片，也有一张小照片人群中有我。给发言稿。

昨天没能大便（从未经历过。今天午餐前解了。多年来一直用开塞露药物）。翻阅《李锐诗词本事》等书，其中有先见之明的不少文章。

2017 年 11 月 3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同满起去换氧气瓶。甘露来，又送大红枣，一大包饺子供午餐。赠"十九大发言"。当然赞同。她每回来，总是趁薛京来的日子（薛却无意也）。下午仍翻看自己的书。

2017 年 11 月 4 日（星期六）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收到江阴市寄来的《名贤研究》，内刊王伊复的女儿王华莊写父亲的纪念文章："山川磅礴任君阅，呕心沥血为水电"（7000 多字），其中没有"李锐"一个字，她在信中却说：

"父亲在世晚年时常常怀念您，说您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领导，是最具有硬骨头的共产党员，也是他最敬佩的良师益友。父亲还经常说，我国水电事业的蓬勃发展和您的高瞻远瞩是分不开的，您对此作出了重大贡献。"

下午胜利一家来，手谈到晚餐后。

2017 年 11 月 5 日（星期日）晴转多云有霾

六点多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和李占军来，为在正定的汽车事业的发展签上诉件。维娜和津利从天津来，各赠《期颐集》并发言。一起午餐。延滨又送来许多食物。谈元元大年初一出狱。平江人吴午如（71 岁）送他的著作《欧亚之行及其他 2013—2017》文字和照片集与我，重 4 斤，真是奇书（自称乡友）。看过我的《期颐集》，想多要几本。让薛京再寄 10 本。

2017 年 11 月 6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翻阅《期颐集》，许多文章都记不住了。下午冯海阳来，一起吃水果。她谈到她的“微信账号、QQ 号”“email 电邮”被查封了，现在用老公的。还谈到她的弟弟斥她同我来往受影响。

2017 年 11 月 7 日（星期二）阴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李占军，朱大星、孙绪铭夫妇，周志让（深圳丹勋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刘志丹研究会副理事长）等先后来。各赠《期颐集》，还有多带的赠人。一起漫谈。

下午看自己的《出访日记》。

2017 年 11 月 8 日（星期三）阴转阳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今天美国总统来，下午电视台停播，不见机场迎接特朗普场面。晚上只播了遊故宫，习同彭丽缘［媛］夫妇陪同。不知何故。上午钟万昌来，让在买来的字幅上写两句话：“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下午胜利来手谈。毛病不改，太快。

2017 年 11 月 9 日（星期四）阴转晴

六点多起床。看电视。全天都广播特朗普的<到>访镜头。

上午山西杨继亮来送大盒蜂密［蜜］。为我的右腿在下午做了两个小时的气功按摩。上午谈形势，赠《期颐集》和《口述往事》，和离休后研究三大问题。

2017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同李占军来，为揭发正定一党内蛀虫，写一上诉件。薛京代拟了封信签发。

下午翻看自己的书。

2017 年 11 月 11 日（星期六）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杨继亮再来，为我右腿作气功、按摩。一个多小时。留午餐。到底能有多大作用，我难以作感觉，依旧难步行。下午冯海阳来，让看网上资料。

2017 年 11 月 12 日（星期六日）多云、晴

六点多起床。看电视。上午韩钢、宋晓梦、许医农十点先后到（昨天电话约好），分别为 60、65、88 岁。各赠《期颐集》还多带几本，为韩的三位教授友人（我的粉丝）签名。还让三人看《墨跡选》。韩参加了上海的座谈会，对形势看法都一致。我还出示了《口述往事》第三版有秘书的长文。

午餐有 14 盘菜。

2017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一）阴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习访越南、老挝。几天不断播放。右腿伤情如故，真不知哪天能正常。天天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看书，客人来了也躺着。

2017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邱宝龙（在北大工作的）来，为一企业领<导>人事上诉件签署。平江来三人，为明年彭德怀起义 90 周年办纪念活动要我写字。同他们谈往事、谈毛，各赠《期颐集》。让薛京将《口述往事》第三版交李占军，他愿意复印，分上、下集。

报载世界八大国：美中俄印、日德英法。王岐山打了 440 支虎，160 个将军（官方公布）。

2017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三）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为彭老总想起两句话|话|:

庐山为何要写信，感到做人有良心。

躺着又翻《期颐集》到 P.44 可抄这段话于后面：

“我们当时在延安，‘人’是不能谈的。什么人权、人道、人性、人情、人格，都不能谈。彭德怀曾在太行《新华日报》发表过一篇文章，谈自由平等博爱，在延安就为此也挨批。”

2017 年 11 月 16 日（星期四）晴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平江人何红卫（办《魅力平江》的）带 4 位同乡来：邓正根（在澳门办装饰公司）、罗亮（珠海平江商会）、文祥（办《石 泉》文化刊物（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让写招牌等简单字，如挂在房中的“德智诚信 ”（他自拟的是“孝行天下”）都用钢笔写于白纸片上，真是空前之举。赠《期颐集》，谈往事、三大问题等，直到十二点。

2017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五）晴多云

六点多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同友人邱海［宝］龙来，为一个企业（青岛的）上诉件签署（凡属来人，多此类事件）。各赠《期颐集》。下午看报刊、书。

2017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六）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曾松亭（湖南永州人）受萧永义托，送萧的“读毛诗文手札”《毛泽东诗词史话续笔》。同来的有浙江大学 6 个研究生、博士生，都二十来岁：王煌（安徽安庆）、王郭婷（山东潍坊）、韩迦南（河北石家庄）、欧阳（湖北荆门）、苟恆通（四川巴中 ）、齐峰（河南新乡）。各赠《期颐集》、《李锐其人》。谈到十一点多。

下午平江人徐强来，又是签上诉件。

2017 年 11 月 19 日（星期日）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165、222 是围棋台，一人时常看，玉珍来由她选台。每天的报定翻过目，有资料的必留下，一年有一堆。今天无客人，也翻书、刊。

2017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一）晴云

五点醒来，睡不着了。想起十句话，像诗不押韵：

应以史为鉴，关心毛泽东。曾写书五本，可称太史公。虽未宫刑苦，单监过八冬。无笔无纸墨，龙胆紫诗翁。天下无此例，真敢拍拍胸。

上下午看电视、报刊。

2017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二）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没有新闻可谈。

下午平江人刘南山（70 多岁）来，送大瓶蜂蜜和大米、食物。带来加义镇的信，写两幅字（我用大钢笔）：“不忘初心”，“咏生史话”。还为本人写“厚德载物”。赠《期颐集》、《李锐其人》，谈了一阵。

收到铁流从成都寄来的大包裹（成都的腊肉等），内有一封给我们夫妇的长信。首先说明 2014 年 9 月 14 日因写文章批评刘云山，被抓捕，押往成都，缓刑四年被看管。他办《往事微痕》，玉珍记得两次捐款共一万元。他原想为我做百岁生日，只好在网上为我写了篇短文几百字：“万里怀锐老，风雪拥大关”。

2017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三）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住在一门的钱铌（女，53 岁）来，交阅一厚叠上习主席的材料。谈孟用潜后代生活困难的情况。儿子孟昭文 84 岁，月收入只 500 元，孙子孟界齐（钱的夫君）已去世。孟用潜同高岗自杀案有关，后代可能得不到照顾。准备让薛京看完后，交组织部处理。

晚上小余为我用热水洗脚。

2017 年 11 月 23 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下午到游泳池，满起帮我洗澡擦身。所有的服务人员见到我都笑容满面。

2017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五）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罗振宇又是签署上诉件。刘南山一份几十年前金钱老件，非签索不可。及川淳子来，知道我腿伤，送弓形拐杖。一大包药物，还有两双长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最尊贵的台湾版《中华民国珍贵史料》，内收《民国之精华》。她在我父亲那页夹了条子。真是太感激了。午餐小余做了 16 个好菜。

2017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六）多云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及川淳子来，送一大包水果。她今天回国。玉珍送她两件衣服和罗振宇送的两个　脂（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高兴离去。下午杜老来，谈情势。原宣传部的鲁烽此人被查处，同刘云山关系很密（刘的儿子也坏）。刘现在不见出面了。他关心我，我说还要活十年。

2017 年 11 月 26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小许带秋林（28 岁）来，呆了一天。胜利腰部有伤。冯海阳来，给看网上资料，有参加“文革”后为邓小平起草文件的参加者，有长文记经过。

2017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一）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redacted]整天看电视外，翻阅《期颐集》。看完同盛禹九谈胡乔木的长文（此文曾刊《炎黄春秋》，影响大）。

2017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同满起换氧气瓶。

王敬之、二妹来，长沙经济较好。硬要去《墨跡选》（只剩两本了），下午离去。张青义送稿子，为朋友要的《文集》签名。下午看报刊。

2017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三）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到书房查存书，《墨跡选》只剩下两套了。下午周建南的两个女儿小燕、小羽（周小川在中间）来，送父亲《百年诞辰》的大彩照片集。有江泽民和朱镕基的题辞和短文，有同夫人杨维哲的合照。才清楚周生于 1917.11.死于 1995 年，也只是中央委员和中顾委委员，当过一机委［部］部长（江是他部里外事局副局，向我介绍的。）向她俩谈了些往事。赠《期颐集》和《文集》。

2017 年 11 月 30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陈海宽、崔敏、冯海阳先后来，一起闲谈。总书记、主席推动“厕所革命”，大家都笑开。崔老出示一张《黔西南日报》2017 年 11 月 10 日第一版中间习的大照片（下注：“伟大领袖习近平总书记”）有文章标题：“拥抱新时代，担当新使命”，翻印的页首有一行字：紧急叫停悬挂“伟大领袖习近平总书记”挂像。

下午仍看手谈。

2017 年 12 月 1 日（星期五）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薛京来。张铁铮的儿子张唯来，交他哥哥（88 岁，铁铮比我大 7 岁）一封关于房产的上诉信（大概是继母侵占处理了）。赠《期颐集》，还要去一套《文集》。他们很了解和关心我的情况。当年铁铮是我的“反党集团”的成员，一起挨批斗。

下午看报刊。

2017 年 12 月 2 日（星期六）晴转多云

六点多起床。看电视。客厅坐椅旁堆满留下的报刊，自己也觉得过意不去。这就是 101 岁的人了，让 87 岁的夫人照顾，打针、吃药，晚上还起来倒尿壶。右腿仍活动不行，又想恢复游泳。

2017 年 12 月 3 日（星期日）多云转晴

六点多起床。看电视。上午小许和秋林来（28 岁了），给她俩谈，我母亲 32 岁守寡，没有经济收入，带大三个儿女，给予做人的教育。看《期颐集》。

2017 年 12 月 4 日（星期一）晴间多云

六点多起床。看电视。每天躺在沙发上，客人来了也不动，走路还是困难。常开顽笑：两个贫下中农照顾一个地主。[redacted]

Redacted 2020

2017 年 12 月 5 日（星期二）晴间多云

六点多起床。看电视。上午湖南醴陵人王邦建（73 岁）夫妇来，名片上有“世界汉诗协会名誉会长、湖南诗词协会副会<长>等名号）。为我百岁送长副大字对联，另一大副“福”字，对联如下：

老竹当天清阴可託，崇兰在室和气所生。

谈如何崇拜我。当过郴州大学副校长。赠《期颐集》，出示《墨跡选》。谈往事、三大问题等。晏乐斌来，谈有人打着我的介绍去找他要资料。我谈绝无此事，薛京在坐也绝无此事。同薛京谈，告知上海远东出版社，我还要 10 套《墨跡选》。但原社长因出此书，已撤职了。

2017 年 12 月 6 日（星期三）多云转晴

六点多起床。看电视。收到特殊的快件：北京普济展览中心（信封贴条）周开亿的信：“我办了一个《令人感慨者纪念馆》，将您这个饱经风霜的老人收入其中”。感慨者分为 6 类型：无畏、良心、爱国爱民、知恩、沉思、雪耻。将曾彦修、李锐、胡耀邦、彭德怀列入良心型。其他型都有名单。有中心的地址和电话。我的一生记录了 8000 多字（从我的文章摘出）。

2017 年 12 月 7 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下午冯海阳来，让我看网上议论当前形势的长文，有揭发因火災北京赶走住京外来人员。

2017 年 12 月 8 日（星期五）晴

六点多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让看周开亿的来信，打通电话，已 73 岁。下午平江人 强（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带三个年青友人来，各赠《期颐集》，谈三大问题。

2017 年 12 月 9 日（星期六）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延宾［滨］来，送好药物、食物。胜利因感冒一个多月没来，只到玉珍房里去了。因事离去，连见面都不打招呼，让我大生气。晚上小余用热水帮我洗脚。

2017 年 12 月 10 日（星期日）多云转晴

七点起床。看电视、报刊。胜利来，整天手谈。

2017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一）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冯海阳来，让看网上资料。

下午看报刊和旧书。

2017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二）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周笃文夫妇同三位友人来，宋唯源、吴立军、荣宏君来。特别意外的是，荣从机关　堆中（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找到庐山会议后，我向机关交代的和要求的许多信件，以及向毛写的三封信，这太意外、太奇怪了。即交薛京复印。各赠《其人》和《期颐集》。谈往事。

钟勤昌来，交湖南书法家邓健送我的一幅字："再活一百二不是梦"。

下午施滨海来，他写了一本华国峰［锋］的传记，为我写了"序言"。我和薛京都看了，写得不错。留晚餐。

2017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三）晴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昨天累了一天，今天又累了一上午，为湖南赵［邓］健要的 4 个字："墨舞飞扬"和周笃文让写的 4 个字：（原文到此——李南央注）

2017 年 12 月 14 日（星期四）多云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近日电视上出现刘道玉谈教育问题，人老了。腿还走不好路。满起一家都感冒，都高到 40º，小孩先起影响的，已住院。

2017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五）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让给刘道玉寄《期颐集》和"十九大发言"。两平江人喻发根、俞后典（长寿镇村主任）来，为一烈士修墓要钱件签名。赠《期颐集》，讲三大问题大道理。平江来人，就为他们上课，玉珍都听烦了。

2017 年 12 月 16 日（星期六）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韩磊来，即为他受托的写两个大招牌："新安江水电博物馆"、"中国水电科技博物馆"，大字横书，写了好几张才满意。真老了，累了。

下午看报刊、旧书。

2017 年 12 月 17 日（星期日）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胜利来，手谈太快，因此老输。下午看报刊，翻《其人》。宋晓梦真花了功夫，有些情况我都不清楚。

2017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一）晴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从书房找到《文立正［徵］传》，过去没看过，翻看了全书。抗战初还给弟弟写过信，书中有弟弟（立徽和父亲的照片）。觉得为此书还可写一篇文章，说明当年这样一个家庭。

其中详细记述了我们的关系，以及他在铁道游击队的情况。

2017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二）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redacted] 一起早餐。让薛京处理信件和看《文立正［徵］传》，告诉他我的想法。下午看报刊、看书。

2017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三）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下午盛禹九来，89 岁了，老校友。送 4 本港版《怀念与思考》。书中除我（和朱正）的序言外，还有一节我的文章 10 篇，增订本 70 万字。对形势看法一致。由满起送他回家。

2017 年 12 月 21 日（星期四）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赵柱家来，送一大本《子恺遗墨》（丰子恺《宇宙风》插图原稿）是他主编的。其人 55 岁，过去来过，全忘记了。赠《其人》和《期颐集》。其名片上有身份："中国民主促进会山西省委员会宣传部长"。

玉珍到医院检查血等，还正常。

2017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五）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朱大星来，送大篮水果。薛京来。都看盛禹九的《怀念与思考》。朱同意出资复印，同薛京合作。

2017 年 12 月 23 日（星期六）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耶路撒冷问题，联合国打败了美国。

下午满起帮我洗澡后，游了 100 米，高兴之至。泳池的人员也都笑迎。

2017 年 12 月 24 日（星期日）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牟广丰送他的诗集《吴越诗笺》（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同来的有他的女友谭深（在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非党员），受黄操良家属之托，向我了解父亲的情况。从我的有关文章中抄录了一大段，我却只记得人名了。赠《期颐集》。

黄操良在延安时《解放日报》，后一直在新华社，1958 年 4 月自杀，41 岁。后被补划成右派。

下午没游泳，都劝慢慢来。

2017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一）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冯海阳带电脑来，让我看新闻。有白岩松的话：西方报刊都刊有意义的新闻、新思想，不刊无意义的旧东西，我们恰恰相反。

下午看报刊。

2017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二）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平江人彭岳江（52 岁，在北京办公司，过去来过，看过《文集》）同两年青人黄才春、夏彩亮（都 34 岁）来。谈了一阵，赠《期颐集》。谈了一阵三大问题等，出示《墨跡选》和《口述往事》，还求了《文集》。

薛京来，彭岳江还愿意出钱参加复印《口述往事》。

二妹和敬之夫妇来，他们的女儿王焱搞金融工作，是企业人员，月薪 5 万，使我吃惊。午餐后又留下午休。

2017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三）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翻盛禹九的《怀念与思考》（增定［订］本）其中“三、李锐专辑”是他写的 10 篇文章，如“四首打油诗”录进去了。

下午钟万昌来，又是为人写职位件，严重说最后一次了。从香港带回《口述往事》第二、三版各一本与我。

下午游了 200 米。

2017 年 12 月 28 日（星期四）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社［视］、报刊，翻书。下午游 100 米。满起帮忙擦澡。平江人何红卫（编《魅力平江》人物照片集）同两个年青乡人吴江南、周成发及南京人陶程程（女）来，求《文集》。赠（期颐集），出示《墨跡选》，谈往事、三大问题等。这变成我的习惯，对“粉事［丝］们”上课也。他们连“文革”也不清楚。

2017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五）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同张唯（张铁铮的儿子）来，买了两套《文集》。我的书一套 1200 元，是苏志宏同张瑾（张萍海［爱萍］侄儿）花钱印的，因此必收款。有一套是他的大哥（已 90 岁）学生工程院院士邱冠周要的。

下午没游泳，腿不想动。李冰封夫妇寄来贺年信，信中谈到南央给他的信，交给玉珍看了。

2017 年 12 月 30 日（星期六）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决定这两天将客厅存放的报纸（内有文章等）和书籍、刊物加以清理。刚动手，谢庆庆和谢明明（谢文清的儿子，第一次来）、沈云彪来，只好陪谈。赠《期颐集》。整个下午都清理，报纸两大袋。

2017 年 12 月 31 日（星期日）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继续清理完毕。今年的名片 50 多张，没有名片的客人当然不止此数。

夹在日记中的邵燕祥写给李锐的信

李锐同志，

承赠增订本“墨迹”一函三卷，敬谢。收到即拜览，爱不忍释。书诗相得益彰，觉有正气浩然氤氲其间，真有廉顽立儒之功。是真感受，非谀辞也。某亦八旬有五，何以度余年，惟马首是瞻，惜既无议政眼光，复无治学功底，略识知无以爬格子，今已失尽空间与平台，徒唤奈何。牢骚带住，谨颂双好！夏安！

邵燕祥并谢文秀

二0一七年六月廿七日

二０一八年李锐日记

第五十一册/Vol. 51

2018.1.1. -- 2018.3.26.

目录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i

李锐大事年表 v

1981 年后日记录入说明 xii

二０一八年

1. 2018 年 1 月 1
2. 2018 年 2 月 5
3. 2018 年 3 月 10
4. 日记本里夹件 14

2018 年 1 月 1 日（星期一）元旦 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国旗天安门升旗大礼，真是空前形式。国旗真表现“党国”也，反复播送。

准备两桌在外午宴。客人不断：许医农、宋晓梦、苗苗一家、胜利一家、小玲一家，意外的是戴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和朋友杨军（31 岁，国防部参谋）最早来了，也留餐。出示复印本《民国之精华》台湾版（及川淳子去年带来）上父亲的一页，谈我受母亲的教导学父亲的为人。出示《墨跡选》。谈了些往事。午宴仍在老地方。出菜太晚，一大桌，呆了一个多小时。我开始让大家起立，讲了一句话：我今年进入 102 岁，还能如此活着，独立思考，常游泳，只有围棋下不过胜利了，得感谢好老伴玉珍的日夜照顾，大家向她致敬。回到家近两点了。玉珍开的菜单，一桌一千元。下午同胜利手谈。

2018 年 1 月 2 日（星期二）

近七点起床。看电视。上午文立徕|来|和丈夫廖北辰来，谈立徵的传记有新版。赠《期颐集》，谈三大问题和四大问题（时代、知识、思惟［维］能力，尤其个人品德）人人都必具备，无一人能例外。昨天升旗，天安门有 9 万人。

2018 年 1 月 3 日（星期三）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部里老干局长（赵乐际原秘书）等三人来，送一篮大水果。我谈到组织部的原由等，交 19 大发言，并《期颐集》。下午毛卫平夫妇和罗振宇来，他谈经济情况，我也听不大懂。古进（人民画报社）寄来贺年片有诗一首：

一百多岁还不老，每日游泳得安康。

不怕风吹和雨打，坚持正义永向前。

2018 年 1 月 4 日（星期四）多云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看《李锐上书集》等，多没收入《文集》中。下午游 200 米，尚不觉累。满起相伴，还帮助<擦>澡。

2018 年 1 月 5 日（星期五）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晏乐斌来，网上一篇毛的秘蜜［密］遗嘱，写得很像。当然是假造的。薛京来。小玲照顾玉珍。我让薛京带《李锐其人》、《期颐集》各一大包和“十九大发言”，参加延滨主办的大宴席。十一点半到达，很远的四川办的大酒店。24 人一大桌，我认识的只有胡德平、德华两兄弟和施滨海。我先示收到的 2018 年一份年历，封面有这 4 句话：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讲话。原创陈独秀的诗，毛泽东引用。

在餐桌上谈自己一生往事，党内高层人事，三大问题，声音很大，不少鼓掌。两包书和“发言”都拿光了。下午两点才回家。

2018 年 1 月 6 日（星期六）晴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看报刊和盛禹九的新版《怀念与思考》。下午胜利来手谈到晚餐。

2018 年 1 月 7 日（星期日）阴转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黎澍的两个女儿一青、安泰来，同她们谈父亲同我的交往。我 70 岁时赠诗的两句：“文章太史公，翁［愈］老翁［愈］英雄”，我做到了。她俩参加去年 4 月 25 日那场为我祝寿聚会的。

下午钟沛璋坐轮椅来，95 岁了。送我东北人参。谈话还行。送三本书，包括《口述往事》，还有“发言”。谈往事，估计他不知道的，还有三大问题。他是专门来看望的。同两个儿子住在一起。

2018 年 1 月 8 日（星期一）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晏乐斌来，给我新加白“邓小平的功劳与罪责”。我有两件要事他还不知道。新稿约一万字。

下午看书。

2018 年 1 月 9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薛京同他的外甥及一友人来，从上海买到 4 本《墨跡选》，2 本送我，另 2 本送人（有一本送中央统战部部长）。为了送上诉件，只得照办。

朱大星来，看望玉珍。Redacted 2020 一起午餐。

下午翻看《墨跡选》内容。游 200 米。

2018 年 1 月 10 日（星期三）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赵来群和张抗美来，她多年反腐之事，要出一本书，让我写书名。书名也让我定好:“着力反腐红军女儿”。下午钟万昌夫妇来,送一画家送我的花卉。让我在条幅上写一大“福”字。他利用参加编辑的刊物《当代法治》（我 99 岁提写的刊名）和湖南出的内部刊物《政商参考》（他也参加编辑）发表我的文章，还有照片。

2018 年 1 月 11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胜利来手谈。

下午平江人魏金欣和他的三个朋友黄文丽（女，矿业）、姜学锋（农业）、邓玮杰（科技等 4 公司总经理和北京湖南商会会长）。魏是“北京金珂曼荼罗书画院总<经>理），让我写一招牌横联：“祝金珂曼荼罗艺术大放异彩”大字。送了一对精制的带花茶杯。

2018 年 1 月 12 日（星期五）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同满起换氧气瓶。甘露来，送羊骨肉。李占军来，交一份《口述往事》三版复印稿，分上下册，没谈花多少钱（玉珍关心问）。

下午游 200 米。右腿仍走路困难。游泳池负责人交我一张“2018 新年快乐”大贺年文片（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万寿路俱乐部敬贺）。文字记载：“2017 年，您来我馆活动共计 174 次，平均每次活动时间为 42 分钟，是老同志中健康表率，运动之星!”回来给玉珍看了。

2018 年 1 月 13 日（星期六）多云转晴

七点起床。看电视。找到《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12 位老共产党人的反思》这本书。我被列为第一位，还有胡绩伟、谢韬、何方、钟沛璋等，张博树主编。翻看了一天。

2018 年 1 月 14 日（星期日）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下午胜利来手谈。

2018 年 1 月 15 日（星期一）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平江县委书记汪涛和张满兰等五人来，有一长寿街青年。送一大堆平江特产：酱皮干、腊肉、蜂蜜、红豆腐等，还特打印一份给我的约 2000 字“向老首长的报告”：完成 GDP257.7 亿元，增长 7.8%等等。我谈了些重要往事、三大问题等，增［赠］《期颐集》、《其人》各 4 本。

下午到医院看腿。Redacted 2020特做理疗（共 5 次），不让游泳了。还吃药。

2018 年 1 月 16 日（星期二）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李占军、朱大星先后来。李又是两份上诉件。《墨跡选》的原件，还是奚青提醒，应要回。今天才想起告薛京。两人留下，仍一大桌菜。

下午到医院理疗。

2018 年 1 月 17 日（星期三）阴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看报刊。郭全胜来，借走平江县给我的长信，好复印作宣传。

下午理疗，觉起点作用。

2018 年 1 月 18 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孙立人（薛京外甥）和 4 位友人来，给了套《墨跡选》，另 5 套签名送人。

下午到医院理疗。去年 GDP 增 6.9%，全国 82 万亿。

2018 年 1 月 19 日（星期五）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Redacted 2020

下午到医院，最后一次理疗。到骨科取药，医生同意游泳。

2018 年 1 月 20 日（星期六）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上午薛京来，十一点多一同到一大酒店（在游泳池旁，来过）参加宴会。有宋以敏、杜导正、杜明明和几位年青人，鲍彤最后到。大家谈往事，谈毛、邓。虽然听不清，自己谈得不少。回来两点多了。鲍彤已解禁，4 个便衣跟随取消了。

2018 年 1 月 21 日（星期日）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常来的范利松（浙江人在株洲开矿，我记不清了）介绍株洲攸县县委书记谭跃红来看望我。赠《期颐集》，早退。谈还要来的。

周笃文夫妇和女友孟繁韵及其女秘书范冰一来，介绍孟山东人，人民大学毕业，办企业“一得阁”，造优秀的纸和墨。任董事长，还有个职务：“国际文化协会常务理事”。很能干。出示《墨跡选》。赠《期颐集》。她应允翻印《墨跡选》100 套。这真是太意外了。笃文还两本诗集，要介绍纪念我百岁的诗。

下午游 200 米。胜利来手谈，只胜了一盘。

2018 年 1 月 22 日（星期一）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崔敏来，送三份资料，内有一份“美国之音”，还有他在法学会的发言。我谈了去年 4 月 20 那 10 句话。他连忙录好，回去复印又送来。

2018 年 1 月 23 日（星期二）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玉珍部里来 5 人贺年，送一千元和许多食物。我各赠两本书（《其人》、《期颐》）宣传我的思想。人民出版社来两位年青人，送《梅兰芳日记画册》厚本，也赠两本书。二妹、王敬之夫妇来，准备回长沙过年。一起 12 个菜的午餐。下午游 200 米。右腿仍难行动，游泳还可以。

2018 年 1 月 24 日（星期三）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下午原准备游泳，因天气过冬［冷］，都劝我不外出，我同意了。看电视围棋。

2018 年 1 月 25 日（星期四）阴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田家英女儿曾自和夫君（都 65 岁）来，给家英的几本书，含书法。思想较一致。出示《墨跡选》，有写家英的诗。赠两本书。陈海宽来，一起午餐。

2018 年 1 月 26 日（星期五）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萧跃华来，送他主编的邵燕祥和钟叔河的文集小册，还有钟为我祝寿的两首诗，用镜框框好：

阅尽君王阅尽神，楚虽三户必亡秦。
鲰生病废心犹热，拜老人星似北辰。

附记说明北辰星乃长寿意。很长，字太小看不清。

另一副“六言俚句为老社长超百岁寿，祇供一笑，心却是诚敬的（钟也是平江人）：

满十八进报社 即偷偷学李锐
到今年八十七 仍旧追随不逮
同出自汨罗源 同欠上来生税
骨头同样的硬 当然我比较脆
秀才人情半张 祝再添|人|一百岁

下午还来了一位熟人，为北京日报社五人各要两本书，只签一自己的名字。

2018 年 1 月 27 日（星期六）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清理客厅堆积的报刊杂件。我有个习惯，几份报纸（自己订的《参考消息》、《新京报》，二三十年没订《人民日报》了，《新民晚报》、《文汇报》等是赠送的）有值得留阅的文章必留下。送的刊物、书籍也不少。

下午胜利来手谈。

昨天的《参考消息》上刊“中国改变世界科学技术格局”的一个统计数字：“2016 年中国科研论文发表数量已达：42.6 万余篇，美国科研论文发表数量约为 40.9 万篇。”但质量如何不清楚。还有个数字：2015 年世界科研开发为 2 万亿美元，中国占 21%，为第二大开支［发］国。

2018 年 1 月 28 日（星期日）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胜利来，手谈。午餐同小玲两家一起吃涮羊肉。下午李占军送来 100 本复印《口述往事》（没分上下集），太感谢了。坚决不收费用，还说不够再印。为他的友人反腐件，向栗战书写了封信。

2018 年 1 月 29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孙大午来，多年不见，送他的著作《大午立宪——大午集团：私有、公治、共享、实践》。首页有法学家江平题辞：“大午立宪，劳资共和”。谈他的集团除物质生产外，有大宾馆和大医院，六千多人，等等。送烤鸡四只。我的《文集》等过去都曾赠与，今又赠：《墨跡选》、《口述往事》，20 本《期颐集》。

下午盛禹九同浦熙修的女儿来，他要写毛。到医院看腿，医生让热扶［敷］。

2018 年 1 月 30 日（星期二）晴间多云

六点起床。看电视。上午晏乐斌来，送几份网上资料。他收集的王岐山查处的 187 名省部级腐败分子名单，一份从报纸上复印的 7 名军队高级将领落马情况，一份太平天国腐败内讧而失败的文章，一份陈独秀反对照搬苏联经验的小文。

他谈习上台做了许多好事、大事，查处各级腐败官员 150 万多人。《习近平治国理政》一、二集翻译成 24 种外国文字，各发行了 1000 万册。“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党章和宪法之中。

郭全胜送回平江县给我的 1［2］017 年的工作报告，复印多份。陈海宽、薛京来，一起吃涮羊肉。让薛京回两封信、　　（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

右腿仍隐痛，贴膏药仍不起作用。

2018 年 1 月 31 日（星期三）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下午游 200 米。右腿发生沉痛的感觉，小余认为不应游泳。

2018 年 2 月 1 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张抗美从深圳回来的，带韩磊印制的三大本 2018 年月历牌，比彩色照

片还亮丽。封面是我的带“寿”字的大照片，有“李锐百年，光照人间”的题字。其中有两幅我同玉珍的合影，两幅在《炎黄春秋》的大合影。另外两本准备送杜老和南央。

下午任小彬、阎淮、崔武年来。阎送他的著作：《进出中组部——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封面还有两句话：“祖国四十四年：从革命之子到反对镇暴。海外二十八载：从民运骨干到政治学人”。封面除自己大头像还隐有当代 6 个人物。书首有我和杨继绳的序言。三人同我很亲热，各赠《口述往事》、《其人》和《期颐集》。

2018 年 2 月 2 日（星期五）晴间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薛京来，日历牌是照片板［版］。谈部里在追查阎淮写的书，有我的序言。让薛京去声明：是作者写的，薛可证明。如果是我写的，会过他的手续。

2018 年 2 月 3 日（星期六）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满起和小玲来，採［擦］全屋玻璃门窗等，有一个擦高层的工具。

下午平江人毛旭来，给我一本《天岳幕山》的图片册，并介绍信如下：“家乡平江县委党史办原主任凌辉同志介绍我来拜访您。作为家乡晚辈，我很钦佩您年逾百年高寿仍然在思考着很多的问题。今天我准备为家乡天岳幕阜山拍摄《道学重光》专题文化旅游宣传片，来阐述中华悠久的乾坤、天地、父母的道学文化和世界其他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其中可能会涉及到关于普世价值观的问题。特请您的批评指导意见。”我同他谈了近两个小时，谈三大问题，五四精神乃中国文化传统所缺，民间有“天地君亲师位”，马列斯苏毛都是搞乌托邦，中国的革命即农民战争，干了一个皇帝就出来一个皇帝（江泽民接班，邓小平对他讲三句话：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什么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林彪走了，毛就只剩下江青和张玉凤。我们现在的党章还得写上靠马毛邓的思想理论。毛泽东只能产生在中国。共产国际也只留下一个中共。苏联垮了还不是大教训？我谈了这些，是讲真有普世规律，美国出了华盛顿和林肯，得了 70%诺贝尔酱［奖］，中国只有一个文学奖莫言。

我送了他《口述往事》、《期颐集》和《其人》，并出示《墨跡选》，是想他重视普世规律，中国的传统文化即缺乏五四精神。

2018 年 2 月 4 日（星期日）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小玲、满起全家来聚餐，全套涮羊肉。杭［牧］州四步［岁］，真能吃，根［跟］大人一样。毛竹的夫君王军在文化部工作，在部长办公室。我的几本书他都有。饭后谈了几句。

2018 年 2 月 5 日（星期一）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部里姜副部长同老干局 4 人来，贺年金 3500 元，一大花篮和高花架。我出示今年月份牌，让他看到首页 8 个字。谈彭老总平江起义纪念事等。

十点半起身老［去］杜导正家，送今年月份牌历，其中有两张《炎黄春秋》开会的照片，有杜老像。并送一箱芒果。他的大女儿陪同谈话。　揭发（原文此处空字——李南央注）　战书（原文此处空字，应为“栗”——李南央注）搞歌颂毛的红歌会。

下午看报刊、看书。冯海阳来，网上有南央文，马文瑞女儿（原文到此——李南央注）

2018 年 2 月 6 日（星期二）晴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同满起换氧气瓶。雷霞来，送食物。陆茂竹（81 岁了）同水电学会两负责人带礼物和一封信件来看望我。水电几个展览馆求展品。于是我谈往事，我是中国水电真正的创始人。中国也没有科学传统，不<知>水可以发电。特将《其人》、《期颐集》、《口述往事》交给他们各三套。

下午到医院看望刘清，为他写了老年有老伴几句话。谈到在武大时，石秀夫和李厚生（我俩原名）真是好同学、好朋友。

2018 年 2 月 7 日（星期三）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奚青同他的朋友杨匡满和 24 楼的冯小玲（冯牧的女儿）来。杨给我他的散文集《感恩的翅膀》（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奚青留午餐，谈他对形势的看法。

2018 年 2 月 8 日（星期四）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延滨来，送食物。郭全胜来，见到我的手跡就拿去。下午看报刊、看书。

2018 年 2 月 9 日（星期五）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彭老总的亲属张峰来，送我彭梅魁写的《我的伯父彭德怀》。我出示了“平江起义九十年”的短文，并赠书。薛京和李占军来送食物。我让向齐心大妈写封信，谈正定的官场问题（他的企业受害），由薛京带去面交。下午看平昌冬奥。甘露来，同玉珍谈了半天。

2018 年 2 月 10 日（星期六）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看奚青交我的网上长文：“给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的一封信——一个普通老百姓自觉学习十九大报告的若干心得体会”，约 4 万字。

下午程湖来，已任邮票局的副局长，送票本和《故宫日历》3 本和一大堆食物。谈几本港本书都读了，有痛［同］感。他复旦时，王沪宁是老师。我略谈了李慎之当年的感慨。小彭也来了，坐了许久。

2018 年 2 月 11 日（星期日）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看书刊。下午施滨海来，每年送一大盆水仙。出示长文。他从网上看到。谈修改党章，是否核心长驻？

2018 年 2 月 12 日（星期一）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平昌冬奥镜头多。彭老总的亲属张峰送来彭老总同家属的好几封亲笔信，装成大版的复印集，很值得留存传阅。

2018 年 2 月 13 日（星期二）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薛京来，交明天上午十点在人大会堂团拜的入场证等。下午到游泳<馆>洗澡，没游泳。胜利来手谈。张敖荣来，送年贺食物。晚上贾文平来，送一大堆贺年食物，赠《期颐集》、《口

述往事》。谈到晚八点半，才离去。

2018 年 2 月 14 日（星期三）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八点多薛京来吃早餐（规定他星期二、五一早来家）。九点半到人大会堂宴会厅，前排桌，同桌有赵宗鼎、何载等。何的旁边有他的“警卫员席”（估计是他同习的特殊关系，从河北调到福建厦门）。赵留下电话号门［码］，向我要书。没有看文艺演出，十一点回到家。

下午胜利来手谈，下得太快。

2018 年 2 月 15 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是习近平的镜头。苗苗夫妇来，小玲、胜利两家（秋林来，毛竹三人到王军家了）。午餐共 9 人大桌，20 盆［盘］好菜。小余之功。席间我让苗苗夫妇向“后妈玉珍”敬酒。大家都很高兴。上午同苗苗手谈了两盘，不让字［子］不行了。

下午同胜利手谈。晚上一同看电视到 10 点。

2018 年 2 月 16 日（星期五）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胜利一家来，批<评>秋林多用手纸。同胜<利>上下午都手谈。仍然老毛病，最后问题多，只攻不守。

上午对门邻居李昭（孙冶方的养女）和夫君吕民生及高个儿子来，送食物和大瓶食油。我以《期颐集》、《口述往事》港版书回赠。谈三大问题。

2018 年 2 月 17 日（星期六）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平江人毛旭前几天来，为纪念彭德怀起义向我求字，几天来将诗稿及后述拟好，满起帮忙，写了一上午，写坏五六张纸才写好。特录如下：

彭德怀将军平江起义九十周年

平江起义救中国，抗日百团大战功。

人民死饿良心痛，庐山劝驾遭反攻。

文革打伤胸骨断，黑囚呼唤求死终。

建立红军彭老总起了很大作用。他原是国民党军的团长，延安整风时，百团大战挨了批评（抗战时毛主席的主要<方>针是扩军占地对付蒋介石）。文革时，当年专案第一组管三个人，即彭老总、黄克诚和我。彭囚居一黑屋，胸痛得向卫兵呼喊：“打死我呀。”这些都是黄克诚告诉我的。

以上用一张大纸写好，放在客厅沙发上。玉珍举上夸奖。

下午力丰、进进夫妇从瑞典回来，将住几个月。让他看上午写的一大张。他是爱书法的，曾认为自己写的字不错。就求我为他写字。将我上午写的废纸中取一张。特《期颐集》和《口述往事》赠他俩。力丰用他的针灸办法治我的右腿。

2018 年 2 月 18 日（星期日）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玉珍接电话拜年的多。下午黎澍的两女儿：一青、安泰来，谈了很久。

2018 年 2 月 19 日（星期一）晴间多云

八点多起床。玉珍过来看望。我俩一直分房住，她比我起得晚。上午佟景启医生带女佟洋来，送药和食物几大箱。给玉珍一护颈围带。我赠他《期颐集》和《往事》。张金兰（刘清夫人）带女儿、女婿来。女儿很漂亮。送我两瓶尊贵瓶装的白酒。张求我写的“老来有好老伴乃最幸福”的几句话我将副言唸给她听了。黄与郡［群］带他 1.8 米的儿子来拜年。上午人客不断。

下午电视，续放各地春节的好节目和平昌的冬奥。

下午蒋彦永来，送上下两大本《蒋彦永——新版文献集》（自印的）。许多照片，有我的在内。谈自己的情况。我听不清。出示我写的大张“彭德怀平江起义”的诗赋，他特拍照下来。并赠《期颐》、《往事》。

2018 年 2 月 20 日（星期二）初五 多云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右腿仍很痛。搞水袋热护［敷］。

上午佟景启医生和女儿佟洋先来，随后苗苗夫妇、力丰夫妇和儿子、杨继绳、胜利夫妇、延滨夫妇和女儿及其美国丈夫、满起夫妇，等一起到附近的羊 （原文此处空字，应为“羯”字——李南央注）子餐厅吃过<年>午宴。两大桌，10 人一桌，满桌的菜。我敬酒发言，讲到我和玉珍两老 190 岁，如此过年真是太幸福了，尤其有个美国女婿在，又使我想到中美两国，一个五千年历史，一个两百多年历史，都是如何走过来的。三次去美国，得了几点心得，认清了这个世界。再次感谢玉珍老伴让我活到现在。

下午同胜利手谈。

2018 年 2 月 21 日（星期三）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一位原新安旅行团的 96 岁的老人曹维东老来，称我是他的领导人，谈了一阵。赠《期颐集》。

下午范岱年和长城所的王德禄、程宏、刘志光三人来。各赠《期颐集》。王德禄立即发现有我访问该所的长文，为该所题了“民间智库”四个字。

2018 年 2 月 22 日（星期四）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力丰夫妇来，为我和玉珍作针灸。我没有感到对右腿有帮助的印象。

2018 年 2 月 23 日（星期五）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旅游回来。让看写彭老总的诗话，即让满起拿去装裱。晏乐斌送来网文：“赫鲁晓夫评‘文革’”，还有《对我发表“改革开放前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一文的人数补充》。朱大星夫妇来，让他们看一些资料。一起午餐。

同薛京谈复印《大哉李锐》，自己花钱，请占军帮忙。

2018 年 2 月 24 日（星期六）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下午奚青带来孙大光的儿女孙东梁、孙茜苓，女婿申伯朝（都七十多岁）。谈了好一阵，玉珍也参加了。赠两本书和《文集》。

同胜利手谈了一个多小时，有进步。

2018 年 2 月 25 日（星期日）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补看一、两天遗忘的报纸。

下午平江人徐强和他的友人孙悦（东方汽车公司）来。徐曾从香港带回《期颐集》给我。今天特给他 12 位朋友一一签名送上此书。我预［愿］此书广泛传播。[redacted]我的没收，我只有外出戴手表。

2018 年 2 月 26 日（星期一）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赵来群与黄与群来，谈形势，修改宪法，习拟终身“核心”。网上反映［应］甚多。给他们各 8 本《期颐集》，看的人越多越好。

下午力丰来针灸。

2018 年 2 月 27 日（星期二）多云转阴

七点起床。看电视。上午晏乐斌来，送网上材料。

下午到游泳池，游 200 米。满起帮我擦身。

《期颐集》中许多文章都忘记了，重读后，觉得此书对三大问题（人类社会进步靠什么，主义的认识，党的认识）确实都谈到了。

2018 年 2 月 28 日（星期三）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祖［视］。上午崔敏来，给网文 2.25 美国之音：“习近平与终身制”评论中有如此语“民主已死”等，还有“百年变迁”大对联：“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盗之行也，天下围攻”。

薛京同李占军来，当然同意负责复印《大哉李锐》。让写条幅“习仲勋百岁纪念诗”。陈海宽带一年青人来，要了一本《期颐集》。我出示了“彭老总起义九十年”大幅。薛京留吃饺子，我只能吃 4 个，玉珍有点生气。下午胜利来手谈。

2018 年 3 月 1 日（星期四）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朱厚泽的原司机带来两位年轻的“粉丝”：胡景辉（律师）、胡傑辉（中国华融国际企业控股公司总裁）。谈了一阵。赠《期颐集》、《其人》。

下午赵来群、黄与群来。让黄明天九点来，是否参加这两楼“居委会”的元宵会。

2018 年 3 月 2 日（星期五）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陈海宽来，为我们做中餐的 10 个陕西家乡菜。冯海阳来，让看她收集的网文。她常来。

陈伯村女儿送来的他们组织的两楼元宵团拜会请帖，我没有去，同玉珍商量好的。她送来元<宵>和灯<笼>。薛京、满起换氧气瓶。

下午力丰来为我针灸，包括左手和右腿，在床上做的。徐强带一平江女教师张小平来。赠两本书。

2018 年 3 月 3 日（星期六）晴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楼上嘉满同香港《明报》记者林迎（女、35 岁）来。嘉满即去同玉珍谈

南央看重“继母”（文章中的称呼）的情况。我向林迎出示《墨跡选》和四首打油诗等。

下午陶伟（北京鸿泰金源科技有限公司法人）带公司的主任欧阳巧（22 岁）来，说他来过五次，我全记不得了。让赠欧阳《期颐集》。我就谈他怎能看懂当代历史，了解此书的内容。我让陶看“美国之音”的“习与终身制”。

2018 年 3 月 4 日（星期日）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上看电视、报刊。上午楼上嘉满送来南央的文章“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四十五）——党绝对不能领导一切。引用《口述往事》中有关宪政的言论以及朱正的评价。批评了 2 月 25 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建议”的全文，附带批评了红二代陈元、孔丹的话：“统治阶级要有统治意识”。

2018 年 3 月 5 日（星期一）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晏乐斌来，交他写的 3 份资料，谈他自己 21 年苦难，背部挨打受伤的情况（过去没谈过）。将南央写的违宪文给他看。

下午看自己的书。晚下［上］小余为我热水洗脚。

2018 年 3 月 6 日（星期二）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让看资料，谈《大哉李锐》复印事，加上百岁纪念诗文。下午即览此书，如此丰富的写我一生的文章，尤其张扬的长文。

2018 年 3 月 7 日（星期三）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今天是玉珍生日，88 岁了。胜利、小玲、小琴［芹］三夫妇来祝贺。薛京也来。在新疆大餐馆午餐，我致祝词：“她带大你们三家，也带大了我。”大家欢笑。小琴［芹］带来一个大蛋糕。

上午短时，整下午同胜利手谈。

2018 年 3 月 8 日（星期四）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将没有看的最近报纸翻完。陈海宽来，为他朋友王毅要了《期颐集》。

下午齐翔延来（齐燕铭女儿，88 岁），来过几次，全忘记了。他［她］在社科院马列所工作过，同于光远、冯兰瑞很熟。谈了许久。同习也熟，文化差（清华赠学位）。赠书。

2018 年 3 月 9 日（星期五）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整天帮我写好“刘清、张金兰老伴存念”大张条幅：“人生过老年，有个好老伴，乃最幸福事。尤其期颐大寿时，感天赐之合”。后面小字写原由：“刘清是我的老同学、老朋友，一九三四年同考入武汉大学工学院机械系。他名石秀夫，我名李厚生，同参加一二.九运动，成为老党员。现在又是老邻居。”下午才改正并写好。为什么要写此条幅？原因在年青夫人张金兰受不了刘的女儿　视（原文此处空字，应为“歧”字——李南央注），请我写这样几句话（她有个原稿，我改好了）。

2018 年 3 月 10 日（星期六）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满起去裱条幅，真不想再写字了。这一生真不知为人写了多少字，从楚怡小学开始。

下午力丰来针灸，仍不觉有效。同胜利手谈，有进步。

2018 年 3 月 11 日（星期日）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找出晏乐斌去年 12 月的一篇写邓的功与罪的长文。各种事实，有文件根据。还有网文，记不清看过没有。还看好些存下的报。

2018 年 3 月 12 日（星期一）多云转晴

七点起床。在床上想起力丰要我为他写字，考虑下面内容：

人生在世，客观主观，任何人都受四种限制：

时代、知识、思维能力、个人品德。中国自古所传为人品性应求立德立功立言，不淫不移不屈，此三立三不朋友们都称赞舅舅做到了。望贤侄记在心中。

上午玉珍、小余同我到医院治右腿。看骨科外，还看了治痛科。即开了止痛药水打针，一、三、五来打。我将给“刘清张金兰老伴存念”的裱好的条幅送到刘的病房。两口子打开，非常高兴。回家已十二点。

陈海宽同一湖南人来，送水果，我们不在。

2018 年 3 月 13 日（星期二）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薛京来，写“彭德怀平江起义九十周年”的条幅，平江不敢收。让薛京给钟万昌介绍到长沙那个《法治报》（登过我的长文），看能不能刊出。

2018 年 3 月 14 日（星期三）多云转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玉珍陪我到医院打针，没有感到什么作用。下午胜利来手谈，快病不改。

2018 年 3 月 15 日（星期四）多云转晴

六点起床。看电视、报刊等。下午在《人民日报》工作的刘工践（75 岁）和夫人蒋锐华来，说过去来过。赠《其人》、《期颐集》两书。出示为彭德怀写的条幅，能否在何处刊出。谈三大问题。

2018 年 3 月 16 日（星期五）晴转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九点到医院三楼针灸，同意继续。遇见一位老人（87 岁）李岩和夫人，写了名字给我看，后又写了“组织部经济干部局”，当年同事。满起车上有一本《期颐集》，立即取来赠与。

Redacted 2020 我没注意。

晚饭前冯海阳来，让我看他［她］的电网收集的时论，所谓倒行。

2018 年 3 月 17 日（星期六）阴、小雪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三个平江人来。让看彭老总条幅。各赠《期颐集》并谈三大问题。下午盛禹九来，又给他的著作《怀念与思考》3 本（一本给郭全胜）。谈当前恐制［怖］情况，高瑜不敢讲话了。

胜利来手谈。下得快，必出问题。

2018 年 3 月 18 日（星期日）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看报刊。Redacted 2020小玲子要安起搏器，请北京医院杨大夫安。

2018 年 3 月 19 日（星期一）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到医院打针。疼痛大夫称赞我的《期颐集》写得好。看来有思想，不是讨好。

下午晏乐斌送来他的文章。

2018 年 3 月 20 日（星期二）多云间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看报刊。上午薛京来，他发现港刊《明报》有我的文章，我却未京［见］此刊。腿仍痛不止。

2018 年 3 月 21 日（星期三）间［晴］间多云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到医院打针。下午冯海阳，让看长短网文，批倒退的多。

2018 年 3 月 22 日（星期四）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上午钟沛章［璋］（已忘）电话：胡启［啟］立电话，让他告知。回说，我耳背、腿痛，不知家的地址。再打电话时，说电话局将电话|局|拆掉了，这样我就不能去钟家了。接着又否认同我讲过这样的话。使我觉得如此玩弄，不想让我去钟家，怕我出问题（电话都拆掉了），就坚决否认讲过接了这样的电话，如此夫妻生活，使人痛心。

下午玉珍接过两老友女儿的电话，大大赞扬我。

2018 年 3 月 23 日（星期五）多云转晴

六点半起床。看电视、报刊书。下午钟万昌带女儿来，给我|给我|一本 2008 年出版的|的|总第 13.14 期合刊《世界漢诗》，内刊周拥军写我的文章“当代诗囚李锐”，长达 6 千多字。引用不少诗词原作，还有七张照片，特别是封面乃我的整版大笑脸。我出示怀念（原文到此——李南央注）

2018 年 3 月 24 日（星期六）晴

七点起床。看电视。看来右腿要伴我过老了。最近电视上常播 10 种老人易患病，其中有腰腿伤。

2018 年 3 月 25 日（星期日）晴转多云

七点起床。看电视。[redacted] 上午胜利来手谈，老下快手就老败。

2018 年 3 月 26 日（星期一）晴转多云

六点起床。看电视。上午到医院打针。小玲也在北医请杨大夫安起搏器成功了。下午蒋彦永大夫来，送他抄大字李敖著作上下两本，版面大如报纸：《大陆“李敖”有话说》——记荣获世界电磁发射贡献奖的科学家王莹教授之坎坷人生。复印费 500 元，共印了 20 套。还同我谈了最近一件大案：十九大后任总参谋长，在家中查出贪污 2 万亿元，是 3 月 20 日前后被抓的。用了 47 台钞票机，一夜查完，都烧坏了。

2018 年 3 月 27 日（星期二），父亲李锐早八点半尚未起床，被继母张玉珍叫醒。穿衣、吃早餐后，坐在客厅沙发里一会儿又睡着了。

3 月 30 日去北京医院看病，确诊肺炎，即被留入院治疗，再未康复。

——李南央注

日记本里夹件

尊敬的李锐老部长：

我会根据深圳的实际情况和特殊区位，经过长期的调研与论证，初步完成在深圳建设“海上丝路”国际文化旅游产业园项目的设计。该项目资金由我会自筹。我们希望能够借重您老人家在党内的声望，将这份报告呈李克强总理，可否批转深圳市政府给予立项备案。

不胜感谢！

中国基本建设优化研究会

2017 年 11 月 2 日

微信账号

QQ 号

Email 电邮

20.上午薛来，同去池旁大餐厅宴会：宋子［以］敏、杜、明明，其他人，13 人宴会

21.上午，周笃文夫妇，女，秘书，攸县书记，株洲，赠《墨跡》、《期颐》。下午手谈。

5.上午冯海阳、马文瑞女。

6.上午雷霞（三月出），陆茂竹，水电学会两人，各三本，《其人》、《口述》、《期颐》。

下午，刘清，5：上午网文 昨天 薛换氧气瓶，看彭文。

尊敬的李老：您老人家好！

家乡平江县委党史办原主任凌辉同志介绍我来拜访您。

作为家乡晚辈，我很钦佩您年逾百年高寿仍然在思考着很多的问题。今天，就我准备为家乡天岳幕阜山拍摄《道学重光》专题文化旅游宣传片，来阐述中华悠久的乾坤、天地、父母的道学文化和世界其他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其中可能会涉及到关于普世价值观的问题。特恭请您的批评指导意见。

谢谢！

祝您健康长寿！

平江晚辈：毛旭

2018 年 2 月 3 日

平江起义救中国

抗日百团大战功

民不聊生心中痛 平民死饿良心痛

庐山劝驾得反攻。

彭老总对建立红军起了很大作用。原是国民党军的团长。延安整风时为打百团大战受到批评。抗战时毛泽东的主要方针是扩军占地，对付蒋介石。大跃进，毛泽东搞乌托邦饿死人，彭受不了。文革受伤胸骨断，囚室呼唤求死终。去世前的情况是黄克诚告诉我的。

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万寿路俱乐部敬贺

2018

新年快乐

尊敬的李锐首长：

新年好！

2017 年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国家大事不断，喜事连连；在领导的关心和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游泳馆确保了安全，收获丰厚，得到了首长及来宾的认可和好评。在此岁序更替，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特为您送上新年的祝福并报告：

2017 年，您来我馆活动共计 174 次，平均每次活动时间为 42 分钟，是老同志中健康表率、运动之星。

游泳馆

2018 年元月

李锐日记大事年表

1946 年　　任《冀热辽日报》社长

报社设在承德。7 月国民党攻占承德，报社仓促撤离，妻子范元甄随报社家属撤至齐齐哈尔。11 月报社迁至林西继续办报。

1947 年　　任《群众日报》副社长、社长

6 月解放军反攻夺回赤峰，报社迁赤峰，报纸改为《群众日报》。10 月高岗抵赤峰，与高岗开始有较密切接触。10 月 24 日因鼠疫，报社离开赤峰迁至蟒牛营子。

1948 年　　任高岗、陈云秘书

2 月随高岗到哈尔滨探望范元甄，遂留在东北局担任高岗秘书。10 月调任时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和新成立的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云的政治秘书。

1949 年　　离东北南下

5 月在天津停留，调新成立的湖南省委办报。6 月随报社经武汉入长沙，任《新湖南报》社长，兼管新华社湖南分社、广播电台和新华书店等部门。

1950—52 年　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长

1950 年 12 月调省委任宣传部副部长、部长，至 1952 年 10 月转业。在此期间，完成了日后颇有影响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

1952—57 年　转业从事水力发电建设

1952 年 10 月调北京，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工程局局长。1953 年该局改为水力发电建设总局。1955 年 7 月 30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撤销燃料工业部，设立煤炭工业部、电力工业部、石油工业部。李锐于该年 10 月任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兼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局长。

1958 年　　任毛泽东兼职秘书、水利电力部副部长

1958 年 1 月 17 日李锐接通知参加中央南宁会议，与时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的林一山共同向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陈述对于三峡建坝一事的意见。毛泽东采纳了李锐的意见：目前三峡建设提不到日程。会议后，毛泽东指定李锐任他的兼职秘书。1958 年 2 月 11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定，水利部与电力部合并，成立水利电力部。同年 3 月水利部工程总局和电力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合并为水利电力部水工建设总局，李锐任局长。1958 年 8 月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

1959—60 年　庐山会议后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

1959 年 7 月在庐山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1960 年 4 月下放北大荒虎林 850 农场劳动。

1961—62 年　从北大荒回到北京、赋闲

1961 年 11 月从北大荒回到北京，11 月 30 日与范元甄正式离婚。在京闲居。

1962—67 年　发配安徽磨子潭水电站任文化教员、劳动

1962 年 12 月离京赴安徽磨子潭水电站劳动，当文化教员。1966 年 6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转为劳动改造。

1967—75 年　被捕、入北京秦城监狱

1967 年 11 月 11 日—1975 年 5 月 30 日，被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单人牢房，从未被宣布过被捕罪名。

1975—79 年　重返磨子潭，平反复出

1975 年 5 月 30 日从秦城释放，直接送返安徽磨子潭水电站继续劳动改造。1979 年 1 月 4 日回到北京，恢复工作。任水利电力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不久，水利电力部于 2 月 23 日分为水利、电力两部，续任电力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1980—82 年　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至离休

1982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再一次将水利、电力两部合并。参与水利、电力两部合并后的干部选任。1982 年 3 月 6 日正式从电力工业部副部长位置上退下。

1982.3—84 年 调入中共中央组织部

1982 年 3 月 29 日，服从陈云安排入中共中央组织部组建青年干部局，任局长（因不愿再入政治漩涡，而对陈云要求保持数月沉默，陈云写了一个纸条：“你为什么不能‘能上能下’，一定要当副部长？”而不得不上任）。1982 年 9 月选为第十二届中共中央委员。1983 年 2 月陈野苹继宋任穷任中组部部长时被任命为常务副部长。1984 年 9 月，李伯宁、邓力群、范元甄和刘泽鹏母亲先后、分递“告状信”，陈云批示：这么多人对李锐有意见，不适合再在组织部工作。欲调至经济中心任顾问，本人坚持留在中组部。9 月 27 日，乔石代表组织部结论：82 年到中组部后，表现是好的，工作是有成绩的。10 月 2 日正式离休。

1985 年　除继续任中共中央委员外，无任职务

4 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论三峡工程》，5 月出版《起用一代新人》。

1986-87 年　从中共中央委员转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86 年 2 月接受主持中共组织史资料征集、编纂工作。1987 年 1 月 16 日胡耀邦下台，传邓力群将接任总书记一职。7 月 10 日写信给赵紫阳、邓小平，反对邓力群担任总书记。10 月在中共十三大上选为中顾委委员。

1988-89 年

享受离休生活。1989 年 1 月 9 日-2 月 20 日，应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邀请，赴美国讲学。4 月 5 日，胡耀邦去世前 10 天，与胡长谈 7 个小时，后将此次谈话写成文章“胡耀邦去世前的谈话”。5 月，春秋出版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联合内部发行著述《庐山会议实录》。 5 月 6 日，与另三位中顾委文职委员：李昌、于光远和杜润生联名至中央军委、国务院和学生、市民公开建议书：“紧急建议：呼吁学生与部队双方无条件撤退”。“六四”之后，四人在中顾委挨批，不予“党员登记”。

1990 年

8 月，陈云批示“他们四人的意见是在党内的正式会议上提出的，符合组织原则。此种事情在党内多次发生，应吸取教训，不要今天开除了，明天又平反。薄一波在中顾委会上宣读陈云批示，说：这个事情就一风吹了，今后不要再提。9 月长女李南央携女儿巴筱忙离国。

1991-92 年　中顾委解散

享受离休生活。1992 年 10 月，中共十四大宣布中顾委解散。从此未有任何正式职务。

1993 年　出访 澳大利亚、美国

3 月 19 日-4 月 17 日，应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邀请，赴澳洲访问、座谈、讲演。5 月 21 日-7 月 1 日，应美国科罗拉多大学邀请，参加“党——国” 中国问题研讨会。会前由女儿李南央陪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圣地亚哥分校分别作“三峡”和“毛泽东”主题报告。会后至波士顿接受美国制片人苏珊《中国革命》一片采访，并在哈佛费正清中心做“中国问题”讲演。返德州女儿家小住数日之后，由女婿巴悌忠陪伴，参加明尼苏达“海峡两岸问题”《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上》研讨会（胡绩伟、苏绍智、王若水、陆铿，台湾的吕秀莲和龙应台等也参会，许家屯参加了会外活动）。回国后被国安部反复询问与许家屯会面情况，从此再未被获准出境（包括香港）参加各类学术活动，1997 年申请探望女儿，参加外孙女的高中毕业典礼也遭拒批。

1994 年后　彻底享受离休生活

1997　中共十五大前以《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为题上书江泽民为首的中央领导。

2000 12 月 14 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由李锐实际负总责，并任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央卷）由中共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至此，李锐自 1986 年 2 月接替冯文彬主持的这项工作基本结束。中央、省、地、县四级共编纂《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3067 部，总字数逾 15 亿字。

2002 中共十六大前上书江泽民及中常委，提出十项党内民主化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建议。

2004 12 月 29 日在北京医院赵紫阳所住 911 病房门前与把守的便衣争执许久，经对方请示上级，获准进入病房探望了赵紫阳。一个便衣和一位护士始终在旁守护，说话极不方便。两人谈话仅十几分钟。20 天后，2005 年 1 月 17 日赵紫阳去世。

注：2004 年底，李南央编辑的自印版《父母昨日书》出版，李锐意识到自己的日记今后也会出版，12 月 21 日日记中记有：“《父母早年书信》已装订两套：铅印本和原件复印本，真是大工程。如何出版还待落实。我这一生，真是一丝不挂公之于众了。如果日记全都出版。”此后日记书写字跡渐渐清晰，家事则明显地有所记，有所不记了。

2007 中共十七大前上书胡锦涛和中常委《关于十七大对党本身进行改革的几点建议》。9 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李锐墨跡选》。

2009 再次上书胡锦涛并中常委（关于克服经济困难开创改革新局面的建议），对胡锦涛“以人为本”的口号及温家宝的决策过程实行“民主、透明、监督”说法表示拥护，呼吁逐步有序地推进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的落实。

2010 自费出版十九卷《李锐文集》。

2012 11 月中共十八大上作为列席代表，在分组会上发言，呼吁“宪政开张”。

2013 7 月，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出版《李锐口述往事》，10 月 29 日李南央一家携样书从北京机场海关入关，样书被扣。

2014 1 月 7 日李南央就首都机场海关扣留《李锐口述往事》样书一事，向北京第三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6 月 18 日获立案。

2016 5 月香港天地图书出版李锐最后一本文集《李锐期颐集》。

2017 10 月中共十九大被定为“特邀代表”，但没有出席会议，向大会递交手写十九大书面发言，呼吁：广开言路，让人民说话。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李锐墨跡选》（修订版）。

2018 3 月 26 日最后一篇日记，3 月 30 日因肺部感染入住北京医院 A 座 815A 病房。

李锐大事年表

1917 4 月 13 日出生于北京。父亲李积芳在京任众议院议员。5 月发生府院之争，总理段祺瑞被黎元洪解职，众议院议长汤化龙也跟随辞职，吴景濂继任众议院议长。6 月黎元洪邀请督军团首领张勋进京调解，张勋逼迫黎元洪于 6 月 13 日解散国会。李积芳将全家迁回湖南，居平江老家，自己赴广州参加孙中山的非常国会。

1920 父亲返回湖南闲居，全家居长沙。

1922 父亲心脏病发作去世，小妹妹不久夭折。母亲时年 32 岁，拒绝祖母要求携子回平江老家居住的要求，退回路费，削发盟誓，独自在长沙养育三个子女。

1923 入长沙楚怡小学读书，与黄兴遗腹子黄乃同学，俩人成为终生好友。

1928 小学毕业入楚怡中学。

1929 转入岳云中学。

1934 初夏，岳云中学毕业，进京会考，未考取清华，后在京报考武大，考取。秋季入武汉大学，冬，在《珞珈月刊》发表一生唯一一篇小说《走》。

1935 12 月在武汉参加 “一二·九”学生运动，当选为武汉大学学生救国会常务干事，负责宣传工作。

1936 1 月 12 日创办《救国报》，暑假回湖南长沙参加长沙救亡活动，与廖意林、唐荣前、邓克生创办三日刊《湘流》。冬，参加武汉市秘密学联领导工作，与懿训女中代表范元甄相识。

1937 2 月在谢文耀家成立武大自发党支部，定称为武汉临时支部。5 月中旬离校北上北平寻找党，除两个从反省院出来的人，自发临时支部的所有成员都被接受为正式党员。期间与武大同学万国瑞（杨纯）同居。6 月 6 日被捕，在警察局关押一周，交“保证书”后被释放。“七七”事变后，与文立徵、万国瑞随平津流亡同学会同学至天津，然后乘船到烟台，转入济南，参加三路军抗日干部训练班。不久离开，转入山东平津流亡同学会工作，与万国瑞失去联系。11 月受同学会和山东省民先部委托去武汉募捐，在武汉见到谢文耀。回长沙探望母亲，被扣，绝食抗议后被放出，赶回武汉。因泰安已失守，按省青委书记杨学诚指示回到徐州。

1938 1 月到徐州，在五战区开辟青年工作，担任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的总负责人，但未正式接上中共组织关系。3 月参加在武汉召开的全国学联代表大会，正式接上组织关系，并

介绍从鲁北前线到后方寻找组织关系的文立徵入党。会后带领文立徵、郑琳、乔彬等十几人同返徐州。5 月带领五战区青年救国会三、四十人进入于学忠部，组建战地工作团。随部突围时被打散，只身到淮阴。后经苏北乘船至上海，绕道香港、广州，6 月回到武汉，接上组织关系后，被中共长江局派往湖南，在省委组织部工作并任省青委负责人，结识省机关报《观察日报》总编辑黎澍，成为终生好友。11 月 12 日长沙大火后，在街上巧遇随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第三厅抗战演剧九队到长沙参加大火善后工作的范元甄，后明确恋爱关系。

1939 7 月 25 日代表湖南省青委赴重庆，参加南方局青年工作会议，9 月 13 日晚，与在重庆《新华日报》任记者的范元甄结婚。10 月 5 日离重庆返回湖南交代工作，准备与范元甄同去延安。11 月 22 日离湖南再赴重庆，12 月 10 日到达重庆，15 日左右与胡乔木等人同车离开重庆，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逗留几天，之后乘八路军卡车，于 12 月 31 日到达延安。

1940 被胡乔木留在在中央青委工作，搞青年运动史，后担任中央青委宣传部宣传科长。

1941 9 月被博古调到延安《解放日报》，任国内版编辑，写有一系列“辟栏”文章和社论，影响最大的一篇社论为《开展吴满有运动》。

1942 3 月 31 日毛泽东召开《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会后报纸改为以宣传中共为主。11 月抢救运动开始。因报纸工作性质，报社内并未真正展开 “抢救”。

1943 4 月 3 日，因武大同学魏泽同承认自己是特务，咬出“李锐是上级”，而被捕，入延安保安处“监狱”。

1944 因小学同班好友赵炳烺随中外记者代表团来延安参观，6 月获释，回《解放日报》工作，因在保安处期间，妻子范元甄与邓力群发生关系，范认为与邓有真正感情，俩人离婚。

1945 6 月与范元甄复婚，8 月 15 日日本投降，10 月二人同随杨家岭大队离延安赴热河办报，11 月到达承德，任《冀热辽日报》社长。

1946 7 月国民党攻占承德，报社仓促撤离，7 月 26 日长子范苗生于撤退途中，范元甄随家属队撤至齐齐哈尔，李在 11 月经赤峰至林西继续办报。

1947 6 月解放军反攻夺回赤峰，报社迁赤峰，报纸改为《群众日报》，任副社长、社长。10 月高岗到赤峰巡视工作，与高岗数次长谈，替高岗书写分局会议报告。

1948 2 月底到东北探亲，3 月调东北局任高岗政治秘书。10 月调任陈云政治秘书，参加解放沈阳工作。

1949 2 月初随陈云进入解放的北平，4 月回到沈阳，5 月离东北南下。经天津报到，调新建湖南省委办报。6 月 9 日到达武汉，8 月 6 日入长沙，任《新湖南报》社长。

1950 12 月调任省委宣传部长。8 月 16 日长女李南央出生。

1952 10 月，调北京中央政府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工程局任局长。

1953 年初写报告给陈云，建议成立独立的部外总局。获陈云批准，成立水力发电建设总局，任总局局长。创办《水力发电》月刊，建造办公大楼，陆续成立勘探设计总院及各大区勘探设计院，争取到狮子滩、上犹江、以礼河等水电项目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4 完成黄河规划。12 月 16 日参加电力代表团，任副团长，赴苏联考察。

1955 3 月 24 日从苏联回国。在苏期间收到中央发来“建设三峡”电报，刘澜波接受李锐意见，复电：“三峡是长远的事情，现在还提不到日程”。向中央交付详细报告《电力代表团访问苏联（1954-1955）》。7 月 30 日燃料工业部解散，分为电力、煤炭、石油三个部。任电力部部长助理。

1956 6 月《中国水利》发表林一山文章《关于长江流域规划若干问题的商讨》，正式公开提出修建三峡解决长江洪水问题。9 月组织《水力发电》专刊提出不同意见。9 月 1 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长江水利资源查勘测工作结束——开始编制流域规划要点，争取年底确定第一期开发工程方案，解决三峡大坝施工期间发电、航运问题的研究工作即将完成》。

1957 4 月 13 日在《人民日报》四版发表杂文《大鱼网主义》，反对建设三峡。总局在北海公园开办水电展览会，宣传水电。7 月，著作《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1958 1 月与林一山一起被招，参加中共中央南宁会议，发生“御前辩论”。毛泽东接受李锐意见，搁置“三峡”建设。2 月水利、电力两部合并，任副部长，并毛泽东兼职秘书。3 月陪同周恩来第一次考察三峡。10 月，任团长，率中国水电代表团访问苏联，参观斯大林格勒水电站截流。4 月 8 日，幼女范茂出生。

1959 水电总局在北海公园建成装机容量为十千瓦的“少年先锋水电站”。7 月参加“庐山会议”，在会上被定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分子；8 月返回水利电力部接受批斗，被定为“三反分子”——反水利、反火电、反三峡，成为“李锐反党集团”首要分子。受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处分。

1960 4 月 23 日，发配北大荒虎林县 852 农场兴华村劳改，几乎饿死。

1961 秋，获田家英、李富春援手，调虎林镇发电厂劳改。再次获李富春援手，11 月 20 日返京，11 月 30 日与范元甄再次离婚。

1962 1 月 11 日—2 月 7 日，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水利电力部准备为李锐恢复党籍，降局级使用，因范元甄揭发其“反毛”言论，失去机会。

1963 4 月去安徽磨子潭水电站继续改造，任水库职工文化教员。1966 年文革开始后转为劳动改造。

1967 11 月 11 日被专机送到北京，入秦城监狱，单间监禁。未宣布被捕原因。

1975 5 月 30 日出狱，未解释释放原因。请求见儿女，被范元甄拒绝。当日被送返安徽磨子潭水电站继续改造。11 月大姐李婉华、二姐李英华至磨子潭探望。

1977 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在二姐李英华——也是位“老革命”的援助下开始平反申述。

1978 5 月 15 日收长女李南央来信。6 月 21 日李南央在北京见到胡耀邦，被告知李锐申述已批转中组部李步新副部长处理。7 月 28 日大姐李婉华、大姐夫唐家桢与与女儿李南央至磨子潭探望。10 月 16 日省委办公室致信省卫生局，通知李锐住院。23 日离开磨子潭，24 日入住合肥第一人民医院治病，遇文革前的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允回京后立即帮忙解决问题。12 月 30 日接中组部、水利电力部返京通知。

1979 1 月 4 日乘火车返回北京，先从陕西返回北京的女儿李南央及林汉雄等老水电部下及延安友人林肖雄等车站接车，入住白广路水利电力部招待所。安子文欲调其至中央党校任教务部主任，婉拒；1 月底在水利电力部复职，任副部长。1 月 20 日—2 月 5 日由女儿李南央、女婿巴悌忠陪伴赴长沙省亲，见到母亲和大姐一家。2 月水利、电力两部分开，刘澜波任电力部长，留电力部任常务副部长。5 月随康世恩率领的中国能源考察团出访巴西、美国。这次出访是其思想的转折点。7 月搬入木樨地 22 号楼，10 月与张玉珍结婚。

1980 母亲去世。7 月，长办主任魏廷铮陪同邓小平游览三峡，说动邓建设三峡。陈云嘱立即写信中央，陈述三峡不可上马原因。9 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秦城八年狱中诗集《龙胆紫集》。

1982 2 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水利、电力两部再次合并，钱正英任部长，以年龄到线为由不予留任， 3 月 6 日正式从水电部退休，随即被陈云调入中组部，创建青年干部局并任局长，参加组建中共十二大班子小组。1982 年 9 月由帅孟奇、章蕴提名，选为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起草 1982 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社论《起用一代新人》，1982 年 9 月 5 日在中共十二大小组会上发言《选拔中青年干部问题》，并在各省、市组织工作会议上做了

一系列有关干部“四化”，选拔中青年干部，组建“第三梯队”等问题的发言。

1983 2 月，被任命为中组部常务副部长。11 月 16 日—25 日，任三人代表团团长，代表中共中央参加几内亚民主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4 9 月，李伯宁、邓力群、范元甄和刘泽鹏母亲先后、分递“告状信”，陈云批示：这么多人对李锐有意见，不适合再在组织部工作。欲调至经济中心任顾问，本人坚持留在中组部。9 月 27 日，乔石代表组织部结论：82 年到中组部后，表现是好的，工作是有成绩的。10 月 2 日正式离休。

1985 4 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论三峡工程》，5 月出版《起用一代新人》。

1987 1 月 16 日耀邦下台，传邓力群将接任总书记一职。7 月 10 日写信给赵紫阳、邓小平，揭发邓力群问题，反对邓力群担任总书记。邓小平批示：1.撤销（邓力群）一切职务；2. 旧账不算；3.保留政治局委员候选。当晚胡启立电话告知，但隐去第三条。赵紫阳曾对宗凤鸣说过：李锐为党立了一大功。10 月在中共十三大上选为中顾委委员，邓力群则落选中央委员、进中顾委再选，落选中顾委常委，仅任中顾委委员。

1989 1 月 9 日—2 月 20 日，应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邀请，赴美国讲学。访问了哈佛、密歇根、芝加哥、伯克利和斯坦福 5 所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及胡佛研究所。4 月 5 日，胡耀邦突然去世前 10 天，应胡耀邦邀请，至胡家长谈 7 个小时。5 月，春秋出版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联合内部发行著述《庐山会议实录》。 5 月 6 日，与另三位中顾委文职委员：李昌、于光远和杜润生联名至中央军委、国务院和学生、市民公开建议书： “紧急建议：呼吁学生与部队双方无条件撤退”。“六四”之后，四人在中顾委挨批，不予“党员登记”。

1990 8 月，陈云批示“他们四人的意见并未违反党的组织原则。此种事情在党内多次发生，因吸取教训，不要今天开除了，明天又平反。”薄一波在中顾委会上宣读陈云批示，说：这个事情就一风吹了，今后不要再提。9 月长女李南央携女儿巴筱忙忙离国。

1992 10 月，中共十四大宣布中顾委解散。从此未有任何正式职务。

1993 3 月 19 日—4 月 17 日，应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邀请，赴澳洲访问、座谈、讲演。5 月 21 日—7 月 1 日，应美国科罗拉多大学邀请，参加 “党——国” 中国问题研讨会（遇苏绍智、王若水，前者流亡美国，后者在哈佛做访问学者）。会前由女儿李南央陪伴在加州洛杉矶大学和圣地亚哥大学分别作“三峡”和“毛泽东”主题报告（在洛杉矶见到流亡美国的许家屯、金尧如）。会后至波士顿接受美国制片人苏珊《中国革命》一片采访，并在哈佛费正清中心做“中国问题”讲演。返德州女儿家小住数日之后，由女婿巴悌忠陪伴，参加明尼苏达“海峡两岸问题”《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上》研讨会（胡绩伟、

苏绍智、王若水、许家屯、陆铿，台湾的吕秀莲和龙应台等也参会）。回国后被国安部反复询问与许家屯会面情况，从此再未被获准出境（包括香港）参加各类学术活动，1997 年申请探望女儿，参加外孙女的高中毕业典礼也遭拒批。

1997 中共十五大前，以《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为题，上书江泽民为首的中央领导。

2002 中共十六大前上书江泽民和中常委，提出十项党内民主化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建议。

2004 12 月 29 日，赵紫阳逝世 20 天前在北京医院 911 病房见到赵，两人简短对话。

2007 中共十七大前上书胡锦涛和中常委《关于十七大对党本身进行改革的几点建议》。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李锐墨跡选》。

2009 再次上书胡锦涛并中常委（关于克服经济困难开创改革新局面的建议），对胡锦涛“以人为本”的口号及温家宝决策过程实行“民主、透明、监督”的说法表示拥护，呼吁逐步有序地推进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的落实。

2010 自费出版十九卷《李锐文集》。

2012 11 月中共十八大上作为列席代表，在分组会上发言，呼吁“宪政开张”。

2013 4 月在《炎黄春秋》发表“关于牟宜之”一文。7 月，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出版《李锐口述往事》。10 月 29 日女儿李南央一家携 53 本《李锐口述往事》从香港入境，被首都机场海关扣留。李南央聘请律师对“予以没收”决定提出行政复议，首都机场海关坚持“没收”决定，11 月 25 日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李南央随即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首都机场海关行为提出行政诉讼。

2014 1 月 7 日北京第三中级法院接受李南央上诉材料，6 月 18 日正式受理李南央为《李锐口述往事》一书被首都机场海关没收案提出的行政诉讼。9 月 15 日三中院发出“行政案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第一次“延长审限通知书”，12 月 12 日三中院发出第二次“延长审限通知书”。

2015 3 月 9 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发出“变更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第三次“延长审限通知书”。6 月 1 日，9 月 1 日和 12 月 2 日发出第四、五、六次“延长审限通知书”。4 月、5 月、8 月在《炎黄春秋》上分别发表“他是讲究作人的”（为曾彦修去世而作），“九九感怀”，“我为何提议重发邓小平‘8・18’讲话”等三篇文章。

2016 1 月、2 月在《炎黄春秋》分别发表“重温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选拔第三梯队的有关回忆”二文。3 月 1 日、5 月 31 日、8 月 30 日、11 月 28 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发出第七、八、九、十次“延长审限通知书”。3 月 31 日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通知：

不得举行寿宴。4 月 13 日在《炎黄春秋》第四期上发表“百年回首”一文。4 月 15 日美国驻华大使马克斯·博卡斯赠送李锐期颐生日贺信及礼物。5 月香港天地出版社出版《李锐期颐文集》。

2017 10 月中共十九大被定为“特邀代表”，但没有出席会议，向大会递交手写十九大书面发言，呼吁：广开言路，让人民说话。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李锐墨跡选》（修订版）。2 月 20 日、5 月 26 日、8 月 21 日、11 月 28 日，北京第三中级法院发出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次“延长审限通知书”。

2018 3 月 30 日因肺部感染入住北京医院 A 座 815A 病房。4 月 13 日 101 岁生日当天在病床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採访，发出绝唱：“毛病不改，积恶成习”。3 月 1 日北京第三中级法院发出第十五次“延长审限通知书”，4 月 10 日发出“行政案件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第二次变更），8 月 30 日发出第十六次“延长审限通知书”。

2019 2 月 16 日晨 8 点 32 分在北京医院辞世。2 月 20 日中共组织部为其举办了戒备森严的遗体告别仪式。2 月 25 日，北京第三中级法院发出因《李锐口述往事》一书被扣而起的李南央状告首都机场海关一案的第十七次“延长审限通知书”。

2 月 15 日（北美时间）纽约时报发表悼文：Li Rui, a Mao confidant who turned party critic, dies at 101

2 月 16 日晚，日本 NHK 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播出新闻短片：李锐辞世

2 月 16 日，英国 BBC 中文网发表悼文：李锐：呼吁宪政的“两头真”中共改革派旗帜

2 月 16 日，台湾自由时报发表文章：曾指习近平只有小学程度毛泽东前秘书李锐今晨逝世

2 月 16 日，德国之声中文网发表悼文：一生坎坷诤言灼谏毛泽东秘书李锐去世

2 月 17 日，台湾联合报新闻网发表文章：曾提拔习近平、想平反六四、毛泽东秘书李锐 101 岁过世

2 月 17 日，日本朝日新闻发表悼文：李锐先生——做人与当党员，他一贯坚持做人的良心

2 月 17 日，美国世界日报发表文章：李锐辞世——李南央：盖党旗是对父亲最大侮辱

2 月 18 日，法国费加罗报发表文章：Les dernières confidences au Figaro du secrétaire de Mao

2 月 18 日，英国卫报发表文章：Daughter of Mao’s personal secretary boycotts father’s funeral

2 月 20 日，美联社 2 月 20 日发稿：Daughter of ex-Mao secretary boycotts Communist-led memorial

2 月 22 日，英国电讯报发表悼文：Li Rui, Mao Tse-tung’s personal secretary until he dared to criticize the regime-obituary

3 月 2 日，英国经济学人月刊发表悼文：A thorn in their side –Obituary Li Rui died on February 16th

3 月 17 日，中国人民日报要闻 4 版最下方刊登新华社 2 月 28 日电 “李锐同志逝世”，罗列一生所任职务（高岗、陈云用“东北局领导同志”代替，删除曾任毛泽东秘书一职，将 1959 年庐山会议后遭受迫害改为“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

李锐 1946 年—1979 年日记录入说明：

1. 1946 年至 1979 年日记分三册，由美国溪流出版社于 2008 年 4 月以小批量印刷方式出版。本 Word 录入文本与正式出版的三册日记无差别，只对个别误植作了更正，同时将“编者注”统一改写为“李南央注”。
2. 日记的日期格式没有完全按照原件书写方式录入，日期前均加入了年份；“年、月”统一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日”统一用“星期 x”表示
3. 凡是日记正文以外，写在日记本天、地和旁侧空白处的字都用楷体字表示，并加以说明。
4. 原件语气标点符号全部保留，逗号和句号没有完全按原文标注，对原件“一逗到底”的使用进行了改正。
5. 书中注释，除标有“李南央注”的以外，均选、编自网上资料。
6. 原件字迹不清，我猜测的字加{ }号。
7. 原件中我认为的漏字写在<>内。
8. 原件中我认为的别字在［x］内更正。
9. 原件中我认为的衍字用|　|号括出。
10. 原件中缺损的字用［］表示。

李南央
2019 年 5 月 1 日